

大唐洛山山 超级奶爸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大唐洛山山 超级奶爸



第一章梦回大唐

贞观七年冬，天地阴沉沉地，凛冽的寒风怒号着，漫天的鹅毛大雪已经在长安城下了足足两日有余。

玄武门之变已经过去了数年，浓郁的血腥味却依旧覆盖着整座长安城。

隐太子李建成以及齐王李元吉的宗族子弟，连同他们的手下臣公，全都被唐皇李世民辣手绞杀，株连九族。

大雪，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悠然而降，似乎就是为了消弭玄武门之变的煞气与血腥。

太极宫东南侧，冷气森森的宣德殿中。

一名身穿明黄色袞龙袍，头配乌黑折上巾的英伟青年男子，正立在一块晶莹剔透的玄冰前，喃喃低语。

只见这男子的样貌近乎邪异般的俊伟，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双明亮清晰，闪烁着炫目光泽的双眸，如电似闪般，似乎能够直透人心。

男子手中提着一个酒坛，猛地灌了一口，道：“四弟，为兄又来看你了，又是一年过去了，你在这殿中可好？每年的这个日子，朕都会想起在玄武门亲手射杀了大哥和三弟。”

“你会不会怪为兄心狠手辣？呵呵，自古无情帝王家，大哥和三弟不死，朕就会死，朕的那帮臣属旧部就会死！他们为大唐江山洒遍了鲜血，受尽了苦楚，朕不许他们死，朕李世民不许他们死！”

李世民！

这位青年男子赫然是刚刚登基称帝的天可汗，唐皇李世民！

“啪！”

说到最后，李世民近乎狂野的，一下子把酒坛摔在了地上，坛内剩余的半坛酒水飞溅而起，撒在了晶莹剔透的玄冰上。

“锵锵锵～～～”

一连串金铁撞击声响起，数十名身穿亮银明光铠的侍卫闯进了大殿，夕阳的光辉，透过大门直射向那块硕大的玄冰。

只见那块玄冰足有一人多高，当中封着一个身穿黄金色软铠的少年郎。少年郎大约十四五岁，五官轮廓分明而深邃，尽管身子还没长开，但却虎背熊腰，给人一种狂野不拘的感觉。

他紧紧的闭着双眼，就像是睡着了一样，很安静。

一众闯进大殿的侍卫一个个神色凝重，当看到玄冰前面破碎的酒坛的时候，齐刷刷地单膝跪在了李世民身后，道：“陛下，末将惊驾，还请陛下恕罪！”

“退下！”李世民负手而立，面无表情。

“诺！”就在一众侍卫们恭敬地回了一礼，就要退出大殿。

“喀拉拉！”

这时候，那块硕大的玄冰骤然开裂，一块又一块拳头大小的冰块哗啦啦地掉落了下来，而在玄冰里面的少年也猛地睁开了眼睛，落到了地面上。

“护驾！”

侍卫们吓了一跳，纷纷抽出腰间的长刀，把李世民围在了正中，无比谨慎地盯着从玄冰中掉出来的少年，全然没有注意到被他们围在正中的李世民早已神色大变。

少年目光茫然地看了看周围，当扫到身披亮银明光铠，手持长刀的侍卫的时候，突然笑着说道：“嗨，哥们，你们是哪个剧组的？”

哥们？这是什么称呼？剧组又是什么东西？

一众侍卫听的一头雾水，不知道这突然从玄冰中掉出来的少年郎到底在说什么？“退下，尔等全都给朕退下！”突然，李世民大声呵斥了起来。

一众侍卫闻言一愣，道：“陛下……”

“退下！”李世民的声​​音变冷。

“诺！”侍卫们浑身一颤，单膝跪地再次行了一礼，退出了大殿。

少年此刻并未在意侍卫和李世民的对话，他正一脸茫然地看着自己身上的穿着，并且伸出手指卷起一缕及腰的长发，猛地一扯。

“嘶！”

头皮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那一缕长发竟然被他随手给扯了下来。

“我擦，疼死老子了！”少年脸皮抽动着，看着这一缕顶端还带着丝丝血色的长发，“是真头发！不对，我啥时候有这么大力气了？”

少年呆呆的看着手中的长发，脑袋里面就像是浆糊一样。

不管李世民平时如何的沉稳，此刻也难免有些激动：“四弟，你，你醒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少年抬起头，有些茫然地看着李世民，问道：“四弟？我是你四弟，那你谁？”

李世民闻言一愣，眼中闪过一抹急色，上前两步紧紧抓着少年郎的肩膀，道：“四弟，你糊涂了吗？朕是你的二哥世民！你是朕的四弟，元霸啊！”

李世民！

李元霸！

听到这两个霸气外泄的名字，少年郎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呆呆愣愣的盯着前方看了半晌，突然惨叫一声：“格老子的！贼老天，老子不就是掘个墓吗？你他妈的至于把老子送到唐朝吗！！”

话音落地，李元霸就双眼一翻，彻底晕了过去。

这下可把李世民给吓坏了，作为大唐的皇帝，他坐拥天下，可以说是拥有了世间的一切，但是唯独没有兄弟之情。

其父高祖李渊，虽说儿子无数，但却没有一个有资格作为李世民真正的兄弟。他真正的兄弟只有兄长建成、三弟元吉、四弟元霸。

四弟元霸十九年前被雷劈中，一直被玄冰包裹，昏迷至今。而兄长建成，三弟元吉又被自己亲手射杀。如果李元霸就此一睡不醒，那他李世民可就真真切切的不再拥有兄弟之情。

“来人，速速摆驾神龙殿！传太医，即刻前往神龙殿中候旨！”

李世民有些焦躁地高喊了一声，一众侍卫当即走了进来，匆匆把李元霸

抬上了李世民的御辇，直奔神龙殿而去。

.....

神龙殿中灯火通明，内侍，宫女们悄无声息的站在长长地门廊外，倾听着大殿内焦躁不安的脚步声，相互之间传递着不解的眼神。

往常睿智，威严的陛下今天这是怎么了？听着一阵紧似一阵的踱步声，似乎在传达这位天下之主的心情无比的糟糕。

这主子不高兴了，内侍、宫女们更是站的更加肃穆，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

殿中，三四个白须飘飘的老头子，正围着床上昏迷不醒的李元霸。

“张太医，朕问你！元霸能否再醒？”李世民眸中出现了血丝，声音变得有些苍白。

张太医是太医署医术最高的，他扑通一声跪在李世民面前，毕恭毕敬地答道：“启奏陛下，此人只是急火攻心晕过去了而已，过不了一时三刻，定然会醒！”

“当真？”李世民眼中露出喜色。

“老臣岂敢欺骗陛下！”张太医显然对自己的医术很有自信。

“好！尔等先退下吧！”李世民大袖一甩，挥退了众人。

不管李世民和太医们如何，正在昏睡中的李元霸，哦不，确切地说是李德，可是全然不知。他脑子中的景象，仍旧残留在跌下棺椁之前。

.....

李大德，是个来自2014年的现代华夏人。

高中的时候，李大德嫌这个名字难听，就自己改名为李德。

不过这货也确实对得起这个名字，高考的时候，以全省文科状元的妖孽成绩，考进了华夏最高学府的历史系。

李德很喜欢华夏的历史，或者可以说是对历史上那些著名人物的墓地很感兴趣，他甚至为了能够名正言顺的进入古墓，还自学考取了考古学的博士后。

用李德自己的话说：“咱们这些老祖宗啊，都他娘的有病。你说你闲的蛋疼弄个大墓，丢些陪葬品，搞球？千百年后，还不是被盗墓贼们挖出来卖钱！所以啊，为了阻止这些可恶的盗墓贼，我决定献身伟大的考古事业！”

只可惜，这货是出师未捷身先死！

李德参加的第一个考古项目，是秦岭历史博物馆组建的‘卫怀王科考队’。

传说，唐高祖李渊四子李元霸于614年因为意外身亡，被高祖葬于长安东部，一个叫做芷阳的地方。

李德跟随科考队在秦岭下找到了芷阳，并且根据历史记载，综合当地的传说，以及各种科学的断代，判断出了‘卫怀王’墓的大致范围。

第二天清晨，科考队和当地相关部门经过一番交涉之后，开始挖掘‘卫怀王’墓。

第一天一无所获，第二天依旧如此……连续一周的时间过去了，甭说‘卫怀王’墓了，连个普通农家的坟头都没有。于是科考队放弃了这里，决定到秦岭的其他地方去继续寻找。

可是李德不信邪，根据他的专业知识来判断，那‘卫怀王’的墓地就应该在这一亩三分地上。

老李同志告别了科考队，自己一个人留了下来，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如此又是三天的时间过去了，第四天的时候，事情迎来了转机。

他竟然在那一片地里，挖出来一具通体洁白的大理石棺槨，而且从棺槨上雕刻的图形来看，也确实符合大唐初期的特征。

尽管没有出现墓室，以及任何的随葬品，但是老李同志已经被欣喜冲昏了头脑，懒得去想那些事情。

在做好了一系列文物保护措施之后，李德浑身颤抖的推开了大理石棺盖。

可是，令他无比失望的是，棺槨里面竟然只有一对成人拇指大小，由和田籽玉雕琢而成的“锤”形玉饰。

捡起玉饰，正想要长吁短叹两句的老李同志，刚刚张开嘴，突然脑子一懵，随后眼前一黑，整个身体直接跌进了大理石棺槨。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第二章娇俏的小宫女

神龙殿，二更时分，殿中并未熄灯，依旧灯火通明。

李世民因为精神上受了刺激，已经坚持不住，在另外一张软榻上和衣睡了起来。

而霸占了李世民床榻的李德，其实早就已经醒过来了，只是他脑海中乱糟糟的，不愿意起来。

想到自己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亲人朋友从此天人永隔，而电脑、手机甚至连手纸这些现代物品，也已经离自己远去，李德就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觉得自己的将来也是一片黑暗。

“老天呐，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刨坟掘墓了，求您老人家抬抬手，把我给送回去吧！”李德在心中大叫，就差以泪洗面了。

可惜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无论他怎样祈求、嘶吼，都改变不了灵魂穿越回到唐朝，成为李世民四弟——李元霸的事实。

胡思乱想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李德渐渐睡了过去，到后来竟然不自觉地打起了鼾声。

.....

五更天的时候，殿外夜光隐退，曙色降临，旭日从东方缓缓升起，光芒弥散大地。

李世民从睡梦中清醒过来，还没来得及伸个懒腰，就听到了床上传来了轻微的鼾声。他神色稍稍一怔，旋即面露欣喜之色，几乎是从榻上跳了下来，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了床前。

只见床上的李元霸面色红润，呼吸绵长，哪里还有半分昏迷的样子？

“吱呀！”

就在此时，神龙殿的殿门从外面打开，一个大概三十来岁的黄衣内侍低眉顺眼地走了进来，悄无声息地走到李世民身前，躬身行礼：“启奏陛下，该上早朝了！”

李世民扫了他一眼，轻声道：“三水，今日是几月初几了？”

“回陛下，腊月初七！”刘三水恭敬地回道。

“你且吩咐下去，今日早朝取消，另唤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于两仪殿中议事！”李世民稍稍沉吟了一下，吩咐道。

“诺！”刘三水叩首行了一礼，缓缓退出了神龙殿。

“腊月初七，呵……当年袁天罡说四弟会在十九年后醒来，起初朕还有些不信，训责他妄口胡言，还差点赏他八十军棍，没想到十九年的时间刚至，四弟却是当真醒了！”李世民威严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笑容。

“陛下，三位大人已经前往两仪殿候着了，奴婢伺候您洗漱更衣吧？”过了有一刻钟的时间，刘三水从殿外走了回来。

“嗯！”李世民点点头，开始洗漱更衣。

天色已经渐渐亮了起来，李世民漱口洗面，披上一件玄黑色的披风，迈步往殿外而去。

临到门口，李世民伸手招过来几名宫女，道：“待殿内之人醒来，尔等速速前往两仪殿告知于朕，并好生伺候着。如有怠慢，朕定不饶尔等！”

四个娇俏的小宫女，慌张地跪地俯首，口中唤道：“奴婢遵旨！”

……

“我草，卫怀王墓！老子挖到卫怀王墓了！”

就在李世民刚出神龙殿不久之后，李德就口中胡乱喊叫着，‘噌’地坐了起来，脸上还犹自带着兴奋的笑容。

负责看顾李德的几个小宫女被他吓了一跳，连忙跪在床前俯矮身行礼：“奴婢见过大人！”

听到这跨越千年的称呼，李德脸上的表情一僵，猛地抬手抽了自己一记耳光。

“嘭！”

一声巨响传来，李德明显低估了自己这具身体的暴力程度，这一巴掌因为力道之大，直接把他的脑袋扇的撞在了墙壁上，墙面深深地陷了进去，而他的脑袋却是屁事没有。

“野史上记载，李元霸天生神力，但却性情桀骜，喜怒无常！看来咱爷们儿以后就是那个痴傻暴力狂，李元霸了！”

李元霸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思，有生以来第二次默默给自己改了名字，然后摸了摸毫无痛觉的脑袋瓜子，感觉有一股蛋蛋的幽桑。

“大人……”

这个时候，跪在最前面的，一个大概十三四岁的小宫女，眼中带着一丝惧怕地对李元霸说道：“大人，您可是觉得身体不适？”

“嗯？”听到那软糯的声音，李元霸这才有心思去看那名小宫女。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头梳成盘恒髻的乌亮秀发，再往下就是一张精致的瓜子脸，长眉凤目小口琼鼻，再配上白嫩无比的皮肤，看上去娇美可人，让人一见就忍不住想要将其抱在怀里好好地痛惜一番。

只可惜这小宫女太小了，有些早熟的身体虽然初具规模，但是李元霸可不是卖棒棒糖的怪蜀黍，只能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看着小宫女那有些水汪汪的双眸，问道：“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入的宫，对宫中的人可都熟识？”

小宫女早就被李元霸那似饿狼一般的眼神给吓怕了，她忽然想起那些姐姐们曾经说过，宫中有些小主子们，小小年纪就知道欺负玩弄女子，面前之人看起来年龄也不大，会不会……

心中越想越怕的小宫女，委屈的一双大眼睛蒙上了一层水雾，亮莹莹的。

此刻，他听到李元霸的问题，带着一丝惊惧地回答道：“回大人，奴婢叫霞儿，是六岁入的宫，这宫中……”

……

就在李元霸正试图诱拐……咳，正从小宫女的口中详细询问宫中之事的时候，两仪殿中，李世民正在和四个身穿朝服的人商量一件足以震动朝野的大事。

“陛下，请恕臣斗胆一问，四公子当真醒了过来？”说话的，是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年人。只见其浓眉大眼，面容虽然精瘦，但却充满了正气。

“魏卿，元霸确实已从冰封中醒来！若非如此，朕怎会取消朝会，急招尔等入两仪殿商议封王之事？”李世民威严的看了中年人一眼，说道。

魏卿！这个黑瘦的中年人，赫然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魏征，魏玄成！

“还请陛下赎罪，实是封王之事太过重大，臣不得不谨慎为之！”魏征声音铿锵，语气不卑不亢。

“行了，朕知道你的意思！”李世民摆摆手，道：“克明，辅机，说说你们的意见。”

第三章神棍出现了

大唐宰辅杜如晦，字克明，年纪大概四十三四岁的样子，身形高瘦，相貌威武。

他走出来，先是对李世民行了一礼，道：“陛下，四公子神勇无敌，当年曾大破白御王高谈圣，喝退河北凤鸣王李子通，诛杀宇文成都……为我大唐立下了汗马功勋，若是就这样让四公子无名无号，不成体统，不合规矩！故此，臣认为，四公子理当封王！”

“杜大人所言极是，四公子贵为皇族，又是开国功勋，自然可以封王！”杜如晦话音刚落，相貌俊逸，但是声音略显阴柔的长孙无忌就站了出来，道：

“只是依照我大唐惯例，皇族封王之后就要赏赐封地，而后离开长安，前往封地，轻易不得回返长安。四公子于玄冰中封存十九年之久，对于现今的大唐并不了解。再加上四公子虽然天生神力无双，但性格却桀骜不逊，唯有陛下能够压服得了他。若是就此封王，放去封地的话，臣担心会出乱子。故此，恳请陛下将封王之事压后再议！”

李世民闻言皱了皱眉，这一点他确实没想到，自己那个四弟天生神力，而且脑子一根筋，从小就是个惹祸精，如果不是父皇以及众位兄长给他擦屁股的话，恐怕早就把天捅出个大窟窿了。

“长孙大人此言差矣！”似乎看出了李世民的犹豫，略微有些富态的房玄龄开口说道：“陛下的亲兄弟，若是顶着一个白身整天出入皇宫，不仅会遭人诟病，而且对陛下的名声也不好！若是陛下担心封王之后，四公子会惹出乱子，大可以在长安附近选一块封地赐给四公子，面积不大没关系，只要距离长安近些就可以了。”

“好！玄龄的办法不错！”李世民眼睛一亮，当即拍板，高呼道：“三水！”

“吱呀！”

刘三水推开殿门走了进来，附身行礼。

“你去立政殿，把长安的地形图取来！”李世吩咐道。

“诺！”刘三水行了一礼，起身之后迟疑了一下，又再次行了一礼，道：“启奏陛下，方才神龙殿宫女来报，殿中的那位大人已经醒过来了！”

“醒了？速速摆驾神龙殿，魏卿，你们几个随朕一起去！对了，三水你把太医署的张桥传去神龙殿！”李世民闻言脸色一喜，一拍扶手，自宽大的龙椅上站了起来。

.....

神龙殿中。

李世民看着匆匆赶来的太医署太医张桥，心中怒火中烧。

原来，就在李世民等人匆匆赶往神龙殿中的时候，竟然发现李元霸不认识他了，这让李世民心头无名火起。

刚刚进入神龙殿，甚至都没看清楚哪个是李世民，张桥就听一道充满怒火的声音质问道：“张桥，你不是说朕的四弟只是昏了过去，醒来之后必然恢复如初吗？现在呢？竟然前事皆忘！朕看你这堂堂的太医署令有何说辞？”

“前事皆忘？这，这.....”张桥吓了一跳，俯身叩首道：“老臣该死！老臣该死，还请陛下恕罪啊！”

其实做太医这一行并不容易，在长安城里伺候的都是王孙贵族，甚至是皇帝、嫔妃，稍有不慎，就可能脑袋搬家。

所以，张桥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这病没给看好，附身行礼改成跪地叩首总没错的，而且每次都是批驳几句，有惊无险。

可是显然这次李世民动了真怒，只听他怒生呵斥道：“该死？好，那朕就成全你！来人！”

“锵锵.....”

几声清脆的铠甲碰撞声响起，一队侍卫推门而入，躬身一礼，双手抱拳道：“末将参见陛下！”

李世民挥挥手，道：“尔等把这张桥老老匹夫拖下去砍了！”

“不对啊，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张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心中都吓坏了。过了好半晌，这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叩地求饶。

坐在床上的李元霸看的一阵眼晕，心道：“这，这尼玛就拖出去砍了？不就是瞧病没瞧好吗。要知道在二十一世纪，医院里面随便死个人都是小事。这古代和现代的差距也忒大了点吧？”

“二哥，且慢！”看着那老头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李元霸有些心软了，连忙出声道：“二哥，愚弟刚刚清醒过来，不易见杀戮，依我看，二哥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启奏陛下！”借着这个劲儿，黑瘦的魏征也拱手道：“四公子言之有理！张太医本就无甚过错，若是陛下将之斩杀，难免会惹得群臣议论纷纷，说您残忍嗜杀。到时候，陛下就会声名扫地，还请陛下收回成命！”

“不愧是大唐第一诤臣，敢当着大唐皇帝李世民的面数落的，也就只有他魏黑子了！”李元霸看着正气凛然的魏征，心下钦佩。

“哼！好，看在四弟和魏卿的面子上，朕就饶你一条狗命。”李世民闻言脸色稍霁，道：“还戳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快给朕滚！”

“遵旨！”张桥颤巍巍地应了一声，哆哆嗦嗦地退出了大殿。

张桥前脚出去，后脚就进来一名腰佩雪亮弯刀，面色阴沉的蓝衣侍卫，他对李世民行了一礼，道：“启奏陛下，袁天罡已经带到，正在殿外候旨！”

“让他进来！”李世民面色阴沉的都快要滴出水来了。

“诺！”阴沉脸的侍卫应了一声，龙行虎步地走出了殿外。

过了没有片刻，一个看上去五十来岁，墨黑色的长眉入鬓，长相古拙清瘦，三缕长髯飘洒在胸前，颇有些仙风道骨的道士，执着拂尘款款走进殿来。

“贫道袁天罡，见过陛下！”袁天罡并没有躬身行礼，而是对着李世民打了一个稽首。

李元霸激动了：“我擦，我擦，袁天罡！这家伙竟然就是袁天罡！我终于见着活人了！”

在后世，流传着袁天罡各种传说轶事，其中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袁天罡的相术。

根据《旧唐书·方技》中的记载，当武则天还在襁褓中时，袁天罡曾给男更衣裳打扮的武则天相过面，并直言：“龙瞳凤颈，极贵验也！”但又遗憾地说：“可惜是个男子，若是女子，当为天下主！”

后来，果然应验！

“看这老袁的形象，倒还真像是个神棍！”李元霸坐在床榻上，歪着脑袋

看着袁天罡，心头转念一想，暗道：“如果袁天罡真像传说中的那样相术通神的话，这货不会看穿我是鸠占鹊巢吧？”

不管李元霸怎么想，李世民见到袁天罡，心头的火气却是腾腾地往上冒，呵斥道：“袁天罡，你可知罪？”

“敢问陛下，小道何罪之有？”袁天罡依旧保挂着高深莫测的笑容，问道。

“何罪？”李世民的鼻子都歪了，道：“当年元霸在雷雨之夜不幸被雷劈中，你说元霸不是寿短之人，必于十九年之后苏醒。好，朕信了你的话，遣将于疆外雪山寻得万年玄冰，将元霸封于其中。如今十九年已过，元霸虽已醒来，但却前事皆忘，你作何解释？”

袁天罡对李世民的怒火熟视无睹，而是轻轻捻着颌下长髯，淡淡地回道：“此乃天数尔！”

“噗！”李元霸一口老血差点给喷出来，心中怒骂道：“天数，天你妈的数啊！如果连灵魂穿越到古代的事情都算是天数的话，那你特么的倒是天数一个给老子看看？”

“天数？那你说说，这天数在哪？”李世民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也不信袁天罡的胡诌。

这袁天罡还真能装，只见他在大殿中踱着七星步，围着床榻绕了两绕，突然双眸一亮，道：“四公子之前的命格乃是‘武曲守垣格’，因幼年时加煞星，所以天生神力，兼且性情憨直！”

“可是这‘武曲守垣格’应该注意打雷闪电、触电或被木头压伤、击伤。当年四公子在雷雨之夜，站在空旷之地仰天嘶吼，不幸引下雷闪击中了脑部，因此方才昏迷十九年之久！”袁天罡越说越来劲了，到了后面更是兴奋地像是发了羊癫疯一样：

“只是令贫道没想到的是，十九年后四公子醒来，‘武曲守垣格’竟然变‘天乙拱命格’，此命格一变，四公子虽前事皆忘，但却是贵不可言！陛下得四公子，当兴我大唐百业，拓我大唐疆域，佑我大唐千秋永盛！”

“我勒个去，这家伙还真是神棍啊，还真能侃！”李元霸听的是目瞪口呆。

“你是说，元霸的病这辈子就治不好了？”尽管李世民晚年的时候比较信奉道家玄门，祈求长生不老，可是这个时候的李世民，明显还不太相信这些神了命的玄门道道，他可是听出了袁天罡话里有话。

“非也！”袁天罡摇摇头，道：“命格之说不可变，不过想要改善四公子的病情却是并非无法可循！”

“什么方法？”李世民追问。

袁天罡瞟了李元霸一眼，脸上的笑容似乎变得诡异起来。

李元霸感觉事情有些不妙了，自己整不好会被这老神棍给阴了。

果然，从袁天罡的口中吐出了一句话，让李元霸整个人都不好了。

只见袁天罡诡笑着说道：“让四公子在同一天娶一正妃，二儒人，十媵，统共十三人，并且与此十三人在同一天内行周公之礼，当可冲掉命格的副作用，大病痊愈！”

第四章一夜十三郎

“噗！”

坐在床榻上的李元霸刚刚端起茶盏喝了一口水，听到这句话后，一点不剩地全都喷了出来，刚好落到了袁大神棍腰部以下的道袍上，那感觉就像是尿湿了裤子一样。

李世民等人的样子也和李元霸差不多，一夜十三郎啊，太尼玛奔放了！

“尼玛，老子就算是西门庆附身，一晚上都不可能整十三个啊？”李元霸满脸怨念地看着袁天罡，心中大叫不止。

袁天罡毫不在意地用浮沉轻轻扫了一下有些潮湿的道袍，道：“怎么样？不知陛下意下如何啊？”

李世民瞅了瞅床榻上怨念无双的李元霸，决定还是放弃这种方法。

要不然怎么办？真来个一夜十三郎？到时候李元霸的记忆能否回复还是两说，不过这身体肯定是要不得了，那可是精.尽人亡啊！

所以他大手一挥，道：“袁天罡，此次就算你逃过一劫！不过日后元霸如果再出现什么状况，小心朕要你的脑袋！退下去吧！”

“小道领旨！”

袁天罡走的倒是洒脱，他也不怕李世民，反正这老神棍子然一身，大不了舍了这一身寡，把命捐献出去就是了，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神棍。

等袁天罡走了之后，李世民瞄了刘三水一眼。

刘三水跟在李世民身边这么多年了，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他冲着几个小宫女招招手，道：“你们几个，都随我出来！”

几个小宫女盈盈对着李世民行了一礼，跟在刘三水后面退出了大殿。

此刻神龙殿中只剩下了李世民老哥俩，以及房玄龄、杜如晦等四名大唐的肱骨之臣。

李元霸瞅着这几人有些犯迷糊，心道：“这老哥几个还不出去，杵在这里干毛啊？”

似乎看出了李元霸的疑惑，李世民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道：“四弟，你乃朕之胞弟，也为我大唐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明日你就随朕一道上朝，朕要为你封王！”

“嘎？”李元霸傻了，他没想到天上掉馅饼，竟然真的砸中了他。

封王？

要知道，唐朝的爵位制度是极其严格的，凡爵九等从最低级别的从五品上‘县男’，一直到最高贵的正一品‘王’，期间的差距可是千差万别。别说‘封王’了，就算是白身想要进阶为‘县男’，如果没有卓越的贡献，一辈子都不可能。

不过这也难怪，首先李元霸就是皇亲国戚，而且在当年唐王李渊起兵之后屡建奇功，封王？理所当然！

可是现在的李元霸不这么想啊，要知道他还是现代人的思想，这自己刚刚来到唐朝，就占了大便宜，竟然会被封王！

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以后这整个大唐，他还怕谁？

可是就在他还在沾沾自喜的时候，忽然意识到不对了！

面前这位主儿是谁？那可是制造了‘玄武门政变’的狠茬子。想想隐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哪个不是李世民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不照样被屠灭满门吗？

想到这里，李元霸不禁被刺激地出了一身的冷汗。

李世民看到自己的兄弟傻呆呆地坐在床榻上，还以为他旧疾复发了，连忙伸出手在他眼前晃了两下，道：“四弟，四弟……元霸……”

房玄龄几人脸上也有了一丝忧色，这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这样了呢？

“啊？怎么了，二哥？”在李世民叫他第五遍的时候，李元霸猛地打了一个激灵，醒转了过来。

这么一小会的功夫，他算是想明白了，现在他也回不去现代了，既然李世民想要给他封王，那就封好了。反正他是打定主意，以后就做一个逍遥王爷，不问事，不管事，只求每日能够遛遛鸟，调戏一下小姑娘，这日子就满足了。

李世民担忧地看着李元霸，道：“四弟，你方才是怎么了？是不是旧疾复发，朕这就唤张桥回来……”

说着，李世民就要喊刘三水。

李元霸看到了李世民眼中流露出的忧色，不由得为方才自己在心底抹黑李世民的想法感到羞愧，他拦住了李世民，说道：“二哥，放心吧，我没事。方才是因为听说要给我封王，高兴的！”

“啊？”李世民有些错愕，随后却是哈哈大笑了起来：“哈哈，好！是该高兴！三水，把朕方才叫你取得长安地形图送进来！”

“吱呀！”

李世民话音方落，刘三水就低眉顺眼地双手托举着一张绢走了进来。

“铺地上！”李世民瞄了一眼那张绢说道。

“诺！”刘三水应了一声，伸手捏住那绢的两角，抖手甩了出去。

绢从背面看呈现麻黄色，打开之后里面却是白底黑图，李元霸探头看去，发现那绢上出现的竟然是一长幅画卷，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千里秦岭，随后便是秦岭不远处的一座硕大的城池。

李世民指着城池周边至秦岭之间的大片空旷土地，道：“四弟，按照咱们大唐的惯例，皇族弟子封王之后会被赐下一块封地。你来看看，想要哪里，想要多大面积，朕都可以满足你！”

李元霸原本想问为什么只是长安城周围的领地，不过想到野史中记载的李元霸的性情，也就释然了。

试想一下，谁会放心把一个人性格反复无常，并且天生神力的怪物下放到地方上去，那不是摆明了要祸害百姓吗？

得，长安城就长安城吧！

李元霸的目光在地形图上游移着，忽然他眼睛一亮，指着一块有山有水，而且周遭还有不少村落的地方，道：“二哥，我就要这里了！”

“嗯，克明，这里是哪个县，怎么没有标注？”李世民看了一眼李元霸指向的地方，扭头看向了杜如晦。

杜如晦低头看了一眼，笑道：“陛下，这里是芷阳，因为是刚刚晋升的县

职，所以还没有来得及标注。”

“芷阳？”李元霸听到这个名字，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暗道：“看来我和这地方还真是有缘啊！”

“四弟，想什么呢？”李世民拍了拍李元霸的肩膀，道：“朕还有事要处理，你就先在殿中好好休息吧，正午朕会过来与你一起用膳！对了，这块牌子你拿着，有了这块牌子，可以让你在这宫中畅行无阻。”

李元霸瞅着手中的黄金令牌，只见上它背面雕着一头张牙舞爪的金龙，正面则是四个正楷‘如朕亲临’！

李元霸心说这可是好宝贝，随手就把这金牌揣进了怀里。

当他从床榻上站起身来，想要送送李世民他们的时候，却发现五人已经自行出了大殿。

看了看四下无人，闲的淡疼的李元霸，根本就没把李世民的话放在心上，让他在神龙殿中来一觉？这比杀了他还要让他难受。

好容易来了一次大唐，作为现代史学家的李元霸，一颗心早就飞到了神龙殿之外，想要亲自去逛一逛这古拙、大气的大唐皇宫！

推开殿门来到殿外，李元霸纲要迈步走出去，几个小宫女手中端着一个精致的托盘，刚好走了过来。

见到李元霸要出大殿，连忙行礼。

李元霸不在意地挥挥手，突然指着先前被他忽悠的小宫女霞儿，道：“霞儿，陪我出去逛逛！”

霞儿张开樱桃小嘴微微错愕了一下，旋即轻‘嗯’了一声，站到了李元霸身后。

其他的小宫女们，全都对霞儿投去了羡慕的目光，没办法，在这京大内里，死个把宫女、内侍的，根本就是平常事。在这些小宫女们看来，这位皇帝口中的四弟，以后铁定是要封王的，霞儿有这样的大人物罩着，以后说不定可以跳出这皇宫的囚笼，这可是她们这些做宫女的梦寐以求的。

李元霸可没想那么多，他就是看着小姑娘长得很标致，就算不能整个萝莉养成，看着不也赏心悦目吗？

领着小萝莉走在皇城大院里，李元霸看着千篇一律的高墙、黄瓦，以及

那屋顶上覆盖着的白雪，先前还有些激动的心情此刻也平息了下来，他问身后的霞儿：“霞儿，这皇城里有没有什么好看的景色？”

霞儿歪着小脑袋瓜想了想，忽然眼睛一亮，道：“大人，在这宫城北部有一处园林名叫西内苑，宫苑之中多是山村景色，春秋二季最是悦目，冬天观雪景也很有看头。”

说到这里，霞儿的眼神暗淡了下来：“只是，只是奴婢身份低微，没有去过西内苑，这都是听那些姐姐们说的。”

“哈哈，没事！今天哥哥我就带你逛一逛这西内苑！”李元霸可不管什么身份低微不低微的，现在他可是持牌上岗，谁敢反抗‘如朕亲临’？

劝慰了小萝莉几句，李元霸带着霞儿在皇城大院中快步前行，反正碰到巡逻或者看守的侍卫，直接一亮‘如朕亲临’，齐刷刷地就是一片附身行礼，三呼陛下圣安。

走了不过一刻钟的时间，李元霸就带着霞儿来到了西内苑的大门处，这还没进宫苑内呢，忽然一阵嘈杂的叫喊声，混杂着拳打脚踢的声音从苑里传了出来。

李元霸一愣，心道：“我擦，什么情况？难道在这皇宫大院里头干架没人管了？不行，我得看看热闹去！”

想到这里，李元霸下意识地牵起小萝莉柔若无骨的小手向着苑中冲去。

第五章皇子屁股摸不得

刚刚走进西内苑，就见距离门口二十丈左右的地方，围着一圈手持长刀的侍卫，远处还有几个宦官、宫女藏在假山之后偷偷观瞧。

而那惨叫声以及拳打脚踢的声音，就是从侍卫的包围圈中传出来了。

“我擦，什么情况？侍卫在旁边看戏，里头却打得火热，难不成是纨绔子弟们在打架？”李元霸不淡定了，他这辈子就喜欢凑个热闹，听到这一声高过一声的惨叫，急忙脚下不停地冲了过来。

这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的吓了一跳。

只见在侍卫们的包围圈中，一个大概只有五六岁的小正太，顶着一对熊猫眼，脸上也青一块紫一块地正在惨叫着，在他身边还有一个年老的宦官正在掩护着他，不过架不住对方人多啊，对方至少有四个年轻的宦官，一个个年轻力壮的，老宦官根本就防不过来。

李元霸看着眉头直皱，以多欺少也没有这么欺负人的啊，他随手推开背对着他的一名侍卫，暴喝了一声：“住手！”

因为是含愤而发，所以李元霸的声音大如雷鸣，仅仅是露出了这一手，就震住了场中所有的侍卫。就连包围圈中的几人停下了手，全都大眼瞪小眼地看向了李元霸。

看着自己这一嗓子所起到的好效果，李元霸满意地点点头。

在他刚要说点什么的时候，一个有些虚胖的清秀小男孩，从几个年轻的宦官后面钻了出来，伸出食指指着李元霸的鼻尖骂道：“小子，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敢管小爷的闲事？你知不知道小爷是谁？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人把你的脑袋给砍下来当夜壶……”

被李元霸牵住小手，直到此刻方才看清楚这两个小家伙容貌的霞儿，有些吃惊地伸手掩住了樱桃小嘴，这两个小祖宗怎么在西内苑打起来了。

而且那小胖子还辱骂了这位大人，恐怕……

果然，听到那小胖子的话，李元霸心头的怒火是腾腾地往上升：马勒个巴子的，老子本来被老天爷给整到唐朝来心情就不爽，好嘛！出来闲逛都能碰上街头小霸王，老子今天就代你爹好好教训教训你。

怒火腾腾地李元霸二话不说，直接冲上去抓起那小男孩，素面朝下地丢

在了地上，右手狠狠地就朝着他的屁股蛋子抽了下去。

“啪！啪！”

两道清脆的声音响起，那股皮肉相触的酸爽，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傻了。

他，他还真敢下手啊！

“啊！疼死小爷了！”

过了好半晌，一道凄厉的惨叫声才从小胖子的口中响了起来，李元霸清楚自己现在的手劲有多大，说他天生神力臂扛千斤有些夸大，但是几百斤的力道还是有的。

所以他这一巴掌也没有用多大的力气，可就算是这样，也让小胖子的屁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耸立了起来，就像两座小沙丘一样。

“王爷，您没事吧？”此刻，那四个年轻的宦官终于反应了过来，急匆匆地走过去搀扶那小胖子。

“啥？王爷？那个小胖子还是个王爷？”

看了看那些正围在小胖子身边大献殷勤的太监，李元霸有些懵，这刚醒过来就把自个儿的亲侄子给揍了，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没功夫理那位被抽了屁股蛋子的胖王爷，李元霸一把推开那几个正虎视眈眈盯着他看的侍卫，来到那挨打的小正太以及老太监的身旁，道：“我说，你们俩没事吧？”

小正太略微有些惊惧地看了李元霸一眼，没有说话。也是，你这么一个小外表看上去不过十五六岁的少年郎，揍人直接抽屁股，这什么嗜好？小正太不怕才怪了！

那个老宦官颤颤微微地站起身来向李元霸行了一礼，道：“奴婢高飞，谢大人出手相帮。不过，这位大人面生得紧，想必刚来宫中不久吧？这里的事您甭管了，还是快走吧，我家小主人会处理好的！”

听这老太监的话中意思，这挨打的小子八成也是个皇亲国戚，保不准也是自己的亲侄子。

“大人……”就在这时候，跟在李元霸身侧的小萝莉霞儿，轻轻拉了拉李元霸的衣角，怯生生地说道：“大人，方才那位有点胖的少年是汉王殿下，而这位，是晋王殿下。”

啥？晋王李治，汉王李贞？

靠了，啥时候这庶出敢欺负嫡子了？是不是这大唐的规矩变了？

“小德子，小爷都快疼死了，你特么的就不能轻点？”这个时候，小胖子李治在众人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他狠狠地看着站在李恪身前的李元霸，说道：“从小到大，就连父皇都没有打过我，你还是第一个敢打小爷的人！今天你如果不死，小爷的名字就倒过来写！金通，给小爷剁了他！”

那名叫金通的侍卫略一犹豫，最后还是猛地一挥手，道：“汉王殿下有令，杀！”

“刷拉拉！”

原本围成圈子堵住这里的二十个侍卫里，有一半的人抽出了手中的长刀，虎视眈眈地将目光投向了李元霸，看样子是打算下死手了。

小萝莉霞儿哪里见过这阵仗，下意识的把身体藏在了李元霸的身后，一张小脸泫然欲泣。

“你们都在做什么？没看到殿下的安全受到威胁了吗？”此刻，方才挨打的老侍者也恢复了雄风，对剩下的是名护卫大声呼喝了起来。

毕竟方才两位小王爷的争斗，并没有动用侍卫，所以这帮侍卫也乐得看场好戏。现在不成了，是他李贞先坏了规矩，那就干吧！

所以，这边的侍卫们也一个个阴着脸，二话不说，抽出了跨刀，偷偷躲在不远处观望的宦官宫女们见状，惊慌失措地四下奔逃，其中有一个略显年老的，在看到这一幕之后却是面色一边，急匆匆地朝着苑外的方向跑去。

李治这个时候也镇定了下来，他看着屁股撅起老高的李贞，喝道：“八哥，你带着人在半路上截住我，本就有错在先，如果你再妄动刀兵的话，可别怪我告到父皇那里去！”

“李治，你放屁！要不是你在弘文馆中让小爷出丑，姓孔的那老头子怎么会罚我？现在你又害得小爷遭受毒打，此仇若是不报，小爷枉为汉王！金通，你特么的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把那个家伙给小爷宰了！”

小胖子明显怒了，他现在是谁的面子都不给，哪怕抬出他老爹来都不管用。

“老八，你疯了？难道你忘了父皇最忌我等兄弟在这宫中刀兵相向吗？”李治气的一张脸通红，扯着嗓子叫了起来。

“哼！”小胖子这次干脆懒得理会李治了，而是眼中闪过一丝厉色，道：“你们，杀了他，一切后果由本王来承担。”

“诺！”那十名侍卫顿时齐声喊了起来，同时手中的长刀也扬起，渐渐向李元霸逼了过去。

“想杀我？我倒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李元霸呵呵笑了起来，笑的很邪魅，不晓得便宜二哥的牌牌用在这里管不管用。不过，这么有趣的事情，如果不闹大了的话，怎么对得起他呢？小牌牌还是等耍够了再拿出来吧！

在现代，尽管李元霸为了伟大的考古事业奉献出了青春年华，可是没有一副好身体，可不能常年呆在那阴气湿重的地方。

所以，李元霸每天早晨起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习练军体拳。那套军体拳还是李元霸在上中学军训的时候，他的教官教给他的。据说那军体拳曾经是一名老红军传下来的，非常厉害。

原本李元霸练来只是增加一点点力气罢了，可是现在这具身体再用这套军体拳的话，那就是强悍的杀人术了！

“杀！”金通忠实地履行者李祐的命令，举着长刀杀了过来。

“大人，小心！”早已经被推进了李治侍卫包围圈的霞儿，满脸紧张地娇声喝叫了起来。

李元霸看着迎面而来的金通，轻轻扭动了两下脖子，随后身形一纵，迎面冲了出去。他就像是一头迅捷的豹子，谁都没看清他的动作，下一秒那名叫金通的侍卫已经飞了出去。

“砰！”

弓步冲拳！

李元霸直接握掌成拳，以高速欺身金通怀中，狠狠地将拳头给砸了出去。

“啊！”

几百斤的力道砸在了金通的胸口，直接让他的身体笔直地飞了出去，连带着还撞飞了其他三名冲过来的侍卫。

“嘭！”

四道人影，在飞出去将近十米的距离之后方才停了下来，重重地摔落在地面之上，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在场的所有人，看向李元霸的眼神都变了。

太尼玛恐怖了，只不过是砸出了一拳而已，竟然将四个人轰出去三丈多远的距离，这还是人吗？简直就是一头人形暴熊啊！

李贞仅剩的侍卫们也胆寒了，他们踌躇着相互对望，虽然并没有后退，但是他们颤抖的双手却出卖了他们。

不管别人怎么想，李元霸此刻可是感觉全身都舒爽无比，没想到军体拳的力量这么大，这样揍人真他娘的爽。

做了个扩胸动作，李元霸双眼放光地盯着剩下的几名侍卫，驱动手指弯了几下，道：“呦，卡姆昂！”

<a>

第六章燕妃娘娘

面对李元霸这近乎挑衅一样的动作，侍卫们没有丝毫的怒意，有的只是惊惧。

是的，惊惧！

只不过是一记最简单的直拳，就把侍卫长金通给揍飞了出去，连带着还捎上了他们的三个兄弟，这么恐怖的力量，让他们还怎么敢上？

“我说，你们是不是带把的？是带把的就上来跟本大爷来较量较量啊？”

他们不敢进攻，李元霸可是不干了。上辈子干练了十多年的军体拳，放到了这大唐却是让他耍的倍感舒爽，这不挑俩人来好好地比划两下，还真是浑身都不得劲！

“成，你们几个不上，那就换我来进攻！看好了啊！”李元霸眼睛中带着兴奋，身形一晃，快步冲了过去，同时右手勾起，直抓一个侍卫的肩颈。

“啊！杀！”许是被李元霸给逼急了，这侍卫大吼了一声竟然冲了过来，同时不闪不避地举刀横切，直接削向了李元霸的脖颈。

面对寒光闪闪的长刀，李元霸没有丝毫的胆怯，他欺身而上，左臂上抬格挡住侍卫持刀的手，同时右手变爪成掌，在收回左手的瞬间与右手相合，形成了一个双手合十的动作，狠狠地砍向了侍卫的左肩颈。

好一个左弓双砍掌！

“咔嚓！”

侍卫那亮银软铠下的身体中传来了一道令人牙齿发酸的骨骼碎裂声，他的身体也在一瞬间被抽干了力气，顺势向着地上倒去。

李元霸怎么可能让他就这么倒下去，废物利用的道理他还是懂得。

就在那侍卫双眼一翻晕过去之后，李元霸那可力扛数百斤的双手一把抓起那名侍卫，对准其余的五名侍卫狠狠地砸了过去。

五名侍卫面色大变，有心闪躲开来，却发现身后是那四个年轻的小太监，这还不要紧，谁会去管几个小太监的死活。最要命的是，被四个小太监围在正中的，正是他们的小主子汉王李贞，他们要是躲了，一百六七十斤的重物砸在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身上，铁定有死无伤。

这还叫他们怎么敢闪躲？

于是，这几个侍卫悲剧了！

被李元霸抛出去的侍卫可是李贞十名侍卫中体重最沉的一个，足有一百七十多斤不说，而且他还生的人高马大，再加上李元霸把侍卫砸出去的时候，阴险地抛高了起来，这由上而下所产生的重力差，啧啧！光是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

“轰！”

那名被李元霸砍晕过去的侍卫，重重地落到了那五名侍卫的怀中，恐怖的反冲力，直接让侍卫们不可抑制地往后方倒退而去，连带着四个小太监以及李贞，全都成了肉垫，那样子简直是惨不忍睹！

“靠，这几个货真是太他娘地不禁揍了！唉，这年头，还真是高手寂寞啊！”拍了拍手掌，看着李贞的一众侍卫、近侍的，在地上搂抱在一起大搞基情，而且还一阵阵地哭天抹泪地惨嚎，李元霸很是风骚地甩了一下长发。

不远处的另一边，被十名侍卫保护在里面的晋王李治，以及被李元霸拐带出来的小萝莉霞儿，两人看着外面大展神威的李元霸，四只眼睛疯狂地闪烁着小星星，就好像后世的那些狂热粉丝崇拜各自的偶像明星一样。

“好，好厉害啊！”李治兴奋的小脸通红。

“大人真真是好俊的功夫！”小霞儿俏脸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得，甄嬛体都粗线了！

不同于两个小孩子的兴奋与高兴，老太监高飞却是满面的愁容，心道：“完了，原以为只是挨顿打就过去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楚霸王，这事如果被陛下知道了，我这条老命算是交代了！”

废话，在皇宫大院里头妄动刀兵，殴打王爷，就算罪责全在汉王李贞身上，以皇帝陛下那极好面子的性格，肯定是两边都得惩罚。

毕竟这关乎皇室的颜面！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在场的，除了两位当事人，也就是两位小王爷能够活命之外，所有的人，当然了，也包括那个未知的少年郎，都得死！

皇宫之中，就是这么残酷！

正所谓皇帝老子后宫佳丽三千，但真正有封号的却是极少的，而能够称得上是妃子，并且独自居住一座宫殿的，那就更是屈指可数了。

而承露殿，便是李世民的四贵妃之一中的德妃，燕妃的居所！

在这李世民的众多女人之中，除了皇后长孙氏之外，也就只有其他的名贵妃与燕德妃的地位相当，由此可见，这燕妃地位之尊崇了。

当然了，除了燕妃的身份之外，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汉王李贞的亲生母亲。

此刻承露殿中，燕妃慵懒地倚靠在床榻上，精致的粉面上，两条细眉微微蹙起，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这燕妃确实有成为贵妃的资本，她有着略圆的鹅蛋脸，柳月眼，尖鼻子，略厚的嘴唇让她的整张脸看起来特别挑逗，妩媚，再加上那傲人的双峰，丰满修长的大腿，确实容易让正常男人产生一种莫名的冲动。

在距离床榻的不远处，有四名小宫女小心地伺候着，生怕惹得主子一个不高兴了，把她们几个全都拉出去杖毙了。

她们之所以这么怕燕妃也是有原因的，上个月，因为一个小宫女在给燕妃梳妆地时候，一不小心打碎了燕妃梳妆台上一个装脂粉的小木盒子，就被她命人给拖出去生生打了二十杖。

可怜那小宫女年纪只有十五岁，哪里承受得了二十大杖，在打到第十杖的时候，就已经气绝身亡了。

由此可见，这老话说的‘最毒妇人心’，也并非是不无道理！

“小幺儿，现在是什么时辰了？”突然，燕妃开口了，那声音轻柔、娇媚。

四个小宫女中，一个长的颇为白皙的小宫女站了出来，恭敬地回道：“启禀娘娘，刚过巳时，现在是午时一刻！”

“哦，这么晚了吗？难怪本宫有些饿了。”燕妃从床榻上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说道。

小幺儿偷偷用眼角瞄了燕妃一眼，小心翼翼地说道：“娘娘，要不要尚食局传膳？”

燕妃微微颌首，道：“嗯，要他们上些贞儿爱吃的东西，对了！小幺儿，你去把贞儿请过来，这个时辰，弘文馆应该已经闭馆了！”

“诺！”小幺儿恭敬地应了一声，就要退出承露殿。

“快，快让咱家进去，咱家有急事要求见娘娘！”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宦官特有的尖细嗓音响起。

两个小宫女娇嫩的嗓音，紧跟在那公鸭嗓之后传来：“魏公公，您不能乱闯，这里是燕妃娘娘的寝宫……”

第七章皇城禁卫

“魏公公？”

听到宫女的声音，燕妃黛眉轻蹙。

对于这个魏公公，她还是知道一些的。

这魏公公本名叫魏公堂，这名字听起来似乎很爷们，但其实这老家伙因为小的时候家里穷，连饭都吃不起，他们家兄弟姐妹又多，于是老爹就用抓阄的方法选中了倒霉的魏公堂，并且亲手把这个小儿子给阉割了，送进了唐王府中当起了太监。

后来在汉王李贞出生之后，这魏公堂被李世民安排去伺候李贞。

等李贞长到四岁的时候，老太监因为有一次说错了一句话，就被李贞给赶了出去，成为了皇城大内中最低级别的统领太监。

就因为一句话就被人给赶了出来，让这老家伙感觉很不甘心啊，所以就没事没事地往汉王府上跑，期望能够重新回归汉王府。

燕妃倒也见过这老家伙几次，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很不待见这个说话尖声细嗓的老太监。

“谁在门口大声喧哗，难道不知道这是本宫的寝宫吗？小幺儿，你出去问问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什么大事，直接叫下面的人给本宫将闹事的家伙给乱棍打出殿去！”

说实话，燕妃很不想见这家伙，于是就故意装作听不出说话人的声音，直接下了命令。

“诺！”

小幺儿低眉顺眼地行了一礼，转身就往大殿门口走去。

这刚刚到门口，甚至都来得及没看清人影呢，一道略显消瘦的身形就直接从她身边窜了过去。

小幺儿吓了一跳，生怕燕妃责备她办事不力，急急忙忙地追回了大殿。

“娘娘，娘娘，大事不好了！”魏公堂脚步踉跄地跑进了大殿，满脸狼狈地躬身站在燕妃身前。

“魏公堂，你当本宫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想来就来吗？今天你如果不给本宫一个合理的解释，你信不信本宫现在就叫人砍了你的狗头？”燕妃见到魏公堂慌里慌张，狼狈不已地就冲了进来，粉面顿时就阴沉了下来。

听到燕妃那冰冷的话语，魏公堂吓得浑身哆嗦了一下，不过想到富贵险中求，最终他还是咬了咬牙，说道：“启奏娘娘，非是奴婢不知尊卑，有意冲撞娘娘，而是真的出大事了。方才汉王殿下在西内苑中赏景，突然有人冲了出来，把殿下给暴打了一顿。您如果不再去看看的话，汉王殿下会没命的！”

说到这里，魏公堂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他在赌，赌燕妃娘娘只会关心汉王殿下，而不会在乎他擅闯承露殿的事，说不准还会赏他点什么东西。

“什么？贞儿被人给打了？你把整个事情的经过都给本宫细细道来，若有半点隐瞒，本宫定会求陛下诛你九族！”听到魏公堂的话，燕妃再也坐不住了，‘噌’地一下站起身来，一双明晰的眸子中，迸射出森冷的光华。

魏公堂提着的心总算是放松了下来，他知道，自己赌对了。

.....

皇宫大内，西内苑。

“哇，我，我要杀了你！我要让父皇诛你九族、十族！你这个该死的贱民.....哇.....”

就在众人各有心思的时候，一个凄厉的哭嚎声瞬间将众人惊醒了！

尼玛，太恐怖了，谁啊，嗓门怎么这么大？

众人顺着哭声望了过去，却发现小胖子李贞艰难地从四个小太监身下爬了出来，此刻正一脸委屈地坐在地上鬼哭狼嚎着。

“这小破孩，刚才还嚣张无比，杀意凛然的，现在就跟个鼻涕孩一样，这是要闹哪样啊？”李元霸摇了摇头，踏着积雪，缓缓地向着小胖子走了过去。

“踏踏~~~”

听到脚步声，小胖子泪眼朦胧地往前看去，当他看到李元霸正向他走过来的时候，顿时慌了，爬起来惊慌失措地一步步地往后退，同时战战兢兢地说道：“你，你，你别过来，你要知道我是王爷，我父皇是当今圣上！你，你如果再敢靠近我，我，我让父皇杀你，杀你全家！”

李元霸嘴角挂着笑容，并没有因此而后退，口中反而说道：“小胖纸，不要说你是圣上的亲儿子，就算你是圣上的亲弟弟，我也照揍不误！”

“你，你……你给我等着！”

这下李贞怕了，这小胖子只不过六七岁的年纪，终究是个小孩子，想到李元霸之前的凶悍劲儿，也不敢再多说废话了，直接掉头就跑，那两条短粗的小腿使劲地甩动着，生怕李元霸追上去再把他给揍上一顿。

李元霸一看就乐了，一个七八岁的小屁孩能跑多快？而且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胖纸。他干脆放开脚步追了上去，而且距离始终控制在离那小胖子五步之后，不紧不慢地掉着。

刚刚跑了有几十个呼吸的时间，一个娇媚中带着怒意的声音，自前方响了起来：“你们没看到汉王殿下正被人追杀呢吗？还不快把那家伙给本宫抓起来？”

“锵锵锵~~~”

一连串的盔甲相撞的声音响了起来，只见一队拢共五十名，全都身穿黑色盔甲，手持长刀的禁卫军从不远处围拢了过来，跟在他们身侧的赫然是燕妃以及那个告密的老太监，魏公堂。

“母妃！”

看到燕妃，小胖子跑得更欢实了，几步就扎进了燕妃的怀中。

“贞儿，你怎么样？没受什么伤吧？快让母妃仔细看看！”燕妃搂着泪眼婆娑的小胖子，一双白皙的手掌，在李贞的身体上细细摸索了起来。

而这个时候，李元霸已经被一众禁卫们给围了起来。

皇城禁卫可是不同于皇子们的侍卫，他们全都是经历过血的洗礼的，和他们相比，那些皇子们的侍卫简直就是战五渣，而且还是轻轻一碰就倒的那种！

李元霸可不认为自己能够干的过五十个身经百战，并且全副武装的皇城禁卫，所以他很干脆地放弃了去追赶李贞再揍一顿的诱人想法，而是选择静静地站在原地不动。

一众禁卫不愧是行伍之军，上来就把李元霸给围在了正中，而且他们站立的方位极其巧妙，无论李元霸从哪个方向攻击，都会遭到很沉重的打击。

“靠，没了玩了！”李元霸有些烦闷地挠了挠脑门，轻声嘀咕了起来。

“不管你是谁，现在最好放弃抵抗，否则的话，吾等有权利将你当场格杀！”在确认李元霸确实不能再抵抗之后，一个黑脸汉子就张口喝叫了起来。

李元霸无所谓地耸了耸肩，道：“你们难道就不想问问我为什么要追他吗？”

黑脸汉子依旧面容冷峻，他说道：“在皇宫内院中无故殴打王爷，并且企图谋害皇亲国戚，其罪当诛！现在吾以禁卫军右翊卫百骑长的身份宣布，你会被吾等收压至天牢，等候圣上裁决！诸君听令，押走！”

“慢！”

就在一众禁卫军要把李元霸抓走的时候，晋王李治那略显稚嫩的声音，从众人右后方传了过来。

第八章大唐版东郭先生

李治推开一众贴身侍卫的守护，从角落中缓步走了过来。

小正太现在已经没有了先前的惊惧，漂亮的小脸上被其给刻意扳了起来，只是严肃的面容上还挂着俩黑黑的熊猫眼，小脸上也脏兮兮的，有些青紫，让李元霸看着直想笑。

“末将见过晋王殿下，请晋王殿下恕末将公务在身，不能行礼之责！”黑脸大汉的声音依旧冷肃，但是面容上却带上了明显的恭敬之色。

实在是这晋王李治的容貌与太宗李世民太过相像了，看见李治那张漂亮的小脸蛋，很容易就会联想到李世民。

更何况，这小家伙虽说仅仅只有六岁，可却是皇上除了太子李承乾之外最喜欢的皇子之一，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这黑脸汉子表现出足够尊敬的神色来。

“嗯！这位将军多礼了！”李治淡淡地点点头，严肃地说道：“请问将军，为何不问缘由地就要将此人抓捕起来？”

黑脸汉子不卑不亢地说道：“启禀殿下，此人在这皇宫大内中无故追打汉王殿下，意图谋杀皇子！吾等作为皇城禁卫，职责就是卫戍皇宫大内，消灭一切危险隐患！故此，末将有权力对此人进行盘查以及收押！”

“谁说他在追打汉王殿下了？”李治伸出白嫩的食指，指着被一众禁卫军围在正中的李元霸，大声地反驳道：“方才汉王纵容手下近侍殴打本王，本王命此人贴身保护，他何罪之有？”

“嗯？”

这下黑脸汉子的脸色变了，说起来在这皇城大内，众皇子相互倾轧；众嫔妃相互算计的事情屡见不鲜，这种事情说起来也算是皇帝老子的自家事，本就不是他一个区区禁卫百人队长能够插手的。

原本燕妃派人去叫他们过来的时候，只是说有人欲要谋害汉王，如果要让他知道是皇子之间的龌龊事，打死他都不会过来趟这趟浑水。

不过现在也晚了，想要把自己择出去，单是一旁虎视眈眈的燕妃就不会同意。

就在他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一道娇媚中带着怒火的声音响了起来：“李

将军，怎么还不把此人抓起来？难道方才你没有看到贞儿被他追杀吗？”

好嘛，这漂亮娘们直接给李元霸定了罪了！

黑脸汉子咬了咬牙，扭头看着燕妃道：“娘娘，晋王殿下说此人是他的侍卫，方才只是个误会，您看……”

“误会？”燕妃怒火滔天，她指着小胖子的屁股说道：“你看看贞儿方才被殴打的地方？下这么重的手，不是追杀是什么？”

众人闻言，循着燕妃的手指看了过去！

好嘛！

小胖子的两只屁股蛋子经过这段时间的酝酿，比方才肿的还要厉害，就像是在他的屁股蛋子上面扣了俩瓢儿，足足比正常情况高出来五六公分，甚是吓人。

黑脸汉子也有些无语了，心道：“这人的癖好真是变态，打人打屁股也就罢了，而且还下这么重的手，这是得有多大的仇啊！”

此刻小李治赶忙搭茬，他先是对着燕妃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随后说道：“稚奴见过燕妃娘娘！娘娘，八哥身上的伤是稚奴所为。这件事情说起来就是我们兄弟间打架、闹着玩，跟此人没有一点关系，所以……”

看着李治脸上起一块紫一块的，燕妃似乎也明白了什么，不过她可不会就此放过李元霸，只听她说道：

“稚奴，你们兄弟之间闹矛盾，本宫理解，但是撒谎可是不应该哦？你们父皇曾经严令，兄弟之间要相亲相爱，不得打闹。你们也一直做得很好，本宫可不信你们兄弟之间会闹到大打出手的地步！依本宫看来，你定是被此人教唆了！所以，这人是一定要抓起来严办的！”

打一巴掌，又丢一个甜枣！

先是抬出了李世民，用李世民的命令来强压李治；随后又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了李元霸的身上，无论是李治、还是李贞都被她给择了出去。不愧是能做到贵妃的人物啊，这心思转得就是快啊！

“这……”李治小脸骤然一变，想要再说些什么，却被眼疾手快的老太监高飞给拉住了。

开玩笑，好不容易自己不用死了，怎么可能再让小主子坏事。

李治抬头看了他一眼，发现老太监正对着他微微摇头。对于高飞他还是很信服的，有好多次危险，都是这老太监帮他给挡了下来。

此刻，高飞对其摇头，想必自有他的道理。

想了想，李治干脆闭口不语。

被一众禁卫们围在正中的李元霸，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先是杨妃的高压、跳蚤政策，随后就是小白眼狼李治的见死不救。

“吗的，这皇宫大内中的人，都他妈的不是什么好鸟！老子可是刚刚救了那小正太一命，现在却被这小子给无情地抛弃了！”李元霸直接在心中给皇宫中的所有人下了定论。

不过还是有一点让李元霸感觉很安慰，因为小萝莉一直用很担心的面容看着他，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都快哭成水蜜桃了。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李将军，还请你立刻把此人抓起来，送交天牢严加审讯！”燕妃很满意李治的表现，直接对那一队禁卫开口了。

“诺！”

黑脸汉子经历了一场宫廷小争斗，虽然心中清楚，被他们围在正中的少年郎应该是清白的，不过还是决定忠实地执行燕妃的命令。

没办法，这就是皇城大内的规矩！

黑脸汉子充满同情地看了李元霸一眼，大手一挥，道：“抓起来！押走！”

“诺！”

五十名黑甲禁卫大圣吼了一句，分出了四人，步子稳健地走向了李元霸。

“吗的，果然是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老子这尼玛是做了一次大唐版的东郭先生啊！”李元霸看了一眼似乎又要哭起来的小萝莉，郁闷地把手伸进了怀中。

“慢慢把手掏出来，否则的话，别怪吾等对你不客气了！”看到李元霸的动作，四名走上来的禁卫同时停下了身形，满脸杀气地说道。

“吗的，是人不是人的都敢威胁老子了！”

李元霸脸上戾气一闪，迅速把从怀中掏了出来的小牌牌，“啪”地一下丢给了四人中的其中一个汉子。

那汉子起初以为是暗器，还紧张了一下子，当他看清楚手中的小牌牌的时候，吓得一下子就把它给丢了出去。

“噗哧！”

小牌牌直接掉在了雪地里。

众人瞅着奇怪，齐齐低头看去，只见那是一枚金子打造的令牌，那露在上面的令牌，样式很简单，只有四个正楷小字：

“如朕亲临！”

第九章恶人先告状

“唰！”

所有人，甭管你是皇子、皇妃，还是禁卫、宫女、太监之类的，齐刷刷地全都躬身对着李元霸行礼。

没办法啊，实在是那小金牌牌太吓人了，如朕亲临啊！

那意思不就是说，但凡看到那个小金牌牌，就跟看到唐太宗李世民一样吗？李世民是谁？那可是看到皇帝老子啊，谁敢不行礼的？

整个西内苑中一个个全都躬身拱手了，也只有李元霸一个人吊儿郎当地站在原地，脸上还带着幸灾乐祸的神色。

看着撅着屁股的一众宫女、太监们，李元霸撇了撇嘴，他先是一把拉起霞儿小丫头，随后指着那个黑脸将军说道：“喂，你！对，甭看别人了，哥叫的就是你！看到地上的那块金牌没有，给哥捡起来！”

吗的，这喊打喊抓的要拿老子去下大狱，真当老子是软柿子，好欺负的不成？不给你们这些翘尾巴的家伙们一点教训看看，你们还真不知道元霸爷爷我有几只眼了！

黑脸汉子哪里敢有半点的不愿意，麻溜儿地从地上捡起那枚金牌，用双手捧着，小心翼翼地送到了李元霸的身前，他那黑色的面庞甚至因为充血而变成了紫黑色，那一脸便秘的样子，顿时让李元霸这心中，就像是在三伏天吞下了一碗冰镇酸梅汤，那酸爽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黑脸汉子心中悔得差点连肠子都青了，你说你老老实实在地去巡逻皇宫不就算了，非要管这闲事！得，现在踢到铁板了吧？面前这陌生的少年郎有了那个小金牌，就是皇妃、皇子们都得靠边站，他一个区区的右翊卫百骑长，哪里得罪地起人家啊！

一把抢过金牌揣进了怀里，李元霸说道：“方才的是是非非，我即便不说你们也都已经心知肚明！总之，这事让我很生气，所以后果很严重！我会把这件事情告知陛下的，你们就等着陛下的裁决吧！”

听到这话，晋王李治倒是松了一口气，他本就不想让自己的恩人出事，尽管他方才并没有站在李元霸这一边。

可是那汉王李贞就不同了，说起来这整件事情都是由他而起，听到李元霸的话后，脸色一瞬间就变了，肥肥的小脸一囧，竟然又一次吓得哇哇地哭

了起来。

李贞那哭泣的样子，看的旁边的燕妃娘娘心中一阵难受，她站了起来，一把搂住李贞的脑袋，无比轻柔地拍打了几下，抬眼看着李元霸说道：“这位，这位大人，这件事情终归只是他们兄弟之间的小打小闹，就算捅到陛下面前，也不过是惩罚两个小家伙罢了。依本宫看，此事不如就此算了。你看如何？”

哦，现在你知道是兄弟之间的小打小闹了，刚才你怎么不这么说呢？

李元霸可是个睚眦必报的主，管你是不是他便宜嫂子呢！如果说没有这金牌，照着你燕妃娘娘那护犊子的性子，自己这顿牢饭是跑不了了，说不准还得被砍了脑袋。

砍脑袋啊，这也叫小打小闹？

“行了，什么话都甭说了。你如果想要申诉，那待会咱们在陛下面前说道说道！”说着李元霸也不搭理这地上仍旧躬着身子的一众人，拉着霞儿那温暖如玉的小手，就往神龙殿的方向走去。

眼见着李元霸的身影慢慢走远了，黑脸将军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暗道：“娘嘞，看来少不得走一趟两仪殿了！唉，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燕妃看着李元霸远去的背影，一对美眸中不断闪烁着冷芒，突然，她一把拉起了李贞，头也不回地向着西内苑外行去。

.....

此刻，正于两仪殿中批阅奏章的李世民心情很舒畅。

十九年的等待，终于换来了四弟的清醒，在这十数年中饱受杀兄弑弟愧疚煎熬的李世民，突然感觉自己重新焕发了活力。

“启禀陛下，燕妃娘娘携汉王殿下求见！”就在这时，一个宦官弓着身子，小跑着走了进来，小心翼翼地躬身行礼。

正在批阅奏章的李世民，闻言动作一停，皱眉道：“这娘俩怎么会一起来见朕呢？莫不是贞儿那臭小子又闯下什么祸事了吧？”

李世民还是很了解这个八儿子的，这小子从小就被他母妃给惯坏了，仗着自己汉王的身份在宫中横行无忌，甚至有一次在还把他大舅子，也就是长孙无忌的次子长孙涣给打的右腿骨折了。

现在，那臭小子拉着他母妃一起来见朕，肯定是又做了什么荒唐事！

在心中已经给李贞定下犯罪基调的李世民摇了摇头，挥手道：“宣他们进来吧！”

“诺！”

小宦官恭敬地行了一礼，退出了大殿。

没过一分钟的时间，风姿卓越的燕妃娘娘，领着两只屁股蛋子高高隆起，脸上还犹自挂着泪痕的汉王李贞走进了大殿，盈盈行礼道：

“臣妾拜见陛下！”

“儿臣参见父皇！”

李世民头也没抬地摆摆手，威严地说道：“平身吧！”

“谢陛下！”

“谢父皇！”

两人再次行礼。

“说吧，今天你们母子俩联袂而来，所为何事啊？”李世民继续批阅奏章中。

李世民的话音刚落，嚤嚤的哭泣声就响了起来，紧接着就是一道撕心裂肺的悲呼：“陛下（父皇），您一定要为贞儿做主啊！”

正提笔在奏章上勾勾画画的李世民，被这突如其来的嘶喊吓了一跳，右手猛地一个哆嗦，心道：“这又是怎么了？”

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刚好看到他那八儿子，为了加深痛苦，甚至改躬身行礼为跪地礼，此刻正撅着一对像是倒扣的铜盆一样的屁股蛋子，跪在大殿之下。

而燕妃呢？更是哭的梨花带雨，我见犹怜！

“贞儿，你这是怎么了？”没有理会哭泣的燕妃，李世民有些惊怒地询问李贞。

以他的眼力自然能够看出来，李贞的两只屁股蛋子绝对是人为打出来

的，这谁敢在皇宫大内殴打皇子，岂不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李贞那肥肥的小脸上还挂着泪痕，他有些抽噎地说道：“父皇，方才在西内苑中，儿臣正与稚奴嬉闹，突然冲出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郎，对着儿臣的臀部就是一阵猛拍，事后还对儿臣进行追杀，直到现在儿臣也没明白过来到底发生了何事，求父皇一定要为儿臣做主啊！”

“反了反了，胆敢在这皇城大内中殴打亲王，简直就是胆大包天，置我大唐律法于何处，置我皇家脸面于何处？燕妃，你可命禁卫将此人抓捕收压？”

李世民一听理由的讲述，顿时龙颜大怒。

李贞再怎么说也是大唐的亲王，是他李世民的儿子，纵便是犯了天大的过错自然由他来惩罚，哪里用得着外人来教训？

这简直就是在赤果果地打皇族的脸，打他唐皇李世民的脸！

第十章小胖子，别来无恙

好嘛，感情这娘俩一起来两仪殿恶人先告状了！这肯定是燕妃的注意，就凭那李贞小胖子的才智，还真就做不到这一点。

“燕妃、贞儿你们先起来！”李世民示意两人先站起来，这刚要走到殿中，突然间，大殿外面又传来了一阵轻便的脚步声，这让李世民的眉头不由得微微一皱。

而刚刚起身的燕妃和汉王李贞，也不由自主地转过头看向了大殿之外。

脚步声渐行渐近，一名身穿灰色袍服，身形消瘦的就像一根麻杆的苍老宦官，半眯着眼睛走了进来。

这老宦官名叫王一刀，原本是唐高祖李渊的贴身近侍，李渊退位之后这老宦官就留在了皇宫大内，成了这两仪殿的总管太监，掌管整个两仪殿的一应事务。

李世民看到这名老宦官，眼中闪过一丝狐疑之色。

别人可能不知道这半老不死的太监到底是做什么的，可是他李世民知道啊！表面上这老太监是两仪殿的总管太监，可实际上却是李渊暗中培养的情报头子，经营着整个皇城内院的庞大宦官网络。

这样说吧，这王一刀其实就是个间谍头子，只要这皇城之中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王一刀立马就能够知道。

所以李渊退在退位之后，就把王一刀留给了李世民。

原本李世民并不想用这老太监，毕竟这老太监知道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以李世民初登大宝之后疑神疑鬼的性格，这老太监的结局肯定是满门抄斩。

可是这老太监也够心狠的，竟然生生杀了自己曾经的妻儿，烧了自己曾经的宅院，以表忠心。

所以，李世民就留下了王一刀，让其继续掌控这个庞大的情报网络。

燕妃自然不知道这些，不过她之所以能够坐上贵妃的宝座，绝对不是仅仅凭着自己的容貌，她的城府以及察言观色的能力，也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以她的眼力自然察觉到了李世民的犹疑之色。

于是乎，燕妃顺手拉起汉王李贞的小手，盈盈说道：“陛下，臣妾待会再过来伺候您。”

老宦官看到燕妃两人将要离去，轻咳了两声说道：“咳咳，娘娘、殿下请留步！”

说到这里，老宦官又扭头对李世民说道：“陛下，咳咳……老奴所要禀报之事，与娘娘和汉王殿下有关，因此老奴斗胆，请陛下容许燕妃娘娘和汉王殿下旁听……”

帝王之家古来有训，后.宫不得参政。

那汉王李贞还好说，尽管年纪还小，但说到底也是个王爷，自然有资格旁听政事。

可是燕妃就不同了，她作为后.宫嫔妃，如果还继续留在殿中的话，那就是后.宫参政了。

御史一旦知晓，定然会参她一个‘后.宫贵妃乱政’的罪名，到了那时候可就乐子大了！

这也是燕妃选择离开的主要原因。

“嗯，既然与燕妃和贞儿有关，那你们就都留下来听听吧！”李世民看了看小胖子的屁股，又看了看老宦官，好像明白了点什么。

“诺！”燕妃再次对李世民行了一礼，拉着李贞的小手站到了一边，从她的表情中完全看不出喜怒。

“王一刀，你有什么事，速速说来？”李世民满目威严地看着王一刀，问道。

王一刀仍旧躬着身子，他低眉顺眼地回禀道：“回陛下，奴婢方才在西内苑清点冬梅的时候，偶然看到两位王爷在苑内发生口角，继而汉王殿下就纵容属下四名宦官上前殴打晋王殿下。”

说到这里，王一刀顿了顿，偷眼瞄了不远处站着的燕妃娘娘以及汉王李贞一眼。

此刻的燕妃还好说，毕竟在宫中这么多年了，勾心斗角的事情多了，早就能够做到喜怒不形于色了，尽管她心中对于王一刀的告密行为惊怒交加，可是事分轻重缓急，如果这个时候发怒的话，岂不是不打自招？

所以燕妃在忍，同时也在心中思考着对策。

至于小屁孩汉王李贞，在听到王一刀刚刚说出西内苑的时候，脸色就已经变了，变得煞白无比，那张肥肥的小脸甚至因为害怕，而在不停地抽搐着。

收回目光，王一刀继续说道：“就在此时，从西内苑外突然匆匆赶过来一名长发披肩的，看样子不过十六七岁的少年郎，他三两下把那几个围殴晋王殿下的小宦官给丢了出去，并且对汉王殿下的臀部重击了两下。这个时候，汉王殿下恼羞成怒，竟然命令手下出动刀兵对付那名少年郎。”

“出动刀兵？”听到这里，李世民的眸中闪过一丝厉芒，他扭头看着站在燕妃身侧的李贞，声音虽然很平和，但是听起来却让人心中发寒：“贞儿，王总管说的可是真的？”

李贞在听到李世民的声之后，忽然浑身忍不住地打了个哆嗦，‘噗通’一声，再次跪倒在地，这次倒不是故意的，而时吓的。

只见他连滚带爬地来到了大殿的正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诉道：“父皇，儿臣，儿臣也是被逼的！”

“贞儿，起来回话……”很平和的声音，不过表情却是有些难看了起来。

“儿臣，儿臣遵命。”李贞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手脚都不敢多动下，只是低垂着个小脑袋瓜，很有一副低头认罪的模样。

“说说吧，为什么打起来，又为什么要动刀兵？”李世民面无表情地问道。

李贞低垂着脑袋，回道：“父皇，先前在弘文馆中，先生考校儿臣等课业之时，稚奴偷笑于儿臣，儿臣恼他不尊兄长，闭馆之后就特意找上稚奴，想要稚奴向儿臣认错。可谁知稚奴不仅不肯认错，还耻笑儿臣没有做好课业。儿臣感觉心中憋屈，就，就让手下去找稚奴的晦气……后来，后来就和王总管说的一致了！”

这小胖子口才不错，再加上那委屈的表情，颤抖的声线，很伤感，很悲愤，目把自己彻底描述成了一个弱者，一个备受打击的弱者。

“哒哒哒~~~”

李世民几步来到李贞身前站定，看着他说道：“贞儿，听王总管说那名少年郎抽击的是你的臀部，来，让朕看看！”

嗯，此刻李世民的声音异常的温和，但是这种温和却给人一种及其怪异的感觉。

李贞不敢不遵从李世民的命令，直接扭转过身子，把自己的屁股亮给李世民看。

“嗖！”

突然，李贞再一次体会到了腾云驾雾的感觉。

却是李世民一脚狠狠地踹在了李贞的屁股上，以李世民的力道，竟然直接把李贞给踹飞了出去。

啧啧，这一跤可真够狠的！

不过，李贞的噩梦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他并没有像是想象当中的那样摔在地上，而是一头扎进了一个温热的躯体中。

就在他以为自己得救了的时候，入目的一张脸，却是让他脸色瞬间大变：“是，是，是，是你！”

来人咧嘴哈哈一笑，道：“小胖子，别来无恙啊？”

第十一章悲催的小胖子

来人是谁？怎么会让堂堂的汉王殿下瞬间失了分寸，面色大变？

让咱们顺着汉王殿下的目光慢慢移动，首先看到的，是来人身侧有一位身穿粉色宫装长裙的小萝莉；再往上就是看起来极为健硕的身躯，披肩的长发；继续往上走，略显稚嫩的面容，如星河一般灿烂眸子。

李元霸！

来人正是李元霸！

原来，就在李元霸牵着霞儿的小手往神龙殿而去的时候，忽然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以他纵观《美人心计》、《甄嬛传》等后宫影视剧的阅历来看，燕妃那漂亮老娘儿们肯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指不定前脚刚走，后脚就会给他使绊子。

所以李元霸果断决定，还是先把这件事情告诉他那便宜二哥比较好。

故此就有了现在的这一幕。

两仪殿中，众人全都有些呆愣地看着突然出现在大殿中的李元霸和小宫女霞儿，连带着被李元霸抱在手中小胖纸李贞都愣住了。

半晌之后，小胖纸直接裂开腮帮子大声嚎叫了起来：“父皇，父皇救命啊！就是这家伙，就是这家伙无缘无故地殴打于我，您，您可一定要为儿臣做主啊！”

李世民的嘴角抽了抽，眼神中带着一丝无奈之色。

李元霸注意到殿中还有一个老太监，琢磨着，这当着外人的面怎么着也得给李世民一个面子啊，于是就把小胖纸直接给丢到了一边，学着电视剧里的样子，对着李世民行了一个大礼，同时口中说出的话却是差点把燕妃和李贞给吓死：

“臣弟李元霸，见过皇兄！”

皇，皇兄？

李贞都快吓死了：

尼玛，要不要这么坑啊！这少年郎怎么可能是他皇叔？再说了他皇爷爷

那么多儿子，除了死在玄武门之变的那两位之外，他哪一位没见过，但是印象里，没有这么一位啊？

相比起李贞，燕妃明显要知道的多一些。

对于李元霸这个名字，她可是并不陌生，那可是号称隋唐第一好汉的人物，不仅天生神力无双，而且更是曾经为大唐朝立下过汗马功劳。

可是他不是早在隋大业十年就已经英年早逝，得年十六岁吗？那么现在出现在两仪殿的这个看似只有十六七岁，自称李元霸的少年郎又是怎么回事？难倒是诈尸了不成？

不管怎么说，这则消息都足够震撼人心！

李世民快步走到李元霸身前，亲手将之扶了起来，道：“元霸，身体可曾休养好了？”

李元霸拍了拍自己的胸口，笑道：“皇兄放心，元霸现在的身体壮的像头牛，就是让臣弟现在对上一头狮子，都绝对能够战而胜之！”

“哈哈，你这小子！”李世民笑了起来，笑得很畅快。

半晌之后，李世民止住了笑意，对李元霸说道：“元霸，你认识这小子吧？”

李元霸扭头看了满脸恐惧的小胖纸一眼，点点头，道：“认识，刚刚我们才见过一面！”

“哦？怎么回事，说说看！”李世民眼中精光一闪，说道。

“皇兄，是这样的……”李元霸没有丝毫隐瞒地，坦然地把整个事件和李世民讲述了一遍，整个事件叙述的过程中，态度更是不偏不倚。

“贞儿，燕妃，元霸说的可是真的？”李世民的嘴角勾起了一个怪异的弧度，冷列的表情和平淡的语气，让人心头有些发毛。

李元霸的眉头一挑，忽然从李世民的表現中，感应到了一丝极淡的杀机，这杀机起的是如此的突兀，让李元霸心头都有些惊悚。

“这是？李老二这是要搞毛？难不成真想杀自己的儿子不成？”

李元霸心头惊疑不定，难道自己这小蝴蝶翅膀一闪，真的要兴起一阵龙卷风不成？

其实想想也就明白了，自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就下了掉脑袋的绝命：在这皇宫之中妄动刀兵者，不管是谁，不问缘由，立斩不饶！

因为自从在玄武门前武力夺权，登上皇帝的大位之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李世民好不容易才把自己给粉饰成一个爱民爱子的圣者，可是当年的事情，就一定没在他的内心中留下阴影吗？

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要不然的话，李世民也不会在宣德殿中同冰封中的李元霸讲述当年玄武门前的那场杀戮！

现在，汉王李贞这小胖纸，竟然很不识趣地在皇宫里面上演了这么一出兄弟相残的戏码，而且还刚好被李世民的狗腿子给发现了，这不明摆着在自己的老爹丢无限嘲讽技能吗？

而且，最重要的是，小胖子所要杀的人，还是自己千辛万苦才盼望醒过来的亲弟弟，这怎么能不让李世民怒呢？

说到底，李贞只不过是个六七岁的孩子，哪里见过李世民这个样子，贝利市民的声音一吓，自然也就承认了：“儿臣，儿臣知错了，还请父皇恕罪！”

“陛下，请您看在贞儿尚年幼，莫要处罚于他，这一切都是臣妾管教不严，臣妾愿代贞儿受过！”原本燕妃还想要挣扎一下，可是听到儿子的坦白之后，自然也就断了念想，同样开口讨饶。

“噗！”

李世民突然上前两步，狠狠地对着李贞的肩膀踹了出去，口中厉声呵斥道：“好你个小畜生，弘文馆中之事本就是你不对，稚奴年幼，你教训一下也就罢了。可是你竟然丧心病狂地让自己的手下围殴与他，在你眼里还有没有手足兄弟之情，还有没有朕这个父皇？”

“父皇，儿臣知错了，儿臣知错了……”

被李世民这势大力沉的一脚给踹翻在地的李贞，赶紧又爬了起来跪好，口中一个劲地求饶。

“贞儿……”燕妃悲呼一声，几乎是跪着走过去，一把搂住了小胖纸，哭泣了起来。

李世煤气喘吁吁了半晌，道：“哼，贞儿在这皇宫当中嚣张跋扈，你这作母妃的同样责任不小！刘三水，传旨：燕妃教子无方，纵容汉王李贞于宫中

胡作非为，自即日起，消减承露殿用度两成。另，汉王李贞不顾手足之情，殴打幼弟，削一年供奉，其手下一干汉王府亲侍尽数重杖五十，驱出宫门，永不录用！”

“诺！”时刻侍立在两仪殿大门处的刘三水，恭敬地应了一声，急匆匆地向着大殿之外行去。

“锵锵~~~”

随后就是一大票身穿黑甲，手持钢刀的宫中禁卫被刘三水给召集了起来，急匆匆地向着汉王府杀去。

第十二章最是无情帝王家

眼见着一众黑甲禁军们向着皇城东侧扑去，李元霸突然很恶趣味地想到：“这帮如狼似虎的家伙们，该不会做出什么为人道主义的事情来吧？鹅没头发，希望那几个小太监们菊花还是粉嫩的！”

对于李元霸是怎么想的，李世民并不知道，因为他方才发布的命令并没有就此完结，而是继续说道：“传旨，晋王李治，不重师礼，不尊兄长，于弘文馆中当众嘲笑兄长，其性顽劣当重罚！责令，削其一月之俸禄，交由皇后严加看管，半月之内不准踏出甘露殿一步！”

还没等刘三水唱一声诺，李世民又继续说道：

“查晋王下属，见其主被人殴打而不行护主之责，当是玩忽之罪！今晋王下属尽数杖责四十，驱出宫门，永不录用！”

这次刘三水终于有机会招呼一声了，又是一声‘诺’，一大票的黑甲禁卫们匆匆自殿外冲出，快步走向了远处。

李元霸在一旁看的是心惊不已，看来这皇家是忒儿不把人命当回事了，动不动就是杖责四五十的。

那大黑杖子可是实木的，又粗又长，甭说那些细胳膊细腿的宦官了，就是身强力壮的年轻男人，生生地受上二十大杖，都得休养个十天半个月的才能够缓过劲来。那些小宦官们，受四十杖？啧啧，等死吧！

尽管李元霸有些心惊，可是这些跟他连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他甚至有些病态地幸灾乐祸：“嘿嘿，叫你们这俩小屁孩一个忘恩负义，一个想要剁吧了老子，活该你们受这苦！”

当然了，李元霸也只是心中想想而已，如果真说出来的话，先不说李世民这边面子上挂不住，就是那俩小屁孩都得挂念他一辈子。

那边李元霸还在幸灾乐祸，这边李世民仍旧阴沉着一张脸，他冷眼看着燕妃和李贞，道：“滚，给朕滚回你们自己的宫殿去！没有朕的允许，七天之内不准出现在朕的面前！”

这个处罚对于两人来说似乎是有些重了，不过谁让李世民正在气头上呢，也该着她们娘俩倒霉。

“儿臣谨遵父皇教诲，儿臣告退。”

“臣妾告退！”

这对母子唯唯诺诺地对李世民行了一礼，低垂着脑袋退出了两仪殿。

只是那小胖子临转身的时候，看向李元霸的眼神却是赤裸裸地充满了恐惧与恨意，当然了，这个眼神李世民是看不到的。

李元霸眼睛贼的很，刚好和小胖纸来了个照面，把他眼中的情绪看了个全面，不过他并不在意，一个小屁孩罢了，能够翻起多大的浪来？

想到这里，李元霸裂开大嘴对小胖纸笑了起来，笑得那个灿烂啊！

小胖纸李贞明显是会错意了，看到李元霸那极尽灿烂的笑容，简直就像是老鼠见了猫一样，着急忙慌地收起了充满恨意的眼神，小小的但却很丰满的身体轻轻地打了个哆嗦，小短腿迈动的频率瞬间加快，急速向着大殿之外走去。

“娘的，老子的笑容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吗？”李元霸摸了摸自己的面颊，轻声嘀咕了两句。

等到这对母子彻底退出了大殿，李世民上前来牵住李元霸的手，说道：“元霸，为兄治下不严，让你见笑了！”

李元霸没心没肺地笑了一声，道：“皇兄说的这是哪里话？我看那小胖子……哦，李贞侄儿只不过是性情顽劣了一些，稍加调教，还是可堪大用的！”

李元霸这说的可都是大实话，根据史料记载：李贞好武，长于骑射；好学，兼涉文史，有行政能力。在当时的皇族中与其十弟纪王李慎齐名，当世的唐代百姓们，尊称他们为“纪、越”。

不过李世民可不这样想，他听到李元霸的话后，权当是安慰之言。

抬头看了看外面的时间，李世民直接拉着李元霸的手向着大殿后面走去，同时对刘三水说道：“三水，告诉尚食局传膳，今日朕要与四弟饮个痛快！”

“诺！”刘三水应了一声，恭敬地退出了大殿。

而小宫女霞儿，也被李世民安排这直接给送回了神龙殿，临走之前还赏了几匹绸缎以及几样精美的首饰，可把这小丫头给高兴坏了。进宫这么些年了，小丫头可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赏赐，一直到回到神龙殿之后，仍然有些晕乎乎的。

李元霸并不知道这些，当然就算知道了也不会专为这件事情去感谢李世民，谁叫他李世民不仅是大唐的皇帝，更是他李元霸的便宜二哥呢？

.....

此刻，两仪殿后殿中，早就摆满了一些珍馐美味，李元霸低头一看，除了几样凉拌的绿菜之外，竟然全都是些蒸煮、炙烤之物，虽然做出来的菜品极其精美，看起来也颇为引动食欲，可是那味道确实有些差强人意。

“妹的，这大唐朝怎么连吃都这么匮乏啊？”李元霸夹了两筷子看起来像是凉拌青菜的小菜，忽然感觉自己这口腹之欲貌似很难被满足了。

看到李元霸夹了两口菜就皱着眉头放下了筷子，李世民有些好奇地说道：“怎么，元霸？这些菜不合你的胃口吗？”

李元霸摇摇头，刚要说些什么，一直侍奉在门口的刘三水突然走了进来，躬身行礼道：“启奏陛下，高阳公主求见！”

“高阳来了？”李世民的脸上闪过一丝温情，道：“三水，宣她进来吧！”

“高阳？”李元霸听到这个称号，顿时便得神色古怪了起来。

要知道，大唐朝的高阳公主可是历史上最强悍的女人之一，她被后世称为最彪悍的婚外恋代表者，更是向往自由恋爱的伟大先驱者。

此外，高阳的夫婿，也就是皇帝老子的女婿，倒霉的房府之二男，宰相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更是在高阳公主的熏陶下，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老婆和一个名叫辨鸡的秃驴在屋子里面搞风搞雨，共赴巫山，而房遗爱这脑中缺根弦的家伙，竟然还傻乎乎地替她们守在门外，被戴上一顶巨绿的帽子，这种事情也就只有这倒霉孩子能够干出来了。

所以对于高阳这位历史名人，李元霸可是向往已久啊！

李世民可不知道李元霸心里头这些个龌龊念头，他看到李元霸在发愣，还以为他在琢磨高阳是谁，于是就笑着解释道：“元霸，高阳是朕的第十七女，因为她生母去世得早，所以朕就把她交给了皇后来管教，这些年来倒也是把她宠得不行！”

李元霸翻了个白眼，并没有说话。深知历史轨迹的他，现在能说啥，总不能说：你丫不是宠得不行，而是宠地都上天了，不贞，乱交，教唆丈夫造

反，这都是你们家闺女干的好事！这这么说了，李元霸还不得被李世民给拉出去砍了啊？

所以他只是笑了笑，眼睛却不由自主地看向了门口的方向。

第十三章 皇家有女初长成

果然没有让李元霸白等，没过两分钟的时间，门口的方向就闪现出一群人影，那是几名身着彩衣宫装的宫女，一步步地朝着大殿中走来。

李元霸的视力很好，用现在的说法那绝对是2.0的眼，所以还没等到那群女子走近，李元霸就把那群女子的面容看了个清楚。

这一看不要紧，顿时让李元霸感觉眼前一亮。

那几名宫女的年纪都不算大，平均也就十三四岁的样子，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小姑娘，显然是她们的主子，也就是李世民间口的高阳公主。

这小姑娘看年纪大约十二三岁的样子，生得是凤眼桃腮，肌肤胜雪，就如同那含苞欲放的水仙一样，妖娆中透着一股浑然天成的贵气。

用李元霸的眼光来看，这大唐朝的女子们似乎都普遍的早熟，而他面前的这小姑娘，小小的年纪身体却发育得很好，前凸后翘的不说了，单是个子就接近一米六五了，再加上那一席浅粉色的宫纱羽裳衣，更是显得亭亭玉立。

看着身着淡粉色宫装的少女，李元霸不由得在心中感叹道：“这老李家的基因真是太强大了，皇宫中不论是皇子还是公主们，男的一律英俊清秀，女的一律可爱漂亮。怪不得那么多人哭着喊着也要进宫当个妃子，当个驸马爷的！”

.....

那些宫女装扮的少女们在大殿门口停了下来，唯有粉色宫装少女，像是一只百灵鸟一样欢快地飞了进来，径直来到李世民用膳的桌前盈盈行了一礼，同时娇声说道：“孩儿高阳见过父皇！”

李世民哈哈一笑，道：“平身吧，你这小丫头难得这么中规中矩的向朕行礼。说说，是不是又调皮捣蛋地做了什么坏事了？”

原本李元霸方才打量了她几眼，还感觉这个高阳公主还是个典型的天真纯洁的小萝莉，比较文静，甚至还有点羞涩的样子。

可是这个形象瞬间就被她的古灵精怪之给打破了，只见高阳公主就像是一只兔子一样窜到了李世民的身边，轻轻摇着他的手臂说道：“父皇，您怎么能当着外人的面调笑孩儿呢，这不是让孩儿害羞吗？”

李元霸闻言翻了个白眼，心道：“妹的，你哪里害羞了？我怎么看你怎么觉得你似乎还有点洋洋得意！”

李世民伸出手轻轻刮了刮高阳公主那挺翘的鼻梁，道：“你这丫头还知道害羞，那太阳都要从西边升起来了！对了，这位也不是外人，他可是朕的四弟，你的四叔！”

高阳公主歪着小脑袋看了少年郎模样的李元霸半晌，突然说道：“亲四叔吗？可是不对啊，我记得六叔他们都到了而立之年了，四叔怎么看起来像是小孩子一样？”

“噗~~~”

李元霸一口参汤没憋住，全都给喷了出来，同时心头郁闷无比：“尼玛，哥的一世清明啊！就这么被一小丫头片子给毁了！”

“哈哈……”

难得看到这个当年横行无忌，凶煞滔天的四弟吃瘪，李世民毫无同情心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取过一旁的白绢擦了擦嘴，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高阳公主一眼，说道：“小丫头，叔可告诉你！叔今年已经三十有五了，就算俩你加在一起都没叔的年纪大，什么就小孩子了，啥眼神啊？”

“啊？”

高阳公主吃惊地等到了眼睛，清水之眸中明显写着俩字：“不信！”

李元霸干脆不再搭理她，对着面前的参汤就是一顿猛喝。

其实这是也不怪高阳公主，任谁面对一个自称三十五六的少年郎模样的人，第一感觉都是不信吧？

更何况李元霸虽然身体已经张开，猿背蜂腰，可是面容极其清秀，细看上去不像是十五六的，更像是一个发育过剩的十二岁少年。

所以李元霸只能郁闷地跟那里狂吞参汤，也懒得去解释了。

而这个时候，已经笑够了的李世民也终于停下了那仿佛嘲讽一般的笑容，他见到高阳公主仍然有些发愣住，于是就轻轻拍了拍高阳公主的小脑袋瓜，道：“好了，不要闹了，高阳！这位确实是你的四叔，还不快去见礼？”

高阳公主虽然被李世民宠得厉害，但也最听他的话，尽管心中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四叔充满了怀疑，可是高阳公主还是按照李世民的吩咐。

她重新站起身来，对着李元霸行了一个标准的后辈拜见长辈时的礼，同时口中娇呼道：“侄女高阳见过四叔！”

李元霸这下心情舒畅了，他连忙扶起高阳公主，同时口中说到：“哈哈，乖侄女，快起来！”

明明一幅少年样，却做出一副与年龄不相符的‘大人味儿’，这种视觉冲击极其怪异。

高阳公主感觉很别扭，所以她决定打破这种怪异的感觉，只见她眼珠一转，看了李元霸一眼，红润的嘴唇弯起一个诡异的弧度，露出了两个小酒窝儿，还有一对可爱的小虎牙。

高阳公主的表情，让李元霸的心里本能地一寒，心道：“不对啊，这小丫头片子的眼神怎么看起来这么邪恶，难道有什么阴谋不成？”

正想到这里，高阳公主下面所说的话，果然印证了李元霸的想法。

“四叔，我们这是初次相见，您作为长辈，难道就不应该给晚辈一点见面礼吗？”

高阳公主微扬起小脸，稚气的脸庞上浮现出更加妖魅的诡笑，宛如清泓一般的眸子中，闪耀着明显与年轻不符的意味。

这表情李元霸太熟悉了，前世当他还是李德的时候，每次调皮捣蛋，想要整蛊别人的时候，就会露出这种笑容来。

没想到风水轮流转，他堂堂的李大博士也有沦落到这种地步的时候。

再看李世民呢，这位堂堂的大唐君主，未来的明君，此刻脸上竟然带着好奇的神色，一副我是路人甲，等着你出糗的模样，那态度还真是不打算出手相帮了。

所以看到李世民的表情，李元霸不由得气的牙痒痒。

他看了看自己浑身上下的家当，还真是有些可怜，不仅连衣服都是临时做出来的，就连身上唯一可以称得上是有点价值的东西，也就只有他那便宜二哥送他的金牌了。

总不能把那小牌牌给送出去吧？那东西只不过有两根手指大小，就算现

在金子很贵，这么点东西也拿不出手啊，这不是寒碜查人吗？

正在他有些尴尬地打算说一句下回再补的时候，突然瞄到了桌上的饭菜，不由得眼睛一亮问说道：“丫头，叔想问问你，你吃过最美味的一顿饭是在什么时候？”

第十四章叔可不会做菜

听到李元霸这似乎没头没脑的一句话，高阳公主眨巴着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歪着脑袋看着李元霸，说道：“四叔，这和你要送我的见面礼有什么关系吗？”

李世民也表现出了足够的兴趣，盯着自己这个四弟一阵猛看。

李元霸脸上浮现了一丝高深莫测的笑容，也不说话，只是淡淡地看着高阳公主。

其实这货心里头是尴尬的要命，太尼玛丢穿越人士的脸了，后辈好不容易管自己要个小小的见面礼吧，自己竟然苦于身无长物，没东西拿得出手，丢脸，实在是太丢脸了！

也不知道是这货装的太像了，还是说高阳公主的好奇心太过旺盛，最终她还是没抵住诱惑，开口说道：“好嘛，好嘛，不说就算了！不过要说起这从小到大吃到的最好的饭菜，那就要数每年岁除的时候吃的年夜饭了，不仅有我喜欢吃的各样点心，还有很多地方上送来的特色菜。”

作为历史系的高材生，李元霸自然知道这‘岁除’其实就是现代人所说的除夕。

唐朝人的除夕之夜，就是全家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喝花椒酒，以驱寒祛湿。吃过团圆饭后，全家人围坐火盆到天明，称为“守岁”。

脑海中回忆了一下有关‘岁除’的欣喜，李元霸笑了起来，说道：“小丫头，想不想吃一顿比岁除年夜饭还要好吃的饭菜？”

高阳公主闻言，那水汪汪的大眼睛不由得一亮，说道：“四叔，你要给我准备一桌子饭菜？”

李元霸摇摇头，说道：“这个你就别管了，反正到时候保证让你吃的把舌头都咬掉了！”

“元霸，君子远庖厨，你这要是亲自下厨，可是失了我们皇家颜面了！”

李世民在旁边听的是脸色越来越黑，堂堂的皇族，他李世民的亲兄弟，竟然要去下后厨去做菜，这如果让御史们知道的话，还不得上个百八十分的折子，把李元霸给参死。

不过李元霸并不在意，反而撇了撇嘴，说道：“皇兄，您认为君子远庖厨

是什么意思？”

“元霸，你这是要考校朕吗？”李世民阴着一张脸，说道：“‘君子远庖厨’出自《孟子》的《梁惠王章句上》，其言君子之身，当成大事，远离后厨之地！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

李元霸摇了摇头，道：“皇兄，这句话是出自《梁惠王章句上》没错，可是在‘君子远庖厨’之前还有这样一句：‘君子之于**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有何区别？”李世民追问。

见自己的话吸引了李世民的目光，李元霸有些得意地浑身哆嗦了一下，继续说道：“我们后世之人理解‘君子远庖厨’只不过是断章取义，已经彻底曲解了亚圣孟子的意思。其实这句话是猛子对齐宣王不忍心杀牛的评价，其用意是赞扬齐宣王的仁慈之心。所以这‘君子远庖厨’并不是真正的让君子远离厨房做饭之所，而是告诫后人，要有仁慈之心！”

李元霸这样的解释，李世民和高阳公主却是第一次听说，恐怕就算弘文馆的孔颖达孔老夫子，都从未听过这样的解释吧。

楞楞地看着李元霸，李世民突然有些疑惑地说道：“元霸，你这些理论都是听谁说的？”

李元霸脸上表情一窒，那冷汗是刷刷地往下掉，过了好一会方才含糊不清地说道：“这个臣弟也不太清楚，这些东西都是自然而然出现在臣弟脑海中的，沉底只不过是照本宣科说出来罢了。”

李世民闻言沉吟了一下，说道：“难道真像袁天罡所说的那样，元霸你性格改变，多了很多奇异的变化？”

“我靠，这都行！这李老二的想象力也着实丰富啊！”李元霸闻言翻了个白眼，这都能联系到一起，怪不得人家能够当皇帝，他李建成和李元吉就只能当个死鬼。

“父皇，您别打岔，我倒要看看四叔怎么给我变出一桌子的美味佳肴来！”

相比起李世民和李元霸的对话，高阳公主更关心的是李元霸口中所说的美味佳肴，其他什么的，全都是浮云。

“高阳啊，朕看你也别抱多大的希望！这皇宫之中不论是南北菜肴，还是东西美味，什么没有？你若真是馋嘴了，朕就让尚食局尽心尽力地给你做一

桌子就是了，何必劳烦你四叔呢？”

李世民终究受‘君子远庖厨’的误解含义的茶毒太深，还是不想让李元霸亲下厨房。

“可是，父皇，四叔这样就欠高阳一份见面礼了！难不成这见面礼也能拖欠吗？”

小丫头故意做出一脸为难的样子，水汪汪的大眼睛中透着浓浓的不愿，不过眼角的余光却是直接瞟向了李元霸。

得，这小丫头，还真是鬼精鬼精的！

果然，听到高阳公主的话，李元霸当时就急了，说道：“皇兄，既然高阳想要吃，那臣弟做来就是了！至于那些御史们，他们愿意上奏就上奏好了！反正被人说说又不掉二两肉。”

李元霸才不在乎那些老酸儒们怎么看他，人活这一辈子，不就图个逍遥自在吗，时刻在意别人的看法，那活着还有个什么劲儿？

李世民拗不过李元霸，再想到李元霸那桀骜不驯，一根筋的性子，顿时是一个头两个大，心道：“得，还是顺着他的意思吧！只希望那些御史们能够嘴下留德，否则的话，到时候惹恼了元霸，免不了又得招出一番祸事来！”

想到这里，李世民只能点点头，说道：“好，朕便依了你！不过朕这丑话要说到前头，你小子到时候可别给朕犯浑，那些御使们可禁不住你折腾！”

李元霸被李世民这句话说的有些莫名其妙，不过他也没在意，只是摆摆手，说道：“皇兄放心吧，待会不仅高阳可以品尝到一些新奇的菜肴，恐怕就连皇兄都得忍不住吃上几口呢！”

“真的，真的？四叔，你竟然真的会做菜？”这下高阳公主是彻底的惊讶了，先前还觉得李元霸是在吹牛皮，现在看来好像还真不是那么回事。

“呵呵，叔可不会做菜，不过叔却会指导别人做菜。”

李元霸笑道，他前世可是历史圈子中著名的老饕，最好品尝世界各地的美食，但是却根本不会做，脑子里也储存了成千上万每道菜的做法，不过要是没有好厨师帮助的话，绝对做不出美味的菜肴来。

第十五章尚食局

“皇兄，不知咱们这尚食局在何处？臣弟想要去尚食局看看。”李元霸放下手中已经喝得见底的参汤，抬头看着李世民问道。

“四叔，四叔！我呆在这里多没意思啊，不如我陪你去尚食局算了，也正好让我开开眼界，看看四叔口中所说的美食究竟是怎么做成的！”

一听李元霸要去尚食局，小丫头高阳公主顿时一脸兴奋地说道。

其实这个小丫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是打算趁这个机会去看李元霸的笑话。毕竟在高阳公主看来，这个四叔似乎处处透着一股子神秘，能够看他出糗，应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好，高阳既然要跟着去，那朕也随你一起去尚食局吧！”

李世民终究是担心李元霸再搞出什么幺蛾子，什么‘君子远庖厨’的至理名言，早就已经被他丢到了爪哇国去了。

不过，李世民本心还是不愿意去的，因为他以堂堂皇帝之身前往尚食局，绝对会遭到御史们的重重参合。

不过要说弹劾吗，那倒不至于！要知道李世民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哪个御史真的敢乍刺跳出来弹劾他什么‘君子远庖厨’云云，他只需要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把那个御史给砍了！

弹劾什么的，那都不叫事儿！

这边李世民都没有意见，李元霸当然也不会拦着了，反正在前世的时候，他就对大唐朝的尚食局很有兴趣，现在有机会了，自然要好好地研究一下。

所以他点了点头，说道：“皇兄，咱们丑话先说在前头，要跟着去没关系，不过只准看不准说话，要不然你就等着吃好了！”

“这个……好吧，朕同意了！”见到李元霸点头，李世民思索了一小会就同意了下来，他直接站起身来，对着门外喊了一声：“刘三水！”

过了都没有半分钟的时间，刘三水那略显消瘦的身影就匆匆出现在李世民的面前。

“你去安排一下，朕要去尚食局看看！”对于这个自己最宠信的宦官，李

世民没有任何的掩饰，直接下了命令。

“诺！”刘三水恭敬地回了一声，弓着身子就要退出大殿。

而这个时候李元霸却是灵机一动，说道：“刘公公且慢！”

刘三水脚步一停，下意识地看向了李元霸。

李元霸没有理刘三水，而是对李世民说道：“皇兄，依我看，你还是换身衣服再去尚食局的好！毕竟你的身份在我们大唐是至高无上的，如果让御史们知道了你去那种地方，还不得被他们给烦死？反正尚食局的人这辈子也没有见过皇上，也不怕他们认出你来！”

李世民还没来得及说话，倒是高阳公主闻言眼睛一亮，说道：“四叔这个注意不错！这样那群讨厌的御史们就不能说什么了！”

李世民也觉得这个方法不错，于是就点了点头，让刘三水去准备一下。毕竟尚食局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没有上面的命令，御膳重地进去就是个死。

所以，有些必要的准备还是要做一下的。

.....

唐朝的时候，掌皇家生活诸事的是殿中省，其下属有尚食局、尚药局、尚衣局、尚舍局、尚乘局、尚辇局六局。

而尚食局就是掌管皇宫大内膳食的地方，其中首席女官为尚食，下有司膳（之下有典膳、掌膳）、司酝（之下有典酝、掌酝）、司药（之下有典药、掌药）、司饔（之下有典饔、掌饔），另有食医。

尚食局在这大兴宫的南部靠中央的位置，总体来说分成两部分，右边那个大一些的是高级厨房，专门给李世民这个大唐皇帝以及众皇子、妃子们做饭，而左边那个小厨房则是给宫中那些宫女、宦官们做饭的地方。

皇帝驾临尚食局可是大事，自古至今，历朝历代也没听说过皇帝进过尚食局。

不过很可惜的是，李世民这次前来乃是私访，一路上全都是靠着刘三水这个皇帝最亲近的宦官，才进入的尚食局。

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刚一进入尚食局的大门，就见几个女官正坐在以往清澈的潭边磨刀，而且磨的还不是厨房用的菜刀，而是一种短柄的牛

耳尖刀。

李元霸顿时吓了一跳，心说：“我擦，这是要作甚？难不成这帮尚食局的厨子们要造反？”

看到李元霸他们走了进来，起初的时候，那几名女官也并不在意，可是看清楚最后面方才进入尚食局的刘三水之后，吓的急忙把手里的长刀给丢了出去。

她们也不跑到前面来见礼，而是远远地就开始叩首谢罪，说不该冲撞了刘公公云云，感情这几个女官是看到刘三水的时候才被吓着的，人家根本就不认识李世民三人。

这让受惯了百官朝拜的李世民多少心中有些不痛快，不过想到自己这是微服出巡，也就只好忍下这口气了。

恰好李元霸看到李世民脸上的这一丝不爽，不由得心里暗道：“就这尿性，还真是被文武百官给惯坏了！”

同样观察到李世民不爽的，除了李元霸之外，还有刘三水。

跟在李世民身边这么多年了，对于李世民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刘三水都极其的熟悉，所以当他看到李世民右面眉毛轻轻挑起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这位主子心里有些不痛快了。

于是呼，他赶忙上前两步，呵斥那几名女官道：“你们几个在做什么？没看到几位大人来尚食局巡查吗？还不赶快过来拜见！”

听到这话，几个女官忍不住浑身哆嗦了一下！老天，刘公公可是皇上身边的红人，能由他拍着，而且被称作大人的，那不得是王爷或者开国公侯啊？

想到这里，几个女官相互对视了一眼，再次磕头，同时口中娇呼：“奴婢见过几位大人，未知几位大人驾临，还请几位大人恕罪！”

“平……哦，都起来吧！所谓不知者不罪，朕……我们就是过来看看，你们不必在意我们！不过，我很好奇啊，你们这是干嘛呢，看你们磨的刀，似乎不是做菜用的刀啊？”

被几个女官叩首拜见了一番，李世民这心头的气也平了，他走到那一汪清澈的水潭边，指着被放在石台上的尖刀问道。

原本以李世民的身份是不能够接近身边带有兵器的外人的，可是一者他

今天来尚食局身边并没有带侍卫；这二者嘛，自然是因为李世民戎马征战多年，自身的武艺也是不俗，就算这几个女官全都手持兵刃，也绝对不是这位主儿的手。

所以对于接近这柄看似杀伤力巨大的尖刀，李世民并不在意。

一个明显是头目的女官也不敢抬头，就那么低着头轻言细语地回道：

“好叫这位大人知晓，今天是腊月初七，明日就是腊八了，为了犒赏我们这些宫女、宦官一年的辛劳，皇后娘娘命人买来了十几口生猪。奴婢正打算磨刀后宰了，没想到却是冲撞了几位大人，还请几位大人恕罪！”

第十六章奔跑吧，公主！

“嗯？还有这种事？”

李世民整日里不是批阅奏章，就是和房玄龄、长孙无忌等那些个大唐朝的肱骨之臣们商量国家大事，哪里在意过皇宫中的事情。

也多亏了长孙皇后这个贤内助，要不然的话，大唐后.宫指不定要乱成什么样子呢。

听到这两名女官的回答，李世民不由得轻声嘀咕了一声，下意识地扭头看像了刘三水。

刘三水倒是知道这件事情，他见李世民向他投去了询问的眼神，不由得上前两步，附耳在李世民身侧，低声道：“回禀陛下，这件事情奴婢知晓！皇后娘娘仁慈，看宫中一众宫女、宦官们辛苦，特意命人在外买来十几口生猪，打算杀了犒赏我们。”

“哦？这样啊！”李世民恍然大悟，他看了那女官一眼，发现她穿的是掌饎的袍服，不由得大手一挥，说道：“行了，都给朕……都起来吧！”

随后，李世民指着那个看似是头头的女官，道：“杀猪取肉的事情就先交给别人来做，你去告诉你们司膳，就说高阳公主驾到，快快出来迎接！”

女官偷偷地抬起头来瞄了一眼，发现在刘三水之后出现了一道倩影，这倩影清丽脱俗，看起来就像是一只美丽的百灵鸟一样。

虽说她在宫中已经二十余年了，可是始终没有见过公主、皇子们，今日初见高阳公主，顿时就觉得一股白富美的感觉油然而生。

当然了，这些形容词都是李元霸看到这女官脸上的表情之后，给她强加上去的。

“等等，父……四叔，这杀猪好玩吗？”

那女官还没来得及站起身来，百灵鸟一般的高阳公主却是先瞄了李世民一眼，发现李世民在拿眼瞪她之后，却是古灵精怪地做了个鬼脸，转而扭头看向了李元霸，轻声问道。

“啥？”李元霸的神色不由得微微一愣，他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在仔细地看了看高阳公主之后，他发现这小萝莉一脸的好奇之色，一对

大眼睛里面，似乎也没有有什么不良的打算。

“高阳，别闹！这杀猪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而且那些圈养的猪又丑又脏的，特别是死前的惨叫声也很是难听，宰的时候血刺啦胡的，叔保证你看了就压抑不住翻滚的腹部，吐个稀里哗啦。”

李元霸可是清楚高阳公主那古灵精怪的性子的，知道这小丫头对什么事都感到好奇，怕她真的想去看什么杀猪，所以立刻出言想要打消她的想法。

“可是……可是高阳很想去看看啊，我从小长这么大，可是从来还没有见过猪是什么样子的。”

高阳公主那是什么人啊，大眼睛咕噜噜一转，立刻想到了办法，对李元霸和李世民发动了可怜攻势。

那一对大眼睛水汪汪，樱桃小嘴一扁一扁的，一副你不同意我就哭给你看的可怜样子。

看到高阳公主这个样子，李元霸顿时感觉一个头两个大。

前世的时候，他一门心思的都钻进了考古发掘里面，根本就没有时间谈个恋爱，交个女朋友啥的。虽说平时爱情剧也看过，可是从来没有实践过，哪里会哄女孩子啊，所以他顿时变得手足无措起来。

最后还是李世民看不下去了，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好了，好了！我们带你去看就是了，堂堂的公主竟然做出这么一副样子，平白失了皇家的威仪！”

高阳公主才不管什么威仪不威仪的，只要能够让她看杀猪，神马威仪的，都是浮云！

毕竟唐朝的贵族圈子，他们的肉食一般都是以羊肉为主，当然像鹿肉、兔肉什么的吃的也比较多，但却极少、甚至可以说是从来没有吃过猪肉。

当然了，这可能是因为猪的长相实在是丑陋不堪，平时卫生方面也不注意，一向被大唐的那些高高在上的贵族们，认为是世间最粗鄙肮脏的东西，根本就不屑吃猪肉。

故此，吃食猪肉的主要群体，尽是那些大唐的普通百姓以及庞大的奴仆阶层。

高阳公主做为大唐朝高高在上的公主，当然不可能吃过猪肉，甚至连猪长什么样子她都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才对杀猪这么感兴趣。

“这个……”

原本李元霸还在琢磨着怎么打消高阳公主的念头，可是李世民已经同意了，李元霸的意见那就可有可无了。

“嗷嗷~~~”

也就在这个时候，从这尚食局的后面突然传来了一阵真高亢的猪嚎声。

“这就是猪在叫吗？好有趣啊，我要去看看！”

第一次听到猪嚎，高阳公主顿时变得十分兴奋，再等李世民和李元霸反应过来，就迈动脚步，几步就冲到了尚食局的后面，那速度快的让李元霸想起了前世某电视台的娱乐性节目，想要大喊一声‘奔跑吧，公主！’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跟着一起去吧，这杀猪宰羊的可不是那么好看的。”

没有注意到李元霸脸上露出了一抹古怪的笑容，曾经长期血满衣襟李世民，自然明白这血腥的局面没什么看头，不过作为李氏皇族，如果没有见过血腥的话，确实不配称为李家人。

……

尚食局龙宫分为三个院子，分别是做菜、出菜的前院，处理各种厨房用具的中院，以及临世用来饲养牲畜和种植绿菜的后院。

而高阳公主三步并作两步地冲进去的院子，正是尚食局的后院。

李世民和李元霸紧跟在高阳公主之后，拐过中院的角门，刚刚进入后院，迎面而来的热闹景象，倒是让这两兄弟吃了一惊。

只见这尚食局的后院足有上千平米，除了后方已经荒废了的菜地之外，在院子的正前方还垒着几个专门用来屠宰牲畜的石台，每个石台上都捆着一头膘肥体壮的黑猪。

只是，与李元霸所熟悉的后世家养的猪还不一样，这些大黑猪体躯健壮，四肢粗短，大脑袋较长，耳多却很小，而且还是直立的，大长鼻子突出像是一个圆锥体，而且在长鼻子的顶端有一块裸露的软骨垫。

这，这特么的哪里是家猪，分明是野猪啊！

“我勒个去，我还以为那女官口中的生猪就是家养的那种大白猪呢，感情说的是野猪啊！”

第一眼就认出这些大野猪的隐藏属性，李元霸可是兴奋地够呛！

为啥兴奋？

废话，相比起家猪来，野猪肉肉质鲜嫩香醇，野味浓郁，而且脂肪含量低。

最重要的是，李元霸前世做梦都想吃一回野猪肉，可是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愿望一直都没有达成。现在终于看到了希望，他能不兴奋吗？

第十七章坑啊，这是野猪啊！

相比起一千四百年后的华夏，这大唐能够提供给野猪的生存条件，可是优厚太多了。

像什么雾霾、毁林开田、炸山填路……就这些无休止地破坏环境，已经给那些野生动物们的生存，造成了很大程度的破坏。

除了在那些原始森林或者自然保护区中，能够发现野生的山猪之外，那是面上卖的所谓野猪肉，其实都是认为驯养的，相比起野外的山猪而言，无论是肉质还是味道上，那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皇兄，这就是咱们皇宫里用来犒赏宫女还有宦官们的生猪？”

远远地看着石台上被绑缚着四条蹄爪以及脖子的野猪，李元霸有些艰涩地吞了口口水，问道。

“呜，这个……”李世民哪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对于皇宫中的一应事物，除了他认为应该知道的之外，其他的一切都从未曾问过。

刘三水可是个好同志啊，毕竟跟在李世民身边这么多年了，察言观色的能力还是有的。

他赶忙上前两步，恭敬地回道：“启禀四公子，这种山猪生活在山野丛林当中，相比起那些普通的家猪，肉质要更加鲜美。是以，皇后娘娘特意叮嘱下人们准备了这些生猪，为的就是一个与众不同。”

“这样啊！”李元霸闻言点了点头，不过从他那不断闪烁的眼眸中不难看出，这货心里头肯定在打什么鬼主意。

……

此刻，在那几个石台的旁边，还各站着几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他们有的用手死死地压住那些野猪的蹄爪，有的则是拿着一把牛耳尖刀，在野猪的脖子上来回比划着。

而在距离石台不远处的一方小台子上，站着一位身穿司膳官服，脸上表情肃穆的青年女子。

仔细看去，这青年女子身材欣长，躯体玲珑，面容虽然说不上是惊艳，但是那小麦色的肌肤，以及青丝挽起的清秀模样，倒是显得相当干练。

紧跟在李世民等人身后进入后院的，那个身穿掌膳官服的女官，看到那名立在小台上的青年女子之后，匆匆跑了过去。

在一番耳语之后，那女官就领着青年女子走到了众人身前。

“奴婢尚食局掌膳王然见过公主殿下，见过两位大人，见过刘公公！”那明青年女子在众人深浅叩首行礼，问候的人次倒是分的清主次，把众人全都问候了一遍。

此刻，小丫头正满脸好奇地看着那七八个石台上的野猪，哪里还会在意面前的女官，她只是不在意地挥挥手，并没有说话。

可就是这么一个动作，就让这王然尴尬了，是起身也不是，不起身也不是。

“这小丫头，到底是小孩子心性！”李元霸见状摇了摇头，对王然说道：“起来吧！”

王然对李元霸投去了一个感激的眼神，顺势站起身来，一脸小心翼翼地问道：“大人，这……这山猪还杀吗？”

王然的顾虑没有错，她是怕这血腥的场面吓到了高阳公主，毕竟这可是公主啊，自小就高高在上，锦衣玉食的，哪里见过血腥的场面？

万一吓坏了公主，那她就算有一百个脑袋都不够掉的！

“嗯，这样吧，你先等一下！”李元霸说到这里，转头对高阳公主说道：“丫头，叔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如果害怕的话，就去外面等着，怎么样？”

“四叔，你真是太小看我了！上次随父皇外出狩猎，我还跟着三哥射杀过两头梅花鹿呢！”

听到李元霸那明显带着看不起的语气，高阳公主立即不满地大叫了起来。

李世民戎马半生，登上了皇位之后也时常想起以前的征战场面，为了消磨这种心理，也不知道是哪个玩货给李世民出了个主意，那就是打猎。

还别说，这种集速度、眼力以及武力于一身的运动，还真是把李世民那种热血沸腾的战意给激发了出来。

是以，每年除了一些定时的规模宏大的狩猎之外，李世民还会时不时举

行一些小规模的打猎，而且尤其喜欢把自己的儿女，以及大唐大臣们全都叫上，进行所谓的狩猎大赛，而每一次狩猎大赛的最后优胜者，都会得到他唐太宗李世民的嘉奖。

看来高阳公主口中所说的射杀过两头梅花鹿，应该就是在这种狩猎大赛上。

“哦？没想到你还是个神射手啊？”李元霸调笑了高阳公主两句，哈哈大笑起来。

“哼！”小丫头高高昂起了头颅，一副傲娇的样子，倒是更显得娇俏了。

“大人，时辰差不多了！”

就在李元霸调笑高阳公主的时候，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走了过来，恭敬地对掌膳王然说道。

王然扭头看了李元霸等人一眼，发现他们没有反对，也就对其点了点头，玉手轻挥，肃声道：“开始吧！”

“是，大人！”

汉子恭敬地应了一声，重新回到石台边上，大吼道：“各位兄弟们，操家伙勒~~~”

这汉子是典型的陕西人，那嗓子尖的很嘞。

“嘿嘿嘿~~~”

每个石台边上压着野猪腿的汉子们，全都面红耳赤地呼喝了一声。

突然，站在石台左前方的人，从石台的边上抄起一根上头粗，下面细的棍子，抡圆了就照着野猪的耳朵后面狠狠地来上了一棍子。

“嗷~~~”

所有后脑遭受到攻击的野猪，全都凄惨无比地嚎叫了一声，有一两头野猪甚至直接就给敲晕了过去，但是更多的野猪却是开始了剧烈地挣扎。

“咣当、咣当~~~”

“嗷嗷~~~”

野猪们身强力壮，虽然被绑着蹄爪，而且上面还有人压着，可是面对死亡的威胁，它们雄起了，它们决定驳最后一把。

它们那强壮的身躯晃动的石台一阵阵发响，再混杂着那撕心裂肺的惨嚎，却是叫人耳膜阵痛不已。

“叫啥子呦！敲呦~~~”先前的那个汉子又吼了一嗓子，手中的棍子又是抡圆了一个圈，狠狠地落了下来。

“嘭！”

可是就在这时候，意外发生了。

角落中一头生的膘肥体壮，明显不同于其他野猪的壮家伙，猛地挣脱了那几个汉子的压制，绑缚着它四蹄的绳子也在顷刻间被挣断。

“嗷！！”

这头野猪‘噌’的一下从石台上窜了下来，恶狠狠地看着方才朝着自己耳朵后头撂棍子的汉子，嘴角已经有些突出的獠牙闪烁着寒芒，似乎随时都要冲上去一样。

第十八章进击的野猪

“啊！它挣开绳索了，快跑啊！”

“快去叫皇城禁卫，凭我们对付不了这畜生！”

一时间，整个尚食局后院都变得乱糟糟了起来，先前围观的那些小宫女以及女官们，口中大声尖叫着，不管不顾地齐齐朝着后院的门户疾奔而去。

看到这一幕的李世民眉头皱起，一双星眸中精光闪烁，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父……四叔，你们快看，逃出来了，那东西逃出来了！”

此刻，相比起前世那些见到个小老鼠都会尖叫不已的小女孩子们，此刻的高阳公主并没有表现出半点的紧张和害怕。相反的，她的小脸甚至因为兴奋而变得通红无比，就像是熟透的红苹果一样。

“我勒个去，这什么情况？就这丫头的反应不科学啊？”李元霸有些惊异地看着眨巴着一双水灵中透出妖气眸子的高阳公主，有些无语。

这尼玛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女应有的表现啊？就算是一个年轻力壮的成年男人，在野外看到这么庞大的野猪的时候，都得扭头就跑，这小丫头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快，快来人啊，保护公主还有两位大人！”

掌膳女官王然反应很快，几乎是一个箭步就充到了高阳公主身前。当然了，如果她把手中随手捡起来的木棍换成唐刀的话，那就更显得英姿飒爽了。

“哒哒哒~~~”

随着王然这一道清亮的声音划破尚食局后院上空，后院中所有的壮汉，或是手中抄着粗大的木棍，或是手持牛耳尖刀，全都气势汹汹地就冲了过来。

如果李元霸不是知道他们是为了保护公主的话，恐怕还以为这群大汉是有意刺王杀驾呢！

“你们，你们让开一点，我要看，我要看！”高阳公主在一种汉子的包围中，透过人与人之间的缝隙，往外观瞧。

.....

此刻，在距离众人二十米开外，那头壮硕的野猪，正和先前用木棒砸它耳后的汉子对峙着。

李元霸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它那极尽凶恶的样子。

那只不过稍稍长出口器寸许的，散发着令人心惊胆寒气息的獠牙，以及那双眸中那满含着愤怒和仇恨的目光，都是那么的真切。

而且它那浑身黑色鬃毛乍起的模样，口器中不断传来的粗气声，更是让这尚食局后院充满了一股紧张地氛围。

“我去，看这野猪的块头，八成是有个七八年的活头了！就这架势，怕是三四个大汉一起上，都不能把它给撂倒啊！”瞪着不停喘着粗气的野猪，李元霸心中嘀咕了起来。

说起来，对于野猪这玩意，李元霸还真比较了解的，毕竟作为一个绝世老饕，野猪可是他的人生菜单之一。

不是有位砖家说过吗：要想打败敌人，就必须先要去深入地了解敌人！

而李元霸也确实这样做了：

在山林中的动物王国中，最凶猛、可怕的动物是什么？如果是不熟悉山林的人来说，那一定会回答是老虎，是豹子，更有甚者会说是豺狼。

其实不然，这山林中最恐怖的野兽，不是虎豹，而是熊瞎子！

这玩意不仅皮糙肉厚，更是力大无穷，那对看着就极其有力量感的熊掌，如果是全力拍击下，就连一个血气旺盛，经常锻炼的成年男性都得立毙当场。

而这排名第二的，就是这野猪了。野猪的力量强大，而且毛皮是相当厚实，就算是熊瞎子遇到它都不愿意和其正面交锋。

放在这大唐朝，如果想要捕获野猪，就只能设置陷阱，或者使用足够剂量的熏香。

先前看这些被绑缚在石台上的野猪，身上并无明显的伤口，而且体形完好，那意思就是说，应该是用的大剂量的熏香将它们迷倒，这才带回皇宫来的。

有的人要说了，那还不快再准备一次熏香！

这根本就不可能！别忘了，现在是在尚食局，可是洗菜、做饭的地方，称得上是皇城重地，一点带毒性的东西都不能够被带进尚食局。否则的话，一经查处，满门抄斩！

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地方去寻找熏香。

而依照野猪的性子，它们平时并不会主动不袭击人，大多数情况下，只要你不招惹它就不会出事情。

可是现在不成啊，那汉子直接朝着野猪的脑后根子撸了一棍子，这野猪不发火才怪了！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李元霸在脑袋瓜子中胡思乱想的时候，那体形硕大的野猪也终于有了动作。

它就像是一头愤怒的野牛一样，迈动粗壮有力的四蹄，对着敲它闷棍的汉子就‘蹬蹬蹬’地跑了过去，那一对寸许来长的獠牙，寒光闪闪，大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架势。

要说这汉子吧，倒还真是有些担当。面对近在咫尺的说大野猪，他的身体虽然有些轻微的颤抖，但他还是咬紧了咬牙，瞅准机会，手中粗壮的棒子甩出，直朝那野猪的面门抽击了过去。

他倒是想的挺好，知道这野猪浑身上下都硬得很，也就只有面部的眼睛以及脑壳上比较松软，可是他却忘了，野猪最强悍的攻击武器也在面部，那就是长长的鼻子以及锋利闪亮的獠牙。

就在那棍子即将抽到野猪脑门上的时候，那野猪一侧头，竟然直接用那粗长的鼻子给顶了上去。

“咔嚓！”

悲剧的一幕发生了，木头被狠狠地敲在了野猪的鼻子上，那种硬度让棍子承受不了这种压力，从正中间直接断裂成了两截，粗的那头不知道崩飞到了哪里，只有半截细的那头仍旧留在汉子的手中。

而此刻再次遭到攻击的野猪怒了，肥硕的身子重重地踩踏在地面，悍勇无比地撞向了那汉子。

手中武器已经损毁的汉子，看到这一幕，吓得脸都绿了，哪里还敢硬

拼，想都不想就来了一个驴打滚，险险地避过了这致命一击。

可是避是避开了，但是等那汉子爬起来时，却是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

本来他的身上就没几块布，经过这么一滚之后，被青石地面刮出了数道口子，再加上沾了一身的泥土，那样子都和丐帮弟子有一拼了。

“额贼你姥姥……”

在高贵的公主面前失了面子，那汉子怒了，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竟然不管不顾地抄起手中半截木棒，直戳向那头野猪的面部。

“嗷~~~”

野猪可能也被突然爆起的汉子给吓了一跳，出现了一瞬间的呆愣。也就是这一瞬间的呆愣，野猪倒了大霉，只见那汉子手中的半截细木棍，竟然有五分之一的部分，直接戳进了野猪的右眼中。

顿时，鲜血就像是不要钱似地从野猪的眼中流淌下来，给尚食局的后院平添了几抹血腥。

见到这一幕的李元霸，眼睛一下子就瞪直了，不由得有些恼怒地跺了跺脚，骂道：“妈的，这个蠢货，这下子可是乐子大了！”

第十九章撞飞了！

旁人听不到李元霸的骂声，李世民和高阳公主可是听得真真切切。

高阳公主眨巴着水灵灵的大眼睛，满是疑惑地问道：“四叔，什么叫乐子大了？”

李元霸此刻才发觉失言了，不过他也顾不得这些了，直接说道：“高阳啊，你不知道！这山猪不像虎、狼之类的这些猛兽会主动伤人，大多数的情况下，只要你不招惹它们，一般都不会出事情的。”

见高阳公主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李元霸继续说道：“这野猪什么时候最可怕呢？那就是它发怒的时候。一旦动怒，它就彻底丧失了理智，成了名副其实的二傻子，它会不顾一切地摧毁一切挡在它前面的东西。就算是熊瞎子、虎狼之类的，遇到发怒的成年野猪，那也只能选择退避三舍，轻易不敢摄其锋芒！”

李世民闻言，神色一凝，道：“你的意思是说，这野猪要发怒？”

李元霸没有说话，只是指了指那头野猪，示意众人继续往下看。

果然，正像李元霸所说的那样，这家伙已经彻底疯了，它嘶声惨嚎着，仅剩的左眼中的凶光更盛，无论看向在场的谁，都透着一股子凶残的意味。

“嗷嗷~~~”

突然，那野猪狂叫了一声，竟然抛下那汉子，向着这边的人群冲锋了过来，而且它的速度似乎也加快了几分，虽然右眼一直在滴血，可是这似乎成了催命符，让它更加想要报复。

“我草，什么情况？怎么就突然冲向这边了？”

李元霸登时吓了一大跳，这野猪一发狂，绝对是二傻子中的二傻子，那股不要命的劲头，可不是普通人能够轻易触其锋芒的。

顾不得其他人，李元霸一把抄起高阳公主，冲破了人群往尚食居中院中跑去，同时口中还在大叫着：“二哥，快跑，这几个人根本就挡不住这畜生，再不跑的话，就真得死在这里了！”

原本征战半生，还想凭借着自己的武力想要和野猪一争高下的李世民，一听这话，却是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了。

毕竟皇帝的自尊让他故作镇定，即便心里头有点害怕，却也不敢挪动半分。

那几个手持刀棍的汉子可就没有那么多的顾忌了，在李元霸冲破人群的时候，他们所形成的保护圈就已经彻底散掉了，全都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能逃得一命是一命。

好在众人中，一名看似年龄也就在二十七八的汉子，见到李世民仍旧站在中间的时候，也就顺手拉了他一把，把李世民给拽了一个跟跄。

这个时候，‘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的野猪也跑了过来的，刚好擦着李世民的衣角跑了过去，如果李世民还站在方才那个位置的话，怕是当场就会被野猪给撞飞出去。

也不知道这野猪是怎么回事，冲散了人群之后，它谁都不找，竟然单单瞅准了正抱着高阳公主往前狂奔的李元霸。

感受着身后传来的吭哧声，李元霸抽空回头瞥了一眼。

就是这一瞥，顿时让他亡魂皆冒，口中大骂道：“草泥马啊，老子惹你了啊，怎么就但追着老子不放啊？难不成你特么的也像牛一样，就瞅准了红衣裳了？禁军，禁军呢？不是说去叫禁军了吗？怎么还不来……”

抱着高阳公主狂奔的李元霸，嘴中骂骂咧咧，可是，他突然发现，那头该死的野猪速度竟然又快了几分，他只能下意识地闭嘴，节省力气，继续撒丫子狂奔。

毕竟这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不是吗？

此时此刻，李元霸也是够拼了，那奔跑的速度算是真正体现出来了，竟然比那发狂的野猪还要快上几分！

“四，四叔，放我下来吧！”

这个时候，一直被李元霸抱在怀中的高阳公主，总算是回过神来了，当她发现自己被李元霸给整个抱在怀里的时候，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不安地扭动着自己的娇躯。

“我说，丫头，别乱动！”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高阳公主一眼，道：“现在把你搁着，你不信不信后头那家伙瞬间就能够把你给撞飞出去？等到……嗯？”

正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偶然间发现在这后院靠近角落里，有一株高

耸入云填的大树，而且看那树粗的得有两三个人才能合抱过来。

李元霸心中一动，扭头就往那棵大树跑去，口中说道：“丫头，待会到了那棵树底下，我会把你用力往上丢，你就顺势踩到最壮的那个树枝上待着，野猪不走，你就别下来，知道吗？”

高阳公主到底是皇家子弟，虽说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可是经过了最初的惊慌之后，却是渐渐冷静了下来，在听到李元霸的话后，她点点头，眼睛也下意识地瞄向了那棵树。

只不过是二十几步路的距离，李元霸就抱着高阳公主来到了树下，仰头看了看大树，李元霸大叫了一声，猛地把高阳公主往上一抛。

“噌！”

李元霸那可是天生神力的主儿，仅仅这一抛，高阳公主顿时就像是离弦的箭一样，扶摇直上丈许来高，当她越过一支粗大的树枝的时候，右脚轻轻一勾枝条，身子微微一转就站到了那树枝上，动作行云流水，看样子应该是练过功夫的。

其实想想也是，李世民戎马半生，岂会让自己的子女成为手无缚鸡之力的人？练过功夫也实属正常。

看到高阳公主安全了，李元霸轻轻舒了一口气。

也就在这时候，还没等李元霸转过身去，那头野猪就已经跑到了近前。

刚刚在树枝上站稳的高阳公主，看到那头野猪距离李元霸也就只有三尺来远的时候，娇嫩的面容上不由得出现了焦急和惊恐的神色，她娇声喊叫着：“四叔，四叔，快躲开，那山猪就在你身后！”

李元霸心头一惊，立刻就想要躲闪开来，可是野猪的速度太快了，李元霸的身体只来得及偏开了一点而已。

也正是这偏离的一点，刚好让李元霸的身体避开了野猪那寸许长的獠牙。

不过，虽然避开了野猪的獠牙，却是不可避免的和它那庞大的身体来了一次最亲密的接触。

野猪此刻的撞击力，就如同高速公路上那开到120迈的汽车一样，李元霸的身体在这股巨大的冲击力之下，立马倒飞出去十多米远，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后，重重地摔在了上。

第二十章狂拽酷炫叼炸天

“四叔……”

看到李元霸直接被野猪直接给撞飞了出去，高阳公主顿时吓得花容失色，那叫声更是如杜鹃啼血一般。

同时，这小姑娘也感到愧疚万分，如果四叔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话，那么他就不会遭到野猪的攻击，越想越愧疚的高阳公主，顿时嘤嘤地哭泣起来。

就算小姑娘之前没有见过野猪，但是也知道，在如此巨力的撞击力下，就是常年练武的武者，怕是都得被撞的浑身骨架松散了，更别提这个看似只不过是少年郎模样的小四叔了。

其实不仅仅是高阳公主表现悲痛，远处的李世民也是目眦欲裂。

他刚刚可是从死亡线上擦了一个边，对于这头野猪所带来的冲击力还是有所了解的，就算是他被撞上一下，不死也得残废，而李元霸……

“元霸！”李世民怒火狂飙，再也故不得什么暴露不暴露地，直接嘶吼道：“给朕杀，谁若杀了这畜生，朕赏其黄金千两！”

正所谓爱情诚可贵，金钱价更高，若为生命顾，两者皆可抛！特别是亲眼目睹了野猪爆棚的战斗之后，这些手持刀棍的汉子们更不敢轻易上前了。

所以李世民这一嗓子算是白吼了，没谁赶上手去搏杀。

而此刻的野猪呢？

这个畜生也明显是被这股巨大的冲撞力给弄得晕乎乎地。不过，这畜生的身体条件好啊，只不过是撞飞了一个小家伙罢了，须臾之后它就彻底恢复了过来。

“你这该死的畜生，竟然敢伤害我四叔，我要杀了你，给我四叔报仇！”

许是因为心中的愧疚刺激了高阳公主的内心，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高阳公主，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只听她娇叱了一声，随后从脚下穿着的小皮靴中抽出了一把镶着宝石的匕首，一跃下了大树，向着那野猪冲了过去。

这愤怒的野猪九十一没脑子的主，它可不懂得怜香惜玉，哪里管你是冰冰还是凤姐，先撞死你再说！

所以，在野猪那滴着血的脑袋瞄向高阳公主的时候，它的身体就‘蹬蹬’地跑动了起来，那依旧强悍的体重，让整个大地都跟着颤抖了起来。

如果按正常剧情发展的话，那么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绝对是鸡蛋碰石头，高阳公主那纤细脆弱的娇躯，肯定会被野猪给无情地撕碎。

可是那是正常剧情，对于现在这个开了挂的大唐而言……

慢慢地，两者之间地距离越来越近了，野猪那寸许长的獠牙已经快要接近高阳公主的娇躯了，而高阳公主手中的匕首也闪烁着森森寒芒，对准了野猪的仅剩的那只左眼戳了下去。

这一刻，时间似乎停滞了，匕首也终于挥舞了下来，可是，竟然落空了，什么都没戳到！

眼睁睁地看着手中的匕首插在了空气中，高阳公主心中一阵不甘，她是真的很想一下子戳死这头该死的畜生，可是匕首已经挥空，就再也没有第二次挥舞的机会了……

“高阳！”李世民肝胆欲裂，嘶声怒吼，同时他的身体也在向着这个方向狂奔。

高阳公主看了李世民的方向一眼，微微摇头，突然一下子闭上了眼睛，等待着接下来痛苦的一瞬间……

可是，她等了好一阵子，也没有感觉到身上传来任何的痛感。

她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水汪汪的大眼睛中带着希冀，似乎明白了有奇迹发生。

下一瞬间，高阳公主的眼睛一下子越得滚圆，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

突然，她下意识地甩出了一个巴掌。

“啪！”

“哎呦！”

两道脆响，回荡在尚食局后院上空。

“四叔，你，你没事啊？吓死我了！”高阳公主满脸惊喜地抬头看着被自己甩了一巴掌，有些郁闷的李元霸，说道。

此刻，李元霸的姿势很诡异，只见他一只手抓在野猪的獠牙上，另外一只手捂着自己方才遭到袭击的右脸，眼中流露出无比郁闷的神色。

“我说，丫头！你无缘无故地打我做什么？”李元霸满眼郁闷地看着高阳，那样子倒像是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高阳公主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有些羞红的小脸蛋，说道：“我，我……哎呀，四叔，我这不是以为你诈尸了吗？”

“啥，诈，诈尸？”李元霸差点有手一松，让野猪逃了，“你妹啊，怎么就诈尸了？叔我还活着呢！”

让我们时光回溯一下，看看方才李元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本来，就在野猪撞在李元霸的身体上，疼痛传遍了他四肢五骸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他甚至以为自己光荣了。

可是在落地之后，他忽然发现自己的身体除了有点疼之外，竟然屁事没有！随后，他想起了在神龙殿的时候，自己曾经抽过自己一耳光，自己没事，墙倒是给砸坏了！

到现在，他总算明白过来，他已经不是前世那个练了五六年的军体拳，依旧身体孱弱的李大德了。现在他可是李元霸，当年那个可以力扛千斤的主儿，隋唐第一好汉，李元霸！

“娘的，人家穿越都有金手指，我还以为我没有呢！感情老子的主角无敌光环，就是这副铁打的身体，还有这酷炫狂拽叼炸天的天生神力了！”李元霸心里头开始了无限意银。

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了小丫头高阳公主的娇斥声，李元霸转过头一看，差点没给吓个半死。

他看到了啥？

高阳那傻丫头，竟然从树上投给跳了下来，白嫩的小手上还拿着一柄匕首，想要和大野猪拼命。

李元霸只来得及在心里头暗骂了一声“蠢丫头”，立马就爬起来，像是一只豹子一样冲了过去。

就在那野猪和高阳公主要来一个亲密对对碰的时候，李元霸闪电般出手，紧紧地抵在了野猪左侧一只寸许长的獠牙上。

其实，李元霸这一下也是兵行险招，毕竟他并没有试验过自己的天生神力，到底是有多么叼炸天。不过眼下时间紧迫，就当死马当活马医了！

这一抓之下，李元霸不由得狂喜了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己赌对了！

他发现，这野猪的力量也没多大，就他自身的力量而言，李元霸甚至感觉到，只要自己愿意，完全可以凭着这一抓之力，把这畜生给掀翻在地。

于是时光回到正轨，就在这个档口，小丫头高阳公主睁开了眼睛，并且狠狠地甩了李元霸一巴掌，把他给弄得郁闷无比。

脸上挨了一巴掌，李元霸有火没地儿发，瞄了手中不断挣扎着的大野猪一眼，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暗道：“姥.姥地，都是你这畜生，你说你没事瞎蹦跹个什么劲儿啊？”

郁闷无比的李元霸，探出左手握住了野猪右面的獠牙之上，然后双手用力，竟然残暴地将那两只獠牙从野猪的嘴上给生生地硬拔了出来。

“噗哧～～～”

两道血泉当时就从野猪两边的嘴上狂喷了出来，弄得李元霸的上身顿时赤红一片。

李元霸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狰狞之色，那一片赤红色的血渍，给他平添了几多血腥和煞气。

“给老子起！”

李元霸怒吼了一声，身子一绕来到了不停蹦跳惨嚎的野猪后面。

他探手一抓，就把这畜生的两条后腿给抓在了手里，猛地一用力把它给提了起来，随后他就在原地转起了圈圈，提着野猪甩啊甩的，半晌之后，大喝了一声：“去！”

“嗖！”

一道破空声响起，李元霸松开手，那足有四五百斤重的大野猪，就如同打出炮筒的炮弹一样，笔直地飞了出去，然后一头撞在了远处的石台之上，登时脑浆迸裂，四腿一阵抽搐之后，华丽丽地去了西天拜佛祖了！

第二十一章禁军又来了

冬日的暖阳，将光辉抛撒进了依旧充斥着野猪嚎叫声的尚食局。

此刻，尚食局的后院中，在场的人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已经死的不能再死的那头野猪，以及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李元霸！

在短暂的震惊之后，所有人都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老天，我刚刚看到了什么？”

“他，他竟然生生地把一头四五百斤的野猪给甩了出去，神力，简直是神力啊！”

“回头我一定要去看郎中，出现幻觉了……”

无论是手持刀棍的汉子们，还是那些方才还在尖叫乱跑的女官们，全都用眼睛偷偷瞄着这个看似只有十五六岁的李少年郎，很难想像那小小的身板中，竟然蕴藏着这么叼炸天的神力！

“四叔，你真是太棒了！”

小丫头往往都崇拜大英雄，当然了，尽管李元霸这个杀猪英雄当的有些莫名其妙，可是这也阻挡不了高阳公主的崇拜之心。

李元霸咧咧嘴，故意唬着一张脸看着高阳公主说到：“小丫头，你竟然敢打叔，说，这笔帐我应该怎么和你算？”

听到李元霸的话，高阳公主的眼睛顿时笑成了小月牙，她似乎早就想好了对策，直接说道：“四叔，你看这样好不好！见面礼呢我也不和你要了，就当抵消我打你这一巴掌了。不过这顿美味佳肴嘛，可是你欠我的，这个你可不能赖掉！”

李元霸翻了个白眼，心道：“这都叫什么事啊？老子挨一巴掌，只不过是丢了一个名义上的见面礼，这顿饭我还得照请，这老李家的倒霉孩子是不是都这样？”

“锵锵锵~~~”

就在李元霸心头正有万千草泥马奔腾的时候，一阵让他熟悉的盔甲撞击声响了起来，随后一队为数五十人，身穿黑色盔甲，腰胯三尺长刀的禁军，小跑着来到了尚食局后院。

没等他们看清楚这院子中有什么人，这当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不远处那些正在石台上胡乱挣扎着的野猪桑们，随后就是最远处的石台边上，那头最为肥壮的，但是明显已经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的野猪尸体了。

为首的禁军头子扫了一下尚食局后院中的人，当他瞄到李元霸的时候，黑脸顿时一抽，心道：“邪门了，怎么跟哪都能碰到这位主儿啊？”

他刚琢磨着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这个时候李元霸已经扭头看了过来，这一看不要紧，李元霸当时就给乐了！

呦呵，熟人！

这禁军头子不正是上午在西内苑的时候，碰到的那个黑脸李将军吗？

套用前世范大神仙的一句话：“这可还真是缘分呐！”

眼瞅着李元霸认出了自己，李将军只能硬着头皮打算上去打个招呼，可是他刚刚将这路程走到一半的时候，偶然瞥了墙角一眼，这一下就让他直接愣在了那里。

他看到了谁，皇上！

这怎么可能啊，皇帝陛下万金之躯，天之圣子，怎么可能来尚食局这个低贱的地方？

可是这又看了一眼之后，他不得不相信这个念头了！因为这人有相似，可是他身边站着的正是皇帝身边的亲侍，刘三水。如果不是皇上的话，这刘三水又怎么会跟在他身边呢？

想到这里，吓的亡魂皆冒的李将军，顾不得其他，脚步一转，直接来到了李世民身前，躬身一礼，口中高呼道：“末将禁卫军右翎卫百骑长李长庚救驾来迟，请陛下恕罪！”

啥，陛下？皇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在场的所有人心中都斯巴达了！

一下子，尚食局后院中也是一众躬身行礼的人，所有人的口中都在说着，“拜见陛下”、“请陛下恕罪”之类的话，倒是听的李元霸有些意态阑珊。

“嗯，不知者不怪，尔等平身吧！”李世民重新摆出了一副威严的样子，大手一挥，示意众人起身。

看着李世民那威严的样子，李元霸反倒有些幸灾乐祸，心道：“这下我便宜二哥麻烦了，明儿早朝，肯定会被那帮御史言官们给烦死！”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皇宫中总是传播消息最快的地方，这宫中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的，当朝的官员们之中只要有一个人知道了，那就代表所有人都知道了。

站起身来，那李将军小心翼翼地看了李世民仍旧有些发白的面容，试探着询问道：“陛下，未知这里发生了何事，为何如此凌乱？”

李世民没有说话，只是看了一眼刘三水。

刘三水很知趣地说道：“回李将军，方才……”

刘三水把整个事情和李长庚细数了一遍，当他说到李元霸竟然一下子把那大野猪给提起来的时候，里唱歌不由得看了领着高阳公主走过来的李元霸一眼，这心里头也是惊悚莫名。

老天，力抗百斤，还跟玩似地原地转了好几圈，这特么的还是人吗？

不管李长庚怎么想，李元霸倒还是很想念这位李将军的，他手中把玩着方才高阳公主手中握着的那把匕首，笑看着李长庚，说道：“李将军，别来无恙啊？”

李长庚脸黑的就跟煤炭似地，机械性地做了个拱手见礼的动作，道：“末将李长庚见过大人，先前多有得罪，还请大人饶恕则个！”

李世民有些惊讶地看着两人，说道：“四弟，你们认识？”

李长庚听到李世民这话，顿时满脸紧张地瞅着李元霸，生怕李元霸给他穿小鞋。

好在李元霸自诩心胸宽广，不稀罕和一个百骑长计较什么，他不置可否地耸耸肩，说道：“有过一面之缘，算是认识吧！”

“嗯！”李世民点点头，没再说话。

李长庚这心里头顿时松了口气，当然也没忘向李元霸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

看着有些狼藉的尚食局后院，李世民皱了皱眉，挥手道：“你们收拾一下这里，乱七八糟的，成什么样子！”

这些尚食局的女官还有屠夫们，这辈子哪里见过皇上，早就已经吓得浑身发抖了，此刻听到李世民的吩咐之后，这才恢复了一些力气，连忙开始动了起来，着急忙慌地收拾了起来。

借着这个机会，高阳公主蹦了出来，紧紧挽着李世民的手臂说道：“父皇，等他们收拾完了，让他们开始杀山猪吧？”

李世民眉头一拧，说道：“高阳，你也看到了方才是有多危险，如果再出个什么意外的话……”

“没关系的父皇，四叔那么厉害，有他保护我们，我们还怕什么？”高阳公主扭头看着李元霸，脸上充满了讨好的神色。

李元霸见状，眼角抽搐了一下，心道：“这小丫头倒是会扯虎皮拉大旗，把叔给直接卖了！”

第二十二章开膛破肚喽

等到尚食局后院彻底收拾干净之后，已然是未时三刻了。

李世民、李元霸以及高阳公主三人，坐在一张长条形的桌子旁，桌子上摆放着一些果脯、茶点，而我们的黑脸将军李长庚，则领着他那一帮子禁军打手们，成了皇帝的临时御用护卫，一个个凶神恶煞地侍立在长桌周围，吓得边上的人都不敢大声说话了。

这时，尚食局掌膳女官王然小跑了过来，隔着老远就躬身行礼，恭敬地说道：“启奏陛下，此间已经收拾完毕，这……这生猪还杀吗？”

王然说着，一边小心翼翼地偷偷拿眼角去瞄李世民，方才的野猪逃生事件就已经冲撞了陛下，如果再杀猪的话，这种血腥的场面再刺激到了皇上，那她们就算是有九个脑袋都不够砍的啊！

“无妨，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李世民说到这里，又转头对高阳公主说道，“高阳，朕再给你一个机会，你要是害怕的话，就先出去等着吧！”

“父皇~~~”这小丫头用甜的腻人的声音说道：“您就放心吧，高阳的胆子大得很！您想想，方才我不也表现地很英勇吗？”

“英勇？你那叫没脑子！就凭你那小身板，不被野猪的獠牙给撕得粉碎才怪咧！”李元霸吞掉一枚果脯，嘴上咕哝了一声。

李世民闻言，不由得轻笑了起来。

“什、什么叫没脑子嘛？四叔，你乱说！”高阳公主被李元霸说得有些脸红了，于是便板起脸来作势发怒，“我那还不是想要给你报仇，你可倒好，到现在了还在嘲笑我！”

“好好好，你说什么都对！”李元霸无奈地笑了笑，说道：“不过，丫头，说真的。你之前就那么不管不顾地冲上去的时候，是不是以为自己就是程咬金了？”

“怎么又扯到程伯伯身上了……”高阳公主愣了好一会方才反应过来，这程咬金可是大唐出了名的二愣子，感情这个四叔还在拐着弯地说自己做事不过脑子啊。

“你还说，我真生气了！”高阳公主一只粉拳高高扬起，看势就要砸下来了。

“好，打住，打住！”李元霸咧嘴笑了一阵，说道，“看，他们准备动刀子”了。”

“好吧，暂时就放过你了！”高阳公主被那边屠夫们的动作吸引了，眨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不远处的石台。

远处的石台上，跟方才一样的程序又一次重复了一遍，摁住石台上的野猪，抄起家伙什儿，照着野猪的耳朵后面就是一棍子。

紧接着，各个石台边上手中拿着牛耳尖刀的壮汉，十分熟练地把刀扎在了野猪那粗壮地脖子上，这个时候野猪猛然惊醒了过来，可是还没等它们再次嚎叫出声，牛耳尖刀就被壮汉从野猪的脖子上给抽了开来，一蓬还带着热气的暗红色猪血，立刻像是一道血箭一样喷射了出来。

渐渐地，喷射的血液变成了滚滚不息地泉眼，汩汩地流了下来，而在那血液滴落的下方自然有盆子接着。

这时的野猪还是清醒着的，只是它的嚎叫声在慢慢地减弱，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只剩下了垂死的**。

其实，看到这里的时候，高阳公主就已经吓的用小手捂住了眼睛，毕竟对于她来说，眼前的景象还是太过血腥了，不过小女孩的好奇心却让她还是有些不甘心，过了没一会，手指就张开一条缝隙，大眼睛一闪一闪的，偷偷地透过手指缝往外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暗红色的血液已经变得稀薄，先前还生龙活虎的野猪也死透了。

于是，围在石台周围的那几个壮汉齐齐动手，把野猪抬起来丢进了已经烧着滚烫开水的大锅里，浸泡了一小会之后又抬了出来。

吹气、褪毛，撒松香，将一些刮不到的毛给粘下来，这一系列的动作一气呵成。

到最后，已经被彻底褪了毛的野猪已经不像先前那么脏了，反而变的黑黑的，再配上那副憨态可掬的面容，看上去诡异地有些可爱。

不过这之后的所发生的事情可就不是可爱而是可怕了，那花花绿绿的肠子流淌了一地，肝脏、心肺什么的，更是刺激的人眼球发胀。

在场的除了那些屠夫，以及一众禁军还有李世民兄弟俩之外，全都华丽丽地褪去了。

高阳公主就更不行了，虽说这丫头也拥有刁炸天的性格，可是她终究没有见过这种血腥的场面，所以这开膛破肚的刀子刚刚破到猪肚四分之一位置上的时候，这丫头就受不了了，捂着嘴巴小跑到了角落里，吐了个稀里哗啦。

那些屠夫，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杀猪宰羊，所以早就习惯了。

而一众禁卫以及唐皇李世民，那可都是半生征战沙场，杀过人的主儿，死人都见得多了，更何况看个杀猪呢。

这边李元霸也没什么，毕竟前世的时候他就已经看习惯了，甚至看着那一根根被剔骨刀剔出来的猪大骨，还有那一块块被切割出来的猪肉，这货竟然丢人地开始吞咽起了口水。

当然了，这倒不是说李元霸心理变态，而是这货已经完全沉浸在了吃货的幻象中，想起那肥而不腻的红烧肉、酸甜可口的咕老肉，以及口味丰富的东北杀猪菜……

“咕噜噜……”

脑海中还在回想着这一道道的美味，李元霸肚子里的馋虫已经被勾了上来，那肚子中传出来的声响简直震天啊！

“喇！”

离李元霸最近的李世民，还有刚刚贡献完胆汁归来的高阳公主，听到这怪异的声响，全都扭头看向了李元霸。

还没等到这父女俩说话，李元霸就厚颜无耻地说道：“看啥，有啥好看的？方才在两仪殿的时候，我可是没吃多少东西。怎么，还不许我饿了？”

听到这一句神回复，李世民的神色有了一瞬间的错愕，而高阳公主则是肆无忌惮地笑了起来：“哈哈，四叔，哪里有人把饿了这种羞人的事情都说地这么理直气壮？再说了，这生猪肉又不能吃，您的肚子就这么急着开口了？”

“你这丫头，小心叔不请你吃饭了！”听到高阳公主的嘲讽，李元霸脸上终于挂不住了，顿时闹了个大红脸。

第二十三章后厨

（：今天有事出去了一趟，更新晚了，真是抱歉！请看最新一章~~~）

.....

“哈哈，这么多年了，难得让你四叔吃一顿饱饭，你就不要再闹了！”李世民笑看着这叔侄俩，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高阳倒是没有什么反映，她还以为是这个四叔嘴刁，所以才从来没有吃过一顿完整的饭。她哪知道李元霸被封在玄冰里头十九年，在这十九年里，甭说饭了，连根毛都没吃过。

摆脱了尴尬境地的李元霸，朝侍立在禁卫保护圈之外的尚食局掌膳王然招了招手。

王然小跑了过来，禁军们自然不敢拦着。

废话，没看到先前的那个少年郎是皇上的四弟吗，那可是王爷，连王爷叫过来的人都敢拦，是不是活腻歪了？

“大人！”王然跪在李元霸身前，小心翼翼地行礼。

说实话，李元霸这心里头十分腻歪这古代动不动就跪的规矩，不过好在他是李世民的亲弟弟，除了他那便宜二哥之外，他谁都用不着跪。

“起来回话吧！”李元霸对王然挥了挥手，说道：“你们尚食局打算如何烹饪这生猪？”

王然想也不想地回道：“回大人，每年皇后娘娘还有陛下犒赏我们的肉食，我们都是在旁边那栋小后厨外，支上一口大锅，放些葱姜蒜还有一些粗盐，然后就直接放锅里煮了。”

“嗯？那些猪下水.....就是猪大肠、猪肝、猪肺什么的，也一起放锅里煮？”李元霸眉头一挑，继续问道。

“猪大肠.....大人，那东西能吃吗？”李元霸这一问倒是把王然给问住了，那细细长长，煮起来还臭烘烘的东西，也能吃吗？

“.....”李元霸顿时有些无语了，看来大唐还真的是美食做法匮乏啊，连猪下水都没吃过，可怜的人啊！

“给我准备一条生猪腿，再取点猪肝、肺、肠子什么的，全都送到中院的大后厨去！”李元霸沉默了好半晌，丢下一句话后，就直接迈步向着中院走去。

李长庚还有王然等人都听傻了，这位主儿没毛病吧，这生猪是给宫女还有宦官们吃的，难不成这位爷想要亲子操刀，给这帮奴才们做饭？

疯了疯了，全都疯了！

高阳公主和李世民也是心头疑惑，不过当他看到王然还傻愣愣地杵在原地的时候，不由得低声呵斥道：“还杵在这里做什么？他让你去准备什么，你只管去准备好了！”

“啊？是，奴婢遵命！”王然吓了一跳，急匆匆地走向了还在处理野猪的石台那边。

这个时候，高阳公主仰着小脸看着李世民说道：“父皇，我想去后厨看看！”

其实这小丫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算趁这个机会去尚食局的后厨学上两招，毕竟对于大唐朝的女子来说，烹饪也是必修课之一，就算是公主也不例外。

这老话说的好，要想抓住男人的心，就必须先要抓住男人的胃！

李世民哪里会看不出高阳公主的小心里，所以他只是摆摆手，说道：“去吧，去吧，你这小丫头，想要去偷师就直说好了，难不成朕还真的不会让你进后厨吗？”

“嘻嘻，我就知道父皇最好了！”高阳公主展颜笑了，笑得那叫一个阳光灿烂，还露出了小酒窝和一对虎牙。

.....

做为一个绝世老饕，李元霸对于后厨有着近乎偏执地重视，前世的时候，他有自己的一个大后厨，虽说没用过几次，但却厨具、配料齐全，而且干净的要命，可以说是一尘不染。

当然了，尽管他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了自己的专业上面，但并不影响他喜欢美食、研究美食的兴趣。

故此，这尚食局中院的后厨给李元霸的观感还是不错的，至少比他想象中的要好个十万八千里了。

原本在李元霸看来，既然大唐的美食文化这么匮乏，那么想必后厨里面也不可能那么干净，可是进了后厨之后，他才知道自己想错了。

这尚食局中院最中间的后厨，面积大概有三百来平米，而且里里外外都用类似水泥的东西涂抹过，地面上是锃光瓦亮的大理石地面，整个后厨的墙壁上，还贴上了昌南镇也就是今景德镇烧制的白瓷，这让整个后厨看上去亮堂堂的，这光看着心里头就敞亮。

此外，这后厨内部的布局也很有讲究，除去墙上开的六扇朝下开的窗户之外，这房顶之上还吊着六六三十六顶灯笼。墙的是一排由上好的紫檀打制、雕造的橱柜，上面摆满了各种铁、瓷、木制厨具；而摆放在正中间的是三条长长的桌子，桌子上分别是洗净的各类蔬菜，看似五花八门的调料，以及切菜、雕菜、造型用的长案。

至于跟火沾边的东西，则是靠近西面墙边的十个或大或小的炉灶，而这些炉灶正突突地煮着滚烫的热水，也不知道这帮厨子们是要做什么。

此刻，后厨中正有十来个身穿黑色厨师服，身上还系着围裙的厨子们正在忙碌着，骤然看到李元霸闯进了后厨，正在忙里忙外的厨子们全都给愣住了，因为他们谁也不认识李元霸。

看到这帮厨子们似乎有些傻呆呆地，李元霸赶紧打起了招呼：“那啥……你们忙你们的，我就是进来随便看看，随意，你们随意啊！”

尼玛，什么就随意啊？这里可是尚食局的后厨，膳食重地，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随便进来的。

就在他们想要上千喝问李元霸的来历的时候，掌膳王然跟在李元霸屁股后面进了后厨，她的手里头还提着一些东西。

李元霸的眼睛很毒，一下子就认出了这些东西中有上好的五花、里脊肉，另外还有半条猪脚、几块猪皮以及一些猪下水。

王然可是这帮厨子们的顶头上司，进了后厨，她先是恭敬地向李元霸行了一礼，随后对还在发愣的一众厨子们呵斥道：“你们都愣着做什么，还不快过来给大人见礼？”

大人？

一众厨子们心里头一惊，旋即暗暗舒了一口气，好在刚刚没有得罪他，要不然的话，这会儿还能不能站在这里说话都还是两说呢！毕竟厨子在当下大唐的地位很低，就算是皇宫里面的一个小太监，他们都不敢轻易得罪。

“小的见过这位大人，方才没有对大人见礼，还请大人恕罪！”一群厨子们跪在李元霸面前，说话都哆哆嗦嗦地。

第二十四章算计和反算计

（：临近过年，各项工作比较忙，不过还是赶出来一章，求诸位多多收藏！多多推荐！）

.....

看着这群跪在地上，身体甚至还在打着摆子的厨子们，李元霸顿时有些无语，这已经是今天第二次被人如此怕了，先前的小胖子，再到这群厨子们，难不成老子真的很恐怖吗？

晃了晃脑袋，把这个荒唐的想法抛诸脑后，李元霸大手一挥说道：“都起来吧，我可没有那么多小心眼！来，告诉我，你们这后厨里头的主厨是谁啊？”

“.....”

一群厨子们跪在原地，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谁都没有回话。

其实他们这心里头还犯嘀咕呢：“嘴上说的好听，看你的装扮八成是个皇子、皇孙的，你们这些贵族全都是口是心非的主儿。你这找主厨出来，杀鸡儆猴的招没用！”

“都聋了吗？没听到大人在和你们说话吗？王大胆、李长贵，你们俩别在里面窝着了，全都给我站出来！”看到这帮胆小鬼们的样子，王然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这不是故意在下人家的面子吗？真是作死啊！

“大大大，大人，小，小的王大胆（李长贵），是，是这后厨中的主，主厨！”

王然话音刚落，一胖一瘦，两个中年人跪着走出了一众人，有些哆哆嗦嗦地回道。

“行了，你们俩都起来吧，也别害怕，我今天叫你们出来，就是想让你们给我做几道菜！”李元霸走过去，轻轻拍了拍这胖瘦主厨的肩膀，说道。

被李元霸的大手‘亲吻’了一下肩膀，胖瘦主厨的身子骨都软了，不过还是下意识地地点了点头。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待会我让你们怎么做菜，你们就怎么做！若是味道不对的话，你们就自己琢磨，我可没那么多时间呆在这里给你们指正！”李元霸接过王然手里头的猪肉和猪下水，随手搁在了那张长条形的案板上，继续说道：

“先给我把这些肉给处理干净了，记住，那条大腿上的肉分别给我切成肉丝、肉丁、肉片备用，还有那些肝了、肺的什么的，全都给我想办法去掉腥味！”

“唉，唉……是！”

胖瘦主厨到现在才回过神来，感情这位爷儿是真的过来指导咱爷们来做菜的，这下好了，不用死了！

两个家伙手脚麻利地处理起来了那些猪肉和猪下水，李元霸却开始在那些炊具上下起了功夫。

大唐朝的时候，铁大多用在了兵器以及农用工具上，虽说对于炊具什么的也有些射击，却都还处在比较原始的阶段，李元霸随手从橱柜中出去来一个看似和现代制作铁板牛肉时候的铁板差不多的炊具，轻轻敲了敲。

“梆梆~~~”

沉闷的声音，就算离着近了也难以听的清楚。

“妹的，这铁板是咋回事？怎么这么厚啊，这么厚的铁板是用来做什么的啊？”李元霸有些愤愤地把铁板给放了下来，继续往前走。

这个时候，高阳公主悄无声息地挤了过来，她看着这个古怪的四叔在橱柜前面左敲敲，右摸摸地，有些好奇地出声问道：“四叔，你干嘛呢？”

“我草……吓死叔了！”李元霸被小丫头给吓了一跳，有些气恼地瞪了高阳公主一眼，说道：“我说丫头，你走路能不能出声儿啊，这人吓人是会吓死人的！”

“嘻嘻，四叔，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小啊？”高阳公主笑了，活像是一只发现猎物的小狐狸。

李元霸翻了个白眼，说道：“丫头，你进来做什么？”

高阳公主嘿嘿地掩嘴一笑，说道：“四叔，父皇让我进来监督你，看你有没有偷懒！对了，晚膳的时候我会叫上我的一些小兄弟小妹妹们，四叔，您可别让我在弟弟妹妹们面前丢脸啊！”

“噗！”

李元霸这个怨念啊，恨不得一口盐汽水喷死这小丫头，这还真是不作死

就不会死，听这小丫头的语气，完全就是把自己当作免费的劳动力了。

晚膳变晚宴，而且还是一帮子侄子、侄女的，他仿佛已经看见无数双小手伸在自己面前，一个个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口中叫着：“四叔，见面礼！四叔，见面礼……”

瞬间，李元霸整个人都不好了。

不行，不能放任这个小侄女为所欲为，否则她一定会得寸进尺，我堂堂的唐皇亲弟，未来的王爷，如果被这个小丫头给算计了，以后还怎么在这大唐朝混？

寻思了一阵，李元霸突然眼睛一亮，嘿嘿笑了起来。

趁着高阳公主跟在胖瘦两个主厨屁股后头，看着他们处理那些猪肉还有猪下水的空档，李元霸把高阳公主给留在了后厨，自己却是悄悄溜出了后厨，来到了李世民所在的后院。

“哦，元霸，都弄好了？”看到李元霸走了过来，李世民轻笑了起来。

“哪儿啊，还早呢！臣弟出来是想和皇兄商量件事！”李元霸说话很随意，估计整个大唐敢和李世民这么说话的，也就只有他了。

“商量件事，何事？”李世民微微一愣，已经很久没有人敢和自己这么说话了，不过他很享受这种平等的对话。

“皇兄，当年二嫂对我可是如亲弟一般，如今臣弟时隔十九年之久方才醒来，理应去拜望二嫂才对！”李元霸说道：“今日，臣弟为高阳准备晚膳，是时何不叫上二嫂一起，这样臣弟也好与二嫂叙叙旧！”

李世民呵呵笑了起来，道：“元霸，你有这份心就好了，不过近两年来，你二嫂的身体不太好，太医署的御医要她少食油腻之物，平日里的吃食也是朕特意让尚食局的厨子准备的补品。故此，今日的晚膳，依朕看来就不要去请她了！”

李世民这不提长孙皇后的并还好，一提之下李元霸这才想起来，根据历史记载，文德皇后长孙氏自幼便体弱多病，以至于贞观十年，就崩逝于太极宫立政殿，终年才三十六岁。

现在是贞观七年，按时间来算的话，长孙皇后最多也只有三年的寿命了！

而根据史料上记载的长孙皇后的病情，李元霸擦测极有可能是气疾，也

就是后世的哮喘病。

这病要是放在唐朝的普通人家，那也就只有闭目等死的份了，就算是富贵人家，也不过是拖延一下死亡的时间。不过要是搁在后世的话，甭说治疗了，连根治成。

这既然来了大堂朝，如果自己的小翅膀不扇动两下，似乎有些对不起自己穿越者这么高大上的身份，更何况自己可不像被高阳那个小丫头给算计了。

想到这里，李元霸决定，治病救人！

第二十五章准备晚膳

这要搁在以前，李世民的一句话，李元霸兴许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可是现在的李元霸多有主意啊，脑海中划过了很多念头的他，眼珠子一转，说道：“皇兄，二嫂的病我也从小宫女们口中听到了一切，可是这整日里闷在立政殿，与病情也不利啊！”

“嗯？怎么，睡了十九年，你小子一觉醒来倒是懂得医理了？”李世民抬眼看了李元霸一眼，呵呵笑了起来。

李元霸摸了摸后脑，说道：“皇兄，臣弟这也是脑海中也是时不时地会出现一些东西，有没有用不知道，不过二嫂这样下去真的不好！再者说了，这医书上都曾说过，愉悦的心情有助于病情的恢复，没准二嫂看到我之后，这心情一好，病情就有所好转了呢？”

“医书上？依朕看，是你小子信口胡诌的吧？”李世民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道：“也罢，朕也有段时间没有见你二嫂笑过了，今日晚膳就叫上她吧！”

“呵呵，皇兄圣明！”

李元霸咧嘴一笑，露出了俩大板牙，心中也是暗自欣喜：“长孙皇后贤良淑德，对于皇子、皇女们的教导和要求更是严厉！嘿嘿，小丫头，叔倒要看看你晚膳的时候还怎么嚣张！”

.....

重新回到后厨的李元霸，自然没有逃脱高阳公主的追问，李元霸可不会说我出去是为了对付你，他只是不断地插科打诨，把小丫头给哄了过去。

随后，他便开始为晚上的宴会挑选食材。

做为一个典型的食肉老饕，李元霸对于蔬菜这方面的知识一向匮乏，所以一些素菜全都是由胖瘦两位主厨自己去定，而肉类除了猪肉以外，他主要是挑了鸭子肉和鱼肉，其实这还主要是为了照顾长孙皇后。

众所周知，鸭肉中的脂肪酸熔点低，易于消化，而长孙皇后的体质却注定了她虚不受补，吃了补品很容易上火，这鸭子肉对于长孙皇后而言，自然是上上之选。

至于鱼肉吗，是因为小的时候李元霸就一直生活在吃鱼肉补脑子的环境

中，所以他认为，小孩子吃些鱼肉，等长大了，那可都是乱拳打死老师傅的主儿，多好啊！

之后，李元霸把大唐香酥鸭、莲藕炖仔鸭以及老鸭汤的做法教给了胖主厨王大胆；鱼肉这边吗，则是挑了松鼠鱼、清蒸多宝鱼、鱼头泡饼还有一道花旗参水鱼汤，教给了瘦主厨李长贵。

其实这几道菜里面，有很多都做不出原本的味道来，一者是因为调料不全，这二者吗，自然就是因为主厨手生了。

手生的问题很好解决，可是这调料却是难倒了胖瘦两位主厨。

这俗话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位爷说的八角啊，草果啊，桂皮啊……这都什么跟什么啊？这些个东西他们老哥俩见都没见过，又怎么可能制作出味道纯正的菜肴呢？

认真听完李元霸介绍的这几道菜的做法，拧着眉头琢磨了好半晌，胖主厨王大胆苦着一张脸对李元霸说道：“大人，您方才说的花椒、八角之类的调料，小的做厨子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听过。至于桂皮、陈皮之类的，小的倒是听说过，不过这两样东西都是药，这药也能做菜吗？”

“药？”李元霸有些茫然地看着胖主厨，忽然想起不知道在哪本古书的拓本上看到过，这桂皮，陈皮，八角，草果，花椒五种香料，在大唐的时候是被当成草药来用的。

这下就好说多了，直接去太医署看看不就得了。

“谁说药材就一定要用来熬药的？那什么桂圆、红枣的，不也照样可以当零食吃吗？”李元霸翻了翻白眼，随后从怀中掏出了那枚金牌，说道：“王然，待会你就拿着这枚金牌去太医署，把我方才说的那几样药材，只要太医署有的就全都给我拿来！”

王然下意识地扭头看了一眼那枚‘如朕亲临’的黄金小牌牌，顿时吓得脸都白了，连忙跪在地上，双手高举着接过金牌，道：“下官领旨！”

妈呀，吓死了！那可是代表皇上的金牌，据说整个大唐朝也就只有皇上有一块，现在这枚金牌落到了这位少年的手上，那不是说……

越想越胆怯的王然，此刻连身体都开始轻微地哆嗦了起来。

李元霸可不知道王然在想些什么，吩咐完这些之后，他又开始指点着胖瘦两位主厨，进一步处理那些已经切好的猪肉以及猪下水。

随后，李元霸就将猪肉和猪蹄子的做法告诉了俩位主厨，这次他选择的是经典家常菜，像什么鱼香肉丝、木须肉、糖醋排骨、糖醋里脊、杀猪菜还有他前世的最爱，红烧铁狮子头。

这几样菜，是李元霸精挑细选的，以当下的条件能够做出来的。

虽说大唐后厨的硬件设备并不靠谱，可是这也没有什么。

没锅、铲，找几块薄点的干净铁皮凑合用就是了；没调料，方才王大胆都已经说了，那是药，直接拿来用不就结了；没有鸡精，没有油，那就更简单了，直接用猪皮熬油，熬鸡汤来代替鸡精。

相信以皇族的能力而言，要想搞到这几样东西，只不过是稍稍耗费点时间罢了。况且现在距离晚膳时间还有两个多时辰，有这个时间，甭说准备这些东西了，就算是晚膳都能做个七七八八了。

而对于这几种新式菜样，以及超越了当下潮流的做菜方法，胖瘦两位主厨全都显得格外的兴奋，看得出来，这两个家伙如果放到后世的话，那也是绝世老饕。

不理这两个精神旺盛的胖瘦主厨，已经交代完一切的李元霸晃晃悠悠地出了后厨，来到了中院。高阳小丫头没有跟着出来，此刻正跟在胖主厨屁股后面，一起研究铁狮子头是怎样炼成的。

.....

时间过得飞快，当厨房里面传来叮叮当当声响的时候，李世民已经大发李元霸赶回了神龙殿，同时刘三水也带着李世民的口谕，领着几个小太监匆匆赶向了几个皇子、皇女的宫殿，要他们一起去神龙殿参加晚宴。

治愈他自己嘛，则是在李黑脸的护卫下，向着长孙皇后的立政殿走去。

如果李元霸知道，他那个便宜二哥已经喊上了所有的皇子、皇女们，不晓得他脸上的表情会有多么精彩！

第二十六章皇后长孙氏

太极宫除了建筑在正中轴线上的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这三大宫殿之外，两侧也是殿宇众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国之母，长孙皇后居住的立政殿了。

因为长孙皇后近几年来身体状态是每况愈下，所以李世民曾亲自下令，那就是无论谁来立政殿都不允许大声地宣号，只能遣人入殿通报，若有人违反此令，甭管你是谁，定斩不饶。

由此，就也可以看出李世民对长孙皇后的深情以及重视了。

“臣妾参见皇上！”

李世民才刚刚踏入立政殿的大门，一名容貌绝美，身材欣长苗条，身着浅粉色罗衣长裙的美妇人，远远地便开始向李世民行礼，这声音也是柔柔糯糯，十分好听。

这一位，自然便是那大唐朝的一国之母，长孙皇后了，只是此刻，长孙皇后的脸上却带着一股子病态的苍白，看起来平添了几分纤弱。

“观音婢，这里又无外人，何须如此多礼？快起来坐下歇息！”

李世民一见长孙皇后，脸上难得地露出了一丝温柔的笑容，然后上前几步，轻轻扶起长孙皇后，拉着她的手，坐到了一旁的软榻上。

其实这次李世民亲自前来，主要是担心长孙皇后骤然看到已经‘死亡’十九年之久的李元霸，会因为过度的高兴而加重病情，所以他就提前过来打打预防针。

“陛下是帝王之躯，见帝王怎有不行礼的道理？”长孙皇后笑了起来，丝毫没有半点恃宠而骄地意思，“陛下，您今天过来是想见稚奴吗？那小家伙刚刚在偏殿睡下，臣妾这就去把他给叫醒！”

中午时分，李世民下达了惩戒晋王李治的旨意之后，小家伙就在一群黑衣禁军们的护卫之下，一路来到了立政殿。

这李治看起来是挺老实的，可是来到这立政殿之后，他就先是哭哭啼啼地告了李贞小胖纸一状，随后又缠着立政殿中的一众宫女们玩起了捉迷藏，搞的整个立政殿是鸡飞狗跳的，足足折腾了一下午的时间，这才总算是睡着了。

李世民连忙拦住长孙皇后，说道：“观音婢，朕此番前来就是专门来看你的！至于稚奴那臭小子，待会再去叫醒他也不迟！”

“也好！”长孙皇后眨了眨清水之眸，看着李世民说道：“陛下，现在时辰已晚，臣妾方才叫小碧儿去准备晚膳了，不如陛下就留在臣妾这里用膳如何？”

“哈哈，看来皇后和朕想的还真是一样啊！朕这么晚过来就是想和皇后共进晚膳，不过不是在你这立政殿里，而是在神龙殿。”对于长孙皇后的提议，李世民自然是同意的，不过却是直接把地点给换了。

“哦，敢问陛下，这是为何？”

长孙皇后闻言楞了一下，要知道自从这入冬以来，长孙皇后就很少出立政殿了，就算是冬至举行大庆典的时候，皇上都是顾忌她的身体状况，并没有让她参加，今日这是想起什么来了？怎么突然提出去神龙殿共进晚膳呢？

“呵呵，喜事，大喜事啊！”李世民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欣喜地笑容。

“哦，陛下有何喜事，可否与说来与臣妾听听，也好让臣妾为陛下高兴高兴啊？”长孙皇后一听，立马就变得兴致勃勃**来。

长孙皇后十三岁就嫁给了李世民，共同进退十多年，即使武德末年生死攸关之际都互不离弃，故此夫妻两人浓情深，始终不渝。所以李世民也很愿意把很多事情说与长孙皇后听，甚至连家国大事都与长孙皇后商量，没有任何的顾忌。

“恩，观音婢，你应该已经从稚奴口中知晓了上午在西内苑发生的事情了吧？这件事情原本只不过是兄弟之间打架的小事，可是却牵扯到……”

对于长孙皇后知道这件事情，李世民一点都不会感觉到奇怪，毕竟他的第九子稚奴就睡在偏殿，那小子又一向和长孙皇后最亲，如果皇后说不知道，李世民反倒觉得奇怪了。

.....

“陛下，稚奴在西内苑碰到的少年郎……真的是四弟？”听完李世民的叙述，长孙皇后病态的面容上多了一分惊色。

早前李治在和她说起西内苑发生的事情的时候，长孙皇后这心中还是疑惑万分。可是，当李世民来解释的时候，让长孙皇后心中震惊无比。

李元霸她自然是见过的，而且正像李元霸所说的那样，这位二嫂对待他

简直就像是亲弟弟一样。

小的时候，李元霸因为天生神力无双，再加上脑子有点痴傻，所以总是有人嘲笑他，就连李渊的那些子女们，也就是和李元霸有血缘关系的哥哥姐姐，以及弟弟妹妹们，都瞧不起这个傻二愣子一般的四哥（四弟）。

整个唐国公府也就只有李世民夫妇始终是诚心对待李元霸，称得上是兄义嫂慈。

当年听闻李元霸遭天妒，不幸被雷给劈死的消息的时候，长孙皇后连续一周的时间进食无味，身形也渐渐消瘦下来。后来更是靠着剩下李承乾，这才算是忘了李元霸。

现在，李世民告诉她，当年的那个四弟竟然死而复生了，长孙皇后被这个消息给震懵了。

“不错！那少年郎就是四弟，整整十九年的时间，朕都变老了，四弟却依旧保持着原本的容貌。而且，据他自己说，他的脑海中突然无缘无故地多出了很多的东西，就说中午的时候，他竟然答应要为高阳那丫头做一桌饭菜……也真不知道这小子到底是怎么想的！”

说着说着，李世民欣喜的面容消失了，苦笑了起来。

“陛下，不管怎么说，四弟醒过来了，这终究是一件足以让我们高兴的事情！”长孙皇后远比李世民要想得开，只要知道这个亲人还活着，就足够了。

“对，不管元霸想什么、做什么，他总归是朕的四弟！”李世民点点头，和长孙皇后相视一眼，齐齐笑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一道小小的身影出现在立政殿偏殿的大门处，随后就是一道略显稚嫩的声音响了起来：“儿臣见过父，父皇，母后！”

第二十七章老大和老四

这小小的身影自然不是别人，正是被李世民罚到立政殿中闭门思过的小正太，晋王李治。

说实话，这小子虽然在长孙皇后面前表现的特别皮，但是在李世民跟前却不敢太过放肆，反而变得怯生生地，倒不是父子之间生分，而是这小家伙一直特别崇拜自己的父亲，在崇拜的人面前难免会变得有些拘谨。

“哼，你还知道出来见朕啊！”看到李治怯怯的小表情，李世民没好气地哼了一声，旋即对他招了招手，说道：“过来，让父皇好好看看，那几个狗奴才有没有伤了你！”

李治低着头，一步步地向着李世民挪了过去，看那委屈的样子似乎是有好多不情愿一样。

李世民看着不免感到好笑，待李治走进了之后，伸出手一把就将这小家伙给抱在了膝上，轻轻揉了揉他的小脸蛋，笑道：“你这小子，晌午的时候不是挺能折腾的吗？怎么看到父皇了，反倒显得拘谨了？”

“稚奴，忘了母后是怎么教你的了吗？”这个时候，长孙皇后板着一张脸，对李治说道。

李治恍然抬头，眨巴着稚气十足的眼睛看着李世民，认真地说道：“父皇，稚奴知错了，以后再也不敢目无兄长，嘲笑兄长了！”

“哈哈，你这小家伙倒是懂得审时度势啊！”李世民哈哈大笑了起来，又逗弄李治玩乐了一阵，这才把他从自己的膝上放到了地上，扭头对长孙皇后说道：“观音婢，时间上差不多了，我们去神龙殿吧，相信以元霸那小子的性子，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如此，待臣妾梳洗一下，就随陛下前往神龙殿！”长孙皇后一听，立马就起身说道。

李世民轻轻牵起长孙皇后的玉手，满脸温柔地说道：“梳洗打扮都是在外人面前，元霸不是外人，又何必在意妆容呢？”

长孙皇后的俏脸上飞起两抹红霞，微微颌首，这次并没有在坚持。

李世民微微一笑，两只手分别拉着长孙皇后还有晋王李治，上了停在立政殿之外的龙辇，一路向着神龙殿行去。

在东宫通往太极宫神龙殿的甬道上，一个看似只有十四五岁的少年郎，在四个小太监的护卫下，不紧不慢地走着。

只是远远地看去，那少年走路的姿势有些古怪，身体一起一伏，走起来也是一摇一摇地，好像是腿脚不方便。

这一路走来，偶尔会碰到一些迎面匆匆而来的宫女或者宦官，他们看到这少年郎之后，立刻就停在了原地，随后恭恭敬敬地向着少年郎行上一礼。

只是面对这些宦官以及宫女们的行礼，这少年郎就像是没有见到一样，依旧冷着一张脸，甚至连点头都懒得点，一副生人勿进的样子。

而每当这少年郎领着四个小太监走过之后，那些行礼的人，脸上全都显现出一股大松一口气的神情，然后就像是兔子爹一样，闪电般逃离了这里，搞得人有些莫名其妙。

就在这少年郎已经走进了太极宫，向着神龙殿赶去的时候，一道听起来极其欣喜的声音响了起来：“哈哈，大哥，多日未曾相见，小弟可是想念的紧啊！”

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少年郎脸上冰冷的表情微微抽搐了一下，扭头看向了右后方，那里有一个长得白白净净的少年胖子正带着两个身形高壮的中年宦官，向着这少年郎的方向快步走了过来。

“青雀，你也来了！”少年郎淡淡地看着那少年胖子，说道。

青雀？不就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第二个儿子越王李泰吗，据史料上记载，李泰在皇子中排行老四，才华横溢，聪敏绝伦，李世民对他宠爱有加，连这帮皇子中较为受宠的蜀王李恪都比不上他，也是李承乾太子之位的最大威胁者。

“大哥，听说这次父皇叫上了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也不晓得是为了何事！”李泰满脸笑容地看着面前的少年郎，口中说的话倒是亲切。

等等，李泰管这少年郎叫大哥，而整个大唐朝有这个资格的，那也只有太子李承乾了。

传说李承乾幼年之时聪明可爱，但是年长后，由于有足疾，稍微不良于行，这也就解释了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还有那些宦官、宫女们为什么这么怕他的原因。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估计待会还会碰到其他的兄弟姐妹，到时候青雀你可不要失了礼数！”李承乾看了李泰一眼，说道。

这话是李承乾暗讽李泰见到他没有行礼，毕竟太子就是太子，纵然是兄弟见了也必须要行礼，可这李泰倒好，虽然嘴上说的好听，可是却没有一点实际行动。

对于李承乾话中的含义，李泰自然明白，可是他依旧装作一副没有听出来的样子，说道：“大哥说笑了，我等兄弟，有何礼数不礼数的。父皇一向教导我们要相亲相爱，若是彼此行礼，岂不是显得我等兄弟生分了？”

历史上记载，长孙皇后，次子李泰才华横溢，聪敏绝伦，更是‘宠冠诸王’，所以如果光靠说的话，八个李承乾都不是这白胖子的对手。

李承乾也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冷哼了一声，干脆埋头前行，不再理他。

李泰也乐得清闲，带着两个宦官一路上有说有笑的。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其实从太极宫正门到达神龙殿的距离并不远，只不过才半炷香的时间，李承乾还有李泰的身后就跟上了一些少年或者幼年模样的小公主还有小皇子们。

真是不得不称赞老李家的基因好，这些少年或者幼年公主、皇子们，不光身上穿的衣服好看，就连长相都和瓷娃娃似得，一个个浓眉大眼，柳叶弯眉的，皮肤白的似乎都能够掐出水来。

这一群大唐最尊贵的皇子、公主们，一路上有说有笑的来到了神龙殿大殿前。

此刻在神龙殿大殿之外，我们的高阳公主早就等候在了那里，远远的见到走在这群人最前头的几个人，高阳公主都有点傻了。

她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暗道：“不对啊，我不是只叫了清河、稚奴还有小兒子吗？怎么连大哥他们都来了！”

忽然，她眼睛一亮，小脸上漏出了怒容，道：“臭四叔，一定是他偷偷叫了大哥他们，不行，我去找他！”

想到这里，高阳公主轻轻跺了跺脚，扭头就向着神龙殿里头跑去。

第二十八章粉墨登场

当高阳公主怒火冲冲地进到神龙殿正殿去找李元霸算账的时候，李元霸正指挥着一群宦官们整理着神龙殿中的摆设。

这大唐朝可不比李元霸的前世，没有那种高脚桌还有高脚凳。吃饭什么的，全都是放在一张细长条的，只有膝盖高，四尺来长，两尺来宽的小胡桌上，连凳子都省了，直接在胡桌边上铺一层毛茸茸、热乎乎的地毯，跪坐在地毯上用膳。

听说倭国就是偷窃了大唐的这种技艺，才发明了榻榻米，也不晓得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

虽说神龙殿在太极宫中也是大型宫殿，可是却不常用作宴会之用。

李元霸的一时心血来潮，可是害苦了这些宦官、宫女们，不过他总算还是有那么一点良心，把小宫女霞儿留在了身边，让她跟着自己指挥着这群皇宫、宫女们，忙得不亦乐乎。

“嗯？我说丫头，你不在外面待着等你的小兄弟，小妹妹们，进来做什么？”刚刚叫一个宦官铺好地毯，李元霸一扭头，刚好看到那个萝莉小公主，脸上带着愤愤不平的表情快步走了进来。

看到小丫头脸上生气的表情，霞儿下意识地往李元霸身后躲了躲。

高阳公主恨恨地盯着李元霸，很委屈很不甘地鼓着小嘴，从牙缝里蹦出来几个字：“臭四叔，你说，大哥、三哥，还有五姐他们是不是你偷偷去叫人请过来的？”

“嘎~~~”

李元霸一下子就愣住了，暗道：“喵了个咪的，不是搞错了吧？叔才刚到这大唐，人生地不熟的，怎么可能去叫人把这群倒霉孩子们给叫过来，不会是我那便宜二哥给叫来的吧？尼妹，这可是坑弟啊！”

越想越觉得自己可能被李世民给坑了的李元霸，差点咧着嗓子吼出来。

不过当他看到高阳公主面色不善地盯着自己猛看的时候，李元霸把这声吼给生生地咽了回去。

有些无奈地看了看高阳公主，李元霸面色一板，‘义正言辞’地说道：“高阳啊，你可不要冤枉叔，没准是你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去请的你那些兄长还

有姐姐们呢？你要知道，小孩子嘛，都有这种分享的心理，喜欢叫上自己喜欢的人，这样也显得热闹。不是吗？”

在李元霸想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还是很好骗的，哄一哄也就过去了。

可哪知道高阳公主根本就不吃这一套，她扬着小脸儿斜睨着李元霸，竖起一根青葱般的手指，说道：“四叔，不要把人家当小孩子骗，高阳可没有那么蠢！”

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

李元霸刚想要再说些什么，这个时候一个明显奶声奶气地稚嫩声音，从神龙殿的大门出响了起来：“姐姐，十七姐姐，乃肿么在介里！”

好嘛，咬字都还不清楚呢。

李元霸心头觉得好笑，不由得扭头看了过去：这是一个大概两三岁的小女孩，长得粉雕玉琢，相当的可爱。此刻她正一步三摇地向着神龙殿中走来，小短腿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在她的身后，还紧紧地跟着一个容貌俏丽的小姑娘，小姑娘身穿淡绿色罗裙，文文静静地，看起来和高阳公主年龄差不多，他有些无奈地看着那个小女孩，口中还温柔地说道：“甕子，你慢点！”

高阳公主见状，立马就放弃了继续刁难李元霸，转而跑向了那小女孩还有小姑娘。

“敬姐姐，你怎么带着小甕子过来了，她年纪还小，而且身体也不好，如果让母后知道了，少不得要好好地训斥你一顿！”高阳公主小跑了过去，从地上一把抱起了那个可爱的小女孩。

看得出来，高阳公主对小女孩很喜欢，对着她那粉雕玉琢的脸蛋是亲了又亲。

李元霸听的分明，敬姐姐，小甕子！

大唐皇女中能够跟敬沾边的，那就只有太宗的第十一女清河公主李敬了，只是史料上对于清河公主的年龄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李元霸仔细看去，发现这清河公主的样子也就比高阳大个两三岁，再多也多不到哪去。

至于小甕子吗，就更好猜了。

史料上记载，晋阳公主，乃长孙皇后之女，字明达，乳名兕子。

因为其自小便体弱多病，所以便起了个兕子的乳名，其含意为小母犀牛，希望她能像犀牛一样身体强健，不过很可惜的是，历史上的晋阳公主在十二岁就病死了。

为此，李世民那是一个月茶饭不思，整个人的身体变得羸弱不堪，差一点就去西天拜佛求经了，可见这名小公主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是有多重要了。

“十，十七姐姐，乃快放我下来，我，我要自己走！”小兕子在高阳公主的怀中挣扎着，其实那对大眼睛却在悄悄地瞄着站在不远处的李元霸。

实在是李元霸的装束太古怪了，说他是宦官吧，可是身上并没有穿着宦官的衣服，反而是穿着一件天蓝色的锦袍；说他是皇族贵戚吧，可是小兕子却偏偏从来没有见过他、

所以，这小精灵一般的女孩，对李元霸充满了各种好奇。

清河公主也明显注意到了李元霸，她微微蹙着眉头，走近了高阳公主，低声问道：“十七妹，他是谁，看他衣着华贵的，应该不是宦官，可是这外戚为何会在这神龙殿中？”

高阳公主回过头撇了李元霸一眼，心里头显然还在生气，她没好气地说了一句：“那是四皇叔！”

“四皇叔？”清河的眉头拧的更紧了，她的父亲李世民在上一辈中排行第二，再往下就直接是五皇叔了，她可从来没听说过还有一位四皇叔的！

就在小姑娘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大殿之外传来了更为嘈杂的脚步声和喧闹声。

“三哥，不是说父皇和母后也会来吗，怎么没有看到啊？”

“小六，今天你给我老实点，别让父皇又训斥你！”

“五姐，听说你上次女扮男装出去逛长安城，长安城好不好玩？”

一群大唐朝最高贵的皇子、皇女们就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听戏一样，嘈嘈杂杂地，就像是一辈子没说过话一样。

以太子李承乾为首的一众皇子，除了二子李宽、十一子李器早薨，九子李治在立政殿之外，一共八人全部到场。

而皇女这边，除了几个嫁人的几个公主之外，则是以长乐公主李丽质为首的统共十三人，尽数到场。

尽管李元霸并不清楚这在场的一众皇子、皇女们，到底谁是谁。可是他的脑海中突然冒出来一个想法，如果现在给他一把AK - 47，跟这‘突突突’地来上一阵，是不是就可以把大唐朝的未来给埋了？

好吧，这货又邪恶了！

第二十九章对话承乾太子

除了清河公主还皱着黛眉，琢磨这个四叔是从什么地方蹦出来的之外，其他的皇子、皇女们，似乎都没有怎么在意这个傻呆呆站在原地的李元霸。

或者说是心里头也有疑惑，可是表面上却是故意忽略掉了。

可不管他们怎么想，在这群美骚年、美少女们面前，李元霸很有成就感，因为这二十多人不论你身份多尊贵，甭管你年龄多大，都得管他叫声叔，这就是血脉辈分。

有不听话的，直接上去削他！

这找皇子的晦气找上瘾了，估计李元霸也是千古第一家了。

正在李元霸陷入自己意银的无限世界的时候，终于有人来搅局了。

“你是何人，这殿中尽是王爷、公主，你为何见之不跪，难道就不怕被拖出去施以杖刑吗？”

太子李承乾，一瘸一拐地走到一众皇子、皇女们之前，抬头看着这个看似年纪和自己差不多，但是身材却明显要比自己壮上不少的少年郎，冷声问道。

李承乾身为太子，这要放到后世，那就是传说中的孩子王，自然牵引着在场所有李家孩子的注意力。所以随着李承乾的话音落地，在场所有皇子、皇女们的目光都转向了正前方李元霸的身上。

其实在李承乾一瘸一拐地走向李元霸的时候，李元霸就知道这瘸腿少年是谁了。

根据史料记载，大唐朝太子李承乾，患有足疾，乃是残疾之身。

至于他之所以患有足疾的原因，版本之一，说是因为有一次他骑马出行，他的马被一群鸡给惊吓住了，然后李承乾就摔下了马，接着马前蹄跃起，马蹄着地时踏到了他的腿上，然后他就瘸了。

不过李元霸更加倾向于另外一个版本，那就是李承乾遗传了其母长孙皇后的‘气疾’之症，再加上李承乾出生时，其母年仅15周岁，作为早龄生产的第一个胎儿，先天体质本就不足，故此才造成了李承乾的先天足疾。

看着这个大唐朝的悲剧储君，李元霸发现这小子长得和李世民还真是很

像，不仅举手投足间都颇有李世民的神韵，连说话的腔调都有点像，怪不得李世民在其八岁那年，就立其为太子了。

李元霸看了看站在李承乾身后的那些眨巴着眼睛，正好奇地瞅着自己的一众皇子、皇女们一眼，说道：“我是谁很重要吗？倒是你，身为大唐太子，难道就是这么没规没矩的，任由兄弟姊妹们扎堆在一起，吵吵嚷嚷的？这成何体统！”

李元霸的声音很洪亮，而且说话的语气自然而然地带上了一股说教的语调，这让一众皇家贵胄们，感觉就像是在弘文馆中面对孔老夫子一样。

李承乾听到李元霸的话后明显楞了一下，不过随后脸上就带上了怒容，他呵斥道：“本太子是如何管教兄弟姊妹的，那是本太子之事，用不着你操心。我劝你还是老实地回答本太子的问题，要不然等一会可就没你的好果子吃了！”

听到李承乾恼羞成怒的话语，李元霸很是无语，心道：“怪不得这小子日后又是宠童称心，又是被他舅舅长孙无忌抛弃，最后又密谋造反的，感情这都当上太子了，竟然还如此的冲动、不稳重，没有心机。像这小子的秉性，根本就不适合当太子！”

想到这里，李元霸心下叹了口气，说道：“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回不回答你的问题，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就不劳你操心了。我既然能够站在这里，而没有人往外轰我，那就自然证明我有资格出现在这里。至于我会有好果子吃，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小子倒是要倒大霉了！”

说完之后，李元霸就伸手朝着大殿门口的方向点了点。

众人齐齐顺着李元霸的手指望了过去，却见门口站着两人，不是李世民、长孙皇后夫妇两人还有谁？

只是此刻李世民脸上面无表情，根本就看不出喜怒，至于长孙皇后吗，倒是仍旧雍容华贵，嘴角始终噙着温婉的笑容。

骤然见到李世民和长孙皇后，一众皇子、皇女们吓了一跳，匆匆向两人行礼，同时口中亦在高呼：“儿臣见过父皇（见过母后）！”

“嗯！都平身吧！”李世民板着一张脸，大手一挥说道。

“谢父皇（母后）！”

一群皇子、公主们纷纷起身。

这个时候李元霸走了上来，他看着挽手而立的李世民夫妇，眼睛不知怎么的，突然变得湿润起来。或许是这具身体残存的意识在作祟，他的心底涌起了淡淡地温馨。

“四弟，这么多年不见，怎么，不认识二嫂了吗？”长孙皇后的眼角隐现晶莹，她看着这位在当年和李世民最亲的四弟，柔和的话语跟着微微颤抖了起来。

“咩！”

长孙皇后的话虽然轻柔，但是落在这一众皇子、皇女们的耳边，却是成了重磅炸弹一样，特别是李承乾，脸上更是连连变色。

打死他们都想不到，这看似只有少年郎模样的人，竟然会是他们的四皇叔？

不过这有人愁自然也有人欢喜，谁都没有注意到，站在众人最后方的越王李泰，脸上却是出现了一丝笑容，这一丝笑容来得快，去得也快，也不知道这白胖子在打什么鬼主意。

看着长孙皇后那端庄贤淑模样，一脸祥和的神情，李元霸脸上出现了灿烂的笑容，他笑着对其躬身行了一礼，道：“当年的情分，元霸铭记在心！这些年来，还要多些二嫂照顾皇兄了！”

长孙皇后上前两步，扶起李元霸，说道：“四弟说的这是哪里话，照顾陛下本就是妾身应尽的责任，只是这些年来，陛下对四弟却是想念的紧啊！”

原本心头的话语却是拥堵在了咽喉，最终化成了一个点头的动作。

“好了，四弟是自家人，日子还长得很，以后再叙旧也不迟，今日只是寻常家宴，别显得太过拘谨了！”李世民看着自己的妻子和四弟，心头也是泛起淡淡地暖意。

“陛下说的是！”长孙皇后微微颌首，只是目光扫过太子李承乾的时候，明眸中闪过一丝担忧之色。

果然，就听李世民说道：“太子，你过来！”对于李承乾，李世民当着众人的面一向都是以太子称呼，而不像别的皇子一般，叫封号或者是乳名。当然了，私下里，只有李世民父子两人，或者是当着长孙皇后的面的时候，才会称其为乾儿。

他这样做，无非是以此来告诉众人，自己这个皇帝对与太子的尊重，也在有意地抬高太李承乾的地位。

“是，父皇！”

听到李世民的话，李承乾立马走了过来，只不过他的脸上却是闪过了一丝隐藏得极深的担忧之色。

第三十章准备拐带皇子

“太子，你可知错？”李世民仍旧站在哪里，居高临下地看着李承乾，直接开始兴师问罪了。

李承乾沉默了一小会，说道：“儿臣知错了！”

“错在何处？”李世民追问。

李承乾恭敬地回道：“这神龙殿是宫中大殿，故此入殿当不得喧哗。再者，今日晚宴乃是父皇命人前往相邀，虽是家宴但也马虎不得，故此这殿中不可能出现外人。儿臣自入殿之后，一者并没有阻止兄弟姊妹的议论之声，二者更是开声质询这位皇叔，并且语出威胁，此有违君子之道！儿臣既为太子又是兄长，当以身作则，可是……儿臣有负父皇期望！”

听到这里，李元霸倒是有些惊讶了，这小子哪里还有半点方才的鲁莽和冲动，不仅把自己的错误分析得处处到位，更是认错态度诚恳，这IQ就算没有220也得到180啊？

难不成这小子有双重性格？

其实李元霸哪里知道，李承乾并不是有双重性格，而是此刻正在回答李世民的，是一个不敢随意释放自己的个性，无比虚假的李承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李世民平日里对这个最看重的嫡长子太过严格，以至于使其处处受到管制。

久而久之，在面对父亲李世民的时候，李承乾就会刻意掩藏起自己的本性，并且养成了做任何事情，说任何话都是谨慎之极的习惯，从不敢做错事，说错话。

要不然一旦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又要受到李世民的一顿严厉苛责。

所以，李承乾之所以能够快速地分析出自己的错误，这全都是李世民的功劳。

其实，李世民也知道这个大儿子怕他，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不对太子严格要求的话，他又怎么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储君，日后登基为帝之后，又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君王呢？

对于李承乾的回答，李世民倒是没有太多的意外，自己这个儿子怎么样，他心里很清楚。

他对着李承乾点了点头，说道：“知错了就好，今日既然是家宴，父皇便不惩罚你，不过你要时刻记住你太子的身份，有些事情做了，就没有退路了！”

李世民这话说得很重，或许在场的那些年幼的皇子、皇女们还不懂，但是像早熟的越王李泰，蜀王李恪以及太子李承乾，明显领悟了很多。

“好了，你们这些小家伙们都各自落座吧，朕既然说了今日是家宴，就不必有那么多的规矩！”

李世民看气氛似乎有些沉凝，哈哈一笑，牵着长孙皇后的玉手向着神龙殿中，布置在主位上的小胡桌走去。

随着李世民的行动，其他的一众皇子、皇女们也依次落座，至于李元霸吗，则是被李世民拉着坐到了主位下首，右手边第一个小胡桌的位置。

古人尚右，以右为尊，以前的话，这个位置应该是属于李承乾的，可是今日却给了李元霸，从这家宴的作词上，不难看出李元霸在李世民心中的位置是有多重。

“来，你们应该都还没有见过你们四叔吧？都过来给你们四叔见礼！”众人落座之后，李世民发话了。

这当老子发话了，即便这些骚男、骚女们心头满带着疑惑，可还是一一走过来向李元霸行礼，这个一声‘四皇叔’，那个一声‘四叔’的，二十多声下来，原本还带着享受心理的李元霸，听的都有些头晕脑胀的。

当最后，紧跟在李世民夫妇俩身后而来的晋王李治，牵着晋阳公主小儿子的小手，出现在李元霸身前时，李元霸差点笑出声来。

实在是此刻李治的表情很滑稽，脸上的两个熊猫眼并没有消失，而且他身上还穿着一件黑白相间的锦袍，看起来真的像是一只纤瘦版的小熊猫。

此刻，李元霸才有时间仔细观察这个几乎断送掉整个大唐江山的唐高宗。

对于高宗李治，李元霸一直认为这货根本就不适合做皇帝。坦白说，这小家伙缺少帝王应有的特质，心机浅薄，性格有些偏懦弱，最重要的是没有野心。

总而言之，如果让他做一个逍遥王爷，或许他还能玩出些花活，可若是当皇帝的话，大权旁落，武媚娘当政，就是他的真实写照。

不过，无论是心机还是性格甚至是野心，都是能够后天培养的，如果把这小子交给自己来教导的话，那么，这世上还会出现武周神朝吗？

李元霸的眼中忽然闪过一道莫名的光彩。

另一边，看到这位四皇叔并不说话，反而只是双眼放光地一个劲盯着自己看，李治明显变得拘谨了起来，因为他突然想起来，上午的时候，他似乎是阴了这位四皇叔一把，如果这个时候他突然发难的话……

想想他八哥李贞那臃肿地像是两座小山丘一样的屁股蛋子，李治就激凌凌地打了个寒颤。

“四弟，怎么？还在为上午时分，稚奴所做的事情而生气吗？”

看到李元霸盯着李治不说话，长孙皇后立马就想到了儿子和自己说的西内苑的事情，生怕这个冲动的四弟把他儿子再给打了，连忙开口说道。

以李元霸那大大咧咧地性格，其实他早就把上午的事情给丢到爪哇国去了，刚才他只不过是东西想走神了。

听到长孙皇后的问话之后，他摇了摇头，说道：“哈哈，怎么会呢？二嫂你也知道，我这人平时疯疯癫癫的，忘性也大，上午这小子不给我作证的事情，我早就忘了！我只是觉得稚奴的身子单薄了些，应该多锻炼才是。”

李治听的是满脑门子的黑线，叔啊，您这也叫忘了吗？

“四弟说的这话在理，堂堂大唐朝的王爷，怎能无点武艺傍身，明日朕就给稚奴找一名武艺师父！”李世民微微颌首，说道。

李元霸眼珠一转，突然起身对李世民说到：“皇兄，不必给稚奴找武艺师父了，不如直接把稚奴交给臣弟来教导吧，不知皇兄意下如何？”

听到这话，李治整个人都不好了，心中狂吼：“不要答应啊，父皇！”

“这……”李世民没有答话，而是转头看向了长孙皇后。毕竟长孙皇后乃是大唐后.宫的总管，教导皇子、皇女什么的，一直都是长孙皇后在安排。

还有一点，就是他不清楚这四弟的冲动易怒的脾气有没有改变，如果仍是以前那副样子的话，把稚奴送到李元霸那里，不是送羊入虎口吗？

所以，他有些犹豫不决了。

第三十一章成奶爸了

长孙皇后也在想这个问题，毕竟间隔了十九年的时间，这元霸的性格是否已经改变，她还真的有些拿不准，可如果说把自家的孩子交给谁最安全的话，那么四弟李元霸绝对是首选。

李元霸可不是傻子，相反，这货的脑子灵敏地很，在见到李世民和长孙皇后脸上的犹豫之色后，他眼珠子一转，看向了微蹙着黛眉的长孙皇后。

虽然此时的长孙皇后看起来依旧似二八芳华，而且容貌绝美，眼神祥和，但是她这脸色却是呈现出一股病态般的苍白，就光是从神龙殿的殿门处走到大殿尽头的小胡桌旁，都让长孙皇后气喘吁吁，露出了疲态。

此时，李元霸想起了这次晚宴的第一个目的，那就是扇扇小翅膀，看能不能掀起一个龙卷风暴。

因为根据李元霸对历史资料的研究，正是长孙皇后的去世才揭开了皇子们争夺皇位的序幕，这其中相争最激烈的，自然就是老大李承乾、老四李泰和老五李佑这老哥仨，可惜他们仨最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先是太子和李泰先后被贬，随后就是李佑这最胆大的哥们，他也最倒霉，杀了自己的长史权万纪，然后叛乱不成反被赐死，成了被李世民杀死的唯一的儿子。

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能够治好长孙皇后的病，不仅可以完成自己的未来皇帝养成计划，更有可能延后这场血腥残酷的夺嫡之争，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了，李元霸自己也知道这个想法确实是有些天真。

就算是长孙皇后能够多活上几年，也不能保证夺嫡之争就一定延后，但这却是李元霸改变历史的一个尝试，无所谓成功与否，反正以后自己只要还是李元霸，改变历史的机会就有的是。

想到这里，李元霸突然开口问道：“二嫂，不知道你是否经常觉得胸闷，呼吸不畅？有的时候甚至一晚上都睡不好觉？”

长孙皇后和李世民相视了一眼，不清楚这四弟为什么没头没脑地问这个问题。

随后，就见李世民的眼中闪过一丝惆怅和痛苦之色，他张了张嘴，最后还是说道：“元霸啊，你二嫂这病都是老毛病了，太医署的太医们说，这病

叫做‘气疾’，发作起来难受得紧。这么多年了，朕命人走遍天下，遍寻名医，可是无一人能够治疗你二嫂的‘气疾’之症，嗯……”

说到这里李世民忽然感觉到不对了，虽说十九年前，长孙皇后曾经犯过一次‘气疾’，可是当年的症状并不明显，故此众人也并未在意，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元霸一直被封在玄冰当中，他又是从哪听说的长孙皇后的病症呢？

李世民看着李元霸，问道：“元霸，你是从哪里知道你二嫂有这些症状的？”

李元霸从小胡桌后走了出来，故作神秘地笑了笑，说道：“《周礼·疾医》中注：‘肺气热，心气次之，肝气凉，脾气温，肾气寒。’二嫂只走了这几步路就气喘吁吁，面色苍白，再联想到宫中那些小宫女，宦官们的传闻，臣弟确定二嫂患的就是‘气疾’之症！”

李元霸又不傻，他不可能巴巴地跑过去告诉李世民：“我给你说，其实你那倒霉兄弟早就挂了，我叫李德，是来自后世的历史学家兼考古学家，我强占了你兄弟的肉身，对唐朝的历史了如指掌……”

这不是作死吗，先不说李世民会不会在气急败坏之下把他给剁了吧了，就算是大唐第一大神棍袁天罡，都会把李元霸给拉走，切片研究了。

李世民惊讶无比地看着李元霸，说道：“元霸，你还懂医？”

“皇兄，先前我不就和你说过了吗，自从我这次清醒之后，脑海中就会时不时地闪现出一些东西，有的没用，有的对于我来说却是无价之宝！”李元霸很**丝地开启了装.逼模式，怎么看怎么感觉欠揍。

李世民眼睛一亮，脸上露出期待之色地说道：“这医学‘望闻问切’四者，你光靠‘望’就看出了你二嫂的病症，元霸，你老实说，是不是能够治好你二嫂的病？”

长孙皇后苍白的脸上闪过一丝红晕，看着李元霸的眸光中隐现欣喜。

下方一众小王爷、小公主们也全都面露期待之色地看向了李元霸，显然他们对这位虽然严厉，但却无比慈祥的母后甚是喜欢，否则的话，也不会露出这么一副小模样来。

而原本坐在李元霸旁边的李承乾，这个时候站了出来，他对着李元霸诚心诚意地行了一礼，同时口中说道：“四皇叔，若您真能治疗母后的病症，还请四皇叔出手救治，侄儿承乾，感激不尽！”

见到李承乾这突然的动作，这次李世民倒是没有责怪于他，反而向其投

去了欣慰的眸光。

他知道这太子是真心关心他的娘亲，因为在这孝之一道上，太子确实是一众皇子、皇女中最突出的那一个。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他都会雷打不动地每日到立政殿去探望长孙皇后，从无间断。

“请四皇叔出手救治母后，侄儿（侄女）感激不尽！”

有了李承乾这个孩子王带头，在场的所有皇子、皇女们齐齐对着李元霸行礼，倒是把李元霸给整蒙了。

这群孩子们甭管是不是真心的，这份孝心都足以让人称道了。

李元霸上前两步，把李承乾给扶了起来，说道：“太子不必如此，诸位王爷、公主们也请免礼，既然我已经看出你等母后的病症了，就断然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等这次晚宴之后，我就为你等母后治疗。不过在此之前……”

李元霸瞥了小李治一眼，这一眼把李治幼小的身体给看的直发抖。

只见李元霸回转头来，看着李世民，说道：“皇兄，二嫂，现在你们放心我教导稚奴了吧？”

“哦？”

这绕来绕去的，重点还在这里啊，感情这说出皇后的病症来还不是重点，重点还是教导皇子李治！

不过为了自己女人的健康，李世民大手一挥，直接就把李治给卖了，连带着还赔出去好几个，只听他说道：

“也好！元霸，你天生神力无双，十九年前更是征战沙场数载，身上充满了刚正之气，孩子们呆在你身也能感到安全。依朕看，不如这样吧，反正你带一个也是带，索性就把惜儿、高阳他们也都带走吧。朕希望，这些小家伙们在你的影响下，改变懦弱、胆怯的性格，能够学武有成！”

李元霸还没来得及说话，最小的公主兕子就大叫了起来：“父皇，父皇，我也要走，跟着四叔叔走！”

李世民看着这个最宠爱的幼女，对其招招手，说道：“兕子，到父皇这来！”

听到这话，小公主兕子的脸上露出了欢快的笑容，他一把甩掉哥哥的手，迈动小短腿，屁颠屁颠地向着李世民还有长孙皇后冲了过去。

“父，父皇，抱抱，抱抱！”小兒子仰頭看着李世民，老遠就張開了兩條白嫩的小手臂。

李世民一把抱起小兒子，在她粉嫩的嫩臉上親了親，說道：“去，都去，你們都跟着四皇叔去學武！”

“嘎？”

李元霸呆呆地看着窩在李世民懷中，只不過兩歲多一點點的小兒子，心里瞬間斯巴達了：

“尼瑪，这不科学，剧情的发展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这帮倒霉孩子都被老子给带走了，那老子不真成了奶爸了？我的皇兄啊，你要不要这样玩我啊？”

第三十二章李世民的转变

感觉自己似乎又被这个便宜二哥给坑了的李元霸，扭过头看着这帮眨巴着眼睛，瞅着自己的小屁孩们，顿时感觉是一个头两个大。

“皇兄，明日封王之后臣弟就要赶往封地了，皇子、公主们跟着我多有不便，依臣弟看不如这样吧！”李元霸摸了摸下巴，看着这帮小孩子，说道：“就先让稚奴跟着臣弟好了，等臣弟处理完封地事宜之后，再挑选一些皇子、公主们随我一同前往封地，皇兄意下如何？”

“唔！”李世民稍稍沉吟了一下，说道：“朕听克明说，芷阳是新晋的县职，还从来没有贵族进驻过，故此芷阳境内无贵族府邸，元霸若是想要前往封地常驻，必先将府邸建造起来。既然芷阳暂无府邸，那朕便在长安城中选一处府邸赐予你，待府邸建造完毕之后，你再前往封地常驻。这样，稚奴他们每日来往于你之府邸与皇城之间也方便一些，刚好也解决了惜儿他们不能随你习武的问题！四弟，你看怎么样？”

“还能肿么样，你这金口一开，哪个敢不遵旨行事啊？”李元霸在心里暗自抱怨了一句，不过当他瞥到李治脸上同样幽怨的小表情的时候，这点抱怨瞬间就烟消云散了，心道：

“尼玛，调教大唐朝未来的皇帝啊，尽管还多了些其他的拖油瓶，不过没关系，这样不正好让老子在大唐朝的生活精彩起来吗？”

嘿，这货还真是个天生的乐天派，知道自己安慰自己！

就在这个时候，刘三水小跑了进来，对李世民行礼道：“陛下，晚膳已经准备好了，是否让尚食局传膳？”

“传膳吧！”李世民单手抱着小兒子，大手一挥，说道。

在神龙殿中等了有半柱香的时间，尚食局做好的菜就陆续地端了上来。

李元霸之前就特意吩咐过胖瘦主厨了，就像是大唐朝的正式宴会一样，他搞了一个分餐制，就是每人面前的小胡桌上都摆放着十三道菜肴，这些菜肴无论是样式还是口味都相同，只是根据个人食量问题，这些菜肴的菜量也有所改变。

这些精心准备了一下午的各种美味佳肴刚刚端上桌，那与众不同的香味以及色泽，立马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就连近两年来只吃特定膳食的长孙皇后都是食指大动。

等菜肴上齐之后，自有侍女端着托盘送上大唐的美酒。

李元霸笑着对李世民说到：“皇兄，酒菜既已上齐，晚宴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李世民端起酒杯，当先喝了一口，说道：“朕于今日召开家宴，别无他意，只因你等四皇叔初醒，朕心中高兴之极！来，你等替父皇共同敬元霸一杯！”

说到底，李世民还是大唐朝的皇帝，自持身份之下，这不打仗不送行的，当皇帝的自然不能向李元霸敬酒。

可是他不行，他的子女们可以啊，于是就有了现在这一幕。

还是由李承乾这个孩子王牵头，他手中端着满满一杯的美酒，站起身来遥遥敬向李元霸，同时口中说到：“四皇叔，承乾先前无故呵斥于您，本是不敬之举。故此，承乾以杯中酒向您赔罪！”

“侄儿、侄女敬四皇叔！”

甭管是年龄大的还是年龄小的，听到李世民的话后，全都端着满满一整杯的酒，对着李元霸齐声喝道。

李元霸瞧着眼目前这一幕有些眼晕，是他疯了，还是整个大唐疯了？

我了个去，怎么连稚奴那小家伙手里头都端着一杯酒，难不成这大唐朝的皇子、公主们都是酒鬼不成？小小的年纪，就有这么大的酒瘾？

不过这些小孩子都能够这么奔放，李元霸又怎么能够被比下去，他把手中的小酒杯换成了一只玉碗，满满倒了一大碗，极其豪放地说道：“好，干！”

“噗~~~”

一碗酒下肚，李元霸差点给喷出来。

尼玛，坑叔呢，这也算酒？

尽管前世李元霸因为醉心于伟大的考古事业，并不太喜欢喝酒，可那也是品尝过茅台、五粮液的主儿。

虽说这是他来到大唐朝之后第一次喝酒，可也没想到皇宫里面珍藏的好酒，竟然这么淡然无味，度数估计比啤酒还要差一点。

怪不得这帮小孩子都能喝呢，感情是掺了水了！

李元霸在心里头这样下了结论，可是回头一想不对啊，现在是大唐朝，这个时候的酿酒技术远没有宋朝的时候牛叉，蒸馏酒的技术应该还没发明呢，怪不得度数这么低！

想到这一点，李元霸心中一动，似乎搞个酒坊酿点酒就不错嘛，至少也要做到自给自足！

就在他的思绪又要跑偏的时候，李世民对李元霸说道：“元霸，这是何物？”

李元霸扭头瞄了一眼李世民筷子上夹着的东西，顿时笑了起来，道：“皇兄，这东西叫做红烧狮子头，是用山猪身上精选的五花肉，还有荸荠、鸡蛋……等多样调味料制作而成，其内颜色雪白，肉质鲜嫩、清香味醇。皇兄，你尝尝看！”

李世民有些诧异地看着筷子上的铁狮子头，说道：“这就是那山猪肉？”

李元霸理所当然地点头，说道：“是啊，下午的时候，你不是看到掌膳女官选取了几块猪肉给提到了前院的后厨里吗？”

“那是你专为晚宴准备的？”李世民有点不知道怎么说自己这个四弟了，难道他不知道皇族是从来都不吃猪肉的吗？

就连长孙皇后也是一脸愕然地看着李元霸，搞不清楚状况。

“呼呼……父，父皇，这菜闻起来香香的，隍子想吃！”

说到这里，没等李世民同意，小隍子就从他的怀中滑了下来，直接伸出手来去抓那色香味俱全的狮子头。

“隍子，这个不能……”

李世民刚要阻拦，隍子已经抓起一小块给丢进了嘴里，她毕竟还只是一个两岁出头的小女孩，对于猪肉、鹿肉什么的根本就不在意，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当然是想吃就吃。

“噗皇……这圆圆的东四，真好吃呐……”

小隍子吃了一口狮子头后，双眸放光，再次用小手抓起来一块，高举着白嫩的小手掌直往长孙皇后跟前凑，口中还说道：“母后，母后，吃肉

肉……”

长孙皇后看着小儿子那认真、讨好的小脸，最后还是不忍让其伤心，于是朱唇轻启，把小儿子手上的菜给吃到了嘴里。

“嗯？”

初尝猪肉的长孙皇后，从没想过那腥臊丑陋的生猪肉竟然这么美味，她美眸轻抬，看着李世民道：“陛下……”

李世民见到妻子的样子，自然也有些异动，直接一块子夹了一片狮子头丢到了嘴里。

瞬间，他眼睛都瞪直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碟子中的菜肴，道：“这，这怎么会如此美味？”

李元霸在下面哈哈大笑了起来：“皇兄，这种东西只要处理得当，自然能够去除山猪特有的那种腥臊，而且远比那些羊肉还有鹿肉要美味得多！”

“这也是你这次醒来之后，脑子中莫名其妙多出来的方法烹制的？”李世民双眸闪烁地看着李元霸问道。

李元霸倒是不担心李世民看出什么来，他说道：“皇兄，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有用没用，不过他们却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从脑子里蹦出来。”

李元霸这话说的有些模棱两可，什么叫在需要的时候，难道平时就不会出现吗？

不过显然李世民对这个回答很满意，因为他突然想起了袁天罡曾经说过的话：“陛下得四公子，当兴我大唐百业，拓我大唐疆域，佑我大唐千秋永盛！”

第三十三章朝会前奏

第二日凌晨，寅时刚过（五点多），初升的太阳才刚刚从地平线上冒出个头，所以这皇城大院里依旧是黑夜的世界。

神龙殿中，早就已经是华灯满盖，亮堂地就像是白昼一样。

“我勒个去，喝啤酒都能够把老子喝成狗，我也真是醉了！这一宿，真是太难受了！”

李元霸坐在胡床边上，伸着个脑袋对着一个黄铜盆疯狂地碎碎念，那样子活脱脱地像是一个在夫家受了委屈的小媳妇，正在和娘家人哭诉。

“嘻嘻，大人，昨夜您把陛下、九位王爷还有十位公主全都给喝倒了，皇后娘娘还一直埋怨，说以后都不给您酒喝了呢！”水嫩嫩的小萝莉霞儿，笑靥如花地把手中的软帛在李元霸的脸上擦了擦，随后手脚麻利地给李元霸换起了衣服。

李元霸有些不满地嘀咕道：“又不是叔想要和他们喝酒的，是那帮倒霉孩子一个赛着一个地想要和叔喝。不过，我咋感觉这群瓜娃子对我都怀有敌意呢？”

得，张口闭口的倒霉孩子，瓜娃子，也就李元霸这个完全没有阶级概念的主儿，敢这么称呼大唐朝最顶级的皇二代们。

“大人您还说呢，昨个太子还有蜀王殿下回到各自的寝宫之后，就分别派人送来了人参和灵芝，说是要熬成汤给您解解酒意。王爷们哪里对您怀有敌意了？对了……”

霞儿帮李元霸穿上鹿皮靴子，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急匆匆地向着神龙殿后殿中跑了过去。

“李承乾和李恪？”李元霸听到这两个熟悉的名字，神色不由得微微一怔，心道：“这俩臭小子有这么好心？不是吧，这才多大啊，就知道提前拉拢人心了。不过，叔叔我可是油盐不进，你敢送我就敢要，反正争夺帝位什么的，都跟叔无关！”

想通了这一点，李元霸咧嘴嘿嘿笑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霞儿红着个小脸从后殿中走了回来，柔若无骨的小手上还端着一个青花碗。

她缓缓来到李元霸跟前，把手中的青花碗放到了桌案上，说道：“大人，一会陛下就会让刘公公来神龙殿接您去太极殿中参加朝会，这是昨夜太子殿下名人送来的百年人参熬成的醒酒汤，您快把这汤喝了，待会好去参加朝会。”

霞儿一边说着，一边端起青花碗，用汤匙搅动着，轻轻吹着凉气。

小萝莉那小心翼翼地神情，把李元霸都给看呆了。

要知道，在他前世的时候，华夏哪里还找得到这么纯天然、无污染，而且还是没被别人打上戳的超级无敌软妹纸。

所以，要说李元霸心里头对这小丫头没有一点想法，那绝对是坑爹！

毕竟这货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只是霞儿现在才十四岁，只比高阳公主大上两岁而已，而李元霸的身体因为十九年前的雷劈事件，还有多年的玄冰封禁，身体一直保持在十六岁的样子。

十二岁到十八岁之间属于青少年时期，正是生长发育最快的几年，如果现在就要了这小丫头，先不说人家愿不愿意，对以后身体的正常成长是否有影响，就算是李元霸自己，恐怕也过不去心里头那关，会骂自己是禽.兽不如。

所以，还是放放吧，叔不是禽.兽，更不是禽.兽不如，皇帝都能养成，更何况是一个.妻呢！

.....

此刻，在太极宫的宫廷广场上，一群身穿黑甲，杀气腾腾的禁卫军们，在来回巡逻着。

而在广场的正中央，有着一文一武，两支泾渭分明的百官队伍，分别在长孙无忌、房玄龄以及李靖、李孝恭的带领下，向着太极殿缓缓地移动着。

文官队伍这边，跟在长孙无忌后面的是魏征，他魏黑子是大唐朝出了名诤臣，那可真是有啥说啥，只要你皇帝老子敢犯错，我就敢参你，那酸腐执拗的架子，和孔老二有的一拼。

可是李世民偏偏对其是打不得、骂不得，因为他明白‘君有诤臣，不会亡国’的道理，他的身边也确实需要有这么一个正直的人时常提醒自己：哪里做错了，哪里做得不足。

久而久之，魏黑子倒也整了几个敢于直言相谏的下属，可是与魏征不

同，他手底下的着几个诤臣分不清大事、小事，也分不清楚轻重缓急，每当李世民有了一丁点的错误，他们就会抓住不放，所以搞的李世民有的时候也很无奈。

此刻，紧跟在魏征身后的，两个看起来年纪颇大的老头子，就在一边走一边嘀嘀咕咕。

左边的老头甲说道：“听说昨日陛下下去了尚食局，可有此事？”

要不就说这皇宫里头传播消息的速度就是快，这昨天才刚刚发生的事情，今天凌晨就已经传播地尽人皆知了。

听到同僚的话后，右边的老头乙很笃定地点点头，说道：“是有此事，而且陛下还是微服而去，身边并没有带着侍卫，昨个下午还险些被生猪给伤了龙体！”

“正所谓‘君子远庖厨’，尚食局那等杂役之地，岂是天子圣驾能够驾临地？这岂不是污了圣体？待会早朝开始之后，我愿死谏！”老头甲摆着一脸‘不进谏，毋宁死’的表情，好像自己有多伟大一样。

老头乙也跟着点点头，说道：“皇上那是万圣之躯，身边岂可无侍卫跟随？上殿之后，弟亦死谏！”

魏征就在这俩老头的前头，对于昨天的皇帝不带一兵一卒，微服去往尚食局的事情他也知道了，正想着找个好理由让皇帝把这两条谏言给听进去的时候，就听到了后面俩老头的话，不由得眉头皱了起来。想想也是，这动不动就死谏地，谁受得了啊？

而且这私下议论皇帝，如果被嚼舌头根的知道了，还不得捅到皇上那里去？以皇上那极好面子的性格，这俩老头一人十个大黑棒子是绝对跑不掉的。

就在魏征想要转过头训斥这俩老头的时候，一个十分粗豪的声音从武官队伍那边传了过来，那话差点没把俩老头给气出心脏病来：

“你们这俩老酸儒，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了？陛下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干你们屁事？还动不动就搞个死谏，俺告诉你们，今天你们俩如果不死的话，俺就亲自动手弄死你们俩！”

第三十四章混不吝程咬金

文、武两支前来参加朝会的官员队伍，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洪亮声音给弄得一愣一愣的。

然后，那武官的队伍里就响起了一阵轰鸣的大笑声，其间还掺杂着他们的议论：

“哈哈，这俩臭酸儒敢当着知节的面议论陛下，这不是寿星老上吊，活腻歪了吗？”

“就是，整个天下都是咱们陛下的，陛下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关你鸟事？”

这几个身穿紫袍，配金鱼袋的武官，都是曾经陪李世民南征北战的武夫，虽说也都识字，可是身上就是多了几分草莽气息，说话一向都是肆无忌惮。

所以，这几个家伙所说的话也没有刻意规避，全都被在场的众人给听了个清清楚楚，把老头甲、乙给气了个七窍生烟。

“你，你……你等出口尽是污言秽语，简直是有辱斯文！”老头甲气的浑身直哆嗦，伸出手指着那几个嘲讽他的武官，说道。

最先说话的那个人站了出来，这是个身形十分魁梧，长相也十分彪悍的中年人，他鼻孔朝天地看着这俩老头，以一副我瞧不起你们的口气说道：

“哼，俺们都是粗人，整日里就知道舞枪弄棒的，啥叫斯文，俺可不知道！俺只知道有人在私下议论陛下，搬弄是非，依俺看，定是在结党营私，霍乱朝纲！”

好嘛，这话可真够狠的，‘结党营私，霍乱朝纲’，这罪过如果真定下来了，那可是车裂主犯，夷九族的大罪。这家伙哪里像是什么都不懂的粗人，分明是粗中有细，绵里藏针。

“程咬金，你，你血口喷人！”

这下老头甲站不住了，这程老妖精就是一混不吝，在整个大唐朝中，除了他的义兄秦叔宝，还有公认的军神李靖之外，这老货是逮谁咬谁，管你是不是谏臣，看你不顺眼，照样收拾你。

程咬金？

感情这身高八尺的大汉就是那传说中的混世魔王，程咬金！

“血口喷人？”程咬金像是打了鸡血一样，一下子从武官队伍里跳了出来，两步走到了一众文官身侧，气势汹汹地说道：“你，你，还有你……别躲，俺说的就是你们！”

“你们几个整日里就知道死谏，死谏，也没见你们这几个臭酸儒真正谏过什么正事？全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多跟你们的玄成大人学学吧，别整天拿着鸡毛当令箭，还真当自己是多忠贞的人了！哼，狗屁！”

“你，你……”

被程老妖精点出来的那几个文官，全都被他的话给气的吹胡子瞪眼的，‘你’了半天愣是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你什么你？怎么着，你们想和俺过两招吗？来来来，俺让你两只手的，就在这宫廷广场上大战八百合！”

说着程咬金就拉开了阵势，这就要干上了。

纵观整个大唐，也就只有你程咬金敢这么耍无赖了，堂堂的领军大将军竟然要和一介书生干架，还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了。

“来来，知节兄干他们！”

“待会你不行了，就换我上！”

一群武官唯恐天下不乱，除了有数的几个人之外，全都围在程咬金身侧瞎起哄。

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走在一众武官最前面的一名男子，站了出来。

此人大约四十多岁，颌下留了几络飘逸美髯，脸色清秀中隐约透出一股威严，那是久居高位所养成的自然气势。

他看着场中满脸挑衅意味的程咬金，以及跃跃欲试的一众武官，厉声呵斥道：“行了，都给我住手。在这皇城里面闹腾，像什么样子？若是让陛下知道了，就不怕治你们一个大不敬的罪名吗？”

魏征也移步出来，黑着一张脸说道：“张铎，郑拓……还不速速闭嘴？”

最先嘀嘀咕咕的老头甲和老头乙有些不甘心地说道：“魏大人，这程咬金

血口喷人，玷污我等清白，若是……”

“行了！”魏征一拂袖，打断了俩老头的话，他对着那名留有美髯的中年人拱拱手，说道：“药师兄，是玄成监管不力，还请药师兄莫要怪罪才是！”

药师？黄药师？

噗，我还桃花岛呢！

你当看神雕三部曲呢，还黄药师？

根剧史料记载，卫国景武公李靖，字药师，善于用兵，长于谋略，原为隋将，后效力李唐，为唐王朝的建立发展立下赫赫战功，是大唐朝将士们工人的‘军神’！

这个场合能够出现在这里的，也只有军神李靖了。

李靖对魏征摆摆手，道：“玄成兄言重了，是知节鲁莽，还请张大人还有郑大人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药师，凭什么……”听到李靖低声下气地去赔罪，程咬金顿时就不乐意了，一下子窜到了李靖身侧，就要开始一阵口水炮火攻击。

李靖指了指不远处正探头探脑地向着这个方向看的两支皇城禁卫，说道：“怎么？你还想在这些禁卫们面前出丑吗？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文官，你也真是长出息了！”

“可是……”程咬金还要说些什么。

“闭嘴，你若是再敢胡闹，等朝会散了之后，我就把这件事情说给叔宝听。”

李靖直接下了狠料，因为他知道别看程咬金整个一混不吝的性子，可实际上，他也有怕的人，那就是他的义兄秦琼，秦叔宝。

“呃……”

听到这话，程咬金不说话了，他还真怕李靖来这一手。

要知道，秦叔宝因为早年征战杀场，身体早就已经是满布创伤，前几年的时候更是因为病疮痼疾发作，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地日渐衰弱，若是听到他程咬金又开始胡作非为的话，那还不得气的更加严重了？

所以，他还是闭嘴的好。

于是一路无话，只是文官里面的几位谏官，对武官队伍中的程咬金却是时常怒目而对。而面对于那几位谏官的怒火，程咬金干脆来了一个视而不见，只顾低着头，一个劲地往前走。

不过半柱香的时间，文武百官就行到了太极殿内，此刻早有李世民亲侍刘三水，等候在龙椅之畔。

待百官分列站好之后，刘三水高呼道：“皇上驾到！”

李世民身穿明黄色龙袍，面容威严地从后殿踱了出来，坐在了置于太极殿正前方位置的龙椅之上。

“百官朝拜！”刘三水再次叫道。

“臣等见过陛下！”

因为是正规场合，所以太极殿中甭管你是文武官员还是宦官侍卫，全都恭敬地对李世民躬身行礼。

李世民大手往上一挥，道：“众卿家平身！”

“谢陛下！”

所有人全都谢恩起身。

第三十五章朝堂死谏

“诸位爱卿，今日朕当有何奏章？”李世民坐在龙椅之上，待所有人全都站起身来之后，立即就开口问道。

话音落地，就见先前在宫廷广场上险些被程咬金给胖揍一顿的老头甲，也就是张铎站了出来，道：“启奏陛下，微臣张铎有本！”

李世民一见是这老头子给跑了出来，脸上的表情有了一瞬间的凝滞。

说起来也是李世民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因为这张铎是他最信任的谏臣，魏征亲自举荐的御史中丞。

可是这张铎虽说是一个言官谏臣，可是他却让李世民十分头疼。

这样说吧，这老家伙学问还是有的，性格也还算正直，可就是浑身酸腐气息太重了，什么事情都要套上孔子和孟子，不论大臣们谁做出了什么有辱斯文，或者不符合儒家规矩的事情来，都要奏上一本。

不说别人了，单单是他李世民，都曾经被这老家伙给直言谏过好多次，而且每一次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是这股子儒家思想，让张铎的顶头上司御史台，以及任侍中的魏征没少给他擦屁股。

想到这里，李世民下意识地又看了一眼魏征，发现这个平日里最为严肃的臣子，现在的表情很苦痛，就像是便秘一样。

其实现在魏征这心里头也很纠结，原本他还想要找个合适的时机给皇上提一下，这可倒好，这货自己又崩了出来，真当谏言是这么简单的吗？

不过即便他再想这些也是没辙，因为那边李世民已经开了金口了：“张爱卿免礼，未知张爱卿有何事要奏？”

张铎肚子里早就憋着一股子气，既然你程咬金想要我死谏，那我张铎就给你看看读书人的骨气，所以他没有什麼顾忌地站了出来，问道：

“启奏陛下，微臣听闻昨日陛下微服前往尚食局，而且未带一兵一卒，不知可有此事？”

李世民一听，暗自一拍脑袋，心道：“得，朕就知道这事免不了又得被这些御史们给烦上一阵，这张铎还真是朕的好‘谏臣’呢！”

“是有此事，怎么？张爱卿认为有何不妥之处吗？”李世民拧着眉头，打定主意把昨日从李元霸那里听到的理论给搬上来，他倒想看看，这些自诩为儒门大家的御史们，如何对答。

张铎可不知道他已经被李世民给坑上了，只见他摇头晃脑地说道：“陛下，尚食局只不过是宫人们所在的下贱之地，您乃是万金之躯，岂可去如此之地，子曰‘君子远庖厨’，难道陛下不想做君子吗？”

就在李世民刚要开口反驳的时候，谁知道那张铎又继续说道：“陛下，微臣还听闻陛下是被一名陌生男子哄骗，方才微服去的尚食局。古语有云，‘谗夫似贤，美言似信，听之者惑，观之者冥。’还请陛下将此陌生男子缉拿，判他个‘谗言圣主，祸乱圣心’的罪过，并于午门外斩首示众，以正视听！”

这具古语很好理解，意思是说：说别人坏话的人貌似贤人，华丽动听的语言似乎可信，这使听者受到迷惑，看者糊涂不清。

这张铎的隐身意，其实就是在说李世民听信了小人的谗言，以他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小人抓起来，砍了，才是正理！

尼玛，这就给砍了？感情文人杀人就算不用刀也能见血！

本来殿上的一众文臣武将们以为，这张铎只不过是提一提这件事情也就算了，可没想到这老货竟然真的较上真儿了，还想让人死。原本只不过是——见小事罢了，可若是‘谗言圣主，祸乱圣心’，再摊上一条人命，那可就不是什么小事了，而是滔天大事了！

听到张铎后面这句话，李世民脸上的表情马上就有了变化，出奇地变得愤怒了起来：

“昨天的事情可是元霸起的头，元霸这才刚刚醒过来三天罢了，竟然就有人想要砍他的脑袋，看来朕平日里，还真是太惯着这些御史了，有事没事地总是在抓朕的小辫子！好，既然如此，朕今日就那你来开刀，让你们御史台的人好好张长记性！”

想到这里，李世民的眼中闪过一道冷冽的杀机。

张铎并没有注意到李世民脸色的变化，依旧低着头絮叨着：“陛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若是陛下能够听从微臣的谏言，把此人诛杀，那么您还是千古传名的圣君……”

“老匹夫，你大胆！”就在张铎摇头晃脑地还想要继续往下说的时候，程老妖精再也忍不住了，站出来瞪着张铎，怒声呵斥道：“陛下文治武功可比秦

皇汉武，登位以来更是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乃是有道明君。难道仅仅去一次尚食局就能否定陛不是圣君了？”

“张铎，陛下威名岂容你区区一名御史中丞菲议，你如此妄言陛下，是何居心？”

程咬金话音落地，一个身形和他差不多，但是却黑了许多，就像是猛张飞一样的中年汉子站了出来，大嗓门简直和老牛有的一拼。

“你，我……”

张铎猛然清醒了过来，到现在他才意识到，方才他是越到后面是说得越得意，不经意间，把李世民直接给得最狠了。

可是现如今，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也容不得他退缩。

要不然的话，他好不容易牵扯出来的那个男子不会死，他张铎还会背上一个诋毁圣君的骂名。他们这些儒门御史们，最在乎的无非就是自己的名声，让他背着这样一个骂名过完残生，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陛下，‘谗言伤善，青蝇污白’。若是今日陛下不听微臣的劝谏，以后微臣亦无颜活在这世上，若如此，微臣宁愿直接撞死在这大殿之上。”

好一个以退为进，甭管张铎是不是真的要死谏，只要他今日是自杀在这太极殿上的，那么就算李世民有一百张嘴，也会被人说是逼死了一名御史。

而不明觉厉的坊间，就会流传出太宗皇帝李世民，不分黑白，以一罪人逼死正直言官的传闻。这就是所谓的‘弱势效力’，因为老百姓们总会站在弱势群体这边的。

这样的话，李世民的好名声就丢了，而他张铎足可以名留青史了！

第三十六章设局

正像张铎所想的那样，李世民也知道张铎这是在逼他，如果他答应杀了那陌生男子，那么他仍旧会被天下人称赞为圣君，明主，能够博得一个美名；可若是任由张铎自杀在这太极大殿上，或者说毫无缘由地就把张铎砍了脑袋，那他可就要留下一个千古骂名了。

好一个张铎，倒是打的好算盘！

在张铎话音落地之后，朝堂之上当时就安静了下来，就连方才蹦跶地挺欢实的程咬金和那黑脸汉子，都变得沉默不语。

再看那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一众文官，全都皱起了眉头，不知道怎样才能解除目前朝堂的尴尬局面。

相比起一众臣子的纠结，李世民脸上的怒火虽说依旧像是夏日的烈阳一样，不过却罕见地没有一丝的焦躁，他盯着躬着身子在大殿上，低垂着脑袋的张铎，冷意森森地说道：“张爱卿，你想不想见一见你口中那个‘谗言圣主，祸乱圣心’之人？”

听到李世民这话，张铎明显地楞了一下，可是过了一会之后却是心底彻底放松了下来，心道：“我就说嘛，皇上肯定不会为了一个区区宫人，眼睁睁地看着一名正直的谏臣自杀于朝堂之上。”

好家伙，感情张铎把李元霸当成了宫里的宦官，而且倒霉的这货，还以为是为李世民妥协了，在给他张铎找台阶下，其实他哪里知道，这是在作死啊！

“启奏陛下，微臣愿与此等祸乱圣心的小人当堂对问！”

以为自己以退为进的计划成功地张铎，心头有些窃喜，嘴上却是答应地无比干脆。

“好！刘三水，宣他进殿！”

看到张铎这么配合地自己钻进了套子，李世民脸上的怒火稍降，他挥了挥手，示意刘三水赶紧去神龙殿把李元霸给领过来，顺带着，他还暗暗朝着刘三水使了个眼色。

这当宦官的，个个都是人精儿，在皇宫大院里头伺候皇上，那更得是需要个眼力见和机灵气。

刘三水跟在李世民身边二十多年了，对于李世民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揣摩的很清楚，此刻皇上脸上的表情，分明是在暗示他，把朝堂之上发生的一切全都说与李元霸。

“奴婢领旨！”

心领神会的刘三水，恭恭敬敬地对着李世民行了一礼，带着两个小太监，一路出了太极殿直奔神龙殿而去。

.....

神龙殿中。

已经穿戴整齐的李元霸，正在小胡床上打瞌睡，这个时候，小丫头霞儿突然跑了过来，微微有些气喘地对李元霸说道：“大，大人！刘公公来了，现在就在殿外候着呢！”

“哦？”

李元霸应了一声，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抬步就往外走。

走到殿门口的时候，却发现刘三水正在门口来回踱着步子，不由得感到有些好笑，于是便说道：“刘公公，你这是干嘛呢？赶着如厕吗？”

刘三水才不会在乎李元霸说了什么，要知道，这位爷可是当今圣上的亲弟弟，而且经过这些天他的观察，这位四公子可是深得皇上的信任，可不能轻易得罪了。

“哎呦，四公子，出大事了！陛下现在可是在气头上呢.....”

刘三水倒是个人才，几人在前往太极殿的过程中，他三下五除二地就把方才发生在朝堂上的事情说给了李元霸，而且还特意说明了李世民以及诸位大臣们的态度。

李元霸一听这个‘谗言圣主，祸乱圣心’，‘推出五门斩首示众’神马的，当时就怒了！

我们哥俩儿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碍着你一个御史屁事了，真当自己是‘城管大队’，什么事情都要插上一脚了？

不行，今儿这事得闹，闹得越大越好，正好让这帮御史们好好看看，咱爷们有几斤几两，是不是你们能够动的了的？也让他们长长记性，知道什么事情该奏，什么事情不该奏！

得，这两位不愧是亲兄弟，全都打着杀鸡儆猴的算盘，看来以后御史台的人，日子恐怕是不好过喽！

.....

“启奏陛下，人已经请过来了！”

刘三水把李元霸留在了殿外，自己进来先行通禀。

不过他这一个‘请’字，却是让张铎等一众言官全都皱起了眉头。

“看来他们的想法都和张铎一样了，以为朕是给张铎台阶下，从来没有考虑过朕会杀他。也好，这样带来的效果会更好！”注意到一众言官表情动态的李世民，眉头一挑，嘴角下意识地露出了一丝笑容。

李世民为什么这么有信心，李元霸能够配合好这出戏？

因为，他知道自己兄弟十九年前那爆裂无比的性格，即便十九年后处处都显得很温文尔雅，可是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性格多少会留下一些吧？

他相信，李元霸能够配合好他演，成功地把张铎这只‘鸡’给杀了，让那帮‘猴’们长长记性！

“宣！”李世民大手一挥，说道。

李世民话一开口，几乎太极殿中的文武百官们，除了仍旧躬着身子的张铎之外，全都扭动着脑袋，向着太极殿外面看了过去。

“啪嗒、啪嗒.....”

清脆的脚步声响了起来，慢慢地一道清瘦的人影，露出了模糊的身形。

在场的众人中，长孙无忌、魏征、房玄龄以及杜如晦都曾在前两日的时候，见过李元霸了，所以当李元霸距离大殿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就已经被他们四个给认了出来。

长孙无忌，房玄龄以及杜如晦相视一眼，嘴角勾起了一丝满含着深意的笑容。

他们那可都是成了精的人，把李世民的面部表情以及所说的话全部都回想了一遍之后，自然很快就想到了皇帝在打着什么主意。

说实话，他们三位也早就对那帮谏臣言官们厌烦不已了。

当然了，这其中并不包括魏征，因为魏征这个谏臣可是和其他人不同，魏征有大局观，识大体，虽说有的时候也会顶地皇上下不了台，可那毕竟是对皇上好，是对大唐好，这一点他们还是能够分的清的。

相比起长孙无忌三人的幸灾乐祸，魏征的样子就略显纠结了，以他的智慧也想通了皇帝这样做的目的，可是他却没有办法阻止，因为这都是张铎他们自找的，发展到这个地步谁都救不了他们了。

第三十七章杀鸡儆猴（上）

大唐朝文官当中，认识李元霸的屈指可数，除了杜如晦、长孙无忌、萧瑀、高士廉他们这些最早跟在李世民身边的人之外，其他的文臣们根本见都没见过李元霸，所以大多数的文臣全都是一头雾水的样子。

而对李元霸相当熟悉的，就要数武将这边的人了。

李元霸在十九年前，那可是号称隋唐第一勇士，天生神力无双，武艺超群，更是在十九年前的大唐朝军队中，拥有极高的威望。

至于为什么李元霸在当年的唐军中拥有那么高的威望呢？

很简单，因为正是他的出现，让大唐朝的兵将们明白，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的阴谋诡计都是纸老虎！

你三国名将赵云赵子龙不是在长坂坡之战中杀了个七进七出吗？可是在他们勇武地四公子面前，那都不是事儿，杀他个十进十出都不成问题。

正是有了这么一位神武似魔神一样的四公子，但凡出战，那些他率领的兵将们就像是如有神助，刹那间内.裤外穿，一个个拼杀起来都不要命了。

如果说李靖是靠着用兵之术以及超人的谋略，被唐军的兵将们称为‘军神’的话，那么李元霸就是以勇武无敌的形象，成为了唐军兵将们心目中的‘战神’！

所以当李元霸慢悠悠地走上太极殿，出现在这帮子武官们身前的时候，自右手边第一位的卫国公李靖开始，英国公李绩，河间郡王李孝恭……

这些早年就跟随在李世民身侧南征北战的将领们，在看到李元霸的时候，全是一副见了鬼的样子，竟然都看傻了！

尼玛，诈尸了！

瓦岗寨出身的程咬金，以及站在他身侧的猛张飞一样的黑脸汉子，这俩人眼睛瞪得滚圆，嘴巴张得老大，甚至连口水流出来了都不自知，只是一个劲地死盯着李元霸的脸不放。

“这，这，四公子不是早就已经驾薨了吗？怎么，怎么又出现了一位四公子……”

在场所有认识李元霸的文武官员们，此刻满脑子全都在重复着这句话。

当年李元霸站在山巅之上，举锤叱天的时候，他们可是亲眼所见，怎么当年的应死之人，现在却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了他们面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世上真的有起死回生之术？可是为什么不在十九年前就复活，非要等到十九年之后呢？

这，这真是太惊悚了！

.....

这些惊魂未定的文武百官们，除了长孙无忌他们四个之外，就没有一个眼熟的，所以李元霸也懒得去看他们的表现，而是对着李世民行了一礼，口中说道：“见过陛下！”

从李元霸进了这太极殿之后，大殿里面的气氛就开始变得诡异了起来。

而那些不认识李元霸的文武百官们占大多数，他们也都不是傻子，在感觉到了大殿中这种诡异的氛围，百官全都变得小心谨慎了起来，可就偏偏有那种不识趣的。

只见低着头，跪在地上的掌舵，见到李元霸竟然面君而不跪，顿时就叫了起来：“大胆贱奴，见到陛下竟然还敢如次地放肆，还不快快跪下！”

其声音之大，就好像抓住了李元霸的把柄了一样。

四公子李元霸，奴才？

张铎只顾着自己爽了，却没有发现听完他的话后，一众武将们的脸色全都黑了下来：“你还真敢叫啊，堂堂的皇族，竟然被你叫做奴才。谁是奴，谁是主，你都分不清楚吗？”

李元霸扭头看了这个跪在地上的家伙一眼，心道：“这老梆子肯定就是那个什么叫做张铎的家伙，敢这么大声地跟老子说话，看老子不气死你的！”

想到这里，李元霸眼珠一转，对高高地坐在龙椅之上的李世民说道：“陛下，这皇宫之中可有圈养畜生的地方？”

李元霸的话让文武百官全都楞了一下，心说：“这家伙要做什么？”

李世民也有些不明所以，不过还是说道：“有，不知道你这是何意？”

“陛下，这畜生不关进笼子里锁起来，没得到主人的同意，就出来咬人，多不好啊。这也就是搁现在的我心善，那要是放到以前的话，我早就一脚飞过去踹死他了。”

李元霸一指张铎，淡淡地说了一句话，就像是在叙述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一样。

李世民又是一呆，过了好半晌才反应过来。

他明白，李元霸这是在指责张铎暨越的行为，他跪不跪，人家当主子的都还没说半个不字，你区区一个御史中丞，又有什么资格在这个时候呵斥他？这不是行使了皇帝的权力了吗？

“贱奴，你敢辱骂于我？我张铎乃是堂堂的御史中丞，在大唐朝身居要职，你这粗鄙之人竟敢如此诋毁于我，陛下……”说到这里，张铎又是几个头磕了下去，道：“还请陛下明辨是非，为微臣正名，微臣绝无暨越之心！”

“你是没有暨越之心，可是你有暨越之实！”李元霸冷笑着看了张铎一眼，说道：“陛下，我听说这张铎是谏臣言官，我这里也有本要奏！”

李世民一时间来了兴趣，摆摆手，说道：“说说看！”

李元霸拱了拱手，直接说道：“我一奏张铎，监视皇宫之嫌，窥听陛下之事，欲要行刺王杀驾之事；二奏张铎，当着陛下的面越权，无视君主，意欲取而代之，谋朝篡位！”

“嘶……”

李元霸话音方落，文武百官尽皆哗然，紧接着就是一片疯狂地倒吸冷气的声音。

甭管是文官还是武将，此刻看向李元霸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魔星一样。

原本文武百官这心中还认为张铎提出‘谗言圣主，祸乱圣心’，诛杀一人的事情已经是大事了。

现在可倒好，人家李元霸直接是‘刺王杀驾’、‘谋朝篡位’，这可是主犯车裂，夷灭九族的大罪，这下玩笑可开大了！

可是，李元霸提出来的这两点，前面根本就不成立啊，也就只有后面还靠点谱，不过要想以这个理由杀了张铎，却是有些难以服众了。

这边，李世民也吓了一跳啊，他没想到李元霸竟然这么狠，说话说的这么绝。

“你说，这张铎暨越了，朕还能够听出来，不过这第一条，监视皇宫，窥听朕之事，又如何讲啊？”李世民拧着眉头，看向了李元霸。

第三十八章杀鸡儆猴（中）

其实不光是李世民好奇，太极殿上的一众文武百官们也是摸不着头脑、

不过这朝堂之上却是有那么几个人想到了什么，比如说房玄龄，杜如晦他们，还有武官那边心思比较活络的李绩、李靖等人。

他们这些人啊，全都人老成精，想的东西比常人要多的多，他们从李元霸的字里行间中已经隐约猜到了什么。

特别是长孙无忌这头老狐狸，看向李元霸的眼神，更是毫不掩饰地惊讶。

在他的印象里，这个四公子李元霸，就是一典型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而且骨子里头还隐含着某种暴虐的情绪，做事从来不计后果，更是有着傻二愣子的潜质。

可是十九年后的今天，傻二愣子李元霸的印象，已经被彻底地打破了。

什么时候这小魔头变得这么精明了？难道真像袁天罡所说的那样，因为十九年的那场变故，这小魔头的命格改变之后，性格也跟着大变？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以后他的某些谋划需要改变一下了。

“俺说，军师啊！这，这当真是四公子吗？怎么俺瞅着四公子无论是话语还是做派，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除了长孙无忌想到了李元霸的性格大变之外，就连紧紧挨着李绩站着的程咬金，都是满脸惊悚中带着惊诧地询问着身边的人。

当年他和秦琼认识李世民比较早，所以对于小时候时常跟在李世民屁股后面的四公子也很是熟识，对于他的性格和武力也是相当了解的。

李绩罕见地翻了个白眼，说道：“我怎么知道？”

“呃……”程咬金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号称‘万事皆在掌握’的军师，竟然也有不知道的时候。

……

不管在场的诸位臣功们怎么想，李元霸都不知道，就算知道了也不会在意，反正他现在就是李元霸，李元霸就是他，只要李世民还是他的靠山，就

没谁敢动他。

听到李世民的问话，李元霸脸上流露出了淡淡地笑容，他冷声说道：“这张铎先前也说了，他是听说陛下昨日微服去了尚食局，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我，高阳公主，李长庚将军统领的五十名禁卫，还有就是尚食局的那些女官以及屠夫们了。我很纳闷，昨日在离开之前，陛下就曾经下令，谁若是胆敢向外人透露他微服来到尚食局的消息，一旦查到之后，斩立决！”

说到这里，李元霸扭过头来故意在一众文武大臣们的脸上滑过，最后定格在了张铎的脸上。

他骤然抬高了声调，大声地质问道：“张铎，张御史，我这个‘贱奴’倒是想问问你，你是从哪里听说的这则消息，这听说的消息可曾经经过你自己的验证？”

唰！

整个太极大殿顿时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谁都没有说话了。

皇宫之中的事情，前脚刚刚发生，后脚文武百官们就都知道了。毕竟在皇帝手下挡差，谁都想提前知道皇帝的最新动态，所以不论是哪位大臣，在皇宫之中都布有眼线。

可这些都是不公开的秘密了，谁能想到这位四公子竟然紧抓着这个事情不放，这等于是把这个秘密最后的一层遮羞布都给扯了下来，赤裸裸地展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李世民难道就不知道这些大臣们在皇宫里面布有眼线吗？

不，李世民知道！只不过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懒得去管，懒得去理他们罢了！

可是现在这种情况不同了，为了能够杀鸡儆猴，就不得不对皇宫来一场大清洗了！

听到李元霸的话，张铎慌了，千算万算，怎么就忘了还有这么一手。

他的脑海中快速地闪过一个个的念头，好半晌之后，眼睛突然一亮，说道：“启奏陛下，您昨日微服私访尚食局的事情，此刻已经在坊间传遍了，微臣也是从坊间传闻中听到的。”

张铎想的可倒好，我就咬死了口，就是从民间听说的，就算皇上想要细查的话，也是一时半会能够查清楚的，只要有了时间来缓冲，那么自然能够

想到解决办法。

文官当中的几个人，闻听此言亦是微微颌首，也只有这样回答，才能够避重就轻地躲过这个问题，重新回到正轨。

“好，既然是坊间传闻，那就是说张御史并未真个知道这件事情是真是假喽？”对于张铎这样回答，李元霸明显也已经想到了，他并没有露出丝毫的焦急之色，而是进一步追问道：“既然你不知道陛下是否微服去过尚食局，那你上得大殿之后，当众谤君，岂不知犯了死罪？”

张铎闻言嘴角露出了笑容，同时心中也顿时松了口气，因为方才在他上奏之时，先是询问了皇帝一声，否则的话，现在还真不好回答了。

“自然经过验证，乃是陛下亲口承认的！”张铎的一张老脸上漏出了洋洋得意的表情。

“哦！”李元霸应了一声，回头看了李世民一眼，说道：“陛下，可有此事？”

李世民也没想到自己的随口应承，竟然在此刻出了岔子，不过作为当朝天子，做了就是做了，他也不会耍无赖，不承认。

于是，他很干脆地点了点头，道：“有！”

“这下看你还有什么说辞！”张铎脸上露出了得色，那骄傲的样子就像是打了胜仗的将军。

这次，他没等李元霸有任何的动作，就抢先一步说道：“陛下，此等贱奴巧舌雌黄，诽谤朝中重臣，更兼面君而不跪，祸乱圣心，理当严惩！今日微臣仍旧坚持己见，将此人推出午门斩首示众，以儆效尤！”

此刻在张铎看来，那是大局已定。

因此，立即开始旧事重提，那脸上就像是立了什么大功一样的表情，更是夸张无比！

“陛下，微臣认为张大人所言有理，宫中留此宫人就是一大隐患，还请陛下将此人处死！”

“微臣附议！”

张铎话音落地，老头郑拓等几个平日里就爱抓些鸡毛蒜皮小事的言官，全都站了出来，力挺张铎。

反正他们这些家伙，平日里就是靠谏这谏那地过活，现在他们站出来，无非就是力挺一下同僚，这有什么？

第三十九章杀鸡儆猴（下）

被一众言官们威逼，李世民的脸色很难看，就在他想要发怒的时候，却见李元霸淡淡地看着跪满地的一众言官谏臣，道了一声：“说完了吗？”

“嗯？”

张铎不明白，为什么事情都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面前这个小子还是这么一副淡然的表情，莫非还有什么后手不成？

就在他想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突然对李世民拱了拱手，说道：“陛下，我想要叫个人上来！”

“准！”对于自己兄弟的请求，李世民自然是有求必应。

“陛下……”张铎还想要再说些什么，可是被李世民一个眼神给瞪了回去。

李元霸对刘三水招了招手，刘三水见状，不顾众臣公脸上的惊讶之色，‘蹬蹬蹬’地小跑了过去，待李元霸在其耳畔说了几句话之后，又神色焦急地带着两个小太监直奔着大殿之外跑去。

“这，这怎么回事？刘公公不是陛下的亲侍吗？怎么会对这贱奴如此言听计从？难不成陛下对其的信任已经到了如此地步，自己的亲侍也是任其予取予用？”

想到这里，张铎似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心里头彻底给李元霸打上了死刑的叉叉。

……

在太极殿中等了约有二十分钟的时间，就在张铎有些忍不住的时候，刘三水领着一个容貌清秀的女官从大殿之外走了进来，起先跟着刘三水一同出去的两个小太监，跟在两人的身后，两人的手上还分别提着几样东西。

“启奏陛下，尚食局掌膳王然带到！”刘三水像李世民复命。

“奴婢王然，见过陛下！”王然小麦色的脸上，带着一丝明显地胆怯，毕竟她长这么大以来，还从来没有上过朝堂呢。

“嗯，平身吧！”李世民淡淡地点头。

看到来人竟然是尚食局的一个下人，文武百官更加糊涂了，就算是长孙无忌他们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过就算长孙无忌糊涂地有些心焦，这朝堂之上有人比他还要心焦。

只听那张铎说道：“贱奴，朝堂乃是陛下与百官商议国家大事之地。我大唐早就有宦官不能参政的法令，你今日出现在朝堂之上，已经是陛下恩典了。现在，你又让人把尚食局的一个女官叫来太极殿，到底是何……”

这下张铎把李元霸的火给彻底点燃了，一口一个贱奴叫的还很顺嘴，还真当自己就高人一等了？

“尼玛，老梆子，老子给你脸了是吧？张口闭口地贱奴、宫人、宦官的，你特么的哪只眼睛看到老子是贱奴了？”

心中怒火飙升的李元霸，不由分说地上前一步，紧紧揪着张铎的衣服领子，一下子把他给提起了起来，在口中说出这些话的同时，右手也没有闲着，直接对着张铎的脸就是几个大耳刮子抽了下去。

“啪啪……”

正反连续四个大耳刮子，以李元霸的手劲，直接就把张铎的脸给抽肿了，一缕缕的鲜血，顺着张铎的鼻孔还有嘴角流了下来，那样子看起来极其地渗人。

“噗通！”

张铎的身体重重地跌落到了地上，身体上传来的剧烈疼痛，让他忍不住‘啊’地一声大叫了起来。

“哼，给你点教训，让你知道嘴贱的下场！”

李元霸从怀中掏出了一块丝帛擦了擦手，脸上甚至还带着一丝暴虐之色。

因为李元霸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从他迈步动手，到最后掏出丝帛擦手，只不过才过去了几秒钟的时间，一众文武百官甚至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嘶……这，这……”

先前为张铎帮腔的一众言官谏臣们，面面相觑，瞬间被这刺激的一幕给整地大脑当机了。

武官那边的程咬金以及站在他身边的黑脸汉子，相互对视了一眼，双方眼中的笑意不言而喻：

“他奶奶个熊的，四公子还是怎么猛，哈哈……张铎老匹夫，你特么的也有今天啊！要不是担心俺秦二哥生气，俺早就把你给掐吧死了！”

“嘿嘿，早就想收拾这老货了，今天四公子可是替咱爷们出了口恶气了！”

嘿，这俩货全都是一个德行，那幸灾乐祸的劲头还真有的一拼。

发生了这一幕，朝堂之上有人欢喜有人愁。

这郑拓和张铎一向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两人之间的友谊已经超脱了性别的界限，故此瞅见着自己的同僚被人给暴揍了一顿，作为张铎好基友的郑拓，一下子跳了出来，满脸悲愤地指着李元霸说道：

“大胆恶奴，竟敢在朝堂之上行凶，难道你想要欺主罔上，行刺皇上吗？”

“行刺皇上？好大的帽子啊！”李元霸冷冷地看了郑拓一声，说道：“自我进得大殿之后，这老梆子就以贱奴相唤，贱奴也是他能叫的吗？哼！”

“你，你……”郑拓被李元霸那仍旧残留着一丝暴虐的眼神给看的浑身发毛，他豁然转身，对着李世民纳头便拜：“陛下，此人在朝堂之上殴打朝廷重臣，既是藐视陛下，又有大逆不道之举！陛下，此人罪大恶极，微臣恳请陛下命令皇城禁卫将此等凶徒抓起来，处以极刑！”

说实话，当李元霸进入大殿说出参奏张铎的那番言语之后，一众言官中除了魏征，都已经打定主意搞死他。

而今，李元霸当着众人的面殴打他们的同僚，更是让他们抓住了小辫子，这其中甚至还包括两三个武官队伍中的人。

“陛下，郑大人言之有理，此人简直就是胆大包天，胆敢藐视皇家尊严，确实该死！”

“求陛下为微臣做主啊！”

这些声讨李元霸的文臣武将，全都从队伍中走了出来，汇合已经从李元霸的暴揍中清醒过来的张铎，齐齐向着李世民跪地建议。

其实，李世民也没料到这个四弟竟然会选择这个时候突然爆发，不过他

这心中也有气啊，你张铎算是个什么东西，竟然敢屡次以‘贱奴’来称呼元霸，活该被打。

“行了，你们特么地有完没完了？你们都他妈的是瞎子，是聋子吗？光看见老子揍哪个老梆子了，之前那老梆子管我叫贱奴的时候，你们干什么去了？如果换做你们被人叫贱奴，喊阉货，你们愿意吗？”

被一大群蚊子围在耳朵边‘嗡嗡嗡’地乱叫，是人就会觉得心烦，李元霸现在就是这种感觉。

李元霸话音放落，一个身高至少有一米八五，体重绝对超过一百公斤的中年汉子站了出来，严重带着鄙夷地说道：

“哼，你能跟我等相比吗？本将早年随陛下南征北战，为我大唐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更是官至右卫大将军，岂是你这等恶奴能够相比的？”

第四十章凶悍连击！

这可怜的魁梧将军没有注意到，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李靖、长孙无忌等这些文臣武将们，脸上全都露出了古怪、鄙夷地神色，就连高高坐于龙椅之上的李世民，脸上都出现了一丝怒火。

敢和十九年前的战神比军功，比地位？你特么的脑袋瓜子被雷给劈了吧？

文官队伍中，有一个人听到这魁梧将军的话后，脸上明显露出了焦急的神色。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魏征。

只见他悄悄瞄了不远处的李元霸一眼，见其脸上看不出喜怒之后，心中顿时就是一沉，也顾不得突兀不突兀地了，上前两步来到那魁梧将军身侧，道：“君集，不可如此……”

君集？

这看起来身材魁梧的家伙竟然是大唐名将，侯君集？

那也就难怪了，据史料记载，侯君集早年不学无术，却常以勇武自称，后入秦王府随李世民征战，立下战功，这才逐渐被李世民赏识，官至兵部尚书，获封陈国公。

虽说这家伙对大唐朝、对他李世民是忠心耿耿，可是却为人浮夸，恃宠而骄，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给他点阳光他就灿烂，给他点洪水他就泛滥，而且还是典型地嘴欠。

所以这些年来，在这文武百官里他也没能有什么好人缘。如果不是李世民见这家伙还有些勇武，而且对自己还算忠心的份上，屡次给他擦屁股。要不然的话，就他得罪的那些文武同僚们，一人一口唾沫都能够把他给淹死。

当然了，侯君集在这大唐朝中也并不是没有好友，至少魏征就和他关系不错。

见到魏征出来劝自己，侯君集那恃宠而骄的性格又发挥作用了，他有些不满地一把推开魏征，直接点着李元霸的鼻子尖，说道：“你这个恶奴，先是由于昨日以谗言哄骗陛下微服入得尚食局，之后更是当着圣上的面殴打朝廷重臣，此两者皆是大不敬的死罪，现在你还不认罪伏法，难道还等着本将军亲自动手拿你吗？”

“恶奴？”李元霸心头的怒火越烧越旺，他豁然扭头，昂着脑袋看着一米八多高的侯君集，破口大骂：“看来你也和那个老邦子一样，全都特吗是不长记性的东西。这是奴是主的，还轮不到你来评判！你不是要动手吗？来啊！你倒是动手啊？还将军呢，老子看你连个老娘们都不如，光说不练，孬货！”

听到李元霸那吊着嗓门的一通大骂，朝堂之上顿时陷入了一片寂静当中，就连先前那些齐声参奏李元霸的声音都沉寂了下来，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神情呆愣地看着李元霸。

实在是李元霸这些话说得太牛逼了，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呵骂平日里高傲无比的军功将军侯君集，这小子也是古往今来独一份了。

“你，你……”

侯君集气的脸色红一块青一块的，这么多年了，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说他，因为那些曾经敢这么说他的人，全都被他送去地府见阎王了，所以他的脸色很快就变得通红无比，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你这该死的阉货，现在本将军就为陛下除了你这噬主的恶奴！”

好嘛，到现在他还以为李元霸是宫里的宦官，就这智商，还真让人怀疑他这个将军是怎么带兵打仗的。

当然了，侯君集的极度自傲，终究还是让他承受不了这种谩骂，以及他认为的，周围同僚们鄙夷地眼神。

所以，他率先动手了，他那高大的身躯就像是一头冬眠被吵醒了的爆熊一样，挥舞着拳头，笔直地向着李元霸冲了过去。

“侯大人，息怒！”

“侯君集，你疯了！”

“禁卫何在，赶快护驾！”

事情的发展变化太快了，根本就是一众文武百官想不到的，眼见着侯君集率先开始动手了，大殿中所有人都大声惊叫了起来。

侯君集作为一个征战沙场数载的将军，自然练有一身精湛的武艺，所以当他冲过来的时候，速度是迅疾如风，拳头擦着空气，发出‘噗噗’声，这一下要是轰中了，怕是要被砸飞出去，吐血三升。

“哼，这就承受不了了，也是个没脑子的蠢货！”

就在朝堂上乱成一团的时候，那边李元霸也动了起来，只见他像是一只敏捷的豹子，在绕过几位大臣的身体之后，一个矮身躲过了侯君集的拳头，随后就是一个弓步冲拳击中了侯君集的腰部，穿喉弹踢踹在了他的下阴，马步横打击中了矮身无助下体的侯君集太阳穴上……

李元霸打上了瘾，口中学着偶像李小龙，‘打打打’地叫了出来，区区十多秒的时间，一整套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体拳，被其完整地使用了出来。

“嘭！”

最后，侯君集那两百来劲的身体，被李元霸一脚给踹飞了出去，重重地跌落在地面之上。

俗话说得好，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所以这一套死亡连击，李元霸是毫不留手，再加上李元霸此刻的身体素质那是强悍地堪比狮虎，故此使用出来这一套完整的军体拳，侯君集可算是遭了大难，就算以后他能够侥幸活下来不死，身体上也得落下残疾。

所有人都傻了，就连那一队被刘三水呼唤进殿的黑甲禁卫们，也都把眼睛瞪得比灯笼还大，死死地盯着李元霸，一副活见鬼的样子。

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把这位侯大人换成他们的话，就算他们此刻是全副武装，恐怕都不是这位猛人的对手。

实在是太变态，太逆天了，简直凶悍地惨不忍睹！

……

此刻，距离侯君集最近的程咬金，心中充满了‘啪儿塌儿坨儿’，这特么的还是人吗？

瞅着距离他不远处的，脸上、手上没一块完整地方，口中还不断冒着鲜血的侯君集，程咬金有些艰涩地咽了一口唾沫，暗道：

“老天，俺就说哪里不对劲了，当年这位爷虽说打起来毫无章法，可是对自己阵营的人，最终总是会留些力的。可是看他刚才那凶残的样子，简直就是把人往死里整啊！还好，还好四公子的目标不是俺……”

正想到这里，刚好李元霸的眼神瞄了过来。

程咬金顿时吓得浑身一个哆嗦，原本威武的脸上，被其努力挤出来一个狰狞无比的笑容，冲着李元霸微微点头。

李元霸瞧着好笑，于是便一指侯君集的身体，道：“这位将军，请你去看看那货死了没有！没死的话，送去太医署，兴许还能抢救一下！”

第四十一章民以食为天（上）

程咬金现在恨不得对李元霸跪舔，哪里敢不听他的话？

他上前两步走到侯君集的身侧，先是伸出那双臭脚，狠狠地踹了侯君集的肚子两脚，口中还象征性地叫了两声‘老侯’，见其没有什么反应之后，这才小心翼翼地蹲在侯君集的身边，伸手手指探了探他的鼻息。

过了好一会，程咬金吭哧吭哧地说道：“回四……回这位公子的话，侯将军没什么大碍，就是气息有些若有若无罢了！”

原本程咬金打算直接喊四公子的，可是他忽然想起，面前这两位似乎在刻意规避这小魔头的身份，所以就临时改了口。

听到程咬金的话后，朝堂上的文武百官集体无语了。

噗，都快没气了，还尼玛叫没什么大碍？

程老妖精，你又淘气了！

李元霸闻言点点头，轻声嘀咕道：“这都不死，命还真是大啊！”

唰！

在场的所有人，听到李元霸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脸上的冷汗瞬间如雨水一般掉落。

什么情况？听这位的意思，似乎是很不满这个结果啊！

“锵锵锵！”

就在此时，原本围在门口的那队黑甲禁卫们终于反映了过来，他们迅速地冲了进来，手持着武器直接把整个太极大殿给围住了。

而他们的首要防卫目标自然是高高坐在龙椅上，身边不知何时多了几个宦官保护的李世民；至于首要攻击对象吗，那就是长身而立，手无寸铁的李元霸了。

被这么多人小心翼翼地警惕着，李元霸倒是无所谓，不过李世民却是显得充满了怒火，他挥了挥手，说道：“行了，你们先都退下去吧。”

一队禁军们有些摸不到头脑，不过既然皇帝老子都不担心自己的安全

了，他们就算再操心也没用，索性向李世民行了一礼，就全都退出了大殿。

而那几名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李世民身旁的宦官们，也全都向着太极殿后面退了下去。

虽说这些人都退下了，可是这朝堂之上的气氛依旧显得有些压抑。

文武百官在初时的骚乱之后，全都重新站回了各自的队伍，大殿正中只有李元霸、王然，两个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的小太监，以及嘴角仍旧带着血迹的张铎，为其请命的郑拓，还有躺在门口挺尸的侯君集。

一时间，朝堂上的氛围显得十分寂静起来。

“来人，把候大人带下去，让太医署的太医好好调理，勿要让其留下伤残！”

过了好久，李世民这才想起还有个要死的侯君集等着救治，于是便立刻让人把侯君集带下去诊治。

毕竟这家伙虽说在文武百官中没有什么人缘，但对他还算忠心，最重要的是，这侯君集是李世民用来平衡文臣武将的重要棋子之一，可不能让他在这个时候挂掉。

.....

眼见众人不肯提方才之事，嘴角血迹未曾散去的张铎，在咬了咬牙之后，再次谏言：“陛，陛下，此人简直就是无法无天！请陛下下令，让禁卫.....”

“好了，方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张铎话都没说完，就被李世民给打断了，他扭头看了李元霸一眼，继续说道：“你告诉朕，为何将尚食局掌膳女官唤上殿来？”

李元霸好整以暇地说道：“既然张御史说我‘祸乱圣心’，那我就让御史大人看看昨日陛下究竟在尚食局做了什么！”

说到这里，李元霸拍了拍手掌，道：“你们两个，把手中提着的东西全都拿出来把！”

“锵~~~哐当~~~”

两个小太监闻言，直接把手中大包小包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放在了地上，期间还夹杂着金属碰撞的声音。

众臣满带着疑惑，将目光投了过去。

只见地上杂七杂八地放着十多样东西，有半圆形的小炒锅，铝制双耳的烤盘，一碗清澈略黄的猪油……总之，但凡昨天下午李元霸要求特别制作的几样炊具，以及菜籽油、猪油，还有八角、桂皮等几样调味料，全都被摆到了大殿光华的地板上。

“这是什么东西？”

“那圆圆的东西，看起来倒像是农具啊！”

“那东西我知道，是八角、陈皮，药材来的！”

……

文武百官瞅着地上的十多样东西窃窃私语，任他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这些东西究竟是做什麼用的。

李元霸走到这些东西面前，分别提起了小炒锅还有那一小壶猪油，说道：“诸位大人，想必你们活这么大也没有见过这两样东西吧？”

提着这两样东西，在一众大臣们面前转悠了一圈，李元霸迈着八字步走了回来，把两样东西丢到了张铎和郑拓地面前，说道：“你们两位也看看，可曾认识这东西？”

郑拓和张铎面面相觑，过了好半晌才说道：“你这人好没道理，你哄骗陛下去尚食局那等下贱之地，与这些奇巧之具有什么干系？难道陛下会专门为了这些破铜烂铁，小颗小粒地去尚食局不成？”

“破铜烂铁，小颗小粒？”李元霸哈哈一笑，道：“干系大了！就地上的这些东西，足以在我大唐天朝掀起一场腥风血雨，让我大唐天朝的子民为之生生死死，无怨无悔！”

一石激起千层浪！

李元霸这话说的太满了，就这十多样东西就能够有这样的效用，那岂不是说大唐王朝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可能？

李世民也明显没想到李元霸会来这么一出儿，他双目微微一凝，直直地盯着李元霸，说道：“你所说之事乃是关系到军国的大事，切不可胡乱言语！”

听到李元霸那明显不靠谱的话，张铎也跟着冷笑了一声，说道：“哼，区区黄口小儿也想妄谈军国大事！就这几样东西就能在我大唐掀起一场血雨腥风？愚昧无知！”

这老家伙还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这刚刚被李元霸给抽了几个大嘴巴子，现在就又跟这侮辱起李元霸来了。

不过李元霸现在可没空在这个问题上难为他，只听他说道：“张御史，我来问你，‘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张铎自以为饱读诗书，所以在听到李元霸这句话的时候，哈哈一笑，说道：“怎么，你还想考校老夫不成？好，那老夫就给你解释一番。”

说到这里，张铎顿了顿继续说道：“‘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话出自《荀子·哀公》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君王好比是船，百姓好比是水，水既可以使船行驶，也可以使船淹没。其隐身意就是，百姓可拥护君主，也能推翻君主。老夫这样解释可对？”

第四十二章民以食为天（下）

李元霸淡淡地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开怀的笑容：“张御史还真是饱学之士啊！只是不知道御史大人听没听说过‘民以食为天’呢？”

“哼，这有何难？”张铎闻言冷哼了一声，那胖胖的双颊配上此刻高傲的样子，看起来还真是有些滑稽。

只听他继续说道：“此句乃是出自《汉书·酈食其传》，其原句是‘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其意是指百姓以粮食为自己生活所系，没有了粮食，他们也就没有了存活下去的希望！而没有了民，王也就无从称王。”

“好，张大人这话可是说到了正题上了！”张铎话音方落，李元霸就拍了拍手掌，说道：“张大人，这些年来，我大唐虽说已无战乱之忧，但是天下时常会遭到一些天灾，例如洪水，例如大旱……！”

“这与大殿上摆放的几样东西有什么关系吗？”听到李元霸开始扯一些有的没的东西，站在张铎身侧的郑拓拧起了眉头，说道：“你若是想拖延时间的话，本官劝你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陛下乃是天子圣君，不管你说地多么巧舌如簧，终究会治你的罪，你就不要再浪费口舌了！”

李元霸就像是没听到郑拓的话一样，而是继续说道：“这些天灾让‘民以食为天’成了笑话，百姓无粮可食，自然就会想办法去偷，去抢，甚至是集结起来，发动叛乱！到时候‘水则覆舟’就成了事实，你敢说这不是让我大唐掀起一场腥风血雨，让我大唐天朝的子民不为之生生死死的家国大事？”

李元霸的话虽说让大殿中的一众朝臣感到很是震惊，可是仍旧有人不置可否。

只见张铎蹦了出来，说道：“笑话！你说是家国大事便是家国大事了吗？说来说去，你还是没有说到点子上，这几样东西究竟是什么，到底有什么用？你倒是先给我们说清楚了啊？”

李元霸冷冷地一笑，说道：“我大唐朝的吃食自建国以来，就一直是以蒸煮、炙烤为主，这几种烹调方法虽然古老、原始，但是却适合所有的平民百姓之家。昨日，陛下去尚食局，就是因为听说局里的女官研制出了一种新的烹调方法，而且还适用于普通的平民百姓之家，你们说，这算不算是家国大事啊？”

“什么？”

“一种新的烹调方法？饭不是能吃饱了就可以吗？”

“你知道个屁，别小看了任何看似平常的东西……”

李元霸话音方落，一众朝臣就开始窃窃私语起来，不过看他们的样子，有的脸现茫然之色，有的脸上似懂非懂，至于像长孙无忌、李绩他们这些老狐狸，则是很快就想到了其中的关键点。

至于张铎还有郑拓，一看就是那种饱读诗书，一生都奉献给了孔老二的穷酸儒，他们可不懂区区一个‘烹调’之术能够掀起多么大的风浪来。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厨子了？”张铎冷声说道：“这里是朝堂，不是尚食局那等下贱地方，只不过是一种烹调方法罢了，能有什么用处？”

“能有什么用处？”李元霸满脸鄙夷的看了张铎一眼，说道：“先不说这种烹调方法可以让百姓的生活丰富起来，单是对于商贾而言，就是不可多得的商机。人都说‘士农工商’，虽说‘商贾’位于最底层，但是不得不承认，他们拥有很多人都赖以生存的东西，那就是‘财’！为了‘财’，很多人会不择手段，去偷盗，去强夺，甚至是杀人越货。”

说到这里，李元霸顿了顿，继续说道：“如果我们把这种新的烹调方法投放到坊间，相信很快坊间就会建立起一条庞大的商业链条。例如想要进行这种新型烹调，所使用的特质厨具，烹调所需要的调料，食材……再加上依靠新的烹调方法成立起来的酒楼……如果这些都能够建立的话，那会为我大唐的赋税增加多少？必将是一个极其可观的数字！”

“好！”李元霸的话音放落，长孙无忌就蹦了出来，说道：“陛下，四……这位公子说的很有道理。只要新的烹调方法得到大力推广，那么不仅可以让百姓心记陛下的恩德，更是让我大唐国库充盈。此乃一举两得之举！”

“长孙大人，你……”

看到长孙无忌站出来替李元霸说话，张铎和郑拓的脸色齐齐一变，他们可是知道长孙无忌在大唐朝的能量的。

人家可是长孙皇后的亲哥哥，从小与皇上就一起成长起来，情同手足，而且长孙无忌身为吏部尚书，左武侯大将军，无论是在文官还是武官系统中，都具有很高的威望，只要他一点头，那这件事情基本上就定性了，再想要办这个可恶的少年郎，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张御史大人，这些个厨具还有调料就是新烹调方法‘炒’的必需品。这些乃是福泽后世千万年的圣物，你竟然嘲讽它们说是一些破铜烂铁、小颗小粒，你可知罪？”

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着张铎和郑拓，说道。

张铎和郑拓，两人的脸彻底黑了下来，原本他们还想谏言陛下把这个该死的少年郎给处死，没想到竟然演变成了这种情况，还真是世事无常啊。

“这，这……可是这也不能成为陛下微服前往尚食局的理由啊，大可以让尚食局掌膳把这些东西送到皇上面前，何必劳动圣驾亲下下贱之地呢？”张铎还在坐着最后的努力，他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名声蒙上污点。

“哼，这等圣物乃是隐秘之事，一旦泄漏，会对我大唐朝造成多大的动荡，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李元霸大声呵斥了起来，“陛下虽是万金之躯，可是为了黎民百姓，甘愿冒着被你等愚臣误会、直谏的名头，亲下尚食局，你竟然还在这里颠倒是非，我看想要‘祸乱圣心’的是你！”

李元霸的声音越说越大，他的语调也是越来越严厉起来。

“嗡！”

此刻的张铎，就感觉自己的脑袋一下炸开了，成了一团浆糊。

原本还想要靠着这一次的谏言能够名留青史，这可倒好，若是真如那小子所言，自己倒是也能够载入史册，只不过是遗臭万年罢了。

第四十三章神勇武王（上）

“不行，绝对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张铎的脑子中疯狂地闪过各种念头，可是似乎哪一个念头都不能够实现。

突然，他的眼睛一亮，说道：“陛下，微臣并非是要‘祸乱圣心’，而是所谓皇家无小事，陛下不带一兵一卒，未曾说明原由就亲下尚食局，这于理不合。万一皇上在昨日出了什么事情，那置我们满朝文武于何地？”

说到这里，张铎似乎是来了劲，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微臣任御史中丞多年，虽说并无大的做为，但却是谨遵上谕，对陛下直言不讳。陛下只是听信那宦官之词，不听微臣谏言，微臣亦是无奈。现在微臣就撞死在这大殿之上，以还清白之躯。”

“张铎，你闭嘴！你这是在逼迫陛下吗？”这下魏征终于站不住了，跳了出来，对着张铎就是一通呵斥，随后他转身对着李世民行了一礼，道：

“陛下，张铎虽说为人清高，但这一切都是为了陛下。方才，张铎言语之间有过失礼法，还请陛下念在他年事已高，饶了他这一次吧！”

张铎愣住了，心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个个的都不站在我这边了，难不成我今天就白整这一出了？”

不管张铎心中在想些什么，李世民的脸上可是没有半分的好颜色，他冷眼看了看殿下跪着的张铎、郑拓，以及脸上始终带着淡淡地笑容的李元霸，大袖一摆，说道：

“罢了！张铎，自从朕调你任御史中丞期间，你虽屡屡直言谏朕，可谏言却是不分场合，而且从未分出过轻重缓急。你身为御史中丞，身上肩负着监察百官之职，结果事实真相都没查清楚就凭空谏言，如此地不分黑白，已经没有资格在做在这个位子了。来人，传旨：着革去张铎御史中丞之职，赐良田十亩，回家种田去吧。”

“啊？”

朝堂上的所有人都愣住了，这皇上什么时候转了性子了，按照他以往的脾气，即便是他心中有火气，也就呵斥两句就完事了，今天怎么直接给免了张铎的职？

这，这是什么情况？

“陛下，陛下，微臣哪里错了吗？”张铎心里充满了惶恐，大声地叫

道：“如果没有侍卫护您在身侧，陛下的安危一旦出现什么差池，那将是我等臣民的不幸，将是大唐万千百姓的不幸。陛下，微臣不服，不服啊！”

这老家伙，还一直纠结着这次的事情，总固执地以为自己是错的。

“朕的安危？哼，直到现在了，你还是如此地糊涂！”李世民豁然起身，他死死地盯着张铎，问道：“张铎，朕来问你，你可知道我大唐第一勇士是谁？”

张铎闻言一愣，支吾道：“这，这……”

“这什么这，要不要朕来告诉你？”李世民冷哼了一声，说道：“我大唐第一勇士乃是朕的四弟，卫王李元霸！而此刻站在你身侧的这位，便是朕的亲四弟，便是那卫王李元霸。有他随身护卫在朕身侧，你以为朕的安危还会出现什么意外吗？”

李世民的一番话，不仅是让张铎和郑拓在一瞬间变得神情呆傻，就连这朝堂之上那些并不认识李元霸的一众文武百官们，也都是一副活见鬼的模样。

“这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张铎神色癫狂地说道：“当年，四公子被雷劈中，不幸丧命。高祖皇帝悲痛万分，追封其为卫王，葬于秦岭未名之地。而今，而今已然过了十九载，他怎么可能就复活了呢？”

“哼，当年元霸被雷劈中，袁天罡曾断言四弟会于十九年之后清醒。朕便遣人前往极北之地，寻到了一块万年玄冰，将元霸冰封在了里面！”李世民说道：

“前几日，袁天罡预言应验，元霸真地醒了过来！朕即将元霸带在身边，前往尚食局，这可比一支百人禁卫队要安全得多！”

说到这里，李世民扫了一眼殿中百官，最后眸光还是落到了张铎的脸上，只听他淡淡地说道：“现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张铎傻呆呆地看着李世民，半晌之后，突然‘噗’地一下喷出了一口暗红色的血液，眼睛一翻，直接晕了过去。

“哼！”李世民一甩袖子，道：“来人，把张铎拖出去，等他醒来之后，告诉他，朕准他告老还乡！”

“锵锵！”

四个身穿黑色甲冑的禁卫走了进来，什么话都没说，直接给张铎拖下了

大殿。

当张铎被拖下去之后，整个太极殿顿时陷入了平静当中。

今天朝堂上发生的这一切都太特么地刺激了，御史谏言，竟然谏出来一个已经销声匿迹了十九年的王爷，这也太戏剧化了吧？

一众朝臣们根本就不敢说话，因为这位可是四公子，勇猛的厉害。他们一不小心说错什么话，没准也会跟那倒霉的侯君集一样，被其给狠狠地连上那么一套死亡连击，那到时候可是哭都没地哭去。

而且，这要搁别人敢在这神圣的太极大殿上如此放肆地话，别说是一个沉寂十九年之久的王爷了，就算是太子李承乾也得遭殃。

可是看看现在的皇帝，方才只不过是挥挥手，就把这件事情云淡风轻地揭过去了，这是有多得宠啊？

李世民坐在龙椅上沉默了良久，突然一抬手，说道：“三水，宣旨！”

随着他的话音刚刚落地，刘三水就从李世民身前的龙案上，拿起了一卷黄橙橙的布帛，在上前两步之后，刘三水打开手中的布帛，大声念了起来：

“元霸，乃高祖皇帝四子，朕之胞弟。其自幼便神勇无比，武功盖世，更是为我大唐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然，十九年前遭天妒，被雷击中，昏迷至今，幸今安然归来。”

“今，朕特将卫王改为武王，加‘神勇’封号，赐‘上柱国’勋级，可入皇宫而不报，面君而不跪！令，朕闻秦岭之下，长安城境内有新晋县职，名曰芷阳，乃是山清水秀之福地，特赐予武王为封地。”

“然芷阳从未做过勋贵封地之用，故朕特赐‘武王别院’与武王，其芷阳府邸在建期间，便居于长安‘武王别院’，并可组建一支王府护卫军，护卫武王府邸！”

刘三水话音落地，朝堂上文武百官的下巴都掉下来了。

第四十四章神勇武王（下）

这，这是什么封赏？

“入皇宫而不报，面君而不跪。”

这个很好理解，无非是可以随意出入皇宫，看到皇帝老子不下跪罢了。

毕竟他们明白十九年前的李元霸的性格，那就是典型的傻二愣子，做什么事情都是横冲直撞，从来不讲求后果。就像方才那倒霉的张铎，以及被揍了个半死的侯君集，像这样的猛人，根本就不是世间的礼仪能够限制地了得。

所以圣旨上的这一条，文武百官也都能够接受。

至于后面的‘神勇’封号，那可就是开创了大唐先例了，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给活着的男人来个封号的，这不是咒人死吗？

不过回头想想也是，人家武王都是已经死过一次的人了，哪里还会在乎封号不封号的。

这圣旨前两条，想想也容易让人接受，可就是这最后的一条，真是太夸张了，不仅把从未有过勋贵封地的县职封地直接赐给了李元霸，并且还是在长安城附近，这不是摆明了想要时常见到他吗？

还有那支莫名其妙的王府护卫军，虽然唐初实行的都是府兵制，每座亲王府也都有亲事府和亲事帐内府，有亲王护卫队，可是别忘了圣旨上所说的可不是亲王护卫队，而是直接称其为王府护卫军，这‘队’和‘军’的区别可就大了，单是人数上就要多上很多。

反正这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只要这道圣旨一下，神勇武王李元霸，就成了这大唐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了，只要谁招惹了他，先不说会被这猛人给虐个半死，就算是皇帝老子都不会帮着他。

这是典型的帮亲不帮理，有理你也说不出！

再有，李世民之所以选这个时候让刘三水宣读圣旨，就是咬死了这些谏臣官们不会蹦出来瞎搞胡搞，毕竟这才刚刚罢免了一个御史中丞，谁这么吃饱了撑的，敢跳出来找刺激玩啊？

不管殿中的文武百官们怎么想，反正李元霸现在是乐呵呵的，这一听就是大手笔啊，又是神勇武王，又是府邸、私军的，这尼玛是要发的节奏啊！

而且俗话说得好，背靠大树好乘凉，根据历史记载，李世民至少还有十六七年的活头，而且之后的唐高宗李治也成了他的专职小学生，只要这两棵大树不倒，李元霸这一生就足够逍遥度日了。

“臣弟领旨！谢皇兄厚赐！”

李元霸喜滋滋地跪在地上谢恩，双手捧过了圣旨，嘴巴都快咧到了耳朵根，那呵呵傻笑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从哪个犄角旮旯里蹦出来的傻二愣子呢！

“好了，诸位爱卿若是无事可奏，便都散了吧！”李世民见大殿中众臣全都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所以大袖一挥，说道。

“臣等告退！”

一群文武百官带着今日的震撼，全都躬身行礼，退出了大殿。

.....

散了朝会，众臣便纷纷向着宫外走去了，而此刻，程咬金以及那名脸色黑黑的中年壮汉，却是快步跟上了杜如晦还有房玄龄。

“俺说，玄龄兄，克明兄，今日你们俩的态度不对啊？似乎你们见到武王殿下也没有什么吃惊的啊？”

程咬金确实很好奇，房谋杜断，这可是大唐朝公认的两位名相。可是今天这两人在朝堂上那一脸了然，以及沉默寡言的表现，根本不像是他们俩以前的作风啊。

是以，他这才匆匆跑上来，询问两人。

杜如晦和房玄龄相视了一眼，同时呵呵笑了起来。

那紧跟在程咬金屁股后面过来的黑脸壮汉见状，顿时有些急了，他瓮声瓮气地说道：“你们这俩老家伙，平日里就你们话多，现在却给我们老哥俩卖起关子来了，小心老黑我回头去住你府上，吃你的，喝你的，恶心死你！”

杜如晦和房玄龄脸上的表情同时一僵，还别说，这莽汉还真干得出这事来。

只见房玄龄瞪了那黑脸壮汉一眼，说道：“你这个尉迟敬德，都已经是右武侯大将军了，还整天竟说一些个浑话。”

尉迟敬德，这黑脸壮汉竟然是他？

尉迟恭，字敬德，朔州平鲁下木角人。唐朝名将，官至唐右武侯大将军，封鄂国公。其为人纯朴忠厚，勇武善战，一生戎马倥偬，征战南北，驰骋疆场，屡立战功，更是于玄武门之变助李世民夺取帝位。

尉迟敬德嘿嘿一笑，露出了两个大板牙，说道：“玄龄公，老黑我别的没有，光有这一膀子力气，还有一副能吃能喝的好身体。你们家若是粮食多，那你就还给我们卖关子吧！”

程咬金也是哈哈一笑，拍了拍尉迟敬德的肩膀，说道：“就是，俺看敬德这话说得不错，你再不说的话，俺拖家带口的，也住到你们俩的府上去！”

这下杜如晦没办法了，他翻了个白眼，说道：“行了，告诉你们也无妨！前两日……”

杜如晦把前两天去神龙殿见到李元霸的事情与两人说了一通，程咬金听完之后猛地一拍大腿，说道：“哎呀，俺就知道这小魔头没事，要不然当年怎么会突然下葬，连棺椁都没有让俺们见到。”

“嘘，你这老小子小点声，那可是武王殿下，不是什么小魔头！你忘了侯将军了吗？”尉迟敬德闻言吓了一跳，赶忙伸手捂住了程咬金的嘴巴。

杜如晦和房玄龄也是一脸深以为然的表情。

程咬金面色一变，一把挣脱开尉迟敬德的大手，小心翼翼地向着四周看了看，半晌之后这才松了口气，说道：“还好，还好没有外人！”

……

从太极殿中出来，李世民带着李元霸向着两仪殿中走去。

他还有很多话想要和李元霸说，毕竟对于现在的大唐朝，李元霸并不熟悉，他需要把李元霸被冰封的这十九年来，大唐朝发生一些的变化全都说与他听。

走了没有多长的时间，李世民和李元霸就来到了两仪殿。

在殿中的龙椅上做定，李世民挥了挥手，示意宫女、宦官们全都下殿，只留下了刘三水伺候在一旁。

“皇兄，你把我来到这里来，是有什么事情要吩咐我吗？”李元霸喝了一

口刘三水端上来的茶水，有些好奇地问道。

李世民刚要点头，这个时候一个方才退出两仪殿的小太监慌里慌张地跑进了神龙殿内。

李世民见状眉头一皱，低叱道：“发生什么事了，为何如此惊慌？”

小太监一下子跪在李世民身前，惊慌失措地说道：“陛，陛下……立政殿中侍女来报，皇后娘娘……皇后娘娘突然旧疾复发，呼吸不畅……怕是……”

第四十五章小翅膀扇起来（上）

“什么？”听到这小太监的话，李元霸这边当时就急了：“尼玛，我这小翅膀还没扇呢，这皇宫里头怎么就起飓风了呢？”

是啊，根据历史资料上记载，长孙皇后是于贞观十年崩，现在才贞观七年，她应该还有三年的寿命，这怎么就突然病危了呢？

还有，其实在昨天晚宴的时候，李世民就提出等晚宴过后，让李元霸给长孙皇后治疗病症的，可是后来这货已经完全喝多了，哪里还记得什么治病不治病地。再加上今天又是醒酒又是早朝的，李元霸早就已经把这件事情给忘死了。

“你再说一遍？”李世民和长孙皇后感情甚笃，此刻听闻长孙皇后昏迷不醒，顿时面露急色。

小太监偷偷抬眼看了李世民一眼，战战兢兢地说道：“启，启奏陛下，皇后娘娘突然，突然于寝宫中昏迷，这次怕是，怕是……”

“怕是什么？”李世民哼了一声，所幸不再搭理那个小太监，因为他突然想起昨日晚宴之前李元霸所说的话，不由得扭头看向了李元霸，说道：“元霸，你昨日说能够治好你二嫂的沉痾顽疾，此话可当真？”

听除了李世民法中的焦急，李元霸连忙说道：“皇兄，说实话，臣弟也不敢说能够把二嫂的病根彻底去了，不过只要按照我的方法去治疗的话，二嫂的身体肯定会出现好转。之后只要再寻找到一位当世名医，那么要治好二嫂的病，就十拿九稳了！”

“先别说什么去根不去根的，你现在先随朕前往立政殿去看看！”

看得出来，李世民和长孙皇后是真的很恩爱，此刻李世民表现出来的焦躁不安，没有丝毫地做作之色。

……

立政殿后堂，李世民满脸忧色地坐在榻前，右手轻轻抓着榻上长孙皇后的玉手。

这时的长孙皇后仍旧处在昏迷的状态中，只见她消瘦的脸庞上满是病容，呼吸也是若有若无。

此外，除了这榻前除了站着李元霸之外，还有太医署的几个老头子，其

中就有那个被李元霸救下性命的张桥。

“张桥，你先诊脉吧！”李世民看着长孙皇后越见憔悴的面容叹了口气，说道。

“请陛下移步！”

张桥老头子倒是毛病挺多，把李世民从床榻上赶了下去，他从随身的行医箱里挑出了一方光洁如玉的青瓷脉枕，垫在了长孙皇后的右手之下。

随后，他伸出三根手指搭在了长孙皇后右手手腕内侧，开始诊脉。

那一柱香还没烧了三分之一，张桥就满头大汗地站了起来，跪在李世民身前，口中说道：

“启奏陛下，皇后娘娘的昏迷是由气疾之症引起的。如果微臣所料不错的话，皇后娘娘的气疾之症当是儿时就带有的先天病症。”

李世民眼睛一亮，上前一步，抓着张桥的衣领，说道：“确实如此，你可有方法医治？”

李世民少年便追随父亲南征北战，本就是行伍出身，所以这力气可不是一般的大，直接把这身上没有二两肉的家伙给提溜了起来。

张桥年纪大了，被李世民这一抓之下，当时就吓了一大跳，不过却是不敢挣扎，只得憋着一张通红的老脸说道：“陛下，只要微臣配上几副药，而后再加以药膳调理，虽说并不能够痊愈，但却能够极大的削弱气疾发作的几率。”

“你可有法将皇后唤醒？”李世民紧接着追问道。

“这，这……”张桥满脸的难色，这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了。

“哼！废物！”李世民脸上闪过一抹戾气，一把将张桥丢到了地上，扭头看着李元霸，说道：“元霸……”

“皇兄，二嫂突然昏厥，应该是因为呼吸不畅，导致的血液中氧气不足，进而使脑部突然缺氧而造成的。”李世民话还没说完，李元霸就明白李世民的意思了，故此抢先一步说道。

“氧气？何为氧气？”李世民满脸诧异地看着李元霸，道问。

“氧气，这个……”

这下李元霸纠结了，他总不能告诉李世民说，氧气就是O2吧？这个概念甭说大唐人了，就算是放到欧洲也不会有人知道，因为欧洲现在还是相当落后的，就连传说中判明了O2的卡文迪许，都还没出生呢。

见李元霸拧着眉头解释不出来，李世民也不是纠结的人，现在最主要的是先救醒皇后，管他什么羊气，马气的，只要能够救醒观音婢的，就是好气！

所以李世民说道：“算了元霸，既然解释不清就不要去想了！朕现在问你，你可有法唤醒你二嫂？”

李元霸毫不犹豫地地点头，道：“有倒是有，不过嘛……”

说到这里，李元霸就拿眼瞄了杵在立政殿的一群太医署的老头子等人一眼。

聪明卓绝的李世民，哪里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大袖一挥，道：“尔等都退出殿外，没有朕的允许，谁都不许进立政殿！”

“诺！”

张桥等人立即躬身退了出去。

他们还巴不得离开立政殿呢，这搞不好皇后娘娘今日就殒天了，别到时候给他们弄个救治无功砍脑袋的罪过，还是赶紧离开的好！

……

须臾之后，立政殿后堂静悄悄的，大殿里除了躺在床上仍旧昏迷不醒的长孙皇后外，还有李世民、李元霸以及皇后的两个贴身宫女。

李世民脸色有些焦急地看着李元霸，道：“四弟，现在可以说了吗？”

“皇兄，其实我的方法也不一定管用，但是至少能够让二嫂醒转的几率大一些。”李元霸提前给李世民打好预防针，免得到时候没有唤醒长孙皇后，平白挨他一顿骂。

其实方才的时候，李元霸就已经想好了救治办法，毕竟以目前大唐的医疗水平来说，想要让长孙皇后清醒过来，那就只有针灸了，不过瞧张桥那苦瓜脸的模样，用脚想都知道这老货不会，所以他只能采取现代的办法。

“无妨，哪怕观音婢醒转的几率只有一点，朕也不会放弃！”李世民这是

死马当活马医了，管用不管用的，只有试过才知道。

“皇兄，那你先听我说一遍，待会等我出去之后再安排宫女们施救。”说到这里，李元霸组织了一下语言，继续说道：

“先让二嫂平卧在床上，足部略高，头部放低，解掉她身上的外套，只留下亵衣即可。然后用热毛巾擦脸，从小腿向大腿乃至全身做重推摩和全手揉捏。不过要记住，在二嫂知觉未恢复以前，不能给让她嘴角沾哪怕一滴的水。”

第四十六章小翅膀扇起来（中）

“此，此法当真有用？”

李世民听着李元霸新奇的治病手法，不由得有些不敢相信，就这么简单就能够把观音婢给唤醒？

不过旋即他也算是清楚了为什么要把张桥等人全都给轰出去了。长孙皇后贵为大唐皇后，乃是千金之躯，身体怎么能够被众大臣给看到。

李元霸现在可不敢给李世民什么肯定的答复，先前就已经打好预防针了，你还来问我，问我我也不知道。

所以他在心中暗自吐槽了两句，嘴上却是说道：“皇兄，这有用没用的，得看疗效啊！”

“对对，先试试看！”李世民现在正心焦长孙皇后的病情，能够不能够救醒，试试不就知道了，反正这个方法又不是什么要人命的法子。

“等一下，我先出去！”李元霸可不敢看长孙皇后穿亵衣的样子，那不是当着人家夫君的面耍流氓吗？还是赶紧出去的好。

所以李元霸扭头就要往立政殿外走去，不过这临近门口的，却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又回过头来说道：“皇兄，我还需要一些特制的琉璃器皿，特制的气囊……”

李元霸一口气罗列了四五样东西，只不过在每样东西的前面都加了‘特制’两个字，听的李世民头都大了。

李世民可不管你要什么东西，不过他也知道肯定是治疗长孙皇后用的，所以直接高呼了一声：“刘三水！”

“吱呀！”

在门口候着的刘三水，赶忙推开殿门小跑了进来，行礼道：“奴婢在！”

“你陪武王去一趟将作监，要将作监内所有工匠，竭尽全力赶造武王所要之物！”李世民眉头紧紧的皱着，大手一摆说道。

“奴婢遵旨！”

刘三水接了旨意，领着李元霸退出了大殿。

.....

“将作监”，掌管着宫室建筑，金玉珠翠犀象宝贝器皿的制作，和纱罗缎匹的刺绣，以及各种异样器用打造之事。

其监内设有大匠二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下，监中还设有左校、右校、中校、甄官等署，署中设有署令两人、署丞一人。

而这将作监也刚好坐落在皇城之内，出太极宫过承天门右转，紧挨着宫墙边上的就是将作监。

当刘三水领着李元霸来到将作监的时候，太阳已经彻底升空，看时间差不多上午十点左右的样子。

不过早有将作监的人在等候他们了，估计是已经接到了李世民的旨意。

“将作监少监沙弘见过武王殿下！”

两人刚刚走近门口，为首的那个蓄着短须，身穿少监官府的青年人就匆匆迎了上来，对着李元霸行了一礼。

虽说李元霸的身份是在今早朝堂之上方才公布的，可是皇宫当中本就消息传的极快，这将作监又处在皇城之内，他沙弘想不知道都不成啊。

“沙大人有礼了！”

虽说主子在这里，没奴才说话的份，可是李元霸毕竟刚刚清醒过来不久，还有很多事情都还不懂，所以刘三水就越权出来了。

他先是向杨洪还了一礼，随后尖着嗓子说道：“想必沙大人已经接到了陛下的旨意，但凡武王殿下所要之物，还请沙大人命将作监内的工匠们一定要殚精竭力地制作！”

“沙弘自当尽力！”

笑话，堂堂亲王想要的东西，就算是调用整个长安城的工匠，通宵达旦地做，也得把东西给做出来！要不然一旦惹得这位爷不高兴了，那倒霉的侯君集就是榜样。

得，感情这事儿已经传的人尽皆知了！

沙弘一边领着两人往将作监里面走，一边恭敬地对李元霸说道：“不知道

武王殿下所要为何物？”

李元霸笑了笑，没有回答杨洪的问题，而是问道：“沙大人，不知道将作监内有没有无色透明的水晶？”

“殿下称呼下官沙弘便是！”沙弘可不想被这位爷给惦记上，赶忙谦虚了一下，随后就追问道：“至于水晶嘛……敢问殿下，何谓水晶？”

沙弘这话倒是把李元霸给难住了！

尼玛，什么情况？难不成我泱泱大唐，天朝上国，竟然连水晶都没见过？

李元霸淡疼了！

他有些烦躁地抓了抓头发，无比纠结地解释道：“唔，怎么说呢！水晶就是一种珍稀的宝石，只不过相比较玉石而言要更硬度，但是透光度很强，颜色上有透明的、紫色的、粉色的……”

一边说着，李元霸还伸出手比划了个六棱柱的形态，道：“发育良好的天然水晶，呈现这样的六方的形态……嗯，对了，它们一般会在地底下、岩洞中的地下水源处出现。”

听到这里，沙弘的脸上露出了一个了然的神色，伸手招过来一个身穿匠人服侍的手下，道：“你去玉制坊取几枚水玉过来。”

“水玉？”李元霸闻言楞了一下，那一脸茫然的表情，简直和王大锤有得一拼。

“殿下且稍待，等水玉拿来，殿下一看便知。”看出了李元霸的疑惑，沙弘笑着说道。

过了还没有半柱香的时间，刚才的那个匠人手中端着一个托盘匆匆走了回来。

“大人，您看看！”

沙弘似乎在将作监内很有威信，匠人送上托盘之后，就恭敬地退到了一边。

李元霸探头往沙弘手中的托盘看去，只见盘子中摆放着三件晶莹剔透的器物：一件是雕琢的惟妙惟肖的水晶树叶；一件是打磨的圆润无比的黄色扳指；至于这最后一件嘛，则是一只天蓝色的蝙蝠摆件。

“这，这就是水玉？”李元霸手中捏着那只天蓝色的蝙蝠摆件，有些惊愕的问道。

沙弘连忙回道：“是的大人，这三件东西，都是水玉制成。”

“我勒个去，感情在唐朝的时候水晶不叫水晶，叫水玉啊！”李元霸翻来覆去地看着手中的蝙蝠摆件，有些奇怪的问道：“这水玉平时就只做这东西吗？”

“回殿下！”杨洪回道：“这水玉因为出产极其不易，故此多作为摆件或是首饰，专供皇族。”

“这样啊！”李元霸下意识地摸了摸下巴，殊不知他这心里头早就骂开了：“你妹的，真是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竟然用天然水晶来雕琢摆件或者首饰，你也不怕一个闪电下来，劈死你们这些个败家老爷们，”

第四十八章小翅膀扇起来（下）

既然沙弘让李元霸管他叫名字，那么李元霸也不会客气。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贱人就是矫情，李元霸可不想变成贱人。

所以，他轻轻抚摸着手中的水晶叶子，问道：“沙弘，现在将作监还有多少水玉？”

“殿下，因为再有半月就是大皇子殿下的悬弧之辰（生日），所以多数水玉都被陛下下令，雕琢成了各种摆件以及把玩之物，所以监内所剩也不多了！”沙弘小心的回答着李元霸的问题。

“呜，不多了啊，那可就不好办了！”李元霸皱起了眉头，过了好一会，方才说道：“算了，你这有纸笔吗？本王给你画几个草图，你们先用剩下的水玉尝试着做一下，看看能够做出几个本王需要的器皿来。”

“啊，有，有！殿下这边请。”沙弘点点头，引领着李元霸来到了一张长案前，亲自为其铺纸研磨。

自幼就抱着偷坟掘墓……不对，是自幼就抱着拯救华夏古文物梦想的李元霸，从小就酷爱书法，对于历代文字都有些研究，更是练得一手颇为漂亮的柳体楷书，所以写毛笔繁体字神马的，对他来说毫无压力。

看了看案上的毛笔和纸张，李元霸不由得摇了摇头。

笔是上好的鼠须笔，专为写小字所用，用来勾勒图形，最适合不过。

只是这宣纸就有些坑爹了，不仅颜色泛黄，而且笔下稍稍用力，墨汁就会阴湿一大片，估计就是用来当手纸，都会给捅破了。

“唉，我可怜的大唐生活啊，连张宣纸都这么烂！看来为了我的手纸，也得把造纸术给研究出来。”

李元霸心中风骚无比地埋怨着，手上动作却是不停，提着毛笔在那破宣纸上勾勾画画。

沙弘就站在李元霸的身侧研磨，看着这位武王殿下跟那里作画。

起初的时候，他还并不在意，可是当他看到李元霸在那些奇怪的器皿旁边添加注解的时候，眼珠子却是一下子瞪直了，半晌之后，由衷地赞叹了一声：“殿下，您这字写的好漂亮，不仅结体谨严，骨力劲健，而且又兼有道美健秀之姿，可谓是自成一家！”

李元霸可是很中意自己这一手柳体楷书的，听到沙弘夸赞，虽说心中是有些得意，不过脸上却是不动声色地问道：“哦，沙弘你也对书法也有研究？”

“呵呵，下官有幸拜在褚遂良褚大人门下，所以对于书法也算有所涉猎！”沙弘下意识地挺了挺胸膛，老实不客气地把褚遂良给搬了出来，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老师谁一样！

“褚遂良？”

李元霸一愣，脑海中快速地闪过有关褚遂良的历史资料：

褚遂良，字登善，唐朝政治家、书法家，曾在唐朝任谏议大夫，中书令等职。褚遂良工书法，初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

“呵呵，你倒是拜了一位好先生啊！”李元霸呵呵一笑说道。

想想也是，看沙弘的年纪也就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如果说他上头没人，怎么可能在这个年纪就做到从四品少监的位子。

又继续描了两笔，李元霸放下了手中的毛笔，捻起宣纸轻轻吹了吹，道：“沙弘，看看这张图能看懂不，看不懂的话就问本王。”

沙弘不敢怠慢，从李元霸的手中接过宣纸，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上面一个圆柱形的，看起来像是一只笔桶一样的东西。

他有些奇怪地指着宣纸上的东西，道：“殿下，这笔筒，监内就有很多，为什么还要定做呢？”

“笔筒，我特么什么时候画笔筒了？”

李元霸闻言一愣，有些疑惑地瞄了一眼宣纸。

结果当他看到自己画的那只烧杯的时候，差点没一口气给憋死！

“尼玛，这是笔筒吗？你们家笔筒这么粗啊？”李元霸鼻子都气歪了，这是在质疑他的作画水准吗？

想他浸银华夏传统书画界数十年的功底，画了个烧杯竟然被人当成了笔筒，真是太失败了！

翻了个白眼，李元霸道：“谁给你说这是笔筒了？这东西叫烧杯，没看旁边有注解吗？对了，你记住，这张纸上本王画的所有东西，都必须采用透明的水玉来进行雕琢制作，绝对不能用带颜色的水玉。”

沙弘见李元霸说的如此郑重，自然是不敢马虎，小心翼翼地收起宣纸，拱手说道：“请殿下放心，下官记住了！”

李元霸点点头，继续说道：“沙弘，不知道这将作监里的工匠们可有会制作气囊的匠人？”

“气囊？”

沙弘又一次愣住了，今天愣的次数怕是比他全年愣得次数都要多。

他皱着眉头，冥思苦想了半晌，道：“殿下，您说的可是能够贮存气体的容器吗？”

“对，对！就是用来贮存气体的容器。”原本看到沙弘脸上纠结的表情，李元霸已经放弃了，可是没想到这大唐朝还真有可以贮存气体的容器。

可是往往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就见沙弘摇了摇头，道：“大人，将作监内没有会制作气囊的匠人！”

“靠，耍我啊！”

李元霸脸上的表情一僵，有些气恼的瞪了沙弘一眼。

沙弘看到李元霸脸上的气恼，赶紧补充了一句：“不过，去年下官在涟州金城县办公的时候，偶然见那黄河之上，漂浮着一只只怪异的小船在运送货物以及往来的商旅。好奇之下，下官上前查探，发现那竟然是一只只由柳木条，以及七八个圆筒形状的皮子做成的皮筏子。”

“筏子？”李元霸皱着眉头想了想，忽然眼睛一亮，几乎是脱口而出地说道：“牛皮筏子！”

华夏的皮筏历史悠久，《水经注·叶榆水篇》载：汉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王遣兵乘船（即皮筏）南下水。《旧唐书·东女国传》：以牛皮为船以渡。

作为华夏最高学府的高材生，历史系的博士，李元霸对于皮筏子的历史也略有涉猎，毕竟牵涉到部分历史，这家伙还是很上心的。

沙弘有些讶然地看着李元霸，说道：“莫非殿下也曾经见过此物？”

“你的记忆倒是不错，这去一年的事情，到现在都还记着。”李元霸没有回答杨洪的问题，而是狠狠地夸奖着沙弘。

第四十九章把孙思邈拖出来

“殿下谬赞了，下官添为将作监少监，见到那些新奇地东西总是会上前询问一下，这也算是职责所在吧！”

沙弘谦虚地推诿了两句，突然话锋一转，道：“只是殿下，这皮筏子虽说有人会做，但他们却是远在涟州，如果殿下想要监内在今日之内做出来，怕是很难办到！”

嗨，李元霸还以为是什么事呢，不就是做个气囊而已，用不着那么大费周章。

“这是简单，本王来教你们。”李元霸摆摆手，道：“不过这皮嘛，就不要选用牛皮了，毕竟在咱们大唐，杀牛是重罪，咱们得选用别的动物皮。”

大唐现在是高度发展时期，官家很重视农业生产，而牛是耕地的主要劳动力，每家每户的牛都要在官府里登记在册。如果谁家里的牛死了，还得要报官，官府会依照实际情况做出处罚，就连王公贵族都不例外。

当然了，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嘛，就是因为牛的体积太大了，如果用牛做皮囊，充满了气的话，比人都要高，而自己之后要做的事情，比较适合用方便携带的小气囊，所以李元霸才会有此一说。

沙弘搔了搔头，拱手道：“依殿下之见，我们应该用哪种动物的皮来制作气囊？”

李元霸想了想，道：“用袍子皮吧，袍子体型小，而且更加便于携带。”

说到这里，他重新来到桌案前，挥动鼠须笔把气囊的制作方法写了下来，并且反复叮嘱沙弘：“这气囊内部必须要清除干净，不能留下任何的腥气。我想以监内匠人们的技艺，这应该不算什么难事吧？”

沙弘点点头刚要说话，一连串的马蹄声由远及近地传进了众人的耳畔。

须臾之后，就见一身轻铠，面容冷峻的侍卫从屋外走了进来，径直来到了李元霸的身前，单膝跪地，双手虚握成拳，道：“末将李隐，见过武王殿下！王爷，皇后娘娘醒了，陛下让末将来请王爷前往立政殿！”

李隐原名王宁，本是五姓七望中太原王氏中人，因其幼年之时，他的父亲在争夺王家家主的斗争中失败，王宁在王家的地位也是一落千丈。

到后来，王家的新人当家人更是把他赶出了太原王氏，不准他再使用王

姓。

机缘巧合下，李世民收留了王宁，并且让他与自己一同习文练武。

为了报答李世民的恩情，王宁改名为李隐，宁愿一辈子成为李世民的影子，从此就变成了秦王李世民的贴身侍卫。

“哦？二嫂醒了？”李元霸有些惊喜地应了一声，扭过头看了沙弘一眼，说道：“沙弘，本王刚刚交代你的那些东西，你等务必在今日日落之前赶制出来，这些东西关乎到皇后娘娘的病情，万万马虎不得。”

沙弘恭恭敬敬地对李元霸行了一礼，道：“请殿下放心，沙弘必定殚精竭力，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他可不像张铎一样，分不出来事情的轻重缓急，武王殿下要的这几样东西，一定要在日落之前赶制出来，说不准还会得到皇上的赏赐也不一定。

李元霸向着后面摆摆手，直接跟在李隐的身后回了立政殿。

.....

当李元霸重新返回立政殿的时候，大殿中有几个宫女在伺候着，此外还有太子李承乾，晋王李治、晋阳公主李明达三个小孩子外加一个李世民。

看到李元霸的身形出现在眼前，还没等李世民说话，李承乾就带着弟弟妹妹迎了上去，并且当即跪地行礼，口中道：“侄儿承乾、稚奴、明达，谢四皇叔唤醒母后！”

看到三个小家伙的动作，李元霸的心头有些感触，上前几步把三个小家伙扶了起来，道：“不必如此，皇后娘娘是你等的母后不假，可也是我的二嫂，岂有不救治之理？”

李世民哈哈一笑，说道：“行了，你们三个小家伙倒是有孝心！不过现在还不是客套的时候，元霸，你过来看看你二嫂，现在她这种情况要不要紧？”

这货只不过是懂一些基本的医学常识，感冒头疼什么的，他倒是会治疗，不过这真说道看病吗，估计叫个庸医过来都比他强。

不过既然人家皇帝老子发话了，那就过来装装样子，反正他还有后手。

所以李元霸赶忙走了过来。

此刻的长孙皇后早就已经醒了过来，她倚靠在床榻之上，虽说脸色依旧

是病态的苍白之色，但是却多少也有了一些红润。

李元霸先是对长孙皇后行了一礼，随后说道：“二嫂，你现在感觉呼吸畅不畅快，还有没有头疼的感觉？”

“四弟，这次嫂嫂还真是要谢谢你了！”长孙皇后脸上出现了一个温婉的笑容，她说道：“嗯，我现在感觉好多了，似乎呼吸从未如此畅快过，虽说还是有一点头疼，不过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李元霸点点头，转身对李世民说道：“皇兄，从二嫂的面色来看，这次的突发病情算是被压下去了，不过这是先天疾病，反复的几率很大。我已经命将作监的人在落日之前赶制出一些水玉器皿来，等他们做出来之后，我会为二嫂制作一些治疗的辅助器具。还有……”

说到这里，李元霸顿了顿，摆明了是在掉李世民的胃口。

其实他现在脑海中早就已经在琢磨着，把孙思邈这家伙给推出来挡驾了，这老家伙被后人尊称为药王，又著有中医学不朽著作《千金要方》，这么牛逼的人物，如果不推出来用用的话，那可真是太浪费了。“还有什么？”看到李元霸欲言又止的，李世民赶忙追问。

李元霸故意想了好一会，这才露出了很肯定的神色，说道：“皇兄，我听说这秦岭太白山地区，有一隐士名曰孙思邈，乃是当地的名医，而且他医德高尚，济世活人。如果皇兄可以派人去把他给请回来的话，那么二嫂的病必然能够痊愈！”

“孙思邈？”李世民的眉头陡然皱了起来，他想了想，说道：

“我大唐建立之初，父皇曾经下令征孙思邈做国子监博士，被他给拒绝了。前几年的时候，父皇病重，朕曾在全国发下密令寻找孙思邈。可是现如今朕已经找了他好几年了，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根本就找不到他。你确定他就在太白山附近隐居？”

第五十章我李元霸来了！

（：这一章有点晚了，真是不好意思！）

.....

李元霸哪里知道那老货真正在哪里啊，他只不过是默默算了一下时间，然后把后世强悍的百尼玛神器上的记载给照搬了下来，不过这时候李世民问了，他也不好把话说死了，只是说道：

“皇兄，应该错不了的！那孙思邈乃是医国圣手，又是道家真人，在当地百姓中很有些威望，不如就去太白山地区转一转，总会有收获的！”

李世民的脸上闪过一丝激动之色，为了给长孙皇后治病，他不知道派出了多少人马，到全国各地，甚至去边域小国去探访名医，可是依旧个个都是束手无策，而今终于看到了希望，他怎么能不高兴呢？

“好，朕这就派人前往秦岭太白山区域，寻找孙神医！”李世民喜出望外，换来刘三水去拟一道旨意，随后就扭转过头看着长孙皇后，说道：“观音婢，这一次你终于有救了！”

长孙皇后没有说话，只是握着李世民的玉手紧了紧，脸上露出了一丝温婉的笑容。

看着这一对把孩子还有兄弟都忘了的老夫老妻，在那里没羞没臊地眉目传情，李元霸心中难免有些艳羡，没办法，谁让这家伙临来大唐之前，都为自己的右手，守身如玉二十八年，你说这货可怜不可怜？

突然，他的眼前浮现了一道娇柔、胆怯的身影。

“咳咳！”

于是嫉妒心作祟的老李同志，在轻轻咳嗽了两声之后，说道：“皇兄，臣弟有件事情要求你！”

李世民这才想起自己的孩子还有兄弟还在这里，他有些掩饰地摸了摸自己颌下的短须，扭过头来看这李元霸，说道：“元霸，您乃是朕一母同胞的亲兄弟，有什么事情你只管说就是了，何必用一个求字？”

李元霸心说：“我倒是想呢，可是我敢吗？”

他没有去接李世民的话，而是说道：“皇兄，既然你已经把府邸赐予了

我，我看今天我就出宫去吧。刚好去长安城中好好逛逛，看看府邸中还需要添置一些什么东西！”

李世民闻言稍稍沉吟了一下，说道：“嗯，倒是朕欠考虑了。这样吧，待会朕让乾儿陪你去城中好好逛一逛，至于侍女、宦官等下人，朕会让他们直接去王府中报备的。”

“好！”李元霸点点头，继续说道：“皇兄，我看神龙殿中那个名叫霞儿的小宫女不错，不如就叫她去王府里吧，这样也算是有个近人，帮我好好管教管教那些下人们。”

这家伙终于把自己的主要目的给说了出来，不就是要个小丫头吗，至于这么拐弯抹角的吗？

不过李世民倒是没有想那么多，他点点头道：“只不过是宫女，你要带便带走好了！”

“谢皇兄！”李元霸顿时喜形于色。

.....

日头渐渐开始向着正中央挪去，时辰已经到了巳时一刻。

此刻的皇城宫门口，迎来了一辆被两匹高头大马拉着的淡紫色马车，这辆马车并不是配备的皇家标准，所以就算出现在长安城中，也不会有人知道这马车乃是从皇城中驶来。

辕上赶车的车夫看起来四十出头，长得虽然是普普通通，可是他那眸子中偶尔闪过的冷芒，以及孔武有力的双手，不难让人猜出他的身手定然不凡。

马车内，李元霸身穿一袭淡蓝色厂服，头发依旧披散在脑后，而在他旁边正襟危坐的，则是身着白色长衫的太子李承乾。

只是此刻，我们的大唐太子略微显得有些拘禁，就算偶尔瞄一眼李元霸，也是马上就转回头去，就好像看到了什么洪水猛兽一样。

李元霸着有些好笑地看着李承乾，说道：“承乾，四叔有这么可怕吗？”

李承乾的脑海中，立马闪过清晨的时候在朝堂之上，李元霸暴揍侯君集的那一套死亡绝技，他的身体微不可察地哆嗦了一下，虽然有心点头，可是到了最后却像是吃了摇头丸一样，左右摇头。

毕竟李承乾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虽说心智早熟了一些，但是单独面对李元霸，多少会有一些胆怯。

李元霸见状拍了拍手，说道：“承乾，说到底，我终究是你们的四叔，你们见我不必如此拘谨，寻常百姓家叔侄如何，我等之间便如何。以后，如果你遇到了什么麻烦，或者有人欺负你了，尽管来王府找叔，叔别的没有，给你找回面子的能力还是有的！”

这家伙又开始煽小翅膀了，虽说他前世的史料中记载，李承乾于贞观十六年因密谋造反而被废，可那是在李元霸没出现的情况。

而今，大唐朝有了他武王，有他李元霸亲自教导太子，你李元昌还有侯君集还想要撺掇我大侄子造反？我先灭了你丫的！

听到李元霸的话，早熟的李承乾，起初还以为是这位四叔说的客套话，可是当他看到李元霸那认真的眼神的时候，却是下意识的点了点头，道：“侄儿记住了！”

李元霸刚要再忽悠李承乾两句，这时候传来了车夫的声音：

“少爷，已经出了皇宫了！”

“停车！”

李元霸赶忙叫了一声，从马车中钻了出来，回首仔细观看这高高耸立的城门。

宏伟！磅礴！

两个词语，足以形容李元霸此刻心中的感觉！

这高大巍峨的青砖城墙，城头之上旌旗猎猎，一队队铠甲之士卒威武、雄壮。这一切，无不彰显着大唐皇宫的宏伟壮阔，气势磅礴！

扭转过头，心中带着激动之色的李元霸这一次将目光放在了这座长安城的内部。

惊艳！

一个词语，恰到好处地戳中了李元霸的软肋！

不远处，一条宽达一百五、六十米的朱雀大道，就是现代化的大都市中也实属罕见。

此外，长安城中的里坊犹如棋盘一般，整齐分布，数十条大街东西纵横，南北捭阖，其间人流车马更是川流不息。

虽说并没有现代化都市的高楼大厦、钢铁汽车，但是却有一番远胜于现代化都市的古朴奔放！

“娘的，自从接触过唐朝历史之后，我就不可自抑地爱上了大唐文化！没想到，我此生竟然真的有幸观瞻这座这座闻名于史的盛世古都，长安！”

李元霸驻足马车之畔，双眼放着绿光，近乎贪婪地欣赏着磅礴帝都的美景，心中暗自思忖：

“如此盛世王朝，就将是我此后生活的地方！而今，皇帝老子将皇子、公主们交于我，我若是不为我大唐调教出明杰俊才，不把我泱泱大唐打造的更加强盛，我李元霸岂不是枉活这一世？”

长安，大唐！我李元霸来了！

第五十一章西市卖艺的

“四叔，这马上就要到巳时二刻了，您还是快上车吧，我带您去东市还有西市好好逛逛吧！”

看着已经驻足马车前半柱香时间，脸上竟然露出猥琐笑容的李元霸，李承乾在心中挣扎了很久之后，终于还是决定把这位不靠谱的四叔，从无穷的YY世界中给拉出来。

“啊，哦！这么晚了吗？那走吧！”

任是李元霸脸皮磨练的堪比城墙那么厚，此时此刻也难免有些不好意思了。

他有些掩饰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继续说道：“是先去逛坊市还是先回王府？”

“下次打死我也不跟着四叔出来了，这态度，简直太虐心了！”李承乾在心里头暗自腹诽了一句，脸上强行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涩声道：

“四叔，咱们长安城内分东西两市。因为这东市周围住着的都是王公贵族，所以东市经营金银首饰等奢侈品的商家较多。而西市经营的多是普通百姓能够买得起的民生物品，故此其商贸要比东市繁荣许多。对了，父皇赐您的‘武王府’离东市不远，我看咱们不如先去西市逛逛，之后再回东市！”

李承乾这一番话，倒是把长安城商贸的大体情况讲地很清楚，一目了然。

李元霸一时间也来了兴致，拍着李承乾的肩膀说道：“那好，就听你的吧！”

李元霸这一拍不要紧，让李承乾脚下一软，整个身子都酥了，他还以为自己也要步了侯君集侯大将军的后尘呢。

还好，还好只是轻轻地拍了那么一下。

心中唏嘘不已的大唐太子，悄悄抹了把额头上并不存在的汗水，跟在李元霸身后上了马车。

.....

马车很稳，车夫的赶车技术不错，至少是山东蓝翔皮鞭赶马车专业的毕

业生。

李元霸故意让车夫放缓了速度，他坐在马车上打开一道车帘，透过四方方的窗户向外张望。

大路上车水马龙，其中不乏那些穿着奇装异服的外邦旅人以及商贾，甚至还有人牵着骆驼，载着货物，操着不同的外语和方言在谈论，让李元霸感觉仿佛穿行在一个繁盛的国际交易市场一样。

在这大路上行了约有十分钟的时间，马车就进了西市。

刚一进西市，李元霸顿时就是眼前一亮，因为他感到有一股完全不输于现代大都市的气息扑面而来。

只见这西市街道两边店铺林立，进进出出的客人络绎不绝。

正中宽阔的青砖街道上，路人如鲫，穿着各异的胡商来往如织，不时地进入街道两旁的商店，同老板杀价谈货，而原本应该比较空的路边，也摆满了地摊，卖东西的吆喝声更是此起彼伏。

李元霸瞧着有趣，干脆从马车上走了下来，考虑到李承乾腿脚不方便，所以他也没叫李承乾下车，就那么自己走在马车前头，逛游了起来。

他一会停下来，在脂粉摊前好奇地左看看右看看，一会又跑到了卖泥人的小贩前，盯着人家老手艺人师傅在那里捏泥人……就这样，只不过一眨眼的功夫，他就已经消失在了马车前。

“少爷，少爷，不好了，不好！四老爷不见了！”

车夫一下子就傻眼了，尼玛，这不是坑爹吗？好好的一个大活人，眨眼的功夫就丢了，没辙，还是赶紧着报告吧！

“哦，丢就丢……啊？你说什么？四叔不见了？”

原本李承乾在马车里头听着马车外的叫卖声就有点心烦，再听到车夫的话后，起初还没怎么在意，可是想到后面的时候，却是猛然醒悟了过来。

“找，马上给我去找！找不到，我扒了你的皮！”李承乾顾不得其他，跳下马车就往人群里头跑去，同时心里头还在大吼：“叔啊，能不能不这么玩，你这是要坑死大侄子呐！”

废话，能不坑吗？

以他从父皇李世民那里听来的有关李元霸的光辉二愣子事迹，李承乾能不着急吗？这位惹祸精，时隔十九年，要是真整出什么幺蛾子，那长安城还不得翻了天去？

.....

那么，此刻，我们的李大史学家在做甚呢？

原来这货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西市最热闹的正中位置。

这里就好比是前世李元霸所熟悉的批发市场，东西都是成堆成堆地往外批，甚至在坊市的边上还有一些个卖艺的人在那里卖武艺，用以博得来往商客的喝彩和打赏。

李元霸现在就站在一个丢飞刀的卖艺摊的人群里头，看着那个大胡子壮汉，闭着眼睛把放在一个漂亮软妹纸头顶上的苹果给射了个对穿。

其实这货哪里是在看艺术，分明是来看人的。

只见那个漂亮的软妹纸穿着男装，身高约有一米六，瓜子脸上眉眼清秀，双手比脸上的皮肤还要白嫩，如果不是李元霸偶然注意到她纤细的脖子上竟然没有喉结，胸部也有些微微隆起，恐怕还真的会错过这么一位漂亮的软妹纸。

就冲着这软妹纸的勇气还有漂亮劲儿，李元霸正准备打赏一下呢，突然发现自己囊中羞涩。因为他出皇宫的时候，他那个坑货兄长根本就没给他钱，所以这货现在是典型的‘看客’。

此刻李元霸才想起李承乾这个大侄子来，可是他大侄子已经不见了！

完了，关键时刻感冒了！

就在李元霸心里头暗自懊恼的时候，一个嚣张的声音从人群外面传了过来：

“让开，都给老子让开，不知道我家二少爷是西市宋市令的兄弟吗？给老子让开！”

.....

“看，是宋老二！”

“这欺善怕恶，欺软怕硬的恶棍又来了！”

“唉，看来这卖艺的两位小兄弟要倒霉了！”

随着人群中传来的一阵阵嘈杂声，李元霸暗暗皱起了眉头，心道：“区区一个管理西市商贸的小官，敢纵容亲属，为害乡里？这特么的什么世道，怎么啥破事都让老子给碰上了？”

从战国至唐朝，城中有特定的商业区，称之为‘市’（坊市），‘市’由朝廷直接派遣官员来管理，而其长官，便称之为‘市令’。

这人群中传来的那一把子嚣张声音，应该就是那什么宋市令兄弟的狗腿子喊得话了。

第五十二章大唐朝的黑.社会

在一阵嘈杂之后，人群中开出了一条能够让三个人并排前进的通道。

随后，一名身穿黑色皮裘，头上还顶着一顶狐狸绒帽的青年，晃晃悠悠地走了进来。

紧跟在他身后的，是四个武大三粗，满脸横肉的汉子。

而喊话的那个家伙，应该是站在青年身侧的，那个穿着十分光鲜的青年胖子，这货现在正满脸殷勤地为那个青年开路，一副我是恶奴我怕谁的嚣张模样。

李元霸一看就给乐了，这模样，这架势，活脱脱就是一个为主子跑前跑后，还落不到好的狗腿子。

那胖子进到最前面之后，四下扫了扫，突然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石墩子，连忙吩咐身后的两个汉子，把那个石墩子搬过来，小心翼翼地放在了青年身后。

青年满意地哼了一声，坐下来翘起了二郎腿。

胖子似乎早就习惯了青年的做派，丰满得像猪一样的身体一挺，昂着个脑袋，看着场中方才还在卖艺的壮汉还有女扮男装的软妹纸，嚣张无比地说道：

“我说赵三炮，我们家二少爷昨天不是给你说过了吗，交不起供钱，赶早收拾东西给老子滚.蛋，别站着茅坑不拉屎，怎么着？我们家二少爷的话不管用是怎么地？”

“三炮，山炮，这名字真是有够恶俗！”听到这个名字，李元霸不由得有些碎碎念。

名叫赵三炮的壮汉，听到那胖子的话后，脸上闪过一丝怒气，不过还是顾忌宋市令的原因，强行把怒气压了下去。

他对着那坐在石墩上的青年抱了抱拳，瓮声瓮气地说道：

“宋少爷，我们这都是无本生意，承蒙各位乡里朋友们照顾，看得起了就赏点，最多的时候，我们每个月的进项也就只有一百多文。我们除了每月要向朝廷缴纳税赋之外，您又让我们兄弟俩每月向您缴纳三十文的供钱。这，这简直是要了我们哥俩的命啊！”

“哼！”那胖子还没说话，宋少爷就冷哼了一声，说道：“在咱们大唐朝，一斗米也不过五文钱，你们兄弟俩就算是每月光吃米饭都有余头，哪里还拿不出来三十文来。莫非，你真当本少爷是吃干饭的吗？”

“你……”听到宋少爷的话，软妹子顿时怒气上涌，一张小脸被气的通红。她正想要上前理论，那名叫赵三炮的汉子眼疾手快，拉了她一把，直接把他给拽到了身后。

随后，赵三炮再次说道：“宋少爷，三十文实在是太多了，您看能不能再减下去点？”

“呸！我把你个皮糙肉厚的贱民！”胖子终于找到了表现的机会，他一下子跳了出来，点着赵三炮的鼻子，唾沫星子横飞：“你也不去打听打听，这长安城西市，要不是有我们家大少爷还有二少爷罩着，能够这么繁华安宁？信不信你再也不交供钱的话，明儿就有人抓你们下了大狱？”

“还没有王法了？”软妹子再也忍不住了，她奋力挣掉哥哥的大手，怒气冲冲地瞪着宋少爷，说道：“你们这是在强抢，是在勒索，我要去官府告你们！”

“告我们？”宋少爷闻言微微一愣，哈哈大笑了起来，笑的上气不接下气，“你说你要去官府告本少爷？那你便去告吧，看府尹大人是抓你还是抓本少爷！”

说到这里，还没等软妹子反驳，那宋少爷就‘唰’地站起身来，道：“哼！我宋寒行的是保护商贾百姓的义举，何曾勒索过市里的商贾和百姓，你们如果能够找出证据，或者任何一个证人来，那我宋寒就算是下大狱也认了！不过……”

宋寒冷着一张脸扫视了围成一圈的人群一眼。

或许是这货平日里欺压地狠了，所有人都下意识地避开了这宋寒的眼睛。

看到这一幕，宋寒满意地点了点头，回过头来对赵家兄妹俩一字一顿地说道：“不过，若是你们找不出证据或者证人的话，那么就别怪我宋某人不会客气了！”

赵家兄妹闻言，看着围观的众人以及不远处微低着头的商贩和百姓们，眸中不由得流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啪啪啪！”

就在这时候，突然一阵鼓掌声响起。

众人循着声音看过去，却是一名身穿淡蓝色长袍，长发披肩的少年郎，拍着手掌，很开心地走了出来。

而这个时候还知道装13的，自然是我们的李大史学家，李元霸了。

方才，通过双方的对话，李元霸已经把事情了解了个清楚：

无非就是这个宋寒有一个很牛逼，很牛叉的哥哥，然后他仗着哥哥的权势，组建了一个黑社会，其目的自然就是向西市的商贩，以及周围居住的百姓们收取保护费了。

如果你不愿意给，也可以，可是他会用各种方法把你给赶走，甚至还可以借助他哥哥的权势，把你给抓起来。

而最最重要的一点，这货就是拿准了没人敢去官府告他，谁让人家有一个牛叉的哥哥呢？

所以，这是一个很老套，很狗血的剧情！

.....

“小子，你是谁家的小孩？你家大人呢？”看着如少年郎一般的李元霸，胖子的眉头不由得拧了起来。

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了那胖子一眼，道：“胖子，你是哪家的狗奴才，你这么吊，你家主人造吗？”

胖子名叫刘洋，虽说他长得很是有些丰满，可是他从来不许人叫他胖子。所以，尽管他并不知道‘吊’是什么意思，不过那一句‘胖子’可是戳中了他心中永远的痛。

他像是一只愤怒的公鸡一样跳了起来，怒瞪着李元霸说道：“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兔崽子，管谁叫胖子呢？”

李元霸懒得再搭理他，而是直接对赵三炮说道：“这位大哥，我愿意跟你一起去长安府作证！”

“小兄弟，你.....”赵三炮还以为李元霸只不过是一时冲动，担心这宋寒日后再去找他的麻烦，不由得想要劝说两句。

谁知道李元霸提前堵住了他的嘴：“这位大哥，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没关系的，我李德生来还从来没有怕过谁呢。再说了，我相信府尹大人一定会秉公办案，让这几个货把牢底都给坐穿的！”

“噗哧！”

听着李元霸说话有趣，女扮男装的软妹纸不由得笑了起来，清秀的小脸上悄然飘起了两朵红晕。

“青青！”

赵三炮瞪了身后的妹妹一眼，还想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一直被李元霸给忽略掉的宋寒说话了：

“小子，你知道本少爷是谁吗？”

第五十三章太虐心了

此刻的宋寒，脸色那个黑啊，简直黑的都能够滴出水来了。

他可是堂堂的宋家二少爷，从小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无视他，这三个家伙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不过李元霸可不怕他，你宋寒有个牛逼的哥哥是不假，可是那宋市令和当今圣上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只要李元霸高兴，甚至可以随便找个由头，让李世民分分钟砍死宋寒他哥。

“我管你是谁呢？你是谁，跟老子有一文钱的关系吗？”李元霸斜眼看着宋寒，满眼尽是嘲讽的神色。

“放肆！”胖子刘洋原本因为李元霸的一句‘胖子’正有火没地儿撒呢，李元霸说了这么一句不痛不痒的话，可是让刘洋抓着机会了。

他瞪着李元霸，说道：“你这个没教养的小兔崽子，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这位乃是互市监宋谦宋大人的公子，宋寒！他的哥哥便是这长安西市的市令宋缺！还不快快向我们家二少爷行礼？”

所谓‘互市监’，其实就是掌管陆路上的对外贸易，以及和少数民族进行马匹贸易等事务的官署名。按唐朝的管制来看，互市监属从六品下，也算有些权利。

“你这胖子说话好没道理！他爹是他爹，他哥是他哥，跟他又有什么关系？”李元霸吊儿郎当地说道：“他爹和他哥是朝廷命官，他只不过是一白身，凭什么老子要对他行礼？”

刘洋被李元霸的反驳给问的一愣一愣的，呆愣了半晌依旧不知道怎么回答。

宋寒有些恼怒地瞪了刘洋一眼，说道：“小子，我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你执意要趟这趟浑水，那就别怪本少爷对你不客气了！”

“哎呀呀，我好怕呦！”李元霸夸张地拍了拍胸膛，做了一个恶心的娇羞状，突然语调转变成了强硬：“老子怕你个鬼啊！怎么，讲道理不成打算动粗了？方才不是你说的让这位大哥去告你吗？怎么现在人证也有了，你怕了？”

“小兔崽子，你倒是生了一口的铁齿铜牙！不过本少爷就是想动粗了，你又能奈我何？”宋寒神经质地哈哈大笑了起来，猛地一挥手，道：“你们还特么看着作甚？还不快给本少爷好好伺候伺候这小子，告诉告诉他什么叫别多

管闲事！”

“是，二少爷！”

四个五大三粗，看起来就是练家子的壮汉，听到宋寒的话后不敢怠慢，匆匆应了一声，像是四头凶悍的狮子一样走进了圈子中。

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这四个壮汉竟然把赵家兄妹也一起给包围了起来。

要知道，在这大唐朝，特别是贞观初期，民风那是相当彪悍的，别说是五大三粗的汉子了，就算是一名看似即为柔弱的女子，也有可能在一瞬间变身女汉子，三五个大汉都近不得身。

所以看到有架打了，周围原本还有些羞愧的商贾、百姓，全都来了精神。

“嘿嘿，小子，只怪你有眼无珠，招惹了我们家二少爷！你放心，待会我会对你很温柔的！”四个壮汉中，一个看起来像是领头的人，对着杨猛嘿嘿冷笑着，眸中时不时地闪过一丝狠辣。

赵三炮闻言，满脸戒备地护着自家妹子，同时也伸手一扒拉李元霸，把他给弄到了身后，道：“小兄弟，待会你就紧跟在我身后，你别看我赵三炮什么都没有，可就是有一把子力气。对付眼目前这几个打手，还是不成问题的！”

“人品倒是不错，有情有义！”

李元霸心中暗赞了一声，终究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站到了赵三炮身后。

不过与方才有别的是，李元霸并不是面朝赵三炮寻求保护，而是背对着他，和赵三炮一起，把那个名叫青青的软妹子给夹在了两人中间。

“呦，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讲究江湖义气呢？老子现在就让你们的义气变成屎！哥儿几个，动手！”

那壮汉说话毫不客气，话音落地，四个人就全都举着拳头冲了过来，看那不要命的架势，就好像是在前线冲锋陷阵一样。

赵三炮终究是卖武艺出身，面对那两个壮汉的夹击毫无惧色。

只见他的双脚稳稳地扎根在青石砖上，一双大手就像是两挺重型狙击步枪一样，凶狠无比地对着攻击他的那两个壮汉砸了过去。

“噗噗噗噗！”

重重的拳头碰触肉体的声音传来，就在两个壮汉快要逼临赵三炮身前，形成夹击之势的时候，赵三炮的拳头后发先至，狠狠地在了两个家伙的小腹上各自来了两拳，那力道大的，直接把两个壮汉都痛地弯下了腰。

当他正要加快动作把后面那俩家伙也解决掉的时候，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只见背对着两人的李元霸，就像是一头人形爆熊一样，就在后面的那另外两个壮汉面带不屑，想要直接伸手把李元霸给提起来的时候，李元霸却是毫不犹豫地飞起两脚踹了出去。

“嗖嗖！”

别看两个壮汉看起来很牛逼的样子，可是在李元霸的两脚下，直接就飞了出去。而且他们人还在半空中的时候，一片明显带着腥臭味道的口水，就从他们的口中喷了出来。

好巧不巧的，其中一个壮汉抛飞的方向，正是我们的宋寒宋二少爷坐着的石凳处。

原本坐在石墩上，满心欢喜地看着自己的狗腿子们教训那几个贱民的宋寒，看到倒飞回来的汉子，顿时有些慌了。

他慌乱地起身，想要躲避，那个壮汉已经重重地压在了宋寒的身上。

“咔嚓！”

只听得一道令人毛骨悚然的骨骼碎裂声传来，随后便是凄厉无比，声嘶力竭地惨叫：“嗷！我的腿，我的腿……宋铁，你，你他妈的把本少爷的腿都给压断了……快，快给本少爷把石头搬开，嗷！疼，疼死本少爷了……”

众人细细瞧去，却是宋寒倒在了石墩子旁边，而在他的身上还压着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

尽管两人的动作比较销魂，可是更加醉人的是，宋寒的有一只腿，被方才他坐在屁股下面的石墩子给压了个正着，看那架势，有点骨折的嫌疑啊！

“呕！”

原以为宋铁听到自己的声音立马就会起来，可是迎接他的竟然是一滩自

宋铁口中喷吐出的污秽之物。

好嘛，李元霸这一脚可是真够狠的，竟然把这个名叫宋铁的汉子，给踹的连早晨饭都给吐出来了。

“噗！”

被喷了一脸的呕吐物，咱们宋二少爷的脸都绿了，太尼玛虐心了，你还能再恶心点吗？

第五十四章悲催的宋二少

“咩！”

看到这惊人的一幕，人群中都炸开花了。

“老王头，快看，快看，宋老二的腿被砸折了……”

“苍天啊，大地啊，终于有人为我们出了这口恶气了……”

先前敢怒不敢言，只知道背地里说宋老二不是的商贾和百姓们，此刻全都乐开了怀，反正所有人都在数落你宋寒的不是，正所谓少我一个不少，多我一个不多，你宋家二少爷再厉害，总不能把我们在场的所有人，全都给抓进大狱去吧？

所以，人群中的议论声更加欢乐了。

如果搁平时有人敢这么笑话他们家公子，胖子刘洋早就已经雄赳赳气昂昂地冲上去呵斥了。

可是眼下这个节骨眼，他哪里还顾得上这些，只见刘洋匆匆地自长街对面的一个茶舍里提出来一大壶水，顾不得其他，直接就往宋寒的脸上浇。

没办法，谁叫宋铁的呕吐物吐了宋寒一脸呢，不浇脸浇哪？

只可惜啊，这人要倒霉了，喝口凉水都塞牙，不过这次不是凉水，而是滚烫滚烫的热水。刘洋进了茶舍连问都没问地就提了一大壶水出来，他哪知道那铜壶里头是刚刚烧开了的沸水。

于是，宋二少爷又悲剧了。

“嗤！”

先是一抹白烟，袅袅娜娜地飘飞了起来，随后就是‘哎呦！’一声响彻云霄的惨叫！

宋寒那张还算白净的脸都扭曲变形了，这是烫的，被刘洋提着热水给烫的。

先是骨折，后是被喷呕吐物，再加上最后的滚烫热水浇脸……老天，所有的罪恶让宋寒今天就全都给偿还了！

还真是应了那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切皆报！

.....

“嗷.....烫，烫，烫死老子了.....”

宋寒双手颤抖着抚摸被烫伤的面容，脸色白的就像是白面一样，他不停地想要打滚，可是偏偏身上还压着个宋铁，这倒霉催的，只不过一小会的时间就已经去了半条命！

刘洋吓得脸都绿了，还真是好心办坏事，有心巴结却把自家少爷给毁了容，这要是让老爷知道了，指不定怎么收拾他呐。

“二少爷，二少爷！”

浑身打着哆嗦的刘洋，一脚把宋铁从宋寒的身上踹了下去，随后更是用尽了吃奶的力气才把那大石墩子给挪开，此刻宋寒早就已经没有力气嘶喊了。

“吗的，老子要弄死他们，弄死他们.....”

宋寒口中阴狠地念叨着，却是把这一系列的苦难，全都怼到了李元霸的头上。

“少爷，咱们现在还弄他们吗？”

要不说这狗腿子当的没有一丁点的眼力劲儿，他们家主子都重伤垂危，丢了半条命了，你还有那闲功夫跟这里扯犊子，这不找死吗？

“啪！”

果然，宋寒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甩在了刘洋那肥硕的脸上，顿时他脸上的肥肉像是波浪一样运动了起来！到最后.....娘的，见鬼了，竟然把宋寒这一巴掌所使的力给卸掉了！

要不说这人胖也有优点呢，至少抗打这一点是真的！

“弄你妹啊，你特么的眼睛瞎了，没看到本少爷现在身受重伤吗？还不快扶本少爷去找郎中？”宋寒狠狠地瞪着这个把他给毁了容的胖子，恨不得现在就结结实实地揍他一顿。

“是，是，少爷！”刘洋点头哈腰地轻轻扶着送寒的手臂，那谄媚的劲

头，一看就是天生当狗腿子的料。

“你们几个别跟地上装了，你们的主子都走了，还不赶紧地跟上？”李元霸冷笑着看了搀扶着宋寒，一瘸一拐地往人群外走，轻轻一脚就踹在了旁边的一个壮汉身上。

那壮汉就像是受了惊的猫一样，一蹦三尺来高，他甚至还以为李元霸又要对他下手呢，顿时吓得屁滚尿流地向着宋寒还有胖子消失的方向追去。

另外哪两个被赵三炮打败的两个家伙也不甘示弱，这个时候竟然跑得比兔子爹都快。

“喂，我说你们两个……”李元霸皱了皱眉，叫住了那两个家伙，道：“那个连胆汁都吐出来的家伙也带走，跟这碍老子的眼了！”

两个壮汉身子一僵，小心翼翼地挪到那个家伙身边，‘嗖’地把宋铁扛到了肩上，一瞬间就跑了个没影。

“我去，怎么没见刚才这些个货这没有精力呢？”看到奔跑着的众人，李元霸不得不吐槽了一下。

当他转过头看相赵氏兄妹的时候，却发现两兄妹全都大睁着眼睛，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李元霸有些好笑地伸出手在那名叫赵青青的软妹子明眸前挥了挥，道：“回神，回神了！”

“啊！”

赵青青回过神来，见李元霸正一脸好笑地看着自己，顿时羞得是满脸通红，有些娇羞地跑到了哥哥赵三炮身后，只露出一个小脑袋瓜，在偷瞄李元霸。

“妹的，这么极品的软妹纸，搁二十一世纪可是不好找了，哥们现在要不要把握机会啊？唉，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

李元霸看着赵青青娇羞的样子，眼珠子都瞪出来了，如果嘴角再流出来点哈喇子，那可真是彻彻底底的色狼了。

赵三炮可没注意这货正在打自己妹妹的主意，他现在还沉浸在方才李元霸的爆裂两脚当中，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能够相信这看似瘦弱，手无缚鸡之力的少年郎，竟然是一头披着人皮的爆熊，这反差也太大了点吧？

“我……你……这位，这位小兄弟，你怎么会有这等力气？”赵三炮艰涩地咽了口唾沫，看向李元霸的眼神也没有开始的时候那么随意了。

李元霸不在意地晃了晃脑袋，道：“如果我说是天生的，你信吗？”

赵三炮很快就开始上下点头，很是煞有其事地说道：“信！我信！据传闻，我大唐第一勇士卫怀王李元霸，便是天生神力，双臂更是可力扛千斤，小兄弟能够有如此力气，也唯有天生这一说法了！”

李元霸顿时就无语了，没想到大唐朝的百姓竟然这么地，这么地傻的可爱啊！

就在两人还在那里各自想着心事的时候，边上有一名身穿兽皮袄子的大汉走了过来，这大汉身高足有一米八，比方才的那四个打手还要五大三粗，只见他对着赵氏兄妹以及李元霸等三人拱了拱手，道：

“三位壮士，我家公子见三位壮士武艺不凡，又为我长安西市出了一口恶气，特命小人前来请三位壮士去我家酒楼吃酒，不知三位可否给我家公子这个薄面？”

第五十五章两位公子

（：这一章迟了！不过正好山山借这个机会，给诸位好朋友们拜个年！祝好朋友们羊年大吉，身体健康，心想事成，通通都发大财！）

.....

‘公子’这个称呼在唐朝的时候，一般是指那些出身高贵的王孙贵族子弟，一般的平头百姓家的子弟，或是称之为少爷，或是称之为郎君。

所以李元霸在听到这壮汉对自家少爷侧称谓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大唐朝某位王公大臣家的子弟。

扫视了这壮汉一眼，李元霸发现这五大三粗的汉子脚下蹬着一双鹿皮靴，锦布衣裳外头套着一件兽皮衣，这大冷天的除了兽皮衣，竟然也没穿啥保暖的衣服，这家伙就不怕冷吗？

李元霸心里头想着那些有的没的，手上动作却是不停，只见他对着那壮汉拱了拱手，说道：“这位大哥，不知道你家公子贵姓？”

那壮汉没有说话，只是指了指街对面不远处一座古色古香的酒楼，而在酒楼三层临近窗户的位置，隐隐能够看到一道比较模糊的身影。

“赵大哥，你看我们去还是不去？”李元霸收回目光，对身侧的赵三炮说道。

赵三炮想了想，摇了摇头，说道：“小兄弟，你今天已经帮我们够多了，既然那位公子要请我们过去吃酒，那你便代我们去吧。你要知道，宋寒这个家伙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兄弟俩便在这里等他，到时候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揽下来，绝对不会连累到你的！”

李元霸微微一怔，下意识地看向了赵三炮的眼睛，发现赵三炮那对眸子中透着真诚和坚定之色，心中暗暗思量：“这赵三炮倒是一个有情有意的汉子，而且自身武艺不凡，如果把他带回王府去做个侍卫长的话，应该不错！”

其实这货的真实目的是啥，大家都心知肚明，还不摆明了是要近水楼台先得月吗？

“三位壮士，可否移步？”看到李元霸和赵氏兄弟全都不说话了，那壮汉倒是有些急了：“三位壮士，我家公子并无恶意，只是单纯地想要请三位喝顿酒而已。三位若是不肯随我前去，公子肯定会处罚我的！”

堂堂的七尺男儿，竟然做出一个想哭又哭不出来，憋得很难受的表情，这让杨猛顿时大跌眼镜，心想：“这货的公子究竟是怎样一朵奇葩，竟然让一个大老爷们儿怕成这样？”

“赵大哥，既然那位公子盛情难却，你也不要说让我代替你们前去赴宴了，我们还是一起过去看看吧！”

想了想，他先是对赵三炮说了一声，然后不待其反应过来，就对那名身穿兽皮衣的壮汉说道：“烦请这位大哥前面带路！”

看到李元霸已经应下来了，兽皮壮汉自然不会让他们溜掉，举步就往不远处的酒楼走去。

赵三炮看李元霸态度坚持，没有办法，只能带着妹妹，硬着头皮跟了过去。

.....

走了不过二十来步，一行四人就来到了那座酒楼前。

“匹夫阁”！

“嘿，这名字起的有意思！”李元霸瞄了一眼那酒楼门楣上挂着的匾额，笑着说道：“先秦诗人佚名《论语·子罕》有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想必你家主人定是一位有远大志向的人！”

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是指军队的首领可以被改变，但是男子汉（有志气的人）的志向是不能被改变的。

虽说这句话多少还有点‘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的意思，不过这确实是李元霸看到这‘匹夫阁’名字的时候，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

那壮汉听到李元霸的话后，脸上倒是闪过一丝惊讶之色。

只见他对李元霸拱了拱手，赞道：“没想到这位壮士还是一位先生，先生真是明慧之人。这家酒楼正是我家主人特意为我公子建造的，其意就是让我家公子成为一个对我大唐朝有用之人！”

李元霸耸耸肩，不置可否。

倒是紧跟在赵三炮身后的软妹纸赵青青，听到李元霸和那壮汉的对话，她那清秀的小脸上闪过一丝亮莹莹的光彩，一对明眸看向李元霸的时候，更是多了一层好奇。

李元霸并不知道这些，不过就算知道了也不会在意。因为这货就属于那种有色心没色胆，而且有的时候情商低的可怕的那种人，甚至一个小学生都能够完爆他。

.....

匹夫阁是座高达三层的大酒楼，顶楼上一共分成‘甲乙丙丁’四个包间，而那名公子就在酒楼二层的甲字间。

跟在那壮汉身后进了匹夫阁，上了三楼都还没进门呢，就已经听到甲字间内传来了悠扬的琴瑟和鸣之声，与之相辅相成的，还有两个略微带着些稚气的男子声音。

“这包间里还有别人？”李元霸心中一动，有些诧异地和赵氏兄妹对视了一眼。

赵三炮依旧是那副山炮的眼神，倒是赵青青眼中闪过一丝狐疑。

不过这丝狐疑很快就被抛到了脑后，因为壮汉已经推门进去了。

虽说这匹夫阁并不是长安最奢华的酒楼，可是其内的装饰却是不凡。

甲字间房门推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扇白色的屏风，屏风之上画的乃是《太宗狩猎图》，其上的提拔竟然是太宗皇帝李世民亲笔所书。

看来，这家酒楼的主人还真是了不得了，竟然能够得到当今圣人的墨宝。

转过那扇屏风，便是甲字间的正厅了，在正厅临近窗户的地方摆放着一长条食案，而正厅中间的空地上，有着三名妙龄少女在跳着美妙的舞蹈，旁边还有两名女乐师和鸣。

而在食案之后，则是两名衣着华贵的少年郎。

其中一名肤色白皙，面容清秀，看起来像是一名女子，不过以李元霸那如狼似虎一般的眼神，还是很肯定这小家伙是个爷们，纯爷们儿。

至于另外一名少年郎吗，则显得要成熟多了。

废话，能不成熟吗？先不说那少年郎一米七多的个头，光是下巴上那些长得比较着急的胡子，就说明这小家伙男.性.荷.尔蒙分泌过盛。

“公子，小的已经把三位壮士全都带来了！”

壮汉对那名长得比较着急的少年郎行了一礼，态度恭敬地说道。

“嗯，程岩，你去乙字间找秦艺大哥，我已经让阁里给你们做好了饭菜，去好好吃一顿吧！”胡子少年郎对着壮汉挥挥手，示意他可以下去了。

名叫程岩的壮汉瞬间松了一口气一样，再次对那两个少年郎行了一礼，不等他们在说话，扭头就往外走，跑得比兔子都快。

“这什么情况？吗的，我怎么感觉被坑了？”李元霸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程岩狼狈地逃了出去，回过头来看着两名少年郎，道：

“两位公子，方才的情形我想你也应该看到了，我们三人已经得罪了长安城西市一霸宋寒，而且那家伙的父亲兄弟又是朝廷命官。你们这个时候请我们吃酒，难道就不怕惹来什么麻烦吗？”

第五十六章大唐官二代

其实李元霸在观察这两个少年郎的时候，那两名少年郎也在好奇地看着李元霸三人。

但见最前面的李元霸身穿淡蓝色长服，身材虽然略显消瘦，但却猿背蜂腰，整个人看起来极为匀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元霸的五官轮廓分明，给人一种很狂野的感觉。

而跟在李元霸身后的赵三炮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兽皮加身，身材高壮，手臂粗壮有力，方脸阔鼻犹如刀斧雕凿，一看就是个练家子。

至于那个身形纤瘦，面容俊逸的少年吗，则是文质彬彬，虽然书生气十足但却带着一股难言的柔弱。

在听到李元霸的问话之后，那个长得比较着急的小子，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屑的冷笑，道：“切，他宋寒算个神马东西？老子要真想灭了他，他爹连个屁都不敢放！”

“咳咳……”胡子少年话音方落，那名似女子一般的少年郎就轻咳了一声，他瞪了那胡子少年一眼，道：“三位壮士请放心，只要进了我们‘匹夫阁’，他宋寒自然是不敢来找麻烦。况且这件事情理在三位壮士这里，他宋寒蛮横不讲理，断然不敢轻易造次！”

“如此就叨扰两位公子了！”

对这里面的弯弯道道，李元霸心里头可是门清。

先不说能够在这繁华地段开起这么一家酒楼，需要多大的资本以及关系，单是方才正对着大门的那扇屏风，就足以说明此间酒楼主人的来头之大。

他宋寒只不过是仗着有个做互市监的老爹，仗着有个做市令的老哥，才能够作威作福。可是想要在这长安皇城根下，和面前的这两位拼爹？那还真是不够看的！

“三位壮士，莫要拘谨，还请就坐！”见李元霸三人仍旧杵在原地，胡子少年连忙指引着三人来到了长桌之侧，坐了下来。

他率先端起一只大海碗，说道：“三位壮士，实不相瞒，我等兄弟二人早就看宋寒那厮不顺眼了，只是奈何那家伙的祖父曾与家父有些渊源，故此不便出手教训于他，只能放之任之。今日三位壮士之举，可是帮我等出了一口

恶气啊！没别的，我先干为敬！”

“咕嘟！”

足有一斤多容量的大海碗，胡子少年就跟喝凉白开一样，一口气全都给灌进了肚子里。

李元霸瞧着有些莫名其妙，嘿，这两个家伙可真是有点意思啊，把咱爷们儿给喊上来了，不介绍一下自己姓甚名谁，先干了一斤酒，这可真是糊涂人说糊涂话。

“呵呵！”这边正想到这里，那边的俊逸少年郎倒是轻笑了起来，他说道：“三位壮士莫要见怪，我这兄弟就是一直脾气，有什么来什么！对了，我叫秦怀玉，这是我的兄弟程处弼，未知三位壮士高姓大名？”

秦怀玉，程处弼！

李元霸的眼睛一下子就瞪直了，怪不得这座酒楼能够在长安城的黄金地带扎根，而且还能够拥有圣人李世民的墨宝，感情这俩少年郎，就是大唐传说中的官二代啊！

我说这小子看起来怎么有些眼熟呢，感情是程咬金那老妖精的三儿子，怪不得长得这么着急，仔细想想，这小子还真是和程咬金有着四五分的相像。

至于另外一个名叫秦怀玉的俊美少年，则是左武卫大将军，翼国公秦琼秦叔宝的独子，只是不晓得为什么，看起来身体却是有些羸弱。

尽管心中有些吃惊，不过李元霸还是很快就反映了过来，他笑着拱了拱手说道：“原来是翼国公府的小公爷和卢国公府的三公子，李德真是失敬了！”

“小公爷！”

虽说已经在长安城中卖艺有近一个月了，可是赵三炮这辈子，见过的大唐最大的官就是那宋寒的哥哥市令宋缺，像小公爷，卢国公府三公子这样的大人物，却是从未曾见过。

在这天地之间，唯有李世民值得李元霸行礼，按理来说这两个小家伙应该给李元霸行礼才对。

所以李元霸可以不在乎这些虚礼，可是他赵三炮不行啊，他拉着妹妹赵青青，从长桌旁站起身来，躬身对着秦怀玉和程处弼行礼，口中还说道：“草

民赵三炮、赵青青见过小公爷，见过程三公子！”

秦怀玉连忙上前两步扶起了赵三炮，道：“两位壮士不必如此，什么公爷不公爷的，我秦怀玉就是一俗人，若是壮士若是看得起在下，唤我一声怀玉便是。”

“就是，就是！我家里老头子管得很严，从不许我在外面打着他的名号去惹事，赵大哥你就直接管我叫处弼吧！”

一大海碗酒下肚，像是没事人一样的程处弼，撕下一只鸡腿狠狠地咬了一口，最终含糊不清地说道。

“这……”

赵三炮这事典型的小人物心理，对于能够和小公爷这样的大人物称兄道弟，终究还是有些惴惴不安。

“嗨，赵大哥，这有什么啊？”李元霸劝说道：“都是一双眼睛，一只鼻子，两只耳朵，哪里有什么不同？充其量就是这两个小家伙的身份高贵了一些罢了。既然怀玉和处弼都不反对，那咱们就这么叫吧！”

“哈哈，还是李大哥对我胃口！”程处弼哈哈一笑，‘哗哗’又是一大碗酒倒了出来，对着李元霸举了举，道：“李大哥，小弟敬你一杯！”

看着那张明显带着稚气的脸，李元霸微微一愣，忽然想到：“叔只比你爹小几岁，却在这里跟你称兄道弟，不知道你爹知道了，会不会打你屁股！嘿嘿！”

想到这里，他嘴角露出了笑容，同样端起一只大海碗，回敬道：“好，我就陪你喝个痛快！”

话音落地，他是二话不说，端起碗来就一饮而尽。

这厮说说的豪爽，酒喝地也痛快，看得程处弼一愣一愣的，直呼遇到了知音人。

经过程处弼这么一搞，场面算是彻底谈开了。

再加上程处弼和秦怀玉也都是十分豪爽直快的人，所以尽管李元霸以及赵氏兄妹，看起来都不过是普通的市井之人，但是他们二人也是没有丝毫的怠慢和看低的神情，而是真心实意地与之结交。

第五十七章大事，出大事了！

（：20号的17点已更，这一章是补欠19号的！山山说过，一定会补回来的，说到做到！另外，请各位朋友在愉快地过年之余，多推荐，多收藏！）

.....

甲字间中，五个人边吃边聊，气氛十分融洽，方才黑社会头子宋寒的事情，让李元霸以及赵氏兄妹本来有点郁闷的心情，也渐渐变得开怀了起来。

酒到酣处，众人的关系拉近了不少，就连跟丢了的李承乾，李元霸也都已经忘到爪哇国去了。

“我说处粥啊，这家酒楼是你家开的吧？”剥了一只煮好的大虾子，随手搁在了赵青青跟前的碟子中，李元霸抬头看着程处粥说道。

赵青青的脸色有些微红，声如蚊讷地道了一声：“谢谢！”

程处粥看了看李元霸的动作，心里头多少有点纳闷两人的关系。

就在他正琢磨着那两人是不是有断袖之癖的时候，骤然听到李元霸的问话，不由得楞了一下，随后程处粥满脸惊异地问道：“李大哥，你是怎么知道的？”

李元霸哈哈一笑，道：“翼国公忠肝义胆，骁勇彪悍，又颇多谋智，再加上近年来秦老公爷身体不适，府中一切事务均由秦夫人操持。以翼国公的性子，断不会让秦夫人为酒楼起‘匹夫阁’这么一个名字！”

说到这里，李元霸顿了顿，继续说道：“而卢国公程知节，骁勇善战，兼且性情憨直，常人多以莽夫称之。卢国公并不以为意，行事依旧我行我素。故此，最有可能为这酒楼起名为‘匹夫阁’的，便是卢国公了！”

“哈哈，我家老头子也时常说自己就是一粗鄙的莽汉，没想到李大哥连这个都知道啊？小弟真是佩服，佩服啊！来，李大哥，咱哥俩再走一个！”

李元霸顿时无语了：尼玛，有人跟外面编排他老爹，这小子竟然还高高兴兴地为了这件事情吵着要干杯，李元霸也真是醉了！

.....

就在李元霸他们在酒楼三层开怀畅饮的时候，‘匹夫阁’之外也来了一群人。

这群人约有十五人左右，一个个全都是一身标准的捕役服，为首的是一个看起来有四十出头的中年汉子，而站在他身侧的，正是宋寒的头号狗腿子，刘洋刘胖子。

“铁捕头，我刚刚询问过了，那三个殴打我家少爷，搅乱西市正常交易的家伙，现在就在这‘匹夫阁’里，不知道铁捕头什么时候进去拿人啊？”刘洋腆着一张胖脸，指点着面前的酒楼说道。

铁捕头抬头看了看‘匹夫阁’那三个明晃晃的大字，面色有些古怪地看着刘洋，说道：“我说刘胖子，你不是在耍老子吧？这家酒楼的主人是谁，我想不用我说你也知道，让老子去这里头拿人，你脑子被驴给踢了吧？”

刘洋这心里头也郁闷啊，那三家伙选哪里吃饭不好，偏偏选这里。感情这胖子去问了半天，还并不知道李元霸他们是被这酒楼主人给请进去的。

“铁捕头，你这话说得就有点不对了吧？”对于铁捕头的呵斥，刘洋多少有些不满，他说道：“你们官差秉公办事，又不是无缘无故地去找人酒楼的碴，只不过进去抓几个人，难不成你铁捕头连这点胆量都没有？”

铁捕头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不过还没等他说话，刘洋又继续说道：

“铁捕头，你们县令和我家老爷的关系怎么样你也知道，那可是铁的很啊！虽说这酒楼背后的主人尊贵无比，可是县官不如现管，如果你现在不拿人的话，恐怕赵县令那里你就不好交代了！”

就在铁捕头还在犹豫的时候，刘洋对着紧跟在铁捕头身后的一名年轻捕役使了个眼色。

也不晓得那小子跟刘洋之间有什么龌龊，他还真听刘洋的，只见其上前两步对铁捕头说道：“头儿，要不先抓了算了，反正抓人只不过个小事，卢国公府绝对不会为了这点小事找咱们麻烦的！”

或许是这名捕役的话起了作用，铁捕头又沉思了一会，这才扭头看着刘洋问道：“刘胖子，你确定那三个家伙没有什么身世背景？”

刘洋忙不迭地点头，道：“确定，那三个家伙就是个穷卖艺的，能有什么身世背景啊？”

“好，老子就信你一次！”铁捕头点点头，大手往前一挥，道：“走，弟兄们跟我进去拿人！”

一众捕役们并没有说话，只是紧了紧手中的长刀，跟在铁捕头身后进了

酒楼。

他们刚刚进门，一个店小二打扮的年轻人就热情地迎了上来，说道：“哎呦，这不是铁捕头吗？不知道铁捕头您几位是来吃饭还是公干啊？”

对平头百姓他铁捕头可以摆出一副扑克脸，一板一眼的，可是对于这‘匹夫阁’中人，他却是不敢这样。

对店小二拱拱手，铁捕头说道：“这位小哥儿有礼了！铁某今日前来乃是公干。西市市令宋缺之弟，一纸诉状交到了县令大人的手里，说有三名暴徒在西市殴打于他，以至于影响了西市的正常贸易。铁某方才听旁人说那三人进了‘匹夫阁’，是以特来将那三人带往长安县衙询问！”

“哦，这事我倒是有些印象，铁捕头请稍待，我上去询问一下！”

刚才的热闹事，店小二自然也看到了，而且还知道那三个倒霉的家伙是他们家公子特意命人请过来的，所以这事必须上报。

.....

‘匹夫阁’三层，众人已经吃完了午餐，现在正围坐在一方火盆旁天南地北地侃大山，当然大多数时候是李元霸跟那里胡吹大气，忽悠这几个大唐朝的家伙。

就在李元霸的忽悠大计渐入高潮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咚咚咚.....”

正听得过瘾的程处弼皱了皱眉头，没好气地说道：“进来！”

店小二推开房门走了近来，还没来得及行礼，那边程处弼就已经开骂了：“你这小兔崽子真是不会挑时候，没看到本公正听得尽兴呢嘛？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接下来要说的事情不重要，我大嘴巴抽死你！”

店小二的脸色登时就苦了下来，不过还是忙不迭地说道：“大事，这次绝对是出大事了，公子！”

“说具体的！”程处弼道。

店小二见程处弼面色不善，急忙说道：“公子，长安县捕头铁忠良，带着长安县的几个捕役来咱们酒楼里抓人了，而且点名要抓的那几个人，正是这三位壮士！”

第五十八章请三位过衙一叙

“什么？”程处弼一听就给怒了，一把将手中的一盏青花茶杯，狠狠地摔在了地上，面带怒容地说道：“你说铁忠良那个王八羔子，来酒楼里抓本公子请来的客人？”

还别说，程处弼这怒发冲冠的样子，还真有那么点他爹程咬金的架势。

小二哪里见过自家公子发过这么大的火，唯唯诺诺地说道：“是，是的！他是这么说的！”

“马勒个巴子的，他铁石头是不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连本公子朋友的主意都敢打，看我不出去教训教训他！”

程处弼和他老爹一个脾气，就整个一小混不吝，管你有理没理的呢，先教训一顿再说，反正出了事情有他老爹帮着顶缸，再不行话就去找他秦伯伯，反正总会有人给他擦屁股的。

好嘛，这家伙也够狠的，做事情不管不顾！

“处弼，稍安勿躁！”秦怀玉远比程处弼要沉稳地多，他瞪了程处弼一眼，道：“铁忠良既然敢来咱这儿抓人，就肯定是受了长安县的命令，我听说长安县令赵传志和互市监宋谦私交甚笃，这件事肯定和宋寒脱不了干系！”

“格老子的，抓就抓，我堂堂七尺男儿难道还怕了他区区一个宋寒不成？”赵三炮噌地从火盆旁站起身来，怒目圆瞪。

“赵大哥你放心，只要有我程处弼在，就算是他赵传志来了，也休想把你们给带走！”程处弼胸膛拍的‘当当’响，向众人打折包票。

“好了，人家县衙既然派人来了，那我们跟他们走就是了！”李元霸拍拍双手站起身来。

程处弼还有秦怀玉闻听此言，顿时有些急了，李元霸却是没等他们俩说话就阻止了他们，道：“处弼、怀玉，你们先不要着急，这件事情我自有打算，说不准还能够为长安城中的百姓们，挖除几个毒瘤呢！”

.....

‘匹夫阁’一楼大厅。

程处弼等五人刚从楼梯上走了下来，就看到铁忠良领着一队捕役聚集在

柜台前。

程处弼那小脾气是噌噌地往上冒，嘴中带着浓郁的嘲讽之气，说道：“我倒是谁呢，原来是铁捕头啊！不知道铁捕头今日领着这么多手下来我‘匹夫阁’，所为何事啊？”

“铁忠良见过程三公子，见过秦小公爷！”铁忠良见到众人顺着楼梯下来，先是向秦怀玉两人行了一礼，随后那古板的脸上强挤出一丝笑容，说道：“三公子说笑了，铁某今日只是来请几位朋友过县衙一叙，并没有什么大事！”

铁忠良可不敢得罪面前这两位主儿，特别是这个程处弼，简直跟他那个混蛋爹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暴力嗜血，而且还蛮不讲理。

“哈哈，这话说的痛快！你既然说是请的话，那你倒是说说，要请谁去县衙？”程处弼哈哈一笑，话锋一转说道。

铁忠良现在心里头直打鼓，看这位的样子似乎是有点不高兴啊，难不成宋老二告的那几个家伙，和面前这位主儿有什么关系？

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拿眼瞄了身侧的刘胖子一样。

说实话，这刘胖子就是一溜须拍马的狗腿子，除了自家主子的事情，别的什么事情都看不出来。

他眼见着铁忠良拿眼睛瞄自己，连忙一指站在程处弼身后不远处的李元霸三人，说道：“铁捕头，你看到站在程三公子身后的那三个家伙没有？就是他们！”

铁忠良闻听此言，脸色顿时开始不对了，他隐隐觉得那三个人应该是和程处弼关系匪浅。

果然，就听程处弼说到：“哦，你们是来‘请’他们的吗？那本公子与怀玉哥也跟你去一趟县衙吧！”

铁忠良脸上的表情骤然一僵，有些尴尬地说道：“这，这……”

“什么这儿那儿的？”程处弼不耐烦地说道：“本公子可告诉你，这几位都是我的朋友，今日他们去哪，本公子就去哪！”

“不错，铁捕头，三位朋友去哪，我们就去哪！”秦怀玉俊逸的脸上带着一丝淡然。

铁忠良这下可是感到头大了，他恨不得现在就把旁边的刘胖子摁在地上给暴打一顿。

尼玛，这就是你说的穷卖艺的，这就是你说的没有什么身世背景？没背景能够成为程三公子和秦小公爷，这两位大唐最顶级贵族的朋友吗？

只不过事到如今，铁忠良已经是骑虎难下了，他现在只想着把这三个人带到县衙去，然后尽快把自己给择出去，剩下的烂摊子，就留给赵县令吧。

想到这里，铁忠良硬着头皮走上前去，对着李元霸三人拱了拱手，说道：“三位，今有长安人氏宋寒，一纸诉状交到了长安县衙，状告你三人在西市殴打于他，以至影响了西市的正常贸易。烦请三位随铁某走一趟县衙吧！”

铁忠良之所以说话这么客气，是因为看在程处弼以及秦怀玉的面子上，否则的话，以他铁忠良的性格，不把李元霸三人给锁了才怪呢！

“哦，真是有劳铁捕头了！”李元霸微微颌首，道：“烦请几位前头带路吧！”

.....

长安县衙位于长安城东市边缘，因为这东市周围住着的都是王公贵族，所以长安县衙处理起一些事情来，也能图个方便。

县衙后堂，身着朱红色的公服的县令赵传志，正与一名年逾五旬的老者攀谈，在老者下首坐着的，正是那倒了八辈子血霉的宋家二少爷宋寒。

“那三个暴徒实在是可恶，竟然打断了寒儿的右腿，毁了寒儿的容貌，这件事情，传志你一定要严查、严办啊！”老者放下手中的茶盏，脸上闪过一丝恨色。

从这老家伙的话中不难猜出，他正是宋家老爷子，担任互市监的宋谦。

“宋兄何必与传志这般客气，你我两家本就是世交，而今世侄遭了殴打，传志自然不会不管！”赵传志义正辞严地说道：“你就放心吧，待手下人将这三个暴徒捉拿归案之后，传志一定不会让他们好过的！”

“如此，那为兄就谢过贤弟了！”宋谦站起身来，对着赵传志拱手道谢。

就在赵传志还想要再客气两句的时候，一名看守仪门的捕役神色匆匆的走了进来，行礼道：“县令大人，铁捕头回来了！”

“哦？这么快？宋兄、世侄，随我前去看看吧！”赵传志楞了一下，拉着

宋家父子向着县衙大堂走去。

第五十九章县衙堂审

“威……武……”

就如同电视剧里放得那样，长安县衙的公堂之上，两排一共十名捕役，手中持着长约齐眉，上黑下红的水火棍，敲击着青石地面，口中声威阵阵。

伴随着嘶喊，穿着簇新官袍的县令赵传志，会同宋谦以及原告宋寒走了出来，一屁股落在大堂之上，头顶明察秋毫，手持紫黑色惊堂木，整个人不苟言笑，宛如判官一般。

而在县衙之外则是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看热闹的老百姓们，要知道，华夏的传统美德就是围观，如今县太爷公审，这可是一件值得围观的大事。

啪！

惊堂木在公案上一拍，赵传志大声道：“传被告！”

这里头颇有些说头，尽管赵传志已经在口头上答应了宋谦，要为他儿子出这口恶气，可是终究未曾定案，所以他只能以原告称呼，不能以人犯称之。

很快，铁忠良就带着李元霸三人走入了公堂之上，至于程处弼以及秦怀玉这对小哥俩，则被李元霸给劝说地留在了人群里，说要他们看一场好戏。

毕竟程处弼还有秦怀玉身份特殊，无论是宋家人还是赵传志都见过他们俩，如果让赵传志知道赵三炮他们是程处弼的朋友，那李元霸挖坑等人跳的计划可就泡汤了。

再有，程处弼本就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主，所以在听了李元霸的话之后，虽然心中好奇地就像是小猫在挠一样，可却是忍住，没有追问，而是满心期待地躲在人群里等待着。

“启禀大人，被告已带到！”

能够在县衙里头，特别是皇城根脚下当差，这铁忠良也是个人精，不过他早就看赵传志不顺眼了，也就没有把李元霸与程处弼等人的关系偷偷告诉他，而是直接将人给领上了公堂交令。

“嗯！”

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算计了的赵传志，对铁忠良微微颌首，猛拍了一下

手中的惊堂木，道：“堂下何人？”

赵传志这突然的一下，可是吓了赵氏姐妹一跳，两人的身体下意识地颤抖了一下，顺势就要跪在地上。

李元霸却是面色如常，他轻轻拉了赵氏兄妹一把，稳住两人的身子，随后淡淡地对赵传志说道：“平头百姓，李德、赵三炮、赵青青，见过县令大人！”

也不知怎么的，赵传志看到一脸淡然的李元霸，心中就来气，故此不由得冷笑了一声，说道：“你等入得公堂，已是被告之身，为何不跪地说话？”

这却是赵传志故意要为难李元霸他们了。

一般情况下，只有已经被定了性的罪犯，在过堂的时候才必须跪拜说话，这也是为了提现出朝廷的威严，不容侵犯，不过李元霸他们却并不属于这种情况。

所以，熟悉大唐文化的李元霸根本就不吃这一套，只见他很是淡定地说道：“县令大人，我大唐律似乎并没有规定未定罪之人必须跪地说话吧？”

赵传志一听就给怒了，你吗的，还真把自己个儿当个人物了，你们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竟然还敢跟这里猪鼻子插大葱，装象？真真实实岂有此理！

他正要拍下惊堂木怒声喝斥李元霸几句，却被身后县丞的一声轻咳给制止了，那县丞对他使了个眼色，手指头悄悄指了指县衙大门之外。

赵传志立刻明白，这是县丞在提醒自己，不能在百姓面前露出丑态，如果这件事情如果要传扬出去的话，也是他赵传志理亏，毕竟大唐律中确实没有明文规定，入公堂者必须跪拜。

想到这里，赵传志只得轻轻咳嗽一声，掩饰掉方才的尴尬，继续说道：“李德、赵三炮、赵青青，今有长安人氏宋寒，一纸诉状告到了本官这里，说你们三人无故殴打于他，以至于西市被搅得无法正常贸易。对此，尔等有何要说的吗？”

“呵！”

李元霸嗤笑了一声，斜眼瞥了坐在一张长凳子上的宋寒一眼，说道：“县令大人，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同样有个问题想要问你，不知道县令大人可否为我解答一二啊？”

赵传志闻言眉头耸起，心说：“到底你是县令还是我是县令？来到了这县衙里，你倒反客为主了？”

想到这里，他猛地一拍惊堂木，呵斥道：“你放肆，公堂之上岂容你问三问四的？”

“问三问四？”李元霸淡淡地说道：“不对吧，县令大人。这县衙本就是朝廷为我们百姓解决问题的地方，那么在下既然有疑问了，你既然身为长安县的父母官，难道就没有义务为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解答疑难吗？”

李元霸的话音落地，外面那些围在县衙门口的百姓们就议论开了：

“对啊，这少年郎说的在理！”

“就是就是，问个问题又不耽误多少时间，这有什么啊？”

“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干柴！”

.....

赵传志不是聋子，听到仪门之外百姓们的话后，他的脸色也不好看。

没办法了，赵传志只得阴沉着一张脸，说道：“说，你有什么要问的？”

李元霸先是对仪门之外围观的百姓们拱拱手，这才扭头对赵传志说道：“县令大人，你方才说是宋寒状告我三人殴打与他，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来看，我们三人与他之间应该是被告与原告的关系。眼下，我等三人被告尚且立于公堂之上答话，为何作为原告的宋寒，却有资格坐在一边听审呢？”

赵传志当了这么多年的长安县令，自然不会被李元霸这个问题给问倒，只听他说道：“原告宋寒，因为身体上有伤残，本县赐他座位有何不妥吗？”

“当然不妥！”李元霸立即说道：“县衙就是代表的公平、平等、正义，既然大人身为这长安县令，就理应秉承公平、正义的原则。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都是处在平等地位上的，既然他宋寒能有座位，为何我等三人就不行？”

“这.....”赵传志一时间有些语塞。

李元霸冷笑了一声，不容赵传志说话，就继续说道：

“先前，我从坊间得知，县令大人和那宋寒之父互市坚宋谦私交甚笃。而今大人如此区别对待，岂不是让我等以为，大人是受了宋谦的暗示要故意整我们？若真是如此的话，大人又何必唤我等前来过堂，你索性直接给我等三

人定下罪名就是了！”

第六十章翻转的下马威

“你，你这黄口小儿，竟然如此勾陷本县，侮辱朝廷命官，单凭这一点，本县就有理由对你动刑！”似乎被李元霸给戳中了心事，赵传志有些恼羞成怒了，他猛地一拍惊堂木，道：“左右，给本县掌嘴！”

“是，大人！”

赵传志话音方落，一个年轻的捕役走上前来，就要去揪住李元霸的脖领子，狠下杀手。

可是李元霸是什么人？哦，老子戳中你心头事，你恼羞成怒了，想要随便找个由头抽老子大嘴巴子？你做梦呢吧？

想到这里，李元霸的脸上多少有些怒气，只见他稍稍往后退了半步，矮身躲过捕役的揪拿，还顺手抓住捕役的胳膊推了那他一把。

那名捕役哪里想得到，在这公堂之上竟然还有人敢反抗，一时大意之下，被李元霸推的脚下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在地。

“好嘛，不怕你动手，就怕你不动手！现在本县也有理由狠狠教训一下你了！”

赵传志见到李元霸竟然敢还击，顿时就来了精神，他声色俱厉地指着李元霸，说道：

“大胆刁民，竟然敢在县衙之内公然殴打朝廷公干之人，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你这是藐视公堂，罔顾法纪！铁忠良何在，速速将这暴徒给本县拿下！”

“吗的，赵传志，你特么的自己找死，干嘛非得拉上我们啊？”站立在旁边的铁忠良听到命令，不由得身子一僵，在心里头大骂了起来。

别人不知道这几位和秦、程两位公子爷的关系，可是他知道啊！别忘了，就是他铁忠良亲自从‘匹夫阁’中把李元霸三人给‘请’出来的。

现在赵传志点名了让他下手拿人，铁忠良能不骂他吗？

不过眼下县太爷发话了，他也不好不听，毕竟县官不如现管，赵传志先是县官又是他的顶头上司，想要躲过这一劫是躲不过了，那么为了不得罪藏在人群中的两位衙内，他也只能是稍稍意思意思了。

所以在铁忠良的示意下，那些捕役们也全都动了起来，只是相比起之前那如狼似虎的状态，现在的他们似乎成了软脚虾，一个个的动作比乌龟还慢。

“哥！”

看到一众捕役们的动作，赵青青顿时紧张起来。她毕竟是女孩子，再加上自古以来民不与官斗的至理，心里多少有些害怕。

“青青你不必担心，就凭县衙里的这些个捕役，绝对不是我的对手！”赵三炮轻轻拍了拍赵青青的肩膀，以示安慰。

其实他心里也很是忐忑，毕竟这里可是县衙啊，代表的朝廷，一旦动起手来，那么他们以后恐怕就得浪迹天涯，成为朝廷的通缉犯了。

“慢！”就在赵氏兄妹俩紧张无比的时候，李元霸却是冷笑了一声，道：“县令大人，我看罔顾法纪的人是你吧？”

没等赵传志反驳，李元霸就继续说道：“县令大人，方才我只不过是把我的怀疑说出来罢了，你连辩解一下都未曾辩解，就命手下捕役对我掌嘴，这是何道理？莫不是你心中有鬼不成？”

“你，你……”赵传志被李元霸一阵抢白，他还真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当时他只不过是心中有火，想要发泄出来而已，不知怎么的，脑子一热就想要教训教训这家伙，闹成现在这个局面，赵传志还真是骑虎难下了。

……

在看到李元霸对那名捕役动手的时候，躲在人群中看热闹的程处弼就要冲到公堂上去。不过却被眼疾手快的秦怀玉给拉住了。

“唉，我说怀玉哥，你拉我作甚？”程处弼有些焦急地看着公堂中，正与一众捕役们对峙着的李元霸等人，道：“这会儿再不出去，那李大哥就倒大霉了！”

“行了，你个呆子！”秦怀玉没好气地在程处弼的脑袋上扇了一下，道：“你现在冲上去是帮倒忙。”

“还管倒忙不倒忙的，救人要紧！”程处弼就是一死脑筋，认准了的事情就是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这下秦怀玉没办法了，就在他想要和程处弼一起冲上去的时候，李元霸

就说了方才那么一番话。

别看秦怀玉长得斯斯文文，帅气逼人，其实这小子也是蔫坏，只见他眼珠一转，尖细着嗓子在人群中高声喊道：“看啊，看啊，县太爷为了包庇故友之子，竟然要对无辜之人动刑！”

话音落地，秦怀玉又跑到人群中另外一个方向，这次却是粗着嗓子喊叫道：“朝廷这样办事，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生命谁还会在乎？”

秦怀玉的话，可是彻底让仪门处，这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给乱了起来，嘀咕之声更是越来越响，越传越远。

“我就说这公堂上怎么还坐着俩人，感情是原告啊！”

“什么啊，你没见过那个宋寒吗？他爹可是互市监啊，名副其实的富家公子爷！”

“哼，依我看就是官官相护！”

.....

围观的众人可不管你是不是县太爷，这里是不是县衙，反正法不责众，门口一百七八十号人都在指责你县太爷不公，你这当官的总不能把我们全都抓起来吧？

听到围观百姓的种种质疑声，赵传志脸色铁青无比，他从来没想过，这些平日看似唯唯诺诺，普普通通的平头百姓们，竟然也可以让他堂堂的五品县官吃瘪！

这可憋屈死他了！

坐在一众捕役最前面的宋谦父子俩，此刻也是如坐针毡，早知道这家伙就揪着这么一点小事不放，他又何必自讨没趣呢？

“嘿，还是怀玉哥这法子好，既省了我出去闹事，还能够让他姓赵的难堪！嘿嘿，怪不得老头子总是教训我没脑子，看来以后还真得跟怀玉哥好好学学！”

看到群情激愤的众人，程处弼呵呵笑了起来。

.....

“啪！肃静，肃静！”

赵传志狠狠地拍了一下惊堂木，阴沉着面孔道：“尔等这般咆哮公堂，难道真不知法理难容吗？”

“大人说笑了，我等皆是升斗小民，又怎敢咆哮公堂？”李元霸飒然一笑，道：“况且今天之事本就是大人之过，正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大人本为朝廷命官，却知法犯法，你当真以为御史大人们是吃干饭的吗？”

好嘛，只不过是座位问题，直接被李元霸给提升到了知法犯法的地步，他也真敢说。

赵传志气的鼻子都歪了，可是目前的情况却是他理亏，没办法了，他只能略带歉意地看了宋谦一眼，随后道：“原告宋寒，堂中说话！”

宋寒满是怨念地瞪了李元霸一眼，在胖子刘洋的搀扶下来到了大堂正中，对着赵传志行礼道：“草民宋寒，见过县令大人！”

第六十一章颠倒黑白

“时间都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再这样漫无目的地找下去不行啊！”

长安城东市一家豪华的酒楼之外，身穿一袭皮裘的李承乾面色焦急地杵在门口，冬日的严寒似乎并不能驱除李承乾的燥热，他的额头上甚至还溢出了点点汗渍。

“殿下，末将有负您的所托！”

就在这时候，先前为李承乾赶车的那个汉子快步走了过来，低垂着脑袋对李承乾说道。

得，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没找到喽？

李承乾狠狠地瞪了这汉子一眼，道：“没用的东西，看个人你都能给本太子看丢了！”

“末将万死！”

汉子简直就是羞愧地无地自容，想他堂堂太子右卫率，正四品上的大将，空有一身强悍的武力，却让一个大活人从他的眼皮子底下给溜走了，这简直就是失误，莫大的失误！

“行了，说的这么没有诚意，难不成本太子还真会让你去死不成？”李承乾呵斥了那汉子一句，道：“眼下最重要的是找到四叔，但愿这长安城中没有什么不长眼的人去招惹他，否则的话，真闹起来，就是朝中的一品大员招惹了他，死了也是白死！”

赶车的汉子闻言猛地打了一个哆嗦，此刻他才意识到李元霸对太宗皇帝的重要性。

汉子低头沉吟了半晌，突然对李承乾说道：“殿下，要不我们去找长安县令？毕竟这长安城是长安县治下，如果让他安排捕役去找的话，也能够扩大搜索范围，兴许就能够很快找到王爷！”

“对啊！现在我们就去长安县衙！”李承乾眼睛一亮，急不可待地就向着长安县衙走去。

.....

此刻，长安县衙公堂之上，原告宋寒，被告李元霸、赵三炮以及赵青青

业已到齐。

“好了！”赵传志从方才的尴尬中回过神来，看着下方的众人，道：“宋寒，你状告此三人于西市之中殴打与你，那么本县问你，他们因何要殴打于你？”

宋寒脸上立刻出现了委屈的神色，他指着赵三炮和赵青青，道：“大人明鉴！今晨草民去西市闲逛的时候，偶然间路过这赵三炮的卖艺摊。草民瞧得赵三炮兄弟二人耍地精彩，就留了下来看了一会，没曾想离开之时，那赵三炮竟然向我索要钱财，说这卖艺不能白卖，非要草民留下三十文不可。”

“草民当时就怒了，说你这不是抢钱吗？谁知道这个叫李德的家伙，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里钻了过来，威胁我说，不给钱就要我好看。草民奋起反抗，怎奈何不是这三人的对手，故此被其殴打得遍体鳞伤！大人，求大人为草民做主啊！”

嘿，这货倒是会颠倒是非黑白，原本是他宋寒强收赵三炮兄妹二人的保护费，没曾想到了他这里，他宋寒反倒却成了受害者，这家伙还真是不要脸到了一定境界了！

“啪啪啪！”

宋寒话音方落，李元霸就满脸带笑地拍起手来，他看着宋寒，慢条斯理地说道：

“好，说的很好啊！老子这辈子见过无耻的，可是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无耻的！明明是你跟赵大哥说，要他们每月交给你三十文平安钱，赵大哥不肯，你便找了四个狗腿子要殴打我们。还好我们身上都还算有些功夫，否则这顿打就挨定了！还有，就连你身上的这些伤也并非是我们所为，而是你那几个狗腿子不小心给你弄出来的。我们还没告你在西市强我等收钱财呢，你倒先告了我们，当真是无耻至极！”

“信口雌黄，一派胡言……”宋寒顿时有些急了，他干脆一把推开直扶着他的刘胖子，痛哭流涕：“大人……大人啊……这刁民胡言乱语，满口瞎话，这不是看低您的智慧吗？他这是藐视朝廷命官，嘲笑公堂啊。”

李元霸笑咪咪地看着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就像是泼妇一样的宋寒，心里头嘀咕着：“这货还真会演，如果放到后世的话，说不准还能拿几个小金人呢！”

其实对于两人的话，赵传志还是更偏向于李元霸的，毕竟这个宋家二少爷是个什么德性，他心里还是很清楚的，可是一者，这宋寒的父亲与他是至交，这二者宋寒毕竟是他看着长大的孩子，赵传志自然要偏向宋寒了。

此刻，赵传志的眼中眸光闪烁不定，他沉吟了片刻看着宋寒道：“宋寒，你既说这李德三人殴打与你，可有证据证明？”

宋寒连忙点头，道：“有，大人！当时这三人殴打我时，我那几个家仆还有周围的商旅之人，可是全都瞧见了！李德、赵三炮，你们现在可以抵死不认，可是你等行凶之时，却是许多人亲见，你们抵赖不得。”

眼下终于说到了点子上，这边宋寒是一口咬死了，就是你们三人主动殴打的他，反正到时候直接从西市随便找几个客商、旅人们过来问一问，不怕他们不偏向自己，再怎么说他也是西市市令宋缺的亲兄弟，如果还想要在西市混的话，就得按着他的话来办。

话说到这份上，似乎可以盖棺定论了，因为即便李元霸想要矢口否认，一旦宋寒把他所谓的证人给请上来作证的话，事情就水落石出了，赵三炮他们三人自然是都得下大狱。

仪门之外围观的众人，哪个不晓得宋寒的德性，他既然这么说了，恐怕是早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看样子，这三人今天是倒霉定了！

“马勒个巴子的，这宋老二忒不是个东西了，让自己个儿的手下充当证人，哪有这么干的？”程处弼站在秦怀玉身边，脸色憋的通红无比。

“你这家伙总是如此心急，没见李大哥脸上还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吗？他肯定已经有办法了！”秦怀玉拍了拍程处弼的肩膀，安慰道。

正如秦怀玉所说的那样，公堂之上，李元霸的脸上毫无紧张之意，只见他先是给身后的赵氏兄妹一个一切有我的眼神，随后却是朝宋寒冷冷一笑，朗声道：

“县令大人，前几日草民无故被人殴打，动手者更是我大唐朝的朝廷命官，此人不但将草民打伤，而且还口出各种污言秽语，原本草民还想着息事宁人。可是今日宋二少爷状告我等殴打于他，草民陡然想起了此事，索性便借着这个机会一同说出来吧！”

李元霸话音方落，不论是公堂之上的一众捕役，还是仪门之外的围观众人，全都哗然不已，面面相觑。

什么情况？

今天县令大人公审的，不是那宋家老二状告三名暴徒殴打于他吗？

怎么转眼之间，这被告却拉扯出另外一件案子，什么时候这打架斗殴也

知道扎堆，往一块凑了？

第六十二章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好嘛，河道还没来得及疏浚，天又开始下起了暴雨，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多么清晰的一个案子啊，却又莫名其妙地牵连出另外一个案子来，麻烦事成双捉对啊！

还有一点，就是此刻李元霸脸上的表情很是认真，话语间更是说的有板有眼，这让不管是公堂之上的县令，还是一众围观的百姓心里头都充满了好奇。

朝廷命官无故殴打平民百姓，光是御史弹劾也够他喝一壶的了！

众人面露好奇之色，心里开始猜疑起来，到底是哪个朝廷命官，吃饱了撑的和这么一个小人物过不去？

其实不要说是他们了，就连作为原告当事人的宋寒都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他看了李元霸一眼，道：“李德，你这是什么意思？今日乃是我之事，你这又牵扯出另外一个案子，莫非是想要为自己申辩吗？”

李元霸看都懒得看宋寒一眼，对这赵传志拱拱手，说道：“大人，草民这案子，你到底是接还是不接？”

身为长安县的父母官，赵传志行使长安及京畿附近区县的赏罚、司法以及监察之责，此刻有人报案了，即便是另外一个案件的被告人，他也没有理由不接这案子。

所以在微愣了一下之后，赵传志皱眉说道：“李德，你的诉状本县接了。”

“如此甚好！”李元霸立即点头，说道：“几日之前，草民偶然经过东城市尾之时，却有一白发老翁突然从府内走出，不分青红皂白地突然对我动手。草民当时就被打懵了，被其打得是死去活来……”

说到这里，李元霸顿了顿，眼角的眸光微不可察地瞄了坐在公堂边上的宋谦一眼，继续说道：“后来，草民念及其乃是朝廷命官，不愿招惹是非，故此便一直隐忍至今。今日，既有人状告草民无故殴打殴打宋家二少野，那么草民也只好将此事告知大人，请大人为草民做主！”

李元霸的这番话倒是叫所有人都不做声了，谁不知道长安东城尽是住的一些达官贵人、皇亲贵胄，如果放到往常，这顿打挨了就白挨了，可是今日有宋寒的事情起头了，为了能够服众，整不好这县令赵传志真的会管上一管！

就在众人还有些狐疑的时候，赵传志倒是面无表情，他直直地看着李元霸的眼睛，说道：“李德，你口中所言者到底是谁？”

李元霸豁然转头，单手一指公堂边上坐着的，安稳如泰山一般的宋谦，说道：“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我大唐朝的互市监，宋谦，宋大人！”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下不光是仪门之外围观的种人了，就连公堂上都彻底沸腾了起来！

无数惊诧、质疑的声音响了起来，就连县令赵传志都满脸不可思议地看向了宋谦。

这尼玛也太扯了吧？怎么可能会是他呢？

其实想想也是那么回事啊，一般那些身份尊贵的公侯贵族，全都住在东市临近皇城根脚下，能够住在东城市尾中的，多是一些仗着祖上有功，后人却是没什么出息，在朝廷当一些小官小吏的人。

互市监宋谦之父宋耀，乃是高祖皇帝李渊的近臣，只是后来宋耀救驾有功，被李渊赐予了男爵爵位，并且在长安城中选了一处府邸赐了下来。

正是仗着宋耀的荫庇，他宋家才得在东城之地扎下根来。

可是这不对啊，看那宋谦白发老翁的形象，怎么可能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郎的对手？

肾亏老头子乱拳打死火力少年郎，这不纯属扯淡吗？这件事情实在是疑点颇多，令人难以相信！

所以，在李元霸话音落地之后，公堂之上顿时就有人怒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那稳坐如泰山一般的宋谦。

只见满头鹤发的宋谦从座椅上站起身来，怒不可遏地瞪着李元霸，说道：“你这黄口小儿，休要胡言乱语！老夫何时殴打过你？甚至连见都未曾见过？你为何要构陷老夫？”

面对宋谦的质问，李元霸脸上不见一点焦躁，而是慢条斯理地说道：“宋大人，草民这厢有礼了！几日未见，宋大人身体依旧如此强悍啊！”

噗！

在场的所有人都差点喷了！

看宋谦那样子，白发苍苍，虽说面色红润不见苍老，可是身体明显没有二两肉，就这副身体还，还强悍？这不睁眼说瞎话呢吗？

宋谦的面色变得铁青无比，只听他说道：“住口，哪个又见过你了？老夫整日里忙于公务，甚少回府，即便回府亦是三更半夜！况且老夫年近六旬，手无缚鸡之力，岂打得过你这么个风华正茂的少年郎？你莫要血口喷人！”

李元霸似乎没有看到怒气冲冲的宋谦，笑着说道：“宋大人，此事也容不得你狡辩，虽说经过几天的时间了，但是我的身上依旧还有些淤青，你看这里，不就先残存着些许血迹呢吗？”

李元霸一脸不在乎的低下脑袋，指着头顶那明显缺失了一小撮头发，甚至还带着血痂的头皮让众人看。

无耻，太特么的无耻了！这一小撮头发分明是这货前几日的时候，刚刚从玄冰中清醒过来自己揪的自己，没想到却是用到了这里，当真是无耻至极！

“你……你……”宋谦你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站在李元霸边上的宋寒，自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外人欺负他父亲，只见他斜眼瞪着李元霸，道：“荒谬！我父乃是庄重之人，又身为朝廷命官，怎会无故殴打于你！我且问你，你说我父殴打于你，可有人证物证？”

李元霸正色道：“自然是有的！看到赵氏兄弟没有？当时宋大人殴打我时，这两位就在我身侧，他们就可以为我作证！”

宋寒都气疯了，他大怒道：“这两人尽皆都是你的亲近之人，你们三人本就是一伙的！你如此捏造事实，还不是你一言而断？这也叫人证？”

李元霸的眼中闪过一丝阴谋得逞的神色，道：“好，宋二少爷这句话说的好啊！我三人本就是一伙的，自然是不能够作证！”

说到这里，李元霸话锋一转，冷气森森地说道：“可是你的家仆呢？难道你的家仆就不是你的亲近之人，你们就不是一伙的了么？”

哦！这货实在是太坏了，绕了这么一大圈子，感情在这里等着人家呢！

第六十三章撕破脸

（：总算码完了，不行了，山山坚持不住了，难受得厉害！这章略显粗糙，请诸位书友们见谅！另外求各种收藏、推荐、点击，山山拜谢！）

.....

“你.....我.....”

这下宋寒没话说了，纵然他方才想到了各种后果，可是偏偏没想到这家伙竟然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真是太奸诈了！

“哼！”见宋寒言语间踌躇，李元霸冷哼了一声，说道：“大人，这宋寒状告我等殴打于他实乃诬告！实际上，草民与这赵氏兄弟也是初识，当时在西市.....”

李元霸细细地把发生在西市的事情和赵传志说了一遍，期间他当然隐去了程处弼请他们喝酒这一段。

其实李元霸现在还在耍心眼，他想要引得赵传志方寸大乱。

因为若说这件事情赵传志没有参与的话，打死李元霸都不信。如果没有靠山给宋寒撑腰的话，就他那点胆子却是万万做不出来的了。

而且整个西市那么多的摊位和商铺，除了拥有通天背景的诸如‘匹夫阁’之类的地方，哪个商铺、摊位没有被宋寒这个土匪恶霸收取过保护费？

区别只不过是或多或少的问题！这些平安钱若是加在一起的话，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就这个数字，就够朝廷杀他一百次的了！

.....

“怎么办，怎么办？”在李元霸的讲述中，赵传志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的。

正如李元霸所猜想的那样，这个宋寒就是赵传志刻意培植起来的。

毕竟他做县令，每年才有多少俸禄，如果还想要继续往上爬的话，就必须积攒一定的人脉以及财富资本。

这长安城东市的商铺尽是一些富商所开，他们或多或少地都和朝廷中的达官贵人们有些关系，这个平安钱，赵传志自然是不敢去想的。

可是西市就不同了，多是一些平头老百姓所开的商铺，如果每家每月拿出个几十文、几两银子的话，一个月也有数百两的进账，除去分润给宋家的份额，拿到手的也得有两百多两，那么一年的数量就很可观了。

有了这些钱，他自然就能够去讨好那些达官贵人，为自己以后的仕途来铺路。

可是现在不行了，这个问题已经被李元霸给拿到明面上来了，如果真的对宋寒严加审讯的话，以宋寒的尿性，肯定会把他赵传志给牵扯出来。

到时候，赵传志可不光是丢掉官职这么简单了，光是他贪墨的那些银子，朝廷就足以将他满门抄斩了。

“你，你，信口雌黄！”

听着李元霸的话，宋寒顿时吓得是脸色煞白，宋寒是纨绔，是二，可是并不代表他是傻子。

他和赵传志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笔糊涂账，两方不论谁牵扯出谁来，都是死路一条！

“哼！”李元霸冷哼了一声，道：“西市那么多的商户，只要大人能够去亲自查探一番的话，自然就知道谁在信口雌黄了！”

赵传志此刻心中正在向着对策，听到李元霸的话后，却是眼睛一亮，道：

“荒谬！本县乃是堂堂的朝廷命官，每日里公务繁忙，哪里有时间去坊间闲逛？若是你有证据证明宋寒巧立名目，私收平安钱的话，那就即刻拿出来。若是拿不出来，本县就要治你个诬告良民、咆哮公堂的罪名了！”

李元霸淡淡地说道：“此言差矣！所谓食君禄忠君事，大人只有去坊间走一走，看一看，如此才能够知晓百姓的欢乐、疾苦！若是朝廷中的大人们，都如县令大人这般想法，高居庙堂之上，百姓之苦你如何知道，百姓之需求你又如何知道？还有……”

说道这里，李元霸冷笑了一声，道：“大人如此言语，却是在有心包庇送寒！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呢？”

“你放肆！”赵传志叱道：“凡事要讲求证据，你既无证据可言，自然便是诬告！本县现在就定你个诬告良民，藐视公堂之罪！来人啊，给我重打二十大板！”

“卧槽！”李元霸不淡定了，尼玛，同样是诬告，为毛那个狗屁宋寒就好好地站在那里，却要拿老子开刀？看来这狗官确实是何那个送寒狼狽为奸了！

“左右，还愣着作甚？速速动手！”赵传志现在满脑子都是拿下李元霸，哪里还管你说什么？

“就你这样的还县令呢？简直就是狗屁！”李元霸的脾气上来了，他怒瞪着赵传志，道：

“先前那宋寒状告我等殴打于他，我对你讲事实摆证据，破了他的谎言，证实其乃是诬告于我。之后我状告宋寒在西市强行收取平安钱，你又以证据不足给强行压了下来，反倒治了我一个诬告良民、咆哮公堂的罪责，这是何道理？”

李元霸顿了顿，双眼眯了起来，危险地看着赵传志，道：“退一万步讲，就算我是诬告，那宋寒先前诬告我等，也没见你对其动刑？却是为何屡屡针对于我？莫非，你真和宋寒有勾结？难不成他宋寒所收取的平安钱，也有你县令大人一份？”

“哗！”

一石激起前沧浪，为观众人的脸色全都变了，这算什么？官匪勾结，这可是大新闻，大新闻啊！

“啪！”

惊堂木狠狠地甩在了长案上，赵传志豁然起身：“住口！你这黄口小儿，本县对你已经够仁慈的了，没想到你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本县出言不逊，当真以为本县不敢办你吗？来人啊，给本县将这刁民抓起来，关进大牢，听候发落！”

“尊大人令！”

伴随着冲天的吼叫声，后堂中，先前并未与铁忠良一同前往‘匹夫阁’拿人的其他十名捕役，却是来了精神了，急匆匆地从后头赶了过来，就冲向了李元霸等人。

铁忠良见到这一幕都快哭了：“哎呦喂，我的个小祖宗啊！你至于这样吗，你说你低个头服个软也就是了，何必跟这老王.八.蛋对着干呢？这不是坑我吗？”

他有心上前去全说两句，却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我看谁敢？”

就在铁忠良犹豫不决的时候，一道雄壮的身影，突然从仪门之外的人群中窜了进来，看那身手矫健的样子，明显是个练家子。

第六十四章公堂激斗

你道是谁？

正是那先前替李承乾赶车的车夫！

此刻的车夫无比谨慎地保护在李元霸身前，怒目圆瞪，一双布满老茧的大手青筋暴起，整个人都透着一股子狠戾和杀气。

但凡被这汉子瞪上一眼的人，都会感到浑身发冷，他们只觉得这人太凶了，不会联想到其他。

可是与外人不同，赵三炮却是看出来点别的，他曾经在边关当了两年的兵，对于从战场上走下来的人有一种绝强的感应。

就好比面前这突然出现的汉子，就让赵三炮感到毛骨悚然，在他看来，死在这汉子手中的人，绝对是三位数的。

“好啊，李德你这刁民，竟然还有同伙？拿下，将这堂中的四人全部都给本县拿下！若遇反抗，本县许你们权宜行事？”

看到这突然出现的人，赵传志顿时眼前一亮，他正思忖着捉拿李元霸的理由不足，没成想，这刚躺下就有人给送来枕头，真是天助我也！

“你真敢动手？”李元霸眼中闪过一道杀机，声音冷死冰山。

“劫掠县衙，藐视公堂，诬告良民，辱骂朝廷命官……哪一项都足以让你下大狱！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赵传志冷笑：“动手！”

“是！”

这些捕役和铁忠良不同，全都是赵传志的死忠，平日里没少跟着赵传志吃香的喝辣的，此刻主子有命，他们敢不尽力？

十个捕役身形一晃，堵死了李元霸四人的所有出入口，所有人都纷纷掏出了腰间斜挎着的横刀，面露狰狞之色。

那汉子见状面色不由得一变，道：“好胆！”

话音落地，汉子伸手入怀，寒光一闪，一柄尺余来长的障刀被抽了出来，随后障刀划过一道惊鸿，汉子的身影随着障刀往前一冲，犹如一柄利箭，剑光的锋芒闪烁之下，直接崩飞了一名捕役手中的横刀，顺势插进了那

捕役的手掌正中。

嗤……

那名捕役定住了，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凶煞无双的汉子，他万万没想到，这汉子竟然真的敢下杀手，而且是如此的干净利索，豪不拖泥带水。

他的手掌已经被障刀穿透，始料不及下，满腹的惊悚很快就被剧烈的疼痛给淹没了。

那汉子冷冽地一笑，没有过多地迟疑，遂拔刀而出，一股血箭也随之喷射出来。

“啊！”

其他几个捕役见了这一幕也是错愕不已，直到那受伤的捕役惨叫声响起，方才反应过来，一个个眼睛都红了，干脆不去管李元霸等人，手握横刀向着那汉子发动了攻击。

“哼，废物！”

汉子冷哼了一声，身形一矮再一次发动了攻击，其动作之快，让李元霸的眼中都带上了惊讶。

“好，刚好我也手痒了，憋屈了这么长时间，也该让你们吃点苦头了！”

九名捕役齐齐围攻那汉子，李元霸看不下去了，他脚尖轻轻一挑先前那名受伤的捕役落在地上的横刀，用手握住之后随意耍了两下，飞身扑了过去。

虽说李元霸苦练军体拳多年，可是毕竟没怎么玩过冷兵器，所以这和捕役们拼起刀来，多少也有些慌乱。

不过好在这货力气大，每一击下去，都能够震得那些个捕役手中的长刀脱手而出。

就这样，叮叮荡荡地硬拼了几击之后，在李元霸和那汉子的联合攻击之下，所有的捕役全都倒在了地上，一个个身上全都带着惨烈的伤口。

“你，你，你这逆贼！竟然公然抗法，难不成你想犯上作乱吗？”看到李元霸他们俩在公堂之上大展神威，赵传志的脸色都吓白了，连连对铁忠良大吼了起来，“铁忠良，铁忠良你还愣着做什么？还不赶快给本县将他们拿下？”

铁忠良哭了，尼玛，要不要这么猛啊？就凭这两位的身手，就算整个县衙的捕役全上，那也只有送菜的份啊！

“哈哈.....有趣，有趣的很啊！”

此刻，人群中突然传来了一阵隐含着怒火的冷笑，随后就见身穿月白长袍，面容俊朗的李承乾，带着清秀的秦怀玉，以及一满脸络腮胡子的程处弼，踱步而来。

初时，赵传志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还满肚子的怒火，可是当他看到后面那两个衙内的时候，却是面色一变，直接从长案之后走了下来，向两人行礼道：“长安县令赵传志，见过秦小公爷！”

身为五品县令，赵传志可以不对那些权贵亲眷行礼，但是对于能够继承国公爵位的秦琼独子，他赵传志可是不敢不见礼。

虽说秦琼因为疾病缠身，久不居庙堂，但是他的门生故吏却是遍布大唐军中，身居高位，秦家依旧是豪门权贵。

说句不好听的，只要秦怀玉想要免了赵传志的职，只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赵大人有礼了！”

秦怀玉的性子本就是喜怒不露声色，就算有人得罪了他，他也会笑脸相迎，不会给别人甩脸子，所以面对赵传志，秦怀玉依旧是温言相待。

赵传志连忙起身，这才对另外一边的程处弼拱拱手，道：“程三少爷有礼了！”

“哼！”

程处弼直接把头扭向了一边，他可没那么好的脾气，那赵传志处处针对李元霸，程处弼感觉心中有气，才不会对赵传志客气。

赵传志面色一僵，有些讪讪地笑了起来，他换扭头看着位于两人正中的李承乾，迟疑着说道：“小公爷，不知道这位.....”

“赵大人，你可真是好大的官威啊！”秦怀玉还没来得及介绍，那月白少年郎就冷笑了起来。

“呃.....”

赵传志嘴角抽搐了起来，他可不是傻子，从秦怀玉以及程处弼故意错一步站在那少年郎身后的位置，就能够看出来这少年郎身份无比尊贵。

比堂堂的翼国公小公爷，卢国公三公子身份还要尊贵，还如此的年轻，难不成是皇子？王爷？

如果这位主儿把今天的事情从头看到尾的话，那么……

越想越觉得有这个可能的赵传志，额头上豆粒大的冷汗，那是‘唰唰’地往下掉！

就在这时候，先前那与捕役争斗的汉子的一句话，彻底让赵传志软倒在地：

“王爷，末将护卫不利，以至于惊吓了您，还请王爷恕罪！”

第六十五章完了，真的完了！

尼玛，王爷？吓死个人啊！面前这位真是皇子！

赵传志感觉自己的腿都开始打哆嗦了，一股热流从小腹中升腾而起，随后就是一阵阵湿漉漉的感觉。

他顺着声音扭头看了过去，却发现先前凶悍无比地那个汉子，竟然不是跪在这月白袍少年身前，而是那个刁民李德身前的时候，他瞬间风中凌乱了！

这尼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原本已经做好了亡命天涯准备的赵氏兄妹也傻了，转眼只见，怎么他们的李大兄弟就成了王爷了？这是要闹哪样啊？

李元霸可没有在乎此刻众人到底是是什么感受，而是对那汉子说道：“将军快快请起，此事与你无关！说起来本王还要多谢你呢，如果不是你的话，恐怕本王三人今天就得枉死在这里了！”

赵传志小腿开始打颤了，王爷，这位是王爷，他竟然屡屡对王爷出手，这感觉，这酸爽，太可怕了！

那汉子并未起身，而是扭过身子面向了李承乾，道：“殿下，白展鹏之前跟丢了王爷，本就犯了重罪，现虽已找到王爷，但错已铸成，还请殿下治白展鹏失职之罪！”

没等李承乾说话，李元霸就继续说道：“行了，这件事情就这样算了！承乾，你看怎么样？”

承乾，承继皇业，总领乾坤！

太子，李承乾！

赵传志脑子中‘轰’地一下就炸开了，先是一位王爷，后又是太子殿下，完了，完了，这次是真的完了！

虽说赵传志并未见过太子，但是他可不敢有丝毫的怀疑。没见人家秦小公爷以及程三公子都错半步以示尊敬吗？那肯定就错不了了！

“四叔，这件事情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李承乾哪里敢不听他的，万一这位四叔哪根筋不对，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敲他一记，那他这堂堂的大唐太子

的面子往哪儿放啊？

“好！白将军，你也听到了，关于这件事情，你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因为……”李元霸扶起白展鹏，说到这里的时候却是豁然转头看向了赵传志，道：“因为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又怎么能够揪出这么一个不分青红皂白，勾结土匪恶霸，勒索百姓的‘好官’呢？”

轰……

宛如晴天霹雳一般，李元霸的话让赵传志一下子瘫倒在地。

他的心早就已经乱了，脑子也变得混沌起来，他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无比，而后像是疯了一样‘噗通’一声跪在了地上，磕头道：“王爷恕罪，王爷恕罪啊，下官并不知王爷驾到，还对王爷……下官，下官……”

看着不断磕头的赵传志，李元霸冷笑了一声，扭头看向了早就已经吓呆了的宋氏父子，道：“先前在西市之时，你若是就此离去，你的那点破事本王才懒得管呢。可是你干不该万不该，竟然还自己送上门来了，那就只能怪你时运不济，倒霉透顶了！”

宋谦和宋寒父子俩浑身抖若筛糠，听到李元霸的话后直接两眼一翻，竟然吓晕了过去。

“切，俩怂货！”

看到一老一小两个家伙全都倒地不起，泛起了白眼，程处弼轻啐了一声，眉宇间充满了不屑。

“晕了？”

李元霸倒是楞了一下，他没想到这两个家伙胆子竟然这么小，不过在李元霸看来，这两个家伙怎么看怎么是装的，所以他也毫不客气地上前一步走，一脚狠狠地犴在了宋寒的断腿处。

“嗷！”

杀猪一般的惨叫从宋寒的口中响了起来，紧接着就是疯狂地抱着自己的膝盖不断地倒吸凉气。

原来这货根本就沒暈，他是生怕这位草根逆袭成王爷的主儿，让自己的小命交代在这里，所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装暈。

而与宋寒情况不同的是，宋家老爷子是真的暈了，他是被吓得，不过宋

寒这一嗓子却又把他给唤醒了过来。

“哼，宋寒，我可真是够佩服你的！这样的方法你也能够想出来，真以为装晕就万事大吉了吗？”李元霸冷哼了一声，继续说道：“白将军，将这两个家伙带至大理寺问讯，本王要他们把自己的一切罪行都说出来！但凡涉及到了谁，一个个的全都给本王列出来，谁都别想跑！”

“是，王爷！”

白展鹏对李元霸行了一礼，看了看边上傻呆呆站着的铁忠良，一摆手道：“你是这里的捕头吧，叫你的手下带上这两个家伙，跟本将军走一趟大理寺！”

“啊，是，是……”

铁忠良匆匆应了一声，带着自己的那些个捕役手下就冲了过来。

宋寒吓得是肝胆俱裂，就自己做的那些个事，加起来杀他十次都够了，他哪里会跟着去？

“噗通！”

心中越想越惶恐的宋寒，顾不得膝盖上传来的疼痛，一下子跪倒在地上，就像是最虔诚的佛教徒一样，重重地将额头触碰在地面上。

咚咚咚……

“王爷，王爷……宋寒知错了，求王爷饶宋寒一命……”

李元霸没有理会他，而是再次转头看向了赵传志，此刻赵传志还在磕头，他的脑袋变得晕眩起来，额头正中开始出现了紫青色的血晕……

“赵传志，本王曾经给过你机会，可是你没有珍惜，所以这次你死了也不能怪本王，只能说你没有当好这个父母官！来呀……”

李元霸正说到这里，远远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落地声。

“哒哒哒！”

一行百名身穿黑色铠甲的禁卫，翻身下马，一个个煞气冲霄地分开人群冲进了长安县衙。

“吾等救驾来迟，请武王殿下，太子殿下恕罪！”

待见到李元霸以及李承乾之后，百名禁卫整齐划一地对两人躬身行礼，其中领头的那位，李元霸还认识，不就是那黑脸百骑长李长庚吗？

李承乾很有觉悟，有他四叔在这里，他可不甘先开口，所以干脆就像是没看到这一群禁卫一样。

李元霸可没想到那么多，他看到李长庚就笑了起来，摆摆手道：“李将军还请免礼，宫里出什么事了？怎么还劳烦李将军亲自来跑一趟啊？”

李长庚恭敬地回道：“回王爷的话，皇上接到暗报，言道互市监宋谦、其子宋寒连同长安县令赵传志，意图暗杀两位殿下，故此特命末将前来缉拿此三人前往大理寺，并保护两位殿下的安全！”

此刻，赵传志以及宋家父子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完了’！

第六十六章门庭若市

从长安县衙出来，由这一队李长更率领的皇城禁卫们护送，李承乾、李元霸、赵氏兄妹等人共乘一辆马车，向着长安城北大街，也就是李世民赐下来的武王宅邸行去。

有关宋家以及赵传志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作恶多端的宋家父子被白展鹏带领着一堆禁卫押走了，而表面仁义道德，实际上却是男盗女娼的赵传志赵县令，也没能跑得了，免不得要去大理寺中接受严刑拷打。

当然了，说严刑拷打有些夸张了一点，不过只要是以犯人的身份进了大理寺，那就算你没有罪，里头那帮如狼似虎的狱卒狠吏们，也会有千百种办法让你认罪。

所以可以预想到，宋家以及那赵传志会有多么悲惨的下场。

不过这些都与李元霸武官，此刻他们正向着‘武王府’而去。

.....

硕大的马车中。

“那个，王爷，您真是当年那个被雷给劈了的卫王殿下，李元霸？”

生的比较着急的程处弼，这次是真着急了，他满脸纠结地瞪着李元霸，怎么看这张脸都不像是三十多岁啊。

“处弼，不得对武王殿下无礼！”秦怀玉瞪了程处弼一眼，满脸歉意地对李元霸说道：“王爷，处弼年幼，口不择言，还请王爷不要怪罪于他！”

李元霸摆摆手，道：“没关系，我倒是挺喜欢处弼这直来直去的性子的！至于我是不是李元霸，这一点我可以给你打包票，如假包换，假一赔十！”

“嘿嘿.....”

程处弼听着李元霸这话，脸色霎时间变得尴尬了起来，不好意思地摸着后脑勺，干笑不已。

而此刻与他们同坐一辆马车的赵青青，却是眨巴着大眼睛，看着李元霸问道：“你今年当真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了？”

这句话问的有些没头没脑，不过她的兄长赵三炮，却是别有深意地看了

自己的妹妹一眼，似乎想到了什么。

李元霸没想那么多，见有美女相问，回道：“算起来应该是三十有四，不过当年被雷劈中之后，我的这幅身体就被冰封在万年玄冰中，虽说十九年已过，但是容颜并未变得衰老，就连身形都没有长开，仍旧保持着十五岁的状态！”

赵青青还想要再说些什么，这个时候李长庚那粗豪的嗓音却是传了过来：“太子殿下，王爷，前面的路马车是走不动了，我们得步行才能继续前行！”

“什么情况？难道有你们堂堂禁卫开道，还有人敢挡路吗？”李承乾眉头一皱，大声呵斥了起来。

李长庚吭哧吭哧地憋了半晌，这才无奈地说道：“殿下，不是末将不尽力，而是前面，前面已经被马车彻底堵掉了！”

“啊？”

这下所有人都坐不住了，长安县皇城根下的北大街，因为住的都是王公勋贵，所以道路修的颇为宽敞，就算并排行两架马车都没问题，这么宽敞的街道怎么可能被堵掉呢？

于是一众人等挑开车帘走了出来。

这刚从马车上下来抬头看了一眼，众人就被眼前的一幕给搞蒙了。

为啥？

这宽宽敞敞的北大街，从街口进去一里多地开始，一直到最正中的北大街，光是马车就停了不下三十几架。

那站在马车旁的人，除了赶车的车夫之外，还有几个健仆，以及一个个像是管家模样的人，李元霸甚至还从人群中看到了几个穿着长史公服的亲王府官吏，站在马车之侧面，翘首以盼。

“李将军，你确信没有走错吗？”李元霸皱了皱眉，看着下了战马的李长庚说道、

李长庚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尴尬之色，他甚至一度以为自己带错了路，不过他家刚好也在这北大街，所以他不可能认错。

“这样吧，李将军，你先过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还是腾不出地方

来，那就只能再调些禁军过来赶人了。”李承乾生怕李元霸生气，连忙开始吩咐起来。

“是，殿下！”

李长庚匆匆应了一声，就急急忙忙地向着北大街前方跑了过去，就好像后面有什么洪水猛兽一样。

其实说实话，要不是因为这次是皇命难为，李长庚宁愿去看守掖庭宫，也不愿意给李元霸来当差。

实在是李元霸留给李长庚的形象太深刻了，霸道、暴力，而且还毫不讲理！有这样的主子，下面的人指不定要吃多少苦呢！

过了还没有盏茶的时间，李长庚就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它先是狠狠地缓了一会气，这才面色古怪地说道：“回，回禀太子殿下，王爷！末将方才打听过，这些马车上的人，都是前来恭贺武王殿下大病初愈的！”

“啊？”李元霸惊叫了一声，道：“你的意思是说，这帮家伙都是来拜见本王的？”

李长庚很干脆地点了点头。

“喝，这感情好啊！知道本王手头紧，就赶紧着给我送来零花钱！看来这当王爷也是很有搞头的嘛！”

有人来送礼，这下李元霸来了兴致，他乐呵呵地拍了拍李承乾的肩膀，道：“走吧，不用再派禁军过来了，既然马车过不去，那我们就走过去吧！”

李元霸此刻是迫切地想要进到王府去，这样就可以看看大唐朝的贪官……不是，王公贵族们到底给他送了点什么宝贝。

……

路过这一架架的马车，李元霸故意装作没听到那些马车上一只又一只的紫红色箱子，而是目不斜视的往前走着，其实这货心里头早就乐开花了。

等走到了北大街的中断，也终于到了地方。

李元霸抬头看去，入眼处乃是一栋高墙大拱，气势宏伟的府邸，门上有一方黑底金沿的大匾，上书“武王府”三字。

更吸引李元霸眼球的，并非是气势宏大，占地面积极广的王府，而是那

王府大门，整整齐齐地竖插在一排架子上的，一十二柄长约丈二，直尖双刃的长兵器。

尽管李元霸并没有在现实中见过这种武器，可是前世影视剧里面却是频频出现那些所谓的戟，再加上太宗皇帝的赏赐中，许其勋门立戟，所以这长兵器应该就是戟。

还有，尽管在贞观初期还没有形成严格的立戟制度，可也不是谁都有资格在府前立戟的。除非是拥有特殊荣耀与功勋并得到皇帝嘉奖特许的，否则就算是亲王皇族甚至是当朝宰辅，都不行！

纵观整个大唐朝，也不过那翼国公秦叔宝有此资格！

不过现在嘛，却是又多了一位，那就是他武王李元霸！

第六十七章丰厚的赏赐

武王府那朱红色的大门早就已经大开，大门两边格有一溜身穿黑甲的禁卫守在那里，而站在门前迎来送往的，却正是他那便宜二哥的贴身近侍，刘三水。

嚯，身为大唐宦官总镖把子的大太监，圣人皇帝身边的大红人，给一亲王来当门房，这也算是独一份了。

“王爷您可总算是回来了，奴婢正准备回宫里交旨呢……哦，奴婢见过太子殿下，秦小公爷！”

远远的，刘三水就看到了李元霸以及李承乾等人走了过来，连忙上前来见礼。

李元霸摆摆手，示意刘三水免礼，问道：“我说刘公公啊，你不在宫中好好伺候皇兄，来我这里做什么？”

“王爷您可别喊奴婢公公，直接称呼奴婢三水便是了！”

刘三水可不敢怠慢了面前者为主儿，虽说他的主子乃是当今圣人，可是这位主儿可是圣人的至亲之人，他想要灭了谁，都不需要跟圣人提，直接动手就行，所以面对他，刘三水可不敢有半点的不敬之心。

“王爷，奴婢此来乃是奉了陛下的旨意，给您送来两百名侍女，四十名宦官，三骑王府亲卫，黄金一万两，白银五万两，其余布帛、锦缎、珍宝……尽皆置于正堂中，还请王爷入府点验！”

刘三水手中虽说有圣旨，可是想到李元霸与李世民的关系，也就放弃了宣读，而是直接把圣旨塞到了李元霸的手里头。

李元霸也没看圣旨，他已经被刘三水方才所说的那些东西给惊呆了。

这真尼玛是亲兄弟啊，送这个东西这么大方！怪不得人人都道皇家好，不仅娶妻纳妾有皇家包办，就连金银财宝、仆从侍女都是随手赐下，这种酸爽，简直刺激地无法形容了！

……

“四叔，四叔……咱们是不是先进府中看看？”见到李元霸神色有些呆愣，李承乾上前轻轻拽了拽李元霸的衣袖，低声在其耳边说到。

“啊？走，进去，进去！”李元霸这才如梦初醒，招呼了众人一声，也没理那些依旧抬着箱子往里闯的前来送礼的人，带着李承乾等人直接进了王府大院。

一进院子，光看这院子的大小路数就把李元霸给吓了一跳。

看到李元霸惊讶的样子，刘三水赶忙上前介绍道：“王爷，这座府邸原本是前隋孝王杨俊的王府，杨俊死后就空置了下来，直到现在都未曾有人居住过。”

李元霸点点头，信步往里面走去，只见这院中有着男男女女上百人，这些人全都在低头忙碌着，有的在清扫院子，有的在修补窗户，还有一些人正在摆弄花草。

“这些就是你送来的那些侍女和宦官吗？”李元霸指点着那些人，说道。

刘三水点点头，道：“王爷请放心，这些人都是犯官家眷，自小便在掖庭宫中生活，用起来颇为乖巧！”

“哦！”

李元霸应了一声，想继续往前走，他忽然发现这座王府有点太大了，看这样子南北长得三百多米，东西宽也得一百八十多米。

就这土地占用面积，如果放到后世的话，比京城那些个四合院都要大上很多，光是这圣人脚下，土地价值最少都值几个亿。

这座王邸中的建筑共分为三路，每路由南自北，都是以严格的中轴线贯穿而过的多进四合院落组成。

众人顺着青石板路往前走，最先进入的乃是东路位于正中的春华堂。

这刚进了堂中，李元霸就看到了那些摆放在大堂正中的箱子，这些箱子呈现长方体，上漆朱红色，箱盖上甚至还纹着一条金龙。

上前两步，顺手把两个箱子打开，入目处尽是一片珠光宝气，晃的李元霸眼睛都瞪直了。

只见左手边的箱子中，一片金光灿灿，全都是黄金饼子，密密麻麻地堆满了整个木箱；右手边另外一只箱子中，则是珍珠、宝玉、金珠银钗……就好像不要钱一样，胡乱堆叠在一起，宝光四射。

“这，这尼玛真是发了！”李元霸深深地咽了口唾沫，只感觉嗓子中有些

干涩。

倒不是说李元霸财迷，毕竟上一世他搞了那么多年的历史研究，对于金钱财物也没有多大的需求。

可是就算是他两世为人，也没见过这么多的财物，在这么多的财物珍宝面前，谁要说不高兴，不动心的，那请你站出来，哥保证不打死你！

赵氏兄妹此刻的神色也好不到哪去，满眼尽是惊羨，不过却独独没有嫉妒的神色。

“报……刘公公……”

就在众人愣神的时候，一个身穿淡蓝色内侍服的小太，监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也甚至都没看清楚正堂中有谁，就对刘三水行了一礼，说道：“禀刘公公……”

“掌嘴！”那小太监话都没说完，刘三水就厉声打断了他，指了指李元霸和李承乾，道：“你没看到武王殿下还有太子殿下都在这里吗？懂不懂规矩了？”

嗡！

小太监脑袋一下子就懵了，以他的身份地位哪里见过这等大唐最顶层的人物，听到刘三水的话后，吓得‘噗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毫不犹豫地抽着自己大嘴巴子，同时口中还求饶道：“奴婢不知太子殿下，武王殿下回府，冲撞了两位殿下，还请两位殿下恕罪，恕罪……”

“行了，没那么多规矩！”李元霸示意小太监停下动作，看着他说到：“你方才想要说什么？”

“回，回王爷的话，府门外除了那些各部官员派来，恭贺您大病初愈的人之外，还有几位身穿官服的大人。他们自称是任城郡王、赵郡王以及河间郡王府上的长史，今日乃是特奉三位郡王之命，前来拜谒王爷！”

此刻，虽说这小太监心里仍旧有些害怕，可还是浑身哆嗦着把这条消息说了出来。

“哦？”李元霸应了一声，想了想，道：“你去先找些人把这些东西搬到后堂去，然后就去请他们来这正堂中叙话！”

“诺！”

小太监面色恭敬地行了一礼，小心翼翼地退出了春华堂。

第六十八章三郡王的阴谋（上）

且不说这三郡王派长史来武王府做什么，这边李元霸，却在脑海中快速搜索起这三个同宗兄弟的信息。

任城郡王李道宗，乃是唐高祖李渊的堂侄，唐朝初期重要将领，一生为大唐征战无数，甚至是可以与李绩齐名的大唐名将。

赵郡王李孝恭，乃是唐高祖李渊从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二，战功彪炳，深得李世民亲待。

至于这最后的河间郡王李孝友嘛，那来头可是更是了不起了，这个家伙是淮安王李神通的第五子，其父李神通是李渊的弟弟，他的九个兄弟中有七个都是王爷，可以说是牛叉地不得了。

这三个勋贵派遣府中长史过来做什么？难不成只是为了看看自己活没活着？

这不纯属扯淡吗？就算放在十九年前，他也和这三个家伙没什么交集啊！

百思不得其解的李元霸，干脆将脑子中的念头彻底抛却，安排新来的侍女们上了一些坚果、茶点，与赵氏兄妹还有秦怀玉等人开始了大侃特侃。

赵氏兄妹以及秦怀玉两兄弟，已经从初知李元霸强悍身份的震撼中回过神来，因为有之前的谈话基础，所以众人也慢慢放得开了。

就在此刻，先前那个小太监引领着三名中年人进了春华堂。

“王爷，人带来了！”小太监恭敬地行礼。

“嗯！”李元霸摆摆手，示意小太监退下。

“下官任城郡王府长史王崇仁、赵郡王府长史程甫、河间郡王府长史刘汉见过王爷！见过太子殿下！见过秦小公爷！”

跟在小太监身后进得春华堂的，是三个年龄差不多大的中年人，一个个长的又瘦又高，相貌古拙，巧的是颌下全都留着黑色的短须，看起来极有风度。

他们的眼力劲儿还不错，只不过初入春华堂就把在座的众人给扫了一遍。

李元霸摆出了王爷的派头，点点头，道：“三位免礼吧！不知道三位今日前来，所为何事啊？”

任城郡王府长史王崇仁，把手中提着的两只锦盒双手托举着到身前，道：“王爷，任城郡王听闻王爷大病初愈，特命下官送来一株六百年的人参，一只千年何首乌。并请王爷暇时能够过府一叙，以全兄弟之情！”

赵郡王府长史程甫、河间郡王府长史刘汉也没有闲着，全都把手中的礼盒递到了身前，一个送的是送的是掌中剑，一个送的是一张鞣制好的白虎皮，其意思和任城郡王差不多，无非就是什么见一面，聊聊天什么的。

李元霸感觉越来越诡异了，这三个家伙说起来虽然与他是同宗兄弟，可是并没有什么交集，可是他们所送的东西并不是什么普通货色，那六百年的人参、千年何首乌可都是中药材中的极品，称之为灵药也不为过，这要是放到后世的话，就是有钱都买不到。

白虎皮更难得了，甭说满世界的搜寻白虎是有多困难，就是猎杀下来而不伤虎皮，那就更实属罕见，可以算世间珍品了。

最后，李元霸认为最诡异的便是那柄掌中剑了，因为看不明白的东西往往是最珍贵的，至少李元霸是这么想的。

李元霸叫还没离开的刘三水把三家郡王送的东西都收起来，这才说道：“回去告诉你们家王爷，再有几天就是年前的宗族聚会了，到时候本王会亲自向他等道谢的！”

王崇仁等人记下了李元霸的话，再次客套了几句就向着王府外匆匆而去。

看着几人离去的背影，李元霸笑着对身边的李承乾说道：“承乾，你说你那几个皇叔派人来请我过府一叙，是什么意思？”

李承乾没有说话，而是双眼下意识地瞄了在座的程处弼以及赵三炮等人一眼。

程处弼虽然有点二，可是并不代表他傻，皇家议事多多少少地都夹杂一些政治信息，只凭今日杯酒之情，还不足以挽和进去。

所以，程处弼站起身来，对李元霸行了一礼，说道：“王爷，太子殿下，今日时间已经不早了，酒楼里还需要人来打理，处弼就先告辞了！”

“王爷，我也不留了，改日再来登门拜访！”秦怀玉心思玲珑，见程处弼

起身，索性就一起告辞。

李元霸也没有拦着，而是笑着说道：“今日朝堂之上，我还曾与知节打了一个照面，日后若是有暇定然登门造访！”

说到这里，李元霸随手把任城君王送的那只六百年的人参拿在了手里，递给秦怀玉，说道：“我听闻叔宝兄长因早年为我大唐征战四方，身上满布创伤，身子骨也一年不如一年。人参元力充沛，最补元气，你把这支人参拿回去，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能够派上用场了！”

“这……这实在是使不得！”

秦怀玉当时就有些不知所措了，虽说他们秦家贵为国公府，什么灵丹妙药都见过，可是这六百年生的人参实在是罕见，就好比上一次秦琼沉珂复发，要不是皇帝派人送来一支三百年的老参，怕是他老爹那一次就撒手人寰了。

“给你，你就拿着，所谓长着赐不敢赐，更何况在多年之前，叔宝兄长还曾救过我与兄长的性命，区区一根人参而已，与性命相比又价值几何呢？”李元霸站起身来，一把将装着人参的锦盒塞到了秦怀玉的怀里。

李元霸这回倒是真没说错！

当年李渊获罪杨广，无奈携家带口地自长安逃出，杨广派人一路追杀，当时李元霸尚是孩童，无法进行反抗。眼见得他们一家就要惨遭毒手，秦琼这个时候却是如神兵天将，出手救了他们，李渊一家这才幸免于难。

这件事情秦怀玉也听秦琼提起过，所以这一次他并没有拒绝人参，而是郑重地对李元霸行了一礼。

众人再次客套了急剧，秦怀玉和程处弼就联袂而去。

等这两个少年郎走后，春华堂就变得空置了下来，因为赵氏兄妹早已被刘三水给引领着去了后堂，

“行了，承乾，眼下就只剩下咱们叔侄二人了，说说吧，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重新走到主位上坐了下来，李元霸扭头看着李承乾说道。

第六十九章三郡王的阴谋（下）

（：第二更送上……求推荐，求收藏，各种求……困死了，山山去睡觉了！）

……

李承乾不知道李元霸这是在考校自己，还是他真的没有猜出这三位郡王的意图。

皱着眉头想了想，李承乾说道：“四叔，您可能还并不清楚，虽说我大唐表面看上去是太平盛世，可实际上却是内忧外患。内部的五姓七望等世家大族暂且不提，光是外部的吐谷浑、薛延陀、高句丽等国，就已经让父皇焦头烂额了。因为尽管它们都表面上与我大唐王朝互不侵犯，可实际上却是累为边患，使我大唐边境的百姓是苦不堪言！”

李元霸在脑海中搜了搜信息，发现还真是那么回事。

不过对于这吐谷浑、薛延陀什么的，他倒并不是很担心，因为根据史料记载，这些国家在之后的时间里，都被唐朝在其境内设立了都护府，并且有重兵镇守，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他们也是属于大唐王朝的。

不过这些都是外话，让李元霸感到奇怪的是，他明明是问的李承乾，对于今天这三位郡王派遣手下送重礼的看法，没曾想，李承乾却扯出了边境的问题，这两者可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说这个又有什么用？

似乎看出了李元霸脸上的疑惑，李承乾敲了敲桌子，沉默半晌之后，吐出了两个字：“和亲！”

和亲这个结束战争换取和平的方法，可谓是最屈辱的，华夏历史上最著名的两次和亲，一个是汉朝时候的昭君出塞，另外一个便是大唐的文成公主远嫁吐蕃。

虽说两次和亲都换来了暂时的和平，可这种方法往往只能解决一时之难，而不能保持长久的和平。

“和亲？”李元霸的眉头陡然拧了起来，道：“跟谁和亲？嫁出去的又是谁？”

李承乾听出了李元霸话语中含着的怒火，道：“四叔，吐谷浑、薛延陀等国中，势力比较强大的当属薛延陀部。两个月前，薛延陀部真珠可汗，乙失夷男，派遣使者来我大唐，欲与我大唐结为秦晋之好。”

“凭什么？”李元霸追问。

李承乾叹了口气，说道：“自从我大唐灭掉突厥之后，薛延陀部趁势崛起，虽说它是我大唐的属国，却屡屡侵犯我大唐边境，再加上他们现有骑兵20万，随时都有可能攻打我大唐边关。父皇没办法了，只得先拖延时间再想办法了！”

“好，好，好一个薛延陀部！”李元霸狠狠地一拍桌子，可怜的桌子哪里禁得住李元霸的力道，直接散了架。

呼哧呼哧地喘了半天粗气，李元霸这才面沉如水地说道：“那皇兄得意思是和了？我听说，这与外邦和亲之人必须是皇室之女，如此才能够彰显出诚意。可是我那诸位侄女，不是未到婚配年纪，就是已经许给了大臣之子，能够出嫁的，似乎也只有三公主南平一人适合吧？”

李承乾点点头，道：“却是如此！不过南平公主母妃早亡，自小性格就颇为孤僻，父皇不忍将其远嫁，故此长孙舅舅就给父皇出了一个主意，说可以在宗室之女中选一名，让父皇将其册封为公主，这样也算应了薛延陀部的要求。”

“哼，好一个死道友不死贫道！别人家的女儿就不是女儿了？你舅舅出的这个主意可真是饿得紧啊！”李元霸冷笑了一声，说道。

长孙无忌是他亲舅舅，而面前这位是他亲叔叔，所以李承乾只是尴尬地搓了搓手，装作没有听到，继续说道：

“最后，父皇还是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将人选锁定在了任城郡王李道宗的女儿李雪雁，赵郡王李孝恭的女儿李仙儿，还有就是河间郡王李孝友的女儿李水晴三人之间！”

这种事情搁谁身上，谁不得疼得像刀割似地，也怨不得人家眼巴巴地跑来给他送礼，感情是李元霸那便宜哥哥把人家的女儿给翘跑了！

李元霸是气极反笑，堂堂的天朝上国竟然被区区的一个番邦小国给逼到了这步田地，还真是应该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了！

“行了，承乾！这没你的事了，你先回宫去吧！”李元霸只感觉心里头有一股子邪火在腾腾地往上升，所以这说起话来也没有先前那么和气了。

李承乾可不敢生气，匆匆对着李元霸行了一礼之后，就头也不回的往春华堂外走去，没办法，谁让面前这位主儿跟他老爹是亲兄弟呢？

.....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甭管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其实李元霸骨子里就是一个最正统的汉人，倒不是说他对于异域番邦的人有什么歧视或者仇恨，他只是对这种争夺土地或者地盘的战争有一种莫名的愤慨。

李元霸脱了外套，只穿着一件单衣，就在王府西路‘演武堂’前的空地上演练起军体拳来，似乎每一次的发力都带着一股酣畅淋漓地快感，每一次的节点都攻击到了猎物一般，虎虎生威！

就在李元霸刚刚打完第六遍拳的时候，不远处突然传来了盔甲撞击的声音，随后就是一个浑厚的声音响了起来：“王爷，王府外面来了一个自称是将作监少监沙弘的人，前来拜见王爷！”

“沙弘？”李元霸收起拳势，楞了一下，这才想起去将作监要沙弘做的那几样东西，于是便说道：“嗯，把他请进来吧，本王去换套衣服，随后就去春华堂见他！”

那说话的兵将应了一声，扭头就要往回走。

这边李元霸不知道想起了什么，问了一句：“等一下，你.....如何称呼？”

“启禀王爷，末将乃是左翎卫中郎将苏定方！”苏定方回转过身子，再次向李元霸行了一礼。

“哦！”

李元霸随口应了一声，正要回到屋子中抹把脸的时候，脑子中却是灵光一闪，苏定方这名号就如同洪钟大吕一样，响彻他的脑际，一下子就给他给砸蒙了。

李元霸立即回转过身子，在苏定方惊骇莫名的神色中，上前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像是连珠炮似地追问道：“苏定方？可是冀州武邑人氏，姓苏，名烈，字定方？”

第七十章牛人苏定方

说起苏定方，那可真是了不得的人物。

传说十五岁时，苏定方就已追随其父作战，冲锋陷阵，乡里依赖他才得以安定。后来在贞观初年，更是归于李唐，随李靖北伐东突厥，在夜袭阴山一役中，作为前锋，率先攻破颉利可汗牙帐。

再之后，李治在位期间，苏定方开始大放异彩，征西突厥，平葱岭，夷百济，伐高句丽，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这种非凡战绩，令人惊叹不已！

李元霸更是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位牛叉至极的猛将，竟然被李世民派来给自己做王府的亲军，真是不知道，是该说他李世民眼光差，还是怨这苏定方倒霉了。

苏定方被李元霸的表现给刺激地一愣一愣地，他没想到面前这位武王，在听到自己的名字之后，竟然像是被踩了尾巴一样激动。

深深吸了一口气之后，苏定方回道：“启禀王爷，末将正是苏烈，苏定方！”

“我去，还真是他！”李元霸浑身一震，上下打量起了苏定方。

只见这苏定方看起来四十岁上下，身高八尺，并不像程咬金一样长得虎背熊腰，相反地却生的精悍干瘦，不过李元霸却不敢小看他，因为这苏定方的手掌很大，虽说并没有什么动作，但骑上是却青筋爆起，明显是一个练家子。

“苏将军，你想不想重新回到右翊卫中？”李元霸沉吟了一会，看着苏定方突然说道。

苏定方的眼中闪过一丝渴望，旋即隐没下去，道：“王爷，食君禄忠君事，能不能回右翊卫，不是末将能够决定的事！陛下让末将做什么，末将便做什么！王爷，没别的事的话，末将先去将沙大人请进来吧！”

说到这里，苏定方根本就没看李元霸的表情，扭头就往外走。

看得出来，这苏定方还是不愿意留在王府里做亲军的。

“不错，是挺有脾气的！我喜欢！”

看着远去的苏定方，李元霸摸了摸下巴，嘿嘿笑了起来。方才听闻与薛延陀和亲所带来的不快心情，也因为偶遇牛人而烟消云散。

.....

春华堂，一袭便装的沙弘正在摆弄着一件件稀奇古怪的物件，尽管这些物件看起来很奇怪，但是它们无一例外的全都是无色透明的，虽然有点小瑕疵，不过却无伤大雅。

“哈哈，沙弘，你们将作监工匠们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嘛，这才不过三个时辰，你们竟然就把这东西给弄出来了！”还没走进春华堂，李元霸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沙弘连忙把手中的东西放下来，远远地就对李元霸行了一礼，道：“将作监少监沙弘，见过王爷！”

“行了，不必多礼！”李元霸不在意地摆摆手，一双眼睛早就已经被摆在地上的一件件水晶制品给晃花了眼睛。

尼玛，这可全都是水晶啊，虽说水晶在后世的价格就像是大白菜一样，可要说到无色透明的水晶，在后世也只能是人工合成的，天然的不好找，就算找到了那也是价比千金，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够买得起的。

“锵！”

轻轻敲了一下水晶烧杯的外壁，顿时一道极为清脆的声响穿了过来，那声音空灵，就像是小铃铛一样，听之悦耳。

“不错，不错！”李元霸满意地点点头，看着沙弘说道：“沙弘，这次的事情你办的很不错，本王一定会奏请陛下，为你请功的！”

“那下官就先谢过王爷了！”沙弘毕竟是褚遂良的学生，明白不骄不躁的道理，他只是笑了笑，随后有些试探地说道：“王爷，不知道您让监里打制这些器皿，是要.....”

沙弘问出这句话来，就感觉自己说错话了，因为这些个东西乃是皇上亲自下令，让他们加班加点赶制走出来的，肯定涉及了一些皇家机密，他这个时候问出来，不是自己往枪口上撞吗？

当时他脸上的冷汗是唰唰地往下掉啊！

李元霸到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他一边吩咐一个小太监去多喊几个人过来，一边无所谓地说道：“哦，制造氧气！”

“氧气？”虽说沙弘很想知道这氧气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不过想到方才的情况，却是强行克制住了自己的好奇欲望。

“咦，不对啊！古人不是都不晓得什么叫氧气吗？怎么这个沙弘就不刨根问底呢？”

沙弘这不问了，李元霸反倒感到奇怪了，他瞄了沙弘一眼，却发现这货紧抿着嘴，一副想问又不敢问的模样。

李元霸闭目想了想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无非是这家伙怕触及到皇家的机密，以至于小命不保，他干脆不去理他，因为先前的那个小太监，已经带着另外三个小太监进了春华堂。

“王爷！”

小太监们向李元霸行礼。

李元霸摆摆手，道：“行了，别整那些虚礼了。看到那张桌子了没有，你们几个把那张桌子搬到正厅来，然后把地上的这些器皿全都搬到桌子上，你们给本王记好了，这些东西金贵得很，你们给我轻拿轻放，千万别砸了！如果坏了一只，本王扒了你们的皮！”

李元霸这倒不是在危言耸听，毕竟这透明水晶很难找，如果不是为了从水晶外壁观察其内的情况，他又何必大费周章地用水晶雕凿出这些器皿来呢？

四个小太监闻言顿时吓得哆嗦了起来，分派人手，小心翼翼地把李元霸交代的事情给办妥了。

李元霸满意地点点头，接下来却是亲自动手，把一个被打造成水槽模样的器皿装满了水，随后从把一条由牛筋弄成的管子的一头，插上了一根水晶空心管，另一头却是直接放进了一个烧杯中。

随后他又叫人取来了木炭以及一些新鲜的水草，将水草丢到了水槽中，让小太监点燃木炭，炙烤那个水槽。

因为水槽并不小，既要控制好火候，又不能伤了水晶雕凿的水槽，所以小太监的动作很谨慎，生怕一个不小心把王爷交代的事情给个搞砸了。

“嗯，你们小心点，当这个水槽中刚刚冒出气泡的时候，就不要继续加温了，就保持在那个温度！”

李元霸这是想起了水草植物的光合作用能够产生氧气，不过眼下他可没时间等着阳光，只能走捷径了。

他想要将那些水草烧开，然后通过导气管将水草烧开时所冒出来的气体全都收集到烧杯中，然后利用水晶空心管再把那些气体灌注到孢子皮制成的气囊中。

不过李元霸现在的心理也很忐忑，毕竟在前世的时候，想要动手收集氧气，简直容易死了，弄个向上排空气法，或者排水法什么的，都能够轻轻松松搞定。

可是现在是在古代，是在大唐，大唐朝可没有现成的高锰酸钾或者氯酸钾等化学品，所以一切都只能够用土办法来。

只是这种土办法，他也不知道有没有效，现在这种情况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第七十一章那我可就说了！

如果说付出了，那么肯定就会有收获，只不过是收获的多还是少的问题。

李元霸没有时间等待光合作用来收集氧气，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地用煮水草的方法来收集氧气。

还别说，真被他收集到了一些，可是这些氧气并不怎么纯净，可是有总比没有强吧？

带着一马车差不多二十个已经充满了不纯净氧气的孢子气囊，李元霸拉着那些制作氧气的器皿，还有府上那几个小太监，溜溜达达地进了皇宫。

太极宫，立政殿中。

眼瞅着就要过年了，所以李世民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不过为了能够多陪陪长孙皇后，他索性直接将处理政务的地点从两仪殿搬到了立政殿中。

“观音婢，你说元霸让将作监做的那些都是什么东西？怎么还必须得用透明的水玉呢？”李世民处理完手头的政务之后，坐在长孙皇后的胡床边上，拉着她的手说道。

此刻的长孙皇后与上午时分相比，面容红润了不少，她轻轻摇了摇头，道：“陛下，其实在昨日见到元霸之后，臣妾便感觉他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如果不是陛下告诉臣妾，元霸在玄冰中封存多年，恐怕臣妾还会以为他是另一个元霸呢！”

要不说女人的直觉很准呢！如果李元霸听到长孙皇后这两句话，不知道会不会吓尿过去。

“哈哈，朕也有这种感觉！”李世民哈哈一笑，继而声音变得有些低沉起来，“不过这种变化明显是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的，现在，朕倒不希望他能够找回以前的那些记忆了。”

长孙皇后明白此刻李世民在想什么，肯定是又想起了已故的大哥和三弟了。

她紧紧抓着李世民的大手，没有说话。

刚好这时，刘三水踩着小碎步跑进了内殿，恭敬地对李世民行了一礼，道：“启奏陛下，武王殿下想要求见皇后娘娘！”

“哦？这小子倒是会赶巧儿，朕与皇后刚刚说到他，他便来了！”李世民一听就乐了，道：“去传他进来吧！”

“诺！”

刘三水应了一声，急匆匆地抛出了立政殿。

没过一分钟的时间，就听到一阵轻快的脚步声传了进来，刚刚进到内殿，眼尖的李世民，一眼就看到了被李元霸抱在怀中的两个圆鼓鼓的东西。

李世民眉头一挑，没等李元霸说话就率先问道：“元霸，你怀中所抱之物是何物？朕看着有些眼熟啊？”

李元霸把其中一个气囊递给了李世民，拍着另外一个气囊说道：“皇兄，这东西叫做气囊，是臣弟专门让将作监的工匠们，取狍子皮制成的，专门用来承装气体。”

“承装气体？”李世民有些疑惑地说道：“此物装上气体何用？”

“皇兄，你还记不记得臣弟曾经提及过氧气之事？”李元霸笑着说道：“这气囊中的东西便是臣弟命人加紧制作出来的氧气。而这氧气，可以让二嫂在呼吸不畅快的时候，很快顺下气来！”

“哦，是吗？”李世民眼睛一亮，翻看着手中的气囊，道：“此物如何人啊？”

李元霸指着气囊边缘的一个和气囊缝在一起的牛筋管，道：“皇兄，只要解开这个牛筋管，放到口中就能把里面的气体吸出来，不过却不可过于依赖此物，这东西只能做个应急之用！”

李世民了然地点点头，随后解开那个牛筋管递给了长孙皇后，道：“观音婢，你试一试！看看感觉如何？”

长孙皇后微微颌首，接过李世民递过来的气囊轻轻吸了一口，须臾之后，长孙皇后美眸中泛起一丝惊讶，说道：“陛下，这，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么多年了，臣妾还是第一次感觉呼吸这么畅快！”

“真的？那就好，那就好！”李世民也是满脸高兴地样子。

“皇兄，我这次一共制作了二十个气囊，还把府里懂得制作氧气的几个小太监以及那套器皿给带进宫了！如果这些气囊都吸完了，皇兄吩咐他们接着做就是了！”

李元霸看着李世民夫妇俩高兴了，自己心里也很开心，至少第一步保证长孙皇后的命是做到了，接下来就是第二步，寻找药王孙思邈了。

只要能够找到孙思邈，那么长孙皇后的病肯定就有的治，长孙皇后不死，那就代表是真的改变历史了，那么自己这只蝴蝶，也就能够在大唐朝彻底扑棱起来了！

“元霸，这次还真是多亏你了！如果没有你的话，朕与你二嫂说不定就天人永隔了！”李世民现在心情很好，前所未有的好，他看着李元霸，道：“元霸，你说说你想要什么？只要是你想要的，朕都能给你！”

“妹的，我跟你要江山，你愿意给我吗？”李元霸在心里头暗自腹诽了一句，脸上却装着认真考虑的样子，半晌之后才说道：“皇兄，说起来臣弟还真是有件事情要求你！”

“你我兄弟，何必用求这个字？”李世民摆摆手，道：“朕方才就说了，你救了你二嫂，想要什么尽管提！”

“那我可就说了！”李元霸瞄了李世民一眼，正容道：“皇兄，我想要我大唐皇室宗族之女子，永不嫁番邦外夷！”

李世民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就像是被雷劈了一样，一双原本很英俊的面容开始扭曲变化，阴晴不定。半晌之后，李世民叹了口气，道：“四弟，你知道我大唐要与薛延陀和亲的事情了？”

四弟！

这次李世民没有叫元霸，而是叫的四弟，所以无论是从称呼上的变化，还是语气上的转变，李元霸都听出来李世民话语中的愤恨、怒火、无奈以及苦涩。

“知道了，是承乾告诉我的！”李元霸的声音有些平淡，直接把李承乾给抬了出来。

李世民楞了一下，旋即摇了摇头，道：“承乾这孩子，这是对朕心有怨气啊！”

“我去，可别把我大侄子给坑了！”

李元霸听到李世民这话，还以为这便宜兄长要收拾李承乾，正琢磨着怎么给李承乾开脱呢，却听李世民那边继续说道：

“承乾是不赞同和亲的，朕知道！别说是他了，就连朕自己都不能够说服自己！”

第七十二章杀人，驱役，灭畜，断粮！

这话李元霸倒是相信，因为你李世民就是这么一刚硬，强势无比，又偏偏极好面子的主儿。

和亲，说的好听点叫和亲，说的不好听了，那就是把皇室宗族之女当成货物或者筹码，用她们去向番邦外族换取一些利益。

这等做法，可不就是在说向世人说明，我大唐不如番邦外夷，所以才需要用女人来换取利益，来委曲求全吗？

到时候天下人会怎么看大唐，会怎么看他圣人李世民？

试问哪个君王不想励精图治，开疆拓土，被后世之人称为千古圣君？如果这个和亲的头一开，那必将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到时候百姓会更加对大唐朝失望，对皇帝陛下失望！

别说什么千古圣君了，不遗臭万年就算不错了！

所以李世民不能说服自己！

可是不能说服自己又怎么办？现在大唐朝虽然看似百姓安居乐业，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可实际上却正像李承乾所说的那样，内忧外患，危机四伏！

“唉，四弟！你在那玄冰当中一封便是十九载，可能还并不清楚。今日为兄就给你说个明白！”李世民示意刘三水去给李元霸搬来一个锦墩，待其坐下来之后，继续说道：

“四弟，我大唐初建国时，东突厥趁我大唐根基未稳，悍然率兵十万直逼京都长安，不得以之下，我大唐与之缔结‘渭水之盟’，此为我大唐之辱！后，虽说我大唐灭掉了东突厥，可正是因为东突厥的衰败，才让薛延陀、回纥等部族发展、壮大了起来，并且渐渐成势，对我大唐有了威胁。而除了这几个小国之外，我大唐的河西走廊，也位于吐蕃虎视眈眈之下！”

李世民的脸上充满了颓废之色，他很是感慨地说道：

“这还仅仅还是外部，我大唐内部，关陇贵族、五姓七望等世家大族，势力盘根错节，利益倾轧，而可为官的士子又多出于这些大族，我大唐虽说文臣武官多有贤德之才，可是或多或少的都和五姓七望有些关系。若是调动兵将对薛延陀发动攻击，就算没有其余的小国环伺，也必然会触动这些世家大族的利益，定会遭到他们的全力反对。所以，四弟，为兄现在难，难啊！”

作为精通大唐历史的史学家，李元霸自然清楚初唐之时的情况，不过既然自己提出了要皇室宗族之女永不嫁番邦，那就是有一定的把握的，他看着李世民，道：“皇兄，你可知道那番邦外族，为何一直垂涎我大唐？”

李世民皱着眉头说到：“番邦外夷多是游牧民族，春夏秋，草木茂盛之际，他们尚可自给自足并且尚有盈余，可若是到了冬季，牧草稀少，虽说他们有冬储的牧草，仍旧难以过冬。故此，他们会选择侵入我大唐边城，疯狂劫掠各种金银财帛、盐铁茶物，以度过整个冬季！”

“皇兄所言只是一个方面！”李元霸点点头，说道：“这些番邦并非只是为了维继生存，他们的野心很大，如果不是他们的人口远没有我们中原人多的话，恐怕早就悍然南侵，杀我大唐子民，掠我大唐女子、财物，占我大唐土地、城池了！”

“噫！”

李世民直接一巴掌拍在了长孙皇后的胡床上，那力道之大，甚至连整个胡床都跟着晃动了一下。

李元霸见状眼角一抽，心道：“这一下怕是得有上百斤，看来我这位便宜哥哥也是个练家子啊！”

“四弟，你这话为兄又何尝不知？”李世民脸上犹自带着怒火：“我泱泱天国，哪一次国家危难之际，不受番邦外夷边患之扰？犬戎大破周都，匈奴破大秦之都，更曾困汉高祖于白登七日……这些可恶的番邦蛮夷，每隔数十年便会入侵我天朝，当真是可恶至极！”

“皇兄，我有法，可解决此患！”李元霸问。

“嗯！”李世民下意识地应了一声，随后就反应过来不对劲了，他直接站起身来，一双大手死死地抓着李元霸的肩膀，说道：“四弟，你，你刚刚说什么？”

因为激动，李世民的声​​音都有些哆嗦了。

如果是以前的李元霸来说这话，李世民只会觉得是莽夫之勇，无稽之谈。

可是现在不同了，李元霸昏睡十九载，从玄冰当中清醒之后，其一言一行，都给李世民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现在李元霸所说的这话，确实值得信任。

“皇兄，我说我有法，远了不说，近了也可保我大唐边疆百年无患，而且，如果实施的好的话，那些番邦蛮夷的领地，还会永远成为我大唐之地！”李元霸的话很给力，而且还透着一股子自信。

“元霸，此乃朝堂大事，切不可胡说！”

李元霸的话音刚落，李世民还没有说话，倒是靠在胡床上的长孙皇后，生怕李元霸在说大话，是以这才有些焦急地轻叱了李元霸一句。

谁李元霸就像是发了疯一眼，道：“二嫂，我可没有胡说，我确实有办法解决这些番邦蛮夷！”

“你说！”李世民轻轻拍了拍长孙皇后的玉手，一双虎目死死地盯着李元霸说道。

李元霸伸出一根手指头，道：“皇兄，在说这个话题之前，我有一句话要问你，你是否在乎后世之人怎么看你？”

李世民沉默了一会，他脸上的神色变幻不定，最终开口道：“若是遗臭万年，当然在乎！若是毁多于誉，为兄或有犹豫。若是毁誉参半，那为兄舍了这一身寡，便是了！”

“好！”李元霸一拍手，一字一顿地说道：“皇兄，若想要番邦蛮夷不敢再踏入我中原大唐之地，只有一策，便是杀人，驱役，灭畜，断粮！”

“杀人、驱役、灭畜……嘶！”

李世民下意识地重复了一边李元霸之言，不过刚刚说道灭畜的时候，却是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看着眸子中似乎隐隐带上了一丝血色的李元霸，眉头陡然紧皱，“四弟，此法，此法是否太过灭绝人性了？”

第七十三章狠，太狠了！

李元霸冷笑了一声，道：“皇兄，须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你现在说此法太过灭绝人性，或者说更深点就是有违天和。可是，那番邦外夷入侵我中原大地之时，杀我男丁，掳我妻女，抢尽珠宝金银，更有甚者竟然屠城毁屋，那时，番邦之徒可曾想过这样做是否太过灭绝人性？”

“我大唐乃是天朝上国，大唐百姓更是守礼仪，懂孝悌，知尊卑！岂是那些番邦外夷之徒可比的？”

李世民的脸上出现了怒容，也不知道是被李元霸那些拿唐人与番邦之徒比较的话语给激怒了，还是听到那番邦入侵中原时的恶行给逗出了火。

总之他怒了，他李世民怒了！

李元霸突然笑了起来，只是那笑声很冷，冷入骨髓：“这些番邦之徒既然视我大唐儿女为草芥，那我便视番邦之徒为蝼蚁，为牲畜！皇兄，试问蝼蚁的生死，你还会在乎吗？”

静！

立政殿内殿中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

李世民的面容依旧是挣扎中带着怒火，长孙皇后玉手轻掩着小嘴，明眸都瞪直了，那刘三水更是不堪，满脸惊骇欲绝的表情，身体都跟着抖了起来。

狠，太狠了！

此刻，三人的心里只有这么一个念头。

“皇兄，我的谋策便是：但凡再有敢冒犯我大唐天威之番邦外夷，不论是谁，我大唐军队直接强力镇压。所过外夷番邦之地，遇男人则杀之；遇女人、孩童则为奴，累及后代子孙；遇牲畜，能够带走的便带走，不能带走的，尽数斩杀；遇丰盛草地，除能够占为我大唐之地的以外，尽皆放火烧之。斩草除根，一个不留！”

李元霸见李世民的样子似乎有些意动，继续展开三寸不烂之色，鼓动道：“如此，方能那些张狂暴虐，胆大妄为的番邦小国们看看，招惹我天朝上国，会是个什么下场！”

李元霸的话语中虽说有过激的民族主义观念，不过现在谁还会在乎这个

呢？

边疆的大唐百姓们早已经恨透了那些番邦哒子们，大唐的儿女们更是深以‘渭水之盟’为耻，相信只要皇帝进口一开，下令攻伐番邦，那么到时候唐军所过之处肯定会受到夹道欢迎，也能唤醒一批热血汉子，加入到复仇之战中。

终于，李世民脸上的挣扎和怒火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坚定以及冷厉：“元霸，你说的很对，只有铁血才能够震慑住那些番邦外夷！不过，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什么问题？”

对于李世民能够这么快就冷静下来，李元霸还是表示很惊讶的。

“五姓七望，以及兵力、粮草！”李世民继续说道：“如果要出兵薛延陀，那就得从各地调兵，因为当地边关的兵力只有不到十万，若是想要发动进攻的话，却是力有不逮。可若是调兵的话，就必须从全国各地来调派。”

“皇兄，我大唐可用兵将有多少？”李元霸插嘴问了一句。

李世民在心里头算了算，说道：“算上驻守各地边关的，少说也有七十万左右。不过驻守各地边关的五十余万兵将不能动，因为动了他们，就可能导致其他番邦小国有异动。还有，若是大战，粮草先行。我大唐休养生息了这几年，粮食才刚刚够百姓的，库里没有那么多粮食。再有，朝堂内那些生怕战争爆发波及到他们自家利益的五姓七望，也肯定会跳出来阻挠的……这真可谓是内外交困啊！”

这回李元霸不说话了，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锦墩上，紧闭着双目，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李世民也不催他，好像生怕打断了他的思路一样。

过了好一会，李元霸终于睁开了眼睛，他盯着李世民，道：“皇兄，你有没有办法拖住薛延陀两个月？”

“你想做什么？”李世民追问。

“我要一万名精悍强兵，只要训练他们两个月，而且他们能够撑下来的话，我就有把握让薛延陀部以及诸多番邦蛮夷，畏惧我们大唐至少五年的时间！有这五年的时间用来做好战备，五年之后，别说解决掉薛延陀了，就算是要灭了所有的番邦小国都不在话下！”

李元霸这次是发狠了，他打算把后世训练特种兵的那一套手段拿来训练这一万强兵，再加上他想要捣鼓出来一些‘小玩意’，就足以让薛延陀的蛮夷之徒们吓破胆子了。

而面对李元霸的大话，李世民竟然很神奇地相信了，没有任何理由地相信了！

“好，朕答应你，会找到方法拖延薛延陀两个月的时间，不过两个月之后，朕要看到成果！”李世民几乎没有任何迟疑地就答应了下来，他扭头看着刘三水，道：

“三水，拟旨，授武王李元霸右武卫上将军之职，总领右武卫府，命左领军大将军程知节，领左武卫兵将一万人，交与武王统帅！”

末了的时候，李世民又补充了一句：“旨意拟好之后，你便去左武卫府宣旨，你且下去吧！”

“诺！”

刘三水应了一声，急匆匆地向着立政殿外跑去。

.....

没有在皇宫用膳，李元霸乘坐者马车赶回了武王府，只是这一次他不是一个人，而是带回了小萝莉霞儿。

“霞儿，来，咱们到家了！”李元霸轻轻牵起小丫头柔若无骨的小手，让府里出迎的两个奴仆，帮霞儿把东西给搬进了王府。

这两人刚刚来到春华堂中，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听到了一连串噼里啪啦的声响。

李元霸皱了皱眉，心道：“这什么情况？怎么听着像是小孩子在放那种儿童炮仗啊？”

他扭头看了霞儿一眼，发现这小丫头也是一脸好奇的样子，便问道：“霞儿，要不要去看看？”

“殿下.....”霞儿欢喜地点点头。

李元霸拉着霞儿站起身来，循着那声响径直来到了西路后院中。

只见在后院那青石地面上，有着几截只有小臂长短并且干透了的竹竿，

在一小团火里头烧的劈啪作响，时不时的还有一两截竹竿蹦起来。

霞儿小丫头缩在一件狐皮大氅里头，看着火光中跳动着的竹竿，水汪汪的大眼睛中写满了喜悦。

第七十四章赵家兄妹的冤情

在西路后院的东厢房前，赵青青正捂着耳朵，忽闪着眸子看着那些劈啪作响的竹竿，似乎并没有看到李元霸和霞儿一样。

倒是守着一捆子干竹竿，以及两个瓷盆子的赵三炮想要走过来见礼。

毕竟李元霸是王爷，是大唐朝最顶层的贵族，即便大唐的等级制度并没有明清那么森严，百姓见官不需要跪地叩首，可是躬身拱手之礼却是必须的。

待那些竹竿燃烧殆尽之后，赵三炮走了过来，恭敬行礼道：“草民赵三炮见过王爷！”

李元霸摆摆手，道：“三炮兄弟不必如此多礼，我这府中没有那么多规矩，以后在府中见了，直接称呼一生王爷也便是了，这些虚礼就免了！”

直到现在，李元霸的心理还是现代心理，他可不习惯见人就鞠躬啥的，点头、摆手、打声招呼，不都挺简单的吗？那些繁文缛节，李元霸可搞不来。

“青青，看什么呢？还不快过来见过王爷！”

李元霸可以不在乎这些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礼节，可是赵三炮不行啊，自小就生活在这王权至上的封建社会里，这种见尊而行礼的思想已经深入骨髓了，可不是一时间就能轻易改变过来的。

赵青青听到哥哥的呼唤，这才走了过来，神色冷淡地对李元霸行了一礼，道：“见过王爷！”

见赵青青的态度有些冷淡，李元霸皱了皱眉头，道：“青青，你这是怎么了？正午时候你那活泼的性子怎么不见了？难不成你哥哥欺负你了？”

赵青青被李元霸的话给问住了，其实她也不知道自己这事为什么。

总之，在她看到李元霸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心里就有点……怎么说呢，就是很不舒服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还毫无来由，差不到踪迹。

对于自家妹子的心思，赵三炮还是能够猜出一二来的，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王爷，一个是平头百姓，两人之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见到妹妹有些发愣，赵三炮连忙接过话头，道：“王爷，您可别冤枉

我，我可没有欺负青青！再说了，我赵三炮虽说别的本事没有，可还是有两把子力气，想要欺负我兄弟的，那就得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行了，行了！什么尸体不尸体的，多不吉利！”听到这回答，李元霸乐了，他摆摆手，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道：“三炮，我看你的身手，似乎是当过兵的样子，怎么会沦落到街头卖艺了？”

“还不是那个狗官！”李元霸话音刚落，赵青青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青青！”赵三炮狠狠地瞪了赵青青一眼，道：“别乱说话！”

“我哪有乱说话了？”赵青青很是不满地回瞪了赵三炮一眼，扭过头继续对李元霸说道：

“王爷，我们兄弟本是凉州人士。贞观元年之时，我兄长被应征入伍，卫戍河西走廊，以防羌人骚扰我边关百姓。原本这也没什么，毕竟我关中子弟好武成风，兄长又是自幼便开始练武，所以这进了军队也算是有了用武之地。”

“凉州？那里应该属于陇右道吧？”李元霸搜刮着脑海中的记忆，道：“那里是我大唐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重地，以三炮的身手，在这种地方应该很容易出位吧？”

“都是那个该死的凉州太守！”

说到这里，赵青青的眼睛都有些红了：

“我赵家原本是凉州城的大户，只是贞观三年，我爹娘出关贸易的时候，被那些该死的羌人给杀死了。当时，那贸易之地尚在凉州境内，当属凉州治下。谁知那凉州太守崔荣，竟然见死不救，而且还放言说我爹娘私通羌人，并以此为由收没了我赵家的所有家产，强行占了我赵家的府邸还有土地，连带着已经升为校尉的兄长，他的军籍也被凉州太守通报军部给消了去！”

“这崔荣真他娘地该死！”李元霸狠狠地握了握拳头，脸上露出了愤慨的神色。

“不只是崔荣！我与兄长想要告崔荣诬害良民，强夺他人财产，可是他的上官一个个地全都尸位果素，对此事视而不见！如此，我兄妹……兄弟二人这才辗转来到了长安。”

赵青青的眼眶红红的，许是又想起了爹娘，说到后面差点说漏了自己的性别。

李元霸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此刻，的脑海中早就已经被怒火给充满了，还真是山高皇帝远了，见死不救，强占百姓土地、财物，这种散尽天良的事情都干的出来，还有什么资格成为朝廷命官，镇守一州之地？

“三炮兄弟，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何不与我说？”李元霸很生气。

赵三炮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神色，他何尝不想要报仇？

可是，他与李元霸相识才不过一天的时间，他凭什么要求人家倾听自己的冤屈，去帮自己报仇？这也是为什么他不要赵青青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的原因。

不过眼下却是不行了，既然事情已经说开了，那所幸就再赌一把！

赵三炮突然‘噗通’一声跪在了李元霸身前，道：“王爷，我赵三炮只是一个小人，没有什么大能耐，不过王爷若是肯帮我报了这家仇，我赵三炮愿意为您舍了这条命，水里来，火里去，听凭王爷调遣！”

“哥！”

赵青青看着突然跪地的赵三炮有些难受，她咬紧了下唇，突然一言不发地撤掉了头上的竖冠，顿时，那柔顺的黑发像是黑色的瀑布一样披散了下来，直达臀部。

原本一位翩翩美少年，摇身一变，化成了一位容貌十分秀美的妙龄女子。

赵菁菁跟在赵三炮身后跪了下来，那原本略粗的嗓音也在霎时间变得轻灵了起来：“王爷，若是您能够帮我们赵家翻案，报了此仇。我赵菁菁愿意一辈子给您为奴为婢，侍候在左右！”

“菁菁！”赵三炮扭头看了自家妹子一眼，在看到李菁菁竟然是以原本面容示人的时候，却是有些急了。

“王爷，我赵菁菁说到做到，只要王爷帮我报了仇，我赵菁菁就是您的婢子了！”赵菁菁却是并没有理会自己兄长的问话，而是十分恭敬地再次向李元霸施了一礼，道。

第七十五章爆竿所引发的联想

以李元霸的审美观点来看，只是差这一尊竖冠，赵菁菁就可以在俊男、美女之间自由切换了，当然了，这也多亏了赵菁菁那绝佳的先天条件，所以才能够扮什么像什么。

恢复了女儿身的赵菁菁，再不复先前那个翩翩俊公子的形像，乌黑的长发披散到臀部，一张再标准不过的古典瓜子脸，大大的眼睛澄澈幽深，眸子似秋水，其内似乎还有水波在荡漾；那挺直的鼻梁，隐隐有着男人才有的英气；红润的樱唇，虽然略显单薄，但却给人一种诱惑的感觉。

说老实话，见惯了现代那些浓妆艳抹，或者那些去棒子国转了一圈，回国之后就华丽变身的人造美女，初见这恢复了女儿身的天然美女，李元霸都已经开始吞口水了。

强行将脑中不健康的画面甩出去，李元霸上前扶起赵三炮，并且示意霞儿把赵菁菁给搀扶起来，口中说道：“三炮，既然你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可，那我自然不会置身事外！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彻查到底，不管案件涉及到谁，就算是皇亲国戚，老子也能够把他们身上的皮给扒了，啃下两斤肉来！”

也不晓得是因为美女的缘故，还是心底的正义感突然爆棚了，反正这次李元霸是发了狠了。

“王爷……”

赵三炮闻言，那是感动的一塌糊涂，当时就要再次下跪。

李元霸赶紧托住了他，道：“三炮，正所谓男儿膝下有黄金，归天跪地跪父母！我李元霸可受不起你此等大礼？这样吧，你不是说要将你这条命舍给我吗？那好，我现在命你为武王府长史，待明日通知吏部，下达文书之后，我就把你安排进左武卫中，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你就在左武卫中与兵士们一同操练，两个月后，能够爬到什么位置，就全凭你自己的能力了！”

“这，多谢王爷！”

成了武王府的人，赵三炮也不再矫情了，反正从现在开始，他这条命就属于李元霸了，李元霸说啥就是啥，李元霸让他干啥他就干啥，甚至让他去死，他都不会皱一下眉头。

“好了，菁菁你也别哭了，以后这几间院子就给你们住了，你放心吧，我会让你亲眼看到那狗官崔荣是怎么死的！”李元霸劝慰了赵菁菁两句，拍着胸

脯做出了承诺。

赵菁菁没有说话，只是微微颌首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好了，有些事情说出来了，心情自然就舒畅了，来，都不要摆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了！”李元霸拍拍手，为了调节一下沉闷的气氛，他指着方才燃烧竹竿所剩下的那些灰烬，说道：“三炮，方才你烧的是什么东西？”

“回王爷，这东西叫做爆竿！就是过年才烧的，为的就是图个吉利，给来年求个福。”赵三炮指着那些灰烬，介绍道：

“王爷，这四年来，三炮带着妹妹东奔西跑，即便过年了也还在为生计奔波。今年我想让妹妹高兴一下，所以就做了几个爆竿。没成想却是吵到了王爷，还请王爷恕罪！”

“爆竿？”李元霸嘴中嘀咕了一句，脑海中却是快速搜刮了起来：“唐《异闻录》记载，‘李畋居中，邻人仲叟家为山魃所祟，畋命旦夕于庭中用竹著火中，鬼乃惊循，至晓，寂然安贴。’”

想到这里，他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东西就叫爆竿啊，这不和后世过年放的炮仗一样吗？等等……”

突然李元霸神色一变，想起了下午去皇宫路上思索的几样‘小玩意’，心道：“或许还可以再添加一样。”

……

这边赵三炮见李元霸在发愣，心中笃定李元霸并没有见过这东西，于是便说到：“王爷，这爆竿很好制作的，您稍等一会，我再做几个出来，给您听个响！”

说着，赵三炮就三跑到了那两个瓷盆子前，开始捣鼓了起来。

唐朝的时候，并没有后世那些绚烂的烟花爆竹，所以过年的时候只是搞点硝石塞进干透的竹竿中，来烧竹竿辟邪。

此刻，虽说霞儿正在和赵菁菁说着悄悄话，可是注意力却已经放到了那些正在制作爆竿的工具上。

再加上李元霸刚刚想到的那个东西，确实需要初步确认一下才可以，故此他哈哈一笑，道：“三炮，你做慢点，让我看看你究竟是怎么制作爆竿的！”

“好！”

赵三炮对于李元霸的话倒是没有多想，应了一声之后，手上的动作也跟着慢了下来。

.....

其实，制作爆竿的过程很简单，就是一根竹竿每三节为一段，截成好多段，然后用刀子把一段竹竿两端的隔层给挖开，然后往里面填上一些硝石，再一点点地给它塞上，这样一根爆竿就新鲜出炉了。

不过，李元霸却没有在这两个瓷盆子中见到他所想要的东西，

看着放在两个瓷盆子中的硝石，李元霸皱眉问道：“三炮，做这爆竿，你为什么选择用硝石，而不是用火药呢？”

“王爷，硝石不就是火药吗？”赵三炮楞了一下，继续说道：“这东西自从我跟着家里的老管家学的时候，就是用硝石做填充物了。用这种方法制作的爆竿，威力虽然不大，但是声音却足够响亮，而且安全性很高！”

李元霸有些烦闷地抓了抓头发，道：“三炮，你就没有见过那种黑黑的，一点就冒火星子的粉末？那东西远比硝石的威力要大！你仔细想想，有没有黑.火药这种东西？”

火药，又叫黑.火药，它的发明源于炼丹术，最早像老道士孙思邈，就有‘丹经内伏硫磺法’，用来‘伏’一下硫磺、砒霜等具有猛毒的金石药。

虽说孙老道现在还憋在深山里，可是他也有传人、也有弟子出世啊？按理说，大唐朝现在应该已经有黑.火药了，没道理没有啊？

听完李元霸的问题之后，赵三炮很认真地想了半晌，最后还是摇了摇头，道：“王爷，真的没有！因为就连这硝石都是管制品，如果还有东西比这硝石的威力还要大的话，那朝廷就更不能卖给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了！”

第七十六章冬天里的第一炮

赵三炮的话，让李元霸的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

不对吗？难不成是我记错了？

不能啊，华夏第一部记载火药配方的书，约成书于八九世纪。书中说“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密烧之”，会发生“焰起，烧手面及火尽屋舍”的现象。

按照时间来推算的话，大唐也应该有了黑火药才对。

算了，这东西再纠结下去也是没用，好在前世的时候为了能够名正言顺的进入古墓，李元霸曾经自学考取了考古学的博士后，所以对于一个精通，或者说熟悉挖墓盗墓的主儿来说，配置黑火药，那简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想想制作火药需要用到的原材料有硝石、硫磺以及木炭，而所需要掌控的细节，无非就是它们彼此之间的比例分配，只要分配得当，李元霸甚至都感觉自己就像是阿基米德一样，给他一些原材料，他就能够把整个地球都给炸了。

在问了赵三炮之后，这些东西在大唐的时候还真有，而且硫磺竟然离谱地在中药材店就能够买到。

立马吩咐下人去准备制作火药的原料，李元霸又叫赵三炮去搞了一些木炭，随后向王府中管收支的那个太监要了个中药店中，那种抓药材用的小，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等原料到手之后，直接磨刀霍霍开搞了。

等到去买硫磺的下人回来，已经是酉时一刻了，因为是冬季，所以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不过此刻的李元霸兴致很高，当原料一样样地全都摆在自己眼前的时候，却是直接搞起，前后磨估了有半个时辰的时间，终于配出了一小瓷盆的火药出来。

“三炮，待会你把这个东西填进去，然后再烧了试试看！”

刚要把那一小瓷盆新鲜出炉的火药交给赵三抛，不过当李元霸看懂啊赵三炮脸上那满不在乎的表情的時候，却是突然觉得这心里很不踏实。

想了想，李元霸又把小瓷盆给端了回来，道：“不行，还是我自己来吧！”

赵三炮有些迟疑的说道：“王爷，这东西真能响吗？”

李元霸翻了个白眼，道：“你把那个‘吗’字去了，这东西真响！而且比你那爆竿要响亮十倍，百倍……算了，这样说你也不信，还是让你看看它的威力吧！”

说到这里，李元霸直接从外面取来一段干竹竿，小心翼翼地用竹片舀起大概二三十克的火药，灌进了竹竿的一端，另外一端也是依照此法施为。

之后，李元霸又找来一些破麻布条子，直接堵在了那爆竿的两头。

“王爷，您这什么火药放得也太少了点吧？这样的话，爆竿是不会响的！”赵三炮看到李元霸这么小心谨慎的样子，感到很是奇怪。

“少？就这，我还怕放多了呢！”李元霸摇摇头，索性直接拿着这填装了火药的爆竿走了出来。

那爆竿的两条竹节里面，可是各自装了20克的火药啊，就连后世著名的‘冲天炮’（又名‘二踢脚’）的炮仗，都不敢放这么多。

要知道，放个冲天炮还时不时地会出现人员伤亡呢，更别提这用竹竿做成的爆竿了。如果不是为了测试一下它的威力，李元霸甚至连20克火药都不会放进去。

“霞儿，菁菁，你们全都站远点！这东西虽说是刚试制出来，不过想来应该是威力绝伦，你们俩站远点，别回头竹片崩出来，伤了你们！”

李元霸扭头嘱咐了两女一声，在点燃了一支火把放到了地上之后，就跑到了一边，远远地就把手中的竹竿向着那火把丢了过去。

竹竿刚刚压到火上，并没有什么效果。

一分钟、两分钟……

等到第三分钟的时候，赵三炮却是举步就朝着那火把走了过去，同时口中还说道：“王爷，我过去看……”

“轰！”

路走到一半，话都还没有说完，一道震耳欲聋的巨响就从正前方袭来。

随后，就见那整支火把被竹竿爆炸的时候所产生的强大冲击力，在一瞬

间就将其给炸地四散开来，犹自带着火星的烟灰充斥着整个院子。

而园子中，那些修整地颇为赏心悦目的花花草草，被飞散的竹节给彻底毁了容，成了残花败柳。

眼前的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李元霸只来得及拉着两女躲到了一根柱子后头，耳朵都被震得嗡嗡响。

最倒霉的要数赵三炮了，这货离被塞了火药的竹竿最近，如果不是其五大三粗的，怕是早就已经扑倒在地了。

过了好半晌，抹了一把被飞散的烟灰给染的黑不溜秋的脸，赵三炮艰涩地吞了口唾沫，嘴中喃喃道：“我地娘类，这，这可是比爆竿要厉害的多咧！”

李元霸见赵三炮呆站在原地迟迟不动，还以为他出了什么事呢，这刚走到了他身边，就听到了这句话，不由得莞尔一笑，道：“三炮，之前我就说过吧？这东西的威力大的很，你偏不听，现在好了，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

“呃……”

赵三炮看了看自己那乌漆麻黑的大手，嘿嘿笑了起来。

“快，快，就在这边！”

“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王府里面会响起一声炸雷！”

就在此刻，以这西路跨院为中心，四面八方传来了一阵阵的议论声以及略显嘈杂的脚步声。

很快，西跨院的拱门处就人头攒动，一个个地全都探头探脑地向着里面张望。

李元霸见状皱了皱眉，道：“看什么看？这里没你们事！该干嘛干嘛去！”

“是，王爷！”

见是自家王爷在西跨院中，府中的婢女、宦官们恭敬地对其行了一礼，尽管心头有万分的不解，但还是不得不离去，倒是王府亲军留了下来。

依旧是一袭软铠的亲卫首领苏定方，看着满地狼藉的院子，上前行礼道：“王爷，这里……”

“嗯，没事，只不过是试验了一点小玩意而已！”

心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数据，李元霸现在还并不想把这件事情告诉外人，毕竟这件事情涉及到了国家命运，如果能够成立这样一个部门，用来专门研究以及使用火药的话，那这东西可真就成了战争利器了。

到时候，什么薛延陀、突厥、吐蕃的，直接用大炮把他们给轰死，哪里还用得着和亲，受这这鸟气！

第七十七章给你换个地方

“王爷，这……这位兄弟的伤势，需不需要去请一位郎中？”

苏定方明显不信李元霸的话，没看到后头那个黑大个，一脸黑木炭的倒霉样子吗？这黑灯瞎火的，如果不仔细看的话，说不准还真会以为那里戳着一根粗壮的黑木头桩子呢。

听到苏定方的话后，李元霸回过头来看着满脸黑不溜秋，被那爆竹的烟尘给弄得浑身是灰的赵三炮，道：“三炮，你还是快回房间清洗一下吧，这幅古怪的样子，半夜出门连鬼都会被你给吓死的！”

赵三炮听不懂李元霸的玩笑话，不过对于李元霸所下的命令却是严格地执行。

摸了摸后脑，赵三炮扭头就往自己的房间跑了过去。

这边打发走了赵三炮，李元霸让一众王府的亲卫军们各司其职，却独独留下了苏定方。

“不知王爷留下末将所为何事？”

起先的时候，苏定方并不知晓李元霸十九年前的丰功伟绩，毕竟他是在贞观初年的时候才投奔的李唐王朝，所以对于李元霸，他表示很陌生。

可是当他从手下那些士兵们的口中，得知李元霸在当年曾经大破白御王高谈圣，喝退河北凤鸣王李子通，诛杀宇文成都的时候，却是淡定不了了。

他开始为初见李元霸时的冷淡而感到修为，同时更是感觉，自己给这样一位英雄人物当亲卫军统领，似乎也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所以此刻的苏定方，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

李元霸对某些事情是天生的神经大条，虽说他已经感觉出了苏定方态度的转变，可是他并没有在意，而是自顾自的说道：“苏将军，在府里呆的还习惯吧？”

他这才在王府里待了一天，哪里有什么习惯不习惯的，不过人家既然问了，总不能不回答吧？

苏定方摇摇头，道：“一切还算顺利！”

“顺利？那就是还有不满意的地方喽？”李元霸眉毛一挑，继续说道：“要不这样吧，苏将军，本王给你换一个地方，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苏定方沉默了一会，他突然看着李元霸，很是严肃地说道：“王爷可是对末将有什么不满？”

“不满？”李元霸瞥了苏定方一眼，哈哈一笑，道：“苏将军，你想多了！实话告诉你说吧，今日圣人敕封本王为右武卫上将军，总领右武卫府，并交与本王一万左武卫的精兵悍将们，训练两个月的时间。本王想把你也编进这队伍里，与其他兵士们一起训练。就是不知道，苏将军你愿不愿意呢？”

“可是要和哪个番邦外夷打仗了？”

一听到右武卫，一听到两个月的训练，苏定方就像是打了鸡血似地，一下子来了精神，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苏定方需要缓缓了。

“这个你先别管，你就告诉我愿不愿意去吧？”李元霸摆摆手，说道。

苏定方猛地一抱拳，道：“王爷，末将愿意前往！”

李元霸道：“好，明日卯时，你和三炮一起在王府门口等本王，随本王一同去往左武卫大营！”

“诺！”苏定方恭敬地对李元霸行了一礼，退出了西跨院。

.....

大唐这支万人的左武卫队的驻地以及训练营，就设立在大唐皇宫的玄武门处，就是那个李世民亲自导演了一出重大宫廷政变的地方。

因为，以往从这里进入皇宫的人很少，因为从这里进了皇城大院之后，将会直接面对李世民的后宫，故此，这个地方算是个防守最为严密的咽喉之地。

如今，这里是由程咬金所统帅的左武卫军士们镇守，是左武卫一个万人队的驻地。

今日，整个左武卫万人队都显得有些死气沉沉的。

因为他们听说宫里传来了消息，他们的顶头上司要换人了，一个似乎是右武卫的家伙，接手了他们的控制权，就连他们的老上司，卢国公程咬金，

似乎都被那个新来的家伙给压了一头。

所以，这帮子左武卫的老人们，哪个还会有什么好脾气？

相比起那帮子啥都不知道，只知道生闷气的兵士们，程咬金倒是一大早地就在驻地前面张望了。当年他可是跟着这位小魔头一起打过仗，一起撒过尿，一起喝过酒的，深知这位主儿可是生猛得紧啊。

以后在李元霸手底下混，是虎你就得卧着，是龙你就得盘着，敢炸刺儿？想想那倒霉的侯君集吧，到现在还跟家里养着呢，人家太医都说了，这辈子的别想再站起来了。

时间已经到了卯时三刻，就在程咬金等的有些不耐烦的时候，随着太阳的初升，一对人马，渐渐清晰了起来。

只见那骑着马匹，走在最前面的是一身劲装的李元霸，原本的锦衣长服，已经被李元霸换成了皮铠，而在他身后的乃是苏定方与赵三炮，他们则是穿着同等制式的铠甲，亦步亦趋的跟在李元霸的身后，慢慢向前走着。

此外，在他的身后还跟着两队侍卫，这些侍卫一个个紧绷着脸色，面无表情，充满了肃杀，一看就是上过战场，见过血的主儿。

“左武卫大将军程知节，见过王爷！”

待李元霸从马上下来之后，程咬金三步并作两步地小跑了过来，躬身对其行礼。

李元霸哈哈一笑，托扶起程咬金，道：“知节，你我也有十九年未曾相见了，昨日在朝堂之上，未曾将你给认出，还请你莫要怪罪才是！”

程咬金憨憨地笑了起来，道：“王爷说的这是哪里话？当年，俺老程可没少受王爷的照顾，怎会怪罪王爷呢？”

“哈哈，这么多年了，你这家伙竟然也会懂得跟人客套了！”李元霸哈哈一笑，道：“对了，知节，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名叫苏定方，这位名叫赵三炮，从今天开始，就让他们俩跟着你的左武卫兵士们一起训练！”

“好！”程咬金点点头，扭过头对苏定方与赵三炮说道：“你们两个，虽说有武王殿下引荐，可若是失了我左武卫军的面子，即便是王爷为你等求请，老子也绝对不会再将你们俩留在左武卫军中。听明白了吗？”

苏定方和赵三炮，本就都是倔强、勇猛之人，程咬金越激他们，他们就越会咬牙坚持下去。只见他二人相视了一眼，齐齐躬身说道：

“请卢国公放心，我二人必不会让大人失望，让王爷失望！”

<a>

第七十八章这就是精锐？

“咚咚咚~~~”

密集的鼓声响在这左武卫万人队的训练营上空。

顿时，除了那些正在城门处或者城墙之上守卫着的兵士们，所有的左武卫所属，不管是兵还是将，全都快速地向着那足以容纳万人同时进行操练的训练营中集合了过去。

纷乱的脚步声以及沉闷的盔甲撞击声，伴随着冲天的尘土，在训练营中谱写了一首乱七八糟的协奏曲。

九千多名士兵，足足用了快有半柱香的时间，方才站成整齐的方队，一个个目光复杂地看着站在训练营演武台上，那群身穿铠甲的头头们。

九千多人，九千多种不同的眼神，这其中有怒气，有不服，有期待也有仰慕。

李元霸从这些左武卫兵将们的眼神中，品读出了九千多种不同的心思。

程咬金看着自己这帮子老班底，脸上带着得意地笑容，道：

“王爷，您看到没有，这帮兵将中，可是有很多曾经为我大唐朝征战四方的老兵。他们可全都能征善战，而且骁勇无比，当真称得上是我大唐所有卫府的兵将里面，精锐中的精锐！”

听闻这话，李元霸差点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他很想问程咬金一句：“兄弟，你这么说话，不亏心呐？这集合的速度，还有那列阵的整齐度，也忒慢了点儿，忒乱了点儿吧？就这还精兵悍将呢？程老妖精，你他娘的不是在糊弄老子吧？”

确实，和那些一个起床号响起，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能够彻底集结完毕的后世华夏军人相比，眼下这些大唐的兵将们，简直被完爆！完全没有可比性！

翻了个白眼，李元霸摇了摇头，道：“知节，你确定他们就是我大唐所有卫府中最精悍的存在？”

“这个……应该是吧！”程咬金突然有些拿不准地摸了摸脑袋，继续说道：“反正每一年的军中大比，我这些兵将们，还从来都没有输过呢！”

“唉，那问题可就大了！”李元霸叹了口气，一副失望透顶的样子。

程咬金看到李元霸的样子顿时就是一愣。

这是怎么个情况？刚刚还有说有笑的，怎么这才一眨眼的功夫就露出了一副如丧考妣的样子来了，这是谁又招他了？

“王爷，您这是？”

自认为很了解李元霸情绪变化的程咬金，一边瞄着李元霸脸上的表情变化，一边试探着问道。

李元霸看了下方仍在等待着众人训话的九千多名兵将们一眼，道：“知节，读过孙子兵法吗？”

程咬金都快疯了，心说：“今儿这小魔头是怎么了？俺老程可是出了名的大老粗，哪有那闲工夫去读劳什子孙子兵法啊？”

无奈地翻了个白眼，程咬金摇头道：“不曾读过！”

李元霸侃侃而谈，道：“《孙子·军争》中曾有言，‘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这里的其疾如风，其徐如林……定方，你来给你们程大将军解释一下！”

倒不是说李元霸是有心为难苏定方，而是他相信历史。

后世的史书中记载，这苏定方乃是一名堪比军神李靖的将帅之才，行军打仗犹如神兵降世一般，以他的性格，肯定读过这些兵书，

是以，他才让苏定方给程咬金解释这句话，其实也存了一份考校苏定方的心思在里面。

苏定方可不知道李元霸的这些弯弯绕，在思索了一小会之后，他说道：“卢公，这句话中所讲的意思就是，军队快的时候要如风一般，队伍要整齐。攻势的时候要像烈火一样猛烈，防守时应当像山一样巍然不动。”

“你的意思是说，行动迅速时像风一样快，行动减慢时像树林一样整齐。”程咬金不是傻子，凭字面上的意思，还是能够猜测出来一些的。

“没错！军队必须步调一致，行动统一！”李元霸接过了话头，随后毫不客气地开启了批驳模式，道：

“像你口中所说的这些所谓的左武卫精锐们，光是一个大军集结就足足耗

费了半柱香的时间，若是军情紧急，敌人已经攻到了你的家门口呢？你总不能跑去和人家说，你们先等一等，我们的大军还没集结完毕呢，你们一会再来？呵呵，你想敌人会不会乱箭射杀了你？”

“当然……”程咬金几乎是脱口而出，不过当话说到一半的时候，却是直接愣在了那里。

李元霸的话尽管毫不客气，可是却直指这些左武卫兵将们的弊端。

“王爷，不知道可有解决之法？”

就凭程咬金的脑子，就算想破了都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所以还是虚心求教地好。

“把之前你训练左武卫兵将们的方法给我说一说！”李元霸没有急着回答程咬金的问题，而是问起了左武卫的练兵之法。

“王爷请稍候，俺们左武卫有一套严格的练兵之法！”程咬金说着，就扭头朝着演武台不远处的一个银甲小将叫了起来，“小三，小三……你这混小子看什么呢？你快去把老子放在书桌上的折笺拿过来，急用！”

“喏！”

小将大吼了一声，这就转身往左武卫万人队的行营跑去。

李元霸听着这声音有些耳熟，不由得顺着声音望了过去。

呵，熟人！

明明是少年郎的面容，却是胡子一大把，不是程家三少爷，程处弼，谁还能有这么性感的胡须？

“怎么，处弼也在这左武卫军中？”李元霸扭头看着程咬金说道。

程咬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王爷，自打这小子听说您要来亲自训练驻扎在玄武门的左武卫兵将们之后，对俺就是一阵子软磨硬泡，说什么也要过来跟着一起训练。所以，这才……”

“哈哈哈，没什么！正所谓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少年人就是应该多锻炼一下！”李元霸哈哈笑道，“等回头本王把承乾还有恪儿、愔儿他们全都拉过来，跟着你们一起练！”

原本程咬金对于李元霸前半句话深有感触，特别是那具‘不受苦中苦，难

为人上上’，更是让他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艰苦生活。

可是李元霸紧跟着的后半句话，却是差点把程咬金把魂给吓出来！小祖宗唉，那帮可都是亲贵之人，若是练出个什么好歹来，那李二哥还不要了他的脑袋？

尼玛，太不靠谱了！竟然想要把当朝太子以及几个皇子们全都拉过来，还和这帮老兵油子们一起训练，这不是想要玩死他么？

王爷啊，你要不要这么坑啊？

程咬金现在只盼望着，等李元霸看到左武卫兵将们的操练计划之后，能够知难而退，打消掉这个拉着皇子们过来一起训练的念头。

否则的话，程咬金这好日子可就真的到头了！

第七十九章来比上一比

当程处粥匆匆自左武卫驻地行营中跑回来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半柱香的时间。

等待的时间总是漫长的，不过就只是这点时间而已，程咬金却感觉像是过了一个世纪那么长，所以在看到程处粥的时候，二话不说，上去就甩出了一记耳光子。

“爹，你干嘛？”程处粥瞪着两只牛眼，看着他老爹。

“咋？你不服？老子打儿子，这不是天经地义吗？还需要理由吗？”程咬金那大嗓门比狗熊还要大。

“得嘞，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程处粥一副很受伤的样子，一把将手中的折笺塞到程咬金的手里，然后头也不回地跑进了左武卫方阵中。

手上捏着那一份折笺，程咬金掉转过身直接递给了李元霸，道：“王爷，您看看吧！这就是我们这些守卫玄武门的万名左武卫兵将们，每日的操练科目！”

李元霸接过来漫不经心地瞄了一眼，可就是这一眼就挪不开窝了，倒不是说这份操练科目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恰恰相反，是太出彩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操练科目中，将一天的十二个时辰竟然全都做出了精确无比的规定。

从黎明起床到夜半宿寝，每一个时刻都安排得相当充实，什么扛着沙包大的小石碾子，围着操练场跑四十圈；劈砍互殴至少两百次；每人每个时辰接受一次马鞭抽打；每日宿寝两个半时辰……

这尼玛哪里是操练啊，这是虐待，就连熟悉后世变态军训的李元霸，都感觉有些惊诧了！

这份操练科目狠则狠矣，可是没有丝毫的科学配比，如果还照着这些科目操练下去的话，这群一万人的左武卫大军，怕是至少得有九成的人寿命大减，活不过五十岁。

“王爷，对这份操练科目，您有何见解？”

程咬金憨憨地笑了，只是在李元霸看来，却是笑得有点冷，甚至还带着一丝奸诈的意味。

李元霸轻巧地合上折笺，双手剪背踱了几步，突然微然一笑，道：“知节，本王可以提点意见么？”

程咬金忙道说道：“王爷说的哪里话，陛下既然将这支万人队交给了您，俺老程自然不会强加干涉，有什么意见，您就直说好了！”

“那成，这里头的一些操练科目，本王要做些调整。”李元霸顿了一顿，继续说道：“知节，虽然本王不知道这些操练科目是谁设定的，不过也看得出来，设定这份操练科目之人，也确实在这方面下过一番功夫！”

程咬金的嘴角，不可抑制地出现了一丝得意的笑容。

说起来，这份操练科目其实是程咬金琢磨了足足七天七夜，才鼓捣出来的，自己的作品得到别人的夸赞，没有什么比这还要让他心里头高兴的了。

可是接下来，程咬金就高兴不出来了。

只听李元霸继续说道：“不过，这些操练科目都太过于传统了，与我大唐其他军队相比起来，只不过是操练量加大了一些，操练时间延长了一些罢了。就算这些守卫玄武门的兵士们的素质，的确要高于其他卫府的兵士良多，但是照着这样的方法操练下去，也不过是比普通的士兵强上一点罢了！若说精锐吗，还差了一些！”

其实李元霸这话说的很对，这样练出来的士兵，要说勇猛倒是足够了，可是一个不知道合理地分析战况，不能分配好休息以及操练的时间，只是一味地吃苦发狠，能做成什么？

若是没人指挥的话，这批兵士们也就比木头的思维要强上那么一丢丢。

所以，尽管这话说出来有些难听，不过却是事实。

而且，李元霸的心中已经有了一套详细的操练计划，当然是从现代那些讴歌特种兵的电视剧，以及描写那些特种兵的小说里头学来的。

比如说《寻秦记》或者《神话》中，项少龙以及易小川所训练的那两支简直就是叼炸天的军队，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

前人的经验是宝贵的，这样只需要综合一下，然后再加以改选，就能够让它适合眼下大唐军队的现状。

到时候，这一万人就足以强势碾压任何番邦外夷，包括一年之后突然变得很牛.叉的吐蕃！

程咬金就是一混不吝，可是如果碰到比他还要混一百倍的人，他也就彻底蔫下去了。

所以，尽管这老货心里头对李元霸所说的话不屑一顾，不过既然现在人家是帅，他是将，那也就只有把不服气硬憋回肚子里去，乖乖听命令的份了。

李元霸是什么人呐，他能看不出来程咬金那点小心思？

是以，李元霸拍了拍程咬金的肩膀，道：“知节，你还别不服气，这操练固然紧要，可是这兵士是否厉害，却还要看操练方法，还有由谁来操练！既然你不服气，那么不妨就与本王来比上一比！”

话音落地，程咬金的眼里顿时放出光芒，他眨巴着一双大眼睛，吭哧吭哧地说道：“比上一比？王爷，不知道怎么个比法？”

“这个好说！”李元霸轻笑道：“本王自这万名左武卫中挑出一千之数，由本王来亲自操练。剩下之人，依旧沿用你之前的操练方法。半月之后，本王与你在这演武场中一较长短，可否？”

程咬金眼珠一转，道：“王爷，可是一千对一千？”

这老货还真是猩猩的外表，狐狸的心思，竟然想要拿话去堵李元霸。

李元霸哈哈一笑，道：“哈哈，春秋战国之时，越王勾践，凭借三千越甲尚可吞吴，难道我大唐神勇武王李元霸，还比不了一个越王勾践吗？”

呵，这货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竟然拿自己比越王，虽说是一个比喻，可是也不难看出李元霸的信心之足。

这下程咬金笑了，而且笑得还很欢乐，他心道：“一千对九千，这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既然这小魔头愿意这么干，那索性就陪他疯一次。只要他输了，既可以压一下这小魔头的气焰，那太子殿下他们又可能不用拉来这里训练了，简直就是一箭双雕啊！我太特么的佩服我自己了！”

想到这里，程咬金直接伸出手去。

“啪！”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就这么说定了！”

李元霸和程咬金击掌为誓。

第八十章原来哥也有粉丝

看着演武台上，他们的新旧两位主帅在那里谈笑风生，下面那些等了有差不多一炷香时间的左武卫兵士们，有些待不住了。

站在程处弼身侧的，是一名同样胡子拉碴的青年，他轻轻撞了一下程处弼的肩膀，小声地嘀咕道：

“三公子，这台上的家伙到底是谁啊？怎么一来就直接把大将军给顶下去了？而且看大将军的样子，似乎并没有什么不高兴的情绪。难不成来的那家伙又是个什么皇亲国戚？”

驻守太极宫玄武门这个咽喉地带的左武卫兵士们，大多都是程咬金手下的老兵，或者那些老兵举荐来的精兵悍将，他们对于程咬金的称呼并非国公爷，而是一直沿用大将军的称号，以示尊敬。

程处弼眉头一挑，道：“三刀兄弟，你啥时候见我那老爹，对除了陛下以外的李氏皇族表现得这么尊敬了？”

被程处弼称为三刀的青年人，皱着眉头想了好半晌，这才迟疑地说道：“好像还真没有过，这我就想明白了，除了李氏皇族，还有谁能够让大将军，如此心甘情愿地把一万名左武卫兵士的控制权，拱手相送呢？”

“嘿嘿，这不面前就有一位吗？”程处弼很欢乐地笑了起来，似乎看到自己老爹吃瘪，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样。

“哎呦，我说三公子，你是想急死我们老哥几个啊？快说说，咱们这位新主帅到底是谁啊？”

就在程处弼还在卖关子的时候，站在三刀身侧的那名兵士发话了，看他那满脸急迫的样子，就像是得了便秘一样。

“他啊？他就是……”程处弼故意拉长了尾音，等所有人都看着他恨得牙根痒痒的时候，这才说道：“他就是当年的卫怀王，现在的神勇武王，李元霸！”

“哗！”

一石激起千层浪。

因为之前的保密措施做得很好，所以左武卫兵士们并不知道要来接管他们控制权的，竟然是当年的战神李元霸！

此刻，这则消息，就像是瘟疫一样在整个演武场中疯狂地蔓延开来，待到得后来，所有的左武卫兵士们都在议论纷纷，声音也跟着越来越大。

而那些所剩无几的，曾经见过李元霸的老兵们，更是泪眼朦胧地将高台上，那位拥有着年轻阳刚面容的少年郎，与十九年前的那道卓然而立，敢与天斗的战神李元霸融合在一起！

“是四公子，是四公子！”

不知道是谁喊叫了出来，紧接着在场的所有左武卫兵士们都高声呼叫了起来。

“四公子！”

“四公子！”

演武场中的左武卫兵士们，高举着各自手中的兵器，近乎声嘶力竭地呐喊了起来，整个左武卫演武场，乃至玄武门，全都被这股声浪给吞没掉了。

.....

直到此刻，听到一众兵士们的呼唤，李元霸这才回过神来。

他有些愕然地看着下方足足九千多，将近亿万人的左武卫兵士们，在那嘶声大吼地大吼着。

“知节，这？”李元霸看着程咬金，说道。

程咬金此刻也因为兵将们声嘶力竭的呐喊，而变得热血沸腾起来，他满脸都憋得通红，瞪着两只牛眼，说道：

“王爷，先前俺老程就说过，这支左武卫大军，多是能征善战的老兵，其中更是曾经有与您一同作战过的兵士！他们，他们这是在向您致敬！”

程咬金这话说得的不完全对，向李元霸致敬，这一点固然是存在的，可是最重要的一点，却是因为当年的那个李元霸，乃是大唐军中当之无愧的战神，有了战神就有主心骨，有了主心骨，那么战争就一定会胜利！

这几乎成了李元霸每一次参战的标杆！

今战神回归，那么以后大唐军队还怕谁？

所以，这是崇拜，一种盲目地，不计后果的崇拜！

李元霸可不知道这些，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

只见其上前两步，噌的一下拔出了一柄横刀，刀尖斜指向天穹。

“唰！”

下一秒钟，整个演武场一下子就变得鸦雀无声起来，九千多名兵士们，齐刷刷地盯着高台看，一双双眸子中充满了狂热。

“诸位兄弟，我李元霸，因当年遭天妒，被封于玄冰之中十九载！今日，我李元霸重新归来，你等，可愿随我为大唐朝扫清四夷，开疆拓土，建立不世功勋？”

“我等愿意！”

如潮水一般的声音，没有丝毫犹豫地响了起来！

“我靠，原来哥也有粉丝啊！”

耳畔听着这宛如钢铁一般的声音，李元霸此刻的感觉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爽！两个字，那就是很爽，三个字那就是相当爽了！

“左卫威武，大唐威武！”

他的情绪被彻底调动了起来，振臂高呼，声音大如钟鼓，洞彻云霄！

“四公子，神武！”

近万名士兵随声附和，声震九天！

.....

太极宫甘露殿，一个十分隐密的书房。

太宗皇帝李世民，正一脸严肃地坐在书桌后面，而在他面前的地面上，一个全身都包裹在黑色紧身衣，甚至连面容都给遮住的人，静静地侍立在那里。

“查清楚了吗？”李世民的声​​音很平淡，但却带着一股子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地阴冷。

“陛下，那对兄妹的身份来历已经查清楚了，他们并没有隐瞒自己的身世，而且他们所描述之冤屈，亦是事实！”

黑衣人开口说道，他的声音十分地沙哑，就好像是吃了一百株魔鬼椒，没有喝水一样。

“这么说，他们接近元霸，没有什么其他的企图喽？”李世民抬头看了那黑衣人一眼，淡淡地说道，“那崔荣是清河崔氏的吧？”

黑衣人点点头，道：“陛下，这崔荣乃是清河崔氏二房的长子，因为他个性好财，所以清河崔氏族长崔颢，就为那崔荣一直铺路，直至其坐上了凉州太守的位置，方才消停下来！”

“凉州城虽说是地方城镇，可它却是番邦小国与我大唐的重要贸易城镇！哼，这五姓七望的能力不小啊，竟然把朕的地方官员任免之权都给掌握在手中了！”

李世民冷笑了一声，一对星眸中闪烁着极度危险的光华。

黑衣人没有答话，因为当了李世民这么多年的影子，他比任何人都明白，此刻的李世民太危险了，他已经进入了爆发的边缘。

“四公子，神武！”

也就在此刻，一声声浪涛般的呼喊，把将要爆发的李世民给拉了回来。

他皱着眉头，对黑衣人吩咐道：“去查查看，外面发生了何事？”

第八十一章怎么又来了？

听到李世民的吩咐，黑衣人径直走到这书房的边缘，轻轻敲了一下。

只听‘咔嚓’一声轻响，一道不过一尺见方，两面通透的暗格，骤然出现在方才黑衣人敲击的地方。

黑衣人对着暗格里面轻声吩咐了几句，过了没有十几息的时间，一张小纸条从暗格另外一端塞了进来。

看也没看那小纸条里面写了什么，黑衣人直接呈送到了李世民身前。

李世民似乎早就已经习惯了这一切，他接过纸条瞥了一眼，脸上突然露出了愉悦的笑容，这一刻，之前的阴冷与杀机，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了。

“唐忠，你看看吧！”李世民脸上的笑容很纯，很真，这让黑衣人一度以为面前之人不是太宗皇帝。

黑衣人接过纸条瞄了一眼，只见上面有两行小字：“武王殿下于玄武门操练兵士，万名兵士齐呼四公子神武！”

“玄武门！”名叫唐忠的黑衣人瞳孔一缩，似乎明白了什么。

“知道怎么做了吗？”李世民笑的依旧温和，脸上的表情并未有丝毫的变化。

“奴已知晓！”唐忠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躬身行礼。

“那就去做吧，记得要做的干净点！”李世民点点头，温和的笑容终于渐渐变得残忍起来。

“奴遵命！”

唐忠躬身领命，不过他又想起一件事情来，虽然事情不大，不过却有些神异，而且还和这位武王殿下有关，想想还是向皇帝禀报一下的好。

想到这里，唐忠向李世民禀报道：“陛下，昨日有天策卫禀报，说武王府中突然传来一道霹雳之声，其声若轰天惊雷，震耳欲聋。而且之后武王殿下还严令府中上下，不得将此事传出去。故此，王府当中的下人们只是在私下议论，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哦？霹雳之声？”李世民皱起了眉头，因为他突然想起了十九年前，不

就是一道雷霆之声响起，随后元霸就不省人事了吗？难不成当年的惊雷有关？

嘿，如果让李元霸知道李世民的想想法之后，不晓得会不会大笑他脑洞大开？

这都哪跟哪啊，挨得上边吗？

.....

从左武卫驻地中回到武王府中，已经是日上三竿了。

李元霸从一万名左武卫军中挑出了一千名兵士，然后在行营中伏案狂书了足足一个时辰，这才把写好的训练计划丢给了苏定方，在吩咐其与一众兵士一起训练、并且监督之后，李元霸便头也不回地赶回了王府当中。

值得一提的是，出于愧疚的原因，程咬金特意将一些身经百战，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分给了李元霸。

用程咬金自己的话说：“就算俺老程训练的是九千新兵，也足以将这一千人打败！如果俺再在素质上面再挑三拣四地，那也就忒不要脸了！”

尼玛，九千对一千，本身就很不要脸了，竟然还敢跟这说风凉话，你还能再无耻点吗？

不过李元霸不惧啊，你现在就已经不要脸了，不过等老子以一千兵士打赢了你程老妖精的九千之后，想必就算你这没皮没脸的家伙，怕也得臊得比猴屁股还要红吧？

刚刚进得王府，甚至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一个身穿内侍服饰的中年瘦高太监就匆匆地跑了进来，用太监特有的尖细嗓音说道：“奴婢参见王爷！未曾迎王爷回府，还请王爷恕罪！”

这太监名叫白福，原是皇宫中伺候皇帝饮食的近侍，也算是秦王府的老人了，总体来说，除了刘三水，李世民就信任他了。

所以，李元霸清醒过来之后，李世民就把白福赐给了李元霸。

李元霸就是一害怕麻烦的主儿，原本当了王爷还被分了封地，他就打算找一个管家。

正好，他那便宜二哥把这白福给送了过来，李元霸索性就把白福升任了内部大总管，让他管理王府内部的大小事务。

“行了，白福，本王早就说过，这王府当中没有那么多规矩，你还是赶紧地有事说事吧！”李元霸挥挥手，说道。

白福来王府也有两天了，对李元霸的脾气也多多少少地有点了解，所以他直接说道：“回王爷的话，赵郡小王爷、任城郡小王爷以及清河王爷联袂到访，奴婢已经将他们引至‘陶然居’，好生伺候着了。”

“嗯？怎么又来了？”李元霸眉头轻皱，旋即笑了起来，嘴中轻声嘀咕道：“哈哈，看来那三个老家伙是听到什么风声了，竟然又巴巴地跑了过来！有意思，有意思地紧啊！”

白福看着笑地有些神经质的李元霸，搞不明白是什么让主子如此高兴。

“你先去招呼一下，本王去洗漱一下，马上就过去！”笑了半晌，李元霸挥挥手，潇洒地向着东路的东厢房走去。

……

西路，陶然居中。

两名或是身穿月白长袍，或是身穿蓝色长袍的少年郎，以及一名身穿裘皮大衣的青年人，围坐在一个烧的热气腾腾地炭火盆前，吃着点心，品着香茗。

“唉，我说，两位王兄怎么就让你们这俩半大小子过来送请柬了呢？”

那青年生的颇为清秀，光看外表充满了书生气，可是动作却像极了粗犷的大汉，不拘小节。只见他一手抓着一个桃酥，嘴中囫圇地说道：

“这不是耽误事吗？就算他们自己不来，至少也得找个行了冠礼的人啊，而今派了你们俩来，这倒显得你们两家礼数不周了！唉，事情办不成的话，可要全赖你们两家了！”

青年的话，让坐在他对面的两个看起来不要过十三、四岁的少年郎是相视无语，不过却不能出言反驳，谁叫面前这个絮絮叨叨地家伙是他们的长辈呢？

“哈哈，今儿是什么风，竟然把三位王爷给吹到我府上来了，本王这武王府可是头一次来这么多皇亲国戚啊！”

就在两个半大小子看着那青年跟那吭哧吭哧地狂吃的时候，救星来了，俩小孩激动得都快哭了，以后打死他们都不要和这位王叔独处了！

“小侄李崇义、李景恒见过四王叔！”

“小弟李孝节，见过四哥！”

李元霸这刚一进陶然居的大门，两个少年，一个青年，就全都放下手头的东西，站起身来向他躬身行礼。

第八十二章三王二请

“免礼，快快免礼！”李元霸哈哈笑着，一边伸手把三人给扶了起来，一边仔细观察着这三人的相貌。

李崇义，赵郡王李孝恭长子，看起来不过十三四岁的年纪，身着月白色的锦袍，长相俊美，就是个子有点矮，其实想想也是，一个小孩子罢了，还能指望他有多高？

李景恒，任城郡王李道宗之子，这家伙的年纪和李崇义差不多，只不过在个子上却要比李崇义高出不少，而且他的身体横向发展地也不错，目测体重得有六十公斤。

至于剩下的清河郡王李孝节，长得也颇为清秀，他乃是河间郡王李孝友的亲弟弟，在家排行老六。

不过他仗着有几个好哥哥，也不学好，今年都二十多岁了，还整天和一帮子长安城中的纨绔们混在一起，吃喝玩乐，无恶不做。

“娘的，这老李家的基因忒儿好了点吧？不管是胖子、瘦子、个子高的，个子矮的……怎么一个个都特么颜值爆表啊？”

毫无老李家子弟自觉的李元霸，在心中腹诽了两句，随后对李孝节说道：“小六，还有你们两个小子，不好好地在你们的府里享福，怎么来我这里打秋风啊？”

李元霸这话可就有不地道了，啥叫打秋风啊，人家可是带着大箱子、小箱子来的，送的那些个东西即便没有价值千金，也是相差无几了。

“哈哈，四哥，我可不是想要来你这里白吃白喝，小弟今日是受人之托，特地来给你送请柬的。”

说罢，李孝节拿出一份紫红色的烫金请柬。在大唐朝，通常这样的请柬，也就是只有王公贵族才舍得用。

李元霸接了过来，展开一看，不由得微微挑了一下眉头，道：“小五这家伙面子可真大啊，竟然让你堂堂一个王爷来邀我到他府上赴宴！”

“正是。”李孝节满脸笑容地点点头，道：“四哥，我可是被五哥下了死命令了，今天如果不能把你给请过去，回头他就打断我的腿！四哥，你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吧？”

李元霸可不吃他这一套，他合上请柬问道：“小六，这无缘无故的，你五哥为何要宴请于我？你倒是给我说说！”

“四哥，当年你武压群雄，勇冠三军！乃是我大唐名副其实的军神。”李孝节说道，“你也知道，我五哥那个人嗜武成狂，昨日派刘汉过来感觉太没有诚意，于是今日就遣我过来，一定要把四哥给请到府上！说，说要与你讨教一下武艺……”

话说到这里，其实李孝节的脸也是羞得通红。

“讨教武艺？尼玛，你李孝友就算武艺再强，能和身经百战的侯君集比？搞笑呢吧！”

李孝节的话，甭说是李元霸不信，就连李崇义这两个小家伙都有些无语了。

“行了，你这话骗骗小孩子还可以，想骗我？你真当你四哥是傻子吗？”李元霸翻了个白眼，说道。

“嘿嘿……”李小姐嘿嘿笑了起来，也不回话，只是隐晦地对着李崇义还有李景恒打了个眼色。

两个小家伙虽说还未曾行冠礼，可是生在王侯之家，这心智自然要比常人要高上许多。

得到李孝节暗示的小胖子李景恒，站了出来，道：“四王叔，小侄今日前来的目的与六王叔相同，只是父王交代小侄，若是四王叔不肯赴宴的话，就让小侄住在这武王府中，何时四王叔同意了，小侄方可回返府中！”

呵，这小胖子可真够狠的，这是要打持久战的节奏啊！

不过，老子是谁，会怕持久战吗？

“好啊，反正叔这里房间多，过两天，承乾、恪儿他们都会住进来，你来了正好和他们做个伴！”李元霸扫然一笑，声音有些奸诈。

“噗！”

小胖子刚刚喝了一口的茶水，差点直接喷出来！

老天，这是要给皇子们开会吗？那也不至于直接住进来啊？父王一直教导我们，自古无情帝王家，若是卷进夺嫡的旋涡中，那还不得被这些个皇子们给吞的连骨头渣都不剩？

想到这里，小胖子脸上的表情有些僵硬了。

李孝节失败了，李景恒失败了，没关系，还有一个李崇义。

“崇义，就剩下你了，说说吧，你父王又是因为什么想要请我过去赴宴啊？”

没等李崇义说话，李元霸却是率先开口了。

李崇义小脸纠结了半晌，最终还是吭哧吭哧地说道：“四王叔，我父王说了，这不快过年了吗，父王邀请了几个族中关系不错的王叔、王伯以及朝中的几位老大人于府中一聚！昨日遣程甫来时，却是忘了将请柬给带上，故此，今日父王特命小侄把请柬送过来！”

话音落地，李崇义就从袖子里头掏出一份与李孝节送所的，同样级别的请柬来。

对于李崇义的话，李元霸还是有点相信的，毕竟李孝恭乃是唐开国元勋，灭萧梁，破辅公祐，平定江南，其功勋更是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二。

再加上这家伙性情奢侈豪爽，而且待人宽恕谦让，没有丝毫地骄矜自得之色，故而李氏皇族，以及朝中的文臣武将们，都和他关系不错。

以他的能力以及人脉，想要办个宴会，怕是十请十赴宴。

不过，对于李崇义口中所说的，什么程甫昨天忘带请柬的事情，却是左耳进右耳出。反正好话连连抬，你怎么说怎么是。

李元霸低着脑袋想了一会，突然轻笑了一声，道：

“既如此，那便去吧！反正今日晚上本王去了也是白吃白喝，外加看看热闹。对了，不如叫上孝友和承范（李道宗，字承范）王兄吧，要不然的话，我若只是单单赴了孝恭王兄的宴会，却是把你们两家都给得罪了。以承范王兄的暴脾气，还不得提着把横刀，追着我满长安城的跑啊？”

“哈哈，四哥你还别说……”听着李元霸说着有趣，李孝节没心没肺地笑了起来，“道宗王兄还真有可能干出这事来！”

李元霸拍了拍手，道：“好了，好了！待会我会派人去你们府上通知一声，中午你们三个就不要走了，且在这王府中陪我喝上几杯。到了晚上，我与你等一同前往赵郡王府！”

第八十三章赴宴

冬日的夜总是来的很早，酉时一刻的时候，长安城中的街道已然是华灯初上。

中午时候，李元霸硬拉着李崇义他们三个在府中吃了一顿，在大睡了一觉之后，就叫白福安排马车以及礼品，准备前往赵郡王府。

毕竟人家李孝恭叫人送了一次又一次的礼，自己这第一次上门，不拿着点东西的话，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因为小胖子李景恒以及李孝节需要回到各自的府中换洗一下，准备一些礼品，所以当李元霸的马车赶到赵郡王府外的時候，他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

马车刚刚落定，便有王府的门吏前来迎接。

待看到请柬之后，门吏大吃一惊，赶忙躬身对李元霸行了一礼，随后便像是酒肆小二迎客唱诺一般，扯着嗓子对王府里面高呼：“武王殿下到！”

此时，王府的大门前其实已经算是车水马龙了，进出的人说多不多，不过也得有个十七八号人，这些人多是些做仕人官员打扮的儒士模样。

门吏这大嗓门一吼，顿时便引来了许多人的侧目，不过他们还是很快反映了过来，匆匆上前来行礼。

李元霸脸上出现了公式化的笑容，他亲切地对着上前来行礼的人挥手，至少从表上看来尚算是和蔼可亲。

就在李元霸脸上的假笑渐渐变得僵硬起来的时候，救星来了！

只见先前去给他送礼的程甫，匆匆自王府中走了过来，隔着老远就躬身行了一礼，同时口中说道：“王爷，今日诸事繁杂，故此现在方才出来相迎，还请王爷莫要怪罪才是！”

“无妨！”李元霸轻轻舒了一口气，看向程甫的眼神就像是看亲人一样，他心中暗道：“娘地，终于不用和这帮家伙跟这假客套了！”

.....

“程长吏，你们家王爷不是只邀请了几个相熟的大臣和李氏族人吗？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李元霸跟在程甫身后，往后花园走，一路上看到的除了那些官员打扮的人之外，还有一些三十岁上下的文人士子，一个个身披裘皮，小聚在墙角亭下，赏梅畅谈。

“回王爷的话，年后便是上元节了，今年的上元节灯会，轮到咱们赵郡王府来办了。故此，借着这次机会，我家王爷请来了一些文人士子，要他们想一些诗词、灯谜，选一些出来，用在上元节灯会上！”

走在前面引路的程甫，笑着回答。

“哦？看来我这位王兄，人脉倒是不错啊！”李元霸低声嘀咕了一声。

走了不过一盏茶的时间，程甫领着李元霸直接穿过了后花园，来到了王府的后厅。

王府后厅的建筑风格，像极了前世李元霸逛过的乾清宫，只不过在面积上相比，却是要小了好几号。

此刻，这后厅当中已经坐满了人，只有最前面你的几张小胡桌还空着。

李元霸扫了一圈已经被占了位置的小胡桌。

嘿，发现熟人还真多：文臣这边的有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武将那边的则是李靖、李绩、程咬金、尉迟恭……

众人见到李元霸飘飘荡荡地走了进来，甭管乐意不乐意的，全都站起身来躬身行礼。

不乐意？

不成！谁叫人李元霸是皇亲国戚，而且还是最受宠的那种呢？

“诸位免礼！”李元霸倒是很坦然的接受了众人的行礼，用他自己的话说：“老子现在就是跟大唐来享福的，不受你们几礼，还真是有损我穿越者的身份！”

就在李元霸想到这里的时候，一道尖细的声音传了过来：“赵郡王、任城郡王、清河郡王驾到！”

哟，这老哥仨倒是一块到场了！

从后堂中踱步而出的三位王爷，先是对在座的诸位文臣武将们打了一声

招呼。

当他们见到卓然立于大殿正中的李元霸的时候，却是齐齐一怔，随后便急忙迎了上来，毕竟来的可是当今圣上的亲弟弟，他们这些从兄弟、堂兄弟的，可不敢拿什么架子。

“四郎，何时到得王府！”做为主人的李孝恭，率先对李元霸施了一礼，说道。

“王兄相邀，元霸岂有不来之理？”李元霸呵呵笑着还了一礼，同时打量着这位历史上记载的，李氏皇族军功第一的赵郡王。

李孝恭看起来不过四十出头的样子，长的又高又瘦，相貌略显清秀，颌下留着三缕长须，再加上此刻身上穿着的月白色长袍，看起来极有风度，一点也看不出他曾经是个叱咤风云的武将，反倒像是个满肚子雅骚的文人墨客。

从这一点上来看，李崇义倒是和他老爹有些相似，只不过这性格方面确实有待打磨。

“四郎，先前小儿去你府上送请柬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如果不是怕伤了你我兄弟之间的感情，哥哥我早就拎着横刀追砍你了！”

任城郡王唬着一张脸看着李元霸，那认真的表情倒是引的在座的众人一片大笑。

看来李元霸先前猜得不错，这任城郡王还真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主儿，看他身宽体胖的，圆圆的胖脸上此刻虽说故意板了起来，却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

都说有什么样的老子，就有什么样的儿子，李景恒倒是和他老爹很像。

“行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就不能收敛点吗？”

河间郡王李孝友，与他的弟弟李孝节生的极为相似，他伸出手去重重地拍了拍李道宗的肩膀，继续说道：“既然人已经到齐了，这宴会是不是也要开始了？”

“还有一位没到，我们再等等！”李孝恭引领着李元霸等人坐在最上首的几张小胡桌旁，微微摇头。

“还有人？”

李元霸闻听此言，好奇地扫了一下四周，发现在李道宗的右手边，也就是武将一侧下首第二的位置，还空着一张小胡桌，不由得感到相当奇怪。

要知道，这大殿中的座位可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就身份地位而言，谁该坐哪，谁不该做哪，做错了，都有可能引发矛盾。

下面的众人也是莫名其妙啊，特别是那些武将们，当看到他们最前面的桌子竟然还空着一个的时候，面色全都变得古怪起来，特别是程咬金，那张胡子拉碴猛张飞一样的脸，都快要憋红了。

就在程老妖精就要憋不住的时候，后厅外远远地传来了一道洪亮的声音：

“左武卫大将军，翼国公秦国公到！”

第八十四章铁骨铮铮秦叔宝

（：第一更到，继续去码第二更……估计得十二点半了，诸位明天再看吧！）

……

噌！

这话音尚在梁上缭绕，几乎所有坐在武将一边的人都站了起来，程咬金更是举步就往外走。

就连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都有点动容了，以秦琼的身体状况，难不成真地是他来了？

这个时候，李元霸也站了起来，一脸期待地观望着大门口。

如果说李元霸回到大唐之后，最想要见的两个人，一个自然是太宗皇帝李世民，而另外一个无疑就是秦琼秦叔宝了。

李世民在李元霸醒来之后，第一眼就见到了，至于秦琼，因其为大唐多年征战，病痛缠身，在初唐之时就告病返家，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故此，李元霸一直无缘得见。

而今日，李孝恭这个老家伙竟然连秦琼都请来了，看来是下了大力气了。

王府后厅中，一时陷入了沉静了中，过了好一小会，三道人影从后厅中慢慢踱步而来。

左侧的自然是迎出后厅的程咬金，右侧的白袍清秀少年也是李元霸的熟人，正是秦怀玉，秦小公爷，而正中间的那位，不用猜，也知道正是那翼国公，秦琼秦叔宝了。

只见这秦琼生的身材伟岸，看上去应该还不到五十岁，颌下留了几绺长及腹部的飘逸美髯，脸色略显苍白，隐约透出一股子病态。

而唯一让人觉得秦琼不普通的，便是那内敛沉寂岿然如山的气质，以及不怒而威的如刀眼神！

“几位王爷，列位大人、将军，叔宝来迟一步，还请列位莫要怪罪才

是！”秦琼对着站起来的众人拱拱手，声音有些沉凝，不过那话音却是充满了力量感。

“二哥！”

“叔宝！”

一众文臣武将们，看着这位病魔缠身，却依旧保持着军人姿态的翼国公，双目全都变得有些迷蒙了。

“叔宝，你竟然真的来了！好，好啊！我们这些老兄弟们，已经好多年没有聚得这么齐过了！”李孝恭从主位上走了下来，紧紧握住了秦琼的手，说道。

秦琼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道：“王爷说的这是哪里话，我秦琼这条命是您救下来的。当年我就曾经说过，日后若是王爷相邀，必定亲至，纵然是我秦琼病卧在床，爬也要爬过来！”

“好一个义字当头的铁汉子！”李元霸在心底大赞了一声，突然迈步走了过来，郑重地对着秦琼躬身一礼，口中说道：“秦大哥，可还记得元霸否？”

李元霸这等行为，在一众文臣看来是有点不合规矩的，毕竟你李元霸乃是堂堂的亲王之身，竟然对一个国公行此大礼，当真是荒谬绝伦。

如果现场有御史在的话，怕是明日就会参李元霸一本。

可是武将那边不同啊，十九年前他们就曾听李元霸提起过，当他尚是年幼之时，秦琼曾经救过他们李渊一脉的性命。正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向恩人行此大礼，本就是理所应当之事。

侧身闪过李元霸这一礼，秦琼扶起了李元霸，满是感慨地说道：“当年，我听闻王爷被雷劈中不幸身亡，本就是不信的，后来陛下告诉我你未死，只是陷入了沉睡。我以为我这身子骨怕是撑不到王爷醒来的那一天了，没曾想一十九载之后，王爷竟然醒了过来！真是天佑王爷，天佑我大唐啊！”

李元霸心中虽说对秦琼所说的‘天佑’什么的不感冒，不过也不会扫了秦琼的兴致，他拉着秦琼来到左手第二的位置上，道：“秦大哥，你我多年未见，之后可要好好聊一聊！”

“这是自然！说起来，我还要多谢王爷的赠参之情呢，若不是那根人参，我怕是今日真得爬着来呢！”秦琼坐在了小胡桌旁，开起了玩笑。

“二哥说的这是哪里话，俺常听那帮子酸儒说，虎父无犬子。纵然是你不

能走着进来，不还有怀玉那小子呢吗？这臭小子白长这么大个儿，还不能把你给背进来啊？”

秦琼话音落地，程咬金就眼睛一瞪，说起了混话。

“你这程老妖，净说些个混话！难道你还盼着二哥真的卧病难起吗？”坐在程咬金身侧的尉迟恭无奈地翻了个白眼，道：“真是的，好赖话都听不出来！”

“啥？尉迟老黑，你他娘的是不是皮痒痒了，想要你程爷爷我给你松松筋骨？”程咬金一听尉迟恭这话，当时就炸毛了，大嗓门震得人耳膜生疼。

“怎地？怕你不成？”尉迟恭撸起袖子，这就要动手了。

李元霸看着咋咋呼呼地两人，满脑子的黑线，就在他忍无可忍地想要高声呵斥的时候，刚刚落座的秦琼发话了：“咬金，为兄这筋骨也是紧地很，要不然，你先给为兄来松一松吧！”

秦琼的语气很平淡，就先是平时聊天一样。

可是听到这话的程咬金，脸上的冷汗‘唰’地一下就流了下来，心道：“坏了！”

这老货今天是有得意过头了，竟然当着秦叔宝的面开始得瑟起来了，这不是找死吗？

“算了，我大人有大量，不和你计较了！”

什么面子，什么自尊，一瞬间都被程咬金丢到了爪哇国了，反正他程老妖精的不要脸境界，在大唐庙堂之中，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丢下这么一句话，他一屁股坐了下来，看了看小胡桌上的几样瓜果、点心，嘀咕道：“就这么点吃的，都不够塞牙缝的！”

“……”

后厅中，不论是文臣还是武将们，所有人都瞬间无语了。

尼玛，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都四十好几的人了，能不能要点脸？

“程老妖，你特么的还是不是男人了？”尉迟恭怒了，他指点着程咬金的鼻子大喝了一声，随后遥遥对秦琼拱拱手，说道：“二哥，今日你索性就不要

管他了，反正这程老妖也时常调戏我们这些老兄弟的感情，今日，就让我老黑好好出这一口恶气吧！”

秦琼哭笑不得地说道：“敬德，今日乃是赵郡王邀请我等前来赴宴的，可不是让你们过来打架的，你若是想狠狠地揍这夯货一顿，何必急在一时呢？”

第八十五章好诗！

（：第二章送到！去睡觉了~~~）

.....

“秦大哥，你何必去管他们呢？”这时，李元霸插嘴道：“古有剑客舞剑为宴助兴，既然今日程将军和尉迟将军有如此雅兴，愿意比武，那就当是为我等的宴会助兴，好了！”

李元霸这家伙也是蔫坏，舞剑能和比武相提并论吗？

“这.....”李元霸的话，让秦琼变得迟疑起来。

“要不这样好了，我去和这两个家伙打，我一个应该是能够对付他们两个的！”李元霸呵呵笑着，提出了自己的最终目的。

妹的，哥好不容易出来吃顿现成的，好心情全都被你们这俩家伙给搅和了，不给你们点俩颜色看看，还真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了？

“噗！”

李元霸的话，倒是把尉迟恭还有程咬金给吓得不轻。

想想侯君集那倒霉催的家伙，这辈子都告别两条腿了，真要是和面前这位主儿动手的话，他们俩就算有九条命都不够赔的。

“好了，四郎！”李孝恭这个主人做起了和事佬，他笑着对李元霸说道：“今日只是为老友相聚，知节既然犯了众怒，那待会宴会开始之后，多让他喝上几杯就是了，何必真个动手呢？”

“是啊，敬德！兄弟这么多年了，知节的性子你还不明白吗？依我看啊，待会让他多喝上几杯方是正理！”胖乎乎的李道宗也跟着劝了起来。

这家伙也是一个妙人，这话的潜意思，还不就是说程咬金的不要脸已经天下无敌了，兴许灌醉了他，你还能找回点面儿来。

“好，看在赵郡王和任城郡王的面子上，今日我就放过你！下次再让我发现你调戏我们这帮老兄们的感情，你可就不会有像今天这么好的运气了！”尉迟恭偷偷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借坡下驴。

能够死死地压住程咬金的，整个大唐朝就只有太宗皇帝李世民，翼国公

秦叔宝以及武王李元霸了。

现在的后厅中，一下子就出现了俩能让他抬不起头来的人，程咬金现在是巴不得尉迟恭不再和他针锋相对呢。

“好，矛盾尽解，那宴会便开始吧！”李孝恭见这两个令人头痛的家伙终于消停了下来，心中也舒了一口气。

随着他话音落地，后厅中雅乐奏起，之后便有一名名的侍女端着一盘盘的美味佳肴送了进来。

此刻的气氛中终于热烈了起来。

武将那边，推杯换盏，划拳喝酒，全然没有礼仪可言；文臣这边，倒是一个个表现得温文尔雅，细细品酌，偶尔谈论起一个话题，也是轻声慢语。

再看李元霸呢？

在新的烹饪技术尚未普及的情况下，大唐能够让李元霸真心对待的，也就只有烧烤了。

此刻，他正和一只烤野兔奋战着，反正现在文臣武将们各自扎堆，三个郡王聚集在一起，猥琐地商量着什么，倒是让李元霸成了孤家寡人。

不过也没关系，反正是白吃白喝，吃完走人就是了。

可是你想要清静了，有人偏偏不要你清静。

啃掉一只兔腿的李元霸，刚想要灌一口低度酒，就见李孝恭这老哥仨，全都端着酒杯，溜溜达达地走了过来，这还没到跟前呢，那李孝恭就率先说道：

“四郎，我们已经从陛下那里得到消息，这次还真是要多谢你了，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家仙儿就要远嫁薛延陀了！来，这一杯我敬你！”

“别，先别急着谢！”李元霸赶忙摆手，拦下了李孝恭的酒杯，道：“既然皇兄把这等机密都已经告知你等了，那么我想你们肯定也知道，皇兄就只能再拖他们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如果你们押宝押对了，你们的女儿自然无事。可若是押错了呢？你们还是要做好准备的！”

“准备再次挑选人和亲吗？”

李孝恭等人相视苦笑了一声，他们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可是现在他们

就只有李元霸这一根救命稻草了。

说起来也奇怪，这三位郡王虽说儿子都有几个，可是女儿却单单只有各家这么一位，平日里宝贝地不得了，简直就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想要他们的女儿远嫁薛延陀，绝无可能！

“四郎……”李孝恭咬咬牙，道：“你所训练的这一万左武卫兵士，缺少银钱军饷了，尽管与为兄说，我们这三家王府别的不多，就是钱多！只要你够帮到你的，尽管开口便是了！”

“是啊，四郎，只要能够狠狠地灭掉这些番邦蛮夷的嚣张气焰，让他们从此再不敢有和亲的念头，要我们干什么都愿意干！”

胖乎乎的李道宗，脸上写满了狰狞，那样子就像是要吃人一样。

而李孝友虽说并没有说话，但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中，却是杀意凛然。

“唉！”

李元霸感受着三个普通人父所表达出的那种强烈抵触和亲的情感，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有感而发地轻吟道：

“合殿恩中绝，交河使渐稀。肝肠辞玉辇，形影向金微。汉地草应绿，胡庭沙正飞。愿逐三秋雁，年年一度归！”

“当啷啷……”

话音落地，顿时就是一阵银制酒杯落地的声音。

李元霸这才反应过来，方才脑海中想的诗句，不知怎么地，嘴一秃噜就顺口说了出来，卧槽，这下可麻烦了！

就是这虽已崭露的一手，就让深谙诗文之道的李孝友丢掉了杯子，露出了一副及其惊讶的表情。

其实想想也是，李元霸搁十九年前，就是一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猛汉，现在竟然出口成章，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岁月是一把杀猪刀，切了猛汉，砍了文章。

“好诗！”

就在四位王爷跟这大眼瞪小眼的时候，一道略显苍老的洪亮声音，突然从他们身侧响了起来。

众人全都循着声音看了过去，只见在李元霸等人的身前，不知何时占了一位古稀老人，只见其身着灰色长袍，长发束起，面庞红润，颌下还蓄着三寸来长的短须。

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健硕。

“虞大人！”

文臣这一边，当看到此人的时候，房玄龄、长孙无忌以及杜如晦全都站起身来，对这古稀老者行礼。

第八十六章虞世南

（：第一更到！下一章准备抽脸了，你做好准备了吗？）

.....

老者哪里敢受众人如此大礼，连忙闪到一侧，虚抬双手道：“诸位大人客气了！世南当不起列位大人如此大礼！”

世南，姓虞，难不成是虞世南？

李元霸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永兴文懿公虞世南，字伯施，南北朝至隋唐时著名书法家、文学家、诗人，其更是以文人之身，不以单纯功劳，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典型。

而最重要的一点，这虞世南极善书法，更是继承了二王传统，外柔内刚，笔致圆融冲和而有遒丽之气，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为‘初唐四大家’，这让自小就洗练书法的李元霸，自然是眼睛发亮。

“受得起，自然是受得起的！”长孙无忌轻笑道：“虞大人乃是文坛大家，说起来，我等的书法还曾向您讨教过，这半师之礼，虞大人又何必闪躲呢？”

“不敢！”虞世南正色道：“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更何况世南不过是为列位大人写了几幅字罢了，故此，纵然是半师之礼，老夫亦是受之有愧！”

“虞大.....”

长孙无忌还想要再客套两句，这个时候一道极其响亮的打嗝声穿了过来。

众人扭头看去，却是李元霸不好意思地误了一下嘴，道：“那个.....不好意思，刚刚吃的太急了！”

“.....”

众人无语了，尼玛，还真是破坏气氛的一把好手啊！

“敢问这位大人是？”

相比起众人那一副无奈的样子，虞世南倒是对李元霸充满了好奇。

要知道，叹昭君的诗句他听过很多，可没有一首诗能够将昭君的哀怨忧思，抒发得如此淋漓尽致。能够做出此诗之人，必然是文坛之大才。

对于虞世南并不认识李元霸，众人并没有感到任何的奇怪、

因为虞世南虽然是秘书监，爵位亦是永兴县子，可终究是纯文人一枚，而且其性子怯懦，弱不胜衣，对于朝中大事发表的意见可有可无。

故此，每月里的朝会，虞世南能够参加个一两次就算是不错了。

“虞大人，这位乃是武王殿下！”杜如晦开口道。

“武王？”虞世南眉头一皱，想了一小会，道：“我大唐什么时候多了一位武王了？”

虞世南的话，顿时让李元霸感觉膝盖狠狠地中了一箭，他是故意的吧？

李元霸对虞世南拱拱手，道：“本王姓李，名元霸，字大德！”

“哦，李元霸啊！李……嗯？”虞世南最终念叨了两遍，突然那张红润的老脸抽搐了起来，他一副见了鬼的样子看着李元霸，道：“你，你……卫怀王十九年前就薨天了，你，你怎么可能是卫怀王？”

看着虞世南一副快要心脏病爆发的样子，李元霸心中有些莫名的欢喜，他说道：“此间之事太过复杂，若是虞大人想听，还是等闲暇之时再说吧！对了，而今宴会已开，虞大人怎地现在才到？”

“呼！”

狠狠地喘息了好几口气，虞世南颌下的胡须抖动了两下，心有余悸地瞄了李元霸一眼，道：“大……回王爷的话，其实臣下早就已经到了，只不过是——一直在偏堂饮宴。”

“偏堂？”李元霸看了李孝恭一眼，道：“王兄，你在偏堂也设宴了？请的都有谁？”

“呵呵，方才来的路上你应该见到他们了，近是一些文人雅士。”李孝恭呵呵笑了起来，道：“这不，过完年就是上元节灯会了吗，今年的灯会轮到为兄来办了。可是灯会上的灯谜、诗词、以及对子，都还没来及得准备。故此，为兄特地邀请了这些文人儒士们，来作灯谜，出对子！”

“那虞大人为何不与我等在这边饮宴呢？”李元霸好奇地问道。

虞世南已经从初见李元霸的心理阴影中走了出来，只见他呵呵一笑，道：“王爷，世南就是一文人，文人与文人坐在一起才能够有话题。更何况那边不光有我，褚遂良褚大人也在偏堂！”

“哦，那我倒是要去看一看了！”

能够在一天之内见到初唐的两位书法大家，李元霸很兴奋啊。

“好啊，咱俩一起过去！说起来这些文人儒士们都是本王请过来的，如今酒宴开始了，我这做主人的却是连个面都不露一下，似乎有点说不过去了！哈哈……”

李孝恭这话说得倒是实话，文人雅士若是没有入庙堂，终究只是个卖弄笔杆子的骚客，所以开始的时候，李孝恭也没打算真个去同他们一起饮宴吃酒。

可是现在不行了，既然李元霸开了个头，若是自己再不去的话，倒是显得自己这个王爷太平易近人了。

……

偏堂，位于后厅的西北侧，说起来面积也不算小，里面大概有四百来平，就算是在里面举行大型宴会都绰绰有余了。

刚刚登临门口，李元霸便见大堂正中摆了两溜小胡桌，加在一起大概有六十来张，一名名或是身穿青袍，或是身穿儒衫的文人雅士们，彬彬有礼地谈天说地，偶有争论之声，却也只是限制在各自的圈子里。

当他们看到门口站着的人三人之后，却是齐齐愣住了。

李元霸他们自然是不认识的，可是李孝恭不同啊，在邀请他们入府之后，李孝恭曾经在一众特意漏了一次面，虽说只是那么一面，但也足以让这群人记住他的面容。

“学生见过王爷！”

而今的文人全都学的是孔孟之道，他们讲君子之道，当重礼仪，所以在见到李孝恭进来之后，这些人全都长身而起，对着李孝恭躬身行礼。

李孝恭也没摆什么架子，只是点点头，道：“诸位请免礼！本王这次前来，乃是想把一个人介绍给你们！”

说到这里，李孝恭故意顿了顿，指着站在自己身侧的李元霸，说道：“这

位你们应该很陌生，不过我想他的名字你们应该是耳熟能详才是！他便是我大唐的战神，武王，李元霸！”

“.....”

静，死一般的寂静，整个偏堂甚至连呼吸声都能够听到！

第八十七章太原王氏，范阳卢氏

（第二更，去睡觉了！求收藏，求点击，求打赏，各种求！）

.....

“哗！”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短暂的沉寂之后，偏堂中紧接着便是一片议论之声。

“真的是卫怀王吗？”

“去，陛下已经为王爷改了封号，现在是武王，武王！”

六十多名文人雅士窃窃私语，就算那声音再小，同时发生，也给人一种苍蝇在乱飞的感觉。

“列位辛苦了，上元节灯会还要拜托你们了！”

李元霸倒是没有因为文士们的谈论而有任何生气的样子，毕竟嘴巴长在别人的身上，别人说什么不想说什么，难不成还得经过你的同意不成？

“王爷客气了，上元节乃是我大唐百姓最重要的日子，学生等定当尽心尽力！”

不管面前之人是卫怀王还是武王，跟他们一文钱的关系都没有，不过眼下这个节骨眼上，既然人家开口了，总得留下点承诺吧？

“呵呵，你们继续饮酒，就当本王不存在好了！本王只是过来看看，你们完全不用在意！”看到现场的气氛有些拘谨，李元霸不由得呵呵笑了起来。

“下臣见过殿下！”

就在李元霸话音落地的时候，一名身穿紫色儒服，身高七尺的中年文士突然出现在李元霸身前，紧跟在其身后的，还有一名同样身着紫色儒服，但是年纪却要小上很多的青年人。

李元霸抬头一看，发现那中年男人并不认识，不过那年轻男子却是自己的熟人，将作监少监沙弘。

再联想到沙弘是褚遂良的弟子，那么面前之人的身份也就呼之欲出了！

褚遂良！

没错，此人就是褚遂良！

“褚大人免礼！”李元霸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伸出手托起了褚遂良，道：“早就听闻褚大人以及虞大人，乃是书法大家，原本想要上门叨扰的，不曾想却在这里相遇到两位！真是妙趣，妙趣啊！”

褚遂良连道不敢，继而说道：“王爷说笑了，我褚遂良虽说在书法之道上有些建树，但是难称大家，倒是虞大人笔致圆融冲和，而有道丽之气！其行书更是难得地妙品！”

就在虞世南想要出言反驳，眼瞅着两人就要上演一出甲方辩乙方的精彩好戏的时候，先前那个迎接李元霸的门吏，就顾不得利益地，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他先是对李元霸行了一礼，随后便面色古怪地对李孝恭说道：“王爷，咱们王府外来了七名文士，他们自称是太原王氏还有范阳卢氏的文士，要求求见王爷！”

“太原王氏和范阳卢氏？”李孝恭眉头皱了起来，道：“他们有没有说为什么要求见本王？”

“没有！”门吏摇头。

“把他们请到这里来！”李孝恭想了想，最后还是说道。

“诺！”门里点点头，飞快地想着大门处跑了过去。

李元霸扭头看着还在皱着眉头的李孝恭，说道：“王兄，你可知这两个家族派文士前来所为何事？”

李孝恭道：“不清楚，不过想来应该不是什么好事！五姓七望一向与我李氏皇族有矛盾，这已经是不公开的秘密了，不过今次，为兄实在是想不出，他们究竟为何而来！”

李孝恭口中的所谓五姓七望之说，其中的‘五姓’是指‘崔、卢、李、郑、王’，而七望则是指这五姓中最出名的七个代表，即是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以及太原王氏。

这七大家族的子弟遍布整个大唐的士林政堂，不少人更是身居要职，无论是在朝堂还是民间，都有着极大的声望和影响力。

“会不会是因为这一次的上元节？”李元霸擦侧着说道。

“极有可能！”李孝恭眼睛骤然一亮，道：“算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区区几个文士而已，就算是他们家主来了，也得在我这王府里头吃瘪！”

.....

过了没有半柱香的时间，门吏就领着八个人从大门外走了进来。

李元霸只觉得门口一暗，探首望去，就连一行八名身穿儒袍的男子从外面踱步而来。

这八人明显是大户人家出身，不论是身上的衣着还是气质，都极为不凡。为首的那个家伙是一个白面短须的翩翩佳公子，不仅身材颀长，而且长相英俊，身上得体的青色儒服也彰显着华贵。

跟面前这家伙比，后世那些所谓的高富帅，简直就是弱爆了！

“学生太原王子豪、范阳卢朝林.....见过王爷！”

一行八人对李孝恭拱手行礼，连躬身都免了，那冷淡的话语，嚣张的态度，极度让人不爽。

“免礼！”李孝恭面色平淡地说道：“不知你等今日前来，所为何事？”

“王爷，学生今日前来，是想向您讨一个说法！”名叫王子豪的高富帅，眼睛直直地瞪着李孝恭，说道。

“说法，什么意思？”李孝恭眉头一挑说道。

“王爷！”王子豪上前一步，道：“学生听闻王爷为准备上元节事宜，广招文人雅士，这本是与我大唐百姓有益之事，自然应该支持！可是我想请问王爷，为何那些小门小户的文士被你们选中了，却独独弃我七家文士而去呢？”

“王爷如此作为，难道不是让我等七家的文士们心寒吗？此后，我七家哪里还会有文人再愿为朝廷做事？”王子豪话音落地，那个名叫卢朝林的家伙，就满脸通红地质问了起来。

李孝恭的脸色当时就给红了，当然这不是害羞、骚得慌，这是被气的。

什么时候他堂堂的一个郡王爷，竟然被两个毛头小子给这样质问了？难不成就这么忍了？不，绝对不行！

区区两个七望家族的文士罢了，给你们点教训，让你们长长记性！

就在李孝恭心中作出决定，忍无可忍地想要拍桌子骂娘的时候，就听身侧传来了一个张狂的大笑声，那笑声中充满了不屑和嘲讽的意味：“哈哈，笑死我了！哈哈哈哈……”

“嗯？”王子豪和卢朝林相互对视了一眼，旋即看着坐在李孝恭身侧的小胡桌旁，自斟自酌的李元霸，道：“你何人，因何发笑？”

第八十八章打赌比试

（：第一更……第二更去继续努力……）

……

李元霸的笑声很大，原本还略显嘈杂的王府偏堂，瞬间变得鸦雀无声，六十多名文士齐刷刷地扭转过头，满脸诧异地看着这位陌生的王爷，不晓得他这是又怎么了？

“我是何人？”李元霸轻笑了一声，道：“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尔等可知此刻身在何方，在这里尔等又是何身份？”

似乎李元霸的语调让王子豪有些不自在，他皱眉看着李元霸，道：“我等身在何方，是何身份，与你有什么干系？”

“怎么，不敢答吗？”李元霸的眉头一挑，一口干掉杯中酒，道：“连这个问题都没有想清楚，就敢来这里搞风搞雨？”

“笑话，这有什么不敢答得？”被李元霸的话语一激，卢朝林脸上闪过一丝怒气，冷笑着说道：“此地乃是赵郡王府，我等皆是出自五姓七家！”

“哈哈，尔等既然知道这里是赵郡王府，却又为何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来？摆给谁看？”李元霸哈哈大笑说道：

“正所谓‘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而今，你等气势汹汹而来，满脸高傲地质询郡王，却是将君子的德、行，丢到哪里去了？”

“你这人恁得无礼！自是赵郡王先弃我五姓七家而去，若非如此，我等岂会亲自上门来自讨没趣？”卢朝林等着李元霸，眼珠子似乎都有些外凸。

“错！大错特错！”李元霸伸出手指在半空中打了一个大大的叉，道：“你怎么知道郡王没有招纳五姓七家的文士？只不过是你们自家人不争气，没有那份才气，落榜了而已！”

“嗤！”

站在卢朝林身侧的王子豪，闻言嗤笑了一声，道：“我五姓七家乃是世家大族，族内藏书不下万余册，各种名家经典，古籍单册，更是上千余本，我五姓七家的人会落榜？”

李元霸的眼中闪过一丝隐晦的光华，他看着王子豪，道：“你不信？那要

不要和我来赌一场？”

“赌什么？”王子豪直接问道。

“既然你说你们五姓七家的人个个才气惊人，那么想必对‘君子六艺’再熟悉不过了！”李元霸弹了弹酒杯，继续说道：“就赌，比这六艺，你看如何？”

君子六艺，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乐、书、数为文，射御为武。

在大唐朝，文士们多注重文之四艺，对于武之两艺往往是稍稍接触一下，随后就会弃之一边。充其量，文士这后两艺，也就比乞讨的犀利哥要强上那么一点点。

“你能做主？”王子豪上下打量了李元霸良久，说道。

李元霸没有说话，而是看了李孝恭一眼。

李孝恭早就已经被李元霸的突然雄起给震惊地无以附加了，此刻见李元霸看向了自己，状忙点头道：“可以，他自然能够代表我们赵郡王府！”

王子豪没想到李孝恭答应地这么快，他瞄了李元霸一眼，扭过头看了看与自己一起来的众人一眼，见众人齐齐点头，便说道：“好，和你赌了！怎么比？赌注又是什么？”

“你我双方各自出人，比试君子六艺。哪方若是赢了，上元节的灯谜、对子以及诗词事宜，便全部交与胜利者来完成，并且约定赌注为黄金十万两，白银五十万两，布帛五万匹，你看如何？”

李元霸语不惊人死不休，赌注更是要了人的命。

“四……大德！你这……”

待李元霸话音落地，李孝恭顿时眼皮一跳，拉了李元霸一把。谁知道李元霸根本就不鸟他，只是拿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王子豪看。

李孝恭的脸色顿时苦了起来，倒不是他拿不出这些个钱和布帛，关键这可以说是历李氏皇族，第一次和五姓七望正面对抗。

就像王子豪方才所说的那样，五姓七望本就是大唐境内最具名望和权势的七大士族门阀，除了财大气粗之外，更是险些垄断了文人士子的培养。

其实，这次李孝恭之所以只选择那些小家族培养的文士来参与到上元节

灯会中来，就是李世民的授意。

李世民把这次上元节灯会，用来当作试探五姓七望底线的工具。

不要小看了上元节灯会，大唐长安的上元节灯会，会聚集大唐境内所有世家大族的成员，甚至连那些番邦外夷，都会纷纷派派遣臣来长安城参加盛会。

到时候，那些灯笼上所书的灯谜、对子以及诗词，就会被万千人所关注，只要五姓七望取得了这个创造、书写诗文的权利，那么五姓七望的声望就会愈来愈高，相对的，李氏皇族对大唐百姓乃至番邦外夷的影响就会降低。

到时候，满天下都会疯传：李氏皇族和五姓七望打赌打输了，罪魁祸首就是他赵郡王李孝恭。

这是李世民不愿意看到的！

而且到时候，圣人一旦发怒，喵了个咪的，还要不要人活了？

.....

比起李孝恭的焦躁，王子豪在经过最初的惊愕之后，倒是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五姓七望财大气粗，区区金钱、布帛什么的根本就不放在眼里，不过他也明显想到了李孝恭刚刚所想到的那些，不过赢了是一本万利，输了似乎也就是输掉一些财物而已。

所以在思前想后了半晌之后，王子豪便点了点，道：“好，我和你赌了！”

“先等一下！我还有一个附加条件！”李元霸道：“你们若是输了，我要你们七家凑出一千本名家经典、古籍孤本，送到赵郡王府来！”

“这.....”

王子豪犹豫了，经典和孤本可是他们七家的命根子，五姓七望为何能够在大唐朝布置出如此势力，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天下间的文人士子，至少有六成出自这七家。

李元霸这一招可真够狠的，直接开始抽取人家的根基。

“哈哈，我就说你一个毛头孩子怎么可能做得了主儿呢？依我看，你们还是赶紧回家，找个能做得了主儿的人来和我谈吧！”李元霸脸上充满戏谑地说道。

“子豪兄，还考虑什么？你难道忘了临来之前，世伯曾经说过，此事可以交予你全权代理？难道你这太原王家堂堂的少族长，连这点主儿都做不了？”

卢朝林的声音中充满了焦急。

第八十九章君子六艺第一比，数艺

太原王家的少族长！

李元霸和李孝恭对视了一眼，没想到这太原王家还真是够拼的，竟然将族长的儿子都给送过来了，这是要培养继承人了吗？

“是啊，子豪兄，当年你名满太原之时，那是何等的豪气，为何此刻却是露怯了呢？”

这个时候，站在卢朝林旁边的一个身材矮瘦，脸色黝黑的青年儒士也开口了。

“朝航，你给我闭嘴！这里哪轮得到你插话了？”卢朝林扭头瞪了一眼那矮瘦的黑脸青年一眼，随后有些歉疚地对王子豪说到：

“子豪兄，舍弟不懂事，还请你不要怪罪！不过，舍弟所言不无道理！这样吧，你我临行之前，几位世伯曾言明，让我等全权处理此事！既然我等代表的乃是五姓七家，那赌注自然是由我等共同来承担。子豪兄，你看如何？”

俗话说得好，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现在卢朝林兄弟俩的一唱一和，等于是把王子豪给逼进了死角。

不表态吧，那就是摆明了是你五姓七望害怕李氏皇族，这要是传扬出去的话，五姓七望哪里还有什么面子可言，这可是红果果地打脸，啪啪啪地生疼。

表态吧，别看现在卢朝林表现地很是积极，可一旦打赌赌输了，那作为始作俑者的王子豪，必然将承担所有的责任，他卢朝林铁定会第一个跑。

脑海中表态和不表态两个小人打了半天架，最终王子豪还是狠狠地咬了咬牙，道：“我和你赌了！”

“好！就这么说定了！”李元霸一拍桌子，长身而起，道：“君子六艺，先比哪一项，随你挑！”

“等一下……”王子豪摆摆手，道：“君子六艺一共六项，怎么评定输赢？难不成只凭你我双方的各执己见吗？那还不如不比呢！”

“不知老朽可有资格做为此番赌斗的评判？”

王子豪话音方落，三道嘹亮的声音同时响了起来，众人循声望去，却发现正是虞世南、褚遂良，以及一位身着玄色长衫的老者。

李元霸只认识虞世南以及褚遂良，至于这玄衫老者是谁，他还真不知道。

“原来是虞大人、褚大人和王大人啊！”

相比起李元霸的无知，王子豪要比他强多了，只见其向三人拱手行了一礼，口中说到：“三位大人皆是我大唐的文士大家，自然当得起这评判！”

“王大人？”李元霸嘴中嘀咕了两声，轻轻拽了拽李孝恭的衣摆，低声问道：“王兄，这位王大人是谁啊？”

李孝恭知道李元霸的情况，所以也没表现出惊讶的深色来，而是说到：“这位名叫王孝通，乃是通直郎太史丞。虽说他不过是个从七品的官职，可是在咱们大唐朝却是声名远播，可以称得上是算学大家！”

在李孝恭说出王孝通的名字的时候，李元霸就想起了这位是谁了。

王孝通生于北周武帝年间，唐初曾任唐初为算历博士、通直郎太史丞，曾对《九章算术》和祖冲之的《缀术》都有深入研究，著有《缉古算经》，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三次方程式及其解法。

如此成就，确实称得上是算学大家！

.....

“好，既然此事已定，那便让这堂中的列位文士见证，君子六艺若是先胜四艺者，便为胜者！尔等有何异议？”

接受了评判任务的三人中，以虞世南的地位以及名望最高，故此虞世南站了出来，对众人问道。

“无异议！”

王子豪等八人以及李元霸同时摇头。

“君子六艺，尔等第一比想要比哪一艺？”虞世南紧接着问道。

“我是主，你是客，这第一比由你们来决定！”

李元霸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看着王子豪，那一脸嘲讽的样子，就好像

胜利已经在向他招手了一样。

“你既然如此礼让，王某若是再行推辞的话，就显得太过不识抬举了！好，那王某就不客气了！”

王子豪没有推辞，因为这场赌斗关乎五姓七望的名誉和根基，多一些选择，就多一丝胜利的希望。

他低头想了一会，忽然对王孝通说道：“王大人，您是我大唐的算学大家，这赌战的第一比，便由您来亲自操刀，为学生出题吧！”

数！

王子豪选择的第一比竟然是六艺中的数艺，还真是够阴险的。

因为唐人最不擅长或者说最不乐意理会的便是数艺，虽说数艺在生活中应用广泛，能够解决日常的丈量土地、算账收税等实际问题，还可以计算天体，推演历法等。

可同时，这数艺又和阴阳风水等归于一类，因为初唐之时，文、武风气鼎盛，对于阴阳风水之类的，除了皇家以及那些世家大族之外，却是关注甚少。

这王子豪第一比便选择的数艺，摆明了是欺负李元霸初审‘低微’。

至少王子豪的心中是这样的想的，因为先入为主的概念，再加上李元霸从未介绍过自己，所以王子豪就意味李元霸与这大堂中的文人一样，乃是出身某个小世家。

小家族之人，断然不会去在意数艺，王子豪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才会把数艺放在这第一比。

其实这货哪里知道，他乐，李元霸心里头比他还要乐！

如果不是因为当着外人的面影响不好，李元霸怕是早就会拍着桌子，大笑这王子豪脑袋是不是被门给挤了，竟然偏偏选了一个让李元霸最不可能输的科目。

虽说李元霸前世之时醉心于历史与考古，可是好歹也曾经混过魔鬼高中的生活，什么三次元方程啊，函数啊，对于他来说，根本就是毛毛雨啦。

而且根据他多年的历史研究，他确定这王孝通不会出什么难题，毕竟大唐的整体算学水平放在那里，他总不能拿太阳星的体积，来考一个看起来不

过十四五岁的少年，另外一个只及弱冠的青年吧？

“好！”王孝通充分贯彻着后世那些大学理工男的特质，高冷、闷骚、惜字如金，“尔等何人来比？”

“我这边就我自己，至于他们吗？”李元霸说完，扫了王子豪等人一眼，道：“让他们全上吧！”

第九十章老翁的儿子和羊

让他们全上？

这算什么，瞧不起人吗？

李元霸的话，把个王子豪等人全都气的脸色通红，怒不可遏！

“怎么，你们有意见？”李元霸笑眯眯地看着王子豪等人，道：“有意见可以提嘛！如果你们觉得八个人都不是我的对手的话，可以去多叫几个你们的同族过来，我没有意见的！”

“.....”

王孝通无语了，虞世南无语了，就连大堂中的六十余名文士都变得鸦雀无声了。

王爷的嘴也太狠了，这话说出来，完全就是红果果地瞧不起人了，甚至连一点掩饰都不带的。

这样做真的好吗？

“哈哈，好，好，好！”王子豪气极反笑，他双眼喷火地看着李元霸，道：“我倒要看看你能有多大的能耐！”

说到这里，他转头看着王孝通，道：“王大人，五姓七家八人皆上！”

哗！

众人哗然，好不要脸啊，先前还说的冠冕堂皇，之后却是话锋一转。

看来为了胜利，五姓七家连脸都不要了，也是蛮拼的！

“好，待我去出得题目，尔等稍后！”

王孝通的嘴角轻微地抽搐了一下，转身就随着侍者去寻笔墨纸砚，看来对王子豪的转变，我们的王大人也是有些不适应。

.....

过了没有半柱香的时间，王孝通便端着一方托盘走了回来，只见托盘中整齐地罗列着十张打成圆筒的墨卷。

他把那些墨卷分别拿到大堂中，为了赌斗而仓促准备的九张小桌前，道：“此题乃是老朽于一游方僧人处得来，是时苦思良久方才解出此题，而今便拿出来作赌斗之用吧！”

说着，他便把托盘中剩余的那张墨卷拿了起来，递到了分列大唐两侧，右侧最前面的那名文士手中，道：“老朽多默了一份，尔等传看吧！”

“是，王大人！”那名文士，有些期待地接过墨卷，打开一看，却是直接就给傻了。

与这名文士的表情一毛一样的，还有那些拿到数艺墨卷的，来自五姓七望的人。

他们表情僵硬，随后口中发出低声的哀叹。

“这算什么？综合题吗？”一名身穿灰色长衫的王氏族人，痛苦地揪着头发。

矮瘦的卢朝航也是脸色苍白：“这样的题，当真有结果吗？”

来自五姓七望的文士们，除了王子豪和卢朝林在皱着眉头还在审题之外，其余六人全都忍不住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哀切。

这边李元霸见到众人的反应，感觉有些好笑。

他将手中的毛笔搁在砚台上，吸了一口大堂中略带着一丝燥热的空气，然后掀开了墨卷，只见那墨卷上只有一道题目，约摸百十个字：

“一放羊老翁，他有三子。某日，老翁去世，离世之前，老翁留下了十一只羊和一份遗嘱。遗嘱上写道：长子持家有功，可以分得所留羊的半数；次子常代父放羊，可得所留羊的四分之一；三子年幼，无甚功劳，只能得所留羊的六分之一。此外，那遗嘱上还交代，不可将羊杀死，否则老翁在九泉之下也不安息。问曰：在不杀死羊的情况下，如何把这十一只羊按着老翁的要求，分与三子呢？”

看着这道题，李元霸笑了，笑的很开心。

他开始感谢上天把他送到了这个时代，这个能够让他完全在智商上碾压同龄人，甚至是摧垮老学究的时代。

为啥？因为墨卷上这道题简直太他妈地简单了，简单的李元霸直想哭！

这样的问题，如果放在后世的话，怕是那些传说中，过早地开始接受应试教育的小学生都能够解答出来吧！

墨卷上这道题对于他来说没有任何的难度，在心中快速地闪现出答案后，李元霸还是忍不住地低声感慨道：“感谢你，让我有一种智商爆棚的感觉！”

李元霸运腕磨墨蘸笔，非常仔细在墨卷上写下了自己的答案：“假设老翁所余羊为十二只，所有羊之半数为六，四分之一为三，六分之一为二，则六与三、二相加，得数十一，将假设的那只羊减去，此十一与老翁所余羊，只数相合。故，长子当得羊六只，次子得羊三只，三子得羊二只！”

答案不过分分钟就被秒杀出来了。

看着墨卷上的柳体小楷，李元霸抬手说道：“王大人，答完了，还请评判！”

这时间上才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就答完了？

老天，你不是在玩我呢吧？

王子豪和卢朝林只感觉眼睛酸涩，喉咙发干，他们两人对这墨卷上的题目可还是毫无头绪呢，这家伙竟然就答完了？

王孝通的脸上也充满了惊异之色，当时从游方僧人那里得到这道题目的时候，他可是足足思忖了有一炷香的时间，方才想到了解题之法。

怎地这位武王殿下，只不过是扫了一眼题目，提笔就答了出来？

百思不得其解的王孝通，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了过来，迫不及待地向着那一溜黑色的小字瞧了过去。

须臾之后，王孝通猛地一拍大腿，道：“妙哉，妙哉！原来还可以这样解！”

虞世南和褚遂良，方才也看了那墨卷上的题目，他二人虽说醉心于书法，但是传统的文士教育，让他们对于君子六艺均有所涉猎。

所以在看到这道题目之后，他们两人就陷入了思考当中，打死他们都不相信有人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回答出这道题来。

心中不信邪的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凑过去瞄了一眼墨卷，这一下就挪不开窝了，两人就像是那饿了三四天的老狼一样，绿着眼睛齐声道：“好

字！”

正所谓术业有专攻，像王孝通所擅长的乃是算学，所以他在意的只是内容和结果。而虞世南和褚遂良这两位初唐的书法大家，所在意的则是字，而不是内容。

.....

三名评判的交口称赞，说的王子豪和卢朝林的心里头是哇凉哇凉的，就好像冰桶挑战一样，从头凉到脚！

感情人家让他们八人全上，还真不是在看不起他们，而是人家真的有真才实学！

第九十一章你确定要选书艺？

“此字匀衡瘦硬，气势斩钉截铁，点画之间爽利挺秀，骨力遒劲，好字，当真是好字啊！”

虞世南小声地嘀咕了一句，他看了看褚遂良，随后这这一老一中两名大唐朝的书法大家，加一起都得有一百一二十岁的人了，竟然跟孩子似地，几乎是抢一样地从王孝通的手里抢过了那一卷墨卷。

之后，就那么平摊在桌子上，一遍又一遍地看了起来。

此刻，虞世南和褚遂良，两人脸上满满地都是惊讶喜悦之意。

他们细细品着墨卷上漂亮的柳体小楷，几乎是同时抄起了桌子上的毛笔，就那么落笔桌面，开始一笔一划地临摹起来。

毛笔是上好的鼠须笔，柔韧的笔尖带着墨汁，在红木桌案上拖丝成字，竟是与墨卷上李元霸所书的柳体小楷有着七八分的相似，不过仔细看来却是缺少了其中的风骨、韵味。

尽管是这样，光是第一次临摹就可以如此相像，怪不得人家是书法大家！

看着像是疯了一样的虞世南和褚遂良，王孝通傻了，王子豪等八人傻了，就连那六十余名文士都感觉这个世界似乎都在围绕着那张墨卷转，满满地全是恶意！

“大人……三位大人，不知道我的答案正不正确，可否作出评判？”

李元霸可不管这帮文士是傻了还是怎么地，现在他只想对着王子豪等人的脸来上一顿爽快的‘啪啪啪’，而且还是特解气的那种。

“啊……哦！”王孝通如梦初醒，道：“此题正确答案正是长子得羊六，次子得羊三，三子得羊二。故此，六艺第一比，数艺，当是武……赵郡王府一方胜！”

“原来答案是这样啊？我就说武……他能赢吧？也不怪人家放此豪言，人家在意的是质量，就算你人再多，肚子里没有多少货，上去也是白搭！”

“原以为那王家公子还会坚持一下，没想到最后八人全上了，竟然也落了个惨败的下场，真可谓是丢尽了颜面啊！”

王孝通话音方落，顿时就是一片奚落之声响起。

这些小世家培养的文人士子，本就对五姓七望有所不满，因为五姓之家掌握着很多的经典孤本，这些文人士子想要看上一眼，可是千难万难。

而今，好容易看到五姓七望的人吃瘪了，他们自然是心里头畅快。

大家都是文人，虽说在这言语之间难免也会掺杂一些难听的字眼，可是我就斯文败类了，你特么的能把我怎么样？

耳畔听着这一声声越来越难听的议论，王子豪和卢朝林是面沉如水，那脸色黑的跟锅底儿似地，不过还是强忍住了与一众文士们理论的冲动。

毕竟嘴巴长在别人的身上，人家又不是在枉论朝政，只不过是说几句不咸不淡的风凉话而已，就算你们五姓七望在大唐朝势力庞大，也不能操家伙把人给剁了吧了吧？

王子豪和卢朝林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俩在忍。

可是他们两人可以忍，有人不能忍啊！

只见那卢朝航霍地站起身来，脸色通红地瞪着一众文士们，说道：“尔等当真是不为人子！我等不过是输了一场比试而已，正所谓胜败乃是兵家常事，尔等为何出言侮辱？”

“哈，怎么，你们输不起吗？你们不过是输了一场而已，目前我们说的都还是客气的！你信不信，如果你们输了第二场的话，后面的话会更难听？”

一个明显嫉恨五姓七家的青年文士，一脸不屑地看着卢朝航，脑门上明显刻着五个大字：你能奈我何？

“你……”卢朝航气急，这就要冲上前去，动手把人给打了。

这个时候，许是被这场文士们的骚动给打断了狂涌的思潮，褚遂良扭头看了大殿中的众人一眼，随后高声呵斥了起来：“安静，请都安静一下！”

他揉了揉眉心，看着李元霸还有王子豪说道：“六艺第一比，五姓七家输了，接下来第二比，尔等可决定好要比什么了吗？”

李元霸对这个结果毫无意外，本来嘛，这么简单的数学题如果他还是做错了，不晓得他的小学数学老师知道的话，会不会跟着一起穿过来，打死他。

所以在胜利了第一场比试之后，李元霸以胜利者的姿态，对王子豪等人说道：“这第一比虽说是由你选定的，不过我却是小胜了一场，为了以示公平，这第二比仍旧由你五姓七家来选择，你看如何？”

又来了，又来了！

这是要继续进行如第一次一般的无限嘲讽模式吗？

不过有了第一次的经验，王子豪可不会继续和李元霸浪费口舌：好，你既然愿意客气，那么本少爷索性就顺着你的意思！

想到这里，王子豪深呼吸了两次，道：“好，承你情了！这第二比，学生选书！”

书！

书艺，即识字，其实就是‘六书’，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汉代学者把汉字的构成和使用方式归纳成的六种类型。

说得直白点吧，这里的书艺之比，其实就是写字！

这第二比书艺，王子豪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第一比的时候，他选择的应该算是六艺中比较冷门的数艺，但凡在数艺中有所成就的，多是一些上了年岁的老夫子，像李元霸这种情况的很少。

所以，王子豪断定，李元霸是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数艺上，至于传统的书、礼、乐等方面，肯定就是懈怠了，

王子豪话音放落，褚遂良就面色古怪地看了王子豪一眼，那眼神中分明夹杂着同情和惋惜之色。

这个时候，虞世南也放下了手中的鼠须笔，他扭过头来看着王子豪说道：“你确定要选择书艺？”

王子豪不明白两位大人为何会出现这种表情，不过他决定好的事情，肯定不会再次更改的，所以他很是坚定地摇了摇头。

“唉！”

虞世南叹了口气，什么话都没有说话，而是把方才拿过来的那张墨卷，直接递给了王子豪。

王子豪有些不明所以地结过了那张墨卷，低头一看之后，却是脑袋‘嗡’地一下，整个人都给懵了！

第九十二章不作死也会死

直到看见这张墨卷，王子豪才总算是明白过来，为何方才虞世南和褚遂良会变得如此入迷，甚至可以说是着魔了。

因为这张墨卷！

不对，准确地说，应该是因为这张墨卷上的那三行黑色的小字！

只见那行小字，结体严紧，笔画紧密穿插，使宽绰处特别开阔，骨力道劲，棱角峻厉，纵观历朝历代的书法大家，还真就没有哪一位的书法与其近似。

如此书法，当可称得上是自成一体，可是开宗立派了！

其实想想也是，柳体出自柳公权，而柳公权出生的年代，是大唐代宗李豫当政的大历十三年，比之现在可是足足晚了一百四十多年，连柳公权都还没有出生呢，哪里来的柳体？

在族中受了二十来年的悉心教导，一手书法，像极了王羲之的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

可是凭良心说话，要想和墨卷上的这三行小楷相提并论，却是一点可比性都没有。

此刻，王子豪只感觉他整个人都要垮掉了，周围一众文士们的嘲笑声，似乎就要接踵而至一般。

卢朝林见王子豪手中拿着那张墨卷，傻愣愣地站在原地，不由得感到有些奇怪，心道：“这王子豪是怎么回事？不过是输了一场罢了，还有五场，还有翻盘的机会，怎么就突然傻了一样呢？”

想到这里，他伸手拉了王子豪一把，道：“子豪兄，子豪兄，你怎么了？”

一边这样说着，他还下意识地瞄了一眼被王子豪捏在手中的墨卷。

“嗯？”

就这一眼，卢朝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这，这便是方才那个家伙答题用的墨卷？

这，就这等漂亮的楷体字，还比个屁啊？

原本卢朝林还以为自己的字已经能够拿得出手，可是与这张墨卷上的字一比，他抹脖子上吊的心思都有了。

这尼玛还没比就输了，真是太憋屈了！

“两位，如果你们信不过三位大人，那便让在座的诸位来评定一下吧！”

李元霸见五姓七家的两个主事的人全都傻了，干脆从卢朝林的手中拿回了墨卷，连带着方才王子豪等人的墨卷也全都收了起来，随后交给了堂中的文士。

“你……”

等卢朝林反应过来的时候，他的墨卷已经被李元霸给收走了。

……

作为娘家人，接收到墨卷的那些个文士们，自然先看起了李元霸的墨卷。

“此等小楷脱胎于哪一种书法？怎地如此地赏心悦目，就凭这手字，就算是比之虞大人和褚大人，怕也是不遑多让了吧？”

“是啊，这小楷骨力遒劲，兼且隐隐有一丝二王的风骨，如此书法用在书艺比试中，未免有些大材小用了！”

一众文士们，彼此之间传递着李元霸的那张墨卷，满满的全是称赞和惊艳。

而当打开王子豪等人的墨卷，进行品评的时候，却是将其批驳地一文不值。

“此书，书写之时手腕无力，笔锋歪斜，你这是写的楷书，不是草书，难道你以为你是王羲之啊？”

“啥？你说这是隶书，可我怎么瞅着像行书？这也太敷衍了吧？”

“落笔处毫无着力点，字只见其形，未见其筋骨，就算是算卦的都比这写得好！”

这天壤之别的好评和差评，让王子豪等八人险些郁闷地想要吐血：这是

有多大的仇，多大的怨啊？至于这么侮辱我们吗？

过了有半柱香的时间，当这九张墨卷从一众文士的手中收回之后，虞世南的眉头抖了抖，他说道：“对于这六艺第二比的书艺，你们有结果了吗？”

被一众文士给推选出来的文士代表站起身来，他是一名身高八尺的文秀青年，只见其先是对虞世南行了一礼，随后便说道：“虞大人，经过我等的一致判定，这第二比书艺之比，胜利者乃是赵郡王府一方！”

“嗯，也是实至名归！”虞世南也很满意众人的判定，他直接大手一挥，道：“两次比试已毕，赵郡王府率先赢得两场比赛的胜利，还剩下四场比赛！请两方选择六艺第三比的科目吧！”

这次李元霸可不会再把这个机会让给王子豪他们了，本来嘛，第二比的选择权就等于是友情奉送的，这都到了第三比了，凭什么还得让着你？

而王子豪他们也正是这种想法，人家已经让了自己两次了，结果自己这一方两次全都输了，而且还是华丽丽地惨败。若是再继续厚着脸皮加一次的话，若再输了，搞不好五姓七家的名望就真的要臭大街了！

所以，王子豪等人现在是沉默不语。

看到王子豪等人就像是霜打了的茄子一样，蔫了吧唧的，李元霸嘴角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只听他说道：“第三比，御！”

御！

御艺，其实就是驾车的技巧，包括：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以及逐禽左。当然了，这里的车也可以换成马，而且目前是没有办法准备好马来比斗了，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改车为马。

比斗御艺，在这偏堂之中是无法进行了，好在王府的后院中有一个马球场，刚好可以当作比斗的场所。

七十余人，浩浩荡荡地出了偏堂，齐齐向着后院的马球场走去。

或许是众人的动静太大了，在偏堂旁边的后厅中吃酒饮宴的一众文臣武将们，一窝蜂地从后厅中走了出来。

当他们看到这些人都全往后院走去的时候，却是全都愣住了。

“俺说王爷啊，您跑哪去了？俺老程可是找了好几次了，正准备与您喝几杯呢？”喝的醉醺醺，满口都是酒臭气的程老妖，一把抓住李孝恭的手臂，

说道。

“噗！”

李孝恭被程咬金的酒气一喷，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他没好气地把程咬金地大手一把给拍开，道：“就你这醉猫一样的酒量还喝呢？去，一边呆着去，本王这边还有事！”

“唉，别走啊.....”

程咬金一下没拉住李孝恭，再加上被外面的冷风一吹，顿时酒醒了几分，他看着乌泱乌泱的一群人全都向着后院走，连忙拉住了一个人。

好死不死的，这人还是五姓七望的人，卢朝航！

第九十三章御艺比斗

（：今就一章了……不过是一大章……请读者朋友们见谅！）

……

“俺说，娃子啊！你们这是要去哪啊？”

程咬金喝酒喝的满脸通红，一脸胡子拉碴的，再加上方才喝酒的时候划拳太过瘾了，头上的竖冠变得歪七扭八，衣衫褴褛样子，瞬间威武将军化身为街头醉汉。

“噗！”

程咬金这一说话可不要紧，一口浓郁的酒气夹杂着五脏六腑的味道，全都喷在了卢朝航的脸上。

卢朝航出身范阳卢家，从小就娇生惯养的，仆人们与他说话都是隔着三尺左右，哪里闻过这等似刷锅水一样的味道。

于是乎，这厮一口气没压住，只感觉一股逆冲之气自丹田之中升腾而起，同时还推动着中午吃的那些个东西，一股脑地从嘴巴里喷了出来，稀里哗啦地吐了一大片。

要不是旁边的人躲得快，指不定这些东西就要溅到他们身上了。

而卢朝航的异状，顿时吸引了周围所有人的目光。

“你……你是何人？为何，为何无故攻击舍弟？”

卢朝林从前头转了回来，他看到卢朝航一条手臂被程咬金抓着，而卢朝航自己则是苍白着一张脸，弓身跟那狂吐，到后来更是差点连苦胆都吐出来。

也怪程咬金现在的这个样子太别具一格了，除了那些曾经见过程咬金衣着打扮的一众文士们，以及与其相熟的人之外，没人能够认得出现在的他来。

否则的话，卢朝林哪里敢上前来质问找茬啊？

“啥，你说老子欺负他？”

程咬金也郁闷了，这还什么都没问出来呢，这小子就自己跟那吐了起来，到头来，居然还有人说他欺负人家，还有没有天理了？

“就他这样身上没有二两肉，看起来就像是小鸡崽儿一样的小子，老子会欺负他？”程咬金的嗓门一下子提高了起来，他怒瞪着卢朝林，道：

“俺倒是想欺负欺负他来着，可还没等到俺欺负他呢，这小子就自己个儿狂吐了起来？这能怪老子吗？你们说，能怪老子吗？”

程咬金最后这一嗓子，是对着周围的人吼出来的。

“不能！”

“对，对，我们可以作证！”

“这位大人可是一根毫毛都没有沾这小子，是这小子自己的承受能力太差，吐出来罢了！”

都说自家人向着自家人，程咬金这边话音刚落，正在围观的那些文士们立刻纷纷附和了起来。

“尼玛……”

众人的声援，让还在不停张着嘴巴大吐特吐的卢朝航，心里头直骂娘，可是就他目前的身体状况而言，别说是反驳了，怕是多说两句话都困难，所以他还是乖乖闭嘴地好。

“这位大人，可敢留下你的名讳？”

这么多人来给程咬金作证，卢朝林自然不能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反而退而求其次，打算记下面前之人的名号，然后再秋后算账。

“咋？想要秋后算账啊，告诉你，俺还真不怕你！”程咬金脸上露出了不屑的神色，道：“听好了，老子行不改姓坐不改名，程知节是也！”

得，这家伙也变变得文绉绉了起来。

“程知节，卢国公程咬金？”

卢朝林的眼神都直了，脸皮抽搐了起来，那样子恨不得现在就赏他亲兄弟俩耳光。

你特么地也太能得罪人了吧？那程老妖是谁？他可是连皇上的话都敢不

听的主儿，你说你吃饱了撑的去招惹他？

如果让卢朝航知道他哥哥现在的想法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大喊冤枉？

“行了，一看你们俩小子的样子就不是什么好鸟，俺现在懒得和你们计较，让开点，既然你们不愿意给俺说方才偏堂中发生了何事，那俺就自己跟过去看看！”

程咬金只感觉酒意上涌，他晃了晃脑袋，一把推开了脸色难看的卢氏兄弟，随人群向着后院的马球场走去。

至于卢氏兄弟呢？

现在谁还会在乎他们呀！

.....

赵郡王府的马球场很大，当人流走到马球场外围的大草坪上时，早就已经有马倌牵来了十匹骏马。

那些马儿在马球场中随意奔跑、跳跃着，偶有马鸣嘶叫，也让整个马球场都变得生动了起来。

“两方请听好，老朽先来宣布一下比斗规则！”站在马球场之外，虞世南看着一众文士，以及从后厅中一起赶过来的文官武将们，继续说道：

“这场中共有骏马十匹，尔等各自出人参与御艺比斗，若是第一个能够驭马完成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等动作的，便是御艺比斗的胜利者！尔等可知否？”

“学生已知！”

除了卢朝航之外，王子豪等七位出自五姓七望的家伙们全都应了一声。

之后，双方就全都进入了马球场中。

这次，李元霸依旧保持着一种不紧不慢的态度，同时也不忘看五姓七家的其他人的进度怎么样。

可是这一看之下，不由得让李元霸差点笑出声来。

只见那五姓七家的文士们，在选择了自己的马匹之后，有的才刚刚刚坐上马背，就狼狈地摔落了下来，溅地满身都是污泥。

有的上是上了马背，可是却禁不住那骏马的嘶鸣跳跃，在坚持了一两个呼吸之后就落了下来。

若不是那边的马倌急忙动手拦截的话，只怕那名文士会被一蹄子给踢成个脑震荡……

其实，就这种情况，王子豪他们也预料到了，毕竟这御艺比斗，其实也是有一部分运气在里面的。

如果你能够从这十匹骏马中挑中一匹温驯的骏马，那么自然赢的可能性就大一些，可若是你挑中了一匹脾气暴躁的骏马，那么不好意思，不被玩死就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咳咳……”

就在李元霸还在看着众人出糗的样子的时候，不远处草坪上传来的一声嘹亮的嘶鸣，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李元霸扭头望去，却发现那是一匹通体银白，四蹄矫健有力而又极富纪律感的骏马，他不由得眼睛一亮，举步就向着这匹白马走了过去。

只可惜，还没等李元霸走到近前，这匹白马就被人拔了头筹。

只见站在那匹白马身前的，乃是不知何时换上了一袭白色劲装的王子豪。

还别说，一人一马站在一起，白衣白马，人俊马健，还真有那么点相配！

不过光是相配没用，得那匹白马配合王子豪完成动作才行。

站在那匹白马身前，王子豪微微一笑，道：“马儿，这次御艺比斗可就全靠你了！”

说到这里，王子豪伸出手去，就要抚摸那白马的马脸。

谁知道那白马似乎很是厌恶这等亲近的动作，在闪躲了过去之后，张嘴就对着王子豪的大手咬了下去。

王子豪躲得快，眼见白马咬了过来，闪电般一缩手，同时身子往右侧一转，在白马的背上轻按了一下，叫了声：“好马！”

“咳咳……”

白马感觉自己被调戏，顿时怒了，只见它身手矫健地往旁边一躲，随后两只后蹄高高翘起，狠狠地，带着风声地对着王子豪的面门踹了过来。

“呵呵，还算有两下子！”

见到这一双仿佛白色樱花一般的铁蹄，王子豪呵呵一笑，身子却是向左侧微微一躬身，便躲过了这两只蹄子的攻击，随后两只大手在白马的鞍子上狠狠地压了一下。

就见王子豪整个人都跃了起来，在白马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跳上了马背。

……

马球场之外，已经从李孝恭的口中，得知了事情经过的李靖和秦琼等人，看到王子豪翻身跃马而上的动作，却是眼睛骤然亮起。

“叔宝，你说这个王氏的小子能赢吗？”李靖轻抚颌下短须，问道。

秦琼盯着那白马看了好一会，这才微微摇头，道：“不能！”

这下李靖倒是来了兴趣，他笑看着秦琼，道：“此话怎讲？”

看到李靖笑，秦琼也忍不住笑了起来，道：“药师，你又何必来问我呢？相信以你的眼力能够看出这匹马乃是一批未经驯化的大宛马吧？未经驯化的大宛马野性爆裂，再加上其肌体强健，蹄硬如钢铁，若是无有无上武力，想要降服它，根本是绝无可能！”

说到这里，他指点着王子豪，道：“你看那王氏的小子，虽说有些练武的底子，可终究是个文人，甚至连普通的兵士都不如。没有上过战场，未曾见过血，这样的小家伙去找一匹普通的马儿也就是了，还想要降服大宛马，怎么可能？”

……

果然，正如秦琼所猜测的那样，在王子豪上了那白马的马背之后，那白马彻底癫狂了，四蹄不停地跳跃着，甚至还时不时地人立而起，想要凭借万有引力的自然法则，把王子豪给荡下去。

这王子豪也确实是有几分胆色，硬是双腿夹着马肚子，双手死死地拉着缰绳，身体前倾，就好像要趴伏在马背上一样。

虽说有好几次白马都险些把他给摔下去，可是每一次总是在他快要掉下来的时候化险为夷。

看到王子豪的表现，李元霸倒是不急了，甚至还津津有味地点评了起来：“不错，真不错，这个走位很风骚啊，把下面全都给暴露出来了……嗯，要不要这么露骨啊，怎么着也得来个侧面照啊……”

就在他看得正爽的时候，突然白马的一个动作惊到了他，让其不由得大叫道：“哎呀，我草，不是吧？”

第九十四章小白，你给我老实点

“咳咳……”

马球场中，只见那匹通体银白的马儿嘶声鸣叫着，随后竟然人立而起，整个身子都跟着腾空而起，随后以一个泰山压顶的霸气姿态，骤然一个大背摔，四蹄朝上，腹面向天，后背狠狠地向着地面上砸了过去。

那马背上的王子豪，根本就没想到这匹白马竟然彪悍到了这种地步，紧张之下，腿上手上的动作也忘了松开，于是，这哥们彻底悲剧了！

柔软的马球场地面上，草压地面，王子豪压草，白马压王子豪，一个比一个重，一个比一个惨！

要知道，那匹白马可是足有三百多公斤，这等重量压在人的身上是有多么恐怖？

纵然是一个九尺高的铮铮壮汉，也会被这等重量给压成重伤，更不要说王子豪这小胳膊小腿的了。

“噗！”

在跌落地面的一瞬间，王子豪就吐血了，刺目的血液染红了白马那银白色的鬃毛，随后便是清脆的骨骼断裂声，承受不了这股子剧痛的王子豪，直接两眼一番晕了过去。

只是他那双腿怪异的扭曲方向，让人很是担忧他下辈子是否会像侯君集一样，半辈子都下不了床。

作为评判的虞世南，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有些焦急地吩咐着马倌，道：“去，快去将那马儿与王公子分开！”

不分开不行啊！

要是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任由白马这样压着他，不出半柱香的时间，压也能够把王子豪给压死。

得到命令的马倌们自是不敢怠慢，急匆匆地走过去，想要用套马绳把白马给拉走。

谁知道白马竟然对那马倌不屑地打了一声响鼻，轻轻松松地扭了几下马头，那套马绳顿时就抓了瞎。没办法，根本就套不进去啊！

“咳咳……”

这货甚至将仍旧压在王子豪身上的身体扭了扭，那一脸惬意裹挟着满足的样子，要多欠抽就有多欠抽。

那几个马倌的脸色当时就绿了，可是无论他们怎么努力，套马绳都无法完成任务，急得他们是满头大汗。

再这样耗下去，王子豪的小命就真地保不住了！

又尝试了几种方法，依然不能把白马给拉走。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马倌抹掉额头上溢出的汗水，匆匆跑到李孝恭的身前，无奈地拱手说道：“王爷，我们奈何不住他，您看是不是……”

说着，马倌比划了一个敲闷棍的手势。

妹的，感情这马倌也不是什么好鸟！

“不必！”李孝恭摇摇头，伸出手指着马球场中，道：“你们拿它不住，不代表别人也拿它不住！”

一众马倌们顺着李孝恭的手指望过去，却见在哪匹白马的身前，不知何时多了一名身穿浅蓝色锦袍的少年郎。

那少年郎猿臂蜂腰，乱发披肩，虽然看起来年少，但还真有那么点狂野不羁的气势！

李元霸就那么旁若无人地走到还在地上惬意躺着的白马颈侧，伸出手在白马那杀人一般的眼神中，拍了拍它那粗健的马颈。

那匹白马斜盯着李元霸，突然马口一张，就想咬住李元霸的手掌。

李元霸手腕一动，巧妙地躲过白马的扑咬，右手闪电般地捏住了白马的下巴。

白马天赋异禀，极有灵性，就算是当年在野外草原上的时候，那也是无数马群的王者。

所以它认为自己的尊严遭到了挑衅，开始剧烈地晃动起了脑袋，想要将李元霸的手指给甩开。

可是李元霸是什么人啊，天生神力无双，再加上后天有意识地锻炼，他那捏住白马下巴的三根手指，就像是铁钳一样死死地勒住了它的下巴，让它根本就动弹不得。

终于，白马再也忍不住了，疼地它叫唤了起来。

李元霸无视白马那愤怒的眼神以及充满怒火的嘶鸣，微微一笑，道：“我说小白啊，你就不能给我老实点？”

少年郎露出了一口整齐的白牙，两颗小虎牙从白牙中吐出，闪烁着月白的光芒：“你再不老实的话，老子可真会宰了你哟？”

“咳……”

还在高声嘶鸣的白马，叫声忽然戛然而止。

它那张马脸上出现了惊恐不安的神色，它不明白为什么这少年只不过是随意说出了一句话，它就很明显地感受到了一股森寒的杀意。

那感觉，就像是面对着一头猛虎一样，让它浑身僵硬不已，四只蹄子无意识地抽搐着，压着王子豪的身体也停止了碾动。

都说狗是最通灵性起的，其实马儿也差不多，特别是那种天赋异禀的，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所以这白马能够感应到什么是好意，什么是恶意，什么是杀意，什么是真正的危险！

李元霸就是一头披着人皮的野兽，因其勇力无双，故其少年之时，便在战场之上厮杀。但凡遇到敌手，必是第一个冲上去，有的时候甚至会手撕活人，锤人便如锤苍蝇一般。

如此凶煞滔天，人是感受不到李元霸的危险的，但是面前这匹银白色的马儿却是一定能够感受得到的。

……

“啊？这怎么可能？”

“方才还暴烈无比，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这么听话了？”

无论是马球场中的五星期七望的剩余五人，还是方才那些对白马束手无策的马倌，又或者是马球场外围观的一众文士和文臣武将们，齐齐把目光投

射到马球场中。

他们的眸子中，满满地全是震惊和不可思议的神色，有几个家伙甚至还无所觉地流出了透明的哈喇子。

只见方才那白马来了一个大背摔的草坪处，李元霸微微一摆手，做了一个起立的手势。

那匹白马顿时四蹄一转，身子一翻就重新站了起来，这货甚至还轻轻摇晃着马尾，马脸上还特么地露出了讨好的神色。

老天，这可是马啊，什么时候马也可以这么风骚，这么情绪化了！

.....

站在马球场之外的秦琼和李靖，脸上带出了快意的笑容。

“四公子还是如同当年一般！”秦琼赞叹道。

“错了！现在的四公子已经比当年强出良多！”李靖抚须长叹，道：“而今我大唐朝正是多事之秋，或许四公子可以打破这个僵局！”

第九十五章君子六艺第四比：射艺

马球场中，李元霸满脸淡笑地正往白马的身上套着马鞍，原来之前一直未在这匹白马身上装上任何的马具，王子豪那个傻叉，竟然想要用这么一匹没有马具的马儿来进行御艺比斗，真是脑子进水了。

套好了马鞍，李元霸牵着那匹白马缓步踱向了一片尚算平整、开阔的草坪上，先前还表现地异常暴躁、高冷的白马，此时那顺从的样子，像极了一个刚过门的小媳妇，扭扭捏捏地。

来到了这片开阔地，李元霸翻身上马，随后骤然一夹马肚子。

“咻！”

一道白色的闪电出现了，马球场之外，所有人都开始揉自己的眼睛，他们以为自己看错了，对，一定是错觉！

可是等他们再次抬眼望去的时候，却发现那道闪电，正是驾驭着白马的李元霸。

此刻，那匹方才还一脸贱贱表情的白马，此刻是马蹄纷乱如雨，那强劲有力的四蹄，踢地砾土飞扬，尘烟四起。

再加上其全速奔跑之时，竟然带出了一道道的白色残影，仿佛是暴风雪一般，故此让围观的众人震惊得是难以复加。

而当他们的目光，越过那道白色的闪电，往上逡巡，看到在白马背上随波逐流，就如同一叶扁舟一般的李元霸的时候，却是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这个家伙究竟和那匹白马达成了什么协议，竟能让它如此听话？

时间连半刻钟都没有走完，当围观的众人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时的时候，李元霸那边已经跳下了马背，而此刻马球场中那些五姓七望的人，还在征服他们所选定的骏马，连个起步动作都没有完成。

下了马背的李元霸，狠狠地拍了白马那优美的臀部一巴掌，道：“行了，你走吧！”

“咳咳……”

白马见李元霸竟然真的让自己离开，心道：终于离开了这个恶魔了。

它欢快地嘶鸣了起来，并且还伸出舌头，‘啪嗒’一声舔了李元霸的裤脚一

下，然后这才心满意足的，四蹄健步如飞地离开了这片是非之地。

马球场外的评判虞世南，有些无言地看着溜溜达达走过来的李元霸，就像是在看一个怪物一样。

当李元霸在经过他身边的时候，虞世南张了张略微有些干涩的嘴巴，犹豫了一下还是问道：“您……你是如何做到的？”

听到这问话，周围的人齐刷刷地把眸光投了过来，一个个满满地全是好奇之色。

李元霸感受到四周投来的询问目光，笑着说道：“没什么，可能是因为我 and 小白性格上比较合得来吧！”

噗！

听到这个回答，所有人都郁闷地想要吐血，这尼玛也太敷衍了吧？什么叫性格上比较合得来？你以为是在交朋友或者搞对象呢？

而且那个名字是怎么回事？小白，这么厉害的一匹公马，竟然起了一个颇具母马烙印的名字，这样真的好吗？

“小白？性格合得来？”虞世南愣住了，旋即脸上出现了苦笑不得的表情，道：“这个……好吧！”

“其实我只是想说，看那匹白马比较顺眼而已！”李元霸耸了耸肩摊，有些神经质般地笑了起来。

……

李元霸并不知道围观的众人在议论些什么，而是静静地等待着虞世南宣布结果。

“咳咳……”虞世南轻咳了两声，将方才的尴尬给遮掩了过去，道：“有鉴于五姓七家剩余的五人，没有一位能够完成指定动作，故此本场御艺比斗胜利的一方，乃是赵郡王府！”

李元霸闻言笑看了五姓七望七人中仅剩的五人一眼，道：“而今你们能够做主的人已经重伤昏迷，生死两不知，怎么样？尔等是直接干脆利落地认输，还是说要继续比下去？”

其实李元霸说这话就有那么点挑拨离间的意思了。

本来嘛，在这剩余的五人当中，还有两个是太原王氏的人，这句话等于是抬高了太原王氏的地位，把范阳卢氏给贬低了下去。

“比，为什么不比？子豪兄重伤，那我卢朝林就负责顶上了！”果然，李元霸的话点燃了卢朝林的怒火，他骤然上前一步，死死地盯着李元霸，眼神坚定无比。

“你能做主？”李元霸狐疑地打量着林朝林，说道。

林朝林的肺都炸了，你这瞧不起人的情绪也太浓了吧？索性，他根本就不说话了。

“好，既然双方都已经做好决定了，那么尔等就告诉老朽，这第四场君子六艺比斗，比什么？”虞世南见双方的气氛有点僵，不得不赶过来救场。

“射！”

两拨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道。

射艺，说白了就是射箭，看似简单，实则却是六艺中最难的一种。

因为射艺分为‘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以及‘井仪’。

这其中‘白矢’是指箭穿过鹄的（gǔdì），要恰中目标，刚刚露出白色箭头；‘参连’即先发一箭，后三箭连续而去，箭箭中的，看上去像是一根箭一样；‘剡注’即箭射出，箭尾高箭头低，徐徐行进的样子；‘襄尺’的襄读让，臣与君射，不与君并立，应退让一尺；‘井仪’即连中四箭，射在鹄的上的位置，要上下左右排列像个井字。

.....

虞世南这般老胳膊老腿地，这辈子就没怎么摸过弓箭，所以在听到李元霸两人的选择之后，不由得有些为难。

可是当他无意间瞥到身前不远处站着的秦琼等人的时候，却是突然眼睛一亮，说道：“既然这场中有这么多的将军，那么老朽就不献丑了！秦将军，可否请您来担任这两方的评判呢？”

“秦将军勇力无双，武艺更是超然，作为此场射艺比斗的评判再合适不过了。”褚遂良也跟着附和了起来。

“是啊，秦将军出任评判，自然是当之无愧！”王孝通也跟着帮腔。

别看这三个老家伙，平日里一副老学究的样子，其实狡猾着呢。这场皇家和五姓七望的赌斗，本就是谁先赢够四场，就算哪方赢。

而今李元霸已经赢了三场，只需要再赢下一场就彻底打了五姓七望的脸了。

如果这个结果出自他们三个文人的评判，那么到时候难免被五姓七望所怨恨。

可是秦琼不同啊，他乃是开国功臣，不理朝政，更是深得皇帝信任。这样一位大人物来做第四场的评判，就算是五姓七望输了，他们也不敢怎么样。

原本并不打算掺和这件事情的秦琼，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不过他本就欠李元霸一个人情，再加上这件事情也不是什么大事，所以在听到这话之后，不由得微微一笑，道：“承蒙三位大人抬举，既然如此，那秦琼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说到这里，他扭头看了一眼李孝恭，道：“王爷，您这府中可有练箭场？”

李孝恭哈哈一笑，道：“老夫乃是行伍出身，虽说近年来养尊处优，可是这身功夫却是一直都没有落下，所以本王这怎么会没有练箭场呢？走，本王带你们过去！”

第九十六章三箭齐发

（：发烧中，打完点滴回来已经十一点了！这一章刚刚码完，略显粗糙，但是药力太强实在支撑不住了，不好意思了诸位朋友！对了，三江期间，请将三江票投给奶爸吧！谢谢！）

.....

赵郡王府的后院很大，不过跟诸多的豪门大院不同，别的豪门后院中，不是有个花园假山，就是有个小桥流水什么的，可是赵郡王府的后院却更像是一个校武场，除了那座硕大的马球场之外，剩下的就是一排箭刹和一排马厩，而更让人惊讶的是，那放在最边上的兵器架，其上十八般兵器样样俱全。

李靖看到这仿佛校武场一般的王府后院，不由得眼前一亮，道：“王爷，您这府邸后院可是和叔宝家的相差无几啊！怎么，闲暇下来的时候，您还会过来练一练？”

“是呀，王爷！您这到底是王府大院，还是军队的校武场啊？”程咬金醉醺醺地走在最前面，看着校武场中的一切，那表情和李靖神同步。

“哈哈，药师、知节，我等皆是行伍出身，在马上奔波、生活了半辈子，这老了想要放下，却是放不下了！”李孝恭脸上充满了感慨之色，道：“当年我等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每日里在校场比武较量，那是何等的快哉！只是现在.....”

“好了，王兄，不要怀旧了，还是等赌斗完了再叙旧吧！”

跟在李李孝恭身后的李道宗，见其打开了话头，生怕他们聊起来没完没了，于是上前打断了众人的谈话。

“哦.....你看看我，倒是把正事给忘了！”李孝恭轻轻拍了拍额头，扭头看着秦琼说道：“叔宝，这里你是评判，一切你说了算！”

秦琼那病态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他走到那一排兵器架前，从上面取下了一张弓箭，轻轻拉了拉弓弦，道：“这是一石弓吧？不错，就用它吧！”

说到这里，秦琼对李元霸还有卢朝林说道：“诸位，你们谁要参加赌斗，过来选弓吧！”

李元霸斜眼撇了卢朝林一眼，道：“怎么着？你们还一起上吗？”

卢朝林脸色一黑，刚要反驳两句的时候，一个略显浑厚的声音传了过来：“大公子，学生愿与此人赌斗！”

众人循声看了过去，发现那说话的，正是五姓七家剩余的五人中，站在左侧最末尾的一个年轻人。

这名年轻人高约七尺有余，身上披着一件淡蓝色的长袍，看起来虽然有些文文弱弱的，但是那粗壮的手臂却告诉我们，这个人明显是个练家子。

“卢迪？”卢朝林看了这年轻人一眼，点头说道：“好，你我二人同战此人！”

“行了，多上一个不过是多了一个被打脸的！开始选弓箭吧！”

李元霸对于多一个人，不多一个人的也没什么感觉，前世的时候，他曾经在一个神箭手俱乐部中当过服务生，其原因，只是因为那个俱乐部的老板收藏了很多大唐时期的竹筒。

由此可见，想要在射艺上赢过原生前世力量的李元霸，还真是有些难度。

一边这样说着，李元霸一边走到了那一排兵器架子上取下了一把弓箭，跨上了箭壶，来到了校武场中用来比箭的地方。

他细细端详着手中的弓箭，这是大唐传统的复合式反射弓，与李元霸前世那些专门用来训练和比赛的现代弓箭有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是弓身的选材，现代的弓箭多是选取的合金材料，而大唐的弓箭，却是用黄杨木加上动物的角质混合制成，尽管其强硬有力的射程是个亮点，但是想要将这弓箭的弓弦拉满，所要耗费掉的气力却足足需要一百多斤。

用现在大唐的军武比例来说，这就是标准的一石弓。

很是随意地把这张弓拉成了满月，李元霸满意地点点头，嘴里头嘀咕道：“不错，不错！尽管不能满足我的臂力，倒是可以勉强一用！”

本来，卢朝林在看到李元霸如此轻松随意地把这张弓给拉成满月的时候，脸色就已经开始有点难看了，特别是在听到李元霸这似乎是无心之语的时候，脸色都有些黑了。

尼玛，你这是在嘲讽我们力气小吗？

对，一定是这样的！

想到这里，卢朝林懒得去和李元霸见识，而是和卢迪从兵器架上取走了弓箭和箭矢。

“你们远来是客，说说吧，怎么比？”李元霸说话了。

“自然是听从秦将军的安排！”卢朝林冷哼了一声，说道。

“那老夫就要尔等比试‘参连’吧！”秦琼也不推辞，因为他确实有这个资格说话。

“好！”三人齐声应是。

.....

“谁先开始？”李元霸道。

“我先来！”那名叫做卢迪的年轻人，说道。

“好，你谨慎点！”卢朝林有点不放心卢迪，不由得叮嘱了一声。

“是，大公子！”

卢迪应了一声，他的嘴角轻轻了出一个相当自信的微笑，搭弓上箭，对准五十米开外的箭靶就是一箭射出。

“笃！”

一声轻响，箭矢正中靶心。

李元霸看地心下不由得一凛，暗道：“好箭法啊！妈的，谁说书生就是头脑发达，四肢简单的？你出来，哥保证不打死你！这水准，就算是放到后世搁到奥运会上，那都是拿奖牌的主儿啊！”

还未等李元霸感慨完毕，那边的卢迪再一次连续发出了三箭，竟然箭箭都正中靶心。

只见那四枚长箭，一字排列地整整齐齐，就如同一个‘一’字一般。

“没想到这个卢迪也是深藏不露之人，看来回去之后得向父亲禀报一声，最好是能提升一下他在族中的地位！”看到卢迪那无比娴熟的动作，卢朝林的眼睛不由得一亮，脸上更是带着一股子难言的惊叹。

“据说参连就是让箭矢在靶上一字排开，看来还真是那么回事！”李元霸不经意的一笑，心中暗道。

“到你了，卢大公子！”李元霸上下打量着卢朝林，突然说道。

“好！希望你待会不会后悔！”

卢朝林回过头来，明显带着挑衅之色地看了李元霸一眼，随后上前几步，信心满满地搭弓上箭，连射四箭，也射出了一个完美的参连。

“哈哈，不好意思，这一次，看来是我等赢了！”卢朝林哈哈大笑了起来，神态带着一丝张狂。

“哦？你就这么肯定？”李元霸笑看了卢朝林一眼，信手拈上一只长箭，抖手射出。

“咻！”

箭如闪电，追星赶月！

“笃！”

轻响声起，正中靶心！

“我靠，不是吧？”程咬金一双牛眼瞪得老大，脸上的肌肉抽搐着，一副活见鬼的样子：“这真的是四公子吗？”

当年的李元霸虽说神力无双，勇冠三军，可那也是表现在蛮横的武力之上的，完全没有什么技巧可言。

说白了，李元霸就是空有神力，虽然知道如何运用，但是却太过单一，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似乎只有那双大锤子能够表现出他的神力以及悍勇。

像是剑、枪、钺、弓箭……李元霸根本就不会使用，更别说还能够有这么强的准头了。

所以，这支射在靶心正中的弓箭，在程咬金看来，就像是先前李元霸在朝会中用出的死亡连击一样，充满了不可思议！

其他的武将们也明显想到了这一点，不过却并没有表现得那么惊讶。

因为君子六艺，射艺中的‘参连’，讲究的是一个‘齐’字，而并非是射不射得中靶心，唯有四支箭矢能够整齐地排成一排，才算是射艺小有成就。

不过单论李元霸方才那一射，新手拈箭而起，弯弓拉弦的潇洒劲头，以及轻松随意的态度，就着实让一众围观的人眼前一亮，与先前的卢迪以及卢朝林一比，高下立判！

“哼，还有余下的三箭，谁输谁赢还尚未可知！谁晓得他方才是不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了！”

这些话，也就只有无耻的卢家二公子卢朝航能够说出来了，此刻他依旧苍白着一张面容，躲在另外五姓七望的人身边，说着风凉话。

“是不是碰上了死耗子，你看着不就知道了？”

李元霸的耳朵比动物还要灵敏，自然听到了卢朝航的嘀咕声，不过李元霸也懒得和他计较，只是淡然地一笑，随后左手擎弓，右手拈箭。

唰！

信手一拈，四根手指的夹缝，紧紧锁住了三支长箭，随后弯弓搭箭，动作随意自然！

包括卢迪以及卢朝林在内的所有人全都傻了，心说这家伙要做什么，想要来个三连发吗？

三箭齐发甚至是五箭齐发的箭术高手，不是没有，在这左右武卫中就能够揪出一大把来，可是他们习练的乃是杀人之术，这箭矢射出，不一定能够射到人。

可是问题来了，这射艺中‘参连’，要求的是四箭并排成一字，而不是去毫无准星地去射杀敌人，这种情况下，想要三箭齐发，这不是在作死吗？

“难不成他想放弃这场射艺比斗？”

这是在场的所有人心中所能想到的，唯一解释地通的答案。

“哼，不知天高地厚，三箭齐发怎么可能还能完成‘参连’？简直是痴人说梦！”卢朝林冷笑了起来。

“真是天助我也！似这等蠢才，竟然还想要一箭齐中‘参连’，就算是我师傅都做不到，更不要说区区一个毛头小子了！”卢迪脸上的嘲讽之色渐浓，眼角还带着戏谑。

岂知，他话音未落，那靶边便传来了“笃笃笃”地三声脆响！

三支长箭，尾翼尚在微微颤抖着，与先前的那一支长箭一起，整整齐齐地排列成了‘一’字，一切尘埃落定！

第九十七章老子是真小人！

（：在诊所用手机码的！还在打点滴，不过请朋友们放心，已经好多了！晚上还有一章，不过会到很晚才能更新！感谢书友们的关心和支持！）

.....

三支长箭的尾羽，仍在微微颤抖着，清脆的箭头入木的声音，似乎还在众人的耳畔回荡。

在场的众人全都傻了，一双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不远处，那并排在靶心上成一字形的箭矢，嘴巴张的都能够吞进他们自己的拳头了。

“这，这怎么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三箭齐发不可能做到这么整齐的参连！”卢朝林和卢迪满脸的不可思议，打死他们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不远处的程咬金，表现地更加夸张，甚至有一连串晶莹的哈喇子从他的嘴角溢了出来，他不停扒拉着尉迟恭的手臂，嘴中嘟囔道：“这是.....出现幻觉了吧？对，一定是这样的！敬德，你快给捶俺一拳，快捶俺一拳！”

“呃.....好！”

站在程咬金身侧的尉迟恭闻言，先是稍稍楞了一下，随后那张黑脸上漏出了极其银荡的笑容，他挥舞着砂锅大小的拳头，对准程咬金的脑袋狠狠的就是一拳捶了下去。

“哎呦喂，俺的娘唉.....”

被尉迟恭这毫不客气地一下给砸的眼冒金星的程咬金，当时就清醒了过来，他大声地惨叫着，只感觉那插在靶心上的四支箭矢成了八支箭矢，之后整个世界都开始天旋地转了。

“尉迟老黑，你他娘地下手怎么这么黑？”

狠狠地晃了几下脑袋，程咬金这才缓过神来，他怒瞪着尉迟恭，那样子恨不得生吞了他一样。

尉迟恭满不在乎地活动着手腕，嘿嘿一笑，道：“你让老子捶你，老子怎么好意思留手呢，万一我使的力道不够，那多伤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呐！”

无.耻，真他娘地无.耻啊！

众人闻言，顿时一阵恶寒起，这朝堂之中最不要脸的两个人，果然是程老妖和尉迟老黑！

.....

甬管此刻众人的心里头在想些什么，李元霸此刻到时心满意足地伸了个懒腰，他随手把手中的弓箭丢在了兵器架上，看了一眼秦琼，道：“秦将军，可否进行评判了？”

此刻的秦琼，一双凌厉中透出惊讶的眼神，落在李元霸身上的时候，就如同刀锋抹过一半。

定定地看了李元霸好半晌，秦琼才说道：“四公子.....你这，真是神射啊！”

“秦将军过奖了！”李元霸才不会为这点小事而高兴，他只是拱了拱手，一脸的淡然之色。

“四公子真是太谦虚了！”秦琼笑着点点头，接着便高声说道：“君子六艺第四比，射艺，赵郡王府胜！尔等可还有什么意见吗？”

“噗通！”

君子六艺四比四连输，纵然是先前还对此抱有一丝希望的卢朝林，现在也感觉是五雷轰顶，浑身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力量，整个人都瘫软在地。

“大哥！”

“大公子！”

五姓七家的人，包括先前还在说风凉话的卢朝航，此刻全都变的紧张起来。

先前王子豪被那匹风骚白马给祸害地不清，到现在还生死不知呢。现在卢朝林就是他们的主心骨，如果卢朝林再倒了，那他们这些小鱼小虾米的，还跟这扯个毛的犊子，直接拍拍屁股走人得了！

“三位大人，是不是可以宣布此番赌斗的结果了？”

李元霸可不管这群人心里怎么想的，反正现在明显是他赢了赌约，那么就必须趁着现在，强压五姓七家承认是自己输了，也免得他们事后赖账。

用李元霸的话说，这群臭不要脸的家伙，谁知道他们会不会赖账？最好

是现在就逼着他们把赌约给兑现了！

虞世南是个好同志啊，此刻已经是尘埃落定了，他看了看失魂落魄的卢朝林等人，高声道：“此番六艺赌斗，数、书、御、射四艺皆是赵郡王一方获胜！故，此番赌斗，赵君王一方胜！”

这虽然是事实，可是虞世南上下两片嘴皮子这么一碰，就是在五姓七家的这些家伙们的伤口上撒盐啊，虞世南真是太坏了！

既然赌局已胜，那么李元霸就充唱起了红脸，他上前一步，看着失魂落魄的卢朝林，道：

“之前，我赵君王郡王府与你五姓七家立下赌约，比试君子六艺。你我双方，若是哪一方胜了，那上元节灯谜、对子以及诗词事宜，便全部交与胜利者来完成！并约定赌注为黄金十万两，白银五十万两，布帛五万匹。另外……”

卢朝林双眸中渐渐有了焦距，不过还是有些有些茫然地看着李元霸。

李元霸故意拉长了话音，当他看到卢朝林正仰头看着他的时候，嘴角不又得露出了一丝坏笑，道：“另外，若是你五姓七家输了，还必须拿出一千本名家经典、古籍孤本来！现在，是不是该兑现赌约吧！”

五姓七望家学渊源，自负文乃当世第一。

所以五姓七望的那些老头子们，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王子豪和卢朝林等人，毕竟在他们看来，这件事情是再简单不过了。

可是谁知道半路杀出个李元霸，一个人就把他们所有的计划给全部打破了，还把他们五姓七望的脸皮，抽的啪啪响，那种酸爽，让卢朝林这辈子都忘不了。

想到回家之后，要遭受到家里的严厉惩罚，甚至会被剥夺范阳卢家族长继承人的身份，卢朝林的脸色刹那间便得苍白无比。

他抬头充满怨恨地看了李元霸半晌，突然额头冒出如瀑一般的冷汗，俩眼一番，竟然就那么晕了过去。

也不知道这货到底是被气的，还是被吓的！

“唉，这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真是太差了，只不过说了他两句就晕了！”李元霸摇头晃脑地抱怨，道：“这傻瓜，就算老子现在让你交出赌注来，你就真的能够交出来了？谁特么吃饱了撑的，没事在身边带上十万两黄

金啊！唉，无知可耻啊！”

“.....”

众人集体无语了，感情程老妖以及尉迟老黑那俩货，和面前这位比起来，根本就不是个儿啊！

“你.....欺人太甚！”卢朝航怒瞪着李元霸，呵斥道：“如此辱人，你羞为文士！”

“行了，你们这些个家伙和我相比也是半斤八两，别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李元霸不屑地说道：“我从来也没说过自己是文士，是君子！老子就是真小人，你能把老子怎么样？”

第九十八章孔颖文

（：第二更.....明天是最后一天点滴了，求三江票！）

.....

“你，你，你.....”

卢朝航指点着李元霸的鼻子尖，你了半天都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到得后来只是恨恨地一拂袖，道：“我们走！”

说着，他命人搀扶起卢朝林就欲转身离去。

这个时候，李元霸却开口说道：“给我站住，我说让你们走了吗？”

卢朝航铁青着一张脸，豁然扭头看着李元霸说道：“你还想要怎么样？”

“哼，怎么样？”李元霸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冷笑了一声，道：

“尔等无故闯上赵郡王府，面对堂堂的大唐郡王，竟然自持身份，倨傲无礼！此番比斗乃是赌斗，既然老子赢了，那你们就应该当场兑现承诺！再不济，也会留下字据。可你们倒好，甭说字据了，连句服软的话都没有！这便是你们的圣人训，这便是你们的文人风骨？”

李元霸这一番话言辞犀利，纵然是卢朝林醒着都无言辩驳，更不要说草包一样的林朝航了。

林朝航的脸色开始变幻不定了起来，由青转红，再由红转紫，最后不得不咬牙切齿地说道：“我们认输，我们立字据！”

“好，我就喜欢和痛快人说话！”

李元霸这话说得多亏心呐，要不是你给逼的，以他们五姓七望的信誉，怎么可能赖账不还，至于立一张字据吗？

不过既然李元霸要求了，那就索性应了他便是了。

很快就有人拿来了纸笔，等卢朝航写上一张字据，并且签上自己的大名之后，李元霸一把就抢了过去，吹了吹上面的墨汁，道：“好，有了这东西，我也不怕这些家伙们赖账了！”

看到李元霸特意表现出来的那副财迷样，众人顿时无语。

“哼，山水永相逢，期待下次相见！”

林朝航此刻说的话有些草莽气息，在说完这话之后，向众人一拱手，带着人转身就离开了。

等五姓七望的家伙们离开之后，程咬金和尉迟恭立刻一拥而上，把李元霸给围了起来，马屁如潮水一般涌来，听的李元霸都浑身起鸡皮疙瘩。

赢得了这么一场赌斗，最高兴的当然要数赵郡王李孝恭了。

李孝恭拉着留下了在场的所有人，这场午宴一直持续到了晚上月上枝头才散。

大唐酒的度数虽然不高，但喝多了也是能醉人的。李元霸应付了一帮又一帮的老兵痞和老狐狸们，醉醺醺的被王府的亲卫们扶出了王府后厅，再之后的事情就不记得了。

反正等他醒来的时候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了，而他人也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武王府。

宿醉初醒，对于大唐人来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但是对于前世的时候，就已然久经酒场的李元霸而言，却是小儿科了。

也幸好他有一个好侍女，当李元霸醒来的时候，霞儿早就让厨房准备好了醒酒汤，李元霸喝掉一碗之后，不由得神清气爽。

“殿下，昨日戌时，宫里的刘公公来了一趟王府，他说明日……哦，也就是今日，乃是弘文馆在今年的最后一天讲学！夫子今日会考校诸位王爷、公主们的课业，特意请您去弘文馆旁听！”

李元霸刚放下手中盛放醒酒汤的碗，霞儿就眨巴着大眼睛说道。

“啊？还有这事？”李元霸瞪大了眼睛，道：“此刻已经是巳时了吧？快，快帮我更衣，再晚就赶不上了！”

看着李元霸手忙脚乱地把扣子系错了扣眼，霞儿轻掩着小嘴笑了起来，道：“王爷，您不用急的！昨日刘公公就说了，今日您不到就不开考！”

……

弘文馆位于东宫，多是皇族、国公或者文武大臣们的后代在这里读书，当然了皇子、公主们也不能例外。

嗨，说白了，这弘文馆其实就相当于后世社会中的贵族学校，也就是说，甭管你是多混蛋，只要你有权有势，就能够进弘文馆。

“奴婢见过王爷！”

这边，李元霸刚刚下了接他来的马车，就听到有人在叫自己，这个声音不用猜都知道是谁，除了刘三水，谁还会这么殷勤？

“嗯！”李元霸对刘三水点点头，道：“皇兄已经等了有一会了吧？没有等厌烦了？”

“其实也不算太久，只是……”刘三水低眉顺眼地跟在李元霸身后，话说到一半的时候却停了下来。

“只是什么？”李元霸很不喜欢别人说话拖泥带水，

“只是弘文馆中的孔老夫子，似乎对您颇有怨言，说您不守时，不守信，此刻怕是已经堵在门口了！！”刘三水苦着一张脸说道。

“无妨！”

孔子后人又怎么样？李元霸可不会惧怕一个半截身子都埋进土里头的老学究，要说引经论典，能言善辩，没准谁输谁赢呢！

一路走进了弘文馆，此刻的弘文馆中人不算多，算起来有五十来名学生，加上两个学士和两个校书郎，一共加起来也还不到六十人。

弘文馆内的空间十分宽敞，进了门之后，是一排排单独的矮书桌，在那书桌边上，也就是围着矮木桌两米来远的地方，还摆放着一些小胡凳。

而此刻，在弘文馆最前面的那一排小胡凳上，李世民已经满脸威严地坐在了那里，而立在李世民身后的，却是一个高有七尺，身穿月白文士服，颌下蓄着短须的花甲老人。

在来的路上，李元霸就已经打听好了。

这花甲老人名叫孔颖文，是山东曲阜孔家的人，细算起来，和十八学士之一的孔颖达还是堂兄弟，虽然他的名气远没有孔颖达那么大，但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学究。

“臣第李元霸，见过皇兄！”看到李世民，李元霸连忙行了一礼。

虽说李世民给李元霸封号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可以面君而不行礼，可今天不同啊，这是当着一众皇子、公主的面，总要向李世民留足了面子才行！

李世民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指着身边的小胡凳说道：“元霸你来了，快过来坐！”

李元霸走过来刚要坐下，这个时候孔颖文偏偏站了出来，对李元霸拱手道：“下官弘文馆师事学士孔颖文，见过武王殿下！”

第九十九章弘文馆的日常考校

所谓师事学士，其实就是先生、夫子的意思，孔颖文在这弘文馆中担任师事学士，授皇族贵戚，以及高级京官子弟等经史书法。

本来按照孔颖文那老学究的性格，是根本不屑于对李元霸这等不守时之人行礼的，可是今天他在弘文馆中足足等了李元霸一刻钟的时间，这心里头早就憋着一股子气了，是以这一礼就是为了拉开话头，好糗一糗李元霸。

可惜，李元霸会上当吗？

在来到弘文馆的路上，刘三水就已经把孔颖文对李元霸的无限怨念，对其大吐特吐了一番。

原本李元霸还认为刘三水说的有些过于夸张了，毕竟他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李世民要在今天考校皇子、公主们的，即便来晚了，也是情有可原。

哪知道这个老学究见到自己，还真就不依不饶上了。

李元霸可不想遭了这无妄之灾，谁知道老子要应你一声，你后面会有多少污言秽语地等着老子？

所以，李元霸干脆不搭理他，就当作没听到，没看到一样。

孔颖文这个老家伙是个认死理的人，他见李元霸没有理他，哪里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便再次行了一礼，道：“下官弘文馆师事学士孔颖文，见过武王殿下！”

这次老家伙的嗓门可比方才要高多了，再加上此刻弘文馆中一众皇子、公主们正襟危坐，谁都不敢出声。故此，孔颖文的声音甚至连外面守卫着的禁卫们都听了个一清二楚。

“好嘛，这躲还都躲不掉了！”李元霸心中叹了口气，对孔颖文摆摆手说道：“夫子不必多礼，快快请起！”

“好，你接话了就好！”

听到李元霸的话，孔颖文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轻松的笑容。说实话，他还真怕李元霸不要脸地再次撂了他，那他这夫子的面子可真就丢大发了，以后还有什么脸面育人子弟？

“王爷，下官对您仰慕已久！听闻门下弟子说，昨日您在赵郡王府中，与

五姓七家的儒士赌斗君子六艺，并且战而胜之，不知可有此事？”

还真就像李元霸所猜测的那样，他这边只不过才应了一句话，孔颖文那边就来劲了。

“这长安城中，消息传播的速度还真是够迅速的。不过是昨天下午发生的事情，一个晚上的时间竟然就已经传播地沸沸扬扬了！真是人言可畏啊！”

李元霸在心里头嘀咕了半晌，这才说道：“不错，确有其事！”

“王爷果然是饱读诗书之人……”孔颖文拍起了李元霸的马屁，不过下一秒钟却是话锋一转，道：“下官这里有一事不明，想请王爷解惑，不知王爷能否成全下官？”

“孔颖文，今日朕来弘文馆，是为了考校皇子 and 公主们的，不是让你来与元霸请教问题的，你若是有何疑惑，大可与元霸私下交流，为何非要现在呢？”

孔颖文在弘文馆当了有近十年的师事学士，李世民对于他的性格摸得是一清二楚，现在这老家伙打的鬼主意，又怎么可能瞒得了李世民呢？

敢当着皇帝的面，欺负皇帝老子的亲兄弟，这不是作死是什么？

听出大唐朝第一号人物，声音中满满地不悦，孔颖文即便是心头再有火，也没地儿去发了。毕竟君心难测，若是一个惹得皇帝不高兴了，那可就是脑袋搬家的大事了。

都说文人清高，不惧生死，可是纵观历史，是那几个真正不怕死的文人墨客多呢，还是那些贪生怕死的文臣多呢？

“是臣失礼了！”孔颖文无限遗憾地向李世民拱了拱手，随后便扭头看着安安静静静地坐在各自座位旁的公主、皇子们，面无表情地说道：

“诸位王爷、公主，尔等中除却太子殿下、蜀王殿下以及三公主、清河公主、高阳公主之外，其余人皆是小学阶段。故此，下官一共准备了两套题目！一套由太子等几位殿下完成，另外一套则是给所剩殿下的！”

在大唐年间，私塾还没有在传统意义上划分班级，所以弘文馆中所有的学生都在一起学习，但是除了年龄相当的人之外，每一名学生的学习进度都不一样。

是以，这也就造成了为何弘文馆中李承乾等四人，与一众比他们要小很多的弟弟妹妹们所考核的内容不同。

相对的，难度上也要苦难很多！

“我们先从小学这边开始吧！”孔颖文看着一众皇子、公主们说道：“今日，我也不会过多地为难你们，只要你们能够把千字文一字不差地默写出来，那就算你们过关！”

千字文每四字一句，而且读起来很押韵，有一种朗朗上口的感觉，可以算是古代教人启蒙的标准读物。

不过这老货也实在是太坏了，千字文早在两年前就已经由他自己教过众位皇子、公主们的，这两年来众位皇子、公主们，所学的都是些教人劝学和学问的，当年的千字文早就已经忘的七七八八了，就算是还记得，也难免会错上几处！

“啊？怎么是千字文啊，我都已经忘差不多了！”

“嘘……小声点，你没见父皇也在前头旁听吗？”

“完了，完了，这一顿戒尺铁定是要挨爱上了，说不准父皇还会呵斥我们呢！”

孔颖文的话，让一众皇子、公主们顿时变了脸色，他们小声地相互讨论着，一个个全都哭丧着一张脸，那表情简直就是神同步！

“看来这老家伙还算是有两把刷子，竟然还知道个分级教育，对症下药！”坐在李世民身边的李元霸，听到那孔颖文的话后，不由得眼睛一亮道：“不过，这千字文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不让比三字经呢？相比起千字文，似乎三字经更为简单一些吧？”

就在李元霸心里头想到这里的时候，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响了起来：

“夫子，这千字文我才刚刚学了一半，要让我一字不落地写完是根本不可能了！要不这样吧，您再出一个我能够完成的问题，怎么样？”

第一百章护崽儿（第一更，求三江票！）

众人循声望了过去，就见这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晋王殿下李治。

“夫子，请出题吧！”四五岁的小正太，脸上努力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来，那小模样实在是让人忍俊不禁。

孔颖文似乎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他愣了一下，旋即反映了过来，道：“这样吧，晋王殿下！这千字文只要您默写出三分之一来，老朽就算您过关，如何？”

小家伙低着头很是认真地想了一会，道：“若是学生没能够完成呢？”

这次孔颖文没有说话，只是从面前的桌子上抽出了一只尺许来长，其外还刷这一层红漆的竹尺，在手中轻轻颠了两下。

李治看到孔老夫子的动作，顿时就是小脸一窘。其实不光是李治，这在一座的一众皇子、公主们，全都露出了一丝胆怯的表情。

那戒尺可是皇上钦赐的，在这弘文馆中，甭管是哪个皇子、公主，还是哪位王公贵族的子女，只要是犯了错，就算你是太子李承乾都得接受戒尺的惩戒。

所以，当李治看到那只戒尺的时候，才会表现地如此紧张。

“还有什么疑问吗？”孔颖文面无表情的扫视了一圈馆中的一众皇子、公主们一眼，声音清冷。

可怜的皇子、公主们齐齐打了个寒颤，看来他们明显受过那戒尺的毒害，对那东西怨念极深。

.....

终于，弘文馆中陷入了平静，能够响起地，只是那墨汁不断浸染宣纸的声音。

过了大概有一炷香的时间，晋王李治第一个放下了手中的毛笔，道：“夫子，我写完了！”

孔颖文闻言走了过来，没等那宣纸上的墨迹阴干，就已经抄了起来，逐字逐句地看了下去。

只见那张宣纸之上的字，写的歪歪扭扭的，并没有那么方正，好在还能够看出字的形态，故此孔颖文皱了皱眉头并没有说什么，只是随着审阅，他脸上的严肃之色渐浓，到得后来，已经是阴云密布。

李元霸瞧着孔颖文脸色的变幻，就心知自己这小侄子默写的不怎么样，就在他想要走过去看看的时候，孔老夫子已经放下了手中的几页宣纸，说道：“殿下以为自己默写地如何？”

李治昂着小脑袋看着孔颖文说道：“夫子，学生以为已经做到了最大的努力！”

“是吗？”孔老夫子盯着李治看了一眼，突然说道：“始制文字，后面是什么？”

李治楞了一下，在歪着脑袋想了好一会之后，这才吞吞吐吐地说道：“龙师……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始制文字，文字……文……”

小家伙往前嘀咕了两句，倒也正确，背到后面的时候却怎么也背不下去了，这突发性的提问，成人有的时候还一下子想不起来呢，就更不要说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了。

“遐迩一体，率宾归王，后面一句又是什么？”孔颖文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声音中隐含着怒火，明显变成了质问的语气。

“率宾归王……”李治那一张小脸彻底成了‘囧’字，面色憋得通红不说，就连眼睛里都挂满了焦急之色。

“哼，千字文乃是蒙学基础，平白如话，易诵易记！这前半部千字文，老朽教与殿下不过七日，单单只七日，今日殿下所默之书就有五处错误，可见殿下平日里只顾玩耍，根本就没有好好温书！”

孔颖文一下子就爆发了，他红着脸看着李治，丝毫没有因为身后坐着李世民，因为李治的皇子身份而有丝毫的胆怯，他手中的戒尺下意识地抖动了一下，道：“殿下，请把手伸出来吧！”

李治没有说话，只是小小的身躯抖动了一下，这很明显是害怕的。

不过他也不敢反抗，别说是他了，就是李承乾此刻若是没有完成课业，怕也难逃孔颖文的戒尺。

所以，李治乖乖地把手伸了出来，抬起脑袋，可怜兮兮地看着孔颖文。

孔颖文对于李治的表情视而不见，手中御赐的戒尺抡圆了就要打下去，相信这一尺打下去，就李治那小胳膊小腿的，就算不肿起来，也得疼上好几天。

李治似乎认命了，他的小手颤抖着，双眼下意识地闭合了起来。

坐在前方的李元霸看到这一幕，脸色当时就变了，心道：“靠，老子的侄子你也敢打？不就是没有默完千字文吗？这有什么？要是光这样就要好好收拾一顿的话，那老子小学的时候逃课不是早就被枪毙一万遍了？”

想到这里，李元霸在自己的便宜兄长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站了起来，随后像是一阵风似地来到了孔颖文身侧，在戒尺落下的一刹那，一把抓住了戒尺。

“咔嚓！”

李元霸可是单臂至少五百斤的牛人，其手上的力道更是大的惊人，区区一条戒尺而已，在恼怒的李元霸面前，就跟剥了皮的香蕉似的，只不过轻轻一捏就断掉了。

紧紧闭着眼睛的李治，等了半天也没有感觉到手上传来疼痛，当他试探着睁开眼睛的时候，却发现之前还让他畏惧如虎的四皇叔，正一脸怒色地站在他的身前，那看似纤细的大手中还握着半截戒尺。

“四，四，四皇叔！”

李治有些艰涩地咽了一口唾沫，同时心中对这位四皇叔产生的那么一点畏惧之心马上就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满是崇拜之色。

四皇叔竟然这么强悍地直面彪悍的孔老夫子，没见父皇都跟那无动于衷吗？

皇帝不动，谁敢乱动？

可是偏偏这位不靠谱的四皇叔就敢，而且还是如此霸道地捏烂了凶器，当着人家父亲的面护崽儿！

悍勇皇叔勇斗万恶老学究！

这一出好戏不由得让一众小正太、小萝莉们，看相李元霸的双眼中冒出一个一个的红心，对这位四皇叔的崇拜之情，更是犹如长江之水一般，滔滔不绝……

“王爷，你这是想要做什么？是想要拦阻夫子惩戒学生吗？”

此刻，手上抡空的孔颖文终于反映了过来，他眉头骤然耸起，满脸盛怒地瞪着李元霸。

第一百零一章太坏了！（二更，求票）

“这，这……四皇叔怎么这么猛？”

“嘘，小声点！不要被父皇听到了！”

弘文馆中，所有的皇子、公主们全都愣住了，在短暂的呆滞之后，瞬间就炸开了锅，一个个交头接耳地讨论着，声音一个比着一个的大。

此刻，坐在弘文馆最前面的李世民也皱起了眉头，虽说瞅着自己的儿子要被孔颖文赏几下戒尺，他这心里头也很不爽，可也并没有上千去打断。

毕竟孔颖文行的是儒法，代表的是整个儒家思想、文士阶层，就算自己是代表着皇权最高的统治地位，也不能轻易地去干涉文士的教育，这如果要传扬出去，等于是对文士界的挑衅。

当然了，倒不是说李世民怕了这帮玩弄笔杆子的文人骚客，而是嫌麻烦啊。每日的国事都繁重到处理不完，哪里还有那闲功夫去理会这些个琐碎小事啊！

……

“孔大人似乎有些过了吧？”李元霸一把将手中的半截戒尺甩到了地上，淡淡地对孔颖文说到。

孔颖文脑袋都快气炸了，心说，方才要不是皇上拦着，早就好好糗一糗你了。这回可倒好，不想找你麻烦了，你倒是自己个儿送上门来了。

“噢？”孔颖文越想越气，他指着李元霸呵斥道，“过？那你倒是说说，下官哪里过了？”

“孔大人，如果本王说的有理，那孔大人是不是要向稚奴行礼道歉呢？”李元霸根本无视孔颖文的怒火，声音依旧带着平淡。

“笑话，这自古以来，哪里有夫子向弟子行礼的道理？莫非王爷还没有睡醒吗？”

孔颖文气的浑身直哆嗦，言语间也是毫不客气。

在他想来，昨日流传出武王与五姓七望的文士赌斗，并且战而胜之的流言，分明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不过是凑巧之事。

一个在十九年前只知道冲杀陷阵的武将粗人，在沉睡了十九年之后突然就开窍了，并且还懂得很多的儒家经典，能够说出很多大道理来？

那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没睡醒，可不就是正在做梦，说梦话呢吗？

听到孔老头子的冷嘲热讽，李元霸这心中的小宇宙也多少被点燃了一小撮儿，他轻轻拍打着手上的戒尺残渣，问道：“孔大人可知道《左传》？”

“怎么？难不成王爷还想要考校下官吗？”孔颖文冷哼了一声，说道：“《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纂而成，其被尊为我儒家十三经之一。王爷，不知道下官说的可对否？”

“不错，分毫不差！孔大人不愧是孔圣人的后代，果然是饱读诗书之人！”李元霸称赞了孔颖文两句，说到后面的时候却是直接话锋一转，道：

“既然孔大人知道左传，那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左传·宣公二年》中，有一句话叫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本王说孔大人过了，可是孔大人连敢正视的心态都没有。这样的心性，又怎么还有资格给本王的侄儿、侄女们，传道授业解惑呢？”

好嘛，绕了一个大圈子，感情在这里等着孔老头子呢！

“你……好！若是王爷讲的有理，别说是向晋王殿下赔礼道歉了，就算是磕头认错，本官也答应了！”孔颖文面色阴沉，“不过若王爷是在无理取闹，调戏本官的话，还请王爷向下官道歉！”

“好！”

李元霸知道这些文人的性格，执拗得很，你如果不答应他，这老家伙铁定还和刚见面的时候一样，跟在你屁股后面追死你。

所以李元霸连考虑都懒得考虑，直接答应了下来。

“方才孔大人说千字文是蒙学基础，易诵易记，这话本王很是认同。”李元霸先是捧了孔颖文一把，随后就开始阐述自己的不同观点：

“可是这话对于已经满七岁的孩童们来说还算合适，毕竟他们已经懂得学而实习。可是稚奴才刚到四岁，正处于贪玩的年纪，一周之前所学的东西，如果没有人敦促的话，一周的时间就可能忘记了！孔大人如果用七岁孩童的标准来要求四岁的稚奴的话，是否有欠妥当？”

“哼，这千字文乃是南朝大儒周兴嗣所做，其对仗工整，条理清晰，易于诵读，更是局于有限之字而毫无舛错，堪称训蒙长诗！老朽在晋王殿下这等年龄的时候，千字文已经可以背诵如流了！”

说到这里，孔颖文冷哼了一声，道：“还有，千字文乃是儒家经典，不容你这等莽夫玷污！”

这老家伙，说话是越来越不客气了，当着皇帝老子的面儿，竟然用‘莽夫’这个名号来称呼他的亲弟弟，还真是被怒火冲昏了头脑，失了礼数尊卑。

“孔大人，你出身儒林大家，自幼便是以孔孟之道修身，在四五岁的年龄可以熟记千字文，并不算什么！”李元霸盯着孔颖文继续说道：

“可是稚奴不是你孔大人，他也不是出身儒林世家！他是皇子，他是王爷，他出身李氏皇族！都说文士氏族轻皇族，慢王侯，难不成你孔颖文孔大人，也有这种心理吗？”

李元霸真是太坏了，这话说着诛心，听着更是让孔颖文吓得浑身颤抖，心中发冷！

要知道，在场的除了诸位皇子、公主们，还有一个太宗皇帝李世民，在他背后虎视眈眈地看着他。

只要说错了一句话，那就是砍头、诛九族的罪过！

如果连你孔圣人的后代都发表轻皇族，慢王侯的言论，那么以你们孔家在大唐的文人士子中，毫不下于五姓七望的声望，就足以让这帮子文人士子们掀起一阵反唐的浪潮来。

相比小小的一个孔家，大唐江山社稷更加重要！

所以灭了孔家一族，总比让文人撼动我大唐根基要来的轻松！

孔颖文身为弘文馆师事学士，虽说只是一个文职，并不参与庙堂之事，但是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傻子。相反，能够活到几近花甲之年的老家伙，没一个是简单的货色，纵然是老学究也是如此。

在想清楚这个中关窍之后，孔颖文几乎是上牙咬下牙地说道：

“王爷，你莫要血口喷人，我孔颖文一向是安分守己，对打唐朝忠心不二，什么时候有过这等心理？而且我等现在说的是晋王殿下默不出千字文，还有你武王诋毁千字文的事情，还请王爷不要牵扯到不相干的事情上！”

第一百零二章划时代的启蒙读物

（：今日第一更！求三江票，推荐票，点赞，打赏……各种打滚求！）

……

好一个转移话题，不愧是活了六十多年的老家伙。

李元霸心中冷哼了一声，道：“诋毁千字文？孔大人是在开玩笑吗？本王何时诋毁千字文了？”

“王爷难不成是敢做不敢当之人？”孔颖文看着李元霸，脸上带着讥诮之色。

“好吧！既然孔大人都这样说了，那本王不好好诋毁一下这千字文，有什么对得起孔大人的好意呢？”李元霸轻笑了起来，与孔颖文针锋相对：“这千字文，对仗工整，确实如此！条理清晰，也确实当得绝妙文章！可是对于这最后一点，易于诵读……”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但见众人全都将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想了想还是说到：“本王却是不敢苟同！”

“哈哈……”

李元霸话音方落，孔颖文不顾皇帝在场，突然神经质一般地大笑了起来，那声音中满含着嘲讽和愤怒，是个人就能够听出来，这老家伙已经怒了！

“竖子无礼！”

孔颖文呵斥道：“自从千字文存世以来，多少世家文人用其做家族幼童的启蒙读物？今日这千字文却被王爷批驳地体无完肤，那么下官想要请问王爷，究竟什么书籍，在你的心里才配被称为启蒙读物呢？”

“当年本王尚在沉睡之前，曾经无意中得到了两部经启蒙读物！现在看来，那两本读物却是比千字文要通俗易懂地多！”李元霸终于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

“噙！”

孔颖文一下子就被炸懵了，怎么可能还有比千字文更通俗易懂的启蒙读物？而且还无意中得到的，你以为这等启蒙读物是菜市场上的大白菜呢，在

大街上一抓一大把？

“王爷休要逞口舌之快，如果你现在就能够诵读出这两部读物，我孔颖文立刻向晋王殿下俯首道歉！”

孔颖文动了真怒，他始终不相信一个十九年前只知道厮杀的武将粗汉，被雷劈了以下，沉睡十九年之后竟然就熟读了各类经史子集。

若真是这样的话，他孔颖文也宁愿被雷给劈上一次！

听到孔颖文那怒急的话语，这下子就连李世民都坐不住了，他噌地一下站起身来，看着李元霸，道：“元霸，不可胡言！”

李元霸冲着李世民笑了笑，旋即口中大声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三字经！

这家伙还真牛叉啊，竟然把三字经给照搬了过来！也真亏他记得住！

三字经是华夏的传统启蒙教材，据传说，乃是南宋王应麟，为了更好的教育本族子弟读书，于是编写了融会经史子集的三字歌诀。

其取材典故，包括华夏传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义，诚，敬，孝。’

这三字经，虽说有很多地方文字重复，但是却韵律优美，极易成诵，读起来更是朗朗上口。

起初当李元霸诵读前面的时候，孔颖文还并不在意，可是当他慢慢回味这三字短句所蕴含的内容的时候，却是整个人都震惊地无以复加。

像他这种出身儒家名门的人，自幼便研读各种经史子集，不说读了万卷书吧，但是千八百本总是有的。

在孔颖文的印象中，还真就没有哪一卷书像现在他听着的这一卷一样，通俗直白，朗朗上口。

他相信，就算是归家的族兄孔颖达在这里，也一定会精神巨震的！

就在这老家伙听得正入神的时候，李元霸却是直接住了嘴，当孔颖文想要上前催促之时，李元霸却是再次开口，只不过与先前的三字经不同，这一次却是换了另外一种风格：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

百家姓！

好嘛，三字经搬完了，又开始照抄百家姓，我们的李大王爷还真是文字的搬运工啊！

百家姓，是一篇关于华夏中文姓氏的文章。根据文献记载，成文于北宋初期，原收集姓氏411个，后增补到568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124个。

而且这百家姓采用的乃是四言体例，对姓氏进行了排列，句句押韵，尽管它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文理，但是对于华夏姓氏文化的传承、华夏文字的认识等各方面都有重大的意义。

“呷……四皇叔现在诵念的这个，怎么感觉像是在听姓氏一样，不会真的是姓氏吧？”

“还真别说，我李氏皇族姓李，这第一句里面就有……”

“我数数看，一共有多少……”

一众皇子、公主们在听了两句这百家姓之后，惊奇的发现竟然真的是姓氏，于是一个个地开始掰弯着自己的手指头数了起来。

可是随着李元霸诵念的速度越来越快，一些小家伙连脚趾头都算上了，可还是没有数清楚。

对于一众皇子、公主们的行为，孔老夫子并没有去呵斥、阻止，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此刻的孔颖文，已经完全被李元霸诵念的内容给勾引……不对，应该是给吸引了进去才对！

这完全就是在虐待他的神经元，一部三字经文就已经令他足够震撼了，现在竟然又来了这么一部姓氏书卷，这不是要人命吗？

“孔大人，这两部启蒙读物，一部名曰三字经，一部叫做百家姓，不知道这两部读物可还入得了你的法眼？”

低调！奢华！有内涵！

背了足足六十多个姓氏，李元霸这才停了下来，他的脸上露出了淡然的

笑容，明显对此刻孔老家伙的震惊表情很满意！

“好！”

就在李元霸还在等待孔颖文回答的时候，李世民直接跨步走了过来，他轻轻拍了拍李元霸的肩膀，道：“元霸，这三字经和百家姓，文字精炼，且内容丰富生动，虽说你只不过诵念了一部分，但的确能和千字文比肩！”

“陛下所言极是，这三字经，文句短小精悍，读起来琅琅上口，其内容更是浅显朴实、深入浅出，是难得的幼童启蒙读物。而百家姓，虽说有些文字读起来略显艰涩，但是也极其押韵，若是下官没有猜错的话，这百家姓应是收集我大唐姓氏编纂而成，文采虽有欠考量，不过却极有利于幼童启蒙、开智！”

李世民话音落地，孔颖文就叹了一口气，他突然转身向着已经彻底懵圈了的李治，躬身行了一礼，道：“晋王殿下，正像方才武王殿下三字经中说的，‘教不严，师之惰’，此番殿下未能默写出千字文，皆是老朽的过错！”

李治都傻了，说实话，开始的时候他还真没想过这位脾气就像是倔驴一样的老夫子会低头，毕竟这老家伙虽然性子倔了一点，为人清高了一点，脾气臭了一点……可是他还是有真才实学的。

若想让他低头，那就比他还要高傲，比他还要学识渊博，可是这样的人除了馆主孔颖达，以及他们老孔家的那些老家伙们之外，真的吗？

不管李治信不信，反正事实已经摆在眼前，搞得小家伙当时就呆掉了。

他有些手足无措地看着孔颖文，小脸憋得通红，道：“这个，夫子……”

“孔大人，方才本王只不过是说了一句玩笑话，孔大人又何必当真呢？”

李元霸轻轻拍了拍有些窘迫的李治，示意他不要说话，扭头看着孔颖文很认真地说道。

这次李元霸倒是推翻了先前对孔颖文那古板、刻薄、执拗的印象，反倒有些佩服他了，知错能改，信守承诺，这样的人就算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人不信于一时，则不信于一世！”孔颖文摇了摇头，继续说道：“之前下官就有言在先，若是王爷能够诵念出比千字文还要经典的书卷，那么下官甘愿向晋王殿下俯首道歉！王爷已经兑现了承诺，下官道歉也是应该的！”

“稚奴，你听到了吗？”李元霸没想到孔颖达竟然这么豁达，不过有鉴于这老头子的倔强性子，就是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所以他便开始打圆场，“稚

奴，此事皆因你没有好好温习功课而起，你可知错？”

“四皇叔，稚奴知错了！”小家伙的脸上露出了羞红之色。

“那好，伸出手来吧！”李元霸道。

“哦！”小李治有些不明所以，不过出于对刚刚保护了自己的李元霸的信任，还是把手给伸了出来。

“啪！”

清脆的声音响了起来，却见原本被丢在地上的半截戒尺，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李元霸的手中。

而李治的小手瞬间充血，随后就像是吹气球一样地鼓起了一道血印子，看着都让人额头直冒冷汗！

李治也被这突然的状况给惊住了，过了好一会才感觉到手心中传来一阵钻心一般的疼痛感，他低头看着手掌心，却是死死地要紧牙关，并没有哭出声来。

“稚奴，四皇叔打你这一下是要你记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做错事了就得认罚！”李元霸脸色淡然地看着李治，其实心中却是有些洋洋得意地想到：

“老子的崽子也只有老子才能打！你孔老头子想要占这个便宜？还是靠边站吧！”

第一百零三章更改姓氏顺序

（：今日第二更！明天公司装货，所以要早睡，山山去睡啦！求各种票哦！）

.....

打个巴掌再赏个甜枣的道理谁都知道，可如果所施展的对象是一个刚满四岁的孩子，那就有些难度了。

毕竟要想让一个孩子永远记住今天发生的事，并非易事！

孔颖文看着李元霸轮动戒尺惩罚李治的动作，心里不由得暗赞了一声，道：“想我孔家，经史子集比之五姓七望都只多不少，可是对于这两部启蒙书卷却是闻所未闻！有可能这两部幼童的启蒙读物，就是武王殿下自己所做！“！”

越想越有这个可能的孔颖文，不由得摇了摇头，转过身子对李元霸躬身行了一礼，道：“王爷，先前下官在盛怒之时，言语间多有失礼之处，还请王爷不要怪罪！”

李元霸刚要回话，这个时候李世民却是见缝插针，做起了和事佬：“孔爱卿，这件事情本就是小事，何必如此认真呢？元霸，这件事情就这样算了，你看如何？”

“全凭皇兄做主！”

李元霸可不想当着一群侄子侄女的面，拂了李世民的面子，他和孔颖文之间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何必在这件事情上深究呢？

再说了，后世中一个小品里面说得好，主角要始终把正面形象留给观众。

要知道，李元霸可是在之前就已经答应了李世民，要教这些皇子、公主们武艺，这帮孩子们可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借着李治这件事情刚刚树立起来的光辉形象，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坍塌了！

若是李元霸现在还揪着这件事情不放的话，那么他的伟大形象怕是一下子就得毁了，到时候这帮熊孩子们哪个还肯听他的话？

唉，这年头儿，孩子可不好带啊！

“哈哈，那朕就做主，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李世民似乎对于李元霸给他的面子，感到很是高兴。

“陛下，微臣还有一件事情要说！”孔颖文见李元霸并没有再继续追究，心中舒了一口气的同时，忽然想起了什么，继续说道：

“方才武王殿下诵念的三字经和百家姓，乃是难得地幼童启蒙读物，微臣想肯请王爷将这两部书卷诵念出来，然后推广到整个大唐的境内，以便更好地开启我大唐朝幼童的才智。”

现在的大唐，好的启蒙教材，全都是那些世家望族的私藏品，并不是人人家里都有的。

除此之外能够找到的书卷，除了千字文之外，就只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了，那玩意儿能适合幼童开智吗？

而李元霸这个文字的搬运工，照搬照抄来的三字经和百家姓，念起来朗朗上口，又十分好听，就像是在唱歌一样，十分适合幼童学习。

如果它能够像千字文一样，可以大规模发行的话，那么，一者可以稍稍翘起一众把持着书卷子集的世家大族的根基。二者嘛，更是可以让大唐朝的幼童及早开智。

这可以说是大功一件！

“嗯！孔爱卿说地有理！”但反对大唐有利的事情，李世民都会去慎重考虑，在听到孔颖文的请求之后，李世民稍稍思索了一下，对李元霸说道：“元霸，你看看能否把这两部书卷给默出来？”

“可以，不过因为时间太长了，有的地方还需要回忆一下，所以今天是不成了！”

李元霸这坑货又在睁眼编瞎话了，对于考古学来说，这些儒家启蒙的东西，早就已经被他给深深地记载了脑袋里，怎么可能还需要回忆？

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突然想起这三字经中有一部分是这么说地：‘二十传，三百载，梁灭之……载治乱，知兴衰’

这一段文字可是超脱了唐朝好几百年的时间，你再牛叉，也不能够把几百年后的事情给说出来吧？

所以李元霸琢磨了这么一个托词，打算回家之后好好修改一下这段话。

而对于李世民的话，李世民和孔颖文并没有说什么。因为在他们看来李元霸并没有撒谎，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九年了，忘掉一些东西也很正常，是需要好好地回忆一下。

不过，有一点李世民有些在意，那就是李元霸方才诵念的百家姓中，‘赵钱孙李’，李姓竟然被摆排到了第四位，这让一向以老子圣人后代自居的李世民有些不能忍。

毕竟李氏皇子拥有部分鲜卑血脉，但是李氏皇族一直以老子李耳后代，来标榜李氏皇族乃是最正宗的汉人，以此来巩固皇权，这是李世民一直在做的事情！

而今，自己的四弟竟然送上了这样一份大礼，只要把李姓放到百家姓的最前面，那么当百家姓发行至整个大唐境内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再揪着李氏皇族不正统这个问题不放了！

多么完美的解决方略啊！

心中有些欢喜的李世民，看着李元霸说道：“元霸，这百家姓你在默出来的时候，把第一句‘赵钱孙李’的姓氏顺序变一下，就改成‘李钱孙赵’吧！如此方能彰显我皇家威仪！”

“……”

李元霸当时就无语了，心道：“你李老二还真是什么都干地出来啊！不是不想让其他的姓氏压李氏一头吗，还说的这么冠冕堂皇！”

尽管心中这样腹诽着，可李元霸还是点了点头，并没有多说什么。

反正最后拍板、推广的时候还要靠李世民，就算是李元霸将百家姓给改了姓氏顺序，也铁定会被李世民看好多遍的。

而经过李元霸这么一闹，今天的考校也只能够进行到这个阶段了。

接下来的时间，李世民又是发表了一通讲话，内容无非也就是鼓励自己的儿子、女儿们好好学习什么的，也没有什么新意。

一直到快到午时一刻的时候，我们大唐皇帝才志得意满地离开了弘文馆，当然免不了邀请李元霸去立政殿中用膳。

其实哪里是用膳啊，无非就是想让李元霸再给长孙皇后看看病情如何，是否得到了控制。

李元霸到现在可算是看清了自己这位便宜兄长的性格了，典型的重色轻弟，有了媳妇忘了弟弟。

不过想想也是，长孙皇后与李世民同甘共苦了这么多年，李世民对其多一些关心和爱护，似乎也是无可厚非。

第一百零四章终见药王

当李元霸跟在李世民身后来到了立政殿的时候，已经是午时二刻了。

早就有宫人提前来到了立政殿，通知长孙皇后，皇帝和武王要在这立政殿中用膳。

是以长孙皇后早早地便来到了殿门处，翘首等待着李世民的到来。

远远地，看到身上披着意见裘皮大衣，在宫女的搀扶下立在殿门口等待的长孙皇后，李世民顿时心中一紧，大踏步地急走了几步。

“观音婢，你怎地不在殿中好好休息，来这殿门处作甚？”李世民直接无视李元霸，轻轻牵住长孙皇后的小手，轻声问道。

要知道，这个时候的唐朝虽说远没有汉朝时那么严重的男女之防，可是有些女人，在外人面前也不会和自己的丈夫表现的太过亲密。

看到李世民的動作，李元霸暗中撇了撇嘴，心道：“看来我这位便宜二哥也是个老流氓，这当着外人的面都表现地这么肉麻，不带顾忌旁人的！我也真是醉了！”

长孙皇后似乎已经习惯了李世民的亲昵行为，病态的脸上露出了温婉的笑容，道：“陛下，四弟之前也曾说过，妾身所患之病需要多多地走动，这样有助于身体的恢复！”

“就是，皇兄！若是二嫂总是呆在殿中，就算是憋也能憋出病来的！”

李元霸看着面前虽说依旧先得有些憔悴，但是面色明显变得红润了几分的长孙皇后，笑着说道。

“行了，你这臭小子总是有理！”李世民没好气地瞪了李元霸一眼，说道。

李元霸嘿嘿一笑，道：“皇兄，还是赶紧进殿吧，自昨日到现在，臣弟可是还一直饿着肚子呢！”

“怎么，昨日在孝恭的府上还没吃够吗？”李世民一边牵着长孙皇后往大殿里面走，一边回头笑看了李元霸一眼。

李元霸一屁股坐在了一个锦墩上，从殿中的桌子上抄起了一块桂花糕咬了一口，道：“皇兄，你们怎么都知道了？”

“元霸，现在坊间可是都已经传开了，说你武王李元霸德艺双馨，文武双全。君子六艺，数、书、御、射，足以与那祖冲之、王羲之等人比肩！你这可是一下子就名扬整个大唐了！”

李世民把长孙皇后扶到火盆旁坐下，似笑非笑地看着李元霸说道。

李元霸耸无所谓地耸了耸肩，道：“臣弟可没有他们说地那么好！只不过是赢了几个仗着稍微有那么点能耐，就四处显摆的黄毛小子罢了，哪里有那么多的说道！”

李元霸对这些可是真心不感冒，他这一世只想做个逍遥王爷，什么功名利禄地，跟他一个铜板的关系都没有。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这多年了，你这性子还是一点都没变！”

李世民无奈地摇摇头，他可是很清楚李元霸的性格，这货在当年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做什么事情从来都是不计后果，更不论别人怎么看他，他都依旧是我行我素，就连他们的老爹李渊都管不了他，只能顺着他的脾气来。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李氏嫡系的四兄弟中，李世民与李元霸关系最好，无论什么事情，他都愿意和这个四弟倾诉一下。

“对了，皇兄，今天我赢了五姓七望的那几个小兔子崽子，他们还欠我一些赌注没兑现呢！如果他们不要脸地想要赖账，你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啊！”

李世民的话倒是给李元霸提了一个醒，昨晚宿醉，再加上一大早晨地被孔老头子给搞的焦头烂额，赌注的事情都差点忘了。

“你放心，五姓七望毕竟是世家大族，对于自己的面子看得很重！尽管这次他们失了颜面，可毕竟是当着一众文臣武官的面承诺的赌注，他们可不敢为了区区财帛，失了自己的声望！”

都说自己的敌人往往是最了解自己的人，这话一点不假。

李世民和五姓七望明里暗里地斗了这么多年，其实早就摸透了他们的性子，如果不是因为现在大唐渐渐稳定了下来，百姓也开始休养生息的话，李世民说不定就直接大军开拔，灭了这五姓七望了。

“皇兄，可不仅仅是些许财物，他们还输给我一千卷各类古籍孤本呢！这些东西最为重要，皇兄一定要帮我给盯紧了！”

李元霸根本就不怕五姓七望不给钱，他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这帮把持文人士子教育的名望氏族，不肯交出那些古籍孤本。

“哦？竟然还有这东西？”李世民闻言眸中闪过一抹精光，道：“如此，却是应该上上心了！”

作为大唐的皇帝，朝堂之上至少有五成的人是五姓七望培养的，或者干脆就是五姓七望的族人，这身边没有哥可用之人，那种无奈可是让李世民烦透了。

而今，李元霸竟然从五姓七望那里赢来了千本各类古籍孤本，虽说千卷并不算多，可是要知道，五姓七望保家底的东西，能差到哪里去？

那么到时候只需要将历史皇族的藏书，以及那些各类古籍孤本重复誊抄，之后再推广至整个天下间，广撒网之下还怕捞不到人才？

就在李世民还想要再向李元霸确认一遍的时候，刘三水走了进来，他低眉顺眼地说道：“启奏陛下，李将军回来了！”

“哦？他回来了？”李世民很惊讶，他直接站起身来，道：“快叫他进来！”

过了不过盏茶的时间，李元霸之前见过的李世民的超级保镖李隐，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对李世民抱拳行礼道：“末将李隐，见过陛下，见过皇后娘娘，见过武王殿下！”

“嗯，免礼吧！”李世民微一拂手，道：“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陛下所托，末将自是无功不敢返！”李隐冷峻的脸上充满了疲惫，但是声音中却透着一股子自信。

“人在哪？”李世民脸上充满了欣喜的神色，那样子就像是中了五百万彩票一样。

“就在殿外候着！”李隐一指立政殿外，说道。

李世民道：“快去把人请进来！”

“诺！”李隐应了一声，转身就往殿外走。

“皇兄，你这是……”李元霸有些莫名其妙的地看着一唱一和的两个人，傻傻分不清这什么情况。

“见到来人就什么都明白了！”李世民摆摆手打断了杨猛的话，自己却是伸长了脖子，向着殿门处张望。

须臾，殿门处传来了脚步声，随后就见一名身上穿着粗布道袍，个子不高，看起来又瘦又黑地，就像是一个拾荒者的中年人走了进来。

他那一头乌黑的长发上插着一根红木做的木簪，山羊胡随风飘摇，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质朴的气息。

“草民孙思邈，见过陛下，见过皇后娘娘！”

中年道人很是恭敬地对李世民和长孙皇后行了一礼，动作落落大方，并没有初见君王时的拘谨。

“哈？”

听到这浑厚的嗓音，李元霸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那嘴巴张得甚至都能够塞下一个苹果了。

“你……你说啥，你就是妙应真人，孙思邈？”

李元霸直接从锦墩上站起身来，满脸狐疑地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中年道人，直觉得怎么看怎么别扭，这特么的怎么和传闻中的差距这么大呢？

现在是贞观七年，也就是公元633年，算算时间，那孙思邈活到现在也得六十多岁了，可是面前这位……看外表也不过四十出头，正当壮年，怎么都不像是六十多岁的人吧？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以李元霸对后世那些国医圣手的印象，稍稍有点名气的，哪一个不是骨骼惊奇，恨不得在脸上刻着‘我是高人’四个大字？

而像孙思邈这样的药王，传说中的神医，怎么着也得是一个身材匀称，穿着月白道袍，手中甩着拂尘，一看就是仙风道骨的得道高人形象吧？

可是……尼玛，后世那某度神器中，出现的那张仙风道骨的孙思邈画像是谁画的？

你站出来，哥保证不打死你！

“呃……”

听到李元霸的问话，孙思邈明显愣了一下，他有些不自然地躲闪了一下李元霸的目光，道：“草民的名字已经用了六十多载，不过这妙应的道号却是

自己所取！若是这位大人没有认错人的话，恐怕您口中的妙应道人就是草民了！”

李世民对李元霸的问话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他奇怪地问道：“元霸，你怎么这么问？难不成你曾经见过孙道长吗？”

“啊……哈，没，没见过！只是孙道长这黑发黑须，全无半点苍老的迹象，却是让臣弟心中震惊啊！”

李元霸打了个哈哈，忽然想起根据史料记载，这孙思邈似乎是活了一百多岁，一开始的时候他还并不相信，可是这亲眼所见了，恐怕真的是确有其事了。

“呵呵，原来大人便是武王殿下！草民失礼了！”

听到李世民对那少年郎的称呼，孙思邈心头一惊，却是想起了在入宫之前，似乎长安城的大街小巷中，都在谈论武王李元霸如何如何，现在见到真人了，他还真是有些惊讶的感觉。

实在是李元霸这幅面相，太，太年轻，太稚嫩了！

第一百零五章药王的惊讶

（：月落太子，此人恶意刷我的小说一星评价票！我谁都没招惹，可是有钱人就是这么任性！山山想说，有没有谁，能够帮我刷点五星评价票？）

.....

经过了初时的惊讶，李元霸已经彻底放松了下来。

眼见着孙思邈向自己行礼，李元霸倒是坦然接受。毕竟他的身份摆在那里，估计这整个大唐，除了李世民有资格受李元霸一礼之外，其他的人还真就没这个胆子。

“孙道长，快快免礼！”李元霸上前扶起孙思邈，扭头看着李世民，道：“皇兄，你这也太不厚道了！直接告诉我你派李将军是出去找孙道长的就是了，干嘛还非得卖个关子？”

“哈哈，朕就是想看看，当你看到自己推崇备至的神医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会是个什么表情！”李世民哈哈笑了起来，很畅快。

长孙皇后也是掩嘴轻笑，红润的面颊上带起了一丝喜意。

“.....”

李元霸顿时无语了，对于李世民的恶趣味，他还能再说什么呢？只是在心中默默地呵呵了一声。

且不管李元霸蹲在角落中郁闷地画圈圈，这边孙思邈却是说道：“皇上，不知您急着唤草民进宫所为何事？”

“孙道长，朕索性就直说了吧！这次找你来，是想让你看看皇后所患的病！”李世民毫不犹豫地說道。

孙思邈听到这话之后，先是扭头看了长孙皇后几眼，随后皱着眉头想了想，说道：“陛下，请恕草民直言！皇后娘娘的病可是家传之病？”

“何谓家传？”李世民追问道。

“便是父传子，子传孙，孙再传子.....如此循环往复，交替不息！”孙思邈说道。

李元霸闻言眉头微微一挑，暗道：“神医就是神医，这中医讲究望闻问

切，这孙老头只不过是瞄了几眼，竟然就看出了二嫂的病乃是遗传！真是神医啊！”

李世民听到孙思邈的话后很是惊讶，旋即脸上漏出了欣喜的笑容，他说道：

“孙道长，皇后的病正是家传之病！朕曾经听辅机说起过，在他还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因为气疾之症去世了！甚至包括辅机自己也患有轻微的气疾，只不过远没有皇后的严重罢了！”

“孙道长，你一定有办法治好皇后对不对？”李世民越说越激动，他满脸希冀地看着孙思邈说道。

孙思邈点点头又摇了摇头，道：“陛下，可否让草民先为皇后娘娘诊断一下？”

“哦，对，对！倒是朕唐突了！”李世民有些恍然地点点头。

孙思邈小碎步走到长孙皇后身侧，从怀中去取出了一方小木盒，顺势打开，露出了里面琳琅满目的东西。

以李元霸的眼力，发现那小木盒子竟然是用上好的沉香木制成，虽说那木盒子的大小只不过比成人巴掌大上那么一点点，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那小木盒中，竟然放着一方青瓷脉诊，一小卷金针，一小卷银针，还有两只白色的小瓷瓶。

“都说这中医最宝贝的东西都放在随身的小盒子里头，看来这沉香木的盒子里头，就是这孙思邈最珍贵的东西了！”李元霸瞅着似乎从外表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小木盒子，双眼之中直冒绿光。

孙思邈可不知道面前这位看似无辜的武王，正在打他宝贝木盒的主意，只见他从那只小木盒中取出小巧玲珑的脉诊，放在了小胡桌上，旋即对长孙皇后说道：“娘娘，请把手腕搭在这脉诊上！”

“有劳道长了！”

长孙皇后对着孙思邈微微颌首，旋即挽起右手的袖子，露出了一小截皓腕，搁在了那白瓷脉枕上。

孙思邈谦恭地伸出三根手指搭载了长孙皇后的右手手腕内侧，开始诊起脉来。

起初的时候，孙老道脸上还没有什么其他的表情，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孙思邈的脸色渐渐变得惊讶、凝重起来，到得后来更是眉头紧锁，就像是遇到了什么难题一样。

过了足有半柱香的时间，孙思邈才收回了手指，口中喃喃低语道：“不对啊，不应该是这样啊？”

李世民很焦急啊，他听到孙思邈的嘀咕声，不由得说道：“孙道长，什么不对？皇后的病怎么样了？能不能治好？”

孙思邈有些茫然的抬起了头，当其看到李世民的时候却是眼睛一亮，道：“敢问陛下，皇后娘娘在今年之内可曾发过病？”

李世民道：“发过，而且就是在前几日的时候！”

“那就没错了！”孙思邈猛地一拍大腿，道：“陛下，上次皇后娘娘病发之时，是何人将娘娘救醒的，草民可否见此人一面？”

李世民目光怪异地看着李元霸，没有说话。

倒是孙思邈会错意了，他上两步，躬身对李元霸行了一礼，道：“王爷，您认识此人对不对？还请王爷将此人引荐给草民，若是有了此人相助，草民即便不能彻底治愈皇后娘娘的病，也能够让皇后娘娘此后不再发病！”

李元霸瞄了李世民一眼，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对其说道：“那啥……孙道长啊，上次救醒二嫂的就是本王，只不过本王那也是碰巧罢了！”

“啥？”

这次轮到孙思邈感到惊讶了，原本在知道面前这位便是坊间议论地沸沸扬扬的武王殿下时候，他还有些不置可否，认为不过是坊间在夸大其词，以讹传讹罢了。

可是当他知道面前的武王殿下，竟然就是那位能够在皇后娘娘病发之时，将其给救醒的人之后，却是神经元大乱，对之前李元霸的印象也一下子被打打了个粉碎。

“王爷，难不成您是在说笑吗？”

不过为了后续的治疗，孙思邈还是决定再确认一下。

“额……”

李元霸顿时无语了，难道哥就长得这么有欺骗性？哥又不是靠脸吃饭的人，怎么就不能有一两手的技能了。

看孙思邈的样子，似乎还是有些不太相信，李世民也在一旁帮腔道：“孙道长，皇后上一次病发，确实是元霸出的主意，才得以将皇后给救醒的！”

（我的小说《大唐超级奶爸》将在官方微信平台上有更多新鲜内容哦，同时还有100%抽奖大礼送给大家！现在就开启微信，点击右上方“+”号“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qdread”并关注，速度抓紧啦！）

<a>

第一百零六章真不愧是神医啊！

：想听到更多你们的声音，想收到更多你们的建议，现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qdread”并加关注，给《大唐超级奶爸》更多支持！

（：今日第一更！求点击，求推荐，求打赏~~~）

.....

“啊.....当真如此？”孙思邈惊讶无比地看着李元霸，很是郑重地说道：“既然王爷有如此高明的医术，为何还要寻找草民呢？”

李元霸翻了白眼，心道：“我这算哪门子的高明医术，搁在后世这就叫做医学常识！我要真有那技术，还至于找你吗？就我这两虾子，去给人家去当兽医，估计都没人要！”

见李元霸并没有说话，孙思邈继续说道：

“皇后娘娘的病症确实是气疾之症状！可是当气疾病发之时，病患会因为呼吸不畅，进而导致昏迷，如果不及时以金针行脉的话，怕是会有性命之忧！王爷，草民很好奇，您究竟是用什么方法，将皇后娘娘给救醒的呢？”

李元霸闻言楞了一下，并没有回到。

因为李元霸的方法涉及到了某些隐私，他不知道能不能说，所以特意看了李世民一眼。

李世民这个时候是一门心思地想要把长孙皇后的病给治好，哪里还会在意什么隐私不隐私的，是以他对李元霸微微点了点头，

得到了首肯，李元霸哪里还会犹豫，只听他说道：

“此法说起来也简单，就是先让病患平卧在床上，足部略高，头部放低，解掉她身上的外套，只留下亵衣即可。然后用热毛巾擦脸，从小腿向大腿乃至全身做重推摩和全手揉捏。”

说到这里，李元霸稍稍顿了一下，道：“对了，在病患知觉尚未恢复以前，不能给让病患嘴角沾哪怕一滴的水份，这样不利于病患恢复！”

“王爷，您所说的这救治方法有什么依据吗？”

孙思邈听着李元霸的讲述是眉头大皱，这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啊？可是为

什么皇后却偏偏醒了呢？

看到孙思邈那无限纠结的样子，李元霸也很纠结，总不能告诉你说，这是经过千百年后无数先人验证所得来的方法吧？

如果真这么说的话，恐怕孙老道会先给李元霸的脑袋来上几针，看看到底是不是被当年的那一道雷给劈坏了脑子！

“具体的本王也说不清楚，不过这方法是本王从一卷不知名的古籍上看到的，想来应该具有一定的根据吧！”李元霸随口胡诌了几句，反正这方法是他首创，谁都不能去告他抄袭。

“哦！”

孙思邈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本来嘛，孙老道这辈子就喜欢钻研个医术，再有就是潜心修道，而今好不容易碰到了如此神奇的医治之法，原本还想要观摩、学习一下，不过现在看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呼呼……”

就在孙老道心头无限遗憾的时候，那边的长孙皇后突然额头冒起了冷汗，胸口不断欺负，脸色也在一霎那变得难看起来。

“不好，这是又要犯病了！”李元霸看到这一幕，下意识地就要上前查探。

这边李世民吓了一跳，连忙指挥着刘三水道：“快，快去把气囊拿过来！”

看到李世民那焦急的样子，刘三水甚至都没应一声就一溜烟儿地向着后殿中了过跑去。

“别，不要动她！”

孙思邈大喝了一声，自沉香木盒中抽出了那一小卷金针袋子，右手往袋子中轻轻一抹，顿时在其指缝间出现了一枚细若牛毛，足有三四寸长短的金针来。

在李世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孙思邈就已经找准了穴位，并且一下子就刺进去三分之一，之后便开始慢慢地捻动起来，偶尔还弹一下金针的顶端。

也就在这短短的二十多个呼吸的时间里，刘三水已经气喘吁吁地跑了出来，同时他的手中还抱着一个明显缩水了不少的气囊。

“陛……”

他刚要说话，却被李世民给打断了。

这个时候，无论是李世民还是李元霸，他们的眼睛全都被孙思邈给吸引了过去。

随着孙思邈一根又一根地在长孙皇后身上的穴位扎着金针，长孙皇后的面容竟然渐渐地平息了下来，同时就连呼吸也渐渐变得顺畅了起来。

过了有足足半个时辰之后，当孙思邈把扎在长孙皇后身上的金针全都收回金针袋子，长孙皇后方才那将要发病的症状，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我靠，真是神了！”

孙思邈整个施针的过程，李元霸都看在眼里，等见到长孙皇后真的没有病发之后，吃惊地眼珠子都快要登出来了。

再看李世民呢？

此刻，他的脸上充满了欣喜之色，这连将要发病的情况都能够在反手之间压制下去，怪不得元霸对他推崇备至！

“观音婢，你怎么样？”

顾不得这么多人在看着，李世民的右手一把抓起长孙皇后的纤纤玉手，同时左手抚上了长孙皇后的面颊，那关切之意以及无限柔情，已经满满地写在了脸上。

刘三水、李隐以及孙思邈全都在一瞬间转过了身子，不去看两人之间那没羞没臊的亲密动作。

倒是李元霸这臭不要脸的家伙嘴里嘀咕着：“我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好吧，哥又邪恶了！”

一点回避一下的意思都没有。

或许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长孙皇后抹不开脸了，轻轻推了李世民一下。

李世民这才反应了过来，轻咳了一声，演示了一下，说道：“这个……孙道长，不知道方才皇后是怎么了？怎么会突然发病呢？”

听到李世民的话后，孙思邈这才回转过身子，道：“陛下，皇后娘娘这是因为上一次病发之时，血气郁结，并未及时引导出来，再加上近日里娘娘偶感风寒，风寒之症引动了血气郁结之处，只是肺金运转。是以皇后娘娘才会突然发病。”

“血气郁结、肺金运转下降……”

李元霸拧着眉头听着孙思邈这天书一般的话语，直想冲过去抽他一个大嘴巴子，对他呵斥一声：“说人话！”

李元霸听不懂，不代表李世民听不懂，眼见着他那便宜哥哥点了点头，李元霸顿时走了上去，小声地问道：“皇兄，这孙道长说地是什么意思？”

李世民脸上深沉的表情骤然一僵，过了好一会才说道：“不要问那么多！”

“我去……感情跟这不懂装懂呢！”李元霸顿时无语了。

李世民瞪了李元霸一言，看着孙思邈，道：“孙道长，皇后的病可有治愈的希望？”

孙思邈很认真地说道：“陛下，皇后的病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够治愈的，我还需要确定一个具体的治疗方案，不过您放心，就算不能够彻底治愈，草民也有八成的把握可以让皇后娘娘这气疾之症从此之后不再犯！”

“好！只要到道长能够让皇后的气疾之症不再犯，高官厚禄，珠宝财帛，任你选！”

李世民还真是霸气啊，典型的爱江山更爱美人，为了长孙皇后，什么都愿意拿出来了。

孙思邈对于李世民的许诺并没有动心，而是苦笑着对其说道：“陛下，草民什么都不要，只求陛下能够在草民为皇后娘娘治好所患之病后，您能够放草民重新回归山林！”

“难道孙道长不想为朕做事吗？”李世民眉头一挑，问道。

这话要是搁别人嘴里说出来，怕是孙思邈连搭理都不带搭理他的，可是面前之人那可是大唐朝的顶梁柱，圣人李世民！

谁敢忤逆他？不是作死吗？

“陛下……”

就在孙思邈思前想后，咬了咬牙要为自己申辩几句的时候，李元霸看不下去了。

只见李元霸轻轻一扒拉孙思邈，随后对李世民说道：“皇兄，孙道长闲云野鹤惯了，或许是一时间不习惯这种受人管束的日子！这样吧，你就容臣弟好好劝劝他，你放心，我一定能够把他给留下来的！”

要知道，李世民这货可是个心狠手黑的主儿，他连他的亲哥哥和亲弟弟都不放过，会在乎你一个牛鼻子老道？

李元霸可不想孙思邈就这么死在李世民的手里头，再怎么这位也是千古名医，可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

“好，元霸！”李世民点点头，道：“若是能够留下孙道长自然是好的，若是不能够留下来……嗯，朕也不会亏待了他！”

噗！

李元霸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给憋死，就你这一张俊脸拉的老长，明显不爽的样子，还不会亏待了他？骗鬼呢吧？怕不是人家前脚刚把长孙皇后的病给治好了，后脚你就叫人偷偷把他给喀嚓了！

真是要人命啊！

李元霸感到自己牙疼了！

在心中叹了口气，李元霸向李世民点点头，拉着孙老道就往外走，当他们二人走过；刘三水身边的时候，李元霸却是双眸一亮，停下了脚步。

“三水，把你手中的气囊给本王！”

李元霸不由分说地从刘三水的手中取过了气囊，这才心满意足地带着孙老道往立政殿外走去。

孙思邈虽然很好奇李元霸手中抱着的东西是个什么玩意儿，不过还是强忍住了好奇心。

两人一路直行出了立政殿，穿过了太极殿还在往前走。

这下孙思邈忍不住了，说好了的挽留呢，说好了的劝说呢？

看这行程路线，分明是要出皇宫，这怎么什么都不说地就往皇宫外走啊，于是孙思邈便问道：“王爷，我们这是要去哪儿？”(我的小说《大唐超级奶爸》将在官方微信平台上有更多新鲜内容哦，同时还有100%抽奖大礼送给大家！现在就开启微信，点击右上方“+”号“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qdread”并关注，速度抓紧啦！)

第一百零七章忽悠孙神医

：想听到更多你们的声音，想收到更多你们的建议，现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qdread”并加关注，给《大唐超级奶爸》更多支持！

（：今日第二更，赶在12点之前发出来了！打滚求各种点击、推荐票、打赏~~~）

.....

李元霸这头正憋得难受呢，终于听到孙思邈提问题的时候，却是有一种心花怒放的感觉。

他停下了脚步，忽然想起了什么，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孙道长，若是由于一天运动量过大，浑身特别疲惫，精神特别疲劳，有什么好方法可以缓解一下吗？”

孙思邈一时间没有跟上李元霸的跳跃性思维，愣了好一会才迟疑地说道：“这个，要看王爷想要什么样的效果了！如果您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他们恢复体力，那自然是药浴的效果更好，几乎是立竿见影的。如果不追求时间的话，那么就用内服的方法，七日之内当可恢复如初！”

李元霸眉头一挑，道：“哦？不知道这药浴都需要哪些药材，好不好弄到？”

“药材倒是好说，多是一些普通的草药，不过这其中却是有一味药引，有些难度！”孙思邈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什么东西？”李元霸表示很好奇啊，以他的身份地位，还有什么东西是他搞不到的？

“盐！”孙思邈说道。

“啊？”

这次轮到李元霸愣神了，他有些傻呆呆地说道：“盐怎么了？长安城的东西两市不都有贩卖盐的商铺吗？这有什么难的，直接去买就是了！”

孙思邈苦笑着说道：“王爷，城中是有贩盐的商铺，可是那些商铺中贩卖的都是一些粗盐。而这药浴的药引，所需要使用的却必须是那种白色的精盐！”

“这有什么区别吗？”

这一点李元霸还真是不情太清楚，尽管这货前世的时候是专攻唐朝历史的历史学家，可是对于部分大唐的风土人情，以及百姓的生活状态等等，还有很多不了解的。

所以这个时候，李元霸很是虚心地开口请教了起来。

孙思邈面色古怪地上下打量了李元霸几眼，忽然想起面前这位主儿可是王爷，虽说他沉睡了十九年的时间，可是十九年前，他也是出身李氏大阀，自小便是锦衣玉食，哪里知道什么叫做粗盐，什么叫做精盐？

晃了晃脑袋，孙思邈伸手钻进了略显宽大的道袍袖口中，掏啊掏地，掏了半晌，终于摸出两个小包来。

那两个小包全都是用动物皮子做成的，大概只有婴儿拳头大小，看起来鼓鼓囊囊的。

孙思邈把这两个小包摊在手中，剥解开来，顿时两种不同的食盐出现在李元霸的面前。

一种，自然便是后世常见的那种，细细的盐粒，莹白如月光一般；至于另外一种吗，则是一个个足有米粒大小的淡黄色结晶体。

李元霸从孙思邈的手中拈起了一粒结晶体丢进了嘴里，那结晶体刚刚沾到舌头上，李元霸的眼珠子顿时就瞪圆了，‘噗’地一口吐掉已经化地只剩下一半的结晶体，李元霸开始狂吐口水。

那种极不和谐的视觉冲击，看地孙思邈都是一阵阵地心惊肉跳。

“呸呸……”

李元霸一边吐口水，一边在心里头大骂：“我去，这特么的哪里是粗盐啊？我看比工业用盐都强不到哪里去？这味道……我也真是醉了！”

过了好一会，稍稍缓过劲儿来的李元霸，看着孙思邈道：“百姓平日里就吃这个？”

孙思邈摇摇头，继而又点了点头，道：

“王爷沉睡了多年，可能是有所不知。在入冬之前，这精盐虽说是贵了一些，但是平民百姓家的，平日里也能称上个一斤半斤的。但是在入冬之后，那些草原上的番邦异族为了能够成功越冬，屡屡侵犯我大唐边境。如此，商

道就断了，这样草原上的盐池就没有办法往关中送盐了！说起来不怕王爷笑话，就这一小包精盐，还是草民在入冬之前屯下来的呢！”

孙思邈的话中充满了苦涩，听得出来，他的言语间有些痛心之意。

李元霸沉默了，他的心中突然升腾起了一股无名火，他没想到这些番邦异族的危害竟然这么大，看来，他的动作也要抓紧了！

晃了晃脑袋，把不好的情绪甩出脑际，李元霸说道：“走吧，孙道长，你先随我去一趟太医署，拿一些药浴所需要用到的草药，至于精盐……嗯，这个本王会自己想办法的！”

此刻，李元霸想起了前世的时候，曾经看过的一个节目，叫做‘远方的家’。其中有一期就是说的食用盐的生产工艺。

到现在，李元霸还能想起一些其中的步骤，想来如果要制作出食用盐的话，还是很简单的。

“这个……王爷，草民，草民……”

孙思邈心中那是一千个不愿意，一万个不愿意啊。

当初孙思邈之所以拒绝朝廷的国子监博士，就是因为他习惯了不受管束，可以随时随地，时时刻刻地钻研医术和道藏经典的生活。

而今若是真进了朝堂，做了御用老中医，那还不成了笼中雀儿，想飞都甭想飞出去了！

正领着孙思邈往太医署行去的李元霸，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而且他还深深地了解，对付这样的人，那就得对症下药，他不是喜欢钻研艺术和道藏吗？

没关系，咱爷们儿有现代的医疗基本常识，再加上整个大唐朝的鼎力支持，还怕他不动心？

道藏方面就更简单了，不是还有袁天罡那个老神棍呢吗？

这俗话说得好，老神棍出马，一个顶俩，袁天罡一出手，李元霸还朕就不信孙思邈不中招！

所以，没容孙思邈把话给说完，李元霸就打断了他，道：“孙道长，你可知本王手中为何物？”

唉，拒绝的机会又被打断了！

心中叹了一口气，孙思邈的态度多少变得有些冷淡起来，他说道：“不知！”

李元霸自然听出了孙思邈态度的转变，不过他并不在意，而是‘嘿嘿’地坏笑了一下，随后把手中的气囊直接丢给了孙思邈，道：“孙道长，你打开气囊下方的那个小管，然后对着里面深吸一口气。”

“哦？”

孙思邈应了一声，找了找安置在气囊左下方的那跟牛筋管，随后便是狠狠地一吸气。

吸！

顿时有一股清凉的感觉自口腔中向上冲起，直达天灵！

这么舒服的感觉，孙思邈活了足足六十年，也从未有过，他下意识地又吸了一口气。

这次的效果比上一次还要明显，而且最显著的感觉就是，肺部运转的感觉很强烈，似乎整个人‘duang’地一下都舒服了！（我的小说《大唐超级奶爸》将在官方微信平台上有更多新鲜内容哦，同时还有100%抽奖大礼送给大家！现在就开启微信，点击右上方“+”号“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qddread”并关注，速度抓紧啦！）

第一百零八章老妖的异样

（：强推了，稳定更新，保底两更！照例打滚求推荐票，求点击，求打赏，求五星小说评价！）

.....

“王爷，这，这究竟是何物？”孙思邈感觉全都畅快起来了，这东西绝对比每日做完五禽戏之后的感觉，还要来的舒爽啊！

“上钩了！”李元霸心中一乐，一边走一边对孙思邈说道：“孙道长，此物名曰氧气，乃是这空气之中所蕴含的最适合用来呼吸的气体！”

“空气遍及整个天地间，这空气里面蕴含的东西还能够提取出来？”孙思邈顿时有些惊异了，他在这片广阔的天地间生存了有六十多年了，还真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当然可以！”李元霸理所当然地点点头，道：“就像这大地里面所蕴含的铁矿、铜矿一样.....只要使用的方法得当，都能够提取出来！”

李元霸这话可是不假，没见二十一世纪，二氧化硫、二氧化碳什么的，甚至还组成了一个拥有一百多种元素的化学元素周期表来荼毒苦逼学生们。

一些简单的化学元素，就连一个稍稍懂点化学的小学生都能够提取出来吗？

李元霸这个时候很想拍着孙思邈地肩膀，对他说上一句：“同志，科技在进步，社会在发展，要往前看呐！”

孙思邈闻言眼前一亮，道：“王爷，不知道这些提取的氧气可否用在治病上面？”

没等李元霸回话，孙思邈就自言自语地说道：“是了，既然这皮子里面的东西可以让人呼吸顺畅，头脑瞬间清醒过来，那么理应对皇后娘娘的气疾之症有些效果。若是在辅以金针行脉，以及药剂内服的话，治疗气疾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听到孙思邈的话后，李元霸是心中暗赞：“神医就是神医啊，只不过凭着吸了两口氧气就能够想到这么多，这要搁到后世，那绝对是国医圣手级别的！”

“不光是这些新奇之物！”

为了进一步忽悠住孙思邈，李元霸继续说道：“昨日，本王与五姓七望的进行赌斗，还赢了他们一千卷古籍孤本。本王相信这些古籍孤本中应该会有十几本的道藏或者医书药经，若是孙道长想看的话，等五姓七望兑现了赌约，本王会一一挑选出来，给孙道长送过去的！”

好一个以退为进！

李元霸这一招也太损了，明知道孙思邈就是那种不喜欢欠人情分，但偏偏还乐于助人的滥好人，还死乞白赖地往人家跟前送人情。

最可气的是，这人情还正好戳中了孙思邈的软肋！

真是红果果地阳谋啊！

其实这也就是孙思邈，如果换了另外一个臭不要脸的家伙，直接卷了你的道藏和医书跑路，你能咋地？

面对李元霸的人情，孙思邈果然无法拒绝，他沉默了半晌，道：“如此，却是有劳王爷了！”

对于这种认命的态度，李元霸还是很满意的，他哈哈一笑，道：“孙道长，你放心！其实你这入朝为官也没什么，我会去请求皇兄给你一个闲职！至于你的居所，如果你愿意的话，就住在袁天罡那个老神……袁道长的道观吧！”

吗的，嘴秃噜了！

李元霸大汗，差点把老神棍这仨字给说出来。

“袁道长！”孙思邈的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神色，他急急地上前两步，说道：“王爷，此话当真？”

这老神棍不过是一个修道修傻了脑子的家伙，有什么好崇拜的？难不成您有断袖之癖？

李元霸暗自腹诽了几句，对孙思邈说道：“你放心，袁道长的道观大得很，本王相信，有个志同道合的人能够与他谈论道法，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谢王爷！”

孙思邈大喜过望，对李元霸躬身行礼。

李元霸扶起孙思邈，不禁想道：“唉，看来哪个时代都不缺乏狂热的粉丝。婊啊！一个中年老神棍，竟然有一位神医做粉丝，这事上哪说理去？”

.....

当李元霸和孙思邈从太医署中拉出一马车的中药材，晃晃悠悠地往玄武门方向走去的时候，日头已经升到了中天。

这样的天气，还是比较适合在外面晒晒太阳的。

驱车赶至玄武门那万名左武卫兵将们的演武场前，尚未临近便听到一道道狂野的嘶吼声。

孙思邈有些奇怪地看了李元霸一眼，道：“王爷，这里怎么会有军营驻扎？”

按照大唐的规矩，领兵将领若是没有皇帝征召的话，不得随意进长安。

若是自行入内，便是意图谋反，有意刺王杀驾，这就直接拉出去给看了，而且还连带着九族尽受牵连！

可是听这嘶吼声，分明是得有千军万马啊！

李元霸笑了笑，说道：“孙道长有所不知，这玄武门乃是卫戍皇宫的关卡重地，此地常年有三千精兵把守！至于如今这里为何会有这么多人！这个请恕本王不能相告！”

李元霸秘密训练这一万左武卫大军，目的就是对付那些番邦外夷，同时也是为了震慑住五姓七望。这件事情少一个人知道就躲了一分安全！

当然了，他今天之所以把孙思邈带到这里来，一者是为了让孙思邈，根据那些正在进行针对性训练的一千名左武卫兵将们的疲惫情况，调制出药浴，这二者，自然是想要把孙思邈给彻底地绑在大唐的站车上。

孙思邈不明白这些，不过他隐约感觉到自己似乎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抓进了大唐这座巨型的牢笼，怕是这辈子都不能逃得了了。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孙思邈本就是一个思想豁达的人，想那么多也没用。

.....

驱赶着马车入了万名左武卫的演武场，李元霸刚刚从马车里面露出了个

脑袋，程咬金就火烧屁股一般地跑了过来，道：“王爷，您可算是来了！您快去看看吧，疯了，那帮一千名左武卫兵将们全都疯了！”

李元霸被程咬金整懵了，什么情况就疯了？

算上昨日的半天，这才刚进行了有一天的训练吧，怎么就疯了呢？

“知节，你在讲什么胡话？”李元霸瞪了程咬金一眼，道：“这才一天的功夫，怎么可能就有人疯了呢？”

“唉，俺……这……走吧，快跟俺老程走，去了您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程咬金这也是急的，只不过昨天一下午没来，今天凌晨赶来之后就来了个华丽大转身，太尼玛邪门了！

也来不及把孙思邈介绍给程咬金认识，李元霸就被程咬金给拉向了东南角，那一片属于李元霸特意挑选出来的，一千名左武卫兵将们的训练场。

刚刚来到这一小片训练场，就听到两个不同的声音，一单一群两高：

“老子是谁？”

“你是鹰，你是雄鹰！”

“你们是什么？”

“我们是鸟，我们是菜鸟！”

“你们的命运是什么？”

“被雄鹰欺负，受雄鹰的气，给雄鹰虐！”

演武场中，只见苏定方大冬天的穿着一件薄薄的单衣，那紧身的衣帛，将他的身材衬托的极尽雄壮。

此刻他手中拿着个一头大一头小，卷成喇叭形状的薄铁片子，一边转着，一边从小头中大吼大叫。

而那一千名原左武卫兵将们呢？

其中有五百人，一个个就像是委屈的小媳妇一样，身上也穿着单衣，十人排成一列，将一根直径足有十五公分，长近六米的原木，从左肩膀换到右

肩膀上，同时中气十足地回应着苏定方的吼叫。

另外五百人，则是在另外一边昨天下午匆匆搞出来的泥潭里，做着上下蹲起的动作，那口中大吼的内容，与之前的五百人如出一辙。

只不过这一队五百人，是由李元霸并不认识的一名壮汉在带领着。

“王爷，您看看，这些家伙们不是疯了是什么？”程咬金有些气愤地指着两个不同的五百人队，道：

“现在可是深冬，若是任由他们这么练下去，怕是不死也得去半条命！王爷，就连俺们左武卫大军都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训练，这不是把人往死里练吗？”

李元霸闻言看了程咬金一眼，道：“知节，先前我们可是有过约定的！本王要怎么训练他们是本王的事，你不得干涉！今天你这是怎么了？”

程咬金脸上的表情一僵，道：“王爷说的这是哪里话？再怎么这些小崽子们也是从俺老程的手中送出去的，难不成要俺眼睁睁地看着王爷您把他们都练死吗？”

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着程咬金，说道：“知节，你的脾气本王还不了解？以你之前的那个训练计划来看，恨不得练死他们，现在本王的练兵方法和你的一比，可是相差甚远！老实交代，你这家伙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李元霸可是知道程老妖精坏着呢，他不可能只是单纯地为了这么一个简单的目的来阻止他，指不定又在憋什么坏主意呢！

“这个……”

真面目被拆穿，就算是以程老妖那堪比城墙一般厚的脸皮，也编不下去了，他立马收起了脸上的焦急之色，道：

“王爷，您看俺老程对您不错吧？这一千兵将，可都是从左武卫兵将中精挑细选出来的，那一个个绝对是敢打敢拼的精兵悍勇……”

“停！”李元霸无情地打断了口沫横飞的程咬金，道：“说正经的！你要是再敢跟这说些有的没的，信不信本王把你给丢出去！”

<a>

第一百零九章不破楼兰终不还

（：第二更！求点击，推荐票，打赏，五星评价票~~~）

.....

“嘿嘿.....”

程咬金这夯货搓了搓粗糙的大手，咧着嘴说道：“王爷，您可能还不知道吧？陛下登基之后，曾立承乾太子悬弧之辰的前一天为冬猎之日，每年到了冬猎之日，陛下便会调遣一支军中精锐的卫队进行卫戍工作！”

“你想要表达什么？”李元霸眉头一挑，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

“这个.....王爷，去年的时候，卫戍工作被老黑那个浑淡给抢了去！今年的话，又有牛进达这个夯货挑头，蹦跶地极其欢实.....您能不能在陛下面前帮俺老程说说情，今年就让俺们左武卫去好了！”

程咬金脸上很没有节操地出现了谄媚的笑容，他说道：“俺们在这玄武门都驻守了三年了，浑身痒痒地难受，再让俺们这么守下去，嘴里怕是都要淡出鸟来了！”

李元霸呵呵一笑，道：“你还想带上本王这一千名兵士？”

“那是自然，这驻守玄武门的兵士们全都是俺的老部下，这次的冬猎若是能够由俺来安排卫戍，肯定得带上俺所有的家底！”

程咬金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似乎本该如此一样。

“你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吧！”李元霸无情地击碎了程咬金的幻想，道：“别说这一千名兵将你带不走，就是外面的九千兵将，你也一个都甭想带走！”

“啊？”

这下程咬金不干了，即便你武力比老子高，地位比老子高，威望比老子高，可是这帮小崽子们总还是老子的兵吧？

你不能这么干，这他娘地不是明目张胆地抢老子兵权吗？

心中怒意上涌的程咬金，怒瞪着李元霸，道：“王爷，俺需要一个解释，一个合理的解释！”

“啪！”

李元霸打了个响指，道：“好，你不是想要个理由吗？本王给你！”

说着，他对孙思邈伸出手，道：“孙道长，借你方才给本王看的東西一用！”

孙思邈楞了一下，这才从怀中摸出了方才的小皮包，李元霸直接取过了那个装着粗盐的，丢给程咬金，说道：“打开它！”

现在的程咬金其实还是愤怒的，不过当他看到李元霸那平静的面容的时候，却是不知道为什么，怒火突然间降低了几分。

他低头看着手中的小包，隔着一尺多的距离就闻到了一股淡淡地咸味。

他将小包大开，看到里面那些呈现淡黄色，足有米粒大小的粗盐的时候，骤然一愣，道：“这是什么？”

“哼，这是什么？”李元霸脸上出现了轻蔑的笑容，道：“程知节，你这世家大族之后，自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孙思邈在一边听的直咧嘴，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本王来告诉你，这便是平日里，百姓所食用之盐！”

李元霸顿了顿，继续说道：“你若是能够把这一包盐全部吞食，本次冬猎的卫戍之责，本王就许给这守卫玄武门的万名兵将了！”

程咬金到现在还有些不明所以，不就是一包盐吗，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伸出右手捻起几粒淡黄色的粗盐，看也不看地就直接给丢进了嘴里。

“嗯？”

下一刻，程咬金的眼睛都瞪直了，他直接向着不远处的一方水井处跑了过去，同时嘴里还在不断地往外吐着口水。

咕咚，咕咚……

狂灌了几大水瓢，甚至还飘着冰碴子的冷水，程咬金这才恢复了过来。

李元霸缓步走了到了程咬金的身旁，他的脸上并没有幸灾乐祸的神色，

甚至比刚才的表情更加平淡了。

他看着程咬金，说道：“如你这般弃之如敝履，嫌之似糟糠的东西，就是我大唐百姓的所食之盐！如果不是那番邦外夷之族，侵犯我大唐边疆，我大唐百姓何至于连精盐都吃不上？”

李元霸并没有就此罢休，他近乎狂野地冲着程咬金低吼道：“我堂堂的天朝上国，屡次国家危难之际不受番邦外夷边患之扰？犬戎大破周都，匈奴破大秦之都，更曾困汉高祖于白登七日……”

用来忽悠李世民的那一套再一次被拿了出来，不过效果很明显。

此刻的程咬金，早已经被李元霸的情绪所感染，一脸震惊地等着他，楞楞地说不出话来。

李元霸才不管程咬金此刻是个什么表情， he 现在是越说越上头，越说越气愤：“到我大唐之时，虽灭了东突厥，但却有薛延陀、回纥等小国肆意挑衅，以致我大唐边疆百姓流离失所，生命遭到威胁；关中百姓，在这深冬之际更是无精盐下灶……番邦外夷不灭之，何以为家？”

或许是李元霸说的太过煽情，也或许是程咬金认识到了自己的自私，总之他和孙思邈两个人，全都傻呆呆地看着李元霸，那样子就好像是第一次见他一样。

借着此刻兴奋过了头，李元霸转头远眺遥遥看不见的玉门关，突然放声大唱：“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终不还！”

那声音嘹亮、沧桑，响个东南角的演武场，它满怀着豪情壮志，孕育着无尽的锐气，似乎要将天都捅出一个窟窿来！

此刻，两支五百人的队伍全都停了下来，他们扭头看向了声音的源头，却见一名少年郎长身而立，乱发披肩，说不出的狂放不羁！

“是王爷！”

“是武王殿下！”

这群左武卫的兵将们一脸狂热地看着李元霸，突然齐声高喝了起来：

“将军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是渺小的，但是一百人，一千人的声音，足以撼动整

个左武卫大军的演武场！

渐渐地，那剩余的九千人也被这里的声音给吸引了，他们下意识地附和了起来，只感觉这两句诗中，虽然饱含着一种悲壮的基调，但是那种誓死守卫边疆的情绪，却是融进了他们的骨子里！

恨不得现在就让他们去边疆，狠狠地去冲杀一番才好！

程咬金此刻的表情很古怪，他的脸色从黑色变成了高原红，又从高原红化成了深紫色，深紫色中又带着点点淡黄……

第一百一十章过把教官隐

（：今日第一更！求推荐票，求打赏，求五星小说评价！）

.....

“王爷.....这，未将知错了！”

过了好半晌，程咬金开口了，此刻他的气势已经完全弱了下去，因为他感受到了李元霸内心中的那股子悲愤，知道是自己方才太过冲动了。

“你昨日不是问本王，皇兄究竟为何突然让你征调一万名左武卫兵士归于本王麾下吗？好，今日本王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李元霸看着程咬金的眼睛说道：“本王向皇兄承诺，用两个月的时间，将这一万名左武卫兵士们，全都训练成可以以一挡十的精兵悍将！并且.....”

说到这里，他瞄了孙思邈一眼，待发现其脸上并无异色的时候，这才从牙缝了挤出了一句话：“并且决定以这一万名左武卫兵士，奇袭薛延陀部！所过之处，遇人杀之，遇牲畜灭之，遇屋舍、粮草毁之！过境之地，赶尽杀绝！”

程咬金倒抽了一口凉气，只感觉俩眼发黑，这小魔头是疯魔了吗？竟然想以万人对抗薛延陀部至少十万的铁骑雄兵，这是想要败光左武卫的家底吗？

“王爷，你，你.....”

程咬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也不知道是被李元霸的话给气的还是吓得，反正此刻他是上气不接下气，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王爷，上天有好生之德，那番邦夷族之人也是娘生父母养的，您这赶尽杀绝，似乎是有些太过残忍了吧？”

很神奇的，孙思邈并没有纠结李元霸的一万大军能否灭得了薛延陀，而是本着道家慈悲，以及人道主义精神开始劝解起李元霸来。

李元霸冷笑了一声，眸子中甚至还带着点点血色，他说道：

“那番邦外夷入侵我中原大地之时，杀我男丁，掳我妻女，抢尽珠宝金银，更有甚者竟然毁屋屠城！既然这帮番邦夷族视我大唐百姓为草芥，那我便视番邦夷族为蝼蚁！蝼蚁之死，与本王何干！”

冷血，嗜杀！

这就是孙思邈此刻的想法！

纵然是程咬金被成为混世魔王，也没有干过这事儿啊？

“程知节，本王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如果能够将手中的粗盐尽数吞食，本王就将这冬猎卫戍之责交于这一万名左武卫大军，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说完，李元霸看了孙思邈一眼，就直往那一方泥潭的方向走了过去。

孙思邈和程咬金并不熟识，所以也跟在了李元霸的身后而去。

井边，只剩下了程咬金，面色纠结地在那里呆愣愣出神。

.....

一众兵士们的情绪已经被李元霸给彻底调动了起来，此刻他们也没了继续操练的心思，远远地看到李元霸向着他们的方向走来，一个个激动地满脸通红。

“见过王爷！”

五百名兵士们，一个个双脚一并，右拳狠狠地锤在了自己的心口，声音洪亮。

这个行礼的动作是李元霸特意指定的，这个动作简单，同时也表达出了心中对于上级的尊敬之意。

“好！”

看着泥潭中这些浑身污泥，却依旧精神饱满的兵士们，李元霸笑了，他没有别的言语，只有一个字。

可是这一个字，就让五百名兵士们激动得无以复加。

要知道，面前这人是谁？他可是十九年前，大唐军中当之无愧的战神，武力无双，勇冠三军！

有这一句称赞之言，纵然是万金财帛都无法替代！

“启奏王爷，左武卫千人队，后五组百人小队，正在进行阻力操演，请王爷示下！”

方才手中拿着简陋的扩音器，指挥这些兵士们的壮汉走了过来，同样的并脚握拳于心口。

李元霸在昨日离开之前，特意将这素质千人对划分为十个组，每组百人，因为这一片演武场有些偏小，是以李元霸把这十个组分成了两部分，各自训练。

“嗯！”李元霸对这壮汉点点头，继而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末将刘仁轨！”壮汉声音依旧洪亮。

刘仁轨，刘仁轨……

忽然，李元霸眼眸一亮，想起了这刘仁轨究竟是谁来了！

刘仁轨，字正则，乃是汴州尉氏人，唐高祖、唐高宗年间，历任给事中、青州刺史。因救援新罗，在白江口之战大败倭国、百济联军而名震天下。

没想到现在他竟然在这左武卫大军中驻守玄武门，还真是有些出乎李元霸的预料。

“刘将军，辛苦了！”

虽然李元霸并在不知道这千人队是如何选出操练之人的，不过对于比起被操练的人，这掌控操练的才是最辛苦的。

“末将惶恐！”

刘仁轨脸上露出了衣服惊惶地样子来，这倒不是他装的，而是真的有些惊惶。

说起来，昨天下午的时候，他们千人只见彼此进行武斗，选取操演之人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这操练五百人的工作有多难，只是单纯地想要证明自己是最好的，是最牛叉的。

可是当刘仁轨真正得到操练权限的时候，却发现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个坑，而且比想象中的要难上很多。先不说别的，就光是这训练手册上的第二条，令行禁止，就很难做到，就更不要提后面的了！

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刘仁轨脸上才会出现惊惶地表情。

“怎么？刘将军有难事？”李元霸可不是傻子，他自然能够看出刘仁轨脸上的神色不对。

这个时候没等到刘仁贵说话，苏定方的声音就从李元霸身后传了过来：

“王爷，您的训练任务真的很难完成！这帮家伙们都是多年的老兵痞了，虽说作战悍勇，敢打敢拼！平日里遵守军规还好说，可若是令行禁止，就有些困难了！”

李元霸扭头看了一眼同样身穿单衣的苏定方一眼，恍然道：“也怪本王没有考虑清楚！这样吧，你们先去让兵士们去吃些东西，待未时一刻，让他们集中在这演武场中，本王亲自来操练他们！”

.....

时间匆匆流逝，李元霸和孙思邈在这军营大帐中简单地吃了一点点东西，期间李元霸也把孙思邈介绍给了已经想通的程咬金。

当程咬金知道面前这位就是关陇之地大名鼎鼎的孙思邈的时候，更是吃惊不已，因为这家伙曾经答应过秦琼，一定会为秦琼找到最好的郎中，为其治疗身上的伤势。

当年听闻孙思邈医术高卓，还曾经花费了一段时间去寻找他，奈何那时候的孙思邈早已经隐居，是以程咬金并未寻到。

而今孙思邈自动送上门来了，程咬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

时间已经到了未时一刻，李元霸早早地便在演武场前的小石台上等候。

似乎军人的时间观念很强，在未时一刻刚刚到来之际，所有的兵士们像是卡着点似地，出现在这小型的演武场中。

李元霸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如果是后世的军队，就算晚了哪怕零点零一秒，也算迟到，迟到就得受罚！所以每次在上级规定了时间之后，兵士们都会提早赶到。

看着一个个精神饱满，但是队列却极其松散的兵士们，李元霸皱了皱眉头，手中拿着一个简易版喇叭，大吼道：

“本王名叫李元霸，这一点相信诸位都已经知道了！从今往后，你们这一千名兵士就归本王管辖！是以，本王需要对你们说三条规矩，你们必须得遵守！”

说到这里，李元霸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第一条，绝对服从命令！第二条，绝对服从命令！第三条，还是绝对服从命令！告诉本王，你们能不能够做到！”

“做得到！”

在这军营中，服从命令本就是他们的职责，所以对于李元霸的规矩，兵士们并没有感觉到不妥。

“你们在说什么？本王听不到？”李元霸皱着眉头，很是不满地吼叫道。

一众兵士们再次齐声叫了起来：“王爷，我们做得到！”

“你们的声音都只有这么大吗？怎么像是羊叫一样，就你们这样的，怎么保家卫国，上阵杀敌？”李元霸今天是吃错药了，不断地刺激着这帮可怜的兵士们。

“王爷，我们做得到，做得到！”

这次所有的兵士们全都拼了命了，他们放肆地嘶吼着，表情狰狞，脸色憋得通红！

正在外面的大演武场中看着手下们自行操练的程咬金，被这突然暴起的嘶吼声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有大军杀上玄武门了。

“谁？什么情况？”程咬金有些茫然地看着副将，说道。

“大将军，是东南侧！”副将十一个长得浓眉大眼的青年人，他指了指东北角的笑演武场，声音里透着股子好奇。

“哦！那小魔头又在鼓捣什么？”程咬金嘴里咕哝了两声，不过却是没有起身过去看看。

毕竟中午的时候，李元霸的话太过震撼了，程咬金还需要好好消化一下。

.....

东南角，小演武场。

“嗯，这声音才像是个大老爷们！”

看着一个个喊得脸红脖子粗的兵士们，李元霸很是满意地点点头。

其实这货心里头齜.齜着呢，他之所以这么刺激这帮兵士们，就是因为前世上大学军训的时候，受那个黑脸教官荼毒，这次纯粹是想过一把当教官的隐。

当然效果很显著，那种酸爽，李元霸恐怕会得瑟好几天了！

第一百一十一章皇子们来了

（：第二更已更！继续各种求~~~）

.....

“现在本王给你们一个选择，若是你们怕苦、怕累、怕死，那就赶紧地离开这里，本王不怪你们！”李元霸紧了紧手中的铁皮喇叭，继续说道：

“当然了，不仅仅离开这千人队，而是离开驻扎在玄武门的左武卫大军！因为半月之后与你们程大将军的赌斗，不管胜负如何，你们这一万人的掌控权始终都在本王的手里！也就是说，半月之后，外面的九千名兵士也都会按照这一套操练方法来进行操练！现在，你们做出选择吧！”

李元霸这话说的有点无情了，这等于是直接将这一千名左武卫兵士们推到了悬崖边上，进一步就是地狱，退一步就是天堂。

不过这里的天堂并不是指真的就可以安逸了，而是被人从玄武门万名左武卫大军中剔除出去，即便仍旧留在左武卫府，也会被所有左武卫府的兵士们看不起。

这个中的煎熬和艰难，足以让这些曾经为大唐抛头漏撒热血的铁铮铮的汉子们，郁闷到死！

“王爷，我等不离开！我等愿誓死完成操练！”

对于李元霸的花花心思，这些大唐的死忠分子们并不懂，或者说没有哪怕一丁点的觉悟。

可是他们除了当兵还能干些什么？离开了玄武门万人大军，这个左武卫府中最精锐的军队，他们又能去做什么？

所以他们没有退，没有一丝一毫的退缩！

“既然你们已经做出了选择，那本王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后悔，因为后悔的代价，你们付不起！”李元霸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吐着，声音中似乎带上了肃杀之气。

短暂的沉默之后，李元霸舒展了一下身体，道：“好了！现在你们按照昨日分好的组别，依次排好队形！”

李元霸话音方落，这支千人队就已经自动打散，变得哄乱了起来。

嘈杂声混杂着相互推搡时候的咒骂声，就跟长安城的东、西市一样喧嚣，吵闹！

看到这种情况，李元霸在心里头彻底失望了，暗道：“这帮老兵痞啊，看这样子还不如三年级的小学生呢！唉，我现在算是明白当年军训的时候，教官的无奈了！”

就在一众兵士们，乱哄哄地还在寻找昨天下午才排好的位置的时候，身穿盔甲，活脱脱像是一个小将军的程处弼由远及近地跑了过来。

李元霸见到这个小家伙，不由得微微一笑，道：“处弼，你小子不在前面参加操练，来本王这里作甚？”

程处弼先是有些艳羡地看了一眼仍旧有些乱糟糟，还在排队的一千名左武卫兵士们一眼，随后对李元霸抱拳行礼道：“这个……启禀王爷，在行营之外来了几个人，您最好是亲自去看看！”

李元霸没想到程处弼只不过是过来报信的，他有些疑惑地问道：“谁？”

“您去了就知道了！”程处弼的嘴巴很严，不肯透露一个字。

“你这臭小子，如果来的人不重要，本王让你父亲把你赶出左武卫府！”

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程处弼一眼，吩咐苏定方和刘仁轨看着一众左武卫兵士，随后跟在程处弼身后向着玄武门行营外走去。

……

玄武门，左武卫行营之外。

四名身着锦衣，看起来不过十三四岁的少年郎，正聚在一起聊着天。

哟，还都是皇子，怪不得那程处弼说要李元霸亲自出来看看。

“太子哥，你说四皇叔他会收下我们吗？”

身材有点胖乎乎，穿着一袭淡蓝色长袍，脑袋上还顶着一顶加厚版折巾帽的郅王李浑，看着面前略微有点跛足的太子李承乾，问道。

李承乾仍旧是那一副似乎谁都欠他钱的嘲讽脸，不过相比起前几天的时候，多了一丝的柔和。

他看了身后胖乎乎的李浑一眼，道：“小七，既然父皇让我等来，那就肯定算准了四皇叔会收下我等！我等还是不要想东想西的了！”

李承乾话音方落，穿着一身加厚长袍，身高足有六尺的梁王李愔，就把一条胳膊搭在李浑的肩膀上，吊儿郎当地说道：

“太子哥说得对！小七，你就是胆子太小了！不要我们的话，正好就直接回去。我可不想成天和那个暴力的四皇叔呆在一起。难道你们没有听说吗？那天四皇叔把侯将军揍得那叫一个惨哟，想想都叫我不寒而栗！”

“六郎慎言！”

长相颇为俊美的蜀王李恪，狠狠地瞪了吊儿郎当的李愔一眼，道：“四皇叔岂是我等可以妄自评论的？你若是再敢放肆言语，当心被有心人听到，去父皇那里告你一状，保准你吃饱了兜着走！”

说着，他还有意无意地瞟了一前面的李承乾一眼。

言下之意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其实，说起来这李恪这哥们儿也挺悲剧的，不仅文武兼备，而且李世民更是常称其肖己，曾经有意立其为储。可倒霉就倒霉在这一点上，这李恪的老爷，也就是他外公是谁？

那可是前隋的暴君隋炀帝杨广，单是在这一点上，就限制了他继承大统的希望！

而且，在最后的时候，更是被房家老二房遗爱诬陷其参与谋反，再加上长孙老流氓的陷害，致使其被自己的李治给赐死。

这倒霉催的！

李愔自然注意到了李恪的眼色，不过显然他并没有在意，而是继续说道：“真是羡慕五哥、四哥他们俩啊！一个身体太过臃肿，行动不便；一个抱恙在床，下地都困难。唉，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

“什么这么倒霉？”

就在李愔话音落地的一刹那，一道清朗的声音就穿了过来，顿时吓得李愔哆嗦了一下。

“四，四，四皇叔！”李愔像是见了鬼一眼地看着李元霸，道：“李愔见过四皇叔！”

“承乾（李恪、李浑）见过四皇叔！”

其他三人也不敢怠慢，齐齐向李元霸行礼。

“行了，跟我这没那么多的虚礼！倒是你们几个小家伙，不在弘文馆中读书，跑来这里做什么？难不成是找我有事吗？”

李元霸刻意摆出来一副威严的面孔，至于带着他一起过来的程处弼，已经被李元霸开启了自动忽略程序。

第一百一十二章半个时辰的煎熬

：想听到更多你们的声音，想收到更多你们的建议，现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qdread”并加关注，给《大唐超级奶爸》更多支持！

四名皇子中，只有李承乾还算和李元霸有过接触，是以李承乾站了出来，道：“四皇叔，父皇听闻您要训练一千名左卫兵将，特命我等兄弟四人同来，与兵士们一同操练！”

“你说啥？”李元霸有些吃惊地反问道：“皇兄是这样说的？”

“不敢欺瞒四皇叔！”

李承乾等四人默默点头，其实他们心里头也很纠结，这么暴力的四皇叔，谁晓得操练的时候会吃什么苦头？不过皇帝老子的话比天高，不来的话恐怕有的苦受了。

“好吧，既如此，你们四个都跟我过来吧！”

李元霸不知道李世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他也懒得去细想，反正他这个奶爸的身份是跑不了了，晚一天带孩子是带，早一天带孩子也是带，还不如赶早兑现承诺。

再者说了，今天下午他之所以要亲自训练兵士们，只不过是心血来潮，想要树立一个标准，一个威信罢了。

反正过了今天，所有的操演工作都要交到苏定方和刘仁轨的手里头，正好这群孩子也可以放养了，我特么的真是太机智了！

想通了这些，李元霸顿时感觉心中舒畅了许多。

.....

当李元霸领着自己的四个大侄子回到小训练场的时候，那一千名左卫兵士们都已经排好了队形，看那高矮个排列的样子，倒是花了不少的心思。

站在小石台上左看了看，又看了看。

突然李元霸眼睛一亮，对着不远处站在最前面，靠自己的武力成功当上一支百人队队长的赵三炮招了招手。

赵三炮小跑了过来，向李元霸行了一礼，道：“见过王爷！”

而李承乾他们这四个皇子，很少在这些兵士们面前露面，是以赵三炮以及一众左武卫兵士们并不认识他们。

李元霸把李承乾他们几个拉过来，对赵三炮说道：“三炮，这几个小子都是权贵之家出身，这次他们几个的父母拜托本王操练一下他们。以后这四个小家伙就归你管了，这训练量，依本王看就减到你们训练量的五分之一吧，毕竟他们几个还是孩子！具体的度，等训练正式开始之后，你自己拿捏！”

“是，王爷！”

赵三炮对李元霸是言听计从，即便他心里有些嫌弃这几个看起来细皮嫩肉的小子，但是也没有出言反对。

“那好，你先带着这几个小子去换衣服，至于住所嘛，你去与定方说，就说是本王说地，让他们几个小家伙和他住一间屋子！”李元霸摸着下巴，说道。

按照李元霸之前的标准，这些兵士们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普通兵士们是一级，百人队长是一级，最上一级就是两位教官，也就是掌控操练的两人了。

其实这些标准也只是在居住问题上有所体现，就好比苏定方和刘仁轨，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房间；再有就是赵三炮他们这些百人队的队长，两人一间屋子……至于其他的一些权利，三者平等而论。

要是按照李元霸的心思，直接就给他们四个熊孩子丢到这帮老兵痞的屋子里，不过考虑到他们的老爹实在是太牛叉了，还是赶紧打消了这个念头。

重新回到小石台上，李元霸居高临下地看着一千名左武卫兵士，道：

“说实话，对于你们方才列队的表现，本王很不满意！就这种慢吞吞，嘈杂无比的列队表现，怕是三岁孩子都要比你们来的要快，要准！是以，本王现在对你们进行第一项训练，队列！”

就在这个时候，下方传来了一声大叫：“王爷，队列有什么好练的？我等每日也都会练习队列，不过上战场杀敌，似乎也用不到队列吧？”

“谁？是谁在说话，站出来！”

苏定方浓眉一蹙，大声呵斥了起来。

相比起别人，苏定方现在可是很佩服李元霸的，因为他已经把李元霸的

操练手册读完了，那手册里面涉及到了各方面的操练，相信若是能够全部达成的话，这些兵士们真的可以做到以一挡十。

所以，他有点容不得别人反驳李元霸的话。

“回大人，是我！”

一名身高八尺的壮汉站了出来，只见他黑脸虎须，身形壮硕，看起来才不过二十来岁。

“你叫什么名字？”李元霸瞅着他有些眼熟，不由得问道。

“回王爷的话，小的名叫尉迟宝林！”这壮汉向李元霸行了一礼，瓮声瓮气地说道。

尉迟宝林，感情是尉迟老黑的儿子尉迟小黑啊，怪不得瞅着这么眼熟呢！

“你说队列没什么用？”李元霸淡淡地看着尉迟宝林，道：“敢不敢和本王打个赌？”

得，就如同昨天坑程咬金一样，现在李元霸又把主意打到了尉迟老黑的宝贝儿子身上。

“赌什么？”尉迟宝林道。

“本王只教你一个动作，你若是能够保持这一个动作一个时辰，本王就算你赢！而且，这习练队列之事，本王从此之后绝不再提！”

李元霸脸上保持着淡淡的表情，但是心里头却早已经奸笑不已。

“好！若是王爷教的动作，我尉迟宝林不能坚持一个时辰，我们这一千名左武卫的弟兄们，绝对会心甘情愿地习练队列！请王爷示下吧！”

尉迟宝林的眼眸中有着点点的不屑之色，在他想来，只不过是一个动作而已，有什么？别说一个时辰了，就是两、三个时辰都没有问题。

李元霸眼睛很尖，自然瞄到了尉迟宝林眼中的不屑之色，不过李元霸也懒得去提醒他。

反正待会那种酸爽，肯定会让尉迟小黑欲.仙.欲.死的。

“你看好了！”

李元霸的嘴角终于露出了笑容，只见他的身体一下子挺得笔直，两脚分开呈六十度，两腿挺直，大拇指贴于食指第二关节，两手自然下垂贴紧。

随后便是收腹、挺胸、抬头、目视前方，两肩向后张，整个人就像是一棵挺拔的劲松一样！

军姿！

这家伙还真能整，竟然把后世军人最基本的‘拔军姿’给弄了出来。

看到李元霸所展示出的动作，尉迟宝林以及下方站立着的部分兵士们也开始有模有样地学了起来。

对于下方的一众兵士们的动作如何，李元霸无心去关心，他现在的主要监控目标就是尉迟宝林。

“挺颈、挺胸、挺腿……收下颌、收腹、收臀……眼要睁大，头往上顶！”

“整个身体挺拔似苍松，形成五点一线！”

“身体绷住劲，手不要动，紧紧贴在裤子上！”

李元霸就如同当年上大学的时候，训练他们的黑脸教官一样，口中厉声呵斥着，同时手上的动作也不含糊，从尉迟小黑的头顶一路拍下来，甚至还会冷不丁地往外搬一下尉迟小黑紧贴在裤子边上的大糙手。

过了足足上百个呼吸的时间，尉迟宝林才总算是把这个标准的军姿给‘拔’出来。

“好，就是这样！只要你能够保持这个动作一个时辰，你就赢了！”

摸着下巴围着尉迟宝林转了两圈，李元霸很满意地说道。

相比起李元霸的满意，尉迟宝林就有些苦不堪言了，他没想到这看似简单的一个动作，竟然有这么多的硬性要求。

不过好在他的身体素质尚算不错，如果照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应该能够勉强坚持一个时辰。

其实他哪里知道，李元霸这心里头早就琢磨好了，初练‘拔军姿’的人，如果能够坚持一个小时就算是身体素质不错了。

唐朝的一个时辰可是相当于后世的两个小时。

就算是尉迟宝林身体素质再好，顶天了一个小时就得歇菜。

.....

冬日的阳光很温暖，但是照射在尉迟宝林的身上，他却感觉像是夏日站在火炉边一样。

时间才不过过去了半柱香的时间，可是在尉迟宝林看来却是有些度日如年了！

先前他能够勉强坚持一个时辰的想法早就已经被他丢到了脑后，因为在站了有几盏茶的时间之后，这尉迟小黑就感觉到四肢似乎都在发麻，整个人处于一种晕晕乎乎的状态。

换好了衣服，被赵三炮引领着出现在队列中的李承乾等人，刚好看到了这一幕。

“三哥你快看，这家伙好像是尉迟将军的大儿子吧？”李恹眼尖，第一眼就看到了尉迟宝林那张大黑脸以及络腮胡子。

李恪顺势瞄了大军正前方一眼，有些惊异地说道：“怎么回事，宝林兄那个怪异的动作是怎么了？”

“要不，我，我去问问吧！”李浑有些怯怯的看了看周围的兵士们说道。

“不必，就算咱们不过去问，待会也会有人告诉我们的！”李承乾一把拉住了李浑的衣袖说道。

.....

终于，当一炷香的时间过去的时候，尉迟宝林再也坚持不住了，退出了拔军姿的状态，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额头上冷汗直冒，整个人都快要虚脱了。

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着尉迟宝林，道：“尉迟宝林，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认输了？”

“愿赌服输，王爷，我们愿意排队列！”

尉迟宝林认命似地停了下来，这场比试是他输了，他不得不承认，光是

就那么站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小说《大唐超级奶爸》将在官方微信平台上有更多新鲜内容哦，同时还有100%抽奖大礼送给大家！现在就开启微信，点击右上方“+”号“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qdread”并关注，速度抓紧啦！)

第一百一十三章澡堂子

（：第二更到！求点击，求推荐票，求打赏，求五星评价……）

……

“好！相信方才尝试着做这个动作的兵士们，你们应该和尉迟宝林一样，从心底里感觉这个名叫‘拔军姿’的动作不好做！”李元霸看着这帮子原本很是嚣张的兵痞们，继续说道：

“不过，本王要告诉你们！拔军姿除了可以让你们的身体更加协调之外，更可以磨练你们的意志！一场战争并不仅仅是靠着身体的强大，靠着头脑的灵活，靠着多变的战术，有的时候坚强的意志也是胜利的关键！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

如浪潮一般的声音响了起来，一群左武卫兵将们就像是饿了几日的野狼，狂野地对月嘶吼。

“吗的，这种感觉果然很爽，怪不得那些个教官整天拽地跟二五八万似得！”

看着下方一群狂热的兵士们，李元霸突然感觉到从心头有一种莫名地酸爽涌了出来，这种感觉，醉了！

“好，待会儿你们就给本王在这里拔军姿，半个时辰之后，允许你们休息半炷香的时间！此后这拔军姿，每日早中晚各站半个时辰！待你们拔完军姿之后，本王会过来进行下一项科目！”

丢下这句话后，李元霸扭头就离开了。

“嗨，宝林，刚刚是怎么回事？你怎么站着站着就趴那了，是不是生病了？”

李元霸前脚刚走，尉迟宝林休息了一下刚要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突然一个轻挑的声音传了过来，那讨厌的语调，怎么听怎么带着嘲讽的意味。

尉迟宝林一下子就怒了，尼玛，你行你拔个军姿试试？就特么知道哔哔！

他豁然扭头，怒目圆瞪，张口就要骂娘，可是当他看清楚来人是谁的时

候，却是直接闭了口，差点咬到了舌头。

他张口结舌地说道：“太，太……”

“太什么太？这是我大哥！”李恪眼疾手快，上去就给了尉迟宝林一下子，随后附在其耳边说道：“我们四个的身份要保密，你要是敢泄漏出去，小心我四皇叔收拾你！”

“这个……几位，几位公子，你们这是？”尉迟宝林有些干涩地张了张嘴巴，突然不知道说什么了。

“行了，你也甭多问了，以后我们哥儿几个就要和你们一起进行操练了，以后你可要多多照顾我们啊！”

似乎梁王李愔天生就是个混流.氓坯子，这话说的就好像是混社会的青皮一样。

尉迟宝林的大脑当时就当机了，这特么的究竟是怎么回事？

高高在上的皇子们，竟然会跑到军营里和他们这帮泥腿子们一起摸爬滚打？

皇帝老子不是得了失心疯了？

……

时间就这样匆匆溜过，李元霸每日的时间便是流窜在皇宫、王府以及这玄武门行营大帐中。

没事的时候调.戏调.戏小萝莉霞儿和赵菁菁，偶尔还会捣鼓出一些新鲜玩意，比如那种圆桌、高凳、摇椅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小东西。

当然了，关于火药这方面，李元霸也已经向李世民报备了，李世民还专门为此组建了一个机构，名叫‘神机府’，最高掌管就是李元霸。

当然了，李元霸九十一甩手掌柜，他只不过是提了几个大威力黑火.药，以及初级大炮什么的设计理念，其他的就什么都不管了。

十二天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李元霸制定下来的手册上的内容，那些左武卫的精兵们还是能够很快适应下来的，毕竟他们行伍多年，早就已经习惯了风餐露宿以及各种艰难的困境。

虽说这手册上的内容比较艰辛，甚至可以说是痛苦，但是在一周之后，他们也渐渐地习惯了下来。

可是相比起这一千名左武卫精兵，李承乾他们这小哥四个可是煎熬地苦不堪言啊，短短的十来天时间可是经历了地狱一般的生活。

用他们的话说，操练是痛苦的，休息是短暂的，掌管操练的两位教头是恶毒的，他们这些兵士们是可怜的.....

每日结束了一天的摸爬滚打，李承乾等人所想到的最舒服的事情，便是在李元霸特意命人准备的巨型草药澡堂子里头好好地泡上一泡。

管你什么皇家颜面，太子威仪，一切都没有放松一下来的舒坦。

巨型地，由大理石铸就，足以同时容纳一百人泡澡的池子中热气腾腾。

李承乾四个小家伙，连同二十多个身形壮硕的兵士，扒光了各自身上的衣甲，脱得只剩下个裤头，‘扑通’一声就跳进了那巨型澡堂子里头。

“啊，好舒服！”

“还别说，王爷整的这个药浴澡堂子还真是挺舒坦的！”

“估计放眼咱们整个大唐，都没有王爷这么大的手笔啊！”

这池子里头的水，并非是普通的热水，其内混合了李元霸耗费了一万两黄金，大量购进的一些药材和精盐。

说起这药水还是孙思邈给调配出来的，这么大的澡堂子，洗这么一次就得花上百两银子。

虽说都是一些活血化瘀的药材，还算是便宜，可是如果想要供一千人用半月的量，那可就贵了。

这也就是搁李元霸刚赌赢了五姓七望那帮傻孩子们，手头上还有些余钱，要不然这样的消耗，他也撑不住。

“唉，我说三哥，这次还真是来对了，平日里我可是连只小豹子都提不起来，这十来天操练下来，我竟然能够拎动三十斤的东西了！哈哈，这下以后揍人就有力气了，不怕被人揍了！”

李愔一脸的兴奋之色，感情这货之所以过来参加训练，就是为了打架不

挨揍啊？

李恪闻言翻了个白眼，道：“六郎，你这小子也就这点出息了！如果让父……父亲知道了你这个想法，非得禁你的足不可！”

“三郎说的没错，父亲之所以让我等过来与众兵士们一同操练，一者是为了锻炼我们的身体，二者是为了磨练我们的意志！我相信，父亲事后还会考校我等兄弟，六郎，你还是做好准备的好！”

虽说李恪一直觊觎皇位，李承乾也对他多少有些提防，可是十二天的时间也让这几个本就血脉相连的四兄弟，彼此之间的感情有了增进。

至少，远比之前要亲密了很多！

第一百一十四章偷得浮生半日闲

立政殿中，李元霸和长孙皇后夫妻俩，有些呆愣地看着站在他们面前，一字排开的四小，半晌回不过神来。

如果不是这四个小家伙只不过是黑了一点，大体的身体样貌还在的话，李世民甚至会让禁卫把这四个在气质上有些陌生的小家伙给打出去。

这才不过十来天的时间，李承乾他们就已经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先说说李承乾吧，这个大儿子是李世民最抱有期望的一个，可是期望越大，往往失望也就越大。

李承乾在幼年之时，可以说是天真好学，极其聪颖，可是随着年龄的渐渐增长，那个天真的小子渐渐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情绪，他在李世民的面前，往往是谨慎加谨慎地不让自己出错。

这让李世民觉得自己很失败，是以对于这个大儿子，他的态度也开始刻意地严格起来，在其但有犯错便是狠狠地训斥，让其畏父如虎。

可是这才短短的十二天过去，李承乾整个人从原本的刻意和谨慎，变成了自信和坚韧，尤其让李世民感到惊讶的是，李承乾的身上竟然有了一丝丝的锐气。

再有就是三子李恪了，李恪是李世民所有儿子中最像他的一个，不论文治武功都极其出色，可就是因为这样，他平日里的动作和性格，也就开始特意地模仿李世民。

这曾经让李世民苦恼过一段时间，不过他并没有去训斥什么，毕竟儿子学老子，又有什么不对吗？

这次归来，李恪这种特意地模仿不见了，反倒是拥有了自己特殊的气质。

当然变化最大的就是老六李愔还有老七李浑的。

在李世民的印象中，这个李愔是最不让他省心的一个，自小就顽劣不堪，而且还乱搞男女关系……不是，应该说是还拉帮结派地，整天带着一帮狗腿子们，在长安城中欺负人。

这十多天过去了，自身形象大改，不仅整个人看起来壮实了许多，就连

原本时常挂在脸上的坏笑，也变得很阳光，也就是直接从一个青皮小流氓，转变成了一个阳光少年郎。

而李浑呢，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甚至性格有些怯懦地胖子，这次不仅成功减掉了身上的部分肥肉，而且整个人由内而外地散发着一股子朝气和信心，看来是完全摆脱了之前的宅男状态。

.....

“启奏父皇，今日起，一千名左武卫兵士们的单独操练结束，承乾与三位弟弟特来向父皇交旨！”

李承乾等兄弟四人一字排开，恭敬的站在李世民身前行礼。

李世民有些感慨地看着自己的四个儿子，道：“免礼，这些日子，却是让你等受苦了！操练怎么样？兵士们对你们如何？”

李承乾等人闻言，一个个地脸皮全都抽搐了起来，这哪里是受苦，简直就是去走了一趟十八层地狱，每天都深陷在水深火热当中。

不过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再诉苦又有什么用？只会显示出自己太过无能，甚至还会被他们的皇帝老子给训斥一顿。

所以李承乾很明智的并没有去叙说操练的时候有多么苦，而是说道：

“谢父皇挂念，儿臣等在左武卫行营中并未受苦！兵士们虽然不知道我等的身份，可是都很照顾我们！对了，儿臣等这次回来，除了向父皇交旨之外，还有一句口信要向父皇禀报！”

那帮老兵痞们虽说很不靠谱，但是性格都极其地豪爽，再加上经过赵三炮的特意关照，还有知道这四个小家伙年龄都还很小，是以全都很照顾他们，有什么好吃的、好用的，都会先留给他们四个。

李承乾他们四个这是第一次感受军营生活，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与老兵们吃住玩乐都在一起，十多天的时间虽说很短，但是也足以让他们培养出感情来。

没见后世大学中，不过一周的军训时间，教官和学生们分离之前，那些水做的女学生们，全都哭的稀里哗啦的。

所以，尽管李承乾私人自小生活在皇宫中，见惯了各种尔虞我诈，但是处于这些老兵们，却是真心地感谢。他们四个小家伙，甚至还决定自掏腰包，为这些兵士们多发两年的饷银。

李世民可不是傻子，即便他并没有见过那千名左武卫大军操练时的苦和累，可是他见过程咬金那夯货是怎么操练兵士们啊？

那家伙，简直就是把人往死里练啊！

当然，这样说是有些夸张了，不过绝对很辛苦，很艰辛！

是以听到自家的四个儿子并没有对自己诉苦，而是云淡风轻地赞扬那些兵士们，这心里头不由得有些高兴起来，于是他便笑着说道：“哦，口信，什么口信？”

“父皇，四皇叔让儿臣给您带个口信，他说：‘明日便是程老妖程和臣弟的赌斗之日了，皇兄来不来？’”

每天都看到李元霸，所以在这声音上面，李承乾也能够模仿出个一二来。

“嗯，明日就到了半月之期了吗？这时间倒是追得很紧啊！”李世民稍稍楞了一下，抬头看着面前气质大变的四个儿子，道：“承乾、恪儿，你们说那些左武卫兵士们如何？”

“强大！”

“坚韧！”

“忠诚！”

“悍不畏死！”

四个小家伙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吐出了心中对那些在一起摸爬滚打了十余天的‘同僚’们的评价，借此来表达对他们的崇敬。

“好，明日朕会亲自前往玄武门观战！而且，还不只是朕一人！”李世民摸着颌下的乌黑短须，默默点头。

.....

武王府，李元霸盘腿坐在亲自动手盘出来的土炕上，眯着眼睛，好像是睡着了一样。

在这土炕还摆放着一方矮桌，矮桌上有一碟西瓜子，一碟李元霸自制的兰花豆，还有其他三样时下比较流行的小零食。

最特别的要数放在矮桌正中央的三足鼎模样的小香炉，以及那一方精致的紫砂壶了。

小香炉很精致，通体青铜铸就，上面自有五蝠飞腾，祥云飘荡，期内插着三只颤悠悠的檀香，悠悠袅袅的烟雾充斥在这方寸空间，沁人心脾的幽香，确实让人有一种沉醉的感觉。

而那一方紫砂壶就有些特别了，按理说这紫砂壶乃是明朝武宗正德年间才开始出现并且流行起来的，也不知道李元霸这家伙是从什么地方搞到的紫砂泥，竟然做出了这么一方紫砂壶来。

“吱呀！”

就在李元霸就快在这惬意的环境中眯过去的时候，推门的声音响了起来，随后两个身材姣好，不过身高却各有差异的美艳少女走了进来，却正是小宫女霞儿以及赵菁菁。

只见霞儿的手中端着一套茶杯，赵菁菁的手中却是捧着一个红泥小火炉，两人径直走了进来，随后把那手中的东西放在了一张高脚桌上。

那红泥小火炉呈圆形，高只不过五、六寸左右，炉内的炭火已经被点燃，淡红色的小火苗突突地跳动着，看起来极其喜人。

相比起矮桌上的紫砂壶，这套茶杯也毫不逊色，其大小不过婴儿拳头，色白如玉，质薄似纸，其外壁之上还描绘着绿叶，一看就是瓷器中的精品。

“王爷，婢子给您泡茶！”小宫女自小便在掖庭里面生活，对于贵族，始终抱有一种胆怯的心理。

李元霸闻言睁开眼睛看了霞儿一眼，有些无奈地招了招眉心，道：“霞儿，其实你不必这么怕我怕，你看菁菁，这丫头什么时候对我真正恭敬过？”

赵菁菁翻了个白眼，不过她也并没有出言反驳，就像李元霸说的那样，她之所以自愿服侍在李元霸身侧，一者是有报恩的心思，但是更多的却是对李元霸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这样说吧，她可是立志要成为王的女人，岂能对李元霸中规中矩的？

“行了，估计一时半会你也适应不过来！”李元霸摇了摇头，直接把紫砂壶递给了霞儿，道：“那些捡些大叶煮一下就行了，那些个碎渣就全都倒掉吧！”

说实话，李元霸前世的时候那可是相当享受的一个主儿，虽说时常泡在考古书籍以及史书里面，但是对于自己的嘴，他可是一向都不会亏待了。

就像是前段时间整出来的糖醋排骨、红烧铁狮子头什么的，名义上说是为了让高阳他们尝尝鲜，实际上还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所以，对于李元霸那张挑剔的嘴巴，这大唐的茶叶明显不符合他的要求。

挺好的一整片茶叶，被剪成了小碎叶，自此完成了从白富美到穷矮挫的转变，这让李元霸的心中是哇凉哇凉的。

太特么的坑了，这能叫茶叶吗？

怪不得古人喝茶水用的都是那种带盖的小茶盅，喝的时候还得用盅盖压着喝，感情闹了半天，就是为了把茶叶渣子给压下去啊？

气愤之下，李元霸让手下人席卷了京城的各大茶庄，把他们的大叶茶叶全都包了圆。

没办法，谁叫这茶叶都是老茶，没有新茶呢，只能将就点喝了。

第一百一十五章茶，泡茶

：想听到更多你们的声音，想收到更多你们的建议，现在就搜索微信公众号“qdread”并加关注，给《大唐超级奶爸》更多支持！

“王爷，我看您就是嘴被养刁了。怎么寻常百姓家就能够喝下这等茶叶，到了您这里却要糟蹋一半多！”

赵菁菁没好气地瞪了李元霸一眼，不过却是抢在霞儿之前接过了紫砂茶壶。

李元霸不在意地抹了下鼻子，道：“你还别说，本王就是嘴刁了！守着这么多的金银花不掉，不能眼看着它们在银库里头被耗子啃了吧？”

“噗哧！”

赵菁菁被李元霸的话给逗笑了，银子质地较软地还好说，可是那金子却是足够坚硬，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真金不怕火来炼，耗子如果敢啃金子的话，还不得把牙都给崩掉了。

“嘻嘻……”

小丫头也掩嘴轻笑了起来，

“王爷，太子殿下来访！”

就在这时，官家白福敲门走了进来，向李元霸禀报。

“哦？这小子倒是会赶时间！”李元霸愣了一下，道：“白福，你直接去把太子请到这里来！”

“诺！”

白福在这王府中待了也有半个多月了，多少也摸清楚了自家王爷的一些脾气，知道他不喜欢拖沓，所以直接应了一声，扭头就往无外走去。

“菁菁，你这丫头鬼精鬼精的，猜猜看，太子今日来王府所为何事？”李元霸捻起一粒酥脆的兰花豆丢到了嘴里，看着赵菁菁，笑着说道。

赵菁菁一边低着头和霞儿挑拣着大片的茶叶，一边说道：

“晌午的时候，王爷不是和我们说，明日就到了和程将军赌斗的日子了

么？而且您还要太子殿下去待您传话给陛下，想问问陛下的意见。这才过去了有一个时辰的时间，太子殿下肯定是来传话的。呐，霞儿，你说呢？”

“啊？”

小霞儿正在和手里的茶叶筒奋斗，哪里想得到赵菁菁会突然把问题给扯到自己身上，脸上不由得露出了一丝惊愕。

这小丫头本就是美人坯子，此刻她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眸底深处还带着点点地迷惑之色，樱桃小嘴微张，红润白皙的小脸上犹自带着惊愕，那副小模样简直是可爱惨了。

李元霸也是看地心头直发颤，不过好在这货只是禽兽，还不是禽兽不如，能够稳稳地把持住自己。

他没好气地瞪了赵菁菁一眼，道：“行了，你这丫头就知道欺负霞儿！”

“承乾见过四皇叔！”

这时候，李承乾也在白福的引领下来到了这一间屋子里，刚掀开厚厚的门帘，就感觉有一股暖烘烘的热气迎面扑来，顿时让他把冬日的寒冷忘了个干净。

“哈哈，承乾啊，你小子还真是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啊！”李元霸一边招呼李承乾坐到新盘的土炕上来，一边说道：“这茶叶可是我让手下人席卷了整个长安之后买到的！全都是大叶绿茶，这东西可比那些个茶叶渣子好喝多了！”

“四皇叔，这床是怎么回事？怎么还热乎乎的？”

李承乾这是第二次来武王府了，上一次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他甚至都没机会好好参观一下李元霸的府邸。

“怎么，你不知道这东西吗？”李元霸闻言一愣，旋即笑着说道：“这东西叫做火炕，说白了就是一种冬天可以取暖的床！”

“很舒服啊！四皇叔，这火炕是怎么做成的？等回宫之后，我命人给父皇还有母后一人做一个！”

李承乾很是新奇地伸手摸着暖烘烘的炕席，虽说这炕面很硬，但是相当舒服。

“倒是个孝子！”

听到李承乾的话，李元霸在心中暗暗点了点头，继续说道：

“火炕的制作，说起来也简单，它是用青砖建成炕间墙，炕间墙中有烟道，上面覆盖有比较平整的大石板，大石板上面以黄泥摸平，等泥干之后再在上面铺上一层草席，这火炕就算做成了！”

“嗯！”李承乾点点头，忽然一拍脑袋，说道：“对了，四皇叔！父皇说明日会去玄武门看您和卢国公的赌斗，而且还可能带上一些大臣！四皇叔，您有把握赢吗？”

“那一千名兵将们的训练量可是你们四个小家伙的五倍，你说他们有没有把握赢？”

李元霸没有回答李承乾的话，而是直接反问了一句。

李承乾闻言，脸皮急剧抽搐了起来，明显是想起了那十八层地狱一般的生活。

“好了，能不能赢只有明天去了才能见分晓……”李元霸把炕桌上的兰花豆往自己的大侄子面前推了推，随后瞥了赵菁菁一眼，道：“菁菁，差不多了，烧水泡茶吧！”

对于泡茶，其实此刻还并没有那么多的道道，所以当李元霸的脸上露出一丝丝兴趣的时候，原本心中微微有些不耐的李承乾，也很快就被那赵菁菁泡茶的程序给吸引了过去。

只见赵菁菁把那个小巧的红泥火炉上放上了一个水壶，尽管炉子是很袖珍，但是那火焰倒是很旺，在很快的时间里，水就被烧开了。

水开之后，赵菁菁拎起了小巧的水壶，而此刻霞儿也没有闲着，而是马上又在小炉子上放了一个水壶上去。

然而赵菁菁却并没有把那些大片的茶叶放入到紫砂壶中，而是提起那个小水壶，用沸水开始浇空的紫砂壶，也就是所谓的‘温壶’。

这个温壶的动作是必须的，一者可以清洁茶具，这二者嘛，便是要清除茶壶的异味或者杂味。这样才可以将茶叶的色、香、味的本质适宜地表现出来。

“四皇叔，她们这是在做什么？”

经过十多天的调教，李承乾绝对属于那种有话就直接问的性子，因为他

清楚李元霸的性格。

“哦，这叫‘温壶’，你也可以理解为清洗茶具！”

李元霸的心思，全都落在了赵菁菁泡茶的动作上面。

‘温壶’过后，赵菁菁用一枚金色的小茶匙，将茶叶给拨到紫砂壶里面，然后就开始向紫砂壶中注水。

当紫砂水满壶口时停了下来，她突然伸出两只青葱般的手指，夹起壶盖刮去了壶口的杂质之后，并盖上了壶盖。

到了后面，就是用壶中剩余的开水冲去紫砂壶顶冒出来的泡沫。

那跃出壶中的沸水，升腾起一圈圈白色的雾气，再混合着赵菁菁的纤纤玉手，在其内来回穿梭，顿时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视觉冲击。(小说《大唐超级奶爸》将在官方微信平台上有更多新鲜内容哦，同时还有100%抽奖大礼送给大家！现在就开启微信，点击右上方“+”号“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qdread”并关注，速度抓紧啦！)

第一百一十六章茶道与赌约

（：今天处理工作，加班了！这是今天的第一章，山山马上去码第二章，估计得凌晨两点了！诸位亲们不用等了，明天早晨再看吧！）

.....

“四皇叔，什么时候泡个茶水都这么麻烦了？”

李承乾虽说也已经沉浸在赵菁菁那穿花蝴蝶一般的泡茶动作中，可是紧接着一个问题就崩了出来。

没办法，这个时候还没有茶圣陆羽，还没有茶道圣典《茶经》。这样复杂的泡茶工序究竟是谁琢磨出来的，确实让李承乾好奇无比。

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一眼李承乾这个气氛破坏者，道：“你懂什么？这叫茶艺，知道吗？泡茶也是一门技艺，好的泡茶工序泡出来的茶，足以给人一种精神以及味觉上的享受！”

“哦！”

对于习惯了牛饮的李承乾来说，花这么长的时间来泡个茶水，简直就是吃饱了撑的。

忽然，随着这小壶中剩余的沸水全都被浇到了紫砂茶壶之上，一股浓郁的茶香味，自紫砂壶中逸散了出来，只叫李承乾口舌生津，馋虫都给逗了出来。

“四皇叔，还不能喝吗？”

先前还在抱怨的李承乾，鼻子抽搐了一下，直接问道。

这从第一道工序开始，都快有半柱香的时间了，那侍女还在捣鼓着紫砂壶，这原本还打算喝一杯茶水就把后面的一件事情说出来的李承乾，简直都快疯了。

“年轻人，性子不要这么急！你如果想要和茶的话，至少还需要三道工序！”

保持着少年郎容貌的李元霸，故意摆出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来，劝说着李承乾。

果然，就像李元霸话中的意思一样，赵菁菁直接把那一方小紫砂壶中的水全都给倒了出去，口中还说道：

“太子殿下，这一套泡茶的步骤，全都是王爷教与婢子的。第一步曰‘温壶’，亦曰‘温具’，其目的是提高茶具温度，使茶叶冲泡后温度相对稳定，不使温度过快下降！”

“这第二步名曰‘置茶’，即挑选精细茶叶置于茶壶之中，则碧绿的茶色与红色的紫砂壶相映成趣，再加上‘淋壶’的虚幻雾气，观赏起来，自有一翻美感。”

“而第三步便是‘醒茶’了，用壶中之水浸润茶叶，帮助茶叶的舒展和茶汁的浸出，使茶叶的芬芳之气更加浓郁！”

“第四步，用沸水冲入茶壶之中，当茶壶沁至七分半时方止！”

赵菁菁的声音清脆悦耳，说到这里的时候，她抄出了一只茶海，随后竟然高提水壶，壶嘴的方向对准了李元霸，让水直泻而下，接着利用手腕的力量，上下提拉注水，反复三次，让茶叶在水中翻动。

那水声三响三轻、水线三粗三细、水流三高三低、壶流三起三落！

凤凰三点头！

所谓‘凤凰三点头’，是茶艺道中的一种传统礼仪，其意是对客人表示敬意，同时也表达了对茶的敬意。而想要做到同响同轻、同粗同细、同高同低、同起同落，却需要靠柔软的手腕控制力来完成。

由此可见，赵菁菁确实是下过一番苦工的！

看到赵菁菁那故意卖弄的动作，李元霸的眼睛不由得瞪了起来。

赵菁菁的嘴角跳起了一丝顽皮的笑容，她从白色的茶海中把茶水分而倒入茶杯中。

理应这第一杯茶是应该奉给客人的，可是霞儿这丫头，在赵菁菁分好茶水之后，直接就把第一杯端给了李元霸。

李元霸也并没有在意，直接揽手接了过来。

反正现在茶圣陆羽还没有转世投胎呢，这喝茶的规矩自然是李元霸说了算，更何况李承乾可是他的大侄子，哪里有叔让侄子的理儿？

所以李元霸接的心安理得。

就见结果茶杯的李元霸，以拇指与食指扶住小巧的杯沿，用中指抵住了白瓷杯底，并没有直接饮用，而是先端到鼻下微微闻了闻，尔后才分作三口，慢慢饮入到口中。

李承乾看着李元霸那行云流水一般的动作，不由得愣住了，待霞儿将茶杯端到她面前的时候，才总算事情清醒了过来，而后他端起茶杯，学着李元霸的动作，一小杯茶分所三次，饮入口中。

突然，他闭上了眼睛，开始慢慢回味茶水的滋味。

“承乾，怎么样，叔这茶不错吧？”

李元霸见自己这便宜大侄子一副闭目回味的样子，直接开口问道。

“四皇叔，说实话！这茶承乾是每日都饮的，但是和此刻所饮的茶相比，我那简直就是刷锅水啊！等我回宫之前，四皇叔你可一定要送我几套茶具啊！”

李承乾睁开了眼睛，脸上写满了惊讶之色。

没办法，确实像李承乾所说的那样，他喝的茶水都是那种盐茶，不加盐吧，苦的要命，加了盐又相当咸。他从来都没有想过，原来茶可以这么喝！

李元霸闻言哈哈一笑，说道：“所以说，咱们大唐茶的处理方式不对，挺好的茶叶，为何非要剪成小碎片之后再弄成茶末膏呢？这样泡出来的就是茶叶渣子！害得我还得辛苦挑选出那些尚未被弄成小碎片的茶叶！不过说实话，这种大叶的喝了不仅可以令人神清气爽，更是能够修身养性！简直就是一举两得啊！哈哈……”

“……”

李承乾顿时有些无语了，他似乎回到了与兵士们一同操练的时候，那时候的四皇叔就经常露出这幅神情，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兴奋和高兴的神色。

可是在李承乾看来却是带着股子奸诈还有些许的无耻。

他很纳闷，什么就让这位四皇叔高兴成这个样子？难不成就因为喝了个茶？

其实他哪里知道，李元霸已经陷入了自己的无线意银中了，他想要等天气暖和一些之后，就去山南或者黔中选一片茶地买下来。

等春茶采摘下来之后，这大唐的制茶工艺太初级，还停留在茶末的阶段，他需要全部采用后世的炒茶工艺来制作，等第一茬春茶炒制之后，他就能品尝到自己前世中熟悉的茶香了。

而且深知后世茶叶行业趋势的李元霸，如果不趁着这个机会狠捞一笔的话，还真是不符合他的风格啊！

看着哈哈大笑的李元霸，始终想不通他为何发笑的李承乾晃了晃脑袋，当他偶尔扫到墙边的一个小箱子的时候，这才想起此来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呢！

“对了，四皇叔，承乾此次前来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不晓得四皇叔能否猜到了！”李承乾嘿嘿一笑，罕见地和李元霸开启了玩笑。

李元霸因为李承乾的突然变化愣了一下，旋即没好气地说道：“你这臭小子，竟然还敢和我迈关子，我看你是屁又痒痒了吧？”

“四皇叔，您要是揍了我，我可就把今天带的东西全都原样带回去了啊？”李承乾磕了几枚西瓜子，说道：

“到时候您要是想再要回去，可就得自己去皇宫拿了！唉，光是装上马车就得费上一炷香的时间，四皇叔，您不是常说时间就是生命，浪费时间就等于浪费生命吗？您这是又杀了多少生命啊？”

经过这么多天的接触，李承乾也是多少摸清了一点李元霸的性格，别看李承乾对待敌人冷酷似杀神，但是对于自己的亲人，虽说有的时候过于严厉了一点，但是说实话，对他们更多的却是关怀和疼爱。

所以我们的太子殿下，在说话方面也渐渐趋向于和李元霸幽默性对话。

“噗哧！”

或许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叔侄，听着李承乾那有些逗趣的话，赵菁菁突然笑了起来，露出了一口可爱的小白牙。

而霞儿呢，憋的小脸通红，白皙的小手却是紧紧捂住了樱桃小口，不让声音发出来。

“东西？”李元霸眼睛骤然一亮，道：“好小子！四叔的玩笑你也敢开？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打成个猪头？”

说着李元霸就弹出了手指，向着李承乾点了过去。

“别！四皇叔.....我说就是了！”

李承乾这小身子骨就跟个排骨似得，哪里受得了李元霸的攻击。

他匆匆闪躲了一下，探手入怀，摸出来一卷月白色、明显透着黑色的绢来。

李元霸摊手接过了白绢，两个小姑娘也满是好奇地向着那白绢瞟。

打开白绢，只见那绢上是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

“半月之前，犬子子豪携朝林等世侄，于赵郡王府无故挑衅、约斗于武王殿下，幸得武王殿下宽容大度，未曾与犬子以及一众世侄计较！当日之赌斗约定之物，今日我太原王氏悉数奉上，并黄金、白银、绢等财物翻倍。然古籍孤本不好保存，我太原王氏不过六百余卷，今先奉上三百卷，余下者，三日之内补齐！还望王爷原谅则个！太原王氏，王浩敬上！”

再之后便是这些黄金、白银的数额，以及三百卷古籍孤本的单卷名称，而且光是那些单卷名称就写出了足足半面绢，让李元霸有些目不暇接。

“大手笔，还真是大手笔啊！”

手中拿着洁白的绢，李元霸都快手舞足蹈了，这些世家大族还真的是土豪啊，不动动的就金银翻倍，不打土豪分田地，还真是有些可惜了！

“四皇叔，其实，那个.....五姓七望送来的最珍贵的东西，并未在这白绢之上标明！”

李承乾看着李元霸那似乎有些癫狂的样子，有些弱弱地说道。

李元霸将手中的白绢随手递给了赵菁菁，问道：“还有什么，不是就这些东西了吗？”

第一百一十七章伤寒杂病论残简

（：晚了四十分钟，真是不好意思！第二章到！求打赏，求五星评价.....）

.....

“那个，那件东西实在是太过珍贵了，父皇说四皇叔毛手毛脚地，别一不小心把它给毁了。所以就直接把那样东西送到了清华观！”

李承乾往嘴里面丢了两粒兰花豆，含糊不清地咕哝了一句。

“清华观？”李元霸放下了手中的茶杯，眉头一挑道：“那不是袁天罡那个老神.....的道观吗？既然是很珍贵的东西东西，干嘛要送到他那里去？还有，你这臭小子胡说什么，四叔我怎么就毛手毛脚了？”

说着，李元霸眼睛一瞪，这就又要上演一出吕侯斗小兵了。

“那可是父皇说的，承乾只不过是复述一遍罢了！”这一次李承乾直接从土炕上跳了起来，道：“而且那东西是真的很难保存。这次太原王家肯拿出那样东西来，也真得是让他们伤筋动骨了！”

“你的意思是说，皇兄为了赌约，上门去替我讨债了？”李元霸脸上露出了古怪的神色。

这大唐皇帝派人去给自己的兄弟催债，估计纵观历史，这也是独一份了！

“差不多吧，父皇是派长孙大人去得。不过，四皇叔，怎么什么话到了您嘴里都那么不是个滋味呢！”李承乾苦着一张脸，待看到李元霸又要发飙的时候，赶紧说道：“好吧，好吧！四皇叔，我告诉您！您知道张机吗？”

“废话，医圣张仲景，谁不知道？”李元霸翻了个白眼，说道。

“那《伤寒杂病论》呢？”李承乾揶揄道。

“伤寒杂.....嗯？”李元霸一下子蹦了起来，越过炕桌，一把抓住李承乾的肩膀，眼睛瞪得老圆，问道：“你刚刚说什么？《伤寒杂病论》？”

他没理由不震惊啊！

要知道，《伤寒杂病论》乃是由东汉著名医学家，医圣张机张仲景所

著，同时它也是后世华夏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其内全面阐述了中医的理论和治病原则。

只是很可惜，它早就已经失传了。

根据后世史书记载，宋朝的时候，王洙、林亿、孙奇等人在偶然的机会下发现了《伤寒杂病论》残简，他们将关于杂病的部分整理成册，将其更名为《金匱要略》，而后刊行于世。

难不成，此刻王家送给他的《伤寒杂病论》，就是被宋朝的那些个抄袭狗们发现的那部残简？

那么这下就有趣了，只要这《伤寒杂病论》残简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帮宋朝的抄袭狗们，见鬼去吧！

“疼疼……”李承乾被自己这个怪力四皇叔给捏的肩膀酸疼，有些凄惨地叫了起来。

“啊？这个，不好意思啊，承乾，是四叔太激动了！”李元霸连忙收回手，对待奉在炕边的赵菁菁说道：“那啥……菁菁，给太子斟杯茶，给他压压惊！”

“……”

一屋子的人，全都翻起了白眼，就连一向以李元霸马首是瞻的小宫女霞儿都不和他站一队了，而是很果断地来到了赵菁菁地身后。

这么牵强地理由，也就只有你堂堂的武王能够想得出来了。

李元霸嘿嘿笑了起来。

李承乾有些不能忍了，这四皇叔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无耻，他在心里叹了口气，嘴上却是说道：

“四皇叔，您刚刚没听错，就是《伤寒杂病论》！不过却是一部残卷，因为是竹简，所以很不好保存，有的地方都被虫子蛀了……”

“行了，不要多说了，陪我去一趟清华观，对于保存竹简，相信这整个大唐朝，也没谁比你四叔我要更有经验了！”

李元霸这话确却是不假，主要是专业对口啊！

偷坟掘墓……咳，不对，应该是考古挖掘，除了判断古墓的大致范围以

及各项挖掘工作之外，还有就是对于这些出土文物的收取、清理、修复以及保存，这些都需要专业性的技术支持。

恰好，李元霸这货前世就是主攻这东西，虽说惟一的一次个人所参与的考古挖掘，就把自己给整穿越了，但是这家伙理论经验极其的丰富，简直堪称大师级别的。

.....

清华观位于长安城西角，从位置上来看却是没有什么好说的，毕竟是袁天罡那个老神棍自己选的地方，身为历史上著名的风水大师和相师，这老神棍会给自己选一个晦气的地方吗？

红瓦灰墙，清华观的名匾高高地挂在门楼之上，这刚走进了朱红色的大门，一座巨大的青铜制香炉，冉冉地冒着青色的烟气，呈现在匆匆而来的李元霸和李承乾眼前。

后院的钟声浑厚而悠长，长年青碧苍翠的古松让整个清华观显得极其地安宁舒适。

“好一个安宁祥和的地方啊！神棍不愧是神棍，搞个氛围都是分分秒秒的事！”

李元霸很感慨啊！

他到现在还记得前世第一次去他们老家的土地庙的时候，那家伙，破破烂烂地，再加上年久失修，如果不是那大殿中还有土地佬儿的泥塑，怕是早就被土改给拆了。

那破地方和这清华观一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李承乾因为晌午的时候才来送过《伤寒杂病论》，是以他很熟悉道路，带着李元霸直往道观的后院中行去，

走了没有多远，一位年轻的道士就闯进了两人的视线。

待见到两个要比自己还要小上好几岁的少年郎，正急匆匆地直往后院闯，想起下午回来的时候，自家师傅对他下的命令，便快走几步迎了上去，稽首行礼道：“贫道淳风有礼了，两位施主这是要往哪里去啊？”

此人头道冠，相貌清奇，仪容秀丽，李元霸认定他是这清华观的道士，于是便说道：“我是来寻你家袁道长的，你去与他说十九年前的故友来了！”

那青年道士闻言微微颌首，刚要转身，偶然看到李承乾的样貌的时候，却是骤然一愣，道：“太子殿下？”

“嗯？”李承乾一愣，在仔细地打量了那青年道士一眼，确认不认识他之后，问道：“道长认识本太子？”

既然被人认出来了，李承乾索性就以本太子自称，毕竟他老爹时常教育他，要时刻保持太子威严。

不过李元霸却是个特例，在他面前，李承乾总是会把自己最放松的一面呈现出来！

第一百一十八章李淳风

（：vip章节第一更，打滚求首订，求推荐，求打赏，求五星评价票！）

.....

青年道士并没有因为李承乾不认识自己而表现出丝毫的郁闷和不满，只见他再次向李承乾行了一礼，这次却不是稽首礼，而是躬身臣子礼。

李元霸与李承乾见状相视了一眼，全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惊异之色。

“你这是？”李承乾问道。

青年道士口中说到：“微臣太史局太常博士李淳风，见过太子殿下！”

这太史局其实就是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全都在太史局的职责范围内。

“嗯，原来是太史局的人！”李承乾倒是知道这个地方，毕竟袁天罡不就是这个地方的暗地里的头头吗。

所以他对着李淳风点点头，道：“不必如此多礼，本王此番前来只是为了寻找袁道长！”

“师父和孙道长就在这后院的大殿中，下官现在就把师父给请过来！”李淳风说道。

正在谈话的两人，并没有发现此刻的李元霸双眸有些呆滞，就那么傻愣愣地盯着李淳风猛看。

过了足足有三十多个呼吸的时间，李元霸猛地跳将了起来，在李淳风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上前一步，紧紧抓住了他的肩膀，道：

“你叫李淳风，岐州雍人，可是设计出‘表里三重，下据准基，状如十字。末树鳌足，以张四表’浑仪的李淳风？”

李淳风被李元霸的举动给搞的一愣一愣地，不过这些资料倒是都对，还是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我靠，牛人啊！

李元霸哈喇子都快流下来了。这李淳风在华夏历史上第一次把浑仪分为*

仪、三辰仪、四游仪三重，其影响相当深远，甚至就连别的国家都曾经以李淳风设计的浑仪为蓝本，只不过是再加以创新什么的。

而且，号称中华预言第一奇书的《推背图》，就是出自这袁天罡和李淳风之手。

那可真是一部奇书啊。竟推算到了唐朝以后中华两千多年的命运，而且根据李元霸多方面的考证，竟然一一命中，偏差极小，当真是神异非常！

“好！”

李元霸重重地拍了李淳风的肩膀一下。能够见到这位传说中的大唐第二大神棍，李元霸还是很开心的。

李淳风被李元霸这一下子给拍的整个身体都差点轰倒在地，他呲牙咧嘴地看了李承乾一眼，道：“嘶……太子殿下，不知道这位大人是……”

“哦！”李承乾小大人一般地点点头，道：“这位是本太子的皇叔，武王！”

“哇！”

李淳风的大脑顿时就当机了，怪不得这厮这么大的力气。感情是那位天生神力的武王啊！

“下官见过王爷！”

尽管心中是这样腹诽着，可是李淳风在礼数上也不敢怠慢了，毕竟这位也是传说中的皇亲。而且看样子地位比太子还要高一些。

“快快免礼！”李元霸摆摆手，把李淳风扶了起来，看着他说道：“李大人真乃青年才俊啊，年纪轻轻地就当上了太史局的太常博士，相信假以时日定可成为我大唐的肱骨之臣啊！”

李淳风连道不敢，不过到底是刚刚二十出头年轻人。因为李元霸的夸赞脸上多少出现了些许高兴的神色。

“我说，四皇叔啊！还去不去看那样东西了。我这还等着回宫向父皇交旨呢！”

看到两人跟那里旁若无人地大侃特侃了起来，李承乾有些不能忍了。

“哈哈。说的也是，这越聊越投机，倒是差点把正事都给忘了！”李元

霸哈哈一笑，道：“走吧，李大人！”

李淳风应了一声，带着两人直往后院行去。

.....

行了不多时，李淳风便带着两人停到了一座拥有庭院的大殿前。

随后就听其咧开嗓子大叫道：“师父，听得到吗？徒儿是淳风啊.....”

这家伙的嗓门很大，很亮，就连李元霸都被吓了一跳。

“淳风，不是告诉过你，没有其他的事情不要过来打搅我们吗？”

充满磁性的声音响了起来，伴随着推门声，一袭灰色道袍加身，头顶着道冠的袁天罡走了出来。

“师父，太子殿下还有武王殿下下来访.....”李淳风还是很尊师重道的，他先是向袁天罡躬身行了一礼，随后伸手指向了李元霸两人。

“袁道长，有礼了！”

面对袁天罡这个大唐朝鼎鼎大名的相术大师，李承乾这个孩子显得多少有些拘谨，毕竟纵观整个大唐，能够在他老爹面前都表现得淡然无比的人屈指可数，而面前的袁天罡袁老道恰恰就在其列。

李元霸就没有那么多的顾及了，就凭这老神棍一句一夜十三郎，李元霸掐死他的心都有了。

“月旬未见，袁道长风采依旧啊！”

李元霸看着袁天罡，虽然说的话是在客套，，怎么看怎么不在意。

“未知太子殿下还有武王殿下驾到，贫道有失远迎，实在是罪过，两位快请进.....淳风，你去选两块上好的茶膏，为两位殿下泡壶好茶！”

原本还有些懒洋洋的袁天罡，在看到李元霸两人的时候，眯着的眼睛一下就睁开了。

“是，师父！”

李淳风应了一声，转身就往前院走去。

袁老道打发自己的徒弟去泡茶了，自己一边热情地领着两人向着殿内走去，一边回过头来朝两人笑道：“让两位殿下见笑了！贫道这清华观鲜少有似两位殿下这等身份的人来访，是以差点怠慢了两位。”

李元霸闻言翻了个白眼，心道：“咱爷们儿说话能不亏心吗？你这观里平日里来的达官贵人们还少吗？哪一个来了不是求你给帮着看看未来的运道？然后留下一大笔财物扬长而去，真特么的是睁眼说瞎话啊！”

宾主坐定，李淳风也端着上好的盐茶走了进来。

袁天罡坐在次位上，看着两人说道：“不知两位殿下来找贫道所为何事啊？”

看看你是怎么忽悠人的！

李元霸差点脱口而出，不过他知道这么说的话，可能被袁老神棍给撵出去，是以放下了这个诱人的想法，说道：

“是这样的，本王听闻陛下把《伤寒杂病论》残简送到了清华观，你也知道，这东西是本王从王家那几个熊……公子处赢来的，所以特来一观！”

...

第一百一十九章千呼万唤始出来

（：第二更！求推荐票，月票……嘿嘿，有飘红就加两更！好了，去码第三更！）

.....

无耻，这家伙简直是太特么地无耻了！

先是标榜这《伤寒杂病论》是自己的，然后陈明厉害关系，你不给我看可以，反正这东西是我自己的，我想要带走，你们谁都拦不住。

这要是搁外人的话，铁定会对李元霸心生不满的，啥意思？

这分明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东西又不是金银财帛，放到有用的人手里头就是价比千金，放到一个普通人家里面，怕是连烧火都会嫌不好烧。

当然了，这说的都是那些普通人家，可是袁天罡不同啊？

这老神棍一向是算无遗策，听到李元霸的话后只是淡淡地一笑，道：

“王爷，须知汉末至今已有四百余年，四百年前尚没有纸张，只能是写在竹简之上得以留存于世！上午的时候，太子殿下亲自率领禁卫将《伤寒杂病论》送到贫道这清华观，想必太子殿下应该清楚那竹简已经被破坏到了什么程度！说是一卷，其实不过是剩下了半卷而已。若是再不施以修复保存的话，怕是会就此毁掉。”

“你这话说的倒是在理，不过这与本王要看《伤寒杂病论》有什么干系？”李元霸皱着眉头说道：“难不成就因为《伤寒杂病论》是由竹简著成的，还不能看了？”

“王爷理解错贫道的意思了！”袁天罡押了一口茶水，道：

“贫道虽说出身道门，可是自幼便生活在蜀中之地。蜀中多竹，对于竹制品的处理和保存自有秘法。再加上孙道友医术高德，深通各项草药药性，若是由他配置出一些药汁来，涂在那竹简之上。当可有效的将《伤寒杂病论》完好地保存下来。到时候，殿下若是想要观看的话，自然就不用担心古卷被破坏了！”

“说到底，你还是担心本王破坏《伤寒杂病论》。”

李元霸算是听明白了，这老神棍磨叽这么半天，感情是在编着法地埋汰他。说他毛手毛脚，就算是看一眼，也铁定会破坏了这珍贵的古籍孤本。

尼玛，这老神棍也太坏了吧？

心中有气的李元霸哼了一声，道：“袁道长。本王不才，刚好也懂得一点贮存竹简的知识，不如就让本王与你们一同对《伤寒杂病论》进行清理以及保存吧？”

“啊？”

李元霸的回答倒是让袁天罡微微错愕了一下，看来他想遍了李元霸的回答，却独独没有料到李元霸会这么回答他。

这下他没话说了，只得摇摇头，道：“既如此，请两位殿下随贫道一起来吧！”

说着。袁天罡就自顾自地起身向着大殿后面走去。

李元霸看了李承乾一眼，两人随之起身，紧跟在袁天罡身后而去。

.....

从外面看上去。这拥有独个院落的大殿似乎并没有多大面积，可是当李元霸跟在袁天罡身后，来到大殿之后的时候，才发现自己错的有多么离谱。

出得大殿后门，一个足有近两百米方圆的小院出现在他的眼前。

说是小院，其实更像是一个后花园。中间一条曲折的小径延伸至小院深处，一道清冽的溪水从小径之旁流过。清脆涌动的泉水声份外的轻灵。

在小径的尽头，几座亭子由两米来宽的长廊连在一起。众人到了亭前才发现，这上面竟然还有个不大不小的池塘，虽是冬天，可是那池塘并未结冰，在那清彻见底的池水中，几尾红磷白鳍的鱼儿，在游动嬉戏。

此刻，正中的小亭子里，我们的孙思邈孙神医，正聚精会神地趴在一方石桌上，那石桌上放着一只木盆，盆里的水有些浑浊不清，也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调制而成的。

在那水中，隐约可以看到有两只细长的竹签子样的东西。

“两位请.....”

袁天罡一边引领着李元霸两人进了小亭子，一边对弓着身子，很不得把自己的整张脸都塞进木盆里的孙思邈说道：“孙道友，别忙了，你看看谁来了？”

“袁道友，老道不是和你说过了吗？今天就算是陛下下来了也不要打搅老道！”老孙头也没抬地回了袁天罡一句，话语中带着明显的焦躁。

袁天罡无奈地摇了摇头，其实他何尝想过来打搅孙思邈？

实在是苦主上门了，就算是他袁天罡有心把人往外推，可若是人家一句话，还不是得乖乖地把这卷珍贵的《伤寒杂病论》给送回去？

就在袁天罡打算再次开口的时候，李元霸对其摆了摆手，自己缓步走了过去。

此刻，孙思邈的全部精神都集中在木盆里，哪里会发现旁边有人走了过来。

只见其愁眉紧锁地顶着木盆中浑浊的液体，轻声嘀咕道：“怎么可能不行呢，这竹子本就是韧性奇佳的东西，如果想要将其做好防腐处理，理应……”

听着孙老道口中的碎碎念，李元霸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他轻咳了一声，道：

“孙道长，这竹筒在制作之时是尽量地去除水分，使其保持干燥的状态。可若是一旦沾上水渍，在与空气中充分氧化的话，即便没有虫子腐蚀，也会很快烂掉。还好这竹筒并不是《伤寒杂病论》，要不然你就是医学史上的罪人了！”

“嗯？氧化？什么意思？谁在说……啊？武王殿下！”孙思邈听到这话是云里雾里，当他抬起头向着声音的来源望去的时候，却是吓了一跳。

因为李元霸此刻就站在孙思邈的身侧不远处，这冷不丁地这么一站，还真是给了孙思邈不小的惊吓。

“草民见过王爷，见过太子殿下！”反映过来的孙思邈，连忙向李元霸和李承乾躬身行礼。

“免礼吧！”李元霸摆摆手，好奇地指这盆子中的水，说道：“孙道长，这是什么水？”

孙思邈道：“王爷，这是药水！是草民根据太医署中某些贮存竹简的书籍

上抄录下来，并且整理，反复试验调制出来的防腐药水。”

“效果呢？”李元霸似笑非笑地说道。

孙思邈闻言脸上一红，道：“这个，方才王爷也看到了，何必再笑话草民呢！”

李元霸哈哈一笑，道：“孙道长，这《伤寒杂病论》虽说是稀世孤品，可若是徒有收藏价值，不能够用到医术上的话，那也是无用！若是本王所料不差的话，那太原王家既然肯把这原版送了出来，肯定已经是拓印了一份下来！”

说到这里，李元霸停了停，继续说道：

“依本王看，不如这样吧！你等先把《伤寒杂病论》拓几份下来，至于原版！说实话，本王确实有能力将它继续保存并且传承下去，不过却只能放在武王府！当然了，非是本王小气，而是若想长久地保存竹简，就必须保存在空气近乎绝对静止的地方，否则的话，还是难逃被破坏的命运！”

“王爷说的在理！”袁天罡点头说道：“若是空气静止不动，就没有了被腐蚀的危险！可是现在难以做到的是，如何才能完美地讲《伤寒杂病论》上的内容拓下来！毕竟那卷竹简已经存在了四百多年的时间，极易腐朽，而且有的字还看不清晰……”

李元霸似乎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直接说道：“这个好办，既然拓印不成，那索性就变成誊抄！袁道长，孙道长再加上李淳风还有本王！我等四人同时进行誊抄，字迹不明的地方相互补足，之后再由孙道长进行药方上的配比。若有错误也可以及时更正！”

“好！就这么办！”

孙思邈拍了拍手，虽说他也很好奇这位给他太多惊讶的王爷，会用什么方法保存那《伤寒杂病论》残简，可是毕竟那是人家的独家手法，他好奇也是白好奇。

“贫道去准备笔墨纸砚，孙道友，你去把《伤寒杂病论》残简取出来吧！”

袁天罡对着孙思邈点点头，带着李淳风直往来时的大殿中走去。

……

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啊！

终于要见到这号称中华中医四大著作之一的奇书了，对于喜欢传统以及爱好文物的李元霸而言，这一刻简直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过了不过盏茶的时间，当孙思邈手中托着一方木质的托盘走出来的时候，李元霸甚至觉得自己的心跳都快要静止了。

其实，在得到这卷竹简的时候，袁天罡就曾经做过简单的处理，所以短时间内即便暴露在空气中也没有问题。

刷！

抽走盖在那托盘上的白绢，出现在李元霸面前的是一方完全由沉香木制作而成的长盒。

掀开盒子，顿时一卷从外表看来呈现棕白色，有的地方伸直还有些破损的竹简，呈现在李元霸的眼前。

看到这卷残破的竹简，李元霸几乎是下意识地用方才盖着木盒的白绢裹在了手上，随后小心翼翼地隔着白绢，将那一卷竹简从木盒中取了出来，并且将之平摊在了一方干净的布帛上。

只见这竹简厚有一二公分，宽四五公分，一眼看去，全约有四十多公分。

由于残损严重，竹简的编联有点歪斜，隐约看清那竹简为毛笔墨汉隶书而成，部分残段字迹清晰，但有至少四成左右的文字字迹比较模糊，有些字还存在缺笔。

在最右边上的一条较宽一些的竹简上，书五个龙飞凤舞的隶体字：‘伤寒杂病论’！

...

第一百二十章李世民观赌斗

纯文字在线阅读本站域名 <foncolor = red> 手机同步阅读请访问

（：第三更！求推荐票，月票……飘红加五更哦！嘿嘿，尽管这个应该没有~~~）

.....

“平脉法，辨脉法，六气主客，伤寒例……这，这真的是伤寒杂病论，真的是伤寒杂病论啊！”

李元霸循着长长的竹简，逐个看着上面那沉稳、庄重的字体，只感觉自己的双手都开始出现了些微的颤抖。

这就好比一个色中饿鬼，看到了一位拥有着天使容颜，魔鬼身材的绝世美女一样，想要上前去冒犯一下，尽管他有色心也有色胆，可就是因为对方太过完美了，给他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

“王爷，这竹简可不能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趁着现在时辰尚早，我等还是快点开始吧！”

就在李元霸正沉浸在《伤寒杂病论》那犹自带着的浓重药草香中的时候，袁天罡和三个小童子，手中分别拿着笔墨纸砚走进了小亭子中。

“啊……哦！”

李元霸有些失神的应了一声，从职业病中回过神来，脸上还带着恋恋不舍的神情。

分别把笔墨纸砚摆放在小亭子中的石桌上，袁天罡、李淳风、孙思邈以及李元霸，围在那一方石桌上，研磨挥毫，一个个神色凝重地誊抄着。

而李承乾呢，这小子也是个闲不住的主儿，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寻了一杆简易的钓竿，竟然就那么旁若无人地倚靠在栏杆上钓起了池塘里的鱼儿。

，看的几个道观的小童子全都醉了！

过了足足有小半个时辰的时间，四人盲人摸象一般地终于把这四份相同版本，但却是不同字体的《伤寒杂病论》给搞定了。

看着四张淡黄色的宣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小字，李元霸满意

地笑了起来，同时心中暗道：“为了把原本就属于老子的东西给取回来，又是浪费脑细胞想法子，又是动手誊抄的。我容易吗我！”

嘿，这下尘埃落定了，李元霸也终于松了口气。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要麻烦孙道长了！这一卷《伤寒杂病论》残简本王就拿走了！”

李元霸小心翼翼地将《伤寒杂病论》残简给收了起来，看着孙思邈等人继续说道：“在五姓七望输于本王的那些古籍孤本中，还有二十多卷的医书和道藏。若是你等明日有暇的话。本王明日就遣人将那些医书和道藏送过来！”

“却是有劳王爷费心了！”

袁天罡和孙思邈齐齐向李元霸行了一礼。

“好了，今日天色已晚，本王就和太子先行离开了！咱们改日再聊！”

李元霸摆摆手，直接拍了还倚在栏杆边上钓鱼玩的李承乾一把，向着前院走去。

“淳风。代为师送送两位殿下！”袁天罡看着李元霸渐行渐远的背影，他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对着不远处的李淳风吩咐了一句。

“是，师父！”

李淳风本就和李元霸聊得来，眼见着人家要走，即便自家师父不说话，他也得跟过去送送人家。

“武王殿下，真是一妙人啊！”

看着空无一人的小径。袁天罡突然展颜笑了起来。

.....

当清晨的阳光投下第一缕光辉的时候，玄武门左武卫大营前，一群人策马而来。

仔细一看。那骑在最前面的，不正是大唐皇帝李世民吗？在他的身后，是两队浩荡的黑甲禁卫军，再往外走，在其左右两翼，另有一队禁卫护卫。

这光是护卫的人马就得有四百多人。还真是人头攒动，气势如虹。

在李世民之后。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李靖，李绩。尉迟恭……那些文臣武将们全都来齐了。

待这支大军刚刚进入左武卫大营的时候，驻守在玄武门的兵士们齐刷刷地抱拳行礼，同时口中高喝：“吾等见过陛下！”

一万名左武卫兵士齐声怒吼的声势确实恐怖，仿佛要冲破云霄一样。

因为今日是和武王李元霸的赌斗之日，是以程咬金昨日就没有回家，而是住在了这行营里面。

而没想到李世民也会来的成老妖，在值守的兵士过来禀报之后，马上穿戴整齐，出来面圣。

行营之前，待一众兵士们行礼完毕之后，程咬金这才上前，对李世民政行礼道：“末将程知节，见过陛下！不知陛下驾临左武卫行营，所为何事”

李世民神色淡然，目光却是直接穿过了这片大军，看向了东北侧那支明显出来的，但却又与九千人队伍相连的一只千人队。

过了好一会，李世民这才对程咬金说道：“行了，免礼吧！嗯……朕为何出现在这里，难道你不知道吗？”

程咬金纠结的眉头一阵耸动，忽然他眼睛一亮，展颜道：“陛下，难道您是来看末将与武王殿下之间的比斗的吗？”

“好你个程知节，也不傻嘛！”李世民哈哈一笑，道：“你没猜错！朕还真地是很想看看，到底是你所操练的九千人会胜，还是元霸操练的一千人能赢！”

听到李世民的话，一大早晨地就被李世民拉着来到玄武门左武卫行营的一众文臣武将们，总算是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感情是程咬金和武王打了一个赌。

只是这个度有些离谱，以一千人对战九千人，虽说双方都是骁勇善战的精兵良将，可是人数的差距毕竟摆在那里，一千人怎么可能战胜九千人呢？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嘛！

一众文臣武将们议论纷纷，久久没有回过味来。

李世民却是不管他们，他嘴角含着笑，直接下了马，一群尚有些迷糊的

文臣武将们索性也住了嘴，尾随在李世民的身后走动。

李世民一路走过，目标明确地来到了位于万人大军东北侧的千人队。

站在这支千人队最前面的，是苏定方还有刘仁轨，虽说他们之前也见过李世民，可要说起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眼见着李世民站定在它们身前，两人连忙行礼，道：“末将苏定方、刘仁轨，见过陛下！”

可是这话音落地之后，两人却傻了眼了！

因为自从按照李元霸编写的小册子操练以来，他们一向是遵循的小册子上的命令，甚至就连行礼方式都已经成了习惯。

方才两人向李世民行礼，却是下意识地双脚一并，右手握成拳敲在了心口。

完了，这下乐子大了！

...

第一百二十一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纯文字在线阅读本站域名 <foncolor = red> 手机同步阅读请访问

（：第一更！求推荐票，月票，各种求~~~）

.....

看着两人那怪异的动作，李世民也有些傻眼了，这什么情况？

就在他想要开口相问的时候，站在李世民的身后的一名浓眉大眼的中年人就大声呵斥了起来：“大胆，你二人见陛下为何不行礼？”

这中年人名叫贾文涛，官居礼部侍郎，正四品下。

没见人家皇上都没说什么吗，你一个臣子着什么急？生什么气？这不是拍马屁吗？

苏定方为人耿直，最看不惯地就是这种欺下媚上的家伙，他脖子一梗，瓮声瓮气地说道：“这位大人，方才末将二人就是在向陛下行礼！”

“笑话！”贾文涛脸上出现了讥讽之色，“纵然我大唐朝军中礼仪宽松，可是也有明文规定！尔等此番无礼行径，竟然还放言说在行礼？那我这礼部侍郎还做什么用？”

就在他还想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李世民却直接对着他摆了下手，好奇地问道：“哦？你来说说看！”

“启奏陛下！这套礼仪动作是武王殿下教于末将的！”苏定方肃容，道：“双脚并拢，身躯笔直，以示军人的气魄；单手握拳，轻叩胸口，以示敬礼之人心中的尊敬之意！”

“好！”李世民哈哈一笑，道：“好一个军人的气魄，好一个心存敬意，行伍之人就应该有这等气魄！贾爱卿，此后这左武卫军中之礼尽皆依此礼行之，你看如何？”

“这.....”

贾文涛的脸色有些难看，他刚刚才对苏定方丢了一个嘲讽技能。现在让他评价这礼仪，不是存心让他难堪吗？

李世民见其没有回答，直接盖棺定论，道：“相比起此礼，军中礼仪多有

不便之处。此后就照此礼施行！还有，贾爱卿，这军中之礼有的确实过于繁杂。今日回去之后，你们礼部拿出一个方案来，将军中礼仪去繁从简，重新整理。朕明日就要看到！”

得。无缘无故地又牵扯出一个军中礼制改革来，还真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啊！

可是人皇上都已经打定主意了，即便他心中有再多的不满，也不敢说个不字，不是么？

所以。贾文涛只是低眉顺眼地回道：“遵陛下旨意！”

李世民满意地点点头，忽然四下扫了扫，对跟在身侧的程咬金说道：“对了，知节，今日你和元霸可是主角，朕怎么没有看到元霸呢？”

“这个，末将不知！”

程咬金翻了白眼，心说。你都不知道，那俺就更知道了。十九年前的时候，除了上阵杀敌之外。这个小魔头做什么事情都不靠谱，没准今天就撂了俺了！

程咬金话音方落，突然自远处传来了清脆的马蹄声，随后四枣红一银白，五匹骏马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

看到五匹疾驰的马儿笔直地向着这个方向疾驰而来，那些黑甲禁卫们都变得紧张了起来。几乎是下意识地围拢过来，挡在了左武卫的军营之前。

其实这帮家伙们也是紧张过头了。也不想这里是什么地方，就算是有人来刺杀皇帝。也会蠢到只派五个人来吧？

“咳咳！”

眼见着一群身穿黑甲，手握横刀的家伙们挡在了前面，冲在最前面的那匹银白色的骏马大声嘶叫了起来，多半个海碗大的两只蹄子骤然跃起，竟然想要直接从这群黑甲禁卫的头顶上空跃过去。

靠，太尼玛惊悚了！

这是什么马？怕是传闻中的汗血宝马都不过如此了！

禁卫们吓了一大跳，这么疯狂的马儿，在他们这么多年的行伍生涯中，还真就没有见过。

“吁！”

伏在马背上的人猛地一勒缰绳，口中发出一道嘹亮的口哨声。

原本已经人立而起的银白色骏马猛地打了一个响鼻，双蹄落地，那庞大的力道，差点连那青石地面都给踩裂了。

而此刻，那骑在马背上的人也露出了容貌，赫然是武王李元霸！

再往后看，那另外四匹枣红色骏马身上的人，竟然是太子李承乾，蜀王李恪，梁王李愔还有郢王李浑！

禁卫们自然是认识面前这五人的，连忙行礼道：“末将见过太子殿下，见过诸位王爷！”

“免礼吧！”李元霸直接驱马走了过去。

一众禁卫们很识趣地让开了一条道路，放李元霸等人纵马而去。

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面前这几位可以说是大唐王朝除了皇帝老子之外，最具权势的几人，得罪了这几位主儿，可没他们什么好果子吃！

“哈哈，还真是赶巧了！”看着御马而来的李元霸还有四个儿子，李世民畅快地大笑了起来。

五人依次下马，向李世民行了一礼。

李世民示意五人免礼，随后满脸调笑地对李元霸说道：“元霸，知节可是早早地就等你过来呢，你不会是害怕输掉才这么晚过来的吧？”

李元霸不屑地看了程咬金一眼，指着身侧的马儿说道：“皇兄，以臣弟的性格，会打没有把握的仗吗？今早之所以来的这么晚，只是去向赵郡王讨要了这匹马儿罢了！”

“哦？”李世民讶然地看了看那匹银白色的骏马，忽然眸子一亮，道：“大宛良驹！”

所谓大宛良驹，其实就是汗血宝马。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宛国曾经见过一种良马，这种马的耐力和速度都十分惊人，不但能日行千里，更会从肩膀附近位置流出像血一样的汗液，故称汗血宝马。

李世民行伍多年，对于马匹自然有一股特殊的辨识能力。

再加上大宛良驹体貌特别，整个身体呈现管状，胸窄、背长、肋骨架浅，臀部略长，肌肉发达，毛皮亮泽且皮薄。

是以当李元霸见到这匹当日在李孝恭的府上，差点把太原王氏少族长给一屁股坐死的马儿的时候，是脱口而出。

“哈，我就说这马儿看着眼熟，感情是赵郡王府上的那匹啊！”

“是啊！不过此马倒是和武王很配！”

“对，都是同样的桀骜不.....放荡不羁！”

程咬金以及当日见证了那场比斗的文臣武将们，全都恍然地大点其头。

趁着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李世民瞟了李元霸一眼，道：“元霸，你准备的怎么样？”

李元霸飒然一笑，道：“皇兄，在臣弟的记忆力，还真就没有失败这个词！现在说什么都是无用，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

第一百二十二章无.耻的程咬金

（：第二更！求推荐票，打赏还有月票~~~）

.....

别人离着比较远，再加上李世民兄弟俩刻意压低了声音，所以李靖和长孙无忌他们都不知道两人在说些什么。

可是程咬金离着近啊，再加上程老妖的耳朵尖得很，在听到李元霸的话后，顿时就不干了！

什么叫在你的记忆里就没有失败这个词？合着俺老程就活该输呗？

“陛下，俺同意王爷的话，这言语之间怎么都好说，可若是到了比斗的时候，谁输谁赢还真就说不准了！”程老妖脸上有些红，这是兴奋的，不是被气的。

说实话，天下间的兵士们，这驻守玄武门的一万名左武卫兵士，可以说是精锐中的精锐。这些兵士中至少有四成的人，为大唐的建立，抛过头颅洒过热血，那都是历经过无数次战斗人物。

尽管这次是将这万名左武卫大军分成了两部分，可是毕竟人数的差距在那放着，足足八千人啊，这么大的人数差距怎么补足？

如果连这样他们都还赢不了的话，那还真是千古奇事了！

是以，自从那日赌约成立之后，这些个留下来的九千名左武卫兵士们全都跃跃欲试起来，一个个摩拳擦掌地，！

忍了这半个月的时间，终于到了决战的时候，程老妖和兵士们心情相同，他能不兴奋吗？

“陛下，既然卢国公与武王已经到场，您看赌斗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长孙无忌走了过来。依旧是清瘦的面容，平淡的表情，只有那双眼睛里偶尔闪过精芒。

“嗯！”李世民微微颌首，道：“正该如此！知节、元霸，你们需不需要再准备一下？”

“不需要。俺手下的兵士们等这一战早就等不及了！”程咬金大手一挥，

很是豪气地说道。

“皇兄，臣弟这边也不需要准备什么！开始吧！”

李元霸对于此战可是胸有成竹，他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把这场不可能胜利的战斗变成可能，仅此而已！

“好！”李世民道：“既如此。便开始吧！”

说着，李世民便要带着众臣王玄武门城楼之上而去。

这个时候，魏征突然越众而出，对李世民行礼道：“启奏陛下，这万名左武卫兵士们乃是我大唐的精兵悍将。刀剑无眼，若是伤了他们，是我大唐的一大损失！还请陛下下令，此番赌斗双方只可使用枪棒，不得使用刀兵！”

“魏卿说的有理，却是朕疏忽了！”

正大踏步往城楼的方向走去的李世民，楞了一下，这才说道。“知节，传令下去，为此番赌斗准备枪棒……”！”

“诺！”程咬金躬身一礼。自去传令不提。

.....

玄武门的城楼之上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御椅，待李世民坐定之后，一众文臣武将们，如同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李世民，齐齐向着城楼之下看去。

城楼之下。那青石地面铺就的广场，正是七年前曾经发生过血腥夺位之战的地方。

其实这玄武门是李世民最不喜欢来的地方。因为每次来到这里总会想起那两个人，那两个已经死了好多年的人！

可是人总要往前看。不是吗？

.....

就在由皇帝带头，全都朝城楼之上往下看的时候，自远方军营的方向，传来一阵‘哒哒’的脚步声，却是一队队的左武卫兵士们，手持齐眉棍，乌压压地开赴了过来。

只是令众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九千名左武卫兵士们，竟然全都身着制式卫服，并没有穿着铠甲。

可尽管是这样，在这冬日的寒风中，他们依旧显得杀气凛然，给人一种莫名的压迫感。

“这些兵士们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不穿铠甲啊？”

“就是，这算是瞧不起武王殿下吗？”

“这回有乐子看了！以武王殿下的性子，这程老妖八成要倒霉啊！”

九千名兵士刚刚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那些武将们在初时的呆愣之后，就开始纷纷议论了起来，嘲讽的有之，幸灾乐祸的有之，更多的却是等着看乐子。

当然了，一向标榜手自己无缚鸡之力的文臣们，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只听他们说道：

“这程将军还真是心怀宽广啊，为了不让一千名兵士们多坚持一会，特意让兵士们脱掉了自身的防护！”

“不战而屈人之兵，乃是上上之策，程将军肯定是不想看到并使们手上，故才出此之策，想要武王殿下知难而退！”

“是啊，程将军真是仁义啊！”

耳中听着一众文人的哔哔声，李元霸心里头很憋火，郁闷地想要吐血！

尼玛啊，好你个程老妖啊，这是在用心理战术吗？，？

越想越气的李元霸，眉头陡然皱了起来，他看着刚刚赶回城楼之上的程咬金，道：“程知节，你这是什么意思？”

程咬金似乎并没有听出李元霸的怒火，反而嘿嘿一笑，道：

“王爷，此番赌斗，再怎么这这也是您一千人对战俺的九千人，如此大的人数差距，用脚想都知道是俺老程赢！不过为了让您的那一千人输地没有那么难看，俺老程特意让兵士们脱了铠甲，怎么样？俺老程够意思吧？”

噗！够你妹的意思啊！

这明明是在羞辱人，好不好？

李元霸差点冲过去，把这臭不要脸的老妖精从城楼上给丢下去！

就在李元霸想要狠狠地奚落程咬金几句的时候，又是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响起，就见十个整齐的方阵队列，同样从左卫卫大营的方向走了过来。

那十个队形无比整齐的队伍，随着口令做出整齐划一的动作，顿时让城楼之上的一众文臣武将们，感到眼前一亮，只感觉有一股特殊的气质从这一千人的身上弥散开来。

想想先前，在随皇帝在军营中转了一圈的时候，这千人站在原地，不动如松，似乎就有一股别样的气质在蔓延。

“我是不是看错了？怎么他们连抬起脚步的高度都一模一样啊？”

“快打我一下，我要确定我是不是在做梦？”

“怪不得武王殿下敢和程将军打赌，就单凭这一份独特的气质，就多了一成的胜算！”

那些文臣们还看不出什么，可是李靖以及李绩他们这些行伍之人，却是眼中多出了一丝丝的精芒，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气质是什么，那是兵士的气质！

就算是面前这千人没有穿着铠甲，没有穿着军营中的卫服，也能够让人感觉到，他们是兵士，他们就是兵士！

.....

两只大军都已经在下面的广场中准备妥当，而那些仍旧在议论的声音也戛然而止。

此刻，一名身穿黑甲的禁卫匆匆上了城楼，走到了李世民跟前，抱拳行礼道：“陛下，两方大军均已准备妥当。”

李世民微微一笑，扭过头分别看了看李元霸和程咬金，道：“你们俩，还有没有别的想要说的？”

看来李世民对这次的赌斗还是很在意的，否则的话，他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询问两人！

程咬金摇摇头。

李元霸却是狠狠地横了程咬金一眼，径直走到城楼边上，大声吼道：“千人左卫卫大军给本王听好了，本王现在允许你们去除掉身上的负重，脱掉铠

甲，只穿作战服对战！”

“诺！”

一千人对着城楼李元霸的方向，虎吼了一声，旋即动手开始脱起身上的铠甲来。

他们将身上那沉重的铠甲的全都解下来，丢到了一边。

顿时一套墨绿色，上面似乎还有着一片片灰棕相间花纹的粗布衣服，出现在这千名左武卫的身上。

除此之外，在他们的手腕，小腿，腰部的位置，还有着一个个的小布袋，他们连那些小布袋都给解了下来！

那些布袋看起来很沉重，相互撞击在一起的时候，还会发出‘锵锵’的声音。

原来，这些小布袋中装的是铁块，一枚枚铁块绑在了他们的身上，至少让他们每天多负重二十斤。

一瞬间，一众兵士们只感觉有一股从未有过的舒爽感，从脚底板升腾而起，顺着神经元蔓延而上，顷刻间传遍了周身。

轻轻伸了一个懒腰，从他们的身体中传来一阵仿佛爆炒栗子般的脆响。

操练半个月了，这半个月的时间里，这千名兵士们每天都得带着这些小布袋，除了泡药浴的时候，其他的时间，吃饭睡觉，甚至是如厕的时候都不能够取下来，期间的痛苦可想而知。

而今，没有了这些该死的铁块，那酸爽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了！

.....

城楼之上，看着一众兵士们解着身上的小布袋，李世民感到很奇怪，他问道：“元霸，兵士们身上的小袋子是什么？里面放着什么东西？”

李世民间出了在场一众文武大臣们心中的疑惑。

李元霸咧嘴笑了起来，露出了一口闪亮的白牙，道：“皇兄，那袋子叫做负重袋！而袋子里面放的都是铁块，从手腕算起，加上小腿以及腰部的铁块，一共约有二十斤的重量！”

第一百二十三章武王会输！

纯文字在线阅读本站域名 <foncolor = red> 手机同步阅读请访问

（：第三更！每日三更山山会持续三天，13号还有一天~~~）

.....

“嘶！”

众人齐齐倒抽了一口凉气。

“怎么可能？”程咬金惊呼道：“看他们方才行进的动作，根本就不像是一个负重之人！身上怎么可能还有二十斤的负重？”

“你不信？”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程咬金。

其实甭说是程咬金了，就连李靖、长孙无忌他们都露出了一副不可能的表情来！

李元霸瞅了随他一起赶来玄武门的李承乾还有李恪等人一眼，道：“太子，掀起你们的手腕和脚踝来，给诸位大人们看看！”

因为这帮皇子们还要跟着李元霸学武，所以他就没让李承乾他们把身上的这些小布袋子给解下来，全当作日常训练了。

“是，四皇叔！”

李承乾等人很顺从地卷起了身上的裘皮大衣，露出了手腕和脚腕。

果然，就见四只小布袋，静静地绑在四个小家伙的手腕以及小腿上。

“不对吧？四位殿下身上的布袋似乎没有多重吧？”

因为苏定方与刘仁轨行礼的事情，而从心里不待见这千名左武卫兵士们的礼部侍郎贾文涛，突然指着李承乾身上的小布袋说道。

李元霸瞄了这个突然蹦出来的家伙一眼，道：“这位.....太子殿下还有几位皇子年纪都还小，你总不能指望他们也像下面的壮汉一样，每天身上绑着二十斤的铁块吧？”

贾文涛还想要再说些什么，突然想起眼前之人的身份来。顿时吓出了一

身的冷汗，讪讪地不再说话。

“如果你还是不信！”李元霸笑看了贾文涛一眼，对不远处的一名黑甲禁卫招了招手，道：“你去下面随便拿一个兵士的所有布袋上来，拿给这位大人看看！”

“喏！”

接到李元霸的命令。禁卫躬身应了一声，匆匆向着城楼下跑了过去。

不得不说，这些禁卫的身体素质很高，这一个来回，老远的距离，竟然跑出了罗伯斯的速度。

手上提着这些沉甸甸的小布袋子。李元霸笑吟吟地看着贾文涛，道：“这位大人，你要不要戴上试试看？”

贾文涛脸色有些白，不敢再接话茬了。

面前这位主儿可是把侯君集侯大将军都给打残了，他这小胳膊小腿的。可禁不住这种折腾。

所以贾文涛果断闭嘴，生怕给李元霸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

其实他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李元霸只不过把他当成了路人甲，一个跑龙套的而已，谁会记住你是谁？

“好了，既然这千名兵士全都解掉了身上的束缚，元霸，是不是可以开始了？”李世民开口为贾文涛解了围。最后一次询问。

李元霸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来人啊，传令下去。让他们开始吧！”李世民大手一挥，说道。

“诺！”

一名黑甲禁卫应了一声，高声对着城楼下之下喝叫道：“陛下有旨，赌战开始！”

“咚咚……”

禁卫话音落地，顿时一阵沉闷的鼓声响起。

“杀！”

这样的对阵，不比真正战场上的那种真刀真枪的厮杀。是以也不会有战场上那般的复杂。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今日程咬金给自己手下的这帮老兵痞们下达的命令就是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用以一股一往无前的气势，倚仗人数上的优势。摧枯拉朽地打倒他们，冲垮他们，彻底碾碎他们的希望！

伴随着嘶吼声，九千名左武卫的兵士们没有丝毫的犹豫，青筋盘起的糙手，紧紧握着齐眉长棍，满脸的狰狞表情。

他们在将领的操控下，排成一字长蛇阵，一往无前地向着那千兵士们冲杀了过去。

那样子看起来还真是有些不成功便成仁的意味！

足足九千人一齐发出怒吼，一声高过一声，直入九天。

还别说，单是这股子气势，就能把一些胆子小的家伙给直接吓懵过去，也难怪他们一直标榜自己是精兵悍将了！

.....

玄武门城楼上。

看到九千名左武卫兵士们杀气腾腾的样子，李世民也明显变得激动了起来。

他的双手紧紧地抓着御椅，那张俊脸上更是出现了狂热之色。

这一刻，他似乎是回到了在大唐尚未建立的那一段金戈铁马的日子，在军中点兵，在沙场上厮杀.....

过了良久，李世民的表情才算是平静下来，他轻轻呼出一口浊气，语气中有些赞叹地说道：“不愧是我大唐的精锐之兵！”

围拢在李世民身侧的那些武将们，也都露出了极其兴奋的神色。

他们都是行伍之人，哪一个不是身经百战，计谋无双的将军？

所以说这眼力自然是有的！

可是在大唐的近几年间，百姓修养生息，他们这些可以算是老兵痞的家

伙们没仗打了，整天闲的淡疼，只能每天期盼着哪个边疆小国的国王，脑袋被驴踢了，不计后果地来入侵一下大唐，这样他们也就有仗打了！

可惜天不遂人愿，老天爷总是不给他们机会。

每次纵然是有番邦夷族来骚扰大唐，也不过是在边疆地区晃悠一下，恨不得他们是咬牙切齿啊！

而今，当他们看到这些左武卫兵士们表现地如此悍勇，杀气逼人的时候，顿时就勾起了这帮老兵痞们的热血豪情，恨不得现在在下面拼杀的是他们一样！

“看来知节这次是赢定了！”

“是啊！虽说是同等精锐的兵士，但是人数差距这么大，武王殿下若是想要取胜的话，怕是难如登天啊！”

一众文臣武将们全都不看好李元霸手下的一千名左武卫兵士。

不过也有人稳坐钓鱼台。

像李承乾兄弟四人，现在就是满脸淡然地看着下方的九千名兵士，没有丝毫的担忧之色。

“三哥，你说苏教头他们能赢吗？”李浑趴在城楼垛子上，看着下面说道。

“能！”李恪点了点头，忽然开了一句玩笑：“当然了，如果他们发挥失常的话，输了也没办法！”

“哈哈，三哥，你这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李愔轻轻锤了李恪的肩膀一下，道：“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你们还不了解四皇叔吗？他会打没把握的仗？我敢打赌，这次四皇叔一定会狠狠教训下卢国公的！”

半个月时间的摸爬滚打，李承乾等人其实已经把自己当作了这支左武卫千人大军的一份子，心里自然是偏向他们的。

方才程咬金下令手下兵士们脱掉铠甲，已经是侮辱了他们的尊严！

这口气一定要出，而且还要狠狠地出！

...

第一百二十四章气势如虹

（：第一更！企鹅群：451468825~~~）

.....

就在城楼上的一众王公大臣们，全都不看好李元霸手下这一千名左卫兵士的时候，下方的一千人也开始动了。

苏定方、刘仁轨两位操练教头，须发皆张，怒瞪着前方持着齐眉棍攻袭而来的九千名左卫卫同僚，没有丝毫的胆怯之色，他们发出怒吼：“进攻！”

“进攻！”

一千名兵士们口中重复着他们教头的进攻号令，开始稳步前进。

就见他们的步伐稳健，虽说并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可是每走一步都极其的沉重，那平淡表情下所蕴含的力道，似乎要将地面都踩出窟窿一样。

“左翼负责.....”

“右翼负责.....”

一道道的命令自苏定方和刘仁轨的口中下达，有条不紊，互不干扰。

这一千名左卫的兵将们，表现得是如此地行动如风，令行禁止！

相比起方才那九千名兵士们杀气凛然的气势，这一千名兵士凭着他们整齐划一的动作，完美的执行力，似乎并不逊色于方才的九千人。

此刻，不管是城楼上的李世民以及一众王公大臣们，还是跟随李世民的同前来的一众护卫队的黑甲禁卫们。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玄武门广场上，那两支在人数上明显相差悬殊，但却各有其优点的大军给吸引了过去。

九千名兵士，像是一匹匹饿了很多天的恶狼，骨瘦如柴。獠牙锋利，浑身上下裹挟着一股子凌厉地杀机，向着前方那原本的一千名同僚们，露出了锋利的爪子。

而那一千名兵士呢？

他们则是疯狂龙卷风的正中心，不温不火。沉稳刚硬，可是却偏偏被一层狂暴的外衣保护着，那层外衣可以毁坏一切已知之物！

.....

两方大军之间的距离在拉近，所有的兵士们全部都精神紧绷起来。

近了，近了.....

两方之间相距不过一百米了，两方所有人的身体都开始剧烈震颤了起来。粗重的喘息声，哈出的腾腾热气，在这寒冬腊月，瞬间凝结成了白霜。

那一双双粗糙的大手，并没有因为暴露在这寒冬的空气中而变得僵直。冰冷，反而热情如火，赤红似骄阳。

“哈！儿郎们，杀！”

近了，又进了.....

两方大军相聚不过三十米了，双方甚至能够看清楚对面之那狰狞的面容，满含着杀气的表情。

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身经百战的九千名左武卫兵士们，终于开始加快脚步了，因为他们深知这个距离已经到了加速冲刺的边缘线了。再不抢占先机的话，单单在气势上就输了一大截！

下一刻，他们莽足了劲头发力狂奔，紧握着齐眉棍的大手上道道青筋暴起，憋地通红的脸庞，在凛冽的寒风中。丝毫不所觉。

他们有理由相信，在自己等这九千名兵士的联结冲击下，都会被他们给硬生生地撕裂开一道口子。更不用提这些早就已经熟识无比的昔日同僚了。

若是真到了那一刻，这些昔日的老兄弟们，就不要怪他们下手，狠狠地暴揍他们一顿了！

这股子悍不畏死，一往无前的气势，还真是贯彻了程咬金的命令，狠狠地冲击过去，碾压一切！

二十米，十米.....

九千名兵士们摆出一字长蛇大阵，就如同那暴涨而起的钱塘江潮水一样，气势如虹地，以极快的速度冲击向一千名左武卫兵士们。

城墙之上，一众文臣中有很多人未曾经历过这等激烈的战争场面，是以不忍心看的闭眼，好奇的瞪大了眼睛看，还有一些个年过花甲的老头子，哆嗦着嘴唇，一副似看似不敢看的样子。

相比起文臣们，李靖他们就要表现得狂野得多了，一个个眼睛瞪得比牛眼还要大，脸红脖子粗地喘着粗气，。

被众臣围拢在正中的李世民，也倾着身子向下张望，他的大手死死地抓在御椅之上，手上青筋暴突的脉络，显示着这位帝王心中的不平静。

就整体气势而言，其实李世民早就已经偏向程咬金了。

毕竟人数差距，加上气势如虹的战阵，这九千名左武卫兵士们没有理由会输。

若不是心中惦记着李元霸的话，期待着会有奇迹出现，指不定李世民就直接阻止赌斗，宣布程咬金获胜了，至少这样还能避免兵士们受伤。

.....

相比起那九千名左武卫兵将们，属于李元霸的千人大军似乎要逊色很多了，他们感受到了来自正前方的庞大压力。

稳于中军的苏定方和刘仁轨见状相视了一眼，猛地将胳膊扬了起来，伸手握拳，大呵道：“停！止步！”

“喝！”

于是千名兵士们，整齐划一地停下了脚步，一队队的兵士们，层层叠叠地，自觉地握紧手中的齐眉棍的棍中，将长棍彻底地稳住，随即一个个紧咬牙关，原地待命。

城楼之上。

“嗯？这些兵士们是怎么回事？为何要选择固守，而不是抢先进攻呢？”黑脸的尉迟恭，眉头锁紧，说道。

“哈哈，肯定是这些崽子们看到俺的兵将们太过凶悍，怕了！”程咬金哈哈大笑了起来，丝毫没有顾及李元霸的感受。

这老货是兴奋过头了，忘了自己的对手是谁了！

“尼玛，嚣张，先让你嚣张吧，待会有你哭的时候！”李元霸脸色一黑，差点暴走了。

“狗屁！”

一名身材告状，容貌粗犷的中年大汉说道：“什么就怕了？你个老货不知道就不知道，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依我看，他们这样做可比继续冲击要来得稳妥地多了！至少稳住下盘，抱成一团的话，应该很难被冲开才对！”

“进达说的有一定的道理！”这个时候李靖开口了，他轻轻敲击着城墙，道：“不过这样的做法，虽说看上去稳妥，但实际上面对如此强劲的冲击，光是靠防是防不住的！”

“没错！这九千人所摆的一字长蛇阵，分为阵头、阵尾、阵胆三部分，阵形变幻之时，真假虚实并用！”李绩轻甩袍袖，继续说道：“若是破阵之人稍有一处有失，整个固守阵列都可能彻底崩溃！”

...

...

第一百二十五章神逆转

（：第二更！企鹅群：451468825，第三更要到凌晨一点多发布了.....
诸位朋友们不要等了明早再看吧！）

.....

咚咚咚.....

且不管城楼之上的一众文臣武将们，如何看李元霸的千人大军所采取的迎战策略，下方的两只大军，眼看着就要相互交击在一起了。

九千双靴子落地的声音，犹如那雷声一般滑坡天穹，一股如山般地气势滚滚而来。

此刻，整个玄武门广场，似乎都开始跟随着大军的行进而微微震颤了起来。

面对这气势如虹的九千左武卫大军，作为千人大军教头的苏定方和刘仁轨，只感觉到全身都颤抖了起来。

当然了，这并非是吓得，而是兴奋地。

半个月的时间了，起早贪黑地辛苦操练，他们比任何一名手下兵士们都懂得这其中的艰辛和痛苦。

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因为训练，他们遭受过善意的嘲讽，遭受过昔日同僚的奚落.....这些都不要紧，他们是兵士，是军人，军人就必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可是，最让他们忍受不了的是，那些外人，那些文武大臣们，竟然在之前质疑武王殿下，质疑在他们心中战神一般的人物！

他们受不了，他们感觉尊严受到了挑衅！

是以，此刻真正到了检验成果，收获果实的时候了！

即便对方是千军万马又如何？们不怕，他们无惧！他们要为武王殿下正名，要狠狠地出这一口恶气！

“全体都有，背靠彼此。紧握长棍.....”

一名名身穿大唐版迷彩的兵士们，怒睁着双眸，面上赤红无比！

他们都是身经百战之人，自然能够无比清晰地感受到对方的战意，以及澎湃的杀气！

可是他们心无所惧！

因为这半个月的时间。他们是从地狱地面走出来的，他们的心智，早就已经被心目中神一样的男人，以及那两个恐怖的教头，给磨砺得坚如磐石！

所以他们彼此依靠着，死死地握着手中的齐眉长棍。静待对方进攻！

.....

百十米的距离看似很远，实则瞬息及至。

一道道剧烈的碰撞声，伴随着一股子澎湃的气势，九千对一千，终于轰击在了一起！

城楼之上。

不光是李世民还有那些王宫大臣们禁不住睁大了眼睛。死命往下观瞧。

就连在心中一直很笃定自己能赢的李元霸，都有些紧张地抓紧了城墙垛子往下观看，他那手上庞大的力道，竟然硬生生地把墙砖抓出来五道手指的印记。

要说李元霸根本就不担心会输，那根本就是扯淡！

前世的时候，他毕竟只是一个说的好听点叫学者，说的不好听了，就是一书呆子。

他没有当过兵。服过兵役，这些操练兵士们的东西，都是他根据热播军旅电视剧。以及网上学来的，虽说包罗万象，但是毕竟他没有真正试用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他之所以一直标榜什么没有失败过，除了只有四五成的把握之外，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催眠。

所以说。此刻他的心情其实也是紧张无比的，两军交战。胜败不过在一刹那之间，也正是在这一刹那之间。就可能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负。

那可是九千人，挡得住？还是被摧垮了？

.....

后世人常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此刻，两方大军交击，就如同那长江上的前浪和后浪一样，它们彼此交锋，两股不同的力量重重地拍击在了沙滩上，那股庞大的力道，让整个玄武门的空气都凝滞了，随后爆发出一阵阵潮涌般的吼啸。

“杀.....”

这一万名左武卫大军，此刻已分敌我，他们各自为政。

激烈的嘶吼声却是自胸腔中喷薄，随后顺着喉管向上，直到嘴边的时候，变成了如狼一般的咆哮！

只是这一瞬间，烟尘四起！

此刻，城楼上的人恨不得把自己的整个身子都探到城墙外面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看的清楚，才能够把一切的战况尽收眼底！

“不可能！”

“这是何情况？”

“这就是我大唐最精锐的兵士？”

突然，惊呼声响起。

文武大臣们，一个个都伸长了脖子，就像是鸭子一样，死死地盯着下方，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下面这一幕发生的太特么的具有戏剧性了，他们宁愿此刻是在做梦！

只见下方，九千名左武卫大军拉成了一条长蛇，长蛇从蛇首至蛇尾，尾动围卷，首动嘶咬，整条蛇拉了一条长长的战线，可是他们却还偏偏彼此相邻，眼看就要将苏定方等千人围个水泄不通。

他们手中的齐眉棍被当成了长枪，往前冲击，不留后路！

可是苏定方他们是傻子吗？

很显然不是！

尽管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可是他们并没有傻呆呆地站在原地，让这九千名大军构成首尾相交的阵势。

所谓一字长蛇阵，长蛇运转，犹如巨蟒出击，攻击凌厉！一字其中两翼兵士的机动能力尤为重要，所以要破除长蛇阵，最好的方法就是限制两翼的机动能力，以使其首尾不能相顾，不能够变幻出三种阵式来。

是以，就在九千名大军就快要到达苏定方等千人大军身前，并且围而合之的时候，千人大军的十个联结在一起的方阵，竟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瞬间十化为己。

这期间的速度以及整齐度，竟然不过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这等执行力，根本就不是程咬金手下的九千名兵士们能够达到的。

等到九千人大军反应过来的时候，千人大军的六个方阵，其中左翼两个揪其首，右翼两个夹其尾，中军两个斩其腰。

六个方阵的人，彼此之间身顶着身，背靠着背，一个个手中的长棍早早地就架了起来。

虽说他们依旧被九千大军那势无可挡的气势以及力道，冲击地如同随风摇摆的拂柳一样，东倒西歪，可是苏定方他们却是硬生生地将这一字长蛇阵给切成了三部分。

如此一来，一字长蛇阵各自为战，无法再以三方配合作战，阵势不攻自破！

城楼之上。

李元霸笑了，笑得很开心，看来自己的担心完全就是多余的，凭着这段时间的操练，这帮家伙们已经完全脱胎换骨了。

相比起李元霸的放松和些许的得意，看到这一幕的程老妖精整个人都傻了，他呆呆地站在城墙里头，突然像是发了羊癫疯一样地跳上了宽大的城墙垛子，大吼道：

“你们他娘地没吃饭吗？怎么一个个全都成了软脚虾了？九千人对战一千人，竟然连一个回合都没撑下来，就被人给破了长蛇大阵，老子，老子……”

老子了半天，程老妖精气喘吁吁地愣是说不出话来了。

“程老妖，你搞什么搞？还不快滚下来！”

“你他娘地想找死也得找对地方啊，当着陛下的面，你想要被灭族吗？”

程咬金这边是歇菜了，尉迟恭和牛进达却是吓了一跳。

这老家伙还真是犯唬啊，竟然当着皇上的面儿跳上城墙垛子，而且还嚣张无比地破口大骂，真想自杀吗？

不过李世民现在可没功夫儿去怪罪程咬金，不知何时，他已经从御椅上走了下来，此刻正扶在城墙边缘，满脸震惊地看着下方的战况，久久回不过神来！

行伍多年，甚至连这个皇位都是靠自己用武力打下来的李世民，可是清楚地知道沙场征战的残酷。

两只实力相近，可是人数却相差甚大的大军对战，人数多的一方，直接以一字长蛇阵进行冲杀，自然是最简单，最暴力，也最节省时间的！

而且一字长蛇大阵，三种阵势变幻莫测，在冲击之前更是一一直处于随时变幻的状态，即便对方知道破解之法，一字长蛇阵也可以靠着灵活的机动性尽快变幻阵形。

如此，却是最不好破掉！

可是眼下这个难题被攻克了，只不过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千名左武卫以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十阵化六阵，分袭蛇头、蛇尾、蛇身……这要是放在以前，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就是这种看似不可能，竟然变成了可能！

老天，四弟这是训练出了怎样一只大军啊！

李世民满心的震撼，因为先前程咬金手下的九千名左武卫兵士们，所表现出来的气势以及强悍的冲击力，即便是身经百战，见惯了战争场面的他也为之暗暗喝彩。

因为军队作战，最重要的便是整体的组织力和配合力，至于个人的战力，并不能左右战争的胜利，。

是以，像方才的对战，九千大军的气势以及配合确实是冠绝天下，无可匹敌的。

李世民甚至一度以为这一战，完全没有悬念了！

可他们却碰上了在行动力上，比他们强了不知道多少倍的千人左武卫大军，而且还是一帮子被李元霸的高压策略给训练地悍不畏死的大军！

所以，这次程咬金想要一鼓作气地拿下这场对战的愿望，算是彻底落空了，而且看这架势，搞不好这九千人的大军真要输啊！

...

第一百二十六章一棍子撂倒！

（：第三更！企鹅群：451468825！求月票，求打赏，小钱钱啊~~~）

.....

城楼上的所有人，全都傻眼了。

刚从城墙垛子上下来的程咬金，到现在嘴里头还在不停地嘀咕着：“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么快呢.....”

是啊，怎么会这么快呢？

在场的所有人都料想不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

甚至就连下方玄武门广场上的九千人左卫兵士，打死他们都想不明白，这才刚刚冲到近前，怎么在眼前一花之后，他们那长长的一字长蛇大阵就已经被硬生生地给切成了三段了呢？

反观苏定方等千人左卫卫大军呢，一个个却是松了一口气，旋即面色陡然变得狰狞了起来。

挡住了，大阵也被切开了！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地多了，在气势上抢占了先锋，接下来就是靠着阵法以及强大的战力、技巧，正面抗击敌人，打他们一个顾首不顾尾。

“两阵化三阵，三才大阵，各自为战！”

旗语！

中军，苏定方和刘仁轨两位教头的手中，不知何时各自出现了一枚红色的小旗子，随着小旗子的摆动，千名共分为六只方阵的左卫兵士们，开始变幻起了阵型。

经过这半个月以来的操练，他们已经学会了旗语，眼见旗语打完，他们又一次向众人展示了自己无与伦比的执行力。

不到十个呼吸的时间，六阵化九阵，三个三才大阵已出。千名兵士们，手中紧紧握着齐眉长棍，在那九千名大军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凶狠无比地抽打了过去。

顿时，那长棍就像是一条甩动着长长尾巴的大蛇。凶狠而且无比精准地抽了下去，那力道无比的惊人，将空气都抽打的‘咻咻’作响。

还没从一字长蛇大阵被破掉的现实中清醒过来的九千人兵士大军中，那些冲在最前面的倒霉孩子们，硬生生地受了这一记棍鞭，他们甚至连惨叫一声都来不及。就直接应声倒地。

千人，一人一棍，一棍子撂倒一个昔日的同僚，毫无违和感！

这一幕同样的令人震撼！

老天，这还是他们的同僚吗？

半月之前。纵然是他们在相互打架斗殴.....不对，应该说在日常的切磋中，他们彼此之间也没有出现过这种一击撂倒的情况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

城楼之上。

又一次精神大受刺激的程咬金，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晕死过去。

这货是被气的，也是被惊的！

“好大的力量啊！”

“一人抡一棍子，放倒一名兵士，这种效率简直是闻所未闻啊！”

一种文臣武将们的下巴已经合不拢了。今天所感受的震撼已经够多了，没曾想后面竟然还有着这样的惊喜。

“不对！”这个时候，李靖突然眼睛一亮。指着还在抡棍攻击的一千名左武卫兵士说道：“你们看到他们用棍子击打对方兵士的什么地方？”

“耳廓前面，前额两侧，这是死穴！”

尉迟恭眼睛很尖，眸子一眯，几乎是脱口而出。

耳廓前面，前额两侧。这是太阳穴的位置，看来尉迟恭口中的死穴便是太阳穴了！

“还真是那里！”牛进达瞄了一眼下方的战场。突然说道：“这……他们也太敢下手了吧？这个地方一旦击中，轻则昏厥。重则殒命。这个力道很难把握，而且……他们怎么就能肯定可以打到那里呢？”

“这个，就要问武王殿下下了！”李靖哪里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把目光瞄向了不远处的李元霸。

以李元霸的听力，自然听到了这些文臣武将们在说些什么，故此笑了笑，说道：

“也没什么！本王只不过是让孙思邈孙神医画了一张经脉穴道图，挂到了军营里，让兵士们每天都看一看，哪里最适合攻击，哪里击中了不会死，哪里砍中了容易毙命！”

尼玛，让一个个的老兵痞，大老粗们去看图学穴位，这谁能想到？

什么时候当兵的不好好当兵，去当郎中了？

李元霸似乎并没有看到众人脸上那惊愕的表情，继续说道：“对了，本王还让兵士们在晚上休息之前，抡动横刀劈斩木桩一个时辰，从各方面控制横刀的力度！不过相比起横刀来，这齐眉棍似乎更好控制一些吧？”

李元霸这话说的倒是轻巧，当初刚刚开始操练的时候，可是浪费了足足有上万根木头桩子，搞的皇宫里面一个月烧火用的木柴都不用劈了。

“一个时辰……”

众人很是无语，特别是程咬金，脸皮都开始抽搐了起来。

单是凭空抡动横刀就是一个力气活，更不要说在这些兵士们的手腕上还戴着里头放着铁块的小布袋了！

和李元霸的操练手段相比，程咬金第一次感觉自己似乎对手底下那帮兔崽子们太过仁慈了！

……

城楼下方，九千人左武卫的数量还在不断减少，因为那千人左武卫大军并未减缓撂倒的进度。

八千人……

六千人……

期间程咬金的左武卫大军并不是没有做过努力，可是每当他们想要聚而反攻的时候，这三组三才大阵总会变幻起阵形来，让他们疲于应付。

所以面对攻击，这些兵士们哪里还抵得住，只可一步步地后退！

其实，在一字长蛇大阵被破掉的一刹那，属于程咬金的那支左武卫大军就已经乱了阵脚，气势一泄，想要再收回来却是难上加难了。

“保持三才大阵阵形，攻击不要分散，注意！”

苏定方和刘仁轨掌控中军，不停地打着旗语，控制着整个千人大军的走向。

咚咚咚……

接下来就没有什么悬念了，已经失去了气势的九千人左武卫大军，虽说在人数上仍旧占着优势，可是面对着这只训练有素，动作整齐划一，攻击精准凌厉的虎狼之师，他们垮了，整个大军都被冲垮了！

嘶嘶……

城楼上观战的所有人都开始不停地抽吸着冷气。

太惊悚了，太莫名其妙了！

只不过一次的短兵相接，九千人的大军竟然就开始被一千人的大军撵着打，而且还是一打一个准，偶有反抗，也很快会被很快打压下去！

这千名左武卫兵士们保持着密集的队形，像是后世的推土机一样前进着，速度不快，但是那股冲击力，却是凌厉无比，根本就不给九千人大军翻盘的机会。

所过之处，管你是谁，一棍子撂倒！

其实，若是开始的时候，程咬金的手厦门能够在被冲散了一字长蛇大阵之后，能够很快反应过来，重新组成大阵的话，只要花费一些时间，还是能够取胜的。

只可惜啊，被冲散了之后，九千人左武卫大军就全都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虽说后来醒悟了过来，可是为时已晚，甭说大阵了，就连基本的阵形都无法保持住了。

这形单影只的，还打个屁打！

虽然很难令人接受这个事实，可是输了，就是真的输了！

堂堂九千名左武卫大军中的精锐之士，竟然无比屈辱地败在了一只千人大军的手上，而且还是毫无还手之力的那种！

.....

“这.....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一千人胜九千人，老天.....”

这个结果，实在是让人难以预料，也更加难以接受，是以一众文臣武将们，一个个全都表现得目光呆滞，瞠目结舌。

虽说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役并不在少数，可那些战役多是凭借一些天险或是其他的条件，很难有正面相抗的！

而面前这一场赌战，却是打破了这个常规，掀开了有史以来，以少胜多战役新的篇章！

...

第一百二十七章尘埃落定

（企鹅群：451468825！）

.....

真他娘地给老子争脸啊！

站在城楼上的李元霸捏紧了拳头，脸上的笑容很阳光，很灿烂。

别看李元霸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只不过是回想起来的时候才会走一趟玄武门军营，可实际上他花在这一千名左武卫兵士们身上的精力和金钱，只多不少。

一方面，他费尽了心思，把前世那些训练特种兵的严苛手段给回忆了出来，并且加以整理和完善，使之变得更加具有科学性，更加适用于当下的社会。

另一方面，操练的时候所使用到的任何器具，可都是李元霸自掏腰包购置的。

包括药浴所需的药草、精盐，兵士们身上穿着的大唐版迷彩服，早中晚，三餐绝对是四菜一汤.....

光是花在他们身上的钱财，这半个月的时间就得有七千贯。

当然了，这是李元霸为了打造一支精兵，才特意花这么多的精力和金钱的，想要训练并且供给一只像李元霸前世时候的那种普通军队，远远花不了这么多的金钱。

说实话，过了半个月的时间，这种操练到底有没有效果，李元霸也并不知道。

今日的胜利，可是给李元霸打一剂强心针，他的操练方法总归是没有错的，那千千万贯的钱财也没有白费，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

李元霸脸上的笑容，，又立了牌坊的程咬金，突然感到有一股子寒风。顺着他的脖颈钻进了衣服里，让他激灵灵地打起了冷颤。

想想今天他那无比嚣张的举动，再想想为了让这个小魔头自动认输，，

脸色不由得变得愁苦万分。就好像是他欠了别人钱，被人追债一样。

四个躲在角落中的小家伙，瞅着程咬金那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只感觉到有一股子快意从心底里升了起来。

“嘿嘿，这下卢国公丢脸可丢大发了！”李愔嘿嘿奸笑着，说道：“原本信誓旦旦地放出豪言。现在竟然被苏教头他们像是撵狗一样地追着打，真解气啊！”

“六郎，你小点声，不要被旁人听到了！”李恪甩了李愔一眼，道：“不过这次还真是幸运啊！如果那一字长蛇阵刚破开的时候。能够及时补救的话，怕是这场赌战就艰难了！”

“没错！”李承乾接过了话头，道：“纵然是侥幸，也是四皇叔赢了！”

“你们说父皇会不会奖励四皇叔？”

瘦版的李浑虽说自信了很多，阳光了很多，但是多少会保留一点之前的怯懦性子，毕竟怯懦了十多年，想要彻底改掉的话。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磨练。

“当然了！”李愔怪叫道：“四皇叔可是为我大唐训练出了一支精锐之师，父皇若是不奖励一下，怎能服众呢？再说了。以四皇叔的性格，就算父皇不给，他也会死皮赖脸地去要。你说对不对，三哥，太子哥？”

说道后面，李愔把目光瞄向了李恪和李承乾。却发现这两位兄长并没有答话，反而面色古怪地看着他。

“唉。我说太子哥，三哥。你们俩都看着我做什么？我脸上长花了吗？”李愔感到莫名其妙，这俩哥今儿这是怎么了？

“咳咳……那个，四，四皇叔……”站在李愔身旁的李浑看着李愔身后，说道。

“什么四皇叔？”李愔莫名其妙地摸了摸脑袋，顺着李浑的手指往后看去，顿时下了他一跳，道：“四，四皇叔！”

只见李元霸阴着一张脸，不知道什么时候战在了李愔的身后。

啪！

伸手赏了李愔一个暴栗，李元霸没好气地说道：“四叔我有你说的这么不堪吗？我看你是皮又痒痒了吧？”

“这个……嘿嘿，四皇叔！”李愔疼得直咧嘴。

“行了，我告诉你们！等今天回去之后，皇兄肯定会找你们细谈这半个月以来的操练情况，你们就如实回答！”李元霸道：“特别是药浴还有各种操练设施都着重提一下！”

“啊？为啥啊？”李愔就属于那种做事不过脑子的，听到李元霸的话后，直接就问了出来。

“四叔让怎么说就怎么说，哪来的那么多话？”李恪没好气地瞪了李愔一眼，说道。

“不让说就不让说，有什么？每次就知道欺负我……”李愔不满地嘀咕了一声，不过却并没有再次捣乱。

其实李元霸这样说也是有道理的。

想那李世民是个什么性格？

高傲，孤冷，雄心壮志！

那些个番邦夷族屡屡侵犯大唐边疆，生生地打了他李世民的脸。如果不把这些个小国给灭掉，他李世民能够甘心？

显然不能！

所以，为了建立一个大唐盛世，李世民会不惜一切代价，以面前的这一千名左卫卫士们为蓝本，创建一个与他们相当的庞大军队。

到时候横扫番邦蛮夷，不再是梦想！

可是，这样做显然是不可能的，先不说这期间会遭受多少世家大族的阻挠，单单是这金钱花销，就将是一个庞大无比的数字！

所以李元霸才会吩咐李承乾等四个小家伙，把这药浴以及操练设施都着重提出来，为的就是让李世民打消这个念头！

毕竟，眼下大唐百姓所需要的是稳定、安泰的生活，而不是这种搜刮全国之钱财，用来打造一支上百万特种兵，来进行战争征伐的生活。

……

此时，玄武门广场上的征战已经进入了尾声。

在千人左武卫大军那一刻都不曾停息，步步紧逼的攻势下，九千人左武卫大军已经被冲的七零八落，成了一群散兵游勇。

他们往往百多个人聚在一起，当他们想要组织起来再次冲击的时候，千人左武卫大军就会冲过去，提起棍子就是一阵狠撻。

把这帮家伙们给揍得是哭得喊娘的，毫无还手之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整个玄武门广场上已经躺满了左武卫的兵士们，一个个鼻青脸肿的，有的甚至已经昏迷了好几次，足可见这帮虎狼之师的凶悍之处！

咚咚咚……

在最后的鼓声嘎然而止的时候，稳坐中军的苏定方和刘仁轨打着旗语，让各自的兵士们回归，千人左武卫大军所组成的三组三才大阵，顷刻间向着初时他们所战立的地方汇聚而去。

三才大阵化为六只方阵，六只方阵化为十只，井然有序，整整齐齐。

那纷乱的广场地面上，徒留无数个倒地不起的同僚们……

……

城楼之上。

李世民的双手扶着城墙，看着下方虽说已经是累的气喘吁吁，汗流浹背，但却依旧战阵紧密的千人左武卫大军，胸口剧烈地起伏，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眼下这帮兵士们手中所拿的不过是齐眉长棍，所造成的伤害不过是局部的，片面的。

可若是让他们换上横刀，换上长枪呢？

到时这些躺在地上的兵士们，怕就不是完好无损了，极有可能缺胳膊断腿，甚至是身首异处！

想到这里，李世民终于忍不住也倒吸一口凉气！

狠，准，齐！

如此之强悍的大军，简直超过了他的想象。

他转头看着李元霸，不由得想起了半月之前，这个四弟风风火火，义愤填膺地跑到自己跟前的样子，如此大军，他究竟是了了什么娴熟，练出来的？

旋即，他咧嘴开怀地笑了起来，不管这些兵士们是如何炼出来的，他只需要知道，当时的约定他已经看到了效果，更是看到了大唐军士们，在不远地将来，狂虐番邦夷族的场面。

“哈哈……”

他掩饰不住地哈哈大笑了起来，声音传出了很远，回荡在整个玄武门的广场之上！

...

第一百二十八章神武卫

（今日保底第二更，有点晚了，不好意思！企鹅群：451468825！）

.....

城楼之上。

一众文臣武将们的注意力，原本还在那玄武门广场之上。

本来嘛，虽然两方大军的交战已经分出了胜负，可是此刻在他们的脑海中，还不断回荡着方才，双方短兵交接时的震撼画面，久久不能回神。

而此刻李世民的开怀畅笑，却是把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

不过没有人注意到，在这城楼之上却是有这么一个人，浑身哆嗦个不停，甚至连小腿肚子都在不停地抽搐了起来。

当然了，这货不是程咬金，就算是这场比斗他输了，以程咬金这老货的尿性，也绝对不会怕到这种地步的。

现场表现地如此不济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之前一者，讥讽千人左武卫大军面圣礼仪，二者，质疑众兵士们负重事实的礼部侍郎，贾文涛。

因为看这千人左武卫兵士们不顺眼，贾文涛可是把李元霸给彻底得罪了。

如果这帮子兵痞们输了还好说，以李元霸那高高在上的王爷地位，断不会和自己这么一个小人物去津津计较的。可是眼下这帮臭当兵的竟然赢了，而且还赢得无比地漂亮。

如果这帮臭当兵的，把自己奚落他们的情况告诉武王殿下的话，武王为了安抚兵心，搞不好真的会拿自己来开刀的。

想到这里，贾文涛可胆小了。

不行，不能这样啊。我还年轻，我还有长远的仕途要走！

眼珠转了转，借着李世民高兴地劲头，贾文涛越众而出，对李世民躬身行了一礼。同时口中高声喝道：

“微臣恭喜陛下，贺喜陛下！有了此等悍勇之师，当可使我大唐境内再无

匪患，保我大唐边疆无虞，荡平四夷蛮族亦不再是虚妄！当为之贺！”

寒！恶寒！

这家伙真是太恶心人了，这马屁说的溜。那还真是要多肉麻就有多肉麻的话，也真亏他能够说出口！

其实，这当朝为官的，哪里有不揣摩上意的？

虽说伴君如伴虎，帝王的心思不好猜。可是做了这么多年的臣子，如果连自家圣人的性格都搞不清楚的话，那这官还真就是白当了。

一向以诤臣的正面形象世人的魏征，听到这贾文涛的话后，眉头不由得皱了上来。

长孙无忌、杜如晦以及李绩的脸上却出现了似笑非笑的表情。

这几个老狐狸，哪里不知道这个家伙在搞什么名堂？无非就是被李元霸给吓怕了，想要找一个大粗腿抱上去，这样至少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不是？

“哈哈。贾爱卿倒是深知朕心啊！”李世民大笑了起来，贾文涛的马屁果然拍刚刚好，简直就是拍在了李世民的心坎上了。

他是舒坦了。可是李元霸的眉头却是皱了起来：

尼玛，这货到底是谁啊？怎么又出来了？不会是猴子请来的逗比吧？

这特么的简直就是在进一步坚定李世民训练特种兵的心思，如果李世民脑袋一热，现在就下令准备操练大军的话，那可真就是劳民伤财，永无宁日了！

打死贾文涛都想不到。原本以为自己这么做是捧了那位王爷一把，没成想却是偷鸡不成。连米都没拾到。

其实，李元霸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在意他。现在他却自己蹦出来了，而且还在不断提示李元霸，看这里，看这里……

所以，他赢了！

李元霸恨恨地瞪了贾文涛一眼，上前两步对李世民泼出了冷水：“皇兄以为操练这么一只精锐之师，需要多少财帛？”

李世民没想到李元霸会有这么一问，联想到之前暗卫向他禀报的一些欣

喜，沉吟了半晌，试探着说道：“三百贯？不对，不对……怕是光那些用来调制药浴的草药与精盐就不止三百贯吧？应该有七百贯吧？”

李元霸笑了起来，伸出手比了个七的手势，道：“这个数！”

“七百贯？皇上您真是料事如神啊！”家贾涛这个倒霉催的家伙，到现在还在死命地抱李世民的大腿，殊不知李元霸现在把他从城墙上丢下去的心都有了。

“哼，七百贯？”李元霸冷哼了一声，语不惊人死不休：“七百贯也就够给你买副棺材的了！听好了，七千贯，是七千贯！”

“嘶！”

今天这一日的震撼，已经让一众文武大臣们全都麻木了，可是听到这个恐怖的金钱数字的时候，众人却还是再次倒抽起了凉气。

“七，七千贯……”

有几个家伙的脸都白了，实在是这个数目太过吓人了！

虽说在场的王公大臣们都是大唐朝最顶尖的存在，每家每户的也都能拿出个几万贯来，可那都是他们依靠最看不起的商贾手段积攒起来的。

毕竟他们这些王公大臣们，哪家哪户，少点的没个几十号人，多点的，像一个个的王爷们，府里更是多达几百上千人。

光是朝廷发的那点财帛，根本就不足以养活他们！

所谓士农工商，在这大唐朝除了奴隶之外，商贾的地位最为低下，可是如果不经商的话，根本就不够他们府上花销的。

是以为为了生计，他们这些王公大臣们的近亲，也成了最令人看不起的商贾！

即便是这样，这七千贯对于某些人来说，也太过于恐怖了！

这还仅仅是半个月的时间，如果想要长久操练的话，那得花多少钱财啊？这根本就是个大窟窿！

“元霸，你没有开玩笑吧？”李世民眉头皱了起来，说道。

“皇兄，臣弟怎么敢拿这个开玩笑呢？”李元霸瞄了一眼已经被彻底吓傻

了的贾文涛，继续说道：

“不过皇兄请放心，如果不是为了速成，臣弟也不会花费这么大的精力与财物！而且只要能够训练出一只足够强悍的兵士出来，威慑番邦夷族，那么其他的都可以慢慢来！”

“哦！那依你来看，如果想要将这剩余的九千名兵士训练成那千人的程度，需要多少财帛和精力？”李世民还是比较关心这个问题的。

“一个月！四万贯！”李元霸很快说道：“这样相对来说可以省掉一笔花销，不过根基却可以打地更加牢靠！”

李世民点点头，眼睛直接掠过浑身已经抖若筛糠的贾文涛，对不远处的程咬金说道：“知节！”

程咬金期期艾艾地看了李世民一眼，几乎是一步三挪地来到了李世民身前，连头都不敢抬。

“知节，半月之前，你与武王定下赌战，虽是戏言，但毕竟赌约成立。而今武王胜利，你可曾服气？”

李世民淡淡地看着程咬金，说道。

程咬金能说啥？ he 现在是巴不得赶紧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自然是一万个服气了！

索性他不再矫情，直接躬身抱拳道：“末将服气！”

“好！”李世民突然哈哈一笑，道：“来人啊！”

两名黑甲禁卫立即走上前来，躬身聆听圣谕。

李世民重新走到御椅上坐了下来，淡淡地说道：“你们去将方才那千人大军的两名武官，叫……”

他叫不上来名字，只能下意识地看向了李元霸。

李元霸很识趣地说道：“苏定方，刘仁轨！”

“嗯，你们俩去把这苏定方还有刘仁轨叫到这里来！”李世民微微颌首，吩咐两名黑甲禁卫。

“诺！”

两名黑甲禁卫应了一声，匆匆向着城楼之下跑去。

而城楼之上的文臣武将们呢，却被李世民的突然命令给搞的云里雾里的。

这皇上到底想干什么，区区两个武官罢了，还用得找特意召见？

.....

过得没有盏茶的时间，刘仁轨和苏定方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只见他们俩依旧向李世民行了一个千人大军特有的军礼，道：“末将苏定方、刘仁轨见过陛下。”

两人方才在战斗中并没有入阵拼杀，可是作为掌控着，他们所付出的却是更加繁重的脑力劳动，是以这声音虽然很大，但却带着几分疲惫。

李世民上下打量着他们，突然笑了起来，道：“两位将军，在军中任何职？”

苏定方和刘仁轨闻言微微一愣，还是老实地回道：

“末将苏定方，为左翊卫中郎将！”

“末将刘仁轨，为左武卫中郎将！”

“好，还都是我大唐的悍勇卫府之将！”李世民没想到两人竟然都是中郎将，不由得大喜，道：“三水，拟旨。着玄武门行营万名兵士，自即日起脱离左武卫府，自成一卫，名曰‘神武卫’。封右武卫上将军，武王李元霸为‘神武卫’上将军，执掌‘神武卫’！”

这还不算完，只听李世民继续说道：“封左翊卫中郎将苏定方，左武卫中郎将刘仁轨，为神武卫大将军！你二人从此要同心同德，尽心辅助武王掌控‘神武卫’！”

从正四品下的中郎将，一下子跃升到从三品的大将军，而且还是打破常规的两个大将军，这项任命直接把刘仁轨和苏定方给砸懵了。

“想什么呢？”李元霸看不下去了，悄悄踹了两人一人一脚，道：“还不赶快谢恩？”

两个家伙这才如梦初醒，连忙行礼道：“末将苏定方、刘仁轨，谢陛下隆

恩！”

...

第一百二十九章一道惊雷

眼见着苏定方和刘仁轨满脸激动之色地向着自己躬身行礼，李世民从御椅上站了起来，笑了笑，道：

“这是你们应得的，不必言谢！我大唐的江山，终究需要你等悍勇兵将们守护，若是朕明知道尔等当奖而不奖的话，那与昏君何虞？哈哈哈，今日朕甚是高兴，摆驾立政殿！”

话音方落，李世民看都没看浑身瑟瑟发抖的贾文涛一眼，当先向着城楼之下走去，随行的还有几个宦官以及负责护卫之责的禁卫们。

啊？

李世民突然整这么一出，倒是让文武百官们傻了眼了！

搞什么搞，皇帝今儿这是怎么了，先是把他们拉来，说是看一场好戏，结果好戏倒是看了，可是到最后的时候却把他们给落这，自己给跑了。

这是要放养的节奏吗？

“哈，走吧！没啥可看的了！”浓眉大眼的牛进达打了个哈欠，道：“今天还没睡够呢，我得回府睡个回笼觉了！”

“嘿嘿，进答，咱爷们一起走！”尉迟恭那张黑脸满是促狭之色，他捅了捅牛进达的腰眼，故意大声地说道：

“恐怕某人这一觉却是睡不好了！唉，堂堂九千大军竟然敌不过区区千人，真是丢面皮啊！若是我的话，直接就从这城墙垛子上跳下去！”

“是啊，多丢人啊！什么手段都用了，最后却被人狠狠地抽了一个大嘴巴子，没脸活了啊！”

牛进达更损，这话说得多窝心呢。

“尉迟老黑、牛进达，你们俩够了！”以程咬金那暴脾气能忍吗。他忍不了，当时就爆发了：“信不信俺老程现在就把你们这俩货从城门楼子上丢下去？”

“好啊，来啊！有本事你就把我们俩都给丢下去！”

尉尉迟恭和牛进达，已经被方才两方大军的交战给刺激的热血沸腾了，

早就恨不得找个人过来狠狠地打上一架了。此刻程咬金的爆发。正中两人的下怀。

“俺，俺……俺回家睡觉！”

三人都是久经沙场的精兵悍将了，无论是体力还是武力方面都是相差无几，要说单打独斗，程咬金保不齐还有点胜算，可是一对二。这不是自己找虐吗？

程咬金又不傻，所以他怂了，果断怂了！

“哈哈……”

一众文臣武将们自然知道程咬金那臭不要脸的德行，是以也没有在意，全都轻笑了起来。

“程知节。两个人你不敢，？”

别人只是小声地笑笑，可是李元霸这心里头可是还憋着一口气呢，，以李元霸这睚眦必报的性子，哪能忍啊？

即便不能下狠手，至少也得让这个程老妖精长长记性才行。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程咬金感觉小腿肚子都开始抽筋了。他几乎是用跑得向着城楼下而去，那速度比兔子爹都快。

一边跑，他还一边叫嚷道：“怕？俺会怕？俺只不过是内急想要如厕罢了。待俺回来，定与王爷一战到底！”

哈哈……

一众文武大臣们全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李元霸都傻了，他可从来没想到，这程咬金竟然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

“王爷，这老货就是这么一不要脸的性子，您还是消消气吧！”尉迟恭笑地都快岔气了。

“算了。！”李元霸有些气恼地晃了晃脑袋，旋即对李承乾等四小说道：“你们随我去一趟弘文馆。等我把三字经和百家姓的文稿放下之后，带我去一趟我的封地！”…

说起来。自从当日李世民的封赏下来之后，李元霸还从没去过自己的封

地，只知道那里已经开始大兴土木了，而王府也在如火如荼地建造中。

至于三字经和百家姓嘛，其实他早就已经写出来了，只不过需要重新整理一下，毕竟有关唐朝之后的那些部分都必须剔除掉，要不然的话，还不得让他那便宜二哥把他给剁吧碎了啊？

所以，拖到今天这已经是第五版了。

“是，四皇叔！”

四个小家伙对李元霸那可是佩服的五体投地，自然不会有其他的意见。

“王爷！”

就在众人将要下城楼的时候，一个明显带着颤音的声音传了过来。

众人顺着声音望了过去，却见已经被他们选择性医王的礼部侍郎贾文涛，正满脸愁苦地看着李元霸，那样子纵然是程咬金都无法与之相比。

“何事？”李元霸淡淡地看着贾文涛。

贾文涛脸上闪过一丝尴尬的神色，期期艾艾地说道：“王爷，方才臣下……”

“好了，你的事情你自己解决吧，本王帮不了你！你们四个，随本王走！”李元霸早已在心里给这个惹人厌的家伙判了死刑，还指望李元霸能够原谅你？梦做梦吧，你？

完了，全完了！

贾文涛看着李元霸潇洒远去的背影，已是吓得魂不附体了，直接一屁坐到了地上。

原以为自己的一番马屁正拍到了点子上，没成想却是阴差阳错地被记恨上了。

还真是不作死就不会死啊！

……

一行五人离了玄武门，策马骑行在皇宫之中。

或许对于别人来说，这样的行为是不允许的，可是面前这位主是谁？那

可是武王李元霸，连面圣都无须见礼，区区宫中策马而行，又算得了什么？

过了玄武门，入了皇城，在路过北侧皇城根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声炸雷。

“轰！”

一声巨响，五匹马全都给受惊了。

四匹枣红色的马儿吓得四散奔逃，李承乾他们四小不得不死死地抓紧缰绳，要不然的话，这一摔下去可就是头破血流了。

“咳咳……”

而冲在最前头的，被李元霸称之为小白的大宛良驹，却是并没有逃窜，而是两只前蹄高抬，人立而起，大声长嘶了起来！

李元霸也是吓了一跳，双腿赶紧夹紧了马肚子，大声道：“叫你妹啊叫，给老子我老实点！”

“哒哒……”

许是李元霸对他的威胁远比那轰天巨响要大上好多，小白立马平复了躁动的情绪，只是还在不断打着响鼻。

...

第一百三十章大唐版火器局

“呼呼……四，四皇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李承乾等四个小家伙哪里经历过这种情况，费劲吃奶的力气，好不容易控制住受惊的马儿，他们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李元霸身侧，出声询问。

“我也不清楚，听声音好像是北郊大营，走，过去看看！”

甭说是他们了，就连李元霸都被这一下给唬得一愣一愣的，此刻听到李承乾的话之后，索性弘文馆也不去了，直接调转马头，直奔皇宫之外而去。

……

长安城北郊，紧挨着高大的城墙一里左右，有一大片用青砖圈起来的行营。

远远的，看到那高大的青色砖墙，李愔不禁有些奇怪地说道：“唉，我记着这里之前不都是木栅栏啊？什么时候垒起了这么一大片青砖了？三哥，你知道吗？”

“我也有段时间未曾出宫了！”骑在马上，并排走在李愔身侧的李恪摇了摇头，继续说道：“过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都不要说话，看四皇叔的样子好像是知道那里！”李承乾瞄了身后的两个弟弟一眼，说道。

果然，就见前方的李元霸的脸上，露出了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其实，这座行营就是按照李元霸的要求，由朝廷出钱改建，并且内部极度保密的一个机构，‘神机府’。神机府就是李元霸向李世民提议，。

而这里原本是左右翊卫的行营，平时的时候，除了职守的翊卫。剩余的翊卫们全都会驻扎在这里，进行日常的操练。

只是半月之前，得到皇帝密令的左右翊卫，突然开始对这座行营大兴土木。

原本只不过是木栅栏围起来的行营之地，竟然垒起了高达丈许的青砖。在青砖的最上面还嵌入了一些铁刺，锋锐尖利，闪着寒光。

在之后的三天时间里，陆续有东西被拉了进来，打铁用的炉子，各种金

属用具。数十车的木柴、黑色木炭、以及一些用粗布包起来的其他矿物。

自此，整个行营都被左右翎卫们给戒备了起来，几乎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连到了夜里也是如此、

.....

李元霸等五人策马而来。马蹄扬起滚滚的烟尘，立刻引起了数丈之外，护卫神机府的左右翎卫的注意。

“停下，来者何人！”

隔着老远，这一队近百人的左右翎卫就挡在了李元霸等人的身前，并且还拉起了由削尖的木头桩子组成的路障，大声喝叫了起来。

从小到大，一向都是在这长安城里面嚣张惯了的李愔。哪里被人这么呵斥过，当时就有些恼怒。

就在这小子想要出声喝骂的时候，却见最前面的在李元霸直接从怀里摸出来一枚小牌子。丢了过去。

那接过小牌子的兵士，仔细地看着手里的小牌子，须臾之后却是面色大变，抱拳行礼道：“末将右翎卫百骑长叶飞，见过武王殿下，不知王爷驾到。未曾远迎，还请王爷恕罪！”

武王殿下？王爷！

这就是那位据说只是在神机府落成之日曾经来过一趟。之后就一直石沉大海，杳无踪迹的‘神机府’掌控者。武王李元霸？

认错？

那不可能，方才李元霸掏出来的小牌子是由将作监特意打制的，整个大唐朝一共就两块，一块在他的身上，另外一块则在李世民那里，而且每一块上面都还有他们各自的名姓。

是以，那名兵士在看到那块小牌子之后，立马诚惶诚恐地向李元霸行礼。

其他的兵士们，见自己的老大都见礼了，也赶紧跟着一起躬身。

“嗯！”

李元霸对着神前的一众兵士们点点头，道：“本网问你们，方才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恭敬地把手中小牌子送还到李元霸的手里，叶飞答道：“回王爷的话，末将也是不知！不过这段时间以来，行营里倒是时常发出响动，但是远没有今天的动静大！”

“哦，这样吗？”李元霸摸了摸下巴，道：“你们把这路障挪开，本王要进去看看！”

“诺！”

叶飞应了一声，匆匆指挥着手下们把路障给挪了开来。

.....

就李元霸的布局而言，整个神机府初期共分为五个部门，第一个部门便是位于行营东侧的织造司，织造局职司是打制各种铁具，包括各种武器。

局内聚集了整个大唐最好的能工巧匠，甚至连将作监的大匠都被调派过去三个。

这第二个部门，是位于行营南侧的工部司，工部局所司是各种兵器的设计与研究，其内都是一些熟悉历朝历代以及当下各种作战利器的行家里手，据说还有一位墨者，也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

第三个部门，，顾名思义，。

当然了，调配出来的火药并不能在这里实验，所以就诞生了第四个部门，位于行营北侧的试验司。它的主要职能，便是测试、实验各种兵器以及火器，是否达到了他们的预定目标。

至于这第五个部门嘛，名叫调度司，负责各项后勤保障工作。

五个部门分工合作，缺少了哪一个部门，神机府都无法正常运转。

此刻，神机府试验局那广阔的试验场中。

四个身穿厚重铠甲的壮汉躺在地上凄厉地惨嚎，三十多个身着白色长袍的青年汉子，围着这四个躺在地上的壮汉团团转。

而不远处的地面上，有着一个仿佛投石器底架一样的东西，此外，方圆两百米范围内，还有着一根根或是几寸长短，或是尺余长短的粗壮木棍。

这些木棍上燃烧着火焰，将地面上的枯草烧的都连成了片。

在这些燃烧着火焰的木棍四周的地面上，散落着数不尽的只有小指甲盖大小的小铁球，小铁球的威力很大，将地面都砸出了一个个的小深坑。

周遭，。

“怎么回事？”李元霸皱着眉头走了过来，领着四小走了过来。

神机府五个部门的人，都是李元霸通过筛选之后，亲自挑选出来的，是以这几个部门的人全都见过李元霸。

虽说此刻见到李元霸这个甩手掌柜，他们心中全都感到很惊讶，不过想到刚刚发生的事情，却是向李元霸回复道：“回王爷的话，方才，是巨石炮的炮筒炸了！”

巨石炮，首度用于宋元的襄樊之战中，因为它的发明者是西域回回人，所以又叫回回炮。别看它的名字中带着一个炮字，可实际上却是抛石机，是适用于战争攻守时候的武器。

不过这里的巨石炮并非是抛石机，而是真的炮！

李元霸的前世的记忆中，有一种初级的但是威力绝伦的大炮，名叫汽油桶式大炮。

那家伙，威力可是杠杠的，多远的距离都能够给轰过去，比那什么迫击炮强多了，一轰一大片，杀得倭国崽子们是鸡飞狗跳，屁滚尿流的。

李元霸就是把这汽油桶式大炮与投石机相互融合在一起，画了几张草图，交给了工部司的人。

那帮工部司的家伙们，哪里见过这等稀罕的物件，全都痴迷不已，并且很快着手完善、设计起来。

说实话，这玩意其实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更安全的方法。

今日，就是因为点火的方法不对，，在原地就发生了爆炸。

，，攻击极其强悍，它们就是造成这片狼藉场面的罪魁祸首。

“？”

李元霸闻言面色不由得一紧，急匆匆地推开当在身前的几个人，来到了最里面。

看着躺在地上，身上穿着那间坑坑洼洼的铁甲的壮汉，道：“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我说你们都愣着做什么，还不快把他么几人送到调度局去？如果因为你们的原因，耽误了他们治疗的最佳时机，本王要了你们的脑袋！”

“诺！”

这帮青年汉子吓了一大跳，手忙脚乱地抬着四名壮汉向着调度司行去。

很快，这片试验场就空置了下来，只有试验司的二把手，侍郎林卫陪在李元霸以及李承乾等人的身侧。

“这种事情时常发生吗？”李元霸看着试验场上那浪迹遍地的摸样，眉头拧了起来。

“回王爷的话，大概每十次会出现一次这种情况，！”

林卫恭敬地回了一句。

这林卫原本是右翎卫中郎将，因为自身实力不俗，又对各种新奇之物感兴趣，所以李元霸特意把他从右翎卫给挑了出来，留在了神机府中。

“？”李元霸脸色渐渐变冷。

林卫闻言先是一愣，随即皱着眉头想了想，道：“七日！”

“哼，七日！七日的时间，每日都出现这种情况，？”李元霸怒道：“本王这神机府里可不养闲人！你去，！”

...

第一百三十一章找几个人试试威力

神机府整出了这么大的动静，几乎整个长安城都能够听到，作为京畿重地，整个大唐正中心的皇宫，自然最快做出了反映。

一队为数在两百人的黑甲禁卫快速集结，向着皇宫之外北郊大营而去。

立政殿。

李世民和长孙皇后全都被这道仿若惊雷一般的声音吓了一跳。

“什么声音？”李世民一脸愕然的看着侍奉在身侧的刘三水，说道。

刘三水很有眼力价，他急匆匆地退出了立政殿，须臾之后复又折返了回来，恭声道：“启奏陛下，方才的轰天震响传自长安城北郊的左右翊卫行营！现在宫中的禁卫已经赶过去查探了！”

“长安城北大营？”李世民周折眉头想了想，忽然想到之前下令改建成神机府的地方，不就是左右翊卫的北大营吗？

想到这里，他对刘三水摆摆手道：“你去把那些禁卫们都追回来，这件事情不用查了！”

“诺！”

李世民的话虽然让刘三水感到很奇怪，但还是恭敬地应了一声，脚步如飞地向着殿外走去。

没办法不快啊，那帮黑甲禁卫们可都是骑马去的，这要是传旨传的晚了的话，没准人家早就已经到北大营了。

“陛下，为何不查了？”长孙皇后问道。

此刻，立政殿中只剩下了李世民和长孙皇后两人了，是以李世民也不用顾忌什么。

他轻轻握住长孙皇后的柔荑，道：“观音婢，你有所不知！先前朕应四弟的要求，让人改建了一座大营供他使用，那座大营就是这北大营了！”

“陛下不说，臣妾都差点忘了！”长孙皇后闻言轻笑道：“前些日子。掖庭宫的侍女来报，说这皇城北侧时常传来异响，臣妾还并未在意。看来这些都是四弟搞出来的！”

“呵呵，应该是吧！”李世民呵呵笑了起来。“不过这动静倒是闹得不小啊！看来元霸口中所说的‘火器’多少见了一点成效了！”

“火器？”长孙皇后疑惑道。

“哈哈，等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李世民还卖起了关子，其实这家伙对李元霸所说的‘火器’也是一知半解，还跟这充大尾巴狼。

唉，都是男人的自尊啊！

.....

神机府，试验场。

看着这绝对令人新奇的一切，李愔对李元霸说道：“四皇叔，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记得整座大营明明是左右翊卫的行营啊？”

“是啊。四皇叔！”李浑有些怯怯地看了李元霸一眼，指着那架已经被炸毁的投石机残骸，道：“还有这些东西，看起来极其坚固，究竟是什么东西将它破坏成这个样子的呢？”

尽管李承乾和李恪并没有说话，可他们的心中也都充满了疑惑。

“这里名叫神机府，是我大唐用来研制火器的特殊机构，目前由我全权管辖！”李元霸扭头看着四小说道：“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是做什么的，除了这府中之人，就只有你们的父皇了！”

“火器？”李愔嘀咕了一声。道：“火器是什么东西？”

李元霸闻言并没有急着回答李愔，而是看着面前这四位历史上与皇位无缘的皇子，怔怔出神。

此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个奶爸似乎很不好做啊。

如果把这些个小家伙全都培养的独当一面的话，那到时候皇子夺嫡，岂不是更加惨烈？这样他不是就成了致使大唐分裂的刽子手了？

想到这里，李元霸头痛了！

吗的，大不了让这帮倒霉孩子们去入侵其他的国家，世界这么大，现在

又是大唐朝，还有美洲什么的没有被发现，到时候来个大唐美洲都护府、大唐非洲都护府什么的不就结了？

反正这几大洲与亚洲之间。不是隔着大海就是隔着延绵大山什么的，相聚十万八千里。到时候还分裂个屁啊？都属于大唐！

一念及此，李元霸心情顿时放松了下来。

李承乾几个小家伙。看着李元霸跟那里脸色变幻不定的，还以为又出了什么事情。

当李元霸脸上的表情彻底放松下来的时候，李愔试探着问道：“四皇叔，你怎么了？是不是，又，又饿？”

啪！

“饿你个大头鬼！”李元霸狠狠敲了李愔一个暴栗，道：“四叔我在想事情，你刚刚说啥？”

“四皇叔，六哥是问火器是什么东西！”李浑看了李愔一眼，说道。

“这火器嘛……你们随我来！”

李元霸还真不知道怎么解释了，所幸带着四小直往试验司的库房走去。

……

李元霸当初交给工部司的草图，可不仅仅只有投石炮的，还有各种火铳的图纸，既然已经开始研制投石炮这等大型火器了，李元霸可不相信，以聚集了整个大唐最顶尖能工巧匠的能力，连区区几个火铳都设计不出来？

再说了，这火铳的构造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一根铳管，外加一截木质手柄连接而已，没有什么其他复杂的构件。

不过火铳这东西对于工匠工艺们的要求极高，在这一点上，李元霸多少还是有点担心的。

带着四小走在去往试验司库房的路上，四小看着试验司中那些古怪的实验器具，不由得有些面面相觑。

孩子总是贪玩的，再加上这里的好些东西，四小都没有见过，所以四个小家伙都表现的很很好奇，时不时地会停下来，摸摸那试验火铳用的靶子，踮踮高高垒起来的爆破墙。

走走停停，足足用了半刻钟的时间，李元霸才带着四小来到了试验司的库房。

看守库房的是一队右翎卫。

在出示了自己的身份牌子之后，终于进入了库房。

大门刚一打开，顿时一股子铁器的味道传进了众人的鼻腔。

李元霸快步走了进去，有些惊讶地看着摆在那一排排兵器架子上的东西。

火箭、突火枪、火箭溜、火门枪……

十数杆最为初级的火器。出现在李元霸等人的眼前。

李承乾等人也晃花了眼，他们摸摸这个，看看那个。似乎哪个都想要把玩一下。

就在此刻，一杆先进这些火器至少百年的鸟嘴铳吸引了李元霸的注意力。

这鸟嘴铳又叫鸟铳、火绳枪。是明清时期传入华夏的，不过这个时候是大唐朝，没人会去告李元霸侵权，所有的火器，李元霸才是原创。

明万历26年赵士桢著成的《神器谱》中，有对鸟铳的形容：“后有照门，前有照星，机发弹出。两手不动，对准毫厘，命中方寸，兼之筒长气聚，更能致远摧坚。”

只是，当李元霸满心欢喜的把这杆鸟铳拿起来之后，却是差点把它给掰折了。

尼玛，坑货啊！

铳管是铳管，手柄是手柄，机括是机括。嗯，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是这材质简直就是侮辱人的智商啊！

虽说这鸟铳的铳管用的是最好的钢材，而且上面还铸了一些好看的花纹。但是这铳管的内壁部分，却是凹凸不平，充满了那种打铁时候留下来的细小凸起。

这样的话，先不管它能不能够发射，威力如何，单单是存在炸膛的危机，就让李元霸不寒而栗。

想想看吧，当你对敌的时候，敌人冲到你面前了。你不慌不忙地掏出了鸟铳放了一铳，结果……

duang！炸膛了。两败俱伤！

保不齐对方都没有死，自己反倒被鸟铳给轰死了！

这么危险的东西还有脸放在仓库里。嫌死的还不够快吗？

阴沉着一张脸，李元霸看了看还沉浸在好奇之中的四小，为了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做火器，火器有多大的威力，李元霸豁出去了！

叫勘验库房的那个家伙去试试这把鸟铳，死了也是活该！

“来人啊，把勘验仓库的主簿也给本王叫到试验场去！另外，再进来几个人，把这库里的火器全都给本王搬到试验场去！”李元霸大声叫道。

“诺！”

李元霸话音放落，十多名身材强壮的右翎卫兵士匆匆走了进来，在李元霸的指挥下，抱起了库中所有的火器直往试验场而去。

……

试验场上，十二三名身穿白大褂的中年人围在一起，窃窃私语。

远远地见到李元霸带着十多个手中怀抱火器的兵士们走了过来，他们全都感到莫名其妙。

“见过王爷！”

说实在话，这帮人放在后世都是一些技工，搞科研的，平日里都是窝在各自的领域里，很难见到生人，而李承乾他们都是高高在上的皇子，他们这些技工们自然不认识他们了。

“嗯，都免礼吧！”李元霸淡淡地点了点头，道：“本王今天叫你们来没有别的事情，只是想请你们为本王的几个侄儿演示一下这火器的威力！”

“……”

听到这话，这群人全都有些无语，心说，这也太假了吧？方才唤他们过来的林侍郎可不是这么说的？这是要先礼后兵啊！

不管他们怎么想，李元霸是绝对不会给他们机会逃过这一劫的。

耗费心血组建了神机府，是为了制造出最强悍、最安全的火器，而不是光有强悍，却让使用者把命都给搭进去的残次品。

不让这帮科研头头们亲自试试这些火器，那么他们势必还会犯同样的错误，那这神机府还有什么可存在的必要吗？

.....

（：企鹅群：451468825，目前人极少，欢迎朋友们加入！）

...

第一百三十二章四个小家伙的惊悚

原本按照李元霸的命令，，也就是主管这两司的最高长官给叫来就可以了。

可是当其他三个部门的人，听说自己的顶头上司来了的时候，就好像是商量好的一样，竟然全都跑了出来。

这下可倒好，李元霸是搂草打兔子，让他们一个都没跑了！

“你们几个，把手里的火器都分给他们，一人一个，谁都甭想跑！”

李元霸指挥着一众右翎卫兵士们，把手中的突火枪、火箭溜、火门枪等初级火器分配给神机府各部门的一、二罢手，而那杆鸟铳却是直接递给了试验司勘验库房的主簿。

“来人，给他们装弹，让他们挨个点火实验！”

李元霸这是铁了心要他们试验手中火器的节奏，根本不给他们拒绝的机会。

“诺！”

还别说，这些个右翎卫的兵士们很是尽心尽责，对于李元霸的命令执行的很彻底。

几乎每一位身穿制式白大褂的人身后，都站了三个手中端着托盘的右翎卫兵士，，都是粉末状，可是子弹的央视就多了，或是大拇指甲盖大小的子窠，或是婴儿拳头大小的铁弹、铜弹……

“承乾，你们几个都随我站远点，这些东西的准头还不好说，别到时候子弹喷出去，把你们几个给伤了！”

就在第一位试验者手中拿着突火枪的织造司大司空，瞄准了三十丈之外的木质圆靶的时候，李元霸突然拉了李承乾他们一把，向着右后方足足退了有十丈的距离才停下来。

“四皇叔，这东西很危险吗？能有刀枪厉害？”

李浑很不解。方才距离那些家伙们都得有四五丈远了，现在又挪了这么远，不至于这么夸张吧？

“是啊。四皇叔！”李愔甩了甩胳膊，道：“就算是飞刀飞出去十丈都会泄了劲。让我们可以够轻松地躲过去。更何况我们在那什么火器后头，那玩意能有这么厉害吗？”

“好了，四皇叔既然这么说，就一定有他的道理，你们两个还是都安静一点吧！”

李承乾作为皇长子，威严还是有的。

.....

织造司大司空名叫铁任，祖上世代是铁匠，用他的话说。这世上就没有他老铁打不了的铁，没有他老铁做不出的精巧东西，甚至连司里的老木匠都不是他的对手。

可是今日，手中握着这杆由长竹竿制成的突火枪，他这心里头竟然忐忑不安起来。

这突火枪，前段是一根粗竹管；中段膨胀的部分是火药室，外壁上有一点火小孔；后段是手持的木柄。

使用的时候需要两人协作，将火药装入枪管内，一人持枪，一人点火。字枪管内射出石块或者弹丸，弹丸的最大射程可达百丈，有效射程更是达到了三十丈。

不过知道其制造原理以及使用方法是一回事。但是真到了自己使用的时候，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铁任两只手托着突火枪那长长的枪管，对身后负责装弹以及点火的副手，织造司侍郎王冲点了点头。

王冲也胆小啊，最开始制作的突火枪可没少炸膛，有个倒霉的家伙如果不是身上穿着防护铠甲，怕是连身体都得炸得血肉模糊。

他倒是相传防护铠甲，可是今天不行啊，既然这些火器都是从库房里面取出来的。那就表明是安全的，是可用的。

如果这个时候还提出来穿防护铠甲的话.....别忘了。旁边站着的可是摆明了想要来个先礼后兵的武王殿下，想想那倒霉的侯君集吧.....

没办法。豁出去了。

“大人，我装弹药了！”

一咬牙一跺脚，王冲直接从托盘里抓了一把铁弹塞进了突火枪的枪管里，。

老铁同志将木棍柱到了头，王冲点燃一小截木炭闪电般点燃了药线，随后‘咻’地一下逃出去老远，如果后世奥运会都有这速度，那金牌铁定都是咱华夏的。

老铁见状鼻子都气歪了。

尼玛，好你个王冲啊，感情打的是这个注意啊，就为了点火好跑，这才主动担任点炮手的.....

他刚刚想到这里，那药线已经滋滋地燃到了尽头。

“轰！”

一声炸响，划破试验场的空间，只见一条火蛇带着十多粒铁球，自突火枪那长长的枪管里面喷了出来，笔直地射向了三十丈外，那个直径在两尺左右的靶子。

“嘭！”

“噗噗噗！”

景未现，声先至。

随着一连串的爆响，那个靶子从中折断，浓烈的火焰将断掉的靶子点燃了，那十多粒小铁球重重地射进了垒到丈许来高的爆破墙上，钻出了一个个足有小拇指大小的孔洞，而且还冒着高温。

“呼，幸好没炸膛！”

老铁小腿肚子在打颤，趁着李元霸没有注意自己，悄悄用袖子抹了一把额头上细密的冷汗。

“哈？”

李承乾他们几个小家伙都看傻眼了，这，这也太特么地惊悚了吧？

那靶子可是离着发射的地方足有三十丈的距离，只不过是一装弹药、二点火、三推木柄，这么恐怖的攻击就侵袭了过去，而且还造成了如此吓人的破坏！

如果是使用在人的身上，那岂不是死定了？

这，这就是火器吗？

相比起没见过世面的李承乾，李元霸对这个突火枪的威力很不满意，一者是填装弹药繁琐，二者是发射点火困难，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射程和精准度！

这么垃圾的精准度，也只能是在大规模战斗的时候使用，如果是单打独斗的话，根本就是个累赘。

“下一个！”挑了挑眉头，李元霸并没有看有些虚脱了的铁任，而是开口让下一个人试验火器。

这次实验的火器是火门枪。

这火门枪，是由一个熟铁制造的发射管，发射管的下端有一个火门，用来点燃火药，发射管尾端接一段的木棍，木棍便于射手握持、瞄准和控制。

...

第一百三十三章终于炸膛了！

与使用突火枪的要求相同，如果想要使用火门枪的话，至少也需要两个人。

使用时，，然后再插入石弹或者铁弹一类的弹丸，并且瞄好准，而此时另外一人则用烧得红热的金属丝或木炭点燃火门里的火药，如此才能够射击。

这次试验火门枪的，是工部司的大司空张浪和侍郎易寒，这两个家伙完全是纯理论性专家，根本就没用过这玩意，此刻两人看着手中的火门枪，愁得都快哭出来了。

“怎么，你们自己设计出来的东西都不敢用吗？”看到两人的面容略显悲苦，李元霸顿时眉头一挑淡淡地说道。

是个人就能听出李元霸话中的冷意。

哦，你们自己都不敢用的东西不销毁掉，竟然还有脸放进库房里，怎么着？打算去祸害使用这火器的兵士们吗？

“易寒，装弹吧！这杆火门枪经过多次的试验未曾出现炸膛的情况，应该很安全才对，开始吧！”

作为主管工部司的头头，张浪远比易寒要胆子大。

“那，大人……我开始了！”

狠狠咬了咬牙，易寒从身后的兵士们手上的托盘里，抓起一个婴儿拳头大小的石头蛋子，塞进了枪膛里。

烧得通红的金属丝轻触那长长的火药芯子。

“咚！”

与突火枪相比，火门枪的声音更加地沉闷，虽然射程方面还有待提高，可是其威力却更加地集中，也更加地强悍。

十五丈开外的爆破墙，几乎在眨眼之间就被那火门枪中喷出来的石头蛋子击中。恐怖的冲击力直接在那墙上轰出来一个人头大小的孔洞，前后通透，还呼呼透着风。

“这个倒是不错！”

李元霸眼睛一亮。没想到这看似笨重，而且操作复杂的火门枪。威力竟然如此恐怖，看来这金属铤管就是比其他材质的铤管要强悍的多。

如果将这火门枪加以改良的话，倒是可以当手炮用了。

“停停……”

站在李元霸身侧的李愔实在是忍不住心里头的惊奇了，趁着李元霸没注意，溜烟地跑到了那爆破墙下，伸出手摸着那个人头大小，还透着风的窟窿，半晌回不过神来。

“臭小子。还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

李元霸匆匆走过去，没好气地敲了李愔的脑门一记，单手提着他的领子把他给提溜了起来，径直向着李承乾等人的方向走去。

“四皇叔，您再让我看看啊？这东西究竟是怎么激发的，还有刚刚那个石头蛋子呢？”

看来李愔的好奇心已经被彻底激起来了，挨了揍还不甘心，竟然还想要钻进那墙里头去看。

要知道这爆破墙可是经过特殊设计的，虽说其坚固无比，但是内部有一部分中空。再加上那墙面上被轰出了一个大窟窿，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塌了。

到时候砸到李愔，那这小子就悲剧了。缺胳膊断腿的都是小事。

“行了，有的是时间让你看个够，现在你就给我老实呆着，要不然的话，我现在就把你送回皇宫去！”

李元霸对这个跳脱的小子也是没辙了，对这家伙就不能放松，就得高压政策。

“别，四皇叔！我不看了，您可千万别把我赶回去！”

李愔吓了一跳。好不容易见到这么多新奇的东西，他还没摸清楚呢。可不想现在就这么回去了。

“你小子不给叔添麻烦就行了！”

李元霸把李愔一下子丢在了李恪身侧，道：“你们俩看好他。他再瞎捣

乱，叔就让你几个回去抄十遍《上经》！抄不完，不准吃饭！”

尼玛，前世的时候，老子可没少受那小学牛老师的迫害，今天该是咱翻身做主人了！

《上经》就是《道德经》，通篇算下来足有五千字，十遍就是五万字。

听到李元霸这话，李恪和李承乾面色一抽，看向李愔的眼神也骤然变得不善起来。

李愔被自己这俩哥给瞪地毛骨悚然，哪里还敢捣乱？老老实实地呆在了李元霸身侧，一副乖宝宝的样子。

.....

接下来的时间就很简单了，每个部门的大司空和侍郎都会试验一种火器，从火箭溜、手铳到铁火炮、溜火球.....

这一切都很顺利，并没有出现任何的意外。

五个部门的一、二把手们，也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惊心动魄，到现在他们才算是明白，原来使用这种不能确定安全性的火器，竟然是如此地肉跳惊心。

终于，最后轮到了勘验库房的主簿崔世荣了。

这崔世荣生的人高马大，脸上满布着横肉，笑起来的时候不仅不会让人感到亲切，反而给人一种狰狞恐怖的感觉。

相比起其他的操作起来比较繁重的火器，这鸟铳鸟铳身管较长，口径较小，发射同于口径的圆铅弹，射程较远，关键是能够单人使用，而且操作起来较为简单。

不同于其他的五个部门的头头，崔世荣是唯一的一个被叫过来的从八品上的主簿小官。

这货心里头甚至还以为李元霸这是看上了他的才干，是才把他给单独叫到了试验场，要不然的话，怎么不叫其他几个部门的主簿，单单交了他呢？

其实吧，他还不知道，李元霸早就决定把这家伙作为李承乾等人的反面教材了。

“来人啊，上子弹！”

崔世荣洋洋得意地看了周围那些地位比他高得太多的大司空们，对着身后的兵士一招手，那嚣张得意的样子，溢于言表。

不远处的李承乾，看到这一幕眉头皱了一下，没有说话。

倒是李恪说道：“这厮好嚣张啊！”

“看着好想抽他一个大嘴巴子！”李愔就看不惯比他还嚣张的家伙，这心里头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嚣张吗？”李元霸笑了笑，道：“待会他就笑不出来了！你们几个，再跟我离远点！”

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卖了的崔世荣，还傻不拉唧地卖弄着，那小人得志的样子，看得五部的主官们齐齐皱眉。

将火药从药罐中倒入药管，火药从銃口倒入銃膛，仗装膛内火药压实压紧，取出弹丸装入銃膛，然后用仗将弹丸压入火药中，装门药，装火绳……

一系列的动作，一气呵成，不过李元霸却是看出了一点别的眉目。

点火！

“滋滋……. 嘣！”

终于，李元霸期待的一幕发生了，鸟銃，炸膛了！

……

（：企鹅群：451468825，目前人极少，欢迎朋友们加入！）

…

第二百八十八章姓崔，他姓崔啊！

“嘭……”

伴随着一声炸响，一团赤红色的焰火骤然从鸟铳的正中央位置炸裂开来。

一瞬间，，由精铁打造而成的鸟铳枪管，崩裂成了无数的碎片，向着四面八方飞射了出去。

“啊！”

“不好，快闪开！”

“天啊，炸膛了，竟然炸膛了！”

整个试验场一时间都乱成了一锅粥。

这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倒霉的崔世荣了，这家伙根本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有，不仅持枪的右手被炸地只剩下了半个手掌，就连脑袋都被炸得面目全非。

而且在他的身上，那只不过有小拇指甲盖十分之一大小的铁渣子，深深地楔进了崔世荣的身体，一道道的血箭就像是不要钱似的，飙射而出，血流如注。

也不知道这货是死了还是没死，反正他整个人都已经扑倒在地，已经是站不起来了。

围在崔世荣身周的，最近的也在三丈开外，就算是这三丈的距离，其周围的诸位主官，以及少部分的右翎卫兵士们，也是显得凄惨无比。

十多个五个部门的主官，就像是被人用狼牙棒群殴了一样，身上或是被崩裂的鸟铳铁管碎片，深深地扎进了身体中，或是被火药星子给点燃了白大褂……

总之，这些倒霉的十多个主官们各个是浑身带伤，不过远没有崔世荣严重，充其量就像是拿把小刀划破了手指，虽然很疼，也多少流了一点血，但是实际上却都是皮外伤。

没办法，谁叫他们离着远呢！

而有着先见之明。离此地有二十多丈远的李元霸等人却是屁事都没有。

不过当四小看到远处众人身上伤势的时候，却是吃惊不已。

“老天，伤亡惨重啊！”李浑呆呆地看着都在凄厉惨叫的五个部门的主官。说道。

“太，太恐怖了！近距离攻击。杀伤力果然足够强悍！”李恪大睁着眼睛，喃喃低语。

相比起两个弟弟，李承乾到时略显理智了一点，只听他说道：“这等火器，若是能够大规模生产，并且装备到我大唐军队中的话，那到时候，这些个番邦蛮夷。还有哪个胆敢来骚扰我大唐边疆？”

“.....”

李元霸顿时有些无语了，他的本意是想让这帮小家伙们看到火器伤人又伤己的一面，而不是让他们感慨这火器的威力是有多么多么地强悍。

就在他想要提醒一下众人的时候，就听一向最活跃的李愔，也终于开口说话了：“我靠，这东西还能这么玩，是打不过敌人，要搞自杀吗？”

“对！这就是火器的弊端！”

看到李愔这小子难得地没有逗逼，李元霸拍了拍他的肩膀，赞赏地说道：“很不错。愔儿能够看出来这一点，可是比你们三个都强啊！”

“嘿嘿.....四皇叔过奖了！”李愔表面上谦虚着，可是那满脸欠揍的表情。却是真实地出卖了他。

“瞎猫也有碰上死耗子的时候！”李浑偷偷瞥了李愔一眼，幽幽地，很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浑儿，你刚刚说啥？”李元霸促狭地看了李浑一眼，说道。

“没！”李浑猛地打了一个哆嗦，他可惹不起这位四皇叔啊。

“好了！不要再闹了！”李元霸拍拍手，指着那群还在鬼哭狼嚎的各部门主官，道：“看到没有，这火器威力大则大已。可是如果使用的是没有经过多重安全检测的残次品的话，会把使用者自己的性命都给搭进去！”

“四皇叔。难道就没有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李恪皱了皱眉头。说道。

李元霸摇摇头，继续说道：“这个还需要各方面的检测才可以，如果通不过检测，那就是对我大唐兵士们安全的不负责！”

“可是，它们的威力确实很强悍啊！如果就这些火器装备到我大唐军队中吗，应该问题也不大吧？”李恪抬头看着李元霸，很认真地说道。

“问题不大？”李世民脸上的表情骤然一僵，道：“问题大了！你想想，虽说前面那些家伙手中的火器并没有出现意外，可是如果出现一例像是最后炸膛一样的情况……我来问你，其他的兵士们还敢继续使用手中的火器吗？”

“这？”李恪迟疑了。

“或许你会说我大唐的兵士们悍不畏死，甘为我大唐抛头颅洒热血，可是事实真的会如此吗？”李元霸继续说道：“人都有父母亲眷，若是死在我大唐敌方的手中，朝廷还能发个抚恤金，可若是死在自己的手中呢？自杀？开什么玩笑？”

说到这里，李元霸叹了口气，道：“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以后遇事，不要光想着眼前的利益，更不要被假象所迷惑，要从更深层次去了解这件事情的本质，并且寻找出解决的办法，记住了吗？”

这下，四个小家伙全都若有所思地点起了头。

以事实为依据，加以深情演绎。

嗯！至少李元霸认为自己给这四个小家伙上了一堂生动的野外实践课程！

……

对于这帮还在地上打滚惨叫的各部门主官，李元霸是又爱又恨啊。

爱的是，没有这帮代表着大唐当下各方面工艺最巅峰的工匠们，只凭他一人之力，根本不足以将各种火药的配比研制出来，更不会取得火器发展史上阶段性的成功。

恨的是，这帮家伙们对于后续措施太不重视了，以至于这些危险的残次品，竟然没有经过反复试验就放进了库房，这不是明摆着的不负责任吗？

“来人，把他们全都送到调度司去，那里有太医署的太医常驻，让太医好好看一看他们身上的伤势！”李元霸走到了这群人身侧，道：“你们都给本王听好了！这些火器关系到我大唐的安危，关系到我大唐兵士们的安危，本王

再给你们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之后，还是在这里，如果你们不能给本王一个满意的答复的话，那么本王肯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李元霸冷冷地丢下了这句话，带着四小向着神机府外行去。

可是当他刚刚走到试验场边缘的时候，却又折返了回来，看着正手忙脚乱地扶着一众受伤的各部主官们，向着调度司行去的一众右翎卫兵士们说道：“对了，忘了告诉你们了！那个勘验仓库的主簿应该姓崔吧？你们看他死了没有，如果没死的话就尽量把他治好了，然后送到大理寺去，本王有些事情需要问他！”

“诺！”

一众兵士们恭敬地答应了下来。

.....

回去的路上，李承乾有些想不明白李元霸最后下达的命令，于是便问道：“四皇叔，为何要把那个小小的主簿给抓起来呢？”

“是啊，四皇叔！区区一个从八品的小官，能有什么可问的？”李愔道。

李元霸骑在小白那坚实的马背上，笑道：“方才，你们的注意力全都放到那些火器上面，哪里还会关注其他的！”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继续说道：“那些各部门的主官们，虽说是火器的设计者和制造者，可是他们在运用火器方面却是略显生疏，有的甚至是根本就不会使用！可是那个主簿不同，不仅使用鸟铳的动作无比娴熟，而且装弹什么的也是分毫不差！一个小小的从八品主簿，能对这些新研制出来的火器如此熟识？除非.....”

“除非他经常摸，甚至是试验！”李承乾接茬道。

“聪明！”李元霸看着自己这个大侄子一眼，笑道：“何止是经常试验啊，我甚至还怀疑，这家伙手中已经拿到了所有已经被研制出来的火器的图纸！”

“这怎么可能？”李愔脑袋晃得跟个拨浪鼓似地，他满脸狐疑地说道：“如果没有庞大的财力、人力支持，就算他得到了各个火器图纸又怎么样？再说了，一般人根本就搞不到！”

“你忘了那个主簿姓什么了？”李元霸似笑非笑地说道。

“听那几位兵士们说，似乎.....是姓崔吧？”李愔皱着眉头想了想，一派

受到：“对，就是姓崔！”

“姓崔啊！”李元霸仰头望天，眼中闪过一丝厉芒：“不知是清河崔氏还是博陵崔氏，手伸得可真够长的！”

.....

从神机府出来，已经是临近正午了，弘文馆早就已经闭馆，李元霸索性就没有继续去往弘文馆，而是把第五版的《三字经》和《百家姓》交给了李承乾，反正这稿子还需要李世民圣览，也省了李元霸再跑一趟了。

忙活了一上午，当李元霸风尘仆仆地回到王府的时候，赵菁菁和小霞儿已经准备好了饭菜，见到自家王爷回府了，连忙上前问候。

赵菁菁抱怨道：“王爷，您也太会赶时间了，我们这刚刚准备好饭菜，您就回来了，原本我们还打算自己吃呢！”

看着赵菁菁那张精致的面容，李元霸微微一笑，道：“哦，也就是你这个丫头这么狠心，我们家霞儿可是给我留着饭菜呢！”

赵菁菁无比幽怨地看了李元霸一眼，说道：“王爷怎么知道我没给您留饭呢？”

.....

...

第一百三十五章被卢家耍了

被赵菁菁那勾人的眼神瞟了一眼，李元霸顿时有些心神摇曳，，，强行忍住了冲动。最新章节访问:..

就在这档口，霞儿已经盛好了饭菜，李元霸吃饱喝足了，让赵菁菁泡了壶茶之后，就将俩小‘侍’女’给打发了出去，怡然自得地享受着午后的时光。

在这北风呼啸的寒冬，似乎只有屋子里的土炕才能去除冬日的严寒。

什么封地，什么在建的武王府，全都被李元霸丢到了脑后，不知不觉地，他竟然就那么和衣睡了过去。

.....

相比起李元霸的惬意，在河北道贝州治下的清河县，有一个人正在大发雷霆。

这是一栋明显带着园林风格的府宅，在前院那宽敞明亮的大厅中，一道身形端坐在中堂的木椅之上。

此人大概四十岁上下，身高七尺，面容清奇，身材虽说算不上魁梧，但也绝对不纤瘦，再加上身上穿着的白‘色’士子长服，整个人身上带着一股子浓郁的书生气。

“啪！”

猛地把手中的茶盏掷到了地上，这中年书生怒火冲冲地地吼道：“废物，都是一群废物！都已经过去半月了，阿荣的死因你们还没有查清楚，家族养你们这些废物还有何用？”

在这大厅下首，躬身站着两名身穿黑衣，连脑袋都笼罩在黑‘色’披风中的

人。

听到这中年人的呵斥，两名黑衣人齐齐打了个冷颤，道：“小的无能，请主人责罚！”

“哼，如果不是看在你等服‘侍’我清河崔氏多年的份上，你们以为还能够活到今天？”中年人声音冷冽，杀机毕‘露’。

清河崔氏，原来是五姓七望中崔家的大本营！

那面前这位文风飘飘，被两名黑衣人称之为主人的中年人。身份自然也就呼之‘欲’出了，清河崔氏的当代族长崔颢！

“主人，太原王氏族长，王浩送上拜帖！”

就在两方都陷入沉默的时候，一名管家装扮的人走了进来，手中还拿着一个烫金名帖，低眉顺眼地递到了崔颢的手中。

“王浩？他来做什么？”崔颢打开手中的名帖扫了两眼。嘴上轻轻嘀咕了两声，他看了还弓着身子正站在原地的两人一眼，道：“你们两个先下去吧，再给你们三天的时间，三日之后若是再无结果，你们就等着去运河里喂鱼吧！”

“定不负主人期望！”

两个黑衣人心中同时松了一口气。赶紧躬身行了一礼，匆匆退了出去。

.....

“哈哈，王世兄今日来小弟府上也不提前知会一声，小弟好让下人们早点准备饭菜，与王世兄好好喝上一杯啊？”

崔府大‘门’前，崔颢脸上满带着笑容，拉着王浩的手直往崔家大院里走。

这王浩看起来比崔颢要年长几岁。个子差不多，不过相比起崔颢的书生气，王浩倒是多了几分武人的气息。

“怎敢叨扰世弟！为兄今日前来，可是有事相求啊！”王浩苦笑了起来。

“世兄说笑了，我等五姓七望同气连枝，守望相助！用求字未免有些过于生分了！”

崔颢引领着王浩来到大厅中坐了下来，并奉上香茗，继续说道：“更何况犬子与令媛即将皆为秦晋之好。王世兄有何事，尽管说便是了！”

王浩叹了口气，道：“想必世弟也知道前段时间我王、卢两家，代表五姓七望与皇族李氏之间进行赌斗之事吧？”

崔颢楞了一下，不明白王浩怎么突然提起了这事。

代表五姓七望，就那几个废物东西，还代表五姓七望。！

尽管心中很是不屑，可他脸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屑之‘色’，而是淡淡

地点了点头，道：“略有耳闻！”

“唉！说起来惭愧。原以为我五姓七望的子弟，经史子集、君子六艺无一不通，冠绝天下，却未曾想输给了昏‘迷’了十九年之久的李氏皇族的四公子，李元霸！”

王浩脸上表现出了愁苦之‘色’，他继续说道：“输就输了，可是这双方在赌斗之前曾经约定，若是我方输了，除了财帛之外，还需奉上古籍孤本千卷！”

“难道卢氏就没有什么表示？”崔颢那是什么人啊，听到这里，已经把王浩的此行的目的给猜了个不离十了。

王浩摆摆手，说道：“原本卢英卢世兄，答应共同兑现赌约。可是待我找上‘门’之后，卢氏却几次三番地将我拒之‘门’外！想必世弟也知道，我太原王氏并不在乎些许的金钱、布帛，可是族内所藏古籍孤本也是有数的！若是让我王氏承担这上千之数，却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这王家摆明了是被卢家给耍了！

“卢世兄太过分了！”崔颢故作气愤地拍了拍桌子，道：“孔圣人曾言，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先前的赌斗，他卢家也同样有份，此番行为，却是有违圣人之训了！”

噶，这家伙倒是火气很盛，不过就一句话却是把他们清河崔氏给择了出去，摆明了是不想与太原王氏共同承担赌约。

本来嘛，这件事情就是你们太原王氏和范阳卢氏牵头，我们剩下的几家可没上赶着叫你们挑着五姓七望的大旗，去挑衅李氏皇族。

现在出事情了，你王家倒是想起我们来了，早干嘛去了？

心中这样想着，崔颢为了堵住王浩的嘴巴，继续说道：“王世兄，你我两族同为五姓七望之一，又即将结成儿‘女’亲家！我看不如这样吧，小弟愿以‘私’人的名义拿出三十卷古籍孤本，助你渡过难关，你看如何？”

尼玛，三十卷！

王皓差点给暴走了，剧情不应该这么走啊，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这还是儿‘女’亲家吗？

世家大族，面临利益纠纷，即便是亲兄弟也会划清界限，更何况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亲疏有别，自然是不能够相提并论了！

王浩目瞪口呆地看着崔颢，过了好半晌方才说道：“如此，却是谢过世弟了！”

没办法，总不能‘逼’着人家再掏出几十、上百本的吧？反正能坑出多少卷来算多少卷，总比他们一家承担上千卷要来的划算。

.....

（：企鹅群：451468825，目前人极少，欢迎朋友们加入！）哈小说...--
aahhh + 27220018-->

...

第一百三十六章中煤气了

还不知道太原王家正在为兑现赌约而奔波的李元霸，今天可算是睡了一个舒坦觉，从正午一觉睡到了酉时一刻，这好几个时辰下来，李元霸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放松了。

“天都黑了，怎么这俩丫头也不过来叫叫醒我啊？难不成也睡觉了？”晃了晃脑袋，李元霸顺手拿起炕桌上的凉茶喝了一口，醒了醒神。

随后，他大叫了一声：“霞儿、菁菁……”

为了能够更好地侍候李元霸，两个丫头的房间就在李元霸这个小套房的隔壁，再加上那两个丫头平日里精气神足的很，极少睡午觉，所以按照平日的习惯，李元霸这一声后汉，总是能够把她们俩给唤过来。

可是今天不同了，李元霸这一嗓子之后，过了有盏茶的时间，都没有把两个小丫头给吼起来。

“咦，奇了怪了，这俩丫头今天这是怎么了？”李元霸心里头纳闷，又一次大叫了一声：“霞儿、菁菁……”

左等右等，都不见人来，这下李元霸是真的很惊讶了。

他下了火炕，来到了屋外，外面华灯初上。

再有两日便是除夕了，这天穹好像也知道这是华夏一年当中最为重要的节日，是以清朗夜空之上的圆月，格外地明亮，洒下了一片片银色的光辉，弥散大地。

“霞儿、菁菁……你们在吗？”伸了个懒腰，李元霸来到了两个丫头的屋外，敲了敲房门。

这个时候，一个侍女匆匆地自中院中走过，李元霸眼睛一亮，对其招了招手道：“那个谁……你过来一下！”

“婢子见过王爷！”侍女从没有如此近距离地和自家主人说过话，所以表现得有些紧张。

“你在午后看到菁菁和霞儿了吗？”李元霸问道。

“回王爷的话。正午的时候，婢子见两位姐姐进了这房间，之后有没有出来过。婢子就不知道了！”侍女的回答很谨慎，甚至还和赵菁菁和霞儿叫上了

姐姐。

当然了。并不是说这侍女的年龄就真的比霞儿小，她之所以管两人叫姐姐，是因为赵菁菁和霞儿是李元霸的贴身婢女，这一声‘姐姐’，表现了对两女在武王府中的地位承认与尊重。

其实细细算来，也是那么回事。

在这王府中，除了未来的王妃之外，两女谁都不用怕。就算是王府中的一众官吏或者管家白福都管不了她们。

“行了，你去吧！”

李元霸把这名是女给打发走了，他尝试着推了推房门，发现竟然是被反锁住的。

“霞儿、菁菁，你们在里面吗？我撞门了啊？”

这下李元霸感觉到不对劲了，以他的力气，右手只不过往那房门上狠狠地击打了一下，随着一声木头的断裂声，房门被破开了。

也就在此时，一股子颇为刺鼻的味道从粉色的门帘之后传了出来。

“我靠。这什么味啊？”李元霸咒骂了一声，一把将门帘给扯了下来，径直向着里屋跑了过去。

两女的闺房是两卧一客厅的套间。因为霞儿和赵菁菁平日里关系相处的很融洽，亲如姐妹，所以两人索性就搬到了一间卧室里住，另外一间卧室就当成了小杂物间。

靓女的闺房，布置得很有女孩子特点，整个房间中除了一方小圆桌，两个比较大的梳妆台，两方床榻，一个土炕之外。最吸引注意的就是那挂在窗户上的粉色布幔了。

不过这些都不是李元霸最在意的，他的目光直接看向了位于卧房正中的那个炭火盆。因为阵阵刺鼻性气味，便是从炭火盆中传出来的。

“这什么玩意？木炭……嗯？这是煤炭！！”

看着炭火盆灰黑色的木炭残渣掩盖下。露出了半截身子的黑不溜秋的东西，李元霸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那刺激性气味没得说，肯定是二氧化硫的味道，而两个丫头叫不醒的原

因，那就是一氧化碳中毒了！

一脚将炭火盆给踹到一边，李元霸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了那一方小土炕边缘。

并排躺在炕上的霞儿和赵菁菁，此刻的呼吸虽然仍旧很平稳，但是面容却变得苍白无比，额头之上更是香汗淋漓。

“该死的，？这玩意能够随便取暖用吗？”

李元霸气急败坏地大骂了一声，一手一个，把两女全都扛在了肩膀上，大踏步地向着屋外跑了过去。

走到屋外那丈许来长的的回廊里，小心地把两个小丫头放在了前几天才打出来的摇椅上，赶紧进屋把屋子里的窗户全都打开，然后提了两条皮裘毯子冲出了屋子，口中大呼小叫了起来：

“来人，来人啊……”

“哒哒哒……”

密集的脚步声响了起来，一队为数在两百人的王府亲军出现在李元霸的面前，与之一同赶来的，还有管家白福，以及几个年轻的小侍女。

“王爷，您有何吩咐？”

一群人乌压压地向李元霸行礼，那场面还真有点吓人。

李元霸也没想到，他这一嗓子竟然连王府亲军都给吼过来了。

“呃……王将军，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先去吧！”

李元霸先是把亲军们打发了，随后对白福说到：“白福，我记得之前制作的气囊还留下两个吧？你去找找，看能不能够找到！对了，府里谁负责采办日常取暖用的木炭的？把他给本王叫过来，本王有话要问他！”

“诺！”

白福还是那个不死不活的性格，对谁都不热情，即便是自家注资，也是摆着一副死人脸。

……

白福走后，许是被外面的冷空气给冻醒了，陷入了昏迷中的霞儿率先清醒了过来。她睁开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迷迷糊糊地看着四周的情景。

当她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屋外的時候，不由得有些惊讶地‘咦’了一声。

“你醒了！”听到那如同梦呓一般的低沉声音。李元霸一把抓住霞儿的小手，道：“感觉怎么样？难受不难受？”

“王爷！”霞儿看着李元霸。小声地、有些沙哑地说道：“婢子这是怎么了？怎么感觉头晕晕地，有点睁不开眼睛呢？”

李元霸轻轻捏了捏霞儿的小手，道：“你这是煤气中毒了！如果不是我把你们的房门给撞开，估计现在你们俩都见不到我了！”

“啊？”赵菁菁也醒了过来，刚好听到了李元霸的后半句话，不由得惊呼出声。

“嗯？你也醒了！”李元霸扭过头，伸手摸了摸赵菁菁那有些苍白的小脸。

看到李元霸伸手过来，赵菁菁下意识地就要躲开李元霸的大手。可是不知道怎么地，脑袋就是不受自己的控制，任由李元霸的大手落在了上面。

为了掩饰突然升腾起的羞涩，她说道：“煤气？王爷，您方才说的煤气是什么？”

李元霸收回大手，刚要说话，这个时候白福领着一个长相普通，看起来不过三十来岁的青年宦官走了过来。

“王爷，这是您要的东西。另外，他叫关和。是咱们王府中主管日常杂物采购的，您有什么话就问他吧！”

白福把手中两个有些干瘪地气囊交给了李元霸，之后便拱了拱手转身离去。

“奴婢关和见过王爷！”关和低眉顺眼地对李元霸躬身行了一礼。动作倒是中规中矩。

李元霸没搭理关和，而是先把两个气囊交给两女呼吸，随后转身进屋。

出来之后，他的手中端着方才那个炭火盆，伸手指着炭火盆里那个黑不溜秋的煤炭，李元霸说道：“关和是吧？你给本王看看，这东西是什么？”

关和低头瞄了炭火盆一眼，瞳孔骤然一缩，浑身竟然忍不住地打起了摆子。

“啪！”

炭火盆被李元霸一气之下丢到了地上。那还没有烧完的煤炭，从盆子里灰黑色的木炭残渣中冒出了头。滴溜溜地滚出老远。

李元霸了哼一声，道：“你倒是说啊？”

‘噗通！’

关和再也忍不住了。整个人顿时吓得跪在了地上，道：“回，回王爷的话，这，这是石炭！”

“石炭？”

正畅快吸着气囊中氧气的赵菁菁，听到关和的话后楞了一下，插嘴道：“是那种黑呼呼的，质地很脆，燃烧起来呈黄蓝色火焰的石头吗？”

“你知道？”李元霸转过头，有些惊讶地看着赵菁菁。

岂知，赵菁菁并没有回答李元霸，而是的面带愠怒地对那关和呵斥道：“你怎么能够在给我的木炭里面掺杂石炭呢？若是我将这盆炭火端到王爷的屋子里，一旦王爷中了炭毒，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关和吓了一大跳，砰砰地磕起了头。

“菁菁，你知道这石炭？”李元霸再次追问。

“王爷，其实这石炭并非是什么稀罕之物，在这冬天，有些贫苦人家就是以石炭取暖！不过这东西很难点燃，而且还容易让人中炭毒，中毒轻者昏迷，中毒深者，甚至会因此而丧命！所以，每年死在这炭毒中的人，并不在少数！”

李菁菁的声音中依旧是怒火难平。

“哦！”李元霸闻言，了然地摸了摸下巴，随后豁然转头看着关和，道：“说，你在这木炭之中掺入石炭，是何居心？这石炭又是自何处购得？”

.....

（：企鹅群：451468825，目前人极少，欢迎朋友们加入！）

...

...

第一百三十七章石炭引发的联想

听到李元霸的呵斥，关和身体抖动的幅度越来越大了，他哆哆嗦嗦地说道：

“回，回王爷的话！这木炭的价格高昂，奴婢，奴婢是见府中每日都会使用大量的木炭，便动了贪念。前几日在采购木炭之时，命手下人去往长安城西北部的黑石山上，特意挑拣了一些不过手指头大小的石炭，搀在了木炭里！至于那部分用来买木炭的钱财，全都被奴婢偷偷截留了下来。”

“哼，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啊！”李元霸一脚揣在了关和的肩膀上，把他直接给踹飞了出去。

“王爷，王爷……奴婢自知该死，求王爷网开一面，饶奴婢一命啊！”

受了李元霸一脚，很疼，像是钻心一样地疼，可是现在不是疼不疼的问题，再不求饶的话，小命都没有了，疼算个屁啊！

“说，你在这木炭里掺了多少石炭？”

李元霸可不会就这么放了这家伙，且不说贪墨王府钱财，单单是在木炭里掺杂石炭，就能定他一个蓄谋刺杀皇族的罪名，到时候不仅他本人会被拉出去砍了，就连他的九族都得被夷灭。

“回王爷，奴婢，奴婢在前两日购进的木炭中掺杂了五分之一，大概二十石左右……”

关和心里头充满了恐惧，他还不死，所以是有问必答，想要得到李元霸的原谅。

“二十石，足足两千多斤啊，好，好的很啊！”李元霸气的浑身颤抖，道：“看来你是嫌府里死的人不够多是吧？亲军何在？”

“锵锵！”

一队身着软甲的王府秦军，又一次出现在李元霸的身前。

李元霸冷眼看了关和一眼，大手一挥道：“将这狗胆包天的家伙给本王拿下。押往大理寺，从严处置！”

“诺！”

领头的亲卫拱手应了一声，随后两个生的武大三粗的青年汉子。上前两步，直接把关和给架了起来。

关和顿时吓得肝胆俱裂。大声地嘶吼了起来：“王爷，王爷饶命啊，王爷饶命啊……”

声音越传越远，渐渐变得微不可闻。

“哼！像这种人死一百次都是轻的！”

看着这一队王府亲军把关和架了出去，赵菁菁不禁娇叱了一声。

李元霸听得额头直冒冷汗，心说：“这丫头还真是心狠啊！”

不过回头想想也是这么回事，两千多斤，这可是一吨多啊。如果不是今天李元霸发现得早，那么恐怕赵菁菁与霞儿就香消玉殒了。

摇了摇头，突然李元霸的眼角看到了方才滚落在地的煤块，不由得微微一愣！

不对，似乎忘了点什么！

李元霸方才是气糊涂了，只想着为霞儿和赵菁菁报仇了，根本就没往其他方面想。

现在看来却是忽略了某些东西，而且还是能够改变整个大唐王朝历史进程的东西。

对，现在是大唐，煤炭甚至还在叫石炭。它的运用仅仅体现在取暖这一方面，其他各个领域，譬如冶炼金属、生火做饭、烧制砖瓦……等等方方面面。煤炭的应用都还极其有限。

从方才那个死太监的话中听来，在浙大唐朝，煤炭的价格好像还挺便宜，基本属于烂大街的那种，就算是丢到地上都不会有人去捡。

而且，这煤的燃烧值特别高，如果大规模开采并且推广利用的话，将会在最短时间内替代木炭，成为大唐的主流燃料。

到时候将石炭的开采权设置为朝廷专营。官府专权，大把的金钱还不是滚滚而来。有了金钱，大唐国库自然就充盈了起来。有了余钱去发展军队，干些其他最为紧要的事情。

就算是五姓七望这个时候也不敢去触朝廷的眉头，私自开采。

一旦他们私开煤矿，那就是给了李世民动兵诛杀他们的借口！因为煤炭的开采和应用，足以动摇大唐的根基，推动大唐的发展。

私自开采煤矿，这叫妄动国本，灭族都不为过！

有了火器和钱财的大唐军方，还惧怕区区氏族文士？即便是全都轰杀了，也没人敢说什么！

想到这里，李元霸的眼睛越来越亮，嘴角也挂起了那种特有的笑容来。

“王爷，您在想什么？”霞儿眨巴着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很是好奇地看着李元霸说道。

“啊？”李元霸现在就差流哈喇子了，赶紧回神，道：“没，没什么！对了，你们俩知道这石炭哪里有出产吗？”

“王爷，这黑不溜秋的石炭有什么用吗？干嘛要特意找它？”赵菁菁和不解。

“这你就先别问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李元霸摆摆手，继续说道：“你们俩就告诉我，知不知道这东西的出产地！”

“王爷，方才那个关和说，那些石炭是从长安城西北部的黑石山上挑拣来的！会不会那黑石山就是这石炭的出产地？”霞儿蹙着眉头，很小声地说道。

“对啊，刚刚那家伙说是从黑石山上捡来的，光靠捡就捡了足足一吨多，看来那里很有可能是一座露天煤矿了？好，真是老天爷送来的好处啊！哈哈……”

李元霸越想心中越高兴，到后来竟然仰天长笑了起来。

“王爷，瞧您这高兴的样子，难不成又有什么好事吗？”

就在这个档口，管家白福像是幽灵一样地来到了中院，手中还拿着一个小帖子。

“好事，当然有好事了！”李元霸看了白福一眼，道：“白福，明日你跑一趟长安西北部，看看那里有没有一座出产石炭的黑石山。如果有的话，你就去长安府，把包括那座山在内的周围所有的土地都买下来！另外，你再派人在长安城的周围探查一下，看看哪里还有出产石炭的地方，回头告诉本王一声。”

“黑石山。石炭？”

白福楞了一下神，不过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自家主人吩咐了。那就去做好了，管他是怎么回事呢！

“诺！”

白福直接答应了下来。

“对了。你手里拿着什么呢？”李元霸看着白福手里的小帖子，说道。

“哦，这是程三公子送过来的请帖，想邀请您去‘匹夫阁’一聚！马车已经在外候着了！”白福把手中的帖子递到了李元霸的手里，说道。

“哦？这小子不是在军营里吗？怎么有时间出来了，以程老妖那尿性，会放他出来？”

李元霸很纳闷，他打开帖子。借着月光看了一眼，不由得笑了起来：“哈哈，还真是无利不起早啊！这程家一家子，也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

匹夫阁，三楼甲字间。

程处弼和一个比他明显要大上几岁的青年，相临而坐，两人前面各有一个炭火盆，冒着淡红色的火焰。

“二哥，你说王爷会来吗？”程处弼看着坐在他隔壁长桌旁的人，说道。

二哥？此人是程家二公子。程处亮！

看此人生的威武雄壮，面容与程处弼有些相似，但却清秀了不少。。

“当然！”程处亮理所当然地说道：“我等今日可是来和武王殿下谈生意的，而且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武王占大头，他没有理由不来啊？”

“咚咚咚.....”

就在这时，屋外突然传来一阵上楼的声音。

“来了！”

两兄弟相互对视了一眼，齐齐站起身来。

甲字号屋门打开，李元霸和恢复了女儿身的赵菁菁，一前一后进进了甲字号包厢。

“程处弼（程处亮）见过武王殿下！”

认识归认识，可是这礼数方面却是断断不能乱了规矩。李元霸刚一进门，两兄弟就向其躬身行了一礼。

“行了。都免礼吧！”李元霸无所谓地摆摆手，道：“你叫程处亮。就是我清河侄女的未来夫婿？”

程处亮没想到第一次见面，李元霸会说这话，不由得脸色一窘，微微点了点头，道：“承蒙陛下不弃，将清河公主许配给处亮，实乃处亮三世修来的福气！”

“嗯，你倒是比程老……你们家老头子会说话！”李元霸嘴一秃噜，虽然没说程老妖精来，不过这话里话外的，对程咬金可是没一点的客气。

两兄弟自然明白李元霸为何会是这么一个态度，没办法，谁叫他们老爹脑袋被驴给踢了，得罪了人家王爷呢？

“好了，有什么事情你们俩快说，不过这酒菜就免了吧，叫你们后厨上些瓜果点心就行了！反正你们这‘匹夫阁’的厨子，也没有本王府里的厨子做的饭菜好吃！”

李元霸说话是一点顾忌都没有，说的两兄弟是一阵苦笑。

……

众人坐定，自有下人应李元霸的要求，送上了瓜果点心。

这个时候，程处弼才注意到女儿装扮的赵菁菁，不由得楞了一下，有些狐疑地说道：“王爷，不知这位娘子是？”

“你们应该认识才对，她叫赵菁菁！”李元霸捻起一块桂花糕咬了一口，含糊不清地说道：“哦，对了，之前她叫赵青青，是三炮的妹妹！”

“哦！”程处弼恍然大悟，道：“我就说怎么这么眼熟，原来赵娘子之前是女扮男装了！”

“之前菁菁有难言之隐，故此才做男装打扮，还请三公子莫要见怪才是！”

赵菁菁表现得像是大家闺秀一样，落落大方，没有丝毫的做作。

.....

（：企鹅群：451468825！先发一章三千的，山山出去喝酒去喽！）

...

第一百三十八章老程家的如意算盘

“不敢，不敢！既是有难言之事，赵娘子不妨说来听听，我程家虽然比不得那些世家望族，可是些许事情还能够摆平的！”

程处弼赶忙起身让过赵菁菁这一礼，胸脯拍的是‘砰砰’响。

要知道，李元霸作为大唐朝皇帝之下最尊贵的人，身边的侍从或者官吏的身份地位，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虽说程处弼是程国公府的三公子，可是在他看来，面前这位美艳动人的小娘子，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跟在武王身侧，没准将来就是王爷的女人。

多一分恭敬，总比多一分放肆要来的好！

不得不说，这小子虽说还很年轻，可是想的事情也够多的。

“咳咳……”程处亮有些尴尬地轻咳一声，道：“三弟，王爷还在这里呢！”

“啊？”程处弼此刻才反映起来，面前这位是王爷的人，以王爷的势力，还有什么事情是他办不到的？

这次还真是多此一举了！

“行了，你的好意我替菁菁收下了！不过这件事情本王会解决的，就用不着你出手了！”

李元霸摆摆手，继续说道：“来吧，说正事，我倒是很想听听，你们想和本王做什么生意？”

“王爷，听说新的烹饪之法，以及所使用的厨具、佐料，都是您自行研制出来的，您能不能把这些研制出来的厨具还有佐料的方法，都卖给我们程家，不管有多少，我们程家会按件折算，价钱肯定让您满意，怎么样？”

这段时间的接触。程处弼也知道李元霸那不喜欢墨迹的性格，索性直接把自己的目的说了出来。

只是此刻的程处弼，也不知道是因为怕李元霸拒绝。更或者是别的原因，竟然微微颤抖了起来。

嘿嘿，这小子到底是年轻了点，如果是他那出身清河崔氏的母亲，或许

还能够细谈，可是这小子心急地直接把目的给抬出来，不是明显让人往上抬价吗？

“唉，我说你们老程家也挺有意思的，不论是厨具还是那些佐料。过了年三十，陛下就会把这种新型烹饪方法以及厨具、佐料的配制方法公诸天下！你们老程家这么上赶着花钱来买这些东西，不是在做无用功吗？”

李元霸这下无奈了，先前他还以为老程家是想和他做什么生意呢，感情是这些即将公布天下的东西啊。

“王爷，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我等才要从您那里购买到这些东西！”

大胡子程处弼立刻有些焦急地说道。

“这倒是让本王有些不解了！”李元霸灌了一口果浆，看着程氏两兄弟，道：“如果你们能够给本王一个合理的解释，那本王就给你们一个机会！”

程处弼看了程处亮一眼。道：“王爷，您不是商人，自然不清楚这个中的差异！虽说陛下会将这种新的烹饪方法在年三十之后公诸天下。可若是我‘匹夫阁’在年三十之前，就推出了这种以新式烹饪方法制作的菜式呢？”

“你这是想要抢在陛下公布之前狠赚一笔吗？”李元霸皱着眉头说到。

不过他们这样做没道理啊，即便把菜价标到天上去，也不过是发这半月或者一个月的横财，一个月之后，还不是得照样恢复正常菜价？怎么听都像是一锤子买卖！

不得不说，这李元霸有的时候很聪明，可有的时候却很白痴。

赵菁菁毕竟出自商贾之家，所以在程处弼说出这番话后。转念想了想，就琢磨了过来。

她轻轻拽了拽李元霸的衣袖。附在其耳边说道：“王爷，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告诉天下人，那新的烹饪之法出自他们程家，到时候他们程家‘匹夫阁’就人尽皆知了！”

“嗯？”李元霸闻言恍然大悟，不由得说道：“哦，倒是打的如意算盘啊！感情这小子是想把‘匹夫阁’的名头彻底打出去！既展现了‘匹夫阁’的后台和实力，又有了一块金字招牌，倒还真算得上是一举两得！处弼，你不错啊，小小年纪，竟然想事情想得如此周密！”

程处弼被李元霸夸得脸上红红地，吭哧吭哧了半晌，小声地说道：“其实，其实这些都是我娘亲教给我的……”

噗！

刚夸他两句这就露馅了，这小子还真是实诚啊！

“你母亲？”李元霸眉头一挑，道：“本王听说你母亲出身清河崔氏，不知道是不是？”

程处弼和程处亮同时点了点头。

还真是啊，根据野史记载，程咬金出身世家大族，在隋末之时，程家也算兴盛，也由此，他才得以取得崔氏女子为妻。

当然了，并不排除人家崔氏看上了程家的势力！

“呵呵，崔氏真是人才辈出啊！”

李元霸呵呵笑了起来，之声那表情有些僵，声音有些冷。

程处亮现在乃是左武卫百骑长，在皇宫混了这么长的时间，平日里见到的王公大臣们也并不是少数，所以这察言观色的能力要远超其弟程处弼。

在听到李元霸呵呵的声音之后，程处亮敏锐地感知到了其中的冷意，不由得说道：“那个，王爷！其实我母亲当年嫁给我父亲之后就断了和清河崔氏之间的往来！今日不过是我程家之事，与崔氏无关！”

“好了，此事休要再提！不管是不是你们程家一家之事，都与本王无关！”李元霸冷着脸说道：“如果你们口中所谓的生意，仅仅是指此事的话，那本王就回府了！”

程处弼和程处亮的脸色有些急，他们没想到李元霸竟然拒绝地如此干脆，不留余地，而且看样子还和他们的母亲有些关系。

“王爷，您就不能再考虑一下吗？”程处弼道。

“考虑？”李元霸冷哼了一声，道：“有什么好考虑的！你们当真以为，那新的烹饪之法是因为这年前的事情太多了，陛下给忘了吗？实话告诉你们吧，这是陛下特意交代的！你们也不想，如果你们私自将此等烹饪之法先朝廷一步公开使用的话，陛下会怎么想？”

“什么？”

程家两兄弟，当时就吓出了一身冷汗！

...

...

第一百三十九章穿士子服的少女

是啊，这人不作死就不会死！

之前他们光考虑这眼下的利益了，却从未考虑过这可能是圣上的授意，如果真如李元霸所说，那么这笔生意还真就没有做成的可能了。

退一步来说，即便李元霸肯卖给他们，他们就真敢拿来就用吗？纵然程咬金是当今圣上的宠臣，他也不敢冒这个险。

冷汗淋漓的程家两兄弟相互对视了一眼，均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无奈之色。

“好了，既然你们没有什么别的事情了，那本王就回府了！”李元霸咽下最后一口果浆，拍了拍双手，站起身来。

“王爷……”

程处亮和程处弼有心叫住李元霸，可是貌似除了这一点，他么就没有什么生意可谈的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元霸领着赵菁菁走出了房门。

“二哥，这可怎么办？”程处弼看着程处亮，。

程处亮无奈的摇了摇头，道：“还能怎么办？之前母亲曾经与我等说过，十九年前的四公子就是一脑子里头缺根筋的傻小子，今天怎么看怎么觉得这话不对啊！这武王殿下，简直比朝中的很多大臣们还要狡诈！”

程处弼犹豫了一下，还是对程处亮说道：“要不……二哥，你让清河公主去试试？”

“……”

程处亮有些无语地看了程处弼一眼，自己这兄弟还真能想啊。

不过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是以他摇了摇头，说道：“还是算了吧，等回府之后先把今天的情况告诉娘亲，之后的事情让娘亲去想吧！”

“好吧！”

程处弼满脸遗憾地点点头。看样子还真有些意犹未尽。

这可真是亲兄弟啊！

.....

此刻刚进戌时，离宵禁尚有一个时辰，白天喧嚣的长安西街。此刻也是变得平静了不少，所有的摊位或者商铺都已经收摊了。偶有路人走过也是行色匆匆。

李元霸领着赵菁菁出了匹夫阁，这回并未上马车，而是一步三摇地向着府宅行去。

赵菁菁很享受这难得的独处时光，她紧紧地跟在李元霸身后，时不时地偷偷打量李元霸的侧脸，脸上露出了些许羞涩。

“王爷，您方才在匹夫阁说的是真的？”

穿过了西街进了东街侧的长路，过了许久。或许是因为两人之间太过平静了，赵菁菁开口说道。

李元霸的步子顿了一下，随口问道：“说的什么？”

“就是.....圣上授意的话！”赵菁菁轻咬樱唇，说道。

“哦！”李元霸应了一声，紧接着的一句话差点把赵菁菁给噎死，只听他无所谓地说道：“骗他们的！”

噗！

要不要这么实诚啊？你骗骗人能死啊？

赵菁菁丢给李元霸一记卫生眼，道：“王爷，您这算不算是假传圣意？”

“什么就假传圣意了？”李元霸有些不满地说道：“听程家那俩小子话里的意思，若说崔家没有插手，鬼才信呢！他们崔家几次三番的跟本王做对。还想从本王这里占便宜？哼，做梦！”

赵菁菁听不明白李元霸话里的意思，不过对于清河崔氏。她确实是没什么好感，毕竟害得他们赵家，家破人亡的凉州太守崔荣，就是清河崔氏的族人。

所谓上行下效，一个支脉的族人就如此行事乖张、肆无忌惮了，就更不用说崔家主脉的人了。

就在赵菁菁还想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前方突然传来密集的脚步声，紧

随其后的是一阵阵嘲杂的叫喊。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快去把小姐找出来。找不到小姐，看两位公子不拔了你们的皮！”

这声音极其焦躁。似乎心情很不爽。

……

“怎么回事？”李元霸皱了皱眉头。

“看样子，似乎是在找人！”赵菁菁王李元霸的身边靠了靠。说道。

驱车的马夫，生的人高马大的，只见其从车辕上跳了下来，对李元霸拱手道：“王爷，要不要小的过去看看？”

喝，感情这车夫是王府中的一名亲兵，仔细想想这样做也是应该，王爷出行，即便王爷本身的武力强悍，可是身边没个跑腿的，终究是不方便。

“算了，反正快要到王府了，管那么多做什么？”李元霸摆摆手，示意车夫继续赶路。

往前行了没有几十步，突然一道纤细的身影，笔直地向着李元霸等人的方向闯了过来。

车夫神色一肃，身体巧妙地转了一个圈，挡在了李元霸的身前。

李元霸可没有被人保护的习惯，他轻轻推开车夫，往前看去。

这道纤细的身影是一名少年，他的个子并不高，也就和霞儿的身高相仿佛，外面穿着一件月白色士子服，那双大眼睛倒是充满了灵气。

因为天色已黑，是以李元霸也分辨不出这眼前的少年到底是少男还是少女。

紧张地看了那车夫一眼，一双充满灵气的大眼睛，却是直接瞄向了站在车夫右后方的李元霸，开口道：“这位公子，可否让在下躲上一躲？”

嗯？这声音轻灵，带着女子特有的那股子柔和，宛若百灵鸟一般，一听就是名女子！

“你何人？”

李元霸还没有说话，倒是车夫谨慎地上下打量着面前女扮男装的陌生女子，问道。

大晚上的，你一个女孩子家，不跟家里呆着，却穿着一身男装四处瞎溜达，而且后面还有一堆得追兵，能是普通人家的女子才怪了！

“我……先让我躲一躲，之后我会向你们解释的！”

少女似乎很急，她有些不安的看了身后渐渐亮起的火光一眼，说道。

“程甫，让他上车！”

李元霸看了看那少女，突然对身侧的车夫说道。

“可是，王……”名叫程甫的车夫，明显有些顾忌。

“好了，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少女，能有什么危险的？让他上车吧！”李元霸拍了拍程甫的肩膀，说道。

“这，好吧！”

人家王爷都不在乎，他一个亲兵还浪费那口舌作甚？

少女满含感激地看了李元霸一眼，携着一股子香风，从李元霸身侧跑过。

也就在少女刚刚钻进马车的时候，前方的路上，来了不下二十个手中持着火把，身穿蓝色家仆服饰的人。

他们直接拦在了李元霸的马车之前，随后一个家伙上前道：“站住！我来问你们，可曾见过一名少女自此地走过？”

……

（：企鹅群：451468825！哈哈哈，亲们，你们猜这小少女是谁嚟？）

…

第一百四十四章这个武王是假的

程甫听这家伙的话毫不客气，心中不由得一怒，上前一步，呵斥道：“滚开，哪家的腌臢泼才，敢阻我等的道路？速速给老子把路让开，否则的话，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了！”

嗯？

似乎剧情不对啊！面前这个看穿着像是车夫的家伙，说话怎么这么硬气？难不成面前的这几位是哪家的郎君、娘子不成？

要知道，这条街上住的人可都是大唐朝的国公皇戚，达官勋贵，若是得罪了他们，无论是谁，都够他吃一壶的。

想到这里，对方的家仆群后方，挤出来一个身高不过六尺，身形还有些佝偻的中年人。

这中年人穿着一身锦袍，生的却是尖嘴猴腮，眼小如绿豆。

借着火光，这中年人的那双绿豆小眼，仔细地在李元霸等三人的脸上流连了半晌，心中不由得舒了一口气，还好，面前的三人他一个都不认识。

“住口，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跟我这么说话？”

在明确了这三个人并不是自己所熟识的住在这条街上的人之后，尖嘴猴腮的中年人立刻变得嚣张了起来，他哈哈大笑，笑得很难看，呵斥道：

“知道我等是什么人吗？我等可都是应国公府的人，得罪了我等，定叫尔吃不了兜着走！还不快停下让我等检查一下？耽误了应国公府的事，你等可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哈哈，笑话！甭说是你区区一个普通国公了，就算是开国公府上的人，老子说拦了也就拦了，你能怎地？”

这次说话的是李元霸，他哈哈大地看着那中年人。眼眸中充满了不屑。

其实李元霸的话一点都不夸张，据他所知，这大唐朝的开国公爵是有数的。这些公爵里面并没有一个应国公。也就是说，这个应国公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公爵。

普通的公爵和开国公爵在大唐朝所享受的待遇完全就是两个极点。这样说吧，开国公爵就好比是亲娘养的，。

亲疏有别，开国公爵自然就比普通公爵地位高了！

李元霸的身份可比开国公爵要高得多了，谁让他是皇族呢？拦个公爵府的人，还不是跟玩似的？

“该死的家伙，当真是不知死活！”中年人可不认为李元霸在开玩笑，他的脸色憋得通红。大喝道：“你们，给我上，我怀疑小娘子就被他们藏在了马车里！去把小娘子给我找出来！”

“大胆！我看你们谁敢？”程甫怒目圆瞪，呵斥道：“这位乃是武王殿下，尔等安敢如此放肆？”

“武王？”

这下一众家仆们全都懵比了，最近有关武王殿下的事迹，可是在长安城的大街小巷里都传遍了，那可是圣人最亲近的兄弟，整个大唐最受宠的王爷。

“别听他瞎说，传言武王殿下已是而立之年。而且身高九尺，生的是虎背熊腰，拥有倒曳九牛之力！面前之人不过是一少年郎。身子更是消瘦若树干，怎么可能是武王殿下？”

中年人真是自己给自己打气、长脸啊，摆明了是不相信李元霸的话。

，也不想想，在这圣人脚下，谁敢随意冒充皇亲国戚，而且还是当下最受宠的武王，这不是作死吗？

“都傻愣着做什么，还不快给我上前搜？难不成你们真想被府里的两位公子给吊起来抽吗？”

一众家仆被中年人给忽悠懵了。在沉默了一会之后，再一次大声叫着。高举火把冲了过来。

“呸！老子打你们这帮不明是非的泼才！”

程甫顿时大怒，他从李元霸身前掠过。一个猛虎下山，双手紧握成拳，直接轰在了一名家仆的胸口上。

“啊……”

那名家仆细胳膊瘦腿的，哪里会是曾经身为左翎卫兵士的程甫的对手，他直接惨叫了一声，痛苦地捂着胸口倒地。

“程甫这家伙的武艺不错嘛！看起来应该是经历过血的洗礼的！”

所谓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虽说李元霸并不是武道宗师，也不是什么行家里手，可是前世看了二十多年的五大电影、电视剧的，那是闹着玩的？

“嗯？小子，就你还想搞偷袭，太嫩了点吧！”

李元霸侧身躲过一个家仆的攻击，右手往家仆的胳膊上一搭，随后大手往旁边一甩。

啪！

倒霉的家伙，在李元霸走不过一招，没有丝毫还手之力地就被摔了一个狗啃屎，下巴重重地磕在了坚实的青石路上，连板牙都差点崩掉了。

两人这一手一个的，如此解决速度，远比方才程甫公布李元霸的身份要来的震撼。

这可是拳拳到肉地干架啊，而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自己一方的两个兄弟就全都被他们俩给撂倒了！

剩下的一众家仆全都犹豫了，他们一个个地踌躇不前，不停地拿眼睛瞄那中年人。

就在这时，跟在那中年人身侧的一名青年壮汉，低声在中年人耳边说道：

“武管家，我们出来是为了寻找小娘子的，眼前这三人太过厉害，我等不是对手，而且看他们的样子，应该也是出身世家大族，若是出了什么事……”

“行了，吴雄，能出什么事？”武管家毫不客气地打断了那青年壮汉，道：“此人是藏匿应国公府小娘子在先，后又假作武王，这两条任何一条挑出来都足以要他的小命！听我的，全都给我上！”

管家毕竟是管家，在应国公府，除了两位公子，也就是他权力最大了，甚至就连国公夫人没有他的话管用。

没办法，谁叫这管家是应国公的远房表弟呢？

“兄弟们，上！”

吴雄应该是这群家仆们的头头，他无奈地招呼了众兄弟们一声，话音落地就冲了过去。他还算聪明，知道李元霸和程甫不好惹，所以这一次把目标打到了赵菁菁这唯一的女子身上。

“程甫，把这些嚣张的家伙家伙们全都给本王放倒！”

李元霸此刻被几个家仆给围住了，并不知道赵菁菁已经被人给盯上了。

“啊！”

就在他打的正过瘾的时候，赵菁菁的尖叫声响了起来。

却是吴雄已经到了赵菁菁身前，两者之间不过相差两米的距离了。

“嗯？，老子的女人你也敢伸爪子，看来我刚刚还真是下手轻了啊！”

看到这一幕的李元霸，刹那间化身人形爆猿，含愤之下，手上的力道自然而然地增加了几成。

只见他随手抓起身前的一名家仆，隔着十米远，就把手中的家仆向着吴雄的方向给丢了过去。

咻！

那家伙的身体带着呼呼的风声，直指吴雄的脑袋。

吴雄呢？

眼见着自己只需要再往前走一步就能够抓到那名女子了，突然他感觉到脑子一沉，整个身体就重重地跌在了地上，最后的念头是：“吗的，谁把火给灭了！”

赵菁菁有些惊悚的看着地上像是叠罗汉一样压在一起的两人，轻轻拍了拍胸前的饱满，狠狠地舒了一口气。

一群人全都看呆了，就连程甫都不例外。

三丈多，那可是整整三丈多啊，一个大老爷们怎么着也得有一百四十斤吧？就特么地单凭两条胳膊的力量给丢了出去，这货得有多大的劲儿啊？

“真是不知死活啊！”

李元霸走过去犹自不解气地踹了那吴雄一脚，这才抬头看着赵菁菁

道：“菁菁，你没事吧？”

赵菁菁惊魂未定地摇摇头，道：“没，没事！”

“好！没事就好！”李元霸点点头，忽然扭头说道：“程甫！”

“王爷！”

程甫匆匆地走了过来，拱手行礼。

“王府离这里也不远了，你现在驱赶着马车回府，去叫王将军带福利的兵士们过来，本王要让这些家伙们好好长长记性！”

李元霸冷冷地扫了周遭，那十多个躺在地上不断哀嚎的家仆们一眼，继续说道：“你们最好是给本王老实待在这里，如果你们之中胆敢私自逃跑的话，那么本王保证，一定会让他很享受的！”

众人闻言，齐齐打了个冷颤，看向罪魁祸首，武管家的眼神中充满了怨毒之色。

尼玛，，坑苦了老子们了！你不是说他这个王爷是冒充的吗？可是不管是从恐怖的武力中还是气质上来看，就没有一点像冒充的！

不要拦着老子，老子要锤死他！

当然了，他们虽然并没有真个这么说，可是那眼神中透露出的，分明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程甫驾驶着马车向着王府行去，原地留下了李元霸、赵菁菁，以及那帮有眼不识泰山的应国公府的家仆们。

不过盏茶的时间，不远处突然响起了密集的脚步声，以及盔甲相互撞击的声音。

只见一队人数在三百人左右，身上全都穿着铠甲的兵士们，跑步到了李元霸身前，为首的正是接替了苏定方位置的左翎卫校尉王子和。

“末将见过王爷！”

在一众应国公府家仆们惊骇莫名的目光中，一众武王府的亲军兵士们，齐齐向李元霸抱拳行礼。

.....

（：：每多一个舵主加1更；堂主加2更；护法加3更.....以此类推，多一个盟主可是加7更哦！）

...

...

第一百四十一章武氏兄弟

“嗯，免礼！”李元霸摆摆手，示意众兵士们起身。

那群应国公府的家仆们都已经吓傻了，有极个别的，比方说他们的武大官家，身体哆嗦地就像是得了羊癫疯一样，一股滚滚的热流从腹下如洪水般倾巢而出，地面一瞬间湿了一大片。

完了，完了！竟然真的是武王殿下，我竟然命人去攻击武王殿下，老天，我脑子刚刚被门给挤了吗？

“子和，把这帮家伙全都给本王抓回府里，如果还有胆敢反抗的，就地格杀！”

李元霸的眸中闪过一丝狠辣，自己说实话，反倒被这些不长眼的家伙如此对待，看来是时候让这长安城的人看看，我武王李元霸，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

应国公府，后院靠近左侧，有一方小院子，小院子中枯藤爬满青墙，几株枝头有着一抹嫣红的腊梅，倔犟地探出了墙头，向世人展示着冬日的风姿。

不过这寒冬腊月的一点生机，却只能成为配角，因为在这小院子里头，上演着一出恶霸戏娘子的好戏。

一队为数在三十人左右的家仆，在两个看起来不过十五六的少年带领下，站满了院子中的空地。

“哈哈，我说二娘，爹已经答应把大妹嫁给越王府法曹贺兰越石为妻了，你就算有心阻止也是无用了，还是快快去把大妹找回来，好好准备一下，完婚了事！”

说话的是站在左边的那个少年，只见其生的浓眉大眼，皮肤白皙，虽然看起来像是出自大户人家，但是其脸上的那股子嚣张劲儿，却是让众人对他的印象大打折扣。

“呸，武元爽。明明是你这个家伙为了巴结越王，瞒着父亲，以父亲的名义定下了这门亲事。等父亲回来，一定会严惩你们的！”

后院古拙的房门前，一名看起来只有岁的小女孩，精致的小脸上满带着

怒容，看着身前的一众恶主恶仆，毫无惧色。

这小女孩瓜子脸，眉目如画，漆黑的长发用一根金簪挽起。小巧红润的嘴唇抿紧，柔弱中带着股子难言的倔强。

她的个子只有四尺来高，身上穿着一席素雅的长裙，长裙之外是一件皮裘大衣，穿的虽多，但却并不显得臃肿，把她那小巧瘦弱的身段，衬托地淋漓尽致。

“二妹，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怎么能说是瞒着父亲呢？能够和越王府攀上关系。是我们应国公府的幸运！等父亲回来，我就说大妹和贺兰贤弟苟且，木已成舟，爹也会同意我们的决定的！”

站在右边的另外一名少年说话了。相比起左边的少年老，这名少年多了几分阴柔的气息。

“武元庆，你……你无耻！”

小女孩的脸色气得通红无比，她恨恨地看着阴柔少年。眼睛中充满了怒火。

“无耻？”武元庆笑了起来，笑得很灿烂，“二妹。有你这么说自家兄长的吗？以我应国公府的家教，竟然出了你这么个不知礼数的子女，真是家门不幸啊！”

“就你们这两个臭不要脸的家伙，也配做我们的兄长？我以有你们这样的兄长而感到羞耻！”

就在此刻，一个更加稚嫩的声音从屋门之后传来，随后从门缝里钻出来一名小女童，小女童的样子和先前的少女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同样的美人坯子。

“怎么，小妹？你也想找婆家了吗？你放心，二哥绝对会给你找个最好的婆家，说不准还会成为王妃呢！”

武元爽一脸坏笑地看着这小女童，脸上没有丝毫的疼爱，反而带着一丝丝的银贱。

“畜生，你们这两个畜生，三娘才七岁，你竟然就想要拿她来换取利益，这天底下也就只有你们这两个畜生能做的出来了！”

屋门之后，一个声音中带着丝柔弱的女声传来，紧接着一名虽然身着普通服饰，可是动作间却充满了贵气的中年美妇，自门后走了出来。

“呦，二娘！您可算是出来了，等大妹出嫁当天，您可是还要露一面的啊！”

武元庆看着那中年美妇，吹了一声口哨，夸张地叫了起来。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就算明则回来了，我也绝对不会让她出嫁的！”

中年美妇的声音虽然平静，但是却带着明显的火气。

就在武元庆、武元爽两兄弟还想要再讥讽两句的时候，一名家仆匆匆自远处跑来，气喘吁吁地在武元庆的耳边说道：

“大，大公子！主，主人回来了！”

“武林管家还没有回来吗？”武元庆眉头一挑，说道。

“没，还没有！”家仆狠狠地穿了两口气，道：“主人一回来就说要见武管家，现在府里已经派人去寻了，您和二公子还是先过去看看吧！”

“嗯！好吧，武林这个家伙，做什么事情都拖拖拉拉的，十足的废物！”

武元庆有些恼火地哼了一声，瞥了小院中的少女以及中年美妇一眼，道：“元爽，跟我走，你们也都散了吧！”

武元爽有些急得看了自家大哥一眼，说道：“大哥，你怎么……”

“爹回府了，武林那个废物还没有回来，我们得出去应付一下！”武元庆很不爽地说道：“其他的，等把大妹抓回来再说！”

武元爽有些不甘心地地点头，带着一众狗腿子们，出了小院。

……

武王府，前院春华堂。

一名身穿白色士子服，生地极其漂亮的少女，紧张地坐在大堂怪异的高脚椅子上，两只充满灵气的大眼睛，偷偷在大厅的陈设上快速地溜过。

“你是哪家的小娘子，这黑灯瞎火的，不跟家里好好呆着，往外面瞎跑什么？”李元霸坐在主位上，问道：“还有那群追你的家伙又是怎么回事？”

少女歪着脑袋看了李元霸一眼，并没有回答他的话，反而好奇中带着期

待地问道：“您真的是当今的武王殿下？”

“是！”李元霸微微颌首，脸上表情平淡。

“可是，我听说当今的武王殿下，早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可是我看你的样子，也就比我大上那么几岁而已，怎么可能是武王殿下！”

没有了追兵，少女似乎活泼了不少，连说话都带上了调侃的语气。

“呃……”

李元霸闻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这张脸很具有欺骗性，不过他确实已经三十多岁了。

唉，想想，都是那块万年玄冰惹的祸啊！

...

第一百四十二章听本王讲故事

“行了，你的问题已经够多了，现在是不是应该回答本王的问题了？”

李元霸晃了晃脑袋，忽然反映了过来，这丫头还真是会转移话题啊。

“嗯！”这次那身穿士子服的女子倒是并没有推脱，而是站起身来，盈盈向着李元霸行了一礼，道：“我乃是工部尚书，应国公武士彠的大女儿，武顺！”

“原来是应国公武士彠的女……嗯？你刚刚说啥，你爹叫武士彠？”

李元霸自然知道应国公，毕竟方才那群人张口闭口地就是应国公，他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可是方才，他左想右想都没有想到武士彠。

此刻，在这名少女口中，听说了应国公的名字之后，却是大吃了一惊！

当然了，并不是说这个武士彠有多么有名，恰恰相反，出名的并非是武士彠，而是武士彠的二女儿，武昭！

武昭，武曌，武则天！

武则天，名武曌，并州文水人，是华夏历史上唯一的正统的女皇帝，曾建立武周王朝，定洛阳为都，改称神都！

极其了解唐王朝兴衰史的李元霸，听到武士彠这个名字的时候，一瞬间想到了很多，他的脑袋晕乎乎地，没想到随便划拉一个小丫头，竟然就是武则天的大姐？

这也太巧了吧？

还有，面前这位武顺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

武顺，字明则，初嫁越王府法曹贺兰越石，并且育有一子一女。在贺兰越石死后，因为武则天当时在宫中，所以武顺也得以经常出入宫禁，后来不知道怎么的，。

要说李治这个家伙。虽然是个很没有主见的皇帝，很不像李世民，但是有一点却遗传了他老爹的基因，那就是好色。

他不仅和自己的大姨子，武顺勾勾搭搭，甚至连武顺的女儿贺兰敏月都没有放过，母女通吃，！

其实，在李元霸刚刚来到大唐的时候，在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之后。为了他自己能够在大唐超更好地生活下去，甚至还动过提前杀了武则天的心思。

可是一者，他是对自己有信心，能够改变大唐朝的历史；二者，此刻的武则天应该只是一个岁的小屁孩，叫李元霸下令杀他，他还真是下不去这个手。

当然了，如果能够找到她，并且将其牢牢地绑在身边。不叫她进宫的话，那她还做个屁的武周女皇啊？

.....

看着李元霸呆愣愣地样子，武顺感觉有些莫名其妙，不由得轻声叫道：“殿下。殿下.....”

“啊.....哦！”听到武顺的声音，李元霸猛地回过神来，心道：“他娘的，管他呢。反正现在老子来到了大唐，不可能让一个外戚小丫头来霍乱朝纲！实在不行就杀了她，斩草除根！我还真就不信了。堂堂的天朝上国，李唐王朝，会落在一个小女娃子的手上！”

想通了这一点，李元霸收起了脸上的震惊之色，他晃了晃脑袋，看着武顺说道：

“武小娘子，你既是应国公的亲女，却是为何要女扮男装，连夜奔出应国公府，并且国公府中之人，为何还要前来追捕于你呢？”

“这.....”武顺的脸色一瞬间黯淡了下来，她声音低沉地说道：“殿下，您可能并不知道！我的母亲杨氏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父亲的第一任妻子相里氏，曾经为他生下了三个儿子，其中大子死的早，二子叫武元庆，三子名曰武元爽。算起来这两人是我的亲哥哥，只是，只是.....”

说到这里，武顺那一双充满灵气的大眼睛中，溢出了水汽，眼眶通红，嚤嚤咽咽地继续说道：

“只是这武元庆与武元爽对我的母亲极其无礼，更是时常打骂、欺凌于我以及两名幼妹！前些日子，这两人为了巴结越王，更是瞒着父亲为我定下了一门亲事，我不从，便套上了一身士子服混出了国公府！”

李元霸闻言皱了皱眉，在心里头破口大骂：“尼玛，这小丫头也就刚刚十

二岁吧？这就要被逼着出嫁了，武氏兄弟还真是禽兽不如啊！”

李元霸拿后世的婚嫁标准来衡量，却是忘了现在是唐朝，十二岁的女子也差不多可以出阁了。

在心中盘算了半晌，李元霸继续说道：“你既已逃出了国公府，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我不知道……”

武顺毕竟只是一个才十二三岁的孩子，当时从国公府里跑出来的时候，哪里会考虑那么多，她心里头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逃，逃地远远地，只要离开了国公府，离开了长安城，她就安全了，她就不用嫁给贺兰越石了。

可是当她离开国公府后，才知道事情远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先不说有没有钱物生活，单单是一想到时刻会被应国公府的人给抓回去，就已经竟让这小丫头提心吊胆了。

李元霸没有说话，他在纠结啊，要不要借着这件事情，把未来的武则天给喀嚓了？

嗯？喀嚓与不咋喀，这是个问题！

“殿下，如果您能够助我渡过难关，我愿进入武王府为奴为婢，尽听殿下差遣！”

就在李元霸还跟那装深沉的时候，武顺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倒是差点让李元霸噎死。

堂堂的国公之女，竟然自甘堕落地进入王府做婢女，这不是开玩笑吗？

就在李元霸以为这丫头在说笑的时候，管家白福自春华堂之外匆匆走了进来，行礼道：

“启禀王爷，工部尚书武士彠求见！”

白福的话，让李元霸以及武顺全都愣了一下，旋即李元霸轻笑道：“这武士彠来的倒是挺快的啊，白福，你去请他进来吧！”

“殿下……”武顺脸色一白，声音中有些央求的意思。

“无妨，本王会把事情给武尚书说清楚的！相信以武尚书的性格，绝对会严惩武氏兄弟的。”李元霸对这小丫头摆摆手，示意其用不着害怕。

“来人，上茶！”李元霸拍了拍手，过了有几个呼吸的时间，自有侍女将几盏香茗端了上来。

这边李元霸倒是安稳自在了，可是等在武王府大门之外的武士彧，心情却是极度紧张的。

原因无他，因为家里的仆人告诉他，他的大女儿离家出走，家里的管家去寻，竟然在半路上和当朝最受宠的武王殿下起了冲突。

王爷在盛怒之下，命王府亲军，将包括管家在内的所有应国公府外出的家仆都给抓了起来。

该死的，这管家的脑袋被驴给踢了吗？竟然上赶着去招惹武王殿下，真是不知死活啊！

.....

白福引领着武士彧入了武王府。

尚未进入春华堂，隔着老远就看到李元霸一身皮裘，端坐正堂之上。

甚至还都没来得及看一下四周的情况，武士彧就直接对李元霸躬身行了一礼，同时口中说道：“下官武士彧见过武王殿下！”

“嗯，免礼吧！”李元霸派头十足地摆摆手，道：“武尚书请坐吧！”

武士彧扭头转向四周，此刻才发现自家的女儿，竟然也在这大厅里。

武顺很有眼力见的站起身来，行礼道：“女儿见过父亲！”

“嗯？明则，你怎么会在王爷府里？”

看来武士彧是被自己的两个倒霉儿子给忽悠了，看到武顺行礼不仅没有让其免礼，声音中有带着一股子难言的冷淡。

“这丫头是本王在路上顺手捡来的，没想到却是武尚书之女，还真是巧了！”

李元霸听武士彧的语气中带着疏远和冷淡，立刻就明白了，肯定是那武氏兄弟在武士彧面前搬弄是非了。

想了想，便继续说道：“武尚书，本王这里有一个故事，不知道武尚书愿

不愿意听呢？”

武士彧做到了武顺身侧的高椅上，眉头微微一挑，道：“下官愿闻其详！”

李元霸丢给武顺一个放心的眼神，旋即飒然一笑，道：“武尚书，本王有一至交好友，他此生共娶妻两次，第一任妻……这两兄弟对他们的二娘是百般羞辱，对其三个妹妹更是时常殴打、谩骂……最终其大妹不堪受辱，自尽而亡！武尚书，你以为本王的故事如何？”

李元霸把武顺方才所说之事，以故事的形态重现，只不过与之不同的是，故事中大妹的人生更加凄惨，更加悲哀，竟然被自己的亲哥哥给逼着自杀了。

“哼，此兄弟二人所行之事与牲畜无异，真是枉为人身！”

武士彧虽说是商贾出身，可是却饱读诗书，为人中正，最看不惯地就是那种违背人伦的行为。

李元霸故事中的兄弟俩，可以说集中了所有坏人的缺点于一身，极尽恶毒之意，是以给武士彧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哈哈，好，说得好！”李元霸哈哈一笑，突然面色一变，道：“武尚书，你可知，方才本王故事中所说的至交好友是谁吗？”

“下官不知！”武士彧从气愤中回过神来，摇了摇头说道。

“那本王就告诉你！”李元霸的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道：“本王所讲的故事中的至交好友，便是应国公，当朝的工部尚书，武士彧！”

...

第一百四十三章种子撒下去了

“什么？”武士彧噌地一下从高椅上站了起来，脸上带着一丝怒容地看着李元霸，道：“王爷，您这是什么意思？”

武士彧心中多少有些恼怒，原本正说故事呢，怎么扯着扯着就说到他身上来了，这是在磕碴我吗？

李元霸淡淡地摆摆手，道：“怎么，你两个儿子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所谓子不教，父之过，看来你对你的两个儿子关心还不够啊！”

“王爷！犬子的品性如何，自不必劳王爷操心，只是下官有些不明白，您口中的‘故事’又是从何处听说的呢？”

武士彧只感觉胸口有一团火焰在腾腾地燃烧，任谁的儿子被人如此诋毁，都会心中不忿的，更何况，那武元庆以及武元爽兄弟两人，在武士彧心中一直都是知书达礼的乖宝宝形象，不可能是李元霸口中的畜生。

“如果是一个人如此说，本王或许还不信，可若是两个人、三个人甚至是所有人都这么说呢？”李元霸哈哈一笑，道：“来人，让王将军将一干想要谋害本王的家伙全都带上来！”

“诺！”

没有人进来，不过却传来了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

过了没有盏茶的时间，密集的脚步声响了起来，随后一队身穿软铠的王府亲兵们，押着一众应国公府的家仆走进了春华堂。

刚刚进了大堂，管家武林，一眼就见到了站在高椅旁边的武士彧，急忙求救起来：

“主人，救命啊！主人救我们啊！”

“主人，我们之前并不知道这位是武王……”

这群没骨气的家伙根本就不用亲卫逼迫他们强行行礼，几乎是跪着来到了武士彧身前。那家伙，还真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看起来要多凄苦就有多凄苦。

王子和听着一群家仆哭爹喊娘地。不由得眉头大皱，运足了气力，大声吼叫道：“都给本将闭嘴！王爷架前，尔等竟然还敢如此放肆，当真是嫌死的

慢了点吗？”

“.....”

静，春华堂一瞬间就安静了下来，谁都不敢再说话了！

尼玛，差点忘了，这里可是武王府啊，惹得面前这位不高兴了。全都得喀嚓一声，脑袋搬家！

“你叫武林是吧？现在本王问你答，如果你敢撒谎，本王立马就杀了你！”李元霸脸上虽然还带着笑意，可是话中的意思可是充满了杀机。

武林浑身打了一个哆嗦，道：“王爷请问，小的，小的必定知无不言！”

“好，本王就喜欢实诚人！”李元霸满意地点点头。道：“本王问你，平日里，你家主人不在府中的时候，你们家两位公子。对夫人和武家姊妹如何？”

李元霸没有拐弯抹角，直指中心。

“这.....”武林怔住了，他下意识地抬头瞄了自家主人一眼，随后说道：“自然是。自然是母慈子孝，宽和待妹.....”

武顺的小脸气得通红无比，道：“你。你撒谎.....”

“来人，掌嘴！”

李元霸看到武顺的反应，就知道这货在撒谎，直接打断了武林。

就见那凶神恶煞的亲军头子王子和，狰狞地笑了起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取来一个三指来宽，尺余来长的竹片，不由分说地抓起武林的脑袋，‘啪啪啪’地打了下去。

那股子狠劲，可是丝毫没有手软。

“哎呦.....”

武林凄厉的惨叫了起来，没几下就打得这尖嘴猴腮的家伙满口的血污，甚至连牙齿都掉了好几枚。

“王爷.....”

毕竟是自己的远房表弟，武士彧有些不忍地想要求请。

谁知道李元霸根本就不鸟他，任由王子和下狠手。

过了足足有盏茶的时间，当李元霸示意王子和停手的时候，那武林鼻子以下早就已经是血肉模糊，整个嘴唇都烂掉了。

李元霸眼中没有丝毫地怜悯，他冷眼看着那武林，道：“武林，这次就当是个教训，如果你再敢骗本王的话，就不仅仅是这点皮肉之苦了！”

后世的电视剧中的那满清十大酷刑，可没几个人能够撑得住。

“不……不敢……再，再欺瞒王爷！”武林心中都快悔死了，实话实说多好，干嘛还要藏着掖着的。

“好，本王再问你一次，还是方才的那个问题，平日里，你家主人不在府中的时候，你们家两位公子，对夫人和武家姊妹如何？”

也不知道李元霸这家伙打的什么注意，区区一个管家杀了就是了，干嘛还要费尽心机地要他说实话。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装.逼装过头了吗？

“主人不，不在府的时候……两，两位公子时，时常去二夫人的院中，骚，骚扰！”

说到这里，武林偷偷撇了武士彧一眼，继续说道：“而且，而且还有几次对二夫人，动，动手动脚的！对，对三位小娘子，也是时常恶语相向……有，有的时候还会命下人们殴打，殴打几位小娘子……”

“住口！武林，某家待你不薄，你为何无故诽谤元庆和元爽？”

武士彧听不下去了，猥.亵继母，殴打辱骂幼妹，这，这还是自己的儿子吗？

“主人，主人，小的没有半句虚言啊！”武林惊惶地抱着自家主人的大腿，继续说道：“不信您问他们，吴雄，朱老六……你们倒是他娘的说话啊！”

武林这是彻底疯了，抓住了救命稻草，死命地咬住。

可是他哪知道，吴雄他们几个心里头恨不得把武林这家伙给剁吧碎了胃口，哪里肯搭茬？

“吴雄，朱老六，你们两个来说！”李元霸倒是很配合武林。

“回王爷的话，武管家方才所言绝无半点虚假！我等若不是身为国公府的奴仆，还要留在国公府过活的话，早就把两位公子的事情禀报给主人了！”

吴雄无奈了，上前两步。说道。

“这，这……逆子，当真是逆子啊！噗！”

听到自家的仆从众口一致地指责他的两个儿子，武士彧气急攻心，一口紫黑色的血液逆冲而上，喷了出来，随后他整个人就那么双眼一闭，倒地不起。

“爹爹……”

“主人……”

武顺以及武家的一众家仆，顿时吓了一跳，武士彧可是武家的顶梁柱。如果他倒下了，恐怕武家在极短的时间里就会衰败下来。

李元霸倒是没有什么吃惊的，根据史料上记载，这武士彧也没几年的活头了，在最后的两年中疾病缠身，最后闻听李渊宾天，更是忧郁成疾，不治而亡。

现在看来，八成不是忧郁李渊宾天。而是被他那俩畜生儿子给气的。

“好了，子和，你等先把这群武家的家仆押下去，待明日送往大理寺严惩！”李元霸摆摆手。道：“另外，白福，你安排人把武尚书送回府中，持本王的手令走一趟太医署。把王太医请出来为武尚书诊病！”

王子和与白福恭敬地应了一声，下去办事了。

很快，春华堂就闲置了下来。只剩下了小脸上犹自带着一丝担忧之色的武顺以及李元霸。

李元霸看了武顺一眼，道：“武家小娘子，本王知道你心焦父亲的病症，不如这样吧，今日你先回应国公府，待得明日，若是那武氏兄弟没有任何的收敛，或者你父亲并未对他们有任何的处罚，自会有人上门去，将你等母女四人接出应国公府，并且妥善安置，你看这样可好？”

武顺那焦急的小脸上明显闪过一丝喜悦，她满是欢喜地对李元霸盈盈行了一礼，道：“武顺谢过王爷！”

“行了，回府去吧！”李元霸摆摆手，示意武顺退下。

看着袅袅娜娜地退出春华堂的武顺，李元霸摸了摸下巴，自语道：“种子已经洒下去了，就看能否长成大树了！武顺、武昭……有意思，有意思！”

……

一夜无话。

第二日清晨，李元霸才刚刚起床，一个娇俏的声音就从房门之外响了起来。

“四皇叔，您起床没有呀？”

李元霸正穿着衣服，闻言不由得一愣，心道：“我去，这是哪个倒霉侄女啊！大清早的就过来了，这白福也真是的，也不知道过来通报一声！”

其实他这是错怪白福了，现在都已经是辰时一刻了，太阳老头子早已升到了半空。

人家白福一大早就带着手下的几个宦官，直往长安城西北部去探查煤矿了，哪里有那闲工夫去和李元霸通报？

再说了，人家是公主，来看自家的叔叔，通报不通报地也无所谓了！

“谁呀，等着！”

李元霸冲着门外叫了一声，匆匆穿好了衣服，都没来得及洗漱。没办法，谁叫昨日里赵菁菁和霞儿中煤气了，现在这俩丫头还跟房间里头休息呢。

“谁呀，大清早的也不叫我好好休息一下！”

推开房门，冬日的美妙光辉洒在他身上，让李元霸浑身上下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

“侄儿见过四皇叔！”

六个身穿劲装的小家伙，一字排开，对着李元霸齐齐行了一礼。

李元霸定睛一眼，嘿，来的还挺齐：

李承乾、李恪、李愔、李浑小哥四个，再加上天性活泼的高阳公主，以及一向端庄、安静的清河公主。

六个熊孩子，今天也不晓得憋着什么坏主意，竟然一起杀上门来了！

.....

（：奶爸书友群：451468825人极少，需要人员输入啊！欢迎亲们加入！）

...

第一百四十四章视察封地

纯文字在线阅读本站域名 <foncolor = red> 手机同步阅读请访问

（：打滚求订阅，厚脸求打赏！令，明日三更！）

.....

满脸诧异地看着六个小家伙，李元霸丝毫没有风度地伸了个懒腰，哈欠连天地问道：“你们这几个小家伙，今天不用去弘文馆吗？”

“孔夫子说，要与弘文馆中的几位夫子，一同拜读四皇叔的《三字经》和《百家姓》，给我们兄弟姐妹放了几天的假。”高阳公主笑嘻嘻地看着四皇叔，大眼睛中透出一丝坏笑。

“啥，几天？”这下李元霸傻眼了。

尼玛，为毛这古代的假期是想放就放？

想想前世那苦逼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一周上五天课就已经够了，可是就有那黑心的老师，强制性开办补习课，导致很多的小学森，早出晚归，就连周末都不能欢快地在网咖度过了！

同样是上学，这古代和现代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那你们不在宫中好好陪陪你们的母妃，来我这里做什么？”

李元霸很费解啊，过了今天就是年三十了，这帮熊孩子们玩闹了一年，这年底了不陪陪他们的母亲，来自己这里搞个球啊？

“嘻嘻，四皇叔，昨天我听三哥说，您想要去长安城外自己的封地上去看看，我们几个也想要跟您一起出城去看看！”高阳那一向活泼的性子，倒是最合李元霸的胃口。

不过今天有些懒洋洋地李元霸可并不想出去，他摆摆手，道：“我啥时候说了？不去，不去！今天天气这么好，阳光明媚的，所谓春困冬乏。最适合睡觉了！叔叔我还得去睡觉，你们想上哪玩，就自己个儿玩去！”

“.....”

一众皇子、公主们全都无语了。这算啥理由，还是干脆懒得找理由拒绝了？

“啊？怎么这样？”高阳公主声音有些低沉地说道：“四皇叔。你也知道，前些日子太子哥悬弧之辰的冬猎都被取消了，我们兄妹可是好长时间都没出过长安城了，您就带我们去嘛！”

“啥？你说冬猎被取消了？不过承乾啥时候过的生辰之日？”

有关冬猎的事情，李元霸之前倒是和李世民提过，不过当时他只是随口一提，没想到那便宜兄长还真把冬猎给取消了。

“四皇叔，我听说这取消冬猎似乎和您还有些关系。您就不表示表示吗？而且您还没送太子哥生辰之礼吧？”

高阳公主还真是啥都敢说，不过这性子倒是和李元霸越来越像了。

矮油我去，这死丫头跟哪知道的？还有，你们特么的兄弟姐妹二十多口子人，以后没准会更多，我这一年光送生日礼物得了，别的啥都别干了！

李元霸头疼了，这丫头还真是一个小鬼精灵，不过难得这么好的天气，就当冬游了！

苦笑着摇了摇头。李元霸说道：“行了，看来你们今天是有备而来啊！等着，叔去洗漱一下。吃点东西，回头就带你们去芷阳封地！”

“耶！我就知道四皇叔最好了！”高阳公主兴奋地跳了起来。

.....

秦岭北侧的一个支脉名曰骊山，在这骊山以西侧，尽皆是芷阳县地。

芷阳县是新晋的县职，原本有十五六个村落相互扎堆、聚集在一起，后来李世民下令将这里划归为李元霸的封地之后，当天就有长安城的人，联合卫府的兵士们，为这十五六个村落中位置最好的几个村落置换其他的地方。

不过五天的时间。这五六个位置最好的小村落就全都被搬空了，而之后进驻而来的。除了一些被赐予武王的亲军们之外，还有很多的工匠。

之后的时间里。大量的青砖、铁矿石、木料.....整车整车地往这些村子里头送，与此同时更是大兴土木，庞大的武王府开终于动工了！

这芷阳县距离长安城大概有二十多里的路程，在这大唐朝，若是骑马过这二十里，至少需要多半个时辰，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

李元霸的骑术虽好，坐下的马匹也是传说中的汗血宝马，可是他毕竟没有长时间骑马的经历，后面的那支五十人左右的王府亲卫可能不会说什么。

可是他屁股后面还跟着一溜的小兔崽子们，这帮皇子、公主们可都是娇生惯养的主儿，所以还真就没有办法加快步伐。

此时刚过了辰时六刻，也就是八点半左右，反正时间还很充裕，李元霸索性就放慢了速度，一边走一边挑逗四个大侄子，两个大侄女。

就这么一路晃悠着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远远地终于看到了城池。

李元霸精神一振，道：“咱们加快速度，再有一里左右，我们就到芷阳县城了！”

“哒哒哒……”

话音落地，李元霸一骑绝尘，当先向着前方县城的模糊虚影，匆匆而去。

刚刚来到那县城大门前，突然一个急停，小白两蹄昂起，长嘶了一声，停了下来。

却是有五十多名衙役，以及一队队身穿铠甲的王府亲兵堵在了县城大门口，那为首两个人，一个是身穿墨绿色公服的县令；另外一个则是身披软铠，腰胯横刀的将军。

李元霸并不认识他们，可是并不代表这县令和将军不认识李元霸。

“芷阳县令柯振白拜见武王殿下！”

“左武卫校尉乔亮拜见武王殿下！”

就在李元霸暗自琢磨着这帮家伙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的时候，那县令以及将军，领着一帮子手下，躬身向李元霸行了一礼。

“嗯？尔等认识本王？”李元霸勒住小白，满脸诧异地看着躬身行礼的一众人。

乔亮闻听李元霸之言，上前一步，说道：

“回王爷的话，末将虽然领左武卫校尉之职，实则却是陛下钦点的武王亲事府典军，统领芷阳县内的武王府帐下亲兵！半月之前，末将曾有幸在长安城的武王别院见过殿下！”

“哦？原来如此！”

李元霸点点头，从小白的背上跳了下来，扶起县令柯振白和校尉乔亮，道：“两位快快请起！不知尔等是从何得知本王要来芷阳封地的？”

柯振白整了整衣摆，笑着说道：“王爷，其实早在一刻钟之前，就已有亲王府兵士到了这芷阳县城，将您要来视察封地的情况说予了下官！下官这才叫上了乔将军，前来迎接王爷！”

“哦？就为了这便兴师动众的？”李元霸微微颌首，突然看着柯振白和乔亮的脸上闪过犹豫之色，想了想便说道：“不对吧，本王看你们两人似乎欲言又止，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

第一百四十五章怎么又是王家？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王爷！”柯振白与乔亮相互对视了一眼，继续说道：“王爷，王府的动工遭到了阻碍，可能要推迟一下建成时间了！”

李元霸眉头一皱，道：“为何？”

“哒哒哒……”

就在这事，远方又一次响起马蹄声，就见滚滚烟尘漫天而来，就像是一条土龙。

“四皇叔，怎么停下来了？”

李愔是小流氓本性，小的时候打架、骑马样样精通，所以他跑得最快。

猛地一勒缰绳停在了李元霸身侧，李愔好奇地说道：“咦，本王见过你，你不是左武卫的校尉，叫……对，叫乔亮！”

“什么乔亮？”

李恪和李承乾他们几个相继赶到。

眼见着一群的皇子，还有两名公主驾临，芷阳县令柯振白感觉腿肚子都开始抽筋了，没办法，没见过这等大人物啊！

“下官，芷阳县令柯振白、左武卫校尉乔亮，拜见太子殿下，几位王爷、公主！”

还是乔亮最先反应了过来，拉了柯振白一下，齐齐向李承乾等人行礼。

“行了，行了，免礼吧！”李愔跳下马来，好奇地看着李元霸，道：“四皇叔，您怎么停下来了，

“是啊，四皇叔！我们还想要去看看您那新建的王府呢？”

高阳公主上前几步，撒娇式地摇晃着李元霸的手臂。在李世民这群子女中，估计也就只有高阳这丫头，敢和李元霸这么放肆了。

“等会！”李元霸拍了拍高阳公主的小脑袋瓜，扭头看着柯振白和乔亮，说道：“继续刚刚的话题，为何要推迟进度？”

“是这样的，王爷！”柯振白组织了一下语言，道：“大概是三年前。在这骊山西麓的某一处山脉中，发现了一座铁矿脉，当时发现矿脉的是太原王氏的人。于是他们太原王氏便出钱买下了这座铁矿，并且同时安排人在此地进行开采！”

“又是太原王家，还真是巧啊！”李元霸皱了皱眉头，道：“不过，本王记得这铁矿不是朝廷严令不允许外人开采的吗？”

李恪听到这话，上前两步，在李元霸身侧附耳说道：“四皇叔，这则法令也并不是绝对的！像五姓七望这些世家大族。只要不是造反，父皇也会放给他们一些特权的！”

“哦，这样啊！”李元霸点了点头，看了柯振白一眼，道：“你继续说！”

“嗯！”柯振白点了点头，道：“原本这座铁矿本身就是一座小矿，在两年前就已经开采一空，是以也就闲置了下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半月之前。太原王氏突然安排人驻扎在了这里，原本这并没有什么，可问题恰恰就出现在了这里。”

“怎么？难不成我大唐朝为亲王建府，还得他们王家同意不成？”李承乾冷哼了一声。毫不客气地说道。

“是这样的，太子殿下！”乔亮接过了话头，道：

“因为当时在构建武王府范围的时候，将拥有铁矿的那座小山一划作了王府的后山别院。并且已经草拟好了草图！王家这么一搞，这后山别院自然就得推迟时间，或者干脆就不能建了！”

“四皇叔。先前君子六艺的赌斗，您赢了五姓七望，恐怕王家就是因为知道要建的王府是您的，所以故意憋着劲儿，在这等着您呢！”李承乾想了想，上前说道：

“这件事，他们太原王家占理，毕竟那座山头也是朝廷卖给他们的！如果想要收回来，怕是王家不会轻易同意！”

“哼！什么狗屁王家、崔家的，就连整个芷阳县都是我四皇叔的封地，区区一座矿山，我四皇叔想要，他王家敢不给？”高阳公主冷哼了一声，继续说道：“不行的话，我让父皇直接派兵平了王家！”

“就是，区区一个世家，居然敢和我大唐朝廷对着干，早就应该灭了它了！”

这混帐话，除了不知道利害关系的高阳公主，也就只有李恪能够说出来

了。

李承乾和李恪听到两个弟弟妹妹的话，顿时翻起了白眼，这两个家伙，还真是奇葩啊！

“你们两个，杀气怎么这么重？”李元霸无奈地赏了两个熊孩子一人一记铁榔头，道：

“事情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若是仅仅一个王氏，本王倒是还能够应付得了。可是这五姓七望之间，本就是靠着通婚的手段，增加彼此之间的关系，若是本王与王氏因为这件事情起了争执，届时引得另外几家插手，那可就是真的麻烦了！”

“四皇叔，要我看您就听我的，直接调集各自府中的亲兵，拉到那座小山头，给他抢了，反正这长安城是我们的地盘，我看他们谁敢乱来？”

李恪这家伙还真是头脑简单的货啊，给了他一记铁榔头根本就没用啊。

“恪儿你给我闭嘴，再哔哔，信不信四叔我罚你抄《上经》？”

李元霸不能忍啊，这熊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够长点心啊，跟家里丢人也就罢了，这当着两个下属的面呢，丢人都丢到姥姥家了！

麻烦啊，本来以为后世建房子，这个审批、那个盖章的就已经够麻烦的了，没想到在这大唐朝比后世还麻烦，即便你有权，你是当朝的王爷，也会有逗逼跳出来，恶心恶心你，让你建不下去！

“四皇叔，不行的话，这别院就别建了！”一直站在最后面李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

别看这小子平时蔫了吧唧的，可是他想的事情可一点都不比李恪他们少，相比起李恪这个武夫来，李浑倒更像是一名谋士，只是性格方面还有待加强。

“不建了？”李元霸立马摇了摇头，道：“想我李元霸自从来到这个世上，还从来没吃过谁的亏！不就是个别院吗，别说是他们王氏出来捣乱了，就算他们不自己跳出来，老子早晚也要收拾了他们！”

李元霸这话信息量很大啊。

想想也是，这位主儿自小就是天生神力，又是出身豪门大阀，从小锦衣玉食的，再加上武力无双，除了十九年前，吃了老天爷一到惊雷，还真就没吃过别人亏。

这次可以说是被王氏蹦出来‘啪啪啪’的打脸了，以这位的脾气秉性，能够忍得了才怪了！

...

第一百四十六章几家欢喜几家愁

（：第二章，晚上还会有第三章！另，求订阅啊~~~）

.....

李元霸皱着眉头，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在原地打起了转转，突然，他面色一变，发狠道：

“对了，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俗话说百炼成钢，以前是硬件设施不够，现在老子发现了这煤矿，想要炼出钢材来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

摸了摸下巴，李元霸扭头看了李承乾一眼，有些傻傻地问道：“承乾，太原是不是属河东道？”

李承乾不明白自家四叔会这么问，不过还是点了点头。△

李元霸右手握成拳，猛地在左手掌心上拍了一下，暗道：

“这便是了！河东道多为后世山西地界。这太原位于山西省，煤矿储量丰富，其余的像是硫磺、硝石、耐火粘土什么的，也是储量巨大！如果把这太原甚至山西省境内的无主的矿藏土地全都划归为朝廷专供，概不买卖，再偷偷从那几大世家的手中收购土地.....到时候开采出各种矿藏来，嘿嘿.....”

想到这里，李元霸兴奋了，不由得叫出声来：“好，干他老母的.....”

“.....”

众人有些无语地看着李元霸，心说这位干嘛呢？自言自语地不说，最后还骂起娘来了！

“行了，这件事你们俩先甭管了，那别院就先放一放，本王会亲自处理的！”李元霸笑了起来，不知怎么的，那笑容似乎很银荡。

“王爷，您这是打算.....”乔亮不明白李元霸的意思，不过他确实从李元霸的话中听出了杀意，不由得用手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

“不可说，不可说！”李元霸笑容变了，变得有点冷。“他们王家不是故意蹦出来恶心本王吗？那到时候本王让他王浩哭着喊着跪在本王面前，求着本王收下他手中的山头！”

“这.....”

不论是李承乾等人还是在场的柯振白以及乔亮，全都对此持怀疑态度。

看到众人脸上那一个个充满不信的面容，李元霸懒得去解释，反正到时候只要神机府那边把‘钢’给整出来，所有的人都得傻眼。

任你好话连连篇，也远没有事实来的实在！

.....

与此同时，在长安城的某一座府宅里，聚集了一群人正在商议事情。

虽说五姓七望的主要势力范围并非是长安城，可是这长安城毕竟是天子脚下。整个大唐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以五姓七望在长安城都有一座府宅，并且派有两到三名的家族核心人物，长期驻守。

在长安城王家的府宅正厅中，那主位上坐着一位看起来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身边还坐着三名中年人，剩下的都是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

与李元霸等人的沉闷气氛不同，这群人在大厅中氛围极其欢乐，甚至每一个人的脸上还都带着笑容。

“哈哈。这次真是太解气了！太原那边传来消息，族里很满意这次的决定，这个时候能够恶心一下那个嚣张的武王，是再好不过了！”

站在左侧下首的一名华服年轻人笑得最为开心。

只是这年轻人的脸色有些苍白。就好像是大病初愈一般。如果李元霸在这里的话，一定就会认出，这个年轻人就是上次与他赌斗，并且惨败的王子豪。

坐在主位旁边的一名中年人听到王子豪的话。淡笑着说道：“子豪，这次还真是要多谢你了！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们恐怕早就忘了。在那骊山之侧竟然还有家族的一座铁矿。上次那武王欺我王家太甚，这次说什么也得出这口气！”

这中年人名叫王远，是家主王浩的亲兄弟，在族里基本是和王浩穿一条裤子的。

“不过，这样做会不会逼的武王直接派兵过来，我听说那十九年前的武王就是一小魔头，做什么事情都不计后果！我怕.....”

就在此刻，一名始终站在大厅最边缘，身穿淡蓝色袍服的青年，有些迟

疑地说道。

“哼，王浚，你不要涨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立在王远身侧的一名三十来岁的青年人，看着方才说话的年轻人道：“有什么好怕的？虽说他是王爷，可是我们太原王氏也不是普通的阿猫阿狗，这件事情本就是我們占理，一个王爷建府，就得强占我王家的土地，这算什么道理？”

“二堂兄，你知道的，我并不是那个意思！”

王浚脸色憋得通红，想要申辩两句，最后却是无奈放弃。

他虽然顶着一个王家子弟的名头，可是在族中地位很低，如果不是王浚的祖父曾经为王氏做出过巨大贡献，怕是早就被逐出王氏了。

“王浚，这里没你的事情了，你可以离开了！”

正在这时，坐在主位上的中年人忽然睁开了眼，扫了王浚一眼，淡淡地说道。

这中年人名叫王天河，算起来和家主王浩是堂兄弟，只不过与王远在族中的地位不同，这王天河是太原王氏长老会的人，地位要远远高过王远。

听到王天河的话，王浚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败无比，看来，这次过后，太原王氏族地，长安城王氏别院，再也没有了王浚的位子。

父母早亡，孑然一身的王浚，深深地看了这大厅中的众人一眼，最后停留在王天河的身上。

他突然对其躬身行了一礼，随后转身离去，此间，他什么都没说。

.....

芷阳县偏北的位置，正是李元霸的武王府所在之地。

此刻，数百号的人，在这一片面积足有上千平方米的土地上劳作着，不远处，一座座沙石堆成山，粗长的原木已经刨好，摞起来足有五六米高。

打铁声、夯实地面的吆喝声以及搬运东西的号子声，在这一片广阔的土地上，交织成了一首颇具噪音效果的交响曲，那声音难听的，耳朵都要炸了。

当李元霸领着一群熊孩子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日上三竿了。

守卫这里的王府亲兵头子，以及管理这些劳作的工匠们的工头，远远地见到一群衣着华丽的人向着工地中走来，顿时有些疑惑。

“唉，章将军，这些人是干嘛的？”

工头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身上穿着粗布衣裳，浑身上下满布着灰尘，如果不细看的话，还真分辨不出他的年龄。

第一百四十七章本王看好你！

（：三更已毕！求月票，求订阅，求打赏！）

.....

“柳大人，您都不认识，那我就更不认识了！”

章将军是个看起来三十多岁的青年汉子，虽说身上穿着皮甲，可是那浓密性感，足以和程处弼有一拼的络腮胡子，还是调皮地从头盔中钻了出来。
∈♀

“唉，我说不对吧？你看，那位不是咱们武王府的典军大人吗？”还是那工头柳大人眼尖，远远地就见到了跟在李元霸身侧的乔亮。

“乔将军跟在身侧？走在最前头的那位.....不会是武王殿下吧？”章将军突然浑身打了个哆嗦，有些惊骇地说道。

“有，有可能啊！听说咱们王爷虽说已经是而立之年，可是容貌却极其年轻，我看**不离十了！”柳大人眼睛一亮，拉了章将军一把，道：“走，走，快过去！这要是怠慢了王爷，这第一次见王爷，怎么也得留下一个好印象！”

“对，对.....”

章将军反映了过来，急匆匆地向着李元霸他们的方向走来。

此刻，乔亮正在为李元霸介绍武王府的具体范围和整体规划：

“王爷，按照工部给的草图，这边是演武场，平日里执勤的王府亲卫们，便在这演武场中操演.....这边是前院，前院由五栋小套间、三栋大套间以及一栋正堂构成，若是.....这边是.....”

就在此刻，在远处观望了良久的柳大人和章将军终于赶了过来，对李元霸行礼道：

“下官武王府长史柳如生、末将武王亲事府副典军章明拜见武王殿下！”

对于两人为何认识自己，李元霸倒是没有深究，直接摆了摆手，道：“两位大人辛苦了！这寒冬腊月的，还守在这工地上，着实有些难为你们了！”

两人没想到。这自家王爷竟然如此的亲和，不由得有些受宠若惊地说道：“不辛苦，不辛苦！我等能为王爷效力，实是我等的幸运.....”

“好了，那些话就不要在说了……本王心里明白！”李元霸拍拍两人的肩膀说道。

“王爷，不知道您今日前来是？”柳如生偷偷瞟了李元霸以及身后的几个衣着华贵的李承乾等人一眼，问道。

李元霸笑了笑，道：“本王今天来并不是视察，只是来随便看看而已！”

听到李元霸的话，柳如生眉头皱了皱。有些为难地说道：“王爷，这建造初期多是砖瓦泥土，较为脏乱，您看是不是……”

“这个倒是无妨，本王的身体可没有那么娇贵！”李元霸哈哈一笑，指着身后的李承乾等人，道：“章将军，你带着我后面这些孩子随意去转转！柳大人你随本王来，本王有些话要问你！”

“诺！”

对于李元霸的话。没人敢反对，而且这些孩子们一个个衣着华贵，气质超然，没准就是哪个王府的公子、娘子呢。他们可得小心伺候着。

……

章明陪着李承乾等几个孩子把马匹拴在一边，便领着他们以及一支二十人左右的王府亲卫，往远处行去。

而柳如生则是跟在李元霸身后，参观这整个建筑广场。

在这一片广场的边缘。盖着不少青砖青瓦的房子，那是王府亲兵们以及部分工匠们的住处，而在这排房子的后面。则是一些用木头以及少量的青砖盖成的大型工棚，那里是在这干粗活的奴隶们的居所。

“王爷请看，这里就是露天仓库了，这里所有堆砌的建筑材料，不管是青砖还是原木，都是从外面运进来的，铁别是那些需要用到铁器的地方，更是得打造现成的。”

柳如生指着广场另外一边，那些匆匆搭建起来的铁匠炉子说道。

李元霸闻言打量了一下周围的景象，突然眼睛一亮，指着那露天仓库边缘的，道：“那是做什么的？”

只见在露天仓库的边缘，建有大概十间的小屋。

那屋子三面环墙，一面透风，里面靠近三面墙壁摆着一溜木制的长椅，在小屋的正中还有一个高不过尺余，但是却占地米许方圆的大炉子，而在大炉子的上面，还墩着一口足有水缸大小的铁皮桶。

柳如生顺着李元霸的手指看了一眼，不由得笑道：“王爷，那里是让工匠们以及百姓们歇脚的地方！至于铁皮桶里的是水，这边有专人是烧热水的！”

李元霸眼睛一亮，满脸赞叹地说道：“哦？这寒冬腊月的，工匠们干活累了，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歇歇脚，确实是不错！这个想法不错，谁想到的？”

柳如生不好意思地说道：“回王爷的话，是下官想到的！”

李元霸有些惊异地看了柳如生一眼，道：“嗯，你很有想法，本王看好你！”

柳如生没有说话，只是脸上难得地露出了一丝高兴的神色。

李元霸可没管在这货的表情，他兴趣十足的走到不远处，那座堆成小山一般的铁矿旁边，看着那些工人们往小车上搬动铁矿石。

从事搬运矿石工作的，并非是工匠或者奴隶们，而是来这里做杂活的附近百姓们，毕竟在这里干活建房子，朝廷给的银钱很可观，足够他们舒舒服服地过个好年了。

就在李元霸刚刚来到这一片铁矿山边的时候，刚好有一位老人，推着小车走了过来。

老人穿着粗布衣裳，那双手上虽然绑着厚厚的布帛，可是依旧难掩冬日的严寒，裸露在外面的部分肌肤，已经被冻得通红无比。

只见他停了下来，走到不远处的小屋子边坐了下来，还顺手从铁皮桶里舀了一碗水，满足地滋滋喝了起来。

李元霸瞧着有趣，信步走到那小屋子中，对那名老者打招呼道：“这位老丈请了，请问老丈现在可有空闲，某家有些事想与老丈聊聊？”

“啊？”

老者没想到这想要歇一会的功夫就有人过来搭讪，当他看到来人身上的穿着以及气质的时候，更是直接站起身来，有些恭敬地说道：“不知这位小郎君有何事要问小老儿？”

“老丈不必如此，某家只是想与老丈随便聊聊罢了。”李元霸做到了那长椅上，笑着说道，“不知老丈如何称呼，家住何方啊？”

第一百四十八章该死的王氏

老者把手中的粗碗放到了一边晾着，回答道：“小老儿名为常老七，家就在这附近的大杨树村。n€”

“不知老丈今年贵庚？之前又是以何为生？”李元霸皱了皱眉头，问道。

要知道，现在这年头可不比后世，普通人能活到花甲之年就已经算是长寿了，如果能够活到古稀，那么至少这家的家境很殷实，老人的生活也很滋润。

如今，李元霸从这位老者的外貌上看去，怕是得有六十岁了，除去因为常年的辛苦劳作而造成的风霜年纪，那么这老者的实际年龄，少说了也得有五十岁。

这么大的年纪了，还要出来做工，难不成这位老者没有子女吗？

常老七的脸上露出庆幸的神色，道：“这位小郎君，小老儿今年五十有六了，家里尚有几亩薄田，不过近几年收成不好，也就能够勉强度日，如果不是朝廷要在这里建王府，需要劳工的话，怕是我们这一家早就已经被饿死了！”

“哦？老丈家中尚有子女？为何不叫他们出来做工呢？”李元霸从老者的话中听出了其他的意思，连忙追问。

“唉，一言难尽啊！”

常老七的脸上充满了悲苦之色，他说道：“小老儿本有两子，三年半前，有富家大户在骊山侧发现了铁矿，小老儿两个儿子全都被那富家大户雇佣去做了矿工！”

“富家大户？莫不是那太原王氏？”李元霸眉头一挑，问道。

“噢？小郎君知道？”常老七惊讶地看了李元霸一眼，继续说道：

“正是那太原王氏！小老儿原以为这是个美差事，毕竟王氏给的工钱足够我们这一大家子过活了！可是没成想，两年前那矿上出现了塌方，小老儿两个儿子全都被埋在了里面，等抛开塌方地方的时候，已经是七日之后了。小老儿的两个儿子全都被闷死在了矿里。”

“矿难！”李元霸眼中精光一闪，说道。

常老七点点头，道：“若不是小老儿的大儿子尚留了一个男孩子在世，小老儿这常家一脉就此断子绝孙了！唉，可怜小老儿的孙子今年刚满十岁，就没了亲爹……”

常老七说到这里，浑浊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潸然而下。

“那太原王氏就没有什么表示？”李元霸沉默了片刻，继续追问。

“表示？能有什么表示？”常老七摇了摇头，道：“那太原王氏的人极其不讲理。不仅没有对我等事主做出任何的赔偿，而且还指责说：正是因为矿工搭建的矿洞不坚固，这才导致发生了矿难，死了也是活该！没找我们这些亲属赔偿，我等已算是占了便宜……”

“干他老母的，这该死的太原王氏！”

常老七话都还没有说完，李元霸就破口大骂起来，右手硬直接一巴掌拍在了屁股下面的长椅上。

“咔嚓！”

李元霸这一下可是含愤而发，庞大的力道直接把个长椅给劈了个散架。那极端暴力的行为，看得常老七一愣一愣的。

过了好半晌，常老七四下扫了扫，见没人注意这里。连忙拉了李元霸一下，道：“哎呦，这位小郎君，您还是赶紧走吧！这些东西可都算是公物。如果让那些军爷们看到了，指定会把你给抓起来的！”

“呵呵，无妨。无妨！”

李元霸看着面前这个淳朴的老者，站起身来道：“老丈请节哀，你要相信，人在做天在看，那些作恶的人，一定不会有有什么好下场的！”

“小郎君说的是！小老儿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看到孙儿长大，然后取上一门媳妇，再生个大胖小子，这样我常家也算是后继有人了。”常老七擦干眼泪，脸上强堆起了笑容。

……

此刻，独自留在露天仓库，无聊地看着工人们来回搬运着原料的柳如生，忽然看到章明领着俩亲兵快步跑了过来。

柳如生瞧着奇怪，上前几步道：“老章，何事如此急躁？”

“柳大人，王爷在哪呢？”章明没有和柳如生客套，面露焦急之色的说道。

“王爷在那边……唉，我说，你倒是先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啊？这老章魔障了！”

见自己的话都没说完，章明就急匆匆地跑了过去，柳如生不由得有些无奈地嘀咕了两句。

这边，李元霸和常老七的聊天也进入了尾声，这个时候章明焦急地走了过来。

常老七，眼角撇到一个长得有些凶神恶煞的军爷，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不由得脸色一变，道：“小郎君，方才小老儿就说要你走，你看，这找麻烦的都来了……这可……”

“王爷，末将章明，有要是禀报！”

章明还在唠唠叨叨的时候，章明已经攻守在向李元霸行礼了。

“咳……王，王，王爷……”

常老七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给憋死，他惊愕无比地看着面前这戏剧性的一幕，只感觉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

老天，我竟然和大唐朝的王爷聊了半天，一定是在做梦，一定是在在做梦！

李元霸没有搭理章明，只是轻轻拍了拍常老七的肩膀，便领着章明向着这屋子外面走去。

……

“章将军，究竟是何事，竟然让你如此急躁？”李元霸一边走，一边淡淡地说道。

“启禀王爷，方才末将随几位公子、娘子，参观这片建筑广场，行至骊山北侧……啊，也就是原本打算为您建造别院的地方的时候，那位身穿淡蓝色华服的公子，突然说想要去那山上看一看！”

说到这里，章明顿了顿，继续说道：“只是那山上驻有为数在百人左右的太原王氏的家仆，他们在山下设置了一道木质屏障，不允许我等上山，而且还出言侮辱几位公子！”

“那几位公子恼羞成怒之下，竟然拔出了随身亲卫腰间的横刀，愣是把那一排木质屏障给合力开了个大口子出来。现在那山上的人已经把几位公子和两位小娘子全都围堵在了山下！王爷，您还是赶紧过去看看吧？”

李元霸闻言，当时就怒了，他双眸喷火地说道：“什么？敢动我的崽儿？这太原王氏真是活腻歪了，正愁找不到借口收拾你们呢，你们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好，好，好啊！”

第一百四十九章你想要造反？

广场最北侧，骊山之下，正有两方人马在山脚下对峙。 £ ∞

一方自然是李承乾等一众皇子、公主，自有二十余名身穿亮银明光铠的王府亲兵，将他们护在了身后。

而另一方，则是五十余名身穿劲装，手持长刀的青年汉子，为首的那个家伙更是身高九尺，满脸的横肉，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好东西。

“尔等好生无礼，这骊山又不是尔等的地方，为何在此地设置屏障，不叫我等上山？”李承乾阴沉着面孔，略显稚嫩的小脸，竟然带着一股子威仪之气。

“笑话，三年前，我太原王氏便将这骊山北侧的铁矿买了下来，这里就是我太原王氏的地盘，为何不能在此设置屏障？倒是你们这些小兔崽子，无故砍我屏障，单凭这一点，老子就能够把你们给全都抓起来！”

那身高九尺，生的跟个铁塔似的壮汉，大声地呵斥了起来。

“你放屁！我大唐律中，可没规定矿在哪，那矿周围的土地也归属于买家！你们这是强占我大唐领土，其心可诛！”要论嘴皮子，这李愔还真是这群熊孩子中最厉害的一个。

“老子说这里是我王氏的，便是我王氏的！”那汉子蛮不讲理地说道：“小子，不要以为带着几个臭当兵的，就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不管你是这长安城中哪家的公子，惹了我太原王氏，也同样得吃不了兜着走！”

“笑话，我堂堂的大唐皇……”李愔脸上一怒，张口就要报出自己的身份。

这个时候，李恪眼疾手快，急忙拉了自家兄弟一下，道：“闭嘴，六郎！你忘了四叔怎么和我们说的了？”

李愔并没有就此住嘴，而是说道：“三哥。这都什么时候了，还顾及那么多做什么？”

“如果人家说你是冒充的呢？咱们这次是微服出访，身上又没带可以表明身份的东西，如何让对方相信？”李恪沉声道：

“退一步讲，就算对方知道我们没有骗他们，他们也完全可以用假冒皇子的名头，将我们抓起来！到时候我们李唐皇族可就丢脸丢大了！”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他吗了个吧子的，拼他娘的！”李愔大怒，直接呵斥了起来。

“哈哈。你们还敢动手？也不看看老子这边有多少人，老子劝你们还是识相一点的好！如果现在派人去家里取十万两黄金，并且对老子磕头道歉的话，老子就放你们走！”

汉子哈哈大笑了起来，那样子，就差在脸上写下‘嚣张’两个大字了。

“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敢这么跟我的侄子说话！”

那汉子的话音刚落，一个满带着怒火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只见李元霸阴沉着一张脸。大踏步地走了过来，在他身后跟着的，正是典军乔亮、副典军章明，以及刷拉拉。一个个手中持着横刀的三十余名王府亲兵。

“是四叔，四叔过来了……”

“四叔，这家伙欺负我们，您一定要帮我们教训教训他！”

李承乾等人看到李元霸。脸色顿时阴转晴，纷纷向李元霸告起状来。

“你又是何人……哎呦，这不是咱们的乔亮乔将军吗？今天这事吹的什么风。怎么把您给吹到我们王氏这铁矿山来了？”

那汉子起先听到李元霸的话，还满带着怒火，可是当他看到跟在李元霸身边的乔亮的时候，却是面色微变，笑着打起了招呼。

“王霸，少他娘的跟老子套近乎，老子问你，你带人围在这里是何道理？”

乔亮可没那闲工夫和王霸拉关系，当他从章明口中得知王霸竟然派人围了李承乾等人的时候，差点吓得尿了裤子。别人不知道李承乾的身份，他可是知之甚深。

这王霸还真是胆大包天啊，竟然敢对当今的太子以及几位王爷、公主下手，这不是作死吗，搞不好连太原王氏都难逃一劫了！

“乔将军，我敬你是武王府的典军，对你才如此客气！你可别蹬鼻子上脸！”王霸没想到乔亮连客气都不带客气地，直接给他甩脸子。

他继续说道：“告诉你，这座矿可是一座矿山，但凡在这骊山北侧可以开采出铁矿的地方，就是我太原王氏的地盘，这山脚自然也不例外。你面前的这几个小兔崽子，砍了我王氏特意设置的屏障，便是侵入我王氏的土地！我有权将他们全都抓……”

“哈哈……”

王霸话都没说完，就被李元霸给打断了，他哈哈大笑了半晌，说道：“你叫王八吧？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纵然朝廷将铁矿卖给了你们太原王氏，也是我大唐的土地！你一再强调这整个骊山北侧是你们王氏的地盘，难不成……”

说到这里，李元霸停了下来，他满脸阴森森冷酷地看着王霸，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难不成，你想要造反吗？”

“嘶！”

听到这话，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造反啊，这话说得太狠了！

这可不是说着玩的，不仅当事人会被抓起来车裂，就连九族都得受牵连，举族皆灭！

“你，你给老子闭嘴！”

王霸也是吓了一跳，这家伙太能说了，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就把自己划归到反贼的行列了，这不是想要了他老命吗？

一念及此，王霸直接面色一沉，右手中指与拇指弯成了一个圈，搁在口中吹了一声口哨。

一下子，山上的那些干枯的灌木丛中，有无数的人开始涌出来，他们无一例外的，全都是粗布劲装，手里或是提着长刀，或是握着铁棍，黑压压的，算上眼目前的这五十来人，怕不是得有四百人左右。

区区一座即将废弃的铁矿，竟然驻守了四百多人，这太原王氏明显是有备而来。

看到自己的手下全都出现了，王霸顿时呵呵一笑，居高临下地看着李元霸，道：

“老子可不管你是哪家的孩子，还是哪里的大人！总之这座矿山是我们太原王氏的，你的几个侄子砍了我们设置的屏障，就是破坏了我王氏的财物！”

“你……”

乔亮和章明顿时怒了，正要上前喝骂，李元霸却是伸手阻止了他们，对这王霸冷声道：“你想怎样？”

王霸听到李元霸的话，还以为他看到自己这数百的手下怕了，顿时满脸得意地说道：

“破坏了我王氏的财物，总得赔点银子才是，所谓花钱赔物，正是理所当然的事！当然了，你也可以不赔，不过正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算你身份地位再高，你们破坏了我们的财物，总该给个交代不是？没有交代，那便是官逼民反，就不要怪我这帮手下们对你等不客气了！”

李元霸脸色依旧平淡，他说道：“哦？看来你的势头不小啊，不过为了讨这赔偿，竟是出动这数百手下？”

王霸懒得再白活了，直言道：“怎么着？到底给是不给？”

“好，不知道你要我等赔多少银钱？”李元霸道。

王霸闻言眼睛一亮，伸出手来，道：“十万两黄金！只要你肯拿出十万两黄金，此事便就此打住，若是拿不出来……呵呵，看你们的穿着，定然是长安城的豪门贵族，怕你等也不愿意闹出事端来吧？”

这家伙笑了起来，笑得很灿烂！

王府亲兵们显得有些忿忿，那李愔的性子最是暴躁，差点就要提刀冲上去动手了。

“我呸，不过是一个破木栅栏，居然要十万两黄金，你们这是讹诈，讹诈！”

高阳公主就像是一只愤怒的小母狮子，张牙舞爪的，娇声喝斥了起来。

“好了，高阳！”李元霸伸手摸了摸高阳公主的小脑袋瓜，把她安抚了下来，随后淡淡地说道：“哦，十万两吗？现在我倒是拿不出这十万两来，不过我倒是有一样东西可以替代一下。”

李元霸上前几步，来到了对方的阵营中。

“你这是什么意思？”王霸眉头跳了起来，看着李元霸，有些生气。

“我这个东西比较小，所以离得近了，看得更清楚些！”李元霸笑了笑，

伸出左手在怀中掏摸了半晌，随后攥着拳头上前两部，来到了那王霸的身前。

此刻，李元霸与王霸之间的距离仅有一步之遥。

“什么东西，赶紧给老子打开！”王霸的好奇心更重了，有些粗暴地伸出右手去，要掰开李元霸的拳头看个究竟。

正做到这个动作的时候，李元霸突然闪电般从王霸的左手中抢过了那把寒光闪闪的横刀，不待其反应过来，猛地轮动了起来。

噌！

寒光闪，恰似十六的月亮洒下的银辉，那灿烂的光辉，照亮了李元霸脸上的笑容！

狰狞，凶狠，嗜血！

紧接着……

嘭……

一蓬蓬艳丽无比的鲜血，分别从王霸的左手，右手以及右腿根部喷射而出，就像是那灼热的喷泉一样，撒了李元霸满身都是！

李元霸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快若闪电，迅疾如风！

一连三刀，刀刀闪亮，刀刀狠辣，吓得原本站在王霸身侧的人面如土色，身子都矮了一截！

第一百五十章内讧

静，死一般的寂静！

待那三道宛如喷泉一般的红色血液渐渐变得稀薄起来的时候，众人方才发现，那王霸只剩下了一条左腿还在支撑着身体，上身右胳膊、左胳膊齐根而断，下身右腿更是被斩断了三分之二，红色的血肉与森白的断骨，相互纠缠在一起，血刺呼啦的一幕，极其血腥！

浓重的血腥味开始弥散，在场的不论是亲王府的亲兵们，还是这山上的数百太原王氏的人，全都呆住了。

“啊！”

李元霸的动作很快，快到让当事人王霸都有些反应不及，九尺的魁梧身躯剧烈地颤抖着，一双铜铃大小的眼珠子睁得老大，足足过了好半晌，方才惨叫了起来，随后整个人直接摔倒在了地上，不停地抽搐起来。

众人终于回过神来了，乔亮以及章明两位王府的将军，眼中难掩震撼之色，一众王府的秦兵们在过了初时的震惊之后，眼眸中亮起了一丝嗜血的杀机。

他们都是左右武卫中特意挑选出来的，可都是经历过厮杀，见过血腥战场的精兵悍将，此刻看到李元霸浑身血污，神勇无比的样子，顿时被挑起了战斗的欲望，一个个神情兴奋，战意激昂！

而李承乾他们几个皇子、公主的，哪里见过这等血腥的场面，顿时有些被惊住了！

可是紧接着几个熊孩子的表情就出现了差异，四个皇子全都神色激动，特别是李愔和始终带着一丝怯懦性格的李浑，很不得现在就冲上去，大砍大杀一番。

高阳公主和清河公主呢？

两个女孩子那也是巾帼不让须眉，看那样子竟然也是跃跃欲试。

相比起李元霸一方人战意高昂的情绪，另一方太原王氏的人却是勃然大怒，一个个脸色都充满了扭曲之色。

那原本站在王霸身侧的八个狗腿子式的人物。正待开口招呼兄弟们操家伙上前。

此时，李元霸的动作却是先于他们一步，只见他手中的横刀高举，同时身体像是陀螺一样原地旋转了起来。

刀锋闪亮，横刀锐利，血光冲霄！

八颗大好的头颅被斩断，直冲霄汉，八道血泉喷涌而出，如同海面上兴起的海龙卷，肆意喷薄！

横刀很好。没有卷刃，动作轻柔，似闲庭信步，一切做起来都是如此的随意！

这下太原王氏一方终于反映了过来，原本紧紧收缩起来的包围圈，突然向着外围无限度地扩散了出去，谁都不敢留在李元霸前面，生怕一刀被他给剁了吧！

尼玛，太凶悍了。有没有？

一瞬之间，重伤了他们的少主人，砍死了八大金刚，这是要逼疯他们的节奏啊！

两方对峙。李元霸浑身浴血，星眸闪亮，一众王府亲兵们手提横刀，紧步上前。堵在了李元霸身后，空气中弥漫着恐怖的气味！

李元霸将刀背抗在了肩上，丝毫不顾顺着脸庞往下流淌的。属于王霸的鲜血，上前两步，狠狠地踩了踩那兀自在惨嚎的王霸身体，一双带着血光的眼睛，冷冷地盯着众人转了一圈。

突然，李元霸笑了，笑地有些妖异，他一字一句的说道：“忘了告诉你们了，本王叫李元霸，你们一定要给本王记住了。”

嘶！

倒抽冷气的声音响了起来，所有人都一副见了鬼的样子，眼睛瞪得老圆，有的甚至连手中的刀、棍，掉在了地上都不自觉！

老天，你特么的是观音派来的猴子吗？要不要这么玩人啊？

李元霸是谁？那可是武王殿下，当今圣人的亲兄弟，虽说他们这次就是为了恶心这位爷才来的，可是他们的计划是等李元霸找上门来，而不是他们往李元霸的跟前凑！

得，现在不仅是凑了，而且还是大凑特凑，凑到把自己的脑袋都搁在了

人家的屠刀之下！

等等，如果面前这位是武王的话，方才那几个小兔崽子们是他的侄子，那岂不是皇子，公主？

悲剧了，在场的王氏的人都哭了！

“本王原本还不打算把你们王氏怎么着，毕竟你们先前还占着理……可是方才你们的头子王霸，说什么这骊山北侧但凡可以开采出铁矿来的地方，便是你们王氏的土地！还有，几次三番地侮辱本王的几个侄子、侄女，并且还动了手！”

李元霸慢条斯理地看着这山上的数百王氏的人，继续说道：“这第一，尔等强占官家良田，私自圈地，其罪当诛；第二嘛，侮辱皇族，意图刺杀皇子，当行车裂之刑，并夷灭九族！你们说，本王要怎么处置你们呐？”

“当啷！”

面对大唐朝最受宠、最有权势的王爷，终于有人给跪了，数百人中，有大部分人丢掉了手中的武器，抛掉了自己的王氏尊严，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没办法啊，面前这位可是王爷，是朝廷的人，先前他们倒是可以什么事都不做，就等王爷杀上门来，然后他们也有理由去恶心恶心这位嚣张的王爷。

可是现在不成了，现在是有理的一方变成了人家，他们反倒成了没理的一方，再往深点说，是成了反贼，是要被夷灭九族的倒霉鬼！

所谓天下王氏出太原，可是他们并不姓王，犯不着为了王家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给搭进去，毕意识时务我这为俊杰啊！

一念及此，他们诚惶诚恐地对李元霸叩首道：

“王爷，我等都只不过是底下人，所能做的就是听从王氏的命令，所有的命令都是从长安城王氏别院下达给王霸，然后再由王霸对我等统一调配……”

“闭嘴，难道你们忘了初进王氏之时，你们是如何发誓的……”

那些人话都还没有说完，就有王氏的死忠分子蹦了出来，帮着太原王氏说好话。

……

李元霸满脸森冷地看着陷入争吵中的两方人，等他们渐渐安静下来的时候，对那些有意认罪的人，淡淡地丢出了一句：“你们想要本王不怪罪你们？简单，让本王看到你们的诚意！”

诚意？

一群人我看看你，你看看我，并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这时，突然有人从地上捡起了方才掉落的长刀，扭过身子，狠狠地捅进了一个王氏死忠分子的肚子里。

“你……”

被捅了一刀的那人，震惊莫名地看着自己的昔日兄弟，嘴角的鲜血长流。

“兄弟，你不死，我就得死！你放心，你的妻女爹娘，我会帮你照顾的！”

杀人者有些兔死狐悲地回了那被捅了的人一句，右手拔住刀柄，猛地往外一拽。

“噗！”

献血狂飙，被捅之人瞬间倒地身亡。

“兄弟们，此时若是再不动手，下一刻死的就是我们了，犯上作乱的大罪，我等可承担不起！还不速速将王氏族人们尽数斩杀？”

第一个杀人者站起身来，对着周围大喝了一声，同时身形一转跳入了人群中，肆意放手施为。

很快，方才的一幕再一次出现了，所不同的是，那些有意认罪的人数越来越多，山上的王氏族人们却是越来越少，而且死状那真是一个比一个惨！

“啊！我的腿，我的腿……”

“兄弟救我啊……”

乱刀分尸，铁棍杖毙，刀劈斧砍……整个骊山北侧都陷入了混战的杀伐当中！

.....

李元霸冷眼看着眼前这一幕，没有半点的同情之意。

此刻，李承乾领着自己的弟弟妹妹们走了过来，高阳公主从怀中抽出了一块丝帕，道：“四皇叔，擦一擦吧？”

李元霸扭头看了这群孩子们一眼，脸上的神色变得柔和了起来，他接过丝帕，一边擦脸一边说道：“你们几个，知道我为何不叫你等暴露身份吗？”

“四皇叔，方才敌众我寡，我等身上又没有能够表明皇族身份的信物，就算我等说出真实身份，也不能起到什么效果！”李恪想了想，说道。

“不错！”李承乾插话道：“而且就算对方信了，若是他们执意与我等作对，怕是会让我等的处境更加凶险！”

“嗯，你们俩说的都对！”李元霸点点头，看着陷入混战的太原王氏手下们，道：“你们看眼前这些人的疯狂劲，如果不是我先把那为首的王霸重伤，以及几个重要头目给斩了，怕是此行就真的危险了！”

说到这里，李元霸顿了顿，继而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们都给我记住，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切不可冲动，须知审时度势、擒贼先擒王，等他们失了方寸，这个时候再报上身份，即便是敌众我寡，他们也会投鼠忌器，不敢轻易动手！”

“侄儿明白了！”

两位公主是似懂非懂，不过李承乾等四个小家伙却是珍而重之地对李元霸拱手行礼。

李元霸点点头，突然把手里的横刀交给了李承乾，道：“所有内卫听令，镇压反抗的王氏族人！”

“尊四皇叔令！”

“尊王爷令！”

李元霸话音方落，李承乾等四名皇子，以及五十名王府亲兵们顿时声音高昂地应了一声，高举着横刀向着前方暴乱的战场冲了过去。

原地，只留下了五名身手最好的王府亲兵，保护着李元霸以及两位公主的安全。

第一百五十一章完胜

整座骊山北麓，虽说树木繁多，但是在这冬季却早已经是树叶凋零，是以一眼望去，全都是乌压压的脑袋，混杂在一起宛如乌云一般。

虽说跟着李元霸一起赶来这片封地的，只有五十余名王府亲兵，但是他们都是精挑细选的强兵悍将，有了这五十人的加入，有意认罪의

那波原太原王氏的人，顿时气势大振！

杂乱的脚步声，王府亲兵们身上的甲衣摩擦声，两方人马粗重的呼吸声……在这骊山北侧交织成一曲驳杂的乐章。

那乐章中充满了杀戮和血腥，让人听之胆寒！

深知战场规则的章明，在乔亮的示意下，嗖嗖嗖地窜上了一株矮树，高声大喝：“凡太原王氏抵抗者，杀！执迷不悟者，杀！大唐神勇

武王有命，任何敢于持械抵抗者，皆以谋逆罪论处！”

“任何敢于持械抵抗者……”

五十名王府亲兵，手中的横刀不停地做着挥砍的动作，寒光闪烁间，声音洪亮。

那些意志坚定的太原王氏死忠分子们，顿时慌了，其中有人大叫道：“我等皆是太原王氏族人，你们不能杀我等！”

又有人绝望地开始大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w@ww.“纵然是反，也要由大理寺裁定，你等这是滥杀，是越权……”

乔亮眯着眼，耳中听着这些最后的嘶嚎声，嘴角勾起了一丝冷笑：“哼，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自己作死，又怨得了谁？”

他摇了摇头，双眼死死盯着正前方，正在厮杀的人群。

这些亲兵们虽说都是李元霸从长安带出来的，可也都是他的兄弟、部下。他自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兄弟被这群恶仆们给砍伤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便是那四位小皇子也跟在里面冲杀，即便丢了自己

的命，也绝不能让四位小皇子有个什么闪失。

所以，他眯着眼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看到李承乾他们有个哪个将要陷入险境了，赶忙上前帮一把，倒也是冲杀地不亦乐乎。

终于。那些太原王氏的死忠分子们，已经开始打起退堂鼓了，他们悄然向着半山腰的那片开阔地，也就是矿洞所在的位置退去，那里有

一条通往山外的道路。

前路已经被这群叛徒以及当兵的堵死了，也只有后面这条山路能够让他们脱身了。

这群有意认罪的人，是太原王氏的反叛者，自然清楚那些撤退之人心里有着怎样的打算，是以他们一步步上前。卷着漫天的杀气，步步

紧逼！

终于，一炷香的时间之后，这片骊山北侧的山脚下染满了血。一片狼藉，半个山体上除了面无表情，满脸肃杀的王府亲兵，以及那些浑

身带伤的太原王氏反叛者们。已经再无其他站立的身影。

便是被王府亲兵们重点保护着的李承乾等人，也是满身的血污，胳膊上、身上、大腿上。小伤口不少，但是大伤口却是一个没有。

总体来说，包括李承乾在内的四位皇子，这第一次或者说曾经见过血腥战场的皇子们，在这一场近身搏杀中，竟然没有丝毫地胆怯，真

不愧是李氏皇族！

.....

骊山山体之上，血腥味还在弥漫、发酵，一名名手持横刀，浑身浴血的王府亲兵们，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些大概剩下不到两百五十人的太

原王氏的反叛者们。

相信，只要他们稍有异动，这些王府亲兵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上前，将他们给剿灭！

“承乾、恪儿，你们感觉怎么样？”李元霸走到李承乾他们身侧，请问问道。

浑身尚自带着血污的四个小人，到现在方才算是从杀戮中缓过神来。

“四，四皇叔！我们杀人了？”李承乾的脸色有些苍白，不过因为有着血液，倒也看不出来什么。

李恪的声音有些颤抖，身体抖动的幅度更大：“这些都是我们干的？”

“四皇叔，我怎么感觉脑袋有点晕啊？快过来俩人，扶着我点！”

李愔一如既往的不靠谱，身子东倒西歪的，似乎有些体力透支了。

“呕……”

李浑表现的最不济，直接扶着一棵树，大吐特吐了起来。

看着四个孩子的表现，李元霸心中多少有些不忍，可这毕竟是他们未来的必经之途，早一点主动接触，总比晚一点被动授权要来得轻松。

“你们记住，这个世界就是个人吃人的社会，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不过……”李元霸盯着四个小家伙，一字一句的说道：

“不过，我不希望你们将这种残忍用到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兄弟姊妹身上，都听明白了吗？”

“是，四皇叔！”

四个浑身浴血的小家伙们，沉默了良久，声音沉重地应了下来。

……

教育完孩子，李元霸信步走到那群太原王氏的反叛者身前，还没来得及说话，这些刚刚手刃了自己昔日兄弟的太原王氏反叛者们，就‘

噗通’一声，单膝跪在了地上。

那名第一个爆起的杀人者，大声地说道：“不知王爷对我等的诚意可否满意？”

李元霸面无表情的看着他们，半晌之后，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道：“哈哈，好！好，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都是聪明人，本

王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都起来吧！”

“谢王爷！”

那人心中顿时舒了一口气：笑了就好，有这句话，至少他们的命是保住了，至于那些惨死在他们手下的昔日同袍，死了便死了，这件事

情总归是要死人的，这些王氏的死忠死，总好过让他们死！

“你叫什么名字？”李元霸看着面前这个最先变节的家伙，问道。

那人连忙拱手回道：“回王爷的话，小的名叫汪直！”

“嗯，汪直，汪直，好名字，好……”

李元霸听到这个名字只是点了点头，可是在口中念叨了两遍之后，忽然感觉到哪里有些不对。

转念一想，确实是不对啊！

这个汪直不是明朝成化年间的大宦官，也是最恶名昭著的特务组织，西厂的提督吗？

可那都是明朝时候的事情，这大唐朝怎么也出了一个汪直，难不成他也是个大太监吗？

想到这里，李元霸目光古怪地在汪直的身下扫了两眼，没头没脑地问道：“汪直，本王问你，你可有子嗣？”

汪直被李元霸的问题给问地一愣一愣地，过了好一会方才面色复杂地说道：“回王爷的话，小的患有先天之疾，虽已娶妻，却并无子嗣！”

“我靠他娘咧！不会这么巧吧？”李元霸不由得有些目瞪口呆，不过他很快回过神来，故意轻咳了两声，道：

“咳咳……那个，汪直啊！本王很好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太原王氏足足在这山上藏了五百多人，难不成就光是为了恶心恶心本王？”

汪直摇摇头，道：“这个小的就不清楚了，不过所有的命令都是从长安王氏别院中传出来的，王霸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

“哦？这个王霸是什么身份？”李元霸问道。

汪直道：“王爷，这王霸的父亲名叫王天河，乃是太原王氏的三长老，也

是太原王氏长安别院的主事人！而这个王霸呢，虽说胸无点墨

但却武艺高卓，在王氏族中也有很高的威望，据说还是长老会的指定的长老继任者！”

“哦？原以为这个草包只不过是条狗腿子，没想到却还是一条大鱼！”李元霸摸了摸下巴，突然指挥着几名王府亲兵，道：“你们几个

，去给那个王霸做个简单的止血处理，而后即刻赶回长安城！”

“王爷，那我等……”汪直道。

李元霸瞄了一众反叛者们一眼，说道：“挑几个人看守矿山，你还有几个管事的，随本王一起回返长安！”

...

第一百五十二章李世民怒了

在长安城西北角，也就是开远门侧的义宁坊，有一座守卫森严的庞大建筑群，这里名叫大理寺，是大唐朝掌刑狱案件审理的地方。

基本上除了大理寺的官吏走卒之外，整个大唐朝大部分的官员以及皇室宗亲们，都不会想来这个地方！

因为但凡进了这里，就意味着这辈子完了！

此刻，在大理寺的偏堂之上，寺正马朝英正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堂堂的朝廷命官，当值期间竟然打瞌睡，这可是玩忽职守，如果他的顶头上司正好来视察，怕是他的日子不会好过。

当然了，这也不怪他，作为大理寺中直接审理案件的官吏，他这几天可是烦透了。

那个武王殿下，三天两头地就往大理寺送人，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是小猫三两只，可是昨天的时候却是送来了足足二十多口子人。

原本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送到长安府，让府尹去办理也就是了，可是偏偏涉及到了王爷还有国公，这还真是不让人消停啊！

可是既然人送来了，那就只能连夜审讯好了！

这不，一晚上的时间了，什么也没干，光 and 那帮胆大包天的家仆们聊天玩了！没办法，谁叫人家是王爷，谁叫人家后面站的是当今圣人呢？

就在马朝英刚刚摸到周公女儿的小香手的时候，一份急报送到了他的案头上。

马朝英猛然清醒了过来，霍然而起，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手中的急报，还真是不禁念叨啊，这王爷又抽的哪门子风啊，往大理寺送人也就罢了，怎么还自己个儿亲自来了。

晃了晃脑袋，马朝英立即拿着这份急报送呈大理寺卿杨子析过目。

杨子析眯着眼睛。看着刚刚送来的奏报，想了半晌，道：“这位王爷还真是一位惹祸精啊！马寺正，你去叫上少卿王福然，李思明等五位寺丞，以及所有的寺正，前往寺前恭候武王大驾！”

马朝英精神一振，道：“下官立刻去安排！”

.....

太极宫甘露殿，那间十分隐蔽的书房。

唐太宗李世民这几日格外的高兴，因为李元霸当初的承诺实现了。区区不过千人，竟然真的干趴下了九千人。而且这九千人还都不是小角色，那可是左武卫府中精锐中的精锐，更是整个大唐朝最悍勇的兵士，可就算是这样，也被干地毫无还手之力，哭爹喊娘地。

有了这等神勇的大军，何愁番邦蛮夷不灭？何愁那五姓七望再嚣张放肆？

现在，李世民所需要的只是等。只需要等待李元霸交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卷就可以了。

可是，唐忠的出现却是打破了李世民所有的好心情。

脸上犹自带着几分笑意的李世民，表情彻底僵住了，紧接着就是怒火。以及那毫不掩饰的杀机！

“什么？那太原王氏竟然在骊山北麓藏匿了五百士兵，还敢围攻太子和武王.....你确定？”

唐忠依旧是黑衣黑面，他单膝跪在地上，手上却是托举着一份急报。道：“陛下请过目！”

李世民面色狰狞，几乎是抢一般地从唐忠手中接过了急报，急匆匆地扫了一眼。恶狠狠地说道：

“好，好，好一个太原王氏啊！若不是看在你等当年为我大唐江山所做出的牺牲的份上，你们以为朕会留你们活到现在？好啊，好的很啊！现在，你们竟然胆大包天地想要杀掉朕的子女，朕的亲弟弟，那就不要怪朕下死手了！”

怒，李世民怒啊！

自己的儿子、女儿，自己的亲弟弟，自己的至亲，这是要砍掉他的手啊！

狠狠的喘了两口气，李世民平静了下来，他重新坐回了榻上，阴沉着面孔对唐忠说道：“唐忠，你怎么看此事？”

唐忠闻言迟疑了，这事儿实在是太大了，作为李世民的影子，李世民最信任的人，他也不知道此时如何回答。

那王家背后代表的是什么能量？是五姓七望，是大唐朝所有的名门望族，士子名流的利益。此事一个处理不好，极有可能惹得五姓七望集体的反弹。

要知道，这朝廷以及各道各州各县，至少有六分之一的官员出自名门士族，他们若是集体闹事，怕是刚刚稳定下来的大唐朝，至少会乱上个几年，甚至还会出现叛乱。

所以，唐忠不知道怎么说，也不敢说！

“唐忠，朕问你话，你直说就是了，毋须顾忌其他！”李世民眉头皱起，一股无形的威严压了过去。

唐忠在心中叹了一口气，正色道：“陛下，奴以为，此事宜低调处理！现在尚不是与五姓七望撕破脸的时候，毕竟我影卫多年的布置才初见成效，若是此刻与五姓七望撕破脸的话，怕是只能发挥三四成的作用！”

李世民伸手揉了揉眉心：“可是，真的就这么算了？”

唐忠眼眸一转，继续说道：“陛下，看急报上传来的消息，这次是太原王氏先对几位王爷动的手，奴想，以如今武王殿下才智，应该会死抓着这一点不放吧？这样的话，就是他太原王氏理亏，如果他们明事理，不想在天下士族面前，顶上一个犯上作乱的帽子，应该会壮士断腕！这样，他们至少还赚了一个好名声！”

李世民闻言精神一振，道：“你说的不错！就看王氏如何选择了……好了，你先去吧！”

唐忠对李世民微微行礼，恭敬地退了出去。

……

一队队身穿亮银明光铠的王府亲兵，疯狂地向着大理寺所在的方向赶去，依旧是浑身浴血的李元霸以及几位李承乾等人，骑着高头大马，如旋风一般抵达了大理寺所在的义宁坊。

其实，往这边赶的又何止是各个王府的亲兵，不但左右武卫、左右翊卫来了人，便是连皇城的黑甲禁卫们居然也都出动了。

原来，早在李元霸他们动身之前，就已经有暗中保护着自家王爷的亲兵

们，快马加鞭地赶回了长安城，并且将消息禀报给了各家的王府长史。

几个小皇子可是他们各王府的命根子，王爷若是出了什么意外，他们这些王府的人，全都得跟着走下坡路，容不得他们不着急。

是以，看今天这架势，根本就不是三堂会审，八成是五堂、六堂了！

...

第一百五十三章王爷，您又赢了！

领着一大群寺中官吏们，在大理寺门前等候的杨子析，远远的看到李元霸等人御马而来，连忙近前几步，带头躬身行礼：

“下官大理寺卿杨子析，见过武王殿下、太子殿下，见过诸位王爷、公主！”

杨子析这一通见礼很讲究啊，直接把李元霸等人的身份分出了三六九等。

“嗯，免礼吧！”李元霸并没有下马，而是大手一挥，问道：“杨大人，太医署的太医到了吗？”

“回王爷，张桥张太医，已经领着太医署的人在后堂中等候多时了！”杨子析连忙回答。

这话倒是不假，在他刚刚收到急报之后盥茶的时间，张桥老太医就带着三四个手下的医官，来到了这大理寺中。

“不用去后堂了，直接让张桥带着手下去你们的前堂大厅……哦，就是你们平日里审问犯人的地方！”

说着，李元霸从小白的身上跳了下来，带着李承乾等人，径直就往大理寺里面闯。

而随李元霸一同回返长安的汪直等人，也不敢怠慢，他们的手中抬着由一副李元霸临时赶制出来的软担架，软担架上躺着的，正是缺了两条胳膊还有一条腿的王霸。

此刻王霸的呼吸已经是若有若无了，若是再不及时救治的话，说不准下一个呼吸间就挂了。

马朝英被李元霸等人风风火火地举动给整的一愣一愣地，有些搞不清楚状况，他轻轻拉了杨子析一把，道：“大人，王爷这是玩的哪一出儿啊？”

杨子析翻了个白眼，道：“我哪知道啊？”

“可是大人……”

马朝英还想要再追问，这个时候杨子析却是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了他，说道：“行了。别扯那些没用的了！赶紧去后堂通知张太医，耽误了王爷的大

事，咱们全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诺！”

马朝英被杨子析的话吓了一跳，匆匆应了一声之后就向着大理寺后堂跑去。

.....

大理寺前堂大厅中，站满了被杨子析叫来的大理寺官员，而坐在大堂主位上的却是李元霸，以及在一边站着的李承乾等诸位皇子、公主。

堂下，张桥以及几个手下，正在手忙脚乱地为王霸采取救治措施，同时刺激他身上的经脉。不让他死掉。

说实话，这王霸缺胳膊断腿的，能够活到现在也算是奇迹了，如果说让他清醒个一、半天的，张桥还能够做到，如果说想要让王霸以这种状态过完下半辈子，那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趁着王霸未醒的这个时间，李元霸也没有闲着，他把今天发生在骊山北麓的事件。都细细说与了在场的的大理寺官吏，只不过这其中却是隐去了他不报身份，就斩杀八人的事情。

那些王氏的死忠分子都已经死了，而汪直等人又不傻。断然不会将这件事情说出去。

所以李元霸怎么说就怎么是了。

这到末了的时候，李元霸还笑了笑，说道：“诸位大人，本王痴睡十九载。不清楚我大唐目前的律法，依照本王方才所述，不知道这堂下之人。或者说这堂下之人所属的家族，犯了我大唐几条律法啊？”

李元霸这话问的可真是恰到好处啊。

因为这大理寺的官吏，本就掌刑狱案件审理，对于方才李元霸所说的情况，他们自然能够判断出这帮家伙犯的罪有多重。

可问题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说啊？

别看他们一个个人模狗样的，断起案子来也是铁面无私，可那都是普通的案子，或者说是已经被定了性的案子。

今天不同啊！

这王霸是什么人？那可是太原王氏的人，而太原王氏所代表的是什么？五姓七望！如果他们今天把这件事情给定了性，那就是得罪了太原王氏，得罪了五姓七望，以五姓七望在大唐的势力，他们到时候还不得吃不了兜着走？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王霸也委实可恶，竟然敢去攻击皇子，这不是自己作死吗？如果他们说这王霸没罪，那就是得罪了武王。

相比较而言，这武王可比五姓七望要可怕多了，听他方才的讲述，那可是眼睛眨都不带眨一下地就砍掉了八个人的脑袋！甭说是普通人了，就算是那些军中的精兵悍将们，也做不到这么从容随意吧？

是以，李元霸的话问出口后，他们陷入了两难的抉择。

.....

过了有盏茶的时间，还是大理寺寺正马朝英最先站了出来，对李元霸拱手道：

“王爷！依照您方才所述，这王霸以及所属家族之举已与谋反无异！依照大唐律，正犯行车裂之刑，五族尽灭，四族者没收家财，流放千里！（此律非正律，勿较真！）还请王爷奏请陛下，将这堂下的王霸以谋逆罪论处，明正典刑，以安众心。”

马朝英话音放落，那大理寺少卿王福然就站了出来，道：

“马寺正此言差矣，按照我大唐律法，这王霸的行为还够不上谋逆罪。如果王爷方才所述属实的话，那么王霸一者是私自圈地，私自圈地算不得什么大罪，充其量不过是打上四十大板，没收田地所得财务罢了！这二者嘛，王霸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才对诸位皇子们出手的，所谓不知者不罪，王霸并没有意欲行刺皇子！”

说到这里，王福然抬头看着坐在正堂之上的李元霸，道：“是以，下官以为，这王霸只犯了私自圈地的罪行，王爷却下手直接断了他的三肢，是否有些欠思量了呢？”

“大胆！”

听到王福然指责自家王爷，身为王府典军的乔亮自然不干了，他怒目瞪着王福然，道：“你算什么东西，王爷也是你能够随意指责的？”

“指责不敢当，下官只是就事论事！”王福然并没有因为乔亮的恫吓而害

怕，他继续说道：“再说了，王子犯法尚与庶民同罪，下官方才有说错什么吗？”

乔亮还想要与其争论，这个时候李元霸却是阻止了他，说道：“自然是无错的！可是本王想要问问这位少卿大人，你所谓的私自圈地，似乎也有个限定范围吧？按照你的逻辑，若是这所圈之地的范围，遍及整座秦岭，遍及整个陇右道，遍及我大唐的所有的土地呢？还应该按照私自圈的刑罚地来处理吗？”

李元霸的话，每一句都敲在了王福然的心坎上，脸色也是越来越苍白，他说道：“我，我大唐律中，确实并未限定圈地范.....”

“不对吧？”马朝英在一旁幽幽地说道：“少卿大人，若是下官没有记错的话，数个月前，您还亲自审理过一位商贾。那商贾似乎只是私自圈了五亩地，就被您判了个侵占朝廷土地，欲建庄屯兵，意图谋反！啧啧.....五族一百六十余口，全都被灭了啊！”

“马朝英，你.....你休要血口喷人，本官何时审理过？莫要把莫须有的案子，硬安到本官的头上！”王福然的身体颤抖了一下，旋即对马朝英呵斥了起来。

“下官可不敢随意污蔑上官！”马朝英对李元霸拱拱手，道：“王爷，寺里有卷宗备案，另外几位寺正以及五位寺丞大人均可作证！”

李元霸看了那王福然一眼，道：“这位大人，若真有此事的话，那本王倒是好奇了，同样的案件，你的态度为何截然不同呢？”

王福然沉默了半晌，憋出了一句：“天下王氏出太原！”

“果然是王家的人！”李元霸哈哈一笑，道：“来人啊，将这位大理寺少卿大人，请入大狱，至于罪名.....”

李元霸对着王福然一字一句地说道：“徇私枉法，包庇谋逆之罪民，罪加一等！”

“嘶！”

大堂中所有人都打起了哆嗦，一句话，一个错误的决定，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么被送进了大牢，这也太快了吧？

“少卿大人，请吧！”

乔亮狞笑了两声，大踏步地走到王福然身前，左手摆了个请的姿势。

王福然最后看了一眼李元霸，突然看到李元霸的眼中泛着笑意，似乎早就猜到了自己是太原王氏的人，这今天的一切，似乎都是个圈套。

他摇了摇头，叹了口气道：“王爷，您又赢了！”

.....

随着王福然被押进了大狱，大厅中一时间草木皆兵，所有人都生怕惹得李元霸不高兴了，被他给逮起来。

“咳咳.....”

突然，堂下躺着的王霸咳嗽了一声，喷出了一口黑红色的鲜血。

张桥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转过身子对李元霸说：“王爷，他醒了！不过，只有大概三个时辰的命了”

“三个时辰？够了！”李元霸点点头，示意张桥等人退到一边。

他漫步走到了王霸身侧，道：“王霸，你睁开眼睛看看，还认得本王吗？”

王霸有些艰难地睁开了眼睛，当他看到面前这张令他熟悉至极的面容的时候，却是瞬间怒火升腾。

他想要破口大骂，却发现浑身的软绵绵的毫无力气；他想要伸手去揍面前这个家伙，偏头一看却差点晕过去，因为现在他全身上下只剩下了一条左腿还有知觉，两条胳膊以及右腿已经没了，彻底没了！

...

第一百五十四章审讯王霸

（：今天山山出了趟远门，这是第一章，马上去码第二章！）

.....

看到王霸满面怒容，挣扎着想要站起来，恨不得要生吞了自己的样子，李元霸呵呵笑着说道：“怎么，你还想站起来打本王吗？”

“你.....你这个该死的小子.....老子，老子一定要是杀了你，杀了你啊！”

王霸强忍着从双肩以及断腿处传来的剧痛，面色狰狞地对李元霸低吼了起来。

“大胆，大理寺内，岂容你这叛逆之贼嚣张！”

王霸话音方落，寺正马朝英就站了出来，义正辞严地呵斥了起来。

“哈哈哈.....大，大理寺，老小子不要以.....以为身上披了一层皮就真的是朝廷命官了.....我，我太原王氏，为官者众多.....你想要骗，骗老子！真是笑话.....”

先前李元霸在骊山表明身份的时候，这王霸正沉浸在身体上的疼痛中，到后来更是直接昏了过去，所以在他中刀之后，骊山所发生的事情，王霸是一无所知。

到了现在，看到这满堂身着官服的众大理寺官吏，竟然还天真的以为李元霸是在骗他。他也不好好想想，谁有这么大的胆量，敢冒着砍头的罪过，让一群人穿上从六品以上的官服，△，ww□w.这王霸的智商真是堪忧啊！

“你这判贼，死到临头了竟然还装傻充愣，真是愚蠢至极！”

马朝英以及大理寺的所有官吏都哈哈大笑了起来，真是见过蠢的，没见过这么蠢的。

“你以为本王在骗你？”李元霸淡笑着看了王霸一眼，忽然对着站在大门边上的王府亲卫说道：“传汪直！”

“诺！”

那名王府亲兵恭敬地应了一声，退出了大殿。

过了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汪直便领着几个人高马大的汉子，入了大殿，躬身行礼道：“罪民汪直拜见武王殿下。拜见诸位大人！”

“你搞什么？什么……什么王爷，大人的……你在骗我对不对？”

许是回光返照了，王霸说话的语调渐渐高昂了起来，他先是惊讶无比地看了汪直等人一眼，随后脸上带起了怒容，继续说道：

“汪，汪直，还不快给我……把这些家伙全都给杀了……待，待回到家族，我保举你做我王氏长安别院的管事！快。快动手啊……”

“恕难从命！”汪直面无表情地说道。

“呵呵，汪直，你来告诉告诉你们曾经的少主，本王有没有在骗他！”李元霸说道。

“自是没有！”汪直回头看着王霸，很是认真地说道：“少主人，这是我汪直最后一次叫你少主人！你先前在骊山得罪的几位少年，乃是当今的皇子、公主！而面前这位，却是武王殿下，当今圣人的亲弟弟！”

“不可能。这不可能……”

王霸脸色憋地通红，一口鲜血逆冲而上，直接喷了出来。

“相信了吗？”李元霸道：“现在本王问你话，如果你的回答让本王满意的话。本王可以考虑给你一个痛快，并且答应不会对你的亲族动手，怎么样？”

“你什么……什么都不要说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想要我出卖家族。你做梦！”

王霸倒是硬气，反正他也知道自己的罪过大了，左右都是个死。说什么也不能连累了家族。

“好，倒是挺硬气的！不过，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就能保全你们王氏长安别院的族人们了？”

李元霸说道：“依着你们太原王氏的行事作风，你猜他们如果知道你所犯下的罪行之后，会不会为了你，和朝廷对着干？”

没待王霸回答，李元霸就继续说道：“当然不会！你，包括你们这一支太原王氏在长安别院的族人，都会被彻底地抛弃，说不准他们还会为了撇清关系，落井下石！你就没有妻儿，你就没有爹娘？想想吧，这样做值不值得！”

不得不说，李元霸的话很有说服力，虽说这一次的事件他是主犯，可是他之所以在这里，还不是长安别院下的命令？

凭什么只有我这一支族人受到株连，其他几支，特别是家主一脉就能逃脱罪责？当初下令在铁矿上驻守族人，也没听你们提出反对意见啊？

要死，那就一起死吧！

“好，你有什么话尽管问，我知道的就一定会告诉你！不过我希望你可以信守承诺，放了我这一支族人！”

之前还表现地无比蛮横、硬气的王霸，在沉默了许久之后，终于松了口，他的语速很慢，但是却说的很连贯。

看得出来，尽管这家伙很嚣张、很狂妄，但是他还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浑淡，还知道顾念家中的族人。

“好，早这样不就得了，也省得本王浪费那么多的口舌！”李元霸对于王霸的话很满意，他微微点了点头，继续说道：

“王霸，两年前你们太原王氏在骊山的铁矿发生了矿难，其中被闷死在里面的周遭百姓有十数人，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了，本王想知道这整个事件的经过！”

“矿难？”王霸躺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了两口粗气，道：“你是从哪知道的？”

李元霸道：“这个你无需知道，你只要告诉本王这件事情的始末就可以了！”

王霸脸上的肌肉突然抽搐了起来，半晌之后咬牙说道：“两年前的一个下午，矿工像平常一样钻进了矿洞，开凿铁矿石，在他们下井一炷香的时间之后，整个大地突然开始颤动了起来，虽然仅仅是几个呼吸的时间，可是那矿洞已经彻底坍塌了下去！”

“地震？”李元霸皱眉。

听出了李元霸话中的疑惑，杨子析皱着眉头想了想，还是站了出来，拱手说道：

“启奏王爷，贞观五年六月下旬，河南道县发生大规模地震，下官记得当时的关中地区震感强烈，莫不是这地震致矿洞坍塌的？”

“起初的时候，我等也认为是这样！”王霸接过了话头，继续说道：

“当时族中有一部分人，主张打通矿洞，将被困在矿洞中的百姓给救出来！可是这个时候，家主王浩的亲弟弟王远，却爆出了一个天大秘密，也正是因为这个秘密，我等这才决定于七日之后方才挖通矿洞！”

...

第一百五十五章犯上作乱

（：第二更送上！打滚求订阅，求打赏，求推荐票票……）

……

“什么隐秘？”李元霸追问。

在场的一众大理寺官吏以及武王府的亲兵们，也全都露出了疑惑的神色。

究竟是什么秘密，竟然比十数人的性命还要来的重要？

王霸冷笑了一声，道：“你们就那么想知道？”

“王霸，不要以为你随便爆出一个秘密，我们就会被你牵着鼻子走，之前王爷就已经说过了，你若是能够如实相报，便可以放过你的族人，你若是还想搞什么鬼花样，那就带着你的秘密和你的族人们一起去见阎王吧！”

说实话，马朝英对于这些世家子弟没一个瞧得上眼的，想他不过是穷苦人家出身，不照样出仕为官吗？

你一个僵死的纨绔子，有什么好得意的？

“哼……”王霸哼了一声，道：“那王远说，有一名矿工禀报他说，在这矿井深处发现了外表闪着点点金光的矿石，并且还带出来一块拳头大小的。王远将这枚矿石交给了族中的铁匠，那铁匠告诉他，那矿石竟然是金矿石！”

“什么？黄金！”

“那骊山北麓原本的铁矿之下，竟然孕育了金矿？”

“不可思议，两种矿藏竟然交错出现，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王霸话音方落，大理寺审讯大堂就乱成了一锅粥，议论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李元霸对于王霸所说的金矿之事倒是没有过多的惊奇，两矿交错虽说稀奇但却并不罕见，毕竟骊山属于秦岭地区，这秦巴山区矿产资源含量相当高，金、银、煤……等。其中潼关、太白的金矿，金堆城的钼矿，蓝田的玉石等尤为著名。

“四皇叔，我们大唐朝所有的金、银、玉石等矿藏，都归属于朝廷所有，并且严格控制！”李承乾皱眉看着下面议论纷纷的大理寺官吏，靠近李元霸，继续说道：

“民间一旦有人发现金、银、玉石等矿藏，必须第一时间报告给官家，而后再由朝廷派人探明储量。按照比例支付给发现人一定的奖励！这太原王氏隐瞒不报，盗挖金矿行为，已经够诛九族了！”

“是啊，四皇叔！”李恪也不甘寂寞，他跟在李承乾身后说道：“若是储量丰富的话，就算是派兵把他们太原王氏给彻底灭了都不为过！”

李愔以及高阳公主他们四个倒是听得云里雾里，什么金矿，什么灭了啊……风中凌乱了！

相比起两个侄子过多地注重于金矿，让李元霸更为之恼火的是。这太原王氏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为了能够将秘密保守，竟然残忍地将十数名百姓给生生地闷死在了暗无天日的矿井之中。

其心歹毒，其行恶劣。其性暴虐！

李元霸恨不得现在就冲进太原王氏在长安城的别院，把当初但凡参与了此事的所有人，全都给掐死，剁吧碎了喂狗！

“呼呼……”

深深地吸了两口气。李元霸伸出手，狠狠地拍在了面前的案头上。

“咚！”

沉闷的嗡鸣声，就像是寺庙里的钟声一般。在大堂中回荡，陷入疯狂议论中的一众大理寺官吏们终于反映了过来，这才想起这大堂中还坐着一个大祖宗，六个小祖宗，方才他们的丑态，全都被这几位给看光了。

“王爷，下官失礼了！”

到底是大理寺卿，还是杨子析有眼力见儿，率先向李元霸拱手赔罪，一众大理寺官吏亦纷纷效仿。

看看，这就是差距，怪不得人家能够做到大理寺的最高长官，而你们只配当人家手底下的兵！

“行了，下次注意一下场合！”李元霸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们一眼，继续问道：“王霸，本王再来问你，当年发现金矿之后，封锁消息，并且残杀十数名

百姓的事情，参与者都有谁？”

这是要记下来，挨个算账了！

“王爷这是打算秋后算帐吗？”

生命只剩下最后两个多时辰的王霸，说话越发连贯了，或许是认命了，他的声音一反常态地平静。

“主簿何在？”李元霸声音渐渐变冷。

“下官在！”

大理寺里面总共有六名主簿，他们从屏障之后的六方小桌上站起身来，齐齐向李元霸躬身行礼。

“把方才王霸之言全部记录在案，不许差一字！之后，连同后面的问话，叫他签字画押，记录在案！”

李元霸大手一挥，说道。

“诺！”

其实不用李元霸发话，他们也会把这场审讯的记录做好，毕竟这是大唐的亲王亲自坐堂大理寺审案，这可是自从大唐建立之后的第一遭。

是以，在王霸第一次开口说话的时候，他们六个主簿就已经用毛笔站着漆黑的墨水，在宣纸上‘唰唰唰’地记录了起来。

“好，既然王爷愿意记，那我就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举出来，就是不知道王爷敢不敢动他们了……呵呵”

王霸躺在地上，神经质一般地笑了起来，就连他的呼吸似乎都变得顺畅了许多：

“这主犯嘛，便是太原王氏族长王浩的亲弟弟王元，任王氏外务管事；王氏族长之子，王子豪；王氏五长老王盛，及其子王显……此28人皆为此番矿难参与者！当然了，如果朕算起来的话，还有远在太原的那帮尸位果素的家伙们。不知道，王爷敢不敢对他们下手啊？”

李元霸懒得搭理折不断犯贱的王霸，扭头看着很自觉地站在大堂左侧末尾的汪直，道：“汪直，这件事情你可知道，方才王霸是否故意遗漏了某些人？”

汪直点点头，说道：“王爷，王霸之言确实属实！当时为了这件事情，王氏长安别院的人，只有王天河、王霸父子俩，以及表少爷王浚持反对意见！”

“嗯，好！看来这家伙还算没有彻底泯灭人性！”李元霸点点头，不过想到另外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却是有些好奇地多问了一嘴，道：“那王浚是何人？”

“回王爷的话，具体的小的也不清楚，只知道王浚表少爷与王氏格格不入，更是在王氏不受人的待见！”汪直摇摇头，实话实说。

“嗯，算了……”李元霸摆摆手，盯着王霸说道：“那么第二个问题，既然是金矿，你们肯定是不开采完不罢休，相信一年前你们就已经把金矿给掏空了吧？本王很好奇，为什么时隔一年的时间，你们又一次出现在那矿山之上呢？”

王霸抽了几口冷气，道：“王爷自己难道还不清楚吗？半个多月前，你在赵郡王府落了我们五姓七望的面子，让我们颜面尽失。而我们太原王家更是付出了赌注，即便不至于损失惨重，可也是伤筋动骨！为了找回这个面子，由太原那边点头，我们长安别院出手，打算在那矿上周遭的位置，修一座山庄！”

三处刀伤传来的剧痛，让王霸咧大了嘴巴，他咬了咬牙，继续说道：

“我等曾经去往周至县终南镇，找过公羊庙的冯九思冯道长看过风水，那半山腰矿洞所在之处，乃是方圆数里的金龙点凤之地（瞎编的，不要打我！），若是我王氏在此地建庄，即可分润你武王府的气运来壮大己身，又可镇压你的运道，如此一石二鸟，何乐而不为呢？”

“什么，公羊庙的冯半仙？”

“听说他算命通神，周围的百姓都很信奉他……”

这个时候的大唐，因为老李家一大家子，自称为道教尊神老子的后裔，特别崇奉道教，是以上行下效，让道教风靡了整个大唐。

虽说道家真正有能力的道士也火了，譬如袁大神棍，孙老神医，李小神棍……可是受益更多的却是骗子，红果果地，甚至披上一身道袍，挽起一个道髻就自称为得道高人的骗子。

“靠，真他娘地够歹毒的！”

李元霸在心里头把王氏长安别院的人给骂了个狗血喷头，这么迷信一个

什么什么半仙，还分润气运，镇压运道，分镇你吗的头啊！

阴沉着一张脸，李元霸突然拍案而起，道：“武王府内卫何在？”

“锵锵锵~~~”

一连串清脆的盔甲撞击声响了起来，统领王子和，以及几个同样身穿亮银明光铠的百骑长，大踏步地入了大理寺大堂。

“末将王子和，携麾下五名百骑长拜见王爷！”

他们身体挺地笔直，声音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王将军，本王命你带领府中五百名兵士，左右武卫府各五百名兵士，左右翊卫府各三百名兵士，即刻随本王赶赴王氏长安别院，将王氏在长安城的一千主事之人，尽数押至大理寺，接受审讯！”

李元霸抛出了代表自己身份的令箭，直接丢给了王子和。

“诺！”

王子和神色冷肃地接过令箭，带着五名手下，匆匆向大堂之外走去。

“承乾、恪儿，你们俩带着高阳还有清河先行回宫，将今天发生的事情细细说与皇兄！记住，不可有半分的夸张和虚假。懋儿，浑儿，你们俩随我一同前往王氏长安别院，抓捕犯上作乱的逆党！”

李元霸眸中冷芒暴闪，声音冰寒刺骨！

...

第一百五十六章破门而入

纯文字在线阅读本站域名 <foncolor = red> 手机同步阅读请访问

万年县长乐坊，王氏长安别院。

王天河等人正在后堂中用膳，这个时候一个完全一副包衣奴才模样的中年管家，着急火燎地跑进了大堂，边跑口中还不停地大叫道：“不，不，不好了，主人！大事不好了……”

王天河以及所有的王氏族人们，全都放下了手中的碗筷，抬头看向了大堂门口。

“王全，何事如此惊慌，连最基本的规矩都不懂了吗？”王天河阴沉着一张脸，语调严厉。

名叫王全的中年人喉头上下鼓动了一下，道：“主人，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少主人被武王府的人抓走了……”

“什么？”

所有人都心中一惊，他们没想到这位武王行事竟然如同传闻中的一样，是如此地肆无忌惮，毫不顾及后果。

“是他主动找上门去的，还是王霸招惹了他？”王天河追问。

“具体的小的也不太清楚，不过据一个偷跑回来的兄弟说，咱们王氏在矿山上的人死了得有两百余人，现在矿洞已经被驻守在芷阳的武王府内卫，还有匆匆赶去的卫府兵将们戒严了！咱们的人根本就进不去！”

王全脸上充满了焦躁不安的神色，看来这家伙也是王氏一族的老人了。

“三长老，要不动用咱们的人去探听一下吧，咱们的人死了两百余人，这样的大事，消息不可能被封锁。我等现在所要做的，便是未雨绸缪！”

王皓的兄弟王远，还算是有点脑子，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慌乱的神色。

“二叔，三长老！”王子豪从矮桌旁站起身来，道：“要不要通知太原那边？”

王天河皱着眉头琢磨了半晌。说道：“先等等，待探听清楚了再……”

没等他说完，又一道身影。慌里慌张地跑进了大堂，因为步子太急了。甚至还狠狠地摔了一跤。

这是一个家仆衣着的青年汉子，他强忍着膝盖上传来的剧痛，对王天河树洞禀：“主人，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

众人集体无语了，今儿这是什么日子？怎么进来一个人就大喊大事不好了，这还没完没了了？

“何事？”王天河也懒得计较那么多了，直接大手一挥说到。

“主人。外面来了大批的身穿铠甲的当兵的，怕不是得有数百人……”家仆哆哆嗦嗦地说着，上下牙都有些打颤。

“你看清楚了是奔着这里来的？”王天河突然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妙了。

家仆道：“主人，错不了！小的亲眼所见，现在小的已经让人将大门给挡上了！”

“看来事情有变，王远、子豪，你们先去后门处，若是事有不对，就立刻逃出长安城返回太原！”王天河豁然起身，对王远和王子豪吩咐道。

“三长老。你呢？你不跟我们一起吗？”王子豪问道。

王天河摇了摇头，道：“你放心，我后面站的是咱们太原王氏。是五姓七望，是所有的士子名流，即便那武王李元霸是个蠢蛋、草包，敢对我们太远王氏下手，可是那李世民不是傻子，他不会坐视不理的！”

“三长老说地有理！”王远点点头，道：“现在，他李氏皇族不敢和我们撕破脸，所以朝廷不会动三长老的！”

……

就在王天河等一众王氏长安别院的主事者们正在商量对策的时候。武王府亲兵统领王子和，已经率部抵达了王氏长安别院的大门前。

看着大白天的就已经紧紧关闭起来的朱红色大门。王子和冷笑了两声，开始大喝地和喝了起来：“开门。开门，例行检查！”

“该死的，什么例行检查，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哪里……”

“老子管你是哪？耽误了老子办事，信不信老子把你们全都给抓起来，砍了！”

“这里乃是太原王氏在长安城的别院，你们别自己找不自在！”

“找的就是你们太原王氏！来人，给我强行将门打开！”

门后王氏的三十来个家仆们，淡定不了了，他们脸色扭曲地大吼道：“不好，快放下横栓！！”

家仆们顶在门前，二话不说，直接掏出了硕大的栓子，将朱红色大门给栓死。

“吗的，还上了门闩了，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大门前，手持李元霸身份令箭的王子和，有些愤怒地咒骂了一声，道：“来人，撞门！”

很快，外头便传出无数的撞门声，那王氏的家仆吓得脸都变绿了，他们朝着一个腿脚破快的小仆大叫道：“快，快去通知主人！”

小仆啥都没说，蹦起来就往后院跑去。

王氏的大门，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撞击。

“咚……咚……”

突然门闩咔嚓一声脆响，生生截断。

“咚咚……”

木头撞击大门的声音加剧，大门也开始变得摇摇欲坠。

“哐当……”

伴随着一道划破长空的嗡鸣，那王氏后院的大门直接被人给撞开了，紧接着一个个如狼似虎的亲卫、府兵们，凶神恶煞地闯了近来，逮着面前的家仆以及小厮，就是一个手刀砍过去，直接把他们给弄晕了。

不过短短盏茶的时间，整个王氏别院的前院，就被三百左翎卫给拿下来了，李元霸领着李愔和李浑这两个小家伙，出现在了这里。

“看到王远以及王子豪等主犯了没有？”李元霸依旧是那一袭染血的长

袍，血腥、暴力！

“回王爷的话，没有，不过据下人们说，他们似乎是在后院用膳！”王子和对李元霸拱拱手说道。

“去后院！”

李元霸现在是迫不急地想要看看那帮家伙此刻的嘴脸了。……

后院，王天河听到小仆的汇报，有些琢磨不透李元霸的所采取的暴力行为。

“上千人啊！”越想越头痛的王天河，叹了口气道：“王远，带着子豪从后门走，这李元霸已经疯了，竟然真的出动上千人来拿我王氏开刀，真是好狠的手段！”

“一起走吧，这次他们是来者不善，恐怕李世民也参与其中了！”王子豪道。

王天河还想要再说些什么，这个时候，李元霸那嘹亮的畅笑声传了进来：“哈哈，尔等不用商量怎么逃跑了，还是好好想想，能否留下命来吧！”

...

第一百五十七章大理寺牢狱

：对于像‘月落太子’这种傻叉的人，作者君已是无话可说了！作者君请求你，投一星评价请每天投，你的承诺呢？说好的每天投呢？来，请不要忽悠人！另外，兄弟们，来几张五星评价票呗，让这个‘月落太子’傻叉看看，咱也有朋友！

“是你！”

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王子豪和李元霸可以说是老熟人了，上次因为君子六艺的赌斗输了，王子豪不仅在族中颜面尽失，更是差点因此丢了继承族长的资格。

眼下看到李元霸，自然是愤恨无比！

“哦？原以为你已经回返太原了，没想到还在这长安城中！也罢，倒是省了本王跑一趟太原了！”

衣衫上犹自带着鲜血的李元霸，此刻笑得异常灿烂，他看着王子豪等一众王氏长安别院的主事人，继续说道：“怎么样？是你们自己随本王走，还是本王让人请你们走啊？”

“王爷这是什么意思？”头发花白的王天河站了出来，挡在了王子豪等人的身前，道：“我等犯了何罪，为何要我等跟你走？”

“怎么？你们做出了什么事情，难道还需要本王来给你们提个醒吗？”李元霸淡淡地看着王天河，声音森冷。

“那是自然，我等c，wwlw.可不知道犯了何事，还请王爷示下！”

王天河这是典型的死鸭子嘴硬，到了现在竟然还搞这些虚头八脑的东西。

“好，那本王就让你们明白明白！”李元霸摇了摇头，从怀中掏出了几张宣纸，随手丢给了跟在身侧的王子和。

王子和恭敬地接了过来，打开来是一份名单，大喝道：“太原王氏王远，王子豪，王显……”

一个个名字叫出来。那些被叫到名字的王氏族人，脸色骤变，边上自有武王府的亲兵开始拿人。

于是这些王氏族人顿时炸开了锅，其中被抓的王显更是大叫：“我等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为何不分是非黑白的就来拿人？你放才不是说要让我等明白明白吗？为何说话不算话？”

李元霸狰狞地一笑，没有说话，只是猛然扬起了右手。

“锵！”

下一个呼吸间，所有冲进这后院大堂中的上百名兵卒，齐刷刷地拔出了腰间的横刀，面目狰狞的地齐声喝道：“放肆。谁敢乱来？”

澎湃的声音当真像是海浪一样，滚滚而去，登时就将局势一下子给控制住了，其中，王远、王显……等人更是直接被扯出了人群。

李元霸扫了这被王府亲兵们押着的二十八人一眼，冷哼了一声，说道：

“哼！贞观五年六月下旬，你王氏在骊山北麓的铁矿突然发生塌方，致使矿井下的十数名矿工就此殒命！你等不急着重救援也就罢了。偏生还不叫周遭的百姓们进行救援！此是第一条，草菅人命！”

“至于第二条……”李元霸冷冷的一笑，道：“这第二条也与第一条有关，这些矿工们之所以被活活闷死在矿井中。地震不过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一点……乃是因为在那矿井深处发现了金矿！你等为了保守秘密，为了可以私自盗挖金矿，这次定下了这条毒计！此两项罪名。所受刑法应当如何，相比你等也很清楚。怎么样？还需要本王继续说下去吗？”

李元霸住了口，他看着一众被抓起来的王氏族人。就像是在看死人一样。

“你，不可能……你有什么证据吗？”王远吓得浑身直哆嗦，这可是他们王家的死穴。

杀死区区十数名百姓倒是小事，或许使些银钱。通通关系，以他们五姓七望的势力，很快就能够摆平。

可是私自盗挖金矿，这罪名可就大了！这是要干嘛？为了造反而囤积财帛吗？简直就是作死啊！

除了主事的这二十八人，其余的太原王氏族人对此事均是一无所知，而汪直之所以能够知道，还是因为王霸说话嘴上没个把门的，再加上汪直负责矿上的安全守卫工作，是以这才告诉了他。

“证据？你跟本王要证据？”李元霸哈哈一笑，道：“来人，把这些盗挖金

矿，意图犯上作乱的逆贼，全都给本王带走，凡有顽抗者，格杀勿论！”

“诺！”

如狼似虎的王府亲兵以及卫府兵将们，满脸肃杀地看着面前这群，在他们看来就像是羔羊一般弱小的王氏高层，毫不犹豫地压着他们的臂膀向着王氏长安别院行去。

胳膊上吃痛的王远以及被吓傻了的王子豪，疯狂地挣扎了起来，他们大声吼叫着：“姓李的，放了我，你快放了我！陛下不会允许你这么做的！”

“哼！”李元霸冷哼了一声，道：“这话还是等你们到了大理寺再说吧！带走！”

话音落下，李元霸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已是带着大队人马扬长而去。

李元霸押着这一众王氏族人赶赴大理寺，王氏长安别院的人全都傻了眼。

特别是王天河，作为太原王氏在长安城的主事人，他怎么就没事？为何他的手下们都被带走了，却独独把他给留了下来？难不成他这事为了谋夺王氏的族长之位，和李氏皇族有勾结？

李元霸这一招也够狠的，这明摆着是要让王氏族人们互相猜忌。

“主人，我们，我们现在怎么办？要不要我派人去通知太原那边？”管家小心翼翼地看了王天河一眼，说道。

“先不急！”王天河摆摆手，想了半晌又说道：“这样吧，你去准备几份礼物，某要去拜访几个老朋友……”

“是！”

管家知道不该问的事情不问，他恭敬地应了一声，急匆匆地走出了后堂。

……

且不提王氏这边如何自救，当李元霸带着一大票子精兵悍将们，将那二十八名王氏族人带往大理寺牢狱的时候，李世民已经抵达了这里。

眼下，大理寺牢狱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身着黑甲的皇宫禁卫。手中提刀往来出没其中。

李元霸所过之处，无人敢上前来盘查，一众禁卫们见了他纷纷行礼。

李元霸面无表情地走过去，一路直入那阴暗潮湿的牢房。

牢房最中央的审讯大厅中，李世民面沉似水，在他的身侧站着已经换了一身行头的李承乾和李恪，而在便上，则站着一圈皇城中最精锐的禁卫。

在略带着一丝昏暗的审讯大厅中，此时已经缺失了双臂以及右腿的王霸，正半躺在一条长条凳上。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李世民，也不知道是被吓傻了，还是因为生命快要走到尽头，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尊卑。

“踏踏踏……”

就在这时，一连串的脚步声从审讯大厅之外的回廊中响起，越来越近。

“吱呀！”

铁制大门打开，李元霸阴着一张脸带着李愔和李浑走了进来。

“皇兄！”

“儿臣见过父皇！”

李世民摆摆手，示意三人免礼，向李元霸说道：“人都抓来了？”

李元霸点点头。道：“除了留下了王氏的主事人王天河之外，王霸所报二十八人，已尽数抓捕！”

李世民看着李元霸身上那被血液染成暗红色的衣袍，突然想起了十九年前那段纵马征战的岁月。不由得上前几步，轻轻拍了拍李元霸的肩膀，道：“元霸，辛苦了！”

李元霸不在意地摇了摇头。道：“二哥言重了，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既然这老天让我昏睡十九年后再次清醒，那我就断不能让任何人做出伤害我的亲人。损害大唐利益的事！”

“好！”李世民听到这话，眼角有些湿润，他重重地点了点头，道：“元霸，今天的事情全凭你做主！这些人是死是活，你看着办！”

“既然皇兄放权于臣弟，那臣弟就将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彻底调查个清楚！”

说到这里，李元霸对着铁门之外大声叫道：“王统领，把王远给本王带进来！”

“进去！”

须臾之后，铁门之外传来了一道粗豪的嗓音，就见王子和狠狠地推了王远一把，将他直接给轰进了审讯大厅。

“哼，你哪只手推的某，等某出去之后就斩断你哪只手！”

被推的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摔个狗吃屎的王远，满脸怨毒地看了身后的王子和一眼，甚至都没来得及看清楚站在面前的是谁，就开口威胁了起来。

“进了这大理寺天牢，你以为还能够出去吗？”

见到那王远进了这大理寺牢狱，竟然还如此地嚣张跋扈，李世民的脸色也变在一瞬间阴沉了下来。

“你算什么东西，就连当今圣……陛，陛下……”

王远看都没看说话的是谁，随口就呵斥了起来，可是当他扭过头看到那一角明黄色衣袍的时候，却是骤然一愣，待他顺着衣袍向上看到李世民的脸色，更是吓地‘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想想也是，这整个大唐朝，除了太上皇李渊以及圣人李世民之外，谁还敢穿明黄色的衣服？

“哼，你倒是说说看，朕算什么东西，啊？”

李世民冷着一张脸看了王远一眼，突然毫无征兆地上前一步，狠狠地踹在了他的肩膀上，把他直接给踹飞出去两三米远。

“嘶！”

痛，肩膀处传来钻心一般的疼痛，可是偏生王远还必须得忍着这种痛苦，不敢叫出声来。

因为面前的这位是当今的圣人，虽说此时的五姓七家势大，可李世民若是想杀了他，家族中个屁都不会放，死了也是白死！

...

第一百五十八章不说？左右，上刑！

“朕早就听闻你们五姓七望在这长安城中行事横行无忌，肆无忌惮，今日一见果然如此，看来，朕平日里对你们管得还是太宽松了！”

李世民居高临下地看着躺在地上，痛得呲牙咧嘴的王远，所说的话却是让王远的心越来越沉，最后身体竟然开始打起了摆子。

“行了，别在那里装了，是你自己过来，还是本王叫人把你押过来！”

李元霸可不管你王远在想什么，他现在胸中的愤怒已经无可抑制地喷发了，十数条无辜的生命，虽说并不是直接死在这些人的手中，可如果不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私欲，这些鲜活的生命会死吗？

这群人连最基本的人性都缺失了，还能指望他们不做出损害大唐利益的事情？

“咳咳……”

王远重重地咳嗽了几声，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李元霸搬了一把椅子，坐到了王远身前，指着不远处道：“你回头看看，那是谁？”

王远自进了这扇铁门之后，就被踹飞了出去，哪里有时间观察这审讯大厅中有什么？

当他顺着李元霸的手指，往侧后方看去的时候，却是大吃一惊，因为他们王家的头号打手王霸，竟然被人斩断了四肢中的三肢，进气多出气少地瘫坐在一条长凳上，明显是命不久矣。

“你，你是王霸？”王远迟疑地看着王霸，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呵呵……”

王霸眸光呆滞地扭过头来看了王远一眼，没有说话，只是神经质一般地笑了起来。

“你把他怎么了？”王远愤怒地看着李元霸，声音虽然很大，但是难掩恐惧。

“你不是都已经看到了吗？”李元霸冷笑着说道：“这王霸在骊山之上竟然

敢对皇子下死手，本王只不过是斩断他的三肢，已算是仁慈了！另外.....”

说到这里。李元霸顿了顿，一字一顿地说道：“不管你心里头怎么看本王，本王依旧是王爷，你不过是一个阶下囚，若是再敢对本王无礼，休怪本王对你不客气了！”

“你.....”

王远气息一窒，不敢再说话。

其实，自从那日赌斗之后，李元霸让太原王氏颜面扫地，整个王氏一族。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每一个都对李元霸恨之入骨，恨不能生啖其肉，所以想让王远听话，也只能使用暴力。

“本王现在问你话，你要如实回答，若是敢有半句虚假，这王霸便是你的榜样！”李元霸冷眼看着王远，继续说道：“两年前。死在你等矿井之中的百姓有多少？”

王远脸色微变，犹豫了一会，说道：“时间隔得太久，忘了！”

“何时发现的矿井中的金矿的？”

李元霸并没有因为王远没有回答出问题来变得生气。而是继续追问。

“什，什么金矿？那骊山北麓的矿藏只有铁矿，何来金矿？我听不懂王爷话中的意思！”

都到了这时候了，王远竟然还在装糊涂。也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假傻。

“好一个王远啊，死到临头了竟然还在装疯卖傻！你不是忘了吗？你不是不知道本王说的是什么意思嘛？好，那本王就让你长长记性！”

一问三不知。这不是在逗弄李元霸的火气吗，他大手一挥，道：“左右，上刑！”

“诺！”

两名职守大理寺的黑衣狱卒，恭敬地应了一声，狞笑着走向了王远。

“你们，你们要干什么？”

王远的身体开始轻微地抖动了起来，他看着两名狱卒，声音出现了些微的颤抖。

“得罪了！”

两名狱卒可没拿闲工夫回答王远的问题，没见当今的圣人以及几位王爷都跟那看着呢吗？他们这些大唐朝廷中最底层的存在，哪里受过这等待遇？

还不麻溜地把王爷交代的事情办好了，等什么？

“唰！”

两名狱卒猛地将王远架了起来，向着右面墙壁的方向走去。

只见在那面墙壁之上并没有多少刑讯工具，毕竟李世民施行的是仁政，可是尽管如此，依旧有着竹书夹子、婴儿手臂粗的碎骨锤、被设计成锯齿状的短刃（我说是我编的，你信吗？）……

一件件刑讯工具上甚至还浸染着黑红色的血渍，很显然，这些工具还时常被使用。

“不，不……陛下，陛下，我说的都是实话，小的，草民真的不知道什么金矿……啊……”

王远被这些挂在墙上的刑讯工具吓到了，不过他话还没有说完，左面的那名狱卒就从墙上摘下了那把短刃，对着王远的后背就是狠狠地一刀划下。

那刀上尖细的倒钩尖刺划破王远的后背，顿时红艳艳的血液冒出如注，右面的狱卒将王远死死的押在原地，他越是挣扎，身后仍旧未曾拔出的短刃所造成的伤口就不断被拉大，血肉淋漓。

李元霸冷冷的看着面前这一幕，恶狠狠的说道：“本王给你第二次机会，当年被困在矿洞中的百姓有多少？那金矿的储量又有多大？你若是说了，本王便让人为你上药，你若是不说，这墙壁上的工具，待会全都会从你的身上走上一遭。”

这王远看起来倒是挺软蛋的，可是到现在却依旧有着一股子硬气在支撑着，他痛苦地哀嚎道：“小人，草民当真不知王爷所说之事！”

李元霸笑了：“不知道？左右，继续！”

一声令下，那名手中仍旧在王远后背上缓慢地往下划动短刃的狱卒，猛地把刀子给抽了出来。

“噤！”

血流如瀑，犹自带着白色血肉的刀刃，在这略显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恐怖。

狱卒抹了一把喷剂那在脸上的血沫，冷笑了一声，从墙上取下了碎骨锤，对准王远的脚踝，狠狠地敲了下去。

碎骨锤，大概一尺来长，一头粗壮似棒槌，上面尽是一个个的凸起，就像是狼牙棒一样。

“咔嚓！”

一道清脆的骨骼碎裂声响了起来，碎骨锤的锤头之上迸溅出了点点鲜血，虽说并没有像那短刃一般恐怖，可是那种碎裂骨头的痛苦，却是直接让王远痛昏了过去。

“哗啦啦！”

狱卒并没有因此停止，而是从一侧的木桶中舀了一瓢冰冷刺骨的水，泼在了王远的脸上。

他幽幽醒转，微微睁开了眼睛，旋即又被背后的疼痛惹得浑身开始动弹起来。

可越是动弹，就越是痛不欲生，越是痛不欲生，就越想要动弹。

这种周而复始的疼痛感，使王远忍不住浑身大汗淋漓，而且当那满含着盐分的汗水，浸入他后背那道深深地伤口中的时候，更加剧了他的痛感。

一旁将这一幕收入眼底的李世民，依旧面无表情，当年领兵打仗的时候，比这还要残酷、血腥百倍、千倍的场景他都经历过了，岂会因为面前这小小的酷刑而色变？

倒是李承乾他们四个小家伙，似乎是未曾见过刑讯的手段，此刻脸色都有些苍白，不过精神头却很好，看来之前在骊山拼杀一番，已经让他们身上多少带上了一些血性！

李元霸笑了起来，这笑容在别人看来似乎是如沐春风，可是在王远看来却是无比的可憎，简直堪比恶鬼！

“第三次机会，还是之前的问题，你说不说？”李元霸第三次发问。

王远大口地喘息了半晌，道：“说，我说！”

“当年被困井中百姓为数几何？”

“一，一十八人……”

李元霸冷笑道：“到了现在你还在撒谎！据本王所知，在你矿上工作的百姓应是一十九人才对！怎么，你还不老实？”

“王，王爷，就，就在铁矿挖掘一空之后的第三天，一名叫做常小川的矿上百姓找到了我，并将一枚矿石交于我查验，待我向族中铁匠问询之后，发现那竟然是一枚金矿石。事后，为了防止消息泄露，我，我便命人将那常小川杀死，抛尸于秦岭荒谷之内。”

王远吓了一跳，他可是受够了这种痛苦了，自然是不敢再撒谎。

“常小川？莫不是常老汉的小儿子？”李元霸听到这个名字心中莫名地一动，选旋即便是怒火滔天：“杀人灭口，弃尸荒野！纵然你等王氏是世家大族，此罪亦不可免！”

王远面上痛苦之色渐浓，不敢多言。

“哼，金矿储量多大？其所凝炼出的金子归于何处？”李元霸强压下心头的火气，冷哼了一声说道。

王远痛苦地挣扎了两下，最后说道：“具体多少，我并不知！不过凝炼出的金子已有一百八十余万两！”

“一百八十余万两？”

李世民眼睛瞬间就眯了起来，他没想到区区一个看似是小金矿的矿藏，竟然蕴含这么庞大的储量。

而且，如此储量庞大的金矿，这太原王氏竟然敢不上报，私自采挖。

这当真是该死，该死啊！

“矿中所有凝炼出的金子送往何处了？”李元霸脸上出现了冷酷的笑容。

王远眼中痛苦之色更浓，声音颤抖着说道：“长安别院留下了二十万两，其余的全都送到了太原！”

“之后呢，这些金子你们做了何用？”李元霸的眼睛亮了起来，声音更加

高亢：“开始大肆打造兵器，招募士兵，秘密训练死士，屯积粮草，勾结番邦蛮夷，意欲脱离大唐，自立为王，是也不是？”

...

第一百五十九章下辈子，做颗小草吧！

“脱离大唐，自立为王！”

李元霸这话也忒恶毒了点，简直就是诛心之语啊！这不是挑明了说他们王氏有犯上作乱的心思吗？

“你……你休要胡言！”

王远涨红了脸，也不知道是被李元霸说中了心事恼羞成怒了，还是为了掩饰心中的恐惧，故意摆出了愤怒的样子。...

“哦？本王胡言？”李元霸哈哈笑了起来，道：“金矿乃是由官家管制，严格掌控！你王氏私自盗挖金矿，本就是诛九族的大罪！像那些小门小户的，盗挖金矿，本王只是以为他们为了吃饱穿暖，住上大宅子，过上好日子！可是似你等这般世家大族，除了积累金钱以用作犯上作乱之用，本王实在是想不出其他！”

“你……你……”

王远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的，竟是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你叫王远是吧？”

这个时候，李世民开口了，他满目阴沉地看着王远，道：

“贞观六年五月初七，你太原王氏一月之内席卷了五万石粮草，并于次月，以此换取了吐蕃大批的马匹与牛羊，牛羊送入了你们王氏的牧场，可是那马匹却是不知去向。王远，你能够为朕解释一下吗？”

以粮草换取番邦蛮夷的牲畜，这事倒是汉人们经常干的事，可以一般只能换取一些牛羊，至于马匹，那都是战争资源，一般情况下很难换出来。

当然了，也有特殊情况，就好比这些关中地区的世家大族，他们或多或少地与那些番邦蛮夷保持着一定的贸易关系，相比起大唐官家，他们更愿意把马匹卖给这些世家大族。

王远听到李世民的话感到很惊讶，同时也很惊悚。

原因无他。当时那批粮草可是他们王氏从全国各地偷偷购买到的，并且分为上千个批次运送出关，不可能被外人知道啊？唯一的解释就是，族中有朝廷的耳目。

“是不是感到很惊讶？”李世民面无表情地说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其实不光是你们太原王氏，其他几家，朕也知道他们曾经做过这等事情！可是与你王氏一族相比，他们的罪过却是要小多了！”

“陛下明鉴！”王远强忍着后背以及左脚脚踝处传来的钻心般的疼痛，道：“收购粮食之事，草民也只是略有耳闻。毕竟草民身在长安，鞭长不及。不过这以粮食换取牛羊马匹之事，却是绝无可能！”

“如何没有可能？那金矿之事乃是发生在两年之前，也就是贞观五年！而你王氏低调收购粮草，并于关外换取番邦蛮夷牛羊马匹之事，却是发生在次年！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你想让朕怎么想？”

李世民眸光闪烁，浑身透着一股子磅礴的威压，死死地压在了王远的身上。

本就意志力不强。再加上承受了两次重大身体伤害的王远，哪里受得了这等精神威压，顿时双眼一翻，很干脆地昏了过去。

李元霸对两名狱卒使了个眼色。正要让他们在王远的脸上泼上一瓢冷水，却被李世民给制止了。

他忽然拍了拍手。

“啪啪！”

清脆的巴掌声过后，自审讯大厅的铁门之外，悄无声息地飘进来两个身穿宦官服侍。面无表情的中年宦官。

他们俩进来之后并不像平时宦官见礼那样，行躬身礼，而是单膝跪地。低头不敢面圣，那动作像极了后世清宫电视剧里头，那些身有武职的兵将。

“你们两个，将这些太原王氏的族人全都带回掖庭宫，之后的事情，你们应该明白！”

李世民淡淡地看着两个太监，声音冷酷，似乎隐隐带着杀机。

两个中年宦官点点头，没有过多的话语，只是命令那些黑甲禁卫托起了倒地昏迷的王远，向着大理寺牢狱之外行去。

李元霸摸了摸下巴，有些诧异地盯着那两个中年太监的背影一阵猛看。

脚步无声无息，身体略显干瘦却气息沉稳，这尼玛一看就是练家子啊，

回头想想，像这样的家伙，似乎当日在大朝会上也看到了几个。

难不成这些家伙是李世民的贴身内卫？

有些搞不明白的李元霸，晃了晃脑袋，有些迟疑地看着李世民，道：“皇兄，方才那两人……”

“哦，他们俩是掖庭宫中的主管宦官，对于审讯自有一套方法，虽说远没有大理寺来的血腥，但却实用性极高！相信将这些人交到他们俩的手中，比留给大理寺还要有用！”

李世民有些隐晦地对李元霸眨了眨眼，李元霸扫了一圈审讯大厅，此刻厅中还有李承乾四个小家伙，以及四十余位皇宫的黑甲禁卫。

李元霸知道眼下人多眼杂，便心领神会地点点头，不再说话。

“元霸，听说你有研究出了几样新的菜式，朕难得外出一趟，便去你那王府中坐坐吧？”

李世民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对身边的李承乾等人说道：“你们四个先回宫去吧！”

“遵旨，父皇！”

四个小家伙倒是明白李世民为什么这样说，明摆着是想和自家皇叔说些隐秘之事，他们四个自然不好再跟着，当大瓦的长明灯了。

李元霸对着四个小家伙微微颌首，刚要转身走出审讯大厅，眼角却是看到了傻愣愣地斜躺在长凳上，眸光呆滞的王霸。

他的腿有些迈不动了，迟疑了。

李世民有些奇怪地问道：“元霸，为何不走了？”

李元霸回神道：“哦，臣弟还有件事忘了办。”

话音落地，他从一名黑甲禁卫的腰间抽出了一把寒光闪闪的横刀，走到了王霸面前。

李元霸看了王霸一眼，忽然从王霸的眼眸中看出了一丝解脱，他说道：“下辈子，做颗小草吧！”

说完，手中的横刀掠起，猛地划向了王霸的脖颈。

“噌！”这一刀，李元霸拿捏得很准，直接划破了王霸的喉管，刀尖所过之处，自有殷虹色的鲜血迸溅而出，为原本就满身红艳的李元霸，更添了一抹妖异之色。

而王霸倒是死得痛快，一下子就没有了声息。

李世民见状眉头一挑，道：“元霸，心软了？”

李元霸摇摇头，道：“他自己不敢死，臣弟只是帮他一把！”

李世民拍了拍李元霸的肩膀，哈哈一笑，道：“走吧！”

第一百六十章火锅前的隐秘

从义宁坊大理寺到李元霸的武王府也要不了多长的时间，可是皇帝出行，虽说是微服，可是安全保卫工作也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是以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这一条小路上的戒备也明显增强了。

虽然不至于明目张胆地让穿着黑甲的禁卫军们，去街上站岗、驱人，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地步，可是从街上那些装扮成路人甲乙丙丁的紧张程度来看，却是严加护卫。

李元霸和李世民兄弟俩骑马而行，短短的路程只不过用了一刻钟的时间。

王府中，早就有亲卫提前回来通报了一声，时至正午时分，厨子们紧锣密鼓地在准备着午膳，而用膳地点却是选在了后面西跨院有土炕的那个房间中。

引领着李世民走在这王府中，李世民边走边看。

“皇兄，说起来我这别院改建之后，你还从来没有来过呢吧？”李元霸乱发飞扬，却是有些放荡不羁地说道。

李世民环顾四周，点头道：“自从我李氏皇族室入主长安以来，朕也只是曾经来过这里一次罢了，之后就一直闲置着。若不是你醒了过来，说不定这府邸会一直闲置着！”

“呵呵，看来我倒是捡了一个大便宜！”李元霸呵呵一笑，刚刚进了后面的西跨院就大叫了一声，w□ww声：“霞儿，菁菁，都出来……”

两个小丫头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皇帝微服驾临，那些普通的侍卫、杂役们也就算了，作为李元霸的头号侍女，两个小丫头却是得出来拜见一下。

“吱呀！”

厚厚的门帘由内而外掀开，两个小丫头一出来，首先看到的并不是李世民，而是身上依旧穿着血色长袍的李元霸。

“啊！”

两道极度惊惧的声音划破王府大院。吓了李世民兄弟俩一大跳。

“锵锵……”

护卫王府安全的黑甲禁卫以及王府亲兵们，齐齐出现在了这西跨院中。

“陛下，王爷……”王子和有些迟疑地看了李元霸以及李世民一眼，有些搞不清楚状况。

“无事，尔等都退下吧！”李元霸摆摆手，说道。

“诺！”

禁卫和王府亲兵们糊里糊涂地离开了西跨院，不过却并没有走远，而是时刻注意着院子中的动静。

待王子和他们全都出了院子，赵菁菁和霞儿这才反映了过来，匆匆地小跑到李元霸身前。完全忽视了站在李元霸身侧的李世民，上下打量了自家王爷半晌之后，同时开口道：

“王爷，您这是怎么了？”

“王爷，您这是伤了哪了？”

两个小丫头满脸的急色，泫然欲泣，眼眶瞬间变得通红，那样子是要多委屈就有多委屈。

“嗨，没事！我这身上全都是别人的血。你们俩去给我烧桶热水，洗洗就是了！”

李元霸顿时有些无语了，这俩丫头还真是有些过于担心了，就凭爷的身手。爷的身份地位，谁敢动爷啊？

“王爷，我看还是让白管家去城外找一趟孙神医吧！孙神医医术高卓，让他好好给您看一看……”

赵菁菁哪里肯放心。说着就要往院外跑去。

李元霸眼疾手快，一把拉住了她，道：“唉。我说！真没事，我都说了这身上是别人的血，再说了……”

“咳咳……”

正说到这里，那边的李世民轻咳了两声，道：“元霸……”

“啊？陛……陛下……奴婢霞儿拜见陛下！”

直到此刻，霞儿才发现站在李元霸身侧的，竟然是当今的圣人，连忙行礼。

赵菁菁也愣住了，她没想到出现在李元霸身侧的，竟然是当今的圣人李世民。

“想什么呢？还不快行礼？”李元霸捏了捏赵菁菁的小手，说道。

赵菁菁恍然，向李世民盈盈行了一礼，道：“民女赵菁菁，见过陛下！”

李世民微微颌首，道：“免礼吧！”

“皇兄，让你见笑了，这俩丫头平日里在这王府中让我惯坏了！”李元霸吩咐两个小丫头去煮热水，呵呵笑着对李世民说道。

“元霸，朕倒是看这两个小丫头对你很是关心啊！”李世民对李元霸眨眨眼，那眼睛里的暧昧，傻子都能看出来。

“……”

李元霸顿时一脑门子的黑线，赵菁菁就不说了，怎么着也有十八、九岁了，这搁在当下的社会形态中，那就是典型的大龄剩女了。

可是霞儿不同啊，她可只有十三岁，身体各方面发育都还不完全，若是李元霸真的做出了那一步，简直就是禽.兽啊！

“皇兄，咱们还是先进屋吧！这浑身粘糊糊的，我得先去洗个澡！”李元霸可受不了李世民那暧昧的眼神，啥人啊，要不要这么禽.兽？

这抛下当今的圣人，自己跑出去嗨，估计整个大唐也就只有他李元霸敢这么干了！

……

洗了个热水澡，换了一身清爽的衣服，当李元霸回到屋子中的时候，却见李世民正盘膝坐在土炕上，好奇地看着面前的物件。

只见那土炕上原本的小方桌已经被换成了低矮的长桌，在长桌的正中央位置有着一口样式奇特的小锅，这小锅大概有小脸盆一般大小，它是用黄铜制成，下面有一个底架，上面是一个圆形的锅，但在锅的中间，却是有一个高高耸立的烟筒，突突地冒着白烟。

此外，在那小锅的周围还放着几样野菜，婴儿拳头大的蘑菇，白白的豆腐，透明的鱼肉，以及一盘盘切地极薄的羊肉，这些羊肉是昨天切出来的，这样的大冬天，搁在背阴的地方，只需要冻上一宿，就会变得。

对，你没看错，这就是李元霸特意命铁匠打造出来的火锅，平现在的铁匠技术，打造起这东西来很容易，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来到了大唐，李元霸这个绝世老饕，怎么可能把火锅这一项传统的华夏美食给忘了？

“元霸，这是何物？”眼见着李元霸终于来了，李世民不由得有些惊奇地问道。

李元霸嘿嘿一笑，道：“皇兄，这东西你肯定没有吃过！我管它叫火锅，也叫‘古董羹’！”

“哦？火锅这个意思倒是蛮贴切的！可是这个‘古董羹’又是从何而来？”李世民追问道。

李元霸没有说话，而是把放了精盐、麻油和芝麻酱的小料放到了李世民面前，随后往那刚刚煮开的水中，放入了薄薄的鱼肉、羊肉、以及几样野菜……

几样野菜以及羊肉投入煮沸的水中，发出一道道的‘咕咚’声。

李元霸微微一笑，道：“皇兄，这便是‘古董羹’的来由了！”

“啊？”李世民楞了一下，旋即像是想到了什么，不禁抿嘴轻笑道：“原来如此！这些个东西投入沸水时发出‘咕咚’声，‘咕咚’谐音‘古董’！你这臭小子，倒是会起名字！”

李元霸笑了起来，他伸出筷子，夹起几片煮熟的羊肉，放入了李世民面前的酱料中，道：“来，皇兄，尝尝看！”

李世民闻言，夹起蘸了酱料的羊肉塞进了嘴里咬了一口，突然他的眼眸一亮，发现皇宫里的所有佳肴，也无法与面前未曾经过加工的羊肉要来的美味。

芝麻酱的香甜，精盐的咸以及麻油的麻，刺激地他口腔中的味蕾不停地开合！

他赶紧咀嚼了两下，马上又把筷子伸进了锅里，那狼吞虎咽的样子，就

好像是好几天没吃饭一样。

足足夹了三大筷子，李世民终于满足地哈出了一口热气，道：“小弟，这东西给我准备一份，回头我带回皇宫，让你二嫂还有侄子们也都尝尝鲜！”

“.....”

李元霸立时有些无语，这还真是有什么样的老子就有什么样的儿子，想想前段时间李承乾来找他，不照样死气白咧地把李元霸府上两个会制作土炕的家仆给带走了。

“皇兄，你还没告诉我，之前看到的那两个宦官是做什么的呢？”

李元霸晃了晃脑袋，一边往锅里投放食物，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道。

李世民手上动作不停，嘴中却是说道：“小弟，你可知道这整个皇城之中谁的消息最灵通？”

李元霸皱了皱眉头，道：“禁卫？”

李世民摇了摇头。

“宫女？”

“错！”李世民咽下口中滚烫的豆腐，道：“是宦官！”

“宦官？”李元霸有些不明白了，他满脸疑惑地看着李世民，道：“此话何解？”

李世民放下了手中的碗筷，道：“这皇城之中，不论哪一宫哪一殿，都缺不了服侍的人，而有些事情，宫女做不来，皇城又是禁地，除了执勤的禁卫之外，所有的男人不得入内。这个时候，就需要断了根性的宦官了！”

“也是，说起来这皇宫中，除了禁卫们，就数这宦官人数最多了！”李元霸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道：“可是二哥，纵然这宦官消息灵通又如何？难不成他们还敢把皇城里头发生的事情传到外面吗？”

“怎么不敢？”李世民冷笑了一声，道：“宦官在入宫之前可是正常人，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可谓是千丝万缕，比禁卫们只多不少！”

...

一百六十一章恐怖的太监们

“有这么夸张？”

李元霸有些惊讶地说道。

据他所知，皇宫之中的禁卫们只是每日里执勤的时候，才会去皇宫，平时的时候都是住在外面的军营中，而皇宫里面的那些宦官内侍们，却是无令不得出皇城，有的太监更是在年老之后才有机会出得皇宫。

这样算起来，禁卫们接触外人的机会可是比那些死太监们要多得多了！

“当然！”李世民点点头，突然面色怪异地说道：

“这些宫女、宦官长期被幽禁在皇宫之中，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怨旷无聊之下就会‘对食’，这样宦官就会接触到宫女了解的那一面！”

“对食？”

对于这个词，李元霸并不是第一次接触了，无非就是虚龙假凤罢了。

如果真像李世民所说的那样，似乎也解释不过去啊，不过是多认识几个皇宫里面的人罢了，这有什么？

“另外，宫女以及宦官或是因某些原因驱逐出宫，或者因为年老回返家乡，他们带着皇宫中的各项隐秘出了皇宫……这样，在皇城之外的宦官群体，与皇城之内的宦官群体，又有了进一步的联系！”

李世民似乎看出了李元霸的疑惑，复又拿起了筷子，夹了几9，ww ≠ w. 块羊肉丢进了嘴里，继续说道：

“再加上那些文臣武将们，全都是削尖了脑袋想要知道皇宫中发生的种种事件……此消彼长之下，所有的宦官都开始相互倾轧，交织出了一张庞大无比的，甚至可以说是涵盖了整个大唐的庞大情报网！”

“嘶！”

李元霸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从来没想过，区区一个宦官群体，竟然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如果这股力量不掌控在皇帝手中的话，那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想想都让人后怕！

“二哥，你的意思是说，上午我在大理寺见到的那两个宦官便是这张情报网中的人？”李元霸面上依旧带着震惊之色地问道。

李世民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之后又摇了摇头。

“哈？二哥，你这是……”李元霸有些摸不着头脑，这算怎么个意思？

“四弟，这两个人虽说都是宦官，但并不在这张情报网中！”李世民道：“四弟，实话告诉你吧！这张情报网确实在我的掌控之下。而且我还将他们分成了两个部分，为了以防万一，在他们的各级之中也都进行了划分！”

“那这两人属于这两个部分中的哪一个？”李元霸道。

“这两个部分，其中一个名曰‘影卫’，主要负责的是各种潜入、暗杀、刑讯以及护卫；而另外一个名曰‘天机卫’，他们的职责就是情报的搜集以及汇总！”

李世民的说话的语速很慢，而且声音很沉重。

自从在玄武门事变中成功登位，李世民为了稳固皇权做出了各种措施，而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太过隐密。他只能憋在心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今天可好了，面对这位四弟，他愿意把一切都告诉他。因为他相信，这个四弟绝对不会害他！这无关乎血脉，完全是一种亲情，一种感觉。一种很敏锐的感觉！

“卧槽，大事件了！我这便宜哥哥把这么大的秘密告诉我，这是什么鬼？”

不同于李世民的轻松。李元霸却是感觉到浑身都不舒坦，他手中无意识地搅动着火锅，心里头开始瞎琢磨起来：“完了，完了，不会是想要随时喀嚓了我吧？哎，都怪我多嘴，殊不知好奇心害死猫啊！”

“四弟，我想将‘影卫’还有‘神机卫’分一些出来，交给你来掌控，你看怎么样？”

就在李元霸心不在焉的时候，李世民抛出了一枚深水炸弹。

李元霸心里头还在想事，也没注意李世民说了什么，直接就‘哦’了一声，好半晌之后，他有些迷糊地晃了晃脑袋，问道：“二哥，你刚刚说啥？我没听清！”

“也不知道你小子成天想些什么东西！”李世民苦笑了两声，继续说道：“我说，要将‘影卫’还有‘神机卫’分一些出来，交给你来掌控！”

“啥？”

这回李元霸直接斯巴达了，这么庞大的力量说送就送，这是得有多大的信任啊？

心里头纠结了半晌，李元霸说道：“皇兄，这个……你也知道我平日里闲散惯了，如果说去训练个兵士、找人干个架什么的，我还在行！要我管理这么庞大的势力，我可来不了这个！”

“你这小子什么时候还学会谦虚了？”李世民不以为意地耸了耸肩，道：“早知道你会这么说！你放心吧，不会让你事必躬亲的！你只需要注意一下咱们大唐周遭，那些番邦蛮夷的情报就可以了！”

“二哥，你终于打算对它们动手了？”李元霸很兴奋，看来自己的努力见成效了。

“正所谓君无戏言！我身为大唐的皇帝，既然当初同意了你的方法，就断然不会有中途更改的可能！”李世民放下了筷子，捻起一棵野菜就着酱料嚼了几口，继续说道：

“而且，我堂堂的天朝上国，竟然遭受到那些番邦小国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

“好，皇兄！臣弟同意接手‘影卫’与‘神机卫’！”

李元霸多少有些激动，自己的想法得到了别人的认可，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不是吗？

……

李世民和李元霸这顿饭吃了足有两个时辰，当然喝的酒也不少，到最后，两兄弟更是直接喝趴在了暖和的炕上。

就在他们兄弟俩一起畅谈‘影卫’以及‘神机卫’的时候，远在太原的王氏宅邸，却是上演着一出世态炎凉的戏码：

“王浚，你说你是被天河三长老驱赶回来的？”王浩坐在一张高椅上，脸上带着一丝惊讶，带着一丝隐藏地极深的鄙夷。

王浚依旧是那日离开长安时的装扮，只是他的神色略显狼狈了几分：“是的，族长！长安我是回不去了，不过对于长安城的一些情况，我觉得有必要向您禀报一……”

王浚话都没说完，就直接被王浩给打断了，他说道：“哦？先把你要说的

事情放到一边，你先告诉我，天河三长老为何要驱赶你出长安？”

...

第一百六十二章王浩懵了

王浚面色微微一窒，沉默了半晌，说道：

“三长老以及我王氏一并高层，在骊山矿藏之上驻守了五百家仆，并且封锁了整个骊山北麓，设下了屏障，不让人上山。小侄认为此法无异于挑衅武王殿下，我担心武王不顾后果地强行攻山，本想劝说三长老，却没曾想，三长老根本不听小侄之言，并将小侄赶出了长安别院！”

说到这里，王浚看了王浩那毫无表情的面容一眼，继续说道：“根据我对武王的分析，他可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小看了他，我们王氏肯定会在他手上吃大亏的，而且……”

“够了！”

王浩突然打断了王浚，他沉着一张脸，死死地盯着王浚看了半晌，说道：“王浚啊王浚，你若是胆小怕了，直说就是了，何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平白失了我太原王氏的颜面！”

“族长，小侄并非是这个意思，小侄……”

王浚面色一变，他没想到这族长竟然和三长老是同样的心思，听不进人言，反倒指责他是胆小怕事！

他们也不好好想想，十九年前，当武王还是大唐四公子的时候，那是何等地悍勇无匹，何等的做事不经大脑，就是这样一位主儿，不赶紧躲着走，竟然还自己上赶着往上凑，要不要这么作死啊？

“行了，你不要再说了！”

王浩摆摆手，道：“王浚，你也是进士了，若是长时间不去认领官职的话，总是不好的！这样吧，剑南道下原益州之地的晋原县，是我太原王氏未曾涉及之地，你便去那里做个县令。发展我王氏势力吧！”

益州就是后世的成都，也就是天府之国。

不过现在的益州可不比后世，它位于岭南之地，其地民风彪悍，瘴气横行，而且蜀道艰难，从长安城到那里最少也得两月。

再加上益州临近吐谷浑，吐谷浑现在实力强悍，草丰马彪，与大唐摩擦不断。随时都可能爆发大战。

让他去了这个鬼地方当县令，完全就是找死啊！

这王浩当真是心肠很辣之人，想他毕竟与其是同族，只不过是因为说了几句话，就要发配千里，不管其死活，这就是世家大族的容人之量？

定定地看了王浩半晌，王浚对其躬身行了一礼，便头也不回地向着王氏府宅外走去。

从长安城出来的时候。王浚的心中多少还带着一丝侥幸，认为家族中自有明事理的人，可时今日看来，却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这太原王氏不待也罢！

你不是瞧不起人家武王殿下吗？你不是想要恶心恶心人家王爷吗？

好，那我就偏偏跟在武王身边，好好看着你太原王氏如何后悔，如何低头。甚至是……如何垮掉！

……

王浚前脚刚刚离开王氏府宅，一名身着家仆服饰的中年汉子，就从远处飞奔而来。尚未进门，便从累得直吐白沫的马儿背上跳下来，风尘仆仆地直往府宅里面闯。

“族长，族长……不好了！”青年汉子一边跑一边大喊，似乎是真的发生了了不得的大事。

“你是……王奎，你不在长安别院伺候天河三长老，怎地如此狼狈地奔回了太原？”

看到身形狼藉的中年汉子，王浩满脸惊讶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问道。

名叫王奎的中年汉子，立马面容愁苦地说道：

“族长，大事不好了！今日晌午，武王带着太子以及其他几名皇子、公主，一起去视察芷阳县封地。岂料少主人王霸得罪了他们，并且还让手下们对太子等诸人动了手。武王盛怒之下，屠戮了我王氏家仆两百余人，并将少主人抓进了大理寺！”

“什么？武王真动手了？”王浩眼中充满了惊色：“天河长老是如何处理此事的？”

王奎的脸色更苦了，他继续说道：“在少主人被武王抓进大理寺之后不久，武王再次动手，并亲自带人前往了咱们王氏长安别院，将包括少族长在

内的二十八名族人，全都给带走了。定下的罪名，罪名是……”

听到自家儿子也被抓走了，王浩顿时急了，他上前两步，紧紧的抓着王奎的肩膀，道：“是什么，你他娘地倒是快说啊？”

被王浩捏的肩膀生疼的王魁，呲了呲牙，大声道：“是，是私自盗挖金矿，意图谋反！！”

“谋反！”

王浩顿时被吓懵了，要知道谋反可是大罪，不仅仅所有的参与者都要掉脑袋，就连他们的亲人也得跟着遭殃，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还真叫王浚给说中了，这武王可不是省油的灯，不动则已，动则必杀！

不，简直就是赶尽杀绝啊！

“现在他们人在哪里？”王浩追问。

王奎摇了摇头，道：“这个小的也并不清楚，小的原本就打算回一趟太原，是以昨日清晨就出了门！行至中途的时候，却是接到了家父的飞鸽传书，是以这才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

“哦？信在哪里？”王浩追问。

此刻的王浩还存着一股侥幸心理，希望王奎说的是假话，是骗他的。

可惜，事实却是把他的给侥幸给轰得体无完肤。

“完了，完了！”王浩手中捏着王皓从怀里掏出来的，那几张薄薄的宣纸，脚步踉跄着跌坐在高椅上。

王奎看着有些不忍，上前两步，关切地问道：“族长，您，您没事吧？”

“啪！”

王浩没回答王奎的问题，而是直接拍了拍桌子，‘噌’地站起身来，道：“来人啊……快，快去请族中的几位长老来议事厅！另外，发帖至其他几大家族，就说我王浩有要事相商，快去！”

……

就在太原王氏为了这件足以令他们灭族的事情而火急火燎地时候，李元

霸和李世民，这对兄弟却是一直睡到了酉时才醒过来。

“四弟，这一觉可是我多少年来，睡的最踏实的一次！”李世民伸了个懒腰，俊逸的脸上挂满了笑容。

李元霸倒是明白李世民为什么这么说，做了这么多年的皇帝，初期的时候是为了稳固皇位，付出各种手段；到了中后期则是为了大唐的未来，大唐的百姓，操碎了心。

总之一句话，皇帝，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

...

第一百六十三章总把新桃换旧符（上）

尽管已经是日落西山了，但是李世民并没有在武王府中用膳，而是带着李元霸特意准备出来的火锅工具，以及酱料的配方赶回了皇宫。

李元霸也终于松了一口气。虽说李世民对其信任有加，可是毕竟这位主儿是皇帝老子，跟皇帝说话，要说没有压力，那根本就是骗人的。

就算李元霸有些没心没肺，可有些细节也得注意一下不是？

送走了李世民，和自家的两个小侍女用过晚膳，在小院中放了几个特使命神机府搞出来的小烟花，刺激的两个小丫头是一阵阵地尖叫，特别是赵菁菁，更是吵吵着自己也要放两个。

其实临近年关，不光是李元霸的小日子过得欢乐，年味十足。

长安城中，百姓们过年时的节日气氛也很浓郁，整个城池似乎都笼罩在一层祥和的喜气之中，让辛劳了一年的百姓们，也享受着难得地放松时光。

第二日，便是腊月三十，也就是贞观七年的最后一天。

李元霸今天难得地没有睡懒觉，而是早早的就起床张罗了起来。

管家白福昨日一天未归，今日一大清早地就跑到李元霸的面前来汇报探查煤矿的情况。

“王爷，那长安城西北部的黑石山，覆盖方圆近二十里之地，这二十里之地因为那石炭的缘故，可谓是寸草不生，是以奴婢去长安县府衙登记了一下，不过花了百贯钱，便把那黑石山方圆三十里的地全都买了下来。”

说到这里，白福从长长的袍袖里面抽出来几张宣纸，继续说道：

“王爷，这纸上所记的，乃是长安县以及周边郡县的石炭储量以及相关购买土地的文书，不过和那长安城西北部的黑石山相比。另外的黑石矿藏却是埋地更深了些，储量稍低了一些，不过奴婢还是按照您的吩咐，全都给买了下来！”

“嗯！你做的不错！”李元霸接过宣纸瞄了几眼，而后随手放到了一旁的桌子上，道：“白福啊，为了这些东西，真是辛苦你了！”

“王爷说笑了，奴婢身为王府的人，自然要为王爷分忧！”白福脸上依旧是淡淡的表情。言语中却是难得地带上了谦逊之意。

“行了，你先回去休息吧！等过了上元节，你再去奴隶市场买些奴隶，送到长案城西北部的黑石矿上去！”

李元霸见白福脸上略带疲惫之色，便挥挥手，示意他下去休息，临到末了的时候，这才一拍脑袋，道：“对了白福。你叫下人们去西市上买些红色的染料来，本王一会要用！”

“诺！”

白福虽然感到很奇怪，可还是应了下来。

.....

过了没有半个时辰的时间，就有仆人提着几大桶红色的染料。来到了李元霸所在的小院里。

“王爷，您要这些红色的染料作甚？难不成要趁着三十，重新漆一漆大门吗？”

刚好这个时候赵菁菁和霞儿也洗漱完毕，从屋子里走了出来。看到搁在李元霸面前的这几桶染料，不由得好奇地问了起来。

“啊，这个啊！待会你们就知道了？”李元霸冲着赵菁菁和霞儿眨眨眼。随后叫来两个小太监，耳语了一番。

两个小太监麻溜地点头，之后就快步奔着跨院外面跑去。

也就是过了盏茶的时间，密集的脚步声响了起来，看那样子应该是不少人才对。

果然，就见十多个小太监，一个个手中全都抱着一摞长六寸，宽三寸，周边还雕着精美花纹的桃木牌子，走进了西跨院中。

“王爷，您这是到底要干嘛啊？”

这下甭说赵菁菁了，就连霞儿脸上的好奇之色都越发浓郁了起来。

“你猜！”李元霸轻轻点了下霞儿挺翘的鼻尖，说道。

被李元霸偷袭，霞儿的小脸有些红，她皱了皱琼鼻，声若蚊蝇：“奴婢猜不出来！”

“哼，你就会欺负霞儿妹妹！”

看到李元霸和霞儿亲昵的动作，赵菁菁这心里头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些吃味，她把霞儿藏到了身后，瞄了一眼被小太监们抱在手里的桃木牌，道：“王爷，那不是‘桃符’吗？不过这些桃符上面怎么都是空的啊？”

‘桃符’是历史悠久的汉族民俗文化，在辞旧迎新之际，用桃木板分别写上‘神荼’、‘郁垒’两位能够制服恶鬼的神人的名字，或者在桃木板上雕出这两位神的图像，悬挂、嵌缀或者张贴于门首，意在祈福灭祸。

而且，根据传说，这桃木有压邪驱鬼的作用，说白了，和后世人过年的时候贴在门楣上的‘春联’是一个道理！

“聪明！”李元霸笑了起来，继续说道：“这东西就是桃符，不过这颜色还有样式却是有些单一了！就像是穿新衣服一样，本王打算给它们重新换个样子！”

“啊？”赵菁菁小嘴微张，愣了好一会之后却是咯咯笑了起来，“咯咯……”

李元霸有些囧，很不知道怜香惜玉地伸手揉了揉赵菁菁那一头乌黑的秀发，道：“我说丫头，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

“啊……王爷，您做什么啊？”

赵菁菁的反映可比霞儿大多了，直接躲到了一边，小脸上有些愤愤不平。看那样子倒不像是被人给调戏了，反而像是失身了一样。

“我问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李元霸看到赵菁菁小脸上那一丝愠怒，不由得嘿嘿笑了起来。

赵菁菁对给李元霸一记卫生眼，道：“王爷，这‘桃符’乃是东汉时期传下来的东西，这几百年间都是这个样式，所不同的不过是上面的字体，花纹不同罢了！沿用了几百年的东西，您想改就改啊？”

“传统就是要用来打破的，你信不信本王重新制作的桃符，远比传统的桃符要好看地多，有寓意地多？”李元霸没好气地甩了赵菁菁一眼，说道。

“这没凭没据的，您让我们怎么相信啊？”赵菁菁明显不信。

“你等着！”

李元霸瞥了小丫头一眼，吩咐那十来个太监，用猪毛刷将红艳艳的燃

料，均匀地涂在了空白的桃符上，只是刻意避开了那些被工匠们雕凿出来的精美花纹。

...

第一百六十四章总把新桃换旧符（下）

（：为书友【浙随风】舵主加更！另，月初了，求打赏，求点击，求推荐票！）

.....

桃木的木质细腻，木体清香，是以染料上其来很容易。

再加上现在的染料并不像后世那般不环保，其所采用的颜色，都是从植物的体内萃取提炼出来的，甚至还带着一股子甜香味。

做完这所有桃符的上色以及冷却，时间上至少需要一个时辰，借着这个时间，李元霸扭头看了赵菁菁一眼，问道：“菁菁，你方才说这‘桃符’起源于东汉年间，那你知不知道有关这‘桃符’的传说？”

赵菁菁闻言蛾眉蹙起，很是认真地想了起来。

可怜这个时候有关‘桃符’的传说海了去了，可是纵观那些传说，却没有一个有足够多的认可度的。是以赵菁菁想了半晌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只得无奈放弃。

而且这丫头鬼精鬼精的，她回答不出来，自然要问问李元霸这个始作俑者：“王爷，奴婢不清楚！还请您示下！”

赵菁菁话音刚落，霞儿的小脑袋瓜就从她身后伸了出来，眨巴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充满渴望地看着李元霸。

可怜的赵菁菁并不知道，在后世有一个超级强悍的神器，叫做百尼玛，一些基本的常识还有一些专业性名词，只要百尼玛上一搜，分分钟搞定。

再加上李元霸的主专业是历史学，副专业是挖坟掘墓.....是考古学。

这两样都离不开各种民俗以及民间传说，所以。除了各种历史书籍之外，那些讲解民俗的杂书以及百尼玛神器，就成了李元霸经常接触的东西。

听到赵菁菁的话，李元霸淡淡地笑了起来，道：“我华夏先秦时期，曾经有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名曰《山海经》，据《山海经》中记载，在许久之之前，曾经有一座鬼的世界。那鬼界中有座大山，大山上上百只鬼出没.....”

“呀，鬼！哪里有鬼？”

霞儿吓了一跳，不由得惊叫出声。

这个朝代不存在科学，是以百姓本就信那些牛鬼蛇神之流，李元霸一说鬼界，顿时就吓了霞儿一跳。

“霞儿别怕，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鬼呢？我说的只是传说，传说而已！”李元霸也没想到霞儿竟然这么胆小。光是说说就这样了。

“王爷，您继续说！”

与小丫头相反的，赵菁菁倒是听的双眼放光，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

李元霸摸了摸下巴。继续说道：“在那山中，除了鬼之外，还有一株覆盖方圆三千里的桃树，那树梢之上天生地养了一只金鸡。每当清晨金鸡长鸣之时。夜晚在外作恶的鬼都要赶回鬼城。在这鬼城之外还有两位神通广大、善于降鬼的大神，名曰神荼、郁垒。”

“王爷，是不是那桃符上的所书的两位大神？”赵菁菁打断了李元霸。问道。

“嗯，正是他们二人！”李元霸点点头，道：“这两位大神，严格限制鬼的活动，每年岁末都会站在那株桃树下检阅百鬼，见但凡有害人的凶鬼，就会用一种无法挣脱的‘芒苇绳’将它们给捆起来，让专吃恶鬼的神虎充饥，为民除害。”

“那个真的管用吗？”霞儿弱弱地问道。

“本王也不晓得！不过总归是一种寄托吧！”

李元霸摇摇头，继续说道：

“所谓人力有时穷，这两位大神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尽除天下的恶鬼，也并不能保证每家每户的平安。于是上古人皇黄帝，便向整个华夏宣布了一道命令，那就是春节前夕，家家户户都要用桃梗刻制神荼、郁垒像，并于除夕那天悬挂于门前。同时，在大门上端悬挂苇索，二门上要画上一只虎，用来避免恶鬼的侵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桃木又叫‘降龙木’、‘鬼怖木’！”

“哦，怪不得我见许多的大户人家，都会在门上画黑虎，而且桃符上也是直接雕刻的神荼、郁垒像！”

对于这一点，赵菁菁倒是同意的，因为在她小的时候，每到除夕的那一天，她家的大门上就会画上黑虎，贴上神荼、郁垒像。

李元霸继续道：“相对于普通的百姓之家，哪里有那闲钱去请工匠们雕凿神荼、郁垒像，所以到后来的时候，百姓们就干脆在桃木上画两个神像，或者直接在上面题上神荼、郁垒的名字，于除夕下午挂在门两旁，以压邪祛鬼，这便是桃符了。”

“哦，原来是这样啊！”

两个小丫头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传说，自然是有种恍然的感觉。

也就在这个时候，最初上好染料的两块桃符已经干的差不多了，李元霸让赵菁菁去屋里取来文房四宝，待研磨好稚后，提笔环顾了一下跨院。

当李元霸看到墙角的几株开得正盛的腊梅的时候，却是眼睛一亮，撩起袍袖就往那红艳艳的桃符上写去。

上联书：雪映梅花梅映雪，下联书：莺宜柳絮柳宜莺！

取过第三条半干的桃符，横批：冬去春来（文采不行，不要打我，我瞎编的）……

这一手漂亮的柳体楷书，写下来如行云流水一般，每一个字都是笔力醇厚，结构严谨，看起来极有韵味。

“雪映梅花梅映雪，莺宜柳絮柳宜莺！雪对莺，梅花对絮柳，好工整啊……王爷，这是什么诗体？”

赵菁菁偏头看着那桃符上的对联，不由得明眸闪亮，再看向李元霸的时候，那眼睛简直变成了两颗红心。

李元霸混不在意地笑了笑，道：“你看它一个联句里面，两种物事反复出现，是不是有种来回颠倒的感觉？所以，本王叫它‘回文句’，或者‘回文联’！”

“来啊，把这一副‘桃符’挂在这西跨院的门侧，对了，还有这个，就挂在西跨院的门楣上！”

看着自己的作品，李元霸满意地点了点头，直接吩咐两个小太监，把这副对联挂起来。

“王爷，您刚刚说是这桃符上写的是‘回文联’，不知道这‘联’是什么文体啊？”

霞儿看着李元霸，犹豫了半晌，问道。

“哦！这‘联’啊，其实就是一种诗句的创作形式，既可以一个人完成，也可以两个人完成！说白了，就是一人出上句，另外一人出下句！”李元霸解释道。

“哦！那它还叫‘桃符’吗？”霞儿很好奇。

“应该还叫‘桃符’吧？不过，本王却是管它叫做‘对联’，或者‘春联’！”

李元霸看了看天空，突然吟道：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

第一百六十五章皇族夜宴

今日是大年三十，到了晚上就是除夕。

按照惯例，皇宫之中要举行皇族家宴，但凡和李氏皇族沾亲带故地都在受邀之列，当然了，李元霸这名史上最牛叉的皇亲国戚，更是直接被李世民重点照顾，甚至派除了仪仗去请他入宫。

这次李元霸并没有带着赵菁菁或者霞儿，毕竟像这种高规格的皇族宴会，能够受邀的女子，除了本族的公主、郡主或者各家的千金娘子之外，就是诰命夫人了。

当然了，李元霸如果非要带着她们俩去也没啥，这叫咱爷们背后有人，就是这么任性！

.....

当李元霸带着两个小太监，抱着将要送给李世民的一副对子赶到皇宫的时候，远远的就看到在举办宴会的麟德殿大门前，穿着一袭大红色长袍的李承乾，正站在哪里，一脸焦急地东张西望着。

李元霸瞧着有些好奇，急忙上前两步，轻轻拍了拍这个大侄子的肩膀，道：“承乾，你在这里做什么？”

李承乾被李元霸吓了一跳，待听到李元霸声音的时候，却是不由得面色一喜，一边拉着李元霸的手往麟德殿里面走，一边说道：

“四皇叔，您可来了！我都快被高阳那丫头烦死了！您还是赶紧进去管管她吧！”

“啊？”李元霸有些懵，这是怎么个意思？怎么刚一来就让他帮着带孩子啊？

李承乾拉着李元霸径直走进了麟德殿偏殿，刚刚露头，眼尖的李恪就急匆匆地奔了过来，那家伙，握住李元霸的大手是可劲儿地摇啊：

“四皇叔，快去管管高阳吧。六郎和小七都快被她给逼疯了！”

李元霸心中悚然，心说有这么严重？

他抬起头来向着正前方望去，就见高阳公主摆出了一副十足的大姐大的架势，李贞、李治两名小皇子，以及一群公主们，围在高阳公主身边，成了

一个圈，不知道在干什么。

“高阳在做什么？”李元霸有些奇怪地问道。

李恪和李承乾对视了一眼，道：“她让我们兄弟几个给弟弟妹妹们讲昨天在芷阳县，四皇叔封地上的事情……”

“讲就讲呗。又不是什么秘密！”李元霸无所谓地耸了耸肩，道：“瞧你们这副德性，哪里还有当兄长的样子？”

“可是，可是……”李恪犹豫了一下，道：“可是她不光要我们讲，还逼着我们模拟昨日的打斗……”

“啊？这丫头还真能是整啊！”李元霸心中是苦笑不得，他对两人摆摆手，道：“行了，你们俩先出去招呼来客吧。我过去看看情况！”

说着，他让跟着自己的两个小太监到一旁等候，自己则是漫步了过去。

……

此刻，李恪和李浑这对难兄难弟。想死的心都有了。

只见他们俩手中拿着大概有小拇指粗细，长近三尺的木棒，像是耍猴儿一样地在弟弟妹妹的包围圈中，闪转腾挪。那样子虽说并不好看，但是却颇为灵活。

“恪儿、浑儿，你们俩搞什么搞？大殿之中。当众胡闹，还不快点把手中的木棍丢了！”

缓步而来的李元霸，唬着一张脸，冲着两个小家伙呵斥了一声，同时还隐晦地对他们俩使了个眼色。

眼见着解围的救星出现了，李恪和李浑立马丢掉了手中的木棍，对李元霸行了一礼，道：“侄儿李恪、李浑见过四皇叔！”

其他的皇子和公主们此刻也反映了过来，回转身子对李元霸恭敬行礼。

“行了，都免礼吧！”

李元霸摆摆手，道：“你们这些小家伙，不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等着宴会开始，瞎搞什么？如果被外人看到了，会笑话咱们李氏皇族，连点皇家的威严都没有！”

“是，四皇叔，我们知错了！”

训斥两句算什么？李愔和李浑现在是巴不得逃离高阳妹纸的魔爪。

“说说吧，这次又是怎么回事？”

李元霸现在是明知故问，明明什么都看见了，还非得有此一句，指定是又在憋什么坏主意。

其实，他并不打算就此放过高阳公主，本来这小丫头就不听话，上一次公然索要礼物也就罢了，怎么说也是叔侄俩第一次相见，理应送上一份见面礼。

这第二次就不同了，逼着自己的哥哥杂耍，这算怎么回事？长此以往下去，这丫头还不得翻了天去？

怪不得日后她被称为大唐朝最接近新时代的女性，感情这和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啊！

听到李元霸的问话，李愔和李浑对视了一眼，并没有说话。

一种小家伙们完全就是顺从党，肯定是长久地生活在高阳公主的魔爪之下，怕了。

倒是李治偷偷瞄了自己的哥哥姐姐们一眼，突然上前一步，用略带着稚气的声音说道：“四皇叔，方才是十七姐……哎呦，疼疼疼，十七姐你快松手啊！”

“臭小子，你说什么？”

告密的小李治话都没说完，就被高阳公主给揪住了耳朵，狠狠地来了个三百六十度旋转。

“噗！”

李元霸差点喷出来，这小子是不是傻呀，竟然当着人家的面告密，这不是找揍吗？

“行了，高阳，逼迫兄长，欺负幼弟，你还真是什么都能干啊？”

李元霸故意阴着一张脸，对高阳公主进行毫不客气地批驳。

“我只不过是和几位兄长开个玩笑，这有错吗？”

高阳公主很不服气，她放开了紧紧抓着的李治，睁着水汪汪的眸子看着李元霸，没有丝毫地退缩。

“有错吗？哼，你还有脸问！”李元霸冷哼了一声，道：“我告诉你。愔儿和浑儿那是让着你，这才任由你胡闹！想他们俩也是堂堂的王爷，竟然被你当猴儿一样地耍，你这是要翻了天去吗？”

眼见着高阳公主遭到了训斥，李浑似乎有些不忍，道：“四皇叔，不要责怪十七妹，我们俩是自愿的！”

“行了，我还没说你们俩呢？”李元霸扭头看着李愔和李浑，道：“虽说你等之间兄妹情深。谦让幼妹是好的，可再怎么你们俩也是王爷，也是他们的兄长，兄长就要有个兄长的样子，过于溺爱，那不是对她们好，那是害了她们，明白了吗？”

两个小家伙低下了脑袋，也不知道听没听进去。

“高阳。今日回去之后，你便在殿中闭门思过，七日之内不得出殿！稍后我会请示皇兄，让禁卫们严加看守！”

李元霸面无表情地对高阳公主说道：“不要露出不服气的表情。回去之后，你自己好好想想这些年的所作所为，看看自己的行为是否有欠妥当！”

话音落地，李元霸带着两个小太监。直接出了偏殿。

.....

此刻，麟德殿正殿中，那些受邀的皇亲国戚们。已经带着家眷陆续赶至。

任城郡王李道宗，赵郡王李孝恭，胶东王李道彦，国舅爷长孙无忌.....已经出嫁了的公主，以及那些远任州官的李元霸的便宜弟弟们，都带着家眷来到了这麟德殿中。

是以，这皇族本亲再加上那些外戚们，济济一堂有一百余人之多，场面不可谓不宏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临近酉时三刻，一道令李元霸极其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这麟德殿的殿门前，那虎背熊腰，满脸络腮胡子的粗犷样子，不是程咬金还能是谁？

看到他，李元霸感到诧异了，不过当他瞄见紧紧跟在其身侧的程处亮的

时候，却是笑了起来，这程处亮可是清河公主未来的夫婿，真要算起来，李家和程家还是亲家，请他们一家来，倒是理所应当的。

“哈哈，俺老程来晚了……呦，这不是任城郡王吗？真是好久不见了！”程咬金操着他那特有的粗豪嗓门，很是熟络地和李道宗他们打起了招呼。

李道宗还没有说话，倒是李元霸走过去，幽幽地说道：“是啊，知节兄，真是好久不见了啊！”

听到这个令他睡觉都做恶梦的声音，程咬金忍不住地打了个哆嗦。

他的面皮抽了抽，强挤出一个比哭都难看的笑容，扭过身子对李元霸说道：“哈，哈哈……是，是啊，王爷，真是好久不见了！”

此刻，程老妖的样子就像是耗子见了猫一样，想跑又不敢跑，想摆出一副呲牙咧嘴的样子来，又怕被猫一爪子给拍死。

“知节啊，不知道你这两日睡得可安好啊？”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着程咬金，脸上的笑容很灿烂。

想想昨天梦中被李元霸给打成了猪头，程咬金很后悔，今天为什么要来参加这场皇家宴会。

“王爷，陛下请您去偏殿一叙！”

就在程咬金不知道怎么回答李元霸的时候，救星来了，刘三水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低眉顺眼地对李元霸恭声说道。

“嗯？时辰差不多了，皇兄为何不进正殿来？”

刚想让程咬金知道知道花儿为何这么红的李元霸，有些奇怪地看了刘三水一眼，问道。

“这……还是请王爷出去谈吧！”刘三水似乎有难言之隐，不愿多说。

李元霸点点头，狠狠地对着程咬金说道：“好吧，回头再找你算账！”

...

第一百六十六章被遗忘的高祖皇帝

麟德殿偏殿，一袭袞龙袍加身的李世民，早已在殿门处等待，而李愔他们一群熊孩子，不晓得什么时候离开了大殿。

李元霸上前紧走几步，来到了李世民身侧，道：“皇兄，时辰差不多了，为何不进殿去呢？”

李世民摇了摇头，道：“还有一个人没到！”

谁这么大谱？竟然让大殿中一百多号人等他一个人！

李元霸想了半晌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是以皱眉问道：“谁？”

李世民沉默了半晌，扭过头看着李元霸，一字一顿地说道：“还有父皇！”

父皇！

这两个字就像是炸雷一样，在李元霸的脑海中炸裂，惊得他瞪直了眼睛，此刻方才想起有关李渊的信息。

唐高祖李渊，字叔德，陇西成纪人，祖籍邢州尧山，唐朝开国皇帝，生于566年，卒于635年6月。

现在是贞观七年，633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说，李渊还活着，并且至少还有一年半的活头。

∈，w^ww.震惊过后，李元霸深吸了一口气，明知故问道：“他，还活着吗？”

再怎么说他现在的这具身体也是属于李元霸的，正所谓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于情于理，李元霸都需要问候一下才是。

李世民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他说道：“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只是当年在玄武门发生的事情，对父皇的刺激太大了，他还在怪我。还在怪我当初做事太绝！这么多年了，从不肯见我一面！”

“二哥，当年你也是逼不得已，若是大哥他们二人不生必杀之心，我想你肯定也不会这么做的！”李元霸沉默了一会，继续说道：“而且事情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一些该忘掉的事情，也是时候忘掉了！”

“元霸，有些事情不是你想忘就能忘的！”李世民缓缓摇了摇头，道：“这么些年来。每每思及当年之事，我就会惊出一身的冷汗！而且，父皇始终没有原谅我啊！”

“皇兄，那你的意思是……”

听到这里，李元霸多少有点明白李世民把他单独叫出来的用意了。

“四弟，二哥……二哥想要你去请父皇来参加家族宴会！”李世民嘴唇抖动了两下，说道。

心里明白是一回事，真正听到李世民的请求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我能行吗？”李元霸故作惊愕地指着自己的鼻尖。说道。

“试试吧，至少有很大的希望！”李世民，道：“当年，虽说父皇对大哥过于偏心。但是我等兄弟之间，却是对你最为疼爱！当年听闻你故去的消息，父皇更是心痛地三日滴水未进，颗粒未食！是以。纵然你今日去了，至少不会将你喝骂出来！”

“嗯，那我去试试！”

说实话。李元霸的心里也没底，不过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却是不得不去尝试一下了。

……

李渊自从禅位给李世民做了太上皇以后，开始的几年是在太极宫中生活的，一直到贞观三年，也就是629年的时候，他才从太极宫迁出，搬到了李世民原来住的弘义宫，而弘义宫也就改名成了大安宫。

说是在这大安宫中，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李世民杀兄逼父退位，初期皇位坐的并不安稳，为了不叫自己的亲爹蹦出来给自己搞风搞雨，只能将他圈养起来，好吃好喝好玩地供着，除了某些大事之外，不准李渊踏出宫门一步。

这样做的效果很明显，李世民成功坐稳了江山！

脑袋中胡思乱想着，李元霸走在通往大安宫的青石道上，心中多少有一些紧张。

所谓知子莫若父，这么多年过去了，尽管李元霸鸠占鹊巢的行为很不地道，可是这一切都不是他可以控制的，他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李渊。

要知道李渊既然能够起兵反隋，甚至在众多的势力征伐中夺得最后的胜利，坐了江山，当了皇帝，那就绝对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子，没准就能够看出来点什么来。

可是现在李元霸想这些也是白想，因为短短的路程已经走到了尽头，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座宫殿，一座硕大的宫殿，宫殿红墙绿瓦，屋外四角更是雕龙刻凤，那朱红色的大门之上，是一个雕工精美的牌匾，牌匾上书：‘翠华殿’！

宫殿之外有黑甲禁军在职守，他们一个个身体绷得笔直，冷面无情！

李元霸上前几步，向这些禁军兵士们显示了自己的身份，随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推开了重重的大门。

“吱呀！”

大门打开，出现在李元霸面前的，是华丽的内饰，灯火通明的大殿，还有站在偌大宫殿尽头的一道挺拔的身影！

李元霸从背后望去，只见这道身影身材挺拔，足有一米八，同样身着明黄色袞龙袍，头上浓密的白发，被梳理地一丝不苟，用一条明黄色镶宝石的带子给紧紧地包了起来。

李渊，整个大殿只有这一个人，也只有成为太上皇的李渊敢穿明黄色袞龙袍！

李元霸很笃定这一点。

听到了大门的吱呀声，李元霸并没有回头，而是声如洪钟地呵斥道：“滚，朕今晚不用晚膳！”

感情他把李元霸当成送饭的小太监了。

‘啪嗒，啪嗒……’

李元霸没有说话，只是很平静地往前迈动脚步。

“怎么？朕的话也不管用了吗？朕要你们滚……”

李渊怒了，即便他退位成了太上皇，没有以前那种‘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权利了，可也绝不是区区几个小太监可以轻辱的。

李渊满脸愤怒地扭过头，正要下令让殿门外的禁卫们。将这些该死的阉人给拉出去砍了的时候，却猛然看到了李元霸那张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面容。

他愣住了，愤怒的表情彻底僵在了脸上！

李渊看着李元霸，李元霸看着李渊，这一对父子谁都没有说话，就那么呆愣愣地对峙着，没有一丝一毫的违和感！

李渊在观察李元霸，李元霸也同样在观察李渊，只见这李渊国字脸，浓眉之下星眸若鹰隼。虽说脸上已是尽显老态，但是那股子高高在上的威严，却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的。

良久，李渊道：“德儿……告诉朕，你是德儿对不对？”

虽说李元霸是字大德，但是身为父亲的李渊，却是从小叫惯了‘德儿’的名字，姑且算做乳名吧！

“是，父皇！孩儿是元霸。孩儿是大德，孩儿是德儿！”

虽说李元霸与面前之人没有丝毫地感情，但是不知怎么的，他的眼眶有些湿润。他的血液有些沸腾，他的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情绪在滋养、蔓延。

“吾儿，你还活着？！”李渊的声音有些颤抖，他的话带着疑问。到最后变成了肯定！

李元霸点点头，不由自主地说道：“十九年前，孩儿不幸被雷劈中。幸得袁道长指点，以玄冰将孩儿的身体冰封！十九年了，孩儿终于自玄冰之中苏醒！只是……”

说到这里，李元霸迟疑了起来。

“只是什么？”李渊追问。

李元霸伸出手指点了点太阳穴，道：“只是这里出了问题，十九年前的记忆已经完全忘记，只有几个熟悉的面容，还依稀浮现在眼前！”

“什么？”李渊大吃一惊，旋即大怒道：“老二搞什么？那帮太医署的废物们都是吃干饭的吗？让他们好好医治你，医不好你，杀了他们全家，灭了他们全族！”

看到李渊的表现，李元霸瞬间斯巴达了！

卧槽，卧槽！这就是唐高祖李渊吗，要不要这么暴力，要不要这么血腥！

就算他们能够治好我，我还不让他们治呢！

“父皇，这与太医们无关！虽说有他们医术不足的原因，但更多的却是孩儿不想让他们治！”李元霸在心里斟酌了良久之后，对李渊说道：

“听那袁道长说，十九年前，孩儿的命格乃是‘武曲守垣格’，此命格者虽说天生神力，只是天生脑子缺根筋。十九年后，孩儿的‘武曲守垣格’竟然变‘天乙拱命格’，此命格一变，孩儿虽前事皆忘，但却是贵不可言！若有我在，当兴我大唐百业，拓我大唐疆域，佑我大唐千秋永盛！”

“那牛鼻子是这么说的？”李渊若有所思地想了想，说道。

“是！”李元霸点头，道：“与其像十九年前那般活地浑浑噩噩，祸事闯尽，倒不如现在这般头脑清醒，逍遥度日！”

“可是，头脑清醒了，所遇之事便多了，以老二的性格，怕是对吾儿会上几分提防！”

李渊这句话，却是对李世民这个二儿子充满了冷嘲热风。

李元霸摇摇头，道：“孩儿只想做个安稳王爷，只想做个逍遥之人，纵然二哥对孩儿提防，孩儿也权当不在意！更何况，孩儿以为，二哥已经改变良多，更是常常为当年之事愧疚落泪！”

“哼，皇家怎有亲情？”李渊冷笑，满是皱纹的脸上突然变得红润起来。

“唉！”

李元霸叹了一口气，上前几步，一伸手，扶着李渊坐到了大殿正前方的软榻上，道：“父皇，孩儿以为，并非是皇家无情，而是那位子太有诱惑了！”

...

第一百六十七章皇位论

李渊仔细地想着这个与十九年来容貌未曾变化的儿子，半晌之后方才说道：“你们四兄弟中，或许只有你会这么不在乎皇位，也只有你想要抛开一切，做个逍遥人！”

“父皇高看孩儿了！”李元霸笑了起来，道：“皇权富贵谁不想要？只是孩儿自己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知道该把自己放到什么位置上最合适！对于那个高高在上的位子，就算您愿意送给孩儿，孩儿也是不会要的！”

“哈哈……吾儿倒是看得开！”李渊哈哈大笑了起来，道：“来，你来说看！朕倒是想听听你对那个位子的看法！”

“父皇，论能力，或许大哥与二哥相差无几，可是自当年太原起兵开始，父皇便把兵权方给了二哥，大哥虽然挂着主帅的职，可是却坐镇中军，无甚战功！”

李元霸这番话可是从来没对别人说过，不过既然开了话头，他也打算把心里头的話全都倾吐出来：

“父皇，你想这打江山的将军，会对一个毫无战绩，甚至都不曾上过战场的中军主帅礼 ^ ， wǒww.貌吗？”

“可是，主帅坐镇中军，不就是为了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吗？若是事必躬亲，还要手底下的将军做什么？”李渊听到李元霸的话，皱起了眉头。

“若是主帅身边有一个爱挑事，甚至是刻意挑拨甚至是离间主帅与将军之间关系的人呢？”李元霸忽然蹦出了这么一句话来。

“你是说元吉？”李渊的声音中有些惊讶。

“除了我这位好三哥，还能有谁？”李元霸的话语中充满了不屑。

“此话怎讲？”李渊道。

“三哥先后跟随大哥与二哥征战天下，可以说是屡立战功，可是每次父皇对大哥、二哥的封赏都要比他多数倍！初时可能并没什么感觉，可是随着日子渐长。这种感觉就不自觉地滋生了起来！继而他便开始埋怨父亲赏罚不明，并由此开始嫉妒大哥和二哥！”

李元霸并没有去看李渊的脸色，因为他知道李渊此刻脸上的表情绝对不好看，他继续说道：

“长此久往，或许我大唐不建国时还没有什么，可若是一旦夺取了天下，坐稳了江山！三哥心中的野心就会膨胀，这样的结果，就是大哥与二哥之间开始出现各种摩擦，再由三哥暗中将摩擦晋升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待到两败俱伤之时，父皇你说，这皇位会花落谁家？”

“这，这……”

李渊听到李元霸的话，满脸的不可思议，自己这个做父亲的，怎么就从来没有发觉呢？

“或许父皇会说三哥不会这样，不过除了这个解释。孩儿实在是想不出其他有什么理由，他非要对二哥赶尽杀绝！！”李元霸毫不留情地在李渊的伤口上撒盐，“退一步来说，若非三哥从中作梗。玄武门之变还会发生吗？”

“可是，可是自古便是长幼有序，由长子继承父业！或许，元吉只是想要为继这故老相传的礼制呢？”李渊依旧有些顽固地说道。

“长幼有序固然是无错。可若是弟强于兄，兄猜忌弟呢？大哥性子略微柔弱，手下兵将多是世家之人。以他们的能力，固守江山或是可以，但是要说到开疆拓土，却是非二哥不可！二哥麾下能人悍将良多，就算日后大哥登上大宝，可是二哥有这帮悍将们相助，兄弟二人也迟早会反目，到时候必然又是一场龙争虎斗！”

李元霸摇摇头，继续说道：“所以，父皇面临的是两难选择，也许当年的结果，是最容易让人接受的！”

李元霸的话大起大落，没有偏袒李世民，也没有中伤李建成，只是倒霉的李元吉成了替罪的羔羊。

又或者，李元霸是故意把所有的过错往李元吉这倒霉蛋儿身上引，这样至少可以把隐太子李建成以及太宗李世民给摘出来，所以李元霸只能在心中默默地对李元吉说一声：“哥们儿，对不起了！”

“唉，或许你是对的！”李渊似乎一瞬间变老了许多，他说道：“想朕禅位之时，我大唐外部仇敌环伺，虎视眈眈，内部世家大族，把持人才选拔！内忧外患，这是朕留下来的烂摊子，若是建成当真坐上皇位，那便真是大麻烦了！”

“所以老天又把孩儿送了回来，为的就是解决掉这个大麻烦！”李元霸笑了，笑得很灿烂。

“哦……呵呵，你自小便是惹祸精，想来这醒来之后也做了不少祸事吧？”

来，与朕说说！”

话说开了，李渊的心情也多少好了一些，兴致勃勃地开始询问起李元霸最近的情况来。

.....

就在李渊父子俩在这大安宫中聊闲天的时候，麟德殿那边受邀之人也都到的差不多了。

根据以往的惯例，宴会之中的男宾与他们的女眷是要分开招待的。

所以女眷就被安排到了偏殿，男宾们则被安置在正殿中，其实那偏殿的面积并不比正殿小多少，足够四五百人在这里跳广场舞，而绝对不会感觉到任何的拥挤。

相比起李元霸刚刚来到麟德殿的样子，此刻麟德殿的正殿与偏殿，都已经被重新布置过了。

毕竟过年就得有过年的氛围，只见这麟德殿不论是正殿还是偏殿，都已经焕然一新了。

高高的殿内立柱上，都被大红色的丝绸围着，一个个造型精巧的红灯笼高高地悬挂满了大殿的正上方，将整个大殿点缀地喜意盈门。

除此之外，靠近麟德殿那些瓷缸的位置，还被特意划出了一块地方，以供乐师们演奏乐曲，以及一些舞姬跳舞。

当然了。既然是宴会，这大殿之中可少不了的桌椅，只见在那大殿的两端放着一溜长长的小桌子，上面铺着白色的绸布，布帛之上已经被摆上了一些贮存起来的水果、点心等食物。

两座大殿的正中央位置，甚至还放着不少巨大体型硕大，造型精美的瓷缸，缸里面除了盛着低度酒之外，还有很多精心调制的果汁。

.....

眼下不过刚到戌时，再加上李世民也还没有到场。是以今晚的皇家晚宴还并没有正式开宴。

麟德殿中坐在最前长桌侧的，是一众皇子们。

此刻，李治窘着一张小脸，不停地抚摸着自已干瘪的肚子，口中还在碎

碎念：“七哥，怎么还不开宴啊？稚奴已经饿了！”

坐在他旁边桌子侧的李浑，瞄了李治那已经被吃地光流水滑的桌子一眼，默默地把自己面前的水果和点心端了过去。

李治这小家伙却还是不满意，扁着一张小嘴。道：“六哥，我不想吃这些东西……”

“哪那么多毛病，你不吃，六哥我替你吃！”李治话都没说完。李愔就从一侧伸出了脑袋，二话不说地把那几盘子水果、点心，全都挪到了自己的桌子上。

“六哥，你做什么？那是七哥给我的。你不许吃！”眼巴巴的看着自己桌子上的食物被抢走，李治顿时被气地小脸通红。

“哈哈，你说是小七给你的。就是小七给你的？你叫它一声，看它答应吗？”李愔也开始耍嘴皮子。

“七哥，你……你太坏了！”斗嘴，李治哪里是李愔的对手，一句话就被李愔给噎得说不出话来。

“那你叫它一声，让本王看看，它会答应吗？”

就在李愔这小子还在洋洋得意的时候，一个令他浑身打颤的声音出现了，只见李元霸正笑眯眯地站在李愔身侧。

“四，四皇叔！”李愔几乎是下意识地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很老实，很乖巧地站在李元霸身前。

“欺凌幼弟，愔儿，你出息了啊？”李元霸盯着李愔，声音很平淡，啥都听不出来。

“四皇叔，我，我这不是和稚奴开个玩笑吗？哈哈，我这就还他，这就还他！”

李愔干笑了两声，麻溜地端着自己桌上的点心就往李治的桌子上送。

“开玩笑？那四叔我也和你开个玩笑吧！”李元霸道：“《老子》五遍，明日交于本王！少一遍，每日多站军姿半个时辰！”

“……”

李愔的小脸当时就苦了下来，不管是抄《道德经》还是去站半个时辰的

军姿，都是他最讨厌的，唉，怎么就这么倒霉，被四皇叔给抓到了呢？

“诸公安静，皇上、皇后娘娘驾临麟德殿！”

就在李愔暗自郁闷，李治偷笑的时候，刘三水的声音自殿外传了进来。

殿门口，已经换了一袭朱红色常服，头戴通天冠的太宗皇帝李世民，与身着粉红色短襦，披金色披肩的长孙皇后，联袂而来。

李世民面容俊逸，满目威严，长孙皇后容貌秀美，尽显大唐女子雍容华贵的丰腴风韵。两人相配，表现出极富诗意的美与韵律！

“见过陛下，见过皇后娘娘！”

偏殿中的女眷全都袅袅踱步而出，与正殿中的一众男宾们，一同向两位大唐朝的至高者躬身行礼！

李世民和长孙皇后走到麟德殿正殿前，道：“诸公免礼！”

...

第一百六十八章李渊的疑惑

“今日是腊月三十，朕请诸公前来，一者是分离一年时间，当与彼此团聚守岁；这二者嘛，是朕有两件极其高兴的事情，要与诸公分享！”

李世民表现得很亢奋，他对着站在不远处的李元霸招了招手。

李元霸缓步走了过去，躬身行礼道：“皇兄！”

李元霸的声音并不洪亮，但是此刻殿中很是安静，李元霸这话说出口，周围那些不认识李元霸的皇亲国戚们，全都纷纷议论了起来。

“这是谁啊？怎么会和陛下叫皇兄啊？”

“你住在陇西，我久居江南道，你都不知道，我哪里知道？”

“是不是吾等流落在外的兄弟？”

这些人中，有那么十多个人是李元霸的便宜兄弟们，他们都是从各州自己的封地赶回来的，不过别看他们兄弟多，可是彼此之间除了认识之外，倒是很少有关系不错的。

“这位，诸公或许见过或许没见过，但是他的名字你们肯定知道！”

李世民没管下面吵翻天，自顾自地拍着李元霸的肩膀，道：“他便是神勇武王李元霸，乃是高祖四子，朕一母同胞的嫡亲兄弟！朕这第一件事，便是将元霸介绍给我李氏皇族，免得日后在外相见，一家人不识一家人！”

“啊？他便是李元霸？”

“嘘，是四皇兄，别看这位生的年轻，可是真实年龄却是比吾等要大上许多！”

前来赴宴的一众李氏宗族们，都是在外多年。虽说知道当年的四皇兄元霸并没有死，可是他们都不曾见过，今日皇族家宴，终于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王爷了，众人脸上的表情自然是千奇百怪。

“这第二件事嘛……”李世民并没有去看众人的脸色，而是继续说第二件事：“今日，是我大唐皇族有史以来，家宴人数最全的一次！刘三水，请太上皇！”

“请太上皇！”

刘三水低眉顺眼地高声应道，同时身子一甩急匆匆地向着殿外走去。

过了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身着明黄色袞龙袍，依旧以玉簪束发的李渊，龙行虎步地走进了大殿，那样子根本就不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反倒像是一名得胜归来的常胜将军。

“太上皇，真的是太上皇！”

因为玄武门之变，李渊已经有七年未曾参加过皇族聚会了。他甚至都鲜少外出，唯一与外人接触的时间，也不过是用膳、以及玩乐的时候。所以眼见于李渊竟然出现在这种场合中，殿中的所有皇亲国戚们都有些傻眼了。

“见过皇爷爷！”

到底是老李家的种儿，还是李承乾见机得快，率先向李渊跪地行礼。

其他的皇子以及公主们也是有样学样。麻溜地跪地叩首。

虽说大唐朝礼制宽松，就算百姓见了当今圣人也不必行跪拜之礼，可是面前的李渊乃是李承乾等人的亲爷爷，身为人子。自当守孝悌，这一跪乃是天经地义，就算是御史都不能说啥。

他们这一跪。乃是在行孝，而那些李渊的儿子以及前来赴宴的皇亲国戚们，却是自持身份，断不会向李渊行跪拜之礼，只是齐齐对李渊躬身一礼，口中称道：“吾等见过太上皇！”

“嗯，好，好啊！你便是承乾吧？当年你还只有这么一小点，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确实长高了许多啊！”

李渊亲自把李承乾扶了起来，同时示意众人免礼，道：“都免礼吧！朕就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尔等不必在意，该做什么还做什么！朕今日到这里来，只不过是因答应了德儿一个承诺，仅此而已！”

“.....”

李世民瞪大了眼睛，长孙无忌惊愕地张大了嘴巴，程咬金吭哧吭哧地啃着的糕点，却是无意识地落了下来.....

深知李渊那说一不二，不容他人忤逆性格的李世民等人，全都被李渊这简简单单地两句话给吓住了，这还是当年的高祖皇帝吗？

难道说，这多年的幽闭闲散生活，已经磨平了太上皇的棱角，让他对权

利看得淡了，连当年痛失儿子，眼见着亲生儿子自相残杀的悲痛也全都忘了吗？

“皇兄，晚宴是不是可以开始了？”李元霸见李世民有些愣神，忙轻轻拉了他一下，说道：“你就放心吧，父皇已经与我说好了，只是单纯地来吃一顿饭，顺便看看孙子、孙女罢了，不会出什么事情的！”

“当真？”李世民有些不放心的，嘴唇蠕动了许久，最后还是吐出了两个字。

“真，比珍珠都真！”李元霸很严肃地点点头。

“如此，便开始吧！”李世民认真地看了李元霸一眼，轻轻一挥手。

“陛下有旨，晚宴启！”

刘三水很知趣地吆喝了一声，霎时间，大殿中的乐师们，竹笛配古琴，悠扬的笛声附在美妙的古琴乐曲中，飘飘摇摇，绕梁而去。

一名名约有二八芳华的曼妙女子，着碧绿的翠烟长袖衫，散花水雾绿草百褶裙，那宽大的袖口处有一道道妖冶的淡蓝色连云花纹，头上青丝，如同墨染的一般！

当荡人心魄的琴笛合并之声轻扬而起，这些歌姬长袖漫舞，敛肩、含颦、掩臂……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灵动，飘逸，如流水行云，好似有无数娇艳的花瓣轻轻翻飞于天地之间，令人目不暇接。

“舞婆娑，曲婉转，似莺娇燕婉！妙妙妙啊！”

坐在李世民下首最前面的李元霸，看到这绝美的舞姿，不由得拍手称赞了起来。

虽说在后世看多了‘踏歌’一般的华夏古典舞蹈，可是从没有哪一个像今天所看到的舞蹈一样，给他一种自然的动感与妖媚之美相互结合的美妙感觉。

“舞婆娑。曲婉转……倒是形容地贴切！”李渊就坐在李元霸的身侧，听到自家儿子话后，不由得笑道：“德儿，朕记得你小时候根本就学不进四书五经，更不要提那些经史子集了！怎地今日却是文采非凡，出口成章了？”

卧槽，坏了，坏了事了！忘了旁边还坐着个便宜老爹呢！

眼珠头头转了转，李元霸把忽悠李世民的那一套又给搬了出来，只听他说道：

“父皇。孩儿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虽说此番醒来之后，十九年前的记忆确实丢失，可是孩儿这脑海中却是多了很多陌生的记忆，只要用时，一些有用的东西想一想便会自然出现，那感觉就像是完全换了个人一样！”

嘿，哥们儿这可是说的大实话，就是真个换了个人！

“还有这等事？”李渊半信半疑，他顺手夹起一块红烧肉塞进了嘴里。兴致勃勃地说道：“德儿，你没有骗朕？”

李元霸还没来得及说话，倒是‘噌噌’跑去盛果汁的小李治，刚好路过李元霸身边。听到了这个问题之后，很骄傲的地插了句嘴：

“黄爷爷，四皇叔没有骗您！四皇叔是真的很厉害的，据说那个什么王家还有卢家的两个少族长。都被四皇叔给赢吐血了！”

“朕记得你是小九，稚奴吧？来，到皇爷爷这里来！”李渊看了小家伙一眼。待李治走过来之后，把他抱了起来，放在了大腿上，道：“稚奴，你说的是五姓七望中的王家和卢家吗？”

“嗯！”李治点了下小脑袋瓜，很认真地回答道：“听父皇说，四皇叔与那两家人比的是‘君子六艺’，只比了四艺就把那两家惨败了！而且他们还输给四皇叔一大堆的金银财宝，以及一些古籍孤本呢！”

“真的，元霸？”

这下，李渊听的连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

正所谓自家人知道自家事，小时候的李元霸那可真是调皮捣蛋的能手，每每把夫子给气跑了，致使到后来，这货只能够勉强写出自己的名字。

这冰封了十九年就出现奇迹了？还君子六艺，开什么玩笑？

“……”

李元霸也是有些无语了，看来之前的这具身体还真是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货啊！否则的话，只不过是赢了几个自命不凡的倒霉孩子罢了，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就在李元霸正琢磨着，彻底打消李渊的疑惑的时候。

恰在此刻，借着歌舞间歇的空档，四皇子越王李泰越众而出，对李世民躬身行了一礼，道：“父皇，今日饮宴饮守岁，若只是吃酒、欣赏歌舞，却是

过于单调了一些！儿臣建议，不如开个诗会如何？”

李世民间言眉头一挑，有些好奇地看着李泰，道：“青雀，你且说说！”

李泰满脸笑意地点点头，道：“父皇，今日是年三十，今夜更是除夕之夜，各家各户的族人亲眷必然已返回家中！依儿臣看，不如就以这‘除夕’、‘团聚’、‘守岁’为题如何？三题可自由发挥，不论是五言还是七言，又或者是长短句，只要寓意是好的，皆可！父皇，您看如何？”

“哈哈，你倒是会找乐子！”李世民哈哈一笑，道：“好，就依你之言！不过，这诗会既然是青雀你提出来了，便由你抛砖引玉吧！”（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d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dd微信公众号！）

...

第一百六十九章文艺小胖子

“既如此，那儿臣就献丑了！”

李泰这个文艺小胖子，一直以来都认为自己是文采斐然，今日有机会在一种亲族，特别是在李世民面前露个脸，他自然是满面的春风得意了。

不过他是得意了，下面却是有人看他看不顺眼。

“哼，成天文绉绉的，就知道那些之乎者也的，都胖成那球样了，竟然还洋洋得意上了！”

这口中满带着牢骚的，是一名身穿月白色长袍，面容俊逸，身形略显消瘦的少年郎，看他的年龄也就和李泰差不多，不过听他话中的意思却是毫不客气。

“唉，我说五哥，你小点声，别被四哥给听到了！他心眼小得很，小心他回头给你穿小鞋！”正低着头胡吃海塞，吃地满嘴流油的李愔，听到这少年郎的话后，含糊不清地提醒了起来。

“就他，还敢给我穿小鞋？”那少年郎冷哼了一声，道：“想我李祐，即便再怎么不受父皇的待见，那也是堂堂的亲王！同样是儿子，他李泰又能够把我怎么样？”

Σ，ww≡w.嚯，李祐！

怪不得这小子这么嚣张呢，感情是那个受奸.邪之人挑唆，干.死了李世民派给自己的长史权万纪，而后悍然反叛的二货啊！

真是有意思，两个都注定是要被抛弃的倒霉蛋，竟然还看不对眼，有意思极了！

“有了，儿臣便以这‘除夕’‘守岁’二者为题吧！”李泰在殿中来回踱了几步，突然眸子一亮，道：“烟笼长灯迫新岁。除夕更阑人未眠，稚童呼叫长安唱，若有痴人卖新桃（这首诗是作者君瞎编的~~）！”

“灯笼、守岁、除夕、桃符……虽语调略显干涩，但意境深刻，倒不失为一首应景的诗啊！”

李世民未曾随其父揭竿抗隋之前，本就是陇西有名的风流才子，无论是在文采还是韬略方面都有极深的造诣，所以对于李泰的诗文，给出了一个很中肯的评价。

“稚奴，你四哥这首诗作地怎么样？”李治仍旧坐在李渊的大腿上。李渊看着小家伙的眼睛，语调中似乎带着一丝考校。

“很好啊，这首诗里面东西很多……感觉很好玩的样子！”李治的回答很中肯，想想也是，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能说出啥话来？

“德儿，你怎么看？”

出来了，出来了，李渊还是问出了这个经典的问题。极类似于‘元芳，你怎么看’。

李元霸咽下杯中酒，无所谓地耸了耸肩，道：“不错。以他这个年龄，能做出这样的诗来，还是值得赞扬的！”

“完了？”李渊有些不满足，“至少也得分析一下诗文的内容和寓意吧？”

李元霸才懒得分析这首诗的内容。和他脑袋中牢记的唐诗三百首，完全没有可比性嘛！

“泰不才，不知诸位皇兄、皇叔。对泰这首诗文有何看法？”环视四周，李泰略带着一丝得意地向着周围的众人拱手行礼，末了的时候，还向李承乾偷去了一个挑衅的眼神。

那样子，在李元霸看来却是十足的小人得志。

“承乾，你过来！”

看那小子一脸的得意欠抽的劲儿头，李元霸很不爽，他突然对着坐在他身侧一方小桌旁的李承乾招了招手。

“四皇叔！”

李承乾与李泰虽是一母同胞，可是这对兄弟俩是相互看不对眼。

特别是李泰，总是把作为储君的李承乾，视作自己的眼中钉，小小的年纪，对于皇权的渴望，甚至和李元吉有一拼。

“承乾，叔这里有首诗，待会你这样……”

李元霸附在李承乾耳畔，低声细语地吩咐起来。

“青雀，为兄这里也有一首以除夕为题的拙作，你来品评一下吧！”得到

李元霸指令的李承乾，长身而起，遥遥对着李泰拱了一下手，吟道：

“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

这首诗是宋朝的爱国诗人，也是民族英雄的文天祥所作，整首诗尽管平淡，但却足以震撼人心！

“好一个‘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好诗，好诗啊！”

李世民双眸闪亮地看着自己的大儿子，声音中甚至有些激动。这么多年来，已经很少听到令他感到触动心灵的诗句了，没想到今日竟然听到了！

看到李世民那夸张的表现，李渊暗中撇撇嘴，心道：“这老二也真是猪脑子，自己的儿子是什么情况，自己还不清楚吗？虽说承乾是不错，可也决计做不出这等佳句……”

想到这里，他瞟了旁边的李元霸一眼，发现自己的这个小儿子脸上笑咪咪的，竟然完全不在意。

方才他可是看到这小子在和承乾孙子咬耳朵，这首诗指不定就是这臭小子的杰作！

事实上，他哪知道啊，李世民心里头跟明镜似地，自己的儿子有几斤几两他还是很清楚的，方才李元霸和李承乾叔侄俩的小动作，他可是看了个清清楚楚。

还不就是李元霸不想出那风头，让李承乾出来压压这个有些得意忘形的四儿子吗？

再看李泰，李承乾的诗刚一吟出，李泰就已然色变。

古往今来，以除夕为题的诗句并不在少数，其中名词佳句也有不少，但当听到‘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这最后两句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名句都失去了颜色，这绝对是绝句啊！

可让李泰怎么也想不通的是，如此佳句竟然从他熟悉无比的大哥口中吟出，这绝逼不可能啊！

看着目瞪口呆的李泰，李承乾这心里头也是爽快无比啊。

多少年了，青雀这个小胖子。总喜欢在文采方面压他一头，今日也是咸鱼翻身，总算是出了心中这口气了！

“好！好诗！好诗啊！”

见大殿突然沉寂了下来，李元霸拍了拍巴掌，高声叫了起来。

其实李元霸心里比谁都自信。

要知道，这首《除夜》是南宋的文天祥所作，尽管不像《正气歌》那样气概滔天，也没有《过零丁洋》的慷慨大气，但是那股强烈的希冀与家人共聚一堂，欢饮屠苏酒过元旦的愿望。却是流传千古的。

“好诗啊！”

“尽管诗文偶有平淡之处，但却意境幽远，震撼心灵！”

这群人都是马后炮，全都慢一拍，等初时的冷却时间过去了，这才纷纷赞扬起来。

“青雀，为兄的这首诗如何啊？”李承乾俯身端起一放酒杯，轻轻摇晃着笑了起来。

小样，敢在四皇叔面前嚣张。四皇叔那可是完虐五姓七望士子的存在。难不成，你以为仅凭你一个人就能顶七个五姓七望的世家子？

哼，还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

“呵呵，皇兄好才华。能够做出如此绝句，远非弟所能及也！”李泰的脸色在变了几变之后，还是决定不妄做评判。

“好了！”李元霸终究不想让这小哥俩的关系提前变僵，站起身来说道：

“这诗词做出来至少需要四句、六句、八句或者更多方能成诗！自古七步成诗。出口成长的人少之又少！与其作诗，不如换成另外一种形式！恰好本王这里有一种新的文体，不若就以此文体来娱乐一下。诸公以为如何？”

“哦？元霸，你是说一种新的文体？不知道是何文体形式？”

对于这个自苏醒之后就给他带来无限惊喜的四弟，李世民还是充满期待的。

“小山，小水……你们俩过来！”

李元霸冲着李世民点点头，走到门口把它带来的两个小太监给唤了进

来。

两个小太监长得眉清目秀的，他们俩的手中各自抱着一块夹裹着大红色绸布的东西，其中那名叫做小山的小太监稍微装饰一些，在他手中的东西之上，确是还有一个稍小一些的绸布包。

“你们俩把东西放在地上就出去吧！”

李元霸指挥者两个小太监小心翼翼地把手中的东西放在了地上，随后上前一步，对李世民拱手说道：“皇兄，今日臣弟还有一样东西要送与您！”

“就是这地上之物吗？”李世民心中更加好奇了。

“不错！”

李元霸点点头，弯下身子，一把扯掉了那两大一小绸布包外包裹着的大红色绸布。

亮，闪亮！

红，红艳艳！

一霎间，所有人都感觉晃花了眼，差点睁不开眼睛了！

这地上的究竟是什么东西，竟然这么晃眼？

众人低头看去，只见那地上放着三块木板，其中那两块长的木板，长近八尺，宽约一尺半，通体红艳艳，在那木板的正面，还撒上了点点金色的粉末，在那木板的周围还有着精美的图刻花纹。

若不是它的长度略长了一些，宽处至少窄了一半的话，那样式还真是像极了挂在门楣上的桃符。

至于那条短一些的木板吗，样式和常木板差不多，只不过这上面说书的内容，并不相同，一个似乎是横读，剩下的那两个是竖读。

离着最近的李渊，好奇心比谁都大，他上前一步，低头看着那三样东西，读到：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第一百七十章白福见过‘卫主’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一副对联是明朝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所撰，表现的乃是读书人既认真读书，又关心国家大事的胸怀。

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原始出处，虽说是在《左传》中，可是八字成文的语型，却是出自梁启超，意为天下大事的兴盛、灭亡，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国家之事的兴亡，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的职责。

简而言之，不论是那副对联，还是《左传》中‘天下兴亡’的横批，都表现出了足够的家国天下的概念，所以这一副对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足以称得上是冠绝天下。

“这‘声’字重叠，‘事’字重叠，竟然没有丝毫的不妥，反而出奇地和谐，如闻书声一般，琅琅上口！而且这两句话寓意深远，把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感抒发地淋漓尽致！”

李世民看着地上的那一副对联，拍掌道：“妙啊！元霸，这究竟是何文体？”

周围的诸人都都向^②，ww^αw.李元霸投去了好奇的目光，显然也很是好奇。

李元霸环视四周，微微一笑道：“皇兄，你看这两只桃符上的话，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彼此相对，是以臣弟管它叫对联，或者对子！它的作用和桃符一样，现在臣弟的武王府中。便是以此物替代了桃符！而将桃符漆成了大红色，也更显喜庆！”

“对子，对子！”

李世民还没来得及说话，倒是李渊这个老头子哈哈畅笑了起来，“哈哈，依朕看，那原本的桃符哪里有这对子寓意深？等除夕之时，在这木板之上刻上彼此相对的吉祥话，不比刻名字强得多？而且每年刻‘神荼’、‘郁垒’的名字，搞得跟刻灵位一样。多不吉利！”

“.....”

李世民半开的嘴巴停在了那里，他那一众便宜兄弟们，全都泛起了白眼。

李元霸心中也斯巴达了，这尼玛真是气氛破坏者啊，多喜庆的事儿啊？怎么放到他嘴里怎么就搞得跟办丧事一样？

“以后门上也别挂黑虎和金鸡了，朕看那黑脸的尉迟敬德还有勇武的秦叔宝就不错，以后直接在布上描出他们俩的形象，贴在自家门上也就是了！何必挂上那些个莫须有的东西呢？”

李渊这是在定基调啊，偏生李世民还没有理由反驳。毕竟太上皇这么多年了才颁布两道旨意，更何况这两件事也都不是什么大事，同意也就是了。

就在李世民心中暗自叹气的时候，李渊忽然扭头看了李世民一眼。随后对跟在李世民身后的刘三水吩咐道：“刘三水，将这两道旨意记下来，待明日拟旨之后，下发到各道各州的县衙。实施下去，你听明白了吗？”

“诺！”

刘三水多精一人儿啊，眼下连当今圣人都得顺着太上皇。他一个宦官，在人家眼力就是蝼蚁一样的小角色，他敢不答应吗？

得，这下不仅对联有了，就连门神都出现了！

有感这门神来得是如此地戏剧化，李元霸心中是狠狠地抽了一下。

“好了！”李世民有些无奈地看了自己的父亲一眼，拍了拍李元霸的肩膀：“元霸，你来说说这对对子有什么要求没有？”

李元霸微微颌首，道：“皇兄，这对对子其实也很简单，无非就是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字数相同，结构相同！当然需要注意的便是上联尾仄，下联尾平！”

说到这里，李元霸举了个例子，道：“比如：墨（对）泉。‘墨’字上部为‘黑’字；而‘泉’字上半部分为‘白’字。各属于颜色中的一种，且词义相反。两个字的下半部分分别为‘土’和‘水’又都属于五行之一。这便是最典型的一字联！”

在场的一众皇亲国戚都是自小熟读四书五经，被家族大力培养的人，所以理解起李元霸的话来，倒也并不是很困难。

不过这毕竟是一种新的文字艺术形式，要想彻底地掌控下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适应。

看着若有所思地众人，李元霸继续：“再比如：春花（对）秋月；水底月（对）镜中花；百花齐放（对）一枝独秀……就像是这样，其实也与作诗有共通之处！”

“哦！就像是皇叔的这幅对子一样，风声（对）家事，耳对心，很简单的呀？”

就在众人全都陷入沉思的时候，李治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李渊的怀中滑了下来，稚嫩的声音中还带着一丝疑惑。

“是啊，是我等想麻烦了，完全不必趋于复杂化，因为一个上联可以对上很多的下联；同理，一个下联也可以对上很多上联。这就像是作画的画师一样，一只笔可以用多种颜料，是一个道理的！”

李承乾的眉头散开，轻轻摸了摸李治的小脑袋瓜，脸上满是喜悦。

“好，那我等开始吧！”李世民明显对这对联的兴趣很大，他扭头看了李元霸一眼，道：“元霸，就像方才青雀第一个做诗一样，既然是你率先提出来的了，那你便抛砖引玉吧！”

“好！”李元霸当仁不让地点头，道：“便以植物为题，诸公听好了，本王这上联是：松竹梅岁寒三友。下联谁人可对？”

李元霸就像是一只偷吃香油的小老鼠，吃完了油，连点油渣都不剩下，抹嘴看着众人，脸上还有些淡然和满足。

“松、竹、梅，三种植物，若想对出下联也必须有三样东西与之相对！”

“不只如此，那松竹梅经冬不凋、傲骨迎风，就算寒冬腊月仍能常青。确实是岁寒三友，若想对上来，也必须选择三者之间存在关联之物！”

李元霸此上联一出，顿时难住了刚刚接触到对子这一特殊文体的众人。

他们全都皱着眉头思索了起来，场面一时间变得混乱起来，就只有李元霸一人，游离在众人之外，悠闲地饮酒，品佳肴！

.....

虽说长安城平时里都会实施宵禁，但是从除夕开始。一直到大年初四的这四天时间里，却是取消了宵禁的限制，以方便百姓们利用这几天的时间，来好好放松一下。

是以，这一晚上，众人一起吟诗作对，在麟德殿同守岁到了深夜子时，李元霸这才吃饱喝足了，由禁卫们护送着。摇摇晃晃地向着自己王府行去。

回到王府的时候，已经是月上中天了，今晚的月亮很圆，但是天穹之上

却是碧空如洗。连一颗星星都找不到。

霞儿和赵菁菁两个小丫头，并没有回自己的房间睡觉，而是一直在李元霸的房间里等他回来。

到最后，实在是坚持不住了。两个小丫头全都无力地倒在了土炕上，头顶着头地打起了瞌睡，两张小脸上那红润的色泽。让人忍不住想要掐上一把。

看着陷入熟睡的两个小丫头，李元霸无奈地摇了摇头，伸手拽出了两个裘皮毯子盖在了她们的身上，自己则是披着两个厚厚的毯子出了屋子，顺势躺在了放在屋门口的一只摇椅上。

“来到这里，也有一月有余了，不晓得家里如何了！”李元霸身上盖着厚毯子，微微摇晃着椅子，一双星眸中倒映出天空圆月的影子。

“呵呵，突然从芷阳遗中迹失踪不见，想来家里的那帮老顽固们应该会很着急才对吧？”李元霸的眼角有些晶莹，他苦笑一笑，自语道：

“我竟然来到了唐朝，而且还成了卫怀王李元霸，真是造化弄人……造化弄人啊！”

……

第二日，天还未亮，躺在屋门外，不知在昨日何时睡着的李元霸，被打在脸上的一丝湿凉给惊醒了。

他睁开惺忪的睡眼，抬头望天，却见漆黑的夜空上，无数有鹅毛般大小的物事，悠悠洒洒地自天穹之上飘摇而下。

李元霸透过屋内依旧闪亮的烛光，隐约可见大地早就披上了一层银衣。

“贞观八年的第一日，天将大雪，却真是瑞雪兆丰年啊！”紧了紧身上那两层厚厚的熊皮毯，李元霸呵呵地傻笑了起来。

“咯吱，咯吱……”

就在此时，西跨院外突然传来了一阵踏雪的声音，李元霸凝神望去，却见管家白福，提着一个红色的小灯笼，急匆匆地向着李元霸的房间小跑了过来。

这还没有跑到门口呢，李元霸却是直接出声问道：“白福！”

“何人？”

白福闻言，身体猛然绷得笔直，随后一个利落地后翻身落到了七尺开外，如此大的动作，他手中的灯笼竟然依旧未灭，而且他的眸光像是一只狩猎地鹰隼一样，看向了声源处。

李元霸被白福的动作吓了一跳，这特么的还是那个看起来满脸冷淡，手无缚鸡之力的王府管家白福吗？就这身手，就这杀气，怕是皇城禁军中的偏将，也不过如此了！

当白福看到说话的竟然是自家主人的时候，却是瞬间放松了下来，缓步走到李元霸身前，不同于以往的躬身之礼，而是直接跪地行礼道：

“奴，‘天机卫’二等内卫白福，见过‘卫主’！”

...

第一百七十一章河西谍报

“卫主？”

看到白福的表现，李元霸有些傻眼了，他皱眉说道：“白福，你这又是搞地什么鬼？什么卫主？”

白福并没有起身，依旧单膝跪在雪地中，低着头说道：“回禀卫主，奴已自卫中获悉，主人已经将一部分‘影卫’与‘天机卫’分离出来，归卫主指挥！奴白福，已划归卫主指挥！”

“影卫、天机卫？”

李元霸猛地晃了晃脑袋，这才猛然想起，昨日中午和自己那便宜哥哥所说的事情来。

看来初时李世民对李元霸也并不是太放心，竟然派了一个天机卫的什么二等内卫来监视他，果然是天家无情啊。

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想想那些熟悉他对李元霸的态度，不难看出这货以前是个什么混蛋个性，找个人监视着他，也纯属是担心他再胡乱地惹是生非。

“你起来吧！”李元霸摇摇头，把脑子中的胡思乱想丢得远远地，看着白福说道：“白福，你来告诉本王，天机卫和影卫的总部在哪？”

白福站起身来，摇头道：“回禀卫主，奴只有单线联络点，具体的，卫里会来人亲自带您前往天机卫总部的！”

“嗯！好吧！”

没想到一个天机卫的二等内位都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总部在那里，看来这天机卫和影卫的保密工作，做得都很不错啊。

“你过来找本王所为何事？”李元霸问道。

“禀卫主，边关河西卫所八百里加急，吐谷浑大军频繁调动，可汗伏允于腊月二十六日派兵寇边，劫掠了一番之后便回返了部族！这是边关卫所传来的谍报！”

听到李元霸的话，白福面色一整。从怀里掏出来一只封着火漆的，不过大拇指大小的圆筒，交给了李元霸。

李元霸伸手接了过来，右手指微微用力，小竹筒就被捏碎了，从里面倒出来一枚蜡丸，蜡丸只有大拇指甲盖大小，外面又被涂成了黑色，看这就像是一枚药丸一般。

“密封地还挺严实！”

李元霸在心中嘀咕了一声，二话不说地捏碎了蜡丸。从里面取出了一张小纸条，小纸条不知道用地什么纸，极其有韧性，摊开来看，里面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洋洋洒洒地怕是得有数百字：

“据‘鼠一’回禀，吐谷浑部族，内部鹰师主力，分批秘密前往河西边缘之地。并于周边番邦秘密购集粮草。其鹰师主帅诺邦，近日率卫队奔赴吐蕃，与吐蕃商谈购买战马事宜……”

“这谍报还有谁知道？”李元霸看完这张小纸条上的内容之后，盯着白福问道。

白福摇摇头。道：“天机卫的七等内卫只管谍报的传递以及口述大概情报，至于谍报中的具体内容，除了卫主之外无人知道！”

“好！此事就到此为止，给本王备马。本王要入宫！”李元霸将身上的熊皮毯子拿掉，伸了个懒腰说道。

“诺！”

白福恭敬地应了一声，急匆匆地向着院外走去。

……

今日是元月初一。虽说天还未亮，但是皇宫之中早就变得喧嚣了起来。

因为每年的这一天，乃是官民同庆的日子。

当天子李世民，会携带着皇族亲眷，亲自登临朱雀门，在此地接受文武百官以及周方百姓们的朝贺，并且还会借此机会分封一些赏赐下来，又或者颁布几条惠民利民的国策。

所以，每年的元月初一，长安城都会是最热闹的，各家各户，不管男女老幼都不会出远门，而是齐聚朱雀大街，观此盛况。

当李元霸跨马赶至皇宫的时候，李世民已经穿戴完毕，正静静的坐在两仪殿的软塌上，闭目养神。

只见其换上了绛纱袍，头顶着通天冠，足蹬赤舄，倒是颇有一番喜庆的朝服装扮。

“皇兄！”

李元霸大踏步地进了大殿，开口叫了一声。

“哦？是元霸啊！”李世民睁开眼睛，有些惊讶地看了李元霸一眼，道：“元霸，你为何仍是昨日的装束？”

李元霸低头看了看身上的装扮，苦笑了一声道：“皇兄，昨日臣弟回府之后，便和衣睡下了，哪里有时间去换衣服！”

“你呀！”李世民笑着摇了摇头，对身侧侍立着的刘三水说道：“三水，你去吩咐尚衣局，为武王准备元日朝服，让他们赶紧做出来，朕现在就要！”

“诺！”

刘三水应了一声，这就要退下殿去。

不过李元霸却是一把将他给拦了下来，对李世民说道：“皇兄，此事倒是不急！臣弟这里另外还有件要紧的事情要与你说！”

“哦？”李世民间言稍稍愣了一下，道：“何事？”

李元霸没有说话，只是环顾了一下大殿之内，此刻，点点中除了他们老哥俩之外，还有四名随身伺候的宦官，以及六名小宫女。

刘三水，很有眼力介地对周围的宦官还有宫女们挥了挥手，道：“你们几个，都随我出来！”

几个小太监、小宫女不敢怠慢，直接跟在刘三水身后出了两仪殿。

须臾之后，大殿中变得彻底空荡了起来，只剩下了李世民两兄弟，在塌上相对而坐。

李元霸直接从怀中掏出了那张‘天机卫’八百里加急送来的谍报，递给了李世民。

李世民感到很奇怪，他满脸疑惑地打开了纸条，细细地、一字一句的看了起来。

半晌之后，李世民就像是一只发怒的森林之王一样，凶狠地把手中的小纸条拍在了桌子上。

“啪！”

那股庞大的力道，直接把个桌子给拍散了。

“欺人太甚！真是欺人太甚！”李世民站起身来，怒发冲冠，“先是薛延陀。现在又蹦出来一个吐谷浑，以后呢，以后会不会是吐蕃，是大食？”

“哒哒……”

来回在大殿中走了几圈，李世民嘴中不停地说道：“不行，不能让他们在这么嚣张下去了！不把他们给打疼了，他们还以为我大唐好欺负了！朕要打，朕要狠狠地打！”

李元霸并没有说话，他只是看着李世民在那里不停地发泄着，不停地放着狠话。

过了足足一刻钟的时间。或许是骂累了，又或者是明白发牢骚也是无济于事，李世民重新坐回了椅子上，道：“元霸，你对吐谷浑的动作有什么看法？”

“积极备战，静观其变！”李元霸没有丝毫的犹豫，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何解？”李世民皱眉。

“皇兄，吐谷浑自上月二十六开始调配大军，筹备粮饷。准备战马，其目的可不仅仅只是来我大唐边疆劫掠一番，极有可能是为了持久作战！”

李元霸分析道：“持久作战，需要庞大的粮草储备。吐谷浑若是贸然对我大唐边疆发动攻击。先不说能否攻下城池，单单是数万大军的给养就无法供应！是以，臣弟以为吐谷浑即便要对我大唐宣战，至少也得需要两到三个月的准备时间！”

听到李元霸的话。李世民想了想说道：“嗯，正所谓两军交战，粮草先行！眼下吐谷浑的鹰师卫虽已缓慢向我大唐边境靠拢。可是他们的粮草并不多！若是想要靠劫掠我大唐边疆百姓的粮食过活，那根本不足以支撑数万大军的消耗！”

“所以他们需要粮草，需要大量的粮草！而现在是冬季，各番邦的粮草本就不多，能够勉强支持族内的消耗就不错了，怎么可能再去卖给外邦？是以，吐谷浑若想在短时间内凑齐供给数万大军的粮草，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情！”

说道这里，李元霸冷笑了起来：“而这便是我们的机会！”

“机会？”李世民道。

“对！”李元霸微微颌首，道：“有这两个月的时间，我们的‘神武卫’基本已经成型，而且‘神机府’那边的火器研发，想必也会给我们一个天大的惊喜！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便是在不惊动五姓七望以及番邦蛮夷的情况下，慢慢将粮草以及各种补给，分批次地运往河西之地！”

“单单只一万人的‘神武卫’大军……元霸，你有把握吗？”

虽说曾经亲眼看到过神武卫霸气外漏的碾压左武卫大军，可是这人数的悬殊程度，还是让李世民有些心惊。

“哈哈，皇兄！如果谍报上有关吐谷浑鹰师卫的人数准确，那么区区四万人，有‘神武卫’出马，必将其杀个血流成河，鸡犬不留！”

李元霸很有信心，这种信心不仅表现在对‘神武卫’大军的信任上，其实更多地却是对‘神机府’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信心。

想想吧，如果在吐谷浑大军的必经之路上，埋下数以千计，甚至是数以万计的地雷，同时在城墙之上使用投石火药炮的话……啧啧，想想那血沫抛飞的场景，就让人不寒而栗！

“这……”李世民还是有些犹豫。

“皇兄，你就信我的！”

李元霸继续在一边煽风点火：“此战之后，相信不仅可以打掉那些番邦蛮夷的嚣张气焰，更可震慑五姓七望！至于薛延陀部的和亲，哼！若是敢再提出这等要求，直接大军开拔，将薛延陀给彻底灭了！”

...

第一百七十二章盛世大唐

李世民没有急着应下李元霸的话，而是皱着眉头，自己在心中慢慢合计了起来。

李元霸也没有去催他，反正根据史料来看，大唐朝和周边的那些番邦蛮夷们摩擦不断，彼此之间发生战争是迟早的事情，只不过是胜利和失败的问题罢了。

“忍让并不能让一切风平浪静，既然如此，那就明刀明枪地干上一场吧！”

李元霸突然瞪大了眼睛，大手一拍软塌，道：“干.了！朕就不信了，我大唐乃是堂堂地天朝上国，竟然还会怕那些番邦宵小？”

“啪啪啪！”

李元霸笑着拍起了手掌，道：“皇兄，你会看到你想要看到的一幕的！”

“哈哈，走走走，等三水把你的朝服拿来，你与朕一同前去朱雀门！”

痛下决定的李世民，突然变得爽朗了起来，拉着李元霸的大手，向着偏殿而去。

.....

辰时三刻，天穹之上大雪依旧在纷飞，虽说并不见日头的影子，但是这大雪覆盖下的，ww▲w.安城却依旧是喜气洋洋。

此刻，长安城内但凡是有品级的文武百官，全都云集聚首在朱雀门前，皇城中的黑甲禁卫连同左右翊卫以及左右武卫，共同派了有五千余名兵士，前来维持朱雀门前的秩序。

他们那凶神恶煞，冷气森森的样子，虽说并不至于将人全都当嫌疑犯给抓起来，但是那股无形中散发的军人的威压，却是相互凝聚了起来，无意识地散布在朱雀门前。

“圣人至！”

就在一种文武百官翘首以盼的时候。李世民的龙辇被六匹神骏的马儿拉着，出现在了朱雀大街上。

待来到朱雀大门前时，这里早已经是人山人海，如果不是有各卫的兵士们在此地维持秩序，怕是早就被百姓们给堵地是水泄不通了。

那恐怖的架势，让骑在汗血宝马小白身上的李元霸，有了一种前世的时候，五一劳动节爬长城的即视感。

那感觉，尼玛，一眼望过去全是乌黑浓密的脑袋瓜啊！

想躲过他们去看别处的风景。那根本就不可能啊！

“草民（微臣）见过陛下！”

不知道是谁打头，双手一拖，恭敬地对着李世民的龙辇躬身行礼起来。

随后，便是那数不尽的人，有样学样，齐齐向李世民躬身行礼。

“诸公免礼！”

要说起着李世民，那家伙完全就是一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主，被这数万人尊敬、行礼，要说李世民心里头不高兴。就算打死李元霸都不信！

“谢陛下！”

李世民的声并不大，可是偏偏所有人似乎都听到了他说的话，齐齐起身。

“吉时到，恭请圣人入城楼！”

刘三水看了看天穹上的太阳。尖细着嗓子大声叫了起来。

李世民立刻率领着长孙皇后以及一众妃嫔、皇子公主们登临朱雀门城楼。

那些原本站在远处，并没有看清李世民以及一种亲眷、大臣们的百姓，在他们登临高楼之上，顿时。满长安城里都响起了一片海啸般的欢呼声。

在年前，礼部应李世民的要求，做了一次长安城的户籍统计。据查，当下长安城中已有固定民户三十余万，常驻人口百万，若是再加上往来客商、外国使臣以及那些游方的道士、和尚，他们这些流动人口的话，保守估计，应该达到了一百八十多万人！

当然了，这远不能和后世华夏的中心城市，北京城相提并论，但是这在当下的时代却也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或者可以说是骇人听闻的数字了！

而今日，这些聚集到朱雀大街上的百姓和文武百官，粗略看去，至少有十万之众！

长不知里许，但是宽余三十多丈的朱雀大街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热闹非凡，绝对是盛世之举！

“人还真多啊！”

李元霸站在朱雀门的城门楼子上，一眼望去，全是黑压压的人影，就连那些鳞次栉比的建筑，都让人无暇顾及。

“哈哈，元霸，你可能还并不知道吧！”

听到李元霸的话，同样站在朱雀门城楼之上的李元霸，举目眺望，看着朱雀大街上拥挤的人群，不由得感慨地说道：

“当年我大唐初建之时，长安城还不过是一个只拥有万户人的小城！而今这十多年都过去了，长安城早已是整个大唐的政治文化交流中心，这都多亏了诸位臣公啊！”

“陛下谬赞了！我大唐四海升平，域内安定，全仗陛下施仁政于天下，爱百姓若亲子，治天下于法度！”

“陛下仁政、纳谏、法度于情，我等只不过是执行者，能有何功劳？岂敢贪天之功？”

一众文武官员们，一多半都是秦王府的老人了，一个个精明地跟猴子似地，净捡李世民爱听的话来说。

“之前还看不出来，现在倒是明白了，感情这些家伙们都有成为奸臣的潜质啊！”

看着就连老程那五大三粗的货都沦陷了，李元霸瞬间觉得这个世界都昏暗了。

“哈哈！朕明知道你们是在瞎说，不过朕还是很爱听！”李世民哈哈大笑了起来，长吸一口气痛快地质吐出，大手一挥，道：“三水，宣旨！”

依照惯例，每年的元月初一，都会对去年的某些政策作出补充或者更改，还有就是一些必须要面对的民生问题。

而刘三水手中圣旨的内容，除了总结上一年的民生之外，便是把那些补

充或者更改的政策全都放了进去，其中一点比较让人感到惊诧的是，圣旨中竟然劝百姓大力发展工商业。

自古以来，‘士农工商’，商人便是浑身沾满了铜臭味。所以社会地位只比奴隶要高上一层而已。

可是看李世民这架势，却是准备抬高商贾的地位了。

听到这一条条的新政，成安城的百姓们顿时欢呼雀跃了起来，因为这新政中的某些东西，确实很符合他们当下的利益，百姓的生活可以改善，他们能不高兴吗？

且不管一众百姓们如何想，李元霸看着欢呼雀跃的百姓们，确实有一股莫名地热血沸腾的感觉。

就好像是他置身在千军万马之中，手中抡动一对硕大无比的锤子。在一片辽阔的草原上纵横捭阖，见到身穿胡人打扮的人，那简直就是毫不犹豫地一锤子就轰了下来，殷虹色的现鲜血，以及白色的脑浆崩裂而出，溅得他满身满处都是！

这是怎么回事？难不成是这具身体，未死之前的灵魂在作祟？

“不过，看着百姓们开心的样子，却是真的不想让他们遭到那些番邦蛮夷们的残杀！”

看着一张张毫无瑕疵的笑脸。李元霸自己也笑了起来，只是那表情笑得有点冷，而且还杀机起！

初一的元日盛典，在李世民的主持下一直持续到了正午时分。

此刻。朱雀门前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久久地不能消散。

虽说此时文武百官以及那些皇亲国戚们，全都已经回到了皇城之中，但是不论是西市还是东市。又或者是朱雀大街上，依旧欢呼雷动，持续了近一个时辰的时间。

到了傍晚戌时的时候。狂热的百姓们都已经回到了家中，而此时朱雀大街上的才子佳人，比之白日终于多了许多。

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借着元月初一的喜悦，在这大雪已停，长安城银装素裹的日子里，又有多少才子佳人彼此倾心，定下百年之约？

又是一个成婚季！

.....

相比起求偶遇的年轻人们，今日天才刚刚擦黑，李元霸就回到了府中，这家伙几乎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

可他不想出门，自然有其他的人找上门来。

作为大唐史上最牛叉的亲王，除了魏征以及少数几个和李元霸有仇的倒霉谏臣之外，几乎当朝所有能够排得上号的人，就算自己不去，也会叫府中的人，上赶着带着金银珠宝，前来给李元霸送礼。

当然了，这直接上门来拜访的也不在少数，比如拖着病体的秦琼秦叔宝，黑将军尉迟老黑，赵郡王李孝恭.....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皇子、公主中，除了汉王李贞以及高阳公主之外，所有人也都亲自前来拜访过了！

送走了最后一波来客，已经是月上中天，李元霸感觉自己很饿，难以抑制的饿。

就在他让后厨为他炒了几个小菜，想要独自小酌几杯的时候，管家白福急匆匆地跑了进来，恭敬地对李元霸行礼，道：“禀报王爷，府外又有人前来拜访！”

“这回又是谁啊？就不能让人吃个安稳饭，睡个安稳觉了？”

李元霸有些郁闷地发了两句牢骚。

“噗哧！”

看到李元霸脸上那故意摆出来的委屈表情，赵菁菁轻笑了起来，娇声说道：“王爷，这门庭若市，各种财物礼品收入囊中，可是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事情，也就只有您，还摆出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来！”

“嘻嘻.....”

霞儿小心翼翼地将小炉子上的酒放到了桌上，闻听赵菁菁之言，却是嘻嘻笑了起来。

“唉，没办法，这就是命啊！”

李元霸很悲怆地叹了一口气，随手抓过一件裘皮大衣，晃晃悠悠地往前院‘春华堂’赶去。

第一百七十三章或许要成亲了！

春华堂中，身着一袭月白色齐胸襦裙，娇颜不施丝毫粉黛的武顺，有些局促不安地坐在高椅之上，那双白皙的小手相互交叉在一起，纠结地来回扭动着，似乎是有什么心事。

“哒哒哒……”

脚步声响起，武顺听闻此声站了起来，小脸上出现了紧张的神色。

李元霸并没有问白福前来拜访的客人是谁，反正这一天接待了没有八十也得有一百的客人了，每一位都是非富即贵，而至于那些只派下面人来的，甚至连管家白福都没有资格见。

“武家小娘子？”

进了春华堂，李元霸一眼就看到了盈盈立在那高椅旁的白裙少女，不由得有些惊讶地说道。

武顺对李元霸行了一礼，道：“奴家武顺，见过王爷！”

“嗯，免礼吧！”李元霸摆摆手，上前两步将其托扶起来，道：“武小娘子，你父亲的病可好些了吗？”

武顺微点螭首，道：“还要多谢王爷请来宫中的太医，否则的话，家父恐怕熬不过这一关！”

李元霸了然地点点头，道：“未知武小娘子今日前来，所为何事？”

武顺迟疑了一下，说道：“昨日下午，越王府法曹贺兰越石，与越王府长史叶云联[^]♂，w◎ww.袂而至，送上了黄金、银钱各万两，珠宝一箱，丝绸、布帛各两百匹。”

“这是聘礼？”李元霸眉头一挑，道：“你父亲没有教训那武元庆兄弟俩吗？”

武顺那粉嫩的小脸变得苍白了起来，幽幽地说道：“父亲因为之前被奴家的两位兄长气病，虽说已然清醒过来，但却一直卧床不起。眼下府中大小事务皆由奴家大兄元庆做主，父亲，父亲并不知此事！而且，而且……”

“而且什么？”李元霸追问。

武顺皓齿轻咬朱唇。眼中隐隐有晶莹闪现：“而且这一次前来求亲的并非
是法曹贺兰越石，而是越王殿下！”

“什么？”李元霸有些惊讶地拍了一下桌子，道：“这事怎么又扯到李泰身上去了？”

李元霸心里头泛起了惊涛骇浪，历史改变了，历史终究还是改变了！

按照史料记载，这武顺应该是嫁给了贺兰越石，并且在武顺为贺兰越石生下了一子一女之后，贺兰越石就死掉了，跟李泰根本就沾不上边啊？

可是眼下，这尼玛怎么就和李泰扯上关系了。而且那小胖子才十三岁吧？虽说这么小的年纪成亲，在大唐来说已经算是普遍了，可是他不是已经娶了王妃了吗？

小胖身子骨一个都应付不过来呢，竟然还想着娶二房，真是少年不知那啥贵啊！

强压下心头的震惊，李元霸问道：“武元庆同意了？”

武顺微点螭首，声音中还带着抽噎之声，她说道：“是！奴家大兄元庆说，能够攀上越王殿下的关系。是我们武家的福分，她不仅长史叶云送来的聘礼收下了，并且还承诺待上元节一过，便娶奴家过门！”

“.....”

李元霸没有说话。而是上下打量了武顺两眼，脑子里想着那个小胖子，在这样一个大美人的身上嘿咻嘿咻，李元霸心中顿时斯巴达了！

尼玛。那画面太美，简直不忍直视啊！

而且，这丫头长得极其标致。尽管因为年龄的原因，不论是相貌还是身材都还没有长开，这要是等再大几岁，绝对是个标准的美人。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便是她的妹妹武昭，那可是武则天啊，如果不把这个隐患带在身边，牢牢给看住的话，保不齐真地会步历史的后尘！

娘的，反正历史已经出现了偏差，或者说李元霸的存在就是最大的历史偏差了，所以他决定玩个大的！

你李泰不是想娶武顺吗？那就不要怪叔叔先下手为强了！

心中发着狠，李元霸的脸上却带起了一丝笑容，他说道：“你是什么意思

思？愿不愿意嫁给李泰？”

武顺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开始摇头，紧抿着嘴唇，那泫然欲泣的表情实在是令人心生爱怜。

“那好，本王现在倒是有几个方法可以让你不嫁给李泰，你先别急着道谢，等本王把这几个方法都说与你听，你再下决定！”

李元霸可是精明地很啊，他可从来没想过，这只见过一次面的小姑娘会喜欢上他，所以需要试探一下！

“王爷请讲！”武顺乖巧地点点头，那如一汪清泉一般的眸中，晶莹水渍已经渐渐淡去。

“好！”

李元霸坐在主位上，轻押了一口茶水，道：“第一种方法比较简单，便是你从此离开武家，改头换面地生活！你要想清楚了，这种方法过于极端，你若是选择这种方法，或许一辈子都不能看到你的娘亲还有两个妹妹了！”

“不……王爷请说第二个办法！”武顺毫不犹豫地摇头，表示不同意。

“这第二个办法嘛，便是由本王出面，直接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只是这其中若是发生什么，希望你不要介意！不过你放心，即便是叫我那侄子在府上躺个十天半个月的，他也绝对不敢迁怒到你们母女四人身上的！”

李元霸这个方法说的有些阴损，也有些模糊。

什么叫若是发生什么？什么叫让李泰在府上躺个十天半月的？

你是王爷，那越王是你的亲侄子，他即便心中憋火也不敢冲你发啊？那后果很明显，不能冲你发，那就只能把火撒到武家人的身上了。

越王高高在上，武士彧不过是个过了气的国公，到最后，武家指不定会被整成个什么样子呢！

所以，即便你武王保证越王不会伤害她们母女四人，可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武家完了，她们母女四人会不受到牵连？

真是太阴损了！

不过武顺还是比较单纯的，很明显她想不到这一层，在犹豫了几个呼吸的时间之后，武顺轻轻吐出一口浊气，道：“王爷，还有第三个方法吗？”

“有！”李元霸眼中闪过一丝阴谋得逞的笑意，道：“那便是明日我去宫中走一遭，向圣人讨一张赐婚的旨意，言明为你我赐婚！”

好不要脸的人，终于还是说了出来啊！

武顺也明显呆楞了一下，她没想到面前这位武王殿下竟然会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

不过这或许是目前最合适的办法了，由皇帝赐婚，谁敢说半个不字？还有一点，那就是武顺的确对这位武王殿下充满了好感，若是嫁给他，武顺心中并不曾抵触，甚至凭空生出了一丝欢喜的情绪。

李元霸那脸皮，估计找遍整个大唐都找不出能与他相比的人来。

所以他才不管小姑娘羞涩不羞涩的，见武顺呆愣愣的可爱模样，不觉有些好笑，追问道：“武家娘子，对这第三个办法，你怎么看？”

小脸渐渐变得通红无比地武顺，有些娇羞地看了李元霸一眼，轻轻地“嗯”了一声。

“哈？”

这回轮到李元霸犯傻了，这尼玛什么情况？说好地百般劝说，说好地讨价还价呢？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武，武家小娘子，你刚刚说啥，本王没听清楚？”

这无耻的家伙，竟然逼迫人家小姑娘亲口表白！

武顺甚至都不敢抬头看李元霸，只是低声道：“王爷，妾身，妾身同意第三个办法！”

连称呼都改了，要不要这么直白啊？

其实李元霸哪里知道，这段时间以来，有关王李元霸的相关故事，在长安城的街头巷尾，那已经是传疯了，‘恶惩欺行霸市的宋家人’、‘君子六艺之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虽说武顺居于高门大院之内，但是哪个女子不怀春，像李元霸这种典型的高富帅，外加满腹经纶的才子，搁在古代简直比大熊猫还要稀有，所以武顺的倾心并不罕见。

“这……这……好吧，明日本王便会去宫中向圣人求下一道旨意！你今日若是不想回‘武府’，本王便让人为你安排一栋房子休息，你看如何？”

心中想着是一回事，这付诸行动并且成功了又是另外一回事。

李元霸忽然感到心里慌慌地，上辈子打了二十多年的光棍，练了三四年的左右互搏术，守了二十多年的童子之身，这就要在大唐交代了？

“全凭王爷安排！”武顺极其乖巧地点点头，螭首都快要垂到胸口了。

……

元月初二，太极宫立政殿中。

李元霸身穿一袭淡蓝色常服，大马金刀地坐在命工匠特意打制的高椅上，慢吞吞地喝着茶水。

在他的对面，李世民和长孙皇后像是看猴子一样地盯着李元霸一阵猛看。

“二哥、二嫂，你们为何这般看着我？”李元霸有些纳闷，心说不就是告诉你们，我想要成亲了，至于这么惊讶吗？

“元霸啊，你方才说你要成亲了？是跟哪家的娘子？”李世民满脸惊讶地看着李元霸，说道。

这事由不得李世民不关心啊，王爷娶亲，尤其是正妃，就算不是国公的女儿，也必须配得上李元霸亲王的身份，若是你堂堂的亲王殿下，去娶一个普通的民女做正妃，到那时候，御史弹劾的奏章，铁定都是成箱成箱的！

…

第一百七十四章竟然是亲戚？

“皇兄可知道武顺？”李元霸没跟李世民拐弯抹角地说话，而是直接把武顺给说了出来。

“武顺，武顺……唔！姓武，这满朝的文武大臣中，似乎只有工部尚书，应国公武士彠姓武吧？”李世民皱了皱眉头，想了一会说道：“难不成你说的是应国公的女儿？”

“皇兄倒是好记性！”李元霸放下了手中的茶盏，道：“武顺乃是应国公武士彠的第二任夫人杨氏所出，在她下面有两个妹妹，上面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元霸，方才你所说的那位杨氏，是不是涿郡人氏？”就在李世民还想要再详细追问一下的时候，长孙皇后突然出声问了起来。

李元霸看了长孙皇后一眼，仔细想了想，说道：“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武顺倒是说过，她母亲那边在这长安城中似乎还有一位堂侄女，具体嫁给了谁，她的夫君又是做什么的，这一点倒是没有细说！”

“这便是了！”长孙皇后一拍手，巧笑焉兮地对李世民说道：“陛下，如果元霸所说无错的话，这武家的夫人，与咱们李氏皇族还是亲家呢！”

长孙皇后这番话，不仅把李世民给整蒙了，就连李元霸都听得是云里雾里！

这什么情况？怎么两家就成亲家了呢？这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嘛！

“观音婢，这话怎么说？”李世民赶紧追问道。

长孙皇后笑了起来，道：“陛下，难不成您忘了？燕妃妹妹便是涿郡昌平人，她的母亲是隋朝太尉、观王杨雄的第三女。而且臣妾还曾听燕妃枚枚提起过，她的外祖父观王杨雄，还有一位亲弟弟名为杨达。而杨达之女杨氏，却是以后妻的身份嫁给了一位咱们大唐的勋贵，而且还生了三个女儿哩！”

“嗯？听你这么一说。这基本情况倒是相差不大，燕妃与那武夫人应该就是亲戚才对！”李世民闻言，仔细捋了一下人际关系，说道。

“啥？那不就是说，武顺还是那小胖……贞儿的姨母喽？”

李元霸听的是目瞪口呆，没想到这两人之间竟然还隐藏着这么一层关

系，可真是够复杂的。

而且这关系拉的，还偏偏是那个恨不得生吃了自己的小胖子，这还真是牵扯不断啊！

“若真是这样的话，元霸。恐怕这件事情就有待商榷了！”李世民沉思了一会，缓缓地对李元霸说道。

“啊？这有什么好商榷的？”

李元霸一直以为这件事情只不过是件小事而已，没想到竟然会遭到李世民的反对，不由得问了出来。

“元霸，你先不要急！”李世民拍了拍李元霸的肩膀，道：“朕又没说不给你们俩赐婚！朕的意思是，这武家娘子可以嫁给你，但是不能作为正妃，只能做儒人！”

根据大唐朝的规定。亲王结亲，当可有一正妃，二儒人，十滕。其在这十三人王府中的身份地位，也随着这个顺序，品级逐级递减，到了滕。那基本就是被儒人管的角儿。

“为何？”

李元霸自然知道李世民话中的儒人是什么意思，不过他并不明白李世民为什么会这么说。

李世民摇摇头，道：“元霸。你要知道，这武顺只不过是英国公的后妻所出，不是出自嫡妻，这是她在应国公府中的地位骤减！你若是娶她做了你的正妃，怕是那魏征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本王娶妻，与他们何干？惹恼了本王，让他魏黑子和侯君集做伴去！”李元霸有些恼火地嘀咕了一声，言语间充满了对那些文臣言官们的不屑。

“.....”

李世民和长孙皇后顿时有些无语了，如果是别人，胆敢在他李世民面前这么说话，怕是早就已经脑袋搬家了吧？也就是这家伙，有的时候说话办事不过脑子，偏偏李世民还得顺着他。

“哈.....不好意思，皇兄，这嘴秃噜了！”

李元霸听着没有声音了，抬头看去，却发现李世民与长孙皇后，正摆出

一副无语的表情看着自己，顿时有些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发。

“元霸，你这脾气得改改了，你如果真叫魏征和侯君集去作伴，怕是以后在这朝堂之上，就无人敢于直谏于朕了！”

李世民苦口婆心地劝说着李元霸：“而且，正妃的位置，你完全可以留给一个更好的女子，对于一个后妻长女，这身份确实有些低了！”

“不就是身份低了吗？这个好说！”

李元霸闻言眼睛一亮，道：“我去请父皇收武顺做干女儿，怎么样？这样不仅她的身份地位提高了，而且武家还成了皇亲国戚，这也算是对武士彠的一种封赏了！”

李元霸话音放落，长孙皇后与李世民相互对视了一眼。

长孙皇后道：“陛下，依臣妾看来，元霸此法不错！只要太上皇金口一开，就算是魏大人也挑不出什么问题来！”

“也只能如此了！哼，倒是便宜那武士彠了！”

李世民见李元霸神色坚定，而且他深知李元霸那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性格，就算是现在不同意，他早晚也会憋出个坏主意来，让你同意下来。

与其让以后的事情变得更复杂，还不如现在就答应他呢！

“成了！”

“哈哈，多谢皇兄，我现在就去找父皇！”李元霸心中那个欢喜啊，招呼了李世民一声，就朝着立政殿外走去。

看着整个人都快要飘起来了的李元霸，李世民有些好笑地摇了摇头，道：“这小子，都而立之年了，还是这么长不大！”

长孙皇后轻轻握住李世民的手，柔声说道：“陛下说笑了，元霸在冰中苦熬十九载，本就还是一个孩子啊！”

“呵呵，说的也是！走，朕陪你去西内苑中走走吧！”李世民呵呵笑了起来，顺手抓起一个裘皮大衣，细心地披在了长孙皇后的香肩上，而后向着大殿外走去。

.....

应国公府，前院偏堂。

这座偏堂名叫‘明月阁’，其作用就是用来接待那些贵宾的。

只见这明月阁中空间很大，四周的装饰虽然奢侈，但却并不缺乏雅致的观感，看起来极为赏心悦目。

此刻，在这大厅的正中，展现的是一幅大唐纨绔饮酒作乐图。

除了正对着明月阁大门的这一面，其它三面都摆放着细长的食案，而在明月阁正中间的空地上，有几名穿着极为暴露的歌姬在跳着舞，不远处还有乐师在配乐。

那几条食案后面，一共有四人，他们四人一边欣赏歌舞，一边与身边的年轻女子调笑，看上去好不悠闲。

坐在右前侧食案旁的，是一个长得浓眉大眼，明显带着武人气势的青年男子，他的手中仅仅揽住一名女子纤细的腰肢，口中哈哈大笑道：“哈哈，小公爷，这次还真是要恭喜你们了，攀上了越王，日后定然是步步高升，飞黄腾达啊！”

“哪里，哪里！”坐在主位上的武元庆摸了摸唇上稀疏的胡须，道：“这次还是要感谢贺兰兄愿意放手啊，要不然的话，越王那边怪罪下来，小弟这里还真是无法交代了！”

“哎，小公爷言重了！想我贺兰越石不过是越王殿下府上的一法曹，没什么大能耐，若是当真是娶了令妹，却是途让人笑话罢了！”

原来这货就是贺兰越石，看他那不老实的手，就知道这也不是一个什么好玩意儿。

“贺兰兄自谦了，你们贺兰家族在剑南道可是富家大户，听说比起博陵崔氏来，也是不遑多让！你这位贺兰家的少主，会是没什么大能耐的人？”

武元庆的笑地很难听，不过话中的意思却是表现得很清楚。

“二位，都是自家人，又何必相互客套呢？”

听着两人在那里客套来客套去的，一直默默与怀中女人调笑的武元爽，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就是！贺兰大人，小公爷，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客套也是虚的，还是这喝酒来得实在！”

这次开口说话的，是坐在贺兰越石边上食案旁的一名中年男子，只见其生地贼眉鼠眼地，偏生还有着一双招风耳，看样子像是一只活脱脱地大老鼠。

这家伙名叫叶云，乃是越王府上的长史，说是长史，其实说白了，就是李泰的一个狗腿子而已。

“哈哈，还是二弟与叶长史说得对，待王爷迎娶舍妹之后，我等便是一家人了！再客套，倒是显得我等生分了！”武元庆大笑了起来，率先端起酒杯，道：“贺兰兄，请满饮此杯！”

“我等同饮！”

贺兰越石斟满酒，高举了起来。

就在众人想要举杯相庆的时候，一名家仆飞奔入明月阁，禀报道：“启禀小公爷，宫中内侍监刘公公带来了圣旨！”

“什么？圣旨？”

武元庆两兄弟‘噌’地站起身来，眼中充满了惊讶之色。

已经有多少年了，有多少年没有接到过圣旨了，难不成真的是因为嫁出去了妹妹，他们武家因祸得福了？

想到这里，武元庆兄弟俩在和贺兰越石以及叶云打了一声招呼之后，就到迫不及待地说道：“头前引路！”

...

第一百七十五章刘三水传旨

应国公府，前院正厅。

刘三水头戴乌璞，身着皂色圆领外袍，腰束一皂色革带，脚下一双薄底快靴，面色冷淡。在他的身后还站着十名黑甲禁军，他们面色冷肃，盔甲森森，左手统一扶在刀柄之上，满脸冷酷地站立在正厅之中。

看得出来，这十名黑甲禁军是特意来给刘三水撑场面的，否则的话，他怎么不像平常一样，带着几个亲近的小太监过来宣旨？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在来之前，李元霸可是特意告诉过刘三水，这杨氏母女四人，在应国公府上的生活其实并不如意，甚至可以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武士彧的那两个混账儿子，对继母杨氏以及三个亲妹妹那是十分地苛刻，甚至都打算把妹妹给卖了。这样的畜生，必须要在气势上把他们给彻底压下去！

是以，刘三水这做了李世民多年贴身宦官的主，哪里还不知道怎么做？直接去禁卫军中拉了十名兄弟来撑场面！

“应国公府武元庆、武元爽，见过刘大人！”

被小厮引领着进到了前院正厅中，武元庆兄弟俩一眼就看到了，正大马金刀地站在正厅门前的刘三水等人，顾不得其他，赶忙拱手行礼。

别看这两个→，w≤ww.家伙挂着国公府公子的名头，可实际上就是俩养不熟的白眼狼，那欺上媚下的性格，简直就是天生的。

“嗯，见过两位公子！”因为李元霸的原因，刘三水自然不会给他们俩好脸色，只听其淡淡地问道：“未知国公大人何在？”

“回大人的话，家父前两日突然病倒，现今虽已苏醒，不过这身子却是难以下榻，故此只有由我兄弟二人前来接旨了！”

武元庆并没有因为刘三水的冷淡态度而有任何的不满。

本来嘛。人家刘公公那可是当今圣人的贴身近臣，堂堂的三品大员，他们武氏兄弟甚至连士子都算不上，只不过是白身一个，如果不是靠着自家父亲的荫庇，他们俩连个屁都不是。

“即使如此，那国公府中就没有其他亲眷了吗？”刘三水道，“天子降至可不仅仅是降给你们父子三人的！”

“这……”

武元庆与武元爽相互对视了一眼，武元庆道：“草民确实还有一继母以及三个妹妹！只是草民继母腿脚行动不便，两位幼妹年龄过小。又不喜见生人，所以……”

这两兄弟还真是会编啊，哪个腿脚不好了，哪个怕见生人了？只不过是你们这俩货不想让她们出来罢了！

“不是三个妹妹吗？”刘三水眉头皱了起来，因为他知道，这次那位大妹才是主角。

“哦，我大妹生性跳脱，也不知去哪里野了，故此现在并不在府中。还请刘大人见谅！”

武元庆远比武元爽要成熟得多，眼下武顺就要嫁给李泰了，正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就算接旨也轮不到她啊！

“如此。也是无法了！”刘三水眉头微微一挑，大声道：“武元庆、武元爽接旨！”

“草民武元庆、武元爽接旨！”

两兄弟齐齐躬身拱手。

“奉天承运，天子诏曰：今有工部尚书，应国公武士彟之女武顺。武明则，聪慧秀美，贤良淑德。太上皇念及应国公有功于社稷，特将武顺收为义女，赐封明硕公主，另赐其金、银各万两，丝绸、布帛各五百匹，玉璧一对……”

后面还有什么赏赐，武元庆和武元爽兄弟俩没有听清，因为他们俩都已经傻了，这什么情况？怎么那武顺就莫名其妙地被封为公主了？

而且还找了个什么，念及应国公有功于社稷的狗屁理由，即便是有功那也是子承父业，怎么挨都挨不到一个姑娘家啊？凭什么将功劳封赏在一个丫头身上？

刘三水可不知道这一对兄弟心中都快要嫉妒疯了，他继续大声念道：

“明硕公主之母杨氏，本为将门之后，后从妻于我大唐应国公，相夫教子，恪守妇道，特敕其为诰命夫人，同夫级！”

诰命夫人，同夫级？

武士彠官至工部尚书，乃是从一品大元，从夫级的话，那就表明杨氏这个诰命夫人最低都是二品，尼玛，这回玩大了！

武元庆和武元爽这一对兄弟，想起自杨氏进了应国公府后，他们俩的所作所为，只感觉全身止不住地发冷，如果杨氏追究他们俩的责任，那到时候，他们俩就算是有老爹武士彠护着，怕也是难逃一劫啊！

还好，还好他们俩已经靠着武顺成功搭上了越王李泰的关系，即便现在武顺身份变成了李泰的干姑姑，可是两人之间又没有血缘关系，自然还是嫁得的！

将武元庆两兄弟的表情尽收眼底的刘三水冷笑了一声，心说：“真正的杀招还在后面呢，这就忍不了了？那待会岂不是得被活活吓死？”

“另，明硕公主已到婚嫁年龄，武王李元霸亦未曾婚配，两人又是两情相悦，故特将明硕公主赐婚于武王，择日成婚！”

刘三水话音方落，武元庆和武元爽只感觉脑子中轰然炸裂，所有的一切都成了浆糊！

完了，完了，彻底完了！

这两兄弟浑身瘫软在地，似乎这整个天地都黑了，什么越王，什么飞黄腾达，步步高升，全都离他们远去。

他们可没忘记，前几天的时候，武王殿下把他们的狗腿子管家给送进了大理寺，据说自那天之后，长安城西北之地的法场上，每日便会有人被开刀问斩。

记得第一日被砍掉脑袋的，赫然是他们的管家武林，问斩那日，武元庆兄弟俩还特意去法场上看了看，那‘咔嚓’、‘噗’地声响，以及血箭喷飞的场景，至今还在他们二人的脑海中萦绕！

明硕公主，从一品诰命夫人，武王殿下……

一定是打开的方式不对，怎么倒霉的事情都赶到一天去了！

“武家两位公子，还不快快接旨谢恩？”

有些不屑地撇了撇嘴，刘三水合起了圣旨，大声喝叫了起来。

“啊.....”

武元庆猛地打了一个哆嗦，兄弟俩相互搀扶着颤抖着站起身来，伸出手接过圣旨，道：“草民，草民接旨，谢恩！”

“真是恭喜两位公子，贺喜两位公子了，府上不仅出了一位公主，竟然还与我大唐的神勇武王结成了姻亲，应国公府真是好福气啊！”

刘三水笑咪咪地拍了拍武元庆的肩膀，道：“咱家却是有些羡慕两位公子了，真是有一个好出身啊！”

武元庆脸上的笑比哭都难看，他面色抽搐着回道：“刘大人说笑了.....对了，烦劳刘大人特意奔波而来，元庆感激不尽，得此佳讯，怎能让刘大人空手而归？来人啊.....”

话音落地，方才的那个小厮端着一方托盘走了进来，低头道：“公子！”

“唰！”

一把掀开托盘上的红布，武元庆苦着一张脸道：“小小敬意，还望刘大人不要嫌弃才是！”

嚯，亮银银地一大片，纹银一千两！这武元庆倒是真舍得出钱啊！

刘三水可不管那些，你既然敢给，我就敢要，反正临来的时候，武王殿下都交代下来了，不偷不抢不受贿的，不拿白不拿！

故此，他笑吟吟地对身侧的一名黑甲禁卫摆了一下脑袋，那禁卫从武家小厮的手上接过了托盘。

刘三水向武元庆微微施礼，道：“谢公子了！若是无事，咱家还要回宫复命，就先告辞了！两位公子，请留步！”

说着，领着这十名禁卫向着应国公府外行去。

看着刘三水一行人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府邸之中，武元爽一把抓住了哥哥武元庆的肩膀，道：“大哥，怎么办？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武元庆有些茫然地看了武元爽一眼，随后便咬牙切齿地说道：“公主，公主啊！凭什么父亲的功劳要算到那个婊.子的

头上？继承功劳的，本应该是我们，是我们啊！”

武元庆认为，太上皇之所以收武顺为义女，全都是因为那一句‘念及其父有功于社稷’。

倒霉孩子啊，到现在还没琢磨过这件事情来！

“唉，先去偏堂吧！将这件事请告知贺兰兄和叶大人，这是圣人的意思，纵然越王殿下心中有气，也只能忍着了！”武元庆叹了口气，无奈地摇了摇头。

.....

出了英国公府，刘三水上了马，扭头看了‘应国公府’那几枚漆黑的大字一眼，不由得笑了起来。

“大人因何发笑？”

方才取银子的那名黑甲禁卫，有些奇怪地看了刘三水一眼，问道。“无事！”刘三水面色古怪地说道：“只是感慨那武家兄弟攀上了高枝了！”

“是啊，想武王殿下在我大唐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说句不好听的，这武家若不是凭着尚书武大人撑门面，在整个长安城中怕是都排不上号啊！”

黑甲禁卫深以为然地大点其头。

“好了，兄弟们执勤不易，方才所得千两白银，待尔等回到大营之后便分与兄弟们吧！”刘三水摇摇头，率先御马向朱雀大街行去。

“那卑职就谢过刘大人了！”黑甲禁卫笑了起来，招呼兄弟们御马而去。

...

第一百七十六章去矿上看看

武王府，西跨院卧房中。△

李元霸坐在炕上，正与武顺大眼瞪小眼地对视着。

就在李元霸心中发狠，想要率先让武顺移开目光的时候，屋外响起了赵菁菁地声音：“王爷，白管家有事求见！”

“叫他进来！”李元霸恨恨地眨了一下眼睛，伸手出去，隔着桌子就要去点武顺那挺翘的鼻尖。

武顺俏脸一红，匆匆往后躲了一下，娇嗔道：“王爷……”

“哈哈！”李元霸很是恶趣味地哈哈笑了起来。

“王爷！”

正在此刻，白福掀开门帘走了进来，躬身道：“刘公公派人送来口信，圣旨已下达至应国公府上，说是武家的两位公子接的圣旨！”

“哦？他有没有说那两兄弟当时的表现如何？”李元霸捻起桌子上的一枚兰花豆，丢尽了嘴里问道。

“刘公公说，当时武家两位公子有些魂不守舍，好像是遇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一般！”白福想了想，忽然笑了起来，道：“刘公公还说，这应国公家真是好大方，他只不过是跑了一次腿而已，竟然就给了一千两白银的喜钱！”

“一千两白银！”李元霸眼睛一亮，扭头看着武顺，道：“你们家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产业？”

武顺想了好一会，道：“应该没有吧？不过家里的事情除了父亲之外，就是两位兄长帮着打理，具体府上每月有多少进项，我也不晓得！不过这两两白银，确实有些夸张了！”

“管他呢，反正等过些日子你嫁过来，便与应国公府无关了，你若是想母亲与妹妹了，时常回去看看也便是了。用不着去想他有多少钱，过得怎么样！”

李元霸倒是没想那么多，说的话很直白。

“嗯！”小姑娘还是有些害羞，声如蚊讷地应了一声，不再说话。

“对了，那石炭矿怎么样了？”李元霸有些好笑地看了未来的小媳妇一眼，扭头问白福。

白福道：“王爷，咱们之前雇请的工人都是长安城周边村落的百姓，因为这才刚刚过了除夕夜，眼下在矿上做工的。都是王府购买的一些奴隶，以及负责看守他们的王府亲兵！”

“那些王府的亲兵们，都没有在家过节吗？”李元霸眉头一皱，问道。

白福摇了摇头，道：“那片黑石山虽说被我们买了下来，可还是时常会有周围的人去盗取、挖掘，王府亲兵们驻守在石炭矿上，一则是看守那些奴隶，二则是为了守护石炭矿山！”

“你这样说却是有理！”李元霸了然地点点头。突然问道：“白福，石炭矿上有府里多少亲兵？”

“负责督工的有二十余人，巡逻的就比较多了，大概有八十人左右！另外再加上做饭的初始以及一些工匠们。加一起差不多一百三十余人！”白福仔细想了想，说道。

“这样吧，你去府库里取出一千五百两白银，之后备好马车。随本王一同前往石炭矿上去看看！”

李元霸心中盘算了一下，直接吩咐了起来，同时双手也是麻溜地抓起了裘皮大衣。披在了身上。

“王爷，您这是要出去吗？”武顺好奇地看着李元霸，问道。

“是啊！怎么？你想要和本王一起去吗？”李元霸带上一个裘皮帽子，问道。

武顺有些惊喜地指着自已说道：“我，我也可以去吗？”

“当然，这也算不上是什么大事！”说着，李元霸掀开门帘看了外面的积雪，继续说道：

“不过你若是想一起去的话，还是穿厚实一点地好！正所谓‘下雪不寒化雪寒’，昨日这大雪下了尺余深，到现在也不过是化了一小部分，所以温度会降得很低！”

“好，王爷你等我，我现在就去拿袍子！”武顺欢喜地应了一声，急匆匆地向着昨天分给她的房间跑去。

过了有盏茶的时间，武顺披上了白色的狐皮外套。

李元霸死皮赖脸地牵着她的小手来到了王府大门前。

刚到门口，就见程甫穿着一身常服，站在有着三匹骏马的马车前，而管家白福以及另外两名王府亲兵，则是骑在高头大马之上，静静地等待在马车之侧。

“程甫，这次又要麻烦你了！”李元霸拍了拍程甫的肩膀，笑了起来。

程甫顿时有些受宠若惊，道：“王爷言重了，这都是末将应该做的！外面阴寒，还请王爷与小姐赶紧入车内吧！”

“嗯！”

李元霸又拍了拍程甫的肩膀，进了马车。

这架马车的内部空间真地很大，大概有丈许见方，除了车辕的一面，在它的三面各有五尺来宽，十尺来长，一尺来高的小床榻，而在三面床榻的正中却是有一小方桌，桌子上摆放着干果点心，正中央还有一个炭火盆，牢牢地镶嵌在小桌子上。

要不说这些王孙贵族都懂得享受啊，不说这内部装饰，光是这马车的体积就足够大了，难怪需要三匹强壮的骏马一起来拉车。

“王爷，小姐，坐好了，末将要走了！”

程甫对马车内的李元霸说了一声，驱动着马车，开始向长安城外西北部的石炭矿山赶去。

说实在的，在这长安城周围的三十里内的煤矿有好多处，而且全都被白福给买了下来。不过要说这距离长安城最近的石炭矿，还要说是这片最新发现的露天矿场。

从黑石山到长安城不过十余里左右，尽管因为路上积雪的原因，马车行驶的速度有所减慢，但是也不过用了小半个时辰的时间，李元霸就远远地看到了那硕大的露天矿场。

这片露天煤矿，方圆二十里全都被白福给买了下来，李元霸他们现在所走的这一段路已经属于私人领地了，只要再往里走一点，就会碰到黑石山新近建立起来的关卡。

说实话，到了这里道路就变得不好走了，因为现在毕竟不比后世，没有水泥路，更没有柏油马路，再加上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铺上青石板，所以现在这条道路只能算是勉强平坦了下来。

往里走了约有两百米的距离，马车就被负责守卫关卡的王府亲兵们给拦下来，可是当他们看到马车之后纵马而来的白福的时候，却是直接放行了。

想想也是，那白福可是武王府的大管家，能够让他心甘情愿地纵马跟在车后随行的，除了那位传说中的武王殿下，恐怕没有别人了。

白福冲着那几个亲兵微微颌首，随后驾驶着马车一路直行，再次往里走了约有三百米的距离，马车方才停了下来。

这是一个小型的广场，在这个广场的一边搭着三大间青砖房子，那其中稍小点的一间，是这一百多位王府亲兵以及工匠们的住处，而剩下的两间稍大一些的房子，则是那些奴隶们的住所。

整座露天煤矿都被大雪所覆盖，像极了披着一层莹白的衣服的巨龙，匍匐在大地之上。

.....

此刻，在这个广场上，一些或是皮肤呈现亚棕色，一些或是鹰钩鼻子、深眼窝的党项人，一些.....总之，一看就不是华夏人的奴隶们正在劳作。

只见他们的手中拿着宽长的钝口木头铲子，清理着小广场上的积雪，并且把几个已经在挖掘的小矿中的积雪给掏出来。

不远处，还有着一座座足有丈许来高的石炭小山，那些都是已经被开采出来，还没来得及运往神机府的石炭。

白福跳下了骏马，指着这片白茫茫的矿山，对李元霸说道：“王爷您请看，这里便是那座露天石炭矿山了，根据太史局的人说，这片露天石炭矿山以及其周围方圆十五里的地方，均有石炭矿藏，而且极易开采，数量惊人！”

李元霸来回扫视了一通周围的景象，但见山体平缓，尽管仅是白雪皑皑，但是那些偶尔露出头来的黑色矿石，还是表明了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煤矿产量丰富。

“王爷，这里是什么地方？那些都是石炭吗？”小脸有些被冻得通红的武顺，紧了紧身上的裘皮大衣，好奇地问道。

“哦？没想到你这堂堂应国公府上的千金小姐，竟然还知道石炭？”李元

霸有些惊讶地看了武顺一眼，说道。

武顺稍稍沉默了一下，低声说道：“我等母女四人，几乎每一年都要准备一些石炭备用！因为府上的木炭，我大兄一向是只给我等一人的定量！而且府里分给我们的每月生活用银钱，也不准去购买木炭，所以……”

“还真是猪狗不如啊！纵然不是亲妹、家人，看到有困难的了，送一些木炭又怎么样？更何况是亲妹妹呢？”

李元霸在心中大骂武元庆两兄弟不是东西，面上摆出了一副关切地表情，轻轻搂住了武顺的香肩，柔声劝道：“好了，不要去想过去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本王保证，以后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王爷……”

这个年龄段的小丫头往往是最容易被感动的，在加上武顺从小到大又生活在那么一种环境中，从来就没人给她说过这么露骨的话，所以小丫头感动地是泪眼模糊，眼泪瞬间逆流成河！

第一百七十七章昆仑黑奴

就在李元霸心中窃喜感动了小丫头，打算再进一步加深小丫头对自己的感情的时候，大煞风景的家伙来了。

“末将亲事府副典军白桐，参见王爷！”

一名身穿软铠，披着一件厚重披风的汉子，满脸肃穆地站在李元霸面前，向其行礼。

“免礼！”李元霸强压下心中的些许郁闷，开口说道：“白桐，本王问你，眼下这石炭矿上有多少奴隶？都是来自何方？”

白桐直起了身子，仔细想了想说道：“回王爷的话，咱们这石炭矿上奴隶共计六百三十四人！其中党项蛮夷两百人，昆仑奴四百人，还有三十四名昆仑黑奴！”

“哦？昆仑黑奴，他们在哪？”

李元霸闻言不由得微微一愣，没想到在这石炭矿上竟然还有昆仑黑奴，还真是意外之喜了。

要知道，在大唐朝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昆仑奴，新罗婢’。

新罗的婢女等同于后世的菲佣，她们受过专业训练，乖巧能干，而且与菲佣相比，这些新罗婢女大部分生地漂亮动人，抓来做妾很有面子。

而这里所说的昆仑奴便是昆仑黑奴了，他们不仅个个体壮如牛，而且驯服之后的昆仑黑奴性情温良，踏实耿直，长安城的贵冑，王族豪门们全都抢着要。

此外，此刻的昆仑黑奴来到华夏，一种是作为年贡被送往长安，另外一种则是作为土著‘蛮鬼’，被掠卖到大唐的沿海或着内地的其他地方，除此之外，还有最后一种，便是跟随东南亚或南亚使节入华被遗留下来的人的后代。

而根据李元霸的判断，矿上的这三十四名昆仑黑奴，八成是土著‘蛮鬼’！

“请王爷稍待。末将这便去将那三十多名昆仑黑奴给叫来！”白桐脸上露出了一丝嗜血的笑容，再次向李元霸行了一礼之后，转身就往小广场的东南角跑去。

“王爷，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昆仑黑奴呢！”

武顺的样子有点小兴奋，她掖了掖狐皮衣领，继续说道：“前两年的时候，父亲想去买几个昆仑黑奴看家护院，可是转遍了整个长安城的奴隶市场，也没有找到一个，最后只能无奈放弃！没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

“这有什么？传说在大海的彼岸还有很多比昆仑黑奴还要强壮的黑奴。以后有机会，本王带你去大洋的彼岸亲自去看看！”李元霸紧了紧搂在武顺香肩上的大手，说地那是豪情万丈啊。

.....

过了没有盏茶的时间，白桐就领着三十四个身形壮硕无比，脚上和手上戴着铁镣，穿着破衣烂衫，浑身皮肤呈现半棕半黑色的壮汉，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过来。

白桐走在最前面，指着面前这一波儿黑不溜秋。只有牙齿显得亮白的壮汉道：“王爷，这些人便是那三十多名昆仑黑奴！”

武顺和李元霸上前几步，好奇地打量着这些明显带着后世东南亚深棕色外貌特征的家伙们。

“王爷，好黑啊！”武顺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们看了半晌。说道。

“是啊，好黑啊！”李元霸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尼玛，莫名戳中笑点啊！

“哼，尔等南蛮子。为何出言侮辱老子？黑怎么了，老子天生就黑，有什么不可以吗？”

李元霸话音方落。众昆仑黑奴中有一个腰圆膀宽，脑后的头发扎成一个个小辫子的黑奴壮汉就跳了起来，咧开嘴森然地笑了起来，操着一口别扭的长安话，一脸高傲地说道：

“你们这些蛮子，一个个长地奇丑无比，男人身材还没老子高，女人娇柔不堪，竟然还有脸嘲讽我等！像你们这种民族，就应当在我们部族的统治之下，我坚信，我的部族一定会将我们拯救回去的！”

话音方落，负责压着这群昆仑奴的白桐可就不干了，立即瞪圆了眼，挽胳膊捞袖地就踹了那昆仑黑奴壮汉一脚，道：“小子，你如今已是阶下之囚，还有什么好嚣张的？再敢说冒犯我们家王爷的话，老子活劈了你！”

“你这该死的蛮子，有种地把我身上的手镣和脚镣解开，一对一地和我对战？欺负我束手束脚，手无寸铁，很了不起吗？”

那壮汉被白桐给狠狠地踹了一脚，竟然屁事都没有，甚至连身体都没有晃动一下。

只是此刻他的脸色有些红，双眼瞪得大如铜铃，似乎非常愤怒。

“黑鬼，本王告诉你，你脚下的土地是我大唐的，你们身上的衣帛、铁镣是我大唐的，就连你们自己的身体，也是属于我大唐的！怎么，踹你一脚不服气了？还想要单独对战，你只是一个低贱的奴隶！奴隶，你知道吗？”

李元霸可看不惯这些没有自知之明的家伙们，空有一把子力气，实际上不过是脑子一根筋的傻帽而已。

“我伟大的乌萨大神，一定不会放过你们这些南蛮子的！”

壮汉恶狠狠地瞪着李元霸和白桐，其他的三十三名黑鬼，听到乌萨大神的名字，眼睛也全都亮了起来。

“乌萨大神？哼，你们的大神已经抛弃你们了，不然的话，你们怎么会出现在我大唐的领土之上，并且成了我大唐的奴隶？”

李元霸冷哼了一声，继续说道：“现在，本王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便是卸掉身上的铁镣，成为这矿上的监工，老老实实地为本王做事！第二，本王现在就杀了你们，把你们的尸身剁碎了，丢进秦岭里喂狼！你们自己选择吧！”

“王爷！”

白桐有些奇怪李元霸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在其身侧低声问道：“何必让他们来做监工呢？有我们王府的亲卫在，这些奴隶们翻不起什么大浪来！”

“你不懂，看这名昆仑黑奴的架势，应该在他们的部族中有很高的地位才对！如果把他给成功驯服了，然后再放归部族的话，你说会怎么样？”

李元霸看了白桐一眼，声音有些低沉。

“收服之后，再放归部族！”

白桐被李元霸的想法吓了一跳，先不说放归部族之后，这昆仑黑奴还会不会再回来，就单单是收服他们这一项就极其困难了。

“好了，深层次的问题，现在说还为时过早！且看他们如何选择吧！”

此刻，李元霸的脑子里想起的是阿道夫·希特勒，想起了前世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党自少年至国家元首，对希特勒的那种狂热的崇拜，以至于达到极端的迷信！

对于自己的族人，大唐的百姓和兵士们，李元霸不敢试验希特勒的极端崇拜理论，可是对于外族，对于这些外来的昆仑奴，后世中那根本就养不熟的印泥猴子们，李元霸动起了这个歪心思。

正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为大唐培养一个外族儿子，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

.....

“你们，你们这是在残杀，你们一定会受到乌萨大神的诅咒的！”

那壮汉愤怒地大声吼叫了起来，同时身体出现了小幅度的颤抖，也不知道是因为怒火，还是因为害怕和恐惧。

“在我大唐的地界上，你们的乌萨大神不管用！我们信奉的是当今的圣人，信奉的是我们的皇帝！你们的乌萨大神在我大唐皇帝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

李元霸咧嘴露出了一口亮白的牙齿，嗯，白，确实很白！

“你不能随意决定我的未来！我乌诺是部族中最强悍，最尊贵的勇士，如果我手上没有铁镣的话，我一定会撕碎你，撕碎你！”

壮汉报上了自己的名字，他双眼泛红，眼底隐隐有着血色。

“就你？”李元霸冷笑了一声，忽然松开了紧紧搂着武顺的大手，道：“你去马车上休息一下，过一会我们就返回长安城！”

“王爷.....您这是？”武顺有些不明所以。

“无事，本王只不过是筋骨太紧巴了，想要找个人活动活动筋骨而已！”李元霸不在意地笑了笑，扭头对白桐道：“去，解开那个乌诺的手镣和脚镣！”

“这个.....王爷！”白桐面色微微一边，有些为难。

“什么这个那个的，本王说什么你去做就是了，难不成我堂堂的大唐朝王爷，还会怕一个区区的昆仑黑奴吗？”

李元霸脸上充满了自信，不过事实也正是如此，以李元霸那堪称变态的武力值，还真不惧区区一个昆仑黑奴。

“诺！”

白桐咬了咬牙关，掏出钥匙打开了乌诺的铁镣。

“来吧，本王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能够赢了本王，别说是你了，就算是你们三十四个人一起走，本王也不会追究！”

“你就不怕我跑了？”乌诺抬头看着李元霸，说道。

“能够从本王的手中逃跑，也算是你的本事！”李元霸不屑地耸耸肩，道：“不过，就凭你，怕是不会有这个机会的！”

“哼，大话谁都会说！希望待会，你还能够这么说！乌萨大神保佑！”

乌诺怒吼了一声，甩着强壮的身子冲了过来。

他的身体敏捷地就像是一头豹子，两只双手弯成锐角的爪子形状，朝着李元霸……错了，准确的说，是朝着李元霸的脑袋抓了过去。

...

第一百七十八章揍出来的收服

“来得好！”

看到乌诺敏捷的动作，李元霸不由得眼睛一亮，低声称赞了起来。↵ ↗

看来方才这家伙并没有撒谎，以他的身手，搞不好真是他们部落中最强悍的战士。

不过光是这样，可还是不够看的啊！

说时迟那时快，乌诺的双手再有两尺远的距离，就要抓到李元霸的脑袋了。

一瞬间，旁边站立着的白福以及白桐等人，全都发出了惊呼之声。就连刚刚钻进马车中的武顺，也不由得面色发白，小手紧紧地捂住了樱桃小口。

这个时候，李元霸却是很风骚地一扭屁股，之后身体往外一旋，乌诺那迅敏的身体，顿时就像是一道旋风一样，因为惯性的缘故，从李元霸的身侧冲了过去。

再看李元霸呢，却是完好无损的站立在原地，甚至还故作潇洒地对武顺丢出了一个挑逗的眼神。那那架势，全是不把乌诺放在眼里。

而猛然从李元霸身侧冲过去的乌诺，却是直界冲出了有丈许的距离这才止住了身形。

看到两人方才冲击的精彩一幕，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小丫头武顺更是激动地大声喊叫了起来：“王爷，要小心啊！”

李元霸做了一个让小丫头放心的手势，刚要有所动作的时候，乌诺已经喘着粗气扭过了身子，他那双已然红得发紫地，等得如同牛眼一般大小的眼睛，都快从眼眶里蹦出来了。

“哼，你们这些南蛮子，全都是一群只会左躲右闪的无胆鼠辈！”

第一击被躲过去，乌诺很生气。

他的右脚重重地踩在地面上，恐怖的力道就如同敲击所有人的胸口一样，那铺满矿渣以及石子以及石炭渣子的地面，竟然被硬生生地踩出了一个深坑。

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身为‘天机卫’的内卫，白福的眼力可比白桐这个副典军要高出很多，自然知道这黑黝黝的汉子，单是这一脚，怕是就得不下百公斤的力道。

故而，他没见过李元霸出手，是以他也不知道自家主人能否对付得了这黑不溜秋的汉子。

他全身紧绷，随时准备出手。

马车上，武顺看到乌诺的表现，似乎连自己地呼吸停顿了那么一瞬。她的右手依旧掩在唇前，瞪圆了杏眼，死死地盯着正摆着一个非常优雅的姿势，不屑地看着乌诺的李元霸。

再一次，乌诺猛地冲了过去。

不过，无论他怎么攻击，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因为李元霸现在的状态就像是在耍猴子一样，每每在乌诺的攻击将要击中他的时候，总会以差之毫厘地距离躲闪过去。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李元霸这哪里是在打架，分明是在耍猴子。

其实，以李元霸的能力，想要击败这个家伙完全不费吹灰之力。可是为了能够成功收复他，那就只能循序渐进，不能硬来。

几个回合之后，乌诺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可是反观李元霸，却依旧是一副神采飞扬的样子。

要不说这家伙是傻子呢！空有一把子力气，来来回回地就是冲击、冲击、再冲击。再没了别的攻击方式了。

“该死的，你这南蛮子，到底还是不是男人了？是男人地就来与我正面对敌，躲躲闪闪地，我乌诺羞于你对战！”

乌诺急红了眼，这一个个的无功而返，已经快把他的耐性给消磨干净了。

“好，既然你如此渴望一战，那本王就成全你！”

李元霸摆了个军体拳的起手式，动作方正，不偏不倚。

“南蛮子，记住你说的话！”

乌诺脸上闪过一抹兴奋之色，他双手握拳，身体呈现出最完美的流线型，以最快的速度，向着李元霸猛冲了过去。

这一次，李元霸并没有就此闪躲，在乌诺临身的前一刻，豁然来了一个右转身，同时右脚尖向外摆，抬起了左腿向着乌诺的左侧猛踹，同时两臂上下格挡，格右臂屈肘，狠狠地抬起拳头轰在了乌诺的下巴上。

“咻！”

本就已经体力不支的乌诺，先是膝下中了一脚，整个人失去了重心，随后颌下的一拳，更是让他整个人都给飞了起来。

那沉重的身体，在半空中划出了一道优美的抛物线，随后重重地跌落在不远处的一座丈许来高的石炭堆上。

好在那石炭堆上都是一些细碎的石炭颗粒，否则的话，那些有棱有角的石炭，铁定会让乌诺身上挂彩，甚至是丢掉性命的！

“少族长！”

一直站在最末尾的一名昆仑黑奴，看到乌诺重重地跌进了石炭堆中，不由得有些担心地惊叫了起来，而且很神奇的，他竟然也会讲长安话，听起来似乎比乌诺还要正宗。

“少族长？白桐，这是怎么一回事？”李元霸冷眼看了白桐一眼，冷声问了一句，不过这家伙也是一副茫然的样子。

“这……王爷，末将也不知！”白桐有些手足无措地看着李元霸，声音中有些焦躁。

“还不快去把那两个昆仑黑奴抓起来，严加审问？”

白福很有眼力见，他冷着一张脸大声地呵斥，看起来是在教训白桐，但实际上却是在为他开脱。

“是！”

白桐自然听出了白福话中的意思，所以面对这位本家的好意，他自然是欣然接受。

“白桐，先等等再说！”

就在白桐指挥着几名王府亲兵，要将那两名昆仑黑奴抓起来的时候，李元霸却是制止了他。

只见不远处的石炭堆上，乌诺强撑着身子，挣扎着站了起来，这一次，他的两只脚开始有些软了，并且直接瘫倒在了矿堆上。

一次、两次、三次……

现在，乌诺双腿抖动的幅度已经开始加大了起来……

“哗啦啦……”

上面依旧覆盖着白色雪花的石炭矿堆，在乌诺的数次挣扎中，彻底塌陷了，而乌诺也终究没有完成站立起来的任务，随着黑色的矿石，滚落地面。

“少族长！”

方才跑到那矿石堆边上的那名昆仑黑奴，刚忙拖着挂着铁镣地手脚，步履艰难地挪动了过去，很是吃力地想要扶起乌诺。

“走开！”

谁知乌诺根本就不领情，而是一把扫开了那名昆仑黑奴的双手，就那么半跪半爬着来到了李元霸身侧。

从那一小堆矿石堆到两人方才争斗的地方，大概有三丈多将近四丈的距离，由此可见，李元霸那最后一击是有多么强大的力量，竟然把这乌诺给直接轰飞了十多米远。

要知道乌诺的身体也不矮，体重也不轻，就这么废了出去，真是羞耻，一辈子的修持啊！

是以乌诺心中纠结着，再加上这一路上半跪半爬地，也着实不好受！

眼见着乌诺爬了过来，白福悄然挪动了一下脚步，挡在了李元霸身前，同时右手缩进了袖子中，紧紧地捏住了一柄小巧玲珑的圆月匕首。

“你做甚？”白福道。

乌诺并没有说话，倒是李元霸看到了白福的动作，轻轻拍了拍白福的肩膀，示意他让开，这才盯着乌诺的双眼说道：“你可服气？”

乌诺瞪着铜铃般大小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李元霸，一直看地李元霸都有些头皮发麻，想要白福一匕首解决掉他的时候，乌诺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只见那乌诺猛然仰头朝天吼叫了一声，很不甘的吼声，然后……

尼玛，这货竟然‘嘭嘭嘭’地对李元霸连磕了三个响头，同时五体投地地爬起来，绕过表情古怪，勉强算得上是目瞪口呆的白福，亲吻起了李元霸的鞋子！

尼玛，这货是怎么了？

先前还是无比的硬气，不过是打了一架而已，怎么这还亲上了？难不成这伙还有受虐倾向？

就在李元霸感觉心中万千草泥马奔腾的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那名跟在乌诺身侧的昆仑黑奴有动作了，他同样跪在李元霸的脚下，亲吻了李元霸的鞋子几口，这才沉着嗓子说道：

“尊贵的主人，我乌斯诺克族最剽悍的勇士，最尊贵的少族长，以乌萨大神的名义起誓，向您效忠！他愿意成为您的奴仆，一生都侍候在您身侧，为奴为婢，决不后悔！”

“哎呦，我去，是不是真得啊？”

李元霸不由得低呼了一声，心中不由得有些疑惑。

他用眼角瞄了瞄那些一直在观战的昆仑黑奴，发现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无奈和悲伤。

我擦，难不成是真地？太坑了，早知道这么简单，还和他费那么多话做什么？这不纯属浪费时间吗？

“我乌斯诺克族勇士的誓言，绝对不会违背！我尊敬的主人，您是我乌诺一生中，所见过地最伟大的勇士！”

果然，就像那名昆仑黑奴所说的那样，乌诺还真是心甘情愿地成为李元霸的奴隶。

“嗯，乌诺，你先起来吧！”

李元霸心中虽说有点小郁闷，不过总归是把乌诺给收服了，所以还是让那人把他给搀扶了起来。

“乌诺，你来自哪个部落，是如何进入的大唐，他又为什么称呼你为少主？”看着脸色有些憔悴，但是精神头却很高的乌诺，李元霸问道。

第一百七十九章叶云的毒计

“我伟大的主人，您卑微的仆人来自大食国乌斯诺克族！”

乌诺强忍着身体各处传来的剧烈疼痛，对李元霸说道：“乌斯诺克族是大食国最庞大的二十个部族之一，我的父亲名叫乌拉斯，是乌斯诺克族的族长！而我，乌诺，您最卑微的仆人，便是乌斯诺克族的少族长，也是大食国最剽悍的勇士之一！”

“哦？那你是怎么来到大唐的，又是如何成了奴隶？”

乌诺的出身倒是让李元霸震撼了一把，虽说早就在心中猜测这家伙八成在部族中有很高的地位，可是没想到他竟然是大食国最强大的部族之一的少主人。◎

如此一来，希特勒的极端个人崇拜计划，就更加容易实施了。

乌诺脸上露出了一丝仇恨的神色，他恨声说道：“主人，一个多月之前，我原本带着族人们外出打猎，可是却在草原上遇上了狼群！”

“嘶，狼群！”白桐的瞳孔骤然一缩，明显意识到了什么。

乌诺撇了白桐一眼，继续说道：

“主人，您知道的！孤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群狼！我的护卫队被狼群给冲散了，只有几个亲卫守护在我身边。当我们拼命地从狼群中脱生的时候，却碰上了来自大唐的捕奴队！他们自称隶属于荥阳郑氏，他们抓住了我们，并将我们贩卖到了长安城中！”

“荥阳郑氏，又出来一个，好啊，好啊！”李元霸闻听乌诺之言，眸子不由得一亮。

“好了，白桐，你先命矿上的郎中为乌诺治疗身上的伤势，等他的身体好些了。让他负责矿上的监工！”李元霸想了想，把这个任务交了下去。

很明显，白桐对乌诺明显不放心，他有些迟疑地说道：“王爷，您看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无妨！”李元霸摆摆手，道：“正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更何况，本王看他方才的样子，倒不像是在欺骗本王！还有，你放心。本王会派人暗中盯着他的，一旦他有所异动……”

说到这里，李元霸冷笑了一声，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

白桐心领神会地点点头，吩咐手下们扶着乌诺向着矿场边缘，那间稍小一些的房子走去。

“白桐啊，除夕、元月初一，矿上的兵士们都没有回家吧？”李元霸看着乌诺等人远去，一边向着马车走去。一边询问白桐。

白桐愣了一下，没想到李元霸会问这个问题，他笑道：“王爷，矿上的兄弟们。长安县籍的没几个，多是河南道、河北道以及陇右道县籍，离家这么远，很多兄弟都不曾回家！”

“嗯！这矿上的安全护卫工作。还是多亏了这些兵士们！可不能亏待了他们！”李元霸点点头，扭头对白福说道：“白福，本王让你拿的东西呢？”

“王爷请稍候！”

白福躬了躬身子。几步走到自己的马侧，从那匹骏马的马背之上取下了一个沉甸甸的布包，交到了李元霸的手上。

“白桐啊，这里有一千五百两白银，你将这些银子与矿上的兵士们分分，就算是本王补贴给兵士们的过节费了！”

李元霸把手中的布包，直接丢给了白桐。

“这……末将代矿上的兄弟们谢王爷的赏赐！”白桐手中拎着布包，只感觉沉甸甸的。

说实在话，他们这些兵士们就从来没想过能够得到自家主的赏赐，他们只是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而已。

可是他们没想道，王爷竟然还记着他们，而且还亲自跑了一趟是探矿，赐下了银钱。

就是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行为，却是让白桐心中有一股热流在涌动，在翻滚！

“不必言谢，这是你们应得的！”李元霸走到马车的边缘，摆了摆手，继续说道：“你们都是本王府中的禁卫，只要有本王一口汤喝，就绝对不会让你们饿着！”

“王爷大义！”

白桐眼眶有些红，双手抱拳，躬身行礼。

“行了，莫要做那小儿女姿态！”李元霸摆摆手，一步踏上了马车，这刚要掀开车帘进去，像是想起了什么，扭头对白福说道：“对了，咱们这石炭矿上一共雇佣了多少周遭的百姓？”

李元霸这下可真把白福给问住了，他只是管理矿上大方向的问题，至于具体的管理方面的细节，却是一无所知。

不过幸好旁边还有一个于白桐在，虽说他只管矿上的安全防卫工作，不过他这天天在矿场中瞎逛游，应该知道一些。

于是，白福将目光移向了白桐。

白桐方才还沉浸在对李元霸的感激之中，见到白大管家将目光移向了自己，连忙说道：

“回王爷的话，咱们在这矿场上一共雇佣了周围的百姓有一百余人，其中大部分都是负责装卸和搬运的青壮年！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妇人，他们负责帮助矿上的伙夫做饭、烧水等事宜！眼下石炭矿还比较好挖掘，是以还未曾再多雇佣百姓！”

“嗯，等过了上元节，矿上的挖掘繁忙起来，就多雇佣一些周围的百姓，毕竟并不是所有的百姓都富裕，他们的生活也很繁重！”李元霸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想了一会才又对一旁的白福说道，“白福，这件事情你来把握，不要在乎钱，钱没了可以再赚，但是不能亏了矿上做工的百姓们！”

李元霸说完，头也不回地上了马车。

马车中，小丫头武顺看着走进来的李元霸，俏脸上满是笑容。

李元霸瞧这有些奇怪，问道：“丫头，你笑什么？有什么高兴的吗？”

“王爷，您开的这个石炭矿，雇佣的周围的百姓前来做工，算得上是一件善事吧？”武顺歪着脑袋，对李元霸说道。

“善事？”李元霸愣了一下，道：“应该不算吧！本王只是觉得，长安城周边的村子中，百姓们生活稍显困苦，这样来矿上做工，既可以贴补家用，又会尽心尽力地为矿上做工！何乐而不为呢？”

“嘻嘻……王爷，您这明明就是在做善事！”武顺笑了起来，唇边出现了两个浅浅的酒窝，看起来可爱极了。

“这丫头笑点真地好低啊！”李元霸无奈地摇了摇头，捻起小方桌上的一枚兰花豆，闭起了眼睛。

.....

就在李元霸领着未来小媳妇冬日游园的时候，在长安城的一座颇为气派的府邸中，有这么一个少年胖子，恨李元霸恨得是咬牙切齿。

“王爷，事情就是这样！武家把聘礼退了回来，连带着还多赔偿了一万两黄金，你看这事.....”

形容猥琐，活脱脱一只大号老鼠的形象的中年人，躬着身子，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叶云，你可真是本王的好长史啊！”少年胖子背对着拿中年人，声音很冷：“本王就说让你早点去，你却偏偏说准备不充分！现在好了，贱民变公主，媳妇变姑姑，姑姑变叔婶，你让本王怎么娶？”

少年胖子霍然转身，看那眉眼，分明是李元霸的亲侄子，越王李泰！

“碰！”

李泰急走两步，上前狠狠地一脚揣在了叶云的大腿上，直接把叶云给踹倒在地，同时口中大骂道：“你这个废物！如果你能够早一点的话，何至于此？那婊子，竟然，竟然还被赐婚于李元霸？”

越说越气的李泰，又是几脚狠狠地踹了下去，“你可知道李元霸是谁？连父皇都宠着他，在大唐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比之本王都要尊贵得多，你想本王怎么样？”

“王爷，王爷息怒！”

叶云被李泰踹得哭爹喊娘地，那样子要多悲催就有多悲催。

“息怒？你可知道武士彠对本王有多重要？”李泰恶狠狠地看着叶云，道：“武士彠虽说在朝中算不得高官，但他却是皇爷爷的人，代表的是皇爷爷所有的旧臣！没有那些旧臣的帮助，本王如何与李承乾斗？如何把他挤下那个位子？”

“王爷慎言！王爷慎言！”

听到李泰的话，叶云顿时吓了一跳，这夺嫡的话直接说出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李世民夺得皇帝之位的手段本就不光彩，乃是靠着杀掉了两个亲兄弟方才登上帝位。是以，他并不想看到骨肉相残的事情再次发生！

“慎言，慎言！你除了会说这个，还会说什么？”李泰怒火冲天，早已没了表现在人前的彬彬有礼，文弱书生的形象。

“王爷，我们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叶云揉了揉被踹得生疼的大腿，面露谄媚之色。

李泰把他那肥胖的身子，艰难地塞进了椅子上，怒声道：“哼，你倒是说说看，若是敢骗本王，本王现在就砍了你的脑袋，剁碎了你的尸体去喂鱼！”

到底是李泰最信任的狗腿子，叶云完全没在意李泰的恶毒威胁，而是说道：“王爷，难不成您忘了？那武元庆兄弟俩，可不光有明硕公主一个妹妹……”

“什么意思？”李泰的怒眉依旧没有松开。

叶云猥琐地笑了起来，道：“跑得了姐姐，还有妹妹！下官听说那武顺的妹妹武昭，不过只比武顺小了两岁，今年亦是十之有二了！也到了婚嫁的年龄，只要王爷……嘿嘿……”

第一百八十章去见丈母娘

“说具体点！”眼下李泰的火气还没有消，懒得动那个脑筋去细想那些事情。

叶云对李泰冷淡的态度丝毫不以为意，他笑了笑，道：“王爷，您想啊！那明硕公主您之前见过，不仅人长得极其标致，更是知书达理，体态婀娜！那武昭与明硕公主是亲姐妹，虽说下官并未见过其容貌，不过想来应该是不差！”

“继续！”李泰神色微微动了一下，说道。

“诺！”

叶云谄媚地点了点头，道：“还有一点，这明硕公主被太上皇赐婚于武王殿下，以武王的性格，绝对会顾念明硕公主的家人！如若王爷把武昭娶到手，那么王爷与武王殿下既是叔侄，又成了连襟，到时候只要武王殿下肯帮忙，何愁大事不成？”

李泰沉思了半晌，摇了摇头，道：“你不知道我四皇叔的性格，他这个人，虽说是本王的四叔，可是本王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他，也不晓得他的性格如何。”

“不过本王听老一辈的人说，四皇叔年少之时便是一个惹祸精，做任何事情都不过大脑，总是父皇或者皇爷爷帮他擦屁股。虽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种情况多少有点改善，可是本王看他却是与李承乾走得很近，想要把他拉到本王的阵营中，怕是难上加难啊！”

“这就要看王爷的了！”叶云耸了耸肩，道：“英雄难消美人恩，什么风都不如枕头风吹地凶猛！若是王爷娶了武昭，通过武昭央求其姐明硕公主，多为王爷说说好话，您想这样是不是又多了几分胜算？”

“似乎是有些道理！”李泰的表情有些松动了。

“王爷，您就听微臣的，但凡可以与王爷拉上关系的事情，一切都有价值去尝试！”叶云见李泰的语气有些松动。趁热打铁地说道。

“好，这次本王便信你一次！”李泰点点头，道：“你去照上一次的聘礼，原样再准备一份！”

“诺！”叶韵面露欣喜之色，转身就走。

尚未走到门口的时候，李泰又一次高声喊道：“等一下，准备双倍好了！”

.....

当李元霸与武顺乘着马车返回长安城武王府的时候，已是时近午时。

刚刚进了府门，还没来得及歇歇脚，一个小太监就领着一个穿着淡粉色宫装的小丫头。跟了进来。

“莹香！”

看到来人，李元霸还没来得及问话，倒是武顺捂着嘴叫了起来。

“小姐！”

被叫做莹香的小丫头，见到武顺也是瞬间变得活泼了起来，上前一步，拉住武顺那白嫩的柔荑，就是一阵打量，生怕自家小姐出现什么损伤一样。

“莹香，你怎么来了？我母亲可好？二妹与三妹可好？”武顺的小脸有些红。抓着莹香的小手不放松。

“是夫人让婢子来的，说要婢子过来看看小姐是否安好，可曾吃饱、穿暖！”莹香大概十三四岁的样子，长得明眸皓齿。十分地秀美，笑起来脸颊上还有两个浅浅地小酒窝。

“咳咳.....”

这个时候，李元霸轻轻咳嗽了一声。

武顺恍然，对李元霸说道：“王爷。忘了给您介绍了！她叫莹香，是我母亲的贴身侍女，自小便与我一同长大。与我情同姐妹！”

说到这里，她又扭头看着莹香道：“莹香，站在你面前的这位，便是我大唐的武王殿下！”

“啊？婢子见过王爷！”

虽说莹香先前就有所猜测，可是当武顺介绍的时候，还是出现了一瞬间的呆滞。

“行了，免礼吧！”李元霸摆摆手，道：“方才你说，是你家夫人让你过来的？可是应国公府的，一品诰命夫人，杨氏？”

“回王爷的话，正是！”说起这个来，小丫头就兴奋。

之前在应国公府，因为自家夫人在府中时常受两位公子欺负，正所谓主仆同命，主贫仆贱，因为这个原因，应国公府中的那些个下人们，也时常欺负莹香。

如今，自己侍候的主人一步登天，从白身成为了一品诰命夫人，那些曾经看不起她，欺负过她的下人们，再次看到她，左口莹香姐，右口莹香姐的，充分满足了小丫头的虚荣心。

听到莹香的话，李元霸沉默了半晌，突然对白福说道：“白福，帮本王准备点东西，本王要去应国公府！”

“王爷，您这是……”

武顺惊讶地看着李元霸，明眸中闪过一丝喜意。

李元霸伸手摸了摸武顺的秀发，道：“本王得感谢夫人，养了这么一个聪慧漂亮的女儿啊！”

小丫头羞红了脸，拉着莹香躲到了一边，说起了女孩子家的悄悄话。

……

依旧是那架霸道之极的马车，三匹神骏的马儿稳步行进，没有丝毫的颠簸。

可是马车内，李元霸的心情，竟然难得地泛起了波澜。

俗话说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李元霸现在就是这种感觉，兴奋中夹着些许的惶然，就像是女婿第一次上门见丈母娘一样，很怪！

“王爷，您在想什么呢？”武顺看着正襟危坐的李元霸，眨巴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甚是可爱。

“啥都没想！”李元霸睁开眼睛，一手就抄起了武顺的小受，握紧了。

“公子，莹香还在呢！”武顺脸红红地横了李元霸一眼，声音中明显带着嗔怪。

坐在马车西侧的莹香小丫头，原本正偷偷拿眼角瞄着两人，听到自家小姐的话后，连忙低下头捻起了一枚桂花糕，丢进了嘴里，咕哝地说道：

“小姐，莹香什么都没看到！”

李元霸心中不由得一乐，心道：“这小丫头真上道啊！”

“王爷……”武顺挣了两下，没有挣脱开，只能任由李元霸握着小手。

“程甫，还有多长时间！”李元霸得意地咧了咧嘴，撩开了窗帘望向了外边。

因为方才李元霸需要去东市买些东西，所以此时马车刚刚载着他们过了东市，重新返回到那条宽长的路上，喧嚣的吵闹声已然远去。

“王爷，刚刚过了王府，再往前走一小段就到了！”程甫倒是很熟悉这段路，听到李元霸的声音，对着布帘子唤了一声。

“嗯！”李元霸应了一声，回头朝着武顺问道：“你那两个畜生哥哥，和你们住一个院里？”

武顺的俏脸上浮起了一丝难言的表情，道：“没有，我娘，还有我们三姐妹住在府中后院的一个独门小院里，平日里也就只有莹香会去，还有……”

说到这里，武顺反倒停了下来。

李元霸连忙追问：“还有什么？”

武顺摇摇头，并没有说话。

武顺不说话，小丫头莹香开始为自家小姐报不平了，她说道：“还有就是每天，当主人走后，两位公子从府外归来，就会去小院中欺负夫人还有打骂三位小姐！他们的样子可凶了，每次……”

“莹香！”武顺瞪了莹香一眼，示意她闭嘴。

也在这个档口，马车已经停了下来，李元霸下得车来，抬头一看，‘武府’两个黑体大字，在门楣上悬挂着的匾额之上，格外刺眼。

“尔等是何人，敢在我应国公府前停放马车？还不赶快移开？想死不成？”

就在李元霸打量那一方匾额的时候，一个身穿家仆服侍的小厮，从高门之内走了出来，对着李元霸和程甫大声呵斥了起来。

“休得放肆，敢对我们家王爷如此无礼，你有几个脑袋？”

听到自家主人遭到侮辱，程甫当时就怒了，不由得厉声呵斥了起来。

“哟，还王……大小姐！”

小厮听到程甫的话后，险些笑掉大牙，不过他话都没说完，就见那马车里走出来一位妙龄少女，不是武家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小姐，还能是谁？

“你这小厮，好生无理，连武王殿下都敢辱骂，还不赶快向王爷谢罪？”

似乎是生怕李元霸脑子一热，把这小厮给砍了，武顺连忙上前娇叱了起来。

“哎哟，王爷，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还请王爷大人有大量，能够绕过小的这一次！”

都说人是感性动物，这面对生死了，一切都是虚妄，只有活着才是最实在的。

“滚，别忘本王再看见你！”

李元霸懒得搭理这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是，是……”小厮连连躬身，同时腿子也是一刻不松地跑动了起来，几乎是反身就往府里头跑去。

“丫头，你们府上的家仆，都是这么一个德性吗？”李元霸伸手扶着武顺下了马车，问道。

武顺摇摇头，又点了点头，道：“我也不清楚，不过莹香说过，家里的仆人，除了王伯和宋婢之外，似乎全都是一副尖酸刻薄的样子！”

“哼，有其主必有其奴！凭那武元庆兄弟俩的性子，就算养也是一群恶奴！”李元霸冷哼了一声，示意程甫从马车里抱起几方礼盒，径直往应国公府里面行去。

……

且不说李元霸他们直接向着应国公府后院行去，这边那个喝骂李元霸的小厮，已经神色张惶地跑进了距离大门旁不远处的一间房子中。

这房子颇有些江南水乡的韵味，里面装点地也极为典雅。

其内最中央的高椅上，一名留着山羊胡的中年人，悠哉悠哉地品着一壶美酒，在他身侧的桌面上，还放着一小碟时下流行起来的兰花豆。

...

第一百八十一章武家姐妹

“喇啦！”

一把掀开门帘，冷飕飕的寒风直往屋子里头灌。

眼见着小厮慌里慌张地跑进来，那留着一撮山羊胡的中年人，慢吞吞地说道：“三儿啊，慌慌张张地像是个什么样子？如果让大公子看到你这副德性，少不得又是一顿皮肉之苦！”

咽了口唾沫，小厮紧张地吼道：“五，五叔，大小姐……不是，明硕公主殿下回府了！”

因为昨日的时候，李世民这一道圣旨下达，应国公府中上下，全都不再和武顺叫做大小姐，而是称其为公主殿下，这是一种荣耀，属于武府的荣耀。

“你说什么？”被三儿称作五叔的中年人，噌地站起身来，道：“公主殿下回来了？”

“嗯！”三儿喘了口粗气，继续说道：“而且还不是一个人，是，是……是和武王殿下一起回来了！”

“武王……快，快去通知大公子和二公子！”五叔面露急色，说道。

三儿转身就要出屋子，可是下一刻又折返了回来。

“唉，我说你倒是快去啊？”五叔有些气急败坏地说道。

“五叔，大公子和二公子在巳时三刻的时候就已经出府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三儿说道。

五叔楞了一下，猛然拍了拍脑袋，道：“看我这记性！我去通禀主人，你去让府里的人全都出去寻找二位公子，务必将他们给寻回来！”

“好嘞！”三儿应了一声，掀开帘子就小跑了出去。

……

应国公府，后院靠左的方位，还是那个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小院中。

“娘，有脚步声，该不会是我大哥还有二哥又来了吧？”一个清脆地，明

显带着倔强的声音。自门后响了起来。

“无妨，娘亲现在已是圣人亲封的一品诰命夫人，他二人若是还敢前来无礼，娘亲就算是拼了这条命，也要他们武家绝后！”另外一个充满柔和中带着坚定的声音，随之响起。

李元霸刚要敲门的动作僵在了那里，心说：“我勒个去，不是说杨氏贤良淑德，恪守妇道，爱护儿女吗……咋动不动就绝后的！说的一定不是一个人吧？”

武顺的脸色也有些红。娘亲这是怎么了，为何今日突然这么‘霸道’了？

“吱呀！”

就在此刻，伴着吱呀的门轴转动声，一个俏丽可人的小丫头出现在半开的门处，探着扎着双髻的小脑袋，满脸的警惕之色：“你，你是谁……姐！大姐！”

武顺一探出头来，顿时就把这个小丫头的目光给吸引了过去，一声清脆的欢呼在并不宽敞的小院中回荡着。

“三娘。你这丫头鬼叫什么呢，怎么这么没规矩啊？”

院子里头又传来了一个声音，很圆润的女音，似乎还带着一股子媚态。这声音一听就是个年龄不大的女孩子，不用问，肯定就是武顺的亲妹妹，李元霸前世中的第一女皇。武昭，武则天！

“三娘，这两天你有没有调皮呀？好了。不要再跳了，还不快见过武王殿下？”

看得出来，武顺是非常宠爱这个三妹的，把她搂在怀里亲了一口，这才想起李元霸还站在身侧，不由得摸了摸这小丫头的头，指着李元霸说道。

听到自家大姐的介绍，小丫头明显愣了一下。

过了好一会，她才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指着连李元霸尖叫了起来：“啊……你，你，你是武王殿下？那位‘恶惩县令，杖刑宋家人’、‘君子六艺斗败五姓七望’的武王李元霸？”

“三娘，怎可直言王爷名讳！”武顺闻言面色一沉，说道。

“唉？童言无忌，何须计较！”李元霸轻轻捏了一下武顺的小手，对武三娘笑道：“如果你口中的家伙不是别人的话，那恐怕就是本王了！”

“你真的是武王吗？”小丫头很认真地看着李元霸，道：“我听说，圣人亲自为大姐与王爷此婚，那你岂不就是我姐夫喽？”

李元霸看了武顺一眼，旋即对小丫头点点头，道：“没错！”

“哦！”武三娘点点小脑袋瓜，很是乖巧地弯腰行礼，道：“三娘见过姐夫！”

这个约莫不过六七岁的小丫头很活泼，做事也很有条理，再加上人又生得粉雕玉琢，像是瓷娃娃一样，很容易让人生出喜欢之情。

“来，这里有一包糕点，还有几样干果，去拿到一边吃吧！”

李元霸看到武三娘，就像看到了亲妹妹一样，他从身后程甫的手上取下一个稍大一些的盒子，递给了小丫头。

这货还真会送礼，六七岁的小丫头嘛，除了活泼好动，那最好的礼物就是吃了。

武三娘欢喜地接过了盒子，甜甜地说道：“谢谢姐夫！”

“三娘，来了客人，怎么也不往屋里请啊？”就在此时，一位风韵犹存的中年妇人出现在了后院小屋子的门前。

“女儿见过娘亲！”

武顺这么一喊，李元霸顿时就知道面前这位衣着普通，不过却浑身气势斐然地中年美妇是谁了，拱手行礼道：“小王李元霸，见过夫人。”

虽说唐朝重视礼仪，但是李元霸的身份毕竟摆在那里，整个大唐王朝权势最高的王爷！

而杨氏不过是一个品诰命夫人，虽说是武顺，也就是未来武王妃的亲娘，可是身份尊卑不同，不允许李元霸去躬身行礼。

“武王殿下？”杨氏赶忙向左移动了半步，受了半礼，道：“王爷此礼可是折杀妾身了！”

“夫人言重了，今日小王随顺儿回府，就是专程来看夫人的！本来昨日就应前来，怎奈昨日有事，未曾赶至，还望夫人莫要怪罪才是！”

李元霸摆摆手，示意杨氏不必如此。

“对了，夫人，这些都是小玩意，不成敬意，还请夫人手下！”

李元霸对着程甫点点头，程甫立刻把剩下的几个盒子放到了院中的一方石桌上。

“这如何使得？今日王爷登门，本就使寒舍蓬荜生辉了，妾身又如何能收这些贵重的礼物？”

杨氏也是将门之后，自然见过一些珍品，光从这礼盒的包装上，就能够看出这些东西定然价值不菲。

李元霸猜到了她肯定会拒绝，故此对着站在身侧的武顺悄悄使了一个眼色。

武顺会意地点点头，上前去挽住了杨氏的手臂，道：“娘，这些东西都是王爷的一点心意，您若是不收的话，王爷心里头定会过意不去的！您还是收下吧，啊？”

杨氏想了想，见大女儿微微颌首，这才勉为其难地收下。

“娘，女儿已经泡好茶了，院子里阴寒，还是请客人进屋吧！”

正在此刻，方才那股子圆润的声音又一次响了起来。

“对对，是妾身糊涂了！”杨氏应了一声，做了个请的手势，道：“王爷，请屋里坐吧！”

进了屋，李元霸还没来得及坐下，便看到了那位圆润声音的主人，武昭。

武昭的样子要远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小一些，虽说已经十之一二了，可是看起来却只有七八岁的年纪，模样完全没长开。

不过那精致的面容，完全就是一个缩小版本的武顺，而且还比武顺多了一股子天生的媚意。

娘的，天生媚骨，怪不得前世的时候，不仅迷得李世民神魂颠倒，更是把李治那个小二货给祸害地不轻！

“王爷，这是妾身的二女儿，名为武昭！昭儿，这位是武王殿下，还不快见礼？”杨氏注意到李元霸在观察自家的二女儿，连忙介绍了起来。

“昭儿见过王爷！”

这丫头很有个性啊，没有像武三娘那样管李元霸叫姐夫，而是开口叫王爷。

李元霸强忍住心头的一丝震动，对武昭点点头，道：“嗯，免礼吧！”

“寒舍简陋，没有凳子，是以只能委屈您坐于榻上了！”杨氏弹了一下床榻边缘，示意李元霸坐下。

李元霸点点头，直到此刻才有时间观察这小屋子的内部装饰。

这小屋子只有二十来个平方，被分为了两个隔间，比较大的隔间，也就是李元霸现在所处的房间，简直就是家徒四壁，除了一张看起来和土炕差不多的床榻依墙而垒，能够称得上是大物件的，也就只有摆在床头的梳妆台，放在榻前的大桌子，以及两个盛放衣服的大柜子了。

“吗的，这武士彠够窝囊的，自己的儿子把继母以及亲妹妹的吃穿用度缩减到这种地步，简直就是丧心病狂啊！”

李元霸这心里头是破口大骂了起来。

“王爷，请喝茶！”武昭踩着小碎步，袅娜地将茶盏放在了榻前的桌子上。

“嗯，多谢！”李元霸点点头，端起茶盏饮了一口，道：“夫人，缘何不与武尚书共住一室啊？”

杨氏的面色微微一黯，说道：“王爷有所不知，自从妾身嫁与郎君，并且产下顺儿等三名女儿之后，郎君的身体是每况愈下。突有一天，武元庆两兄弟找来了一个道士，说是什么周至县终南镇的，反正在当地很有名的样……”

“周至县……周至县终南镇……”听到杨氏口中所说的地名，李元霸重复了两遍，突然一拍大腿，道：“对了，周至县终南镇，公羊苗冯九思！”

...

第一百八十二章公羊道九思

“是不是公羊庙，妾身倒是忘了，不过那道长确实叫做冯九思！”

杨氏眉头忽然皱起，想了一会继续说道：“是了，是公羊庙！三娘，你去隔壁屋子，把挂在墙壁上的那柄桃木剑摘过来！”

“好的，娘亲！”

武三娘放下紧紧搂在怀中的盒子，小腿噌噌地迈动着，过了不消两个呼吸的时间，就捧着一柄只有两尺来长，柄上还绑着红色丝线的桃木剑走了出来。

杨氏接过桃木剑，指着剑身最下方，靠近剑柄的位置，说道：“王爷您请看，这里就刻有那小庙的名字，还有道长的名讳！”

李元霸顺着杨氏的手指望去，果然发现那剑身之上刻着：“周至终南，公羊道九思！”

“哼！”

看到这一竖列小字，李元霸瞳孔一缩，冷哼道：“真是这厮，还是如此不消停啊！”

“王爷，难不成您认识他？”杨氏问道。

“不认识，只是有所耳闻！”李元霸摇摇头，道：“夫人，那武元庆兄弟俩带着一个道士来做甚？”

杨氏的面色有些愁苦，她说道：“那道士说，妾身郎君的身体之所以每况日下，乃是因为顺儿他们的命格太硬，克父克兄克弟！若是还住在同一个院落的话，必然会使郎君的身体恶化加剧！原本按照那武氏兄弟的意思，便是将妾身母女四人全都赶出应国公府。郎君念及夫妻之情，父女亲情，不忍将妾身等人逐出国公府，便求那冯道长赐下化解之法！”

“哦？那道士是怎么说地？”李元霸好奇地问道。

杨氏的面上充满了悲伤，她说道：“那冯道长说，若想解决此厄。须要在国公府后院的坎位之上，建一座小院，用以压住此厄的煞气。同时屋内陈设一概不留，院内种上冬梅、秋菊以及牡丹。妾身母女四人住在这小院中，当此三者同时开花之时，方可将病厄化解！”

“什么？冬梅、秋菊、牡丹同时开花，那冯九思是疯了吗？”

李元霸差点破口大骂，太尼玛坑人了吧，这简直比袁天罡的一夜十三郎还要离谱！

一夜十三郎虽说看似比较离谱，可是如果用上后世某开挂民族的神油，或者某哥啥的。拼着累断腰，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可是那冬梅只有在寒冬腊月才会盛开，秋菊顾名思义，大多在秋季方才开放，虽说因为地域的原因，冬天也会有开放的，但是在长安城中，想要秋菊寒冬腊月盛开，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至于牡丹，所谓四月芍药五月牡丹。腊月盛开的牡丹，听都没听过。

“那武尚书还真就信了？”李元霸声音中带着惊诧。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尼玛根本就不可能完成。明显就是坑人的说法，难不成那武士彧是被药糊涂了，啥都听？

“起初的时候，郎君也并没有信，可是后来那冯道长表演了一下隔空燃物，虚空飞渡的法术，郎君登时信了九分！”

杨氏面色有些哀伤地说道：“就这样，这小院子建成了，我们母女四人也就在这里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五年！”

“哼，那冯九思该死。武氏兄弟该死，武士彧更是该死！”

李元霸放下茶盏。拍案而起：“那冯九思招摇撞骗，仗着两手所谓的术法，讹人钱财，坏人家族；武氏兄弟不孝不悌，侮辱、打骂继母，幼妹；武士彧是非不分，偏听偏信，这样的人竟然还能够当上我大唐的工部尚书，真是气煞本王！”

李元霸这不发威还好，这一发作，那怒目圆瞪的样子，虽说是少年郎的面容，但却有一种别样的威严。

听到李元霸的一番说辞，小丫头武三娘是两眼直冒光，武昭明眸闪烁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武顺俏脸之上写满了感动，而杨氏，却是有些惶恐。

“王爷，妾身与郎君成亲多年，虽说因为此事他对妾身有所亏欠，但他多少还顾念着夫妻之情，父女之谊，罪不至死！还请王爷莫要怪罪于他！”

杨氏有些惶恐地站起身来，对着李元霸就要俯身行礼。

“娘亲，三娘从小长这么大，父亲可能疼爱过我？五年前至今，更是从不肯踏进小院中一步！似这样的无情之人，您又何必为他求情呢？”

武三娘唬着一张小脸，怨气冲天地对杨氏叫嚷了起来。

“三娘！”杨氏狠狠地瞪了小丫头一眼，道：“再怎么说明，他也是你的父亲，别人怎么说他都可以，唯独你们姐妹三人，不许说他半点不是，听到了没有？”

说到这里，杨氏又将目光投向了武顺和武昭。

两个小丫头没有去看杨氏的眸光，似乎是下意识地躲避。

看来这姊妹三人，对武士彧的印象并不好啊！

.....

就在李元霸与杨氏母女四人在小院中叙话的时候，应国公府前，又缓缓驶来了一架马车。

这次不同于先前，守门的只是一个看起来不过十五六岁的少年郎，因为先前看门的三儿，已经领着一大票的府中家仆，出去寻找两位公子了，也只有那些年纪小的留守府中。

“你等是何人？可有名帖？”

相比起三儿来，这小厮到时要客气多了。

“本官乃是越王府长史叶云，今日乃是随越王殿下前来，拜访你家夫人的！”

叶云脸上还带着被李泰殴打留下来的乌青，不过他并不以为意，而是面带笑容地对那小厮拱手笑了起来。

小厮愣了一下，心说：今个儿是啥日子，怎么刚来一个王爷，又来一个？

不过眼下却不是想这些的时候，还是赶紧告诉五叔的好！

想到这里，小厮不再停留，连句话都没丢下，扭头就往应国公府里闯去。

什么情况？

叶云都愣了，这算不算是吃了闭门羹？

“怎么了，叶云？”李泰感觉马车停了下来，不由得掀开门帘，道：“怎么不继续走了？”

“王爷，咱们到地方了！不过这武府的家仆好生奇怪，府上来人了，只管去通禀也就是了，可是这小厮偏偏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往里面跑！这也忒儿没规矩了吧？”

叶云皱了皱眉头，抱怨了起来。

“行了，不要抱怨了！”李泰掀开门帘，那胖墩墩的身体艰难地下了马车，道：“既然无人招待，那我等自己进去便是了，何须通禀？”

“王爷说地有理！”

叶云笑了笑，同时命随与他们一同前来的十来名王府亲兵们，将马车上的东西全都卸下来，随后大冬天的竟然拿出了一把上方下半圆的竹扇，很是地上下摆动了几下。

“走，咱们直接去后面的院子！”李泰在前面晃动着竹扇，一步三摇地往国公府后院里行去。

.....

这边，国公府中院正堂，也就是武士彧养病的房间中。

五叔正向自家主人汇报着方才发生的事情。

此刻的武士彧躺在病床上，面色苍白，眼窝深陷，皱纹遍布，眸子更是变得灰暗无比。

看来武氏兄弟把这位本就疾病在身的老人给气得不轻，搞不好真地不会沿着历史的轨迹走，过断时间就一命呜呼了。

取代了武林成为武家大管家的五叔，待讲完了事情的始末之后，恭敬地站在武士彧病床前，询问道：“主人，您看要不要把武王殿下请到中院来叙话？”

“咳咳.....”

病床上的武士彧轻咳了两声，声音低沉地说道：“马五啊，咳咳.....不要

去打搅武王，想……想必她们几个也不想见到我这个老头子吧……”

“主人……”马五是武士彠的远房表弟，看到自家表哥这病重的样子，马五这心里其实也并不好受。

“不，不，不好了！”

就在马五还想要再说两句的时候，方才那个看门的小厮，门也不敲地跑了进来。

“又怎么了？”马五扭头看着小厮，声音中有些恼火：“我不是交代过你们了吗，主人的病需要静养，除了伺候主人饮食起居的下人之外，谁都不准进来！出去！”

“这……是！”

小厮被马五的呵斥声吓到了，唯唯诺诺地就要退出房间。

“咳咳……无，无妨！”此刻，病床上的武士彠出声了，他说道：“发生了何事？”

小厮偷偷瞄了马五一眼，随后说道：“回，回主人的话，越王殿下携长史叶云前来拜访夫人！”

“你说什么？”马五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上前一步，紧紧抓着小厮那略显单薄的肩膀，道：“你再说一遍？”

“五，五叔……越王殿下携长史叶云前来拜访夫人，现在就在府门之外！”小厮的肩膀，被马五捏地生疼，不由得呲牙咧嘴地叫唤了起来。

“咳咳……马五，马五……你去拦住越王，不能让他去后院！”武士彠似乎有了一丝力气，强撑着身子坐了起来，说道。

“对，对！你带我去门口看看！”

马五点点头，拉着那小厮就往大门口行去。

等到马五与小厮走到大门口的时候，却是直接傻了眼。

大门前停着两架马车，以及几匹神骏的马儿，而马车里面的人早已经消失无踪了。

...

第一百八十三章给我掌嘴！

“人呢？”马五看着空荡荡的马车问道。

小厮有些傻眼了：“五叔，刚才人还都在这里的呢！”

“你这个小兔崽子，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马五狠狠地瞪了小厮一眼，道：“快去后院！”

应国公府，腊梅小院之外。

带着一大票王府亲卫们，大包小包地来到这里的李泰，‘啪’地一声合上了竹扇，高声说道：“小王李泰，因前两日怠慢了夫人，特前来赔罪，还请夫人能够打开院门，见小王一面！”

屋子中，李元霸满脸惊讶地看了小院外一眼，心说：“这家伙来做什么？怎么着？没娶上人家闺女，还没放弃呐？”

李泰的到来，就连杨氏都感到有些莫名奇妙，她先是看了李元霸一样，随后扬声对小院外道：“妾身并无怪罪王爷的意思，只是这孤儿寡母的，与王爷见面实在是不便，王爷还是请回吧！”

“夫人，王爷是诚心前来道歉的，夫人就此闭门不见，难道不觉得有点过分了吗？”

杨氏话音放落，叶云的声音就响了起来，似乎还隐隐带着一丝不屑。

其实想想也是那么回事，这论起身份地位，人家堂堂的王爷亲自带着礼品来道歉，你不过是一个区区的诰命夫人而已，竟然敢让人家王爷吃闭门羹，还真是好大的胆子啊！

“过不过分的你说了不算，有你们这样道歉来的吗？就容不得别人说不是了？”叶云话音落地，武昭就怒斥了起来。

叶云气息一窒，正要反驳，李泰却是拦住了他，道：“是武家二娘子吧？府中下人不懂礼数，言语间冲撞了二娘子，还请二娘子原谅则个！”

呵。到底是以文采名扬大唐的皇子，不管别人怎么看他，自己却是先把礼数表现在外了。

“原谅不敢当，奴家不过是一个白身小丫头罢了，怎么敢记恨堂堂的‘长史’大人呢！”武昭这是得理不饶人，‘长史’两个字更是特意加重了语调。

“二娘子此言差矣，虽说叶云是官，可也是我大唐百姓，这百姓与百姓之间，又有何区别呢？”

李泰充分发挥了诡辩得能力。其目的不言而喻，自然是想在武昭面前留下一个好印象。

“百姓之间虽无区别，可是那叶云言语之间明显带着威胁的语气，自古民不与官斗，奴家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纵然有心怨恨，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王爷若还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结，那就请原谅奴家不奉陪了！”

武昭言辞犀利，摆明了不想和你说话。

哎呦我去。这小丫头真有个性啊！

李元霸在一边看得是心头直乐。

院门之外，李泰那张胖脸已经彻底阴沉了下来，他本就是一个不太善于隐藏自己情感的人，特别是在没有外人的情况。这种表现尤为突出。

就在这时候，武府管家马五终于赶到，见李泰一行人大包小包地站在院门之外，连忙上前两步。说道：“哎呦，王爷，您怎么自己个儿进来了？”

“怎么。不能进来吗？”

李泰那张胖脸变幻，没有搭理马五，倒是狗腿子叶云冷笑了一声，阴阳怪气地说道：“你们武家的大门还真是难进啊！不仅外面的府门如此，就连想进里面的一个小院落都是难如登天啊！”

说起来也气人，这狗腿子摆明了是在说给院子里面的众人听得，否则的话，哪里用得着这么高的声调。

而且指不定就是为了激怒屋子里的人，好打开院门。

“这人说话也太气人了！”

果然，小院子里面，武三娘听到这句话后，彻底炸毛了，那样子活脱脱地像是一只发怒的小狮子。

“不用去管他，他愿意说就说好了！前番李泰没能够娶成顺儿，这心里肯定还憋着一口怨气，这次过来怕是没有什好事！”

李元霸倒是把李泰这个小胖子看得很透。

院门外，语言攻击正在升级。

“我说马管家，这便是你们武家的待客之道？”叶云就像是一只求偶失败的大公鸡一样，怒火冲冲地说道：

“你们武家怎么说也是堂堂的国公府！我家王爷亲自前来，你等不说扫榻以待，也不应该让我们吃闭门羹啊？你们家两位公子何在，我倒要让他给我家王爷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我家公子巳时就已经出府了，到现在还未曾归来！”马五有些支吾地回到。

“哦！也就是说，武大人卧病在床，两位公子出了府门，至今未归！”叶云撇了撇嘴，道：“敢情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怪不得这么强势呢！”

马五的脸色有些讪讪地，不知道说什么。

院子中，小丫头怒火冲天，武顺和武昭脸色也同样是不好看。

“娘，我出去教训教训他！”武三娘捏着粉嫩的小拳头，水汪汪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

“回来，你一个小孩子家家的，知道什么？”杨氏赶紧把小丫头给拉住，不让他出去。

李元霸摇了摇头，道：“算了，还是本王出去看看吧，那家伙的嘴巴也确实欠抽！”

……

屋外门边，程甫站地笔直，就像是一株松树一样。

眼见着自家王爷出了屋子，连忙跟宰了李元霸身后。

“吱呀！”

就在叶云还在极尽刻薄地挑逗着屋内众人的情绪的时候，略显老旧的院门突然打开。

李元霸带着程甫出了远门，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就直接说道：“方才是谁在说话？”

虽说在场的众人中，只有李泰见过李元霸，可是马五的反应也不慢啊。

从李元霸的说话语气以及浑身散发出的莫名威严来看，铁定就是武王殿下下了。

于是他连忙指着身侧的叶云，道：“回……是，是叶长史！”

“很好！”李元霸点点头，突然说道：“程甫，给我掌嘴！”

“诺！”

程甫恭敬地应了一声，脸上带着狞笑走向了叶云。

在叶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程甫的大手直接抽在了叶云的嘴巴上。

“哎呦！”

要知道，就程甫的实力，那在武王府的亲兵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叶云这瘦胳膊细腿地，不过是越王府的一个长史文官，哪里会是程甫的对手。

这一巴掌抽下去，直接就把叶云给抽得倒飞出去两米多远。

不过这只是噩梦的开始，程甫根本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而是紧走两步，追上前去，直接坐在了他那瘦弱地身体上，一只手掐着叶云的脑袋，另外一只手一下又一下地抽在他的嘴上。

很快，这货就被抽得满口的血污，甚至连牙齿都掉了好几颗。

“四皇……”

眼见着自己的长史被这壮汉完虐，李泰张了张嘴有心想要求情，可是却被李元霸一个眼神给瞪了回去。

那几个手中抱着大包小包的越王府亲兵们，此刻心中也是喜悦的。

没办法，谁叫叶云平时对他们非打即骂地地，虽说他们这些当兵的皮糙肉厚，打几下也没什么，可是他们心里头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现在，眼见着在他们印象中威风凛凛的叶大长史，像条狗似地被虐个半死，心里头这个兴奋啊，恨不得现在就抱着那揍人的壮汉亲上两口。

过了足足有盏茶的时间，当李元霸示意程甫停手的时候，那叶云鼻子以下，早就已经是血肉模糊，整个嘴唇都烂掉了。

程甫手上也满是鲜血，看起来极其渗人。

李元霸眼中没有丝毫地怜悯之情，他冷眼看着叶云，道：“你叫叶云是吧？这次就当是个教训，如果你的嘴巴再和吃了大粪一样臭的话，下次就不仅仅只是这点皮肉之苦了！”

“你，你……王爷，王爷您可要为下官做主啊！”

叶云强忍着嘴唇上传来的剧烈疼痛，就那么直接爬向了李泰，抱住李泰的小腿就是一阵嚎啕大哭，那样子还真是闻者悲伤，见者落泪。

看着叶云那凄惨的样子，李泰心里头那个恶心啊，心说：“要不是你他娘地嘴不干净，想要用这种方法激怒里面的人，会有这样的下场吗？”

“滚！”越想越气地李泰狠狠地踹了叶云一脚，这才对李元霸躬身行礼，道：“侄儿李泰见过四皇叔！是侄儿治下不严，冒犯了四皇叔，还请四皇叔责罚！”

“哼，青雀，长本事了是吧？”李元霸冷哼了一声，道：“区区一个从四品上的长史，在正一品诰命夫人的门前耀武扬威，好了不起吗？”

“四皇叔，是侄儿的错！”

李泰现在要掐死叶云的心都有了，尼玛，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吗？早知道这个天杀的煞星在这里，打死他都不会选择今天过来啊！

“算了，人你带回去，好好调教一下，不是什么人他都能够招惹地起的！”李元霸冷着脸摇了摇头，道：“还有，今天你送来的东西本王就替夫人收下了，你回去之后静心思过，三日之内不得踏出王府半步！”

“是，侄儿谨遵四皇叔教诲！”

李泰这心里头在滴血啊！原以为能够更进一步的，没成想却是半路杀出个李元霸，一切都泡汤了！

...

第一百八十四章法术通神

应国公府，中院正堂，

屋子里只有李元霸和武士彧，管家以及伺候武士彧的下人们，全都被李元霸给打发走了。

此刻，李元霸就坐在病床侧，他看着躺在病床上似乎是命不久矣的武士彧，说道：“武尚书，本王此番前来除了俩看望一下你与尊夫人之外，便是想要将夫人以及两个妹妹接走！”

“咳咳……”武士彧急剧咳嗽了两声，道：“王爷这是何意？”

李元霸道：“你的两个儿子是个什么德性，想必你现在心中应该也有个底了吧？虽说本王在陛下那为夫人讨了一个诰命夫人的头衔，但是你向你那两个儿子会不会顾忌这么多？说句不好听的，现在你重病在床，武家由你的两个儿子当家！他们若是还去欺负夫人与昭儿、三娘，谁管？”

正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李元霸始终相信这一句至理名言。

是以，李元霸冷笑着摇了摇头，道：“而且方才李泰还曾经来过你们武家，甚至都没经过通禀就直接去了后院。其目的自然是不言而喻！为了不让李泰再有任何念想，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尊夫人以及两个妹妹。本王决定让夫人她们母女三人到本王府上常住！如果仍旧留在你应国公府，本王不放心！”

“……”

武士彧沉默了半晌，似是想通了什么，摇了摇头，道：“罢了，罢了！这几年来，确实是我对不起她们，或许离开武家，她们会过得更好！”

“你放心，圣人既然将顺儿赐婚与本王，本王必然会待夫人如亲母，待两位妹妹如亲妹。不会让她们受半点的委屈！”李元霸对武士彧做出了承诺。

“如此，王爷请回吧！”武士彧挥挥手，下了逐客令。

李元霸没有说话，而是直接拱拱手，向着屋外行去。

……

越王府。

狼狈地像是丧家之犬一样地被驱逐出应国公府的李泰，在正堂中疯狂地

摔砸着各种触手能及的东西。

“李元霸！李元霸！”

“该死的，该死的！”

一件件称得上是世间珍品的莹白玉璧、赤红珊瑚、蓝色的水玉摆件，全都‘咔嚓、咔嚓’地摔在了地上，听个响儿。

旁边站着的，除了嘴巴肿地像猪一样的长史叶云之外。还有其他五名或是身穿常服的文士，或是身着软甲、披风的将军。

“王爷，请息怒，都是下官的错！”

叶云嘴巴红肿，一说话伤口就会破裂，鲜血‘嗤嗤’地往外喷，简单的一句话，不到两三个呼吸的时间，就是满口的鲜血。看起来煞是吓人！

“对，都是因为你！”

叶云不说话还好，这一说话就好像是点燃了火箭筒，李泰的小宇宙彻底喷发了。

他猛地把手中抓起的茶壶砸向了叶云。同时口中还说到：“你给我滚，以后本王不想在府中见到你！滚，来人啊，把他给我乱棍打出去！”

“啪！”

茶壶精准无比地砸在了叶云的额头。鲜血顿时像是泉水一般喷薄而出，染红了地面。

几个人高马大的兵士，听到自家王爷的召唤。一人提着一根足有两根拇指一般粗细的棍子，凶神恶煞地走了进来，不由分说地对着叶云就是一阵猛抡。

晌午的时候，见到那壮汉在应国公府中狠揍叶云，他们这心中就畅快无比，而今终于逮到机会亲自动手揍这货了，自然是毫不留手，棍棍打地瓷实。

“哎呦，王爷饶命啊……”

“下官……草民这便走，还请王爷棍下留情……”

叶云被揍地像是没头苍蝇一般地乱窜，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仓皇

逃出了正堂。

“哼，废物，饭桶！”看到当事人被打跑了，李泰这才重重地坐回到椅子上，口中不断喘着粗气。

“王爷，其实此事并不能怪叶长史，他也是关心则乱了！”

此刻，身穿文士长袍，站在一众人最前面的一个中年小胡子站了出来，说道：“眼下还是想想如何应对过去此次的危机吧！若是武王将此事捅到陛下那里去的话，殿下在圣人那里的印象就会差上许多了！”

“哼！捅到父皇那里又如何？本王不过是去拜访一下应国公的夫人，似乎并没有任何的僭越吧？”李泰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满脸地愤恨之色。

“王爷自然是并无任何僭越之处，可是叶长史在辕门之外出言不逊，王爷就在身侧却不加以制止，就足以留下一个放纵手下，欺凌妇孺的罪过！”

中年小胡子侃侃而谈：“这罪名看似是很小，可若是安在一向知书达理的王爷身上，却是罪过大了！您刻意维持在外的形象被彻底打破，您想陛下会怎么想？”

“你是说……”李泰道，“不会吧？李元霸他没那个脑子！”

“王爷，事事防患于未然！”小胡子高深莫测地摇摇头，继续说道：“我看还是早作准备的好，与其被人捅破天，还不如自己去请罪！这样改被动为主动，还能够在陛下面前留下一个好印象，何乐而不为呢？”

“好！以退为进，希望你这一次没有错！”李泰沉默了半晌，终于点了点头，道：“否则的话，你就跟叶云一起，滚回老家耕田去吧！”

……

长安城外的清华观前，一架足有正常两架车子大小的马车，正静静地停在观外。

原来李元霸从应国公府出来之后，先是让人将杨氏母女送回了武王府，而他自己则是叫程甫驱赶着马车来到了这袁天罡的道场，这目的吗，自然是与道士有关了。

李元霸掀开车帘，看着那朱红色的大门道：“程甫，过去叫门！”

“是，王爷！”程甫应了一声，走上前去，‘咚咚咚’地敲了起来。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大门由外向内打开，身着月白色道袍的李淳风出现在道观门前。

看到程甫，李淳风先是对其打了个稽首，随后说道：“这位居士，眼下观内正在休整，时至元月十五方才再次开观，若是居士有心的话，还请在上元节再来观中上香吧！”

程甫还没来得及说话，那边李元霸就已经从马车上走了下来，远远地与李淳风打起了招呼：“李道长，别来无恙啊！”

“嗯？”李淳风扭头看去，不由得讶然道：“原来是武王殿下！不知武王殿下今日前来所为何事？”

“嗯，有件事情想要请教袁道长，不知袁道长可在否？”李元霸对李春风拱了拱手，说道。

“真是很不凑巧，师父刚刚被陛下请进宫去了！”李淳风还了李元霸一礼，道：“王爷是有什么事情吗？若是不急的话，不如就到观中等上一会吧？”

李元霸想了想，摇头道：“算了，本王还是进宫去找他吧，正好也有些事情需要禀报陛下！”

“既如此，那贫道就不挽留了！”李春风点点头吗，道：“对了，王爷若有闲暇了，不妨来观中坐坐，孙师叔可是时常提起您呢！”

“好，待忙过这段时间，本王一定来观中找你与孙道长小叙！”李元霸点点头，直接上了马车，往长安城奔去。

.....

皇宫，立政殿。

李世民身着明黄色袞龙袍，坐在正殿的高椅之上，坐在他身侧的，是身着长服的房玄龄以及杜如晦。

只是此刻的房玄龄面色有些苍白，平时那双犀利、睿智的眼睛下，竟然出现了一圈黑眼圈，看样子倒像是得了什么病一样。

李世民端起茶杯品了口茶，这才开口说道：“玄龄啊，近日里朕看你气色不太好，昨天让张桥去你府上为你诊病。那老家伙回来之后，朕问他你患的是何病，他竟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是以，今日朕将你叫进宫来，是想让袁天罡为你诊病。”

“咳咳……启禀陛下，老……老臣多谢陛下美意！老臣只不过是前几日的时候偶感风寒，身体并无大碍，是以无须看诊！”

房玄龄轻轻咳嗽了两声，道：“倒是陛下……老臣听闻有山外方士，炼制了一种名曰‘迷神丹’的丹药，献与了陛下！说是能够解陛下连日噩梦之症，使陛下精力充沛，不知可有此事？”

李世民微微颌首，道：“不错！自除夕过后，朕近几日总是噩梦连连，以至于无心政事，整日里精神萎靡！昨日，有青雉举荐一方外之人，名曰冯九思，此人在这长安城以及周边郡县中颇有名望，除却自身相术通神之外，更是深谙药理。确实是难得地方外高人！”

“可与袁道长、孙神医相比？”一直未曾说话的杜如晦横插了一嘴。

李世民看了杜如晦一眼，道：“单论算、相之术自然是无法与袁天罡想比，光拿出医术来，肯定也比不过孙思邈！不过这冯九思却是有一项异禀！便是隔空燃物、凌空虚度，行走于刀山火海，如履平地……”

“嗯？”

听到李世民这话，房玄龄与杜如晦顿时满脸的惊愕之色。

是我们听错了，还是圣人说错了？还隔空燃物、凌空虚度，行走于刀山火海如履平地？

这怎么可能？

这便是房玄龄与杜如晦的第一感觉。

…

第一百八十五章冯老骗子现身

“怎么？是不感觉朕说地很不可思议？像是天方夜谭？”

李世民看着房、杜这两位大唐的肱骨之臣，突然笑了起来。

房玄龄和杜如晦并没有说话，不过看他们俩脸上的表情，傻子都知道他们俩一百个不信。

李世民不以为意地摇摇头，继续说道：“这俗话说得好，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袁天罡一会就到，正好我等一同欣赏冯九思的这一异禀术法，看看朕说地到底是真还是假！”

这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只过了几个呼吸的时间，刘三水就入殿禀报道：“陛下，袁道长到了，正在殿外等候！”

“宣他进殿来吧！”李世民点点头，说道。

“贫道袁天罡，见过陛下，见过两位大人！”

仍旧是那一袭青色道袍，颌下短须飘飘的袁天罡，手持拂尘走进了大殿，对李世民等三人打了个稽首。

李世民摆摆手，示意袁天罡不必多礼，道：“袁天罡，朕今日叫你前来，一者是让你为玄龄诊病；这二者嘛，不知道你是否听过冯九思这个名字？”

“哦？玄龄居士病了吗？”袁天罡闻听李世民之言，先是有些惊奇地看了房玄龄一眼，待其听到冯九思这个名字之后，却是眉头一挑，道：

“听过！据说这冯九思传承自终南山一脉，虽道法平平，但却小有异术，并且在距离长安县不远的周至县终南镇，自己建了一座道场，名曰‘公羊庙’。每每帮人测算姻缘、勘察富贵、占卜前程，虽说偶有失误，但却无伤大雅。只是这冯九思堪舆占卜，有一条件，便是收取测算之人五分之一的家产。若是不同意这个条件。纵然是闭门谢客，也绝对不会为人测算！”

李世民闻言，也是有些惊讶地说道：“哦？却是不知他还有这等条件！”

“不知陛下缘何提起他的名字？难不成他犯了什么事？”袁天罡看着李世民，说道：“修道之人，自当清心寡欲，虽说这冯九思有点贪慕富贵，但却是我道门之中略有作为之人。不管这冯九思犯了何罪，还请陛下能够网开一

面，饶他性命！”

李世民被袁天罡这一出求整得哭笑不得，他说道：“这冯九思并没有犯罪。何来网开一面之说？朕提及他，只是想让你等与朕一同欣赏冯九思的异秉法术而已！”

“啊？”

纵然袁天罡是方外之人，可是搞了这么一个乌龙，脸上也是难免有些尴尬，他轻咳了两声，道：“原来如此，却是贫道唐突了，还请陛下莫要见怪才是！”

“哈哈，无妨。无妨！你虽为我大唐臣属，但毕竟分属道门，这关心同道中人，也在情理之中。朕又怎么会怪你呢？”李世民哈哈一笑，道：“三水，你去将冯九思唤来！”

“诺！”

刘三水点点头，转身就往立政殿外行去。

为了能够及时炼出‘提神丹’。哦，也就是‘迷神丹’，李世民特意让太医署腾出了两间屋子。一间作为冯九思平日休息、打坐的房间，另外一间则是作为炼丹室而存在。

从立政殿到太医署，也用不了多长的时间，是以也就是两盏茶的时间，刘三水就领着冯九思来到了立政殿中。

要说起这冯九思，还真是有几分仙风道骨。

只见其青白色的长眉入鬓，脸色红润有光泽，没有一丝的皱纹，手上执着一柄雪白的拂尘，脚步轻快地，款款朝着殿中走来。

他的脸上挂着高深莫测的笑容，比之清奇卓然的袁天罡，更像是个骗人钱财，不与人消灾的老神棍！

走到近前，冯九思很是潇洒地对李世民行了个道家之礼，口中说道：“贫道冯九思，见过陛下。”

至于一侧的袁天罡袁老道，以及房、杜两位大唐名相，全都被这仙风道骨的老神棍给华丽丽地无视掉了。

不过三人不愧是整个大唐最胸怀宽广之人，并不以为意，反而带着一丝审视地开始观察起冯九思来。

“冯道长！”李世民摆摆手，道：“打搅道长修道了！”

“陛下说得哪里话！”冯九思不在意地甩了甩白色的浮尘，道：“为陛下炼丹，本就是贫道前世修来的福分，而今陛下有事相招，贫道自然是无有推却的道理！”

尼玛，道士不学道书，改修马屁学了吧？

这马屁拍的邦邦响，还挑不出什么错来！

对于冯九思的马屁，李世民很受用，他指着站在大殿一侧的房、杜以及袁天罡，道：

“这位是房乔，房玄龄，这位是杜如晦，此二人乃是我大唐的当朝宰相！这一位，看穿着，想必你就应该知道，他与你是同道中人！”

说道这里，李世民停了下来。

袁天罡很识趣地对冯九思打了一个稽首，道：“道友请了！贫道袁天罡，乃是长安城外清华观观主！”

听到袁天罡的自我介绍，那冯九思的眼中闪过一丝慌乱，旋即很快隐去，对袁天罡笑着说道：“原来是袁天师，久闻大名了！”

“道友玩笑了，袁天罡可当不起天师之名！”袁天罡淡笑着推脱了起来。

“好了，你们两个不必再客套了！”李世民瞅着两人的样子，不觉有些好笑，道：“以后你二人同朝为官，客套的机会有的，何必在此一时呢？”

“陛下说的是！”

袁天罡与冯九思齐齐对李世民打了个稽首，不再说话。

李世民喝了口茶水，对冯九思说道：“冯道长，这三位不相信你的异秉之术，朕今日召你前来，一则是为你介绍他们与你认识，二则便是想要你表演一下那几样异术，你且回去准备一番，待会朕便领着他们去观你施展术法，如何？”

冯九思下意识地看了袁天罡一眼，脸皮微微抽搐了一下，想了想说道：

“陛下，想要施展那几样术法需要一些准备时间，单单只是一会的话，怕是时间上会有些仓促！不如这样吧，今日贫道回去好好准备一番，养足了精

气神，明日再为陛下以及三位居士施展，您看如何？”

“怎么？冯道长，你是怕了吗？只不过是几个小法术罢了，还用得着一下午外加一晚上的准备时间吗？”

冯九思话音方落，一道洪亮的声音就从殿外传了进来。

李世民的脸上闪过一丝笑意，对着门外缓缓走来的身影高声说道：“元霸，你何时入的宫？”

“微臣见过武王殿下！”

房玄龄、杜如晦以及袁天罡，齐齐对李元霸欠身行礼。

李元霸走到近前，先是对李世民拱了拱手，随后打量了那冯九思半晌之后，这才说道：“臣弟方才去清华观中找袁道长，得知袁道长被皇兄请进了宫中，这才一路追进了宫中！”

李世民闻言有些惊讶地问道：“哦？你找袁道长有事？”

袁天罡也好奇地看向了李元霸。

李元霸下意识地瞄了冯九思一眼，道：“嗯，之前还有些事情，不过现在却是没有了！对了，皇兄。这位道长便是周至县终南镇的公羊道九思？”

“哦？你认识冯道长？”李世民来了兴趣，道：“元霸，这冯九思道长法术通神，更兼深谙药理，其所配置的‘提神丹’食之不仅可使人提神醒脑，做起事来更是让人精力旺盛，浑身似乎有股子使不完的力气一样！回头待你回府之前，朕让人给你带上几颗！”

“哦，还有此等神丹？那臣弟倒是要见识见识了！”

李元霸对于这些古代的炼丹术士们所炼制的丹药并不感冒。

在他的印象中，那些方士们为求长生所炼制的丹药，尽是加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银、铜、硫、汞的，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

尼玛，就不怕金属化学物中毒啊？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名叫冯九思的家伙，已经被李元霸判定是个靠着掌握了几手伪科学的东西，混吃混喝的死老骗子，像这种假道士炼制出来的东西，他敢吃吗？

既不卫生，还可能化学中毒，所以什么‘提神丹’、‘醒神丸’的，都特么地见鬼去吧！

.....

“对于冯道长的大名，沉底可是早就如雷贯耳了！”

随意应付了李世民两句，李元霸扭转头，眸光闪烁地盯着冯九思，道：“而且本王还要多谢冯道长呢，如果没有冯道长的话，本王不可能发现这世间还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呢！”

李世民等人还以为李元霸在说冯九思那隔空燃物、凌空飞渡的术法呢，所以对与李元霸的话，倒也没有多想。

就连冯九思都是如此，他笑着对李元霸打了个稽首，道：“王爷谬赞了！贫道所学之术都是小道，若是王爷想要看，随时可以来找贫道！”

李元霸不置可否地耸耸肩，道：“好，既然冯道长如此爽快，那本王就不客气了！反正现在本王也是闲来无事，不如冯道长现在就表演一下吧？”

冯九思似乎早就想到了如何应答，说道：“王爷有所不知，贫道这术法，极其损耗元神之力，若是元神的损耗跟不上，法术不可能完成，所以.....”

...

第一百八十六章大唐版迷幻剂

“所以什么？”李元霸打断了他，道：“所以你就需要一些准备时间，需要把自身的状态调整到最佳情况？”

李元霸一阵抢白，倒是让冯九思出现了一瞬间的错愕。

不过李元霸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而是继续说道：“袁道长，你观星测运，摸骨算命，相面测算，需要准备什么吗？”

袁天罡笑着说道：“王爷说笑了，所有需要用到的东西，都在贫道的脑袋里！用时，不过是稍稍用心罢了，最不济就是个用心过度，吐血昏迷。其他的东西，毋须准备！”

袁天罡算是看出来了，这位武王殿下是在存心难为这冯九思了。

不过，正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袁天罡不会关心这些。

再加上他对冯九思的异秉之术也持一定的怀疑态度，不亲眼看上一眼，总感觉着心里头有一千只小猫在抓一样，极其地不舒服，所以，方才他说得多少也有些放水了。

李元霸复转过头看着冯九思，道：“你看，袁道长不管是测星运、算命还是相面，只需要一双手，一对眼睛，一颗脑袋！你二人同是道门中人，为何一人需要调整所谓的元神，一人却无需任何准备。这实在是让本王费解啊！”

李元霸的话很有道理，无法让人反驳。

房玄龄、杜如晦、袁天罡甚至包括李世民，全都看向了冯九思，想要看看这位天赋异禀地道长如何回答。

冯九思也没想到会碰到这么一位胡搅蛮缠的主儿，尽管从他的面部表情上看不出什么，但是从他那不断闪烁的眼睛中，还是能够猜测出他正考虑着什么。

过了足足十几个呼吸的时间，冯九思深吸一口气，看着李元霸道：“王爷若是想看，自然是没有什么！不过这由于时间仓促。贫道也只能做个隔空燃物、赤脚过火海了！”

“隔空燃物、赤脚过火海！好，只要你能够施展这两项术法，本王立马为方才的咄咄逼人向你道歉！”

李元霸闻言点点头，脸色少有的严肃。

“如此，贫道就先回太医署准备了，只消半个时辰，待贫道准备好施法所用的法器，陛下与诸位居士，便可往太医署中一观！”

冯九思再次对众人行了一个道家之礼，轻甩拂尘。很是潇洒地走出了立政殿。

看着冯九思的背影，李元霸冷笑了一声，道：“哼，还真是装得挺像啊！”

听到这话，李世民愣住了，房玄龄、杜如晦以及袁天罡也愣住了，心说：这什么情况？

“元霸，你这是？”李世民道。

李元霸笑了笑，道：“皇兄。先前臣弟去往清华观找袁道长，就是想向他探听这公羊庙冯九思的情况！而今在这皇宫之中，看到了这老骗子，自然是省却了好多麻烦！”

“老骗子？”李世民和房、杜两人对视了一眼。道：“什么老骗子？”

“皇兄，你可还记得发生在臣弟芷阳封地上的‘王家谋反案’？”李元霸问道。

“这是自然！”李世民眉头耸起，道：“那王家在骊山之侧私采金矿，并建立了一座庄园。以作掩饰之用。怎么，这与冯九思有何干系？”

“干系大了！”李元霸冷笑了一声，道：“那王霸告诉臣弟。在山上建立庄园，除了用作掩饰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用处，那便是分润我武王府的气运，镇压我李元霸的运道！”

“啊？”

这下连李世民都动容了。

古时候，虽说对于炼丹求道长生什么的，人们并不如何上心，毕竟那些都是虚无缥缈之事。可是对于阴宅阳宅的所在之地，那些风水堪舆之道，却是极其地相信。

就连李元霸要建的这座武王府，之前都被袁天罡亲自看过。

“王爷，您所选的那块地方，贫道特意看过，如无异外的话，当是福禄无

双的大吉之地，怎么可能被人分润气运呢？”

袁天罡的眉头皱了起来，他实在是想不通是怎么回事。

李元霸冷冷说道：“自然是败那冯九思所赐！王霸说过，为了能够恶心恶心本王，他们王氏长安别院的人，曾经亲往周至县终南镇，找过公羊庙的冯九思看过风水！那半山腰矿洞所在之处，乃是方圆数里的金龙点凤之地（瞎编的，不要打我！），若是王氏在此地建庄，就可分润武王府的气运来壮大他们，又可镇压本王的运道，此乃一石二鸟之计！”

“金龙点凤？这不可能！”袁天罡差点跳将起来，这怎么可能呢？

“本王不懂风水堪舆，所以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还是假！不过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那座庄园，本王已经命人给拆了！”

看到袁天罡的脸色依旧有些沉重，李元霸继续说道：“袁道长不必纠结于此！本王找这家伙的麻烦，可不仅仅是因为此事！”

“还有何事？”李世民道。

“臣弟的王妃武顺！”李元霸道：“皇兄，您也知道，武顺的母亲杨氏，乃是武士彧的后妻，在五年前……就这样，她们孤儿寡母地在武府后院的小院中生活了五年，这一切都是败冯九思所赐！你说臣弟能不生气吗？”

听完李元霸的讲述，李世民沉默了半晌，过了好一会方才说道：“元霸，单凭这两点，你便说这冯九思是骗子，似乎还是有些过于武断了，至少他在药理、炼丹这一方面还是有些真才实学的！”

“哦，皇兄缘何如此说？难不成就是因为那什么‘提神丹’吗？”李元霸问道。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嗯，至少朕服用的那‘提神丹’的确有效！它确实让朕感觉精力充沛，不仅不再做噩梦，而且处理起政务来也是得心应手！所以元霸，你是不是搞错了？”

李元霸皱了皱眉头，他可不相信这老骗子是有真才实学，整不好就是耍了什么手段。

“皇兄。不知‘提神丹’可还有剩余？”李元霸想了半晌，突然对李世民说道。

“你想服用吗？”李世民愣了一下，紧接着说道：“朕这里还有几粒！”

说着，李世民便伸手入怀，变戏法一样地从怀中取出一个精致的玉瓶，道：“元霸，这里面的便是‘提神丹！’”

李元霸接过小玉瓶，扒开塞子从里面倒出了一粒大概有半个小拇指甲盖大小，通体呈显灰红色的小丹丸。

“这是……”

李元霸眉头一耸，伸手捏起这枚直径绝对不超过一厘米的小丹丸。发现有一层淡淡地灰红色光泽在它的表面游戈，同时一股子淡而刺鼻的味道直冲而起，刺激得李元霸头皮直发麻。

尼玛，这玩意到底是个啥？

“王爷，可否将此物交于贫道一观？”

看到李元霸拧着眉头，手中捏着那枚会红色的小药丸一阵猛看，袁天罡的好奇欲望也被调动了起来。

李元霸实在是想不出这东西的成分有什么，直接把小药丸丢给了袁天罡。

袁天罡低头看了半晌，突然对刘三水说道：“刘公公。可否给贫道来一壶沸水？”

刘三水没有回话，只是下意识地看想了李世民。

李世民也搞不清楚袁天罡想要做什么，只是点了点头。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刘三水端着一方托盘走了回来。托盘上是一个精致的紫砂壶，壶里面的水还在腾腾地冒着热气，看得出来，是刚刚煮沸的开水。

袁天罡取过茶壶。先将灰红色的小丹丸丢进了一只茶盏中，随后直接将开水淋了上去。

“嗤！”

一时间，白色的水蒸气缭绕而出。一股子刺鼻的味道让人几欲作呕。

看着茶盏中已经变成了灰红色的白水，袁天罡刚皱起了眉头，随后不顾李元霸惊悚的眼神，一把端起茶盏，倒进了嘴巴里。

“道长！”

李元霸有些担忧地看着袁天罡。

袁天罡眉头依旧耸立，他摆摆手，示意李元霸不要说话。

过了没多大会儿的功夫，异样的反映出现了。

就见袁天罡突然甩动起浮尘，并且迈动步子走了起来，同时身体还一抖一抖的，那样子就像是在跳后世的机械舞一样，只不过与后世机械舞不同的是，那舞蹈是刻意做出僵硬、抖动的动作，而袁天罡现在，却是身体一边抽冷子颤抖着，一边向前迈步，一边还摇头晃脑地。

除此之外，他脸上的表情也让人惊悚，双眸呆滞、空洞、口眼歪斜的作态，与之前仙风道骨的神仙中人相比，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尼玛，这他娘的是个什么玩意？大唐版迷幻剂？

看到在那不停摆出各种风骚姿态的袁天罡，李元霸终于确定了这灰红色的小丹丸是个什么东西了！

除了掺杂了毒品的东西，还有什么会使人有这种放浪形骸的姿态？

重新捏起手中的玉瓶，李元霸心里直发寒！

毒品啊，这他娘的是整整一小瓶地毒品，而且这个时候还能够量产！

这冯九思还真是胆大包天啊，这种东西竟然都敢炼出来，而且还献给了李世民。

还好不是直接吸食高纯度的，只是处在低级萃取的阶段，要不然的话，李世民因为吸食毒品而亡，那就彻底呵呵了！

第一百八十七章狗屁隔空燃纸

就这样，袁老道不顾体态，不修边幅地在立政殿中跳了有盏茶时间的‘机械舞’。

待袁大天师的动作慢慢停止下来的时候，已经是衣衫半解，脸上也还带着剧烈活动之后的红晕。

愣了有二十多个呼吸的时间，袁天罡终于回过神来，他缓缓地吐出一口浊气，慢条斯理地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袍，正了正头上的道冠。

“道长，感觉如何？”李元霸上前一步，面色古怪地追问道。

袁天罡掏出一方锦帕，抹了把额头上不知何时出现的汗水，缓缓地说道：

“此物食之入体后，会出现短暂的幻觉，因而食用者动作以及表情上，完全不受思想的控制，变得放浪形骸，肆意狂舞。在这个过程中，食用者的身体开始慢慢放松起来，并且随着药效的发挥，整个人处在一种飘飘欲仙，如坠仙境的感觉中！”

尼玛，这感觉绝对是毒品啊！除了毒品，还有什么东西具有这么强烈的迷幻感觉？

李元霸闻言，脸色陡然大变，他看着手中的灰红色丹丸，简直畏之似猛兽，差点将瓶子一下子给丢出去。

袁天罡挥了挥手臂，道：“待这些感觉过后，从食用者的身体各处会涌出一股无穷的精力，进而食用者会感觉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似乎一拳可以打碎一个磨盘一样！”

“道长，你此前可曾看到过与之药效相同的丹药？”李元霸追问。

袁天罡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有！麻神散！”

“麻神散？什么药？”李元霸还没来得及说话，李世民率先问出声来。

“麻神散药方托始于汉人，由魏人何晏首先服用，其脱胎于‘五石散’，除了五石散所固有的钟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等物之外，还特意添加了天竺的乌香药膏。”袁天罡侃侃而谈，“而且这‘五石散’本就含有一定的毒性。再加上乌香药膏的成瘾性。长期服用，有死无生！”

“什么？”李世民闻言，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无比。

“陛下，此药还是尽早断掉，否则的话，您的身体危矣！”

房玄龄和杜如晦，对袁天罡的话还是很信服的，闻听此言之后，连忙开始劝谏李世民。

李世民的声​​音中有一股子怒火在升腾，他死死地盯着袁天罡。道：“袁天罡，你说此言可有何凭据？”

袁天罡楞了一下，须臾之后摇头道：“贫道并无任何凭据！”

“无有凭据，让朕如何信你？”李世民很不甘心，这‘提神丹’对他很有效，如果没有实际的证据，说明这东西是使人谓之如猛虎的毒药，李世民绝对不会放弃。

“皇兄，臣弟有办法！”

李世民话音刚落。李元霸就说道：“皇兄，其实很简单！让那冯九思自行吞服‘提神丹’，每日定量十枚，几日之后。效果自显！”

终究是拗不过众人的劝说，李世民最终说道：“好，就用你这个办法！”

.....

太医署前面的小广场上，一队队医工。在两名青年道士的指挥下来回搬运着各种东西。

这些东西看起来丝毫不搭边，有干柴、木炭、耙子、铁锤.....一样样杂七杂八的东西，分门别类地放在小广场上。而我们的冯九思冯半仙，则是老神在在地盘腿坐在一方高不过米许来高的法台上打坐。

“圣人至！”

就在这些医工们忙活完的时候，刘三水那高挑尖细的声音响了起来，随后便见李世民、房、杜两相，袁天罡以及李元霸，自小广场之外缓步而来。

太医署所属官员，全都急匆匆地自大殿中跑了出来，站在小广场的边上，恭敬地对世民行礼。

李世民对众臣摆摆手，看着仍旧在法台上闭目打坐的冯九思，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随后晃了晃脑袋，说道：“冯道长，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冯九思睁开眼睛，手中浮尘微微一甩，道：“陛下请稍等片刻！”

话音落地，老道就直接从法台上跳了下来，漫步到摆在小广场最前面的法桌前。

法桌上铺着一块月白色的长布，布上四角以及正中各有两条阴阳鱼，而在法桌之上，太上老君李耳的神牌，位在中央，其旁是两只白色的蜡烛。

在神牌的正前方，三脚香炉之上早就已经是白烟袅袅，香气弥散。

在之后，便是桃木剑、镇魂铃、鸡血朱砂、赤黄符纸、六爻铜钱……但凡道家能够用上的东西，是一个不少。

这或许在外人看来是装备齐全，准备充分，不愧是人称半仙的人物。可是在袁天罡以及李元霸看来，却是有些故弄玄虚，过于做作了，就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道士，而故意拿来充门面的。

……

“徒儿，请金童！”

冯九思战法力法桌之前良久，突然一把抄起桃木剑，大声呵斥了起来。

时刻注意着冯九思动态的两个青年道士闻言，脚步变幻，两人的身体相互交错，各自的手中，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叠用细麻绳绑起来的，看大小比之后世a4纸还要打上两倍的宣纸。

“供奉！”

两名道士高喝了一声，对准太阳的方向，猛地将手中被绑在一起的宣纸，往高空中一抛。

“哗啦啦！”

宣纸直接从两人的手上飞了出去。

这个时候，冯九思也有了动作，只见其嘴巴开合，嘀嘀咕咕，同时身体剧烈抖动着，待那两叠宣纸升上最高空的时候，冯九思眼睛一亮，呵斥道：“金童现，三昧真火燃！”

“轰！”

随着冯九思的话音落地，那两叠被抛掷高空之上的宣纸，无火自燃，并

且火借风势越烧越旺，待它们下落之时，火焰已经将宣纸烧得差不多了，一缕缕黑色的纸灰凋零，落在尚未完全化掉的白雪之上，格外的刺眼。

“这，这是什么鬼？”

“着了，着了，你看到没有？那宣纸怎么就无火自燃了呢？”

“你方才没听到冯道长的话吗，请下的金童，点燃了三昧真火！”

整个小广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须臾之后，在小广场之侧观瞻术法的太医署所属官吏，全都开始窃窃私语，对于面前这一神异现象，表现出了极度的惊悚以及崇拜。

这个时候可没有科学这一说，每每发生令百姓无法理解的事情，那肯定就是和神了鬼的挂钩了。

“元霸，看到没有？如果说那冯九思只是一个蒙吃蒙喝蒙富贵的老骗子，那这怎么解释？”李世民看着风雪中中凋零的黑色纸灰，以询问的语气看向了李元霸和袁天罡等人。

“袁道长，你可做得到这一点？”看到李世民间询的目光，杜如晦靠近袁天罡，低声问了一句。

袁天罡盯着冯九思看了好一会，这才说道：“贫道倒是能够做到不依靠火烛，将白纸给点燃。不过距离这么远的话，怕是就有些困难了！”

“啊？连袁道长你都做不到吗？”这下杜如晦有些傻眼了，你袁天罡可是我大唐公认的天师，连你都甘拜下风，那还怎么能戳穿这冯九思的骗局？

相比起袁天罡三人的焦躁，李元霸这次倒是沉默了下来。

并不是他没有看透这其中的奥秘，而是他这心里头都快笑掉大牙了：

“狗屁隔空燃纸啊？这要搁在现代，怕是连一年级的小朋友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老骗子还真是逗逼，这么点小把戏都还有脸拿出来，哥也真是醉了！”

说起来，可以使纸张自燃的把戏有很多种，其中在后世最为流传，众人所皆知的，便是在白纸上涂抹白磷。

白磷是白色或浅黄色半透明性的固体，质地很软，冷时性脆，见光色变深，它在湿空气中约有40摄氏度就会着火，在干燥空气中则稍高。

眼下虽说是冬季，但是艳阳高照，再加上刚刚下过雪，白雪正在缓慢融化，空气湿润，正符合白磷40摄氏度着火的条件。

再看看白纸，白纸的燃点是摄氏183度（华氏451度），而比起后世的纸张，这唐朝的宣纸还处在最低级的阶段，燃点自然要比后世的还要低。

将白磷涂抹在宣纸以及绑在宣纸之外的麻绳上，随着两名道士的抛飞，宣纸与麻绳开始剧烈摩擦，摩擦之时所产生的热量，使白纸与麻绳的局部温度达到了40摄氏度，于是那令众人感觉很神异的一幕就诞生了。

两叠硕大的宣纸，直接无火自燃，并且借着风势，烧了个干干净净！

“金童请回！”

似乎以为自己做了多了不起的事情，冯九思将手中的桃木剑倒竖而起，没有丝毫阻碍地直插在了法桌之上，那样子倒不像是一柄桃木剑，更像是一柄金属制三尺青峰。

“好！”

李世民拍地一声合了一下巴掌，道：“冯道长，你这白纸自燃之术可比上一次表演的时候要顺畅了许多啊！”

“陛下谬赞了！”冯九思对李世民微微欠了欠身，道：“今次由于准备仓促，再加上贫道因为炼制‘提神丹’损耗了些许的元气，是以术法有些过于简陋，让陛下以及几位居士见笑了！”

...

第一百八十八章下火海

“尼玛，还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李元霸瞅着冯九思那张虽说口气很谦虚，可是神色很得意的面容，顿时是气不打一处来。

当下他就要上前戳穿冯九思。

不过事后想了想却还是强行忍了下来，毕竟现在他的说法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只能自己将这一套所谓‘隔空燃物’的术法再做一遍，才能让李世民相信。

“陛下，接下来的火中穿行，贫道需要去换一下衣服，请陛下稍待片刻！”

对于接下来的火海穿行，冯九思似乎很有信心，言语间没有丝毫的胆怯。

“你且去吧，朕就在这里等待！”李世民很满意冯九思的自信态度，摆摆手，示意其随意。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半柱香的时间一过，重新穿戴整齐的冯九思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只见这冯九思，头顶一赤红色兜袋小帽，小帽将他的小半个头都塞了进去，两只耳朵边上还有两只倒竖而起的鬓角。

而他的上半身呢，则是一件齐腰紧身红色小褂，那小褂的样式与后世清朝马褂的样式差不多，只不过比那小马褂要多出了两条只到胳膊肘的小短袖。

再往下走，冯九思穿在身下的是一条又瘦又短，只到膝盖部位的蓝色小短裤，那样子倒像是一个裤头，后世的裤子都没有这么紧身的啊。

看着穿着滑稽的冯九思，李元霸直接爆笑了起来：“哈哈……这，这什么装扮？怎么看着像是一条秃尾巴狼啊？”

噗！

秃尾巴狼，李元霸这个形容可真是……太贴切了！

冯九思那脑袋上顶着的俩鬓角，像是狼的耳朵，身上的紧身小褂还有裤子，刚好组成了狼的身子，而与小褂、裤子分属两个不同颜色体系的手、脚。则成了狼的四肢。

这如果是在傍晚时分的话，还别说，离远了看那活活就是一只秃尾巴狼！

杜如晦、房玄龄以及袁天罡，听到李元霸的话后，脑海中自行补脑了一只身体毛发，发生变异了的秃尾巴狼，摇晃晃脑地站在众人身前，呲牙咧嘴地。

“元霸！”

听到李元霸的爆笑声，李世民的脸色也是抽了抽，不过到底是帝王。还是需要注重个人仪态的。

他狠狠拉了了李元霸的衣袖，道：“元霸，休再胡闹！”

李元霸强忍住笑意，点点头，可是嘴角偶尔因为笑漏气的声音，还是不时响起。

面对李元霸的嘲讽笑声，冯九思的脑子中充满了怒火，但是他深知李元霸在这大唐朝中的地位，或者说。他深知李元霸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

所以这个火他不敢发，也不能发！

他只能将这口恶气深深地隐藏在心中，以待机会，报一箭之仇！

“呼呼！”

深吸了几口气。将自己烦躁的心情平复了下来。

冯九思来到了那一片杂七杂八的东西面前，对方才向半空中抛掷宣纸的两个道士说道：“徒儿们，准备点火吧！”

“是，师父！”

两个青年道士同时应了一声。把提前准备好的干柴堆成两度（‘tuo’第三声！）长、一度宽、一度高的柴堆，然后掏出打火石，点燃了柴堆。

“嘭！”

熊熊的火焰自柴堆之上烧灼起来。越烧越旺，那炽盛无比的高温，将周

遭的温度提高了至少十度。

与此同时，那身着奇异装束的冯九思又一次动了起来，他的口中不知道在嘀咕着什么，同时手中出现了一只看起来用了很长时间的竹竿，一边赤着双脚围着火堆又跳又舞，一边还在不停地拿手中的竹竿拨动火堆。

看他那样子倒不像是在请神或者念符念咒什么的，更加像是在举行某种欢庆的仪式一般。

“哼，还真是挺能装神弄鬼的啊！”

看着冯九思那近乎癫狂的样子，李元霸心头冷笑，他甚至从冯九思那滑稽的样子中，看出了些许紧张的神色。

随着火堆渐渐烧地见了底，冯九思的两名弟子，手中各自拿着三四枚爆竿走了过来，直接丢进了将要灭掉的火堆中。

“噼里啪啦……”

爆竿的炸响，划破了长空。

也正是伴随着炸响，冯九思开始围着火堆奔跑了起来，他手中的竹竿换成了铁锤，每跑动几步，铁锤就会在那堆烧得只剩下木碳的火堆上打几下。

如此反复十圈之后，那些被烧得通红的木炭，连同方才的三四枚爆竿全都被压平了。

之后，铁锤在不知不觉间换成了铁耙子，铁耙子将那些木碳整合成一条长两丈多，宽近三尺的‘火焰之路’，冯九思那两个徒弟，手中各自拿着一把自制的大扇，将那些烧得通红的火碳煽旺。

几近熄灭的火焰，百折不挠地重新烧灼了起来，而且看那火苗的颜色，以及骤升的高温，比之柴堆之时似乎还要厉害数倍！

“冯道长这是在做什么？”

“嘘，不要说话！静静地看着！”

“看样子，应该是在铺一片火海，这火焰如此旺盛，人如何能够从这火海中走过？”

冯九思师徒三人的行为，即加深了围观之人的好奇心，又将这飞渡火海之术神化了。

李世民的面色有些兴奋，他指着不远处那条由火炭铺就的火焰之路，道：“那里的温度至少超过了百度，如此炽盛的火焰之路，若只是一个老骗子，能够糊弄过去？”

李元霸没有说话，只是眉头皱的更深了，因为他突然想起，在前世的时候似乎看到过这一幕，可是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却是有些想不起来了。

.....

没有去管围观的众人在议论什么，也没有去看谁的表情如何如何。

奔跑着的冯九思终究是停了下来，他从法桌上捻起了一只精致的瓷碗，碗里面是一汪清水。

只见他伸出手去，在鸡血朱砂中捻起了一些粉尘，直接丢到了清水当中。

同时他将镇魂铃拿了起来，在那只瓷碗的上空摇了几摇，之后冯九思便端着那碗水向着那条火焰之路走去。

漫步到那火焰之路前，冯九思将口中高声念道：“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封火之咒！”

“唰！”

话音落地，冯九思伸出右手手指在左手中赤红色的碗内开始画符，划毕之后，含住碗中的红色之水，猛地往火焰之路上一喷。

“嗤！”

火焰之路上，骤然升腾起一股白色的烟雾。

之后，冯九思便光着一双脚板，面色从容地奔向了火海，一路踢得那些烧成通红色的炭火，如同打铁时的钢花一般乱溅，那灿烂的场景，好不炫目！

“嗯？”

“这，这.....不可能啊！”

这次甬说房、杜两相了，就连袁天罡都看傻眼了，这特么地又是什么鬼

啊？这人怎么可能在火海之中如履平地呢？

李世民早就看到过这飞渡火海而丝毫无损的场面，可即便是这样，他的脸上依旧难掩惊色，他说道：“如此术法，真乃神人也！”

“贫道却是自愧不如！”袁天罡倒是能屈能伸，很干脆地认了输。

“如此术法通神，或许丹药亦无坏处！”房玄龄和杜如晦也有些动摇了。

.....

“陛下，幸不辱命！”

就在众人交口称赞的当口，冯九思赤脚走了过来，脸上满是施展‘术法’成功后地喜悦之色。

李世民对冯九思赞许地点点头，道：“冯道长，方才却是辛苦你了！对了，可否将脚底亮出，让房、杜两位丞相，看看你是否受伤？”

“这是自然！”冯九思很爽快地应了下来，并直接坐在了地上，抬起了自己的两条腿，露出了脚底板。

只见这冯九思的脚底板与常人一般无二，所不同的是，在他的脚底板上多了许多红点，以及黑褐色的炭灰。

这是方才冯九思在过火海的时候，留下来的点点痕迹！

“果然是毫发无损！道友之能，真是令贫道佩服啊！”袁天罡见状，顿时抛却了方才对冯九思的成见，大加赞扬。

房玄龄与杜如晦相视一眼，眸子中的担忧也明显减少了很多。

李元霸瞅着这三个瞬间叛变组织的家伙，只感觉无比的郁闷。

你妹的，要不要这么干脆彻底啊？不就是过个火海吗？老子也能走！

想到就做，一向是李元霸的风格，他扭头看了看那片仍旧在翻腾着的滚滚火焰之路，不理袁天罡几人，径直向着法桌走了过去，端起了方才冯九思用剩下的半碗水。

之后，他麻溜地将自己的鹿皮靴子脱了下来，下摆全都挽起，学着冯九思的样子来到了火海之前，猛地喝了一口水，大力往前喷了出去。

“噗！”

听到这一道喷水的声音，众人终于回过神来。

眼见着李元霸站在了火海之前，并且做出了一副雄赳赳、气昂昂，要跨过火海的样子，顿时吓了一跳。

“元霸，你这是作甚？”李世民大惊失色。

房玄龄道：“王爷，切莫做傻事啊？”

袁天罡更干脆，直接甩动浮尘，来了一句：“无量天尊！”

李元霸这是箭在弦上了，再说这也是为了试验一下他的猜测，怎么可能停下来。

是以他只是笑了笑，道：“无妨，试试而已！”

...

第一百八十九章穿火海？老子也可以！

噗！

听到李元霸的话，房玄龄等人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给噎死！

试试？这话说得倒是轻松，这上刀山下火海可是要人命的东西，一个玩的不好，整个人就会被烧成黑灰。

“这傻弟弟又犯混了吧？”李世民头疼了。

此刻的众人，没有看到那身着奇装异服，打扮地像个秃尾巴狼的冯九思，却是在一瞬间脸色大变，一双贼眼极速转动着，两个身穿道士服的青年，脸上也明显出现了慌乱之色。

“王爷，且慢！”

就在李元霸要下脚踏入火海的时候，那冯九思一个箭步冲了上来，道：“王爷，这火海之中已经无有神咒留存，待贫道为您施展一个‘封火之咒’，到时候您就可以在这火焰之中自由穿梭了！”

“施展什么？施展你们所谓口口相传的‘牢记祖师三要素，眼疾、脚快、动如风吗’？”

李元霸古怪地笑了起来，然后在面色尴尬的冯九思，以及李世民等人惊悚莫名的目光中，大踏步地向着火海之中走了过去。

房玄龄甚至都有些不忍心地闭上了眼睛，他甚至已经看到李元霸的双脚瞬间被灼伤、点燃……

可是，他想象中的场景并没有发生，甚至连 + ↗, w≡ww.李元霸的惨叫声都没有听到，只有一连串噼啪的踏步声，在太医署的小广场中不时响起。

听那声音，就和初时见到冯九思趟火海时候所发出的声音一样。

“这，这怎么可能？”

袁天罡瞪直了眼珠子，就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场景一样。

李世民和杜如晦也是眼睛瞪得滚圆，这尼玛也太扯了吧？

不是说这是你冯九思的异禀吗？怎么我家兄弟也能做了？

其实，众人不知道的是，此刻李元霸的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而且更多的是一种兴奋。

“吗的。没想到还真是民俗表演‘上刀山，下火海’中的‘下火海’，我就说在哪里见过！”

李元霸心中很欢乐。

原来，就在那冯九思在火海中走了一遭之后，李元霸的脑海中突然蹦出了一个画面，那是后世华夏黔省德将县，举办的华夏傩文化国际研讨会上，他曾经看到了一场精彩的傩技表演，其中便有这‘下火海’的表演。

并且时候，那傩师还特意将‘下火海’的原理以及主要技巧向观众讲述了一遍。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李元霸这才有勇气去尝试。

事实证明，他赌对了！

.....

李元霸在那一片火海中，酣畅淋漓地走了一个来回，最后端着那碗水回到了李世民等人身前。

李世民不顾仪态地抬起李元霸的大腿，向着他的脚底板看去。却发现与那冯九思的脚板一样，没有丝毫的损伤，只不过是几道灰黑色的污渍罢了。

“冯道长，你能解释一下吗？”李世民铁青着一张脸，死死地盯着冯九思的面容。相信只要冯九思一个回答不慎，怕是下场就是被拖下去砍了。

眼珠子瞬间转动了一圈，冯九思强行镇定了下来，死鸭子嘴硬地说道：“启奏陛下。这一片火海之上，本就有贫道第一次穿梭火海之时所遗留下来的封火之咒！在这封火之咒下，自然可以保武王殿下不受伤害！”

“方才是谁阻拦本王，说这一片火海之中已经没有神咒留存了？”冯九思话音方落。李元霸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冯九思闻言一怔，这才想起方才在情急之下，自己所说的话。

“这。这.....”冯九思犹豫了起来，这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行了，别这个那个的了！”李元霸不耐烦地说道：“还是让本王来替你解释吧！”

清了清嗓子，李元霸继续说道：“皇兄，臣弟之所以在方才那片火海中能够自由地穿梭，究其缘由只有一点，便是那些烧红的木炭表面的温度降低了！你想，一个正常人，在一块普通的石头上面移动、跺脚，会有什么感觉？又会遭受什么样的伤害？”

“不对！王爷，那木炭明明是赤红色的，甚至还冒起了白色的烟气，这怎么解释？”

李世民还没说话，倒是袁天罡提出了疑问。

李元霸笑了笑，道：“道理很简单，都是因为这碗水！”

唰！

原本还抱着侥幸心理的冯九思，听到李元霸将话题引到了那碗水上，脸色顿时一片惨然。

注意到冯九思脸色变化的杜如晦，心中微微一动，暗道：“果然有鬼！”

“这碗水怎么了？”李世民道。

李元霸道：“皇兄，实际上这碗中的水，并不是普通的水，它里面加入了一种特殊的物质，名叫硼砂！”

说到这里，李元霸整了一下语言，道：“硼砂是一种无色半透明的晶体或白色结晶粉末，无臭，味稍咸，这种东西极易溶于水！如果不是仔细观察的话，很难发现这碗白水中还有其他的东西存在！本王说地对不对，冯道长？”

“现在你说什么是，贫道说没有，王爷信吗？”冯九思还在坚守着最后的一点自尊。

“呵呵，你不说便罢了！”李元霸不以为意地耸了耸肩，继续说道：

“皇兄，之后您应该看到这冯道长还在碗中捏了一小把鸡血朱砂吧？这朱砂同样是结晶体。据臣弟所知，这细小微粒的结晶体，在溶解的时候要吸收大量的溶解热，也就是需要吸收极其多的热量。”

看到众人跟着似懂非懂地微微颌首，李元霸继续说道：

“当把掺入了硼砂以及朱砂的白水，喷在急剧烧灼的火碳表面的时候，由

于溶解而吸收所需的大量热量，使木炭表面的温度一瞬间从最高点降到了低点，致使脚与‘火海’之间隔了一层‘砂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方才使冯九思敢于赴汤蹈火而又毛发无损。”

“冯道长，不知道朕的弟弟说地可是实情？”李世民脸色铁青的问道，语气中充满了怒气，明显是充满了被欺骗的怒火。

此刻，冯九思以及他的两个小徒弟，全都吓地面如土色，冯九思混了这么多年了，心态自然老道，现在所想的是脱身的办法。可是他那两个小徒弟，却是感觉天都塌下来了，对今天的事情有了一种极其不好的预感。

“皇兄，其实不止如此！方才那‘隔空燃物’的术法，其实也不过是雕虫小技！”

借着这个机会，李元霸干脆把所有的一切都挑明了，他继续说道：

“实际那宣纸以及捆绑宣纸的麻绳之上，早就已经被涂抹上了白磷！白磷这种东西极易着火，只要将那叠宣纸尽量高地抛上半空，待宣纸与细绳剧烈摩擦之后，被涂抹了白磷的宣纸，自然而然地就被点着了！”

李元霸的话音刚落，李世民的怒火‘腾’地就升腾了起来。

方才或许并没有说服力，可是当李元霸质疑，并且将第二个危险系数明显要远远高于第一个的术法，演示了一变之后，这种说服力瞬间得到了加强。

李世民上前一步，几乎是脸贴着脸地对冯九思说道：“你说，元霸说的可对？”

冯九思还没来得及说话，那俩身穿道袍的青年倒是吓得面无人色地跪倒在地，口中说道：

“陛陛陛，陛下……陛下饶命啊，这一切都是冯九思交代我等干的，与我等无关啊！”

“你的意思就是说，当真如元霸所言喽？”李世民道。

“是……确如王爷所言！”个子较高的那名青年道士，战战兢兢地说道：“冯九思之前曾言，当今的圣人是一个很好糊弄的人，只要我们师徒三人像平时演练的时候一样，不露出丝毫的破绽，等挺过这一关之后，荣华富贵自然是享之不尽！”

“哼，好一个享之不尽，好一个冯九思啊！”李世民怒发冲冠，他猛地抬

起脚踹了那跪在地上的青年道士身上，道：“来人啊！将这三个欺君罔上的道士，给朕拉下去打入大理寺天牢，待上元节过后，凌迟处死，举族皆灭！”

李世民这是气极了，凌迟作为本朝最不常用的刑罚，竟然被再次提及，而且还是株连九族，真是够悲催的！

“陛下，饶命啊！”

“这，这一切都是冯九思的错，不关我事啊！”

冯九思连同两个徒弟，顿时哭天抹泪了起来，那样子要多凄惨就有多凄惨。

“皇兄，且慢！”

就在一队百人黑甲禁卫从小广场之外行来，就要将这个三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全都给拖走的时候，李元霸却是站了出来。

“何事？”李世民眉头皱了起来，疑惑地看想了李元霸。

李元霸之前就对冯九思有颇多意见，李世民可不相信他会为冯九思那个老骗子求情。

李元霸道：“皇兄且稍安勿躁，臣弟还有些事情想要问问他！”

“嗯！你等且候在一旁！”李世民闻言点点头，对这一支百人黑甲禁卫吩咐道。

“锵锵！”

这一支禁卫是由熟人李长庚率领的，所以对于涉及到李元霸的事情，他永远不会多话，因为他明白，多话也是白搭！

...

第一百九十章幕后黑手是谁？

“冯九思，本王问你！你可在所炼的‘提神丹’中加入了天竺所产的‘乌香药膏’？”

李元霸上前一步，眼珠一错不错地盯着冯九思的眼睛，问道。

此刻的冯九思，早就没有了一开始的仙风道骨，听到李元霸的话后，他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随后低声说道：“王爷说地是什么意思，贫道不清楚！”

“你的罪过早就已经株连九族了，或许你会说你是出家人，对于尘世间的一切早就已经看淡了！”李元霸淡淡地说道：

“可是.....你信不信本王找到所有与你有血缘关系的人，父母子侄、叔伯兄弟.....本王不介意做这个刽子手，把他们全部斩杀！对了，就拿你的两个小徒弟先开刀吧？”

“你，你这个嗜血的魔头！”

冯九思听得眼睛都红了，他在终南山拜师出家之前，还是有父母亲族的，他明白，个人的力量是永远无法与国家机器抗衡的，但是他还是压抑不住心头的不忿！

“方才袁道长已经亲身试药，你所炼制的‘提神丹’效果与‘麻神散’一般无二！”李元霸冷冷地说道：“是你逼我先杀你的亲族，还是你现在就开口说实话！”

冯九思的脸上闪过挣扎之色，可是过了好一会，却仍旧死咬着牙关，道：“陛下，这乌香药膏在天竺之地，可是被人称之为圣药，从来没有人说它有毒。而且您作为使用者，应该知道它能够缓解您的病症。就算贫道炼制的是麻神散，可是能够压抑住您的病情，可见这‘提神丹’非但没毒，反而还是一种圣药！”

听到冯九思仍然死不悔改的答话，李元霸却是瞬间暴怒，狠狠地一脚就飞在了冯九思的肚子上。那恐怖的力道却是直接把他踹飞出去十多米远。

他阴沉着一张脸，死死地盯着冯九思，道：“你这老骗子还在信口雌黄！你既然说你所炼制‘提神丹’无毒，那从今日开始，本王就逼你吃十粒‘提神丹’。本王倒要看看，到上元节对你行刑之时，你是不是还活着？”

李元霸的话音刚落，立刻就把那冯九思吓地面无人色。

他既然敢在‘提神丹’中乱入乌香药膏，自然知道乌香药膏的主要成分乃是天竺之地的阿芙蓉，也就是罂粟花。

罂粟花的药性。他可是一清二楚，知道这东西吃多了是真地会死人的，所以想要他每天吃十枚‘提神丹’，这不是要了他的老命吗？

看到这老家伙变了脸色，李世民那里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当下，他冷哼了一声道：“看来是真的喽？朕看元霸的提议很不错，这‘提神丹’你便每日服用十粒，若是不够的话，朕会让袁道长为你每日炼制十副‘麻神散’的！你就在大理寺天牢中好好享受享受吧！哼。将他给朕带走！”

“陛下，陛下……贫道……不，草民有话要说！”

就在此刻，冯九思的精神终于崩溃了。‘噗通’一声跪倒在地，近乎哀嚎地向着李世民叩首。

“嗯？那不成还有什么意外发现？”李元霸见状心头微微一动。

“你还有何话说？”李世民的声​​音很冷。

“陛下，贫道之所以被越王殿下举荐入宫，为陛下炼制丹药。实非个人所愿，乃是遭人胁迫！”

冯九思跪地求饶，吐出了一个让众人全都震撼莫名的理由。

蓄意刺王杀驾。谋害帝王！

这个理由足够震撼，也足以让李世民动用血腥手段，翻遍整个大唐也要把这个幕后黑手给翻出来。

眼见着李世民就要爆发了，还是房玄龄想的周到，他上前一步，对李世民躬了躬身子，道：“陛下，此处人多眼杂，还是回两仪殿后再作计较吧！”

与此同时，李元霸也明显想到了这一点，只见他对一众太医署的官吏以及百名黑甲禁卫们厉声呵道：“方才冯九思所说的话，你们最好是左耳进右耳出，否则的话，若是让本王知道你们之中谁将此事泄露了出去，本王诛他九族！”

“诺！”

“下官尊王爷令！”

百名黑甲禁卫自不必说，都是皇帝亲自培养的卫戍皇宫安全的军队。

而这太医署的一众官吏呢？全都是脑袋别在裤带上，一个个比谁都要怕死，更别提诛九族了！

不过李元霸还是决定震慑他们一下，他挥了挥手，对李长庚道：“李将军，此二人伙同其师冯九思，诓骗圣人，欺君罔上，罪不容诛！现将此二人推出午门，明正典刑！”

“诺！”

李长庚面色严肃地拱拱手，分出了一支十人小队，先是掏出布条，封了冯九思两名小徒弟的口，随后压着他们向着午门之外行去。

太医署的一众官吏，见此情景，虽说明知道是杀鸡儆猴，可是他们俯身的角度却是更低了。

这一通命令下来，李元霸等于是越俎代庖了，他对李世民拱了拱手，道：“皇兄，你看这事……”

“无事，元霸你处理地很好！”李世民阴沉着一张脸，拍了拍李元霸的肩膀，转身一挥水道：“带上他，随朕去两仪殿！”

“诺！”

……

都说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皇宫之中亦是如此。

第二日，也就是元月初四，不知道从何处起，一则消息从皇宫中传了出来。

说是皇帝前段时间得了一种怪病，宫中太医署的太医们，对此怪病是束手无策。

后来，越王李泰举荐了一名在当地极有名望的道士去往皇宫，给皇帝看病。

因为道士的原因，原本皇帝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可是后来这个道士在为皇帝炼丹的时候不小心，导致丹炉炸裂，因为躲闪不及，那道士与丹炉一起被炸了个粉碎，连点渣都没剩下。

各方势力对此看法不一，有信的，也有不信的。

河北道，贝州治下清河县。

硕大无比的崔氏宅院深处的一栋密室之中，族长崔颢面色阴冷地盘膝坐在一方软榻上，他的身前还跪着两名全身都笼罩在阴影中的黑衣人。

“咚咚咚……”

崔颢伸出手指，一下一下地敲击在面前的矮桌上，看不出他究竟在心中想些什么。

过了好半晌，他终于开口说道：“你们是亲眼看到那两人的脑袋的？”

左侧的黑衣人点点头，道：“主人，我等还特意将这两人的容貌绘成了画像，您看！”

说着，他伸手入怀，掏出了两张宣纸交到了矮桌上。

崔颢伸手摊开矮桌上的宣纸，就见那两张宣纸上出现了两个年轻人的画像，只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那两人竟然全都挽着一个道髻。

如果李元霸在这里的话，一定能够发现，这宣纸上的两个人便是冯九思的两个小徒弟。

“是他们……不过他们俩怎么可能会被砍掉了脑袋呢？难不成事情败露，被发现了？”崔颢自言自语道：“没道理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单单留下冯九思呢？难不成是想放长线钓大鱼？”

“主人，主人……长安传来消息，皇帝请的一名为其炼丹的道士，炼丹的时候因为炸炉，被炸死了！”

就在这时候，密室的大门突然打开，一名同样是全身都笼罩在阴影中的黑衣人走了进来，大声地禀报。

“你说什么？炼丹的时候，炸炉炸死了？”崔颢面色‘噌’地一下站起身来，道：“你可打听清楚了那道士叫什么名字？”

黑衣人恭敬地说道：“此人乃是周至县终南镇，公羊庙庙祝冯九思，人称冯半仙！”

“冯九思！”崔颢的面色挣扎了起来，过了好半晌，颓然地做回了软榻，道：“好，你先退下去吧！”

“是，主人！”黑衣人恭敬地应了一声，退出了这间密室。

密室重新陷入了沉寂。

“你们俩，是不是有很多话要问我？”盏茶时间之后，崔颢道。

两名仍旧单膝跪在地上的黑衣人相视了一眼，齐齐摇头。

“你们骗不过我的！”崔颢继续说道：“没错，那冯九思就是我派去长安城的，其目的自然是为了毒害李世民！”

“嗯？”

两名黑衣人的眼中，流露出及其惊讶的神色。

他们不明白，自家主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事情一旦败露的话，即便他们崔姓家族是五姓七望之一，可也难逃大唐朝的大军压境之厄。

“是不是很惊讶？”

崔颢对于两人的惊讶神色并不在意，因为这两名黑衣人是他们崔家多少年来培养的死士，就算是崔家人背叛了清河崔氏，他们这些死士，也断然不会选择背叛的。

“是的，主人！”右侧的黑衣人回道：“可是主人，您想过没有，如果事情一旦白露……”

“不可能！”崔颢很有自信地说道：“即便这一切都是李唐皇族作得戏，即便那冯九思并没有因为丹炉炸裂而死，也不会有人将这件事强加不到我们清河崔氏的头上！”

“却是何为？”黑衣人问道。

崔颢哈哈一笑，道：“因为那冯九思并没有见过我清河崔始的人，一直联系他的，是越王李泰！”

...

第一百九十一章谋逆也疯狂

“什么？”

两人黑衣人很惊讶啊，那越王李泰不是当今圣人的亲儿子吗？

怎么着，当年隋炀帝杨广的那一幕又要发生了？自家儿子为了谋夺皇位，会害老子？

“是不是很惊讶？”崔颢很恶趣味地说道：“其实很简单，李泰很好利用！我只不过是略施小计，就让他对那冯九思深信不疑！并最终将其引入了皇宫，举荐给了李世民！”

“可是，主人……为何要让冯九思去毒杀李世民呢？”

黑衣人很费解啊，这表明了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李世民不死，充其量就是对世家的打压稍显严了一些，但是并不伤及世家的根本。

李世民若是死了，与他们也是一个铜板的关系都没有，受利的是某一位皇子以及宫中的大臣们，与他们何干？

“非也！”崔颢摆摆手指，道：“所谓乱世出英豪，我崔家富可敌国，若是能够做到奇货可居，这天下为何不能由我崔家来掌控？”

卧槽，感情崔颢这厮是想做第二个吕不韦！

“我崔氏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对大唐各州县官 α 吏的拉拢，时至今日，在这河北道，已然有十之七八的官吏成了我崔氏的家仆！”崔颢越说越兴奋了，“只要李世民一死，他那么多儿子，势必会为了夺嫡而发生一场乱战，只要到时候我崔氏挑选一名最容易掌控的皇子，直接揭竿而起，以一道之地，自立为国！那么……”

疯了，疯了！

如果李元霸在这里的话，他肯定会这样想，实在是这崔颢的想法以及胆子都太大了！

在后世那一段大生产的时代曾经有一句名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可是事实呢？甭说那‘多大胆’了。到后来的时候，更是连胆子都不敢有了，因为土地由于过度地养分透支，荒了，贫了，那‘多大产’，根本就是一个

笑话。

战国时代的吕不韦，那是时代造就的。

再说了，即便吕不韦能够隐忍多年而不发，甚至招招后手。步步为营……到最后还不照样是个死？

你崔颢不过是一个世家的族长，远不能和吕不韦相比，自以为可以掌控一道之官吏，其实只要皇帝下一道命令，这些官吏们九成九地会抛弃你崔颢，甚至还有可能反捅你一刀。

你崔颢，其实就是一个成天沉浸在自我美妙幻想中的可怜虫罢了！

……

时间一天一天过，道士炸炉身死的消息，只不过是万千世界中的沧海一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慢慢地被人给遗忘了。

这段时间以来，李元霸也变成了大忙人，成天是王府、神机府、玄武门‘神武卫’营地、‘影卫’‘天机卫’的总部还有就是皇宫。五点一线。

当然有的时候也难免陪着自己的小未婚妻逛个东西市，溜个花园什么的，权当是培养感情，陶冶情操了。

而说起来。李元霸经常去的这几处地方，这些日子以来其实都有所改变，或者说有所成就。

因为李元霸与武顺感情的急剧升温。长安城的武王别院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建，因为按照李元霸的想法，他想要的自然就是最好的，最完美的。

可是本着开源节流的原则，他还是放弃了脑海中完美的苏州园林风格，改为局部改建，直到满意为止。

神机府中依旧是老样子，不过自从上次李元霸视察之后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

新的武器装备，李元霸已经命神机府中的工匠们停止研究，转而继续完善那些已经研制出来，并且有了很多现货的投石炮、鸟铳、另外还有埋藏在地里的石头雷、初级地雷什么的。

多了不少，可以安全使用的石头雷已经被工匠们日夜赶工，制造出了上千枚。而向投石炮以及各种铳的子弹，也是如流水一般，源源不断地从工部司运往实验司，经过测试，合格之后送入了实验司库房，严格封存，看管了

起来。

‘神武卫’们的训练也在照常进行，不过相比起半个多月前的他们，却是强了不是一星半点，不说可以以一当百，眼下以一当十还是可以的。

再加上各种战术以及战阵的演练，那现在他们就是一虎狼之师，与之后世华夏的普通军队都要强上一丝了！

最后再来说说‘影卫’与‘天机卫’的总部。

说起来也赶巧了，那日李元霸在皇宫中揭穿了冯九思之后，随同李世民回返到两仪殿中，刚好‘天机卫’传来了一条信息，需要李世民火速赶往总部一趟，处理一些事情。

可是眼下李世民满脑子都是冯九思的那句话，哪里有那个心思去‘天机卫’总部。

因此，李元霸就被抓了壮丁，第一次去了‘天机卫’的总部。

感情这‘天机卫’以及‘影卫’的总部全都在皇宫大院里，而且两者之间离着很近，有什么事情根本无需多长时间，往往几个呼吸的时间就能够传递一次消息。

通过这段时间的熟悉，‘天机卫’以及‘影卫’的管理程序，李元霸已经摸透了，并且根据后世的，他从电脑或者电视剧中看到的，某些间谍组织的组成以及训练资料，开始有意识地改组‘天机卫’和‘影卫’。

现在已经是模有样得了。

一件件事情都步入了正轨，李元霸也难得地拥有了悠闲的时间。

今日是元月十五上元节，其实在前一天时候，整个大唐朝境内就已经张灯结彩，处处欢腾了。

而长安城也终于继除夕之后，再次取消宵禁三天，从元月十四日晚上开始，整个长安城都进入一种狂欢的状态。

百姓们通宵达旦地游乐不停，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出外赏花灯，猜灯谜，对新奇的对子！

也因此，长安城中车水马龙，人潮汹涌，东市与西市，更是寸步难行！

而到了上元节的正日子，长安城就更显热闹了。

单不说城中出现了多少小贩借这个机会大赚特赚，单单是行人就是摩肩接踵，人山人海。

这也是因为各式各样的花灯铺满了长安，而与色彩艳丽的花灯相互呼应的，却是花灯下面那一张张美貌如花的笑脸。

为什么这么说呢？

虽说大上元节名面上是赏灯、赏月，可实际上却是吸引了很多未曾出阁的姑娘，以及很多单身的男子，他们会借着这机会前来挑选各自的意中人。

说白了，其实就是古代版的集体相亲大会！

.....

十五刚过午时，除了李承乾这名太子殿下被特意留在了宫中，处理各项事务意外，高阳公主因为前段时间被李元霸教训了一顿，没有出宫之外，李泰、清河公主他们这些皇子、公主们全都被赶出了皇宫放养。

出宫之后，皇子、公主们又分成了好几拨，与李元霸亲近的李恪、李愔、李浑、李治甚至包括被李元霸给狠狠揍了一顿屁股蛋子的李贞，以及清河公主，带着自己的几个小公主妹妹，全都跑到了李元霸的武王府。

而对于上元灯会，李元霸其实也是期待了很久的，后世的时候，他也参加过正月十五元宵节的灯会。

可是因为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在后世的时候，有很多的传统都丢失了，甚至就连上元节都失去了原本的味道。

现在能够在大唐，带着自己未来的小媳妇，好好体会一把上元节，李元霸当然是求之不得。

原本正打算带着自己的小媳妇以及两个妹妹去欣赏灯会的李元霸，刚刚穿戴好打算出门。

这一溜十多个一千瓦的电灯泡，就出现在了李元霸的面前，瞬间将李元霸的好心情给击了个粉碎。

“我说，你们不自己去玩，来叔这里做甚？”

李元霸这个郁闷啊，多好的交流感情的日子啊，怎么就被这群小王巴.蛋们给黏上了呢？

李恪作为一种弟弟妹妹们的领队，很负责任的上前一步走，看着李元霸说道：“四皇叔，父皇说了，今日我与弟弟妹妹们就不回宫了，全都住在您这里！您需要照顾我们到明日！”

“啥？”

李元霸都快哭了，平日里带着你们五个小傻老爷们儿，就够叔烦的了，现在又多了这么多不过三四岁的小尾巴，那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等等，似乎有哪里不对劲！

突然李元霸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脸色黑黑地问道：“那个，你们在宫里的时候，那些随身时候的宫女以及护卫呢？怎么叔一个都没有看到？”

一众皇子公主们，齐刷刷地扭头看向了李恪。

“那个啊……三哥说出宫带着不方便，就把他们全都留在了宫里！”最终还是清河，眨巴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很认真地说道：“三哥还说了，四皇叔会把我们照顾得很好的！”

得，亲妹妹把她哥给卖了！

李恪似乎意识到事情不好了，眼睛下意识地往后瞥。

这个时候，李元霸恶狠狠地看着李恪，咬牙切齿地说道：“恪儿，来，随叔进屋来，咱们叔侄俩需要好好交流一下感情了！”

...

第一百九十二章熊孩子们的上元节

“四皇叔，四叔，叔……您听我解释，我可以解释的！”

李恪都哭了，被自己的亲妹妹给出卖，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屈辱了。∈♀

“解释什么！你还是赶紧给叔叔我过来吧！”

李元霸根本不给李恪解释的机会，直接伸出大手去，一把抓起李恪的脖领子，将其给提了起来。

看他那举重若轻的样子，根本不像是提着一个百十来斤的半大小伙子，倒像是抓着一只刚孵出来的小鸡崽儿。

“王爷，您这是？”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柔润的嗓音响了起来。

便见身穿粉红色褶裙，香肩披着一件白狐披风，将那袅娜的身形衬托得淋漓尽致武顺，领着同样穿戴一新的武昭和武三娘，悠悠然走来。

“四皇叔，这位是……姑娘吧？”

看到身材袅娜，长得就如同月宫仙子一般清新脱俗的武顺，清河公主眼睛不由得一亮，脱口而出。

“肯定是姑娘！”

“姑娘好漂亮啊！”

几个小家伙那个嘴甜啊，这还没等到李元霸介绍呢，就你一言我一语地，把武顺给夸到了天上去！

开始的时候还好，可是随着清河公主还有李惜他们夸得越来越夸张，武顺那娇俏的小脸却是变得越来越红，到后来更是红彤彤地像是苹果一样。

那娇艳欲滴的样子，让李元霸看得恨不能冲上前去咬上一口，好解解馋。

“哼，你们这帮小兔崽子，这些迎合奉承的话，都是跟谁学的？”李元霸放下了手中的李恪，道：“不过算你们的眼光不错，这位确实是你们的四婶！”

“哇，我就说我没有猜错吧！”

清河公主挺起了初见规模的小胸脯。俏脸上满是得意之色。

“侄儿李恪、李愔……侄女清河……见过婶娘！”

这十多个小家伙极其懂得察言观色，眼见着武顺得到了李元霸的承认，齐齐恭敬地向其行礼。

就连李治这个小家伙都有模有样地向其躬身行礼，那样子简直了像个小大人。

“嗯……都，都快起来吧！”

武顺羞红了脸，手忙脚乱地去扶那些小家伙。

“王爷，我这身上也没带什么东西，您看这见面礼……”

武顺是个传统的女孩子，这与男方的小辈第一次见面，总是要有所表示的。

李元霸才不管你那么多。直接大手一摆道：“啥见面礼不见面礼的？就算你给，他们也不能要啊！你们说，对不对？”

说到这里，李元霸恶狠狠地看向了李恪等人。

李恪激灵灵地打了个寒战，想起方才的危机，忙不迭的点头说道：“是啊，婶娘！我们在宫中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应该是我们送您东西才对！”

“嘻嘻，就是！”清河公主顺势跳起身来。一把挽住了武顺的手臂，巧笑嫣然地说道：“婶娘，您好漂亮啊！”

“你也很漂亮啊！”

管李元霸叫四皇叔，和自己叫婶娘的。估计除了当今圣人所出的皇子以及公主们，就没有别人了。

李元霸那些其余的便宜侄子、侄女们，就算跑到李元霸的武王府上献殷勤，恐怕李元霸都不会鸟他们。

“行了。你们这次过来，还不是想让我带你们好好地出去疯一天！”

李元霸唬着一张脸，看着这帮会装.逼、会卖萌、会拍马屁的小家伙们。继续说道：

“我和你们说，带你们出去玩不是不可以，不过出门之后必须听我的话，否则的话，我就把你们全都关在王府里，一个都甭想出去！”

.....

因为这群倒霉孩子的原因，这次李元霸出门，护卫方面自然是带了不少。

这些小家伙们，可全都金贵地很，一个出了差错，李世民还不得生吞活剥了他啊？

不过本着低调行事，低调做人的原则，李元霸让自己的这些王府亲兵们全都换上了便服，而且李元霸还特意从天机卫中调遣了十多人，暗中保卫李恪等人的安全。

虽说天机卫的主要职责是搜集以及传递情报，可是这并不表示他们的武力低于影卫的人，相反的，天机卫中的某些人甚至比影卫的人还要猛。

所以，李元霸很放心将李恪以及清河公主他们的安全交到天机卫的手中。

当然了，除了这些调配之外，李元霸还特意赏了这些负责护卫的亲兵以及天机卫的内卫们不少的银钱。

那些天机卫的内卫们就算了，毕竟他们是太监，没有子孙根。

可是王府的亲兵们不同啊，他们大部分都是二十郎当岁的大小伙子，还有不少三十多岁的青壮年。

他们可都是处在男性荷尔蒙爆棚的年龄，急需寻找另外一半来喷薄一下。

当然了，合理的喷薄(好吧，哥邪恶了！编辑掉！).....哦，也就是在灯会上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伴侣，原则上，李元霸还是支持的。

这些赏赐的银钱，不就是追姑娘的泡妞基金吗？

在这一群熊孩子们的吵闹声中，李元霸终于出了府门。

刚刚出了大门，顿时一股子浓郁的节日气氛就扑面而来。

在武王府的大门前，李元霸为了搞出别具一格的气氛，特意命人在武王府大门的正对面竖了足有五根丈许来高的立柱，直接与武王府大门齐平。

而在武王府大门与那些立柱之间，更是拉了有几十条的绳索，上面密密麻麻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灯笼，离远了看去，就像是成了一片灯笼的海洋，看起来极其地壮观。

出了府门向着东市的方向走去，人是越来越多，每一位行人的脸上都挂着节日的绚丽笑容。

不过说到底，这东市与西市还是有区别的。

先不说东市汇集了所有大唐以及番邦外夷的贵重奢侈品，就连那酒楼中的饭菜都贵的要死，所以不管是平日里还是过年过节的，能够逛东市的，不是大唐朝的达官贵人，世家大族子弟，便是那些商贾。

也只有他们才能后消费得起这东市的东西。

李元霸是一个节俭的人，至少他自己认为是这样的。

所以他很不喜欢东市，甚至都没让武顺以及小家伙们在东市好好地逛上一逛，就直接把大部队给拉到了西市。

用他的话说，叔的钱可不是大风刮来的，如果说给你们买点好吃的、好用的，叔花地还是心甘情愿的。

不过前提是，这东西得便宜，得物有所值。

花一片金叶子，只买一个炊饼，那特么的是土豪才干得出来的事情，叔是**丝女，纯的。

是以，尽管小家伙们有些抱怨，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谁叫他们是侄子呢？

忍着吧！

就这样，大部队在西市中可是彻底撒开了欢，因为这里的東西便宜，而且相对来说，美女的质量也比东市强上了不止一星半点。

没办法，大唐朝不是每个人都是达官贵族，世家商贾，平民的数量是他们的几千甚至几万、几十万倍。

这人数，就算堆也能堆出七八千名美女出来。

.....

“啊，四叔，这个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四叔，我要那个、那个、还有那个.....”

“四婶，您看那里漂不漂亮？我们过去玩吧！”

于是，神奇的一幕出现了，方才还在抱怨李元霸的倒霉孩子们，一瞬间就变身成了精力无穷的超级赛亚人。

他们不知疲倦地在西市的人群中穿行，小小的身体一钻进人群中，根本就看不见了。

如果不是李元霸有先见之明地派遣了天机卫中的高手负责这些皇子、公主们的安全，恐怕早就把他们给弄丢了。

一路走走停停，除了李恪还有比较沉默寡言的李浑之外，每一个小家伙的手上都塞满了各种东西。

有小孩子吃的零食，小孩子的玩具.....女孩子们的手上、身上、头上还有很多的小银饰，都不是太值钱的那种，但是看起来做工很精致，也很漂亮。

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当夜幕降临，看看时间已经快到酉时了，长安城中早已是华灯四起，漂亮的灯笼连成片，将长安城装点地如同诗画一般，画面感很强。

突然，嘴中正唆啰着一只糖人猛吸口水的李治，指着远处大叫道：

“四叔，您看那里是怎么回事？好高，好亮啊！”

众人顺着小李治的手指望去，便见前方有一座高达十数丈的灯塔，那塔顶之上像武王府一样，拉了几十条的绳索，上面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灯笼，形成了一层层靓丽的灯幕。

除此之外，在灯塔的两侧，还树起了两座二十多丈高的，能够自行旋转的巨树。

树上挂满了灯笼，灯树的最中间位置，是一个呈倒三角形的大灯，依照倒三角的形状，一层一层地分为好多层。

而在三角形大灯的最中间位置，还挂有一个个形状各异，颜色不同的彩灯，其中有玉兔，有流云，有仙女……

一个个造造型精美，栩栩如生，看起来色彩斑斓，令人目眩神迷。

这一矮两高的灯塔和灯树，与武王府之前的不同的是，在这些灯笼的笼壁之上，有这一个个的毛笔字，字迹在灯笼里面的灯烛照耀下，很清晰。

上面的字有大有小，有长有短，上面的词句更是千奇百怪，有的灯笼上面甚至还出现了白话文。

第一百九十三章上元灯会

这灯塔以及灯树，便是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在准备的灯谜、对诗活动。

当初李元霸与五姓七望的年轻俊杰，君子六艺的赌斗纷争，也正是由此而起！

这三个巨型建筑上，挂满了足有半人大小的灯笼，那些灯笼壁上尽是灯谜、诗句，以及新近流行起来的对子。

想都不用想，那些白话文的灯谜，铁定还李元霸恶搞出来的，现在的大唐朝，白话文可没有那么流行。

这场全民性质的活动，是由大唐官方举办的，为了能够使这次的上元节更加具有趣味性，李元霸上表李世民，只要能够答出灯笼上的灯谜，对出灯笼上的对子，接上灯笼上的诗词，便会有各种小礼物送上。

是以，李世民对这个活动也感到很新奇，便同意了这条建议。

这也是为什么灯塔之下会聚集那好多人，原来都是在猜灯谜、对对子、接诗词的。

.....

“四皇叔，我们过去看看吧！”

没有了高阳公主，这最活泼的小孩子便要数清河公主了。

眼见着那灯树以及灯塔下围着这么多的人，清河公主顿时变得兴奋了起来，小脸上写满了好奇的神色。

有了带头的，其他的小伙伴们不用说，自然也是吵吵杂杂，一个个把本就水汪汪的眼睛瞪得老大，那可怜兮兮的求饶模样，看得李元霸这心里直发毛。

“行了，行了.....别一个个跟叔这装可怜，告诉你们，这一套在叔这不好使！”

李元霸这心肠歹毒的家伙，还真说得出口，对一众孩子们的表情。根本就是视而不见。

不过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既然装可怜、卖萌的计划失败了，那就只能走枕头风路线了。

清河公主立马把攻克重心转移到了武顺的身上。用一种近乎悲凉的的声音说道：

“四婶，您看看四叔。我们不过是想过去看个花灯，他都推三阻四的！这要是等你们有了自己的孩子，还不得天天管着，不准干这不准干那的！我看啊，您以后还是别生孩子了，这日子多无聊，多清苦啊！”

你妹啊，这真是自己的亲侄女啊！

李元霸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这俗话说的好。一岁看老。初识清河公主的时候，她看起来挺文静乖巧的，可是相处久了才知道，有什么样的姐姐就有什么样的妹妹，那脾气秉性，简直和高阳公主是一个模子里面印出来的。

听到清河公主的话，再加上那几个小家伙们煽风点火，武顺沉默了半晌，最终以一种极其幽怨地目光看着李元霸，也不说话。就是那么直直地盯着他看。

李元霸被瞅得极度郁闷，没办法了，只能没好气地说道：“告诉你们。下不为例！再敢有下次似这等威胁之事，我肯定把你们全都列为武王府最不受欢迎的人！别忘了，这武王府，可是我当家！”

李元霸是放了狠话了，看来前两次的威慑力根本就不够用的，看清河公主他们的架势，完全是一副摸清楚了他的性格。

想要反客为主，不可能！

叔是谁啊，那可是大唐朝新皇叔。没有什么能够把叔给难倒。

李元霸的一番话，对清河公主他们没有一点的威慑力。这或许是因为她们知道，这位一再标榜自己权利地位的四皇叔。可是全天下，对她们最好的人了。

所以他们能够分清楚轻重缓急，有的时候可以闹，有的时候，却是必须乖乖听话。

.....

嘴上说着不愿意把清河她们给带去看花灯，可实际上，李元霸的好奇心

一点都不比那些孩子们小。

这可是他第一次参加大唐朝传统意义上的上元节灯会，不好好感受一下氛围，还真是对不起自己！

向前走了几步，人山人海挡在他们面前。

不过好在有一群身着便衣的王府亲兵们，凭着他们那强悍的体魄以及格外有力的胳膊，在人山人海中，硬生生地杀出了一条血路，直达那灯树以及灯塔的跟前。

一群正死气白咧地往前挤，却不明所以地直接被挤到了一边，淹没在人潮人海中的路人甲乙丙丁，直到别人的大手把他们往身后扒拉的时候，这才恍然醒悟了过来。

可是此刻，他们已经被挤出了人群。

一众路人甲乙丙丁们，彼此相视，欲哭无泪。

挤到了人潮的最前方，李元霸这才晓得为什么这些人都拼了命似地往前挤。

原来并不仅仅是看那些花灯，感情为了增加上元节这猜灯谜活动的趣味性，在这巨型灯塔以及灯树的下方，还打了几个高台，高台之上，请了不少的杂耍百戏在表演，引来无数的人围观。

那些猜不出灯谜、对不出对子、接不上诗词的人，便把注意力放到了这些高台之上，看到精彩处，时不时的爆发出阵阵叫好之声。

“哇，看那边，那个人喷火啊，他是不是个火人啊？”

“那个瓷瓮在他的脑袋上面不会掉下来吧？”

“那天梯好高哦……”

几个小孩子们，就像是来到了后世老京城的天桥，看着一个个明显带着江湖气，但却足够惊险的表演，兴奋地手舞足蹈。

一群围观的百姓们，也是爆发出一声声的喝彩，看得出来，他们很喜欢这种氛围。

“列位，还请静一静！今日是上元佳节，这两株灯树之上，一株灯树的彩灯的灯笼壁上，写地是灯谜；另外一株灯树上的彩灯灯笼壁上，写地是诗

词；至于中间这灯塔之上的彩灯灯笼壁上，写的则是对联！”

还没等李元霸细细观看那些台子上的表演，就听到一个似乎被放大了无数倍的声音吼了出来。

李元霸循声望去，却发现现在正对着那些高台的边上，还搭了一座类似瞭望塔一样的东西，一个身穿一席锦衣的瘦弱青年人站在高台之上，而在他的面前，赫然放着一只李元霸发明地，超大号的金属喇叭。

方才的声音，也正是从这金属喇叭中传出。

“先前，圣人降下的旨意中曾言，但凡可以猜出这灯塔以及灯树上的灯谜，对出对联，接上诗词的人，都可以获得奖励一份！方才，咱家街道新的旨意！先前的奖励条件不变，现在增加新的奖励条件：只要能够同时对出一副灯笼上的对联，接上一个灯笼上的诗词，猜出一个灯笼上的灯谜！可得钱五百贯！”

哗！

一石激起千层浪！

来到这里参加灯会的，都是一些平头老百姓，那些有钱的大富大贵之人，虽说明知道这灯会选择在西市，可是身为富贵之人的自尊，不允许他们降低身份来西市。

其实说白了，往上捋几辈儿，谁家不是泥腿子出身，所以谁都甭嫌弃谁。

而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五百贯的赏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就算是每月都食肉食，也够一个五口之家吃上好几年的。

是以，那高台上的青年话音方落，人潮便开始向着中间的方向涌动了过去，什么喷火、抡大锤的，哪里有金钱的魅力来得大？

甭管看得懂看不懂地，并肩子齐上方是硬道理。

可是之前的豪情壮志，当他们当真面对这些千奇百怪的灯谜、诗词以及对子的时候，却是被无情地打破，充满了挫败感。

灯谜灯树之下，聚集了不下上千人，他们仰头看着自己正上方的灯笼，一个个面色古怪，因为这灯笼壁上所书的谜题实在是五花八门，而且有的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有辱斯文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打一俗语！”

“恰似天地各一方……打一二字常用语！”

为了能够将那些文字清晰地表现出来，制作灯笼的工匠，特意将那些文字做了特殊的处理，是以，它们几乎占据了半个灯笼壁，百姓们一昂头就能够看到。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李愔有些抱怨地盯着头顶的灯笼看了半晌，满脸地恨恨之色。

“臭小子，猜不出来就直接说，不要找另外的借口！”李元霸毫不客气地赏了李愔一记板栗，道：“恪儿，丽质，你们俩来说说看，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说得是什么？”

这群熊孩子里面，也就只有李恪还有长公主李丽质，也就是长乐公主正皱着眉头，苦苦地思索。

说起来这李丽质便是李世民的嫡长女，因是长孙皇后所生，是以李世民特别钟爱，在贞观二年的时候（628年），就诏封其为长乐郡公主。

本来按照历史记载，长乐公主与633年，也就是刚刚过去的那一年中，要下嫁给齐国公长孙无忌的儿子宗正少卿长孙冲，也就是他的表哥的。

那时候，表兄妹虽说是近亲，但是没有那么多科学的说法，是以表兄妹结亲貌似也没啥。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李元霸的原因，长乐公主在633年竟然未嫁，这让李元霸在知道之后，也是忧郁了好长的时间，甚至一度以为在自己出现之前，历史就已经改变了。

可是接下来的一切，似乎全都未曾改变，历史仍旧是那个历史。

这也是为什么，当李元霸见到杜如晦这个贞观四年就已经作古的人，活生生出现在其面前的时候，并没有感到惊讶的原因。

...

第一百九十四章 飞来的事端

“唔！‘屋漏偏逢连夜雨’，听起来好像是一首诗的上阙啊！”

李恪皱着眉头，道：“这句话从字面上来看，意思就是屋子漏了，可是偏偏又赶上连夜下雨。祸不单行，怕是就是说的此事了。而从更深一层的意思来看，是说这本来已经够倒霉的了，但恰巧还有火上浇油的更大的打击。俗语，俗语……看来这谜题是与这深意有关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这全句乃是出自冯梦龙根据唐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做的《警世恒言》，可是现在这个朝代，杜甫还未曾出生，而冯梦龙又是明末的人，是以这句话在大唐朝还从没有出现过。

以李恪的能力，能够理解这般句话字面上的意思已经算是不错了。

“是‘破落户’！”

就在李恪展开分析的时候，长乐公主那边已经有了答案。

“哦？何解？”

李元霸惊讶地应了一声，饶有兴趣地看着面前这位明显要比其他弟弟妹妹们成熟很多的侄女。

长乐公主李丽质不负丽质之名，不仅个子高挑，容貌也是绝对的美人坯子，她微微一笑，朱唇轻启道：

“这句话字面上的意思正像三哥所说的那样。说的是一个人原本境遇就不好，却偏偏遭受了更大的打击或者不幸，使其自身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起来。”

见众人齐齐颌首，长乐公主继续说道：“这里，屋子代表门户，与‘漏’的意思相近的字无非就是破、坏……而屋子漏了，意思是说门户破了。下面的‘雨’指的是下雨，下雨又叫落雨。前后这么一联系起来，这个谜底不就是‘破落户’吗？”

“啪啪啪……”

李元霸拍了拍手掌，赞誉道：“谁说女子不如男？丽质不就是很好地诠释了。女子也可以德艺双馨吗？”

“多谢四皇叔夸奖！”

长乐公主脸红红地应了一声，很害羞。

李恪有些郁闷地说道：“五妹，你就不要谦虚了！咱们这些兄弟姐妹里，估计也就只有你与皇兄能够猜出谜底来。怕是青雀到了这里，都不会想到谜底竟然是这个！”

“呦，猜不出谜底来，你还挺有理了！”李元霸看着李恪，道：“别说叔今天不给你机会，还是这句‘屋漏偏逢连夜雨’，只要你能够对出下半句。叔叔我就让府上的厨子们，给你们准备一顿大餐！”

“真的？”

坏小子李治听到吃这个字眼，眼睛顿时变得贼亮贼亮的。

对于武王府的大餐，小家伙们可全都是心向往之，可别忘了，那什么炒菜、火锅还有红烧铁狮子头什么的，可全都是从李元霸的手中流出来的。

而作为李元霸手把手教出来的武王府的大厨们，能没两把刷子？

李元霸很不客气地点了点李治的小脑袋瓜，说道：“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三哥，为了这顿大餐，你可一定要对出下半句来啊！”

小家伙们全都开始流口水了，齐刷刷地看向了李恪。那水汪汪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看得李恪心里一阵阵发毛。

本来李恪还是挺郁闷的，可是此刻面对弟弟妹妹们的期待，这货的自信心突然爆棚。

在这高台之下来回走了两趟。李恪突然停下了脚步，道：“四叔，您看这样对可好？”

“你说！”李元霸微笑点头。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逢对头风！”李恪道。

李元霸微微怔了一下，低头想了想道：“船对屋，漏对破，连夜雨对对头风……其意与前一句意思相左，倒勉强算是工整！不过……”

“不过什么？”李恪连忙追问。

李元霸看着一众小孩子们那渴望中掺杂着疑惑的眼神，不由得恶作剧般地笑了起来，道：“哈哈，算了！算你勉强过关！”

“哦！太好了，晚上又有大餐吃了！”

“四叔，四叔……我要吃红烧肉，馋嘴鸭……”

“四叔，我要吃红烧铁狮子头还有叫化鸡……”

李元霸话音方落，一群小孩子们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叽叽喳喳地要起样子来。

说实话，每次看到这群活泼好动的小孩子们，李元霸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欣喜。

或许是出于对这具身体中根本抹除不掉的血脉亲情，李元霸对这种欣喜的感觉并不排斥，相反地，甚至还有着几分享受。

“四皇叔，如果换您来对的话，您会怎么对？”

就在一群熊孩子，一个个流着口水，沉浸在美食幻象中的时候，李丽质突然对李元霸说了一句话。

李元霸扭头看了看自己的聪明侄女一眼，道：“为什么这么说？”

“我曾经听舅父大人说过，这里面的好多灯谜和对联，都是四叔想出来的，所以侄女就在想，这句‘屋漏偏逢连夜雨’是不是您想出来的呢？”

长乐公主很腼腆地笑了笑，两个可爱的小酒窝在长乐公主粉嫩的颊上绽放。

李元霸哈哈一笑，道：“你想得不错，这句话确实是我想出来的！原句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四叔的后半句可比三哥对出来的后半句要齐整多了！”听到李元霸的话，长乐公主的眼眸不由得亮了起来。

李元霸摆摆手，道：“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所不同的是，我不过是换了几个字而已！”

“啪！”

长乐公主正要说话，突然一个清脆的巴掌声乱入了进来，紧接着就是激烈的争吵声，听起来除了熟悉的秦腔之外，还有一连串叽里咕噜的声音，让众人是一阵阵地心烦意乱。

李元霸皱了皱眉头，向旁边的程甫使了一个眼色，想要让程甫他们开出一条道路来，好一起过去看看。

可是没曾想，程甫还没来得及动身，便见一道身影向着他们的方向抛飞了过来，如果不躲闪开来的话，铁定会砸到武顺的身上。

武顺都惊呆了，俏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的神色。

眼见着自己未来媳妇受惊了，李元霸顿时脸色一沉，转瞬间跨步上前，左脚顶在身后，右脚前弓，双手闪电般往上一个托举，就把那道抛飞过来的身影给平稳地托在了手上。

之后双手微微一抖，将那道身影给放了下来。

没等李元霸细问那道身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道身影抛飞过来方向的人群，就已经被分开了一条道路，紧接着，一帮衣着怪异的番邦之人气势冲冲地走来。

这帮人大概有三十多人，为首的是个衣着华丽，看起来不过三十来岁的中年人，至于其他人，看他们的穿着打扮，八成是这华丽中年的下属或者护卫。

“是你们把这卑贱的家伙接住的？”

那名衣着华丽的中年人没有说话，站在他身侧的一个番邦人护卫，操着一口生硬的秦腔，对着李元霸他们呵斥了起来。

那声音在李元霸等人听起来极其地别扭，甚至还有着一股子极端高傲地情绪在里面。

“放肆，尔等番邦宵小，竟然敢与我家大人这般说话，你们是活地不耐烦了吗？”。

守护在李元霸身侧的程甫眉头一挑，冲着这帮子番邦异族就是一顿大骂。

“哼！我等乃是吐蕃使团的人，受我们伟大的赞普，松赞干布的派遣，前来你们大唐，欲要与你们结为友邦！”说到这里，那名吐蕃护卫顿了顿，继续

趾高气昂地说道：

“可是，你们大唐的人真是太不友好了！我们的大人，不过是拿了那个卑劣的人一点东西，他竟然死咬在后面不放，想要我等给钱！还天真地想要我们去见官！可笑，这便是你们大唐的待客之道吗？”。

尼玛，真是见过不要脸的，就没见过像这伙吐蕃人这样不要脸的！

强拿了人家的东西不给钱也就罢了，人家要拿你们去见官理论，你们却动手打人，之后竟然还不依不饶地迁怒于不相干的人。

真以为这是在你们吐蕃，在你们自己的国土上呢？

那些亲王府的护卫，以及‘天机卫’的人，脸上全都出现了不忿的神色，有的甚至更是脸色潮红，如果不是李元霸没发话，怕是早就冲上去，将这般嚣张的番邦之人给揍个半死了。

李元霸并没有说话，而是在脑海中迅速回忆着，大唐朝的时候所有与吐蕃有关的资料。

现在是634年，也就是说，吐蕃早已经击败了周围的白兰诸羌，虽说仍旧有吐谷浑、西突厥以及薛延陀等过环伺，但是其国力正在蓬勃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

是以，这些在吐蕃稍稍有点身份的家伙，言语中高傲无比，甚至有一种连大唐都不放在眼里的感觉。

而且这次吐蕃使团来到大唐，李元霸是知道的，甚至已经提前做好了各种应对方案。

可是像这种强拿百姓财物，殴打平民百姓的嚣张行为，却是李元霸根本就没有想到的。

他现在很后悔，当初为什么在接到‘天机卫’的通禀之后，竟然会采取怀柔政策，只要他能够，或者说大唐能够表现得强硬起来，纵然这些吐蕃的大使如何地嚣张，也绝对不敢跟这放个屁！（未完待续……）

第一百九十四章 飞来的事端：

...

第一百九十五章吐蕃小伦哈士奇

“这群该死的番邦蛮子，在我大唐的地界上竟然还敢如此地嚣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李元霸在想事情所以他并没有说话，而多少对吐蕃有些了解的李恪也在权衡利弊。

但是他们俩忘了，除了他们俩能够表现得如此冷静之外，这些皇子、公主之中，可是不乏性格冲动、易怒的主儿。

就在两人还在思考的时候，那边的李愔已经怒了，他从人群中冲了出来，大喝道：

“呸，你们这群该死的王八蛋！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长安城，是我大唐的土地！不是你们这群未开化的蛮子的领地，要耍威风，滚回你们自己的领地去耍，这长安城里，我们唐人说了算！”

“哈哈哈，就连你们长安县的县令见到我们家大人都得点头哈腰的，你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小子，在这里装什么大头？你以为你比你们的县令官职还要大？”

立刻话音落地，那个吐蕃护卫就毫不犹豫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你……你……你他娘的，老子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不可！”

李愔只感觉有一股怒火，从心底升腾而起，怎么挡都挡不住。

因为从小长这么大，什么时候敢有人这么骂他？索性他也不再压抑心头的怒火了，而是直接迈开步子，向着那群吐蕃人冲了过去。

“拦住他！”

李元霸从思考中回过神来，刚好看到李愔往前冲的样子，连忙出声制止。

一名穿着便衣的‘天机卫’一级内卫眼疾手快，一把拉住了李愔，任其如何挣扎都不能挣脱开内卫的掌控。

“你是谁？放开我，你知不知道我的身份，小心回头我杀了你！”李愔挥舞着手臂，努力想要脱离那名内卫的手掌。声音中隐含着从所谓有过得愤怒情绪。

‘天机卫’以及‘影卫’的存在，在整个大唐来说都是绝密，除了这些被编入两个组织中的太监们之外，也就只有李世民以及李元霸两兄弟知道。

所以李恪、李愔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突然蹦出来的人。

“闹够了没有？”李元霸瞪了被内位抓住手臂的李愔一眼，说道：“没见过对方都是五大三粗的汉子吗？你这小胳膊细腿的，就算是冲过去了，那也是送菜得份！”

“可是四叔……”李愔还想要再说些什么。

李元霸却是直接打断了他，道：“没有可是，你给我老实呆着！”

话音落地。李元霸扭头看了程甫一眼，微微点了点头。

程甫会意，对那群吐蕃人?大声叫道：“你们听好了，在你们面前的这位，乃是我大唐的武王殿下！尔等吐蕃宵小，见我大唐亲王竟然还不下跪行礼，难道当真以为我大唐好欺吗？”

程甫不愧是皇城禁卫中的精锐，不仅自身功夫了得，就连这说起话来都是一套一套地。看得出来，他也曾经在边关呆过，和这些番邦之人打起交道来，是一点都不含糊。

听得这程甫的话。周围正围聚在一起看热闹的一众百姓们，却是满脸诧异地看向了李元霸等人。

“啥？王爷？这位会是那位武王殿下吗？”

“傻了不是？这里可是圣人脚下，谁敢冒充亲王？”

“就是，那不是活腻歪了吗？”

一群百姓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不过以他们的身份地位，这前面生活的半辈子都没见过王爷的真容，而今看到了。却有一种不敢相信的遥远感觉。

是以，没有人上前去见礼，反而又都齐齐往后退出了一个更加大的范围，使李元霸等人与吐蕃人所占里的地方，出现了一大片空地。

且不管这些围观的百姓如何，听到程甫的介绍，对面的那群吐蕃人也是一下子愣住了，他们也没想到这里竟然会出现亲王，不是说富贵之人都在东市吗？怎么这西市也有，而且还是一位亲王！

这群货，如果知道这里不仅有一位亲王，而是两只手都数不过来的亲王以及公主的时候，不晓得会不会吓尿了！

此刻，这些吐蕃人一个个面面相觑，有点不知所措，目光纷纷看向了那个为首的，衣着华丽的中年人。

“没想到竟然能够在这里看到是大名鼎鼎的武王殿下啊，吐蕃小臣哈士奇拜见武王殿下！”

华服中年人眼神闪烁了几下，想了想，并没有听从程甫的话行跪拜之礼，反而是一辑到地行礼。

他的那些随身护卫们虽然脸上是诸多不愿，但还是仍然向李元霸行了一礼，不过行礼的动作却很是不耐。

噗！

听到那吐蕃人的自我介绍，李元霸重伤了，重伤指数九百点！

哈士奇，这货的名字真是太亲切了，二哈有没有？

能够在大唐朝听到这么熟悉的名字，李元霸感到很欣慰啊！

“原来是吐蕃小伦，哼！怪不得这么嚣张了，在我大唐都是横行霸道，是我的话，直接把你们给抓起来痛打五十大板，之后便扔到城门外投去乞讨！”

李愔很显然听说过这个哈士奇，所以说的内容很森冷，甚至带着骨子杀气。

李元霸的熟读唐朝历史，自然晓得在这吐蕃国中，小伦其实就相当于大唐朝的小丞相。

不过我管你是不是吐蕃的丞相，敢打我们大唐的人，就得接受教训。所以，他说道：

“你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说事情的始末了！本王需要知道全部的内容，一字不差！若有任何的隐瞒，哼，本王绝对会让你们好好享受我大唐牢狱中的酷刑！”

李元霸那带着苛责的话语，让这三十多人中懂汉语的吐蕃人十分地愤怒，他们把这番话翻译给所有的同伴。

果然，所有人都是一副涨红了面容，紧握拳头拳头的模样。

他们交头结耳地讨论着什么，那样子分明是看不起李元霸，甚至有藐视他的嫌疑。

到底是当官的，不同于一众手下们，我们的二哈同志却表现很稳重，见到自己的护卫们的样子，不由得扭过头用吐蕃话训斥了他们几句。

之后，这才满脸歉意地对李元霸说道：“王爷，都是小臣对手下监管不力，致使他们做出种种丑态，却是对您的不敬！小臣在这里，替他们向您请罪了！”

李元霸无所谓地摆摆手，道：“你放心，本王还没有小心眼到和一群狗腿子们置气！你还是先说说刚才发生了何事吧！”

哈士奇点点头，道：“王爷，这其实就是一个误会！方才，小臣带着护卫们在西市上闲逛，看到一个卖玉石的摊位，小臣看着好奇，便想要留下一个！可是那卖东西的贩子，却是因为看我等是番邦之人，竟然狮子大开口地向我索要千两白银！王爷，你知道的，这普通的好一点的玉石也就十多两银子，什么样的玉石需要千两白银？”

哈士奇摆出了满脸悲愤的样子，继续说道：“我自然是不肯的，于是便把他丢下了十三两碎银，拿了那玉石就走！可谁知那人竟然死缠着我们不放，说那玉是什么羊脂玉，最少价值千两，并且还伸手来抢夺！我这护卫们见之无理取闹，便直接上去两人，把这卑劣之人给抛飞了出去！之后的事情，您也是到了！”

这家伙还不愧是吐蕃的重臣啊，不光脸皮厚地堪比城墙，而且还把责任都推到了卖玉摊位的老板以及他的护卫身上。

至于他自己，则是直接给择了出来，让这件事情跟他一个铜板的关系都没有。

李元霸听完那哈士奇的话后，顿时心中狂怒，不过这件事情还是问清楚地好，他扭头看着身侧不远处，方才被他救下来的那道身影，问道：“你叫什么……你不要害怕，我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就可以了，本王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的！”

那道身影是个看起来有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他有着一张普通到再普通不过的脸，不过眼睛却很有神。

此外，在他的脸上除了右脸颊浮肿之中，以及有了两个如同熊猫眼一样拉轰的眼睛，一看就知道是被人给打的。

“草民名叫葛大壮，正是咱们长安人氏！”那名中年男性，说道：“前些日子，草民去往外地购买预料，偶然间采到了一块羊脂玉的料子。欣喜之下，草民也没有解开玉皮，就直接带回了长案。待草民解开玉皮之后，发现那块玉竟然还是块籽玉！”

“羊脂玉籽料！”李愔低呼了一声，道：“你的运气倒是不错！”

之前的李愔可是个彻头彻尾的玩货，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喜欢收集。

而对于富家大户用的奢侈品，这货却独独真爱软玉石，其中羊脂玉籽料，更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就算是做梦都想有一块。

奈何这么多年了，他也就只是在他老爹那里见过三次而已，在这长安城的市面上，根本就没有卖的。

还有，如果真是羊脂白玉的籽料，那价值何止千两白银，恐怕后缀得变成黄金，而且还得乘上十！

尼玛，三两银子就像那走一块羊脂玉籽料，这他娘地不是强买强卖是什么？

...

...

第一百九十六章三号，刀！

“你继续说！”李元霸瞪了插话的自家侄子一眼，看着那葛大壮说道：“把事情说清楚，不要顾及什么！有本王为你做主，你还有什么好怕的？”

“是！”

似乎李元霸的话给了葛大壮很大的勇气，他先是恶狠狠地看了那群吐蕃人一眼，继续说道：

“王爷，就在傍晚，草民刚到这里摆摊之时，那吐蕃人就曾经来过一次，说是看上了草民的羊脂玉籽料，出价50两白银。△草民不同意，那吐蕃人撂下了几句狠话，就直接离开了！”

说到这里，葛大壮顿了顿，继续说道：“本来草民以为这件事情就完了，可是没想到过了有一个时辰的时间，也就是方才，这个吐蕃人又来了，而且还带了很多的手下。来了之后，二话不说就从草民的手中将羊脂玉籽料给抢走了，并且只留下了三两白银！草民一路纠缠，却被他们打成了这般模样！王爷，您可一定要为草民做主啊！”

“什么？”

相比起哈士奇的话，李元霸更加倾向于自家人，也就是唐人说的话。

至少这葛大壮脸上的伤摆在那里，总不能是他吃饱了撑地没事干，自己揍得自己吧？

就在李元霸心中怒火终烧，想要吩咐‘天机卫’内卫，以及王府亲兵们，将这群胆大包天的吐蕃人给拿下的时候，一直站在李元霸身侧，没有说话的武顺却是轻轻拉了拉他的衣袖，在其耳侧小声说道：

“王爷且不要冲动，方才臣妾听他们用吐蕃话说，似乎这次是为了求亲而来，还有就是他们的赞普已经开始调集军队了，好像是要配合吐谷浑一起夹攻大唐。”

“顺儿，你还懂藏……吐蕃话？”

李元霸没想到自家的小媳妇竟然还懂吐蕃话，不过就算他们动武又怎么样？

老子的‘神机府’、‘神武卫’以及‘天机卫’、‘影卫’早就已经全力运转了起来。只要你们这些个番邦异族敢有个什么异动，立马调运整个计划，虽说这

样三面受敌，战线是拉得有点长，不过李元霸有信心，将这些家伙们给打怕了，打服了，打傻了！

“王爷，妾身的母亲出身自乌武将之家，本来家母就曾经随其父学过吐蕃话。是以妾身也从母亲那里学了一点！”

武顺俏脸红彤彤地说道。

正在这时，那个二哈同志又开口说道：“既然武王殿下保下了这个低劣的家伙，那小臣就将此事揭过，既往不咎了！等有时间了，小臣一定去王爷的府上拜访，告辞了！”

这话一说完，那哈士奇对李元霸再次一拱手就要离开。

李元霸正要命令手下拦住他们的时候，那哈士奇突然用吐蕃话对身侧的属下说了些什么，那名属下先是一怔。旋即面色古怪地看了李元霸等人的方向一眼，紧接着便是一阵大笑。

不过此刻他们并没有发现，武顺的小脸涨地通红，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中正在积水。而且还有泛滥成灾的迹象。

李元霸顾不得那些将要远去的吐蕃人，上前一把握住武顺的那一双小手，问道：“顺儿，刚刚那个二哈说了什么？”

“他说……”武顺吸了吸鼻子。小声说道：“他说，那边那几个小妞看起来很不错，比他们吐蕃的女人要水灵丰满地多。临走之时，一定要抢几个像那几个小妞一样的女人回去，好好玩玩！”

武顺的话音方落，李元霸就感觉自己的脑袋，‘嗡’地一下，就整个给炸开了。

连自己的女人都被侮辱了，如果不找回这个面子，真当老子是懦夫了？

“三号，刀！”

也不知道李元霸在和谁说话，突然从人群中跳出一个全身都笼罩在黑袍中的人来，他的右手上光华一闪，便有一柄横刀飞了出来，笔直地抛向了李元霸。

唰！

李元霸很干脆地轻轻跃起，右手猛地握在了那刀柄之上，随后身体往左一动，右手用力将刀从刀鞘中抽了出来，铿锵声中，光滑如镜的长刀出鞘。

这是一柄不同于普通横刀的横刀，他比普通的横刀还要笔直，刀身微沉，锐利的刀锋不如普通的横刀那般，几乎占了刀面倾斜的一半，而是只占据了三成。

如此设计，论起锋利程度，显然超过了普通的横刀。

除此之外，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这柄横刀的刀柄壁纸普通的横刀要长得多，更加适合双手紧握。

最重要的是，李元霸将之拿在手上之时，感觉这柄刀不轻不重，放在手里举重若轻。而且它地握感极好，持在手中，仿佛刀与身体都契合在了一起，给人一种挥如臂使的感觉。

当然了，这柄横刀乃是‘神机府’的杰作，是李元霸在原本横刀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使之更加锋利，更加耐用，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灿烂的灯光之下之下，长刀寒芒闪闪，笔直的刀锋闪烁着诡异的光泽。

此刀一出，除了‘天机府’的内卫们之外，那些王府的亲兵们，全都眼睛一亮。

要知道，在沙场上征战了这么多年，他们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横刀，如果有了这刀在手，天下大可去得！

“辱我妻女，侵我土地，伤我百姓！还想就此离去？纳命来吧！”

李元霸的眸光子仿佛有一团赤红色的焰火在跳跃一般，他浑身的血液都开始沸腾了起来，像是一头凶悍无比地野兽，将刀举了起来，跃动间宛如一头豹子，持刀追击，轰然斩下！

“你，该死！”

李元霸瞳孔发亮，凶狠无比地发动了袭击。

那些穿着便衣的王府亲兵，以及‘天机卫’的内卫们，见到自家主子都已经冲上去。干.了，他们这些下人们还有什么理由闲着呢？

于是乎，双方缠斗在了一起，那些吐蕃的护卫们前仆后继地朝李元霸等人冲杀了过去。

而那些近卫们自然是舍身保护自家的主人了，刀剑相互撞在了一起，其中一个亲兵一时不查，立时便被迎面而来的吐蕃护卫们给伤了右臂。

夜空之下，飘洒出一片血雨，飘在了李元霸的脸上有些湿润！

舔了舔脸上的血雨的湿润度，李元霸大怒，大踏步往前，整个人就如同是斗战胜神一样，越过了保护他的近卫，挥刀朝对方猛然劈砍而下。

那被李元霸挑中的倒霉家伙，不是别人，正是之前冲着他们喊话的那一位吐蕃护卫。

说起来这名护卫的反应还是挺快的，在知道自己被李元霸挑中之后，就已经把他们吐蕃特有的弯刀捏在了手中，做好了防御或者攻击的准备。

果然，现在就用上了。

就见那名吐蕃护卫手中地弯刀高高举起，看样子是想挡住李元霸的攻击了！

锵！

横刀与弯刀，两柄刀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发出了清脆地嗡鸣声。

许多人的眼睛，都不由自主的闭了上去。

李元霸的面色狰狞无比，手中的长刀，竟然没有丝毫阻力地就往下斩了下去，就像是在切黄瓜一样地脆！

“哧……”

终于刀锋入肉，眼前的吐蕃护卫发出不甘的怒吼，一条右手臂竟然齐生生地被斩断了。

一刀两断！

围观的百姓们呆住了，李恪等一众小家伙们也是呆住了。

不管外人如何想，李元霸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管。

在斩断了第一个吐蕃护卫的手臂之后，他就趁着那些吐蕃人愣神的机会，变竖劈为横斩，本着就近原则，直接将他身侧不远处的另外一名吐蕃护卫，给直接砍掉了脑袋。

殷红色的血液顿时如同清泉一般喷洒而出，将他的身体彻底染成了红色，那凄惨的样子，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血人一样！

“下一个就是你了，哈士奇！”

长刀在手，李元霸不知疲倦地劈斩着，现在他的眼里只有一个人，那便是吐蕃小伦，哈士奇！

说起来这哈士奇倒是挺得人心的，那些个护卫们简直就是悍不畏死，一个个冲上前去，就是为了保护哈士奇的安全。

铛.....

略重的横刀，直接将之后所有敢于与其相抗衡的弯刀都给劈成了两半，没有丝毫的悬念。

锵.....

一柄柄的弯刀被断成了两截，就此成为了废铁。

这些吐蕃的护卫们，其实仰仗的是自身的力气，以及手中的弯刀，一旦他们发现自己最仰仗的东西，其实是如此的不堪一击的话，他们便会自然而然地想要后退。

“杀！”

终于，在李元霸虎入羊群一般地大杀特杀的时候，那些吐蕃的护卫们终于想到要撤退了。

当他们自身的安全遭到威胁的时候，这些失去了最仰仗之物的吐蕃蛮子，就像是羔羊一样，注定任人宰杀！

至于哈士奇？

把别人当傻子，以为别人都不懂吐蕃话，现在到好，不仅被人听了个全面，而且瞧这架势，是不死不休了！

哈士奇快悔死了，自己为什么要吃饱了撑地多家那么一句话呢？

“啊.....”

不知不觉间，李元霸已然临近，痛苦的惨叫声自哈士奇的喉处传出，随后他的左肩处血液狂喷如潮，而左手呢？却不知道在何时，抛飞到了什么地方！

第一百九十七章你敢威胁本王？

“啊！”

哈士奇骤然惨叫了起来，自从靠着他们家族的荫庇坐上吐蕃小伦以来，他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苦痛。※%

此刻，哈士奇的脑子嗡嗡作响，眼前是自己的随扈被无情地杀戮，之后便是自己惨遭断臂，头顶那柄犹自滴着殷红色鲜血的长刀，让他绝望无比。

哈士奇的脸已是惨无人色，眼见着头顶的长刀有了下落的趋势，他立即疯狂地大叫了起来：“殿下，殿下，小臣等何错之有，殿下为何要突下杀手……”

“为何？”李元霸眼睛一亮，道：“因为你的一句话，因为你方才的态度，因为你对我大唐百姓所做地一切，所以你该死，你的护卫该死，你们吐蕃人都该死！”

“不，不是这样的……殿下，你误会了！”

哈士奇脸上写满了后悔的神色，不过此刻却不是硬气的时候，能够留下命来，总还有报仇的机会。

“哼！”

李元霸哪里肯听他说话，手中的长刀又一次挥下，这次他并没有结果了哈士奇，而是把他仅剩的右手臂给斩了下来，喷天的鲜血瞬间染红了大地，让这片被围观的大唐百姓们留出来的空地上，充满了浓重的血腥味。

气氛犹如火药桶一般被彻底引燃起来。

空地之上，还有哈士奇的吐蕃护卫十三四人，其余的全都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双臂尽失的哈士奇，脸色唰白，已是濒临崩溃，他近乎撕心裂肺地吼叫了起来：“殿下，武王，李元霸……你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乃吐蕃使节，受你大唐皇帝接待。商议国事！你这是在破坏我吐蕃与大唐之间的关系，制造事端，你们的皇帝不会放过你的……”

“放不放得过你说了不算，现在我为刀俎，你为鱼肉，要怪就怪你嘴巴太臭吧！”

李元霸根本不予理会，不过他这边的动作却是停了下来，只是静静地看着武王府的亲卫们，如同虎狼一般，在剩余的十三名吐蕃护卫中来回冲杀。

一众王府亲兵们也是杀红了眼睛。他们仿佛回到了当年在边关肆意冲杀的年代，左冲右突，无人敢挡，刀枪在手，所向披靡。

不过盏茶的时间，一个个吐蕃的护卫被就地斩杀。

李元霸见状开心地大笑了起来，场中其他人也跟着大笑。

爽朗的笑声，伴随着轻松写意地收割着一条条的生命。

当最后一个属于哈士奇的吐蕃护卫倒下，李元霸随手将刀往外一丢。

顿时全身都笼罩在黑袍中的三号。悄无声息地窜了出来，接了那柄横刀，脚步一错，就消失在了人群当中。

此刻。那些未曾见过这等血腥残酷场面的小家伙们全都吓呆了，特别是李治还有几个年龄较小的孩子们，全都弯着腰，大张着嘴巴狂吐。

似乎连早晨以及中午吃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

那满脸苍白如纸的虚脱样子。让暗中观察着他们的李元霸，默默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李元霸一脚把哈士奇踹到了一边。看着一众浑身浴血的王府亲兵们，说道：“不错，多年未曾实战，还能有此战绩，也不枉平日的操演了……程甫！”

程甫赤红着眸子上前道：“王爷有什么吩咐？”

李元霸看着程甫那丝毫不气喘，身上却沾满鲜血的样子，不由得眼睛中放出光彩，道：“看你的样子倒是没费什么气力，怎么样，有没有感到吃力？”

程甫的胸膛一下子挺了起来，右手在自己的胸口敲地‘砰砰’响，道：“王爷，末将虽说已经远离边关，但身体还很结实，区区几个吐蕃宵小而已，末将并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

李元霸大笑，朝着不远处的李恪、李愔以及李浑招了招手。

三兄弟连忙走上前来。

李元霸拍了拍他们的肩膀，道：“累不累？”

在方才双方厮杀的时候，李元霸这些侄子中，只有李愔、李恪以及李浑参与了厮杀，三个小家伙表现了老李家天生悍勇的姿态，虽说并没有亲手杀人，可是他们也并非是寸功未建，对方至少有五个人身上挂的彩，就是三兄弟所赐。

是以，三个小家伙此时浑身上下都被殷红色的鲜血浸透了，身上甚至还有几处刀伤，不断往外渗着血水。

可尽管是这样，三兄弟心中却并没有多少痛苦，相反地却是心花怒放。

因为能够得到来自他们四叔的赞许，这比上次他们千万黄金还要令人兴奋！

李元霸对这小哥仨点点头，举步向着前走去。

所过之处，那些正在整理吐蕃人尸体的王府亲兵们，纷纷为其让出一条道路。

李元霸重新走到了哈士奇身前。

哈士奇被李元霸斩断了双臂，再加上一阵地拳打脚踢，身上已经是变得青肿了起来，尽管双臂处流溢的鲜血已经是很少量的，但他却满是绝望，看着自己的随扈，如草鸡一般被人宰割，已是彻底没了血色。

李元霸淡淡的瞪着地上躺着的哈士奇，冷冷地说道：“知道吗？如果你没有临走前补充的那一句话，本王可能会让你留下那块羊脂玉籽料，然后再留下百两黄金就放你离去！现在，你怎么说？”

见哈士奇只是满脸的绝望之色并不回答，李元霸顿时冷笑了起来，道：“怎么，还没有缓过神来？是啊，你这些护卫想来都是你们吐蕃军队的人吧？一下就死了三十多个，确实是不好向你们的禄东赞大伦交代啊！”

这次松赞干布派遣来的使团足有一千人，其中带队的，乃是吐蕃大伦也就是吐蕃的丞相禄东赞，而剩下的人，除却各职司官员、随行的仆从大概两百人，献给大唐皇帝的歌姬侍女、强壮奴隶，大概五百人之外，其余的全都是军队的护卫，满打满算也不过才三百来人。

现在哈士奇一次出行就损失了三十多名吐蕃的护卫，他禄东赞能不大发雷霆？

“你……你……我，我代表的乃是吐蕃使团，你敢这样对我，我们吐蕃的

大伦，一定会向唐皇抗议的！”哈士奇满脸怨毒地看着李元霸，道：

“如果唐皇不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吐蕃断不会与你大唐结为友好邻邦，你们，你们就等着我吐蕃的铁蹄吧！”

“滚你.娘.的！”

都到了现在这种情况了，还尼玛琢磨着以断绝关系为要挟，真以为你们吐蕃是天下第一强国了吗？

李元霸心中有气，直接上去就踹了他一脚，那恐怖的力道，将他给踹飞了出去。

“锵锵锵……”

“让开，让开，右武卫办案，闲者回避！”

就在此刻，远处的人群中突然响起了阵阵盔甲撞击的声音，还有一些充满了铿锵之音的呵斥声。

拥挤的人群，马上让出了一条宽阔的道路来，紧接着一堆为数在两百人左右的军人大踏步地走进了包围圈。

刚刚进入包围圈，甚至还没来得及细看，便见地上躺着三十余名吐蕃人的尸身，带血的弯刀，杂乱地铺陈在地面上，身子与脑袋失联，手臂与身体分离，花花绿绿的肠子杂乱地堆积着，赤红色的鲜血流满地，极其地血腥恐怖。

“警戒！”

见此情景，这支两百人大军的头头立即高声喊叫了起来，同时他伸手握住刀柄，‘锵’地一声拔出了长刀，横卧在胸前。

“锵锵……”

之后，两百人的大军，整齐划一地抽出了身侧的长刀，一双双锐利地眼睛充满了杀机，四处扫射着。

终于那百人队伍的头子，将目光瞄向了正站在那些尸首之侧的李元霸等人的身上。

那些十三岁以下的孩子们就算了，站在一众孩子最前方的李元霸，以及那些浑身浴血，明显带着股子军人气息的王府亲卫们，吸引了他的目光。

不过这看似是百人队伍百骑长的家伙，也不是傻子，看这些人虽说身上有着鲜血，可是他们所穿着的衣服不论是用料还是做工都是上上品，像这样的人，不可能是寂寂无名之辈，铁定是大有来头。

“你等是何人？这些番邦之人可是你等所杀？”

那名百骑长谨慎地看着李元霸等人，声音低沉。

李元霸并没有说话，而是直接伸手入怀拽出了一个小金牌，随手丢给了那名百骑长。

百骑长接过小金牌，低头一看，上面只有四个大字‘右武卫府’。

作为右武卫府的兵士，他明白像这样的小金牌，整个大唐朝能够拥有的人也只有两人尔。

一名自然是高高在上的圣人李世民，而另外一位，则是当朝风头正劲的右武卫上将军，也就是神勇武王李元霸！

看面前这位的年纪，不可能是当今的圣人，那么答案就很明显了！

“末将右武卫府百骑长郑铭恩，见过上将军！”

百骑长果断双手抱拳，躬身行礼。

李元霸微微一笑，伸手虚抬道：“免礼！”

“谢王爷！”郑铭恩顺势收回是双手，有些疑惑地问道：“敢问王爷，这里……”

李元霸看了地上已经昏迷了的哈士奇一眼，说道：“无事，只是碰到了这些吐蕃之人，竟然冒充吐蕃使团，意欲行刺本王！”

第一百九十八章吃元宵

“什么？还有这等事？”郑铭恩的语调猛然升高，他豁然转头看向了地上唯一存活着的哈士奇，道：“王爷，此人便是那假冒吐蕃使团之人？”

“不错！”李元霸点点头，继续说道：“他应该是这群人的头目，所以本王才留了他一条命，或许能够从他的嘴里套出点东西来！”

“王爷，要不要末将把他带回左武卫府中好好审讯一下？”郑铭恩看着李元霸，说道。⊙

李元霸摇摇头，道：“不用！本王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将这里清理干净！”

说到末了的时候，李元霸的嘴角微微上翘，道：“对了，郑百骑，你把这些番兵们的尸体送到吐蕃的管驿去，就说本王替他们料理了一群冒充他们吐蕃兵士的家伙！告诉他们，不用感谢本王！”

郑铭恩哪里知道这里面的猫腻啊，听到李元霸的吩咐，二话不说，就开始让手下去找推车以及水桶，清理地面。

李元霸对郑铭恩点点头，转过身子，看着已经被吓呆了的葛大壮。

这葛大壮就是一普通的小商贩，平日里靠倒腾点玉石来贴补家用。他哪里见过这么大的阵仗，又是什么番邦使团，又是亲王，上将军的。

最重要的是，死人了！

方才还活蹦乱跳地揍他的三十多口子番邦蛮子，一眨眼的功夫就全都死了，而且死了也是白死，都不带偿命的！

“葛大壮，这是你的玉石吧？”

李元霸从程甫的手中接过了一小块大概有婴儿巴掌大小的，洁白如雪的玉石，对葛大壮说道。

虽说李元霸并不懂玉，但是不论是从手感还是从密度上来看，这绝对是一块上好的羊脂玉。

葛大壮回过神来。看了看那块玉石，道：“王爷，正是这块玉石！”

“嗯！”李元霸点点头，突然似笑非笑地看了李愔一眼，道：“怎么，你喜

欢？”

李愔那双放光的眸子，顿时偃息旗鼓，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道：“嘿嘿，是！侄儿是很喜欢！”

“那好。这块玉就送给你了！”李元霸顿时将手中的玉于是抛给了李愔。

葛大壮见状，面色顿时苦了下来，真是刚出虎口又入狼群啊！

得，看来今天这块上好的玉料是打了水漂了！

李元霸自然不会做这等无耻地强夺之事，他见葛大壮面露沮丧之色，顿时笑着说道：“葛大壮，你放心，我李元霸绝对不会白要你的东西！程甫……”

“王爷！”程甫上前一步，拱手说道。

李元霸对程甫吩咐道：“等回府之后你去找白福。告诉他给葛大壮拿五十两白银，五十贯钱，另外再给他在平康坊置上一所宅子！这样总该抵得上那一块玉石的价值了吧？”

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羊脂玉籽料是贵不可言。但总归是个有价值的东西。

如果李元霸直接将过多的银钱给葛大壮，那还不让有心人在半路上就对葛大壮做出谋财害命的勾当？

现在好了，虽说五十两白银、五十贯钱对葛大壮来说还是有些多了，可这仅仅是表面上的。别忘了还有平康坊的一所宅子，而且还是大唐朝尊贵的武王殿下亲自赐下的。

有了这一层关系，谁还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铤而走险地去劫掠葛大壮？

李元霸见葛大壮不说话，还以为葛大壮不满意这种以物易物的方法，于是便出声问道：“怎么，你不愿意吗？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本王可以直接对方给你万两黄金！”

“啊……愿意，愿意！草民谢王爷赏赐！”

葛大壮哪里是不同意啊，他是整个人都给蒙圈了！

平康坊啊，那里可是濒临东市，宅子贵的离谱不说，还不是有钱就能购

买的。而今武王殿下既赏银钱又赐屋舍，葛大壮欣喜还来不及得呢？又怎么会拒绝呢？

“好，你跟着本王一起回王府，待到了王府之后，会有人为你安排一切的！”

李元霸说完，就转身带着这帮孩子们向着武王府的方向行去。

孩子们没有逛尽兴？

你可拉倒吧！孩子们所有的兴致已经全都被方才的血腥场面给搅了个一干二净，先不说现在他们的胃是否还在翻腾，恐怕待会回了王府，也不会吵着要吃红烧肉和铁狮子头了。

至于已经昏迷了的哈士奇，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不见了。

.....

果然正向李元霸所想的那样。

小家伙们除了李恪、李愔以及李浑三兄弟外，其他的哪里还有吃饭的**，只能一个个苦着一张小脸，身上包裹着一条厚实暖和的披风，坐在后花园中，围着一个巨型火盆，你一句我一句，懒洋洋地聊着天。

李元霸瞅着这群小家伙们，心说：“尼玛，叔还是太心软了！虽说这一切他们早晚都要经受，可是这似乎是有点早了！”

暗暗摇了摇头，李元霸忽然想起了前世的时候，每到正月十五，家里的老头子们都会自己摇元宵。

历史上吃元宵的最早记载见于宋代，当时的元宵被称为‘浮圆子’。从《大明一统赋》等史料的记载看，元宵作为欢度元宵节的应时食品是从宋朝开始的，因元宵节必食‘圆子’，所以人们使用元宵命名之。

在脑海中过了一遍元宵的制作方法，李元霸抛去后厨，叫府上做饭的厨师磨了一大缸子的米粉，随后叫他用糖调成了馅料，然后将那些馅料切成了小方块，之后便沾了水和米粉，放在一个特制的竹筛子里头摇晃了一阵。

之后，再沾水再摇晃，这样就像是滚雪球一样，原本只不过中指指甲盖大小的糖馅，不过几次筛晃，竟然变得足有近半寸的直径了。

待从后厨中将这元宵煮好满满登登地一大锅，随后又拿了几样府上厨师精心研制的糕点，来到了后花园中。

看着李元霸身后的小太监们，书中端着一个个的瓷碗走进后花园的时候，清河公主有气无力地说道：“四皇叔，这些碗中都是什么东西？怎么闻起来这么大的米粉味道啊？”

“四皇叔，我们现在可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的！您这不是故意来馋我们的吗？”李贞窘着那张胖脸，早已没有了对李元霸的怨恨。

李元霸哈哈一笑，道：“难得你们这群小馋猫还有不吃食儿的时候！这东西制作简单，香甜可口。虽说不能满足你们的口腹之欲，可是用来填饱肚子却是最好不过的洞悉了！”

“这么神奇？”

完全不受血腥场面影响，已经吃饱喝足的李愔闻言，顿时来了精神，直接起身从一个小太监的托盘中端起了一只瓷碗。

只见那瓷碗里面有一碗清汤水，水里面有五个圆滚滚、白蒙蒙的圆球，圆球大概有两个大拇指甲盖大小，看起来甚至有些可爱。

“我先尝尝！”李愔抄起瓷碗边上的汤匙，二话不说就捞出了一个元宵，连汤带元宵地倒进了嘴里。

“噉……”

元宵才刚刚入口，李银就跳着脚大叫了起来，吓了李元霸他们一跳。

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李愔一眼，道：“你这臭小子，吃就吃，鬼叫什么？”

“烫、烫死我了，四皇叔，有没有凉水！”李愔指着嘴巴，就像是一只猴子一样上窜下跳，看来这一下是真把他给烫地不轻。

“你小子，活该！”李元霸无奈地摇了摇头，吩咐一个小太监去取出一大壶凉白开。

“咕咚、咕咚……”

李愔也懒得用碗了，直接抱起大壶就灌了起来，不知道地还以为这家伙在喝酒呢。

“怎么样，六哥，那东西好吃吗？”李治这小子似乎这辈子就和吃有缘，李愔刚刚缓过劲来，这小子就迫不及待地凑了过去，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李

惜，问道。

李惜砸吧了两下嘴，仔细回味了好一会，才说道：“呜！方才太烫了，忘记是什么味道了，待我再尝尝！”

噗！

正低头品尝着自己亲手做的汤圆的李元霸，差点一口老血给喷出来。

这小子真是太恶搞了，你说你没吃出是什么味道来就直说好了，还再尝尝？人家自己就没有舌头啊？

果然，小李治在楞楞地看了李惜好一会之后，直接取过属于自己的那碗元宵，低着脑袋数了数之后，捞出一个元宵仔细地吹了吹，这才小心翼翼地搁到了嘴里。

米粉的浓郁芬芳，裹挟着软糯的口感，以及甜而不腻的馅料，一起糅合在了嘴里，小家伙的眼睛骤然一亮，俊逸的小脸上写满了笑容。

因为这一口元宵，竟然没有让他产生恶心的感觉，这东西真是个好东西啊！

于是，李治又是一汤匙下去，捞起一个个的元宵，丢进了嘴里。

见到李治的动作，其他的皇子、公主们，再也忍不住了，先是品尝了一个，随后便化身恶狼，像是几辈子没吃过一顿饱饭一样，狼吞虎咽了起来。

“四皇叔，这东西叫什么，好好吃哦！”清河公主小嘴不停地咀嚼，嘟哝着说道。

李元霸抬头远望天穹之上的圆月，道：“今日是上元佳节，上元节又名元宵节，这碗中之物便叫做‘元宵’吧！”

第一百九十九章大伦禄东赞

就在李元霸带着一大波胃口大开的侄子、侄女们，在王府中胡吃海喝的时候，位于长安城西侧的某一座驿馆中，正有一个鹰钩鼻子，长得胖胖的中年番邦人，满脸怒气地拍着桌子破口大骂：

“这个哈士奇是猪吗？不！一头猪都比他要来得聪明！”

那名中年番邦人话音方落，一个看起来干干瘦瘦的中年人就蹦了出来，说道：

“大伦大人且息怒，眼下正是关键时期！我们并不知道那武王究竟是有意识杀了我等的兵士，还是无意为之！如果是无意的行为，那一切都还有商量的余地。∞↗如果是有意的话，那么他们肯定洞悉了我等今次前来的目的，我们的动作也要加快了！”

大伦？

这大发雷霆的家伙，竟然是吐蕃的大伦禄东赞！

“程诺，我吐蕃在长安城的细作全都归你管辖，你倒是说说，现在那里的情况如何了？”禄东赞狠狠地喘了两口粗气，道：“你不要告诉我，自从那个地方建立起来之后，竟然没有混进我们的细作！”

“大人说笑了！”那中年人很是骄傲地笑了起来，道：“这长安城中，就算是皇宫中的事情，我也可以知道一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神机府’罢了，没有什么难得住我的！”

“好！告诉我那里的情况！”禄东赞眼睛骤然一亮，问道。

名叫程诺的干瘦中年人微微怔了一下，骄傲的神色变成了尴尬地笑容，他说道：“这个……大人，‘神机府’自建府以来，还从未放人出来过！所以，我们的细作根本就没有办法将信息传递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只有等！”

“等？”禄东赞瞬间火起，“你刚刚的自得哪里去了？不是说没有你混不去的地方吗？等算怎么回事？我能等。赞普能等，可是吐蕃能等吗？”

“大人……”

程诺有心想要解释，就在这个时候，一名番邦兵士神色匆匆地跑了进来，对禄东赞微微躬身，单手抚胸道：“回禀大伦，接到可靠消息，小伦大人

哈士奇并没有死，而是被武王府的人给带走了！”

“哈士奇没有死？”禄东赞‘噌’地一下从座椅上站了起来，道：“不行！哈士奇这个蠢货知道了太多的东西。如果他不死的话，早晚会把我们此番前来长安城的计划吐出来！程诺，加快速度，即便是暴露了细作，也要让他把消息传递出来！”

“可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处境就变得危险了！搞不好，整个细作组织甚至都会被唐人连根拔起！”程诺干瘦的脸上有些忧色，“到时候吐蕃再与大唐开战，恐怕会浪费掉很多优势！”

“什么浪费不浪费的！”禄东赞大怒。“只要弄明白了‘神机府’里那隆隆作响的原因，还怕他大唐军队作甚？为了我吐蕃的大业，纵然是牺牲掉整个细作组织，也是值得的！”

“是！”程诺沉默了半晌。恭敬地应了一声，退出了驿馆。

.....

此刻，早已经是月上中天，而武王府中却是无人睡眠。

小家伙们依旧一人一个躺椅。身下垫着一条厚厚的垫子，身上则是一条比熊皮都要暖和的兽皮。

一个个缩着脖子，仰着小脑袋瓜看向高空之上的月亮。

李元霸同样坐在一个躺椅上。与小家伙们不同的是，李元霸的这个躺椅很大，武顺红着一张小脸，倚靠在李元霸的胸膛，小耳朵一动一动地，倾听着李元霸那强健有力的心跳声。

“顺儿，小妹和夫人呢？”李元霸轻轻搂着武顺的肩膀，仰头望天。

武顺轻轻嗯了一声，道：“母亲在屋中静坐，两个妹妹在霞儿还有菁菁的房间里说悄悄话哩！”

“呵呵，这几个小丫头倒是挺合得来！”李元霸呵呵笑了起来。

其实开始的时候，李元霸原本是想把王府中与自己有关系的亲近之人，全都请到后花园中吃元宵，赏明月。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小丫头霞儿死活都不肯过来，而赵菁菁却是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看来对于自己那个成为王的女人的梦想破灭，还是有很深的怨念的。

至于武昭还有武三娘这两个小姑娘，却是随她们的母亲，并不打算掺乎进李氏皇族的事情中。

这叫李元霸曾经一度以为，这武昭到底还是不是后世的那个武则天了？

“嗯！三娘很喜欢霞儿的！”武顺小脑袋窝得更深了。

“哒哒哒……”

就在李元霸还想再与武顺说几句悄悄话的时候，清脆的脚步声让李元霸眉头挑了起来。

掀开身上盖着的兽皮，李元霸从躺椅上坐了起来，扭头看向了后花园的门户方向。

便见管家白福神色匆匆地走了过来，似乎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白福远远地瞧见李元霸皱眉，自然是不敢怠慢，直接对李元霸躬身说道：“王爷，卫里传来一级密令，奴婢把人给拦在外边了。”

‘天机卫’对于得到的情报，会第一时间进行分析，并且分门别类，将其中最重要的消息挑出来，由卫里特定的人来进行传递。

“嗯，随本王出来！”李元霸站起身来，直接想着后花园外走去。

尚未行到门口，便见一名全身都包裹在黑袍中的人，正静静地等在大门处。

“嗯？三号，竟然是你！”

看到三号，李元霸顿时有些心惊。

要知道，三号在天机卫中的身份可不低，能够由他亲自来传递的情报，肯定是不容小觑。

“卫主，请您去往卫中，有大事！”

三号看了看周遭的情况，并没有直接说什么事，而是开口让李元霸亲自走一趟天机卫中。

李元霸哪里还不知道一定是发生了大事，否则的话三号也不会这么谨慎。

“白福，你去与武家小娘子说一声，就说我有事要去一趟皇宫，有什么事情，明日再说。”李元霸看了看白福说道。

“诺！”白福出身天机卫，自然之道李元霸是干什么去了，是以直接躬身领命。

.....

皇宫，天机卫总部。

李元霸刚刚进了大门，甚至都没来得及坐下，三号就直接带着李元霸往下面水牢中行去。

“何事，还非去水牢不可？”李元霸感到有些奇怪。

天机卫水牢，其实就是虐待被关押之人的地方。世上罕见地一些刑讯工具，在天机卫水牢中，简直就是小孩子过家家用的玩具一样，随处可见。

“卫主，一个时辰之前，奴在审讯吐蕃小伦哈士奇的时候，无意中听到他说，吐蕃使团此番来唐，其实是为了‘神机府’！”三号的声音很低沉，甚至还带着一丝沙哑。

可即便是这样，这声音落到了李元霸的耳里却如同炸雷一般！

“吐蕃？神机府！”

李元霸的声音一下子高了起来。

三号还想要说些什么，李元霸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说道：“走，快走！”

神机府这个地方对于李元霸，乃至整个大唐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这大唐版兵工厂，可是大唐能否驱除鞑虏，灭掉番邦异族的关键所在，容不得出一点的差池。

就像那个姓崔的管库的，最后不照样吐出了某些东西吗？

.....

“哈士奇，你说你们此番来唐乃是为了神机府？”

李元霸围着这个双臂尽失，脸色苍白的家伙转了两圈，声音中带着一丝诧异。

“.....”

没想到这哈士奇还挺硬气，愣是瞪着俩眼珠子，一句话都不说。

李元霸也不着急，而是慢慢地说道：“哈士奇，我们的政策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如果把本王想知道的东西告诉本王的话，本王就放你一马，你看怎么样？”

尼玛，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都出来了，李元霸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也是拼了！

“你，李元霸，你一定会后悔的！我可是吐蕃国的小伦，你竟然敢抓我？我要见我们的禄东赞大伦，我要见我们的禄东赞大伦！”哈士奇的声调虽说并不高，可是却带着一股子恨恨地意味。

“甭说大伦你是看不到了，估计连车轮以后都很难看到了！”

李元霸快被这家伙给蠢哭了，就这智商还当吐蕃小伦呢，估计国策什么的与这家伙基本无缘，这货就是一个样子货而已。

“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哈士奇脸色微微一变，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哼，什么意思？”李元霸冷哼了一声，道：“听说你还是吐蕃最著名家族的继承人，没想到却是一个遇到问题不过脑子的二货！”

说到这里，李元霸扭头看着身侧的三号，以及五六个身穿白色服侍，脸上还带着狰狞鬼面具的狱卒，道：“既然他不说，还需要本王教你们怎么做吗？给这货上刑！还有，此事涉及到神机府，出你等之口，入本王之耳！谁若敢再多言半句，本王要他五马分尸，夷灭九族！”

“诺！”

包括三号在内的几个神机府兵卒，闻听此言，一齐大声应诺。

他们的声音很冷，再配合着阴森恐怖的水牢，胆子小的家伙见到这一幕，怕是得吓个半死！

第二百零章吐蕃的阴谋

“你不能对我上刑，我现在已经使双臂尽失，若是我死了，你什么都得不到……”

这话说出口，傻子都听得出来哈士奇怕了。》

国家利益、个人利益摆在面前，这家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个人利益。毕竟对于一天之内已经经历过生死的他来说，小命运比任何东西都要来得重要。

“威胁本王？本王还告诉你了，本王这一辈子最不怕的就是别人的威胁！来呀，将这家伙一条断臂处的绑缚物去掉，随后将之浸泡在盐水里面，给他好好消毒！”

李元霸阴着一张脸，忽明忽暗的烛光照射在李元霸的脸上，顿时叫那阴森残忍气氛更加浓厚了起来。

“不，不要这样……”

虽说哈士奇并不明白李元霸口中的消毒是什么意思，可是将伤口浸泡在盐水中是个什么感觉，他还是能够想象地到的，那种苦痛简直就不能想象。

“动手！”李元霸冷着一张脸，说道。

“嘿嘿，要怪就怪你自己不识趣吧！”

带着鬼面的几名白袍狱卒，嘿嘿怪笑着，从一侧的一间牢房中取出了铜盆、粗盐、搅拌棍。

眼见着那几个鬼面狱卒，将一大把足有半个小拇指加盖大小的盐粒，倒进了装有半盆水的铜盆里，哈士奇的脸都绿了。

“王爷，殿下，我说，我说……”

最终，哈士奇还是抵抗不了这种发自内心地恐惧，嘶声惨嚎了起来。

“早这样不就得了！”

李元霸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他缓步走到哈士奇的身侧，搬起一个凳子坐了下来，道：“告诉本王，你

们此行的目的！”

哈士奇呼哧呼哧地喘了两口粗气，道：“此番我们到大唐来之前，就已经听闻安插在你们长安城的细作来报。说这长安城北大营，时常传来震天的轰鸣之声！我吐蕃国内的一些人认为是大唐在研制什么神兵利器，于是便派人前往神机府，打算探听一下！”

“派人前往神机府？”李元霸皱了皱眉，说道：“你是说前段时间？”

“没错！”哈士奇点点头，道：“就是在一个月之前，那时候神机府应该是刚刚建府才对！”

“你们的细作消息很灵通啊！”李元霸眼睛很亮，他说道：“不过你们派的人全都是废物，但凡靠近神机府的陌生人，连一米都进不去。就会被当场灭杀！”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使团才会被派往大唐来！”哈士奇脸上突然溢出了一丝血色，他眼珠转了转，道：“明面上，使团打着献礼以及结盟的旗号，实际上却是与我吐蕃在大唐的细作取得了联系，从而商讨进一步的计划！”

“联系上了没有？”李元霸追问。

“应该……联系上了吧……”哈士奇小心翼翼地看了李元霸一眼，说道。

“你没有说实话哦！”李元霸伸出手指摇了摇，道：“唉。我这个人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如果你敢再这么调侃本王，本王可不在乎你是个死人还是活人！”

了李元霸的声音听起来很轻，但实际上却是杀机四伏。

“王……王爷，我以我们伟大的赞普松赞干布的名义起誓。我说的都是实话……”哈士奇面色严肃地诉起了苦，如果不是李元霸注意到这货方才转动眼珠的话，恐怕也会被他给骗过去。

“动手吧，让他老实点！”

李元霸没有搭理哈士奇。而是对身侧的鬼面狱卒点了点头。

鬼面狱卒狰狞地笑了起来，在哈士奇无比惊恐的目光中，一把扯下了他右臂上的绑缚物。凶狠无比地就往铜盆里面摁。

“嘶……啊……”

凄厉的惨嚎声响彻整个水牢，恐怖的声音在回响，颇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架势。

现在哈士奇的感觉就是痛，无比地痛！

就好像有无数的蚂蚁在伤口处不停地啃噬，而且还是口口带血，遇到咬不动的地方，还会反复研磨，那种痛入骨髓感觉，让哈士奇这辈子不想再有这种经历了。

“好了！”

足足过了有上百个呼吸的时间，李元霸这才拍了拍手，示意狱卒将哈士奇的伤口从铜盆里面捞出来。

“要不要将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李元霸瞪着哈士奇的眼睛，一错不错。

“呼呼……”

仅仅不过上百个呼吸的时间，就已经让哈士奇像是洗了一个热水澡一样，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

他呼哧呼哧地喘了半天粗气，这才看着李元霸说道：“是……王，王爷，我吐蕃的大……大伦禄东赞，已经和长安城的细作首领接上了头。”

“那特务……细作头子叫什么？”李元霸追问。

“叫……”这货的眼睛又开始下意识地乱转了。

“说！”李元霸声色俱厉。

“他叫程诺，乃是大唐的一名商人！他在河西之侧开了三家马场，而他本人则是常年呆在长安城中，为长安城中的达官贵人们提供上好的马匹，供他们玩乐！这些年，想来也和不少的权贵之人关系亲……！”

哈士奇不敢再耍花花肠子，老老实实在地将他们吐蕃安插在大唐的细作头子的资料，和盘托出。

“哦，倒是在大唐朝混地风生水起嘛！”李元霸冷哼了一声。

“卫主，此人当如何处置？”见李元霸似乎已经停止了询问，三号上一步，轻声问道。

“王爷，我已经把我知道的全都说给您听的，您答应我的可一定要兑现啊！”

听到三号的话后，哈士奇连忙紧张兮兮地看向了李元霸，生怕这位主儿一个不高兴了，把他给砍了。

李元霸并没有搭理还哈士奇，而是扭头环顾了一下周遭那无数个空着的水牢，道：

“这样吧，你们先把这个哈士奇给关起来！之后向其他驻地派发调集令，尽快地让各驻地分派出四到五名的内卫潜往边关之地，并且乔装打扮之后进入各番邦异族之地，严密探查！”

说到这里，李元霸顿了顿，道：“对了，你派人持本王的牌子走一趟神机府，将守卫人的身份全都核查一遍，本王可不相信问题出在那些搞研究的工匠们身上！要说出问题，也是负责守卫的兵士们！你给本王记住了，此事关乎我大唐战事，不可不慎。是以宁可错抓，也决不能放过一个！”

三号联同几名狱卒齐声道：“诺！”

.....

因为天机卫的总部就在这皇宫之中，是以李元霸从天机卫总部出来到达李世民休息的立政殿中，才不过才过去了盥茶的时间。

刚刚来到那立政殿之外，便见身披兽皮的刘三水，站在大门前昏昏欲睡。

李元霸上前几步，拍了拍他的肩膀，道：“刘三水.....”

刘三水浑身打了个激灵，扭头看了过去，当他看到李元霸那张脸的时候，却是直接回过了神来，行礼道：

“奴婢见过武王殿下！”

“行了，免礼吧！”李元霸有些烦躁地摆摆手，说道：“皇兄在不在里面？”

“在，陛下在二更的时候就已经睡下了！”刘三水道。

“好，你去进去通报一声，就说我有要事禀报！这件事情很重要，你一定要强调清楚这一点！”李元霸并没有将吐蕃人的阴谋告诉刘三水，毕竟刘三水还是外人，有些事情知道的越少越好。

“诺！请王爷稍后。”刘三水听到李元霸的吩咐，扭头就往大殿里面走去。

事分轻重缓急，看李元霸的样子不像是在调侃他，所以还是去通报一声地好，免得挨骂。

刘三水刚进去没有二十个呼吸的时间，就又折返回来，对李元霸行礼道：“王爷，陛下已经在偏殿等候，还请王爷随奴婢前往偏殿！”

.....

温暖的偏殿中，李世民身上只是披着一个件明黄色的袍子，里面是一袭睡袍。

“元霸啊，这么晚了，怎么还来宫中？是不是恪儿他们不听话了？”

看到李元霸进了门，李世民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李元霸苦苦地一笑，道：“要真是恪儿他们不听话倒好了！”

“哦？何事比恪儿他们胡闹还要严重？”李世民有些奇怪地问道。

李元霸叹了口气，没有说话，而是直接从怀中取出了一枚小蜡丸。

李世民瞅着有些奇怪，不过还是把那枚小蜡丸给捏碎了打开，只见在那小蜡丸里面放着一张小纸条，小纸条上用蝇头小楷将今天所发生的，有关吐蕃的一些列事件全都说清楚了。

“啪！”

待看完之后，李世民一把将纸条拍在了桌子上，冷气森森地说道：

“好！好啊，好一个松赞干布，好一个吐蕃使节团，哼！朕看尔等着实在是欺人太甚！松赞干布小儿，先是在我大唐安插细作，随后更是往使节团里安插奸细，到现在了，更是想要去探寻‘神机府’，当真是认为我大唐可欺吗？”

“皇兄，你要息怒.....”李元霸赶忙安慰李世民，生怕李世民真被气出个好歹来。

“息怒，朕还如何息怒？”李世民怒火冲冲地说道：‘区区一个吐蕃都欺负到我大唐的头顶上来了，朕还如何息怒？’

第二百零一章出动神武卫

纯文字在线阅读本站域名 <foncolor = red> 手机同步阅读请访问

“皇兄，此事并非是无法解决！”李元霸此刻也是沉着脸，他继续说道：“以臣弟猜测，禄东赞那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八成也已经想到了哈士奇的嘴巴不严实，现在恐怕已经是狗急跳墙了！来前，臣弟就已经派天机卫内卫的人直接赶往神机府布控了，任他们是插上翅膀，也难以飞出神机府这座牢笼！”

“你就这么肯定那个细作会在今晚动手？”李世民问道。

“肯定！”李元霸一脸坚定地点点头，道：“因为他们知道过了今天，就再也没有机会将得到的情报送出来了，所以一定会孤注一掷，选择在今天动手！”

“好，具体的事情你去安排！三水……”李世民紧了紧身上的长毯，说道：“传朕的旨意，去将卫国公李靖、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齐国公长孙无忌……”

李世民念了一堆的人名，听起来全都是大唐朝肱骨之臣们的名号，看来是李世民要借这个几会，与众臣好好商量一下有关吐蕃的事情了。

……

神机府北侧的试验司库房。

为了安全起见，李元霸将留守行营，专门用来看试验司库门的百名右翎卫，分为了每十人一只的队伍来职守库房，今日职守库房的是第十队右翎卫。

“唉，听说了吗？府里研制出了一种石头蛋子做外壳的东西，那家伙一脚踩下去，轰得一声，得死一大片呢！”

“你知道个屁！听府里的工部司的大人们说，那玩意似乎叫什么雷来得，总之老厉害了！”

“嘘！你们这俩家伙想死啊？相死也不要拉着我们哥几个？府里有规定，不得当众讨论府中新研制出来的兵器。否则谈论者极其职守队友，各打五十杖！”

站在仓库大门前，左边五个。右边五个兵士们，小声讨论着神机府中前

一段时间研制出来的地雷。

这个时候。一个健硕的身影从远处跑了过来。

“口令！”

离着老远，这支十人队伍的伍长就开始大声喊叫了起来。

“天王盖地虎！”

“宝塔镇河妖！”

走到近前，两方，口中一边回答者口令，身体也在自然而然地做着动作。

这是李元霸设置的口令和动作，如果做不上来，对不起！就算你是工部司的大司空，也绝对不能踏进库房半步。

“原来是小江啊。好像还不到你们接班的时候吧？而且你们的人数也不对啊！”心细的伍长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直接询问出声。

小江一边靠近众人，一边呵呵一笑道：“我们伍长叫我过来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嘭！

突然，当小江距离职守的十名兵士们不足米远的时候，他突然暴起，身手矫健地率先攻击向那名方才与他说话的伍长。

那名伍长的眼中似乎并没有什么意外之色，相反的，露出了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因为伍长的闪躲十分及时，是以倒霉的小江一脚给蹬空了。

“早就已经恭候多时了！”

伍长哈哈大笑了起来，在侧身躲闪过小江的攻击之后。一拳就捣了出去。

这青年伍长的力气不小，一拳就直接捣中了那小江的面门，小江的鼻梁顿时发出‘喀嚓’地清脆声响。循声看去，只见他那本来还算挺拔的鼻子歪到了一边，明显被伍长的这一拳给打折了。

殷红色的血液，顿时顺着鼻孔流淌出来，不过此刻却不是让小江惊悚的情况，他所接到的任务，是务必在今天之前把消息搜集全面，并且传递出去。

眼下已经进入了二更，如果再不抓紧时间的话。恐怕一切就全都晚了。

“刷！”

小江在被伍长打了一拳之后，竟然‘噌’地一声转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同时手中寒光闪闪出现了一把长及小臂的匕首。

他的眼睛中闪烁着疯狂之色，毫不犹豫地向着十人中一直站在末尾。垂着个脑袋的兵士扎了过去。

“不要！”伍长扭头瞄了一眼，顿时吓了一跳。

“不要？晚了！”小江冷笑了起来，自鼻孔中流溢出的鲜血，让其看起来更加地恐怖。

“锵！”

突然，一声清脆的金铁交鸣声，那最后一名兵士也终于抬起了脑袋。

这一看可不要紧，顿时将其吓了一大跳，那一直低垂着的脑袋的兵士是谁？

李元霸，竟然是李元霸！

只见其身上披着软铠，手中横刀横向而起，刚好挡在了小江刺下来的匕首之上。

“给本王滚！”李元霸气沉丹田，握住长刀的右手猛然往上一挑。

“咻！”

小江哪里会是李元霸的对手，手上大力传来，根本连个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被顶飞出去十多米远，并且之后重重地落在了地面上。

“噗通！”

高空坠落，恐怖的力道甚至坐坏了两块青石板砖。

李元霸摘掉头顶上的盔甲，漫步到小江身侧，将手中倒提着的横刀架在

了小江的脖颈处，李元霸王冷冷的看着不堪一击的小江，说道：

“你便是吐蕃人安插在我神机府的细作？”

小江顿时将脑袋转向了一边，不去看李元霸。

“好，你不说话，本王就当你是默认了！”李元霸并没有因为小江不说话而感到丝毫的郁闷，而是直接说道：“对于敌人，本王从来不会手软，既然你这么不配合，什么都不愿意说，那就不要怪本王心狠手辣了！”

话音落地，李元霸手中的横刀骤然落下，鲜血起，一片血肉从小江的身上抛飞了起来，那一连串的血珠子，在月光的照射下，熠熠放光。

“说不说？”李元霸冷声道。

“.....”依旧是沉默，只是他的脸色有些变了。

噌！

又是一刀，又是一片血肉飘飞，与先前的一块在大小上差不多。

“说不说？”李元霸第二次发问。

“.....”第二次也是沉默，只是他的眸子中出现了迟疑、懊悔、以及浓郁无比地惧怕。

第三刀、第四刀、当李元霸削到第七刀的时候，小江的右臂上的血肉已经被削掉了一大半，那手法像极了牢房中，负责‘凌迟’刑罚的刽子手。

.....

四更初时，玄武门神武卫大营。

咚咚咚.....

战鼓声忽起，职守玄武门的兵士们出来查探，却发现一个穿着黑袍的人在敲击着玄武门外的战鼓，此人手持着武王殿下的手令，见有人探出头来观察，直接大声嘶吼道：

“我奉神勇武王之命，前来玄武门命苏定方立即集结五百兵士，前往永兴坊，捉拿番贼！”

苏定方匆匆穿戴完毕，自行营中跑了出来，他验过黑袍人持在手上的手

令，不敢怠慢，立即开始调派人手。

这可是神武卫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出击，苏定方绝对不允许出现以外的情况，是以不过二十几个呼吸的时间，一直五百人的神武卫小队，借着夜色，匆匆向着永兴坊集结而去。。

“出了什么事？王爷这是要做什么？”

“我也不清楚，不过既然方才那个身穿黑袍的家伙说的是番贼，想来就应该是个番邦之人吧？”

所有兵士们的心中都有疑惑，按理说神武卫是被当作杀手锏来对付那些番邦蛮夷们来用的，怎么现在就动用他们了？

“都闭嘴！这是王爷第一次出动我们，你们哪里来地那么多废话，让你去做什么直接顺着做就是了！”

五百人中，百人队小队长们，这个时候还是比较清醒的，有仗打就可以了，管是打谁呢？

.....

时间上已经是四更初时，永兴坊的坊口已经聚集了五百余名身穿软铠，腰胯新版横刀，行止间步调一致的神武卫兵士。

诉说这几天长安城夜不闭市，也不实行宵禁了，但是四更时分，时间上还早得很，所以整个永兴坊坊区，除了这五百零一名的神武卫兵士之外，根本就没有别人了。

“哒哒哒.....”

就在此刻，突然从远方的街道上响起了马蹄声。

众人向着马蹄声传来的方向望去，便见一道黑影骑在一匹白色的骏马之上，看似闲庭散步，但实则似慢实快。

等到了一众兵士们近前骏马之上的黑影跃身下马，银亮的月光照射在他的身上，将其容貌照了个清楚，赫然是武王李元霸。

看着这群明显带着后世华夏军队气质的大唐兵将们，李元霸很欣慰地点头，道：“知道本王为何要你等出现在这里吗？”

苏定方上前一步走，右手锤了下胸口，道：“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李元霸拍了拍苏定房的肩膀，对于这个回答他很满意！

就在这时候，三号又一次神出鬼没地来到了李元霸的身旁，说道：“王爷，已经调查清楚了，这程诺今年三十有七，府上亲族一级仆从，加在一起拢共五十五人！”

李元霸眯着眼，摸了摸下巴说道：“好了！既然已经调查清楚了，那你们可以动手了！记住，本王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程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番邦蛮子！尔等进去之后，记住一个都不要遗漏！能够抓得就先装起来，若是遇到反抗的，就地斩杀……”

...

第二百零二章撞门

永兴坊，程家大院。c f

自驿馆中归来，程诺就有些心神不宁，总感觉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细想近日来所发生的一切，似乎也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他去特别注意的。

当然了，小伦哈士奇那个蠢货，是惟一个关乎到他身家性命的人，他现在只盼着神机府那边的细作能够尽快摸清楚神机府中的情况，将消息传递出来，这样他也有了离开的理由。

说实话，在大唐待了有十多年的时间，其实他早就厌倦了这种声色犬马的生活，他想念自己的家乡，想念自己的吐蕃母亲。

他感觉自己今天有些不在状态，于是叫来了自己的管家刘全，两个人在小院子中小酌了几杯。

其实和程诺一样，作为一个母吐蕃父唐人的混血儿，刘全也非常想念自己的母亲，尤其是在这上元佳节，更是加倍思念。

不过为了吐蕃的大业，即便是叫他豁出这条命去，也认了。

这一晚，主仆两人全都喝多了，刘全扶着自家老爷进屋去歇息，此时却是听到了一些细碎的声音，似乎是远处传来的。

“哒哒哒……”

好像是一个脚步声，可是单单一个人的脚步不可能发出那么庞大的声音。

紧随其后的，还有一些细碎的讨论声。

“今日乃是武王殿下第一次出动我们神武卫，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谁如果不给我卖死力的话，别怪我这个老哥哥不讲情面！”

“东哥，你就请好吧！这一次，我们一定会打出我们神武卫的气势来，让那些宵小好好看看，敢犯我大唐威严者，虽死不恕！”

“行了。快到地方了，都给我把声音再放低点，难不成你们想让对方听到提前溜走吗？”

无数的脚步声，还有渐渐变得低不可闻的议论声，在这寂静的深夜中，多少有些刺耳。

李元霸以及三号他们自然是早就已经赶到了这里，只不过他们的人数较少，倒是没有引起多大的动静来。

漆黑如墨的夜色中，刀剑与软铠甲的摩擦，军靴踩着青石板路发出的哒哒声……

这一切。让曾经是吐蕃兵士的刘全一下子变得清醒起来。

“什么人！”他大叫一声。

飕……

一支长达米许的利箭不知从什么方向飞来，擦着刘全的发稍飞了出去，径直插进了地面。

不论是刘全自己，还是被他搀扶着的程诺，全都出现了一瞬间的呆愣。

不过他们还是瞬间清醒了过来，方才两人所有的醉意，几乎在刹那间就已经不见了踪影。

刘全几乎是大吼着叫道：“敌袭，敌袭快来人保护主人……”

程家负责看门的，同样是一个吐蕃人。只不过他却是一个老年人，看起来五十多岁，原本按照他的理解，也许能够安逸地在大唐享受十多年的幸福养老生活。

可是这时听到动静。程家守门人，二话不说，一个箭步从门房中冲出来，迎面撞到了正压着程诺仓惶躲闪的刘全。

刘全脸色扭曲。程诺也是面容苍白，他冲着程家守门的人大吼道：“关门！赶快关门！”

看到已经吓得脸上还无血色的程诺以及刘全主仆二人，看门的老头愣了好一会。这才反应过来，急匆匆地跑过去关上了大门，并且用三道粗大的门栓子栓死。

很快，永兴坊外便传来了整齐划一脚步声，紧随其后的便是无比强硬地撞门声。

朱红色的大门被强大撞击力给撞得连同楔进墙里的门钉都开始不断地颤

抖起来，程诺以及两个家仆吓得脸都绿了。

刚刚从死亡线上捡回一条命的刘全，更是紧紧地靠在门上，大口喘着粗气，他突然发声嘶喊了起来：“主人，咱们的人呢，家里的护院在哪？都他娘地死哪里去了？”

随着这一嗓子带着破音地撕裂苍穹，整个程府都被惊动了。

二十多个身形彪悍地青壮年，手中拿着刀枪棍地跑了出来，虽说他们看起来一个个的身形壮硕，可是大多数人的脸上都带着茫然的神色。

发生了什么事，这他娘的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此刻，已经容不得他们多想了，因为外头那帮家伙可比他们要如狼似虎多了，那撞门的势头一个比一个强，一个比一个大，声音更是响彻整个程府。

远处，程诺甚至看到有人在墙头上露出了脑袋，明显打着跃墙而入的算盘。

“刘全，你知道咱们外面有多少人吗？”程诺到此刻才总算是回过神来，他看着自己的忠仆，道：“听这声势，怕是得不下五百人啊！”

“对，怕是不下五百人，甚至前任都有可能……”

因为一种神武卫的脚步整齐划一，就连落地的声音也是分毫不差，是以刘全他们并不知道外面究竟有多少人。

这二十多个府邸的护卫们顿时愕然，其中领头的一个看起来很壮的人问道：

“近几日乃是上元佳节，虽说这几日不实行宵禁，可是总会有左右武卫，左右翎卫，甚至是皇城禁卫们巡逻，怎么可能有如此多的人对我们府邸进行袭击？”

说到这里，那人顿了顿，旋即像是想了什么恐怖的事情一样，眼睛圆瞪道：“难不成是朝廷要动我们？”

程诺与自己的忠仆对视了一眼，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担忧以及恐惧之色。

“里面的人给我听着，我们乃是隶属于大唐武王殿下的神武卫，……”

“现在，我要求你等大开府门，乖乖对我等去一趟神武卫调查，否则的话，门破之时便是你等送命之刻……”

程府之外，李元霸早就已经从角落中走了出来，眯着眼睛看着这五百名神武卫的兵士们施为。

能够拿下一个吐蕃的据点，这在李元霸看来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禄东赞完全可以咬死了不撒口，就是死不认账。

这样的话，不能够找到理由灭了禄东赞，平白丢了大唐的脸面，这让众人全都是面上无光。

而眼下，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或许活捉了程诺，还能够把禄东赞咬出来，否则的话，一个细作组织而已，不会让吐蕃伤筋动骨的。

李元霸是怎样想的，苏定方并不知道。眼见着自己的精神领袖，神武卫的实际掌控者竟然亲临现场指挥，苏定方的内心中是极其火热的。

他脸色带着几分狰狞，如今是他第一次出征，而且还是在武王的监管之下，绝对不可以出任何的差错。

苏定方手中持着一杆大戟，亲自上阵，呼喝着自己手下的兵士们撞击着程府的大门，同时又命五十名平日里弓射成绩最好的兵士，点燃火箭，弯弓而起，笔直地朝着程府中乱射而去。

飕飕……

夜空之中，燃烧着浓烈火焰的箭矢，就如同坠落天穹的流星一般，带着极致的光和热，飞入了程府之中，程府之内顿时传来了阵阵惊骇莫名的惨叫。

看着已经也越来越松动，眼看着就要被撞开的程府大门，苏定方抓握着大戟的右手，突然不可抑制的颤抖了起来。

程府许的大门此时正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撞击。

“咚……咚……咚……”

这一声声的撞击，就像是敲在了程诺的心口一样，让他的精神也跟着一起跳动起来。

终于，胳膊拧不过大腿，只不过上了几道门栓的大门，在一众神武卫的第十八次撞击下，只听得那门内传来咔嚓的脆响，门栓断了，彻底断了。

轰隆……

没有了门栓的限制，再加上大门本就变得不结实了，开始变得摇摇欲坠了起来。

哐当……

很不幸地，朱红色的大门彻底完成了他的使命，连同门钉一起被撞飞了出去。

因为惯性的原因，一众神武卫竟然是抱着撞门的原木直接冲进了程府之中。

一直在默默观察自家人的李元霸终于笑了起来，他说道：“盛宴开始了！”

冲进大门内的一种兵士们首先看到的是那二十多家仆装扮的士兵，可是没有长官的命令，他们可不敢轻易动手。

苏定方满意地点点头，大戟前指道：“诸君听我号令，杀进去！活捉番贼！”

“杀～！”

早就已经等得几急不可耐的神武卫兵士们，顿时如同潮水一般，蜂拥而入。

苏定方当机立断，直接挥动大戟冲了进去。

噗，一声轻响！

挡在众人最前面的护卫头子，甚至都没来得及说出最后一家话，就猛地身子一顿，胸襟转瞬之间就被鲜血给染红，长长的戟刃划下两寸深的伤口，眼看人是活不成了。

苏定方冷笑了一声，收回了大戟，对手下们疯狂地低吼道：“放手，杀！”

“哈哈，杀！”

欢笑声陪伴着的赤红色的烛火，神武卫们的脸色变得狰狞了起来，他们一个个化身索命无常，手中不知何时被紧握起来的横刀，寒光爆闪，冷意逼

人。

程诺府上的这些个家仆们，都是被他从奴隶市场上买回来的吐蕃人，一个个对其是忠心耿耿。

可是这群吐蕃奴隶都是乌合之众，哪里是训练有素的神武卫的对手，不消十个呼吸的时间，二十多名程诺府上的家仆，就已然彻底身死，就此殒命！

而今的程诺，只剩下了一群老弱妇孺，他已是孤家寡人了！

第二百零三章议吐蕃

不消盏茶的时间，程诺合府上下，青壮年男子已经被斩杀殆尽，大门前，只有程诺、刘全以及一个五十多岁的门房仍在苟延残喘。~

“你们最终还是来了！”

面对李元霸的神武卫大军，程诺似乎在突然之间变得坦然了起来，他近乎神经质地笑了起来：“哈哈，当年我踏上这条路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会有这么一天！”

“本王很好奇！”

神武卫兵士的队伍中，分出了一条道路，身着天蓝色常服的李元霸踏步而来，他满脸惊诧地看着程诺，道：“看你的样貌以及穿着打扮，你明明是唐人，为何要卖身吐蕃，为番邦异族效力呢？”

“唐人？”程诺面色古怪地说道：“哈哈，你难道没有见过那些大唐与番邦通婚的人吗？我从小就是从吐蕃长大，吐蕃就是我的家！为了我的家，我愿意付出一切！”

“怎么选择是你自己的事情，本王无权过问！不过，当你为吐蕃培养并且在大唐布控细作的时候，却是侵犯了我大唐的利益！所以……”

说到这里，李元霸一挥手，说道：“现在把他们两个给本王带走，府中其他的人全都送往大理寺！”

抓到了敌国的奸细，也确实只有大理寺能够处理了。

“诺！”

进来的时候不容易，可是走的时候却是无比地轻松随意，至少抓住了这个大特务头子。

这个名叫程诺的家伙，在大唐做了这么多年的特务，肯定知道很多吐蕃的秘密才对。

只要撬开这个家伙的嘴，肯定可以或得更多的情报！

.....

两仪殿，被李世民点名叫来的房玄龄、李靖……等十多名大唐朝的肱骨

之臣，早就已经等候多时。

“房相，你说这三更半夜的。陛下叫我等过来作甚？”赵郡王李孝恭搔着下巴上的胡子，有些纳闷地问道。

房玄龄的眉头挑了起来，道：“不太清楚，不过我听刘公公说，之前武王殿下曾经来过一次皇宫，只是不知道王爷和陛下说了什么！之后，陛下便命人将我们唤来了这里！”

“四郎？”李孝恭有些恍然地说道：“能够被陛下如此重视的，恐怕也就只有四郎了！”

“是啊，自从王爷醒来至今，每每有所动作。必然是惊世骇俗之举！”听到两人的对话，杜如晦摇晃着微微有些病态的身子，缓步走了过来。

“好了，列位莫要再妄自揣测，陛下来了！”

就在众人的谈性渐浓，话题已经被彻底撩拨起来的时候，长孙无忌的声音自另一侧响起。

果然，便见李世民身着一袭宽松的常服，手中还拿着一个硕大的纸卷走进了大殿。

“微臣见过陛下！”

一众文武官员。不敢怠慢，连忙向李世民行礼。

李世民对众人略微一拂手，说道：“都免礼吧！”

“谢陛下！”

众人起身，再次行礼。

待众人全都站直了身子。长孙无忌上前一步，对李世民说道：“陛下，不知深夜唤我等前来，所为何事？”

李世民直接把手中的纸卷给丢了出去。道：“打开它！”

长孙无忌有些不明所以地将其平铺在地上，顿时一张精致的图卷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这是……”李孝恭皱着眉头瞟了一眼，出声道：“这是我大唐的疆域分布图！”

“不错！”李元霸点点头。道：“这就是我大唐的疆域分布图！我大唐边疆之地，濒临多个番邦异族的族地，他们之中早就已经有一些小族臣服于我大唐，但是那些大的番邦异族却是各自为政，不必说对我大唐岁岁称臣，年年纳贡了，还时常侵扰我边疆百姓，当真是可恶至极！”

“陛下所言极是！原本我大唐外域的最强悍敌手是东.突.厥，现在东.突.厥已经名存实亡了，可是那薛延陀、吐谷浑却是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强势崛起！”

杜如晦指点着地图分析道：“眼下，那薛延陀以武力威胁，想要与我大唐皇族公主和亲；吐谷浑大军虽说有了调动的迹象，不过应该还掀不起什么大浪来！倒是那西.突.厥，最近又有了抬头的趋势。总之，我们大唐需要时间准备，以防这个两个番邦与西.突.厥对我大唐形成合围之势。”

“如果这三个番邦异族达成协议，共同对我大唐发动攻击的话，虽说我大唐并不至于战败，但是却苦了我大唐境内的百姓！”

房玄龄还是一如既往地忧民胜过忧君。

“你们都说地很对，不过却忽略了一个番邦之国！”李世民并没有去看地图，不过却是直接摇起了脑袋。

“哪一个？”

众人齐齐一愣，问道。

“吐蕃！”

就在此刻，一个清亮的声音自大殿之外传来。

李元霸手中拿着一个名黄色的小册子，步伐稳健地走进了两仪殿中。

“王爷！”众人齐向李元霸行礼。

李元霸摆摆手，继续说道：“前几年的时候，因我大唐兵力有限，能够守好边疆已是勉强，是以无暇扼制其他番邦异族的发展壮大。吐蕃现在是羽翼已丰，而且根据可靠消息，他们在剑南道一带频繁调动大军，大有与其他诸番邦小国合围我大唐之势，所以……”

李元霸话都没说完，长孙无忌就打断了他，只听他说道：

“等等……王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前段时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已

经派遣出使团前来我大唐。并且还献上了大量珍贵的雪蛤、虫草、雪莲等名贵药材，看他们的诚意，不像是要对我大唐开战的样子？”

“就这些？”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了长孙无忌这个老阴人一眼，随机二话不说地将手中的小册子递给了刘三水，示意刘三水打开读一读。

刘三水接过黄色的小册子，打开之后念道：“贞观初年夏，吐蕃赞普朗日松赞派遣内副相达日拉泽，唐名程诺，于河西……共发展细作三千余名，遍布大唐各道、郡、县……得位高者，居于太守之位……前日，吐蕃小伦哈士奇……”

那黄色的小册子中，记载的乃是程诺交代的東西，以及后面因吐蕃小伦哈士奇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

当然了，为了撬开程诺也就是达日拉泽的嘴，李元霸也是花了不少的力气。

随着刘三水的诵读，两仪大殿中，一众大唐的文武肱骨之臣，脸色是越变越难看。

打死他们都没想到，这吐蕃为了一件事情，竟然足足筹划了这么多年的时间，这次如果不是因为李元霸偶然抓了那哈士奇，这件事情恐怕到现在还没人知道呢。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李元霸所掌控的‘天机卫’以及‘影卫’早在达日拉泽前来长安的时候，就已经把他列为了重点监控对象。

虽说他们手中所掌控的东西，并没有达日拉泽交代地那么详细，但是误差最多只有一成。

“吐蕃早就已经对我大唐存有歹意，今日吐蕃的意图已经被我等知晓，以吐蕃的嚣张作派，肯定会翻脸，诸卿以为应当如何应对？”

李世民看着下面不断变换着脸色的一众大臣们，声音阴沉。

“陛下，此番吐蕃的细作组织被武王殿下给洞悉，那吐蕃大伦禄东赞，肯定是有所察觉！是以微臣料定，待使团回返吐蕃之后，吐蕃势必会兴兵侵我大唐，所以还望陛下早做打算。”

房玄龄低着脑袋想了想，率先站出来说道。

“房相所言不错！”作为大唐军神的李靖，紧跟在房玄龄身后站了出来，指着地图说道：“若是吐蕃兴兵，有很大的可能从剑南道侵入，再加上河西走

廊多党项、羌人，他们一向又与吐蕃交好，更加有利于吐蕃出兵。而且……”

“而且什么？”

对于这位大唐的军神，李元霸还是很佩服的，毕竟真正能够留在历史上留下运兵如神的人，又有几个呢？

李靖瞄了李元霸一眼，继续说道：“而且，方才闻听那册子上的话，吐蕃早与吐谷浑、薛延陀打成了互通协议，再加上南方六诏，这次怕是会对我大唐拉出一条难以想象的战线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大唐四面环敌，光是兵力部署上就会出问题！”

“唔，微臣与李将军所想不谋而合！”李绩那一张阴柔的面容无意识地抖了两下，继续说道：

“吐蕃位于我大唐的西南之地，与陇右道只不过隔着一些零星的羌人部落而已！其东北部吐谷浑，东南是六诏……这等地理位置，一旦形成合围，那么我大唐危矣！”

“军师，你莫要涨他人士气，灭自己的威风！”李绩话音方落，程咬金这个大老粗就不满地插起话来：“他吐蕃不过是一个弹丸之地，大不了俺老程亲自带队，深入吐蕃，灭了那劳什子的松赞抹布，看他们还怎么嚣张？”

听到程咬金的浑话，众人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这夯货还真是无知无畏啊，所谓大军开展，粮草先行，不计后勤补给地孤军深入，那不是打仗，那是去送死！

第二百零四章很简单的两个问题

“行了，你还是赶紧给朕省省吧！”李世民没好气地瞪了程咬金一眼，道：“就算你不怕死，朕也要为将士们想想啊？如果真像你方才所说的那样！随你这么折腾的话，纵然朕有百万大军，也早晚得被你给糟蹋光了！”

程咬金闻言气息一窒，有些不甘心地咕哝道：“有啥，直接灭了他不就完了……”

“老程，你这话说得根本就不现实！”

牛进达看了程咬金一眼，不顾这家伙瞪着一双牛眼生气的模样，自顾自地说道：

“方才诸位大人，都只不过从吐蕃自身的兵力以及周遭的势力来说的。除此之外，我们如果想要主动出击的话，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哦，什么问题？”李世民追问。

牛进达也是秦王府的老人了，行军打仗那也是一把好手，不比尉迟恭他们差。

他用手指着地图上属于吐蕃的地方，说道：

“吐蕃不仅积极与四邻交好，更是占着地利之势！吐蕃之地，地势极高，与我大唐接壤之处更是险峻非常，行军打仗的话，单单是路上的时间就得延伸一倍！在这一段路程中，粮草的消耗，军饷的提供，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说到这里，牛进达略微迟疑了一下之后才接着说道：“至于这第二个问题嘛！那就有些奇怪了，似乎那吐蕃之人自有一股特质！便是在他们的地界，除了那些吐蕃人之外，其他的人只要进到了吐蕃，便会出现头昏、呕吐、手足发麻等奇怪的病症，而且经检查之后，根本就查不到病根。”

“嗯？还有这等奇事？”李世民满脸惊讶地问道。

至于其它的文臣武将，除了曾经去过那里的都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纷纷议论了起来。

李元霸听着文武大臣们的议论声。在心中不断地腹诽起来：“尼玛，这些个症状不就是高原反应的表现吗？就这还特质？坑人也没有这么坑的啊！”

“启禀陛下，此事乃是千真万确！末将便有两个要好的兄弟，曾经押解一

些丝绸去往吐蕃，可是路都没走完，不过刚刚进入吐蕃的地界，整个商队，包括末将的那两个兄弟，全都莫名其妙地病倒了！事后，那些与末将兄弟进行交易的吐蕃商人说。他们自有一股神奇的特质，只要是在吐蕃地区，他们根本就无惧伤病！”

牛进达面上的神色虽说很肯定，但是声音中却带着一股子怀疑的语调。

“此事确实是有些神异……”

李世民间言，神色不由得有些焦躁，如果当真如牛进达之言，那还打个屁啊，只能在大唐朝的边疆坐以待毙了。

“狗屁的神奇特质！”

正在这时，李元霸用一种充满不屑的声音说道。

“元霸。你刚刚说什么？”

李世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有些惊奇地看着李元霸说道。

“皇兄，方才牛将军所说，只要是外人进入吐蕃便会得一种怪病的事情。确实是事实。可是却并没有那么神秘，只不过是一个适应不适应的问题罢了，简单得很。”

李元霸笑看着李世民，声音中满满地全是自信。

“王爷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还请王爷告知。末将为此事困扰了六年，每每念及此，总是如鲠在喉！”

牛进达这个大将军。瞬间化身小学生，一堆牛眼死死地盯着李元霸。

那样子到不像是请教问题，更加像是像要吃了李元霸一样。

不过这也是牛进达的性格如此，如果放在别人的身上，可不会就这么坦荡荡地问出声来。

“呵呵，这件事情说白了很简单，只是这么多年了之所以未曾有人提及，只因为这确实是一件小事，很小很小的事！”

李元霸突然笑了起来，他继续开口说道：“方才，牛将军所言的一系列症状，我们可以统称为高原反应。”

“高原反应？高原？”

在大殿中的诸位都是转战整个大唐朝，几乎踏遍了各种地势的精兵悍勇之人，所以李元霸的这个新名词刚刚吐出口，长孙无忌、李靖等人的脸色瞬间就变得惊愕了起来。

“不错！”李元霸点点头，道：“所谓高原反应，简单来说因为高原地势中，空气本就比咱们这关中平原地区要稀薄地多，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平原上的人，如果没有任何准备就进入高原地区，身体肯定会产生一些不适应的反映！如果没有多严重的话，只需要继续在高原地区多适应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如果实在是很严重的话，那就只能撤离高原地区了！”

“这就完……完了？”

牛进达感觉很不可思议，当年为了他那俩兄弟，他可是花费了不少的功夫，甚至都问过了袁天罡，可是到最后仍旧是一个谜，没想到今日这个谜就被破了，而且还是如此地简单。

此刻，李孝恭像是想到了什么，站出来说道：

“启奏陛下！微臣曾听袁道长说过，前段时间，他曾经去过泰山天柱峰拜访旧友，与其一起同行的，还有太史局的李淳风。您也知道，这修道之人身体素质本比普通人要好上很多，是以袁道长和李淳风一路急行。可是不知道为何，刚刚抵达天柱峰，甚至都还未曾站稳，李淳风就因为不明原因给摔倒了，并且此后也是一阵阵地精神萎靡。”

“嗯？这不是和我那两个兄弟一样的症状吗？”牛进达惊奇地说道。

“嗯，是的！”李孝恭侃侃而谈，“当时袁道长与他的朋友，将李淳风送进了屋子中进行休息，只不过是三天的时间，李淳风身上的病症竟然奇迹般地消失不见了，而且能跑能跳，袁道长在泰山天柱峰之后四天的起居饮食，更是李淳风亲自动手所做！”

“不错，就是这么个道理！”

李元霸点点头，道：“其实这是人的一个正常生理、心理反应而已。只要超过一定的高度，常年生活在平原地带的人进入高原之后，根据个人的体质不同，肯定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反应，不过有人的反应很微弱，甚至本人都没有察觉，有些人则反应强烈，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小命甚至都有可能要没了。”

“如果真像元霸说的那样，那吐蕃还真是无所惧了！”李世民摸着自己的下巴，说道。

此刻，长孙无忌从人群中站了出来，对李世民拱手道：“陛下，非是微臣不信任武王殿下，实在是这件事情兹事体大，容不得半点的差错。是以，为了安全起见，微臣想要陛下派人亲往吐蕃一探，验证一下那病症是否真个如此！”

“准了！”

李世民这心里头其实也犯嘀咕，可千万千不能弄差了，还是派点人过去看看吧。

“诺！”

长孙无忌恭敬地应了一声，就要退到殿侧。

一直在人群中未曾说话的魏征，这时却是冷冷地说道：“陛下，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若是拉开全面战场，怕是战线会被拉得很长很长。这样就需要大量的粮草，依微臣之见，在您派遣人去往吐蕃验证病症的时候，最好还是先开始购买粮草，否则的话，大军饿着肚子打仗，根本就没有胜算。”

魏黑子永远是寻找漏洞的那个家伙，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只要能够直谏，并且对大唐有利，不管是什么场合，是个什么气氛，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来。

粮草也是一个大问题，要知道，现在可比不得贞观盛世，老百姓家中都没多少的余粮，更不要说还要买来重做粮草了，就算纵览整个大唐朝的粮库，怕事都不够数十万大军连续征战的。

“皇兄，还记得神武卫吗？”李元霸见听完魏征的话后，李世民脸上的皱纹似乎又多了几条，不由得心中一动，说道。

“记得！”李世民有些烦躁地抓了抓脑袋，道：“可是，这次的战争，很可能会有大规模的征战，你那神武卫也就只有一万人，就算放到战场上也是杯水车薪啊！”

“不一定哦！”李元霸神秘地笑了笑，道：“皇兄，你现在只需要准备我神武卫一万人，努力杂役两千人的军粮就可以了！至于其他的，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王爷，您是在开玩笑吗？”

李世民还没来得及搭茬，倒是魏征黑着一张脸，看着李元霸。

“开玩笑？本王可从来不开玩笑！”李元霸的话很平很淡。

“吐蕃兵族强盛，至少有七万人，在加上其他几个番邦蛮夷的大军，这一站，光是番邦的兵士们就有不下二十万大军，一万人对二十万大军，王爷不是在开玩笑是在做什么？”

魏黑子很认真的分析，还别说，他一个谏官，能够知道那些番邦蛮夷的大军的人数，也实属难得。

“本王可没说光靠这一万人大军就可以打垮二十万大军！”

李元霸笑了起来，他继续说道：“本王还有神机府，还有神机府中的万千火器！有了这些东西，纵然是天上的神仙，本王也能够把他给轰下来！”

第二百零五章定下婚期

神机府作为李世民与李元霸两兄弟秘密建立的火器研制机构，长孙无忌、房玄龄、李靖他们这些大唐的肱骨之臣只是略有耳闻，至于具体里面是做什么的，他们还真不知道。

此刻听闻李元霸亲口说了出来，长孙无忌等人脸上的惊奇之色更浓了。

“好了，先不要纠结这神机府究竟是做什么的，目前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够把粮草以及一些大型战争利器运送到边疆之地！剑南道多是苦寒之路，粮草的运输也是一个大问题！”

李世民似乎不想让众臣过早地知道神机府的事情，所以转移了话题。

长孙无忌等人不是第一天在李世民手下当班了，自然知道李世民的性格，索性也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而是顺着李世民的念头继续往下走。

.....

就在李世民等人还在考虑抵御吐蕃的细节问题的时候，长安城中负责接待吐蕃使团的驿馆，却是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

此人跟随在吐蕃的使团之中，一袭的胡人装扮，在这黑夜之中还真就分不出来是不唐人还是吐蕃人。

驿站三层，禄东赞的房间。

“大人，人已经到了！”一名吐蕃人敲了敲房间大门，声音低沉。

“让他进来！”禄东赞道。

“吱呀！”

房门打开，那名胡人装扮的客人走进了房间。

“你们大唐有一位圣人曾经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崔家主，距离你我上一次相聚怕是已经有一年有余了吧？”禄东赞看着面前经过一番乔装打扮的人，笑了起来。

“大伦果真是好记性！”

昏暗的烛光跳跃着，映照出这位崔家主的相貌。赫然是崔家家主崔颢！

“未知崔家主此番冒险前来长安城见我，所为何事啊？”对于崔颢礼节上的恭维，禄东赞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愉悦。只是无所谓地耸了耸肩，问道。

“自然是来解大伦之厄了！”崔颢脱下了头顶上的毡帽。自顾自地找了一个椅子，坐了下来。

“哦？我哪里有什么灾厄？崔家主莫不是找错人了吧？”禄东赞眼神闪烁了两下，嘴上说出的话却是毫不在意。

“大伦，明人面前不说暗话！你吐蕃使团之所以来到大唐，此间的缘由，你我是心知肚明，又何必遮遮掩掩呢？”崔颢端起茶杯饮了一口微凉的茶水，道：“大伦的日子还真是清苦啊。喝杯茶水都是凉的！”

“凉茶消火！”禄东赞脸上依旧是笑咪咪的，他说道：“还请崔家主讲话说清楚！”

崔颢瞄了禄东赞一眼，说道：“好吧，既然大伦不愿意把话说开，那就算了！崔某此次前来，只是给大伦提一个醒，崔某能够知道的事情，皇宫那位自然也可以知道！他之所以不动你们，恐怕是正在谋划着什么！言尽于此，告辞！”

话音落地。崔颢就站起身来，向着房门外行去。

“崔家主，且慢！”禄东赞稍稍呆楞了一下。待见崔颢走至门前时，却是直接站起身来，出言挽留。

崔颢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道：“大伦想好好谈谈吗？”

此刻，禄东赞脸上的笑容已经有些牵强了，他说道：“崔家主既然什么事情都知道了，那在下便将实情如实相告！”

“这才对嘛！你我都拥有共同的敌人，干嘛非得闹到如此境地呢？”崔颢开怀地笑了起来，脸上的笑容很阴森。很冷！

.....

当李元霸托着疲惫的身子返回武王府的时候，已经是日上当空了。

几个小家伙们虽说凌晨三更了才睡着。可是此刻却是精神头很足，一个个在后院中活动着小胳膊小腿的。就连小李治都拿着一个半斤左右的小石墩子，一上一下地托举着。

“四皇叔回来了！”

刚刚走进后院演武场，眼见地清河公主像是一只穿花的蝴蝶一样飘飞了过来，身后还带着五六条小尾巴。

“唉……我说你们几个别跑啊！”李元霸吓了一跳，两岁的小丫头迈动小短腿，你跑个毛线啊？

赶紧上前两步，一把将最小的城阳公主抱起来，李元霸瞪了清河公主一眼，道：“你说你身为姐姐，整天没个正形的，早晚嫁不出去！”

“清河姐姐已经有主了！”被李元霸抱在怀中的城阳公主奶声奶气地说道：“听几位哥哥说，父皇将清河姐姐许配给了程家的二哥！不过那个哥哥不好，都不给城阳带好吃的！”

城阳公主的话，让清河公主瞬间羞红了脸，她生气地扭了一把城阳公主的小屁股，道：“臭丫头，就你话多！”

城阳公主委屈地扁起了小嘴，带着哭腔地说道：“本来就是嘛！人家萧锐哥哥，经常买东西给我，不像程家的二哥，小气得很！哼哼……”

萧锐乃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萧瑀，娶得是李世民的长女襄城公主。

“臭丫头，信不信我让高阳断了你的零嘴？”清河公主红着脸，瞪着城阳公主，语带威胁。

“行了，你也就欺负欺负小家伙们！”李元霸没好气地伸手把清河公主的一头秀发揉成一团草，道：“你们四婢呢？”

李恪放下了手中的横刀，跑到了李元霸身侧，说道：“哦，四皇叔，婢娘说后厨的厨师准备的东西她不放心，自己去后厨准备早膳了！”

“哦？”李元霸楞了一下，他倒是没想到武顺竟然还会做饭。

不过她去了后厨也好，毕竟这么多的皇子、公主的，如果中途真有人下毒，那可就乐子大了。

“四皇叔，您昨天晚上去干嘛了？”李愔看着李元霸，有些好奇地问道。

李元霸将手中的城阳公主交给李恪，道：“没什么，只是去清理了一些狗而已！”

“狗？”

正在给妹妹整理衣服的李恪，若有所思地抬起头来看了李元霸一眼，不过却并没有说什么。

“王爷，您何时回来的？”

就在这个当口，武顺自演武场外款款而来，刚好看到李元霸正站在演武场正中，与一众皇子、公主们谈话。

“哦，刚刚！”李元霸扭头看了武顺一眼，笑道：“怎么？你还会煮饭？”

武顺展颜道：“五年前，臣妾与家母及两个妹妹搬到那小院之中，每日里便是臣妾为家母及两位妹妹煮饭、洗衣！”

“却是苦了你了！”李元霸的脸上出现疼惜的神色，他走到武顺身边，轻轻握起了她的小手，道：“这几日可还住的的习惯？”

武顺似乎已经习惯了李元霸的亲昵举动，她低垂着螭首，点了点头，并没有说话。

“好了，恪儿，你把弟弟妹妹们带到前厅去，待用过早膳后，叔带你们再去好好玩一天！”

李元霸见小家伙们目光诡异，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说道。

.....

时间如流水一般，吐蕃的阴谋已经被李元霸等人洞悉，不过此时似乎并没有在大唐朝掀起丝毫的波澜，就像是从未发生过此事一般。

长安城中，度过了喧嚣热闹的上元节，再次归于平静。

吐蕃使团依旧在驿馆中修整，每日里，大伦禄东赞只是带着三几个手下，在长安城中乱逛，没有丝毫地异动。

朝廷方面也很像是平静无波的湖水一般，可是没有人知道，整个大唐早就已经是暗潮涌动，一旦动起来，便如大海一般，掀起无尽的腥风血雨，惊涛骇浪。

这一日乃是元月二十，刘三水的到来却是打乱了李元霸继续过逍遥日子的如意算盘。

只是有些不同的是，这一次刘三水是用来宣读圣旨的，而且这圣旨不是由

李世民所书，而是由太上皇李渊亲手所书。

相比起李世民的圣旨，太上皇的旨意似乎更加受重视。

此刻，武王府早已经是中门大开，阖府上下，但凡有点地位的尽皆出来相迎。

刘三水没有过多的啰嗦，而是直接开始宣读旨意：“朕之子元霸与朕之义女明硕公主，之前定下婚约，至今日已是月旬！朕子元霸已是而立之年，明硕待字闺中，若再行拖延婚期，徒让外人笑话。为成人之美，朕现赐下婚约……一切礼仪，交由礼部与钦天监监正共同操办，于贞观八年如月初一……良辰完婚！”

“哈？”

恭站于中门之前的李元霸有些傻眼了，什么情况？这李渊怎么就随便赐婚了呢？说好了再放一放的！

“恭喜王爷，贺喜王爷！”刘三水脸上笑地很灿烂，三十多岁了才结婚，这放在唐朝，也是罕见之事了。

“三水，这事皇兄同意了吗？”李元霸接过圣旨，对刘三水说道。

刘三水点点头，道：“王爷，这圣旨便是太上皇与陛下共同商议草拟的！具体的情况，奴婢也不清楚！对了……陛下曾经说过，待圣旨宣读完毕，王爷务必要大张旗鼓地宣扬一番，之后便于戌时入宫中一行！”

“啊？”

这下李元霸更加搞不懂了，不就是成个亲吗，至于搞得这么麻烦？而且时间还整得这么急，这不是要人命吗？

有些郁闷地赏了刘三水百两黄金，将其给打发走了，李元霸将白福叫到了春华堂中。

...

第二百零六章入宫吃酒

“卫主！”

白福恭敬地站立在春华堂中，对李元霸行了一礼。

私下里，白福就直接和李元霸叫卫主，当着外人的面，依旧是王爷的称呼。

“嗯！”李元霸坐在高椅上，道：“对于这次定下的婚期，你有什么看法？”

白福皱了皱眉，道：“王爷，这个问题，奴不好回答！”

“没关系，你尽管说！”李元霸摆摆手，道。

“嗯！”白福低头想了想，道：“王爷，自上元节之后，那吐蕃使团与清河崔氏联络频繁，而清河崔氏的人也开始不断地往长安城中调派人手。据奴调查，至少已经有五千余名与清河崔氏关系密切的人以各种名义进入了长安城中！”

“这么多人？看守城门的禁军是干什么吃的？”李元霸皱眉。

“王爷，此事奴已上报陛下，是由陛下亲自下的命令，放这些人入城的！”白福笑了起来，只是那样子有些阴森：“陛下曾言，要找一个机会，将吐蕃使团连同清河崔氏的这些人，全部解决掉！”

“找个机会！”李元霸脸上露出了恍然之色，道：“皇兄这是请君入瓮，选的日子就是本王大婚之日？”

“从种种迹象看来是这样的！”白福点点头，道：“如果奴没有猜错的话，陛下肯定让刘公公给您带话了，让您亲自去一趟皇宫！”

“嗯，是这样！”李元霸摸了摸光洁的下巴，继续说道：“算了，等晚上入宫之后，皇兄自然会向我说明一切！对了，回头你派人去一趟应国公府，将这婚期告知武尚书。再怎么，他也是顺儿的亲爹。于情于理都应该通知他一声才对！”

“奴记下了！”白福躬身应了一声，道：“卫主，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奴去办吗？”

“嗯！还有就是，你尽快将本王将要大婚的事情发散出去，声势与大越

好，最好是下一个时辰到来之前，整个长安城人尽皆知！”

李元霸这次也是发了狠了，前世打了一辈子的光棍，这一次说什么也要整个盛大的婚宴！

.....

大安宫，翠华殿。

身着明黄色袞龙袍的大唐先后两任皇帝。相对而坐。

两人的目光相对，没有愧疚，没有亲情，没有怨恨.....有的只是平静。

良久，面容苍老的李渊率先开口了：“你们四兄弟中，只剩了你与元霸，朕想让你答应朕，只要元霸此生不行反叛之事，无论他犯了多大的罪过。你都不能对他有任何的处罚！你能答应吗？”

李世民定定地看着自己的老父亲半晌，重重点头。

“武王殿下到！”

就在李世民话音方落，刘三水的声音突然自大殿之外响起，却是李元霸手中提着两个硕大的像是食盒一样的东西。走进了大殿。

“儿臣见过父皇！”

见到双鬓斑白的李渊，李元霸突然自心底升腾起一股莫名的痛楚，他将两个食盒放到了一侧，跪地叩首。

归天跪地跪父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啥好丢人的。

看到自己最疼爱的儿子来了，李渊老怀大慰地哈哈一笑。道：“德儿，快起来吧！呦，那两个盒子里面是什么东西？”

李元霸拍拍屁股站了起来，先是对李世民眨了眨眼睛，旋即提着手中的两个大食盒，道：“父皇，这是儿臣特意命府上的厨子做的几样小菜。”

李渊今天到是难得的好心情，只听他说道：“哦，哈哈！正好朕还未曾用膳，德儿，你带酒了没有？今天你和老二，陪朕好好喝两杯！”

“带了，带了！”李元霸把两个大食盒打开，陆陆续续地从里面取出了叫化鸡、红烧铁狮子头、红烧排骨、松鼠鱼.....最最关键的是右面食盒中放着一个密封严实的酒坛子。

看到这些比上次在皇宫夜宴中还要多种多样的菜肴，李渊的眸子不由得亮了起来，他开怀地说道：“德儿，你府上的厨子可真是个奇才啊，朕活了这几十年了，可从来没有见过这等美味啊！”

“父皇，您还不知道吧？其实这些菜肴都是四弟琢磨出来的！说起来，他才是一个奇才呢！”李世民在一旁揭李元霸的短。

“哦？还有这等事？”李渊惊讶地看向了李元霸，不过旋即眉头却是皱了起来，“你每日里光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可不能玩物丧志了！”

李元霸摇摇头，道：“父皇，这些东西不过是娱乐罢了！若要叫儿臣将精力全都放在这上面，那还不如杀了儿臣算了！”

“哈哈，说的也是！朕的儿子，自然是英武盖世，岂会将心思浪费在这等小事之上！”

到底是亲爹啊，谁又希望自己的儿子没出息呢？

“咦，元霸，你这是酒坛子吗？”

自动忽略了自家老爹的话，李世民从那个大食盒中把那只大概三斤装的酒坛子给抱了出来。

“是啊，这酒可是经过我再加工地，外面可买不到这样的酒啊！”李元霸满脸自得地把几只烧制地极其精致地大碗掏了出来，摆在了酒桌上。

“哦？那朕倒是要尝尝看！”李世民闻言眼睛骤然一亮，伸手狠狠地拍在了酒坛边缘的封口处。

“噗！”

一声轻响，封住酒坛的红泥被拍开，顿时一股浓郁的酒香暴冲而起，在‘翠华殿’里弥漫开来，喝了一辈子所谓琼浆玉酿地李渊，眼珠子都瞪直了。

他猛地抽了抽鼻子，下意识地走到了那酒坛子边上，鼻头疯狂地耸动。

“这是酒？”李渊道。

李元霸有些无奈地翻了个白眼，道：“对，是酒！只不过是儿臣让府上的厨子再加工的酒！”

“这酒的味道实在是太香了，朕都快忍不住了。”李世民也是一脸的馋

相，那样子比李渊好不了多少。

“来，父皇，儿臣来给您倒上？”

李元霸捧着酒坛子，深吸了口酒香，这才向着白瓷大碗中倒了过去。

浓稠的还带着些黄色的美酒刚刚入碗，李渊就迫不及待端起碗来往嘴里头送。

结果酒刚刚入口，李渊就差点给吐出来。

实在是那酒的浓度太高了，而且还极其地辛辣，一时间李渊的脸色涨地通红无比，足足过了盏茶的时间，这才强行忍住了想吐的劲头，猛地一仰脖子，‘咕咚’一声将口中的美酒给咽进了肚子里头。

“喇！”

美酒下肚，烈酒就像是刀子一样，刮过舌头，走过喉管，直接进入肠道，那种过地狱的感觉，将李渊刺激得是大汗淋漓！

“呼，好酒，好酒啊！”李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爽朗的声音在大殿中来回飘荡。

“好烈的酒啊？恐怕走遍整个大唐都找不到如此佳酿了！”李世民也是半碗酒下肚，这碗酒喝完，登时变得面色红润有光泽起来。

“元霸，这酒究竟是如何酿造出来的？”李世民问道。

李元霸先是端起碗来喝了一口酒，这才说道：“没什么，只不过是把酒重新蒸馏了一下而已！”

“蒸馏？”

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俩相互对视了一眼，明显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啪！”

拍了下额头，李元霸这才想起来现在是唐朝，而蒸馏酒却是首次出现在宋代。

南宋张世南在《游宦纪闻》卷五中曾经记载了一例蒸馏器，用于蒸馏花露。而宋代的《丹房须知》一书中还画有当时蒸馏器的图形，是以这个蒸馏酒起源于宋代还是站得住脚的。

只是现在李元霸奔着拿来主义，将这种蒸馏酒率先拿了出来，那么蒸馏酒就很明显带上了唐代的烙印。

想到这里，李元霸说道：“这蒸馏，其实就是用一种特定的工具，然后将已经酿好的酒或者酒糟这进行升温，当酒受热变成气体向上升的时候，会遇到一个冰冷的阻挡物凝结成液体，而我们现在所饮的碗中物，便是这种重新升温之后遗留下来的液体！”

“啊？还有这等新奇的酿酒方法？”李世民有些惊讶。

“嘿嘿，臣弟也是无意间发现的！”李元霸嘿嘿一笑，打死他都不会将脑海中的秘密给说出来。

“吃酒吃酒，说那么多作甚？”李渊对于李世民的问题，似乎很是有些意见，直接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李世民嘴巴张了张，不过还是没有顶撞这位迟暮的老爹，只是低头和面前的叫化鸡干起架来。

酒到正酣处，李元霸突然谈起此行的目的来，不由得放下了手中的碗，说道：“父皇，皇兄，为何要这么急切地定下婚期？”

李渊拍了拍李元霸的肩膀，道：“德儿，朕还以为你会一直忍着不问呢！”

“父皇，之前朕就说过，以四弟的性格，想要让他忍住不问，那简直是比杀了他都难！”李世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李元霸满脸愕然地看着坐在自己面前的这对无良父子，道：“你们……”

“哈哈，朕方才与你皇兄打赌，看你会何时问这个问题，没想到你小子这么没有耐心，这才不过过了多半个时辰，你就忍不住了！”

李渊丢掉手中的鸡骨头，道：“也罢，只不过是一块玉坠而已，输了就输了！”

说罢，李渊撩起衣服下摆，将一枚造型精美，只不过有大拇指甲盖大小的玉坠丢给了李世民。

...

第二百零七章传国玉玺的一角

李元霸瞄了那块只不过大拇指加盖大小的玉坠一眼，有些奇怪地问道：“一个玉坠而已，要赌还不赌个大点的物件！”

李世民间言明显愣了一下，旋即笑着说道：“元霸，你可是小瞧了这枚玉坠了！”

李元霸撇了撇嘴，道：“这有什么，不过是一个小玉坠而已吗？而且还是这么普通，只不过是磨圆了棱角，甚至都没雕琢一下，就穿了个洞找根绳子挂了起来！依我看呐，那花穗绳子都比那枚玉坠要值钱！”

“元霸，知不知道司马迁？”李世民道。樂文小说|

李元霸有点不习惯李世民的惯性思维，他点点头，道：“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人，一说龙门。西汉的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著有纪传体通史《太史公书》。岂可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李世民眼睛骤然一亮，道：“你这个比较倒是很到位！那《太史公书》朕也曾经看过，记载了从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太初年间，足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确实是史书的一大创举，与文学巨著《离骚》相比，亦是不遑多让！”

“德儿，没想到你还能做出这样的诗句，真是让朕大开眼界啊！”李渊才不管你《太史公书》还是《中书公书》，只要知道这两句话是他儿子做出来的就够了。

这就足以让一个当父亲的高兴了！

“皇兄，你说司马迁做什么？难不成司马迁还会把一枚小小的玉坠写进《太史公书》里头？”

李元霸感觉自己都被这话给逗笑了，一枚玉坠而已，有什么资格被写进史书里头。

“小玉坠自然不会有，不过大点的和氏璧确实曾经出现过！”李世民伸出筷子夹了一口红烧肉，继续说道：

“《太史公书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就记录了一个有关和氏璧的典故！话说在战国之时。秦昭襄王派使者带着国书去邯郸城见赵惠文王，说秦王情愿让出十五座城，来换邯郸城收藏的一块珍贵的‘和氏璧’。希望赵王答应……”

这完璧归赵的故事，李元霸也不知道听了有多少回了。所以他也没有在意，而是想破脑袋地开始琢磨那一枚玉坠，到底与这和氏璧有什么关系。

当李世民将完璧归赵的故事讲完之后，发现李元霸还在那里怔怔出神，以为他还在琢磨方才的故事，便继续说道：

“或许你还在想，和氏璧怎么就与着玉坠扯上了关系？朕告诉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块和氏璧辗转落到了秦始皇嬴政的手中，嬴政命令李斯把它打造成传国玉玺，让它承载着国家的政权符号！”

“传国玉玺？”李元霸似乎是想到了什么，惊呼了一声，道：“皇兄，你的意思是说那枚玉石……”

“不错！”

李世民点点头，道：“秦朝灭亡之后，那传国玉玺几经波折，最后落到了汉朝刘氏皇族的手中。西汉末年，王莽篡权。皇帝刘婴年仅两岁，玉玺由孝元太后掌管。王莽命安阳侯王舜逼太后交出玉玺，遭太后怒斥。太后怒中掷玉玺于地时。玉玺被摔掉一角，后以金补之，从此留下瑕疵。而那一角……”

李世民笑了起来，笑得很灿烂，他说道：“都说那一角缺失的玉石是彻底沉入了当年的地砖之中，可实际上，那缺失的一角却是被大殿中的一个宦官给捡走了。之后经过简单地雕磨之后，得以传世。而这枚玉坠，便是那传国玉玺上缺失的一角！”

“嘶！”

李元霸倒抽了一口凉气。到现在他才总算是明白这枚玉坠的重要性了。

说一千、道一万的，真要算起来。这玉坠也是和氏璧，只不过是部分和氏璧罢了。

“切。还是德儿说得对，不过是一枚玉坠罢了！给了你了就给了你了！”李渊这心里头明显还带着气，所以这言语间也是毫不客气。

李世民可不敢在这个时候触李渊的眉头，故此在对李元霸眨了两下眼睛之后，马上转移话题：“对了，四弟，你方才说婚约之事，你记得是何时大婚吗？”

李元霸连忙道：“如月初一，也就是十天之后的下月初一，即可完婚？”

李世民说道：“嗯，时间上是有些急了。不过你放心，六礼自有礼部的人

为你操办，到时候只需按部就班地接受管理即可。”

李元霸皱了皱眉，道：“臣弟成亲，与礼部何干？有白福为臣弟操办一切，也就足够了！”

李世民看了李渊一眼，见其并没有看自己，这才说道：“元霸，此事说起来话长！白福应该已经告诉过你，此番是因为那吐蕃与清河崔氏狼狈为奸，他们竟然丧心病狂地派遣半万之人潜入长安城中，想要寻找机会行刺于朕！”

“这皇城之下，朗朗乾坤的，那清河崔氏的家主崔颢难不成是疯了？”李元霸听地是目瞪口呆。

“疯了？”李世民冷笑了两声，摇头说道：“就算是我大唐的百姓全部已经死光了，他崔颢也绝对不会发疯！”

“皇兄，既然早就已经知道那清河崔始图谋不轨，意图谋反！开始的时候为何还要放这半万的崔家之人，进入长安城中呢？”李元霸追问。

李元霸说得很对，把所有的威胁扼杀在摇篮中，是李元霸最擅长做的，因为他还怕麻烦！

李世民道：“朕在等他们先动手，只要他们敢动手，那就是犯上作乱，诛九族的大罪！同时也是给了朕一个对付五姓七望，以及吐蕃的理由！只要这个口子一开，不仅仅对大唐周遭的番邦蛮夷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更是让我大唐朝廷站在了正确的一面。”

于公于私，李世民说的话都很有道理，可是在李元霸看来，却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才能够把清河崔氏的人给引导至武王府去！

李世民似乎看出了李元霸心有疑问，抢先一步说道：“对了，待元霸大婚之日的那一天，朕会亲自走一趟武王府，为你主持婚宴！”

...

第二百零八章挖坑

“拿自己当诱饵，看来我这便宜哥哥为了我的事情也真是蛮拼的了！”

李元霸心中升起了一丝感动，尽管知道李世民肯定不会打没把握的仗，可是李元霸依旧感到有一股莫名的情感在奔涌。┐

“你去参加德儿的婚礼自然是应该的，不过却不可搅了德儿的亲事！”李渊眉头皱起，继续说道：“这样吧！朕记得除夕的时候你曾经说过，那薛延陀的什么一时敌的可汗，想要求娶我大唐的一位公主，是有这事吧？”

“确有其事！”李世民很奇怪李渊为什么会突然问起这个问题来，继续说道：“不过朕已经决定把他们的和亲给推了！”

“那不就是了！”李渊喝下杯中酒，道：“反正那劳什子薛延陀早晚都要与我大唐交战，你大可以现在就下旨不同意和亲，而后再大张旗鼓地宣扬一番，把薛延陀给激怒！这样的话，其余诸番邦异族肯定会有所动作，到时候潜伏在长安城中的那些白眼狼们，铁定会选择动手！只要他们一动……之后的事情，就不用朕来教你了吧？”

李元霸抬头看了李渊一眼，发现这老货现在是满眼地冷酷之色，眼眸深处甚至还有一丝血色锋芒。

这李渊不愧是曾经做过太上皇的人，杀伐果断，杀气逼人！

李元霸顿时在心中暗自低估道：“打草惊蛇，狮子大开口！一下得罪俩番邦异族，他怎么对大唐的兵力这么有信心？”

其实李元霸哪里知道，李渊这不是对大唐的兵力有信心，而是对自己的两个儿子有信心，两人一个是比拟秦皇汉武的天生雄主，一个是堪比温侯吕布的人中猛兽，区区两个小国番邦，分分钟就给他灭了！

.....

这一晚上。李元霸从翠华殿中出来的很晚，没人知道这父子三人在殿中商议了何事，只是感觉从那一天开始，皇宫中的氛围就压抑了起来。

皇宫里面略显压抑，但是长安城中却是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至于原因嘛，只有一个，那便是武王殿下要大婚了，而且娶地还是太上皇的干闺女，据说此女长得是美若天仙。体态婀娜，在长安城中那也是数得上号的美女了。

再加上人家公主本身的身份也不低，其父乃是国公爷，曾有功于大唐，可谓是功勋卓著，是以整个长安城的百姓都是欢欣鼓舞。

武王府上下，更是已经开始张灯结彩，阖府上下，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欢乐的笑容。

也正是此刻。皇帝李世民突然大张旗鼓地将薛延陀想要和亲的请求驳回，并且很强势地，声色严厉地告诉他们：你要战那便战，想要娶我们大唐朝的公主。那是白日做梦！

这一道圣旨颁布下去，整个大唐上下尽皆哗然。

那些自诩为谦谦君子的世家大族以及士子名门们，自然是心中狂怒了，这皇帝是不是得了失心疯了。眼下明显敌强我弱，仅凭大唐的一己之力根本不足以抵抗薛延陀的疯狂进攻。

这个时候，你竟然拒绝了这唯一的和平解决此事的途径。这是摆明了想要发动战争啊。

而相比起这大部分的世家大族，少部分的世家大族中人，以及大唐上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普通百姓，却是极其支持李世民的决定的。

想泱泱华夏几千年的历史，岂能因小小的几个番邦蛮夷就放弃天朝上国的尊严，委曲求全，以一名弱女子换取国家的和平？这不是讲华夏的尊严给彻底丢了吗？

两种不同的论调，在大唐境内掀起了一阵无匹的风暴，可是不管他们如何议论，依旧阻止不了李世民的决定。

得到大唐准确回复的薛延陀珍珠可汗乙失夷男勃然大怒，扬言要在一年之内彻底灭亡大唐。

那嚣张无耻的嘴脸，让人看了都恶心。

对于乙失夷男的叫嚣，李世民嗤之以鼻，根本没有去搭理他，只是却移驾泰山玉皇顶告祭天地，先是列数薛延陀的种种罪恶，随即下旨半月之后讨伐。

即日起，大唐这座庞大的战争机器彻底运转了起来，而从玉皇顶返回长安城的李世民，却并没有着急，而是悠哉悠哉的开始沿途欣赏起美景来。

长安城中的文武百官，那些历史传说中的名悍将名臣们，全都跟在李世民身侧，参与了这一次的玉皇顶祭天。

李元霸依旧是天蓝色的常服，乱发披肩，只不过那蓝衣已经是簇新的，腰间斜挎的一柄短剑，却是只有巴掌大小，正是赵郡王赠送的把柄掌中剑。

李元霸发现那柄掌中剑诡异地很，不仅削铁如泥，分金断银，更是毫无崩刃，不在话下。

做为一个大老爷们，谁要说的不喜欢这种神兵利器，那简直就是在说瞎话，是以李元霸特意命人用鱼皮制作了一个耐用的剑鞘，将之装了进去，并且佩戴在了身上。

毕竟李元霸那是王爷，身份地位那是无比的尊崇，所以尽管他很低调地混在人群中，可以就有人不断地向其搭话，祝福。

对于这些人他也是感到烦不胜烦，不过作为皇帝老子的亲弟弟，这面子工程还是要做到的。

见到李元霸，就像是老鼠见了猫一样的程咬金，这次可是倒了血霉了，从玉皇顶下来之后，就和李元霸分在了同一列上。

见到李元霸的时候，这老货乖乖地策马靠近，谄笑地躬身行礼道：“嘿嘿，王爷，好久不见了。”

见到这家伙，李元霸咧嘴笑了起来，道：“呦，我说是谁呢？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卢国公吗？怎么着，又来指导本王手下的兵士们操练吗？要不要他们先脱了甲冑？”

程咬金闻言，脸皮狠狠地抽搐了几下，这才说道：“王爷说笑了，以您的能力，操练兵士们还不是小菜一碟。末将和您比起来，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啊！”

说罢，程咬金拿眼角小心翼翼地瞥了李元霸一眼，继续说道：“听说王爷近日就要成婚了？”

李元霸翻了个白眼，心说：“老子叫人敲锣打鼓，点着鞭炮地满世界宣扬，你老小子竟然还巴巴地跑过来问一遍，是没话找话吧？”

想到这里，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程咬金一眼，道：“正是！怎么，你想给本王封一个大红包吗？”

程咬金愣了一下，道：“红包，红包是何物？为何要封红包啊？”

李元霸闻言瞬间斯巴达了，这年头成亲结婚地，都不兴随礼吗？那感情

好啊，得省了多少分子钱啊！

“程老妖，你是不是傻？红包就是贺礼，贺礼就是红包！王爷的意思是说，等他成亲的时候，你要给王爷送一份大贺礼！”

程咬金跟这装傻充愣，但是有明白人啊，尉迟恭像是个大马猴一样跳了出来，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了程咬金的肩膀上。

“哎呦！尉迟老黑，你他娘地至于下这么重的手吗？老子的胳膊都脱臼了！”

坐在马背上的程咬金，差点被尉迟恭一巴掌给拍下马去，不由得扭过头去，恶狠狠地对着尉迟恭呵斥了起来。

李元霸瞅着心头直乐，道：“程大将军，就敬德方才那一下，怕是没有把你给拍伤了，而是硌疼了他的手吧？”

“哈哈，王爷所言极是！这老货身上的皮厚实地很，就算拿横刀来上一刀，怕是连刀刃都得给崩了！”

牛进达也策马奔了过来，毫不吝啬地发挥着自己的嘲讽技能。

“老牛，你也是皮痒痒了吧？”程咬金那个气啊，还真是虎落平阳被犬……被狼欺啊！

一群老兵痞们，嘻嘻哈哈地驭马而行，李元霸有一搭没一搭地跟这些老家伙们闲聊，却根本没有发现在距离他们不远处的一架马车里，有一双充满怨恨的眼眸死死地锁定在他的身上。

这家马车看起来比李元霸的那架丝毫不差，里面乘车的是一些皇子以及公主们。

而这双眼眸的主人，却正是李元霸的亲侄子，也是李世民的四儿子李泰。

连续两次求亲受阻，这个表面仁义道德，可实际上却是男盗女娼的四皇子李泰，早就已经是恨得怒火中烧，现在看到李元霸那如沐春风的样子，他很不甘心啊！

可是即便再不甘心又如何？他不明白，之前很喜欢他的父皇，半月之前为何突然对他来了个冷处理。

不仅不让他去立政殿中见他母后，更是很莫名其妙地禁了他十天的足，

不叫他出自己的宫殿。

这不是摆明了要将他打入冷宫吗？

所以他不敢动李元霸这个名义上的四叔，他把所有的怨恨都深埋在了心里，等待有朝一日可以报一箭之仇！

.....

足足折腾了有三天的时间，一众文臣武官们才算是回返各自的家中。

在两仪殿中小憩片刻之后，略微有些疲惫的李世民似乎是想起什么，道：“三水，眼下长安城中可有何事发生？”

刘三水皱眉想了想，的道：“回陛下的话，近来长安城中并无大事，只是听宫中的禁卫们说，长安城中多了许多走江湖的人。”

第二百零九章良机

李世民拿起桌案上的一份奏章，随意翻看了两下，说道：“跑江湖的人？有意思，这新鲜词肯定又是从元霸那里听来的吧？。△↗”

刘三水恭谦得笑了一下，说道：“陛下圣明！武王殿下说《汉书·王莽传下》中曾有言：‘太傅牺叔，士孙喜，清洁江湖之盗贼。’这跑江湖的人，无非就是些有些手艺，却四处流浪，居无定所的人！”

“他倒是会打比方！”李世民轻笑了起来，“他的亲室准备得如何了？从玉皇顶下来之后，朕倒是没有时间去问问他！”

郑和道：“陛下，奴婢特意打听过了，该准备的东西已经准备齐全，就等礼部的人进行演礼了。”

李世民抚案，微微颌首道：“你去一趟礼部，告诉他们，那些繁琐的东西就不要用了，元霸最烦那些东西。还有，尽管繁琐的礼节不要了，可是还不能让亲事变得简陋，具体的度，让他们自己去把握！”

“诺！”

刘三水恭敬得应了一声，转身就要离去。

这个时候，李世民突然想起了什么，叫住了刘三水，道：“对了，过两日便是元霸成婚的正日子了，皇后那边有意去凑个热闹，可是这宫中琐事甚多，却是需要找个解决的办法！你去找告诉杨妃还有阴妃他们，一起去立政殿中等朕！”

“诺！”刘三水再次俯身行了一礼，道：“陛下，还有何时吩咐奴婢吗？”

李世民想了想，摇头挥手道：“没了，你退下罢。”

刘三水小心翼翼地退出去，可是脸上的神色却并不轻松，长孙皇后出宫这倒也还罢了，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所谓的江湖人。

整个长安城中，跑江湖的没有一万也有八千，可是自办二十日前，这个人数确实直接暴涨了一倍。这些人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涌出来的，来长安城中又有什么目的？

刘三水这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了，没人李世民都没说什么吗？

这些事情，终究是有人去头疼的，他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分也就是了！

.....

大唐东市，皇城根脚下的一座建造得极其气派的府邸中。

这里是前朝遗留下来的，据说是一位国公的房子。只是那位倒霉的国公不受杨广的待见，在大唐起兵伐隋之前，就已经被杨广赐下了三尺白翎，自缢而亡。

而当时这座气派的国公府，却被人出资买了下来，没人知道是谁买的。

原本大唐入长安城之后，这座府邸是要被收回的，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又一次侥幸留存了下来。

此刻。在这座气派的府邸中，经过好一番乔装打扮的吐蕃大伦禄东赞来了，他一脸的阴沉，脸上再也看不到任何的平日的沉稳。

这时。在他的对面走来一个身穿家仆服饰的人，他拦住了家仆，道：“你家主人呢？”

只见其想禄东赞行了一礼，道：“大人。我家主人刚刚从外面回来，现正正于厅堂中休息，大人要去吗？”

家仆明显认识禄东赞。而且看他的样子，似乎还是很熟悉的样子。

禄东赞点点头道：“头前引路！”

家仆应了一声，引领着禄东赞跨步来到了位于府邸东部的一间厢房中。

刚刚走进厢房，顿时一股冲天的热气扑面而来，将原本已经快被冻僵了的禄东赞，吹得连打了好几个寒战。

跨过厢房的前厅，走到了后面，只见几个衣着暴露的漂亮侍女，一个手中拿着羽扇，一个手中拖着香炉，还有两个正在给床上的人敲打肩膀和大腿，到时把人的慵懒、奢靡，表现得淋漓尽致。

看到那床榻上，正舒服得享受着侍女抚慰的人，禄东赞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他说道：“崔家主还真是好雅兴啊！这都快要火烧屁股了，竟然还有闲心享受，禄东赞确实不如您啊！”

是个人就能听出禄东赞语气中的无限嘲讽之意。

可是躺在床上，还在哼哼唧唧的崔颢，好像根本没听出这等讽刺的语

气，他有气无力地说道：“哦！是大伦大人啊，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吗？”

“没事老子会来你这银窟？”禄东赞在心中腹诽了两句，嘴上却是说道：“有事！”

“咔嚓……”

崔颢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筋骨，浑身上下顿时传来一阵令人牙酸的骨骼挤压的脆响，他打起精神，朝过身子对身边此后的侍女们使了个眼色，众人顿时纷纷告退。

崔颢走到床边，喝了一口热茶，说道：“准备地怎么样了？”

禄东赞走到近前，道：“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安插在你们大唐的细作们，目前已经全都到了长安城。你的人呢？不会打着坐山观虎斗的算盘吧？”

崔颢笑了起来，道：“我崔颢说话算话，怎么可能做出这等事情来？”

见禄东赞露出了明显的不信任神色，崔颢继续说道：

“你放心，我的人也全都进到了长安城，而且只要李世民死了，河北道便会在我们贝州清河崔氏的领导下揭竿而起，自成一国！到时候，你们吐蕃只需要再加把火，联合吐谷浑、薛延陀，到时候大唐必将自顾不暇！”

禄东赞冷冷地一笑，说道：“哼，你说得倒是轻巧！在你们大唐的边关之地驻扎了足足八万大军，那可是八万人啊！”

崔颢似笑非笑得看了禄东赞一眼，道：“大伦，之前我就说过，正所谓明人面前不说暗话，大伦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得遮掩呢？边关有八万大军，你是在说笑吗？能有五万就不错了，至于剩下的三万究竟在做什么，你应该比我们还要清楚吧？”

说到这里，崔颢语调一转，道：“不要把所有的人都当做傻子！我崔氏虽说并不是什么传承数百年的大族，但是祖上也曾经出过圣人！边关八万大军，五万常驻大营，每日操演，剩余三万大军分别驻扎在陇右道各郡县，不过区区五万人，你竟然告诉我不敌？你是在说笑吗？”

话说到这份上，已经不用再往下啰嗦了。

禄东赞脸上出现了尴尬的神色，他说道：“这个我们并不清楚，还有待调查！”

听出了禄东赞话语中明显得敷衍，崔颢耸耸肩道：“说这些并不是我想证

明什么，而是要告诉你，至少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的事情我崔颢还是做不出来的。”

这次禄东赞并没有说话，而是选择了沉默。

良久之后，他方才说道：“崔家主，此事必须行事缜密，否则的话，一旦为大唐朝廷所侦知……不仅你我大祸将至，怕是还能否或者走出长安城都是个问题！”

崔颢的眼眸微合了下去，他看了禄东赞一眼，冷冷得说道：“没有否则！而今是那李世民自己找死，如此天赐良机摆在眼前，既是我的机会，也是让你们吐蕃取得战机的唯一机会。”

……

从玉皇顶归来之后，李元霸就一直很闲在。

只要是出门，就铁定会被人跟上来，这些人是李世民安排下来的‘影卫’的内卫，其目的自然是怕李元霸又忙前忙后得，以至于忘了准备亲事所需要的东西。

因为这货对于李世民引蛇出洞，搂草打兔子的计划实在是太上心了，有的时候为了准备一样东西，甚至都可以成宿地不睡觉，这让得知这则消息之后的李世民大为感叹，说这小子天生就是闲不住的主儿。

没办法了，只能安排人看着他，到点就把他往王府里面押。

当然了，以李元霸的身份地位，也确实没人敢真个去押他，至少能够起个催促的作用。

时间过得很快，等到了元月三十，李世民把李元霸叫到了皇宫中，道：

“元霸，六礼朕已经叫礼部差人给武士彠府上送了过去，早些时候还有聘礼需要送过去，不过这些事情自有人给你去办理！！对了，父皇那里需要你自己去请，朕就不和你瞎掺和了！”

李元霸点点头，道：“好的，皇兄！不过父皇那里应该很好说话，回头我把他接到王府上，还需要你的同意！”

“嗯！这么多年了，当年的恨也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此后父皇若是想出大安宫，出便是了，朕不再限制他的自由！”

说到这里，李元霸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落寞的神色，他继续说道：“朕知道

父皇不可能原谅朕，不过朕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皇兄不必如此！”李元霸道：“当年的事情谁都不愿发生，可是皇宫这个大铁笼子，总归是要关进去一个人的！既然大哥他们逃脱不了这个命运，也只能说是他们命不好！怨不得别人！”

李世民闻言，微微一怔，苦笑道：“也只有你这个臭小子说皇宫是个大铁笼！其他的人，巴不得往这个大铁笼子里面钻哩！”

“哈哈！”李元霸哈哈大笑了起来，道：“所以臣弟才笑话那些人傻，这个铁笼子里有什么好的？纵有世间最至高无上的权利，却没有身体上的自由，没有思想上的自由……相比于此，臣弟这王爷做得却是逍遥得多！”

第二百一十章大婚之日

（：山山今天很不幸，被大货车撞了一下，膝盖、肩胛骨受伤，眼镜破裂.....明天还会处理一些后续的事情，所以更新也会很晚，还请朋友们见谅！）

.....

正月三十晚上，长孙皇后就领着皇子们齐齐赶到了武王府。

作为皇帝最亲的兄弟，也是被她从小看着长大的小叔子，长孙皇后还是很上心的！毕竟在她的眼里，自己的夫君李世民，也就只有这么一个他亲口承认的兄弟而已。

布置一新的武王府中，长孙皇后神态端庄得坐于中院厅堂之中。

在他的身侧，李承乾、李恪.....等七八个小家伙们，很是恭敬得站立在一侧，没谁敢坐下的。

李元霸从厅堂之外走来，看到长孙皇后的时候，却是眸光一亮，道：“二嫂，多日不见，你这身体可是恢复得不错啊！”

此刻的长孙皇后早已不是李元霸初来大唐时的病秧子模样，不仅面色红润，面容年轻漂亮了许多，就连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听到李元霸的话，长孙皇后温婉得笑了起来，道：“还不是多亏了你与孙神医！如果没有你的及时救治，没有孙神医的妙手回春，恐怕你二嫂这条命早就已经丢了！”

李元霸连忙摆手道：“别！二嫂你可千万别说什么死啊，活得，这要是让皇兄知道了，还不得活劈了我啊！”

长孙皇后被李元霸的夸张动作逗笑了，没好气地说道：“眼看就要成亲的人了，还跟个小孩子一样，你二哥若是看到你这个样子，肯定又少不了一顿数落！”

李元霸嘿嘿一笑。道：“他说他的，我可以全当做没听到！”

得！当着人家媳妇的面儿编排人家，而且那位还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老子。也就只有李元霸能够干出这事来。

一群小家伙们在一旁强忍着笑，紧紧抿着嘴巴。憋着不让自己笑出声

来。

“好了，不要胡闹了！”长孙皇后瞪了忍得很难受的李承乾等人一眼，说道：“怎么样？明日就是正日子了，紧张不紧张？”

“这有什么好紧张地！不过是从外面的院子挪到了这里的院子，换个住处而已！”李元霸无所谓得耸耸肩，说道。

其实这货说的话亏心啊，他这小心脏早就‘噗通、噗通’地跳个不停了！

可别忘了，这家伙前世的时候就是一标准地文科男。而且还是死宅的那种，虚活二十多岁小三十的样子，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一直都在打光棍。一直到来大唐之前，都不知道扼杀了几十亿条的生命了。

“不紧张？”长孙皇后似笑非笑得看了李元霸一眼，并没有多说什么。

不过她那明眸中的笑意，却是无论如何都掩饰不住的。

.....

二月初一，良辰吉日。

李元霸这家伙紧张得一宿都没睡觉，凌晨三更的时候，好不容易有点困意了。却直接被赵菁菁还有霞儿他们俩给拉了起来。

然后两个小丫头，再加上长孙皇后还有她的侍女们，一帮子莺莺燕燕得围着李元霸。妆粉、胭脂、口红之类的大唐版化妆品，那家伙，真是可劲往李元霸的脸上撩啊！

这一轮乱搞，整得李元霸市闹心得很，最后更是差点崩溃了。

没办法，谁叫李元霸最后照镜子的时候，发现里面出现一个不男不女的妆容呢？

等到脸上的妆容完成之后，又有皇宫中尚衣局的女官上前，为李元霸套上精心制作的喜服。头冠，以及喜靴。

等到这一切全都忙活下来的时候。已经是五更天了。

天才刚刚露出了一点鱼肚白，可就是这样。一支数目庞大的迎亲的队伍还是从武王府中启了程。

王府这边自然是上千人，除了李元霸这个新郎，还有一些亲朋故旧之

外，最重要的那一流身穿大红色喜服，模样俊俏无比的李承乾、李恪、李愔、李浑、李贞以及小李治了。

这些小家伙们自不必说，全都是李世民的儿子，李元霸的亲侄子，一水的亲王！

有这么多的亲王帮助李元霸来接亲，这可是千百年来的一独一份啊！

昨日的时候，武顺母女四人，就被李元霸送回了应国公府，再怎么说什么也是应国公府上的人，这武士彧也是武顺的亲爹，亲闺女要结婚了，亲爹总还是要出席一下的！

原本从武王府中到达应国公府上也用不了多长的世间。

可是为了彰显皇家威严，李世民愣是要求礼部演礼的人，从东市开始，除了皇宫之外，游遍整个长安城。

这样一圈下来，走走停停地，等他们到达目的地应国公府的时候，又是半个时辰过去了。

来到应国公府之后，李元霸就彻底蒙了，他就像是像是一个木偶一样，被人摆布着，礼部的官员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反正做这些动作又不少块肉，只是太过繁琐了一些。

开始的时候，李元霸明显还带着一些兴趣，毕竟他所知的大唐成亲的程序都是从残缺的文献上得知的，这期间还是有些漏洞的。

可是随着一个时辰过去了，还没有完成，成亲的仪式的时候，李元霸终于有些不耐烦了，太特么地坑了啊，怎么结个婚就这么累啊？

等一切程序都要走完了，新娘子就要出府的时候，李元霸又被他那些倒霉侄子们给阴了一把。

只见李愔和李恪等人相互对视了一眼，就在李元霸走进武顺的闺房，牵着大红花要把人给领出来的时候，李愔突然大声高呼：“新娘子出阁喽，该放喜钱啦！”

“呃……”

李元霸的身形顿时停在了门口，他恶狠狠地看了站在门口两边，正嘿嘿直乐地李承乾等人一眼，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那李愔又继续叫道：

“封门啦，封门啦！没有喜钱，不能出门，不能上花轿！”

那边李贞这个小胖子也跳得很欢乐，他鼓动着胖胖的身子，跟着起哄：“对，四皇叔不给放喜钱，我们哥几个是绝对不会让你出门的！”

我擦！这帮臭小子们胆儿肥了！

李元霸鼓着腮帮子，气得差点骂娘！

这个时候，一名同样身穿大红色喜服，长得粉雕玉琢的小丫头，匆匆自武顺闺房旁边的小屋子中跑了出来，手中还捏着一把金叶子。

她先是有些羞涩得看了众人一眼，旋即白皙的小手骤然往天空上一抛，充满稚气的声音在天穹之下回响：

“喜钱喜钱，喜钱似金叶，金叶落地，娘子出阁！”

...

第二百一十一章准备动手了

.....

“捡金叶子了！”

李治这小家伙哪里有后世帝王的威严，整个简直就是一小疯子。↑

他就像是一只小老鼠一样，‘嗖’得一下钻了出来，还没等李恪等人反应过来呢，两只嫩嫩的小手已经抓满了战利品。

“稚奴，平时兄长们是如何教你的？你这个臭小子懂不懂礼让了？”

李愔还有李贞，这两个当哥哥的完全没有兄长的气度，笔直得冲上前去，一人一个开始抢李治手上的金叶子，到后来李承乾还有李恪他们几个也加入了战圈，整个战斗场面那是异常地惨烈。

李元霸瞅着这群胆子肥的侄子们，瞄了一眼周围的情况，趁他们不注意，一把抄起武顺，抱着她像是兔子一样窜了出去，三两步就出了应国公后院。

等这群小家伙们衣衫不整，甚至是浑身尘土飞扬地站起身来的时候，这才发现，自己的四皇叔和婶娘早就已经不翼而飞了。

这让几个小家伙是面面相觑。

“都是你，瞎抢什么？”李愔狠狠地瞪了自己的亲三哥一眼，说道。

李恪翻了个白眼，道：“嘿，你小子还有理了？说好的公平分配呢？说好的礼让呢？说好的.....”

“你俩快拉倒吧！你们还好意思说，身为哥哥竟然去抢弟弟的东西，也真好意思了！”李贞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你闭嘴！”

李恪和李愔瞪了李贞一眼，表示哥哥很强势。

“好了，都不要吵了！还是快追吧，要不然等父皇和母后到了四皇叔的府上，看不到我们，肯定又会训斥我们的！”

李承乾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很有气势地呵斥了一声。带头向着应国公府

外行去。

只是看他的双手，却是闪闪得耀眼夺目，看来这家伙才是最狡猾的那一个。

“哼哼……就他抢得金叶子多……”

小李治眼泪汪汪地，生生被自己的哥哥们给欺负了。

……

“咯咯……”

去往武王府的大红花轿里，武顺已经笑弯了腰。

陪嫁的小丫头莹香，听到自家小姐那红盖头下面清脆如百灵鸟一般地笑声，不由得有些奇怪，她好奇地问道：“小姐，您为何发笑？”

武顺停下了笑意，道：“没什么。就是感觉几位小王爷很有意思！”

莹香很惊诧，除了李元霸她可是从来没见过其他的王爷，听到自家小姐的话后，不由得问道：“小王爷？什么小王爷呀？”

“方才相互打闹的那几个少年、孩童啊！”武顺很理所当然得说道：“他们全都是当今圣人的孩子，不是王爷是什么？”

“啊？”

莹香惊讶得张开了樱桃小口，道：“他们竟然全都是王爷啊……”

就在两个丫头闲聊的时候，迎亲的队伍已经再次围着长安城饶了一圈，重新回到了武王府。

王府大门口早就已经是人满为患了，除了远远地围观得各家仆人。便是作为这次的本家人，几位郡王爷，例如李孝恭、李道宗，他们全都穿着一身喜服。站在门口迎来送往。

见到武顺的花轿顺利归来，李孝恭立即扯着粗豪地嗓门嘶吼了起来：“新娘子入阁了！！”

声音划破了渐渐泛白地苍穹，在喧嚣的武王府中格外地响亮。

李元霸从小白那神骏的马背上跳了下来，走到花轿前轻轻踹了一下轿

门。

这规矩并不是现在就有的。而是李元霸在前世的时候，看到电视剧里面那些新郎踢轿门很有意思，来了个现学现卖。

其实这踢轿门也有说道。新郎至轿前，下马威似的朝轿门轻踢一脚，轿内新娘马上应战，还踢轿门一脚，这是在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向观众们宣称：日后男不惧内，女不示弱。

“邦邦！”

沉闷得回应声音响起，武顺这才在小丫头莹香的搀扶下，走下了花轿。

这时的新婚夫人脚还不能沾地，这就是所谓的还不是一家人，必须拜过天地之后，方才算是老李家的人。

自王府的大门口便铺上了一片大红色的地毯，地毯红艳艳，一直通到了王府中院的大殿门口，待跨过殿门前的火盆、门槛后，李元霸和武顺才总算是进到了大殿之中。

此刻的大殿之上，武顺的亲娘杨氏早就已经坐定了主位。

本来吧，杨氏是不愿坐在主位之上的，毕竟周遭的人，一个个身份地位都比她高。

可是所谓天地君亲师，这杨氏代表的是女方娘家人，而且身为一品诰命夫人，坐在主位，也能够说得过去。

除此之外，在大殿四周也尽是前来道贺的贵客，这些贵客说起来也不是外人，都是朝中的文武肱骨之臣，皇室宗亲也全都是嫡脉。

好在这座大殿经过重新的修葺之后，足以容纳两百余人，否则的话，还真是不够站的。

.....

眼下还不能举行最后的仪式，因为最重要的人物还没有来。

好在这时，最后三位也在这个时候赶到了，只听一个尖细的嗓子从大殿之外传来：“圣人至！”

这个声音传出，大殿中的一众人顿时炸开了锅，于是大开中门，无数人伸长了脖子往外看。

辕门之外，上千的黑甲禁卫，连同随行的太监、侍女……足有一千两百多人，浩浩荡荡而来。

明黄色的辇架直接进了武王府邸，停到了中门之外，李世民、长孙皇后以及太上皇李渊，齐齐自辇架之上走了下来，一众文臣武将、皇亲国戚们齐齐向三人行礼。

“见过陛下、皇后娘娘、太上皇！”

李世民脸上露出了开怀的笑容，他先是巡视了一圈众人，随后大手虚抬，道：“都免礼吧！”

众人齐齐起身，一个个静立在一侧，没有了先前的喧嚣和嘈杂。

李渊就没有那么多顾及了，反正他现在又不管事，他自顾自地穿过了人群，踏着红毯走进了中院大殿中。

大殿中静候的李元霸见状，赶忙迎上前去，先是对李渊躬身行了一礼，随后将其让到了杨氏身侧的另外一方主位坐了下来。

杨氏很紧张啊，毕竟这位可是太上皇，曾经的圣人！

不过好在李渊也没什么架子，反倒和杨氏聊起天来。

之后李世民和长孙皇后也走了进来，刘三水直接开始宣布亲事开始。

举行了一套十分复杂的仪式后，在殿中众人的祝福声中，李元霸和武顺随着刘三水的高喊，先是跪拜了天地；然后是堂上的李渊、杨氏以及李世民夫妇。

最后在‘夫妻交拜’的叫声中，终于完成了大唐朝成亲的法定程序，从此刻起，两人的命运总算是绑在了一起。

在这套繁复的拜天地进行的同时，大殿之外的中院，早就已经准备好了神机府中最新研制出来的烟花，随着烟花升空，婚宴也达到了最高处。

武顺这个新婚小媳妇，在李元霸的带领下向众位长辈行礼，在小酌了几杯水酒之后，才被送入了洞房。

武顺倒是可以进洞房休息了，可是李元霸却还得留在外面，给前来道贺的一众宾朋们敬酒，好在李元霸并没有把他府中自己酿的蒸馏酒给拿出来，否则的话，他可真喝不了几杯。

.....

在皇城根下的气派府宅中，仍旧沉浸在温柔乡中的崔颢，还在做着羞羞的事情，这边禄东赞已经给他敲破了大门。

听到沉闷地敲门声，门房匆匆瞄了一眼，就将其给迎了进去。

就像是火烧屁股一样焦急得禄东赞，懒得去和这帮下人们废话，直接闯进了崔颢的寝室中。

“嘭！”

一脚踹开大门，禄东赞气势汹汹的冲了进去。

还在创造生命的崔颢，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被踹门的声音一吓，可耻地萎了。

他恼怒得抬起了脑袋，刚好看到禄东赞那一副想吃人的面孔。

“大伦，你这是何意？”崔颢怒斥道。

“何意？”禄东赞冷哼了一声，道：“眼下那李元霸大婚已经临近了尾声，如果不借着这个机会，在李世民回去的路上动手的话，一切就都晚了！”

崔颢怔了一下，很不要脸地整理好衣服，站起身来说道：“大伦何必急切！虽说我人在府中，可是皇帝的一言一行，已经尽在我的掌控！”

“嗯？崔家主，你是在开玩笑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地，你能知道唐皇的动向？”

禄东赞感觉面前这个家伙很自大，他开始后悔，当初为什么要和这么一个刚愎自用的家伙合作呢？

崔颢从床榻上站起身来，走到桌边，端起茶盏喝了一口茶水，道：

“你们吐蕃有你们的细作组织，我自然有我的渠道！此番李世民夫妻俩连同李渊三人出宫，随行的乃是皇城中的禁卫，总计一千人，再加上前往武王府中贺喜的一众朝臣，只要打下了武王府，整个大唐就会陷入混乱。”

“一千黑甲禁卫！”禄东赞皱了皱眉头，道：“看来你倒是打探得很清楚！”

“我说过，你有你的细作，我有我的渠道！今日，只要从李世民开始，一个个地将这些家伙们斩杀殆尽，整个大唐必将土崩瓦解，到时候大唐重归乱世，你们吐蕃的机会也便来了！”

崔颢的话中，满满地都是自信。

第二百一十二章原来不止一家

“你的意思是说，在武王府动手？你疯了！”禄东赞算是听出来点什么，感情这家伙竟然打着这个算盘。◇↓

尼玛，这家伙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竟然直接去攻打人家的王府，这不是找死呢吗？

“哼，不然你以为我为何会将我崔家秘，密豢养的数千名兵丁死士，全部化妆潜入长安城中吗？”崔颢冷哼了一丝哼，道：“不成功便成仁，这一次是拼死了放手一搏！”

“疯子，你真是一个疯子！”禄东赞看相崔颢的眼神中，充满了不可思议。

“疯子？哼，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根本就没有退路！”崔颢恶狠狠地说道：

“自武王府至皇城之间，仅有半炷香的路程，而且其间不仅有皇宫中的黑甲禁卫护卫，更有有轮值的左右武卫，左右骁骑卫护送！你也不想想，在这条路上动手，那不是自寻死路吗？”

“不是只有禁卫吗？”

禄东赞表示很震惊，尽管长安城中的吐蕃细作被连根拔起了，可是他在这城中晃悠了这么长的时间，多少也知道点这城中的护卫力量。

什么左右骁骑卫，他们不都是在长安城外的大营中吗？

“哼，禁卫？”崔颢嗤笑了一声，道：“大伦，你理解中的长安城还是数年前的长安城，现在的大唐长安城可比当年要神秘了很多啊！一个不深，就可能跌落近万丈深渊，爬都爬不出来！”

禄东赞这次并没有反驳，而是说道：“那依你看，应该如何？”

崔颢眯着眼睛说道：“皇宫是攻不破的，那条路也不能去动它！所以只能选择去打武王府！只要拿下了王府，包括李世民、李渊，以及一众皇子在内。几乎朝廷所有的文武大臣全都控制在我等的手中。到时候，驻守京畿的禁卫、左右武卫、左右骁骑卫才能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也唯有如此，我等方能安全离开长安城！”

禄东赞的脸色变幻不定，良久之后方才喘了一口粗气，道：“好吧！反正

这里是你们大唐，我就算死了，依旧影响不了赞普的计划！就按你说的办！”

崔颢闻言冷冷得一笑，道：“成败在此一举，既然你也同意。那便速去安排吧！”

.....

整个长安城都因为李元霸与武顺成婚的事情而变得喧闹了起来，也有不少的平民百姓过去凑凑热闹，虽说不至于让长安城万人空巷吧，可以称得上是十室六空。

而且但凡有点资格列席的人，在长安城甚至整个大唐那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靠着长安城北门通化门的地方，一座座大宅在成荫的树中若隐若现，这儿虽然略显偏僻，可也算是多勋贵之家，他们一座连着一座。因为靠近皇宫，是以也算得上是车来车往。

此时，一架马车稳稳地停靠在了一栋略显气派的府宅前，从马车上走下来的人。是一个身穿月白色长跑的青年人，在他的身上还披着一件名贵的皮裘，一看就是非富即贵之人。

驾车的车夫麻溜得跑到那府宅前，‘咚咚咚’地敲起了大门。

很快门里面就传来了回应：

“来者何人？”

“我家主人姓郑。是你家主人请来的朋友！”

车夫扭头看了身侧的青年人一眼，回道。

大门的另一边，顿时里没了声息。过了约有盏茶的时间，大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看起来约有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从大门中露出的缝里探了头去，看了门外站着的两人一眼，道：

“两位，请问哪位是郑纤华郑郎君？”

那名穿着颇为考究的青年人微微颌首，并没有说话。

门房这下放心了，他直接将房门打开，对那名叫郑纤华的青年人躬身行了一礼，道：“小的怠慢了郑郎君，还请郑郎君莫要见怪！

郑纤华根本就懒得搭理门房，因为他明白身份的差距在那摆着，故此也并没有在意，只是低声说道：“来了多少人了？”

“回郎君的话，除了李家的人，包括您在内，已经全部到齐了！”门房恭敬地回答。

郑纤华微微颌首，道：“头前引路！”

门房点点头，带着郑纤华进入了内宅，里头早有不少的人落座，而坐在这群人中的，却还有李元霸的老相识，曾经与他比斗过君子六艺的范阳卢氏少族长，卢朝林、卢超航两兄弟。

当初经过那一番比斗，卢氏两兄弟回到族内之后，受尽了冷嘲热讽，几乎每一个卢家的人，都会把他们俩当成家族的耻辱。

这就给了他们埋下了仇恨的种子，特别是在知道与他们赌斗的，竟然是十九年前那个目不识丁的莽夫李元霸的时候，更是憋闷得差点让他们受了内伤。

见到郑纤华，卢朝林率先站起身来，道：“郑叔叔，您来了！”

看到卢朝林两兄弟，郑纤华也很惊讶，他说道：“你们卢家怎么就派你们两个小家伙来了？大人呢？”

卢朝林拉着郑纤华坐到了一张椅子上，同时他对郑纤华说道：“郑叔叔，是我自己要求家族，把我与弟弟送到长安城来参加这次行动中来的！”

郑纤华瞪圆了眼睛，道：“来之前，家族中可是向你等陈述好了这各中的最后决定？”

卢朝林耸耸肩，道：“说了，成功了我們两兄弟自然是家族的功臣，若是失败了，便是十死无生，甚至还有可能株连九族！”

“好，既然是你们卢家做出的决定，那叔叔我也不便再多说什么了！只盼着今天的行动可以成功！”

郑纤华很明显地看重卢氏兄弟，否则的话也不会像是后世中的医院一样，恨不能把一切都问个底掉。

“郑叔叔，你那边准备地怎么样了？具体来了多少人？”

重新收拾起心情，卢朝林开始询问。

只是他话音方落，大殿中所有在座的人都齐刷刷得扭过了脑袋，瞪向了郑纤华。

郑纤华丝毫没有在意众人的眸光，想了想，说道：“我们荥阳郑氏拿不出来那么多人，不过在兵器方面却是造出了不少，全都被秘密引进了长安城中！”

第二百一十三章纵火滋事

纯文字在线阅读本站域名 <foncolor = red> 手机同步阅读请访问

“那感情好啊！我们刘氏正愁找不到兵器呢！”说话的是一个看起来五大三粗的中年人，只见他站起身来，看着郑纤华继续说道：“郑兄，眼下时间紧迫，我等在此碰面不过是彼此熟悉一下各自的情况！既然郑兄这里武器足够，那可要支援我点啊！”

郑纤华看了那名中年人一眼，道：“刘兄，你们中山刘氏最善攻城之道，能没准备点攻城利器？还用得着我们郑氏来支持？”

“郑兄说的这是哪里话！今次乃是我五姓七家共同举事，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帮我等便是帮你自己！”刘姓中年人声音中带着一丝的暴躁。

“好了，都不要吵了！该做好准备的事，我等俱都已经准备妥当，就等最后一句动手而已，眼下还是静静等候崔家主的命令吧！”

就在郑纤华还想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坐在大厅主位上的一个看起来得五十多岁的干瘦老人说话了。

那老者话音落地，整个大厅立刻陷入了沉寂。

其实许多事，在座的一众人等全都心知肚明。

众人都不是傻子，这里头主事的人就是清河崔氏的崔颢，之前他们早就约定好了日子，今日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碰头，剩下的事情就是举事了。

众人面面相觑，他们都是对李氏皇族有着彻头彻尾的反感。

当初，太原王李渊起兵伐隋，最后夺取大兴城，入主长安。

这期间，五姓七望虽说并未阻拦，可是对于李氏皇族也并没有帮助多少。是以当大唐建立之后，虽说李渊碍于五姓七望的势力，不得不对他们许以重任。

可是随着进入贞观年后。李世民对待五姓七望的态度是死命地打压，再加上武王李元霸哪个死变态。对于五姓七望的态度比李世民还要狠辣，长此以往下去，怕是五姓七望将会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此时，尽管除了崔家的崔颢之外，其余六家的家主都未至，可是他们大

厅中的众人就是受到了各自家族的任命，全权代理此事，早就已经没有了选择！

可即便是如此。事到临头了，下定决心行谋逆弑君之事的他们，心中还是充满了忐忑。

是以，老者话音落地之后，大厅中立刻陷入沉默。

良久之后，还是那名老者率先站起身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还回得了头吗？”

老者的话一下子点醒了众人，是啊，都到了现在这时候了。人也已经到位，就算他们现在肯回头，也已经没有了退路。

郑纤华站起身来。说道：“干了！”

“我等亦是此意！”众人纷纷应道。

那老者很畅快地笑了，他那狭长的眸子中闪过一丝赤红色的光华，他说道：

“好，既如此，那我现在便公布崔家主的密令！明德门处，有我清河崔氏的死士兵丁，近三千人。其余者六家人马合共六千余人，自长安城各启夏门、安化门、春明门、通化门处入，待今夜闭门之前。便派各五百名各家守卫，杀死卫城兵士。潜入控制城门！”

顿了顿，老者双眸冰冷地扫视了大厅中的众人一眼。旋即阴森森地说道：

“现如今，城中原本布置在东、西两市的禁卫以及卫军们，全都布控在朱雀大街，眼下坊街本就空虚，若是我等此时连同吐蕃秘密潜入的卫队围攻武王府，到时候必然可以轻易攻进去！只要控制了李世民，就等于控制住了长安城，到时候挟持李世民离开长安城，之后再把他们给干掉，我等五姓七望自然可以揭竿而起，自立为国！”

郑纤华听到这里，皱起了眉头道：“崔老，方才你所言的各处城门，都还是外城！别忘了，从外城门朱雀大街到武王府的距离很短，只不过盏茶的时间就能够赶至……我等五姓七望的兵丁加在一起，不过七千余人，就算再加上吐蕃的卫队，也才一万两千之数！与禁卫、左右武卫、左右骁骑卫相比，人数上少了一半，一旦他们前往救驾，只怕我等未必能够成事。”

崔老微微一笑，道：“你之所言在理！不过，我崔氏可不仅仅来了三千余人，还有四千特意招揽的江湖人，到时候他们会在长安城内四处纵火、挑

事，一旦事起，你猜守在朱雀大街上的朝廷兵士们。会否坐视不理？”

“啪啪！”

刘姓中年人拍了拍手掌，扯着嗓门道：“妙啊！因为那李元霸成亲的原因，这几日正好未实行宵禁！只要火势、纷争起，朱雀大街上驻守的各卫府兵士们，肯定会前往平定，只需要争取半柱香的时间，必然成事！”

众人齐齐颌首，脸上全都充满了兴奋的神色。

.....

时间过得很快，此刻已经是亥时。

在忙忙碌碌中，李元霸也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杯酒了，反正现在他手中的酒已经被换成了白开水。

王府这边已经是进入了最后的时刻，前来祝贺的宾朋们，早就已经打发各自的仆人先行回府了，至于他们自己，依旧在王府中扎成堆拼酒。

可就在此刻，大门口突然传出惊呼声，正与自己的两个儿子喝酒的李渊，眉头陡然一皱，抬头想着中门处望去。

便见白福脚步如飞地奔行了过来，脸上的表情很是古怪。

“白福，你不在外面招呼着，近来作什么？”李元霸放下手中的酒杯，略带着一丝迷惑地问道。

白福先是小心翼翼地扫了扫周遭的环境，旋即说道：“陛下，王爷.....动了，那些家伙们动手了！”

李元霸的酒意瞬间烟消云散，他‘噌’地一下站起身来，道：“你确定？”

“元霸，坐下说！”李世民眉头皱起，轻轻拽了拽李元霸的衣角。

李元霸这才发现，他这一战起来可不要紧，几乎大厅中有半数的人将目光瞄了过来。

李元霸摆摆手，示意众人无事，这才坐下来，对白福说道：“白福，你说清楚！”

“是，王爷！”

白福恭敬地应了一声，道：“方才，奴婢接到谍报，就在半柱香之前，那些秘密潜伏在长安城各处的江湖人动了起来，他们百人一组，在城中四处流窜，不断地找寻过往路人寻衅，更有甚者，竟然跑到了其他的坊区纵火……”

“是啊？”李元霸摸了摸下巴，继续说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

白福道：“有！长安城外城各处城门传来谍报，每一座城门都有五百余不明人士携刀兵潜入……”

“有无伤亡？”李世民追问。

李元霸冷哼了一声，道：“昨日初更，我长安外城各处城门处。已经换上了我神武卫的兵士，平那些乌合之众想要动神武卫，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白福微微颌首，道：“王爷所言不错！那些秘密潜入的歹人，刚刚登上城门，就被神武卫的兵将们放倒了，其中神武卫无丝毫伤亡，更是杀死歹人一千三百余名，俘获歹人两千之数！”

“无一伤亡？”正在饮酒的李渊愣住了，他满脸呆滞地看着李世民，道：“老二，这神武卫是何时设置的卫府？”

李世民道：“父皇，这神武卫是元霸亲自训练出来的兵士！他们全都是骁勇善战之人，不仅武艺惊人，更兼深谙各项阵道、兵法，随便一个拿出来，那都是以一挡百地悍将！”

“竟有此事！”李渊惊叹地说道：“有机会，一定要见见他们！”

李元霸闻言微微一笑，道：“父皇，这有何难？我这府上便有两千武装到牙齿的神武卫兵士，相信今日，您一定会大开眼界地！”

正说到这里，另外一道身影急匆匆地冲了进来，定睛一看，却是正于左武卫大军中服役的程处亮。

一身戎装的程处亮，便是左武卫埋伏在朱雀大街的领军之人。

待其进到大厅中，看到位于大厅正前方的李世民的时候，却是眼睛一亮，龙行虎步地走了过去，俯身行李：“末将程处亮，见过陛下！”

“何事？”李世民眼皮微抬。

“启奏陛下，眼下长安城中烟尘四起，寻衅滋事者不知凡几！”程处亮沉声说道：“每当我们左武卫的兵士们赶到的时候，不是扑灭刚刚燃起的火焰，便是那寻衅滋事之人已经远离！现场留下了浓郁的火油味，末将绝得这事儿

只怕有古怪！”

“纵火滋事！”

李世民眼中精芒爆闪，他摸了摸下巴，道：“看来谍报没有错，他们是真忍不住了！只是没想到他们竟然全都出动了，好啊，好啊！”

“陛下！”

程处亮听到这里，哪里还不知道一切都在李世民的掌控之中。

“嗯？”李世民抬头看了程处亮一言，道：“处亮，你现在先回朱雀大街，再有寻衅之事自不必管，不过那纵火之事却需要查一下，看看究竟是哪走了火油！”

程处亮有些焦躁地开口道：“可是陛下……”

“不必多言！”李世民的表现很平静，他慢悠悠地说道：“你只需要做好你的本分，其他的事情，不必多想！”

...

第二百一十四章李氏兄弟的应对

“诺！”

程处亮没有办法，只能抱拳应了一声，匆匆向着中门之外走去。樂文小说|

此刻，白福突然说道：“陛下，要不要启动黑鸟？”

李世民皱眉想了想，道：“暂且不必，他们在长安城中四处挑起事端、纵火，不过是想要分离朱雀大街各卫府的力量，而后便是集中力量来攻打武王府。元霸，你觉得他们能够攻进来吗？”

李元霸哈哈一笑，道：“皇兄不必担心，任他们有万马千军，只要敢来我这武王府，也定叫他们有来无回！”

对于李元霸的话，李世民还是很信服的，他点点头道：“既如此，朕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你去通知黑鸟，一切依计行事……”

白福恭敬地回道：“奴婢遵旨。”

李世民脸色略显淡漠，继续说道：“另外，城中出了这种事情，不闻不问地总归是有些说不过去！这样吧，你去通知刘三水，让他叫长安城中所有七品以上的官员统统前来武王府，一者是相商此事，二者值武王大婚之际，朕要大宴群臣。”

正所谓伴君如伴虎，皇帝的心思，岂是当奴婢的能够猜出来的，白福的脸上出现了疑惑的神色，不过他还是恭敬地应了一声，出去寻找刘三水传达旨意了。

看到白福走出了中门，李渊有些奇怪地看着李世民，道：“老二，为何要将群臣全都聚集到王府中呢？”

李世民揉了揉自己的鼻梁，没有说话，只是对李元霸点了点头。

李元霸放下手中的筷子，道：“父皇，根据儿臣多日的查探，这次的事情乃是五姓七望勾结吐蕃人挑起来的。至于其目的嘛，很简单！无非就是想要借着这个机会。把连同您与皇兄在内的所有人给一锅端了！”

“啪！”

李渊直接拍案而起。怒发冲冠地说道：“此等逆贼，罪不容诛！”

静！

原本还是热闹非凡的宴会大厅中，瞬间陷入了死一般地沉寂，所有人都满脸惊愕地看着拍案而起，怒发冲冠的李渊，不清楚这究竟是又怎么了？

“锵锵……”

一对黑甲加身，腰胯横刀的皇城禁卫。几乎在下一瞬间就出现在了中门处，看他们那杀气腾腾的样子，便是连空气都多了几许肃杀。

“尔等都退下！”

看着门口这两百多位禁卫。李元霸皱了皱眉，遥遥对他们挥了下手。

领头的禁卫瞄了大厅中的场景一眼。对李元霸行了一礼，退出了大殿。

李元霸站起身来，对仍旧有些呆愣的众人说道：“诸位继续吧！太上皇方才只是酒醉之言，并无他意，诸位继续饮宴，今日不醉不归！”

“呼！我就说嘛，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呵斥呢？”

“我说你小点声。人家是父子。武王殿下说太上皇喝醉了没关系，你跟这嚼舌头根。不怕被砍了脑袋啊！”

“吃酒，吃酒！勿谈他事！”

李元霸话音放落，宴会厅中就再一次变得嘈杂了起来，只是这种嘈杂仅限于小范围内，毕竟刚才太上皇那怒发冲冠的形象，还在众人的脑海中晃荡，没谁敢去触这个霉头。

这边李元霸拉着自家老爹坐下来，道：“父皇，您又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呢？其实这对我们来说倒是好事！”

“好事？”李渊没好气地瞪了李元霸一眼，道：“都要谋逆造反了，这还是好事吗？”

“父皇您想想，自我大唐建国以来，那五姓七望就一直霸占着士子的培养之路，七望之地更是成了他们的私人领地！这些年来，皇兄对他们百般打压，他们早就已经怀恨在心，恨不得掀翻了我大唐朝！之前我大唐顾及内部稳定，也没有合适的理由，故此就没有动他们，可是……”

说到这里，李元霸顿了顿，道：“可是今时不同往日了！今日是他们自己

主动送上门来的，正好给了我们动手的借口，如果不好好表示一下的话，怎么对得起这个好机会呢？”

“你这臭小子，说地倒是轻松！”李渊摇了摇头，道：“你以为当年朕不想解决了五姓七望这个大麻烦？只是当时我大唐已经没有过多的精力去对付他们了。虽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养精蓄锐，大唐积攒了些许的兵力，可是这些兵力既要卫戍边关，又要维持各方治安，若想要动五姓七望，绝非易事啊！”

“那是在以前！”李元霸哈哈一笑，道：“现如今，我大唐有了那万名神武卫，以及神机府中研制出来的多重重型火器，别说对付区区五姓七望了，就连那些番邦小国，想要彻底灭了他们，也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罢了！”

“有这么神？”李渊可不相信这世界上有这么神的事情。

“神不神的，相信今日父皇就能够亲眼目睹了！”李元霸嘴角露出了笑容，竟然还卖起了关子。

.....

且不说李元霸的婚宴依旧是热闹非凡，这边刘三水已经分派人手去传旨了。

陛下传召所有七品以上的官员入武王府，七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在长安城那可是有一千余人，这么多人全部去武王府，难不成是叫他们去惨叫婚宴？

对于这则命令，那些不明所以的官员们，自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相比起着多数的官员，少数一些属于五姓七望之家的官员，却是有些风声鹤唳。

皇城根下的气派府宅中，当属于崔氏的几名二三品的官员将消息传到这里的时候，崔氏家崔颢以及吐蕃大伦禄东赞，确实有些惊疑不定了。

崔颢阴着一张脸，说道：“这李世民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莫非他已经洞悉了此事？不可能啊，据我所知，他还没有这种能力！或许，真的像你们所说，是因为城中起火的事情？算了，那李世民是个好名声的人，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会轻易动你们的，否则的话，必然会留下一个无故杀害朝廷大员的坏名声！”

说到这里，他抬头看着面前这十来个家族中官职最高的人，道：“尔等现在就去武王府，以免引起李世民的怀疑，记住，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惊慌！待今日事成，尔等便是我崔氏的功臣！”(未完待续。(。))

第二百一十五章若天子怒！

相比起崔颢的多疑，李世民的突然传召，也确实让很多人都感到措手不及。

靠近通化门的那一大片宅邸中，当聚集在一起的五姓七望的负责人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却是脸色骤变。

因为在这些人中，除了那名崔老没有在朝廷中任职之外，就连卢朝林、卢朝航兄弟俩都在朝廷挂了个正七品的闲职。

李世民的这一则命令，等于是让他们全部入武王府，到时候各家的兵丁没有了指挥之人，岂不是会乱了阵脚？

大厅正堂，这十来个密谋之人，一个个面面相觑，脸上的神色都不太好。

崔老坐于主位之上，他眯缝着眼睛，右手轻轻敲打着扶手，半晌之后方才说道：

“这个时候，李世民应该做的是紧闭内外城的城门，加派卫府兵士卫戍城郭，而后捉拿纵火的凶徒以及寻衅滋事的歹人才对！可是为何却一切照旧，而且还下旨召集群臣去武王府饮宴？”

众人哑然，没有人说话，不过从他们那略显慌乱的眸光中，不难看出他们心中的不安。

身为从三品少府监的郑纡华，现在是不能独善其身了，他说道：“崔老，您说这会不会是李世民在虚张声势？毕竟我们在座的诸位，可都是有官职在身的，一旦我们全都走了，到时候各家的兵丁可就都是群龙无首了？”

崔老沉默了下来，他揉了揉眉心，沉吟了良久，道：“老夫现在也在等家主的消息，一旦那边确定下来了，我们跟着服从便是了！”

“还等什么消息？要我说。直接干他娘地就是了！反正现在距离子时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我们的人也已经全部就位！早晚都得动手，何必再等下去呢？”

长得五大三粗。满脸凶悍之气的刘姓中年汉子，在崔老话音落地之后就站起身来。粗豪的大嗓门，差点连门都给吼破了。

“刘佳武，你给老夫闭嘴！”刘姓中年男子话音方落，崔老就大声呵斥了

起来，看他那满脸怒容的样子，还真是有些唬人，“老夫真就搞明白了，刘佳文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兄弟。不仅性格暴躁而且还冲动无比，这次的事情搞不好就会坏在你的身上！！”

“哼！崔世荣，我刘佳武敬你是我祖母亲弟，这才管你叫声崔老！你不要仗着这么点关系就得寸进尺了！”名叫刘佳武的中年男子冷哼了一声，说话那更是毫不客气。

“你……”崔世荣被刘佳武气得面色通红，颌下的胡须不断地抖动着。

“刘兄，崔老……现在可不是置气的时候，眼下我们还是好好商量商量，接下来怎么办吧！”

就在此时，一直坐在右面上首位置的清瘦中年说话了。

他叫李阳羽。乃是赵郡李氏这次派往长安城中主持起事的当家人。

与陇西李氏不同，赵郡李氏虽说也是出自李氏宗族的发源地陇西，可是赵郡李氏早就与陇西李氏断了往来。这么多年来，他们也一直在为了取代陇西李氏，成为李氏宗族的正统而努力着。

郑纤华也赶忙站起来做和事佬：“崔老，李兄说得对！眼下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我们如果还继续窝里斗的话，不仅今日的起事会泡汤，怕是你我也都难逃一死！”

“主人，主人……”

就在此刻，门房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在他的手中还捏着一只小竹筒。

“主人，家主飞鸽传书！”门房气喘吁吁地将手中的小竹筒交到了崔老的手中。

崔老急急忙忙的拆开只有小拇指大小的竹筒。从里面抽出了一小卷布帛，只见布帛上是一溜小字：“依计行事。勿打草惊蛇！”

“呼！”

呼出一口浊气，崔老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说道：“有消息了，家主说一切依计行事，李世民既然已经召集了所有七品以上的文武官员，想来我等之事尚没事发！这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诸位不要怕，该去的还得去！况且眼下时间上也差不多了，入王府说不定还能够里应外合呢！”

“崔老说得在理！我等现在便下去准备！”

崔老话音落地，卢氏兄弟第一个站起来表态。

其他人也是纷纷信服，至于刘佳武也没有办法了，只能随大流，匆匆下去准备了。

.....

接到旨意的一众文武百官，让长安城一下子变得热闹了起来。

他们一个个地不敢怠慢，着急忙慌地或是乘坐轿子，或是坐着马车，往武王府中赶去。

走进了临近东市的长乐坊中，巡逻的各府兵士明显增加了许多，简直就是里三层、外三层。就算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也不过如此了。

为了李世民的安全，他们也是蛮拼地，不仅目光如炬地盯着一个个前来武王府的官员，扶刀的左手更是紧紧绷着，相信只要有哪怕一丁点地风吹草动，这帮家伙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拔刀而出。

只是令众臣感到奇怪的是，这些各卫府的兵士们虽然巡逻地很严，很勤，但是人数方面却只不过三四百人，就这么点人，如果有人来攻，根本就不够看的。

是以，一众文武大臣们虽然觉得气氛很诡异，但是也不敢多说什么，笔直地入了王府，向着中院大厅中行去。

只是因为今日李世民打得名头，是商议今日城内火起以及寻衅滋事之人，另外一点则是大宴群臣。所以，今日的朝会，也不似每月的大朝会那样有这么多的规矩，致使整个中门之外显得乱哄哄地。

而在正举办宴会的中院大厅中，李渊、李世民、李元霸父子三人，以及所有的皇子们，已经从正殿转移到了偏殿。

门口还有几个身穿像是后世特警作战服一样服装的魁梧大汉，他们双手背在腰上，身体站得笔直，就如同一株青松一般。

当所有前来朝拜的人，全都满面惊奇地看着这些壮汉的时候，不远处却是传来了刘三水那尖细地嗓音：

“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睢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

这出自战国策的一个小故事，不过却是让所有前来朝拜的人，骇然不已。

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让刘三水念这些是什么意思？要杀谁？要斩谁？要诛谁？

不管这些人心中如何想，此刻高坐偏殿正中软榻上的李世民，眯缝着眼睛，不发一言。

“臣等拜见陛下，拜见太上皇，拜见诸位殿下！”

众臣不敢怠慢，齐齐躬身行礼。

李世民敲了敲软榻的边缘，过了良久，知道众臣心中开始发慌地时候才淡淡地说道：“免礼吧！”

“呼！”

一众文武百官心中呼出一口浊气，低垂着脑袋站起身子。

而那些五姓七望的族人们，心中却是‘咚咚咚’地跳动了起来，紧张地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这《唐雎不辱使命》的典故，在平常看来，不过是个小故事，可是放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却是让一众大臣们心中胆寒。

这小故事中的唐雎，是一个有胆有识的谋臣，文记叙了唐雎在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出使秦国，与秦王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终于折服秦王，保存国家，完成使命的经过。

通篇虽说都在讲述唐雎的机智、果敢，说他的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爱国精神。

可是谁又曾看到，秦王讲述的帝王之怒？

即便是你唐雎刺杀了秦王又如何？帝王崩，必将牵连唐雎的家人，不仅株连九族，更是会搞得天下大乱，到时候真的会是伏尸百万，血流成河！

不计后果地想要改天换地，最后倒霉的还不是他的家人？天下百姓？

圣人让刘三水在这里念这个做什么？

想要警告谁？

所有人的心里都开始发毛了，因为他们突然发现，当今圣人似乎是真地在做什么打算，或者说是要对哪个不臣之人动刀子了！

有人突然想到了隐太子李建成，浑身不禁汗毛乍起。

那时候李世民还不是天子，甚至连太子都不是，那时候的他只不过是秦王，此秦王可比《唐雎不辱使命》还要狠辣，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仅连他们的子嗣都尽数诛杀，就连府上的下人，以及下人们的九族没有放过。

那一段日子，是血色贞观！

现在这位不是秦王了，更不是太子，而是天子，高高在上的天子！

“诸卿，在府中可曾睡得安稳？”李世民似笑非笑地看着面前近千人，声音不大，但是却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国子监司业，是个身材臃肿的胖子，他的名字叫卢峰，乃是范阳卢氏的人，这个家伙本就胆小如鼠，再加上这次李世民特意的氛围施压，顿时让这个胖子胆子更小了。

卢峰联想到当年惨死的隐太子，顿时感觉脑袋后面像是被人重重地给砸了一棍子，脚下一软，‘噗通’一声，仰面栽倒在地，竟然晕了过去！

...

第二百一十六章子时已至

卢峰的突然晕倒，顿时吓了群臣一大跳，心说：“这是怎么回事？”

刘三水走过去探了探卢峰的鼻息，回到李世民身边道：“陛下，卢大人晕过去了！”

“看来卢爱卿并没有休息好啊！”李世民嘴角轻佻，道：“既如此，尔等把他带到角落里，让他好好地睡上一觉吧！”

“诺！”

门口站着的一众身穿后世特警作战服的汉子们，分出来两人，快步走了过去，凶悍无比地一人抓起卢峰一只脚，就

那么拉着他走向了偏殿的角落。

那凶悍地拖地方式，直看得众人心头一阵恶寒，他们突然感觉到后背像是被烧了一样，火辣辣地疼！

“诸卿，还有谁没有睡好的？尽可以去找卢卿！”李世民看着忠臣，笑得很灿烂。

尼玛！

找卢峰那个胖子？太恶心人了，就刚才那俩如狼似虎的壮汉，打死他们都不敢说半个不字啊！

“回陛下的话，臣等休息地很好，有劳陛下挂心了！”

一众文臣武将们齐齐向李世民躬身行礼，脸上的表情恭敬之极。

听到众臣的答复，李世民和李元霸全都笑了起来。

须臾之后，李世民却是脸上的笑容散尽，骤然变冷，寒声道：“一个时辰之前，长安城中烟火四起，寻衅滋事者不知凡

几，整个长安城都被搅得天翻地覆！尔等却告诉朕，尔等休息地很好，这是多大的讽刺啊！”

说休息不好，是我们的不是，说休息好了，又是我们的不是。你到底想要闹哪样啊？

许多人吓得脸色都变了。

而作为这一切罪魁祸首的五姓七望的族人们，却表现得有点无动于衷，不过那些心理素质不好的。只不过是六、七品的

官员们，就没有那么镇定了。

比如卢朝航。到底是年纪轻，阅历少，此刻他的身体就出现了轻微的颤抖，还好他站得比较远，否则的话，李世民怕是

早就开始点名了！

见一众朝臣被吓得噤若寒蝉，李世民眸中闪过一丝笑意，他继续说道：

“方才有左卫中郎将来报。说这城中四起的烟火乃是人为，朕现在还真是想不明白啊！这长安城何其庞大，为何一旦

出事便是满城皆起火？若是人为，这纵火滋事者何止百千？这些歹人是如何进来的？他们藏匿在何处？纵火所需的火油又是

何人供给的？”

李世民的话越说越重，到后面的时候更是能够掀翻了天去！

偏殿中，唯有与李世民同坐最上首软塌的李渊以及李元霸父子俩，还在没心没肺地喝着酒，不时发出‘滋滋’地声音。

其余人等连大气都不敢出，明显被李世民这一连串的问话给吓住了！

大殿沉寂了下来，李世民此刻亦是眯起了眼睛。干脆转过身子不去理下面的群臣，偶尔拈起一枚兰花豆丢进嘴里，也是

慢条斯理地咀嚼。

就这样半炷香的时间过去了。时间上还差大概盏茶就到了子时，似乎已经提前闻到了今夜的血煞之气，明月早就已经

隐入了云层，原本清空万里的黑夜，也变得浓云密布起来。

此刻，终于有兵士匆匆走了进来，抬眼望去，却正是程咬金的儿子程处亮。

程处亮那铠甲上带血，身上甚至还弥漫着一丝杀意。他入殿禀报道：“启奏陛下，城中纵火之事虽尚未查明。然纵火之

徒却是已经捉拿了半数归案！”

李世民颌首，道：“半数是多少？可供出主使之人？”

李世民的一句话。顿时让殿中所有五姓七望的高层，这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一个个紧张地无以复加！

程处亮道：“陛下，这半数足有一千余人，其中负隅顽抗者七百之数，已经伏诛。剩下的一千余人，已经被大理寺派人

将其全都投入了天牢，严刑拷打，不过至今尚未问出主使之人！”

这个时候李元霸插嘴了，他丢掉手中的鸡骨头，嗜血地说道：“如果本王没有猜错的话，这些家伙们都是一些跑江湖的

人！你去告诉大理寺卿，一者用最残酷的刑讯手段，逼他们招供！二者去查他们的户籍，严明若是不配合的话，夷灭九族！

程处亮拱了拱手，道：“末将领命。”

殿中一众大臣尽皆哗然，那郑纤华、刘佳武、李阳羽……更是吓得魂不附体！

他们自己招募的江湖人，自然清楚他们的脾性！

光靠金钱笼络的江湖人，最害怕的就是祸及家人，而且他们本就意志不坚定，如果严刑拷打的话，铁定会把他们给供出

来！到时候他们面临的的就是灭顶之灾了！

原以为李世民为了脸面，不可能如此大规模地屠杀百姓，毕竟一千七百余连同九族在内的话，少说了也得一万人！

屠杀一万多平民，那还不得被大唐百姓给骂死？

万万没想到，这个李元霸竟然帮助他的兄长揽下了这个大麻烦！

杀人？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如果那些江湖人把他们全都给供出来的话？那后果……

郑纤华不敢想了，他只期望时间过快点，只要子时一过，那便是他们的天下了！

.....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每一个呼吸似乎都很漫长，终于，更声响起：

“咚.....咚咚咚！”

一慢三快的更声，显得很怪异！

明明应该是四更时分才打，没想到子时就已经敲响了更声！

子时已到！

大殿之外，有人匆匆而来，来的乃是圣人的贴身宦官刘三水，刘三水尖细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

“陛下，祐川府折冲都尉崔士良突率中府兵士擅离驻地，无故包围大理寺，现已被祐川府校尉洪大力将其擒下，现崔

士良已经被洪将军押解来府，此刻正于中门之外听候召见！”

闻听此言，郑纤华等人攥紧了拳头，身体终于还是止不住地抖动了起来！

李世民豁然睁开眼睛，他眸光诡异地扫视了一圈殿中的众人，道：“将他带进来！”

“诺！”

刘三水应了一声，恭敬地退了下去。

不过两三个呼吸的时间，一个五大三粗，身上明光铠染血的青年壮汉，压着一个长得很是清秀，不过却满面苍白的中年

人大跨步而来。

...

第二百一十七章谋逆

“末将佑川府校尉洪大力，拜见陛下，拜见太上皇！”明光铠上染血的汉子，向李世民与李渊躬身行礼，同时右脚狠狠地踹在了那清秀中年儒士身上，道：“跪下！”

“啪！”

那清秀中年儒士，一看就是个没多少武力的家伙，哪里是洪大力的对手，一下子就被他给踹翻在地。

“你……”中年儒士恶狠狠地瞪了洪大力一眼，干脆就那么坐在了地上，不再说话。

李世民对洪大力摆摆手，道：“洪爱卿且免礼！”

“谢陛下！”洪大力直起了身子，指着坐在地上不说话的中年儒士道：

“启奏陛下，此人名叫崔士良，乃是佑川府折冲都尉！盏茶时间之前，此人突然命令末将以及几位同僚，将中府兵士尽数拉出，直奔大理寺而去！期间末将等曾问他为何无故擅离大营，他却说是接到了陛下的命令，言大理寺卿意图谋逆，令我等前往缉拿！末将与几位同僚未曾见到圣旨或者手令，感觉事情不对，便派手下前来武王府中打探虚实，却发现此人竟然是假传圣意！是以，末将等才将此拿下，押来王府请陛下发落！”

“很好！”李世民拍拍手，道：“三水，赐座！”

刘三水慢吞吞地从不远处端来一方高椅，放在了洪大力不远处。

一众朝臣的眼睛释放着各种羡慕嫉妒恨地光芒，毕竟一个小小的折冲府校尉，与大厅中众多的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们相比，根本就不够看得。

他们来了这么长时间了都没个座位，怎么这小小的校尉一来就赐座？

不管群臣的心中是怎么想的，洪大力根本就懒得去管。他老实不客气地坐了下来，丝毫不在意后面那一众都快变成斗鸡眼的众臣。

“你叫崔士良？”李世民低头看着中年儒士，声音冷淡。

崔士良看了李世民一眼。没有说话。

李世民不在意地耸了耸肩，道：“你不说话没关系！诸卿。这崔士良属于

哪一家，不用朕点名吧？是你们自己站出来说说是怎么回事，还是朕让人将你们给抓出来呢？”

博陵崔氏的族人，在朝中官职最高的人任太常卿职司，而他的名字叫做崔安。

此刻，崔安的心中很忐忑啊，这崔士良正是他的堂弟，眼下这一环节出了错误。一旦他这里再出些什么差错，怕是在这里的五姓七望的族人们，全都得玩完！

“好，既然你们不愿意出来，希望待会你们不要后悔！”李世民等了有十个呼吸的时间，见仍旧没人出来，便扭头看了李元霸一眼。

李元霸笑了笑，从软榻上站起身来，一边向崔士良走过去，一边拔出了腰间悬挂着的掌中剑。随意耍了两个刀花。

走到那崔士良身前，李元霸说道：“崔大人，原本今日是本王大婚之日不宜见血！可是这都是你们逼我的。就算我不想见血也是不行了！”

说道这里，他突然笑了起来，道：“本王曾听闻，有一个江湖组织，惩戒罪人的刑法中有一个叫做‘三刀六洞’的。意思是说，在两条大腿根部，以及一只手掌上插上三把刀，从一头进入，另一端出来。之后再伤口的周围涂上蜂蜜，撒上一些蝼蚁去撕咬……你说那种感觉怎么样？”

李元霸的话说地很轻。可是配上那一嘴的白牙，却是让人从心底产生出一种胆寒地心理来！

这种刑罚实在是太恶毒了。万蚁蚀心啊！

“你，你这个嗜血的凶徒……是条汉子的，就一刀杀了我，折磨一个将死之人，很有成就感吗？”

崔士良的脸色有些白了，在家族的时候，虽说他看过万般地刑法，可是这在伤口周围涂蜂蜜、撒蝼蚁的手段，他还真是闻所未闻。

“凶徒？”李元霸冷笑了一声，道：“你带兵围了大理寺，其目的是想要做什么，你以为你不说，本王就不知道吗？”

“你知道什么？”崔士良脸色变了。

“哼，无非就是想救出那些被抓的纵火歹人，挑事的江湖人！”李元霸嗤之以鼻，“你以为你们做的事情已经足够隐蔽了，可是……你真以为，在这大唐朝，能有事情瞒得过朝廷吗？”

“你……”崔士良脸色狂变，他想要张口说些什么。

“噌！”

一道闪亮的剑光带着撕裂空气的声音，闪电般插在了崔士良的大腿根部，一时间鲜血就像是喷泉一样，狂泻而出，殷红色的血液，在一瞬间就染红了洁白的大理石地面。

“啊！”

崔士良没想到李元霸说动手就动手，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个呼吸。

“你似乎忘了你我的身份，现在本王问，你答，若是敢有半句虚言，三刀六洞，真的会出现在你的身上！”

李元霸抽出滴血不浸地掌中剑，继续说道：“说说吧，你来自哪个氏族，为谁效力，今天的事情又是谁指使你做的？”

郑纤华等人紧张了，说实话，如果这等伤害放在他身上的话，恐怕他当时就得招了。

这无关乎背叛，只关乎生死！

“呼……嘶……”

崔士良狠狠地喘息着，感受着大腿根部传来地剧痛，突然狰狞地笑了起来：“哈哈！你想知道什么？想要知道老子为何会反叛？为何会……”

“噌！”

又是一剑，不偏不倚，又是大腿根部！

崔士良这次直接昏迷了过去！

李元霸抽出了掌中剑，冷漠地说道：“嘴硬？但愿下次你还会这样！”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苍白起来，特别是郑纤华、刘佳武等五姓七望的族人们，一个个脸上毫无血色。

大殿中的肃杀之气已经弥漫开来，五姓七望的人，从李元霸的只言片语中，意识到可能是东窗事发了！

郑纤华脸色铁青，原本在子时更声敲响时候的兴奋之情，已经彻底冷却下来。

此刻，他的身心不能镇定。

那些心理素质本就低的家伙们，身体更是如筛糠一样疯狂地抖动起来，身上的冷汗唰唰地往下掉。

大殿之中，简直是落针可闻！

在这种恐怖的氛围高压下，终于有人支撑不住了！

范阳卢家的主使人，也是最废物的家主第二顺位继承人卢朝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几乎是爬着来到了人群之前，他大声地哭嚎着，拼命叩头：

“陛下，微臣……犯官罪该万死，犯官不该听从清河崔氏家主崔颢挑拨，密谋刺杀圣驾！陛下，陛下，犯官要戴罪立功……出身荥阳郑氏的少府监郑纤华、给事中郑业……博陵崔氏太常卿崔安、大理正崔秉正……清河崔氏中书侍郎崔浦和……此三百六十三人勾结吐蕃大伦禄东赞，密谋刺王杀驾，夺取京畿要地……”

轰……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下大殿中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那些不知情的局外人，自然是满脸的惊骇之色，而那些主要参与者，却是一个个地脸色煞白，无意识地双眸中隐隐闪烁着惊惧的神色！

刺王杀驾，夺取京畿！

多少年了，自从当年的玄武门事变，血色贞观已过，已经多少年未曾听说过这个字眼了！

只是几个被他点名的人，无论是郑纤华还是刘佳武等人，脑子中都有一种莫名地念头，那就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就卢朝航这德性，还谋逆？

既然最后一层遮羞布已经被撕扯了下来，那就无需再遮遮掩掩了，只见郑纤华从众臣中走了出来，看着还跪在地上，不断磕头的卢朝航，脸带嘲讽地说道：

“好一个卢朝航，好一个范阳卢氏……这便是你们范阳卢氏挑选出来的，

主持此次起事的人吗？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

见到这群家伙终于有胆子站了出来，李世民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他霍然而起，虎躯直立：“说实话，如果你们不自己站出来，朕还真得不晓得，这一次竟然牵连了整个五姓七望！好，很好！”

“我也感觉很好呢！”郑纡华直直地盯着李世民，道：“反正这个皇位，也是你李世民逼父杀兄得到的，白做了这么多年的皇帝，你是不是也该退位让贤了？”

“退位让贤？贤是谁，你吗？”李世民冷笑道：“当年玄武门之事，终究是我李氏皇族内部的事情！与你等五姓七望何干？这么多年来，你们五姓七望把持朝政，干涉地方军、政职权，七望之地更是我大唐的国中之国！朕对你们一直不管不问，放之任之，已经是最大的仁慈了！没想到你们竟然狼子野心地想要某朝篡位，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哈哈，正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说那么多还有什么用？”刘佳武从郑纡华身后站了出来，道：“现在，我五姓七望的人已经控制了长安外城的所有城门！各家的兵丁以及吐蕃的兵将们，也齐齐向着武王府中赶来！李世民，识相的话，你现在就签下圣旨，将天下拱手送人，否则的话，大军来到……”

...

第二百一十八章你也想死？

（：山山好的差不多了，只剩下膝盖还有轻微拉伤，目前已经回家，再养两天就能够正常上班了！这几天感谢朋友们的关心！另外.....求收藏，其订阅，求打赏啊.....）

.....

“启奏陛下，长乐坊外突然有无数兵士蜂拥而至，坊外的兄弟们已经顶不住了，现在已经全都撤进入了王府.....”

就在刘佳武话音落地之后，一名身穿黑甲的禁卫就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向李世民躬身禀报。

李世民这便还没来得及说话，那刘佳武却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李世民，眼下王府之外有我五姓七望各家兵丁七千余众，吐蕃兵将八千余众，统共一万五千余众，以你们武王府中不过区区四千护卫之数，岂可挡得住我一万五千余儿郎？”

郑纤华脸上也露出了畅快地笑容，他说道：“李世民、李渊，如果我是你们的话，肯定会选择俯首投降！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至少这样还能留下一条命来！”

李世民那森冷的眸光直接落在郑纤华的身上，道：“识时务者？你这大逆不道的逆贼，竟然和朕提识时务者？”

郑纤华笑了：“难道不是吗？说起来还真是要谢谢你哩，一个小小的武王府中，竟然聚集了大唐九成九七品以上的官员！只要将尔等一网打尽，到时候大唐自然是名存实亡！我等五姓七望也终于到了崛起的时候了！”

李世民已是勃然大怒，他眼睛通红，厉声道：“崛起？尔等为了一己私利，甚至勾结番邦蛮夷行谋朝篡位之事，竟然只是为了一己私利，难道不觉羞愧吗？”

郑纤华冷笑道：“为何要羞愧？当年你们大唐反隋。难道不是谋朝篡位？你李世民弑兄逼父，难道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这种事情，你能做得。我等为何不能做得？”

李世民的双眼瞪得堪比铜铃还大，他死死地瞪着郑纤华看了半晌。突然笑了起来：“到现在了，你们竟然还没有看清楚情况？你们以为朕对你们今日之事一无所知吗？你们以为勾结了吐蕃之人，就能够一举拿下武王府吗？

今日，便要尔等死无葬身之地！元霸！”

李元霸上前一步，道：“臣弟在！”

“就让这班乱臣贼子看看，朕的大唐是如何地固若金汤！”李世民很豪气，身上的威严愈加浓郁。

“诺！”

李元霸很是冷血地看了郑纡华等人一眼，道：“你说。就算那些逆贼们冲进来，是你们先死，还是本王先死？”

原本张狂无比的郑纡华，脸上的表情顿时僵住了，之前他就一直在下意识地忽略这个问题，可是眼下终于被拿到了明面上，这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我劝你们最好是看清楚形势，将我们都给放了，否则的话鱼死网破对谁都没有好处！”郑纡华强自镇定地看着李元霸，说道。

“鱼死网破？”李元霸哈哈一笑。道：“就你也配和本王谈鱼死网破？”

那刘佳武忍不住怒道：“如何不能谈？”

正说到这里，李元霸狞笑一声，闪电般从自己的后腰间掏出了一把尺许来长。造型怪异的管状物件。

统，而且还是短统！

原来，早在半月之前，李元霸去神机府视察的时候，就惊讶的发现，他们竟然研制出了一种短铳出来。

这短铳只有两只成人手掌这么长，火铳的铳管很短，不过寸长而已。

但是相比起那些长火铳，这短铳就像是划时代的东西一样。因为有了煤炭煅烧技术，许多因为煅点达不到要求。而无法制作出来的击锤、弹簧、撞针、燧石槽……等等构建，竟然都能够勉强制造出来。

这也就意味着。这把短铳是完整意义上的，连发型燧石热武器。

只是有利必有弊，这柄短铳虽说在射击速度上要比长火铳要快二十倍，而且便于携带，可是因为铳口的原因，几乎没有任何地精准度可言，至于有效射程方面也才不过五丈多一点。

五丈是什么概念？如果是面对一个久经沙场的兵将来说，短铳在这五丈的距离中，或许还没来得及施展开，人就已经被撂倒了！

所以，目前的短铳只适用于出其不意，以及射击哪些目标较大的人或物。

李元霸右手紧紧握住木质铳柄，不待那刘佳武反应过来，铳口正对准他的面部，无情地扣动了扳机。

扳机一动，短铳的撞针‘啪’地一声撞击在燧石槽中，早就已经潜藏在里面的火药，发出如同山崩一般的巨响。

浓郁的白烟膨胀了出来，铳管里面的铅弹，在火药力量的推动下迅速沿着铳管推进，最后如同火蛇一般喷出了铳管，朝着刘佳武喷射了出去。

“砰砰砰……”

连续三声震天动地的铳响，顿时吓得正殿、偏殿的所有人都面如土色，有些胆子小的甚至身下都有一股腥黄的液体，不自禁地流淌了出来。

待那浓郁的白色硝烟散去，众人低头看去，却发现那方才还活生生的刘佳武，脑袋早已经是血肉模糊，一些散发着腥臭的红白之物飞溅而出，犹自反应不过来的身子，在光华的大理石地面上猛地地抽搐着。

赤红色的鲜血，连同血腥气开始弥漫！

大殿中的所有人都惊呆了，就连李世民都被李元霸出其不意的举动给弄蒙了！

他的本意不过是想要李元霸警告一下这些逆贼，不要这么嚣张，可是没想到直接转变成杀鸡儆猴了！

而且，那发出轰天巨响的东西是什么？

站在刘佳武身侧的郑纤华有点反应不及，此刻他的眼珠子瞪得比铜铃还大，身上的官服被那些红白之物溅得污秽不堪！

“你，你……你杀了他？”郑纤华脸色狰狞，语气中含着无尽的惊惧。

李元霸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从小袋中倒出了三枚特制的铅弹，从新装弹上膛，而后将铳口对准了郑纤华，冷冷地说道：“你也想死？”

郑纤华不敢动了，额头上的冷汗就像是瀑布一样，潜然而下！

剩余的三百多五姓七望的族人，亦是噤若寒蝉，他们不想死，他们想活！

“杀！！！”

就在此刻，自王府之外，突然传来了排山倒海一般的喊杀声。

闻听此音，郑纡华的脸上出现了喜色，他开怀地看着李世民以及李元霸等人，道：“哈哈，你现在还敢杀我吗？我们的人到了，你们完了，完了！”r655

...

第二百一十九章撞门

“砰！”

又是一声如同山崩地裂一般的巨响，短铳喷着火蛇，一下子射在了郑纤华的左腿上，特制的铅弹打着旋儿，深深地楔进了郑纤华的大腿根部。

鲜血就像是喷泉一样迸射而出，一下子染红了本就驳杂不堪的大理石地面。

“啊！”

郑纤华歇斯底里地惨叫了起来，那样子还真是见者落泪，闻者悲伤！

“嘭！”

狠狠地踹了郑纤华一脚，李元霸说道：“本王这辈子最看不惯那些没本事还疯狂叫嚣的家伙！你记住，现在本王随时可以要了你的命，再张狂放肆，下一次就轰碎你的脑袋！”

双手捂着大腿根部的孔洞，脸上眼泪鼻涕横流的郑纤华，骤然止住了哭号，他满脸怨恨地盯着李元霸说道：“杀了我罢，杀了我罢，纵然我死了，今夜也要你们所有人给我陪葬！”

“不……本王现在可不会让你死，本王要让你亲眼看着，今夜你们五姓七望所有在长安城中的族人亲属，究竟是如何惨死的！”

李元霸冷笑了起来，突然大声呵斥道：“禁卫何在？”

“锵锵……”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一队队身着黑甲的禁卫军，满带着肃杀之气从大殿之外行来。

这一队黑甲禁卫为数在五百人，领头的也是李元霸的熟人，原本的禁卫军百骑长，现如今的皇城禁卫中郎将李长庚。

“末将李长庚，见过陛下！”李长庚躬身行礼，声如洪钟。

“李将军，将这些叛逆之人全都给我抓起来，严加看管！另外。再派一支禁卫护卫中院大殿，至于这前院的防御，就用不着你们了！”李元霸看了李长庚一眼。下了命令。

“末将领命！”李长庚和李元霸可以说是老相识了，自然明白李世民与李元霸兄弟情深。是以直接应了一声，便指挥着手下的兵士们，开始押解五姓七望的族人。

而受伤了的郑纤华，以及五姓七望各家的主事之人，全都被李元霸刻意留了下来，用他的话说，就是想要这些谋逆之人，亲眼看看他们是如何失败的！

.....

相比起武王府中有条不紊地布置。外面那些来自五姓七望的兵丁以及吐蕃的兵将们，却是变得兴奋起来。

用了足足半个月的时间，才潜入了大唐长安城中，之后又是在各自的藏匿地点中憋着。

这半个月的折磨，让这些五大三粗，平日里习惯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汉子们，感到万分地憋屈。

今日终于从藏匿地点中出来了，憋屈了半个月的家伙们，看到了外界的灯红酒绿。这心头自然是变得火热了起来。

只是眼下还有要事要办，还不是放纵的时候，首领说了。只要能够完成今日的启事，随意他们怎么玩！

“今日皇帝老子的亲弟弟李元霸大婚，在武王府中大宴群臣，其内文武百官，太上皇和皇帝还有所有的皇子尽数在场！今日只要将他们全都杀了，便是大功一件，到时候族中论功封赏，你我必有重赏。”

“劳什子狗屁皇帝，老子在吐蕃吃香的喝辣的。就是因为你这老家伙，害得老子放弃了婆娘。来到了长安！今日不把你给杀了，对不起我那暖被窝的婆娘！”

“所有人听令。围住这武王府，严防任何一人逃脱！配合吐蕃盟友冲杀进去！”

无数沉重的脚步声，还有嘈杂声，由远及近，就好像在耳畔响起来一般。

.....

“刘兄，先前你吃了我一顿酒，现在是到了你们刘家发挥作用的时候

了！”

武王府大门之外，一名身材高瘦，身穿劲装的中年人，对站在旁边的另外一名中年人笑了起来。

“崔士昭，你这个家伙还真是一点都不吃亏啊！”另外一名中年人，长得胖胖地，唇边还有两撇浓黑的小胡须，他笑着摸了摸下巴，扬起胳膊对后面的一名小个子青年摆了摆手。

那小青年恭敬地对刘姓中年人拱拱手，道：“三长老！”

“你去让他们将小型撞车推过来，撞开这武王府，让盟军冲进去！”刘姓中年人脸上带笑地吩咐了一声。

小个子青年眼睛一亮，匆匆答应了一声，扭头就往刘氏阵营后方跑去。

“咕隆……咕隆……”

过了没有二十个呼吸的时间，从刘氏阵营后方传来一阵阵车轱辘压机地面的声音，而且那声音极其地沉闷，似乎上面承载着很多东西一样。

人群分开，一个极其怪异的器械被十多个兵丁推了过来。

明朝王圻的《三才图会器用五撞车图说》中有记载，“撞车：上设撞木，以铁叶裹其首，逐便移徙，伺飞梯临城，则撞之。”

虽说现在是大唐，可是在这撞车的设计上，却是没什么不同的。

就见这东西是一架足有两个马车大小的物件，下面是装载东西的车驾，而在车驾上面的两侧，却是固定了两根极其粗壮的横木，在那横木的正中，有一根两人粗的原木，原木的一头被削尖了，而且还包裹上了铁皮，看起来极其地吓人。

“撞门！”中年人大手一挥，道。

“诺！”

掌控小型撞车的兵丁们大声地回应，同时手上的动作也是不慢，脚下发力，双手拼尽全力地往前推。

两个马车大小的撞车被推动了起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着武王府的大门冲撞了过去。

“轰隆隆！”

削尖了前首，而且还包裹着铁皮的原木，重重地撞击在了王府大门之上。

这武王府的大门，乃是朱红色漆红木门，只是与其他府邸的大门不同，李元霸特意将这大门设计成了复合门，也就是说，这大门看上去虽说是红木门，可实际上它是由三部分构成的。

其中，表现在外的是质地坚硬的红木，而在两层红木的正中间位置，却是夹带着一层足有五公分厚的钢板。

平日敞开武王府大门，都需要至少五个壮汉才可以将其彻底打开，区区撞车想要撞破这大门，那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

在李元霸大婚之前，曾经对武王府做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造，除了重点改建了中院之外，连带着前院也没有放过。

在前院靠近门房的不远处，李元霸特意命人修建了一座类似后世炮楼一样性质的建筑，所不同的是，这炮楼是半开放性质的，虽说高有三丈左右，可是视野开阔，最顶层还特意被建成了小亭子的模样。

还有，这炮楼也并非是没有攻击力，上面被李元霸装上了两台投石炮，有效射程三十丈。

这三十丈的距离，刚好能够投放到长乐坊，也就是武王府之外。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这炮楼设计得极其美观，单单从外面看上去，只会以为这是一座略高的亭子，不会有人以为这是防守重地。

或许有人会说李元霸有些杞人忧天，不过，现在不正好就能够用上吗？

想到这座炮楼，正与李世民等人于偏殿中静坐的李元霸，眼珠一转，对李世民道：“皇兄，要不要去看看外面的情况？”

李元霸的话让殿中的群臣都怔住了，心说这武王疯了吗？王府外头都已经开始使用攻城器械了，你竟然还想带着圣人出去观战，你到底是哪一波儿的？

相比起这帮大臣们，李世民却是更加信任李元霸，他点点头，道：“你有办法？”

李元霸神秘地点点头，起身道：“父皇，皇兄，承乾、恪儿……你们都随我来！”

这下李元霸把中人的好奇心都给调动起来了，最后正殿中的长孙无忌、李靖等人也都跟了出去。

一大群足有三十多号人，浩浩荡荡地向着前院行去。

这一路上，王府中仅剩的一千余名黑甲禁卫，以及三千名身穿后世特警作战服的神武卫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巡逻着，气氛极其紧张。

来到了前院，李世民抬头看了看这足有三丈多高的炮楼，道：“元霸，你什么时候建了这么一座亭子啊？”

李元霸没有说话，只是做了个请的手势。

李世民和李渊相互对视了一眼，入了炮楼才发现是别有乾坤。

里面堆叠着至少五种各种新奇的钢铁制火器，一些简单的炮弹，也是分门别类地被安全摆放着。

“哇，四皇叔，这些不是那日我等在神机府中见到的火器吗？”

李愔最喜欢这些大威力的东西，就好比方才李元霸所使用的短铳，如果不是自家老爹在这里，恐怕他早就央求李元霸拿给他看了。

李元霸微微颌首，道：“对！其实这座建筑根本就不亭子，而是我特意制造的防御重地！”

李世民微微一愣，道：“就凭这点东西能做什么？”

李元霸微微摇头，指了指角落中一个较为隐蔽的方向，道：“皇兄，这摆在外面的只不过是九牛一毛，真正重要的东西，全都在这下面！”

“密室！”李承乾眼睛一亮，道。

这个时候长孙无忌刚好走了进来，所以李元霸并没有回答李承乾的话，不过看他的表情，明显是这样！

...

第二百二十章投石炮的威慑力

“王爷，这里是？”程咬金紧跟在长孙无忌身后进了塔楼，入眼处尽是新奇的铁制火铳。

李元霸没有回答程咬金的话，只是说道：“好了，这里是什么地方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塔楼之上的空间不太富裕，你们分批次上来吧！”

第一批次，当然是李渊、李世民以及一众皇子们了，他们顺着螺旋状阶梯上了塔楼，第一眼看到的，便是那的亭子状的建筑物中，两架经过改良的投石炮。

相比起那些陆战攻城用的巨型投石炮，这两架却是要小了很多，当然了，在射程以及威力方面也同样要差上不少。

抚摸着已经由木质改良成铁质的投石炮支架，李渊道：“德儿，这东西真的有攻击力吗？”

“父皇，您把‘吗’字去了，这东西的威力你待会就能看到了！”

李元霸胸有成竹地拍了拍胸口，脸上的笑容泛着冷酷。

李世民领着几个小皇子上前几步，走到小亭子边缘远远眺望，俊逸的面容上，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在这武王府外，长乐坊街道之上，连绵不绝的兵丁看不到尽头，远处人声鼎沸，乌压压地尽是人头在攒动，那些人的手上握着火把，红彤彤地光亮染红了半边天。

“好多反贼！”李承乾双眸紧皱地看着王府之外的人群，内心中没有一丝一毫地恐惧，相反地却有一股热血在躁动。

李元霸哈哈一笑，伸出手重重地拍在了李承乾的肩膀上，道：“承乾，怕吗？”

李承乾眼中闪烁着兴奋的神光，反问道：“四皇叔。不知道您怕不怕？”

李世民闻言，转过头看了李元霸一言，道：“承乾。这世上恐怕还没有什么是你四皇叔怕的！当年你四皇叔于万军之前喝退河北凤鸣王李子通，那是何等的豪气？现在这府外的反贼尽是一些乌合之众。你说你四皇叔会怕吗？”

“自然不会！”李承乾也来了勇气。声音洪亮，脸上因为过度地兴奋而涨

红了起来。

“不错！”李元霸插言道，“我大唐男儿，流血流汗不流泪！区区一万四千人，算个鸟啊？”

“德儿，废话少说，还是赶紧让我们看看这东西的威力吧！”

李渊永远是那个最煞风景的家伙，多好的培养叔侄关系的好机会啊。就这么被个老没羞给打破了。

不过还不能把这家伙怎么样，没办法，谁叫他是他老爹呢？

无奈地摇了摇头，李元霸对塔楼之下喊了一句：“神武卫，上来四个炮手，顺便把炮弹搬上来！”

“诺！”

塔楼下面传来了一道粗豪的回应声，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四个身穿后世特战服，长得五大三粗的神武卫兵士，吭哧吭哧地抬着足足两箱的炮弹爬上了塔楼。

因为塔楼顶层的面积有限。站上四十来人已经是极限了，所以李元霸只能把大臣们往下面撵。

好在塔楼有大概五丈多高，中间还有一个用来休息用的夹层。从夹层里也能够看到武王府外的情况。

空置下来的塔楼顶层，四个神武卫的炮收已经开始忙活了起来。

从炮弹箱里小心翼翼的取出黑色的炮弹，在经过了儿道简单地操作手续之后，一名神武卫面色狰狞地点火发射。

‘砰’地一声惊天震响传出，投石炮的顶端高高弹起，犹自带着燃烧着火药芯子的炮弹，直接飞向数十丈开外，那密密麻麻的叛军之中。

.....

王府之外，两方大军已经汇合。刘氏的撞车，依旧在不知疲倦地撞击着王府的大门。可偏偏那大门纹丝不动，就好像撞得不是门。而是坚实地城墙！

“我说刘佳文，你到底行不行了？只不过是府门而已，你不会连这个都冲撞不开吧？”

崔士昭的脸上出现了焦急的神色，眼看着盏茶的时间就要过去了，如果这府门在久攻不下的话，朱雀大街上的各卫府的兵士们，恐怕就要到了！

听到崔士昭的话，那名刘姓肥胖中年人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道：“崔兄，你且放宽心！要想从朱雀大街到这里，至少需要一炷香的时间，现在才不过过了盏茶的时间，等大门撞破，整个长安城就在你我探囊之中。”

“你说得轻松，依我看，再给你盏茶的时间，你也撞不开这武王府！还是搭长梯，让那些吐蕃蛮子们直接翻墙吧！”崔士昭可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了，与其在这里干耗着，还不如加紧脚步，率先攻击。

刘佳文想了想，道：“这样吧，我去与禄东赞协商一……”

“轰！”

刘佳文话都没有说完，一枚足有人头大小的，黑乎乎的炮弹就从王府之内飞了出来，笔直地砸进了刘氏阵营的兵丁之中。

炮弹在落地的瞬间崩裂，庞大的冲击力，直接将一名兵丁给砸成了肉饼，随后，剩余的冲击波不断地想着周围扩散开来。一时间，又是十七八名兵丁毙命，那临死前绝望的哀嚎声，划破了漆黑的夜空，刺破了所有人的耳膜。

“这，这是什么？”刘佳文被这一突如其来的攻击给吓蒙了。

崔士昭也是惊魂未定，因为他们可是从未见过这种怪异的攻击武器，轰然巨响仿佛天雷降世，恐怖的爆炸力，更是瞬间让人死伤一大片。

如果这样的攻击持续不停的话，别说他们这一万四千多人了，就算是有十万人都不够看的啊！

“该死的，谁能告诉我，这他娘地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看到这一下，就让他们刘氏的人死了二十多个，刘佳文的眸子中顿时充血，如果就这这么静静地呆在大门之外，继续做无用地冲撞动作，那根本就是活靶子，等着被那奇怪的东西给轰死吧！

想到这里，刘佳文顿时大声呵斥了起来：“来人，通知吐蕃大伦禄东赞，府门无法冲撞开，对方武器太过凶悍，需要上盾牌，取长梯，从墙上跃进去！”

命令传达下去，顿时有一名斥候匆匆向着阵营右后方跑去。

第二百二十一章攻不破的王府

“哒哒哒……”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骑着高头大马的禄东赞从人群中走了过来，看到乱哄哄的刘氏阵营，皱眉道：“怎么回事？为何还没有撞开王府的大门？”刘佳文看了禄东赞一眼，沉声道：“这府门做了特殊的处理，我们的攻城器械不管用，不过我们已经尽力了！按照当初的约定，你们是不是该动手了？”禄东赞扫视了一圈刘氏以及崔氏的兵丁，见他们一个个全都是惊魂未定的样子，不免有些看不起，于是轻蔑地一撇嘴，道：“你们唐人全都是软蛋，不过是一个武王府罢了，竟然把你们全都给吓成了这个样子，真是笑话！”崔士昭闻言面色一沉，就要还嘴，却被眼疾手快的刘佳文给拦了下来，他说道：“笑话吗？那便让在下看一看你吐蕃勇士的威武吧？”“那是自然！”禄东赞大笑了一声，呵斥道：“来人啊，给我带队，杀！”话音落地，顿时一只通体赤红色，上面有着五条飘絮，并且绣着一头直立狮子的旌旗被打了起来，紧接着一支身着怪异铠甲的吐蕃兵士如同潮水一般从大阵右后方冲出。他们冲在最前排的兵士们，手中高举着足有一人多高的盾甲，后头的人在高高的盾甲保护下，向着王府的方向缓慢移动着。一看他们的攻击方式，李元霸等人便明白了过来，肯定就是正规军队的行进方式。这正规的军队攻城自有其一套章法，不仅准备充分，而且还进退有度。那一个个一人多高的大盾牌，将他们给彻底地包裹了起来。而后排中阵的人则是抬着一条条的长梯，长梯看起来有三丈高下，如果搭在王府的墙体之上。还真是能够轻而易举地越过去。当然了，这只是按照常规战法。在没有顾及到火器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如果武王府中有大量的火器呢？那也就是说，来多少叛军都是白搭！而事实上，王府之中还真就秘密送来了数之不尽的火器、弹药，可以说在这半个月的时间中，神机府中日夜赶出来的弹药，全都被李元霸给拉到了王府之中。如果李元霸想要敞开怀地放火炮，别说这些吐蕃的兵士连同五姓七望的兵丁们了，就算是再来上两万人都不够看的！可是。武王府的情况吐蕃并不了解，甚至连方才放出来的炮弹，他们都未曾看到。所以没有吃过苦头的吐蕃兵士们，低着乌压压的人头，在身前高盾的保护下，仍旧以龟速蠕动着！而与此同时，在王府内的塔楼之上，已经被投石炮的威力给震惊地无以附加的李渊，瞪直了眼珠子看着面前的投石炮，久久没有回过神来。李承乾等人也没想到。这看似笨重的家伙，投射一枚炮弹竟然如此地轻松随意，其威力更不是单兵近身肉搏可以相比拟的。简直就是林中猛虎。草原上的狼群！“元霸，这东西可以量产吗？”李世民轻轻抚摸着投石炮的支架，声音中隐隐透着一丝兴奋。对于李世民的心思，李元霸自然是一清二楚，是以他点点头，道：“当然！皇兄是不是看上了这东西的威力？起始，相比起那些攻城用巨型投石炮，这单单防御用的投石炮，还朕是缩小了无数倍呢！”“好。好！有了这等神兵利器，纵然是千军万马又如何？几万数十万的铁蛋子轰过去。管他是谁，直接给他夷为平地！”李渊眼睛贼亮。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数不尽的炮弹同时攻到，落地开花，想想就让人热血沸腾啊！“承乾，恪儿，你们要不要试试？”对于李渊的想法，李元霸并没有做正面的回答，毕竟投石炮远没有后世的火炮那么威力巨大，纵然日后要进行战争，那也是利用火炮，投石炮怕是在那时候早就已经被淘汰了。“我们可以吗？”听到李元霸的花，

几个小家伙表示很兴奋，李愔更是激动地快要跳起来了。“有什么不可以的！”李元霸道：“这东西的操作起来很简单，你们只需要将炮弹放在这投弹口上面，之后再用火线子点着引信，其他的事情就不用你们管了！”这样说着，李元霸示意四个炮手中的两个出来教李承乾等人，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终于第一枚炮弹从李承乾的手中发射了出去。“轰！”这一枚炮弹似乎格外地沉重，燃烧着的火芯子，在半空中似巨鸟一般翱翔，而后轰然坠地，带走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轰隆隆！”炮弹碎裂，重重地跌落在高盾之上，那高盾就像是纸糊的一样，没有丝毫地防御力，有的甚至被那股冲击力直接崩碎成了无数片，四散飞射而去。在那片浓郁的白色烟幕下，夹杂着刺鼻的火药味，以及二十多具被爆炸的力量炙烤得焦糊的吐蕃兵卒的尸体！之后，便是噩梦开始了，一枚枚同样大小的炮弹就像是下暴雨一般，毫不客气地射向了王府之外，而后在吐蕃兵之间爆裂开来！“轰隆隆……”那顶着高盾的吐蕃兵士们，可全都是血肉之躯，在如此高强度地炮弹攻袭下，是如此地不堪一击。仅仅一百六十多个呼吸的时间，两座投石炮就像是比赛一样，各自投掷出了三十多枚炮弹，带走了足足一千多条鲜活的生命！炮弹，很快就在这七千多人的人群中，轰出了一片空白地。在那一片空白地面上，无数的残肢断臂，或是被烧成了焦炭，或是犹自带着献血，散落在周遭。那种浓郁的血腥味以及尸体焦糊的味道，让人看了心中胆寒不已！骑在马背上，原本趾高气昂地指挥着麾下兵士们进攻的禄东赞，终于从投石炮的攻击中回过神来，旋即就是死命地纵马狂奔，向着后方的阵营逃遁而去。那风一般的速度，直看得刘佳文以及崔士昭目瞪口呆。先是被炮弹砸蒙了，随后指挥官直接跑路，让这些吐蕃的兵士们泪奔了，这他娘地还怎么打？被那恐怖的仿佛天降神石一般的东西砸中，那不是有死无生吗？“天啦，方才那些喷着火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天神，肯定是天神发怒了！”“快跑，天神的怒火我们承受不起！！”前排的吐蕃兵士们丢掉了手中沉重的高盾，中排扛着长梯的吐蕃兵士们同样抛弃了长梯，他们此刻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逃，逃离这片长街，逃离长安城，逃离大唐这个恐怖的地方！人们通常把自己不认知，或者超出他们理解范畴之外的东西，归咎于神鬼。而这些吐蕃的兵士们，明显将方才那六十多枚炮弹的威力，强安在了天神的身上，于是便有了这全兵大逃亡的一幕！“这怎么可能？方才那东西究竟是怎么回事？”由于在就有所防备，再加上李元霸等主要攻击目标并没有放在刘氏、崔氏阵营方面，是以属于刘佳文的刘氏阵营的兵丁，以及属于崔士昭的崔氏阵营的兵丁，并没有遭受到丝毫的损失。可即便是这样，方才那一枚枚炮弹轰然爆裂的情形，却依旧让刘佳文和崔士昭一阵阵地心惊肉跳，险些和禄东赞一样，扭头就跑。……“崔兄，你之前可能见过这等恐怖的武器？”刘佳文可不相信那些所谓的神了鬼的，他分明看到那黑不隆冬的东西是从王府里面投射出来的，既然是人为的，那就肯定有破解之法。崔士昭惊疑不定地摇摇头，道“不曾见过！如此恐怖的攻击手段，崔某此生都是闻所未闻！”“前段日子听手下人说，在那长安城外的北大营中，时常传来轰天的震响，有两次甚至响彻了整个长安城！你说，会不会是李元霸把那北大营中的东西搬到了王府？”刘佳文倒是知道的不少。崔士昭脸上闪过一丝恨色，道：“就算如此又如何？我就不相信他总能发出那些黑色的铁蛋子！眼下你我已经是骑虎难下了，与其撤军被李世民秋后算账，还不如就此博上一把！”说到这里，他赤红着面皮，扯着嗓子大叫道：“儿郎

们，那吐蕃蛮子们，都是一群贪生怕死的胆小鬼，他们不敢打了！眼下李世民和李渊全都在这王府之内！只要拿下他们，老子就论功行赏……杀，杀，全都杀进去……”吐蕃兵卒没有了，由崔氏的族人们顶上，与吐蕃兵士们不同，这次崔士昭明显动了脑子，他让自家得兵丁们分成了两百人一组，自武王府的侧面迂回翻墙进入王府。这样虽说兵力分散了，但是投石炮却是没了用武之地！面对这种情况，塔楼上的李元霸笑了起来，道：“没想到这些家伙们这么快就看出来了投石炮的破绽，不过也没有关系，如果他们仅仅以为本王这王府中只有两架投石炮用来防御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犯了错就得受罚，代价……那就把命都留下来吧！”

…

第二百二十二章叛贼败亡

撇弃了吐蕃兵士们，崔士昭面色狰狞地跟在一队自家兵丁们后面，来到了中院的院墙之外。一条长长的木梯被竖了起来，不过两三个呼吸的时间，一名崔氏的兵丁就从墙上露出了头。可是还没等他将王府中的情况报告给下面的崔士昭的时候，‘砰’地一声重响，就见在此人的眉心正中，出现了一只血洞，血洞还在汩汩地流溢着鲜血，明显是不活了。火铳！而且还是高精准的鸟铳！还没等顺梯而上的崔氏兵丁们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墙壁之上又是传来一连串的“砰砰”脆响。两丈高墙之上，顺着长梯而上的一众崔氏兵卒身子猛地一顿，胸襟以及眉心，立即被殷红色的鲜血染红，那规则圆形的小铅珠，被火药推着闪电般爆射而出，像是一条条断掉的火蛇一般，自铳口击发而出，极其快速地穿透了这些兵丁们的身体。于是震撼的一幕出现了，但凡即将攀上墙头的崔氏兵丁们，身体被铅弹的冲击力压了下去，一个个重达*十公斤的身躯像是倾倒的小山一样，瞬间砸伤了一大片同僚。除去那些额头中弹当场死亡的，剩下的那些身受重伤，濒临死亡的兵丁们，齐齐发出了凄厉的哀嚎，因为那滚烫的铅弹不仅带来了他们伤口上的灼烧，更恐怖的是那铅弹进入他们的体内之后，仍旧凭借着惯性死命地向着他们的身体更深处钻，那股恐怖的能量撕裂着他们的内脏，这种感觉简直比凌迟还要恐怖。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吓了一跳，因为这东西并不比方才投石炮带来的震撼低。秉承着李元霸趁你病要你命的原则，这些早就埋伏在王府内院的神武卫兵士们。压根就不会给予反贼们丝毫回神的机会。指挥这些神武卫枪手们的是赵三炮，他发出低吼：“所有人注意，射击！”这些神武卫的枪手们闻听此言。顿时像打了鸡血一样，手中的鸟铳齐齐对准了高墙之下的崔氏兵丁。高墙距离地面不过两丈左右的距离。这对于射程五十丈开外的鸟铳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再加上这群家伙们正顺着梯子往上攀爬，所以也没了躲闪的空间。一大群五大三粗的汉子在这狭小的空间中，对于枪手们而言简直就是不会动的靶子，别说是鸟铳了，就算是扔手雷那都是一炸一大片的。墙头之上，上百支鸟铳一齐开火，“砰砰砰”的声响划破黑夜。刺鼻的硝烟一直在弥散，紧接着，一百多名崔氏兵丁在措手不及之下轰然倒地，惨嚎声似乎响彻了整个长安城。如此恐怖的攻击力，对于这些本就是赶鸭子上架，进而施行谋逆的世家兵丁们而言，简直就是灭顶之灾。他们甚至都没有看清敌人的面容，自己昔日的兄弟们就已经倒地而亡了。一股无言的恐慌从人群中弥漫，与方才吐蕃兵士疯狂跑路相同的一幕发生了，那些紧依在长梯之侧的兵丁们转身就走。那张惶逃窜的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碰到鬼了。站在阵营最后方的崔士昭面色骤然变得铁青无比，他从腰间抽出了一柄闪着寒光的横刀。上前对着一名往后撤的家族兵丁就是狠狠地一刀。“噌！”鲜血喷射，一颗大好的头颅飞了起来，那一双尚未闭合的眸子中，犹自带着不解的神色。“给我往前冲，胆敢有胆怯后退者，杀无赦！！”暴乱后退的崔氏兵丁们怔住了，不过此刻来自上方的威胁却是时刻将要降临。“砰砰砰……”鸟铳声音爆裂，片刻之后又是上百人倒地身亡。“他奶奶地，与其这样被人逼着送死。老子宁愿被家族的人追杀！”“跑，此番乃是谋逆。如此恐怖的防御力量，家族起事根本就不可能成功！”“不错。此次过后，家族是否存在都还是个问题，还在乎什

么杀不杀的？跑吧，快跑！”眼下生死的威胁与以后生死的威胁相比，明显是前者更加具有威慑力。他们都还没有活够，为什么要把生命浪费在这里？所以他们发动了暴乱，一个个手中持着横刀疯了似地向着自家主人的方向冲击了过去。“你们，你们想要做什么？”崔士昭被疯狂的家族兵丁们吓住了，六百多人横刀立马，面色狰狞地冲击了过来，那样子恨不得生撕虎豹！“崔大人，这些年来我为家族付出地最够多了，今日你若阻拦于我，莫怪我刀下无情！”冲在最前面的一名黑瘦的壮汉，手中横刀爆闪，狠狠地一刀劈在了崔士昭胯下战马地脖颈之下。马头飞了起来，殷红色带着腥臭地鲜血溅得崔士昭满身满脸都是。“嘭！”崔士昭养尊处优，哪里见过这等场景，顿时从马背上抛飞了起来，仰面栽倒在地。就此，崔氏族人四散奔逃，崔氏兵丁败落。……此刻王府正门之前，缺失了崔氏兵丁，但是其他氏族的人却是蜂拥而至。不过相比起只损失了二十多人的刘氏，其余氏族的兵丁皆有所损失，少则上百人，多则半数。除了博陵崔氏的指挥者，其余六个氏族的主导者在王府大门前聚集。“诸位，眼下已经过了半柱香的时间，若是再不想办法攻破王府大门的话，我等必将会被各卫府的兵丁们一网打尽！”刘佳文脸色有些难看，明显还未从方才的投石炮攻击中缓过神来。“眼下唯有硬拼一途了！”说话的是范阳卢氏的主事者卢风阳，他是卢朝林兄弟俩的亲叔叔。刘佳文眉头一皱，道：“可是无论是从正门还是从墙面上，我们的人都冲不过去！想要硬拼，也没有那个资本！”卢风阳可没有想那么多，道：“话是这么说，可是……”“吱呀！”卢风阳话都没说完，王府的大门处突然传来开门的声音。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了过去，便见大门缓缓敞开，一道狂放不羁的身形出现在大门前。是武王，李元霸！

...

第二百二十三章劝降

他出来做什么？这一瞬间，五姓七望所有主事人的脑海中，不约而同地闪过这个念头。“啪啪啪！”李元霸可不管这些家伙们在想些什么，他满脸笑容地拍了拍手掌，赞誉道：“不错嘛！没想到你们五姓七望还有些底蕴，竟然能够组成一支七千人的叛军，并且秘密潜入了长安城，好，很好啊！”“李元霸，你又搞什么阴谋？”刘佳文他们已经被李元霸的投石炮以及新式鸟铳的威力给吓傻了，此刻见到李元霸孤身一人出现在王府门口，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有阴谋。李元霸咧开大嘴哈哈一笑，道：“本王此番出来还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问问你们可有悔过之意？圣人有旨，只要尔等是诚心悔过，并且决定缴械投降的话，圣人只诛首恶，其余从犯皆可既往不咎！”静，死一般的寂静！打死刘佳文他们都想不到，李元霸竟然会来这么一手！经过方才那一轮攻击之后，反叛者阵营几乎是一面倒地惨败，死伤惨重。这个时候，李元霸突然站出来，摆出一副慈悲的面容，说从犯可以概不追究，告诉他们还有生的希望！其实，真要算起来的话，这些可怜的各氏族兵丁们，全都是受到了各家族主导者的命令，可以算是变向受害者，也就是被迫的从犯。之前打又打不过，现在有这么一个不用丢命的机会摆在他们面前，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如何选择？正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答案自然是肯定的！“王爷，您说的可是真的？”终于有人忍受不了这种诱惑。大声地询问了起来。与此同时，更多的人漏出了关心的态度，一张张脸上写满了渴望。“谁。是谁在说话？”刘佳文等几个五姓七望的主导者，怒声嘶吼着。一双双眸子中闪烁着愤怒地火焰。人太多，再加上这长乐坊的大街又是四通八达地，是以这声音的来源也很难找到。刘佳文他们，就算是把眼睛瞪成灯泡，都铁定找不到那石沉大海的喊话兵丁。见到这一幕，李元霸脸上露出了一丝阴谋得逞的表情，他继续扬声说道：“这是自然！本王李元霸在这世间闯荡三十余载，最在意的便是一个‘信’字！尔等若是缴械投降的话。本王保证，不仅不会追究你们的过往，甚至还会分给你们田地，让你们回乡之后可以种田养家！”“真的？我连一亩薄田都没有，若不是短了卢家银钱，我才不会来到长安！”“是啊，家中若是富裕的话，谁会吃饱了撑地没事干地去当反贼？”李元霸的肯定回答，让这些普通百姓出身的兵丁们议论纷纷，一个个明显动摇了起来。“想想你们的父母吧。想想你们的妻儿吧！”李元霸乘胜追击，动用情感攻势：“家中老母养你们这么大，就是为了让你们当反贼的？这当父母的。哪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建功立业，成为对朝廷，对国家有用的人！妻儿谁不盼着自己的丈夫、父亲，是个顶天立地，忠君爱国的男子汉？投降吧，只要尔等投降，这些原本被你们丢弃的东西，也会失而复得！”“当啷！”一道清脆的金石交鸣声，一名兵丁手中的横刀掉落到了青石地面上。紧接着，便见那名兵丁慌张地举起了自己的两只手。向着王府大门的方向挤了过去。同时他口中高声呼喊着：“王爷，我缴械。我投降！我不愿成为卢氏的棋子……”“该死的，给我将他射杀了！”卢风阳顿时大怒，因为方才那名兵丁正是他们范阳卢家的人。“噌！”别说，还真有卢氏的死忠分子，只见那些围在卢风阳身侧的一些兵丁们，在卢风阳话音落地之后，便齐齐矮身，伸手抽出背上背着长弓，弯弓搭箭，如行云流水一般。随后，便见一道道锋锐的箭矢在虚空中一闪而没，白色的羽

翼颤抖着，笔直地插进了方才那名兵丁的后脖颈、后心、大腿甚至是头颅之上。箭头从后面进，前面出，殷红色的鲜血狂喷了出来，染红了坚实的青石地面。“还有谁？”卢风阳眼眸中有些赤红色的血丝，声音暴怒，隐含着强绝的威慑力。“不错，胆敢有擅自后退者，杀无赦！”其他几家的主事者也明显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借着这次机会，开始统一思想：“都别听李元霸瞎说！想想当年的玄武门之变吧！那李建成和李元吉尚是李市民的亲兄弟，他都敢下如此重手，更何况你们这些平常百姓呢吗？”“听好了，本王再给你们三个呼吸的时间，若是作出决定了，就赶快，本王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李元霸才不管那几个家族的主事人怎么劝自己的兵丁，反正他出来说这么一嘴，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当啷~~当啷~~”卢风阳的残忍杀戮，并没有制止这股缴械投降的凤巢，有了第一个自然就有第二个，之后便是剩余的七百多卢氏兵丁，竟然有五百人丢下了手中的横刀，弃他们而去。其他的几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反正九成的人得跑了七成。几个家族的主事人怒了，他们大声地怒吼着：“杀，杀，杀！把那些叛逃的家伙，全都给我杀了，一个不留！”相比起彭城刘氏的刘佳文以及荥阳郑氏的主使人郑成仁，卢风阳以及其他几家的主事人，而且他们手上的功夫可都不弱，全都是经历过生死厮杀的人物。是以，他们纠集了剩下的各家兵丁，由这几家的主事人亲自打头阵，箭步如飞地冲向了那些手无寸铁，叛逃而去的兵丁们。那些各家叛逃的兵丁，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些昔日的主子以及兄弟们，竟然会如此的无情，残忍地将屠刀挥向了他们。一些经历过战场厮杀的兵丁们还好说，他们的反射弧度很长，身体下意识地躲避着来自昔日兄弟的劈砍，而那些被强行征调起来的兵丁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屠刀落下，将他们的身体劈成了几段.....终于有人受不了了，他们向近在咫尺，只不过在二十几丈之外的李元霸求救。“王爷，救命.....”“王爷，我等愿意归附，还请王爷救我等一命.....”“王爷，您若救我，我愿带您杀入太原王氏族弟.....”他们癫狂了，在屠刀的威胁下，似乎世间的一切都是可以掉转的。方才的敌人，眨眼之间就变成了朋友，变成了同盟，变成了他们的主人！“好！既然你们开口了，那本王就满足你们的愿望！”此刻的李元霸，颇有一些神棍的潜质，如果现在给他搭一个背景图，背景图画上春哥，那么就是后世的经典语录：“信春哥，得永生！”“砰！”李元霸拔出了腰后别着的短铳，仰天放了一枪。顿时自中门大开的王府之内传来了整齐的脚步声，便见一千名身穿后世特警作战服的神武卫，从王府之内陆陆续续地冲了出来，他们手中端着鸟铳，腰间的皮带上，密密麻麻地挂着一个一个用来盛放铅弹以及火药的小袋子。可别小看了这些小袋子，就这一个人身上携带的小袋子，如果不计后果敞开了打地话，足以放倒百人。当然了，前提是对方像是靶子一样，就那么站在原地不动，否则的话，这个百人的数字就要缩水一些了。足足一千名神武卫兵士没有犹豫地在李元霸身周为了里三层，外三层，分阶梯排列起来。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层放完铅弹之后，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换丹药，这样也就避免了敌人借着这个机会冲上前来，杀死枪手，夺取火铳。令行禁止的神武卫兵士们，只不过用了二十几个呼吸的时间，就已经到达指定位置，李元霸大手一挥，道：“火铳，准备！”“喀喀.....”机括撞击铳管的声音响了起来，这新式鸟铳比老师鸟铳省却了点火装置，完全由火石槽来完成发射，比原本的鸟铳不知方便了多少倍。这支神武卫带队的千户官是刘仁轨，他站在神武卫队的最中央，大声地回道：“王爷，

神武卫千人小队，每名兵士携新式鸟铳一支，弹药百份，现已调试准备完毕，请王爷示下！”“好！”李元霸的脸色微微有了几分狰狞之色，他的手腕猛然往下一挥，大声喝道：“对面五十丈范围之内，但凡手中持兵器者，可对其进行自由点射！无需留活口，放！”李元霸的话，在漆黑的夜色下显得格外地刺耳，也活该那些家伙们倒霉，你说你攻击就攻击吧，偏偏一人举着一个火把，这不摆明了告诉神武为他们自己的位置吗？神武卫的每一名兵士眼睛都亮了起来，他们双手握着鸟铳，将黑黝黝的铳口瞄准了前方五十丈范围内，一切手中拿着兵器的五姓七望的兵丁们。

...

第二百二十四章送上门来的吐蕃大伦

“砰砰砰……”

嘈杂的铙响划破了天穹，无数的小铅弹，带着一条火红色的小尾巴，将那些五姓七望的死忠逆贼们伤得凄惨无比，但是更多的却是一枪毙命！

不消盏茶的时间，那些死忠逆贼们，仅仅留下了各家族的主事者们还活着，这还是在那些死忠逆贼们拼死保护的情况下，否则的话，就连刘佳文他们都得去见阎王爷！

“崔颢，我草你祖宗！”

就在这长乐坊街上满是叛贼尸体，而刘佳文他们只剩下小猫三两只的时候，一个明显带着后世某种传统意义上的国骂，从长乐坊街口处穿了过来，随之而来的，还有杂乱的脚步声，以及甲冑相互撞击的声音。

李元霸大手抬起，示意一众神武卫兵将们收起火铳。

便见方才被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的吐蕃大伦禄东赞以及那些为数众多的吐蕃兵士们，狼狈不堪地从街口处跑了过来。

如果不是他们身上个个带伤，有的人胳膊上、腿上还有着一个个血洞的话，李元霸甚至还会以为是五姓七望的援兵们到了。

王府之外，属于五姓七望的叛贼只剩下了四五十人，这还是李元霸受到了这帮子吐蕃兵士们的影响，让麾下的神武卫兵士们手下留情的结果。

刘佳文等几个五姓七望的主事者，扭头看着纵马而来的禄东赞，满脸的疑惑，心说：

“这什么情况？不是逃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反正外城郭的各大城门是由我们控制着，要想离开，应该是轻而易举才对？怎么看他们的样子。却是一个个地身上带伤，狼狈不堪？”

“崔颢呢，崔颢在哪？让他给老子滚出来！”禄东赞根本没搞清楚目前的状况。对着清河崔氏的主事人崔东和就大声地咆哮了起来：“你们不是说外城郭已经被你们给控制了吗？那他们为何无故攻击我等？难不成你等五姓七望，是想要把我们的命全都留下来吗？”

“这不可能！”崔东和道：“长安城的外城。已经尽数被我五姓七望所控制……如……”

说到这里，崔东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他豁然扭头看向了站在门口，被一众神武卫门层层包围起来的李元霸，道：“是你对不对，是你封锁了城门？”

李元霸没有回答他，而是看着禄东赞道：“我还以为你会就此藏起来，没想到却自己送上门来了！那就不要怪本王不给你们机会了！”

“嗯？”

直到此刻。禄东赞才算是反映了过来，当他看到满地的尸体横陈的时候，彻底傻眼了。

这尼玛真是刚脱虎口，又入羊群啊！

“神武卫听令，目标吐蕃兵卒，不留活口！”

杀起这些敢于潜入长安城来搞风搞雨的番邦异族来，李元霸可是没有哪怕一丁点的心理负担，毕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想想哈士奇带来的消息吧。那松赞干布竟然也想效仿薛延陀，和亲不成便是大军压境！

真当大唐王朝是软柿子，谁都可以上前来啃一口？

这次非得把他们打疼了。打残了，打怕了！

连番遭受攻击，禄东赞怕了，眼见着那一只只黑洞洞的铳口瞄准了他，顿时大惊失色，张惶地大叫了起来：“等等，你不能这样对我，我可是吐蕃大伦，若是你敢……”

“砰！”

回应禄东赞的是一道震耳欲聋的铳响。只见他头顶上的毡帽直接被打飞了出去，连带着头皮上都传来一股子灼热的感觉。

李元霸收起短铳。吹了吹铳口冒着的白眼，道：“知道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吗？那就是小人从来不给君子多嘴的机会！神武卫。动手！”

话音落地，李元霸就抖手抽出了一柄横刀，率先冲了过去。

很惊悚地，面对五倍于自己的敌人，这次神武卫竟然没有用火铳，而是选择了近身肉搏。

而那些神武卫们，此时听到李元霸的命令之后，也是二话不说，收起身

上的火铳，抽出特制的横刀就冲击了过去。

连番地攻击，已经让这般吐蕃大军成了惊弓之鸟，在这黑夜之中，眼见着敌人冲击了上来，他们这些平日里久经征伐的兵士们，竟然胆颤了！

最后，还是跟在禄东赞身侧的一名像是将军一样的中年汉子站了出来，带着一队百十来人的亲兵，大叫道：“保护大伦，不要让唐人伤害大伦……”

中年汉子表现得确实很英武，可是他的声音很快就被对方那帮子如狼似虎的神武卫兵士们的喊杀声给淹没了。

“杀！”

如潮水一般的喊杀声夹杂着横刀撕破空气的爆裂声，双方人马几乎在一瞬间就相互撞击在了一起，人影幢幢间，混战终于爆发了。

说起来，这场征战其实在半柱香之前就应该开始了，可是这一者，李元霸的后手足够多，这二者嘛，如果不是李元霸想要酣畅淋漓地战上一场，就这些番邦蛮夷们，也就是当靶子的料！

……

此刻，李元霸兴奋得整个人都快要飞起来了。

他吼声连连，一柄新式横刀在他的手中上下翻飞，每一个胆敢靠近到他身侧一丈以内的吐蕃兵士们，甚至都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就已经被他轻松地给劈成了重伤。

有的时候，甚至暴力地直接将对方给劈成了两半，他身上凝结的鲜血，几乎全都是那些吐蕃兵士们的，敌方想要伤他，简直就是难上加难。

“刘仁轨，你领八百神武卫扑杀其余吐蕃兵士，那禄东赞，就交给本王了！”

李元霸摸了一把脸上粘糊糊的鲜血，双眸中绽放着刺目的红光。

“诺！”

将近两个月的训练，这些神武卫的兵士们，早就已经习惯了服从命令，是以对于李元霸下达的命令，刘仁轨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妥，直接领着八百名神武卫的兵士们，开始追击那些吐蕃的兵士们。

“咚咚咚~~~”

也就在这一刻，响彻云霄的鼓声、马蹄声、以及数之不尽的喊杀声，从长乐坊那四通八达的街道中传来，紧随其后的，便是一水的身穿银亮明光铠的兵士们，哗啦啦地冲了进来。

被一队亲兵死死地保护在吐蕃兵士最内围的禄东赞，面色惨变，道：“不好！他们还是来了！”r655

...

第二百二十五章禄东赞,你可认识本王?

没错，这匆匆赶来的正是左右武卫、左右骁骑卫以及皇宫禁卫的兵士们，他们自朱雀大街通往内城的官道上匆匆赶来，人数上至少得有两万人！就在此刻，一名纵马在最前面的粗犷壮汉翻身下马，步履稳健地走到李元霸身前，躬身行礼道：“末将左骁骑卫将军席君买，见过武王殿下！”“嗯，席将军有礼了！”李元霸对来人欢乐一礼，正要说些什么，回想起这个自报家门的名字来，却是突然间怔在了那里。席君买？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六唐纪十二中有载：唐贞观十五年的时候，时任果毅都尉的唐初将领席君买，率领精锐的骑兵一百二十人，奇袭吐谷浑丞相宣王，从而重创了敌军，并将其兄弟三人斩首。这等狂猛的劲头，简直与夜袭阴山的苏定方一般无二！可以说，席君买也是大唐朝难得的猛将！想到这里，李元霸扭头开始打量起席君买的样貌来，席卷买看起来大概三十多岁，正当壮年，身材出乎预料地有些偏胖，但是看起来并不先得如何突兀，反而给人一种很壮的感觉。往上走，高挺的鼻子，薄薄的嘴唇，微卷的眉毛下面，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时刻绽放着锐利的光芒！这样英伟的形象，指不定得活还多少纯情少女！“席将军，辛苦了！”沉吟了一下，李元霸的口吻变了。“王爷谬赞了，是末将监察不严，以至于让这些该死的蛮子潜入了长安，还请王爷恕罪！”席君买脸上出现了羞愧之色。看得出来，他是真的羞愧，并不是为了推卸责任故意装出来的。“席将军不必自责。圣人在这很安全！就这些散兵游勇，小鱼小虾的。连本王的府门都未曾攻破！”李元霸上前拍了拍席君买的肩膀，说道。席君买脸上出现了惊愕的神色，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李元霸，道：“王爷，您在说笑吗？”他是知道这些叛贼到底有多少人的，那可是足足一万四千多人！就算是他们这些各卫府的兵士们，想要彻底歼灭这些叛贼，都需要至少一个时辰的时间。还得说事后他们铁定个个带伤。可是现在看这群身穿怪异服装，身上甚至连半片甲胄、伤痕都没有的家伙，怎么可能抵抗得了远远高于他们数倍乃至十倍的叛贼？这次李元霸并没有解释，只是神秘地一笑，道：“席将军，圣人就在府内！还有这些兵丁，他们原本都是五姓七望的人，不过确实在关键时刻弃暗投明，你派人安排他们一下！至于这里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可是王爷……”席君买还想要再说些什么。这个时候李元霸却没管那么多，而是笔直地向着禄东赞的方向冲了过去。“禄东赞，你可认识本王？”李元霸如同猎豹一样窜了出去。手中的横刀在火把的映射下，射出夺目的寒光，他的身体朝着明显已经露出胆怯之意的吐蕃兵士们冲去。禄东赞自然认识李元霸，就是这个家伙抓了哈士奇，捣毁了他们吐蕃的细作组织，如果不是他的话，他这个堂堂的吐蕃大伦，又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突然前来长安城，去围杀大唐的皇帝李世民！说起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李元霸！如果……没有如果！李元霸的第一目标便是禄东赞，不管他心中怎么想。他，李元霸是抓定了！……也就在李元霸的行进路线中。第一个阻挡者出现了。这是一个身材高壮的吐蕃骑兵，他骑着高头大马，嗷嗷叫着朝李元霸冲了过来，手中的圆月弯刀闪烁着耀眼的弧度，向着李元霸的脖颈削了过去。李元霸右手紧握着横刀，左手变掌成拳，闪电般砸向了那匹高头大马的前腿。只听的‘咔嚓’一声强烈的骨骼脆响，便见那匹昂首挺胸的骏马长嘶了一声，整个

身体猛然前倾，眼看着就要栽倒在地。而在马背上的那名吐蕃骑兵，根本就躲闪不及，整个人向着侧前方的方向抛飞了出去。李元霸残忍地笑了一声，手中的横刀骤然竖起，笔直地从这名吐蕃骑兵的肩膀处滑下，一直劈砍到了大腿根部。那名吐蕃骑兵，雄壮威武的身体被彻底劈成了两半。甚至由于惯性原因，那两解依旧粘连在一起的尸体，重重地抛飞到了丈许之外的地面上，那场面血腥无比，让人见了不免生出呕吐之心。光是这股能够拍死一匹狂奔中的骏马的怪力，恐怕常人就算是练一辈子都不能够达到，这是神力，天生神力！一刀之威，恐怖如斯，那些原本跟在那名吐蕃骑兵身后，带着无比兴奋得心情冲击而来的其他吐蕃骑兵们，看到这一幕都傻了，实在是方才那血腥、暴力的场景，实在是太令人心惊胆寒了！好好的一匹骏马，好好地一个人，一个被徒手拍死，一个被单刀劈成了两半，搁谁，谁都得胆寒！不过眼下已经不是怕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了。那些为数在一百人左右的吐蕃骑兵可不是傻子，看李元霸这架势，分明是想要让他们把命全都给留下来，与其这样胆寒着坐以待毙，还不如拼上一把！吐蕃骑兵们相互对视了一眼，全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决绝之色，他们高声地吼叫着，挥起了手中的圆月弯刀，这弯刀的长度足有三尺，弯刀的最凸起处还闪着寒光。看那架式，倒是很像那些后世电影、电视剧中，西方军队冲阵时的光景，如果没有长兵器，而且还选择正面对敌的话，恐怕瞬间就会被像切西瓜一样，切个稀巴烂。李元霸可是精得很，就目前这种情况而言，他自己想要冲过这层骑兵去扑杀禄东赞，似乎很是艰难。不过不要忘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不代表李元霸做不到！只见他冷笑了一声，很干脆地将斜挎在腰间的另外一把横刀抓在了手上，随后他将两柄三尺长刀的刀柄合拢，上下一转。“咔嚓！”一道轻响声传来，却见那两柄三尺长刀竟然相互合在了一起，成了一把两边开刃，中间横握的双刃横刀。“既然没有时间准备陌刀，那就让你们见识简直这新式横刀如何变作斩马刀！”李元霸双眸闪亮，手中握着这把双刃横刀猛然矮身向前横扫了出去。那些挡在李元霸面前的高头大马，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抵抗之力，因为他们手中的锐利弯刀的长度，根本不可能劈砍到矮身潜进的李元霸。再加上那新式横刀可是精铁百练成钢，在这锐利无双的双刃横刀，以及李元霸的天生神力面前，战马的双腿就如同是纸糊的一般，横刀出，马腿断，紧接着便是马背上的骑兵齐齐到倒地。不过这倒地只不过是开始，在这些骑兵的身体开始倾斜之时，李元霸手中的双刃横刀就悄悄上移了一尺的高度，锋锐的刀锋，划开了骑兵的胸腹，在骑兵不甘与无限惊惧的目光之中，带起了血线的双刃横刀，在虚空中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李元霸的动作很快，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强悍的双刃横刀就已经带走了二十多名骑兵以及其战马的生命，地面上很快就丢下了二十多具吐蕃骑兵的尸首，以及二十多匹已经死了或者未死的马匹。全被溅起的鲜血淋个通透的李元霸，此刻就像是尸山血海中走出来的凶徒，那双眼睛中透出的，是野兽一般的嗜血本能！李元霸那凶悍、嗜血、近乎无敌的形象，刺激的那些神武卫的兵士们热血沸腾，不由得大声吼叫了起来：“大唐神武！”“大唐神武！”那些匆匆自朱雀大街赶来的各卫府的兵将们，此刻也是热血沸腾，一双双看相李元霸眼眸中透着无尽的狂热之色。这便是大唐的武王殿下，这便是十九年前的战神！……“蠢货，不要和他接触，你们把手中的弯刀全都对着那个家伙甩出去！快！”李元霸越来越远，禄东赞感受到自己的生命遭到了威胁，也算是被逼急了吧，他这脑子

中竟然还真就想出来一个办法。那些骑兵们，听到自家大伦的话之后，显示微微一愣，旋即猛然醒悟过来，纷纷将手中的弯刀向着李元霸的方向投掷了过去。那几十柄寒光闪烁的弯刀，带着撕裂空气的怪啸声，在半空中幻化成一团团亮灰色的光影，恶狠狠地窜向了矮身前行的李元霸的身体。远处，看到这一幕的刘仁轨母子欲裂，他一刀将挡在他面前的一个吐蕃兵士给砍死，随后像是兔子一样猛然窜向了李元霸的方位，同时口中还在高声吼叫着：“王爷小心！”“武王殿下……”距离刘仁轨很近的左骁骑卫将军席君买，也是满脸的焦急之色，要知道这位可是当今圣人的亲弟弟，如果当着他的面有个什么闪失的话，就算是砍了他的脑袋都不为过！

...

第二百二十六章那一抹灿烂！

“雕虫小技！”

面对这一柄柄迎面而来的圆月弯刀，李元霸没有露出哪怕丝毫的胆怯之色。

他忽然站起身来，双手握着的双刃横刀开始快速地旋转了起来，就像是后世的电风扇一样，横刀竖起来足有七尺来高，那转动起来的双刃横刀，像是盾牌一样，直接把李元霸给保护在了里面。

“锵锵！”

弯刀斩在了那像风扇一般转动的双刃横刀上，直接就被崩飞了出去，更有甚者，直接按照原定轨迹，冲着它们原本的主人飞了回去。

“啊！”

“不！”

于是，惨叫声响起，这些倒霉的家伙，根本就想不到会有这么戏剧性的变化，他们甚至都来不及躲闪，就已经被自己甩出去的弯刀给砍成了重伤。

就这样，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吐蕃骑兵们，这一次因为禄东赞的自作聪明，损伤了至少三十人。

百名骑兵，现在只剩下了一半！

“他只有一人，尔等尽是族中最骁勇善战的勇士，怕他作甚？杀，杀，杀！谁若是能够将其擒下或者杀了，老子赏他黄金千两，骏马百匹，牛羊各两百头！”

禄东赞也是发了狠了，眼下能够逃离长安的办法只有一个，那便是抓住一个在大唐朝很有些身份地位的人，以其为人质要挟，方才可以安然离开长安城。

而李元霸恰恰就是那个最佳人选！

吐蕃人，那可都是利益至上的主儿，听到禄东赞的承诺，经过好一番厮杀之后，目前只剩下三千七百多名兵士的吐蕃贼人，那热情犹如开闸的洪水一半。变得更加狂热、凶残起来。

之后，他们竟然舍弃了正与他们相互厮杀的神武卫兵士们，齐齐把目光锁定在了李元霸的身上。那样子仿佛要吃掉他一样。

见到这一幕，苏定方的脸色变了变。狠狠地咬了咬牙，道：“神武卫兵士听令，自由点射，目标，吐蕃番贼！”

“咔嚓，咔嚓……”

混乱不堪的战场之上，神武卫们重新装备上了火铳，并且手法熟练地调试完毕。开始砰砰不决地点射起来。

其实，面对这种密集的大规模冲杀，那些穿透力极强的铅弹几乎每一次都能放倒一命吐蕃兵士，而一旦有吐蕃兵士倒地身亡，那正死命往前拥挤，想要杀了李元霸立头功的吐蕃兵士们来不及反应过来，直接就被绊倒在地。

这样的话，只需要再补上一铳，又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吐蕃大军本就没有多少人了，听到这密集的铳声。才让这些利益至上的家伙们反应过来，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也就是这盏茶的时间中，三千七百多人瞬间缩水了两千。而这边，骑兵们早就已经被李元霸彻底歼灭，禄东赞与其之间，不过丈许距离。

“禄东赞，现在已无人保护于你，你还有什么把戏没有使出来，要不要全拿出来？”李元霸分开了手中的两柄横刀，其中一柄归刀入鞘，另外一柄却是持在了手中。而且那刀刃上的颜色，已经被赤红色的血液染成了黑红色。

坚实的青石地面上。已经遗落了一地的尸体，也数不清到底有多少了。

浓郁的血腥味混杂在这满地的尸体中。萦绕在禄东赞鼻息之间。

他的身体开始哆嗦起来，那是因为他怕，区区千人的队伍，竟然在短短的一个时辰之内就灭了五姓七望所有的有生力量，他们吐蕃的兵卒们也从七千余众剩下了这一千多人。

假若对方是一万人，或许他还可以理解并且接受这个战果，可是偏偏是一千人……

这可真是太可怕了，实在是太可怕了！

禄东赞的额头上开始冒出了冷汗，他面色苍白的看着李元霸道：“你，你想怎么样？”

“哼，你说本王想怎么样？”李元霸阴沉着一张面容看着禄东赞，大声地咆哮了起来，“别以为本王不晓得你们吐蕃此番来唐抱着什么目的！哼，就凭松赞干布那个废物也想娶我大唐的公主？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还大军压境，他压一个试试？好，他不是喜欢学习薛延陀吗，等过了这段时间，本王腾出手来，第一个就灭了薛延陀，接下来的第二个便是你们吐蕃！你特么的不是愿意战吗？你要战，那便战！”

霸气啊！

好一个你要战，那便战！

有了这些训练有素的兵士，有了那些神机府研制出来的各种划时代的火器，区区一个薛延陀，区区一个吐蕃，叫你炸刺儿，直接灭了你丫的！！

禄东赞开始语无伦次了，他有些疯狂地说道：“你，你这是在挑起两国的争端！我们吐蕃是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度，你无权决定国战与否……”

“哈哈，你还真是恬不知耻啊！你们先是派遣细作打入我大唐的大本营，随后又是勾结我大唐境内的反贼欲要行刺王杀架，谋朝篡位之事，现在跟本王讲什么爱好和平……你是在欺负本王书读得少吗？”

李元霸满脸讥讽地看着了禄东赞，继续说道：“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说地是真心话，不过本王就是看你不顺眼，要灭了你，你又能怎么样！”

这就是蛮不讲理了，老子就是看你不顺眼，就是要杀了你！

“行了，废话少说，明年的今日，本王会给你烧点钱的！”

李元霸早就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府上还有一个如花似玉的新娘子等着自己入洞房呢，谁愿意在这跟你一个四十多岁的大老爷们耗时间啊！

禄东赞作着最后的挣扎：“等等，我要求见唐皇，你不能这么……”

“有什么话，到了地府去和阎王说吧！”

李元霸冷笑了一声，身形一纵，竟然从丈许之外就直接跃起，手中的横刀前指，闪电般切向了禄东赞的脖颈。

一抹灿烂的光华砍破了黑夜的寂静！

“噗！”

鲜血如同逆流而起的瀑布，撒向了天穹。

一颗大好的头颅崩飞，那一双犹自透着不可思议的眸子暴睁如同铜铃一般。

到死禄东赞都不明白，这次的大唐之行明明一切顺利，怎么就让他把命给丢了？r580

...

第二百二十七章投降了也杀！

当那头颅飞到最高处开始往下落的时候，李元霸单脚往禄东赞的尸体上猛力一踩，飞身跃起。

李元霸的身体虽然依旧是少年郎的样子，可是他本身条件在那放着，这从马背的尸体上一跃起来，也有丈许来高，很是轻松地就把禄东赞的那颗大好头颅给拽在了手中。

不顾禄东赞人头上洒下的鲜血，李元霸高举着它，大声地咆哮了起来：“贼首已诛，尔等番贼还不授首？”

“还不授首？”

“还不授首？”

伴随着李元霸的怒吼声，所有的神武卫兵士们全都跟着大声地嚎叫了起来。

紧接着，左右武卫以及左右骁骑卫们，也被此时的场景给震撼到了，也开始放声嚎叫，那声音中满含着热血与苍凉，宛若群狼夜啸，那股声势响彻了整个长安城的夜晚，足以制霸天下！

“当啷……”

这些残存的吐蕃兵士们其实早就吓破了胆，现在被各卫的兵士们这么一搞，更是心中胆寒不已，手中的弯刀不自觉地就脱手而出，掉到了地上。

这些番兵中有些胆子小的，更是吓得直接尿了裤子，腥臭的味道混杂在血腥味中，格外地刺鼻！

“我们投降，我们投降……”

“不要杀我，我愿意成为您的奴隶……”

面对生死，这些吐蕃兵士们怂了，他们丢掉了手中的武器，抛掉了自己原本骄傲的自尊，跪在地上疯狂地向李元霸叩首。

他们明白，他们的生命掌控在面前这年轻的武王手中，现在是最后求饶的机会了！

李元霸看着乌压压，跪满地的吐蕃兵士们。满意地笑了起来，他手中依

旧提着禄东赞的人头，缓步走到神武卫大将军苏定方身前。道：“定方，知道怎么做了吗？”

苏定方没有说话。只是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同时眼中闪过一抹毫不掩饰的杀机。

“席将军，那些仅剩的五姓七望的反贼们，就麻烦你派人给抓起来！之后，便随本王去见皇兄吧！”李元霸伸了个懒腰，提着那个血淋淋的人头，就要向着王府正门的方向走去。

这个时候，席君买有些迟疑地指着那些投降的吐蕃兵卒们。道：“王爷，这些吐蕃人，是不是……”

他的话都没有说完，就听到后方突然传来一声声震耳欲聋的铙响，期间甚至还夹杂着一些临死前的惨嚎声。

席君买不可思议的扭过头去，却发现方才他手指点去的方向，早就已经弥漫上了一大片的白色的硝烟，待那一片白色的硝烟消散殆尽，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具具死相凄惨的尸体，连带着还有一股子腥臭与硝烟混杂在其中。

出了一众身穿黑色作战服的神武卫兵士。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特别是那些先前就已经投降了的原五姓七望的反贼们，一个个目瞪口呆。眼中无边的恐惧更是不可抑止地表露了出来。

要知道，他们可也是投降的兵士！如果这位武王殿下言而无信的话，那么……

……

“哼，看到没有，在这位大唐的王爷面前，诚信算个狗屁！”

“好不要脸的李氏皇族！”

刘佳文以及一众五姓七望的主事者们终于反映了过来，一个个张口冷嘲热讽了起来。

反正他们已经知道自己活不长了，在不恶心恶心李元霸的话，恐怕日后就没有机会了。

“王爷。既然这些吐蕃兵士们都已经投降了，又何必要杀了他们呢？”

抛去那些五姓七望的家伙们不理。席君买也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这满地

的千疮百孔的尸体，只感觉一股子凉意从脚跟底下猛地往上钻。直达他的大脑深处，让他激灵灵地打起了寒战。

李元霸没有回头，只是声音有些冷漠地说道：“席将军啊，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与其让他们活着伺机咬本王一口，本王宁愿选择让他们死，至少这样，本王安心！另外还有一点……”

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牛转过头，冷冷地看了刘佳文等人一眼，道：“与答应那些可怜的，被你们这帮蠢货欺骗的兵士们不同，本王可从来没说过要放这些番兵们一马！所以，他们死了也是白死！”

“这……”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是啊，自从这帮吐蕃兵士们丢盔弃甲，并且跪地求饶以来，李元霸还真就一句话都没有对他们说过！这样说来，这帮家伙们还真是倒霉催的！

……

王府之中，前院的塔楼之内。

李渊一家祖孙三代立于塔楼的最高层，面无表情地看着王府之外的厮杀，彼此之间并没有任何的言语交流。

这个时候，楼下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却是一身染血地李元霸，提着禄东赞的人头走上了塔楼。

“咚咚咚……”

一把将那颗大睁着眸子的禄东赞头颅丢到了起来，只见其在地面上滴溜地打了几个滚，最后在李世民的脚边停了下来。

李元霸对李世民拱了拱手，道：“皇兄，臣弟幸不辱命！”

李世民看了脚下死不瞑目的人头，复又抬头看着李元霸那浑身染血，煞气逼人的姿态，终于忍不住说道：

“元霸，若非是朕亲眼所见，朕实在是不能相信，你竟然以区区千名神武卫兵士击退了万余名将近两万的逆贼，竟然还未伤一兵一卒，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李世民可不是军事白痴，一万四千余逆贼虽说有半数是充人数的乌合之

众，但是也有七千多人可是吐蕃的正规军，纵然是缺少了骑兵马背上的优势，可是却武器配备齐全，人多势大。

想你一个小小的王府，竟然仅凭一千名神武卫兵士就把他们给彻底打残了，若是说给别人听的话，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皇兄，还记得臣弟曾经说过吗？只需要给臣弟两个月的时间，臣弟便能训练出一支足以以一挡十，甚至是以一挡百的强悍大军来！”

李元霸笑着指了指下方已经回到王府内，重新担任起护卫工作的神武卫兵士，道：“现在，你相信了吗？”

“呼……”

李世民揉了揉眉心，重新定了定神，借着兵士们手中高举着的火把，看着远处王府大门前那几乎堆起来都要成山的尸首，满怀感慨地说道：

“元霸，到现在朕还是不能相信，这堪称必输无疑地战斗，你竟然赢了，而且还是完胜，府中兵士们毫发无伤，真是，真是……”

李元霸道：“不过是区区一万多名反贼罢了，就算是再多上十倍……”

“也会歼而灭之吗？”站在李世民身侧的李愔，双眼火热地看着自己的四皇叔，那眼睛中燃烧的小火苗，都快把李元霸给烤化了。

“十四万有点困难，可是如果火器弹药充足的话，歼而灭之也并非难事！”李元霸对李愔眨眨眼，很是狂气地说道。

君不见后世小日本的侵华战争中，区区弹丸之地的畜生之徒，竟然在我中华南京之地，残杀了三十多万同胞，造成了震惊海内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

如果不是他们手中有先进的火器，就他们那么点三级残废的身高和人数，能够做出这等畜生不如之事？

（：哥是愤青，极端愤青，不过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段历史是真实的，并非哥胡编乱造！吐槽一下！）

所以，李元霸的话很有道理，毕竟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火器？你是说与这投石炮相同的火器吗？”李世民指着那两架铁制的投石炮，问道。

李元霸摇了摇头，道：“皇兄，像这样的投石炮体积太大，而且目标明显。除了不能移动的东西，例如城墙、城门这样的东西，能够遭受到投石炮的有效打击之外。其余的，特别是对那些机动性很强的兵种而言，投石炮的功能就有些捉襟见肘了！”

“哦，那你的意思是，还有更好，更方便的火器？”李世民算是听出来了，感情这家伙是编着法子地让自己继续问话呢。

“有，当然有了！”

李元霸嘿嘿一乐，从后腰上抽出了那把只剩下一枚铅弹的短铳。

“这不是你刚才在偏殿之中射杀刘佳武的东西吗？怎么，难不成这小东西也是火器？”看到这东西，李世民不由得眼睛一亮，脱口而出。

其实自李元霸在偏殿中用短铳射杀刘佳武的时候，李世民内心中的好奇心就已经被勾了起来。只是一者碍于威严，这二者嘛，便是那群该死的逆贼到了，让李世民直接给忘了这茬儿。

现在李元霸把短铳拿了出来，明显是给李世民解惑用的。

李元霸将短铳递给李世民，同时口中说道：“皇兄，这是神机府最新研制出来的火铳，因其短小精悍，便于携带，故臣弟便称其为短铳！”

这货倒是光捡重点的说，欺负人家不知道短铳的缺点，先把优点给摆了出来。

李元霸这短短的几句话，倒是把李世民的好奇心给调动了起来。

...

第二百二十八章火铳走火了！

“威力似乎并不大吧？”李世民握了握手中的短铳，有些漫不经心地说道。

“怎么就威力不大了？”李元霸就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了起来，唬着眼珠子说道：“皇兄，难不成你忘了方才在偏殿中射杀刘佳武了？那可是一射一个死啊！”

“射程和精准度呢？”李世民问出了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

“这个……”

听到这个问题，李元霸还真的是很不好回答，实在是这短铳的精准度和射程太特么地坑爹了。

而且说起来，这火器射击和射箭其实是一个道理，两者都会因为制作武器的材质、外部助力、空气、湿度……等等原因，导致射程以及精准度出现大幅度的偏差。

“要不，试试？”李世民的嘴角出现了笑容，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自己这个四弟吃瘪了。

一边这样说着，他那右手的食指不禁挨近了扳机，而铳口，却刚好对准了李元霸。

李元霸的脸色当时就苦了下来，自己这个便宜二哥又开搞了！

而且眼下这短铳中可是还有一枚铅弹的，再加上现在新研制出来的短铳可是没有保险这么一说的，李元霸自然是有些惊悚，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流氓会武术，子弹也穿肚（哥编的）！”

想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不由得说道：“皇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哎呦，我去！”

“砰！”

李元霸话都还没说完，就见李世民的手指已经开始往下扣了。

李元霸强忍住没吐出‘草’字来，闪电般一低头，顿时感觉有一股子火辣辣的疼痛紧紧贴着他的头皮飞射了出去。原本身上满是别人鲜血的李元霸，自己也在这一瞬间挂了彩。

短铤，走火了！并且把里面填装的最后一枚铅弹。对着李元霸给放了出去！

“德儿……”李渊急了，飞起一脚就踹在了李世民的身上。那苍劲的力道直接把李世民给踹了一个跟头。

还好这座塔楼建有三丈多高，而底下的人也知道是太上皇祖孙三代在塔楼之上，他们也不敢去窥探皇族的秘密，是以塔楼之上的事情也没人发现。

“父皇！”

李承乾这几个小崽子，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过了好半晌才齐齐跑到李世民身边，将其给扶了起来。

这到底是亲爹啊，明明是李元霸先受的伤。这可倒好，几个大侄子都跑过去关心他们老爹了！

“李老二，你他娘地已经杀了建成和元吉，怎么？还想把德儿也杀了吗？”

李渊守在李元霸身边，就像是一头怒目的森林之王一样，死死地盯着李世民，那样子恨不得吃了他。

李渊这一脚可是把李世民给踹懵了，而事实上，在枪响的一刹那，李世民的脑袋就是嗡地一声。彻底炸开了。

直到方才跌倒在地，李世民亦是满脸的愕然之色，右手食指依旧扣在短铤扳机圈内。那铤口甚至还在不停地冒着白烟。

“马勒个把子的，这是要作甚？是真高谋杀吗？”李元霸额头上流着血，心中却是狂骂了起来。

还好方才李元霸反应得快，否则的话，就不仅仅是带起了一串头发，擦破一点头皮了，到时候那血洞可实打实地，绝对一打一个死！

“德儿，你感觉怎么样？”李渊满脸焦急地看着李元霸。苍老的声音罕见地带上了哭腔。

李元霸茫然地晃了晃脑袋，摸了摸头皮上那火辣辣的一片。道：“无妨，还好只是灼伤了点头皮。只需要上一些药也就是了！”

这个时候李世民也终于反应了过来，他从地上站起来，先是大声对塔楼

下面死后到：“来人啊，速去城外清华观请孙思邈入城！”

“诺！”

一道影子从塔楼下的黑暗处闪了出来，脚步轻快地飘出了武王府。

待做完了这一切，李世民才有些紧张地看着李元霸，说道：“元霸，真是对不起！为兄也没有想到这东西竟然如此地灵活，还好你躲闪地快，否则的话，为兄会后悔一辈子的！”

李世民这话倒是说地真的，因为他确实没想过扣动扳机，只是想要和李元霸开一个玩笑，谁知道玩笑没开成，还险些把自己的亲兄弟给搭进去。

李元霸还能怎么办？只能是心中苦笑不已，暗暗说自己倒霉！

因为他明白，那短铳没有保险，终究还是有些危险的。可谁知道这危险的概率却直接落到了自己的头上，真他娘地晦气啊！

“没想到？哼，你没想到的事情多了！”李渊很不满李世民的态度。

“……”

即便李渊给他甩脸子，李世民也不能怎么样，毕竟那是他老爹！

“父皇，没关系的！实在是那东西还存在一定的缺陷，若非如此的话，那扳机也不会如此轻易地就会被触发了！”

李元霸间李渊那不依不饶的样子，赶忙阻止。这两父子的关系好不容易缓和了起来，可别因为自己的原因又把他们的关系给搅黄了！

“哼，李老二，朕告诉你！德儿要是有个什么好歹，朕保证，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李渊这话说地狠，同时怨念也不小，不管他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反正从李世民那微变的脸色不难猜出，李渊确实还有着某些不为人知的隐秘。

“厮！”

李元霸在李世民的搀扶下站起身来，凉风一吹额头上的伤口，顿时带起一阵阵地痛感，他咬了咬牙说道：“父皇，皇兄……眼下事情已了，我看我们还是先下去吧！正好也让我简单地处理一下伤口！”

“好好好，咱们先下去，一起下去等孙神医！”李世民赶紧同意了下来，

并且吩咐自己的大儿子和三儿子上前来，扶着李元霸下塔楼。

刚刚走到塔楼之下，隔着老远地，便见左骁骑卫将军席君买，压着七八个身穿锦袍劲装中年人，从大门之外走来，与其随行的，还有两个同样身着亮银明光铠的中年人。

走得近了，那七八个中年人的面容也显现了出来，赫然是此番谋逆的五姓七望之家的主事之人，看他们的样子，倒是颇有些视死如归的架势！

...

第二百二十九章李元霸，怒了！

“末将席君买，张尽忠，孙寒，见过陛下，见过太上皇！”

走到近前，席君买等三名身穿亮银明光铠的兵将，率先向李渊与李世民行了一礼。

李世民微一摆手，道：“三位爱卿，免礼吧！”

“谢陛下！”

席君买站直了身子，指着身侧趾高气昂，做出一副视死如归状的刘佳文等人，说道：“陛下，此七人便是此番谋逆的贼首，现已捉拿归案，请陛下降决！”

说到这里，席君买猛地一人踹了他们膝盖一脚，将七人全都给踹倒在地，道：“你等七个逆贼，见到陛下还不快跪地行礼？”

“哼，我等既然敢行此事，便不再尊他李世民为皇！既如此，连躬身之礼都免了，何来跪地之说？”到现在这个节骨眼了，刘佳文不仅没有胆怯，反而变得很是硬气。

“你……”

席君买大怒，就要上前去再补上一脚，区区他的戾气，这个时候李世民却对他摆了摆手，道：“席卿……”

“诺！”

席君买很恭谨地收回了脚，只是那双眼睛依旧死死地盯着刘佳文。

“朕记得你叫刘佳文，是吧？那刘佳武似乎是你的兄弟，你们俩兄弟一文一武，倒是相 $\propto$ 得益彰！”李世民淡淡地看着刘佳文，说着一些没头没脑的话，“对了，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兄弟早就已经去找阎王报道了，你要不要现在追过去看看？”

刘佳文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耳中便听到了呼呼的风声，随后便是一丝凉意划破脖颈，再往后便是眼界越来越高，往下微微一瞥，自己的身子已经距离眼睛越来越远……

“朕送你去找你的兄弟！”

李世民手中紧紧握着一把仍旧在滴着殷红色鲜血的横刀，仰头看着被自己砍飞的刘佳文的脑袋。声音呢喃。

原地，剩余的几个五姓七望的主事人全都惊呆了，他们没想到李世民连问都不问地就动手了，而且还是这么地干脆，丝毫不拖泥带水。

“押他们去中院正殿！”

收回了视线，眼见着李元霸额头上的伤口又开始往外渗血了，李世民对席君买等三人吩咐了一句，转身就向着王府中院走去。

一路进了中院，李元霸唤来白福，先是吩咐他烧了几大桶热水。随后简单地处理了一下额头上的伤口。

待李元霸洗了个热水澡，并且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出来的时候，先前去往城外清华观去请孙思邈的那道消瘦身形，正好押着一个人跨步而来。

这人披散着头发，浑身上下不仅血迹斑斑，而且还脏兮兮地，散发着一股子恶臭，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很多天没有洗澡，而且还刚刚受过重伤的乞丐。

李元霸瞅着有些奇怪。心说：“这家伙不是去请孙思邈了吗？怎么孙思邈没有请来，倒是给我整回来一个乞丐？”

走到李渊身侧坐了下来，那名消瘦的家伙一把将那个被乞丐给按倒在地，躬身行礼道：

“陛下。孙神医稍后便到！另，此人形迹可疑，在城门处徘徊良久，守城的神武卫兵士依令将其给抓了起来！奴婢对其身份仔细对照。发现其乃五姓七望中，清河崔氏的家主，崔颢！”

听到这里。已经被李世民命人押着进中院正殿中的一众五姓七望的主事者们，全都懵了！

别看他们摆出了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其实他们原本还指望崔颢可以救他们一命，现在可倒好，最后的救命稻草也被抓到了这里，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崔家家主，崔颢！”

李元霸闻言，眼珠子都快要凸出来了。这家伙怎么看怎么像是个乞丐，怎么可能是崔家的家主呢？

除非.....是为了躲避某种祸端，特意如此装扮！说起来，那便是.....谋逆！

李世民也明显想到了这一点，他对那消瘦的身形摆了摆手，那人恭敬施礼放开了崔颢，身形一闪，退出了大殿。

而这个时候，崔颢却依旧呆呆愣愣地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李世民的脸上出现了冷酷的笑容，他从高椅上走了下来，道：“崔颢！原本气宇轩昂，自命不凡的清河崔氏家主，怎么搞成了现在这副模样？怎么，有胆子谋逆，却没胆子正视朕吗？”

崔颢沉默了半晌，忽然冷笑了一声，道：“成王败寇，这次我是失败了，你我之间已无话可说，你还是杀了我吧！”

李世民比崔颢笑得还要冷，他那俊逸地面容变得狰狞了起来，道：“你想死？世间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崔颢闻言猛地打了一个冷战，不过却是紧抿着嘴唇，不发一言。

见此情景，李世民更怒了，他大声地吼道：“崔颢，朕自认为待你不薄！自当年我李唐起兵伐隋之时，你们五姓七望的世家，并非对我等李唐有任何的帮衬！然，隋灭唐起，父皇对你们五姓七望的世家却是多有封赏，更是将你等起家的郡县，封给了你们这些无有半分功勋之家！可是.....可是你们呢？”

说到这里，李世民的胸口剧烈起伏着，道：“过了二十多年了，你等为何如此地丧心病狂？你们要官职，朕给了！要封地，朕也允了！可如今，你等竟然真地敢犯上作乱，起兵谋反！你等七家，莫非真地不知感君恩吗？”

“咳咳.....”

崔颢咳嗽了一声，抬头看了李世民一眼，缓缓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或许，此刻的他早就已经知道了必死，是以一切的东西都变成了虚妄。

看着缓缓起身，身体甚至有些佝偻的崔颢，李世民继续说道：“怎么？现在有胆子看朕了？朕很好奇，你现在还有何话讲？”

崔颢很是冷淡地看着李世民的双眼，说道：“陛下.....哦，应该和你叫李世民！李世民，说实话，当年我等之所以未曾帮助你们李唐夺取天下，并非是不能看不起你们李唐，而是也在积极地准备，想要插上一脚！可是等我将一切都准备妥当，你们李唐已经强大到让我等不敢轻举妄动了！所以我等只能是蛰伏.....”

“家主……”

清河崔氏的主事人看了崔颢一眼，似乎有些欲言又止。

“好了，正名！”崔颢回过头去看了看叫了他一声的中年人，不在意地说道：“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没有什么能说不说得得了！李世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只准你们李唐谋逆造反，就不许我们崔氏取而代之？”

“哼，歪理！”李世民嗤之以鼻。

“歪理？”崔颢神经质般地笑了起来，“你之前曾说，你们李唐待我五姓七望如何如何，那都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罢了！我们从未要求你这样做过！我所看到的并不是你李唐待我们多好，而是弹压，无休止地弹压！”

说到这里的时候，他豁然转头看着李元霸，眸光怨恨：“特别是在李元霸清醒之后，这种弹压已经让我忍无可忍！是先崔荣被杀，之后便是狗屁‘君子六艺’之争，再然后便是对太原王氏的血腥抓捕！这其中种种，难道便是你口中的待我等不薄吗？”

没等李世民兄弟俩插话，崔颢就闭着眼睛继续说道：“或许你会说，这是因为我们五姓七望世家自找的！可是你可曾想过，我们行此之事，也是为了活得更好，活得不用担惊受怕，不用总是担心你们朝廷会对我们何时动刀兵！若非要找个理由的话，我更信服官逼民反！”

崔颢很无耻，或者说那叫不要脸，赤果果的连最后的脸面都不要了！

李元霸和李世民的脸色，全都阴沉地可怕，李世民这边还好说，毕竟他占了大头。可是李元霸这边就属于躺枪了，无缘无故地牵扯上了自己，似乎崔颢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到了自己的身上。

越想越气的李元霸，冷冷地说道：“崔颢，你是说官逼民反？这话用在别人身上或许很有道理，可是用在你们身上却是牵强地很，而且……”

说到这里，李元霸龙行虎步地走到崔颢身侧，单手将他给提了起来，死死地盯着那张脏兮兮的脸，道：“而且，你干不该，万不该，将这些个责任全都推到了本王的身上！你以为，本王很愿意搭理你吗？”

“噗通！”

话音落地，李元霸一把将崔颢高举了起来，随后重重地将其甩到了地上，甚至都能够听到他身上那明显的骨骼碎裂声。

这样还不解气，李元霸又上前几步，一字一句地道：“本王很好说话，本王的脾气也很好！但是并不代表，你来招惹本王了，本王连个屁都不敢放！本王睡了十九年，十九年来什么事情都没做，一觉醒来就碰上了你们这些家伙组团上门来欺负本王！你们以为你们是个什么东西？”

一边说着，李元霸狠狠一脚揣在崔颢的腰眼上，这一脚自然是没有留余力，让崔颢直接吐出一口血来！

李元霸这次是郁闷得要死，无缘无故地被抓了大头，是谁都会心里火大！

...

第二百三十章简单善后

“咳咳……哈哈哈，成王败寇，我既然失败了，随意你怎么说！”吐出一口黑色淤血的崔颢，状若疯狂地大笑了起来。

“哼！”李元霸冷哼了一声，转头看着李世民说道：“皇兄，可否暂且免崔颢一死？”

李元霸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就连李世民和李渊都有些傻眼了。

有没有搞错，他崔颢都这么编排你了，你竟然还给他求情，吃错药了把你？

“却是何为？”李世民满带着疑惑地问道。

李元霸的脸色骤然变得恐怖、狰狞了起来，他说道：“皇兄，要知道，这世上最残忍的惩罚，并不是让人死！而是让人受尽以及精神上的折磨，最后整个人都彻底崩溃掉！”

说着，李元霸扭头看了地上听到自己的话后略微有些呆滞的崔颢一眼，道：“我要让崔颢亲眼看着他们清河崔氏是如何覆灭的，他的亲眷、朋友们是如何因为他的原因惨死在各种酷刑之下的！我要让他受尽精神上的折磨，彻底崩溃！”

嘶，这是什么仇什么怨啊？真是好狠呐！

在场的所有人闻听此言，全都打起个寒颤，就连久经沙场，见惯了各种生死的席君买三人都忍不住暗暗咂舌。

李世民沉默了半晌，突然对着大殿之外喊道：“来人，来人，刘三水……”

刘三水连忙跑了进来，躬身行礼道：“陛下，奴婢在。”

李世民面色沉凝地说道：“三水，你将这崔颢拿下去，朕不要他死！你带着掖庭宫的人，亲自将他押送前往掖庭宫，另外，派人去五姓七望各家在长安城的府邸以及各处暗桩。捉拿他的族人们！”

刘三水恭敬地应了一声，退出了大殿！

崔颢打了个激灵，此时他也忘记了痛，他明白，自己的下场只怕比当年

的隐太子以及齐王还要凄惨！

果然，就听李世民冷笑了一声，接着说道：“还有，席君买！”

“陛下！”席君买上前一步，低头拱手。

李元霸继续说道：“你去将那些五姓七望留守长安城，未曾归降的手下逆贼尽数诛杀。一个都不要放过！至于五姓七望的本家族地，暂时不要急，再等一等，得想个稳妥地，可以一举歼灭掉他们的办法！”

那些留守长安城的，属于五姓七望的手下亲卫，连同其亲属，至少得有一万之众，李世民此刻铁面无情。一句话就定了这些人的生死！

这个时候，一直站在大殿边缘的白福站了出来，说道：“陛下，那些在各州府担任主官的五姓七望的族人。要不要采取些行动？”

李世民想了想，道：“飞鸽传书，让安插在那些人身边的黑鸟动手！记住，要不留痕迹！”

“诺！”

白福心领神会地点点头。随席君买等人一同下殿去了。

“至于你们……”李世民看着站在他面前的这些五姓七望的主事者，突然道：“想死想活？”

一众人沉默了，他们本就是抱着必死的心被抓。现在李世民松了口，却是让他们脑子中乱哄哄地。

“来人！”

见这些家伙们不说话，李世民高喝了一声，顿时有一队黑甲禁卫走了进来。

“将他们还有方才抓起来的那般人等全部押往大理寺，记住，像郑纤华这样地五姓七望的家族高层，要与那些普通族人分别关押！”

李世民吩咐道。

“诺！”

铿锵有力的声音响起，这一队五大三粗的壮汉，压着殿中的五姓七望的主事者们，退出了大殿。

.....

此时的大殿中，只剩下了李世民一大家子，那些前来饮宴的宾朋，早就已经被李元霸命人带往了前院中休息。

李世民渐渐平静下来，他身上的倦意也已经一扫而空，整个人变得精神奕奕起来。

吃了一口李元霸特意准备的大叶茶，他突然笑了起来，道：“元霸，此番镇压这些谋逆作乱之人，你居功至伟！这一仗，也确实打出了神武卫的威风，说说吧，你想要什么奖励？”

李元霸摸了摸额头上已经止住血的伤口，苦笑了一声，说道：“皇兄，我现在就想要好好休息休息，你可别忘了，今日还是臣弟的大婚之日，在臣弟的新房里，还有一个媳妇等着我入洞房呢！”

“哈哈，也对，朕倒是望了今日乃是你的新婚之日了！”李世民楞了一下，旋即哈哈大笑了起来，那声音中透着一股子惬意，似乎有什么好玩的事情一样。

“得，瞧这货满脸暧昧得样子，八成是又想到了什么不和谐的画面！”听到李世民的笑声，看到李世民脸上那突然变得猥琐起来的面容，李元霸不由得翻起了白眼。

“元霸，说起来这新婚之前，似乎还有一件事情呢吧？”

自顾自笑了半晌的李世民，见李元霸神色有些不善，不由得停下了笑声，继续说道：“新婚总是要闹洞房的！虽说今日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但是这最后一步也不能少！承乾.....”

“父皇！”

正在一边捂着嘴偷乐的李承乾，闻言赶忙站起身来。

李世民吩咐道：“你和弟弟们一起去给你们四叔闹洞房！一番杀伐之后，是该喜庆喜庆了！”

“是，父皇！”

李承乾很兴奋，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这一刻了。

李恪、李愔以及李贞这些家伙们闻听此言，全都变得活跃了起来，一帮

子小孩子连吼带叫地推着李元霸要去闹洞房，而在偏殿中小坐的一众公主们听闻正殿中的吵闹声，也纷纷成群结队的跟着他们后面，准备一起去看看新娘子。

.....

中院东厢房，属于李元霸与武顺的新房中，桌上摆着的红烛近乎燃烧殆尽。

坐在床榻上的，头上还盖着一条红色绸纱的武顺，小脸上满是担忧的神色。

方才听到王府外头那一声赛过一声的喊杀，之后又是一阵阵轰天的炮响以及铙响，她这心里头充满了惊慌！毕竟是女孩子。即便再怎么装作镇定自若的模样，可是内心深处终究还是软弱的。

就在她坚持不住了，想要出去看看的时候，门口却是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吵闹声。(未完待续.....)

第二百三十章简单善后：

...

第二百三十一章交杯酒

李元霸的新房，位于中院东侧。

整个东厢房完全是按照后世苏州园林的规格建造的，两层的小楼，古色古香，从外面看上去，丝毫不比中院正中央的大殿差，反而多了一丝清雅。

“来来来，都让开了！我们这些当侄儿的，可是把四皇叔给送回来了，婶娘，快出来让我们看看吧？”

二楼，布置好的新房外，李愔咧着一副大嗓门叫唤了起来。

这家伙最爱玩闹，像闹洞房这种好玩的事情，他可是没少干！

“对呀，对呀！四皇叔可是为了别的事，累了前半夜！现在终于腾出了时间，自然要把后半夜给婶娘了！快让我们见见婶娘，要不然的话，四皇叔可不能进去！”

李贞这小胖纸，也不知道是不是还在记恨着当初的事情，反正听他那口气，说着倒是挺解气的！

，她伸出小胳膊细腿，手上还拿着一个绑着红布的长木棍，挡在门前：

“我家小姐怕羞，诸位王爷、公主身份尊贵，若是吓到她怎么办？”

“呦，你这小丫头倒是忠心护主啊！你放心，你若是放本王过去，婶娘肯定不会怪罪你！要不然的话，小心本王硬闯哦？”

李愔可劲往前挤着，可是却不敢与莹香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

毕竟莹香是随着他们婶娘一起嫁过来的陪嫁丫鬟！说得不好听点，没准以后就成了李元霸的通房丫鬟，现在这种事情又不少，万一这丫头心小记恨在心呢？

再加上身后还跟着他的姐姐妹妹们，在女眷们面前，怎么着也得表现得君子一点！

“王爷这话却是吓住莹香了！“莹香俊俏的小脸上露出了一丝紧张之色，不过之后像是想起了什么。马上语气变得硬气了起来：“不过王爷，您若是要硬闯，别怪莹香手中的棒子无情了！”

说着，她还示威性地举了举手中的木棍，那娇俏的样子，凶得很啊！

“哈哈哈哈哈.....”

见到莹香那娇憨的样子，这下不仅连李承乾他们忍不住了，就算是跟在后面，等着看热闹的清河公主等人都是轰堂大笑。

“哥哥姐姐们，冲啊！”

笑过之后。年龄最小的李治小手猛然一挥，迈动小短腿，骤然向前冲去。

莹香的身材纤细，尽管身形已经是初现规模，但是能有多少力气？

一群人像是奔跑的草泥马一样，一窝蜂地往里冲，她还真敢下手吗？结果，莹香很悲剧地被挤到了一边，眨眼的功夫就让李承乾等人拥着李元霸冲到了洞房门口。

就在他们想要冲进去的时候。‘砰’地一声闷响传来，紧接着，李承乾等人的身体就直接被推了出去。

众人循着门框望了过去，却是李元霸清醒了过来。直接把这帮子大侄子、大侄女们，毫不留情地推到了二楼宽大的走廊上。

“四皇叔，你想干啥？我们哥几个可是奉旨闹洞房！”

李贞这小胖子还没搞清楚状况，有些傻呼呼地说道。

李元霸一听就给乐了。他伸出手，狠狠地给了小胖纸脑门上一个暴栗，道：“你这小胖子。信不信四叔我再打你一次屁股？”

李贞条件反射地摸了摸小屁股，随后闪电般躲到了李贞身后，说道：“四皇叔，你要是敢欺负我，我就去告诉娘娘！别忘了，娘娘还是我姨娘哩？”

得，倒是忘了这茬了，小胖子和武顺还是亲戚关系！不过说这些都没用，嫁进了武王府，哪里还有亲戚这一说，全都得听李元霸的！

“哼哼，叫你们挤我！”莹香小丫头对李承乾等人皱了皱琼鼻，又转身对李元霸说道：“王爷快进屋子吧，小姐都已经等急了！”

“呦，都等急了！”

小丫头话音刚落，这群被李元霸拒之门外的坏小子们就嘻嘻哈哈地起哄。

“回头再收拾你们这些小兔崽子！”李元霸狠狠地瞪了这些小家伙们一眼，转身进了房间。

.....

许是听到了开门、关门的声音，坐在床榻上的武顺顿时变得紧张了起来，她那一双白皙的小手紧紧地抓住衣摆，死命地搅动着。

李元霸关上了房门，转过身来，第一眼就看到了依旧挺着纤细的腰身，端坐在床榻边缘的武顺，不由得有些惊讶地说道：“顺儿，你一直都没睡？”

“嗯！”武顺的声音有些低沉，有些沙哑，这是紧张地。

看到明显因为紧张而变得浑身紧绷起来的武顺，李元霸不由得哑然失笑：“外面的事情已经解决了！眼下叛贼已除，已经没我什么事情了！”

武顺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那个.....顺儿，我掀盖头了？”

说实话，甭管是前世还是今生，今日乃是李元霸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结婚，所以他内心中也是紧张地，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惶恐的。

“嗯！”

武顺啥都没说，只是很有些羞怯地发出一声无力的鼻音，似是无奈，似是认命。

“呼呼呼.....”

努力平复了好一会略显紧张的心情，李元霸从一侧的檀木桌上拿起了一根通体金黄的秤杆。

秤杆上雕刻着一条张牙舞爪的蛟龙，神光炯炯，线条极其优美。

秤杆在华夏大地中象征龙，新娘佩戴的凤冠霞帔象征凤，以秤杆挑红盖头的意就是‘一龙挑凤’、‘鸾凤和鸣’、‘龙凤呈祥’，同时也寓意着‘秤心如意’。

这样的东西，不管是普通百姓家还是那些官宦、大富大贵之家都是不允许使用的，毕竟上面有了龙，那是皇家专属！就算是李元霸手中的这杆‘秤杆’，都是雕琢的蛟龙，而并非是真龙。

手中拿着秤杆，李元霸缓步走到床榻前，轻轻用秤杆撩起了红盖头。

盖头掀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上饰金蛟龙，翊以二珠翠凤，皆口衔珠滴，前後珠牡丹花、蕊头、翠叶、珠翠穠花髻的凤冠。

再往下走，便是一张含羞带怯的绝美容颜，在跳跃的烛光中，武顺那细长的睫毛轻颤，水汪汪的明眸中充满了灵动。

痴痴呆呆地看着面前的古典美人，李元霸不由得愣住了！

与后世那些化妆之后的女子们相比，面前施了淡妆的武顺，更加漂亮，更加明艳动人，更加有韵味！

如果非要比的话，那还是拿貂蝉、西施来比吧！

似乎感觉到李元霸目光炯炯的盯着自己，武顺不禁大羞，她低下头盯着自己的脚尖，两支白嫩的小手绞在一起，有些不知所措地呢喃道：“夫……夫君为何如此看着妾身？”

“许你凤冠霞帔一世无忧，此生清风明月长伴天涯！”李元霸回过神来，脱口而出。

武顺闻言微微一怔，终于很是勇敢地抬头看着李元霸。

当她看到李元霸额头上的伤口的时候，心中却是一痛，原本想要说出口的话，却是在脱口的一瞬间变了：“夫君，你这额头是怎么了？不行，妾身去让莹香打盆热水来……”

“不必！”李元霸摆摆手，道：“这都是小伤，已经让孙神医看过了！”

方才，在回房之前，正好孙思邈提着自己的医药箱子来到了武王府。

对于他来说，那满地的尸体与他无关，毕竟它只是一个郎中，治病救人才是正事，至于那些人因何而死，跟他一个铜钱的关系都没有。

“孙神医？可是清华观的孙思邈，孙神医？”听到李元霸说没事，武顺这才放心下来，顺着李元霸说道。

李元霸点点头，道：“嗯，对于孙神医的医术，我还是很信服的！对了，你方才想要问什么？”

武顺闻言俏脸一红，轻轻呼出两口气，道：“妾身方才想问，王爷所言可当真？”

李元霸想起自己刚刚说的话，并没有回答她，而是走到床边，轻轻抓起武顺的小手放到了自己的胸口，武顺很柔顺地将螭首靠在了李元霸的右肩之上。

两人就保持这样的动作过了好久，或许是累了，或许是想要做点别的有意义的事情，李元霸突然说道：“顺儿，夜深了！”

这话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前世的时候，被岛国动作片荼毒至深的李元霸，心中早就已经七万六千个小猫在抓挠了。

武顺的身体颤了一下，俏脸红彤彤地，不过并没有说话。

李元霸扭过头，看着武顺那光洁的额头，道：“夜深了，该休息了！”

说着，他就松开了武顺的小手，想要去解她头上的凤冠。

谁知道武顺也顺势起身，道：“夫君，等一下！”

“嗯？”李元霸有些不解。

“夫君，你我还未曾喝过交杯酒呢！”武顺声如蚊呐，螭首微垂，那双明眸根本不敢与李元霸对视。

李元霸了然地点点头，道：“这样啊！你等我……”

走到门口，李元霸试探着说道：“莹香？”

“啊？在，王爷，莹香在的！”门外一道黑色的影子晃动了一下，莹香不知道从甚地方蹿了出来。

“你去取两个玉盏，再端来一壶佳酿！”李元霸吩咐道。

“哒哒哒……”

没有回话，只是脚步落地的声音格外响亮。（未完待续……）

...

第二百三十二章听墙根儿

过了有十几个呼吸的时间，房门就被敲响了，小丫头脸蛋红彤彤地，她手中端着李元霸要的东西，气喘吁吁地说道：“王爷，东西已经准备妥了！”

“嗯，给我吧！”李元霸打开房门，接过了东西，忽然身形一顿，道：“一会不准偷听！”

“啊……”

莹香小丫头惊讶地应了一声，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房间里，李元霸将手中酒和玉盏放到了檀木桌上，正要叫武顺过来的时候，却见这丫头端着一方小托盘走了过来。

但见那托盘里，放着一把只有食指大小的小剪刀、一方绣着鸳鸯的锦囊，以及两条大红色的丝带。

只见武顺拿起剪刀，顺过自己后面的长发，剪下来一缕，在李元霸惊讶的目光中，又把他的头发也剪下来一缕。

之后，在李元霸的面前，将两人的两缕头发细心地打成了一个同心结，然后将这个同心结给放到了锦囊之中。

最后，方才拿起托盘中仅剩的红色丝带，将两只玉盏连接在，倒上浓郁、泛着香气的米酒，自己手中留下来一盏，将其中的另外一盏交给了李元霸。

“这是？”李元霸有些惊讶地看着手中的玉盏，说道。

“秀发长系，同心相连！满饮盏中酒，此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话音落地，武顺干脆利落的将玉盏中的美酒一饮而尽。

李元霸恍然，之前一直以为这交杯酒，便是新郎新娘进入洞房后先各饮半杯，然后交换一齐饮干。这时才终于明白，感情唐代的交杯酒是这么喝的。

而方才武顺所言，‘秀发长系，同心相连’，应该就是指的就结发。古语有云，结发之妻，应该就是说的这个吧！

晃了晃脑袋，李元霸将诸般想法抛诸脑后，举杯一饮而尽。

见李元霸满饮杯中酒，武顺开心地笑了起来，这才让李元霸将她头上的凤冠取下，然后和彩带、酒杯一起掷于床下，整个成亲仪式才算是完成。

.....

“顺儿，日后。你便是我的妻子了！”拉着武顺做到了大红色的床榻前，李元霸仔细地看武顺说道。

“嗯，日后，王爷便是妾身的夫君了.....还望夫君好好地疼惜顺儿.....”武顺这番话说的比蚊子叫大不了多少。

“顺儿.....”李元霸愣愣地看着武顺，突然把她的身子扭过来，正对着自己，轻声唤了一句。

武顺嗯了一声，身子虽然正了，可是并没有抬头看李元霸。

李元霸此刻是欲火烧上身。不管这丫头有何反应，右手轻轻一揽，就把她整个人给全揽进了怀里，同时左手也没有闲着。很自然地单手去解武顺披在身上的大红色霞帔。

宽大的霞帔上尽是繁琐的金扣，李元霸心中焦急，直接拿手一扭，这货竟然仗着有一把子力气。把那扣子给硬生生地拽了下来。

待上面繁琐的一切全都做完，武顺里面只剩下一件袒露了半截酥胸的粉红色水衫，在李元霸感慨了半晌大唐的开放之后。也是让这家伙霎时间变得热血沸腾。

武顺此刻就像是一只钻进了牢笼，逃脱不得的鸟儿，整个人酥软地依靠在李元霸的怀里，两只小手无下意识地捏成了小拳头，格挡在身前。

那一双如同宝石般灿烂的眸子中水波流转，并不是眼泪，而是怯羞的媚意。

露着香肩，秀发柔顺地披散在背后，武顺吐气如兰地说道：“夫，夫君.....妾身，妾身服侍您解带宽衣！”

李元霸刚想要说些什么，这个时候门外却传来了轻微地脚步落地的声音。

李元霸轻轻点点了武顺的琼鼻，随后竖起食指在唇边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这才悄然地走到了门侧，大声地说道：“听墙根儿的，很有意思吗？”。

“啊？有，不……是，是夫人让我过来的！”莹香的声音响了起来，她就像是一只偷油吃被发现的小老鼠，声音中透着慌乱。

屋里的李元霸看了武顺一眼，不由得有些无语，这还奉命听墙根儿啊？

武顺瞬间抬起了小手捂住了笑脸，已经感觉自己还真是丢人啊，成个亲都有捣乱的。

李元霸大声呵斥了起来：“小丫头，快给本王速速离去，否则待会你就离不开了！”

屋子外头的莹香吐了吐舌头，‘哒哒哒’地往楼下跑去，同时口中还娇呵道：“别，王爷，莹香现在就走！太子殿下，吴王殿下……清河公主，我走啦，你们小心呐，千万不要被王爷发现啦！”

噗！

这丫头简直太腹黑了，临走前还阴了这帮子王爷、公主们一把！

卧槽，这帮熊孩子真是胆子肥了，一个个成亲没成亲的，都把这事当乐趣！如果日后，把李元霸成亲这事写成书，就叫《四皇叔的风流韵事》，再发行的话……那不把人都丢到姥姥家去了？

心中怒急的李元霸，对着武顺做了一个拉下床帘的动作，待大红色的帘布将那床榻彻底掩住的时候，他一把拉开了房门，大吼道：“小兔崽子们，都欠收拾了是吧？”

“刷刷刷……”

于是乎，杂乱的脚步声响了起来，却是李承乾他们眼疾脚快，在李元霸刚刚来开房门的时候，就已经飞快地想着楼下窜去。

有一个小家伙跑得慢了，要不是有人拉着，差点从二楼的栏杆上跳下去。

“唉，六哥你慢点！”

“我咋？小七你想死吗？这里是二楼，跳下去还不得摔死你？”

“六姐你不要拽我，待会四皇叔追过来了……”

这群熊孩子们，可真他娘地能整啊！这都什么事啊，怎么女孩子也喜欢听墙角了？

确定没人了，李元霸这才怒气冲冲地回到了房间。

武顺坐在床榻之上，听到关门的动静，从床帘中钻出一个小脑袋瓜来，低声道：“夫君……他们，都走了吗？”

李元霸点点头道：“走了。”

“真走了？”武顺再三确认。

李元霸沉默了一下，靠在房门上听了好一会，道：“走了……要不，熄了烛火？”

“嗯！”武顺羞怯点头。

李元霸快走几步，将房内的几盏红烛熄了。

在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想过之后，黑暗中传来了男女断断续续的对话：

“顺儿……娘子，休息了！”

“嗯！”

“夫君……疼……”

“忍一下……”(未完待续……)

第二百三十二章听墙根儿：

...

第二百三十三章入宫

李元霸这一晚上自然是春风得意，可是他并不知道，昨日由他亲手制造的那场杀戮，却是搞的满城风雨，各卫府的兵士们连夜就进了长安城，趁着月黑风高，敲响了所有但凡和五姓七望哪怕沾上一点关系的门户。

而面对昨日吵闹、繁杂，甚至充满杀戮的一夜，这些前来参加婚宴的王公大臣们，却是惊魂未定。

早在凌晨卯时，这些王宫大臣们就已经跟随李渊父子俩一起出王府，只是并没有就此离去，而是被李世民叫去了皇宫。

这群政治嗅觉灵敏，早就已经活成精的家伙们，知道昨天发生了太多血腥的事，接下来的时间，大唐王朝又要掀起一阵腥风血雨了，今天还只不过是一个开始。

至少，那些和五姓七望一直保持良好关系的人，不得不痛下杀手，与他们断了联系！

因为在见识了现在朝廷的实力之后，他们明白，胆敢和朝廷斗，五姓七望已经离完蛋不远了！

.....

清晨，也就是刚到辰时的光景，原本搂着小娇妻呼呼大睡的李元霸，耳朵微微一动，却是听到了敲门的声音。

随后便是一道温柔且羞涩的女声响起：“王爷，您起来了么？”

李元霸伸了个懒腰，为身侧俏脸上带着笑容的武顺掖好了被角，道：“是霞儿吧？进来吧！”

“吱呀！”

一声清响，房门与外向内打开，穿着一袭雪白色儒裙的霞儿进了门后又把门给掩上，手上还端着一盆热水，向着床榻边走了过来。

“霞儿，你来作甚？”李元霸有些好奇地看着红着一张小脸，满眼之中尽是好奇之色的霞儿，说到。

“王爷。奴婢是来服侍王爷还有王妃洗漱、更衣的。”

小丫头放下了手中还在向外腾腾冒着热气的铜盆，看着光着身子，上面还残留着血红色抓痕的李元霸，充满了羞意。

“哦！”

来了大唐朝这么长时间了，李元霸倒是习惯了每日里赵菁菁还有夏尔为自己宽衣解带，服侍更衣了。不过眼下已经成亲了，李元霸还以为这项工作都已经移交给了新婚妻子了呢。

“那好，我先把顺儿叫醒！”李元霸摸了摸额头上早就已经结痂，甚至开始快速愈合的伤口，颇有些无语。

这身体的恢复速度。还尼玛是人类吗？

晃了晃仍旧有些迷糊的脑袋，李元霸轻轻摇动着身侧武顺那滑腻的香肩。

“夫君……”

初为人妇的武顺，睁开眼睛的第一眼，就看到了李元霸那张棱角分明的俊脸，俏脸上登时绽放出了如雪莲一般纯净的笑容。

有些宠溺地刮了刮武顺那高挺的鼻梁，李元霸说道：“还不快起床，人家小丫头都比你要起得早！”

犹自深情款款盯着李元霸看的武顺，闻听此言，扭头看了一眼站在床榻边缘的霞儿。

霞儿刚好也看了过来。两女对视了几个呼吸的时间，几乎在同时羞红着脸别过了头去。

武顺更是夸张，直接嚤吟一声，就像是一只刚出生的小猫一样。直将螭首往李元霸的腋窝底下钻。

李元霸拍了拍武顺的小脑袋瓜，有些好笑地说道：“行了，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这抬头不见低头见地。总不能以后还是这么怕羞吧？”

武顺低垂着螭首，声如蚊呐地说道：“夫君……你，你转过头去！”

李元霸有些无奈地犯了个白眼。心说：“哥昨天晚上都看了个遍了，还转什么头？”

不过想到女孩子的羞涩，李元霸很大方地光着屁股起了床，当着两个小

丫头的面，先是穿上了裤头，随后在霞儿的服侍下洗漱完毕，并且穿好了一袭新衣，这才对仍窝在被窝里的武顺说道：“好了，你穿衣吧，我去外面等着你！”

按照长久以来的华夏传统，今日是新媳妇过门的第一天，清晨自然要去拜见丈夫的父母，也就是她的公公婆婆。

再有就是，昨夜出了这足以震动朝野的谋逆之事，李元霸还需要去见一见李世民。

是以一早清早地，李元霸便要带着武顺入宫中一行，去拜见太上皇李渊，顺便找李世民商谈一下之后的事情。

.....

李元霸倒是浪浪荡荡地出了屋子，新房中只留下了武顺和霞儿相对无言，屋子中的氛围顿时变得尴尬了起来。

过了好半晌，还是作为主母的武顺率先开口了，她红着一张粉脸，道：“那个.....霞儿，你能不能帮我去取一件新的外衣！”

霞儿点点头，小碎步走到一个宽大的衣柜前，挑了一件白色的儒裙就匆匆跑了回来。

而此刻，武顺已经传好了贴身衣物，正拿剪子将床单上的红色小心翼翼地剪了下来，并且放在了一个隐秘的地方。

霞儿好奇地看着这一幕，沉吟了好一会，道：“王妃，那个.....为什么要剪下来？”

小丫头毕竟年纪还小，虽说自小在掖庭宫中长大，可是有很多东西因为她年纪不到，掖庭宫中的那些女官都不会将这些男女之事告诉她们。

听到霞儿的问话，武顺的动作骤然一僵，旋即笑脸通红地说道：“霞儿，你还小.....有些事情，等你到了年纪的时候，自然会明白的！”

武顺也很无奈啊，要不然让她如何回答？

凭这丫头那怕羞的性格，说这块落红是证明她在嫁给李元霸之时是清白之躯？那还不如杀了她！

当下的大唐，女子虽说很开放，但是那些大家闺秀们，可都还是很传统的！

霞儿有些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她替武顺打理好一切，挽着面色渐渐恢复正常的武顺下了床榻。

“呀！”

哪知道，武顺下得床来，双脚刚刚着地便是一个踉跄，如果不是有霞儿扶着，再加上她本就身材纤瘦，要不然地话就摔在地上了。

听到屋内动静的李元霸一个闪身进了屋子，恰好看到霞儿很是费力地搀扶着武顺，而武顺则是眉头蹙起，小脸有些苍白。

“顺儿，怎么了？”

李元霸赶紧上前两步，直接将武顺揽入怀中，说道。

武顺微垂着脑袋，道：“无事，只是昨晚……那里还有些痛！”

李元霸了然地往下看了一眼，忽然眼珠一转，一把就将武顺给抱了起来。

“呀，夫君，您做什么？”武顺只感觉脚下一轻，整个人却是直接悬空了起来，顿时轻声叫了起来。

李元霸嘿嘿一乐，道：“没啥！反正你也走不了路，待会入宫之后你再下来走路，现在就先让我抱着你吧！”

“可是，可是这不合礼数啊？”武顺挣扎着想要下来，可是她这小胳膊细腿的，哪里是李元霸的对手。

“啪！”

李元霸腾出手来，一把甩在了武顺的屁股上，道：“听话！”

武顺无法，只能羞红着一张脸不再说话。

……

皇宫里头的气氛很是紧张，大唐朝甭管是文臣还是武将，只要上了五品品级的，全都在两仪殿中待命，就连因为身体原因，久未曾上朝的秦琼都和李靖他们这些老朋友们，窝在大殿的角落里，静静等候着圣人的召见。

这次是小朝议，李世民并不会谁都见。

此刻，作为文官之首的长孙无忌、房玄龄以及杜如晦倒是显得很平静。

凌晨卯时回到皇宫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跟和李世民在两仪殿内殿之中碰过头了，并且就此番五姓七望谋逆之事，做了一番简单的处理。

于是乎，大唐朝中的文武百官全都遭到了清洗，

许多或是娶了五姓七望家的女儿，或是嫁了自家的女儿入五姓七望，又或者招了五姓七望的儿子做女婿的文臣武官们，还没来得及明白过来，就稀里糊涂地被禁卫们拿下，直接送往了大理寺。

至于理由，没有理由！

当然也更不会给这些人任何申诉的机会，要怪，就怪他们和五姓七望扯上了关系！

一时之间，整个朝堂之上的文臣武将们，几乎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不过有一个人却是躲过了一劫，那便是卢国公程咬金！

程咬金的妻子乃是清河崔氏的嫡系血亲，只不过这崔氏自从嫁给程咬金之后，就甚少与清河崔氏来往了，就算有来往，也是私下里，从没有明目张胆地去和清河崔氏的人见面。

再有就是程咬金一直以来都是目标明确地站在李世民这边的，凭借这一点，李世民就特意点出来，此番清查谋逆乱党之事，不必牵扯上卢国公府！

这是恩典，天大的恩典！

.....

但凡在朝文官的，肯定都有属于自己的大圈子和圈子。

一些关系好的扎堆在一起，一些因为利益扎堆在一起，还有一些彼此政见不合，但是因为所站的高度相同而扎堆在一起。

眼下，代表文官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以及魏征，还有代表武官的李靖、李绩、李孝恭、秦琼、程咬金、牛进达，坐在两仪殿偏殿的火炉旁，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这里，李承乾、李恪、李愔、李浑他们算是主人，几个小家伙命人斟茶

上来，静静听着众臣谈话。

第二百三十四章丑媳妇见公婆

（：第二更送上！今天有点事情，所以更新晚了，真是对不起书友朋友们！另外，打滚求订阅，求月票，求打赏啊.....）

.....

“二哥，你这身体能行吗？不行的话就先回府去吧，俺会去和陛下说的！”程咬金就坐在秦琼身边，见秦琼不时地掏出锦帕轻咳两声，不由得出言劝了一句。

秦琼那狭长的丹凤眼猛然一瞪，道：“我能有什么行不行的？你这夯货，昨日这长安城中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就算在府上修养，也不会修养地安稳！”

魏征点头道：“秦将军说地不错，就像武王殿下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我同食君禄，自该忠君事！”

程咬金打断了魏征，说道：“停停停，俺老程可不懂那些个鸟道理！这给陛下效命，自是俺们这些武将兵丁应该做的。可是俺秦二哥身体这么差，又是多年未曾上朝，为何还要将他给唤来呢？”

“秦二哥当年在为大唐打江山之时，可是骁勇善战，运兵如神！而今陛下将秦二哥唤来，八成是想要询问一下秦二哥的意见！”坐在火炉最边缘的李绩，手中拿着一根铁棍，轻轻拨弄着火炉中的炭火说道。

“不错！”一直沉默不语的长孙无忌也开口说话了：

“这五姓七望勾结吐蕃行谋逆，本就是足以动摇国本之事！虽说此番谋逆他们失败了，可是五姓七望的势力太过庞大，要想将他们一网打尽，怕是很难做到。否则的话，陛下也不会将我等凌晨的时候就随同一起回返宫中了！”

“那长孙大人，依你看，朝廷应当如何应对？”房玄龄皱着眉头，问道。

长孙无忌眉头一挑。道：“以陛下的性子还能如何应对？无非就是大军压境，斩草除根！”

“对，这样就挺好，直接干他娘地！”长孙无忌话音方落，程咬金就第一个站了起来，表示赞同。

“好你个亲娘咧！你给我老实待会！”

秦琼差点没被程老妖一句话给气死，他伸出手去，狠狠捶了程咬金一拳，继续说道：

“长孙大人，就像你方才说过的。那五姓七望的势力遍及我大唐全境。他们属地的郡县又是固若金汤，若想要将他们彻底消灭，先不说会占用朝廷多少的物力、兵力、财力，怕是我大唐周边的那些番邦蛮夷们也会趁虚而入，趁火打劫的！”

“这些该死的番邦蛮夷，总是挑我大唐的危急时刻插上一脚，等老子以后有机会了，一定要灭了这帮混账王八蛋！”

李孝恭还有牛进达也是恨这些家伙恨得牙痒痒，可是偏偏每次都拿他们没有办法。

众人正说着。此时有几个眉清目秀的小太监跑了过来，道：“太子殿下，三位王爷，诸位大人。陛下现在后殿等候诸位，请诸位速去。”

李承乾等人原本正耐心听着这帮子大唐的肱骨之臣们说话，本也想插上几句，现在听到父皇召见。却是不敢怠慢，打断了众人，道：“诸位叔伯。父皇肯定有事要召我等商量，我等速去后殿吧。”

李世民在登基为帝之前，与这些原秦王府的近臣关系甚笃，是以李承乾他们与这些人在私下里也是叔以伯相称，只不过这些大臣们并不敢真个去应承李承乾等诸位皇子而已。

听到李承乾的话，众臣含笑点头。

随后，一行人跟在方才那个小太监身后，匆匆往两仪大殿后殿去了。

.....

就在长孙无忌等人在两仪大殿中闲聊的时候，李元霸也领着自家媳妇来到了大安宫翠华殿。

“夫君，你看妾身这样.....行吗？”

虽说早就已经见过李渊了，可是武顺本就是羞怯的性子，今日清晨去拜见公公，也是她的父皇，顿时有些紧张起来。

这都走到大殿门口了，见武顺露出这般谨慎的模样，李元霸不用想都能猜出武顺心中的紧张来，估计是生怕在李渊面前露出一丁点地怠慢。

这丫头的心思也真是太过于敏感了！

不过对于这点，李元霸倒是能够理解，前世这货上小学的时候，无意间碰触到人家女学生的手，放学的时候见到人家的父母，都会紧张上老长时间。

眼下这新婚媳妇儿要见公公了，恐怕那紧张的心情，比他当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想到这里，李元霸伸出手去，轻轻捏了捏武顺那柔若无骨的小手，道：“顺儿，你不要紧张！昨天你也见过父皇了，父皇人很好的！”

“呼呼！”

武顺深呼吸了两口气，最后睁着明眸看着李元霸，柔声道：“夫君，我们进去吧！”

“吱呀！”

翠华殿的大门被守门的卫士推开，李元霸牵着武顺的小手走了进去。

一进门，便见李渊正轻皱着眉头，盘膝坐于李元霸‘发明’的土炕之上，在他的面前是一张四四方方的小桌，上面有兰花豆、五福饼、卤豆干……还有一小壶温在小火炉上的美酒。

喝，这一大早儿的就整上了，看来李渊的生活确实不错。

起始他哪里知道，今日李渊起得很早，或者说他昨儿一宿就没睡。

五姓七望谋逆之事对李渊的刺激很大，让他一度想起了当年的玄武门之变。

好在李元霸的成功苏醒，以及成亲，喜事成双。冲淡了李渊心中的恨意，否则的话，说不定又会犯毛病，想要拿刀去砍了李世民呢。

“儿臣李元霸、武顺，拜见父皇！”

李元霸领着媳妇，来到李渊所在的土炕前，纳头便拜。

一见这对儿新人，李渊那原本略显愁闷的表情顿时变得喜笑颜开，他下了土炕，扶起两人，道：“怎么不多在府中休息休息？”

李元霸嘿嘿一笑，道：“父皇，这新媳妇第一天可是要拜见公婆的，这是咱们汉人的传统，可不能变！”

“哦？哈哈哈，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规矩了？”李渊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个时候，自有侍女送上一盏热茶，武顺规规矩矩地在李渊面前叩了叩首，将手中的茶举过头顶，道：“父皇，请喝茶！”

李渊笑着接过武顺敬来的茶喝了一口，道：“昨日的时候，朕让殿中的宦官准备了很多首饰，顺儿，你去挑上一两箱，这些东西都是将作监精心打制的，应该很配你的身份！”

第二百三十五章定计

武顺有些紧张地叩首谢恩，甚至可以说是有那么点受宠若惊地说道：“今日出门的时候，母亲就叮嘱顺儿，说太上皇是极看重我的，待我必定如亲生女儿一般！”

以武顺的性格，肯定是说不出这话来，这全都是李元霸一句一句教出来的，只是这拍马屁的嫌疑也太大了点。∞ ↗

李渊将李元霸夫妇俩拉到炕上坐下来，笑着说道：“武士彧却是养了个好女儿啊！”

武顺闻言微微呆愣了一下，不过却并没有说话。

李元霸捏了捏武顺的小手，对李渊说道：“父皇，这好女儿可不是他武尚书养的，如果不是那个糊涂的老家伙，顺儿也不可能受这么多的苦！”

李渊倒是不知道这个中的种种因由，听到李元霸的话后，不由得追问了起来。

李元霸看了乖巧的武顺一眼，道：“父皇，当年我那岳母杨氏……那武家兄弟简直就是丧心病狂，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竟然将顺儿打包……额，将顺儿送给青雀去当王妃……就这样，顺儿就成了咱们李家的媳妇！”

“唉！”

又是一翻兄弟姊妹苦肉相争，李渊叹了口气，道：“武士彧这老家伙也真是的，官倒是当得挺好，怎么就处理不好自己的家务事呢？”

李元霸无奈摇摇头，道：“父皇，须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这话似乎是意有所指，闻听此言的三人全都陷入了沉寂，大殿霎时变得安静了下来。

……

在翠华殿中待了大概有半柱香的时间，李元霸就将武顺领到长孙皇后那里，随后只身来到了两仪大殿，这个时候已经是巳时了。

两仪殿中，一众文臣武将们侧目看到李元霸进了大殿的时候，哪里敢怠慢。连忙躬身行礼。

这些剩在殿中的一众文臣武将们，那颗全都是五品以上，三品以下的官员，虽说并没有长孙无忌等人位高权重，但是如果拿到外面的各州道郡县的话，也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是以对于他们，李元霸倒是也并没有端王爷的架子，很是客气地含笑说道：

“昨夜诸位前来参加本王的婚宴，本王却是招待不周，还请诸位莫要怪罪！等哪日有暇了。本王必会在府上再摆上几桌，重新宴请诸位！还请诸位到时候一定要赏光啊？”

“王爷客气了！”

“王爷宴请，那是我等的荣幸，自然要到的！”

这一众大臣们巴不得抱上大唐朝这位最有权势的王爷的大腿，听他这么说，那还不上赶着阿谀奉承几句？

就在李元霸打算继续和这帮大臣们联络一下感情的时候，刘三水从两仪大殿后殿匆匆走了过来。

“王爷，陛下请您过去！”他说道。

李元霸点点头，与一众大臣们摆了摆手。跟在刘三水身后入了后殿。

.....

两仪大殿后殿不比前殿，虽说同属正殿，可是这后殿的陈设更像是一个休息用的书房，不仅有古拙的书架、九尺来长的床榻。甚至还有一方装点地极其精致地土炕。

此刻，李世民正盘膝坐在土炕上，低头涂改着什么。

而李承乾、长孙无忌以及李靖等人，却是静静地立在两个装满木炭的火炉旁。取着暖。

“哈哈，诸位今日倒是来得早啊！”李元霸大跨步地进了后殿，先是朝众人打了个招呼。随后就自顾自地爬上了土炕。

“见过王爷、四皇叔！”

众人似乎也已经习惯了李元霸的随意，待其在李世民的对面坐好之后，这才开始向他行礼。

“都免礼吧！”李元霸摆摆手，扭头对李世民说道：“皇兄，关于昨日的事情，处理地怎么样了？”

李世民捏了捏眉心，有些烦躁地说道：“还能怎么样？只能是加快步伐，调遣军队，时刻防备五姓七望，以及那些番邦蛮夷们再有所动作！”

“那五姓七望之地，最近的一个距离长安城都得有数百里地，如果是飞鸽传书的话，也要用时两天一夜，短短两天的时间，是有些过于仓促了！”长孙无忌插了一嘴。

“此番谋逆，五姓七望以清河崔氏为主导！昨夜，朕已经命各卫府的兵将连同皇城禁卫，将长安城中所有与五姓七望沾亲带故的人全都给抓了起来！可即便是这样，还是让他们把消息给传了出去。”

李世民的眉头皱地更深了，这些事情很让他苦恼。

“皇兄，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李元霸劝慰道：“或许这件事情，五姓七望做了两手准备呢？”

“什么意思？”李世民楞了一下，问道。

“在你们想来，昨夜谋逆失败，五姓七望的人会怎么做？”李元霸看了众人一眼，问道。

程咬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說道：“破罐子破摔，趁势谋逆，叛出大唐！”

“除了这个，似乎也没有其他的结果了吧？”牛进达道：“他们应该清楚我大唐律，谋逆可是第一等的大罪，抄家灭族都是轻的！除了拼死抵抗，坐实了反贼这个名头，我实在是想不出还有第二个结果！”

坐在炕上的李元霸见众人全都没有其他的意见，不由得咧嘴一笑，道：“怎么就不能有第二个结果呢？”

“王爷的意思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似乎是明白了点什么。

“弃子！”李元霸吐出了两个字，斩钉截铁。

“弃子？”李世民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

李元霸点点头，道：“比起过多地消耗掉家族多年的底蕴，到头来换取一场失败的话，不如壮士断腕！”

长孙无忌等人的脸上全都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

这些城府极深的文臣还有作为军中之神、军师的李靖、李绩，经过两人这么一点倒是想到了什么，可是这在场的还有两个粗莽大汉，这俩货满脑子都是肌肉，哪里有什么想法。

“王爷，陛下……这什么意思，您倒是快说说啊，快急死俺老程了！”程咬金有些焦急地说道。

“是啊，王爷……话说一半，谁能知道是个啥意思啊？”牛进达憋着一张脸，那样子都快赶上尉迟老黑了。

不过相比起他们，这次尉迟老黑倒是很淡定。

尼玛，哥都说的这么直白了，这俩糙货怎么还不明白！

李元霸翻了个白眼，道：“本王的意思是说，五姓七望会放弃这些参与谋逆的家族成员，并且还会放低姿态，许给朝廷一些承诺还有补偿，以此来换取朝廷不再追究此番谋逆的罪过！”

“这不可能！”程咬金满脸不可思议地说道：“五姓七望不会这么做的！”

“那可说不准！”房玄龄悠悠地说道，“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大唐一旦国本被破，那些丧心病狂的党项、番人，会放过我大唐？没有了我大唐军队的保护，五姓七望可没有那么多的兵丁来保护他们的族人和利益！”

“那他们还想着谋逆，这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程咬金很费解啊，以他的能力，如果没有人给他说明白的话，恐怕他就算琢磨一辈子都琢磨不透。

“人啊，一旦渴望一个位子久了，必然会生出无可抑制的贪婪之心，当贪婪之心膨胀到无以附加的程度，便会一下子喷薄出来！”李世民环视了众人一圈，这才缓缓地继续说道：“别说是谋逆了，就算是真杀了朕，使我大唐分崩离析，恐怕他也不会有丝毫的后悔之意！”

听出了李世民话语中的沉重，长孙无忌等人顿时躬身道：“陛下……”

李世民摆摆手，道：“无妨，只是有感而发！元霸！”

“皇兄！”李元霸接口道。

“待会你去一趟右武卫府，签发战备公文，命境内右武卫全府兵将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五姓七望的反扑！”

李世民对李元霸吩咐了一句，随后又扭头看着程咬金等人，道：“知节，李绩……你们俩回去之后处理一下家事，便连日赶往河西之地，指挥边境兵士做好战备工作，要快，迟则生变！”

“末将领旨！”

程咬金很兴奋啊，平静了这么些年，终于又有仗要打了！

他娘地，早就看不惯这些番邦鳖犊子了，这次说什么也要把他们给打残了！

而之所以叫李绩跟着程咬金去边关，在李元霸看来就是给他找个婆婆，至少这样还有个人看着他。

“陛下，我呢，我呢……”

看到程咬金分配到了任务，牛进达和尉迟老黑这对难兄难弟，顿时眼巴巴地瞅着李世民看，生怕李世民把他们俩给抛弃了。

“至于你们……”李世民看着这俩倒霉蛋，沉吟不已。

“皇兄，依我看，不如就让两位将军全都去陇右吧，这样既能看着那帮子番邦夷族，又能同时打掉羌人那帮子散兵游勇！毕竟边疆的百姓们，受那般羌人荼毒太深了，这次也该让他们付出点代价了！”

李元霸见李世民有意把牛进达他们俩留在关内，便出言帮他们二人说了一句话。

李世民闻言想了想，双眸之中放出了狠色，道：“如此也好！我大唐自立国以来，休养生息了这么多年，是时候该活动活动筋骨了！”

第二百三十六章回娘家和敲打

在宫中又待了大概小半个时辰，李元霸就去立政殿中将自家媳妇给领了回来。

一路上，李元霸和自家小媳妇自然又是一番亲热，毕竟两人是新婚燕尔，彼此之间正处于情感升温期，恨不得时时刻刻都腻在一起。

不过今日是第一天，有句话叫回娘家，今天还得把新媳妇给送回娘家去。

虽说武顺的娘亲是住在武王府中，可武士彧毕竟是他的亲老爹，这老爹还活着，如果不送回府中去，徒让人笑话他李元霸不懂礼数。

回到府中，接上岳母杨氏，以及两个娇俏可人的小姨子，拉着一大堆金银财物，一行人就浩浩荡荡地向着应国公府而去。

等来到应国公府的时候，整个府宅已经是张灯结彩，焕然一新，那家伙整的就和过年一样。

府门口，武王府的马车才刚刚停下，就有门房小厮拼了命地王府邸里面跑，一边跑还一边喊：“公主回府啦……公主回府啦……”

合着光想着他们自家的公主了，李元霸就不算人了？

刚刚下了马车，听到那小厮声嘶力竭的呐喊声，李元霸有些郁闷了。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全都穿着一袭藏蓝色士子服的武家兄弟就匆匆地跑了出来，看他们的样子倒是春风得意啊。

想想也是那么回事，和武王李元霸相比，李泰的地位确实有些欠缺，是以那些上了品级，但是连李元霸的府门都进不去的官员们，经过多方打听之后开始走武家兄弟的路子。

一个个地送上各种金银财宝的，希望武家的人能够帮他们美言几句，进而可以升官发财。

可是打死他们都想不到。这条路子也早就已经被堵死了！

即便是如此，这一类人依旧是趋之若鹜。

对于这些上赶着来抱大腿的官员们，武家兄弟是来者不拒。反正你敢送

我就敢收，事情办不成？那你就别来找我啊！

.....

“哎呦。王爷，我等兄弟有失远迎，还请王爷莫要怪罪！”还没走到门口，隔着老远，武元庆就开始拱手对李元霸躬身行礼。

待行完礼之后，这才对跟在李元霸后面的杨氏以及三个妹妹，道：“元庆、元爽见过明硕公主殿下，见过母亲！”

说实话。对于这两个比小人还要小人的家伙，李元霸是打心眼里厌恶，如果不是念着这俩货是武顺的哥哥，指不定就已经把这俩货给喂了火铳了。

“嗯！”

对于这两个表情恭敬地，甚至说带着谄媚之色的大舅哥，李元霸及其冷淡地应了一声，道：“武尚书的身体可好些了？”

“有劳王爷挂念，家父身体恢复地很好，只是时常想起三位妹妹.....”

一边说着，武元庆一边引领着李元霸等人向着府宅里面走去。

“哼。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李元霸冷哼了一声，道：“对了。本王听说，这段时间以来，你们应国府上是门庭若市啊，那前来探望武尚书的人都快把你们家门槛给踏破了！”

武元庆道：“都是托王爷的福，否则的话，以家父这将要远离庙堂之人，那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们又如何会来我们府上呢？”

“你倒是想得明白！”

无耻的人见的多了，但是像武元庆这种将无耻展现得如此暴露的人，李元霸还真是见得不多。

武元庆尴尬地摸了摸鼻子。没有说话。

.....

走过前跨院，来到众人居住的中院。李元霸惊讶地发现，原来院子中已经有很多人了。这些人看起来都颇为眼熟，好像都是朝廷命官。

而且，他们围坐在一张张的长桌前，桌子上早就已经放好了鸡鸭鱼肉以及几样烹饪好的菜肴。

看样子今日好像是来参加宴会的。

果然，正如李元霸所料，这些人见到李元霸走进中院之后，先是齐齐怔了一下，旋即一个个站起身来，口中杂乱地吆喝起来：

“下官左翎卫右中候王昌见过武王殿下，见过王妃！”

“下官都水监丞葛桥见过武王殿下，见过王妃！”

一同乱哄哄地见礼，倒是把李元霸给听得心烦意燥地，不过这些人说起来都是大唐的臣属官员，如果视而不见的话，反倒不好。

将心中的烦躁强压下来，李元霸脸上挂起了牵强地笑容，摆手道：“都免礼吧！”

“谢王爷，谢王妃……”

这次倒是挺齐整，只是李元霸这心里头有火，在匆匆和一众朝臣打过招呼之后，对身侧依旧笑脸漫布的武元庆兄弟俩使了个眼色，向着武士彧休息的卧房走了过去。

“这是怎么回事？”进了武士彧的卧房，在外堂中坐定，李元霸面色阴沉地盯着武家兄弟，语气很是不善。

此刻，武家兄弟才发现李元霸的脸色不对，他们俩也不知道是哪得罪了这位妹婿，不由得面面相觑。

见两人不说话，李元霸这心里头的火气再也压抑不住了，怒声低斥道：“本王在问你们话，聋了吗？”

武家兄弟俩吓了一跳，最后还是武元庆结结巴巴地说道：“回，回王爷的话！这，这些人都是前段时间来，来府上探望父亲的朝中同僚！”

说到这里，他从袖口中逃出锦帕擦了擦额头上不知什么时候流下来的汗水，继续说道：“他们，他们听说王爷会在今天送明硕公主回，回娘家，便央求我等兄弟办上一次酒宴，说是，说是……”

“说是什么？”武顺也有些急了，自从认识李元霸以来，她可还没见过他生过这么大的气。

尽管心里头也很讨厌这两个哥哥，可是武顺的性格，让她不能对两个兄长不闻不问。

武元爽见哥哥迟迟说不出来，咬了咬牙，道：“他们说是想要见王爷一面，能够在王爷面前混个脸熟！”

“混个脸熟？”

李元霸这个气啊，还以为有什么大要求呢，感情就是为了混个脸熟，就这脸面也忒儿他娘地不值钱了吧？

如果这俩倒霉大舅哥以后还打着他的名头，在长安城招摇撞骗的，那到时候他哭都没地哭去。

想到这里，李元霸阴着脸看着武家兄弟，道：“你们俩，给本王听好了！以后还会不会有人因为本王的缘故，来你们府上，本王管不着！可是如果你们胆敢打着本王的名头做事的话，不要怪本王不念及你等与顺儿的手足情谊，让你们去大理寺诏狱中过完下半生！”

...

第二百三十七章多么奔放的名字

：帮山山发新章节，顺便给偶自己的新书打个广告，喜欢末世和武侠的童鞋，可以去看《末世江湖行》哦！嘎嘎！

嘶，大理寺诏狱！

诏狱，到大明朝的时候主要是指九卿、郡守一级的二千石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诏书始能系狱的案子。△↗就是由皇帝直接掌管的监狱，意为此监狱的罪犯都是由皇帝亲自下诏书定罪。

而眼下李元霸口中所言的诏狱，便是李元霸与他那便宜哥哥经过一番商议之后，所特意设置的‘刑政’天牢。

它与大明朝的诏狱功能相同，只是进了大理寺天牢，你或许还能够有个痛痛快快的死亡方式，可是进了诏狱，别说是死了，怕是想活都是极其困难地！

生死不如，这便是诏狱的真实写照！

李元霸的话音方落，深知诏狱可怕的武氏兄弟，顿时吓得脸都白了，两个家伙的身体不可以抑制地哆嗦了起来。

“王爷，不敢了！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了！”甬管是不是真心实意这么说地，反正武元庆两兄弟是被吓得够呛。

“哼，不敢？”李元霸站起身来，道：“不要以为本王不知道你们心中是怎么想的！想着本王以后又不在你们府上，看不到你们做什么，想要怎么做还不是凭你们的心情？是不是这么想的？”

“噗通！”

武家兄弟都快吓尿了，这还是人吗，怎么连他们心里头想什么都这么清楚？

“提醒你们俩一句，本王不在你们身边监视，不代表不会时刻注意着你们的动态，想要骗本王？哼，你们好自为之吧！”

说着，李元霸猛地一甩袖子。迈步向着里堂走去。

里堂松软的床榻之上，武士彧已经倚靠着枕头坐了起来，看着自外堂走进来的李元霸等人，武士彧那苍白的脸上难得地露出了一丝笑容：

“原来是王爷还有王妃啊！我就说方才不是听错了！”

武士彧哈哈笑了起来。

“爹！”

虽说有点怨恨武士彧这个亲爹当年所做出下的糊涂事，可是他终究是自己的亲爹，是以见到武士彧这半死不活的样子，善良的武顺这心里头还是很难受的。

而再看那武昭以及武三娘，却只是皱了皱眉头，那一声‘爹’明显是叫不出口的。

这也怪不得她们，毕竟当年武士彧做出那件事情的时候。确实是有些匪夷所思，落到如今这般下场，也是他自己作的。

“王爷，王妃，请恕下官抱恙在身，无法起身相迎！”武士彧对两人微笑颌首，挣扎了两下，没能够站起身来，只能无奈放弃。

李元霸上前扶正武士彧的身体。道：“武尚书不必如此多礼，此番本王是陪王妃回家省亲的，无需在意那些虚礼！而且真要说起来，本王还要管武尚书叫一声岳父哩！哪里有岳父向女婿行礼的道理？”

“王爷这一声岳父。下官可不敢当！”武士彧苦笑了两声，道：“当年的错已铸成，就算是顺儿她们原谅了我，我自己也不会原谅自己的！”

“爹！”武顺的眼睛红红的。还真是一个容易感动的丫头。

“好了，顺儿，你今日便留在应国公府上。待明日傍晚时分，本王再过来接你。就这么定了！”

李元霸最看不惯这些家长里短，儿女情长的，所以干脆放弃劝慰，直接起身告辞。

武元庆兄弟俩见状，有些谄媚地说道：“王爷，您不再多呆一会了吗？”

李元霸瞪了这两兄弟一眼，道：“呆，本王还呆的下去吗？就你们给本王整的这个烂摊子，本王是一刻都不想看了！”

武家兄弟自然之道李元霸话中的意思，两人讪讪地笑了笑，尴尬地退到了一边。

.....

从应国公府上出来，李元霸直接向着右武卫府中行去。

说实话，自从他被任命为右武卫上将军之后，除了宣布圣旨的时候曾经在右武卫府中路过一面，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从来没有去过右武卫府衙和驻地。

这右武卫府在长安城内有一处面积不小的府衙，府衙内的人数并不多，平日里也就只有三千人负责府衙的整体运转。

当李元霸赶到右武卫衙门口的时候，刚好撞见了正在右武卫府当差的秦怀玉。

看到李元霸，秦怀玉也很好奇啊，这位卫府的上将军，除了第一天宣布任命的时候露了一下面，其余时候可以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今天这是怎么了？

正在他想到这里的时候，刚好李元霸走了过来，道：“怀玉，你怎么在这里？”

秦怀玉顿时有些郁闷了，他说道：“王爷，我本就是右武卫左中候……”

“这样啊！”

李元霸顿时有些不好意思了，连自己的手下都不晓得，自己这上将军当地也真是够失败的。

秦怀玉可比程处弼要聪明多了，眼见着李元霸有些尴尬起来，不由得开口转移话题：“王爷，您今天这是？”

“哦，你速去召集卫府中从六品以上的所有武将，本王有要事要宣布！”

李元霸倒是很能撑得住，马上收起尴尬的情绪，表情严肃地做着指示。

“诺！”

秦怀玉见李元霸变得认真起来，马上叫过来几个卫府的兵丁，领着他们去找各位六品以上的武将。

不消盏茶的时间，右武卫大堂中就已经站了有四十多人。

这还只是今日当班的武将，如果真要算上全府武将的话，至少会把这整

个大堂给挤满了。

“末将见过上将军！”

一众五大三粗的汉子，齐齐向李元霸躬身行礼。

李元霸大马金刀地坐于大堂上首的位置，对下面的众人挥手道：“诸位都免礼吧，自己找地方坐吧，在本王这里没有那么多的规矩！”

“谢上将军！”

要不说这就是行伍之人呢，一个个地板着张死人脸皮，没有一个脸上稍露出一哪怕丝的表情。

倒是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看起来不过十七八岁的双胞胎。脸上一副惺忪的睡眼，就好像一晚上没有睡觉一样。

想也是，这满堂的人都是一副腰杆挺直，面无表情的严肃模样，就这俩货一副没睡醒的样子，想不显眼都难。

李元霸盯着这俩货有些好奇，不由得问呀道：“那俩……对，就是你们俩！你们俩叫什么名字，怎地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听到李元霸的话，这对双胞胎起初还以为叫得不是自己。左顾右盼地过了好半晌才反应过来。

两人猛然哆嗦了一下，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有些惊慌地说道：“回上将军的话，末将是右武卫府左司阶牛犇、这是末将的弟弟，右武卫右司阶牛壁！”

“噗！”

李元霸这才刚端起茶水喝了一口，就因为这小将的自我介绍，直接就给喷了出来。

尼玛，牛奔，牛.逼啊！

这特么地这么奔放。给这俩倒霉孩子起这样的名字？

看到李元霸的样子，秦怀玉的脸上露出了奇怪的表情，不就是个名字吗？至于这么夸张吗？

单纯的秦怀玉没有生活在后世，否则的话。也一定会像李元霸一样，至

少受九百点的内伤。

有些尴尬地擦了擦嘴角，李元霸面色古怪地看着两人，道：“你们俩……谁给你们起的这名字？”

做为哥哥。也就是方才说话的那名小将牛犇道：“回上将军的话，是家父！”

李元霸犹豫了一下，道：“令尊……知不知道草泥马？”

李元霸心中这个紧张啊。难不成又出现了一个穿越者？

“草泥马……那是什么马？”两兄弟有些茫然地对视了一眼，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甭说是他们了，除了李元霸之外，在场的所有人都有些莫名其妙。

“咳咳……”

轻咳了两声，李元霸道：“好了！今日本王叫你等前来，是有要事！想必昨日发生之事，你等已经知道了。此事关系重大，足以动摇国本！”

“王爷，是不是要……打？”

李元霸话音刚落，坐在他下首的，一位生的气宇轩昂，身形雄壮魁梧的中年人，就浑身甲冑哗啦啦作响地站起身来，双眼放着精光地说道。

此人名叫段志玄，也是大唐朝有名的将领。当年玄武门之变时，段志玄拒绝太子李建成的引诱，扶助李世民登上帝位，升任右武卫大将军，封樊国公。

“段将军手痒了？”

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着段志玄，说道。

说实话，对于这些战斗狂人，李元霸一开始是拒绝的。

可是咱说什么也是大唐朝的武王，既然来了大唐朝，就要将大唐打造成真正地万邦来朝不是？

所以，对于像程咬金、尉迟敬德、段志玄……这样的家伙，李元霸恨不得大唐朝多有百八十个！

“痒？自然是手痒了！”段志玄恶狠狠地搓了搓手，道：“五姓七望这帮子养不熟的白眼狼，竟然敢勾结番邦蛮子谋逆造反！这样的家伙，就应该诛九族！”

“呵呵……段将军的想法是好的，可是眼下却并不是开战的好时机！不要忘了，昨日深夜，参与谋逆的不仅有五姓七望，还有吐蕃蛮夷！本王之所以今日前来，就是签发战备军令！着我大唐境内所有的右武卫兵将进入战备状态，随时警惕五姓七望的反扑！”

话题已经被挑起来了，李元霸干脆将此行的目的给说了出来。

第二百三十八章右武卫驻地

：啦啦啦，还是可爱的千山帮你们发布的章节，记得千山的新书哦《末世江湖行》，欢迎大家前来观看！

“上将军，只是警惕五姓七望吗？您方才不是说还要注意吐蕃异族吗？”

段志玄有些奇怪地看着李元霸，说道。::

“他们……”李元霸古怪地笑了起来，“不用去管他们，这次吐蕃在咱们大唐损失了七千多精锐骑兵，虽说不足以让他们伤筋动骨，但也会对我们大唐有所忌惮！更何况还有知节、进达他们时刻守着边关以及河西走廊，你说他们敢轻举妄动吗？”

“什么？程知节那个老混蛋竟然领命去了河西之地？”段志玄听到李元霸的话，顿时就急了：“上将军，末将愿请命去边关之地！”

得，一听说有仗打，这段志玄也化身超级赛亚人了，感情都是战争狂人啊！

“行了，你就给本王安心呆在长安城吧！一旦边关发生战事，我们各卫府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到时候你还愁没仗打？”

李元霸劝慰了段志玄两句，看了看时间道：“好了，你去将本王的大印拿来，本王要签发军令！对了，准备好传讯用的信鸽，待军令签发完毕，以最快的速度飞鸽传书，下发到各州道郡县，进入战备状态！”

“诺！”

大堂中一众武将齐齐拱手。

.....

等一份份军令包裹在蜡丸中，被信鸽带着飞往各州道郡县的时候，已经是申时了。

中午的时候，李元霸就是简单地在卫府之中吃了一点东西，而这段时间李元霸也从秦怀玉处得知，感情这牛犇和牛壁这一对双胞胎兄弟，是牛进达的儿子。

而这两兄弟今晨之所以这么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完全是因为昨日老牛同志教育两只小牛。让俩人读了一晚上的孙子兵法！

是个人晚上不睡觉第二天都得成那副熊样，所以两人这才表现得睡眼惺忪，哈欠连天！

“段将军，不知我右武卫驻地在哪里？”吃饱喝足，处理完一切，打算消磨一下时间的李元霸，看着身边方法段志玄，说道。

“上将军，您想去驻地？”

段志玄眨眨眼，表示很惊诧。这位爷今儿这是怎么了？平时来都不来一趟，今日却是的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其实他哪里知道，李元霸这是闲的淡疼了，他所负责的不论是神武卫，影卫还是神机府，都已经全力运转了起来，根本就用不着他去费心费力。

而自家的新婚媳妇留在了娘家，他就算回府也是守着一个空荡荡的大宅子，与其这样的话。不如借着这个机会好好地出去转一转。

“怎么？本王就不能去吗？”李元霸有些纳闷地看着段志玄，说道。

“能能，当然能！”

段志玄连忙点头，带着秦怀玉还有两只小牛。一路引领着李元霸出了军衙，跨上马之后，朝着长安城外策马而去。

.....

长安城西郊，一座军营前。段志玄勒马军营前，指着这一大片营地介绍道：

“上将军，此乃我右武卫大军的一处驻军之所。更是我右武卫大军精锐之所在。王爷若是想进去看看，便叫怀玉贤侄带您进去吧，末将还另有要务.....”

“嗯！却是有劳段将军了！”李元霸对段志玄拱了拱手，说道。

“不敢当上将军此礼，这都是末将的分内之事！如此，末将告退！”

段志玄侧身躲过李元霸的拱手之礼，策马远去。

看着段志玄渐渐远去，李元霸对身侧的三人说道：“走吧，带本王去大营中看看！”

.....

继续往前走了约有百十米的距离，一个完全由尖锐的木头构成的木栅栏出现在众人面前，而在木栅栏的旁边还有一栋小房子，小房子边缘有一队百人护卫。

“尔等何人，为何来我右武卫驻地.....”

这群身穿甲胄，凶神恶煞的家伙，乃是新近招募的右武卫兵丁，除了自家卫府的大将军以及他们的直属长官，别人一概不认识。

还好带着的秦怀玉似乎是常遇到这种情况，他开口道：“我乃右武卫左中候，今奉右武卫大将军之命，陪同右武卫上将军到此.....”

一边说着，秦怀玉还从怀中掏出了一枚身份牌子丢给了那个领头的兵丁。

“啥？”

秦怀玉的身份牌子，当时就把这群新兵单子给镇住了，原本凶神恶煞的表情一瞬间变得呆愣了起来，配合着他们那粗壮的体格，倒真像是一个个的傻二愣子。

“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向上将军行礼！”紧跟在李元霸身后的大牛同志策马而出，唬着一张脸，对这些新兵蛋子大声吼叫了起来。

还别说，这些王公大臣的熊孩子们似乎都有些早熟，别看他们的外貌得有十六七岁的样子，可实际上牛犇和牛壁才不过十四岁！

“啊？小将右武卫百骑长陈宫见过上将军。”领头的那个长得最雄壮的兵丁，立马恭身行礼。

“见过上将军！”

一众兵丁们自然也不敢怠慢，齐齐跟在他们老大身后向李元霸行礼。

“免礼.....”李元霸摆摆手，嗯，没有摆什么臭架子。

“谢上将军！”

名叫陈宫的武将偷偷瞄了李元霸一眼，道：“上将军，要不要小将去通知营地中的诸位将军.....”

“不必，本王此番来营，只是随意转转，你们继续执勤，不用在意本王。本王有秦将军陪着就可以了！”

李元霸在马上对一众兵将们微微颌首，便催促秦怀玉他们三个，骑着高头大马进了军营。

待李元霸他们走远了，站在陈宫身侧的一个小个子青年，轻轻碰了碰陈宫，道：“头，上将军怎么总说本王本王的，莫非他是王爷吗？”

陈宫还没来得及说话，另外一个青年汉子就满脸鄙视地看着之前的小个子青年，道：“你是大唐人吗？整个大唐的人都知道，右武卫府的上将军，乃是圣人的亲兄弟神勇武王李元霸殿下！”

“啥？你他娘地骗老子？”小个子青年怒了，“你以为我不知道是咋地？卫怀王李元霸殿下是圣人的四弟，多年之前就已经过世了……”

青年像是看外星人一样地盯着小个子青年半晌，无奈说道：

“你那都是老黄历了，这段时间以来，关于武王殿下下的事情还少吗？回去好好打听一下吧，别跟这丢了我们百人队的脸！”

“啊？”

小个青年当时就愣住了，因为他发现，他所有的同僚看他的样子都像是看什么新奇的东西一样。

第二百三十九章你们没资格非议本王

进了面积极广的右武卫大营，李元霸就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险些给晃花了眼。

就算是适应了一段时间，也依旧像根木头似的，跟在秦怀玉还有两只小牛身边，在大营里转悠。

这一路上，每到一个地方，秦怀玉还有两只小牛就会轮番给李元霸介绍这军营里的一切。

就好比长史、兵曹……还有右武卫府中兵将，三百人为团，每团辖二旅，百人为旅或者队，有旅帅也就是百骑长一人。

还有就是卫府辖下的行军大帐、伙头营、操演场、武器库……

这一通军营转下来，让李元霸是头晕脑涨的，直感觉自己这次右武卫军营之行，本身就是个错误。

进得位于右武卫府正中央位置的中军大帐，李元霸还没来得及喝口茶水、喘口粗气，左右果毅都尉、军中的长史、录事参军……一个个的府中武将前来见礼。

说实话，对于这位新任的右武卫上将军，也是大唐朝最有权势的亲王殿下，府中的兵将们还是很好奇的。

今日终于能够看到活人了，一个个新奇地就像是去动物园看猴36子一样。

可是今天这么一看，也没看出来有啥特别的，最重要的感觉是面前的这位上将军，怎么看怎么像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

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虽说这长安城中有关于武王殿下的传说多了去了，可是毕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像这样的上将军，真的靠谱吗？

李元霸可不是傻子，前世二十多年虽说他一心扎在历史科考里面，可也不是白活的。

在后世那个复杂的大染缸里厮混了二十多载，就算你是一条金鲤鱼也得混成黑色的。

他自然看得出这帮子老兵子们心里头的不服气，他们这帮家伙根本就看不起李元霸这个从外貌上看上去极年轻的上将军。

特别是那夹杂着疑惑和轻蔑的眸子。除非是瞎子，否则的话，是个人就能够看出来。

尼玛，你以为你们是世界健美先生，顶着各种高大上的名头秀身材，秀身份？

在本王爷这里，连个屁都不是！

打定主意给这帮和当初的玄武门万名左卫一样臭屁的家伙们一个教训，李元霸眼珠转了转，对站在最前面的一个名叫叶文涛的录事参军说道：

“这便是目前右卫大营中所有的武将吗？”

叶文涛很仔细地在大帐中数了数人头，这才对李元霸说道：“回上将军的话。除了正在城中执勤以及各州道郡县的卫府武将们之外，右卫所有武将已经全部到齐了！”

“唔，很好！”

李元霸闻言满意地点了点头。

眼尖的秦怀玉瞄到了李元霸嘴角无意识挑起地笑容，心中不由得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升腾而起，暗道：

“这事儿不对啊，怎么看武王殿下的表情有些奸诈呢……”

正想到这里，便听李元霸继续说道：“昨日深夜，有五姓七望家族之人勾结吐蕃番贼行谋逆之事！一早，圣人有军令至本王府上。命本王签发战备军令，并于同时备查右卫卫军营……”

“本王初来右卫卫军营，对于兵士素质还有彼此之间的相互配合，战阵运用并不熟悉。你等是否让兵丁们好生操演一番，也好让本王见识下我右卫大军的精锐之师？”

李元霸眯缝着眼睛的，面上的笑容很清爽，让人如沐春风。

可这说的话却明显是假传圣旨了！

哪个让你去备查右卫卫军营的？这货明显是憋着什么坏主意呢！

而李元霸的话。却是让大帐中的一众右卫兵将们兴奋莫名。

这不是给他们机会，狠狠地给面前这位上将军一个下马威吗？

正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最好是让这位爷儿，知难而退，自愿辞了这右卫上将军的位子！

简单地整理了一下着装，李元霸这才随着这帮子自以为牛叉的兵痞们走出了军帐。

.....

右卫的操演校场位于整个大营最靠北的位置，而且再往北的话就是大营的边缘，那里已经用高大的木栅栏围了起来。

再往北走，便是一片极为茂盛的丛林，那些树木几可参天，看那样子至少得有个百多年的历史了。

像这种场地，最适合训练神卫兵士们的野外生存以及丛林作战能力。

远远地看到这片茂密的丛林，李元霸甚至已经动起了野外拉练的心思。

将这个想法记在了心头，李元霸跟在秦怀玉等人的身后到了操演用的校场。

整个校场呈现圆形，占地足有二十多亩，而且还被精心的划分成了很多份，每一份自有其功效。

此刻，训练中已经有一些兵丁们，穿着单薄的常服，一个二个目光凶狠，面目狰狞，杀声震天地训练着。

看他们此刻的表情，倒是很有些凶悍的样子！

一边欣赏着兵将们操演、训练，李元霸一行人来到了校场正中央的讲武台上。

讲武台大概有三十丈见方，整体看上去，建造地颇有些像是祭坛。

在这讲武台的北面有两个足有一人多高的鹿皮鼓，而在鹿皮鼓的边上则是两只与正常猛虎大小一般无二的石雕。

这个时候，牛犇和牛壁很有自觉地来到了讲武台边缘，那两只硕大无比

地战鼓前，对李元霸拱手道：“上将军，请命擂鼓！”

李元霸很威武的一抬大手，声如洪钟地说道：“擂鼓！”

“咚咚咚……”

得到李元霸指令的两只小牛，顿时像是打了鸡血一样，甩开了两条胳膊，用手中比他们胳膊细不了多少的鼓槌，死命地，有节奏地擂动了起来。

一时间，急促得如同滚滚天雷的轰鸣声，在众人的耳边炸响，旋即鼓声越穿越远，越过了讲武台，向着整个演武校场传递了出去。

初时，听到这样狂野且奔放的鼓声，李元霸险些被震得来个倒栽葱，好在他适应能力比较强，脚下在踉跄了一下之后，不动声色地围着讲武台转了一圈。

用他自己的话说，咱说啥也是右武卫的上将军不是？怎么能当着几万人的面，摔个倒栽葱呢？

随着牛犇和牛壁手中的鼓锤甩动的速度越来越快，滚滚天雷之音也终于扩散到了整个右武卫军营，而操演校场上的右武卫兵丁也是越聚越多。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当两只小牛停下手中的动作的时候，校场之上也已经站满了或是穿着兵士常服，或是披甲跨刀的精兵悍将。

一时间，一股子惨烈的，充满了各种热血杀气的即视感，扑面而来！

“请上将军检兵！”

将鼓槌放回到巨型战鼓之侧，牛家的两兄弟，面容肃穆地站立在李元霸身前，双手抱拳，躬身行礼。

“请上将军检兵！”

有了带头的，讲武台上所有的右武卫武将，全都抱拳行礼，声音震天！

相比起一众右武卫高层武将，这帮子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被召集鼓给召集起来的右武卫兵丁们，却是一个个感到莫名其妙！

可是当他们听到自家将军所说的话的时候，却是震惊地无以复加！

上将军，难不成是他们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右武卫上将军，神勇武王李元霸？

老天，当了这么多年的兵，终于熬到可以见那等大人物了！

不过就像当初李元霸在左武卫万人队前所遭受的待遇一样，这下面的兵将们，除了极少数的李元霸的粉丝之外，大多数的兵丁们，对于李元霸还是充满了各种怀疑甚至是鄙夷。

毕竟当年的大唐战神李元霸已经是过去式了，谁知道现在的李元霸还有没有十九年前的那种勇力！

感受着下方众人眸中的不同含义，李元霸不以为意，他看着将近三万的右武卫兵丁，上前几步站到了讲武台边缘，大声地吼道：

“本王知道，你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听说过本王，而且还有很多看不起本王，认为本王没有资格坐到上将军的位子上！”

“.....”

李元霸的一通话，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给说蒙了，这什么情况？自嘲？

三万双眼睛，齐刷刷地锁定了李元霸，甚至已经有人脸上露出了奇怪的表情，很显然，李元霸说中了他们的心事。

“可是.....这又有什么呢？甭说本王现在有没有本事，就算本王是个废物，可是单凭本王是圣人的亲兄弟，凭本王曾经有功于我大唐的江山社稷，就足以坐上这个位子，你们，没资格非议本王！”

李元霸的话很冷，甚至可以说是很霸道，可是偏偏这些兵丁们还没有办法反驳，或者说没有胆子去反驳。

因为仔细想想，李元霸的话是事实，而且还很有道理！

“是不是感到很生气，感到很窝火？”李元霸继续刺激着他们，“你们的将军，你们的头，也很看不起本王！不过本王并不在乎，因为.....秦怀玉！”

“啊？未将在！”

秦怀玉正在心里头琢磨这位主儿是要干什么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叫他，条件反射地挺直了腰板，大声地吼叫了起来。

...

第二百四十章挑个倒霉蛋

李元霸阴着一张脸，道：“秦怀玉，这军中可有力拔山兮的精兵悍将？”

秦怀玉楞了一下，道：“回上将军的话，有！”

“何人？”李元霸原本只不过是随口这么一问，没想到还真有这样的人。

☆→☆→，

“右武卫备身裴行俭！”秦怀玉声音很洪亮。

裴行俭，绛州闻喜人氏，隋朝礼部尚书裴仁基次子，乃是唐高宗时名将，官至安西大都护！

李元霸在听到秦怀玉吐出这个名字的时候，脑子中快速地闪过了所有有关裴行俭的资料。

可是转念一想不对啊，按照时间算起来的话，这个裴行俭生于武德二年，到现在也才不过十四五岁的年纪，难不成这家伙也是天生神力吗？

“裴行俭何在？”

想不清楚就不再想了，这一向都是李元霸的良好作风。

不过为了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让这群老兵油子、兵痞们听话，李元霸只能让这小家伙当个倒霉蛋，让他成为反面典型了！

当然了，这所谓的镇住兵痞们，也不过时李元霸装逼的一个会手段罢了，只要能够达到效果，一切就全都值得了。

“末将在！”

李元霸话音方落，一名只有六尺来高，生得唇红齿白，看起来颇有些书生气的小将，抖落着一身亮银色的甲冑，从下方临近讲武台的一个队伍中走了出来。

“你便是裴行俭？”李元霸双眸一凝，看了这小将一眼，心中暗道：“好一个俊俏的骚年！”

“正是！”裴行俭不卑不亢地看着李元霸，脸上的高傲，瞎子才看得出来。

“听说你有力拔山河之力，不知比本王当年如何？”李元霸紧紧地盯着道。

裴行俭愣了一下，旋即脸上的高傲之色渐浓：“分毫不差！”

“很好！”李元霸笑了起来。笑得很灿烂，他缓步走到那巨型鹿皮鼓之侧的一头石虎前，道：“来，搬起来试试！”

裴行俭脸上高傲的表情僵住了，他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李元霸，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搬起来试试？

说的倒是简单，他是有力拔山河之力，可那也是相对而言的，纵然他自小跟随父亲，后来跟随师傅程知节修行武艺。仗着自身有些勇武之力，扛个两百来斤的东西还可以，可是面前这一头天天见的石虎，怕是得有不下一四百斤的重量！

就这样的东西，都快要压死他了，想要搬起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怎么？不行吗？”李元霸骗着脑袋看着裴行俭，脸上的表情有些玩味。

裴行俭的脸色有些红，不过他还是硬着头皮走到那头石虎之侧，道：“上将军。还请让开一些！”

一边说着，裴行俭脱掉了身上的盔甲，和李元霸相比高不了多少的身子半蹲，两条略粗的手臂紧紧地勒住了虎头。额头上青筋暴突，他憋红着一张脸，口中沉闷地喝道：“嘿！”

就见此刻，那裴行俭整个人都使上力气了。小小的身体中好似爆发出了无限的猛力，那两只和常年人比还略显纤细的手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错觉。竟然膨胀了一小圈，将那神单薄的常服都给整个撑了起来。

“沙沙……”

悉悉索索的声音响起，那头石虎竟然真地开始晃动了起来，并且开始缓缓地向上移动，虽然只有那么零点几毫米，可它确实是动了。

由此看来，这哥裴行俭还是有些能力的！

讲武台上，那些熟识裴行俭的无江门，不由得窃窃私语了起来。

“看看，动了，动了！小小年纪……唉，真是后生可畏啊！”

“行俭本就是卢国公的得意门生，再加上天生有些勇力，纵然不能举起石虎，可是将它移动一下却还是不成问题的！”

所有台上的武将们都看好裴行俭，可是相比起他们，讲武台下面的兵丁们却有些不明所以。

“裴备身这是在作甚？怎么蹲那里半天都不动弹啊？”

“去，你问我，我问谁去？不过那石虎可是得有将近四百斤，裴备身能够把它给搬起来吗？”

.....

讲武台下一众兵士们的议论声，似乎和裴行俭没有丝毫的关系，他依旧蹲在石虎前，喘着粗气，费劲全身力气地想要将面前的石虎给抬起了。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裴行俭再次费力地将石虎往上搬动了零点几毫米的时候，却怎么都无法再上举了，裴行俭喘了几口粗气，怒吼几声都没成功，只能轰然轻响中，放下了石虎。

“差一点啊，可惜，可惜啊！”

旁边的武将们见状摇了摇头，满脸的遗憾之色。

裴行俭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狠狠地喘了几口粗气，这才站起身来，浑身汗如雨下地看着李元霸，说道：“上将军，末将，末将.....”

李元霸直接打断了他，道：“裴行俭，你说你可比当年的本王，是也不是？”

裴行俭羞红了脸，没有说话。

所有的武将也沉默了，他们忽然发现，似乎打错了如意算盘！

李元霸没有说话，只是眸光冷冽地扫了眼整个演武校场中的所有人。

现在，所有人都充满期待地盯着李元霸，期待着他做出什么惊人之举！

“尔等不是很不服气吗？今日就让尔等看看！”

李元霸轻喝了一声，双臂一伸，宛如钢铸得双臂，紧紧夹住这一尊雕琢得栩栩如生的石虎，双手稳稳托住底部，那石虎的两只眼睛似乎露出了胆怯

之色。

“起！”

随着一声低喝，李元霸全身都是微微一震，那石虎轰然一声便直接被举起。

呼！

四百多斤的石虎，被高高地举过头顶，李元霸双臂青筋暴突，随后朝地上一扔，石虎轰然落在地上，重重地砸在讲武台那坚实的青石地面上。

一时间，石块纷飞，烟尘四起！

静，整个演武校场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那些原本还对李元霸有些看轻的兵丁还有武将们，已经完全听不到任何声音了，他们的眼里只有讲武台上的李元霸，还有那只深深陷进地面中的石虎。

是真的，武王果真是天生神力！u

...

第二百四十一章远来的奴隶商队

“武……武王果真是天生神力！”

“谁，刚才是谁露出了嘲讽的表情？”

原本还极安静的人群，瞬间炸开了锅，欢呼声此起彼伏。

右武卫军中，不管是下方的兵丁还是讲武台上的武将们，一个个全都两眼发直，面色连连变化，甚至有的兵丁们手中所持的兵戈掉到了地上都不自觉。

“裴行俭，你说比之本王当年分毫不差……不知你现在作何感受？”李元霸跨前两步，踏上了石虎那宽阔的背上，似笑非笑地看着裴行俭。

裴行俭闻言涨红了脸，过了好半晌之后方才羞愧地低下了脑袋，说道：“是末将高看自己了！”

“哈哈……”

李元霸哈哈一笑，眸光冷冽地向着下方的一众兵丁们扫去。

此刻，每一个兵丁脸上都是仿佛后世粉丝一般地崇拜，每一个人的眼眸中都透着无尽地狂热。

“本王曾经说过，你们没资格质疑本王！”李元霸看着面前这帮子兵痞们，道：“只要你们能够做到搬起这只石虎，本王这上将军便就此退位让贤！”

“上将军威武！”

“上将军威武！”

兵痞们沉默了好半晌，不知道从谁口中喊出了这么一句，顿时那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了整个演武校场！

……

就在李元霸还在右武卫大营中训斥这帮子眼比天高的兵痞们的时候，长安城中却是走来了一队番邦商队。

这只番邦商队的主人名叫呼和，他是南诏人，从事的主要买卖是贩卖奴

隶。

这些年来他们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因为吐蕃的日益壮大，他们部落中很多人被吐蕃人捉走当了他们的奴隶。出门在外的，他们一者要防备吐蕃人，二者还要捕捉努力。是以买卖很不好做。

呼和是个四十多岁的精壮汉子，他骑在自己的爱马上，一骑当先走在这只商队的最前面。

而在他的身后，除了从部落里带来的二十来个颇为雄壮的汉子之外，还有十辆宽大的马车，马车上都扎着结实的木栅栏，每一个木栅栏里面都塞着二十几个奴隶，加在一起足有两个健壮的奴隶。

这次他们的运气不错，一路上抓到了两百个吐蕃的精壮兵卒，而且还抓到了几个听说是吐蕃贵族的家伙。以这些家伙的身份地位，应该也能够卖不少的钱！

“兄弟们，咱们加快点速度去往东市，那里的贵人们都很看好这些健壮的吐蕃蛮子，只要把他们全都给卖掉，我相信热情的汉人朋友们，一定会欢迎我们去酒楼里大吃一顿的！”

看着长安城中那熟悉的景色，呼和兴奋激动地整个人都有些不决不决的了。

十几岁的时候，呼和就跟随父亲出外抓捕奴隶。然后贩卖给到汉人的城池中。

说实话，这么多年了，这一次可比以往都要来得惊险，如果不是他呼和好心救了一个年轻的汉人。怕是族中这些好小伙子们，全都会被身后这些吐蕃蛮子给抓了去做奴隶。

还好，还好他一向和汉人交好，这才能做成这么一笔大买卖。到现在他也可以松口气了！

“呼和大哥，这次还真是多亏了王兄弟呢，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们可没这命来长安城！”听到呼和的话，后面一个赶车的年轻人笑着回答了一声。

“图鲁大哥客气了，我可没有你说的那么神！”坐在那年轻南诏汉子身侧的另外一个年轻人笑了起来，充满书生气的脸上还有些红。

“王兄弟太谦虚了！”名叫图鲁的年轻南诏汉子，轻轻拍了拍王姓年轻人的肩膀，道：“你去问问其余的兄弟们，他们哪一个不佩服王兄弟的才智和谋略？只不过是略施小计，就让这帮吐蕃蛮子们全都摊那了，到现在我都还感

觉像是做梦一样呢！”

“就是，王浚兄弟无需谦虚，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可走不到长安城！”

“要我说啊，这次买卖的一半收益至少都要送给王浚兄弟，他的功劳可是最大的！”

图鲁话音落地，顿时一群汉子们就全都嚷嚷了起来，看他们那着急火燎的样子，不知道地还以为他们这时要打架呢。

而且，王浚！

这家伙不是太原王氏的人吗，尽管他并不受太原王氏的人待见，可怎么说也是太原王氏的嫡系，怎么在这个时候却独自一人来了长安城呢？

“行了，都别嚷嚷了，这里是长安城，如果你们这群小子不想被衙门的人给带走的话，就全都给老子老实点！”

呼和瞄了身后的一群汉子一眼，满脸严肃地对他们警告道：“你们这帮混小子，我呼和的名字在咱们部族可也是响当当的，知恩不图报的事情，我呼和还是做不出来的！老子还能亏了王兄弟？”

“呼和大哥，我们还不知道你的为人，这不是闲着没事，没事找点乐子吗！”图鲁有些讨好地对呼和叫嚷了一句，不过脸上却并没有多少的惧意。

因为他们清楚呼和的为人，别看这老小子满脸的横肉，有的时候说话也是恶声恶语的，可实际上他却是个热心肠的人，平时自己赚的钱除了留给家里足够的花销之后，全都购买了各种物资，周济给了族中的人。

是以，图鲁他们并不怕呼和，只是特别尊敬他！

呼和也很喜欢这些部族中的好小伙子们，否则的话，他们南诏王国初月部族也有四五千人口，他不可能只挑选这些汉子们跟着自己出来做买卖。

对于长安城的道路，呼和很熟悉，只是让他感到迷惑不解的是，这长安城中的兵将们何时多了这么多人，这才刚进长安城，就已经看到了至少六支各卫府的百人队了，其中更是有两只皇城中的黑甲禁卫。

要知道，黑甲禁卫可是直接受大唐圣人的命令，连他们都出动了，看来这长安城中是出了什么大事！

想到这里，要快点将马车上吐蕃奴隶出手的呼和，带着自己的奴隶商队，沿着这条青石板路，快马加鞭地向着东市赶去。

.....

很快到了东市之后，呼和立刻找到相熟的人牙子，经他介绍找到了最合适的买家，两百个奴隶一转手就以每人两贯五的价格给卖了出去，五百贯到手，这让般南诏汉子们高兴地是合不拢嘴。

只是唯一有些遗憾的是，那几个衣着华丽的疑似吐蕃贵族，并没有被卖出去，砸在了他们的手里。实在是他们的样子太显眼了，一个个生的白白胖胖不说，而且还极其高傲，拽地跟二五八万似得，有人想买他们才怪了！

没奈何之下，只能将这些疑似吐蕃贵族的家伙重新关进了马车上，呼和这边按规矩给了那个中间人五贯做为报酬，至于剩下的钱，他们留下各自足够家里用的钱之后，还要买成各种货物运回到部落。

其实吧，在大草原上到处都是收购奴隶的商人，不过他们给出的价钱却是低得可怜。

再加上南诏王国除了王城之外，其他的地方都很穷，毕竟南诏只是一个小王国，他们还要遭受各个大番邦异国的层层盘剥，再加上吐蕃的时常入侵，让这些部落全都过得不怎么样。

如果把这些奴隶卖给游走在草原上的奴隶贩子们，顶多有个两百贯就算不错了，哪像现在啊，收入至少翻了一番。

所以，呼和宁愿多走一段路，也要亲自把他们卖到长安城来，至少这样还能够多给族中添置一些物资！

.....

那些雄壮的奴隶们卖掉了，时间上也已经临近了傍晚，呼和领着这群小伙子们，想也不想地就直奔西市匹夫阁而去。

与长安城的汉人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呼和知道东市的规矩，那里都是长安城的达官贵人们出入的地方，虽说也有他们这些番邦之人在东市中居住或者开设店铺的，可是那些番邦之人在他们各自的族中全都是权贵之人，他们这些小部族中出来的人，可不敢过多地在东市之中停留，更不要说在东市之中吃饭了。

东市的酒楼，不仅菜肴、美酒贵得要死，而且还有很多规矩，许多高档一点的酒楼都只招待汉人，是禁止番邦之人入内的。

而西市就不同了，不仅各族人员混杂，那匹夫阁的老板更是古怪，但凡

直爽的汉子都可以去那里吃酒，而且价格还很公道，是以呼和每次做完交易，都会带着手底下这般好小伙子，在匹夫阁中好好地吃上一顿！

当呼和他们来到匹夫阁的时候，已经是快到酉时了，因是以匹夫阁中的食客们也是陆陆续续地赶至。

呼和他们一行得有二十多口子人，匹夫阁中并没有这么大的桌子，不过这可难不倒匹夫阁的小二，他知道呼和也是阁中的常客了，是以麻利地在大厅中拼好了三张长桌子，正中够呼和的人坐下。

不多时，店小二就将呼和各种卤菜、凉菜端了上来。

可是当呼和看到菜单上那些新奇的菜名的时候，却是来了疑问，不由得皱眉说道：“这些菜肴是怎么回事？红烧铁狮子头，难不成你们这真有狮子头吗？”

...

第二百四十二章禁卫

狮子原产于亚洲西部和非洲，东汉章和元年，安息（今伊朗）国王阿萨息斯一世，曾派商队沿丝绸之路把狮子传入华夏，并且将狮子作为礼物送给了汉章帝刘炟。

被称为‘兽中之王’美誉的狮子，具有威猛的外表，它传入华夏后更是动摇了华夏汉族民间中虎的威信，渐被人们奉为辟邪瑞兽。

是以六百多年过去了，这些南诏汉子自然也知晓狮子这一种神奇的动物！

小二听到呼和的疑惑，不由得走过去笑着解释道：“这位客官，你有所不知！这几样菜肴，乃是我大唐圣人于年初的时候颁布的一种新的制作菜肴的方法，所研制出来的各式菜肴！这菜谱上的菜肴，保证是您从未品尝过的东西！”

“哦？还有这等事？”呼和顿时有些惊异地叫了一声，忙道：“这样吧，你把这个红烧铁狮子头、酱肘子、夫妻肺片、叫《无错》花鸡……全都给我上来吧，我们这饿的饥肠辘辘的，还请店家尽快！”

“好嘞！”小儿拖长了尾音，高声叫道：“红烧铁狮子头、酱肘子……后厨伺候着您呐……”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酒菜就端了上来。

这群风餐露宿了一路的南诏汉子们，再也忍不住了，抖手伸出筷子就去夹桌子上那些散发着香味的菜肴。

这边呼和眼疾手快，伸出筷子一个一个地敲打这帮汉子们的手背，一个不察之下，这帮手快的汉子们一个个地全都没跑了，被呼和给敲了个遍。

“哎呦！”

“呼和大哥，你干啥？”

一个二个的南诏汉子们，全都虎着一张脸，瞪着呼和。

呼和这一下子可是没留力，将他们拿筷子的手。直接给敲打地红了起来。这无缘无故地挨了这么一下子狠得，就算再尊敬呼和，这帮血气方刚地汉子们也是心中有气。

“干什么，干什么？一个个地还敢跟老子炸刺了？”

呼和看着自己的这帮子手下，道：“别忘了，这次是靠着谁，我们才能够做成这么一大笔买卖的！如果没有王兄弟，我们全都得死在吐蕃贼人的手里。在开宴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敬王兄弟一杯酒，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听到呼和的话。所有的南诏汉子们脸上的不满之色都消失了，因为他们也都是知恩图报的人，这次王浚帮了他们这么大的忙，自然是要有所表示的。

“来，让我们全都端起酒杯，敬王浚兄弟一杯！”

由呼和牵头，他亲自给王浚倒了一杯酒，随后自己则是倒了满满地一大碗，这才站起身来。继续说道：“王兄弟，大恩不言谢，请！”

说着，两只手将装满酒的大碗举到了胸前。就那么定定地看着王浚。

这边的南诏汉子们也是有样学样，全都端起装酒的碗来，看着王浚。

或许是在太原王氏族中，已经受惯了冷遇。此刻的王浚倒是有些不知所措了。

他站起身来，手中端着呼和给他倒满酒的酒杯，道：“呼和大哥。诸位兄弟不必如此的……我王浚只不过是做了应该做的事！说实话，当初帮了你们，也是帮了我自己，当不起诸位兄弟们如此礼遇！”

“我说当得起就当得起！来，满饮此杯！”呼和霸道地叫嚷了一声，手中的酒碗直接就凑到了嘴边，一饮而尽。

其他的汉子们也是没有半点地含糊，也是一口干！

盛情难却，再加上王浚确实有些口干舌燥了，是以他也没客气地直接一饮而尽！

“哈哈，好，这才是我们的好兄弟！”

这群豪爽的南诏汉子们见状，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

“来来，吃，不必客气，没有了咱们再点，今日酒菜管够！”

一通酒喝下去，气氛顿时变得热闹了起来。

呼和吆喝了一声，伸出筷子就架起了一块酥脆的笋片放进了嘴里。

当吃到嘴巴里时，立刻感觉比平时在他们的家乡还有大草原上吃到的要美味的多，当下你争我抢吃的是菜汁淋漓，还没等热菜上来，刚上好的凉菜和酒就已经被吞吃了一空。

此刻，众人的谈性也被勾了出来，一个二个地勾肩搭背地聊了起来。

“王兄弟，虽说我们是在松洲碰到的，可我看你的穿着还有谈吐不像是普通的汉人！”呼和夹了一口凉菜，继续说道：“虽说我呼和是一个粗人，既不懂得排兵布阵，也不懂得兵法韬略，可是从那日吐蕃贼人突袭我们来看，王兄弟不论是才识还是能力，那可都是上上之选！你怎么会孤身一人出现在松州呢？”

王浚喝了一杯酒，满脸苦涩地说道：“唉，呼和大哥，实不相瞒！我王浚乃是太原王氏的嫡系族人……”

“什么，太原王氏的嫡系族人！”呼和吃了一惊，对于大唐朝最强大的几个家族他还是知道一些的，特别是五姓七望，那可是传承了数百年的世家大族。

或许是呼和的声音大了一些，听到他的惊呼声之后，匹夫阁一楼大厅中并不算多的人，齐齐向这一大桌子人投去了惊异地目光。

“额……诸位对不住了，是在下打扰了诸位吃酒，还请见谅！”

呼和也明显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连忙站起身来赔不是。

其他的桌的人，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来，只是会转过头，便不再理他们。

虽说昨晚五姓七望勾结吐蕃行谋逆之事，可是这些关他们这些百姓们什么干系？还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些朝廷层面的事情，与他们何干？

只是这些食客们并没有什么异样，作为匹夫阁的一名小二，同时也是‘天机卫’耳目的白然，却是眸中光华一闪，和前面的的掌柜的说了一声，急匆匆地出了匹夫阁。

眼下匹夫阁中正赶上吃饭的食客来来往往，是以少一个人也显不出来什么。

过了没有半柱香的时间，桌子上的酒菜陆陆续续地端了上来，而此刻大厅中也是来了很多的食客。

“锵锵……”

就在这时，强烈的盔甲撞击声响起，却是一队为数在百人左右，身穿黑甲的兵丁们步履整齐地走了进来！

领头的一名汉子环视了一下大厅中的情况，当看到呼和他们那一桌的时候却是眸光一凝，呵斥道：

“禁卫办案，闲杂人等避退！”(未完待续……)

第二百四十二章 禁卫：

...

第二百四十三章去找武王殿下！

“快看，是黑甲禁卫，他们来作甚？”

“嘘！小点声，从昨日夜里他们就开始抓人了，小心一会把你也给抓进去！”

“我又没犯大唐律，凭什么抓我？”

匹夫阁大厅中的食客们开始窃窃私语了起来，看得出来，这两天禁卫们的动作，对长安城中的百姓并没有造成多大影响，充其量只不过是见各卫府得兵丁，见得频繁了一点罢了。

这支黑甲禁卫的百人队，站在最前面的是他们的百骑长名字叫秦汉。

说起来，这秦汉还是秦怀玉的远房堂兄，从小是和秦怀玉一起长大的，只不过两人一个因为身体素质好被选拔进了皇城禁卫军，一个却因为身体不太壮实，进了右武卫军中成了文官。

“踏踏踏……”

踏着轻缓的步子，秦汉带着自己的手下走到了呼和他们的桌子前。

呼和吓了一跳，他可是知道这些皇城禁卫军们的厉害的，如果一旦被他们找了麻烦，怕是进大狱都是小事，十有都会丢掉半条命的！

“额……这位，这位军爷，不知道您过来是？”呼和小心翼翼地看着秦汉，姿态放的很低。

没办法，实在是被皇城禁卫的名头给吓怕了，不得不如此！

“你叫王浚？”秦汉没有搭理呼和，而是直接把目光对准了站在呼和身侧的王浚，眸光犀利！

“正是在下！”王浚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诧的神色，旋即说道：“不知这位将军找在下何事？”

秦汉继续问道：“我再问你，你可是太原王氏之人？”

王浚微微颌首，道：“是，不过……”

“抓起来，带走！”秦汉没等王浚说完话，就大手一挥，命跟在身边的两

名手下将王浚给抓起来。

“你们凭什么抓我？”王浚有些愤怒地盯着秦汉。说道。

呼和等人也傻了眼了，这什么情况？怎么说抓人就抓人啊？

“军爷，这位军爷且稍待！”呼和赶忙拉住了王浚的衣服，道：“这位军爷，您是不是搞错了？我等才进入长安城不久，什么事情都没做啊？”

“什么事情都没做？”秦汉像是看白痴一样地看着王浚和呼和，道：“哼！五姓七望之家，于昨日夜里勾结吐蕃番贼行谋逆之事，竟然欲要弑君，此等诛九族的大罪。你们竟然还说我搞错了？可笑，可笑至极！”

“什么？”

“五姓七望那等大家族竟然谋逆？”

“这可真是天下奇闻了？难道他们还不满足现在的财富还有权势吗？”

秦汉的话，不仅让这群南诏汉子们不知错所，就连王浚都是一副呆愣的样子。

“唉！他们果然还是动手了，只是没想到他们竟然愚蠢地选择了吐蕃番贼.....时也命也！”王浚脸上的深色一下子便得黯淡了下来，那样子就像是一瞬间变老了一般。

“行了，多说无益，将他给我带走！”秦汉声音冷冽地挥了挥手，道：“速速关押至大理寺诏狱！”

“这位将军且容我说最后一句话！”王浚挣扎了两下。也没有挣脱开这俩如狼似虎的禁卫，是以只能高声对呼和说道：“呼和大哥，你速去武王府中，将我被抓的事情告知武王殿下！若是殿下不感兴趣的话。你便告诉殿下，我王浚有计要献给殿下，当可破五姓七望.....一定要告诉那位殿下啊！”

话还没说完，秦汉就命手下推推搡搡的将王浚给带走了。

“呼和大哥。我们怎么办？”

眼见着皇城禁卫们把自己的救命恩人给带走了，所有肚的南诏汉子们都有些慌了神。

“怎么办？去武王府！”呼和脸上出现了坚定的神色，他狠狠地咬了咬牙。道：“这次说什么也要讲王兄弟救出来，说什么也不能让他遭了那什么狗

屁王氏的无妄之灾！”

说实话，要说王浚谋逆，那就算打死呼和都不相信。

因为这段时间以来，至少半个月的时间吧，王浚都与呼和在一起，这样它还能够前来长安城谋逆的话，那只能说王浚是有鬼神莫测之能了！

既然这样的话，那肯定就是早了太原王氏的无妄之灾！

如果是这样的话，呼和就算是拼了自己这条命，也要把王浚最后嘱托的事情给办妥了。

一行南诏汉子们，饭也不吃了，丢下酒钱之后，急匆匆直往武王府行去！

.....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到了长乐坊，还没有来得及去敲门，武王府的大门就‘吱呀’一声打开了。

两名身穿后世武警作战服的神武卫兵士，从敞开的大门中走了出来，先是好奇地看了这帮骑在马上，甚至还拉着一架马车的南诏人，随后便自顾自地站到了大门两侧，充当起了门卫。

感情这俩兵丁把呼和他们当成过路的商旅了。

“请问这位小哥儿，这里可是武王府？”

呼和看了看门口这两人的装束，又抬头看了看那枚刻着‘武王府’的牌匾，犹豫了半晌之后还是翻身下马，向站在大门左侧的神武卫兵丁问道。

这名神武卫兵丁，并没有因为呼和他们是番邦商旅而有任何的不写或者鄙夷，而是很客气地说道：“正是！不知这位老哥有何贵干？”

看看，这就是武王府当差的人，可比别的高门大院的那些兵丁们强了不是一星半点。

“我，我想求见武王殿下！”

呼和看了看两名神武卫的兵丁，咬了咬牙，从怀中掏出了临来之前，在匹夫阁柜台处兑换的十两碎银，就要塞给这名神武卫兵丁，同时口中还说道：“还请小哥儿代为通传一声！”

神武卫兵丁的脸上仍旧带着客气的表情，可是声音却是有些变冷了：“这位老哥不必如此，虽说要见我家王爷有些麻烦，但只要老哥报上名姓以及因何事要见我家王爷，我自会去禀报！至于这银钱，还请老哥收回吧！”

“这……”

据呼和所知，这大唐朝当兵的都没有什么油头，有很多次，就是因为银子，才能使呼和顺利过了汉人的关口。否则的话，呼和也不会送上银钱了。

可是今天还真是邪了门了，这银钱竟然硬生生地被退了回来！

这，这武王府当差的兵丁，也太正直了吧？

呆愣了好一会之后，呼和这才反应了过来，道：“这位小哥，我叫呼和，是南诏王国初月部族的人！此番我前来求见王爷，是受人所托，为我的朋友带句话！”

“番邦之人？”神武卫兵士上下打量了呼和几眼，继续说道：“是何朋友？什么话？”

“生死朋友！”呼和郑重地说道：“我那朋友是太原王氏之人，名叫王浚！就在方才，他已经被禁卫军给抓紧了大理寺诏狱，他让我带一句话给王爷：我王浚有计要献给殿下，当可破五姓七望！”

“什么？”

神武卫兵丁闻言神色大变，他可是参与了昨日的围剿行动的，自然知道他们家王爷现在正头疼什么，可是令他感到疑惑的是，那王浚乃是太原王氏的人，为何要帮他们家王爷呢？

想不通就不想了，这一向都是李元霸的座右铭，而这些神武卫的兵丁们，也深刻落实了这个思想。

他刚要转身王王府地里面跑的时候，这才想起自家王爷还没有回来，不由得转头看着呼和说道：

“呼和老哥，我家王爷还未曾回府。眼下天色渐晚，我看不如这样吧，你先找家客栈住下来，待我家王爷回来了之后，我自会去寻你！”

“你，你不会骗我吧？”呼和半信半疑地看着面前的兵丁，之前的好感全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只感觉面前这个青年，怎么看怎么像是在忽悠他。

那名神武卫的兵丁顿时感到有些哭笑不得，他看着呼和道：“呼和老哥，

我燕南回怎么着也是一堂堂的七尺男儿，是男人的，那便是一口唾沫一个钉，我是不会骗你的！”

“不行，我们就在这里等！我们哪也不去！”

呼和很倔，一屁股坐到了地面上，看那样子到像是耍无赖一样。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连带着呼和的那般手下们，也就是那些南诏的汉子们，把自家的马匹栓了一下，随后有模有样地学着呼和的样子，顺着自己的马匹坐了下来。

看来他们那样死死扎根地底深处的样子，倒是有点像学霸在滋生，而且还是一滋生就是二十来个！

“唉，我说你们这是做什么？都起来，都快起来啊！这条道路可是尽过一些我长安城中的达官贵人，你们现在等于是堵上了他们前行的道路，若是那些贵人对你等出手的话，你们这些人就算是死了也是白死！”

看到这些无赖们的动作，名叫燕南回的神武卫兵士顿时急了，他气急败坏的看着这些人，道：“再给你们五个呼吸的时间……五……”

……

就在武王府前，燕南回还在和这群来自南诏的汉子们周旋的时候，李元霸的马车也从长乐坊街口出现了。

远远地透过车窗看到前方自己王府前面，竟然有二十多个汉子姿势古怪地坐在原地，一个个的脸上还夹杂着愧疚、后悔以及一丝坚定的神色。

李元霸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自语道：“这下有意思了！”

…

第二百四十四章王浚入诏狱

“王爷，要不要小的过去看看？”程甫穿着一身闪亮的银光铠，那样子倒是颇有些煞气。“嗯，你过去问问是怎么回事，就这么堵在这里，就算本王不追究，其他的王公大臣们也不会饶过他们的，那些家伙们可没有本王这么好说话！”李元霸微微颌首，让程甫过去问问。一行人从长乐坊街口走了过来，程甫面无表情地先一步跨马而至。“将军！”两名守门的神武卫兵丁，看到程甫的时候直接一个双脚并立，右手握拳扶胸行礼。“嗯！怎么回事？”程甫对两人点点头，淡淡地问道。“回将军的话，此人乃是南诏的奴隶商队头领，名叫呼和。他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禀报王爷，事关五姓七望！”燕南回简单地将情况介绍了一下，但是并没有说呼和是为了王浚的事情而来。“五姓七望！”程甫闻言眼睛一亮，道：“你等着，我这便去禀报王爷！”……过了不消半刻钟的时间，在武王府春华堂中，李元霸坐在主位之上，而呼和以及两个南诏的青年汉子则坐在大堂下首的位子上。“哈哈，听说你是来自南诏的奴隶商旅？这次来长安城生意做得怎么样啊？”李元霸喝了一口茶水，看着呼和轻声说道。“托王爷的福！这次的买卖做得还算不错，只不过有几个吐蕃贵族还没有卖出去，砸在了手里！”呼和脸上习惯性地带上了谦卑的笑容，说到后面的时候，言语间倒是颇有些无奈。“哦？”李元霸眉头一挑，道：“吐蕃贵族？看来你们这一趟倒是有些奇遇啊？”“是这样的。王爷！”呼和想了想，最后还是咬牙说道：“我们一路出了南诏，原本打算在吐蕃的领地边缘抓一些吐蕃贼人做奴隶的。可是没想到在抓了几个奴隶赶往长安城的途中。却是遭到了一支吐蕃军队的突袭！幸好有王浚兄弟在，否则的话。别说抓到这些吐蕃贼人了，就算是我们这二十多条南诏汉子也全都得折在那里！”“王浚？”李元霸眉头一挑，“哦！本王想起来了，本王记得那王浚似乎曾经在长安城呆了不短的时间吧？不过后来似乎被长安城太原王氏的人所不喜，给轰回了太原。怎么，他也回来了？”“王爷，此番小的就是为了此事而来！”既然李元霸起了个头，呼和自然顺赶往上爬：“王爷。其实王浚兄弟早就已经脱离了太原王氏，此番来长安城也是为了投到王爷府下！可是还没把这件事情办成，就被长安城中的黑甲禁卫们给抓了起来！”“太原王氏，传承数百年上千年的大世家，他说脱离就脱离了？还有，他凭什么认为本王就一定会接收他？”李元霸面容古怪地笑了起来。“王浚兄弟说了，他有计要献给王爷，依此计行事，当可破掉五姓七望，让这些千百年的世家彻底消亡！”呼和声音很凝重。李元霸闻言眸光一闪。道：“哈哈哈哈哈，这倒是有点意思了！”……大理寺诏狱，位于大理寺天牢之侧。和天牢的阴气森森比起来，这里的情况明显要好上许多，至少可以透过那特殊的牢房设计，看到夜空那初升的月光。“看啊，那不是王家那个做不受待见的家伙吗？”“说那些还做什么？咱们现在都是阶下囚，能不能活着都是一个问题，还有闲心笑话别人？”“哈哈，听说这家伙已经离开长安城了，没想到现在又回来了。哈哈，真是自投死路啊！”这群被各卫府兵将们关押在大理寺诏狱中的其他五姓七望的家族子弟。看到王浚的身影顿时议论纷纷了起来。“看来你在五姓七望家族子弟之中，名声并不怎么好啊！”押着王浚进入诏狱的狱卒。看着王浚的样子有些古怪。对于狱卒的问话，王浚并不以为意，而是语调轻松地說道：“大人，不知道你们这伙食如

何？”狱卒顿时有些无语了，这家伙是不是因为被抓进来的时候脑子被打坏了，都到现在这个时候了竟然还想着吃，真他娘地是个吃货啊！“到了，进去吧！”这样想着，狱卒带着王浚来到了最西面的一间牢房。说起来，狱卒对他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这间牢房里面关押的大多数都是太原王氏的人。只是没想到好心办错事，似乎王浚的口碑在家族中差得要命。“呦，看看这是谁，这不是已经被我们王家抛弃的那个杂种吗？”王浚刚刚进了牢房，顿时便有一个长得贼眉鼠眼，个子差不多只有六尺左右，看起来特猥琐的年轻人，冷言冷语地叫唤了起来。这年轻人名叫王佳，是家族四长老王有德的小儿子，这家伙从小就没什么大本事，每天就是仗着有个好老爹招摇过市，看人一向是鼻孔朝天。王浚的老爹最然早逝，可是他天资聪颖，自小便表现出极高的学习天分，是以这些王家的子弟，个个都讨厌他，嫉妒他，所以就开始下意识地排挤他。这么多年了，王浚早就已经习惯了。听到王佳的话，王浚只是冷冷地瞥了王佳一眼，并没有说话，而是径直走到了牢房的最里面坐了下来，开始闭目养神。被王浚给华丽丽无视了的王佳，脸色一瞬间涨得通红无比，他怒瞪着王浚，道：“王浚，本少爷和你说话呢，你他娘地到底听到没有？”“将死之人，还敢如此嚣张！哼，真是死不足惜！”王浚睁开眼瞪了王佳一眼，森冷地笑了起来。“你……”王佳有些气急败坏地看着王浚，如果不是有人拉着他的话，怕是现在就扑过去吃了王浚了。“咚咚咚……”狱卒拿出一条黑色的木棍，重重地敲了敲坚固的铁护栏，骂骂咧咧地说道：“你们几个，都他娘地给老子安分点！不然的话，别怪老子对你们不客气！”

...

第二百四十五章这该死的薛延陀

“哼，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收拾他，也不急在这一时！”拉住王佳的一个年轻人冷哼了一声，说道。“有的是机会？”狱卒闻言心中冷哼了一声，暗道：“进了诏狱不担心自己的安全，竟然还有心思内斗，真是可笑！”“张头儿，张头儿……”就在狱卒刚刚想到这里的时候，一道略显急躁的声音响了起来，随之而来的还有一道身材高瘦的身影。“小程，不是让你看好狱门吗？你进来作甚？”张头儿锁好了牢门，看着满脸急色，额头上甚至急出了汗水的年轻人说道。“咕嚕！”有些紧张地咽了一口口水，小程结结巴巴地说道：“张，张头儿，有有有人来了……”“你这个臭小子，咱们大理寺诏狱可是圣人和武王殿下亲设的牢房，送人来不很正常吗？”张头儿有些不满地敲了小程的脑袋一下，说道。“不，不是送人来的……是王爷，是王爷亲自来了！”小程的声音有些颤抖。“王爷，什么王爷……你刚刚说什么？”张头儿大声地叫嚷了一声，扭头就往牢门处跑去，同时口中还在不停地埋怨：“你这家伙，怎么不早点叫我！”小程颇有些无语地看着远去的张头儿，苦着脸道：“我这不是进来了吗……”……牢门处，李元霸穿着一袭藏蓝色的常服，在他的身侧站着的，除了自家的几个内卫之外，便是那名南诏的汉子呼了。“大理寺诏狱狱官张长发，见过武王殿下！”见到最前面长身而立的李元霸。张长发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连忙上前几步，躬身行礼。“嗯。免礼吧！”李元霸对其点点头，直接了当地说道：“本王听说。禁卫刚刚送过来一个名叫王浚的人，是也不是？”“回王爷的话，是！此人才刚刚被小的送进牢房！”张长发低眉顺眼地回答道。“嗯，他有没有说什么？”李元霸问道。“没有！”张长发摇了摇头，只是面色古怪地说道：“不过，他在五姓七望中的地位很低，就连他的族人们都很看不起他！”李元霸点点头，道：“把他提到大理寺后堂来。本王有些东西要问问他！”“诺！”诏狱都是人家开设的，甭说提个把人了，就算把人都给放了，他张长发也不会说半个不字。……盞茶时间已过，在大理寺公堂之后。李元霸稳坐主位之上，笑看着刚刚被提出来的王浚，道：“你便是王浚？”“学生便是王浚！”面对李元霸，就算是那些王公大臣们都会紧张，就更不说王浚这个落魄的士子了。“本王听说过你，对了。好像上一次你们太原王氏长安别院研究对抗本王的方法，除了那个什么长老，你是唯一一个持反对意见的人吧？”李元霸看似漫不经心地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啊。却是把王浚给炸得不轻。这件事情是在太原王氏长安别院中发生的，当时并没有除王氏族人之外的人在场，他又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想不明白？你以为圣人会放任你们五姓七望在长安城随意施为而无所戒备吗？”看到王浚此刻的表情，李元霸自然清楚他想到了什么。“原来，我们一切的行动全都在你们的掌控之中，怪不得，怪不得他们会失败！可笑，可笑他们还一直以为智珠在握……”王浚苦笑了起来，只是那苦笑声中似乎夹杂着些许的庆幸。“好了。说说吧！”李元霸定定地看着王浚，道：“给本王一个理由。一个相信你的理由！”王浚没想到李元霸竟然如此地直截了当，在沉吟了半晌之后。才说道：“王爷，五姓七望，这些世家大族抱残守缺，根本不懂得世的变化之道，只是一味地抱着家族血脉这老一套，就算是能得意一时，却也迟早会被变化的天下大势所碾碎！眼下他们谋逆反叛，竟然想要篡唐而代之，简直是

不知死活！”李元霸不置可否地摇摇头，道：“你如此贬低五姓七望，无非就是想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可是……这不够！”废话，漂亮话谁都会说，没点实际上的东西，就想要让李元霸相信他？开什么玩笑！“王爷！学生虽说一直不被王家认可，可怎么也算是嫡系子孙，是以也有一些其他家族的好兄弟，只要王爷能够相信学生，学生愿亲自去往五姓七望的各家领地，将那些好兄弟全都请至长安城，一同效命于王爷！”看来这次王浚是下了狠心了，为了报复王家，竟然要把自己的好兄弟们给拉下水。“你来说说五姓七望会如何应对眼下的形势！”李元霸稍稍沉吟了一下，并没有这么快地应下王浚，而是说起了昨日的谋逆。“王爷，纵观全局来看，学生以为五姓七望并不会就此翻脸，而是会把全部的责任推到清河崔氏，以及五姓七望所有在长安城的族人的身上！”王浚侃侃而谈：“五姓七望虽说传承数百甚至是上千年，可是他们的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发展家族，培养士子以及积累财富上！虽说这些年来，他们有意识地豢养了一些兵丁，可是那些并定的力量太过薄弱，如果应对一时之需，或许还有些用处，可若是长久交战的话，绝对是输多赢少！”“你别忘了，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五姓七望传承了这么多年，简直可以说是富可敌国！财富使人疯狂，为了这黄白之物，有的是人为他们卖命！”李元霸很不理解王浚话中的意思。虽说这个时候还没有雇佣兵这么一说，可是有刺客，有杀手，有绿林山匪……如果五姓七望动用庞大的资金，来招揽或者收买这些人来为他们效力的话，那将是一股极不可思议的力量。“嗤……”王浚忍不住笑了起来，道：“王爷，您也太高看五姓七望了！在他们看来，这天下固然重要，可是毕竟他们的儒家思想太严重，思想迂腐，总是会过多地计较个人的利益及得失！再加上他们七家看似铁板一块，实则内部矛盾繁多，就算他们之中有人提议雇佣外人，也是以家族为第一利益群体，绝对不会为了七家利益而行动！”李元霸倒是没有考虑到这一层，不过料定五姓七望不会彻底反叛这一点，却是并没有猜错。“如果……本王是说如果！”李元霸沉吟了半晌，道：“如果本王把这件事情交给你来运作，你有几成的把握让五姓七望的人，在不再次反叛的前提下，对朝廷做出赔偿？”“九成！”王浚很自信，似乎这种自信是透进骨子里的。……就在李元霸还在大理寺中询问王浚的时候，天机卫收到了边关紧急飞鸽传书，与此同时，这传自边关的信息，也很快上达天听。“薛延陀真珠可汗乙失夷男，因陛下屡次推脱和亲之事，恼羞成怒，命薛延陀叶户突吉蒙，率仆骨、回纥本部二十万铁骑犯我大唐边境！”看着手中的密函，李世民显示一愣，旋即面色平静地问道：“此信息可否属实？”“陛下，这飞鸽传讯，中途虽转换无数次，可密函却是从未曾开启过！而且根据我们影卫传回来的信息，应该不会有假。”一袭黑衣的唐忠，单膝跪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声音沙哑、冷冽。李世民平静的面容终于变了，他的眼中喷着火焰，大声地咆哮了起来：“该死地，该死地！乙失小儿，当真是欺人太甚！区区一个番邦小族之长，便想娶朕的女儿，真当我大唐好欺负不成？他就不怕朕下了狠心，倾我整个大唐之力，彻底灭了他薛延陀！”“陛下息怒！”唐忠赶忙全了李世民一句，不过并没有多说其他。毕竟伴君如伴虎，现在去触李世民的霉头，没准说错什么就会被拉出去砍了。狠狠发泄了一通之后，李世民重新恢复了温文尔雅的样子，只是脸色依旧不好看。“呼！”重重地喘了一口气，李世民道：“这件事情，呈报给武王了没有？”“还没有！不过天机卫的人已经将奴眷抄的密函发往了武王府，相信等王爷从大理寺中归

来，便会知晓此事！”唐忠道。“唔！”李世民点点头，想了想道：“刘三水！”“吱呀！”书房的大门打开，刘三水低眉顺眼地走了进来。“奴婢在。”进了这间隐蔽的书房，刘三水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哪都不看，直接躬身行礼。李世民把手中的密函压在了一方玉石镇纸下面，道：“你速速派人去往李靖、房玄龄……诸位国公府上，让他们即刻入宫，朕会在两仪殿中等他们！还有……嗯？兵部的两个侍郎也叫来吧！”“诺！”事情的轻重缓急刘三水还是能够听出来的，就算是昨晚五姓七望谋逆之时，自家圣人都从未表现出如此冷酷的表情，看来今天的事情很严重了！

...

第二百四十六章若承乾不是太子

太极宫，两仪殿。 ∴

李世民阴着一张脸坐在高高的龙椅之上，下方李靖、李孝恭、长孙无忌、房玄龄……一众大唐的肱骨之臣，全都静静地看着龙椅上的李世民。

这些武将们，最近两天都在处理家里的事情，过几天就要率领大军开拔边关了。

原本今天的事情和这些已经被派发了任务的文臣武将们并没有关系，可是当他们听闻圣人正在召集所有的老兄弟们的时候，却是再也坐不住了，全都急冲冲地来到了皇宫。

此刻，其实他们见到李世民那满脸阴沉的样子，还是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昨日五姓七望的谋逆之事已经过去，以他们对李世民的了解，不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而生如此大的气。

他们不清楚是什么事情，刚刚从王府赶过来的李元霸却是心知肚明。

“诸位爱卿，朕唤你等前来是想要你等看看……”李世民说到这里，扭头看了一眼刘三水。

刘三水很懂事地上前几步，从龙案上的镇纸下面抽出了一张绢布，递给了下面的长孙无忌等人，让他们相互传阅。

“薛延陀珍珠可汗乙失夷男，因陛下屡次推脱……”

大殿内，每一位看到这封密函的文臣武将，表情都是越来越沉重。

到最后传到李元霸手中的时候，这货只是阴着脸抬头朝刘三水笑了笑，一口白牙非常雪亮。

随后，他便把密函交还到了刘三水的手中。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李元霸的笑容吓到了，刘三水有点哆嗦，只感觉今天的武王殿下显得有些过于阴森了。

“陛下，敢问这消息的来源可靠吗？”敢这么质疑李世民的，估计找遍整个大唐也就只有魏黑子了。

“可靠！”

李世民面沉如水地点了点头，对于这种事情。可不是能够随便拿来开玩笑的。

“这该死的薛延陀部！想当年，他们遭受东.突.厥奴役的时候，是谁帮助他们抵抗东.突.厥的？现在只不过是稍稍强大了一点，竟然就跑来耀武扬威，竟然还想要娶我们大唐朝的公主？可恨，真是太可恨了！”

一向冲动易怒的程咬金，哪里控制得了自己的情绪，当时就暴怒成狂，大声地喝骂了起来。

“就是，像这种养不熟的白眼狼。就应该把他们全都给灭了！他娘地，真当咱们大唐好欺负了！”

尉迟敬德和程咬金一个德性，不过却是比程咬金要强上一点，至少他还知道个礼义廉耻不是？

“知节还有敬德说得很对，看来是有人把我们大唐给看扁了！呵呵...”

李绩笑了起来，这就是那话里的阴冷，以及脸上那森寒的表情，却是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皇兄，在商讨这件事情之前。我看还是把承乾以及恪儿他们全都叫过来吧！他们的年纪也不小了，臣弟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可是已经征战沙场不下百余次了！”

李元霸并没有附和程咬金等人的话，而是提出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建议。

李元霸话音刚落。长孙无忌就跳了出来，他说道：“陛下，微臣以为武王殿下所言极是！只不过太子殿下乃是储君，参与此等军国大事自是应该。而吴王等几位殿下年纪尚幼，又非.....”

“长孙大人！承乾是太子就可以参与此事，可如果承乾不是太子呢？”

长孙无忌的话顿时让李元霸心中火气大盛。都尼玛什么时候了，你还特地想着不让别的皇子抢了你外甥的太子之位，真是想当国舅爷想疯了！

李元霸的话吓了众人一大跳，不光是长孙无忌面色大变，就是大殿中的其他人，例如房玄龄、李靖等人都是面色微变。

因为李元霸的话等于是枉议皇储了，你一个当皇叔的，一句话就想要换个太子，这是什么道理？

相比起一众大臣的惊骇莫名，李世民的面上却是波澜不惊，甚至可以说是平静的有些诡异。

没人知道李世民此刻心中是怎么想的！

“你你……陛下，李元霸枉议储君之更替，窥视皇位，此乃谋逆之大罪，还请陛下速速捉拿李元霸，以正朝纲！”

长孙无忌真狠啊，短短的几句话就把李元霸给说成了谋朝篡位的逆贼，如果放在别人身上的话，那可真是死地不能再死了了！

“陛下，武王殿下性子耿直，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刚才也不过是火气上头……还请陛下念在兄弟之谊，不予追究！”

秦琼受李元霸赠参续命之恩，自然不愿看到自己的救命恩人就这么被处置了。

尽管知道李世民不会把李元霸怎么样，但他还是站了出来，为李元霸求情。

“陛下……”

大殿之中，文臣武将的比例有点差距，自然是这帮子站在长孙无忌这边的某些文臣，说不过这帮子大老粗。

两拨人，再加上以房杜以及魏征所组成的中立派，就因为李元霸的这么一句话，差点给打起来。

至于来这里的初衷，似乎也只有李世民以及李元霸兄弟俩还记在心上。

“噤！”

“行了，这件小事有什么好争论的，就说到这里吧！”

李世民被这帮子人给整得心烦意乱地，直接大手一挥，重重地拍在了身前的龙案上。

刷！

大殿中一下子变得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停下了撸袖子露胳膊的不雅行

为，老实实在地退到了大殿的两侧。

倒是长孙无忌的脸色变得有些白，病态般的白。

李世民的话已经表明了态度，换太子竟然只不过是一件小事，那岂不就是说，李承乾的太子之位并不牢靠？

所以长孙无忌不敢说话了，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似乎不知不觉地掉坑里了，又被李元霸给坑了一把。

“三水！”

没有去看自己的大舅哥，李世民扭头看向了就站在自己不远处的刘三水：

“你去把承乾，还有恪儿、愔儿、浑儿全都给朕带到两仪殿来。记住，在路上你就先和他们说一下情况，朕需要考虑一下……”

“诺！”

至于李世民后面说了什么，刘三水并没有听清，不过却是有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他连忙躬身行了一礼，向着大殿之外走去。

第二百四十七章太子的分析

刘三水的速度很快，仅仅半柱香的时间，就已经走遍了太子以及众位殿下下的府邸，并且将此行的目的告知了他们。

这边李承乾等一众皇子们才刚刚到达两仪大殿之外，甚至还没来得及入殿，便有边关的急报送呈天听，说是薛延陀叶户，突吉蒙已然齐聚了兵马十万余众，出兵讨伐朔州，已经开始在朔州之外十里安营扎寨。

这则消息却是把李世民以及一众朝臣们给吓了一跳，朔州西北毗邻草原之地，扼至雁门关关隘。这等关隘要地简直可以称之为大唐门户，如果这里遭受到重创的话，等于是活生生地在打大唐朝廷的脸面。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朔州距离李氏皇族的大本营太原仅有上百里之遥，一旦朔州被破的话，薛延陀的大军铁定会会长驱直下，兵法太原，到时候别说是大唐了，就连李氏皇族的脸面也没有了，说不准李氏皇族留在太原的血脉也会被彻底灭族。

这裸地打脸，让一向好脸面的李世民，还不得恨死？

“启奏陛下，太子殿下，吴王殿下……等诸位殿下已经在大殿之外等候了！”

不管现在大殿中众人的反应如何，刘三水进了大殿，恭敬地对李世民禀报。

“宣他们进殿来吧！”李世民挥了挥手，说道。

“儿臣拜见父皇！”

不一会的功夫，李承乾、李恪、李泰、李愔、李佑以及李浑六兄弟就进了大殿，俯身向李世民政行礼。

并不是说哪一个皇子跟李元霸关系好，就把哪位皇子给请到大殿里来，在李世民看来，须得做到一碗水端平。

“平身吧！”李世民脸上的表情平淡无比。只是轻轻挥手示意自己的儿子们起身。

“承乾，你们去看看这个吧！”李世民将刚刚接到的急报交给了李承乾等人。

“嗯？这是……”李承乾捏着手中这张急报皱起了眉头，看到后面的时候。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点。

“太子哥，怎么了？”李愔看着李承乾那不断变幻的脸色感到有些奇怪。不由得出声问道。

“你们自己看看吧！”李承乾的声音有些冷，还透着股子难言的愤怒。

李恪接过急报看了两眼，旋即表情和李承乾变得一般无二。

把脑地凑过来的李愔更是破口大骂：“突吉蒙？什么玩意？竟然敢把大军开拔到朔州之外十里之地，他们这是想找死吗？”

不过盏茶的时间，急报就已经在众位皇子的手中转了一圈。

……

“面对薛延陀的挑衅，说说你们的意见！”李世民看着下方自己的儿子们以及一众肱骨之臣，出声问道。

李元霸第一个站了出来，不过并不是回答李世民的问题。而是对李承乾等人说道：“承乾，先说说你们的看法！”

对于李元霸的做法，李世民还是赞同的，毕竟按照君臣关系来算，李承乾等人的地位是明显要高于李靖他们的。

并不是说李承乾等人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就一定会被采纳，至少给了他们参与军国大事的机会，全都是十二岁以上的少年郎了，已经不小了。

“四皇叔，这……”李承乾愣了一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什么这？让你说你就说！”李元霸有些不满地看了李承乾一眼。说道。

这可是军国大事，李承乾他们这些小孩子虽说一个个脑子都精明地很，可是这种情况还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现在难免有些抓瞎。

“承乾，你说说看！”李世民看出了自家儿子的尴尬，不由得说了一句。

“是，父皇！”听到李世民的话，李承乾点点头，想了想说道：“父皇，在儿臣想来，这乙失夷男找的理由太过牵强了，什么想要娶公主。怕是就算我们把某一位公主下嫁给他，他也会对我们大唐动兵的！”

“哦？怎么说？”李元霸的眼中闪过一丝笑意。问道。

“四皇叔，说起来这薛延陀的强大。可是与我大唐不无干系！”

李承乾说完咽了口口水，环视了周遭一眼，继续说道：

“这薛延陀部原本不过是东突厥辖下的几个小部族而已，后来他们趁我大唐起兵伐隋之际浑水摸鱼，这才慢慢发展壮大。再加上当年我大唐打散了东突厥，薛延陀又借此机会收拢了仆骨、回纥等部族，从而让薛延陀彻底强大了起来！”

“皇兄此言差矣！”

李承乾话音刚落，李泰的声音就响了起来：“小弟以为，事情并没有你皇兄说地那般严重！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所有的过错都安在我们朝廷头上的话，那岂不是说我大唐朝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征战都是有错的吗？”

“青雀，为兄可没有这么说！”李承乾皱了皱眉头，尽管知道这胖子一向和自己过不去，可没想到当着这满朝文武的面，他李泰竟然还敢这么做！

“怎么？小弟说地难道有什么不对的吗？”李泰笑意盈盈地看了李元霸一言，继续说道：“按照皇兄方才所言，这薛延陀的发展，是趁着我大唐起兵伐隋的时候开始的，而当我大唐剿灭东突厥的时候，薛延陀却借机迅速壮大起来，以至于让其对我大唐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你这从头到尾，不全都是指责我大唐吗？”

“你……四哥，你这话说地未免也有些太过武断了吧？”

甬说李承乾这个当事人了，就连李愔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六弟，这里又有你什么事了？没听到为兄正在和皇兄说话吗？”

李泰根本就不在乎李愔，直接呵斥了起来。在他看来，他和李承乾以及晋王李治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因为在他看来，嫡系皇子似乎拥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

“怎么，还不允许别人说话了？”李恪看着李承乾，满脸的阴沉之色。

李泰仍旧是那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道：“三弟……”

“都是兄弟，有什么能说不能说的？怎么，难不成谁还比谁高人一等吗？”李泰刚刚张嘴，李元霸那懒洋洋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李泰猛地打了一个哆嗦，此刻才想起来这里是两仪大殿，自己的父皇可是最恨自己的儿子们争权夺利，相互迫害的。

要知道，方才他李泰可是破坏了这个规矩，并且言语间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展露无遗。

“父皇恕罪，儿臣，儿臣方才失态了！”

想想方才自己的所作所为，自然而然陷入优越状态中的李泰登时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李元霸扭头看了李泰一眼，只是耸了耸肩，并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

李世民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高高坐于龙椅之上，看都没看李泰一眼，便对李承乾说道：“承乾，你继续！”

“呼！”

深深地呼出一口气，李承乾对李元霸暗中点了点头，旋即说道：“父皇，薛延陀于两个多月之前对我大唐提出和亲之事，虽说看起来颇有诚意，可是却在另一边暗中集结大军，压向我大唐的边疆之地！两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每日大军的粮草消耗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李承乾见大殿内众人纷纷颌首，便继续说道：“父皇因为迟迟拖延和亲时间，这薛延陀的可汗乙失夷男怕是已经明白和亲无望，自然会加快进程，加快攻击我大唐的脚步！因为再继续这样耗下去的话，他们可耗不起！”

“不错！”

李靖拍了拍手，道：“正所谓两军交战，粮草先行！这粮草消耗完了，他乙失夷男自然是想找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李承乾接过了话头，道：“攻击我大唐，一者可以抢占我大唐领地；这二者嘛，自然是抢掠我大唐百姓的粮食和财物，来补充他们大军的消耗！一石二鸟，呵呵……”

“嗯！”李世民也是久经沙场的人了，自然能够想明白这之中的前因后果，“药师，传令兵部准备好沙盘，朕意会就要使用！”

“沙盘？”

听到这个熟悉的字眼，李元霸倒是愣了一下，他扭头看着站在身侧的牛

进达，轻轻拽了他一下，小声地说道：“进达，咱们大唐朝有沙盘？”

牛进达有些奇怪地看着李元霸，道：“王爷，沙盘早在大秦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啊！”

“啥？”李元霸楞了一下，心说：“不对吧，这沙盘不是1811年的时候，普鲁士国王菲特烈威廉三世的文职军事顾问冯莱斯维茨发明的吗？怎么现在大唐朝就有了？”

牛进达这才想起李元霸失忆了，于是摸了摸脑袋说道：

“根据传说，大秦在部署灭六国的时候，秦始皇嬴政曾亲自堆制研究各国地理形势，并且在丞相李斯的辅佐下，派大将王翦进行统一战争。后来，秦始皇更是在修建陵墓之时，在自己的陵墓中堆建了一个大型的地形模型。模型中不仅砌有高山、丘陵、城池等，而且还用水银模拟江河、大海，用机械装置使水银流动循环。这便是最早的沙盘了！”

...

第二百四十八章这坑.爹的沙盘

听到李元霸和牛进达的窃窃私语，程咬金一下子来了精神。

他脚下悄悄向李元霸他们俩的方向又挪动了两步，旋即小声地说道：“王爷，俺知道崔家的古籍里面，曾经记载：汉建武八年光武帝征伐天水、武都一代地方豪强隗嚣时，大将马援‘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使光武帝顿有‘虏在吾目中矣’的感觉。”

李元霸有些惊讶地看着突然插话的程咬金，道：“知节，你倒是长知识了啊？”

“嘿嘿……”程咬金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道：“俺，俺这都是听药师说地！”

噗！

李元霸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我说怎么说得这么溜，而且还没有一丁点的停顿，感情是现学现卖啊！

缓了好长的时间，李元霸这才翻了个白眼，说道：“沙盘只是在兵部吗？”

“对啊，不过这东西很好弄的，方才陛下说让兵部准备好沙盘，其实不过是让兵部的人在偏殿中重新布置一个罢了！时间上也不过才半柱香而已！”

程咬金很没有风度地挖了挖鼻孔，神态中很不在意。

≥李元霸听了程咬金的话之后彻底凌乱了，没听说过布置个沙盘才半柱香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怕是光那些山川河流都弄不出来。

正谈到这里的时候，一个身穿盔甲，腰胯横刀，全副武装的小将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向李世民抱拳行礼道：“陛下，沙盘已经在偏殿布置完毕，请陛下移驾！”

“走，随朕一起去看看！待看了沙盘之后，卿等再细想对策！”

一边说着，李世民大跨步地向着偏殿走去，身后。则是李元霸等一大票的王爷以及大唐朝的文武肱骨之臣们。

……

浩浩荡荡地一大票子人，跟在李世民身后进了偏殿。

进了偏殿，别的东西倒是没有看到，倒是那临近西窗的小角落里，摆着一张足有一张台球桌子大笑的台子，太子上已经铺满了泥土，那样子就像是海边的沙滩土一样。

“皇兄，那沙盘在哪啊？”李元霸脑袋四处转了转，故意问道。

果然，便见李世民伸出手指向了那个临近西窗的小台子。道：“那，就在那里！”

李元霸满心兴奋地走动了那张小太子边上，刚看了一眼，就彻底傻在了那里。

只见出现在李元霸身前的，是一片似乎由高原土和沙滩土构成的混合土壤，这些混合土壤被做成了一个一个小土堆，杂乱地堆叠在小台子上。

在这些小土堆之间，还夹杂着一条条七扭八拐，只有小拇指手指头粗细的河流。

以李元霸前世盗墓……咳。考古学博士的出身，看到面前这一坨坨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因为，这一方小桌上的沙盘。对于处女座的李元霸而言，真是……太别扭，太不和谐，太不完美了！

看到李元霸脸上那看似有些白痴一样的呆愣表情。李世民似乎感到很得意，他从台子的边上，捻起了一条笔直的银质小棒子。指着那怎么看起来都像两岁小孩随意摆弄出来的土块子，说道：

“元霸，这沙盘乃是兵部的人，根据足足耗用了五年的时间方才绘制出的地图，构建而成！元霸，你来看，这里河西走廊……这里是咱们的丝绸之路，这里是贺兰山脉，太原……还有这里，这里是咱大唐的都城，长安城……”

一干大唐的肱骨之臣们全都眸光呆滞，对于李世民的这一套说辞，显然是已经熟悉地不能再熟悉了。

李世民的话很直白，语速也很快，可是他那跟小棒子在这张小台子上面，不停地挥啊挥得，看得李元霸直眼晕。

李承乾他们之前也并没有见过这沙盘，是以也很认真地在听自家父皇的讲演，只可惜啊，这‘叭叭叭’地就像是连珠炮一样地讲解，把这帮倒霉孩子们

也都给整得糊里糊涂的。

也不知道过多少长时间，当李元霸终于开始打瞌睡的时候，李元霸也意犹未尽地停了下来。

“元霸，你看朕这沙盘如何啊？”李世民收起了银制小棒子，声音中多少还透着一丝的得意。

李元霸的双手搭在小台子的边上，沉吟了半晌，忽然问道：“皇兄，可有我大唐的地形图？”

李世民怔了一下，道：“有，自然是有的！不过，元霸，你要地图作甚？”

“皇兄，这沙盘似乎有些……”李元霸双手东西南北中地来回比划着，怎么看这小台子怎么别扭。

“有些什么？”李世民追问。

“有些太过简陋了。”李元霸扭过头开看着李世民，很认真地说道。

“简陋？”李世民眼珠子都瞪成灯泡了，“元霸，这一片沙盘多明了啊？各州道郡县、山川河流、从林沃野……哪一个都很清楚，怎么会简陋呢？”

“皇兄这沙盘乃是根据我大唐地图建造而成，眼下咱们这个沙盘虽然各州道郡县、山川河流、从林沃野都标注了出来，可是除了制作沙盘之人，以及时常摆弄沙盘之中方位的人之外，没谁能够看得懂！是以，臣弟以为，是不是可以将这些沙盘上代表大唐人文地理的东西，全都分隔开来，然后加以标注，这样就算是没见过沙盘的人，也能够一眼就看出沙盘上的地方是哪，就像是在看地图一样！”

“看地图？”

李世民以及一干朝廷中的文臣武将们，全都面面相觑，实在是李元霸的想法实在是太超前了，这沙盘怎么可能跟地图一样呢？

“是啊，只不过这个地图要更加具体一些，更加立体一些！而且沙盘中的山川河流完全是按照正常山川河流的比例，缩小了无数倍之后，才会被放在沙盘之上！也就是说，这东西对于征战，所起到的作用是无比巨大的！”

一边这样说着，李元霸缓步走到沙盘跟前，并且伸出一个手去，就像是小的时候玩地和泥巴游戏一样，一会伸手捏捏距离他最近的一座山，一会又是伸出双手，重新拓宽了几条河流……总之，一切都在朝着好的一方面转

变！

...

第二百四十九章长安县

几座有着明显地域性标识的山川，两条贯穿整个大唐境内，蜿蜒曲折的江河，在李元霸几下揉捏和拓宽河道下，在眨眼之间就已经成型。【

考古学涉及方方面面，除了占据大部分的历史知识、古墓挖掘、古文物清理与了解等知识之外，还必须学习有关山川地理、土木测绘，甚至是周易玄学的相关知识(哥不是学考古的，大致瞎咧咧两句，不要打死我)。

所以，绘制简易地图甚至是模拟出山川河流，对于李元霸来说是毫无难度。

更何况，就算是普通的华夏人，也能够堆叠出泰山、兴安岭，勾勒出长江以及黄河吧？

“这，这便是你所说的沙盘？”

看到一座座山川，一条条河流慢慢成型，并且一目了然的就能够知道是什么地方，李世民等人的眼睛全都骤然一亮。

“是啊，之前那个沙盘辨析度略有欠缺，如果真地应用到战争中的话，怕是会有些出入。”

说到这里，李元霸顿了顿之后方才说道：“战场之上，一丁点的出入都有可能决定战争的最后胜利！所以，为了能够对战场上双方的形式一目了然，为了给大军统帅者提供更加形象，更加直观的信息，这沙盘的完整度至关重要！”

“如果照王爷所说的话，那得耗费多长的时间才能布置出一个完整的战争沙盘？”

擅长战场推演，排兵布阵，阴谋诡计的阴人李绩上前几步，轻轻用手揉捏着一团混合土壤，声音有些低沉。

“那也要看沙盘的具体作用了！”李元霸捏着一小块泥巴，不急不缓地说道。

“啥？沙盘除了显示地形，模拟战争之外，还能用到什么地方？”李孝恭看向了李元霸。眼睛贼亮。

看到李孝恭那快要双眼放光的样子，李元霸敢打赌，这货心里头肯定是在想赚钱的事情。

晃了晃脑袋，李元霸继续说道：“那是当然了！沙盘可不仅仅是在发生战争的时候，临时勘验地形的军事之物，我们还可以对其他的事项进行沙盘演练。这不仅仅体现在兵部的地形展示，比如还可以用到工部上……”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愔眼睛一亮，说道：“四皇叔，比如说修建桥梁。建筑堤坝，模拟城池……”

“我常听府中的下人们说，长安城中那些普通人家的孩子，就是用泥巴捏成各种各样的东西，甚至是小屋子、长枪、短刀……这沙盘不就是用泥捏出一个小大唐来吗？”

李承乾的脸上出现了兴奋的神色，他从来没有想到，如此简单的东西，竟然拥有这么大的用处。

“三水，你速去取长安县地形图来！”

就在此刻。一直没有说话的李世民却是开口，直接命令刘三水去取长安城的地形图。

不消几个呼吸的功夫，刘三水就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总体说来，李世民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再加上边关随时可能发生战事，是以在两仪大殿的正殿中放了很多的大唐地图，

各个州道郡县的，甚至连大唐疆域的都有。

将长安城的地形图平铺到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李世民指着地图，说道：“元霸，如果让你依照长安县模拟出长安县的沙盘来。你能不能够做到？”

李元霸仔细看了看长安县的地图，过了约有数十个呼吸的时间，方才胸有成竹地说道：“皇兄，只需要半个时辰，这沙盘臣弟就能够做出来！”

“好！那朕就等着看这新式沙盘了！”李世民脸上也难掩饰激动之色，是因为他也明白这沙盘的重要性。

“如此，皇兄就等上半个时辰，看臣弟如何化腐朽为神奇！”

一边说着，李元霸撸起了袖子，对身侧的刘三水说道：“三水，去取上一个小铲子，再拿一大桶水来！”

刘三水闻言连忙对身边的两个小太监吩咐起来。

“王爷，您要的小铲子！”

十几个呼吸的时间过去了，便有两个小太监吃力地提着一个大水桶，拿着一把精致的小铲子走进了大殿。

李元霸接过小铲子，二话不说地就抡起铲子向着小台子上猛的祸祸了起来。

一股略带着泥土清香的味道传来，尘土飞扬间，一点点泥水随着李元霸的甩动飞向了众人。

此刻众人的精神已经被李元霸的动作给吸引了过去，哪里还会在乎这小小的泥点子。

李元霸先是大刀阔斧地建造好平整的底盘，随后就是依照长安县的地图的地图，整顿地势，万丈高楼平地起，千里湾河向东西。

“来人呐，去西内苑取些常青树的树叶，弄些小木棒，还有文房四宝过来！”

把秦岭长长地勾勒了出来，李元霸看了身后聚精会神地看着自己塑形的众人一眼，说道。

“刘公公，还不快去，别耽误了四皇叔制作长安县的沙盘？”

李愔他们这几个小子早就已经被李元霸勾起了好奇心，听到自家四皇叔的话后，不由得开始催起刘三水来。

“啊？诺！”

其实刘三水也已经看呆了，他实在是不理解，这小小的沙土块子，怎么在武王殿下手中就像是拥有了生命一样，只不过才这么一小会的功夫，就已经弄出了长安县大体的轮廓来。

此刻听到李愔那似乎有些焦急的话语，才总算是反应过来，急匆匆地带着几个小太监向着西内苑跑去。

.....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方不过数米方圆的地方，长安古城那磅礴、巍峨的景色已经渐渐成型，在这沙盘的边角处，甚至还堆叠出了秦岭天山，在正中方正古城之外缓缓流淌的两条长河，便是渭河以及灞水。

一些没有明显地势优势，不能一眼看出来是哪里的地方，被李元霸突发奇想地搭上了标志性建筑，或者干脆直接在那些小土堆上插上了一只写着地势名字的小旗子。

至于小旗子是由什么构成的，那很简单，取一小截不过三分之一小拇指长短的小木棍，小木棍顶端糊上一小片宣纸，在宣纸上写下那里的名字，不就是一个简便易认的地标吗？

对于李元霸的奇思妙想，这帮习惯了之乎者也的儒家思想，习惯了道家思想的文臣武将们，可是陷入了呆滞之中。

实在是李元霸的所做的东西太过超前了，这哪里是什么简易地形图，分明就是标准地缩小版的长安县城啊！

终于，半个时辰约定的时间到了，一个明显比方才的土坨子高名了不知道多少倍的长安县沙盘，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皇兄，幸未负所托！”

最后在皇城边缘北大营，插上神机府的地标，李元霸转头看向了李世民，额头甚至还溢出了汗水。

李世民并没有说话，只是不顾李元霸身上溅满了泥水，拍了拍他的肩膀。

李元霸笑了起来，转过头指着自已制作的长安县沙盘，道：“皇兄且看，这条长长的山脉便是咱们关内的标志秦岭天山，而这一小片依秦岭而建，与长安县接壤的地方便是臣弟的封地芷阳县了。看这里，偏北的四方古城，大城套小城，小城划四方……”

“皇城……四皇叔，我知道这里，这里是皇城对不对？”

正说到这里，一直没有说话的李浑忽然插了一句嘴。

李元霸笑看了李浑一眼，道：“对，这里便是皇城！”

“沙盘，好一个长安县沙盘啊！”

看了精致的长安县沙盘半晌，李世民满怀感慨地发出了一声赞叹，同时看向李元霸的眼神中充满了庆幸与欣喜。

“是啊，这沙盘之物如此神奇，有了此物，当是我大唐之幸也！”

李绩咧着一张嘴，看向沙盘的目光简直就像是饿狼看到了猎物一般，绿油油地直发亮。

“李大人的话却是不对！我大唐之幸并非是这沙盘，而是武王殿下，若非武王殿下，这沙盘或许仍像之前那般，粗糙、简陋之极！”

李绩话音方落，房玄龄就开口反驳了起来。

“唉！若是殿下能够早苏醒几年，怕是当年渭水……”

房玄龄的话引起了众人的共鸣，一个看起来年过花甲的老头子，想都没想地就脱口而出。

“张大人……”

可是话刚说了一半，杜如晦就打断了他，因为他发现李世民的脸色变了，变得难看之极。

渭水之盟啊，那可是李世民心中永远的痛。

渭水之盟又称渭水之辱，指的是唐朝时期玄武门之变之后的唐太宗李世民与围攻长安的东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的结盟。

公元626年，突厥攻至距长安仅40里的泾阳（今陕西咸阳泾阳县），京师震动。

而与此用时，长安城的兵力却不过数万，李世民被迫设下疑兵之计，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六名大唐的文臣武将，在渭水之畔，与颉利可汗隔河对话，并且怒斥颉利、突利二可汗背约。

颉利见大唐军容威严，又见李世民许以金帛财物，便请求结盟。

两日之后，李世民与颉利可汗在长安城西郊的渭水便桥上，签署了和平协议，双方斩杀白马立盟，突厥领兵而退。

这便是‘渭水之盟’。

第二百五十章松赞干布怎么想？

这渭水之盟，虽说避免了大唐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作战，也为大唐内部的稳定局势，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赢得了一定的时间，是大唐与突厥强弱变化的转折。

可是与此同时，这次的渭水之盟对于李世民来说，震动很大，一者是让他堂堂的一国之主丢了面子，就像是受了胯下之辱一般。

这二者吗，便是认为突厥反复无常，一定要彻底铲除突厥。

是以，这才有了后来在阴山大破突厥，俘获颉利。也正是此番征战，让李世民赢得‘天可汗’的美称！

不过，这渭水之盟毕竟是事实，即便李世民再如何在心中否认甚至是厌恶，都于事无补。

所以，敏感的李世民，听到有人提及渭水之盟，那是相当的火大，这不是当着众人的面揭他李世民的伤疤吗？

“张合，你想表达什么意思？”李世民冷冷地看着方才说话的花甲老人，语调森寒。

虽说杜如晦及时打断了老人的话，可是错已铸成，李世民的愤恨情绪已经被调动了起来。

“唉！”

杜如晦无奈地摇了摇头，索性不再说话。

“陛下……还请陛下恕罪，臣，臣是无心之举！”

名叫张合的花甲老臣，被李世民那森冷的声音吓了一跳。

“哼，朕的过错朕自然会承认，不用你们时常把它挂在嘴边！”李世民冷着一张脸，继续说道：“行了，此事休要在提！”

真是……当权的人永远是对的，这君主还真是情绪多变，看来那句老话说得很对，君心莫测！

噗通！噗通！

有惊无险，张合这老心脏跳动的速度骤然加快，都要让他喘不过气来了。

.....

将这件险些酿成大祸的事情一带而过。当下最让人烦心的便是薛延陀的大军压境。

“三水，你速去大殿中将朔州方圆数十里的地图全都给朕取来，朕要亲绘制出以朔州为分界点，方圆数十里的沙盘！”

李世民就像是方才的事情没有发生一样，一转眼的功夫，脸色又变得平淡了起来。

当然了，这个时候只要不是傻子就不会去触李世民的眉头，刘三水麻利地应了一声，跑得比兔子爹都快地窜向了两仪大殿。

过了没有十个呼吸的时间，这家伙就抱着一个大大的布卷跑了回来。二话不说地就命两名手下的宦官将它打开，并且让他们俩将地图挪到了那一方小台子边上。

“元霸，你来和朕说说这些都怎么做？”李世民虚心请教，毕竟之前他所能做的都是玩泥巴，而制作沙盘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李世民还真就自己做不来。

“皇兄，相比起长安县沙盘来说，这朔州多山川、凹地、平原，可以说是复杂无常。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地形做到分毫不差，这样对于推演起来也很有好处！”

李元霸自然愿意教徒弟，不过一个是教，一百个徒弟也是教。他索性就有对李承乾等几个小家伙说道：

“承乾，你们几个也全都过来，以后你们如果到我的府中随我习武，这制作沙盘也会是你们的必修课！”

“是。四皇叔！”

李愔还有李浑看到李元霸在那里分手为川，断手为河的，早就已经是心痒难耐了。此刻听到李元霸的话后，心中兴奋莫名，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撸起了袖子，就要下手。

“愔儿.....”

就在此刻，李世民喝止了李愔，道：“这长安县沙盘是你四皇叔好不容易才制作出来的，若是就此毁去未免有些可惜！这样吧……”

说到这里，他扭头看了旁边的程咬金一眼，道：“知节，你去叫兵部的人，重新布置一方放置沙盘的平台！”

……

时间过得很快，当三更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两仪殿偏殿之中依旧是灯火通明，从那窗户间，隐约可以看到影影绰绰间，依旧还有很多到身影在晃动。

“呼！”

弄得满脸，双手，甚至是浑身都沾满了泥水的李世民两兄弟，以及一众皇子、大臣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原本制作这沙盘的是李世民等皇族，可是越到后面越难，最后一众旁观的文臣武将们也终于插手了。

当下，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沙盘平台上的，是一大片山川河流彼此交错，几座城郭点缀其中，惟妙惟肖，分明是一个真实的缩小版的，临近薛延陀的大唐边疆。

“总算是完了！”

看着面前的沙盘，李世民很有成就感。

“陛下，您看已经是深夜了，您要不要去……”

看了看时间，刘三水心中想了想，上前一步，轻声对李世民说道。

“不用了！”

李世民的情绪已经被调动了起来，怎么可能去休息，他反对连身上的泥土都不顾了，直接指着面前的沙盘，说道：

“来，众卿都说说看，对于此番薛延陀兵压朔州，都有何看法？”

听到李世民的话，一众朝臣彼此对视一眼，全都从对方的眼眸中看到了无奈和苦笑。

显然对于李世民的性格，他们已经是很清楚了。

“回陛下的话，既然这乙失小儿集齐十数万大军压境，这样的人数简直就是所有的特勒人全都来参战了！那么，他们必然是会孤注一掷！”

李靖率先开口，看得出来，他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若是他们输了，那自然是树倒猢狲散，薛延陀部的铁勒人会被吐蕃等其他番邦吞掉。可若是他们赢了，便是我们大唐百姓的灾难了！是以，微臣以为，应当制定各种出其不意地战术，相继歼灭来犯之敌，不能和他们硬碰硬！”

“不能光想着薛延陀，不要忘了昨日那吐蕃做了何事？若是此刻那吐蕃再参战的话，到时候我大唐朝四面受敌，必然会遭受重创！”

李靖话音刚落，长孙无忌就皱起了眉头，这话虽然说的很严重，不过却是事实。

“若是我等在吐蕃大军刚集结之时，就结束了与薛延陀之间的战争呢？诸位说，那松赞干布会怎么想？”

李世民还没来得及说话，李元霸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只是这话的内容却有些像是天方夜谭。

第二百五十一章抢他娘的！

松赞干布会怎么想？

偏殿中，所有的文臣武将们都有些发愣！

在吐蕃大军集结之前就结束了与薛延陀之间的战斗，这，这似乎有些天方夜谭了！

等等，莫非是被是说大唐的军队被薛延陀部的那些铁勒人给彻底打败吗？

这样说来，你李元霸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

面对众人投来的质疑眼光，李元霸不以为意地笑了笑，指着沙盘说道：“诸位且看这沙盘，有没有看出来什么？”

众人全都大眼瞪小眼地看向了他们亲自参与制作出来的沙盘，过了好半晌，以程咬金为首的几个莽夫将军道：“王爷，看什么？这沙盘上不是一目了然吗？”

李元霸摇摇头，道：“如果让你来抵抗薛延陀部的攻击，你会怎么做？”

“啊？”程咬金想了想，指着朔州十里之外的那片复杂的地形，说道：“众所周知，这薛延陀乃是番邦，其族人们自小便生存在大草原上，是以大多都擅长骑射。▲∴那些山川、低洼之地，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险！若是让我来指挥大军与那些该死的特勒人征战的话，自然是与其相汇于此处，对那些特勒人施以强力扑杀！”

李元霸闻言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旋即转头看向了李靖，道：“药师，你呢？”

李靖皱了皱眉，看李元霸的样子，对于方才程知节的建议明显是不感兴趣。

说起来，李靖自己的想法和程咬金不谋而合，毕竟这都是常识，如果是一个合格的将领的话，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是选择在这片复杂的地形中伏击薛延陀大军。

李靖没有说话，只是定定地看着沙盘，脸上的神色连变。

其实不光是李靖，就连李绩、李孝恭、长孙无忌等人都有些莫名其妙。

这样的伏击方式都被全盘否定了，剩下的就是和那些该死的铁勒人在这广阔的朔州之外的平原上，硬碰硬了！

这样的话，就更加不利于大唐的攻击了！

“元霸，你就不要再卖关子了，说说你的看法！”李世民想得有些心烦意燥，直接开口询问李元霸。

李元霸指着距朔州之外四十里，那一马平川的大沙漠，道：“皇兄，臣弟若是领军。无需大军，只要有我神武卫万名精骑在，便可由凉州出关，驻居延海，穿过那广袤的大漠长沙，直击薛延陀腹地！”

“嘶！”

正说到这里，一片片倒吸凉气的声音响了起来，一名名文臣武将们，看向李元霸的眸光中再一次充满了惊骇之色。

千里奔袭。辛不辛苦地另说，光是粮草就需要消耗多少？

李元霸似乎并没有看到众臣惊骇的眸光，继续侃侃而谈：

“虽说铁勒人不会在乎这一片腹地，可是。要知道眼下薛延陀部，征战的都是铁勒的男人们！而驻扎本部的，除了铁勒兵丁们的亲属，怕是应该还有那些部族的大贵族吧？只要将他们全都给抓起来。你们说，那乙失夷男会不会退兵，并且做出巨额的赔偿？”

“穿过大漠？王爷。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大唐的精锐骑兵绕过前面的薛延陀大军，穿过大漠到达他们后方，直击其大本营？”

甭说是他们了，就连李世民都被李元霸这个大胆的想法给吓了一跳。

李元霸点点头，道：“对于敌我双方这种态势，出其不意往往能够取得最好的效果！”

“可是……可是……”李绩摸着颌下乌黑浓密的短须，瞪了李元霸好久，方才说道：“可是王爷，这长途奔袭，先不说我大唐的兵丁还有马匹能否受得了，就算是能够承受地了那种煎熬，这粮草要如何运送？到时候，必定是人困马乏……”

“那我想请问你，薛延陀的粮草如何而来？”李元霸笑盈盈地看着李绩，说道。

“自然是从其薛延陀部的各个部落处，陆续运送而至！”李绩理所当然地

说道。

“啪！”

李元霸猛地打了一个响指，道：“这不就是了，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就粮于敌！你薛延陀不是需要给驻扎在前线的兵丁送水、送粮吗？那我就抢它娘的！这样，等他们察觉到送往前线的粮草丢失的时候，其腹地早就已经被本王给拿下了！”

听到李元霸这样一番言论，李世民等人眼前不由得骤然一亮，是啊，送粮的问题就这么简单地被解决了！

大殿中一时间陷入了沉寂，一个二个的文臣武将们，全都皱紧了眉头。

须臾之后，众人齐聚沙盘边上，不停地进行着沙盘推演，对于方才李元霸的建议进行着印证，偶尔还会提出自己的意见，不过这之间他们却是忽略了一个问题，那便是‘火器’还有‘神机府’。

他们对于神机府制造的火器并不熟悉，或许还以为那些歌火器样式单一，制造稀缺……不过，李元霸也懒得将这些告诉他们，因为他要用事实来说话！

时间慢慢流逝，当天边重新擦起一抹鱼肚白的时候，大殿中的众人终于商量好了策略。

众人纷纷告辞离去，而李绩、李靖以及长孙无忌、房杜二相却被留了下来，要进一步地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

眼下已经没有李元霸什么事了，他还需要去应国公府去接媳妇呢。

……

托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府上，早已经是辰时一刻了。

白福听到李元霸回府的消息，第一时间就赶到了春华堂处等候。

待李元霸的身形出现在春华堂大门口的时候，白福一个箭步窜了上来，差点吓得李元霸一个大嘴巴子呼过去。

“奴见过卫主！”白福的态度很恭敬。

“靠，吓死老子了！”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白福一眼，一边往春华堂里面走，一边说道：“何事？”

“卫主，朔州天机卫传来急报，一小股薛延陀斥候化装成汉人潜入了朔州，现在他们已经被我们天机卫的人控制住，并且由朔州卫日夜兼程，押来了长安城！”

白福听出了李元霸语气中的不耐烦，长话短说，直接禀报。

第二百五十二章孔夫子

李元霸停下了脚步，道：“什么时候的事？”

“四日之前，现在他们应该已经快到长安了！”白福接口道。+◆

“斥候？”李元霸摸了摸下巴，突然笑了起来：“正愁睡觉找不到枕头呢，没想到这枕头自己就寻上门来了！”

“卫主，我们需不需要做些准备？”白福继续小心翼翼地问道。

“准备？”李世民摆摆手，道：“什么准备都不用做！等朔州卫将那些铁勒人送到了长安城，你直接把他们关到掖庭宫去，卫里的人 would 知道怎么做的！”

白福恭敬地行了一礼，道：“诺！”

.....

没有了白福打搅，一路进了自己的新房，看了看屋内仍旧是大红一片，李元霸不由得摇了摇头，随后直挺挺地就倒在了柔软的塌上。

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轻微的鼾声响起，却是已经累地睡着了。

迷迷糊糊间，李元霸中途似乎听到了关门、开门的声音，隐约间似乎还进来了几个人。

过了也不知道多长的时间，一声声的低吟传进了李元霸的耳中。

“夫君，夫君，已经是晌午了，臣妾熬了一点莲子粥，起来喝点粥吧.....”

一道软糯的低吟，把李元霸叫得心痒痒地。

睁开了眼睛，刚好看到了武顺那张俏丽的脸蛋，再看身上，却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然换上了一袭白色的睡袍，身上还盖了一层薄被。

再往外看，却是赵菁菁在屋子中温酒煮茶，小桌子上还放这几样精致的小菜。

李元霸晃了晃脑袋，看着武顺道：“顺儿，你不是在你爹那里吗？”

武顺温婉地笑了笑，道：“夫君是朝廷的王爷，每日里有忙不完的事情。

哪里有时间来接妾身？况且，应国公府到咱们王府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临到巳时的时候，妾身便叫父亲府上的管家把妾身送回了府中！”

“哦！”

听到武顺的诉说，李元霸只感觉心中一暖，一把抓住了武顺的小手，夹在了掌心中。多好的一名女子啊，自己上辈子老光棍一条，没想到这一世却是娶了这么一个好媳妇。

被李元霸当着赵菁菁以及霞儿的面抓住了小手，武顺难免有些脸红。她往外抽了抽手，低垂着螭首说道：“夫君，你还是快些起来吃点东西吧，这是妾身刚熬的粥，还做了几样小菜。等吃过之后，夫君若是想要休息，再休息吧！”

武顺一边说着话一边从一侧的铜盆里，取出了一条热气腾腾的湿巾，轻轻擦起了李元霸的手。

“好！”

待武顺将自己的双手擦洗干净。李元霸伸了个懒腰，身体之中顿时想起一股炒糖豆一般的声音。

等武顺为其穿戴整齐之后，时间上已经过了晌午，李元霸坐到了外堂的桌子旁。

武顺很温柔地伸出纤玉手。抄起了摆在李元霸面前的碗，轻轻吹了口，尝了尝之后，笑意盈盈地递到了李元霸的手中。

“呼。好香啊！”李元霸喝了一口热气腾腾，浓香可口的莲子粥，突然说道：“顺儿。我睡了多久？现在又是什么时辰了？”

“妾身听白管家说也没睡多久！哦，现在吗，现在应该是是临近午时了吧？”武顺一汤匙一汤匙地喂着李元霸，偶尔还拿起一边的丝巾帮李元霸擦拭一下嘴角溢出的粥渍。

“那可真是苦了你了！”

无论是做菜还是熬粥其实完全可以由下人们来做，可是今天全都由武顺亲历亲为地，这让李元霸的心中感到暖烘烘的。

“对了，夫君，方才在你熟睡之时，宫里面的刘公公曾经来过一次，他见你正在熟睡便没有吵醒你。只是让妾身在夫君醒来之后告诉夫君，那一队斥候已经被送进了掖庭宫，并由陛下亲自堂审，该问的，该知道的，都已经问

了出来！”

武顺轻蹙着娥眉想了想，轻声细语地说道。

咽下口中的饭菜，李元霸说道：“他还有没有说别的？”

“嗯！”武顺微微颌首，道：“刘公公说，等夫君醒了之后最好是去一趟皇宫，太极殿！”

“太极殿？”

李元霸愣了一下，心说这也不是望日初一的，这李世民搞什么鬼，怎么还在太极殿呢？

不会是把所有的朝臣都聚集到大殿中了吧？如果是这样的话，让这么一大帮子人等着自己个儿，还真是有点说不过去。

匆匆又扒拉了两口，李元霸轻轻抱了抱武顺，道：“我得进宫一趟，如果晚上我回来地晚了，你就自己睡吧！”

武顺那柔弱无骨的身子感受着李元霸那强劲有力的心跳，微摇螭首，柔声道：“夫君，妾身等你！”

李元霸闻言微微一怔，没有说话，而是转身出了房间。

直到此刻，李元霸才总算明白了家人对于自己的重要性，前世的他是个没爹没娘的家伙，虽说家中的那几个老家伙们对他也很不错，可也是当作知识上的继承人来培养的，从未有过让李元霸心头震颤的感觉。

可是今日，任是朱雀大街上寒风凛冽，李元霸的心中依旧是火热的，因为他知道家中有人在等他，等他回家！

.....

辉煌的太极殿中，已经站满了或是身穿朝服，或是身披铠甲的文臣武将们。

而在高高地黄金龙椅上，李世民很威严地坐在上面，只是他的脸色有些不好看，疲倦跃然那张依旧俊逸的面容。

不用说，昨天一宿没睡，再加上一上午殚精竭虑地与李靖等人制定与薛延陀那帮瘪犊子们作战的计划，李世民是身心俱惫。

再看站在一众文武官员之首的李靖、李绩，长孙无忌和房杜二人，也是一人挂着俩黑眼圈，脸上甚至都因为这一天一夜的不睡，多了很多条皱纹。

倒是身穿黄色袍服的李承乾一脸地兴奋之色，就连李恪他们都是像打了鸡血一样，脸上的激动都快蹦出血来了！

我了个擦，这几个坏小子今儿这是怎么了？一个个地像是娶了新媳妇儿一样兴奋？

搞不明白的李元霸，晃了晃脑袋，把这个奇怪的想法甩出了脑袋。

似乎对于今天的事情早有预料，大殿中两排文臣武将们全都很沉默。

毕竟皇宫之中的消息，往往传播地最快，再加上对于薛延陀大兵压境的消息，李世民并没有授意天机卫们封锁消息，大臣们能够知道也不算什么稀奇。

文臣们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偶有四五个眼中出现了忧色，也绝对不是因为要打仗了，而是在关心自家的利益。

对于文臣们，武将一向都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这些武将们在大唐的边关为国家出生入死地，这些文臣们却在背后嚼舌头根儿，什么滥杀，纵容兵丁劫掠，纵火行凶……对于敌人，不这样做，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所以，相比起文臣们而言，武将们都很热血地、很愤慨，对那些来自薛延陀部的铁勒人表现出了极度地不满，一个个急得脸红脖子粗的。

这还是在长安城，如果真把这群无比生猛的汉子们放到边关的话，怕是当即就会跑去薛延陀的营地，跟铁勒人干起来！

“诸位爱卿，今日唤你等前来，想必就算朕不说，你等也知晓是为了何事！昨夜朕与列位臣公仔细商议了一番，已经制定好了对薛延陀的作战就计划，可是朕依旧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来，谁先说？”

李世民沉默了良久，终于开口了。

“陛下，老臣以为，对薛延陀部族的铁勒人，当宽容以待，若是能和平解决的话，还是走和平路线的好，这样既可以让我大唐百姓免遭战争灾厄，又能够宣扬陛下的仁德之名，此乃两全其美！”

李世民话音刚落，一个身穿紫红色袍服，看年纪足有六十岁的老书生蹦了出来，叽里呱啦地就是一通劝人向善的，拒绝征战的话语。

这老家伙不是别人，正是盛世鸿儒，孔颖达！

孔颖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市）人。孔安之子，孔子三十二代孙，唐朝经学家。

据传，孔颖达八岁就学，曾从刘焯问学，日诵千言，熟读经传，善于词章，隋大业初，选为“明经”，入唐时，任国子监祭酒。

“胡说！”

孔颖达的话音落地，满脸络腮胡子的程咬金立刻跳了出来，梗着脖子看着孔颖达道：“孔老夫子，我大唐以武立国，难道你要我大唐去向一个小小的薛延陀部，去向那些该死的铁勒人屈服、投降吗？”

“程将军，你只为朝廷想，怎么不为我大唐的百姓们想想吗？”孔颖达不甘示弱地看着程咬金，冷声道：“你可知几千年前的大夏、殷商……当年的大秦是因何原因被灭掉的？”

“哼，那夏桀，殷纣，暴秦有何资格与我大唐相提并论！”程咬金冷哼了一声，语气更是毫不客气。

“怎么没有资格？”孔颖达道：“古往今来，历朝历代，哪一个王朝的更替，不是因为民怨积深，百姓忍无可忍！否则的话，百姓们怎么可能会如此轻易地被各朝的开国皇君挑动，从而推翻前朝？”

“你……”程咬金刚要说些什么，李元霸的声音就响了起来：“本王想请问孔夫子，那番邦蛮夷可是我大唐子民？”

第二百五十三章决定征战薛延陀

“这个……自然不是！”孔颖达气息一窒，明显底气不足。○

“这便是了！”李元霸哈哈一笑，道：“既然那薛延陀部的铁勒族人非我大唐子民，即便被煽动起来又如何？还不是跟着他们族内的头人们，一起来攻击我大唐？”

“可是，可是这铁勒人也是娘生父母养的，他们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孔颖达还想要苍白无力地辩解两句，可是李元霸根本就不给他辩解的机会，直接冷笑道：

“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与其留着铁勒人残杀我大唐百姓，还不如杀一儆百，斩草除根！”

“斩草除根！”孔颖达愣住了，他看着李元霸，道：“王爷，此举是否过于有伤天和了？”

李元霸面无表情地看了孔颖达一眼，道：“孔夫子，本王来问你，你可知汉武之时，那匈奴为何畏汉如同虎狼一般？”

“自然是因为大汉朝兵强马壮，国力丰盛！”孔颖达几乎是想都没想地就脱口而出。

大殿中其他人也全都默默颌首，对于这个回答他们还是认可的。

同时，他们也把眸光投向了李元霸，想要看看这位武王是如何说的。

“错，大错特错！”

果然，李元霸满口否定了孔颖达，满目阴森地说道：“匈奴之所以畏惧汉朝，这国力丰盛自然是一方面，可是更重要的却是汉武之时，汉朝有长平侯卫青，有冠军侯霍去病！”

大殿中的一众文臣武将们，自然听说过这两位史上最著名的汉朝名将，而且也明白汉朝的强生离不开这两位。

可是让他们疑惑不解的是，这匈奴畏惧汉朝，与他们两位又有何干系？

似乎没有看到一众朝臣脸上的表情，李元霸继续说道：“是不是感到很奇怪？哼。大汉朝以军功论赏，这两位之所以可以成为侯爷，那是因为他们每在与匈奴征战之时，必然实行三光政策，即抢光，杀光，烧光！如此凶

名，累至匈奴各部族不敢侵扰强汉十余载！”

“哼！”

说到这里，李元霸冷眼斜了孔颖达一眼，道：“若是有这十载的时间。我大唐的国力足以发展到扫灭四夷，横扫天下！只要能够让我大唐变得强盛起来，即便背上骂名又如何？更何况，历史永远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李元霸的话很冷，甚至让整个太极殿中的温度都骤降，可实际上，根据李元霸对于大汉历史的研究，这霍去病以及卫青可是比他说的还要狠得多。因为汉武帝之时，大汉朝可是全武行！

他们的种种行为，可是给匈奴带来了如同寒冬暴雪一般的灾难！

对于李元霸这番话，大殿上的一众朝臣们。表情各不相同，大殿中在沉寂了半晌之后，忽然彻底炸开了锅！

“好一个背上骂名又如何！我大唐男儿，自当为了国家的强盛。抛头颅洒热血，纵然是被指责成为千古罪人，亦无悔！”

“若为扫平四夷。俺老程纵然是拼了这条老命，也愿意！”

这些人自然是那些浑身是燃烧着热血的铁血将军，听了李元霸的话，他们只感觉整个人都变得兴奋了起来。

似乎军人本就该如此一般！

“这……这篡改史书，还如何留存后世？”

“史书本就是按照历史来书写，若是随意书写的话，如何为后世留存下珍贵的文献？荒谬，简直是荒谬！”

相比起一众热血沸腾，杀气凛然的铁血将军们，一些老古董文臣，却是开始纠结李元霸的后半句话。

不过也有文臣很赞同李元霸的话，比如长孙无忌、房杜二相，还有一向刚正不阿的魏征，他们便是一直低头沉默不语，一个个的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的确，李元霸的话是充满了残酷，可这也是事实，古往今来，有几个官方的史书中有对当朝皇帝的抨击？还不是后来人添加上去的？

史书，永远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

.....

“嘭！”

李世民眼见着下方像是菜市场一般变得嘈杂不堪，猛地拿起金狮镇纸砸在了龙案上。

那沉重的力道，差点连金狮镇纸都给摔破了。

刷！

金碧辉煌的两仪大殿中顿时陷入了沉寂，除了极个别的几个人，像是李元霸，李承乾等人之外，所有人都齐刷刷地将脑袋转向了李世民。

之间此刻的大唐皇帝陛下，阴着一张脸，看着下方的众臣大声地呵斥道：

“看看尔等此刻像是什么样子？朕这里是东、西市吗？你们这一个个平日里满口圣人地挂在嘴边，怎么到了现在反倒将圣人的教道弃之一旁了？朝堂之上，喧闹如同菜市场，成何体统？”

生气了，李世民生气了！

所有的文臣武将们都垂下了脑袋，不敢去看李世民。

“呼！”

狠狠地呼出一口恶气，李世民开口说道：“尔等无需在此争论，朕意已决.....”

说到这里，李世民顿了顿转头看了看大殿中的一众朝臣一眼，继续说道：“今晨，朕已与列位臣公商议好了征战方针！三水，拟旨.....”

“命，兵部尚书李绩为朔州道行军大总管，朕从左武卫、左骁骑卫、右翎卫军中调配三万骑兵，五万精锐士卒与你，两日之后起程，集朔州之精锐于朔州之内，镇守朔州边关！”

“臣，领旨！”

“命，左骁卫大将军牛进达为关内道行军大总管，领左金吾卫一万精骑逼进东偏，抄袭薛延陀之后路！”

“命，兵部侍郎刘继仁为灵州道行军……”

李市民坐在高高的龙椅之上，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每一道命令的下达，便有一位朝廷大员躬身领命，半个时辰之后，命令下达完毕。

诺大的太极大殿中，几乎是落针可闻。

李世民的声音很低沉，充满了磁性，不过这些都跟李元霸没有关系，因为他知道，李世民肯定将最重要的一项任务留给了他，也只有他和他的神武卫能够做到！

“武王，李元霸！”

就在这个档口，李世民的声音陡然拔高，如鹰隼一般的眸子，猛然投向了下面无表情的李元霸。

李元霸淡淡地一笑，跨前一步，拱手道：“臣弟在！”

“朕命你为陇右道行军大总管，领神武卫一万兵丁，出凉州经居延海，横穿大漠，直击薛延陀腹地！”李世民目光冷冽，隐隐还有着丝丝期待的神色。

李元霸抬起手臂，对李世民拱了拱手，道：“臣弟领旨！”

看着李元霸半晌，李世民犹豫了一下，继续说道：“元霸，你要记住！此番作战乃是赌上了我大唐的命运，若事若不可为，即刻回返！若事有可为，亦不可畏首畏尾……还记得之前你与朕提到过的，对待番邦蛮夷们的态度吗？放手施为吧！”

说到后面的时候，李世民的语调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冷酷，之前提到过的对待番邦蛮夷们的态度？

不就是‘杀人，驱役，灭畜，断粮’吗？有了神武卫以及神机府中的火器供应，相信这一次，李元霸和他的神武卫们，必会在薛延陀腹地之内掀起一番腥风血雨！

“好，诸君，我大唐的未来便寄托在诸位身上的！待尔等功成之时，朕亲自为尔等设宴庆功！”李叔叔站起身来，站在龙案之后向大殿中的一众朝臣们俯身行礼！

皇帝做到这份上，也确实称得上是千古名君了！

……

朝会散了，一众朝臣们都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娘，这边，李世民却是特意把李元霸给留了下来。

坐在两仪殿里面那精致的土炕上，李世民亲自为李元霸斟了一杯酒。

“元霸，此战颇多凶险，切记，一切要以自己的生命安全为上！”李世民一口饮尽杯中酒，很是郑重地对李元霸说道。

“皇兄，臣弟的能力你还不清楚？”李元霸很随意地甩了甩肩膀，道：“先不说臣弟的个人武力如何，单单是神武卫兵丁们，那可都是一以当十的勇武悍将！再加上神机府研制出的种种火器神兵，对于此番征战薛延陀，臣弟是信心十足！”

“有信心是好的，可不要过于盲目自大！阴沟里翻船的事情很多，要引以为戒！”

李世民的表情依旧肃穆，他继续说道：“为兄曾经答应过父皇，要让你锦衣玉食的过完后半生！没曾想，你才刚刚苏醒，我大唐便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情，实在是为兄对不住你啊！”

到底是亲兄弟，不管这番话是不是出于李世民的真心，总归是表达了李世民的关切之意。

都说自古无情帝王家，可是在李元霸看来，不管是自家的那些大侄子、大侄女们，就算是帝王李世民，都是很有人情味的！

“皇兄，臣弟蹉跎了一十九载，此番醒来，自然要为我大唐的发展尽一份力！区区薛延陀罢了，待臣弟将那乙失小儿的项上人头取来，叫其向皇兄请罪！”

李元霸说得慷慨激昂，就好像是喝酒吃菜一般简单。

“嗯，此番出征之前，去见一见父皇吧！”李世民了解自己这个弟弟的脾气，他说可以做到，那就一定可以做到。

“好！皇兄，臣弟敬你！”李元霸点点头，重新斟满酒，冲着李世民拱了拱，一饮而尽。

第二百五十四章耍无赖地太上皇

大安宫，翠华殿。ㄟ

午时过后，李元霸就要去好生准备一下了：什么兵家配备，火器配置，各种弹药以及新式手炮、地雷以及粮草什么的，都需要与军随行，现在他是来和李渊道别的。

而且按照时间上来推算，眼下是634年，李渊也就还有两年甚至是一年多的寿命，已经是聚一次少一次了。

在李元霸看来，李渊就是一个可怜的小老头，能够安慰一下他的心灵，也算他为这具身体的前主人尽孝了！

“太上皇呢？”

在大殿中转了一圈，没有见到自己那便宜老爹，李元霸走到大门处，开口询问一名执勤的黑甲禁卫。

“太上皇陛下现下正在圣安殿中，每日的这个时辰，陛下都会去那里。”守门的禁卫，听到李元霸的问话不敢怠慢，连忙恭声回道。

“圣安殿？圣安殿在何处？”

对于这大安宫，李元霸了解得甚少，因为不论是太极宫还是大安宫，在后世的历史资料中都少有留存，如果不是刚刚苏醒的时候，霞儿带着他满皇宫乱转的话，怕是就算在这皇宫之中，李元霸都找不到北。

“王爷，小的带您过去吧！”禁卫小心地看了李元霸一眼，主动请缨。

“嗯，如此就多谢你了！”李元霸微微颌首，脸上挂起了温和的笑容。

.....

圣安殿位于大安宫右后方，也就是整个皇宫的最北侧。

原本李世民用还住在这里的时候，这里是李世民用来管教宫中吓人的地方，后来李渊搬了过来，除了他自己之外，就从未见人进过这里了。

这座宫殿占地很广，或许是因为风吹日晒的原因吧，那青色的殿墙上已经布满了斑驳的痕迹。铜材质的硕大匾额已经布满了青色的锈迹。

而圣安宫几个烫金的大字。早就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光泽，变得暗淡无光，不过看得出来，这几个大字铁画银钩，骨架硕大，铁定是出自某位名家之手！

“就是这儿？”李元霸抬头看着面前宫殿，不可思议地说道：“你是说太上皇在里面？你确定没有给本王带错路？”

禁卫脸上露出了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嘴上却是说道：“是的，王爷！接下来的路您自己走吧，这里是小的们的禁地。太上皇陛下曾经下令，但凡敢有擅自闯入者，杀无赦！”

“嗯，你退下吧！”

李元霸面色古怪地点头，挥手让那名禁卫退了下去。

.....

“砰砰砰.....”

待那名禁卫走后，李元霸上前几步，使劲地拍了拍圣安殿的大门。

“哪个该死的家伙？朕不是说过，没有朕的命令，敢有擅入者。杀无赦的吗？是哪个不要命的家伙前来打搅朕？”过了有两三个呼吸的时间，大殿中响起了一道愤怒的咆哮声。

“父皇，是儿臣，元霸！”

李元霸愣了一下。他没想到李渊的火气竟然会这么大，不过这年纪大了，难免有些脾气暴躁，李元霸倒也没有细想那么多。直接报了自己的名号。

大殿内沉寂了半晌，过了约有十多个呼吸的时间，圣安殿的殿门。‘吱呀’一声由内向外打开，紧随其而来的是一番古老陈旧的气息。

李渊那苍老的身影走了出来，站在门口看着李元霸，道：“德儿，你怎么来了？”

李元霸笑了笑，说道：“儿臣过两日便要出征薛延陀了，今日是特来向父皇辞行的！”

“出征薛延陀？”李渊楞了一下，旋即面色阴沉了下来，沉声道：“是老二的意思？”

李元霸点点头，又摇了摇头，道：“皇兄原本是不想让儿臣去的，是儿臣主动请缨，再加上儿臣的那般神武卫兵将们，可是早在两个多月前就开始准备了。而今终于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儿臣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胡闹！”李渊大声呵斥了起来：“打仗岂能是儿戏？那薛延陀集各部族铁勒族人将近二十万，齐集朔州之外四十里处！没有大军上的优势，这仗如何打？还机会，朕看你是睡了十九载，把脑袋给睡坏了！”

“父皇！”李元霸对李渊说道：“我大唐以武立国，若是皇族子弟都因为贪生怕死，而不身先士卒的话，还有谁去指挥征战？”

“你不懂，眼下可不比十九年前了！我大唐内忧外患并举，若是此后的每一场征战都由你说的话，保不齐你就会在战场之上丢了性命！”李渊叹了口气，说道：“十九年前，朕就已经失去了一次儿子，朕不想在十九年后，又经历一次丧子之痛！”

“父皇……”李元霸有些急了，这倔老头儿还真有个性，摆明了是不想让李元霸出征去前线。

“说那些没用，你既然来了朕这大安宫，那你就甭想走了！这几日就安心地在这宫中陪着朕，哪都甭想去！”

说到这里，李渊不由分说地拉住了李元霸的右手臂，那样子生怕李元霸给跑了。

“唉，我……”李元霸顿时有些哭笑不得，这大唐朝堂堂的太上皇，竟然也要起无赖了。

正在焦急间，他偶然瞥见了腰间悬挂着的那把未曾装填子弹的短铳，不由得眼睛一亮，憋出一个坏主意来。只听他说道：“父皇，前两日的火器您还记得吗？”

“记得，你想说什么？”李渊死死地抓着李元霸的手臂，两只眼睛瞪得比铜铃都大。

李元霸一看李渊那警惕的表情，就知道这小老头儿肯定是不相信现在自己说得任何话，他眼珠转了转，道：

“前日，那五姓七望勾结吐蕃番贼谋逆，儿臣在府中架设的投石炮，神武卫兵士们手中使用的鸟铳，还有皇兄射伤儿臣所用的短铳，都是神机府设计出的火器！在神机府中，还有很多威力要远远高于这三样东西的重火器！父皇，您要不要去看看？”

“看？看什么看？”李渊没好气地说道：“别以为朕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鬼主意！把朕骗出宫去，然后你就可以出征薛延陀？告诉你，死了这条心吧！”

李元霸不气不闹地摇摇头，道：“父皇，儿臣可没打这个注意，儿臣只是想要请父皇去往神机府中一观！而且，就算是儿臣想要跑，也要父皇先同意才可以啊？”

第二百五十五章兵部求上门了

神机府，工部司。↑

李元霸忽悠来忽悠去，终于说动了老头子出了皇宫，来到了神机府中。

对于这个神秘的神机府，李渊可以说是早有耳闻，毕竟那每天的火炮连天，而大安宫距离神机府也不算远，可以说是重点受干扰对象。

如果不是李渊不在乎，怕是这神机府早就已经挪地方了。

“王爷，这是今晨兵部送来的密函，因为当时王爷并不在府中，下面的人当时就把这事给忘了，是以也没有将密函送到您府上去……”

新任的神机府大总管，是李元霸从天机卫中挑选出来的，他是李世民的心腹，名叫李锐。

说起来这李锐也够倒霉的，他原本是前隋宫禁大总管杨若海的义子，只因得罪了太子，被切掉了子孙跟。

杨若海收下这个义子只是为了能够传宗接代，现在李锐的子孙跟没了，杨若海直接翻脸不认人，将李锐给踢出了宫禁。

没了杨若海这个大总管的庇护，之前李锐得罪的人全都跳了出来，一个个对李锐冷嘲热讽，拳打脚踢……可以说那段日子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尝尽了世间冷暖。

这个时候李世民出现了，他救了李锐，并且以各种利益示之，尽管李锐也知道李世民帮助他存在着私心的，可是在当时的那个时候，为了活下去，他也只有接受。

后来随着大唐起兵讨伐大隋，李锐的作用终于凸显了出来，最后大唐的军队攻破皇宫的时候，他更是暗中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地下组织，帮助大唐。

也正因此，李锐才算是彻底在大唐站稳了脚跟，死心塌地的效忠于当时的秦王，也就是现在的唐皇李世民。

而之所以在天机卫中选择一个李世民的心腹过来神机府当这个大总管。李元霸也有自己的考虑。

这一者嘛，神机府这么大的机构，总要有个管事的统筹管理，他这个

府主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时刻呆在神机府中，所以找个管事的还是很有必要的。

至于这第二者就更简单了，神机府可是掌控着各种火器的研发和制作，那些大威力的火器每一个杀伤力都极其强悍，这样一个强力机构，也就是李元霸这个亲兄弟了，换了任何一个人来掌控。恐怕都会遭到李世民的猜忌。

即便是李元霸，在李世民见识了火器的威力之后，也难免会有些担忧。

是以找一个李世民的心腹，也是为了安李世民的心。

李元霸接过李锐递过来的密函，并没有立刻打开，而是对李锐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道：“李锐啊，你说说看，药师发这么一封密函过来。究竟是所谓何事？”

李渊闻言也竖起了耳朵，对于这件事情，他也很好奇。

李锐皱眉想了想，忽然眼前一亮。道：“王爷，虽说奴婢未曾看过这封密函，不过倒是可以猜上一猜，我神机府的职责乃是开发和研制火器。再加上前两日的时候，王爷将火器的威力公之于众……想来这封密函之中的内容，应该是与火器有关？”

李元霸笑了起来。刚要说些什么的时候，一个守门的左翎卫兵丁小跑了进来，看到李元霸的时候明显地一愣，旋即像是想到了什么，急匆匆地跑过来行礼道：“小的见过王爷！”

许是老长时间没有见过李元霸了，小伙子的脸色有些红，表情那是异样地激动。

“哦？如此神色匆匆，有何事吗？”李元霸对那名兵丁摆了摆手，说道。

那名左翎卫的兵丁听到李元霸的话后，下意识地双脚一并，道：“回王爷的话，府外有一自称是兵部侍郎张士贵的人，想要入府求见李总管！”

张士贵？他来做什么？

说起来，这张士贵也是唐朝名将，他本名叫张忽，后更名士贵，祖籍孟县上文村。

“你去请他进来吧！”

李元霸想了想，眼睛扫到了手上的密函，料想这家伙肯定是为了火器的事情来的。

“哈哈，李总管，想见你一面还真是不容易呢！”

人未到，声先至。

听到这个声音，李渊父子俩脸上全都出现了笑容。

过了没有盏茶的时间，那名兵丁领着一个身高七尺，满面红光，颌下还留着三寸短须的中年人进了大殿。

张士贵走进工部司，刚想要和李锐客气两句，却看到了坐在高椅上的李渊和李元霸。

“呃……微臣张士贵，见过太上皇陛下，见过武王殿下！”

张士贵哪里敢怠慢，连忙向两人行礼。

“免礼！”李渊摆摆手，道；“张爱卿，你不在兵部准备与薛延陀的开战事宜，来这里作甚？”

“是啊，我这神机府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啊！”

李元霸也似笑非笑地看了张士贵一样，说道。

看到李元霸脸上的表情，张士贵却是不由得老脸一红，因为前天的时候，在武王府中见识了火器的威力，他就一直惦记着想要在李元霸这里弄点火器来装备大唐的军队。

“殿下明鉴，下官以及兵部的同僚等人，见到殿神武卫手中火器的威力之后，心中十分羡慕，想到若是装备到各卫府兵将身上的话，定能大放异彩。是以这才向王爷发出密函，希望能够在殿下这里得到火器的制造之法！”

反正来都已经来了，张士贵索性直接开诚布公地说了。

同意不同意的，都是这一刀了！

李元霸闻言笑了起来，道：“张大人，你倒是打得好主意，本王这神机府中的火器，那可都是花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后经过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次的实验以及改进后，才放心地交给神武卫兵将们使用的！所以不论是在武器安全还是在弹药的补给上，都能够做到放心。”

“嘿嘿……王爷，这个道理我们自然是明白的！”张士贵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颌下的短须，道：“不过您也知道，多配备一支火器，也能够多给兵丁们在

战场上存活的机会！而且，作为我大唐的亲王，在下官想来，王爷一定会支持下官的！”

“哈哈……”李元霸笑了起来，道：“张大人不必给本王扣高帽子，这对我大唐有利的东西，本王还是能够做出选择的！”

李元霸这话中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明显了，只要是对我大唐有利的东西，我都是支持的。

张士贵不是傻子，自然听出了李元霸话中的意思，他连忙向李元霸行了一个大礼，道：“谢王爷成全！”

“哈哈，张大人不必如此多礼！你们兵部也是为了我大唐着想。再说了，本王这神机府对于火器的研发也是为了朝廷，为了能够使我大唐更加强大。”

说到这里，李元霸扭头看向了李锐，道：“李锐，明日你便从府中各司挑选一些擅长已研制出的火器制造的工匠去兵部报道，以兵部的力量，相信他们很快就能批量制造出火器，到时候，我整个大唐的兵力将会上升上百乃至上千个档次，那四方蛮夷之徒，怎么可能是我大唐的对手？”

听到李元霸的话，张士贵顿时大喜过望，连连向李元霸道谢，同时狂拍李元霸的马屁。

其实，张士贵也算得上是身经百战，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兵将，自然明白火器对于战争胜利的重要性。

若是将火器，先不说别的，就光神武卫手中配备的鸟铳，就绝对可以改变古旧的战争形式，而且也能够提高大唐各卫府兵丁们的战场存活率，这武王殿下，真可谓是大唐天降的神人！

……

“行了，事情也解决完了，德儿，你是不是应该让朕看看这火器的威力了？”

待张士贵满载着兴奋地心情离去之后，李渊顿时有些不耐烦了。

“父皇，儿臣方才做的可是正事，难不成你想看到张士贵失望而归？”李元霸无奈地翻了个白眼，继续说道：“而且眼下才刚过了晌午，如果这个时候动用火器的话，那长安城中的百姓们谁都甭想睡午觉了！”

李渊的脸色当时就黑了下来，二话不说，上前就是一记耳光子甩在了李

元霸的后脑上，同时口中道：“你这臭小子，是不是在逗朕？”

“哎呦！”

李元霸装模作样地摸了摸后脑，申冤道：“父皇，儿臣这也没有是有人手，虽说这神机府中也有实验的人员，可是他们也有很多的事情……”

就在李元霸还想要叫屈的时候，忽然方才的那名左翎卫兵丁又飞奔而来，见到李元霸立刻禀报道：“启禀殿下，神武卫大将军苏定方派人前来领取火器，现正于府门外求见。”

李元霸听到这个消息，顿时眼前一亮，连忙吩咐道：“快让他进来！”

那名士应了一声，转身飞奔而去。

不一会的功夫，就见身穿一席后世特警作战服，肩膀上还扛着两杠，以及两朵紫荆花的黑壮年轻人走了进来，见到李元霸后立刻双脚一并，右手抚心，声音洪亮地说道：

“神武卫中郎将赵三炮，见过太上化皇陛下，见过武王殿下！”

“平身！”李渊摆摆手，示意赵三炮起身，同时有些疑惑地上下打量了他半晌，道：“你叫赵三炮？朕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

第二百五十六章火炮和连发铳

赵三炮？

之前还这货是神武卫的一个百骑长呢，这才多长时间没见了，竟然就走马上任，当上了神武卫中郎将！

如果不是李元霸知道这神武卫中，乃是以能力论职位高低的话，肯定会认为苏定方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这才会提拔赵三炮的。↗

且不管李元霸如何想，这边听到李渊的问话，赵三炮是浑身一抖。

他没想到李渊竟然还认识他，在稍稍呆愣了好一会后，这才开口说道：“启奏太上皇，末将曾于前两日前，五姓七望谋逆之时，在武王府中担任护卫之职！”

“哦！那天也有你吗？”李渊闻言愣了一下，仔细想想那天的情形，还真就想起这黑黝黝的汉子了，再加上今次前来的目的，心中一动，道：

“那日你们神武卫的兵将们，是否这神机府中研制出的火器？”

“启禀太上皇殿下，正是！”赵三炮再次回答道。

听到赵三炮的回答，李渊顿时看了旁边的李元霸一眼，目光中还带上一丝得意之色，显然这老货想到了什么。

果然，就听他说道：“赵将军，朕方才听那黄门小将之言，你此番来神机府是为了更换以及领取火器的，不知是也不是？”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自然是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就听赵三炮回道：“回太上皇的话，末将正是来府中更换火器，补充弹药的！”

“那对于这府中的新式火器，想必你也精通吧？”李渊追问。

赵三炮挺了挺胸膛，道：“末将不才，略懂一二！”

“好！”

李渊拍了拍手，道：“朕听闻这神机府中新研制出了一种炮，名曰火炮，其射程更是远非投石炮所能比的。你可否为朕演示一番？”

在方才的闲聊之中，李渊已经听李锐说了神机府中最新研制出的火器

了，听了它的种种神奇之处，李渊的心中就像是有一百多只小猫在磨爪子一样，早就好奇地要命了。

现在听赵三炮这么一说，他就更加心动了，迫不及待地想要其演示一番。

赵三炮闻言先是犹豫地看了李元霸一眼，见李元霸微微颌首，便说道：“如此，还请陛下移驾试验场！”

李渊眼睛一亮。跟在打头的李锐身后，想着试验场走去。

.....

当李渊父子俩一起赶到试验场时，早就有左翎卫的兵丁们准备好了十门钢铁森森的火炮。

火炮只有一米多长，半人来高，一个个通体漆黑。

十门火炮一字排开，黑黝黝的炮口斜指向天穹，虽说他们都不过是死物，但是让人看在眼里，却好像是一头头地恶狼一般。让人不禁有种心悸的感觉。

“这，这东西就是火炮吗！”

李渊上前几步，轻轻抚摸着那黑黝黝，足有成人大腿粗细的炮筒。道：“看起来倒是挺唬人的，不过和那日在你那府中看到的投石炮却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就这东西，比那投石炮还要厉害？”

李渊这话说的充满了怀疑之色，可是那双虎目中却是流溢着精光。就好像是真的看到了这些森冷无情的死物，是如何纵横沙场，如何杀敌如探囊取物一般的。

看到自家老爹上下摸索、研究着那十门火炮。而李元霸却是将眸光瞄向了一边站成一列的神武卫兵丁们。

这些神武卫兵丁，都是最初跟随李元霸一起训练的，原左武卫千人队的人。他们在神武卫中能力突出，一个个训练地时候疯狂到不要命。

所以李元霸便把每次来神机府中更换、领取以及补充弹药的任务交给了他们。

这是一种信任，同时也是一种责任！

而李元霸自己也曾见过这些神武卫兵丁们手中的火器，这火器与原本鸟铳的外表相似，只是缺少了引火线，多了扳机，多了推弹扳手，而且不论是铳管还是握力用的手柄都要短了很多。

这整体样式，像极了后世的双管猎枪。

“这火器叫什么？”

李元霸从一名神武卫兵丁的手中取过一把这种火器，轻声问道。

“报告！”兵丁声音嘹亮地叫了一声，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他说道：“这柄火器名曰连发铳，连发铳，采用小型弹夹补充弹药，夹内共有锥形弹药五发。发射连发铳，无需火线助推，乃是滑膛设计，最高射程百丈，精准度九成！”

说白了，这连发铳还不就是双管猎枪吗？

虽说在射程上要比双管猎枪差上一些，外形也比较粗糙，不过这功能上，以及方便运使方面却是一模一样。

这样的连发铳节省了点火发射的时间，更换弹药也不过是换下弹夹，这种火器完全可以使用个上百年而不被淘汰。

这个时候，李渊也被这名神武卫兵丁的话语给勾……吸引了过来，他看了看李元霸握在手中的连发铳，道：

“说了这么半天，弹药呢？你不是说，这火器若是没有弹药的话，在手中根本就是个无用之物，就算是当棍子使都嫌硌手！”

“父皇且少安毋躁！”

李元霸劝了李渊一句话，随后便拍了拍手。

不过十来个呼吸的时间，便有十名左翎卫的兵丁，两人一组，各自搬着一个看起来极其沉重的箱子走了过来。

“吱呀！”

箱子打开，顿时两箱黑黝黝的炮弹，一箱上面布满小格子的西瓜地雷，一箱沉甸甸的手榴弹，还有一箱黄澄澄，比小拇指都要长的子弹，呈现在李渊的面前。

“这……这便是给这两样东西发射用的弹药？这玩意要怎么用？”

李渊一边说着，一边用双手捧起了一枚黑色的炮弹，左看右看了半晌，忽然心中一动，捧着这枚炮弹在火炮的炮筒上比划了起来。

“启奏陛下，此无名叫炮弹，正是这火炮的填充弹药……这样吧，陛下！就先由末将为您演示一番，您看如何？”

赵三炮看到太上皇抄起了一枚炮弹抱在了怀里，顿时吓了一跳，生怕这位就那么将炮弹给丢出去。

第二百五十七章太上皇松口

李渊也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都不懂，最好是听从人家的建议，便说道：“哦，如此甚好！”

“陛下，这火器有一些后坐力，发射时会有一股向后的冲击力，还请您与武王殿下往后出三丈，未免伤了您的龙体。ads:本站换新网址啦，速记方法：，”

这赵三炮，在神武卫军中混了这才两个月的时间，竟然就学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了，还真是见朱者赤，见墨者黑啊！

“神武卫一队，准备！”

待李渊父子俩，依言往后退到了三丈开外，随着赵三炮的一声令下，像是一株挺拔的青松一般矗立在原地的神武卫兵士们，一下子变地灵活了过来。

那倚靠在他们肩膀上的连发铳，往下一倒就被擎在了手中，连发铳保险早就大开，子弹已经上膛，只要赵三炮攻击命令下达，子弹登时就会被击打出去！

“放！”

赵三炮伸手往前一指二十丈之外的靶子，大声吼叫了起来。

“砰！砰！”

随着赵三炮话音落地，那枪声顿时连续不断地响了起来，一枚枚黄澄澄的子弹就像是光线一样喷射了出去，那刺破空气的声音，就如同点燃了空气，发出阵阵气爆声！

一瞬间，这一列神武卫兵丁们的正前方，形成了一片薄薄地，带着明显火药味的弹幕，二十丈开外的木质靶子，被那细长的子弹打的是木屑纷飞。

就照这种威力而言，怕是再坚固的钢铁铠甲，也会被着细长的子弹给击穿！

.....

站在这一众神武卫兵丁三丈之外的李渊以及李元霸，极目远眺，远远地观察着连发铳射击的效果。

当他们看到那些厚重的木质靶子，很轻易地就被射穿的时候，情不自禁地缩了缩脖子，甚至连身上都感觉到了一丝丝的凉意，实在是这连发铳的威力太唬人了。

这威力，这速度。别说是普通兵丁了，就算是那些所谓的武林高手，也是绝对躲不过子弹的！一旦被击中一下，怕是接下来就会被打成筛子样。

这几名神武卫兵丁‘砰砰’地弹夹打空了。正想要继续从箱子中抓取子弹切换弹夹的时候，李元霸却是皱起了眉头，道：“停！”

“刷！”

整齐划一的动作，所有的神武卫兵丁们都停了下来。

“给我！”李元霸上前几步，从最边上的一名神武卫兵丁的手中接过了连发铳。

“嘶！”

握了握这连发铳的手柄还没什么感觉。可是刚刚接触到铳管的时候，李元霸却是险些被那灼热的铳管给烧伤了手。

“这铳管怎么这么热？”李元霸陡然皱起了眉头，对不远处的赵三炮说道：“三炮，这东西每一次发射完弹夹中的弹药，都这么烫吗？”

赵三炮点点头，道：“是，王爷！也正是因为每当弹夹中的弹药发射完毕，连发铳的枪管就会烫得难以掌握，所以兵士们必须用随身携带的凉水给铳管降温。”

“试没试过不给铳管降温就直接切换弹夹？”李元霸扭头看着赵三炮，说道。

赵三炮有些苦涩地点头。说道：“王爷，我们试过了！只是……只是那铳管根本经受不了这种热度，在继续发射了两枚弹药之后，铳管就彻底崩裂了。尽管我们卫中的兵士在测试的时候专门穿上了防护用的铠甲，可是依旧被崩碎的铳管给伤了胳膊！”

“是这样吗？”

李元霸的脸色也变了，这属于技术上的问题，短时间内还真就没有办法解决。

“德儿，目前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也很不错了！”

就在李元霸愁眉不展的时候，见识了连发铳威力的李渊，开口劝起李元霸来。

在使惯了冷兵器的李渊看来。这种名叫连发铳的火器不但穿透力比弓那些三石、五石弓箭强，而且也不用像射箭一样，中途需要休息。

只要铳管的冷却时间足够，那么连发铳就可以永不停息地使用下去。

看到这样的好处。李渊自然是两眼放光，虽说他早就已经告别了战场，但是并不妨碍他对于连发铳的喜欢，他爱不释手地抚摸着了一柄连发铳，脸上更是带着一种十分欣喜的表情。

“德儿，我们不能奢求太多！就目前这些连发铳的威力而言。只需要凉水以及弹药充足，怕是想要灭掉我大唐周遭的番邦蛮夷，必将不是什么难事！”

李渊可是看到的是火器对于大唐的未来，而对于这个什么铳管自然热度升腾，李渊倒是并没有放在心上。

目前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以李元霸摇摇头，待硝烟散尽之后，带着自家的便宜老爹上前几步，仔细地查看了一下连发铳的射击效果。

此刻，那厚重的木质靶子受到的伤害颇大，不但一个个地被打成了筛子，甚至有些稍微薄一点，只有两寸厚度的靶子，险些被打个对穿，这要是打在人的身上的话，铁定得玩完。

“德儿，快让朕看看这火炮的威力吧！”见识了连发铳的威力，李渊现在是对那黑黝黝的火炮充满了期待。

.....

十门火炮，一字排开，钢铁森森，看起来就是气势十足！

李元霸对赵三炮点了点头，赵三炮会意，直接命令方才使用连发铳进行射击演示的兵丁们，来到了这十门火炮之前，开始移动火炮，调整炮位。

虽然这些兵士们全都不是真正的火炮手，不过对于基本的操作演示，还是没有什么其难度的。

十门火炮在赵三炮的指挥下，移动到了远距离射程靶的前面。

远距离射程靶乃是坚固的秦岭巨石，就那么一整块大概丈许方圆，蹲在那里，目标很大，很容易被击中。

另外，远距离射程靶距离炮位约有八十丈左右，这样的距离，就算使用跑得，都得用上几百个呼吸的时间。

“轰！”

炮弹装填完毕，当这十门火炮一齐被点燃的时候，一声声的怒吼声如雷般响彻云霄，整才长安城似乎都听到了这一声激荡的雷鸣。

十枚炮弹，夹带着丝丝火气，裹挟着排山倒海的气势，冲向了八十丈开外的厚重的远距离射程靶。

“轰隆隆！”

一枚枚炮弹，重重地轰砸在那坚固的秦岭巨石之上，火药爆破时所产生的强大冲击波直接轰散了巨石，连带着还炸出了一个深达半丈左右的坑洞，里面充满了火药的烟硝……

那股带有严重既视感的冲击力，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特别是李渊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更是直接一眼就看出了火炮的价值。

这种射程，这种威力……虽试问在两军交战之时，火炮直接跨越了百丈的距离就将敌人给重创，这种攻击，只要是击中了敌方阵营中的兵卒，几乎是中之必死。

这等威慑，远非连发铳可以相提并论的！

“哈哈，好，好啊！”李渊看着远方那四散飞射的山石，兴奋地老脸通红，那双粗糙的大手不断交击着，就像是老来得子一般高兴。

“父皇，对于这火炮，您怎么看？”李元霸借此机会，开始表达自己的意愿了。

“不错，不错，朕原以为你这臭小子对于火炮的威力有些夸大其词了，没想到是确有其事，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了这等神兵利器相助，我大唐还有何惧？”

李渊很满意地大点其头，他似乎看到了当年未曾在他手中实现的愿望，在李世民的身上得到了希望！

“父皇，您说若是儿臣携带着大量的这种火器奔赴前线的话，那薛延陀还

能够伤了儿臣吗？”

李元霸这次没有拐弯抹角，而是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目前看来，这些火器全都是优点，可是除了这些之外，这些火器还有着另外一个严重的，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缺点，那便是一旦把火器应用到了战场之上，那么负责使用火器的兵丁便会存在人身不完全的问题，毕竟他们在使用火器之时，没有办法腾出手来徒手攻击，甚至是近身搏斗。

除非让他们放弃火器的攻击方式，可是这样做的话，火器的作用就将不复存在了。

当然了，像这些话李元霸可不会去对李渊说，否则的话，他这一次是真出不了长安城了。

李渊这次并没有立刻拒绝李元霸，而是看了看连发铳，又看了看火炮。

过了好半晌，他才说道：“这火炮还有连发铳可以大批量生产吗？”

“回太上皇的话，制作火炮以及连发铳铳管所使用的材料，都是需要经过几十万次，甚至上百万次的捶打，才能够被投入使用！是以这些火器都不能够量产，不过像这种连发铳，府中经过这么多天的日夜赶工，已经赶制出了一千把，而火炮则要少一些，只有三十门！”

对于神机府中的东西，李锐可以说是如数家珍。

“一千把……太少了！”李渊摇摇头，很认真地看着李元霸，道：“德儿，与敌交战不是儿戏，稍有不慎便有身死的可能！你回去考虑一下，若还是想去的话……”

说到这里李渊突然叹了口气，道：“若是还想去的话，便将神机府中的连发铳还有火炮，极其弹药全都带走吧，至少这样，多了一丝保命的本钱！”xh118

...

第二百五十八章王族长的烦心事

就在李元霸为了自家老爹松口，让他出战薛延陀一事而高兴的时候，距离长安城有六百多公里之外的太原王氏府宅中，身为王氏族长的王浩，一把抓过桌上的一只花瓶，狠狠地摔到了地上，溅起一地的碎瓷片。

看到自家族长发火，大堂中坐着的其他王氏族人，彼此对视一眼，目光中都带着一丝无奈之意。

“族长，刚刚从其他六家那里确认了消息，前日我等七望氏族起事失败，长安城中，但凡与我五姓七望之家沾上一点关系的，都被各卫府兵将们给抓了起来，关进了新设的大理寺诏狱中！”

坐在右面首位的，是一个看起来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这人身穿白色士子服，看那样貌倒是与王浩有几分相似，他叫王思，是王浩几个兄弟里面最小的一个。

平时王思在家族中也不管事，不过因为自小聪颖，又拜族中大儒为师，在族中有事的时候，他会充当一下军师的角色。所以，这个时候也只有他说话，王浩才会听进去。

果然，原本满脸怒火的王浩听到自家兄弟的话后，也渐渐变得苦涩了起来：“七弟，你也知道此番起事，乃是事关我族群的兴盛！而且长安城中的族人们乃是我王氏大半的精英，若是就此折损在李世民的手中的话，我太原王氏的势力必然会大幅度缩水！”

王浩越说越怒，最后又是用自己的拳头狠狠地锤了一侧的桌子一下。

其实族中其他人的死活他不管，倒是他自己的儿子王子豪，现在也被关进了大理寺诏狱。

王浩这辈子活到现在。就生了这么一个带把儿的，其他的是七个闺女，如果他这个儿子真出个什么好歹的话，他这一支可就断了血脉了！

“族长，现在生气亦是无用！而且这次损失的不仅仅是我太原王氏。其他几家也同样不好受！现在最重要的是，我等该如何应对朝廷接下来的攻势！”

正在这时，坐在王思对面的，也就是左面第一个位子紫袍人说话了。

这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花甲老人，他看起来不同于其他士子风气的王氏族人，他生地极其魁梧。长相也很威武。

这老家伙名叫王汉，乃是太原王氏的大长老，族中的某些事情，甚至可以直接由王汉来发号施令。

看到大长老都发话了，王思赶紧趁热打铁地说道：

“族长。大长老说地不错！此番我等行事乃是谋逆，按照他李世民的性格，绝对是赶尽杀绝，斩草除根！我等若是现在不想好对策的话，到时候大军压境，怕是我太原王氏一族就此族灭了！”

王思这个军师的话引起了在座之人的一片共鸣，是人都怕死。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五姓七望与大唐朝廷之间的实力差距。若是他李世民真的不顾及番邦蛮夷的侵入，铁了心要灭了他们五姓七望的话，也就是个三两年的事情。他们王家就得被彻底灭族！

不过大堂中这些个家伙们，吵吵来，吵吵去，也拿不出个解决事情的办法来，无奈之下，头疼万分的王浩直接挥了挥手。让众人都散了。

大唐中，只留下了王思、王汉以及他们王氏的大管家王洪涛。

.....

没有了其他王氏族人的打扰。王浩沉默了半晌，说道：“诸位。都说说看吧，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主人，眼下大唐是内忧外患，依小的看来，圣人未必敢对我们五姓七望动手！”

这次率先说话的是管家王洪涛，说起来他也不是外人，他的祖上也曾是太原王氏的主脉之人，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被逐出了王氏。

后来王浩见王洪涛做事谨慎，就开始刻意培养，最终将其收进了王氏，虽说并没有收回主脉，可是在王氏祖地中，还是拥有很大权利的。

“族长，王管家所言极是！我五姓七望在各自的郡望之地经营多年，本就与当地的州道府衙关系匪浅，若是李世民想要对我等动兵的话，必先要想好后果！”

听到王洪涛的话，王思默默点头，说道：“再加上前天的起事拖上了吐蕃，以松赞干布的性格，断然不会善罢甘休的！有了吐蕃的威胁，李世民更加会投鼠忌器！”

王思的话一出口，王浩的眉头就皱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这才说

道：“七弟，你和洪涛说地只是其中的一个可能，如果李世民不顾一切地来攻击我们七望之家呢？到时候我们可没有多少抵挡的力量！”

而旁边的王汉也皱着眉头，说道：“是啊，当年他李世民为了得到皇位，竟然不顾东突厥的虎视眈眈，悍然发动了玄武门事变，进而摇身一晃，成为了我大唐朝的圣人！虽说事后的渭水之辱，让李世民颜面扫地，可是他终究还是动手了！眼下，还真说不准他李世民会不会为了李氏皇族的统治地位，再发疯一次！”

王浩看了看大堂中的三人中，两个表示李世民不敢对他们动兵，建议按兵不动；而另外一个却是与自己的意见不谋而合，未雨绸缪，谋定而后动。

“唉！”

琢磨了半天也琢磨不出个所以然来的王浩，重重地叹了口气，道：“洪涛，你即刻飞鸽传书，联系一下其他六家，我需要探听一下他们的口风！”

“是！”

王洪涛眸中闪过一道隐晦的精芒，恭敬地应了一声，退出了大堂。

.....

相比起王浩在知道了起事失败之后万般苦恼的心情，李元霸却是心情不错，就像是吃了人参果一样舒坦。

应为啥呢？

还不是自家老头子松了口，愿意放他去前线征战薛延陀！

一路哼着跑了调的《贵妃醉酒》回了王府，刚进了府门，就问职守的王府禁卫：“白管家呢？”

“回王爷的话，白管家正在后院清点府库呢！”

职守的王府禁卫刚换了班，否则的话，换了个人还朕不一定能够回答出李元霸的问题来。

“哦，这样吧，你去将白福给本王喊过来。”李元霸吩咐了那名禁卫一声，就自顾自地走进了春华堂中。

过两天就要走了，府上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安排，等交代完府上的事情，再去和武顺说出征的事情。

嗯，至于怎么和武顺说，这个比较有难度！

...

第二百五十九章鲁班锁

武王府中院。§

坐在精致的软塌上，武顺还有霞儿、赵菁菁两个丫头分列两侧。

“夫君，怎么了？叫妾身过来不是有事要说吗，到现在怎么反倒不说话了？对了，妾身方才煮了点燕窝粥，夫君快趁热喝了吧！”

武顺手中端着一只成人拳头大小的汤盅，掀开盅盖，顿时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

“霞儿，外堂有个汤匙，你去帮我拿过来！”武顺扭头看了霞儿一眼，说道。

“是！”霞儿很听话地点点头，小跑着去了外堂取了一只白瓷汤匙回来。

“王爷，小心烫！”

取过汤匙，舀起一汤匙浓白的汤汁，武顺放在红润的唇边轻轻吹了两口，那轻柔的动作，让刚想要将出征的事情说出来的李元霸，心中涌起一股温暖的冲动。

“顺儿，这燕窝一会再喝，你先坐下来！”李元霸将武顺手中的燕窝盅交到赵菁菁的手中，继续说道：“顺儿，晌午的时候，我得圣人授命，领神武卫一千精锐于后日清晨开拔，出雁门往朔州迎击薛延陀之番贼。”

“啪！”

一道脆响声传来，却是赵菁菁手中的燕窝盅失手掉了下来，而赵菁菁的双手，却是险些被那灼热的燕窝粥给烫伤了。

再看武顺，那原本红润的脸颊在一瞬间就失去了光泽，变得发白起来，小霞儿则先是一楞，旋即止不住地低呼了一声，脸色大变。

“夫君，莫要吓妾身，出征朔州，与薛延陀交战？夫君，你莫不是在与妾身说笑吧？”武顺的脸色很快就恢复了过来，只是脸上的表情有些牵强。

“顺儿。夫君就算欺骗谁，也不可能欺骗你的！此事皇兄已经下了圣旨，今日回来，我就是处理一下府上的事情，然后与你道别的。”李元霸正色沉声道。

武顺的俏脸一瞬间白得怕人，她咬了咬牙，想了半晌说道：“妾身与夫君同赴战场！”

李元霸闻言楞了一下，随后伸出手去拍了拍武顺那光洁的额头，哭笑不得地说道：“丫头，你胡说什么？”

“夫君。妾身……妾身也要与夫君同赴前线，抗战杀敌。”武顺看了李元霸一眼、很是坚决地答道。

“胡闹！”李元霸知道武顺是关心他，担心他地安危，可也从来没听说过女性从军的，你真以为这是花木兰替父从军呢？

“顺儿，我大唐朝以武立国，这男儿从军打仗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你一个女孩子，又不会武艺。上了战场那不是送死吗？”李元霸看着武顺，很严肃地说道：“况且，现在也不是乱世，女人从军。在我大唐终究是没有先例！”

武顺的表情很不甘心，但是在我的目光注视之下，只能无奈地说道：“可是夫君，战场之上。情况瞬息万变，这万一，万一……”

李元霸一把拽过武顺的小手。轻轻拍了拍，道：“顺儿，你放心，此番出征，我会带着麾下的万名神武卫兵将。前两天你不是也听到府外雷声轰鸣吗？那能够发出雷鸣之声的东西，便是我大唐新制武器，有了这些武器，那些番邦蛮夷，肯定不是我们大唐的对手！”

“嗯！”

武顺微微颌首，并没有说话，她主动依靠在李元霸的怀中，倾听着李元霸那强劲有力的心跳声。

……

晚饭，是在李元霸与武顺的卧房中吃的，除了他们两口子之外，还有赵菁菁、霞儿以及武顺的贴身小侍女莹香。

席间众人的话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少得可怜，众人全都享受着这离别前的平静。

满满一大桌子的菜肴，除了李元霸动了几筷子之外，武顺儿女明显都没有什么胃口，只是低着头喝着碗中的白粥。

当时间走到亥时的时候，晚饭也步入了尾声。

就在这个时候，赵菁菁突然开口说道：“王爷，奴婢的兄长是不是也要奔

赴前线？”

李元霸楞了一下，放下了手中的碗筷，道：“他是神武卫的中郎将，自然要赶赴前线，与薛延陀番贼征战！”

“他……可以不让他去吗？”赵菁菁突然抬起了螭首，眼泪花在水灵灵眸子中转悠着。

其实，李元霸哪里不知道赵菁菁心里地滋味，肯定不好受得厉害。

毕竟他们两兄妹的父母早亡，这么多年来，只有他们兄妹俩相依为命，而今赵三炮要奔赴战场杀敌了，她这个做妹妹的，怎么能够不担心呢？

李元霸沉默了半晌，道：“可以！”

“真的？”赵菁菁脸上出现了惊喜的神色，她说道：“谢……”

“你先别忙着谢！”李元霸打断了赵菁菁的感谢，继续说道：“若是你不想让你哥哥上战场，本王这边自然是没问题的！可是你有想过你的哥哥没有，你的意愿并不能代表你哥哥的意愿。他若是执意想要上战场杀敌立功，那么本王也没有理由拒绝！”

“这……”赵菁菁犹豫了，俏脸上的表情变了变，她清楚自家哥哥那倔强性格，赵三炮决定了的事情，就算是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这样吧，本王明日上午便让人去将三炮叫回来，至于具体的，你自己去和他谈！若是他同意不上战场，那本王这边没有问题。”李元霸想了想，说道。

“奴婢谢王爷！”

赵菁菁的兴致不太高，想来是劝说的希望应该不大。

……

第三日，卯时。

李元霸早早地就起了床，他静静地站立在后花园中，仰望着依旧漆黑的天穹，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这个时候，轻巧的脚步声响起，李元霸并没有回头，而是说道：“白福，都准备好了吗？”

脚步声在李元霸身后三尺处停了下来，随后白福的声音响起：“卫主，神武卫中，连发铳装备了一千柄，火炮十门，其余子弹、手榴弹、地雷，触发炮……各三百箱，由天机卫暗中押运！”

“嗯，火炮体积过大，不方便携带，便都留到府中吧！”李元霸想了想，说道：“告诉李锐，叫他把府中的东西都给本王勘验好了，在本王出征薛延陀的期间，除了圣人的手令之外，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神机府。陌生人一经发现，格杀勿论！”

“诺！”

白福立即恭敬地应了一声。

“还有什么事吗？”

感觉到身后白福并没有就此离去，李元霸有些奇怪地转过身子，问道。

“王爷，府外有圣人派来的人，说是把当年王爷随身穿戴的护身宝甲，还有两件神兵给送过来了，您要不要出去看看？”

白福躬了躬身子，小心翼翼地说道。

“当年的护身宝甲还有神兵？”

李元霸楞了一下，这才想起后世演义中提到过的，李元霸似乎有一套号称防御最完美的雷神铠，而雷神铠也真就当得雷神之称，直接把原本的李元霸给阴死了。

要不然的话，以李元霸那么小的年龄，再加上那强悍的简直堪比虎狼的身体，至少还有个七八十年好活的！

铠甲，李元霸很不感冒，至于两样神兵嘛，倒是挺感兴趣的。

演义中记载，李元霸的兵器名曰擂鼓瓮金锤，最早乃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也就是马超的祖先的武器，也正是因为这一对神兵，才成就了李元霸纵横沙场无敌手的威名！

“走，一起去看看！”

想到这里，李元霸顿时来了兴趣，让白福走在前面，向着前院春华堂的方向走去。

……

春华堂，早就有一名身穿宦官服饰，长得浓眉大眼的宦官，恭敬地侍立在堂内，在他的旁边还有两个紫金色的大箱子，那箱子是由珍贵的金丝楠木打造而成，外面除了镶着一些奇特的花纹之外，在箱体似乎是接缝的地方还有个奇怪的东西。

待那名宦官见到李元霸的时候，直接躬身行了一礼，同时口中说道：“奴婢严明见过武王殿下！”

“嗯，免礼吧！”李元霸摆摆手，迫不及待地说道：“皇兄是叫你过来是送东西的？东西在哪呢？”

严明点点头，径直走到了那两只箱子面前，也不知道摸了箱子的什么地方，那箱体接缝处奇怪的东西就弹了出来，之后，严明就蹲下身子，手上抓弄着那个奇怪的东西，捣鼓了起来。

李元霸瞅着有些奇怪，上前几步，道：“这是什么东西？”

“回王爷的话，这东西叫做鲁班锁，是封锁箱子的锁具！”

严明头也不抬地应了一声，两只白皙的大手快速地摆弄着手中那复杂地球形体，说道。

“鲁班锁？”

李元霸皱了皱眉头，忽然眼睛一亮，想起了一个与鲁班锁相似的东西，名叫八卦锁。

据传，这八卦锁是由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的鲁班所发明的，是中国古代汉族传统的土木建筑固定结合器，不用钉子和绳子，完全靠自身结构的连接支撑，就像一张纸对折一下就能够立得起来，民间还有‘六子联方’‘莫奈何’等叫法。

难不成这鲁班锁便是八卦锁吗？不过，眼目前这鲁班锁可不是木质的，而是青铜构造，但是这原理方面却是一模一样。

第二百六十章迟来的兵器

正在李元霸到这里的时候，原本还在捣鼓手中鲁班锁的严明抬起了头，道：“王爷，两个木箱都打开了！”

一边说着，严明一边摠下了解得差不多的鲁班锁的最后一根青铜方块。

+ ◆

“啪嗒！”

一声轻响，鲁班锁化成了一块块的青铜配件掉了下来，严明一把掀开了箱子。

顿时，在春花堂中烛光的映射下，一片明晃晃的光泽映入了眼帘。

这是一副极其周密精致的唐制明光甲，看材质似乎是由精铁打制而成。可是它地外表却是绽放着闪亮的光华，明显不是由铁散发出来的，由此可见，这副铠甲中铁定掺杂了别的金属。

再看这铠甲的外形，有头盔，头盔上有护颈和护耳。身甲也有护颈，身甲前部分成左右两片，每片中心有一小型圆甲片，背部则是整块大甲板。

胸甲和背甲在两肩上用带扣联，甲带由颈下纵束至胸前再向左右分束到背后，然后再束到腹部。腰带下左右各一片膝裙。两肩的披膊有两层，上层作虎头状，虎头中吐露出下层金缘的绿色披膊。

就是这么一件铠甲，却是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

李元霸探手入箱，直接将这件铠甲给提了起来。

铠甲入手一沉，却是让李元霸心头不由得一惊。

普通的大唐明光铠，一套也就五六十斤上下，可是这套明光铠制式的铠甲，整体重量至少六十公斤，六十公斤的铠甲，老天！那穿在身上，不就是一百二十斤吗？

当然了，就这样的重量，对于李元霸这个可以随意耍弄七八百斤石锁的变态来说。那都算是小意思。

“王爷，这便是雷神铠了！”

白福知道自家王爷把之前的一切都给都忘了，所以出来解释道：“据说这雷

神铠除了采用万年玄铁打造之外，还曾经使用了一部分的天外神石。也正是这天外神石的能力，才让雷神铠具备了最完美的防御力量！”

“哦？还有这样的说道？”李元霸闻言挑了挑了眉，随后抖手把那套铠甲丢回了箱子里，掀开了另外一个金丝楠木箱的盖子。

箱子掀开，两只硕大的，看起来相当唬人的锤子出现在李元霸的视线中。

一下子，李元霸的就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箱子中这一对大锤子上面去了。

只见这木箱中的锤子，整体长度大概有四尺左右的样子。

其中，它的锤柄很短，还有一个一寸多长的锤尖，那锤身更是直接占去了多一大的体积，而且它地整个锤身也不是规则的圆形，而是介于圆形与椭圆形之间。

再看那锤面，并不光滑，而是由数条沟壑划分成了八个部分。分成了一瓣一瓣的，一眼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大西瓜一样。

只是令人感到可惜的是，这个大西瓜并不是那种绿油油喜人的色泽。而是暗黑色还带着一丝丝红色的光泽，就像是里面有血液在不停地流动一样，散发着一缕缕的幽光，让人一看看过去就心生惧意。

而也就在李元霸看到这对锤子的时候。心中升起了一股难以名状的熟悉感，就像是多年未曾见过的老朋友一样！

擂鼓瓮金锤！

李元霸的眼睛一下子就瞪直了，这他娘地哪里是兵器啊？分明是两个带着把的棒槌。而且还是胖棒槌！

似乎古代人的看法，就是兵器越大，威力就越大！

可是在李元霸想来，这么大的兵器完全就尼玛是鸡肋啊，这东西一是携带不方便，二是在战场上目标很大，手中拿着这么两个像是灯泡一样明显的东西，摆明了是在告诉敌人：“快来啊，我在这里，快来攻击我啊！”

有些无语地将两只手探进了箱子里，李元霸双手握住了锤柄，猛地往上一提。

唰！

令李元霸感到意外的是，这样一对看起来极其沉重的锤子，尽然被李元霸毫不费力地给提了起来，那样子到不像是提着一对沉重的兵器，反倒像是抓着俩充满了气的气球一样

“这，这不会是假的吧？”李元霸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手中的这对擂鼓瓮金锤，下意识地相互交击了一下。

“轰……”

顿时，一道如同奔雷一般的巨响声传来，差点没把李元霸给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站在李元霸身侧的白福和严明，听到这个声音表现也好不到哪去，严明浑身猛地打起了摆子，而白福则是直接一个后跳，往后蹿出了丈许左右，还摆出了一副防御的样子。

看那样子，真是被吓得不轻。

“你妹啊，就这动静，怕是比火炮都差不到哪去了！怪不得那些民间传说、还有演义中说，这玩意的声音能够震死人，我这还没怎么用力呢，就能发出怎么大的声音，要是可劲敲的话……”

李元霸很是随意地甩动着手中的两只巨锤，毫无压力。

“王爷，这……这东西声音好大！”

到底是皇宫中伺候李世民的人，严明现在除了脸色有点白之外，丝毫没有被惊吓后的凄惨表情。

李元霸笑了笑，道：“是啊，本王也没想到！”

“王爷，这对擂鼓瓮金锤乃是由天外寒铁打造而成，每一只都重达三百二十斤，当年死在王爷锤下的精兵悍将可是并不在少数！”管家白福适时地上前一步，说道。

“三百二十斤？你确定？”李元霸有些惊讶了，这对锤子据他估计也就只有十多斤的重量，一只三百二十斤，这之间的差距也忒大了吧？

“是的，王爷！”白福点头。

“给你试试！”李元霸这次没再说别的话，而是直接将手中的擂鼓瓮金锤给递了过去。

白福楞了一下，刚要伸手去接，却像是在一瞬间想起了什么，两只手停在了半空中。

“轰隆！”

在李元霸手中似乎并没什么重量的锤子，直接掉在了坚实的大理石地面上。

没有丝毫停滞地，大理石地面就被砸出了两个深坑，迸射的大理石碎片甚至崩碎了大堂内摆设的几个高大的瓷瓶。

“嘶！”

白福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得亏刚才没有用手去接，要不然的话闪了腰都是轻的，搞不好会被这俩大锤子给坠死！

第二百六十一章失落的马蹄铁

“锵锵锵……”

就在这时候，程甫带着一队王府的禁卫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却是被方才擂鼓瓮金锤搞出的动静给招了过来。

“王爷，您没事吧？”

一袭黑甲加身，背上还配着鸟铳的程甫，看了一眼略微有些狼藉的春华堂，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李元霸身前，急声问道。

李元霸摆摆手，道：“无妨，只不过是锤子不小心掉到了地上，没什么大事！”

程甫明显不信，武器掉到地上能有多大的动静？充其量也不过是叮当响一下，哪里像方才一样，那声音轰鸣如雷，整个王府甚至都能够听到那声音。

“怎么，不信？”看到程甫的表情，李元霸不由得轻笑了起来。

程甫摆摆手，尽管并没有说什么，不过脸上那不信的表情，是个人都能够看出来。

“自己去看看吧！”

李元霸指了指那两个大坑，坑里那对擂鼓瓮金锤的锤柄，甚至还留在坑外。

其实李元霸自己也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明明在他手中轻巧无比的锤子，怎么脱离了他的手之后，反倒是重如泰山了？

真是奇哉怪也！

“老天，还真是……”

程甫走到坑边，仔细看了看坑的范围，不由得有些瞠目结舌。

“王爷，是奴婢的错，是奴婢没有伸手接住……”

砸坏了青石地面，虽说并不是什么大事，可是白福还是连忙开始道起歉来。

“无妨，本王也没想到这锤子的威力竟然会这么大！白福。带回你整理一下大堂。”李元霸摆摆手，对程甫他们说道：“行了，程甫，你们都退下去吧！对了，告诉昨夜在府上职守的神武卫兵士们。辰时大军开拔，让他们好好准备一下！”

“诺！”

程甫眸中带着惊骇莫名的神色，显然对于那两只锤子的威力心有余悸。

“王爷，要不要告诉王妃！”

白福见李元霸说完这话之后，脸上的神色有些犹豫，不由得出声问道。

“嗯。再等等吧！”

李元霸叹了口气，负手出了春华堂。

.....

只不过才一个时辰的时间，天渐渐亮了起来，时间也终究在流逝。

一个时辰之前的擂鼓瓮金锤交击，并没有把王府中的众人给叫醒。可是当时间即将走到辰时的时候，武顺等儿女还是颇有默契地起了床。

王府中院，李元霸的厢房中，充满着一股淡淡的伤感，儿女的心中，多是弥漫着难舍难分的情绪。

李元霸静静地站立在软塌之前，一动都不动，而在他的周围。武顺，赵菁菁，霞儿以及莹香。全都围在李元霸身侧，一个个眼睛红红地，尤其是单纯善良的小霞儿，那眼泪更是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

雷神铠，李元霸是不会穿的，毕竟这东西可是阴死了这具身体的前主人。现在想要他穿起来，那可是比登天都难。

现在的他。身上穿的是一套与神武卫制式相同的后世特警作战服，只是唯一不同的是肩膀上的肩章。竟然是两对小麦穗，三只紫荆花。

武顺帮助李元霸整理着衣服，轻抚着上面那些细微的褶皱，眸子中的眼泪终于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夫君.....一切小心！”武顺委屈地看着李元霸，声音抽噎。

这边李元霸刚要说话，白福的声音传了进来：“王爷，您要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

李元霸轻轻拍了拍武顺的小脸，带着她们走到了院子中。

就见白福恭敬地站在院中，在他的身侧还有一个大箱子，一个神色憨厚，皮肤黝黑，看起来就颇为健壮的中年人就站在那大箱子的边上。

“东西都准备好了？”李元霸看到那个大箱子，不由得眼睛一亮，说道。

“全都在这里了！”

白福点点头，示意那汉子将大箱子打开来，顿时一套奇奇怪怪的零零碎碎，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夫君，这是……”武顺瞅着有些奇怪，强制性地将对悲伤压了下去，看向了那箱子中的东西。

“呵呵，这是给小白做的东西！”

李元霸呵呵一笑，顺手从箱子中取出了一小片银亮的甲片。

武顺见过李元霸的那匹汗血宝马，不仅外表雄健，而且还颇有灵性，那时不时表现出的灵秀劲，怕是比七八岁的人类孩童都要聪明。

“白福，你去把小白牵出来。”李元霸对白福点了点头。

“咳咳……”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随着一个清脆的响鼻声传来，一道雪白的幻影如同闪电般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李元霸上前几步，轻轻摸了摸小白后背上的白色鬃毛，道：“小家伙，给你穿上一套好东西！”

小白抬起脑袋，看了看面前这个可恶的两脚怪物，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很乖巧地低下了脑袋，蹭了蹭李元霸的大手。

李元霸呵呵一笑，然后便招呼那名黑壮的中年汉子，让他把那箱子中的东西给小白拼装起来。

对于除李元霸之外的人的抚摸，小白开始的时候是拒绝的，可还当它看到李元霸脸上那淡淡的笑容的时候，却是猛然打起了哆嗦，他想起了那个恐

怖的家伙身上那股滔天的煞气。

要不是早就知道打不过他，小白怕是早就爆起反抗了。

唉，与其就这么不停地动弹，还是……乖乖地听话，任由那中年汉子折腾吧。

其实，这套箱子中零零碎碎，像是鳞片一样的金属物品，是李元霸特意设计出来的一种适合坐骑穿戴的铠甲。

不管是在活动性还是自由度方面，都有着极其高的强度。

除此之外，这坐骑盔甲在被打造的时候，还曾特意添加了一些府库中密藏的天外神石，也就是从陨石中提炼出来的矿石。

所以这整套盔甲看起来似乎是没有多么沉重，可实际上却是重逾百斤。

“呵呵，王爷，小的打了三十多年铁，这种单纯地给坐骑打造防具，还真是大姑娘出嫁，头一遭啊！”

中年汉子一边给小白穿着盔甲，一边对李元霸恭敬地说道。

李元霸看了看渐渐成型的锁子甲，道：“这防具也并不是所有的坐骑都能够装备上的，若是普通的战马，怕是穿上这套防具之后，上面便再不能坐人了！”

“王爷说的地有理，除了这汗血宝马，恐怕别的马匹还真就穿戴不了这套防具！”

中年汉子很认真地点点头，这么多年了，像小白这种宝马可并不多见。

忙乎了有半柱香的时间，当最后的一片甲片被绑缚好之后，李元霸一看顿时就欣喜了起来。

此刻的小白，还真就是武装到了牙齿，整个身躯除了头部，还有尾巴之外，全部都被包裹进去了。

那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大号的举行穿山甲一样，浑身上下闪闪发光，异常地吸引眼球。

这样的状态，上了战场那就是重点攻击目标。

不过李元霸并不在乎，因为他那一对擂鼓瓮金锤本身就还夺人眼球的东

西，小白的状态只是让李元霸更加耀眼夺目罢了。

当然了，比较让李元霸在意的一点就是，小白身上这套东西，因为其内掺杂了部分陨石中提炼出来的某些东西，竟然很神奇地不导电了，没有了雷电的威胁，李元霸还怕个毛线啊？

围着小白转了两圈，李元霸满意地点了点头，道：“赵铁匠，这次还真是谢谢你了……白福，你去取三十两银子给赵铁匠，就算是这次打造盔甲的工钱了。”

赵铁匠连忙摆手，道：“王爷，之前白管家已经给过小的工钱了，可不敢再要王爷的银子了！”

要知道，在现在这个社会，三十两银子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够一个四口之家舒舒服服地过上五年了，能够推掉这三十两银子，足见赵铁匠是一个不贪便宜的实诚人。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本王绝对不会亏待尽心为本王办事的人！”李元霸摆摆手，继续说道：“对了……赵铁匠，本王这坐骑还没有马掌，趁着现在还有些时间，你给本王的坐骑定个马掌吧！”

“马掌？”听到李元霸的话，赵铁匠呆愣愣地看着他，说道。

“怎么了？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李元霸眨巴眨巴眼，有些疑惑的说道。

“马掌？”白福以及武顺儿女也在看着李元霸，那眼神跟赵铁匠差不多。

你妹啊，这情况不对呀，不就是个马掌吗，怎么一个个地都这么看着自己？

李元霸感觉到气氛不对了，怎么一个个地都好像是没听说过马掌一样？

“那个……夫君，什么是马掌？”武顺弱弱地问道。

“马掌就是用来保护马蹄子不受硬物伤害的圆形铁片啊，怎么？你们都不知道？”

李元霸无比惊讶地看着众人，说道。

马掌？

李元霸算是想起来了，眼下的大唐怕是马掌还没有发明出来呢！

‘马掌’，原指马的角质皮。后世的人们为了延缓马蹄的磨损，往往在上面钉上一层‘c’形金属（往往是铁）用于保护，故又称‘马蹄铁’，是马、牛等牲口装订在蹄上的铁制蹄型物。

...

第二百六十二章认亲

其实马掌，也就是马蹄铁的保护原理很简单，这马的蹄子有两层构成，和地接触的一层是一层大约二到三公分厚的坚硬的角质，上面一层是**角质。√L

马蹄和地面接触，受地面的摩擦，积水的腐蚀，会很快的脱落，钉马掌主要是为了延缓马蹄的磨损。马蹄铁的使用不仅保护了马蹄，还使马蹄更坚实地抓牢地面，对骑乘和驾车都很有利。

想到这里，李元霸有些不甘心地看着赵铁匠，做着最后的努力，说道：“你真没有听过马掌？”

赵铁匠的表情很迷茫，看了看李元霸，又瞅了眼站在自己不远处的手白福，最后还是很肯定的对李元霸说道：

“王爷，若此物是保护马蹄的，小的还真是从未见过！”

“.....”

李元霸无语了，很无语的那种。

“王爷，若是您能够设计一张草图，小的.....小的应该能够打制出来！”

赵铁匠很认真，也很渴望地看向了李元霸，实在是这东西如果真的是用来保护马蹄的，那么必然是一种划时代的东西。

“白福，距离王府最近的铁匠铺子在什么地方？”

李元霸扭过脑袋，看着白福说道。

白福想了想，忽然眼睛一亮，说道：

“王爷，在您大婚之前，咱们曾经为了整修龙骨，曾经特意搭建了一个铁匠作坊，打制了很多金属钉铆。直到您大婚过后，那铁匠作坊就闲置了下来。”

“哦？却是本王忘了！”

李元霸闻言愣了一下，这才想起，这铁匠作坊是自己特意让他们没有拆掉的，为得就是以后自己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可以随时让人帮助打造出来。

“走，去前院！”

那个铁匠作坊在前院小东房。而且还是由煤做燃料，这种全新的铁匠炉子也在慢慢地占领长安城的铁匠天下。

.....

时间已经过了辰时，李元霸命令程甫，带着自己的手令前往玄武门神武卫大营处，告诉他们出征时间往后推迟一天。

至于程咬金他们的大军，早在刚进辰时的时候就已经开拔了。

王府前院，铁匠作坊。

两个年轻的铁匠，正坐在铁匠作坊前面闲聊。

“大哥，俺们来这王府也有二十多日了吧？除了前几日的时候打过一大批铆钉，这会又闲了有三四日了。总是这么呆着也不是回事啊？”

一个看起来长得挺壮实的年轻人，手中拿着端着一个大碗，喝了一口滚烫的热水，说道。

另外一个看起来和之前的年轻人长得差不多，只不过年龄上要上些许的青年人，没好气地瞪了那个青年一眼，道：

“小飞，你小子又发甚子牢骚？俺们在这王府中做一天的工，王爷可是每日给咱们一两银子。这样的好活，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你这个臭小子还瞎抱怨.....”

名叫小飞的年轻人刚要说话，却忽然发现不远处走来了四五个人。最中间的那位看起来很眼熟的样子，不由得瞪大了眼睛说道：“唉.....大哥，你，你看那位是不是王爷.....”

“什么王爷不王爷的。俺们来.....王，王，王爷！”

青年人有些不耐烦地看了小飞一眼。一抬头刚好和李元霸看了个对眼，不由地张口结舌了起来。

“嗯！本王记得你，你叫古鹏对吧？”李元霸对两个小铁匠微微颌首，说道：“你叫古飞？”

“是的，王爷，您还记得小的？”

这两兄弟听到李元霸喊出他们俩的名字来，顿时变得激动莫名。

“哈哈，莫要紧张，本王今日前来可是有事要麻烦你们哩！”

李元霸哈哈一笑，上前拍了拍两人的肩膀，这才指着身后的赵铁匠，道：

“两位，这位名叫赵汉生，他是咱们长安城中铁匠手艺数一数二的人，以后你们要多亲近亲近才是！”

两个小铁匠明显听过赵汉生的名字，连忙向其行礼道：“赵师傅……”

“你们姓古？古秋是你们什么人？”赵汉生扶起两个小青年，问道。

“正是家父！”

古氏兄弟满脸诧异地相互对视了一眼，说道。

“原来古兄弟是你们俩的爹啊，我和你们爹是一个祖师爷，以后你们俩就管我叫赵叔吧！”

赵汉生闻言顿时高兴了起来，拉着两兄弟是上下左右地一阵猛看。

“是，赵叔！”

长安城中大名鼎鼎的铁匠师傅竟然是他们的师叔，这震撼可绝对不小。

“呦，没想到你们还是亲戚呢！”李元霸拍了拍赵汉生的肩膀，道：“不过这亲也认了，是不是该干活了？”

“啊……是，王爷！您看我这一高兴地，就把什么都给忘了！”

赵汉生反映了过来，拉着自己新认的两个侄子进了铁匠作坊。

“王爷，您说这马掌怎么做？”

点好了铁匠炉子，拉好风箱，赵汉生和古氏兄弟正式进入了状态。

“嗯，你们三个给本王打造四根这么宽，这么长的铁条！”

李元霸低头想了想，伸出手去比划了一下。

“王爷，俺们有现成的！”

听了李元霸的话，古飞二话不说，从一堆铁料里找出了几根，和李元霸的描述差不多长宽的铁条。

“这样，白福你去找几根长木，嗯……就是那种可以打到地里面的木头！”

李元霸又给白福形容了个四个高一些的，可以将马匹固定住的钉掌架子。

“诺！”

白福很干脆地应了一声，随后直接吩咐几个手下去了王府后院的柴房，大刀阔斧地劈砍着木柴，很快就做好了四根长长的木头桩子。

三根钉入地面，一根横起，搭了一个很长的横梁，则是离地大概两尺左右，看起来极为结实。

做完这些东西之后，李元霸伸出手去拍了拍架子，可真他娘地结实，铁定可以栓住小白，不让它瞎动弹。

“白福，你去寻一条尺子过来……对了，古鹏、古飞，你们两个过来把小白给栓好了，千万不要叫他动弹！”

李元霸轻轻踹了小白那如雪一般的屁股一脚，将它直接给一脚撂倒，随后又指挥着古氏兄弟拿着根绳子，把小白的右后腿给捆上，栓在了后面那根柱子上，主要是不叫这货乱撩蹄子。

第二百六十三章疯狂的蹄子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白福就拿着一一条细长的尺子跑了回来。【

李元霸取过尺子在小白那条撩起的马蹄子上比划了起来，一边比划还一边让白福把马蹄子的尺寸给记了下来，免得待会忘记了尺寸。

如法炮制地把小白的四只蹄子全都搞定之后，李元霸又根据这些尺寸，画出了马蹄铁的最终样子，然后拿起尺子量出了总长，这才对已经看呆了的赵汉生还有古氏兄弟说道：

“赵铁匠，你们三个，把这些铁条打造成这样的形状，然后在那铁条上面打出八个孔眼……对了，一定要记住，那铁条的两端要打平打薄……再有就是打出三十二根这样的，用来穿孔的铁钉。”

一边这样说着，李元霸又在宣纸上画出了马掌钉的模样，还别说，这东西画出来还真是似模似样的。

看来李元霸这么多年的书法没有白练。

赵汉生取过了图纸，领着自己的两个便宜侄子，躲在角落中叽里咕噜地议论了半晌，期间还询问了李元霸几个问题。

待一切都搞清楚之后，三个手艺传承有序的铁匠，将李元霸等人请出作坊之后，大冬天地就脱光了膀子，露出了那一身坚实的腱子肉，口中大声呼喝着，手上的动作不停。

一时间，铁锤狂舞，火光四溅。

虽说众人站在铁匠作坊之外，但是那股扑面而来的热度，风箱呼啸的呜咽，以及铁锤敲打铁块所发出的剧烈撞击声……让众人是热血沸腾，恨不得现在就上去，跟着一起砸吧两下，好好过过瘾。

……

过了有大概半个时辰的时间，当日头慢慢从东方升起，向着中空挪动的时候。随着‘嗤’地一阵浓浓的水蒸汽升腾而起，拢共四枚完美的圆弧形马蹄铁，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这其中有两枚是两个小铁匠打造出来的，至于剩下的两枚，自然是赵汉生双管齐下赶造出来的。

要不然以古氏兄弟的能力，想要同时制作出两枚马蹄铁，还真是有些捉襟见肘。

李元霸很欣喜地取过一只马蹄铁，装模作样地在小白仍旧被绑缚在木桩上的马蹄子比划了两下，满意地点点头：“很不错嘛！”

白福不明所以地看着自家主人在那里摆弄，刚不清楚哪里不错了。

李元霸没有搭理旁边的两人。手中托着马蹄铁走到了小白跟前。

此刻，我们那可怜的小白已然悠悠转醒，可是当他感觉到自己此刻状态的时候，却是下意识地看向了自己的裆部……还好，命根儿还在，这个可恶的两腿生物，并没有把它怎么着。

正琢磨到这里，眼尖的小白却发现李元霸单手往他自己的腰间一抹，随后一道银亮的光华险些晃花了它的眼睛。那柄极似鱼肠剑的单手小剑，出现在了李元霸的手中。

“咳咳……”

小白眼睛顿时直了，它开始疯狂地挣动起来，同时被帮扶起来的那条后腿不停地往后蹬踹着。口中发出如同杀猪一般的惨叫。

“尼玛，又不是杀你，你叫个毛线啊？”

手中拿着掌中剑，正琢磨着怎么给小白削马掌的李元霸怒了。怒气冲冲地上前两步，一脚就踢在了小白的后脑上，这一脚很有分寸。不至于要了小白的命，却刚好可以让这货消停会儿。

于是又是被一脚撂倒的小白，这次是彻底晕了过去，相信就算是把四枚马蹄铁全都给钉上，这货也醒不过来。

没有了这家伙的干扰，李元霸托起小白的蹄子，似模似样地比划了两下，随后小心地削掉了在他马蹄上，某些因为长时间跑动而变得有些开裂的蹄子底，让蹄子接触地面的那一面稍显平整了一些，随后再次拿起马蹄铁贴在上面比了比。

“王爷，这马蹄铁是不是有些高了？要不，小得再把它打得薄一些？”

许是看着李元霸在那里左看右看都不满意，赵汉生上前一步，轻声对李元霸说了一句。

李元霸摇摇头，道：“这个马蹄铁已经够薄的了，本王现在想的是，如何

才能够完整地将这马蹄铁钉在它的马蹄上，而且还不掉落！”

“这个好办！”

赵汉生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闻听此言，二话不说地从李元霸手中接过马蹄铁，在小白的蹄子上稍稍比了一下，又再次调整了一下马蹄铁的长度以及宽度。

之后，赵汉生示意古氏兄弟在旁边看好，随后便将八根马钉全都给放嘴在了里咬住，从铁匠炉子边上，抄起一柄敲打铁片的小铁锤，‘邦邦邦’地将那马掌钉，往马蹄铁的眼儿里面敲。

过了约有一柱香的时间，赵汉生这才站起身来，很满意地对李元霸拱拱手，道：“王爷，小的完成了！”

这大冬天地，赵铁匠愣是生生地干出了一身的大汗，显然对于这种活计，他也是第一次搞。

“行啊，老赵！”

看着四蹄全都被钉上了噌亮无比的马掌的小白，李元霸笑了起来，他拍了拍赵汉生的肩膀，扭头对白福说道：“白福，回头你去王府的账上取三百两银子，就算是给赵铁江还有古家两兄弟的赏钱了！”

老天，三百两啊，做了这么多年的工，这三人也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银子啊！

不过在清楚了李元霸的为人之后，赵汉生三人自然不会拒绝李元霸的好意，要不然也是途惹王爷生气不是？

对于感恩戴德的赵汉生以及古氏两兄弟，李元霸并没有在意，他现在所有的心思都被小白给吸引了过去，急不可耐地就想要跨上小白，测试一下马蹄铁的功效。

直接上前两步，踹了踹小白的脖颈，李元霸冷哼了一声，道：“小家伙，不要装睡了！本王使的力道有多大，还是有分寸的！”

原本躺在地上挺尸的小白，那健硕的躯体猛地抖动了一下，随后闪电般一跃而起，四蹄刚一落到地面上，顿时四道清脆的，仿佛是刀剑交击的声音响了起来。

“咳……”

小白的叫声中充满了各种疑惑，它低着脑袋，下意识地抬起了前蹄仔细看了看，甚至还用力地在坚实的青石地面上使劲地跺了跺。

蹄子与地面交击，铮然作响，在广阔的前院中回荡。

恐怖的力道，甚至连地板都被跺地出现了裂缝。

那情景，看得白福眼眶直抽搐，心中暗自嘀咕道：“果然是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坐骑。卫主变态，这豢养的畜生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咳咳……”

虽说这声音很带感，很清脆，嗯，很威武！

可是小白还是有点不太适应，毕竟这东西可不是原装的，话说这人戴个戒指还要好好适应一下呢，就更不要说给马的蹄子穿上一双鞋子了。

“白福，你去取鞍具来，本王要试试这新打的马掌！”

看着明显在高度上至少增高了两公分的小白，李元霸的兴致来了，吩咐白福取来了鞍具，不顾小白的抵抗，蛮横地给它戴上了刑具，随后双腿猛地一夹马肚子，小白就像是一道幻影般，直接冲着府门之外冲去。

沿途巡守王府以及在门口执勤的神武卫兵将，只感觉眼前一花，随后一到狂风胡夏而过，再之后便是‘哒哒哒’一连串清脆的刀剑交鸣声。

等他们刚想要去追的时候，白福像是一道幽灵一样出现在他们身侧，道：“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白福在武王府中还是很有威望的，经过他这么一说，还真就挺管用的，王府的运作再一次进入了正轨。

……

一路骑着小白出了王府，李元霸控制着小白，刻意往那些人少的地方跑，毕竟此刻小白的跑动速度很快，怕是得达到恐怖的八十迈，再加上这货的蹄子下面钉了精铁打造的马掌，这要是撞上人或者踩中人的话，那就是一个死字。

一路上，左躲右闪地赶到了城门口，和方才在王府中相同的一幕出现了，李元霸直接闯过了城门看守，向着长安城外奔去，而且还专门跑向那些石头多的地方，越是硬地地方，跑动地越是欢快。

李元霸很享受这种速度带来的快感，他突然间感觉到体内有一股十分躁动的暖流，澎湃激荡而出，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气，几乎那力气就是实质性的，把他都快挤爆了。

“啊.....”

眼见着就即将到了秦岭，李元霸顿时发出了一道畅快的大吼，把方才的极速运动所带来的快感全都发泄了出去。

滚滚声浪，像是波纹一样向着四面八方荡漾而出。

远方，秦岭密林中，数之不尽的鸟类因为这声浪的惊扰，扑簌簌地扇动着翅膀，鸟喙中发出一道道的长鸣，向着更深处的林中飞去。

“哈哈哈.....爽快，爽快！”

策马而行，猛地勒住小白嘴上套着的缰绳，一人一骑停在了一块硕大的石块之上，俯瞰着下方的密林，李元霸内心中升腾起一股豪情，引吭高歌：

“马蹄南去人北望，人北望草青黄尘飞扬，我愿守土复开疆，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贺！”

第二百六十四章大军开拔

翌日卯时，一只万人的雄兵趁着漆黑的夜色，出现在长安城门处。ㄟ↗

今日驻守长安城城门的，是来自右武卫的兵士，当他们见到这支穿着极其简单，但是背上却背着奇形管状兵器的大军的时候，直接表现出了足够的诧异。

这长安城中，什么时候多出了这样一只大军了？而且那些兵士一个个地全都不穿铠甲，还背着奇怪的兵器。

“来人止步，此刻未到城门开时，尔等速速离去！”

城门之上，一名身着亮银明光铠的小将出现在那里，手中的火把将他的面容映照的若隐若现。

单骑走在最前面的一名兵士跨马而出，透过前面的大帽盖沿看着城门之上的右武卫小将，大声地叫嚷道：“秦怀玉，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哥哥是谁？”

秦怀玉？

感情今天值守城门的是秦琼的亲儿子，秦怀玉啊！

听到下面这个粗豪的声音，城门之上，身穿亮银铠甲的秦怀玉顿时笑了起来，他晃了晃手中的火把，仔细看着下面冲着自己喊话的人，说道：

“我倒是谁，感情是程家老三啊！我说程处弼，你不在府上好好休息，这黑灯瞎火的，来城门处作甚子？”

“秦哥，你再看看我身后的这位是谁？”

程处弼并没有回答秦怀玉的话，而是掉转马头，用手指头指向了身后一匹通体都披着一面黑色斗篷的骏马。

在那匹骏马之上，还坐着一个身高足有七尺，生得蜂腰猿臂，那身材简直比青松都要挺拔的少年郎。

“怀玉！”

坐在小白背上的李元霸笑了起来，露出了一口的洁白的牙齿，很灿烂！

“王爷？”

秦怀玉牙疼了，他赶忙从城门上匆匆跑了下来，带着一队的右武卫兵士们向李元霸拱手行礼。

“行了！”

李元霸摆摆手。从怀中摸出了一道手令，直接丢给了秦怀玉，继续说道：“开城门，武王所属神武卫，出长安城，开拔朔州！”

秦怀玉手忙脚乱地摊开手令瞄了一眼

嗯，没错，还真是圣人的手笔，而且那下面鲜红色的印章是如此地夺目。

“快点，开城门。放王爷的大军过去！”

秦怀玉将手令塞进了怀里，抄起手中的火把向城门楼子上，随后便是让自己的亲兵去城门楼子上传讯。

“吱呀……”

很快，朱红色的，外面甚至还包裹着一层铁皮的硕大城门，被二十来名右武卫的兵士奋力地由内向外推开。

“大军开拔，全体行军！”

李元霸大喝了一声，手中出现了一支上面烧着火焰的火把，斜指向城门的方向。

“王爷。一定要早点归来，呜呜……”

就在此刻，有一道撕心裂肺的声音突然从城门远处响起，那声音甚至压过了万骑狂奔的声音。

刚刚走到城门口的李元霸一转头。却发现小丫头霞儿抽抽噎噎地，那双灵秀的大眼睛，在火光的映射下格外地刺目。

听到霞儿的话，看到小丫头那难受的样子。李元霸心中顿时升起一阵酸涩的感觉，至于霞儿为什么会出现在此处，却是并没有深究。

就在李元霸狠了狠心想要就此离去的时候。又是几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霞儿的身侧了，却是王妃武顺带着赵菁菁，管家白福带着程甫以及百余名

的王府亲军，出现在城门处，来送自家王爷出征。

“恭送王爷，祝王爷旗开得胜，平安归来！”

王府禁卫军，在管家白福的带领下，整整齐齐地向李元霸躬身行礼。

李元霸呆呆地看了一众王府的亲卫们一眼，旋即掉转马头向着武顺她们的方向走去。

跨马来到武顺身前，李元霸转过头，从武顺她们脸上一个个地都凝视了一遍。

“等本王回来！”

李元霸轻轻吐出了这么一句，脸上的神色强行板了起来，毅然转过身去。

“小白，走吧！”

李元霸一夹马肚子，喝叫道。

“咳……”

随着李元霸话音落地，小白顿时嘶叫了一声了，之后便如同一只利箭一般，向着城门处的方向飞奔而去。

……

巳时，在距离长安城约有四十里之遥的官道之上，正站列着一大队的骑兵，看那数量，应该有至少有一万的人马。

在这队骑兵的最前排，牛进达身着一袭通体黄色的锁子甲，此刻正不断地伸长了脖子，向着远处观望着什么。

突然，从远方传来了一阵阵十分响亮的马蹄声，随后，便见一团黄色的云朵夹杂着灰暗色的尘土，向着他这一万名左金吾卫的方向急速彪射而来。

牛进达的脸上立马就露出了狂喜之色，要知道，他的左金吾卫大军，可是在这里差不多休息了一晚上外加一上午的时间了，要不是武王殿下告诉他，等着他的话便会有惊喜出现，他早就走了。。

否则的话，换做另外的任何一个人，以牛进达那和程咬金差不离的性格，少不得已经破口大骂了。

其实想想也是，让他堂堂的左骁卫大将军的身份，特意让军队驻扎在此地等着李元霸，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报……”

就在牛进达翘首以盼的时候，一个身材略显消瘦的斥候，从烟尘滚滚飘动的方向，策马疾驰了过来。

“禀报大将军，那后方前来追寻我大军之的万人大军，乃是当朝的武王殿下所率领的神武卫大军，看他们的样子似乎是大军开拔，要去朔州了！”

“果然是他们啊！”

牛进达眼眸骤然一亮，道：“呵呵，本将军在这里等了这许久时间，就是为了等武王殿下，而今武王殿下终于来了，可是害得本将军我一阵好等啊。”

看着那越飘越近的黄云和烟尘，牛进达顿时十分高兴地对着身前不远处的斥候说道。

“那大将军……您要不要过去亲自迎接一下？”斥候迟疑了一下，还是抬头说道。

“当然！”

牛进达就算再怎么自傲，也不敢在这位主儿面前表现出来，毕竟人家当年的威名就稳压他不知道多少倍，就算是现在都是威名不减当年。

第二百六十五章手雷的赠与

领着左骁卫军中的几名军官，牛进达迎向了纵马而来的神武卫大军。△↗

原本脸上还带着笑容的牛进达，迎到一半的时候，那灿烂的笑容突然就僵在了脸上，他扭过头来，看着同样驭马走在自己身侧的一名身穿铠甲的中年人，道：

“马将军，是不是本将看错了？怎么这支神武卫大军跑得这么快？就算是只穿着布甲，这马速也不对啊……”

听到自家将军的话，那马将军明显愣了一下，随后便紧盯着前面跑来的大军，有些诧异地说道：“大将军，他们……他们似乎并没有穿甲胄啊！”

“恩，看穿着似乎就是普通的紧身衣，尽管腰间跨着横刀，可是这衣着却是着实地古怪。”

牛进达有些担心了，什么情况？不穿甲胄地就上了战场，这不和衣不蔽体差不多吗？上了战场那可就是活靶子，而且还是一打一个准，一打一大片。

“传令下去，所有兵丁立即打起精神，让王爷看看我们左骁卫兵将们的风采！”牛进达眼见着神武卫大军越来越近，顿时对身侧的斥候吩咐了一句。

“诺！”

命令传下去了，原本还略微有些懒散的左骁卫大军顿时有些骚乱了起来，毕竟李元霸的名头实在是太大了。

所有的兵丁们马上开始调整自己目前的状态来，变得精神抖擞，格外地有精气神。

……

“停！”

骑在小白背上的李元霸策马而来，看到迎上来的牛进达以及一众左骁卫军中的高级军官的时候，立马命令队伍停止前进。

“刷！”

李元霸的声音刚刚落地，时间就像是在瞬间停止了一样，一万名黑衣神

武卫，一万匹黑色的骏马，全都停了下来，只有整齐划一的最后一道马蹄落地的金铁交鸣声。

一万名神武卫兵丁。就像是雕塑一样，全部静静地站立在白身后的不远处。

立行静止！

如此整齐划一，就像是一个人在行动般的动作，让牛进达以及一众左骁卫的兵将们，顿时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拜见王爷！”

走地近了，牛进达等人顿时俯身向李元霸行了一礼。

“牛将军，马将军……免礼吧！”李元霸下了小白，对牛进达等人摆了摆手。

“王爷，你让末将在这里等您，说是有惊喜给末将。不知是何惊喜？”

礼见了，也客套过了，牛进达直接开门见山地询问起来。

李元霸闻言微微一笑，道：“怎么，就算没有东西给你，本王叫你的大军休息一下，有什么错吗？”

牛进达顿时变得错愕了起来，半晌之后哭笑不得地说道：“王爷，您不会真地在和末将开玩笑吧？这可是军机大事。耽误不得的！”

本来嘛，牛进达比李元霸先走一步，他的左骁卫大军若是日夜不停地急行一天的时间，至少能够走出八十公里的距离。现如今，就因为你武王殿下的一句话，我这生生地从昨天晚上等到现在。

那可是一半的距离差，足足四十公里……在这四十公里的行军时间中。万一那薛延陀大军突然开始进攻呢？延误了军机，如果传到李世民的耳朵里，即便是牛进达也承担不了这种后果。

“哈哈。好了，好了！本王可不会拿军国大事开玩笑！”李元霸见到牛进达那一副吓怕了的样子，顿时哈哈一笑，伸手出去拍了拍他的肩膀，对身侧紧跟着自己的苏定方还有刘仁轨说道：“定方，你去取五项手雷过来！”

“诺！”

作为神武卫的兵将，对于上级所下的命令一向都是毫不犹豫地执行。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十名神武卫的兵士，抬着五个大概有三尺见方的箱子走到了李元霸身侧。

“啪嗒！”

顺手打开箱子，顿时码的整整齐齐的手雷，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这东西虽说名为手雷，可实际上却是黑色的金属弹头，长近十公分的木质手柄，黑色的，用来隐藏火线的金属套……那样子看起来就像是后世的手榴弹一样。

“王爷，这是什么东西？”

牛进达好奇地从箱子中抄起了一枚手雷，上下看了看，突然发现这手柄下面的小黑套子竟然能够扭开，他下意识地将其给扭了开来，并且死命地往下一拉。

“这东西名叫手雷，乃是……哎呀，我草……”

李元霸刚想要为牛进达解释一下，可是当他看到牛进达的动作的时候，却是吓了一大掉，闪电般从牛进达的手中夺过了手雷，用了足足五成的力气，将其给狠狠地丢了出去。

“轰隆……”

数十丈之外的空地上，一道震耳欲聋的轰天震响在所有人的耳畔炸响，除了神武卫一方的兵士以及战马之外，所有的左骁卫兵马瞬间大乱，马儿嘶吼着抬起了前蹄，兵士们虽然赶忙勒紧了缰绳，可是这人的力气哪里有马大啊？

更何况这些强健的马儿，可都是牛进达经过精挑细选的，没有一匹马是普通的人家那种拉车、赶路用的，全都是上好的战马。

于是乎，除了极少数的几个骑术精湛的，比如牛进达还有那名马姓将军之外，所有的左骁卫兵士们全都悲剧了，不是被马儿从背上甩了下来，就是自己率先从马背上一跃而下。

喧嚣与繁闹足足持续了有半刻钟的时间，当一切全都重归于寂静的时候，左骁卫此刻的情形，气的险些让牛进达背过气去。

就见他身后不远处的一万名左骁卫的兵丁们，一个个人仰马翻，穿着厚重明光铠的兵丁们满脸狼狈地捂着腰间的横刀，有几个胆子有些小，第一次

出征的家伙，手上的兵器甚至都掉到了地上。

这就是精英，左骁卫的精英？

牛进达感觉自己现在没脸去见李元霸了，因为太坑了，这件事情实在是太丢脸了！

为了掩饰当下的尴尬，牛进达驭马向着方才手雷爆炸的方向赶了过去，等他来到那个爆炸的正中心的时候，却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原因无他，只见那爆炸的正中心有一个远超牛进达想象的坑洞，至少深达七尺，范围波及到了周遭两丈左右，虽说越向外坑洞的弧度越大，可是那杀伤性范围却是实实在在的。

“嘶，这，这实在是太恐怖了！”

骑在马背上的牛进达，看着身前的坑洞，只感觉一丝丝的凉气从背后冒起，这东西如果丢进人群里的话，铁定一炸一大片啊！那到时候.....

且不管牛进达此刻心中是有多么忐忑，李元霸对于左骁卫大军的反应倒是没有什么意外，相反的，他倒是对于那少数几个仍旧骑在马上左骁卫兵士很感兴趣。

摇了摇头，李元霸上前几步对牛进达说道：“牛将军，对于此物，你有什么看法？”

“好，好.....”牛进达已经惊呆了，甚至还没从方才的震撼中回过神来。

“这样的东西，本王送与你五箱，每箱两百枚，如何？”李元霸看着牛进达，声音中带着一些得意。

想想也是，这等绝强的杀伤力武器，如果不是李元霸研制出火药，画出简图，提出各种概念，怕是别说手雷了，连手环都没有。

“五箱！”

牛进达眼睛都直了，他不是听错了吧？这样的东西竟然有五箱！

老天，有了这些东西，还愁完不成皇帝交代的任务吗？

“王爷，这样的东西真的送末将五箱？”牛进达还是有点不敢相信，想要再次确认一下。

“怎么？还不相信吗？”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着牛进达，道：“你如果不要的话，本王可就带走了？”

“别介……”牛进达顿时吓了一跳，这么好的东西到手了，可千万不能放开手！

“哈哈，好了，和你开个玩笑罢了！”李元霸拍着牛进达的肩膀，哈哈笑了笑，继续说道：“好了，东西也给你了，本王与你的任务不同，就先走一步了！”

东西送到了，李元霸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再加上皇帝给两人分配的任务不同，只有分开走这一条路可选了。

而很明显，李元霸的神武卫大军要比他们左骁卫行军要快得多了，而且早一点捣了薛延陀的老巢，来上一个围魏救赵，薛延陀大军肯定会回援。

如果李元霸在布置一些陷阱的话，也不知道回援的薛延陀大军还能够剩下多少？

“如此，末将便在此谢过王爷的厚赐了！”牛进达拱手向李元霸行了一礼，声音中透着股子真挚。

李元霸来就是这么打算的，听到牛进达没意见了，于是立马就调转马头回到了队伍里。

而后，神武卫大军便如来时一般，匆匆向前出发了。

……

“哎，王爷真是仁义啊……”

马将军看着如黑色洪流一般向着关道远方滚滚而去，满怀感慨地说道。

“好了，咱们也快走吧。现在已经延误了有一半的路程了，再晚的话，也不知道边关会发何事呢？”

牛进达看着神武卫大军远去，声音中没有丝毫的留恋或者感激，有的尽是凝重之情，对边关之事的凝重！

第二百六十六章松赞干布怒了

远距大唐长安城数千上万里之外的吐蕃之地，一座修建地明显带着藏式风格的宫殿群中。☆→

一名不过十七八岁的少年郎，坐在一方柔软的兽皮之上，在他的面前还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摆放着几样精致的点心和果脯，以及一碗浓浓的看起来有些黄油油的液体。

这少年郎个子应该不是很高，估计最多就在五尺左右，但是身材却长得十分地敦实，瘦长的脸庞，颌下留着一点初生的胡茬，一副典型的高原人长相。

他端起面前的那碗液体喝了一口，这个时候一名穿着大红色吐蕃袍服的中年人，有些慌里慌张地跑了进来，在他的手臂上，还停留着一只三十公分左右的鸟儿。

这只鸟儿，在外形长得很像是鹰，只是体形要小上很多，而且身上无髭纹，头顶及上体呈现蓝灰，略带黑色纵纹；尾巴也是蓝灰色的，只是具备着黑色的次端斑，端白；至于下体则是黄褐色，并且还有着复杂的黑色纵纹，颈背棕色；眉纹白。

这鸟儿名叫隼，而且还是隼中最容易被驯化的灰隼。

这隼与海东青不同，最适合用来送信，就见那隼的右腿上就绑着一只传信用的绿色小竹筒，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信息。

中年人神色匆匆地进了宫殿，先是对面前的少年郎深深行了一礼，随后便说道：“启禀国主，长安城来信了！”

国主？

吐蕃的国主，那不就是松赞干布吗？

松赞干布今年才十七岁，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吐蕃贵族式教育。

而且在他十三岁那年的时候，他的父亲也就是老国主，朗日松赞被人给毒死，吐蕃各部落从此也是四分五裂，正是他以小小年纪继承父位，组织部族中的军队东征西讨。这才平定了内部叛乱，并且一统吐蕃全境，可以说无论是文才武功，都是一代人雄。

“是大相的信儿吗？”松赞干布放下了手中的大碗，抬头说道。

中年人闻言浑身颤抖了一下，继续说道：“回国主的话，是，也不是！”

“嗯？”松赞干布的眉头陡然间拧了起来，继续说道：“什么意思？”

中年人偷眼瞄了松赞干布一眼，待看到他皱眉的样子之后。顿时吓得身体打起了哆嗦。

不过这次他并没有说话，而是直接从立在自己手臂上的灰隼放下来，随后将其腿上的那只比小拇指还要细的小竹筒解下来，恭敬地送到了松赞干布面前的桌子上。

松赞干布眉头皱地更紧了，他拧开了手中的小竹筒，取出了一张羊皮卷，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各种神奇的图案。

而松赞干布的脸色，也是随着羊皮卷上内容的阅读而开始变幻莫测起来。

半晌之后，他猛地将那张羊皮卷拍在了桌子上。大声的怒骂道：“该死的，为何要与大唐的那几家废物们联合？该死，该死啊！”

“啪！”

桌子上的东西，一下子被松赞干布扫到了一边。低矮的桌子也被掀翻了开来。

很明显，看到这份藏匿在竹筒中的的信息，松赞干布心情很不好，他需要发泄。需要好好地发泄一番。

看到陷入疯狂状态中的松赞干布，中年人变得噤若寒蝉，甚至都不敢动一丝一毫了。生怕惹得松赞干布把这些个火气转移到他的身上，一根筋不对，就把他给砍了！

足足过了有盏茶的时间，当松赞干布重新平静下来的时候，整个宫殿中，但凡是触手可及的东西，已经没有一件完整的東西了。

他定定地看着面前的中年人，突然出声问道：“巴图，这件事情确认过没有，是不是真地如此？”

名叫巴图的中年人闻言赶紧摇头，道：“回国主的话，在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安排传讯隼飞往了长安城的方向！就在方才，信息已经反馈，我吐蕃大相禄东赞因与大唐五姓七望家族勾结，密谋刺杀堂皇，连同我吐蕃使团在内的所有人，已经被大唐军队尽数斩杀！到现在……”

说到这里，巴图欲言又止，在偷偷看了松赞干布一眼之后说道：“到现在为止，大相的头颅仍被悬挂在长安城门之上示众！”

“什么？”松赞干布拍案而起，来回踱着步子说道：“欺人太甚，真是欺人太甚！”

这大伦，也就是吐蕃的大相禄东赞，乃是松赞干布最亲近的幕僚，有什么事情他都会去询问禄东赞。

可以说，禄东赞在他松赞干布的心中那是亦师亦友，可是现在，自家的使团被大唐军队斩灭了不成，还搭上了他老师的性命，最可气的是，他老师的人头被悬挂在了城门之上示众，这是让他最受不了的。

心中怒气狂涌的松赞干布，阴沉着一张脸，道：“巴图，你去叫族中管事的官员都到这里来，我有事情要宣布！”

“是，国主！”巴图应了一声，急匆匆地向着宫殿之外退了出去。

过了大概有一炷香的时间，巴图回来了，这次与他随行的还有七八个同样身穿大红色长袍，以及七八个身着盔甲的吐蕃汉子。

“拜见国主！”

十多个人齐齐向松赞干布行礼。

松赞干布阴着一张脸，沉声道：“怎么样，都知道那个消息了吧？”

“哪个？”

“还能是那个，禄东赞在大唐被杀了！”

“不对，我还听说我吐蕃使团全军覆没了呢……”

松赞干布话音方落，宫殿中十来个吐蕃的最高层就开始小声地议论了起来，同时他们还不断地偷眼去瞄松赞干布。

“行了，有什么话全都给我大点声，又不是什么偷鸡摸狗的龌龊事！”松赞干布的脸色越来越黑，他继续说道：“你们都是我吐蕃各部落中的主事人，都说说看吧，这事如何解决？”

“国主，反正我们的铁骑已经在松州之外的数十里外扎营，大不了就借着这个机会，直接给他来个大军压境，不怕他唐皇不低头！”

松赞干布话音放落，顿时就有一个生地极其高大、壮硕的青年站了出来，带着满脸的高原红，大大咧咧地说道。

第二百六十七章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不可，万万不可！”

那青年壮汉话音方落，站在另一边的，一个身穿大红色袍子，脸上留下了无数青春痕迹的老头子就站了出来，说道：

“那大唐可不比当年了，之前国主为了和亲，特意调遣我吐蕃铁骑十万大军压境，已经是大唐朝廷所能承受的底线了。@若是再继续挑衅的话，怕是会激怒唐皇，到那时候，大唐军队压境……国主必将悔之晚矣！”

“哼，斯图汉内相，你这话确实有些长唐人志气，灭我吐蕃威风了！”青年汉子冷哼了一声，道：“纵然是大军压境又如何？我吐蕃儿郎们，一个个全都是铁铮铮的汉子，他唐人若是敢来，来一个灭一个，来两个灭一双！”

“哼！莫要说那风凉话。”名叫斯图汉的老头子说道：“若是唐人都如此好欺，那禄东赞大相他们怎么可能会全军覆没，被唐皇尽数诛杀？那可是数千名我族的勇士啊！”

“这……”青年汉子有些迟疑了。

“好了，都不要说了！”

松赞干布被自己的手下们给说得有些心烦意乱，他直接打断了众人的议论，道：

“既然事情还不明了，那我们索性就等等看吧！我听说薛延陀的大军已经开始向朔州之地靠拢了，巴图……你速速安排人去打探一下，若是此事当真的话……”

说到这里，松赞干布的眸中露出了嗜血的精芒，低声呢喃道：“若真是如此，那我就效仿突厥的颉利可汗，不过，我可没有颉利那么蠢啊……”

……

李元霸率领着神武卫大军，一路急行，竟然只用了短短五天的时间就到达了位于雁门关外的朔州城外。

在这城池之外，早就有接到密报而来的朔州城的几位最高品级的官员。他们恭敬地站在那里，等着迎接李元霸的神武卫大军。

因为皇帝给众人分配的任务不同，李元霸的神武卫接到的是秘密任务，

也就是掏薛延陀的老窝，神武卫大军可以说是一支奇兵，是以知道李元霸的神武卫大军行踪的，只有朔州城内几位品级最高，权力最大的文武官员。

远远地看到这四个人站在距离城门之外五里处，李元霸命令大军加紧脚步。

“哒哒哒……”

一连串密集的马蹄落地声响起，神武卫大军行走在沙地中。大漠之中就像是扬起了一片恐怖的沙尘暴一般。

走到近前，李元霸刚把头顶上的遮尘帽摘下来，便见那四名文武官员立马前来见礼：

“下官朔州刺史曹云墨、别驾杜志恒、长史姚知远、司马孙文忠，见过武王殿下！”

李元霸坐在马背上，看着做完自我介绍的四名身着官袍的中年人，好奇地问道：“尔等认识本王？”

刺史曹云墨闻言摇了摇头，道：“回王爷的话，下官四人并未见过王爷，只是陛下已经先王爷一步。将王爷的画像以飞鸽传书的方法送来了朔州，是以……”

后面的话亦不必再说，李元霸已经明白了过来。

“嗯！”李元霸点点头，问道：“先本王一步到达这里的朔州道行军大总管李将军呢？按照路程来算。他们若是日夜兼程，马不停蹄的话，应该已经到了朔州城了吧？”

“啊……下官正要向王爷禀报此事！”

司马孙文忠听到李元霸的话后，先是愣了一下。旋即说道：“王爷，那薛延陀大军突然在今晨开拔，调动了三万精骑越过了大漠。赶到了定襄城下，李将军忧心定襄城百姓，已经带着数万兵将于定襄城外设阵，准备歼灭来犯的薛延陀大军！”

“这些该死的铁勒人，动作怎么会这么快？”

李元霸心里一惊，以目前的形势来看，若是薛延陀大军以闪电战的话，大唐的军队根本就来不及反应过来，那些铁勒人说不定可以多攻下几座城池。

可若是仅仅三万精骑就想要抵抗大唐来援的大军，以及当地守卫城池的兵将的话，怕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王爷，您现在是直接穿过大漠，还是绕道而行，去定襄城外看一看？”

曹云墨作为朔州的最高行政长官，自然不希望自己的地盘上出现任何事情，是以，对于李元霸的行程路线，他很关心。

“嗯！过定襄城，可否绕路去往薛延陀腹地吗？”

李元霸想了想，开口问道。

“回王爷的话，自定襄城走上半日的路程，便会看到一片草原，只要穿过草原便进了薛延陀腹地！”

曹云墨想都没想地将李元霸想知道的事情告诉了他。

“好！仁轨，命令全军下马休息一柱香的时间，补充给养，同时为马儿补充好粮草。一柱香之后大军启程，务必于今夜未时赶到定襄城下。”

李元霸抬头看了看天上那并不算炽热的太阳，重新戴上了斗篷上的黑色帽子，说道。

“王爷，要不要派斥候去打探一下？”

这个时候，一直策马跟在李元霸身侧的苏定方上前几步，低声说道。

李元霸摸了摸下巴，道：“你派一只小队出去看看也好，这样也能探探路！记住，一定要以安全为上！”

苏定方点点头，转身离去。

不消十个呼吸的时间，一队十名神武卫兵将，脱离了神武卫大军，向着朔州城东南方向疾驰而去。

.....

人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虽说这句话不知道是从什么时间就开始传下来的，可是这杭州确实是人杰地灵之地。

余杭郡，便是唐朝时候杭州的名称，此时它的治所在钱塘，也是江南之地最繁华喧闹的城池之一。

在这余杭郡内，靠近西湖的小筑之间，有一栋装点地明显带有园林范儿的府邸。

此刻在这府邸的正堂之中，气氛颇为凝重，六七个或是身穿士子服或是打扮得像是个富家翁的中年人齐聚一堂，一个个面色阴沉，氛围说不出的诡异。

如果李元霸在这里的话，铁定可以认出众人之中的一个人，赫然是太原王氏的家主王皓。

没错，今日在这余杭之地秘密聚会的人，正是五姓七望的几名当代家主，当然了，现在崔颢还在大理寺诏狱中饱受煎熬，五姓七望却是独独缺了这位主儿。

“诸位，想必你们也收到消息了吧？薛延陀大军叩关，吐蕃大军也明显调动频繁。朝廷已经派遣大军去了朔州，各边关守卫大军也在不断地增援，眼下关内兵力空虚，我等是就此起事还是继续静观其变，还请诸位拿出个章程来吧！”

作为此番五姓七望族长聚会的召集人，王皓率先开口说道。

“王世兄，虽说前番我等五姓七望在长安城起事之时，愚弟并未在场，可是愚弟曾经派人秘密潜入长安城中打探此事！”

王皓话音刚落，坐在他旁边的一个留着两撇八字胡的黑瘦中年人接过了话头：

“愚弟的人告诉愚弟，这当晚只听到长安城中喊杀声震天，杂乱的脚步声交杂……紧接着便是一声高过一声的轰天雷鸣。待雷鸣声过去之后，整个长安陷入了短暂的沉寂，之后便是各卫府的兵将们开始挨家挨户地排查逆党了……”

说到这里，中年人扭转过头，看了看坐在座的每一个人，一字一顿地说道：

“愚弟很想知道，那一声高过一声的轰天雷鸣，究竟是什么东西，搞不清楚这个，我等就算再次起事，也绝对会搞得功败垂成，家族夷灭！”

“李世兄所言极是！”

中年人刚刚说完话，另外一个挺着个大肚子的胖子就说道：

“李世兄得到的消息和我差不多，只是相比起这些，我得到的消息还要更

详尽一些！我听说，武王李元霸已经带着一支大军秘密出了长安城，至于去了什么地方……我并没有打探到。”

说到这里的时候，那胖子顿了顿，喝了几口茶水，继续说道：

“总之这支大军机动性很强，而且还神出鬼没地，说不准会出现在什么地方。我等与其再次起事，不如静观其变，毕竟我等七望所在之地，距离长安城隔着几百上千里，在当地的势力又是根深蒂固，想要自保还是没有问题的！”

“他娘的……这样畏首畏尾地要忍到何时？难不成我等就这样在家里等着李世民收拾完薛延陀和吐蕃，回过头来再来收拾我们五姓七望吗？”

终于有人受不了了，坐在末尾的一个身穿华丽皮裘的矮个中年人拍案而起，小小的身子中散发着浓重的煞气。

“长伯兄少安毋躁！”

王皓看着书房中这几位五姓七望家主们脸上的表情，突然叹了口气，道：

“李兄和崔兄说得不无道理！那李元霸可是一浑人，之前一个人的时候就什么事情都敢做，现在有了一支军队了，若是他率领军队来到我们的地方……”

说到这里，王皓便不再说话了。

因为他们对于李元霸可谓是熟悉之至，想想十九……哦，不，准确地说，是二十年前，李元霸的那股子疯狂、嗜杀的劲头，可是让他们记忆深刻啊！

若是李元霸真的来到五姓七望的属地，那后果可不是他们能够承受得起的！

所有五姓七望的家主们都沉默了下来，他们不再说话，明显想到了这种恐怖的后果。

第二百六十八章定襄城

就在五姓七望还在余杭郡的庄园中，苦苦思索破局之策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别人头疼根源的李元霸，已经率领麾下的神武卫兵将，到达了定襄城数里之外。...

此时，夜幕已经悄然降临，不过好在这一路的急行军，终于是有惊无险，并没有被薛延陀那些散兵游勇们给发现。就算是偶有匪患，也被神武卫大军给随手灭了。

定襄城外，已经远远地可以看到李绩的旗旗了，它就高高地挂在定襄城的城门楼子上，那鲜艳的颜色，即便是在这昏暗的夜幕之中也能够看到那飘动的旗面儿。

至于那些薛延陀的鹰犬们，却是位于西南方向，刚好在李元霸的神武卫大军右前方。

李元霸命令大军下了马匹，找到了一个颇为隐秘的小山丘，并且带着苏定方和刘仁轨，开始仔细地观察起他们前面的情形来。

眼下定襄城是不要想进去了，而且由于现在天色已然近黑，除了李绩的旗旗之外，压根就看不到定襄城那边的具体情形。

不过，从定襄城方向传来的一阵阵颇为惨烈的喊杀以及惨叫声来看，这些该死的铁勒人，显然并没有因为天色已黑而放弃攻城，反而是攻击得更加猛烈了起来。

也就在此时，在距离李元霸他们此刻方位西南方的薛延陀大营，早就已经安营扎寨了。

数不清的硕大营帐被竖起，一批批带着明显铁勒人特征的兵卒在帐篷中进进出出。

而且每隔上大概半个时辰的时间，薛延陀大营中便会奔袭出一支为数在五千人手左右的骑兵，他们手中高举着火把，口中嗷嗷怪叫着，向着定襄城的方向疾驰而去。

与此同时，另外一批少有损伤的薛延陀骑兵，便会从定襄城的攻城战中撤下来。匆匆赶回大营，之后便钻进了那些特意搭建起来的大帐篷里面休息。

李元霸带着神武卫的兵将们，躲在山丘后面看了足足有一个时辰的时

间，期间那些来自薛延陀的骑兵们，竟然进进出出了四次，看那架势分明是不打算休息，轮流攻城。

“王爷，虽说李将军带着我大唐的七万精锐，可是这些铁勒骑兵们的机动性很强。如果他们凭借这种方法破了定襄城，在城内完全可以采用边抢边杀边跑的作战方法。李将军的七万精锐可挡不住他们这样的战法。”

看到远方薛延陀大军那无耻的行径，隐藏在李元霸身旁的刘仁轨，小声地对李元霸分析着。

曾经在左武卫军中呆了老长时间的刘仁轨，自然清楚这些大唐所谓的军队精英中的精英们，到底是个什么德性。

说他们不怕死，骁勇善战，这一点刘仁轨当然是举双手双脚赞成，可要是让他们与薛延陀大军比试骑射，在这一点上怕是还有所欠缺。甚至可以说是完败！

这无关乎技能或者天赋，而是这些铁勒

人自小便养成的习惯，或许对于这些铁勒人而言，射箭骑马。就像是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确实如刘仁轨所言，薛延陀这边每每轮波换人，便是已经休息好了的兵士，而反观定襄城中的大唐兵士们呢。虽说并不是亲眼所见，可是以李元霸对李绩的了解，铁定是命令大军严阵以待。不休不眠地进行抵抗。

虽说李绩一方的大唐兵士们，在人数上要比薛延陀大军多上三万，可要是这再样下去的话，又有哪个兵士受得了啊？

“得想个办法，解了定襄城之围！”看着火光四射的薛延陀营地，李元霸眸中光芒四射。

“王爷，快想个办法吧！”

苏定方对于这些番邦蛮夷们格外的仇视，眼见着薛延陀大军采取了这样无耻的办法，顿时火冒三丈。

“要不，咱们偷袭吧？”

刘仁轨扫了扫铁勒人的大营，突然憋出了这么一句话。

“仁轨，这偷袭自然是要趁其不备，方可下手。可是你看看人家现在的架势，纵然是休息的时间，大营周围亦是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要想偷袭，谈

何容易？”

李元霸仔细地观察着地形，做着最稳妥的分析。

毕竟围魏救赵是好的，可若是赵没有救成，反倒被魏给灭了，那可得不偿失了。

“可是……嗯？”

苏定方有些急了，明明是大唐军队在人数方面占优势，可是偏偏还不能轻举妄动，这场仗打得真他娘地憋屈！

心中有气的苏定方咬咬牙，刚想要放出狠话，这个时候却是发现在薛延陀兵营不远处的一处面积不小的地方，有一处围成圈一样的地方，隐隐地，能够看到那圈里面影影绰绰地，有无数道矫健地身形在奔跑跳跃。

苏定方仔细想了想，忽然眼睛一亮，指着那处地方对李元霸说道：“王爷，您看那里……”

李元霸和刘仁轨，顺着苏定方的手指望了过去，顿时齐齐低喝了一声，道：

“马圈？那里面的全都是战马！”

“要不要搞一下？”李元霸伸出舌头舔了舔有些干涩的上嘴唇，继续说道：“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啊！”

众所周知，铁勒人本就是游牧民族，他们的大军行走在草原之地，对于战马的需求量很大。

这一次，薛延陀派遣大军攻城，人数足有三万之多，再加上那些需要携带的攻城器械、粮草以及各种军用物资……其所需要的战马数量，可是安排了三万五千多匹。

这么多的战马，必须要统一管理才行，因此，在薛延陀大军到达定襄城外，大军开始安营扎寨的时候，供马匹休息的马圈也在同一时间开始动工。

所以，在本次的攻城之战中，虽说薛延陀采取的是车轮战，那么必然是铁勒兵卒休息，战马也休息，兵卒若是出战的话，就可以直接出战了。

可若是这些战马出事了呢？

甭管是集体逃跑还是被大规模屠杀，没有了战马的薛延陀大军，那就相

当于没了獠牙和利爪的狼，还不是任人蹂躏？

第二百六十九章让薛延陀炸营

“王爷，依末将看来，可以搞一下！”

苏定方双眼放光地看着那边的马圈，说道：“反正这么多的战马不可能被我们全都带回去，与其就这样看着这帮该死的铁勒人对定襄城实施车轮战，还不如把它们全都给杀了！”

苏定方曾经突袭过突厥大军牙帐，作为一个典型的、坚定地大唐主义者，苏定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把这些个战马全都给灭了。✕

事实上，刘仁轨的想法也和苏定方差不多，唯一所不同的是，刘仁轨的想法更绝，他倒不是想要杀了这批战马，而是想要将战马群驱赶到薛延陀营地去。

马群一旦冲进薛延陀的营地之中，那薛延陀营地恐怕会在瞬间炸营！

“事情要真有这么简单，那就不用打仗了！”李元霸有些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道：“你看下面那些密林？你真以为那些铁勒人是傻子，只是把战马圈起来，而不派人看守吗？信不信你若是就这么冲过去的话，当场就会被射成筛子？”

苏定方和刘仁轨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兵了，自然明白李元霸说的话，是以李元霸这么一说，倒是让这两个家伙陷入了沉寂。

“好了，好好想想，如何才能在不让铁勒人发现的情况下，将这些战马赶到薛延陀大营中去！”李元霸皱着眉头说道。

李元霸的想法与刘仁轨的不谋而合。

“啊？王爷，您是说把这些马匹驱赶到薛延陀大营中去？这么好的战马，真是可惜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潜到李元霸等人身侧的赵三炮，听到李元霸的话后，脱口而出。

“好战马又如何？若是不将下面的这些铁勒人尽数歼灭，别说这些战马了，怕是连根马毛都得不到！”

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赵三炮一眼，说道。

“王爷说的没错。若是赶着这些战马去冲击铁勒人的大营，铁勒大军不攻

自破。可是，这些战马怎么可能听我们的呢。别的不说，就像王爷刚才说的，铁勒人肯定也想到了这一点，不可能不派兵丁进行埋伏！”

刘仁轨很赞同李元霸的意见，因为他也是这么想的。

三万多匹战马狂奔，那可不会是草泥马这么简单……万马狂奔，铁蹄肆虐，那画面简直太美了。所有人都不敢去想了。

“哈哈，为什么我们非要去驱赶它们？。难道你们忘了手雷吗？这群战马可不像咱们座下的马儿一样，已经习惯了枪炮的声响。猛然给这些铁勒人的战马来上这么十多枚手雷，怕是会把它们的胆汁都给吓出来，到时候马群暴乱之下定然会四散奔逃，而它们的第一反应就会往空旷、平坦的地方跑。”

说到这里，李元霸指着下面薛延陀的大营，继续说道：

“你们看，这薛延陀大军选择建造营帐的地形可谓是一马平川。虽说这样的地方很利于安营扎寨，以及骑兵奔袭，可若是进行防守战的话，却是明显不利！只要手雷一响。战马必定会奔向薛延陀大营，到时候万马狂奔……呵呵……”

“对啊，手雷！我怎么把这东西给忘了！不说别人，就连牛将军的左骁卫精骑。听到那手雷轰天震响的时候，都差点吓个半死，就更不要说这些铁勒兵马了。”

苏定方眼眸一亮。不由得拍手叫绝。

“嘿嘿，王爷……叫我说，等那些战马肆虐完薛延陀大营之后，再顺带把它们驱赶到定襄城下，把那群正在攻城的铁勒人也给包了饺子，您看如何？”

赵三炮这家伙与党项人有着深仇大恨，连带着所有的番邦异族都被他纳入了不受欢迎的对象中。

对于这些薛延陀的铁勒人，赵三炮可不会产生半点的同情心。

“王爷，我赞同赵大哥的提议，之前他们不是挺会欺负我们的吗？这回就让他们血本无归！”程处弼这个小家伙也跑了过来，年纪虽小，可是声音中却充满了煞气。

“行了，你说你这小小的年纪，怎地煞气如此之重？”李元霸看了程处弼那性感的络腮胡子一眼，摆摆手，道：“这样做有些过于冒险了，别忘了，我们的任务可是直捣薛延陀腹地，来这里只不过是顺道罢了！”

“可是王爷……”

程处弼有些不甘心，他还想要再说什么，却是苏定方一把拉住了他，对他暗暗摇了摇头。

李元霸没有管他，而是把神武卫中，所有够得上级别的人叫到了一起，开始详细地筹划了起来。

虽说李元霸是统帅，最后的决断也需要他来下，可是这俗话说的好，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李元霸还是颇为开放的，神武卫大军并非是一言堂，其他的卫中官员，均可自由发表言论。

.....

过了有半柱香的时间，当李元霸给神武卫的兵士们全都分派了任务之后。那些担任着惊扰战马任务的神武卫兵士，由赵三炮亲自带领，骑上了战马。

“你们全都给本王记住了，你们的任务只是安置诡雷，手雷能不直接投放就不直接投放！这样的话，至少还能够保证你们的安全问题！”

李元霸把前世所搜集到的，所有有关特种兵的知识技能都教给了这群神武卫的兵将们，所以对于诡雷的布置，赵三炮他们并不陌生。

不过这毕竟是神武卫第一次出战，李元霸的心里头还真是有些不踏实，若是待会这些个老兵痞们杀红了眼，脑袋一发热，跟着这些战马跑进薛延陀大营中，那乐子可就大了。

是以，李元霸不得不叮嘱他们一下！

“王爷请放心，这次我赵三炮带出去多少人，还会带回来多少人，若是少了一个，我赵三炮愿意接受军法处置！！”赵三炮对李元霸拱拱手，说出的话很是傲气。

“不用你带，这次本王亲自带队！”李元霸的神色变得凝重了起来。

苏定方和刘仁轨闻言吓了一跳，忙道：“王爷，您身份尊崇，此等小事不必烦劳王爷，便由末将.....”

“好了！”李元霸打断了两人，道：“身为统帅，若是不能身先士卒，那与纸上谈兵的赵括有何分别？”

话音落地，李元霸便头也不回地训了小白，跨马而上，一骑当先地带着赵三炮等上百名神武卫的兵士们，向着薛延陀的马圈中潜行而去。

原地，刘仁轨与苏定方相视苦笑了一声，默默调了一只百人队，跟在了李元霸的身后，向着薛延陀的马圈摸去。

漆黑的夜空下，一共三支如同鬼魅一般的神武卫百人队，借着夜色的掩护，慢慢地向着薛延陀马圈的方向靠近了过去。

万名神武卫，选出了三支百人队，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对马圈进行侵扰攻击。

这其中，李元霸带着赵三炮、程处弼，以及其余九十多名神武卫兵将从东侧侵入；由苏定方率领的第二支百人小队，从西侧侵入，至于剩下的刘仁轨所带领的第三支百人小队，从北面进行侵扰。

这样三个方向形成了合围的态势，也就保证了战马群在发生暴乱之后，不会偏离既定的轨迹，而是笔直地冲着薛延陀大营所在的正南方向奔袭而去。

.....

夜幕笼罩了苍茫大地，此刻的薛延陀中军牙帐之内。

一名身高八尺，身上穿着羊皮袄子的中年壮汉，满脸气恼地坐在一方圆凳之上，而在他的对面，却是有一个笑眯眯，脸上的表情无比银荡的山羊胡中年人，盯着那羊皮袄汉子一阵猛看。

“我说，阿拉图，你他娘地能不能不这么看着老子？老子又不是你们家娘儿们，你看什么看？”羊皮袄汉子狠狠地瞪了对面的小山羊胡一眼，说话丝毫不留客气。

名叫阿拉图的小山羊胡，对于那羊皮袄汉子的呵斥丝毫不在意，而是慢条斯理地说道：“索格，你不看老夫，如何知晓老夫正在看你？说到底，你还不是在注意老夫吗？”

“哼，你个死老变态，别把别人想地都和你一样龌龊！”名叫索格的羊皮袄汉子冷哼了一声，道：“老子现在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才能尽快地把这座破城给破了，现在，懒得再搭理你！”

“怎么，你是在质疑老夫的谋略吗？”

阿拉图听出了索格的话里有话，分明是在埋怨他定下的车轮战不够好。

“是，怎地？”索格哧溜一口将桌上的一大碗美酒吸进了肚子里，而后猛

地站起身来，居高临下地看着阿拉图。

“索格，你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你也不想想，根据咱们的探子送回来的情报来看，那定襄城中可是有七万唐军，而且还是那个阴人李绩在统帅……这样的情况下若是强攻，我们一点胜算都没有！”

阿拉图大声地咆哮了起来，一时间唾沫星子横飞。

“这样就有效果吗？”索格可不是个容易服输的性子，听到阿拉图的反驳，当时就怒了，“想我铁勒儿郎们……

“都给我闭嘴！”

就在这时候，一直稳坐牙帐正中的一个中年汉子，阴沉着脸，冷声丢出了一句话：“今晚就按阿拉图的意思办，若是一晚上还是不能够破掉城池，明日清晨，强攻！”

第二百八十章偷袭呀

定襄城外，距离薛延陀营地不远处的一处低凹地。

有了夜幕的掩护，三支做过特意伪装的神武卫兵士们，悄然行走在这片略显凹凸的地形上，格外地小心谨慎。

他们已经将战马停在了数十丈开外，现在是徒步行进，因为他们看到了那些埋伏起来的属于薛延陀的铁勒兵卒，这些兵卒的人数可并不少，而且他们的手中或是持着战刀，或是紧握着弓箭，一个个眼神朦胧地盯着远处的马圈。

看这些铁勒兵将们此刻的状态，明显是过于疲累了，毕竟这么长时间地守在这里，中途也未曾休息过，是个人都会感觉到乏累的。

李元霸他们就像是溶于黑暗中了一样，经过伪装的身体就这样大摇大摆的走过了铁勒伏兵们的眼前，骗过了他们的眼睛。

“赵大哥，他们真地看不见我们！”跟在李元霸他们这只队伍中，走在最前面的程处弼对身侧的赵三炮打起了手势。

这些手势自然是李元霸教与这些神武卫兵将们的，甚至可以说这些还是后世特种兵的基本功，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掌握的。

“你小子老实点！”赵三炮狠狠地瞪了程处弼一眼，之后还指了指身前的李元霸。

李元霸似有所觉，他扭头看了程处弼一眼。

程处弼顿时立正站好，摆出一副乖宝宝的样子，那模样让人有些忍俊不禁。

“给我老实点，出了岔子，军法从事！”

李元霸打了个手势，警告了程处弼一举。随后便摸着黑儿，向前方继续赶去。

等他们一个个走了好一阵子后，终于是来到了距离薛延陀马圈不远的地方。

“所有的神武卫兵将，听本王的号令！”李元霸站在高处，小声地向众人说道。“定方，就按照方才我等之间制定的计划，你负责西侧，仁轨你是北

侧，至于这东面嘛……哼，就由本王来负责！”

这时候。李元霸的眸子中出现了点点血色，看来这帮薛延陀的家伙，已经把李元霸那股子深深地潜藏在骨髓深处的杀意给引诱了出来，只可惜，他们不明白这杀意背后代表的是死亡。无限死亡！

……

三只投放的神武卫百人队伍全都停了下来。

之后，在接听到李元霸的命令之后，便一个个十分麻利的掏出了围在腰间的手雷。

再随后，就静静地坐在马背上等候着。他们的眼睛中，全都露出了一阵阵兴奋又略微有些激动的神色，一起瞅着前方马圈处的守卫。

当然了，李元霸作为整件事情的总指挥，这个时候他不可能跑。

只见他很是淡定地从身边赵三炮的腰间取了四五枚手雷。捏在了手中。

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李元霸却并没有急着下命令攻击，而是选择呆在原地静静地等候着。

因为。他也不知道今天的计划能不能够成功，他需要平缓一下心情，选择一个最恰当的时期进行诡雷布置，毕竟这是一步险棋！

“吗的，鸟死卵朝天，不死万万年！干了！”

心情平静不下来的李元霸。最终还是咬了咬牙，道：“所有神武卫兵士听令。动手！”

于是乎，一道与时间赛跑的命令终于开始了。三只侵扰队伍各自在属于自己的一个防线中选定节点，开始在马匹的必经之路上放置诡雷。

……

“轰隆隆……”

过了大概半柱香的时间吧，马圈中突然传来了惊天动地的声响，整个大地似乎都跟着震颤了几下。

随后，便见薛延陀大军用来放置马匹的方向火光冲天，数不清的马匹嘶鸣声响起，就像是在演奏一曲死亡的交响曲。

不过，这还只不过是个开始而已。

随着第一颗诡雷被踩踏，第二颗，第三颗……连绵不绝的爆炸声开始了，一时间地动山摇，天地似乎都变得不真切起来。

无数的火光与黑烟。滚滚地升腾起来，远空就像点燃了火烧云，若不是这期间夹杂着无数的马匹哀嚎声，那风景确实美不胜收。

而随着第一颗诡雷的出现，战马群就开始炸开了窝，所有的战马都惊恐地嘶叫了起来，但是更多的战马却是已经开始不断地撞击其马圈的围栏来。

“咳咳……”

随着诡雷全都被引爆，发出了一阵阵轰天之声，那些战马的那股惊恐和烦躁，终于达到了顶点。

马圈中，所有铁勒人的战马都开始发癫、发狂起来，没过多久便是万马齐嘶，再之后便是马儿前赴后继地冲撞着围栏。

突然，也不知道是被撞断了还是因为本身围栏的质量就不太好，位于正南方向的马圈围栏，突然出现了一个大口子。随后，无数战马的身影从那缺口中冲击而出，向着另外的方向跑去。

而那方向，正是薛延陀大营！

……

“回禀王爷，神武卫中郎将赵三炮向您复命，百名神武卫兵士，无一伤亡！”

“回王爷，神武卫将军苏定方向您复命，百名神武……”

就在薛延陀的马圈中雷声轰鸣的时候，已经走出马圈范围，成功完成了侵扰任务的几支大军，齐齐向李元霸行礼、复命。

李元霸仔细地看了看这些神武卫兵将们的衣着。

他发现，每一个人的身上虽说或多或少地都有些火药味，可是鲜少有几个人，脸上被覆盖了泥土的。

“哈哈，好，尔等没有伤亡自然是好的！眼下，我等还极需要赶赴薛延陀腹地之中，而想要去往薛延陀腹地，就必须经过这些铁勒人的营地！至于这

些铁勒人……仁轨、定方，你们说他们在万马的铁蹄之下，大概需要多少息才能够干掉这些该死的家伙？”

李元霸像是想到了什么有趣的内容，哈哈大笑了起来。

苏定方和刘仁轨相互对视了一眼，只感觉摊上这么一个王爷，也不知道是他们的幸运还是他们的不幸！

仔细想了想，苏定方伸出了一根手指道：“一炷香的时间！”

“三十息！”刘仁轨与苏定方的想法大不相同，甚至还大幅度减少了制作的时间。

…

第二百八十一章搞一把

“哈哈，三十息？依本王看来，他们连十息的时间都受不了！”

李元霸闻言顿时哈哈笑了起来，声音极尽洪亮。↗

“王爷，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苏定方看着李元霸轻声问道。

“以薛延陀大军的警觉性，他们肯定也已经发现了我们这边的情况了，如果本王没有猜错的话，本次薛延陀三万大军的主事之人肯定已经在集结人马，急着向马圈的方向赶来。是以，我们现在也要加快脚步，跟在那群战马之后，去会会薛延陀大军！”

薛延陀大营距离他们自己的马圈本就不算太远，这么大的动静，就算是睡成猪都会被弄醒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元霸立刻命令麾下的神武卫兵将们上马，行动了起来。

正像李元霸所预料的那样，马圈这边又是天雷又是地火的，那动静就像是发生了地震，喷发了火山一样，怎么可能不惊动薛延陀大营这边呢。

此刻，薛延陀大营之中的人全都已经清醒了过来，那些个原本打算去替换那些战场上同僚们的薛延陀士兵，从大帐中衣衫不整地窜了出来。

而他们领头的那个家伙，正是先前还在大帐中和那个山羊胡争吵的超级壮汉，索格。

“快，儿郎们都给我快点！真是该死地，这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些大唐的南蛮们不是都在定襄城中吗？块过去看看，我们的马圈方向，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动静？”

虽然还并不知道，到底是哪一方的人偷袭了他们的马圈，但是在索格想来，也是肯定与大唐脱不了干系。

此刻他可以说是心急如焚，对于指挥官而言，他自然明白这些马圈中的战马对于薛延陀大军的重要性。

没了兵士们。他们还可以从别的地方调遣过来，可若是没了战马，他们这些奔赴战场的铁勒族人们，怕是连大唐军队的第一波冲击都抵挡不了，毕竟他们游牧民族可是马背上的民族。

想到这里，索格顿时就感觉到一股邪火从心头升腾而起，对于这些胆敢偷袭他们马圈的家伙们，更是恨得压根疼。

.....

就在这些薛延陀的兵卒们，向着马圈的方向跑去的时候，一名跟在索格身边。看起来像是他亲侍的人，催马上前说道。

“大人，大人.....您听这是什么声音？”

“声音？什么什么声音.....不好，这是马，而且还是受惊的马，听他们奔来的方向，应该是正南吧？快快快，有马群向着咱们大营的方向跑过来了，儿郎们块闪开。全他娘地给老子闪开.....”

就在索格话音落地之际，前方响起了一阵阵的雷鸣般的声响，随之而来的便是滚滚烟尘，大地都开始剧烈震动了起来。

那声音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响亮，听上去很耳熟。

大营中，一些脸上还带着朦胧睡意的薛延陀兵士，听到这里的时候却还脸色瞬间遍地苍白无比。因为这雷鸣之声中明显夹杂着一阵阵马儿的嘶叫之声后，再联想到那滚滚的烟尘之气.....

这下他们终于反映了过来，这哪里是什么天雷地火啊。这分明是马群冲营！

天雷地火这等天灾或许他们逃得快了，还有命活下去。可是这次是战马啊，而且听那声势庞大的马蹄声以及马儿的嘶声长啸，明显数量大的吓人，怕是和他们的马圈之中战马的数量相当。

这些大营之中的可怜铁勒人，直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些狂奔而来的马儿其实就是他们马圈之中的那些宝贝战马！

.....

除了那些正在定襄城下攻击城池所需的五千皮战马之外，马圈之中剩余的战马至少还有三万左右。

数量在三万左右的战马，一起狂奔而来，那是怎样一股声势？

想想后世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名叫《人与自然》的科教节目，其中曾经讲述过非洲大草原上，一种名叫角马的动物大迁徙，在食不果腹的旱季，角马会自觉地组合成几十万只，甚至上百万只的大团体，团结在一起，长途奔

袭，寻找新的草场。

那种极尽震撼的场面，李元霸发誓，今生终于再次见到了，而且还是亲眼所见，最重要的是，这种场面还是他亲手促成的！

相比较于李元霸心头的震撼，薛延陀大营中的兵卒却是面如土色，他们这些天天和马打交道的游牧人，对于三万匹战马冲营的威力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就他们这小身子，万马奔腾而过，铁定是被踩成烂泥啊。

原本马上就要冲击到大营门口的索格，猛然勒住了坐下马儿的缰绳，大声地对门口处负责守卫的兵士们叫嚷了起来：

“儿郎们，全都给老子稳住，不能躲藏，我们可是勇敢的铁勒勇士……速速结阵，给我拦住马群，万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大营！”

原本索格听到前方那仿如雷鸣之声的马蹄声，第一个反应那就是寻找遮蔽物，尽快地将自己的身体给隐藏起来。

可是他想起了身后不远处的薛延陀大营，那里可是有两万多名未曾休息过来的将士在。

若是任由这癫狂的战马群奔袭过去的话，那后果……

想到这里，索格的脸色骤然变得铁青无比，太阴毒了，实在是太阴毒了！

“所有人都注意了，立刻准备好弓箭，射杀奔袭而来的马匹，都听到了没有？若是让这群该死的野马冲进大营，我们全都难逃一死！”

阴沉着一张脸，恶狠狠地看着面前急奔而来的马匹，索格立马就做出了反应，开始命令士兵们射杀马匹。

他下这样的命令是有原因的，他知道，马是很有灵性的动物，它们对于危险的感知远比其他动物要强大，所以当它们面对强大的威胁之时，往往会停下蹄子，或者直接扭转头颅，向着其他的方向奔逃而去。

随着索格的命令下达，不论是埋伏在隐蔽之地的薛延陀兵士们，还是这些早就已经被吓得睡意全无的薛延陀兵卒，心中猛然打了一个哆嗦，随后急匆匆地回返大帐，取出了属于他们的弓箭。

“大人，不能放箭，万万不可放箭啊！”

“是啊，大人！那些战马，似乎是我们的战马！”

也就在这时候，有眼尖的薛延陀兵卒，认出了那些马匹，分明是他们放进马圈中圈养起来的战马。

索格闻言眼神一凝，向着正前方望去。

果然，看那些马匹身上套着的马鞍，满绣着他们特勒部族中特有的纹路以及图腾。

再联想起方才他们马圈中所发生的轰天裂地的巨变，顿时面色如狂地地吼道：“该死的，竟然用我们的马来袭击我们，好狠毒的计谋啊！”

不过事到如今了，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不管是不是他们的战马，只要战马陷入癫狂状态，哪里还管你是不是它的主人，先踩了再说！

想到这里，索格咬牙切齿地大声怒吼道：“射死他们，不想死的，就给老子射死它们！”

“刷刷……”

所有薛延陀的兵卒们都不再犹豫，短短两三个呼吸的时间，一排排的铁勒人左手紧握着弓，右手捏着满带着寒光箭簇的箭矢，弓弦拉了个满月，准备射杀这些奔袭而来的马匹。

“预备……”索格手中点着火把当做令旗，随后猛然放下，道：“放箭……”

“咻咻咻……”

眼见着那三万战马已经奔袭到了射程范围之内，索格立马一声怒吼。

于是，无数的利箭便呼啸着向着最前面的战马飞射了过去，一柄柄箭镞在月色的映照下，散发着妖异的光华。

随着这一片根本就数不清数量的利箭激射而去，那跑在最前面的大概三四百匹战马，立刻就被射成了筛子，暗红色的血液登时就夺射而出。

与此同时，战马发出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叫声，而它的身体，也在停滞了片刻之后砰然倒地，激起无边的灰尘。

事实上，薛延陀兵卒这样做，的确取到了效果。

那些原本前仆后继，正疯狂地往前冲的战马们，眼见着自己的同伴浑身插满了尖刺倒在了自己身前，眸子中顿时露出了惊恐之色，而后前方战马的速度开始慢了下来了，整个马群的速度都变了。

“哈哈，这支薛延陀大军的指挥官倒是还有两把刷子，竟然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阻止战马的奔袭！不过……”

紧跟在马群之后的李元霸见到这景象，不由得轻笑了起来，他看了身后的神武卫兵士们一眼，森然地一笑，道：

“传令下去，对准前方的战马，第一梯队每人投掷一枚手雷……让本王看看这些战马，究竟有多大的胆气！”

“诺！”

反正有万马的嘶吼，这些神武卫的兵将们索性并不在隐藏自己的声音，一个个兴奋地大吼了起来。

根据李元霸对于神武卫大军的划分，一个梯队两千人，一万名神武卫被分成了五个梯队。

足足两千枚的手雷，顿时就像是不要钱似地，被神武卫的兵将们奋力投掷了出去。

“轰轰轰……”

连绵不绝的爆炸声开始了，地动山摇，那威力简直堪比点燃了五百公斤的t.n.t炸弹一样，整个薛延陀大营仿佛都在摇动。

第二百八十二章怎么可能.....

“咳咳.....”

恐怖的一幕发生了，伴随着轰天震响，那些薛延陀的战马没有丝毫挣扎地哀嚎了起来。

原因无他，这手雷的炮外头可是包了一层厚实的铁皮，铁皮里头混杂了黑火药，一旦引线被拉开，内部发生爆炸之后，其所产生的气体膨胀，撑开外头的铁皮，随即炸开。

而与此同时，混杂在火药之中的那些细小的尖锐铁器也会随之迸溅而出，以极快的速度，向着周遭溅开。

别看这些只是一小点的尖锐铁器，有的甚至不过小拇指加盖大小，可是在爆炸之后，这些铁器会在瞬间被烧的通红无比，同时又是以极高的速度飞蹦出来，以那些战马的身体结实程度，根本抵挡不住这样的冲击。

那些细小的铁器会直接入肉，甚至有的会穿过战马的脑袋，让他们当场死亡！

所以，这些手雷最适合在大群体中使用，伴随着轰天震响，即便不能直接炸死敌人，里面所蕴含的铁器，也足以让敌人丢了性命。

不过使用手雷的限制也很大，那就是必须手工投掷，这东西能够丢多远，完全取决于使用者的臂力如何。就一般而言，除非两军正面交锋，否则的话，在攻城战中，手雷根本就排不上用场。

.....

而此时，空气仿佛已经窒息了，战马群又死掉了上千匹，它们的嘶吼声有了一刹那的停顿，须臾之后便彻底暴乱了！

夜里的风在呼啸，吹散了浓郁的硝烟，战马的身体在喷射着鲜血，血腥味开始蔓延。

“咳咳.....”

正守在大营门口的索格以及那些薛延陀的兵卒们，在看到他们经过一阵射箭之后，开始减速甚至有停下迹象的战马群的时候，全都掩饰不住地露出了狂喜的笑容。

可是就在他们准备再次发动一轮攻击。让这些战马彻底掉头的时候，却突然听到数千道震耳欲聋的雷鸣之声，而且在那些战马群的后方还荡起了无边的火光，看那架势，就像是世界末日了一样。

而后，那些眼看着就要停下来的战马群，突然浑身一震，随后竟然一边癫狂嘶吼着，一边以更加快的速度冲击了过来，再看它们那架势。简直可以称得上是风驰电掣！

“该死的，放箭，快放箭啊……”

从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的索格眼睛都瞪出来了，当时被吓得魂都快飞了。

不过眼下这个情况，若是不想让大营以及里面的兵士们被战马群践踏地一塌糊涂的话，唯一的手段便是射击，躲，是没有机会了！

“啊……”

“不行，挡不住了。大人，咱们撤吧……”

“别管什么大营不大营了，不想死地就快跑！”

……

倒霉的薛延陀兵士们，现在才想要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他们与战马群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近了，而马群的速度又太快，因此，这群倒霉的孩子们悲剧了。

这些薛延陀的兵士们疯狂地向着一边躲闪。声音中充满了惊惶，可是这些惊惶的声音，很快就被马嘶长鸣以及铁蹄落地的声音给彻底淹没了。

“闪开。快他娘地快闪开啊……”

索格心中在滴血啊，他现在的嘶吼是如此地苍白无力，声音在这些战马的干扰下，根本就传不了多远。因此，他只能让自己身边的亲卫兵士们躲开，而他自己，则是快速调转马头，向着军营正中的牙帐奔袭而去。

“贤王大人，阿拉图，快走，有贼人袭击了我们的马圈，三万多匹战马已经向着牙帐……嗯？”

索格根本就没有下马，而是驾马笔直地冲进了中军牙帐。

牙帐之中，早就已经是人去楼空，原来是老奸巨猾的阿拉图，在索格出了营帐之后就与贤王史必突立离开了牙帐，并且悄悄地混进了混乱的普通兵卒之间。

索格也够悲催的，亏他还想着让牙帐中的两个家伙逃走，没想到他自己却被人家给抛弃掉了！

“该死的，老子就知道那史必突立也他娘地不是什么好东西！”

骂骂咧咧地索格不敢怠慢，调转马头就要走出牙帐，可是这个时候他刚刚出了牙帐，就感觉胸口一凉，低头一看，却是有一支七尺来长的长矛，穿胸而过。

那尖锐的矛尖，还在不断逸散着寒光，殷红色的鲜血不要钱似得从他的胸口喷薄而出，他用尽生平最后的力气扭过头，却发现在那万马奔腾的侧面大概五十丈距离外，有一个全身都笼罩在黑袍中的家伙，右手还保持着抛举的动作。

他的瞳孔猛然涣散，嘴中喃喃道：“怎么可能……”

……

距离中军牙帐五十丈之外，李元霸甩了甩右臂，嘴中说道：“他娘地，长时间不活动活动了，身体都快要生锈了……唉，若是鸟铳有这么远的射程该多好啊！”

“老天，王爷真是天神吗？”

“五十多丈啊，这么远，这他娘地都能够撵得上，王爷真乃是神人！”

“傻呀？二十年前，凭借王爷的武力，就可以在万军之中，单枪匹马地如入无人之境，这区区五十丈的距离，算个鸟啊？”

……

李元霸的表现，明显刺激了这帮子神武卫的兵将们，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好小伙子们，哪里见过这么牛逼的杀人方式？

五十丈的距离，丢一根七尺的长矛，说丢就丢，而且还是百发百中，奇迹，真是奇迹！

“看来这群战马的威力很大，整个薛延陀大营都快被它们给踏平了！”

李元霸可不管这帮神武卫的兵士们怎么想，在过了有大概盏茶的时间之后，三万多匹战马已经完成了薛延陀大营的踩踏工作，眼下那薛延陀大营的凄惨劲儿，简直让人不忍直视。

这时候，李元霸突然发现，这大营中还有一些提前闪躲开来，并没有被战马群给踩死的，是以他从后面的一匹极其雄健的战马上，取出了一柄黑黝黝地大锤子，嗜血地对身后的一众神武卫兵士们说道：

“神武卫听令，上横刀，不准用火器，开始搜寻落网之鱼，见活着不必留下活口，赶尽杀绝！”

...

第二百八十三章程三公子的发现

“诺！”

听到李元霸的命令，这般早就已经被方才战马群冲击地场面，给刺激地浑身兽血沸腾的神武卫兵将们，顿时唱了一声诺，一个二个地抽出了腰间的新式横刀，驭马闯进了这片狼藉的薛延陀大营。

唰！

横刀锃亮，夜月的银辉洒在横刀之上，那银灿灿的冷光，让人禁不住地打起了寒颤，

而随着李元霸的命令下达，那些原以为可以逃过一劫的铁勒人，还没来得及高兴呢，突然就觉得脖颈间一凉，然后便是一大片赤红之色横飙，紧接着便是脑袋与身子分了家。

“大家好快躲开，那战马群之后有人……”

三万余薛延陀兵卒，刨除正在攻城的那五千人，整个营地经过战马铁蹄的踩踏之后，也不过剩下了七八千人的兵卒尚在苟延残喘。

那些眼睛尖，腿脚步好的薛延陀兵卒，远远地看到一群黑压压的人，手持长刀，坐下跨马的黑衣人，趁着夜色袭来，不由得开口大声咆哮了起来。

“所有的薛延陀兵卒，但有活者，不必留下活口，给本王放手杀吧！”

手中只持着一柄擂鼓瓮金锤的李元霸，大声咆哮了起来，一骑当先地冲进了薛延陀营地废墟。

以小白这尚未成年的身体力量，只能承受全副武装的李元霸以及一柄擂鼓瓮金锤的重量，若是再加上一柄的话，虽说就这么站着没有任何的问题，可若是想叫它踏步前行的话，根本就绝无可能。

所以，李元霸只能用一柄锤子当武器！

……

“杀，杀！”

所有的神武卫兵将们都像是疯了一样，只是一个冲锋就冲到了薛延陀大营。

随着他们的冲击，以及利落无比地手起刀落。一颗又一颗的铁勒人的头颅，就像是树上打下来的椰子一样，抛飞到半空之后，做着自由落体运动，甩在了地上，死不瞑目！

“啊！”

“这是横刀……是唐军，是唐军来了！”

“攻击，快快攻击啊？”

一时间，惨叫声此起彼伏，逃过一劫的薛延陀兵卒们也终于都回过了神来。

他们下意识地 from 背后抽出长弓。弯弓搭箭，想要发起反攻，而冲在神卫最前面的李元霸，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们的首要攻击目标。

可是他们想不到啊，这一人一骑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没等他们手中的弓箭射出去呢，李元霸就已经催动着小白欺身而上。

此刻，李元霸的心中有一股兴奋的情绪在蔓延，似乎他浑身的血液都开始沸腾起来了。

然后。他提着有手上的巨锤，猛然伸展开来，便向着正前方弯弓似满月的薛延陀兵卒悍然挥舞了过去。

“噗！”

只见那只巨锤，刚刚碰触到那薛延陀兵卒的胸口。就见那名兵卒瞬间飞了出去。

站在那名兵卒身边的几个特勒同僚都看呆了，这什么情况？这家伙怎么突然间就消失不见了，裸地，没有丝毫地征兆！

“人呢。刚刚的人跑哪里去了？”

所有的薛延陀兵卒的脑海中，全都闪过了这样的一个念头，他们根本就想不明白。只不过是那个看起来很唬人的大锤子给轻轻地碰了一下，怎么就飞了呐？

“砰！”

就在他们愣神的空档，突然间，在距离他们此刻的位置二十多丈之外的

营帐废墟中，传来了一声巨大的声响。

他们顺着声音望了过去，却发现方才的那个同僚竟然出现在了那里。只是此时的他，已经是直接躺在了废墟之上，像是死狗一样，一动也不动。

过了有十个呼吸的时间，在那兵卒的身上，竟然像是长满了喷泉一样，数不清的红色血柱，从那名薛延陀兵卒的全身上下喷薄了出来。

紧接着，他所躺在那片地方，没过多长时间就已经变得殷红一片了。

“啊，血，他流血了……”

“死了，死了……”

一阵惊叫，突然从薛延陀兵卒中炸响开来。

看到方才抛飞的那一幕的所有薛延陀的兵卒们，全都惊骇莫名地看向了李元霸，直到此刻他们才算是明白过来。方才那看似轻描淡写的一锤，力道怕是以数百斤计！

所有的兵卒心中都开始冒寒气了，有些个胆小的，不仅将手中的弓箭丢在了地上，甚至连双腿都开始打起哆嗦来了。

“兄弟们，杀啊！”

趁着这些薛延陀的傻x们愣神的功夫，苏定方和刘仁轨可没有闲着，他们借机冲上前去，手中的横刀一伸一划，随着‘噌’一道寒光闪没，那兵卒的喉管瞬间被切开，顿时一阵热血就如同喷泉般，喷地老高。

而因为两人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这些薛延陀的兵卒们，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如此情景，那真是相当的诡异和恐怖，再加上这群仿佛刽子手般熟练的杀人手法，终于是让剩余的薛延陀士兵们明白过来，面前这帮子唐军，肯定不是普通的唐军，搞不好便是传说中隶属于唐皇的禁卫！

传言禁卫们久经沙场，一个个武艺超群，杀人的时候更是狠厉无情，往往一刀致命！

若真是他们到了……

“跑，快跑！”

一瞬间，一种恐惧的气息开始在这些薛延陀兵卒的心头蔓延，然后，一阵惊恐的怪叫之后，竟然开始疯狂地逃窜了起来，而他们选择逃窜的方向，赫然是定襄城！

.....

“想跑，落到了我们神武卫的手中，还想要跑，跑有个卵用？”

眼见着薛延陀大军认怂了，甚至连抵抗都放弃了，一些初登战场的神武卫兵士，比方说程处弼他们也全都冲到前面来了。

“给我死来！”

只见程处弼追上了一个薛延陀的兵卒，而后右手高高举起了一把长长的横刀，横刀在银亮的月光下散发着幽幽的寒光。

随着程处弼口中一阵巨吼，横刀便带着奔雷之势，笔直地挥了下去，砍向了那名薛延陀兵卒的后心。

前面正在死命狂奔地薛延陀兵卒，慌乱之中回眸一瞥，却发现一道闪亮的光华，带着势不可挡的气势攻袭而来，于是连忙从腰间抽出了弯刀，挡向了程处弼劈砍下来的横刀。

“锵！”

一道清脆的金铁交鸣声响起，挡住了，这家伙竟然挡住了程处弼的攻击。

“草你娘哟！”

看到自己的攻击竟然被挡住了，程处弼心中发狠，他大骂了一声，猛然抬起了横刀竟然来了个二进宫。只见程处弼右手之上青筋暴突，无论是出刀的角度、力道还是速度，较之第一次都要强上数倍。

“老子还真就不信了，你他娘地能够挡住老子的第二次攻击！”

程处弼跟他老爹的性格差不多，你拧，他比你还拧！除非你确实强过他，否则的话，你就得老老实实地服气！

“当啷.....啊！”

这一次，倒霉的薛延陀兵卒并未抵挡住程处弼的第二次攻击，因为那柄弯刀竟然被程处弼直接给砍断了，伴随着弯刀的断裂声，还有一阵阵地凄惨

至极的人类哀嚎。

于是，颇为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那个薛延陀的兵卒士兵，竟然被程处弼一刀给砍断了持刀的右臂，而与此同时，一枚洁白的玉印从那断裂的袖子中飞射了出来，刚好落到了程处弼座下的马头之上。

程处弼起初还以为是那个薛延陀的兵卒发射的暗器，可是当他发现落到马头之上的乃是一方玉印的时候，却是明显愣了一下。

“哒哒哒……”

就在他愣神的档口，方才那个薛延陀的兵卒竟然在另外一个似乎是年老兵卒的搀扶下，想要逃跑。

“番贼休走！”

虽说并不认识这玉印上的番文，但是直觉告诉程处弼，这个断臂的家伙，肯定是薛延陀的大人物，不能叫他给跑了。

匆匆将那枚玉印揣进了怀里，程处弼领着几个兄弟策马向前，直接一刀背一个，把这个断臂的家伙，还有协助他逃跑的那个老年兵卒都给敲晕了过去，随后丢到了一匹马上，由一名神武卫看管。

而他自己呢，则是开始继续追杀薛延陀残存下来的兵卒们！

……

定襄城中。

早在城外薛延陀马圈发生那一系列天雷地火的时候，就已经惊醒了进驻到城中的朔州道行军大总管李绩。

他站在城门楼子上，眺望那一片战火滔天的地方，对身侧的一名青年人说道：“名振啊，你可知那里是何处？”

名叫名振的青年人蹙眉望了一眼远方那火气妖娆的平原之地，道：“回大总管的话，那里是薛延陀大军的行营大帐！”

“嗯！”李绩点点头，道：“缘何那里会传来阵阵雷鸣之声？方才那数千道轰雷，更是如同天雷降世一般？”

名振眉头皱地更深了，他说道：“大总管，末将倒是想起了在长安城之时，亦时常听到这等雷鸣之声，只是长安距定襄城数百上千里，末将实在想

不出这其中的关联！”

“对啊，长安城，神机府！”

听到名振的话，李绩的眼睛不由得一亮，作为曾经亲眼目睹了投石炮威力的李绩，可是清楚地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武王捣鼓出来的，而今的情形与十数日之前，武王炮轰五姓七望何其相似？

难不成，武王殿下来了？

...

第二百八十四章继续杀

“看，大总管，走水了，薛延陀大营走水了！”

突然，名振指着远处薛延陀的大营，惊声叫了起来，他无比讶然地看着远方的滚滚浓烟，只感觉这场景无比地诡异。

“嗯？”

刚刚还在琢磨着是不是李元霸到了定襄城的李绩，听到名振的话后下意识地顺着他的手指望了过去。

果然，便见薛延陀的大营方向火光滔天，赤红色的光华染红了半边天。

“不知道是不是王爷做得这等妙事，不过眼下却是我大军乘胜追击的好时机！”

作为三军统帅，李绩时刻考虑的都是如何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利益，见到对方大营火起，李绩立刻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大总管，会不会是铁勒番贼的诱敌之计？”

名振对着那个方向看了好一会，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不太像！”李绩皱眉摇了摇头，继续说道：“这样，派遣一支斥候小队从侧面出城，看看那些铁勒人究竟在搞什么鬼！”

“诺！”

名振应了一声，刚刚要下去传令，一个身穿皮铠的传讯小兵就急匆匆地跑了上来，差点和名振撞个满怀。

“何事如此神色匆匆？本@＜将难道没教过你们，万般事莫要急躁吗？”

见到这个小兵那急躁的样子，李绩那刚刚松开的眉头就又皱了起来。

“是，小的知错！”小兵有些慌神了，他先是向李绩道了个歉，随后缓和了一下情绪方才说道：

“禀报大总管，方才有飞鸽传讯传来密报，说神武卫已经攻破了薛延陀大营，两万余铁勒兵将现已尽数伏诛。眼下薛延陀大军就剩下了城下的五千之数。那信中还曾言道，请求大总管大开城门。出门迎敌，将来犯铁勒贼人尽

数歼灭，一个不留！”

“嗯？”

李绩的眼珠子一下就瞪直了，他一反方才泰山压顶而面不改色的态度，上前一步，两只大手紧紧抓着传讯小兵肩膀，那家伙，可劲儿摇啊：

“如此大事，为何现在才禀报？你方才说是神武卫？那飞鸽传来的讯息何在？”

李绩可是血战沙场多年的老兵了，纵然是擅使计谋。被那些敌人称之为阴人，可终究是行伍之人，自身武力也非一般军人所能敌也，所以那个小兵可以说是遭逢重创啊。

“大，大总管……这，这讯息就在小的袖口之中……”

小兵那个郁闷啊，不是你谁叫我不要急躁的吗？

李绩哪里管小兵的死活，直接上下其手，从小兵的袖子中掏出了一块传讯用的布帛。只见那布帛之内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最后还盖着一方神武卫特有的大印。

这别的东西都可以造假，唯独这大印出不了纰漏，因为这方神武卫的大印可是最近才由御用秘印大师雕琢出来。知道这方大印的，也只有几个大唐军方的高层。

看到这方印记，李绩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他狠狠地一捏拳头。道：“好，好啊！”

“大总管，您这是？”

还没来得及下去传令的名振。看到李绩脸上那绽放出来的表情，有些疑惑了。

“名振啊，咱们报仇的机会来了！”

李绩收起了那一块布帛，笑了起来，两排洁白的牙齿此刻看起来有些森寒。

“大总管，下命令吧！”

名振脸上也出现了笑容，说实话，在这定襄城中守了这么长时间，这些守城的将士们早就已经心中火起了。

他奶奶个嘴的，与其这样憋憋屈屈地被五千贼人来回骚扰，还不如大开城门，痛痛快快地和这些该死的铁勒人干上一场来的爽快。

“传令下去，除两万朔州卫固守城池之外，其余随本将自长安而来的诸君，速速备齐刀兵，与本将一同杀出城去！”

李绩懒得再做什么战略部署了，从长安城以及周边各州道郡县的各卫府中，抽掉了八万名兵将，有了这八万名兵将，光只是对抗城外的五千骑兵，若是还让他们给跑了的话，那就只能说他李绩是徒有虚名了。

.....

看着面前的一片火海，骑在小白身上的李元霸面无表情。

“回禀王爷，传讯已到，是否继续追击？”

苏定方自远处纵马而来，身上原本赤红色的血渍已经变成了暗黑色，那浑身的血煞之气，看着就让人心中胆寒。

李元霸轻呼出一口浊气，手中擂鼓瓮金锤猛地甩起搭在了肩上，淡淡地说道：“继续杀！”

“诺！”

所有的神武卫都大声嘶吼了起来，此番交战已经挑起了所有人的战斗，这般平日里精力过头的强兵悍将，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

.....

定襄城下，原本正起劲地骚扰着城上驻守的大唐兵将们的五千名薛延陀兵将，忽然听到自己这方大营的方向传来轰天巨响，紧接着便是一阵阵鬼哭狼嚎，他们全都愣住了。

“哈必勒，你去看看咱们大营的方向为何这般杂乱？难不成是唐军袭击了咱们的大营？”

正指挥着自己的族人们向着定襄城墙上射箭的薛延陀将领，突然听到大营方向传来的杂乱之声，不由得开口对身侧的一名亲兵说道。

那名叫哈必勒的亲兵应了一声，正要扭转马头赶回大营中去看上一看，却突然听到了万马奔腾之声。

他下意识地勒住了缰绳，单手高举着火把向着大营的方向望去，却突然发现有一支黑色的大军，借着夜幕匆匆而来。

那薛延陀将领也不是聋子，他无比诧异的回过头去，却看到头顶之上飞掠过来一个尺余长短的东西，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轰！”

雷鸣般的声音再次响彻整个战场，紧接着便是火光四射，一枚枚被烧地通红的铁器，被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射向着四面八方射了出去。

那名倒霉的薛延陀将领，根本没有半点反抗之力地就被李元霸已超远距离丢出的手雷给砸中了脑袋，然后就华丽丽地被炸了个粉碎，尸骨无存。

“大人，大人死了……”

“刚刚是什么，天神发怒了吗？”

“跑，快跑……”

领军的将领一死，整个薛延陀大军在一瞬间溃不成军，所有的铁勒人都开始苍惶逃窜，整个定襄城下乱成了一锅粥。

第二百八十五章倒霉的回纥族长

薛延陀的战马群在践踏完大营之后已经失去了作用，它们终究是经过游牧民族驯化过的战马，在一阵心惊肉跳地奔逃之后，没有了神武卫手雷，以及薛延陀羽箭的威胁，它们三五成群地扎堆聚集在一起，停留在远处的平原之地，静静地看着定襄城下的双方征战。

“哈哈，真他娘地给劲儿啊！”

纵马跟在李元霸身后的赵三炮，手中狂乱地挥舞着横刀，那样子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当兵的，反倒是像极了一个不可一世的马贼。

“行了，距离敌方还有五十丈的距离，全军准备！”

李元霸回头看了赵三炮一眼，手中的擂鼓瓮金锤往上抬起，随后猛然抡下：“神武卫，杀！”

“杀！”

“杀！”

五十丈的距离，在这些精挑细选出来的战马铁蹄下，奔袭起来根本就用不了多长时间，大军几乎是瞬息即至。

这些已经失去了统帅的薛延陀兵卒们，根本就无意识抵抗，面对李元霸以及神武卫大军的侵袭，他们就像是待宰的羔羊一般可怜。

“向山谷跑，战马走不了山……”

这些铁勒兵卒中，终究还是有带脑袋来的，不过，他最后的那个字还没来得及说出来，◇就满脸痛苦地用手捂着自己的脖子，随后‘砰’地一声倒在了地上，渐起一片带血的烟尘。

只见他的喉咙之上，此时有一道五六公分长的大口子，殷虹色的鲜血泊泊地往外流溢着，那无比惊愕的表情，更是直接僵在了脸上。

一道魁梧的身形。旋即出现在这名死去的铁勒兵卒身侧，只见他手上的横刀还在犹自滴着血珠，一股子凶煞气息扑面而来：“王爷曾经说过，话多的家伙往往死地都快。活该你倒霉了……”

这样的情景在这一片战场之上屡见不鲜，实在是神武卫的兵将们杀人的手法太干脆利落了，手中的横刀一劈、一划、一挑之下，必有喉管割破、心

脏刺穿、头颅落地……那鲜血就如同喷泉一般冲上了天际，一个个薛延陀的兵卒瞬间死得不能再死了。

而且，似乎每一个神武卫的兵士们都是天生的刽子手，对待敌人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怜悯之心，一刀斩杀，丝毫不留情面！

再看薛延陀这边呢？

人越乱，心就越乱。新越乱这些铁勒人就越急，越急就越乱……陷入这样的死循环之中，让更多的薛延陀士兵在奔逃的瞬间就已经毙命了。

……

就在神武卫兵士们畅快无比地享受着杀贼的乐趣的时候，定襄城的大门终于打开，一队队身穿麒麟明光铠的大唐兵士们，怒声吼叫着从城门之内踏步而出，他们一个个赤红着眼睛，手中的兵器闪烁着寒光，显然是憋闷很久了。

而走在最前面的。便是朔州到行军大总管，也是本次迎战薛延陀大军的统帅，英国公李绩！

出得定襄城，看到城门之外这先前还无比嚣张的铁勒人。被一群衣着怪异的黑衣人追着满世界杀得时候，所有大唐兵将们都看呆了，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怎样一个场面啊，宽阔的定襄城外的空地之上。五千名薛延陀的兵将们死地死，伤地伤，数不清的战马以及铁勒人的尸首杂乱地铺陈在大地上。那般红色的鲜血铺洒在半空中，浸润了地面，将大地染成了黑红色。

整个战场都满酝着浓郁的血腥味，让人闻之作呕，观之戮目！

看着一具具躺在地上的那些全都是薛延陀冰族们的尸首，那冲天而起的鲜血，以及那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

这还是先前无比嚣张跋扈，甚至比得他们不敢出城的薛延陀兵卒们吗？

这凄凄惨惨的场景，活脱脱的就是一座人间地狱啊！

“李将军，别来无恙啊！”

就在李绩也看着城外的战场有些怔怔出神的时候，骑着小白的李元霸纵马而来，只是还没等他靠近呢，那些围在李绩身侧的亲兵们，就全都拔出了横刀，一个个神情警惕地看着渐渐靠近的李元霸。

这些李绩的亲兵，只不过是因此番征战而临时从各卫府中调配过来的，以他们的身份地位，自然是不认识李元霸的。

特别是他们看到李元霸身上那仍旧沾染着黑红色的血液的样子，感受着李元霸身上散发出的，那浓重地几乎都要形成实质的杀机，更是叫这些兵将们表现出了足够的戒备之意。

“你们，都闪开，这位可是我大唐朝的武王殿下！”

李绩见状吓了一跳，这位可是在当年除了李渊父子俩，对谁都六亲不认的主儿。万一自己手下的这般新兵蛋子们惹恼了李元霸，那还不得被这位手上拎着的那柄大锤给砸死啊？

而李绩的这些亲兵，听到李绩称呼面前之人为武王殿下时，出现了明显的呆愣。

别人不知道，这武王殿下他们还是听过的，特别是王爷那对大锤子，曾经砸死了多少强兵悍将啊？就他们这小身子骨，根本就不够人家一锤子抡的！

想到这里，众人不由得吓得浑身哆嗦了一下，赶紧地给自家将军让出了一条路来。

不管这些新兵蛋子们心中是怎么想的，李绩可不管那么多，眼见着手下人分开了一条路，连忙催动胯下的战马走了过来。

远远地对李元霸拱手见礼：“李绩见过武王殿下！”

“李将军，你的兵士们很警觉嘛！”

李元霸哈哈笑着还了一礼，满眼赞赏地看了那些以崇拜地目光看着他的兵士们一眼，说道。

“王爷过奖了！对了，此番还真是要谢过您了，若不是您的话，也不知道这场僵局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对于李元霸的玩笑话，李绩选择性地忽略，虽说他现在也很想知道李元霸究竟是怎么以区区一万之数，歼灭了薛延陀大军三万之众的，不过现在显然还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无需言谢，本王也不过是恰逢其会罢了！”李元霸摆摆手，道：“也活该这些该死的铁勒人倒霉，只注重前方攻城，却没想到后方失火，让本王的神

武卫捡了哥大便宜！”

“王爷客气了……”

李绩正要再客气几句，这个时候程处弼走了过来，打断了两人的谈话：“王爷，小的有要事禀报……”

“何事？”李元霸皱了皱眉，这混小子搞什么搞，平时挺乖巧一人儿，今天怎么有点不懂规矩了。

主将谈话，怎做下属的怎么挑这个时间插一嘴？

程处弼没有说话，而是从袖子中掏出了先前得到的那方玉印，直接交到了李元霸的手中。

李元霸有些疑惑地接过了玉印，上下翻看了起来。

这一方玉印只有婴儿拳头大小，通体洁白，摸起来很是莹润，材质看起来像是和田玉，看它的外形，被雕琢成了一只展翅飞翔的雄鹰，鹰的双眸镶嵌的是两枚红宝石，看起来威风凛凛，栩栩如生。

“梵文？”

翻到底部，瞄了一眼上面的文字，李元霸顿时有些诧异地说道。

“我看看！”

先前看到那方玉印的时候，李绩就瞅着有些眼熟，听到李元霸的后半句话的时候，更是眼睛一亮，也顾不得面前的人是不是李元霸了，不由分说地抢过了玉印，看着玉印下面的文字。

半晌之后，他有些激动地抬头看着不远处的程处弼，说道：“程家小后生，这东西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程处弼无比诧异地看着激动无比的李绩，说道：“回大总管的话，这是方才小的在薛延陀大营中一名兵丁的手中得来的。方才……”

程处弼把得到玉印的过程细细地与李绩等人说了一通，期间还让自己在神武卫的兄弟，把他用刀背拍晕的两个家伙给送了过来。

当李绩看到那个被程处弼砍掉一条胳膊的家伙的时候，顿时笑了起来，道：“我就说是哪个家伙想出了这么阴损的攻城之法，感情是他啊！”

“李将军认识此人？”李元霸有些好奇地问道。

“认识？何止是认识啊，我与此人可是老相识了！”李绩脸上出现了耐人寻味的笑容，“此人名叫史必突，乃是薛延陀部的贤王。除此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便是回纥的族长！”

回纥又做回鹘，是铁勒诸部的一支，北朝后期开始处于突厥汗国统治之下，后来东突厥汗国被李世民给打残以后，回纥取得，后与铁勒等其他诸部落合并，称之为薛延陀。

可以说，回纥是薛延陀部族中最重要的部族之一！

贤王是薛延陀的官职名，其地位仅次于真珠可汗乙失夷男以及叶户，可以说是薛延陀最有权势的人之一。

当年征战东突厥的时候，李绩可是没少和这家伙打交道，有好几次，本来应该已经快要取得胜利的战役，就是因为这货的横插一脚，让战局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现在可倒好，这样的人物却成了大唐的阶下囚，而且还是被一个唐朝的小将给俘虏了，不得不说是造化弄人。

...

第二百八十六章报信的小兵

“原来如此，这样看来，这家伙应该知道很多有关薛延陀的隐秘之事了？处弼，此番，你却是立了一记大功啊！”

搞清楚这一切的李元霸，顿时摸了摸光滑的下巴，说道。

程处弼嘿嘿干笑了起来，他绝对不会告诉别人：“其实这件事情只不过是巧合！”

“哈哈，没错！”李绩哈哈笑着说道：“以我对史必突的了解，他必定知道薛延陀部的军事谋略，否则的话，攻击定襄城这么重要的事情，那叶户突吉蒙，不可能交给他来做！程家小后生，这次确实是立了大功了！”

“禀报王爷，五千薛延陀兵卒已尽数伏诛！青王爷指示！”

就在这两个老不羞，把程处弼这个满脸络腮胡的小少年给夸得天上少有，地上难寻的时候，苏定方浑身浴血而来，向李元霸禀报道。

李元霸扭头看了看狼藉遍地的战场，道：“告诉兵士们，清点自身装备，原地休整！至于那些薛延陀大军留下来的战马……”

说到这里，李元霸扭头看了李绩一眼，继续说道：“李将军，这些战马本王带着也没用，不如便留☆→给你吧？”

“啊，王爷……”

白捡了这么多的战马，打仗也没损失一兵一卒的李绩，可不是不识好歹的人，人家既然已经帮你解决了这些薛延陀的兵士，那么打扫战场这样的情，还需要人家战斗部队来做，是不是有些说不过去了？

听到李元霸叫自己，李绩恍然反应了过来，高声叫道：“来人，留下一部分人清理战场，剩下的人休整队伍，为神武卫的同僚们准备好食宿用具。摆开仪仗，迎武王殿下入城！”

……

次日清晨，朔州城外，薛延陀大军营帐。

叶户突吉蒙早早地就起了床，作为薛延陀大军出征大唐的统帅，在他的想法里，本次出征大唐定然大捷，对于输掉这场战争，他可是从未这样想过。

因为他比任何人都要了解大唐此刻的状态，别说是十五万大军了。怕是连十万大军，大唐都不好抽调出来。

是以此番战役的胜利，他势在必得。

初晨的阳光刚刚洒落天际，就在突吉蒙正站在地形图前琢磨攻城策略的时候，一个穿着铁勒兵卒的铠甲，浑身狼狈不堪的兵丁，神色慌张地跑进了中军牙帐，也不看牙帐中有没有人，纳头便拜。

牙帐中数十名身穿黑漆甲的雄壮铁勒人。见到这闯入牙帐的铁勒小兵的时候，顿时怒目圆瞪，其中一个明显是侍卫长角色的家伙更是上前一步，瞪着那小兵说道：

“何人胆敢擅闯中军牙帐。左右，给我拉出去重责三十军杖！”

那名浑身乌黑，裸漏在外的身体甚至还带着多出灼伤的小兵，赶忙慌张地说道：“小的是神鹰军百骑长阿云那。阿云那见过叶护大人！”

“嗯？”

正在最前面，身形魁梧，还长着一圈络腮胡子的突吉蒙抬起头来。看着来人说道：“神鹰军，你是突吉蒙的人？”

“回叶护大人的话，正是！”小兵心中舒了口气，看来这顿棍子是不用挨了。

“你怎地会搞得如此狼狈？史必突呢，难不成你们依然攻下定襄城了吗？”突吉蒙定定地看着小兵，声音中多少有些惊讶。

毕竟他也知道唐军已经增援了定襄城七万大军，如此一来，定襄城可成了一块难啃的骨头，轻易是攻不下来的。所以突吉蒙很疑惑，既然还尚未攻下城池，为何这小兵表现得如此狼狈？

突吉蒙话音方落，那小兵就抢先一步说道：

“好叫叶户大人知晓，昨日深夜，突有唐军夜袭我大营，我营中将士们虽说英勇抗敌，可怎奈唐军人数过多，实力太过强大，我等神鹰军终不敌唐军，损失……损失……”

说到这里的时候，小兵的脸上已经写满了恐惧，声音中甚至还带上了抽搐。

“损失怎么样？”突吉蒙拍案而起，声色严厉地看着那小兵。

小兵深深咽了口唾沫，声音低沉地说道：“我神鹰军损失惨重，几乎被唐军尽数歼灭！”

静！

整个薛延陀营帐都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沉寂中。

“踏踏踏……”

过了好一会，突吉蒙大踏步地走上前去，猛地一把将那名小兵给提了起来，赤红着眸子，咬牙切齿地说道：“你再说一遍？”

小兵被突吉蒙的样子吓了一跳，这是，这是要杀人的节奏吗？

“大人，大人……”

小兵有些喘不过气来，满眼惶恐地蹬动着双脚。

“呼！”

狠狠地喘息了两口气，突吉蒙一把将小兵丢到了地上，阴沉着一张脸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道：“说，你把方才的话再说一遍！”

“咳咳……”

小兵猛地咳嗽了两下，惊恐无比地看着突吉蒙，说道：“叶护大人，昨夜……”

待小兵第二次说完之后，突吉蒙一反常态地并没有发火，而是拧着眉头想了好半晌之后，对方才在牙帐中冲着小兵喊话的那名魁梧汉子，说道：“阿克托，你去把谷世汗贤王请过来！”

这贤王谷世汗，乃是铁勒部族之一仆骨部落的族长，与史必突不同，这谷世汗的一个孙女，是珍珠可汗的女人，相对而言，这谷世汗的地位也就水涨船高了。

“是，大人！”

名叫阿克托的汉子恭敬地应了一声，转身就出了牙帐。

过了好一会，一个全身都包裹在羊绒袄子中的小老头出现在牙帐之中，

只见此人大概有六尺来高，颌下还留着弯曲的胡须，两只小眼睛也就比绿豆大上那么一点罢了。

“叶护大人，您叫我？”小老头便是铁勒的另外一名贤王谷世汗。

“是的，谷世汗，我亲爱的兄长！”

突吉蒙见到小老头，原本因为听到史必突全军覆没而变得无比难看的面容上，强挤出了一个牵强的笑容，迎了上去。

“哦？不知叶护大人叫我前来所为何事啊？”

小老头猴精猴精的，表面上看起来见谁都是笑眯眯的，实际上却是笑里藏刀，看谁不顺眼了，那家伙，从背后就是狠狠地一刀捅下去。

...

第二百八十七章凄凄惨惨戚戚（大封第一更！）

“谷世汗，是这样的，我有些事情需要去一趟定襄城确认一下，这里你就先帮我暂时坐镇。n唐军应该是不敢轻易出朔州城的，这里有什么事情等我回来之后再解决，你看如何？”

突吉蒙没有和谷世汗说史必突已经全军覆没，这样只能是徒增慌乱罢了，说了还不如不说。

“暂时坐镇中军？”

小老头愣住了，相处这么多年了，他可是无比清楚突吉蒙对于军权的渴望，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他是绝对不会交出军权，擅离大营的。

想通了这一点，他下意识地瞄了地上半跪着的，身上甚至还带伤的小兵一眼。

“好了，阿克托，带上你手下的兵丁随本座走！”

交代完一些琐碎之事后，突吉蒙直接领着自己的亲兵，由方才那名小兵引路，向着定襄城的方向奔袭而去。

.....

昨日，那一个充满了血腥、屠杀的夜晚，在李元霸等人仍旧热血沸腾的情绪之中，很快过去了。

清晨，也就是那名薛延陀小兵正死命向着朔州城外的薛延陀大营狂奔的时候，李元霸的神武卫大军也终于要再次开拔了。

一夜的时间，也不知道李元霸和李绩聊了一些什么，只是临走之前，李绩得到了满满二十箱的手雷和地雷。

这些东西的作用很大，在眼下这个年代，这点东西完全可以住在一场战争的胜利。当然了，李元霸并不提倡李绩全都用了，毕竟这东西的制造并不容易。

定襄城门前，李元霸与李绩相对而立。

“王爷，此番深入薛延陀腹地，一切都要小心啊！”李绩看着李元霸，满脸凝重之色。

李元霸摆摆手，开玩笑地说道：“李将军。本王此番出征必定无事，你又何必摆出一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表情来呢？说不准，本王还会比你更早回返长安城呢！”

“哈哈，那我就提前祝王爷凯旋而归了！”

李绩笑了起来，如若是他的话，没有万全的准备，是绝对做不到李元霸的轻松随意的。

所以，他很欣赏李元霸的这种自信和豁达。

李元霸扫了扫定襄城外那依旧赤红色的土地，突然遥指远处昨日薛延陀大军驻扎之地，道：

“李将军。那原本薛延陀的大营毋须收拾，相信最迟今日午时，便会有薛延陀的探子前来探查，正好让这帮该死的铁勒人好好看看，胆敢得罪我大唐朝的下场！”

“这个我省得！”

李绩深以为然地点点头，昨日大火之后的薛延陀大营，他曾经亲自去看过，那场景，怕是十八层地狱斗不过如此！

纵然是以他征战沙场多年的心态都有些难以接受。更不要提那些普通的兵士们了。

见李绩点头，李元霸再次冲其拱拱手，道：“好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我就此别过！”

话音落地，李元霸未等李绩还礼便翻身上马，带着神武卫大军，直往草原深处而去。

.....

一晚上的时间过去了。那原本薛延陀大营中的大火早就已经熄灭了。

不过，纵然是隔了一夜的时间，那广袤的废墟之上依旧飘散着一股子烧烤东西的味道。那一片黑漆漆的场景，让人看了就心中作呕。

带着百余名亲兵赶到这里的突吉蒙，起先还以为来错了地方，可是当他看到那有着铁勒部族特有标志的残缺大帐的时候，却是瞬间暴怒。

“不可能，不可能的！”突吉蒙赤红着眼睛看着眼前的一切，就像是一头

受了伤的猛兽一样。

突然，突吉蒙扭过头来，看着阿克托说道：“阿克托，给我找，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兵士，另外去周围看看，把史必突那个混帐王.八.蛋给本座找出来！”

“是！”

阿克托忠实地履行着突吉蒙交代的任务。

他带着自己的手下，穿梭在这些废墟之间，一具具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被他们不停地翻滚着……可是仅仅过了有盏茶的时间，就已经有兵士受不了了，忍不住躲到一边大口地喘着粗气。

实在是这这些尸体的死状太过凄惨了，几乎就没有一具完整的尸体。

眼前血腥恐怖的场面，让这些早就已经见惯了生死的薛延陀军人，感觉到一阵阵地反胃，脑袋更是像被重锤给狠狠锤击了一般，一瞬间变得空白一片。

如此悲惨的死亡方式，如此残忍的杀戮方式，如此狼藉的大营……

早就已经超出了这些薛延陀兵士们的认知，好多纵横沙场方不过两三次的铁勒人，再也忍受不了胃间的翻腾，扶着一株株大树，疯狂得吐了起来，甚至连胆汁都吐没了！

三万精骑驻扎的营地，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情，这让细细查探了一番营地废墟之后的叶户突吉蒙，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这等恐怖的场，饶是他杀人如麻，也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不过，他现在最想弄明白的是，昨日夜里这营地之中到底发生了事情，为何会导致三万大军全军覆没？

……

“启禀叶护大人，没有找到贤王大人，不过却是找到索格副统领了！”

就在突吉蒙心中惊怒万分的时候，被派出去寻找贤王史必突的阿克托回来了，可是他并没有找到这三万大军的最高指挥官，而是找到了地位仅次于贤王史必突的副统领索格。

“他人呢？还不快让这个废物过来见本座！”

听到手下人说已经找到了，突吉蒙顿时牙齿咬得咯吱响，怒火冲霄地叫嚷了起来。

尽管这次定襄城中已经积存了八万余唐军，可是他给史必突的人全都是从二十万大军中精挑细选出来的，那可都是精锐中的精锐。

原本以为这次的任务是十拿九稳了，没曾想竟然会出这样的事情。

看这样子，足足三万的精锐骑兵显然损失殆尽，三万六千匹的战马，也不知道是跑掉了，还是被唐军给俘获了……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定襄城出的事情直接影响到了薛延陀的整体进攻计划，这才是重中之重！

第二百八十八章对策（大封第二更！）

这装备精良的三万精锐骑兵，损失地如此莫名其妙，这叫突吉蒙心中疑惑不已，要想彻底消灭三万骑兵，如过没有与之相当的兵力，怕是很难做到。n∈

而且听那个残存下来的小兵之言，那些唐军手中，竟然还有着可以发出雷鸣般声响，放出无比强大破坏力的神兵利器，这些可都是不稳定因素。

突吉蒙甚至有种感觉，此番出征大唐，这剩下的十七万大军，搞不好真得会就此留在大唐的土地上！

而造成这样的结果，作为三万骑兵总指挥的贤王史必突难辞其咎。此刻的突吉蒙，恨不得直接就一刀咔嚓了史必突。不过，在砍了史必突之前，他更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叶护大人，索格副首领死了……”

听到叶护大人的问话，阿克托这雄壮的汉子，悄然打了个哆嗦，冲着后面拍了拍手。

只见两名亲兵抬着一具面目全非地尸体走了过来，这尸体手上还握着一柄弯刀，身上穿着一副昂贵的的盔甲，心口的位置还叉着一支锋锐的长矛。

“嗯？这是……”

望了一眼那面目全非的尸体一眼，随后突吉蒙拿起那把弯刀仔细地查看了一下。

与东突厥汗国一样，在薛延陀部族中，武器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能够随身佩戴并且使用这种弯刀的人，在薛延陀下的回纥部族中，只有那么有数的几个人。

是以，只是看了一眼这柄弯刀，突吉蒙就已经认了出来，那正是索格的佩刀。

“这战矛……嘶……”

放下了手中的佩刀，突吉蒙又看着从史必突后心中洞穿而过的长矛，只感觉浑身都忍不住地打了一个冷颤。

不论是从这长矛的力度还是从长度上来看，这丢出长矛之人必定是天生

神力。武力非凡之辈，否则的话，这长矛如何能够穿破史必突身上穿着的铠甲，将他一击必杀？

“难不成是他……”

这一刻，史必突神色大变起来，因为他突然想起先前曾经听过的传闻，十九年前的那个李唐王朝的小魔头，似乎是又活过来了。

当年他们趁着中原大地王朝更替的时候，曾经数次侵扰中原边境，那个小魔头乃是李唐大王的四儿子。天生神勇，武力无双，死在他手中的铁勒儿郎们，可是并不在少数。

如果是那个小魔头的话，别说是区区的长矛了，怕是没用那两柄恐怖的大锤就算不错了！

“报告叶护大人，尸体已经基本清点完毕，共两万四千九百三十九具尸体，大军营帐被尽数烧毁。除此之外。昨天夜中曾经有一只五千人的大军侵袭定襄城，现在亦不知所踪！”

就在史必突因为想到了当年那个小魔头而怔怔出神的时候，其余负责清点大营的亲卫，也已经清点完毕。立马跑过来向着突吉蒙汇报。

“禀报叶护大人，小的方才前往大营所设的马场查探，发现那马场之中，所有预先埋伏的守卫以及三万六千余战马全部失踪。马场之内到处都是坑洞，像是被天雷劈过一般，马尸更是留下了一千七百余匹……”

原本听到大营内竟然躺满了尸体的突吉蒙。突然听到，马场那边的战马也已经集体失踪，不由得被气的喉头一甜，一口逆血直冲了上来，一下子喷出去老远。

“大人……”

就站在突吉蒙身侧的阿克托，见到自家主人吐血了，不由得大惊失色，连忙上前两不，轻轻搀扶住了突吉蒙的胳膊。

“走开！”

突吉蒙根本不领情，他一把推开阿克托，满脸愤恨地看向了定襄城的方向，怒吼道：

“你们这些该死的南蛮.狗，本座发誓，在有生之年，一定会把你们这些唐人赶尽杀绝……”

.....

潜入了草原行军已有两日，此刻李元霸等人所在的位置，距离薛延陀腹地已经不算太远了。

在这两天的时间中，李元霸率领着自己麾下的神武卫兵将穿梭在大草原中，饿了便以随身携带的干粮充饥，渴了自去寻找水源之地。

到了晚上，李元霸并没有让大军继续向前行进，而是选择寻找一块隐蔽之地休息。

当然了，进入了草原也并不是没有遇到过凶险之事，就好比进入草原的第一夜，他们就遭遇了狼群，而且还是最恶名昭著的草原黑。

草原黑远比普通的狼要机警、凶残，而且狼群动辄就是三四万只聚集在一起，如果不是李元霸的神勇表现以及那些手雷的话，纵然是训练有素的神武卫大军，也会遭受到重大的打击。

此刻，李元霸正静静地坐在营地的最顶端，一双如同鹰目一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东南方草原深处。

在那里，便是薛延陀各部族的腹地，而所谓的薛延陀汗国的王宫，也正是在各族的汇集之地。

连续两日的急行军，已经让这些铁骨铮铮的汉子们，有了些许的疲惫。

这黑夜降临，再加上距离薛延陀腹地也不算远了，李元霸便下令让大军找了一块隐蔽之地停了下来，在此处休息。

用李元霸的话说，不休息好了，如何会有精力去袭击薛延陀的腹地？

要知道，薛延陀的腹地中也并不是没有大军驻守，如果不做好万全的策略，上去也是个送死。

“王爷，吃点东西吧！”

就在李元霸细想如何攻入薛延陀腹地的时候，一道略微有些沙哑的声音传了过来。

李元霸扭头看去，却发现苏定方、刘仁轨以及赵三炮等几人走了过来，苏定方的手上更是提着半只烤熟的兔子。

“你们都吃过了吗？”李元霸接过苏定方递过来的半只烤兔，道：“明日夜

间就要行动了，你等还是赶紧去好好休息一下吧！”

“王爷，您也是两日未曾合过眼了，吃过东西还是您去休息吧，我们身强力壮的，这里就交给小的们了！”赵三炮挺了挺胸膛，铿锵有力地说道。

“无妨！”李元霸摆摆手，道：“既然你等都过来了，那便坐下来吧，有些事情也需要好好商议一番了！”

第二百八十九章高阳丢了（大封第三更！）

待苏定方等人在李元霸身侧坐定，借着微弱的火光，李元霸看着远处极为安静地神武卫兵士们，道：“定方，本王记得昨日夜里与狼群战斗时，有几个兄弟被那狼咬伤了，布置他们伤势如何了？”

说起来也是晦气，前日里袭击薛延陀的三万精骑的时候，神武卫大军都未曾受伤，可是在昨夜遭受草原黑袭击之时，却是有不少的神武卫兵士受了伤。》

“请王爷放心，受伤的兄弟们，伤口经过烈酒消毒之后，已经敷上了孙神医调配的特效药，只需要再养上一、两天的时间就无碍了。”

听到李元霸的问话，苏定方立马就回答道。

说起来还是李元霸有先见之明，临行前，特意带上了一些只经过一次勾兑的酒头，酒头本就比酒精还要来得猛烈，这东西用来消毒可是再合适不过了。

“无事就好！不过还是需要兄弟们注意一下，避免伤口感染！”

李元霸点点头，继续说道：“再有大概十里左右的路程就进了薛延陀腹地，这腹地之中形势如何，我等并不清楚，这样吧……明日本王亲自去薛延陀周遭部族中一探，你们就先找个地方藏起来，等待本王的消息。”

李元霸手中掌控的天机卫和影卫，其密探遍及整个大唐王朝，就连周遭的番邦之中，都有他们的影子存在。李元霸方才说是要去薛延陀部族一探，实际上只不过是放出消息，与天机卫的密探取得联系罢了。

“王爷，不可……”

“我们神武卫的兄弟中自有斥候，何须王爷孤身犯险……”

李元霸话音刚落就遭到了苏定方以及刘仁贵等人的反对，一名主帅竟然脱离大军想要孤军深入，这不是开玩笑吗？没有了主帅，这神武卫大军还如何去偷袭薛延陀王城腹地？

再说了。你堂堂的大唐王爷，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就算皇帝再如何宅心仁厚，这些存活的神武卫兵将们的日子，也绝对不会好过。

听到苏定方等人的话，李元霸顿时笑了起来，他摆摆手，说道：

“无需如此担心，这薛延陀周遭部族又不是什么虎狼之地，再说了。游牧民族一向随牧草而生，说是汗国，不过是几个大一些的部落罢了。本王此行不过是去获取情报，不会出什么事情的。”

“不行，王爷！”

苏定方等人哪里肯听，一个个急地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最后没办法了，李元霸想了想，说道：“这样吧，明日先派人去周遭部族中抓几个铁勒人。了解一下附近薛延陀部族的情况再作计较，你们看如何？”

“如此甚好！”

听到李元霸不再坚持自行去侦查，苏定方等人心中舒了一口气，只要这位主儿不再做出啥疯狂的决定。一切都好说。

.....

一夜的时间过得很快，当初晨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向这片草原的时候，深处薛延陀腹地中的神武卫大军，也终于苏醒了过来。

“王爷。此番前往薛延陀各部族中刺探情报，不如就叫末将去吧！”苏定方来到李元霸身前，自告奋勇地想要去王薛延陀最近的部族中查探。

“王爷。还是我去吧.....我自小便生活在边关，突厥话、铁勒话都会说一些，对于他们的习俗也很熟悉，不容易漏出啥破绽。”

苏定方话音放落，赵三炮就走了过来，那铁塔般的躯体中透着一股子坚毅。

李元霸沉吟了半晌，道：“这样吧，三炮你带上几名会说铁勒话的兄弟走一趟薛延陀最近的部族，最好是能够和当地一些有官身的家伙搭上话，实在不行的话，就把他们抓回来！记住，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三炮明白！”

赵三炮顿时双手一抱拳，在神武卫中挑了十来个兄弟，脱掉身上的神武卫军装，换上了早就已经准备好的铁勒牧民的服装，甚至还特意将脸涂成了高原红，头发、眉毛以及胡子也都做了些变动。

转眼的功夫，十多名铁铮铮的大唐汉子，成了风尘仆仆的铁勒牧民。

看到完成变装的赵三炮等人，李元霸很满意地笑了起来，毕竟赵三炮等

人的易容术……哦，或者可以说是化妆术，都是李元霸手把手教出来的，看到自己的学生有这样的手艺，这当老师的自然就开心了。

“三炮，记住本王交代你的事情，一切都要小心为上！”

将联络天机卫的方法告诉了赵三炮，李元霸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王爷，您就等着小的带回来的好消息吧！”赵三炮充满自信地点了点头，有了这身装扮，还怕钓不到情报吗？

……

就在李元霸等人正在算计薛延陀腹地中的各部族的时候，远在数百上千公里之外的长安城中，也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件足以让李元霸丢下战事返回长安城的大事。

皇宫，立政殿。

“啪！”

李世民将手中的玉盏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满脸凶狠地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一名小侍女，道：“你说什么？高阳已经失踪了三日？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小侍女顿时吓得花容失色，不停地叩首道：“奴婢该死，公主殿下曾经吩咐过奴婢，除了用膳的时候将膳食放在鸣雀宫之外，其他时间不得进鸣雀宫半步！奴婢，奴婢……”

“行了，再多说其他亦是无用！三日，三日啊……”李世民面色阴沉地看着小侍女，突然一拍手，道：“来人啊，将这贱婢给朕押出去，送往大理寺诏狱！”

“锵锵锵……”

一对黑甲禁卫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二话不说地拖起小侍女就向着立政殿外走去。

小侍女顿时哭了起来，口中还在不断地求饶：“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

“陛下，莫要再生气了！”

就在大殿陷入沉寂中的时候，一道柔和的声音响起，却是长孙皇后端着

一碗参汤走了过来。

“观音婢……”

李世民一见到对方，脸上挤出了一个难看的笑容，他接过长孙皇后手中的参汤，拉着她在一旁的高椅上坐了下来。

第二百九十章不要嫁人

“陛下，高阳这孩子从小就乖巧，这次说不定只是想要出宫去玩玩，过两天就回来了！”

长孙皇后温柔的对李世民笑了笑，伸出纤纤玉手又一次端起了桌上的参汤，道：“陛下，您从清晨的时候就未曾进食，现在已经过了午时了，纵然是着急高阳的下落，也不能不用膳啊？还是先喝碗参汤暖暖身子吧！”

李世民捏了捏眉心，道：“朕没有胃口！观音婢，你说这些该死的宫女太监们都在做什么？高阳这么大一个人丢了，竟然没人来禀报？朕这皇宫难不成真是长安城中的菜市场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

“陛下，高阳也不是小孩子了，如果她想要出宫的话，宫中的人哪个敢拦她？”长孙皇后放下了手中的参汤，站起身来走到李世民的身后，轻轻揉捏着他的肩膀，说道。

“哎，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是……唉，算了！朕现在烦恼的是，这丫头会去什么地方？”

李世民的脸上的阴沉之色，变得疲惫与无奈了起来。

长孙皇后作为后宫之主，对于宫中各位皇子、公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知之甚详，此刻听到李世民的话后，黛眉蹙起，想了想说道：“陛下，高阳和恪儿、稚奴一向亲近，他们俩会不会知道高阳去里了？”

李世民闻言眼睛一亮，道：“对啊！朕也是关心则乱了，三水……”

“陛下！”

刘三水就伺候在殿外，听到圣人的召唤，立马走了进来，躬身行礼。

“你去安排人走一趟蜀王府还有晋王府，把蜀王还有晋王全都请到立政殿来，朕有事情要问他们！”李世民是想到什么是什么，这一点上倒是和李元霸很像。

“诺！”刘三水不敢怠慢。匆匆应了一声就退出了大殿。

……

蜀王府后花园澜水桥边，高阳公主静静地坐在石凳上，纤纤玉手托着香腮，看着泛光的湖水发呆。

她贝齿轻咬着朱唇，一向傲娇的神色，不知为何已经被伤感所取代，怔怔地坐在桥边一动不动，就像是一尊玉石雕成的洒水观音像一般，缺少了活力与灵动。

“哒哒哒……”

略显沉重的脚步声响起，蜀王李恪看着自己妹妹那副发呆的样子。心里不由得有点惊讶：

“这小丫头平时一副古灵精怪的样子，这自从年前被四皇叔训斥过之后，怎么就像是改了性子？看着样子，分明就像是一个恋人未满就被抛弃了的深闺小怨妇嘛！”

“十七妹。”李恪走到高阳公主身边，轻声道，“从昨日来了三哥这蜀王府，就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你怎么了？”

高阳公主没有说话，只是依旧怔怔的看着河面。那双灵动的大眼睛中渐渐溢出了晶莹的泪滴，就像是滚滚降落凡尘的晨露一样，从她润白如玉的脸颊滑落到腮边，一滴滴地落下。

李恪见状当时就有些急了。这什么情况？难不成在这长安城中，皇城根脚下，还有人敢欺负皇家子弟不成？

李恪强压下心头升腾而起的怒火，弯腰下来。坐在了高阳公主的身边，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怒声道：“十七妹。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出来，总是憋在心中多难受？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告诉三哥，就算是国公相爷，三哥也去给你出了这口气！”

说实话，虽说这些个公主、皇子的，一个爹妈的没有几个，可是这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是亲淑有别的。

这就好比太子李承乾和老四越王李泰，他们俩倒是用一个爹妈，可是现在你看看他们俩的关系？

那可是说是势同水火，相互之间，谁看谁都不顺眼！

反倒是之前还存在着较深矛盾的李承乾、李恪以及李愔，因为李元霸的关系，彼此之间的兄弟之情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虽说还不至于大被同眠，同穿一条裤子，可是这关系也亲近了不少。

而高阳公主年纪只比李恪他们小个两三岁，排行又低，李承乾还有李恪他们又都宠着她，见到自己的亲妹妹哭了，李恪这心头的火气是怎么压都压

不下去了。

“呜……！”

许是高阳公主那压抑许久的情感，被李恪这满含着关心以及怒火的话语给刺激了，她顿时失声痛哭了起来，而且还顺势一扭头撞进了李恪的怀里，抱着他哭了个稀里哗啦。

“丫头，你倒是说说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何要哭？”

李恪低头看着在自己怀里放声痛哭的高阳公主，都快要急死了。

他轻轻揽着高阳公主的肩膀，不明情由，也不知说什么来劝她，只能是反复提着先前的那个问题。

“呜呜呜……”

高阳公主哭了好一阵，似乎要将心中的委屈尽数发泄出来。

过了好久，当她的情绪渐渐好转的时候，终于松开了李恪，那姣好的面容成了小花猫，最后还不忘将鼻涕眼泪，全都抹在了李恪的华丽锦袍上。

见到这一幕，李恪心中总算是松了一口气，高阳公主的最后一个动作明显是回归了以前，这就表明她心中的委屈也已经发泄地差不多了。

“十七妹，你是不是还在生四皇叔的气？”

李恪毫不在意衣服被妹妹弄得乱七八糟，他看着高阳公主那依旧带着泪痕的面容，说道。

“不是！”高阳公主摇摇头说道。

“那这是怎么了？急匆匆地跑出皇宫，就是想到三哥这里哭一会吗？”

李恪有些想不明白了，不是因为这事，那你在皇宫里头待得好好的，跑出来做什么？

“我要离开长安，我要去祖地太原，我再也不要回皇宫了！”

高阳公主大声地叫了起来，声音中透着股子坚定和悲凉。

“十七妹，你在说什么傻话？”

李恪闻言吓了一跳，如剑一般的浓眉一挑，心中飞快地盘算了起来：

“从十七妹方才的反应来看，既不是受了谁的气，也不是被谁欺负了，八成是从父皇那里受了委屈，否则以十七妹那大大咧咧的性格，纵然是天塌下来，这丫头也不会皱一下眉头。有事，肯定是有要事！”

“我不要嫁人，我不要嫁给一个纨绔，我不要嫁给一个只知道花天酒地的草包！”

高阳公主爆发了，她激动的站了起来，疯狂地挥舞着双臂，几乎歇斯底里地吼叫了起来。

“十七妹，你不要激动！”李恪多少听出了一点眉目，他急忙站起身来，紧紧地压住高阳公主的香肩，道，“有什么事情你慢慢说清楚，一味地大吼大叫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都怪父皇，都怪父皇……”高阳公主不依不饶地大喊着，从她那悲怆的声音中不难听出，这次手受地委屈大了。

李恪无奈地看着高阳公主，道：“十七妹，也不能全怪父皇，父皇也绝对有自己的苦衷的！”

“他能有什么苦衷？”高阳公主变得更加激动了，她跳着脚大吼道，“他是堂堂的一国之君，他是整个大唐百姓的天，他能有什么苦衷？我看，他就是为了笼络房相的心，把我当作是一件可以随意赏赐的物品……”

看着歇斯底里的高阳公主，李恪不由得摇了摇头，看来这次十七妹的确是受了很大的委屈，否则的话，断然不会对非常宠爱她的父皇，说出这样的话来的。

“十七妹，你方才说笼络房相……父皇是要把你嫁给房遗爱吗？”

李恪想了想，上前拍了拍高阳公主的肩膀说道。

房玄龄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早就已经婚配，只有二儿子尚未结成亲，以堂堂的公主的身份，不可能嫁过去做妾，是以只能是嫁给房遗爱了。

“没错，就是那个好吃懒做，成天就知道打架斗殴，吃喝嫖赌的死纨绔！！”

听到自家三哥的话，高阳公主顿时恨地牙痒痒。

房遗爱的性格，李恪还是了解一些的，正像高阳公主所说的那样，这房

遗爱就是一典型的大唐纨绔子弟，而且还是人傻钱多，出去玩一向都是请客的那位主儿，交的朋友也都是和他一样的纨绔，甚至还有一些不入流的青皮混混。

想清楚了这一点，李恪上前揽住了小丫头的肩膀，说道：“十七妹，其实事情未必像你想像的那么糟糕，也许还有挽回的余地呢？”

“有吗？”

高阳公主一听这话，顿时就来了精神，松开捂着脸的双手一脸希冀地看着自己的三哥。

“怎么没有？”李恪从袖口中抽出了一条锦帕，擦了擦高阳公主的俏脸，继续说道：“你忘了，如果是以前，你这样胡闹的话，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最坏的结局，就是父皇把你五花大绑地送到房相府上，硬逼着你和房遗爱拜堂成亲！”

“那……那我就死给他看！”

高阳公主脸上表现得很是悲愤，一副要慷慨就义的样子。

“说什么傻话！”

李恪唬着张脸，拍了拍高阳公主的额头，道：“我都说了，那是在以前！现在可是不同以往了！”

“怎么说？”高阳公主连忙问道。

李恪很神秘地说道：“找四皇叔！”

第二百九十一章李恪的主意

“找四皇叔？”高阳公主梨花带雨地歪着脑袋看着李恪，有些不明所以。
n∈J頂n∈点n∈小n∈说，

“对啊，去找四皇叔！”李恪说道：“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一个人能够说动父皇的话，那么除了四皇叔，我还真就想不出另外一个人来！”

“可是……可是这件事情本就和四皇叔有关，四皇叔会为我说话吗？”高阳公主小脸上有些委屈，那样子到不像是在撒谎。

“啊？”这回轮到李恪惊讶了，这事怎么就和四皇叔扯上关系了呢？

“唉……”高阳公主叹了口气，说道：“三哥，你还记得年关前我在殿上让你与七哥他们出丑的事情吗？”

“记得啊！”李恪理所当然地点点头，道：“因为那次的事情，你还被父皇给禁足了！怎么，还在生四皇叔的气？”

要不是李元霸当着众人的面教训了高阳公主，恐怕李世民也不会如此上心地去禁高阳公主的足，说起来，李元霸还真是罪魁祸首。

“没有！”高阳公主微摇螭首，道：“我仔细想过了，那次的事情我确实有错，四皇叔教训的对。只是，只是之后父皇便以我年纪已到婚配之龄，为了找个人管着我，不再如此胡闹，便要将我许配给房相的儿子房遗爱！”

“啊？”

李恪到现在才算是明白过来，感情那件事情只是一条导火索，如果没有四皇叔的提醒，怕是父皇还没有注意到自己太过宠爱高阳公主了，以至于让她将宫中的礼仪抛诸脑后，开始耍小性子。

“三哥，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你说四皇叔还会帮我吗！”

高阳公主急道，“反正我是打死也不会嫁给那个房家老二的！那家伙我以前在太子哥的府上见过的，长得愣头愣脑。就是一典型的傻二愣子。让我嫁给这样的人……我，我不活了！”

“你说的也对，以前我也见过他，真不明白，房相如此人物，怎地就生了这么一个货！”李恪摇了摇头，仔细想了想，说道：“十七妹，你放心，四皇叔可不是一个记仇的人。你只需要去找他，说你不愿嫁给房遗爱，四皇叔就一定会为你做主的！”

“真的？”

高阳公主看着李恪，声音中充满了希冀。

“这是自然，实在不行的话，三哥带着太子哥、六弟、七弟还有九弟，一起去求四皇叔，相信四皇叔一定会为你做主的！”李恪理所当然地点点头。

“三哥，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高阳公主那是啥人呢。立马给了李恪一个大大的笑容，两个小虎牙露出来，无比地灿烂。

“殿下，宫里的刘公公来了。正在正堂中等候！”

就在李恪还想再和妹妹聊聊的时候，一个中年宦官急匆匆地走了过来，恭敬地向李恪禀报道。

“刘三水，他来做什么？”李恪愣了一下。旋即对那名中年宦官说道：“你先去吧，本王随后就到！”

“诺！”

中年宦官应了一声，向着前院走去。

“三哥。若是刘三水问起我在不在你府上，你就说我没在！”

眼见着那宦官远去，高阳公主赶紧地和李恪打招呼。

“却是为何……哦，难不成你是从宫里偷跑出来的？”李恪很快反映了过来，焦急地追问道。

高阳公主摇摇头，就在李恪心中送了口气的时候，高阳公主下面一句话却差点把他给噎个半死：

“我先是在太子哥的府上呆了一日，又去找稚奴呆了一日，今日方到的三哥这里！”

“噗！”

李恪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他瞪着高阳公主看了半晌，之后才苦笑着摇了摇头，道：“你呀……”

“好三哥，千万不要告诉刘三水我在你这里，否则的话，父皇一定会派那些黑脸黑甲的家伙，把我给抓回去的！”

高阳公主脸上做出了哀求的表情，一双玉手死死地抓着李恪的右手，那家伙，真是可劲儿摇啊。

李恪还真是拿自己这个妹妹没办法，他想了想道：

“我这里也不安全，待会我把刘三水送走之后，你麻利儿地离开我这，去四皇叔的武王府。虽说四皇叔现在出征在外，可是婶娘在府中，你只需要把你的情况告诉婶娘，她会收下你的。就算之后父皇真地命禁卫全城搜查你的下落，也断然不会去搜武王府，你就放心地在王府中等四皇叔凯旋归来吧！”

高阳公主明白这个道理，很乖巧地点点头，道：“知道了，谢谢三哥！”

李恪摇了摇头，道：“唉，你这丫头……”

……

远在薛延陀腹地的李元霸，还不晓得自己已经被亲侄子、侄女给算计了，现在的他，还在焦急地等待着赵三炮等人的回归。

赵三炮等人已经去了有一天的时间了，时至傍晚，随着天穹上的那一轮红日渐渐落到了草原的西头，李元霸也渐渐变得烦躁不安起来。

一天的时间了，谁知道赵三炮他们有没有和在薛延陀各部族中的天机卫还有影卫接上头，万一他们被抓了，那可就是有死无生了。

就这样又过了有半个时辰的时间，当天空彻底黑下来的时候，苏定方有些欢喜地跑了过来，一边跑还在不停地说道：

“回来了，王爷，三炮兄弟他们回来了……”

李元霸噌地一下从草地上坐了起来，顺着苏定方跑过来的方向看去。

果然，便见几个明显带着游牧民族风的壮汉，满脸兴奋地走了过来。

“王爷！”

走到近前，赵三炮等人齐齐并脚，右手握拳横在了心口的位置，向李元霸行礼。

“回来了，好，安全回来了就好！”李元霸还了这几位深入敌腹的神武卫兵士们一礼，上前狠狠捶了下赵三炮的肩膀，道：“好，你们都是好样的！来，都坐下来，跟我说说薛延陀各部族的情况。”

看到赵三炮等人归来，李峰心中也是一喜。

一是为了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地归来，还有就是终于可以知道薛延陀各部族内部的情况了。

“是，王爷！”

赵三炮也很兴奋，说起这次深入虎穴还真是无比地顺利，几乎是没有任何地阻碍就融入了薛延陀各部族中，此番能够成事，他带的这般兄弟们可是发挥了大作用。

...

第二百九十二章偶遇粮草运输大军

“王爷，在这薛延陀的腹地中，一共有四个大的部族，分别是回纥、仆骨、拔野古以及铁勒。c f”

因为李元霸对神武卫采取的是前世，华夏训练特种兵的方法，神武卫中的兵将们，已经习惯了服从命令，不再说那些空话。所以在听到李元霸的命令之后，赵三炮就开口了，只脸上的神色十分的严肃。

“铁勒？这薛延陀不是由薛部落、延陀部落，还有一些大的游牧民族构成的吗？虽说他们称自己为铁勒人，却是从未听说过有铁勒部族啊？”

李元霸听到赵三炮的话后，顿时十分疑惑起来。

“王爷，其实这铁勒部族，就是薛部族还有延陀部族相互融合的的产物。而那什么狗屁乙失夷男，还有他老爹都是出自铁勒部族，这么多年过去了，薛延陀部族称自己为铁勒人也习惯了，这个称呼也就继续延用了下去！”

这并不是什么隐秘的事情，赵三炮他们进了回纥部族，没用多长时间就把这些东西全都给套了出来。

“哦，原来是这样！”

李元霸有些恍然的点点头，继续问道：“这几个大部族之中，现在兵力如何？又有多少兵卒驻扎在部落内？”

赵三炮仔细回忆了一下，道：“王爷，我等此行去的是回纥部族，刚刚进了回纥的聚集地就和天机卫的密探联系上了。”

“根据天机卫所说的情报，整个薛延陀，除了已经分派前往朔州的各部落铁勒人之外，在回纥本族尚有一万三千余兵卒，其余三族情况和回纥差不多，只是铁勒部族因为是守卫着王都，在人数上要稍多一些，大概有三万左右的人马！”

“将近七万的兵力？他奶个嘴的。这军部的细作们是干什么吃的？不是说朔州城外的二十万大军，已经是薛延陀的全部兵力了吗？这可倒好，无端端地又多了七万兵力，这让老子怎么去端他们的老窝？”

听到赵三炮的介绍之后，李元霸顿时也是一阵皱眉。

现在他很后悔，为毛不晚两天出征，这样至少还能够等到边关天机卫有关薛延陀部族的准确情况，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变得这么被动。

“不行，我们得好好想想对策。不能硬和他们干！”

相比起朔州城的正面战场，李元霸这边似乎更加艰难。

他们深处薛延陀腹地，面对的除了这隐藏的六万大军之外，还有所有的铁勒人。

这要是搞得不好了，那些铁勒人一人一口唾沫就能够把他们给淹死。

“定方，你怎么看？”

李元霸忽然想起前世著名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的台词，不由得嘴一秃噜，脱口而出。

苏定方愣了一下，他没想到李元霸会问他。不过他很快就反映了过来，几乎是不假思索的说道：

“王爷，虽说现在敌我双方兵力悬殊，可是这些铁勒人的七万大军并非是聚集在一处。只要咱们弄清楚他们的大营所在，以我们神武卫实力再加上火器的威力，要想灭掉他们也并非是没有可能！”

“话是这么说没错！”李元霸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继续说道：“可是你不要忘了。此地乃是薛延陀的腹地，即便灭了那些当兵的，还是有很多的铁勒普通牧民在！他们的数量可不在少数啊！”

“王爷您怎么忘了。他们只不过是普通不过的牧民罢了，那些身体强壮的青壮年，已经被征去做了兵卒，剩下的不是贵族土豪就是老人、小孩、妇女……”

说到这里，苏定方伸出舌头舔了舔有些干裂的嘴唇，残忍地说道：“与我等身经百战的神武卫兵士相比较而言，杀起他们来，就如同屠狗一般容易！”

李元霸闻言微微一怔，过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重重地点头，冷冷地说道：“两国交战，本王不想我们大唐的百姓死，那么就只有让这些铁勒人去死了！”

“对了……”

赵三炮等人默默点头，过了一会，他像是想起了什么，在怀中翻找了半晌，拿出了一块布帛，道：

“王爷，这是潜入回纥的天机卫密探拿给我的，说是薛延陀朔州大军的粮

草运输路线。每隔五日，便会有一只粮草运输队，往朔州的方向运送一次粮草。”

“哦？”

李元霸从赵三炮的手中接过那块布帛看了好一会，这才一拍手掌说道：

“好啊，有了这东西，我们完全可以截了他们的粮草，这样既能解了朔州城被困之围，又能让他们薛延陀后方大乱，只要他们派出兵卒搜寻粮草，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这些铁勒人所谓的粮草，可不是像大唐一样的五谷，而是牛羊群，他们这些游牧民族在打仗之时，粮草往往都是一支护粮队跟在大军之后，赶着大量的牛羊群紧随其后。

供二十万大军食用的牛羊，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只要粮草上路，李元霸他们定然就会发现。

“王爷此计甚妙！”李元霸话音方落，刘仁轨就点了点头，道：“王爷，反正我们还带了一些地雷，您看是否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埋上一些，这样的话……嘿嘿！”

“……”

李元霸有些无语地看了刘仁轨一眼，没想到这满脸正气的家伙竟然也这么腹黑，这么一搞的话，先不说一下得炸死多少牛羊，反正这些畜生四散奔逃是肯定的。

你想啊，那轰天雷鸣，就连薛延陀的战马都受不了，就更不要提胆子比战马要小上很多的普通牛羊了。

“启奏王爷，东南方向突然发现大量兵卒，正朝我们这边赶来，看那声势大概得有十五万之数！”

就在李元霸还在感慨刘仁轨的腹黑的时候，突然有值守的神武卫兵卒来报。

李元霸闻言先是一愣，随后便迅速的站起身来，三两步地走到地势高的瞭望点上，向着东南方向远眺。

苏定方以及刘仁轨等人也没有闲着，立刻召集神武卫紧急着装，立在马侧候命。

“哒哒哒……”

没过多长时间，自东南方向便传来了一阵声势浩荡的蹄子落地的声音，除此之外，还有密密麻麻的高举着火把的薛延陀兵卒。

“光这火把之数，差不多得有万把，还有这蹄落之声，大军还真得有十五万……”

天色已经黑了下来，这离得太远了，再加上现在也没有后世的高倍夜视望远镜，所以在李元霸看来，这人数还真是有些多的恐怖。

“唉，不对啊，这跟天机卫给的情报对不上啊……”

李元霸皱起了眉头，天机卫在薛延陀各部族中多年，他们的情报不可能出错的，等等……

李元霸眼睛一亮，掏出了方才赵三炮给他的那张画有粮草运行路线的布帛，借着微弱的月光仔细地看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他突然指着那张布帛上的路线，笑道：“就是这里，没想到啊，这些铁勒人真地挺狡猾的，竟然选择入夜的时间运送粮草，也幸亏我们刚好在这条粮草运输线上，否则的话，就放走这头肥羊了！”

“王爷，您的意思是说，这支大军是薛延陀部族的粮草运送大军？”

苏定方从李元霸的话中听出了不对，感情这支大军并非全都是铁勒兵卒，怕是有绝大部分的蹄子落地的声音，都是那些被选做食粮的牛羊牲畜。

“虽说和之前的计划有些出入，不过这可以说是天赐良机，王爷，要不要搞它一把？”

苏定方满脸兴奋地看着李元霸，那样子像极了一头发情的公牛。

“搞！”

李元霸眼中闪烁着凶芒，开始下起命令来，“苏定方，你率五千神武卫兵士于敌后方突入，放一千枚手雷；刘仁轨，你率两千神武卫兵士于敌右侧辅助；赵三炮，你率两千神武卫兵士于敌左侧辅助；剩余一千名神武卫兵士，随本王侧应……杀！”

“杀！”

草原之上骤然传来了神武卫兵将们那满含着杀机的怒吼声。

怒吼声传出去很远，那支薛延陀的运粮大军明显听到了这个声音，大军顿时陷入了一片短暂的骚乱之中。

“咳咳……咩咩……哞哞……”

一群群的马牛羊嘶叫了起来，那声音听起来有些杂乱。

走在这支运粮大军最后方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看起来不过四十岁上下的狂野中年人。

听到这声音，他骤然勒紧了缰绳，看向了发出怒吼声的那处丘陵之地，皱眉道：“什么声音？托姆……”

“我尊敬的桑卡大人！”

一匹瘦弱但是飞奔起来如风一般的马儿，带着一个同样瘦弱的青年人出现在那剽悍中年人身侧。

“你去看看，那边发生了何事，为何传来这等声音……”

被托姆称呼为桑卡的中年人话都尚未说完，就被一阵阵令他感到身体剧震的波动给打断了。

“轰隆隆……”

地动山摇，天旋海转，一片片的烟尘自大军后方蓬勃而起，数不尽的牛羊马匹撕心裂肺地惨嚎着，被手雷的冲击力炸得四肢断裂，内脏横飞。

一块块或是犹自带着血肉，或是在爆炸之初就已经被高温炙烤成了焦炭的尸块，四散横飞，直接砸中了后方这四千余名薛延陀兵卒。

一刹那间，本来十分宁静的草原，充满了一股硝烟带起的肃杀之气！

第二百九十三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死死地勒住战马，险些从马背上摔下来的桑卡，大声地吼叫了起来，他慌乱地扭转着马头，想要让坐下的战马安静下来，可是不论他如何努力，如何地马术高超，始终不能让其安静下来。n∈

“咳咳……”

就在此刻，又是一道震天雷，就在桑卡身侧响起。

战马一下子就受惊了，只见那儿嘶声鸣叫着，直接人立而起，整个身子都跟着腾空而起，随后最悲催的一幕出现了，桑卡想要从马背上跳下来，可是那马本就是倒翻而起，就算是从马上面跳下来，也铁定是摔倒地上。

所以……桑卡被战马的一个大背摔，脸朝下，后背朝上，狠狠地向着地面砸了过去！

现在是深冬，地面因为缺少水分早就已经变得干燥无比，再加上那些坚韧无比的草茬子，这如果要脸朝下的话，那必将是痛苦无比！

“噗通！”

一声巨响，烟尘伴着血渍飞了起来，坚韧的草茬子压住了地面，桑卡压在了草茬子上，而他的那匹沉重无比的战马，则是重重地压在了桑卡的身上！

这几样，一个比一个重，摔的那是一个比一个惨！

可别忘了，桑卡作为这只送粮大军的指挥官，所骑的战马可是寻遍草原都有数的良驹，除了马匹本身的颜色是一大挑选要素之外，还必须要膘肥体壮，体态强劲有力。

就这一点，桑卡的那匹战马就得有三百多公斤，这么恐怖的重量就算压在野猪的身体上都够呛，更何况是一个人类汉子？

“噗！”

在跌落地面的一瞬间，那些草茬子就直接扎进了桑卡的脸部以及眸子中，一口鲜血还没来得及吐出来。就已经胎死腹中，混着泥土吞进了肚子里。

之后，便是清脆的骨骼断裂声，完全没有准备的桑卡，根本就承受不了这种剧痛，鼻子一抽，闭过了气去。

远处，收回手的苏定方，拍了拍有些皱巴巴的衣服，自语道：“看你那发号施令的样子。就知道你官肯定不小！这么大的目标，活该你被炸死！”

自家指挥官被炸死，大军先是陷入了短暂的沉寂，须臾之后，也不知道是谁用回纥话喊了一句：“将军死了，为将军报仇，杀了这班可耻的偷袭者！”

在这草原之上，任何东西本来就一目了然，再加上李元霸所率领的神武卫。是从各个方向攻袭向薛延陀的送粮大军，是以在牛羊马彻底暴乱之后，这些仍旧存活着的铁勒大军，一眼就看到了李元霸他们。

他们发出一阵阵的怒吼。随后便急拍坐下战马，直扑向右前方随时准备侧应射弩为大军的李元霸而去。

看来这些薛延陀的兵卒们也不全都是傻子，至少还都知道柿子要捡软的捏，虽说表面上看上去是这样的！

“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本王正愁这一下子炸死了两千多人，剩下的没几个是本王的菜了，没想到你们还敢自己冲上来找死！哈哈。小白，走，让本王给这些铁勒人长长见识！”

看着已经相距不过百丈的薛延陀大军纵马狂奔而来，李元霸轻轻夹了下马肚子，随后猛地从身侧的一名神武卫兵士的手中，接过了一支长矛。

这支长矛和刺死索格的那支几乎没有分别，寒光闪闪，体态纤长。

“战矛？那家伙想做什么？隔着这么远就想要投掷长矛，他以为自己是谁，天神吗？”

看着不远处坐在一匹马背上，手中长矛前指的那名少年郎，竟然高举着一支战矛瞄准了他们这两千来号人，是在搞笑吗？

“当自己手中的是投石器吗？就算是投石器也对付不了我们这么多人啊！”

“笑话，真是个笑话！”

这些俯冲而来的薛延陀的兵卒们，无情地嘲笑着李元霸。

可是当那杆长矛真得脱离那名少年郎手中的时候，所有冲在最前买你的铁勒骑兵，心中都升起了一股子本能的危机感应。

就在那些反应快的骑兵下意识地低下头的时候，顿时就听到身体上方传来一阵长矛刺破空气的爆裂声。

“啊.....”

随着一连串的惨叫，那杆长矛竟然洞穿了五名铁勒骑兵的身体，方才笔直地插进了地面，那粗长的矛杆，还在不停地上下摇摆不定。

这样的情景，让这些冲在最前面的铁勒骑兵，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他们望正前方那几乎近在咫尺的少年郎，汗毛倒数，悚然惊魂。

甩了甩手臂，李元霸重新接过了一柄擂鼓瓮金锤，笑道：“这么近的距离，竟然只射杀了五个，还是有些生疏了！”

旁边的一众神武卫兵士顿时感到冷汗都流下来了，王爷真是.....太他娘地谦虚了！

要知道，对面的铁勒骑兵可是全都穿着厚厚的皮铠，在加上彼此之间距离约有百丈，竟然还能够洞穿五个人的身体，这是何等的怪力啊？

“这，这还是人吗.....”

尽管夜幕之下，并不是所有的铁勒兵卒都能够看清方才发生了什么，可是那些冲在最前面的家伙，还是被骇出了一身的冷汗。

“想挑软柿子捏，那得看看你们有没有那钢筋铁骨了！神武卫听令，跟本王冲，灭了他们！”

看到那些惊慌失措的铁勒人，李元霸哈哈大笑了起来，随后不客气地直接带领着麾下的一千名神武卫兵将，从正前方冲了过去。

这离得近了，神武卫兵将们手中不知何时换上了一张张奇怪的弩箭，双方之间大概距离五十丈的时候，在对方铁勒骑兵正准备搭弓射箭之时，一阵犀利的箭雨就已经从神武卫这一方射了出去。

顿时，前面的铁勒骑兵便倒下了一大片。

五十丈的距离已经算够远了吧？

可是看这些甚无谓的兵将们，却好像根本没有使用什么离奇一般。

事实也正是如此，神武卫手中所持的，非是弓箭而是弩，而且还是有着后世特征的军用十字弩。

十字弩它是一种装有臂的弓，主要由弩臂、弩弓、弓弦和弩机等部分组成，它的射程远比当下的弩要高，其原理自然是更加符合力学以及空气学.....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百九十四章逼问

铁勒兵卒全都是以骑兵为主，以往，都是别人想方设法地来对付他们薛延陀的骑兵，比如说陷阵营，斩马刀……再或者就是那些长兵器或者高大的盾牌，用以阻挡之用。

这么多年了，这可是一直未曾改变过的真理，他们可是从来就没有想过会有那么一天，和大唐的骑兵进行正面对抗。

原本这场战争应该是他们占优势才对，可是眼下唐军手中的十字弩明显比他们的弓箭射程要高，即便那些唐军的穿着好像是普通的布帛，可是固定的射程放在那里，这群铁勒骑兵也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大唐骑兵对他们进攻，毫无他法。

“吗的，人还能让尿给憋死？兄弟们，上弯刀！”

“跟这些大唐的南蛮子拼了，杀光他们……”

随着距离的渐渐逼近，神武卫的十字弩已然失去效用，因此，他们换上了横刀，狠狠地夹击着胯下的战马，向着前方那些手持弯刀的铁勒兵卒冲去。

“杀！”

两支队伍一接触，随着神武卫大军那充满兴奋的吼叫声响起，所有的神武卫的兵将们，全都高高地举起了手中的横刀，毫不客气地，狠狠地挥刀而下。

而那些铁勒骑兵也不是傻子，不可能呆愣愣地站在那里，任你劈砍？

只见他们也扬起了弯刀，迎击了过来。

“锵锵！”

令他们感到诧异的一幕发生了，只不过是刚一接触，神武卫们手中的横刀就已经瞬间斩断了贴了兵卒的弯刀，并且顺势劈砍在了他们的肩膀，乃至脖颈上。

一瞬间，这里就成了人间地狱！

被横刀击中的铁勒兵卒，大脑中一片空白，致死他们都想不明白。族中精心打造的兵器，怎么就如此脆弱地被斩断了呢？

只可惜，这是个谜，他们也只能带着这个谜去找阎王爷报道了！

“哈哈，痛快，痛快！”

脸上、衣服上，被铁勒人的鲜血溅满身的神武卫兵将们，畅快地笑了起来，他们脸上的表情狰狞，在月亮那微弱的荧光中格外的恐怖。就像是……恶鬼一样！

一个接触，就损失了上千的精兵，而对方却是毫发无损，眼下无钱精骑只剩下了以前来人，面对这帮如狼似虎的神武卫兵将们，这些铁勒骑兵，感觉腿肚子都在打转。

“跑，跑啊！”

所有的铁勒骑兵在呆滞了半晌之后，彻底炸了营。

他们这些铁勒骑兵。曾经数次骚扰大唐的边境，劫掠来往的大唐客商，这么多年了，他们就从来没见过这样干净利落。血腥暴力的杀人之法。

此时，他们的脑海中只有一个概念，那就是跑，能跑多远跑多远！他们已经明白了。这群胆敢偷袭他们的大唐军队，简直就是恶鬼，恶鬼前来索命了！

“兄弟们。给本王放手杀……”

李元霸抡动这擂鼓瓮金锤，就像是敲西瓜一样，爆掉了一个又一个铁勒人的脑袋，他已经适应了这种杀戮，从一个连杀猪都要犹豫半晌的人，成功过渡成了一个屠夫，而且还是一个乐在其中的屠夫。

……

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战斗已经结束。

除了因为慌乱，逃掉的三四万头牲畜，原地只剩下了两三万头重新变得安静下来的牛羊马匹，还有就是一万余名铁勒兵卒的尸体。

除了那些最早被神武卫的十字弩箭给撂倒的铁勒兵卒之外，剩余的铁勒兵卒们的尸体，几乎就没有一具是完整的，不是缺胳膊就是断腿，再不然就是脑袋和身子分了家。

“恶鬼，你们都是恶鬼……天神，天神会保佑我们的……”

几个侥幸存活着的铁勒兵卒，脸色苍白地相互蜷缩在一起，他们彼此之间拥抱着，似乎这样就能够变得安全起来一样。

李元霸将小白引到了一边的马群中，让它去享受万马朝拜的快感，而他自己则是领着赵三炮等人，围住了那几个仍旧存活着的铁勒骑兵，慢条斯理地说道：“你们是哪个部族的？”

那十多个铁勒人，慌张地抬头看了看面前的众人，特别是李元霸手中的那柄漆黑大锤，没有说话。

李元霸皱了皱眉，看了赵三炮一眼，道：“三炮，翻译给他们！”

“诺！”

赵三炮尽职尽责地作者翻译，将李元霸的问话原原本本地翻译给了那些铁勒人，末了还威胁、恫吓了他们一番。

几个铁勒人相互对视了一眼，过了好一会，一个看起来有些机灵的家伙上前几步，叽里咕噜地说了几句话。

赵三炮翻译道：“王爷，他们说他们是铁勒部族的，隶属于铁勒王军。此番乃是受了乙失夷男的命令，押运这些牛羊送往朔州前线。”

“铁勒部族！”李元霸眼睛一亮，道：“问问他，铁勒部族的军营在什么地方，距这里有多远？”

赵三炮把话翻译过去了，可是这次铁勒兵卒并没有给出答案，反倒是变得犹豫了起来。

李元霸见状皱了皱眉头，对身侧的苏定方使了个眼色。

苏定方会意地点点头，二话不说地抽出横刀，对准方才说话的那名兵卒身边的另外一个小兵，狠狠地就是一刀劈下。

“嗤！”

那名小兵的脑袋当时就飞了起来，殷虹色的鲜血像是不要钱似地喷溅而出，当其升到半空顶点的时候，却是笔直地落到了身侧那些个小兵的身上，将他们淋得满头满身都是，血淋淋地，看起来极其吓人。

“啊！”

那几个围在死去小兵的家伙，就如同被敲断了骨头一样惨叫了起来，就

好像方才杀的不是他们的同僚，而是他们一般！

“说！”

赵三炮冷冷地看着那个小兵，苏定方也很配合地亮了亮横刀，上面的鲜血滴滴往下流淌，看起来很是渗人。

“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

就在这时候，先前说话的那个小兵吓尿了，竟然开口说起了汉话，虽听起来有些别扭，但至少能够听清楚了。

“他娘地，你明明会说汉话竟然装听不懂，还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李元霸当时就怒了，上前狠狠地踹了那家伙一脚。

“小的错了，小的再也不敢了……”小兵这会倒是老实了，强忍着疼痛，讨好地看着李元霸等人。

“说，你们铁勒部族在什么地方，军营又在什么地方，距这里有多远，乙失夷男可在部落之中？”李元霸死死地盯着这个小兵，大有不说实话就喀嚓了他的架势。

小兵满脸胆怯地看了看众人，道：“我特勒部族在距离这里二十里外的天鹰城，军营就在天鹰城外。至于可汗是否在城中，这个小的就不知道了……”

“小子，你敢骗老子？”苏定方眼珠一转，手中的横刀前指，就要劈下。

小兵连忙双手抱头，道：“大爷，小的不敢欺瞒大爷！我铁勒部族确实在天鹰城……不过，不过可汗在今晨的时候，曾经去过一次军营，至于现在在哪里，小的真的不知！”

“军营中有多少人，那天鹰城的安全可是军营中的人负责？”李元霸问道。

“回大爷的话，原本军营中有三万人，今日押运粮草出来了一万余人！平日军营中人会分成三支巡逻队，每支七千人，保护天鹰城的安全，眼下军营之中，应该还有一万两千余人！”

小兵很清楚大军的运转方式，急急忙忙地说了出来。

李元霸看了苏定方一眼，暗暗点头，小声道：“看来这家伙说地是真的！”

“很好，很感谢你把这些东西告诉我们，为了感谢你们，本王决定……”

李元霸笑眯眯地看着这几个小兵，说到这里的时候，嘴角的笑容更加地灿烂起来。

“噌！”

十多颗大好人头，飞天而起，那一颗颗的头颅，眼睁睁地老大，里面甚至还带着深深地疑惑。

“送你们上路！”李元霸轻抚衣服下摆，声音中透着股子冷漠。

“王爷，接下来我们怎么做？”随手在一名死去的铁勒小兵的身上擦了擦刀身，刘仁轨面无表情地走到李元霸，躬身问道。

李元霸抬头看了看天穹，笑道：“烹牛宰羊，休整一下！午夜子时出发，急行军！丑时潜入铁勒军营，李代桃僵！”

丑时也就是凌晨一点到凌晨三点，这个时间段，人们刚刚睡熟，以神武卫那潜行刺杀的手段，再辅以前孙思邈特意配置出的药，李元霸有绝对的自信，把这般熟睡的家伙全都给解决掉。

虽说两方交战，使用药或许是有些可耻了，但是不要忘了，这是战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只要能够达到最后的目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又有谁会在意呢？

……

就在李元霸打算阴死这般铁勒部族的兵士们的时候，远在吐蕃的松赞干布，也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二十万薛延陀大军竟然真的叩响了大唐朔州城的城门？有意思，有意思啊！”

松赞干布坐在大殿之中，在他身前的桌案上，仍旧是果脯、点心和酥油茶，看来无论是在什么时候，松赞干布都不忘了享受。

…

第二百九十五章谷中军营

在松赞干布的正前方，他忠实的狗腿子巴图，正在喂站在他肩膀上的鹰隼。≥

这个时候，松赞干布说道：“巴图！”

“国主！”巴图赶忙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恭敬地说道。

“你去安排一下，持我的手令去一趟内相斯图汗的府邸，叫他收拾一下，明日走一趟薛延陀的天鹰城，让他问问乙失夷男，需不需要我们吐蕃助他们一把！”

松赞干布端起酥油茶喝了一口，眸中的精芒闪烁不定。

这话听起来像是客气，可是深知松赞干布脾性的巴图知道，这次国主是真地要横插一脚了。

.....

时至丑时，李元霸领着神武卫大军悄然来到了一处略高的山谷之处，从这里看，下方的场景是一目了然。

远远地，一群占地面积广博的建筑物静静地趴伏在地平线上。

很奇怪地，这建筑物群没有建造像是大唐一样的城墙，只是象征性地堆砌起一面七尺来高的青砖墙，看起来只是用来遮风挡雨之用。

再往里看，便是一栋栋明显带着游牧民族特征的圆顶形屋舍。

而在正中央的位置，则是一座明显要区别于其他屋舍的宫殿，宫殿看起来有三层楼高，那高耸的柱子、华丽的穹顶，一看就是铁勒部落中最尊贵的人才有资格居住。

“王爷，您看？远处便是天鹰城，而这下方，似乎就是铁勒大军的军营！”

站在山谷之上，李元霸顺着刘仁轨手指指着的方向，发现在近处，也就是这山谷的下面，竟然是一个十分隐秘的平坦之地。

在这一处隐秘之地，除了一条狭窄的通道之外。周围尽是山谷，如果不是李元霸他们站的位置恰到好处，在加上下方灯火偶然闪没，怕是根本就发

现不了这山谷之下竟然还有这样一方去处。

下方大营中，每隔大概十丈左右的距离，便竖有一个火盆，火盆里活噼啪燃烧着烈烈的火焰。

借着这些火焰，李元霸等人从上往下看去：

这地方根本就是一个天然的盆地，而在这下方的盆地之中，直接竖起了无数的油布大帐。在大帐的周围还围着一圈足有一人来高的，两头已经削尖了的粗木栅栏。

这些粗木栅栏叫做拒马栏，拒马栏是用来防止骑兵奇袭的防护设施。

除此之外，还有全副武装负责执夜勤的兵卒，虽说他们一队只有三十来人，可是看那数量差不多得有近千人。

根据从那个铁勒小兵处得来的情报，再加上天机卫所搜集的消息，那铁勒部族的军营，确实就在此处。

这里距天鹰城相当近。也就是说，如果天鹰城出现了什么意外，这边军营中的铁勒人若是前往支援的话，快马狂奔之下。根本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够及时赶到。

可以这么说，如果敌军前往偷袭王城，如果不提前侦察到这里地方的话，怕是会被贴了大军给包了饺子。死的不能再死。

不过打死铁勒人也想不到，会有人放弃攻击天鹰城，选择率先攻击薛延陀军营。而且还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王爷，还真铁勒人的军营，干不干？您发个话！”仔细观察了下方半晌，苏定方小声地在李元霸身侧说道。

“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不干他一下子，还真是对不起他们了。”李元霸看着下方的军营，双眼都在冒血光：

“苏定方听令，你率一千名神武卫兵士，将他们分成三十个小队，负责解决掉那些执勤的守卫。刘仁轨，你带着五百名神武卫兵士潜入营帐，将这**药散布入营帐之中。其余的神武卫兵将，原地待命！”

“诺！”

随着李元霸满脸严肃地下了命令，苏定方和刘仁轨马上开始点其齐兵将，直接取下了随身携带的绳索，在山谷之上选择了一出隐蔽之地，借着夜

色，顺着绳索潜入了谷中。

.....

漆黑的营帐东南侧，一千多名神武卫兵将如同静守猎物的虎狼一般，静静地隐藏在黑暗中，一动不动。

忽然，苏定方于刘仁轨耳语道：“仁轨，如何做？”

刘仁轨又观察了一下大营，这才说道：“我先去放倒一个营帐的兵卒，而后你挑选出一些精干之人，换上铁勒人的服装，将一队队执勤的兵卒引至偏僻角落，将他们一队队地绞杀！”

“若是穿上铁勒服装，如何分辨敌我？”苏定方问道。

虽说这番邦之人与关内的汉人外貌相差极大，可现在是夜晚，若是服装相同，如果不近前仔细辨认的话，怕是很难分出敌我来。

“这个简单，你等只需在左侧臂膀之上缠饶一条白布，敌我立辨！”刘仁轨说着，还示范性地从作战服里面抽出了白色的内衬，嗤啦一声，撕出了一条摆布缠在了左臂上。

清凉的月光，透过层层云朵，照射到刘仁轨那解开的黑色作战服里面，竟然亮起了一片银光。

好家伙，原以为这些神武卫兵将们的身上并没有穿着任何护身铠甲，没想到里面的衣服竟然是钢丝编成的内衬马甲，怪不得了，怪不得他们无需穿戴铠甲。

有了这钢丝编成的内衬，便是普通的刀兵，若是没有砍对地方，怕是根本就不能伤他们分毫！

“好办法！”

苏定方眼睛一亮，微微颌首。

“定方你在此稍待，且看我等手段！”

刘仁贵对苏定方点点头，从腰间特制的行军包裹中取出了一只巴掌大小，密封严密的竹筒，随手招呼了十五六名兵士，向着最近的一座大营悄悄摸了过去。

.....

“唉，我说，什么时候换班啊？天天这么熬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大营前，一队身穿铠甲的铁勒兵卒，刚好巡逻到这里，走在最后面的那两个家伙，忍不住发起了牢骚。

“今日你是不要想了，那帮孙子躺下了根本就起不来，你还想要换班？做梦吧你！”另外一个铁勒兵卒好笑地瞥了身侧的同僚一眼，说道。

“啊？那不是得巡逻一夜，他奶奶的，愿天神让这帮孙子终生不举！”之前的那个铁勒兵卒不满地嘟囔了两句，过了一会，道：“我去撒尿！”

同僚点头道：“你快点！”

第二百九十六章索命

“知道啦！”铁勒兵卒摆摆手，向着大营的右后方走去，同时口中嘀嘀咕咕地说道：“这帮孙子……”

“咔嚓！”

话还没说完，从那营帐的后方突然伸出来一只大手，在那名铁勒兵卒根本来不及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握住了那名铁勒兵卒的脑袋，猛然一扭。↗

一道令人头皮发麻的骨骼裂声响起，铁勒兵卒身死！

“快，换上他的衣服！”

刘仁轨拖住这名铁勒兵卒的尸体，对一名神武卫兵士说道。

“唰唰……”

悉悉索索的声音不断响起，几个神武卫兵士很霸气地撕扯着这名铁勒兵卒的衣服，之后还没羞没臊地扫了扫这家伙的裤裆，这才心满意足地让一个兄弟换上了他的衣服。

前方，都快要走远了的那只巡逻队，突然有人问最后一名铁勒兵卒，道：“科西嘉，蒙托去哪了？”

“哦，他去撒尿了……懒人屎尿多嘛！”名叫科西嘉的铁勒兵卒裂开嘴笑了起来。

“他娘的，这都快盥茶时间了，他掉茅坑里了？”前面的人没好气地咒骂了两句，扭头说道：“你去看看，别这家伙偷偷去营帐里睡觉了！”

“好嘞！”

科西嘉应了一声，急匆匆地就向着方才的那座营帐的方向跑了过去。

“蒙托，你他老母地……”

刚刚转了个弯，话都没说完，同样的一幕出现了，又是干脆利落地解决掉一个家伙。

“这次我换上他的衣服，你们在这里等一下，我去把那支铁勒人的巡逻队引过来！”

刘仁轨急急地换上科西嘉的衣服，对自己的手下们吩咐了一声便出了营帐。

“科西嘉，怎么不见蒙托呢？”

巡逻队中有人问到。

“不好了。不好了……那家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然就晕过去了，现在还跟地上躺着呢……你们，你们快跟我过去看看吧！”

刘仁轨压着嗓子，刻意模仿科西嘉的声音，再加上他与科西嘉的体形差不多，这支巡逻队倒也没看出什么破绽来。

“什么情况？这家伙净整么蛾子！”

巡逻队中的铁勒人不满地抱怨了起来，不过还是跟在刘仁轨身后，向着那座大营的后方跑去。

“轰轰轰……”

巡逻队刚刚来到大营之后，早就已经蓄势待发的十多名神武卫兵士们就已经出手了。他们一人对付俩，掌起拳落，招招致命，几乎是没有二次出手的机会，这整支巡逻队伍就已经全军覆没了。

“好，看来你们的身手并没有落下！”

看到手下们那出手毫不留情的狠辣劲头，刘仁轨很满意地点了点头，道：

“再去唤过来几名兄弟，全都换上他们衣服。随我去放**药！”

连下药这等阴损行为都说得如此正大光明，正气凛然，想想也真是醉了！

过了没多久，三十名神武卫兵卒已经穿戴整齐。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俨然就是一支标准的铁勒巡逻队。

“走，待会看我眼色行事！”

刘仁轨走在最前面，他们每路过一个帐篷的时候。便会少一个人，躲在帐篷的门缝处，悄悄将手中的大剂量**药直接喷进帐篷中。随后再若无其事地重新回归巡逻队。

就这样，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刘仁轨所在的巡逻队就已经走遍了整个大营，三十来个神武卫兵士，一人负责一座行营大帐，也不管里面有没有人，挨个喷了一遍。

期间，他们还顺手解决掉了两只巡逻小队，把他们的衣服直接扒下来，丢给了静候在一旁的苏定方等人。

“定方，已经搞定了，只要再过半柱香的时间，相信就算这些铁勒兵卒的耳边响起炸雷声，也绝对醒不过来！”

刘仁轨走到苏定方身侧，眸子中充满了兴奋之色。

“那还等什么？”苏定方道：“我先去把那支巡逻队给解决掉，要不然到时候就算不能够把大营中铁勒兵卒给吵醒，也是个大麻烦！”

.....

半柱香时间已过，整个大营中静悄悄地，在最初他们出现的营帐之后，那些薛延陀的巡逻队兵卒，**的尸体已经堆成了小山。

已经全副武装，换上了铁勒兵卒服装的神武卫兵士，肃立在这些尸体之前。

“叫兄弟们下来，开始收割吧！”刘仁轨嘴角挂起了冷酷的笑容，抬头看了看天穹，声音森严。

“仁轨，定方，干得不错！”李元霸率先冲下了山谷，拍着手下两名大将的肩膀，脸上充满了笑意。

“王爷谬赞了！”

两个家伙倒是难得地谦虚了一回。

“那么.....放手杀吧！这一晚可还有的折腾了！”

李元霸点点头，大手一挥，神武卫大军立刻行动了起来。

一座座营帐被掀起，神武卫兵将自行分组，潜入了薛延陀大军的营帐，一个个脸上带着狰狞的笑容，借着营帐中牛羊油灯的微弱灯光，手中的横刀无情地上下挥舞着，砍下了一颗又一颗的脑袋。

一万两千余名铁勒兵卒尚在睡梦之中，就已经被神武卫兵士们索了命。

对于这些胆敢侵犯大唐边疆，胆敢残杀大唐国民之蕃贼，神武卫兵将们没有半点的同情之心。

当然了，用**药或许是可耻了一些，可不要忘了，后世华夏被那些来自小.日.本的矮矬子们入侵的时候，那恶名昭著的7.3.1部队，不就是在我华夏东北地区犯下了累累恶行吗？

当然，我泱泱华夏，传承五千年，一向都是仁德之国民，礼仪之邦，那些矮矬子们不能和我华夏国民相比，可并不表明我们不能这么做？

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想想昭君出塞，想想五胡乱华吧.....

.....

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整个大营中所有的铁勒兵卒已经没有一个再能喘气的了，全都死得不能再死了。

再次出现在李元霸身前的神武卫兵将们，已经是焕然一新了。

他们全都穿着铁勒兵卒的铠甲，手中握的是铁勒人的弯刀.....至于横刀，早就已经被他们给放到了最后方的大营之中。

看着全副武装的神武卫兵将们，李元霸心神激荡，想想这几天的经历，作为前世的学者，可谓是从未有过的刺激。

第二百九十七章不对等的战斗

“兄弟们，而今我等已经兵临城下，那乙失小儿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天鹰城中！”

李元霸遥指远方那座看似匍匐着的巨兽一般的城池，继续说道：“那铁勒蕃贼侵我边疆，杀我儿郎，掳我妻女，抢我财帛，烧我房屋……我等若是遇到了铁勒蛮夷，若是遇到了乙失小儿，当如何？”

“杀！”

“杀！”

“杀！”

响亮宛若洪钟一般的嘶吼声，就像是一支剧烈燃烧着的火箭一般，穿透了苍穹，直达天空最高处。

一万名神武卫的兵将们，脸上神色狰狞，身上杀意凛然，一个个就像是饿了数天的恶狼一般，眸子中肆意燃烧着凶残的火焰。

“对！就是一个字，杀！”

李元霸就像是一个慷慨激昂的将军，站在高高的点将台上，下面尽是威风凛凛的大唐军士，等待着奔赴战场，灭敌建功！

“现在，本王开始点将！”李元霸如鹰一般的眸光瞪视着前方的神武卫兵卒，道：“神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听令，命尔领两千神武卫兵士领地雷五百枚，埋于铁勒大军营帐之中，并并做好掩体……”

“末将领命！”

苏定方上前一步，向李元霸行了一个神武卫特有的军礼。

李元霸微微颌首，继续道：“神武卫大将军刘仁轨听令，命尔领一千名神武卫兵士往山谷之上设伏，以手雷攻袭薛延陀大军！”

“末将领命！”

刘仁轨同样上前一步，军礼如影随形！

“好！”

李元霸点点头，看着剩余的神武卫兵将们说道：“其余兵士与本王于阵前迎敌，请君入瓮！”

“尊上将军令！”

这一次，神武卫兵将们并没有称呼李元霸为王爷，这也是表明他们已经抱着必胜的决心了！

.....

凌晨卯时，薛延陀铁勒部族军营。一切已经准备妥当，就等昨夜前往天鹰城中执勤的铁勒大军回返营地了。

“哒哒哒.....”

远远地，一大片烟尘随风鼓起，伴随着一阵阵急促的马蹄声而来。

“来了！”

领着盗版铁勒大军，站在军营之前静静地等待着正版铁勒大军入套的李元霸眼睛一亮，带着赵三炮，急忙策马迎上。

“报哈萨将军，神鹰第三卫与您交接！”

赵三炮操着一口地道的铁勒话，跟在李元霸身侧，向正前方领头的一名雄壮汉子高声禀报。

这些是赵三炮从这些倒霉的铁勒兵士口中套出来的话。这些仅剩的铁勒大军，一共分为三卫，称之为神鹰三卫。

神鹰三卫于每日卯时准时交接，各自在天鹰城中执勤十二个时辰，眼下前来交班的是神鹰一位。

那名叫哈萨的雄壮汉子穿着一身骚包的熊皮大袄子，脑袋上还顶着一顶鹿皮帽，雄壮的身子骑在马上，甚至连地面都要震三震。

这家伙看起来是一个铁勒富商的打扮，可是偏偏喜欢别人管他叫将军。

“克勒斯那家伙在哪？怎么不见这家伙出来交接？”

哈萨皱着眉头看着赵三炮。以及旁边看起来很是陌生的李元霸，说道。

“哈萨将军，克勒斯大人昨日夜中喝酒喝坏了肚子，眼下正在帐中休息。是以今晨只有小的前来接手！”

赵三炮笑着回了哈萨一句，脸上的表情真挚，如果李元霸不是早就知道这家伙是在装的话，恐怕也会被赵三炮那高超的演技给骗了。

“哈哈。克勒斯这混帐王八蛋也有今天啊……哈哈，快快快，随本将军进去看看这家伙的糗样！”

壮汉哈萨哈哈笑了起来。那样子简直是笑成了个球。

而后这家伙也不管面前的赵三炮以及李元霸等人如何，直接领着身后的七千余铁勒兵将入了军营。

李元霸丝毫没有因为被无视而感到生气，而是看着千骑绝尘，感受着那尘土飞扬的时刻，满脸冷酷地笑道：

“三炮，本王从小长这么大，见过为了钱财、权势，上赶着去挨骂、去挨打、去耍贱的，可是这上赶着去地府找阎王报道的，本王还真是第一次见呢！”

赵三炮脸上倒是不见笑容，反倒是出现了可惜的神色，他摇了摇头，道：“谁说不是呢！只是吗七千匹战马啊，真是可惜了……”

这边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的哈萨将军，命自己的手下们各自回营帐中休息，而他自己则是前往了那一方位于最正中的营帐。

这一处营帐是他们神鹰卫三位将军的大帐，平日里在铁勒部族中大军鼎盛的时候，自然是轮不到他们，可是眼下大军出征大唐朔州，这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行营大帐也自然成了他们三个家伙的居所。

尚未靠近大帐，哈萨那粗豪的嗓门就响了起来，他把马儿拴在了大帐之侧，自己则是掀开厚实的帐帘走了进去：“克勒斯，你他娘地也有今……”

“轰……”

话音尚未落地，那营帐就整个给飞了起来，其中还掺杂着一些看不清是什么东西的焦黑色东西。

“雷鸣……什么情况？”

“好像是将军所在地营帐？”

“走，去看看！”

刚刚下了马匹，甚至还没来得及进营帐的铁勒兵卒，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巨响给吓了一跳，这声音有些恐怖了，就连大草原上下暴雨的时候，都未曾响起过这等声音。

可是接下来更加恐怖的一幕出现了，一枚枚带着木柄的手雷从天而降，在一众铁勒兵卒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轰然爆裂。

“轰隆隆……”

一瞬间，天崩地裂开，火光四溅，无穷的光与热将铁勒部族的军营彻底炸开，无数的地雷，引爆了本就已经深埋在行营大帐中的地雷。

天上与地下，上下夹攻，这明显带着现代化无节操攻击手段的战争，完全就是一面倒的屠杀！

试问一个手持钝刀的两三岁孩童，干得过一个手持ak47、mp5的青年壮汉吗？

很显然，这根本就不再一个档次，如果非要安在一起的话，这神武卫对铁勒大军此刻的情况，就是真实写照！

炮火声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当带着浓重硝烟气息的铁勒军营上空，不再有白色浓烟飘荡的时候，下方铁勒军营的场景，简直比前段时间朔州城外的铁勒大军炸营了还要凄惨。

无数的残垣断壁，数不尽的烧灼物……腥臭以及烤肉气息相互混合的空气，让人闻之作呕。

在爆炸伊始就已经领着手下们远远躲开的李元霸，面无表情地看着远方仍旧有火焰烧灼的铁勒军营，半晌之后，头也不回地调转马头，道：

“三炮，派人去通知定方与仁轨，以铁勒身影三卫的身份突入天鹰城，留下三千兄弟侧应，我等入城活捉乙失夷男，割下他的脑袋，挂在长安城上，以示天下！”

“以示天下！”

“以示天下！”

所有跟在李元霸身侧的神武卫兵士，全都高举着手中的弯刀，兴奋地仰天嘶吼。

.....

天鹰城中，最中央的豪华宫殿。

在这宫殿中，一座装点地极其奢华的大殿之上，正在上演着一出与虎谋皮的好戏。

高高地坐在上座的，是一个看起来不过双十年华的年轻人，只见这年轻人身穿大粉色特勒服饰，生得浓眉细目，鼻梁高挺，皮肤白皙，嘴唇樱红。

如果不是那明显的喉结表明了这货是个男人，恐怕是个人就会以为这个娘炮是女扮男装。

除了这青年人之外，在这大殿之下，左侧站立的是十来个身穿薛延陀官袍的各部族的长老、贵族，而站在右侧的，则是脸上充满了高原红，头顶尖帽，身上的服饰明显带着吐蕃特征的吐蕃人。

“尊敬的珍珠可汗，老朽斯图汗仅代表我吐蕃国主松赞干布，带给您最真诚的问候！”

这说话的家伙，是个穿吐蕃袍服，留着山羊胡的卷毛小老头，也正是吐蕃的内相大人。

原本松赞干布的命令是命斯图汗待清晨之后，再前来薛延陀天鹰城。

只是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斯图汗不得不连夜赶来晋见薛延陀可汗，乙失夷男。

“内相大人客气了，不知贵国国主近来可好？”

那坐在上座的年轻人妖.....年轻人轻笑了起来，那可真是一笑百媚生，再笑倾人城。

“承可汗惦念，国主身体安康，只是想起已有一年未曾见过可汗，故此才特命老朽备齐礼品，前来探望可汗大人！”

老头子脸上堆起了虚假的笑容，两只绿豆大小的眼睛不停地眨啊眨地，隐有精芒闪烁。

“你娘地.....老子最烦人整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你这老头为何来我薛延陀，真以为我们不晓得吗？别给老子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斯图汗话音刚落，站在大殿左侧的，一个看起来有些虚胖的家伙就跳了出来，大叫道。

斯图汗闻言扭转过头，楞楞地看了这个胖子半晌之后，方才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哦？原来是拔野古部族的巴巴特族长大人！巴巴特大人这话说得真有意思，不过老朽有些不明白，老朽是抱着何目的而来呢？”

...

第二百九十八章上师巴伦

斯图汗这老家伙的话可是隐藏机锋了，分明是想借巴巴特的嘴，把两方早就已经心知肚明，可是偏偏谁都不肯率先说出口的话给引逗出来。↖

“哼，斯图汗，你他娘地不明白才怪！想逃老子的话，你做梦！”

说到底，巴巴特也是拔野古部族的族长，这能够当上族长的人可都不是简简单单的角色，想要他自己跳进挖的坑里，简直比登天都难。

壮汉的话音落地，斯图汗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这伙说话简直是太直白了，政客就要有政客的样子，而不是像一个地痞流氓一样耍无赖。

“咳咳……”

就在殿中情形略显尴尬的时候，站在殿中左侧上首第一位置的，一个身穿深红色僧袍，脑袋上还留着点毛绒绒头发茬子的大和尚，轻轻咳嗽了两声，打了个佛礼，对众人说道：

“阿弥陀佛！巴巴特族长……斯图汗内相乃是吐蕃松赞干布国主派遣而来的贵客，怎可如此与斯图汗内使说话？还不快速速向其道歉？”

人高马大的巴巴特，听到斯图汗的话后先是一怔，旋即像是忽然醒悟过来一般，先是还了大和尚一个佛礼，道：“上师教训的是，是巴巴特的过错！”

说到这里，他又扭转头来向斯图汗躬身行了一礼，继续说道：“斯图汗内使，巴巴特方才言语过激，还请斯图汗内使莫要怪罪才是！”

虽说那大和尚的一句话让巴巴特瞬间从命的一幕，让斯图汗心中充满了震惊，可是斯图汗也是人老成精的人了，在听到巴巴特的话后马上摆摆手，脸上重新挂起了虚伪的和煦的笑容，道：

“无妨，老朽方才也是有些失礼了！”

“咳咳……两位能够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却是吐蕃与薛延陀之幸啊！”大和尚脸上充满了慈祥的笑容，脸色光润似乎还透着一丝宝光。

“不知这位上师是？”

斯图汗可不想和这么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交手，是以一上来就开始询问起大和尚的身份来历。

高高坐于首座正中的乙失夷男，笑着拍了拍自己的脑袋，用他那特有的、尚有些尖细的声音说道：“哈哈，瞧本座！却是看到斯图汗内使高兴过了头，忘了介绍上师了！”

乙失夷男拍着手站起身来，亲自走到那上师身侧，介绍道：“斯图汗内使。这位乃是来自大轮寺的巴伦上师，他的佛法精深，大仁大德，咱们这大草原上，至少有十之一二的牧民都是上师的弟子！”

巴伦所在的大轮寺，乃是密宗的寺庙。

说起来，在公元5世纪左右，有两个印度僧人带着几件印度密教的法器进入西藏。

其中四件东西是《百拜忏悔经》，是密宗经典；舍利宝塔。也是密教的东西，是作为对佛的供养而出现的；‘六字真言’，即嗡嘛呢呗咪哄，是印度教的‘真宝言’；‘法教法则’。是密宗修习次第的一个法则。

这四样东西，其中有两件，分别是《百拜忏悔经》还有‘六字真言’的原版印度拓文，就在大轮寺中。而巴伦却是大轮寺的上师。

由此可见这巴伦上师在大草原上的地位如何了。

当然了，他只是牧民的精神象征，并非是真的可以指挥大草原上的牧民。

“啊？竟然是巴伦上师。真是失敬失敬了！”

斯图汗可是知道巴伦的大名的，他在大草原上的精神领导地位，几乎是无人可及，他可不能得罪了面前这个大和尚。

“呵呵，施主不必如此，贫僧只不过是一个老和尚，只知道诵经理佛，在可汗的大殿中，岂敢喧宾夺主？”大和尚这一番话，分明是在告诉斯图汗，我是站在乙失夷男这边的，你这家伙就不要再打什么歪主意了。

斯图汗虽说不知道乙失夷男采取了什么手段，让这权掌大草原的劲射领袖为其所用，不过斯图汗这心中却是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惊讶来。

“既然上师都已经高坐可汗的大殿了，那么可汗与老朽之间再这么藏着掖着的，也确实没有什么意思了！倒不如像方才巴巴特族长所说的一般，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可汗，您看如何？”

既然人家大和尚都已经站在他们那一边了，那他还强撑个屁啊，还是直接来吧。

乙失夷男似乎是没想到斯图汗会干脆利落地说出此行的目的，在呆愣了好一会方才说道：“好！本座亦有此意……”

“可汗，此番我吐蕃国主唤老朽前来，乃是想让吐蕃与薛延陀结成盟战之邦，共同对抗大唐，这是裹住亲自写与您的国书……”

说到这里，斯图汗从怀里取出了一块黄色的布帛，交到了乙失夷男的手中。

乙失夷男伸手打开，那布帛上写的乃是汉字，作为铁勒部族的族长，也是薛延陀的首领，他自然认识汉字，于是便仔细阅读了起来：

“乙失吾兄亲启：愚弟吐蕃国主松赞干布，此番愚弟听闻那大唐欺压薛延陀过国境，掳掠薛延陀族民，抢夺薛延陀土地，羞辱薛延陀国君……此等恶行简直是令人感到发指。”

“前番，吾兄愤而反抗，集结族内二十万铁骑于大唐朔州城外，并以精锐骑兵扰之……大唐乃是虎狼之军，更是时常其辱我吐蕃诸部族，其……愚弟愿助吾兄一臂之力，出十万雄兵逼近朔州城支援，此外共奉上粮草……为表诚意，愚弟已命内相斯图汗率领一万五千名吐蕃悍卒而至，如今这些吐蕃悍卒，便送与吾兄了！”

“哈哈，斯图汗内使，贵国国主倒是真得很大方啊，集齐十万大军，五万头牛羊，三万匹战马，四万件兵戈……大手笔真是大手笔啊！”

乙失夷男很快就阅读完了松赞干布所书写的国书，除了嘴角荡起的妖媚笑容，乙失夷男整个人看起来充满了邪异。

“呵呵……可汗……”斯图汗干笑了两声，就在他还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突然地动山摇，整个大点似乎都出现了一瞬间的颤抖。

“地动了，地动了，快出去，快出去啊……”

顿时大殿中乱成了一团，乙失夷男、巴伦上师以及所有的薛延陀贵族们，全被侍立在大点之中的金甲铁勒兵卒给护送了出来。

“轰隆隆……”

这一出来可了不得了，却见那铁勒兵卒军营的方向火光冲销，雷鸣之声

夹在了滚滚烟尘之中此起彼伏，短短盏茶的时间，方才在月光下还隐约可见的山谷，已经彻底消失在烟尘之中。

与此同时，一股子浓郁的硝烟味道，顺着空气向着天鹰城的方向飘了过来。

乙失夷男那妖媚的眸子中出现了一瞬间的错愣，在须臾之后大叫道：“来人，快来人呐……快马加鞭，速去那一方山谷中查探，并将谷中一切所发生之事全都回来禀报于本座！”

待几个传令的斥候，得到乙失夷男地命令，向着那山谷的方向飞奔而去的时候，方才在大殿中一直站在末尾的几个家伙挤了过来，在乙失夷男面前你一句，我一句地插起话来：

“可汗，那里不是我们部族中的军营吗？”

“对啊，我记得军营中似乎只有一万多兵士，他们不会出了什么事情吧？”

几个家伙满脸的焦急之色，嘴巴嚅吧嚅吧、嚅吧嚅吧地说起来没完，可就是没有一句有用的。

这也容不得他们这些铁勒部族的土豪、贵族们不着急，毕竟那军营可是保证他们安全的命根子，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来突袭天鹰城的话，怕是他们这些人全部都得翘辫子。

“哒哒哒……”

就在乙失夷男看着面前的这帮家伙们正想发火的时候，却见自山谷方向的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了一支身穿铁勒盔甲的精骑，他们策马而来，扬起滚滚的烟尘。

“是军营中的兵士们！”

有眼睛尖的家伙，看到了这些兵士们身上的铠甲制式以及斜挎在腰间的弯刀，一个个舒了口气。

倒是站在乙失夷男身边的巴伦大和尚，一双深邃的眸子，瞧着这般骑兵胳膊上的白布条有些疑惑，这些家伙为何无端端地在身上缠上白布条呢？

百思不得其解的巴伦大和尚极目远眺，仔细看着每一个骑兵的左臂，半晌之后却是神色大变，道：

“可汗，小心有诈！快快命斯图汗内使带来的一万五千名吐蕃悍卒，以及城内尚存的两千兵卒，还有各贵族府中的兵丁全都放出来，拱卫天鹰城，否则危矣！”

虽说并不明白自家上师为什么要这么说话，可是这乙失夷男的优点，就是对上师的话言听计从，因为有很多次像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如果不是巴伦上师的话，他早就不知道已经死了多少次了。

“都愣着什么？还不快去按照上师的吩咐做？”

乙失夷男看着身侧呆愣愣发证的那些兵卒，不由得大声吼叫了起来。

毕竟那骑兵虽说上载地平线上，要想到天鹰城下尚需要盞茶的时间，有了这盞茶的时间，所有的一切就都够用了！

第二百九十九章想置本王于死地？

地平线上，距离天鹰城大概还有三百丈距离的时候，眼尖的苏定方，突然指着远处天鹰城的方向，大声地叫嚷道：“王爷，情况有些不对啊？那些突然冒出来的兵卒是怎么回事？看他们的穿着似乎并不是铁勒人啊？”

众人都在策马飞奔，狂风在耳畔不停地呼啸，如果不大声嘶吼的话，根本就听不清在说些什么。

“王爷，定方说得对，我看那些人的穿着似乎是吐蕃人啊！难不成这吐蕃已经和薛延陀结成同盟了？”飞奔在李元霸另外一侧的刘仁轨，一眼就认出了那些兵卒身上穿的铠甲来自吐蕃。

毕竟前段日子在长安城中，正是刘仁轨在指挥那支三千余人的神武卫兵士，当晚他们所屠杀的那些倒霉的吐蕃兵卒，就是穿着这种铠甲的。

“哈哈，看来方才手雷以及地雷的爆炸之声已经惊扰了这帮番贼，让他们有了戒备！如此甚好，我等就强攻进去，屠了这座天鹰城！”

李元霸骑在小白身上，脸上充满了兴奋之色。

“所有神武卫兵将听令，都给本王准备……”

眼见着天鹰城那低矮的城墙已经近在眼前，李元霸顿时大声吼叫了起来。

此时此刻，他们已经是别无选择，因为他们发 + ↓现这城墙之内已经站满了人，不管是铁勒人还是吐蕃人，总之密密麻麻地，总数大概在三万左右。

这样的人数，正好到了考验神武卫兵将们的时候！

随着李元霸满脸严肃的下令，所有的神武卫兵将们，顿时就满脸严肃起来了，然后死死地盯着前方不远处越来越近的薛延陀天鹰城。

就在神武卫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从正前方的天鹰城内，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号角之声。

随后，便见那天鹰城的城门大开。从城内涌出了更多的人影来，看他们的穿着，那些带着明显吐蕃特征的家伙大概一万五千人，其余等穿着各式杂乱铠甲的人马，却都是天鹰城中各个土豪、贵族们豢养的府中兵丁。

眼下他们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别说是这些兵丁了，如果不是女人

的体制不允许她们上战场的话，怕是连城中的女人都是要出城迎战的！

“好，来得好啊！弟兄们，给本王冲。灭掉这些番贼，灭掉这些胆敢与我大唐为敌的吐蕃、铁勒贼人！”

看到前方纵马而来的敌人，李元霸就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了，即便他再是军事白痴，此刻也不敢有丝毫的犹豫。

在他大手一挥之后，立马就率先夹动马肚子，向着正前方狂奔而去，而剩余的神武卫兵士们也是紧跟在他身后。

刹那间，一阵宏浑的马蹄声传来。在周遭肆意回荡了起来！

.....

“小白，你他娘地跑快点，早点灭了这些家伙，老子早点帮你找条小母马！”

随着李元霸的高声催促。小白顿时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整个包裹在盔甲之中的躯体瞬间就把速度增加到了极致，一动一蹶之间，就如同一道闪电一般。

只不过眨眼的功夫。李元霸就已经和身后的神武卫大军拉开了大概七十丈的距离。

“天侯军兵士听令，所有弓箭手准备.....放箭！”

就在李元霸孤身一人地进入到敌方弓箭射程范围之内的时候，负责指挥这支吐蕃兵卒的吐蕃将领。立马便开始下令进攻。

“噌噌噌.....”

一刹那间，那些尚骑在马背上的大约两千名吐蕃兵卒们，马上松开了手中的弓弦。

无数的利箭，呼啸着向着李元霸蜂拥而去。

“小白，把身子昂高点.....放心，你身上的铠甲可不是普通的弓箭能够破得了的！”

面对这些呼啸而来的漆黑箭矢，李元霸在稍稍犹豫了一下之后，身子就已经弯了下来，整个贴附在了小白的后背之上，而与此同时，那柄黑黝黝的擂鼓瓮金锤也没有停止下来，在李元霸的控制下，不停地上下飞舞着。

“叮叮当当……”

果然，李元霸的话一点没错，伴随着一阵阵刺耳的金铁交鸣之声，那些吐蕃兵卒所释放的箭矢，在触碰到小白身上穿着的铠甲的时候，几乎是在一瞬间就已经弹了出去，没能伤得了小白分毫。

再看整个身子都贴伏在小白身上的李元霸，他高举着一只手掌，不停地挥舞着擂鼓瓮金锤，巨锤舞动得密不透风，甚至形成了一片片的锤影，而那些箭矢却只是发出一阵阵的撞击之声，根本就无法突破擂鼓瓮金锤的防护。

“啥？对付区区一个人，两千名弓箭手竟然不管用？看来，却是需要准备另外的一些手段了！”

指挥大军的吐蕃将军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实在是这种情况，在他从军、征战沙场了这么多年了，还从未遇到过呢。

“他娘的，老子还真就不信射不中你了？”

吐蕃将领的倔脾气上来了，他唤来了一只五百名的投掷大军，道：“我告诉你们，看到那家伙了没有，这次你们全都给我使出吃奶的力量来投掷长枪，若是击不中他，你等便提头来见！”

“是！”

所有隶属于投掷大军的吐蕃兵士们，大声吼了起来。

……

他们看到已经越来越近，几乎可以说是近在咫尺的李元霸快要冲过来了，终于按耐不住心头的悸动，瞄准李元霸之后，狠狠地将手中的长枪给丢了出去。

“刷刷刷……”

无数的锋利的长枪，向着李元霸呼啸飞来！

这么近距离，而且还是这些人高马大的吐蕃汉子们以全力投掷出的长枪，由于长枪的重量比较大，那威力，完全是弓箭所不能比拟的！

“嗯？我草，还真是想置本王于死地了！”

眼见着呼啸着射过来的锋锐长枪，李元霸怒喝了一声，随后便再一次挥舞起右手中的擂鼓瓮金锤。

只不过，这一次却是李元霸不知道在擂鼓瓮金锤的什么地方摸了一下，原本不过半尺来长的锤柄竟然在一瞬间增长了七尺，就像是那竹子的竹节一般，一节连着一节，煞是好看！

...

第三百章神勇武王

那节节攀升的竹节，涨了足足七尺来长，李元霸将其挥舞在手中，完全可以用两只手来完成运转。

此刻，李元霸双手上下交替在擂鼓瓮金锤突然长出来的锤柄上，就像是《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在挥舞着如意金箍棒一样，猛地旋转了起来。

那带着长柄的巨锤，就像风扇的扇叶一样，在李元霸与小白的背上坐直之后，便开始飞速地旋转起来了。

锤头高速旋转，留下了无数的幻影，再加上那锤子本身好几百斤的重量放在那里，李元霸的手只要稍一加快，那平地就会刮起旋风，一阵阵地冷风扑面而来，刮得地面上的烟尘四起，变得朦胧了起来。

“当当……”

五百支被吐蕃骑兵投掷过来的长枪，原本已经刺破了长空，可是当它们射到李元霸身前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就被举锤旋转所形成的旋风给吞吸了过去。

高速旋转的擂鼓瓮金锤，带上了撕裂的性能，木制长枪的枪柄，根本就承受不了这种撕扯力。

一瞬间，长枪崩裂，四散而飞！

……

“这，这还是人吗……”

李元霸这无比彪悍的一手，几乎让对面所有的吐蕃兵士们都看傻了眼了，他们瞪着一双双熊眼，眸中似乎是完全没有焦距。

那领军的吐蕃大将，更是不可控制地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啪啪响地，把他的一众手下们都给惊醒了。

“将军，我们现在怎么办？”

吐蕃大将的手下们，傻呆呆地看着他们自己的将军大人，在那里抽着自己大嘴巴子，过了好一会才轻轻碰了碰他说道。

“啊……快快快，叫下面的兄弟们布盾。千万不能叫他冲过来，快，快

呀……”

在一阵不自觉地呆愣之后，那个自虐的吐蕃将领终于反应了过来。

既然弓箭还有威力更甚的长枪……这些长远距离的武器都没有作用，那就只能选择近身战了。

反正眼下来看，对方的大军还在后方，目前也就只有一个人，只要他们能够让那个嚣张的家伙停下来，那么以他们这边的人马，就算是对方的兵马能够驰援。也能够赶在他们之前把这家伙给干死。

而此时，李元霸已经骑着小白，赶到了那些吐蕃骑兵前方了。

李元霸手中多长出一条尾巴来的擂鼓瓮金锤，并没有就此收起来，反而是挥舞旋转得更加疯狂起来。

“挡，快去挡在前面！”

吐蕃将军有些慌张了起来，堂堂的统领数万人的大将军竟然被对方区区一个人给吓到这种程度，想想也真是够丢人的。

“锵锵锵……”

随着那名吐蕃将军的话音落地，顿时有一百多个看起来长得极其壮实的吐蕃兵卒下了马匹。并且从马的身体两侧取下了两块铁质的，像是木板一样的东西。

“咔嚓！”

一阵清响，铁质板子两者相合，组成了一个一人多高。上面还雕刻着怪异花纹的硕大盾牌。

这些吐蕃兵卒将那盾牌猛然戳在了地上，并且从盾牌裸露的孔洞中戳出了一柄柄的长矛，锋锐的尖刃闪烁着寒光，猛然连盾牌一起向着正前方平行推去。

“哼。还真是小看本王了！”

李元霸冷笑了一声，手中的擂鼓瓮金锤不停，笔直地向着那矛盾相合的怪异组合撞击了过去。

“轰隆隆！”

随着几声轰鸣巨响。然后就是一阵阵的尘土飞扬。

一瞬间，木屑纷飞，阻挡在李元霸前面的那些突出的长矛，一瞬间就断成了好几截。

木质的长枪，断的断，飞的飞……本来十拿九稳的铁盾防御，这样看来，竟然是如此地无力。

李元霸却是不管这些，依然没有丝毫地停留，手中擂鼓瓮金锤往前顶着，继续的向着前面的盾牌大军冲去。

……

城池之内，距离那低矮的城墙不远处。

那被一群群的杂牌铁勒兵们，像是雄狮保护幼崽一样地围在正中的乙失夷男，见到着极其震撼人心的一幕，顿时吓得花容失色，他看着斯图汗，道：“斯图汗内使，这……贵国的兵将可有破敌之法？”

斯图汗回头看了一眼表现如此不堪的乙失夷男，道：“可汗，我吐蕃的兵卒，乃是大草原上最强壮的勇士……”

正说到这里的时候，刚好李元霸策马而来，直接用巨锤丁飞了那些手持盾牌之人，那庞大的力道，直接将前方的盾牌兵卒给顶飞了出去……

“不好！”

乙失夷男脸色又变得难看了几分，眼前的人实在是太他娘地生猛了，那武力值简直反人类，厉害地根本就不像是人。

“杀死他，杀死他……谁若是能够将此人给击杀，本座立即擢升其为贤王……并且赏牛羊各万头，奴隶两千，黄金万两！”

乙失夷男高声吼叫了起来，那些围在他身边的铁勒兵丁们其实都很怕死，所以在乙失夷男话音落地之后，也全都开始重复他的命令，

两千多人同时高喊着封赏，那声音顺风而去，顿时整个城墙处都回荡着他们的叫喊声！

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听到有如此丰厚的奖赏。那些原本还心生畏惧的吐蕃兵士的脸上，顿时升腾起一股兴奋的神色，几乎所有前方的吐蕃骑兵都开始拍马向李元霸冲去。

看他们那架势，估计得有五六千人。

.....

不消几个呼吸的时间，这帮被重赏迷昏了眼睛的吐蕃兵卒，然后竟然疯狂地把李元霸给围困住了。

“剩余骑兵听令，给本将军前往侧后方，拖住后面的万余骑兵，莫要让他们驰援！”

看到自己这一方兵卒的士气，被乙失夷男给提了上来，这位指挥战争的吐蕃将军，心中也松了一口气。

再看看已经被无数精锐骑兵给围住的李元霸，更是叫他心中一阵狂喜。

在他看来，就算李元霸再如何地勇猛过人又怎么样？到时候这么多人一拥而上，以他的能耐，又能杀得了几个啊？

“上，给本将军杀了他！”

看到自己手下的兵丁们已经到位，那位来自吐蕃的突厥将领，立马就开始命令那五千名兵丁向着李元霸逼近。

“哈哈，来得好，自从本王来到这大唐朝之后，还从未痛痛快快地放手大杀过！今日，本王就拿你们这些番贼来试试手！”

看到周围这些满眼放光地看着自己的吐蕃士兵，李元霸只感觉浑身热血沸腾，整个身子里似乎都有使不完的力气一样。

“咳咳.....”

伴随着小白一道同样兴奋的马嘶长鸣，李元霸毫不犹豫地抡起了手中的巨锤，直接冲到了北侧的吐蕃骑兵之中去。

好几百斤的擂鼓瓮金锤，在李元霸的挥动下，就如同电风扇一样飞速旋转了起来。

断裂的长枪、碎成数片的横刀、破碎的铠甲、死后的马儿、吐血的吐蕃骑兵.....

一切就像是开启了一场噩梦，恐怖的巨锤砸在骑兵座下的马身上，竟然直接将那马匹给轰飞了出去，而后再狠狠地砸到紧跟在其那名骑兵身后的人身上，连人带马地压倒一大片。

而若是巨锤直接砸到了骑兵的身上，那就有点血腥了。

不仅整个人被砸地抛飞起来，那股恐怖的力道更是直接让人的身体爆裂开来，不仅鲜血、内脏夺射而出，就连那些连着肉的惨白色骨头，也开始向着四周飞散了出去。

被李元霸砸中的那些倒霉鬼……甚至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来，就已经去地府找阎王报道了！

可以说，只要李元霸骑着小白所到之处，几乎在刹那间就会有十多口子人命丧黄泉，周遭两丈范围内，会出现一个圆形的真空地带，地上只剩下一堆堆的碎肉，以及破碎不堪的铠甲、兵器。

此时的李元霸，在这战场之上完全就是一架高效运转起来的战争绞肉机，就这样短短的三四十个呼吸的时间，最起码就已经有三百名来自吐蕃的精锐骑兵砸在了他的手里，连惨叫都来不及，就已经光荣牺牲。

“咳……”

或许是李元霸的疯狂杀戮刺激到了小白的野性，作为传说中的汗血宝马，小白虽说还并未完全成长，可是那天生的体力和蹄力，随便丢到哪里那都是马王的存在。

都说那些个上位者们居高位久了，自然而然地就会形成一种对于下属的威慑力，后世称之为王霸之气，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下属畏惧上位当权者的一种心理表现。

可是眼下不同啊，虽说小白还没有长成，可是属于马王的气质已经开始渐渐凝聚，随着她的一声长鸣嘶吼，那些围在它身周的马匹，不自觉地打了个寒颤，强壮的马腿肚子都开始打起转来，踟蹰着不肯上前。

这是它们出于对马王畏惧的本能！

“不可能，怎么会是这样……恶魔，他是恶魔……”

看着李元霸在他的下属中来回冲撞、厮杀，不管是面前的这位吐蕃将军，还是远处站立着的一众铁勒贵族，全都吓得浑身颤抖了起来，一个个地脸色苍白无比，泛黄的瞳孔不由自主地开始涣散，神情大变。（未完待续……）

第三百章神勇武王：

...

第三百零一章神武卫神武

就在李元霸一人一骑冲在前，开始在吐蕃大军中大肆杀戮的时候，那些因为李元霸的冲动，而被他抛诸脑后的万名神武卫兵士们，也终于追赶了上来。△↗

可是此刻不仅仅是李元霸一个人的战斗，那足足一万五千多名的铁勒骑兵，就像是一道难以越过的鸿沟，盘亘在神武卫大军前面，一个个手握弯刀，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

“兄弟们，灭了这群吐蕃杂种们！”

“杀！”

苏定方和刘仁轨冲在神武卫大军的正前方，看到这些像是疯子一样的吐蕃兵卒，一个个立马变得满眼通红起来了。

在这两位神武卫的大将军话音落地之后，所有的神武卫兵士都抛掉了手中的弯刀，纷纷抽出了藏在马背上的新式横刀，高高举起，不顾一切地向着前方的吐蕃兵卒们冲了过去。

此时此刻，所有的神武卫兵士，全都变得疯狂起来了。

“滚，都他娘地给老子滚开……”

赵三炮此时亦是满眼地通红之色，他的父母本就是被党项蛮子残忍杀害，对于这些不同于大唐汉人的番邦蛮夷之徒，他带着强烈地仇恨感。

紧紧跑在苏定方身后的他，最先遇到了前来阻挡大军前进的吐蕃兵卒。

望着眼前这些个高举这弯刀，准备挡下他的吐蕃兵卒，赵三炮的心中涌现出了难以言表的愤怒，他把自己父母死亡的死的仇恨，全都强加在了面前的吐蕃兵卒身上。

“你们，都该死！”

赵三炮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字，双手高举着横刀，直接用尽全身的力量，狠狠地对着面前的一名吐蕃兵卒斜劈下去。

“嘣！”

伴随着赵三炮心中无边的悲愤，还有他那使尽了全身力气的一刀。竟然

直接将那名吐蕃兵卒。连人带甲的给劈飞了出去，虽说还不至于像是李元霸表现得那么变态，一瞬间就把人给锤死了，但也是把那家伙给一下子劈成了两半。

两断血淋淋的尸体飞向了后方，撞倒了身后好几个吐蕃骑兵。

再看赵三炮呢？却是屁事都没有，甚至连点反震之力都在赵三炮抬手之间给卸掉了。

”咳咳.....“

不过赵三炮是练过的没错，可是他座下的马儿却没有练过，那股反冲力倒是让他的坐骑速度减缓了不少。

“冲，冲过去，杀光了这些可恶的家伙！”

甩了甩横刀上残存的血滴。赵三炮发出了一声爆喝，从方才被那两半尸体撞飞的方向冲了过去。

跟在赵三炮身后的，都是和赵三炮有着极深默契的兵卒，眼见着赵三炮似乎要开出一道口子，连忙跟了过去，想要将这条口子给开大，然后从这里钻出去。

那几个倒地不起，甚至还来不及爬起来的吐蕃兵卒，还没来得及搞清楚状况。立马就听到了疾奔而来的马蹄声。

“啊，跑，快跑.....”

“不要啊！”

他们狂叫着，想要爬起来逃跑。可是策马而来的神武卫兵将们，根本就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在传出了几道极其惨烈的叫声之后，那地面上就直接喷起了一股股的血泉。

那是马儿的铁蹄落在这些吐蕃兵卒们身上。踩碎了他们的内脏，而喷射出来的大量血液！

喷了这么多血，就算是铁人都得死！

在这群吐蕃兵卒的正前方数十丈范围内。这一幕是在正常不过的了，因为每一位神武卫兵将们那可都是不怕死的存在，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杀机凛然，能够一刀毙命，绝对不会再添上第二刀。

“所有神武卫并将听我命令，随本将撕开一道口子，前去与王爷汇合，杀！”

眼见着吐蕃兵卒像是收麦子一样，成片成片的倒下，苏定方瞅准一道口子，大声吼叫了一声，策马向着那个方向冲了过去。

短短的时间，就已经失去了大概三千同僚的吐蕃兵卒，见到这一幕有些胆怯了，因为他们毕竟只是吐蕃人，虽说国主命他们听令于乙失夷男，可是眼下这面临生死存亡了，谁他娘地还管你命令不命令的！

再加上这帮如狼似虎的神武卫门，手中的兵器也是神物，他们手中的或是弯刀或是长矛、长枪一样的武器，根本就扛不住神武卫大军手中的横刀的攻击。

从高处斜向砍下去的横刀，那是何等的威力？

基上都是刀挡刀断，枪挡枪折，没有丝毫的意外！

而缺失了兵器的吐蕃兵卒，就像是那被敲断了后腿的兔子一样，空有两条强壮的前腿，可是却根本逃不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神武卫手中的长刀力劈而下，将他们斩成了两截。

.....

小小的天鹰城，城墙前方百丈处，两支大军刚刚接触，就爆发出了极其惨烈的战争。

几乎是几个呼吸的时间，这百丈左右的空间中就已经充满了血腥味，那尚有着枯黄草茬子的土地，陆陆续续地被鲜血染得一片通红。

刺目的红色，让人看了升起一股子恶心感。

当然了，这一次神武卫大军并没有使用手雷，所以大军中自然是有人受伤了。

不过好在他们身上穿着由精钢编制的马甲以及战裤，给了他们足够的保护。就算那些受伤的地方，也都不是什么致命之处，万名神武卫兵士，竟然奇迹般地无一人重伤或者死亡。

只要不死，受了那么点的小伤，他们根本就不会在意，只是一味地冲杀，不停地上下挥舞着锋锐无比的横刀！

“天神在上，这些家伙根本就不是人，他们是恶鬼，是恶鬼.....

“阿姆，阿爹……快带我回家，我不要留在这里……”

终于，随着吐蕃兵卒的伤亡人数从三千上升到七千的时候，那些剩余的吐蕃兵卒们，再也承受不了这种一面倒，被疯狂屠戮的冲击了。

一些胆子稍小一些的，直接精神崩溃了，眼中、脸上写满着惊恐之色，甚至就连拿着弯刀的收都变得颤抖了起来。

面对这群身穿怪异作战服，鲜血染满身，手中提着闪亮横刀的神武卫兵将们，他们感受到了恐惧，无边的恐惧！

第三百零二章血屠

“跑！再不跑就死定了！”

终于，恐慌蔓延开来，剩余的七千余吐蕃骑兵，也不知道是谁大声咆哮了一句，随后竟然调转马头，头也不回地策马而去。

有了第一个，自然就会有第二个，这下子可像是捅了马蜂窝了，这种逃跑就像是后世的传染病一样，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

不是所有人都叫兰博，也不是所有人都是不怕死的敢死军！

这群来自吐蕃，但却给薛延陀征战、卖命的兵卒们，再也压抑不住怕死的情绪，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向着远方策马狂奔。

那名领军的吐蕃将军都快气疯了，这还是那些纵横草原的悍勇兵士们吗？

勇气呢？那无限嚣张的劲头呢？不战而逃，草原汉子的脸都被这些家伙们给丢尽了！

“回来，都给本将回来！本将发誓，谁若是胆敢再逃，本将屠了他整个氏族！”

吐蕃将军的话够狠，够绝，够血腥，可是偏偏不能阻止手下兵卒们的继续逃窜。

谁知道还能不能活过今天，连自己的小命都还保不住呢，谁还会在乎父母亲族？

可怜啊，这就是大草原上的勇士！

“你奶奶个腿的，想要拦下了老子们的是你们，如今怕死逃跑的又是你们，真以为你们能够跑得了吗”

“兄弟们，冲上去杀了他们，千万不能让他们给跑了！”

……

一众神武卫兵士们哪里肯放过他们，自从神武卫创立至今，除了前几日的时候遇到了草原黑，受了点轻创之外，今日可是挂彩最多的一次了。

从没有吃过这么大亏的神武卫，怎么可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都回来，穷寇莫追！他们愿意逃就逃好了，眼下最要紧的是去看看王爷怎么样了。还有活捉乙失夷男！”

眼见着神武卫兵士们，想要策马前往追击那些剩余的吐蕃兵卒，苏定方和刘仁轨立马开口制止了起来。

在这紧要的关头，这些散兵游勇、残兵败将们已经不足为虑了，眼下最重要的却是前往支援李元霸。

可别忘了，前方还有五千余名吐蕃兵卒，把他们的王爷给团团围住了，纵然王爷天生神勇，勇力无双，可是面对上千倍于他的敌人。不可能还毫发无损吧？

想到这里，苏定方和刘仁轨才有次一说。

在听到两位大将军的话之后，神武卫的兵将们哪里还敢有半点的犹豫，立刻急匆匆地向着前方低矮的城墙之下奔袭而去。

以这些精挑细选出来的马匹的脚程，也就是数十个呼吸的时间，他们就赶到了那城墙之下。

不过当他们赶到这里的时候，眼珠子却是都快要瞪出来了。

没办法，那方才在远远地看去还密密麻麻，黑压压一大片的吐蕃兵卒。哪里还有半个。

只看到李元霸神情稍有疲惫地依靠在小白的背上，身上原本黑色的特警作战服，早就已经被沁染成了黑红之色，他的擂鼓瓮金锤。以及手上、脸上都满是鲜血，如果不是这些神武卫兵士们和李元霸相处时间长了，恐怕很难认出他来。

再看被李元霸骑在身下的小白，亮银色的铠甲早就已经被赤红色的鲜血给染红了。而且此刻的小白也不知道是被鲜血染红了眸子，还是兴奋地眼睛充血，总之。此刻它的眼睛简直就像是两颗红宝石，散发着妖冶的神光。

令一众神武卫感到无比吃惊的，并非是眼下李元霸和小白此刻的样子，而是地上的那些尸体。

城墙根下那坚实的土地上，满布着吐蕃兵卒们的尸体，这些尸体大部分都是些烂肉以及断掉的四肢，少部分能够留下个全尸，

而且除了鲜血之外，更是有无数的碎肉以及碎骨之类的东西混杂在其间，一片刺目的颜色，像是来到了完全由鲜血凝聚成的黏稠湖泊。

整个城池下方那惨不忍睹的样子，令人腹中翻滚，那种恶心呕吐的感觉，一阵一阵地升上了心头，涌到了嘴边。

“王爷，您怎么样？有没有受什么伤，要不要紧……”

过了好半晌，苏定方和刘仁轨才总算是反映了过来，急急忙忙地跑到李元霸身前，满脸担心地问道。

其实，李元霸这边也是刚刚才结束的战斗。

眼见着神武卫大军快速将吐蕃兵卒给杀得落花流水，撕开了一道口子，李元霸这边也开始加快步伐，结束了战斗。

“无妨，只是有些许的脱力罢了！”李元霸对着两人摆摆手，道：“你们那边怎么样？卫里的兄弟们有没有受伤？”

“回王爷的话，兄弟们多有损伤，不过好在都是小伤，并没有兄弟重伤或者阵亡！”

苏定方赶紧汇报他这边的情况，同时他心中也很感动。

看王爷的样子，明显是脱力过度，就算是这样还想着兄弟们的安危，看来他们这些前左武卫的兵将们，当初的选择并没有错，没有跟错人。

“如此甚好！”

李元霸微微颌首，脑袋一扭，看向了后方不远处，被那些天鹰城王宫的两千亲卫，以及方才退守回来的四千多杂牌兵围在正中的乙失夷男，道：

“接下来，也是到了该清算总帐的时候了！”

……

不远处，一块高地之上。

被重重保护着的乙失夷男，那祸国殃民的娘炮脸早就失去了应有的健康颜色。

“可汗，这，这……我等当如何自处？”

“是啊，这群衣着怪异的南蛮子，简直就是虎狼，如此傻傻地等在这里，不是自寻死路吗？”

“可汗，跑吧！汉人有句老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铁勒人本就是游牧为生，只要有牧草的地方，我等就能够东山再起！”

所有围在乙失夷男周围的薛延陀贵族以及土豪们都慌了，他们可是薛延陀高高在上的贵族，享受惯了一辈子的山珍海味，绫罗绸缎，美女侍妾地，就更加容易怕死了，他们不想死，所以开始游说自家的可汗，不要犯傻，呆在这里丢了性命！

其实相比起他们，乙失夷男这心里是纠结的，他是薛延陀的最高统治者，又是铁勒部族的族长，如果他因为怕死而逃掉的话，那么整个部族的人会怎么看他？

纵然是他能够逃出生天，可是也必然会因为此事被族人们所看不起，这样的话，别说是薛延陀首领了，怕是连铁勒族长的位置都做不稳当。

“巴伦上师，这，这可如何是好！”

乙失夷男没有管周遭的那些手下们，而是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一直未曾说话，脸色淡然无比的巴伦大和尚。

“可汗莫慌！”

巴伦大和尚看了乙失夷男一眼，说道：“这群大唐的兵卒相比起普通的大唐兵卒而言，不管是在整体素质还是武器上面都要高了很多个档次！像这样的大军，相信他们的指挥者在大唐朝有很高的地位！”

巴伦大和尚的话很有道理，自古贤位都是有德者居之，从那个脱掉吐蕃盔甲，以一身黑色怪异服装纵横沙场，屠掉五千吐蕃精锐骑兵的消瘦年轻人而言，简直就是堪称恐怖。

“的确，像这样的人，在哪里都会身居高位，而且……”说到这里，乙失夷男面色惨白地看了眼正在养精蓄锐的李元霸一眼，道：“这等武力，怕是世间难有……”

……

且不管乙失夷男和巴伦大和尚在商量着什么对策，眼下神武卫大军已经再次集结，他们每一个人看向李元霸的眸光都充满了朝拜之色，就像是朝圣一样，无比地尊崇。

“王爷，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

苏定方解下马身上的水袋，递给了李元霸，问道。

李元霸接过水袋，先是往脸上一浇，冲了冲脸上的血渍，随后狠狠地灌了一口水，道：“卫中还有多少火器？”

“回王爷的话，火器除却交给各军的之外，已经全部拆箱分与了卫中的兄弟。地雷已经全部用尽了，手雷每人尚有十枚，至于长铤和弹药全都留在了朔州城中的天机卫驻地！”

刘仁轨回忆了一下，禀报道。

李元霸沉默了一下，道：“手雷分出二十枚炸开城门，剩下的先留着不要用，说不准以后还会有使用的机会！之后，命神武卫全军下马，结成战阵突击！”

这马上就要进入天鹰城了，骑兵在城池之中很被动，而下马之后随结成的战阵就不同了，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横刀的优势，又多了很多的机动性。

“诺！”

苏定方和刘仁轨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了，自然明白李元霸这样下命令的原因。

“所有神武卫听令，全部下马，中郎将赵三炮、中郎将李三多上前，投掷手雷，轰掉城门！”

苏定方当机立断地一声怒吼。

随后，所有的神武卫兵将便都从战马之上下来，随后排列成整整齐齐的一个队列。

整个过程是如此地流畅，甚至整齐地只听到最后落脚的两个声音，显然已经操演练过无数次了。

“众将士听令，前进！”

李元霸依旧骑在小白身上，走在众军最前面，后面的神武卫一众兵士们，手中高举着横刀，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不紧不慢地向着前方推进。(未完待续.....)r1292

第三百零三章最后的距离

“赵三炮，李三多，准备投掷！”

李元霸将小白勒停在城门之前，看着那朱红色的红色城门，厉声喝道。

“诺！”

早就已经脱掉了铠甲，露出了里面黑色特警作战服的赵三炮，和同样人高马大，生得像是猛张飞一般的李三多应了一声，齐齐跨步从队列中走了出来。

两个同样身高的壮汉，相互对视了一眼，彼此露出了狰狞嗜血的笑容。

“老李，开始吧？”赵三炮道。

李三多没有搭理赵三炮，而是从腰间抽出了两枚手雷，看也不看地扯开火药线，就那么向着正前方奋力丢了出去。

“轰隆隆！”

一瞬间，火光爆闪，声如雷鸣！

那朱红色的木门直接被轰出了两个大窟窿，却是无需二十枚手雷，两枚就已经搞定了。

李三多拍了拍手，有些不屑地看了赵三炮一眼，道：“有你说这话的功夫，老子早就完成任务了！”

赵三炮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的两个比人都高的大窟窿，突然一下子跳了起来，一把掐住了李三多的脖子，道：“你他娘地怎么不按常理出手？”

李三多被赵三炮掐的直翻白眼，断断续续地说道：“咳咳……老，老赵……你他奶奶地轻点……王，王爷还看着呢……”

“哈哈……”

李元霸看到这两个逗逼的状态，顿时哈哈笑了起来。

一众神武卫兵将们，见到此景也是心中直乐，有了李元霸这个带头的，自然是肆无忌惮地放声狂笑了起来。

在这紧张的，生死厮杀的战场之上，这样的场景实在是太诡异了。

而相比起李元霸等神武卫大军的轻松写意，乙失夷男他们一方却是愁云惨淡。特别是亲眼看到那两枚像是棒子一样的东西，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威能的时候，更是吓得浑身打起了冷颤。

这等火光四射，雷鸣遍地响地场景，简直就是闻所未闻，犹如天神降下的天罚一般。

这样的大军，他们如何抵抗？

.....

“全军上横刀，突击！”

城门之前，看着破掉的城门，李元霸驱动小白。大声狂吼。

“蹬蹬蹬.....”

神武卫大军所传来的整齐有力的脚步声，让这些薛延陀的杂牌兵们，感觉到像是踩到了他们的心头上，十分地难受。

“杀.....杀.....”

随着一声声如同死神一般的吼叫响起，神武卫大军的兵将们，先是把手中的横刀狠狠地往下劈出一刀，随后又顺势挥刀折返。

“噗哧！”

几乎是眨眼的功夫，面前冲上来的薛延陀兵卒就被劈了个正着，受伤轻的。缺胳膊断腿，一些倒霉的家伙，一瞬间被劈成了两半，那股红色的鲜血。更是像喷泉一样，直接喷得那些神武卫的兵士们，满身满血都是。

那众人前方的地面上，更是血淋淋的。不仅仅是断臂、断腿，就连身体内部的各种脏器都是洒落一地，那花花绿绿。混杂着无线血腥味的东西，让人闻之作呕，观之腹中翻腾。

不过，对于面前这如同地狱一般的场景，神武卫的兵士们，一个个地竟然像是没有看到一般，每一名兵士的眼睛，都是死死地盯着面前这一波又一波，上赶着上来送死的薛延陀兵卒。

“自由变换阵型，一队退，二队上.....”

如此场景持续了几个呼吸的时间，前面的第一阶梯的神武卫兵将已经砍倒了数百人，各队的中郎将，立即开始下达换人的命令。

“杀……”

在长安城玄武门的神武卫大营中，这以往无比地枯燥烦闷，就如同机械一般的训练，在此刻，终于显现出了它无边的威能。

只不过相比起以前劈砍空气毫无阻碍的顺畅，现在这无数次的抬起、劈下却是多了血肉、骨骼的阻滞。

很快，在神武卫大军的最前面，就已经堆满了一具具薛延陀兵卒们的尸体，这一片平整的青砖地面，也成了令人感到恐怖刺目的血红色。

可是，令他们或者说令李元霸感到有些意外的一幕发生了，在这些薛延陀兵卒倒地之后，更多的薛延陀兵卒前仆后继地冲了上来，并且以一种强绝的姿态，开始从四面八方冲击着神武卫大军的战阵。

什么时候，这些薛延陀的兵卒这么不怕死了？

战阵的机动性就在于人是活的，随着战的争形式的变化，以及敌方的人数变化，整个战阵也在随之改变。

当这些再次冲击上来的薛延陀兵士疯狂地开始嘶吼的时候，他们却并没有察觉战阵已经悄然变换了形态。

不仅正中央的位置变得空旷了起来，外围的神武卫兵将更是摩肩接踵地分别对内、对外围成了圈。

对内的兵士们，手中的横刀或是下劈或是挑起；对外的兵士们，却是统一地挑起了横刀，全都做出了一幅戒备的模样，相信若是再有薛延陀兵卒强攻，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劈下手中的横刀。

此刻，可以说这支战阵，爆出的就是一个对内的杀戮圆形阵。

“内围，冲击！”

随着苏定方手中横刀挥动，做出了指挥的动作，所有内围的神武卫兵氏们便开始向着正中间的位置迅速靠拢，眨眼之间，一排排地不要命一般冲上来的薛延陀杂牌兵，就如同收麦子一样，齐刷刷地倒下，没有丝毫的停滞。

这样的场景不可谓不壮观，人影绰绰，鲜血迸溅，尸体横飞。

一切就像是在拍古典武侠片一样，飞上飞下，刀光剑影！

.....

远处高地之上。

“阿弥陀佛.....”

巴伦大和尚以及乙失夷男、斯图汗等人，全都紧紧地盯着战场中的一举一动。

看着如此冷冽、迅疾的攻击，乙失夷男就觉得浑身发冷，整个身体都开始哆嗦了起来，略不体现的喉结，更是开始不停地上下颤抖。

从他那略显潮湿的裤腿处不难看出，咱们的这位珍珠可汗，竟然可耻地吓尿了！

而一旁的巴伦大和尚，就一直那样静静地看着战场中的情景。

那双似乎看起来很是睿智的眸子，微微眯在一起，虽然脸色很平淡，但是那细微的脸部抽动，却表明这位大和尚的内心中，并不像表面看起来这般平静。

...

第三百零四章神鳳卫

“可诺，若是让你带领这些兵将们前往迎击这些大唐兵士们，你有信心把他们像是消灭我草原勇士那样，给彻底灭杀掉吗？”

就在此刻，巴伦大和尚的脸色陡然变得严肃了起来，原本笑咪咪的表情早就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慈悲之态。

站在乙失夷男身后，一个长得五大三粗，脸上还有着一道刀疤的中年男子，在听到巴伦大和尚的话后，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寒颤，不过很快他就调整好了心态，只是那额头上的汗水，也是如同瀑布一般，潸然而下。

“可诺，你没听到上师在问你话吗？快说！”乙失夷男也转过了头来，死死地盯着自己的手下。

名叫可诺的中年汉子，抬起手来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这才说道：“回禀可汗，回禀上师，末将……末将做不到！这些大唐的兵卒简直就是天神派来的恶鬼，一个个不仅武力惊人，手上的兵器亦是神兵利器！还有，还有……”

“还有什么？吞吞吐吐地像什么样子？”乙失夷男都快急死了，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你他娘地竟然还有闲心吊老子的胃口，真是作死啊！

2≤可诺偷偷抬头看了全都把眸光集中在自己身上的众人一眼，咬咬牙，说道：“还有就是那个大唐军队的首领，只要有他存活，纵然是可汗给末将十万大军，若是他想要突围出去的话，末将也根本拦不住他！”

呼，终于把话都说出来了！

可诺只感觉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可是紧接着就感觉到如芒在背，他小心翼翼地用眼角瞄了周围的众人一眼，却发现乙失夷男正像是看死人一般看着自己。

嘶！

可诺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这，这下闯下大祸事了！

“阿弥陀佛……可诺。老僧很欣慰你可以跟老僧说实话，老僧很喜欢诚实的人！”

在沉默了半晌之后，出乎意料的一幕发生了，除却乙失夷男等薛延陀贵族之外，巴伦大和尚竟然很是畅快地笑了起来。

“可汗，停手吧！叫我们大草原上的子民全都停下来吧。这场闹剧似乎也差不多该要到结束的时候了！”巴伦大和尚仰头望了望马上就要亮起来的地平线，继续说道：“可汗，一会老僧会亲自去劝说那位大唐的首领，你们谁都不必跟上来！”

“上师，不可啊！”乙失夷男顿时就急了。他说道：“上师，看那大唐军队的架势，对我草原上的勇士完全是屠杀，毫无同情之心！您若是前往的话，怕是立时就会被那些恶鬼给杀了！”

“阿弥陀佛，佛曰，我不如地狱谁入地狱？”巴伦大和尚很有些爽朗地笑了一声，随后道：“更何况大唐乃是礼仪之邦，那大唐的将军总不会杀老僧一个出家人吧？”

乙失夷男还想要在说些什么。这个时候巴伦大和尚却是直接跃众而出，向着前方神武卫大军的方向走去。

“上……唉！”乙失夷男叹了口气，对身侧可诺说道：“鸣金收兵！”

“是！”

可诺点点头，看着面前已经所剩无几的薛延陀杂牌兵神色复杂地叹了口气。对一名传令兵道：“鸣金！”

“当当当……”

一瞬间，刺耳的钟磬之音响了起来，随后向着四面八方疯狂地扩散了出去。

“收兵？”

“是可汗的命令！快退！”

所有陷入癫狂中的薛延陀兵卒都被这鸣金之声惊醒了，他们开始急速地后撤。同时也在防备着神武卫们的追击。

“唉，他们怎么都退了？”

苏定方有些奇怪地看了刘仁轨一眼，满脸的疑惑。

“王爷。要不要追？”

刘仁轨冲着苏定方微微颌首，旋即转身对骑在马上李元霸说道。

李元霸看了看远方，道：“不必，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算他们肯投降，那也得问问本王手中的擂鼓瓮金锤！”

“敢问对面的大唐兵将，可否派出首领与老僧相谈呢？”

就在李元霸刚刚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一道苍老的声音自对面传来。

李元霸闻言抬起头来，满脸疑惑地看了一眼传来话音的方向，心说：这战场之上，怎么会有和尚呢？还老僧，你以为你是释迦牟尼呢？

“仁轨，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李元霸扭转头看了刘仁轨一眼，说道。

其实刘仁轨也很好奇，听到李元霸的吩咐之后，立即往前跑去。

须臾之后，刘仁轨又跑了回来，道：“王爷，方才喊话的却还是一个和尚装扮的人，而且看他的样子，似乎还是一个汉人和尚。那老和尚说有些事情想要和您谈一谈！”

“汉人和尚？”

李元霸楞住了，莫非是古印度传过来的佛教，也传到游牧民族了？

晃了晃脑袋，李元霸继续说道：“那老和尚有没有告诉你，找本王有何事？算了，还是一起过去看看吧。”

李元霸都给听糊涂了，和尚一向都是以慈悲为怀，不吃荤，不杀生，这样的和尚出现在这战场之上，已经够稀奇的了，没想到还是一个汉人大和尚，那就更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了。

过了没有结合呼吸的时间，苏定方便领着那巴伦大和尚走了过来。

方才离得太远了，所以李元霸并没有看清楚巴伦大和尚的长相，眼下离着近了，李元霸探首往前一看，这方才喊话的家伙，果然是个和尚。

只见这和尚穿着一席暗黄色僧袍，外面还裹挟着一条深红色的像是袈裟一样的衣服。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那大和尚的外貌和肤色来看，还确实是一个汉人。

“你是哪里来的和尚？找本王有何事？还有，你不会以为就凭你一个人就能够挡住本王的万名神武卫吧！”

李元霸的语气中充满了嘲讽。

从小长这么大，他还从来没有如此生气过，原因无他，因为李元霸在前世的时候是个绝对的愤青，这种愤不仅表现在口头上，连行为动作都充满愤。

是以，对于那些吃里扒外，背叛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的家伙，李元霸自然没有什么好气。

“看来老僧并没有猜错，大轮寺法王巴伦，见过大唐武王殿下！”

听到李元霸的自称，那巴伦大和尚没有哪怕叮点的害怕，脸上依旧充满了淡然之色。

“老和尚，本王没有那闲工夫陪你在这里闲扯蛋！还是方才那个问题，你找本王有何事？”

听到对方一下子就叫出自己的身份，李元霸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意外，反而眸中充满了寒光，至少这老和尚多大唐的情况很清楚，否则的话怎么会这么快猜出自己的身份来？

直觉告诉李元霸，面前这个老秃驴，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货色，而且那大轮寺的名号，李元霸似乎是在哪里听到过。

“王爷，老僧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和尚，充其量也就是胆子大了一些罢了。”

巴伦大和尚对李元霸打了个佛礼，说道。

“我们汉人做事时有原则的，不过有些事情可一可二不可三，本王已经给了你一次机会了，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对方的淡然，虽说让李元霸心中有些惊诧，不过对于大和尚这种避而不答的态度，李元霸已经越来越不耐烦了。

巴伦脸上出现了苦笑，他知道对方已经忍不了了，自己如果再废话的话，相信面前这位主儿手中的大锤子，绝对会不定时抡出，到时候自己铁定是有死无生。

“王爷，您是否想要尽快地结束这场战争！”巴伦大和尚组织了一下语

言，很认真地看着李元霸说道。

“你的机会用完了，准备好受死了吗？”

李元霸根本没有应他这句话，而是像看死人一样地看着巴伦，同时手中的擂鼓瓮金锤被甩了出来，那长长的金属柄，看起来极其地吓人。

“慢着王爷……老僧，老僧……王爷，小的乃是神凰卫天字一号……莫要大水冲了龙王庙啊……”

就在李元霸打算挥锤向前，把这个该死的装逼的老和尚给锤死的时候，那老和尚的声音都然就变了，从高高在上的大德高僧变成了猥琐不堪的老头子。

“哈？”

李元霸的动作一下子顿在了那里，这尼玛前后的反差也太他娘地大了吧？

“你说什么神凰卫，还有天子一号……这都什么玩意，你把话给本王说清楚了！”李元霸手中的擂鼓瓮金锤前指，瞪着巴伦大和尚，说道。

“这……王爷，这眼下也不是说话的地儿，您看是不是换个地方！”巴伦大和尚有些犹豫地看了一下周遭的情况，说道。

李元霸这才反应过来，这家伙口中所说的什么神凰卫天字一号，绝对是个隐秘的组织，那也就意味着他们所执行的任务也是绝密，不适宜暴露在外人面前。

“好，本王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希望你不要骗本王！”

李元霸思量了半晌，最终还是选择听巴伦的解释。

他挥了挥手，顿时那些虎视眈眈地看着巴伦的神武卫兵将们全都围了过来，里三层，外三层，从外面根本就看不到里面发生了什么。

...

第三百零五章神凰四号

远处，那一方高地之上。

“他们在做什么？”

可诺看着一圈圈的神武卫将李元霸以及巴伦大和尚给围了起来，不由得开口道。

“巴伦上师乃是大轮寺的高僧，整个大草原上都遍布着信仰他的弟子，以他这样的身份地位，那大唐将军不会傻到对他动手吧？这不是摆明了和大草原上所有的牧民为敌吗？”

斯图汗是吐蕃的内相，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贵族，他自然是能够看到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

“那，可汗，我们还要不要去解救一下？”可诺眨巴眨巴眼睛，看着身周那些仅剩的两千余兵士们，对乙失夷男说道。

此刻乙失夷男脸上的神色很精彩，悲怒喜乐……那可真是五味杂陈

在听到可诺的话后，乙失夷男道：“不必，上师佛法精深，自然可以用佛法度化那些来自大唐的恶鬼！”

噗！

这话说出来骗鬼呢？你摸摸自己的心，说着亏不亏心？

出家人也是人，没有三头六臂，不是三清圣人，再看那小身板，也是一招被秒的货！

∟不过谁叫人家是可汗呢，说什么就是什么呗。

……

被神武卫大军围在正中，巴伦大和尚突然对着李元霸单膝跪地，道：“小的神凰卫天字一号密谍庄梦蝶，见过武王殿下！”

“噗！”

李元霸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尼玛，庄梦蝶，你特娘地还能在狗血点吗，你以为你真是庄生，会梦蝶啊？

还能不能好好玩耍了。

李元霸有些郁闷地看着突然跪在地上，并且向着自己磕头行礼的巴伦大和尚，楞了好一会。方才说道：“你说你是神凰卫天字一号？”

“是的，武王殿下！”

巴伦大和尚……哦，不对，准确说应该是庄梦蝶，很是郑重的点了点头。

“这是个什么组织？你为何要向本网行礼？难不成你和天机卫、影卫相同，也是皇兄秘密组建的谍报暗杀组织吗？”

李元霸者喜爱有些震惊了，自己这片一个个还真是一个暗手连着一个暗手，本来能够监控百官以及诸般番邦蛮夷的天机卫，以及形式暗杀职责的影卫，已经够让人震惊的了。没想到竟然还有一个能够影响整个大草原信仰的神凰卫。

想想，这李世民真是太可怕了，竟然深谋远虑到了这种程度！

“回王爷的话，我神凰卫乃是由太上皇筹办的组织，总共分为四卫，分别是天字号、地字号、玄字号、黄字号。这四号卫全都听命于太上皇，由太上皇亲自调派！”

庄梦蝶声音略显低沉，不过脸上的神色却是极度的亢奋。

“什么，太上皇？”

李元霸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庄梦蝶。语气无比地震撼。

谁能想到，因为当年的玄武门事变而黯然退出历史轨迹的李渊，竟然还暗中组建了这么一个组织，这是想要重新夺回王位。囚禁李世民吗？

想到这里，李元霸骤然汗毛倒数，悚然惊闻！

李世民可是被后世称为能够和秦皇汉武比肩的绝对任皇，若是久慈悲李渊废掉的话。怕是便不会再有后世的贞观盛世了！

“你说，这神凰卫究竟是个什么组织？”

李元霸难以想象，如果历史被改变的话。那么必然会脱离自自己已知的历史轨迹，到时候自己的金手指，也就是先知先觉的各种历史事件，也肯定

不会发生喽？

这样的话，怕是他会在大唐朝寸步难行了！

“回王爷的话，这神凰卫乃是太上皇于武德初年筹备组建的，起初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够尽快地完成大唐朝的大一统，维护我大唐朝的稳定！”

说到这里，庄梦蝶抬头看了李元霸一言，见其脸上闪过若有所思的神色，继续说道：“只是后来随着大唐朝国力越来越强盛，太上皇便把我们神凰卫的主要力量，开始转移到了五姓七望，以及大唐之外的番邦蛮夷之中！”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神凰卫的指责还是对大唐的安全、稳定负责？”

李元霸算是听明白了，原来早在李世民行玄武门之事的时候，神凰卫就已经存在了，只是让李元霸不明白的是，如果神凰卫真的是无孔不入的话，那么对于当年的玄武门事变，神凰卫肯定是知之甚详。

那么也就是说，李渊对此也是一清二楚、

可是，当年他为什么并没有及时制止，并且阻止李世民杀掉李建成还有李元吉呢？

那么综上所述，唯一的解释就是，李渊希望看到李世民杀兄逼父，篡位成皇！

想到这个可能，李元霸沉寂了。

庄梦蝶并没有看出李元霸脸上的神色变化，而是继续说道：

“王爷所言极是，我们天字一号所执行的任务，便是严密监控诸番邦蛮夷，并且将势力渗透入番邦蛮夷之中，最好是能够控制这些大草原上的牧民，到时候可以将他们彻底掌控在我们大唐的手中！”

“那其他三号卫呢？”李元霸从震惊之中清醒过来，继续追问道。

“地字号卫主要负责的是对于大唐朝内五姓七望的渗透工作，他们之中有的成为了五姓七望各族中的高层，有的成为了族长的亲近之人……总之，只要太上皇的命令下达，那么五姓七望的命运，就不会被他们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装萌的声音很冷，嘴角的笑容更是残酷。

李元霸听到这话却是心中一喜，眼下那五姓七望早就已经反叛，如果这

地字号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话，那么何必再担心他们狗急跳墙？

只要到时候神鳳卫地字号一动，五姓七望土崩瓦解，千百年的世家，简直就是个笑话！

就在李元霸心中怎么琢磨着调用这神鳳卫的时候，庄梦蝶继续说道：“玄字号，则是负责金钱的收敛！众所周知，这天下的金钱，至少有四成都在五姓七望的手中，可是我神鳳卫玄字号，单单只是他们一家就占了我大唐天下的两成金钱，这可是一笔无可估量的财富！只要太上皇有需要，神鳳卫玄字号会毫不犹豫地这笔金钱献出来！”

...

第三百零六章谈

“敛天下之财收为己用，而且还是整个大唐近乎两成的金钱，神凰卫玄字号还真是令人惊讶啊！”

李元霸震惊了，一个国家两成的金钱，以目前大唐的国力而言，那是何等的泼天之财？如果操作得当的话，光是靠着这些金钱，完全可以把五姓七望给财政支柱给挤兑垮了。

当然了，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的，还需要及其周密的计划！

天字号、地字号、玄字号，分别负责诸番邦蛮夷、五姓七望以及收敛金钱，那么剩下的黄字号究竟是负责的什么呢？李元霸这心中也是极其地很好奇呐。

似乎是意识到李元霸的不解，庄梦蝶继续说道：“至于这黄字号……王爷，不知道您可否听过飘香楼？”

“飘香楼？”李元霸楞了一下，想了想忽然说道：“你说地可是位于长安城中东市的青楼烟花之所？”

青楼原本指豪华精致的雅舍，有时则作为豪门高户的代称，如《晋书麴允传》曾言：“南开朱门，北望青楼。”而南梁时，刘邈《万山凶采桑人》诗首句云：“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

~这里所说的‘倡妾’，便是‘妓’，也是娼妓、妓女而已。

而飘香楼这个名字，是李元霸从程处弼这个家伙的口中得知的，这个时候的青楼远比后世明清时期的妓院要来得文雅得多，期内除了娼妓应该会的业务之外，还有琴棋书画，这几样也得精通。

像是程处弼这样的大唐贵族子弟，手中有俩儿余钱的，纵然是不会去这种地方‘贡献’子孙，也会去飘香楼中，招商一两个红颜知己。吟诗作对，鼓瑟弹琴！

“正如王爷所说！不过这飘香楼，可不仅仅是在长安城中有，在咱们整个大唐境内，但凡有人烟的城池，便有飘香楼的存在！”

庄梦蝶似乎有些洋洋得意，只听他继续说道：

“这飘香楼，便是神凰卫黄字号的各个秘密联络地点。黄字号所负责的任务便是搜集情报、传递情报，以及进行暗杀的工作！当然了，这些东西仅凭

飘香楼中的弱女子是肯定办不到的。所以，这楼中的龟奴，便都是黄字号执行暗杀任务时候所指派的顶尖杀手！”

“嘶！”

李元霸闻言倒吸了一口凉气，现在可不比后世，拿什么扫黄扫黄的，把那些是人不是人的全都给扫黄了。

现在的大唐，虽说并不鼓励大唐子民去找娼妓，可也并不制止。

再加上男人嘛，总有得不到满足。情绪得不到发泄的时候，在这大唐超有没有像后市那么丰富多彩的生活项目，这青楼的生意自然也就悄然兴盛了起来。

如果真像庄梦蝶所言，这大唐朝内所有的飘香楼都是黄字号的秘密联络点。那么实在是太可怕，枕边风啊，又有几个男人能够抵挡得住呢？

这样看来，神凰卫简直比李世民所组建的天机卫还有影卫更要无孔不入！

.....

就在李元霸和庄梦蝶在一众神武卫兵将包围圈之内密探的时候。在包围圈外。

自从这个老和尚来了之后，两人在里面已经至少窝了有一个时辰的时间了，外面的赵三炮、李三多等兵将们心中。早就已经担心了起来。

这要不是两位管事的大将军不说话，赵三炮他们早就跳过去看个究竟了。

可是，这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的，确实是够折磨人的。

“老李，你说王爷在和那个什么什么秃驴说什么呢？那老秃驴会不会是故意装出一幅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而后趁我们都不再王爷身边的时候，对王爷图谋不轨吧？要不.....咱进去瞅瞅？”

赵三炮有些焦躁不安地在一众神武卫兵将们的包围圈之外来回踱着步子，那样子就像是一只烫了脚的鸭子。

“是啊，这突然间，怎么跑了一个老秃驴过来？虽说这些出家人讲求的是慈悲为怀，普渡众生.....可是我看那老秃驴完全就是一副偷奸耍滑的样子。实在不行的话，咱们还真就得进去看看才成！”

李三多被赵三炮晃悠地眼晕，过了好一会这才从头晕目眩中回过神来，说道。

许是被这两个家伙搞烦了，两位管事的大将军终于忍不住开口说话了。

只听苏定方道：“兄弟们，你们就放心好了，不会有什么事情的，你们也不想，谁能伤的了王爷啊？再说了，这里三层，外三层的都是咱们神武卫的兄弟，纵然就算出什么事情，里面的兄弟们也早就一拥而上，把那老和尚给乱刀分尸了，哪里还用得到我等？”

刘仁轨也点了点头，接过了话头道：“是啊，现在我等所要做的，便是抓紧时间休息，并且时刻戒备着铁勒番贼的偷袭！”

“也是，就凭王爷那单枪匹马，血屠千人的本事，谁又能拿他怎么样呢。”赵三炮叹了口气继续说道：“不过，能够跟随王爷一起上战场杀敌，是我赵三炮的荣幸！”

听到赵三炮说起这话，外围的一众神武卫兵将们，立刻就回想起方才的场景来，就方才那有如地狱一般的战争场面，他们还真就没有见到过。

索性眼下无事，对方的人数又明显要少于神武卫，是以外面这些生性豪爽，精神一直绷得紧紧地神武卫兵士们，便开始七嘴八舌地聊了起来。

至于他们聊天的具体内容，无非就是近几日的战争场景，还有那激烈的厮杀！

.....

“唰唰唰.....”

就在一众神武卫兵将们相谈甚欢的时候，突然内围的神武卫兵士们动了起来，整个大军战地开花，骤然向着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出来了，出来了，全都列队分开，做好队列！”

看到内围发生情况的刘仁轨，赶忙命令外围的兵士们让开一条道路来。

只见道路刚刚分开，李元霸就骑着小白当先走了出来，至于跟在他身后的，则是已经恢复了庄重、淡然神色的庄梦蝶.....不对，应该说是巴伦大和尚！

“王爷，您没事吧.....”苏定方赶紧小跑两步，上前问道。

李元霸摇摇头，道：“无事，不过……你等先随本王过去将那些薛延陀贵族，以及来自吐蕃的内相斯图汗给抓起来！”

当下已经是兵临城下了，抓那薛延陀贵族简直是易如反掌，要想让李元霸就此放弃，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他？”苏定方下意识地指了指跟在李元霸屁股后面的家伙，说道。

李元霸看了那巴伦大和尚一眼，道：“你是不是应该去兑现承诺了？”

巴伦大和尚对李元霸行了个佛礼，道：“阿弥陀佛！老僧答应王爷的事情一定会做到，只求王爷能够放过这草原上的牧民，他们都是无辜的！”

李元霸想也不想地说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既然他薛延陀胆敢对我们大唐递爪子，那么他们就应该知道乱伸爪子的下场！本王要让这些番邦蛮夷们都看看，我大唐国力强盛，民风剽悍。胆敢犯我大唐天威者，虽远必诛！”

“这……阿弥陀佛！”

巴伦大和尚似模似样地应了一声，双手合拾再次对李元霸行了一礼，转身向着乙失夷男他们所在的方向走了过去。

……

不远处，薛延陀一方。

“出来了，出来了！可汗，是巴伦上师！”

远远地看到巴伦向着他们的方向走来，可诺顿时轻声呼叫了起来。

“快，随本座上前去迎一迎！”

此刻的乙失夷男早就已经自乱了阵脚，眼见着巴伦大和尚孤身犯险，他这边也是心急如焚，一是担心自己的安慰，这第二点就是怕巴伦大和尚被对方给砍了，到时候他的弟子们还不翻了天去？

“上师，如何？”

紧走几步来到巴伦上师的跟前，乙失夷男就迫不及待地问了起来。

巴伦大和尚微微摇了摇头，道：“可汗，眼下敌强我弱，方才老僧与大唐

一方的首领达成了协议，可汗还有诸位施主能够随他们走，并且修书一封，告知叶护大人突吉蒙，命他自缚双手，向朔州道行军大总管李绩缴械投降！否则的，不仅我等性命不保，就连我薛延陀部族都将遭到彻底的屠戮！”

“什么？”乙失夷男瞬间提高了语调，道：“不是都说大唐是一个礼仪之邦吗，屠戮整个薛延陀的民众，他们就不怕遭到天下人的谴责，就不怕被天神所遗弃吗？”

巴伦大和尚苦笑了一声，道：“可汗，您可知道十九年，这大唐王朝曾经有一号人物，名曰李元霸？此人不仅天生神力，更兼武力无双！当年有很多草原牧民中的悍将以及大唐王朝各方势力的勇武之强人，死于此人的双锤之下！”

“李元霸，李元霸……”乙失夷男皱起了眉头，对于这个名字，他倒是有些耳熟，可就是记不起来曾经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

他不知道，或许是因为年龄小的缘故，可是作为二十多年前就已经纵横沙场的可诺，对于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啊，他连忙拉了一下乙失夷男的肩膀，提醒道：“可汗，可汗……这李元霸乃是大唐朝太上皇李渊的第四子！”

...

第三百零七章大勢已去

“他？”乙失夷男恍然大悟，不过紧接着却是说道：

“不对吧？这李渊的第四子不是死于天雷了吗？怎么可能还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而且，你来看他的身形长相，虽说看起来略显老城，可分明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郎！这时间都对不上，怎么可能是他？”

巴伦大和尚摇摇头，道：“可汗，实在是没有骗您的必要！您想想，这世间还有谁，能够仅凭一己之力，在短短的半柱香的时间中，杀掉吐蕃足足五千的精锐骑兵？没有吧，这件事情若不是我等亲眼所见，在旁人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喇！”

乙失夷男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变得难看之极，如果真是他的话，那他还真是不敢不听话。

这位李氏皇族可不同于李世民，遇事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只要他的脾气上来了，就算是叫他去砍杀一个三朝未满的婴孩，也绝对会不皱一下眉头。

“坏了，这可如何是好？”乙失夷男整个人都慌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可汗您放心，那李元霸已经答应了老僧，只要可汗还有诸位大人能够随他走一遭长安城，并且告知叶护大人突吉蒙自缚双手，向朔州道行军大总管李绩缴械投降，那么他便不会伤害您以及诸位大人人们的性命，并且会放过整个薛延陀部族！”

巴伦大和尚尽职尽责地劝导着乙失夷男：“可汗，您看怎么样？”

把所有的一切都想了一通，除了举手投降之外，乙失夷男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活路。

虽说很不情愿。但是巴伦上师已经给他把所有的利害关系都说了一通，就算是他不同意，他手下的那帮子薛延陀的贵族也肯定不干啊。

而且现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即便不同意，那李元霸的大锤子可不是闹着玩的。

真是大势已去啊！

想到这里。乙失夷男脸色灰暗地摇了摇头，叹气道：“唉，算了，上师！我同意随那李元霸往长安一行，只求他能够放过我铁勒部族，放过薛延陀部族！”

巴伦大和尚满口应承着。可他也明白，这个要求对于他来说有些过高了，看李元霸的意思，就算放过了薛延陀，也绝对会屠了铁勒一族。

没办法。谁叫薛延陀的高层，或者说薛延陀的主事者们，都是铁勒一族呢？

“这样的话……可汗，诸位大人，走吧！随老僧去见大唐的武王殿下，李元霸！”

巴伦大和尚微微颌首，带着包括乙失夷男在内的所有薛延陀贵族，向着李元霸他们所在的方向走去。

……

“吾等番邦小臣。见过天朝上国大使！”

巴伦大和尚领着一群人来到了李元霸深浅，他自己躲到了一边，一群薛延陀的贵族却是不敢像巴伦大和尚一样。而是恭恭敬敬地对李元霸醒了一个国礼。

李元霸看着这群家伙们，也没有说话，神色依旧冷淡无味。

“尊敬的来自大唐的王爷，吾名乙失夷男，乃是这薛延陀汗国的可汗，前番对于大唐出兵实乃突吉蒙一人之错。还请王爷莫要将罪责施加在吾等之身！”

乙失夷男刚刚来到李元霸身前，先是对其行了一礼。而后便把所有的罪责全都推倒了正于前争战的突吉蒙的身上。

这家伙也真是够无耻的，为了自己能够活命。把自己的心腹手下转手就给卖了。

其实想想也是这么个理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机会不用死了，谁不想活着？

“行了，是非对错，本王也懒得再去管……”李元霸看着乙失夷男，继续说道，“你们谁是薛延陀的高层，都站到一边……对了，本王听说你们这天鹰城中还来了一个什么吐蕃的内使，那家伙在哪，也站出来！”

乙失夷男还想要再说些什么，这个时候可诺却好似轻轻拉扯了一下他的衣袖，把他给拽到了一边。

然后便陆陆续续地有人走到了乙失夷男两人的一侧。

过了有十多个呼吸的时间，乙失夷男他们这边就有了七十多人，原地只剩下了三十多个，还有一个小老头领着几个护卫站到了另外一边。

不用说，这小老头就是来自吐蕃的内相斯图汗了。

“好！定方，去他们城中找囚车，把这七十多个家伙全都关到囚车里，押往朔州城！”

李元霸指着这帮家伙，对身后的苏定方吩咐道。

“啊？”

苏定方还没来得及应下来，那边七十多口子人已经炸开了锅：

“什么意思？不是说只要我等跟随你入长安城就可以了吗？”

“再怎么说明，我等也是薛延陀的贵族，入了你们大唐，那也算是番国使臣，凭什么让我等上囚车？”

“就是……”

“啪！”

就在这群家伙吵吵嚷嚷地就像是要和李元霸来拼命的时候，李元霸掏出短铳，对着天空就是一梭子。

那孤独的声响，在这空旷的草原之上是格外的响亮，就如同那乌云雷电一般！

所有人都静了下来，那些薛延陀的贵族们，一个个全都傻呆呆地看着李元霸，嘴巴张得都能够吞下一个鸡蛋了。

“都给本王老实点，真以为你还是薛延陀的贵族呢？老子就站在这里，你们倒是他娘地过来找老子拼命啊？”

李元霸乱发飞扬，手中的短铳，铳管火热，还在不断地冒着青烟，一丝丝刺鼻的硝烟味弥漫在空气中，让他看起来就像是放纵的恶鬼一样。

咚……

就在此刻，所有的神武卫兵将们齐齐往前踏出一步，声音齐整、洪亮，气势摄人！

“哼，真是给脸不要脸的东西！”

看了一眼这群被气势摄住了的家伙们，李元霸吐了一口唾沫，狂野地说道：“不想死地，就给老子老老实实听话，真以为老子是老好先生吗？定方，去找囚车，将他们全都给押上去！”

吩咐完这句话，李元霸就头也不回地往队伍前面走去，与其随行的，还有另外一位神武卫大将军，刘仁轨，以及来自吐蕃的内相斯图汗。r466

...

第三百零八章重返朔州城

距离天鹰城门之处的五丈之外。⊙

李元霸坐于一处凸出的石阶前，居高临下地看着吐蕃内相斯图汗，过了好半晌方才说道：

“你就是吐蕃的内相？他松赞干布还真是雄才大略啊，竟然派出使臣，还搭上了三四万的吐蕃精兵，就是为了能够和薛延陀结盟，共同对抗我们大唐！本王很纳闷，他就不怕薛延陀回过神来，反咬你们吐蕃一口？”

斯图汗在李元霸的眸光中是浑身止不住的颤抖，实在是李元霸的气场太大了，这家伙虽说也是久居高位，可还是抵抗不了李元霸的气势。

在听到李元霸的话后，斯图汗咬咬牙，道：“尊敬的武王殿下，其实.....其实吾等国主派遣老朽来这里，只是想娶那乙失夷男的妹妹，并不是您想象的那样，要与大唐为敌。另外，我吐蕃兵士之所以前往抵抗您与大唐军队，只是受了那乙失夷男的蛊惑.....”

“编，你继续编！”

李元霸听到斯图汗的回答，差点笑得肚子疼，这特么地也可以，你说编故事怎么不想好了再说，就这样的鬼话，是人都不会相信。

斯图汗脸色难看地裂咧嘴，好像要再说些什么，这个时候李元霸便说道：

“行了，别整那些没用的！那乙失夷男早就已经把松赞干布写与他的帛书给了本王，真当本王是傻子，好糊弄是吧？本来这次本王并不想找你们吐蕃的麻烦，可是你们前者有勾结五姓七望，意图谋害我大唐皇帝，这后者又是暗中结盟薛延陀，共同抗击我大唐！还真是够闹腾的，看来本王有必要带人走一遭吐蕃了！”

“刷！”

李元霸话音刚落，斯图汗额头上的冷汗再也止不住狂泻而出，在亲眼见识了李元霸血屠五千吐蕃精兵。神武卫兵士对抗一万七千名吐蕃精兵犹如宰羊杀猪一样简单之后.....这话实在是太恐怖了，如果他们真的连夜奔袭吐蕃的话，纵然不能攻下王城，恐怕吐蕃大军也绝对会元气大伤。

“王爷息怒，王爷息怒.....”

想到这里，这家伙推金山倒玉柱般地跪地叩首，同时口中说道：

“王爷，先前的都是误会……”

“本王懒得听你解释，有什么话到了大理寺诏狱，你和那里的狱卒说吧！”

李元霸不耐烦地摆摆手。看了立在一侧的刘仁轨一眼。

刘仁轨会意地对不远处的神武卫兵士们招了招手，立刻有兵士们小跑过来，极其粗鲁不客气地将斯图汗及其他的亲兵们押进了天鹰城中。

城中，早已经有兵士们准备好了刚刚找到的囚车，为的就是把这些家伙们全都押往朔州城，随后再转道长安。

“仁轨！”瞄了一眼渐渐远去的几人，李元霸对刘仁轨说道：“待会大军就会开拔，你率领七千名卫里的兵士们留下来，除此之外。留下来的兄弟们手中的手雷随意使用……”

说到这里，李元霸的脸上多了一丝狰狞以及杀意，他道：

“那些薛延陀的无权的贵族，以及所有贵族的高层……全部格杀勿论！顺带。你再带着兄弟们走一趟其他的几个部族，在保证兄弟们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能够尽量多地灭掉他们的军队，杀掉他们的族民……本王要这些大草原上的番邦蛮夷。见到大唐的旌旗就浑身打颤，跪地相迎！”

刘仁轨的脸上多了一丝血染的崇拜与狰狞，他们这些神武卫的兵将们。早就习惯了李元霸的做事风格，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

三日之后，朔州城下。

乌云漫天的傍晚，一只三千人左右的大军正在缓缓前行。

十七万薛延陀大军围在朔州城已经月余，虽说两方离得还比较远，但是近几日里时常有小股大军前来侵扰朔州城，人数也不多，也就一千来人。

可就是这样才让这些守城的兵将们怒火狂飙，这样还不如痛痛快快地干上一场才好！

此刻，有这么一只三千人左右的大军，接着夜色而行，自然吸引了朔州城守军的注意。

“禀报将军，我朔州城外，有一支三千人左右的大军正向我朔州城方向行进，是否通知大军戒备！”

一个朔州城的斥候，单膝跪在一名三十来岁，身穿铠甲的青年男子面前，说道。

这男子生的浓眉大眼，身形魁梧，满脸的正气。

只见其皱了皱眉，说道：“叫兄弟们都打起精神来，这次说不准那帮子杀千刀的薛延陀蕃贼，又要搞出一些花样来！”

“是，将军！”

斥候应了一声，匆匆下去传令了。

一瞬间，城头上火起，会移动的火把陆陆续续多了起来，借着火光，甚至还能够看到他们手中的弓箭。

又过了有半柱香的时间，大军终于来到了城门之下，这走地近了，也能够看出他们的穿着来了。

一个个血染的黑衣，脚上的靴子踩地‘邦邦’响，赫然是自薛延陀腹地归来的神武卫大军。

“定方，过去喊话！”李元霸勒住缰绳，对身侧的苏定方说道。

苏定方点点头，策马至城墙下喊道：“城上的兄弟们听着，我乃神武卫大将军苏定方，这位便是武王殿下！速速打开城门，唤你等领兵之将前来迎王爷进城！”

“什么，神武卫大将军？”

“武王殿下……”

高高的城墙之上顿时传来了惊呼之声，却是这些守城执勤的兵将中，却是有前番在定襄城中的守军。

他们曾经有幸见过李元霸一面，不过眼下却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毕竟是王爷归来，按照规格和礼制，理应是城中的最高领导者前来迎接。

“你等去通秉刘方将军，我速去城中禀报大将军！”

放在那名传令的小兵，对身周的同僚兄弟们说了一声，扭头就往城下跑。

这次不是去禀报方才的那个名叫刘方的青年将军，而是进了城中的太守府。

因为此刻已是战时，战局瞬息万变，而整个城中能够作为临时指挥之所的，也就只有太守府了。

特别是当太守等人，全都被李绩这个朔州道行军大总管给赶到下面的县中处理公务之后，这太守府理所当然地就成了李绩大军的行营大帐。

“报……”

就在李绩尚在屋中与一众手下们商讨战局的时候，一道急促的声音，远远地传进了太守府中。

李绩闻听此声，皱了皱眉，这谁啊？如此没有规矩，就算是急报也需要专人通禀啊？

“禀报大总管，府外朔州卫斥候，有要事禀报！”

一名黄门小将，匆匆而来，向李绩禀报。

李绩摆摆手，很简单地说道：“传！”

黄门小将转身就往外走，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方才那个斥候就跑了进来，都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对李绩行礼道：

“禀报大总管，城外……城外……神武卫大军归来，王爷，王爷回来啦……”

“什么？”

李绩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身来，拉起那个斥候就往外跑，同时口中说道：“走，随本将去城门！”

……

朔州城门处，大门已经开了一道足以供人出入的缝隙，李绩领着一帮子身穿铠甲的大唐将军们，出了城门。

出了城，第一眼看到的并非是李元霸，而是那些站在马侧，摇杆挺得笔

直的神武卫大军。

只是一眼，所有出城迎接的，不管是普通的兵卒还是将军，当他们神武卫大军的时候，顿时喉结一阵蠕动，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

因为，他看到的竟然是刺目的赤红色，赤裸裸地，就像是在他们的身上涂满了红色的油漆一样刺眼。

可是，在定襄城中的时候，他明明记得神武卫大军是穿着黑色的衣服啊？怎么出去半月的时间再回来，就突然换了一幅装扮。

难不成出征这么多天，回来之前他们还抢了薛延陀的贵族一把，重新做了一身衣服？

突然，李绩才感觉到不对了，那衣服……分明是黑红之色，只是因为颜色太浓郁了，黑色反倒是不显眼了。

这是，鲜血！

这得杀多少人，才能够把衣服染成现在这般模样啊？

李元霸似乎并没有看到李绩等人的表现，直接策马来到了他们身前。

“见过王爷，恭喜王爷凯旋归来！”

随着李元霸的走近，血腥味渐浓，李绩深吸了一口气，脸上挂起了笑容，不管怎么说，这些日子提心吊胆的，这位爷总算是安全回来了。

李元霸下了小白，对李绩拱手道：“大总管，别来无恙否？”

李绩哈哈一笑，道：“王爷此番归来，定然是有所收获吧？”

李元霸摇摇头，并没有正面回答李绩，而是说道：“大总管，你总不能就在这里和本王说话吧？若是一会薛延陀大军攻城，现在的朔州城等于是对敌军毫无防备啊？”

李元霸此话一出，倒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了一愣，不过，李绩确实并没有再继续开口询问，而是命大军先把那些身上带伤的神武卫兵士扶上马，随后，便再次分出有一部分人来，接收那一辆辆囚车。

没过多少时间，众人就已经准备妥当，陆陆续续地上了战马。

李元霸看了看身后的一种兵将们，道：“神武卫听令，入城！”

第三百零九章伤药

朔州城太守府，沐浴更衣，换洗过后的李元霸，以及几个神武卫中的高层，静静地坐在那大堂中，等待着李绩等人。±

说实话，这从长安城中出来的一个月时间，确实是把他们这些铁打的汉子给累得够呛，这猛然有时间坐下来休息休息了，还真是有些适应不过来了。

“定方，卫中受伤的兄弟们，身上的伤势如何了？”

李元霸喝了一口浓茶，看向了坐在他不远处的苏定方。

这次回来的三千名神武卫兵将，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伤，不管是先前遇到草原黑的时候，遭受的爪咬，还是遇到吐蕃以及铁勒兵卒时，所遭受的刀、枪之伤，虽说当帅兵不至于要了他们的命，可若是得不到及时救治的话，怕是也会有生命危险。

“王爷，大多数的兄弟们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大碍了，只是有几个兄弟们受底伤比较重，伤口已经开始溃烂了，如果不及时清理的话，怕是会更加严重，甚至有性命之忧！”

说起这些受伤的兄弟们，苏定方的脸上顿时有了忧色。

“临出长安前，孙神医拿给咱们的药呢？”李元霸皱眉道。

“全都留给仁轨了！”苏定方道。

出长安城之前，李元霸特意去找了孙思邈一趟，让他开出了一堆特效药，为的就是应对这种情况。

不过留在薛延陀腹地中的兄弟们，安全问题更加重要，苏定方也并没有做错。

“平时，军中若有兄弟受了刀剑创伤，都是如何为受伤的兄弟们处理伤口的？”李元霸点点头，道。

苏定方皱眉想了想，道：“回王爷的话，军中但凡有人受刀枪之伤。必以草药敷之，而后辅以内服之药，再将养一些时日，便可痊愈！”

“不消毒吗？”

李元霸愣了一下，这段日子征伐薛延陀，都是直接敷上孙思邈提前配置好，并且磨成粉末的白色药粉。

起初的时候，李元霸还以为是因为急行军，条件有限才并没有给他们的伤口消毒的，现在看来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感情在古代就不知道消毒是怎么回事。

“消毒？消毒是何物？”

李元霸愣，苏定方比他好楞，自家王爷新词还真是多啊！

李元霸无语地看了苏定方一眼，忽然对着大门之外喊道：“来人！”

随着李元霸话音落地，大门之外，立刻就走进来一名身穿皮甲的小兵，他满脸恭敬地走到李元霸身前，道：“王爷，您有何吩咐？”

“这朔州城中可有酒坊？”

早一点处理伤口。卫中兄弟们会为伤口感染、溃烂而丧命的危险就减少了几分，李元霸可不会浪费这么重要的时间。

“酒坊？”小兵愣了一下，随后说道“禀报王爷，这城中原本是有酒坊的。可是后来因为薛延陀蕃贼大兵压境，那些小酒坊就全都关门歇业了，他们那掌柜的也全都逃到其他郡县去了……所以，朔州城中已经没有酒坊了！”

“那酒呢？城中总归是有酒的吧？”李元霸皱眉道。

这下小兵有些为难了。只听他说道：“禀报王爷，自从我大唐与薛延陀蕃贼开战之后，朔州城内就已经开始施行禁止饮酒了。所有的酒。都已经被大总管下令封存到军库了，因此……”

这规定本没有错，身在军中就算是平日里饮酒，那都是有严格规定的，更何况现在尚正在打仗。

整个朔州城中，除了这些当兵的就是当兵的，基本没有其他的老百姓了，那禁酒令，索性就面对全城进行封禁。

所以说，现在想要弄到酒的话，没有上头的命令是绝对办不到的。

“有酒就好，你现在去取出五十坛，送到神武卫的大营中，本王随后就到！”

有酒就一切都好办了，虽说现在这个时代并没有酒精，可还李元霸完全

可以用蒸馏之后的酒头代替啊。

有了这烈性消毒酒头，李元霸还真就不信那些神武卫兄弟们受伤的伤口会继续溃烂。

小兵立刻满脸为难地说道：“这……王爷，没有大总管的命令，小的，小的……”

这也难怪，虽说李元霸是大唐朝的王爷，可是在这朔州城中，李绩才是最高长官，亦是这小兵的定有上司，没有李绩的命令，小兵还真是不敢胡来。

“什么没有我的命令……”

就在这个时候，太守府正堂大门之外，突然传来了一道爽朗的笑声，然后，便见李绩带着其他几个手底下的将军，走了进来。

“大总管，是这样的……”

小兵一见救星来了，赶紧地把自己的苦衷诉说了一遍，反正你是我们的头儿，只要你同意，甭说是五十坛酒了，就是一百坛，一千坛，他也有地方去找。

“哈哈，本将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此番王爷率神武卫兵将，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薛延陀腹地，并且成功将薛延陀珍珠可汗乙失夷男俘获，这本就是泼天之功，神武卫兵将们是应该享受享受！区区五十坛酒罢了，现在你便去取来！”

李绩一听手下人的解释，先是一愣，随后便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就在李元霸他们进行沐浴更衣的时候，李绩可是亲自走了一趟那些囚车所在的方位。

他无比震惊的发现，在那囚车里面关着竟然全都是穿金戴银的薛延陀汗国各部族的族长以及高官，更令他意外的是，竟然还有薛延陀珍珠可汗乙失夷男。

有了这个家伙，那朔州城外的突吉蒙还不得束手待缚，负荆请罪来啊？

不费一兵一卒地就让薛延陀大军缴械投降，想想还真是有些小激动呢！

听到李绩的话，李元霸倒是有些郁闷了，他说道：“谁告诉我你我想要手

下兵士们喝酒的？你派人去把城中的铁匠给本王找来！本王有用”

铁匠除了打造农具之外，对于刀枪剑戟等兵器的打造以及修复亦手到擒来，所以，纵然是城中的小贩们以及各作坊掌柜全都跑了，铁匠也绝对不会跑，因为他们已经被军队给征用了！

第三百一十章薛延陀的三条出路

“好，你便去营中找几个兄弟，将营中的铁匠找来，另外……”说到这里，立即扭头看了李元霸一眼，道：“王爷，这酒要送往何处！”

李元霸原本还想叫他们送到神武卫的大营去，不过李绩的话却是提醒了他，如果让那群小兔崽子们给喝了，那还蒸馏个屁的酒头啊。

“这样吧，便让人取了就送到太守府来吧！”

想了想，李元霸还是决定让人送到这里来，自己亲眼看着才放心。

“好了，本王的事情已经交代完了。诸位现在过来，怕是心中已经急不可耐了吧？”

眼见着那个小兵带着命令向着城主府外跑去，李元霸转过头来看着李绩等人，同时手上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眼下已经吃饱喝足，已经请彻底休息过来了，有些事情，也到了谋划的时候了。

“呵呵……我就知道什么都瞒不过王爷您！”李绩呵呵一笑，领着一中手下顺势坐了下来，道：

“王爷，您能不能把您征战薛延陀腹地之事，与我等细细说一说……还有，我记得您走时是带着万名神武卫的精兵，此番折返却只剩下了三千之数，莫非他们……”

李元霸知道李绩话中的意思，无非就是他以为这些神武卫精兵们都已经光荣了。

“不是，他们被本王留在了薛延陀腹地中！”李元霸摇摇头，道：“自从那日本王率领大军离开了定襄城后……天鹰城外，松赞干布支援薛延陀的两万大军亦被我神武卫大军消灭殆尽……”

“王爷，你是说，你们这段时间，竟然消灭掉了四五万的薛延陀大军，并且还驱散了他们以供口粮的牛羊马匹，甚至连两万吐蕃兵卒也全都杀死了？”

等到听完李元霸讲述完这半月之间发生的事情之后。李靖以及一众大将全都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李元霸。

尽管斥候已经知道李元霸他们在薛延陀腹地中搞出的动静很大，可是就

算打死他们都想象不到，这些人做出的事情竟然这般离谱，这样的战绩简直就是禽兽。

区区一万人马，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干掉了将近七万左右的敌军，别说是在人数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下，若是在平常人数相当的时候，李绩也要想些对策才肯出手。

怎么说呢。李元霸他们实在是太他娘地生猛了！

“哈哈，我说呢，这薛延陀大军围困我朔州城已经月余，为什么这段时间却是只围不攻，就算偶有小股薛延陀兵卒前来攻袭，也是骚扰一下便匆匆离去。这下好了，就算是没有乙失夷男在，这没粮草没后援的，那突吉蒙就算此刻来攻击我们。也撑不过几天。”

李绩畅快地笑了起来，那笑声中充满了欢乐。

大堂中其余几个朔州守城的将领脸上也是带着笑容，开始时候对他们大唐不利的战局，到现在为止突然翻转。这实在是太有戏剧性了。

“好了，目前看来是这样没错，不过不要忘了，在这战场之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看到一脸兴奋之色的李绩等人。李元霸不得不开口扫了他们的积极性，现在可不是掉以轻心的时候。

只不过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却是微微皱起了眉头。

对于李元霸所说的内容。李绩他们当然知道了，一时的战场得意不能够代表最后战争的胜利，现在骄傲自满，只怕便是失败的前兆，毕竟骄兵必败！

“眼下，虽说这乙失夷男在我们的手中，可是正所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突吉蒙若是有什么不臣之心，完全可以不用理会乙失夷男等人的安全问题，强行攻击我朔州城！”李元霸皱眉说道。

“可是……正像方才大总管所说的，没有粮草他们支撑不了多产时间，王爷又何必在意呢？”

说话的，是站在李绩身边的一个中年汉子，他名为朱赫，乃是朔州卫的最高长官。

在朔州城中值守了这么多年，他早就清楚这些个大草原上游牧民族的秉性，若是没了粮草的供应，他完全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天了。

李元霸扭头笑看了朱赫一眼，道：“那吐蕃的松赞干布心机甚深，野心甚大，十多岁继承吐蕃国主之位，短短三年的时间就平定了吐蕃的叛乱。他既然能够搭上乙失夷男的线，自然就可以搭上突吉蒙的关系。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越过乙失夷男，直接出粮出兵，支援驻扎在税后城外的突吉蒙呢？”

李元霸的这个可能，可是把朱赫以及大堂中所有的守军将领们都惊呆了。

是啊！他们怎那么就没有想到这个可能呢？

“你们也不要紧张！也有可能这两方的合作并不会发生，可若是事实成真的话，对于我大唐军队来说，必将是一场大屠杀！”

看到这些家伙全都被自己的话给吓住了，顿时笑了起来，

“当然了，此事只是本王的想法，不过确实很有操作性，只要传令给知节，要他严密监控吐蕃的动向，纵然吐蕃想要耍什么花招的话，我们也能够及时应对，不是吗？”

这种事情，即便是李元霸勇力无双，也可不敢胡来，这可关系到大唐成千上万的兵将们的生命，丝毫不得马虎。

“恩，不错，此等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只要程老货……知节那边密切监视吐蕃的动向，吐蕃那边也确实玩不出什么花招。只是，这松赞干布究竟会如何做呢。要知道，薛延陀一旦被消灭了，对他们可没什么好处。毕竟，薛延陀算是他们对我大唐的组后一道屏障！”

李绩循着李元霸的想法细细想了一通，觉得李元霸说得很有道理，到时候，根据吐蕃的动向，大唐军队完全可以伺机而动，不过，很快他的问题就又来了。

“这薛延陀大军原本就比我大唐军队多上两倍，而王爷的神武卫大军又是我大唐军队的主力奇兵！若是吐蕃趁着我大唐军队进攻薛延陀大军的时候，一举吞并薛延陀的话，到时候，有了这么一道狭长的战线，我大唐若是再想要灭了他们，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他吗了个巴子的，怎么就忘了这茬了！老子好不容易打下了江山，却他娘地给他人做了嫁衣！这活儿老子干得憋屈啊！”

要不就说人多力量大，以前李元霸还真就没有想到过这个结果。

其实说白了，这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他松赞干布完全可以当那渔翁，不插手两方的战事，等着接收薛延陀的领地。

“不过眼下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就算是那吐蕃按兵不动，我们也必须出兵薛延陀！薛延陀大军粮草尽失，摆在他们面前的，也只有三条路可走。”

李元霸仔细想了半晌，最终还是叹了口气，道：“一条便是听命于乙失夷男，束手待缚，命大军向我大唐缴械投降。还有一条，那就是不顾乙失夷男以及薛延陀一众贵族的性命，孤注一掷，拼死猛攻，只要夺下了朔州城，一切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至于这第三条嘛……”

说到这里，李元霸顿了顿，继续说道：“这第三条，便是接受吐蕃的粮草支援以及吐蕃精兵的大军支持，对我大唐进行强攻！到时候，十有我朔州城便是岌岌可危了。这最后一条，也是本王最不愿意看到的。”

“王爷所言极是，大体来说就是这三条了！不过我却是最希望突吉蒙选择第一条。毕竟这样的话，薛延陀便是向我大唐俯首称臣！不仅薛延陀族地得以保存，吐蕃也没了机会向薛延陀出手。这样也算是一举两得了！”

李绩很快想通了李元霸话中的意思，的确，也只有这第一条更加妥当。

“不错，而且有了薛延陀帮我大唐抵御吐蕃，只要我大唐依旧强盛，吐蕃又能翻起什么浪花来呢。大不了，等到那时，直接派遣大军踏平了他吐蕃，屠了松赞干布都等吐蕃贵族也就是了！”

李元霸拍了拍脑子，捏着茶杯的大手不自觉地用力，直接就给杯子捏碎了。

自从来到这大唐之后，除了在有冲突的时候，他才会使用武力，费脑子的事情倒是做了不少。

不过到现在的话，李元霸却是只相信一句话，那就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的阴谋诡计，都他娘地是纸老虎。

“就是，末将以为王爷所言极是，想那么多的第一条，第二条的……根本没用！有我一万神武卫大军，纵然是百万大军，我大唐依旧不惧！”

作为李元霸的忠实粉丝，脑子中一根筋，但武力却绝对强绝的赵三炮，一向注重地便是暴力解决一切问题。

“就是，想那么多也是胡乱臆测！具体薛延陀以及吐蕃会如何应对我大唐，我们也只能是静观其变，见招拆招！”

李三多和赵三炮一样，都是傻缺，只听他继续说道：

“逼急了咱们，到时候咱们便像今次一般，千里走吐蕃，活捉了松赞干布，割下那家伙的脑袋来做夜壶！”

...

第三百一十一章蒸酒

“禀报王爷、大总管，军中的铁匠还有五十坛酒已经送过来了，现在就放在院子中！”

就在这时候，负责去传令铁匠以及取酒的兵士已经回来了。✕

“哦，把铁匠给本王叫进来吧！”李元霸闻言瞟了那名小兵一眼，说道。

不过十个呼吸的时间，便有四个身穿单薄的布衣，身上肌肉隆起，特别是手臂上的肌肉极其发达的青年壮汉走了进来，见到李元霸是躬身行礼：

“小的王强，刘利，程心，李东胜见过大人！”

这些铁匠可并没有见过李元霸，在他们看来，能够召见他们过来的，那肯定是朝中的大官，而进了太守府，看堂中众人的那个派头，铁定就是大官了，还不赶紧着行礼？

“嗯，都免礼吧！”李元霸微微颌首，同时双手虚抬，示意他们起来。

几个魁梧的汉子唯唯诺诺地站起身来，小心翼翼地用眼角的余光瞄着李元霸以及李绩等人。

“本王此番叫尔等前来，是想要尔等为本王打造一套工具！”李元霸没有多余的废话，直奔主题。

本王？面前这位主儿竟然是王爷！这段时间以来，他们在军中听地多的就是武王李元霸了，莫非面前这位便是武王殿下吗？

想到这里，四兄弟顿时眼睛亮了起来，这位可是猛人啊！

“王爷，小的兄弟四人别的不会，不过这打造兵器却还是多少懂一些的！您就尽管吩咐吧！”

原本以为上面传他们四个过来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没想到只是打造东西，这样的任务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太简单了。

听到这几个汉子的话，李元霸顿时笑了起来，他从面前一旁的桌案上取来笔墨纸砚，不过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几样用于蒸馏液体的器皿。就已经跃然纸上。

李元霸敲了敲桌子，让一名兵士将这张宣纸递给了堂下的铁匠四兄弟。

“这……敢问王爷，这是何物？”

哥四个打了十多年的铁了，可是这纸上所画的东西，却是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的。

“你们别管是什么东西，就告诉本王能不能打，多长时间可以做出来？”李元霸并没有回答几个铁匠的话，而是直接要他们去打造这些蒸馏工具。

先前率先说话的那个名叫刘利的铁匠，在仔细看了看那张图纸之后，犹豫了半晌。道：

“王爷，这几样东西，却是需要费些时间……王爷若是急着要的话，倒是在半个时辰之内做出来，只是却不能长久地使用，几次之后就报废了。您看……”

“好，你们尽量加快速度！做好了，本王不会亏待你们的！”

眼下自然是越快越好了，要不然地话多拖一个呼吸。就多了一份危险。

“小的这便去打制！”

行了，人家王爷都发话了，他们也就别跟这杵着了，还是正事要紧。

小兵领着铁匠四兄弟自去寻铁匠炉子打造蒸馏工具。这边大殿中一时间倒是变得寂静了起来，实在是方才的话题太沉重了，他们现在还在消化方才李元霸所说的内容，脑子中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去想其他的东西了。

……

时间匆匆过。大概有半个多时辰之后。

先前那几个铁匠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在他们的手上还抬着几个甚至还冒着丝丝热气的蒸馏工具。

这些工具说起来也简单，只是一个硕大的。足有一米直径的大锅子形状的器皿，只是这锅子分为内外两层，内层比较窄，外层却是占据了整个锅子的三分之二。

除了这锅子，还有一只用来盖铁锅的大铁盖子，看起来就很沉重。

这第二件，是一条细长的像是锥子一样的东西，这锥子正中间的位置还有一条细槽，看样子是用来引流用的。

剩下的东西就比较常见了，无非就是铁管子还有一只大铁勺。

“王爷，成了，成了……”刘利满脸的兴奋之色，他的额头上满是汗水，甚至就连身上那件单薄的布衣都被打湿了。

李元霸站起身来，走到刘利等几个铁匠的身前，细细地看了那几个蒸馏工具一眼，抬脚就往外走，同时吩咐道：“来人，来人……速去为本王准备好薪柴！对了，还有那些酒，也给本王搬到院子中来……”

“蹬蹬蹬……”

略显杂乱的脚步声想起，院子中的一众兵士们全都忙活了起来，搬酒的搬酒，砍柴的砍柴，一副热火朝天的样子。

“王爷，您这是要做什么？”

李绩这就看不明白了，又是搬柴火又是搬酒的，这不连大锅都有了，你确定不是开宴会吗？

很快，院子中就已经堆满了薪柴，并且按照李元霸的命令，做成了炉灶的形状。而那五十坛美酒也从别的院子中搬了过来，一坛坛地打开，倒进了方才那一方最大的容器中。

当最后几样工具被李元霸链接在一起之后，他转身对一侧忙前忙后的兵士们，说道：“点火吧！”

随着他一声令下，立刻有人点起了那大容器下面的薪柴，最难打造出来的蒸馏工具都已经准备好了，升火蒸馏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噼啪……”

火被升起来了，薪柴在火光中不断地发出声响，不一会的功夫，器皿中可以留下来的酒糟就开始渐渐升温，器皿中的粮食酒精受热，变成气体上升，而后遇到器皿上那冰冷的盖子，就开始慢慢凝结成了淡黄色的液体。

那液体渐渐变得浓稠起来，顺着一条细长的锥子滴入了一个大铁勺中。

紧接着，一股细细的，浓稠的米黄色酒液就从那铁勺末端设置的铁管中流出，被下面早就准备好的酒坛给接住。

“嗯，什么味道，真是太香了！”

随着酒液被坛子给接住，顿时便有一股浓郁的酒香在院子当中弥漫开来。院子中静静地看着这一幕的，那可都是老兵油子了，这当兵打仗的就没有一个不好酒的。

此刻闻到这浓郁的酒香，李绩以及一众将军们鼻头耸动，全都眼巴巴地看着那酒坛子，一副老酒鬼的馋相！

第三百一十二章人头

“王爷……这不会也是酒吧？怎么这么香啊？”赵三炮看着那满坛子的浓稠液体，问了个傻问题。Σ

李元霸犯了个白眼，道：“废话，从酒里提炼出来的液体，不是酒是什么？”

“那，王爷……能不能让我先尝尝？”赵三炮摆出了一副馋相，从怀里勾起了一个小汤匙就要去坛子中舀一口酒来尝尝。

还别说，也不知道这家伙随身带着个小汤匙做什么？

“等等三炮，现在还不能喝，这东西目前虽说并不含酒精，但是液体中其他的杂质含量太高了，搞不好会直接让你中毒而死！”李元霸一把握住了赵三炮拿着汤匙的手，指着那里面的液体，说道。

“喝个酒会死？王爷，莫不是您在吓小的吧？”赵三炮被李元霸的话吓了一跳，他还没看到妹妹成婚生子，现在他可不能死。

“这东西名叫酒头，是酒在蒸馏初期冷凝出的液体，此时的酒头是不含有酒精的，但是含有其他的杂质，喝一点就胸闷难受，如果过量，那么绝对会死人的！”

李元霸这话并不是在危言耸听，记得前世的时候，他就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报道，说是有一个酒厂的质检员，就是因为误饮了酒头而陷入重度昏迷，足足抢救了一天才算转醒过来。

“啊？那这五十坛的酒，岂不是糟蹋了？”听到李元霸的解释，李绩有些可惜地说道。

“这有什么可惜的，只需要晾存一段时间，等酒头里面的毒彻底挥发出来之后，再和那些低度的酒勾兑在一起，也就是了！”李元霸耸了耸肩帮，道。

“啥？这酒还能够这么喝？”李绩立刻表现出一副惊奇的面容，继续说道：“王爷。等这酒晾存好了，你可一定要给我留下几坛啊？”

李元霸扭头瞪了李绩一眼，道：“想要喝这酒，门儿都没有！这些酒可是用来给我们神武卫的兄弟们的伤口消毒用的，如果都给你勾兑出来了，我卫中的兄弟们万一出个什么意外，这个责任你付啊？”

李绩被李元霸说得有些无地自容，大敌当前，人家神武卫在前面为大唐

拼死杀敌，他却在后面克扣神武卫治疗伤势用的东西。想想就有些脸红。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东西说到底也不过是酒，除了药酒，历朝历代也没听说过这普通的酒还能够帮人疗伤治病的？

似乎是看出了李绩以及众人的疑惑，李元霸说道：

“在人受伤之后，这伤口如果不得到及时处理的话，就有可能被感染……哦，也就是伤口化脓。这经过初步勾兑之后的酒头，蕴含有大量的酒精。酒精可以将伤口周围那些化脓、溃烂的地方完全烧掉。也只有将那些化脓的地方解决了，才能够开始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这样的说法，他们还是头一次听说，不过李绩却是心中狂喜。因为作为一军之统帅，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往年与人争战之时，除了那些在战场上就已经壮烈了的兵卒们之外。还有很多的兵卒，是因为伤口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身亡的。

如果李元霸说的话是真的话，那也就是说。至少这酒可以暂时抑制伤口不溃烂、化脓，只要时间允许，完全可以把这些受伤的兵士们，从阎罗王的手里头给拉回来。

“好了，咱们也废话少说！来人啊……你们再打开十坛酒，待将这些酒晾存一个时辰之后，每一坛酒中勾兑一大勺的酒头……至于剩下的酒头，连同这套器具在内，全部封存入库房！听明白了没有？”

李元霸声色严厉地说道。

“诺！”

几个当值的小兵听到李元霸的话，麻利地开始忙活了起来，不过一小会的功夫，整个院子就已经被再次清空了。

……

距离朔州城外十里处的薛延陀大营。

叶户突吉蒙，有些焦急地在中军大帐中来回走动，时间已经过去好多天了，如果不是近日来一直在克制进食，并且杀掉少量受伤马匹的话，怕是整个大军早就已经因为缺粮而被激起兵变了。

整日里连顿饱饭都吃不上，而且随时还有丧命的危险，谁愿意跟这里给你们卖命啊？

“怎么回事，部族之中究竟在干什么？再不来的话，军中的战马就要被吃光了！”突吉蒙很郁闷，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乙失夷男故意这样做的，否则的话，怎么会延迟这么多天？

就在突吉蒙想要叫人回去催一催的时候，一名薛延陀的小兵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单膝跪地，双手抱拳，道：“启禀叶护大人，吐蕃特使求见！”

“吐蕃？是松赞干布的人吗？”

突吉蒙闻言不由得愣了一下，说起这吐蕃来，他也曾经去过几次，特别是在数年前，上一任吐蕃赞普，也就是松赞干布的老爹挂了的时候，他曾经派兵试探过吐蕃。

这近几年中到时也没有什么交集，这松赞干布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派人来呢？

“去传他进来吧！”

想不通索性就不想了，突吉蒙摇了摇头，要小兵将吐蕃的特使唤进来。

过了没有盏茶的时间，薛延陀中军大帐的门帘被掀开，却是一队盛装的吐蕃人，在先前那名小兵的引领下走了进来。

只见这一行人，全都是三十来岁的吐蕃壮汉，领头的那个家伙身材魁梧，腰杆挺直，肩膀上甚至还站着一头神骏的灰隼。

赫然是吐蕃松赞干布的亲信，巴图！

“吐蕃特使巴图，见过薛延陀叶护大人！”

巴图带着自己的一队手下，率先向突吉蒙行了一礼。

突吉蒙脸上挂起了虚伪的笑容，他哈哈一笑，双手需抬，道：“原来是左相，左相不在族中安享荣华，怎么有时间来本将这穷乡僻壤了？就不怕贵国赞普说你通敌卖国？”

左相其实就是小内相，在吐蕃国中管理松赞干布所有的一切对内对外事务，说白了，这伙其实就是松赞干布的代言人，有什么事情，松赞干布都会第一个想起巴图来。

“叶护大人说笑了，巴图纵然有一万个胆子，亦不敢背叛国主！”巴图很是认真地看着突吉蒙，满脸的严肃之色。

突吉蒙耸耸肩，不在意地说道：“却是本将失言了！不知道左相大人此番前来，所为何事啊？”

巴图脸色稍霁，组织了一下语言，说道：“叶护大人，我来只是想要告知您一件事情……大唐军队已经攻破了天鹰城，并且屠灭了沿途可见的所有薛延陀部族，你们的可汗还有一众贵族高层亦是不知所踪！不知道叶护大人可否知晓此事？”

“你说什么？”

突吉蒙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再也没了先前的惺惺作态。

“不可能的，你在骗本将对不对？”

突吉蒙脸上震惊之色未去，不过却清醒了几分，只听他兀自不相信地说道：“我天鹰城中外驻有铁勒雄兵三万余众，周遭族人们更是战时即可为兵，再加上天鹰城中一众贵族、高层所豢养的家族兵丁，加起来确是有五万余人！若非是大军压境，不可能有人可以攻破天鹰城！”

“没什么不可能的！”

巴图摇摇头，脸上出现了苦笑之色：“叶护大人，想必您还不知道吧？我国主听闻贵部正与大唐交战，亲派内相斯图汗前往天鹰城中，并且送去帛书，希望可以与您结盟。与其同行的还有我吐蕃一万五千余精兵悍卒……”

“结盟？那他们现在可还在我天鹰城中？”突吉蒙问道。

巴图脸色凝重地说道：“没有……不过听那些从天鹰城中逃回来的兵卒们说，曾经有一支万人大唐军队袭击了天鹰城，不仅将铁勒驻军尽数灭杀，还杀了我吐蕃的一万余名兵士。这样算起来，天鹰城一役中，至少被大唐军队杀了我草原勇士七万余众！”

“左相……”

说实话，对于现在巴图所说的话，突吉蒙那是一点都不相信的，一万人就屠灭了整个铁勒部族，顺道还捎带上了一万余名吐蕃兵卒？

天方夜谭呢！

巴图现在也不知道说什么了，这位到底还是不是铁勒人啊，难不成出来了这俩月有余，他就不知道派兵回去看看？

“报……”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急促的声音传了进来，却是方才的那个传令小兵又回来了。

今天还真是个鬼日子，怎么什么事情都往一起凑？

心中暗叫晦气的突吉蒙，摆摆手，道：“又怎么了？”

小兵满脸地急色，声音都开始有些哆嗦起来，道：“回，回叶护大人的话……外面有一名自称是拔野古部族副族长的人，他的手中……他的手中……”

“噫！”

原本听了巴图的话，突吉蒙就有些心烦意乱。

现在小兵的表现更是让他心中无名火气，只见其上前几步，一脚就把哪个小兵给踹翻在地，烦躁地咆哮道：“你他娘地倒是说他手中怎么了？在默默唧唧的，本将现在就砍了你！”

小兵被突吉蒙的突然一脚给吓呆了，口中的话脱口而出：“他的手中端着一个人头……”

第三百一十三章薛延陀内讧

“人头？”突吉蒙心中一颤，死死地盯着那个小兵，道：“谁？”

小兵上牙打下牙，浑身哆嗦着说道：“巴……巴巴特族长……”

“轰！”

原本还以为巴图在说胡话的突吉蒙，脑子中就像是响起了晴天霹雳，整个人都有些懵。※%

巴巴特可是拔野古的族长，平时就是住在天鹰城中，甚少外出，这次却是一颗大好头颅被副族长送了过来，巴图方才所说的话，八成是真的。

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薛延陀复地不就直接被人给掏了老窝了吗？

“去，快去给本将把那个家伙喊进来！”突吉蒙现在是迫切地想要知道天鹰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两个呼吸的时间，中军大帐的帘子刚刚被掀开，一个身穿白色囚服，长得肥头大耳的家伙就滚了进来，在他的手上还端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放着一个东西，那东西上面还蒙着一块白色的，但是上面明显沾染了血迹的纱巾。

“叶护大人……”

这刚进了大帐，还什么都没看见，这肥头大耳的家伙就跪在了地上，口中大声哭嚎着，一时间鼻涕眼泪横流。

突吉蒙没有搭理他，而是一把掀开了那方托盘上，早就已经额比染成了赤红之色的丝巾。

丝巾之下，一颗大好头颅死死地睁着他的眼睛，脸上写满了惊恐畏惧之色，时间在这里彻底定格！

“巴巴特！”突吉蒙的脸皮抽搐着，过了好半晌才扭头看着那肥头大耳的家伙，道：“索姆……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巴巴特是被谁给杀死的？”

名叫索姆的家伙闻言，浑身的肥肉颤抖了几下，这才说道：“回叶护大人的话，那日。我随族长大人……我的呢个眼睁睁地看着一万余名前来支援我们的吐番精骑被那一人斩杀过半……他是恶魔，他简直就是恶魔！”

“现在可汗在何处？”突吉蒙阴沉着脸，说道。

索姆从白色的囚服中掏摸了半晌，突然拽出一张白色布帛来，道：“叶护大人，眼下我薛延陀包括可汗在内，所有的贵族阶层，全都在朔州城中！这是可汗叫我拿过来的亲笔信！”

突吉蒙从索姆的手中取过那张白色的布帛，打开瞄了一眼就发现这胖家伙并没有骗自己，这封信也确实他们的真珠可汗所写。可是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封布帛上却是写明了叫他双手缚起，率领大军对朔州城大军缴械投降！

啪！

一把狠狠地将手中的白色布帛给摔在了地上，突吉蒙冷哼道：“哼，还真是把自己的命看得比谁的都重要！可不是几个尸位素餐的家伙，为了他们，竟然让我大军缴械？”

“叶护大人，是不是很不甘心？”

就在突吉蒙心中怒火横生的时候，巴图突然走了过来。对突吉蒙说道。

突吉蒙恶狠狠地瞪了巴图一眼，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对于突吉蒙那凶狠的态度，巴图并不在意。只见他耸了耸肩帮，道：“大人，汉人有句话，叫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根据我们的情报。现在天鹰城已经是一片废墟了，纵然是你救出了族中的可汗以及贵族们，整个部族也需要进行重建。”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突吉蒙眉头一拧。说道。

“依我来看，既然部族需要重建，那叶护大人何不放弃那些只为自己着想的贵族们，取真珠而代之？”巴图声音中充满了蛊惑。

“住口！”突吉蒙怒斥道：“我铁勒一自建国伊始便奉真珠可汗一族为主，如今主人被困朔州城，作为臣子的焉有不救之理？”

“叶护大人，眼下朔州城中的唐军已经呈困兽之态，只要定计攻伐，还怕他们不被攻下来？”巴图继续展开劝说攻略，“若是此刻，那唐军以真珠可汗等人的性命威胁叶护大人，不知叶护大人如何抉择啊？”

没等突吉蒙说话，那巴图就继续说道：“而且，我吐蕃斥候去往天鹰城中的时候，发现其内的无数族民，早就已经随着一把大火被烧成了灰烬！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叶护大人的妻儿亲族似乎便是住在城……”

“锵！”

“闭嘴，再说话，信不信本将砍了你的脑袋！”

突吉蒙赤红着眼睛盯着巴图，手中的弯刀已然出鞘，那锋锐的刀芒，就这样依靠在巴图的脖颈上，森冷的寒意已经透体而出，让巴图的脖颈上瞬间起了无数的鸡皮疙瘩。

“扑棱棱……”

站在巴图肩膀上的灰隼飞了起来，一双鹰目死死地盯着突吉蒙，大有你敢动我就上的架势。

相比起灰隼的紧张，巴图却是没有露出哪怕丝毫紧张的神色，他依旧不缓不慢地说道：“叶护大人，只要您能够答应起兵脱离薛延陀自立门户，我吐蕃愿集齐十万大军于朔州城外，并奉上牛羊各五万头，战马三万匹，兵戈五万件！”

“嘶……”

这次突吉蒙心动了，有了这些兵卒、兵器以及牛羊口粮，完全可以拿下朔州城。

并且就像方才巴图所说的那样，反正天鹰城已经被毁了，他们现在这十七万大军可以说是无根之草了，既然如此，何不反他娘地？

想到这，突吉蒙放下了手中的弯刀。

他看着巴图，道：“说说你们国主是什么意思？”

“还是那句话，只要叶护大人下定了决心继续攻伐朔州城的话，援军稍后即至！”巴图的嘴巴很严实，只要突吉蒙不吐口，一切都免谈。

突吉蒙低头想了想，道：“这样吧，左相，你先去旁边的营帐中休息一下，本将需要和人商量一下再做决定！”

……

半个时辰之后，薛延陀中军大帐。

“列位，事情的经过想必你等已经知道了。别的事情就先暂且搁置一旁，眼下最重要的，是我等接下来要如何？是继续征战，还是听从可汗的命令撤

兵，你们都说说吧！”

已经把今日所发生之事细细说与众手下们的突吉蒙，看着这般听到这些消息之后，神色变得或是愤怒，或是惊讶，或是满脸愁容的众人，声音淡然。

“叶户大人，而今我等粮草未至，相信不出两天，军中便会断粮。”突吉蒙话音方落，一个身材敦实的中年汉子就站了出来，道：“正所谓，大军未动粮草先行。由此便可见粮草的重要性！而今，天鹰城惨遭屠戮，我大军没有了粮草，那么这场征战，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不错！总不能让我族中的勇士饿着肚子攻城吧？”另外一名薛延陀将领接过了话茬，道：“另外，还有更加重要的一件事，那便是一旦兵士们知晓了军中无粮，大军怕是立刻便会哗变。是以，我以为应该听从可汗的建议，向朔州城缴械投降。”

没了粮草，自然就是退兵了，若是真等到断粮的那一天再撤退，怕是就晚了！

“不行，不就是没有粮草吗？你难道没听到方才叶护大人的话吗，吐蕃已经派人送来了充足的粮草、兵戈以及后援大军！有了这些支持，不过是区区一座朔州城罢了，想要攻下他，简直就是易如反掌！”

一听有人说要撤退回去，大帐之中顿时就有人站了起来，十分激动的反驳道。

“没错，我们不能就这样缴械投降！他大唐军队屠戮我族人，杀我铁勒族民！他们不能就这样白死了，即便是拼掉了这条性命，我也要拉上几个唐人来为我铁勒族民陪葬！”

紧接着，立马又站起来一个倾向于接受吐蕃支援的人，开始说话了。

而今天鹰城已毁掉，纵然是回到族地，也是面临的一片废墟，与其这样的话，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就当没有接到过乙失夷男的命令，强行攻城！

这样的话，大帐中的诸位便都是新薛延陀汗国的缔造者，等叶户突吉蒙成为可汗之后，自然便有其他的高官厚位在等着他们。

“叶护大人，我也同意接受吐蕃的支援，毕竟我薛延陀复地已经被尽数毁灭，我等可以说是铁勒最后的支柱了，若是我等倒下了，怕是整个不部族想要再次复兴，此生却是无望了！”

“还有，周围的部族可是早就眼馋我们的领地了，若是我薛延陀就此灭

亡，怕是他们便会前来瓜分土地，我们日后若是再想要收复，那可就难说了。”

此时缴械投降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大唐军队疯狂屠戮草原牧民，若是突吉蒙真得投降了，怕是这大军中的所有人，日后在这草原之地也都没了立足之地！

最先提出撤退建议的那个汉子，听到后面几人的谈话顿时就急了，道：“不可！可汗待我等不薄，若是就此不顾可汗以及诸位大人的性命，而选择继续对朔州城进行攻击的话，恐遭人……”

“噗！”

这汉子话都没说完，一颗大好头颅就飞了起来，却是站在那汉子身边的一个人，拔出腰间跨着的弯刀，结果了这家伙，那弯刀上的鲜血浓稠，甚至还在不断往下淌着血珠！

第三百一十四章新可汗突吉蒙

“阿古力克，你想要做什么？”

几个主张听从可汗乙失夷男的命令，向大唐缴械投降的薛延陀大将，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顿时又惊又怒。ㄟ

“做什么？哼，那乙失夷男只不过是一个毛都没长全的小崽子，老子听他的命令这么多年了，早就已经受够了……”

原本站在那敦实汉子身侧，手持弯刀的高壮汉子，不屑地冷哼了一声，继续说道：

“相比起对外征战的叶户大人，那乙失夷男只不过是仗着祖上隐蔽，再加上一些阴谋诡计，这才坐上可汗的宝座。这么多年了，也是时候挪挪位子了！”

“就是，如果是他老爹还活着的话，老子倒也认了。现在只不过是 he 被抓了起来，竟然就让我等数月的心血白费，真当他的话一言九鼎了吗？”

“不错！”

“叶户大人战功彪炳，为我薛延陀抛头颅洒热血，坐上可汗的位子，理所当然！”

这叫阿古力克的汉子可是把那些个薛延陀壮汉的心思给提了起来。

男子汉大丈夫，谁不想纵横沙场，建功立业？

而今当皇权衰落，将星升起的时候，谋朝篡位也就成了定局！

“你，你们……你们不能这么做！族人们是不会承认你们的！”

那几个保守派，依旧气愤难当，语气更是前所未有的严厉。

“那好，这大帐之中一共有军中大将十七人，若有超过半数的人同意尊叶户大人为新可汗，尔等便无话可说了吧？”

阿古力克看了营帐中的众人一眼，说道。

“好，我不相信这帐中的所有人都是和你一条心的！若是你等决议无法通过，你等便带上枷锁，亲往朔州城中迎可汗出城！”

一个年老的老头子。恶狠狠地看着阿古力克等人，声色俱厉。

“好，就依你所言！”阿古力克点点头，看向了突吉蒙，道：“大人，您看如何？”

作为众人议论主角的突吉蒙一直未曾言语，直到阿古力克开口相询的时候，这才说道：

“既然你等心中已有决断，那便听天由命吧！”

从这句话中完全可以看出，这突吉蒙其实也早就已经动心了。能够自己登上汗位，为何还要巴巴地去听从别人的命令。

是，这样是可以得到一个好名声，可是却失去了自己应有的权利，这样想想，纵然是反了又如何？

“既然如此的话……”

阿古力克想了半晌，从一侧的桌子上拿起了一杆竹筒，竹筒里面有很多的竹签子，签子大概有半尺长短。一个大拇指宽，上面是一片空白的，那是突吉蒙用来书写军令用的。

“咱们一人拿一根签子，在签子上面写上自己是否同意。不必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最后咱们再总一下数，来，都来拿吧！”

阿古力克一边说着，一边从竹筒里面抽出了一根签子。

不过盏茶的功夫。众人签子上就已经写下了各自的意见。

为了公平起见，由众人共同去对签子上的意见。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最后的统计结果已经出来了，阿古力克以及其他十三个人的脸上挂满了笑容。而另外四个人却是一脸的死灰之色。

“阿古力克见过突吉蒙可汗！”

没待众人反应过来呢，阿古力克就已经单膝跪地，并且向突吉蒙行礼了。

阿古力克的行为倒是把众人给弄傻了，就连作为当事人的突吉蒙都有些懵圈了。

“史布利见过突吉蒙可汗！”

“阿斯玛风见过突……”

其他人可都不是傻子，眼下乙失夷男被放弃已经成了定局，其他的一切都将变成浮云，所以这些薛延陀的大将们，全都跪地叩首，表情恭敬地称呼突吉蒙为可汗。

几个顽固派的家伙，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此刻若是不供其为可汗的话，怕是当场就会被砍了……那地上的尸体，可还正突突地往外冒着鲜血呢。

或许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了，突吉蒙在愣了好一会之后才说道：“诸君请起！本将……本座亦是临危受命！若是待我等攻下朔州城后，真珠可汗仍旧存活，那本座必将可汗之位奉还！”

呸，真他娘地虚伪，连自称都换了，这心里头肯定是打着绝对不叫乙失夷男活下来的鬼主意。

尽管知道这家伙心中是如何想的，可是眼下也没人敢提出来，全都恭敬地拜倒道：

“可汗仁义！”

……

突吉蒙摆摆手，道：“好了，既然攻伐之意已定，眼下我们还是来说说如何去攻下朔州城吧！”

“可汗且慢！”

就在这时，阿古力克又蹦了出来，只听他说道：“可汗，既然那吐蕃的松赞干布已经派人带来了，我等此刻商议攻打朔州城，理应带上那个左相巴图，以示诚意！”

“不错！”

肥头大耳的拔野古索姆副族长，也赶紧奉上了自己的意见。

他算是看明白了，眼下薛延陀已经换了天，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反正巴巴特已经死了，这拔野古的新任族长自然也就是他了。

“好，来人啊……去把吐蕃特使，左相巴图给本座请到大帐之中！”

突吉蒙想了想也是这么个理，总不能白用了人家的东西，就把人给一脚踹到一边吧？

那也太过河拆桥了！

……

过了有盏茶的时间，随着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响起，却是巴图带着他的灰隼走了进来。

一进大帐，巴图就直接对突吉蒙行了一礼，口中说道：“吐蕃左相巴图，见过尊敬的突吉蒙可汗！”

突吉蒙哈哈一笑，上前将巴图给扶了起来，道：“左相不必如此多礼，本座这亦是临危受命。以后，我薛延陀还要依靠贵部的支持啊！”

巴图也笑了起来，他说道：“可汗说的却是哪里话！我吐蕃与薛延陀同为草原上的勇士部族，自该守望相助！”

两个家伙笑得全都灿烂无比，只是不晓得他们能否对付得了李元霸！

“好了，左相快请坐！”

许是觉得自己笑得太过分了，突吉蒙连忙将巴图请到了座位上，同时对下面的众人说道：

“诸位，而今我等人数已全，说说对朔州城的攻伐之术吧！”

突吉蒙话音刚落。阿古力克就说道：“可汗，诸位大人！这朔州城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强攻的话自然能够攻下，可却是绝非易事。否则的话，我等大军何须耗到今日呢？那朔州城内，到现在可是依旧有至少八万的唐军，他们可都是能征善战的精锐！”

众人闻听这仿佛抛砖引玉一般的言语，顿时也是眼中一亮。

这话说得不错。若是能够一举攻下，那么所有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可是仔细想想的话，这件事绝对不是如此简单就能做到的！

“诸位莫要着急！”突吉蒙笑了起来，他指着坐在自己下首的巴图说道：“今时不同往日了！吐蕃国主。为我大军带来了充足的口粮、兵戈以及后援大军！若是我大军来一个大军压境，破釜沉舟地拼死进攻的话，攻下朔州城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说到这里，突吉蒙喝了口水。继续说道：“而且就算到时候真地攻不下来，对我等来说，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大不了到时候我们再撤退也不迟。难不成，那些唐军还敢追击我们？”

打不过就跑，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

“不错！可汗说的方法，确实值得一试，能攻下朔州城最好不过，攻不下来，咱们再撤退，总之得拼上一把！”

阿古力克满脸自信地说道：“只要那支神秘的大军不回来，那朔州城中的大唐守军不足为虑！”

“阿古力克，你不要忘了，那索姆可是说过了，那城中尚有三千名属于那支军队的兵卒存在！他们，可不是省油的灯啊！”

坐在大帐右侧，一个看起来大概四十来岁，留着络腮胡的中年人，皱着眉头说道。

“区区三千之数，而且还个个身上都带着伤！我还真就不信了，就那区区三千人，能有什么手段，就算是朔州城中的八万大军，都不能抵挡得住我两方，合计二十七万大军的全力进攻。”

阿古力克的脸上充满了不屑，八万三千余兵将，对战二十七万大军？

虽说一个是守城，一个是攻城，可是这攻守双方却是差了足足三倍有余！

这结果不是显而易见吗？

“好，既然再无人有意见，那么此事便就如此决定了。如此，诸位就先行下去准备吧。记住，此番吐蕃支援我薛延陀一事，千万不可泄露出去，否则的话，与我大军不利！”

看到下面的人都纷纷认可了自己的这个提议，突吉蒙脸上的神色陡然变得严肃起来。

如果说唐军知道了他们并不缺少粮草以及马匹、武器的话，怕是他们既要采取什么行动了。

所以这次的事情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否则的话，这等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定然就会失去。

唉，说起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归根到底还是那支突然杀出来的万人大军。

区区一支万人队，竟然一下子就把这原本稳胜的局面给弄得一团糟，想想那被战马践踏过后，再被大火给烧得惨不忍睹的三万大军，突吉蒙的心中都在滴血。

第三百一十五章最后一战

大帐中已经没有了薛延陀的人，只剩下了薛延陀新可汗突吉蒙以及吐蕃左相巴图。←

看着巴图只是坐在那里不断地喝水，也不说话，突吉蒙就明白有些事情必须由他来挑头才可以。

于是，他便说道：“左相，未知贵部国主支援的粮草、人马何时赶至？如何与我薛延陀大军配合呢？”

听到突吉蒙吐口了，巴图笑了笑说道：“可汗，正所谓三军不动粮草先行，其实我吐蕃支援的粮草，早在三日之前就已经送达距离这里不远处的一处山坳之中。眼下既然可汗已经点头，那我便叫人通知大军，即刻叫他们拔营赶到这里来！”

突吉蒙闻言，脸上顿时出现了喜色，不过还是强压下了兴奋之情，问道：“未知这大军当归何人指挥？”

巴图知道他大的还什么鬼主意，便说道：“既然是支援的贵部，兵将们自然是听从可汗调遣！”

“啪！”

突吉蒙猛然一拍手掌，道：“好，左相，本座需要你部带领五万人马去往朔州侧面支援。连同那边还有的五万薛延陀大军，合共十万，全部由你指挥。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到时候，我这里就负责攻打正门，而你则负责攻打侧门，如何？”

看来突吉蒙是早就已经想好了对策，否则的话，他不可能现在就下了军令。

至于突吉蒙所说的正门以及侧门，就是眼下薛延陀大军一直在骚扰的北门，以及其余三个城门中，唯一留下的一道西门。

“好！难得可汗如此信任我一个外邦之人，那我索性就为可汗拼一把了！”

巴图明白，突吉蒙之所以下令让大军分开，无非就是不放心他，再说了。他一个一向负责吐蕃内部问题的左相，又懂得多少行军打仗的知识呢？

到最后还不是要听薛延陀将领的命令？

而相对的，巴图也绝对不会对吐蕃十万大军的掌控力降低，毕竟这十万人可不是薛延陀人！

所以说，谁都不比谁傻！

.....

“呜.....呜.....”

半个时辰之后，随着一阵阵沉闷的号角之声自城池之外响起，朔州城内顿时变得纷乱、嘈杂了起来。

这城中的街道之上，到处都是一个个身穿重甲的大唐兵卒的脚步声，以及那些大唐军官的催促声。

每一个人的脸上尽管都很疲惫，可是都在瞬间变得紧张和严肃了起来。

薛延陀人终于在三天路中做出了决断。只是不知道究竟是第二条，还是第三条路.....

“王爷，眼下薛延陀大军压境，肯定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思！尽管神武卫兵士们骁勇善战，可是除却那些因为重伤而不能行动的兵士们，却只有两千五百人！只凭借这点人数就出城迎敌，实在是太过危险了！”

朔州城神武卫临时大营内，李元霸正率苏定方对神武卫大军进行整军，而李绩却是一脸担忧以及焦躁地在一旁进行着劝说。

傻子都看得出来。薛延陀这一次可以说是打算拼死一搏了。

而根据潜藏在吐蕃以及薛延陀大军中的天机卫、影卫甚至是神凰卫，于方才所传来的谍报来看，此番薛延陀乃是选择了第三条路！

吐蕃出兵十万支援薛延陀，牛羊马匹等坐骑口粮更是供应满足。他们这是要从两个方向开始对朔州城进攻。

而面前这位猛人呢，却是想要带着自己麾下的两千五百名神武卫大军，出西门而迎敌。

剩余的其他兵卒呢？除了留下三万人驻守西门之外，剩下的五万余大军则是由李绩亲自率领。镇守北门。

当然了，早就已经觉察到吐蕃动向的大唐军队也并非是没有丝毫准备，

昨日凌晨之时。驻扎在河西之策的程咬金，除了留下五万大军镇守边疆之外，便已经率领余下八万大军，向着朔州城的方向赶来。

三日之前，牛进达和李靖也已经从边关动身，率五万精兵，奔赴朔州城。

按照时间来算的话，至少在今日午时，这两方大军就能够抵达朔州城，三方会军。

也就是说，此刻尚是寅时，等到大军开展之后，朔州城中的唐军守卫只需要再坚持两个时辰，到时候只要李靖以及程咬金所率领的大军一到，三方会军，薛延陀大军必定成土鸡瓦狗！

“无需如此！难道大总管在知道了我神武卫的战绩之后，还不相信我神武卫的战力不成。”李元霸浑不在意地摆摆手，道：

“此番，虽说薛延陀大军勾结吐蕃，孤注一掷对我大唐朔州城进行攻伐，但是我大唐尚有投石火炮，以及充足的弹药。只要把投石火炮安放在西门之上，纵然只有我两千五百名神武卫兄弟，这区区十万蕃贼，瞬间也叫其灰飞烟灭！”

率领神武卫大军独守一门，这是李元霸自己提出来的，当然了，如果没有投石火炮以及充足的弹药的话，就算是给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这样做！

毕竟是人就怕死，明知实力悬殊的情况，还敢下去送死，那不叫英勇，叫傻x！

“大总管，您又不是没有见过投石火炮的威力！当日王爷成婚之时，在那塔楼之上设置的投石火炮，只不过是这些投石火炮的缩版，有了这些弹药，就算来再多的蕃贼，也不够这些投石火炮轰地！”

相比起李绩，苏定方等一众神武卫兵将们，对于投石炮是充满了信心，当然了，这也是信任李元霸！

毕竟又有几个人敢在番邦蛮夷的大军里面，在短短的半个时辰中，就血屠五千吐蕃精骑？

再者说了，他们这些神武卫兵将们那也都是以一挡十的悍将，等投石炮轰个差不多的时候，神武卫大军再出去收拾残局，杀这十万人，简直就是易如反掌！

“既然王爷已经下定了决心，那我便不再劝王爷了！”

十几年前就曾经与李元霸搭档杀敌的李绩，深知李元霸一旦下定决心就算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所以他也不再劝说李元霸，而是说道：“眼下战局紧张，局势更是已经刻不容缓。此次，无论如何也必须挡住这两方蕃贼的攻伐。王爷，那西门便拜托给王爷了！只希望王爷能够坚持两个时辰，待两个时辰一到，便是我大唐军队反击的时候了！诸君，随本将前往北门！”

此时此刻已经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李绩向面前的两千五百名神武卫兵将们深鞠一礼，便转身调转马头，率领一众兵将们，向着朔州城北门而去。

“大风起兮云飞扬，壮士一去兮……哈哈哈，谁说不复还的？本王既然把你等从长安城中带了出来，自然必须将你等完好无缺地带回去！”

眼见着李绩带领大军渐渐远去，李元霸突然有了诗兴，可是念了两句之后，突然感觉很是晦气！

老子还没活够呢，可不会在这里轻易就送了命，所以他便继续说道：

“而今仁轨带领其他七千名兄弟们，在薛延陀腹地中纵横杀敌，我等这些兄弟也不能弱了神武卫的名声！区区十万蕃贼，杀他娘地！”

“杀！”

“杀！”

神武卫兵将们的情绪，被李元霸给彻底调动了起来，他们恨不得现在就去上场杀敌，用蕃贼的鲜血来书写自己的战功！

“所有神武卫听令，火器队兵士每三人一组，各领百名守城兵卒上城墙，掌控投石火炮！”

到达朔州城南门，李元霸毫不犹豫地开始了站力部署：

“守城的兵士们要听好了，所有的弹药必须轻拿轻放，炮弹之内的火药威力强绝，绝不可掉以轻心！”

“诺！”

李元霸话音刚落，便有身穿黑色特.警.作战服的神武卫兵士，从人群中走出，各自领了一支原本朔州城的百人守卫，径直上了高耸的城门楼子。

那城楼之上，早就已经安置好了被李元霸于半月之前留下来的投石火

炮，那完全由精铁连同铁树打造而成的投石火炮架，耸立在城楼之上，硕大的投石器，散发着一股黑黝黝的光泽，看着就让人胆寒。

“赵三炮，你领两百名神武卫兄弟，带上千枚弹药，跟在大军最后方，瞄准蕃贼各大小将领进行点射，不得有误！”

李元霸扭头看了其赵三炮一眼，分配给他一个看似很是困难的任务。

这吐蕃以及薛延陀的兵将们，与普通兵卒们的穿着并不相同，其差别纵然是相隔百丈也能够一眼给区分出来。

再加上在马背上射击移动靶，本就很考验人的耐性以及准头，如果不是赵三炮天生眼力以及体力都很好的话，选不选他都还是两说呢。

“诺！”

赵三炮后背上背着改良后的长铤，策马而出向李元霸行了一礼，随后便带着一只队伍向着仓库的方向而去。

“李三多，你领两百名神武卫兵将，去仓库中领取朔州道大军并未使用的手雷，你等组成一只手雷先锋队，对蕃贼大军实施大范围轰炸，不得有误！”

李元霸之前就问过李绩了，他留给李绩的手雷和地雷，根本就没有机会使用，眼下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了，是时候使用了。

第三百一十六章奔跑吧，送死的！

“诺！”

李三多满眼的兴奋之色，厮杀了这么多天，一直憋着没有使用这些火器，现在终于可以可劲使用手雷了，也到了他们开始复仇的时候了！

“程处弼，你率五百名神武卫兄弟，去领取库中的地雷，并速速将这些地雷埋藏于西门之前五十丈处。↑记住，一定要做好标记，不能让我大唐的军人死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诺！”

程处弼大声地应了一声，旋即带了五百名神武卫兵将，便向仓着库的方向奔驰而去。

眼下时间紧迫，埋藏地雷需要时间，而且此刻敌方的号角已经响起，按照惯例再有半个时辰敌方就要率先发动攻击了，时间不等人。

“余下众兵将与城门之下待命，随时等候本王的命令！”

李元霸对剩下的一千多名神武卫兵将们吩咐了一声，随后扭头便向着城楼之上走去。

.....

时间匆匆而过，只不过是半个时辰的时间，几乎是眨眼即逝。

当李元霸布置的战力全部到位得时候，程处弼也带着一众神武卫的兄弟们布置完地雷，重新归来。

“呜呜.....”

这一次响起的是牛角号，长长的牛角号发出沉闷的呜咽声。

“来了！”

城楼之上的李元霸眯起了眼睛，远远地看向了远方的地平线。

只见那地平线上开始升起了一条密集的黑色洪流，洪流大概长有一公里左右，密密麻麻，一股股烟尘之气自洪流后方升腾而起，土黄色的烟尘好似卷起了沙尘暴，遮天蔽日，弥漫了虚空。

“还真是看得起西门啊，竟然真得派来了十万大军！”

站在李元霸身侧的苏定方。遥望远方的洪流，嘴角勾起了一丝冷笑。

“哼，来了又如何？还不是一样来送死的！”

程处弼不断地搓着双手，刚才挖坑挖地他手生疼。

“王爷，您看何时投放火炮！”

就在李元霸看着这支洪流越来越远的时候，一个身着简单隔热防护服的神武卫兵士，来到了李元霸身前，恭敬地问道。

“再看看！”

李元霸摆摆手，并没有回话。

过了约有半柱香的时间，李元霸探首望去。便见距离朔州城西门之外大概两百丈左右的地方，已经是密密麻麻的薛延陀连同吐蕃人骑兵了。

李元霸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对方已经完全处于备战状态了，而且那一系列列的骑兵，排列地分外整齐，没有丝毫的杂乱。

又向前走了大概有五十丈的距离，当这只大军彻底停下来的时候，大军正中的位置突然分开了一条道路。

随后一名身材高大，肩膀上还停留着一头灰隼的青年汉子，在几个身穿铠甲的将领陪同下。策马从这条道路中走了出来。

肩上挂鹰，不用说，就是吐蕃的左相大人，巴图了！

巴图眺望向城池的方向。满眼除了兴奋还是兴奋！

他一个九尺来高的汉子，在吐蕃境内却只是个端茶送水，处理内务的左相，这叫自幼便习练弓马之术。熟读汉人兵士的他，郁郁而不得志。

可是他偏偏要把这种能力隐藏起来，因为他明白。如果他一旦把这种才能表现出来的话，以松赞干布的个性，他连这个左相都没得做！

所以，这次突吉蒙的失误，却是给了突吉蒙表现的机会，恐怕打死突吉蒙都不会想到，这边的主帅竟然会是巴图！

城门之上，纵然是隔着一百多丈，李元霸都能够看到巴图眼中那满溢而出的兴奋之情。

“根据神凰卫传回来的情报，这负责攻打西门的，乃是来自吐蕃的左相巴图。这左相就像是宫中的总管太监，怎么看这货却是满眼的兴奋，一点害怕的意思都没有。不会是情报错了吧？”

李元霸没有都快要拧到一起去了。

“大人，看这城墙之上的唐军，似乎人数并不多，也就两三万人的样子……看来他确实是人数太少了，咱们要不要现在就强攻？”

面对这城墙之上的一种唐军，所有的吐蕃以及薛延陀兵卒，心中都充满了不屑，区区两三万人，想要拿下这个西门，简直就是易如反掌。

“不可！”

巴图轻轻摸了摸肩膀上灰隼的小脑袋瓜，淡淡地笑道：“汉人本就擅长阴谋诡计！我记得汉人有一本奇书，上面记载了很多的战术。就像今日这般，我可不相信他们只准备了这么点人，说不定就挖了什么坑，等着我们自己往里面跳呢！”

“这……应该不会吧！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这西门确实只分到了三万人，他们不可能……”

站在巴图身边的这个家伙，名叫古力奇，乃是此次率领薛延陀五万大军的统帅。

在他听到巴图的话之后，顿时充满了疑惑，同时心中亦想到：

“太他娘地扯淡了，只是三万大军罢了，要知道我们可是有十万大军，就凭借这区区三万人，就想要挡住十万人马的进攻，而且，还是两个部族中最精锐的十万大军，天方夜谭吗？”

“是不是很不服气？”似乎是看出了这家伙心中的意思，他笑看了古力奇一眼，道：“你忘了之前索姆说的话了吗！看城头之上那些身穿黑色服装的家伙了吗？他们可都是索姆口中所说的人！有他们在，怕是这场仗不好打了！”

“那可不一定……”

听到巴图的话后，古力奇还真就不信了，就这么两千来人，竟然就把你给吓成了这样？

到底是一直在吐蕃部族内处理内务的家伙，那胆子还真不是一般的小。

这也不怪古力奇这样想，怕是除了他之外，整个大军中这样想的人不在少数。

不过巴图并不在乎，对于神武卫大军的所作所为，巴图可是早就从那些逃回吐蕃的骑兵口中知道了个清清楚楚。

实在是这神武卫大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太过神武了，那杀人的方式简直堪称恐怖，特别是那个领头的家伙，甚至都不知道疲惫是何物，狂屠五千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不知左相大人有何建议啊？”

古力奇言语中充满了嘲讽，在他看来，这家伙肯定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巴图似乎没有看到古力奇脸上的鄙夷之色，道：“我以为，只需要派遣一只小股队伍上前试探一下就可以了！若是对方有何阴谋诡计，也能够及时发现！”

“好，那就有劳左相大人遣人前去试探了！”

古力奇笑了起来，看来他是打的这个主意，好一个驱蛇吞虎。

巴图愣了一下，不过还是很快反应过来，这家伙明显是在激自己……不过自己还真就不吃这一套。

“副将大人说笑了，我不过是一左相，并非是作战的将军，打仗这种事情还是由副将大人来做吧！”

“哈哈……左相大人还真是有自知之明啊！”

古力奇畅快地笑了起来，一点也没有嘲讽人该有的自觉。

“待我攻下朔州城西门，左相大人就等着去领赏吧！铁勒兄弟们听令，随本将上阵杀敌！”

随着古力奇一声大喝，原本和吐蕃军队合并在一起的五万薛延陀大军，瞬间蠕动了起来。

很快，五万人就与大军分离，在古力奇的率领下向前滚滚而去。

几个策马跟在巴图身侧的几个吐蕃兵将，看到分流而去的薛延陀大军，纷纷说道：

“太嚣张了！不过是一个即将亡国的将领，竟然还如此的嚣张，真是恬不知耻！”

“就是，如果没有我们的话，怕是他们连一天都撑不下去！”

“国主是如何想的……为何要帮助薛延陀这个白眼狼！”

所有的吐蕃兵将们都看不惯古力奇的所作所为。

不过巴图却是笑了起来，他说道：“没关系，咱们如何看他无所谓，反正他也是要死的人了！”

“大人，您这话……”

几个吐蕃的兵将看不懂了，什么就要死了，难不成吐蕃还会对薛延陀动兵吗？

很快，众人就知道自己问了一个傻问题，因为答案已经出来了。

……

城墙之上，看到两部族分流的李元霸以及所有的神武卫兵将们，顿时全都笑了起来。

“送死的来了！”

“不过他们也够聪明的，竟然想到了用这种方法来试探！”

“可惜了这帮子薛延陀的兵将了，被当了傻子炮灰，恐怕自己还洋洋得意呢！”

神武卫们可是知道程处弼这货的阴险之处。

虽说李元霸只是让程处弼在西门前五十丈处埋藏地雷，可并没有说用什么方法埋雷，埋得深或者浅。

阴险的程处弼，自行领会了李元霸的意思，设置了很多的诡雷、连锁雷以及防触发累。

有很多根本就是无解的雷，如果想要排雷的话，除了布置地雷的人，根

本就无人可解。

“轰隆隆！”

就在此刻，连绵不绝的爆炸声开始了，一瞬间就是地动山摇，那威力简直堪比点燃了上千公斤的t.n.t炸弹一样，整个朔州城西门仿佛都在震动。

随后，便见那些正狂野地策马前冲的薛延陀大军方向火光冲天，数不清的马匹嘶鸣声，混杂在人们的吼叫声传来，就像是在演奏一首死亡的交响曲。

不过，这仅仅是个开始而已！

第三百一十七章落地开花

“轰隆隆！”

随着第一颗诡雷被倒霉的薛延陀兵士们的马匹踩中，第二颗，第三颗.....连绵不绝的爆炸声开始了，一时间地动山摇，天地似乎都变得不真切起来！

无数的火光伴随着黑烟，在这大草原上狂风的裹挟下滚滚地升腾起来，那远空就像是被点燃了火烧云，若不是这期间还夹杂着无数的马匹哀嚎以及人们的惨叫声，那风景确实有些壮观。↖

而随着第一颗诡雷的出现，所有薛延陀人以及战马就开始炸开了窝，他们惊恐地吼叫着，四下观望着，希望找到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声音。

“这是什么.....”

“敌袭，敌袭.....”

随着诡雷一颗颗地被引爆，发出了一阵阵轰天之声，那些薛延陀的兵卒心中所蕴含的惊恐以及烦躁，几乎上**到了顶点。

这些兵卒的恐慌到并不是致命的，反而是他们坐下的战马都开始发起狂来，跑动跳跃都是轻的，更多的却是相互冲击，根本就分不清敌我。

.....

远方，距离朔州城西门一百丈处。

“左相，左相大人.....快看，您快看啊.....”

跟在巴图身侧的几个家伙，脸上迷茫地看着远方，只感觉整个天地似乎都崩塌了。

巴图傻呆呆地看着不远处战场上的场景，一对瞳孔顿时往内收缩。

败了，五万薛延陀精锐骑兵，竟然如此地不堪一击！

巴图虽然早就已经预料到了薛延陀大军会吃亏甚至会吃败仗，但是无论如何他也想不到，这古力奇所率领的薛延陀大军竟然兵败得如此之快，他甚至连点反应的是个i见都没有。

“唉！”

巴图下意识地眯起了眼睛，似乎是已经是意识到什么了。

那些虽说已经察觉，可是早就已经被吓破了胆子的马匹以及薛延陀兵卒们。依然是反应不过来了，是以当巴图再次看向他们的时候，竟然罕见地带上了一缕悲伤之色，或许是兔死狐悲吧。

毕竟就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抵挡这未知的，仿佛天雷一般的武器。

至少目前看来，是真得没有办法！

完了，看来薛延陀大军是注定要全都死在这战场之上了！

此时，那些并没有着急上前，而是稍晚一步跟在后面的薛延陀兵卒们。也察觉到了最前面的状况，想想也是，这么大规模地爆炸声，这些薛延陀的兵卒们也不是聋子哑巴瞎子，自然能够察觉到面前情况不对。

只是让人感觉到颇为无语的是，尽管古力奇最开始的时候是冲锋陷阵在前，可是当第一枚诡雷爆炸，并且引起连锁反应的时候，狡诈的古力奇直接就带着自己的上百名亲信。在无数兵卒的包围下抱头鼠窜。策马向着后方逃窜而去。

五万大军的指挥官一走，冲在最中间的薛延陀兵卒也察觉出了什么，顿时攻城的大军慌了，他们开始大声地咒骂领军大将。丢下兵器，疯狂地勒动着座下马儿的缰绳。

更有甚者，竟然调转马头，头也不回地拔腿就跑！

整个战场。那画面很有既视感，全军大乱！

巴图顿时苦笑了起来，其实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和这群薛延陀的二傻子们混在一起，无异于摊上了一堆猪一样的队友，要想他们能够不犯二，这就跟让狗不去吃屎一样难！

不过现在已经迟了，既然大唐朔州城的守军看到了他们这些吐蕃的兵卒，那就断然没有了撤退的后路，因为撤走的话，纵然薛延陀被灭了，可是大唐依旧不会放过它们，因为他们触犯了大唐的底线。

至于束手就擒？那就更不可能了。

他清楚地知道，如果现在撤兵回去的话，就算是李元霸肯放他们一马，

不予以追究，可是松赞干布也不会饶了他，回去是死路一条，一旦被吐蕃腹地中的大军给擒住，怕是会立刻身首异处。

松赞干布可是一个狠茬子，他绝对不允许手下人的失败。

“大人，我们现在怎么办？要不要冲上去帮他们一把？”

巴图身侧的几个吐蕃汉子，见到这一幕的时候难免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更何况这一次本就需要双方协作，若是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薛延陀的兵卒们被杀光，那他们可就真的没有多少胜算了。

没有回头路了，而且这是他第一次上战场，自然要打出自己的名声来，于是，巴图肩膀一震，把灰隼给激地飞了起来，随后一把从身侧一名将领手中抄出一柄弯刀，大吼道：“随我来！”

数十个亲兵随着巴图冲向了前方的战场，而整个吐蕃大军也终于动了起来，他们策马冲锋向前，手中弯刀虽然并没有就此落下，可是却散发着异样的寒芒。

其实前面程处弼所埋的地雷，已经被这些倒霉的薛延陀兵士们给趟了个差不多了，极个别的几个，只要你人数够足，不怕不踩响了！

.....

就在这群吐蕃大军终于也开始动身的时候，城门方向，李元霸等神武卫兵将们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王爷，地雷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如果他们再往前冲的话，恐怕不会再受什么损伤，是不是放投石火炮？”

苏定方这个家伙已经看红了眼睛，那一双炯炯有神的鹰目，早就赤红一片了。

李元霸还是先前那副不紧不慢的样子，待得吐蕃大军连同残余的只剩下一半站立的薛延陀大军汇合，并且往前涌动的时候，他这才深吸了一口气，对身后侧的苏定方道：“定方，动手！”

苏定方满脸兴奋地点点头，随即抄起一条细长的火铳，朝天放了一枪。

“轰！”

铳声如天雷，随着火铳口德硝烟正在向天穹之上弥漫，早就已经准备好炮弹，神武卫炮手们听到这道振奋人心的铳响的时候，立马开始行动起来。

他们几乎是急不可耐地放上了炮弹，随后点燃了一条长长的火药芯子，一枚硕大无比的炮弹从投石器上弹射而出，在天穹之上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宛如流星一般，扑扑地落在数十丈之外的番贼大军之中。

而此时，如潮水般的薛延陀和吐蕃大军已经冲了上来，果然这一路上并未再触发地雷，但是当来自天穹之上的炮弹射来的时候，他们选择了躲避。

突然，一股浓郁的硝烟味儿冒了出来！

轰……

落地开花，大地连同天穹一下子变得通红无比，随着巨大的爆炸声，一朵小型的，足有丈许方圆的乌黑蘑菇云直接升腾而起。

一瞬间，飞沙走石，就犹如泰山崩塌，恐怖的威力直接将人、马、盔甲、兵器给炸上了天空。

火药，里面竟然还有铁屑……

许多番贼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大爆炸给震傻了，在爆炸包围圈里面的人，除了被炸死的之外，重一点的那是缺胳膊断腿，成了一级残废，轻一点都是被震成了聋子，哑巴……

这还不算最可怕的，那手雷之中尚且加了许多微小的铁渣，而这炮弹中的可是铁屑，足有大拇指甲盖那么大，在巨大的爆炸之下，指甲盖大小的铁屑顿时扬起，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了四面八方。

铁屑还带着火热的气息，竟然直接扎进了马匹以及番贼的身体之中，这些伤虽说在短时间内还不至于要了他们的命，可若是长时间留在他们体内，造成大出血的话，死亡也不过是早晚的事！

“轰隆隆……”

接下来的一幕简直就让他们目眦欲裂，一枚枚炮弹就像是商量好了一样，没头没脑地就向着他们的方向轰砸而来。

当真是落地开花，无差别攻击！

一时间，整个战场都乱了，只不过这么短短的数十个呼吸的时间，便有上万人死伤，更多的人却是被炸伤了，丧失了行动能力，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痛苦地挣扎与呻吟。

这样的攻击足足持续了有半个时辰的时间，在这半个时辰的时间里，吐蕃以及薛延陀的大军，根本就不敢越雷池半步。

已经差不多了，经过这一番炮轰、雷炸，城墙之下的薛延陀连同吐蕃大军已经是死伤惨重，整个战场上都弥漫着一股子浓郁的火药味。

由李三多所组成的手雷炮手在前，其余神武卫兵将在两侧，而作为枪手的，由赵三炮所带领的那些人，则被围在了正中。

“定方，你去叫守城的兄弟们打开城门！”

走在那些手雷炮手身侧的李元霸，对同样充当先锋的苏定方说道。

因为此刻城门紧闭，而城门洞中光线并不好，漆黑一片。

李元霸领着大军来到城门边上，凝视了一下眼前这相比起北门来要小上许多的硕大城门，沉声对苏定方下了命令。

“诺！”

城池之欠，薛延陀连同吐蕃大军压境，而李元霸却令人打开城门，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疯狂地举动。

毕竟尽管门外的蕃贼虽说是损失惨重，可还在人数上还剩下足足三万有余，这人数上就是面前这些神武卫的十数倍。

第三百一十八章悲催的联合大军

（：昨日一好兄弟新婚大喜，故此未曾拿出时间来码字，请诸位朋友们见谅！）

.....

如果是正常人的话，绝对会依靠投石火炮之力，继续炮轰敌军，直到把他们全都炸个稀巴烂。

不过李元霸可不是常人，虽说这样的攻击是最正确地，只不过耗费了一些弹药就换取了敌军的彻底败亡，这在任何一个合格的统帅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可是李元霸并不是这么想的，说实话，投石火炮、地雷.....等火器的产生，已经是超现代了，若是大军为了图省事和减少牺牲，便过多地依靠火器，定然会让大军失去了锐气！

失去了锐气的唐军，还如何依靠他们实现盛唐成为日不落帝国的梦想？

所以，李元霸需要把大唐军人的刀磨利，需要每一个大唐军人都重燃了热血以及杀气！

而神武卫大军，便是这整个大唐军队的魂，战无不克的军魂！

“噼啦啦啦.....”

随着一阵冗长而沉闷的门轴转动的声音传来，厚重而结实的城门，慢慢地就人从内向外打开。光线顺着空气照射了进来，顿时让人有种刺目的感觉。

当城门完全打开之后，城门洞子里也变得明亮了起来，但是随之而来的还有一股子浓重的硝烟味儿。

对于这个味道，李元霸倒是没有多少排斥，毕竟习惯了后世穹顶之下的雾霾空气，这古代纯净的空气中只不过是带着点硝烟味儿，又有什么承受不了的了？

此刻战场上只剩下了三万余吐蕃以及薛延陀的兵卒。而作为两只大军的指挥官，巴图和古力奇，在一众亲卫的拼死保护下，竟然还没有死。

望着前方突然被打开了一道缝隙的朔州城西门，巴图先是愣了一下。旋

即眼中露出了一股嗜血的光芒，强大的信念顿时澎湃而出，他对身边的古力奇说道：

“副将大人，你看前方……”

古力奇其实早就注意着周遭的动态，当他看到前方城门大开的时候，顿时啥都不再想了。竟然脑洞大开地一把抽出了弯刀，高高举起，同时下令道：

“薛延陀兵士们听令，而今唐军竟然找死一般地打开了城门！随本将冲啊，此战我薛延陀必须赢。朔州城亦一定要拿下，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传令，进攻……”

“杀杀……”

足足半个时辰的轰砸，这些兵将们或许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有节奏的炮弹攻击，随着古力奇的话音落地，顿时便有一阵阵十分急促响亮的号角声响了起来，却正是薛延陀的兵卒，高高举着牛角号。在召集着兵士们进攻。

“来呀，不能光看着薛延陀的兄弟们进攻，我们可也不是吃素的……”

巴图也明白眼下正是机会。只要打败面前这些唐军，顺着西门攻进了朔州城，自然可以一举拿下朔州城，想到这里，他大声地吼叫道：“吐蕃兵士听令，前进！”

“踏踏踏……”

密集的脚步声响起。这些吐蕃的精兵们全都疯狂地夹击着马肚子，催促坐下的马儿向着城池的方向冲去。

……

朔州城西门口。李元霸与苏定方走在最前方，大军按照方才李元霸布置成的形态。缓缓向前。

两千三百余神武卫兵士们，全都怒视着前方，他们有序地前进，不快也不慢，脚下的步子却迈动地很是稳健。

大军全部出了西门，而此刻对面那分属两个不同部族的番兵，也已经进入了赵三炮等手持火铳的兵将们的射程范围。

“嘿，没想到送死还有抱团来了！既然你们上赶着送死，如果不成全你们的话，还真是有些说不过去了！”

李元霸眼中释放着血光，他脑海中转过这个念头，心中一发狠，道：“三炮，叫兄弟们准备好枪弹，务必瞄准好目标，不要浪费子弹！”

虽说这一次带来的子弹确实够众人挥霍的，可是眼下另外一个城门的战场不晓得怎么样了，如果处理完西门的反贼之后，在返回库房中填充弹药的话，怕是在时间上就有些赶不及了。

所以这些弹药要省着用！

此刻，番贼大军距离此处不过数十丈之距，再加上对方的大军全都是骑兵，虽说他们身上都是个个带伤，可若是要冲锋的话，眨眼之间就能够到达跟前了。

近了，又近了！

李元霸的眼睛骤然眯了起来，低吼了一声道：“赵三炮，射击！”

“都有，无差别射击！”

被手持手雷的神武卫兵将们围在正中的枪手们，顿时策马向前冲来，不过他们依旧遵照李元霸命令，并没有越过这些手雷的兵士们，而是直接端枪瞄准对方的番贼，并且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啪啪啪……”

接连不断的铙声响了起来，这些薛延陀以及吐蕃的兵卒根本就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已经被打地浑身弹孔，身子足足飙出了七八道大血口子。

这巨大的杀伤力，顿时便将面前这些番贼心头刚刚燃烧起来的热情，给浇灭了！

他娘地，这唐军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先是地下莫名地喷吐出火焰，连带着还有不断炸裂的随时冲击在他们身上；

这还没有完，紧接着就是那一颗颗比婴儿头颅还要大的黑色铁蛋子，轰然砸在了地上，只是一颗，竟然就造成了那么大的人员伤亡；

至于这最后就更加离谱了，这些家伙们手中拿的是什么玩意，怎么就莫名其妙地喷出弹珠子来了，而且还是无比地准，让一些倒霉的家伙，一时间便是死的不能再死了！

更让他们感到郁闷的是，这些手中端着管子状东西的家伙们竟然还骑着马稳步向前走，似乎根本不惧对方这些番贼，若是有他们两方面的兵卒靠近这些黑衣兵士们身前二十丈处，这长管子就喷出了两个蛋子，直接就把他们给撂倒了。

“哒哒哒……”

手中拿着从一名神武卫兄弟手中取过来的长铳，李元霸也开始了干。瘾，跟着那些神武卫的枪手兄弟们缓步前进。

苏定方见状吓了一跳，赶忙提着自己的兵器冲到了他的身侧，道：“王爷，您要小心！”

李元霸侧头看了苏定方一眼，道：“定方啊，好歹本王也是一军统帅，若是自己不能做到身先士卒的话，下头的兵士们又怎能服本王呢？”

话音落地，李元霸便开始频繁地扣动扳机，撂倒一个又一个的吐蕃或者薛延陀的兵士们。

随着这些番贼一个个，陆陆续续地惨叫着，从各自的战马背上倒下来。

虽然这些战马都是经过特训的，可是一者这些战马，先前就已经被地雷以及透视火炮的炮弹给吓得够呛，二者嘛，便是这从马背上遭受到了枪弹而倒下来的人，实在是太多，甚至影响到了后面战马的行进。

前面的战马变得慌乱起来，这第二波子弹攻击就再次攻袭而至，之后便第三波，三波火铳的无差别点射过后，最前方那上万匹战马之上早就已经就没人了。

在哪？

这还不简单，全都被火铳给一铳撂倒了，就算是没死，这倒在地上，千万匹高头大马狂踩，就算不死也得蜕掉好几层皮，这辈子的甭想要再站起来了。

随着神武卫大军停止了射击，那些因为有了人控制而显得惊慌失措的战马，就开始了横冲直撞，四下逃散开去，进而激起了漫天的尘土。

在那漫天的尘土之中，传来了一阵阵痛苦的惨叫声。

仅仅是这么三轮攻击，就灭掉了地方近乎三分之一的战力，若是再有这么几轮，那面前这些个两个部族的联合大军，铁定就会湮灭在历史长河中。

想到这个可能，番军的最后一点希望也被磨灭了。

在这还算硕大的城门口，大概六十多丈之外，吐蕃以及薛延陀大军傻呆呆地看着面前这一幕，想要将眼前的这区区一百来人冲垮，无异于比登天还难！

假若……我等并未中唐军的埋伏，没有被那埋藏在地底下的诡雷给炸上了天，那么决战的地点并非是会选择在这朔州城的城门之处。

这样在人数悬殊的情况下，若是采取强攻的话，薛延陀大军这边或许还得六成的胜算，毕竟这两个部族的精兵全都是军训练有素，勇气过人，即便是一人一口吐沫也能将眼前这些神武卫的枪手们给淹死。

可是现在想想当初的想法……简直比笑话还笑话！

薛延陀以及吐蕃联合大军的阵脚大乱，包括统兵的两个人在内，已经没有人再有勇气冲杀了。

而此时，神武卫的火铳手们也开始了扫荡工作，他们依旧策马而行，分为五支小队，稳步前进，宛如一只噬人的巨兽，不知疲倦地扣动着手中的扳机，不断杀戮！

“大爷，我投降，我愿意投身大唐！”

“大爷，我也愿意投降，纵然是一辈子为奴为婢，我也愿意！”

终于，对方两支部族的兵士，开始有人叩首投降起来，恨不得马上去朔州城中，为李元霸办事。

当然了，这事分两极，有贪生怕死的，那自然便是有负隅顽抗的。只见那些家伙的手中，持依旧持着弯刀，驾驭着胯下的战马，狂野无比地叫着喊杀了过来。

第三百一十九章内讧

作为两军统帅的薛延陀副将古力奇，以及吐蕃国左相巴图，见到这一幕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大势已去，眼下他们俩正在各自亲卫队的保护下，开始向着大后方疯狂地逃窜。

眼下的情况也已经让这俩货胆怯了，什么荣华富贵，什么掌控十万大军，什么拿下朔州城去请功……都他娘地见鬼去吧，如果说是没有了自己的命，那么其他的任何东西就算是再如何渴望，也都是浮云。

可惜他们两人作为两军的将领，其一言一行都勾动着整个大军的心，眼见着这俩货在一队队护卫的保护向后方转移，这些苦逼的兵士们，顿时勃然大怒，有人更是直接出言道：

“副将大人，因何要走？”

“左相大人，我等可全都是随您一起来的这里，您若是弃我等而去，我等当如何自处？”

两方大军虽说是临时才连结到一起的，不过意见却是难得地统一了起来。

“不行，不能让他们走！”

“擒住他们，我等或许还有些活路！”

一些胆子大的两方联军，人数大概有千多人，他们彻底疯狂了起来，齐齐策马桑前围了上去，将巴图以及古力奇困在了大军正中。

远方骑在马背上的李元霸以及苏定方，眯着眼睛看着面前这一幕，顿时哈哈笑了起来。

“王爷……这两个家伙还真是作死啊，战场之上，两军交战，统帅竟然还想要溜，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啊！”

对于这些番邦蛮夷的将领们，苏定方本来就看不上眼，认为他们全都是一帮子仗着自己兵强马壮，人多的架势。欺负唐军，劫掠大唐的商旅平民。

现在看到这个两个家伙想跑了，自然说话声音中也充满了鄙夷之情。

“跑？”李元霸不置可否的笑了笑，道：“如果他们能够在本王的眼皮子底下跑了，那便算了。可若是跑不掉……”

说到这里，李元霸冷哼了一声，道：“跑不掉的话，就不要怪本王对他们动点手段了！”

苏定方脸上也出现了冷酷的笑容，他可是知道李元霸这动点手段是什么意思！

.....

两支护卫队，加起来足有百十来号人。他们围在巴图以及古力奇身周，全都是他们的亲信，或者说因为某种关系，不得不和这两人绑在同一条战船上。

此刻，两人深陷囹圄，他们这百十来号人自然也是自身难保了，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冲上去，奋力晃动着手中的弯刀。将面前的众人给驱散掉。

“你们都他娘地失心疯了，那个混蛋为了自己能够活命，放弃了我们的生命.....”

“逃不掉的，你们还在给他们俩卖命做什么？擒下他们。或许还能够换取我们活命的机会！”

此刻，联军已成三方对垒之态势，一方自然是巴图、古力奇他们一方，一方便是主张擒下这俩人的千名两方大军。至于这第三方，便是一直做壁上观的一万来名两方联军。

“不要忘了，你们的家人.....”

似乎是看出了自己这帮子护卫们心中开始了犹疑。那古力奇顿时开口威胁起来。

喝，感情是拿了人家的亲人，捉了人家的痛点，怪不得这些护卫们会死心踏地地维护他们的安全。

“不行，别逼我！”

“左右都是死，拼一把吧！”

这些家伙们全都被激起了血性，不过此刻他们仍旧执迷不悟地想要守护好巴图和古力奇，是以他们红着眼睛，高举着弯刀冲了上去，与这一千人打做了一团。

眼下已经是逃跑的最后机会了，古力奇与巴图毕竟不是普通人，他们浑身都沾染着鲜血，纵马紧跟在这些护卫们身后，手中握着的弯刀都在颤颤发抖，面容狰狞而又癫狂。

.....

本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事情，李元霸是很想要干一次的。可是看着这两方人马在一起相互劈砍，虽然癫狂，可是那力道以及狠辣的劲头却是欠缺的了许多，不由得使得狂躁了起来。

这样打下去，什么时间是个头啊？

等这边的事情解决完了，怕是北门那边已经被攻下来的。

心中急躁的李元霸，突然阴沉着一张脸说道：“李三多，你带领大军冲在最前方，对敌方无差别抛洒手雷，无需客气，赶尽杀绝！”

“诺！”

手里头攥着手雷，掌心中甚至已经出汗的李三多，其实早就想要冲上去把这些家伙们给轰个稀巴烂了，只是摄于李元霸的命令，不敢擅自动手。

现在，自家王爷都发话了，还在乎那么多做什么？

想到这里，李三多向身周的手下满上开始下达命令。

百名神武卫兵士们也全都激动地双眼毛光，听完李三多的命令之后，他们便全都驭马上前。

李三多小心地带着自己的团队上前几步，待将要临近他们的时候，却是大声道：“放！”

“轰隆隆.....”

一声惊天震地的巨型声响传出，那漫天的足有九十来个左右的手雷，在半空中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带着滚烫的温度，直接飞向数丈之外，那些仍旧处在混乱之中的吐蕃以及薛延陀大军中。

“轰.....”

漫天的手雷直接砸入了对方的番贼大军之中，那手雷的爆炸力，瞬间便将一个番贼给炸成了飞沫，飘向了半空中。

而那股子不停向外面扩散的冲击波，却是带着磅礴的伟力，不断地冲击着番贼大军。瞬间便有十七八个番贼毙命，那充满了绝望的哀嚎刺破了长空，将那些鸟儿都给惊地飞了出去。

这……手雷的杀伤力其实并不大。相对于还剩下数万的番贼来说，一枚手雷砸进了大军之中，就像是大海中落下了一枚指甲盖大小的石块，不过是沧海一粟。

当然了，当这个小石块乘以数十甚至上百的时候，就算是再不起眼，或许也可以在日后掀起一股大风潮。

果不其然，九十多枚手雷集体抛进了敌军之中，竟然形成了连锁反应，直接、间接的让地方死了两千多，将近三千人！（未完待续……）

第三百二十章李绩的执念

“疯了，这些汉狗们疯了！”

遭受到这种攻击的两方联军顿时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嘶声吼叫着，想要逃离这个地方。{我们不写小说，我们只是网络文字搬运工-

“跑，跑得了吗你们？”

作为手雷指挥官的李三多，看到对方那惊慌失措的样子，顿时冷笑了一声，手中的手雷狠狠地丢了出去。

“轰隆！”

一阵巨响过后，手雷落地花开，又带走了很多人的性命。

“你们这些愚蠢的家伙，难道还没有看出来，这些该死的汉狗要把我们全都留在这里吗？再这样下去，我们一个人都跑不了！”

巴图和古力奇左躲右闪着众人的攻击，声嘶力竭地吼叫着。

许是从这种生存的幻境中清醒了过来，两方联军在短暂的呆楞之后，再次四散奔逃。

“你们这些卑鄙无耻的汉狗，等着，本将一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所有的人，随本将冲……”

眼见着自己的话有了效果，巴图和古力奇再也没有那个耐心了，就如同发了疯的公牛一般，命令所有的手下笔直地向着一个方向冲击，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活命。

“兄弟们，他们想要跑，我们能答应吗？”

城门前二十丈处，李元霸掉转马头，冲着这帮子血气方刚的神武卫兵士们大叫了起来。

“不能！不能！”

这些神武卫的兵士们已经杀出了血性，不可能放任这般可恨的番邦蛮子们就这么逃跑。

“那好，我们便放手杀！不过，那两个家伙却是要为本王留下活口！”

李元霸大笑了一声，手中单柄雷鼓瓮金锤遥指巴图和古力奇，率先催马而上。

.....

就在李元霸他们守住西门，抵御薛延陀遗迹土蕃两方联军的时候，朔州城北门早就已经交上了火。

说实话，相比起李元霸那边，这边的战争要惨烈得多。

原本朔州城外就有十七万薛延陀大军。再加上土蕃支援的十万大军，合共二十七万人次。

虽说为了分而袭击朔州城，分出了十万大军去攻击西门，但是北门依旧留下了十七万大军。

朔州城中只有八万大军。其中两万还被分配去守了西门，北门之地就只有六万大军。

尽管李元霸留给了北门一部分的手雷，以及几门投石火炮，但是大部分的兵士们，并不懂得如何使用投石火炮。他们甚至连手雷那简单的抛甩动作都做不出来。所以他们抵御的很困难，虽说也灭了地方将近五万大军，可是他们这边也是损失惨重，死了至少有三万多人，这可是朔州城中至少一半人马的数量，再这样消耗下去的话，城门被破也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北门城楼之上。

“大总管，我们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啊！”

一名身穿铠甲的将领，站在李绩身侧，满脸的焦急之色。

李绩面沉如水。对于现在这个状况他也是愁眉不已，正如那将领所言，稍有不慎，城池被破，近在眼前。

“咻！”

就在此时，一枚上面还燃烧着火焰的箭矢自城楼之下飞射而来，刚好擦着李绩的耳朵边飞了过去，那灼热的高温灼伤了李绩的耳朵。

“大总管！”

站在李绩身边的几个将领顿时就急了，火急火燎地护着李绩蹲在了城墙

珠子下面，急急忙忙地就要看他耳边的伤口。

“走开！”

李绩一把将两人给推开。道：“老子当年也是从尸山血海中走出来的，些许小伤能要了老子的命？”

众人全都被李绩的情绪给弄得羞愧不已，其实他们也明白，他这是被面前的战事给急的。若是朔州城破，他们这些人的性命倒是小事，大事乃是大唐丢失了边关之地。

到时候，关内各关口对于这些番贼们来说，便是形同虚设了。

阴沉着一张脸的李绩，在沉默了半晌之后。突然一把抽出了腰间那两柄斜挎在那里的横刀，一言不发地就向着方才冲上番贼最多的城头边走去。

众将见状吓了一跳，连忙追过去问道：“大总管，您这是要去哪？”

李绩头也不回地说道：“老子既是将军，也是兵！看着手下的兄弟们为了我大唐流血牺牲，我若是不做些什么话，枉为众军统帅！你等若是还有些良心，便随本将上阵杀敌，若是不想就此去拼了性命，便留在此地等死吧！”

说到最后的时候，李绩高举着手中的横刀，一把将一个爬上了城头的番贼给砍掉了脑袋。

此时他看到无数的番贼，竟然顺着城墙上架起的高梯爬上城头，忍不住咬牙切齿，双眼都变成了赤红之色。

看到这一幕的一众守军将领，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也都是血气方刚的汉子，他们的妻女亲族全都生活在大唐关内，若是朔州城被破，他们的妻女亲族的生命自然也会遭遇威胁。

到了此刻唯一拼了！只要等到程咬金还有李靖支援的大军赶到，城破的危机立解！

这时候，李绩并没有去管手下的兵将会如何想，面对这源源不断而来的番贼兵卒，李绩大喊道：

“诸位兄弟们请了，吾乃朔州道行军大总管，亦是此番战争之统帅李绩。今日，我李绩在这里与诸君共同坚守城池，所为的只是一个目标，那便是活下去，只要你等能够活下去，待回城之后，我李绩愿自掏腰包，请诸位将士与匹夫阁中开怀畅饮！杀！”

“杀！”

原来自己并不孤单，他们的统帅，堂堂的国公爷，竟然也不顾生命危险以地跟他们一起坚守在这里。

所有浑身沾染着鲜血的守城兵将们，全都扯着喉咙，嘶声吼叫了起来，一个个就像是疯了一样，高举着手中的兵器，冲向了那些跃上城头的番贼！……

“呼……”

征战在继续，所有的守城兵将们都抛洒着鲜血遗迹汗水，他们把最后的生命奉献给了大唐，把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刻留在了大唐的土地上。

多少年了，已经多少年没有这种生命时刻遭受威胁的感觉了！

李绩手中握着两柄特意打制的长足有四尺来长的横刀，横刀之上还在泊泊地往下淌着赤红色的鲜血，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此刻定格，他甚至都感觉自己回到了二十多年前，跟在秦王李世民身边，为大唐王朝建功立业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他，远比现在要多了很多的气力，上阵杀敌，几乎是家常便饭。

现在自然是要差了许多，毕竟老当益壮这样的词汇，用在他们这些本就伤痕累累的身体之上，确实有些差强人意。

好在这些收成的兵将们知道李绩的身份，他们自从当兵以来，灌输的意识就是忠君爱国，而今眼见着自己的统帅遭受围攻，自然会下意识地去守护他的安全。

这便是大唐的军人，有血有肉重情义的汉人！

……

一个时辰了，已经又一次过了整整一个时辰了，城楼之上的厮杀又一次持续了一个时辰，城楼之上到处都是嘶喊声，不断地有吐蕃人、铁勒人甚至是大唐的守军从城楼之上掉落下来。

城楼之下已经堆满了死相极其惨烈的尸体，他们或是断手、断腿，或是丢掉了脑袋，一个个全都死不瞑目。

距离城楼不远处，薛延陀新任可汗突吉蒙远眺着朔州城北门城楼，入目

处却依旧是攒动的人头，以及鲜血与锃亮刀光。

突吉蒙眯着眼看着眼前这一幕，不知怎么的，心中突然开始变得不安起来。

这场征战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两个时辰了，根据情报，一个小小的北门，大唐的守军方不过六万余人，居然足足阻挡了他们十七万大军一个半时辰的时间。

而且让突吉蒙感到诧异以及心焦的是，开始的时候还说好，虽说他们亦是损失惨重，可是大唐军队也在不断地有人死亡。

可是一个时辰之前，风云突变，那大唐军队不知道在那时候受了什么刺激，竟然彻底变得癫狂了起来，让他们损失了三万来人，而对方的人员的损失却不过六千左右。

这样的结果明显是突吉蒙不能够接受的。

如今土蕃以及薛延陀联军已经损失了八万人。

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而今整个大军的士气也已经开始消沉了下去，假若再继续这样消耗下去的话，突吉蒙绝对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兵马会彻底地消沉下去。

此刻，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或者说他已经疯了！

抬头看了看天穹之上，高高悬挂着的太阳，突吉蒙冷冷地一笑，道：

“传本座命令，立刻命军中所有兵士们着齐铠甲，全部开始登城，务必在半个时辰之内，取下朔州城。”

这是拼了老命了，怕是军中所有的兵士，包括养马的马倌，做饭的伙夫，甚至是负责文案记载的文官，全都要上战场了。

“是，可汗！”

话音方落，便有传令兵听从突吉蒙的命令，手中持这一方令旗，匆匆向着远方奔驰了过去。

“呜呜呜……”

须臾之后，薛延陀营地之中响起了沉闷的牛角号，一队队穿着驳杂，但是看起来却是无比强悍的薛延陀兵马，乌压压地朝着朔州城的方向压了上

去。 h118

第三百二十一章援军

“哒哒哒……”

就在薛延陀大军往前突击的时候，远方的地平线外突然传来了强烈的马蹄声，那马蹄声似有千军万马之力，由远及近，越来越响，越来越密集。

紧接着，大地似乎都在颤抖着，那声音轰隆隆地简直宛若炸雷一般。

起初的时候，这炸雷声还并不如何明显，可是慢慢地，当城楼之上征战的双方，看到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一条长长的银色战线的时候，那声音就直接压过了刀兵的碰撞，以及他们的嘶吼之声。

薛延陀大营中，突吉蒙的不安终于成为了现实，他顺着马蹄传来的声音望了过去，脸色瞬间大变：

那是一支为数至少在八万左右的大军，军中的兵士们全都穿着大唐的制式铠甲，一个个银甲加身，手中的兵器自然是横刀。这离得近了一点，

突吉蒙发现了冲在最前面的有一名兵士，在他的后背之上还插着一杆旌旗，旌旗是四四方方，呈现刺目的大红色，而在旌旗的正面却没有其他的过多的图案，只有一个铁画银钩，金色的唐字。

唐军！

不，准确地说，应该是大唐的正规军！

如果只是临时征调的兵卒，他们不可能穿着制式铠甲，而且还骑着大唐的战马。

要知道，大唐的战马可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那可都是用真金白银换来的，能够骑上战马的，也就只有大唐的正规军，也只能是大唐的正规军。

正规军？来人是李靖还是程咬金？

八万人。看来应该是镇守突厥边关，河西之地的军神李靖了。

大军越来越近，终于，突吉蒙看到了继大唐军旗之外，最不想看到的一面旌旗：

那旌旗之上的四角绣着两道火焰。而在火焰的正中夹着一个硕大的李字，随着狂风的吹拂，李字旌旗猎猎作响。

是李靖，卫国公李靖！

当年，这一面旌旗可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在那一年的时候，这突吉蒙尚是东突厥的一个将军。当年大唐与东突厥开展，李靖可是差点灭了突吉蒙所在的整个大军。

就在突吉蒙胡思乱想的时候，远方的地平线上已经开始出现了滚滚的烟尘之气，一个个身穿亮银明光铠的骑兵，催动着坐下的战马。纷至沓来。

这奔袭而来的奇兵们，由远及近而来，他们的眸光冷漠，脸上都充满了杀意。

.....

城门楼子之上，当看到那两面随风飘舞的猎猎旌旗出现的时候，李绩的脸上就绽放出了笑容，他双臂一振，高呼道：

“援军来了！兄弟们。杀！”

随着李靖的大吼，一时间大唐守军们生是打大振，胜势如虹。

只不过短短的盏茶时间。一千余名刚刚登上城头，被李靖大军刚刚出现惊呆了的薛延陀联军，就被斩杀殆尽，被大唐守军像是丢沙袋一样，丢下了城墙。

须臾之后，城楼之下又出现了一千具崭新的尸体。

此刻。因为李靖大军的出现，所有的薛延陀以及土蕃大军都不再攀爬城门。而是选择了回程。

城楼之上，李绩以及一众手下们。脸上尽都是疲倦之色。

绩领着自己手下的将领们，并没有因为敌军的不再攻击有丝毫的松懈，而是径直走到了城楼之前，眺望远方越来越远的大唐军队。

城楼下方，李靖所率领的大军已经在距离薛延陀以及土蕃联军百丈处停了下来。

“可汗，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一个看起来张得尖嘴猴腮的家伙，眼见着大军在距离他们百丈左右的地

方停了下来，不由得有些心惊地策马来到了突吉蒙身侧，小心翼翼地问道。

“慌什么？”

突吉蒙恶狠狠地瞪了这家伙一眼，道：“眼下朔州城中的唐军不敢出城，城外这些大唐的军队与我方大军人数相当！纵然是短兵相接，孰胜孰负还尚未可知呢！”

“可是……”

那人似乎有些不甘心，他还想要在说些什么，突吉蒙却是直接打断了他：

“可是什么？你若是再敢在此扰乱军心，本座现在就活剐了你！”

突吉蒙狠狠地说道。

可是，尽管前来支援朔州城的大唐军队还未有所动作，薛延陀大军这边就已经变得混乱了起来。

两方大军都开始变得骚动不安起来，早就已经在朔州城攻坚战中心神俱疲的薛延陀以及土蕃大军，癫狂的心理防线出现了松动。

“这可如何是好！”

“是汉狗的援军吗……”

“天神在身，这些城墙上的汉狗已经很难对付的了，若是……”

所有的薛延陀并将们都开始骚乱了起来，若是先前话，他们或许还有强攻的信心，毕竟大唐一方人马并不算多，尽管他们很癫狂，但是绝对有希望破城。

眼下却是不成了，这么多的大唐兵士，如何与他们去征战？

一些胆子小的家伙，甚至开始悄悄后退了。

眼下，突吉蒙久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是继续孤注一掷地朝着朔州城的方向进攻，博最后一把，还是组织起所有的力量，与这支人数上与他们相当的大唐军队决一死战。

当然了，若是一旦决战的话，朔州城是不要想了，他们十七万大军攻击了两个时辰，朔州城却依旧坚不可摧，没有被攻下来。

可以想象，一与面前者八万大唐军队相交，若是侥幸赢了，他们这些自家兵士们肯定会损失惨重，若是输了，身死立在眼前。

.....

大军的骚乱，终究是让突吉蒙下定了决心，他狠狠地咬了咬牙，豁然扭头朝身边的一个传令兵低声吩咐了几句。

传令兵飞快的朝着大军右后方奔去。同时口中大喝道：

“可汗有令，所有土蕃兵将即刻上马，所有土蕃兵将即刻上马.....”

在方才的攻城之战中，薛延陀与土蕃的联军，率先进行攻击的便是薛延陀大军。土蕃兵将们始终留守在后方。

当然了，这并非是土蕃兵将们不听从突吉蒙的命令，而是突吉蒙刻意为之。

这可以理解为是突吉蒙不放心这般土蕃的兵士们，也可以理解为是突吉蒙把他们当作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现在，也终于到了这些救命稻草们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在传令兵把突吉蒙的任务下达下去之后，所有前来支援薛延陀的土蕃精骑都翻身上了自己的爱马。手中握着钢刀向着百丈之外的大唐军队冲杀而去。

眼见着土蕃大军远去，突吉蒙豁然扭头看着远方的城池，对自己的薛延陀大军下达了最后的命令：

“所有薛延陀兵将听令，给本座拼尽全力地攻击朔州城！谁若是能够打开朔州城的城门，本座让他做叶户。赏他牛羊马匹各一万匹，黄金白银各十万两，女人奴隶万人！”

最后了，一些空头支票也终于被开了出来。

能否胜利都是一个问题，至于些许的身外之物，等赢了这场战争再说吧！

这便是突吉蒙的策略：

他先是让土蕃兵将们策马向前，去拦住这些穷凶极恶的大唐骑兵，随后

便动用薛延陀大军所有的力量。去攻击朔州城北门。

一时间，马匹雷动，号角嘶吼。鼓声雷动！

薛延陀大军，终于发动了最后的攻击。

“杀……”

剩余的三万余薛延陀大军，如潮水一般朝朔州城的方向冲杀而去。

另外一边，一眼望不到头的土蕃骑兵，密密麻麻，浩浩荡荡。马蹄声震如雷。

……

匆匆赶来的八万大军中。

一袭黑色铠甲加身的李靖眸中闪烁着无限的精芒，这位号称大唐军神的卫国公。此时脸上充斥着嘲讽之色。

与这些番邦蛮子们争斗了这么多年，李靖对于他们可以说是知之甚深。

尽管这些土蕃的家伙们战马神骏。冲锋阵型亦是规整，有退有进，但是在李靖的注视下，处处都透着漏洞。

“儿郎们，本将知道你们在河西之地忍了月旬，手中的横刀早就已经在渴望番贼的鲜血！现在，使用你们手中的横刀，满饮这些土蕃骑兵的鲜血吧！随本将冲！”

李靖抽出了腰上悬挂着的佩剑，锋锐的剑尖斜指向天穹。

“杀！”

“杀！”

李绩身后的大军高声吼叫了起来，气势如虹地冲向了那些正迎面攻袭而来的土蕃骑兵。

终于……

两军于电光火石之间相交，迸射出了无限的血腥与激情！

“杀！”

密集的马蹄踏碎了着冬季的冻土，无尽的烟尘激荡而起，将天空都染成了土黄色。

“轰隆隆……”

马蹄声越来越急促，越来越急促，最终随着砰的一声声巨响，八万大唐骑兵对五万土蕃骑兵，轰然相撞！

仅仅只是一瞬间的时间，无数的哀嚎声就此起彼伏，一些土蕃奇兵被手持横刀的大唐兵士们给直接劈飞了，更多的土蕃兵士们倍砍断了手臂……

无数的人血肉横飞！

土蕃骑队瞬间就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大唐的兵士们很是轻易地就将这些看似精锐中的精锐给撕开了一条大口子，纵然是狂风龙卷都不能够阻止他们的脚步。

这支骑兵，所过之处，几乎是无人可挡，数不尽的断臂残肢，以及死掉的马匹相互掺杂在一起，令人闻之作呕！

“杀！”

八万大唐军队，士气如虹，直接从土蕃骑兵所形成的战阵之中冲了过去。

那两面招展的旌旗高高飘扬，所过之处，留下地尽是土蕃脚骑兵们的尸首！

第三百二十二章大获全胜

这般五万人的吐蕃大军瞬间就被冲散了，相比起吐蕃人的战马，大唐这边可是加加紧赶制出了马蹄铁，那一个个的铁蹄子就像是小锤子一样，每一下踏中地面都会留下一个深坑。

那些被冲击倒地的吐蕃战马，几乎没有任何反抗之力地就被大唐这边的战马给踏碎了*和骨骼……

这般五万左右的吐蕃精锐，在大唐军队一个冲击之下竟然就倒下了两万人，他们就如同引颈待戮的兔子一般，惶惶不可终日。

“杀，莫要怕了这些汉狗！”

“冲，一定要挡住他们，只要挡住了他们，我们便赢了！”

吐蕃人咬牙大吼着，调转马头，想要对大唐军队进行再次冲击！

可是让他们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便见方才从在他们之中撕开一道大口仔的一众大唐兵将们，在冲出去十多丈远之后，并没有选择攻击前方的薛延陀大军，而是有五万大军强行勒紧了缰绳，拨转了马头。

“咳咳……”

这些强悍的战马全都人立而起，发出一声声的怒吼。

大唐军队顿时变换了战阵，后队改为前队，马上的兵士们手中紧握的横刀，骤然斜指向天，全都策马疾冲而回。

“杀！”

这一次，大军再次袭来！

已经抱着再次冲击一番的吐蕃骑队瞬间大乱，他们完全没想到唐军竟然会这么做。

五万唐军，就像是一柄钢刀，在这支凌乱的吐蕃骑队之中冲杀，带走了他们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天空上的太阳慢慢西移。大地却是比太阳的颜色还要红，不过那却是殷红色的，浓重的血腥味从殷虹色的颜色中不断往外渗透！

除了这五万大军，另外三万从八万骑兵中分出来的那些精兵悍将们，也并没有闲着。他们策马驱驰在这前往朔州城的数百丈距离内，他们的目标不是别人，正是那般正疯狂地驾着云梯往城墙之上攀爬的薛延陀兵士。

突吉蒙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本就人手不足，这次攀爬城墙又是动用了所有的兵士，就连他们都在城墙根下面等着。眼见着三万大唐军人冲击而来，突吉蒙也就只能干瞪眼。

.....

半个时辰之后，朔州城北门已经大开，此时那浩浩荡荡的大唐骑兵队伍开始入城，他们已经下了马匹。押解着那些穿着各种服饰，身上犹自还带着伤势的番贼俘虏。

李靖带领着自己的几名心腹爱将，以及与他一同前来，身穿金甲的左骁卫大将军牛进达，由远及近而来。

尚未走到城门前，远远地就看到了站在门口迎接他们的李绩，尽管他们彼此之间身份相当，但必要的礼节还是要做到的。

“懋功。许久不见，向来可好啊？”李靖远远地向李绩拱手，尽管穿着盔甲。可是依旧难掩脸上的笑容。

“老道，你倒是身体硬朗地很，这么一番冲杀，竟然毫发无损！”牛进达甩了甩手中的马槊，粗狂的脸上毫不掩饰兴奋的神色。

毕竟大家这么多年的兄弟了，一场战争下来。还能够活着，那就是最大的安慰！

李绩朝两人笑了笑。还礼道：“进达，药师。你们可是让我等得好苦啊！”

“苦不苦的，我不知道，不过今次这些番贼，却是让我大唐兵士们死伤惨重啊！”

牛进达看着城头之上，多多少少身上都带着些伤势的大唐兵卒，声音有些沉重。

“哼，这些番贼杀我大唐儿郎，待此事过后，本将一定上书陛下，将这些番贼尽数屠戮！”

李绩这个老阴人，打了一辈子的仗了，哪里吃过这样的大亏，这么憋屈地守着城门不还击，快把他给逼疯了！

“好了，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

李靖倒是很理解李绩的心情，不过眼下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可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他扭头看了看城墙周遭，突然想是想起了什么，道：“对了，懋功，我听说王爷已经折返朔州城了，怎地没有见到王爷呢？”

“糟糕！我这脑子！”李绩闻听李靖之言稍稍楞了一下，旋即抬起手在自己的脑袋上面狠狠地锤了一下，道：“该死的，怎么就忘了王爷还在守西门呢？”

说到这里，他一把抢过身侧一名骑兵的马匹，翻身上马，同时还不忘给牛进达和李靖说道：“快，快带人去北门，王爷独自带着两万人守在北门之下，他面对的可是十万大军，十万啊……”

“哈哈，就算老子攻不下北门，你们西门也肯定守不住了！哈哈……”

就在此时，被大军押着向着城池中走去的突吉蒙，刚好走到这里，听到李绩的话之后，哈哈狂笑了起来。

“我去你奶.奶个嘴的！”

牛进达上去就狠狠地踹了突击猛一脚，骂骂咧咧地说道。

其实在刚才的时候就想要找到这家伙，可是找了半天都没找到，现在刚要走，这小子竟然自己就给蹦出来了，真是他娘地找揍啊！

“噗通！”

重重地摔在地上，突吉蒙张口喷出一口逆血来。

好家伙，看来牛进达这一脚没少用力啊！

“哒哒哒……”

就在突吉蒙心中发狠，想要再说两句狠话的时候，在城门正前方的甬道上，同然传来了一阵阵狂野的马蹄声。

众人抬头看去，便见一袭黑色特.警.作战服的李元霸，连同两千余名神武卫兵士，正向着北门的方向疾驰而来。

李绩见状大喜过望，道：“王爷！”

李元霸策马而至，他瞄了躺在地上，正满脸差异地看着自己的突吉蒙一眼，这才对李靖以及牛进达等人拱拱手，道：“诸位将军请了！”

“王爷，西门，西门如何了……”

李绩还是比较关心城门问题的，若是西门被攻破的话，他们就要抓紧措施，去弥补西门的漏洞了。

李元霸闻言并没有说话，而是拍了拍手。

很快，便见几名神武卫的兵士，像是拖死狗一样，拖着两个蓬头垢面的家伙走了过来。

突吉蒙定睛一看，却是惊呼出声：“巴图，古力奇！”

李元霸哈哈一笑，道：“果然！这俩货便是方才攻击西门时的番贼指挥官！”

“可汗……”

“突吉蒙可汗……”

听到突击猛地声音，两个家伙抬起了脑袋，满脸羞愧地看了突吉蒙一眼，只感觉自己没有脸面再活在世上了。

“你们……你们也遭遇了大唐军队的援军攻击？”

打死突吉蒙都不相信，十万大军对两万大军，被俘虏的竟然是十万大军这边的人，而且俘虏竟然只有他们两个，这他娘地也太扯了吧？

难不成，十万大军被两万人给血屠了？

不对，肯定是他们也遇到了大唐援军的攻击！

可惜，巴图的话让突吉蒙的心情瞬间就掉落到了谷底。

只听巴图苦笑着说道：“可汗，哪里是您所想的那样？我等大军刚刚去到西门的时候就已经糟了唐军的埋伏，一下子就损失了好几万人吗，再加上后来唐军那层出不穷的诡异武器，别说两万大军了……他们只不过出动了两千人，就全歼了我吐蕃以及贵部的各五万大军！”

“什么……”突吉蒙难以置信的惊呼了一声，道：“这不可能！”

“哼，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李元霸冷哼了一声，道：“你不相信的并不代表不存在！存在即是道理，所以你们的输，早就已经是注定的了！”

听到李元霸的话，突吉蒙瞬间变得萎顿不堪，过了好半晌，他像是失了心疯一样，大喊道：“哈哈，胜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那么多亦是无用！若你是个汉子的话，就一刀杀了本座，给本座一个痛快便罢了！”

李元霸冷笑了一声，道：“想死，哪里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对李靖等几人说道：“几位将军，眼下不是说话的地方，要不我们去太守府中聊聊？对了，把这几个家伙也全都押往太守府！”

李元霸可不会放过这几个家伙，只不过眼下他们还有一定的利用价值，若是把他们就这样杀了，委实可惜。

.....

太守府中，李元霸等人高高地坐于正堂之上，而其下却是突吉蒙、古力奇、巴图以及其他几个薛延陀目前还存活着的几个高官。

此刻，突吉蒙如同死狗一般，浑身上下血迹斑斑，被两个大唐的兵丁给用力按倒在地上。

李元霸微一摆手，那两个大唐的兵丁立马放开了突吉蒙，可是突吉蒙仍旧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就像是死了一样。

李元霸见状冷冷一笑，道：“突吉蒙，听说你已经成功晋身为薛延陀新可汗了，怎么？堂堂一国之君，就这么点胆量吗？你方才的气魄呢？都丢到狗身上去了吗？”

突吉蒙豁然抬头，狠狠地看了李元霸一言，半晌之后却又是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说道：“说再多亦是无用，成王败寇，我亦无话可说，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你的生死，本王可决定不了！还是让你们自己的王来决定吧！”李元霸笑看了突吉蒙一眼，突然说道。

第三百二十三章大宴

“你的意思是说……”

突吉蒙不是傻子，他很快就想到李元霸这是打的什么鬼主意了。√L，

突然，突吉蒙站起身来，状若疯狂地说道：“不，你不能这么做！成王败寇，我突吉蒙今日败在你们大唐的手中，心服口服！若是让乙失夷男来判定我的生死，我不服！”

“他娘地，你给老子老实跪着！”

眼见突吉蒙这货都成了阶下囚了，竟然还敢这么嚣张，牛进达这小暴脾气当时就‘腾’地升腾而起，不由分说地就冲上前去，狠狠地一脚揣在了突吉蒙地膝盖上。

“咔嚓！”

清脆的骨骼断裂声响了起来。

得！这回这家伙这辈子都甭想要再起来了，牛进达这一觉，直接就给他踹折了右腿膝盖骨。

“啊！”

突吉蒙痛苦地惨嚎了一声，那声音中充满了悲切与无奈。

“去，把乙失夷男给本王带过来！”李元霸丝毫没在意突吉蒙有没有受伤，而是直接对大堂中的一个兵丁说道。

那兵丁恭敬地应了一声，转身就出了太守府大堂。

过了约有盏茶的时间，便见几个大唐精兵，压着长得相当娘炮的乙失夷男，来到了太守府大堂中。

刚刚进到大堂中，看到正跪在地上嘶声惨嚎的突吉蒙的时候，乙失夷男先是愣了一下，随后有些兴奋地上前问道：

“突吉蒙叶户，你怎地在此？难不成是前来投降的吗？”

说到这里的时候，乙失夷男抬头看着李元霸道：“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让薛延陀大军前来投降，你是不是可以把我给放了！你放心，此后我一定不

会再对大唐动兵戈了！”

不管这货说地是实话还是假话，反正乙失夷男现在是想走想疯了，甭管怎么说。先脱离这里再说吧。

“放了你？想得美！”李元霸冷哼了一声，道：“实话告诉你吧！这家伙不仅没有按照你的意思像我们大唐来投降，更是与吐蕃勾结，借用了吐蕃的十万大军，对我朔州城实施了袭击！”

“什么？”

乙失夷男明显拉高了语调，因为他不相信李元霸所说的话，这突吉蒙可是他的亲信，他的心腹，就算是别人背叛了他，这突吉蒙也肯定不会选择背叛的。

“不相信吗。那你就叫他自己说！”李元霸耸耸肩，把时间交给了这原本的君臣。

乙失夷男等着突吉蒙，道：“突吉蒙，他们说的可是真的？”

突吉蒙此刻都不敢去看乙失夷男，听到这话之后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混蛋！”

乙失夷男一时间怒火中烧，上前一步狠狠地踹在了突击蒙的脸颊上。

好在这乙失夷男只是个娘炮，本身的武力并没有多高，这一脚也不过是叫突吉蒙嘴角流血罢了。

“噗！”

强行受了这一脚，突吉蒙仍旧没有说话。或许是良心发现，感觉自己愧对乙失夷男了吧。

“本座自认待你不薄，当年统一薛延陀之后，更是将你封为本座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实权叶户！可是你为何要背叛本座，难成本座的命便是如此地不值钱吗？”

乙失夷男气急败坏地看着突吉蒙，声音中带着强烈的煞气：“说话啊？怎地不说话啊？”

“说话？你想要我说什么？”

许是这句话激起了突吉蒙的野性，他也是破罐子破摔了。他强撑着身体坐起来，恶狠狠地盯着乙失夷男的眼睛，道：

“我突吉蒙自十岁起便效忠你乙失一族。二十岁的时候更是因为保护你，而被叛军差点斩于刀下！而今，我薛延陀崛起的机会近在眼前，你却为了你等个人的利益，要将我薛延陀数日的努力付诸东流！你，你，你妄为我铁勒一族可汗！”

“你这个叛族……”

乙失夷男忽然顺手从一名大唐兵丁的腰间抽出了一柄横刀，举起来就要砍向突吉蒙的脖颈。

“嘭！”

眼疾手快的李元霸可是一点都不含糊，直接一铤就撂了出去，那势大力沉的子弹直接撞在了横刀的钢刃上，庞大的力道将横刀撞飞了出去。

一个不查的乙失夷男，虎口的位置立刻被撞开了一条大口子，大口子里面的嫩肉往外翻开，赤红色的血液仿佛不要钱死地迸溅而出，那肌肉外翻的样子，看起来就叫人心惊胆战！

“这些家伙们还不能死，当然了，你也死不了！”

李元霸吹了吹短铤铤口冒出的青烟，面无表情地说道：“放心，你们这些家伙一个都死不了！皇兄可是在长安城中恭候你们多时了，若是不能把你们全部带回长安城，岂不是让皇兄白等了么？”

“噗通！”

乙失夷男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知道完了，一切都完了！

……

翌日晚上，太守府已经陷入了欢乐的海洋中。

此翻与薛延陀征战，虽说损失了四万名大唐兵士，可是却守住了朔州城，并且还捎带上三十多万的薛延陀以及吐蕃大军。与三十多万的歼敌数字相比，这四万的兵士死亡数量，似乎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于是，由几支大军的将领们牵头，也就是李元霸、李绩、李靖、牛进达以及随后赶到的程咬金。

他们将那些俘获自薛延陀大军的牛羊全部宰杀，烹牛煮羊，又以李元霸创造出的蒸馏执法勾兑出美酒，当晚便在这太守府中开起了宴会。

反正出了事情也有这些当头的顶着，他们这些小兵小将们，完全不用操心会受罚的事情。

特别是今日乃是难得地不禁酒，这酒又这般好喝，放在长安城中，怕是只有那些达官贵人们才能够喝得起。

这些征战大草原，疲惫了月旬的大唐兵士们，哪里肯放过这样的好机会，一个个大口啃着牛羊肉，大碗喝着高度数的白酒，吹牛打屁，好自在！

太守府正堂。

这里早就已经被改成了宴会厅的形势，周围摆上了细长的桌案，每一张桌案上都摆放着几样精致的小食品，以及烧烤得色泽金黄，香气浓郁的牛羊排。

而在正堂的正中央位置，还有这一方大火炉，火炉上放着很多个只有手臂粗细的小壶，壶中温热的正是那高纯度的白酒。

毕竟有资格坐在太守府正方中用宴的，那可都是这数支大军的高级军官，这点食物上的特权还是有的！

“哈哈，此番征战薛延陀，还真是辛苦诸位将军了，若是没有诸位将军们的通力合作，怕是这朔州城早就已经被这些该死的番贼给攻下来了！本王敬诸位将军们一杯！”

李元霸坐在主位之上，手中端着的并不是那种喝酒用的瓷盏，而是一只青玉白瓷大碗，那大碗之中满满登登地尽是白酒，看那样子得不下半斤。

“王爷说地哪里话？”李靖端着酒杯，微微一笑，道：“我可是听手底下的兵将们说了，王爷在薛延陀王城天鹰城下，独自一人，只是用了短短的半个时辰就屠了五千名吐蕃精锐！如此战绩，却是让我等惭愧啊！”

“是啊，王爷！”程咬金手中抓着一节羊腿，狠狠地撕下一口道：“俺老程可是什么事情都没做！你们也不说给俺老程留下个万儿八千的番贼，让俺老城也好好地试试这手中的马塑！”

“得了吧，知节！”李绩毫不客气地揭着程咬金的短，他说道：“就你那两下子，也就是和我们这些谋士比划两下罢了，那个什么突吉蒙、巴图的，你还真未必是人家的对手！”

“他娘地，不拉出来溜溜，怎见得老子就不是他们的对手呢？”程咬金不干了，丢下手中的羊腿就要出太守府，去找那突吉蒙还有古力奇去练练手。

“行了，这当着王爷以及诸位同僚们的面，你还嫌不够丢人的吗？”

李靖无奈地看了程咬金一眼，说道。

“今晚可是大宴官兵，城中的兵将们全都在一起开心地吃肉、拼酒、聊天，你堂堂的大将军，咋咋呼呼地跑到大牢中去和两个番贼单挑，你想叫手下兵士们看笑话吗？”

别人说地话他可以不听，但是对于李元霸，这老货还是充满了一种特殊的畏惧。

听到李元霸的话后，程咬金郁闷地端起了一小坛子酒，咕咚咕咚几下就灌进了肚子里。

“好了，知节，好酒好菜的还堵不住你的嘴吗？”李绩这个始作俑者倒是做起了老好人，随手拿起了一个小酒坛子，给程咬金倒满了酒。

就在正酣之时，突然有留守执勤的小兵匆匆跑了进来，道：“王爷，城外突然出现一只黑衣骑兵，其人数大概在七千左右！看他们的穿着……”

说到这里，小病偷偷瞄了苏定方身上的衣服一眼，道：“似乎，似乎与苏将军的相同！”

原本正小口抿着酒的苏定方，噌地一下子就从长案之后站起身来，道：“王爷，会不会是仁轨他们？”

任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李元霸，听到传令小兵的话之后脸上亦出现了笑容，道：

“不管是与不是，我等都要出去看看！若真是他们，他们可全都是我大唐的功臣啊！”(未完待续……)

第三百二十四章回长安

朔州城北门城楼之上，远远的就看到一支乌压压的大军，带着滚滚的烟尘之气向着城池的方向赶来。

“是他们，王爷，是他们！”

苏定方就像是一个孩子一样，满脸兴奋地看着远方的大军，眼眸中的担忧却是放了下来。

李元霸眯缝着眼睛看着远方，大手一挥，道：“传令下去，开城门！”

“开城门！”

一道道命令传达了下去，城楼之下的兵丁们口中大喊着，奋力推开了北门。

大军风尘仆仆地赶来，他们一个个身上残存着暗红色的血迹，双眸赤红如同沾上了染料一般。

“末将神武卫大将军刘仁轨，见过王爷！”

“见过王爷！”

刚刚到达城门之前，刘仁轨带头翻身下马，所有的神武卫兵士们，动作整齐划一，齐刷刷地向李元霸行了一个神武卫特有的礼节。

李元霸以及留守城池的其他神武卫兵士，神色肃穆地回了一礼。

“仁轨，诸位兄弟们，辛苦你们了！”

看着这般兄弟们，李元霸声音凝重。

“王爷……”

这般铁骨铮铮的汉子们，听到李元霸的话后，一个个眸子中竟突然全都充斥着热泪。

“好了，其他地晚些再说，眼下兄弟们已经回家，自当好好清洗一番，好酒好肉伺候上！”

李元霸打断了众人的情绪，直接命令兵士们带着刘仁轨他们入了城池。

.....

说起来，此番征战，神武卫的功劳还真是堪比天高，若是没有神武卫的话，其后果还真是福祸难料。

太守府，仍旧是那个太守府原大堂，包括刘仁轨在内的。所有的神武卫中郎将以上级别的将军们，都出现在这里。

“王爷，眼下与薛延陀蕃贼的战争已经结束了，接下来的事情，您看要如何安排？”

苏定方等神武卫兵将们，跟在李元霸身边纵横沙场，其实早就已经开始想念家中的亲人了。

别人或许不会问李元霸这个问题，但是苏定方他们没有这个顾及。

毕竟，虽说眼下战事已经结束了，还有很多工作必须去做。不过神武卫大军自成一卫，机动性很强，有些事情用不到他们。

因为比如说发送捷报，呈报战损，抄送有功之人的名录.....像这样的事情，李绩以及李靖他们早就不知道做过多少次了，可若是把这种事情都交给李元霸来办的话，八成要麻烦很多。

听到苏定方的问话，坐在一侧高位上的李靖以及李绩也全都竖起了耳朵。打算听听李元霸会怎么说。

“能做何安排？无非就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娘了！怎么着，你还想一辈子呆在这朔州城中吗？依着本王，赶明儿修整一下。后天就回长安城！”

听到苏定方的话后，李元霸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声音中甚至还带着一丝焦急。

尼玛，打完了仗还不快点撤。老子可还有一位小娇妻在家等着老子呢！

“啊，后天就回去.....”

听到李元霸的话，苏定方他们还没有说什么。倒是李绩他们全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一脸不可置信的望着李元霸。

“咋？你们这是啥意思，难不成本王还得留在这里给这帮蕃贼孙子们处理后事吗？”

李元霸看到李绩等人那一副惊讶的面容，不由得开口说道。

“没……”

李绩连忙否认，道：“只是没想到王爷会这么急着赶回去！”

“你没想到的事情多了！”李元霸耸了耸肩，道：“本王长安城中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办，如果把时间都浪费在这里，岂不是得不偿失了？”

李靖、李绩、牛进达以及程咬金等人全都露出了一副我不信你的样子，不过李元霸也并不在意。

老子就是事情多，你们能怎么地吧？

……

时间匆匆而过，转眼之间就到了第三日。

再次睁开有些疲惫的眼皮，李元霸扫了扫周围的环境，这里是太守府内堂，连续两日喝的酩酊大醉，李元霸也是创了自来到大唐以来的新记录了。

这也是李元霸自愿的，奔波征战了月旬，适当的放松还是必要的。

不过，现在可不就是放松的时候，眼下，他脑子中只有一个念头，那便是回长安，回到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此次回长安，原本李元霸只是打算带上之前留在朔州城的三千名神武卫而已，至于刘仁轨他们，李元霸却是想叫他们好好休息一下，再行回程。

而经过一整天的修整之后，刘仁轨所率领的神武卫大军已经重新恢复了昔日的精力，一个个精神抖擞。

虽说新近过来的七千名神武卫，一个个身上或多或少地都带着伤，可是一听说是李元霸要回长安城，他们哪里还顾得上伤不伤的，赶紧着回城方是王道。

所以李元霸刚刚准备好行当，出现在太守府门口的时候，就被刘仁轨率领七千名神武卫兵士们给堵在了门口。

“王爷，我等愿随您一同回返长安！”

刘仁轨踏前一步，大声地呼喊道。

李元霸有些无奈地看着刘仁轨，道：“仁轨，卫中的兄弟们大多都身上带伤，若是让他们就以这副样子回去，难免会让他们的家人担心。以本王看来……”

“谢王爷关心，我等不在乎身上的伤势，愿誓死追随在王爷身侧！”

李元霸话都没有说完，这般神武卫的兵士们就打断了李元霸的话。

得，看来这些家伙是铁了心要在今日回长安城了。

“王爷，我看不如就带着这些兄弟们回长安吧！大不了，我们放缓行军速度也就是了！”

最后还是站在李元霸身侧的苏定方看着有些不忍心，上前说道。

李元霸叹了口气，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王爷，车马已经准备好了……”

就在此时，一名朔州城的守军匆匆跑过来。恭敬地向李元霸行礼。

“恩，却是麻烦你了！”李元霸回过神来，先是谢过了小兵，随后对面前的刘仁轨以及七千大军说道：

“好了，要回去的话，就不要继续杵在这里的，让本王看了心烦，还不快滚回去收拾妥当后再出发？”

“诺！”

所有的神武卫兵士们全都兴奋的应了一声，匆匆回到营中开始收拾起行当来。

因为这次回程又不用赶时间，所以李元霸干脆刚开了小白束缚。让它撒开了欢的随意跑，反正这货也不敢逃跑。

至于他自己嘛，则是很难得地享受一次，特意将乙失夷男的行帐给抢了过来。

他将自己的一对擂鼓瓮金锤，短铗，短剑全都放在了那行帐里面。除此之外，剩下还有一些抢自天鹰城的一些金银珠宝，玉石玛瑙。

这些东西都是苏定方等人从薛延陀王城密库中特意挑选出来的精品中的精品，光是那最不起眼的一小箱子金色珍珠。都得有大拇指甲盖大小。

当然了，在薛延陀王城秘库之中，还有很多金银财宝，这些东西都是战利品。除了少部分金银可以分给兵士们之外，其余的全都已经被李靖等人封档入库，每一笔每一项都登记在册，不可能出现贪没或者丢落的现象。

坐进了由八匹骏马拖拽的行帐。李元霸拍了拍车辕，道：“走吧！”

“咳咳……”

赶车的是一名神武卫的兵士，他猛地甩动了一下马鞭。抽在了这些马匹的身上。

八匹骏马长嘶了几声，蹄子稳健地向前行进。

前方，两翼以及后方的神武卫大军，也全都动了起来，为数一万人左右的队伍，向着通往长安城的官道缓缓行进。

……

就在神武卫大军向着长安城的方向远去的时候，李靖、李绩、程咬金，牛进达等几支大军的高层，却是站在高高的城墙之上，望着神武卫大军远去的身影，久久未曾言语。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当神武卫大军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的时候，李靖突然说道：

“懋功，派斥候去薛延陀腹地探查过了吗？”

李绩脸上露出了一副就知道你会有此一问的神色，道：“去过了，你绝对想象不到斥候都看到了什么！”

“老道，俺们这些人里面，就你这家伙和房杜俩老头相似，什么事情都爱卖个关子，不卖关子能憋死你，能憋死你啊？”

程咬金差点冲上去掐着李绩的脖子，把他给从城墙上给丢下去摔死。

你奶.奶个腿的，还真是想要憋死个人啊？

“别着急啊，我说你着什么急啊！”

其实李绩是故意这么说的，他就是想看看程咬金着急上火的样子，这么多年了，他也就这点乐趣了。

“行了，老道！你快说说吧，我这也很是好奇呢！”

牛进达和程咬金的脾气差不多，也都是个急性子，他可等不得这个。

李绩见火候差不多了，再憋下去肯定会挨顿狠揍，连忙说道：

“在前日刘将军带着剩余的神武卫大军回城之后，当晚我便派出了数支斥候小队赶赴薛延陀腹地探查情况！”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绩稍稍顿了下，旋即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可是当他们开始进入薛延陀腹地之后，却发现沿途所有的薛延陀村落都已经成了废墟。有的部落中甚至还在燃烧着熊熊的大火，看那样子，部落中不可能再有人存活了！”(未完待续.....)

第三百二十五章入城见亲人

“全部成了废墟？”

程咬金和牛进达等人对视了一眼，明显不相信李绩的话。

“怎么，是不是感觉很不可思议？”李绩有些好笑地看着两人脸上表情，继续说道：

“起初的时候，我也并不相信！可是当斥候拿出这个东西的时候，却是由不得我不相信了！”

说到这里，李绩从怀中掏出了五六个大概有大拇指大小的羽毛来。

这些羽毛呈现晶莹可爱的乳白色，仔细看去竟然由玉石雕琢而成，而且那栩栩如生的样子，更是让人爱不释手。

“虎符玉羽！”

李靖无比惊讶地看着那几只玉石雕琢而成的羽毛，道：“懋功，你知道这几只虎符玉羽都还属于那几个部族的吗？”

李绩没有说话，而是把羽毛交到了李靖的手中，并且把羽毛的尾部指给众人看。

只见在虎符玉羽的根部，也就是羽毛最为繁盛的地方，有着一行梵文：

“拔野古！”

“仆骨！”

.....

虎符玉羽虽小，可是上面的梵文却是叫人触目惊心。

“这，这东西是斥候从哪里找到的？”

牛进达咽了口唾沫ㄨ→长ㄨ→风ㄨ→文ㄨ→学，ㄣ.≥↓t，只感觉声音多少有些艰涩。

李绩道：“具体的方位他们也说不清楚，只是道，在发现这些东西的地方，都已经成了废墟。不过观其轮廓，却是气势磅礴的大殿！”

“那就错不了了！”李靖深深吸了一口气，道：“将这些东西装入锦盒，与乙失夷男等人一齐送往长安城！”

“那战报如何去写？”

李绩有些为难了，实在是这战报听起来太过匪夷所思了，根本就无法下笔。

“如实写！”李靖道：“不管如何，都不能让为我大唐抛头颅洒热血的男儿们失了应有的功绩！”

“是！”

李绩以及程咬金等人表情凝重，微微颌首。

.....

“回来了。在外征战奔波多日，终究还是家里好啊！”

十日，这一次从朔州城赶回来，李元霸竟然用了整整十日的时间。

大军自长安城中开拔，到达朔州城，一路急行军不过才用了四日的时间，这一次回城，却是比初战之时多用了六日的时间，看来李元霸对于这些神武卫兵士们是真的很好。

站在一方高高的小山之上，望着在冬季的晚霞中。硕大若巨兽一般的长安城，李元霸的心变得激动了起来。

所谓的近乡情怯，或许正是这个道理！

“王爷，要不趁着城门未关，您先回城算了！我们便在这里安营扎寨，等到陛下起营的命令一下达，我等再回返城中的大营！只不过是一晚上的时间，不打紧的！”

看出了李元霸的心事，苏定方和刘仁轨对视了一眼。不由得说道。

眼下不比当初大唐刚刚建立的时候了，若是出外行军打仗的军队回归皇城，必须得有皇帝的允许，否则的话便是外军私自入城。有意图谋不轨，刺王杀驾，然后主军的统帅就会被砍了脑袋，诛了九族。

尽管李元霸是王爷。是圣人唯一的同父同母的亲弟弟，不存在砍头和诛九族的情况，不过终究还是麻烦事。不是吗？

李元霸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他扭头看了看苏定方，道：“你们且在此稍带，等本王安排好之后，便会去皇宫之中向皇兄请下一道圣旨，唤你等入城！”

话音落地，李元霸就下了小山，重新登上了倒霉孩子，乙失夷男的行帐，由赵三炮亲自驾车，向着长安城的方向赶去。

.....

长安城门处，一队精神抖擞的右武卫兵士，一个个瞪着一双双的牛眼，看着来往穿梭在长安城中的或是商队或是平民百姓。

“二狗哥，这都多长时间了，诏狱之中都不晓得抓了多少番人和五姓七望的人了，这啥时候是个头啊？”

一个略显肥胖的青年兵丁，有些无聊地扫视着路人，声音中却有着一股子惫懒。

曹二狗是一个生得身材匀称，长得有些书生气的青年人，他吐掉口中咬着的一截干草，道：

“阿牛，你他娘地就不能给老子安分点！你狗哥可是难得当上了右武卫的百骑长。就凭你刚才那句话，如果让人给听了去，你狗哥这官怕是就当道头喽！”

“啊？有这么夸张吗？”

名叫阿牛的汉子有些天生少跟筋，听到曹二狗的话，顿时就吓得他一愣一愣的，他摸了摸后脑，道：“那二狗哥，以后我不说了，再也不说了.....”

“哒哒哒.....”

就在曹二狗打算在教育教育小弟的时候，一阵有节奏的马蹄声自远处传来。

曹二狗领着自己的一帮兄弟们抬头看去，顿时吓了一跳。

老天，这他娘地也太有钱了吧？

长近一丈，宽近一丈的马车，上面雕蝠刻燕，宽大的车辕之上裹着汉白玉，拉车的竟然是一字排开的前后各四匹骏马！

不用猜，这马车里面的主儿铁定是非富即贵。

至于是不是蕃贼或者五姓七望的人？

你特娘地傻呀？

这一个多月以来，长安城中都抓了多少蕃贼和五姓七望的人了？就算是再蠢的人都知道长安城已经成了番人和五姓七望的禁区了！

就这样，他们还会傻巴巴的跑过来作甚？

等着被抓吗？

“二狗哥，这，这个还查不查了？”

阿牛吞了口口水，从小长这么大，还真就从来没见过这么豪华的马车呢。

曹二狗刚想要说放行，不查了，可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咬了咬牙，道：“查，一个都不要放过！”

“好嘞！”

阿牛拍了拍手掌，满脸的兴奋之色。任你多有钱，乘的坐骑有多风骚。也得乖乖下来，让你牛爷爷我好好检查检查。

另外一边，李元霸正坐在行帐之中摩搓着一串极品羊脂白玉珠串，这个时候驾车的赵三炮的声音传了进来：

“王爷，前面到城门了，有兵士在搜查！”

李元霸轻捻着玉珠，无所谓地说道：“他们愿意查让他们查便是了！”

“可是王爷……”

赵三炮还想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行帐却已经走到了门前。

“下车，检查！”

阿牛把手中的长枪插在了地上，瞪着一双牛眼看着赵三炮。

那话说的是一个正气十足。荡气回肠啊！

“尼老娘地，老子的级别比你可高得多！跟老子这耀武扬威地，找揍呢吧？”

赵三炮翻了个白眼，不过这些话他可不会说出来。

瞪了那个阿牛一眼，赵三炮直接打开了行帐的外门，道：“您先下来吧！他们要检查！”

李元霸捻着玉珠从行帐中走了下来，阿牛这个二楞子哪里见过这么大的官，所以并不认识李元霸，在李元霸下来之后就钻进了行帐中。开始左翻右翻了起来。

不一会的功夫，阿牛就从行帐中走了下来，因为他连个屁都没搜到。

这行帐可是经过特殊设计的，里面有好多的暗格。除了李元霸手上拿着的这串羊脂白玉珠之外，其余的东西都被李元霸给藏了起来，这等好东西，还是自己留起来比较好。

“可以走了吗？”李元霸看着阿牛道。

阿牛摸摸脑袋。看着曹二狗，道：“二狗哥，啥都没有。是不是放了他们？”

曹二狗没有说话，而是看着李元霸那张脸越来越眼熟，过了一会突然说道：“敢问您是何地之人？”

李元霸道：“太原人氏！”

“可是姓李？”曹二狗脸皮哆嗦了一下，急急地问道。

李元霸这次倒是没有说话。

曹二狗赶忙躬身行礼：“右武卫百骑长曹二狗见过上将军！”

怪不得曹二狗总感觉这张脸看起来颇眼熟，感情这家伙就是右武卫最大的头子。

“起来吧！”李元霸很有些臭屁地看着曹二狗，道：“你见过本王？”

曹二狗恭敬地说道：“回王爷的话，您之前去往右武卫营地的时候，小的曾经有幸见过您一面！”

“哈哈！”

李元霸哈哈一笑，轻轻拍了拍曹二狗的肩膀，上了行帐，叫上赵三炮驾车而去。

直到李元霸走地没了影子，曹二狗还是那副傻呆呆的样子，久久没有回过来。

“二狗哥，这位真是那位王爷吗？他不是率领大军出站薛延陀了吗？”

阿牛傻傻地看着曹二狗，道。

曹二狗浑身打了个哆嗦，道：“王爷，王爷竟然和我说话了……”

“要不要禀报上头……”阿牛道。

“对，对……”曹二狗恍然醒悟，大吼道：“快去通知秦怀玉中郎将，就说武王殿下回来了，快去……”

……

离了城门，李元霸强抢来的行帐，嚣张无比地走在长安城那宽阔无比的大道上，这刚刚转进了东街，前面就传来了一阵阵十分急促，又十分熟悉的声音。

随后便是一阵阵的脚步声。

“停下来吧！”

李元霸吩咐赵三炮停下了马车，自己则是从车上跳了下来，他能够听出来，这些脚步声中，定然是自己府上的亲近之人。

“末将恭迎王爷回府！”

距离武王府尚有数十丈的距离，程甫已经带着王府中的内卫们开出了一条道路。

李元霸才刚从马车上下来没多久，顿时一道娇柔的躯体就扑了过来，却是他的新婚妻子，武顺！（未完待续……）

第三百二十六章高阳的姻缘

“夫君……一个半月了，妾身还以为您回不来了！”

武顺那纤细的手臂紧紧箍住了李元霸的猿腰，尤其是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早就已经变成了瀑布，不过几个呼吸的功夫，就把李元霸身前的衣襟给弄成了尿不湿。

“哭甚？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听着自家娘子的哭泣声，李元霸只是强忍住心头流溢而出的热流，让自己的泪腺瞬间失去了作用。

“王爷……”

就在此刻，突然从右后方又伸出来一双小手拉住了李元霸的手臂，只是这小手并非如武顺一般肆无忌惮，只是轻轻的，试探性地拉动着李元霸手臂上的衣襟。

听到那娇柔中透着一丝羞怯的声音，李元霸不用想都知道，肯定是霞儿这个呆萌小妹纸。

“霞儿……”

李元霸腾出一条手臂来，反手摸了摸霞儿那柔顺的黑发，没有过多的语言，只是一声轻唤。

“唔……”

只是这一声轻唤，却是直接将霞儿内心深处最柔软的一块地方给融化了，那清澈的泪水崩散如涌泉，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一刻化为绕指柔。

霞儿亦不再矜持，放开了手臂，用她那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躯体，死命地揉进李元霸的后背。

站在众人最末端，刚刚来到李元霸的武王府上探望妹子的李恪，见到自家皇叔回来了，却是想要拉着高阳过去见个礼。

“三哥，我不去！”

高阳公主用力挣开李恪的大手。道。

“却是为何？”李恪道：“难不成你还在生四皇叔的气吗？当初四皇叔说你可都是为了你好，你可不能不知好歹啊！”

高阳公主冰雪聪明，自然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不过这明白是一回事，是否去做又是另外一回了。

高阳公主有些扭捏地双手搅动在一起。声若蚊蝇地说道：“人家，人家是不好意思嘛！”

李恪有些无语地看着高阳，心道：“就你还知道不好意思呢？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一个多月前，你就不会被四皇叔当着那么多兄弟姐妹的面给训斥一顿啦！”

晃了晃脑袋，李恪继续说道：“好了。那可是自家亲叔叔，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随我过去见礼！”

就这样，李恪生拉硬拽地愣是把高阳公主拽到了正与妻子还有霞儿联络感情的李元霸身前，齐齐行礼道：

“侄儿李恪、侄女高阳。见过四皇叔！”

尽管动作中多少还带着一丝生硬，可高阳公主还是恭敬地向李元霸行了一礼。

李元霸很好奇这对兄妹来他府上做什么，不过现在也不是过问的时候，还是等到进了王府再问吧。

所以他只是对两兄妹微微颌首，道：“免礼！”

两兄妹站起身来，刚想要说些什么。

“希律律……”

也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道嘹亮的马嘶声响了起来。

众人抬头看去，却见小白这家伙屁股后面跟着两匹和它差不多大小的枣红色骏马。看它们那低眉顺眼的样子，八成是母马。

而李元霸却是看懂了小白那满带着挑衅的眼神，分明是在说：

“别看你左拥右抱的。老子也有人稀罕！看见没有，一下就搞定俩，你行吗？”

得，被一头畜牲给鄙视了，不过好在李元霸也懒得去搭理它，要不然的话。这小白又得受顿狠揍。

摇了摇头，李元霸看到众人那喜极而泣的样子。不由得开口说道：

“好了，眼下天色近黑。这街上外出的人也该回家了，我们总不能堵在这里不动吧？走，随本王一同回府，本王有好东西要给你们看！”

“是什么好东西？”

李元霸的话可是将众人的好奇心给吊了起来，双眼哭得像是一对小核桃的武顺，顿时开口问道。

李元霸轻轻刮了刮武顺那高挺的鼻梁，笑道：“进去你们就知道了！”

.....

皇宫之中，早就已经是灯火通明。

李世民原本在立政殿中伏案批阅奏章，这个时候刘三水却是满脸喜色地跑了进来，大声地叫道：“陛下，喜事，大喜事啊！”

李世民抬起头来，道：“喜从何来？莫非是高阳决定要回来了？”

其实，那日高阳公主从李恪府上出来之后，便有天机卫的人盯上了她，并且还一路尾随着她来到了武王府中。

若是去到了平常的地方，甚至是某位国公爷的府宅，天机卫的人都可以便宜行事，直接冲进府宅去，把高阳公主给抓回皇宫，而不受任何的处罚。

可是这里不同，这里乃是武王府，也是他们另外一个顶头上司的府宅，如果他们胆敢擅闯这里的话，铁定会被里面的王府守卫们用火铳将他们给打成筛子。

没有办法了，这般天机卫的人只能把高阳公主的行踪如实上报，这等头疼的事情，便由他们的上级去发愁吧。

果然，在得知高阳公主的行踪之后，这些天机卫的高层也不敢乱下决断了，只得将这个信息直接上报给了李世民。

起初，当李世民知道高阳公主下落的时候，气地当场就要派人去武王府上抓人，可是想到那里是李元霸的府邸之后却是喟然一叹，放弃了。

自家丫头还真是抓到了自己的软肋啊！

这么多天过去了，高阳公主一直住在武王府中，除了强行进府抓人之外，李世民是动用了各种办法，可终究是没能够把高阳公主给骗回皇宫。

为此，李世民连脑袋上的白头发都愁掉了几根。

刘三水自然晓得李世民的想想法，可是他现在所要说的事情，却是比抓高阳公主回宫这件事情要重要得多。

所以，刘三水摇摇头，道：“回陛下的话，奴婢所说之事并非是有关公主殿下！”

“哦！”李世民的热情瞬间就减退了下来，他有些意态阑珊地说道：“那是何事？”

“陛下，王爷回来了，武王殿下回来了！”

刘三水似乎并没有看到李世民那毫不在意的样子，依旧恭顺地说道。

“嗯，回来了就回来……”李世民有些懒散地应了一声，可是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却是瞬间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道：“你刚刚说什么？”

刘三水再次道：“陛下，是武王殿下回来了，现在就在武王府中！”

“快，传旨……不，备马，朕现在就要去武王府！”

李世民脸上出现了狂喜之色，这些日子以来，他可是受够了这种煎熬了。

虽说他知道李元霸的能耐，可是难免有阴沟里翻船的时候，万一李元霸出个什么意外啥的，那他老爹，也就是太上皇李渊还不生吞了他啊？

现在好了，这个弟弟终于回来了，也就省了他整日里操心了。

……

武王府，后殿正堂。

李元霸做于主位之上，看着坐在下面，像是小受气包一样，摆出了一副委屈之色的高阳公主，道：“你这丫头不是还在生本王的气吗，怎么还有心情来我这武王府？”

高阳公主并没有说话，反而是呜呜地哭了起来，那张精致的小脸没过几个呼吸的时间，就已经哭成了小花猫。

这下李元霸头大了，这都是什么毛病，有事就不能好好说话吗，哭顶个毛用啊？

就在他想要吓唬吓唬高阳公主的时候，一直坐在下首不说话的李恪开口说道：“四皇叔，高阳是为了逃婚，这才来到您府上的！”

“逃婚？”李元霸有些诧异地看了抽抽噎噎高阳公主一眼，道：“你是说，你父皇要把这疯丫头给嫁出去？谁这么倒霉被挑中了？”

李元霸这话可是说得真狠啊，摆明了是瞧不上自己这大侄女。

“呜呜呜……”

果然，高阳公主哭得更加伤心了，那家伙简直就是闻者悲伤，见者落泪。

就连李恪都有些幽怨地瞪了自家皇叔一眼。

要不要这么直白啊？就算你想要说也不要当着人家的面说出来啊，这不是招她的眼泪吗？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李元霸这心里头早就已经乐开花了，叫你这丫头不听话，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还真不晓得马王爷有几只眼了！

“高阳，别哭了，你四皇叔也不是故意的……”

自家夫君惹下的祸事，这当娘子的自然要想办法来弥补了。

“四皇叔，是这样的，因为之前父皇就与房相有过约定，而高阳也刚好到了婚嫁的年龄，是以这次便想要将高阳许配给房家二公子房遗爱！”

李恪虽说有心想上前去劝说两句，可是去劝两句又有什么用？还是赶紧把眼目前这件事情解决地好。

“房遗爱啊，这小子本王倒是听说过！”

李元霸摸了摸下巴，继续说道：

“房相乃是我大唐的肱骨之臣，可以说是为我大唐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如今，他又是位极人臣，其子房遗爱更是天生神力，是咱长安城中有

名的武学奇才。除了性子有些唬之外，其他的倒也算配得上你公主的身份。依本王来看，高阳，索性你便嫁给房遗爱算了！”

“呜呜呜.....四皇叔你欺负我，你们都欺负我.....”高阳公主哭地更加伤心了，就像是一个泪人一般。

李元霸嘿嘿一笑，道：“多好的姻缘啊，皇兄果然会选女婿！”

第三百二十七章分赃（上）

“四皇叔，您就不要再逗高阳了！”

听到李元霸的话后，李恪顿时有些哭笑不得起来，自己这位四皇叔还真是有些恶趣味啊。(800)小说/【】

“夫君，你就别再和高阳开玩笑了！”

对于自家夫君的话，武顺也是觉得好笑，这位王爷啊，有的时候还真是像个有些孩子脾气的小孩。

“好了，高阳！那房遗爱再怎么说是功勋之后，再加上这两年以来，房相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皇兄这么做一是为了安百官的心，让他们看看自己对于百官的宠爱；这二嘛，自然就是为了给你找一个好婆家了！”

李元霸收起了脸上的笑容，正色道：“不过说实话，这房遗爱除了身体强壮之外，似乎再无其他的任何优点。整天就知道仗着自己老爹的身份地位，带着一帮子纨绔子弟在长安城中吃喝玩乐，耀武扬威。你放心，只要这门亲事你不同意，就算是你父皇强令你嫁给他，你四皇叔也有办法把这门亲事给搅黄了！”

“四皇叔，您是说真的，没有骗高阳吗！”高阳公主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偷偷用眼角的余光瞄着李元霸。

李元霸哈哈一笑，带：“四皇叔什么时候骗过你？放心吧，等再晚些的时候，本王就去皇宫，为你揽下此事！”

“真地？”高阳公主立时破涕为笑，蹦蹦跳跳地来到李元霸身边，挽着他的胳膊说道：“我就知道四皇叔对我最好了！”

好嘛，这态度转变地可真是够快的，刚才还“你们一个个都欺负我”的可怜相，怎么这才一小会的功夫就成了“你对我最好了”，要不说这小女孩的心思不好猜呢？

“对了，四皇叔，您刚刚在外面说有好东西要给我们看，是什么好东西啊？”

这小丫头倒是乐天派，想起一出是一出。李元霸这头刚刚同意帮她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她立马就转移了话题，还真是古灵精怪到了极点。

“是啊，四皇叔！”李恪也是眼睛一亮。道：“您这次出征薛延陀是不是大

获全胜，并且还搜刮了他们王城的所有财宝？”

“不胜本王能回来？”李元霸有些自得地笑了起来：“不过这次你还真是猜错了，本王这次回返长安城还真就没带多少薛延陀的财宝！那些东西可都是战利品，是需要上交国库的，本王身为皇族亲王。岂能不以身作则？”

高阳公主闻言撇了撇嘴，指着李元霸手腕上带着的极品羊脂白玉珠串，道：“四皇叔，您说这话亏不亏心呐？单不说别的，光是您手腕上的白玉珠子就得值个百八十万两的，您可别告诉我，这是父皇赏赐给您的，我可没在父皇那里见到过这等宝物！”

“你这死丫头，看不见别的东西，光盯着本王身上的好东西看！”李元霸无奈地刮了刮高阳公主高挺的鼻梁。扭头对待立在一侧的白福说道：“白福，你去将本王回来的时候乘坐的行帐赶到后院来！”

“诺！”

月旬不见，白福依旧是那副死人脸，不过看得出来，这家伙脸上的恭敬之色更浓烈了，这并非是表面上的恭顺，而是发自内心的敬意。

别人不知道李元霸着一个半月以来做了什么，作为天机卫中的一员，白福可是知之甚详。

也更是因为如此，白福才更加敬佩李元霸！

.....

过了没有盥茶的时间。李元霸乘坐的行帐就已经被赶进了王府的后院，只是先前负责拖拽行帐的那八匹骏马已经换成了四匹，而且看那骨架，这四匹骏马似乎比原本的八匹还要神骏。

“王爷。行帐已经带过来了！”白福走进大堂，向李元霸恭敬行礼。

“好，都根本王一起去外面看看吧，见者有份哦！”李元霸哈哈一笑，率先起身向着大堂之外走去。

高阳公主她们对此也很是好奇，不晓得李元霸想要他们看什么好东西。还见者有份，难不成还真是薛延陀王城中的珍宝吗？

行至后院宽阔的院子中，便见李元霸已经打开了行帐的两扇大门，现在正弯着身子在行帐之中掏掏摸摸，就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一样。

就在众人全都伸直了脖子往里面看的时候，李元霸却是直接吩咐白福走

到了车辕边上，开始一小箱子一小箱子地往外搬东西。

不一会的功夫，他竟然从行帐的暗格中搬出来三十多个小箱子，其中最长的一个是一方长约三尺，宽近乎三寸的紫檀雕就的木盒。

这木盒子里面也不知道放着什么东西，拎起来似乎还很沉重的样子。

“来，除了那个长木盒子，这些东西你们可以随意挑选，不过你们可记住了，选中了盒子就不能再行更改了，而且盒子不能打开，里面的东西你们也只能挑选一样！”

李元霸蹲在车辕上，指着脚边地这些形态各异、琳琅满目的盒子，说道。

“四皇叔，您总要告诉我们这些盒子里面都放这什么东西吧？”

李恪倒是有心把盒子全都打开，可是李元霸先前已经有言在先了，还不能打开盒子，这不是要了亲命了吗？

“是啊，四皇叔！如果您不想送我们东西就直说好了，又何必叫我们在这里盲人摸象呢？”

高阳这张小嘴还是如此地不客气，不过李元霸却并没有生气，反正他现在心情好，跟大侄女、大侄子的开开玩笑也没什么。

“那就要看你们的手气了，如果运气好的话，摸一串像你四叔我手上戴着羊脂白玉珠串……”李元霸轻捧着手中的珠串，诡异地一笑，道：“若是运气不好的……嘿嘿，也有可能是几张百十两的银票，来，选吧！”

其实这些个盒子里哪里有什么银子、银票的，随便一件东西挑出来都价值千金，区区金银之物，根本就没有资格与之相提并论。

“夫君，妾身先来吧！”

武顺知道众人全都放不开，以她的冰雪聪明，自然第一个开始响应丈夫的号召。

李元霸轻轻摸了摸武顺的额头，双眼下意识地瞄了左侧的一方外面雕琢着凤凰的青玉盒子，那明显的偏心眼以及提示，已经是暴露无遗了。

高阳公主眼睛尖，发现到李元霸的面部表情之后，‘嗖’地一下跑到了车辕旁，赶在武顺前头，把那只青玉盒子给抢到了手中，脸上绽放着欢快的笑容，道：

“嘻嘻，娘娘，这盒子就让给高阳吧！”

武顺还没说些什么呢，李元霸顿时捶足顿胸，道：“失误了，失误了……你这死丫头，还真是个鬼灵精啊！”

“嘻嘻……”

高阳公主欢笑着，左手拖着青玉盒子，右手对着合资的扣眼轻轻一扭。

嗒啦一声清响，青玉盒子随声而开，众人探首望去，顿时被一片迷人的玉色晃花了眼睛。

只见盒子中静静地躺着五副赤红如血的镯子，桌子的下面垫了一块白布，在略显昏暗的月光照射下，五副镯子顿时散发出一种动人的艳红色，就像是几名衣着飘飘的舞女在翩翩起舞。

这透明的镯子里那种红得跳跃如火一般的色彩，仿佛有一种妖异的灵性，久久地吸引着众人的眼眸，让人忍不住地想要拿起来戴到手腕上把玩。

“真是好漂亮的镯子啊！”

武顺、高阳公主、霞儿甚至包括赵菁菁在内，全都双眸放光地看着小盒子中的镯子，根本就收不回眸光来。

似乎女人对于亮晶晶的东西，天生缺乏抵抗力，是以看到这几副镯子的女人，某种全都流露出了掩饰不住的喜爱。

“四皇叔，若是侄儿没有看错的话，这便是草原上的贡觉玛之歌吧？”

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眼下这四个女人全都被那手镯的灿烂颜色，吸走了所有的聪明才智，而男人们却对镯子的颜色神妙的不感兴趣，只见李恪在瞄了一眼那盒子中的东西之后，一口就咬定了镯子的材质。

李元霸点点头，道：“不错，这贡觉玛之歌确实是贡觉玛之歌，乃是本王子薛延陀的秘库中翻出来的！”

“王爷，什么是贡觉玛之歌？”

李元霸话音方落，霞儿就眨巴着眼睛向了他，只听她继续说道：“小的时候就场听说这贡觉玛之歌，可是奴婢在宫中也未曾见过，是以……”

李元霸这次倒是明白了，只听他继续说道：

“这贡觉玛之歌，其实就是俗称的血玉，其因色彩殷红而得名！这种玉十分难得；传说中的贡觉玛是当惹雍湖的女神，她住在当惹雍湖心底四四方方的绿宝石宫殿里，宫殿的四面墙有不同的颜色；红色是歌唱。贡觉玛之歌，也就是当惹雍女神歌唱的意思。”

“啊，没想到这小小的玉石还有这样的来历！”

霞儿惊讶地张开了小嘴，那双眸子却是再一次低了下去：

只见这五副血玉手镯全都是玉镯分圆条开的寿镯，圈口形状为圆条、条子也为圆形，看上去庄重大方，古色古香，一看就是大师出手！h118

第三百二十八章分赃（下）

“这镯子可是从乙失夷男的床头底下翻出来的，如果不是本王观察仔细的话，怕是就此错过了！”

李元霸从行辕上跳了下来，顺手将这五副镯子从青玉盒子里拿了出来，分别递给了武顺、高阳公主、霞儿以及赵菁菁儿女，一人一只。

倒不是李元霸小气，实在是这五副镯子那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一人带上一只已经是不错了，如果是一人真地戴上一副的话，除非那人有泼天富贵加身，否则的话，怕是真得会折损阳寿了。

毕竟人能养玉，玉亦能养人。这是彼此相互作用的一个过程，人玉需要互补，可是一旦一方的磁场过于庞大的话，那么就不仅仅是互补了，折损精元也是迟早的事。

李元霸前世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一个小故事：

说是有一个土豪地产商人，为了彰显自己有钱，不在车、房子、表、衣服上面下功夫，反倒是钟情一些玉石饰品，特别是华夏的软玉。

譬如和田玉制成的吊坠、纽扣、手链、珠串……诸如此类，全都是价值不菲。

他把对玉石的追求，似乎当成了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每天都把这些个东西穿戴在身上，那样子倒是极其符合他土豪的身份。

可是有一天，这土豪地产商去庙中烧香，却是在烧香的过程中突然晕倒，这可吓坏了他的保镖和随行的亲人们，这些人当时就要抬着这土豪下山去意愿。

这个时候，庙中一个扫地的老和尚却是把他们拦了下来，说这土豪地产商虽是富贵命，却是一副短命相，若是想挺过此劫怕是有些困难。

起初的时候，土豪地产商的家人还并不相信，认为这身着破旧僧袍的老和尚是在蒙他们。其目的不过是想要坑他们点香油钱。

可是当时那土豪地产商的身子剧烈颤抖着，眼看着就要命归西天了。

这土豪地产商的家属们实在是没办法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向那名老和尚求救。

老和尚叹了口气，什么话都没说，只是默默地把土豪地产商身上除脖子上的羊脂白玉吊坠之外的所有玉石饰品都摘了下来。

起初的时候，那些土豪地产商的家属还有些诧异，你说你治病救人就是了，干嘛要把这些东西都摘下来？难不成你这老和尚六根不净，想要贪墨了这些玉石？

可是接下来。令他们惊讶的一幕出现了。

因为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土豪地产商身上的所有症状开始渐渐变弱，到最后竟然彻底消退了下去，土豪地产商也像是没事人一样地清醒了过来。

当土豪地产商的家人把老和尚救他的情形细数一遍的时候，土豪地产商是痛哭流涕，哭着喊着追问病因。

老和尚给他说：“施主此病非是他因，乃是中了玉石之毒！玉石之毒藏于无形之中，若是中者无大富大贵长寿之命。怕是有性命之忧！”

此事之后，土豪地产商说把那些极品玉石制品都锁进了银行的保险柜里，那突发的病症，亦再也没有在他身上出现过。

这故事听起来似乎很是离奇。不过却是真事。

.....

武顺和高阳公主，对于李元霸递过来的血玉手镯没有丝毫犹豫地接了过来就带在了手上，而霞儿和赵菁菁却是开始推拖起来。

“王爷，如此贵重之物。奴婢不敢收！”赵菁菁眸中闪过一丝期待之色，不过最后还是开口拒绝了。

“王爷，奴婢.....奴婢也不能收！”

别看小丫头霞儿看起来柔柔弱弱。好像谁都可以欺负一下的样子，可实际上，这也是个外柔内刚的女子，若是一旦做出了什么决定，怕是很难更改。

李元霸轻轻拽过两个丫头的手，亲自将手镯戴在他们如玉般的皓腕之上，道：“这东西嘛，既然已经打制成型，自然就是要人来戴的。你们都是本王府上的最近之人，不予你们，总不能是本王戴吧？”

“就是，霞儿姑娘，菁菁姑娘，你们看四皇叔这里可是还得有三十来个盒

子，里面铁定都是与此相当的珍宝，就这么几件东西，怕是四皇叔根本就未曾入眼哩！”

李恪在一旁帮腔，只是那双眼睛，却是贼贼地瞄向了那三十来个锦盒，看那样子八成也没打什么好主意。

“这……那奴婢便谢过王爷了！”

赵菁菁和霞儿对视一言，这才勉强收了下来，右手在玉镯上面轻轻抚摸着。

看得出来，两个小丫头很喜欢这血玉手镯。

“顺儿，这三只镯子，回头你就交给岳母大人还有两个妹妹，成亲这么久了，本王还未曾送与她们任何礼物，想想也真是不应该！”

见两女不再推脱，李元霸又从盒子中取出了三只桌子，直接递给了武顺。

武顺脸上闪过一抹温柔的笑容，道：“妾身代母亲和两个妹妹，谢过夫君！”

李元霸摆摆手，转身对李恪说道：“小子，挑吧，早知道你这臭小子一双贼眼都瞄了半天了！”

“嘿嘿，还是四皇叔了解我！”

李恪嘿嘿一笑，死命搓着一双大手在那三十多个盒子面前来回转悠着，突然他眼睛一亮，走到角落中，拿起了最里面的一个只有拳头大小的盒子，道：“四皇叔，我就要这个了！”

李元霸见状微微一愣，诡异地笑道：“你确定？拿了可是就不能换了！”

看到李元霸的反应，李恪下意识地以为这盒子中的东西不是什么好东西，想要就此把盒子丢下换另外一个，不过看到李元霸脸上那一丝诡异的笑容的时候，心道：

“四皇叔不是在诈我吧？没准这盒子里的东西才是最宝贝的一个，四皇叔只是用这种方法，想要我放下！嗯，一定是这样的！~”

想到这里，李恪狠狠地点了点头，道：“四皇叔，我不换了，我就要这个！”

李元霸无奈地耸耸肩，道：“成吧，反正我已经提醒过你了，你愿意选它，那就是它了！打开看看吧！”

“嘿嘿，我才不上当呢！”李恪心中笑着，顺手扭开了小木盒的盖子。

可是在打开盒子的一瞬间，他脸上的笑容就彻底将住了。

因为啥？因为这盒子中的东西，对他来说根本没用，而且他连这东西是啥都不晓得！

只见那盒子中有一抹炫目的紫色，在昏暗的太阳光的照射下，就像是黑夜中情人的眸子一般，散发着奇异的光彩，光可鉴人。

在这一刻，场内所有女性的目光，都被这小小的只不过蛋黄大小的东西给吸引住了，再也舍不得将眼神挪开，当李恪发出一声失望的声音之后，众女方才清醒了过来。

“这又是什么东西？宝石吗？颜色倒是挺艳丽的！”

李恪表示很失望，这东西一看就是用来做饰品的，他一个大老爷们，可不稀罕这些个物件。

李元霸间儿女全都露出了好奇地神色，边说到：“这东西叫做翡翠，算是一种宝石吧，乃是产自掸国（缅甸古代旧称），听说倭国也有一些，只是没有掸国的量大，量好。”

翡翠是在宋朝的时候才开始出现并且流传起来的，到明末清初，翡翠才开始大肆流传起来，而且其价值更是节节攀升，一些极品、顶级翡翠，甚至远超金价。

至于唐朝的时候，翡翠并非是人尽皆知的东西。

“翡翠，那不是鸟吗？”。李恪倒是听过这个名字，皱眉说道：“据说在西南之地有一种鸟，这种鸟，毛色非常地美丽，而且有蓝、绿、红、棕……等各种颜色。而且最为奇特的是，这种鸟雄性均为红，谓之‘翡’，雌性均为绿，谓之‘翠’。”

“不错！”李元霸道，“正是因为这翡翠的颜色各异，而色彩又和翡翠鸟相近，故此才将这种宝石称之为翡翠！”

“那说出个大天来，这东西还是个饰品宝石啊？”李恪失望地说道：“这东西哪里算珍贵了？充其量也就是观赏品而已！”

“你不要，送我！”高阳公主早就垂涎这枚紫色的翡翠了，见李恪那很不情愿要的样子，上前两步，一把就将其给抢在了手中，爱不释手地把玩了起来。

李恪是欲哭无泪啊，这臭丫头手真是太快了，几乎是没等他反应过来，东西就已经易手了。

“圣人至！”

就在李恪还想要和高阳公主理论理论的时候，刘三水那特有的高调嗓音出现了。

“锵锵……”

一队盔甲撞击声响了起来，却是老熟人李长庚领着一队黑甲禁卫，率先列队走了进来。

“哈哈，四弟，你真算是回来了，将近两月不见，朕可真是要想死你了！”

身着一袭明黄色常服的李世民，龙行虎步地走了进来。

李元霸领着一大帮子的人赶紧上前去行礼，道：“臣弟李元霸见过陛下！”

“妾身……奴婢……”

随后便是一帮子人，乌央乌央地躬身行礼，口中高声唱诺。

“快快起来！都免礼吧”李世民伸出手去扶李元霸，道：“这些日子不见，四弟却是清减了不少，真是辛苦你了！”(未完待续……)

第三百二十九章纯均，纯均！

“皇兄又拿臣弟开玩笑！”李元霸顺势站起身来，笑道：“臣弟这些天吃得睡得好，无聊的时候还能杀杀人，解解闷，没什么辛苦不辛苦的！”

“哈哈，不错，这才是朕的四弟，李元霸！”李世民间听此言畅快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儿臣见过父皇！”

就在这时候，李恪上前挪动了几步，恭顺地向李世民行了一礼。

李世民微微一愣，道：“恪儿，你怎么在这！对了……高阳，你躲什么？你以为朕没有看到你吗？”

高阳公主拽着武顺的衣角躲在一边，听到李世民的话后，有些扭捏地露出了一个头来，声如蚊呐地说道：“儿臣，儿臣见过父皇！”

“哼，回头再收拾你！”

李世民狠狠地瞪了高阳公主一眼，旋即环视了一下周遭，见这车辕边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盒子，不由得说道：“四弟，你这是……”

李元霸倒是对于这些东西的来历并不避讳，因为他相信李世民不是那种为了一点小事就斤斤计较的人，所以就直接说道：

“哈哈，皇兄，你来的正巧！这些东西都是臣弟从薛延陀王城，天鹰城秘库中搜出来的宝贝，其中有一件却是臣弟特意留给你的！”

“哦，还有朕的？”李世民好奇地说道：“元霸，看来这次你收获不小啊！”

李元霸笑着摇了摇头，径直走到了那一个特意留下来的木盒之侧，一手取了过来，交到了李世民的手上。

李世民低头打量着木盒，只见这是一个长约三尺，宽近乎三寸的紫檀雕就的木盒，上面没有别的图样，只有一团雾蒙蒙地云气笼罩，在那云中还有条威猛的巨龙正在仰天做张牙舞爪状。

李世民眉头陡然一皱，冷笑道：“雕龙？这区区番邦小国的国主。还真是把自己当回事啊！”

“咔嚓！”

一边说着，李世民手上青筋暴突，竟然直接就把那坚硬的紫檀木盒给捏碎了。

看得出来，李世民见到这木盒上的龙。还是挺生气的。

木盒损毁，出现在李世民手中的，是一把长约二尺左右，通体布满青绿色铜锈的一根破棍子。而且看那破棍子的样子，就算是拿去做烧火棍。怕是都会被人给嫌弃。

“什么玩意，都锈成这样了？看来这乙失夷男的眼光也不怎么样，竟然把个烧火棍当宝……”

李恪见到那个像是烧火棍一般的東西，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嘴中不由得轻声嘀咕了两句。

李元霸抬手就狠敲了李恪一记，道：“臭小子，你应该回去好好读读历史传记，这哪里是烧火棍，分明是秦汉之时的青铜剑，只不过是锈地太厉害了罢了……”

“四弟所言不差。这确实是一把秦汉之时的青铜剑，不过有些不对啊，这上面的锈迹怎么似乎还有着这么多的铁锈！”

长安城的皇宫里面，就收藏了很多秦汉之时的青铜剑，毕竟李世民乃是马背上的皇帝，对于这些彰显武力的刀剑，还是很喜欢的。

“皇兄，只不过是区区锈迹罢了，臣弟自有办法将之恢复原貌！”

说着，李元霸轻笑了一声。道：“白福，你去叫人把这些东西都收拾一下，然后将这些盒子搬进屋子里，另外再给本王找一把锉刀。还有用来绑东西用的布帛来。”

“是，王爷！”

白福恭敬地应了一声，匆匆吩咐王府的下人们开始行动了起来。

“皇兄，随我进大堂吧！”

李元霸转身对李世民说了一句，领着一大帮子人进了后殿正堂。

……

没过盥茶的时间，李元霸所吩咐的一切就已经安置妥当。而锉刀和布帛也到了李元霸的手上。

“元霸，你这是要做作甚？”

看到李元霸把那根烧火棍丢到了桌子上，李世民顿时心头一颤：这得根这条烧火棍有多大的仇啊，直接就给丢上去了，也不怕这棍子给折了。

再看到李元霸手中拿着一柄上面满布着螺旋状纹路的小锉刀，就在那剑柄上‘咔嗤、咔嗤’地刮了起来，李世民更是看地目瞪口呆。

自己这四弟这么多年了，性格脾性还真没怎么改变啊，就这么死乞白咧地拿锉刀狠刮，这完全就像是在磨刀啊？即便这真得是一把绝世宝剑，可是锈成这样之后再研磨出来，那也不可能锋利到哪里去了。

其实李世民哪里知道啊，李元霸前世的时候不仅是历史学家，更是考古学博士，对于这种刨坟掘墓，修复古物的事情，他不晓得作过多少次了。

以他纯专业的技术手段而言，怎么可能伤了这柄他认定的好剑！

“唔，皇兄你不要着急，过一会咱就能给你磨出来……”

李元霸并没有像李世民所想的那样，直接去用锉刀打磨那锈迹斑斑的剑身，而是在小心翼翼地清理干净那似乎是剑柄位置的铜锈、铁锈之后，用那些绑缚东西用的布帛，一圈圈地绕在了那柄被清理出来的剑柄之上，随后李元霸便伸出手去，单手握住了这柄依旧锈迹斑斑的长剑。

“砰砰……咚咚……锵锵……”

紧接着，李元霸就拿着那柄小锉刀，在锈迹斑斑的剑身之上轻轻地敲打了起来，它所使用的力道并不大，不过对于剑身上每一寸的锈迹，他都会逐一敲击。

由于这些或是青绿或是黑红色的两种锈迹几乎布满了剑身，所以在李元霸敲击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还非常的沉闷，可是紧接着那声音就开始慢慢变得清脆了起来。

到底是当兵打仗的人，行伍多年的李世民，在看到李元霸那小心翼翼地举动之后，顿时惊讶地张大了嘴巴，道：“四弟，你不会是想，要这些锈迹自行脱落吧……”

当然了，众所周知，再好的刀剑，如果不放在真空之中的话，时间久了都会被腐蚀。

可是这世界上也有一些不腐不朽的，譬如传说中的湛卢、干将、莫邪这等宝剑，在经过一番敲打之后，应该可以让故意做旧上去的锈迹自行脱落。

这条烧火棍，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够和那些个传说中的宝剑搭上边的样子，怎么可能让锈迹自行脱落呢？

李元霸没有功夫搭理李世民，因为他还在小心翼翼地瞧着铜锈……

过了好半晌，李元霸觉得差不多了，便倒拎着烧火棍，同时手中的小锉刀猛地对准烧火棍的正中间位置敲了下去。

“哗啦啦……”

让众人感到颇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便见那青铜剑上满布着的青铜绿锈以及黑红色的铁锈，竟然在李元霸的敲击过后，真得开始脱落了下来。

只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光亮的汉白玉地面上就已经布满了两色的锈迹渣滓。

再看那青铜剑身，原本难看的烧火棍模样已经一扫而光，剑身虽说依旧有些脏，不过没了那些铁锈却变得顺眼了许多。

看来李元霸先前的猜测并没有错，这柄剑上的锈迹还真是故意做旧上去的，这也就能够说明，这明明是一把青铜剑，为何上面会出现铁锈了。

“噗……”

轻轻吹了吹手中长剑上的锈迹，李元霸手一伸，道：“白福，去给本王取一条湿布来！”

白福没有回话，只是扭头就往后堂走，没过几个呼吸的时间就又走了出来，手中已经多了一方白色的锦帕。

李元霸接过锦帕，直接对着那青铜剑仔细地擦拭了起来，随着那些锈迹的残留粉末被逐渐剥离，略微有些发黄的青铜色剑身，终于呈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那剑身光洁而闪亮，不仅剑身上满饰黑色菱形几何暗花纹，剑格的正面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的琉璃以及绿松石，镶嵌成了美丽的纹饰，剑柄以丝线缠缚好像云雾缠绕，又像是高山流水一泻千里，直达剑尖，锋刃处还隐隐透着寒光。

当然了，这些还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柄在清除了外部锈迹之后，毫无锈迹的剑身最下方临近刀柄处，还刻着“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个清晰可见的古篆。

竟然是越王勾践剑！

看到这几个古篆的李世民和李元霸两兄弟，当时就瞪直了眼珠子，那眼睛睁得比牛眼都大！

“尊贵无双之剑纯钧！”

半晌之后，李元霸嘴中呐呐低语。

“纯钧？”李世民刚好也从震惊中清醒了过来，听到李元霸话后，惊呼道：“元霸，你方才说什么，这柄剑便是纯钧剑？”

“不对啊，四皇叔！您看这上面的铭文古篆，不是刻着‘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吗？怎么可能是纯钧剑呢？”

李恪倒是知道普及知识的重要性，他跳了出来，指着剑柄处的古篆诉说道。

“《越绝书.外传记宝剑》中曾言，‘欧冶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铸成五剑，一曰‘湛卢’，二曰‘纯钧’，三曰‘胜邪’，四曰‘鱼肠’，五曰‘巨阙’……’

说到这里，李元霸顿了顿继续说道：

“纯钧剑……扬其华，如芙蓉始出，观其纹，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观其断，岩岩如琐石，观其才，灿灿如冰释，此所谓纯钧耶。”h118

第三百三十章纯均无锋？

“那能说明啥？不过是一些对于纯均的描述，并不能说明眼目前这柄越王勾践剑便是纯均剑吧？”

李恪这家伙很固执，摆明了不弄清楚就不罢休。》，

其实李世民也有些不敢相信，毕竟有关纯均剑的传说虽说很多，但是真正见过纯均剑的人却没有几个。

李元霸却没管那么多，继续说道：“我曾见过一奇书，名曰《越绝书》，书中曾经说了一个小故事，说：

战国时期，有一天下第一相剑大师，名曰薛烛。

越王勾践将薛烛请到了王宫，要他欣赏刀剑。

而勾践酷爱刀剑，收藏了很多的名刀名剑，他知道薛烛阅剑无数，一般的刀剑肯定难入他的法眼，于是，勾践便叫手下取来了自己最为宝贝的纯均。

薛烛见这剑身上的光华绽放宛如出水的芙蓉一般雍容而清冽，剑柄上的雕饰如星宿运行闪出深邃的光芒，剑身、阳光浑然一体像清水漫过池塘从容而舒缓，而剑刃就像壁立千丈的断崖崇高而巍峨……

过了好久，薛烛方道：‘这就是纯钧吗？’

勾践点头，得意地说道：‘是，有人要用千匹骏马三处富乡两座大城来换这把宝剑，你看行吗？’

那薛烛忙道：‘不能换。’

勾践问道：‘却是为何？’

薛烛激动地大声对道：‘因为这把剑是天人共铸的不二之作。为铸这把剑，千年赤堇山山破而出锡，万载若耶江江水干涸而出铜。

铸剑之时，雷公打铁，雨娘淋水，蛟龙捧炉，天帝装炭。铸剑大师欧冶子承天之命呕心沥血与众神铸磨十载此剑方成。

剑成之后，众神归天。赤堇山闭合如初，若耶江波涛再起，欧冶子也力尽神竭而亡，这把剑已成绝唱，区区骏马城池何足道哉……’

勾践满意地频频点头：‘说得有理，既是无价之宝，那孤就永远把它珍藏吧。’

自此勾践便将此剑收藏起来，并且在剑身靠近剑柄的地方刻上了‘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八个古篆，永久收藏，从不肯轻易示人。

(哥改编了。不要打死哥！)”

听完李元霸所讲的小故事，李世民等人顿时面面相觑。

这等事情他们还真是没有听说过，如果此事是真事的话，那么这越王勾践剑还真是传说中的宝剑纯均！

“算了，管它是不是纯均，光是这几百年过去了，剑身依旧如此完美，就值得朕藏入皇宫秘库了！”

经过李元霸这么一通说，李世民这心里头已经信了个七八分。其实在刚刚看到这柄越王勾践剑真面目第一眼的时候，他就已经喜欢上了。

只不过如果还带上它来历的话，李世民这心中终极还是满意的，毕竟这纯均剑被称之为尊贵无双之剑。有了它也可以当作日后炫耀的一个资本！

“父皇，儿臣听闻但凡绝世宝剑，便可聚日月之光辉于刃尖之处，其光当如高山流水一般清澈。不知道是不是确有其事，您看能不能试一试……”

见到这把在华夏历史上名流万方的绝世宝剑，李恪是双眼放光。这个时候也顾不得君臣之礼，父子之礼了，直接开口向李世民提出了请求。

说起来，有关这个传闻李世民也曾听说过，毕竟皇宫之中宝物众多，可是他收藏的名刀名剑全都是当世精品，一些历史上数得上名号的宝剑是一柄也没有，眼下好不容易得到了这么一把，不试上一试的话，还真不符合李世民的个性。

想到就做，一向是李世民与李元霸兄弟俩的共通处。

这王府后殿乃是坐东向西，李元霸在设计大殿的时候，考虑到采光问题，特意在西面的墙上留了几扇窗户。

李元霸走过去顺势打开了窗子，此时已经是酉时一刻了，冬日里天总是黑地过早，此刻太阳早就已经下山了，明晃晃的月盘已经爬上了天空。

没有了硕大窗户布的遮掩，轻柔的月光就像是情人的眼眸一般，清冽中

透着一股子温情。

“皇兄，臣弟开始了！”

李元霸对身周的众人微微颌首，同时将手中的越王勾践剑对准了窗外天穹之上的月光。

顿时，房中的几人，把眼睛全都盯向了越王勾践剑的剑身之上。

几十个呼吸的时间过去了，可是这把越王勾践剑还是屁反应都没有，这分明是在告诉众人，这把越王勾践剑充其量就是一把有些故事的青铜剑，跟纯均宝剑一个铜板的关系都没有。

“唉，我就说嘛，这剑铁定不是纯均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李恪的一张嘴也和高阳公主有得一拼了。

“行了，三哥……”

高阳公主轻轻拧了李恪一把，撅起红润的小嘴对着李世民的方向示意了一下，小声道：“你就没看到父皇还有四皇叔全都脸色不好看吗？你再嘴贱，小心四皇叔吃了你！”

李恪闻言向着李元霸他们哥俩所在的方向瞄了一眼，果然，这老哥俩的脸色一个比着一个的黑，李恪有理由相信，他只要再说风凉话，不说李元霸了，他老爹李世民就得拿大嘴巴子抽死他。

“这……这他娘地还真亮了，竟然真亮了……不是吧，难不成这越王勾践剑真是纯均宝剑？”

就在李恪打算就此闭嘴不再说话的时候，奇迹发生了。

便见那宛若秋水一般的月光，突然凝聚在越王勾践剑那剑身上镶嵌的琉璃以及绿松石上，紧接着那月光就开始顺着越王勾践剑剑身上那些复杂的棱形纹理往上爬，当月光爬到的时候，整把越王勾践剑就好像是活过来了，那上面的波纹更是犹如波浪一般，似乎在层层叠叠地涌动着。

“四皇叔，父皇，你们看哪，快看，那月光还在往上走！”

就在此时，李恪难以置信地指着那剑身，便见剑身上荡漾起的层层波浪，似乎被一股子无形的力量所引导着，纷纷向着越王勾践定光剑的剑尖处。

“哇，好漂亮啊！”

众人定睛望过去时，那剑尖犹如镶嵌了一颗宝石一般，在轻柔的月光下熠熠生辉。

这回，不光是后堂中的一众贵人们了，就连负责皇帝安全的李长庚等一众等皇城禁卫，也全都看傻了眼，这他娘地也太不真实了，不是在发梦吧？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话，这些在刀头上舔血的当兵的也会怀疑，不过现在却是确信无疑了。

等到李元霸收回越王勾践剑……不对，准确说应该是纯均剑，在收回纯均剑之后，那道无比璀璨甚至比上百颗夜明珠还要闪亮的光芒也随之隐去。

霞儿揉了揉眸子，充满呆萌地轻声嘀咕道：“菁菁姐，我，我，我刚刚没有眼花吧？”

赵菁菁下意识地摸了摸霞儿的小脑袋瓜，似乎还未回神地说道：“你应该是没有眼花，不过似乎是我眼花了……”

“什么眼花不眼花的！”

李元霸轻轻弹了一下纯均剑的剑身，指着那些花纹道：

“看到这些漂亮的石头还有花纹了没有？正是因为这些靓丽的小宝石聚集了月光，随后剑身上铭刻的花纹将这些光华折射到了剑尖之上，这才造成了这种效果。”

看到众人那依旧面带惊愕之色的样子，李元霸继续说道：“当然了，如果锻造宝剑的匠师没极其高超的熔炼以及锻造技术，怕是这柄宝剑根本就达不到这种效果。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顶级宝剑可以聚日月之光辉于刃尖之处的传说了！”

“光是这样似乎还是不能够界定吧？欧冶子可是传说中的铸剑大师，在以往的铸剑师的传说中，他可是被传地神乎其技！”

李世民从李元霸手中接过了纯均剑，道：“虽说过了几百年的时间，可是朕相信，若此剑当真是纯均剑的话，分金断石简直是易如反掌！”

“皇兄，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李元霸算是听出来了，自己这皇兄在听完故事，确定了传说之后，这是要试剑了。

于是李元霸对一直侍立不动的白福，道：“白福，你去找几枚铜钱过来。”

白福没有动弹，而是直接从袖子中掏出了一大把至少三十来枚开元通宝。

李元霸愣了一下，道：“你怎么还随身带着铜钱啊？算了，算了……”

其实李元霸哪里知道啊，白福随身带着的这些开元通宝可并不是用来买东西用的，而是用做暗器。

对于从小习武的白福来说，这些铜钱有的时候是可以救命的！

李元霸将手中得到铜钱掣在一起，摆在了地面上，道：“皇兄，你来还是我来？”

“朕来吧！”

毕竟是带过兵、打过仗、流过血的，李世民对于刀剑之类的可并不陌生，是以李元霸话音刚落，李世民这边就已经握紧了手中的纯均剑。

“那好，你小心点，可千万别崩伤了自己……”

李元霸叮嘱了李世民一声，倒是一点都不担心剑出问题，反倒是怕李世民试剑的时候，劈开的铜钱崩伤了他。

“无妨！”

李世民也是纵横沙场多年的人物，对于李元霸的话那是一点都没有听进去。

“嘿！”

李元霸对着掣在地上的三十几枚开元通宝比划了几下，随后猛然一剑斩了下去。（未完待续……）

第三百三十一章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叮！”

一道清脆的金铁交鸣声响起，锋锐无比地纯均剑剑刃已经丝毫不费力地砍入到那光洁无比的汉白玉地面里。

“削铁如泥，分金断石，果然是好剑啊！”

毫无阻滞感地将三十多枚开元通宝一劈两半，连带着还把坚实的汉白玉地面给撕开了一条大口子，这样神奇的一幕，让李世民眼中顿时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色，但是更多的却还是欢喜。

“正所谓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这纯均剑却是恰恰相反了。”李元霸也吃了一惊，不过他旋即像是想起了什么，道：“对了，皇兄，你看看那剑刃……”

现在唐军所使用的横刀，虽说都是李元霸要求神机府经过特殊手段以及工艺锻造出来的，较之以前的横刀无论是在坚硬程度还是锋利程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可是在劈砍上千次硬物之后，还是会出现剧烈卷刃的情况。

李元霸之所以让李世民看看剑刃，就是怕剑刃卷了，毕竟这可是三十多枚铜钱，就连横刀也不过才能够斩断两三枚而已。

“也对，待朕看看！”

持剑在手的李世民间言点了点头，连忙拿起纯均剑放到眼前仔细看了起了，便见方才斩铜钱的剑刃锋口处竟然连哪怕一丁点儿的卷刃都没有，这剑简直堪称神兵利器啊。

“好剑啊！如此猛烈地劈砍，剑刃竟然丝毫无损，不愧纯均之名啊！”

李世民爱不释手地看着手中的纯均剑，只感觉越看越喜欢。

“哈哈。皇兄，对于臣弟送与你的这件礼物，不知可喜欢否？”

李元霸见到李世民这副样子，顿时哈哈笑了起来。

“喜欢，自然是喜欢的！”李世民轻点着头。声音中虽说透着欢喜，可是却夹杂着一丝的犹疑，只听他继续说道：

“只是可惜啊，这纯均剑若是跟了朕便再无上战场杀敌的机会。元霸，要

不这剑你还是收起来吧……”

“别，这么有意义的剑我可用不起！”李元霸赶紧推辞。道：“再说了，我已经有了把不下于纯均的宝剑，再要这一柄做甚？”

“哦，你还有一柄？”

李世民怔住了，这好处咋全都被自己这四弟给赚了去。他活了这大半辈子了，也还是头一次看到这等宝剑呢！

“我这一柄乃是得自几位王兄！”

李元霸一边说着，手腕往上一翻，一抹幽暗的光华闪过，一柄只不过多半尺来长，薄若蝉翼，剑身极其不规则的短剑便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与其说叫短剑，倒不如说这更像一柄匕首！

此匕首正是李元霸刚刚来到大唐之初。他的那几位李姓王兄，派遣府中长史送过去的礼物！

“这是……何兵器？”

根据李世民的认知，这些传说中的神兵利器。可都是一些长过二尺的，也没听说有一柄匕首啊？

等等……似乎有一柄……

果然，便听李元霸说道：“《史记·刺客列传》中曾有记载，鱼肠，专诸置匕首于鱼腹中，以刺杀吴王僚。故称鱼肠剑，是为勇绝之剑！”

鱼肠剑！

“传说。鱼肠剑由于它小巧得能够藏身于鱼腹之中，而且剑身细长柔韧。能够沿鱼口插入，在鱼的胃肠中曲折弯转，而抽出时则恢复原形，钢韧无比，熠熠生光！”

“看这样子倒真像是鱼肠剑！”

李世民拿起桌上的鱼肠剑上下看了半晌，突然爆出了一个想法，道：“元霸，你说若是以你之鱼肠攻朕之纯均，结果将会如何？”

李世民的话顿时让李元霸一阵错愕，尼玛，这算不算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搞不好这两柄神兵利器，会因此而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这便宜哥哥还真特么地能想啊！

“好啊，好啊！两柄全都是史上留名的神兵利器，两两相交，必有胜者！”

李元霸还没说什么呢，高阳公主却是高兴地拍着手大叫起来。

得，看来这丫头是忘了李世民没准会把她给抓回皇宫的！

“行了，你这丫头跟着瞎胡闹什么？”

李元霸狠狠地瞪了高阳公主一眼，继续说道：“皇兄，我看还是免了吧！这两柄宝剑本就是世间珍品，若是贸然相交，怕是会毁了这两柄宝剑……”

“哈哈，朕就是开个玩笑，看把你给吓得！”

他话都没说完，李世民就畅快无比地笑了起来，同时把那柄鱼肠剑交还到了李元霸的手中。

尼玛，坑弟啊！

要不要这么玩人，以后还能不能好好玩耍了！

李元霸翻了个白眼，心中塞塞地。

“好了，好了，莫要生气！”李世民将手中的纯钧交到了刘三水的手中，转过身来拍了拍李元霸的肩膀，道：

“你送给朕的礼物，朕很喜欢！”

李元霸笑了笑，这才开始转回正题，道：“皇兄，宫中一切可好？”

“好，都好，今日子时朕接到我大唐之捷报，宫中上下是喜作一团，朕与父皇当夜就喝了个烂醉……父皇更是嚷嚷着要叫你即刻回返长安城！”

李世民述说着宫中的事情，听得李元霸心里头暖暖的，恨不得现下就去往宫中进谏李渊。

“却是让父皇担心了！”李元霸轻声说着：“晚些，臣弟便往宫中进谏父皇！”

“何必晚些？”李世民道：“出宫之前，朕就已经命宫中的御厨准备晚宴了，一会，你便带上王妃，随朕往宫中赴宴！”

“啊.....这，臣弟这刚刚从战场上回来，什么都还没准备，是不是太过仓促了？”

李元霸下意识地推说了两句。

可谁曾想李世民竟然一把拉起了李元霸，转身就要往王府外走去，口中还说道：“准备什么？回宫便是回自己家，有什么好准备的？”

“皇兄，皇兄且稍待.....总得容臣弟换身衣服吧？”李元霸无奈地说道。

“行，你快点！”

李世民转身看了看李元霸，发现他竟然穿着宽松的常服，便点头让其去换衣服，不过接下来，他却是将目光瞄向了李恪还有高阳公主，道：

“你们两个也随朕一起回宫！特别是你，高阳.....这次你若是再跑的话，信不信朕打断你的腿？”

“哼.....凶什么凶，我跟您回去就是了！”

作为重点照顾对象，高阳公主不满地撅起了小嘴。

.....

李渊所居的翠华殿前，太上皇陛下早就已经望眼欲穿了。

这人老了，难免就开始想念儿孙了，这很正常。

“哒哒哒.....”

突然，杂乱的脚步声划破了寂静的夜，李世民领着长孙皇后、李元霸等一大帮子皇亲国戚，走进了翠华殿前的小院。

尚未临近，李元霸便大步踏前几步，‘扑通’一声跪在了父亲，李渊的跟前，喉咙干得硬住了语言，半天才憋出了一句：“父皇，德儿回来了.....”

“德儿.....”

李渊伸出颤抖的大手，摸了摸李元霸的肩膀，顺势将其扶了起来，老脸上还带着喜悦的神色：“好，吾儿终于得胜归来.....”

“父皇，酒宴已经准备好了，既然四弟已经来了，那我等一家人亦可以吃顿团圆饭了，您看现在是不是入宴……”

“是朕地过错，来……快进来！”

李渊回过神来，直接拉着李元霸就往大殿里面走。

此刻，翠华殿的前殿中，经过神机府研制出的烧煤用的大铁炉子足有一人那么高，突突的白气喷薄，让整个硕大的翠华殿都是尽显暖意。

在大殿的两侧，早就已经摆好了丰盛的酒菜，而且细看的话，全都是李元霸爱吃的菜肴。

酒宴期间，李元霸直接开始动手了，什么筷子不筷子的，虽说在行军期间，没有一顿饿着他，而且还顿顿有肉，可若是连续吃上一个多月，就算是铁人都得吃腻了。

眼下，李元霸一只手上抓着一只叫化鸡的鸡腿，另外一只手托着拳头大小的大汤匙，那汤匙里面盛着个硕大的红烧铁狮子头。

这啃一口鸡腿，咬一口铁狮子头的待遇，就算是拿神仙来换都不换给他！

对于李元霸的吃相，大殿中的众人并不介意，王妃武顺和长孙皇后坐在一起，李渊则是乐呵呵地在一边看着李元霸跟那狂吃好喝，酒宴才刚刚开始，李元霸就已经吃了两个正常人的饭量。

期间，那些倒霉孩子们，在太子李承乾的带领下，频频邀李元霸举杯，还好这些都是未曾经过蒸馏、勾兑过的高度酒，要不然的话，就这一口一杯的，再能喝的酒鬼也得被喝趴下。

当然了，这也是在李元霸的刻意控制下，因为李元霸为了彰显自己叔叔的地位，为这群倒霉孩子们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这一个月以来，那艰难的征战旅程，以及那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

虽说并没有如临现场，可是李元霸那张嘴，依旧说得这群孩子们是目瞪口呆，特别是像李承乾、李恪、李愔等几个稍大一些的孩子，更是听得双眸放光，恨不得自己当时就在现场。

这场酒宴一直持续到了三更左右，方才在李元霸意犹未尽的表情中散了。

当晚，李元霸和王妃武顺并未回到王府，而是就留在了皇宫之中，这一晚上，自然是*无限，羡慕旁人！

第三百三十二章密道

寂静的夜，在几道闪电之后骤然惊醒，紧接着便是漫天的鹅毛大雪，整个长安城很快就变得银装素裹起来。

今夕的长安城，似乎特别受到大雪的钟爱，自除夕至今不过两月，竟然下了两场大雪，那漫天雪飘的场景，着实高兴坏了长安城的孩子们。

也就在这寂静的雪夜中，李元霸也不知道这一觉经过了多长时间，因为这一夜的时间，他似乎并没有睡多长时间，一晚上除了与妻子共赴巫山之外，便是不停地做梦。

他梦到了自己似乎又回到了薛延陀的腹地之中，重新与薛延陀大军厮杀，陡然之间，战场风云突变，一切似乎都重新回到了初时，鲜血、白骨、碎肉……嘶吼、惨嚎、狰狞的面容……

所有的一切都渐渐地揉杂在了一起，随后化成了战胜后，万千身着森森铠甲的大唐兵士们，步伐整齐，震动天地的嘶吼。

“大唐威武！”

李元霸不由得沉浸其中，口中下意识地大吼了起来。

“夫君……夫君……”

耳畔响起呼唤声，李元霸有些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便见一道纤细的身影坐在自己的身畔，那声音自然是出自这纤细的身影之口。

“顺儿，眼下是什么时辰了？”李元霸看着武顺，无声地笑了起来。

“夫君，已经是午时了！”武顺拿起一只一旁的瓷壶，倒了些热水进杯盏中，红润的脸蛋上泛着轻快的笑意：

“陛下在清晨的时候曾经派刘公公过来看了看，他告诉妾身。陛下已经传旨，命神武卫大军回返玄武门神武卫驻地了……太上皇也派人过来了，他让妾身告诉夫君，待夫君醒了之后务必去一趟翠华殿。”

武顺将茶盏中的清水喂进了李元霸的口中，声音轻柔地继续说道：“对了。高阳公主也过来了，她是过来向夫君哭诉的！”

“哈哈，这丫头估计快被皇兄给逼疯了！昨日还特意装出一副浑不在意的样子，今日不照样急得上了房？”

李元霸哈哈笑了起来，似乎看到了高阳公主那焦急无比的样子一般。

“呵呵……”武顺亦是掩嘴轻笑起来。

……

“瑞雪兆丰年啊！”

李元霸披着一件貂绒大衣，走在这足有半尺来深的雪路中。对紧紧跟在身侧的王怀远说道。

王怀远是一个看起来七十多岁的老太监，他伺候在太上皇李渊身边已经有很多年了，可谓是李渊手下的头号狗腿子。

除此之外，这王怀远还有另外一层身份，便是神鳳卫副指挥使。一些小事，若是李渊不在的话，王怀远就可以处理了。

“四公子说得是！”

王怀远两条长眉轻轻抖动了一下，略显苍白的脸颊似乎多年未曾笑过一般。

太原王府的老人，都习惯称呼李建成以及李元霸他们为公子，至于李世民，因为当上了皇帝，所以另当别论。

“无趣啊无趣。你就不能说点别的吗？”对于王怀远的话，李元霸有些无语。

“四公子想叫奴婢说些什么？”

王怀远脸上强挤出了笑容，那样子简直比哭都难看。

“得。本王也不叫你说些什么了，你还是赶紧地带着本王去见父皇吧！”

李元霸对于王怀远也是无话可说了，和这样的近乎和死人一般的家伙呆在一起，有话也能变成无话。

又往前行了有一会儿，当王怀远引领着李元霸出现在翠华殿的时候，李渊早就已经着一袭素袍等在了那里。

“儿臣参见父皇！”

对于李渊。李元霸始终怀有一种尊敬之心，所以每次见面必须有的礼数。一个都不会少。

“德儿，快快免礼！”

李渊扶起了李元霸。满脸笑容地看着他道：“德儿，知道父皇今日要带你去哪吗？”

看到李渊身上的装束，李元霸就知道他要做什么了，看样子是要出宫去，不过这可能吗？李世民软禁了他这么多年，可不是想要出去就能够出去的。

“父皇，您这还要出宫？”李元霸的声音中充满了疑惑。

李渊微微颌首道：“不错。”

“可是……”李元霸迟疑道：“父皇，这没有皇兄的旨意，如何出得了宫门？”

“朕自有朕的办法！”李渊满脸自信地说道。

“那父皇，我们现在便走吗？”

李元霸自然不会去向李世民告密，因为在他看来，这整个皇宫乃至长安城中没有什么对于李世民来说是秘密。

如果李渊能够出得了宫门，那自然是李世民默许的。

“走吧，到了那，朕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交代给你！”

李渊微微颌首，领着李元霸当先向着翠华殿内殿中走去。

李元霸紧跟在李渊身后，不晓得他会如何出宫。

走到了翠华殿内殿深处，李渊在一面硕大的书架前停了下来。

这面书架李元霸见过，上面的每一个多宝格子上都放着竹简，这些竹简都是誊抄的古籍，至于原版早就已经被李世民给收了起来。

“陛下……”王怀远向李渊请示。

李渊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这主仆二人的动作，把李元霸彻底搞愣了，什么就点头啊？

接下来的一幕，李元霸震惊了！

便见王怀远走到了书架前，随后按照特定的顺序，先后拿起了几个竹筒变换了一下位置，最后在书架一侧的某一个位置猛然一摁。

“咯啦啦啦……”

一阵机括撞击的声音响了起来，那面硕大的书架竟然从正中间分开，露出一面长有九尺，高九尺，上面还雕琢着一头神俊凤凰的墙壁。

“这……这是何时建造的？”

李元霸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有没有搞错，这样的机关之术可不是小工程啊，得用多么巧的工匠啊？

对于李元霸的疑问，李渊并不感到奇怪，他有些落寞地说道：

“当年，你大哥还有三哥被射杀在玄武门之前，朕就已经开始命人偷偷改建这里了。当朕退位之后，这里就差不多修建完工了！”

“皇兄并不知晓？”李元霸好奇道。

李渊闻言点点头又摇了摇头，道：“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不过以老二的性格，就算是知道了，他也会憋在心里不说出来！”

李元霸默默颌首，李渊还是很了解自己这个儿子的。

就在李渊父子俩说话的功夫，王怀远已经来到了那一面满雕着凤凰图案的墙壁前，并且在凤凰的眼睛部位按了下去。

“锵锵……”

随着又是一阵的机括撞击声，那面凤凰墙壁从中分开，露出了一条通往地下的通道，透过通道的入口，能够看到里面灯火通明。

看得出来，这条通道设计地很合理，竟然还有通往外面的氧气孔，否则的话，这些灯光根本就不可能被点燃。

“走吧，早去早回！”

一边说着，李渊领着李元霸走进了这条看似长长地，永无尽头的通道。

.....

皇宫之中，依旧是那一座神秘的宫殿，神秘的书房。

李世民手中捏着几张薄薄的纸片，上面记录的是李靖加紧派人送回来的几份奏章。

“主人！”

就在李世民看得正入神的时候，一个沉闷中带着沙哑的声音响了起来。

“何事？”李世民头都没抬地问道。

“武王殿下被王怀远叫去了翠华殿，太上皇陛下带着武王殿下入了秘道，现在已经出宫了！”

黑衣的唐忠，恭敬地向李元霸行礼。

自从影卫初建就开始为李世民掌控这支黑暗力量的唐忠，对于这皇宫乃至整个长安城中发生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是了若指掌。

“又出宫了吗？”李世民放下了手中的几页薄纸，轻轻揉了揉眉心。

“陛下，需不需要去盯着他们？”唐忠道。

李世民沉默了半晌，道：“不必，无非就是把神凰卫交给元霸。这么多年了，神凰卫一直游离在我大唐内外，虽说朕对他们的形式风格多少有些看不惯，可是他们终究为我大唐做了不少的事，与其让他将神凰卫交给朕不放心的人，倒不如交给元霸！”

“那么.....我们的人要不要从神凰卫中撤出来？”唐忠继续问道。

“先等等吧！”李世民道：“这神凰卫不比影卫和天机卫，尔等均是忠于朕，忠于大唐的，朕把尔等分出去归属元霸管理，尔等亦能够尽心尽力！”

说到这里，李世民顿了顿，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桌子继续说道：

“至于这神凰卫，他们只忠于朕的父皇，若是父皇直接将他们交给元霸的话，元霸八成还需要费些气力才能够将之彻底掌控在手中。所以，我们的人还不能撤，如果神凰卫出现叛乱的话.....”

“杀？”唐忠话语中充满了冷血。

李世民眸中血光闪烁，森冷无比地说道：“不管他们曾经为我大唐有过何等功劳，若是胆敢伤害元霸，胆敢做出损害我大唐利益的事，朕就灭他九族！”

“唐忠！”李世民紧接着道。

“奴在！”唐忠恭敬道。

李世民声若寒冰：“传朕的命令，命天机卫和影卫的人严密监控神凰卫的天、地、玄、黄四号卫，若他们胆敢反叛，连同他们的亲族，一律杀无赦！”

唐忠眸光一闪，道：“诺！”

第三百三十三章神凰卫易主

长安城长乐坊雍和当铺。

后堂一张看起来颇有些老旧的桌案，突然向着一旁的空间猛然划开。随着‘咣当’一声轻响，却是原本放置桌案的地方出现了一道仿佛门户一般的通道口。

王怀远那张死人脸率先出现在洞口，他探出脑袋在洞口观察了好半晌，这才退回了通道。

过了一会，李渊领着李元霸从通道中走了出来，出现在这典当行的后堂之中。

李元霸还有些没有反应过来，他充满震惊与疑惑地看着周遭陌生的环境，道：“父皇，怎么已经出宫了？那这里是……”

李渊笑了笑：“长乐坊的一家当铺！”

“啊？长乐坊！”李元霸震惊地说道：“可是长乐坊距皇宫尚有一段距离，刚才在通道之中，似乎并没有走多长时间啊？”

“平日里自出得皇宫，必是七绕八绕，纵然是骑马或是乘坐马车也会感觉时间过得很慢！”李渊解释道：“可是这里距离朕的翠华殿乃是取得直线距离，笔直的一条线，自然会觉得没有多长时间了！”

“哦！”

这么简单的道理，李元霸还是明白的，正所谓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嘛！

“奴神凰卫玄字零号密谍言敬一见过主人！”

就在三人刚刚出现在后堂中的时候，一名看年纪都快八十岁的老者，举步蹒跚地出现在这后堂中，单膝跪地向李渊行礼。

李元霸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他，见其脸上皱纹堆积在一起，裸露在外的手臂、手背上满布着老人斑。时不时的还会咳嗽两声，看上去老态毕露。

“敬一，好些日子不见，你这身体如何了？”

见到这跪地行礼的老太监，李渊上前两步。很轻易地就将其给托了起来，

虽说李渊也是年岁不小，将近八十岁的人了，可是他终究是习武之身，再加上现在已经放下了很多的事情，是以他的身体尚算不错。

这言老太监虽然已经是老地不成样子了。但是却耳聪目明，被李渊托扶起来，老太监满脸的激动之色，他说道：“托主人鸿福，老奴的身体并无大碍。还能够为主人效力！”

“这些年来，却是苦了你们这般神凰卫的人了。”李渊满怀感慨地拍着言敬一的肩膀，语调中带着丝沧桑。

“主人言重了，我等神凰四号卫能够为主人效力，本就是我等的荣幸。纵然主人叫我等去死，我等亦会舍弃性命，没什么苦不苦的！”

这老家伙对李渊的感情倒是真情流露，不过这话中的意思却是值得推敲。怎么着？真要叫你们去死了，你们还真能去死不成？

李渊是人老成精了，当了那几年的皇帝老子。什么漂亮话没听过？如果较真，你就输了！

“主人，你此番出宫所为何事？”

言敬一记得太上皇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出宫了，而且这次他怎么看，站在自家主人身边的按个年轻人，似乎都是很眼熟的样子。

“朕此番出宫……算了！”李渊虽说没有隐瞒言敬一的意思。可是眼下只不过有言敬一一人，而这件事情不能只通知一个人。于是李渊便说道：

“眼下还并不是谈这个的时候，你立刻便去发布神凰令。朕要在半个时辰以内，于神凰密境中见到天地玄黄四号卫的零字号，下去办吧！”

神凰令，是神凰卫中因紧急事件用来召集各卫号主管之人的。那也就是说，不到关键时刻，绝对不会轻易动用神皇令。

而眼下，竟然都出动神凰令了，看来此番之事非同小可！

言敬一哪里敢怠慢，匆匆应了一声，就开始吩咐手下们传达神凰令的命令。

……

就在神凰令的命令一层层下达的时候，李渊领着李元霸在雍和当铺中转了转，之后便出了长乐坊，向着靠近明德门的安乐访行去。

安乐坊靠近城墙的地方，有很多个院子都连在一起，院墙上开着角门，组成了一个大院。

这里便是李渊口中所说的神凰密境，不过李渊每次前来，都是直接穿过前面的院子，径直走到最后面的一个院落里，这里是神凰卫最核心的地方。

此刻，这院落中的树下已经搭起了一个蓬帐，蓬帐之中放着一个硕大的火炉，三个或是白发苍苍，或是头发花白的老头子，聚集在一起，围在那火炉之侧喝茶。

“老庄，你说主人这次是要做甚？竟然动用了神凰令来召集我等？”一个须发皆白，身上包裹着一件羊皮熬子的老头子，拾起一条铲子捅了捅面前的火炉，声音阴沉。

名叫老庄的是一个看起来不过花甲之年的老头，他穿着一袭天青色的袍服，看起来很像是一名文士，只听他说道：

“你老谢都不晓得，我又哪里知道？不过最近因为月前的那场大胜仗，番邦蛮夷们都老实了下来，特别是吐蕃，我听说松赞干布都准备好了和谈公文了！你们说，会不会陛下是要对吐蕃动手了？”

“依我看，这倒是没有可能！”一直未曾说话的第三个人开口了，他眼眸阴鸷地盯着手中的茶盏，道：“此番战事才刚刚结束，四公子于昨日回返长安城中。就算是要对吐蕃动手，恐怕也要等处理完前番战事的余下事宜之后。”

“这样看来的话，那就是你老范那边的事情了！”

老谢和老庄相视了一言，说道。

“我看有这个可能！毕竟这段时间五姓七望的人实在是太嚣张了，他们明知我大唐兵士出征在外，却屡屡挑衅朝廷的威严，依我看，这次陛下是下定决心，要将五姓七望连根拔起了！”

老范眸中血色连闪，看得出来，这面容阴鸷的老者，手上没少沾血。

就在此刻，三道沉稳的脚步声于院门之外响了起来，当李渊等三人的身形刚刚出现在小院门口的时候，方才还在闲谈的这三个老头子，急冲冲地出了蓬帐，单膝跪地，向李渊行礼：

“奴神凰卫天字零号密谍庄梦笙、神凰卫地字零号密谍范如林、神凰卫黄字零号密谍谢秋平见过主人！”

李渊摆摆手，道：“都平身吧！”

“谢主人！”

三个老头子恭顺地点点头，站起身来，有些拘谨地偷瞄着李渊脸上的表情根本就不敢直视。

看来这神凰卫的效率还是很高的，除了方才见到的玄字零号密谍言敬一之外，其余三个神凰卫零号密谍竟然都已经到了。

“你们几个很好！”李渊脸上带笑地看着三个老头子，道：“朕原以为你们会废些时间，没想到却是先朕一步过来了，不错，很不错！”

几个老头子全都没有说话，只是表情更加恭敬了。

因为他们知道面前这位的脾气秉性，再怎么说是做过皇帝的主儿，正所谓伴君如伴虎，上一瞬间还在夸他们呢，没准下一瞬间就把他们全都给拉出去砍了。

.....

“好了，现在人已经到齐了！那么朕现在便宣布一些事情！”

又稍稍等了一小会，待言敬一匆匆赶到的时候，李渊便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此番唤尔等前来不是他事，朕是要告诉你们，朕今日便将神凰卫赐给吾儿元霸，此后神凰卫的一切事宜均呈报与元霸！”

“什么？”

四个老头子面面相觑，他们琢磨了上千个后果，可是终究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这不是要抛弃他们神凰卫吗？

“主人.....”

“您不要我们了吗.....”

“主人，我们神凰卫四个老家伙虽说年龄大了，可总算是还是有些用处，您.....”

四个老家伙当时就哭出声了，表演的那个悲怆啊，就这演技就算拿到《欢乐喜剧人》中都可以拿第一了。

“都给朕闭嘴！”李渊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阴沉无比，只听他说道：“这神

鳳卫乃是由朕亲手组建的，你等神鳳四号卫自当忠于朕，忠于大唐！而今朕年事已高，晚年只想要含饴弄孙，国事繁重，是应该交到后人的手中了！”

“可是陛下……”言敬一还想要再说些什么。

这个时候，李渊却是摆摆手，道：“什么都不必说了，朕意已决！元霸勇力无双，胆识过人，把神鳳卫交到他的手上，朕也放心！此后，你等当尽心辅佐元霸，管理好神鳳卫的诸多事宜，朕自然不会亏待你们！”

说到这里，李渊的眸光陡然变得阴沉了起来，他继续说道：“可若是让朕知道你们之中谁阳奉阴违，意图判出神鳳卫的话，莫要怪朕不念及这多年的情分！”

感受着李渊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煞气以及无限的杀机，四个老家伙这才想起来，神鳳卫真正的主人可并不是他们四个，这神鳳卫自始至终都是隶属于唐廷的，那就意味着，神鳳卫必然永远属于李氏皇族。

想想神鳳卫初建之时，他们那些昔日的同僚，那些不服从李渊命令的所谓‘乱党’。

不全都被李渊用雷霆手段给血腥屠戮了吗？他们的亲族甚至全都被活活刷了，最后连具完整的尸体都没能够留下。

那位武王李元霸如何？可是比李渊还要残暴！

不想死的，只能接受这个既定的事实！

第三百三十四章万人奇兵

实在是无法承受这种后果，四个老家伙只能是俯首道：“老奴尊令！”

“哈哈，这便对了！”李渊哈哈大笑了起来，道；“来，朕为尔等介绍，这便是朕的第四子，武王李元霸！”

四个老头子全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怪不得觉得面前这个少年郎很眼熟的样子，没成想却是老主人的第四子，这怕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吧？

且不管这几个老头子如何想他，李元霸却是直接站了出来，对着四个老头子拱手点头，道：“诸公！”

“奴神凰卫玄字零号密谍言敬一见过主人……”

别看言敬一年龄最大，可是他对于人情世故琢磨地很透，这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事情屡见不鲜，别到时候得罪了老主子，新主人这边也对他爱搭不理的，这样两边不讨好，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他很快就蹦达了出来，率先表态。

有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自然也就蹦哒了出来，这些老头子可全都不是省油的灯，如果现在暴露出反叛的念头，怕是下一秒钟，就会被这个新主人给一锤子呼死。

“诸公快快免礼，承蒙父皇抬爱，将神凰卫赐予本王，若是日后本王有何做得不好的地方，还请诸公多提意见才是！”

对于★长★风★文★学，▽♀♂t场面话，李元霸可是在前世的时候就深谙此道，用来应付面前这几个老头子，却是绰绰有余了。

“王……主人说笑了，我等神凰卫自成立之初便是为大唐服务的，纵然是换了主人，我神凰卫的初衷依旧不变！”

言敬一神色肃穆地说道：“更何况主人神武盖世，勇力过人，有您带领神凰卫，自然可以让我神凰卫发挥应有的作用！”

言敬一这话说的好像李渊没什么作为一样，不过李渊并不在意。他喜欢听言敬一这样说话，毕竟李元霸是他最得意的儿子。

“哈哈，德儿在薛延陀腹地中的所作所为，你们应该是一清二楚，若是将神凰卫交到德儿的手中，我大唐必将迎来腾飞的时刻！”

李渊笑得很畅快，他突然感觉自己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好了，接下来尔等便将这则消息下达下去，通知神凰卫四号的每一个密谍。不要把朕的话当作耳旁风，朕自有手段知晓你等是否做地到！”

“诺！”

四个老头子连忙点头行礼，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

接下来的一切就简单了，李元霸在这神凰密境当中，开始接受所有有关神凰卫的信息，其中比较麻烦的自然是天、地、玄、黄四号卫的成员以及他们的分布情况。

毕竟神凰卫的职能遍布了整个大唐境内，再加上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苦心经营，其组织之庞大、之严密，简直和天机卫、影卫有的一拼。

正在李元霸整理四号卫交来的近期资料的时候。突然一张墨色似乎新干的宣纸吸引了李元霸的注意，可是当他看向那张宣纸的时候，却发现宣纸上面讲的乃是有一支大唐万人骑兵，竟然突袭了吐蕃腹地。

看到这里的时候。他朝着神凰卫天字零号密谍庄梦笙笑了笑，道：“庄梦笙，本王自朔州城回归长安城，算上行路的日程已经有一十二日了。这段时间，本王消息闭塞，有件事却是想向庄密谍打听一二。”

“主人切莫用如此客气的口吻与奴说话。这番邦蛮夷之事，本就是我天字号密谍在负责，主人若有何疑问，尽管问便是了，奴必详细解答。”

正在整理资料的庄梦笙，听到李元霸的话后，轻轻弹了弹衣袖上的尘土，笑着对其点点头道。

“庄密谍，本王是想问一问，这前日的谍报上说，有一支咱们大唐的骑兵袭击了吐蕃腹地，本王只是想问问，这支骑兵从何处而来？”

李元霸表情严肃地看着庄梦笙，说道。

庄梦笙闻言愣了一下，皱眉想了想，道：“从谍报上传来的消息来看，应该是牛进达牛将军所率领的左骁卫大军！”

李元霸闻言眼睛一亮，道：“牛将军久经沙场，各种战阵都了然于胸，若是由他们突袭，自然能够收到奇效！”

庄梦笙微微一翘嘴角，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难看了起来，只听他继续涩

声说道：

“主人……牛将军这一去数日，方才呈传消息归来。后过了三日又传来了消息，说是骑兵已经进入了吐蕃腹地，虽全军战力无损，不过此后数日至今却是再无音讯。”

说到这里，庄梦笙的声音有些低沉：“虽说有传闻说松赞干布正在准备和谈文书，可是昨夜城中突降大雪，不知道那吐蕃之地是否如此，若是如此的话，恐怕……”

李元霸听到这里，脸色开始变得阴沉不定了起来。

见李元霸脸色难看，庄梦笙顿时裂嘴露了一个艰涩的笑容，道：

“主人，正所谓吉人自有天相！牛将军久经沙场，左骁卫大军又全都是悍勇之兵将，虽说眼下并不知吐蕃之地是否降下大雪，不过学弟行军又不是什么大事！或许过得两日，便会有捷报传来！”

“庄密谋所言极是，却是本王有些着相了。”李元霸苦笑了两声，虽然嘴上说着没事，可是这心里头还是有些担忧。

李渊见状拍了拍自家儿子的肩膀，道：

“元霸，进达身为大唐将军，本就存了马革裹尸之念，毕竟谁能够保证在这场战场之上每次都能够存活下来？若是功成自然是大唐之功臣，高官封爵，金银厚禄。若是身死，亦是我大唐兵将之楷模，朕便让老二封其谥号为勇，赐其爵位忠勇公，其后代子孙世代承袭，享朝廷奉养！”

他娘的，牛进达会死吗？

李元霸狠狠地晃了晃脑袋，突然想起前世的历史文献：“牛进达，名秀，字进达，常以字行，祖籍陇西，生于595年，卒于651年。”

眼下方不过634年，距离牛进达身死的时间还得有个十多年，他根本就不可能死，那他还着急个毛线啊？

这不是自己个儿给自己个找麻烦吗？(未完待续……)

第三百三十五章封地长白

第二日清晨，就在李元霸初步接手神鳳卫，刚刚理清楚天字号的信息之后，李世民让刘三水宣旨，让李元霸带领着神武卫中的一千有功之臣皆赶赴皇宫，进行封赏。

就在李元霸领着苏定方、刘仁轨、赵三炮等人走到皇宫城门处的时候，刚好遇到了房杜两相，两位大唐的宰相见到李元霸的时候，却是停下了步子，缓缓朝着李元霸点躬身行礼，道：

“臣房玄龄、杜如晦见过王爷！”

对于这两人，李元霸还是很尊敬的，不说别的，就是两人的身体都是一日不如一日了，就是这样的残躯，却是依旧执着地把最后的生命献给了大唐。

李元霸侧身让了一不，随后上前几步托扶起两人，道：“杜相、房相快快免礼！”

“呵呵，王爷还是这般有礼！”杜如晦呵呵笑了起来，他继续说道：“前几日，我听闻王爷已经得胜归来，原本想要去府上拜会的，没成想却是诸事繁多，错过了机会，还望王爷莫要怪罪啊！”

“是啊王爷，此番与薛延陀之战，你可是立下了大功一件，歼灭薛延陀战马以及数万薛延陀、吐蕃大军！俘获了乙失夷男以及薛延陀部族众多高层贵族！这一战却是打出了我大唐的威风啊！”

房玄龄虽说是个文官，可是这场战争的胜利，乃是代表大唐的，是以房玄龄也很在意。

对于两个大唐宰相的称赞，着实让李元霸心头暗爽，这要是被人夸奖啊，也得分是谁。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小官夸奖他，李元霸或许会认为是在拍马屁，可是像房杜两个这种身份的人，却是叫李元霸多少有些自得。

就这样，两队人会合在一起。大概一行十多个人左右，浩浩荡荡地向着两仪大殿的方向走去。

刚刚步入大殿，顿时便有一股子欢乐地气氛充斥了起来，两仪殿中已经沾满了文臣武将，从他们的级别来看，还真都是三品以上的官员。

“王爷……下官拜见王爷！”

“侄儿李承乾、李恪……见过四皇叔！”

李元霸他们一进大殿。便有七八个二品大员围了上来，李元霸的那些个倒霉侄儿们也全都挤了过来，向李元霸以及两位宰相行礼。

“诸公快快免礼。”

面前这帮二品大员们来自三省六部的各个部门，纵然是李元霸地位高卓，也得小心对待。

“圣人至！”

就在李元霸想要一一和他再们寒暄两句的时候。就听到了刘三水那特有的喊叫声，却是李世民来了，是以这众位同僚们，却是只能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不多时，一袭名黄色龙袍的李元霸从后殿走了出来，走上了台阶，稳坐于龙案之后。

“薛延陀真珠可汗。乙失夷男至！”

一道道清脆无比的传唤声中，一道狼狈的身形进入了两仪大殿，单膝跪地。痛哭流涕地说道：“罪臣乙失夷男，归顺来迟，还请天可汗治罪臣之罪……”

看到乙失夷男那副披头散发，衣衫褴褛的样子，李元霸怎么看都觉着想笑，这家伙真是太能装了。不就是有这么亮三天没吃好饭吗，至于装成这样吗？

李世民却好似没看到这一幕一半。径直走下了龙案，走到了乙失夷男身前的时候。却是直接俯身下去，将其给搀了起来。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李世民的上完全看不出愤怒与喜悦，他说道：

“爱卿且免礼！我们汉人有句话，叫做有朋至远方来，不亦乐乎！且爱卿本就非是外人，你等薛延陀为我大唐属国，虽说尔等已经反叛了，可朕终究拿你等当作大唐朝臣……三水，看座！”

李元霸脸上突然挂起了虚伪的笑容，到最后的时候竟然还吩咐刘三水去拿个椅子给乙失夷男，还真是表演得很到位啊。

“陛下，罪臣，罪臣……”

乙失夷男有些感动，他都已经选择反叛了，李世民当场砍了他的脑袋都算轻的，没想到还给他看座，这还真是奇葩。

“爱卿，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这样一句话，‘他可以对我仁，但是我不能对他无义’，纵然你选择对我大唐开战，行反叛之事，朕亦不会负卿！刘三水，宣诏！”

李世民将乙失夷男送到了一边的椅子上，自己重新坐回了龙案之后，并且清了清嗓子，让刘三水宣读早就已经准备出来的圣旨。

刘三水冷着一张脸，手中展开了一卷黄绢，宣布了给予乙失夷男的策封，道：

“薛延陀本为我大唐附属之国，然，前有薛延陀真珠可汗乙失夷男鼓动族民行事反叛之事！此罪本是夷灭九族之大罪，然朕念及薛延陀为我大唐多年来镇守边疆，真珠可汗乙失夷男亦于我大唐有功。朕今特封其为真珠郡王，封地千户于长白之侧，子孙世袭王爵……”

尼玛，好坑啊！

这可怜的乙失夷男，封地竟然封到了长白，那里是啥地方，也就是后世的长白山两侧，那里临近百济以及高句丽等小国，天寒地冻得不说，还要小心百济以及高句丽的军队会随时攻袭过来。

一般来看，这种地方都是一些被流放的人才去的，而且这一路上还不能走官道，在这通往长白的道路上，肯定是有许多的马贼、强盗，到时候他们能否活着到长白之地都成问题。

也就是说，这家伙已经被李世民彻底给阴了。

“罪臣谢天可汗赐封！”

果然，很傻很天真的真珠可汗竟然没有拒绝，而是脸带笑容地接过了刘三水手中的圣旨，乐呵呵地下殿去了。

或许，在他看来，这从未去过的长白之地，应该是青山绿水，笛声悠扬，远离纷争以及喧嚣的世界……可惜啊，在去往长白的路上，不知道这货会不会把李世民给骂个狗血喷头！

目送着这位新晋的长白郡王离开了两仪大殿，大殿中明显知道长白之地情况的群臣，嘴角全都出现了一丝冷酷的笑容，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乙失夷男根本就命到达长白山。

第三百三十六章如何封赏

乙失夷男手中拿着明黄色的圣旨走后，两仪大殿中陷入短暂的平静之中。

虽说薛延陀已经被李元霸他们这支神奇的神武卫骑兵给祸祸得差不多了，可是草原牧民是杀不光的，纵然是现在，薛延陀仍旧有十余万的人口，无数的牛马羊群，这些东西都在李世民赦免了乙失夷男的罪过之后，归属于大唐所有。

而且李世民不追究乙失夷男反叛的责任，更是赐封其为长白郡王，这等仁义之举，到时候更是会广为流传，当传遍整个大草原的时候，草原上的牧民定会念及李世民的好。

李世民这次可是下了一招狠棋啊，不仅收了所有草原牧民的心，为大唐储备好了炮灰兵士，更是把薛延陀的牛羊马匹收入囊中，真是一举两得。

当乙失夷男因为保住了小命，而兴高采烈地远去的时候，房玄龄站了出来，拱手道：

“陛下，那番邦小国之徒屡屡犯我大唐边境，此番陛下派遣各路大军讨伐薛延陀，不仅毁掉了北方薛延陀部这一渐渐壮大起来的游牧民族，更是震慑了周边番邦蛮夷之小国，当真是我大唐建朝以来的头等大喜之事！”

“房相所言极是，那番邦之徒一向垂涎我大唐地大物博，此番征伐之举，刚好让他们长长记性！”

杜如晦也不甘落后，跳了出来拍着李世民的马屁。

有了带头的，而且还是当朝的宰相，除了魏征等少数的几个谏臣阴着一张脸不肯说话之外，整个朝堂之中甭管是文臣还是武将。全都蹦了出来，夸赞李世民领导有方，让大军打了胜仗。

其实这一次征战薛延陀跟李世民有个屁的关系，他不过是部署了一下军力罢了，如果没有李元霸的话。怕是这场战争就输了，还极有可能彻底失败。

不过谁叫人家是皇帝老子呢？

再说了，李元霸也根本不在乎这么点功劳、政绩，能够让他每日里种种田，带带孩子，晒晒太阳就已经很不错了。

在一干朝臣的一片屁声如潮中。李世民很是享受，而且还是龙颜大悦，眉飞色舞。

终于，这么一柱香的时间，就这么浪费在这些就像是狗屁一样的口水仗里了。

李元霸在一边看得目瞪口呆。到后来的时候更是开始摇头摆尾起来。

尼玛，不都是说，纵观历朝历代，房杜两相都数得上名号的铮铮谏臣吗？

怎么今日这两位却是带头拍起了李世民的马匹，尽管这马屁话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不过也确实拍得啪啪响。

感情这历史也不能全信啊，不来一趟大唐，他怎么晓得这俩老头子这么不靠谱？

就这么耳朵里听着一群蚊子跟那嗡嗡地乱叫。李元霸这边都快要睡着了，李世民才意犹未尽地制止了手下们的马屁，开始论功行赏。

当然了。这所谓的论功行赏，主要赏的目标还是这帮神武卫的兵将们，没办法，谁叫这次的征战，神武卫功劳最大？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回来地早啊？如果还要等着李绩、李靖还有程咬金等各路大军一起进行封赏的话。怕是得到一个月之后了。

“神武卫大将军何在？”

李世民喝了一口龙案上的香茗，润了润喉咙说道。

“末将苏定方。末将刘仁轨，叩见陛下！”

这两个被李元霸给深挖出来的日后大唐名将站了出来。齐齐朝着李世民躬身行礼。

“呵呵，两位爱卿还请平身……两位皆是我大唐的有功之臣，无需如此多礼，都快快平身！”

看到这两个神武卫之中的猛将，李世民笑得很开心，他继续说道：“定方，朕记得你！当年阴山一战，你率兵长驱直入攻破颉利可汗牙帐，生擒了颉利，打出了我大唐的威风！此番尔随大军奔赴薛延陀腹地，斩获颇多。”

说到这里，李世民顿了顿，续扭头对刘仁轨说道：“仁轨，先前五姓七望

勾结吐蕃贼人意欲犯上作乱，刺王杀驾，朕记得是你率领三千神武卫兵士歼灭了逆贼。而今，你又率七千神武卫兵士孤军深入，搞得薛延陀内部大乱，诸多部族授首！”

“诸卿以为，当给予两位爱卿何等奖励？”李元霸说完这些，便看向了大殿之中站立的诸位文臣武将。

李世民话音方落，作为吏部尚书的长孙无忌就站了出来，他说道：

“陛下，苏定方与刘仁轨现为神武卫大将军，从三品。然诸多兵卫均是一名大将军，唯独神武卫除外。依微臣看来，何不将神武卫扩充编制，由一万扩充至五万，这样两位将军虽说官职未变，可是这官职也算是实至名归了。”

李世民低头想了想，也确实是怎么回事，就在他点点头，想要说话的时候，李元霸却站了出来，道：“陛下，臣弟认为不妥！”

唰！

都有人都把目光瞄向了李元霸，心说这有什么不妥当的！

给神武卫扩充编制，不就是增强神武卫的兵力吗？你身为神武卫上将军，那可是神武卫的一把手，你手底下兵多了，这有什么不妥的？

“此话何解？”

李世民也有些疑惑，这可是好事啊，有什么不妥的？

李元霸从人群中踱步而出，侃侃而谈：“皇兄，这位神武卫扩充编制自然是好的！可是那也是循序渐进的事情，一下子扩充到五万，怕是在训练以及军响方面会有所不足！”

“王爷，我大唐国库充盈，再加上这一次又彻底端了薛延陀的王城，王城之中得到金银何止百万，有了这些储备，何愁建不成一支铁打的大军？”

李元霸话音方落，一个大腹便便，长得又白又胖的家伙就站了出来说道。

这家伙名叫李常山，官居户部侍郎，当然了，如果他不是姓李，不是皇族的话，这等重要的位置，根本就不会轮到他。

因为这家伙就是一个白痴，一个仗着祖上荫庇的废物！

“哦！”李元霸转头看着李常山道：“李侍郎，你可知我神武卫万人大军自

成立至今花费了多少银子？”

李常山愣了一下，因为神武卫不论是军饷、食宿还是操演所使用的各种作训服装、防具、工具……等等的物品全部都是由李元霸自行掏腰包，没用过朝廷的一分一毫。

所以，李常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要不要本王来告诉你？”李元霸温和地笑了起来，道：

“自神武卫成立之初至今，虽说只有数月，可是这一切的花费一起，折算成黄金的话，足足有二十万两！这还只是一万神武卫，若是五万的话……李侍郎，你来告诉本王，这样的开销，国库能够支撑地了吗？”

二十万两黄金！

这年头，三五枚开元通宝就可以买上一斗米了，二十万两黄金，那可是黄金啊，得吃多少人的米啊！

李常山脸色变得很难看，身为户部侍郎，竟然连这些都没有了解清楚，就自己蹦跶了出来，真是自作自受啊！

其他的文武大臣们，脑子中也嗡嗡地，一万大军五个月的时间，开销竟然是二十万两黄金，开玩笑呢，这也太夸张了吧？

其实他们算是猜对了，李元霸就是在唬他们。

什么二十万两黄金，怕是用十万两白银那都是得可劲儿地花，可劲儿地造。

这样还是因为时间紧急，李元霸所采取的特殊训练材料以及科目所造成的资金花销。

如果按照正常情况来训练士兵的话，这一万神武卫兵将五个月的时间也只是用一万两白银罢了。

“王爷说笑了……”李常山脸色尴尬地摇了摇头，声音有些干涩。

李元霸的脸色终于变了，他冷哼了一声，道：“本王与你很熟吗？有那个闲工夫跟你在这里说笑？哼，真是不知所谓！”

“噗……”

李愔和李贞这两个家伙没遮没档地笑了起来，那低沉的嘲笑声虽然很低，但是却传遍了整个两仪大殿。

“笑甚？”李世民狠狠瞪了自己的儿子们一眼，道：“既然此事不可为，那便说说其他的封赏！”

“陛下，两位将军为我大唐抛洒热血，鞠躬尽瘁，这等军功完全可以封爵了！”房玄龄侃侃而谈道：“只是这具体的爵位却还是需要商榷一下的！”

“房相所言在理！”长孙无忌看起来也很赞同房玄龄的话，他说道：“依照我大唐惯例，这拥有军功者若是功劳过大自可进行爵位封赏。此番两位将军为我大唐应用杀敌，战功硕硕，依微臣来看，这子爵之位却是受之无愧！”

长孙无忌的话，却是让李元霸皱起了眉头，就连与神武卫并随们朝夕相处了数天的李承乾、李愔等人都是大皱其眉。

长孙无忌太狠了，虽说自从大唐建立之后这封爵之事已经多年未曾被人提及，毕竟大唐的贵族已经够多的了，若是再行屡屡封赐爵位的话，定然会分润贵族们的利益。

是以李世民也在刻意规避，对于有功于大唐之人，莫不是许以高官厚禄，便是以财帛赏赐。

第三百三十七章封侯

这一次不同了，若非是苏定方、刘仁轨等神武卫兵将们英勇杀敌，孤军奋战的话，这次征战薛延陀能否取得胜利还是两说呢。

若是大唐一方战败，其后果自然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长孙无忌这个老阴人，说出子爵的封号却是阴险至极，将苏、刘两人的功劳全都贬低到了极点，明显是在打压李元霸的神武卫。

“子爵？无忌这还要做什么？不是和朕唱对台戏吧？”

李世民也皱起了眉头，以两人的功勋，就算是封个侯爵都可以了，为什么要这么说，不是拆台是什么？

其实李世民并不清楚长孙无忌这样做的目的。

长孙无忌自然知道这样做是会惹起李世民的不快，可是他必须要这么做。

他无非就是想看一看，这朝堂之上谁会第一个跳出来，谁会持反对意见，谁和他不是一条心的。

“父皇，儿臣以为不妥！”

长孙无忌话音刚落，站在右侧最前面的李承乾就满脸肃容地站了出来。

“哦？”李世民微微一扬眉头，把眸光落到了太子李承乾的身上，和颜悦色地说道：“你且说来看看。”

朝堂之上的众臣皆尽变得沉默了下来，好奇地把目光看向了李承乾，想知道他会说些什么。

而想要试探谁和自己不是一条路的长孙无忌，却是目光微微一凝，打死他都想不到，这第一个蹦出来和他作对的。竟然是他一向鼎力支持的亲外甥，太子李承乾。

他的目光照向了李承乾，似乎是想要叫自己的亲外甥住嘴，可是眼下的李承乾脸色严肃，就像是根本就没看到长孙无忌的眸光一般。

长孙无忌的眼中神色变换不定。过了好久复又恢复了平静，只是眸中的

神色，却还是有些变幻不定。

“父皇，儿臣以为，以苏定方、刘仁轨两位将军历来所立之功勋，赐封侯爵之位都不为过！”

李承乾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直接把两人的爵位抬到了最高的位置：

“父皇，方才您也说了，当年阴山一战，苏将军率兵长驱直入攻破颉利可汗牙帐，生擒了颉利。打出了我大唐的威风！”

“而刘将军，亦在先前五姓七望勾结吐蕃贼人意欲犯上作乱，刺王杀驾之时，率领三千神武卫兵士歼灭了逆贼。”

“而此番两位将军随神武卫大军奔赴薛延陀腹地，孤军深入，搞得薛延陀内部大乱，诸多部族授首！”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承乾目光清朗地环视了一圈两仪大殿周遭。继续说道：“此等彪炳功勋，纵然是相比诸位老一辈功勋们是差了一些，可是这侯爵之位却是能够勉强搭上边吧？”

李承乾倒是不客气。还好没和一众开国公们去比，否则的话，李世民肯定第一个跳出来，大嘴巴子抽他。

“父皇，儿臣亦以为长孙大人此言差矣！”

李承乾一番长篇大论之后，李恪也跳了出来。反正他和长孙无忌一向不对付，你一直支持的亲外甥都和你对着干。老子还怕你个毛啊？

呦呵，这俩小子什么时候穿一条裤子了？

李世民有些惊讶地瞄了李恪一眼。充满兴趣地问道：“你怎么说？”

“父皇，儿臣同意太子的意见！”李恪道：“以两位将军的功勋而言，侯爵之位亦可当得！”

“儿臣附议！”

紧接着，李愔、李恽甚至李贞全都站了出来，很是坚定地选择好了阵营，一个个按照大小个儿排列好了，拱手向李世民政行礼。

五个皇子的举动真是太整齐了，整齐到令一众大臣们全都侧目不已。

啥时候这群初涉世事的小皇子们，竟然这么懂事了，而且意见还是如此

惊人的一致，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几个儿子的举动确实有些惊住了李世民，只见李世民轻轻抚了一下额头，对朝堂之上的一众大臣们说道：

“诸位爱卿，对于几位皇子的意见，不知尔等有何看法？”

“臣等亦附议！”

房杜两相首先表明了态度，全都躬身拱手行礼。

有了这两个把头的，其他的众臣除了几个和长孙无忌穿一条裤子的之外，全都一稽到底，口中大喊着附议。

其实这些朝中的大臣们，一者是看着一众皇子以及房杜两位宰相的面子，这二者嘛，自然是不想得罪李元霸。

眼下的情况，就算是傻子都看得出来。

这苏定方和刘仁轨全都是神武卫的人，站在李元霸身后的还有十来个，也全都是神武卫的兵将。

就算是将来这些兵将们从神武卫中走了出来，去到了别的地方为官，但是那身上也明明白白地打着神武卫的烙印，整个神武卫派系，可谓是自成一派。

到时候，那可是一股不小的力量啊！

和这样的一股势力相抗，岂不是脑子被驴给踢了？

再者说了，此番封赏，摆明了就是单为神武卫兵将们所设置的，两仪大殿中的其他朝臣，都不过是个陪衬罢了。

为了这么一点小事，而得罪了风头正劲的武王殿下，那不是得不偿失吗？

看到众人的表现，长孙无忌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原本他以为在这朝堂之上，站在自己这边的人就算是没有一半那也得有三分之一。

可是在如今看来，整个朝堂能够跟他站在一起的，也就那么十来个人，连七分之一的人都不到。

当然了，这个时候的党派之争还并没有明显，毕竟眼下李世民正当壮

年，还不晓得能够继续做多少年的皇帝，如果过早地去站队的话，万一站错了呢？

到时候就是个死，甚至是九族皆灭，还是谨慎一些地为好！

“陛下，这侯爵的爵位是否太高了？依臣弟看来，这两人的功勋还尚未达到赐封侯爵的程度！”

几个皇子都不说话了，李元霸却是直接跳出来恶心人了。

一众朝臣们都觉得很诧异，这位爷又怎么了？侯爵的爵位很高吗？总不能真像长孙无忌说的那样，让他们俩去当子爵吧！

长孙无忌也很诧异，以李元霸那绝不吃亏，护犊子的主儿，愿意让自己的手下把到手的勋爵给推出去？

开什么玩笑！

一种朝臣们不知道李元霸要做什么，李承乾这些个曾经和李元霸朝夕相处的熊孩子们，却是知道自家四皇叔这是要跳出来阴人了，至于要阴地是谁，那还用说吗？肯定是倒霉的长孙无忌！

李元霸却是没理众人的表情，直接打开了自嘲模式，说道：

“唉，臣弟也知道，自从咱们大唐朝建立以来，这爵位很是紧张！只不过是擒下个颉利可汗，杀了个十来万的蕃贼，抓了个真珠可汗乙失小儿，灭了个薛延陀的小国，破了个五姓七望犯上作乱……这些个都算是小事，像长孙大人说得，随随便便来个什么什么子爵就可以了，侯爵啊……真是太高了！”

哎呦，我去你娘地！

你这哪里是嫌弃爵位封高了，明显是嫌弃爵位太低，出来恶心长孙无忌来了！

如果这些都算是小事的话，那整个大唐就没什么大事可言了！

朝堂上，一众文臣武将们全都面面相觑，明显被李元霸的话给恶心到了。

李元霸却是不管他们，继续将自己的恶心事业继续到底，他脸上装出了一副极其可怜的样子来，很委屈地说道：

“皇兄，我们这些个奔赴前线的兵将们啊，那都是贱命一条，不论流多少

血，流多少汗，还是缺胳膊断腿的，那都是应该的！不像朝廷上的某些个官老爷，跟家里小菜一吃，小酒一喝，小妾一搂，这大嘴往朝堂上吧唧吧唧一说，我们这些贱命就啥功劳都没了，活该受那份风餐露宿，缺胳膊少腿，丢命的罪！所以啊，我们这些功劳都是小事……唉，不说了，不说了，说多了也都是命啊！”

李元霸那满脸委屈地就像是受罪小媳妇的样子，把个朝堂上的一众朝臣们全都给看得一愣一愣地！

噗！！

你他娘地还要不要脸了，这么说的话，哪里显得你们功劳小了，分明是在说自己功比天高！

再有，最后一句话是咋个意思？不是摆明了在说他长孙无忌就是那个官老爷吗？

以前总觉得程老扒皮就够不要脸的了，可是程老扒皮跟你相比，那也得被甩出八百里去！

“四皇叔真是太坏了，不过……我喜欢！嘿嘿……”

李愔肚子里憋着坏笑，偷偷地小声嘀咕了一句。

李愔的其他几个兄弟也都是默默点头，明显很同意李愔的看法。

倒是李承乾，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这两个人，一个是他的亲叔叔，一个是他的亲舅舅。

虽说他很倾向于自己的亲叔叔，对他的亲舅舅很失望，可是他的位置真的很尴尬啊，现在说啥都不合适。

长孙无忌听到李元霸的话后，那脸色黑地，估摸着和魏征都有一拼了。

不过他也知道自己这事办得不地道，现在想要再说些什么，怕是整个朝堂上的人都会和他对着干了。

李元霸的话，倒是让李世民开始同情起长孙无忌来了，同时表情变得哭笑不得。

自己这个兄弟还真是个活宝啊，估计死人都能够让他给气活了。

第三百三十八章一大波世袭爵位

“好了，什么功劳大功劳小的，尔等均是为我大唐江山社稷计，朕身为皇帝，自然会记得！”

眼见着朝堂之中似乎又开始变得沉寂下来，李世民赶紧出来做起了和事佬，他说道：

“好了，刘三水，拟旨……”

既然自家兄弟觉得侯爵的爵位有些低，那索性便来个狠地就是了。

李世民面带笑容地说道：“神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先于阴山一役中，率兵攻破颉利可汗牙帐，生擒了颉利，后又在征伐薛延陀之战中，英勇杀敌，与刘仁轨一同擒获蛮夷小国之首领乙失夷男，功在社稷！”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世民特意顿了顿，见众人全都露出了一副期待的神色之后，方才说道：

“朕现赐封苏定方为武邑县侯，食邑八百户，爵位以及食邑世代承袭！”

老天，这可真是痛破了天了，苏定方原籍冀州武邑，封为武邑县侯是无可厚非，可是这爵位以及食邑的世代承袭，那就了不得了！

那也就意味着，此后就算苏定方不再为大唐建立功勋，只要他苏定方不违法乱纪，这武邑侯的爵位就是他的后代子孙也能够承袭下去。

这可是大唐朝自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封赏！

如果按照这个情况来看的话，那岂不是说，刘仁轨的爵位也会照搬过来？

果然，就听李世民说道：“神武卫大将军刘仁轨，于先前五姓七望勾结吐蕃贼人意欲犯上作乱，刺王杀驾之时，亲率三千神武卫平了叛乱。后又在征伐薛延陀之战中，率大军孤军深入，剿灭薛延陀诸部，与苏定方一同擒获叶户突吉蒙，其功可表！”

李世民停顿了一下。吊着众人的胃口，待见众臣的目光全都变得焦急起来的时候方才笑着说道：

“朕现赐封刘仁轨为陈仓县侯，食邑八百户，爵位与食邑世代承袭！”

又是一个侯爷，果然是与苏定方封赐相同！

还没等众臣反应过来，李世民就继续说道：“然武邑侯与陈仓侯于长安城中居所不符规制。现将长乐坊两处府邸分别赐予武邑侯与陈仓侯，其封地府宅由朝廷在其食邑之地建立！”

“另，此番征战薛延陀收获颇丰，除神武卫应得之金银财帛等战利品之外，再赐武邑侯、陈仓侯黄金一万两、白银五万两、布帛两千匹……”

还真是高爵厚禄啊！

看来李世民为了笼络或者说为了彰显李氏皇族的面子。是毫不吝啬金钱财帛、官爵府宅的。

此番，苏定方与刘仁轨虽说自身的官职并没有再次提高，可是这得了一个世袭侯爵，是两人从来都没有想过的。

毕竟以从三品的官职得获世袭侯爵的爵位，这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可是两人的功勋摆在那里，这爵位的高低也是无可厚非了。

当然了，对于李世民的封赏。李元霸也很是满意，毕竟世袭侯爵与侯爵，别看就差这两个字。可是这两者之间相差着十万八千里，其待遇以及食邑也是天差地别。

如果这样的话，李元霸还不满意，那他就真地是有些不识好歹了。

见两人还是像原本那样有些严肃，李元霸不由得上去一人拉了两人一下，小声地提醒道：

“想什么呢。还不快领旨谢恩！怎么，还嫌封赏不够好吗？要不要本王再给你们要一个更好的？”

其实他们哪里是不满意了。这两个家伙这是都被这个消息震惊了，变得完全呆傻了起来。

得到李元霸的提醒。两个人这才反应过来，双双躬身拱手谢恩道：“末将苏定方、刘仁轨谢陛下赏赐！”

李世民哈哈一笑，道：“哈哈哈哈，两位爱卿满意就好！”

“神武卫中郎将赵三炮、李三多、吴起雄……”

看了看放在龙案上的功勋册，李世民挨个点起了名字，待念到程处弼的

时候却是眼睛一亮，道：“神武卫折冲校尉程处弼？”

“末将在！”

尚算年幼，还不及十五岁的程处弼立马挺直了腰板，站了出来。

李世民看着程处弼笑了起来，道：“还真是虎父无犬子啊！程知节倒是生了一个好儿子，哈哈……”

都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

这老丈人看女婿，那也跟丈母娘差不多，毕竟程处弼可是李世民的未来女婿。

程处弼被李世民说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他摸了摸后脑，道：“都是陛下还有武王殿下指挥有方，否则的话，末将怎会有如此成就！”

嗯，不错，很不错！

谦虚、谨慎、知道进退，关键是这张嘴可比程咬金那个老货会说话多了，这得罪人的事情，至少落不到程处弼的身上。

李世民对于自己这个女婿可谓是越看越满意！

“好！”

李世民点点头，道：“神武卫中郎将赵三炮、李三多……神武卫折冲校尉程处弼、朱可清，追随神武卫大军深入薛延陀腹地，屠灭铁勒番贼七万余，攻破王城天鹰城，助武王、武邑侯、陈仓侯擒获叶户突吉蒙，真珠可汗乙失夷男，吐蕃内相巴图……”

细数了一遍余下一众神武卫兵将们的辉煌战绩，李世民顿了顿，继续说道：

“此上诸将与大唐功果甚大，着神武卫中郎将赵三炮、李三多……原职不变，另赐赵三炮为长平县子，食邑四百户，世代承袭；李三多为宫南县子，食邑四百户……神武卫折冲校尉程处弼、朱可清，分别晋为正六品上昭武校尉，另赐程处弼为清河县男，食邑两百户，世代承袭……”

大手笔，真是大手笔啊！

又是十多个世袭子爵，两个世袭男爵，神武卫众兵将们的掀起，看来是挡都挡不住了！

朝堂之上，众臣心又纷纷升起了这个念头，不过那又如何？

只要有武王殿下一天，那么神武卫的崛起就是必然，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

赵三炮、李三多等人齐齐向李世民躬身行礼、谢恩。

“呵呵，皇弟此番乃是初醒之后的首战，不知可有寸缕功勋啊？”

这赏了该赏之人，接下来就轮到最大的功劳头子李元霸了。

李世民这一次干脆直接从皇位之上站了起来，慢悠悠地踱步到李元霸身侧，甚至还伸手拍了拍李元霸的肩膀，倒不像是在开朝会，更像是老哥俩儿坐在一起侃大山。

“嘿嘿！”

李世民这么一说，李元霸自己倒是先嘿嘿地笑了起来，他可比这大殿之中的所有人加在一起脸皮都要厚，既然你老家伙拉地下脸来问，那老子就拉得下来说，老子可不晓得什么叫低调和谦虚。

眼珠子转了转，李元霸笑着答道：“臣弟的些许微功，多是神武卫的将士用命换来的，故此，臣弟实在无功啊。”

看吧，看吧，又来了！

你到底是要做甚啊，是不是又要拿长孙无忌来说事了？

朝堂之上，一众文武大臣的眸光，齐刷刷地甩向了长孙无忌，他们都想要看看，长孙无忌现在的脸色如何。

眼见着武王李元霸似乎又把矛头指向了自己，长孙无忌肺都快要气炸了，你他娘地还有完没完了，老子不过是说了你神武卫一次，又没有道出你的名姓，你干嘛一次又一次地针对老子？

想到这里，心中有气，从来都没有吃过这种暗亏的长孙无忌一时间有些憋不住了，于是便冷笑了一声，上前一步道：

“既然王爷知道自己的功勋是将士们用生命换来的，那索性便舍了这次的功勋罢！”

得！

你说你跟他见识什么，忍过这次不就得了，不知道胳膊不过大腿吗？

大堂中的众臣全都变得愕然无比，就连房玄龄和杜如晦都是如此表情。

长孙大人何时变得如此冲动，如此不淡定了？

其中李承乾等一众皇子的表情最为难看。

李愔恶狠狠地瞪了这个平日里就和他不对付的长孙无忌一眼，嘴中嘀咕道：“怎么又是这个长孙阴人，太子哥，他真是你亲舅舅吗？”

李恹也是满脸的不服气，他说道：“当初他儿子长孙冲，不过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侥幸抓了几个小矛贼而已，就被这老家伙拿到四处去炫耀，最后父皇还不是赏了他长孙冲一个从五品下的游击将军？那长孙冲和四皇叔相比，算个屁呀！”

“行了，你们两个都给我安生点！”

眼见着小李贞也要说两句，三皇子李恪看不下去了，这长孙无忌到底是太子的亲舅舅，这当着亲外甥的面数落人家的亲舅舅，这不是打人家的脸吗？

几个兄弟所说的话，让李承乾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是因为烦心亲舅舅为何总是和他的亲叔叔作对，另一方面却是对长孙无忌今日的表现很失望。

他现在甚至都不知道日后要如何去面对长孙无忌了。

“哦？”

李元霸道是没有看到一众大侄子们的表情，他看了长孙无忌一眼，突然笑了起来，笑容温婉可亲：“长孙大人，本王想问你一件事情，不知可否？”

长孙无忌眉头皱起，虽说心中不知道李元霸要说些什么，不过嘴上却是说道：“王爷有何话，不妨直说！”

第三百三十九章八百里加急捷报

李元霸继续笑着，笑得依旧灿烂，他说道：“长孙大人，在我大唐尚未建立之前，不知长孙大人官居何位啊？”

长孙无忌眉头轻轻一挑，道：“不才，无官无职，只不过是陛下身侧一幕僚尔！”

李元霸道：“那敢问长孙大人，为何我大唐建立之后，你却以一白身晋为吏部尚书，甚至爵位封至开国公，你们能够告诉本王，你凭什么吗？”

凭什么！

很简单的三个字，李元霸并没有为自己的功勋辩解，而是问了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

纵然是老子的功勋作废，那你的官职、爵位又是怎么来的？难道就不是千万将士们的鲜血换来的？

好，即便不是千万兵士们的鲜血换来的，那又是怎么来的呢？

凭什么给你一个国公，凭什么让你做吏部尚书？凭什么？

长孙无忌的脸色很难看，那样子就像是吃了大便一样难受。

如果他现在说自己的官职和爵位不是千万兵士们用鲜血换来的，那就是彻底否定了一众武将们，例如李靖、李绩、程咬金等人的功勋。

可如果他说自己的官职和爵位是这样的得来的，那他之前说让李元霸放弃功勋的话，岂不就是个屁话？

】长】风， $\zeta \leq n \in \mathbb{N}$ et

那就是自取其辱罢了！

所以现在长孙无忌是无话可说，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而听到李元霸所说的话，顿时朝堂之上的众人全都惊讶然地张大了嘴巴，随后尽皆哑然。

何时，这当年痴傻一根筋的名头传遍大隋的太原李氏四公子，心绪竟然转得如此之快，词锋竟然变得如此犀利了？

当年的四公子就已经让众臣畏之如豺狼，惧之如虎豹了，现在变得如此犀利。那就更不能惹了！

“怎么？长孙大人不知道怎么回答本王吗？”李元霸笑着说，一口的白牙在大殿内璀璨烛光的照耀下，闪烁着森森寒芒。

长孙无忌满目阴狠地盯着李元霸看了一眼，突然往后退了两步，竟然重新回了朝列。

这个时候，房玄龄站了出来做起了和事佬，笑道：“王爷说地这是什么话，这满朝文武，谁的官职爵位不是我大唐兵士们的鲜血换来的？现在争论这个岂不是没有意义了？”

“是啊，王爷！”杜如晦说道：“眼下。我大唐开国至今尚不足二十载，除却少数几位大人，剩下的全部都是靠累累军功至今日的地位。长孙大人于我大唐社稷苍生计必安，这么多年来一直未曾有半分的怠慢，今日也是太过谨慎了，王爷又何必较真呢？”

“哈哈，本王可没有怪罪长孙大人的意思！”李元霸仰天哈哈大笑了起来，继续说道：

“只是本王想到牛将军率领一支万名左骁卫精兵孤军深入于吐蕃驻地，初时尚有消息传回。可现今时逢大雪，已有数日无音讯传回，吉凶未卜。若是无法得知牛将军消息，本王如何能够安心接受朝廷的封赏？”

李元霸话音刚落。整个朝堂都变得寂静了起来。

是啊，牛进达的信息已经消失了至少四日了，他们深入吐蕃腹地，生死两不知。

若是最后牛进达大胜。自然是皆大欢喜；可若是牛进达败还，或是全军覆没，那么。李世民先前的封赏与当下万名大军尽没的情况，就会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种情况不就是在打他李元霸的脸，在打他李世民的脸吗？

众臣之前明显没有想到这一点，现在想想，却是全都有些后怕。

李世民也沉默了下来，他并非不知道这个消息，而是对牛进达的能力很相信，或者说是他故意不去往这方面去想，毕竟牛进达也是跟在他身边的老人了，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他都不想牛进达出事。

就在大殿中刚刚陷入沉寂中的时候，一个身穿黑甲的禁卫就急匆匆地跑了进来，一边跑，口中还在一边大喊着：

“捷报，八百里加急，朔州城捷报……”

“朔州城捷报！”

李世民噌地一下转过了身子，瞪直了眼睛看着气喘吁吁的黑甲禁卫道：“朔州城？是何捷报，速速念来！”

“诺！”

禁卫没想到皇帝老子就站在殿下，在稍稍震惊之后便打开了一份朱红色的折子，大声地念到：

“报于圣明陛下：今有左骁卫上将军，朔州道行军先锋牛进达，率左骁卫万名精锐骑兵深入吐蕃腹地，剿灭吐蕃麾下大小部族数十个，歼灭吐蕃贼人八万余，擒获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亲族及其诸部贵族上千名……”

“然遗憾之事，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在麾下数万精兵掩护之下匆忙逃窜，未曾将其擒获！现牛进达已率大军回返朔州，待整军完毕之后便会拔营而起，折返长安！”

“好！”

禁卫的话音刚落，李世民就拍着手掌大声叫起好来，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到，这才刚刚提起牛进达，朔州城方面的捷报就立时来到。

对于这个好消息，朝堂之上的众人全都表现出极其兴奋的笑容。

“唉，你听到了吗？牛将军竟然俘虏了松赞干布的所有亲眷！”

“听到了，听到了……老子不是聋子，他娘地，这次真是解了一口胸中的恶气了！”

“只是可惜了，让松赞小儿给跑掉了……”

满朝文武小声议论了起来，因为这则消息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意义重大。

大唐朝自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两次捷报，一次灭了薛延陀，第二次却是差点让吐蕃亡国……如此大捷，纵观历朝历代也还有数的几个大胜仗！

“捷报中可曾言，左骁卫骑兵损伤多少，所剩几何？”

李元霸远比众人关注的东西要多得多，他见众人全都沉浸在了喜悦之中，却是冷声打断了他们的喜悦之情。

那名黑甲禁卫的脸色微微一变，须臾之后却是如实说道：“回禀王爷，捷报上并未言明左骁卫损伤之数，不过小的却听闻送达捷报的朔州城兵士说……”

说到这里，黑甲禁卫停了下来，他下意识地看了周遭的一众王公大臣们一眼，似乎有所顾虑。

李元霸见状脸色一沉，冷声道：“说！”(未完待续……)

第三百四十章与你半壁江山如何？

黑甲禁卫沉寂了很久，终于还是面色沉重地说道：“回王爷的话，那名传回捷报的朔州城兵士说……奇袭吐蕃的万名左骁卫大军，因遭遇吐蕃番贼数次顽固对抗，早已不足万名之数，只剩……”

黑甲禁卫抬起脑袋，下意识地看了满朝堂的众人一眼，方才沉声说道：“只剩五千之数！”

“什么？只剩下了五千！”

“那可是一半的左骁卫精骑啊！”

“这些吐蕃番贼，还真是该杀啊！”

朝堂之上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须臾之后，一股子名叫悲伤的情绪开始弥漫在整个朝堂之上。

“牛将军可曾有事？”李世民有些紧张地追问道。

黑甲禁卫道：“那兵士只是说牛进达将军左肩中了一箭，还好箭头之上未曾淬毒，眼下牛将军已然无碍！”

李世民心中舒了一口气，他沉默了一下，挥手道：“你且退下吧！”

“诺！”

黑甲禁卫恭敬地行了一礼，将手中的捷报递到刘三水的手中之后便退出了朝堂。

“唉！”重新坐回龙椅之上的李世民，重重地叹了口气，道：“原以为是捷报，没成想，我大唐的兵士们伤亡竟然如此惨重！”

听闻此言，房玄龄与杜如晦相视一眼，房玄龄踏前一步，道：“陛下，这亦是没有办法之事，有战争便有牺牲，我大唐将士们，每一位都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

杜如晦继续接口道：“只要我大唐将士们仍旧有信念，愿意为了我大唐而征战，我唐廷又岂会吝嗇军功与封赐呢？”

想想也是，整个大唐又有几个神武卫呢？毕竟神武卫是少数，他们的悍勇以及兵器亦是独一无二的攻击利器，能够征战奖金两月，而不损一员地回

归长安城，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当然了。神武卫可以不损伤一兵一卒的回返长安，其他的唐军可做不到这一点。

“陛下，待牛将军以及李绩、李靖等诸位将军率领大军归程之时，您应出迎十里。将为国捐躯的将士们迎回长安城！”

就在杜如晦话音落地之后，李元霸突然单膝跪地，右手抱拳，向李世民高声请求道。

真是疯了，在这封建的朝代。一朝皇帝那可是高高在上的天之骄子，历朝历代，从来没听说过，有皇帝亲自出迎十里，将在外出征的将士们迎回王城的。

不过，李元霸这样请求也并非是没有道理，毕竟这些牺牲的将士们可都是为了大唐而战方才丢掉性命的，若是没有大唐，人家凭什么会去战场上杀敌？

你李世民作为一国之君，难道就不应该为这些为国捐躯的将士们做点什么呢？

再说了。这样做并非对于李世民没有好处，这一者可以笼络大唐境内所有兵士们的心，另一方面，更是可以让李世民宽和仁义的美名传遍整个大唐，乃至周遭的那些小国之中。

这样一举两得之事，对于最好面子的李世民来说，又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呢？

也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一点，李元霸才故意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提出了这种看似疯狂，或者说有些近乎荒诞的请求！

“请陛下出长安城十里。迎大军回城！”

能够在李世民手底下当差，并且有资格出席朝会的，能是傻子吗？李元霸能够想到的，满朝文武自然也能够想得到。

所以他们全都学着李元霸的样子。单膝跪地，抱拳请求，甚至就连魏征等谏臣都不例外。

李世民看着下方黑压压跪了一大片的臣子们，脸色突然变得通红起来，这不是气地，而是激动地。此刻他心潮澎湃，恨不得牛进达、李绩等人的大军，现在就回归长安城。

因为他确实想要做李元霸方才提出来的那件事，这种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准了！”李世民拍了拍龙案，大声说道。

“陛下圣明！”

由李元霸牵头，所有的文武大臣们全都恭声附和了起来。

这件事情过去，众人的情绪似乎全都变得高涨起来，而李世民在平静了一会之后，突然笑了起来，他看着李元霸说道：“元霸，眼下牛将军即将回返长安，大军尚算完备。怎么样，想好与朕要何封赏了吗？”

李元霸笑道：“皇兄，若是我与你要一座金山、银山，你也肯给吗？”

李世民似笑非笑地看着李元霸，道：“元霸，只要你提出来，别说金山、银山了，纵然是半壁江山，送与你又有何妨？”

听到这话，若是一般人的话，恐怕会被吓个半死，半壁江山啊！这是要试探忠心的节奏吗？

众臣尽皆哗然！

房玄龄、杜如晦两人的眸中闪过一抹惊色，不过很快便隐去了。

长孙无忌的脸上倒是飘起了幸灾乐祸的神色，同时看向李元霸的眼神中充满了玩味。

李元霸可不管那三七二十一，半壁江山哪里有金山银山来得好？先不论李世民这话是出于真心还是别有用心，单单就算是得了这半壁江山又如何？

不仅需要管理，而且还得时刻提防着被别人给夺了去，与其提心吊胆地坐拥半壁江山，倒不如守着金山、银山。

没钱花了就拿一点出来，买两份羊肉泡馍，吃一份，倒一份……有钱，就是这么任性！

所以，李元霸直接翻了个白眼，说道：“皇兄，别拿什么半壁江山来糊弄臣弟！臣弟就想要做一闲人，没事的时候种种地，带带孩子，游山玩水啥的……有些银钱就够了，坐江山，太累！”

李元霸的话，前面两句确实让众臣感觉很诧异，他们以为李元霸虽说会

拒绝，可是绝对没有那么干脆。可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对于李世民的诱惑，李元霸竟然拒绝的如此干净利落，没有丝毫的留恋。

当他们听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更是跟着全体都沉寂了下来。

是啊，人人都想做皇帝，那是因为他们都是看到的皇帝靓丽光鲜的一面，整日里山珍海味、锦衣玉食，更是妻妾成群，后宫佳丽三千，可谓是享尽了人世间的荣华富贵。

可是谁曾想过，皇帝是那么好做的吗？不仅每日里都要劳心国事，朝堂之上众臣的争权夺利，派系纷争……甚至是后宫嫔妃的争宠……哪一样都让皇帝心力憔悴！

所以说这守江山很累，皇帝，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的！

李世民倒是早就想到自己这个弟弟会干脆利落地拒绝掉，毕竟以李元霸的性格，若是做一个闲来无事的逍遥王爷，一辈子吃穿玩不愁，或许还可以，但若是叫他每日里处理奏章、操心国事的话，那还不如杀了他。

“累吗？”

李世民嘴中轻声呢喃了一声，旋即摇了摇头，把这个略显低沉的情绪晃出脑际，再次说道：

“元霸，朕听闻你那芷阳的王府快要落成了，朕便赐你一些府中的下人，连同一些歌姬、金银一同送到你的王府之中，就算是朕对你此番征战薛延陀的赏赐了，如何？”

毕竟李元霸现在已经是官至极品，封无可封，而且爵位方面又是亲王，再往上走那可就是皇帝了，再加上李元霸的性格，这种简单的赏赐，更加符合李元霸的心思。

赏完了李元霸，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反正都不过是一些地方发生的事情，李世民也只是简单地了解一下，做出一些笼统的指令，具体的还需要三省六部的大臣们去合议。

李元霸站在朝列中，好容易听了一会要议的事情，却发现那些东西比前世的时候坐在课堂上所听到的东西还令人烦闷，索性便闭目养神起来。

终于，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朝会散了，就在李元霸随着人群往两仪大殿之外走去的时候，刘三水却是挡在了他前面，道：“王爷，陛下请您去后殿中议事！”

李元霸闻言抓了抓头发，这脑袋瓜子被方才的朝议都快议炸了，自己这便宜哥哥又要搞啥么蛾子啊？

“知道了，你退下吧！”

有些郁闷地应了一声，李元霸轻车熟路地现在该何两仪殿后殿中走了过去。

刚刚踏入后殿的殿门处，李元霸便见李世民手中端着一只茶盏，站在一扇巨大的窗户前，透过那打开的门户，望向了大雪之后晴朗的天空。

李元霸有些懒散地走过去，故意放重了脚步声，待李世民扭转过头之后，方才说道：“皇兄，叫臣弟过来有何事啊？”

一边说着，李元霸一边端起桌子上的茶壶倒了一杯热茶，喝了一口，须臾之后不由得眼睛一亮，道：“好香的茶啊！”

还别说，自从李世民那日在李元霸这里喝到了大叶茶之后，就喜欢上了这大叶茶叶的味道，而且他还特意下旨，吩咐每年南方的新茶采摘之后，便八百里加急送往长安城中。

方才李元霸所喝的茶叶，虽说并非是新茶，可也是茶农特意积攒下来的，用特殊方法保存下来的茶叶。

这些茶叶全都被李世民下旨送到了长安城中，经过一番精心炒制之后，便成了眼下这浓香的茶叶。

【作者提醒您！，那里有更快、更清晰的小说章节，网址】

第三百四十一章改组大唐间谍机构

“这茶叶可是朕特意命人按照你教的方法炒制的，怎么样？还满意吗？”

李世民示意殿中伺候的太监关上窗户，手中端着茶盏走到了桌子旁，继续说道：“待会你回府的时候，便带一些回去吧！”

李元霸点点头，直接蹦出来一句差点让李世民崩溃的话：“行啊，回头我走的时候，你叫人帮我装个三头二十斤地，回去我天天喝！”

噗！

李世民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要不要这么不要脸啊！这东西可不比新茶，可是茶农们精心保存下来的，要不然这寒冬腊月的，上哪里去搞这么多的茶叶？

再者说了，这次一共才送过来多少保存好的老茶啊，能够炒制成功二十斤，已经算是极限了。

你这一张口就三头二十斤的，我上哪去给你弄？

李世民没好气地瞪了李元霸一眼，道：“没有！匀给你三五斤的还可以，三头二十斤，朕还想要呢！”

“嘿嘿……”李元霸嘿嘿一笑，道：“皇兄，你这次叫我来是有啥事？”

李世民这才想起正事来，便说道：“元霸，朕来问你，父皇是不是将神凰卫赐予你了？”

听到李世民的话，李元霸一下子就愣住了，心道：“果然，我这便宜哥哥早就知道神凰卫的存在，或许是出于对李渊的愧疚，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李元霸原本还想要过段时间，等把神凰卫内部的事情捋清楚之后，再来告诉李世民这件事情的，没想到却是李世民自己率先提了出来。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也就是了。

想到这里，李元霸便说道：“不错！皇兄，父皇正是将神凰卫主的位置传给了臣弟。不过皇兄，父皇当年之所以创建神凰卫，也是为了我大唐着想。并非是想要重新夺回皇位，你……”

“不必说这些！”

李世民摆摆手，声音中多少带着些落寞，道：“其实朕并没有怪父皇的意思。毕竟当年若是父皇想要提前阻止朕的话，朕也当不成这个皇帝，说不准七八年前朕就已经死了！呵呵……”

说到最后的时候，李世民苦笑着摇了摇头，道：“或许当初父皇也很纠结吧！自己最在意的三个儿子为了皇位竟然反目成仇、刀兵相向……呵呵。这种事情怕是历朝历代所有的皇帝都会头疼吧？”

李世民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这也就是面对李元霸而已，如果是别人的话，恐怕前脚听了，后脚就会被拉出去给砍了脑袋。

“皇兄，我想，当时父皇其实已经做好了决断，只是两位兄长的选择，实在是让父皇心痛不已，故此才未曾阻止与你？”李元霸劝慰道：“更何况。既然两位兄长都已经逝去，那又何必再谈及往事？”

“唉，却是朕太过伤怀了！”

李世民用甩脑袋，看着李元霸说道：“元霸，朕今日叫你过来，除了确认一下父皇是否将这支神凰卫交到了你的手中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要告诉你，这神凰卫中其实并非是上下一心！”

“皇兄，你的意思是说神凰卫中有人要反叛出去？”李元霸很快就想到了这一点。

李世民点点头，道：“根据天机卫和影卫所传回来的情报来看。天地玄黄四号卫中，除却天字号、地字号的所有密谍，依旧忠诚于大唐，忠诚于神凰卫主之外。玄字号和地字号全都有反叛的迹象。”

“不会吧？”

李元霸吓了一大跳，神凰卫四号卫，天字号负责番邦蛮夷等诸国，地字号负责五姓七望，玄字号负责收敛金钱，黄字号则是负责搜集、传递情报。以及进行暗杀……

要说这神凰卫的天地玄黄四号卫，哪一卫都很重要，可是这最可怕的便要数黄字号了，因为黄字号不仅负责着天地玄三号卫的情报传递，还负责暗杀的人物。

若是他们随意截断情报，并且安排杀手前去暗杀天地两号卫的谍报人员的话，那后果就真地是不堪设想了！

“如何不会？”

李世民冷哼了一声，道：“那玄字号这些年来，借着朝廷的势力，狂揽了多少金银？就连父皇都不知道具体的数目。这些金银有一小部分被他们藏进了密库，以用作整个神凰卫的运转，但是更多的却是被他们私吞了。还有，你知道为何黄字号也会有部分人想要反叛吗？”

“部分人？”李世民的话把李元霸给说蒙了，怎么还全部、部分的，什么意思？

李世民看出来李元霸还是有些晕头转向的，转念一想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说道：

“是这样的，这玄黄两字号，其中玄字号因为金银的诱惑，凡所属密谍，已经全部叛出神凰卫。而玄字号，却是只有少部分人因为被外部金银腐蚀了，是以不得不反叛！”

“哦，原来是这样！”

李元霸心中松了一口气，还好不是黄字号整个都反叛了，要不然的话，怕是会是一个大麻烦。

不过转念一琢磨方才李世民所提及的那个问题，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便追问道：“皇兄，听你方才话中的意思，这黄字号中的部分反叛者，之所以被金银腐蚀，便是被玄字号的叛徒们给贿赂了？”

李世民微微颌首，道：“正是如此！好在这黄字号中负责暗杀的那些密谍人员，只有父皇还有神凰卫副指挥使，王怀远那个太老太监知道，否则的话，怕是连这些负责暗杀的密谍也会被玄字号拉拢过去。”

“那皇兄，接下来要怎么做？”李元霸心中庆幸着，对李世民说道：“难不成要对他们进行清理吗？”

“哼，朝廷的东西岂是那么好拿的？”李世民冷哼了一声，道：“其实朕已经盯着玄字号好多年了，如果不是考虑到父皇那里的话。元霸，你以为他们还会活着吗？”

李世民的声音中充满了冷血以及嗜杀的语调，甚至连说出的话都带上了赤果果的杀机！

嘶！

李元霸表面上强装出一副无事的样子，可是这心头却是倒吸了一口凉

气，心中泛起了惊涛骇浪。

李世民竟然盯着黄字号好多年了，那岂不是说这神凰卫中一直都有李世民的眼线，只要他想要灭了神凰卫，不费吹灰之力。

当然了，这话也不排除是李世民刻意说出来的，一方面是表明他的态度，至于这另一方面嘛，自然就是警告李元霸不要利用神凰卫的力量乱来，整个神凰卫都在他的严密监控之下。

.....

想通了这一点，李元霸便说道：“皇兄，您看这样好不好！此番清理过玄字号之后，肯定会收缴到大量的金银财帛，而作为传递情报的部分黄字号密谍，也会被吓成惊弓之鸟。”

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稍稍顿了下，继续说道：“与其重新组建玄字号和黄字号，还不如直接将神凰卫与天机卫、影卫合改组、合并起来，使神凰卫融于天机卫、影卫。这样也便于日后的管理，皇兄，你看如何？”

李世民到时没想到自己这个弟弟竟然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这分明就是把神凰卫拱手送人了嘛！

李世民的初心可并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单纯地想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李元霸，以免到时候他对神凰卫一动手，造成很多的连锁反应。

“改组、合并？”李世民愣了下，道：“如何改组与合并？”

李元霸想了想，说道：“皇兄，咱们的天机卫中已有许多密探在番邦蛮夷以及五姓七望之中，索性便将神凰卫中的天字号、地字号全都分配给天机卫，让他们自行去协商安排。”

“而天机卫以及影卫中的密探们，他们为了掩藏身份，又多以商贾的形势出现在大唐境内的各个地方，待彻底清剿了神凰卫的叛乱之后，便将玄字号彻底打散了，由天机卫和影卫来共同打理。”

“至于剩下的黄字号嘛，那就更好说了，影卫的工作便是负责暗杀以及重要情报的传递。到时候，咱们完全可以直接将影卫与黄字号合并，这样也能够形成互补的关系。”

“皇兄，这样安排，你看怎么样？”

李元霸说完就看向了李世民，虽说天机卫和影卫也听从于李元霸的命令，可是毕竟他们的实际主人是李世民，只要李世民点头了，那么一切就都

好说了。

“这样做也并非是不可以，不过父皇那里……”李世民终究还是有些顾虑的，不过他所顾虑的并非是别人，而是担心李渊那边在知道了他们哥俩的计划之后，心理会过不去。

到时候老太上皇再过来臭他们哥俩大嘴巴子，那岂不是有苦难吐？

李元霸倒是不担心这些，他信誓旦旦地拍了拍自己的胸膛，道：“皇兄你且放心，父皇既然将神凰卫交与了我，就断然没有再次插手的心思。你就听我的，放心大胆地改组便是了！”

李世民点点头，道：“也罢！纵然合并了神凰卫，这改组之后的天机卫与影卫，亦在你我兄弟的共同掌控之中，就算是父皇想要再说些什么，亦是无用了！”

【作者提醒您！，那里有更快、更清晰的小说章节，网址】

第三百四十二章高阳也来了

就在李世民和李元霸这老哥俩，在两仪大殿后殿中商谈改组神凰卫事宜的时候，远在山高皇帝远的人杰地灵之地，余杭郡中，靠近西湖的小筑之间，有一座庄园负之中的氛围很是凝重。

在庄园最深处的府宅正堂之中，七八个长相各异的中年人，一个个面色阴沉沉地坐在大殿之中。

突突冒着火星子的三个火盆，似乎根本就压抑不住府宅之中的阴冷，每一个人的脸色都冷得快要冻成冰了。

坐在正中央位置上的王皓，儒雅的脸色已经尽显疲惫，他说道：

“这一个多月以来，虽说唐廷的大军主力，全都放在了朔州城以及河西等边关要地，可是在咱们五姓七望的各州卫的兵力，依旧在不断地增加，再这样下去的话，他们早晚会对我们几家动手的！”

博陵崔氏的家主，那个名叫崔长伯的矮个中年人，听到王皓的话后说道：

“我听说，武王李元霸所率领的那支神秘的万人大军，在朔州边关战场之上大展神威，可以说是无可匹敌，所向披靡。而且最恐怖的是，此番征战薛延陀，这支神秘的万人大军竟然未曾死亡一人。由此可见这支大军的战斗力是有多么恐怖了！”

“不行啊，我们真得不能就此坐以待毙了！这一个月以来，我每日里都会被噩梦吓醒……”

赵郡李氏家主李昌瑞，也就是那个留着八字胡的黑瘦中年人，在崔长伯话音落地之后，更是吓得脸色苍白。口中不停地呢喃了起来。

听到李昌瑞的话，所有人的脸上都出现了鄙夷的神色，认为这家伙胆子实在是太小了。

“眼下，朝廷的边关危机已经解除，大唐方面更是大获全胜。眼下军心可用，接下来他们就有时间腾出手来对付我们五姓七望了，我们必须赶在他们对我们动手之前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

荥阳郑氏，那个大夫便便的中年胖子郑长卿，瞥了众人一眼，说道。

“要不。派人去长安与朝中的人接触一下，试探一下朝廷对于我们的态

度！”

崔长伯想了想，试探着说道。

“不可！”

王皓直接就给否定了，他说道：

“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各家的族人们但凡出得各自的属地。必会被朝廷的人给抓起来，特别是派往长安城的族人们，根本就没有进城的机会，就会被排查出来，送往大理寺诏狱！”

“是啊！”郑长卿亦叹了口气，道：“依我看，朝廷这一次是铁了心要对我们五姓七望动手了！”

大堂中，一时间陷入了沉寂。

过了许久。还是李昌瑞打破了平静，他有些期待地看着王皓道：

“王兄，小弟听闻你们王氏有一名子侄入了武王府。在武王李元霸手底下当差，不如你联系一下那名子侄，探探武王的口风如何？”

被李昌瑞这么一提醒，王皓明显愣了一下，忽然想起数月之前被自己在一气之下赶出太原的王浚。

当时自己根本就没在意过这名子侄，毕竟这家伙与他们太原王氏的行事风格大不相同。而且明显是偏向朝廷的。

这个时候，就算是他迫切地想要去联系王浚。人家王浚能够咽得下当初那口气吗？

他沉默了，或者说根本就不想要去尝试这个结果。

“王兄。王兄……”

见王皓神色略显低靡，李昌瑞不由得开口追问了两句。

“这……我试试吧！”

面对氏族的生死存亡，一切的尊严都他娘地算个屁啊，只要能活下来，就还有翻盘的可能。

……

时值正午，到了用膳的时间了，李世民早就领着李元霸来到了立政殿中支起了火锅。

“二嫂，你别忙活了，有这些东西就够吃得了！”

李元霸夹着软嫩多汁的羊肉，往麻油小料里面沾了一下，迫不及待的就塞进了嘴里，然后脸上立刻露出了满足的神色。

李世民有些好笑地看了李元霸那吃货的样子一眼，对长孙皇后说道：

“观音婢，别管这家伙了，这臭小子别的本事没有，要说吃的话，恐怕找遍咱们整个大唐都找不到第二个！”

“依臣妾看呀，四弟这是在外征战时间太长了，已经有些日子没有吃到‘火锅’了，他这是馋的！”

长孙皇后说完，掩嘴轻笑了起来。

李元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耸了耸肩，道：“这有啥？我这辈子啊，委屈了什么，也不能委屈了我这张嘴！”

“吃你的吧，吃东西都堵不住你那张嘴！”李世民没好气地塞给李元霸一大筷子羊肉，说道。

“嘿嘿……吃，吃！”

李元霸嘿嘿一笑，低头狂吃。

“陛下，高阳公主求见！”

就在这个当口，一个身穿粉色宫装的小宫女低眉顺眼地走了进来，禀报道。

“啊？”

李元霸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这个时候才总算想起来自己似乎是忘了什么。

“传！”

李世民没有看到李元霸的异样，而是直接摆了摆手，让小宫女把高阳公主给带进来。

“哒哒哒……”

过了有几个呼吸的时间，殿外便传来了轻巧的脚步声。

尚未进得大殿，高阳公主那清脆的声音就响了起来：“母后，高阳来给您请安了母……”

刚刚走到门口，露出了一个头的高阳，看到坐在后殿中的李世民两兄弟的时候，后面的话都没说完，几乎是扭头就往外走，同时口中还在下意识地呢喃着：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高阳，你给朕进来！”

李世民冷哼了一声，猛然拔高了语调。

正低着头，踩着碎步死命往殿外紧急冲刺的高阳公主，听到这声呵斥的时候，却是浑身一僵，随后娇俏的小脸马上垮了下来。

她转过身子，摆出了一副哭丧脸，有气无力地向着大殿内部走去。

重新回到大殿中，见李世民和李元霸相对而坐，高阳公主小心地、偷偷瞄了两人的表情一眼，随后便很乖巧地跪地行礼道：

“儿臣高阳，见过父皇，见过母后。侄女高阳，见过四皇叔！”

“嗯，乖！不哭，叔叔给你买糖吃！”

看着高阳公主小脸上那委屈的面容，李元霸感觉很有意思，差点脱口而出。

强忍住这种冲动，李元霸瞄了李世民一眼，见他没有什么反应，便抬手虚抬，道：“行了，起来吧！都不是外人，行什么跪拜礼啊？”

一边这样说着，李元霸还在给高阳公主使眼色，那小表情用地还真是神形兼备，就算是十个人都看不懂是咋回事。

高阳公主冰雪聪明，伶俐可爱的，可是也搞不懂是什么意思，不过有一点却还看明白了。

那就是自家四皇叔，还是站在她这边的。

想到这里，高阳公主眼睛一亮，小腿一蹬就站起来了。

这个时候，李世民却是说道：“唉，你接着给朕跪着，哼，倒是把你四皇叔的话听得挺入耳的！”

高阳公主很是委屈地看了看长孙皇后，那水汪汪的大眼睛中，泪水更是如同瀑布一般潸然而下。

“陛下，您看高阳她知道错了，您就别生气了！”

长孙皇后对于这些孩子们虽说很严厉，但是确实很疼爱他们，对于孩子们的请求一般都会答应。

“观音婢，你也别惯她的臭毛病！”

对于这个女儿的一切心思和手段，李世民还是很清楚的，装哭、撒娇、拌可怜……除了这些，没啥别的手段了。

李元霸上前一步，拉起了高阳公主，同时扭头对李世民说道：“皇兄，对于女孩子不要太过严厉了！”

李世民无奈地摇了摇头，道：“你呀，就是对他们太好了！”

“行了，行了……哭什么？”

李元霸轻轻摸了摸高阳公主的小脑袋瓜，一边对其使了个继续的眼色。

“哇……”

得，有了李元霸撑腰，小丫头脸上闪过会意的神色，这下子可是哭得更厉害了。

“你看看……”李元霸心头暗笑，嘴上却是说道：“什么事情哭得这么伤心，来告诉四皇叔，四皇叔给你出头！”

高阳公主抹着眼泪，娇俏的小脸直接变成了小花猫，她抽抽噎噎地说道：

“四皇叔，我不要嫁给房遗爱，我不要嫁给那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

喝，这丫头倒是大胆，说话直奔主题。

李元霸心中想着这些，拉着高阳公主坐到了桌子旁，明知故问地说道：“高阳啊，告诉四皇叔，这房遗爱是谁，谁说要把你嫁给他的？”

高阳公主没有说话，只是对着李世民的方向努了努嘴。

李元霸装作很无知地扭头看着板着一张脸，一直不说话的李世民，道：“皇兄，不知这房遗爱是何许人也？”

李世民看了李元霸一眼，他也知道自己这个兄弟这么多年了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对于这些王公大臣们的孩子们或许是真的不知道。

想了想，他便说道：“这房遗爱，乃是房相的次子，因之前朕便与房相有过口头协定，现今高阳已至婚配年龄，索性便兑现之前的协定，将高阳下嫁于房遗爱！”

“哦！”李元霸了然地点点头，忽然问道：“皇兄，不知这房遗爱，你可曾见过？”

第三百四十三章谈房家次子

“自然是见过的！”李世民点点头，脸上出现了笑容，道：“虽说这小子办事唬了些，平时也有些胡闹了些，可是有玄龄在管着他，这为人方面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

“父皇，您也太偏听偏信了吧！”

李世民一说这话，高阳公主立马不满意地反驳了起来，她顾不得去擦拭脸上依旧在滴落的眼泪，道：

“那房遗爱不仅生得五大三粗的，而且就是一纨绔，整日里带着一帮子与他一样的纨绔子弟们在长安城中吃喝玩乐，平日里的狐朋狗友更是一些地位低下、卑贱的泼皮混混……就这样的家伙，哪里是胡闹了一些？简直就是混帐败家子！”

敢这么跟李世民说话的，估计在李世民这些子女当中也就只有高阳公主了。

长孙皇后见李世民脸上神色微变，不由得轻轻拉了拉高阳公主的衣摆，道：“高阳……”

“观音婢，你让她把话说完，看来这些话她早就憋在心中很久很久了！”

李世民对长孙皇后摆了摆手，示意她不要插话。

长孙皇后没有办法了，只能把求救的目光投向了李元霸。

可是令她没有想的是，李元霸竟然也摆出了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而且看他眼神中的神色，竟然还透着一股子赞赏之意。

“唉！”

微微叹了口气，长孙皇后不由得摇了摇头。

其实长孙皇后根本就不知道，李元霸和高阳公主是一伙的，他们俩人现在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完完整整地发泄出来，要不然地话。怎么继续后面的计划呢？

抹了一把脸上依旧挂着的泪珠，高阳公主有些倔强地看着李世民说道：

“父皇，就房遗爱那德性，别说是儿臣了，就算是一个普通百姓之家的女

儿都看不上他！如果他不是仗着有一个好老爹的话。就他做的那些事，城中的百姓们一人一口唾沫都能够把他给淹死！”

嘿，这丫头和房遗爱是有多大的愁，多大的怨呐？还真是怎么可恨怎么说呢！

“说完了吗？”

李世民放下了手中的筷子，很是平静地看着高阳公主说道。

“没有！”高阳公主大声地说道：“就算是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李世民稍稍沉默了一下，道：“你就这么讨厌他？”

高阳公主点点头。道：“父皇，我就算是死，也不要嫁给他！”

“混账！”

李世民还没有说话，倒是一直作壁上观的李元霸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道：

“什么死不死地！这世间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我李元霸的子侄去死！”

高阳公主稍微怔了一下。随后很是诧异地看着李元霸，心说：“四皇叔不是和我站一边的吗，怎么这会却是去帮父皇了！”

没等高阳公主反应过来呢，李元霸就继续说道：“看什么看？还不快向你父皇低头认个错？”

这边高阳公主都懵了，什么情况啊？

“皇兄，高阳说起这些话来那全都是因为年幼不懂事，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啊！”

李元霸这边让高阳认错，另外一边却还话锋一转。道：“不过我说话，皇兄你可千万别生气！”

顿了顿，他继续说道：“方才听皇兄与高阳对与房遗爱的讲述。我认为你们两人的冲突，主要是集中在两点，这一嘛，自然就是房遗爱的人品，这第二点，就是高阳对于这种婚姻方式很是抵触！”

“婚姻方式？什么意思？”李世民对于这个新词很不理解。

“额……”

李元霸现在才恍然醒悟过来。现在可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婚姻方式，除了一些特殊的。比如说皇帝赐婚的或者双方协议成亲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这所谓的婚姻方式……”李元霸沉默了一会，说道：“皇兄，就好比是不管男女双方家世情况如何，男女两情相悦，彼此之间定下终身之事……”

“简直是乱弹琴！”

李元霸话都没说完，就被李世民给无情地打断了，只听他说道：

“正所谓门不当户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之间私定终身，先不论门户如何，单单是父母这里就过不了关！”

“皇兄，若是男女之间相互不喜欢，纵然是成了亲又如何？”

李元霸眉头一挑，继续说道：“纵观历史，这男女之间相互通奸之事屡见不鲜。还不是男女彼此之间相互爱恋？若是能够摒弃这门户之见，以及父母之言，这等通奸之事必会减少很多！”

李元霸的话看似很有道理，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前世的时候，李元霸出生在新社会，长在新时代，那时候可是讲究自由恋爱的，可是尽管如此，那社会上还不是依旧出现了很多婚外恋，小三、小四的……

李世民可不知道这些，在他看来，李元霸说得似乎是很对，可是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

“皇兄，高阳与那房遗爱甚至都未曾正式地见上一面，若是这房遗爱生得方头大耳，塌鼻歪嘴，断腿缺手的……你想让高阳这辈子怎么过？”

李元霸继续加紧攻略：“还有，方才皇兄说这房遗爱除了性子有些胡闹之外，别的没啥大问题。可是这胡闹又怎么说？吃酒玩乐都是小事，可若是赌博、出入坊妓呢？这也算是胡闹吗？”

李世民脸色越发阴沉了，因为在他想来，这些似乎完全与房府不沾边，可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从李元霸的嘴里说出来却好像是即将就要发生一样。

“皇兄，要不要与臣弟打个赌？”

眼见着李世民似乎是被自己说动了，李元霸赶紧加烧最后一把火。

李元霸的话把李世民以及长孙皇后等三人的目光全都吸引了过去，只听李世民说道：“赌什么？”

“就赌这房遗爱吃喝嫖赌，坑蒙拐骗，强取豪夺……是样样精通！”

李元霸的脸上出现了神秘的色彩，如果李承乾他们这些熟悉李元霸的子侄在场的话，一定会惊呼：

“四皇叔又要阴人了！”

第三百四十四章倒霉的房遗爱

“你这个赌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李世民皱着眉头说道：“你总不能让朕派人去盯着他吧？”

李元霸轻笑道：“皇兄，何必派人去盯着他呢？你只需要下一道旨意，就说‘天子嫁女，非比寻常。当先许婚，以一年之期而论，而后下嫁。若一年之期内，许婚之人有其他恶行，当婚配作废，并将许婚之人发配边疆，守关三年，建立功勋之后方可折返长安’！”

说到这里，李元霸顿了顿，邪笑道：“皇兄，若是那房遗爱真如高阳所言一般，你信不信就在你旨意下达之后七日内，那房遗爱便会出入赌坊，流连坊妓！”

李世民眸中精光闪烁，他明显被李元霸给说得动了心。

“陛下，若是那房遗爱真如陛下之言，只是性子胡闹了些，区区一年的时间，自然能够把胡闹的性子给改过来！”

到现在，长孙皇后也算是看出来了，这位小叔子明显是和高阳公主一伙的，高阳这丫头摆明了不想嫁给房遗爱，那自己索性就帮她一把，是以这才有了方才这番话。

“好！朕和你赌了！不过赌注为何物？”

许是被长孙皇后给谁动了心，李世民最终还是用以了下来。

李元霸哈哈一笑道：“皇兄，若是我输了，那就表明高阳所说的一切都是道听途说，房相的次子确实不错，若是两情相悦，高阳嫁与他又何妨？”

李元霸这家伙真是太奸诈了，并没有说输了就让高阳公主嫁给房遗爱，而是加了一句两情相悦。

若不是两情相悦呢？那岂不是还是没戏？

不过李世民现在也懒得管那些了。反正到时候若是李元霸输了，那一切还不都是他说了算？

所以，李世民便说道：“好，若是朕输了，那高阳便不用嫁与房遗爱。并且朕从此之后再也不会强迫高阳了，只要她的未来夫君，能够通过朕的考验，朕便许他们婚配！”

“皇兄，你可是天子，须知天子可是一言九鼎。君无戏言的，眼下可是有二嫂作证，你可不能耍赖啊？”李元霸揶揄道。

李世民嘴角露出了一丝高傲的笑容，道：“正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朕虽说并非是君子。可是这赌约却绝对不会赖掉的！”

“耶！”

听到李世民的话，高阳公主顿时兴奋的跳了起来，在她看来，这次赌约是四皇叔百分之百胜了。

“淡定，你是女孩子，你是公主，要端庄！”

李元霸狠狠地瞪了高阳公主一眼，可是那声音中却是难掩得意。

“哼哼……”

高阳公主对着李元霸调皮地吐了吐舌头。俏脸上充满了兴奋的神色。

“行了，现在算是遂了你的愿了！”

李世民没好气地瞪了高阳公主一眼，随后似笑非笑地对李元霸说道：“臭小子。你以为朕看不出来，你一直在帮高阳这丫头吗？”

李元霸嘿嘿一笑，道：“皇兄，我这不也是没有办法了吗？那房遗爱人品却实不咋地，要不你看着，不出一月……不。不出七日，我便有办法让那家伙原形毕露！”

“唉！”李世民摇了摇头。道：“罢了，说好了一年之期地。这一年之期中，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这房遗爱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朕便不会留什么情面！要怪，只能怪他自己不争气了！”

“呵呵，也是……子孙自有子孙福！不过，本王的亲侄女，怎么可能嫁给一个无能的泼皮、废物！”

李元霸一边说着，一边重新调了一碗小料递给了高阳公主。

“好了，今日便不再说此事了！用膳，用膳……”

李世民似乎是不想再提及此事，伸出筷子来夹起了一片鲜嫩多汁的羊肉，放到了高阳的碗中。

……

翌日，房玄龄刚刚起床，一个身穿黑色家仆装的老头子就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老头看起来似乎是房府的管家，进了门先是微微躬身行了一礼，随后便说道：

“主人，宫里的刘公公到了！”

“刘公公？刘三水吗？”梳洗完毕的房玄龄愣了一下，说道。

“是，主人！”管家依旧低眉顺眼地回答道。

“啊，快，快请他进来！”

房玄龄连忙吩咐管家将刘三水给请进来，因为他知道，刘三水可是李世民的贴身近侍，如若没有什么大事的话，他是不会亲自过来的。

“小的刘三水见过玄龄公！”

刘三水带着两名小太监走进了房府的内宅，刚一进门便看到了传到整齐的房玄龄。

房玄龄上前几步托起了刘三水，道：“刘公公不必如此客气！未知此番陛下遣刘公公前来所为何事啊？”

房玄龄这话说得亦在理，因为眼下的大唐朝，除却那些因为有要务在身，曾经得到过皇帝特殊命令，可以随意出宫的宦官之外，但凡皇城之中的太监们，若没有皇帝的命令不得擅自出宫，否则的话便是私自勾结外臣，意欲谋反。

这罪名可就大了去了，砍脑袋都算是小事，怕是但凡和这出宫的宦官沾亲带故的人，怕是都得因此而丧命。

“玄龄公，陛下这次遣小的前来乃是向房二公子颁布圣旨的！”

刘三水脸上带着笑容，看不出到底是否处于真心。

“房俊？”

房玄龄愣了一下，他还真不知道自己这混账儿子，怎么就值得皇帝颁布圣旨了？

不过眼下也不是想这些的时候，还是赶紧地叫人把那臭小子找来才是正理：

“快，房浩，快去把二少爷找来！”

“这……”

先前那个管家模样的小老头闻言并没有动，而是眸光迟疑地看着房玄龄。

“唉，我说你怎么还杵在这里？倒是快去把他给我叫过来啊？”

房玄龄心说这怎么回事，叫你去个人都拖拖拉拉的，平时也不见这样啊？

房浩犹豫了半晌，还是说道：“那个，主人……昨日二少爷是与柴家公子一同出去的，现在还尚未回府，所以……”

“这小王八蛋，真是想要气死老夫吗？”

房玄龄自然晓得自己这个儿子是个什么德性，跟柴家柴令武那个纨绔子在一起，自己那儿子，昨夜八成又留宿飘香楼了。

“房浩，你带着府上的健仆去趟飘香楼，把那个混账小子给我抓回来！”

房玄龄阴沉着一张脸，对房浩说道。

房浩苦着一张脸应了一声，喊上两个五大三粗的健仆就往外宅走去。

这刚刚踏出内宅，房浩便被一个长得虎背熊腰的汉子给拦住了。

那汉子生得方脸扩鼻，浓眉大眼，极其地粗旷，虽说看起来还略微有些稚嫩，可是那身形却足有八尺，整个形体更是极其地健壮，从外表看上去似乎是二十岁的样子。

“二少爷，你……”

房浩看到这壮汉，脸上闪过一丝惊愕之色，旋即大喜，就在他想要告诉这位内宅中来了传旨大人的时候，却是被自家二少爷给打断了。

只见他从怀中掏出了一卷白色的布帛，眉飞色舞地甩动着说道：

“浩叔，浩叔……我爹醒了没有，我告诉你啊，昨日柴令武那个家伙约我

去百乐赌坊，里面有个家伙输给我们一万两银子，结果他没有现银，便将在西市的酒肆抵押给了我……浩叔，你拦着我作甚？爹到底醒了没有，我要给他看看房契……”

听到这个粗豪的声音，刘三水的脸上出现了怪异的笑容，果然，这个家伙就像是高阳公主所说的那样，根本就是一个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纨绔子。

“爹，爹……”

一路高声叫着，房遗爱就像是一个疯子一样，甩动着那块写着房契的布帛，冲进了内宅。

可是当他进入内宅之后，却是看到了自家老爹正阴沉着一张脸，瞪着一双大眼珠子死死地盯着他，那一双鹰目中闪烁着若有若无的怒意与无奈，就像是看到了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一般……

从小就生活在房玄龄那无限高压、棍棒政策下的房遗爱，突然感觉自己似乎又闯祸了，连忙恭敬地对自家老爹行礼，道：

“孩…孩儿见过父亲大人……”

“回来了？”

房玄龄平静得如同陌生人般地问了句，可是深知自己父亲秉性的房遗爱，知道自己的老爹怕是已经把火气压抑到极限了。

“是，爹。”房遗爱战战兢兢地说道。

“过来，你怕什么？有本事和柴家混小子出去鬼混，怎么见到自家老子，反倒像是惊弓之鸟了？”

房玄龄声音略显低沉，似乎根本就没有生气一样。

“哦……”

很胆怯地，房遗爱一步一挪，那速度跟乌龟相比都要差着十万八千里。

终于挤到了房玄龄身侧，房玄龄伸出大手，一把抓住了房遗爱的后脖颈，道：“快行礼，这位是宫里来的刘三水刘公公，特意向你颁布圣旨的！”

“啊？”

房遗爱愣住了，刘三水他自然是知道的，那可是宫中的总管太监，圣人架前的近人，什么时候有这么大谱了，竟然劳烦这位大唐朝所有太监的头子来宣旨？

莫非是那件事？

忽然，他想起了赐婚的事情，旋即大喜过望。

第三百四十五章芷阳之行

“房遗爱见过刘公公！”

想到那个可能的房遗爱，哪里还敢有半分的怠慢，赶忙躬身行礼。

虽说刘三水打心底里看不上这家伙，可说到底，这家伙终究有个好爹，身份上算是尊崇，如果刘三水刻意摆出架子的话，怕是会遭到这家伙的记恨，虽说刘三水并不在乎，可也是个麻烦不是？

是以刘三水脸上依旧保持着淡淡的笑容，道：“二公子客气了，咱家只是为圣人当差的下人，当不得二公子行如此之礼！”

虽然嘴上这样说，可是也没见刘三水有个躲闪什么的动作。

房遗爱可不在意这些，他现在最想要知道的，那便是皇帝是否已经为自己与高阳公主定下婚期了，若真得定下婚期了，那他房二公子，摇身一变就成驸马爷了。

“来呀！”

不想在房府耽误过多的时间，刘三水看了跟随自己前来房府的小太监一眼。

小太监麻利地从怀中掏出了一卷黄色的布帛，小心翼翼地打开布帛之后才发现，原来在这布帛里面还有一卷颜色更加靓丽的明黄色卷轴。

正是圣旨！

刘三水取过圣旨，轻车熟路地打开来，念道：“奉天承运，天子诏曰：今有魏国公房玄龄次子房遗爱，勇武过人，德性俱佳……且至今尚未娶妻；朕亦有一女名曰高阳，亦到出阁之龄。朕先前便于玄龄谈论过儿女之事，现遗爱与高阳既已至婚配之龄，刚好凑成天作之合，朕便将高阳赐婚于房遗爱……”

听到这里的时候，房遗爱激动了，果然正如他所想的那样。

传闻这高阳公主生的是身材纤细，貌美如花，关键是其乃是皇族，在大唐地位极高，若是能够娶得如此美女为妻。那以后整个长安城……不，应该说是整个大唐，谁还敢欺负他？不全都得顺着他，让着他啊？

还没等他从无限y.y中回过神来呢。刘三水接下来念出来的话，却是直接

把房遗爱给打蒙了。

只听刘三水继续念道：“然，正所谓天子嫁女，非比寻常，当先许婚。以一年之期而论，而后下嫁。若一年之期内，许婚之人有其他恶行，当婚配作废，并将许婚之人发配边疆，守关三年，建立功勋之后方可折返长安。至于这婚配之事，从此休提！”

“啊？”

房遗爱那兴奋的神色彻底僵在了脸上，原本似乎还透着一股子银荡气息的眸子，瞬间就变得黯淡了下来。

这不是让他房二少爷在这一年的时间中禁赌、禁色、禁玩……连个最基本的吃喝玩乐都没有。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相比起房遗爱的大失所望、万念俱灰，方玄龄倒是明白了点什么，毕竟这家伙当了这么多年的官，又是李世民最亲近的臣子，哪里搞不明白自家主子那点弯弯绕绕的？

在他看来，李世民是分明知道了自己儿子是个什么脾性，这是在变相地拒绝这门亲事。

因为一年的时间看似不长，但也绝对不短，自己这个儿子就是一吃喝嫖赌、打架斗殴的纨绔子弟，想让他一年的时间不惹事生非。那恐怕是比登天都难喽！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毕竟儿孙自有儿孙福，之所以搞成这个样子，还不是他那个不争气的儿子自找的？

“唉！”

叹了口气。房玄龄狠狠地拉了自己这混账儿子一把，道：“还不快领旨，谢恩！”

“啊？哦！是！”

房遗爱终于从失望中回过神来，不情不愿地双手伸向前，躬身道：“草民房遗爱领旨谢恩！”

刘三水淡笑着把圣旨交到了房遗爱的手中，嘴上却是说道：“真是恭喜二公子。贺喜二公子了！圣人既然将高阳公主许配给你，那日后，你便是驸马爷了！咱家这里先行一礼了！”

房遗爱还没反应过来，倒是房玄龄赶忙上前一步，拖住了刘三水，道：“刘公公何必如此客气呢？对了，烦劳刘公公特意奔波而来，得此佳讯，怎能让刘公公空手而归？房浩……”

话音落地，管家房浩就端着一方早就已经准备好的托盘走了进来，低头道：“主人！”

“唰！”

一把掀开托盘上盖着的红布，房玄龄道：“刘公公，老夫这国公府可比不得皇宫，些许敬意，望刘公公不要嫌弃！”

亮银银地一片，纹银一百两！

虽说相比起其他几次外出宣读圣旨要少很多银钱，可是这毕竟是从当朝宰相的府上拿出来的，就算是以后拿出去，那也是一个不错的谈资。

刘三水是以前小太监接过银钱，向房玄龄父子俩微微施了一礼，道：“谢玄龄公，谢二公子了！若是无其他事的话，小的便回宫向圣人复命了！”

房玄龄脸上闪过一丝犹豫，过了一会还是对刘三水说道：“刘公公……”

“玄龄公还有何事？”刘三水看向了房玄龄。

房玄龄咬咬牙，很是真诚地说道：“烦请刘公公代老夫转告陛下，陛下的意思老夫明白了！”

刘三水有些莫名奇妙地点点头，道：“玄龄公的话，小的一定带到！玄龄公、二公子，还请留步！小的告辞了！”

说着，刘三水便领着自己手下的两个小太监向着房府之外行去。

看着刘三水三人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府邸之中，房遗爱再也忍不住爆发了出来，他猛地转过身看着房玄龄，说道：“爹，这圣旨是怎么回事？为何还要我等一年的时间，皇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啪！”

一记响亮的耳光甩在了房遗爱的脸上，房玄龄鹰目中怒火滔天。

“爹，你做甚子？”

房遗爱单手捂着脸颊，就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冲着房玄龄就是一

嗓子吼了出来。

“哼，作甚子？”房玄龄冷哼了一声，道：“你还有脸说！还不是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以为陛下先前答应将高阳公主赐婚于你，你便是皇族贵戚，便是高人一头的贵人了吗？”

“这有何错？”房遗爱脸上满是不服气的神色，他说道：“成了驸马，这身份上自然不能与平民一概而论。就应该天生高人一头，这有何错？”

“何错？到现在了，你竟然还如此执迷不悟！”房玄龄气的脸都红了，他唾沫星子狂溅地说道：

“你以为这些年来你做得那些事情都很见得了光吗？如果不是我这个死老头子帮你擦屁股，你还有命活着？哼，陛下一定是知道了你之前所做的那些荒唐事，否则的话，怎会提出一年之期？”

“那……那都是以前，我会改的！”

房遗爱也晓得自己以前总是在做荒唐事，而且最近几日里，自己也没有闲下来。

可是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小事，他可是当朝宰相的儿子，将来更是要成为驸马爷的男人，些许小事罢了，自然有人去为他摆平。

可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就是因为这么一点在他看来是小事的事情，皇帝老子竟然因此将婚期推迟了一年的时间，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一年的时间里若是他再做之前那些事情的话，不仅这门亲事泡汤了，他自己还得去边关守上三年的大门，这他娘地不是玩人吗？

“改？唉！”

房玄龄看了自己的儿子一眼，最终还是叹了口气，无奈地摇了摇头，向着自己的书房走去。

.....

就在这圣旨下达之后，房遗爱这家伙一连三天的时间都窝在府宅之中，那可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

不过这些都跟李元霸无关，来到大唐也有八个月的时间了，李世民赐予李元霸的封地芷阳，也终于在数千工匠以及上万名奴隶的加紧赶工中，将要落成了。

坐在马车中，走马观花地欣赏着焕然一新的芷阳县。

因为这里要建成一位亲王的封底，所以不论是当地的百姓们还是朝廷的六部都很上心，除了原本属于他李元霸的王府之外，还兴建了很多的住宅以及琳琅满目的酒肆、店铺。

当然了，这些住宅的所有权全部都在李元霸的手中，至于这酒肆、店铺嘛.....

“王爷，这些酒肆、店铺有的是圣人安排人建造的，有的是长安城中的那些王公大臣们建造的，但是最多的却是我们武王府的！”

白福与李元霸一同坐在马车之中，充当着李世民忠实地解说员。

“哦？不是说这当官的不准经商吗？”

对于这些个酒肆、店铺的，李元霸并没有在意，毕竟在他看来，这些虽说都是由一些是外人建造起来的，可是这地方却终究是属于他的，他若是想要收回的话，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

再者说了，这些酒肆、店铺的都是小钱，李元霸所看重的可是整个大唐境内那未曾开掘出来的黑色黄金，这些东西只有到了他的手中才会使得更加值钱、

“王爷，那些王公贵族们可没有那么傻，他们才不会被那些御史言官们给抓住把柄呢！”

白福闻言笑了起来，他继续说道：“这些酒肆、店铺虽说都是他们出钱建起来并且布置经营的，可是这房契上，却并非是他们名字，而是他们自己所找的代理人！”

【作者提醒您！，那里有更快、更清晰的小说章节，网址】

第三百四十六章令人惊讶的汪直

“哼，他们倒是很有办法！只是可惜啊，他们却是忘了这芷阳之地是谁的地方了！”李元霸冷哼了一声，脸上充斥着无尽的嘲讽之意。

“这个……王爷！”白福稍稍沉吟了一下，有些迟疑地说道：“这些王公大臣们前来芷阳选址建起酒肆、店铺的时候，却是曾经来过王府，之前一直都是王妃在处理这些事情，具体的小的也不太清楚！”

“顺儿？”李元霸愣了一下哦，倒是没想到武顺竟然还有这样的才能。

“是的，王爷！”白福点点头，道：“不过我听说这些各王公大臣们，似乎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倒不是白福在这里挑拨李元霸和武顺之间的关系，而是这些事情他认为有必须向李元霸禀报一下，毕竟这整个王府还是李元霸在当家作主的。

“哦，这样啊！”

李元霸摸了摸下巴，倒是没怎么在意白福的话，因为他毕竟才回来了这么几天，加上这几天的时间，这一对新婚夫妇那是如胶似漆地黏在一起，哪里有其他的时间去考虑别的事情。

再说了，这些都是小事，他相信武顺以后会告诉他的。

……

驱赶着马车走过长长的，建造的和长安城西市有一拼的街区，在距离这片商业区不远处，远远地就看到了一长片高高的围墙。

李元霸特意目测了一下，那高高的围墙怕是得有将近五米，也就是丈六的高度。

其实建造亲王的府宅，这在大唐工部里面都是有规制的。按照工部以往的规制，这封地之中的王府，最外围的高墙最少都得要两丈三，如此才能够彰显李元霸那亲王的身份。

当然了，当下这个朝代建造府宅。可不比李元霸前世，就算是千丈高楼能够建起来，毕竟李元霸前世的的社会可以说是高科技的社会，自然有办法把那些建筑材料搞上去。

可是现在不同啊，在大唐朝，所有的一切都得依靠人力。就算是使用工

具，也必须依靠人力来发动。

所以这围墙建造的越高，越是困难，也更加地耗费人力、物力以及财力。

当初选址建造武王府，这最先盖起来的就是围墙。

当然了。当初可是工部和礼部按照规制建造的，只是在李元霸得知之后，他连个招呼都没和别人打，就直接叫人把上面的几层给扒掉了。

如果不是工部和礼部的人来地及时，并且及时制止住他的话，怕是连这丈六都得被再扒下去一层。

在李元霸看来，前世的围墙就够封闭的了，现在这丈六的高度。是要闹哪样啊？

可是六部的人却是告诉他，这是礼制，礼不可废。不然的话此例一开，日后其他诸王的围墙都不能高于李元霸了，谁叫李元霸的地位冠压诸王之上呢？

走得近了，才觉得这一丈六的高度确实很高，马车在这危墙之下根本就显不出什么。

顺着围墙走到了武王府的正门前，当先映入眼帘的并非是正常的大门。而是一座很高的门楼。

门楼高近三丈，宽近十丈。正门更是两扇双开，一扇大门之上还套着两个环形的门。大门套小门，连同大门一起，一共有六扇。

别看这门楼设计成这样，可是真要用到大门的时候，怕是也用不了多少次。

毕竟按照礼制的话，李元霸以及王妃每次走门就必须大开最大的那一扇，可是连围墙都给扒掉好几层的李元霸，会是一个遵循礼制的人吗？

所以，之前几次出入这新王府，都是开的最下面的那两扇小门。

“是王爷，是王爷来了！”

在门口站岗的，是两个身穿铠甲的王府亲兵，在因为在两月之前，李元霸可是有事没事的就往封地里面扎，兴致来了还会指点指点工部的人修建府宅，这些王府中的秦兵们，自然是认识李元霸的。

“小的见过王爷！”

两个小兵恭敬地向走下马车的李元霸行了一礼，脸上全都写满了笑容。

因为他们可是听说了，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之前，李元霸可是率领着一只万人大军，单刀直入薛延陀腹地，并且大获全胜。

能够在这等英雄人物府上当差，是他们几辈子才修来的福分。

“免礼吧！”李元霸对两名王府的亲兵摆摆手，道：“今日谁在府中执勤？”

左面那个肤色有些黑的亲兵道：“回王爷的话，今日是典军大人负责执勤。”

“哦，是乔亮吗？”李元霸闻言眼睛一亮，道：“叫乔亮到‘闲人阁’等本王！”

‘闲人阁’是李元霸特意名人建造的一个夏天用来休息、纳凉的阁楼，这阁楼纯以李元霸前世的西方式建筑风格为主基调，而且取暖采用的还是西方式的壁炉。

‘闲人阁’一共分为三层，第一层除了别具一格的承重墙之外，空间被整个打通了，里面摆放着各种新奇的休闲器具；这第二层被李元霸建造成了餐厅，地面铺上了光洁的地板，各种琉璃、水晶吊饰满布其间，看起来充满了西方古典韵味；至于这第三层吗，则被李元霸建成了各种卧房，硕大的落地窗，采用的是推拉木门，木门上镶嵌着一块块透明的琉璃……

这个地方一落成就成了李元霸的最爱，每次前来王府，必来‘闲人阁’。

“诺！”

两名亲兵匆匆应了一声，留下一人带着李元霸往里面走，另外一个则是快速跑进了王府最深处，那里有一些建筑尚未完工，武王府亲事府的典军乔亮，就在那里监工。

……

‘闲人阁’第一层，李元霸坐在一张摇椅上，很是悠闲地前后晃动着，在他身边的矮机上，放着几样制作精美的糕点、一些颜色艳丽的果脯，以及一壶李元霸从李世民那里坑来的香茶。

“末将乔亮见过王爷！”

过了没有半柱香的时间，身披软铠，腰胯横刀的中年将军走了进来，躬身向李元霸行了一礼。

李元霸摆摆手，道：“免礼吧！”

“谢王爷！”

乔亮再次行了一礼，站起身来，侍立在一旁。

李元霸捻起一枚果脯丢进了嘴里，对乔亮说道：“乔亮，眼下这王府还有多长时间能够落成？”

“回王爷的话，只剩下了最后的‘清华苑’了，只要再有半个月的时间，‘清华苑’落成，王府就全部竣工了！”

乔亮对于王府的工程进度抓得很谨慎，毕竟王府已经建了有数月的时间了，甭说王爷了，就是他都有些着急了。

听到乔亮的话，李元霸顿时眼睛一亮，道：“哦？这么快？本王记得上次来的时候，‘清华苑’才刚刚开始动工吧？”

说起这‘清华苑’，其实是李元霸设计的一个与后世‘圆明园’差不多的一个小庄园，只是相比起‘圆明园’来，‘清华苑’要更加袖珍了一些。

当然了，‘清华苑’与‘圆明园’相比，少了‘长春园’和‘万春园’，而且很多的风景建筑都未曾搬移进来，毕竟现李元霸在前世所看到的‘圆明园’复原图并不完全，能够回忆起来的各种建筑也很是有限，是以，‘清华苑’的设计也不过有六六三十六景罢了。

“王爷，末将也未曾想到‘清华苑’竟然建造的如此之快，这还要多亏了那汪直。”乔亮笑了起来，脸上甚至还闪过一丝敬佩之色。

“你是说汪直，就是从在那王氏别院中投靠王府的那个王氏的下人？”

李元霸对于这个天生不能人道的天阉之人还是有些印象的，此刻听到乔亮提起他，倒是有些诧异了。

“是啊！”乔亮点点头，道：“说起来这汪直还真是一个人才，对于苑中建筑的建造，他倒是可以指点一些，并且提出很好的建议，连工部的一些大人们都不及汪直之能！”

“哦？看来本王把他放在王府中倒是放对了！”李元霸笑了起来，“回头

等‘清华苑’落成之后，本王可是要好好赏赐这汪直了！”

“王爷，太子殿下以及诸位皇子以及高阳、清河两位公主求见王爷！”

就在这时候，一名亲卫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在‘闲人阁’之外禀报。

正说到这里，一连串急促的，鬼哭狼嚎的声音已经传了起来。

“四皇叔，四皇叔……”

“太子殿下，几位王爷、公主……不可啊，已经有人进去通禀王爷了，太子殿下……”

“哎呀，你给我闪一边去……”

嘈杂的声音陆续传来，随即，便见到李承乾领着李恪、李愔、高阳等几个弟弟妹妹快步地走了进来了，几个倒霉孩子的脸上全都带着兴奋的表情。

除此之外，在他们的身后还跟着几个王府的亲兵，这大冬天的，竟然急得额头上都冒出了汗水。

其实想想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这几位爷还有姑奶奶，那可是皇帝的亲生儿子、女儿，再加上自家王爷是出了名的护犊子，如果真动武拦下这几位主儿的话，怕光是王爷那里就不好交代啊。

所以，这几个王府的亲兵，只能是象征性地阻拦几下，随后便任由他们进府门了。

第三百四十七章这群倒霉孩子

“小得未曾拦阻下太子以及几位王爷、公主，还请王爷治小的失职之罪！”

眼见着已经来到了‘闲人阁’，那几个亲兵所幸也不再追了，直接向李元霸请罪。

“无妨，是他们太过放肆了！”李元霸对那几个亲兵摆摆手，道：“你们先退下去吧！”

“诺！”

几个亲兵相互对视了一眼，心中舒了一口气。

“我说你们几个小家伙，是怎么知道四书我来芷阳的啊？还有，你们这几个小家伙，从皇宫出来有没有告诉你们父皇？”

待那几个亲兵退出了‘闲人阁’，李元霸顿时奇怪地看着李承乾等人说道。

不过李元霸知道，李承乾此番前来，肯定是奉了自己那便宜哥哥的命令，否则的话，就李浑那小破胆儿，根本就不敢私自出宫。

“呵呵，四皇叔，这不是多日不见了，怪想您的。我们去了一趟王府，婶娘告诉我们你来了这里，所以我便带着弟弟、妹妹们赶了过来！”

李承乾闻言顿时嘿嘿笑了起来，那样子倒是不符合他太子的身份，看起来有些犯贱。

“你小子少来这一套，你先告诉我，你父皇知不知道你来这里？”

李元霸翻了个白眼，挥手示意阁中的下人们为几个皇子、公主奉上香茗与糕点，说道。

“哈哈，太子哥，我就说什么事都瞒不住四皇叔吧！”

李元霸话音方落，李惜久哈哈大笑了起来，同时对李浑还有李承乾伸出手去，道：“快点，给钱给钱，十片金叶子啊，一个都不能少了！”

“哎，早知就就不听太子哥的了，我的钱啊！”

李浑这小子磨磨唧唧地套着自己的钱袋，同时口中还在碎碎念，那无尽

怨念的眼神，倒不像是他欠别人钱，反倒是别人欠他一百两金子一样。

“行了，别抱怨了，赶紧地掏钱，哥哥我好不容易赢你一次钱，你至于这样吗？”李愔这个当哥哥的完全没有当兄长的自觉，无情地敲诈着自己的弟弟。

相比起李浑，李承乾倒是很干脆，大手往袖子中一掏久捏出了十枚金光闪闪的黄色叶片，丢给了李愔。

“嘿嘿，六哥，你可是答应我去匹夫阁好好吃一顿的，到时候可别忘了！”

李贞这臭小子也跟着瞎掺乎，简直来了个神补刀。

看着自己几个侄子的行为，李元霸额头之上顿时青筋暴起，他猛然从摇椅上站起身来，走过去就是‘啪啪啪’一连五个暴栗，从李承乾开始一直到李贞结尾，谁都没跑了。

“哎呀，四皇叔您为什么连我一起打？我可没赌啊？”李贞认为自己很委屈，扁着自己那张小胖嘴，就要哭出来。

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李贞一眼，道：“给我停，不准哭！你忘了你那圆滚滚的小屁股了？”

嘿，还别说，李元霸这句话真管用。

话音刚落，小李贞就下意识地摸向了自己的小屁股，明显是想起了好几个月之前，那挺俏、圆润的样子了。

“哼，你们这些臭小子行啊？竟然敢拿本王打赌，就不怕四叔我叫你们跑个武装越野十公里？”

李元霸冷哼了一声，说话那是毫不客气。

听到李元霸的话，李承乾、李恪、李愔以及李浑，他们这几个曾经与神武卫兵将们一同摸爬滚打近乎月余的小家伙，脸都绿了。

十公里就已经够变态的了，竟然还武装，老天，这是要人命的节奏啊！

“四皇叔，我，我们只是闹着玩的，可并不是故意拿您来赌的！”李承乾苦着一张脸，突然眼珠一转，说道：

“对了，四皇叔，朔州道行军大总管李绩李大将军，已经将此番征战的捷报呈送到了长安城，因为有些兵将们的战功，时四皇叔在朔州城时候的事

情。是以，父皇叫侄儿前来是想要找您来核实一下的。”

这臭小子倒是会转移话题。

“捷报？他们的捷报根老子有个毛关系啊？”

李元霸心中很纳闷啊，这种事情应该去找随军的御史，或者直接去一趟天机卫的总部，查阅一下天机卫的密报不就得了。

想到这里，李元霸说道：“我不是和李绩一起的，他们自己报送的战功，找我核实做甚？我说，你们这些小家伙们不会是在诓本王吧？”

“没有，没有……我们哪敢假传父皇的旨意啊？”李承乾连忙摆手，就算是他瞎掰的，他也不会承认的。

再说了，这一次确实是他老爹叫他过来的，不过李承乾也明白，就他那四皇叔的性格而言，对于核实战功，那肯定是不会有任何意见的。

可是这种事情还是十分有必要的，但凡战功若是上报的话，朝廷一定会派人去核查的，这次找李元霸，也有些出乎李承乾的预料了。

“嘿嘿，当然了，这么长时间不见了，我们是真的很想四皇叔，所以就过来看看您，顺便与您聊聊天。对了，四皇叔，是不是这次出战番邦蛮夷的战役，这样就算是结束了？”

憋了这么多天了，李承乾终于还是问了出来。

听到这个问题，李恪等几个家伙也把目光看向了李元霸。

其实对于战争方面，李承乾、李恪以及李愔和李浑，他们几个都是很了解的，毕竟他们出生在帝王之家，自小除了学习四书五经、老庄孔之外，还要学习武技、兵书，对于历朝历代的各种比较有名的战争都曾经听过。

可是对于这场出征薛延陀的战争，他们很看不懂。

大军竟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结束了这场对敌战争，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而且他们还听闻，那薛延陀为了准备这场对抗大唐的战争，竟然准备了足足五个月的时间，再加上征战的这一个多月，合共多半年的时间，竟然就这样被未曾准备齐全的大唐军队给击败了，这仗结束得太快了，快得简直令人难以以相信。

听到李承乾的话，李元霸顿时翻起了白眼，道：

“废话，不把那些家伙们给灭了，本王能够率领大军回来吗？那薛延陀被我神武卫大军屠了那么多大小部族，最后连整个贵族阶级都被俘虏了，他们能不算失败吗？”

说到这里，李元霸押了一口茶水，道：“如果不是中途松赞干布那个龟孙子横插了一脚的话，这场战争早就已经结束了。”

“对了，上次晚宴的时候，您说还杀了土蕃的几万大军，是不是因为这事？”

听到李元霸的话，暴力倾向最为明显的李愔李恪立刻追问了起来。

“几万？哼！松赞干布先是在薛延陀天鹰城中增援了两万大军，之后更是在进攻朔州城时，直接支援了十万大军！”李元霸冷哼了起来，同时脸上亦充满了嘲讽之色。

“那岂不是说这最后一仗中，围攻朔州城的番贼加在一起足有二十五万？”

李元霸的话刚一说完，李承乾等几个小家伙顿时就瞪直了眼睛，那样子就像是见了鬼一样。

朔州城中当时才有多少唐军？六万，七万还是八万？就算是十万人又如何？对方可是有着二十万大军，足足两倍的差距，二十万大军，实在是太吓人了！

纵观以往他们所学习的经典战例而言，以少胜多的战争并非是没有，可是那多实在各种有利的情况下，方才取得的胜利。

看大唐这边呢？只是固守城池，出不得城池，手头所有的兵器也都是一些刀枪、箭矢……对了，还有那些他们未曾见过全部威力的火器。

虽说这些火器确实是有些威力，可总不能光是依靠这些火器，酒吧地方的二十万大军就给全灭了吧？

这样的战争，究竟是如何取得胜利的？

看到这几个小家伙漏出了这样的表情，李元霸也很是无奈，因为这些事情如果不亲生经历的话，就算是他都不能够相信。

可是事实却正是如此，他们不仅胜了，而且还是大获全胜。

“行了，等有时间的话，四叔我再把这场战争的经过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就给我老老实实地在闲人阁中好好呆着，等用过午膳之后，便都回宫去吧！”

李元霸事懒得给这帮小家伙讲了，有那时间还不如悠哉悠哉地喝喝小酒，吃吃小菜呢！

“别呀，四皇叔！”

这下子，李承乾等几个小家伙们不乐意了。

哦，我们大老远地从皇宫追到武王府，又从武王府追到了封地，你现在把我们听故事的劲头给勾引出现了，却忽然说想休息休息，耍我们玩呢？

“怎地？我不想说，你们还能逼我不成？”

李元霸抬起眼皮瞥了李承乾一眼，似笑非笑地说道。

李承乾有些垂头丧气地摇了摇头，道：“侄儿哪能逼你呢？不过侄儿听说前两日在长安城的城门处抓了太原王氏的一个大人物，他是要去武王府，找一个叫什么王浚的家伙……四皇叔，不晓得……”

“王浚！”

原本正在闭目养神的李元霸，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豁然睁开了眼睛，道：“那哥太原王氏的人，现在所在何处？”

第三百四十八章小黑屋

“四皇叔，因为这人在太原王氏的身份过高，再加上这家伙是点名了说要去武王府中见一个叫王浚的家伙，所以守城的将士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便暂时把这家伙关进了城门处设置的禁闭室里。”

李承乾皱着眉头想了想，说道。

“噗！”

李元霸刚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还没来得及下咽，就被李承乾这句话给刺激得直接喷了出来。

还好他站起来的及时，否则的话，这茶水肯定喷地他满身都是。

李承乾等几个小家伙被李元霸的表现惊呆了，至于吗，不就是个小屋子吗，怎么这么大的反应。

也无怪乎这几个小子会是这种表情，因为当初他们与一众神武卫一同训练的时候，李元霸可是没对他们动用过禁闭室，所以李承乾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禁闭室的恐怖之处。

这所谓禁闭室，其实就是一个小黑屋，屋子很小，而且还很牢固，没有一丝的光线，隔音效果相当强悍，小黑屋里面有什么声音，外面根本就听不到。

当然了，这禁闭室可不是李元霸发明出来的，这货只能算是一个历史的剽窃者。

这关禁闭最初的时候说得是面壁思过，后来面壁思过由军队开发成了为了管理那些不听话、不遵守纪律的士兵，而特意设置的单独的小屋。

后来，这些小屋就拓展到了监牢之中，用来管理那些顽固不化的犯人们，也就慢慢演化成了后世的禁闭室。

可以这样说。关禁闭恐怕是这世间最残酷的刑罚了。

因为，追逐光明是世间所有人都向往的，光明代表着希望、温暖以及鲜活的生命。相反的，黑暗却是给人一股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慌，让人在寂静的黑夜中发狂。

禁闭室。正是将人的这种黑暗的心态给无限制地诱发出来，关得时间越

长，这种负面的心态就会越严重，有得人甚至因为承受不了这种黑暗的情绪，在禁闭室中就自杀身亡了。

好在李元霸没有那么变态，他在城门外设置的禁闭室足有十平方米。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在里面打滚怕是都够了。

可是唯一与别的房屋的区别便是，这是禁闭室，里面充斥的孤寂、黑暗、冰冷……那种来自心灵上的压迫感，简直让人不寒而栗！

“什么时候的事？”李元霸放下了茶杯。赶紧追问。

“就在我们来芷阳的一个时辰之前！”李承乾奇怪地说道：“怎么，四皇叔？那禁闭室有什么奇怪的，不就是关人用的吗？”

李元霸有些无语了，他倒是想说：把你小子关进去试试，不过想来这小家伙鬼精鬼精的，不一定会上当。

从长安城到芷阳，如果是快马加鞭赶路的话，也就半个时辰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到了。可是看李承乾等人的样子，八成也是一路一边玩一边赶路，估计得耗费一个时辰的时间。

也就是说。那个什么所谓的太原王氏的大人物，到现在为止已经在禁闭室中关了有两个时辰了……

如果这家伙没有一定的心理承受力，两个时辰也就是四个小时的时间，估计早就已经够让他彻底崩溃掉了。

妈.的，这个王浚还真是会给老子找麻烦啊！

不过这样也好，这所谓的太原王氏的大人物。之所以前来长安城中找王浚，无非就是他们绷不住了。想要探探老子的口风。

先关这老小子几个时辰的，杀杀他们的锐气。灭灭他们的威风。

哼，想探老子的口风，就看你有没有那本事了！

“好了，我知道了！”

李元霸甩了甩脑袋，把这些个杂乱的想法甩出了脑际，这才笑着对李承乾等人说道：

“承乾，你们几个难得来一次芷阳，就好好在四叔这王府中玩一玩，四叔我一会请你们吃大餐！”

“大餐！”

一说吃，小李贞还有高阳、清河两个丫头那更是双眼直放光啊。

“四皇叔，我要吃红烧铁狮子头……”

“我要吃水晶肘子、红烧肉……”

“叫化鸡，老长时间没吃叫化鸡了……”

几个小子还有两个小丫头，完全就是一副小孩子的样子，相互讨论了起来。

李元霸看着自己这些个侄子、侄女们，开心地笑了起来。

果然，他还是喜欢这样悠闲的生活。

……

长安城皇宫之中，仍旧是那隐秘的书房。

“陛下，王昭已经到长安城了，只是刚进城池就被守门的兵士们给抓了起来！”

一袭黑衣的唐忠，恭敬地侍立在桌案之侧，声音依旧沙哑。

“王昭？”低头翻阅着奏章的李世民眉头轻轻一挑，道：“王皓的心腹？”

“是！”唐忠道。

“知道他是来做什么的吗？”李世民间道。

唐忠稍稍迟疑了一下，道：“陛下，听说是来找武王殿下府中一个名叫王浚的人的！”

“王浚？朕记得元霸曾经和朕说过，有一个太原王氏的弃族，投靠了他，说是他有法彻底灭了五姓七望……应该就是这个人吧！”

李世民抬起了脑袋，突然笑了起来：“有意思，这下可有意思了！想捋元霸的虎须，就不怕把他们自己的命给搭进去啊！”

唐忠听不懂这些，不过并不能说他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是以，他只

是默默地点头，恭敬侍立。

沉默了一小会，李世民问道：“神鳳卫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唐忠道：“玄字号已经动起来了，他们正在暗中转移密库中所有的金银珠宝，而且各个神鳳卫辖下的商铺、酒肆也在向外贩卖，至于黄字号……”

“如何了？”李世民道。

唐忠沉声说道：“所有被玄字号收买过的黄字号情报密谍，已经被黄字号杀手密谍秘密处决了！”

“死了？”

李世民有些愕然，这什么情况？

“据我们的探子回报，黄字号杀手密谍发现了这些情报密谍意图反叛的蛛丝马迹，本着宁错杀不放过的原则，他们执行了暗杀令！”

对于这些，唐忠倒是有些理解的，毕竟他们的组织性质和黄字号杀手密谍差不多，一旦发现了组织中有人意欲反叛，那第一时间就是将其杀死。

“这样啊！”李世民摸了摸下巴，道：“继续监视他们，随时随地地把他们的动向禀报给元霸，这件事情，就由元霸自己决定如何处置吧！”

“诺！”

唐忠眼中闪过一丝凛冽的杀机，沉声应道。

……

酉时，长安城门之处。

李元霸带着一众小家伙们，走到这城门处的禁闭室前。

两个负责守卫的左武卫兵士，看到李元霸的时候，冰冻的脸上出现了笑颜。

“小的见过王爷，见过太子殿下，见过……”

李元霸摆摆手，道：“免礼吧！里面那个家伙怎么样了？”

守卫摇摇头，道：“王爷，这禁闭室的隔音效果很好，我兄弟二人在外面

只是负责守卫，至于里面的声音，我等是半点都听不到！”

“哦！”李元霸点点头，道：“开门！”

“吱呀！”

沉重的三层隔音门，被两名兵士从外面用力拉开，昏黄的阳光透过门缝直接照进了漆黑无比的禁闭室。

李承乾和李恪他们几个小家伙，好奇地顺着渐渐敞开的大门，伸着脑袋向里面望了过去。

“鬼，鬼啊……不，你不要过来！”

就在这时，一个鬼哭狼嚎的尖细声音传了出来，那声音还带着一丝沙哑之意，明显是喊叫了很长的时间。

“啊……”

李承乾、李恪还有李愔，全都被吓得浑身打了一个哆嗦，而像高阳公主、清河公主以及胆子较小的李浑和小李贞，则是差点被这一声突兀地尖叫声给吓得尿了裤子。

这他娘得也太惊悚了吧？要不要这么吓人啊？

高阳公主和清河公主下意识地躲到了李元霸身后，可是却忍不住悄悄地探出各自的小脑袋瓜，向着禁闭室里面看去。

“去，把他给本王抓出来！”

李元霸有些好笑地看了这群倒霉孩子们一眼，命令看守禁闭室的守卫将那个王氏的大人物给抓出来。

“诺！”

两个左武卫的兵士，其实倒是挺理解里面那个家伙的，毕竟他们也可以算是过来人，只是从来没有被关过这么长时间的。

想想那种冰冷、黑暗、孤独、恐惧的感觉，两名左武卫的兵士只感觉有一股子阴冷的凉意，从后脊梁骨升腾而起。

摇了摇头，两个兵士走进了禁闭室。

过了有几个呼吸的时间，禁闭室里面传来了杂乱的吵闹以及打斗的声音.....

须臾之后，一切戛然而止。

紧接着，那两名左武卫的兵士拖着一个肥胖的身影走了出来。

只见这家伙身高七尺，生得很是肥胖，圆滚滚的脑袋上，原本高高竖起的发髻已经散乱了下来，两只绿豆大小的眼睛赤红无比，脸上、身上更是布满了一道道的抓痕，华丽的锦袍被撕成了一条一条的，那样子看起来很是凄惨啊。

就这样，在他出来之后，依旧是满脸惊恐的看着那小小的禁闭室。

第三百四十九章好一个玄字号

其实吧，起初的时候被兵士们给抓进了这间单独的小屋子，他还以为是兵士们看在武王的面子上给他的特殊优待，可是才进去不到几十个呼吸的时间，他就有种想要发疯的感觉了。

实在是那种黑暗以及孤寂，还有仅仅只有他一个人的呼吸之声，让他心中的恐慌和憋闷，越发严重了起来，让他以为自己似乎是来到了地狱，别的什么都没有。

“你叫什么名字？”

看到这白胖子依旧是那副一脸惊魂未定的样子，李元霸懒得再和他墨迹，直接开口询问。

“我，我……你，你又是谁？”

白胖子听到李元霸的话，并未回答他的问题，反而在惊疑不定间反问起李元霸来。

嘿，李元霸这小暴脾气，老子问你话，你不回答也就算了，竟然还敢反问，真是反了天了！

想到这里，李元霸的脸色一黑，直接对那两名依旧拖着白胖子的左武卫兵士一挥，道：“去，把这胖子再给本王关进去！”

“是！”

两名兵士很是同情地看了白胖子一眼，双手用力就要把他给重新关进去。

这个时候白胖子却是疯狂地挣扎了起来，同时脸上充满了惊惧地神色，他口中狂乱地大叫：

“不，我不要再进去了，那是地狱，那是地狱……你，你想知道什么？我全都告诉你，求求你，不要再把我关进去了，求求你了……”

真他娘的贱啊！

看到胖子那夸张的惊惧表情，此刻，李承乾等一众皇子的心中升起了这个念头。

“放开他吧！”

李元霸冷哼了一声，示意两名左武卫兵士将这白胖子放下来，道：“说。你叫什么？来长安城找王浚作甚？”

“我，我叫王昭，来自太原王氏，此番来长安城见王浚，乃是受了家主王皓的命令……”

白胖子很是有些胆怯地瞄了李元霸一眼，声音中透着股子恐惧。

果然！

李元霸心中一亮，继续问道：“你在太原王氏族中是何地位，那王皓为什么不派别人来，却偏偏把你给派了过来！”

“我……”

王昭闻言下意识地挺了下极其圆润的腰身，旋即却是想起这里可不是他们太原王氏的族地。立刻态度就蔫了下来，低声说道：

“我在族中是副家主，亦是家主的心腹。此番族长遣我来长安城，是想要我与王浚侄儿接上头，询问他一下大唐的武王殿下对我们五姓七望的态度！”

“还有呢？”李元霸似笑非笑得说道。

王昭那张胖脸之上闪过了一丝慌乱之色，紧接着却是顾左右而言他地说道：“你……你说什么……我不明白你话中的意思……”

原本李元霸只是想诈他一下，没想到这一下还真诈出来点什么，这死胖子明显还带着别的任务。

“胖子，你最好是把所有知道的东西都交代出来。否则的话，就不仅仅是关这几个时辰的禁闭室了！”

李元霸冷着一张脸，看着胖子那双充血的小眼睛，说道。

“我……”王昭明显是不想说。可是当他看到禁闭室的时候，却是充满了犹疑之色。

“死胖子，别他娘地敬酒不吃吃罚酒！”

相比起李元霸，李愔可没有那么好的耐性。见到王昭还是那副欲说还休的样子，他冲上去就狠狠地扇了那王昭一个大嘴巴子。

“噗！”

王昭这胖子到底是皮糙肉厚，李愔这一个大嘴巴子可是用了他全身近乎五成的力气。竟然仅仅只是把他给抽得嘴角流血了而已，预想中的吐出两颗牙的场景并没有出现。

“他奶奶地，好硬的脸皮啊！”

王胖子没出什么问题，倒是把个李愔疼得够呛，他甩了甩手臂，有些骂咧咧了起来。

李元霸好笑地摇了摇头，道：“说说吧，你还有何事情？”

抹了把嘴角的鲜血，王昭有些惧怕地看了暴力地李愔一眼，道：

“我，我……家主命我来了长安城之后，去长乐坊雍和当铺，找一个名叫言敬一的人，若是无法见到王浚侄儿，言敬一自会为我寻到办法。”

“言敬一！”

李元霸的眼睛眯了起来，还真是没想到啊，自己那便宜哥哥的话并没有错，神凰卫中竟然真地有人勾结外人，密谋反叛了。

好啊，既然你们敢做，那就别怪老子心狠手辣了！

看到李元霸眯着眼睛，浑身突然散发出一股子极其阴冷的气息，李承乾忍不住浑身打了个哆嗦。

“四皇叔，您怎么了？是不是您认识那言敬一？”

李承乾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李元霸，说道。

“认识，我们可以说是老熟人了！”

李元霸点点头，虽说仍旧笑容漫布，可是那股子阴冷气息是却还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的。

“那既然是您的熟人，这死胖子难不成是在说假话？”

李承乾瞪着这胖子，大有敢说假话就再次一顿狠抽的架势。

李元霸摆摆手，稍稍沉默了一下道：“承乾，你持本王的调令，走一趟玄

武门，把神武卫驻地中的一万名神武卫兵士们全都给本王调出来，就说全城戒严，捉拿逆党！”

“这，调动大军不是小事，要不要去宫中通禀父皇？”

胆子较小的李浑听到李元霸的命令之后，迟疑了一下，小心翼翼地說道。

“嗯？”

李元霸倒是没想到这点，不过在这个节骨眼上已经顾不得其他了，索性就直接打草惊蛇，让他们彻底乱起来，然后命令影卫以及神鳳卫黄字号杀手密谍，即刻启程，在整个大唐境内猎杀所有神鳳卫玄字号密谍。

“不用，这种事情用不着亲自去禀报，等你太子哥到达神武卫驻地的时候，皇兄自然也就知道了！”

李元霸决定任性一次，不顾后果一次，既然你们敢反叛，那老子就把你们杀怕了，杀得鸡犬不留！

“是，四皇叔，侄儿现在就去！”李承乾用力点了点头，一个翻身跃马而上，向着玄武门的方向飞驰而去。

“你，你到底是谁？”

看着李元霸在那里发号施令，听着这些小家伙们对李元霸的称呼，王昭有些懵了，根本就搞不清楚状况。

“哼，连本王是谁都不知道就想来探听本王的口风，真不知道是该说你傻，还是该说你蠢了！”

李元霸冷冷地看了王昭一眼，领着李恪等人策马而去。

.....

长乐坊百花楼算是整个长安城最奢侈的坊妓楼，它是由长安城东市雍和当铺的东家开办的。

长安城中的人，都知道这里的掌柜言和轩，那可是手眼通天的人物，甭说朝中的王公大臣们是他的座上宾，就连王爷和太子都曾经是这里的常客。

这百花楼中的所有女子，那可全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琴棋书画无一不晓，歌曲舞技更是精妙绝伦。

所以，这里的生意可以说是除了飘香楼之外最好的，每日里都是通宵达旦的丝竹曲目，以及迎来送往的欢笑之声，相互交织在一起，可以说是长安城一道奢靡、欢乐的风景区。

在百花楼三层的华凤阁中，朦胧地焰火正在跳动闪烁着，略显空寂的桌案周围，五道全身都包裹在黑袍中的身影，相对而坐。

“准备地如何了？”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却是坐在主位，正中间的那个黑袍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苍老黑袍人身侧的，是个年轻的声音，中气十足。

“你确定上面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吗？”第三道声音是个妖媚女声，听起来是狐媚入骨，不过身形却还掩藏在黑袍之中，看不真切。

“哼！就算是发现了又如何？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了，即便是你我想要现在收手亦是来不及了！怎么？你们就舍得放弃这亿万财帛吗？”

苍老的声音中充满了冷漠，语气更是毫不客气。

“言老，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们现在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只要一个被揪出来，其他的一个都跑不了！”

调到声音比较粗豪，再看其身形，宽大的黑袍都被撑了起来，明显是一个五大三粗的高壮汉子。

“杨老三，你怎么可以和我爹这么说话？当年如果不是我爹救你的话，你早就死在唐军的刀下了！”

以及未曾说话的那个声音，是坐在桌案最末尾的那个黑袍人。

“言和轩，不要叫得那么亲热，说到底你不过是言老捡来的儿子，人都说大难当头各自飞，如果真被上头查了……”

被称为杨老三的那个家伙顿时对最后的黑袍人冷嘲热讽起来。

只是话都没说完，就被那道苍老的声音，也就是神凰卫玄字零号密谋言敬一给打断了，他说道：

“杨敬华，我言敬一的儿子用不着你来教训，你管好你自己就可以了！”

“哼，还真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名叫杨敬华的壮汉冷哼了一声，不再说话。

“好了，好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将长安城密库中所有的银钱都转移出去，否则的话，我们拼着性命叛出神凰卫就没有了意义！”

“咚咚咚……”

妖媚声音很冷静，就在他想要在说些什么的时候，敲门声响了起来。（未完待续……）

第三百五十章百花楼的李大爷

“咚咚咚……”

沉闷的敲门声就像是在他们的心底响起来的一样，一时间所有的黑袍人都沉默了下来。

过了好一会，却是言和轩冲着门外说道：“谁？”

“掌柜的，是我，小龟子！”门外的声音充满了谦卑与讨好的意思。

“何事？我不是说了，没有重要的事情不要来打搅我吗？”言和轩黑袍下的眉头皱了起来，明显有些生气。

“掌柜的，下面来了个贵人，不过这位贵人不是来咱们百花楼快活的，而是来闹事的，咱们楼里的客人已经被那位贵人全都赶走了，您看现在……”

小龟子的声音中充满了无奈，不过这可是大事，他可兜不住。

“什么人这么大胆，你为何叫他做贵人？”言和轩怒了，他猛然站起身来，说道。

“掌柜的，那位贵人说是太子殿下下的远房表叔，与太子殿下关系甚是亲密，连太子殿下的小厮都随身伺候着，小的可招惹不起他啊！”

小龟子苦笑了起来，他轻轻抚摸着自已那红肿的面容，只感觉自己心里头充满了委屈。

“什么？”言和轩猛然抬高了语调，道：“你确定跟在他身边是太子殿下下的小厮？”

“错不了的，太子殿下下的近人，小的怎么会认错呢？”

小龟子很是笃定地说道。

“既如此，你便先下去吧，记住千万不要惹他生气，给我小心地伺候着！”

言和轩吩咐了一声，转而看着在座的诸人。低声道：“爹，我出去看看！”

一袭黑袍的言敬一微微颌首，道：“去吧，尽快把他打发走！”

“是，爹。那我去了！”

言和轩应了一声，出了华凤阁，寻了一间空房褪下了黑袍，换上一袭华丽的锦袍，来到了百花楼一层大堂。

.....

大堂里，所有的客人都已经走了个干干净净。而楼中甬管是卖身不卖艺，还是卖艺不卖身的姑娘、丫鬟们全都躲了起来。

堂中，只有二十个身穿打手装扮地壮汉，以一个神态谦卑的小厮，也就是小龟子为首站在一边。

原本他们这些百花楼的打手们。那可全都是鼻孔朝天，整日里耀武扬威，横着走的主儿，只是今日他们的处境有些尴尬了，不仅不敢动弹分毫，脸上还得陪着笑脸，想想就他娘地憋屈啊。

这边小龟子连同百花楼内的打手们，全都战战兢兢地立在一排。边上有十个不怀好意的护卫，正一脸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

而七八个身穿华服的少年郎，全都冷着一张脸。看着他们。

仔细看的话，却发现这些家伙竟然全都是熟人。

为首的，一袭天蓝色长袍的家伙正是李元霸，而立在他身边的，却是经过化妆的李承乾、李恪、李愔，竟然还有女扮男装的高阳公主以及清河公主。

原来。就在大军已经出了玄武门，正准备实施抓捕乱党行动。这时候李元霸突然接到了来自天机卫的密报，说是神凰卫玄字号密谍前四位的高层。来到了百花楼中进行秘密集会。

于是李元霸临时改变策略，一边密令神武卫暗中围剿长安城中所有神凰卫玄字号所属产业，这边却是带着经过易容的李承乾等一众皇子、公主，连同赵三炮、李三多等十名神武卫兵将来到了百花楼。

当然了，既然是捣乱，还不索性来个好玩的，是以李元霸并没有表明身份，反而是弄了这么一出。

李元霸脸上带着冷笑，目光落在小龟子的身上，道：“你们掌柜的呢，还不叫他给老子滚出来！怎么，你喊这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们出来，是想要动强，将老子赶出去吗？”

小龟子只是谦卑地笑着，不敢出声还嘴。

“老子问你话呢？”李元霸继续追问。

小龟子没办法了，只得说道：“这位大爷，误会，都是误会！您方才气势汹汹地进来，小的还以为是我们百花楼招惹了您，所以……”

“哈哈……”李元霸大笑了起来，说道：“招惹我？就你们也配，老子如果不是今天心情好，想来你们百花楼乐呵乐呵的话，就你们这下三滥的地方，以为老子想来？”

小龟子哪里敢吭声啊。

李愔也跟着帮腔，道：“就你们这儿，哪里有飘香楼来得快活！若不是飘香楼近日修业的话，就算是你请小爷来，小爷也不会来的。”

小龟子猛然翻了个白眼，心道：“这话说得亏心啊，你如果不是出来寻求刺激的，那为啥来啊……”

不过这些话他还不敢说出来的，毕竟人家身份尊贵，仅凭他一个拉皮条的龟奴，得罪人家，那被活活打死也是活该。

“哎呀呀，贵客来临，和轩未曾亲自迎接，却是罪过，罪过呀！”

就在这时候，小龟子的救星来了，已经换了一身锦袍的言和轩，略显忠厚的面容上挂着淡淡的笑容，自正中的阶梯上走了下来。

“掌柜的！”

小龟子连忙上前去行礼。

“嗯，你先退下去吧！”

言和轩对小龟子摆摆手，示意他先行退下。

小龟子舒了一口气，赶紧走到了言和轩身后不远处站定，打死他都不愿意面对这样的场景了，简直太他娘地憋屈了。

见到来人，李承乾悄悄拉了李元霸一把，在其耳边说道：“四皇叔，这家伙便是百花楼的掌柜的，名叫言和轩！”

“嗯！”

李元霸微微颌首，故意做出了一副纨绔的表情，挑着眉头，斜眼看着言和轩道：“你就是这里管事的？”

言和轩对于李元霸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意外，只见他依旧笑着回道：“这位郎君，在下名为言和轩，添为百花楼掌柜，请问这位郎君贵姓？”

“姓李，叫大爷！”李元霸笑了起来，嘴角的笑容很是邪恶。

噗！！

李承乾和李恪他们，听到李元霸的自称时顿时忍不住笑了起来，那家伙腆着肚子笑得是前仰后合。

高阳公主和清河公主倒是笑得很腼腆，只是那娇笑声，已经泄露了她们女子的身份。

听到李元霸的话，言和轩明显愣了一下，须臾之后却是强忍下了骂娘地冲动，道：“哦，原来是李大爷，不知道李大爷今日前来可玩地尽兴？”

“尽兴？”李元霸伸出舌头，很恶心地舔了舔有些干涩的嘴唇，道：

“老子来到你这百花楼，只是让他们找两个漂亮点的姑娘，可是你看看给老子找得这是什么歪瓜劣枣？不是身体瘦得像麻杆，就是肥得跟猪有一比，你们是在挑战老子的眼光吗？”

“嗯！小龟子，怎么回事？”

言和轩顿时皱起了眉头，对身侧的小龟子说道。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件事情还真怪不到人家李元霸的头上，如果是你出去玩的话，跟在身边的是一个丑姑娘，而且还得付钱的话，你会怎么想？

小龟子顿时苦着一张脸小跑了过来，道：“掌柜的，冤枉啊！我哪敢做这样的事情，我叫地都是咱们楼里的头牌姑娘啊！”

“都是谁？”言和轩看到小龟子脸上苦涩的笑容，说道。

小龟子没有回答言和轩的问题，只是拍了拍手，喊了一句：“春歌，秋荷……”

小龟子话音刚落，两个躲在中间阶梯柱子后面的婀娜身影走了过来。

只见这两个都是二十来岁的姑娘，其中一个肤色雪白，身材高细长挑，鹅蛋脸上有一个小小的酒窝，微现緬腆之色，虽然称不上绝色，可也算是清丽脱俗。

而另外一名姑娘，穿一身翠绿衣衫，皮肤呈现健康的小麦色，一张脸蛋清秀可爱，身材虽稍显丰腴，但绝对不是臃肿，这样的身材往往更加诱人。

这两个姑娘，可完全不符合李元霸所说得瘦得像麻杆，胖得像肥猪的描述。

到现在他算是明白过来了，今天的事情摆明了是这个自称为‘李大爷’的家伙来找麻烦的，看来今天这件事情是没办法善了了。

“你看，我就说你们百花楼的人在糊弄我吧！就这样的货色，你们也有脸拿出来？”

李元霸斜着一双眼睛，居高临下地看着言和轩，那样子像极了一个痞子。

就这样的表情和态度，是个正常人看见都想抽他一顿。

“就是，你们百花楼也要能糊弄人了吧？”

“是我的话，这种货色只会藏起来，简直是羞于示人！”

李承乾和李愔他们这几个坏痞子，也都是不省油的灯，落井下石的勾当可没少做，所以撩拨起别人的怒火来也是一套一套的。

“你……李大爷，有些事情还是好聚好散，今天诸位的事情我可以当作从来没有发生过，你们也从来没有来过这里，请你们出去！”

言和轩强行压抑住了心头的怒火，只是语气中明显带上了愤怒。

“你说没有来过就没有来过吗？那老子岂不是很没有面子？”

李元霸是打定主意，把神鳳卫玄字号的人全都留下来的，怎么可能仅凭他两句话就此离去。

“好，好，好！”

言和轩脸色阴沉无比，他再也不需要压抑了，“我告诉你，姓李的，不要以为你是太子殿下的远房叔叔，我就怕了你！今日，你若是不低头向我认

错，便是太子殿下亲来，你也休想从我这百花楼大门走出去！”

第三百五十一章挑你手筋又如何？

“哈哈……”

李元霸哈哈大笑了起来，道：“看吧，终于还是把实话说出来了！我就说你肯定是在故意找老子的茬儿吧？怎么样，实话说出来是不是很快意？”

“别拿太子殿下吓唬我们，恐怕到时候太子殿下下来了，你不仅得放了我們，还得向我们磕头认错！”

李承乾咧嘴笑了起来，那一口的小白牙，看起来还真地是有些慎人。

“切，拼背景？你以为你是谁？信不信老子随便叫俩人过来就能够把你给吓死？”

李愔脸上的纨绔表情更浓了，这家伙本来就是一唯恐天下不乱的主儿，前几年的时候更是长安城第一大纨绔，什么场面没有见过？

吓唬他，想什么呢？

“很好，这是你们逼我的！”

言和轩怒了，这么多年了，还从来没有人来过百花楼闹事，虽说面前这位是太子的远房叔叔，皇上的远亲，可是他明白，今日一定要彻底把他们给压制下去，若是不然的话，他父亲的计划就要曝光了。

想到这里，他对小龟子使了个眼色，示意他随着自己后退，而后把百花楼中的一众打手们给让了出来。

“你们，上！把这些家伙全都给我抓起来，待事后再送到太子府上去！”

言和轩阴沉着一张脸，大手猛然一挥。

“是！”

这些百花楼的打手们可是忍了快半个时辰了，到现在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他们自然会毫不留情地下手了。

李元霸吁了口气，突然扭头对身边侍立的太子的小厮王庆说道：

“王庆。在咱们大唐朝，若是有胆敢无故对皇亲国戚动手，殴打贵族，该当何罪人去啊？”

李承乾的近侍王庆，听到这位爷爷问话了。连忙回道：“回大人的话，胆敢无辜殴打大唐王爵者，当挑断手筋，发配边关！”

李元霸目光中掠过了一丝冷然，道：“好，现在有人意欲纵仆殴打本大爷。你们这些臭小子还愣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快快将他们给我拿下？”

“诺！”

跟着李元霸一同前来百花楼的十名神武卫兵将，齐齐发出了一声大吼，一柄柄较之横刀要短上一半的短刀，被他们从小腿上拔了出来。

李愔两眼放光地看着迎面冲来的百花楼打手，手往后背一抹。竟然也出现了一把一尺多长的佩刀，大喝道：“诸位哥哥们，上啊！谁若是敢反抗，一律格杀勿论！”

十名神武卫的兵将们一起挺刀，齐齐一拥而上。

言和轩万万没有想到，这些看起来一袭家仆装扮的家伙们，竟然还随身携带着统一制式的短刀，而且看那短刀的样子分明是军队里面才可以量产的东西。竟然在这里出现了。

他的脸色骤变，一边对百花楼中的打手们大吼道：“拿下他们，快。统统拿下。”

一边对站在他身边的小龟子说道：“去，速去越王府，就说百花楼有难，若是他不肯出手相帮的话，怕是今年的利润就没有了！”

小龟子微微颌首，缩头缩脑地就向着大殿之外溜了过去。

李元霸自然是看到了落跑的小龟子。可这正是他想要的，反正这里已经被严密监控了。他倒要看看，这言和轩还有什么手段。

这边。百花楼的打手们准备动手了，可是这些神武卫的兵将们，比他们的速度更快。

赵三炮一马当先，已经先李愔一步冲到了这群打手的身前。

百花楼最边上的一个打手，猛然探出拳头砸向了赵三炮的脑袋，赵三炮头微微往下一低，随后没有半分犹豫地，手中闪亮的短刀狠狠地往前一送，直接插入了那个打手的胸膛。

“敢和我们王爷作对，去死吧你！”

赵三炮在这名百花楼打手耳边低吼了一声，同时伴随着他那因奔跑所带起的庞大冲劲……

噗！

胸膛中刀，一尺来长的短刀已从他的肋骨处直接贯穿到了后心，赤红色的鲜血，仿佛不要钱一样，汩汩而出。

那名打手哪里是身经百战的赵三炮的对手，整个人被短刀贯穿了胸膛之后，整个人就像是喝了毒药一样，口吐着血沫，不断挣扎起来。

须臾之后，便彻底没了动静！

“啊……”

“杀人了，杀人了……”

“报官，快去报官啊……”

百花楼中，在经过了短暂的平静之后，突然传来了女人的尖叫声。

只见那些原本躲起来的百花楼姑娘们，惊声尖叫着，那声音尖细，充满了恐惧和惊悚……

剩余的那些百花楼打手们全都惊呆了，原本他们以为对方抽出短刀来，无非是想吓唬吓唬他们，要知道，眼下的大唐朝法度森严，不管你是因何杀人，只要死了人，且人证物证具在，那就是必须得偿命的。

更何况这里可是百花楼，他们掌柜的又是手眼通天的人物，这楼中又有着这么多的人，当着大众悠悠之口，他们竟然真地胆敢杀人？

他们原本还认为，大家至多是挥舞一下拳脚，顶天了打个头破血流，可是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些家仆装扮的人竟然如此癫狂，真是疯了，这真是一群疯子！

“所有人听令，将此等一千恶贼格杀勿论！”

赵三炮狠狠地一脚踹在了那名已经死绝了的百花楼打手身上，使出全身的气力抽出了短刀，他将短刀狠狠地高举了起来，道：“还不快投降，想死不成？”

就这么一句好似虎吼一般的声音，仅剩的十九名百花楼打手们在这一瞬

间变得鸦雀无声，竟然再无人敢挺身而出，全都傻呆呆的看着面前的一切。

那地上殷红色的鲜血，刺激得他们双眼泛红，心脏狠狠地抽搐了起来！

“不……不要杀我！”

不知道是谁大吼了一声，随后便见有几个打手直接蹲了下来，双手抱在头上，吓得连个大气都不敢出了。

只不过在顷刻之间，双方对战的局势就被李元霸一方给彻底控制住了。

“你……你敢当众杀人？你完了，你完了，就算是太子殿下都保不住你！”

说到底，这言和轩只不过是神凰卫玄字号密谍中最低级的存在，所进行的工作也不过是收敛银钱，对于这些打打杀杀的，他见得很少。

而对于这种当面的血腥场面，更是从所未见，好在他曾经受过这样的训练，在短暂的颤抖之后，言和轩迅速平静了下来。

李元霸根本不在乎言和轩说什么，只是一步步走到了他的面前，静静地看着他，什么话都没有说。

言和轩被面前这位面无表情的少年郎看得额头冷汗直冒，他忽然觉得这家伙似乎并不仅仅是太子的远房表叔，应该是更加有来头才对。

猛然晃了晃脑袋清醒了一下，言和轩道：“你，你到底是谁？为何无缘无故地找我们百花楼的麻烦？你可知道我们背后之人是谁？你可知道，得罪了我们，可是真得连太子殿下都保不住你？”

李元霸点点头又摇了摇头，道：“我不知道你们背后的人是谁，不过我知道你背后的人是保不住你了。”

言和轩赶紧说道：“你可敢等半柱香的时间？”

李元霸摆出了一副故作思考的样子，随后微微颌首，道：“自然敢等，不过这段时间老子却是要收点利息……来，把手伸出来。”

言和轩脸上出现了一丝惊惧，有些紧张地说道：“你，你要做什么……”

李元霸狞笑了一声，道：“伸出手来！”

“不，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言和轩满脸惊色，不断地后退着。

“给老子摁住他！”

李元霸恶狠狠地说了一句，赵三炮和李三多立马冲了上来，一把将言和轩给死死地按在了一张桌子上。

言和轩大叫道：“你，你……我父亲乃是雍和当铺掌柜的，你这样对我一定会后悔的。”

李元霸眼中闪过一丝厉芒，原来还有这层关系，你个死老太监，学什么不好，竟然学人家留下了子孙根，想代代相传吗？那就更不能留你了！

想到这里，李元霸淡淡地说道：“给我刀！”

赵三炮和李三多将言和轩的胳膊捋直了，强行翻转了过来。

言和轩拼命地挣扎起来，口中大吼：“你疯了，你疯了……”

李元霸根本没有搭理言和轩，而是把从随身侍卫手中接过的短刀，缓缓地刀鞘中抽了出来。

一瞬间，寒芒乍现，空气骤然之间凭添了几分寒意。

“噌噌！”

不容言和轩反应过来，两道寒芒一闪而没，紧接着就是鲜血四溅。

“啊……”

言和轩骤然发出了一道惊天动地的哀嚎之声，他的两条手腕上鲜血淋漓，两道还泛着白色鲜肉的刀痕，让人看了就不寒而栗。

李元霸摆了摆手，让赵三炮他们俩放开了言和轩，言和轩顿时痛得在地上不断地打滚，一时间眼泪、鼻涕横流，混杂在那鲜艳的血液中，令人感到这家伙似乎很是可怜的样子。

李元霸收了刀，冷漠地看了他一眼，刚要再说些什么，一道尖锐的声音就从门外传了进来：

“越王殿下到！”

第三百五十二章青雀

百花楼三层华凤阁。←，

虽说这百花楼的隔音措施很不错，可是楼下发生了这么大的动静，如果楼上的四个黑袍人还听不到的话，那他们肯定都是聋子。

“下面发生了何事？”言敬一皱起了眉头。

杨敬华敲了敲桌子，道：“方才那个叫什么楼中来了个太子李承乾的远房表叔吗？难不成是和他们打起来了？”

“这……要不我出去看看？”那个狐媚声音的主人稍稍迟疑了一下，说道。

“也罢，便先在这楼上看看情况，若是来者不善的话，说不得要把他们全都留下来了！”

言敬一想了想，便站起了身来，走到房间中的书柜旁，也不知道在那里轻轻摁了一下什么东西，顿时有一个圆形的方孔现露了出来，透过那个不过拳头大小的方孔，竟然可以直接看到百花楼一层的情况。

“那是……和轩吗？”

等到看清楚一层的情况之后，言敬一顿时暴怒。

“怎么了？”

听到言敬一的话，其他人都颇为好奇，因为他们明显听出了言敬一口气中的愤怒。

“什么？”

“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敢杀人？”

待其余几人看清楚下面的情况之后，顿时发出了一阵阵的惊呼之声。

虽说他们对于这杀人的勾当并不当一回事，可是这暗中杀人于当面杀人可不同，要想堵住这悠悠众口，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不行，我要下去看看！”言敬一愤怒地叫了一声，这便要脱掉黑袍，走下楼去。

可怜的家伙，都到这个时候了。竟然还没有看出来下面那个为首家伙，却正是他先前才见过的神凰卫新主李元霸，竟然还想要下去自投罗网，真是可怜、可悲啊。

这个时候，杨敬华却是拉住了言敬一，道：“言老，别忘了今日我等为何前来，对方人多势众，你若是下去了，暴露了你我的计划。那到时候……”

“你想叫我如何？我可就这么一个儿子！”

看得出来，言敬一对于这个收养的儿子很有感情，否则的话就不会这么着急上火的了。

“言老，三哥……你们看下面，似乎是和轩请来了越王……”就在这个时候，那狐媚声音的主人，突然指着下方说道。

……

就在那到张狂的声音响起之后，众人包括李元霸在内，全都朝着门口的方向看了过去。

便见一个身着华丽锦袍。摇晃着丰满地躯体蹒跚而来的少年郎，在一队为数在百来人左右的护卫的簇拥下，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百花楼。

却正是李元霸的四侄子，也是李世民的四儿子。越王李泰。

“本王倒要看看，是哪个家伙吃了熊心豹子胆了，竟然敢来百花楼闹事，难道不知道这百花楼有本王的关系吗？”

人未到。声先至。

一反平日里那彬彬有礼，宽和温柔的声音语调，变得嚣张跋扈。一切都满不在乎。

除了李承乾、李恪以及李愔他们三个深知李泰本性的小哥仨儿，其他的像是李浑、高阳他们这几个小家伙，全都是满脸震惊之色地看着李泰。

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原本待人温和的四哥，此刻如何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般，像极了那些肆意张狂的纨绔子弟？

李元霸早就知道这李泰是个什么德行，虽说根据历史上的记载，这李泰

才华横溢，聪敏绝伦，可是在李元霸看来这些都是有关他才思方面的，并未说他品行如何。

通过这段时间以来的观察，这李泰表明了就是一披着君子皮的就是伪君子。

在李元霸看来，这伪君子比真小人还要可怕，还要令人感到厌恶。

“王爷，王爷，您总算是来了！”

言和轩满脸狼狈地朝着李泰的方向爬了过去，应为太疼了，这家伙根本就站不起来。

看到言和轩的凄惨模样，李泰顿时大怒，怎么说这百花楼也有他一半的股份，平日里朝中的文武百官，以及往来于长安城的客商们，也会看在这一点上，不会在百花楼中闹事。

而李泰也把自己当成了百花楼的主人，这言和轩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他的手下。

可是今日，这个规矩似乎是被打破了，他的手下不仅被挑断了手筋，楼中的一名打手更是直接被杀了，还真是胆大包天，不把他越王放在眼里了。

“好，好得很啊！在我的地盘，杀了我的人……哼哼，来人啊，把他们全都给本王抓起来！”

李泰这倒不是在给言和轩报仇，而是他自觉自己的面子受损，被人打了脸面，这个面子自然还是要找回来了。

“诺！”

跟随李泰前来的这帮子如狼似虎的护卫们，就像是喝了虎骨壮肾汤一样，一个个抽出了腰肩斜跨着的老式横刀，就向李元霸他们冲了过来。

“我看你们谁敢？这位可是太子殿下下的叔叔，有本事的你们就抓！”

化过妆的李承乾眼珠一转，就在李元霸要抬头直面李泰的时候，这小子一个闪身挡在了李元霸身前，大声地叫嚣了起来。

李承乾的话倒是让这般护卫们愣住了，是啊！太子殿下下的叔叔，那岂不是就是他们自家主人的叔叔，毕竟太子殿下与他们自己的主人可是亲兄弟啊！

“笑话，若是自家叔叔，本王怎会不知？”

李承乾的身形虽说让李泰看着有些眼熟，可是那相貌却是与自己那倒霉大哥大相径庭，是以李泰并没有看出什么破绽来，直接大声喝道：

“你们，不要有什么顾忌，将他们给本王抓起来！”

“诺！”

有了自家主子撑腰，这些家伙们害怕什么？

根本就不在乎挡在他们面前的李承乾，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大手一挥就要把李承乾给扒拉到一边去。

这个时候，一个略显秀气的大手却是从李承乾的后方伸了过来，一把就捏住了那汉子的大手。

“咔嚓！”

随着一道骨骼碎裂的声音响起，却见那汉子脸上立刻出现了痛苦无比的神色，就在他忍不住想要大声叫出来的时候，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便见那汉子竟然被那只大手的主人，给硬生生地拽了起来，随后猛地一把丢向了李泰所在的方向。

李泰这白胖子，眼见着自己的手下被丢了回来，在稍稍呆愣了两个呼吸的时间之后，拖着一副肥胖、臃肿的躯体就要躲闪过去，可说时迟那时快，那汉子还是光荣地砸在了李泰的身上。

“噗通！”

李泰这胖子被砸了个正着，成了他手下的肥肉垫子。

“哎呦，砸死本王了！”被压在了下面的李泰哀声惨嚎了起来，那声音比杀猪的时候还要难受。

“快，把这家伙拉开！”

一直跟在李泰身边的狗腿子宦官赵阳，赶忙吩咐几个汉子过来，把压在李泰身上的那个家伙给拉到一边去。

“啪！”

须臾之后，终于脱离苦海的李泰怒火中烧，他猛地甩了自己的小厮一个大嘴巴子，道：“没用的东西！”

“是！”

赵阳哪里敢说什么，只是不断地低头认错，同时心里也很是委屈：

“你自己被砸了怨得了谁？谁叫你他娘地长那么胖？还有，谁能知道那个变态竟然这么厉害，单手就可以把一个一百公斤的壮汉就给丢出去……整个大唐也就那么一位有这种能力，等等，难不成……”

越想越不对劲的赵阳，借着李泰骂他的劲头，朝着方才李承乾所在的方向瞄了一眼，这一眼看过去可是不得了了，竟然真得是那位主儿！

这一瞬间，赵阳只感觉有一股子尿意升腾而起，随后，他的裤子湿了……

正对着自己的小厮骂得过瘾的李泰，忽然闻到了一股子尿臊味儿，低头一看，却是赵阳尿了裤子。

“你这死太监，只不过说你两句你竟然尿了裤子！”李泰很是鄙夷地看着赵阳，说道。

“不是，王爷……”赵阳两腿打着哆嗦，手指向了李元霸的方向，道：“那，那……”

“什么不是，这了，那的。跟了本王这么长时间了，竟然还是这么一个怂样，以后别说是我越王府的人！”李泰说得更加起劲了，看来这家伙有话唠的潜质。

“不是的……王爷！那位在这里，那位武王殿下！”小厮赵阳实在是憋不住了，大声地叫了起来。

“什么？”

李泰带愣了一下，随后不可思议地扭转过脑袋看了过去。

只见李元霸就站在李承乾的身侧，此刻正满脸冷笑地看着李泰，道：“青雀，两月不见，你这脾气倒是见长啊！”

“四，四，四皇叔……”

李泰都快要吓尿了，尼娘的，要不要这么坑人啊，早知道来百花楼捣乱

的是他那便宜四叔的话，他宁愿抛下这每年不过百万两的进项不要，也不会过来趟这趟浑水的。

“哈哈，四哥.....真是太有意思了，没想到这百花楼竟然还有你的股份，你可真是太不够意思了，这长时间了都不告诉小弟！”

李愔拿掉了额头上点的黑痣，撕掉了脸上沾得络腮胡子，哈哈大笑了起来。(未完待续.....)

第三百五十三章抓捕乱党

“四皇兄，你说若是我将你开坊妓的事情告诉父皇的话，父皇会不会立刻下令叫人一把火烧了这里？”

女扮男装的高阳公主所幸也不再隐藏了，而是大大方方地以女声示人。

“青雀，你做得确实是过了！”

李承乾恢复了嗓音，伸手往脸上一抹，顿时一张小巧的面具出现在他手上。

“哼，四哥，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要去告诉父皇！”清河公主虽说比你高阳还要大上一些，可是这性格却是与小孩子相差无几。

被千夫所指的李泰懵了，这，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一个亲王带着四五个皇子，两个女扮男装的公主来逛妓院吗？

要不要这么坑人啊？怎么不去别的地方，单单来这里，如果不是他知道今天的事情不过是突发事件的话，恐怕他都会以为是李承乾故意带着众人来坑他了无错！

“侄儿李泰见过四皇叔！”

不过眼下的情况，虽说不知这帮子皇亲为什么会出现百花楼中，该有的礼数还是应该不能忘掉的，是以李泰立刻躬身向李元霸行了一礼。

李元霸知道这百花楼是神凰卫的产业，李泰也被蒙在鼓里，言和轩之所以把李泰叫过来，只不过是想要把他们给驱赶走，不在百花楼中惹是生非罢了。

所以，李元霸只是对李泰微微颌首，便单手虚抬，道：“起来吧！”

“谢四皇叔！”李泰偷偷擦了擦额头上溢出的汗水，站了起来。

李元霸走到那言和轩身侧，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看了半晌，突然笑了起来，温和地说道：“你叫言和轩是吧？还真要感谢一下你呢，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叔侄几人。可是难得可以聚这么齐呢！”

“你……你！噗！”

言和轩愣愣地看着李元霸，突然一口殷虹色的鲜血喷了出来，随后双眼

一番，晕了过去。

李元霸踹了言和轩一脚，摇了摇头道：“真是不禁吓啊！你们俩，把他给本王抓起来！”

一边说着，李元霸指挥者两名神武卫的兵将，将这言和轩一把给拖了起来。

瞄了一眼楼上，李元霸似乎有所觉，他笑着说道：“三炮。你们上去，把楼上的那几个家伙个本王抓下来！”

李泰算是看出来了，自己这位四皇叔今日前来百花楼哪里是来胡闹的，分明是来抓人的。

看清楚形势的李泰，这个时候赶紧抱大腿，上前起步，说道：“四皇叔，可要侄儿帮忙？”

李元霸瞄了李泰一眼，见这小胖子眸中流露出了渴望之色。便说道：“如此，你安排你带来的护卫，封锁百花楼的各个出口，搜查百花楼中的各个楼层。帮助神武卫兵士捉拿乱党！”

乱党？！

这个词刚出口，李泰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还好今天的事情他并没有跟着瞎掺和进去，否则的话。就算他是皇帝的亲儿子，怕也难逃干系。

“是，侄儿必不负四皇叔所望！”

李泰对李元霸拱了拱手。便开始安排其自己那般手下护卫们。

这边李元霸似乎并不放心，他把李承乾叫到了身边，与他耳语了一番，随后便见李承乾带着满脸兴奋之色的李愔，急匆匆地跑出了百花楼。

.....

此刻，百花楼三层华凤阁中，当言敬一看清楚下方那为首之人的面孔的时候，却是瞬间吓了一跳。

“不好！”言敬一满脸地惊慌之色。

“言老，何事如此惊惶？”

其余三个黑袍人，全都把眸光放到了言敬一的身上。

言敬一面色难看地说道：“下方那身身穿天蓝色华丽锦袍的少年郎，便是我神凰卫的新主人，武王李元霸！”

“什么？”

三个人瞬间提高了语调，不可思议地看了下去，怎么也无法相信这个少年郎模样的家伙，竟然就是他们的新主人。

“怎么办，怎么办？”

杨敬华养老三顿时就急了，在华凤阁中不安地走动了起来。

“慌什么？”那个年轻的声音似乎很是平静，他看了杨敬华一眼，道：“或许，这李元霸所来并非是因我等呢？”

“若不是因我等而来，为何要搞这么一出？”狐媚声音说道。

“或许真如那小龟子之言，只是闲着没事，来这里胡闹而已呢？”年轻声音继续安抚着众人，道：“更何况，我等这段日子所行之事甚是隐秘，就连各自的行踪都未曾向外人透露过，他怎么可能知道我们今日在这里呢？”

言敬一微微摇了摇头，道：“或许是老夫多虑了……不过……”

“不对，他们上来了！”就在这时，那狐媚声音突然变得慌乱了起来，她豁然扭头看着众人，道：“接下来便要如何？难不成就此坐以待毙吗？”

“逃，从这里逃出去！”言敬一的声音很笃定。

“言老，您是在说笑吗？这里可是三层，我等可没有那等飞檐走壁功夫，若是从这里跳下去，就算不死也得残废，到时候还如何逃走？”

杨老三不可思议地看着言敬一，声音中充满了惊诧。

“要不然如何？”言敬一唬着一张脸，道：“再不行就与他们拼了！”

“不必如此！”这个时候，那个年轻的声音响了起来，“那李元霸并未见过我等的样貌，若是我等褪下黑袍，并且各自选一个房间进去的话，那李元霸自然不能抓我们。”

“宋书何，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可以逃走了，那老朽就活该被抓吗？”。言敬一那黑抛下的面容很是阴沉。

听到这话，提出这个建议的宋书何还没说什么，倒是杨老三很是干脆地一把将黑袍帽子掀到了后面，露出了一张粗旷的面容，他瞪着一双虎目看着言敬一，道：

“言老，现在都什么时候，争论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能走一个便是一个，难不成就坐等全部被抓吗？”。

“你……也罢，计划终究是需要有人去执行的，能否逃走，听天由命了！”言敬一似乎是认命了，声音略显颓废。

只可惜，他现在仍旧戴着黑袍，其余的众人谁都没发现藏在黑抛下的言敬一，嘴角出现了一丝讥讽般的笑容。

“如此，生死各安天命！诸位，保重了！”杨老三与众人拱了拱手，转身就出了华凤阁。

“言老，保重！”宋书何对眼睛一和那狐媚声音的主人点点头，转身离去。

眼下，华凤阁中只剩下了言敬一和那个狐媚声音的主人。

言敬一静静地看着她，道：“你是随老夫一起走，还是留在这里，毕竟以你的身份是不适合出现在这里的！”

“言老，我本就应该是应死之人，此番，便由得我吧！”狐媚声音充满了落寞，似乎并不愿活了。

言敬一摇摇头，道：“如此，老朽便先走一步！”

说完，也不见言敬一有什么动作，在他站立的地方竟然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通道，他最后看了那狐媚声音的主人一眼，头也不回地向着通道深处走去。

……

“啪！”

此刻，阁中已再无他人，狐媚声音的主人将身上的黑袍脱下。

顿时，一个成熟的美妇人出现在这华凤阁中。

但见此女身着一袭紫色的宫装，美丽的眸子散发着柔和的光芒，皮肤光滑白皙，丝绸般的长发用紫玉簪挽起，光洁的眉心正中，竟点着一朵怒放的

红梅，雅意悠然，大气婉约，远比那些俗气的胭脂红点要来得娇艳。

“哐当！”

华凤阁的房门被人从外面粗暴地踹开，随后两名彪悍的神武卫兵将冲了进去。

“双手抱头，蹲在地上，不准动！”

属于后李元霸前世的特殊呵斥声响了起来。

这宫装美妇人并未有其他的举动，而是就那么高傲地，微抬着螭首看着两名神武卫的兵将，道：“我要见你们的王爷！”

两名神武卫的兵将愣了一下，却是相互对望了一眼，这一上来没有任何的反抗，开口就要见他们的顶头上司，这样的情况还真是从来没有遇到过。

不过说到底，这眼前的女人亦是王爷点名了要抓之人，正好遂了他们的心思。

是以，两人便说道：“好，你走前面，不要耍什么诡计！”

.....

另外一个名叫清华阁的房间中，全然不同于方才的场面。

房间的大门同样是被踹开的，可是出现在大门之内的却是一个大概二十来岁年纪，身穿白色长衫的年轻男子。

只是令人微感诧异的是，这年轻的男子似乎带着一些胡人的特征，鼻梁高挺，眼窝深陷，头发还有一些微卷，像极了李元霸前世所知的那些混血儿。

“双手抱头，蹲在地上，不准动！”

负责这个房间的是李三多，与方才的两人不同，这次李三多的手上多了一把短铤，一把与李元霸的那把相似的短铤。

年轻男子就好像没有见到冲进房间中的李三多，只见他轻轻晃了晃手中捏着的茶杯，道：“都说这百花楼中茶香人美，却没想到赶上了这样的恶徒，真是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啊！”

“砰！”

看到此人竟然如此地镇定，李三多倒是有些拿不准了，不过越是这种情况越要稳住，于是，第一道铙声响了！（未完待续……）

第三百五十三章抓捕乱党：

...

第三百五十四章全部抓捕

“咻！”

冒着青烟的小铁珠，带着灼热的高温向着那宋书何手中的茶盏闪电般飞了过去。

“啪！”

还别说，李三多的枪法还是不错的，这一枪竟然精准无比地打中了宋书何手中的茶盏。

茶盏应声而碎，滚烫的浓绿色茶水飞溅而出，直接撒了宋书何满手，满身都是，顿时他裸露在外面的皮肤闪电般变得红肿了起来。

不过这宋书何倒是硬气，愣是一声都不吭。

宋书何的眼眸之中闪过一丝明显的惊惧之色，对于这火器他也是略有耳闻，只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距离这么远，这火器竟然就能够发出去，而且看威力还很是不小得样子。

“我说让你双手抱头，蹲在地上，不准动！”

李三多的语气中带上了杀机，在他看来，面前之人即便不是乱党，也和乱党脱不了干系，若是此人再敢肆意放荡，便是动用短铳杀了他又何妨？

宋书何沉默了半晌，终于还是可耻地怂了……

……

另外一间厢房‘翠微居’，就在靠近阶梯的边上，这里面的人自然就是四名黑袍人中的最后一人，杨敬华杨老三了。

“哐当！”

如出一辙的开门方式，一模一样的问话，随之而来的却是一柄开锋似流水一般的三尺长剑。

要不是开门的赵三炮躲闪及时的话，恐怕这一剑就得刺中他的左肩了。

“好贼子，竟然还敢反抗！”

赵三炮一个侧身，右手往腰间一抹。顿时出现了一柄短刀，揉身扑了上去。

“叮叮当当……”

这杨敬华还有些手段，竟然与身经百战的赵三炮在一番厮杀之中隐隐占了上风。

看来这家伙之所以在神凰卫玄字号中身居高位，也并非浪得虚名。

“老赵啊，你这也太慢了。凭你的身手竟然斗了几十个呼吸的时间还处于下风，以后不要和外面说你是神武卫中混得！”

把宋书何交给手下人的李三多，倒提着短铤，悠哉游哉地在激斗的两人旁，说起了风凉话。

赵三炮举起手中的短刀挡住杨敬华的砍击，恶狠狠地说道：

“李三多。你他娘地磨磨唧唧地干什么呢，像个老娘儿们一样！要帮忙地就赶紧上，不想帮忙地就给老子麻利地滚蛋！”

宋书何其实是胜在比赵三炮年长，多练了几年，所以现在还能够占些上风。可若是再多添一个人的话，怕是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别看那李三多虽说瘦得像麻杆，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可是身为神武卫的人，肯定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主儿，若是他真地来插上一手的话，想必他会死得很惨。

想到这里，他眼珠一转。道：“哈哈，我还以为这神武卫是如何地神武、英勇，感情都是鸡鸣狗盗、欺世盗名之徒！仗着人多就想要围攻。真是贻笑大方啊！”

也亏他这粗旷的样子，能够整出这些个成语来，看来这家伙也就样子唬人了些，还是有些家学的。

“嘿，我这小暴脾气！如果是老赵说这话，老子可能还袖手旁观。就你这乱党贼子的，有什么资格对老子说教？”

李三多平日里在卫中与赵三炮胡闹惯了。可真要是有人说神武卫不好的时候，众人的枪口还是一致对外的。

再说了。神武卫中人才不在乎什么名声不名声的，他们所想的便是不择手段地完成王爷还有皇帝所交代的各项任务，其他的，算个屁呀！

“敢说我们神武卫？你他娘地这是找死！”

赵三炮可比李三多脾气还暴，听那杨敬华说这些，顿时就像是吃了十全大补丸一样，整个人都疯狂了。

他猛地单脚踩在了栏杆上，整个人像是一只大鸟一样飞腾而起，右手上紧握的短刀笔直地扎向了杨敬华的脖颈。

“哼，愚蠢！”

杨敬华看到赵三炮的动作是，不由得冷哼了一声，在他看来，赵三炮这样的攻击行为无异于自寻死路，因为他这样做在半空中毫无着力点，根本就躲闪不了来自下方的攻击。

只见杨敬华抬起右手，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长剑向上，对准了赵三炮的面容。

原本还想要出手相助的李三多，见到这一幕的时候，嘴角出现了一丝诡秘的笑容，索性关掉了短铳的保险，收了手中的短刀。

便见半空中，赵三炮手中的短刀横向贴身格挡向下方的长剑，在两者相触的一瞬间，左手往左小腿上轻轻一抹，一柄比短刀还要短上一半的三棱军刺出现在他的左手之中。

在杨敬华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三棱军刺就已经深深地扎在了杨敬华持剑的右手臂膀之上。

“当啷！”

长剑应声而落，紧接着便是凄厉无比地惨嚎之声。

“啊……你，你，你卑鄙！”

紧紧捂着仍旧插着三棱尖刺的伤口，杨敬华的眼前突然变得迷糊了起来。

赵三炮噌地一下把三棱军刺拔了出来，带出了一大澎殷红色的鲜血以及惨白色的肉丝。

他冷冷地看着杨敬华，道：“战场之上，不是你死便是我活，只要能够活命，谁在乎卑鄙不卑鄙的？再说了，老子惯用左手，用右手与你战了这么长的时间，也算是给你机会了！”

“噗！！”

不带这么欺负人的，赵三炮这一句话可是把杨敬华给刺激到了，再加上那经过特殊技法锻造的三棱军刺上被淬了毒，直接让倒霉的杨敬华狂喷两大口鲜血，晕了过去。

“他娘的，还得叫老子回去重新淬毒！”赵三炮骂骂咧咧地踹了摊倒在地上的杨敬华一脚，对围观的李泰的侍卫们说道：“都愣着做什么，还不快把这家伙给带下去？”

已经看呆了的一众侍卫们仓促地点点头，一个个手忙脚乱地将杨敬华给抬下了楼。

“嘿嘿，老赵，行啊，还知道声东击西了？”

见拿下了杨敬华，李三多顿时走了过去，把手搭在了赵三炮的肩膀上。

赵三炮毫不客气地把手上的鲜血往李三多身上蹭了蹭，没好气地说道：“你这家伙就是一见死不救的主儿，以后别说老子认识你！咱丢不起那人！”

“我靠，你他娘地跟哪蹭呢？”李三多满脸嫌弃地推开赵三炮，一边往楼下走，一边说道：“我去找王爷，就说你小子坑老子！”

“.....”

赵三炮无语的看着李三多的背影，过了好一会才追了上去，道：“我说，老子坑你哪了？”

.....

百花楼一层大堂。

李元霸静静地坐在一张硕大的圆桌旁，看着面前跪着的言和轩以及刚刚被压下来的三人，没有说话。

过了好一会，还是那个极美的妇人樱唇轻启道：“我知道你想知道什么！”

李元霸右手轻轻敲着桌子，不置可否地说道：“本王想知道什么？”

“我们都是神凰卫玄字号的高层，你竟然能够在这里堵住我们，自然想要

知晓我们的计划！”

美妇人侃侃而谈，眉心的梅花随着她嘴唇的张合，不断闪烁。

“即便不用你说，本王也知道你们的全盘计划！”李元霸手指敲击的速度不变，继续说道：

“无非就是想把你们藏在长安城密库中的财宝全都转移出去，而后遍布大唐的玄字号所属商铺也尽数出售！至于你们这些密谍嘛，你觉得会有多少人死在这场反叛中？”

“果然！”

美妇人那美艳的面容上出现了一丝与之不相符的苦涩笑容：“你们在我玄字号中安插了密谍！”

李元霸没有点头承认，也没有摇头否认，他看着这美妇人，道：“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吧！当然了，就算你们不肯说，本王也照样有办法知道！”

“我名金瀚若！”美妇人脸上出现了一丝落寞。

“金瀚若？”李元霸眉头微微一挑，有仔细看了看这美妇人的面容半晌，这才说道：“高丽人？”

金瀚若呆了一呆，须臾之后微微颌首。

李元霸虽说不明白这美妇人身为高丽人，为何会成为大唐神武卫的密谍，可是眼下也不是深究的场合，索性便对她身侧的两人说道：“你二人呢？”

“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杨敬华是也！”

已经被解过毒，并且处理过伤口的杨敬华依旧是那副死也不肯屈从的样子。

“好啊，本王喜欢你的性格，就是不知道你能够在禁闭室中待多长时间！”

李元霸拍了拍手，对于杨敬华的态度很是和善。

至于最后一名，明显带着胡人血统的宋书何，李元霸刚把目光投向他，便见其率先说道：

“我名波西，乃是天竺国贵族！我来你们大唐只是玩乐，并非是你们口中的所谓乱党，我想我们之间肯定是有误会有！”

“哦！天竺国贵族……”李元霸拉长了声音，道：“谁能够给你证明？”

宋书何，也就是波西，只见他伸手从自己那宽大的袖口中掏出了一枚华贵的印章，还有一小叠明黄色的锦帛。

赵三炮从波西的手中接过这两样东西，递给了李元霸。

只听那波西傲然说道：“这是我的身份文牒，以及专属玉章，这两样东西足以代表我的身份！”

第三百五十五章长孙无忌的反应

摆在李元霸面前的是一方和田玉印，以及一小叠由名贵锦帛织就的身份文谍。

那方小印乃是取用的和田籽玉，上面雕琢着一尊小巧的弥勒佛，捻指淡笑，肚腹圆润。

翻过来看那方小印的底部，却是刻着波西王子钦……

呦喝，竟然还是一位王子，真是活见了鬼了。

李元霸摇摇头，翻起了那一小叠的身份文谍，却见那上面近是一连串的看不懂的天竺文，就像是蝌蚪爬一样，看着就让人眼晕。

“啪！”

一下子把手中的东西丢到了桌子的边边角角，李元霸抬起头来，似笑非笑地看着波西，也就是宋书何，道：

“好吧，即便你的身份是真的，本王也不认为这就一个误会，既然你在不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了不合适的地点，那就委屈王子大人跟本王走一趟大理寺诏狱了！”

“你……”波西的样子有些愤怒，他先是急了一下，随后竟然强忍了下来，沉声道：“我要见大唐皇帝陛下！我要求见你们大唐皇帝陛下！”

李元霸耸耸肩，道：“本王自然会满足你这个愿望的，只不过不是现在……”

“哒哒……”

就在此刻，一连串急促的脚步声响了起来，众人循着声音向着门口的方向望了过去，却见一队身穿黑色特.警.作.战.服的神武卫兵将，压着一个披头散发的老头子走了进来。

李元霸见到来人顿时笑了起来，他站起身来，鼓起了手掌，道：“哈哈。看看这是谁啊？这不是雍和当铺的掌柜，言敬一吗？叱咤长安城多少年的言大老板，怎地落到如今这幅田地了？”

李元霸肆无忌惮地释放着自己嘲讽的功底，丝毫不在意言敬一那似乎将要吃人一般的眼神。

“爹，爹……你们把我爹怎么样了？”

双手尽数被废的言和轩。看到自家老爹那凄惨无比地模样，顿时对李元霸等人大声呵斥了起来。

“言老……”

原本以为言敬一已经逃掉的杨敬华，突然变得颓废了起来。

“成王败寇，我言敬一既然敢这么做，那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吧！”

言敬一对于儿子和同僚的话充耳不闻。反倒是抬起了脑袋，和李元霸对视了起来。

“你放心，本王怎么舍得让你就这么死了呢？说到底，你还是曾经为我大唐做出过贡献的，本王会让你见一见你此刻最不想见之人的！”

李元霸冷笑了一声。语调中虽无威胁，可是却句句戳中了言敬一的要害。

“好了，既然现在人已经抓完了，那便送去大理寺诏狱吧！对了，告诉狱卒，除了那个女子与什么波西王子之外……剩下的几个，让他们好生伺候着！”

李元霸知道现在言敬一什么都不会说，既然如此便将他们关到诏狱去吧。到了那里，纵然是你两岁时候的记忆，都能够挖出来。

……

处理完这里的事情。接下来的就简单地多了，神武卫大军封锁了所有神凰卫玄字号名下所属的产业，上至掌柜的，下至小伙计，全都被神武卫抓了起来。

遇到那些敢于反抗的，更是毫不客气地动用了火铳。这一下午的时间，不晓得有多少原神凰卫的人丧命在铳口之下。

李元霸自然是不管这些的。他领着李承乾等一众孩子们转身除了百花楼，径自漫步在这依旧熙攘的闹市中。

冬日黄昏的太阳。总是让人暖洋洋的，从百花楼里出来，却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般。

李元霸的脚步很轻盈，但是他的心情却并不轻松，因为当初在他接手神鳳卫的时候，还以为是一个甩手掌柜一般的逍遥差事，可是现如今看来，这杂七杂八的事情，却是让他有些甩手不干的冲动。

李承乾见李元霸的兴致似乎并不高，连忙上前问道：“四皇叔，您怎么了？”

李元霸没有说话，只是对他笑了笑，竟然在不知不觉间走到了老程家的匹夫阁之前。

守在匹夫阁大门口的，是程处弼的跟班简跑腿的，程岩。

作为程处弼这个大唐纨绔的跑腿的，这家伙自然还记得李元霸的模样，甚至就连李承乾他们这些个大唐最有权势的皇子们，他也都能够一一辨认出来。

远远地见到李元霸带着一众皇子们向着匹夫阁走来，程岩脸上带着似菊花一般的笑容迎了上来：

“小的见过王爷，见过太子殿下，见过诸位殿下……”

“哦，是程岩啊！”

李元霸还记得这个当初引领着他们来到匹夫阁的壮汉，见其过来行礼，便说道：“你家公子呢？”

“回王爷的话，公子昨日于卫中执勤，今日正好与秦小公爷一起在阁中休息，不如王爷与诸位殿下一齐在阁中小坐片刻如何？”

程岩这家伙倒是懂得察言观色，见李元霸等人脸上全都有些疲惫之色，便开口说道。

李元霸看了看身后的李承乾等人，想起这黄昏傍晚的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中午吃的那些东西也全都消化掉了，刚好去匹夫阁中填填肚子。

想到这里，李元霸摆摆手道：“头前引路吧！”

……

在赵国公府里，李世民的大舅子，也是李承乾的亲舅舅长孙无忌，这几日是格外高兴啊。

因为从种种迹象来看，他的亲外甥，也就是李承乾，近日来屡屡受皇帝嘉奖，看来李承乾的皇位是十拿九稳了。

不过正所谓伴君如伴虎，君心难测，这些事情私下里议论议论还可以，是万万不能拿到明面上来讲的。

是以，今日长孙无忌便叫了一些和他一个党派的大臣们，在他自己的国公府上小聚。

此刻，赵国公府后堂正厅中歌舞升平，美酒佳肴也是铺满了一张张的小桌子。

就在众人兴致高涨的时候，长孙无忌府上的一个家仆却是急匆匆的跑了进来，一下子打破了所有人的兴致。

“你说什么？那武王殿下私自调动驻扎在玄武门的万名神武卫，突袭了长安城中过半的商铺？而且还抓了天竺国的王子……你……你确定没有传错消息吗……”

那名家仆摇摇头，道：“绝对不会，是我们安插在越王府上的密谍传来的消息，这件事情，越王殿下也有参与！您看……”

这样说着，家仆还奉上了一张白色的布帛。

户部侍郎陆琪，闻言接过了接过了家仆递过来的急报，瞄了一眼，摇头笑道：

“大人，应该不会错的！依我看呐，这次武王殿下，还有越王殿下却是惹下大麻烦了。”

长孙无忌摸了摸下巴，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

这李泰当初差点抢了李元霸的媳妇儿，他们之间的龌龊事，早就已经在宫里传开了，如果说李泰和李元霸突然勾结在一起，谁会相信啊？

李元霸坑李泰一把还差不多！

“诸位如何看？”

长孙无忌晃了晃脑袋，说实话，以他对李元霸的了解，李元霸肯定不会无的放矢的。

这次他调动神武卫大军，在整个长安城中肆意封锁商铺，杀害商铺中的

商人与小伙计，这种行为简直堪称疯魔，真是不亏为十九年前的小魔头啊！

陆琪坐在一旁不吭声了，兵部侍郎宁千羽亦是愁眉苦脸。

这事儿实在是闹得有些大了，也是有些匪夷所思了，以至于他们这些家伙们，谁都琢磨不透这位王爷又想要搞什么幺蛾子了。

虽说士农工商，商人是最低贱、最底层的阶级，可是商人背后是什么能量？

这天下小到柴米油盐，大到田园屋舍，哪一个不需要商人？

大唐王侯肆意封锁商铺，杀害商人，若是没有正当的理由，传到天下间那些大商贾的耳中，他们会怎么想？

反正这种事情长孙无忌是不敢做，他沉吟了片刻，看向了坐在末尾，一直默不作声户部的官吏唐继民，道：“继民，你怎么看？”

这唐继民主管户部金部，对于商贾的了解要远甚于在座的诸位，是以长孙无忌才会询问他的意见。

唐继民想了想，正色道：“大人，依我看咱们大可不必牵涉进去，这件事说到底和我们没有任何干系，大人完全没有必要去落井下石。”

长孙无忌道：“可是那李泰终究是走到太子对立面的人……”

唐继民直接打断了长孙无忌，道：“大人，想必您并不知道这商贾的庞大影响力，只要这件事情传到我大唐各大商贾，甚至是五姓七望的耳朵中，就算是一人一口唾沫都能够淹死那越王李泰还有武王李元霸。”

“我等现在需要做的，便是坐收渔翁之利，何必去落井下石呢？而且若是那武王有其他的打算呢？我等若是贸然出手，怕是到时候难以脱身啊！”

“是啊，大人！更何况那武王还抓了一个天竺国的王子，虽说我大唐与天竺国相距甚远，可是那天竺国亦会向我大唐年年朝贡，有了这一层关系，我根本无需出手，这越王李泰便会被圣人打入冷宫了！”

陆琪倒是看得很准，摆明了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能够坑死李泰和李元霸自然是好的，如果坑不死，也不能轻易得罪，最好的办法便是等，两不相帮！

第三百五十六章引起公愤

唐继民和陆琪的意见，全部都是两部相帮，既不落井下石，又不帮着李元霸说话，不求功劳，但求。≤，

长孙无忌低头想了想，却突然眼珠子一转，道：“你们说得都有道理，不过就这么让我把这么好的机会放弃的话，确实是有些可惜了。这样吧，我们尽快让手下人把这件事情传出去，其他的就听天由命了。这件事情……继民，你去办！”

“是，大人！”

唐继民的路子最广，对于满朝文武中谁与大唐朝的哪些商贾们关系密切亦是心知肚明，是以这个传播消息的任务，交给唐继民最为合适。

唐继民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当即站起身来向着长孙无忌拱了拱手，离开了酒宴。

看着唐继民的背影，长孙无忌背着手，眸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道：“李元霸啊李元霸，这次是天都助我，要怪就怪你为何脑袋发热去动那些商贾！”

说罢长孙无忌复又转身对陆琪说道：“陆琪，你派人去大理寺还有三省诸位大人的府上去探听一下消息，估计此刻他们已经吵翻天了吧！”

陆琪虽说是户部侍郎，可他是个善于钻营的人，在这长安城，除了个别的几个国公、王爷府上之外，其他王公大臣的府宅之中，都有他的耳目，对于探听消息，没有人比他还要合适了。

所以听罢长孙无忌的话后，陆琪便颌首道：“虽说去不去都一样，因为那些大商贾的亲族们，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毕竟此例一开，对于商贾们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也罢，便去看看吧。”

一直坐在末尾，不曾说话的一个中年人说话了：“大人。这李元霸是自寻死路，若是大人愿意添一把火的话……”

“候海，我知道你这是在为你家主人鸣不平，可是这报仇也不能一蹴而就，要等机会！”

长孙无忌看着这名中年人，正色道：“况且此次之事颇为蹊跷，若是这李元霸是有意为之，那……”

名叫候海的中年人沉默了半晌，道：“如此，却是小的多事了！大人。我

家主人还需要照料，小的就先告退了！”

言罢，这中年人便转身离去。

长孙无忌看着中年人的背影，默默无语。

.....

长安城中，一队队身着亮银明光铠的兵士疯狂地拍着马匹，奔走在长安城的各个街道中。他们是右武卫中的兵士，由李元霸派李承乾过去调遣而出，接手神武卫的任务，继续封锁长安城中的商铺。

其实。往这边赶的又何止是左武卫，不但长安府、各路卫军派兵而出，便是连一些国公府、王府之中的亲卫门也全都动了起来。

当然了，大家之所以这么快得得到消息。可全都是陆琪的手笔，如果不是他的话，恐怕消息还不会传这么快。

皇宫，立政殿。

“陛下。臣妾听稚奴说，承乾他们全都去四弟的新王府了，也不知道他们回来了没有！”

长孙皇后穿着一袭淡粉色的褶裙。轻轻揉捏着李世民的肩膀，说道。

李世民笑了笑，说道：“这几个孩子难得有出去玩的机会，而且朕还听说元霸的新王府中有很多的新奇玩意儿，小家伙们既然去了他那里，肯定是不愿意回来的！”

“承乾、惜儿他们也就算了，可是高阳和清河，两个女孩子整天和几个男孩子一起疯玩，是不是有些太过娇惯了！”

长孙皇后语气中虽说有些担忧，可还说到后面的时候却是隐隐有些幸灾乐祸的意味：“若是把这两个丫头放野了，那他们以后的夫家可就好倒霉了！”

李世民轻轻拍了拍长孙皇后的玉手，带：“对于清河，朕倒是不担心，毕竟清河对程家小后生还算是满意。倒是高阳，怕是朕与玄龄的亲家是做不成了！”

长孙皇后亦是苦笑不已，这件事情有李元霸横插一脚，自然是难以成了。

“陛下，望山伯程伯庸……梁山候李伯远、山平公李长山……在殿外求见！”

便在这一对夫妻俩相对无言的时候，刘三水低眉顺眼地走了进来，恭敬地向李元霸说道。

“他们来做什么？”李世民愣了一下，他想了想对刘三水说道：“叫他们去两仪殿中等朕！”

“诺！”

刘三水应了一声，匆匆向着立政殿外走去。

“陛下，这些王公大臣们是怎么了？怎么像是商量好了一样，一起来皇宫进谏啊？”

长孙皇后很是纳闷，近日有不是朝会期间，怎么这些个王公大臣们就着急火了地跑来了呢？

李世民倒是有一些猜测，毕竟当他知道神鳳卫玄字号将要反叛的时候，就已经调查清楚了所有与玄字号名下所属商铺有关的人或者家族。

就方才刘三水所报的那些个公、侯、伯，全都与这些玄字号名下的商铺有关。

“无甚大事，待朕过去看看便是了！”

李世民摇了摇头，他不想让长孙皇后为了这些事情担心，是以便没有告诉长孙皇后。

……

刚进了两仪大殿，李世民甚至还没来得及坐下来，一大群公、侯、伯就开始哭哭啼啼地叫起苦来。

无非就是状告李元霸无辜调动军队，对他们的亲人所开的商铺进行封查，并且还少杀了很多商铺的掌柜的和下人，他们这是想要掀翻天啊！

紧接着，御史台的奏书也在此时适时地递了进来，不少御使弹劾武王李元霸和越王李泰，请李元霸主持公道，还商贾一公证。

李元霸自从清醒之后，就没有这些御史还有商贾们留下什么好印象，此时更是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你李元霸犯了大事，这次谁都帮不了你。

随后，三省六部也开始有人陆续递上了折子，当然了，这些家伙们都是被蒙在鼓里的，他们都是谏臣，对于是非曲直还是能够分得清楚的。

在两仪殿中，一场讨论围绕着神武卫封禁长安城商铺的事件悄然开始。

这帮子公、侯、伯的态度最为坚决，其中，山平公李长山被推举出来，代表这些阶级贵族。

说起这山平公李长山，那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当年李渊起兵反隋之时，这李长山是鼎力相助，几乎是倾尽家财采购武器马匹，用来支援李渊，到后来更是在战场之上救了李渊一命。

之后李渊登基称帝，因感念李长山对于大唐之功，对于他自身的恩德，便将这李长山赐下官职为礼部尚书，另封为长山县公，食邑一千两百户，食邑与封爵世袭后代子孙，永世昌隆。

当然了，这老家伙也算有些政治嗅觉，当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登基，重组整个大唐朝三省六部以及各州道官员，这李长山主动隐退，并且主动说服很多的同僚放弃了官职，回乡养老。

李世民对李长山的形事作风很满意，便将这些主动隐退的老臣们的爵位通通往上调了调，这些老家伙们便全都安心在家做起了富家爵爷。

所以，这李长山可以说是这些老臣们的头头了，今天的事情由他挑头，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

李长山看起来大概花甲之间，满头的花白长发被一顶折上斤竖着，红润光洁的额头上没有一丝的皱纹，光滑如婴儿一般。

捋了捋颌下半尺长的山羊胡，李长山说道：“陛下，那武王殿下于昨日黄昏之际，短短两个时辰的时间，竟然无故将长安城中近半的商铺封禁了，而且还纵容大军屠杀商铺的掌柜极其内部小厮。陛下，私自调用军队，本就已与谋反无异，如今更是当众杀人，其行为简直令天下人侧目！”

说到这里，李长山刻意顿了片刻，便继续说道：“为安宇内，还请陛下即刻下旨缉拿武王李元霸，以安众心！”

“臣等亦以为应当如此。”

李长山话音落地，那些随他一同前来的王公大臣们还没有什么动作，那些御史以及言官反倒是立即附议起来。

不过，这些言官可是和李长山他们不是一路人，言官有此附和只是单纯地认为李长山讲得有理而已，并非是他们之间有什么利益纠葛。

毕竟除了神武卫以及随之而动的各卫的兵士们之外，谁都不知道李元霸是以何名义封禁商铺，抓捕甚至是杀死那些掌柜的以及小厮。

若是让这些言官们知晓李元霸此番行动乃是抓捕乱党的话，怕是第一个跳出来支持李元霸的，就是这些御史言官们。

相比起一众人的群情激昂，倒是一向被誉为言官之首的魏征默然无语，也不早得这家伙心里头在想什么。

面对群情激愤的众臣，李元霸懒得搭理他们，反而是看向了魏征，语气平淡地道：“玄成，你有何意见？”

像这种情况，若是朝中群臣的意见比较统一的话，那么圣人要么同意众人的意见，要么一票否决。

而像今日这般，圣人直接询问一直未曾说话的人，摆明了对这些表态的家伙们的意见不看好。(未完待续.....)

第三百五十七章告状了

喇！

李世民的一句话，把在场所有大臣的眸光都吸引到了魏征的身上。

魏征仍旧黑着一张脸，在稍稍沉吟了片刻之后，方才说道：“陛下，微臣以为，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自然是无法挽回的！可是现在一切都还尚未查明，若是立即就缉拿武王殿下的话，却未免有失公允。”

“魏大人此言何解？”魏征话音放落，李长山就接上了话头：“那武王私自调用大军，疯狂残杀长安城中诸多商铺众人，已经是事实，而今人证物证具在，魏大人是在为武王殿下开脱吗？”

李长山这话表面上看上去倒是有些道理，可是细剖析开来却是漏洞百出，他所谓的人证、物证其实都他娘地是屁话，人证倒是有，不过都是死人，你想要从大理寺诏狱中提出人来，那可是比登天都难。

至于物证，那就更不好说了，虽说神鳳卫玄字号的商铺遍布大唐，仅长安城中就有过半的商铺属于他们，可是现在商铺已经被神武卫兵将们贴上了封条，并且留下了各卫的暗桩秘密监视，但凡有胆敢靠近这里的人，全都被抓了起来。

所以，李长山的认证、物证其实都掌控在李元霸的手上。

“山平公此言差矣，这一者你所谓的人证、物证一个都未曾出现在这里，这二者嘛，武王殿下毕竟是圣上亲弟，朝廷重臣，战功彪炳，若是寻常人倒也罢了，可是他的身份却也敏感。”

说到这里的时候。魏征见那一众王公侯爵的脸上明显出现了惊惧犹疑之色，便继续说道：

“依我看，还是先把事情弄清楚再做决断，如此一来，纵然是王爷有错在先。自是严惩不贷。可若是事出有因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李世民脸上依旧是面无表情，到现在了他依旧未曾发表意见，就在他心底想我乱想，要说话的时候，却见刘三水急匆匆地从大殿之外跑来。进门就直接说道：

“陛下，房玄龄房大人、杜如晦杜大人求见！”

李世民见状微微一愣，急声道：“快宣！”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两道略显苍老，但却依旧腰杆挺直的身影走进了两仪大殿。

“臣房玄龄、杜如晦。见过陛下！”

两个老家伙走进来之后目不斜视，对于大殿中的一众人完全无视了，直接对着李世民行了一礼。

李世民大手虚抬，道：“两位爱卿免礼！未知两位爱卿今日联袂而来所为何事啊？”

两个老头子相互对视了一言，最终还是杜如晦说道：

“陛下，今日申时、戌时两个时辰间，长安城中甚是纷乱。臣命府中的下人出去打听了一下，说是神武卫大军在封禁长安城中的各个商铺。并派遣各卫兵士们走街串巷，捉拿乱党！”

说道这里，杜如晦稍稍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臣与房相今日入宫，就是想知道武王殿下在长安城中抓捕哪些乱党？”

李世民脸上出现了一丝及其隐晦的笑容，他说道：“具体的事情，朕也不太清楚，不过这调用神武卫大军却是朕允许的。”

李世民的话让下方的忠臣全都心头一凉，感情他们在这里着急忙慌地来告人家武王与越王。人家那边早就把这个情况禀报给圣人了。

“那陛下可曾告诉过武王殿下，让他抓人、杀人？”杜如晦继续问道。

李世民摇摇头。道：“并没有……”

“这便是了！”李世民话都没说完，就被李长山直接给打断了。他说道：“陛下，既然您未曾下过这等命令，那边是说武王殿下这属于肆意杀人了？正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还请陛下为天下商贾做主啊！”

李世民差点被李长山给噎死，还真他娘地会截词断句啊，老子一句话都没说完，你竟然就给打断了！好，既然你们找死，那就怨不得朕了！

原本还想给这些大唐曾经的功臣们留下一些颜面，不过既然是他们自己作死，那就怨不得他了。

想到这里，李世民脸色有些阴沉了下来，他问道：“好，朕依着你！不过此事太过重大需要彻查，不知山平公有何良策彻查此事？”

坑了，李世民这是在挖坑了，而且这个坑有些大，明显是想要坑杀了大殿中这群倒霉的公、侯、伯爵们。

熟悉李世民事作风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眸子里看到了一丝熟悉的笑容，看来有人要倒霉了！

魏征呢，这个时候亦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来了一个仰天一百八十度。你们想咋滴玩就咋滴玩，本官反正是伺候了。

听到李世民的话，大殿中的一众公、侯、伯们面面相觑，是啊，有什么良策去查呢？

如果是叫大理寺去查，那根本就是个笑话，别忘了，大理寺诏狱还是李元霸琢磨出来的呢？让大理寺去查李元霸，最后查出来的结果怎么样，用脚指头都能够想出来。

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人，李长安转动着脑袋瓜子想了好半晌，方才眼珠子一转，说道：

“陛下，此事毕竟涉及到了长安城中近半的商铺，以及朝廷中的王爷，自然是非同小可！臣以为，当由陛下于朝议之时，当着一众文武百官的面御审两位王爷。”

李世民轻轻敲了敲龙案，没有说话。

魏征总算是瞧出了点什么猫腻，皇帝这是挖了一个坑，顺带着留下了一道沟，打算把这群家伙连人一起送沟入坑。

一念及此，魏征便站了出来，假意道：“陛下，微臣亦以为山平公所言甚是，若是能够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当堂御审，自然可以查清真相。”

这如果是用别人来查此事的话，若最后判李元霸无罪，李长山他们铁定不会满意，甚至还会串联更多与商贾有关的人，来到皇帝这里闹。

可若是判李元霸有罪呢，李长山他们纵然是乐了，可是李世民得伤心了，到时候这位天下之主若是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来，这些与玄字号商铺有关系的王孙贵族，一个个全都甭想活。

第三百五十八章御审

长安西市，匹夫阁中。@，

李元霸领着一帮子皇子们，正与程处弼以及秦怀玉饮酒吃菜，对于长安城外今日疯狂地神武卫门，程处弼也感到很是奇怪。

“王爷，今日咱们神武卫有任务吗？要不要我回卫中？”程处弼端着一杯水酒，问坐在主位之上的李元霸。

李元霸摆摆手，道：“无事，咱们在营地中的兵士们已经够了！”

“今日这是……”程处弼还想要说些什么，这个时候秦怀玉却是拉了他一把，微微摇了摇头。

或许对于他们这些大唐权贵们来说，始终奉行的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行事风格，可是今日的事情涉及到了神武卫，纵然有秦怀玉拦阻，程处弼也要相询。

“告诉你们亦无妨！”李元霸笑看了秦怀玉一眼，待把后者看地不好意思的时候，方才说道：“今日，左武卫的兵士们，在长安城门口抓了一个太原王氏的高层，他交代了此番前来长安城乃是为了与雍和当铺掌柜的言敬一进行接头。而根据本王的情报，长安城中过半的商铺都与言敬一有些关系，是以……你们便看到了……”

“勾结五姓七望？”程处弼愕然，“我倒是记得雍和当铺，他们开张的时候，我老爹曾经带我去过。”

“没想到那看起来一向和蔼的小老头，竟然做出这等事来，真是自己作死啊！”秦怀玉似乎对永和当铺也有些印象，闻听李元霸之言，不由得摇了摇头。

“不过！”

秦怀玉到底是比程处弼政治敏感度要强上不少，他低头叹了一口气，突然抬起了脑袋，看着李元霸说道：“王爷，这长安城中过半的商铺都被封禁了，恐怕朝中的那些王公大臣以及御史言官们不会坐视不理吧？”

李元霸还没说话。倒是李愔冷哼了一声，道：“谁跳出来，那就说明谁与这些谋逆反叛的乱党蛇鼠一窝！他们还不会坐视不理，我们还正愁没有理由把他们给揪出来呢！”

听到李愔的话，李元霸摇摇头，并没有说话。

虽说在开始决定‘胡闹’的时候，李元霸并没有想起他的后续之事，可是在抓到这玄字号高层四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思量之后会遇到的所有情况了。

二十年前，李元霸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做事顾头不顾腚。喜欢胡作非为的小魔头，那所幸这次便借来这个名头来用一用！

就在众人酒足饭饱，谈兴渐浓的时候，一个人的到来却是打破了这种情况。

“公子，诸位王爷，一名神武卫的兵士带着宫里的刘公公来了！”

程岩推门走了进来，恭顺地说道。

“刘公公，来这里做甚？”程处弼表示很疑惑啊。

“该来的总归会来的！”李元霸一口喝尽杯中酒，对程岩说道：“你去把刘三水叫进来吧！”

“是。王爷！”

程岩总算是明白过来了，感情人家刘公公是来找武王的。

其实想想也是，刘三水是圣人身前的红人，他们家主人又没在这里。刘三水没必要来这里，他们家公子？还没这资格！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刘三水跟在程岩身后走了进来。

当他进了厢房之后，见到这位主儿到了如今这个地步了。竟然还能够坐得住的时候，不又得心头暗赞了一声，道：

“王爷就是王爷。若是寻常人做下这等大事，怕是早就已经惶恐不安了，可这位却是稳如泰山，不愧是大唐的战神！”

“奴婢刘三水，见过武王殿下，见过太子殿下，见过诸位王爷、公主！”

刘三水依旧执行着繁琐的礼节，脸上没有丝毫的不悦。

李元霸见了刘三水微微点了点头，道：“是不是皇兄叫你来的？”

刘三水低眉顺眼地说道：“陛下命奴婢前来，是要将您与越王殿下请到两

仪殿去。以山平公李长山为首的一大波王孙贵族，还有一些御史言官地上了折子，弹劾您与越王殿下私调各卫大军，纵容大军在长安城中封锁商铺，残杀商贾极其平民百姓……”

“什么？”刘三水话都没说完，越王李泰那圆润的躯体就蹭的一下站起来，道：“真是岂有此理！我等此番行径乃是为了抓捕乱党，难不成朝中的那些家伙全都是乱党吗？”

“青雀，稍安勿躁！”李元霸看了李泰一眼，道：“听刘三水把话说完！”

“是侄儿暨越了！”李泰此刻方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冲动了，连忙向李元霸告罪。

刘三水看了李泰一眼，继续说道：“陛下决定在明日朝会的时候进行御审，由文武百官旁听。距离明日朝会还有几个时辰，陛下特命奴婢前来，接两位王爷入宫！”

“走吧，青雉！”李元霸站起身来，道：“相信你父皇还有很多事情想要问我们呢！”

李泰的脸立马就变成了苦瓜脸，本来这件事情跟他一个铜板的关系都没有，可就是因为这该死的百花楼有他一半的股份，愣是把他给拉了进来，真是太太他娘地倒霉了。

相比起李泰，李承乾等人倒是毫不担心，因为他们跟最李元霸的时间很长，知道自家皇叔绝对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此番之事，怕是会有很多人要倒大霉了。

一大群王爷、公主的，跟在刘三水之后，浩浩荡荡地入了皇宫。

而大唐皇帝要在朝堂之上御审亲王的消息，传播的很快。

即便是在这即将深夜的长安城中，也在短短的一个时辰的时间里传遍了长安城。

一时间百官的府宅中都闹翻了天，百官议论纷纷，不少人觉得武王殿下这次实在是太疯狂了，这种举动无异于将大唐的商贾逼到了墙角；也有人认为武王殿下这样做肯定是有道理的，要不然的话断不会如此。

就在这件事情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一些不怀好意的流言也随之都传了出来……很快，在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之下，这件事情开始往长安城外传播而去，震动天下！

.....

寅时末刻，临近卯时，长安城中已经响起了晨钟。

因为今日是当朝御审，是以所有在长安城中的文武百官都得前来参加朝会。

其实在寅时三刻的时候，宫门之外就已经有不少人驻足了，他们都在等候晨钟的敲响，等候者宫门的开启。

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是那些已经卸甲归田，在家里做起富家翁的公、侯、伯爵爷们，对于他们这些与玄字号名下商铺有利益挂钩的人，恨不得李元霸去死，毕竟这件事情让他们前期的投资颗粒无收，现在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管你是不是皇亲贵胄，只要侵犯了我们的利益，就算你是太子，我们也能够给你拉下马来！

晨钟响过之后，宫门大开，几个身穿藏蓝色宦官服饰的小太监，提着一盏引路灯急匆匆地跑出来，看着面前这般黑压压，几乎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官帽，为首的一个小太监高声道：

“陛下有旨，请诸卿入宫候驾。”

小太监话音落地，顿时整个人群都变得安静了下来，大家紧跟在这几个小太监身后鱼贯入了宫城。

太极宫太极大殿，早就已经有人到了，太子李承乾、蜀王李恪、梁王李愔、郃王李恽，甚至还有汉王李贞，这些与李元霸关系亲近的王爷们，不知是什么时候来的。

虽说对于他们的到来多少有些惊讶，可是其余的文武官员，还是在长孙无忌以及房玄龄等人的安排下，各自分班站好。

紧接着，没过多长的时间，李世民就出现在太极大殿之上，坐于高高的龙椅之上，扭头看了刘三水一眼，李世民道：“武王和越王何在？”

大殿之外，突然传来了脚步声，却是李元霸和李泰自大殿之外而来，待行至殿中，行礼道：

“臣弟李元霸，儿臣李泰见过陛下（父皇）。”

李世民瞥了两人一眼，道：“平身！大理寺卿杨子析何在？”

“微臣在！”一袭朝服加身的杨子析赶忙上前两步，躬身对李世民行礼。

李世民微微颌首，道：“昨日之时想必你已尽知，具体因由如何，你且为众爱卿说说吧。”

“遵陛下旨意！”

昨日子时，杨子析突然接到了宫里传来的密信，明日朝会之时，圣人会叫杨子析出来说清楚案情，具体的全都在密信当中，故此杨子析现在所要的便是照本宣科地念上一遍：

“昨日未时，长安城东城守门的兵士们，于门前抓到了一名太原王氏的高层！据他自己交代，此番前来长安，乃是为了见武王殿下府上的一名长史，名叫王浚……”

刚说到这里，李长山突然蹦达了出来，他质问杨子析，道：“杨大人，此事似乎与昨日之无关吧？你为何要说这些？”

杨子析看了李长山那张老脸一眼，随后就像是没有见到他一般，继续说道：“若是见不到这王浚，那名太原王氏的高层便会前往位于长乐坊的雍和当铺，那里的掌柜的言敬一，自会为其安排之后的长安行程！”(未完待续……)

第三百五十九章要证据？给你们！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这雍和当铺掌柜的勾结五姓七望，意图反叛吗？”

听到杨子析说到这里，李世民出声打断了他，他面色故作凝重地皱了起来，道：“如此一来，这什么雍和当铺的言敬一，确实该杀啊！”

“可是陛下，那武王可不仅仅是封了雍和当铺一家啊，长安城中近乎一半的商铺，全都叫他给封了，并且还命人将里面的人杀的杀，抓的抓！那些店铺的掌柜的们，可是和那言敬一不同啊？”

李长山一下子就急了，区区一家怎么能和数十家商铺相比呢？总不能他们全都勾结五姓七望了吧？

“你说得也并非是没有道理，既然这样……”李世民敲了敲龙安，忽然抬起头来看了杨子析一眼，道：“你继续！”

李元霸在下面看着龙椅之上李世民的演技，心头直乐：这便宜哥哥也真能演啊，就凭这演技，拿个区区奥斯卡小金人，完全不在话下。

杨子析得到圣人的示意，点点头，继续说道：

“根据我们的情报，昨日武王殿下封禁的商铺，或多或少地都与雍和当铺掌柜的有些关系，综上所述，微臣以为武王殿下此番行为非但无错，反倒是抓捕乱党有功！”

“轰！”

杨子析的话音刚刚落地，下方的大殿中一下子就炸开了锅，实在是这则消息太震撼人心了。

毕竟大理寺乃是大唐朝的重要权力机构，掌刑狱案件和审理，他们总不能偏向李元霸吧？尽管大理寺诏狱，是李元霸在管理。可是那诏狱不过是大理寺的下属机构，他杨子析身为大理寺卿，总不能去袒护李元霸吧？

再加上这种事情可是开不得玩笑的，毕竟涉及到乱党，一般被判为乱党的。一个个地可全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什么？他们，他们竟然是乱党？”

“不可能啊！我跟他们合作这么多年了，也没见过他们做出什么损害大唐

利益的事情啊？”

“你没听到吗，不做那种事情，不代表就不是乱党！”

这群以山平公李长山为首领的公、侯、伯爵们，全都像是热锅上的蚂蚁。额头上的冷更是汗刷刷地往下掉，止都止不住。

“难不成真是我们错了？”

御史言官们也惊诧无比地面面相觑，实在是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不可能！”

李长山可是在长安城中下了血本了，被李元霸封掉的那些个商铺，几乎家家都有李长山的影子在。如果这些商铺掌柜的全都被判为乱党的话，那他李长山可真就是血本无归了！

“才不过一夜的时间，我不相信你们大理寺可以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彻查清楚了此事！”李长山像是一头受了伤的孤狼一样，死死地盯着杨子析，继续说道：

“你大理寺诏狱本就是在武王的管理之下，是以大理寺与武王府之间关系甚密，我不相信你们大理寺！”

说到这里，李长山豁然扭头看着李世民。竟然长稽到底道：“陛下，微臣恳请陛下旨到三省六部，命他们彻查此事！”

李世民对于李长山的长稽到底没有丝毫的反应。他只是不置可否地看着他，什么话都没说。

紧接着，又是一个昨日未曾出现的御史出来发言，其内容与李长山表述的一致，所不同的是，他的目标放在了是否是乱党这一侧重上。

就在此时。一个看起来瘦不拉机，那肤色和魏征有一拼的高瘦中年人从朝列中站了出来。

此人名叫刘东和。乃是刑部尚书。

这个人很不简单，当初李世民登基称帝的时候。房玄龄和杜如晦就保举刘东和去做吏部侍郎，在吏部待了不过短短一年的时间，竟然就直接升任刑部尚书。

在当时李世民登记的第二年，其实他的位子也并不太稳定，虽说这满朝

文武来了一个大换血，可是这个州道郡县府衙，更多的是对李世民阳奉阴违的官吏。

刘东和升任刑部尚书的第二个月，就大刀阔斧地开始打击下面各州道郡县府衙的贪官污吏、以及曾经效忠于隐太子李建成的那些旧臣。

时至今日，刘东和能够稳坐刑部尚书，并且隐隐有更进一步的迹象。

由此可见，这刘东和是有多么得被李世民看重了。

踏出了朝列，刘东和先是拱手对李元霸行了一礼，这才慢悠悠地说道：“陛下，既然山平公不相信大理寺，那便由臣下来说上一说吧？”

这不符合剧本啊，剧本里没这一出啊？

李元霸看着突然踏出朝列的刘东和楞了一下，旋即便看向了龙椅之上的李世民。

此刻李世民脸上的神色也很诡秘，看他的样子似乎也没有料到出现这样的事情。不过人家既然已经站出来了，如果不叫他说的话，怕是会起到反效果。

再说了，李世民相信刘东和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一定不会让他失望的。

于是，李世民摆了摆手，说道：“刘爱卿，但说无妨！”

刘东和复又转身对李元霸拱拱手，道：“敢问王爷，昨日你是自何处抓获言敬一的？”

李元霸道：“百花楼！”

刘东和眉头一挑，道：“这百花楼亦是言敬一的产业吗？”

李元霸摇摇头，道：“非是言敬一，而是他的儿子，言和轩的产业！”

“言和轩？”刘东和笑了起来，道：“如果下官没有记错的话，这言和轩似乎是长安商会的会长吧？”

刘东和话音落地，大殿中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这长安商会还是前几年的时候户部倡议联办的，说是为了维护大唐商贾的权益。

这可倒好，让一个乱党当了会长，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当会长的

都成了乱党，那下面的各商铺掌柜的，谁能保证不是乱党？

看着变了脸色的众人，刘东和继续说道：“虽说并无证据，可是这件事情终究是因乱党而起，武王殿下是否有错，是否乱杀无辜，至少刑部这边还未曾查清楚，若是诸位大人尚有疑问，大可随杨大人往大理寺诏狱走一趟，一问便知。”

刘东和果然没有让李世民失望，只不过是两句话而已，竟然就把这件事情给定了性，那些大理寺诏狱中关押着的囚犯们，全都是乱党，全都是该杀之人！

李世民脸上依旧没有笑容，可是那眼眸中的笑容却是不可抑止地流露了出来。

山平公李长山已经快要被气炸了，怎么着，那些商铺被封，你一句乱党就直接拿下了？那他这么些年以来的投资，岂不是打了水漂？

对了，证据，拿出证据来！

若是你可有证据，这件事情他便认倒霉，毕竟钱没了还可以再赚，命没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决定再拼最后一把的李长山，心中冷笑了一声，恶狠狠地看了刘东和一眼，道：

“刘尚书自己也说了，刑部尚未查清楚这个中之事。至于武王殿下是否够滥杀，那我只要一点，便是证据！只要证据能够表明，武王殿下下令所杀之人确实是乱党，那下官自然是无话可说。若是没有证据的话……呵呵，王爷如何堵住这长安百姓，这天下百姓的悠悠众口啊？”

李世民皱了皱眉，最后目光落在李元霸的身上，道：“元霸，你可有证据？”

李元霸扭头瞄了那李长山一眼，突然笑了起来，那一口白牙亮得，差点把个李长山的眼睛给晃瞎了，他说道：

“武德三年，初晋山平县公李长山，于长安城中掷下千万两黄金，分别与泰隆金典行、荣升胭脂铺、升平酒楼……武德七年，山平县公李长山于长安西市购置地皮，大肆兴建酒楼……山平县公，还要本王继续说吗？”

李元霸灿烂地笑着，声音中就像是有着某种魔力。

“你……你，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什泰隆、荣升的，我一个都不晓

得！”李长山口齿有些不清楚了，因为李元霸所说地毫无差错，甚至连某些商铺所投入的资金都是相差无几。

虽说他们现在都已经不再在朝为官，可是李元霸很聪明，他所说地都是李长山在朝为官的时候所做下的事情。光是这几件，就够让这家伙死一百回的！

“还有你们！”

李元霸并未曾停止下来，而是看着那帮子公、侯、伯爵们，他咧着一张嘴，道：“你们哪一个家伙都不干净！知道那时候父皇为什么不办你们吗？是因为他念着你们曾经对我大唐做出过贡献。可是现在呢？”

说到这里，李元霸的脸色骤然变得狰狞无比，他狠狠地冲着这帮子老家伙们吼道：“你们，为了各自的利益，竟然还敢搞串联，想要威逼圣人！好，好得很啊！你们不是要证据吗？好，本王给你们！”

话音落地，李元霸猛地拍了拍手。

“啪啪！”

就见一队队身穿铠甲的兵士们，两人一组，搬着一只只看起来足有四尺见方的大箱子走了进来，而后放在了太极大殿正中，发出一声声地闷响。

听得出来，那箱子中装了不少的东西。

第三百六十章扯虎皮

“看看，你们自己看看这里面都是些什么东西！”

李元霸阴沉着一张脸，猛地走到一只大箱子前，狠狠地往上一掀。

“砰！”

木头盖子被李元霸的大力直接给掀飞了出去，露出了里面那擦得满满澄澄的信件还有文书。

随意抓起来一把，李元霸看着李长山道：“看看这些东西吧！这些信件的主人，你们应该很熟悉才对，看看他们都在这信件中说了些什么？”

“啪！”

一边说着，李元霸狠狠地把这一大把信件甩到了李长山的身上。

李长山脸色呆愣地抱着这满手的信件，待看到上面的内容之后，脸上立马变成了猪肝色，随后便是铁青一片，一直到最后的惨白如纸……

这期间的表情变化，看得李元霸都有些震惊了。

“武德二年秋，福祥酒家一年所收之银钱共计一百二十三万两白银，其中分与李长山二十三万两，其余银钱除却日常开销五万两，其余九十五万两尽数奉于尊上！”

“武德三年元月二十三，太原府王氏王定山奉银一百五十万两，欲晋灵州太守……”

一笔笔，一数数的信件往来全都呈现在李长山面前，这数额差距如～≠长～≠风～≠文～此之大，那信件内容的骇人听闻，简直令人发指。

而且到后面的时候，竟然还直接开始操控、运作买卖官职，如果不是看到了这些东西，恐怕李世民也不会下达将玄字号彻底灭掉的心思。

“你们，也全都过来看看吧！别不好意思，这些东西对于你们这些富家少爷们来说，肯定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李元霸对着边上的公、侯、伯爵们招了招手，示意他们自己过来看。

这帮子串联起来。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前来告御状的老家伙们，相互对视

了一眼，犹疑着走上前去。

他们颤抖着伸出手，好似费尽全身地力气打开了木头箱子，拿起了那些沉重无比地信件。

“武德三年夏，洪升牧场收边关之马三千匹卖于博陵崔氏，合计银钱……”

“贞观七年冬，百川商行售横刀一万柄于太原王氏，合计银钱五十万两白银，所得银钱已尽数入库……”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惨然无比。一个个全都没想到竟然会出这样的事情。

“现在，你相信了吗？”李元霸恶狠狠地看着李长山。

“这，这不可能的……”

李长山还兀自不敢相信，从武德元年一直到现在的贞观八年，十多年的时间，他竟然一点迹象都没有发现，这实在是太疯狂了。

“不可能，哼，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不过事实胜于雄辩。再说什么都是无用！”

李元霸冷哼了一声，索性不再去看李长山，而是看着这般全都变了脸色的公、侯、伯爵们，道：

“还有你们这些老东西们。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捞够吗？捞那么多钱做什么，已经够你们的子孙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了！怎么，还不知足吗？”

听到李元霸的话。这些公、侯、伯爵们再也忍不住了，有几个胆子大，仗着自己是公爵的。立马跳了出来，反驳李元霸道：

“王爷，难道便叫我们这些年以来的心血全部泡汤吗？”

“是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心血！”

“你不能这么做……”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忘了李元霸的身份，忘了站在他们面看的是一个位高权重、满手鲜血的王爷，他们想要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全都要回来了。

是以，一个二个的，就像是疯狗一样瞪着李元霸，恨不得把李元霸给生

生地吞进肚子里。

“看看吧，什么想要给长安城，想要给整个大唐的商贾们讨个公道，全都他娘地是放屁，就你们这自私自利的样子，与乱党无异！”

李元霸狠狠地看着他们，突然语气一转，就像是地狱中出来一般，带着森寒无比地冷气，道：

“你们知道人这一辈子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吗？那就是人死了，钱没花了！”

这句话的威胁意味很重了，明明白白地告诉这般家伙，现在还在你们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便是不要钱要命，另外一条就是钱财两失，自己拿主意吧！

见大殿中所有人都不说话了，一直作壁上观的李世民，问那李长山道：“李爱卿，不知这箱子中的东西，可曾有错？”

得，你这是叫他们这般老家伙们如何回答，若是说是的话，这肯定就是家财尽散，不仅千金散尽回不来，搞不好连命都得丢了。

可若是说有错的话，人家既然敢把这一箱箱的东西搬上来，那就肯定是掌握了足够多的证据，再者说了，就算是没有证据，随便拉出一个油头来，想把你给砍了，那也是分分钟的事！

想了想，这李长山倒是也不敢抵赖，道：“这箱中之物有没有错，下臣并不晓得，可是这些东西中涉及到下臣的，虽说下臣想要申辩，却是可圈可点！是以下臣以为并处！”

好狡猾的老东西，承认这些东西是没有错，可是那些涉及到他的，他却含混其词的有所遮掩，到最后等于还是没有承认。

至少在他看来，如今仅仅凭借这点东西，可并不足以要了他们的命，他们以为，皇帝最多不过是吓唬吓唬他们而已。

可是，他们的如意算盘却是打错了。

只见李世民笑了起来，那笑容竟是十分残酷的冷笑，那眼眸透出来的冷漠直教人不敢直视。

笑了半晌，李世民一字一句地说道：“是吗？这些东西确实属实，可是却与你们无关，你们可真是朕的好爱卿啊！好吧，既然你等也同意这些商铺的掌柜的是乱党，那便拿出一个章程来吧，看看应该如何处置！”

李世民话音落地，整个太极大殿都陷入了沉寂之中，谁都不敢说话。

其实，李世民的一举一动，都落到了在一众重臣的眼睛里。

那些跟随李世民打天下的文武百官，心里都是一清二楚，两方人都在这里摆事实、讲证据，其实都他娘地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甭管犯了多大的事，只要人家皇帝老子说怎么办，那就该怎么办！

再者说了，李世民可是和李渊不同，李渊虽说是大唐朝的开国皇帝，可是终究是儿子们帮他打得天下，而今老大死了，老三也挂了，只剩下了一个傻儿子还有一个文韬武略堪称绝世的狠人，李老二。

没有办法了，李渊选择了李老二，所以说这世间再狠的人，在李老二李世民的面前，那都是个屁！

房玄龄、杜如晦以及长孙无忌察觉到，李世民的脸色在这一刻竟然变了，很明显，这心中也已经有了决断。

长孙无忌很庆幸自己并没有跟着插上一腿，因为以他对李世民的了解，纵然就算是他插上一脚的话，这次恐怕也得栽个大跟头了。

李长山似乎也意识到了一点不对，只是已经迟了。

有几个不肯放弃最后期望，打算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疯子，按耐不住心中的贪婪之心，猛地跪在了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痛哭流涕的道：

“陛下，非是我等不信任大理寺与刑部，只是此间两位王爷昨日所行之事太过癫狂，至今为止，整个长安城中人心惶惶，剩下的商贾甚至都不敢开市了……为了这天下的商贾，还请陛下，下令命三省六部联合彻查此事，堵住悠悠之口！”

事到如今，也只能硬着头皮死撑到底了，他们现在便是在赌，在赌李世民不敢把这一箱箱的东西公之于众，因为这里面牵涉了太多的隐秘之事，若是公布的话，怕是会引得全国震动，甚至满朝上下无数的商贾，至少有六分之一二的都会遭到清洗。

这样的话，搞不好大唐的整个经济体系都会遭遇重创，这对于民生而言，可是重中之重。

相比起这些癫狂的公、侯、伯爵们，最开始的时候还吵着、叫着要皇帝老子惩罚李元霸的御史言官们，态度倒是彻底翻转了过来。

其中作为言官之首的魏征倒更是出朝列，躬身道：“陛下，此事需从长计议。”

长孙无忌、房玄龄以及杜如晦他们这几个老谋深算的家伙，也赶紧出来表态：

“陛下，臣等以为，魏大人所言极是！”

他们可不敢往深里说，只说从长计议，毕竟他们不是李世民肚子里的蛔虫，可不知道李世民究竟是怎么想的。

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他绝对不会叫自己这个‘傻’弟弟受到半分伤害的。

李世民对于自己这几个重臣的表现很满意，他原本阴沉的面容不见了，出现了笑容，这个笑容很莫名其妙。

他笑看着跪在地上公、侯、伯爵们，突然说道：“你们说，朕如果不下令彻查的话，天下的商贾们会如何？”

这些老一辈的贵族爵爷们面面相觑，那李长山很是狐疑地看了一圈众人，回道：“若是陛下不彻查，不处置，天下商贾必会彻底罢市，到时候整个大唐的百姓都将买不到想买到的东西，用不上想用的东西，经济崩溃，国将大乱。”(未完待续.....)

第三百六十一章抓，连抓九族！

李元霸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像是水中月，镜中花，因为李长山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已经不管他们曾经的合作伙伴是否是乱党了，只要有一线机会，他们就不会放弃自己曾经的利益，即便前路上有死亡的危机。

“眶当！”

李世民猛的站起身来，一撩明黄色的龙袍，抬脚就狠狠地踹在了面前的龙案上，竟然直接把沉重的龙案给踹翻了。

他脸上杀机漫布，肌肉坟起，道：“买不到想买的东西，国将大乱？好，好得很啊！朕当年打天下的时候，最恨的便是那些高买高卖的商贾，现在你们倒是会威胁朕了，好，很好！”

说到这里，他豁然扭头看了李元霸一眼，道：“李元霸！”

李元霸躬身行礼，道：“臣弟在！”

李世民大手一挥，冷然道：“查，给朕查，将这些东西全都给朕搬到大理寺去，把这些该抓之人全都给朕抓起来！”

李元霸嘴角出现了一丝冷笑，他故作为难地说道：“陛下，若是查到诸位王公贵族……”

“彻查！不管涉及到谁，一经查实，依大唐律法严办！”李世民生若洪钟，语气森严。

“臣弟遵旨！”

李元霸满脸兴奋地单膝跪地，高声领命。

“……”

满殿的公、侯、伯爵们尽皆愕然，所有的王公大臣们脸上出现了一瞬间的呆滞。

怎么回事？

按理来说，不应当如此啊！

陛下虽然有的时候比较冷血，但绝对是一个为了自己的面子可以惜一切

的人。

可是今日这是怎么了，为何宁愿冒着天下经济体系崩溃的危险，冒着被天下百姓谩骂的危险，因为要做出这样的决定？难不成陛下疯了吗？

终于，有人感觉到大事不好了，这次好象是捋错虎须了！

“好了。朕乏了，今日朝会便议到这里吧！”李世民瞄了身边的刘三水一眼，说道。

刘三水会意地点点头，冲着殿上的众臣，中规中矩地叫道：“陛下有旨，退朝！”

“诺！”

大殿之上所有的臣子全对李世民躬身行礼。

待李世民拂袖而去之后，那些公、侯、伯爵们，看着被踹翻在地的龙案被直接翻在地上，相视无言。

李长山的心头无端端地升起了一股子寒意，他突然抬起手来。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那响亮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大殿。

“啪！”

此刻，他总算是明白了，就方才皇帝老子那番话绝不是开玩笑的，因为但凡皇上在朝堂之上做出的决断，断断然不会有更改的意思，更不会和某一位大臣开玩笑。

李长山脸带茫然之色地打了个冷颤，忽然觉得自己今日的行为太过火了，太不明智了。搞不好真得会把自己这条命都给搭进去！

没有了李世民的太极大殿，似乎是一下子变成了菜市场，所有人甚至都没顾得上离开大殿，就开始纷纷议论了起来。

李元霸没有搭理众人。也没有去看他们的脸色，而是默默地站在原地，不晓得在盘算一些什么。

这个时候，一个臃肿的身躯。几乎是一步三摇的出现在李元霸身前，却正是越王李泰。

“四皇叔！”他恭敬地行礼。

李元霸扭头看了他一眼，看到他那心有余悸的面庞。不由得伸手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道：“害怕了吧？”

李泰很像是摇头，可是不知怎么地，竟然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李元霸微微颌首，冷笑道：“知道怕就对了！不像那些老东西们.....本王还真是没想到呢，在这整个大唐朝，竟然还真地有要钱不要命的家伙，而且还是为数不少呢！”

“四皇叔，接下来要怎么做？要不要我们教训教训那班老家伙们？”

李承乾领着自己的几个弟弟们来到了李元霸身侧，问道。

对于李承乾来说，这些老东西们在他眼中就是蚕食大唐根基的蛀虫，能解决掉一些就少一些。

所以对于教训或者杀掉这些老家伙们，他没有哪怕一丁点的心理负担。

李元霸微微摇了摇头，道：“教训他们？不必了！”

“可是，四皇叔.....”

李愔有些不服气，他刚想要说些什么，李元霸后面吐出来的话，却是差点把李愔给噎死。

“只是教训他们一下，你们不觉得是太便宜他们了吗？”李元霸冷笑了一声，继续说道：

“老子在薛延陀腹地中杀敌的时候，这些老家伙们在大唐境内却是逍遥快活地花着乱党替他们赚的钱，想想老子就心中火大！这次本王不仅要他们血本无归，将他们的爵位都给撸了，还要他们见见血，明明白白，在这大唐，也有活阎王！”

狠，太狠了！

李元霸这话说得太直白了，摆明了是想要了这些老家伙们的命！

.....

自早朝过去，已经是两个时辰了，李元霸领着一帮子皇子们从太极宫出来，就直奔了大理寺。

此刻，在大理寺正堂之中。

李元霸以及大理寺卿杨子析坐在主位之上，在他们身边坐着的，除却几个大理寺的主事者之外，便是李承乾他们几个皇子。

胡乱翻看着眼前的卷宗，李元霸深深的看了杨子析一眼，这才又继续道：

“杨大人，皇兄既然命本往彻查此事，便断然没了收手的机会。这件事皇兄可是下了死命令，但凡查到了谁，不必顾忌其背后的背景，该抓得就抓，出了什么事，本王担着。”

说到这里，李元霸顿了一下笑道：“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是那些朝堂上的公、侯、伯爵们，还是要留下几分薄面的，毕竟他们也对我大唐有功！”

杨子析躬身道：“那依王爷之见？”

李元霸面带残酷之色，道：“先抓这些老家伙们曾经的合作者，而后逼迫那些家伙说出所有与跟有关的账目生意……本王还真就不信了，就这些老家伙们，就一点没帮乱党们做事？”

“若是证据确凿？那……”杨子析道。

“抓，连抓九族！”

李元霸狠，相当狠，你既然敢招惹我，那就别怪我下狠手报复了！

“如此，下官明白了。”

杨子析很聪明，他明白，在眼下这个形势中必须抱一根足够粗的大腿，一根怎么推，怎么摇都不会倒的大腿，而在整个大唐朝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武王李元霸，恰好就符合这个条件。

“好了！杨大人，昨夜本王与皇兄经过几个时辰的考量，琢磨出了一张名单，你且看看！”

李元霸看到杨子析的表现很满意，毕竟不论是在哪里，还是自己人用着顺手。

眼下这杨子析身为大理寺卿，本身权利地位就已经足够高了，再说能够坐上这等高位的人，那可都是聪明人，有些事情不用说得很清楚，他亦明白是怎么回事。

“是！”

杨子析从李元霸的手中接过了那张名单，好奇地瞄了一眼，瞳孔却是在瞬间骤然一缩。

“山平县公李长山，安.南.县公魏东泽，川.玉.县公程华……和.平.县侯刘力扬……”

一十七名国公，三十六名侯爷，四十六名伯爵，五十三名子爵，七十八名男爵……

这张小小的宣纸之上，竟然写下了这么多的公、侯、伯、子、男爵们，一个个名字似乎是鲜红色的，透着无尽的血腥之意。

“王爷，这份名单是何意？”

杨子析发现这份名单上的名字是如此的熟悉，因为有大部分的人，今早在太极大殿中已经与他照过面了，赫然是上折子弹劾李元霸的那些老家伙们。

这墨黑色的字体，透着一股冷冽的寒意，直教杨子析心头发冷。

李元霸邪笑了起来，道：“照着这份名单给本王挨个抓人，抓到之后就直接送大理寺诏狱去！你记住，把他们与之前各自的商铺合作伙伴们关到同一个监牢里去。本王倒要看看，他们这些狼狈为奸的家伙，会不会两眼泪汪汪！”

杨子析看着手中的那份名单，点点头，兀自下命令去了。

当然了，李元霸可不会把宝全都压在杨子析的身上，毕竟大理寺的衙役虽说不同于长安县的衙役，可是终究有限，满打满算也就三千来人，往长安城中全撒下去，连个水花恐怕都溅不起来。

所以，他早就想向李世民讨了一道旨意，授他调动长安城外各卫大军的权利。

眼下，怕是从神武卫到左武卫、右武卫、左翊卫……全都已经动起来了。

……

长安城中，一队队骑在马上百人骑兵，在长安城中纵马而行。

整个长安城中，人人自危。

长乐坊东南侧，靠近皇城根下，有一幢与李元霸的武王府面积差不多的府宅，府宅大门处悬挂的牌匾是四个金色的大字：山平公府！

不用猜了，肯定是山平公李长山的宅邸！

一队身穿黑色作战服的百名神武卫兵士，纵马冲到了府宅大门前，四个守门的家仆想要阻拦下他们，随即一枚漆黑的腰牌甩到了他们面前，随之而来的还有一道粗豪的大吼声：

“神武卫奉命公干，要命地就给老子滚开！”(未完待续.....)

第三百六十二章与乱党同罪

“神武卫？神武卫为何会出现我们山平公府？”

这四个守门的家仆顿时有些惊慌失措了，根本不晓得该如何是好。

虽说平时的时候也会有神武卫或者左武卫、右武卫的兵士们经过这里，可是那时候那些当兵的对他们可都是客客气气的，谁也不会如此地嚣张跋扈，毕竟这里是堂堂的国公府，谁敢干这事？

“老子叫你们滚开，你们没听到吗？”

前来山平公府宅执行缉拿任务的，正是从武王府中走出去，并且还被皇帝钦赏了爵位的赵三炮。

早前，在赵三炮知道有一帮子食古不化的老东西们在朝堂之上弹劾李元霸的时候，顿时是勃然大怒，朝会散了就要杀到这些老家伙们的府宅上去，如果不是李三多他们拦着的话，怕是早就已经出事了。

现在好了，终于有机会为自家王爷报仇了，他能不下死手吗？

“啪！”

一边大骂着这四个守门的家仆，赵三炮一记马鞭狠狠地甩向了其中一个家伙的脸上。

顿时，一道深深的血痕出现了，就像是一条蜈蚣一样，歪七扭八，甚是恐怖。

“冲，随本将往里面冲，但有阻拦，一律杀无赦！”

赵三炮赤红着眼睛，就像是疯了一样狂吼着，驾驭着坐下的马匹在国公府中横冲直撞。

沿途所遇到的山平公府宅家仆，见到这些身穿黑衣，一路上狂野无比地冲进来的神武卫兵士们顿时吓得面如土色。

而又几个长得武大三粗的家仆想起冲上去呵斥几句，可是却被他们的同伴给紧紧地拉住了。

临近前院的的门户处，有一个大约看起来六十多岁，须发皆白的老头子远远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几乎是拔腿就往中院跑，一边跑还一边喊：

“不好了，不好了……有人闯国公府了，来人。快去通知主人！”

下了朝会之后，李长山就带着几个平日里与他关系尚算不错的公爵、侯爵来到了自己的府上。

此刻，一班大唐的贵族们正在中院大堂中用膳，听到这些狂乱的呼喊声，一班人顿时皱起了眉头。

安南县公魏东泽是一个长得白白胖胖的中年人，这个家伙坐在李长山身侧，他有些好奇地看了外面一眼。对李长山说道：“山平公，这外面发生了什么？怎么你这府宅里面如此杂乱啊？”

李长山也皱起了眉头。他拍了拍手。

“啪啪……”

随着巴掌声响起，一个长得瘦高，唇上还留着两撇八字胡的中年人走了进来，低眉顺眼地对李长山行了一礼，道：“主人！”

李长山瞄了这八字胡一眼，道：“去看看，外面到底发生了何事？”

中年人点了点头，就在他想要转身出门的时候，这大堂的大门竟然直接被人从外面给踹飞了。那沉重的实木门板重重地砸在了那八字胡的身上。

倒霉的八字胡，甚至连哼一声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被砸晕了过去。

旋即，便见赵三炮领着一队神武卫的兵士们跨槛而入。

看到满屋子的国公、候爷们，赵三炮的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对着他们作揖一礼道：“小的赵三炮，见过诸位国公爷。诸位候爷！”

大堂内，包括山平公赵三炮在内的所有人，脸色骤变，脸上充满了惊疑之色。

“你是谁？”李长山瞪着赵三炮，阴沉着面色说道：“为何要擅闯我山平公府宅！”

赵三炮笑嘻嘻地说道：“回国公爷，小的乃是神武卫中郎将赵三炮！”

“什么？神武卫？”

听到赵三炮的自我介绍。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他们可是知道神武卫乃

是李元霸在统领，如果神武卫出现在他府宅上的话，那么……

正想到这里，果然赵三炮没有给他们反应的时间，直接将一份名单拍在了这一般贵族用膳的食案上，对着那份名单念道：

“山平县公李长山。川安南县公魏东泽，玉县公程华……还真是一个都不少啊？请诸位国公爷、候爷，随小的走一趟大理寺吧？”

看着那名单上的一个个浓黑墨迹的大字，在座的发所有人眼珠子都快要掉下来了，他们心中猛然开始哆嗦了起来，脸色变得苍白如纸。

李长山呆愣了半晌，抬起脑袋看了赵三炮一眼，半晌之后憋出了一句：“你，可有皇上的圣旨？”

赵三炮依旧摆着笑脸，道：“没有。”

魏东泽接过了话头：“可有陛下的手令？”

“这个也没有！”赵三炮慢慢悠悠地回道。

李长山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道：“既然你没有圣旨也没有陛下的手令，如何能够抓得我等？我等可是大唐的国公，大唐的候爷……依照我大唐律，若无陛下的圣旨或者手令，任何人等都不能拿我等如何，我劝你还是想想如何才能不被御史们弹劾吧！”

李长山虽然说的是实情，可是他预感到事情已经大发了。

赵三炮依旧在笑，只是笑声已经渐渐变冷了：“无防，我神武卫只听命于两个人，一位是当今的圣人，另外一位自然便是我们家王爷了！我等既无陛下q的圣旨亦无手令，自然是奉了王爷的命令！”

李长山变得恐惧了，他大声地叫嚷道：“李元霸怎么可以这样做，我们可是国公啊，我要见太上皇，我要见太上皇……”

“你想要见太上皇？”赵三炮闻言狂笑了起来，道：“你总归会有机会见到太上皇的！只是可惜是要提前去等着我们的太上皇陛下了……”

说到这里，他扭头对跟在自己身后的神武卫手下们说道：“兄弟们，还愣着做什么？把在座的诸位全都请到大理寺去吧？”

这一队神武卫兵士们二话不说，一个个如狼似虎地冲了过去，凶狠无比地掙动着他们的胳膊，将他们给押了起来。

李长山、魏东泽以及一众公侯爵们全都疯狂地挣扎了起来，脸色惨然地嘶吼道：“我等可是国公，你们这些逆贼无权缉拿于国公！我要见太上皇，我要让你们全都死……”

“啪！”

赵三炮用尽全身的力气，狠狠地一巴掌甩到了李长山的脸上。

呦喝，这一巴掌啊，直接就把李长山嘴巴里的牙齿给抽掉了三分之一，甚至就连这家伙的惨叫声都只是叫了一半就戛然而止，晕了过去！

“你他娘地真是欠揍啊！”

赵三炮甩了甩大手，不过感觉这手感真爽啊！

魏东泽、程华他们几个都已经被吓傻了，其中胆子最小的流平候韩庆民更是嚎啕大哭：“你，你们怎敢真地对国公爷动手，你们，你们疯了……”

“他娘地，你哪来那么多受罪的话，再敢多嘴，信不信老子赏你们一人一个大耳瓜子！”

赵三炮恶狠狠地冲着他们大吼了一声，随后道：“走，去大理寺！”

……

长安城东市。

自从李元霸命大军封镇了长安城中半数的商铺尤其是东市的三分之二之后，大量的商贾就开始齐聚于此，一眼看过去，这寒冬之下尽是身着锦衣的富家翁。

“唉，这东市之中的商铺就算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吧？竟然被封了六十多家，这是要做什么呀？”

一个看起来大腹便便，头上还带着裘皮帽的青年人，有些焦躁不安地说道。

“听说是抓什么乱党？而且还是由武王殿下亲自下的命令呢！”

另外一个同样圆润的青年摸了摸颌下特意续起的胡须，接口到。

“唉，我说……不会只是针对我们这些长安城的商铺吧？”

其中有人开始猜测了起来，而且目标直指李元霸。

“嘘，别乱说！”

“小心那些大头兵把你给抓起来！”

有几个胆小的家伙心中开始害怕了，生怕被那些当兵的听到了，把他们全都给抓起来。

就在这个档口，大批身穿黑色作战服的兵士们开始出现了，他们全都骑着战马，手中持着锋利的横刀，背上还背着长长的火铳，赫然是神武卫的兵士们。

马蹄声，兵士们粗重的呼吸声，竟是一时间掩过了商贾们的议论之声。

终于，大军临近了，有人开始大吼了起来：“陛下有令，凡昨日所抓之人皆为乱党，其所杀之人尽为意欲谋逆之人！另，王爷有令，今日所有商铺自行开市，凡聚众闹事，拒不开市者，与乱党同等罪名，连诛九族！”

“凡聚众闹事，拒不开市……”

大吼声依旧在肆意传播，很快就越来越近，越来越高亢。

商贾们顿时慌了神了，有人大叫道：

“我等只是来这里看上一看，马上就回去。”

“开市，开市，我等可不是乱党！”

“不要乱说话，赶紧回去开市方是正理……”

乱党这个罪名他们这些商贾们可承担不起，是以在一众神武卫的一通大吼之后，围聚在一起的商贾们也终于散开了。

不过这还并不算完，本来这次触动神武卫大军就不是为了镇压这些普通的商贾、富家翁们，他们的主要目标还是那些在昨日就被封镇了的商铺。

昨日是商铺本身，今日便是所有与这些商铺有关的商贾、富人、王孙贵族！

第三百六十三章诏狱

不管外面带有多乱，大理寺诏狱之中依旧是寂静如深夜。

其实和历史上所描绘明的朝诏谕不同，这大唐的大理寺诏狱并没有传言的那般阴森恐怖，相反的这里很干净，很整洁，只是这诏狱之中确实并没有多少亮光。

可是这管理诏狱的毕竟也是人，无论外间的人将狱卒们讲述得如何恐怖，他们依旧需要吃穿住行，需要休息，需要吃喝拉撒所以他们也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当然了，这里的犯人们也分三六九等，比如犯了谋逆之罪或者通敌卖国之罪的人，关进的乃是诏狱之中最高级别的天字号牢房，他们一个个都饱受酷刑，可是牢房之中却被收拾得很是干净，尽管没有灯光。

李元霸坐在狱中用来审讯的房间，李承乾等几个小家伙们侍立在他身边，安静地看着李元霸坐在桌案旁，翻看那一本本的审讯口供。

“四皇叔，这些东西有什么好看地，直接询问他们，然后就安排兵士们前往抓人不就行了！”

李愔有些百无聊赖地看着李元霸不停地翻东西，声音中透着一股子不耐烦。

李恪狠狠地瞪了李愔一眼，道：“六郎，别乱说！”

“我哪里乱说了……”李愔顿时不满地抱怨了起来。

李元霸笑了笑，抬起脑袋说道：“无妨！本王翻看这些东西也不过是浏览一下，记不住几个人名的。我看愔儿的想法就不错，这样至少还节省了时间！”

得到李元霸的夸奖，李愔顿时露出了一副高兴以及兴奋的表情来，明显是在炫耀。

“来人！”李元霸没理这般小家伙们，忽然对审讯房间之外大叫了一声。

“王爷！”

一个身上穿着黑色的麻袍，脚上套着一双皂靴，头顶还顶着一个高帽的青年人走了进来，这活脱脱就是一副黑无常的打扮，李元霸真是太恶搞了。

“嗯！”李元霸微微颌首。道：“你去把那言敬一给本王提出来！”

“诺！”

黑无常打扮的狱卒恭敬地应了一声，提着一根铁棒子，拎着一把子钥匙像是幽灵一样，脚不沾地的向着关押着言敬一的牢房飘了过去。

这些神鳳卫原玄字号的高层。全都被关到了位于诏狱最西面的几间牢房之中。

“放老子出去！”

“你们这些该死的逆贼，我要见太上皇，我要禀报太上皇，让他吧尔等这般的乱臣贼子全都杀掉！”

就在这黑无常脚不沾地的飘行在牢房之中的时候，沿途的那些牢房之中。顿时传来了一声声的叫骂，看得出来，这些被抓起来的公候伯子男爵们已经彻底癫狂了，他们怕死，特别是怕死在这里！

“都他娘地给老子安分点，信不信你们再叫的话，老子一棍子敲死你们？”

黑无常狱卒似乎早就习惯了这些家伙们的哀嚎，根本不在意他们在哭诉一些什么，直接抡起棍子就砸在了那坚固的牢房之上。

“你倒是来啊，老子不怕你！”

一个标注着地字七号牢房的家伙。听到狱卒的呵斥声，顿时张狂地笑了起来：

“信不信？你们他娘地怎么老子弄进来了，就得如何请老子出去！”

“很嚣张啊！”

黑无常狱卒哪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兴奋的笑容，他笑着看了看紧跟在自己身侧的十来名同样衣着，但是那帽子却是明显低了很多的狱卒，说道：

“兄弟们！你们好好商量一下，看待会安排谁进去教教他规矩，在咱们大理寺诏狱中嚣张，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嘿嘿，张哥你放心。我会好好伺候他的！”

一个长得有些精瘦的青年汉子嘿嘿笑着，转身就取下了钥匙，打开了三十七号牢房。

如果李元霸在这里的话，一定会认出这牢房里面的家伙。

因为这幅白白胖胖的样子。赫然是王家的副族长王昭。

真不明白，这家伙的脑袋瓜子究竟是怎么长的，抓都被抓进来了，竟然还敢这么嚣张，究竟是仗得谁的势？

自牢门打开到那名狱卒走进来，领头的黑无常狱卒甚至还没来得及走远。那牢房之内就已经传来了鬼哭神嚎的声音。

“啊！不要，不要剪那里！”

“爷爷，您是我的亲爷爷，您就……啊，我草你大爷！”

牢房之中这欲.仙.欲.死的声音真是太惊悚了，听得其他牢房中的人是毛骨悚然。

不过相对于那些狱卒们来说，却都是已经习以为常了！

黑无常狱卒径自走到最西面的天字一号牢房，亲自打开了牢房，对着黑漆漆的监牢里面嚷道：“言敬一，我家王爷有情，出来吧！”

依旧是进来的时候身上那件破破烂烂的锦袍，言敬一神色高傲地走了出来，淡淡地看了黑无常一眼，道：“李元霸在何处？”

对于这个老家伙，诏狱之中的狱卒们，并未与他动刑，毕竟这老家伙虽说有些武艺傍身，可是毕竟年纪一大把了，根本就禁不住几回折腾的。

是以，虽说李元霸有吩咐，要诏狱中的狱卒们好好伺候伺候他，他们生怕把人给虐死了，故此并未与其动刑。

不过这并不代表黑无常怕了他，听到这老家伙知乎他们家王爷的名姓，顿时冷哼了一声道：

“老家伙，王爷名姓是你能够叫的吗？你以为爷爷我是真不敢动你吗？如果不是怕把你一不小心个弄死，你特娘地还能够如此嚣张？”

“哦？那老朽倒是应该好好谢谢你喽？”言敬一嘴巴一歪，斜瞥了李元霸一眼，道：“谢谢你没有把老朽给杀了，留给李元霸来结果老朽的性命！”

“你……”听到这话，黑无常那双眼珠子都快要喷火了，太尼玛嚣张了。

心中越像越气的黑无常，伸出大手就要扇老言一记耳光。

“别……张哥，千万不要冲动！王爷还等着审讯他呢，可不能叫这老家伙就此死在这里！”

几个狱卒连忙拉住了黑无常，不叫他动手。

“哼，老子一定要亲手玩死这老家伙！”黑无常恨恨得放下了手，满脸的杀气。

第三百六十四章作死的言敬一

大理寺诏狱，唯一带着明亮窗户的地方就是诏狱之中的审讯室。

李元霸背着双手，闲庭散步一般地走向了刚刚被带到审讯室中的言敬一。

他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在距离言敬一身前五公分的地方停了下来，不疾不徐地说道：“言敬一，言老，不知道你在这诏狱中呆得可曾习惯啊？”

言敬一一见到李元霸那张似笑非笑的面容，脸上顿时就出现了一丝冷笑，他说道：“习惯？当然习惯了，老朽在这里住得好生舒服呢！”

李元霸闻言哈哈大笑了起来，道：“言老真是豁达之人，若是本王的话，成天呆在这暗无天日的诏狱中，恐怕早就已经被逼疯了？”

言敬一依旧冷笑道：“我等隐藏在黑暗中早已不知道多少年了，这才区区半日的时间，还不至于要了老朽的命！”

李元霸闻言微微摇了摇头，道：“你口中所说之黑暗，与这暗无天日的诏狱可不相同。你等在黑暗之中时，至少并没有失了自由，没有失了锦衣玉食，亦没有失了享受花花世界的机会！可是这诏狱之中的黑暗呢？光明、自由、锦衣玉食、奢华的生活……等等，一切全都离你等而去！这之间的区别，可是千差万别啊！”

言敬一稍稍沉默了一下，道：“李元霸，废话便不多说了，既然你抓了我们几个人，那肯定就是已经抓住了我们的把柄，把你的底牌亮出来，告诉老朽，老朽究竟是输在了什么地方？”

“老家伙。你这一而再，再而三地直呼本王四皇叔的名姓，找死不成！”

言敬一话音方落，李元霸还没说什么，倒是李愔先他一步大声叫了起来。紧接着便是狠狠地一脚踹了过去。

这家伙可没有黑无常狱卒那么多顾虑，你他娘地敢直呼他最尊敬的四皇叔的名姓，找死！

“嘭！”

李愔的速度很快，待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言敬一已经惨叫着倒在了地上。

虽说李愔今年只不过才十四岁，可是这家伙的力气可并不小。似乎上天也很钟爱这家伙，给了他异于常人的反应速度。

“咳咳……”

重重地摔在地上的言敬一，轻轻咳嗽了两声，竟然笑了起来，他抹了一把嘴角溢出的殷虹色鲜血。指着李愔说道：“李世民的儿子果然都是暴力狂，怪不得他胆敢在当年发动玄武门之变……咳咳，弑兄杀弟，哈哈……”

“他娘的！”

这下连李承乾眼珠子都红了，当年的玄武门之变，其实不仅仅是李世民的逆鳞，更是这些皇子们的逆鳞，这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现在的地位都是虚的。不真实的。

是以，李承乾那瘸腿似乎在一瞬间变得利索了起来，甚至连半个呼吸的时间都没有。就直接冲到了仍旧在地上咳血的言敬一身侧，狠狠地一脚踹在了他的下体。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男人的命根子，如果受袭，肯定是痛苦难忍。

可是让李元霸感到震惊地事情发生了，他这一脚竟然踩空了，直接踩在了地上。惊得李元霸当时就愣在了那里。

其他的几个小家伙们看着李承乾的表情有些不对，连忙上前去拍了他一下。道：“太子哥，怎么了？”

李承乾指着脚下的言敬一。不可思议地说道：“他，他，他是个太监？”

“啥？”

李恪他们顿时有些惊讶地看向了言敬一，感情这家伙竟然是个没种的男人啊。

眼睛一似乎被众人看得有些恼羞成怒了，他满脸怨毒地说道：“若不是当年你们的爷爷，老朽能成为这废人？你们李氏皇族，没有一个好东西！”

“你……”

几个皇子们顿时怒了，这等于是把李氏皇族全都骂在里面了。

“你们几个，给本王消停点！”

李元霸算是看出来了，这家伙摆明了是一心求死，这是在刺激自己这几个大侄子把他给杀了呢。

赶紧拦下几个皇子，李元霸冲着言敬一说道：

“言敬一，都到现在了，你还存在心存侥幸，一心求死吗？你既然还能够做出反叛之事，为何不敢去见本王的父皇？你明白吗？既然你已经进了这里，纵然是你想死，你也死不了！本王若是向要让你死，是也要让你受尽千刀万剐之苦，本王若是要你生，亦能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言敬一癫狂地笑了起来，哈哈大笑道：“自古以来，胜者王侯败者寇！老朽活了这几十载，早就已经活够了，你既然不肯叫老朽死，那有何手段，尽管在老朽身上用出来吧！”

“你会如意的！反正本王现在闲得很，索性便与你玩上一玩！”李元霸一边说着，一边挽起了衣袖，忽然对身侧的黑无常狱卒说道：“张浩，眼下狱中可有硬骨头？”

黑无常阴沉着面容想了想，说道：“有！便是王爷抓进来的，与这言敬一一起的一个家伙，名叫杨敬华！”

“去，把他给本王提出来！”李元霸扭头看了眼睛一眼，笑道：“这言敬一不是不怕死吗？那本王就叫他在旁边好好看看本王的手段！”

“诺！”

名叫张浩的黑无常便得兴奋了起来，他早就看那张浩不顺眼了，什么都不肯说，嘴巴硬得就像是煮熟的鸭子一样。

他正准备对这家伙用刑呢，没想到李元霸就带着人来到了诏狱。

现在好了，能够亲眼目睹王爷的手段了，这种机会可甚是难得啊！

.....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两个帽子矮一些的黑无常，押着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跟在张浩身后来到了这审讯室中。

刚刚走进审讯室，借着明亮的阳光看到了站在审讯室边缘的，嘴角还带着血液的言敬一，杨敬华顿时道：“言老.....”

言敬一瞥了杨敬华一眼，却是并没有理他，只是自顾自地擦起了嘴角边的血迹。

杨敬华还想要再说些什么，这个时候黑无常张浩，却是直接一脚踹在了杨敬华的膝盖上，道：“给我跪下吧你！”

第三百六十五章杀鸡儆猴（上）

“噗通！”

膝盖处骤然吃力，没有丝毫防备的杨敬华就这么地被张浩给一脚踹倒在地。

“你他娘的，老子早晚要弄死你，弄死你！”杨敬华恶狠狠地抬头看着张浩，说道。

张浩手上用力，狠狠地甩了杨敬华一记耳光，道：“你这辈子怕是都没有机会了！”

“噗！”

杨敬华硬生生地受了张浩这一巴掌，却很是硬气地把嘴中的淤血向着张浩吐了过去。

张浩一个闪身多了过去，这才转身对李元霸拱手行礼道：‘王爷，人犯已带到！’

李元霸点点头，对杨敬华说道：“你叫杨敬华？”

“呸！”

杨敬华对着李元霸啐了一口，道：“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杨敬华就是你爷爷我！”

“你他娘的是谁爷……”

嘿，李愔这小暴脾气，刚才的怒火还没地儿发泄呢，现在到好，又出来一个嘴巴比那个糟老头子还要臭的家伙来。

“愔儿……”李元霸拦住了李愔，脸上不见丝毫的怒气，他说道：“来吧，多余的话本王也不想多说了，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杨敬华自然是知道李元霸想要什么的，可是有些东西是用来当作活命的筹码的，一旦说出来，就不值钱了。

“哼！”

是以杨敬华只是哼了一声，便将脑袋扭向了一边。

看到杨敬华的表现，李元霸倒是笑了起来，他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硬的人呢，只是不知道这家伙能够硬到什么时候。

“张浩！”

笑着摇了摇头。李元霸说道：“既然咱们这位杨大爷这么忠贞，那就别客气了，好好招呼一下他！”

别看李元霸在战场上杀人不眨眼，可是在这战场之下，他可做不来这等事情。所以只能选择在一旁观摩。

再说了，作为曾经的二十一世纪的人，对于折腾人这种残忍的精细活儿，他可是有抵触心理的，这和杀人不同，得有一定的心理变态能力才可以做到。

所以。在为大理寺诏狱选取狱卒的时候，李元霸那可都是从各卫中寻找的心志极其坚定之人，因为只有心智极其坚定的人，才能够不沉浸在虐待人的快感，或者说在虐待人的过程中不崩溃。

“诺。王爷！”

张浩闻言，脸上顿时在出现了兴奋神色的同时，更多的却是遗憾之色。

唉，原本还想要看一看王爷的手段的，不过这样也不错，他早就看这家伙不顺眼了。

.....

“嘿嘿，小子，看来你很不惹人待见啊！”

张浩从审讯室旁边放置刑讯工具的小屋子中走了出来。身后跟着的两个狱卒手上，还端着两个托盘，一个托盘中放着的乃是瓶瓶罐罐。另外一个嘛，则是各种小刀具以及细得堪比头发丝的小针。

他看着面前的杨敬华，得意地笑了起来。

“你这鹰犬！”杨敬华瞪着一双大眼珠子，恶狠狠地看着张浩，道：“有种的，你他娘地一刀杀了老子！”

“杀了你？岂不是太便宜你了！”张浩笑了起来。“现在咱们先看看用哪种方法吧？”

张浩一边说着，一边示意身后的两名手下放下了托盘。

“你看这个怎么样？”

张浩捻起了一柄有两个巴掌大小。刀刃锋锐无比，刀背上还有着一个个小锯齿的匕首。继续说道：“这东西名字叫三棱军匕，顾名思义，便是军中兵士们使用的武器。你看……”

正说到这里的时候，张浩突然拿三棱军匕在杨敬华的大腿上反向划了一匕首。

顿时，同样锋利无比的三棱军匕刀背上的锯齿，便在杨敬华那锦袍之上划了一个大口子，连带着，还在杨敬华的大腿上，划出了一道长约半尺，深度约在一寸左右的大口子。

顿时，殷红色的鲜血就像是泉水一般，自那一道宛若蜈蚣一般的硕大伤口之中汩汩而出，不断地涌现出来。

“啊！啊！啊！”

下一瞬间，三刀尖锐的喊叫声在审讯室中响起。

这发出叫声的除了受刑的杨敬华之外，还有在一边看到这一幕的清河公主以及高阳公主两人。

两个小姑娘这是第二次见血了，第一次的时候，便是在芷阳，围剿骊山王氏别院中人的时候。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两个小姑娘虽说有了一定的免疫力，可是骤然看到这血腥的一幕，也难免会大叫起来！

“贞儿，你和你十一姐还有十七姐都去外面等我，我们这边一会就完！”李元霸看了正瞪着一双小眼睛，隐隐脸上还带着兴奋之色的李贞一眼，吩咐道。

“可是，四皇叔……”李贞那张小胖脸上顿时出现了不满的神色。

“可是什么，我说，叫你们出去！”李元霸瞪了他一眼，下意识地瞄向了他的小屁股。

这一招比什么都好使，李贞摸了一下后面，二话不说地就拉着清河公主以及高阳公主走了出去。

拉着俩人，那小短腿竟然也跑出了罗卜丝的速度，不得不说这威胁的力量是伟大的。

.....

“王爷？”

见三位皇亲走除了审讯室，张浩扭头看了李元霸一言，见其并没有生气的样子，反而是示意他继续，他便从另外一个装着各种瓶瓶罐罐的托盘中，分别拿起了两只椭圆形的瓷罐。

他扭开一个瓷罐的盖子，用染血的三棱军匕从罐子里面挑出了一大团粘稠的黄色结晶体，道：“你说在这伤口上涂抹上蜂蜜，而后再在蜂蜜上放上几只蚂蚁，是个什么感觉？要不要试试？”

杨敬华那苍白的脸上顿时出现了一丝动摇之色，可是当他看到一边站立的杨敬一的时候，却是咬紧了牙关，一声不吭。

“好，有胆气！”李元霸笑了起来，道：“张浩，给他上点‘药’！”

“好嘞！”

张浩狰狞地笑了一声，匕首上的蜂蜜毫不犹豫地涂在了那肉皮翻在外面，还残留着血液的伤口之上。

杨敬华只感觉伤口上凉丝丝的，紧接着便是一股子封堵的感觉传来，那样子倒不像是在施刑，反倒是在给他治疗伤口一般。

第三百六十六章撑不住了

“呼！真舒服啊，你们这是在刑讯还是在伺候老子啊？”

杨敬华满脸的舒爽之色，那样子哪里是在受刑，分明是在享受。

“哦，是吗？看来我对你还是太过仁慈了！”

黑无常张浩的脸上顿时出现了似笑非笑的表情，他打开了两外一只瓷罐，罐子里面顿时传来了一道道‘沙沙沙’的声音。

张浩把罐子口倾斜给杨敬华看，但见里面满是那种足有大稻米大小的红色大蚂蚁，一个个锋利的牙齿咬合间极其渗人。

“别担心，我可没有那么粗暴，相比起快刀斩乱麻，我更加喜欢温水煮青蛙！”

张浩一边说着，一边把瓷罐翻转了过来，倒出来五只大蚂蚁，放到了杨敬华的伤口处。

每天，狱卒都不会把这些蚂蚁喂饱了，而是让他们全都保持着饥饿的状态，腹地之中空空如也，才能够更好地执行刑讯任务。

大红蚂蚁刚刚爬到杨敬华那涂满蜂蜜的伤口上，那就是狠狠地一口咬了上去。

“啊！”

倒霉的杨敬华哪里见过这等刑讯方式，那种酥麻混合着末梢神经极端疼痛的感觉，在下一瞬间就叫杨敬华忍不住放声狂叫了起来。

“不错，倒是学了个七七八八！”

坐在一边的李元霸，看到杨敬华那不紧不慢地动作，顿时满意地点了点头。

而李承乾他们这些小家伙们，看到那一只只足有稻米大小的蚂蚁的时候，就是忍不住地浑身发麻，特别是当那一口口大张的口器合起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尤为疼痛。

“怎么样，是不是很享受？”

张浩脸上表情依旧淡然，就连声音都开始带上了森冷的意味。

“啊……享受，老子很享受呢！”

杨敬华惨叫着，眼睛死死地盯着张浩，竟然还不松口。

“张浩。给他换一套菜单，本王想，他肯定是不太喜欢这种方式！”

李元霸对于杨敬华的死鸭子嘴硬不以为然，在他想来。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什么人能抵挡得了他自己从前世带过来的刑讯手段。

“是，王爷！”

张浩扭头对李元霸躬身一礼，突然命手下粗暴地将杨敬华身上的衣服给扒了下来，让这个看起来本就身形魁梧的汉子，露出了一身健硕无比地肌肉。

“啪啪！”

伸出手在杨敬华的身上拍了拍。张浩脸上出现了一丝赞美之色：“还别说，你这一身的肌肉没有白长，至少看起来蛮有爆发力的，就是不知道抗击打能力如何？”

这些杨敬华干脆懒得搭理张浩了，因为他知道面前这个笑咪咪的家伙，那是一个相当阴狠的角色，前面一句赞美的话，后面往往就跟着一道突然的刑讯工具。

果然，便见张浩从一方小托盘上取出了十多根足有巴掌长，细若发丝的钢针。说它是缝衣服的针吧，太长了；说它不是用来穿针引线的，可是偏偏它却细地就像是根绣花针一样。

这么奇怪的东西，还真是奇哉！

“你，你想要做什么？”

方才还嘴硬无比，顽强不屈地就像是英雄一样的杨敬华，看向那钢针的眸子中，竟然充满了恐惧之色。

就好像不是看到的钢针，而是什么洪水猛兽一样。

不得不说，张浩这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蒙着了。

原来，这杨敬华在很小的时候，曾经被成年刺猬扎过，而且留下了很多

的伤害。就当年的痛苦给他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致使他在以后的日子中，一看到那种尖细的东西，就会产生一种本能的畏惧感。

“哦？没想到你这五大三粗的汉子，竟然还畏惧区区的一根钢针，倒真是怪事了！”

李元霸从一直坐着的高椅上站起身来。来到了杨敬华身侧，笑了起来。

杨敬华把恐惧掩藏在深处，顾不得大腿上传来钻心的疼痛，声音颤抖着说道：“你有种地就一刀杀了我……这么折磨人，算什么英雄好汉？”

“哈哈……”

李元霸闻言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笑了半晌之后说道：“英雄？你以为这里是绿林？还英雄，你是不是昨日发梦还未曾睡醒？”

没等杨敬华反应过来，李元霸就止住了笑声，继续说道：“你们当初决定叛出神凰卫，就已经是死人了，现在本王是在给你们机会，既然你不愿意说，那就只能享受享受这皮肉盛宴了！张浩，继续吧！”

“诺！”

张浩面容阴鸷地应了一声，突然一把将那些细长的钢针全都丢进了一旁灼灼燃烧着的火盆当中。

过了有盏茶的时间，张浩用钳子将一根细长的钢针取了出来，在杨敬华极端恐惧的眸光中，将那烧得赤红无比的钢针，一点点地开始往他身体里面扎。

“哧！”

就像是铁匠打铁的时候，将打造成型的铁器丢在水中一样，声音滋滋地响起，那是灼热的钢针碰到了鲜血发出的刺耳声响。

“嗷……”

惨叫声变了，变得更加粗犷，更加高亢，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随着钢针的刺入，鲜血伴随着滋滋声响往外喷薄，再瞬间化成了水蒸气升腾到了半空中。

第一根，齐根而没！

紧接着便是第二根，第三根……

一根根被烧得滚烫的细长钢针扎进了杨敬华的体内，他顿时脸上时惨然变色，在插入第五根的时候，终于还是忍不住了，道：

“求，求求你了，求求你快给我个痛快吧……”

李元霸对杨敬华的惨叫声充耳不闻，直道第五根全部没入他体内的时候，方才说道：

“想要个痛快，那便把你所知道的都说出来吧！要不然就不仅仅是这几根了，想必你应该见过刺猬吧……”

得，李元霸这一下可是戳到了杨敬华的痛处了！

听到李元霸这话，早就快被张浩给折磨地崩溃掉的杨敬华，几乎是瞬间就从两个狱卒的控制下滑到了地上，瘫坐了下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现在活着比死了还要难受。他现在想死，只是想要一心求死！

他的脸色变得煞白无比，道：“我说，我说。啊……”

可惜他的话只是说了半截，伤口处的火辣疼痛，蚊虫撕咬时候的酥麻疼痛，就让他嘶声惨叫了起来。

“给他把那些蚂蚁赶出来！”李元霸示意张浩停了下来，对已经丢了半条命的杨敬华说道：“你刚刚说什么。本王没有听清楚！”

“呼呼……我，我愿意说……呼呼，我愿意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了！”

杨敬华粗重地喘息了起来，他只想要死，只想要面前的这几个恶魔可以给他一个痛快。

站在边缘角落中的言敬一顿时怒了，他须发皆张地呵斥道：“杨敬华，你怎敢如此？难道你忘了，当年是谁偷偷把你给救了下来……”

“言敬一，老东西！老子敬你养了老子多年，称呼你一声言老。你拍着自己的良心告诉我。你当初救老子，难道就是单纯地觉得老子可怜吗？还不是为了皇叔留于我的宝藏？”

杨敬华粗暴地打断了言敬一的话语，继续说道：

“如果没有老子给你的宝藏，你们神凰卫玄字号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把各种商铺开遍整个大唐，乃至海外其他的国家吗？”

“你，你，噗……”

言敬一听到杨敬华的话后，你了半天都没有说出半个字来，最后还是一口鲜血喷出来。双眼一翻，晕了过去。

“啪啪啪……”

看着窝里斗的两人，李元霸拍起了手掌，为了自己的生命。看来他们还真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扭过头看着李元霸，杨敬华道：“我……我……王爷，求求您把这些东西都，都拔出去……我，我愿意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李元霸也不说话，只是死死地盯着他看了半晌。足足过了几十个呼吸的时间，才说道：“张浩，把他身上的钢针全都拔出来，然后帮他止血！”

“诺！”

张浩应了一声，然后忠实地执行着李元霸的命令。

他从杨敬华身上取出了一根根染血的钢针，钢针之上甚至还满带着血腥味，闻起来有些令人作呕。

“嘶……”

当以后一根黑红色的钢针从杨敬华体内被取走的时候，杨敬华倒吸了一口凉气，过了好半晌才回过神来。

“说说吧，你的名字，在神凰卫玄字号中的地位。不要试图给本王打马虎眼，你们做的那些个事情，本王可比你们自己还要清楚！”

李元霸重新做回了高椅之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杨敬华。

“呼呼……”

杨敬华重重地喘息了两口，连忙说道：“我，我叫杨敬华，乃是神凰卫玄字号三号密谍……负责我大唐边三道所有的玄字号商铺！”

“三道……”

李元霸闻言眼眸一眯，他并没有动，而是写斜瞥了黑无常张浩一眼。

张浩会意，闪电般抓起了十多根钢针，这次连烧都懒得烧了，直接插在了杨敬华的肩膀之上。

杨敬华的肩膀上顿时鲜血横流，刺激得他涕泪横流，‘嗷嗷’惨嚎。

“三道？我大唐这么十一道，你只管三道，哄谁呢？”

对于这家伙的话，李元霸明显有些不信。

“李……王爷，王爷……我绝不敢欺瞒王爷……”

杨敬华咬紧了牙关，强忍着肩膀上的疼痛说道。

李元霸面无表情地对张浩说道：“去，把他的几个手下给本王拉进来，分别审讯……”

第三百六十七章天竺要入贡

“三道，看起来你确实没有撒谎！”

李元霸坐在高椅上，轻轻敲了敲桌子，道：“不过本王很好奇，你刚才说你的皇叔，还有宝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杨敬华脸上出现了一丝回忆的神色，他说道：“我是前隋皇族……”

“什么？”

李元霸还没什么反应，倒是李承乾他们小哥几个全都露出了震惊莫名的神色。

不过他们有这样的表现倒也正常，毕竟当年李渊入主长安之后，就密令各卫对杨氏皇族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追杀。

除了几个实在不能杀的皇族之外，其他的前隋皇族全都死得一千二净。

所以，杨敬华的话对于李承乾他们造成了很大的震动。

“你刚才说的可是真得？”李元霸拧眉追问。

“自然无假！”杨敬华强忍着身上的疼痛，哭笑道：“王爷，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谁会去冒认一个前隋的皇族，这不是自己找死吗？”

“你继续说！”李元霸微微颌首，想想也是那么回事，这种事情谁还会去冒认，嫌命长吗？

“前隋……前隋皇帝杨广，乃是我的族叔。若是论关系的话，我们之间的族亲血脉……已经，已经出了三代五福！不，不过很幸运的，皇叔只比我大上十岁，我是跟在皇叔身边长大的！”

杨敬华起初的时候说话还有些断断续续，说到后面的时候，似乎变得顺畅了起来：

“皇叔待我似亲子，虽说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可是我很感激皇叔。当年原本皇叔是不用死的，可是李渊……太上皇却……唉，皇叔为我留下了大隋朝数亿的黄金、白银，要我为大隋的未来，东山再起！”

“哦。他杨广就这么信任你？”

李元霸有些不相信杨敬华的话，以杨广那生性多疑、暴虐的性格，会对你一个出了三代五福的亲族另眼相看，委以重任？

开什么玩笑！

杨敬华对于李元霸的质疑并不解释，而是继续说道：“当年我本可以逃出长安城的，可是那神凰卫黄字号的杀手。却是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我的存在，展开了所有的力量对我进行追杀！”

“那你怎么还没死？”李愔问道。

杨敬华瞥了刚刚喷出一口鲜血，晕过去的言敬一一眼，道：“我被神凰卫的杀手重伤，倒在了一间当铺的外面。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却是出现在一间密室中，身上的伤口也被人处理过了……而那个救了我的人，便是言敬一！”

“果然是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啊！李元霸颇有深意地看了言敬一一眼，继续说道：“然后你为了报答言敬一，就把杨广给你留下来的真金白银全都送给言敬一了吗？”

这特么地也太扯了吧，按照古人的思维方式，区区救命之恩与家国天下相比。要轻得多地多，按理来说，不应该发生这样地事情啊。

“我还没有那么傻！”杨敬华淡淡地说道。只是那声音中多少带着一些冷意：

“不过我不得不说，这言敬一很懂得拉拢人心，毕竟当年的我还年轻，容易上当！短短一年的时间，言敬一就从我这里套得了所有他想要的东西……现在想来，当年他救我根本就是一个圈套！”

李元霸笑着摇了摇头。说道：“其实你一点都不傻，至少你明白杨广给你东山再起的任务根本就不能完成。而且还要一辈子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当年，你比现在要聪明得多！”

“我有的选择吗？”杨敬华道：“这些年来。言敬一用各种方式，将我们几个绑在一起，为他做了很多的事情，足够我们死一百次，一千次的了。就算我们不反叛，你身为新的神凰卫主，一旦对神凰卫进行重组……呵呵，我们还有命在吗？”

“那可不一定！”李元霸眨眨眼，说道：“张浩，把他押回去吧！记住，时刻关注他的伤势，可千万别叫他死了，以后的饭菜也多些样式，就算是他配合我们审讯的奖励吧！”

“诺！”

黑无常张浩应了一声，走过去就要把杨敬华给提起来。

“你……你不杀我？”

杨敬华的声音中充满了惊诧，他本就抱着求死的心才说出这些话来的，现在李元霸竟然不杀他，而且还命令狱卒以后好吃好喝地对他，倒是让他感到好生奇怪，当然了，更多的却是劫后余生的庆幸。

“杀你？”李元霸道：“怎么，你很想死吗？”

“……”

杨敬华沉默了，如果能够活着，谁他娘的想死啊！

“你还对本王有用，本王不会让你死掉的！”

李元霸摆摆手，道：“张浩，给他清理一下伤口，送他回去！”

“走吧！”

张浩叫自己的两个手下扶起了杨敬华，向着牢房的方向走去。

审讯室中，只剩下了李元霸、几名皇子，以及因为狂喷鲜血而变得脸色惨白的言敬一。

“言敬一，怎么样，想不想交代点什么？”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说道。

言敬一脸色惨然，他不知道自己受不受得了方才黑无常用在张浩身上的刑讯手段，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这次，怕是真得要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

……

午后的长安城，沐浴于骄阳之下，显得格外地静谧。

每日这个时候便是用膳的时间了，这皇宫之中自有其规矩，尚食局早就已忙活开了，李世民与李渊相比，虽说更加勤政，可是作息时间大不相同。

李渊有些追求享受，所以什么时间用膳，便都不会有偏差，甚至有的时候为了一道菜品，会让尚食局在子时就开始准备。

而李世民的作息却是有些紊乱，若不是李元霸的苏醒，让李世民的作息稍稍回归了正点，怕是还如以前那般，几样糕点，一碗参汤就草草了事了。

近日，因为要改组神鳳卫的事情，李元霸这家伙当了甩手掌柜，倒是叫李世民是忙得焦头烂额。

再加上李绩以及李靖那边眼看着就要回返长安城了，李世民还要准备许多的事宜，这用膳就更加没有时间了。

此刻，两仪殿中，李世民就一边啃着红烧铁狮子头，一边就着乌骨鸡汤，低头看着长安地形图。

就在这时候，刚刚去中书省取奏章的刘三水，神色匆匆地走了回来，手中还紧紧捏着一份黄色的折子，一进两仪殿后殿就大声地说道：

“陛下，礼部的折子！”

李世民嚼了两口铁狮子头，头也不抬地说道：“唔，念！”

刘三水打开折子，念道：

“礼部尚书胡维雍奏曰：天竺之国虽远离中原，却久慕我大唐王化，兹有天竺国特使扎西人等，自称乃是天竺国勋贵人，此番乃是奉了国王波旁之命，恳请入贡，拜谒伟大的大唐天子，天可汗……”

“当啷……”

听着刘三水念的折子，李世民不由得愣了一下，手上用来端着红烧铁狮子头的大勺子也一下子跌到了御案上。

他为啥愣，实在是这奏折奏得有些奇怪了。

这天竺国可不是像吐蕃、薛延陀那样的偏邦小国，相反地，他们的国土也尚算辽阔，人口也是众多，完全没有入贡的必要啊。

要知道，年年纳贡，岁岁称臣，那可就是表明成了大唐的从属国，这是想要给自己找个婆婆管着的节奏啊！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这天竺国抱着何种目的，既然他们自己凑上来了，也没必要拒绝，反正这事就目前看来，对大唐来说是利大于弊。

再者说了，虽说天竺国与大唐并未正式建立过深的邦交，可是天竺的商人们却时常来大唐做交易，一些天竺特产以及珍稀的宝石，也因此而流入了

长安。

想到这里，李世民那双鹰眉微微往上一扬，咽下了口中咀嚼的狮子头，道：“什么时候收到的折子？”

刘三水道：“昨日虚时，三省六部已经会议过了！”

李世民喝了一口鸡汤，道：“哦，他们是什么意思？”

刘三水道：“房相还有长孙大人的意思是，这天竺既然如此仰慕我天朝上国，朝廷自然应以礼待之！而且前番我大唐大胜番邦蛮夷之国，扬了国威，各藩邦无不争先来朝，沐浴王化！这天竺国虽说与我大唐距离较远，可也算是邻邦，若是我大唐不准其纳贡为番的话，难免让番邦以为我大唐生冷难待，日后再想要收纳诸番邦之国，却是难上加难了！”

到底是跟在李世民身边的近人，这措辞说话什么的，就是有讲究。

就方才刘三水所说的这番话直接说到李世民的心里去了，这李老二一向在乎自己的脸面，刘三水反复强调天竺国仰慕大唐之光，岂不就是在强调这是他李老二的个人功绩吗？

再者说了，这几句话也确实表达出了房玄龄以及长孙无忌等人的建议，无非就是收纳入贡，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嘛！

是以，李世民自然是开怀畅笑了起来，道：

“既然这是玄龄与无忌的意见，那朕便允了！这样，你安排人去接洽天竺国的特使，一切都以从属国之礼相待，至于所收之财帛贡品，以及来使的安全……”

说到这里，李世民顿了顿，便笑着说道：“全都交由武王吧！”

第三百六十八章三里长亭，迎军亭

“啊，今天的天气真好！”

大理寺，刚刚出得诏狱的李元霸，看到外面天穹上那冬日里的骄阳，很是惬意地伸了一个懒腰。

对于这次大理寺诏狱之行的成果，李元霸还是很满意的，虽说并没有从言敬一的口中得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可是从杨敬华嘴里得知的情况，倒是不枉让他在大理寺诏狱中蹲守了这一个多时辰。

“四皇叔，我饿了！”

看着脸上带着满足之色的李元霸，高阳公主凑了过去，拉住了李元霸的手臂，撒起了娇。

李元霸现在心情很好，于是便大手一挥道：“走，回王府，四叔我叫府上的厨子给你们最好吃的！”

“王爷，王爷……”

就在李元霸策马而上，就要带着孩子们回王府的时候，突然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李元霸无奈地扭过头来，看向了远方的街道，便见刘三水正带着几个小太监，疯了似的骑着马跑了过来。

“看来咱们是回不去了！”

李元霸冲着高阳公主几人摇了摇头，脸上出现了无奈的神色。

“又是他，怎么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出现，这该死的太监……”高阳公主不满地哼哼了一声。

“别瞎说！”李承乾瞪了高阳公主一眼，道：“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否则的话，刘公公断然不会如此焦急！”

“本来就是嘛！”

高阳公主还在耍脾气。

“好了，你这丫头什么时候能够长点记性？”

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高阳公主一眼，就这样的性格谁还敢娶她，也就房遗爱那个傻蛋。上赶着想要娶她。

“王爷……”

也就在此刻，刘三水带着自己的几个手下赶了过来。

“刘三水，你找本王有何事？”李元霸到。

“呼……”刘三水喘了两口粗气，道：“刘三水见过王……”

“行了，别给我整那些虚的。告诉本王，找本王何事？是不是本王那皇兄又给本王找了一份苦差事？”

李元霸摆摆手，打断了刘三水的见礼，开门见山地说道。

刘三水微微愣了一下，旋即笑了起来，说道：“王爷。陛下此番派奴婢前来是告诉王爷，代表天竺国王波旁前来入贡的特使将要来到长安城，他们的安全以及入贡的财帛全都交给王爷您了！”

“天竺国？”

刘三水的话让李元霸愣住了，这天竺国什么时候和大唐关系这么好了？他怎么记得这天竺国离大唐可是有着十万八千里的……

当然了，李元霸这十万八千里是西游记看来了。有些不切实际，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天竺国距离大唐也确实很远。

不过好在这则消息传来的还早，天竺国的特使要想从边关到达长安城，至少还需要半月的时间，还有的是时间来准备。

……

转眼又是五天的时间匆匆过，距离李绩大军出征到如今已然过去了整整两月，今日终于迎来了他们回归的日子。

一大清早的，李元霸就被刘三水给喊了起来。没办法，李绩大军已经回到了关内，再有几个时辰就要到达长安城了。

根据李元霸的谏言。李世民要准备好仪仗，出城迎接，虽说不至于真个出迎十里，但是该有的路程还是得有的，毕竟天子出城所需的各种仪仗甚是繁琐，而且沿途还要布控各卫的兵士负责安全问题。

十里。那得需要多少兵士啊？

所以由三省六部最后合议，将出迎距离定在了三里。并在长安城外三里之外建“迎军亭”，皇帝与朝中众臣于“迎军亭”相迎。其亭之外再设“封赏台”，封赏有功之臣。

穿上繁琐的亲王服，整个人都焕然一新的李元霸带着程甫还有几个府上的亲卫，直接策马奔向了建于城外的“迎军亭”。

本来按照李世民的意思，李元霸也是要准备好仪仗方可前往的，可是李元霸这家伙嫌麻烦，要不是武顺劝他的话，怕是连这一身的亲王服都懒得穿。

城外三里“迎军亭”，一袭盛装，崭新龙袍加身的李世民站在亭子的正中，在他身后的，便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甚至连久病加身的秦琼秦叔宝都来了，在秦怀玉的搀扶下，腰杆挺得笔直。

除此之外，在亭子的正中还建有一方暖炉，暖炉硕大，直通亭子最高处，整体是由石炭供给热量，虽说这亭子四面通风，可是站在这暖炉边上，却丝毫不会感觉到冷。

“叔宝啊，此番大军回城你无需前来的，等到他们回到长安之后，朕自会派人去你府上通禀的！”

李世民看着自己这位多年的老友，声音中满含着真诚。

“是啊，叔宝，眼下虽说已过寒冬腊月，可是这天气依旧干冷，你的身体怕是很难熬得住啊！”

房玄龄和杜如晦也有些担忧地看着秦琼。

秦琼闻言淡淡地笑了起来，两条依旧浓黑的眉毛微微往上一挑，道：

“陛下，此次我大唐雄师出征薛延陀，微臣未能亲自前往本就是人生中之憾事，若是懋功等人战胜归来，微臣亦不能相迎的话，怕是剩下的时间都会心有郁郁，不能释怀！”

李世民沉默了，对于这位始终对大唐，对他忠心耿耿的臣子，他终究是心怀愧疚的，毕竟秦琼身上所受的伤全都是为了大唐方才留下的。

“陛下，武王殿下到了！”

就在李世民尚沉浸在怀念之中的时候，刘三水走了过来，恭敬地说道。

“这臭小子，每一次都是最后你一个到！”

李世民把方才不好的情绪甩出了脑际。看着那匹血色宝马，笑了起来。

“皇兄，笑什么呢？”

侧身下了小白，看到正站在亭子中咧着嘴笑的李世民，李元霸顿时跟着一起笑了起来。

“笑什么？笑你小子呢！”李世民没好气地瞪了李元霸一眼。道：“朕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李元霸哈哈一笑，道：“我怎么可能不来呢！牛将军干了这么一件大事，我要是不来，怎么看看他们左骁卫的雄姿呢？”

“你呀……”李世民指着李元霸，无奈地摇了摇头。

“嘿嘿……”李元霸嘿嘿笑了起来。

……

距离长安城尚远之处，一只钢铁大军正在缓缓前行。带领这支大军的，自然是李靖、李绩、程咬金以及牛进达。

原本众位大军的头头们正一边走一边聊着，这个时候却是有一名身穿黑甲的禁卫兵，手中持着一枚赤红色的令旗，纵马而来。

此地距离长安城还有约二十里之地。近二十万大军，嗯，当然了，也包括那些抓捕自吐蕃的近两千名俘虏，全都停了下来。

牛进达皱起了眉头，看了身侧的其他三人一眼，道：“这是，宫里的禁卫？难道长安城中有什么变故不成？”

李绩也拧起了眉头。道：“不清楚，一起过去看看吧！”

话音落地，李绩当先领着自己的亲卫和两位副将一同朝着前方的黑甲禁卫赶了过去。

李靖原本还想要拦他一拦。可是见对方只有一人，而且还是宫里的禁卫的时候便放弃了阻拦，还带着自己的亲卫跟了过去。

“末将禁卫孙定山见过几位将军！”

手中持着红色令旗的黑甲禁卫，翻身下马，单膝跪在地上对李绩等人行礼。

李绩对其微微颌首，道：“起来吧！”

“谢将军！”

孙定山干脆利落地站起身来。把手中的赤红色令旗往上空一扬，道：“李绩、李靖、程知节、牛进达。接令！”

四个家伙相互对视了一眼，全都躬身拱手道：“请令！”

孙定山冷着面容。淡淡地说道：“诸军将士为我大唐抛头颅洒热血，为保我大唐江山浴血奋战于沙场之上，朕念及诸君之苦，心中甚感愧疚！现于长安三里之外‘迎军亭’，迎诸军将士回返长安，论功行赏！”

“什么？”

“陛下竟然亲自出城相迎？”

“怎能如此？”

李靖等四人表现得很是震惊，自古至今，这样的事情都鲜有发生，这皇帝陛下果真是开诸朝之先河了！

“四位将军，接令否？”

就在他们四人仍旧沉浸在震惊之中的时候，孙定山询问道。

他们这才反应过来，依旧是躬身拱手道：“末将接令！”

孙定山将手中的赤红色令旗交到了李绩的手中，道：“将军，令旗已送到，小的这便回去复命了！”

“等一下……陛下现在何处？”牛进达叫住了孙定山，道。

孙定山恭敬地回答道：“‘迎军亭’！”

“这‘迎军亭’为何物？”程咬金好奇地问道。

孙定山想了想，回道：“程将军，这‘迎军亭’是武王殿下建议陛下建造

的，其目的就是专门为了迎接此番大胜而归的诸军兵将们！”

“这……”

程咬金等人面面相觑，看来这次能够打胜薛延陀以及吐蕃大军，天子是真的很重视。

……

三里长亭，迎军亭。

早就望穿秋水的李世民，伸直了脖子使劲地往远方看。

正所谓千呼万唤始出来，就在众人翘首以盼的目光中，远方的地平线上，随着初升的太阳，一支整个都沐浴在晨光之中的铁甲大军出现了。

“咚咚咚……”

大地开始剧烈地震动了起来，那足足二十万大军脚步齐齐落地声音，足够震撼人心。

第三百六十九章论功封赏

“哈哈……看，这便是我们大唐的军队！”

远远地见到这支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军自远方而来，李世民顿时兴奋地脸色通红无比，他大笑着指着远方的铁甲大军，继续说道：“我大唐有如此雄兵，何惧那蛮夷番邦之徒？”

李世民的声调很高，同时表情也难得地失了以往的淡定如常。

迎将亭中，一众朝臣听到李世民的豪情壮语，也一个个变得脸红脖子粗起来：

“是啊，有此雄兵，天下间已无人敢与我大唐相抗！”

“莫说是区区番邦蛮夷了，就算是那大食、大秦又如何？”

得，原本挺煽情的一个场景，一瞬间就变了味道，成了一场拍马屁的盛宴，把个李世民拍得是浑身舒爽无比，外焦里嫩。

……

“末将李靖、李靖、程知节、牛进达见过陛下！”

区区一里地的距离，大军只不过行进了有数十个呼吸的时间就已经来到了迎军亭前，四个领头的老家伙直接下马，向李世民恭身行了一礼。

李世民大踏步地走上前去，大手一拢就直接拥起了四人。

他拍着李靖等人的肩膀，满脸的笑意：“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陛下，谢谢您亲自前来迎接我等军士！”

李靖对于李世民三里长亭迎军的行为很是感动，这才表明君王在乎他们这些当兵的，心中惦念着他们这些为大唐抛洒热血的兵士们。

李世民微微摇了摇头，道：“药师，你们都是我大唐的骄傲。若是没有你们，何人来保卫我大唐边疆？何人来守护我大唐的千万百姓！别说区区三里了，就算是三十里，三百里……也值得朕出城相迎！”

李世民的话或许在李元霸看来是有些过于煽情，过于做作了。可是对于这些领军的将领们而言，却是没有什么比这更加暖人心扉的了。

是以，李靖右手抚心口，大声道：“未将愿为大唐万死！”

李靖的声音很是高昂，很快就得到了回应，离着李靖最近的是李元霸。李元霸那双大眼睛贼兮兮地朝着四周看了看，突然很是大声地吼道：

“愿为大唐万死！大唐无敌！”

这下可算是捅了马蜂窝，李元霸这一嗓子直接响彻了天穹，紧接着便是二十万大唐将士们那齐声的怒吼：

“我等愿为大唐万死，大唐无敌！”

足足二十万人的齐声怒吼。那声音令天地都为之变色，那些走在二十万大军正中央的土蕃贵族俘虏们，明显被这声音吓住了。

他们相互惊惧无比地对视着，只感觉这是进了狼窝，而且还是一群饿了很多天狼的窝！

迎军亭中，所有前来迎接大军回返长安的臣子们，不论是文官还是武将，听着这吼声震天动地的呐喊。只感觉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沸腾了起来。

其中，表情尤为起伏多变的便是左卫大将军，翼国公秦琼。秦叔宝了，他的脸上出现了回忆、迷茫、失落、痛苦……种种神色不一而足，变幻不定。

或许，在秦叔宝这半辈子的人生中，唯有战场杀伐，才是他的宿命！

“刘三水。点将，封赏！”李世民拉着李靖的大手。大踏步地向着不远处建立地颇为壮观的封赏台走了过去。

因为之前李绩就已经将此行的所有战功尽数上报，三省六部经过合议之后。罗列出了一张详细的封赏名单，封赏名单上的人选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按照功劳大小来分封的话，共计为四等功劳。

其中一等功劳者有三十三人，这些人统统都是侯爷的人选，这名列一甲第一的乃是牛进达，升左骁卫上将军，加封上柱国，太子少师。

这第二等功劳者嘛，有七十六人，乃是伯爵的人选，再辅以一州兵卫统治使之职。

第三等、第四等功老者，合在一起足有两百三十人，都不过是男、子爵位，官职上也都是六七品的小官，聊胜于无了。

当然了，他们应得的金银财帛，还是一分都不能够少的。

.....

刘三水手中拿着一摞厚厚的礼部呈递的封赏名单，表情恭敬地跟在李世民身后，上了完全由坚硬的山石铺就的封赏台上。

“诸君，尔等为我大唐抛头颅、洒热血，其功可表，其功可封！”李世民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耳朵中听着用大号扩音器扩散出去的声音，满意地点了点头，继续说道：

“前些日子，朕与诸公商议，决定于此刻尔等大胜归来之际，封赏三军！刘三水？”

“陛下！”

刘三水很是恭敬地躬身行礼。

“开始吧！”李世民对其微微颌首，示意他可以开始宣念封赏名单了。

“奉天承运，圣人诏曰：今有应赏之将牛进达，其原为左骁卫大将军.....率万名左骁卫兵士孤军深入，杀敌于番邦蛮夷之腹地，俘获.....现，赐封牛进达为左骁卫上将军，加封上柱国，太子少师.....另赐黄金三万两，白银五万两，布帛.....”

一连串的封赏，通过神机府改进过的硕大扩音器，传遍了方圆三里的空间，整个密密麻麻的大军上空，都在飘荡着刘三水的声音。

台上的牛进达，恭敬地立在李世民身侧，待封赏宣读完毕之后，这才恭敬地对李世民行了一礼，道：“末将牛进达，谢陛下封赏！”

刘三水对牛进达向李世民行礼的动作视而不见，依旧不紧不慢地吼道：“应赏之将孙阔海，其原为左武卫.....”

.....

这一番封赏足足进行了两个时辰的时间，若不是期间宣读封赏的人换了好几茬，怕是刘三水的嗓子都得被喊哑了。

看着下方，一个个脸上洋溢着幸福、激动笑容的兵士，李元霸突然感觉，这似乎是他来到大唐之后，最真切地成为唐人的一刻。

至少眼下，他是唐人，他是李唐皇族！

“诸君，此番折返长安，乃是大胜之军，除却各司职守之人，朕允尔等归家五日，五日之后速速回返大营，不得有误！”

不管李元霸怎么想，李世民现在是很高兴啊，他站在封赏台上宣读了最后一项命令，便带着李元霸他们向着不远处的龙辇行去。

刘三水瞄了一眼远去的李世民，尖细着嗓子叫道：“圣人起驾回宫，大军开拔！”

第三百七十章人傻钱多

此刻，皇宫之中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午宴，尚食局的厨子们在子时的时候就开始忙活了起来，毕竟此番在皇宫之中用膳的人那可都是有功之臣，李世民特意吩咐尚食局要做好，做精。

若是叫他满意了，自有赏赐。

所谓金口玉言，得到李世民承诺的尚食局厨子们，那自然是热情高涨，干劲十足了。

是以，当李世民带着有功的将官们回到皇宫中的时候，含元殿早已设下了足够数百人食用的庆功大宴。

晌午，骄阳当空。

含元殿中气氛热烈，群臣分坐两列，大殿正中还有身形婀娜的宫女、歌姬在随乐起舞。

“进达，你这次孤军深入吐蕃之地，俘获了这么多的吐蕃贵族，真是大功一件啊！”

李元霸就是一个酒篓子，他手中端着一个大牛角杯，穿梭在大殿之中，给这个点个酒，给那个干一杯，最后终于溜达到了牛进达这边，哈哈笑了起来。

牛进达已经喝了不少的酒，他脸色酡红地看着李元霸，苦笑着摇了摇头，道：“王爷说笑了，我这些左骁卫的兵士们虽说悍勇，可是此番亦是损失了不小的战力，却是我亏待了这些兄弟们啊！”

坐在牛进达身边的是程咬金，他一巴掌拍在了牛进达的肩膀上，差点一巴掌给他把喝下去的酒给拍出来：

“老牛，身为我大唐兵士，就要做好随时战斗、丢命的准备，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武王殿下的神武卫，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从战场上活下来！这都是命啊！”

程咬金的话充满了沧桑。可是在李元霸听来却是有些刺耳，什么叫‘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神武卫’，怎么？神武卫从战场上活下来，就特地是b.u.g吗？

猛地翻了个白眼，李元霸懒得搭理这夯货。对牛进达说道：“进达，你那些阵亡的兵士们……”

牛进达明白李元霸是什么意思，说道：“全都已经拉回长安了，我舍不得让他们曝尸荒野！”

李元霸低头想了想，道：“这样吧，在此次战争中阵亡的那些兄弟们。若是有家属认领的话，便叫他们领走，再发放一大笔抚恤金。至于那些并没有被认领走的……本王在封地之中还有很多闲置的土地，原本这些土地就不适于耕种，本王便划出一部分来。建上一座墓地庄园，用来埋葬这些兵士们……你看如何？”

牛进达楞了一下，他没想到李元霸会这么说，原本他还想要在自己的封地中选择一块地方，将那些阵亡的兄弟们给安葬了，现在倒好，被李元霸截胡了！

“王爷……”牛进达想要推脱。

这个时候，还是程咬金。这夯货将一只鸡腿塞到了牛进达的嘴巴里，道：“王爷说什么，你顺着他便是了。反正到最后的时候，你还是得听他的！”

一边这样说着，这老货还将目光瞄向了正与李靖等人畅饮的李世民。

牛进达顺着程咬金的眸光看了一眼，心中细想了一下，也确实是那么回事，索性便说道：“既如此。那末将便替我那些兄弟们，谢过您了！”

李元霸摆摆手。道：“进达，以后这话还是不要说了。什么谢不谢的。将士们为了我大唐抛头颅洒热血，若是死后都没有一个栖息之地的话，不是让我大唐所有的兵士们都心寒吗？”

“王爷高义！”

听到李元霸这话，程咬金与牛进达肃然起敬。

“本王可不是白眼狼，谁对我大唐好，谁对我大唐坏，这一点本王还是能够看出来的！”

李元霸对两个大将军举了举手中的牛角杯，继续说道：“来来来，我们喝酒喝酒，今日大眼群臣，咱们不论国事……”

……

这场午宴一直吃到晚上的时候方才散去，一众朝臣全都喝的醉醺醺的，李元霸也喝了不少，估摸着也得有个两、三斤的，如果不是他天生体质好的

话，那特意蒸馏过的白酒肯定得叫他酒精中毒了。

一众朝臣各自回家，李元霸在一干亲卫们的护送下回了王府，此时已经是晚上戌时了。

武顺倒是还睡不了这么早，只是这几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点吃不下饭，之没有告诉李元霸，是怕他担心。

“夫君，怎么喝了这么多的酒？”武顺从管家白福的手中接过李元霸，闻到了浓重的酒气。

“哦……顺儿啊，没事，就是今儿高兴，多喝了几杯！”

李元霸这个时候还比较精神，这货唯一的优点就是喝了酒从来不发酒疯，只是这张嘴巴碎碎念起来个没完。

“莹香，你去烧上点热水，我要给王爷擦擦身子！”把李元霸搀扶到床上，武顺吩咐起了自己的贴身小丫环。

“是，小姐！”

莹香点点头，转身就出了屋子。

虽说武顺已经嫁给了李元霸，升格成为了王妃，可是莹香她们这些从应国公府上跟过来的老人们，还是喜欢称呼武顺为小姐，这样听起来更加亲切。

“夫君，你躺好，我来给你更衣！”

武顺那小胳膊细腿的，再加上最近这段时间食欲不振，吃不下多少东西，浑身的力气怕是连个二十斤的东西都提不出来。就刚才李元霸的重量，差点把武顺给压塌了。

这边费力地抬起李元霸的身体，简直比登天还难。

好在李元霸这个时候还算是清醒，他叫武顺坐到一边，手脚麻利地脱起了衣服，末了的时候还穿好了睡衣，用右胳膊支起了脑袋，左手轻轻拍着软软的床铺，道：“来，顺儿，过来做！”

这么露骨的方式，简直叫武顺羞地小脑袋瓜都垂到了胸口，口中轻声呢喃道：“夫，夫君……还是先洗一洗……等你洗完了，妾身，妾身一切都随你……”

李元霸顿时有些哭笑不得，这货今天晚上是酒喝多了，现在只想搂着香喷喷的媳妇睡觉，啥龌龊事情都不想干，怎么就那么容易被误解呢？

“顺儿，你过来吧，本王只是困了……”李元霸有些苦恼地开口了。

得，这种事情还真是越描越黑。

“夫君……妾身，妾身随你！”

毕竟是自家夫君，自家知道自家事，就李元霸的性格那是相当的执拗，你不同意，他就是软磨硬泡，也得叫你同意了。

所以武顺轻咬了嘴唇半晌，最后还是脱掉了衣服，换上了睡衣。

等武顺做好了准备的时候，李元霸的大手一把将他搂在了怀里，就在武顺以为李元霸还要有所动作的时候，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轻微的鼾声就随之响起。

武顺有些惊讶地悄悄扭过了螭首，却发现李元霸此刻安静地就像是一个孩子一样，紧闭着双眸，俊逸的脸上有一股充满了平静。

虽说他呼出的气息有些酒气，不过武顺却感觉很安全，她知道，王爷这是真得累了！

……

李元霸这一宿睡得可真是舒坦啊，睁开眼睛，摸了摸身边，却是扑了一个空。

“吱呀！”

这个时候房门被打开，早就已经梳洗打扮完毕的武顺端着一个小木盆子走了进来，看到李元霸睁开了眼睛，温婉地笑道：“夫君，你醒了！妾身给你准备好了热水，擦一擦！”

“顺儿，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李元霸晃了晃脑袋，有些迷糊。

武顺眨了眨清水之眸，道：“刚进巳时，怎么？夫君，今日是有什么事吗？”

李元霸麻溜地爬起来穿好了衣服，道：“嗯，有点事情需要去神机府！”

“夫君，急不急？”武顺问道。

李元霸想了想，道：“不怎么急，怎么，你有事？”

“夫君，前些日子府上来了好多的王孙贵族，他们想要在芷阳封地上经营自己的商铺，妾身没敢做主，只是叫他们先将名姓留了下来，等你回来之后再行斟酌。”

武顺一边说着，一边将手中蘸了热水的绸布递给了李元霸。

李元霸抹了一把脸，一边抄起一只上面绑缚着柔软丝绸的金制小棍子，一边问道：“不对呀，前两日我去封地上的时候，那大道两旁已经盖起了三层以上的商铺，不就是那些家伙们盖起来的吗？”

武顺微摇螭首，道：“没有夫君的命令，他们怎敢在芷阳地界上做什么事情？”

在小金棍子上绑着的丝绸周围，细细地涂上了细盐，李元霸扭头看着武顺，道：“那到底是谁盖的？总不会是我们王府吧？王府里面可没有那么多财帛盖商铺！”

武顺‘嘻嘻’笑了起来，露出了几颗洁白的皓齿，道：“夫君，那些王孙贵族自愿出钱出力帮助咱们王府修建商铺，反正那些商铺的规格都是一样的，所以妾身就自作主张，随他们去建了！”

李元霸把小金棍子在自己的牙齿上面蹭了蹭，之后重新漱了漱口，这才说道：

“看不出来，我们家顺儿挺有经济头脑的！以后这些事情你定便是了，不过你记住，这些找上门来的家伙们全都是土豪。打土豪，分田地，该有的利益一分都不能多给他们，不惯他们这臭毛病！”

“是，夫君！”

虽说听不懂李元霸口中的土豪是什么意思，不过武顺还是能够猜出来，应该是和人傻钱多差不多。

第三百七十一章汉.阳铤

相比起工部，神机府现在可以算是一个比较综合的部门了。

因为工部除了出图、做建筑之外，其他地像是打造工具什么的，除了将作监只有那么几样拿得出手之外，还真是没有神机府要来的专业。

再加上工部有很多的当世名匠都被调到了神机府中，工部的科研功能，一下子就缩水了一圈。就算是皇帝布置下来任务，他们也只能是照本宣科，按照以前的记录来进行构建。

此番李元霸来到了神机府，就是要找那些来自工部的名匠们商量一件事情。

“王爷，您，您回来了？”

已经从试验司侍郎升任工部司大司空的林卫，看到李元霸出现在工部司大门口的时候，很是诧异。

这位爷已离开就是俩多月，据说是去边关打仗了，这段时间以来，也没听说谁打仗打完了？怎么就回来了呢？

神机府里面有着许多的火器以及火药、火器的配方、建造图，这里乃是高度机密机构，是以偶有消息传进来，也不过是只言片语的。

再加上这些高级技工、匠人们，往往是两三个月才能够在天机卫的严密监控下回家五六天，是以对于大唐完胜薛延陀以及吐蕃之事，神机府中的人并不知晓。

“嗯，仗打完了就回来了！”李元霸拍乐派林卫的肩膀，道：“最近府中如何？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故？”

“额……仗打完了？”林卫从呆愣中回过神来，摇了摇脑袋，说道：“并未发生什么大的事故，只是有几次实验‘汉.阳铤’的时候，出过几次炸膛的意外。”

“嗯，还不错，至少没有出什么大篓子。”

李元霸闻言微微点了点头，过了好一会才骤然反应过来。瞪大了眼睛看着林卫，道：“你刚刚说什么，‘汉.阳铤’？你确定是‘汉.阳铤’而不是‘毛瑟铤’？”

由不得李元霸不惊讶，要知道，这‘汉.阳铳’其实就是后世的‘汉.阳造’，这枪的口径是7.92mm，全长为955mm，全重为3.166kg（不含刺刀），枪管长为442mm，标尺射程为1800m。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汉.阳造’脱胎于‘毛瑟步.枪’，‘毛瑟步.枪’相比起‘汉.阳造’来，缺点很多，首先就是长度上要长处十多公分，不方便携带，标尺射程虽说要高于‘汉.阳造’，可是这有效射程却是要大大不如了。

再加上‘毛瑟步.枪’存在着装弹退弹困难、抽壳可靠性不佳、容易炸膛等问题，这才产生了‘汉.阳造’。

相比较而言，‘汉.阳铳’的制作难度以及工艺要明显高于‘毛瑟铳’。这次林卫告诉李元霸，竟然制作出了‘汉.阳铳’，怎么能不叫李元霸惊讶呢？

“下官自然是不敢欺瞒王爷的！”林卫恭敬地说道：“虽说相比起您留给我们的图纸，眼下府中制作的‘汉.阳铳’尚有许多改进之处。可是在这有效射程以及安全方面，确实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李元霸脸上闪过了喜色，如果有了这‘汉.阳铳’，就算是现在不再研究更加先进的火器。横扫整个世界都不再是问题了！

“现在实验司中有没有安全的产成品，本王爷要试试威力！”

正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虽说李元霸相信这般家伙不满欺瞒于他。可是有些事情还是亲自确认一下的好。

“有！”林卫点点头，道：“王爷，下官带您去实验司看看吧？”

“走吧，前面带路！”李元霸点点头，脸上的兴奋之色丝毫不减。

.....

盏茶时间之后，实验司那广阔无比的试验场。

李元霸站在实验场边缘，在他身边站立的是十名手持长铳的左武卫兵士，他们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就像是雕塑一般。

只见他们手中所持的长铳，这长铳和鸟铳的样子长得打不多，可是细节方面却是差好多，只见这长铳的长度大概有三尺多长，它地下半部分是一个长长的木托，在木托的上方则是镶嵌着一根长长的金属铳管，铳管上有铳机，铳机之上有三个凸笋，两个在铳机的头部，另一个在铳机的尾部。

这前面的两个凸笋就是闭锁凸笋，进入铳管尾的时候，有些人把尾部的

凸笋误认为是第三个闭锁凸笋，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保险凸笋，并不接触机匣上的闭锁台肩。

铤机组很空易从机匣中取出，在机匣左侧有一个枪机卡榫，打开后就能旋转并拉出铤机，从而完成接下来的攻击。

接任林卫原本试验司侍郎职位的，乃是当初林卫的得力干将许昌和。

只见这许昌和躬身对李元霸行了一礼，躬身说道：“王爷，请您稍稍退后一些，下官要命兵士们演示‘汉·阳铤’了。”

李元霸对许昌和微微颌首，道：“无需如此，本王又不是没有见过这些东西，甚至还曾亲自动手用过，你等尽管实验便是了！”

“诸兵士准备！”

既然李元霸不肯后退，那许昌和也不便再继续催促他，毕竟该做到的他已经全都做到了。

随着许昌和的一声令下，这般手持‘汉·阳铤’，一个个就如同石像般的左武卫兵士们一下子就活了过来。

被他们持在手中的火器就像是活了一般，随着两声轻响，已经豁然上膛，只需要瞄准之后再扣下扳机，那由黄铜打制成的子弹，便可瞬间击发出去，打中猎物。

许昌和的手骤然往前一挥，大声咆哮道：“射击！”

“砰砰砰……”

这一排左武卫兵士立刻举起‘汉阳铤’瞄向了三百五十丈之外，画着一圈圈红心的靶子，随着许昌和的命令下达之后，十名左武卫兵士立马扣动了扳机，‘咔咔’地一下一下地扣了起来。

这种往后一拉括机，再往前一送子弹的枪声，连成了片，一时间连绵不绝，前方更是形成一片不间断的弹幕，三百五十丈开外的，足有丈许来高的红心靶子，‘噗噗’地不断被击中，估计就算是有无比坚固的铠甲护着，都会被顷刻间洞穿。

其实在当下这个没有高倍望远镜，没有瞄准镜的时代，这个距离，一千多米之外的东西，正常人的眼睛也只能隐约看出来一个轮廓，要说还要把子弹射中那些红圈里面，那根本就他娘地是痴人说梦，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以李元霸那变态的目力，他极目远眺，远远地观察着‘汉阳铙’所形成射击的效果，只可惜，当弹幕散去之后，他也只是可以看到那些硕大的靶子，隐约出现了一个个的小黑点。

待这一番‘汉阳铙’的射击过去之后，许昌和命手下人将三百五十张之外的靶子拆下来给搬了过来。

“放这吧！”

李元霸叫左武卫的兵士，将那些靶子放在了自己的跟前。

只见那硕大的靶子上面布满了细密的弹孔，虽说靶子并非是实木的，可也是由三层空板构成，就这样隔了三百五十丈的距离，依旧将三层的空板给打了个对穿。

这他娘地还真是够恐怖的！

看到这‘汉阳铙’的强悍威力之后，李元霸那两只眼睛都亮了起来，几乎是下意识地从一个左武卫兵士的手中抢过了一把‘汉阳铙’，爱不释手地抚摸了起来。

想想前世吧，当年我dang就是因为这些‘汉阳铙’，开拓了一个新的国家，有了这杆‘汉阳铙’，李元霸甚至有信心让大唐的国民们，在之后的数十年甚至是几年之间，就出现在全世界中的各个角落。

“哈哈哈哈……好，好啊！”李元霸畅快地哈哈大笑了起来，“有了这‘汉阳铙’，我大唐便是万胜，万万胜之军！”

“王爷所言甚是！不过……”林卫也认为李元霸说得很对，可是他不得不打乱李元霸兴奋心情，“这‘汉阳铙’并非是没有缺点……”

说到这里的时候，林卫小心翼翼地看了李元霸一眼，见他并未因此而生气，就继续说道：

“首先，便是这铙管，如果射击超过千次，若是不对铙管重新检查的话，就比较容易炸膛；其次，便是装填子弹问题，子弹并非是自动装填，每一次装填都需要两三个呼吸的时间。若是能够解决掉这两个问题的话……”

“不必！”李元霸打断了林卫，继续说道：“目前，也只有我们大唐，准确地说，只有我们神机府掌握了炼制最佳火药的配方，掌握了各种火器的制作工艺和流程。只要我大唐严守这些秘密，不将这些东西泄漏出去，那么就没有任何人，任何番邦异国可以战胜我大唐！”

“王爷英明！”

林卫躬身对李元霸行了一礼。

想想也是，即便是有人发现了火.药的炼制配方又如何，大唐如今是轻重型火器都在大量地创新以及研制当中，当有人或者说其他的番邦异国发现火.药的时候，大唐的火器系统已经非常完善了。

要想对付大唐？而且还是用火器？开什么玩笑！（未完待续.....）

第三百七十二章.墨者黑金

神机府中的这些东西，除却那些火器以及李元霸特意画出的一些小玩意儿的图纸之外，火.药其实是有迹可寻，可以自行研制的。... ≤，

因为火.药的最早发现者其实是那些炼丹的道士们，他们在炼丹的时候就喜欢在炼丹炉里面添加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也是他们炼丹时常炸炉的根本原因。

所以李元霸并不担心火.药的秘密被发现，反倒是对于这些轻重型火器的设计图纸、设计工艺以及设计流程极其地重视，甚至可以说到严苛的地步。

为了火器能够最大限度上地保密，各种轻重型火器的设计图纸，也就只有神机府的几位高层，还有工部司的人见到过。

而实际进行火器打造的人，李元霸采取的是流水线工艺，那就是火器的每一个零件都是由专人打造，每一个人都只打造一个零件，然后再由工部的人将这些零件相互组装起来。

这便形成了最后的火器。

手中轻抚着‘汉.阳铙’的铙身，李元霸脑中想了很多东西，尽管神机府中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到位，可是李元霸依旧不放心。

记得前世的时候，那些热播谍战局，有很多传递情报的方法，那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那些间谍、卧底们做不到的。

当然了，虽说现在远没有后世的那些高科技，可是李元霸依旧不放心，这也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于是李元霸将‘汉.阳铙’交还到了一名左武卫兵士的手中，扭过头盯着林卫一阵猛看。

待把林卫盯得是浑身不自在的时候，李元霸方才说道：

“传本王的命令，自即日起，凡神机府中所属官员，俸禄翻倍。另外。由朝廷出金银，为神机府中所属官员在长安城中置下府宅，尔等务必在三日之内修书一封，将各自家人亲族接到长安府宅之中！”

什么？

林卫还没有反应过来，倒是许昌和震惊无比地睁大了眼睛看着李元霸。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了？又是长俸禄又是买家宅的？天上掉馅饼了吗？

要知道，神机府中的所属官员，他们的俸禄本就要比与他们同级的大唐官员要高出九倍，这是李元霸给他们的福利，也是皇帝李世民特批给他们的福利。

可是今日。府主大人竟然又将给他们的俸禄往上翻了一倍，那可就是比其他的同级高出了十九倍……老天，时来运转了吗？

相比起许昌和的傻呆呆、直愣愣，曾经在大唐工部中混过的林卫要冷静得多了。

当然了，其实他此刻内心之中并非是欣喜，更多地却是冷汗直冒。

先是长俸禄，安定他们的心，紧接着就是买下宅院，命他们将家人亲族全都接到长安城来。

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实在为他们着想。可实际上真得就是如此吗？

错了，这是在告诉这些在神机府中任职的官员们，不要想着把神机府中的秘密泄露出去，否则的话。不仅你们要死，就连你们的九族也别想活！

这分明是想要他们闭嘴，想要他们带着神机府中的秘密进棺材！

好一个神机府府主，好一个武王殿下。好一个大唐的亲王啊！

林卫心中越想越胆寒，他看着这位王爷，忽然感觉自己或许这一辈子都看不透他。都得被绑在大唐的战车上了。

李元霸才不管这些家伙们怎么想呢，反正他的意思和林卫心中所想的差不多。

并非是他无耻，也并非是他心狠手辣，而是他不得不这样做，毕竟神机府中的东西，关系到整个大唐的命运，他不得不谨慎为之。

“下官代府中的官员，谢王爷赏赐！”

虽说心中多少有些不痛快，可是人家王爷毕竟是掏了钱地，他们拿了该有的好处还心里不痛快，这事儿确实干得不怎么地道。

再者说了，当初接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到了这个后果，现

在再考虑得失，已经是毫无意义了。

所以林卫选择了服从，而且还是死心塌地的服从！

“下官谢王爷赏赐！”

许昌和看到自己曾经的顶头上司都点头谢恩了，也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紧跟在林卫身后向李元霸行礼。

对于这两个家伙这么识趣，李元霸很满意，他微微颌首道：

“如此，你回去之后便将这则消息告知府中所属官吏，圣旨亦会随之下达到府中。你们为我大唐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陛下与本王是不会忘记你们这些有功之臣的！”

“王爷仁义！”

林卫与许昌和相识了一眼，再次向李元霸行礼。

李元霸对两人摆摆手，偶然瞥到不远处用来试验火炮的山石，这才想起这次来到神机府的目的来，于是便对林卫说道：

“对了，林卫，听说你们工部司有一个从工部调过来的墨者，不知是也不是？”

林卫愣了一下，对于李元霸的跳跃思维有点反应不过来，过了好一会方才说道：

“是有这么一位，不过他所擅长的并非是机关暗器，而是山石雕造以及山石机关制造！”

“哦？”李元霸眼睛骤然一亮，道：“正好，你且去把他找来，本王正是要有些东西要他做！”

林卫这次倒是沉默了，张了张嘴，似乎有话要说，可是临到开口了却是又停了下来。

李元霸可不是瞎子，自然看出来林卫的犹豫，于是便说道：“怎么，有什么困难吗？还是说这位墨者年纪大了，来不了？”

林卫狠狠地咬了咬牙，这才说道：“王爷，咱们工部司的这位墨者名叫黑金，只是他的脾气秉性有些古怪。虽说他住在神机府中，可是却并不与府中的诸司官员有任何的往来，一向都是独来独往。下官……下官怕是指挥不动

他！”

“什么？还有这样的人？”李元霸好奇地看了林卫一眼，道：“那这样的人，既然不服从命令，为何还要把他留在府中？”

林卫有些无奈地摊摊手，道：“王爷，工部好不容易把这位大爷给送出来了，怎么可能还把他给接回去？还有，虽说他的性子古怪，可是确实有些手段，前段时间，‘投石火炮’的设计以及改进，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所以……”

后面的话他也不用说了，李元霸也听懂了。

无非就是眼高手高，有点特殊技能的人，那都是眼睛长到脑瓜顶上的，有这样孤僻的性子，看起来也并非是不能接受。

“那本王就更是要会会他了！”

李元霸对个林卫口中的这个墨者黑金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林卫，带本王去见见他！”李元霸道。

林卫没有办法了，只能应声道：“诺！”

……

在神机府东南方向，有那么几间依着围墙建造的四间屋舍，屋舍用青色的砖头围了起来，从外面根本就看不到里面有些什么。

那房屋从外面看起来颇有些古秦的架势，只是那约有九尺来高的墙壁上画着各种雕塑，看起来颇有些诡异。

“咚咚咚……”

走到那小院墙之外，林卫死命地敲起了那赤红色的小院门。

“谁呀，要死啊？别看老头子年纪大了，这耳朵可是还灵得很哩，你这么敲门，是在笑话老头子我年纪大了吗？”

随着粗豪的叫骂，沉重的脚步声随之响起。

“吱呀！”

大门由外向内打开，顿时一张粗糙的大手出现在大门之后，随后便是一个魁梧的身形。

卧槽！

当大门彻底打开之后，李元霸看着出现在大门之后的魁梧身影，险些惊得叫出声来！

这是一个身形极其魁梧的老人，看年纪大概得有古稀之年，那身高足有九尺，国字脸上虽说有些个皱纹，但是却极其红润，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看起来充满了睿智。

微微有些驼背的老人，看着出现在门外的两人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你们是什么人？来老头子这里作甚？”

尼玛，真是坑爹啊，这他娘地连他的顶头上司都不认得了，看来这老家伙是真得不怎么和神机府中的人来往啊。

“黑老，我是林卫啊！”林卫的脸上顿时露出了哭笑不得的神色。

“林卫？”

黑金有些疑惑地看着林卫，那眉头都皱成了八字，过了好一会方才恍然大悟，道：

“哦！原来是你小子啊！你老爹林老头是不是又叫你来给老头子要酒钱了？等着啊，老头子去给你拿钱……”

我勒个去啊！这他娘地什么情况？怎么还要酒钱啊？

“黑老，黑老……”林卫苦着一张脸大叫道：“黑老，我是神机府工部司的大司空，林卫啊！”

“啥？不是来要酒钱的？”黑金扭过了身子，诧异地看着林卫道：“工部司的大司空，来找老头子作甚？”

“黑……”

林卫正想要将李元霸介绍给他，这个时候李元霸却是拍了拍林卫的肩膀，道：“你先回去吧，记得将方才交代你的事情安排下去！”

“诺！”

林卫心中舒了一口气，说实在话，面对这位身形九尺的魁梧老人，他是真得很有压迫感现在有机会脱身了，他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未完待续

续.....)

第三百七十三.识破身份

林卫华丽丽地告退，小院子前，只剩下了李元霸还有魁梧老人两个人站在门口，大眼瞪小眼地相互对视着。

“我说小娃子，你来老头子这到底有甚子事情？你倒是说啊？”

终于还是黑金崩不住了，他很是认真地看着李元霸，声音中满带着疑惑。

李元霸这货虽说苏醒过来之后，身体一直都在长，可是这一年半载地过去了，只有个子长到了七尺半，俊逸的相貌看着是已经长开，可是乍一看的话还是像个十七八岁的孩子。

所以黑金这一句小娃子，叫得到也算是贴切。

听到黑金的对他的称呼，李元霸笑了，很是纯真地笑了起来，他看着黑金说道：

“黑老，我叫李德，你叫我大德就可以了！听说您对于雕凿金石很有一套，在咱们整个大唐都是数一数二的，是以大德特来拜访！”

一听李元霸说起雕凿金石，这魁梧老头的热情一下子就消减了一大半，他对着李元霸摆摆手，道：

“老头子做的那些个东西，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小玩意，可当不得什么数一数二！你这小娃子一定是来求老头子雕东西的吧？走吧，走吧.....老头子已经封刀多年，早就已经不再雕凿金石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李元霸这边才刚刚开口，黑金那边就堵死了道路，反正老头子就是不给雕，你来了也是白来。

李元霸闻言并没有生气，也没有沮丧，人家刘备还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呢。你黑金再牛，总不能比诸葛老匹夫还牛气吧？

是以，李元霸慢吞吞地说道：“黑老，不知道你听没听说，前段时间薛延陀大军扣开大唐边关。想要打开大唐边关之门，侵入大唐？”

黑金虽说和工部司甚至是神机府中的人都不太走动，可是他和给神机府送后勤补给的官员很熟悉。

因为这老头子一辈子就好一口酒，为了平日里能够多喝两口，这老家伙甚至将给神机府送后勤补给的那个官员收为了关门弟子，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当然了。他对外面的事情也很好奇，就他那个弟子每次给他来送酒的时候，都会将外面发生的某些大事讲给他来听。

所以，对于李元霸所说的边关战事，黑金比神机府中的任何人都要清楚。

听到李元霸的话。只见黑金眼珠子一瞪，道：“不是说武王殿下神勇无敌，率领着一支万人大军深入薛延陀腹地，屠灭蕃贼无数，更令人感到惊异的是，这万人竟然无一人死亡。怎地，你问此事作甚？”

李元霸对于黑金知道这件事情稍感意外，不过须臾之后却是说道：“那你可知左骁卫上将军牛进达。在武王回返长安之后，率领一支万人左骁卫精兵深入吐蕃腹地，杀敌数万。并俘获上千名吐蕃贵族？”

黑金愣了一下，想起七八天前的时候，他那弟子给他送酒的时候，也确实提起了此事，不过不是说那位牛将军，还有那万名左骁卫大军生死不明吗？

“看你的样子应该是知道吧？”李元霸淡淡地说道：“那你一定知道牛将军的左骁卫大军损失惨重。左骁卫的兵士们更是只剩下了一半，而且……”

“不对。这仗还没打完呢吧？老头子我虽说自小就目不识丁，可是你也骗不了老头子！”

不等李元霸把话说完。黑金就立马满脸狐疑地看向了李元霸，继续说道：

“你这小娃子不会是从前线逃回来的吧？你倒真是不怕死呢，你应该不知道我大唐对于逃兵的惩罚吧？”

黑金那看向李元霸的表情，充满了鄙夷之色，明显是把李元霸当成逃兵了！

尼玛，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了？

黑金的话，叫李元霸是一阵猛翻白眼，这年头，感情打仗打得太快了也不是啥好事啊！

“你特么地才是逃兵，你们全家都特么是逃兵！”

李元霸在心里头跳着脚大骂了起来，不过这嘴上却很是客气：

“你的消息都是老黄历了，昨日的时候，李绩、李靖、程知节、牛进达等几位大将军就已经领军回城了。”

“啥？已经打完了？不会是那些番邦人太少了，还杀入腹地，骗鬼呢？”

不接触不知道，这老头子还真是一个嘴碎的家伙，唠唠叨叨个没完，这问题也是一个接一个，真不晓得说他孤僻的传言，是从谁的嘴巴里面传出来的。

李元霸干脆懒得和他解释，只是说道：“你既然可以知道武王在薛延陀大军中肆意杀伐，那么过几天，自然也可以知道我大唐大军已经大胜番邦！”

“好吧！就算你说的是真的，那这些事情与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有何干系？”

黑金总算是放下了这个问题，不过更加令他感到疑惑的是，给他说这些有个毛用。

“自然是有关系的！那些为我大唐牺牲的兵士们，那些为我大唐丢掉性命的兄弟们，不能让他们就此寂寂无名地沉眠于大地之下，我们需要记住这些英雄们的名字，时刻缅怀！”

李元霸的脸上出现了回忆的神色，因为他想起了在与薛延陀和吐蕃大军，在朔州城外激战场景。

那些战死沙场，被蕃贼砍得血肉模糊的大唐兵士们，他们都是英雄，永垂不朽的英雄。

李元霸的话音刚刚落地，黑金就愣住了。

这种话从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口中说出来确实挺奇怪的，可是也得找对倾诉对象啊？

听这娃子话中的意思，明显不是什么小事，这件事情若是要办成了，非得王爷、国公那个级别才可以，他一个遭老头子能帮得上什么忙啊。

所以，黑金想了想，对李元霸说道：

“小娃子，你是不是脑子被驴给踢了？你说得这些话是很煽情，可是老头

子我还是没看出来这话与老头子有何干系？”

“呵呵，是这样的！”

事情已经说道这个份上了，李元霸索性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是想请黑老出山，为那些战死沙场的兵士们修建一座纪念石碑。这纪念石碑需要足够巨大，既能表现出我大唐兵士英勇无畏的勇气，又要表现出我大唐江山固守开拓地不易……”

看到黑金的脸上有了异动，李元霸赶紧添了把火，继续说道：

“你想啊，等那座盛大的纪念碑建成之后，必将成为我大唐的标志性建筑，百年、千年之后，我等虽说已经作古，可是这纪念碑却是仍旧矗立在我大唐的国土之上，成为与长城齐名的存在！”

如果说，这人活一辈子，不为财不为势，不为名不为利……那根本就是他娘地扯淡，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存在。

历史上这样的人还少吗？清朝的和绅，典型的为势、为财，荣华富贵，锦衣玉食……大唐的魏征清廉吧？可还偏偏他就有一个正直、忠臣的名头，这便是名！

话说回来，墨者行会曾经在春秋战国时期盛极一时，可是随着王国厮杀，朝代更替，墨者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到唐朝的时候，整个大唐的墨者加在一起怕是都不足百人之数。

而今有这么一个让墨者重见天日，甚至是再次绽放的机会摆在黑金面前，黑金怎么可能抵挡得住诱惑？

强忍住心头的悸动，黑金很认真地看着李元霸，说道：“说说吧，你到底是谁？”

其实这家伙早就看出不对劲来了，先是神机府工部司大司空林卫，对面前之人那是毕恭毕敬。

堂堂的神机府三把手，竟然对一个年轻人表现得这么恭敬，这本身就值得怀疑。

其次，便是这建造纪念碑的提议，这种事情普通的百姓或者小兵、官员什么的，根本就想不到，因为唯有那些国公、王爷什么的，会思考这些涉及到国家的大事。

最后，联想到对于神机府主，也就是武王殿下的传闻：貌若少年，容貌俊逸，智慧无双……与面前的小娃子是何等地相似？

“哈哈，谁说黑老性情孤僻，脑子迟钝的？依着本王看来，黑老不光人很睿智，更是胸中自有沟壑啊！”

事情说开了，再隐瞒身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李元霸索性便放开了。

“果然是他！”

黑金眼眸骤然一亮，马上躬身行礼道：“墨家黑金，见过王爷！”

李元霸上前一步，将黑金扶了起来，道：“黑老且快快请起，本王可当不起黑老此礼啊！”

黑金摇了摇头，道：“当得起，当得起！不说王爷在战场上如何，单单是王爷留在府中的那些图纸，就足以让黑金行此礼了！”

李元霸乐了，这老家伙倒真是现实，感情那些个图纸比战场杀敌还要来得可敬呢！

“王爷，快里面请！”

眼见着自己那硕大的身躯把李元霸给堵在了门口，黑金也感觉到不好意思了，连忙让开了身子，把李元霸往里面引去。

人家堂堂的王爷，愣是被你给堵在门口聊了一柱香的时间，你也真是人才了！

第三百七十四章敲定

走进属于黑金的小院之后，李元霸发现这小院坐北朝南，里面不仅摆满了各种栩栩如生的石雕，还有好多看起来像是组装起来的石质玩偶一样的东西。●○，

那些石雕有人物，有建筑，有动物……而玩偶亦是各式各样，但是动物的样式比较多。

当然了，这些动物玩偶并不算大，就算其中最大的一个，都超不过半人高。

李元霸看着有些好奇，跟在黑金身后，俯身摸了摸一只由石块组装成的犬类动物，道：“黑老，这东西……哎呦，卧槽……”

就在李元霸的大手落到那石质犬类玩偶脑袋上的时候，那玩偶突然‘喀啦喀啦’地动了起来，顿时把李元霸给吓了一大跳。

就像是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李元霸一蹦三尺来高，这倒不是说李元霸胆子小，而是任谁看到这种情景，都会被吓个半死的。

“喀啦喀啦……”

只是往前走了几步，那石质的犬类玩偶就停了下来，从极动到极静，看起来颇有些诡异。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元霸瞪直了眼珠子，指着那个只有膝盖来高，看起来傻里傻气的犬类玩偶，说道。

黑金那张虽说略显苍老，但是却红润无比的脸上出现了一丝骄傲的笑容，道：“王爷，这是机关兽，虽说只有那么简单地几个动作，却是老夫毕生的心血！”

“哦？”

李元霸闻言有些惊异，如果这东西是木质的，李元霸会认为黑金在里面安装了齿轮盒发条，毕竟木材比较轻，依靠发条与齿轮之间摩擦所产生的相互作用力，自然可以将其给带动地走起来。

可若是石质呢？石头可比木头要来地沉得多，脆得多，如果是依靠发条

来发动的话。怕是根本就带动不起来，连外面的发条棍都会被搅断了。

所以，李元霸才感觉到无比地惊异。

“王爷，里面请吧！”黑金一边把李元霸往屋子里面让，一边说道：“老头子这里虽说没有山珍海味，但是粗茶淡饭还是有的。如果王爷不嫌弃的话……”

“哈哈，无妨，无妨！”李元霸从方才的惊异中缓过神来，哈哈一笑道：“本王可没有你想的那么娇气，正好本王也饿了。有什么吃的，尽管端上来就是了！”

“王爷倒是洒脱！”黑金的脸上出现了干净的笑容，他说道：“刚好，前段时间老头子那弟子给我送来的酒还没喝完。王爷且稍待，老头子去弄上两个小菜，今日定与王爷好好喝上两杯。”

黑金这里东西很全，没过上半柱香的时间，这老家伙就端着一个木质的托盘走了出来。

李元霸往那托盘里面瞄了一眼，嘿。还挺丰盛，这老头子平时挺会享受的啊？

只见那托盘里面放着四样小菜，一碟子大唐时下最流行的兰花豆，一碟子炒青菜。一碟子凉拌青笋，还有一碟子卤驴肉。

见李元霸脸上并未露出嫌弃的表情，黑金便像变魔术一样地，从身后掏出了一个硕大的黄皮葫芦。道：

“王爷，琼浆玉酿地想必您也喝过，可别嫌弃老头子这里的酒差啊？”

李元霸一把从黑金手里抢过黄皮葫芦。打开瓶塞猛灌了一口，眼睛一亮道：“黑老，这酒？”

“呵呵，老头子这辈子就好一个酒字！这酒是老头子特意让弟子从匹夫阁买来的，虽说称不上好，但尚算烈酒吧！”

黑金呵呵笑了起来，似乎对于李元霸的随意很满意。

李元霸认为黑金很对自己性子，顺手将老家伙托盘中的四样小菜摆到了桌子上，便开始喝起来了。

一老一少，两个人一边喝，一边闲聊着，从他留下来的那些图纸聊到了战场之事，又从战场聊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墨者行会。

“黑老，还是方才那个话题，本王需要黑老为那些阵亡的将士们修建一座纪念碑，修建一座让大唐百姓们永远铭记的建筑！”

酒喝正酣，李元霸将酒葫芦放到了矮桌上，然后便对着黑金开口说到。

今日前来神机府，李元霸的主要目的就是找个当世名匠来为那些将士们修建一座纪念碑，就像是前世华夏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一样，让人民可以永远铭记那些为了国家战斗，为了人民们战斗，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可是……王爷，老头子也未曾修建过这等东西啊？虽说您所提的要求很清晰，可是具体的操作却是需要一个复杂的流程。”

其实黑金早就等着李元霸提出这个问题呢，毕竟这将是他们墨者重现在人世间的绝佳机会，他没有理由放弃这等大好机会。

可是，李元霸所说的什么纪念碑，虽说整体方向他知道，可还毕竟没有见过，想要他凭空臆造，这还是有些难度的。

尽管黑金这样说，可是李元霸是早有准备，他说道：“黑老，你去过边关古城没有？”

黑金点点头，道：“自然是去过的！不得不承认，那秦王嬴政确实是有远见，为了不让胡人侵入中原，竟然修建了一条长长的硕大城墙，真是壮举啊！”

“啪！”

李元霸一拍手掌，道：“是了！本王就是想让黑老修建一座可以与这边关长城相比拟的宏伟建筑！”

“这，这就更加不可能了！”黑金先是一愣，旋即摇了摇头，道：

“如此建筑，虽说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极其地惊人，想要将纪念碑修成如此建筑，必定劳民伤财啊！”

“那可不一定！”

李元霸微微一笑，道：“本王所说之纪念碑，首要重点便是石碑，那是碑上刻字，绘图，记录我大唐兵士们的英勇事迹。另外，再在周遭建上一些建筑，用以记录这些阵亡将士们的功勋事迹……这些建筑都不需要多么宏伟，但是必须要足够深入人心！”

“哦！老头子明白了，王爷所说之纪念碑，象征意义要明显大于其实际作用！”

黑金继续分析道：“王爷所要的是一个用来记录为了大唐而流血牺牲的将士们的事迹，用来缅怀他们的一系列建筑？”

“不错！”李元霸点点头，道：“本王会向陛下在邻近长安城的附近地域，求取一块土地，单用来修建这些建筑物！眼下需要黑老做的，便是帮忙选址，之后定下各种设计图，待陛下那里批下了土地，便可即刻动工了！”

“如此，那老头子就等着王爷的好消息了！”

黑金对李元霸的提议很感兴趣，另外，他也相信李元霸可以将这件事情做成。

李元霸笑了，他知道，自己没有选错人。

.....

申时，皇宫立政殿。

“元霸，有的时候朕就在想，你这身体里面是不是换了另外一个人？如此绝妙的想法，你究竟是如何想出来的？”

李元霸在神机府中与黑金一通胡吃海喝之后，便慢悠悠地来到了皇宫之中，与他那便宜哥哥将修建纪念碑的事情一说，李世民顿时惊异地拍起了大腿。

可李世民这一番话，却是把李元霸给吓了个半死，什么情况？难不成他这便宜哥哥已经看出来这幅身体换了人了？

不过紧接着，李世民后面的话让李元霸放下了心来：

“将诸军烈士之名姓镌刻于石碑之上，将诸军烈士之事迹贮存于建筑之内，如此荣耀，能为后世之人敬仰与缅怀，甚至还能够名垂千古。”

说到这里，李世民摇了摇头，道：“以一死换取千古留名.....面对如此荣耀，怕是将士们一旦上了战场，定会拼死杀敌！好一个纪念碑啊！”

听到这里，李元霸松了一口气，还好，还好自己这便宜哥哥并没有继续纠结方才那个问题，不过还是尽快转移话题的好。

他想了想，继续说道：

“臣弟之所以想要修建一座纪念，自然是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不过将士们为了大唐而牺牲，总不能让他们就这么白死了吧？”

对于李世民能够这么快就联想到纪念碑对大唐军队的作用，李元霸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意外。

如果连这一点都想不到的话，那李世民这个皇帝就白做这么多年了。

“你说得也有道理，可是这些年来，为了我大唐丢掉性命的兵士们何止十万，若是将他们的名字全都铭刻于纪念碑上，那得选取多大一块石碑啊？”

李世民的顾虑并非是空穴来潮，如果仅仅在纪念碑上铭刻本次牺牲将士们名姓的话，那纪念碑的作用必将大打折扣。

李元霸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他笑着说道：“皇兄，无需如此！这些年来为我大唐牺牲的将士们的名姓，全都在兵部登记在册。我们大可以只将那些功劳最高的兵士们的名姓铭刻石碑之上，剩下的便将之留存纪念碑周围的建筑之中，如此岂不一举两得？”

“如此甚妙！”李世民闻言，眼睛骤然一亮，道：“这样吧，朕稍后会找长孙无忌、房玄龄等诸位爱卿详商此事，待事情定下来之后，即刻破土动工，争取在三月之内，将此事办成！”(未完待续.....)

第三百七十五章高阳要上吊了？

“三个月？”李元霸楞了一下，道：“皇兄，三个月的时间是不是太短了？”

“短吗？”李世民道：“朕记得你那王府也不过半年的时间就已经落成了。n€，相比起这纪念碑极其周遭的建筑，可是要比你那王府要简单得多了！”

“话不是这么说地！”李元霸摇摇头，道：“臣弟的王府，早就已经完成了整体设计图，我们所需要做的之时照本宣科地加以完善。而纪念碑则不痛，无论是从选材、重量、大小.....还是在雕凿样式方面都需要经过深思熟虑。还有就是选址，以及纪念碑周围的建筑设计.....”

“得，朕这一句话，引出你这么多句来，朕还真是怕了你了！”李世民无奈地摇了摇头，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说道：

“对了，元霸，自那日你与朕定下赌约，而今可是半月时间将过，根据天机卫传回来的消息来看，那房府的二子，可是没有哪怕一丁点儿地暨越。如今看来，却是你要输了！”

“随意你怎么说，反正你我约定的期限尚未到最后一刻，那么所有的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李元霸很不爽李世民现在的态度。

你妹的，这是要作甚？再给哥哥我炫耀吗？可惜，哥哥我不吃这一套！

李世民很高兴看到李元霸吃瘪，他哈哈笑着说道：

“哈哈，元霸，别怪朕没有提醒你。那房遗爱可是已经有半月的时间没有迈出过大门一步了，只要他再坚持半个月，你与朕的赌约便是朕胜了，到时候你可不准耍赖啊？”

“切，我是那样的人吗？”

李元霸吐槽了一声，可是那双眼珠子却是叽里咕噜地乱转了起来，任谁都看得出来。这货明显是没打什么好主意。

“好了，这也临近酉时了，怎么样？要不要留下来与朕畅饮一番？”

比起李元霸的郁闷，李世民的心中是无比欢乐的，此刻他的样子就像是六月天吃了冰块一样畅快。

“你还是自己吃吧，臣弟府上早就为臣弟准备好了晚膳，我现在就告辞了！”

李元霸闻言翻了个白眼，现在他得回去好好想想对策，怎么才能够诱惑地房遗爱破了赌约。

吃喝嫖赌，只要后面的两项任何一项被他给破了。那么高阳公主久依旧是自由之身，以后搞对象啥的，爱咋地咋地。

可若是人家房遗爱依旧守身如玉，清心寡欲的话，那么他老李也没别的办法了，只能让高阳公主自己去想办法解决了。

.....

回到王府，武顺早就为李元霸准备好了晚膳，才刚刚吃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一道充满了焦急的声音自楼下传来。

“四皇叔。您在不在府上，快去侄儿府上看看吧，高阳要上吊自杀了！”

“噗！”

刚端起一口人参汤喝了一口，还没来得及下咽呢。李元霸就一口给喷了出来。

尼玛，什么情况？怎么就玩起自杀来了？

“承乾，你刚刚说啥？你说高阳要自杀？到底怎么回事？”

李承乾的声音，李元霸可是听了无数遍了。此刻听闻李元霸那极其焦躁的声音，顿时感觉事情不妙啊！

他娘地，这倒霉孩子每次来准没啥好事。这次更加离谱，玩大了，玩开自杀了！如此一来，李元霸顿时有些郁闷了起来。

“四皇叔，您还是快过去看看吧？侄儿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今日晌午的时候，高阳突然来到了侄儿的府上，什么也不说，就是一个劲儿地哭，这不都三个时辰过去了，哭得一双眼睛和蛤蟆一样，都开始往外凸了.....哎，这事情闹得！”

李承乾的脸上充满了无奈之色，他也想不通高阳为啥会这样，难不成是房家那边又出什么变故了？

“这丫头还真是能给我整事啊！”李元霸摇了摇头，匆匆将碗中的参汤一口喝掉，对一旁的武顺说道：“顺儿，我去太子府上看看，若是回来的晚了，你便自己休息吧！”

“是，夫君！”武顺站起身来，轻轻为李元霸整理了一下袍袖，温柔地说道：“夫君，高阳还是一个孩子，切莫与她生气啊！”

李元霸捏了捏武顺的琼鼻，道：“晓得了！”

之后，便拽起急吼吼的李承乾，策马向着太子府急冲而去。

.....

李承乾的太子府其实就是皇宫之中的东宫，只不过东宫乃是皇宫内苑，除了宫女太监们，以及皇子、公主们之外，那些王孙贵族若是没有太子的手令，纵然是长孙无忌都进不去东宫。

当然了，李元霸算是个例外，就他那个小牌牌亮出来，没有哪个吃了熊心豹子胆，胆敢阻拦李元霸进东宫。

此刻，在李承乾平日里居住的承乾殿中，两个小小的身形，坐在高阳公主身边，用稚嫩的嗓音在陪着高阳公主说话。

“十七姐，太子哥哥说，一会就会把四皇叔请过来，你就别哭了！”

今年已经六岁的晋王李治小脸都快囫成了一团球了，他这刚带着妹妹小兒子好不容易来太子哥哥这里串个门，哪知道就被高阳给抓了壮丁，堵在承乾殿里守着她一起哭。

“姐.....姐姐，吃点点.....”

刚刚两岁多一点的小兒子，手上抱着一块桂花糕，死命地往高阳公主的嘴边送，在小丫头的心里面，有了桂花糕，似乎就有了全世界。

“去去.....你这臭小子懂什么？你十七姐我就要被逼着嫁给不喜欢的人了，还不许我伤心一下吗？”

高阳公主已经哭肿了双眼，她伸出手狠狠地揉搓着李治的小嫩脸，说道：“我是一定不会嫁给房遗爱那个纨绔子的，父皇若是再逼我，我，我，我就死给他看！”

“疼，疼.....十七姐，快放手，疼死我了！”

小李治原本无辜地看着高阳公主，哪知道自己的亲姐姐会对自己痛下杀手，一时间躲闪不及，被捏了个正着。

“十七姐，好玩吗……. 兕子也要玩，兕子也要玩……”

得，一个就已经够让李治痛苦的了，现在又加上了自己的小妹妹，李治那六岁的幼小心灵中，只感觉自己的生活充满了杯具。

“太子殿下回宫！”

就在这个当口，突然一个尖细的嗓音响了起来。

李治激动得都快要哭了，救星终于回来了。

“太子哥哥，太子哥哥……”

小兕子一边大叫着，一边最先向着门口的方向跑了过去，在身后跟着的是她的贴身小宫女，生怕她的小主人一个不慎跌倒在地。

只可惜，迎接小兕子的并非是他的太子哥李承乾，而是对于她来说，尚算是陌生的李元霸。

一把抄起了小兕子抱在了怀里，李元霸轻轻刮了刮她的小鼻梁，道：“跑这么快，也不怕摔着吗？”

话音落地，李元霸的嘴角还挂起了一丝灿烂的笑容。

李元霸自认为现在的表情很迷人，嗯，很有魅力。

可是令他极其尴尬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小兕子发现抱着自己的人并不是她的太子哥，而是一个看起来有些眼熟的家伙的时候，在楞楞地看了李元霸半晌之后，竟然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同时嘴上还说道：

“母后，我要母后……. 哇哇……”

那左手紧紧抓着桂花糕，右手抹着眼泪的小可怜相，真是闻者悲伤，见者落泪啊。

“嘎？”

李元霸差点没憋闷死，这特么地也太欺负人了吧？哥哥……. 不对，叔叔我有那么惹人厌吗？难不成自己长了一张仇恨脸？

“兕子，太子哥在这里，别哭！”

救场的来了，紧跟在李元霸身后进了承乾殿的李承乾，赶紧从李元霸的手中把自己的妹妹给接了过来，一边晃悠着身体，一边柔声哄着小兕子。

李元霸尴尬地摸了摸后脑，突然瞥到不远处的高阳公主，正用两只白嫩的小手，死命地揉搓着李治的小脸，立马就来了精神，匆匆地走过去，道：“高阳你作甚，还不快把稚奴放开？”

高阳公主不情不愿地松开了春葱一般的小嫩手，有些幽怨地看着李元霸，说道：“四皇叔，你之前答应我的事情，什么时候可以做到？”

李元霸闻言愣了一下，道：“我答应你什么了？”

“你？”

小姑娘的脸色一下子涨得通红，她死死地盯着李元霸，那双起秋水之眸立马又有变瀑布的架势。

小李治好不容易脱离了高阳公主的魔掌，一溜烟地躲到了李元霸的身后，轻轻抓着他的衣摆。

当他看到高阳公主又要开始哭的时候，这小家伙就小声地对李元霸嘀咕道：“四皇叔，别信十七姐，她这是装的！刚才她就装了半天了！”

噗！

李元霸差点笑喷了，这尼玛可真是神补刀啊，还是不是亲姐弟了？你特么地是充话费送的吧？

“臭小子，你想死是不是？”

高阳公主瞬间变了脸色，这满脸的哀愁之色瞬间变成了怒容，几步走上前去，没等小家伙反应过来，就探出手去捏住了李治的左耳朵，狠狠地一拧一转。

“哎呦，四，四皇叔救我！”倒霉的小李治，立刻嘶声惨叫了起来。

李元霸见状嘿嘿一笑，道：“小家伙，这都是你自找的，四叔我可帮不了你。不过，那件事情可得叫你十七姐自己去做了，你四叔我就爱莫能助喽！”(未完待续.....)

第三百七十六章柴令武的忠仆

终究是自己的亲侄子，而且如果历史不变的话，这个正扯着嗓子嘶声吼叫的二货，还会是未来大唐的高宗皇帝，李元霸可是不忍心袖手旁观啊！

所以李元霸这才笑咪咪地丢出了这么一句话。+，

李治不晓得自家四皇叔口中说得是什么事情，但是高阳公主却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听到李元霸跟那慢悠悠地放狠话，高阳公主顿时就急了，她说道：“四皇叔，您怎么能这样啊？”

李元霸并没有着急，而是似笑非笑的看着高阳公主，炸了眨眼，说道：“我哪样啊？”

高阳公主的小脸上顿时又有了决堤之势，这次还是不是装的，李元霸反正是不知道，不过这小丫头却是放开了李治，让小家伙逃了出去。

刚刚哄好了小兒子，抱着她走过来的李承乾，看到那个麻烦精正与李元霸大眼瞪小眼的时候，顿时是一个头两个大，要不要这样紧张啊？

“高阳，你这是作甚？”李承乾赶忙上前去，轻轻拉了拉她，低声在其耳边说道：“你这丫头，还想不想彻底甩开这个包袱了？没有四皇叔帮忙，你这次是嫁定了府！”

李承乾的话说得是斩钉截铁，因为他相信，要说整个大唐有谁可以改变李世民的心思，怕是也只有他们的四皇叔了！

听到李承乾的话，高阳公主抽抽噎噎地止住了要决堤而出的泪水，也不说话，只是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可怜巴巴地盯着李元霸一阵猛看。

李元霸就是一吃软不吃硬的主儿，眼瞅着高阳公主服软了，李元霸这边也放下了架子，道：“好了，四叔我既然敢和你们老爹打这个赌。就有绝对能够胜过他的理由！”

“可是，可是时间都已经过去了一半了，而且那个房遗爱，每天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怎么叫他破了那两项啊？”

高阳公主很忧愁，一张俏脸上写满了沮丧。

“不出门？”李元霸很是自信地微微摇了摇头，对李承乾说道：“承乾，你

知不知道这家伙有没有什么狐朋狗友的，就是关系特别好的那种？”

李承乾不明白李元霸为何会问这个问题。不过为了自己的妹妹，曾经对房遗爱进行过深入调查的他，还是很快说道：

“四皇叔，这整个长安城中的纨绔子弟们，除了那些不入流的，几乎个个都能和房遗爱扯上关系。不过要说这关系最好的，那便是谯国公柴绍的儿子柴令武，还有就是蔡国公杜相的儿子杜荷了！”

柴令武，杜荷？

嘿嘿。感情是这俩倒霉孩子啊！

这两家伙，一个因为在永徽四年的时候，参与高阳公主以及房遗爱的谋反而被砍掉了脑袋；另外一个呢？则是在公元643年的时候，因为参与太子李承乾的谋反而获罪被斩首。

两个家伙都是阴谋反而被砍死了！

而且按照历史上来看。这两个家伙还都娶了李世民的闺女，还好现在李世民还没有这个心思，否则的话，就又祸害了俩亲闺女了！

“那柴令武是不是平阳家的小子？”李元霸问道。

李承乾点点头。道：“是的，算起来还是您的外甥呢！”

“哦，那这次就不祸害他。这次咱就选杜荷，谁叫这家伙跟咱不是亲戚呢！”李元霸嘴角露出了笑容，狡猾的就像是一只老狐狸。

李承乾、高阳公主还有小李治听到李元霸的话后，全都来了兴致，三个小家伙凑过脑袋看着李元霸，齐声说道：“四皇叔，您又在打什么什么鬼主意呢？”

李元霸嘿嘿一笑，道：“这件事情没有怙儿还有贞儿还真办不成，承乾，你去派几个人去他们的府上，把怙儿他们全都给叫过来，等他们来了，咱们再说！”

“啊？”

李承乾大脑有些当机，怎么就非要叫上他们呢？

.....

翌日，房府。

这几天房遗爱都快要憋疯了。

这他娘地还是人过的日子吗？每天被他老爹关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吃喝嫖赌一样都沾不得，真是他娘地人间地狱啊！

“唉！”

正坐在院子中拖着《诗经》摇头晃脑的房遗爱，叹了口气，抬头看了看晴朗的高空，只感觉自己就像是那逗蛐罐子里的蛐蛐一样，每天被他老爹拿着草叶子鞭策，烦都烦死了。

“房公子，房二公子，救命啊……”

就在这家伙准备转过身子回屋子睡觉的时候，一个瘦高得就像是麻杆一样的家伙，像是脚不沾地的，被大风给刮进了房遗爱所住的小院子里。

这瘦麻杆从院子里继续飘了进来，一路飘一路喊，声音之中充满急切和凄惨，“房二公子，人命关天，人命关天啊！您若是不救我家公子的话，我家公子就算是不死，也得脱掉一层皮啊！”

听到这个声音，房遗爱的眼睛不由得一亮，嘀咕道：“他娘的，救星来了，救星终于来了啊！”

他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手脚，满脸激动地就迎了过去。

“哇……房二公子，您能在家真是太好了。”

瘦高的麻杆男看到房遗爱的时候，就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脸上的恐惧直接就一扫而空，满脸狂喜地大叫了起来。

这离着近了，房遗爱也终于看清了麻杆男现在的样子。

说实话，麻杆男现在的样子很狼狈，不仅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身上的衣袍也被刀片划拉成了条条装，那家伙，走起来都浑身透风，特别是这大冬天地，把个麻杆男都快要冻成冰坨子了。

“房二公子，我的亲爷爷啊，您快去救救我家公子吧！”

从远门之外一路飘到了房遗爱的跟前，这浑身狼狈不堪，比之乞丐都强不了多少的麻杆男，扑通一声就给跪在了地上，脑门上就像是镶嵌了小钢炮，直接捶在了地上，那可真是邦邦响啊！

“呸呀……杜子腾，你……你这是玩地哪儿一出啊？这才刚刚晌午，你不跟你家公子去下馆子，来找本公子救什么命啊？有哪个不开眼的家伙，还敢招惹你家公子啊？啧啧，看看你这一身……”

房遗爱就是那种典型的富家公子哥，从来不把下人们当人看。

看到这麻杆男浑身狼狈不堪的样子，房遗爱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关心之意，反倒是冷嘲热讽了起来。

麻杆男，正是与他房遗爱齐名的杜家的二公子的贴身忠仆，杜子腾。

哈？

杜子腾？肚子疼？

这名字谁起的，还真他娘地是贴切啊，看这杜子腾瘦麻杆一样的身体，就好像是天天吃不饱肚子一样，肚子疼也确实算是应景了。

“房二公子，您可一定要救救我们家公子啊！”杜子腾满脸焦躁不安的神色，同时眸中也闪烁着悲愤之色，他说道：“努上午的时候，我家公子正在街上闲逛，突然碰到了硫磺白，也就是梁王殿下，您……”

“你等会，你说他碰到了李愔？”房遗爱打断了杜子腾，说道。

杜子腾点点头，继续说道：“房二公子，您也知道，我们家公子与梁王殿下有些不对付，就出言讥讽了两句。可是那梁王殿下简直就是个疯子，抓着这件事情不放。我家公子便与其理论，到最后的时候，定下了以赌论道歉的结局。可是就是这该死的赌局，却是叫我家公子足足输了十万两黄金。”

“多少？”房遗爱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连忙追问。

“十万两黄金！”杜子腾无奈地帮房遗爱确认了一下，继续说道：“房二公子，我的亲爷爷啊，您可一定要救救我们家公子啊！我们家公子已经被梁王殿下给扣下来了，您若是不救他……如果此事一旦被老爷知晓了，我们公子的性命堪忧啊！”

杜子腾那是一脸的焦躁混合着恐惧之色，看来这短短的半个时辰以来，杜子腾确实是心神俱疲了。

“十万两黄金？”

房遗爱是真得差点吓尿了。

十万两黄金啊，那可不是十万两白银，更不是一万两，一千两……虽说他对向来是花钱花钱大手大脚的，但是他却也知道，十万两黄金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

之前，他因为闯了一件祸事，烧了长安城边缘的一栋两进两出的府宅，不过才赔偿了人家三千两的黄金。

十万两，这杜荷是他娘地疯了吗？三十多栋两进两出的府子宅啊，就这么被杜荷那个败家玩意儿一个时辰给输进去了？

“不对吧？本公子记得柴令武那个家伙是逢赌必输，所以就从来自己不碰赌，而是带着既会赌博又身手不凡的护卫，他怎么不去帮令武赌？”

房遗爱一脸孤疑地看着麻杆男，杜子腾。

“赌，哪需要我家少爷亲自上阵啊！只是今日那个名叫陈儒的家仆，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了，原本还能够赢上个几把，可是到后来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输进去了十万两黄金！”

说到这里的时候，杜子腾苦笑了起来，继续说道：“这个家伙这手总是颤抖个不停？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掉裤子…”(未完待续……)

第三百七十七章赌坊里的局

“嗯？是吗，看来这次你们家公子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了！”

实话说，这房遗爱就是一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二货，这件事情他想都不想，反倒是把双眼眯成了一条缝，脸上充满了兴奋之色。

怎么着？这摆明了是想要去会一会这杜子腾口中所说的家伙。

不过联想到半月之前，皇帝老子下发的那一道圣旨，房遗爱顿时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整个人都不好了。

“房二公子，眼下我家公子还在梁王殿下的手里，公子说您赌术精湛，像那种小角色，一个回合就能够解决，是以这才叫小的前来找您求救。”

杜子腾见房遗爱表现得有些移动，连忙对其说道。

房遗爱没好气地瞪了杜子腾一眼，道：“不去！”

“哈？”

原本杜子腾都想好了，如果这次能够把面前的这为主儿给请过去解了围，那么打死他都不会叫自家公子去赌了。

“房二公子，您赌数精湛，有时我们家公子的好朋友，如果您出马的话，那么梁王肯定就会很快就输了！”

不去，这可不行！

杜子腾当时就急了，连忙说道：“房二公子，我们家公子说了，您可是和他最亲近的兄长，若是您不肯出手相帮的话，那我们家公子就完了！”

房遗爱心里这个难受啊，你他娘地，你以为是老子不想去啊？

恶狠狠地瞪了杜子腾一眼，房遗爱说道：“你特娘地是不是个蠢货？还是说你们家公子也傻了？老子半月之前就被家父禁足了，眼下连个门都出不去，救你家公子个毛驴啊？”

好嘛，连毛驴都出来了！

“这……唉，房二公子，小地求求您了！”杜子腾满脸愁容地说道：“我家公子若是被老爷领回家的话。老爷会杀了他的，而且那十万两黄金……房二

公子，求求您了！”

一边说着，杜子腾那脑门还‘邦邦邦’地磕在了地面上，不一会的功夫，那脑门上都磕出血了。

“救他？”房遗爱有些干涩地咧咧嘴，道：“你想让我怎么救他？给李愔钱？开什么玩笑，本公子每次想要出去潇洒的时候，还必须管我娘要钱，你这开口就是十万两黄金。就算是把本公子给卖了都不值那个钱！”

房遗爱这是自家知道自家事，他父亲房玄龄为官清廉，本就不是个贪腐之人。

整个房府上下的开支，除却房玄龄的俸禄、封地之中的租子，还有就是他老娘在长安城中开的两个高档酒馆。

一年满打满算，也就勉强够个三四万两黄金，还得说是税前的。

虽说到手的不过才三万多两黄金，可是也够他们平日里花销的。这些年来，府上也有了一些积蓄。可是那些都被他老娘管着，他是一分钱都甭想掏出来。

“啊？”

杜子腾这下傻了，他忘了，这房玄龄家里当家作主的。可并不是房玄龄，而是他的妻子。

其实，房遗爱很纠结啊，一方面是因为这杜家的二公子杜荷真地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吃喝嫖赌，打架斗殴……哪一样都少不了杜荷。

至于这另一方面嘛，自然就是这半个月以来。他憋在家中都他娘地快要被憋疯了！

如果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偷偷地出去耍子一把，那他接下来的后半个月就好忍受得多了！

眼见着这么一小会的功夫，那杜子腾就将一小块地面给染成了红色，房遗爱纵然是铁石心肠，这心里头多少也有些松动。

房遗爱终究是想要过去看看，他恨恨地咬了咬牙，突然高声叫道：“房海！”

“来了，公子！”

时间不长，一个看起来大概十五、六岁光景，生得虎头虎脑的高壮小伙子，就从外门之外跑了进来，他的手上还捏着一根铁棒自，如果不是年纪以及身高不到的话，那也是一条生猛的大汉。

“我爹还有我娘在府上吗？”房遗爱问道。

名叫房海的好小伙子，抬起右手摸了摸后脑，摇头道：“没有！老爷去魏大人的府上了，夫人被杜夫人约走，去了城外的道观还愿了！”

“都没在府上！”

房遗爱兴奋了，他感觉今天这是半个月以来最开心的一天。

“杜子腾，行了，别再磕了，本公子现在便随你去救你家公子！”房遗爱大手一挥，说道。

“公子，老爷说了不让您出去！”房遗爱是彻底放轻松了，但是房海却急了，“老爷如果知道公子您出去的话，一定会打断您的腿的！”

一边说着，房海还把手中的铁棍子横在了房遗爱身前，那略显稚嫩的脸上写满了坚定。

“你给我闪一边去吧！”

可惜啊，房海虽说和房遗爱的年纪差不多大，可是房海哪里有房遗爱这货的力气大，房遗爱只不过是轻轻一扒拉铁棍，就把房海给弄了个大屁股蹲，重重的砸到了地上。

“走，随本公子去给你家公子报仇雪恨！”房遗爱回头最后瞥了房海一眼，随后便头也不回地向着府门之外大踏步而去。

“谢谢房二公子，谢谢房二公子！”

杜子腾顿时感激地痛哭流涕，像是兔子一样地一蹦三尺高地窜了起来，依旧是脚不战地的去追房遗爱了。

“哐当！”

房海毕竟还是小孩子，老爷交代的任务没有完成，顿时丧气地一把将手中的铁棍给摔在了起来，愁眉苦脸地大叫道：“公子，公子回来哇……”

……

长乐坊，恒运赌坊二楼雅间。

再次女扮男装，唇上还贴着两撇小胡子的高阳公主，有些无聊地甩动着李元霸开发出来的折扇。

他看着赌坊里面，那几个小心翼翼地伺候着的青皮壮汉，道：“四叔，这些家伙们也太没胆了吧，只不过是把杜荷给打了，他们不至于摆出这种表情吧？”

一边说着，高阳公主还撇了墙角一眼。

只见那墙角蹲着一个青年人，一身的锦袍也被脱掉了，露出了最里面白色的内衬，披头散发的脑袋上，也和那瘦麻杆杜子腾一样，青一块紫一块地，最恐怖的事那小子的嘴唇，肥得简直像是两条红香肠，就好像是被人用什么东西夹过一样。

总之，这个家伙很倒霉，样子很凄惨，看起来很委屈！

“你知道什么？”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高阳公主一眼，道：“他们这是看在惜儿的面子上，否则的话，就咱们这几个生面孔，别说是有人伺候了，怕是想要站着都困难！！”

“是啊，我们还是占了三弟的光呢！”

把自己整个身子都塞进黑袍中的李恪笑了起来，道：“而且，我还听说，三弟还是这恒运赌坊的掌柜的呢！”

“什么，什么就掌柜的！”李惜闻言顿时涨红了脸，他说道：“四……四叔，你别听三哥乱说，我可没有占这个赌坊的一点便宜，当初我也是投了钱的……”

“行了，怎么赚钱那是你的事，别跟我说那个！”

李元霸翻了个白眼，当官的还不能赚钱了？反正都是自己的亲侄子，有便宜，干嘛不叫自家人占了？

“东家，东……呃，王爷，房家二公子来了！”

就在其他几个小家伙们还想要声讨李惜的时候，一个穿着厚厚的衣帛，脑袋上还套着一个裘皮帽子的壮汉，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原本这壮汉还想称呼李惜为东家的，不过当他看到李惜那想要杀人的眼神的时候，却是在瞬间改了口。

“嗯，来了多少人！”李愔很满意地对这壮汉微微颌首，问道。

壮汉沉声道：“两个！”

“我就知道这傻货肯定会来了，只要他进了赌坊，就算他不赌，也是有口难辩！”李元霸冷笑了起来，看来自己的计划是实施成功了。

“梁王，梁王在哪呢？去请他下来，告诉他，我来了，我来替杜荷兄弟还债了！”

一进恒运赌坊那喧嚣的一楼大堂，房遗爱就开始大声地喝叫了起来，就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来了一样。

“瞎嚷嚷什么？你以为别人都和你一样，是聋子啊？”

李愔在李元霸的示意下，慢悠悠地来到了二楼外面的栏杆旁，居高临下地看着正在一楼大堂中大声吼叫的房遗爱。

“呦！这不是房相家的次子，房遗爱，房大公子吗？有好些日子没有见到你了，怎么今日有暇来赌坊了？”

李愔夸张地大声叫嚷了起来。

此刻，赌坊一楼大堂中至少有一百二三十号的人，听到楼上李愔的话后，所有人都把脑袋扭向了房遗爱，就像是在看耍猴的一样。

李愔这小子也太坏了，半月之前，皇帝下旨到房府的事情，起初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可是自从李元霸和李世民定下赌约之后，这家伙就暗中命人将这件事情给捅了出去。

虽然说这则消息只是在大唐那些高层、贵族之间流传，可是大唐传播流言的速度很快，纵然是国公家的公子又如何？还不是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可惜啊，这房遗爱以为没人知道圣旨的事情，还舔着脸地跟一楼大堂中大摇大摆地瞎咋呼呢！（未完待续.....）

第三百七十八章两个脆弱的人

“怎么？许你们来，就不许本公子来了？真以为这赌坊是你们家开的？”

李愔是恒运赌坊幕后老板的事情，很少有人知道，所以房遗爱说起话来也是很有力度。△℃，

还有一点，就是房遗爱一点都不怕李愔，这也是因为大唐民风剽悍。

虽说李愔等这些皇子、公主们的身份远比他们这些王孙贵族的子弟要高得多，但是李世民并没有单单为了自己的儿女们去设置特殊的法令还有特殊权限。

当然了，李承乾身为大唐的太子，自然是要区别开来的。

“怎么样？”倚靠在栏杆上的李愔灿烂无比地笑了起来，同时手上做了一个转骰子的动作，说道：“要不要来玩两把？”

房遗爱没回答李愔的问题，而是说道：“你把杜荷带出来，今天我来不是陪你玩骰子的。之前我就已经说过了，我今日前来乃是为了替杜荷还债的！”

李愔看了下面的房遗爱一眼，裂咧嘴，道：“就你？你拿什么替杜荷还债？”

房遗爱那个气啊，这特娘地是看不起人吗？那什么眼神啊？

“我拿什么？”

房遗爱被李愔给气笑了，他瞪着李愔，突然一伸手从袍袖中掏出了一大叠天蓝色的布帛来，道：

“看到没有，这些是杜兄弟存在本公子这里的几处商铺，虽说前几年的时候还不值什么钱，可是现在加在一起怎么也值个十几万两黄金，你说，能不能把杜荷给赎出来？”

房遗爱这次倒是没有说瞎话，那杜荷跟他从小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兄弟，早在几年前的时候，杜荷突然塞给房遗爱一方造型精致的小木盒，说是暂时存在他那里。等以后他有难的时候再取出来。

那时候的两个人还都是孩子，房遗爱还以为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也没有放在心上，直接就给压箱底了。

可还今日在杜子腾来找他的时候，于出府之前他却是突然将这个小盒子给想了起来。

当他从箱子最下面将这个盒子翻出来并且打开锁的时候，却是大吃一惊。

因为这小箱子中竟然有几处地契和房契，其中有五处庄园的房契位于长安城中，两处地契位于长安城外那广袤的土地上，而且上面还明明白白地写着购买日期，贞观初年。

这些东西加起来。怕是得价值个十来万两黄金了，甭管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至少可以拿他来救杜荷的小命了！

房遗爱或许别的方面那是糟糕地一塌糊涂，甚至可以说是混蛋至极，但是至少在义气这方面还是挺实在的。

拿着这些个东西，房遗爱倒是没有起任何的贪婪之心，至少现在在他看来，只是进赌坊罢了，又不用赌。这样也并没有破了当初陛下下的旨意。

“我了个草，这家伙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呢？”

李愔心中暗暗吃惊，可还脸上却是不动声色地说道：“好吧，如果你手中的东西真值那个价钱的话。不仅杜荷你可以带走，本王还可以做主，兑换给你多余的黄金！”

“好，一言为定！”

房遗爱的声音很洪亮。在他看来这次肯定可以把杜荷给带走了。

“他娘地，不行，不把这货给拖下水。那我们之前的所作所为不全都是白费力气吗？得去跟四皇叔商量商量！”

心中这样嘀咕着，李愔歪了一下脑袋，道：“上来吧！”

话音落地，李愔就扭转身子，走进了雅间。

雅间里面温暖如春，就方才两人的话，那都差点把房顶子给掀翻了，所以雅间里面的人全都听了个清清楚楚。

好不容易设下这么一个局，把这光长身子不长脑子的夯货给诳进来，怎么可能让煮熟的鸭子给飞了呢？

所以也用不着李愔解释什么，李元霸放下了手中的茶盏，在李愔耳朵边

上低声诉说了几句。

李愔眼睛不由得一亮，待李元霸交代完毕之后，挥手招过来几个在旁边恭敬侍立着的青袍汉子，吩咐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之后，就安静地坐在了一张敞椅上。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房遗爱就带着鼻青脸肿得到杜子腾来到了雅间之中。

进到房间中，房遗爱明显愣了一下，因为他没想到这房间里面竟然有这么多人。

不过其他的人都是浮云，他一眼就瞄到了躲在墙角，浑身变得凄惨无比的杜荷了。

“你们，你们把他怎么了？”

房遗爱大踏步地走到墙角，使劲一把拉那几个负责看守杜荷的魁梧汉子，说道。

那义愤填膺的样子，简直就是基情满满啊！

“你鼻子上面、眉毛下面那俩窟窿眼儿是管出气的吗？没看到这家伙现在是个什么德性了，还问！”

没有进行任何伪装的小胖纸李贞，坐在一个高椅上，脸上摆出了一副极其鄙夷的样子来，那斜眼瞪着房遗爱的样子，要多搞笑就有多搞笑。

前两年的时候，汉王李贞可以说是长安城中的一霸，那个时候他就是这么一个嚣张跋扈的性子，总是跟在李愔屁股后面和一帮子青皮混混们鬼混，小小的年纪就博了一个‘恶鬼小八哥’的外号。

长安城中不论是王孙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知道有这么一号子人。

虽说被李元霸教训过，再加上这段日子以来的教导，这胖子多少收敛了一些，可是当他面对外人或者说面对敌人的时候，那种嚣张的性格就又会彰显出来了。

尼娘啊，眉毛下面，鼻子上头俩窟窿眼……这特娘地是窟窿眼吗，这特娘地是眼睛！

“汉王殿下！”

房遗爱阴沉着一张脸，听到小胖子的大放厥词，肺都快要气炸了，不过面对他可不敢大吼大叫的，免得到时候圈子里的王孙贵族们，笑话他欺负孩子。

“告诉你，这叫杜荷的小子在赌坊里面输不起，欠我们十万两黄金不算，连个欠条都不打就想要溜。你说，这种事，若是换成你的话，你能忍吗？”

李贞努力地睁着自己的小眼睛，很认真很认真地看着房遗爱。

突然，他伸出小胖手狠狠地一拍桌子，道：“不能忍，本王这小暴脾气当然是忍不了了！这不，你看这家伙的惨样……唉，本王都不忍心看了！”

噗！

看着小家伙那振振有词的样子，就像是挨打、受委屈的不是那窝在墙角的杜荷，而是他一样。

李元霸差点笑喷了，这小子这张嘴巴实在是太阴损了，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

“你，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再怎么，他也是杜家的公子啊？”

房遗爱憋了半天，憋出这么一句话来。

“怎么着？是国公家的公子就可以欠钱不还，就可以杀人不偿命了吗？”

李元霸最看不得那些仗势欺人的家伙，这个时候亦忍不住站起身来，出言相讥。

“你是什么人？这里还轮不到你一个下人来说话！”

房遗爱并不认识面前这位英武不凡，俊逸非常的少年郎，要不然的话，怕是他早就已经吓尿了。

“我？我可不是下人！”

李元霸摇了摇头，道：“你只需要知道，我在这里可以全权代表梁王就可以了！”

完了，这位堂堂的一向以勇猛著称的武王殿下，又要开启扮猪吃老虎模式了，明显是要阴掉房遗爱。

“好！既如此，这些东西你看看吧！”

房遗爱被李元霸噎得无言以对，最后狠狠地瞪了李元霸一眼，把手中的一大叠天蓝色的布帛全都丢给了李元霸。

李元霸很坦然地接过这些东西，一方布帛一方布帛地翻看起来，等他翻到最后一方布帛的时候却是停了下来。

“怎么样？这些东西的价值够不够？”

在房遗爱看来，这一大叠布帛放在一起，怕是可以卖个十五六万两黄金了，按照李愔的说法，李愔他们还得反过来赔钱给他们呢。

李元霸似笑非笑地说道：“就这些？”

房遗爱愕然，道：“怎么，这些还不够吗？”

李元霸摇摇头，道：“虽然这样说很不幸，可是我必须得告诉你们，不够，远远不够！”

房遗爱和被打的遍体鳞伤得到杜荷相互对视了一眼，过了好一会，后者状若疯狂地说道：

“不可能！这些地契还有房契，加在一起，其价值足够换取我的自由了，而且还会有很多的富余！”

“可是你这些地契还有房契，加在一起也就勉强一万两黄金，而且还是在我四舍五入的情况下！”

李元霸据理力争地说道：“不信你可以自己看一看，上面的价格是清清楚楚地，童叟无欺！”

“嘿嘿，感情是跟这耍着我们玩呢！”

“一万两的东西愣是说成了十万两，我书读得少，表欺负我！”

“四，四叔……十万两是不是一万两的十倍？”

听到李元霸的话，在场的所有熊孩子们全都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

他们一个个很欢乐地跟那里说着风凉话，这一次次补得刀，快把房遗爱还有杜荷那无比脆弱的小心脏给戳烂了。(未完待续……)

第三百七十九章赌还是不赌，这是个问题

“噗！”

房遗爱和杜荷差点被气地吐了血，这特娘地是在欺负我们吧？

“不对，不对！”

杜荷的脑袋顿时摇晃得就像是拨浪鼓一样，“这些东西的价值不是这么算的，那房契还有地契上的价值都是七年前的，眼下这几年过去之后，长安城的房价、地价的价值何止往上飙升了几倍，怎么可能还是原本的价值？”

“要按你这么说得话，那我几年前买的青花夜壶，是不是也会因为过了这几年的时间，而变成无价之宝呢？”

李元霸的话来得又急又快，几乎在杜荷话音落地的瞬间就快速跟进。

你娘咧！

房遗爱和杜荷，现在有一种想要杀人的冲动，这他娘地也太坑了吧？夜壶能够和庄园、土地相提并论吗？

“你，你这是强词夺理！”

房遗爱一双大手捏地喀嘣喀嘣直响，那怒目横眉的样子，明显是想要上演一套全武行了。

李愔这个时候冷哼了一声，道：“怎么着？想学杜荷吗？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很牛叉，可以一挑五十？”

“蹬蹬蹬……”

正说到这里的时候，雅间之外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紧接着，四五十条身形魁梧，浑身肌肉坟起的青年汉子，带着浓重的煞气，一瞬间就挤满了这间雅间。

李愔笑看了这些汉子们一眼，道：“还是说，你想让五十挑一啊？”

咕噜！

杜荷这个胆小的怂包，平日里仗着自己的老父亲是朝中重臣，又最受皇上的宠，到哪里都是有人巴结着他，哪里遭受过这种待遇啊？

而且那可是五十多条凶神恶煞得到彪形大汉啊，差点没把这家伙给吓尿了！

相比起杜荷。房遗爱的胆子倒是很大，可是当他看到这五十个汉子的时候，也可耻地认怂了！

没办法，就算他再能打，也不是武王殿下那样的猛人，最终挨打受罪的也只能是他。

“别，别误会……我，我们不是那个意思！”杜荷磕磕巴巴地说道，“我们，我们的意思是。现在我就把这些东西给卖了，用所得地金钱来还你的债！”

“好啊，不过你最好是现在就想办法把这些东西都给处理掉！”

李元霸接过了话头，继续说道：“因为我想，等你老爹从皇宫里面出来的时候，恐怕会直接杀来赌坊！”

“你……你们告诉我爹了？”

杜荷又惊又怒，他这辈子最怕的就是他爹杜如晦，如果让他爹知道了这二货竟然赌博输掉了十万两黄金，就算不杀了他。也肯定会打断他的两条腿。

“这可不怪我！”李元霸满脸无辜地说道：“你难道没发现你带来的那几个护卫全都没在赌坊里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怕是早就已经回府去了吧？”

“这些该死的家伙！”杜荷仔细这么一琢磨，还真是这么回事。

蛋疼了，如果现在不赶紧把这里的事情处理清楚的话。怕是他的噩梦就要降临了！

与杜荷同样心思的，还有自己送上门来的房遗爱，这货可是被他老爹禁足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如今他不仅出府了。而且还进了赌坊，现在本就已经是有口难辨了，如果他老爹真在这里逮到他。那就更加做实了他赌的事情了。

到时候，就算皇帝最后查清楚他没有赌，怕是他老爹都得给他把婚事退了！

“怎么样？要不要我去把长安城最有名的当铺老板叫过来，你好把东西当

给他们？”

李元霸揶揄地笑了起来。

“你到底想怎么样？”

相比起房遗爱，杜荷可算是琢磨出来点什么，这些家伙们明显是在故意刁难他们，至于原因是什么……杜荷还没有那么聪明。

“我想怎么样？我只是想要你们把钱还给我们罢了！”

李元霸表现得很无辜，那脸上没有丝毫的做作之情。

“你……好，说出你的条件，我接了！”房遗爱站了出来，把杜荷拉到了后面。

“好，爽快！”李元霸哈哈一笑，道：“这些东西我折价两万两黄金给你，你和我赌一把，只要你能赢我一次，我就替梁王做主，你欠梁王之间那十万两黄金，一笔勾销！”

“你和我赌？”杜荷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道。

李元霸摇摇头，伸出手指着房遗爱说道：“他！”

“我？”房遗爱无比愕然。

“怎么，不敢吗？”李元霸挑衅道：“那些长安城中的王孙贵族们都说你赌术精湛，怎么到现在反倒胆怯了？”

“若不是本公子被皇……”

说到这里的时候，房遗爱突然顿了下来，他心说：“不行，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来，若是被别人知道的话，怕是有嘴也说不清了！”

可怜的家伙啊，到现在还不晓得自己那点破事早就已经众所周知了。

“皇什么？”李元霸看着房遗爱，嘴角露出了讥讽的笑容。

“什么皇什么？你听错了！”

房遗爱有些尴尬地把这句话给遮掩了过去，轻咳一声说道：“你放弃吧，我是不会和你赌的！”

“看吧，不是我不帮你，而是你的好朋友，好兄弟不帮你！”李元霸摇了摇头，道：“来人啊，把我们的杜家二公子带下去，我想待会杜相就会亲自上门来赎人的！”

“不.....遗爱救我，你若是不肯救我，我爹真得会打死我的！”

杜荷顿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对房遗爱哭诉了起来：

“我在长安城中就只有你和令武两个好兄弟，难道你就忍心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打死我吗？遗爱，你就答应和他们赌了吧！”

“杜荷，你也知道.....”面对好兄弟的求救，房遗爱犹豫了起来。

“我知道你很在意那件事情，不过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对外吐露的！”

杜荷自然是晓得皇帝下圣旨的事情，是以听到房遗爱的话后，便知道了他在顾虑一些什么，马上出来安他的心。

见房遗爱仍旧有些犹豫，李元霸知道这个时候必须添一把火了，便说道：

“好了，既然房二公子不同意就不要再勉强人家了，你还是认命吧！来人，把他给我带走！”(未完待续.....)

第三百八十章三局两胜

“等等，我跟你赌了！”

狠狠地咬了咬牙，房遗爱还是下了决定，毕竟这杜荷是他从小到大这么多年唯二的好兄弟，反正现在也没人知道他在恒运赌坊做什么，到时候赶紧解决完这件事情，立马回家也就是了。

“遗爱，哥哥我谢谢你了！”

杜荷这家伙感动地都快要哭出来了。

“成了！”

李元霸无比兴奋地扭头看着正站在自己神侧的侄子还有侄女们一眼，再也掩饰不了内心的喜悦，他说道：

“哈哈，好！”

“你说，赌什么？”房遗爱的双手杵在硕大的赌桌上，道。

“等一下，你需要先把这些东西换成金钱吧？”李元霸打断了房遗爱的话，说道。

说到这里的时候，他扭头瞄了李愔一眼。

李愔了解的点点头，直接打了一个响指。

“啪！”

随着清脆的响指过后，一位身材高挑，相貌俏丽，穿着宫装的窈窕美女就走进了雅间，一进门就对李愔行礼道：

“王爷……”

“嗯！”

李愔点点头，并没有被窈窕美女的美色给打动，直接吩咐道：“去，把这些东西换成两万两黄金，给这位……房家的二少爷！”

“是，王爷！”

那个长得很漂亮的美女，听到李愔的话后眼中闪过一丝亮光，这恒运赌场虽说每日里的人流量很多，但是像这种动辄两万两以上黄金的大单还是并不常见的，所以这位美女就多瞄了一眼。

房遗爱虽说是一个混蛋性子，但是眼下他只是想尽快把这场赌局解决掉。其他的一切都是浮云。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那美女就端着一个沉甸甸的托盘走了上来，托盘之上尽是婴儿拳头大小，黄澄澄，看起来极其诱人的金元宝。

一枚金元宝是一百两。这一方托盘之上足足有两百枚金元宝，那也就是两万两黄金！

“来吧，说说你要赌什么？”

待美女将那些黄金全都摆在房遗爱身前的时候，李元霸笑了起来。

“赌骰子吧，这东西快，也比较容易上手！”房遗爱想都没想直接说道。

李元霸笑道：“好。那就随便玩玩好了。不过，这个的规则我可是都还没搞懂呢。”

“来，我来给你说说。”

听到李元霸的话后，李愔赶紧蹦了出来，拿起一直堆放在赌桌上的黄金坐到了李元霸旁边。继续说道：

“这种赌大小的骰子还是很简单的！在骰盅里放上三粒骰子，摇出来后四点到十点为小，十点到十七点为大，只要压对了大小，压多少庄家赔多少……”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愔突然顿住了，因为这次的对赌骰子，似乎用不到庄家……

其实李元霸还是懂这些的。不过他还是故作不解地问道：“这三粒骰子可是加在一起还有三点的时候，为什么是四到十点为小呢？”

“同色的为最大，那时候庄家通吃的。”

李愔说道：“这个你们两个人玩。是用不到的庄家的。当然了，除了三个一之外，还有三个六，那叫豹子……”

得了，这次李愔有些拿不准了，自己这位四皇叔到底是会玩还是不会玩

啊。别到时候砸自己手里头，那他就是有苦说不出的。

别说李悒了。一众孩子里面最着急的便是高阳公主了，她那粉面上有些焦急之色。明显对李元霸的反应很不放心。

哪知道这个时候李元霸却还扭过头来看了她一眼，那眼神中的神色分明充满了调笑。

到这时候，高阳公主才算是明白过来，自己又被四皇叔给耍了。

心中暗恨的高阳公主，恶狠狠地剜了李元霸一眼，在心里头开始不停地诅咒了起来。

李元霸没管高阳公主的小动作，而是对坐在他对面的房遗爱说道：

“说说吧，是靠赢钱的多少来算输赢，还是靠各自摇骰子比大小来算输赢？”

“你我各自摇骰子，三局两胜，第一局谁的点数大谁赢；第二局谁的点数小谁赢；至于这第三局，谁摇出了豹子谁赢！”

房遗爱明显想尽快结束这次的赌，不过他也为自己留下了余地，并没有愚蠢到说一局定胜负。

“好，便听你的就是了。”

李元霸无所谓地点点头，这样摇骰子的方式看起来很合理。

“四叔，这种方式很有机动性，而且想要摇出自己想要的点数的话，概率实在是太低了。您若是刚刚接触这种东西，我建议您还是别听他的。”

把自己打扮成中年大叔模样的李恪，立在李元霸身边，说道。

“无妨！”

李元霸摆摆手，眼中的神色却是充满了兴奋之情，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何会产生这种情绪。

在前世的时候，李元霸可是标准的历史宅，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虽说对于赌什么的也很是好奇，但是却从来没有机会实行过，如今终于有机会了，就算是输了又如何？

再者说了，反正今天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次的赌骰子也不过是添头

罢了，赢了自然是多得两万两黄金，输了也没什么损失。

“来吧，你先还是我先？”李元霸道。

“你先！”

房遗爱很阴险呐，这分明是在给李元霸施加压力。

不过李元霸并不在乎这一点，直接将三粒骰子丢进了黑色的骨质骰盅之中，随后便是一阵‘哗啦啦’看似轻柔无比的晃动。

尼娘咧，你确定你真心玩过吗？

这下李元霸翻起了白眼，他怎么看怎么感觉李元霸像是没有玩过骰子的菜鸟，就这摇骰子的手法，甚至还不如他府上的小丫鬟呢。

“啪！”

骰盅最后落到了赌桌之上，李元霸也没有叫众人久等，而是直接打开了骰盅。

“五六五，十六点，大！”

骰盅打开，那自刚才便立在赌桌旁的美女的声音也随之响了起来，便见那骰盅之下，两个黑五和一个蓝六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不得不佩服李元霸的狗屎运啊，随随便便地晃悠那么几下，竟然还能够摇出十六点。

这到底是他的运气好到爆，还是老天爷的眼睛瞎了？

“他娘地，还真是活见鬼了，只不过随便晃了两下，竟然就出了个十六点，？”

看到李元霸摇出的点数，房遗爱差点把眼珠子都给瞪出来。

嘴上忍不住骂了一句的房遗爱，伸手将那骰盅取了过来，显示微微摇晃了两下，随后便是有节奏地晃动起了骰盅。

比起李元霸，房遗爱倒是要谨慎得多了，毕竟他的机会只有这么一次，三局两胜，也容不得他不谨慎、小心。

“六六五，十一点，大！”

骰盅打开了，里面赫然是两个蓝色的六以及一个漆黑的五。

果然，这练过的人就是比没练过的人强地不止一星半点。

由此可以看得出来，房遗爱这个赌术精湛的传言，至少还是真实的。

房遗爱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他看着骰盅里面的三粒骰子，道：“哈哈，看来今天我的手气不错啊，旗开得胜！”

“我就说嘛，你的赌技在咱们这个圈子里，你过是说第二，就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杜荷赶紧上前来恭维，毕竟自己的小命全都压在了这场赌局中，他自然得好好拍拍房遗爱的马屁了。

“恭喜你！”

李元霸脸上看不出丝毫的怒火，相反地，却是依旧充满了兴奋之色。

“恭喜我？”

李元霸的话倒是叫房遗爱的脸上挂上了愕然之色，这家伙是真得心大，还是又有什么阴谋呢？

李元霸根本就懒得管房遗爱是个什么脸色，他继续说道：“这第一局是你赢了，那么咱们之便开始第二局吧！这次，换你先来！”

“哗……哗……”

拿下了第一局，似乎叫房遗爱多了很多的信心，他没有再和李元霸跟那里矫情，直接开始晃动起骰盅。

“一……一点，小！”

当骰盅掀开后，这次就连李惜的脸色都变了，看向房遗爱的眼神不由得诧异无比起来，难不成传言是真的，房遗爱这货的赌术精湛到了这种程度？

你道为何？

因为这是两人对赌，是以那三粒骰子四点为最小的规矩被打破了，只要你有能力将三粒骰子给擦起来，而且最上面那一粒骰子是红色一点的话，那么，很幸运，不出意外的话，你就是最小的。

这不，眼下这件幸运的事情就应在房遗爱的身上，很不可思议。

杜荷与房遗爱全都笑了起来，在他们看来，这次是稳赢了，他们这次是用不着死了。

“蒙谁呢？”

“不是真的吧？”

高阳以及李愔等人全都睁大了眼睛，看着骰盅之中那一柱擎天的三粒骰子，只感觉一大片乌云，铺天盖地的压了下来。

乌压压，无边际，让一众小家伙们感觉很是压抑。

“你还要继续吗？”房遗爱嘴角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当然？”李元霸道：“我为什么不能继续呢？如果我同样摇出一点的话，那岂不就是说这一局是平局，我至少还有赢你的机会！”

房遗爱可不认为李元霸有这个技术，他索性便不再说话，而是抱着两条胳膊，摆出了一副看好戏的样子来。

第三百八十一章竟然摇出了豹子

“哗啦……哗啦……”

李元霸懒得去看房遗爱那一副小人得志的面孔，而是面无表情地抄起了骰盅，直接开始摇晃起来。

这一次他晃动的速度虽说依旧缓慢，可是看得出来，用得力气很大，那样子就好像是和骰盅有仇一样。

“啪！”

十数个呼吸之后，重重地一下把骰盅给砸在了赌桌上，李元霸笑着对那名美女说道：“你来开！”

宫装美女红唇勾起了一个狐媚的笑容，葱白玉手，捏住骰盅的盖子骤然往上一掀……

“呀……”

谁知道盖子刚刚掀起来，那美女就用空着的右手捂住了自己的樱唇，那一双柔地可以滴出水来的大眼睛中，充满了震撼的神色。

只见那骰盅的底托上，有一小堆碎片，碎片上的点数已经完全碎掉了，根本就看不清晰。

三粒骰子竟然全都碎了，要知道，那骰子可是骨质的，竟然全都碎了，这家伙手腕的力量是有多大啊？

“嘶！”

“这，这怎么可能呢？”

对此感觉极其不可思议的房遗爱和杜荷，就像是见到了野猪上了树，太监可以生孩子一样，那感觉忒不真实了！

对于李元霸那恐怖的手劲儿，只有李承乾、李恪、李愔、李恽以及李贞这几个小家伙有着深刻的体会。

区区几个骨质的小骰子，对于李元霸来说，那简直就是毛毛雨了！

咕噜！

房遗爱本以为自己就已经是神力无双了，没想到和面前这位主比较来。他简直就是一弱鸡，他突然很庆幸方才并没有进行任何的反抗，否则的话，那只小小的拳头，一定会在他身上留下什么印记的。

很是艰涩地咽了一口唾沫。房遗爱道：“零，零点……是我输了！”

“很好，那我们就进行第三项吧！”

李元霸很开心现在的效果，毕竟他还赢了一场赌，就算是第三场输了，那也值了。

再者说了。李元霸可是早就已经让李愔和恒运赌坊的人通过气了。

还记得在房遗爱进楼上雅间之前，李愔曾经吩咐几个青年汉子出了屋子吗？

那便是李元霸早就已经做好的谋划，当然了，不一定哪种谋划能够派上用场，李元霸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毕竟。在这赌坊之中除了十赌九骗之外，更被人常说的那句话便是十赌九输，这句话真正的含义就是形容赌坊里面有很多的黑幕。

“这第三局，我还是让你先，只要你能够摇出豹子来，我也不摇了，立马就认输！”

终于到第三局了，李元霸干脆大度了起来。

不过熟悉李元霸的几个孩子都晓得。这回房遗爱要输了，而且还会输得很惨！

对于李元霸的提议，房遗爱很是心动。毕竟他以前也曾经摇出过豹子，尽管概率很低，但是对此，房遗爱还是有些信心的。

“我的遗爱兄弟，我的身家性命就全都交给你了，你可一定要赢啊！”

杜荷在房遗爱身侧作揖行礼。看那样子就差下跪了。

这次房遗爱并没有矫情，而是脸上充满了凝重之色。什么圣旨，什么高阳公主。全都他娘地见鬼去吧！

现在，房遗爱想赢，他也只想赢！

“希望你信守承诺！”

房遗爱对李元霸说了一句话，随后右手飞快摇起了骰盅。

与之前的他相比，此刻房遗爱摇骰子的动作忽紧忽慢，节奏感非常强，一只右手不断地在空中挥舞着，这尚算宽阔的雅间，除了骰盅之中与新骰子相撞的哗哗声之外，再也没有了其他的声音。

在摇骰快要结束的时候，房遗爱的动作骤然加快了，高举的右手呈曲线往下直落，还没等众人看清他的动作时，骰盅就发出了‘当’的一声响，重地落在了赌桌上。

细心的高阳公主，发现此刻房遗爱的脸上已经挂满了汗水，就像是洗了一个汗水澡一样。

“开吧！”李元霸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的做作之色。

唰！

骰盅随之打开，顿时两个六以及一个仍旧在旋转的骰子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六，六，六……”

杜荷都快要吓尿了，这他娘的真是太刺激了，他那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那粒还在缓慢旋转，眼看着就要停下来的骰子，同时他的嘴上也开始嘀咕了起来。

同样紧张的还有李承乾等人，虽说这场设计已经取得了完美的效果，可是现在他们却是满脸紧张地看向了那粒骰子。

终于，骰子在三点与六点之间相互转换了起来，而且看那架势颇有向六点倾斜的趋势。

房遗爱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无比灿烂的微笑，他刚才摇骰的动作是经过一位赌场老手亲自指点过的，虽然不敢说能准确控制骰子的点数，但是想要摇出大小来，这货却是有着七的把握。

再加上他曾经联系过摇豹子，三个六点还是有四成的把握的！

而且现在也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两个六点已经出现，豹子的态势已经成型。

似乎注意到房遗爱脸上的笑容了，李愔的脸上闪过一丝坏笑之色，他站起身来，沿着赌桌走了几步，忽然装作脚下一个受力不均，身体下意识地一撑赌桌……

得，原本正向着六点倾斜的骰子，因为李愔这极其‘不小心’的举动给震颤了一下，竟然倒向了三点。

所以，尘埃落定，原本六六六的豹子没了，变成了六六三，房遗爱和杜荷也因此而彻底悲剧了！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刚刚是谁绊了本王一下……哦，原来是地面不平啊！那个谁，回头你们把这地给敲了，给本王换成波斯产的地毯……”

李愔这货实在是太阴险了，都到这种时候了，竟然还给自己圆谎，当真是可耻至极啊！

“好一个梁王李愔！”

房遗爱咬牙切齿地看着李愔，如果眼神能够杀人的话，怕是李愔早就已经被房遗爱给杀灭一千次，一万次了！

“咋地？本王脚下绊了一跤，碍着你什么事了？”

李愔很无辜地回瞪了回去，同时假装瞄到那赌桌上的骰盅的时候，却是很真诚，很真诚地说道：

“哎呦，结果出来了吗？我就说你这家伙赢不了吧？看吧，果真就输了！还豹子，抱你妹啊！”

好吧，虽说话中的意思充满了讥讽，可是这货的脸上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幸灾乐祸，反倒是真得很真诚！

“李愔，你不要欺人太甚！”

房遗爱终究还是一个孩子，是孩子就有忍不住的时候，李愔这番行径本就令人厌恶，所以房遗爱冲动地大吼了起来。

“咋地？”李愔眉头一挑，道：“自己技不如人，就把责任全都推到别人的身上，你也真够出息的！”

“李愔，如果不是你的话，我这一次一定可以出豹子，你这是在故意作弊！”

房遗爱据理力争，倒不是因为他就要输了这场赌，而是因为他丢了面子，还是在他最好的兄弟面前丢了面子。

“那怨不得本王，只能说你运气不好！”李愔摇摇头，道：“又输不起了吗？”

“好了，哪来得那么多受罪的话！”李元霸打断了李愔，扭头看着房遗爱道：

“你还不算输，我这边也没准能不能摇出豹子来，到时候，你我之间顶多算是个平手！大不了我们再多摇几次，看谁先摇出来就是了！”

“对，没准谁输谁赢呢！”

李元霸的话让房遗爱和杜荷心中又升起了希望，他们俩眼睁睁地看着李元霸再一次抓起了骰盅。

“哗……哗哗……”

几声骰子撞击的声音响过，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戛然而止，骰盅稳稳地落在了赌桌之上。

“嗯？这就算完了？”

“这也太简单了吧，就没点什么花活？”

李元霸这一次的动作，显然让众人很失望，刚才那房遗爱几乎都将手中的骰盅给耍成了穿花蝴蝶，那骰盅就像是活了一样。

但这次李元霸的动作却是如此的简单，那种反差让众人全都感到很不爽。

“这位？嗯，不好，他竟然一直都在扮猪吃老虎！”

正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和杜荷以及李承乾等人不一样，房遗爱以及李愔、李恪，从这简单的动作中看出了李元霸的不凡之处来。

原本一件繁琐到了极点的事，到了李元霸这里就是三两下就解决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六六六，十八点，豹子！”

李元霸将手下的骰盅掀了开来，里面赫然是三个六，雅间之中顿时响起

了一阵阵的欢呼声。

“哈哈，我就说四叔很厉害吧？”

“赢了，真得赢了，奇迹啊！”

“见了鬼了吗？”

一群熊孩子们，兴奋得就像是抽了羊癫疯一样，手舞足蹈了起来，一个个的小脸上全都挂起了快乐的神色。

再看杜荷以及房遗爱呢？却是满脸的颓然，杜荷更是没种地双腿一软，瘫倒在地，嘴巴里失魂落魄地呢喃着：

“完了！全完了！”

说实话，李元霸也没能想到自己竟然真得可以摇出豹子来，他只是按照前世所看到的摇骰子视频，照本宣科地晃了两下，没想到竟然就赢了？

用李元霸自己的话说，就是：他娘地，真是活见了鬼了！

第三百八十二章败露

皇宫，两仪殿。♀♀♀，

李世民正在于一众朝臣们商议吐蕃以及天竺国入贡之事。

“陛下，依着俺，就应该直接大兵插入吐蕃，把他们吐蕃部族给彻底灭了！看松赞干布那个鳖犊子还敢不敢再跟俺们大唐嚣张？”

程咬金就是一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当年的‘渭水之盟’，可是让他感觉到万分的屈辱，如果不是在朔州之战中他另有其他的职责在身，恐怕会和牛进达一起深入吐蕃腹地，痛痛快快地大杀一场！

“知节所言甚是！”

对于程咬金的话，尉迟敬德表示很赞同，本来这次出征薛延陀没有尉迟敬德什么事，他这心中就已经憋着一口气了，眼下机会终于来了，他才不肯错过这个机会，是以他继续道：

“陛下，那土蕃虽并未曾骚扰过我大唐边疆，可是当我大唐军队出征薛延陀的时候，松赞干布却是无耻地调遣了十三万大军帮助薛延陀。此等行径，足以表明松赞干布的狼子野心，积蓄力量伺机而动，由此可见其所图之大！”

“那依你之见，我大唐当如何？”李世民问道。

“打！最好是把他们全都给灭了！”尉迟敬德还没来得及话，倒是牛进达抢先一步站了出来。

李世民的眉头微皱，沉吟着并没有回话。

“陛下，微臣以为此举甚为不妥！那番邦之人亦是娘生父母养的，亦是天地间的生灵，若是将他们全都杀了，那便是残杀无辜啊！”

黑脸的魏征很不赞同牛进达的话，毕竟这番邦之人也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如果将他们全都给杀死了，那天下间的百姓将要如何看待当今的天子？

其实李世民也有这方面的顾虑，要不然的话。在牛进达还有李绩他们在返回长安城之前，李世民就会吩咐他们率领大军前往番邦腹地，灭了这帮子可恶的番贼。

“格老子的！”程咬金低声嘟囔了一句，乍着脸上的黑髯，等着魏征道：“俺魏黑子，你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俺们去打番邦还有什么错不成？”

魏征的话一瞬间就好像是捅了马蜂窝一样，在场的所有武将们都变得激动了起来。

“魏大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前面打声打死，后方庙堂之上有您这样的人，真是让我们心寒啊！”

所有的武将都不能够接受魏征的话。一句话否定他们的功勋吗？那要他们这些当兵的，还有什么用？

魏征也没想到自己一句话，竟然引发了这么大的冲突，看来他是犯了众怒了。

不过魏黑子也并不在乎这一，反正他是御史，平日里所做的事情便是参人和进谏，每日里便已经不被同僚们待见，反正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不待见就不待见吧。

“这等残杀蛮夷之事与战场之上杀敌截然不同！”

面对一众同僚们的质疑与愤怒，魏征并没有在意，面色依旧淡然地道：“战场杀敌，那是因为所属阵营不同。各为其主，不得以而为之。而突入番邦腹地屠杀蕃人就不同了，那是侵略……”

“哼，那你怎么不番贼骚扰我大唐边关百姓。悍然发动战争呢？”

李孝公也终于忍不住了，他阴沉着一张脸，面对魏征不再沉默。

“这番……”

魏征还想要些什么时候。一个年级大概在花甲之年的老太监急匆匆的走进了两仪大殿。

这老太监名叫刘同，乃是天机卫中专门负责与皇帝通信的人，他有特权，不论李世民在什么地方，只要天机卫中有什么紧急消息需要传递的话，他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觐见皇帝。

“奴婢刘同见过陛下！”老太监恭敬行礼。

李世民眉头微微一拧，道：“何事？”

老太监没有话，而是看这满殿的朝臣，满脸的犹豫之色。

“你过来吧！”李世民脑袋微微一歪，道。

刘同呼出一口气，踩着碎步来到李世民身侧，在其耳边轻声耳语了起来。

听到刘同的话，起初的时候李世民的脸色还有些阴沉，可是随着刘同把所有的话完之后，脸色却是变得古怪了起来。

“你且下去吧！”李世民摆摆手。

“诺！”禀报完了，刘同恭敬地应了一声，脚不沾地地飘出了大殿。

“今日之事就先议到这里，诸位爱卿都回去吧，玄龄留下！”

李世民对一众朝臣们摆摆手，示意众人散去。

“臣等告退！”

众臣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还是恭敬地对李世民行了一礼，出了两仪大殿。

“陛下，可是有何事吗？”房玄龄问道。

李世民满脸遗憾地对房玄龄道：“玄龄，这次朕与你之间怕是做不成亲家了！”

房玄龄愕然，道：“陛下……”

“方才刘同告诉朕，遗爱贤侄去了赌坊，并且与人赌了一把，输出去两万两黄金！”

李世民摇着脑袋，心中暗叹李元霸这个兄弟，为了能够不让房遗爱娶高阳公主，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为了把房遗爱设计入套，竟然把倒霉的杜荷给拉下了水。

之所以在刚才李世民没把杜如晦留下来，就是怕他冲动地直奔恒运赌坊，把他们家二子给灭了，那到时候乐子可就大了。

这边房玄龄一听李世民的话后，先是呆愣了一阵，随后便极为不可思议地：“不可能，遗爱正被微臣关在府中，并且由仆人看守，不得出家门半步，怎么可能出现在赌坊呢？”

房玄龄的话刚刚出口就后悔了，正所谓君无戏言，李世民怎么可能把没有根据的事情出来呢？

李世民苦笑着摇了摇头，道：“具体的事情，朕也不太清楚，不过你还是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房玄龄不敢怠慢，直接对李世民拱拱手，怒气冲冲地向着宫门之外行去。

“陛下，要不要去看看？”刘三水见李世民一直盯着房玄龄的背影看，便凑上前去，低声道。

李世民摇摇头，道：“不必，既然那房家次子是自己送上门去的，想必元霸早就已经想好了所有的对策，朕就算是去了也是白去。”

刘三水笑道：“王爷这算不算是作弊？”

李世民失笑道：“作弊算不得，不过就是一个玩笑罢了！”

是啊，这门婚姻，在与李元霸定下赌约之后就已经成了一个笑话，根本就不可能成功了！

.....

这边，李元霸的目的也终于达到了，不过对于房遗爱以及杜荷这两个家伙，李元霸却不想就这样轻易放过。

或许是因为前世的时候，就这种德性的两个家伙分别娶走了自己的亲外甥女；也或许是因为这两个家伙确实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你，你还想怎么做？”房遗爱看着似笑非笑的李元霸，只感觉浑身都在发冷。

都到了现在了，这家伙竟然还不知道自己是被人给设计了，还在跟这抱着奢望，也真不知道他这脑袋到底是怎么长的。

那边的杜荷倒是想看出来什么，因为到了现在，他是越看那几个面貌妖异，皮肤白的可怕的青年人很眼熟。

再联想到方才那个与房遗爱对赌之人，对于李愔这个梁王方才的态度，还有那几下摇骰子成碎片的手段，却是越想越感觉到可怕。

不过眼下也不是这些的时候，毕竟他也不想这是真的，要真是那样的

话，今日他这一身打还有输出去的十二万两黄金，那可真是沾了他的好兄弟房遗爱的光，彻底打了水漂了。

“两位，走吧，接下来我会命人送两位回家的……相信你们的父亲会很乐意把这些钱还给我！”

这次的事情本身就是李元霸设计的，他自然不可能真个去叫房、杜两位大人支付这十二万两黄金，只是借这个机会，好好敲打敲打两个倒霉孩子。

“不，我不要你们送回去，你放心好了，欠你的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只是需要你宽限我一个时辰！”

房遗爱还是有些不甘心，到现在他才想起李世民的圣旨，他才想起来他父亲会不会因此而打死他。

“还想要去搬救兵吗？”李愔接过了话头，道：“怎么着？指望我那位表哥来替你们还债？信不信只要他出现在赌坊，本王就去告诉姑丈大人，你姑丈大人会不会打断我那表兄的腿？”

李愔口中的表哥便是柴令武，这柴令武乃是李世民的同母姐，也就是平阳公主的儿子。

而李愔的姑丈大人，便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谯国公柴绍，柴嗣昌。

“这……”

对于李愔的话，房遗爱也明显想到了，看得出来，他并不想害了自己的兄弟，可是眼下到了这种地步，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好了，不要再其他的了，梁王、汉王，这里的事情你们就先处理一下，我们几个先把他们俩送回各自的府上。”

李元霸才不在乎这两人想什么呢，他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办，不是每天都很闲的。

“好的，您走好！”李愔对李元霸头，同意了下来。（未完待续……）

第三百八十三章小柴同志

李元霸带着几个孩子们，几个孩子们带着赌坊中的六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汉子们每组分为三批，两人在最后放看守，以防两人给跑了。※%※%，

至于另外的两人，则是押着房遗爱还有杜荷一群孩子后面。

就这样，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出了恒运赌坊，向着长乐坊边的房、杜两府走去。

“虞小姐，这里你一定要进去看看，这里面的首饰都是不远万里从大食、天竺购入，而且这里还是我们自家开的，以我老爹的地位，里面的东西那可都是精品，你随便进去挑，只要你看上眼了，带走便是了！”

李元霸正带着几个尚未来得及卸掉伪装的孩子们，还有那几个汉子，慢悠悠地一边闲逛一边往前走的时候，突然，迎面传来了一阵极其谄媚的声音。

这声音中无非就是在说一件事情，“你看，这家店是俺们家开的，俺们家很有钱，快点过来让俺啪啪吧！”

看都不用看，李元霸就知道说话的这货不是富二代就是官二代，看这架势完全是想要拿钱泡妞的手段。

众人循着声音看了过去，便见迎面走来了几位少年人模样的男女。

打头的一位少年看起来大概十六七岁光景，正满脸笑容的对着走在她身侧的一名粉衣女子诉说着什么，那脸上的得意劲儿就甭提了。

走在这一双少年而旁边的几位少年男女，此时脸上虽然也带着笑容，但是，那笑容却是有些勉强。

除此之外，这些少男少女们全都不过十六七岁，一个个都穿金戴银，锦袍皮裘，看起来就非富即贵。

当然了。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攀比，一众男女之中，这长相最为出众的，自然便是那位粉衣女子了，只见其一袭粉色的衣服、腰间配着淡粉色流苏绢花，额前的刘海随意飘散，宛若天仙，一头青丝仅仅用一根珍珠白色的宽丝带绾起，本来就乌黑飘逸的长发却散发出了一股仙子般的气质。

那种美态虽说不及武顺，却是独有一般风韵。也难怪为首的那小子要如此炫耀了！

不过。不晓得是咋回事情，李元霸瞅着为首的那小子很眼熟，可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晦气，怎么就看到他了呢？”跟在李元霸身边，全身都笼罩在黑袍中的李恪，低声咒骂了起来。

李元霸有些奇怪地瞄了李恪一眼，道：“这小子是谁？”

“他就是平阳姑姑的儿子，柴令武！”站在李元霸另一侧的李承乾说道。

“啥？”李元霸有些愕然，心说：“不会这么巧吧？”

他扭过头仔细地看了对面的那家伙一眼。丹凤眼，眉似卧蚕，唇方口正，那整体精神面貌倒是和老李家的人有那么一丝的神似。没错，还真是这小子！

原本不想把这个便宜外甥给拉下水，现在可倒好，他是自己送上门来了。不得不说这是天意如此啊！

“令武，令武，救我啊！”

这边杜荷与房遗爱也已经看清楚了对面之人。只是两个人的反应各不相同，一个是想要下意识地躲闪，不叫对方看清楚自己的脸；而另外一个却是扯着嗓子惨嚎了起来，那声音和杀猪的时候差不多。

不用问，那低头闪躲的自然是已经猜测出李元霸身份的杜荷，至于另外一位脑子缺根筋的，自然便是房家二公子，房遗爱了。

原本正讨好地看着身侧的虞小姐，想要把美女往自家店铺里面引的柴令武，听到这道似乎有些熟悉的声音，颇有些惊愕地抬起头来，向着四方看了过去。

当他把脑袋扭向正前方，看到正有六个五大三粗的壮汉，正押着房遗爱以及杜荷往前走的时候，却是有些哑然，紧接着便是无边的怒火。

不过柴令武并没有立刻暴怒地冲上前去，叫李元霸他们放人，而是强行压抑着心头的怒火，仔细打量起了对面的人。

因为他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那可是天子脚下，没准哪一位就是皇亲贵胄。

再加上他可比杜荷还有房遗爱都要聪明的多了，自己这两位兄弟是个什

么德行，是什么地位，几乎整个长安城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知道他们俩的身份，还敢把他们绑起来押着走的人，那一定就是有所依仗。

所以，还是谨慎一点的好！

这一看之下，更加让柴令武疑惑了，因为面前的几个人他都不熟悉，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当先一人身穿浅蓝色长袍，外披厚重的大氅，头顶长发披散，只在脖颈处随意扎起。

再看另外几人呢，三个全身都包裹在黑色的袍子中，另外两个眉清目秀的小公子，像极了女子，只是唇上却各自有两撇小胡子，看起来有些怪异。

“在下柴令武，诸位兄台请了！”

想了半晌，还是琢磨不出面前几人的身份，柴令武硬着头皮走了上去，态度略显高傲地对李元霸众人拱了拱手。

按照礼仪，除非晚辈向长辈行礼不用还礼之外，其他时候不论是什么人都必须得还礼，这是礼仪。

李承乾等人自小便跟随礼部的官员，把这一套礼仪全都学全了，所以除了李元霸这个家伙不懂得之外，所有人都躬身还礼。

对于李元霸那看起来“随意”、“傲慢”的态度，柴令武有些恼火，不过当着自己的女神，当着自己心上人的面，确实不能随意发火。

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浊气，道：“诸位缘何将在下的两名兄弟殴打如厮，并且还派人押送，这是要送往何处？”

柴令武一边说着，一边将手指头指向了那差点被逼得崩溃掉的杜荷。

李元霸看着柴令武说道：“他们俩方才在恒运赌坊中输给我十二万两黄金，其中尚欠我十万两黄金。我这便正要他们将他们二人送回府去，跟他们老爹要这十万两黄金！”

嘶！

柴令武感到牙疼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疼！

尼娘咧，这俩货到底是有多败家啊，正所谓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就算是他去赌坊乐呵乐呵，最多不过输掉纹五百两就要滚蛋了，现在可好了，这两个货竟然输出去十二万？

这特么的不是坑哥吗？(未完待续.....)

第三百八十四章他们的债，我接下了！

可不就是坑哥吗？

如果不碰到这俩货还好说，可是偏偏就碰到了，而且还是在自家的首饰店铺外。↷ ↘，

你说如果不管的话，他身后跟着这么多的小弟，还有他的心上人。有他们在，这件事情肯定会经过他们的口，传遍整个长安城的。

那日后谁都会说他柴令武不讲义气，到时候他的名声就真得臭大街了。

再一个，若是接手这件事情的话，那么十万两黄金……尼娘咧，想想脑袋都要炸了！

“令武，千万不要听他胡扯，这是他给我们俩下了个套，故意让我们往里面钻！这十二万两黄金输得冤枉啊……”

那边柴令武刚刚想到这里，这边房遗爱已经又一次扯着嗓子狂叫了起来。

杜荷都快要疯了，这二货真是他娘地坑死了！你要不要这么傻呀？联系前后你仔细地去想一想，难不成还不晓得面前这位主儿是谁吗？

第一次，杜荷第一次感觉到这一次是所托非人！

看到这一幕，李元霸笑了起来，他很庆幸把这这傻货给引进了套里，破坏了他们李氏皇族与房家的联姻。

否则的话，一旦高阳公主真个与这货结为连理的话，怕是这日子就有得熬了！

柴令武听到房遗爱那嗓子嘶吼，顿时面色往下一沉，道；“列位，不知我这位兄弟所言可是真的？”

说实话，他们这些纨绔子弟们，虽说吃喝嫖赌是样样精通，可是这在讲义气方面，那些低级的贵族子弟或许还计较一下得失，但是那些高端的王孙贵族，到他们那个地位，反倒是不在乎得失了。

因为他们计较的都是高层利益。什么事对他们的父辈有利，什么事对他们的父辈无意。

当然了，每一个王孙贵族的府上都难免出一两个废物，这个房遗爱不就是一个典型吗？

“如果我说不是，你信吗？”李元霸似笑非笑地说道：“对了，忘了给你说了，他们俩可是在恒运赌坊输的钱，你以为恒运赌坊是什么地方？”

相比起房遗爱和杜荷不晓得恒运赌坊的幕后老板是李愔，柴令武这个表兄可谓是知之甚详，否则的话。这恒运赌坊怎么可能在区区两年的时间里就成为整个长安城中最为火的赌坊？

果然，在听到李元霸的话后，柴令武的脸色就变了，变得很是难看，他根本没想到这件事情竟然牵扯到了李愔。

李愔并不可怕，可怕的时候他有一个皇帝很喜欢的哥哥李恪，而站在李恪背后的是皇叔李元霸。

而且还听说，最近李恪和太子李承乾走得很近，这就更加叫柴令武忌惮了。

“令武。你也知道那件事情！一旦我父亲知道去了赌坊，那件事情肯定就泡汤了，你可一定要帮我啊！”

似乎看出了柴令武的犹豫，房遗爱根本就没有多项其他的事情。现在他所恐惧的，便是与李氏皇族的婚约解除，拿到时候他可就不是皇帝的乘龙快婿了，自己就还是那个一事无成的公子哥！

杜荷都快要被房遗爱给雷死了。可是他偏偏不能开口说明白，因为他知道既然李元霸不想被人看穿身份，那就一定是有所谋划。

他若是将这件事情给说穿的话。怕是就会被李元霸给记恨了。

所以，杜荷很难受，那是憋得相当难受啊！

“呦，这不是柴公子吗？怎么今日有空出来闲逛啊，没被你老爹圈在府里吗？”

就在柴令武正在犹豫间，突然一道比他方才还要嚣张的声音响了起来，众人循声望去，便见长得很着急的程处弼，以及一身白衣加身的秦怀玉，踱着方步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程老三！秦怀玉！”

柴令武看着两人，这两个名字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争斗。

这朝堂之上，百官林立，各种派系关系复杂难言，自然这各位朝廷官员、王孙贵族的子女、儿孙之间，也会因为这朝堂之上的派系关系而亲近或者疏远。

这也就形成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圈子。

很明显，柴令武、房遗爱以及杜荷是一个圈子里的；另外一边的程家兄弟、秦怀玉再加上尉迟家的那两个儿子，组成了另外一个圈子。

这些不同圈子中的人与人之间，难免会因为某些事情产生摩擦，久而久之这种摩擦就会变成圈子与圈子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调和。

很显然，柴令武所在的圈子，与程处弼所在的圈子就存在很严重的矛盾，要不然的话，柴令武不会在看到程处弼的时候，那眼神恨不得吃了他！

“干嘛这么看着我？怎么着，又想找本公子干一架吗？”程处弼笑咪咪地看着柴令武，很是夸张得拍了拍胸口，道：“来呀，来呀，我好怕呀，快来打死我呀！”

噗！

高阳公主和清河公主看到程处弼的夸张动作，顿时轻笑了起来，那高阳公主差点连贴上的胡子都给笑掉了。

两个丫头的笑声，把秦怀玉还有程处弼的眼睛给吸引了过去。

当他们俩看到那俩丫头的时候，顿时愣了一下，特别是程处弼，因为他越看那少年越像是他二哥的媳妇清河公主。

就在他想要上前去打招呼的时候，秦怀玉却是拉了他一把，眼神朝着那帮子人正前方挑了挑。

程处弼循着秦怀玉的眼神望了一眼，顿时心中抖了一下，那站在最前方，正看着他笑的人不正是他的顶头上司，神武卫上将军李元霸！

“王……”程处弼这就要上前去打招呼。

李元霸却是先程处弼一步，上前说道：“程三公子，秦小公爷，真是好久不见了，最近可还好啊？”

程处弼骤然一愣，心说：“昨日不是才见过吗？怎么就好久不见了呢？王爷这是要闹哪样啊？”

秦怀玉可比程处弼要聪明得多了，他一把将程处弼往后拉了一下，道：

“李大哥，真是好久不见了，前两日的时候处弼还说起你了，想要挑一个日子，与你把酒言欢，没想到今日就碰到了！”

“对对……我看择日不如撞日，今日我与怀玉哥就好好请你一次，说什么也要把你给灌醉了！”

程处弼也不是傻蛋，看到李元霸和秦怀玉那‘眉来眼去’的样子，哪里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是以，赶紧上来圆谎！

“呵，感情这两拨人都认识，而且看他们的关系都还挺不错的，看来这次说什么也不能叫他们好过了！”

原本还想要放任不管这件事的柴令武，在看到两拨人亲密的关系时候，顿时是怒火上涌，哪里还管得了那么多？

“哼，程处弼，今天的事情是我们之间的事，你最好是少管！”

对于把他给忽视掉的两拨人，柴令武顿时有些恼火，所以他对程处弼冷言冷语了起来。

哪知道对于他的嘲讽，程处弼根本就没有在意，而是瞄了他一眼，道：“你以为谁愿意管你那些个破事？不过这件事情涉及到了我们李大哥，我不得不管！”

“好，你既然执意想要结梁子，那我便接下了！”

程处弼与他是死对头，柴令武才相信仅凭自己的两句话就可以把程处弼给引走，所以他匆匆给众人丢下两句话，便扭头看着李元霸说道：

“他们俩的债我柴令武接下了，不就是十万两黄金吗……你等着！”

柴令武对李元霸说了一声，就扭头进了旁边的‘福升祥’珠宝首饰铺。

过了好一会，他叫人抬着几个大箱子走了出来，‘噗通’一声蹲在了李元霸的面前，打开箱盖一看，里面尽是黄澄澄的金元宝，在阳光的照耀下很是刺目。

柴令武这边，除了那名美颜脱俗的女子正好奇地打量着对面的李元霸等人之外，剩下的人全都瞪直了眼睛看着箱子中的金元宝，只感觉满心的震撼！

恐怕他们这辈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金元宝。

“哇！金子，全都是金子！”

“这，这么多箱子，看这架势得有黄金十万两了！”

“嘘嘘……你小声点，没见那些黄金是那个少年郎从‘福升祥’首饰铺里面板出来的吗？我估计那少年肯定是福升祥的少东家，柴令武！”

……

起初两拨人的对峙并没有引起路人的关注，可是随着这一个个硕大的红木箱子从‘福升祥’里面抬出来打开的时候，却是把路人都吸引了过来，形成了一个小的包围圈。

这就是华夏人的特点了，喜欢围观。

还好这里是东市，所有人都自持身份，只是小声地在议论，这样是放在西市的话，恐怕早就有人开始起哄了。

“真是好多的黄金啊！”程处弼看着这一箱箱的黄金，夸张地叫了起来，“你还别说，从小长这么大，我还真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黄金！”

柴令武没有搭理程处弼那得瑟样，而是对李元霸说道：“一句话，放还是不放！”

李元霸俯下身子，拿起一枚金元宝在手中掂了掂，叹了口气道：“看着倒是很诱人，不过，我还是不能放了他们！”(未完待续……)

第三百八十五章虞小姐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柴令武肺都快给气炸了，钱也给了，这一箱箱的金子都给抬出来了，你还不放人，到底是想闹哪样啊？

李元霸很是无辜地晃了晃肩膀，道：“我说过，方才在赌坊之中与他们二人对赌的是梁王殿下，我只是代表梁王押着这俩人各自回府要写赌债罢了。”

“至于你所说地接下这个梁子，虽说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可是这件事情并非是我能够做主的，必须梁王拿主意！所以……我也是爱莫助了！”

李元霸这货太阴险了，明明完全都是凭他一句话的事，非得偏偏把事情搞大了，看来他是想连这个亲外甥也一起给狠狠地教训一顿。

“好，很好！看来方才你是在耍着本公子玩喽？”

听到李元霸的话，只见柴令武满脸尽是怒火地望着李元霸，那神情就好像人类被畜生给戏耍了一样。

再看柴令武身后站着的那几位，愤怒的有之，无所谓的有之，但是更多的却是满脸幸灾乐祸的神色。

看得出来，平日里，柴令武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算多好。

“哈哈，我的柴大官人，柴大公子！怎么着，你是想仗势欺人啊，还是想对我这位李大哥动手啊？”

看到柴令武的表现，程处弼不干了，特别是在他怀疑那个小胡子白面书生是他二嫂女扮男装之后，就更加不会对柴令武客气了。

程处弼的话，并没有让柴令武如何，倒是先让那帮子站在他身后的小弟们一愣一愣的

对于他们这些长安城中最高级的纨绔子们来说，何人敢这般地和他们说话？这特么地也太掉价了吧？

尽管你老爹是国公，是左武卫的大将军，你本身也有爵位在身，可是你不是和我们一个圈子啊。管你是谁呢，先骂回去再说！

随即，很快的就有人开始开口说话了，只是在李元霸他们看来，却并不

是向着他们自己，反倒是在火上浇油：

“程三公子，俗话说，各家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之间的事情与你有何干系？”

“就是，我们自家的事情。想如何便如何！程三公子未免有些暨越了吧？”

这帮子纨绔子们，全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摆明了在说这件事情与程处弼没有什么关系。

“好，好得很啊！欺负老子人少是不是？看到你们面前这位没有，他就是我的大哥，你们敢欺负他就是在欺负我，想动手？老子奉陪到底！”

程处弼才不惧怕了这群小喽罗，反正自从自己从薛延陀回来之后，他还没有好好地活动一下筋骨。这下可好了，终于可以疏松一下了！

“好，你程老三还真是够胆！不过难得本公子今日心情好，看在虞小姐的面子上。本公子也不想和你们干架！”

柴令武阴沉着一张脸看着程处弼，继续说道：“还有，本公子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只要你能够放了本公子的两个兄弟，这些钱还让你们拿走。这样也算是给了梁王面子，你待如何？”

佳人当面，柴令武当然不会轻易上演全武行。毕竟眼下还没有闹到那个地步，如果动手了话，岂不是唐突了佳人？

再者说了，这要是搁以前的话，碰到这种情况了，铁定会叫上他们的人，挑一个地方狠狠地干上一场！

“我说过了，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

面对柴令武的怒意，李元霸依旧是我行我素，反正他就是咬死了，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李愔的身上，你就算再牛叉，总不能把这件事情闹到梁王府上去吧？

想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的脸上还露出了一丝笑容，因为他突然感觉这种生活很不错，既能调剂生活，又能调教一下大外甥、大侄子的，这种奶爸的生活多爽！

看着对面的青年人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笑容，柴令武的怒火不知道为何，那是腾腾地往上冲！

怎么着？嘲笑本公子？本公子这是看在梁王的面子上，这才给你这个机会，如果不是梁王的话，就程处弼那家伙的面子？有个卵用啊？

“尼娘咧！真当本公子好欺吗？”。

柴令武瞪着李元霸，看那架势是马上就要动手了。

这边程处弼以及那六个押着房遗爱和杜荷的汉子们很兴奋，看得出来，他们这憋得也是相当难受啊！

“柴公子，算了吧！依我看，这件事情还需要找梁王来解决，既然梁王不在这里，那何不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呢？”

就在两方眼看着就要爆发一场冲突的时候，那位自从开始就一直未曾开口的美丽少女，终于朱唇轻启。

那声音清脆、灵动，就如同百灵鸟一般，很是空灵！

美女的力量往往都是伟大的，听到这位美女的声音之后，柴令武明显愣了一下，过了好一会才吐出一口浊气，缓缓地说道：

“看在虞小姐的面子上，你方才对本公子的不敬，本公子且不再追究！这样吧，这十万两黄金你且收下，本公子不要求你放了他们两个，只是需要你放房遗爱放了即可，你看怎么样？”

说实话，柴令武此刻虽说是怒火冲霄，可实际上却并不想这么快就和程处弼他们的圈子动手，毕竟两个圈子的父辈并没有什么政见不合，一个从政一个行军，有的时候两方还能互补，就算是动手了，最后挨骂的还会是他柴令武。

再者说了，有了虞小姐的话，他也不能不管不顾地真个去动手打一架，所以他只是想要先把房遗爱给放了。

并非是他和房遗爱的关系要好过与杜荷之间的关系，而是因为皇帝先前的那道圣旨，如果真得被别人知道了房遗爱去了，怕是婚事就黄了，所以柴令武选择了房遗爱，而并非是杜荷。

杜荷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并不怪柴令武。

只可惜，他并不认为面前这位大爷会放了房遗爱，因为一开始这个局就是针对房遗爱的，想要他撒手？

那根本就不可能！

“你的这个建议很让我心动！只是可惜啊，我依旧不能同意。”

柴令武一方面借着美人的坡想要下驴，一方面还要强压下怒火，找个折中的办法。

只是，那只是他单纯的想法，李元霸根本就没有放过房遗爱的意思，或许把放的人从房遗爱给换成杜荷的话，李元霸会很乐意吧。

李元霸的话，对于围观的一种来说，那是胆小，忠于职守，不敢做梁王的主。

可是在那些柴令武的小弟们看来，却是这家伙摆明了是个倔强，不识好歹的二货。

再看那位柴令武口中的虞小姐，此刻也是黛眉微微皱起，不明白眼前之人为何不接受自己的好意。

“哎，本来还想着看在梁王的面子上放你一马！没想到你却还是一个二楞子！今日本公子难得地对别人降低了要求，你却是几次三番地驳了本公子的面上，看来我还是太仁慈了！”

柴令武根本就压抑不住怒火了，把衣服下摆往腰上的玉带上一别就想着李元霸的方向走了过来。

这家伙已经彻底逗起了他心中的火，火烧得旺了就需要浇灭了，而最好的灭火方式，就是将自己的满腔火焰给发泄出去，疯狂得发泄出去！

“呦喝，还真想要动手吗？”。

程咬金不干了，当着他的面欺负他的顶头上司，这是要作死的节奏吗？

再说了，让柴令武和自己打也是出于保护他的考虑，就李元霸那恐怖的武力，估计一根手指头就能够戳死他的！

“是个男人的你就给我出来，让一个外人护着你，你都不嫌丢人的吗？”。

柴令武自知不是程处弼的对手，要知道，程处弼可是出身整个大唐最彪悍的大军，神武卫！

再加上程处弼此番跟随大军出征蕃域，更是杀入了薛延陀腹地，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那种杀伐的气势一经动用，自然便带起了一股压迫感。

这柴令武只不过是跟着他父亲练过那么几年，岂能承受得了那种气势？

“你确定真要和我打？”

李元霸顿时有些愕然了，这小子还真是作死啊，哪里有人上赶着想要挨揍啊？

“怎么，你不敢吗？”。柴令武这次是吃准了李元霸，在他看来，就李元霸那略显瘦弱的，好似一阵风都能够刮倒的身体，岂会是他的对手？

“敢，当然敢了，我可是求之不得了！”李元霸畅笑了起来，露出了一口洁白的牙齿。

“好！你有种！”

柴令武朗声大叫了起来，话音落地整个人就冲着李元霸之冲了过去。

“嘿嘿，乖外甥，这可是你自己上赶着冲过来挨揍的，到时候可不要去跟你老爹告状啊！”

眼见着柴令武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李元霸顿时嘿嘿地笑了起来，说了一句让柴令武莫名其妙的话。

紧接着，突然间从李元霸的身上传来了一阵让人心惊胆战的气息，那是一种杀气，一种让人气闷到想死的气息。（未完待续……）

第三百八十六章舅舅教训外甥

“什么？怎么会这样！”

感受着这股逼人的气势，柴令武瞬间色变。，打死他都想不到，面前这位看似瘦弱，似乎并没有多少气力的少年郎，本身竟然会有这么重的杀气，那种感觉简直让他不寒而栗。

可是现在他想要停住脚步已经是不可能了，因为他的冲势太快，根本就刹不住脚了。

“切？这样又如何，拼了！”

柴令武的心思转动地很快，知道不能够停手了，反倒是多了一股凶戾之气。

他恨恨地咬了咬牙，手上的动作变掌为拳，对准李元霸的脖颈，直捣黄龙！

“不错，倒是有股子一往无前，拼死向前的气势！不愧是我们李家的血脉！”

太坑了，人家明明姓柴，李元霸却是将柴令武给硬是安到了老李家的名下！

不过想想也是，柴令武的亲娘，也就是李元霸那便宜姐姐平阳公主，可是胆敢独自率领娘子军，大战数万敌军的巾帼英雄！

若是柴令武连冲上来的勇气都没有的话，怕是李元霸会打折这柴令武的腿，让他这后半辈子都和那倒霉的侯君集一样在床上过后半生，也省了他像是历史中记载的那样，因为谋反被砍了脑袋。

是以，面对急冲而来的柴令武，李元霸没有丝毫的紧张之色，脸上反倒是带起了一丝赞赏的神色。

不过赞赏归赞赏，该有的惩罚还是不能够少的。

就在柴令武的拳头即将砸在李元霸脖颈上的时候，李元霸猛然往后退了一步，随后右腿往一侧弓出了半步，力道相对来说要小很多的左手化掌竖起，轻轻地往柴令武的腹部一推。

半步弓拳！

嗖！

只是这轻轻地一下，倒霉的柴令武就被李元霸这看似极轻微的一下给崩飞出去两丈远，砸进了他小弟的人群里。

还好那位虞小姐躲闪得及时。否则的话，连那位虞小姐都未必能幸免于难。

“小公爷，你怎么样？”

“该死的？这家伙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

那些与柴令武同行的少年郎，一片哀声痛哭惨叫之后，便是关切起柴令武来，那紧张地样子，就像是他们亲爹挨了打一样。

李元霸看到这一幕不又得摇了摇头，道：“没有武力，光有气势可不行，就你这冲动无比的性子。日后必定无法成事！”

“用不着你来对我说教！”柴令武满脸阴沉之色地站起身来，看着李元霸的眼神充满了阴鸷。

因为此刻李元霸对他的语气就像是老子教训儿子一样，是以柴令武很不耐烦。

或许是因为从小就缺少母爱，他的父亲柴绍对他心怀愧疚，不论他做什么都很是溺爱，从不曾有任何的教训。

就是这种疏于管教，这才让柴令武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也正像李元霸所想的那样，此刻柴令武只感觉到无比的屈辱，尽管他心中对于李元霸拥有如此气势以及恐怖的掌力很是震惊。可是李元霸让他在他的小弟们面前丢了面子，柴令武并没有感觉都恐惧，相反地却是羞得面红耳赤。

想想吧，他堂堂的一个国公亲子。未来的小国公爷，皇帝老子的亲外甥，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人给推飞了出去。这不是让他丢脸到姥姥家了吗？

想到这里，柴令武顿时恼羞成怒起来。

本来吗，今天柴令武难得的在东市碰到了一直向往的佳人。按照他的想法，自然是想要带着佳人去自家的店里挑一些珠宝首饰，然后最好是再给佳

人留下一个好印象。

而这里的佳人，自然便是那位身穿粉色长裙的虞小姐了。

这位虞小姐可也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她名为虞念慈，名字听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可是他的父亲却是大唐朝赫赫有名的名家大儒，虞世南。

永兴文懿公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人。南北朝至隋唐时著名书法家、家、诗人、政治家，更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当然了，相比起这些，他的出身也是不俗，乃是陈朝太子中庶子虞荔之子、隋朝内史侍郎虞世基之弟。

这一连串的头衔，已经足以让虞世南成为当代大儒了！

大儒之女，这无论是德行还是在举止方面，自然都充斥着一种别样的魅力，再加上年初的时候虞世南直接以永兴县子晋永兴县公，柴虞两家都是国公之家，也算是门当户对。

原本柴绍就有意撮合两人，这马上就要去提亲了，人家虞小姐提出要先接触一下，要如果留下的印象好的话，这门亲事就算是定下来了。

这可倒好，全都被李元霸给破坏殆尽了。

所以，面对李元霸这个突然杀出来的人，他只感觉到面上无光，不仅没有救下自己的兄弟，还在佳人面前失了颜面，这简直比杀了他还要令他难受。

“你已经惹怒我了，今日你就把命给我留下来吧！”

柴令武已经怒极，现在是顾不得其他了。

只见他猛然从腰间往外一抽，竟然抽出来一把半尺来长的短刀，短刀闪烁着寒芒，看起来就让人心中胆寒。

柴令武已经被怒火冲昏了头脑，这等持刀而来的冲劲，让李元霸的面色变得阴沉了下来。

“这小王八蛋，难道不知道当街杀人，就算你是王孙贵族也得给人偿命吗？好，老子就替你母亲好好教训教训你！”

看到竟然还敢疯狂到持刀冲刺的柴令武，李元霸根本就懒得再想多余的东西，这次反倒是冲上前去，在柴令武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直接就

是冲着柴令武的脸上就是一记大耳刮子狠抽了下去。

“啪！”

耳光响亮，这一次李元霸可是调用了一成左右的力道，李元霸尚未收回手掌，柴令武的身体就已经被他给抽飞了出去，然后摔倒在地，鲜血洒落向半空，其间还夹带着一颗闪亮无比的牙齿。

“老子不是五姓七望的人，也不是那些番邦异族，所以你杀人是要偿命的！行事之前，你就不能好好动动脑子吗？”

李元霸恨铁不成钢地瞪了地上差点被他给抽晕过去，现在都还有些懵逼的柴令武一眼，说了这么一句。

“令武！你，你竟然真敢动手？”

“令武兄，你怎么样了？”

被几名汉子押着的房遗爱和杜荷，看到柴令武那凄惨无比的样子，全都被吓傻了，不由得惊声叫了起来。

“小子，以后别让老子再看到你办这么没脑子的事情，否则的话，见你一次揍你一次！”

李元霸懒得搭理房遗爱和杜荷，直接冷冷地留下那么一句话，潇洒地一挥手，带着李承乾还有那几个压着房遗爱与杜荷的汉子，就要绕过面前的一众男女们。

“小公爷，小公爷，您没事吧？等等，你们想去哪？当街伤了我们小公爷，还想要走？你们走得了吗？”

看到李元霸把人都打成了这副德行，竟然还像没事人一样地，带着人就要走开。

那帮子柴令武的跟班们终于反应了过来，于是便分出三四个人去查看柴令武的情况，剩下的人，除却虞美人之外，全都挡在了李元霸他们面前，不叫他们再往前移动半步。

这般小跟班们，看起来一副很没种的样子，没想到事到临头了，竟然这么有义气，倒是让李元霸有些刮目相看了。

其实他们这些小跟班们也是没有办法了，毕竟柴令武可是他们这班人之中，地位最高的人。

这班小跟班们的父辈，之所以叫他们去和柴令武厮混在一起，也是看柴府家大业大，靠山足够硬，想要傍上这棵大树。

如果他们这次不站出来的话，回到各自的府上之后，他们父母那里也不好交代。

所以，他们是被逼的，或者说根本就不是出自自己的意愿！

再加上，就李元霸刚才抽飞柴令武的那一下子，实在是太惊悚了，如果叫他们单个站出来去挑李元霸的话，根本就不可能，他们也没有那个胆子！

“李大哥，要不要我去把兄弟们都喊过来？”

看到挡在众人身前的这十多个少年郎，以及隐藏在周围，那二十来个五大三粗的家仆。

甭说人家武力无双的武王殿下，就连他程处弼都很有自信，把这些柔弱的小家伙们给办了。

可是他并不能这么做，反倒是想到了要叫兄弟们过来，毕竟对方人多，伤到了他小嫂子咋办？

他口中的兄弟们，自然便是驻扎在玄武门的神武卫兵将们了，一旦触动他们，以那帮嗷嗷叫的神武卫杀神们，那可就要出大事了！

“是啊，四叔，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们人多，我们还是听处弼的，把神武卫的人调过来吧！”

相比起清楚李元霸实力的程处弼，李承乾以及清河公主他们并不清楚李元霸有多牛叉。

在他们看来，方才李元霸的武力虽说有些夸张，可俗话说得好，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他们这边就算加上他们小哥仨、六个汉子，还有秦、程两兄弟，也不过才十二个人，对面可是有四十来人，这差距真心有点大啊！（未完待续……）

第三百八十七章拦路虎

“不要瞎说！神武卫那是国之利器，不是事关朝廷之事，不得动用！再者说了，就凭他们这三四十口子人，怕是连你叔叔我的半片衣角都碰不到，还用得找调兵过来？”

听到程处弼以及李承乾的话，李元霸不由得失声笑了起来。800

不论是程处弼还是李承乾，都对李元霸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听到李元霸这么说，他们也就放下心来。

不过像是未上过战场的李承乾等人，多少还是有一些紧张之意。

李元霸才不管这帮熊孩子怎么想，他看着堵在前面的这帮小婊砸们，砸吧砸吧嘴，说道：

“光说不练嘴把式！你们不是想给你们的小公爷出头吗？倒是过来打我啊，光站着不动有个卵用？要动手就赶紧地，不敢动手，就赶快给你们爷爷我让开，别耽误了爷爷我含饴弄孙！”

噗！

跟在李元霸身后的李承乾等人差点都笑喷了，到底是他们那强悍的四皇叔啊，不论到什么时候都是这么幽默！

一直未曾说话的，静静地看着这一切的虞美人，此刻也不再沉默，她上前几步，定定地看了李元霸半晌，突然朱唇轻启，说道：

“打伤了人，就这么走了，真得好吗？”

虞美人的声音依旧空灵，但是多少有些咄咄逼人的意味。

李元霸耸了耸肩，道：“方才的一切你也都看在眼里，我可是被动还手，难不成就让我站在那里，等着那个小王.八.蛋拿刀捅死我吗？”

虞美人悠悠地叹了口气，黛眉微皱，道：“这样不好，真的！这样真的不好！”

对于这位丽人口中的话语，李元霸感到莫名其妙，他说道：

“不好又如何？这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都是柴令武那个小王.八.蛋，我可一向都是被动的！你若是明事理。就让这班家伙们让开路去，否则的话，我

可不保证会做出什么不客气的举动来！”

“你小子说话给我客气点，知道站在你面前的这位是谁吗？他可是我大唐朝的大儒永兴县公。虞世南，虞国公的亲女虞念慈小姐！”

听到李元霸的话，有人不甘心了。

一个站在虞美人身后，长得有些丰满的少年郎，肥肥的脸上带着不满的神色。对李元霸说道。

李元霸一听这美丽少女的名字愣了一下，旋即便扭头对程处弼说道：“他说的是真的？”

程处弼还真见过这美女，在细细地看了这美女一眼之后，便说道：“还真是，刚才没有注意到！”

李元霸闻言点点头，重新回过头来审视着虞美人，道：“不得不说，你的身份令我很惊讶，但并不能成为阻止我离去的理由！给你最后一个机会，让开路去！”

前世的时候已经见惯了棒子国各种整形美女的李元霸。面对虞念慈的时候还真没有什么邪念，你漂亮是你的事，跟老子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虞念慈诧异了，这世界上还真有人面对自己的容貌而没有丝毫邪念的人，她眨巴着眼睛看着李元霸，刚想要说话的时候，不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马蹄落地的声音。

众人循声望去，却见一队身穿玄色铠甲的百人大队，骑着或棕或黑或红的马匹，纵横而来。

“是。是负责今日职守的右武卫！”

“嘿嘿，虽说这家伙代表梁王，可是他终究不是梁王殿下，胆敢殴打小公爷。这小子要倒霉了！”

“这次说什么也要让这个家伙跪地求饶！”

这帮家伙们看到右武卫百人骑就像是看到了救星，殊不知那程处弼的心中早就已经乐开花了。

你娘地，让我家王爷的手下去攻击我家王爷，开什么玩笑？

哒哒哒！

此刻，柴令武的那帮子小弟们，看向李元霸的眼神中充满了恶意。一种幸灾乐祸的神情更是在弥漫。

“哈哈，原来是郑总领，总领这家伙无故殴打三位国公家的公子，你可一定要给他们做主啊？”

“你看看房二公子、杜公子还有柴小公爷的惨样，这都是铁证！”

一群纨绔子弟们看起来与着百人骑领头的将军很熟悉，一见到来人，顿时眼睛一亮，七嘴八舌地上前来给李元霸告状。

李元霸根本就懒得搭理他们，而是似笑非笑地看着这支右武卫百骑队。

让那帮子纨绔子弟们感到无比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只见那位平日里与他们称兄道弟的郑总领，看都没看他们一眼，反倒是翻身下马，对着李元霸的方向，双脚并立，右手握拳捶向胸口，脸上的表情极其地恭敬。

这名郑总领名叫郑百泽，是右武卫中郎将，因为他手下共有五支右武卫百人骑，是以又被人称之为郑总领。

看到郑总领的行为，一帮子纨绔子弟们都看呆了，这，这他娘地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

“郑，郑总领，你，你在做什么？就是此人将三位国公家的公子打成了现在这个模样，你反而像他行礼，你是瞧不起三位国公吗？”

那胖子嘴巴张得都能够吞下一枚苹果了，声音中更是满含着震惊。

那边被两名汉子押着的杜荷，只感觉天都变黑了，尼娘咧，但凡稍微有点脑子的人就知道这少年郎来头甚大，怎么这般家伙就像是没脑子一样啊？

“白公子，这件事情如何处理，自有我们右武卫来裁定，暂时还用不着你对我们右武卫指手画脚的！来人啊，把人全都给我拿下！”

话音落地，那姓杜的总领久猛然一挥手。

顿时这帮子如狼似虎的右武卫兵士全都从马背上跳了下来，就像是饿狼一样，冲向了这帮纨绔子弟们。

这下他们傻眼了，这他娘地到底是什么情况？怎么不去抓那家伙，反倒来抓他们啊？

他们又犯了什么错？

“郑总领，你是不是理解错了？我们才是受害者！”

“郑白泽，你他娘地敢抓我们？你是不是脑子被驴给踢了？”

“我爹可是工部侍郎，你一个区区的总领，活腻歪了你？”

被一群土匪兵们狂暴镇压的纨绔子们，风中凌乱了，开始大声地嘶吼了起来。

废话，不抓他们抓谁，难道抓他们的顶头上司？右武卫上将军？

身为右武卫的兵士们，哪里有不认识他们自家顶头上司的道理？当然得抓着膀子敢于得罪他们王爷的小兔崽子们了！

再者说了，其实郑总领早就对这些家伙们不爽了，之前是顾及他们的家族原因，毕竟他们可全都是权贵之后，不能够轻易得罪。

现在可好了，这般家伙得罪了他们家王爷，而且还敢在这里哔哔李元霸，甭说是他了，听得他那些个手下们都是白眼直翻。

他们家王爷是什么人，别说是区区国公的公子了，就连皇子那都是想揍一顿就揍一顿，而且皇子都不敢带还手的。

“这柴令武也真是够倒霉的，怎么就招惹到他亲舅舅！而且更倒霉的事，这货竟然不认识王爷，活该挨揍！”

看着这帮子纨绔子们跟这里哭爹喊娘地，郑总领这心里头别提有多爽了。

“你，你到底什么身份？”看着同伴们的惨样，虞美人忽闪着俩大眼睛，很认真地看着李元霸。

李元霸摇摇头，没有回答她，反倒是斜着脑袋看着郑白泽，道：“白泽，今日长安城中可有何异样？”

郑白泽知道自家王爷不想让面前的女子知道他的身份，便直接说道：“今日长安城中风平浪静，偶有闹事者也会直接被抓进大理寺诏狱，总体来说，还算得上是平静！”

李元霸点点头，道：“一会等这些家伙们被抓之后，你就直接安排人把他们遣送回各自的府宅，如果他们要找你们的麻烦，你就说让他们直接来找

我，知道了吗？”

郑百泽知道这是王爷在给他们剔除责任，很是感动地说道：“是，属下知道怎么做！”

“嗯！”李元霸微微颌首，又扭头看了看不远处差点昏迷过去的柴令武，摇了摇头，道：“闹剧，真是一场闹剧！咱们走吧！”

.....

长乐坊，房府。

李元霸压着房遗爱到达房府的时候，房玄龄以及他的夫人都还未曾回府，索性李元霸将两名汉子留了下来看守房遗爱，顺便还丢下了一张纸条。

他自己则是带着剩下的人去了一趟杜府，做了一件同样的事情，变径自回府去了。

至于里李元霸留在两个府宅中的纸条上面具体写了什么，除了李元霸本人之外，没有人知道。

“逆子，那逆子在何处？”

随着一道暴怒的吼叫，房玄龄怒气冲冲地闯进了府宅后院。

“主人，主人.....”

房遗爱的忠仆房海，不知道从哪里蹦了出来，拉住了房玄龄，道：“主人，小的告诉您一件事情，您可千万别生气啊！”

“房海，你起开，有什么话晚些再说，你就告诉我，公子在不在后院？”

房玄龄一把甩开房海那厚实的手掌，怒火冲天地说道。

房海默默点头，见房玄龄又有暴走的架势，连忙说道：“主人，公子确实在里面，不过里面还有别人，”

第三百八十八章天竺人来了

“还有别人？”房海的话倒是让房玄龄愣住了，他没想到自家府上竟然还有别人在。

“是谁？”他问道。

房海的嘴巴蠕动了好一会，这才犹犹豫豫地说道：“是，是恒运赌坊的人！”

“这个孽障！”房玄龄更怒了，“老夫饱读诗书，精通经史子集，竟然生出了这么一个不知礼仪的孽障，家门不幸，真是家门不幸啊！”

“那个……主人，您还要不要进去看看？”

见到房玄龄的表现，房海脸上顿时出现了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不过作为下人，该说的话还是要说的。

“哼，为何不进？老夫倒是要看看这孽障究竟输了多少，竟然让人家赌坊的人追到了府里来要帐！”

房玄龄冷哼了一声，一把推开房海，怒气冲冲地向着位于后院中的房遗爱的院子走去。

刚刚进了院子，还没来得及走进房门，便听到了房遗爱那张狂的声音：

“混蛋，老子告诉你，进了我们房府你就别想出去了！真不知道那个家伙是怎么想的，竟然胆敢派你进我们房府，真是不自量力！”

宽敞的厅堂之中，黑衣汉子面无表情地站在房玄龄身侧，他并没有解开房遗爱身上的绳索，就像是没有听到房遗爱的嚣张叫喊一样，依旧冷面无情。

“哼，你不说话也没用，到时候我会叫府上的人把你给绑起来，然后狠狠地揍一顿，丢进护城河里去喂鱼！”

房遗爱脸上还有着青紫之色，尽管那粗旷的脸上看起来有些搞笑，可是却挂着高高在上的嘲讽笑容。

黑衣汉子实在是人不可忍了，于是，嘭！

狠狠地一拳砸在了房遗爱的后脑上，直接把个房遗爱的后脑上敲出一个

鼓囊囊的大包来。

“嗷！”

房遗爱疼得大叫了起来，他这心里头都快要被逼疯了，这家伙真是胆大包天啊。在他的地盘上都敢揍他，这是仗了谁的势？

就在房遗爱还想要出言威胁的时候，厅堂的房门被人从外面给狠狠地推开了来。

随后便见颌下短须飘飘，身上还穿着朝服的房玄龄越门而入。

“爹？”

被绑得像个粽子一样的房遗爱看到来人。先是微微一愣，旋即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道：

“爹，您可一定要替儿子出这口气呀！您看看我现在的样子……这可都是被这家伙给打的，您……”

“啪！”

让房遗爱感到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只见房玄龄并没有去看房遗爱此刻的模样。反倒是对着房遗爱的脸，面无表情地狠狠一巴掌甩了过去。

这一巴掌把那房遗爱都给打懵逼了，就连那黑衣汉子都是满脸的诧异之色。

“爹，您做什么？”

搞不清楚状况的房遗爱，满脸委屈地看着房玄龄。

如果李元霸在这里，一定会感觉房遗爱这货不是亲生的，是特么充话费送的。

“做什么？”房玄龄冷哼了一声，道：“你这逆子自己做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还有脸问我？”

“爹。我那也是逼不得已，否则的话杜荷就会被他爹给打死的！”房遗爱开始狡辩了。

“他被打不打死我不晓得，不过你却是活不过今日了！”

房玄龄此刻的心情糟糕透了，生了这么一个儿子，也不知道上辈子他造了什么孽啊！

房遗爱被房玄龄的话给吓了一跳，毕竟“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观念已经腐化了他们的脑袋。

依着大唐律，虽说父亲杀了儿子也会偿命，可有的时候。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

所以房遗爱怕了，他也不得不怕！

不再搭理儿子，房玄龄看向了一边站着的黑衣汉子，道：“这位先生请了。不知我这逆子欠你们赌坊多少银钱？老夫这就为你去取来！”

黑衣汉子赶忙对房玄龄行了一礼，道：“房相，遗爱公子并未欠我们赌坊的钱！”

房玄龄诧异道：“那你这是？”

黑衣汉子抖手从袖子中掏出了一张宣纸，道：“这里有一张字条，您看过之后自然就明白了！”

房玄龄接过宣纸还没来得及打开看，那黑衣汉子便已经告辞离去。

房玄龄并未对人家怎么样。怎么说他也是大唐宰相，总不能去难为一个小跑堂的吧？

命下人给房遗爱解开绳子，并且将其关进西院柴房里，房玄龄来到了前院厅堂之中，打开了那张宣纸，宣纸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左下角有一列漂亮的小楷：

房相之二子过于顽劣，但却性情良善，义气当先，须勤加调教，日后必成大器！

李元霸留字！

看到最后的署名，房玄龄愣了一下，过了好一会才舒了一口气，道：“王爷，当真是好手段啊！”

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杜府，只是相比起房遗爱，李元霸对于杜荷的评价还要更高一些，只是这‘勤加调教’似乎成了他的口头禅，两张字条上全都留下了这四个大字。

相信以房、杜两人的才识，必然会考虑到李元霸的深意。

.....

与房遗爱的婚约已经自动解除了，高阳公主也重新恢复了那个古灵精怪的小丫头个性。

每日里她除了带着拐带的几个妹妹瞎晃悠之外，最感兴趣的事情便是去李元霸的府上蹭饭。

这一日，恰好李元霸刚刚到了王府大门处，李承乾就带着高阳公主将他给堵了个正着。

“四皇叔，您这还要去哪啊？难不成是随便出去溜达一圈？”

李承乾看着李元霸既没有骑马，也没有带护卫的，顿时感到万分的奇怪。

李元霸有些懒散地伸了个懒腰，翻着白眼说道：

“能去干嘛？你四叔我这身子骨搁置了将近二十年，早就已经锈逗了，如果不再多加运动的话，怕是得少活个十年八年的！”

收起懒散的样子，李元霸继续说道：“这不，方才大理寺那边传来消息。说是前几天抓捕的那些个玄字号乱党，有人吐口了。反正这诏狱和王府的距离也不算远，那我索性就走过去！”

“怎么吐口的？”

李承乾似乎对着刑讯之类的东西特感兴趣，听到李元霸的话后那是兴奋地双眼精光直冒。

李元霸闻言翻了个白眼。道：“大理寺诏狱中刑讯的手段何止千百，你四叔我又不是孙悟空，哪里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让那些逆贼吐的口？”

“孙悟空？孙悟空是何人？”高阳公主最擅长插话截胡。

李元霸这才意识到嘴巴秃噜了，这个时候甭说孙悟空了，就连《西游记》都还没有呢。他这个时候拿孙悟空来说事，不是找不自在吗？

想了想，李元霸眼珠子一转，急中生智道：“这孙悟空啊，话说五百年前.....看，那是不是程知节？”

“嗯？”

李承乾和高阳公主顺着李元霸骤然伸出去的手指看了过去，那里空荡荡，连个屁都没有。

等着俩孩子回过头来的时候，王府门前只有两个守门的亲卫满脸无辜地看着两人，眼神中却是充满了幸灾乐祸。

“四皇叔呢？”李承乾道。

站在右边的那个守门的武王府守卫。左手往边上一指，道：“已经走了！”

“啊？四皇叔真是太坏了！”高阳公主大声叫了起来。

“行了，别喊了，还不快追！”

李承乾无奈地拉了高阳公主一把，干脆把拉马车的两匹马给解了下来，翻身骑了上去。

反正这两条腿的人肯定溜不过四条腿的马，还是赶紧地去追吧。

哒哒哒……

两个孩子纵马奔向了长乐坊西侧的长街，一个猥琐的身影从府门之外走了出来，不是我们的武王大人还有谁。

“你很不错，本王看好你哦！”

看着两个匆匆奔走的倒霉孩子。李元霸嘿嘿笑着拍了拍那名王府亲卫的肩膀，挑着语调夸奖了起来。

那名亲卫无比灿烂地笑了起来，似乎受到李元霸的夸奖是什么很值得夸耀的事情一样。

“好了，你们继续执勤。本王先走了！”

李元霸志得意满地笑了起来，转过身子向着与方才李承乾走的相反的方向走了过去。

……

就在李元霸离开王府不久之后，王府又迎来了一位客人。

一席宦官服的刘三水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武王府中，负责接待的是他曾经的同僚，也就是现在的王府管家白福。

“刘公公，有失远迎。真是有失远迎啊！”

白福穿着一套灰色的长服，头上还顶着一顶宽松的皮裘帽子，像极了一位富家翁。

“白老，您太客气了！”

对于这位大特务，刘三水还是满怀着敬畏之心的，毕竟当年在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白福曾经是李世民身边的近人。

白福对刘三水的态度依旧如面对常人一般，道：“刘公公，不是此次前来所为何事？”

“王爷在府上吗？”刘三水道。

白福道：“真是不巧，王爷刚刚出府，若是刘公公不急的话，何不在府上稍等片刻？”

“也没什么大事！”刘三水道：“只是那天竺国的使团就要进入长安城了，陛下命我前来知会王爷一声！”

毕竟先前李世民将天竺使节团以及所入贡的财帛的安全，全都交给了李元霸，眼下使节团入长安，自然需要通知李元霸一声了。

(本书采集来源网站清晰、无弹窗、更新速度快)

第三百八十九章炮声迎天竺

“天竺人要来了，什么时候的事？”

白福知道皇帝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李元霸，所以并没有表示出任何惊讶的神色来。●○，

刘三水低着头想了想，说道：“宫里一直都在注意着来自边关的消息，自从天竺国的使团进入我大唐境内之后，他们的行踪每日都会报到长安城中。今日凌晨的时候，使节团已经出现在十里之外了，算算时间，也快差不多到了！”

“哦！”白福点点头，道：“王爷去了大理寺诏狱，兴许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诏狱之中，若是刘公公着急的话，那边走一趟大理寺诏狱吧！”

这件事情白福也拿不定主意，所以只能叫刘三水去找李元霸了。

刘三水无奈之下只能向白福打了一声招呼，就匆匆向着大理寺诏狱的方向走去。

可实际上呢？

实际上我们的武王殿下把所有人都给耍了，这货今日是打算去大理寺诏狱的，可是刚出了大府门，他突然想去自己的封地上去看看，索性便去了李孝恭的府上，坑了一匹好马出来骑了上去，慢悠悠地走向了城门处。

一路前行，不过在不知不觉间，李元霸已经纵马过了永安渠，眼看着就要到安化门了。

也正在这时候，守门的一个兵士急匆匆地跑了过来，李元霸瞅眼一看，顿时笑了起来。

原来在安化门看守的，正是神武卫的李三多，也不知道是什么事，这货竟然来这里执勤了。

“末将李三多见过王爷！”

李三多翻身下了自己的枣红色宝马，向李元霸行了一个神武卫特有的礼节。

李元霸拍了拍李三多的肩膀，道：“三多啊，怎么今日是你在执勤？按照日子推算，今日不是应该左翎卫执勤吗？”

李三多有些奇怪地看了李元霸一眼。道：“王爷您知道吗？您不是亲自来城门处迎接使节团的吗？”

“什么算七八糟的？”李元霸摆了摆手，道：“哪里有什么使节团，你给本王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确定李元霸不是在耍着他玩之后，李三多有些无奈地说道：

“王爷，清晨的时候，咱们神武卫就收到了消息，说是天竺国使节团已经快要进长安城了，叫我们神武卫备齐人马，准备接收天竺使节团的安全防卫工作！”

“你是说天竺国使节团？”李元霸这才想起来前几日的时候李世民交给他的任务。

“他娘地。老子这记性也不行了，竟然把这茬给忘了！”

被李三多这么一提醒，想起李世民交代的任务，李元霸顿时拍了拍自己的脑袋，低声咒骂了一句。

“王爷！”李三多小心翼翼地看了李元霸一眼，道：“您不是来迎接使节团的吗？”

“是！谁说不是的，本王只不过是看看你们是否对今次的任务明确，否则的话，怎么会问你这么简单明了的问题！”

李元霸这个坑爹货啊。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忘了就说忘了，说什么简单不简单的。

贱人，就是这么矫情！

李三多也看出来了李元霸的意图。不过他并没有拆穿，而是指着城墙外那一支隐约可见的队伍说道：

“王爷，您看哪里，他们已经快要进长安城了！”

李元霸放眼望去。便见正对着城门口方向的城外大道上，有一支足有上千人的队伍在宽敞的官道上行进。

而他们身上的服饰也表明他们正是一支异族奇兵，并且他们也全都是一副亚洲人的面孔。

“三多。你是说他们就是天竺国的使节团？”李元霸看着那支大军，说道。

“王爷，错不了的！”李三多点点头，道：“卫里的斥候兄弟，每隔半个时辰便会飞鸽传书，将天竺国使节团的动向报告过来，按照时间来推算，这个点来长安城的，应该是他们！”

“嗯，既如此，你速回神武卫中，拉出三门火炮来，鸣炮六声，也算是给这般远道而来的天竺国的客人们一个美好的印象！”

李元霸对李三多眨眨眼，继续说道：“有道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我们大唐可是礼仪之邦呢！”

“末将领旨！”

李三多眨巴眨巴小眼，随后露出了解的神色，嘿嘿笑着，策马向着玄武门神武卫驻所奔去。

李三多平日里是蔫坏，整事情从不肯正正当地，一向都是背后捅刀子的主儿，眼下既能震慑天竺国使节团，又能爽两把试试大炮。这一石二鸟的好机会，他可不会放过！

.....

距离长安城三里之外，天竺使节团行进的速度开始慢慢地降了下来。

夹在骑兵们正中间的那辆豪华马车之上。

赶车的车夫身着一袭淡青色的大氅，头上顶着一条好似是毛巾一样的破布，看起来很是怪异。

“波西蒙，现在到哪了？”

马车里面，传来了一个怪异的中年男人的声音。

赶车的车夫听到这个声音愣了一下，瓮声瓮气地说道：“以我们此刻的行军速度来看，只再需要一柱香的时间就可以进入长安城了！”

“哦，这么快吗？”

豪华的车窗被人打开了一条缝隙，一双比绿豆都大不了多少的眼睛，直接顺着打开的缝隙看了出去。

“好一座宏伟的城池啊！”

看着这座承载着太多沧桑，充斥着无尽肃杀的硕大城池，这双绿豆眼睛的主人发出了一道由衷的赞叹。

“哼，扎西大人，这唐人的城池再好也是他们的，要我说，我们天竺国的天波城，要远胜于这什么所谓的长安！”

名叫波西蒙的车夫嘴角出现了一丝冷笑，明显很不在意面前这座雄伟宏大的长安古城！

“波西蒙，你实在是太小看唐人呢！”

马车里面的人驳斥了波西蒙一声，不过随后就高傲地笑了起来：

“不过你说得也对，我们的天波城自建成伊始至今已经有三百五十年的时间了，区区长安城怎么可能与我们伟大的天波城相比！哈哈！”

可悲的天竺人啊，如果李元霸在这里的时候，一定会笑掉大爷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在暴怒状态下，把马车里面那个家伙给拖出来给狠狠地暴揍一顿。

没办法啊，对于一个大唐的历史宅来说，长安城可比那什么天波城要古老得多得多！

长安地区很早就有都市存在，早在100多万年前，蓝田人就在这里建造了聚落；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这里已经出现了城垣的雏形。

还有，最早在公元前1111年至公元前770年，西周的国都酆京、镐京就是华夏现在的长安所在地。

区区不过三百来年的什么狗屁天波城，竟然敢与长安城相比，简直他娘地是不自量力。

“马上就要进入长安城了，大军要不要先停下来休整一下？”波西蒙按照惯例开始询问马车中的扎西。

每次进入城池之前，天竺使团都会进行短暂的休整，因为每一次城池之中的郡守都会为天竺使团准备一场盛大的迎接盛宴。

当然了，也会有穷城池不为他们准备任何豪华的东西，碰到这样的城池，可恶的扎西就会让手下人将这些不招待他们的城池名字给记下来，看样子是准备上报给长安城中的诸位大官。

“当然需要调整！”扎西的声音中充满了高傲，“我们可是高高在上的阿育王的后代，尊贵的波旁国王的特使！如果他大唐方面不准备好最高规格的接待的话，我扎西有权不进入长安城！”

“轰！”

就在扎西话音放落，随着一道震耳欲聋的声响，所有天竺使节团的人都被震撼地浑身巨颤，紧接着便是无尽的惊慌。

很快，所有天竺人坐下的骏马都开始暴乱起来，并且狂乱地嘶吼着，完全不受人控制地四散奔逃。

其中最倒霉的便是被一众骑士们夹杂在最中央的豪华马车，那马车是由八匹骏马拉着，在那道震天撼地的巨响声中，八匹骏马各自选择方向奔逃。

这几匹骏马可都是从十数万匹骏马中挑选出来的，不仅外表俊美，就连耐力以及力量都是一等一的。

当然了，就算他们再如何牛叉也比不上李元霸的汗血宝马。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天呐，是佛祖降世了吗？”

“这些大唐的家伙们惹得佛祖发怒了吗？”

所有的天竺人都疯了，数不清的使节团的人被坐下的马匹给甩了下来，到处都是激荡而起的烟尘，还有倒地吐血的天竺人！

“轰隆隆！”

没等这些倒霉的天竺人从震撼中回过神来，紧跟在第一道爆炸声之后，又传来了连续五道的爆炸声响了起来。

一瞬间地动山摇，那恐怖的声音以及震撼大地的能力，简直就像是天神发怒一样，甚至就连整个长安城都在震动。

随后，便见那些正狂野地策马四散奔逃的天竺使节团，伴随着数不清的人与马的嘶鸣声，就像是在演奏一首死亡的交响曲一样。

打死这帮子倒霉的天竺国使团的人都想不到，一路上就算是碰到穷的城池都有东西可以裹腹，这没想到来到大唐最富饶的城池了，迎接他们的竟然

是一连串仿佛佛祖发怒一般的雷鸣之吼！（未完待续.....）

第三百九十章下马威

长安城，城门处。

李元霸脸上带着欢乐的笑容，一双大手在远处一里之外天竺使节团所在的方位不停地指点着。

“看那边，那帮孙子估计都已经吓尿了吧？”李元霸伸出手指，指着那辆豪华的马车哈哈笑了起来。

李三多顺着李元霸的手指看了一眼，煞有其事地点评道：“哪个倒霉孩子坐在里面啊？看这八匹草原骏马的撕扯力，再过一会怕是会把这马车给拉扯个稀巴烂吧？”

“哈哈，我看不只是马车稀巴烂，里面的人就算是不死也得被落下来的马车架子给砸成个重伤不愈！”

赵三炮拉着几门火炮跟在李三多身后，吵着嚷着要来安化门前看热闹，如今看到这等刺激的场面，自然是兴奋地大叫了起来。

“唉，原本还想多放几门炮来迎接这支天竺来的使节团呢？没想到他们的战马竟然如此没种！”

李元霸煞有其事地摇了摇头，摸了摸身下从李孝恭府上坑来的黑色战马的脑袋，道：“他娘的，同样是战马，怎么这做马的差距就这么大呢！”

“希律律！”

听到李元霸的话，那匹通体黝黑的马匹很是给面儿地打了一个响鼻。

后面的李三多还有赵《♂三炮兄弟俩都快要笑喷了，这王爷的俏皮话实在是太搞笑了，怎么可以这么坑？

“不过，这样做真的好吗？他们乱成这个样子，怕是陛下那边都不好交代吧？”

有幸灾乐祸的，那自然就有胆子稍小一些的，比如这个时候开始泼冷水的，同样跟着李三多他们一起过来瞧热闹的程处弼。

这个家伙虽说跟他老爹一样是个无所顾忌的主儿，可是也分时候啊！

像今天这种情况，只不过是放了几响大炮就把这个友好使节团给整成了

现在这个逼样。皇帝那里也不好交差啊。

毕竟当初皇帝可是把整个天竺使节团的安全以及入贡的所有财帛的护卫工作，全都交给了李元霸，交给了神武卫。

这边如果真出了什么状况的话，就算是李元霸是皇帝的亲兄弟，那多少也得受点苦喽！

“哼！怎么交代？”李元霸冷哼了一声，眼睛里面闪烁着凶芒，道：“傻小子，你真以为这帮子天竺国的孙子们这么老实，真是来咱们大唐入贡的？”

“啊？”

李元霸的话，把包括李三多还有赵三炮他们所有人都给说愣了。心说：

不对吧，这一马车一马车的东西拉着，一个个的姑娘香气袭人的，难道不是来入贡的吗？

看到众人呆滞的样子，李元霸冷冷一笑道：“你们还是太天真了！这一帮子天竺人是来入贡的不假，可是这一路上，却在我大唐的各个城池中一路吃喝，每至一座城池，他们所有的开销便由我大唐国库支付。就算刨除食宿，每一次停留花销都何止万两白银啊？”

李元霸这倒是说得实话，自天竺国使团进入大唐境内之后，天机卫以及影卫就将他们给严密监控了起来。

他们平日里接触了一些什么人。都去了哪些地方，都有谁去主动要好天竺人，哪些人刚正不阿，不受天竺人的贿赂。哪些人……

种种一切，全都用飞鸽传说的形式传回了长安城天机卫总部。

所以，李元霸对于天竺国使团的一举一动都是知之甚详。

“嘶。这么多？”

李元霸的话把李三多他们给镇住了，这他娘地也太坑了吧？

从大唐边关至长安城，这得途经多少个城池，其中富庶的城池又有多少？

天竺国使团自入长安城至今已有半月有余，就算是白天马不停蹄地赶路，至少也要在二十个郡县城池中停留。

二十个城池，不算食宿也得二十多万两白银.....

老天，当下大唐朝白银、黄金的购买力可远非后面的几个朝代可以比拟的，二十多万两白银啊！

足够一千人花好几辈子的！

“现在你们还会同情他们吗？”李元霸的脸上出现了狰狞之色，“这一次就是要给他们一个教训！如果他们是诚心入贡的话，他们此次入贡的财帛之物定然价值不菲，可若只是一些破铜烂铁的话，那他们这次来了就别想再回去了！”

“王爷所言甚是！”

程处弼等人算是看明白了，王爷这是打算将大唐朝花出去多少金银，全都从这帮子天竺人身上要回来！

这初次见面，还只不过是一个下马威，下一次的话，怕是不仅仅就是这样的惊吓了！

.....

远方混乱的天竺国使节团，在经过漫长的马甩、践踏以及**之后，终于慢慢地消停了下来。

只是这官道之上早就已经被践踏地不成样子了，宽阔的官道两侧原本光秃秃的大树已经露出了新芽，可是在这一番马踏长空之后，大树的嫩芽已经全都被马匹撞掉，抽出的枝条也是散落地满地都是。

再看那硬实的土地上，一些马儿摔在了地上，四蹄抽搐着在哀嚎，铠甲、衣帛甚至是兵器，都胡乱地散落在地上。

但是更多地却是人，倒霉的天竺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至少超过七成的人蜷缩着身子躺在地上，或是吼叫，或是痛哭，或是放声嘶吼！

最倒霉的当然是那辆马车上的扎西大人了！

八匹马儿撕扯着嗓子吼叫着，撒开了四条蹄子像是疯了一样地刨动着地面，死命地向着自己定下的方向奔跑。

结果，实木混合着金属精心打造的豪华马车，在一阵疯狂无比地撕扯之后，再也承受不了那种张力，在短暂的平衡之后四分五裂，坚实的木头和金属落了下来，狠狠地砸在了车内人的身上。

没有了马车遮挡视线，也终于露出了这位扎西大人的真面目。

只见此人大概六尺来高，长得颇为丰满，就他娘地像是个圆滚滚的肉球一样。

他还有着大眼睛，卷头发，棕皮肤，身上穿着一件绿色的，就好像是后世军大衣同款样式的衣袍。

最搞笑的是，这货竟然带着一顶绿色的破布包成的绿帽子，看起来极其地搞笑。

“谁能告诉本使，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身上被木头砸得头破血流，衣服也成了滚地泥的胖子扎西，发出了一道略带着一些尖细声音的怒吼，就好像是别人上圈圈叉叉了他老母一样，充满了各种怒火。

“大人，大人，您没事吧？”

相比起狼狈模样的扎西，为他赶车的车夫波西蒙倒是屁事都没有，就连那件大氅上，连点灰尘都没有沾上，真是太他娘地诡异了。

“可恶，可恶！”

扎西很是费力地在波西蒙的搀扶下站起身来，顾不得擦掉脸上残留的鲜血，环顾四周。

当他看到使节团的惨状的时候，顿时愣在了那里，紧接着就感觉第一口逆血从心口的位置冲上了喉管，随后怎么压都压不住，直接像是血箭一样，一口给喷了出来，紧接着就晕了过去。

“噗！”

血箭的力道大的出奇，竟然将地面砸出了一个小坑，也真是奇哉怪也！

“大人，扎西大人！”

波西蒙慌了神了，这名叫扎西的胖子，可是整个天竺使节团的主心骨，这位如果出事了，那接下来的某些事情就完成不了的。

任务无法完成，等回天竺国的时候，波旁还不把他给抽筋扒皮了啊！

“咳咳……”

胖子扎西轻咳了两声，随后便在波西蒙无比期待的目光中清醒了过来。

“大人，我们现在怎么办？”波西蒙问道。

前段时间还嚣张无限，以为自己到了大唐就成了大爷，混吃混喝的天竺人，这个时候也终于嚣张不起来了。

扎西狠狠地喘了两口气，道：“方才的六声巨响肯定是唐人搞的鬼！本使一定要找唐人套一个说法！”

……

“叫上执勤的兄弟们，我们一起去迎接这般尊贵的天竺国的客人们！”

看着天竺国使团的惨样，李元霸没有任何的同情之心，他拍了拍身下的黑马，双腿一夹，就慢悠悠地策马上前。

“唰！”

所有执勤的神武卫兵士们，整齐划一地翻身上马，紧跟在李元霸身后向着远处的天竺人而去。

“哎呀呀，这是怎么回事？”

策马到胖子扎西身前，李元霸骑在马背上，很是惊异地说道。

胖子和波西蒙，极其谨慎地看着这般纵马而来的大唐黑衣大军，似乎方才的雷鸣巨响就是从他们来的方向传来的。

“尔等是何人？”波西蒙说道。

李元霸在马上对波西蒙拱了拱手，居高临下地说道：“本王名为李元霸，添为大唐神武卫上将军，负责接待天竺国贵宾！敢问你等可是天竺国特使？”

李元霸这小子时下是太坏了，明知故问这一招似乎是用上瘾了。

“王？上将军？”

波西蒙与险些背过气去的扎西相互对视了一眼，前者眼睛中出现了惊异之色，后者的眼中却满是惊怒。

这扎西好象是瞬间满血复活了一样，肥胖的身子猛然从波西蒙的怀中蹦了起来，跳着脚指点着李元霸的鼻子开始大骂了起来。(未完待续.....)

第三百九十一章连窗户都没有！

立政殿，前殿。%L

“刘三水，怎么回事？这长安城外，怎么会响起神武炮的声音？”

李世民原本正在批阅奏章，可是这时候，一道轰天巨响传进了大殿之中，就好像是一道惊雷一般，紧接着又是五响，衔接地很紧密。

整个人像是从汗中捞出来的，刚刚寻找李元霸未果而回到宫中的刘三水，听到李世民的召唤，急匆匆地自大殿之外跑了进来，恭顺地回道：

“奴婢亦不知，不过奴婢已经派人去城外查探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传回来！”

“陛下！”

正说道这里的时候，老太监刘同自殿外走了进来，俯身行礼。

李世民看了他一眼，道：“何事？”

刘同道：“陛下，查清楚了！长安城外，天竺国使团即将入长安。武王殿下为了迎接使节团，特意命手下去神武卫驻地拉出来三门神武炮，放了六炮来欢迎他们！”

“哈？”

李世民愣住了，过了好一会方才哭笑不得地说道：“你说方才的炮响是为了欢迎天竺国使节团？”

刘同很认真地用力点头，道：“是的！只是现在似乎遇到了点麻烦，那些天竺人坐下的马匹，在听到炮响之后彻底炸了营，整个使节团都乱成了一锅粥，有几个倒霉的家伙更是直接被马给踩死了，剩下的人就算是不死，也都各个带伤！”

“哈哈……”

李世民闻言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个时候，在立政殿后殿中休息的长孙皇后刚好走了出来，见到李世民笑得酣畅淋漓的样子，不由得奇道：

“陛下，因何事竟然如此高兴？”

李世民摆摆手道：“皇后，先前朕不是与你说过。这天竺使节团着实可恶，每至一处城池滞留必会花费我大唐万两白银吗？”

“是啊？”长孙皇后微斜着螭首看着李世民，道：“妾身还记得陛下说过，想要找个法子好好治治这般贪婪、挥霍无度的天竺人哩！”

“不用想了，元霸已经为朕出了这口恶气了！”李世民的脸上露出了很快意的笑容，道：“元霸在城门口用神武炮放了六炮，吓得天竺国的马匹炸了营，倒霉的天竺人啊，朕现在倒是很想看看他们现在的惨样！”

这李世民跟李元霸一样阴险，只不过李元霸要比李世民在阴险程度上高上一筹。

偷眼瞥到李世民那笑起来无比欢乐的样子。刘同这心里却是跟过山车似的，因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眼瞅着这一对大唐朝最有权势的夫妻笑够了，刘同稍微措辞了一下。小心翼翼地說道：

“陛下，眼下似乎有一个问题！那天竺使节团的特使扎西，因为此番炮轰，意见特别大，扬言我大唐如果不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就拒绝进城。而且还会终止入贡。现在。他们还在与武王殿下于城外僵持，您看……”

“终止入贡？”李世民冷哼了一声。道：“一路上吃我大唐的，喝我大唐的。拿我大唐的，现在受了点委屈想要回去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三水……”

“陛下！”

听了半天的话刘三水恭顺地说道。

“你去拟一道旨。此事全权交予武王殿下处理！若是天竺国使团愿意入贡，便叫其备齐入贡财帛，挑上几个能够说得上话的人，进长安城来见朕！若是天竺国使团想要终止入贡……哼，叫元霸便宜行事！”

李世民这心里头多多少少地感到有些憋气，毕竟他们是天朝上国，是你天竺国腆着脸，哭着喊着要来入贡的。

现在可倒好，想跑了？别说门了，连窗户都没有！

“诺！”

刘三水心说又有好戏看了，接下了旨意，匆匆向着偏殿走去。

.....

长安城外，战争画面感极强的天竺国使团废墟。

“你说你是大唐的王？哈？你是不是要给本使一个解释，那道轰天巨响是什么？还有，为何你大唐的都城之外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看看我们使团？损失惨重！你若是不给本使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天竺国拒绝进入长安城，终止此番入贡！”

胖子扎西的声音前所未有的强硬，就好象此番入贡是大唐朝哭着喊着求他们来的一样。

扎西的表现，在波西蒙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似乎他们天竺人就是高人一等一样。

想想也是，那什么狗屁农奴制度，还有什么种姓制度的.....具体的也记不太清了，反正就是他们一直都是天老大，他们老二的高调姿态。

听到扎西的话，李元霸嘴角咧了咧，道：“你确定是在和本王说话吗？”

扎西愕然道：“怎么？这里还有别人吗？”

“那本王知道了！”

李元霸笑了起来，很灿烂的那种，牙齿在阳光下都开始闪闪发光！

看到李元霸脸上的笑容，熟悉他的李三多等人齐齐打了个寒战，很是同情地看了那胖子扎西一眼。

胖子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不过他也有恃无恐，因为他以为自己是伟大的波旁国王的特使，代表的是天竺国的国王，大唐不能把他怎么样！

可惜啊，他太高看自己了，在李元霸的眼里，他天竺国算个屁呀！

“三炮，教教这位胖子大人，应该怎么和本王说话！”李元霸瞥了身边的赵三炮一眼，说道。

“嘿嘿，诺！”

赵三炮对李元霸一向都是忠心耿耿，对于执行任务更是从不问为什么。

“该死的家伙！真是把你当个人物了，看来是你老娘没有好好教你了！那正好，老子酒替你老娘教教你吧！”

赵三炮轻轻一拍马背，身子轻飘飘地从马背上落了下来，一双手‘喀嘣喀嘣’捏地直响。

“你，你想做什么？”

扎西那肥胖的身子下意识地往波西蒙身后藏了藏，声音有些颤抖。

“你还是给我出来吧！”

赵三炮身子往前一蹿，右手毫不犹豫地探向了藏在波西蒙身后的扎西。

“波西蒙，挡住他！”

胖子就是一欺软怕硬，胆小如鼠的家伙，眼下面对赵三炮，他根本连个对抗的心思都不敢有。

“你，不是老子的对手，给老子让开吧！”

这次赵三炮可不想跟上次在妓院里抓捕杨敬华一样浪费时间，所以上手就是左手，抓拿之间虎虎生风。

“唐人，别看不起我！”

波西蒙似乎被赵三炮给激怒了，竟然直起了身子，挺起胸膛，用自己的肩膀迎向了赵三炮的抓拿。

赵三炮狞笑了一声，左手破空，毫不犹豫地抓在了波西蒙的肩膀上。

经过这多半年时间有针对性的训练，赵三炮左手上的力道已经远远超过了右手，再加上李元霸软磨硬泡从孙思邈那里求来的养生气功之效，赵三炮右手的里倒也超过了两百斤。

只是让赵三炮比较郁闷的是，这两百斤似乎就已经到极限了，再往上提升已经没有了效果。

不过这两百斤已经很不错了，普通人中谁的右手可以有这种变态的力道。

“哼，真是找死！”

对于这波西蒙过于自信可以挡下的一招，赵三炮却是用除了全力。

狮子搏兔尚用全力，赵三炮没有理由去省下力气！

“嘭！喀啦啦……”

先是一道沉闷的声响，随后便是一连串清脆的，仿佛是骨头碎裂的声音响了起来。

“嗖！”

在众人不可思议的目光中，波西蒙竟然直接被轰飞了出去，直到撞在了还在不停地偷偷往后移动的胖子扎西身上的时候，才总算是停了下来。

“噗！”

刚刚摔在地上，这家伙就喷出了一口血，看着赵三炮的眼神中充满了恐惧。

他怎么也搞不明白，以他的身手，就算是在整个天波城中那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怎么就打不过面前这个壮汉呢？

“嘿嘿，还真是不堪一击啊！”

赵三炮很是得意地扭过头看了李三多一眼，结果发现这货的眼睛根本没看着他的方向。

“你，你不要过来！”

扎西方才的高高在上，似乎已经被抛到爪哇国去了，他满脸恐惧地看着赵三炮，忽然发现自己天竺国特使的身份，在这大唐朝并不好使。

“给老子起来吧！”

看到李三多等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有些郁闷的赵三炮走到扎西身边，双手用力地将这家伙像是拖死狗一样地拖到了李元霸身前。

“啪！”

随手一个大嘴巴子甩在了扎西的脸上，随后这胖子的脸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肿了起来。

“看到你面前这位了没有，他可是我们大唐朝的武王殿下！”

赵三炮一边介绍着李元霸，一边抽着扎西的大嘴巴子，“别说你他娘地仅仅是一个小国的特使，就算是你们国王来了，也得跟我们王爷面前跪地行礼！瞧瞧你刚才，是你该有的态度吗？”

啪啪啪！

耳光一个比一个狠，好在扎西脸上的肉很多，被甩了这么多记耳光，这货竟然都没有晕过去，只不过是脸颊肥了一些，嘴角的鲜血流了一点而已。

要不说胖人也有优点，至少抗击打能力比普通人要强出很多！（未完待续。（。））

...

第三百九十二章称心

“王爷，宫里来人了！”

就在李元霸瞅着赵三炮欺负着胖子扎西正爽的时候，一名身着黑色作战服的神武卫兵士来到李元霸身侧，轻声说道。△，

“想也应该到了！”李元霸嘴中咕哝了两声，转过身子看向了城门的方向。

但见城门处，有一个身穿蓝色长服的小太监，正满脸紧张地看着李元霸他们所在的方向，当他看到李元霸转过身子的时候，赶忙低下了脑袋。

“呦喝，这小太监还是挺害羞的嘛！”

看到那小太监的表现，李元霸不由得嘿嘿笑了起来。

“三炮，押着这家伙过来，让剩下的兄弟们看着这些个天竺人！”

李元霸吩咐了赵三炮一声，扭头就向着城门处的方向行去。

城门处，看到李元霸策马而来，这小太监又一次变得紧张了起来，就好像看到的并非是大唐的王爷，而是什么洪水猛兽一样。

李元霸这边也看清了这个小太监的模样，只见他长者一张瓜子脸，细长的丹凤眼微微上扬，高挺的鼻梁下面红唇紧抿，那俊逸的面庞近乎妖异的俊美。

而且令李元霸感到怪异的是，这十四五岁的小太监竟然没有喉结，如果不是他胸部平平的话，恐怕李元霸还会以为这不是个小太监，而是个女扮男装的小小姐。

“哈哈，小公公，是你找本王？”

虽说这小太监长得有些太美了，但是前世深受伪娘荼毒的李元霸，自然不会沉浸其中，只不过是观察了一下，就清醒了过来。

“奴婢，奴婢称心见过武王殿下！”

小太监手足无措地翻身下马，向着李元霸躬身行了一礼。

李元霸不在意地摆摆手，道：“免礼吧。称心啊……”

卧槽，等等，似乎有哪里不对……对了，称心，称心，前世的时候，似乎这太子李承乾有一个著名的男宠就叫做称心。

而且皇帝因为李承乾的性取向问题，还把称心妖男给腰斩了，那个称心是不是就是眼前的这个？

不过，那个家伙似乎不是太监。是个正常人，面前这个家伙为什么是个太监呢？很令人费解啊！

晃了晃脑袋，把这些驳杂的念头甩出脑际，李元霸继续说道：“称心啊，你找本王做什么？”

“回王爷的话，是陛下命奴婢前来通知王爷，此番天竺国使团前来入贡之事既然已经全权授予了王爷，那么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都由王爷定夺！”

小太监顿了顿，磕磕绊绊地继续说道：

“陛下还说了。如果这般天竺人继续入贡的话，便叫他们准备好入贡的财帛以及几个说话管用的入宫面圣。若是他们决定终止入贡的话，便叫王爷便宜行事！”

李元霸闻言眼睛骤然一亮，心说：“这是在暗示我可以灭了这些天竺国的家伙们吗？”

考虑到这里。他对称心摆摆手道：“你且回宫去回复陛下，就说本王知道该怎么做了！”

“诺！”

小太监恭敬地应了一声，匆匆向着长安城的方向跑去。

……

上午巳时，太极殿外。

身上绑缚着仿佛纱布一样东西的扎西。带着几个亲卫，还有一大箱子又一箱子的入贡财帛，满眼尽是痛苦加畏惧的神色。

此刻。李元霸身穿一袭朝服，正静静的立在大殿之上，旁边的文武百官也都是朝服加身，看他们脸上的样子似乎还有着迷茫之色。

想也是，他们正在各自的府上酣然大睡得正爽，宫里的人突然到来，将

他们一个个地从午睡中给拉了起来，前往皇宫之中参加朝会。

这朝会一向都是清晨时分，而且还是每月初一十五的，今天又不是这俩日子，什么时候朝会也这么不分时辰了。

不过没有办法，身为臣子，他们能够做到的也只有服从。

“圣人至！”

刘三水那尖细的嗓音响了起来，紧接着便见一袭龙袍加身的李世民自太极大殿后殿中一步一摇地踱步而出。

“臣等见过陛下！”一道震耳欲聋的齐整见驾声响了起来。

李世民面无表情地微微点头，大手一挥道：“众卿平身！”

“谢陛下！”

“武王，朕听闻天竺国使节团已经来到了长安城，不知是也不是？”

待朝中的众臣全都站起身来之后，李世民看向了李元霸，眼中隐现笑意。

这家伙实在是太坏了，明明知道李元霸已经和那帮子倒霉的天竺人打过招呼了，竟然还有脸去问人家。

“启奏陛下，确有其事！”

李元霸站了出来，对李世民拱了拱手继续说道：“只是这般天竺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并未将千人的使节团带入长安城中，而是仅仅带着将要献于陛下的舞女，以及几个使节团的主事者入了长安城中！”

如果扎西听到这句话，估计得气得跳着脚骂娘。

谁特娘地想要显示诚意了，如果不是你这家伙命手下人把刀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他们能进长安城来才怪哩！

“哦？如此，这天竺使节团端得是知礼至极了！”

李世民在龙椅之上与李元霸唱起了双簧，那些不明所以的大臣们搞不清楚状况，不过本着顺着皇帝走准没错的道理，一个个，人五人六地站了出来，说着天竺的好话。

不过此刻房、杜两相，以及魏征还有长孙无忌倒是表现得很冷静，也不知道这几个家伙是怎么想的。

朝堂之上顿时开始变成了李元霸前世的股票交易所，热闹非凡，每一个人都上赶着去拍李世民的马屁。

足足过了有盏茶的时间，当大殿中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李世民脸上也挂起了满足的笑容。

“好了，既然这天竺国特使已经到了皇宫，刘三水……”李世民看向了刘三水，道：“宣天竺国使节团进来吧！”

“诺！”刘三水可是得把效果做足，只见他从龙案前丈许的位置上站定，高声叫道：“陛下有旨，宣天竺国使节团入殿觐见！”

“选天竺国使节团入殿觐见！”

一连串的喊叫声传了出去，大殿中骤然间使得鸦雀无声起来。(未完待续……)

第三百九十三章孔雀和佛祖

“哒哒哒……”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太极大殿之外忽然传来了一阵颇为驳杂的脚步声。紧接着，便见胖子扎西，一瘸一拐地带着走起来同样龇牙咧嘴的波西蒙，还有几个大箱子来到了太极大殿之上。

“下国波旁国王特使，小臣扎西，见过伟大的天可汗，圣武唐皇陛下！”

扎西的嘴巴倒是挺甜的，不过这家伙的嘴巴尽管很好说话，可是这丫的身子却是立地笔直，根本据没有要躬身行礼的意思。

“看来还是给的教训不够啊！”李元霸在心中嘀咕了一声，快步走上前去，毫不犹豫地一人一脚，把这些天竺国的家伙们全都给踹倒在地。

“砰砰砰！”

“你……”

扎西抬起脑袋就看着李元霸，那张五颜六色的肥脸上满带着怒意。

“死胖子，别以为上了这太极殿本王就不敢对你动手了，本王想要杀你，就算是在圣人当面也照样弄死你！所以你最好还是给本王老实点的好！”

李元霸恶狠狠地看着死胖子，那眼睛里面散发出的杀机，就连站在李元霸身侧几个人都感受到了。

高高的龙椅之上，李世民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不过他并没有对李元霸肆肆的行为有任何的怪罪，相反得，带着一种‘你很懂我’的赞赏意味。

大殿之上的一众朝臣呢？

这个时候他们就像是在看耍猴的一样，看着李元霸在那里对这般天竺人随意施为，没有丝毫劝解的样子。

其中，程咬金和尉迟敬德更是在一边说起了风凉话：

“唉，我说这些家伙们是不是作死啊？脑袋肯定都已经长坏了！”

“就是，俺看也是！上了这两仪大殿还他娘地敢这么嚣张，就应该把他们的狗腿全都给砍了！”

得，这俩货更狠。直接就想要让这些家伙们缺胳膊断腿。

看着殿中众人的表现，扎西此刻才算是看清楚了形势。

先前他还妄图在大唐皇帝面前表现出自己强势的一面，让唐皇看看，即便你用武力让他们屈服了，可是他们却还是有骨气的。

只可惜在现在看来。他们的心思是如此的可笑，根本就上不了台面。

因为人家唐皇还有满朝的文武大臣们全都不在乎，你天竺国在他们的眼里简直就是个屁。

有些不甘心地叹了口气，扎西无奈地跪在地上，再次向李世民行了一个叩首礼：

“下国波旁国王特使，小臣扎西。见过伟大的天可汗，圣武唐皇陛下！”

这次李世民的眼中闪过了笑意，大手摆了摆，道：“扎西特使快快免礼！自天竺国至大唐何止万里，特使远道而来，真是辛苦你了！”

“如果可能的话，我特娘地是一里地都不愿意出来。”

扎西这心里头比苦瓜还苦，起先的时候，他还以为这出使大唐是个美差事。毕竟一路上吃吃喝喝，拿拿用用的，全都是大唐出钱。

没成想在这里还有这么一出等着他，不仅使节团死了好多人。他自己刚到长安城外的时候都差点死了，真他娘地晦气啊！

在心中默默哀叹了自己悲剧的遭遇，扎西从怀里掏出了一份明黄色的布帛，打开来直接就念了起来：

“伟大的天可汗。大唐圣武皇帝：

下国国王波旁.尸罗逸多敬上。

吾长听闻大唐帝王天可汗勇力无双，神武英明，未登位之前。先于浅水原之战打败薛军，消灭了陇东集团；之后消灭依附于突厥的刘武周.....而自陛下继承皇位以来，更是开疆拓土，严于治国，先灭东突厥，后治流民于山城之间，眼下更是灭薛延陀，平吐蕃.....

又闻大唐地广物博，我天竺国商旅不远万里前往大唐国行商，一路见闻叹为观止。

吾仰慕唐皇之威名已久，故，吾愿奉上财帛珍宝、美女佳人，年年入贡，岁岁为邦，自此与大唐共结秦晋之好！”

一长串的布帛之上，满载着天竺国波旁国王的长词赞美，以及想与大唐结为友好邦国的美好心愿。

只是在李元霸看来却是有些怪异。

先不说这天竺国距离大唐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单单是天竺国的国力就盖压整个葱岭之南，去月氏东南数千里之地。

这样的一个国家没有理由上赶着来巴结大唐啊？除非是他们有什么事情要求大唐，否则的话，这种入宫的事情根本就不合理！

就在李元霸想到这里的时候，扎西已经将那份布帛交到了不知何时走过来的刘三水手中。

“贵国国王却是有心了，对于我大唐而言，天竺国亦是友好邦国，我大唐很乐意与天竺国建立邦交！”这一番夸赞却是把李世民给夸地眼睛都迷成了一条缝，看得出来，这马匹拍的李世民很受用。

“尊敬的唐皇陛下，此番自天竺国西来，我波旁国王除了让我们带上了他最诚挚的问候之外，还带来了我天竺国的圣物！”

一边说着，扎西一边拍了拍手。

“啪啪！”

两声轻响，便见一名皮肤略黑，但是人却长得极其美艳的天竺少女，抱着一只比天竺少女还要美艳的生物袅娜地走了进来。

这只生物大概有三尺来长，一尺来高，看起来腿、颈和翎较长，浑身长满了细密的羽毛，羽毛闪烁着金属的光泽，颈部、胸部以及腹部的羽毛，呈现出灿烂的蓝色，羽光彩熠熠，身披湛蓝色，下背闪耀紫铜色光泽，那条尾羽很不得三尺老长，竖起来就好像是一把扇子一样。

胖子扎西得意洋洋地指着这只被美艳女人，小心翼翼地抱在怀中的生物，道：

“伟大的唐皇陛下，此鸟乃是我天竺国的国鸟，名曰蓝孔雀，唯有我们天竺国方有！它代表着吉祥如意，代表着和平邦交，传说更是佛祖的坐骑，我天竺国王波旁，特意挑选了十对赠与唐皇陛下，愿大唐与天竺国邦交长存！”

噗！

李元霸差点笑喷了。

尼玛，只不过是品种不同的孔雀罢了，竟然还特么代表这个，代表那个的，真当大唐人没见过世面吗？

现在大唐宫苑里头还养着百八十个的，如果不是李世民看管得严，怕是早就被李元霸给宰几个，拿来做了叫化孔雀了。

当然了，这只不过是李元霸一个人的看法，对于太极大殿中的一种朝臣们来说，这蓝色的孔雀确实稀奇，他们还真得是从未见过。

没等众人从好奇地神色中回过神来，那名天竺国少女在扎西的示意下，将那只蓝孔雀给放到了大殿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

似乎是并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蓝孔雀变得紧张了起来，它先是向前踱了几步，突然一下子绽开尾羽。

唰！

孔雀那小巧的头上像插着几朵翡翠花，展开的彩屏像一把巨大的羽毛扇，一个个黑环，黑、绿、黄相间，像是无数只大眼睛。

只见它把尾巴抖得哗哗响，那漂亮的尾巴就像仙女手中的彩扇，慢慢散开，又像透亮的珍珠撒在它身上，非常美丽。？

孔雀瞪着一双晶莹的大眼，冲着高高地坐在龙椅之上的?李世民大叫，那样子似乎是在诉说着什么。

众臣都已经被孔雀的样子给美呆了，全都震惊莫名地张大了嘴吧。

胖扎西看到孔雀开屏，眼珠子一转，道：“陛下，这是孔雀在向您致敬，在向您行礼！连蓝孔雀都在笔下的光辉下开屏行礼，足见陛下之德行，陛下之威严，威临天地众生！”

咳咳.....

李元霸差点被扎西那酸得掉牙的赞美给呛死，我去你妹的，这话说得都酸掉牙了，还能不能一起好好玩耍了。

“哈哈哈哈哈，好，好啊.....”李世民盯着那只漂亮点的蓝孔雀看了半晌，

忽然拍着龙案哈哈大笑了起来，“扎西特使，这蓝孔雀朕甚是喜爱！波旁国王真是有心了！”

“这才哪到哪啊，只不过才看了一只孔雀就成了这个样子，那等本使将所有的宝贝都取出来的话，这帮土包子不得乐疯了啊！”

对于众人的表情，扎西很是看不起，别看他表面上恭恭敬敬，可实际上这心里头早就已经鄙夷无限了。

心下暗自讥讽了半天，扎西吩咐两个手下打开离他们最近的一个箱子。

箱子是红漆木的，上面的雕饰颇为华丽，而且看那架势也是个老物件，盛放东西也有些个年头了。

“啪嗒！”

箱子打开，大殿中顿时一片珠光宝气。

两个汉子揉了揉眼，随后很是用力地将箱子中的东西给取了出来。

这是一尊雕像，准确地说是一尊佛像。

只见他高近三尺，长约尺余，雕凿地相当美观，其头上戴着宝冠，镶嵌着各种贵重的宝石，形态是结脑跌坐，下面是一个莲花台座，整尊雕像十分地精美。

“陛下，此物名曰无量寿佛像，乃是我天竺国集数十位雕造大师，融三百公斤黄金，再加上猫眼、红宝石、蓝宝石……等多种宝石附着、雕凿而成。最后又置放在庙中供奉百年，早就已经拥有了佛性！”

扎西满脸虔诚地看着佛像，双手合十道：“这尊佛像可佑庇大唐成为无上乐土，请陛下收下！”(未完待续……)

第三百九十四章王子？

“切，不过是一尊佛像罢了，竟然还好意思说可以庇佑我大唐成为乐土，做梦呢吧！”

李元霸嘴角咧了咧，明显对于这尊佛像不感冒。

不过说实话，这尊佛像看起来倒是挺值钱的，看那光泽度，宝石的莹润度，以及那精致的雕工……啧啧，如果放到李元霸前世的话，怕是得价值连城！

不过李元霸眼下操心的并不是这些，而是李世民的態度。

就见方才还开心异常，满脸兴奋的李世民，在佛像出现的一瞬间，笑容就变得黯淡了下来，到后来更是有了点阴沉之色。

李元霸一见就乐了起来，他忽然想起了佛教在大唐的发展历史：

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华夏，自官方记载的东汉永平十年起，到唐朝刚好好六百年了。

在随后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随着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佛教也迎来了其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

可是在唐朝初期，也就是贞观年间，李世民崇尚文治武功，强烈抑制佛教，出家僧人只是他在获取政权所能利用的对象之一而已。

所以，李世民十分清楚佛教在民众中的力量，他试图在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和对道家的孝心的同时，平衡各个方面的势力。

当下，佛道两教以及诸多其他教派已经处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教派出现一个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所谓‘圣物’的话，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

那到时候，大唐朝恐怕就会出现某种变故了，而这种变故。恰巧是李世民最不愿意看到，也不想看到的。

所以，李世民现在能够有好脸色才怪了！

“三水，收起来吧！”

李世民脸面无表情地吩咐刘三水将这东西给收起来，至于收去哪里。跟

在李世民身边这么多年了，如果刘三水再不晓得怎么做的话，那他就可以回家养老去了。

似乎对于李世民态度的转变有些不适应，毕竟对于佛教盛行的天竺国来说，这尊无量寿佛像可是国宝级别的，就算不是万人相迎。那也应该是摆出仪仗来迎接啊？

心中憋着这一口气，吐不出来的扎西摇了摇头，将这种想法甩出了脑际，继续吩咐自己的手下将余下的财帛、贡品办了上来。

除了这尊佛像，其他的似乎都逊色了很多。比如红珊瑚树、钻石、深海珍珠、百年老山参……这些个东西，在大唐也可以找到，充其量只是一些添头罢了。

零零总总地，送上了大概价值数百万两白银的东西，扎西这才停了下来。

满殿的珠光宝气，好在大殿中的一众朝臣们都不是暴发户式的土鳖，虽说看着也眼馋，可是也明白这些东西跟他们一个铜板的关系都没有。眼馋也没用。

“好了，这等珍宝看来天竺国王也是有心了！既然贵国国王如此有诚意，那么朕便将之全都收下了！”

尽管心中对于这些东西还是有些不满意。不过李世民脸上还是做出了一副欣然接受的表情。

“鸿胪寺卿何在？”

在表达完自己的善意之后，李世民高声说道。

一名身穿朝服的儒雅中年人从朝列中站了出来，躬身施礼道：“鸿胪寺卿白文轩，拜见陛下！”

鸿胪寺是管掌蕃部外国贡奉之事，而鸿胪寺卿是正四品的官员，在大唐朝也是高官了。自然有资格出席朝会。

当然了，虽说四品官在李世民的眼中并不算什么。不过以李世民的性格而言，就算见到的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他也依旧是和善以对：“白爱卿平身吧！”

李世民直入主题，开口问道：“白爱卿，此番扎西特使率天竺国使节团，不远万里前来我大唐行入贡之事，一路上车马繁重，舟车劳顿，便由你鸿胪

寺为他们简单安排一下食宿住行。待稍晚时，朕会于宫中设宴款待天竺国特使，到时候你再带他们入宫吧！”

“遵陛下旨意！”白文轩恭敬地领旨。

扎西晓得这是人家大唐的皇帝在下逐客令了，自然不会那么不识趣，直接行礼道：“如此，小臣便谢过唐皇陛下了！”

“嗯，下殿去吧！”李世民摆摆手，将扎西给打发下殿去了。

.....

鸿胪寺为天竺国使团安排的驿馆。

鼻青脸肿，满脸肥肉的扎西，一反往日的敦厚痴傻，安静地坐在屋子中的长桌旁。

在他身侧站立着的，除了波西蒙之外还有一个典型的唐人。

“特使大人，我们就这么干坐着吗？”波西蒙摸了摸受伤差点弄得粉碎性骨折的肩膀，目光中露出一丝恨意。

他在天竺国的时候可是纵横天波城的大将军，何曾受过这等屈辱？如果不是他从小身体就异于常人的话，怕是肩膀子就废了。

“哼！你还有脸提这件事？”

扎西想到上午的时候，那几道令使节团损失惨重的轰天震响，心中也不禁涌上了几分怒气。

那几道巨响不但让使节团的人死得死，伤得伤，更让他在手下们面前失了颜面。如果这波西蒙足够强悍的话，他又怎么会被唐兵如此奚落？

看到扎西震怒，波西蒙在有些愤怒的同时，心中也不禁感到十分的憋屈：

要不是你那张臭嘴招惹了人家，我特么的至于被那家伙揍一顿吗？再说了，是你自己不争气，开始表现得倒是挺有骨气的，到最后还不是被人打得怕了，屈服在人家的银威之下？

哦，现在你倒是知道生气了，生个屁的气！

“周能，打探的怎么样了！”

叹了口气，扎西看了身侧站着的唐人一眼，说道。

“回大人的话，已经打探清楚了！”名叫周能的唐人应了一声，道：“王子被关进大理寺诏狱的，至今日已经有十四日了。至于里面是个什么情况……大人，请恕属下无能！”

“哦？以你的能力都不能知道诏狱里面是个什么情况吗？”

扎西很奇怪啊，要知道这个周能可是一个全能人物，在长安城中拥有两件大的酒楼，还有一个绸缎庄。

每日里与他交往的人都是朝廷中的王公大臣们，而燕王李祐更是他的座上之宾，这样的人物，按理来说，如果想要探听以下大理寺诏狱之中的信息，简直是易如反掌，怎么现在看起来，却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呢？

“大人，这大理寺诏狱乃是武王殿下亲自监造的，建成之后，上至官员下至狱卒，全都是武王殿下精挑细选出来的！”

周能苦笑了一声继续说道：“而且这诏狱之中的狱卒以及官员们，从来都是一副生人勿进，阴沉沉的样子，对于诏狱中的一切也是闭口不言！属下之前倒是曾经和一名诏狱之中的狱卒搭上了关系，这刚刚有所突破，那名狱卒之后就被突然调出了诏狱，并且他的整个家族都从长安城消失不见了。再也找不到了！我怀疑……”

“你怀疑什么？”扎西反问。

“我怀疑是不是朝廷那里为防他泄漏大理寺诏狱之中的秘密，将那名狱卒连同亲族给统统灭了口？”

周能迟疑了一下，继续说道：“而且最近令属下感觉到奇怪的是，最近属下的几个商铺外面似乎总会有可疑的人出没，就好像是有人在监视属下一样！”

“杀人灭口，严密监控？”

后能的话把个扎西给吓了一大跳，如果事情真是这般的话，怕是周能来到驿馆也被人给看到了。

“不行，你现在必须马上回自己的府上！记住，一定要注意观察，千万不能留下尾巴！”

扎西豁然起身，肥肥的脸上精光爆闪。

“这，我来的时候特意绕了很多弯子，在确定没有人跟踪之后才来到了驿馆，用不着这么紧张吧？”周能皱着眉头，说道：“再说了，王子那里怎么办？还没有定下一个周密的营救计划，我回去之后也不能安心的！”

“对于诏狱里面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怎么营救王子？此事还需从长计议！”扎西很严肃地说道：“眼下，最重要的事，是确认你并没有暴露，否则的话，这么多年的努力就白费了！”

“是！那属下就先告退了！”

周能低下头细细想了半晌，最后还是躬身向扎西行了一礼，套上了一件藏蓝色的袍子，从头掩到脚，之后便匆匆向着驿馆之外行去。

“哼，这个蠢货！”看着狼狈离去的周能，扎西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嘲讽的笑容。

“特使大人，要不要找人去解决了他，免得他暴露了我们此行的目的！”波西蒙瞄了卡西一眼，小声地说道。

“啪！”

扎西豁然转身，狠狠地一巴掌甩在了波西蒙的脸上，这一下把他给打蒙了。

“周能是蠢货，你比他还蠢！”扎西昂着脑袋看着波西蒙，大声地训斥道：“周能在大唐经营二十年，不论是上层人际关系还是各种商贸交际，都是我们所不能比拟的！杀了他，我们好不容易建立的情报网怎么办，你去接手吗？”

说到这里，扎西顿了顿，道：“哼，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等回到了天波城，我们就彻底成了瞎子，这个责任，你我都担不起！”

第三百九十五章拆了佛像

皇宫，依旧是那间布置严密的书房，只是与先前不同的是，书房中除了李世民之外，还躲了另外一个人。n∈，

没错，正是我们的武王殿下，李元霸！

“皇兄，你何时在这皇宫之中修建了这么一座密室？臣弟如何不晓得？”李元霸看着李世民，有些疑惑地问了起来。

李世民白了李元霸一眼，道：“当初在天机卫和影卫刚刚组建的时候，这里就存在了。先前朕将影卫和天机卫交与你掌管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了你这等秘处，只是你这臭小子不曾在意过而已。”

“嘿嘿，是吗？”李元霸嘿嘿笑了起来，继续说道：“那以后可方便了我了，有事没事的时候我就过来逛逛，正好也整理一下天机卫和影卫的资料信息。”

“吱呀！”

这边就在李世民刚要说话的时候，密室的师门由外向内打开，便见一袭黑袍，就连脸上都包裹着一层黑纱的唐忠走了进来，俯身对李世民两人行礼道：“奴唐忠，见过陛下，见过武王殿下！”

“嗯！”李世民应了一声，道：“有何事？”

“回陛下的话，那天竺国使节团果然有问题，在他们下朝回到驿馆之后，我等先前严密监控的那个金兴绸缎庄的掌柜的周能，便随后进了驿馆。根据我们安插在驿馆中的人说，他们在说什么王子，而且他们的王子还被关在大理寺诏狱里面。”

唐忠明显也对这般天竺国人的行踪感到很诧异，这大唐朝什么时候有他们天竺国的王子了。

“王子？”

唐忠的话倒是给李元霸提了个醒，只见他呆愣了一下，随后便说到：“皇兄，我记得诏狱中关押着一个神凰卫玄字号的逆党，名字叫波西，他自己说过，好像是什么天竺国的贵族。他们口中的王子。会不会就是在说他？”

“波西？”李世民眉头骤然拧了起来，道：“这十数日以来，他有没有交代点什么？”

“说了，但并不是神凰卫玄字号的核心机密。”李元霸摇摇头，道：“我听杨敬华说，波西又名宋书何，乃是掌管着神凰卫玄字号所有账册之人，如果他不吐口的话，我们会很被动的！”

神凰卫玄字号创建了这么多年，那私自藏起来的财宝金银何止千万两。如果不把精确的账册给全都找出来，搞不好在收缴玄字号金银的过程中，就难免会出现中饱私囊的情况。

毕竟，财帛动人心！

“神凰卫玄字号账册？”李世民倒是没想到这一点。

“是的！”李元霸挠了挠头，道：“不过这家伙的嘴巴很严，似乎是拿定了我们不敢对他动手。此番天竺人来我大唐，若是他们索要波西的话，怕是波西等的就是这个机会。所以，得对他动点手段了！”

“你说。这些天竺人此番前来大唐，有没有可能就是被他给叫来的，至于他们为什么，哪怕是花费数百万两白银也要远赴我大唐将人给营救出去。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说到这里，李世民抬头看了李元霸一眼，几乎是与其异口同声道：“为了账册！”

李元霸面色沉重地点点头，道：“如果有两成的利益。贪婪之人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五成的利益，贪婪之人就会冒险；如果有十成的礼仪，贪婪之人就敢于冒着被砍头的危险；如果有三十成的利益。这些贪婪之人就敢于践踏一切律法。由此看来，这账册之上的数字，足够让尸罗逸多癫狂了！”

“如果有两成的利益……”李世民嘴上重复着李元霸的话，心中很是赞同。

“皇兄，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李元霸可不想牵涉进这些破事中去，索性便将拿主意的事情抛给了李世民。

李世民哪里不知道自己这个兄弟又开始惫懒了，暗地里翻了个白眼，眼珠子一转道：“这样吧，元霸！你安排人去紧紧盯着那金兴绸缎庄掌柜的周能，另外诏狱那边你也加快点脚步。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也必须让那个波西将账册给交出来！”

“我了个娘亲勒，又丢给我了！”

李元霸心中低估了两句，躬身领命。

.....

武王府中院，武顺和小侍女莹香主仆两人，坐在一楼正堂的高椅之上，有些无奈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哼，臭四叔，又欺负我！什么程知节，什么大理寺，都是骗人的！”

一袭白色宫装的高阳公主，委屈地蹲在地上，葱白一般的手指捏着一只小木棍，狠狠地戳着地面，嘴上那是充满了怨气。

“十七妹，我都给你解释过了，四皇叔可是有国事在身，不能到什么地方去都和你禀报吧？你这脾气是要改改了！”

李恪满脸哭笑不得的神色，想要上前去拉高阳公主一把，却被这小丫头给躲闪了过去。

他转而看着坐在一边，面色平淡的李承乾，道：“太子哥，你也劝劝十七妹啊？”

李承乾丢给李恪一个爱莫能助的动作，道：“还是等四皇叔回来再说吧！就算是我上，现在我也弄不了她。”

“你可是堂堂的太子殿下，这天底下还有你弄不了的人么？”

正说到这里的时候，突然一个浑厚的声音响了起来，便见李元霸手中拖着一个大木头箱子，大踏步地走了进来。

“哐当！”

一声巨响，李元霸随手把大木头箱子丢在了坚实的大理石地面上。

这下李承乾和李恪也不去关心高阳了，反倒是奇怪地看着面前的大木头箱子。

过了好半晌，李承乾出声问道：“四皇叔，这箱子里面是什么东西？”

武顺也起身迎了过来，道：“是啊夫君，看这箱子的外表如此华贵，想必里面的东西应该也是珍贵之物把？”

李世民得意地笑了起来，道：“哈哈，那是，这东西可是我本王从皇兄那里敲来的！”

这下别说李承乾和李恪了，就连高阳这个小丫头都止住了抱怨，竖起了两个小耳朵，倾听了起来。

“哦？如此，那妾身倒是要见识一下了！”武顺的两只眼睛也亮了起来，说道。

“嘿嘿，看吧！”

李元霸很得意啊，他一把将箱子的盖子给掀飞了出去，顿时，那尊金镶宝石的无量寿佛像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老天，金子，竟然全都是金子！”李承乾有些惊讶地说道。

“太子哥，你看这里，这好像是红宝石吧？”李恪指着那无量佛的身体，道：“还有这里，蓝宝石……那透明的是什么？”

两个小家伙就像是土包子一样，围着这尊三尺来高的金镶宝石佛像转起了圈圈，嘴巴更是‘叭叭叭’地就像是机关枪一样，说起来个没完。

毕竟虽说大唐皇宫里面宝物众多，可是像这尊佛像一样，打造地如此奢华的东西，却是少之又少。

“好漂亮的红宝石啊！”

高阳公主也总于忍不住了，他不知何时站起身来，看着镶在那尊无量寿佛眉心正中的，那枚红艳艳的宝石，说道。

李元霸瞄了高阳一眼，直接深受在那尊佛像的额头上一扭，一掀，顿时那枚足有大拇指甲盖大小的红宝石，就被李元霸给取了下来。

几个小家伙，以及武顺全都看呆了，这是要做什么的节奏？不会是要拆了这东西吧？

“四，四皇叔，您这是……”李恪瞪直了眼睛，艰涩地咽了口唾沫、

“啥？”

李元霸混不在意地又是一扭，一掀，手脚麻利地将一枚同样大拇指加盖大小的蓝宝石取了下来，丢给了武顺，继续说道：“哦！把这东西上面的宝石全都取下来，剩下的直接丢冶炼炉里，给我印成金叶子！”

金叶子大概每一片也就一两左右，薄薄的，上面满带着清晰的脉络，看起来很是诱人。

而面前这尊佛像，看质地放在李元霸前世的话那就是十成十的千足金，而且看它的重量还不小，至少得有个三四百公斤，也就是六千多两，那也就是六千多片最高成色的金叶子。

“唉，不对呀？”突然，李承乾感觉到有点不对了，“四皇叔，我曾听闻，那些天竺国人曾经赠予了父皇一尊佛像，这不会就是那尊吧？”

“答对了，不过没有奖励！”李元霸拍了拍李承乾的肩膀，道：“我说你们俩，赶紧地帮忙啊？没看还有这么多宝石呢吗？”

“这个，四皇叔啊，不会是你偷偷把这尊佛像搬回来地吧？你现在是想，毁尸灭迹还是销赃？”李恪怯懦了两声，对李元霸说道。

“混小子，说什么呢？你四叔我是那样的人吗？”李元霸没好气地赏了李恪一个暴栗，道：‘都说了，这是你叔叔我跟皇兄那里敲来的，来源合法，手续齐全，童叟无欺！’

“那……”李恪还是有些犹豫。

“哪那么磨磨唧唧的，赶紧地帮忙！”

李元霸可是知道喝东西放他这里或许是最合适的，反正整个大唐的人都知道他李元霸有的时候英勇无匹，智计无双；可有的时候，却像是二愣子一样，脾气上来了，啥都挡不住。

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么一出！（未完待续……）

第三百九十六章拆了佛像，办冶炼厂

花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李元霸领着几个大侄子、大侄女才总算将这尊佛像给拆了个精光。

红宝石、蓝宝石、白色的钻石……所有的宝石都被取了下来，被李元霸直接丢给了武顺保管。

而光秃秃的金身佛像看起来巨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巨丑。

“呼……承乾，今日真是辛苦你们了。”

李元霸坐在椅子上呼出一口浊气，笑看着李承乾道：“承乾啊，这俗话说得好，一事不烦二主，这尊佛像你回去的时候一起拉走，等过两天你给四叔融成金叶子再带回来吧！”

噗！

李承乾都快要被李元霸给指使地虚脱了，听到自家四叔这话，险些郁闷的吐出血来。

“四皇叔，要不要这么压榨我呀？”李承乾抱怨道：“我可是知道您府上自己就有铁匠炉，让他们熔炼一下不就行了！”

“那好吧，我原本还想把一个美差交给你的，既然你不愿意要，那就交给恪儿好了！”

一边说着，李元霸一边对李恪说道：“恪儿，你知不知道在长安城南郊有一座石炭矿区？那是四叔的，眼下石炭开采量越来越大，积存的石炭堆成了好多座山。最近四叔想在石炭矿区边上盖一座冶炼石炭厂，你有没有这个意思，来投资一下！”

李恪一听就愣住了，他可是知道那石炭厂的效益很高的，整个长安城还有长安城周边的郡县城池，都用上了石炭烧火。

而且随着火炕还有烟囱火炉向着大唐其他道州郡县的慢慢普及，石炭的需求量也是大大增加起来。

从石炭厂开采至今。保守估计的话，至少为李元霸赚取了数百万白银的巨额利润。

这么多的钱，纵然是李承乾他们这些皇孙贵族们看了也眼红了。

所以，在听到李元霸的话后，包括李恪在内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四皇叔。您这还要做什么？”李恪感觉自己的口有些干，嗓子都快要冒烟了。

“那石炭还可以再提炼，其所提炼出来的东西燃点更高，所能提高到的温度亦是你等闻所未闻的！”

李元霸侃侃而谈，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不过这话也并没有说完全，还是留下了一些后话没有说。

如果这东西真能提炼出来的话。那蒸汽机就可以提上日程了。

“四皇叔，我去，我愿意去啊！”

李承乾急得脸红脖子粗啊，这么好的机会，如果还不紧紧抓在手中的话。那可就是傻叉了！

“太子哥，能不能不这么无耻？说好了你不愿意帮四皇叔熔金子的，你身为堂堂的太子，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

李恪这可就急了眼了，有这好事你都不知道让着弟弟点，你这个兄长咋做的。

“三弟，天地良心啊！”李承乾开始了叫天屈，“我刚才可没有拒绝。只是想四皇叔省点事而已。不过，既然四皇叔这么看得起我，那我便为四皇叔尽心尽力吧！”

李恪是寸步不让：“正所谓有事侄儿从其劳。有事弟弟服兄劳，太子哥，这么点小事还是别麻烦你了，就让小弟代劳吧！”

得，李元霸的一句话，倒是挑起了两兄弟的战争。

看着争论地脸红脖子粗的两人。武顺和高阳公主全都睁着水汪汪的大眼呆愣了起来。

“嘿嘿，这俩小家伙倒真是本王的好侄儿啊！”

始作俑者李元霸。看着就快要掐架的两个大侄子，这心里头很是欢乐啊。

武顺白了李元霸一眼。道：“夫君，你真是太坏了！”

“嘿嘿！”

李元霸搓了搓手，啪地拍了一下桌子，道：

“好了，你们两个小家伙不要吵了！这金子也用不到你们去熔炼了，不过你们也别失望，这冶炼厂可不是一两万两的真金、白银地就能够搞起来的，你们兄弟俩凑凑钱，看看能不能出个五十万两黄金。等把钱凑够了，这冶炼厂就可以破土动工了，到时候你们就等着分钱吧！”

“五，五十万两黄金？！”

这下两个小家伙傻眼了，这特娘地好多小钱钱啊！

别看他们贵为皇族子弟，李承乾更是太子，可实际上他们每月的俸禄额度都很低，甚至是低的可怜。

他们王府的开销如果光凭那点朝廷发放的俸禄，怕是能用上两三天的就算不错了。

平日里，王府的进项主要靠的是诸位王爷各自封地上的税收、租子以及封地上商人们的孝敬……

说句实在话，如果这个王爷老老实实的话，他们各自的封地便是他们王府所有进项的来源之地。

当然了，不排除受宠的王爷被大唐国内其他的权贵以及富商们孝敬，那个财帛的数量可就是海了去了。

所以，在听到五十万两，而且还是黄金这几个字之后，俩小子就跟被驴踢了脑袋瓜一样，傻呆呆地站在原地，张大了嘴吧。

并不是光凭他们自己，拿不出这么多黄金，毕竟谁还没个外块？

但是那可是黄金啊，足足五十万两，几乎是他们王府五年的总收入，一下子拿出来，难免有些捉襟见肘。

“怎么，才五十万两黄金你们就拿不出来吗？”李元霸闻言挑了挑眉头，道：“要不我直接去找惜儿好了，那家伙有一个赌场撑着，就算没有个千八百万两黄金，那百八十万两总还是有的吧？”

“别，四皇叔，小六这个家伙别看平日里疯疯癫癫，谁都能去欺负一下。可是在做买卖这方面可是精明着呢！”

看来李承乾倒是很了解他这个六弟，只见他想了想，便说道：

“不如这样吧，我和三弟去找六弟、七弟、八弟还有九弟去谈谈，我们哥儿六个一人出个八万多两黄金，看看能不能凑出来！”

“贞儿和稚奴也能够掏出八万两黄金来？”

李承乾的话把李元霸给说懵.逼了。

不是说皇子的钱全都是来自于封地吗？怎么这俩才七八岁的小破孩也可以拿出那么多钱来？

李承乾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柔和的笑容，道：“他们俩如果出的钱不够的话，就由小侄为他们俩补上，日后再还便是了！”

李承乾的话，叫李元霸听了之后心中暗暗点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至少李承乾的性子变了，遇到好事想到了自己的兄弟，愿意和他们分享，这样的人，就算日后变坏了，也坏不到哪里去。

再说了，有他李元霸在，还愁调.教不好这帮倒霉孩子？

忽然，李元霸想起了今日在城门处见到的那个小太监，便面色古怪地看着李承乾，道：“承乾，你可知道这宫中有一个小太监，名字叫称心？”

李承乾努力地想了想，眼睛骤然一亮道：“是有这么一个人，不过他好像是五弟身边的人，好像还是就近从五弟身边调离的。怎么，四皇叔，您认识他？”

“哦，不认识，只是今早来传达圣命的是这个小家伙。还别说，如果不是这小家伙穿着一身宦官的衣服，我还以为他是个小姑娘呢！”

李元霸摸了摸下巴，一边说着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扫向了李承乾，想要看看他此刻是个什么表情。

李承乾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明显的鄙夷之色，只听他说道：

“那称心就算再漂亮又有何用？无非就是五弟抛弃的男宠罢了！五弟男女通.吃的性子不晓得被父皇呵斥了多少次，只是……”

“太子哥，这种事情毕竟没有亲眼所见，还是不要乱说的好！”

高阳公主红着一张小脸，打断了李承乾的话。

对于小高阳来说，男人和女人在一起还是正常事，可是这男人和男人……断袖之癖吗？

“正所谓无风不起浪，这种事情如果没个挑头的，怎么可满大街都传得沸沸扬扬的？”

李恪冷笑了两声，道：“堂堂的皇子，更是王爷之身，竟然如此放荡，真是有辱皇家之名！”

日了狗了，看来这燕王李祐在一众皇子中的名声很不好啊，否则的话，怎么会让这些个皇子、公主们有这么大的反应。

再想想参加的这几次皇家聚会，李祐似乎总是独自一个人，对于各自扎成堆的皇兄、皇弟、皇姐、皇妹们，爱答不理的，甚至别人说一句话，也都会激起他的冷嘲热讽。

也不晓得这倒霉孩子小的时候受过什么刺激，竟然这么孤僻。

看来以后得去看看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再怎么说李元霸也是他名义上以及血缘上的皇叔。

“好了，捕风捉影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四叔我就当没有听到过！”

李元霸拍了拍桌子，道：“承乾、恪儿，你们俩回去之后就准备一下，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对了，主要地就都交给恪儿吧，相信这几天承乾会很忙！”

“忙？”

李承乾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说道：“四皇叔，什么会很忙？”

“当然会很忙了，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很快就会有人找到你的府上，央求你替他们办一些事情！”

李元霸神秘地笑了笑，后面却打起了哈哈，道：“娘子，为夫饿了，有没有吃的？”

第三百九十七章武王府的喜事

李元霸这话说一半，把个李承乾憋得是相当难受。～，

尼娘咧，要不要这么玩？我是不是你亲侄子啊？

“四皇叔，您就告诉我是什么事吧？”李承乾央求李元霸道：“谁会来找我，又找我办何事？”

李恪也很好奇，什么事说得这么神秘？

“你们真想知道？”李元霸眨眨眼，说道。

“废话，当然想！”

李承乾和李恪翻起了白眼，当然了，这话也就是他们俩在心里头想想，可不敢真个说出来。

“那好说，等一会用膳的时候，咱们边吃边聊！”

李元霸摸了摸肚子，道：“还真是饿了！”

.....

不消半个时辰的时间，二楼宴厅的餐桌上就已经放满了各种美味佳肴。

水晶肘子、红烧铁狮子头、香酥烤鸭、东坡肉.....竟然还有了两条烤羊腿。

还别说，李元霸府上厨子的手艺已经深得李元霸个中三味，短短的时间就已经掌握了煎炒烹炸等各种厨艺，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他们许多的调味品都是自己配置的，有些个连李元霸都叫不上来名字。

想想也是，就李元霸那绝世老饕的嘴巴，挑咸捡淡的，哪里受得了这种委屈？

“好了，都吃啊，我这半天可算是累死了，就不让你们了！”

李元霸手中抓着半条羊腿，正吃的满嘴油腻，嘴巴中嘟嘟囔囔，说话都说不清楚。

李承乾还有李恪两兄弟哪里有心思吃饭啊，被李元霸的话憋得心中难

受，只是用手中的筷子，有心无心夹着面前的美味佳肴，食之味同嚼蜡。

李元霸才不管这俩小家伙呢，‘嘎嘣嘎嘣’吃得津津有味。

过了好一会。见两兄弟依然是那副就像是丢了十万八千两黄金的死求样，便说道：

“好了，就不知道把问题放放再问吗？劳逸结合啊！”

李承乾有气无力地说道：“四皇叔，您说如果有一个极品美女站在您面前，都已经脱得赤条条了，这个时候她忽然说肚子饿了……您会怎么想？”

噗！

李元霸差点一口饭给喷出来，你特么地可是太子啊，一向表现地都是成熟稳重，没想到你想象力也是如此地丰富啊。

“太子哥哥，你。你说什么呢？”

高阳公主红了小脸，很难得地，今天这小丫头竟然两度红脸，也真是奇迹了！

“你这小子倒是挺会打比方！”

李元霸喝了一口鸡汤润了润嗓子，哭笑不得地说道：“好了，四叔我算是怕了你了！你听好了，那天竺国使节团此番前来我大唐，你以为光是入贡吗？”

“难道不是吗？我大唐地大物博，商机遍布。这天竺国虽说与我大唐相隔甚远，可是他天竺的商人在我大唐地界赚得盆满钵满，这还不足以让他们天竺国入贡吗？”

李恪接过了话头，说道。

“三弟。你错了！”李承乾道：“不光是商机，随着我大唐日益强大起来，周边的番邦异国也都俯首称臣，谁知道我们大唐什么时候踏平了这里。直袭他们天竺？”

“理想倒是很不错！”

李元霸伸出油腻腻的大手在李承乾的肩膀上拍了拍，继续说道：“承乾这话说得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却跟这个没有一点的干系。”

“四皇叔。您就快说出来吧，都快要把我们给急死了！”

李恪着急了，干脆懒得再去想了。

“呕……”

李元霸刚想要说什么吗，这个时候武顺突然毫无征兆地干呕了起来。

李元霸愣了一下，扭头看着武顺道：“顺儿，你这是怎么了？”

武顺黛眉微蹙，轻声道：“妾身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近日以来有些吃不下东西，而且感觉身子有点虚……”

“找郎中看过了吗？”李元霸道。

武顺开口道：“已经……”

“没有，小姐说这都是小病，用不着特意去找郎中看！”

武顺话都没有说完，莹香就抢着说道：“小姐日渐憔悴，但又怕王爷担心，所以就一直瞒着您！”

“四皇叔，派人去太医署请太医过来看看吧！”

李承乾皱起了眉头，脸上出现了一丝担忧之色。

“不必，白福！”李元霸摆摆手，冲着小楼之外叫嚷了一声。

“王爷！”

这家伙就像是幽灵一样，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飘了进来。

“你速去城外清华观去请孙神医，就说王妃身染恶疾，急需救治，快去！”

李元霸也开始自责了，都怪自己平日里没有看顾好武顺，未见家人日益憔悴。

现在才知道着急了。

“是，王爷！”

白福应了一声，匆匆向着长安城外赶去。

.....

下午未时，李元霸有些焦急地站在房门之外，在他身边的是李承乾还有李恪。

看着李元霸有些内疚地在走廊里面来回走着，李承乾和李恪对是了一眼，无奈地说道：

“四皇叔，您就放心吧！婶娘说不定只是偶感风寒，并没有什么大碍！”

“是啊，四皇叔！”李恪也出言相劝，“孙神医医道无双，妙手仁心，些许小病对于他来说根本就是药到病除，婶娘一定会没事的！”

“唉，都怪我！”

李元霸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吱呀！”

就在此刻，房门又内向外打开，一袭青色道袍加身，颌下短髯飘飘的孙思邈从屋子中走了出来。

“孙道长，怎么样？王妃的身体有没有大碍？”李元霸赶紧问了起来。

孙思邈捋了捋短须，并没有说话，而是笑咪咪地看向了屋子的方向。

便见武顺在高阳公主和莹香小侍女的搀扶下走了出来，略显憔悴的小脸上还带着一丝甜蜜的笑容。

李元霸有点傻了，这什么情况，不是说病了吗？哪有病了还能笑得这么欢乐的？这不是坑爹呢吗？

“恭喜王爷，贺喜王爷！”

就在这个时候。孙思邈突然哈哈一笑，伸出手去向李元霸抱了抱拳。

“喜？喜自何来？”李元霸更疑惑了。

“哈哈，王妃有喜，再过几个月武王府再添新丁，岂不是喜吗？”

孙思邈是真心为李元霸高兴了。

“嘎？”

李元霸闻言不可思议地看向了武顺，待见其一脸晕红与喜悦纠缠的面容，十分里面已经信了**分。

不过他还是结结巴巴地问道：“顺儿，是，是真得吗？”

现在李元霸的表情很难捉摸，至少李承乾感觉很可乐啊。

此刻。李元霸的嘴角一直都在抽搐，眼睛瞪到了极至，一双手摆出了兰花指的形态。

只见莹香一脸的兴奋与喜悦之情，就像是一个孩子一样，道：“真是太好了，恭喜小姐有了身孕，怕是在今年的年内，王府里面就要添上一位小王爷了。”

“那个啥……恪儿，快过来掐四叔一把。四叔这不是在做梦吧？”

李元霸哆嗦着嘴皮子，浑身就像是被雷电给劈了一样，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激动、兴奋、高兴……各种情绪就像是新年燃放的爆竹一样，在李元霸的脑袋瓜子里‘砰砰砰’地炸响个不停。整个人都懵逼了。

“有喜了，我特娘地竟然要当爹了！”

李元霸不顾旁边还站着李承乾他们，伸出大手一个劲地在武顺的小腹前晃悠，生怕下手劲一大。就把他的宝贝孩子给掐没了。

不过，李元霸的潜意识里至少还残存着不少的理智，至少他还知道喊李恪来掐自己。而不是高阳公主。

否则的话，真叫高阳来掐自己的话，怕是以这丫头满含着怨气的小手，当时就得把他给掐得红肿无比。

“老子要当爹了，老子竟然真地要当爹了！”

李元霸这话说得都前言不搭后语的，大手在武顺那小腹前面晃悠了半晌，这才抚上了武顺那暖暖的腰腹之间。

顿时，一股温润的触感传来，在李元霸的触感之下，感觉仿佛已经有一个小小的生命在渐渐成形，并且随之成长起来，似乎就连五官都能够分辨出来了。

“嘿嘿，好像真有个小人在肚子里，他在摸我，在踢我啊！”

李元霸就像是一个傻子一样笑了起来，那欢乐的简直无法比拟了。

“夫君，你乱说什么？孙神医说了，现在才不过半月的时日，怎么可能长出五官还有手脚呢？”

武顺轻轻地笑了起来。

那边高阳公主赶忙帮腔道：“四皇叔，您是不是得了失心疯了！若是再有几个月的话，也许能够长出五官，现在连是个弟弟还是妹妹都不能够分辨出来，说不准真得生出一个妹妹来呢？”

“给你生个妹妹咋啦？四皇叔我没有你老爹那样重男轻女的思想，对四叔我来说，生男生女都一样。”

李元霸前世的时候，华夏早就开始提倡生男生女都一样了，所以李元霸对于自己的孩子是男是女，没有一丝一毫的在意。

真要说起来的话，李元霸倒是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个女孩。

至于原因嘛，很简单。

这俗话说得好，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总比小子替别人白养了强！

“夫君！”

武顺那葱白一般的小手，轻轻地覆在了李元霸的手背之上，把那双充满热度的大手压在来了她那方堪一握的腰腹之间。

顿时，武顺那美艳的脸颊上浮起了一丝幸福的喜悦，美眸流转间，脸上充满了母性的光辉。（未完待续……）

第三百九十八章真得要当爹啦

“顺儿，你不会是和孙道长合起伙来在骗夫君吧？”

也不知道这是李元霸第几次询问了，自从李元霸得知武顺有喜的消息之后，就二话不说地赶走了李承乾他们小哥几个，之后便像是守着绝世珍宝一样，小心翼翼地把武顺给扶进了卧房。

这典型的有了老婆忘了侄子的态度，已经让李承乾等人无力吐槽了。

进屋之后，李元霸那双硕大的眼睛，就一直傻呆呆地盯着武顺地腰腹瞧着，甚至不知道是该用微笑还是大笑，又或者直接去神机府中放上两三百的神武炮，如此方能表达他此刻的心情。

“妾身怎么会和孙神医一起来骗你呢？夫君且仔细想想妾身这半个月以来的表现，是否与怀孕的症状一般无二呢！”

武顺细细想了想，随后一边摸着自己的小腹，一边对李元霸说道：“孙神医说，这是初期怀孕的自然状态，只要没有什么大的变动，生下小王爷或者小郡主，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不求别的，我只求你们母女平安！”

李元霸很是激动地将自己的手覆盖在了武顺的玉手之上，声音中充斥着满足之意。

武顺亦被李元霸的深情告白所感染，似羞似怯地垂了浓密的双睫，修长的手指在腹前轻轻地抚弄着。

.....

整个王府里面都沉浸在这喜悦之中，至少白福以及住在李元霸府上的武顺的两个妹妹还有母亲都很为自家姑爷而高兴。

“呵呵，顺儿于王爷成亲放三月有余吧？没想到这便有后了，算算时间。也就是王爷自番邦归来之时，好啊！”

李元霸这个老丈母娘也是喜极了，虽说他们住在李元霸特意为他们准备的厢房中，可是他老丈母娘还真就是不喜欢住。

结果还是叫人在王府后院中建了一栋独门独院的小楼，在小楼的前面还整了几块耕地。里面种植了一些蔬菜，还特意拉上了一层牛皮小棚子，倒也

充满了农趣。

只是这些日子以来，杨氏与她的两个女儿甚少在王府中走动，当然了，如果是女儿邀请。她们也没有办法不是？

比如今日，武顺的娘亲杨氏，就带着他两个小姨子出现在了属于李元霸他们自己的小屋子中。

“大姐，怀孕是怎样一种感觉？”

自从杨氏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搬到武王府之后，武昭和武三娘两个小丫头也明显成长了许多。

这种成长并非仅仅是身体上的成长。还有就是心理上的。

这不，明眸皓齿的武三娘，现在就趴在武顺的床前，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满是对武顺的好奇。

“三娘，你知不知羞了？怎么能够问这种问题呢？”越长越发清纯可人的武昭，伸出小手轻轻拍了武三娘一眼，轻啐了小丫头一口。

武三娘不满地看了自己的二姐一眼。转头看着杨氏，道：“娘，您看。二姐他又欺负我。”

“你这小妮子，每日里白给你做那么多好吃的了，感情你还是一只小白眼狼呢，以后你自己去做饭吃吧！”

武昭瞪了武三娘一眼，感觉自己这前面的十来年全都白活了，被自己的亲妹妹给坑了。

“别呀。二姐！我只是在和娘亲阐述事实，你别往心里去。那个……我去帮你倒杯热茶喝吧。我给你说，姐夫这里的茶可好喝了！”

接下来。小丫头的表现更是让李元霸目瞪口呆，这转移话题还有厚脸皮的程度，根本就不是自己能够比拟的。

最关键的是这小丫头脸上那无比真诚的表情，简直就像是蓄谋已久的一样。

“咳咳……”

轻轻咳嗽了两声，李元霸对武昭说道：“昭儿，三娘也是无心的，你别往心里去。”

再怎么说这小萝莉也是他的小姨子，而且小丫头长得这么可爱，不伸手帮一把的话，还真是说不过去呢。

“是啊，昭儿，你都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还和三娘一样，耍小孩子脾气啊！”

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自家夫君只不过起了一个头，这边就是夫唱妇随起来。

“姐姐，你们还真实是夫妇同心啊，这就知道合伙来欺负妹妹啦？”

武昭冲武顺眨眨眼，很是狡黠地笑了起来，那一口洁白的皓齿，齐整娇小，看起来极其地可爱。

“你这个小丫头，连姐姐的玩笑也敢开，看姐姐我怎么收拾你！”

于是，两姐妹玩闹开来，你呵我的痒，我呵你的痒，到后来还加入了小丫头武三娘。

这屋子中连火炉带火炕，那温度本就高于二十摄氏度，三姐妹只是穿着薄衣轻纱，在经过一番玩闹之时，难免会漏出些许的春光，于是满室皆是春色，看起来还真有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

这可是当真让李元霸大饱眼福。

到后来，还是丈母娘看不下去了，感觉这样下去确实是不妥，于是便说道：“好了，你们三个小妮子闹够了没有，没见王爷还在身侧呢吗？”

“噜噜噜！”

武三娘调皮地吐了吐舌头，无比地娇憨可爱。

“王爷，昭儿失礼了！”

武昭可比武三娘要懂礼貌地多了，直接面向李元霸福了福。

李元霸摆摆手，道：“昭儿，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我是你姐夫，在府里的时候不必如此多礼，像三娘一样就可以了。”

“就是，二姐就是矫情！”武三娘皱起了琼鼻，大眼睛都笑成了月牙。

“小妮子，我看你还真是皮痒痒了！”武昭眼睛一瞪，又要发作。

“娘，您看看二姐！”

武三娘索性一把躲进了杨氏的怀里，使劲地扭动着娇小的身体，撒起了娇。

“哼哼，回头再找你算账！”

武昭冷哼了一声，转过头来看着自己的大姐，小手轻轻抚摸着武顺的小腹，道：“大姐，不晓得是男孩还是女孩？”

李元霸这次总算是咸鱼翻身了，刚才他说了这句话，就被武顺给奚落了一下，报仇的机会近在眼前，赶紧地开口搭茬：

“昭儿，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才多长时间啊，再怎么着也得六七个月的光景才可以看出是男女来，而且还得依靠孙神医。就宫里太医署的那帮家伙，根本就没这能力！”

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李元霸的脾气简直和小孩子有得一拼。

武顺白了李元霸一眼，笑着对武昭说道：“昭儿，别听你姐夫瞎说。就算是华佗神医在世，都不晓得未出世孩子的性别，孙神医就算是医术再高，也看不出来的。”

“哦，原来姐夫你也是胡说呢，嘻嘻！”武三娘永远是这么可爱，说得李元霸这厚脸皮的都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三娘，别乱说话！”杨氏拍了拍武三娘地小脑袋瓜，继续说道：

“王爷，今日老身前来主要是看看顺儿，既然无事，那老身便先回去了。若是有甚子事情，直接派人去后院中知会一声便是了。”

“岳母大人，不再多坐一会吗？”李元霸挽留道。

杨氏摇摇头，道：“不必了，顺儿这还只不过怀孕半月罢了，暂时还用不到老身，只要莹香平日里多多注意照顾顺儿也便是了！”

“夫人，我一定会小心照顾好小姐的！”莹香很认真地点点头，小脸上满带着严肃。

“姐夫，你可一定要照顾好我大姐哦！”

武昭和武三娘跟在他们母亲身后往外走去，临到门口的时候，武三娘特

意转过头来特意嘱托起了李元霸。

李元霸看着这个可爱的小丫头笑了起来，用力点头。

小丫头冲着李元霸甜甜地一笑，蹦蹦跳跳地出了屋子。

.....

须臾之后，屋里只剩下了李元霸与武顺。

眼下已是三月之初了，天气还有些寒凉，屋子里的火炉还在呼呼地跳动着火苗，上边还搁着冒着冉冉白气的水壶。

李元霸没有一丝的睡意，他脱掉了外衣穿上了睡袍，爬上了床铺搂着武顺轻倚在床上，身下是烧地暖暖的火炕，享受着大手处传来的那股温润触感。

“夫君，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再有数月就要出生了呢！”

武顺把螭首放在了李元霸的肩膀之上，侧仰着俏脸望着李元霸，小嘴中吐气如兰。

与此同时，无尽的喜悦以及幸福之色，在她那双映衬着初晨的阳光中荡漾，姿态极其娇慵诱人。

李元霸牵起了武顺的柔荑，放在嘴边轻轻地问了一下，道：“是啊，我从来没想到，我竟然这么快就要当爹了！”

前世，李元霸基本和孤儿差不多，被几个糟老头子带大的他，每日里除了看书就是满山地乱跑。

到了晚上最悠闲的时光，便是抱着他那台不知道早就应该报废多少年的台式电脑，用慢得可怕的网速，浏览有关大唐历史的资料文献。

也只有那时候，他才感觉他的人生属于他自己。

今生，他用李元霸的身份活下来，建功立业，娶了国公的女儿，拥有了位极人臣的权利，以及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现在，又即将成为父亲，这样的生活，才是最真实的。

夫复何求！

第三百九十九章长孙涣的请求

皇宫，立政殿。

高阳公主中午自武王府出来之后根本就没有回自己的府上，而是直奔立政殿而来。

“母后，喜事，大喜事啊！”

尚未进立政殿呢，高阳公主那边就急吼吼地，很是不淑女地大叫了起来。

等她进到立政殿正殿之中，看到做在最里面的李世民的时候，侨联里边，吐了吐舌头，扭头就要往殿外走。

“回来！”李世民阴着一张脸看着高阳公主，说道。

“儿臣见过父皇，见过母后！”高阳公主无奈地转过身子，就像是蜗牛爬一样，很不情愿地来到李世民身前，想着李世民夫妇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李世民盯着高阳公主那张精致的小脸看了半晌，忽然说道：“怎么，很不情愿看到朕？朕难道有这么恐怖吗？”

长孙皇后就站在李世民身侧，听到李世民的话后，顿时看着高阳公主温婉地笑了起来。

“没有，就是……就是有些不适应罢了！”高阳公主摇摇头，那张笑脸都快囫成一团球了。

“哼，朕看你这丫头就是欠管教，整•日里毛毛躁躁的。如果你关在自己的殿中半月不允许踏出大殿一步，想必你就要老实多了！”

李世民知道高阳公主话中的意思，无非就是怪他非要死气白咧地把她嫁给房遗爱，心中不能释怀罢了。

不过有的时候，君王也是很无奈的，做出了决定就必须兑现。

高阳公主沉默了，没有说话。

长孙皇后见父女的俩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赶忙打起了圆场：“陛下，高阳这也是年幼不懂事，你又何必和一个孩子一般见识呢？来，高阳。你刚刚进殿的时候就说有喜事，是何大喜事啊？”

“母后……”高阳公主急忙上前几步，躲在了长孙皇后怀里，委屈地都快哭出来了。

李世民见状无奈地摇了摇头，道：“你呀，就是太惯着这帮孩子们了！”

长孙皇后这次并没有搭理李世民，而是轻声宽慰着高阳公主：“好了，好了，莫哭！来说说是何喜事？”

高阳公主止住了声音的抽搐，道：“是四皇叔。四皇叔的府上有喜事！”

“什么喜事？”事关他那宝贝兄弟，李世民也有些好奇了。

看到李世民那脸上的好奇表情，高阳公主嘟起了小嘴，轻声道：“婢娘有喜了！”

婢娘有喜了？

这消息简直就像是一记重磅炸弹，在李世民以及长孙皇后耳边炸响。

“你刚刚说什么？没有骗朕吧？”李世民豁然起身，满脸喜色地上前一步，一把将高阳公主从长孙皇后的怀抱中扯了出来。

“父皇，疼……”高阳公主被李世民捏地肩膀生疼，黛眉紧紧地皱了起来。

“啊？”

李世民这才发现。方才自己似乎用力过大了，把个小丫头都给捏疼了，刚忙放下手来，道：“那个。高阳啊！方才父皇太过用力了，疼不疼啊？”

高阳公主猛然翻了个白眼，心说：“人家四皇叔家的喜事，怎么搞得父皇这般高兴？连我这个亲女儿都不顾了！”

有些自怨自艾地摸了摸肩膀。高阳公主气哼哼地说道：“没有骗您，婢娘是真得有喜了，是清华观的孙神医确诊的。而且太子哥还有三哥，他们俩当时也都在四皇叔的府上。不仅的话，您就去问问太子哥还有三哥！”

“真的，真的……”

李世民嘴中来回重复着这两个字，过了好一会扭头就往殿外走去，同时口中还说到：“朕去告诉父皇！”

看着李世民匆匆远去的样子，高阳公主有些理解了，心说：“这什么情况？这么件小事至于惊动皇爷爷吗？”

似乎看出了高阳公主的疑惑，长孙皇后伸出手去，轻轻拍了拍高阳公主的肩膀，轻叹道：“你不懂！”

她确实是不懂，就算是有人与她说了她也不会懂。

毕竟高阳还是个一个孩子，她无法想象出一个三十多岁，将近不惑之年的人，终究有了子女之后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

东宫，崇仁殿。

李世民刚刚进入大殿，便有一个大概四十来岁的中年宦官，小跑着走了过来。

“殿下，您可算是回来了！”中年宦官上前接过李承乾脱下来的大氅，恭顺地行礼。

李承乾眉头微微往上一挑，道：“何事？”

“长孙二公子已经在殿中等了您一个多时辰了！”中年宦官一边把李承乾往大殿中引，一边说道。

“长孙涣？他来做什么？”

李承乾有些疑惑，对于这位表兄，他可是一向都是敬而远之的。

没办法，因为他舅舅长孙无忌这么多的儿子中，就只有这个长孙涣最像他，同时那性格也是随了个七七八八。所以李承乾跟他呆在一起，总感觉充满了压抑，反正就是不舒服。

“哈哈，太子殿下，你可是叫小臣好等啊！”

李承乾这边刚刚踏进大殿，便见一个长相甚是俊美的白脸公子哥儿，哈哈大笑，冲着李承乾大踏步地走了过去，同时手上的动作亦是不慢，拱手行起了礼。

“真是少见啊，二表兄可是甚少来我这崇仁殿，今日怎么有闲暇来我这里了啊？”李承乾将长孙涣给扶了起来，也没说什么客套话，直奔主题。

长孙涣倒是叫李承乾给问得愣住了，他这一个多时辰里面，已经想了好多个说辞，没成想人家直接就带入了话题了。

不过这样也好，早晚得步入这个话题，还是直接开门见山地说吧：“实不相瞒，今日小臣前来还真是有要事要求太子殿下！”

“未知是何事？若是我能办的，定当全力为二表兄做到！”李承乾没有大包大揽，而是提前放出了话。

你听好了，咱哥们能给你办就办了；办不了，那也没办法，你就另请高明吧！

都是大唐的官二代们，现在长孙涣又身在官场，如果连这么点猫腻都听不出来，那他也不用混了。

“太子殿下，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简单！”长孙涣定定地看着李承乾，道：“太子殿下，你可知道大理寺诏狱？”

“知道，那是武王殿下命人建造起来的，专门关押叛国谋逆之贼，番邦异国之奸细的天牢。表兄你问这个干嘛？”李承乾心中一动，忽然想起了晌午的时候，李元霸跟他说过的话。

“知道就太好了！”

长孙涣的眼中闪过一道极其隐晦的兴奋之色，他继续说道：“那太子可能随意出入大理寺诏狱？”

“来了！”

李承乾眸中精光一闪，面上却是很遗憾地摇了摇头，道：

“不成啊！这大理寺诏狱实际上是武王殿下在管理，而且听说里面管理地相当严格，就算是三省六部的那些大官想要进诏狱，也必须先报知于我父皇，待我父皇审核过后交于武王殿下，再由武王殿下进行确认，如此方可进得了诏狱。”

“这么严？”

李承乾的话把长孙涣给说得一愣一愣地，这特娘地简直就是铜墙铁壁了，别说是人了，怕是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看着长孙涣那吃惊无比的样子，李承乾这心里头可是乐开了花了。

其实哪里用得着这么严格了，只需要和他四皇叔李元霸打个招呼，李元霸自然就会把人给放进去了。

不过进去容易，想要出来却是难了，除了身上的一些东西不准带出去之外，就连口信都不能往外面传。

否则的话，若是一旦被李元霸知道了，纵然你是一品大员，也得被他给送到黄泉路上去。

“那小臣若是想要进去看个犯人，岂不是根本就没有机会了？”长孙涣问道。

李承乾闻言微微颌首。

此处无声胜有声啊，长孙涣脸上的表情有了一瞬间地变动，紧接着就是失望之色满布。

“如此，小臣就回去了！”长孙涣再次向李承乾行了一礼，转身就要出地大殿。

“不过，也并非是没有办法！”就在长孙涣满脸失望地就要离去的时候，李承乾又给了他希望。

“是何办法？”长孙涣焦急地问道。

李承乾道：“不知二表兄是要去看谁？此番你想要前往诏狱，可否是舅舅的命令？”

李承乾这话问得很明显了，你只需要告诉我实情，我才能知道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以办。

长孙涣闻言摇了摇头，道：“这件事情并不是父亲交代下来的，而是小臣自己想去诏狱中见一位故友。”

“那就没办法了！”李承乾摇了摇头，道：“如果这件事情是舅舅交代下来的，那么以父皇与舅舅的关系，派你去一趟大理寺诏狱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可若是你自己想进诏狱，却是根本不可能了！”

“那.....便如此吧，小臣就先告辞了！”长孙涣也没有办法了，满怀着兴奋而来，没想到回去的时候却是失望而回。

“李风！”看着长孙涣远去的背影，李承乾的眼睛微微眯起，对身后说道。

便见方才那个中年宦官走了过来，恭敬地说道：“太子殿下！”

李承乾的声音有些阴沉，道：“快，你派几个人跟上去，看看这长孙涣葫芦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未完待续。。)

...

第四百章来自两位皇帝的赏赐

长安城永和坊，有一处名曰‘雅阁’的地方，这里地如其名，其内往来行走者多是名人雅士，士族子弟，其中虞世南还有魏征、房玄龄等人更是这里的常客。

傍晚酉时，一架青色的马车出现在了雅阁之外，自马车之上走出来一个全身都包裹在黑袍中的人。

“公子！”

一名守门的小厮看到这驾马车自远处而来，连忙跑过去接过车夫的缰绳，引着马车向着后院中行去。

而另外一名小厮，则是把那名黑袍人引进了雅阁，在关门之前还四下看了看，并且顺手将一个‘打烊’的牌子挂了出去。

在斜对着雅阁的一处百姓的居舍中，中年宦官李风的那张老脸在高月的映射下，有一道利芒一闪而没，同时小时的还有一道嘶哑的声音：

“雅阁，原来是他的！”

.....

~无~错~小~说~.

雅阁二层，一间挂着‘知己堂’的小屋中，早就已经有人在等候了。

“吱呀！”

房门被推开，黑袍人走了进来，顺手将身上穿着的袍子脱了下来。

那黑袍之下，赫然是长孙涣！

“扎西特使，让你久候了，真是不好意思！”长孙涣似乎和屋中等候之人很是熟悉，这才刚毅进门就打起了招呼。

坐在椅子上的丰满身形也转过了身子，竟然是天竺国使节团的特使扎西。

“二公子说笑了，在下现在最多的便是时间！”扎西从座位上站饿了起来，道：“二公子为了在下之事奔波，别说区区半柱香的时间了，就算是一个

时辰，一天，在下也等得！”

对于扎西的话，长孙涣不以为然。心说：“我如果不是对你有利用价值，你肯等我一息吗？”。

面上不动声色地笑了笑，长孙涣直奔主题道：“这次恐怕要让扎西大人失望了！”

“怎么？连二公子都办不到此事吗？”。扎西有些不敢相信，还以为长孙涣是不满意之前的价码，连忙从衣袖中掏出了一大叠布帛来，说道：“二公子，这里还有些东西，在下想来，这些东西二公子应该能够入眼吧？”

长孙涣摇了摇头，将那些布帛推了回去。同时将先前所收取的一些东西，全都搁到了桌子上，道：

“扎西大人，我长孙家虽说并非是大富大贵之家，可是府上的财帛也够我几辈子的花销了。这些东西你且收回，这件事情，我是真得办不到！”

这回扎西的脸色变了，他不可思议地看着长孙涣，说道：“真的没有回旋的余地吗？”。

长孙涣摇摇头。道：“既然扎西大人的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没有理由继续隐瞒下去了。你需要知道，这大理寺诏狱与大理寺不同，里面关押的犯人不是叛国谋逆之贼。便是番邦异国之奸细。就连我父亲想要进得诏狱都得陛下开口同意，方可进入。至于我……呵呵……”

到后来长孙涣摇头的幅度大了起来，也只能呵呵了。

“那二公子可知道这件事情有谁可以办成？”扎西还是不甘心。

长孙涣想了想，道：“此事只有到了我父亲他们那个级别才可以办。或许太子殿下以及诸位王爷可以办到吧！”

“那……二公子可否将在下引见给令尊？”扎西退而求其次，打算去求长孙无忌。

长孙涣连忙摆手，道：“扎西大人。你疯了吗？看来我父亲的脾气秉性你并不清楚，对于我父亲而言，大唐是他的家，对于任何敢于分裂大唐的人或者举动，他都极其地厌恶，甚至可以说是憎恨。”

看了看扎西的脸色，长孙涣顿了顿，继续说道：“尽管我不知道扎西大人要去诏狱中见谁，可但凡可以被抓紧诏狱中的人，就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所以，我劝你还是赶紧打消那个念头！”

“还有！”好像生怕扎西再有这个念头，连忙补充道：

“那些曾经与陛下打天下的臣子们来说，你最好是一个都别去找，否则的话，到时候武王殿下不去抓你，他们也会把你送到大理寺诏狱中的。当然了，这一次就不仅仅是去大理寺诏狱中见人了，甚至有可能永远都出不来，你好好考虑一下后果吧！”

扎西沉默了下来。

.....

“王爷，太上皇和陛下驾临王府了！”

武王府中，李元霸刚刚名下人们准备好晚膳，这个时候管家白福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对李元霸身边恭敬地说道。

李元霸楞了一下，心道：“这俩人是怎么了，商量好了来我府上蹭饭的？”

摆了摆手，李元霸道：“快去安排仪仗，恭迎两位陛下入府！”

白福道：“奴婢已经安排好了！”

有个好管家就是不一样，看看，都不用他吩咐就已经都安排好了。

“圣人至！”

“太上皇圣驾至！”

便在此刻，刘三水和另外一个年老太监的尖细嗓音先后响了起来，感情这两位皇帝陛下都已经到了中院门口了。

“快随本王出去迎一迎！”

李元霸稍稍整理了一下衣服，故不得再重新换一身较正式一点的王服，就这么带着百福迎了上去。

中院门口，两道全都穿着明黄色龙袍的身形，一前一后地大跨步而来。

“儿臣元霸见过父皇，臣弟元霸见过皇兄！”

“奴婢白福叩见太上皇，叩见陛下！”

见到走子最前面的李渊，李元霸赶忙下跪行礼。

这位可是他的正牌老爹，对于李元霸而言，身为儿子自然是应该行叩首礼。

“哈哈，我儿速速平身，你们也都起来吧！”虽显老态却依旧生龙活虎的李渊哈哈笑着，上前一步，将李元霸给搀扶了起来。

李元霸顺势而起，甚是疑惑地看着李渊还有李世民，道：“父皇，皇兄，你们怎么这么晚了还要过来，莫非是宫里出了什么事情吗？”

“是出了大事，不过并不是皇宫里面！”李元霸摇了摇头，说道。

“不是宫里的事？”李元霸更疑惑了，不是宫里出了变故，怎么惊动地两位陛下都动身了，他继续说道：“难不成是天竺国使节团？不是吗……不会是五姓七望吧？”

听着自家兄弟的猜测，李世民的脸上出现了快意的笑容，他打断了李元霸的话，说道：“是你们武王府，你这大唐堂堂的武王殿下终于有后了，自然是要比皇宫中的事还要重大了！”

李元霸才不相信这两位真得是为了此事而来，于是便说道：“皇兄，别开臣弟玩笑了，不过是内子有喜了而已，哪里能劳动父皇还有皇兄亲自来探望啊！”

“对你来说可能是小事，可是对于朕来说，这事情可就大了！”李渊一边说着一边往中院里面走，“要知道，你至今年已经是三十有五了，朕像你这般大时，孙子都有了！”

李元霸闻言翻了个白眼，心说您那哪叫塑造你都有了，怕是小孩子还发育不良吧？

怪不得倒霉的隐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都没有子嗣留下来，保不齐不是被李世民给弄死了，而是大多数先天早夭。

李世民倒是没有李渊那么不靠谱，只见他轻轻拍了拍李元霸的肩膀，道：“元霸，父皇虽然说得夸张了一点，可是你须知，孟子曾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圣人大儒当且如此，父皇又是一代君王，自然把这子嗣看得尤为重要了！”

李元霸倒是想要反驳两句，不过想到李家老哥四个，就剩下了三个嫡亲，他也就住了嘴。

这话可不能乱说，说出来搞不好就要丢命了！

“朕那儿媳在哪？”走进了中院正堂，没有见到武顺，李渊顿时大吵大叫了起来。

紧跟在两位皇帝之后走进正堂的李元霸，有些无奈地说道：“父皇，顺儿刚刚躺下休息，要不儿臣现在就去把她叫醒？”

“不必了，既然躺下了就不要再起来了！”李渊摆摆手，道：“多休息对孕妇的好处多！”

“是啊，弟妹既然已经睡下了，就不必叫她起来了！”李世民也帮腔道，“更何况，今日朕与父皇前来，只是来给你送些东西，见不见弟妹都无所谓！”

“啪啪！”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世民拍了拍手掌，刘三水低眉顺眼地走了进来。

这刚一进屋子，刘三水二话不说地就从一宿中抽出了一份大红色的折子，念了起来：

“夫高祖之四子，武王殿下李元霸，今亦有后，实乃皇家之美事，为保王妃顺利降下武王子嗣，现特命太医署中主治妇人病患之太医王海泽、乔珊、刘铎，于武王府中常驻。另赐五百载灵芝三枚、百年老参十支、千年珍珠粉五盒、石斛草二十株……”

林林总总的，连珍贵药材还有各种金银、布帛的赏赐，加在一起，拢共得有三十多种。

这些赏赐把个李元霸是惊得目瞪口呆，这特么地也太坑爹了吧？用不用这么夸张啊？

李渊看到李元霸那有些傻呆呆地样子，不由得心中感到可乐，便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好了，元霸！这些东西你安排手下人去接收一下，如果不够了，你再和朕或者你二哥要！反正这些东西宫中的那些嫔妃们都用不上，索性便都予了你吧！”(未完待续……)

第四百零一章王府家宴

“噗！”

闻听李渊此言，李元霸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将地面给灼出一片血红来。

要不要这么坑啊，啥叫后宫中的那些嫔妃们用不到，是他们不能生啊，还是说怎么地？你大安宫的妃子们不能生育，可是太极宫那边可以啊？

已经无力吐槽的李元霸，对白福招了招手，叫他将方才那方折子上所提到的东西全都收拾一下，找个妥当的地方放起来。

白福恭敬地点点头，带着王府的十来名亲卫，抬着这些个东西，向着王府密库的方向走去。

打发走了中院正堂中那些正在上菜的下人们，李元霸、李渊以及李世民，围着怪异的圆形饭桌分列而座。

亲自为李渊斟满酒，李元霸道：“父皇，这么晚了还劳动您亲自来儿臣府上一趟，儿臣这心中甚是愧疚，这一杯，儿臣先干为敬！”

“咕咚！”

一口将杯中的美酒喝完，李元霸复又扭头看着李世民，可是没等到他率先说话呢，那边李世民就已经开口说道：“元霸，你即将为人父，这一杯就用不着你敬我了，还是我敬你一杯吧！”

说完，不待李元霸说话就一口干掉了美酒。

此刻亦没有外人在场，正堂中只▽有父子、兄弟，所以李世民直接以你我相称，而并非是君臣。

“皇……”李元霸有些感动，皇帝竟然向自己敬酒，尽管他们俩是亲兄弟，可是李元霸还是感觉到心头有一股子热情在蒸腾。

“叫我二哥吧！”李世民摆摆手，道：“眼下这里没有君臣，只有父子、兄弟，你不必对我如此有礼，随意一些吧！”

“是啊。德儿，我等父子之间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像这样一起坐坐了，还是随意二位地好！”

李渊也很难得地没有摆他太上皇的架子，而是真得像一名寻常百姓家的普通父亲一样，脸上充满了慈祥的笑容。

“是，爹！”李元霸这一声‘爹’叫得是如此地自然，那淡淡的温馨中，似乎从未有过的淡然。

.....

“二哥，这些日子，不论是番邦还是五姓七望。恐怕都快把你给烦透了吧？”

父子三人的谈兴渐浓，聊起来也放得开了。

李元霸夹起一块红烧肉丢进了嘴里，看着李世民起劲地嚼了起来。

这下没有了限制，李元霸这货倒是懂得顺酩爬，直接连礼仪都不顾了。

不过李世民也并没有在意，相反得，他比李元霸还要放得开，只见李世民衣带渐宽，连头冠都被摘了下来。

毕竟这屋子里面的温度太高了。不这样的话，李世民和李渊，怕是得成为华夏有史以来，第一个还有第二个被热死的皇帝。

“要不然怎么样？”李世民无奈地摇了摇头。道：“那番邦之事倒是还很好处理，经过1前番咱们大唐咩薛延陀，屠吐蕃之后，那些番邦异族们根本不敢对再针对我们大唐！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五姓七望还有眼下的天竺国使团！”

“天竺国？老二。你是说那些皮肤有些黑黑的，一个个全都顶着一坨破布的家伙们吗？”

一旁正啃着叫化鸡的李渊，听到李世民的话楞了一下。说道。

“是啊，爹，您之前见过他们吗？”李元霸追问。

李渊点点头，道：“当年在我大唐初建之时，曾经有一个号称‘天竺摄政王’的家伙，前来投靠我大唐，当时他承诺，只要我大唐出兵助他夺取王权，待成事之后，便将天竺国的一半国土与我大唐。”

“一半国土？”李世民冷笑了一声，道：“这什么摄政王倒是大方！”

“嘿嘿，大方又如何？”李元霸需嘿嘿笑了起来，道：“天竺国距我大唐数万里之遥，光是到天竺国都不晓得要多久，就更不要说去帮助他们打仗了！”

“没错，当初为父也是出于这个考虑，这才并没有同意，而是直接把他们抛到了脑后！”

李渊点点头，继续说道：“不过，我听说那什么摄政王曾经在咱们大唐留下了子嗣，我命神鳳卫搜遍了整个大唐都没有能够将他们给找出来。想想当初那个摄政王的孩子，现在也该有二十七八岁了吧！”

“二十七八岁？”李渊的话，李世民并没有在意，倒是李元霸感觉到很诧异，便说道：“爹，当初那个天竺国的摄政王是拖家带口地来到大唐的吗？”

李渊点微微颌首道：“没错！记得当时他是带着大量的财宝来投靠我大唐的，好像还起了个汉名，叫宋什么竹的，时间隔得太久了，为父也记不太清了！”

“天竺人，还姓宋，不会这么巧吧？”李元霸愕然道。

“怎么，你知道这件事？”李渊父子俩问道。

李元霸老老实实地说道：“爹，先前我不是告诉你，要对神鳳卫玄字号动手了吗？当日，在……”

李元霸将一些都和盘托出，没有半分的隐瞒，到最后的时候还说道：“那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便叫做宋书何，不过据他自己交代，他却名叫波西，而且还是天竺国的王子！”

“是不是此番天竺国使节团前来，其最主要的目标便是带走这波西？”李世民道。

李元霸点了点头，沉吟了半晌之后继续说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接下来的时间，他们会想尽办法前往大理寺诏狱……如果是这样的话，嘿嘿……”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奸笑了起来。

“说，你又想什么法子想要整治这般天竺人呢？”

李世民对与这个兄弟还是比较了解的，见他脸上出现了奸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货又要出去祸害人了。

“嘿嘿，佛曰不可说，不可说啊！”李元霸哪里肯说，直接捏起了半截烤鸭，死命地啃了起来。

李世民哭笑不得地指着李元霸，说道：“你这臭小子，跟我们还耍心眼！”

“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眼下已经没有了君臣之别，李元霸才不会在乎态度，直接就是想什么说什么。

“算了，算了！我们吃酒！”李渊拉了李世民一吧，道：“难得有机会我们父子三人可以坐下来一起用膳，那些琐事不提也罢！”(未完待续.....)

第四百零二章绑架狱卒

“大人，已经打听好了！”

天竺国使团所居住的驿馆中，一个腿脚生风的天竺人，匆忙地跑向了扎西的卧房，一边跑，嘴上还一边大声地叫嚷了起来。

“毛毛躁躁地，像个什么样子？”

守在扎西卧房之外的是波西蒙，也不晓得他用了什么秘药，这伤势看起来已经好了三四分。

“波西蒙大人……”

年轻的天竺扈从猛地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差点一脑袋撞在波西蒙的身上。

“何事？”波西蒙阴沉着一张脸问道。

“我们的人日夜守在大理寺诏狱之外，对于那些狱卒们的作息以及换班时间已经牢牢记住了，如果我们要抓那些狱卒的话，再过半个时辰就是最好的时机！”

天竺扈从说起话来有条不紊，看得出来，这扈从必然也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你所说可属实？”波西蒙问道。

天竺扈从连忙说道：“此事事关重大，小的岂敢欺骗大人？”

“好，你且在此稍待！”波西蒙点点头，扭头就进了扎西的卧房。

卧房内，扎西静静地躺在软榻床上小憩，听到开门声这才睁开了眼睛，说道：“怎么了？”

“大人，您让打听的事情已经打听清楚了！”波西蒙恭敬地说道。

“哦，这么快？”扎西惊讶地抬头看了波西蒙一眼，说道。

“其实我们的人早就已经在诏狱之外布控了，这次只不过是确认一下罢了！”波西蒙倒是想得透彻。

“那具体的时间呢？”扎西直入主题。

波西蒙道：“半个时辰之后！”

“好，叫我们的人准备好一切。到时候直接动手！”

扎西自软床上坐了起来，声音有些低沉。

“是，大人！”波西蒙整个眼睛都在闪烁，肯定没什么好事！

.....

酉时，大理寺诏狱之外。

一胖一瘦。两个全都穿着黑衣的青年人，勾肩搭背地在大街上晃悠着。

这两个青年人便是大理寺诏狱中上一个班执勤的狱卒。

按照李元霸的规定，执勤期间必选穿上无常服，等到接班的人来了之后，便可脱下无常服回家了。

“哈哈，这次还真是要多谢王爷呢。如若不是王爷，我们怎么可能凭空多得这么多的响银！”

一个面色阴沉的诏狱的狱卒，手中掂量着一个钱袋，跟他旁边的一个同僚畅快地聊着天。

另外一个诏狱中的狱卒长得有些胖，他拍了拍自己的肚子。道：“岂不是正好？今日发了这许多的响银，我请你去吃酒。刚好可以去匹夫阁中吃顿好的，我可是早就听闻匹夫阁中又有了新的菜品了！”

“你去吧，我可不想去！在诏狱中呆了快七日了，我家的婆娘早就望眼欲穿了！”

瘦子狱卒满脸的银色，看来这猴急的家伙已经等不及了。

“你这家伙，还真是蒙了心智！”胖子狱卒没好气地瞪了瘦子一眼，声音中充满了嘲讽。

“滚。你这个老光棍，圣人大儒老子都曾经说过，食色性也。这就跟你吃饭喝酒一样，少了哪一样，你能够够活着？”

瘦子捶了胖子的肩膀一下，很是看不起这家伙。

“行了，你快滚吧，别到时候回去地晚了。你那婆娘不叫你进家门，到时候你可就惨了！哈哈……”

胖子调侃了瘦子一句。到分岔路口的时候，扭头就向着长安西市中走去。

“我说你少喝点。别回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瘦子看着胖子远去的背影，高声叫了一句，旋即摇了摇头，朝着相反的方向而起。

正好在分叉路口的位置，有一个卖熟食的小摊位，在那瘦子狱卒便站在街道口切了半只烧鸡，半斤猪头肉。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旁边的小巷子里传出一阵异动，紧接着便是一架黑色的马车从小巷子中冲了出，撞倒几个行人之后，飞也似的向着分叉路另外一个方向冲去。

倒霉的瘦子狱卒被马车刮了一下，差点跌倒在地。

他刚刚扭过头去，想要冲着那架马车大骂几句的时候，就见那马车冲到了渐渐远去的胖子狱卒身边，然后从车中骤然窜出来三个全身都包裹在黑衣中的人，在背后趁胖子不备，一下子将其打晕了过去，抬起他就往车上一扔，然后驾着马车立刻就准备逃跑。

“卧槽，绑架？”

那瘦子明显愣了一下。

眼下瘦子距离那家马车大概有二十丈左右的距离，要不说人在潜意识中所做出的举动，往往都是超乎寻常的。

便见那瘦子狱卒一下子丢掉了手中的猪头肉和烧鸡，脚步一错就蹿了出去，那速度竟然比猎豹都要快。

二十丈左右的距离，不过短短三个呼吸的时间就追了过去。

就这速度，别说某翔了，就连罗伯斯都得甘拜下风。

“尼玛，敢动我兄弟，全都给我死开！”

看到胖子狱卒被人给劫持了，瘦子的反应速度很快，三个呼吸的时间就

冲了上去拦截对方的马车。

而这个时候那架马车才刚刚启动起来，那速度并不快，艺高人胆大的瘦子狱卒‘噌’地一下跳上了马车，准备将车上的黑衣人给拿下。

这瘦子狱卒在被李元霸选为狱卒之前，那可是左骁卫中的武林高手，一手擒杀术打遍左骁卫无敌手。

原本他以为，以他的身手，拿下这几个区区小矛贼还不是问题的。

可是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架马车上竟然有四个黑衣人，而且他们的武艺还很是高强，上去之后，瘦子狱卒刚刚把一个黑衣人给打趴下，还没等他继续施展，就被车上的一个雄壮的黑衣人几脚踹了下去。

“尼娘咧，力道倒是挺大的！”

瘦子狱卒屁事没有，只是被大力踹到了地上，屁股有些疼。

就在他起身想要再次冲上去的时候，那些黑衣人立刻打马狂奔，他再想拦也拦不住了。

而此刻，周围的行人也急忙向着两边躲避开来，更是让那架马车畅通无阻，眨眼的功夫就已经消失在了长安城的大街小巷之中。

大街之上，一些胆子小的孩子们全都被吓傻了，过了好一会才反应以来，惊声尖叫地惨嚎声更是此起彼伏。

...

第四百零三章借花献佛

“他娘地，连我们大理寺诏狱中的人都敢动，这些家伙们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看着空荡荡的分叉路，瘦子狱卒咬牙切齿地跺了几下脚。

“快，快去告诉坊长，报官，这件事情一定要报官！”

突然百姓的一个叫喊声提醒了那瘦子狱卒。

“对了，去找杨头，杨头一定会解决的！”

瘦子狱卒眼睛一亮，也顾不得去捡丢掉的烧鸡还有猪头肉了，头也不回地向着大理寺诏狱的方向走去。

.....

就在那名大理寺诏狱的胖子狱卒被人劫持之时，李元霸那边也是忙得一塌糊涂。

也不知道是哪个嘴大的，把明硕公主，也就是武王妃有喜的事情传了出去，随后大唐朝的所有文武百官似乎都已经知道了。

自今日清晨起，便不断地有他认识或者不认识的文官武将们，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来到武王府中来道贺，更有甚者，直接抬着箱子进到武王府中，搞得李元霸是哭笑不得。

此刻，终究是清净了一些，命下人们准备好晚膳，李元霸扭头就回了中院。

刚一进中院正堂，就见到堂上一群小孩子们正一边吃着小点心，一边玩闹、聊天。

这小孩子从两三岁的晋阳公主小兒子，到最大的十三四岁的少年郎太子李承乾，林林总总地十来个人。

而王妃武顺呢，则是在莹香小侍女的陪伴下，坐在暖炉之侧的摇椅上，淡笑地看着这群皇子、公主们。

“侄儿稚奴见过四皇叔！”

似乎是李元霸对于李治的印象太深刻了。眼尖的小李治一眼就瞄到了李元霸，赶忙开始行礼。

“侄儿、侄女见过四皇叔！”

其他众位皇子们的反应也不慢，紧跟在李治身后向李元霸行礼。

“哈哈，你们这些小家伙们倒是一个个机灵得紧啊！”

李元霸上前两步，一把将小公主晋阳给抱了起来。走到了武顺的身侧，说道。

“四皇叔，昨日匆匆而去，知道婢娘有喜了却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侄儿这心里也挺愧疚的！”

李元霸刚刚将晋阳公主放到武顺大腿上，李承乾就站起身来对李元霸说道：“这里是两粒夜明珠。还有一些小玩意，等弟弟或者妹妹出世了，留给她们玩吧！”

李承乾一边说着，一边从小桌上取出了两个小盒子，一个盒子稍小一些。大概有婴儿拳头大小，另外一个则是稍大一些，就像是一个首饰收纳盒一样。

打开稍小一些的盒子，盒子中是两个足有龙眼果大小，看起来黯淡无光的珠子；而另外一个盒子中则尽是一些小圆珠子，有金的、银的、玉的……李元霸甚至还发现了几枚宝石珠子。

“太子哥，你说你那么有钱，怎么送这么点破东西啊？”

瞅着两个盒子中的金银玉宝石珠子。高阳公主上前几步，道：

“那些金银玉石也就罢了，至少还能算是个物件。这两个灰扑扑的小珠子是怎么回事？你下河去捡的小石头吗？”

听到高阳公主这么说话，其他的几个小家伙全都将目光看了过去。

噗！

李承乾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配合着老血给喷出去！

纵观整个大唐，估计除了他父皇李世民以及皇叔李元霸之外，也就只有高阳公主敢跟他这么说话了。

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李承乾道：“我方才都说了。这两颗是夜明珠！”

“切，灰扑扑。一点光泽都没有，怎么看可能是夜明珠！”高阳公主俏脸上满是不屑之色。明显看不上这俩小珠子。

“十七妹，你可别小看了这俩东西，传说夜明珠在黑暗的环境中，可以当蜡烛使用，闪亮地很哩！”

李愔蹦了出来，两眼放光地看着放在盒子中的两粒小珠子，一脸的兴奋之色。

“有这么神奇？”高阳公主奇道。

“那是自然！”李愔说了一句，抬头看着李元霸，道：“四皇叔，要不要试试看？”

说实话，前世搞了这么多年的考古还有历史，要说古物鉴定什么的，他是有些真本事的，可是这么大的夜明珠，甭说前世看到真品了，就连仿品都没有见过。

所以，对于李承乾所说的这东西，李元霸也是心存疑虑的。

“去，把大殿中的灯都熄了！”李元霸吩咐下人道。

“诺！”

几个身穿宫装的小侍女向李元霸福了福，袅娜地走到那些硕大的蜡烛边上，吹熄了烛火。

“刷！”

原本灯火通明的正堂大厅一下子就变得漆黑了下来，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

“看，亮了，亮了，真地亮了！”

突然，李贞小胖纸的声音响了起来，他在黑暗中指着那方小盒子，惊声尖叫。

其实不用李贞提醒，所有人的目光也都齐刷刷地看向了方才摆放着夜明珠的方向。

因为在那张桌子上，有两束绿莹莹的光华亮了起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

移，那两束光华越来越亮，到最后的时候，竟然直接将那张桌子给整个照亮了，上面的东西一样样看得非常清楚。

“哇，好漂亮啊！”

清河公主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声。

“是啊，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亮的东西呢！”

“果然是夜明珠啊！”

一众皇子以及小公主纷纷议论了起来，不过他们眼神中全都充满了艳羡，没有一个人是带着贪婪之色的。

“掌灯！”

看到这一幕，李元霸满意地点了点头，看得出来，这些小家伙们全都有良好的教育，再加上他们本性纯良，做不出贪恋他人之物的事情。

大堂中的蜡烛全都被点了起来，所有的皇子以及公主们的脸上都还带着惊叹之色。

“承乾有心了，别说那一盒子价值连城的金银玉珠子，单单只是这一对夜明珠就足以称之为国之重器了！”

李元霸收起了这两盒子东西，不过却是从那一对夜明珠中取出了一颗，直接递给了晋阳公主。

“小妮子，眼睛都快要瞪出来了，给你一颗，拿回去玩吧！”

李元霸很喜欢这个长得粉雕玉琢，说起话来还断断续续、奶声奶气的小丫头。

反正钱财都是身外之外，这两颗夜明珠留下一颗给自己的孩子也便是了，再多也不过是玩物，还不如送出去一颗，逗逗小孩子开心。

小丫头伸出手指在嘴边轻轻咬了咬，喉头涌动着，似乎是下了很大地决心，这才奶声奶气地说道：

“父皇所(说)，无功不搜(受)禄，??兒子，兒子不能要！”

李元霸伸出手去，摸了摸晋阳公主的小脑袋瓜，道：“怎么能说是无功不受禄呢，我可是你的四叔啊？这做叔叔的送给你一点小玩意儿，有什么不能

收的？拿着！”

说着，李元霸一把拉过晋阳公主的小手，将那颗夜明珠强行塞进了她那白嫩的小手里。

晋阳公主开始的时候还想要挣扎一下，许是后来被李元霸脸上温暖的笑容给撼动了，终于接纳了下来。

把珠子放在小手中，晋阳公主好奇地把玩了起来。

“兕子，四皇叔送你东西，你应该怎么做啊？”清河公主捏了捏晋阳公主的小脸，笑着说道。

“啊！对，父皇所(说)，有人送给兕子东西，兕子要所(说)谢谢的！”

晋阳公主很懂事，她手中紧紧捏着夜明珠，似模似样地对李元霸拱手行礼道：

“兕子谢四皇叔所赐！”

这几个字倒是一字一句，字正腔圆！

“兕子最乖了！”

李元霸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摸着晋阳公主那柔顺的头发，说道。

“嗯！”

晋阳公主似乎很享受李元霸的抚摸，小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四皇叔，我跟太子哥不同，我就是一俗人！我其实很穷，穷得光剩下金银了！”

看到李元霸对晋阳公主表现出来的慈爱，李愔似乎有些吃味，他站了起来，直接从衣袖中掏出了两只首饰盒，继续说道：

“这是侄儿专门命人打造的长命锁还有手镯，就权当我这个做哥哥的，送给弟弟、妹妹的见面礼吧！”

一边说着，李愔直接掀开了盒子。

顿时一只完全由和田籽玉雕琢而成，上面还镶嵌着各种细碎的黄金、宝石的华贵长命锁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另外一只盒子中则是一只通体赤红，看起来就像是玻璃一样的手镯，看起来极其美丽，就是不晓得是什么材质的。

不过李元霸可比他们眼界要高得多了，盒子一打开，他就发现那只手镯竟然是红翡，而且还达到了玻璃种。

眼下大唐还并不把翡翠当成是奢侈品，因为翡翠也很少见。

所以当这东西出现的时候，别人都没认出来，也只有李元霸是个识货的人。

“清河，这么长时间了，四叔我也没送给你什么好东西！这手镯很不错，你就留下来吧！”

直接把李愔送给他孩子的东西，转送给了别人，李元霸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

“这……”

清河公主有些迟疑，毕竟他与李元霸之间的关系远没有像高阳公主那般随意，再加上这东西是李愔送出去的，这如果拿了……

第四百零四章李元霸知道了

“嗨，清河姐姐，这东西我既然给了四皇叔，那就是四皇叔的东西了，他愿意给你，你直接带上也就是了，一个镯子罢了，有什么好推脱的！”

李愔倒是毫不在意李元霸的态度，一把将那只红翡手镯抢了过来，直接带在了清河公主的皓腕之上。

“你这臭小子！”李元霸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谢谢六郎了！”

高阳公主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不过红翡配洁白的皓腕，却还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谢我作甚？还是谢谢四皇叔吧！”李愔连忙摆摆手，道：“这手镯我已经送给了四皇叔，是四皇叔决定送给你的！”

“清河谢过四皇叔！”清河公主也明白这个道理，连忙向李元霸行礼。

“呵呵，用不着道谢。我之前就说过了，钱财乃是身外之物，送与你们，总好过在我这里放着强！”

李元霸拍了拍清河公主的香肩，笑了起来。

“连六郎都把好东西拿出来了，我这个做三哥的如果不拿出点什么来，岂不是被弟弟们给比下去了？”

就在李元霸说到这里的时候，李恪的声音传了出来。

“哈哈，三哥，你可得想好了啊，我这点东西虽说是并不贵重，可是算起来也值个几万两的银子，你送得东西别到时候拿不出手啊？”

李恪的话音刚落，李愔就蹦了出来，对自己同父同母的亲哥哥冷嘲热讽起来。

李恪白了李愔一眼，道：“用四皇叔的话说。你这个小子就是一个土豪，跟你这个土豪比，即便我再有钱也比不过！”

“土豪？这个名字我喜欢啊！”

李愔这货还真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看他那得意洋洋的样子，叫人恨

不得冲上去狠狠地踩上两脚。

李恪懒得再搭理他。直接翻了个白眼，从袖口中掏出了一个小布袋，布袋子一看就是一个用来把玩玉佩用的东西。

“四皇叔，这是枚先秦古玉，是侄儿府上的食客为侄儿寻到的，侄儿盘玩了有几年了。便送给我那未出生的弟弟妹妹吧！”

李恪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小布袋子，取出一枚玉器来。

这枚玉器是块玉佩，这玉佩的体积并不大，大概只有婴孩的巴掌大小。玉佩的正面雕刻着一只异兽，这异兽脚踏火焰，龙首、牛蹄、马身、长尾、鱼鳞，其形如硕大的狮子一般威猛，那眼睛微微突起，绽放着威严的光华，其细微处雕刻的栩栩如生，豪毛毕现。

这只异兽李元霸自然是到是认识。自然是瑞兽麒麟。

不过让李元霸感到相当吃惊的是这枚玉佩的沁色。

将这玉佩拿到了手中盘玩了一会，李元霸耐心地数了数，他发现在这玉佩之上竟然有五种沁色：

麒麟瑞兽脚下的火焰是浅红色的。麒麟蹄是黑色的，麒麟身上的鳞甲是暗红色的，麒麟首是土褐色的，麒麟尾则是白色的。

众所周知，沁色是指玉器在环境中长期与水、土壤以及其他物质相接触，自然产生的水或矿物质侵蚀玉体。使玉器部分或整体的颜色发生变化的现象。

常见的沁色有白色的水沁，红色的朱砂沁。土褐色的土沁，黑色的水银沁。暗红色的铁沁以及绿色的铜沁 - 绿色。

还有，要说这两三种沁色的玉还是比较常见的，四种以上的就极为罕见了，五种沁色的玉那就堪称绝世了。

而李恪送出的这枚玉竟然有五种沁色，而且每一样沁色都与麒麟身体各处的颜色相对应，如此神奇的玉佩，李元霸差点把眼珠子都给瞪直了！

作假？

李元霸可不相信以李恪的地位和眼界，竟然会收一块假玉盘玩好几年。

所以李元霸从李恪手中接过了玉石，道：“恪儿，你却是有心了！”

“三哥，你太坑了！这块玉我可是跟你耍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你都没舍得给我，平日里可是宝贝地不得了呢！你真舍得拿出来？”

看到这块古玉，李愔瞪直了眼睛，不可思议的看着这古玉大叫了起来。

“以你这臭小子的毛躁性子，我可不敢把这块宝贝交到你的手里，否则的话，没准什么时候就会砸你手里了！”

李恪瞥了李愔一眼，声音中充满了不屑。

“额……”

得，这次李愔倒是无话可说了。

还真没准，这么好的东西到他手上，什么时候就摔个稀巴烂了。

“四皇叔……”

三个大土豪送完了贺礼，其他的皇子、公主们送的东西虽说也都价值不菲，可是对比前三个皇子送的东西，却还是要差上了一些。

反正到最后，光是这些皇子们送上的贺礼，就价值十数万两黄金。

等到晚膳送上来的时候，忽然府门外白福前来禀报，说是大理寺诏狱典狱无常杨铁山前来府上，有紧要之事来找李元霸。

这典狱无常是李元霸所设的除他之外，诏狱中地位的最高长官，其品阶等同于大理寺卿。

“杨铁山？他来作甚？难不成也是来道贺的？”

听到白福的话，李元霸愣了一下，不过旋即转念一想，不对呀！他曾经吩咐过诏狱中的人，若是没有什么特别紧要的事，不得去府上找他。

这样看来，杨铁山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叫他进来！”李元霸想了想，说道。

“诺！”

白福应了一声，转身出了大堂。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一个身穿黑无常服，长得方脸阔鼻、浓眉大眼的中年男子，带着依旧穿着青衣的瘦子狱卒还有一席白色长袍的张浩，进了大堂。

“下官杨铁山、张浩、薛伟，见过王爷！”

见到这满屋子的皇子、公主们，杨铁山等三人并未有半分的震惊之色，只是躬身对李元霸行了一礼。

至于其他的王爷、公主们，关他们鸟事？

“嗯，免礼吧，何事如此急着见本王？”李元霸摆正了姿态，说道。

“王爷，事出紧急，下官也顾不得其他了！”杨铁山沉声说道：“王爷，狱卒赵漳河被人绑走了！”

“赵漳河？”

李元霸嘴中轻声念叨了一下这个名字，脑海中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个身穿无常服，但是看起来却胖胖地，笑起来脸颊上还各有一个小酒窝的胖子。

大理寺诏狱中的狱卒，全都是李元霸精挑细选出来的，对于每一位诏狱之中的狱卒他都熟悉地很。

噌！

一下子从座椅上站了起来，不顾那些被撞翻的桌子以及小点心，李元霸怒目圆瞪，道：“你刚才说什么？被绑了，怎么回事？说清楚点！”

杨铁山看了看旁边那个名叫薛伟的瘦子狱卒一眼，道：“小伟，你说吧！把那些细节都说清楚了！”

“是，杨头！”薛伟恭敬地应了一声，道：

“王爷，方才属下与赵漳河完成执勤……那几个黑衣人的身手并不如属下，可是其中有一个家伙却是与属下的身手相差无几。属下一个不查，被他踹下了马车，等到属下回过神来时，那马车已经消失了！是属下失职，若是王爷可以救回赵漳河，属下愿意接受任何责罚！”

“该死的，竟然敢动我们大理寺诏狱的人，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白福，传令下去，给本王查，就算是把整个长安城翻个底朝天，也要将那伙贼人给本王找出来！”

李元霸顿时暴怒，咬牙切齿地挤出了这句话。

满堂的人都搞不明白，李元霸为何将这则命令下给了白福，不过身为大理寺诏狱典狱无常的杨铁山，可是李元霸的心腹，自然知晓天机卫以及影卫的存在。

而白福，恰恰就是天机卫中的高手。

“承乾，你带着弟弟妹妹们在王府里继续用膳，四叔需要进宫一趟！”

李元霸阴着一张脸对李承乾吩咐了一句，便头也不回地带着杨铁山三人，直奔王府之外而去。

李元霸没理由不急，眼下，因为李元霸有后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长安城，所有的文武大臣们都在为了这件事情而在忙碌地准备着贺礼。

而天机卫和影卫的人，在这个时候还加紧了对于文武大臣们的监管，所以对于天竺国使节团的监视就放松了一些。

可是却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竟然有人给绑走了大理寺诏狱的狱卒，谁都知道这诏狱是武王殿下的地盘，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啊？

.....

“王爷，您说是不是那帮子天竺国人的？”

远远地，四道急速前行的身影向着玄武门的方向纵马而来。

其中，左侧的薛伟一脸的愤怒之色，精神还没有从傍晚的事情中恢复过来，浑身气地都开始哆嗦起来了。

“哼，除了他们，本王还真是想不出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在正中间策马前行的李元霸冷哼了一声，继续说道：“也只有他们，一直在打着诏狱中那什么狗屁波西王子的主意！”

“这帮该死的天竺人，我竟然还天真地以为他们是仰慕我大唐，这才向我大唐入贡的。没成想，竟然是狼子野心！”

看来，相比起杨铁山和张浩，薛伟要单纯地多。

...

第四百零五章全城搜捕

昨夜招待了天竺国使节团至深夜，李世民难得地睡起了懒觉，早晨直至巳时方才起床更衣。∞↗，

此刻彻底从酒劲中清醒过来的李世民，正与长孙皇后、杨妃等一千后妃，于两仪殿中饮宴、赏舞作乐。

就在李世民兴致渐起的时候，忽然刘三水急匆匆地进殿来禀报，说武王李元霸求见，好像有什么要紧的事情需要禀报。

李世民觉得好生奇怪，平日里这家伙一向都是不管你在做什么，突然就风风火火地闯进殿来，今日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看了看身边兴致正高的一众妻子，李世民还是和长孙皇后交待了几句，便交流三水将李元霸领到立政殿旁边的偏殿中等候。

“皇兄，臣弟有事禀报！”

刚一进偏殿，李元霸也没说拜见陛下什么的客套话，直接就躬身行礼，那可是一鞠到底。

旁边的三人，除了杨铁山见过李世民之外，张浩和薛伟更是见都没见过李世民的真容，所以在见到自家王爷的动作之后，连忙十分恭敬地上前行礼，可不是不知道是不是激动的原因，浑身都止不住地颤抖了起来。

“元霸，你这是做什么？”

李世民见到李元霸阴沉着一张脸，眼睛里面写满了怒火，就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连忙上前两步，将李元霸给强行拖扶了起来。

“皇兄，有贼人绑了我大理寺诏狱的狱卒，臣弟请求全力调运天机卫和影卫，搜查这般贼人！”

李元霸这次是动了真怒了，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真是活腻歪了。

李世民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过听到狱卒的时候，却是明白了李元霸为何因此而大动干戈了。

这话又说回来。在这天子脚下，贼人都如此张狂，如果放在别处的话，岂不是要翻了天去？

想到这里，李世民这心中亦是怒火中烧，当下他也是面色一沉：“元霸，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李元霸没有说话，而是扭头瞄了那瘦子狱卒薛伟一眼。

薛伟虽说是人天真了一些，可是脑子并不笨，在看到李元霸在想自己打颜色的时候。就已经迅速组织好了语言，道：

“陛下，小的乃是大理寺诏狱中的狱卒薛伟。我们这些诏狱中的狱卒，每十六人为一班，其中每四人执勤三个时辰。以七日为限，七日时限一道，便换另外十六人。今日酉时，小的与同僚赵漳河刚好完成了执勤时间，相约好了一同回家。途中……那伙黑衣人武艺虽不及小的……小的欲要追赶马车，亦是再无他法！”

“什么？”

当听到对方竟然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大街之上就把人给绑走的时候，李世民感到极其地震惊。

他实在是没有想到。竟然有人会这么大的胆子，在长安城绑架人也就算了，可绑架的竟然还是官家的人，这他娘地简直就是在打朝廷的脸面啊！

震惊过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与李元霸如出一辙的暴怒。

李世民气地拍着桌子，大声叫骂着那班贼人简直是无法无天。

在发泄了好一阵子之后，他忽然醒悟了过来。对李元霸说道：

“元霸，此事便由你全权处理，天机卫、影卫甚至是城中衙门、以及各卫所的兵将们，随你调动，一定要把这般贼人给朕缉拿归案！朕倒是要看看，究竟何人敢如此大胆，绑架官家之人！”

“诺！”

有了李世民的命令，李元霸虽说并没有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心思，不过至少可以堵住那些谏臣言官们的嘴了！

……

长安城，濒临南华们的安乐坊，有一个普通民宅一样的小院子，小院子里面影影绰绰，似乎有很多人的样子。

“吱呀！”

崭新地，就像是新安装上去的房门被人从外面用力推开，紧接着一高一矮，一壮一胖两道身形出现在小院中。

昏暗的月光洒下了点点银辉，照射在那两道身影之上，却正是天竺国使节团的头子扎西以及护卫波西蒙。

“事情都做好了吗？”

刚刚进了小院儿，胖子扎西就迫不及待地问了起来，清冷的月光映照在他的脸上，泛起一层诡异的冷光。

“回大人的话，事情一切顺利，而且咱们的人已经在这院子中挖了一个足够大的密室，眼下那个胖子就被关在密室之中，只要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就算是把人就地解决，也绝对不会有任何人发现的！”

一个全身都包裹在黑衣中的汉子，突兀地出现在院子中，躬身答道。

“嗯，这样本使就放心了，不过你们也要小心点，那胖子毕竟是官家的人，虽说身份地位低的可怜，轻易不会被发现，不过也千万不要露出什么马脚！”

扎西那张胖脸永远是笑咪咪的，看得出来，做出这件事情，这胖子很是得意。

“大人且放宽心，有我们出手，不出一个时辰，让那个胖子连他小时候几岁尿炕的事情都交代清楚了。”一袭黑袍的汉子十分恭敬地回答道。

听到黑袍汉子的话，扎西缓缓的转过身来看了那汉子一眼，然后便笑咪咪地感慨道：“不错，这次你们干地很是不错！看吧，让你们留在周能那个废物的手上，简直就是糟践了！”

听到扎西的称赞，那汉子激动地顿时身形一震，随后猛地跪倒在地，大声地说道：“谢大人夸奖！”

看到那黑衣汉子感激涕零的反应，扎西很满意地点了点头，而后这才说道：

“你先下去吧，一会本使便随你等去地下密室，看你等如何刑讯！不过，本使还是很相信你的能力的！”

扎西说完就挥了挥手，黑衣汉子会意地点点头，身形骤然一晃就消失在了院子中。

看着对方离开，扎西抚摸着自已的大肚子，呵呵笑了起来。

这些黑衣人原本都是周能训练出来，用来为他搜集情报，并且进行暗杀敌人的人员，只是昨日扎西的到来，却是将这些人给全部都接收了过来，并且美其名曰，这是天竺国的命令！

没办法，尽管不甘心，可是周能也只能忍痛将这些人都给交了出去，没有想到的是，这才刚过了一天一夜的时间，这些家伙们竟然就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真是够不知死活的。(未完待续.....)

第四百零六章长安城，今夜无眠！

小院的地下密室，出口设在邻近西侧墙壁的一个崭新的马厩中。∴，

就在那黑衣的汉子消失了有半柱香的时间之后，在那马厩中突然传来了‘喀拉’一道轻响，近记者便见那马厩的水槽下方，出现了一个四四方方，足有半丈见方的黝黑通道。

那消失的黑衣汉子从通道中走出，对扎西和波西蒙说道：“特使大人，下面已经安排好了，请两位大人随小的进来吧！”

波西蒙看了翟希一眼，道：“大人，我在前面，您在后面吧！”

说着，波西蒙就率先剪了黝黑的通道，扎西稍稍犹豫了一下，也紧跟在波西蒙之后走了进去。

下方的密道修的并不长，只不过往下走了丈许的距离，便出现在一个诸大的房间之中，房间的墙壁上点着数支火把，小小的通风孔为这房间中提供着燃烧所需的氧气。

“没想到你们的动作这么快，才短短的三日时间，就挖出了这样一间密室，不得不佩服你们的动手能力啊！”

扎西满怀感慨地看着这三丈见方的密室，说道。

走在最前面的黑衣汉子闻言笑了笑，道：“大人谬赞了！其实这处宅子本就是用来藏匿之用，只是后来荒废了。我们只不过是重新扩建了一下罢了！”

“哦，我说呢！”扎西了然地点了点头。

“大人，这是前堂，后面还有一个中堂，五个后堂。”黑衣汉子介绍了下方密室的整体构造，道：“中堂被设计成了一处卧房，可以供三十人居住，五个后堂，被分别设计成了储物室、饭堂、练功房、刑讯室还有牢房。”

“竟然还有牢房！”波西蒙眼睛一亮，道：“你们这的牢房启用过吗？”

那为首的黑衣汉子点点头。道：“用过，而且现在里面还关着一些曾经背叛我们组织的人！”

“哦，还有敢背叛组织的？”扎西来了兴趣，好奇道：“都是些什么家伙？”

“贪图私欲，不想要为组织卖命的；收受他人金银，出卖组织的；还有就是不听组织命令的……”黑衣男子满脸的冷酷笑容，“若不是大人慈悲，怕是他们早早地就已经去地府报道了。”

“为何不杀了他们？”扎西道。

黑衣男子脸上的笑容变了，变得有些狰狞：“我们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些东西，这样他们活着比死了还要痛苦！”

一边说着。黑衣男子已经把扎西与波西蒙领到了那审讯室中，此刻，审讯室中已经有三个同样身穿黑衣的家伙，静静地侍立在那里。

而一个被帮扶着双手、双脚在一个硕大的十字木桩上昏睡的人，不正是那个胖子狱卒赵漳河吗？

“大人！”

见到扎西与波西蒙，屋子中的三个男人马上躬身行礼。

“嗯！这便是那名狱卒吗？”扎西高傲地点点头，看着那胖子狱卒说道。

“是！”其中一名黑衣人回答道。

“有没有问出来点什么？”波西蒙插嘴道。

那名黑衣人摇了摇头，道：“没有大人的命令，我们怎敢动手？”

“好。不愧是我天竺国的精英！”扎西满意地点点头，道：“去把他唤醒吧！”

“是！”

黑衣人点点头，直接取过一只木盆，舀了半盆冰冷刺骨的井水。‘哗’地一下猛然泼到了胖子狱卒的脸上。

“嘶！”

寒彻骨的井水，刺激得胖子激凌凌地打起了寒颤，当他睁开眼睛环视四周的之后，却是瞬间就冷静了下来。他看着面前的一众人，道：

“你们是谁？为何要将我绑到这里来？”

身为李元霸精挑细选出来的狱卒，在心理素质方面还是有过硬的本领的。否则的话。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怕是还没等人家绑匪说话，这边就早已经吓尿了。

“不错，到底是大唐的官差，胆色到还是有些的！”

听到这用怪异语调说出来的话，赵漳河那略显肥胖的脸抖了抖，道：“番邦.....你们是天竺人？”

“都说大唐人杰地灵，没想到小小的一个大理寺狱卒竟然有这等见识，真不愧是唐人！”

扎西拍了拍手掌，赞叹了起来。

“哼！”赵漳河冷哼了一声，道：“那是你们天竺人太过蠢笨！还有，我必须更正你一点，我并不非大理寺狱卒，我是大理寺诏狱的狱卒！或许在你眼里，我的地位不足以引起你的重视，可是在我们诏狱里面，但凡任何一个狱卒的境况，上面都了若指掌。你若是现在放了我，或许还有机会求王爷原谅，若是就在这里杀了我，那等待你的，绝对是你所想象不到的残酷折磨！”

“哈哈哈哈.....”扎西仰天大笑了起来，到后来笑得都快要岔气了方才说道：“你这是在威胁我吗？我真地是好怕啊！”

“都说你们大唐的兵士、官差，那一个个都是虎狼之人！没想到竟然也有像你这种贪生怕死之徒？”

一直站在扎西身后的波西蒙冷声道：“用一个莫须有的威胁，来换取自己的性命，这种手段可并不高明啊！”

“信不信由你！”赵漳河对于扎西和波西蒙的冷嘲热讽并不在意，而是说道：“对了，看你们把我绑来这里，想必是想要从我的嘴中知道诏狱中的情况，我劝你们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念头，我就算是死也不会出卖朝廷，出卖王爷的！”

“有骨气，希望一会你还是这么有骨气！”扎西不屑地冷笑了两声，说道。

.....

“咚咚咚.....”

“开门快开门！”

一队队穿着盔甲，腰间跨着长刀的兵士们，像是疯了一样地敲着长安城各坊区的各处院落、民宅的房门。

“何人？”

“这么晚了，究竟是哪个杀千刀的在叫门？”

百姓们很不满，甚至连一些朝廷命官的府宅都遭到了搜查。

“哪来地那么多废话？左武卫办案，耽误了要事，砍了你的脑袋！”

这些各卫所的兵士们可不是省油的灯，对于李元霸亲自下的命令，没有人兵士敢有丝毫的怠慢。

这样的一幕发生在长安城中各处，所有的一切似乎都乱了套。

长安城中，今夜注定无眠！（未完待续……）

第四百零七章开门，查房！

眼下刚刚过了戌时，长安城中尚未开始宵禁，刚刚从府宅中来到自家酒楼的周能，忽然感觉到要出事了，可是他却又不敢让人去查探。@，

因为今日长安城中那些莫名其妙动起来的，身披铠甲，龙行虎步的军人们，使得长安城中有了一股子异样的气氛。

身为天竺国派遣在长安城中卧底多年的大特务，必须拥有极为敏锐的触感，而现在，周能明显感觉到不对劲了。

必定是长安城中出了大事了，可是到底出了什么大事了呢？

这边他训练多年的人，被那胖子扎西一个莫须有的调令，调遭到了他的身边，现在周能身边的可用之人，若是没有到了关键时刻，是万万不能动的。

所以，周能也只能是胡乱猜测了。

摇了摇头，周能心烦意乱地走进了酒楼一层。

此刻，酒楼中还有许多食客在吃饭，当他们看到周能的时候，这些衣着锦袍、大氅的长安城富贵之人，都纷纷向周能打招呼。

因为这里是哪里？

这里可是长安城东市，能够在东市中拥有两栋三层的豪华酒楼，以及一个绸缎庄的人，可不是简单的角色，单单是与他相交的那些大人物，就足以让人不敢对周能这个商贾有任何看不起的心思。

就在周能径直往楼上走去的时候，突然临近楼梯的一个桌子旁，两名食客的话吸引了他的注意：

“嗨，你知道这次是咋回事吗？”一个胖乎乎的家伙，对坐在他对面的人说道。

“眼下长安城中都乱了套了，听说是抓什么贼人？嗨，咱也不是官面上的人，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坐在这胖子对面的，是一个同样肥胖。嘴边还留着两撇八字胡的中年人。

“嘿嘿！”胖子咧嘴笑了起来，道：“我倒是听说了点什么！”

见对面的人向自己投来好奇的目光，那胖子近乎炫耀地说道：

“我有一个亲戚是右骁卫的校尉，听他说，这次好像是官家的什么人被贼人给绑走了，因为是在封闭城门之后，所以朝廷认为那贼人尚未逃出城区，现在正进行全城搜捕呢！”

“官家的人？什么人这么大胆？”那唇边留着胡子的胖子说到：“看来此人一定是位高权重了。不然的话，怎会让全城的兵士以及官差们都动了起来，依我看。贼人这次八成是在劫难逃了！”

“唉，谁说不是呢！”胖子摇了摇头，道：“不过这些可跟咱兄弟没关系！咱们该吃吃，该喝喝就成！”

“哈哈，也对，这事可是跟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没关系！”留着八字胡的胖子呵呵一笑，道：“来，走一个！”

.....

听到这两胖子的对话，周能心里猛然一抖。好像是漏了一拍。

“掌柜的！”

就在此刻，突然一个在周能的背后响起，吓了他一跳。

周能驻足，回眸。是一个脸上挂着恭敬笑容的店里伙计。

于是周能的脸上出现了一丝丝的恼怒之色，不过眼下周遭尽是食客，却不能发怒，这才强收起怒火。淡淡地说道：“哦，是张五啊！五儿，你不在门口迎客。跟在我身后作甚？”

脸上极其恭敬地店伙计张五快步上前，左右张望了一眼，这才低声说道：“掌柜的，小的有事情禀告，能否借一步说话？”

周能迟疑了一下，扫了一眼周遭却是说道：“何事如此谨慎？若不是什么大事的话，便就在这里说就是了！若是大事.....呵，你能有何大事？”

在周能看来，小小的一个店里伙计能有什么大事？

张五有些无所谓地耸了耸肩，喉头滚动了几下，道：“掌柜的，有人要小的告诉你一声，扎西的人绑走了大理寺诏狱的狱卒，眼下已经关到了安化门边上的住宅中。”

“.....”

周能骇然变色，这他娘地扎西是疯了吗？

大理寺诏狱可与大理寺不同，那可是武王殿下直属部门，里面的每一个人，从最高的无常一直到最下面的狱卒，每一位都是经过武王精挑细选的。

一旦动了诏狱的人，那么武王殿下想不动怒都难，其后果……

周能的脸色霎时间就彻底白了，是那种病态的白。

就像方才那两名食客所说的那样，城门已关，各卫所的兵士们挨家挨户地排查，他们的人到时候避无可避，如果朕被抓到的话，那就彻底完蛋了，别说什么营救王子了，就连他们的小命都保不住了。

“掌柜的似乎很着急？”张武谄笑道。

闻听此言，周能忽然感觉到不对劲了，这件事情他的亲信都没来告诉他，怎么一个小伙计却来通报了？方才他说有人告诉他……

“五儿，谁让你来的？或者说，你根本就是那人的手下？”周能死死地盯着张五，说道。

张五笑了笑，道：“掌柜的可是和我家主人关系甚笃，何必问我是谁呢？”

“原来是他！”周能眼中光华一闪，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回去替我谢过五爷！”周能看着张五，说道。

张五摆摆手，径直去往了前台。

“来人！”

看着张五的背影，周能眼中光华连闪，过了好一会回了楼上自己的房间，周能对空屋子轻声叫了一句。

“哒哒哒……”

须臾之后，一道全身都隐藏在黑暗中的瘦弱年轻人出现在周能身侧。

“你速去安化门西南侧安乐坊的第五个院子中，告诉里面的人，把尾巴给处理掉，然后全部进入沉寂状态，切记，切记！”

周能急急地对那瘦弱年轻人吩咐了一句。

年轻人微微颌首，身形一晃便消失在屋舍之中。

周能遥望窗外的圆月，低声呢喃：“但愿还来得及！”

.....

戌时二刻，掖庭宫天机卫总部。

“怎么样？有没有查到什么蛛丝马迹？”阴着一张脸坐在桌案之后的李元霸，看着面前的天机卫问道。

全身被黑色笼罩的天机卫单膝跪地，答道：“启禀卫主，我们天机卫和影卫的人，从事发的叉路口开始查起，已经查清了那些贼人马车的行进路线，只是那条路较为复杂，尚需要些时间仔细地盘查！”

“快说，去哪了？”李元霸刷地一下从桌案之后站了起来，有些焦躁地问道。

天机卫沉吟了一下，道：“虽说对方十分地谨慎，不过经过我们的探查之后，却发现对方今晚的行动是经过周密的谋划的！根据马车的路线，以及我们天机卫的最后推敲，那驾绑人的马车，应该是向着安化门而去。”

李元霸听后点了点头，道：“安化门？那时城门已闭，贼人应该难以逃脱才对！若我是贼人，定会选择一个相对要安全地多的地方藏匿起来.....那里有没有官宅？”

“没有，唯一大一点的宅子，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人住过了！不过其他的宅子，影卫的人已经去暗中调查了。”那名天机卫冷漠地说道。

“多长时间可以回信？”李元霸道。

“时间上差不多了，应该就快了！”

就在那名天机卫说到这里的时候，一个走起路来一路飘的家伙，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大殿中，向李元霸躬身行礼。

“卫主！”

李元霸道：“可查出来了？”

“安乐坊新近有三处屋舍进行改建，其中两处在最南测，一处临近城墙。”那名影卫的人低沉地说道：“而且属下还查明，那处临近城墙的屋舍是在十年前卖出去的，而且还是挂在一个叫周全的名下！”

“周全！”李元霸眼睛一眯，脑海中骤然蹦出来一个念头，道：“和周能什么关系？”

那名影卫道：“这周全乃是周能的管家！”

“就是这里！”李元霸猛地一拍桌子，道：“速速飞鸽传讯，让在安乐坊的兵士们围住那处屋舍，不准放出一人！”

“诺！”

天机卫与影卫齐齐应了一声，躬身向着屋门外行去。

.....

戌时末刻，一队队背着火铳的神武卫兵士，替代了围聚在那处屋舍之外的左右武卫的兵士。

李元霸从小白的背上跃了下来，盯着着房门看了半晌，道：“三号，是这里吗？”

先前去往掖庭宫天机卫总部禀报的那名黑衣影卫，就像是影子一样飘了出来，道：“没错，王爷，就是这里！”

“三炮，上去叫门！”李元霸阴着一张脸，道。

“王爷，依我看，干脆将这房门给撞开吧？”李三多舔了舔有些干裂的嘴唇，撺掇起了李元霸。

李元霸摆摆手，道：“方才我们只是猜测，万一只是普通百姓，岂不是扰民了吗？”

李三多闻言翻了个白眼，心说：“就今天这架势，不下两万人的大军，在整个长安城中挨家挨户地搜查，已经是最大的扰民了！”

不过这话他可不敢说出来，不然的话又免不了一场皮肉之苦了。

“行了，三炮别愣着了，赶紧过去叫门！”李元霸瞪了赵三炮一眼，催促他快点。

“邦邦邦！”

赵三炮这次没在迟疑，直接走上去就是狠狠地三下，期间还伴随着一个粗豪的大嗓门：“开门，查房！”(未完待续.....)

第四百零八章入门查探

“噗！”

听到赵三炮的喊叫声，李元霸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被憋死。▲∴，

这赵三炮可真是个山炮啊，‘开门，查房’，听着怎么那么像是他前世的时候，电视剧里演的那种警察查房的戏码啊？

这家伙，不晓得跟哪学的这一手？

且不管赵三炮在外面‘邦邦邦’地疯狂砸门，这小院里面的人却是在这一瞬间慌了什么。

因为这安乐坊距离安化门比较近，只不过再走几步就可以出了城门，所以这边算是比较偏僻的了。

先前李元霸安排各卫所的兵士以及官差们搜索整个长安城，虽说这些兵士们亦在挨家挨户地搜寻，可是那些偏僻的坊区却有些草草了事。

再加上这一处藏匿的宅院，是经过重新加固的，为了隐藏下方的密室，更是将宅院的隔音措施做得很是强悍，所以院子中留下来看守的两人，并没有听到坊街之间那杂乱的脚步声。

此刻知道有人来敲门了，留守在远子外面的人才总算是听清楚了。

小院屋舍中，只有两个人。

“查房？”屋子中一个身穿黑色长衫，浓眉大眼的青年人有些疑惑地嘀咕道：“什么情况？”

“先出去听听吧，没准只是谁的恶作剧呢！”另外一个蓄着短虚，头发花白的老者瞄了那青年人一眼，说道。

“那好，我先出去看看，如果有什么意外，你赶紧通知下面，让他们千万别轻举妄动！”

青年人应了一声，起身就向着屋舍之外走去，一边走他还一边喊道：

“这大晚上的，查什么房啊？小心老子把你告到官府去。说你们骚扰民宅！”

“呵，嘴巴倒是挺贫！”

小院子之外的李元霸等人闻听此言顿时咧了咧嘴。

“官家办差，快点开门！”赵三炮脸色顿时一黑，声音明显有些暴虐了。

这家伙还真是不好整了，明显不怕官差！

“吱呀！”

就在这磨磨唧唧的时间里，厚重的院门被人从外面推开，那浓眉大眼的青年人探出了脑袋。

骤然看到这院门之外，这么多当兵的人，一个个手中高举着火把，圆月的光辉撒在他们的脸上。显得似乎有些阴森之意。

青年人的脸色有了一瞬间的惊惧，随后强自镇定了下来，道：“你，你们想做什么？”

赵三炮看着青年笑了笑，呲了呲牙，道：“我们是神武卫的人，例行查房！”

青年人似乎有些抗拒，他歪着脑袋看着赵三炮道：“有手令吗？”

赵三炮还想要说些什么，后边的李元霸却是轻咳了一声。

赵三炮自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已经看出来这家伙的异样，有些狂暴地一把将大门给推开，同时嘴中说道：

“哪来的那么多的废话！兄弟们，跟我进去搜！”

赵三炮的力道奇大。两扇大门被老赵同志直接印出了两个掌印。

而那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因为实在猝不及防下，所以根本就没有机会反应过来，一下就被推飞了出去，随后重重地跌倒在地。激起一片烟尘之气。

“你……”

青年瞪着鱼贯钻进院子中的一众神武卫，只感觉这一次怕是麻烦大了。

不过好在所有人都在密室之中，如果不是长时间搜查的话。应该不会发现院子中的秘密才对。

这样一想，青年人也就放松了下来。

“噗噗！”

拍了拍身上的灰尘，青年紧走几步，先赵三炮他们一步进了屋子，在那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耳边轻语了几句。

这个时候，李元霸也走进了屋子，刚好看到那青年和老者正在窃窃私语。

“你们俩是什么人？”李元霸问道。

“回这位军爷的话，小的名叫朱三，这是犬子朱文！我们祖上世代都是农民，在长安城数里之外有几亩薄田，勉强可以度日！”

那头发花白的老者看起来面色憨厚，说起话来也还轻声细语的，倒真像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

“哦！”

李元霸不置可否地点点头，看了看屋子中的摆设，但见硬木床上铺着几床被子，上面胡乱地堆叠着一些衣物。

再有就是屋子中只有两张桌子，桌子上是两个破烂的茶壶，还有几个缺了口的茶杯。

整个屋子中简洁地就像是匆匆布置得一般，其他生活必须品，一样都没有。

李元霸眸中光华一闪，道：“老丈，你这院落似乎是新装过的吧？”

老者脸色骤然僵硬了一下，须臾之后确实勉强笑道：“军爷说笑了，老汉是穷苦人家，薄田所得只可糊口之用，哪里其他的闲钱装房子？”

“哦？”

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了那名叫朱三的老汉一眼，道：“我怎么听说，近来你这院子中却是大兴土木啊？而且还不断地往外推出一车又一车的泥土，不知这泥土从何处而来啊？”

朱三刚要应答，这个时候赵三炮却是脸色难看地走到了李元霸身侧，小声道：“王爷，什么都没有搜到！”

李元霸微微颌首，看着那朱三道：“老丈，你还没有告诉我，那泥土从何而来啊？”

“一定是有人骗了军爷您，我们这小院中只是堆放了些许的杂物罢了，其他的啥都没有。而且老汉的屋舍之中甚是杂乱，但是大型的物品却是一样未有，您大可以再查验一番！”

朱三的脸上出现了一丝掩饰地极好的欣喜之色，李元霸很敏锐地捕捉到了。

有问题，绝对有问题。

这是李元霸的第一想法，他索性不再屋子中呆了，带着人径直出了屋子，重新回到了小院。

小院中确实如那老汉之言一般，东面墙角随着一些杂物，有杂草、砖石、枯木……而西面临近墙壁却是有一个新修的马厩。

那马厩几乎占了小院三分之一的面积，不论是搭建马厩使用的木料还是上面铺陈的硬木，看起来砍伐下来绝对超不过十日。

李元霸眼睛一亮，指着那新修的马厩道：“老丈，方才你说你那薄田的微薄收入仅够糊口之用，这马厩有作何解释？新修了厩棚，却是没有一匹马，这似乎是有些怪异了吧？”

.....

就在李元霸注意到这座新修的马厩的时候，马厩下方的密室中。

“什么情况？上面怎么听起来有些乱糟糟的？”

正在审讯室想要审讯赵漳河的扎西等人，感觉到上面隐约传来的杂乱脚步声，一个个脸上都出现了诧异的神色。

“大人，要不要我上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波西蒙在扎西耳边说道。

“大人不必上去查看，我们这下面有和上面联络的方法！”

先前的那个黑衣汉子，似乎早就料到波西蒙会这么说，便对两人继续说道：“两位大人，且随我来！”

扎西瞄了依旧被绑缚在十字木桩上的赵漳河一眼，道：“这里先放放，等待会本使回来之后再继续审！”

赵漳河只是冷笑了两声，并没有说话。

黑衣汉子领着扎西和波西蒙，径直来到了外面中堂的休息室，只见在休息室靠近西面墙角的地方，有一个看起来与后世的水管子极其相似的钢铁管子。

“这是？”波西蒙奇道。

黑衣汉子笑道：“两位大人，这是我们委托大唐的能工巧匠制作出来的可以随时通讯的工具，我们叫它做传音筒！”

一边说着，黑衣汉子一边拿起了一个小金属棍，‘当当当’地在钢铁管子上敲击了起来。

“你这是作甚？”扎西问道。

黑衣汉子解释道：“这跟铁管子连通上面，用小金属棍敲击管子，上面就可以听到声音。我敲三下的意思，是在问‘有事否？’若是有事的话，上面便会回应一下，表示是小事，可以自行解决。若回应是两下的话，那就表示事关重大，千万莫要回到上面！”

正说到这里的时候，回应来了，‘当当当’三下，很短暂。

黑衣汉子闻听此声骤然一愣，旋即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两位大人，我想现在并不适合出去！”黑衣汉子，道：“而且还必须把咱们密室中的人全部都叫起来，这次，怕是麻烦大了！”

“什么意思？”扎西那张胖脸上出现了迷惑不解的神色，道：“你方才只说是两下，现在却是响了三下，这表示什么？”

“官差来查，随时有暴露的可能！”黑衣汉子的脸色很难看。

“什么？”扎西大叫道：“这个地方这般隐秘，怎么可能会被人查到，有内奸，一定有内奸！”

黑衣汉子苦笑了起来，心说：“有没有内奸之后再说，还是先想想怎么躲过眼下这一劫吧！”

.....

看到李元霸的目标直指那做新建的马厩，这一对所谓父子俩的脸色全都

变了。

就在朱三想要解释两句的时候，朱文却是抢着说道：

“军爷，这是小的前段时间帮城外一个有钱人家做工，那位有钱的老爷是做木材生意的，当时这些木材就杂乱地堆叠在那位老爷的庄园外。临走的时候，小的就后着脸皮向那位老爷讨取了一些，那位老爷甚是大方，干脆就全都送与了小的……”(未完待续……)

第四百零九章动手，抓人

“我怎么就碰不到这样的好事？”李元霸笑了起来，露出了一口闪亮的牙齿，道：

“你说说是城外哪一家这么有钱的老爷？回头我也去讨些木材来用用！”

实在是这些搭建马厰的木材数量太大了，都知道商人逐利，就算是在有钱的人，也不可能把价值上百两的红木拱手送人吧？

这破绽也太大了，明显是在胡编乱造。

“走，过去看看那马厰！”

李元霸不再去看那朱姓父子，带着赵三炮还有李三多直奔向那马厰。

走进马厰，李元霸才感觉到这之间的不同寻常，首先就是马厰的水草似乎有些太窄了，堪堪够马匹将嘴巴塞进去。

随后便是那宽大的容马匹休息的地方，足足有两丈见方，这不是活见鬼了吗？谁家的马匹能长到两丈，那是什么鬼？

看到李元霸向着马厰走了过去，朱氏父子有心阻拦，却是背着一群当兵地挡着，根本没有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元霸领着几个人走了过去。

仔细看了看这马厰，李元霸盯着水槽边上一个凸起笑了起来。

对于精修考古的李元霸而言，这么显而易见的机关术，简直就是在给机关界抹黑，肯定是在欺负人的智商。

其实这是李元霸错怪他们了，这古墓里面的机关术那是一门学问，再加上华夏传承五千年，到李元霸前世的时候，机关术已经是千奇百变了，甭说这些了，就连秦始皇陵都可以进去了。

“三炮，去叫兄弟们准备一下吧！”李元霸拍了拍正好奇地观察着马厰的赵三炮，轻声说道。

李元霸这句话倒是把赵三炮给说楞了：“王爷，准备什么？”

李元霸森然一笑，道：“当然是叫兄弟们抓人了！”

“抓人！”

赵三炮眼睛一亮，直接对着身后一摆。右手骤然一握拳。

看到赵三炮的手势，朱文明显感觉到不对劲了，现在已经不是暴露不暴露的问题了，而是能否活下去的问题。

朱文身形瞬间暴起。右手往小腿肚子上骤然一抹，一柄闪亮的钢刀出现了，他大喝道：“三哥，快逃！”

“好小子！”

在李元霸对赵三炮说话的时候，紧跟在其身侧的李三多就开始注意这朱氏父子俩了。眼见着朱文手持闪亮的钢刀冲入人群的时候，李三多抽出身后的‘汉.阳铕’，很是麻利地装弹、上膛、瞄准、射击，一系列的动作，一气呵成。

“砰！”

震耳欲聋的声音响了起来，却见那暴跳而起的朱文持刀的右手臂上，出现了一个血窟窿，殷红色鲜血就好像是不要钱似地汩汩而出，不一会的功夫就将地面给染红了。

“阿文！”

先前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甚至有些驼背的朱三，在这一瞬间似乎就变身成了绿巨人，身形也拔高了，身体中似乎一下子就充满了力量。

就像是一只猿猴一样，在人群中奔跑跳跃，只不过是四五个呼吸的时间就已经冲到了朱文身侧，错手从朱文受伤的手上抢过了钢刀，奋力向着周遭的神武卫兵士们挥了过去。

“高手！”

见到此状的赵三炮和李三多相识了一眼，说道。

“什么高手？就算他武功高强，也怕火铕的小钢弹！”

程处弼瞥了一眼正在人群中乱挥着长刀的朱三。抽出了身后的‘汉.阳铕’就要效仿赵三炮，来上那么一梭子。

赵三炮却是压下了程处弼的铕管，道：“且慢动手！”

“炮哥，你作甚？”程处弼都上膛了。被赵三炮这么一挡，差点走了火。

“处粥，那里有咱们那么多兄弟，你这一铄下去，万一枪走火了怎么办？伤到了兄弟们，你就不怕王爷的责罚？”

赵三炮看着程处粥。沉声说道。

程处粥瞄了远处一眼，但见那里人影绰绰，二三十号神武卫的兄弟们围聚在那里。

“这……”

程处粥倒是没想到这一点，看向李元霸的眼神不由得变得有些心虚。

李元霸摆摆手，道：“罢了，以后多多为神武卫中的兄弟们想想便是了！”

“三哥，不是叫你走吗？”朱文强忍着手上的疼痛，对朱三大声吼叫了起来。

朱三满脸谨慎地看围在他身周的那些神武卫的兵士们，惨然一笑道：

“阿文，你说如果我弃你而去，先不说能否逃出去，单单是大人就不能饶了我吧？”

朱文愣了一下，旋即面色惨淡地说道：“可是这样，我们还不是同样要死？”

朱三远比朱文看得开，他说道：“总比死在自己人的手上要强得多吧？”

“哈哈，对，与其死在大人的手上，还不如死在这里！”

朱文愣了一下，哈哈大笑了起来。

马厰中，李元霸看到这一幕不由得微微颌首道：“却真是两条汉子！”

“杀！”

朱三和朱文现在已经疯了，或许报了必死的心态，他们此刻的行动已经毫无章法了。

“我说，平日里你们是如何训练的？若是连区区两个人你们都降不住，信不信回去我叫你们负重越野十公里？”

看着围着朱三两人并不曾行动的一众神武卫兵士，李三多和赵三炮有些不耐烦了，大声地呵斥了起来。

“负重越野十公里！”

“疯了，疯了，炮哥还有三哥疯了！”

“他娘地，速度将他们拿下！”

听到李三多还有赵三炮的话，这群神武卫的兵士们吓得脸都绿了，并不是说越野十公里有多难，而是那个负重实在是他们承受不了的。

废话，你身上背五十斤的东西试试？别看他们全都是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可是背着五十斤的东西跑十公里，他们也得累成狗。

“砰！”

李三多和赵三炮的话起作用了，这二十五名神武卫的兵士们分成了五波，两波人对付受伤的朱文，三波人对付武艺高强的朱三。

要说这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受伤的朱文只不过打退了第一波攻击，之后就被一名神武卫的兵士一拳给打了个踉跄。

接下来的一幕就比较恐怖了，两波人，一共十个人一拥而上，直接来了个叠罗汉，把朱文给压在了最下面。

.....

“哈，这次我们拔了头筹，看来张韩他们这次要倒大霉了！”

“嘿嘿，谁叫他们动作这么慢！”

这十名神武卫的兵士们将那朱文给绑缚了起来，看着那边仍旧在与朱三缠斗的十五人，嘻嘻哈哈地调笑了起来。

“他娘地，这些犊子们！”

被人嘲笑的感觉还真是不好受，这些神武卫的兵士们平时都骄傲地很，被同僚们这样一嘲讽，难免有些恼火。

“你们去那边挡着.....唉，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不抓住！”

“我去.....”

那朱三到底是个高手，不过神武卫的兵士们也不是白给的。

就这样鸡飞狗跳地一阵大吼大叫之后，终于在朱三的一道惨叫声中，这货也光荣地被抓了起来。

李元霸从马厩中走了出来，拍着手掌道：“啧啧，不得不佩服你们两兄弟啊！还父子，装得倒是挺像的！”

这样说着，李元霸从朱三的头上猛然一扒拉，顿时一个假头套出现在手中，连带着而起的，还有一张满带着皱纹的面具。

程处弼从李元霸的手中接过那头套，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半晌，复又看了看面具被撕扯下来，展露出来的那张略显清秀的青年面容，说道：

“好精妙的面具啊！”

“你是如何看出来的？”朱三抬头看着李元霸，说道。

李元霸耸了耸肩，道：“第一点，就是你们这屋中的摆设太过单一了，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匆匆布置出来的；这第二点嘛，则是你们的致命破绽，那就是地下密室！试问一个普通的农家老汉，谁会在家中弄一个密室出来呢？”

“密室！”朱三面色大变，道：“你，你是如何看出来的？”

李元霸摇了摇头并没有回答他，而是开门见山地问道：“你们绑来的人在哪？是否在那密室之中，密室中还有没有其他人？”

朱三眼神中闪过挣扎之色，他死死地咬着嘴唇，就像是没有听到李元霸的话一样。

“他娘地，跟我在这装蒜呢？”赵三炮是个急脾气，上去就要大嘴巴子抽他。

李三多眼疾手快，将他给拦了下来，道：“你这夯货，看王爷的！”

李三多的话虽说很轻，不过却被朱三和朱文听到了。

那朱三吃惊地问道：“你，你是王爷？”

“瞎了你的狗眼，你面前的这位可是当今的武王殿下！”

李三多看着朱三说道。

“武，武王！”

朱三和朱文都吓傻了，没想到他们竟然招惹的是武王殿下。

“不错，本王正是李元霸！”李元霸淡淡地看了两人一眼，道：

“这样吧，本王看你二人亦是有情有义的汉子，这件绑架的事情只要你二人未曾参与，并将所有之事说与本王，那本王便网开一面，放你二人离去！”

就在李元霸说完这句话之后，令他感到惊讶的一幕出现了，但见方才还颇为硬气的朱三与朱文，竟然二话不说，直接双膝跪地对李元霸连磕九个响头，同时口中还说道：

“小的谢王爷！”

(本书采集来源网站清晰、无弹窗、更新速度快)

第四百一十章机关开启

不会这么怂包吧？

这下李元霸郁闷了，方才的英勇无畏呢，怎么一转眼的功夫，这兄弟俩就变成这副德性了？

赵三炮和李三多他们也咧了咧嘴，明显对于这两个家伙的转变感到很是疑惑。上，

两个家伙似乎并没有看到众人疑惑的样子，只听他们两个继续说道：“王爷替小的兄弟两人报了家仇，早知这次大人招惹的是王爷，纵然是小的身死也定然不会与王爷作对的！”

“报了家仇？”

这次就更加让李元霸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什么时候就替他们俩报了家仇了？

“王爷有所不知，小的兄弟二人本是长安人氏，自小便与祖父相依为命，祖父在西市有一栋小商铺，做些小买卖，日子过得还算是不错！至于我们兄弟，都在边关当兵。”

朱三看到李元霸的疑惑，便继续解释道：“只是没想到那西市的互市监宋谦贪图我祖父的小店，竟然勾结狗官赵传至，给我祖父安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下了大狱！”

说到这里的时候，朱三兄弟俩的眼圈有些红，“当我兄弟俩得知这则消息，匆匆自边关折返的时候，祖父已经溘然长逝！这该死的狗官，还有宋谦，我兄弟二人做梦都想送他们俩去下地狱！”

“还要多谢王爷，若不是王爷的话，我兄弟二人的家仇不知何时才能得报！”

受伤的朱文亦是满脸的感激之色。

“哦，竟然还有这层关系！”

李元霸也感慨这世界还真是小，竟然还有这么巧的事情，那接下来的事就好办了。

命人将这兄弟俩放开，李元霸道：“看你兄弟二人却是知恩图报、重情重

义之人，本王便姑且饶你等一命。不过，你须告诉本王，这宅院之中是否关押了一个人。还有你们属于谁的势力，这密室之中是否还有别人？”

朱三这次倒是没有隐瞒，直接说道：“王爷猜地没错，这密室之中确实关押着一人，听他们说，是从大理寺诏狱中抓来的。至于我们，王爷把下面的密室打破就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说，下面还有你们的人？”李元霸道。

朱文接过了话头，道：“这下面的密室中，还有十名与我身手相当的人。王爷且要小心了！”

李元霸还没说话，倒是站在他身侧的赵三炮满脸鄙夷地说道：“你的身手？如果不是你这个哥哥的话，我们早就把你给拿下了，你还有脸说？”

朱文脸色一红，并没有反驳。

“三炮，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赵三炮一眼，道：“三多，你去准备一下，攻进密室！”

“等一下。王爷！”

就在此刻，朱三突然拦住了李元霸等人，道：“其实我们上面有和下面联系上方法，方才我已经将你们到来的消息告诉下面了。现在我需要将它解除！”

“哦！你们的手段倒是挺齐全的！”李元霸笑看了朱三一眼，示意他可以去通知下面了。

朱三随口应了一声，扭头就往屋子里面走，李元霸好奇地跟在身后。

朱三进了屋子之后没去别的地方。直奔那张破旧的桌子，抄起一根不晓得从什么地方抽出来的小铁棍，朝着桌子正对着门的一条桌子腿狠狠地敲了下去。

“当！”

非常清脆的金铁交鸣声响了起来。

“这。这是金属的？”程处弼惊讶地说道。

“嗯！我们请能工巧匠在这里设计了一根金属管子，只要敲击管子，下面就能够听到！”

朱三解释道：“这敲一下是告诉下面平安无事；敲两下是事关重大，莫要上来；这三下嘛，就是告诉他们，上面来了官兵，有暴露的危险！”

“哦，看来你之前是敲了三下了？”程处弼追问。

朱三点点头，苦笑道：“我们也没想到，来的竟然是武王殿下！”

“好了！”李元霸打断了己任的谈话，道：“如果这下面的人够聪明的话，他们一定会沉寂一段时间，随后便会来到外面来查探。我们索性便来一个守株待兔，将这般贼人一网打尽！”

.....

正像李元霸所想的那样，当下方全身戒备起来的一众人听到这记声响的时候，只感觉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

“呼，警报解除了！”

黑衣汉子舒了口气，他吩咐其他的黑衣人各自去休息，自己却转身对扎西和波西蒙说道：“两位大人，您继续去审讯，小得出去看看！”

扎西点点头，道：“小心点！”

得到扎西提醒的黑衣汉子，立马做出了感激涕零的模样，满脸慷慨激昂地冲向了秘道。

“这朱三兄弟俩是怎么了？无缘无故地发这种信号？”黑衣汉子摇摇头，顺手拉开了上方马厩的机关。

早就守在马厩中等待抓人的一种神武卫兵士们，听到了机关的响动声，在那黑衣汉子刚刚露头的一瞬间，就向他扑了过去。

不得不说，这黑衣汉子还是有些手段的，在他的脑袋刚刚出现在秘道口的时候，忽然感觉到不对劲，竟然往下一缩脖子就要重新逃回去。

“小子，入了爷爷的口袋还想跑？做梦吧你！”

眼疾手快的李三多狞笑了一声，探出双手就抓向了那黑衣汉子的脖颈。

黑衣汉子奋力往上一摆手想要挣脱开来，岂料李三多的那只大手就如同是老虎钳一样，紧紧抓住黑衣汉子的后脖颈，猛力往上一甩就把他从密道口给甩了上来。

开玩笑，别看李三多没有赵三炮那么大的力气，可说到底，多少也练有一些功夫的，纵然是手上无有李元霸那么恐怖的数百斤之力，可是猛然爆发之下，两百斤的力道还是能够用出来的。

眼见着黑衣汉子被甩了出来，自然有神武卫的兵士赶紧将密道的机关给重新打开，封堵死了入口，让黑衣汉子逃无可逃。

这下黑衣汉子只能是干着急了，因为此时已经由不得他了。

“你们都闪开，看三哥我如何将这家伙擒下！”

李三多来了兴致，明显是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将这家伙给擒下，毕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从薛延陀腹地之中折返回长安城，已经记不得有多长时间没有与人动过手了，这家伙刚好可以拿来与他练练手。

大唐初期本就尚武成风，比武自然是唐人都喜闻乐见的，不过这作对厮杀却是让一众神武卫的兵将们皱起了眉头。

“王爷，您看看李三多这货，是不是有些得意忘形了？”赵三炮有些不满地看着李三多，嘟囔了起来。

李元霸扭头看了赵三炮一眼，道：“你这家伙还不是抱着同样的心思？谁叫你慢了人家一步呢？”

赵三炮挠了挠后脑，有些讷讷地说不出话来。

.....

马厰之外，宽敞的小院中，李三多兴致勃勃地看着满脸戒备的黑衣汉子，道：“小子，今日你是插翅难逃了！”

“朱三、朱文，你们敢背叛大人！”黑衣汉子，眸光阴鸷地扫向了站在一众神武卫边上的朱氏兄弟，声音无比地森冷。

朱三冷笑了一声，道：“哼，周林！不要拿大人来压我，当那个什么所谓的胖子特使，将我们兄弟俩从大人的身边调走的时候，我们兄弟俩就已经死了！

朱文捂着胳膊上的伤口，接过了话头：“我们不像你，同样是唐人，我们懂礼仪，知廉耻，卖国的事情，至少我们兄弟俩做不出来！”

“不要说得那么好听！”名叫周林的黑衣汉子冷笑道，“当初扎西大人让你等前来这秘处的时候，也没见你们拒绝。眼下生死关头了，你们倒是懂礼仪、知廉耻了？哼，无非是贪生怕死罢了！”

“哼！”

朱氏兄弟干脆闭口不言，懒得再去争辩了。

“说再多亦是无用，你叫周林？老子让你先动手！”李三多声若响雷，隐隐有丝丝的杀气迸射。

“哼，逞口舌之利的家伙，接招吧！”

周林双眉往下一沉，怒喝了一声就急冲上前，右手就如同毒舌之信一般向前，直取李三多胸腹之间。

李三多脸上似乎半醉半醒，立在原地根本就没有动弹，眼看着周林一拳霸道迅疾地冲击而来，不由得‘嘿嘿’一笑，单手单肘向前，一掌撩出。

“啪！”

一道轻响，这一掌就将周林的拳头给架开了。

就如同白驹过隙的一瞬间，周林的手臂被架上了半空，身形停顿的一瞬间，顿时空门大开，李三多乘胜追击，那一条手臂就如同滑溜的水蛇，同时脚步一错，迅疾又刁钻地朝着周林的背心砸去。

就是这一瞬间，周林心中骤然一惊，心道：“不好！”

不等周林做出任何的反应，他就感觉到自己后心之上已经被一拳给狠狠地砸中了。

“嘭！”

一声轻响，这一拳的威力无可匹敌，竟然生生地将周林给击飞出去一丈多远。

“扑通！”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同时口中鲜血直喷，那叫一个惨字了得啊！

“唉，就这么点水准啊，连练手的资格都不配！”轻轻甩了甩手臂，李三

多的脸上充满了失望的神色。(未完待续.....)

第四百一十一章代价

“噗！”

本就不是李三多的对手，又被李三多重击后心的周林，听到这句貌似是很失望的话语，顿时一口心头之血藏匿不住，狂喷了出来。△，

“真是脆弱啊！”李三多得势不饶人地摇了摇头，那欠揍的样子，像极了某些地.痞流.氓。

“去，把他抓起来！”

在这小院中耗了这么长的时间，李元霸早就有些不耐烦了，他吩咐一名神武卫的兵士将那家伙给抓到了一边，道：“众兵士听令，打开密道，随本王杀进去！”

“杀，杀！”

在场的所有神武卫兵士就像是疯了一样，高举着手中的长枪，上下挥动着，杀气凌天。

.....

密室中，还不知道将要大祸临头的扎西，得意洋洋地在审讯室中看着赵漳河笑了起来：“现在想好了没有？”

“呸！想你奶奶个腿！”赵漳河啐了一口唾沫，不屑道：“你就算是杀了老子，也休想从老子这里套出半点消息来！”

“好！既然你如此硬气.....来人，给他上点好菜吧！”扎西残忍地笑了起来，是以一名黑衣汉子对赵漳河动刑。

“你说你怎么就那么犟呢？吐个口能死吗？”

一名黑衣汉子手中拿着一条长长的皮鞭，脸上带着惋惜之色：“平白受这皮肉之苦！”

“啪！”

话音落地，那黑衣汉子手中的鞭子就猛然挥舞了出去，径直抽在了赵漳河的面容之上，顿时一道血印子出现了，沿额头右鬓角至左面脸颊，长长的一道，煞是凄惨。

岂知这赵漳河吭都不带吭一声的，生生忍受了这一下。

“好。硬气！是条汉子！”

看到赵漳河的表现，黑衣汉子狞笑了一声，又是一鞭子狠狠地抽了下去，这一次却并非是赵漳河的面颊，而是他那皮糙肉厚的肚子上。

“啪！”

青布衣衫当时就裂开了一道大口子，里面的内衬衣服瞬间染血。

“你说不说？”黑衣汉子一边抽打，一边厉喝。

赵漳河咬死了牙关，嘴说身上的疼痛叫他难以忍受，可是依旧什么都不说，只是死死地盯着黑衣汉子和扎西。那眸子中的怒火以及怨毒之色，令胖子扎西都有些胆战心惊。

“还敢用这种眼神看着本大爷？找死！”

被赵漳河看得有些恼羞成怒了，扎西劈手从那名黑衣汉子的手中夺过了皮鞭，一边子就要狠狠地抽下去。

“砰！”

此时却是意外发生了，一道脆响声传来，便见那扎西的后肩膀位置喷出了一蓬鲜血，紧接着就是凄厉的哀嚎声。

“大人！”

波西蒙吓了一跳，这一幕与初来长安城的时候是何其地相似：巨响、倒地……

只是与之不同的是，声音似乎小了一些。可是这实际威力却是强了不知道多少倍，至少见血了！

“有人入侵！”黑衣汉子看向了审讯室的方向，大声尖叫了起来。

“甬叫了，就你嗓门大是吧？”带着一众神武卫兵士冲进密室的李元霸。吹了吹铙口，大手一挥道：“上，除了他们两个，给本王将其他人全都杀了。一个不留！”

“砰砰砰！”

可怕的一幕出现了，随着这一连串的‘砰砰’声响，不断有人倒下。又有人钻进去，铙声不绝于耳。

一下子，地上便留下了六七具尸首。

听到铙响，外面在其他密室中的黑衣人纷纷从外面冲了过来。

可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面对的竟然是一群如狼似虎的当兵的，而且在他们的手上还拎着一杆杆怪异的武器，他们想要冲上去，可是本能却告诉他们，那怪异的武器危险，很危险。

于是那几人自然是无路可逃，这炒豆般的铙响连绵不绝，这剩下的四人如同割麦子一样地倒下。

等解决了所有的人，李元霸将目光瞄向了被绑缚在十字木桩上的赵漳河。

“快，快去把他放下来！”看着照张和身上的伤口，李元霸连忙命手下将他解下来。

“噗通！”

刚刚脱离了十字木桩，赵漳河就噗通一声跪在了李元霸身前，道：“小的赵漳河，谢王爷救命之恩！”

“快起来！”李元霸将赵漳河托扶了起来，看着他脸上拿到狰狞的血印，道：“却是让你受苦了！”

“王爷说得这是哪里话！入诏狱之时，我赵漳河这条命就予了王爷，些许疼痛又算得了什么？”赵漳河咧了咧嘴，脸上的肌肉抽搐牵动了伤口，险些叫他惨叫出声。

“莫要再说话了！”李元霸拍了拍赵漳河的肩膀，扭头对不远处的程处弼说道：“处弼，你带漳河去孙神医那里处理一下伤口，这边的事情便不用你了！”

“诺！”

程处弼应了一声，走过来搀扶着赵漳河向着密道之外而去。

.....

送走了受伤的人，这审讯室中除了满地的黑衣汉子尸体之外，便是仍旧在地上痛哭哀嚎的扎西，以及在他身边伺候着的波西蒙。

李元霸看了他们俩一眼，冷笑道：“还真是你们天竺人！本王就说尔等此番前来长安定然无甚好事，果然，打的是大理寺诏狱的注意！”

“你……为了区区一个狱卒，值得吗？”强忍着后背上传来的撕裂般的疼痛，扎西抬头问李元霸。

“值！”李元霸冷漠地说道：“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算是完了，本王记得你们天竺使节团似乎还有数百人驻扎在城外吧？就因为你的过错，你会看到所有的天竺人为你陪葬！”

“你，你想做什么？”扎西怕了，他很怕对方做出什么疯狂地举动来。

李元霸嘴角一咧，猛然喝道：“神武卫中郎将赵三炮！”

“末将在！”赵三炮立马身体站得笔直，回道。

李元霸道：“本王命你率领百名神武卫，前往城外天竺使节团所驻扎的营地，将营地之中所有的天竺人斩尽杀绝。鸡犬不留。”

“诺！”

赵三炮满眼兴奋地应了一声，转身就走。

“你，你，你这个恶鬼！”

相比起扎西，波西蒙终究还是有一些人性的，只不过这种人性只是针对他们天竺国人，对于唐人，他们不在乎唐人的生死。

“恶鬼？”李元霸道：“很快你就不这么说了！你不是很想进大理寺诏狱吗？本王今日就带你们进去，不过进去之后就别想再出来了！”

说到这里，李元霸脑袋一甩。冷声道：“带走！”

……

城外，距离左武卫大营大概三里左右的地方，围着一圈硕大无比的木质栅栏，栅栏里面是五六个类似蒙古包一样的大帐篷。

这里便是天竺使节团的驻地所在、

此刻，除却入了长安城的三百余人之外，此处驻地中尚有四百余人，数日前的那几声火炮巨响，可着实让天竺使节团损失惨重，死掉的更是得有数十人。如今剩下的这四百余人，也是有过半的人身上带伤。

驻地大门处，在两个硕大的尖木栅栏门前，一堆头顶着破布头。肤色黝黑的天竺国兵士，在聊着闲天：

“两位大人已经去了不少时日了吧？不知他们何时方能回来！”

“唉，谁知道呢？或许等两位大人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破启程回天竺了！”

“不是吧？我们还不曾逛过长安城呢？要不。我们偷偷进城去？”

这二十来名天竺国的兵士们正聊到这里，便见长安城的方向突然烟尘滚滚，旋即便是一大片黑压压的人。正纵马向着这里疾驰而来。

守在木栅栏最前面的那个天竺人，神色微微一变，道：“头，情况似乎不对啊？”

原本懒洋洋地躺在木栅栏后方的一个中年天竺人，翻身而起，遥看了那群纵马而来的人一眼，但见他们竟然身着黑衣，背上还有怪异长枪的时候，顿时面色大变：“是他们！快，快去拉响钟！”

对于这些天竺人而言，当日在长安城外见到的身穿黑衣之人，简直就是他们的梦魇！

就是他们，让整个使节团都损失惨重！

这次他们又来了，搞不好又会出什么事情。

“哒哒哒……”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帮子天竺人朝着驻地里面跑的时候，神武卫百人小队已经快要到这营地之前了。

一名天竺兵士抬起了手示意对方停下来，同时口中大声叫道：“停下，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来作……”

“砰！”

很可惜，回应他的是一声脆响，便见这名天竺兵使得眉心出现了一点嫣红，随后便是血花四溅。

到死他都没明白过来，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他死掉的。

“传令，杀进去，鸡犬不留！”

赵三炮重新为长铙换上了子弹，呼啸着纵马越过了木栅栏，向着天竺使节团驻地深处而去。

“砰砰砰！”

于是乎，天竺国使节团驻地中响起了杂乱的铙响，四处都在喷着鲜血，各处都在上演着杀戮与死亡。

“啊！他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杀，杀，杀了这些该死的汉狗！”

“跑啊，我们打不过他们！”

天竺国驻地彻底遭难了，由赵三炮带队，一行百名神武卫的兵士，杀气腾腾地冲杀了进去，随之而响的是怒吼，是惊叫，这种掺杂了惊惧的吼叫最是使人惶恐不安。

一柱香之后，铙声零零落落，一切都归于平静！（未完待续……）

第四百一十二章奉贤楼

一场杀戮过去，整个天竺使团驻地中，徒留下了满地的尸首，以及一处处被砍得斑驳无比的大帐与炊具。

赵三炮纵马来到驻地正中，感受着那天地间弥漫的浓郁无比的血腥味，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将军，已经清点完毕，驻地之中天竺人共计六百三十六人，现已全部伏诛！”一名神武卫的兵士，浑然染血地出现在赵三炮身侧，声音冷肃。

赵三炮微微颌首，突然脸色一冷，道：“放把火烧了这里！”

“这……”这名兵士迟疑了一下，道：“这里距离长安城甚近，若是城中看到了火势……”

“无妨！”赵三炮大手一挥，道：“留下这些天竺人的尸体在这里，无非是灼人眼球，烧了他们，倒也算是让他们求仁得仁了！”

对于赵三炮来说，既然人都已经被他们给杀没了，那驻地还留着有个屁用？还是一把火烧了来得清静！

“诺！”

兵士应了一声，匆匆下去布置。

就这样，几个呼吸之后，一场大火在天竺国使节团驻地上空熊熊燃烧起来，只不过短短的一炷香时间，大火就已经蔓延到了四面八方，整个驻地在炷香的时间中完全湮灭。

赶尽杀绝，一个不留！

狠，真是太狠了！

……

距离天竺国使节团驻地三里之外的左武卫大营。

早在那一袭黑衣的神武卫大军策马而来的时候，左武卫负责站岗放哨的小黄门就已经将这则消息报给了营地中的主将。

今日负责驻守左武卫大营的不是别人，刚好是左武卫上将军程咬金。

别看这家伙看起来大大咧咧，粗犷无比，可实际上却是一个心细如毛的家伙。

在听到小黄门的禀报之后，程咬金这心中泛起了嘀咕：“什么情况？那边不是天竺人的驻地吗？这武王殿下派一只大军过来要做甚？”

就在他疑惑不已的时候，一声声的铙响穿了过来，在这空荡荡的天空下很是响亮。

没等程咬金反应过来。便又是一连串的铙响，杂乱无章，但是每一击似乎都是有所指一般。

铙响持续了大概一炷香的时间，方才停下。

这个时候小黄门又急匆匆地跑了进来，一边跑还一边喊：“不好了，走水了，走水了！”

“什么走水了？大营中哪里被点了不成？”程咬金心里头这个怒啊，今儿这是啥好日子，怎么又是神武卫，又是铙响。又是走水的。难不成，所有的好事情全都聚集到今日来了吗？

小黄门连忙摇头道：“不是咱们大营，是，是……是对面的天竺国使节团驻地！”

“走，出去看看！”这回程咬金忍不住了别是贼人扯乱搞出来的，要不然到时候他也得担些责任。

果不其然，此刻天竺国使节团驻地的方向，火光满天，在这漆黑的夜中无比地夺目。

程咬金正准备派人过去看看。刚好看到赵三炮等人策马而出，他便招来小黄门，叫他去把赵三炮给叫过来。

没过几个呼吸的时间，赵三炮就单枪匹马地冲了过来。向程咬金见礼：“末将神武卫中郎将赵三炮，见过大将军！”

“免礼，免礼！”程咬金摆摆手，他好奇地看着那依旧在冒着滚滚白色烟霭的元天竺国使节团驻地。道：“三炮啊，那边是怎么回事？”

毕竟曾经在太极殿中，被李世民受过勋爵。再加上赵三炮和程处弼的关系也不错，程咬金对于赵三炮倒是很熟悉，彼此之间的关系尚算熟络。

“大将军，这是我家王爷亲自下的命令，屠了天竺使节团，鸡犬不留！”赵三炮缓缓地说道。

“嘶！”

程咬金倒吸了一口凉气，道：“何事，竟然惹得王爷法此雷霆之怒？”

“大将军，是这样的！”赵三炮道：“傍晚十分，大理寺诏狱……发现竟然是那天竺国使节团搞出来的，是以……”

反正这大理寺诏狱中的狱卒被绑，也不是什么隐秘之事，整个长安城中早就传得沸沸扬扬了，所以赵三炮也没有隐瞒程咬金，而是把事情的开始全都说了与程咬金。

程咬金听完之后，心中亦是大怒，道：“格老子的！俺就说这天竺国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前来入贡，仰慕大唐？骗鬼呢……俺去他二……”

赵三炮尴尬地站在一边，听着程咬金那一声赛过一声的，不堪入耳的国骂，算是真正领略到了这位大将军的小暴脾气。

“那现在一把火烧了这里，王爷还有什么打算？”

等程咬金狠狠地发泄了一通之后，他开始询问李元霸的后续安排。

赵三炮摇摇头，道：“王爷只是叫末将过来处理了这些残存的天竺人，别的倒是什么都没说！”

“哦，这样啊！”程咬金摸了摸下巴，道：“你且回去复命吧，回头俺亲自去拜访王爷！”

“如此，末将告退！”赵三炮点点头，借着月色，跨马向着长安城而去。

……

奉贤楼。

李元霸带着李三多还有几名神武卫的兵士，笑吟吟地出现在了这里。

除了他们之外，李三多的手上还抓着一个年轻人，一袭黑衣，身材纤瘦，面白如霜，眉清目秀，若不是那凸起的喉结，恐怕别人都会把他当成一名女子。

“是这吗？”李元霸抬头看着挂着打烊牌子的奉贤楼，轻声问道。

那年轻人并不回话，李三多就抓着那年轻人一阵猛晃。

“咳咳……是！”年轻人被晃得五脏六腑都要移位了，连忙应声说是。

“好！来人，去叫门！”李元霸点点头，吩咐神武卫的兵士上前去叫门。

“咚咚咚……”

奉贤楼的大门打开，一个看起来颇为圆滑的青年人从门缝中钻了出来。

“哎呦，几位？小店已经打烊了，而且小店只提供膳食不提供住宿，再加上已经快到了宵禁时间。几位还是另投他处吧！”

青年那眼珠子咕噜噜地盯着李元霸等人看了半天，说道。

“哦？是吗？”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了那圆滑青年一眼，道：“破门，咱们进去！”

“诺！”

先前敲门的那名神武卫兵士应了一声，二话不说，就暴力地推开了酒楼的大门。

“唉，我说……你们怎么这么不讲理啊？”圆滑青年顿时气急，努力地想要将李元霸他们给挡出去。

“给我闪一边去吧！”李三多不耐烦地伸手一推，将那青年给推了个大马趴。

“来人，来人！曾老大。有人来闯店了！”青年大声惨嚎了起来。

“哗啦啦……”

随着青年声音落地，突然从酒楼的四面八方钻出来了十几个虎背熊腰的汉子，为首一个身高足有九尺，满脸的虬髯，站在那里就如同一座铁塔一般。

“哪个？哪个家伙赶来闯我曾老大罩着的店面？”九尺高的汉子怒目圆灯，手中吃着一把老长的柴刀，看起来倒是颇有些气势。

从地上匆匆爬起来的圆滑青年，满脸狐假虎威地说道：“曾老大，就是他们。就这些家伙来咱们店里捣乱的！”

李元霸看着这架势，道：“哦？倒是还有些个实力……不过都是些跳梁小丑罢了！”

“嗯？口出狂言！兄弟们，给我干死他们！”

曾老大哪里是那么好相与的，听到李元霸的话后。顿时就怒了，交了自己的手下们一生，操着手中的柴刀就奔着李元霸他们冲了过去。

“哼，找死！”

李三多冷哼了一声。随手把手中的那个纤瘦年轻人交给了手下，他自己则像是下山的猛虎一般冲进了对方的人群中。

“哎呀！”

“我草！”

“啊！”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李三多只是简单地几个穿梭。包括那个曾老大在内的所有人就全都歪七扭八地倒在了地上，不停地惨叫哀嚎了起来。

“啪啪！”

拍了拍手掌，李三多对李元霸道：“王爷，麻烦都解决了！”

“嗯，不错！”李元霸满意地点点头，道：“出来吧，本王知道你在上面看着呢！”

“哒哒哒……”

随着李元霸话音落地，周能那挺拔的身形出现在楼梯口。

“不愧是武王殿下！”走下楼来的周能，满脸的无奈之色，他没想到事情竟然这么快就败露了。

“这小伙子是你的人吧？”李元霸指着被神武卫兵士们抓在手中的限售年轻人，道：“这小子不错，是把硬骨头！”

“王爷说笑了，还不是把我们的关系暴露出来了？”周能道。

李元霸不置可否地耸耸肩，道：“不请本王坐坐吗？”

这么一会的功夫，周能已经走下了楼，他亲自清理出来一张锦桌，道：“王爷，请坐！”

李元霸老实不客气地一屁股坐了下来，道：“你应该知道本王是来做什么的吧？”

周能沏了一杯清茶，道：“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扎西大人已经被抓了吧？”

李元霸点点头，道：“不得不说，你这个顶头上司脑袋瓜子真是很不灵光。明知大理寺诏狱是本王的地盘，竟然还敢动本王的人，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谁能想到你为了诏狱中的区区一个狱卒，都搞出如此大的动静？”

想到这里，周能苦笑了一声，道：“怨只怨国王陛下为什么选了这么一个白痴出使大唐！”(未完待续.....)

第四百一十三章邪.恶的武王

“哈哈，对！”李元霸哈哈大笑了起来，“怨只能怨你们的国王陛下，为什么选了这么一个白痴来出使大唐！”

周能苦笑了起来，就在他还想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身上犹自带着血迹的赵三炮，却是从酒楼之外快步而来，低声在李元霸耳畔耳语了几句。

李元霸微微颌首，复又喝了一口茶，对周能说道：“周掌柜，你这茶倒是不错，没想到当初本王找遍整个长安城都未曾找到的大叶茶，竟然在你这里随处可见。”

他说得有些漫不经心，随即亲自倒了一杯茶递给了赵三炮，道：“三炮，喝杯茶润润嗓子！就是一帮子不服教化的天竺贼子罢了，死干净了也就清静了！”

赵三炮明白李元霸这是在威慑周能，自然是很识趣地接过了茶杯，一口饮尽。

挥手示意赵三炮退下，周能周掌柜的脸色似乎变得难看了起来，他明显从李元霸的只言片语中听出了什么。

不过，李元霸懒得去和他说那些东西，而是说道：“好了，这下蝇虫清除干净了，世界也变得清静了。周掌柜，不知道当年你是如何来到长安城的，又在这长安城中待了多久？”

周能现在感觉自己在李元霸面前完全就是暴露的，一丝一毫的衣服都欠缺。

咬了咬牙，他说道：“王爷可否答应小的一个条件？”

“放肆，我家王爷问你话，你还讨价还价的，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李元霸还没有说话，倒是李三多从一侧窜了出来，瞪着俩大眼珠子呵斥着周能。

周能没有搭理李三多，而是直直地看着李元霸，那眼眸中似乎透着一股子决绝之意，仿佛在说：“你如果不答应，就算是打死我也不说。”

“说说看！”李元霸沉默了半晌。说道。

周能的眼中闪过一丝希冀之色，他急急地说道：“王爷，我请求您派人前

往天竺国，将小的在天波城中的母亲妻儿接到大唐来！若是您答应下来。小的愿意把小的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你不是天竺人？”李元霸突然满脸差异地问道。

周能的脸上出现了一丝苦涩，道：“说起来我算是天竺人吧？我的父亲是天竺国的贵族，而我的母亲却是唐人！当年，就是因为我这该死的容貌，才让那天竺国王挑选出来。前来大唐经营这一切……”

“哦！”

李元霸算是明白了，正常情况下，这混血儿会继承父母两方外貌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后世那些混血儿们看起来都特帅、特漂亮的原因。

而这周能却是一个意外，偏偏像母亲多过像父亲，像他这种特例，再加上身份的原因，自然就被选为了天竺国的卧底。

所以，这周能彻底悲剧了！

“却是一个可怜人！”李元霸看着周能，心中暗叹了一口气。“好吧，本王答应你便是了！”

“谢王爷！”

压抑了这么多年，周能心底的情绪在这一刻爆发了，他沉寂了许久，似乎是在酝酿亦是在组织语言，足足过了有半柱香的时间，周能开口了：

“王爷，当年小的是随天竺国摄政王波隆多前来大唐的！当年，天竺国老国王病重身亡，几位王子为争夺王位。动用了各自所属的大军，而现任国王波旁则联合摄政王波隆多，杀死了所有的有能力登位的王子。”

“也就在当时的两位王子为此事庆功的时候，波旁却突下杀手。命大军围了摄政王府，除了摄政王夫妻俩以及小王子波西之外，摄政王府上下被屠戮一空！”

“摄政王波隆多拼尽了所有的力量，才带着妻儿逃出天竺国，而我作为波旁国王的人，却被悄无声息地插入了波隆多摄政王的队伍。与他们一起来到了大唐！”

“你是说，你是波旁的人？那波旁为何明知波隆多会逃往大唐，还要将他给放出来金额？”

听到这里，李元霸也大概捋明白了一些，可是这波旁的举动很可疑啊，

为什么非要放虎归山呢？

周能瞄了大厅中的众人一眼，那意思很明显，接下来的信息很重要，最好还是不要有这么多人在场得好。

“你们几个，把地上的这些家伙全都丢出去，之后送大理寺中关押！”李元霸扫了扫大厅，命神武卫兵士们将曾老大他们全都丢出酒楼去。

“走吧，算你们倒霉碰到了我们！”李三多咧嘴笑了起来，随手抓起两个汉子的大脚，拖着出了酒楼。

不一会的功夫，酒楼中就只剩下了赵三炮以及两名神武卫兵士。

“说吧！”李元霸示意周能继续说。

周能的喉结上下耸动了一下，看得出来似乎是有些紧张：“十三年前，摄政王波隆多曾经两度前来大唐，据说是带着大量的扈从和车队，波旁怀疑波隆多在大唐藏匿了宝藏，是以这才故意放虎归山！”

“藏匿了宝藏？”李元霸眸中精光一闪，道：“这是真地吗？”

周能摇摇头，道：“我也不知道真假，不过这么多年了，确实是查出了一些蛛丝马迹。而且根据那些曾经的摄政王扈从交代，波隆多的儿子，也就是小王子波西，极有可能知道这个秘密。”

说到这里，周能再一次苦笑了起来：“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原以为波西躲到了什么犄角旮旯里，没想到却是在我眼皮子底下生活了这么多年。若不是前段时间王爷抓拿逆贼，怕是就算找一辈子也找不到他！”

“哦！原来这家伙还背着这么一个大秘密，倒是有些出乎本王的预料了！”

听到这则消息，李元霸下意识地摸了摸下巴，看来这样子又有一大笔宝藏要进账了。

至于周能骗他？开什么玩笑！

别忘了，周能还指望李元霸把他的母亲还有妻儿从天竺国接到大唐来呢，怎么可能会骗他？

“好了，该知道的本王也知道了，那本王就先告辞了！”李元霸拍了拍衣服上的褶皱，抬起屁股就要走人。

已经做好被抓的准备的周能，傻呆呆地看着李元霸往酒楼外走，当他快要走到门口的时候，方才如梦初醒地说道：“你……你不抓我进诏狱？”

“为什么要抓你？”李元霸失声笑道：“你的本心并不坏，之后的事情相信你也知道怎么做！不要让本王失望哦！哈哈哈……”

李元霸一边笑着，一边大踏步走出了酒楼。

……

两仪殿密室之中。

“啪！”

“唐忠，给我查，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当年那狗屁波隆多留下的扈从，全都给朕查出来！”李世民狠狠地将一只烧制地极其精致的花瓶摔在了地上，满腔的怒火，只恨不得将整个大点都掀翻了。

“陛下请息怒，奴会尽全力搜索的！”全身黑衣的唐忠恭敬地说道，“另外，燕王殿下那里……”

“那个不成器的东西！”李世民重重地拍了下龙案，道：“且让天机卫加强监控，若是这小子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来，随时报与朕！”

“诺！”唐忠恭敬地应了一声，退出了密室。

李元霸收拾了一下那些破碎的瓷片，道：“皇兄，你亦不必忧心，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波隆多的扈从没准还活着没活着，他们成不了什么气候。至于祐儿，他还年幼，说不定只是为了坑那周能几个银钱花花，你又何必认真呢？”

“哼！豢养死士，宁愿将消息卖与那番邦间谍做人情，也不肯把消息交给你，你竟然还替他说话？”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李元霸一眼，说道。

李元霸耸耸肩，道：“皇兄，我与祐儿的关系并不如承乾他们那般亲密，或许他还以为我能够将幕后黑手给揪出来呢？”

“你呀……”李世民无奈地摇了摇头，道：“好了，此事不再提了！对了，忘了告诉你了。今晨的时候，有鸿胪寺卿送来了折子，说吐蕃国主松赞干布想要与我大唐和谈，你怎么看？”

李元霸走到了一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道：“能怎么看？三个字，不同意！”

“为何？”李世民疑惑道。

李元霸很是不忿地说道：“那吐蕃松赞干布先是挑衅大唐，学那薛延陀，想娶我大唐公主为妻；其后更是派遣大军，联合薛延陀，意图夺我大唐江山！哦，现在知道打不过我们大唐了才想到要来和谈？凭什么？他们又有什么资格？”

李世民楞了一下，心说：“是啊，他们有什么资格说和谈？又凭什么和谈？”

看到李世民的表情，李元霸一下子就给乐了，他继续开启忽悠模式：

“皇兄，你想啊，那吐蕃虽说距离我大唐较远，可也算得上是水草丰盛，农牧业繁荣。如果那里与薛延陀一样，都成为我大唐的领地，那么，那里的牛羊还有农作物就全都是我们大唐的了。”

李元霸近乎眉飞色舞地说道：“与其和谈，还不如直接奴役那些吐蕃人，让他们给我们大唐卖汗卖力卖血卖肉，这样的话，源源不断的物资供给着大唐，我大唐边疆的百姓们的生活也都能够富足起来了！”

(本书采集来源网站清晰、无弹窗、更新速度快)

第四百一十四章两兄弟都不是什么好鸟

“这……奴役！怕是朝中的诸位大臣们是不会同意的！”

李世民终究是有所顾虑，毕竟他李世民虽说身为一国之君，富有天下，可是也要顾虑到大臣们的意见不是？

再加上他老李同志一向打的就是仁德、慈悲的名号，若是无缘无故地对吐蕃剩余的族人们大肆屠戮的话，怕是他那良好的口碑在一瞬间就会变得和臭大街的老鼠一样，臭不可闻。

想想那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嬴政，坑杀数十万大军的杀神白起……这俩货虽说有无数的英名，可终究是过大于错，臭名声不可闻，李世民可不想变得和他们一样，至少也要名传千古，流芳百世。

“他们不同意？怎么着，难不成还得顺着这些个大臣们，去帮助这些番邦异族们不成？那番邦之徒可全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可不会因为这点小恩小惠地就对我大唐感恩戴德！”

李元霸不屑地冷笑了一声，继续说道：“皇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农夫与蛇的故事？”

“农夫与蛇？那是什么？”李世民的眉头微皱。

李元霸说道：“这农夫与蛇啊，说得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一名外出回家的农夫在路边发现了一条蛇，以为它冻僵了，于是就把它放在怀里。蛇感受到温暖，受到了惊吓，等到完全苏醒了，便本能地咬了农夫一口，最后杀了农夫。农夫临死之前后悔地说：‘我想要做善事，却由于见识浅薄而害了自己的性命，因此遭到了这种报应啊。’”

说到这里，李元霸对李世民说道：“皇兄。我们大唐便是这农夫，而这些番邦异族，例如吐蕃、拔野骨、西突厥所属之类的，便是这冬眠的蛇。若是我大唐不一杆子把这蛇给打死了，那么将来必受其乱！”

李世民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没有再说话。

过了也不知道多长时间，就在李元霸快要睡着的时候，李世民终于反映了过来，他目光灼灼地盯着李元霸，道：

“元霸，除了屠戮一途之外。你可否将这奴役之说倾诉个明白？”

被自家兄长这么虎视眈眈地看着，李元霸也不好意思继续装睡了，其实

他也早就想到了这便宜哥哥肯定不会同意屠戮吐蕃的建议，血屠了一个薛延陀就已经是极限了，想要再屠掉一个吐蕃。无异于痴人说梦。

所以，李元霸睁开眼睛，索性便说道：

“也不是没有，不过这个远比屠戮要来得慢得多，那便是奴化！”

“奴化，不就是奴隶吗？有何区别？”李世民此刻就好像是好奇宝宝一样，邪意的面容上满带着疑惑。

“区别大了！”李元霸摇摇头，道：“皇兄。以往我们处理那些投降的或者俘虏的番邦奴隶，不是杀掉、卖掉就是丢到那些苦寒之地去开垦土地，或者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

见李世民微微颌首。李元霸继续说道：“臣弟所说的奴化，当然也有这些内容，不过却比这些内容多了一项，那就是每日不断地给他们灌输忠于我大唐的念头，让他们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都成为我大唐的奴隶，将这种奴化意识深刻地烙印在他们的脑袋里。永远都升不起反抗我大唐的念头来，这样我们才能够继续用他们。”

李世民听着李元霸的讲述。就像是老僧坐禅，垂目闭口。也不说话，总是在等着李元霸开口。

“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元霸你这计策虽说很是精妙，可是这上嘴皮子碰下嘴皮子，这说起来轻巧，可是真正实施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啊。”李世民沉寂了半晌，叹了口气，说道。

“这有什么不容易的？”

李元霸很费解啊，前世的时候，为毛有那么多传销组织，不都是靠地这一手坑人的把式吗？而且那时候，每一个入了传销组织的人，都不认为自己被坑了，还在做着升官发财，赢取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的美梦！

这叫啥？这就叫做手段！

李元霸摆摆手，道：“皇兄，你想啊，那些番邦蛮夷之徒一向都是纵马射箭呈凶，若是将他们世代熟悉的纵马射箭彻底取缔，这些武大三粗的家伙们，还能够对我大唐造成威胁吗？”

李世民的眼睛亮了起来，对啊，他怎么就忘了这一茬，如果不让那些熟悉了马背游猎的番邦人碰马匹、弯刀、弓箭……他们还有什么威胁性？

李元霸趁热打铁，道：“皇兄，将他们驱赶到南诏去！这些大量不服我大

唐教化的胡人，只要出动我大唐少许的精锐将他们驱往南夷之地，开垦田地，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没有了战马与弯弓，简直就成了那没有爪子的病猫！这样，既发展了南诏，又解决了番邦之患，岂不是两全其美之事？”

听了李元霸的解释，李世民的眼睛更亮了，到后来的时候更是直接冒出了绿光，脸上都充血了：

“嘿嘿嘿……南诏！那南诏本就是大唐的一处毒瘤之地，而且多山瘴之气，那里的百姓亦多是流民，民风极其彪悍！若是这班吐蕃之徒想要和谈，便将这些番邦之徒去为我大唐开发南诏，确实是美事，美事啊！”

“皇兄，看来你心中却是做出决定了！”

李元霸笑了起来，只是笑得有些邪恶。

“好，明日朝议，便将此事定下来！”李世民兴奋地就像是得到玩具的孩子一样，那高兴的神情溢于言表。

……

翌日，走向太极大殿的那一片广阔的场地。

一名名大臣们好像还没有睡醒一样，半闭着眼睛，身子摇摇晃晃的，好似来一阵风就要将他们给刮倒一样。

也难为这些文武大臣们了，每到朝会的日子，他们就得早早地爬起来，甚至晚上都不敢贪睡，生怕朝会赶晚了。

而且这最近的一个月也不晓得是怎么了，原本一月三到五次的大朝会，这个月份恨不得开了七次大朝会了，真是要人命啊。

第四百一十五章变天

“我说程老妖，你昨天作甚子去了？这顶着俩黑眼圈的？你睡眠质量不是挺好的吗？”

尉迟敬德看到前面的程咬金低着个脑袋一路前行，上前几步之后，无比惊异地说道。△℃，

“你特娘地哪只眼睛看到俺睡眠质量好了？”

程咬金还真是顶着俩黑黑的眼袋，怒气冲冲地看着尉迟敬德。

其实也怪这货爱瞎琢磨事情，昨日赵三炮火烧天竺使节团的消息，这货愣是琢磨了一宿没睡，这眼睛上自然就带上了黑眼圈。

“我说程老妖，你哪来的这么大脾气？我招你了？”尉迟敬德的脾气也不咋地，这就要撸起袖子来一个全武行。

“行了，你们俩给我消停点！”

这个时候李绩横插一脚，出现在两人正中间，“每次朝会只要你们俩碰到一起，准没好事！就不能老实点？”

“呼！看在懋功的面子上，我懒得再跟你这夯货计较！”尉迟敬德表现出了足够的大气，他邪瞥了程咬金一眼，对李绩说道：“懋功，此番入宫朝会又有什么说道？”

李绩摇摇头道：“陛下的心思，我们哪里能够猜出来？不过据我想来，应该与昨日夜间的全城大搜捕有关吧！”

“昨日的大搜捕，我已有所耳闻，听说是武王殿下为了搜救什么人才出动了全城的兵士们进行搜索。”尉迟敬德眉头微微皱起，说道。

“嘿嘿，尉迟老黑，你管俺叫声程大爷，俺告诉你昨日武王殿下为何要大搜全城！”

程咬金那个得意劲儿哟，恨不得整个天下都知道一样。

“你？老子宁愿不知道，也不要你个老妖告诉老子！”

尉迟敬德最看不惯程咬金那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所以很有骨气地吐了他一口的口水。

“知节。别闹了，你快说说是怎么回事？”

李绩可不是尉迟敬德，尽管程咬金并不像松口，可也是没有办法了：

“是这样的……”

程咬金把昨日赵三炮与他说的东西全都复述了一通，期间自然是难免加点自己的见解。

“原来是这样！”

听完了程咬金的讲述，李绩面色沉重地说道：“这天竺人还真是狼子野心啊！竟然妄图通过拷问大理寺诏狱的狱卒来进入诏狱，劫走他们所谓的王子！哼，好，好得很啊！”

“看来这次又有得搞了！”尉迟敬德也很是感慨地说道。

……

太极大殿。

李世民大马金刀地坐在龙椅之上，看着下面大唐的肱骨之臣。面上很阴沉地说道：

“诸位卿家，昨日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而这件事情亦是朕所不曾想到的……想必诸位爱卿已经知道了全城搜捕贼人之事？”

“略有耳闻！”

长孙无忌等人相互对视了一眼，齐声说道。

“昨日酉时，大理寺诏狱狱卒赵漳河被贼人绑走，朕命武王李元霸动用城中所有的兵士搜捕全城，终于在安乐坊抓到了贼人！”

砰！

李元霸面色阴鸷地重重一拳轰在了龙案之上，咆哮道：“朕没想到，朕万万没想到！这贼人竟然是天竺国使节团！”

哗！

一石激起千层浪。

殿中一众文武朝臣。除却已经知晓事情大致经过的李元霸、李绩以及尉迟敬德、程咬金之外，尽皆哗然。

“什么？”

“竟然是他们？亏我还以为他们这次是真心实意来我大唐入贡的，没想到却是包藏祸心！”

“该死的，那扎西看起来胖乎乎。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没成想却是如此龌龊！”

一群上了年纪的文武大臣们，跳着脚大骂了起来。

殿中的大部分朝臣都是原秦王府的老人，他们明白跟着自家主子打天下是有多么艰难。所以他们仇视任何敢于分裂大唐，敢于对大唐递爪子的人。

李元霸可比这帮子狂热的朝臣们要冷静地多了，他抬头看着坐在龙椅上的李元霸。那满脸悲愤混杂着怒火的表情，不由地暗暗地感到好笑。

李元霸可是清楚李世民此刻的表情那全都是靠演出来的，就这演技，就算丢到李元霸前世的世界中去，拿个华表奖，那都不是事。

“好了！”

看着群情激愤地文武大臣们，李世民很满意这个结果，他面色沉重地敲了敲龙案，道：

“眼下那扎西以及波西蒙已经全都被拿进了大理寺诏狱。现在，朕想要问问诸位爱卿，要如何面对天竺国！”

“打！打他娘地！”

程咬金第一个蹦了出来，这家伙一向都是这么无法无天，在这太极大殿中也是没有规矩。

“打？哼，且不说那天竺国距我大唐十数万里，纵然是将它整个打下来了又如何？”

长孙无忌冷笑了一声，走出了朝列队伍，对李世民拱手道；

“陛下，微臣以为这天竺国既然敢这么明目张胆地行事，一定是有所倚仗，是以还是小心注意这天竺国动向为妙！”

“切，能有什么倚仗？”程咬金不屑地看了长孙无忌一眼，道：“俺说，长孙大人啊，不就是打仗吗？你怕了就直说，你是文官，没人会笑话你的！”

“程知节，本官这是就事论事，没时间与你在这里闲扯！”

长孙无忌瞄了程咬金一眼，道：“这天竺人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也要进入大理寺诏狱，摆明了是告诉我们，这诏狱之中有他们需要的东西！或许这东西，便是天竺人的倚仗！”

说到这里，他扭头看着老神在在的李元霸道：“王爷，这天竺国随时会派遣间谍再潜入我大唐，本官以为王爷还是趁着他们没来大唐之前，问出他们的秘密为好！”

“长孙大人，我诏狱之中的事情就不由你来费心了！”

李元霸睁开眼看了长孙无忌一眼，道：“眼下讨论的是如何面对天竺国，而不是诏狱之事，还请你分清楚主次！”

“王爷何必如此分辨，本官不过是就事论事！”对于李元霸的态度，长孙无忌并不以为意，“总之，本官还是主张查出天竺人的倚仗之物，小心提防！”

“房卿，你怎么看？”对于众人的态度，李世民并没有发表意见，而是看向了房玄龄道。

房玄龄摸了摸颌下的短须，道：“陛下，臣以为，这天竺国据我大唐十数万里，若是行军攻打至天竺国的话，一路上必定是劳民伤财，未免有些得不偿失！”

“你的意思是不打，此事就此作罢？”李世民追问道。

房玄龄摇摇头，道：“不打是一方面，至于就此作罢却是绝无可能！”

“房相，你这话整得我们好生糊涂，不打不就是就此作罢了吗？”

牛进达马上开始质疑起来。

“我明白房相的意思了！”就在此时，李元霸突然说道：

“就目前交通部不顺畅的情况下，自然是不便与天竺国交战。但是我们大可以派出细作秘密前往天竺国，不论是刺探天竺国的情报，还是让他们刺杀天竺国的贵族，都算是我大唐对天竺国的报复！如此，也算是解了我等心头

的恨意！”

“不可，我大唐素来以天朝上国，礼仪之邦名传四海，若是派出细作行此下作之事，一旦传扬出去，那些番邦如何看我大唐，如何看我唐人？”

对于李元霸的意见，马上就有不敢苟同的人跳了出来，至于这人嘛，自然就是我们那铮铮铁骨的魏征，魏黑子。

“就是，我大唐乃是堂堂的礼仪之邦，万邦来朝！要做就堂堂正正地与番邦战上一场，为何要用那阴谋诡计？”

“我等自幼便受孔孟教化，此等刺杀、探秘等行径，实为可耻！”

有了魏黑子带头，这群大唐言官们终于又一次活跃了起来，他们终于抓住机会抨击王公大臣了，而且还乐此不疲。

“谁知道是我大唐做的？”

就在他们一个个群情激愤地，想要挑刺的时候，李元霸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这帮子言官谏臣，嘴角的笑容更加邪意：

“谁知道是我大唐做下的这一切？这世上可不只我唐人生得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只要我大唐不承认，纵然是那些番邦们怀疑又如何？谁知道是我大唐做的？”

谁知道是我大唐做的？

这句话像是在自我询问，又像是在问别人！

是啊，只要我不说，谁知道是我做的？

多简单的借口！

暴力、直接！

“臣以为武王殿下此计甚妙！”

一直不曾说话的杜如晦也站出来表明了态度：

“两国交战，无所谓阴谋不阴谋的！反正我大唐距离天竺国甚远，这细作之事若是做得足够周密、隐晦，亦可以让天竺国内大乱！到时候，自然有我

们大唐的好处！”

“再有就是，那天竺国内部势力驳杂，尸罗逸多能够坐稳皇位已是勉强，若是他敢轻易发兵的话，我敢打赌，天竺国内部定大乱。所以尸罗逸多不敢出兵，也不能出兵！”

李元霸眼睛中出现了笑意，“这细作渗透之法，对于此事却是再适用不过了！”

“好！”

李世民当场拍板，道：“此事便全权交予武王负责，自明日起集全国之力，挑选合适之人前往天竺国执行此计划，计划名为‘变天’！”(未完待续.....)

第四百一十六章我有两策可灭吐蕃

哎呦！

不得不说，这李世民倒是挺洋气的，还知道给这个新计划起个名字。

↻ ↗ ,

虽说这个名字很土，但是众臣却不敢扰了李世民的兴致，只得脸露崇敬地高呼“陛下圣明”！

见到众臣的表现，李世民很满意地点点头，道：“如此，便这般定下了！呵呵……诸位爱卿有何事要奏啊？”

一边这样说着，李世民对着下方的鸿胪寺卿白文轩暗暗使了个眼色。

“陛下，微臣有事要奏！”

早就已经和李世民通过气的白文轩，立马站了出来，向李世民拱了拱手。

李世民微笑着对白文轩点点头，道：“白爱卿，你有何事啊？”

白文轩从宽大的朝服袖口中抽出了一张褐黄色的奏章，道：“陛下，吐蕃来使百余人，代表吐蕃国主松赞干布前来我长安城和谈！”

“和谈？他们还有脸来和谈？”白文轩话音方落，程咬就金咬牙切齿地站了出来说道：

“那吐蕃大伦禄东赞，先是勾结五姓七望，趁着武王殿下大婚之日竟然意图谋刺陛下；其后我大唐各路大军讨伐薛延陀，那松赞干布又派出十数万大军趁火打劫……若非是武王殿下的话，怕是我大唐的二十万好儿郎便会将命丢在番邦之地！如此可恶的吐蕃，竟然还有脸来和谈，真是他娘的不脸啊！”

“知节方才所言甚是！”

曾经带领一只左骁卫大军深入吐蕃之地一番杀伐的牛进达也站了出来，道：

“那吐蕃之地牧草肥沃，民风极其彪悍，那些蕃贼更是视我大唐百姓的性命如同草芥、蝼蚁一般。若是与这样的番邦和谈，让其赢得发展的时间，无异于养虎为患。未将以为，当回绝了吐蕃的和谈之意，将他们彻底给灭了！”

“对啊。陛下！与其养着他们将来为祸我大唐，不如就此借着这个机会让那吐蕃变成与薛延陀一样的地方，这样还能扩张我大唐的疆域，一举两得！”

尉迟敬德也紧跟在牛进达之后，发表着自己的意见。

这帮发表自己意见的家伙，可都是朝中的暴力分子，就算你不想打仗也得挑拨你搞一仗。

指望他们能够同意与吐蕃和谈，那绝对是痴人说梦。

“微臣亦同意三位将军的意见！”

平日里一向与程咬金等人唱反调的长孙无忌，这一次竟然一反常态地没有持反对意见，而是力挺程咬金等人。

“无忌。难得你与知节等人的意见相同！”李世民笑了起来，道：“不过你们的这个意见也太极端了，房卿、杜卿，你们怎么看？”

房玄龄和杜如晦相互对视了一眼，似乎像是商量好的一样，竟然同时摇了摇头。

李世民微微怔了一下，道：“这可不像是你们俩的风格啊？”

房玄龄抚须轻笑道：“陛下，非是我等不愿发表意见，而是我等以为方才几位大人的话都是正确的。这养虎为患的事情。我大唐不能做，与其让他们抱着与我大唐和谈的心思，不如借势攻之！”

“不错！”

杜如晦亦是点头说道：“先前牛将军深入吐蕃腹地，在吐蕃腹地之中冲杀一番。更是将吐蕃的贵族阶层一网打尽，到最后甚至逼着松赞干布逃离了属地。现在他又打着和谈的主意来我大唐，将之前逃离属地之辱抛之脑后，如此行为。不是脑子被驴给踢了，就是雄才大略，善于隐忍的英主！”

“对。以微臣对那松赞干布的了解，十四岁便继承汗位，之后更是将松散的吐蕃彻底统一，接下来两年的时间大力发展畜牧业，积极与周遭的番邦建立联系，此等行径，分明是一名雄主。若是任由吐蕃做大的话，怕是真地在养虎为患！”

李绩这个老阴人，大唐朝建立之前便跟随在李世民身边征战四方，尽是出些阴损的主意，不过能够成为国公，并且在大唐军中稳稳地占有一席之地，自然是有一定的远见。

“打，而且还是得狠狠地打！”

军神李靖永远是最清醒的一个，此刻直接开始总结了。

“元霸，说说你的意见！”

李世民对于一众朝臣们的话，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最后还是看向了李元霸，甚至还趁人不注意对他眨了眨眼睛。

李元霸无奈地翻了个白眼，心说：“这个坑弟货啊，这早就商量好的事情还这么磨磨唧唧得的，真是……唉……”

“皇兄，我有两策可永绝后患！”

李元霸有气无力地说道：“一策与知节等人的意见相同，便是大军开拔，再次发兵吐蕃，将松赞干布连同吐蕃给彻底灭了；二策便是同意和谈，但是却必须让他们付出大量的牛羊金钱财帛！”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嘿嘿阴笑了起来，道：“当然了，不可能就这么简简单单地放过他们，除了那些牛羊金钱财帛之外，吐蕃还必须将疆土让出来，由我大唐封其疆土于南诏以及其他苦寒之地，分而化之，加而奴之！并且派遣我大唐精锐兵将亲自看管，故长此以往之下，那吐蕃已不足为患！”

大殿之内，所有文武百官的眼睛都亮了，是啊，怎么就忘了这茬了！

想和谈？可以啊，怎么着也得付出一定的代价吧，没办法，谁叫你想活命呢？

“诸位爱卿，对于武王的两策你们如何看啊？”

终于让这个家伙把话说出来了，李世民松了一口气，他还真怕李元霸中途撂挑子不干了。

“这第一策就不提了，尽管吐蕃势不如从前，但是一旦动用大军，明显地劳民伤财。这第二策吗，倒是有可行性，只是这吐蕃的松赞干布雄才伟略，我们能够想到的他自然也能够想到。退一步讲，就算他们同意了我们的条件，可是这单是派遣精兵看管一项就难以完成啊！”

房玄龄摇了摇头，他的话直至问题的本质。

“房相此言差矣！”

李元霸慢悠悠地说道：“这条件松赞干布必须答应，因为不和谈他将面临

的便是灭亡，而且还是彻彻底底地被灭族！至于这派遣精兵看管就更好说了，完全可以借助各州道郡县的府兵还有衙役！至于看管不住的问题，根本就不在考虑之内，只要出现不服从管教的番人就直接武力镇压，杀鸡儆猴，并且采取连坐手段，一个不服就直接砍头，并且将他的族人尽数杀掉。”

说到这里，李元霸冷笑了起来，声音中透着一股子难以言语的森寒与杀机：

“本王倒是希望日后他们多出现几个不服从我大唐管教的，这样的话，我大唐不必费一兵一卒就能够把吐蕃给慢慢地全灭了，虽然时间略长了一些，可也算达到了目的。呵呵……”

呵呵……

这笑声，在李元霸自己听来是充满了和善，可是在一众文武大臣们听来，却感觉到浑身发冷，整个身子都无意识地抖了几下。

所有人看向李元霸的眸光都充满了掩饰不住的惊悚，这家伙实在是太阴险了，这简直就是杀人于无形之中。

果然是不能得罪这位武王殿下，因为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冲动的个性了，光凭这两策，完全可以碾压中人的智商。

“朕看元霸这第二策就很不错嘛！”李世民也跟着呵呵笑了起来，“白卿，就依着元霸的计策，待会朕会让刘三水拟旨，你去安排一下与吐蕃的和谈事宜吧！”

“微臣遵旨！”白文轩恭敬地应了一声退回了朝列。

……

长安城，白文轩安排给吐蕃和谈队伍的驿馆之内。

“这次也不晓得大唐方面能否同意和谈！”

新任吐蕃大伦达苏格，是一个看起来大概六十多岁的老人，头发花白，粗眉鹰鼻，两颗眼珠子有些泛黄。

“大伦，您多虑了！”

坐在达苏格对面的是一个看起来三十七八岁的中年人，他唇边蓄着两撇浓密的胡子，外貌是明显胡人的模样：

“若是两方继续交战的话，不仅劳民伤财，更是不符合那大唐皇帝的仁德之性！这次和谈，十有八九能成！”

达苏格看了这中年人一眼，笑道：“马格买司，这次倒是难为你了，刚刚当上内相就被国主派来了大唐！”

“大伦这话却是客气了，身为吐蕃臣子，能够为国主尽一份力，是我们这些臣子的本分！”

名叫马格买司的中年人脸上立马露出了严肃的神色，他继续说道：“再者，我的父母亲族全都被绑来了长安，哪怕是有着一丝的希望，我亦会迎回亲族！”

达苏格拍了拍马格买司的肩膀，刚要说些什么，却有身着吐蕃奴袍的小厮匆匆跑了进来，禀报道：

“大人，驿馆外来了一名唐人，自称是鸿胪寺少卿江枫，前来传达大唐皇帝的旨意！”

“看来是有结果了！”

达苏格与马格买司相视了一眼，站起身来，那张红润的老脸上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看得出来，其实这老家伙的心里也是很忐忑，如果大唐方面不同意和谈的话，那说不好他们这班人就得把命留在长安城了。（未完待续.....）

第四百一十七章去和谈

驿馆大厅之中，一名身着暗红色官袍，头戴官帽的青年人，很是沉稳地坐在木椅之上，慢悠悠地喝着浓茶。

在他的旁边还放着一只木质托盘，托盘用明黄色的布帛掩盖着，像这种颜色明显是皇族之物，看来这布帛下面掩盖的东西，八成是与皇家有关了。

“哎呀，真是有失远迎了！”

便在此刻，达苏格脸上满带着笑容，从驿馆二楼迎了下来。

其实这达苏格心中也是很憋屈的，若是放在以前的话，这堂堂的一国大伦，放在大唐的话那可就是丞相了。

就算是你大唐朝不派出国公来亲自迎接，那么也不应该叫个才区区四品的大理寺少卿来接待他啊？这不是瞧不起人吗？

可是现在形势比人强，吐蕃被大唐给打的毫无还手之力，就连国主都弃国土而去，待唐兵走之后才又敢匆匆回到家乡，苟延残喘。

说多了都是眼泪，达苏格只有将这些伤心事藏起来了！

“您是吐蕃大伦达苏格大人吧？”那身着官袍的青年人站起身来，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看着达苏格说道。

达苏格连忙上前两步，道：“正是，不知这位大人如何称呼啊？”

“大伦大人请了！”身着官袍的青年人向达苏格躬身行了一礼，口中说到：“下官乃是鸿胪寺少卿林枫！”

“林少卿不比如此多里！”达苏格让过林枫的拱手礼，很是亲切地将之扶了起来，道：“林少卿，未知此番前来所为何事啊？”

“奉天承运，圣人诏曰：兹有番邦吐蕃因触怒我大唐，被我大唐兵士彻底打散！然上天有好生之德，圣人自有仁德之心。今吐蕃国主松赞干布遣使者来唐求和，朕心念再不能让百姓受战争之凄苦，故同意吐蕃此番和谈之请求！明日辰时，鸿胪寺‘会缘堂’。朕自会派遣官员与你吐蕃部商议和谈事宜！此诏！”

林枫听到达苏格的话后没有继续再废话，而是直接掀开了那个托盘上的明黄色布帛，在那布帛之下的竟然是圣旨。

直接念完了圣旨，林枫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道：“大伦大人，接旨吧？”

“下国小臣达苏格接旨！”

达苏格很是像模像样地行了一个汉人的拱手礼，接过了这貌似是决定着他们生命的圣旨。

“大伦大人，此番下官只不过是一个传令的人，今日之事已了。那下官就此告辞了！”做完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林枫直接起身告辞。

达苏格赶忙在自己的一个手下的耳边嘱咐了几句，同时对林枫说道：“林少卿请留步！”

“大伦大人还有事？”林枫扭头看着达苏格。

达苏格笑了起来，脸上的笑容都成了花：“大人不辞辛苦地来为圣武皇帝传旨，岂能让大人空手而回？”

就这么一小会的功夫，方才匆匆向着后面跑去那个吐蕃小厮就回来了，只是他的手中却托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木头盒子。

达苏格从手下手中接过了木头盒子，递给了林枫道：“林少卿，这盒子中的东西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且收下来吧！”

“这……为陛下办事。本就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本分，这些东西下官却是不能收的！”林枫立马推脱了起来。

“林少卿就不要再客气了，这点东西都是我们吐蕃国的特产，也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东西，林少卿尽管收下就是了！”

达苏格可是人老成精的家伙，他自然看出来林枫是真心实意地在拒绝，可往往是这样的人，才最受他们的主子重视，所以达苏格是拼了命地要将这只小木头盒给送出去。

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林枫索性便将这小木头盒子给收了起来。在他想来，这盒子只不过拳头大小，能装多少东西？就算是金银也不过十多两顶天了。

只是这么点银子，无所谓了！

“如此。却是谢过大伦大人！”林枫无奈地接过了东西，再次拱手之后，

策马而去。

.....

回到了鸿胪寺中，林枫随手便把那只小木盒子放在了自己的案桌上。

就在这个时候，突有兵士禀报说武王殿下驾临鸿胪寺，林枫便命兵士头前带路。引他去见武王。

在鸿胪寺的主殿，李元霸正脸对着墙壁，背负着双手，苏定方和刘仁轨这两大神武卫的战将，分列李元霸两侧。

而鸿胪寺卿白文轩，则领着寺中的另外一个少卿陆诚武，还有寺中的一些五品以上的官员，恭敬地站立在李元霸身前。

没办法，人家上头来的领导都不坐，他们这些小喽啰门坐个屁啊？

“鸿胪寺少卿林枫见过武王殿下！”匆匆而来的林枫恭敬地向李元霸行了一礼。

李元霸扭转过身子，看着林枫微微一笑，道：“林枫，金紫光禄大夫、相州大都督长史、鄆国公张亮的义子！哈哈，还真是虎父无犬子啊！”

尽管那张亮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声不太好，而且还是因为生出不臣之心，才被李世民斩于西市的。可是这张亮终究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其善于行政，行为倜傥有大节，更是能征善战，当可称得上是大唐之战将！

“王爷谬赞了！”林枫轻笑了起来，丝毫没有纨绔子弟的傲气，倒是充满了淡然之意。

看到这林枫的表现，李元霸眼睛一亮，心道：“却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啊！”

“王爷，鸿胪寺上下所属五品以上官员七人皆已到齐，请王爷训话！”鸿胪寺卿白文轩数了数人头，回复李元霸。

李元霸微微颌首，道：“好！既然人都已经到齐了，那本王就说两件事情！”

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诸位想必都已经知道了，先前那天竺国使节团在我大唐行可耻之事，现已被抓进了大理寺诏狱。我希望你们鸿胪寺安排人进驻吐蕃驿馆，若吐蕃国有何异状的话，随时向本王禀报！”

“这一点王爷且放宽心，下官已经向陛下讨了一张调令，晌午的时候就从左武卫军中，挑选出了数百名擅长隐匿气息的精兵悍将，让他们全天十二个时辰都看着那般吐番人。”

白文轩脸上带着郁闷地神色，其实他心里头也有股子邪火没地儿发。

本来嘛，这接待番邦蛮夷的事情就是他们鸿胪寺的责任，这天竺国使节团等于是他们在眼皮子底下犯了这等高案，鸿胪寺中人竟然一个都不知晓，这特么不是在扯淡吗？

这叫啥？失职，而且还是严重的失职！

人家皇帝老子不追究他们的责任也就是了，若是真地追究下来的话，算上白文轩这个正三品的鸿胪寺卿在内，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得被砍了脑袋。

这次说什么也得小心小心再小心，向天竺国使节团的事情，绝对不能够再发生了。

“好，还算你长了点心！”李元霸对于白问选得回答很是满意，他顿了顿，继续说道：

“至于这第二件事嘛！还是与这帮吐番使者有关。明日，陛下将会派遣出一支以本王为首的谈判队伍，前来这鸿胪寺中与吐番使者商议和谈之事。你们务必在明日之前准备出一件足够宽敞、安静的大殿来，可千万不要让吐蕃那帮子乡下土鳖们小看我大唐！听明白了没有？”

“下官必遵王爷之命！”

一众鸿胪寺的官员们，齐齐向李元霸行礼。

.....

翌日。

李元霸今日起的特别早，辰时就在神武卫中的四大金刚，苏定方、刘仁轨、赵三炮、李三多，杀气腾腾，凶神恶煞，恶形各相.....总之就是各种一看起来就很不好惹的手下，前呼后拥地护在中央，纵马朝着鸿胪寺而去。

到了鸿胪寺大门之外，但见那鸿胪寺的大门已经被重新油刷了一遍，两头凶狠无比的硕大石狮子，张牙舞爪地瞪视着从鸿胪寺门前过往的行人，就好像要择人而噬一样。

除此之外，早就有穿戴得整整齐齐的数十名鸿胪寺小官静静地等候在那

里，但见李元霸领着四大金刚还有几个凶神恶煞的手下纵马而来，立马识趣地迎了上去，接过了众人手中的马缰绳，同时大声地朝里面厚道：

“武王殿下驾到！”

“武王殿下驾到！”

那扯着嗓子嘶吼，似乎都快要哑了一般的噪音，听起来极其有气势，一声接着一声，向着鸿胪寺里面传递而去。

李元霸笑了起来，扭头对苏定方两人说道：“这白文轩倒是一个极会办事之人，只不过才一夜未见，鸿胪寺就已经大换了模样，回头还真是得要陛下赏一赏这白文轩呢！”

苏定方和刘仁轨也笑了起来，他们听得出来，今日他们家王爷心情很不错！

“你过来，本王问你！那吐蕃的使者可曾到了？我大唐是否还有别人前来？”李元霸坐在小白的身上，歪着脑袋指着一名鸿胪寺的小官，说道。

“回王爷的话，咱们大唐方面除了房相、杜相、长孙大人之外，还有就是程大将军、李大将军……至于其他的，我就不认识了！”

那名被李元霸指点出来的家伙，平素上哪去和王爷搭茬，现在的情绪有点亢奋，说起话来也是哆哆嗦嗦的。

第四百一十八章突如其来的圣旨

“皇帝没来？”李元霸问。

那名鸿胪寺的小官楞了一下，过了好一会方才摇了摇头，道：“不曾来！”

李元霸了然地点点头，转念一想，暗道：“这才多大点事啊，区区吐蕃，你若是同意和谈上的条件还则罢了，若是不同意，就算是劳民伤财，也得把你丫给彻底灭了！那里用得找皇帝老子亲自来自来啊！”

晃了晃脑袋，把这个想法甩出了脑际，李元霸翻身就欲下马。

这个时候，看起来六十来岁，精神抖擞，身着锦衣华服的达苏格带着几个吐蕃的使者出现在门口，人未至声先到：“老朽下国小臣吐蕃大相达苏格，见过天朝神勇武王殿下。”

“嗯？”

李元霸抬头看了这花甲老头一眼，突然发现这吐蕃还真是换了大相了！

想想也是，那原本的大相禄东赞勾结五姓七望，早就已经被砍了脑袋，如果不及时更换一位的话，怕是整个吐蕃就更乱了。

眨了眨眼睛，李元霸根本就没下马，就对那达苏格说道：“哦，原来是达苏格大相啊，本王这厢有礼了！大相想必已经等很久了吧？”

李元霸的动作看似是有些失礼，不过现在也没人会在乎这一点了，吐蕃急于求和，怎么会在意这点细节？

达苏格一听到李元霸的话，不由得微微一顿脚步，随后便很是亲热地大步上前，再次深深施礼道：

“王爷说得这是哪里话，小臣也不过是刚刚才到而已，不过小臣着实也没想到。圣武神皇陛下竟然派出了武王殿下前来，实在是失远迎，快快往里面请！”

李元霸不置可否地点点头，翻身下马，将小白的缰绳交到了赵三炮的手中。

“哒哒哒……”

此刻。远方又一次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众人循声望去，便见四匹枣红色的马儿，好似一团团火焰一般，向着鸿胪寺极速冲来。

“王爷，是太子殿下还有几位亲王大人！”

眼尖的苏定方瞄了一眼。附耳在李元霸身侧说道。

李元霸止住了脚步，微微颌首。

而方才苏定方的声音并不小，一旁站着的达苏格也听到了。

眼见着李承乾以及李恪、李愔和李浑勒马而停，没等他们发话呢，达苏格就先窜了出去。在行礼的同时，口中说道：

“下国小臣吐蕃大相达苏格，见过天朝太子殿下，还有三位王爷！”

这货倒是挺有眼力见，只可惜李承乾等四兄弟连瞄都懒得瞄他一眼，直接下了马向李元霸行了一礼。

“小侄承乾、李恪、李愔、李浑见过四皇叔！”

“嗯，免礼吧！”李元霸微微颌首，道：“你们四兄弟一起前来。八成是皇兄又交给你们什么任务了吧？”

李承乾嘿嘿一笑，道：“四皇叔，此番父皇除了叫我们四兄弟过来与您一起与吐蕃商议和谈之事外。还有就是让小侄带了一道圣旨。”

“哦？什么圣旨？”李元霸讶然。

李承乾摇摇头，试探着问道：“小侄也不知道是何物，要不，先听听旨意如何？”

李元霸还没来得及说话，倒是禄东赞哎呀一声，根本就没有被无视的愤怒。而是一击掌，满脸很真诚地模样。说道：“对对，既然太子殿下是带着圣武神皇陛下的圣旨而来。还是先听听陛下的旨意吧……”

“嗯！承乾，你先念念圣旨吧！”李元霸闻言亦是向李承乾点了点头。

李承乾不再废话，直接从袖子中抽出了一卷明黄色的布帛，在场的其他人，包括李元霸的四大金刚以及那些鸿胪寺的小兵，还有达苏格等一千使节随从全都躬身垂首行大礼。

啥？李元霸没行礼？

你脑子被驴给踹了，人家是谁啊，人家可是王爷，甭说接个圣旨了，就算是见到皇帝老子都可以不用行礼的。

李承乾满意地看着众人点了点头，随后摊开了圣旨，开始大声地宣读起来：

“奉天承运，圣人诏曰：今赐武王李元霸全权负责吐蕃之事，武王之意便是朕之意！另，承乾等人身为皇室之子，理应为大唐出力，若是此番和谈不成，当派四位皇子领兵三十万，出兵吐蕃！此诏！”

“这个……”

达苏格都吓傻了，他哆哆嗦嗦地接过了圣旨，喉头上下耸动着，伸手抹了抹额角的汗水。

李世民这一招可真够狠辣的，那李元霸是什么人？

达苏格在来大唐之前，可是认真地分析过李元霸的性格特点，不仅极端，而且面对番邦一向都是抱着严重的敌视态度，如果一会和谈的时候不能让这位主儿满意的话，怕是和谈就成了一纸空谈。

而且，看现在这李元霸的样子，一副淡定无比的态度，表明了是对吐蕃不满意，而且还对吐蕃的诚意表示了严重的怀疑。

再加上圣旨后半句话也明显在警告他们，分明是对事态的发展保留使用武力解决的权利。

这么强势的姿态，这般毒辣的手段，让达苏格的脸色都有些发绿了，虽说一旦开始征战双方必定都有所损伤，可是一想到那薛延陀的下场他就害怕了，万一这位大唐的爷爷真地恼羞成怒，不计后果地举国来攻，怕是别说他们这些人了，就连整个吐蕃都得被灭国。

“达苏格大相，你没事吧？你若是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本王大可以上奏陛下，等过些时日再来商议和谈事宜。”

瞧除了达苏格这老家伙的胆怯，李元霸心中不由得暗暗感叹李世民的阴险之处，这一出儿可不是他们兄弟俩事先商量好的，肯定是李世民临时起意，为的就是吓唬吓唬这些吐蕃的使者们。

“这……小臣，小臣只是这清晨之时未曾进食，身体难免有些不舒服！”

听到李元霸的话，达苏格不由得哑了咬牙，现在着急的可是他们，并非

是大唐。

而且，也不知道误打误撞了。

眼下松赞干布之所以急于要与大唐和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西.突.厥与拔野古部族，在得知了吐蕃现在的状况之后，正调集了大军与吐蕃死磕，如果他们不寻求来自大唐的庇佑，那么接下来恐怕用不着大唐动手，吐蕃就得玩完。

不过说实话，李元霸他们还真不知道最近吐蕃的情况，吐蕃躲大唐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伤感着去招惹大唐？

正是出于这一点，是以李元霸也让潜藏在吐蕃以及诸番邦异域中的天机卫以及影卫们进入了沉寂状态，除有重大信息之外，不必向长安城总部汇报。

所以，长安城不知道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好办，那个谁……你去通知一下林枫，让他准备好一顿丰盛的饭菜，刚好本王也尚未吃东西，便一起吃点吧！”

李元霸对一开始的那名鸿胪寺小官点了点头，示意他去找鸿胪寺少卿。

……

会缘堂之侧的鸿胪大殿中，摆放了两张大桌子，桌子上是山珍海味、美酒珍馐，每一样都是精挑细选的。

达苏格以及吐蕃的几个使节，有一口没一口地吃着桌子上的珍馐美味，似乎还是没有多大的胃口。

“咕噜……”

一阵阵闻起来极其可口的香味袭来，李元霸和李承乾等人一起坐在一张桌子上，津津有味地夹着饭菜。而他身后的四大金刚，却在这个时候发出了不合时宜的声音。

李元霸颇为愕然地转过了头，看着身后的几个家伙，道：“谁？”

刘仁轨和苏定方强忍着笑，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倒是赵三炮，满脸贱笑地悄悄指了指身侧的李三多，同时脸上也充满了幸灾乐祸的笑容。

此刻，李三多的鼻子一耸一耸，眨巴着很无辜的眼睛瞅这李元霸，一副

我啥都不知道的样子。

李元霸道：“三多，是不是很饿？”

李三多脸色一红，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道：“嘿嘿，这个……王爷，未将今日清晨起得有点完了，所以没来得及吃东西！”

“那吃吧！”李元霸拍了拍桌子，道：“你们三个，也上桌吃！这不是在皇宫宴会，本王没有那么多的规矩！”

“是啊，李将军，我们几个平日里随意惯了，你们不必介怀，一起吃点吧！”李承乾露出了宽和的笑容，说道。

“那……末将就不客气了！”

赵三炮、李三多他们几个本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甭说是太子、王爷了，怕是皇帝老子坐在他们对面，这几个家伙也能够没心没肺地吃得津津有味。

相比起这边的大吃大喝，甩开膀子可劲儿吃，那边的吐蕃使节又是另外一番光景了。

他们本就无心吃饭，一个个还在那里装深沉。

终于，达苏格忍受不了了，他起身走到李元霸身侧，道：“王爷，小臣忽然想起还有一些事情没办，需要回去一趟，短则一炷香，长则一个时辰，还请武王殿下批准！”

李元霸看了他一眼，道：“一个时辰够了吗？要不要本王多给你俩时辰？可别到时候事情没办完啊？”

李元霸算看出来了，这达苏格哪里是有事情没办，分明是去跟部下商量去了，不过，爱咋商量就咋商量，反正老子这里有的是时间！

第四百一十九章达苏格在装

“小臣见过武王殿下，太子殿下，三位王爷！不知王爷可吃好了？”

过了大概有一炷香的时间，吐蕃大相达苏格终于出现在鸿胪寺中，比起前一次失望而去，这一次这老家伙的脸上却是挂满了笑容，不过那笑容明显是强撑起来的。△，

“哦？大相回来了？可将事情办妥了？”李元霸并未曾起身，而是歪着脑袋看向了达苏格。

达苏格点点头，道：“事情已办妥，还要多谢王爷愿意等小臣！王爷与陛下的仁德之心，令小臣等感激不尽，不过……”

说到这里的时候，达苏格左右打量了下大厅中的众人，面露难色。

李元霸自然明白是什么意思，不过现在时间上也差不多到了，是该开始谈判了，于是他便说道：“时间上差不多了，有何事的话不如‘会缘堂’上谈，大相你看怎么样？”

“也是，几位请走吧，相信长孙大人他们应该已经等急了把？”李承乾从饭桌上站起身来，扭头看了一旁侍立着的林枫一眼。

林枫微微颌首，做了一个请的姿势，道：“诸位王爷、大人，请随下官来！”

……

会缘堂就在鸿胪殿之侧，作为接待番邦蛮夷使者以及会谈之所。

所以，会缘堂被打理的极近大气、豪华，彰显得就是大国风范，让所有的番邦异族单单在这一个方面就不敢小瞧大唐。

此刻，会缘堂中已经坐了五位大唐的大人物，分别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李靖以及李绩。

虽说程咬金以及尉迟敬德他们也很想前来参加和议，可是以他们的性格，打打杀杀还可以，如果想要他们安静地坐下来与人谈判，那除非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长孙大人，房相、杜相……你们却是来得早啊！”李元霸带着李承乾等人走进了正堂。丝毫没有因为白吃了一顿早餐而感觉到羞愧或者不好意思。

长孙无忌瞄了李元霸一言，站起身来道：“下官长孙无忌见过太子殿下，武王殿下！”

得，没有后文了！就这么一句干巴巴的见礼，对于李恪他们三兄弟的存在好似没有见到一般。

李恪早就已经习惯了，并不在意，李浑本就是怯懦的性子，虽说这断时间里略有些改变，可依旧是哑巴性格，不怎么爱说话。

也唯有李愔。就仿佛是有人欠了他一百万两金子没还一样，满眼的愤恨之色，如果不是让他三哥拉着的话，怕是早冲上去干他这个老匹夫了。

其他几位大人就没有长孙无忌这么明显地敌意了，依次与李承乾等人见礼之后，就重新找位子坐了下来。

“大相、还有这几位使者，就位吧！”李元霸领着李承乾等人座在了最前面的高椅上，并且还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达苏格老实不客气地坐了下来，倒是那几个跟在他身侧的那几个家伙有些拘束。

就位之后。李元霸就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达苏格大相，咱们开始吧，你继续方才的话题！”

听到李元霸的话后，达苏格稍稍酝酿了一下感情。从身后的一名小厮手中取过了一只盒子，道：

“王爷，说实话，方才小臣回到驿馆之后。正是取出了一份临行前国主交与小臣的一些贡品单子，先前贵国不是请了一些我吐蕃的贵族来长安城做客吗？这些贡品就当谢圣武神皇陛下请他们来长安小住的财帛……眼下，小臣想将他们接回吐蕃。您看……”

喝，李元霸敢打赌，这事是这老家伙与松赞干布早就已经商量好的，交赎金，救人质，看似很合理的样子。

李元霸从接过盒子打开，但见盒子里面放着一块秀美的布帛，不播之上满满登登地写着一些汉字：

“黄金十万两，白银五十万两，布帛三千匹，牛羊……”

林林总总的，这秀美的白色布帛上面竟然写了得有七八十样礼品，这些礼品加在一起大概相当于黄金三百万两，这样来算的话，确实是一笔惊人的

数字。

纵然放在吐蕃的话，应该也是伤筋动骨，算得上是一项重要的开支了。

说实话，如果对方不是吐蕃的话，李元霸说不定早就同意了，毕竟这样的好事可是打着灯笼找都找不到的，眼下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还真是其在怪也！

.....

“这些东西你就算给了本王也是白给，毕竟这件事情得由陛下拿主意，本王可作不了这个主儿。不过.....”李元霸想都没想，就将对方给回绝了。

达苏格道：“不过什么？王爷，您但说无妨！”

李元霸咧嘴笑了起来，笑得有些狰狞，他伸出了五根手指，同时嘴中说道：“不过本王估计知道陛下会怎么做。你这样.....按照这个贡品单子上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增加五倍吧！”

“这，这可如何是好啊？临行之前，国主就交给了小臣这么一个东西，现在王爷开口就是要上升到五倍.....小臣，小臣觉得此事关系甚大，了，我吐蕃人烟稀少，物产也不甚丰富，五倍的补偿，我们是真地拿不出来啊.....”

李元霸话音方才落，达苏格就赶紧地出来说话。

好家伙，这一通的叫屈喊穷，语气还很是哀伤，直接就把吐蕃给形容成了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地方，恨不得和李元霸前世的北大荒一样。

而且在达苏格的描述下，吐蕃百姓生活地极端困苦，不仅是吃了这顿没下炖，更是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再配上达苏格那苦.逼不已都快要哭出来的表情，那还真是闻者悲伤，见者落泪。

如果不是李元霸知道吐蕃是个什么情况的话，恐怕还真得被达苏格给忽悠得晕头转向的。

看着达苏格像模像样地跟那里在卖力地表演着，李元霸突然有一种很想笑的冲动，这特么怎么感觉有点像前世马戏团里面的滑稽小丑，一个人在那里表演，也不管下面有没有听众。

总之一句话，那就是达苏格装，而且还是怎么可怜怎么装！（未完待续.....）

第四百二十章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readx;

不过说这达苏格和滑稽小丑有一拼吧，还不如说这老家伙是华表奖影帝。

这家伙，不仅仅把吐蕃形容车呢只有片瓦容身，草叶子遮衣的贫瘠荒野之地，而且还把那些牛马羊儿形容地和小瘦鸡崽儿一样，瘦不拉机的……

简单一句话，那就是吐蕃就是这世界上最后的原始部落、几角旮旯；而吐蕃的族人们则始终生活在生死之间，就那种随时都会被野狼叨走的那种。

如果牛进达在这里的话，恐怕早就一个大耳瓜子呼上去了，怕是一边打嘴里头还在一边说着：叫你特娘地坑爹，叫你特娘地骗老子眼泪……

李元霸这样想着，嘴角不由得出现了笑容，感觉这老家伙忒有表演天赋了，这可远比开会有意思多了。

……

“王爷……”

“四皇叔……”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当听到有人在低声地叫他的时候，李元霸终究还是清醒了过来。

感情这货看着看着表演，竟然睡着了，还真是奇葩了！

晃了晃脑袋，李元霸睁开了朦胧的双眼，看着坐在身侧的李承乾，很真诚地说道：“嗯……好，讲的很好啊！”

李承乾等人的脸色刷得一下就变得通红无比，倒霉孩子李愔更是憋得相当难受，嘴巴就像是漏气了一样，“噗噗”地往外跑着气。

“王爷，您是不是睡着了……”

房玄龄一脸哭笑不得地看着李元霸，声音很低，可是这大殿为了达到办公、开会的绝佳效果，那扩音功能大地出奇，这低沉的声音自然也就传遍了整个大堂。

一下子，所有人都愣住了，傻呆呆地看着李元霸。

特别是表演了半天都没人来和彩的达苏格，那脸上的表情很是奇怪，像是要哭出来似的，但是同时又显得相当悲愤。看得出来，这家伙也明白自己刚才做了无用功。

“谁，谁睡着了！”李元霸摆出了大义凛然地样子，剑眉斜向天空微微一挑。道：“本王方才可是在思考，只是在思考一些事情罢了！不过，达苏格大相刚刚讲地很不错！”

“噗……哈哈，不行了，我忍不了了！”

李元霸话音刚落。那边李愔就哈哈地狂笑了起来，那手舞足蹈的样子，就差拍桌子较好的了。

“啪！”

李元霸听着心里头来气，脑门子上黑线一起，当着众人地面，狠狠地，毫不客气地甩了李愔一个大耳瓜子。

嗯，耳瓜子响亮！

噗！

李愔的脑袋在猝不及防下直接拍在了桌子上，发出了一声巨响。

不过好在这熊孩子天生体制要比其他几个兄弟强得多，只不过脑门红了点。没啥别的大毛病。

“嘶……”

李承乾等人只感觉额头一懵，就好象刚才遭受重击的是他们一样，不由得浑身发凉，看向李愔的眼眸中尽是同情之色。

“疼死我了……四皇叔，您下手也忒狠了点吧？”

李愔摸了摸额头的红点，有些抱怨地嘀嘀咕咕，感情这货也知道刚刚有些过火了。

“哼，玉不琢不成器，你这臭小子，就是得好好琢琢！”李元霸冷眼看了李愔一把。突然咧嘴一笑道：“怎么，你有意见？”

看着李元霸那一口洁白的牙齿，李愔激灵灵地打了个寒颤，狂摇头。

“好了。方才大相说到哪里了？”教训了李愔一把，李元霸瞬间心情舒畅了。

“四皇叔，方才达苏格看您脑袋在那里一点一点地，问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他那里有从‘布藏寺’求的药，问您要不要！”

李承乾这次学乖了。直接附在了李元霸耳边说话。

这下李元霸总算明白这几个货为毛笑得这么欢乐了，感情是因为这事啊！

纵然是以李元霸的脸皮厚重程度，也难免有些脸红，他说道：“那个……多谢大相关心了，本王……本王只是有些睡眠不足！对了，本王刚刚真地是在思考，思考一件大事。”

你妹的，没想到竟然跟这睡着了，失败真是太失败了！

想了想，似乎感觉到这话说得实在是太没有力道了，便装出了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叹息道：

“方才达苏格大相之言真得是发自肺腑，让本王感同身受！想当年，我大唐打天下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兵士还有百姓们都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啊！那等生活实在是太凄苦了，吃了上顿没下顿，实在是难啊！遥想当年，再看看现在，达苏格大相，当年的大唐与现在的吐蕃是何其地相似啊！一想到这里，本王就自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

李元霸这临时组凑的词句，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反正不管别人信不信，他自己倒是相信了！

也不知道是装的还是咋地，这达苏格还有那几个与他同行的吐蕃使者竟然信了，竟然他娘地信了！

便见他们被李元霸的话给唬得一愣一愣的包括达苏格在内的所有吐蕃人全都站起身来，露出了一个颇为感动的表情，对李元霸拱手道：

“王爷当真是仁德之人，我达苏格此生能够碰到王爷，当再无憾事！既然王爷可以体谅到小臣的难处，那这些贡单上的财帛，五倍实在是太多了，能否不再增加……”

“达苏格大相，您怎么还是不明白呢？方才我所说地五倍贡品，并非是真的需要你们上交这么多的东西，而是需要你们表现出最起码的诚意，诚意你懂不懂？”

李元霸就像是一个看到了绝世美女就挪不动脚步的色狼一样，恢复了本性的他，稳坐钓鱼台，独钓寒江雪：

“我就直接给你说了吧，按照我们大唐皇帝的意思，你那张贡单上的东西，我们大唐皇帝根本就看不上眼！现在，我就把我们皇帝给你们吐蕃的国书念给你们听听吧！”

似模似样地清了清嗓子，李元霸抽出了一份明黄色的小本子，小本子看起来薄薄的，可是里面的内容却是差点吓得达苏格半死：

“书于吐蕃国主松赞干布：我天朝上国一向以仁德有礼闻名于天下，对待番邦之属国更是礼遇有加，当有困苦之时，必定举国之力相帮。然前有吐蕃之国对我大唐擅动刀兵，致我大唐兵士损伤五万余众！”

“现，朕与你吐蕃下此国书，你吐蕃之国需向我大唐赔礼道歉，为表诚意，应付与我大唐黄金一百万两，白银五百万两，牛羊马匹各五千头，布帛.....若是不能将这些东西凑齐送往我大唐，并接受我大唐分封的话，我大唐必倾全国之力，兵发吐蕃之国，到时候定灭你全族！”

嘶，狠，真他娘地狠啊！

先不说这些金银财帛之物足以将吐蕃的国库给掏空，光是后面的接受大唐分封，就让一众吐蕃的使者们感到一阵阵地身体发寒。

分封？谁知道要把他们分封到哪个几角旮旯里面去？

就算是同意了这些条件，怕是回去之后，用不着他们自杀，松赞干布也会抹了他们的脖子。

所以，这帮家伙们，一个二个地全都脸色煞白，身体抖若筛糠！

李元霸就像是没有看到他们的表现一样，露出了一个无奈的笑容，道：

“诸位.....听到了吗？非是本王不愿意稍减份额，而是我大唐皇帝的国书便在此。还有就是，我们大唐也有我们大唐的难处，别看眼下的长安城中歌舞升平，百姓过得还算富足，可是这都是表相，我大唐的长白之地，那里可是极度地荒凉.....”

达苏格想打死李元霸的心都有了，怎么可以这么无耻地睁眼说瞎话呢？

长白之地不是封给薛延陀了吗？薛延陀的那帮子苦逼，生活在长白山的苦寒之地，现在还和雪山、冰坳做着艰苦卓绝地战斗，真当我们是啥都不知

道的三岁毛孩子吗？

完全没有去在意达苏格等人的面部表情变化，李元霸抄起一盏浓茶灌下了口中，继续说道：

“还有那剑南道，百姓更是苦啊！几乎每天都在吃着树皮、草根，有的百姓连孩子都养不起，不仅没有地方住，而且还饥一顿饱一顿的……”

讲述大唐百姓悲苦生活的一部长篇历史纪录片，从李元霸的嘴里汹涌而出，就像是滔滔不绝的黄河之水一般，连绵不绝。

哎呦，这一通说就停不下来了，足足的一个时辰，那语速快的，达苏格几次想要插嘴，根本就找不到机会。

再看长孙无忌、房玄龄、李承乾等一众大唐们，一个个地站在原地就像是不倒翁一样，东倒西歪……

方才出现在李元霸身上的状况，终于转移到了这帮子皇子、大臣们的身上，脑袋一点一点地，全都像磕头虫一样。

至于那般吐蕃的使者们，包括达苏格在内，一个个双眼发直，表情呆愣，那样子比死了亲爹还要难看。

“所以啊，这些东西可不是我们大唐想要，而是我大唐的百姓想要！我们这些当权者，不能因为顾及你们吐蕃的百姓就弃我大唐的百姓而不顾吧？”

李元霸开始最后总结了，反正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不能退让，而且是分毫不让！

...

第四百二十一章天助我也“达苏格大相，本王说了这么多，你怎么看？”

李元霸可以摆出了一副严肃的面容，那模样很是真诚，让人找不出啥破绽来。

“武王殿下，且听小臣一言。”

尽管听得有些昏昏沉沉的，可是达苏格依旧抓住了机会，再一次表达出了自己的意愿：

“我吐蕃确实困难，还请王爷看在我吐蕃与之前的大唐同病相怜的情况，体谅我吐蕃举国上下的难处，对于方才那国书之上的赔偿份额还请高抬贵手，哪怕只是减少一部分也是好的！”

“这个啊！虽说与你吐蕃之事陛下已经全权交予了本王，不过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重大了，非是本王能够做主的！”

说到这里，李元霸看了看会缘堂正中的香炉，道：“这不知不觉地时间都已经过去了三个时辰了，依着本王的意思，咱们还是明日再议吧？林枫啊，你去通知府上的厨娘，准备午膳！”

“可是，王爷……”

达苏格明显不甘心就这么被忽悠走了，还想要再说些什么。

这个时候，李元霸突然站起身来，绕过桌子走到了达苏格的身边，说道：

“达苏格大相且放宽心，待稍晚一些，本王将此事通秉陛下之后定然登门造访！”

李元霸这话说得是冠冕堂皇，可实际上呢？明显地是在诱惑达苏格，那潜意思就是说：

老子可是这次事情的主管，你如果识相的话，最好是赶紧买个东西，或者给老子送点宝贝，要不然的话，老子一个不高兴了，你们就完了！

达苏格不是傻蛋，这察言观色还有领会深意的境界比李元霸只高不低，他马上就领略到了李元霸话中的意思，在心中略感欣喜的同时。更是强行打起了精神，道：

“如此，却是让王爷费心了！待王爷到来之时，小臣必定扫榻以待！”

“哈哈。好！那咱们就去就坐吧，等此事完了，一定要与你等好好喝上一杯！”

李元霸哈哈大笑了起来，那样子似乎是遇到了什么喜事一般。

.....

下午申时，这一通吃吃喝喝地又用去了将近两个时辰的时间。每一个人都吃得心满意足。

满脸笑容地坐在小白那宽阔的背上，李元霸很是惬意。

“四皇叔，您最后跟那老家伙说了什么？看那老家伙一脸春风得意的模样，就好像是娶了媳妇，有了儿子一样！”

紧紧地跟在李元霸身后的几名皇子，将马头凑近了李元霸，好奇地说道。

搞笑得是李愔这倒霉小子，额头上的红点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鼓囊囊的肉包，那模样看起来就像是鸚鵡鱼一样。

“嘿嘿，你四叔我其实啥都没给他说！”李元霸嘿嘿笑了起来。很是奸诈。

“不可能！没说，那老家伙怎么可能一反死了爹娘的态度！”李愔他们几个可不相信李元霸。

李元霸摊了摊空着的左手，道：“没什么不可能的！我只不过是说，将今日发生的事情告知你们父皇，稍后便会亲自登门拜访罢了！你们说，这算啥？”

李承乾等人相互对视了一眼，均看出了对方眸中的狐疑之色。

突然，一向不善言辞的李愔，弱弱地蹦出了一句：“四皇叔，你这算不算变相地讨要贿赂！”

“嗯？”李元霸很是惊讶地看了李愔一眼。道：“行啊，小七，你能看出这一点来，倒是比这几个混小子强多了！”

李愔摸了摸后脑。嘿嘿笑了笑，没有说话。

倒是李恪满是怀疑地看了李元霸一眼，说道：“四皇叔，您这样做似乎是有些不妥吧？”

“有何不妥的？”李元霸悠悠然地反问道。

李恪的性格还是挺正直地，只听他说道：“父皇将这件事情全权交给您来负责，您拖延一下时间也就罢了。可是这公然索要贿赂，是不是有点，有点……”

“有什么？”

李元霸嘴角泛起了笑意，道：“恪儿，如果一件事情你明明可以获取五倍的利润，可是却因为方式方法不正确，连一倍的利润都没能够获取下来，你们会怎么想？”

“这……不会吧，利润差额这么大，怎么可能连一倍的利润都获取不到？”

李恹直接否定了李元霸的话。

“我觉得也有些不可能！”李承乾摇了摇头，道：“如果单单只是因为方式方法不对的话，利润差额不可能这么大！”

作为当事人的李恪刚想要说些什么，这个时候李恹却是插嘴了，只听他说道：

“嗨，这有什么好思考的！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须要把所有的情况都思考清楚，是我的话，当然会用最合适，最恰当的方法，获取最大的利润！”

到底是能够把一个赌坊经营得有声有色的地主老财，李恹这经济头脑要远远超过李承乾等几兄弟。

“恹儿说得不错！”

李元霸对李恹点点头，道：“我为何要说去亲自拜访，当然不排除索取贿赂的嫌疑，反正白给的东西，不要白不要！还有就是，这和谈嘛，就和做买卖一样，坐地起价，还不能讨价还价了？”

看着脸上多少有些愕然之色的四兄弟，李元霸再次丢出了一枚重磅炸弹，道：

“还有一点，你们应该并不知道。那就是，国书上的东西，本就是我与你们父皇添油加料了的！能够获取国书之中三分之一的东西，我与你们父皇就

很满意了！

“这……”李恪似乎明白了点什么。

“呵呵，还有你们说本王在拖延时间！你们当谈判是怎么回事？三言两语地就谈妥了？或者一言不合就狠狠地干上一架？”

李元霸呵呵笑着，教导着这帮小家伙们：

“两国和谈，讲求地是找到一个共识点。那新任吐蕃大相达苏格，可不是什么简简单单的角色！能够爬到这个位置上，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说到这，李元霸朝李承乾等几兄弟露了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道：

“还有，此番和谈可是他们吐蕃上赶着提出来的，现在可倒好，没给我们打一声招呼，就派出来一支使节团跟我们这长安城中来混吃混喝，当我们大唐是什么地方了？”

“就是，这帮家伙就是一群欠揍的货，老老实实在家里呆着多好，非得打我们大唐的主意，这不是找虐呢吗！”

李恪一向地嫉恶如仇。

“对了，我听说现在吐蕃似乎和另外两个番邦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那两个番邦加起来可比吐蕃要强大多了！吐蕃若是不与我大唐和谈的话，如何向我大唐寻求帮助？”

李承乾也发话了，能够坐上太子之位，除了拥有身为嫡长子的先天优势之外，自然还有其他手段。

这则吐蕃与其他番邦处于敌对状态的消息，终究是从李承乾的口中吐露了出来。

“你说什么？吐蕃和另外两个番邦发生了矛盾？”

李元霸很善于抓重点，他骤然扭头看着李承乾，说道。

李承乾点点头，道：“也就是前段时间传来过来的消息吧！说是西.突.厥与拔野骨对吐蕃发动了攻击，眼下吐蕃正疲于应付！”

“走，去皇宫！”

李元霸闻言眼睛一亮，掉转马头，直往太极宫而去。

.....

掖庭宫，天机卫总部。

李元霸手中捏着一枚虎形的玉器把件，静静地等待着天机卫的禀报。

说起这件虎形的玉器把件，还是林枫交给李元霸的，这玉器把件就是达苏格给林枫的那个小木头盒子里面的东西了。

当时打开盒子看到里面这枚玉器的时候，可把林枫给吓坏了，看这玉器的材质、造型以及雕工，傻子都能看出来价值不菲，收了这东西可是个祸害啊，还是赶紧地把这东西给上交了吧！

于是，这东西就到了李元霸的手中。

说实话，李元霸还是挺喜欢这虎形把件的，原本还想要将这件小玩意送给林枫，后来想想也就算了，直接穿了个袋子绑在了玉带上。

就在李元霸感受着这件手把件的温润触感的时候，一名全身都笼罩在黑衣中的天机卫从暗门中走了进来，躬身行礼道：

“三号见过卫主！”

李元霸点点头，道：“查地如何了？”

“已经查清楚了！”三号回道：“半月之前，西.突.厥突犯吐蕃边界，并派遣七万精锐大军驻扎在吐蕃边界。与此同时，拔野骨地五万大军也开拔而出，同样威逼吐蕃边界！”

“吐蕃方面派出了十三万大军，与西.突.厥、拔野骨的两只合共十二万大军进行了两次征伐，其大军损失惨重，所余之人不足七万之众！”

“眼下，吐蕃正疯狂地在部族之内征调兵士，用以补充到边界之中！怎奈牛进达大将军曾纵兵在吐蕃境内大厮杀戮，吐蕃所剩之人尽是一些老弱病残，可参战之人更是屈指可数！”

李元霸默默地听着三号一条条的禀报，半晌之后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本王原本还想要压一压吐蕃，给他们施加点压力，没想到吐蕃却是面临如此境地，真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啊！”h211

第四百二十二章达苏格来访

太极宫，立政殿。

李世民满脸惬意得坐在小桌旁，桌子上摆放着几样精致的小菜，而长孙皇后则在一旁摆弄着一只放在小炉子上的小酒壶，时不时地还给李世民添一次酒。

“皇兄，皇兄，喜事，大喜事啊！”

就在此刻，大殿之外突然传来了李元霸充满了兴奋的声音。

李世民抬起头来，颇为无奈地看了长孙皇后一眼，道：“看吧，麻烦来了！”

长孙皇后掩嘴轻笑了一声，道：“妾身去给四弟准备一套碗筷！”

“蹬蹬蹬！”

没过几个呼吸的时间，李元霸的身形就出现在了大殿之中，这刚刚来到李世民身前，别的啥都没说呢就一把抢过李世民面前的小酒盅，一口就灌了下去。

李世民瞪着一双眼睛，看着李元霸，道：“你这臭小子，馋虫又被勾出来了？”

李元霸似乎没有听出来李世民的嘲讽意味，一边顺手撵了一片鹿肉丢进了嘴里，一边说道：

“皇兄，你这生活也太惬意了吧？臣弟为了土蕃的事情在外面累得像条狗，你却在这里佳肴品着，美酒喝着，要多逍遥就有多逍遥！”

李世民翻了个白眼，道：“你小子是个吃亏的主儿？恐怕朕这顿饭菜，你都瞧不上眼吧？”

李元霸嘿嘿一笑，没有说话。

此时，长孙皇后也重新走了回来，这一次她手中托着一个小盘子，盘子里面放着碗筷和酒盅。

面对长孙皇后，李元霸可比对李世民要客气多了。他连忙对长孙皇后行了一礼，道：“臣弟见过皇嫂！”

“四弟来了！”

长孙皇后满脸尽是温婉的笑容，她将手中的碗筷摆在了李元霸身前，重新做回了安静的斟酒侍女。

“行了，别跟那儿假客气了！说说看。今日是有何喜事啊？”

李世民没好气地瞪了李元霸一眼，说道。

“嘿嘿，皇兄，土蕃和西突厥还有拔野骨打起来了！”李元霸嘿嘿笑着说道：“恐怕这就是土蕃哭着喊着想要与我们大唐和谈的主要原因吧！”

“你说什么？”

李世民也吃了一惊，自从将番邦蛮夷的主管权交给李元霸之后，李世民自己就把自己给择了出来。反正他完全信任李元霸，再加上唐忠在暗中掌控，他也不怕出什么乱子。

所以，在听到李元霸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李世民自己也很吃惊。

“什么时候的事？”李世民追问道。

李元霸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道：“这个，大概是半月之前吧！”

“半月之前的事情，那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朕？”李世民双眼一瞪，颇有气势地说道：“你这小子怕是从薛延陀腹地回来之后就从来没有在意过土蕃的事情吧？”

李元霸这次就更没话说了，还真让李世民给猜中了。

“你这家伙！”李世民都不知道说李元霸什么好了。

“好了好了，皇兄，我认错，我认错！”看到李世民的样子。李元霸赶紧着认错，同时开始转移话题：

“皇兄，眼下当务之急是需要改变一下策略了。吐蕃可比咱们要着急得多，只要一天和谈不成功，他们就没有一天的好日子过！”

.....

第二日清晨，李元霸刚刚从暖和的炕上爬起来，甚至连脸都还没来得及洗呢，管家白福就脚不沾地的出现在了李元霸所在的中院。

眼见着李元霸穿着单薄的衣服在洗漱。连忙上前几步道：“王爷，吐蕃大相达苏格上门拜访。说是要见您。”

白福表现得很是淡然，似乎吐蕃大相达苏格就像是路人甲一样。对于他而言没有任何的特殊之处。

如果是放在普通人家的话，一个国家的相爷，就算是番邦，竟然亲自来拜访自家的主子，这份荣耀简直就足够光宗耀祖了。

“哦？这老家伙倒是来得够早，本王还以为他得过几天才能来呢！”

慢悠悠地抹了一把脸，李元霸接过莹香小侍女递过来的玉带，道：“白福，你去将那达苏格请到会客厅去，让这位吐蕃大相在会客厅等着本王，本王这就过去。”

“诺！”白福应了一声，恭敬地抱拳领命而去。

“吐蕃大相达苏格，他竟然找上门来了，夫君，她来做甚？”

早早起床，正在莹香的伺候下在屋子中慢慢踱步的武顺，眸光中充满了疑惑之色。

李元霸对武顺笑了笑，道：“还不是为了和谈那点事？说了你也不明白！”

“夫君，这达苏格顺儿亦有所耳闻，传闻此人曾经做过禄东赞的副手，不仅精通权谋之术，更是擅于钻营！前番正是因为他威胁到了禄东赞的地位，这才被调离禄东赞身侧的，王爷还须小心才是。”

武顺闻听李元霸之言黛眉微皱，抬起了脸颊，很是关切地对李元霸说道。

“嗯，顺儿，你且放宽心吧！这老家伙虽说难缠，可是在本王看来却是幼稚地很，想要在本王这里寻找突破口，那也得他有这个本事才行！”

相比起前世李元霸所见到的那些个政客，这达苏格简直就弱爆了，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

“哎呀，达苏格大相，让你久等了，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走到前厅大门之外，李元霸是人未到声先至，只是他的脸上却没有任何不好意思的表情，就好像一切都理所当然一样。

“王爷！吐蕃达苏格见过王爷，清晨就上门叨扰，真是罪过罪过啊……”

远远地见到李元霸，达苏格立马放下了手中的茶盏，快步走到了门外前来迎候。

“大相却是客气了，本王这武王府的大门随时欢迎达苏格大相前来！”

李元霸表现得很是有礼有节，毕竟面对番邦蛮夷之徒，还是要表现出天朝大国的礼仪风范的。

“大相里面请，不必如此客气地出门相迎！”

李元霸将这位土蕃的大相请进了大厅之中，待分位落座之后，他便问道：“大相，不知今日前来找本王，所为何事啊？可是国书之事？”

“非也！小臣此番前来拜访王爷，不为国书之事，乃是私事！”

达苏格轻抚颌下的花白短须，满脸喜意盈盈地朝李元霸轻笑了起来，全然将昨日听到国书之时，那股惨然变色的情绪给抛到了脑后。

“哦，不为国书之事？”李元霸嘴中重复了一下达苏格这句话，望着一脸容光焕发的吐蕃大相，狐疑地说道：“你确定？”

达苏格很是用地点了点头，道：“确实如此！王爷，昨日小臣虽与王爷就国书之事颇有争议，但是小臣却对王爷平生所行之事甚为敬佩！故此，小臣已在花满楼定下酒宴，望能有幸与王爷望长安城夜景把酒倾谈，还望王爷您赏此薄面！”

对于李元霸的生平之事，达苏格早就做过一番工作了，他这一上来就开始狂拍李元霸的马屁，还邀请他去花满楼吃酒，这他娘地还真是够诡异的。

不过李元霸也没有理由拒绝，毕竟花满楼可以说是近年来长安城中开得最成功的酒楼，不仅其位置在长安城坊市中最佳，就连高度都是冠绝长安城。

而且据说这花满楼是由皇室开设的，回到长安城中这么长时间了，李元霸也就去过一次罢了。

“大相且放心，只要大相定下时间，本王一定到。”

李元霸二话没说就同意了达苏格的邀请，反正去了无非就是吃吃喝喝，以他的定力和酒量，就算是嫦娥亲临，猴儿酒真得让李元霸喝上一壶，恐怕都不能让他乱了情绪。

“如此甚好！”

达苏格闻言大喜，他站起身来，直接开始告辞：“那小臣就回去准备了！待宴会准备停当，小臣会派手下人前来请王爷的！”

把这位吐蕃大相送出了大门，李元霸看着他的背影冷笑了一声，道：“哼，花满楼？倒是挺会选地方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好细腰开锣！”

.....

回到了中院，李元霸换下了方才随手披在身上的衣服，穿上宽大的朝服就要赶往神机府。

有段日子没去神机府了，也不知道李元霸之前交代的那些个东西，神机府有没有研制出来。

“夫君，你是说那达苏格此番前来王府，只是邀请你晚上赴约花满楼？”

吩咐莹香去为李元霸端来一碗莲子羹，武顺歪着螭首看着李元霸，说道。

看来她还是不相信达苏格会为了区区这么一点小事来登门拜访。

当然了，李元霸也不会相信达苏格会没有什么目的，不过他还是朝着武顺轻笑道：“他是这样说的没错，不过你夫君我可没有那么傻！”

“夫君！”

待小莹香将莲子羹端来之后，武顺亲自将莲子羹端到了李元霸身前，突然轻声唤道：“夫君，你贵为大唐亲王，陛下也是极宠你的，可千万莫要被那达苏格蛊惑啊！”

作为一个妻子，在那个夫唱妇随，夫为妇纲的时代，武顺说出这话来时极为不妥当的。

可是李元霸对此却并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感觉，他只是对武顺笑了笑，道：“顺儿你放心，本王原本也只想做个逍遥王爷，若非诸事繁多，我早就撂挑子不干了！”

第四百二十三章神机府的突破

待李元霸走后，中院之中只剩下了武顺与小侍女莹香。√L，

看着自家小姐仍旧是一副黛眉紧锁的模样，小莹香顿时有些疑惑起来，问道：“小姐，您怎么了，还在担心王爷吗？”

武顺微微颌首，道：“夫君虽说贵为亲王，可是这一切都是陛下给的，若是王爷被那达苏格蛊惑得想要造……”

“造什么？小姐，难道那个吐蕃的大相想要害王爷吗？”莹香小侍女有些惊慌地问道。

“以夫君的智慧，断然不会被达苏格所蛊惑，我只是担心有心人去陛下哪里捅刀子，到时候就算是陛下不会真得怪罪夫君，可终究也会惹来一阵呵斥，总是不妥的！”

武顺凝眉望天，声音中掩饰不住的担忧。

……

神机府，工部司。

李元霸在工部司大司长的陪同下参观着工部的内部设施。

“府主，您先前留下来的哪些图纸，除了威力庞大的火器之外，还有很多的精巧之物，这段时间以来，不仅火器的研制有所突破，就连那些精巧之物也很有进展！”

这说话的是一个看起来四十来岁，有着一头奇异卷发的中年男人，他身着一袭暗红色长袍，身形并不雄健，可是身体中却透着一股子难以言喻的气势。

这家伙名叫鲁正名，据说是鲁班的后人，在工艺设计以及制造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所以他亦是工部司的大司长。

“王爷，您设计的东西简直是太神奇了，区区的一根小管子，只不过放了两片薄薄的所谓镜片，竟然可以看那么远，而且还那么清楚，神奇。真是神奇啊！”

提到其中的一件东西，鲁正名兴奋地满脸通红，就好像是他自己生了孩子一样。

李元霸闻言微微一愣，道：“镜片，一根小管子？”

“是啊！”鲁正名点点头，同时双手一边比划一边说道：“就是一节一节的，可以缩放，然后上面放俩小镜片，那一节一节的可以调节距离！”

“我靠，那不就是单筒望远镜吗？”

李元霸算是琢磨明白过来了。感情望远镜已经研制出来了，要知道，那望远镜的镜片可是关键所在，没想到他们竟然攻破了这个难关，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快，拿与本王来看！”李元霸懒得再去矫情，直接向鲁正名讨要了起来。

“王爷且稍待！”鲁正名应了一声，喊过来一个小厮，命他持自己的手令。去仓库中将那些精巧的小玩意挑几件过来。

过了没有盏茶的时间，那小厮就端着一个小托盘走了回来。

“王爷请看！”鲁正名颇有些得意地将那托盘递到了李元霸跟前，让他仔细看个清楚。

只见托盘中放着两样东西，看起来都颇为新奇。一件就是一跟仿佛细竹竿节一样的东西，只不过拳头长短，但是看起来好像还能缩放；至于这第二件嘛，则是一件透明地就像是水晶一般的東西。

捏起那一只仿佛像透明水晶一般的東西。李元霸轻轻敲了敲，道：“玻璃？”

“正是！”鲁正名有些傲然地说道：“王爷，自从您将这玻璃的制作方法留下之后。我们工部司就派出了专人日夜研究，终于在前两日的时候有了突破，这玻璃的制作技术虽说还并未成熟，但是像这种程度的玻璃，还是能够大批量生产的！”

玻璃，是由沙子和其化学物質熔融在一起形成的其主要生产原料有纯碱、石灰石以及石英。

在李元霸留下的冶炼方法中，并没有写地这么清楚，毕竟他是文科生，天生的理科痴呆，只能给神机府的人指出一个大概的方法来，好在这神机府中有着太多的能工巧匠，终究是让他们把玻璃给研制了出来。

“好！好啊！”

感受着手中玻璃上那有些凹凸并不算平整的触感，李元霸很是感慨地说道：“你们尽快完善玻璃的制作方法，等这东西可以量产的时候，本王为你们向陛下请功！”

没有人比李元霸更清楚玻璃的重要性了，这东西在他前世的时候可是家喻户晓，人人必备的！

“王爷，您再看看这个！”鲁正名并未接李元霸的话茬，直接拿起了那个只有拳头大小的竹筒子。

李元霸一看这东西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不就是望远镜吗？

伸手接过这竹筒子，没想到却是入手一沉，竟然是金属，只不过是在外面涂上了一层仿佛黄色竹竿一般的漆。

“铁的？有那么点意思了！”

李元霸自言自语地絮叨了一句，轻轻拧开了竹筒最前面的镜片，之后便微微往下一甩，‘刷’地一下，一连三节竹筒子出现在李元霸面前。

“设计得倒是挺精巧的！”

李元霸抬起了这四节单筒望远镜搁在了眼前，顿时一百丈开外分毫毕现。

将镜头往后拧动了一节，一百丈变成了七十五丈，再往后拧，距离马上又从七十五丈缩到了五十丈……就这么一节节地往后退，到最后一节的时候只剩下了二十五丈。

虽说这东西比不得李元霸前世的高倍望远镜，可是这近乎百丈的距离，对于战时却有着不可思议的作用。

“不错，不错！”李元霸放下了手中的单筒望远镜，拍了拍鲁正名的肩膀，道：“这东西可否大量制作出来？”

先前还满脸傲色的鲁正名，听到李元霸的话后，脸色却是在一瞬间就垮了下来。

看到鲁正名的变脸绝技，李元霸愕然道：“怎么？不能量产吗？不是已经攻破这上面的透镜问题了吗？用玻璃不行吗？”

“事实上……并没有！”

鲁正名脸色枯败地摇摇头，道：“这单筒望远镜所使用的透镜是用透明的水晶反复试验、雕琢而成，而透明的水晶就算是在咱们大唐都是凤毛麟角。为了制作出这只单筒望远镜，已经将神机府秘藏的透明水晶用了至少三分之一了！”

李元霸的眼睛一下子就给瞪直了，他不可思议地指着手中的单筒望远镜，道：“你的意思是说，秘库中剩下的透明水晶，也只能再制造两只单筒望远镜出来？”

“不不！”

鲁正名连忙摆手，道：“其实制作完这望远镜上的透镜之后，我们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剩下的透明水晶，还是可以做出十只单筒望远镜来的！”

“好！暂时有十只也够用了！”李元霸点点头，道：“还是那句话，你们继续晚上玻璃的制作工艺，待你们有所成之后，陛下自会降下封赏！”

“谢王爷！”

其实对于这帮科研疯子而言，封不封赏的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不断地研究那些有意思的东西，这可比他们的生命还要重要。

“好了，这只单筒望远镜本王就先带走了！对了，待会带我去库房去看看，也不知道最近有没有研制出新的火器！”李元霸将单筒望远镜收了起来，迈步就往工部司外面走去。

这才刚刚出了工部司的大门，李元霸就撞见了身形魁梧的黑金。

“黑老？”李元霸惊讶地说道。

“哎呦，王爷！”

黑金看到李元霸明显楞了一下，不过紧接着就是狂喜，他二话不说，一把拽起李元霸，就要往自己位于神机府东南方向的小院子走。

“唉，我说黑老，你这是作甚？”鲁正名紧追在黑金的身后，想要拉住李元霸。

“小鲁啊，你愿意过来就过来吧！顺道带上老子的那几个小徒弟！”前面的黑金奔跑如飞，就鲁正名那小速度，怎么撵都撵不上。

李元霸扭头瞅了身后紧跑着跟来的鲁正名一眼，对身前健步如飞的黑金

道：“我说，黑老，你这是干什么去？”

黑金满脸焦急地说道：“王爷，您之前不是让老黑给死难的将士们修一座纪念碑，并且将周围的房屋建筑都设计出来吗？老黑这段时间日夜赶绘，至今晨终于绘制完工。我原本准备想要找工部的那帮小娃子们帮老黑去看看，没想到碰到了王爷。正好，请王爷去我那小院中看看还有何遗漏之处。”

“哦？这么快就已经完成设计图了？”

李元霸不由得低呼一声，这老头子倒是挺高的效率啊，不过咱爷们儿可是这事情的主管，自然是要前往查看一番了。

.....

“王爷快请进！”

跑了整个神机府，终于来到了黑金的小跨院，黑金殷勤地推开了大门，邀请李元霸进院内。

还别说，黑金这小院中人可真不少，或是满头白发的花甲老人，或是双鬓斑白的不惑之人，还有更多的则是身形健壮，充满活力的而立青年。

看他们的样子，一个个在这方寸之间来去匆匆，似乎都是很忙碌的样子。

“王爷，这些小娃子或是老黑的徒弟或是老黑的徒孙，都是来这里帮老黑忙的！”黑金当前领路，走到了一大幅长长的画卷之前，道：“王爷请看，这便是纪念碑以及纪念碑周遭的建筑图.....”

黑金满脸的得意之色，看得出来，他对于自己的设计图很有信心。

“嗯，待本王先看看啊！”

李元霸点点头，直接上前几步，细细地看起了这一副长长的设计图。（未完待续.....）

第四百二十四章赴约

画卷看起来足有一丈三尺长，宽也有五尺，也不晓得这黑老头找谁画的，竟然比李元霸曾经看过的清明上河图还要更加惊艳。↖ ↗，

“这，这是你画的？”李元霸看着角落里一个豌豆大小的黑字，还有一个红色的繁体黑字印章，扭头看着黑金问道。

黑金豪爽地哈哈一笑，道：“王爷，未知老黑这一化作可还入得您的双眼？”

李元霸微微颌首，道：“黑老，你这一手怕是阎立本都比不上你啊！”

“阎得是不是石保县公阎毗次子阎立本？”黑金追问道。

“嗯，这小子秉承其家学，善长于绘画。他善画人物、车马、台阁，尤擅长于肖像画与历史人物画！”李元霸分析道，“不过相比起阎立本，你这设计图要更加成熟！”

“王爷，画技方面您就不要不用评论了，还是先看看这石碑以及周遭的亭台楼阁吧！”黑金瞅着李元霸似乎有向绘画方面转变，赶忙把李元霸的话题给领回正路。

“哦，对，看图，看图！”李元霸也知道话题有些跑偏了，赶忙向图的布局方面转移。

就这样呆愣愣地看了半晌，当工部司大司长鲁正名带着几个手下赶来的时候，李元霸突然伸出手来，指着图上的一座硕大的城池，说道：“黑老，这里便是长安城吧？”

“王爷果然是好眼力，此地正是长安成！”黑金摸着颌下的短须，粗长的手指在画卷之上不停地比划着。

尼玛，太坑了！你这图画地这么明显，老子要是再看不出来的话，那才叫瞎了呢！

“嗯嗯！”

李元霸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着黑金的介绍，眼睛还是放在这张设计图上，突然他眼睛一亮。指着那一大片广阔的亭台楼阁，道：“黑老，那里是什么地方？”

“大安宫！”黑金瓮声瓮气地说道。

“大安宫，那岂不就是父皇住的地方？”李元霸摸着下巴，轻声嘀咕道：“看来这地方也是遵从正中这条中轴线，整个城池似乎将这大唐的气运牢牢地所在了长安城下，真是壮哉！”

“武王殿下，您倒是说说啊，这东西还有没有什么漏洞？”

这回黑金是真急了，没办法。谁叫李元霸说话越来越不靠谱，越来越跑偏。

“你这些设计图嘛，倒是没什么大问题，一座座亭台楼阁设计的很是精巧，只是……”李元霸故意拉长了尾音，“只是这正中央的石碑确实有些问题！”

“这石碑怎么了？”黑金眼睛一瞪，说道。

“这纪念碑你设计成方形，可是这高度方面却只有六丈，需知道。那些为我大唐牺牲的将士们居功至伟，除却代表陛下的九五之数不能为之外，当有八丈四尺。”

李元霸努力回忆着，前世被摆放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继续说道：

“除此之外，这纪念碑的选材当用汉白玉，整座碑分别由分台座、须弥座和碑身三部分构成！这分台座很好理解，无非就是那最下面承载上面须弥座以及碑身的底座。至于须弥座吗。就是安置碑身的台座。这台座分两层，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四面均有台阶。台阶之上牡丹、荷花、菊花、垂幔等交相辉映……”

黑金的眼睛亮了起来，他直接从一边的桌子上抄起了毛笔，匆匆在砚台里面沾了沾，笔走龙蛇地记录了起来。

“还有，这碑顶之上雕成穹庐天顶，上雕天地之态，四角飞起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圣兽；至于最重要的碑身当为四方形，四面各刻浮雕碑文，其意在展现我大唐兵士们的英勇、壮烈，悍不畏死！”

李元霸倒是乐得黑金去记录这些东西，毕竟有的时候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具体的我就讲这么多了，剩下的东西你自己领会吧！”

李元霸直接丢给黑金这么一句话，扭头就往小院外面走去。

“唉，王爷，您先别急着走啊，我这还有很多事情要问你呢！”

黑金自然是不肯就此放过李元霸的，可是当他急匆匆地跑出来的时候，哪里还有李元霸的影子？

“你们把方才王爷记下的那几条都给老子吃透了，若是日后建造的时候出了什么纰漏，老子生吞了你们！”

郁闷之下，黑金只能去教训院子中的这帮小崽子们了。

.....

回了王府，悠哉悠哉地过了这剩下的半天，李元霸也开始已准备着，去花满楼赴达苏格的约了。

一出中院大门，就瞧见了赵三炮还有李三多身着黑色的作训服，腰间跨着横刀，就像是两根挺拔的树干一般，杵在门口。

“三炮，三多？你们俩来作甚？是找本王有何事吗？为何来了却不进去？”

身上随意穿着一件天蓝色长袍的李元霸，有些诧异地看着这两兄弟，心说难不成又出什么事情了？

“见过王爷！”

赵三炮和李三多见李元霸除了跨门，连忙上前行了一礼，随后便说道：“王爷，是菁菁！今日未时，菁菁突然跑到我家里，把我叫来了武王府邸，说是王妃相召，刚好老李俩就一起过来了！”

“是啊，王爷！”瘦猴儿一般的李三多也一边点着头，一边说道：“王妃说是让我们兄弟俩跟着王爷一起去花满楼，这一者是护卫王爷的安全，二者嘛，便是让我们为王爷充充门面！”

两个子爵出去给李元霸堂堂一个王爷充场面，说起来也是一件挺有面子的事情。

李元霸索性便不再拒绝，吩咐白福去将小白给牵出来，跨身而上，带着赵三炮和李三多，朝着长安城西侧而去。

.....

长安城西北部有一条长河，名曰曲江。

曲江有一部分乃是皇家园林所在地，境内有曲江池、大雁塔、秦二世陵。

而花满楼就见在曲江池边上，李元霸率领两人策马行在曲江池边慢道之上，周遭的柳树早就已经抽出了嫩芽，各色灯笼笼罩在曲江池畔，朦胧之间，和风细柳一般摇曳，那烟水深处更有渔歌荡漾，行人唱和之间，倒是颇有一番意境。

“好久没来曲江池了，没想到在这初春之际，倒是颇有意境啊！”

李元霸感受着那柳条抽枝的动力，不由得慨叹了一声。

“嗯，王爷说得在理！就算我是大老粗，可是这美景还是能够看出来的！”赵三炮咧着嘴笑了起来。

“不会说话就别说，美景就美景，哪来那么多受罪的话！”

李三多不屑地看了赵三炮一言，说道。

赵三炮不服气地瞪了李三多一眼，道：“你……”

“好了，有什么话到了家里你们俩再吵，可别在外面给本王丢人了。”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这对活宝一眼，说道。

“诺！”

赵三炮和李三多相互对视了一眼，冷哼哼的扭过了脑袋。

不一会的功夫，三人来到了一动有五层高的，装点得极其奢华大气的木楼前。

这整栋大楼呈现明艳的红色，整体构造颇有些江南阁楼的感觉，那雕梁画栋、别具一格的装饰风格，在这一干不过两三层的建筑群落中，显得很典雅、高贵。

仰头望着这画着大金色‘花满楼’排便的五层小楼，李元霸还没来得及感慨两句，便有一个极其别扭的声音传了过来。

“小臣吐蕃内相马格买司，见过武王殿下！”

“嗯？”

李元霸扭头望去，便见有一名身穿汉族服饰，脸上还笑咪咪的中年汉子，正恭敬地双手举起，向着自己行礼。

李元霸眉头微微一挑，他记得昨日在鸿胪寺的时候，似乎见过这中年人，听他的介绍，竟然是新任吐番内相。

“哦，原来是马格买司内相，达苏格大相已经等候多时了吧？”李元霸跨马而下，呵呵笑着说道。

正说到这里的时候，同样一袭汉人常服的达苏格，紧跟在马格买司身后跨步而出，对李元霸拱手行礼道：“王爷想多了，小臣见礼了！其实小臣也不过是刚刚才到罢了！”

“哈哈，达苏格大相且快快免礼！本王今日实在是诸事繁杂，让达苏格大相等候，本王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李元霸才不会听达苏格瞎忽悠自己的话，这老货多会做人啊，说不准早就已经等着急了，只不过脸上不敢表现出来罢了。

“达苏格大相，你倒是挺会挑地方的嘛！”李元霸看着这周遭花灯满布，道。

“哪里，这长安城着长安城边上有一处好地方，名曰花满楼，其不仅布置典雅，装点奢华，就连内部的菜肴都是极好的！”

达苏格轻轻抚摸着颌下的短须，道：“今日，小臣也过时借着您长安城的宝地，邀请您吃一顿饭罢了，哪里废了那么多的心思？”

李元霸不置可否地摇摇头，道：“那达苏格大相可真是有心了，这地方本王也不过是来过一次，今次可要沾沾大相的光了！”(未完待续.....)

第四百二十五章小插曲

“王爷就别和小臣客气啦，小臣可当不起王爷的调侃！哦，对了，王爷还是快快请进吧！”

达苏格不再和李元霸在门口客套，而是一只手臂往花满楼的大门处微微一摆，让李元霸进楼里。▲∴，

“大相，请！”

李元霸礼貌性地与达苏格客套了一句，之后便跨步往花满楼里走去。

花满楼里面的布置与外面的装点得交相辉映，尽管没有那么金碧辉煌，但是却足够奢华。

除此之外，一进花满楼，便可以见到一座用来表演的小台子。

小台子有十丈见方，上面除了吹拉弹唱的技人之外，还有二十来位身着霓裳羽衣的妙龄少女，在为大厅中的一众宾客们跳舞助兴。

这奢华的装点再加上这等雅致的氛围，确实冠压长安一众酒楼。

“这第一次来花满楼，就感觉这花满楼仿佛并不像是酒楼而是妓坊一样！第二次来，这种感觉似乎更强烈了！”

李元霸看着酒楼中纸醉金迷的一众宾客，突然感觉晚唐时期，大唐的衰败似乎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王爷说笑了，这花满楼可是长安城中最豪华的酒楼，据说里面的厨娘，都是整个长安城中数得上号的，这等好去处，怎么会像是妓坊那等龌龊之处呢？”

达苏格讨好地向李元霸笑了笑，说道。

“算了，算了，这地方偶尔来上这么一两次还可以，这次数多了，就算是本王也是消费不起的！”李元霸装模作样地摇了摇头，看他那样子似乎是真的打算再来一样。

其实吧，这货还真是这么想的，既然都说这花满楼是皇室开的。那么完全有理由将这个花满楼给关停掉，李氏皇族可不缺这点钱呦！

“楼上请，快楼上请！小臣已经在四楼订好了雅间，说起来小臣原本是要

订五楼的，可是他们掌柜的告诉小臣，却说这五层只对大唐循规开放，所以……”

达苏格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罢了，就算是坐在这一层大厅里也无妨，而且还颇有些趣味呢！”

李元霸摆摆手，倒是很倾向于坐在一层。可是今天这达苏格指不定搞什么鬼玩意，肯定不可能在这第一层谈事。

……

上了三层，位于最左边的‘惜缘厅’外，早就有两个汉人打扮，生得五大三粗的吐蕃武士守卫在那里，看他们那面目狰狞、横眉竖起的模样，倒真有几分清林莽汉的架势。

“开门！”马格买司吩咐那两名吐蕃勇士，道。

“是！”

两个家伙对其还真是言听计从，直接就推开了圆顶木门。

“大相。王爷，您两位里面请！”

“嗯！”

李元霸微微颌首，直接走了过去。

就在这时，两个重击的声音响了起来。

“噗通。噗通！”

嗯？什么情况？

李元霸一扭头，却是见到了赵三炮和李三多抬起手臂，一人一下，直接把守门的那两个吐蕃勇士给干翻在地。

“内相大人。我们俩只不过是稍稍拦了他们俩一下，就被他么给打了，您看看！”两个强壮的吐蕃壮汉感觉很委屈。直接向马格买司哭诉。

“你们……想要做什么？”马格买司怒瞪着李三多还有赵三炮，说道。

赵三炮冷笑了一声，道：“哼，老子和三多再怎么说是大唐朝的世袭子

爵，就凭这两个小兵卒子就想要拦住我们？痴人说梦！”

这下倒是让马格买司吓了一跳，他没想到李元霸的两个随从竟然是两位子爵，而且还是世袭的。

要知道，眼下的大唐可不比当初了，甭说是世袭子爵了，就算是想要得到一个子爵的爵位都是相当困难的。

这两个家伙，一看就是当兵的，这等年纪竟然就被封赏到了世袭子爵，完全就是天大的功劳。

再者说了，这两个家伙可是忘了一句老话，那就是‘宰相门前七品官’，更何况李元霸还是个手握重权的王爷。

就算赵三炮他们俩没有世袭子爵的爵位，单单凭着这一句话，就足以把两个人的身价抬得高高的。

“哦？有这回事？”

尼玛，在我大唐朝，欺负我大唐朝的人，真他娘地是找死啊！

想到这里，李元霸直接扭头看向了达苏格，也没有说别的话，只是那么静静地看着他，眼神淡淡地，没有丝毫的感情波动。

达苏格还没说话，倒是马格买司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无比，直接走上前去，二话不说，‘啪啪’两下，直接把这两个吐蕃壮汉给煽到了地上。

同时他嘴上还在高声斥责道：“该死的混蛋，瞎了你们的狗眼了！这两位可是天朝上国的子爵大人，你们俩是想死吗？”

待马格买司斥责完了之后，达苏格这个老货也赶紧上去狂踹了两脚，用吐蕃话斥责道：“该死的，搞砸了今晚的事情，就算是本相肯放了你们俩，回去之后国主也绝对不会让你们俩好过的！”

“大人，请饶恕我们的冒失之罪！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两个吐蕃汉子一下子就慌了神了，连忙跪在地上叩首，同事口中的吐蕃话就像是连珠炮一样地吐个没完没了。

他娘的，这几个货实在是太无耻了，演技演得李元霸都想吐。

“向本相道歉作甚？还不快去求武王殿下！”这一句话，达苏格倒是恢复了怪异的秦腔。

“王爷，王爷！是小的有眼无珠，还请王爷莫要见怪才是！”两个吐蕃汉子连忙疯狂得向李元霸叩首。

只可惜啊，李元霸鸟都不鸟他们，道：“你们招惹的可不是本王！本王可没有那个能力属你们无罪啊！”

一边这样说，他还一边把脸扭向了五层的楼顶。

来两个家伙这才反应过来，看向了赵三炮与李三多。

刚要说话，李三多就直接哼了一声，道：“行了，老子是大人有大量，不跟你们这两个家伙计较，不过以后别让老子再看到你们，否则的话，见你们一次揍你们一次！”

“呵呵，如此……两位子爵大人就是大人有大量！呵呵，两位子爵大人，这两家伙如此地不知礼，还望两位子爵大人海涵，海涵……”

要说达苏格不生气，那是不可能的，自己的手下被人给揍了，他还得很欠揍地过去道歉，这他娘地算怎么回事啊！

李元霸倒是没什么，不过当他想到这三个家伙方才在用吐蕃语说得话，顿时觉得有些怪异起来。

他很识机地扭头看着李三多和赵三炮，道：“赵三炮、李三多，你们这两家伙今天是怎么了，想要跟着就跟着，干嘛动不动地就对人动手？”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还很隐晦地向这两个家伙挤了挤眼。

赵三炮起初的时候还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直到李三多拉了他一把这才反应了过来。

“王爷，我这……我们这也是气不过……下次，下次我们不敢了！”赵三炮与李三多摆出了一副特受委屈的样子，向李元霸假意赔罪。

“哼，下不为例！”李元霸冷哼了一声，又扭头看着达苏格，很是平淡地说道：“达苏格大相，本王这两个手下都是直肠子，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拐弯，还请大相不要在意啊！”

得，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李元霸这话里虽说是在教训自己的手下，可是那护短的意思已经很明显得表达出来了。

“王爷说笑了！这等事情却是小臣的手下有错在先，王爷您与两位子爵大

人，大人大量，不计较他们的过失，小臣带他们俩谢过王爷与两位子爵大人不怪罪之恩！”

达苏格这个老家伙倒是转变得很快，直接就从凶悍的吐蕃大相变成了邻家大叔。

“好了，一起进去吧！”

李元霸摆摆手，提步径直往雅间里面走去。

进了雅间，李世民才发现，在这屋子中除了两位随身伺候的侍女、几位弹唱的名伶艺女之外，竟然还有另外的几位朝廷大员。

“王爷，竟然是王爷，我就说谁有这么大的面子，竟然让达苏格大相摆出了这么大的阵仗！”

起身说话的，是一个名叫朱志强的家伙，他是正五品上的文散官‘中散大夫’。

“哈哈。朱大人，要不然你以为仅凭我们的官职，可以让达苏格大相单独宴请吗？”另外一个长得有些五大三粗的家伙发话了，看得出来，他对今天的这场宴请很满意。

这家伙名叫苏光远，品阶同样是正五品上，只不过他是武散官‘定远将军’，两人的地位倒还算是相当。

“嗯？朱志强，苏光远！”李元霸扭头看着这俩激活，眉头不由得耸了起来。

你说你找人来作陪，也不看看级别，请了两个五品的官员，这是瞧不起谁呢？

看到这两人，李元霸几乎是头也不回地就往外走。

李元霸的举动，可是搞得原本喜意盈盈的达苏格瞬间色变，那脸色拉地比他娘地驴脸都难看。

“王爷，王爷您这是作甚？”马格买司倒是比达苏格率先回过味儿来，看来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罪了王爷了。

“哼，作甚？”李元霸冷着一张脸，森寒地说道：“既然你们已经邀请了别人，那还要本王来做甚？当本王是陪衬吗？”(未完待续.....)

第四百二十六章花满楼掌柜

“这……”

达苏格算是明白了，原本他邀请朱志强和苏光远，意在是为了李元霸这位武王殿下坐陪的，可是没想到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人家王爷根本就不愿意有外人在场，或者说这两人的级别太低了，根本就没有坐陪的资格。

朱志强和苏光远这两个闲散的大唐五品官，真不愧是爬了这么多年，仍旧高不过五品的废物，根本就看不出来李元霸的怒火不仅仅是针对达苏格，还有针对他们的意味。

是，整个长安城中的人都知道武王李元霸不在意那些繁文缛节，可那是人家武王自己的意思。

你们两个区区五品官，竟然不对王爷行礼，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

所以李元霸干脆来个眼不见心不烦，扭头就往外走。

“王爷且留步！”

尽管脸色很是难看，但是到了人家的地头儿就得听人家的，所以达苏格赶忙将这不好的情绪压了下去，上前去拦住了李元霸。

李元霸根本就懒得搭理他，直接一伸手就把达苏格给扒拉到了一边。

“哎呦！”

老胳膊老腿的达苏格，哪里是李元霸的对手，这一扒拉就把这老家伙给扒拉到了地上。

“大相！”马格买司上前一步，扶起了达苏格关切地看着他，道：“您没事吧？”

“无妨！”达苏格脸上涌起一丝异样的潮红之色，不过却对马格买司摆了摆手。

也不知道这苏光远是脑子进水了，还是脑袋瓜子让驴给踹了，这个时候突然阴阳怪气地说道：

“哎呀，真是好大的脾气啊，人家连碰都没碰到呢，就直接被推得踉跄倒地，真是……唉……”

朱志强脸色微微一变。瞄了苏光远一眼，悄悄向着东边的方向挪了挪。

“唰！”

原本静静的跟在李元霸身后，就像是两座铁塔一般的赵三炮和李三多，瞬间扭头看向了苏光远。

如果眼神可以杀死人的话，相信苏光远已经被这四道充满杀气的眸子给杀了千百万词了。

这么长时间以来，除了当今圣上之外，还从来没有谁在嘲讽过武王殿下之后还能够活着的。

这五大三粗的家伙还真是作死啊！

许是被两个生猛的家伙给盯地有些恼羞成怒了，苏光远猛的站起身来，瞪着眼睛呵斥道：“看什么看？就你们俩有眼睛了？告诉你们，老子可不怕你们！”

李元霸冷笑了一声。道：“不怕？三炮，把他从这里给本王丢出去，让他清醒清醒。另外，三多，你去大理寺诏狱，让他们来这里提人，本王还真就不信了！你一个大唐五品官，就真得这么干净！”

李元霸可真狠，不仅让人把他给隔着窗户丢出去。还把人给送大理寺诏狱去。

前段时间，大理寺诏狱的狱卒之事搞得整个长安城风风雨雨地，谁都知道大理寺诏狱是武王殿下的地盘，进了诏狱。纵然你是无罪，也得变成有罪了。

还真是花样作死啊，没事招惹人家武王作甚？这下可倒好，祸从口出。甭说以后的晋升了，眼下的五品官职都保不住了，整不好连家族都得被抄了。

“额……”

苏光远现在才算是清醒了过来。知道刚才自己脑袋一热，做下了什么蠢事。

“你，你这是动用私刑，陛下是不会同意的！我要见陛下，我要见陛

下！”

苏光远吵吵嚷嚷地，同时迈步就要往雅间外面走。

“嘿嘿，骂了我家王爷，还想要就这么走吗？刚刚我家王爷的话你也听到了，是你自己从窗户跳出去，还是让老子送你出去！”

赵三炮狞笑了一声，双拳捏地就像是爆炒豆子一样，‘噼里啪啦’地连响。

“你……无耻，粗鲁！”苏光远憋得脸色通红，口不择言。

“好，就让老子助你一臂之力吧！”

赵三炮哈哈一笑，快步上前，很是轻松达地扭住了苏光远的臂膀，那怪力竟然直接将苏光远这一百五六十斤的壮汉给举了起来，隔着窗户，‘咻’地给丢了出去。

“噗通！”

窗外是滚滚东流地曲江，苏光远的身体直接就没进了曲江之中，不见了踪迹。

须臾之后，曲江之中传来了泅水的声音，挂着彩灯，泛舟江上的富家公子、小姐们，大声呼喊了起来：

“快来看啊，有人落水了！”

“好像是从花满楼四层被人给丢出来的，不知道是谁这么倒霉！”

“哈哈哈，难得看到这么可乐的事情，当浮一大白啊！”

这些官家、富家的公子、小姐们，根本不会在乎外人的死活，况且此人是被人从花满楼里面给丢出来的，这种事情他们碰到的可不算少了，能不沾惹就不沾惹，免得途惹纷争。

“三炮，你在上面看着他，我去叫人走一趟大理寺诏狱！”

李三多看了赵三炮一眼，急匆匆地向着酒楼之外而去。

朱志强都吓傻了，这他娘地就因为一句话，说丢下去就丢下去，说关诏狱就关诏狱了？

苏光远也他娘地是傻，王爷可是大唐朝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再加上掌控

着大理寺诏狱、神机府以及大唐朝最牛逼的大军，神武卫。

这等存在甭说是招惹了，巴结还来不及呢！你竟然上赶着去嘲讽人家，不是花样作死是啥？

“王王王，王爷！下下，下官还有事，就就，就先告退了！待待待，待日后有，有暇，再再，再登门求，求见！”

朱志强生怕自己再步上苏光远的后尘，顾不得去看边上马格买司和达苏格的脸色，急急地向李元霸行了一礼就往酒楼之外走去。

李元霸看着朱志强的背影，嘴角勾起了一丝冷笑，他就是要敲山震虎，杀鸡儆猴。

你达苏格不是有什么阴谋吗？那老子就先声夺人，一步走在前。此后当步步在前，老子还真就不信你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不过眼下戏份还是要做足的。

李元霸对于朱志强的走，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情绪来，依旧执着地想要往下走。

便在此刻，从楼下走上来一个身着藏蓝色长袍，头顶黑色折上巾的干瘦中年男人，他带着两个上身形高壮地手下，来到了这一处雅间当中。

“在下添为花满楼掌柜唐忠，不知方才是怎么回事？竟然惹得诸位客人大打出手？”

语调虽然干涩，但同时却自有一番魅力的声音出现了。

李元霸惊讶地扭头看去。特么竟然是天机卫以及影卫的头号打手，也是李世民心腹当中地心腹，唐忠！

虽说李元霸也并没有见过唐忠的真面目，可是对于他而言，就唐忠那双眼睛还有沙哑的独特声线，想复制都复制不出来。

看来外界传言果然没错，此处花满楼确实是李氏皇族所开设的，只是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而开设的罢了。

“无事！只不过是一坨跳梁小丑罢了！”

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了唐忠一眼，说道。

一坨？

“哦……原来是武王殿下。没想到武王殿下会光临酒楼，真是有失欢迎啊！”

看到李元霸，唐忠的眼睛里面也闪过一丝狐疑之色，不过很快他就镇定了下来。他相信，以武王殿下的智慧，肯定已经认出他来了。

不过无所谓，反正他这个身份又不是见不得光。只要另外一个身份不曝光也就是了。

“哎呀，唐掌柜，真是麻烦您了。为了这么一点点小事你麻烦您亲自上来一趟！”

马格买司比达苏格圆滑，他脸上带着笑容，连忙和唐忠客套了起来。

“既然两位特使大人和武王殿下都无事，那在下就先告辞了！”

唐忠和马格买司稍稍客套了几句，就要退下楼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却是说道：

“对了，上次王爷来花满楼，在下无缘得见，今日王爷与两位特使大人在花满楼中所有的开销，都算在在下的账上，就当是在下送给王爷的见面礼了！”

“哈哈，那本王倒是要谢谢你了！”

李元霸顿时哈哈笑了起来。

……

五层‘百花厅’，重新换了一套雅间的李元霸，坐在大厅主位之上，达苏格和马格买司坐在左手边，右手边则是腰杆挺得笔直的赵三炮和办完事情回来的李三多。

而在宽敞的大厅之中，自有神乎其技的女子，怀抱着各式乐器正在挑动，窈窕的背影，高耸的云髻，薄纱之下的粉色罗衣，那舞女露出的白腻肌肤，被厅内的闪烁烛火，映衬成了金红色，异常的妖艳。

“王爷，方才那苏光远行事鲁莽，冲撞了您，也是小臣邀人不慎，还请您莫要怪罪才是！这一杯，小臣自罚！”

因为李元霸的原因而重新换了雅间，再加上他和马格买司的努力，终于

留住了武王，眼下达苏格如果再不卖力巴结的话，怕是之前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

李元霸不置可否地点点头，道：“你这一杯确实该罚，倒不是因为苏光远那个该死的家伙扰了本王的兴致，而是你们根本就是有事在瞒着本王！”

“王爷错怪小臣了，今日邀王爷前来饮宴，实乃小臣仰慕武王殿下之英勇，真得并无他事！”

达苏格依旧在尽力地维护着自己的口碑和形象。

不过这在李元霸看来，却摆明了是先要把他给灌醉了，然后再放阴招的节奏。(未完待续.....)

第四百二十七章气死你

“今日王爷能够应邀而至，实乃小臣之荣幸！这第二杯，小臣敬王爷！”

达苏格今天好像是格外的高兴，似乎方才的事情已经被他给抛诸到了脑后一般，一杯干了，这第二杯又上赶着端了起来。

“好，你这一杯，本王就喝了！”

李元霸微微颌首，不过并没有一口干，只是轻轻抿了一口。

领导嘛，对待下属自然应该是浅尝辄止，倒是达苏格这个乡下土财主派来的管家，应该来上那么一句：

“王爷，这一杯干了，您随意！”

所以说啊，达苏格明显还是没有这种觉悟，还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不过好在这老货号称笑面虎，并没有因为李元霸喝得少了而有所表示，仍旧笑咪咪地一抹酒渍，随后大手轻轻一拍。

“啪！”

一声轻响，几名妙龄少女舞姿一变，从比较刻板的传舞蹈，变成了鲜活的霓裳舞，悠然的乐声好象是从她们那缓缓摆动的躯体中溢散出来的一样，动感、诱人、美艳！

“好一个霓裳羽衣啊！”

看着片片起舞的摇曳身姿，随着乐曲的节奏在款款而摇，的确是一种视觉以及听觉上的盛宴。

甭管是前世还是今生，李元霸骨子里的那股子古典味道，似乎在此刻得到了升华，前所未有地安然自在。

“呵呵，只要王爷喜欢就好！说实话，今日小臣亦是沾了王爷的光了！若非是王爷的面子，唐掌柜的怎么可能放这几位花满楼的宝贝出来，为您奏乐伴舞呢？小臣今日算是开了眼界了！”

好一个达苏格，无声无息地恭维着李元霸，虽然并没有提自己怎么怎么样，可是看他那股子乐呵呵的劲头。就好像是自己是主人一般。

早就已经习惯了臣子恭维的李元霸，对于达苏格的话是照单全收，他拿起筷子，加了一块肥美的回锅肉放到了嘴里，咀嚼了片刻说道：

“大相却是客气了，如果今日没有大相相邀的话，就算是唐掌柜的想要给本王这份薄面，怕也是没有机会了。”

“王爷，大相，您二位就不要相互客套了！既然眼下美酒佳肴已经上齐。身前又有佳人美景相伴，何不就此把酒言欢？”

马格买司努力做着自己中间人的工作，直接将话题挑向了其他的方面。

“哈哈，说得也是，本王今日午膳可是特意没吃多少东西，为的就是晚上这一餐能够多吃上一点，你等可千万莫要与本王客气啊！”

李元霸闻言哈哈大笑了起来，端起酒杯来就豪爽地饮下了一杯。

就这样，李元霸与达苏格谈天说地。马格买司从旁刻意奉承以及转移话题，那赵三炮和李三多只管低头狠命吃，只是偶尔抬起一下头来，也是看看李元霸在做什么。而后又是一番低头狠吃。

这看似所用时间不长，可是当三个人都变显得有些醉醺醺的时候，晚宴已经过了足足半个多时辰了。

不得不说，达苏格这个老家伙。对于大唐朝汉文化的理解甚至远在很多唐人之上，很多古文之言亦是随手拈来，知识之浩瀚。堪比世家大族之中的宿老。

再加上老家伙说话刻意迎合李元霸，言谈举止颇有古人之风，这样的老人如果是汉人的话，说不准可以入朝登阁拜相，可若是番邦之人的话，留着就是一个祸害，一个对大唐的祸害。

就在李元霸暗暗感叹达苏格知识储量丰富的时候，达苏格也完全被李元霸给震撼住了。

因为啥？

正是因为达苏格这老货对自己有着足够的信心，谁知道不管是文言古文，还是经典史实，还是说天文地理……似乎没有这位武王殿下不知道的，有很多就算是以他的知识面都不曾涉猎过。

有这等渊博之人，怪不得人家大唐朝可以百战百胜，人家武王殿下可以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

同样的，马格买司也是这种想法，毕竟面对这样一个人敌人，可要避免对千军万马还要可怕地多。

再看赵三炮和李三多这一对活宝呢？没啥感觉，不就是三个大老爷们跟那里一边吃一边嚼吧嚼地吗？有啥好看的？远没有他们面前的美酒佳肴要来得有意思。

“王爷，您看这时间上还早，要不要去江上泛舟游览一番？”

达苏格想马格买司瞄了一眼，提出了一个建议：“眼下距离宵禁还早，小臣曾听闻这曲江之上不仅美景如画，更有大唐的翩翩美人整日留恋，王爷您看？”

酒足饭饱了，这正事也终于该来了。

也罢，反正这曲江之上他也没去过呢，今日正好一起去看看，到底是否有传闻地那般漂亮。

“如此甚好！”

李元霸点点头，率先带着赵三炮和李三多向着楼外而去。

.....

花满楼之外即是曲江，并且为了客人们着想，花满楼还特意在邻近曲江的江畔建造了一座小巧的码头。

在这小巧的码头边上，停靠着五六条带着乌篷的小船，小船里面也都极尽心思地装点的很是温馨，不仅灯火通明，而且里面还有茶点供应。

当然了，租这样一条能够乘坐七八个人的小船也是需要金银的，而且还并不便宜，至少一锭金子，其他的东西，价值另算。

赵三炮殷勤地解开了一只乌篷船的绳子，待众人上了船之后，就直接将船给摇到了江中。

此刻曲江水面，在上元节前就已经彻底解冻，虽说江水依旧有些寒冷，但是随着夜风的吹拂，倒是颇有一些小桥流水的意味。

乌篷船内，早就已经将茶点水果摆上了精致的小桌，李元霸和达苏格在小桌旁相对而坐，而马格买司坐在船头，赵三炮以及李三多却是坐在船尾，似乎在护卫者乌篷船一般。

“王爷，自大唐立国以来，圣武神皇陛下一向以仁德之术治理天下，融合道儒两家之道管理番邦属国。不过小臣却是有一事不明，还望王爷可为小臣解惑。”

达苏格喝了一口面前的浓茶，声音似乎蕴含着疑惑之意。

“哦？大相有何疑惑，本王若是能解的话，自然会为大相解惑！”

对于达苏格的问话，李元霸没有丝毫的意外，似乎早就已经在等着这个问题一般。

“圣武神皇陛下以仁德之术治国，行圣人之道，可是前翻大军压境之时，牛进达大将军却是率领大军杀入我吐蕃，致使我吐蕃大军血流成河，民不聊生！”

达苏格念起了一枚兰花豆放进了嘴里，眼中的精芒一闪即失。

这他娘地分明是在找他们大唐的不是！怎么地？你们吐蕃人自找的我大唐麻烦，现在杀了你们吐蕃的人，你们反倒来找我大唐的不是了？

纵然是你这样问又有什么用？事情本就已经发生了，就算是你们想要挽回已经是不可能了，那么这个问题又有什么作用？

想要为你们吐蕃要些赔偿吗？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能力了！

想到这里，李元霸心中冷哼了一声，脸上却是不动声色地说道：“达苏格大相，在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本王也有事相询，不知大相可否为本王解惑？”

“王爷旦说无妨！”达苏格表现得很大气。

“好！”李元霸点点头，嘴角挂起了笑意：

“既然方才达苏格大相提到了我大唐陛下以仁德治理天下，融合道儒两家管理番邦从属之国。那么大相，敢问若是番邦从属之国突然反叛我大唐，我大唐当以何态度对之？”

“这个……”

达苏格似乎早有准备，在李元霸话音落地之后就开口想要说话。

便在此刻，李元霸却是不给他开口的机会，便说道：“《道德经》中圣人

老子曾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句话原本的意思是不管万物变成什么样子，那是万物自己的行为，与天地无关，天还是干天的事，地还是干地的事，大相以为可对？”

达苏格愣了一下，不明白李元霸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李元霸呵呵一笑，道：“同理，这天地间百姓的行为，又与圣人有什么相干？”

“前番，你们吐蕃派遣大军协助薛延陀入侵我大唐的时候，可曾想过这样的结果？牛将军的行为可不是我们陛下的意思，不过这在我大唐的百姓看来，牛将军的行为完全都是英雄举动！杀了你们吐蕃的平民百姓，你可以理解为报复行动，也可以理解为是左骁卫大军的发泄，总之却是与我大唐陛下没什么相干！”

这话说着，在让人听来自然是理所当然，可是达苏格毕竟是吐蕃的大相，听到李元霸的话自然是脸色铁青。

可是接下来更加让他感到心中窝火，甚至气得脑浆都要崩裂的话出现了。

只听李元霸说道：“再者说了，我们左骁卫大军可是牺牲了半数的将士们，就连守城的大唐兵士都损失了三万余人，按照本王的意思，这些将士们的抚恤金也应该让你们吐蕃来出，用以告慰我们大唐那些死难的英雄兵士！”(未完待续.....)

第四百二十八章若是取陛下而代之.....

噗！

达苏格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要不要这么无耻啊？是战争就会有伤亡，你们大唐才死了多少人啊？

吐蕃除了那些平民百姓之外，光是当兵的就死了十五万，十五万大军啊，没跟你们大唐要赔偿就算不错了，你们竟然还有脸跟我们要，真是他娘地够无耻的。±，

“是不是感觉很窝火？”

李元霸这次直接点出了达苏格的内心感触：

“没办法，谁叫你们吐蕃是挑事的一方，如果是我们大唐输了，你说你们会这么轻易地放过我们大唐吗？”

“那此番和谈，王爷为何不秉承圣人之道？在谈判之时总是说些有的没的，难不成是在敷衍小臣吗？”

在第一个问题上完败，达苏格的脸色已经由青转白，看得出来，这家伙似乎有些急火攻心了。

“大相，你为何总是纠结圣人之道，儒家之道？”

李元霸很费解，他继续说道：

“所谓圣人，自然只得是陛下，本王可不是陛下，用不着将圣人之道套在自己的身上！还有，这圣人之道也得看用在谁身上，也要看是对谁而用，若你为大唐之民，陛下自然是要以仁德待之，你若为侵略者，呵呵.....”

李元霸呵呵笑了起来，那意思自然是不言而喻。

什么圣人之道，道儒之道，全都他娘地是狗屁。

在自家大国利益面前，所有的一切都是一纸空谈，你侵略了别人就不允许别人侵略回来了？哪里有这样的道理！

怎么着，难不成你吐蕃对我无礼，我大唐还得拿热脸去贴你的冷屁股？

就因为你们的原因，搞得我们大唐牺牲了那么多的兵士，不割地赔款就想要将这件事情给了解了，做梦呢？

“王爷。此事虽说是我们吐蕃的过错，可是真要说起来，这薛延陀也是距离吐蕃甚近，作为友邦，我们吐蕃有义务帮助薛延陀！”

达苏格摆出了一副很是悲天悯人的表情，随后说道：“不过，此事确实是我吐蕃有错在先，小臣在这里真诚地向王爷您，向大唐的百姓道歉！”

李元霸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如果仅仅是道歉就可以弥补吐蕃对大唐造成的伤害的话。那和谈还有什么意义？

见李元霸的表情不对，达苏格就意识到走这条路走不通。

没办法了，他也只能决定换另一个角度来给李元霸摆事实讲道理了。

“王爷，之前的话题就此翻过！小臣也是有些激动了！”达苏格开始转移话题：

“王爷，小臣甚为倾慕天朝上国之文化，对古之典亦是喜爱。小臣曾闻曾有墨者行走于春秋战国之时，讲究的非攻之道……更有如儒家一般，以仁德之道行走天下。大唐给我们这些番属之国的印象，一直都是武胜于文。长此以往必定会选择征伐之道，这可是害人又害己啊！”

李元霸冷哼了一声，道：“那我想请问达苏格大相，你吐蕃为何去协助薛延陀攻打我大唐？这算不算是征伐。算不算是害人害己？”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说得就是达苏格这货。

哦，只许你吐蕃打别人，就不许别人揍你吐蕃了？

摆明了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嘿，今日老子就非得把你给点了天灯不可！

达苏格连忙说道：“王爷，这可不是征伐……”

……

两位两个国家中都算是有一号的人物。在这里你来我往地开始了唇枪舌剑。

只是可惜啊，李元霸那可是经受过前世各种熏陶的宅男，这俗话说得

好，爆发之后的宅男比任何人都要可怕。

这不，这位名闻吐蕃甚至是周围番邦的大相，根本就不是李元霸的对手，似乎他面对的并不是一位王爷，而是一个深谙国事谈判之道，老奸巨猾的政客一般。

最终，以这老家伙的水准，最后是险些被逼得吐血三升，只能是苍白着面容，道：“王爷大才，小臣甘拜下风！”

“呵呵……”

李元霸淡淡地笑了一声，说道：“若是大相身为汉人，必定为我大唐朝栋梁之材，至于现在嘛……”

说到这里，李元霸干脆不再言语，而是摇了摇头，端起碧绿的浓茶一口灌进了嗓子眼。

达苏格似乎是有些不甘心，他眼珠子一转，诡异地说道：“以王爷之才，完全可以取陛下而代……”

“闭嘴！”

原本半眯着的双眼，瞬间就瞪圆了，他满眼冷光地瞥了达苏格一眼，道：

“达苏格，别以为你是吐蕃此番和谈的特使就可以胡乱说话，有的时候，说错话是会死人的！”

李元霸这一眼，可是毫不掩饰地满溢着杀机，他是真地想要杀了达苏格，赤果果，冷酷无比！

达苏格被李元霸这一眼给看得是浑身发冷，整个人就像是如坠冰窟，这大冷天的，冷汗刷刷的往外冒，瞬间沾湿了身上的衣服。

达苏格似乎有些低估面前这位王爷对大唐皇帝陛下的忠心了，他深深地感到后怕。

还好，还好没把这话给说完，要不然的话，他肯定会被处于暴怒之中的武王殿下给生生地撕扒了！

“这个……王爷恕罪，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语！”

达苏格连忙向李元霸赔罪，与此同时，他对坐在船头的马格买司摆摆

手，道：“马格买司内相，把东西呈上来吧！”

“是！”

马格买司应了一声，随手将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小箱子给打开，从小箱子里面取出来一个小木头盒子，放在了两人面前的小桌子上。

李元霸借着闪亮的烛光看了一眼那小盒子，这是一个大概半尺见方的小盒子，小盒子外面雕虎刻凤，看起来装饰华丽。

而且在这小盒子外面还镶金嵌玉，一看就价值不菲。

“王爷，这盒子中的东西乃是我们吐蕃的珍宝！先前本想将此物送给王爷，以示了一些让王爷生气的话，这东西便当作小臣的赔罪之物吧！”

一边这样说着，达苏格还将盒子往李元霸的面前推了推。

李元霸没有说话，不过却是伸手就要将这小木头盒子给打开。

“王爷且慢！”

便在此刻，一直坐在船尾的赵三炮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了李元霸身侧，说道：

“王爷，这等活计还是交给末将来做吧！”

赵三炮这是在担心李元霸的安危，如果达苏格这个老家伙在小木盒子中设置一些机关的话，那么王爷就会遭到攻击，到时候他和李三多就是百死莫赎了！

“啪嗒！”

赵三炮没等李元霸阻拦，一下子就将那小木盒子给打开了。

“唰！”

一瞬间，整个乌篷船都亮了起来。

晶莹透亮，各种颜色在璀璨的烛光下闪烁着奇异的色彩，那缤纷四射的光华，将众人的眼睛都快要晃瞎了。

“他娘地，真是太他娘地晃眼了！”赵三炮说出了众人的心声。

“这，这是什么东西？水晶吗？”

李三多看着这道。

“这东西叫碧玺！”

李元霸捏起来一块大概有大拇指长短，略微有些扁平的墨绿色宝石，说道。

碧玺又称为电气石，其意思为‘混合宝石’。

碧玺的化学成分比较复杂，是一种以含硼为主，还含铝、钠、铁、镁、锂等元素的硅酸岩矿物。

其形状多为柱状、三方柱、六方柱、三方单锥等。

而颜色以无色、玫瑰红色、粉红色、红色、蓝色、绿色、黄色、褐色和黑色为主。其中更以通透光泽的蔚蓝色、鲜玫瑰红色及粉红色加绿色的复色为上品。

眼前这小木盒子中的碧玺，一个个晶莹透亮，蔚蓝色、鲜玫瑰红以及墨绿色的比比皆是，更有几块无色透明的，倒是让李元霸有些意外。

这些东西，在当下的大唐还并不如何流通，而且这东西很是难得，所以有很多的唐人并不认识这种漂亮的宝石。

“王爷好见识！”

达苏格拍了拍手，道：“这东西确实叫做碧洗，乃是产自我吐蕃阿拉木山脉之中，这些都是碧洗矿石中的极品。小臣特意向我国主讨要来，献与武王殿下！”

“就这么点破东西，还想要送给王爷，都不够咱塞牙缝的！”

赵三炮嘀嘀咕咕地说了两句，似乎这些看起来很是漂亮的东西，根本就不值钱一般。

事实也正是如此，并非是物以稀为贵，而是有些东西在番邦外族看起来很珍贵，可是到了唐人的眼中却是廉价至极。

这便是所谓的地域差异！

“呵呵……大相别听他瞎说，这等物件确实罕见，本王就却之不恭了！”

李元霸瞪了赵三炮一眼，将这一小箱子的东西收了起来，只是那神情中，却并没有多少高兴的神色在里面。

达苏格还想要在说些什么，可是这时候李元霸却决定将近万之行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便起身说道：

“大相，今日天色已晚，这马上就要到了宵禁时间，依本王来看，还是早些回去地好！”(未完待续.....)

第四百二十九章刺王

此刻，曲江之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唯有那么一两只小船，或是向曲江岸边划去，或是继续顺流而下。△，

“王爷所言在理，是该回去了！”

达苏格也明白，今天这顿算是白请了，而且还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给送了出去，他摇了摇头，继续对李元霸说道：

“王爷，今日达苏格所言均是胡言乱语，还请王爷莫要见怪才是！待改日有暇了，小臣必定登门再访，望王爷莫要嫌小臣叨扰啊……”

小船即将靠近曲江河畔，吐蕃大相达苏格颇有些遗憾地对李元霸拱手行礼。

李元霸理所当然地受了达苏格这一礼，摆摆手，说道：“大相客气了，若是大相前来王府，本王必定准备最丰盛的饭菜来招待你！”

“如此，小臣在这里提前谢过王爷了！”达苏格笑了起来，只是笑得有些苦涩。

“嗯，你何人，为何紧跟在我等船后？”

便在乌篷船刚刚靠岸的时候，又有一条船紧挨着李元霸所在的乌篷船停了下来，与此同时，还有一道黑色的身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上了河畔，几个起跳间消失不见。

“三炮，你保护好王爷，我去追！”

李三多脸上的神色瞬间变得狠厉非常，对赵三炮吼了一句，随后整个人就好像是豹子一样蹿了出去，那速度简直比他娘地什么罗伯斯都要快上那么几个呼吸。

再看吐蕃这边呢，马格买司也很快反映了过来，吩咐下面那两个被赶出花满楼的吐蕃壮汉，让他们分出一个人沿着方才李三多跑去的方向跟过去，另外一个则是拔出了腰间的弯刀，护卫在达苏格身前。

“王爷，您没事吧？”

看着自己的手下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之下，达苏格很是关心地看向了李元霸。

“无事！”

自从李三多开始呵斥的时候。李元霸就把目光看向了达苏格，他看到的达苏格的表现倒是很紧张，看来今天的这件事情并非是出自他的手笔，不过也不能放过这个可能。

忽然，赵三炮的耳朵微微一动，‘锵’一声就抽出了腰间的横刀，低声对身侧的李元霸说道：

“王爷，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恐怕待会，会有些热闹要看了！”

“嗯。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元霸的脸色顿时往下一沉，低声询问了起来。

赵三炮的警觉性，就算拿到整个神武卫中那都是顶尖的，就连李元霸都不及他，他可不会无缘无故地说出这样的话，肯定是发现了什么情况。

“王爷，真地不对劲，在这江畔，还有咱们的船下都有人！”

赵三炮话音落地。就满身杀气盈盈地抬起了横刀，摆起了架势，那虎视眈眈的样子，看着就让人胆小。

有人要伏击……不对。或者说是刺杀要来得更加准确一些！

李元霸心中先是一愣，不过马上就反应了过来，嘴角更是带起了森寒的笑容，道：

“三炮。你是说，方才突然跳出来的那个家伙只不过是诱饵，剩下的人才是正主儿？”

“王爷说地没错。方才就在咱们的船刚刚靠岸的时候，未将就听到岸边还有船底下有那么一丝的动静，估计很快他们就要动手了！”

赵三炮话音刚落，就听乌篷船周围的水面突然传来了泅水的声响，而与此同时，岸边略显浓密的干草丛中也传来了悉悉碎碎的声音。

李元霸以及众人借着闪亮的烛光往前、往下一看，发现本来漆黑一片的河面上，随着几声‘哗哗’的声响，有数人越出了水面，而江畔又是十数人窜了出来，他们的目标已经很明显了。

“不好，有刺客！”

直到这些人突然越出来，吐蕃那边的那名五大三粗的壮汉才算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立马满脸紧张了起来。

“嘿嘿，来得好，正好本王手痒了，就有人给送上门来了，还真是看得起本王呢！”

李元霸看着这些家伙直奔自己冲了过来，和赵三炮没有丝毫犹豫地就冲了上去。

两个家伙全都是久经沙场的人物了，李元霸就不用说了，赵三炮在战场之上那也是百人敌的主儿，这些家伙们虽然人数多一些，可是根本就不是两人的对手。

因此，两人几乎是一两拳、一两脚地就能解决掉一个家伙，眨眼间就将十数个敌人给放翻在地。

此刻那个吐蕃的壮汉方才反应过来，从乌篷船中找到了粗大的绳子，花了些时间，将这些人给绑了起来。

而这些人呢？意识到任务失败之后，干脆垂着脑袋一声不吭起来。

“哒哒哒……”

便在此刻，一队二十名身穿皮铠，腰间跨着长刀的仆从护卫出现在李元霸等人身前。

带队的李元霸认识，正是方才在花满楼中见过的花满楼掌柜的，唐忠。

“王爷，方才发生何事了？”唐忠面色沉稳地问道。

“唐掌柜，您来的正好！您看看这算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的船才刚刚靠岸，就来了这许多的刺客。好在赵子爵与武王殿下武艺高强，否则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李元霸还没有说话，倒是马格买司抢先把方才的情况叙述了一下。

“什么？”

唐忠的脸色瞬间就变得凝重了起来，他还真得没想到，在他的地头上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而且对方的目标很明显，竟然是武王殿下。

“王爷，真是不好意思，在下一定会给王爷一个交代的！”

唐忠很认真地对李元霸说道。

“无需你给本王什么交代！”

李元霸闻言摆摆手，示意一名跟在唐忠身后的护卫举着火把过来。

这名护卫看了看自家掌柜的，见自家掌柜的没有反对，便大跨步地走到了江畔。

借着火光，李元霸踱着步走上前去看了看。

他发现，这帮子前来刺杀他的人，全都是清一色的壮汉，便见他们身上穿着皮制的水靠。腰间挂着个皮质刀鞘，看他们都在地上的兵器亦是私人的装备，看起来似乎上不得台面。

“给本王抬起头来！”

李元霸仔细数了数人头，一共抓住了十九个，看他们的样子倒像是死忠份子，没有人听李元霸的话，一个二个地全都低着脑袋，一声都不吭。

“呦喝，倒是挺硬气地，真把我家王爷的话当耳边风了？”

见这帮该死的家伙对自家王爷爱答不理的。赵三炮心中火气升腾，冲上去，对准一个方才冲在最前面的贼人，那家伙，真是狠命地踹啊！

“噗噗……喀啦……”

脚脚到肉，期间还伴随着骨骼碎裂的声音。

那个倒霉的家伙都被赵三炮给踹得吐血了，可还是一声都不吭。

要不说这当兵打仗的，就是不如人家大理寺诏狱专门干刑讯的狱卒，这帮子家伙要是搁到大理寺诏狱。绝对让他们把从几岁开始不尿炕都说出来。

“行了，三炮，等三多回来之后，再叫他去一趟大理寺诏狱。相信到了诏狱之后，就算这帮家伙是鬼，诏狱中的无常狱卒也能让他们开口说话！”

见到赵三炮似乎还并不解气，眼瞅着就要踹死他了。李元霸也终于开口说话了。

“王爷，在下想来，应该是用不着再将他们送到诏狱去了。因为那些贼人们都已经来了！”

此刻，唐忠的脸色变了，他脸上闪过一抹杀机，对身后的一种仆护卫低沉地说道：“你们，做好准备！”

相对于有些冲动的赵三炮，当了这么多年杀手头子的唐忠，始终都处于一种精神紧绷的状态，以他的眼力，很快就发现有十只带着蓬子的小船正向着曲江畔快速驶来。

“上岸，将他们引到岸边上来！”

唐忠很快开始部署任务，其实用不着唐忠说话，李元霸也不认为水面上是他们的主战场。

.....

此刻，长安城中的某一处小巷子。

李三多面目阴狠地盯着被他堵进死胡同里面的黑衣人，说道：“你是什么人？为何要跟着我们？”

黑衣人并没有说话，而是‘唰’地一下从腰间抽出了一把薄若蝉翼的软剑，向着李三多率先攻击了过去。

“该死的！”

李三多低骂了一声，同样抽出了腰间的横刀迎击。

“锵！”

刀剑相交，横刀的刚硬与软剑的柔韧相互克制，两人谁都没占到对方的便宜。

“好韧的剑！”

李三多眼睛一亮，空着的左手猛然当胸轰出，笔直地砸向了对方的胸口。

“彭！”

黑衣人用手格挡，硬生生地挡下了这一拳。

“噗！”

突然，黑衣人的肚腹位置多了一个膝盖，一个坚硬无比的膝盖。

却是李三多趁对方不备，给对方来了一个膝撞，那坚硬的膝盖撞在了对方柔软的肚腹上，那种欲.仙.欲.死的痛感，险些让对方连胆汁都要吐出来。

“咳咳！”

咳嗽了两声，黑衣人的精神有了一丝的松懈。

李三多借此机会反客为主，格挡的横刀猛然一用力。

“强！”

软剑直接被横刀给崩飞了出去，掉在了地上发出了清脆的声响。

“嘿嘿，老子看你现在还怎么嚣张！”

李三多将横刀搁在了那黑衣人的脖颈上，同时手上也没有闲着，一把扯下了那黑衣人脸上的黑色纱巾。(未完待续.....)

第四百三十章贼人势大

顿时，一张看起来很是清秀，但是眸子中却充满了怨毒之色的青年男子的面容出现在李三多的面前。

“哎呦，原来是一个俊俏的娘娘腔啊！”

李三多夸张无比地喊叫了起来，眸子中尽是戏谑之色。他突然伸出手，很无耻地在这名黑衣人的胸前摸了摸，脸上顿时出现了一丝猥琐的笑容。

“嘿嘿，你还真是个男的啊！！”李三多嘿嘿一笑，道：“老子还以为自己认错了呢！”

“你……”清秀黑衣人那双眼都快要喷出火来了，他恨恨地看着李三多，道：“你会后悔的，我保证你绝对会后悔的！”

“后悔？”李三多失声笑了起来，“在老子的人生里面，还从来没有过后悔这两个字！”

“你很快就会感受到了！”清秀黑衣人最后看了李三多一眼，眸底深处突然涌现出了一股子解脱的意味。

“嗯？不好！”李三多眼神一眯，一把放开了横刀，捏开了黑衣人的嘴巴。

可是此刻已经晚了，清秀黑衣人的嘴角流出了黑色的血液。

“你们……完了……”

清秀黑衣人笑了起来，声音虽轻，但是响在李三多的心头却是有如洪钟大吕一般。

“坏了，调虎离山！”

李三多脸色大变，看了看手中刚刚死去的清秀黑衣人，抓起自己的横刀还有把柄薄如蝉翼的软剑，就健步如飞地向曲江的方向飞奔而去。

.....

就在李元霸等人刚刚登上江畔的时候，突身后然传来‘嘭’地一道轻响，便见冲过来的十艘小船。在最前面的那艘突然升腾起了大火。

借着熊熊燃烧的火焰，李元霸甚至还看到了对方的小船之上，影影绰绰地都是人，光是一艘小船上怕不是就得有十人。

那小船行驶的速度很快，他们不管不顾地向着小码头的方向冲击而来。看他们的架势，摆明了是想要将李元霸方才乘坐的小船给烧个底掉。

“来得好！”看到这一幕，唐忠脸上的杀机更盛，他说道：“准备好迎敌！”

很快，船靠岸了！

早就已经准备好的花满楼的护卫们，在那些船尚未靠岸的时候。就直接来了几个大跳，一跃到了对方的船上，没等船上的敌人反应过来，对着那些小船上的人一阵大杀。

而对方自然也不会就此束手待毙，那些看起来五大三粗的家伙们。纷纷举起手中的刀枪剑戟迎了上去。

“杀杀杀！”

“兄弟们，只要杀了李元霸，便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等着咱们，杀啊！”

“弟兄弟，将这些敢于刺杀王爷的贼人全部斩杀！”

一时间，各个船上兵器的撞击声，双方的喊杀声，以及他们被砍中所发出的惨叫声连成了一片。

那些同样停靠在小码头。还有花满楼中的客人们也都被这里的喊杀声给惊醒了。

这些有闲钱留恋百花楼的人，都是些达官贵人们，他们可是怕死得多了。所以这些家伙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吓得躲起来，并且叫护卫来保护自己，绝对不敢叫自己的手下们去帮忙。

.....

“轰！”

那些乌篷船虽说全都是小船只，但是在靠岸之后，每一艘小船里面的贼人却有十数个，而且他们的身手一个个地全都不算弱。

可是唐忠那是什么人？

他可是皇帝手下的杀手头子。他手底下的人能是庸手吗？

除了赵三炮并没有冲上前去，仍旧护卫在李元霸身边之外。唐忠的手下们全都冲了出去，单单一两个人就把那些船上的好手们。打地倚靠成了圈子，从主动攻击变成了被动防守。

“一味地防守……哼，这些家伙空有武力，可惜也都是一帮子乌合之众！”唐忠跟在李元霸身侧，看到那些乌篷船上的情形，却是冷哼了一声。

“大，大相……您看那里，那里似乎还有一条船！”

就在此刻，马格买司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他的手指向了江面，声音有些颤抖。

众人顺着马格买司的手指看向了曲江伸出，便见漆黑的江面之上竟然驶过来一条中型乘船，乘船带有一个硕大的顶棚，虽说那乘船里面并没有点上烛火，可是从月光下看去，人头攒动，当不在少数。

“这次却是麻烦大了！”达苏格的脸色也变了，他可没想到今天晚上会出这样的事情。

“王爷，此地贼人甚多，还请王爷随在下回花满楼中暂避片刻。花满楼中在下尚有三十名护卫，当可护得王爷周全！”

如果是放在平时的话，唐忠恐怕会立刻命令潜藏在暗中的手下们直接潜入水中，而后奇袭那条乘船，将乘船之上的人一个个地全都搞死。

但是眼下不行，至少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干。

虽说他很有自信，纵然是如此，也可以保得李元霸周全，可是在这乱军之中，啥事都有可能发生，还是先让武王殿下暂回花满楼中躲避一下地好。

“躲？”李元霸冷笑了一声，道：“本王在薛延陀万人大军的攻击下，血屠贼人过半！区区几个小毛贼就想要让本王躲起来，开什么玩笑？本王今日还真就站在这里不动了，看这些小毛贼能将本王如何！”

李元霸满脸的不屑之色，对于他而言，不过是两百来个贼人罢了，想要灭了他们，无非就是两三个手雷的事情，你以为赵三炮是吃干饭的？

这家伙可是一个移动军火库，如果真要到了关键时刻，几个小毛贼，定然叫他们死无全尸！

“这……也罢，那王爷且稍带，在下这便叫楼中的护卫们出来相助！”

唐忠见李元霸坚持。也只得作罢，而他自己却是脚下生风地向着花满楼的正门处匆匆而去。

那条乘客船上，一群五大三粗的汉子正手持着兵器冲着江畔瞧着，这眼看着就要近到小码头了，突闻那船上传来了吼叫声：“弓箭手。放箭，快放箭，射杀了李元霸！”

果然，目标真得是自家王爷！

赵三炮眸光一愣，脚步微微一错就来到了李元霸身前，同时手中的横刀猛然竖起。准备随后格挡住那些飞射而来的利箭。

“听我号令，放弩！”

就在乘船上的人准备好箭矢就要拉弓搭箭的时候，唐忠那独特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咻咻咻！”

与之而来的，还有一道道的破空声，一支支闪烁着寒光的弩箭划破了漆黑的夜空。笔直地射向了那条乘船上的贼人。

“啊……疼，疼死我了！”

“生哥，你的伤口怎么变黑了？”

“有毒，这弩箭被淬了毒……这帮该死的家伙！”

骤然遭受到攻击的贼人们，被弩箭射中之后，发除了惨痛的哀嚎声，因为他们发现这弩箭虽说速度很快、势大力沉地，可若是多闪得快。还是能够及时规避的。

可是他们在这弩箭之上淬了毒，纵然是躲闪了过去，皮肤也难免会被弩箭沾上一点。然后箭上的毒就会顺着伤口流入贼人的血液之中，让他们中毒身亡。

看到这般家伙的凄惨样子，赵三炮乐了起来，暗道：“还好赶上了，要不然老子就真得要甩手雷了！”

“再放！”

没有功夫去管赵三炮是否高兴，唐忠直接开始命令手下们再一次施放弩

箭。而他们的步伐也开始慢慢地向江畔的方向移动。

“给老子挡住他们！”

站在那乘船正中央，一个长得最为高壮的家伙在指挥着这些贼人们。

眼见着那弩箭宛如箭雨一半夺射而来。这家伙终于意识到轻快有些不妙了，赶忙抄起一个手下挡在了身前。同时命令手下举起一个个的木头板子，想要将这些弩箭给挡住。

尽管如此，这帮家伙却是人数众多，他们乱哄哄地随意从乘船中抄起木头板子挡了过去，还是有不少人没有遮挡之物，一个个都纷纷中箭。

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就在两轮弩箭射击完后，那乘船之上也只剩下了大概百余人存活，再加上正与先前剩下来的五十多名与花满楼的护卫缠斗的那些贼人，约有一百五六十号人。

.....

“嘭！”

沉闷的声音响起，也就在这这个节骨眼上，这艘乘船也终于靠上了小码头。

“杀了，杀掉这些家伙，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雪恨！”

那名负责指挥的壮汉眼见着乘船终于靠岸，立马哇哇大叫着，率先从船上跳到了江畔，挥舞着手中紧紧抓着的铁锤，就奔着李元霸冲杀了过去。

看来这货也明白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不过他的如意算盘会如愿吗？

“三炮，解决掉他！”

对于这种脑子里头一根筋，就像是被驴踹了脑袋瓜子一样的家伙，李元霸根本就懒得去理会。

赵三炮听到李元霸的命令，大吼了一声，抽出腰间斜挎着的横刀就冲了出去。

“好贼子，休要伤我家王爷！”

赵三炮持着横刀，迎着对方，劈头盖脑地就是一顿狂砍猛攻，看他那架

势完全没有放哪怕一丁点的水。

这 name 一众贼子们的头头，也被赵三炮这不要命的架势给吓到了，身形出现了一瞬间的停顿。

要知道，在战场上哪怕只有零点零零零一的走神，都有可能会战死沙场，更何况他面对的又是赵三炮这么一个干起架来不要命的主儿，所以他注定要悲剧了。

第四百三十一章全都咽到肚子里！

“嗤！”

赵三炮断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直接一刀就狠狠地劈了下去。

那高个的汉子原本还想要格挡，可是眼下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赵三炮的横刀砍在了他的肩膀上，随后便是肩膀处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感，一条大好的手臂连带着大锤子全都抛飞了出去，径直落入了曲江。

“啊！你，你，你竟然断我手臂！”那壮汉高声惨嚎了起来，左手中的仅剩的另外一只铁锤已经无力再握，落在了地面，将坚实的地面都砸出了一个小坑。

“断你手臂？老子还想要你命哩！受死吧你！”

此刻，赵三炮与那高个汉子之间已然分出了胜负，只听他高声叫着，手中的横刀毫不犹豫地对着面前壮汉的脑袋瓜子剁了下去。

那壮汉似乎也明白这个道理，索性便不再嘶吼，而是认命一地地闭上了眼睛，等待着对方横刀的斩落。

“锵！”

突然，一道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响了起来，赵三炮这狠狠地一劈竟然被格挡了下来。

“嗯？”

赵三炮骤然一怔，下意识地就要收回横刀再来上那么一下。

这时候，一道听起来极其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我说三炮，你要死啊？看清楚了再砍！”

赵三炮抬眼望去，却见气喘吁吁的李三多用手中的横刀格挡在那壮汉身前，看李三多那馒头汗水的样子，似乎是跑了负重越野十公里一样。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匆匆自长安城小巷中赶回来的李三多，刚好看到赵三炮像是发了疯一样地攻击一个身穿黑衣的壮汉，李三多观察了一会，发现这家伙似乎是一种黑衣人的头头。

于是乎，就在赵三炮要杀了这家伙的时候，突然蹦了出来，挡住了发飙

的赵三炮。

“老李。你他娘地拦老子作甚？快起开，让老子剁了吧了他！”赵三炮红着眼珠子，说什么都要杀了方才那个壮汉。

李三多赶紧拦住了赵三炮，道：“你是不是傻。咱们要留下这家伙，将他关到大理寺诏狱去，这样至少可以知道他们的主子是谁！”

毕竟此番刺杀不但来地非常突然，而且他们不论是出现人吸引注意，还是突然跳出来攻击李元霸。这一切都明显是有预谋的。

他们的目标也很明显，定是李元霸无疑！

所以，李三多考虑到，只是杀了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作用，唯有通过他们的嘴巴，揪出躲藏在他们幕后的主子，才能够将这件麻烦事给彻底解决掉。

“哼，你说得确实有道理？还有你，看他娘地看什么？还是给老子老实呆着吧！”

赵三炮冷哼了一声，瞥了李三多一眼之后。左手闪电般在那壮汉的后脖颈上重重地一点。

“噗通！”

倒霉的家伙双眼一番就被点晕了过去。

.....

而这时，那帮被唐忠喊来的五十名花满楼的护卫们，也全都放下了手中的弓弩，与这群来历不明的黑衣人斗在了一起。

对方显然经常干这打家劫舍的营生，对于双方征战十分熟悉，他们三五成团，各自之间的战法那是相当纯熟。

不过这种纯熟相对于由唐忠亲自训练出身的花满楼护卫而言，却是根本就不够看的。

看得出来，这些花满楼的护卫们，那可都是杀伐果断的主儿。他们彼此之间似乎特别熟悉，每每有同伴遭到贼人围攻的时候，便都会有几个护卫冲过去攻击贼人。

虽然那些黑衣人也很想一涌而上，靠着人数上的优势。将这般在他们看

来无比可恶的护卫们给彻底解决掉，可是每当他们想要向一块聚拢的时候，便会迎来这帮护卫们疯狂地攻击。

想要凑成团？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前来刺杀李元霸的黑衣人，在不知不觉中竟然开始了缓慢地消亡。一个又一个的人倒下去了，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他们，面对死亡的威胁，却仍旧悍不畏死地往前冲。

李元霸见状眉头大皱，心说：“这帮家伙是怎么回事？难不成是什么家族训练的死士不成？五姓七望？薛延陀、天竺，亦或是面前的吐蕃之人？”

就在李元霸心中正在寻思的时候，赵三炮却是提着方才被他打晕在地的家伙，大声吼叫道：

“你们这些贼子都他娘地给老子住手，看看老子手中的是谁？如果你们还想要你们老大活命的话，就赶紧地丢掉武器投降！听到没有？”

“三爷！”

“三哥！”

周边的黑衣人看到自己的老大被擒住了，纷纷叫喊着过来救援。

赵三炮到现在还没有动手杀人，这对于早就已经习惯了战场杀戮的他而言，完全就是一件让他及其难受的事情。

眼见着这般黑衣人攻来，他一把将手中的所谓三哥也好，三爷也罢，丢给了李三多，自己则是如同狼入羊群一般疯狂地冲进人群中砍杀了起来。

得，这下可倒好！

显示这般黑衣人自家的老大被擒住，而且还丢了一条手臂；现在又有了赵三炮这个猛人悍将加入，这些一百多号的黑衣人，顿时不知道该如何打了。

尽管他们一个个看起来似乎悍不畏死，可是这么多人，终究是人心肉长的，又没有金刚佛陀的金身，再加上赵三炮那仿佛野兽一般的作为，已经让不少的黑衣人心生寒意了。

眼下，大局已定，一切都已经失去了挽回的可能，这些黑衣人萌生了退意，终于有人开始往曲江里面跳去。

“噗通！噗通！”

一时间，落水之声连成了片，那翻起来的白色浪花，在闪亮的烛光中甚为显眼。

“还想要跑？给我去抓他们回来！”一直袖手旁观的唐忠冷笑了一声，吩咐手下们下水去抓这些贼人。

就这样，负隅顽抗的人全都被杀死了。而存活的那些被抓回来的逃跑的黑衣人，却只剩下了五十来个。

眼下形势逆转，方才人多势众地他们准备虐杀李元霸；现在可倒好，他们倒成了人数少的一方了，只能跪倒在地上，向李元霸他们求饶。

.....

大局已定，不用李元霸开口吩咐，唐忠就开始命人清理曲江畔凌乱的战场。

“王爷，这件事情要不要通知长安府衙，毕竟这里是长安县治下！”

马格买司惊魂未定地看着那些黑衣人被唐忠的护卫们给绑得结结实实，咽了口唾沫，苍白着脸色对李元霸说道。

李元霸皱了皱眉头，道：“不必，此事本王自有主张！倒是两位特使大人，却是让你们受惊了，本王这心中甚是过意不去啊！”

“王爷，王爷莫要介怀！”同样脸色苍白如纸的达苏格也靠了过来，很是牵强地笑道：“小臣，小臣亦并非是怕死之人，此番能与王爷共患难，实乃小臣之幸也！”

“如此，却是难为你们两位了！”

李元霸对两人点点头，突然转身对唐忠说道：“唐掌柜的，还请你去花满楼中警告一下那些贪生怕死的达官贵人们！今日之事他们最好全都烂在肚子里，否则的话，本王不介意让他们见点血！”

“诺！”

唐忠眼中闪过一丝血芒，听到李元霸的话，他可是相当明白的。

李元霸身为大唐的亲王，而且还是最受宠、权力地位最高的一个，谁敢冒这等天下之大不违，不顾抄家灭族的危险刺王？

这种事情想都不用想，就那么几个选择：五姓七望、薛延陀余孽、天竺杀手以及面前的吐蕃。

不过目前来看，以这些家伙们行事的熟稔程度，相互之间的契合，以及那股子悍不畏死的气势而言，这些人八成是五姓七望培养的死士。

只是不知道五姓七望这帮家伙们的脑袋里面装得是什么，竟然选择对武王下手，还真是胆大包天了！

“三炮，你护送两位特使大人回驿馆，本王便在这花满楼中小坐，等你回来！”

李元霸面色冷淡的吩咐了赵三炮一句，转身就往花满楼的方向走去。

而李三多见状，唤过来一名小厮附耳低声说了两句，便快步跟在了李元霸身后。

两个吐蕃的特使早就已经是归心似箭了，听到李元霸的话后，甚至连礼都来不及施，就直奔驿馆的方向而去。

.....

清理完了曲江畔，唐忠很快就命护卫清理出了花满楼第一层后面的院子。

这院子三面是厢房，平日里都是唐忠住在这里，刚好李元霸来了，就让给了李元霸。

李元霸一个人满脸冰冷地坐在小院中的石凳上，冷眼看着天穹之上那并不如和明亮的月亮。

今天这件事情中透着股子诡异的感觉，他忽然觉得这件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如果不是五姓七望派来的人，又会是谁呢？

不过，无论是谁策划了今天的刺杀行动，李元霸都要让对方受到无法承受的代价！因为他代表的是大唐的脸面，刺杀他就是在打大唐的脸！

“王爷，宫南子爵在左侧的刑讯室中审讯那些贼子，您是否过去看看？”

就在李元霸思绪越飘越远地时候，唐忠阴着一张脸走了过来，在李元霸身侧禀报道。h211

第四百三十二章凌迟

“哦？是唐忠啊！”

李元霸回过神来，瞥了唐忠一眼，道：“你将此事告诉皇兄了？”

“是！”

唐忠的性格很沉稳，但是行事风格却偏显阴柔，而且对李世民是足够的衷心。

就像是赵三炮对于李元霸一样，就算是李世民让唐忠去死，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手下抹了自己的脖子。

“罢了，这等事情就算是你不说，皇兄也早晚会知道！”李元霸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道：“走，你带本王过去看看！”

既然想要找到这帮贼人的幕后主事者，那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从这些家伙们的身上寻找到突破口。

当然了，以李元霸对这些家伙们的了解来看，也并未对他们报太大的希望。

毕竟，他们既然敢派这么多的人前来刺杀于他，想必早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有胜利就有可能失败，所有的因素全都考虑进去，如此，方能对一位大唐朝位高权重的王爷下手。

所以这些家伙恐怕也是知之甚少，当然了，这其中也包括那位贼人头子，也就是那位所谓的三爷。

“说不说？”

“啊！你们这些李元霸的鹰犬，打死老子吧！”

“啪，啪！”

在唐忠的引领下，刚刚走进了这间刑讯室，李元霸就听到了这屋子之中传出来一阵阵沉闷的鞭打，以及一道道的惨叫和呵斥声。

很明显，里面的李三多已经开始对这些贼人们动刑了。

“手段还真是简单啊！”

随手推开刑讯室的大门，李元霸迈步走了进去，眉头微微一皱，说了这么一句话。

却见李三多已经脱掉了身上的黑色作训服，露出了里面一件白色的仿佛李元霸前世存在过的衬衣一般的衣服。

他撸起了袖子，手中提着一根看起来像是蛇皮硝制成的短粗鞭子，正使劲地抽打着那个被赵三炮砍掉了手臂的壮汉。

除了那个壮汉之外，还有另外几个身穿黑衣的家伙在。

好在这刑讯室中只有李三多一个自己人在，其他的外人。包括花满楼的护卫全都被清了出去。

毕竟这件事情涉及到刺杀王爷，还是越少人知道地越好。

“三多，这家伙招了吗？”李元霸迈步走到一个小桌子旁，看着放在小桌子上的一些刑讯工具。皱起了眉头。

李三多摇摇头，道：“王爷，这家伙嘴硬地很，一句有用的话都不肯说！”

“哼，还真是死土爪牙啊！”李元霸冷冷地一笑。道，“三多，你先慢慢招呼他们！待会等诏狱的人到了，不怕他们不招！”

“好嘞！”李三多眼睛亮了起来，扬起手中地鞭子就是狠狠地一下甩了出去。

.....

太极宫，两仪殿。

“你说什么？武王在花满楼边的曲江畔遭遇了刺杀？”

李世民‘噌’地一下从龙案前站起身来，手中捏着的细长狼毫瞬间被他折断，那两眼腥红地模样，就像是要择人而噬的野兽一般。

“是的，陛下！”在两仪大殿那宽敞的殿前。一个身上穿着华丽锦袍，就像是富家先生一般的青年人单膝跪在那里，恭敬地回应着李世民。

“啪！”

随手拿起龙案上的茶盅，李世民狠狠地将其甩在了地上，那碎裂的瓷片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很是显眼。

“好，好得很啊！”李世民看着殿中跪着的青年人，道：“在自己的地方被贼人给刺杀了，你们还有脸来见朕！你们怎么不以死谢罪？”

“陛下！非是奴想要争辩，而是事发突然，好在影一大人处理得当。将那些贼人近半数都斩杀一空，让王爷毫发无损！”青年男子很是机械性地继续说道：“陛下若是还想要我等以死谢罪，我等自不会不从！”

李世民瞪着青年男子看了半晌，最后说道：“罢了！此事就此作罢。你们当下的任务。却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将那想要刺杀武王之人给朕找出来！”

“陛下，这件事情影一大人已经有了些许的眉目，不过具体的情况还有待调查！”衣着华服的青年男子对李世民轻声说道。

“哦？唐忠是怎么说的？”对于唐忠，李世民还是很信任的。

青年低着头回忆了一下，道：“陛下，临来之前。影一大人告诉奴。若是陛下问起，便告诉您，这些刺客虽然动手能力相当熟稔，可是战力并不算强，彼此之间毫无组织纪律，更像是山匪海患一般的江湖人。”

见李世民微微颌首，青年继续说道：“想要请这些江湖人出手，那就必须花大价钱，所以目前看来也只有五姓七望的各大世家、天竺国以及目前来我大唐和谈的吐蕃。”

“为何不能是薛延陀？”李世民追问。

青年道：“这薛延陀刚刚被我大唐兼并，发配往长白一带，他们所剩余的金银财宝甚至都不够用来发展部族的，不会有闲钱雇这些江湖亡命徒，去刺杀武王殿下的！”

“说得亦有道理！”李世民摸了摸颌下新长出来的短须，道：“这件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在我大唐境内，竟然有人敢向朕的亲兄弟下手，简直是不知死活！”

李老二本身就是个护短的性子，再加上李元霸苏醒以来，又是大力发展暴力火器、又是开发新能源、又是灭掉薛延陀、平掉吐蕃的，让李世民在李元霸的身上看到了开疆拓土、富国强民的曙光。

因此，在得知有人想要刺杀他的时候，恨不得立刻就将那躲藏在幕后的家伙给找出来，然后亲手宰了那个家伙，为自己的兄弟好好出了这口恶气。

“你回去告诉影一，朕准许他动用天机卫和影卫的所有力量，必要的时候，可以便宜行事！一定要将这件事给朕查出来，不管牵连到谁，杀了就是！”

李世民面目阴沉，眸中尽是森森地杀机。

“陛下且放宽心，影一大人已经部署下去了，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了！”青年依旧恭敬地回答。

“好，你下去吧！”

李世民大手一摆，吩咐那青年可以走了。

青年接到命令，脚不沾地地退了出去。

两仪大殿中只剩下了李世民，他站起身来走到了殿门处，看着天穹之上那遥远的星空，口中低声呢喃道：

“五姓七望？哼，朕原本还想要给你们留下一条活路的！可此事若真是你们所为，就不要怪朕灭你们九族了！”

……

时至亥时，刺杀李元霸之事至今已经过去了小半个时辰。

此刻，在刑讯室中，李元霸正看着李三多审讯那帮子贼人。

还别说，这些家伙到还真得讲些江湖义气，被拷问了这一小半个时辰了，竟然没谁肯吐口，打得李三多自己都有些累了。

“王爷，王爷，我回来了！”

就在这时候，刑讯室的大门被人从外面给踹开了，随后赵三炮领着一个身穿诏狱无常服，身体还有些微胖的家伙走了进来。

“小的赵漳河，见过武王殿下！”

那微胖的家伙不是别人，正是先前闹得沸沸扬扬的‘狱卒绑架案’中的中心人物，无常狱卒赵漳河。

“哦？原来是你啊！”李元霸扭过身去看了那微胖的赵漳河一眼，道：“怎么样？身上的伤好些了吗？还要不要紧？”

面对敌人冷酷无情，面对自己人却是温如沐春风，这便是李元霸的行事风格。

原以为王爷不会记得自己这等小人物，可没想到王爷竟然还记得他，赵漳河立马露出了一个无比激动的表情，感激涕零地说道：“王爷身体已无大碍，多谢王爷体恤！”

“嗯，无碍了就好！”李元霸微微颌首，道：“好了，长话短说！既然诏狱那边把你给派了过来，那想必这刑讯的手段在诏狱之中都是排得上号的！”

“王爷谬赞了！”赵漳河很不谦虚地说道：“张头在咱们诏狱中那刑讯手段都是顶尖的，可就算是张头，若是实施凌迟的话，恐怕也没有小的动刀的次数多！”

凌迟也称陵迟，即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则是指处死人时将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是一种肢解的惩罚，即包含身体四肢的切割、分离。

当然了，这凌迟在施展之时，被施刑的人并不会死亡，而是处于一种极其清醒的状态，直到最后一刀下完之后，被施刑之人才会死亡，可谓是这世间最残忍的一种刑罚。

凌迟刑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可是眼下有了李元霸，自然就出现在大唐了。

“你能动多少刀，保证被施刑人不死？”李元霸对于这门特殊的艺术可谓是知之甚详。

赵漳河很是狰狞地看了一眼被绑在木质十字桩上的那几个贼人，咧嘴一笑，道：“不才，四百九十二刀！”

“好！”李元霸一拍手道：“动手吧！”

“诺！”

赵漳河应了一声，直接走到了李三多身侧，道：“将军，接下来的事情您就交给小的吧！”

“你？好吧！”李三多有些狐疑地上下看了看赵漳河，最后还是把位置让给了他。

“谢将军！”

赵漳河向李三多行了一礼，随后解开了自己的无常服，铺在了一张长桌

子上。h211

第四百三十三章孤云寨

唰！

黑色的无常服铺开在长桌上，便见那无常服的内衬上缝着一个造型奇特，长得有一尺多长，宽也近半尺的皮质袋子。

赵漳河直接掀开了那皮质袋子的上半截，顿时一把把形状各异的刀具显出了原形。

这，袋子竟然是一个刀具袋子！

“你，你这是准备做甚？”李三多看着刀具袋子中那一把把看起来造型奇特，却无一不闪烁着寒芒的，不下五十柄的大小刀具，颇有些眼花缭乱的感觉。

怕是宫里的那些顶级厨娘们，恐怕都没有这么齐全的小刀吧？

赵漳河抬起脑袋对李三多笑了笑，道：“将军，我这里一共有五十七把刀具，全都是用特制的金属打造而成。这些刀，每一把的用处都不一样，有的用来割肉，有的用来剔骨，还有的用来剖腹、割颅……总之，如果今日那些贼人能够配合地很好的话。相信将军是可以看到这一幕的！”

一边这样说着，赵漳河一边取出了一把不过两寸左右，一边锋锐无比，另外一边却是满布着锯齿的小刀。

持着刀柄走到只剩下一条手臂的那位所谓三爷的身边，赵漳河笑咪咪地说道：“我说，你认识它吗？”

整个脸都已经被李三多给揍得肿成了猪头的三爷，有气无力得看了赵漳河一眼，道：“哼，区区一把小刀罢了，谁会不认识它？小子，你跟老子这逗闷子呢？告诉你，说甚子都没用！”

“逗闷子？哼！”赵漳河冷笑了一声，手中拿着那把小刀走到了那三爷仅剩的一条手臂边上。

“你说逗闷子？”赵漳河一只手抓住了三爷的手掌。漫不经心地拉直了三爷的大拇指，道：“告诉你吧，这把小刀叫做指刀，这个指可不是纸张的纸，而是手指的指！这指刀啊……”

“噗！”

正说到这里的时候。赵漳河突然之间下手，直接将那只小巧的指刀，从三爷的大拇指甲盖正中插了进去。

“啊！”

三爷大声惨叫了起来，少量殷虹色的鲜血从那只小刀插入的地方喷了出来，好在有这把指刀挡着，倒是没喷个乱七八糟。

“这指刀啊。插进去的时候毫无阻碍，也只会疼那么一下下，可是这拔出来的时候呢？”赵漳河耐心讲解着，说到此刻，指刀猛然往外一拔。

“吡！”

就像是喷泉一样。那指刀的锯齿直接带出了一丝丝的血肉，连带着鲜血也狂喷而出，溅了赵漳河满脸满身都是。

“嗷！！”

这一下可真是钻心地疼了，三爷这一声惨叫几乎是喊破了嗓子一般，狂叫着，不肯停歇下来。

有一个成语叫做‘十指连心’，因为指尖真皮层中有丰富的感觉神经末梢，平时针扎一下都疼得要命。就更不要说遭受到这样的攻击了。

“呵呵，这才第一根手指你就已经这样了，那待会你还怎么忍受得了呢？”赵漳河轻抹了一把脸上的鲜血。继续说道：“要知道，你可是有四根手指，十根脚趾哦？”

李三多站在赵漳河身边猛地打了一个哆嗦，嘴中嘀嘀咕咕地说道：“我草，好血腥，好暴力！”

赵漳河并没有在乎李三多再说什么。而是直接捏住了三爷的左手食指，道：“这才第二根。我们接着一起来！”

“噗！”

与之前一模一样的的一幕出现了，鲜血横流。血肉横飞，连带着还有一道仿佛濒死嚎叫的凄厉嘶吼。

“要不，咱们还是换一个游戏玩玩吧？”次了两次，赵漳河似乎觉得没有意思了，便放下了手中的指刀，直接抄起了一条看起来有些白咧咧的布巾。

“这次又是什么玩意儿？”

李三多现在是不敢小看赵漳河了，不愧是大理寺诏狱的人，这等刑讯的手段，就算是他们都闻所未闻。

“这东西是‘棉巾’，一种名叫‘棉’的东西编制而成，这种‘棉’产自天竺国，并非是我大唐！”赵漳河解释道，“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东西遇到水之后就会变得膨胀起来。只要将这棉巾顺着此贼的嘴巴塞进去，待进入多一半之后就给他灌水，将那条棉巾给催发起来……之后，将催发过的棉巾，使劲儿这么一搅合……”

一边这样说着，赵漳河还在一边做着动作说道：“如此一来，那贼人胸腹之中的东西必将会被棉巾给搅成一锅粥，这种死法也算是对得起他们了！”

“这……可能吗？”李元霸也有些不敢相信了。

“咱们可以试一试啊？”赵漳河嘿嘿一笑，道：“不过应该不会出错才对，毕竟这种事情我已经干了不下百次了！”

“好，那就用你这种办法！”李元霸点点头，示意赵漳河可以开始了。

“等一等……我说，我说，我什么都告诉你们！”

就在赵漳河领命之后想要下手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名被绑在那独臂汉子身侧的木桩上，被李三多刑讯了半天，连个屁都没放一个的家伙，终于崩溃了，他哭嚎着，死命地开始摇脑袋。

原本他还有自杀的可能，可是李元霸根本就不给他这个机会，因为在抓住这些贼人们之后，李元霸就命花满楼的护卫们，强行掰开了他们的嘴巴，并将他们深藏在后槽牙上的假牙给强行扒了下来。

“蒋英，你他娘地是不是想死了？”

“别让老子活着出去，否则的话，老子要杀你全家！”

“老大不会放过你的……”

这个身形有些矮小的家伙刚刚求饶完毕，这刑讯室中其他被绑在木头桩子上的贼人，便对其开口大骂了起来。

正在被赵漳河施行凌迟之行的独臂汉子，也对这个名叫蒋英的家伙怒目而视，看样子恨不得一刀活活劈死他！

只可惜啊，眼下这些家伙们身上都被绑着绳索，根本就动弹不得。

“三炮，你过去为他解开绳子，将其带过来见本王！”李元霸吩咐了赵三炮一句，说道。

“是，王爷！”赵三炮应了一声，匆匆跑过去将那名叫蒋英的矮小汉子给带了过来。

“哦？只不过对你们的三爷动了动手，你怎么就肯开口了呢？”赵漳河看了那小个汉子一眼，说道。

“小人参见王爷！”

这个名叫蒋英的家伙，没在意赵漳河方才说话的内容，倒是很识趣地一下子跪在了李元霸的身前，声音多多少少都有些颤抖。

“哼！说吧，你姓甚名谁，是什么来路，又受何人的指使？”李元霸示意赵三炮暂时听了听，便开始询问起来。

“小的名叫蒋英，本是并州人士，因家里太穷便到长安城中投奔亲戚，谁知亲戚早就已经战死，无奈之下，我便入了秦岭边缘的白马山孤云寨，当了山匪！”

蒋英很是恭敬地回道：“我们这些人都是孤云寨的人，方才被那位大人刑讯的独臂汉子名叫郑三儿，乃是秦岭边缘白马山孤云寨三当家的，因为三当家的身手在寨子中无一敌手，故又被手下人称呼一声三爷。”

“哼，三爷？真是一个好三爷啊！”李元霸冷哼了一声，任谁在大晚上地遭受了别人的刺杀，心情都不会好起来的。

蒋英明显是认识李元霸的，他见李元霸脸上出现了不高兴的神色，顿时吓地脸色有些发白。

李元霸又不是瞎子，自然看地出来对方脸上的不对劲，不过他也懒得管那些，而是继续说道：“说吧，是谁让你们来刺杀本王的！”

蒋英有些落寞地说道：“五日之前，我们突然接到大哥……哦，也就是云风寨大当家李虎的命令，让我们在五日之内杀掉武王！说是这一次只要在干了这一票之后，此生便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看到如此多的报酬，我们全都眼红了，自然就甘愿跟着三爷行事了。”

“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监视武王府有一段时间了？”李元霸很快就抓住了这信息中所透露的一些蛛丝马迹。

五日之前既然就已经来到了长安城，那么为何不同机寻找刺杀他的机会。

“对，不过在今日正午的时候，接到李虎的命令之后，我们才总算是将这个计划全都部署完全！”蒋英有气无力地回答着赵漳河的话。

“还请王爷看在小的老实交待的情况下，饶了小的这一次吧！”正说到这里，蒋英开始疯狂地磕起了响头，很快额头就已经被磕出了血。

“孤云寨！哼，狗仗人势的东西。竟然敢来刺杀王爷，好，好得很啊！”刑讯室中，唐忠听到这蒋英的话后不由得冷笑连连。

唐忠可不像李元霸一样，对于孤云寨一无所知，但凡长安城中、城外的各方势力，唐忠都会进行一次特别深入的了解，对于孤云寨，他可以说是知之甚详。

“怎么，孤云寨的势力很大吗，本王苏醒过来大概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吧？为何本王没听说过？”李元霸感到好生奇怪呐。

“只不过是一个靠着背后之人，方才发展起来的小山匪寨子罢了！如果我大唐想灭了他们，无非就是给他们几炮的事！”唐忠对李元霸说道。

第四百三十四章将计就计

“方才你说是接到了山寨大当家李虎的命令，这李虎是什么来路？”

尽管对唐忠所说得背后之人很感兴趣，但是李元霸还是问起了另外的问题。

“咚咚……”

还在地上疯狂磕着头的蒋英，听到李元霸的话后，愣了愣低声呢喃道：

“李虎？他还有其他的来路吗？他不就是我么孤云寨的大当家的吗？”

突然，蒋英眼睛骤然一亮，对李元霸说道：“对了，王爷！我们这寨子是在两年前才建立起来的，三爷……不不不，那郑三儿曾经说过，大当家的李虎身后，还有一个主子，不过具体地这位主子是谁，长得什么样，还从未有人知道！”

“唐忠，你知道这孤云寨幕后的人是谁吗？”李元霸扭头看着唐忠说道。

“王爷，这孤云寨在临近秦岭最边缘的地方，那里是太原王氏的地界儿，您说除了太原王氏之外，谁还能扶植这么一个山匪恶寨？”

唐忠颇有些不屑的说道。

别看那蒋英说孤云寨在秦岭白马山周遭的势力多大多大，在唐忠这位皇帝跟前的心腹的眼中，也只不过是世家大族的一条走狗罢了，对于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威胁性。

如果不是出了这档子事，怕是在五姓七望被灭族之后，这孤云寨也会因为连带罪责，被上面派兵给清缴了。

“太原王氏，五姓七望！”

唐忠的话刚一说出口，刚才还跪在地上狂磕头的蒋英，就像是猴子一样窜了起来。一脸的恐惧之色。

再看那几个仍旧被绑在十字木桩上的家伙，除了三爷郑三儿之外，其它人全都是一副见了鬼的样子，满脸的不敢置信。

忽然，蒋英醒额过来。转身冲着郑三儿跑去，一边跑还一边狂骂：

“郑三儿，你他娘地也是太原王氏的人吗？怪不得你们不遗余力地忽悠老子，又拿出来那么多的金银财帛，忽悠老子上了你这个反贼的当……”

李元霸倒是没想到蒋英会是这种反应，看得出来。这些家伙们在来刺杀自己之前，恐怕并不知道孤云寨是太原王氏的势力。

否则的话，在知道了刺杀王爷之后，怕是也不会如此孤注一掷地前来，毕竟与太原王氏联盟。就是虎谋皮，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太原王氏给卖了。

一边站着的赵漳河和李三多，见那个蒋英并非是要对自家王爷不利，所以也并没有多加阻拦。

结果，那个蒋英跑到被绑缚在木桩上的郑三身侧，直接一个大嘴巴子就甩了上去。

“啪！”

这一下可真是够狠的，怕是蒋英已经用出了十二分的力气，那郑三儿发出了一声惨叫。便见他那本就已经红肿不堪的左面脸颊，一瞬间再次膨胀了起来，连带着还有差不多半口的牙齿被打得喷了出来。

这一下。就得让郑三儿直接脑震荡了。

现在，没有人还会在意郑三儿的死活了，因为方才还十分硬气的贼人们，一个个全都放弃了生的希望，全都是一脸的死灰，看向郑三儿的眼神中充满了怨毒之色。

毕竟相比起刺杀王爷。只不过死一人的罪行，附逆可是连诛九族的大罪。

他太原王氏本就是谋逆之族。而孤云寨属于太原王氏的势力，他们这些孤云寨的山匪自然就犯了附逆之罪。其罪当诛九族！

“王爷，小的自知罪孽深重，不过还请王爷看在小的老老实实交代的份上，莫要株连小的家人……”

想到了这个无比可怕，让他们蒋家断子绝孙的罪名，蒋英几乎是爬着来到了李元霸身前，‘咚咚’地磕起了头，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额头正中就已经裂了一个大口子，殷红色的鲜血喷吐如涌泉。

这有了第一个，自然就会有第二个，到最后，除了此次前来刺杀李元霸的主犯郑三儿之外，几乎所有被绑在十字木桩上的贼人，都开始不断地求饶

起来。

这个说，是听信了蛊惑，不得已而为之；那个说，愿意带着大兵前往白马山，灭了孤云寨云云……

总之，林林总总地，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家人活下命来。

不过做错了事情，就要受到惩罚，李元霸才不管他们，量刑是大理寺的事情，李元霸不会管，也不想管。

站起身来，摸了摸腰间的玉佩，李元霸绕过还在磕头的蒋英，来到了郑三儿的身前，盯着他的眼睛说道：“郑三儿，现在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哼，该你知道的，方才那个小畜生已经告诉你了！不该你知道的，他也说了！你还想要怎么样？”

郑三儿冷眼看着李元霸，声音嘶哑中带着丝隐藏至深的兴奋。

也不知道他这一丝兴奋究竟从何处而来！

看到郑三儿那难以抑制的表情变化，李元霸感觉到很不对劲。

一些隐秘之事也只有孤云寨的高层才知道，不过这个郑三儿既然敢来袭击他，显然是死士，想要从这家伙的嘴里得到孤云寨的某些隐秘之事，怕还是相当困难的。

“好，既然你不愿意说，那本王也不勉强你！”李元霸面无表情地点点头，一转身子道：“漳河，继续吧！”

“诺！”

赵漳河巴不得这家伙什么都不说，这样也刚好可以让他练练手法，这么长时间不用了，也确实有些生疏了。

“还要多谢你给了我这个机会呢！”赵漳河笑咪咪地看着郑三儿，道：“你放心，这次我会努力点，也会小心点，绝对不会让你那么轻易就死了的！”

“哼，死不死地你说了不算！老子若是一心求死，你们谁也阻止不了！”

郑三儿恶狠狠地看了赵漳河一眼，眸子中突然闪过了一丝狠色。

“不好。给我布……给我随便一点可以拿来咬的东西！”

看到郑三儿最后那一眼，赵漳河突然意识到不对劲了，这家伙是要寻死。

“啪！”

赵漳河奋力地一捏郑三儿的下巴，可是还是晚了一步。

郑三儿双眼瞳孔已然涣散，嘴角开始溢出鲜血。

听到赵漳河的吼叫声。李元霸等人立刻扭头看去，却发现方才还一脸冷笑的郑三儿，现在已经是面色死灰，脱臼的下巴让他大嘴全开，嘴巴里面尽是鲜血，还有多半截的小舌头。直接掉到了地上。

唐忠快步上前，在郑三的脖颈下摸了摸，却发现根本就没有脉搏跳动了，便一脸凝重地摇头说道：

“死了，咬舌自尽！”

“他娘地！”

李元霸嘴中来了一句国骂。同时心中火气大盛。

这件事情绝对不仅仅是孤云寨、太原王氏这么简单，肯定有他想不到的隐秘存在。

查，一定要将这件事情彻查到底！

“唐忠，今晚曲江还有花满楼中的一众客人们全都记录在案吧？”

阴着一张脸想了半晌，李元霸突然扭头对唐忠说这么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唐忠点点头，道：“王爷请放心，他们绝对不敢将今晚这件事情说出去的，咱们的人可不是吃素的。他们……”

“不！”

没等唐忠把话说完，李元霸就打断了他，

“你派人去告诉那些家伙。自即日起让他们四处去散播消息，就说‘今夜有刺客在曲江之畔刺杀武王李元霸，花满楼护卫拼死抵抗，却终不敌刺客人数众多，武王身中数刀身亡’！”

唐忠以及刑讯室中的所有人都愣住了，这什么情况？

他们只听说过祝人长命百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还从来没听说过咒自己死的？这武王的脑袋瓜子不会是因为今天这件事情受刺激了吧？

“王爷，您这是……”赵三炮满脸的疑惑之色。

“哼！本王就是要将计就计！”李元霸冷笑了一声。道：“他们不是想要本王死吗，那本王就随了他们的愿！相信本王遇刺身亡的消息很快就会传遍整个长安城，甚至是整个大唐，到时候本王可不相信那幕后之人不会跳出来！”

说到这里，李元霸顿了顿，继续道：“唐忠，吩咐我们的人严密监视大唐各州道府衙以及朝中文武大臣们的情况！本王这几日会在王府中静养，你们把有用的情报全都给本王送到王府来！”

“诺！”

唐忠恭敬地应了一声。

直到此刻，赵三炮和李三多才算是明白过来，感情这为花满楼的唐忠唐掌柜的，也是他们自己人。

“王爷，这剩下的人要如何处理？”赵漳河询问道。

“挑出几个听话的、机灵的，剩下地全都送到诏狱去，让他们好好交代交代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也算是为白马山一带的百姓们除害了！”

李元霸冷冷地瞟了那些家伙们一样，丢出了这么一句话。

……

掖庭宫，天机卫总部。

李世民在这里秘密会见了决定散步假死消息的李元霸。

“元霸，你没事吧？让朕好好看看！”

刚刚进了天机卫总部位于地下的大门，李世民就一把拉过了李元霸，上下左右地仔细看了起来。

“无事，区区几个小矛贼，还能把臣弟给伤了？”

李元霸被李世民这么拉着看，感觉很不得劲，用力挣开了李世民的大

手，有些得瑟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道：

“再说了，臣弟可是号称‘血屠亲王’！只有臣弟杀别人，别人怎么可能伤得了臣弟？”

第四百三十五章做戏要做全套

“你这臭小子，战场之上瞬息万变，等真正出事了，你就算是再后悔也晚了！”

李世民没好气地瞪了李元霸一眼，很明显并不满意李元霸那得瑟无比的态度。

“嘿嘿……”

李元霸嘿嘿笑了起来，道：“皇兄，臣弟已经制定好了一个计划，想要你来配合一下，不知道行不行啊？”

“什么计划？”李世民剑眉一挑，说道。

“是这样的！”

李元霸抓起一旁桌子上的小茶杯，灌了一口茶水道：

“我已经让唐忠去散发我已经遇刺身亡的消息了。我想要皇兄做的，就是打着抓刺客的旗号，派出长安城中所有卫所的兵士们，搜查全城，让整个长安城都相信臣弟已经死了”

“你是想要放长线，钓大鱼？”

要不说李世民能当皇帝呢，这智商就是要比唐忠他们要高得多，李世民很快就想到了李元霸测打算。

李元霸点点头，道：“除此之外，皇兄！我还想要向你讨一道手令，命苏定方、刘仁轨调神武卫出城，进行战术演练！”

“这却又是为何？”

将计就计，将自己假死的消息放出去，这倒是还可以理解，怎么莫名其妙地又要给神武卫进行战术演练呢？

李世民实在是很费解啊！

这也难怪了，李世民并不知道这些贼人是来自秦岭白马山孤云寨中的山匪，就算是知道了也不会认为可以凭此就将那幕后黑手给揪出来。

可李元霸不这么想啊，他可是有仇必报，即行即报的性格。而且他和李

世民的想法恰好相反，这个孤云寨大当家的李虎，可是个关键人物，只要活捉了他，怕是某些事情就可以知晓了。

“很简单。我想要去灭了白马山上的匪患，孤云寨！”

李元霸脸上出现了森寒的杀机，不带一丝一毫的掩饰之意。

“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做下的？”李世民很快反映了过来，说道。

“此番行刺臣弟之人的头目，名字叫郑三儿，乃是白马山孤云寨三当家的。只是可惜这家伙咬舌自尽了。否则的话定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些有用的东西！”

李元霸恨恨地说道，似乎有些不甘心。

“白马山？”李世民闻言皱起了眉头，道：“如果朕记得没错的话，白马山似乎在秦岭附近，那里好象是太原王氏的地界儿吧？”

李元霸点了点头。并没有说话。

“啪！”

李世民拍案而起，怒声道：“果然是他们！好，好得很呐！一次两次地挑衅我皇家威严，真当我李氏皇族是吃干饭的了？”

说到这里，李世民就要去喊唐忠进来。

李元霸赶紧拦住了李世民，道：“皇兄且慢！”

“做甚子？这都被一个小小的世家给骑到脖颈上拉屎撒尿了，还要朕如何能忍？”李世民豁然扭头，说道。

“皇兄且慢。这太原王氏自然是要整治的，可并非是在现在，臣弟觉得这之中另有蹊跷。还是等臣弟这场戏唱完之后再动手吧！”

李元霸苦口婆心地劝说起了李世民。

“如此……也罢，不过这孤云寨，必须被剿灭！”

李世民脸上神色变幻不定，半晌之后终于决定了下来。

“这是自然！那皇兄，臣弟就先回府了，若是有什么事的话。就让天机卫的分传讯给白福吧！”

李元霸对李世民点点头，随手抓起一件黑色的大氅披在了身上。从头盖到脚，扭头就往掖庭宫外行去。

.....

走在回王府的路上。圆月已上中天，子时似乎已经过去了多时。

此刻，王府怕是早就已经陷入了沉寂，灯火之间尽皆熄灭。

夜凉如水，赶走了赵三炮和李三多，零落的马蹄声在长街上‘哒哒’地响起，敲击在李元霸的心头。

行至长乐坊街口，李元霸猛然勒住了缰绳，目光所尽处，昏黄色的府门前依旧灯火通明，一道略显单薄的窈窕身影，有些哆哆嗦嗦地立于台阶之前，要不是有小丫头莹香跟在那道身影之侧，怕是这漆黑的夜，能够把那道人影给吞了。

原本按照长安城宵禁的规定，此刻就连站在门口都是要被抓进牢狱的。

奈何这朱门之高，已经管束不到武王府了！

“风雪夜归人啊.....”

尽管此刻月亮星稀，但是李元霸却颇有些萧索的感觉。

“小白，咱们回家！”李元霸轻轻夹了下小白的马肚子，放松了缰绳。

“唏律律！”

小白兴奋地长嘶了一声，四蹄就像是踩在白云之间，行动如风，直往府门前奔去。

“是王爷，王爷回来了！”

小莹香那清脆欢快的声音穿过了长街，直入李元霸耳中。

“顺儿，眼下当是初春，夜里甚是寒凉，干嘛站在这儿？就不怕伤了咱们的孩子？”

跳下了小白，李元霸一把解开了身上披着的黑色大氅，直接覆盖住这对主仆娇弱纤柔的香肩之上。

“妾身只是担心那达苏格对夫君不利，再者说，夫君此番赴宴必定饮酒，若是醉了，尚需妾身服侍才是！”

武顺哈了口冷气，原本粉嫩的俏脸早就已经冻得通红。

“才不是呢！”小莹香娇笑了起来，“是小姐怕王爷回到府中见府中寂静，心生寂寞……”

“莹香，你这丫头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方才尚有些黛眉微锁地武顺娇嗔了一声，掐了莹香的小细胳膊一把，轻抿朱唇笑道：

“夫君，今日怕是饮了不少酒吧？妾身已经让下人给您烧好了热水，快回楼里好好泡泡。妾身再去为您端碗醒酒汤来。”

“嗯！”

李元霸轻轻捏了捏武顺柔嫩的小手，揽着她的纤腰向着王府中院走去。

进了中院小楼三层，正中的屋子中的浴水正烫，李元霸三下五除二地脱掉了身上的衣物，直接把自个给整个没进了水里。

“呼……舒服啊！”

李元霸咧开嘴笑了起来。那浑身被至少六七十度的热水灼透的感觉，让他心里舒爽至极。

“夫君，今日是不是感觉很累？”

武顺拿起了一块白色的浴巾，撩着热水在李元霸的肩膀上揉搓着，纤柔的声音中透着股子心痛。

摇了摇头，李元霸轻轻拉过了武顺搭在他肩头的玉手。道：“累什么？这一晚上出去又是好吃好喝，又是舞乐共赏的，你夫君我啊，今天可是白吃白喝了一回呢！”

武顺‘噗哧’一声笑了起来，娇俏的小俏脸一下子有了红晕：“夫君。这么说来，您今天晚上过得还挺滋润的！”

“那是！”

李元霸得意洋洋地甩了一把脸上的水珠，道：“再怎么说明，花满楼也是整

个长安城，甚至整个大唐都数得上号的高级酒楼，里面的东西能差得了吗？”

“今晚就没有发生点什么其他的？”武顺看着李元霸，眨了眨那双漂亮的大眼睛，声音中带着些许的调笑。

李元霸嘿嘿一笑。道：“你想让夫君有点什么其他的？刺杀算不算？”

“啊……夫君，您刚刚说什么？”

武顺惊叫了一声，转身到了李元霸身前。满脸担忧以及紧张的神色。

“这么紧张做什么？我这不是没事吗？”李元霸伸出手去，摸了摸武顺的小脸，弄了她一脸的小水珠。

“哎呀，别闹，夫君！”武顺晃了晃小脑袋瓜，道：“妾身这里在和您说正经事哩！”

“我也没有不正经啊？”

李元霸无奈地耸了耸肩。笑道：“晚上是发生了一些小事，不过都无伤大雅！再说了。你看夫君我现在不是挺生龙活虎的吗？”

“不行，妾身要去找赵大哥还有李三多！”武顺和赵菁菁很熟悉。对于他的兄长赵三炮自然也并不陌生。

听到李元霸那并不是正面的回答，武顺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找赵三炮求证。

“好了，好了！”李元霸一把拉住了武顺，道：“我告诉你还不成？正好明日我还有些布置……”

武顺见李元霸妥协了，索性便找了一个高椅，直接坐在了李元霸沐浴用的木桶旁，道：“恩，夫君您说！”

“是这样的……今夜在花满楼中……”

李元霸将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细细地与武顺说了一通，不过某些惊险的地方，他并没有细言，而是一言带过，他也怕武顺担心。

“啊……还好，还好有花满楼的护卫在！”

听完李元霸的讲述之后，武顺轻拍着饱满的酥胸，俏脸上满是后怕的神色：

“若是没有这些护卫们，那后果还真是不堪设想啊！怪不得今日一日里，妾身总是感觉莫名其妙的烦躁，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李元霸拍了拍武顺的小手，道：“虽说抓到了这些行刺我的人，不过也不能放松了警惕！这样吧，一会你就去吩咐白福，让他加强府中的护卫力量。明日再去买些白布、白灯笼什么的丧葬之物！”

武顺感到很是奇怪，便问道：“嗯？买这些东西作甚？我们府上又没有
人……”

“做戏要做全套！”

李元霸打断了武顺，继续说道：

“既然我决定将假死的消息散布出去，如果我们府中再不配合一下的话，怕是那些个幕后之人并不会相信。如果，我们王府上下，全都披麻戴孝，大办丧事的话，你说他们还会不相信吗？”

第四百三十六章各方反应

readx;

第二日，整个长安城都显得极其地压抑。

至于原因吗，很简单！武王李元霸死了，而且还是遇刺身亡！

“唉，你听说了吗？武王殿下死了！”

“你特娘地疯了？竟然胆敢编排武王殿下，不怕死啊你？”

“我这哪里叫编排啊？武王府早就已经挂上白色帐幔了，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去长乐坊看看！”

.....

长安城的街头巷尾，传来了似这等议论之声。

每一个长安城中的百姓们，脸上都出现了不胜唏嘘的神色，更有甚者甚至是痛哭流涕，嚎啕大哭。

他们在为大唐失去了这样一位王爷而伤心，为他们失去了这样一位保护神而悲痛。

而那些不明真相的各卫所的兵士们，更是一脸愁云惨淡，所有人都像是死了亲人一样，没有谁的脸色不悲苦，没有谁的情绪不低靡。

不对，准确地说，也有人的脸上充满了幸灾乐祸，甚至是快意的神色。

比如说这一位：

“死了，哈哈哈，终于死了！老子还以为这口恶气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出了，没想到这混蛋这样就死了，哈哈哈，解气，真是他娘地解气啊！”

右骁卫某一个校尉班房里，一个身穿校尉军服，长得五大三粗的汉子哈哈大笑了起来，那声音中充满了畅快之意。

“遗爱，慎言！”

站在这壮汉身侧的，是一个同样身穿校尉服的少年郎。

他看着方才哈哈畅笑的那名壮汉，脸上带着明显的紧张以及一丝隐藏至深的鄙夷之色。

“杜荷，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李元霸曾经对我做过什么？原本的驸马就这样没有了，而且还害得老子一个月沾不得荤腥，此等大仇，若非是他位极人臣，老子早就代人砍死他了！”

房遗爱豁然转身，瞪着铜铃大的眼睛看着杜荷。道：

“还有，你可别忘了，你回去之后，杜伯父也没有给过你好气吧？足足把你禁足了七日。也真不知道你是如何挺过来的！这仇你就不记吗？”

杜荷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的神色，不过很快就消失无踪，毕竟房遗爱说得也是事实。

说他不怨李元霸，那根本就是屁话！

不过说实话，事后杜荷也仔细地想过了。自己先前所遭的罪，完全是受了房遗爱的牵连。

这摆明了是人家武王李元霸设计了一个圈套，等着让房遗爱自己个儿往里面钻，人家不用你杜荷，自然有柴令武伸直了脖子往里面钻。

怪只怪他当时太幼稚了，怎么就上了武王李元霸的当呢？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杜荷才算是真正认清了自己和房遗爱，如果再这样混迹下去的话，怕是等他父亲百年之后，他还是一事无成。

这年头。人在势在，人走茶凉。

真到了他父亲百年以后，恐怕他连怎么活都得好好琢磨琢磨了！

所以，他开始的时候还曾经劝说过自己的这位好兄弟，可是人家房遗爱根本就听不进去，还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武王的身上，甚至开始蛊惑他，让他把李元霸作为假想敌。

每日里，这家伙除了对武王李元霸的各种抱怨，以及对于李氏皇族的怨气之外。从不考虑自身是否存在什么问题，也从来不考虑当他父亲百年之后，他是否还能像现在这般，过得如此滋润。

这也使得杜荷对房遗爱越来越反感。甚至感觉自己这前十多年都他娘地是白活了，怎么就和这么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称兄道弟地了这么多年呢？

“总之，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再想要后悔或者抱怨已经是没有任何用处了！”

想到这里，杜荷的神色微微变冷，道：

“这样的话你以后最好还是别说了。这也就是我，如果放到别人身上的话，早就将这些话告诉王爷或者皇族了，到时候甭说是你房遗爱了，就连房家叔父都要遭受你的牵连！”

“你……”

房遗爱顿时有些气窒，他没想到自己最好的兄弟会这么说他。

“你，好自为之吧！”

看到房遗爱的样子，杜荷摇了摇头，转身出了这间校尉班房。

“你去做甚？”看到杜荷那毫不迟疑转身离去的背影，房遗爱高声叫道。

杜荷没有回话，只是空荡荡的房间丢下了一句话：“去武王府，给武王殿下上柱香！”

……

皇宫，立政殿。

“陛下……元霸真得是这样说的？您没有骗臣妾？”

眼睛尚有些微红的长孙皇后，看着李世民，那是一脸的狐疑之色。

李世民颇有些无奈地拍了拍长孙皇后的玉手，道：

“骗你作甚？这刺杀确有其事，只是元霸却并无大碍！如果不是这臭小子想要放长线钓大鱼的话，怎么可能整这么一出儿呢？”

“真地？”长孙皇后眼睛骤然一亮，反手握住了李世民那宽厚的大手，道：“陛下，您也真是的，为何不与妾身说实话呢？”

李世民苦笑着摇摇头，道：“元霸求着朕不将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朕身为一国之君，你想要朕成为言而无信之人吗？”

“那是不是承乾他们也不知道？”

长孙皇后明白李世民法中的意思，无非就是保密罢了。

“自然是不知！”李世民点点头。

“父皇，父皇在哪？你们别拦着我，我要见父皇！”

“你们想死不成？信不信回头我让父皇杀了你们？”

“起开，起开！”

李世民正要与长孙皇后在说些什么的时候，立政殿外突然传来了嘈杂的吵闹声。

“陛下，太子殿下、三皇子、六皇子、七皇子、八皇子、九皇子、高阳公主、清河公主、晋阳公主求见！”

过了没几个呼吸的声音，刘三水就脚不沾地的飘进了立政殿，恭敬地说道。

“你看看，还真是想什么来什么！”李世民对长孙皇后笑了笑，对刘三水摆了摆手，道：“宣他们进殿来吧！”

“父皇，方才殿中的小太监告诉儿臣，说四皇叔昨夜遇刺身亡，是否有此事？”

李承乾入了立政殿，甚至都没来得及向李世民行礼，就满脸混杂着焦急以及悲伤地向李世民询问了起来。

“是啊，父皇！”李恪紧跟在李承乾身后急急地问道：“是不是传闻有误？四皇叔神武盖世，智计无双，怎么可能遇刺身亡呢？”

“四，四皇叔……不要……死！”

小兒子苦着一张小脸，奶声奶气地对李世民求抱抱，精致的小脸上还带着点点泪珠。

尽管小丫头的年纪还小，可是对于这位时常给他讲故事，并且常常给他带好吃的四皇叔，小丫头还是挺喜欢的。

一想到以后就见不到这位四皇叔了，小丫头就感觉到心里特别难受。

“父皇……”

就这样，一群皇子、公主们脸上或是带着悲伤或是带着泪痕地开始询问李世民，看他们的样子是真地出于真心，是真得很在乎这位四皇叔。

“这臭小子，人缘倒是挺好的！”

见到这一幕，李世民在欣慰的同时，心中多少也有些吃味儿。

毕竟李元霸只不过是一个皇叔，他可还这帮孩子们的亲爹啊！怎么不见他们真紧张自己？

不过对于眼下这些在知道了这则消息之后，就第一时间跑来立政殿询问的皇子、公主们，李元霸之前倒是交代过，可以将这件事情告诉他们。

“好了，好了，都不要吵了！”李世民摆了摆手，笑咪咪地看着一众儿女们说道：“谁告诉你们说你们四皇叔遇刺身亡了？”

“啊？”

所有的皇子以及公主们全都愕然无比。

纵然他们的情报网不算太准确，可是一个人得到的消息有误也就罢了，若是所有人得到的消息都一样，那就不是消息有误，而是事实就是如此了。

“怎么，很惊讶吗？”李世民淡淡地笑了起来，道：“你们四皇叔狡诈地就像是狐狸一样，就算是别人都死了，他也不会死！”

“那怎么会传出这样的消息来？”

李承乾被李世民的话给打懵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自然是你们四皇叔自己散发的消息喽！”

李世民道：“昨日，元霸在花满楼用过膳后，于曲江畔遭到到了贼人的刺杀。好在你们四皇叔福大命大，并没有被贼人得手。”

“那四皇叔这是作甚？自己咒自己吗？”李愔歪着脑袋看着李世民，表示很想不通。

同样想不通的还有李恹、李贞、小李治，以及高阳和清河。

倒是李承乾和李恪隐约明白了什么。

“其他的还是你们自己去问你们四皇叔吧！”

李世民懒得再给这帮孩子们解释了，直接打发他们去找李元霸亲自问。

“四皇叔在王府里吗？”李恪道。

李世民翻了个白眼，道：“不在王府里还能在哪？不过你们这样去可不行！这样吧，一会你们去找刘三水取一套丧服，你们穿着丧服去！不要问为什么，去了你们就明白了！”

“诺！”

李承乾他们自然是不敢反驳李世民的，再说现在他们也急于想见李元霸，便匆匆应了一声，快步向立政殿外行去。

...

第四百三十七章拜祭

太原王氏祖宅。

“死了，他就这么死了？”王皓傻呆呆地坐在高椅之上，站在他身前的是一个全身都包裹在黑衣中的家伙。

过了许久，王皓才从呆滞中回过神来，有些干涩地问道：“他，是怎么死的？”

“根据从长安城方向传来的消息来看，似乎是咱们的人做的！”黑衣人的表情有些差异，似乎很不敢相信。

“你说什么？”

王皓‘噌’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身来，那张老脸似乎一瞬间就苍老了十岁。

“白马山孤云寨！”黑衣人差异道，“难道不是主人您自己下的命令吗？”

“我下的命令？”王皓涩声道：“你想，以我的性格，会对李虎下这样的命令吗？”

“不是您？那看来这李虎已经背叛了我太原王氏了！”黑衣人的脸上闪过了一抹疯狂地杀机，“主人，要不要我走一趟孤云寨，杀了这个卖主的畜生？”

“你以为你还有机会上白马山吗？”王皓摇摇头，道：“李虎既然敢做出这种事情来，就表示他早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如果连这点本事都没有的话，这么多年来，怎么可能把孤云寨经营地如同铁桶一般？”

“那此事总不能就这么算了么？”黑衣人明显还是有些不甘心。

“唉，祸事啊，这是有人要把我们太原王氏往死里上逼啊！”

王皓苦笑了一声，继续说道：“也罢，我们王氏本来就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这次不管是谁推了我们一把。终究是替我们做出了选择！你去叫族中的老人们去祠堂中等候，就说我有要事相商！”

“是，主人！”黑衣人恭敬地应了一声，退出了房间。

王皓迈步走到门前，看着窗外高空之上飘荡着的那一片乌云。低声呢喃道：“唉，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

大唐贞观八年三月二十六，宜祭祀、安葬。

今天是武王李元霸的大丧之日，而武王府也在凌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布置了起来，直到卯时已经布置完毕。

眼下已经是辰时三刻了，早就已经有与李元霸相熟的朝中大臣们前来拜祭。而数不清的长安城中的百姓们，全都在腰间以及额头上绑着白色的布巾，从王府正门前一直到长乐坊街尾，排成了一条长龙。

这些百姓们全都是自发前来，没有人去组织他们。每一位百姓的脸上都挂着哀伤的神色。

身上穿着白色的丧父，坐下骑着骏马而来的一众皇子、公主们，在来到长乐坊街口的时候就只能翻身下马，因为前面已经不能再使用马匹了。

长长的队伍虽无心阻塞交通，但是它的长度却是还在不断地增加着。

“这，怎么回来这么多的百姓？”李愔牵着自己的爱马，看着长街上的百姓们，满脸的惊诧之色。

“应该是前来祭奠四皇叔的吧？”李恪脸上的惊色也不必李愔低多少。他看着在长街之上涌动的百姓们，叹了口气道：“历朝历代，又有几位当官的能够让百姓们做到这一点？四皇叔。也算是空前绝后了！”

“走吧，不要再说废话了！”李承乾冷着脸拍了拍马背，道：“父皇应该没有骗我们，待会看到四皇叔的时候，我们再详细询问他是怎么回事！”

“是！”

李承乾越来越稳重了，在一种兄弟们当中。他的地位似乎稳定了不少。

不过要说李恪没有争强好胜的心思，那估计鬼都不信。不过这些都不是靠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还需要长久的磨合。

.....

武王府。此刻正是府门大开，那硕大无比的门楣上早就挂上了白色的长挽，正中间的白色黄泉花尤其耀眼。

“太子殿下到！”

“蜀王殿下到！”

“梁王……”

一名身穿白布袍，鞋子上特缝着白布盖上了鞋帮的小太监，眼瞅着李承乾牵着马匹带着一种弟弟妹妹们前来，便一个个地高声喊叫了起来。

李承乾接过了白福递过来的一炷长香，一把撩起了身上的白袍就大踏步地走进了武王府。

吴王夫千元，灵堂早就已经布置好了，正对着大门处的，是一方木制牌位，名曰‘神主’，神主牌约有两寸宽六寸高，中间一行用朱笔书‘先夫神勇武王李元霸府君之神主’；旁写隋朝大业十年五月十九日生，卒于大唐贞观八年三月二十五，落款书‘妻武氏奉祀’。

而在神主牌位之后却是有一口硕大的棺槨，虽说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冲，可是看齐外面的规模足有四重之多，要知道，四重可是皇帝规制，竟然出现在了武王府，足见李世民对于自己这个兄弟的宠爱。

除此之外，在那棺槨之侧的两边还各有一个纸扎的金童玉女，五畜三牲、贡品、香炉更是一样都不缺。

“有客至，焚香！”

在这灵堂中职守的是白福，见到李承乾等人进来了，待命人将众人的长香点燃之后，就直接高声喊了起来。

尽管李承乾现在很想要见到李元霸，可是联想到他父皇所说得话，却是不得不耐下性子来，至少将这名面上的一切做完。

一念及此，李承乾对自己的几个兄弟们微微点了点头，将那只长香高举到了眉心处，道：“侄儿李承乾、李恪、李愔……向四皇叔敬香！”

“敬香闭！”白福遵循当下礼节，待众人上完香之后便继续说道：“既是亲侄自当叩首，一叩首！”

对于他们而言，这倒是没什么，反正自家四皇叔也没有真个死亡，面前的棺槨就是空的，扣就扣了。

“二叩首……礼毕，亲属谢！”

一人四道响亮的磕头声，每一个小家伙的脸上都满是阴沉之色，那样子

倒真相是武王死了一样。

“婶娘，节哀啊！”

拜祭完毕之后，清河公主走到跪坐在一边，同样身着丧服的武顺身侧，微红着大眼睛，声音有点颤抖。

之前还真没有瞧出来，这丫头还是很感性的！

“是啊，婶娘！”高阳公主轻轻握着武顺那纤柔的小手，道：“若是婶娘清瘦了，那四皇叔又突然蹦出来的话，不得吓死我们啊？”

第四百三十八章亡者复生？

“噗……”

原本还想要上前去劝武顺两句的李承乾，差点一口鲜血喷出来，没背过气去。

你这话说得也太解恨了点吧？

这要是他们四皇叔李元霸在这里的话，怕是得被这口无遮拦的小丫头给气得背过气去吧？

武顺的脸色瞬间红了，这倒不是生气生得，而是被高阳公主的话逗乐了，只是这灵堂里面这么多人，她必须要强忍着不发笑，只是这忍得相当难受啊！

“高阳！”李承乾瞪了高阳公主一眼，走到武顺身侧，眼神闪烁地低声道：“姑娘，四皇叔他……”

“白管家，你且带太子殿下他们去中院休息吧！”

武顺冰雪聪明，自然明白李承乾话中的意思。再者说了，李元霸也曾经交代过武顺，只要李承乾他们过来了就把他们带到中院去，这件事情也用不着瞒着他们。

当然了，如果是李泰或者李祐过来了，李元霸可不会给他们交实底儿。

“几位殿下，请随老奴来！”

白福恭敬地应了一声，领着李承乾他们就要往中院走去。

就在这个时候，小太监的喝唱声又传了进来：“谯国公府柴小公爷，蔡国公府杜家二公子到！”

刚刚走到门口的李承乾等一众皇子、公主们陡然停下了脚步。

李承乾看了李恪一眼，看到了对方眼中同样疑惑的神情。

“他们来做甚子？”李恪疑惑道。

“等会再去后面，先看看再说！”李承乾摇摇头，说道。

正说到这里，已经有引路的小太监。领着柴令武和杜荷龙行虎步地走了进来。

此刻，杜荷一改平日里穿着一袭锦袍招摇撞市的架势，身上穿着一袭灰色素袍，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似乎带着一股子哀伤混杂着一丝丝地怨念……总之。很是复杂。

至于跟在他身侧的柴令武吗，却是穿着一袭的丧服，脚上蹬着白面白底鞋，脸上的表情虽说哀伤之色并不浓郁，可是那股子悲之意，却表现得很足。

“舅母大人。外甥柴令武前来为舅父大人上香！”

进了灵堂，柴令武环视了灵堂一圈，那平淡的眼神直接掠过了一众皇子、公主，好像视李承乾等人如无物一般，转而直接走向了武顺。恭恭敬敬地对其行了一礼。

“这……小公爷，你请吧！”武顺似乎并不认识这位突然冒出来的外甥，说话之间多少有些迟疑。

“舅母大人不必如此客气！”

柴令武连忙对武顺摆摆手，道：

“算起来，令武的母亲是舅父大人的亲姐姐，平阳昭公主！自从舅父大人醒来之后，令武一直没有前来拜见。上次之事，受到舅父大人教训。已使令武痛定思痛，决定一切从头来过。原本已经想好了前来拜谢舅父大人，却没想到。再次相见却已经是天人两隔，令武心中甚感愧疚！”

武顺并不知道两人之间竟然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由得看了白福他们一眼。

白福刚要说话，李承乾却是站了出来，道：“婶娘，令武所言不错！”

一边这样说着。李承乾还一边对柴令武说道：“令武，果然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希望你刚才说得都是真心话。这样姑母大人泉下有灵，也定会感到欣慰的！”

“太子殿下教训的是。令武之前所行之事太过荒唐，若是有得罪太子殿下的地方，海清太子殿下莫要怪罪令武才是！”柴令武赶忙向李承乾行了一礼，说道。

经过上次的事后，他的父亲柴绍就已经禁了柴令武的足，若非是今日要

来拜祭李元霸，怕是现在这家伙还在家里蹲着呢。

在这段禁足的时间里，柴令武字节也想了很多。

那些父辈在世之时，无限挥霍、嚣张跋扈的纨绔子弟，在他们的父辈过世之后，一个个混得落魄无比。

似这样的例子并不在少数，如果他再不努力一些，借着目前他父亲还在位上的时候混出些名头来的话，怕是以后这些落魄的纨绔子弟中就要多他一个柴令武了。

想通了这一点，他就让手下人去找来了房遗爱和杜荷，将自己的想法和这两个好兄弟说了一通。

杜荷还好，他自己本来就在想这些事情；而房遗爱呢？还是原来那个死样子，总是在强调他的父亲如何如何，从不曾考虑自己以后的生活会怎么样。

直到现在，柴令武才算是明白过来，这个房遗爱空有一身武力，可是却没有什么大的志向或者抱负，就是一个得过且过、吃饱昏天黑的懦弱性子。这样的家伙不论放在哪里，那都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

所以，他决定去为自己的未来做些打算。此次前来披麻戴孝地前来拜祭李元霸，正是柴令武开始改变的第一步。

“令武，你我是表兄弟，总是太子殿下地称呼，莫不是显得生分了一些吗？”李承乾上前拍了拍柴令武的肩膀，道：“这次你能前来拜祭四皇叔，你便有资格叫我表兄！”

“是啊，令武！”李恪也走了过来，道：“这些年来，你我兄弟之间交流甚少，日后可是要多多往来才是！”

“太子……表兄！”

柴令武没想到自己的一个本来就是无意的举动，竟然这样就被这些平日里眼高于顶的表兄、表兄弟们认可了，真是……有些诡异啊！

“令武兄，你看是不是等先祭拜完武王，你们兄弟之间再详聊？”

看到这一帮子人在灵堂里面大有再聊一聊的架势，站在一旁的杜荷连忙止住了众人，说道。

“啊！对，正事要紧！”

柴令武这才反应过来，在灵堂里面聊起他的事情，这可是对亡者的大不敬。

而此刻，众人没有看到，角落中正有一个身形略显苍老的宦官，悄悄地退出了前院灵堂，往中院中走去。

整个灵堂中那么多伺候的下人，谁还会在意一个年老的太监。

柴令武对白福点点头，道：“白管家，可有香？”

见李承乾等人不急往中院走了，白福索性就重新做回了知客僧，二话不说地从一旁的小太监手中接过了两柱香交到了柴令武和杜荷的手中，同时大喝道：

“有客至，焚香！”

柴令武并杜荷，将那只长香高举到了眉心处，道：“外甥柴令武，杜荷……向武王殿下敬香！”

“敬香闭！”

白福依旧遵循当下礼节，待两人上完香之后便继续说道：“柴小公爷乃是亲甥，自当叩首行礼拜祭，一叩首！”

“二叩首……礼毕，亲属谢！”

四道响亮的磕头声响起，柴令武的额头都出现了红肿之色，那样子看来却是真心的。

“万般悲痛皆从心头起，舅母大人切莫悲伤过度才是！”

叩首完毕，柴令武全说了武顺两句，转身就要带着杜荷向院门之外走去。

这个时候，那个在方才偷偷离去的老太监已经重新折返了回来，在白福的耳边悄悄诉说了几句，而后就退到了灵堂的角落里。

“柴小公爷、杜公子请留步！”白福上前拦住了柴令武和杜荷，说道。

“白管家还有何事？”柴令武回首问道。

“两位去了中院自然就明白了！”

白福并没有正面回答柴令武，而是对李承乾他们点了点头，率先向中院中走了过去。

李承乾他们也很意外，白福既然这样说，那就表明是李承乾示意他这样做的，否则的话，怎么可能把这两个家伙带往中院去呢！

.....

中院，温暖如春的三层客房。

李元霸躺在烧得火热的火炕上，身上穿着宽松的睡袍，黑发披散在脑后，在他的身侧摆放着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有壶温热的米酒、一小碟兰花豆、一小碟香酥糕以及其他几样时下大唐盛行的小吃。

那样子，看起来是无比地惬意啊。

“咚咚！”

敲门声响起，李元霸从床上坐起身来，撩了撩衣服下摆，道：“进来吧！”

“吱呀！”

白福推开了木门，道：“主人，他们来了！”

“带他们进.....”李元霸对白福摆了摆手，这话才刚说了一半，李愔的声音就传了进来：

“四皇叔，四皇叔，您是不是在里面？”

“太好了，我就知道四皇叔您一定没事的！”

就在这个当口，厚厚的门帘被掀开，高阳公主就像是一只小蝴蝶一样飞扑了进来，直奔向李元霸。

李元霸可受不了高阳这么一扑，这俗话说得好，男男女有别，尽管是叔侄，可还是矜持点吧！

伸手将高阳公主挡在了炕前，李元霸狠狠地瞪了她一眼，道：“停！你这丫头，整天疯疯癫癫的，以后肯定没人敢要你！”

“哼，您怎么知道就没人敢要我？”皱了皱小琼鼻，高阳公主很是不满地

哼了一声。

“小侄承乾、李恪……见过四皇叔！”

李承乾他们也进了屋子，看到李元霸活得好好地坐在炕上，顿时全都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变得兴奋了起来。

李元霸大手微抬，道：“好了，全都起来吧！”

眼下这客房中仍旧有些呆滞的，除了柴令武之外还有杜家二公子杜荷。

这则消息实在是太惊悚了，怎么就亡者复生了呢？

还是说，这一番武王遇刺身亡的戏码，根本就是人家故意放出来的风声？

第四百三十九章一起去打鬼……山匪！

“令武，这……这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这回杜荷算是傻了眼了，他哆嗦着有些灰白的嘴唇，就像是得了失心疯一样，满眼尽是不可思议的神色。

“我，我也不知道，不过……应该不算是什么坏事吧？”柴令武微微摇了摇头，突然伸手拽了杜荷一把，低声道：“现在不管怎么说，既然舅父大人还活着，那我们还是先行礼吧！”

“啊？对，对，行礼！”杜荷如梦初醒，连忙躬身向李元霸行礼。

“小的杜荷，见过武王殿下！”

“外甥柴令武，见过舅父大人！”

两个少年郎颇有些紧张地看着李元霸，只感觉今天这经历似乎有些过于梦幻了一些，这发生的一切好像都不是真实的一样。

“嗯，免礼吧！”李元霸摆摆手，道：“你们两个确实是有心了，竟然还知道过来看看本王，可比本王那几个倒霉侄子要懂礼数得多了！”

此处这几个侄子，即便李元霸不点名道姓的，李承乾他们几个也知道说得是谁。

“舅父大人……”杜荷是直起了身子，可是柴令武却是干脆一下子跪在了那里，道：“舅父大人，之前令武不知是舅父大人驾到，无意冲撞了舅父大人，还请舅父大人莫要怪罪才是！”

“行了，本王这里没有那么多事，你既然肯来祭奠本王，那就表明你是有心悔改，本王又岂会那么小心眼，一直揪着这件事情不放呢？”

李元霸笑看着柴令武，道：“好了。今日这屋子里的都不是外人，都来炕上做吧！恁儿，待会你去叫白福弄几个菜，咱们就在这里边吃边聊！”

“好嘞！”

李恁这货除了赚钱还有执着于暴力之外，就喜欢吃。特别是武王府的东西，那吃起来才更加过瘾。

……

“四皇叔，您这是做什么？为何要放出您遇刺身亡的消息？”

待众人坐定之后，年纪最小的李治问出了自己的疑惑，而其他的皇子们也都表现出了足够的好奇之色。

李元霸没有回答李治的问题，而是看着李承乾说道：“承乾。你说四叔我为什么要将这个消息散布出去？”

“四皇叔，您是想要引出刺杀您的幕后主使？”李承乾想了想，这样说道。

“不对吧！”李恪插话道：“以我们朝廷的实力，纵然是五姓七望或者是其他番邦势力所为，终究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的！四皇叔。难道昨日刺杀您的人，真的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留下了，不过也正是因为留下了，本王才更加要将这张大网给撒出去！”李元霸点点头，突然拍了拍手，道：“好了，我就将昨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你们吧！”

“昨日，吐蕃大相达苏格……”

李元霸将昨日达苏格在花满楼宴请于他。以及在夜赏曲江的事情与一众孩子们详细诉说了一通。

“啪！”

待听完李元霸的讲述之后，李愔阴沉着一张脸，直接拍案而起：

“又是五姓七望！这些该死的家伙们。还真当我们李氏皇族是泥捏的不成？总是干这些偷鸡摸狗，背后暗算人的龌龊事！我一定要请示父皇，派兵去灭了他们！”

“六郎，稍安勿躁！”李恪拉了李愔一把，道：“这件事情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是啊！这白马山孤云寨虽说属于太原王氏的势力，可是这太原王氏的族长王浩可不是傻子。他大可以收买其他的江湖人来刺杀四皇叔，又怎么会傻到用自己的人去做这件事情呢？”

李承乾拧着眉头。帮众人分析道：“再者说了，做任何事情都不是百分之百都可以成功的。或多或少地会承担一些风险。就好比这次，若是失败了，就会暴露了太原王氏这个明显的幕后老大。岂不是得不偿失了？”

“太子表兄所言在理！”柴令武接过了话头，道：“早年的时候，这王浩也曾拜访过家父。家父对他的评价是‘开疆不足，守城有余’。像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是万万不会做出这等事情来的！”

“谯国公看人却是很准的！”李元霸点点头，道：“眼下五姓七望与我们朝廷的关系甚是微妙，他们现在是急于与朝廷求和，怎么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派人来刺杀本王呢？”

“那依四皇叔的意思，这件事情有别人参与？”李承乾道。

李元霸点点头又摇了摇头，道：“眼下还并不清楚，不过应该很快就会有答案了！”

“对了，四皇叔！”李愔见李元霸的情绪似乎有点低沉，眼珠子一转，道：“您方才说已经向父皇讨要了一道圣旨，调神武卫出长安城演练操演，可是想要带兵去平了白马山？”

“嗯，怎么，你小子又有什么想法？”李元霸看着李愔说道。

“四皇叔，您看能不能给父皇说说，此番攻打白马山把我也带上？”李愔谄笑了起来，那样子像极了一个讨好主人的奴才。

“你想要去？”李元霸似笑非笑地说道：“你要知道，这领兵打仗可不是谁想去就能够去的。你在神武卫中呆过，自然晓得神武卫中的兵士们最讨厌的就是仗着自己的身份，骑在他们的脑袋上吆五喝六的。你若是想要随军一起去攻打白马山的话，可是只能当一个平头小兵哦？”

“平头小兵就平头小兵！我这次说什么也要跟着大军一起出征！”李愔低着头脑袋想了想，最后还是咬了咬牙，说道。

“四皇叔，既然您都同意六哥去了，那我也去！”李愔见李元霸同意了丽音前往白马山，立马也站了出来。

“舅父大人，我……”

“四皇叔……”

得，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

这下子，除了高阳公主和清河公主之外，所有的皇子，甚至包括小李治在内，都吵着嚷着要一起随身神武卫前往白马山，灭了那劳什子的孤云寨。

“行了，你们这些臭小子叫唤个什么劲儿？”李元霸没好气地打断了众人，继续说道：“还有你，稚奴！你说你小小年纪的，跟着一起瞎掺和什么？打什么鬼……山匪，给我老实呆着！”

第四百四十章准备开拔

“噗！”

李元霸这嘴巴一秃噜，差点把鬼子这俩字给说出来，还好给及时刹住了，要不然的话，这些小家伙还不得刨根问道底地啊？

“四皇叔，我为什么就不能去？”李治很委屈地说道：“父皇常说‘天行健，君子以自行强不息’！我身为大唐皇子，为何就不能去上战场杀敌了？”

“小屁孩，你现在才多大啊，我看你连刀都握不住！”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小李治一眼，说道。

“舅父大人，令武曾听父亲说过，舅父大人早在年幼之时就已经随军出征了，并且屡立战功！眼下我等虽未行冠礼，可是相比起舅父大人当年却还是要痴长几岁的，为何不能随军出征？”

柴令武这次还真是变了，至少知道动脑子了，竟然还知道把李元霸自己给绕进去了。

“你这臭小子倒是会挑事！”李元霸瞪了柴令武一眼，道：“好，既然你们都这样说了，若是本王还不同意的话，岂不是太不近人情了？”

“四皇叔，您同意了？”

李承乾等人一脸的惊喜之色，看来这段时间他们在皇宫中真地是快要憋坏了。

“吱呀！”

此刻，白福已经提着一个硕大的食盒走了上来，将里面的菜一样样地摆在了火炕旁边的大桌子上，李元霸招呼众人围桌而坐，说道：

“嗯，承乾、令武，此次本王带着你们一起去，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若是事到临头，你们临阵脱逃的话，一定会军法从事！我可是一点情面都不会留给你们的！”

李愔倒是很兴奋，他说道：“四皇叔且放心，我们哥儿几个绝对不会给您丢人的！”

“好了。那你们赶紧吃东西吧，待用完午膳之后就赶紧回府准备东西，明日子时去城外神机府报道！”

李元霸夹了一根滑嫩的五香鸡腿递到了李治的碗里，同时说道：“吃东西都堵不住你那张嘴！”

“嘿嘿……”

得，卖萌傻笑，什么时候这未来的大唐皇帝也会玩这一套了。

……

长安城。吐蕃驿馆。

“你说什么吗？武王死了？”

达苏格那双并不算大的眯眯眼，一下子瞪得浑圆无比。

他娘地，昨日走的时候还好好地，怎么一晚上不见就死了呢？

有鬼，这之间一定有鬼！

“我也不敢相信。不过我已经派人去武王府中看过了！整个王府都挂着白蔓，王府的人上到王妃、总管，下到侍女、宦官，全都披麻戴孝，一个个脸上的表情甚是悲伤！”

马格买司苦笑了起来，看得出来，他也是有些不敢相信的。

“你说，会不会是他故意放出来的消息。想要将昨晚那件事情的真正凶手给扒出来？”

不得不说，这达苏格不愧是一国大相，很快就想到了这一点。

“也许吧！”

马格买司皱着眉头说道：

“但是不至于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吧？要知道整个长安城甚至是整个大唐都知道武王遇刺身亡了。到时候他如果再玩死而复生这一出儿，怕是会有些不妥吧？”

“不妥？”达苏格冷哼了一声，道：“不管是哪朝哪代，只要是当权者，又有几个在乎妥不妥当的？你可别忘了，这李元霸可是号称‘人屠’。他能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

“大相这话说得倒是也对！”马格买司点点头，道：“不过我们怎么办？要不要去派人看看。拜祭一下？”

“这个是自然！”达苏格微微颌首，不过还是很快就摇了摇头。道：“不可，不管武王出于什么心要放出这消息来，我们绝对要做出一个样子来！这次我们俩亲自去一趟！”

“好，我现在就让手下人去准备！”马格买司应了一声，转身就出了屋子。

.....

时间如流水，很快就到了子时半夜。

长安城外，位于神机府处的神武卫大营，早就已经是灯火通明，甚是热闹。

李元霸已经亲自下了令，征调神武卫大军兵马，前往秦岭白马山。

再加上李元霸还行神武卫中调来了一些方便携带的火器，一众兵士们正在整点营帐马匹，以及装载的粮草军械等行军必需品。

自从前翻搞定了天竺国逆贼之事，已经有十数天如同一滩死水的神武卫，终于有了动静。

上至神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和刘仁轨，下到一名最普通不过的兵士，全都满怀着激情，一个个义愤填膺。

特别是在他们知道此番要剿灭的对象竟然是在昨夜刺杀武王殿下的人时，更是群情激愤，一个个嗷嗷吼叫着要去灭了孤云寨。

军心可用啊！

“王爷，您怎么带他们来了？”

李元霸刚一脚踏进神武卫大营，就被苏定方给拉到了一边，同时脸上带着焦急之色地说道：

“王爷，此番咱们可是去出兵打仗的，带着这几位皇子，若是出了什么变故.....”

“能有什么变故？”

李元霸呵呵一笑，拍了拍苏定方的肩膀，道：“定方啊，你就放心吧！本王早就已经和这些小家伙们打好招呼了，此番随军去是可以！不过不能随意指挥卫中的兵士们，而且想要观战可以，必须上阵杀敌！”

“上阵杀敌？”苏定方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他哭丧着一张脸，道：“王爷，就这几位小胳膊小腿的，再给折腾坏了？他们出点啥事，陛下还不把我们给生吞活剥了啊？”

“不会，区区一个孤云寨，大不了本王直接让人带着炸药进去，整个轰了他！”

李元霸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说道。

其实他明白苏定方的担心，一者，无非就是怕这些小祖宗们对他们指手画脚、吆五喝六的；这二者嘛，就是怕这些小家伙出个什么意外。

要知道，虽说自家王爷是陛下的亲兄弟，可是这些小家伙们是皇帝陛下的亲儿子啊。

正所谓亲疏有别，虽然现在皇帝嘴上说得好听，可是一旦事到临头，真死了一位小皇子，那倒霉的还是武王殿下。

苏定方这一番心思，可以说是全都没在为自己考虑啊。

二人刚说到这里，旁边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王爷，户部调拨来的那些粮草，都已清点完毕并且登记造册。剩下的就是方才从神机府中调取的火器了，您看要不要再确认一遍？”

李元霸转头一看，便见一个身形纤瘦，满脸书生气，身着一袭白色长袍的青年男子，似乎有些病恹恹地对李元霸拱手说道。

“好，你再去确认一下吧！”

李元霸接过那小册子瞄了一眼，转头对正好奇地盯着那名绿袍青年男子看的苏定方道：

“定方，本王给你引见，这一位是我武王府的新任长史王浚！王浚，这位是神武卫大将军，苏定方苏将军！”

“久闻苏将军大名，今日终于得见，果然是凜然虎躯，威势过人！”王浚向苏定方拱手见礼。

“王先生客气了！”

苏定方很是客气地向王浚行了一礼，他知道，王爷可是很少这么介绍一个人的，而今这样做了，那只能说明这个人很有能力。

苏定方猜测的没有错，虽说这个王浚是太原王氏的人，可是自从他那次将自己的某些见解说于李元霸之后，但有事情，李元霸一定会第一个找他商量。

当然了，并不是说李元霸有多么信任他，而是有的时候，去听别人的意见也是很重要的。

再者说了，这王浚心思缜密，办起事情来滴水不漏，帮着白福将王府上下的大小事务，料理得清清楚楚，根本就不必李元霸操心，也是一个难得的好手下了。

众人礼也见过了，相互之间也熟悉了一下，接着，神武卫大营几乎是彻底忙碌了起来。

直到黎明之时，这些繁琐之事才算完事，包括李承乾他们在内，全都已经穿好了装备，整装待发。

李元霸让众人原地休息一个时辰，自己则是将全身都笼罩在黑袍中，快马加鞭地向着武王府的方向疾驰而去。

其实吧，这一早上时间里，李元霸也并没有忙乎什么事情，因为有苏定方以及王浚他们打理，他倒是彻底清闲了下来。

这次还摸着黑地就让众兵士前来报到，他也是打着偷摸行进的主意，可是这临行前了，他却是回王府，跟家人告别。

.....

武王府，武顺这一夜并没有怎么休息，一想起自家夫君又要随军出征了，这初为人妇的小丫头，就感到心头难受。

“哗啦！”

此刻，李元霸掀开了门帘，进了屋子，看到武顺正抱着纤柔的小腿坐在炕上发呆，那眼圈还有些微红，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莹香，不是叫你去休息吗？你怎么又.....呀，夫君！”

原以为是莹香小丫头又回来了，武顺抬起了脑袋，却发现来人却是自己

的夫君，不由得又惊又喜。

“夫君，你，你怎么回来了……不去了吗？”武顺匆匆穿好了鞋子，惊喜地看着李元霸说道。

“不是，为夫只是回来看看你，一会大军就要开拔了！”

李元霸轻轻抚摸了一下武顺那乌亮的秀发，声音中带着一丝不舍。

第四百四十一章巧遇绛州卫

“哦！”

武顺的神情一下子就垮了下来，就连情绪都有了低靡的意味。

“怎么了？为夫又不是没有去打过硬仗，哪一次不是毫发无伤地胜利归来？”

李元霸宽慰着武顺，温柔地在其额头上亲吻了一下，道：

“再说了，那白马山的孤山寨只不过是一个山匪聚集的寨子罢了！为夫连薛延陀腹地都能够走个来回，若是想要灭了区区一个山匪寨子，根本就不会浪费什么气力，你且放宽心就是了！”

“可是……”武顺还有些不甘心，她说道：“可是这领兵打仗，哪里有什么常胜将军一说，妾身只盼夫君能够安守家园……”

“安守家园，亦要先解决掉所有的麻烦啊？”李元霸轻笑道：“若是家园周遭乱匪环伺，何来安守之说？”

李元霸见武顺粉面依旧带着忧色，便继续说道：“你就放心吧，等此事解决之后，我定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回长安城，不会叫你为此担心的！”

就这样，李元霸辞别了妻子，又吩咐了白福好生照看府宅，就直接去城外与大部队一起出发了。

……

李元霸这一行人上万骑全都是人马饱食轻装上阵，白马山离长安城并不算远，也就一两百里地的距离。

以神武卫座下这些良马的行进速度，再加上又是走地官道，如果不太赶时间的话，也就一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赶到了。

李元霸倒是无所谓，但是却禁不住这些倒霉孩子们每时每刻地在李元霸耳边磨啊。

那可是真能磨啊，哥好几个轮番在李元霸身边来声音轰炸。想要李元霸命大军加紧速度，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白马山境内。

看来这些孩子们是第一次以这种形态上战场，否则的话，怎么会这么心

焦？

.....

秦岭被尊为华夏文明的龙脉，纵贯渭河与汉江之间。东以灞河与丹江河谷为界，西止于嘉陵江。

秦岭长约1600多公里，为黄河支流渭河与长江支流嘉陵江、汉水的分水岭。

如果李元霸等人选择走水路的话，怕是在时间上面会更加快一些，只是难免要和沿途的地方郡县的官员打照面。

李元霸一是担心节外生枝，二是嫌麻烦。所以这样算起来。还是走官道急行军要来地更加方便一些。

白马山离李唐家起源之地太原很相近，早年李渊在位之时，曾在白马山周遭的郡县设置总管府，辖下足有十余个郡县，其中就有晋州太原。

后来太原改为府成了大唐北都。总管府就成了州，辖下共有五县，但仍是晋并之地的一处重要州县，所以很是繁华。

神武卫大急行如电地赶路，终于在第二日凌晨之时，就赶到了白马山附近的绛州境祈山县内。

这祈山县是绛州境内最繁荣的地界儿，不仅城池修建地极有气势，就连城中的各种买卖交易都很是昌隆。

在祈山县数里之外的一座小山之上。李元霸手中拿着从神机府中取来的单筒望远镜，遥望那座硕大的城池。

半晌之后，他将手中的望远镜递到了立在他身侧的苏定方手中。道：“定方，你看看！”

苏定方抄起望远镜，很是熟练地看了半晌，之后说道：“王爷，这眼看着就要到城中了，为何又停了下来？”

李元霸面色微凝。道：“这太原王氏在这里经营数十乃至上百年的时间，城中的文官武将还是姓王还是姓李。本王可不好说啊！”

“不至于吧！”好奇地摆弄着手中望远镜的刘仁轨，颇有些愕然地说道。“这绛州的辖下官员，拿我大唐的俸禄，做我大唐的官员，难不成还与太原王氏一样，想要叛逆不成？”

“只是利益不到罢了，若是他们所求的利益足够了，谁又能说得准呢？”

李元霸摇了摇头，道：“这样吧，定方，待会你挑上一些手下的兄弟们，换上便装去城中探探消息！对了，别忘了去一趟‘中堂药铺’，给本王拿一样东西！”

“王爷，不知是何物？”苏定方很是好奇地说道。

李元霸道：“去了你就知道了，到时候你只需要出示一下你的令牌，他们就知道你是去做什么的了！”

“诺！”苏定方应了一声，这就下去准备。

.....

过了大概有两个时辰的时间，重新换回了神武卫黑色作训服的苏定方，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李元霸身前。

“怎么样了？”看到苏定方那略显疲惫的面容，李元霸问道。

“王爷，事情没有您想得那么糟糕！”苏定方一边说着，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只小竹筒，递给了李元霸。

小竹筒只有大拇指粗细，中指长短，两头用火漆牢牢地封住了口，从外表看上去，明显是用来传递秘信所用的信筒。

“哦？拿回来了？”

李元霸看了看这小信筒，二话不说就打开来，从里面取出来一枚蜡丸。

又是火漆封信筒，又是蜡丸封信息，这保密手段倒是做得挺到位的。

一把捏碎了蜡丸，将小蜡丸里面的小纸条掏出来看了一眼，却见上面只有七个字：“朝廷的人，事可为！”

看到这七个字，李元霸会心一笑，道：“这下好了，我原以为这城中的文官武将都是姓王，没想到却是姓李，有意思啊，真是有意思啊！”

“那王爷.....咱们进城？”刘仁轨沉声道。

“嗯，反正咱们来的消息应该已经传到了祈山县城，那我们索性便大大方方地入城吧！”

李元霸点点头，大手一挥，道：“走，大军开拔！”

.....

一行人马上万人，在李元霸一声令下之后就策马直奔祈山县城的方向而去。

走了大概有几里地的路程，距离祈山县城尚有三里的地方时，忽然间一片浓密的丛林中飘起了一缕缕白色的炊烟。

“这是，林地走水了？”走起大军最前面充当起探马的李愔，举目看了一眼，纵马回到李元霸身侧，道，“四皇叔，前方三百丈处林木走水，我们还是绕道过去吧！”

“林木走水？”李元霸眉头一皱，道：“我看看！”

这样说着，李元霸便拿起了手中的单筒望远镜瞄了一眼。

这一看可是不要紧啊，差点让李元霸吐了血，还真他娘的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啊！

这白袅袅的烟气，怎么可能是走水了呢？分明是有人在此地埋锅做饭，而且看那炊烟的散发量，这些人的数量可不少！

“三炮.....你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李元霸懒得搭理这位初上战场，经验值为零的大侄子，吩咐赵三炮过去看看。

“诺，王爷！”

赵三炮点头应允，便随意挑了百名兵士先行上前，连带着还捎上了死皮赖脸跟上来的李愔和李恽。

在这一片密林中生活做饭的人还不少，怎么着也得有一千人左右，而且在这林地周遭还有一些比较简单的防备设施，但巡查的探马却并不多。

赵三炮等人上策马上前没有多远，就被一队探马给拦住了。

“站住！”

一名身着大唐明光铠的兵士大喝道，“来者何人，此乃军机重地，不得擅闯！”

赵三炮还没来得及说话，倒是一直跟在他身边的李愔大喝了一声，说道：

“瞎了你的狗眼，在你面前的乃这位是神武卫中郎将赵将军！赵将军在此，尔等还不速速前来相迎！”

“神武卫中郎将！”

自从神武卫在那吐蕃勾结五姓七望行反叛、谋逆之事的那一夜中一鸣惊人之后，神武卫便从此在大唐朝声名鹊起。

再加上武王李元霸亲率神武卫大军奔赴薛延陀腹地，血屠蛮夷，归来之后竟然无一伤亡的神话传遍整个大唐之后，神武卫更是成了传说中的存在。

所以，神武卫对于他们而言，就像是那天边的云彩，怎么抓都抓不住，可是而今却突然出现在了他们眼前！

“吾等见过赵将军！”

这一队探马大概有三十来人左右，在呆滞了班上之后，急忙翻身下马向赵三炮行礼。

赵三炮摆摆手，说道：“免礼吧！尔等是何人，为何在此地安营扎寨？”

“我等乃是绛州卫，昨日奉了绛州卫统领周林周统领的命令，前来祁山县攻打白马山孤云寨山匪！”

那名兵士一边恭敬地向赵三炮回话，一边抬眼悄悄瞄了赵三炮一眼，问道：

“不知赵将军前来祁山县有何要事啊？”

赵三炮没想到这些兵士们竟然是绛州卫，而且他们的目的与神武卫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他想了想，便说道：“我神武卫大将军听闻祁山县附近有一山，名曰白马山。而在这白马山上有一山匪之寨，孤云寨。这孤云寨的山匪甚是猖獗，在绛州地界可谓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故此，将军大人上书陛下，奏明要平了这山匪之寨，我神武卫大军这才来到这祁山县！”

那名兵士听闻赵三炮之言顿时大喜过望，道：“如此甚好，这孤云寨的山匪已经让我们绛州卫头疼无比了，而神武卫前来，无异于雪中送炭！将军且稍待，我这便去请副统领过来！”

话音落地，那名兵士就命一个手下骑上了马匹，飞也似地向着密林正中的位置而去。

第四百四十二章白马山的情况

眼见着这帮子绛州卫的兵士们，面露狂喜之色地往密林深处走，赵三炮也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原本还想要派人去白马山上好好查探一番地，现在有了这些绛州卫兵士们的加入，似乎事情变得更加简单了起来。

这些绛州卫的兵士，总比他们这些不熟悉当地情况的神武卫要清楚白马山的形势吧？

这样想着，赵三炮让自己的手下去将这里发生的一切都通知给李元霸，相信以武王殿下的智慧，应该可以猜出赵三炮方才所说地这些话中隐瞒了一些什么。

过了没多久的时间，这隐藏在密林中的炊烟开始被一个个地熄灭，林中也吹响了号角，人马在飞速地集结。

一面挂着‘绛’的旌旗飘扬而起，随之而来的还有喧天的锣鼓声，大军很快就布置好了，并且开出辕门来迎接神武卫的大将军。

距离密林三百丈之外的地方，李元霸听完神武卫兵士的禀报之后，不禁婉尔一笑，对身侧的王浚说道：

“王浚啊，你说三炮这样处理这件事情如何？”

病恹恹的王浚眉头稍稍抖动了一下，道：

“赵将军这样处理甚为妥当，一者既不会暴露您的存在；二者嘛，对于不熟悉神武卫的人来说，更是隐藏了神武卫军中有两位大将军的事实。这样就算是绛州卫的兵将们有心搞鬼，我们也还有回旋的余地！”

说到这里，王浚笑了起来，他看着苏定方和刘仁轨。道：“两位大将军，您两位现在还是想想把谁推到明面上来吧！”

经过王浚这么一说，苏定方看了刘仁轨一眼，道：“这么说，我们俩还得演场戏喽？”

刘仁轨笑道：“来吧。咱俩谁上？”

“王爷，您看呢？”

苏定方没有回答刘仁轨，而是把这个问题最后抛给了李元霸。

“你们这两个家伙倒是挺会谦让的！”李元霸呵呵一笑，说。

苏定方笑了起来，道：“我觉得我们俩也挺谦让的！”

“说你胖还喘上了！”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苏定方一眼，道：“仁轨和定方行军打仗都是一把好手。不过相比较起来，仁轨的性子要细腻一些。这样吧，仁轨就走在明面上，定方藏起来吧！”

“嘿嘿，末将也是这样想的！”苏定方摸了摸后脑。嘿嘿笑了起来。

“好吧，就这样！”李元霸道：“你与本王从旁协助，想来对付那些州县官员，应该绰绰有余了。”

便在此刻，王浚却插嘴了，他说道：“王爷，这些各州道郡县的府兵向来不受上官节制，而且他们自有其各自的行事规则。若是刘将军不表现得强硬一些的话，怕是压服不住这些家伙！”

“确实如此！”

李元霸也想到了这一点，不过他可不相信那些绛州卫的家伙们胆敢阳奉阴违。要知道神武卫可不是省油的灯，你若是不听话，纵然你是我大唐的兵士又如何？照样灭了你丫的！

.....

密林之外，这些绛州卫的兵士们已经排好阵列出迎。

排头的位置走出两个人来，一个穿甲披铠，腰胯长刀。好生威猛；另外一个却是身穿绿色长袍官服，面白无须。脸上始终带着笑咪咪的表情。

李元霸等人的万人骑大军已经赶到了近前，一支身背‘汉阳铙’的百人骑走在最前。布开一字阵，而后面则是刘仁轨策马走上前来，在他身后半丈左右而来的，则是李元霸与苏定方。

眼见着刘仁轨在众兵士们的簇拥下上前来，那两人顿时俯身便拜：

“卑职绛州卫副统领张劲强、祁山县尉韩定成见过上官！”

刘仁轨下了马走到他们身前，亲自将两人扶了起来，道：“两位大人快快

请起，本将乃是神武卫大将军刘仁轨！”

一边这样说着，刘仁轨还将皇帝所下的手令递给两人看。

“原来是刘大将军！见过刘大将军！”

两人看到皇帝的手令，这心里已经再无疑虑，都起了身，再次向刘仁轨行礼。

人家毕竟是上官，而且在官职品阶方面本就要高于两人，这相互之间再次建立也属正常。

“两位大人不必如此多礼。”

刘仁轨还了礼，他看着两人说道：“两位大人，不知道这眼下白马山形势如何？”

张劲强和韩定成相互对视了一眼，苦笑道：“大将军，这白马山……已然被那孤云寨山匪给打造地如同铁桶一般！若想要将其强行攻破的话，仅凭我们这点兵力，怕是不能成事啊！”

“区区山匪有这么厉害？”

刘仁轨感到颇为奇怪，区区山匪，难道还能抵挡得了一万余名全副武装的大军不成？

张劲强很是牵强地笑了笑，道：“大将军有所不知，区区山匪自然是不足为患！可是这白马山上，并非是简单的山匪之患啊！”

“此话怎讲？”张劲强惊讶地问道。

“唉！”

张劲强摇了摇头，说不出话来，倒是韩定成接过了话头，道：

“这帮孤云寨中的数百名山匪，原本是我绛州卫中的府兵，可是在三年前，这些人突然趁着绛州大旱之际，强行掠夺了苏沙县境内百姓的牛羊牲畜与粮食财物。随后更是张狂无比地落草白马山，这三年来朝廷曾数次出兵清剿，可终究未能将其剿灭！”

“而且，卑职还听闻这孤云寨乃是叛逆之氏族太原王氏在背后支持！”韩定成继续说道，“有了太原王氏这只老虎在，他们还会怕朝廷？”

“好了，眼下并非是说话的地儿，还请大将军进营中稍坐，稍候卑职会详加禀报的！”

见韩定成还想要在继续说下去，张劲强连忙打断了他们。

“也对，且进去再谈吧。”

刘仁轨甩了甩手中的缰绳，忽然停顿了一下，道，“李将军，让大军原地扎营。”

“诺！”

李元霸见刘仁轨这命令是在向自己下达，不由得出现了一瞬间的错愕，不过他很快就反映了过来，连忙抱拳应了一声诺。

站在李元霸身边的苏定方嘴角咧了咧，强行止住了那股子想要爆笑出身的冲动。

如此，刘仁轨便与韩定成、张劲强等一众人进了位于密林中的大营。

李元霸则和苏定方以及一众大军留在了密林之外，而一名绛州卫百骑长程克新则是留了下来，陪着李元霸一起安排。

“不知这位将军姓甚名谁啊？小的早就听闻神武卫大名了，就是一直无缘得见，今日总算是实现这个愿望了！”

程克新哈哈笑着，颇有几分爽朗与豪迈的架势：

“对了，听闻神武卫大军乃是武王殿下建立起来的，更是履立战功，深得陛下器重，我们这些下面的府兵可都是羡慕地紧哩！”

李元霸闻言轻笑了一声，道：“我们打仗都是为了保家卫国，为陛下分忧，谁还会在乎战功不战功地？对了，程骑长，你们围剿数次孤云寨，虽说并未成功过，可是肯定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吧？”

“哈哈，将军这却是问对人了！”程克新笑道，“虽说我们绛州卫数次围剿孤山寨未建寸缕功勋，可是这经验确实很丰富，足够你们神武卫来学习借鉴的！”

听到这程克新的话，李元霸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这家伙还真是不知羞耻啊，没有围剿成功，不仅不以为耻反倒当成了自己的骄傲。

这也就罢了，竟然还对神武卫大军冷嘲热讽上了，这可是在打神武卫的

脸，在打他武王李元霸的脸。

“程骑长，这话谁都会说，就是不晓得你说得是不是真得如同你所说地那样！”

李元霸原本并不想理他，可是这时候苏定方却是抢先开口了。

“怎么？这位大人有何见教啊？”

程克新斜瞥了苏定方一眼，那歪眼看人的样子确实是有些气人。

“见教不敢当！就是想请问程百骑，这孤云寨有多少兵力，各兵力部署如何，主要建筑有哪些，哪些地方适于攻击和防守，又有多少武器装备……这几年下来，这几个问题应该想必已经搞清楚了吧？”

苏定方随便提出了几个问题，可就是这么几个简简单单的问题，却是直接把程克新给问住了。

“这……这……”程克新支支吾吾地答不出来。

“啧啧……这便是所谓的经验丰富吗？本将还真是长见识了！”见对方答不上来，苏定方顿时冷笑了起来。

“你……”

程克新顿时怒气升腾，指着苏定方你了半天，也没你出别的话来。

李元霸笑了起来，道：“好了，苏将军！大家都是同僚，何必因为些许小事而置气呢？”

倒不是苏定方小心眼，而是对于任何敢于污蔑神武卫的话，任何敢于质疑武王的话，苏定方都绝对不允许。

“三炮、三多，传令下去，命大军原地休息，将士们准备午膳！”

来到了大军正前方，李元霸叫来了赵三炮和李三多，吩咐他们去安排大军休息。

而他自己呢，则是骑上了小白，带着苏定方在周围的小山上转悠了起来。

第四百四十三章顺水而下

“定方，你对这绛州卫怎么看？”李元霸纵马在前，苏定方跟在他身侧。

“哼！”苏定方冷哼了一声，道：“这些家伙们本事没有多少，心气倒是挺高！这么多年了也没有拿下孤云寨，还有脸说了！”

“呵呵，你说得也不完全对！”李元霸说道：“别忘了，这里可是太原王氏的地盘，他们的力量在绛州地界盘根错节，你以为那几次清剿都是白来的？”

“王爷，您，您是说……”苏定方立马瞪大了眼睛，道：“这绛州卫中有他们太原王氏的人？”

“内.奸就内.奸，你不用说得这么委婉。”

李元霸一边用单筒望远镜观察环境，一边说道：

“除了我们神武卫之外，对于大唐的各卫所大军，我都不敢打包票说没有别人的势力打进来！所以对于这种事情，你也不必表现地如此大惊小怪！”

“可是王爷，一想到我们在与敌人战斗之时，有人偷偷地给敌人通风报信，我这心中就感觉特憋屈！”

苏定方瓮声瓮气地丢出了这么一句话。

“所以啊，我们要在与孤云寨山匪动手之前做些事情！”

李元霸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说道。

“您的意思是不和绛州卫打声招呼？”苏定方算是琢磨明白了，王爷这是打从一开始就没想要和绛州卫一起动手。

“知我者定方也！”李元霸微微一笑，道：“走吧，也转了个差不多了，咱们也该去好好活动活动了！”

“诺！”

苏定方知道。自家王爷这是又有什么鬼主意了，否则的话怎么会露出这样的表情来。

……

绛州本就多水，故此漕运方面也是相当便利的。

一条汉水就横亘在绛州之前，这是一道天然的军事屏障，也是生财之道。

不得不承认。也正是因为有汉水的存在，在水陆两方面都如此便利的情况下，绛州才变得富裕繁华了起来。

正因为绛州水陆两道皆可运抵关中，这就得上税给朝廷。

而南方吴扬一带的盐务，也多要多仰仗北方的漕运之道，汉水边上的漕运码头也就成了绛州辖下郡县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

若非是太原王氏早年就在此地经营。怕是这块肥得流油的地方，朝廷更会严巴起来，甭说是你太原王氏了，就算是只能怪个五姓七望一起来了也白搭。

当然了，越是富庶的地方。也就越加地混乱，各种三教九流的家伙们无处不在。

光是码头这里的关系就复杂地厉害，不管是官还是匪，或者说是商贾、平民、地痞、流氓，谁都想来这里插上一脚！

但是偏偏这里由太原王氏牢牢地把持在手中，这诸多的势力也都是敢怒不敢言。

这不，眼下这绛州的漕运码头上就来了一艘大船，这一艘大船上打着崔氏的旗帜。可是里面的人却并非是崔氏中人。

“王爷，这次咱们瞒着绛州卫的人前来绛州，难道就不怕他们怀疑吗？”

苏定方穿着一身淡黄色的管家服饰。头顶竟然还搞笑得立起了一根黄色的发簪。

“怕什么？”

打扮地就像是一个富家公子的李元霸，淡淡地笑了笑，道：

“那边有仁轨替我们挡着，他们怀疑什么？再说了，我们不过是带出来五百名兄弟，一万人里面少五百人。能看出来？”

“话是这么说没错，不过这绛州可不比天子脚下的长安城。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苏定方眉头一耸。继续说道：“此番我们前来绛州又是以商贾的身份，没有了官方的掩护，怕是会被那些地头蛇给打压！”

“我们挂的是崔氏的旗帜，眼下五姓七望被朝廷慢慢封锁起来，这也就促使他们相互之间更加亲密起来，如果现在王氏动了崔氏，五姓七望怕是会彻底乱起来！”

李元霸哈哈一笑，道：“你说，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太原王氏敢对我们下手吗？”

“王爷说得也是！”苏定方呼出了一口气，似乎是有意在安慰自己一样。

“好了。”李元霸拍了拍苏定方的肩膀，道，“马上就要到码头了，你去吩咐兄弟们一声，没换好衣服的去全都换上，待会可千万别捅了什么篓子。”

“诺！”

苏定方拱手应了一声，便匆匆下去安排了。

半柱香之后，李元霸他们的货船已经濒临码头，进到了绛州安.阳县境内了，李元霸唤来了王浚，让他统领三百名人马继续走旱路南下安.阳。

而李元霸，则与苏定方一起带着剩下的两百名已经乔装改扮过的神武卫兄弟们，顺汉水南下，直奔安.阳漕运码头。

时下当值初春，南方的天气远比北方要来得干热一些，河上东风虽然略微带着一些阴寒，可是这汉水之上，客船与货船并不在少数，它们迎风破浪顺流而下，多是一些贩夫走卒、商贾货船以及往来的旅人。

李元霸与苏定方虽说是换上了普通的富家翁主仆的服饰，可还那股子天然的气质却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

再加上这一艘大货船上的那些个神武卫的兵士，一个个训练地虽说并非是肌肉发达、孔武有力，可是他们那满面狰狞，浑身煞气弥漫的样子更是告诉外人，这帮人很不好惹，很不简单。

很快，货船靠近了安.阳县的漕运码头，这些码头确实是异常的繁华与热闹。

在这里，接活计的身着破衣烂衫的青中年汉子们，在大船靠岸之后就直接靠上前去找活干，在码头上也时常见官差衙役在此维持秩序。

当然了，偶尔也能看到一些形迹彪悍的在船舱人群中往来穿梭，码头上不管是当地的百姓还是某些衙役，对他们是有说有笑，甚至是不敢有半点得罪。

“这安阳县的漕运码头，还真是够热闹的啊！”李元霸颇为感慨地说道。

苏定方点点头，道：“这绛州的漕运，承担着南北方官盐以及大部分物资的重要任务。所以，这里热闹也属正常。”

第四百四十四章王法？

“你说得不错，绛州漕运，事关朝廷俸税与盐铁转运，一向是极为紧要之地。”

李元霸顺着苏定方的话头继续说道，“自前隋灭亡至我大唐开国起，在这绛州之地就有着数量庞大的盐泉，不论朝廷如何清剿，但却还是一直绝杀不尽，如何清缴均是无用！”

“是啊！”苏定方很是感慨地点了点头，道：“这不论是粗盐还是精盐，都是我们朝廷的管制品，除了规定的盐号之外，却是叫无数的盐流入了那些盐泉之手，偷卖私盐之事更是屡见不鲜。而盐泉们呢？更是比当地的那些地痞流氓还要嚣张，结联官府，上行下贿，私营铁器，无恶不作……”

正说到这里，李元霸却是颇有些惊异地看向了苏定方，道：“我说……定方啊！这些东西你都是听谁说的？这些话不像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这个……”苏定方不好意思地看了李元霸，嘿嘿笑着说道：“嘿嘿，这都是在船上的时候，听王丈夫说得！”

“哦，我说呢！”李元霸恍然大悟地点点头，道：“王浚这分析的倒是挺到位的！若是时逢乱世的话，这些盐泉的行为尚算是可以理解，毕竟当时连饭都吃不起了，谁还会在乎走不走上这条路？但现今可是太平盛世，这些盐泉依旧如同前隋之时的样子，无恶不作，嚣张跋扈……这等贼子行为，当真是该杀！”

这个时候，被李元霸留下来的程处弼说道：“王爷，我在长安城的时候，曾听那些长安城的公子哥们说过，绛州以及苏杭一带甚是富庶繁华，不过绛州比不得苏杭之地，其中三教九流、龙蛇混杂。并不如想像中的那么简单。”

“是啊，这么多年来，盐泉一直剿之不尽，反正天高皇帝远，王法也管不到他们这里，再加上五姓七望的那些个龌龊事，就更加无人管制了。这一次，我们神武卫前来绛州之地，待剿灭了白马山孤云寨之后，就稍待手地将这些盐泉贼子们一锅给端了！”

李元霸的嘴角向上挑了起来。那森寒的笑容就如同来自地狱的无常一般。

程处弼不愧是程咬金的儿子，他嘴巴一咧，笑道：“王爷，我原本就有这个打算，还要求您让我们这些兄弟们一同出手，在剿灭山匪之后，将盐泉们也全都给灭了！只是我并不清楚绛州盐泉们究竟有多大的实力，是以还尚未向王爷禀报！”

李元霸笑了笑，说道：“好了。别扯那些有的没的了！我们就把船靠近码头停下来吧，反正眼下也到了安.阳，就按照之前安排给你们的任务，一部分人守在货船上。另外一部分人自行散入这安.阳县内，打探消息吧！”

“诺！”

苏定方等人相互对视了一眼，各自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

安.阳县码头，有一个迷人的名字。叫做风凌渡。

这个风凌渡并非是金人赵子贞《题风陵渡》中：“一水分南北，中原气自全。云山连晋壤，烟树入秦川”中的风陵渡。

时值傍晚时分。风凌渡上却仍旧热闹非凡。

说实话，风凌渡的管理还是相当严格的，客船与货船分得相当清楚，左边是一溜儿的客船，右边则是体积要大得多的货船。

若是放眼望去的话，方圆数里的水面之上停靠的客、货船占满了风凌渡。

那些货船上，有的已经被卸去了一半的货物，有的还放着满满地货物。

一些身着粗布大氅的精壮汉子以及身着厚重皮裘的官差、衙役，大声吼叫着，指挥着汉水之上的船只出入风凌渡。

再看渡口边上呢？

差不多上千名的经青壮年，就在这样的寒冷的傍晚，他们还穿着短衣短衫地，更有甚者穿得竟然**着上身，口中喊着号子，扛起了货物往边上的仓库里搬运。

而在岸边那些仓库们的大门处，还有一个个身着大皮裘，把自己给裹地跟个球似的富家翁们，在一堆手下们的簇拥下清点着，看来是在计数这些货物。

李元霸等一行人倒是从风凌渡货运这边上岸的，当然了，包括李元霸在内的至少一百人从船上走下来，是个人就会瞄他们一眼的。

这不，在他们刚刚走到风凌渡货门口的时候，一队至少二十名的衙役就

直接走过来，拦住了他们。

“唉……停下，说你们呢，停下来接受检查！”

那二十名衙役，手中全都拿着长刀，一个个虎视眈眈地看着李元霸几人，声音中透着一股子张狂。

“检查什么？瞎了你们的狗眼了？没看到我们是从博陵崔氏的船上下来的吗？”。

李元霸一反往日里平淡如水，完全不在乎的样子，直接就带着怒火地大发脾气。

“废话少说，眼下我们安阳县已经全城戒严，不论你的船属于谁，属于哪个家族，都必须接受我们的检查，否则的话就不要怪我们下手不留面了！”

那衙役顿时冷笑了起来，说话间更是剑拔弩张。

“哦……看来你们是想和我们博陵崔氏过不去了？”李元霸冷冷地看了那衙役一眼，道：“就算你们安阳县令还有绛州的刺史都不敢和老子这么说话，还真当你一个小小的衙役是号人物了？”

“嗨！”那衙役气急反笑，“博陵崔氏？很厉害吗？一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你是崔氏里面的浪荡公子，仗着家里的势力搞七搞八地！老实告诉你吧，这里已经被刘二爷接手了，整个码头都是我们二爷的地方，就连刺史和王氏都要给我家二爷几分薄面，崔氏？算什么东西！”

“你他娘地什么意思？”李元霸还没说话，倒是跟在他身边的程处弼脸色一沉，道：“我们崔氏的船在卸货，我们还不能进城里面去看看了？你们这里还有没有王法了？”

“哼！王法？”那衙役好不耐烦，沉喝道，“你们五姓七望还敢跟我讲王法？谋逆也就算了，不在家里等死，还有脸出来！老子可是官差，就算抓了你们，你们也没地儿去说理。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我家二爷就是王法！滚，趁着老子现在心情不错，赶紧给老子滚回船上去！”(未完待续……)

第四百四十五章似乎有人抢先了

“刘哥，等等……”

就在程处弼浑身怒火没地儿发的时候，一直跟在那家伙身边的另外一名衙役一把拉住了他，在打量了李元霸等人半晌之后，却是直接将那名衙役给拉了一旁，对其说道：

“刘哥，您忘了二爷对您说得话了？这五姓七望的人，能不招惹就不招惹！反正咱们今日在这风凌渡中捞到的油水也够多地了，索性便放他们过去就是了！您说呢？”

这名衙役拉着那刘姓衙役说了半天的话，随后还说道：

“再者说了，刘哥！瞧这家伙的架势，八成真是博陵崔氏的富家公子，如果他在崔氏族中排名靠前的话，怕就算是二爷都不得不给崔氏族长一份薄面了！”

“那又怎么样？”刘姓衙役冷哼了一声，道：“胡森，你他娘地不要仗着寨主给你撑腰，就在这里教训老子！难不成你以为我二叔会为了这么一件小事教训于我？”

名叫胡森的衙役，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他索性不再搭理刘姓衙役，扭头看着李元霸他们说道：

“这位公子，请问您想要进城是去作甚子？”

“我们的船正在卸货，呆在船上实在是无聊，我想要带着手下们去城中转一转，没准今晚上也会住在城中！”

对于胡森的问话，李元霸米有丝毫的恼怒之色，而是仍旧平声静气地说道。

“哈哈，还想要进城，看来你这个家伙是真得没来过安阳县了！”

便在此刻，刘姓衙役一把将胡森给拉扯到了一边。同时说道：“今天就让老子来好好教教你吧！”

说到这里，刘姓衙役清了清嗓子，有些刻意嘲讽地说道：“告诉你，但凡出入我风凌渡口的人，手上必须有县衙颁给的特许令牌。以及刘二爷的路引，没有这两样东西……呵呵……”

“什么特许令牌？”李元霸怔了一怔，随即扭头看向了程处弼，道：“不是我大唐的任何码头都需要特许令？”

程处弼皱了皱眉头，道：“没有，虽说某些地方会特意地制作一些令牌。可是若无要紧事时，也用不着这些令牌。至于路引，什么狗屁路引，听到没听过！”

那刘姓衙役顿时怒极，大骂：“你们这些家伙还真是嫌命长了！老子算是看出来。你们是故意来这风凌渡找不自在了，你们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还是你们博陵？这里可是刘二爷的地盘！敢闹事，信不信老子吼一嗓子叫来一帮人叉你们离开？”

以李元霸的脾气，到现在也是怒了，本来挺简单的事情，不过是去安阳县城中逛逛，竟然就能碰到这种小人物，冲上来等着被打脸。也真是叫李元霸服了气了。

连好脾气的李元霸都这样了，你想那小暴脾气的程处弼能是个什么情况？

从下了船被这货拦住，他本就压了一肚子的火。这个时候他再也压抑不住了。

“爷爷我忍你很久了，张口闭口地老子，你是谁的老子？既然你欠收拾，那爷爷我就成全你！”

一边这样说着，尚是一副少年郎模样的程处弼就大踏步地冲上前去，挥起那并不算大的巴掌。一个大嘴巴子就呼到了那刘姓衙役的脸上。

“啪！”

刘姓衙役应声而倒，就像是熟透的苹果掉进了江河湖海中。重重地，很用力地砸在了地上。

哗！

这一下子可是把码头上的人给惊地够呛啊。有的家伙甚至有些哆嗦了起来。

原因无他，那是因为这恶行恶相的货，名字叫刘克，是白马山孤云寨二当家刘必成的亲侄子。

那刘必成虽说有很多的妻妾，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却是一直都没有子嗣，所以他大哥的儿子那刘克就被刘必成视弱亲子，宠溺地不得了。

这也是为什么，所有人对于刘克或许是心有怨言，可是却从来没有敢于去指责或者教训他的原因。

现在好了，有人敢这么做了……不过这些人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解气，而是胆颤。

因为在这么多人的保护下，刘克依旧被揍了，这货肯定会迁怒与于他们，所以还是赶紧地过去帮忙吧。

故此，那剩余的十多名衙役以及周遭的那些泼皮、流氓们，抄起离着最近的刀枪棍棒就喊叫着冲了过来，整个码头顿时像炸开了锅，变得彻底热闹了起来。

赵三炮有点恼怒，拉了程处弼一把，低声道：“处弼，你疯了！你忘了我们过来是做甚子的？你这么做不是暴露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吗？”

李元霸却是呵呵一笑，拦住了赵三炮，道：“好了三炮，你就不要去怪处弼了，既然来了，捅个篓子也未必是坏事。现在已经动手了，那也没有必要再去补救什么了。反正早晚都要和他们动手，早动手和晚动手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好吧！”

赵三炮这次倒是不说话了，毕竟人家王爷都不怕，就算敌人人数再多，有他们在，谁又伤得了王爷呢？

不过，心中这样想着，赵三炮的动作却是一点都不慢，他下意识地走到了李元霸身前。

另一边，刘克在几个衙役从地上拉了起来，那脸颊直接肿得和半刺馒头的高度有得一拼。

至于胡森吗，在这些衙役中似乎是有一些地位，不过他似乎并不想和李元霸他们动手，尽管他指挥不动那些个身形彪悍，凶神恶煞的泼皮…无赖们，可是他却成功劝住了身后那些群衙役兄弟。

眼见着那群泼皮们冲了过来，赵三炮直接大手一挥，道：“站住！你们难不成真想和我们动手吗？”

“屁话，敢打我们二公子，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直到我们的后面站着谁吗？那可是孤云寨的刘二爷，你们今天是死定

了！”

“今天活该你们倒霉，等着被活活打死吧！”

一群泼皮杂乱地吼叫着，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呵呵，听到没有，还有意外收获呢！感情这帮家伙还和孤云寨有关，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李元霸听到这帮泼皮们的话后，不由得哈哈一乐，那神情看起来似乎很是亢奋。

“哈哈，不过想想倒还真是有趣呢，似乎咱们到了哪里都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呢？”

李元霸抚掌大笑了起来，而后把袍袖往上一撩，牛头对赵三炮和程处弼说道：

“憋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憋得很难受？说实话，本王这段时间也是闲得浑身发紧呢！”

“王爷，哪里用得着您亲自出手呢，这些小鱼小虾的，我一只手就能把他们给全都干趴下。”

程处弼很是摩拳擦掌地看着围上来的，似乎得有上百号的泼皮们说道。

“有你这废话的功夫，我早就已经把他们全都给收拾掉了！”

赵三炮永远是最为实际的那一位，只听他虎吼了一声，整个人就像是急速奔行而出的豹子一样，冲上前去就挥动起拳头打人。

一众泼皮只感觉身前黑影一晃，紧接着就是鼻头一酸，一只硕大无比的拳头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赵三炮的速度很快，不过短短的几个呼吸的时间，就已经有至少七八个汉子仰天倒地了。

他基本就是一拳一个，连半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光是这一手，顿时就吓得那些急冲上来的泼皮们胆寒了几分，因为他们却是还没有见过这么打架的。

“炮哥，不带这么玩的啊！怎么着也得给我留下几个啊！”

看到大杀四方的赵三炮，程处弼也爆发了，没等李元霸下命令就直冲了过去。

“轰隆隆！”

就在程处弼刚刚出现在一众泼皮的包围之中，挥舞着拳头就要砸在一个泼皮的脑袋上的时候，码头那边突然传来了一阵更大的骚乱。

一道道混乱的吼叫声如同炸雷一般，似乎隐约间，还有‘铿锵’的刀剑砍划之声，破空袭来。

货船码头那边，有几艘小型的货船不晓得怎么回事被直接给掀翻了过去，这些小船比不得李元霸的大船，全都是简单地覆盖着一层薄薄地顶棚，大量的货物直接掉进了水里，还好只是一些普通货品，不然的话，那些船的货主不得哭死啊？

“奇了怪了，今天这安阳县的码头还真是不安生啊，看那边整出来的动静，可比咱们要火爆多地了！”

李元霸看着风凌渡口的另外一边，神情显得有些诡异。

那些放在并没有动手，被胡森给拦下来的一众衙役们，也全都好奇地将目光头投了过去。

甭管是泼皮，还是泼皮群里面的赵三炮和程处弼，也全都给愣住了，心说：“这什么情况啊？整出了这么大动静？”

“咚咚咚”

正当这时，码头上突然从东部的方向传来了战鼓之声，与此同时，在码头最边上的一处类似瞭望塔一般的小楼子上，还有人用特大号的扩音器在喊：

“渡口所有衙役还有漕运的兄弟们，速速赶往南部货运码头！速速赶往南部货运码头！”

第四百四十六章盐帮

“不好，快过去！那边好像出事了，咱们还是赶紧过去吧，如果码头上出了什么事情的话，刘二爷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一众正被赵三炮和程处弼追着打的泼皮流氓们，顿时就像是想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一样，顾不得李元霸等人，撒丫子就向着那边的货运码头冲了过去。

临走之前，几个扒皮还看了李元霸他们一眼，从不远处的地方搬了一个硕大无比的木栅栏过来，顺便恶狠狠地瞪了李元霸他们一眼。

那眸子中的意味很明显了，眼下这个路口就这么大，你们这些家伙如果识相的话，最好还是别跨国这道木栅栏。

丢下这个眼神之后，这帮家伙们就匆匆地向着出事的码头那边走去。

原地，只剩下了赵三炮和程处弼傻呆呆地站在原地，程处弼那举起来的拳头，甚至都还没来得来落下来，毕竟他们俩也不知道是怎回事。

“王爷，怎么办？咱们就这样放过他们吗？”程处弼回到了李元霸的身边，满脸的郁闷之色。

说实话，程处弼应该是占得便宜最大的，因为那刘克乃是孤云寨刘二爷的亲侄子，地位在这帮人里面是最高的。

所以，程处弼应该是最爽的那位。

“不这样又能如何？不过我们来得还真是时候呢，每次都能碰到这种有趣的事情。”

李元霸呵呵笑了起来，那样子倒是颇有几分幸灾乐祸的样子。

“王爷说得对极，那帮家伙活该倒霉，干我们什么事？”

赵三炮嘿嘿一笑。说道。

“行了，三炮，赶紧地清除路障，我们跟过去一起看看！”李元霸瞄了赵三炮一眼，说道。

“好嘞！”

赵三炮应了一声。随后整个身体如同一头来自西班牙的斗牛一般，卯足了劲就奋力朝着那木头栅栏撞去。

“哗啦啦！”

顿时，原地传来一声巨响，期间还伴随着倒吸凉气的声音，不愧是神武卫中郎将，如果换做后面那些个神武卫兵士。还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只见那片木头栅栏直直接就倒下去一片，而赵三炮虽说是身体彪悍、庞大，但是他的身手却是极为敏捷地。

眼见着木头栅栏四散横飞，他就地打了个滚站起了身来，拍了拍衣服上的尘土。道：“王爷，此路已通，咱们走吧！”

李元霸便笑着说道，“我们一起去看看这场闹剧！”

.....

风凌渡口，泊船的码头边上动静当真是大的吓人。

当李元霸他们匆匆赶到那边的时候，那货运码头顿时传来了一片喊打喊杀声，刀光剑影间血液抛飞，残躯断臂更是数不胜数。

“是纯粹的报复行动还是江湖械斗？”

李元霸异讶地看着这里的情况。突然一把拉起来一个看起来颇为壮硕的地痞，道，

“小子。告诉我货运码头那边是怎么回事，告诉我，我就放了你！”

那地痞方才被人敲了一记闷棍，现在还有些七晕八素的，也许被李元霸这单手就能把他给拎起来的架势吓住了，这时他有些惊魂未定地说道：

“你.....你是谁？难道你们不也是来惹事的？”

“废话少说。我们家公子问你什么，你全都老实回答就是了。要不然的话，不要怪老子我对你动点手段了！”

程处弼捏了捏拳头。狠狠地呵斥道。

“我，我也不是很清楚，应该是盐帮的袍子们过来闹事了！”这壮汉被程处弼捏拳头的噼里啪啦声给吓得不清，连忙快速地说道。

“盐帮？袍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李元霸问道。

“看样子你们还真不是本地的人！”

那地痞扫视了李元霸以及他这百十号手下们一眼，说道：

“这盐帮的袍子，就是盐帮手底下的那帮打手们。这盐帮的高层本就与我们家刘二爷相互间看不对眼，故此经常来风凌渡这边劫掠码头到货的货船。”

“又是刘二爷，还真是……”李元霸摇了摇头，道：“官府呢，居然有盐帮的人来劫掠，他们就不管管了？”

“管？如何去管！”地痞晃了晃脑袋，道：

“基本过往的船支，无论官船、私船还是专门用来载人的客船，他们都要收取过河钱，否则的话，这帮袍子就要凿船了！”

“盐帮，盐帮……难不成这盐帮乃是贩盐之人？”李元霸眉头皱了起来。

对于历史上著名的盐帮，李元霸也是有所了解的，可是他所了解的盐帮，乃是自汉朝起就兴起于江淮流域，南北一般运河北上至漠北；东西一般沿长江直到西北青藏地区。

这个盐帮，也是江南一代的富商巨贾或是草莽之辈呼啸一起贩运私盐以图牟取私利，这些人的贩运团伙就被称为‘盐帮’。

“不错！这盐帮确实是那些富豪巨贾的贩盐之人所组建，只是这批人不满足仅仅守在那一亩三分地上，他们控制着上千人的手下之，而且一个个水性如鱼，实在是没人愿意招惹他们啊！”

那地痞苦着一张脸，道：“说起来，以往他们还只是插手涉及到贩盐的船只或者商贾，现在却是将手伸到了所有的船只上了，基本是来一次，我们就得损失无数的兄弟们！”

李元霸听罢不禁有点愠恼，拧了拧眉头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风凌渡不是朝廷开设的码头吗？你张口闭口地刘二爷、盐帮……这些家伙们都是匪，你们这两拨人真得敢跟朝廷对抗？”

那地痞咧咧嘴，笑道：“看来你还真是个纨绔！在我们绛州，这天高皇帝远地，谁会把朝廷当回事？你以为一纸王法就能在我们绛州这么一亩三分地上就能管用了？抛去我们家刘二爷不说，光是盐帮就在绛州之地横行了数十甚至上百年了。”

“呵呵，看来这绛州的刺史以及所有的官员全都是废物了，还真是给朝廷长脸呢！”

李元霸声音虽说冷淡，但是却明显充满了杀机。

看来，这次除了孤云寨之外，对于这盐帮地处置也要记上日程了。

“跑，快跑啊！”

“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快快快……”

……

正说到这里的时候，码头那边的喊杀之声越来越强烈，甚至就连客运船那边的旅人都受到了牵连，吓得他们鸡飞狗跳地四下逃窜。

紧接着，又有几艘船翻沉下来，将汉水激起了若大的波涛。

“跳水，快跳水啊！否则的话全都要死在这里！”

忽然，船上又传来了一阵大叫，引起更大的喧哗与混乱。

李元霸皱着眉头，看着面前足有三五百人的群体械斗：

那些地痞得有三四百人，他们全都穿着花里花俏的衣服，手中或是拿着钢刀、长剑或者高举着铁棍、流星锤……总之就是各种兵器杂陈。

再看与那些地痞相互作对厮杀的家伙们呢？那是大概百来名穿着黑色紧身衣，长得极其威猛的汉子们，他们的手中全都拎着把一模一样的横刀，悍勇无畏地进行着厮杀。

看得出来，相比起那些地痞、流氓们，这些家伙倒是要有组织得多，规正地多了。

“这些家伙们倒是挺有组织性的！”

李元霸眯着眼睛看着那帮衣着统一、武器统一的家伙们，眼神闪烁地说道，

“这完全就是军队的规制，这盐帮的后面站着谁？竟然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做这些事情，还有绛州卫，看来也需要好好清理一下了。”

“哼，就那帮子软脚虾，对我们孤云寨数次动手，还不是照样铩羽而归，屁点的功都没有，竟然还总是标榜自己如何如何，真是可笑之极！”

那地痞很是不屑地说道，“你要知道，这整个安阳县的治安都是我们的人在维护，就绛州卫派驻在安阳的那些家伙们……呵呵！”

李元霸刚要说两句的时候，这个时候正在码头上和那帮子家伙狠劈、狠砍的盐帮袍子，在这一次击退了围攻他们的地痞们之后，竟然斩断了那些货船用作抛锚的绳子。

于是悲剧了，那些个或是还未曾卸完货，或是根本没有开封的货船上的绳子，全都被斩断，与此同时，那些货船竟然就那么飘走了。

要知道，这个时候汉水之上可没有风，一刀一个断，许多船只就此飘了开去，吓得船上的那些个做苦力的青壮年汉子以及船上的渔夫们全都跳下了船。

“噗通、噗通……”

一连串跳水的声音不绝于耳，就好像是阴雨天的时候鱼儿跃出水面又落下去一样。

“他娘地，这帮袍子们疯了，竟然整船地朝江心拉，他们难道不知道这几艘船上的东西是刘三爷的吗？”

眼见着那些船儿向江心飘去，那壮硕的地痞顿时大骂了起来。

“那里面是什么？”

李元霸突然心中一动，问道。

地痞面色微微一怔，在挣扎了半晌之后还是说道：“是盐，这五条船上全都是盐！”

“盐？不可能啊，这每年的官盐都是有定量的，本月的官盐不是刚刚发过了吗，那这些盐是怎么来的？”

李元霸很快就听出了破绽，沉声呵道。

“公子，也只有一个可能了！”这个时候，赵三炮走了上来，瓮声瓮气地说道。

“你是说……”李元霸眼中精光一闪，道：“私盐？”

第四百四十七章盐帮裴三

“不错！”

赵三炮点点头，继续说道：“也只有这个可能才解释地通了！那盐帮自汉朝就开始贩卖私盐，可是他们从不敢明目张胆地和朝廷对着干。可是这次他们宁愿牺牲那么多人也要将这些船上的盐弄走，而其还不怕招惹上朝廷，那么就只能是私盐了！”

“很好！没想到只不过是单纯地来绛州灭了孤云寨，竟然还碰到了这么复杂的事情！”

李元霸冷冷地说道：“盐帮，嘿嘿……我大唐都建立这么多年了，他们还敢这么嚣张，那这次索性就将他们一锅端了！”

那名地痞算是听出来了，这位张口闭口地就是朝廷、大唐、灭了之类的，怕根本就不是什么崔家人，而是朝廷的人吧？

而且看他们这架势，身后那一帮子人虎视眈眈地人保护着他，应该还是长安那边过来的达官贵人。

想到了这个可能，那地痞有些艰涩地咽了口唾沫，颤声问道：“这位，这位公子……你，您，您是官宦人家吧？”

李元霸瞟了他一眼，轻挑了一下嘴角，并没有说话。

倒是程咬金从李元霸的手中把那货给拽了过来，随后更是一把将那地痞给提到了一边，道：

“你他娘地废话还真多！像根木头桩子似地站在这里多好，知不知道这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好奇心会害死猫的！”

说完，程处弼一记手刀砍在了这家伙的后脖颈上，这地痞幸福地一翻白眼，彻底晕了过去。

李元霸才不会因为这么点小事生气。而是大踏步地朝着码头走去。

而那些神武卫的兵士们，则是由赵三炮、程处弼领头，带着他们冲在最前面，赤手空拳地进了那群地痞当中，瞬间放倒了上百号的人。

那帮地痞、流氓根连这边都没搞定呢。眼见着从后方又杀来了这么多的猛虎，顿时胆子都快被吓破了，几乎是抱头鼠窜。

“哈哈，真是有意思啊，没想到还有人愿意帮我们，甚好。甚好！”

此刻，在一帮子地痞对面的一众袍子中传来了一声极其张狂的笑声。

李元霸抬头望去，便见一个生得极其粗旷的，脸上还带着一只黑色眼罩的家伙，正在仰天狂笑。

“三炮。刚刚处粥揍地那个纨绔子呢？去把他抓回来，我有些事情要问他！”

李元霸随手将一个冲到身前的家伙给丢到了一遍，对冲杀地正爽的赵三炮说道。

“好嘞，王爷且稍待！”

赵三炮随口应了一声，劈手夺了一个地痞手中的刀剑，冲进了人群中，就像是狼入羊群，顿时一片惨叫声四起。

众地痞们吓疯了。根本就不敢去和赵三炮他们拼了，直接选择了退避。

这可倒好，原本被众人保护在最边上的刘克的身形显露了出来。当他看到众人就像是饿了数天的野狼一般双眼冒精光地看着他的时候，却是吓了一跳。

可是眼下他已经没有地方可逃了，只能存着侥幸心理地向着后方人群里面躲。

“小子，老子只不过是问你两个问题，你躲个甚子？”

李元霸大踏步地走了过去，几乎是提着他的脖颈子将他强行拎了起来。

“这……”

刘克吓得脸都白了。这货就是一二世祖，如果没有他叔叔在背后撑腰的话。怕是早就在街上被人给砍死了。

“什么这个那个的！”李元霸不耐烦地拍了刘克一把，道：“我问你。那个脸上带着眼罩，满脸凶悍之气的家伙是谁？”

刘克顺着李元霸手指的那个方向瞄了一眼，打了个哆嗦说道：

“他……他叫裴三，是盐帮三当家的，杀人不眨眼不说，还是一个极其凶

残的主，听说他特别享受虐杀别人，且手段极其残忍，不过我也没有见过……”

“裴三！”李元霸摩搓着下巴，总感觉有某些地方不对劲啊。

“你叫裴三？”

想了半晌想不明白，李元霸索性不再去想，而是直接走到了码头边上，对着站在船弦上耀武扬威的独眼家伙大叫了起来。

“哈哈，没想到还有人认识我，真是荣幸之至啊！”

裴三哈哈笑了起来，那样子就像是遇到了知己一样。

“听说你是盐帮的人，我很好奇，你们是从什么时候知道这船上放着私盐的？”

李元霸拧了拧眉头，有些好奇地说道。

“我们是从何处得来的消息，与你有什么相干？你以为你们的人杀了几个痞子，就能和老子拉上关系了？开什么玩笑！”

尼玛，这家伙还真是狗脸，翻脸不认人啊！

“你们就不怕朝廷出兵围剿你们吗？”李元霸威胁道：“说不定现在围剿你们的大军就已经在路上了呢！”

“屁话！”裴三不屑地说道：“就绛州卫的废物们，还想要围剿我们？一个孤云寨就搞得他们焦头烂额了，你没看到这风凌渡口的家伙们全都是孤云寨收的乌合之众吗？朝廷都管不了孤云寨，还想要管我们？做梦！”

“那可不一定！”李元霸好笑地摇了摇头，“方才的情形想必你也看到了，就我这百十来号的手下就把这三四百的地痞们给打得满地找牙，你说你们这区区百十人，够他们打得吗？”

“你可以试试啊，反正老子现在闲得很，你真当老子是吓大的吗？”

看起来裴三还真是有恃无恐了，在他看来，这朝廷来的人都是一些软脚虾，可以让他随意欺负着玩。

“好啊，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李元霸很谦虚地冲裴三拱了拱手，突然神色一变，道：“动手！”

“哗哗哗……”

李元霸话音落地，便见在那些渐渐飘远的大船之下，数十道身形骤然窜出，在这些盐帮袍子们尚未回过神来的时候，寒芒一闪而没，必有一名袍子倒地身亡。

原来这些人影竟然是李元霸的那些神武卫手下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钻进水里的，给那些袍子来了一个绝世暗杀。

“不好！”

裴三原本也在做个安静的装逼男，可是当寒光闪过的时候，却是骤然一个铁板桥，躲过了这一击。

可是那些神武卫的兵士们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近身战更是他们的重点课程，想要躲过去，别说窗户了，连门都没有。

第四百四十八章都统

“嗯？”

那名袭击裴三的神武卫兵士眉头微微一皱，手中的动作顿时从横向切割变成了由上向下地刺杀。

“看你这次还如何躲！”

神武卫兵士的眸子红闪烁着寒芒，脸上挂起了森然之色。

“他娘地，还有？”

裴三被这一下给吓坏了，这情形还真是叫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

就在那锋锐的三棱军刺即将扎入他身体中的时候，裴三急中生智，身体往下一塌直入地面，一个野驴打滚，差之毫厘地躲避了过去。

锋锐的军刺直入结实的青石砖地面，留下了一个足有半寸来长的豁口。

裴三有理由相信，如果这东西扎在他身上的话，怕是足以将他捅个对穿

了。
“好，连续两次躲过我的攻击，你可比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地痞、流氓们不好对付啊！”

那名神武卫的兵士，在两次攻击没有将他击杀之后，双脚一蹬船舷，整个身子竟然向后飘去了另外一名袍子身侧，抬起军刺就捅。

“嗤！”

献血迸射，倒霉的家伙身子颤抖了两下，随后跌进了缓缓流淌的汉水之中，生死不明。

两击不中，瞬间远退，之后再出其不意地对另外的人发动攻击，神武卫的兵士们比那些传说中的杀手们要多出了一次攻击的机会。

“你这是瞧不起老子吗？”见攻击他的神武卫的兵士跑了，裴三顿时怒了。

这是要瞧不起谁啊？

“没人瞧不起你，只是他把这个击毙你的机会交给我了！”

李元霸的声音在裴三的耳畔响起，便见李元霸浑身湿漉漉地出现在裴三身侧，一对硕大的拳头，在裴三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就直接朝着他的胸口轰了过去。

原来李元霸看出这裴三有两把刷子，便趁人不注意钻进了海水之中，直到此刻才算是出手攻击。

“咚！”

你想李元霸那是什么体格和力道，就只是这一拳轰在毫无防备的裴三身上，那恐怖的力道直接将他轰得抛飞了出去。

四五丈的距离。看似并不算长，可若是人为地呢？

眼下就是这么一种情况，裴三就像是被急速前行的火车头给猛力撞了一下，随后直接飞了出去。重重地砸在那船舱上的盐袋上。

“噗！”

裴三的胸口明显凹陷了下去，一口殷虹色的鲜血多口而出，染红了木质甲板。

“啧啧……还真是不禁打啊！”李元霸拍了拍手掌，缓步走到了那裴三身侧，随手将他给提了起来。大声地咆哮道：“所有贼子们都给我听好了，你们的头子已经束手就擒了，你们还不快快放下武器投降？”

……

原本喧嚣、驳杂的汉水的水面以及码头之上，在这一瞬间变得寂静了起来。

“点子扎手，撤！”

一众仍旧存活着的盐帮袍子们在呆愣了几个呼吸的时间之后，在一个人的大吼声中亡命似地跳进了汉水之中，水面上翻起了几个水花，随后便归于平静。

数个呼吸之后，他们便没了影子。

除了那些已经死亡的七八十号袍子们，其余的那些受伤的家伙也顾不得抵抗了。拼死跳进了汉水之中，泛着一阵血水泡沫之后便消失无踪。

这些盐帮的袍子们，当真如方才那人所言一般，不仅一个个水性极好，而且极其地惜命，看他们那行动之迅速，无一人恋战便逃得极快地架势，显然是训练有素，目的明确。

这些神武卫的兵士们虽说也会泅水，但是终究是生活在关中内地。哪有那么多的机会碰到水，所以和这些盐帮的袍子们相比，他们就是旱鸭子，根本就不可能在水中追到他们。

所以。他们也只能眼巴巴地盯着这群盐帮袍子们全部跳进了河里，干瞪眼。

“见事不可为就直接开溜，连他们的头头都不管了，看来还真是不好对付呐！”

李元霸拧紧了眉头，看着略微带着一丝血红色，但却平静无波的江面。感觉事情有点棘手了。

这帮抢劫的袍子们来得快，去得更快，在持续了盏茶时间的沉寂之后，整个码头再次陷入了混乱之中。

“娘的，有种地你们别跑啊？”

“该死的袍子们，你们的老大可还在这呢，就这么跑了，就不怕回去交不了差吗？”

“哈哈，你们这群人全都是软蛋、怂包！”

.....

相比起李元霸以及一众神武卫们那眉头紧皱的样子，那些风铃渡口的衙役以及地痞流氓、破皮无赖们，却是个个都在破口大骂，虽说怒气冲天，却仿佛早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景，并没有表现出太多劫后余生的神色来。

至于那些被斩断了锚绳的货船，因为缺少了那些盐帮袍子们的拖拽，也终于停止了继续向前飘移，静静地飘在距离汉水岸便上十丈远的地方，看着倒像是浮萍一般，随波逐流。

“哒哒哒.....”

便在此刻，自马头通往城池方向的入口处，却是传来了一阵阵略显驳杂，但是整体听起来却极其整齐的脚步声。

众人扭头望去，便见一支为数在五百人左右，身着大唐藤甲铠或者亮银明光铠的兵士们，在头前一名骑在火红色烈马的中年将军带领下，急冲了过来。

“我问你，这是谁？”李元霸看了那些兵士们一眼，对正恭敬地看着他的刘克说道。

刘克瞄了那中年将军一眼，有气无力地说道：“他叫庞宇，是绛州卫都统。那后面的五百来人是他的亲信手下！”

“绛州卫都统！”李元霸闻言眉头一皱，心道：“是不是这前世后世的某些暴力执法部门都是相同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n遍了，他们才总算是姗姗来迟！”

“此地漕官何在？”当众人全都看着那庞宇的时候，庞宇也终于开口说话了，声音浑厚、充满了磁性。

“大大大……大人这里！”

在广场上平静了数个呼吸的时间之后，一个身着青色官袍，各自大概有六尺左右的中年人，颤颤巍巍地从人群中钻了出来，他先是向庞宇行了一礼，随后边说到：

“下下，下官都水监主主，主簿曹彬，见过都统大大，大人！”

第四百四十九章抓起来，下大狱

“嗯？你就是这里的漕官？”庞宇骑在马上，居高临下地看着瘦弱的曹彬，道：“告诉本将，这里发生了何事？”

曹彬偷偷瞄了庞宇一眼，道：“回回，回将军的话，方才在……”

曹彬将方才发生在风凌渡口的事情，详详细细地与庞宇说了一通，虽说并没有什么夸张的意味存在，只是这家伙话语中却是并没有把李元霸他们的阵营给划分清楚。

而此刻，就在庞宇了解方才码头上发生的情况的时候，刘克也回过神来，毕竟他现在的身份可是安阳县的衙役，算是官身，即便庞宇对于他的身份是心知肚明，也绝对不会选择在这个节骨眼上对他动手。

想到这里，刘克眼珠子一转，带着那些衙役们将李元霸等人给围了起来，故意大声地喝问道：

“小子，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为何无缘无故地袭击码头上的无辜苦力、平民？”

“你奶.奶个腿地，你还真是长了一张狗脸了！你们自己被盐帮的人杀地屁滚尿流，叫爷爷喊奶.奶地，如果不是我们出手帮你们击退了他们，你们还能活着站在这里？”

听到刘克这反咬一口的话，程咬金很是生气。

赵三炮的脾气也不断地开始爆棚，他冷笑道：“我们帮了你们，你们反倒咬我们一口！你他娘地哪只眼睛看到老子杀平民百姓了？倒是你们，不顾百姓的死活，只是想着自己地活路，真是不知好歹！”

“哼。我看你们就是盐帮的人！方才故意滋事，就是为了声东击西，为他们地行动打掩护！”

正所谓狗仗人势，眼下绛州卫来了这么多人，刘克便以为撑腰的来了。夸张地一把抽出了一柄长刀，叫嚣道：

“刚才的情形有眼睛的都看到了，分明是你们将那些袍子们给放走了！老实交待，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为何要帮助盐帮？”

这一下连李元霸也不能忍了，如此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真他娘地该揍啊。

想到就做，一向都是李元霸的行为准则。

故此，李元霸单手提着手中的裴三，大步流星地走到持刀的刘克身侧。空着的左手，一个大嘴巴子就狠狠地扇了过去。

“啪！”

李元霸这一下子可是一叮点地力道都没有省，狠狠地一下就把刘克的脑袋瓜子给扇了个一百八十度大旋转。

“咔嚓！”

只有一道清脆的，令人感到牙齿发麻地骨骼碎裂声响起，便见原本还满脸嚣张地瞪着李元霸的刘克，脑袋瞬间翻转，变成了用后脑勺面李元霸。

那爆凸的双眼，满脸的青筋。嘴角溢流的血液……无不告诉着众人，他死了，他就那么死了！

死了！

李元霸这一下子可是真够狠地。不动手则以，动手就是杀手！

“你，你，你竟然杀了他！”

一众衙役们呆愣了半晌终于反映了过来，这脖子都扭到这种程度了，如果这家伙还能活着。那简直就算是奇迹了。

“杀了就杀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不屑地瞄了一眼仍旧矗立在原地。而并没有倒地的刘克尸体，李元霸道：

“尔等勾结孤云寨匪患。玩忽职守也就罢了，可是千不该万不该，却是滥杀百姓，将百姓们的性命于不顾，我很好奇，难不成绛州辖下的郡县中，全都养地是像你们这样的废物吗？”

“你……”

一众衙役们大怒，这就要冲上前来和李元霸动手。

赵三炮和程处弼站在李元霸左右，只是一直冷笑，并没有其他的动作。

一众衙役们并周遭的那些地痞、流氓们，看到这两人的时候，顿时想起他们方才与自己以及袍子搏斗时的身手，又有些心里犯怵，便硬生生的顿住了脚步，一个个虽说脸色憋得通红，却是踌躇着，根本不敢上前。

李元霸根本就懒得搭理这群怂包，对赵三炮笑道：“呵呵，三炮啊！这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帮他们却帮出来麻烦了。”

正当这时，李元霸整出来的动静还是吸引了正在询问漕官曹彬的绛州卫督统庞宇。

庞宇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自己手底下的兵士们缓缓而来。

眼见着绛州卫过来了，一些衙役们顿时惊喜地大叫了起来：

“哈哈，绛州卫的兵士们来了！你们最好是现在就束手就擒，否则的话，今日就叫你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绛州卫？”李元霸看着这支数百人的骑兵队伍，摸了摸下巴，心道：“和他们还真是有缘呢！”

远远地，码头边上正在看热闹的那些苦工劳力们看到这些绛州卫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全都出现了紧张的神色，就好像碰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一样。

“庞都统，庞都统，就是他们，他们是盐帮袍子们的帮凶，您看，那家伙还把我们刚才俘获的裴三给救了！那裴三可是盐帮的大人物啊，就这么被救走了！”

一个长得尖嘴猴腮的衙役，就像是看到了救星一般，瞬时有了胆气，脸上的怒气也是更添了几分。

噗！

李元霸差点暴走了，好一个不要脸的家伙啊，明明是他把裴三给抓住了，现在这货却是倒打一耙，抢了抓住裴三的功劳不说，还把李元霸他们给划拉到了盐帮的阵营，真是恬不知耻啊！

“这家伙还真是自己找死呢！”

心中怒极的李元霸，面色阴沉地看着那个叫嚣得最厉害的家伙，突然右手用力，直接把手中的裴三向着那个尖嘴猴腮的衙役丢了过去。

要知道，裴三可是足有一百八十多斤，这一下足足抛出去七八丈远，狠

狠地砸在了那个尖嘴猴腮的衙役脑袋瓜子上。

“砰！”

裴三的身体直接将那个衙役给砸昏死过去了，其他的还有几个遭受牵连的衙役，也一个个地成了滚地葫芦。

“哼，既然你想那么想要他，那我就给你好了！”

李元霸看着歪七扭八的衙役群，冷笑了起来。

“你这贼子，做甚子？”

李元霸这无限嚣张的举动，顿时刺激到了那些滚滚而来的绛州卫，策马走在最前面的庞宇怒声呵斥了起来，同时在他的示意下，那些绛州卫的兵士们，甚至还在李元霸他们外面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李元霸扫视了这些人一眼，便听到身边的赵三炮低声说道：

“王爷，看来这些家伙是要对我们动手了，但是如果日后我们要对孤云寨和盐帮动手的话，这些人……怕是都还有些用处，我们怎么办？”

“先静观其变，我倒是想要知道，他们究竟要做什么！”

李元霸不动声色地对赵三炮点点头，示意他压服住情绪有些激动的神卫兵士。

待那庞宇在一众手下们的围拢下走到最前面的时候，程处弼刚好对李元霸说道：“哎呀，他们这阵势不小嘛！”

“是呢，我们这次是有点麻烦了！”李元霸嘴上这样说着，脸上却始终是云淡风轻。

程处弼被李元霸脸上的表情弄傻了，不过很快便笑着大声说道：

“我说，公子呐！万一这些家伙们偏听偏信，遭受那些衙役们的蛊惑，不分青红皂白地就要砍死我们，那可如何是好？我还没有活够呢？”

“砍死我们？傻小子，我们这里可是有上千号人呢，我们的人也有百十来号，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们百十来号人凭空消失，是他们疯了，还是我们疯了？”

李元霸明白程处弼的意思，这坏小子鬼主意可是多着呢，无非就是把事

给闹大罢了：

“喂，我说你们这些当兵的，是不是要灭了我们啊？倒是给句话啊？”

尼娘咧，到底你是官兵还是老子是官兵？

庞宇阴沉着一张脸下了马，并没有搭理李元霸他们，而是将几个衙役还有地痞、流氓们给叫到了一边。

在盏茶时间的指指点点、窃窃私语之后，庞宇就带着满足的笑容重新折返了回来。

“你们这些盐帮的逆贼，竟然强抢风凌渡口的船舶，而且还当街杀人，良善百姓刘克便是死在你等的手中！现在人证、物证具在，容不得你等狡辩！”

庞宇生得极其高大，一双眼睛很是森冷地扫视了李元霸他们这百十来号人一眼，大手一挥，道：

“绛州卫听令，将面前这些盐帮的贼人全部抓走！若有反抗者，就地格杀！”

不愧是一州的府兵督统，还真是不分青红皂白，杀伐果断。

程处弼原本以为他们还会有所顾忌，没想到竟然就这偏听偏信了那些地痞和衙役们的话，顿时大怒道：

“格老子的！你们这些家伙当地是哪儿门子的兵，就这么不问清楚怎么回事就把我们给抓了？真他娘的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庞都统，您看到没有，这些贼人到现在了竟然还是这副嚣张的样子，我看应该直接把他们下到死牢里面去！”

“就是，就是，当着我们庞统都统地面嚣张，真是找死！”

那些衙役们，看到程处弼的表现之后，纷纷撺掇起庞宇来，那样子恨不得现在就把他们全都给灭了。

第四百五十章犹豫的庞宇

“闭嘴，本将的事还轮不到你们来插嘴！”

庞宇面无表情地看了那些衙役们一眼，这才对李元霸他们说道：

“事情的经过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你等若是执意不从的话，就以叛逆之罪论处！”

“叛逆？”程处弼愣了一下，紧接着很是激动地说道：“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你说叛逆就叛逆吗？我们是反了朝廷还是……”

“行了，你给我消停会吧！”李元霸骤然上前一步将程处弼给拉住了，对他说道，“处弼，你忘了之前我和你说过的话了？静观其变也就是了！”

“可是他们是要抓我们下大狱啊？”程处弼道，“我这辈子可是还从来没蹲过咱们大唐朝的牢狱呢？”

李元霸哈哈一笑，拍了拍程处弼的肩膀说道：“这次不就给了你一个蹲大狱的机会吗？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去大唐朝的大狱中逛一圈啊？”

“您说去就去呗？”程处弼苦着一张脸，满心的不情愿。

赵三炮挤到程处弼身侧，道：“你这小子这是什么表情？难道没有听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吗？连我这个大老粗都知道的道理，你这个出身将门之后的虎子，竟然不晓得吗？”

一边这样说着，赵三炮的脸上还出现了一丝孺子不可教的表情。

看到这一对活宝的表现李元霸微微摇了摇头，突然猛然提高了语调，大声地叫嚷了起来：

“我说，你们这些当兵的！我们可是博陵崔氏的客商，可不是什么盐帮，什么孢子的……你们若是抓了我们，崔氏的人可是会去找你们顶头上司的，你们还是好好考虑一下要不要抓我们吧！”

“哼，崔氏？先不说你们是不是崔氏的人，就算你们真是。难不成本将怕你们不成？来人，将他们全都给本将拿下，带走！”

庞宇根本就不信李元霸的话，大手一挥就指挥着手下的兵士们上前抓人。

一众兵士们可能是在孤云寨的手中吃亏吃得太多了。这个时候突然就变得生猛了起来，提着各自的横刀就一窝蜂似地围了上来。

程处弼看着他们，嘴中咕哝道：“他娘地，正好老子还不晓得县衙在什么地界儿呢，你们刚好给老子带路了！”

“行了。你哪来的那么多的抱怨！”赵三炮拍了程处弼一把，道：“没看咱家公子都没说什么吗？反正到时候倒霉的还是那帮当兵的！”

听到赵三炮的话，在联想到之前李元霸的话，那庞宇还是稍稍怔了一下。

在细细地打量了李元霸以及那百十号神武卫兵士们一眼之后，终究还是不放心的地上前几步，一脸凝重地问道：“你们，方才说得都是真得？”

程处弼讥讽地说道：“军爷方才不是就已经认定咱们是盐帮袍子了吗，眼下还来追问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吗？”

程处弼的话，听得庞宇的脸皮都抽搐起来，他咧了咧嘴。说道：

“看你们衣着光鲜，那些手下又是一副彪悍异常，杀气逼人的样子，定然是大家出身，再加上表非俗从容镇定，想来不是等闲人物。说说吧，你们当真是崔氏之人？”

“你真想知道？”李元霸闻言微然一笑。

“废话！”庞宇沉声说完，眉头却是直接拧起，道：“快说，你们究竟是不是博陵崔氏中人？”

看到庞宇脸上出现了焦急之色。李元霸不禁笑了起来，他说道：“这位庞将军，我记得问案询犯，好象是是衙门的职责吧。与你们府兵何干？来，拿出你之前的架势来，把我们带到大狱去吧！”

你娘咧，这些家伙究竟是个什么来头，没见过这上赶着想要进县衙大狱的主儿啊？

“你……”庞宇都不知道说什么来的。

“你什么你？”赵三炮斜眼撇着庞宇，道：“哦。说要抓我们的是你，这事到临头了，你又怕得罪了我们！像你这种怕这怕那的人，我还真是头一次见呐！”

“好，好得很！你们还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庞宇恼火了，他的双眼怒瞪，横眉倒竖，脸上原本凝重的神色慢慢变得狰狞无比，杀机也随之满溢而出。

这时候，李元霸却是一反常态地站了出来，拍了拍赵三炮的肩膀，说道：

“军爷何必气恼呢？我们崔氏虽说是世家大族，可也算是商贾之家，商人嘛，在商言商，一向讲求的是和气生财，以和为贵。”

示意赵三炮和程处弼退到一边，李元霸继续说道：

“再者说了，自古以来便是民不与官斗，既然这位军爷认定了我等是盐帮的袍子，那就将我等直接送往执往府衙便是了！等刺史大人升堂问案之后，一切便全都明了了。”

程处弼在长安城中混了这么多年了，也从来没人敢跟他这么说过话，所以他赶紧接过李元霸的话茬，道：

“就是，你说你又不是刺史大人，又不是县令大人的。既然不是衙门的府官，便没有资格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对我们呼来喝去的。哟，你还瞪眼，怎么着，想来个屈打成招吗？”

“你你你……你们这些家伙，倒真真是生了一张张刁滑的嘴！”

庞宇被李元霸他们给挤兑地哑口无言，这个时候庞宇是越发地气恼了，他恨恨地看了自己的手下们一眼，大吼道：

“都他娘地愣着作甚？还不赶快将这些个贼人们全都给本将绑了？”

“啊，兄弟们，上！”

这下子所有的绛州卫兵士们全都回过神来，像是疯狗一样地冲了上去，三几个人一组，像是变戏法一样地从身上摸出了草绳，将李元霸他们这一百来号人全都给绑了起来。

看到自己的手下们动作这么麻利，庞宇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道：

“还有，将那几个领头的家伙提上马，你们看住了那些小喽罗们，这可是事关盐帮的大案，一定要直接由刺史大人来审理。走走走，快走！”

听到庞宇的命令，李元霸倒是在心中暗赞这庞宇多多少少地有些眼力，否则的话，他随便将他们送到县衙的话，怕是有些事情就有地熬了。

于是，立刻有绛州卫的兵士半推半攘地将李元霸、赵三炮以及程处弼他们三个给提上了马。

至于剩下的那百十号兵士们，则是被他们统一用横刀架在脖子上，押着他们直往安阳县地刺史府衙而去。

待那些绛州卫押着李元霸他们等人渐渐消失在视线中，杵在风凌渡口的那些衙役以及地痞、流氓们全都愣住了。

那个先前曾经替李元霸等人说过话的周森，在仔细地琢磨了李元霸等人的前后行为之后，忽然感觉到不对劲了：

“这帮人一来就打着博陵崔氏的旗号，而且看他们的样子明显并不惧怕朝廷，如果真是五姓七望中的崔家的话，应该惧朝廷如猛虎才对！看他们的样子，似乎也更加相去府衙，难不成这些家伙们是朝廷的人……”

越想也不对劲的周森，猛地一拍脑袋，自语道：“坏了，坏了……小寒，小寒！你速速去府衙，将今日之事细细说与县令大人！记住，不得有丝毫的隐瞒之处。”

一名身穿衙役服，看起来极其机灵的年轻人，在听到周森的话后，急匆匆地应了一声，扭头就往风凌渡口之外跑去。

周森看着那名衙役远去的背影，深深地叹了口气，呢喃道：“唉，希望还来得及吧！”

……

就在风凌渡口重新恢复原有的秩序的时候，在货船码头这边。

挂着崔氏旗帜的货船上，苏定方眉头紧皱，似乎有什么烦心事。

“将军，方才为何不叫我们冲过去？别说他们区区五百名绛州卫了，就算是千人、万人，也不会是我们的对手！”

一个浓眉大眼的神武卫汉子，站在苏定方的身侧，满脸的不忿之色。

“冲过去做什么？”苏定方瞥了那名神武卫汉子一眼，说道：“你们冲过去是为了不让王爷的目的达到吗？”

说到这里，苏定方看着方才那些袍子远去的方向，道：“我让咱们的兄弟们跟着那些袍子们，已经是违背了王爷的命令了！你们再冲过去的话，是想

要王爷对我们军法从事吗？”

“这……我知错了，将军！”

那名汉子想到神武卫那条‘服从命令’的军规，顿时沉默下来。

“好了！”苏定方拍了拍那汉子的肩膀，道：“我这倒不是怪你，只是有些时候，需要考虑到王爷的全盘计划！还有，你以为就那些个地痞、无赖，衙役、官兵的就能够对付得了王爷？”

苏定方哈哈一笑，继续说道：“你可别忘了，王爷可是号称‘人屠’！”

“也对，是我关心则乱了！”那汉子摸了摸后脑，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行了，回去准备准备！相信过一会，就会有人过来盘查我们的，还有那些跟着什么袍子们走的兄弟们，到时候还是需要接应一下的！”

苏定方打发那名汉子走后，看着平静的水面久久无语。

第四百五十一章绛州刺史府

安阳县，便是绛州的州府治所。

绛州刺史府衙与安阳县衙只不过是隔着一条长街，两者之间的距离，若是依靠步行来丈量的话，也不过是一盏茶的时间罢了。

而绛州刺史府衙的四千府兵就驻扎在距离安阳县城城西，不到十里的小林丘上。

平日里，只有绛州卫都统庞宇，率五百名绛州卫的手下在安阳城刺史府驻守，这也是为什么风凌渡口刚刚出事，绛州卫的人尽管去晚了但却能够那么快赶到的原因。

一路被人带着策马狂奔，赵三炮和程处弼是满脸的不忿之色，反倒是李元霸悠哉游哉地就像是在旅游观光一样。

在李元霸看来，这样的经历也算是一种历练了。

.....

就这样，庞宇等绛州卫的兵士们，押着李元霸等一行百十号人轻车熟路地来到了位于安阳县正中的刺史府。

而城内的百姓们，看到这帮子平日里很是威严的当兵的，押着一群精壮的汉子，来势汹汹地直奔刺史府衙，顿时一窝蜂似地过来围观。

整个刺史府衙周遭，一下子就变得热闹了起来。

这刚刚来到刺史府衙，待有小厮进去通传之后，一个看起来足有六十来岁的老头子气喘吁吁地走了出来。

庞宇看到这老头子顿时吃了一惊，连忙翻身下马，同时口中说道：“单老，您怎么亲自出来了？府上的下人呢？这些该死的家伙怎么搞得，怎么让您出来了呢？”

“咳咳.....”

那名叫单老的老者轻咳一声，道：“你这兴师动众地抓了这么多人。刺史大人又不在，我这个老头子虽说上了年纪了，可还是有些用处的！”

“单老您说笑了，在咱们这整个绛州，谁敢瞧不起您呐？”庞宇陪笑了起

来。那谄媚的样子让李元霸看得直皱眉头。

“来，说说吧，这是怎么个情况？”单老笑着拍了拍庞宇的肩膀，淡淡地说道。

“单老，是这样的……”

庞宇对于这个老头子还真是有求必应，就在这刺史府衙大门口开始滔滔不绝地诉说起来。

庞宇到现在的话。还是存了一个小心眼，他并没有把李元霸等人协助他们击退盐帮袍子的事情说出来，只是一味地点出李元霸他们杀了多少多少的地痞，当然了，刘克的死也没有放过。

“哦！原来是这样啊！”

听完庞宇的汇报之后。单老眸光闪烁了半晌，突然说道：“好吧，既然已经带到了刺史府，那也就不用了。不过，眼下刺史与司马等上官都去了长安，先将人犯押入大牢看管吧。”

听完这老头子的话，全身都被绑缚起来的李元霸便笑了，他从一名绛州卫的坐下马背上滑了下来。走到那单老身前，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说道：“你在绛州刺史府任何官职？”

李元霸这一问可是把所有人都给问住了。谁家贼人敢这么明目张胆地质问当官的在朝中任何官职，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吗？

单老淡淡地看了李元霸一眼，道：“哼，你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世家的纨绔子弟，老夫在这府中任长史足有三十载，何人没有见过？就你……”

说到这里。单老摇了摇头。

“哦哦，原来是长史啊？不过这长史有没有刺史官职大？难不成一州的刺史大人不在。长实就可以当家作主了吗？”

李元霸摆出了一副很白痴的样子，很是无辜地说道。

“不可以吗？”

被一个抓捕起来的贼人这样肆无忌惮的打量。单老的状态很糟糕，他没好气地瞪了李元霸一眼，道：

“你一个犯案的贼子，甚至还是盐帮的逆贼，竟然敢在刺史府内如此器

张，跟老夫如此说话，怎么，以为刺史大人不在，老夫就不敢对你等用刑吗？”

“敢，当然敢了？”李元霸冷笑了起来，道：“这诺大的一个刺史府，应该有刺史、司马，其次才轮到你长史。不过你长史可没有资格代替刺史做某些决断！”

“这关你何事？”

单老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自从成为刺史府的长史之后，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气：

“老夫除了是府中的长史之外，更是刺史大人的总管，而且眼下府中上官一个未在，难道还做不了一个决断？少说废话了，你就等着刺史大人从长安城归来之后，好好收拾你们吧！”

“哈哈，那我就等着了！”李元霸哈哈大笑了起来，对身后那百十来号兄弟们招呼道：“这一路在汉水之上颠簸了几天，正是乏了，我们这便去绛州大牢里面好好休息一下吧。”

程处弼调笑了起来，道：“公子，就是不知道这牢中的饭食如何，有没有好酒好肉啊？”

赵三炮夸张地说道：“若是有好酒好肉伺候着，就算是让老子把这绛州府衙给坐穿，老子也愿意啊！”

“哈哈哈哈……”

随着赵三炮话音落地，一众神武卫兵将们顿时起哄一样地大笑了起来。

“闭嘴！”

庞宇有些恼怒地看了众人一眼，大声地呵斥了起来。

“闭什么嘴？嘴巴长在我们自己身上，你管天管地的，还管得着我们拉屎放屁吗？”李元霸根本就不鸟他，这要不是看在这家伙还有些良心的话，早就大嘴巴子呼过去了。

“好一堆刁民，好一堆嚣张的贼子！老夫为官三十余载，还从未见过似你等这般不知死活的逆贼！”

刺史府长史单老被李元霸等人的态度给刺激到了，盛怒道：

“张生，张生呢？你们还看着作甚子？还不快把这些家人们全都带到大狱去，好生伺候他们！”

老头子一怒还真是有点作用，一群身着黑红衙役服，手中抡着水火棍子的衙役们，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的，怕不是得有上百号人。

“单老，我们来了，贼人在哪里？”

领头的一个衙役头子，生得身材魁梧，但五官却颇有些秀气，他手中拿着一把横刀，眼睛闪着凶威地扫视着李元霸等人。

“张生，把他们全都给我押到大狱去！”单老阴沉着一张脸，指着李元霸等人说道。

“好嘞！”张生兴奋地应了一声，这就要动手抓人了。

这个时候，一个身穿红色官服，头顶乌纱，颌下还留着三寸黑髯的中年人，从长街对面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且慢！”

这中年人上来就急急地对张生他们喊了一声，同时上前来对单老说道：“单老，单老，且慢动手啊！”

“王县令？”单老皱着眉头看着这突然出现的中年人，道：“为何要制止老夫？”

“单老……您不认为这群人很不对劲吗！”王县令低声在单老耳边说道：

“我从小寒的叙述里知道了事情的经过，您从哪里见过这般有恃无恐的贼人吗？他们甚至比庞都统都想要快速来到府衙，就好象府衙是他们自己家一样。这都要入大牢了，却一个个脸带讥讽地嘲笑您。他们，似乎……并不仅仅是博陵崔氏的人呐！”

对于王县令的话，单老有的时候还是会听的，毕竟这王何如是太原王氏推出来主政安阳县的人，无论是从王氏那方面还是从王何如的个人能力而言，还都是有些力度的。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还有别的背景吗？”单老有些惊愕地问道。

王何如没有回答他，只是向那庞宇问道：“庞大人，不晓得这些人你们如何拿来的？”

庞宇以为王何如并不了解事情的经过，于是便将事情的经过再次说了一遍，其内容与讲给单老的没什么两样。

王何如听完庞宇的讲述之后，眉头一扭，道：“庞都统，不知道这盐帮袍子来袭，是谁打退的？”

庞宇楞了一下，他完全没想到王何如会问这个问题，想了想便无奈地说道：“自然是安阳府的衙役，以及那些在码头劳作的百姓们了？”

尽管庞宇的官职比王何如要高，可是王何如还是说道：“可是为何本县却听闻，是眼前这些人击退了盐帮之人，并且还生擒了盐帮三当家的裴三？”

“这……”庞宇无话可说了。

王何如傻呆呆地看着庞宇半晌，突然眨巴着眼睛说道：“庞都统，你是不是又滥抓人来冒领军功了？”

“冒领军功？”庞宇顿时大怒，“王何如，如果不是你的手下刘克指认这些家伙滥杀平民百姓，又说他们是盐帮中人，你以为本将愿意掺合你的闲事？”

“哼！反正刘克已经死了，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一个死人的身上，反正是死无对证！”王何如冷哼了一声，表情很是不屑。

“好好好，既然你这样认为，那本将还真就不愿意管你们安阳县的闲事了，你安阳地界儿，日后若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休要再来烦本将！”

说罢，庞宇这就要翻身上马离去。

“唉，我说庞小子，你还当老夫不存在了？你想走就走，成何体统？”单老顿时不干了，开口叫嚷了起来。

庞宇的身形骤然一顿，不自觉地停了一下身子，僵立在了一边。

...

第四百五十二章王爷一‘进宫’

“哎呦，这就自己给打起来了？”

“公子，这附近有没有卖瓜果点心的，咱们在这里看会戏好了！”

“还是你小子想得周到啊！”

那边州刺史府、县衙以及军府的三卫高层，在那里相互之间闹起了矛盾，李元霸他们三个在一边看得那是相当欢乐啊。

他们彼此之间有说有笑也就罢了，到后面竟然还冷嘲热讽了起来。

“公子，您说他们三个得僵持到啥时候啊？”赵三炮道。

李元霸没好气地横了他一眼，道：“他们自己家的事情，我哪知道？不过最好还是快点把这里的事情解决了，我可是上午的时候就还没吃饭呢，正好去大狱中吃点好东西！”

此刻，三人那故意放肆的声音，终于吸引到了那三人的中医里。

听到他们肆无忌惮地在调侃他们，三人哪里还会管他们是不是大有来头，有没有什么狗屁背景，直接就命手下衙役们，暴力压着他们去了绛州大狱。

.....

就在李元霸他们身陷大狱的时候，另外一边，王浚带着三百名神武卫兵士们，也已经到了安.阳县城外三里之处。

“大人，下午的时候，我们的人已经乔装打扮进了一次安.阳县城，里面的情况和王爷之前给我们的情报差不多！只是.....”

身着一袭黑色作训服，腰板挺得笔直地李愔，说到这里犹豫了一下。

同样一身作训服的李恪拍了李愔一把，道：“你小子，能不能说话别说一半？”

“就是。六哥！”李恽也看着李愔说道；“这次四皇叔把我们安排给王大人，就是让我们历练一下，你若是任务没有完成直说就是了，没有什么好丢人的！”

感情李元霸这次带着五百名神武卫兵士前来安阳县，竟然把李恪他们小哥几个也全都带了出来。要他们跟随在王浚身边，听命行事。

至于李承乾和柴令武，他们的身份都比较特殊，故此就留在了刘仁轨身侧，其作用类似于李元霸前世的通讯员、警卫员。

“梁王但说无妨！”王浚也很好奇，究竟是什么消息。让一向走嚣张路线的梁王李愔露出了这样的表情。

李愔咬了咬牙，道：“只是有人说昨夜之时，曾经有一伙自称博陵崔氏的大概百十来号人，在风凌渡口袭击了安阳县的衙役，并且还杀死了很多的平民百姓。我怀疑。会不会是四皇叔他们？”

“不可能！”李恪第一个站起身来，出言反对道：“咱们神武卫军纪严明，严禁做出任何伤害百姓的行为，否则的话便要以重罪论处。更何况，那支队伍还是由四皇叔以及苏将军率领，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

“我这不也是道听途说吗？还没来得及调查是怎么回事呢！”李愔抓了抓头发，继续说道：

“而且，就像三哥你方才说的那样。四皇叔和神武卫的兄弟们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那么唯一能够解释的，便是有人栽赃陷害，想要打着这个名头来冒领军功。或者干脆就是受了某些人的指使……”

“行了，事情不明原因，我们在这里妄自揣测也是无用！”王浚打断了众人的思绪，道：“梁王，王爷他们现在在哪？”

李愔道：“被刺史府的衙役们关进了绛州大狱！”

“大狱，嗯。大狱……”王浚微微颌首，低头想了半晌。说道：“这样吧，所有神武卫的兄弟们化整为零。潜入安阳县城，打探消息。最好是可以以去绛州大狱中，向武王殿下他们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看看具体的情况再说！”

“这样好，若是那些狗官对四皇叔不利的话，我们若想营救也方便了许多！”

经过这段时间以来的风餐露宿，李恽也多了几许杀伐果断的意味。

.....

李元霸等人进了这绛州的大狱，倒是也没受什么委屈。

这州牢狱相比起县牢狱，终究要大上了不少，一百来号人关进去，不过

才占用了五间牢房，剩下的，至少还有十来间牢房空荡荡的。

当然了，相比起外面的黑客栈，牢狱中的气味多少有些难闻，不过大唐狱法倒是很人性化，只要不是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除了极个别的恶劣衙役之外，牢狱之中甚少发生虐囚事件。

李元霸和赵三炮、程处弼以及其他十来个兄弟关在同一间牢房里。

李元霸他们几个头头，席地而坐，面对面地说着悄悄话。

“王爷，先前那些家伙们还真是能忍啊，我们那么激怒那些家伙，那些家伙竟然没有杀了我们冒领军功，这样看来，至少那些当兵的应该没有孤云寨的人。”

程处弼低声说道：“而且，我看他们顶多是落个玩忽职守的罪名，想来也是，官兵怎么可能和孤云寨有勾结呢？他们可是围剿了孤云寨好多次呢！”

李元霸轻轻点了点头，道：“目前看来是这样没错，不过也不能轻信。毕竟谁也没想到绛州的情况竟然这么复杂，不仅整个安阳县的治安需要一个匪患守护，竟然还突然蹦出来一个盐帮。看来这次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清楚孤云寨匪患，盐帮也绝对不能姑息纵容啊！”

“王爷所言甚是！”

赵三炮这个大老粗多少也懂点，特别是在对待地方官员这一方面：他是出奇的严格和细心：

“不过王爷，这城内的治安本就是县衙、州衙以及府兵的职责吧？眼下，他们竟然把整个安阳县的治安都交到了孤云寨山匪的手中，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三个大唐职权部门的不作为？那所谓的刺史、都统还有县令，全都该杀！”

李元霸看了看赵三炮，很是赞许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道：“你能够看出来这一点，我很是欣慰！没错，那绛州卫在这几年间曾经数次围剿孤云寨，竟然屡屡剿之不尽，到最后竟然还把安阳县的治安工作交给了他们，这其中的原因肯定是有多个方面的。”

程处弼这个平时装得啥都不懂的大老粗，也是语出惊人：“官匪勾结？收受贿赂？上层利益交换？”

第四百五十三章王浩的兄弟

“行啊，小子，这一点你都能够看出来，比你那老爹可是强多了！”

李元霸有些惊讶地看了程处弼一眼，道：“虽说现在还不能够认定，这州衙、县衙以及军府之间，是否与盐帮以及孤云寨有所勾结。但是有一点至少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们全都不作为，甚至是对盐帮和孤云寨的一些行为甚是纵容。”

“王爷，若是这三个朝廷的权力机构已经习惯了这种模式，怕是就不好办了！若想改变这里的状况，就只有给这里的军政两方全都大换血了！”赵三炮凝眉紧皱。

“是啊，若是我们下大力度去查的话，他们顶多抓住几个可以顶罪的往上面交差，根本不回去问个清红皂白。这绛州的刺史府、安阳县衙以及府军之间，协作的十分差劲，彼此推诿懈怠。”

李元霸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再说了，刨除盐帮不说，单单是孤云寨就有人在暗中支持。衙门与府军的这种消极懈怠，八成就是他们之间的默契！他们倒是不敢公然地与我大唐来对抗，不过，没准什么时候他们就像那五姓七望一样，悍然反叛呢！”

“那依着王爷的意思……”赵三炮试探着问道。

李元霸嘴角微微一挑，道：“其实，我们在这大狱中吃饱混天黑也挺不错的，至少能看到许多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东西。而且，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些家伙们究竟在耍什么手段！”

“嘿嘿，我感觉这样也挺新奇的。”程处弼看着漆黑的牢房，嘿嘿笑了起来。道：“怪不得太子殿下时不时地会溜出宫来，偶尔有一次这样的体验也是不错呢！”

“是挺刺激的！”李元霸哈哈大笑了起来。

“哼，还王爷……我看过一会你就笑不出来了！”

就在众人畅快大笑的时候，突然从牢房的西北侧的角落中，传来了一个苍老、森冷的声音。

其他一众神武卫的兵将们神色同时一怔。如鹰隼一般的眸子扫向了牢房的角落中。

赵三炮沉声道：“想不到这牢房里还有别人，出来吧，这样藏头露尾地，很见不得人吗？”

李元霸的表情倒是挺诧异的：“这声音，怎么听着有些耳熟呢？”

牢房中沉寂了一阵，突然一阵脚镣摩擦地面的声音传了过来。

在黑暗的角落中。走出来一个身形高大但却骨瘦嶙峋的身形：“嘎嘎……没想到威风八面，纵横异族无敌手的武王殿下，竟然成了自家朝廷的阶下囚，还真是讽刺呢！”

“你认识本王？”李元霸脸上出现了疑惑的表情，他从地上爬了起来。有些惊异地看着那到身形，“你，你是王浩？”

“什么？”

程处弼瞪大了眼睛看着那道骨瘦嶙峋，看起来及其狼狈的身形，道：

“王爷，您不是说笑吧？王皓不是太原王氏的族长吗？看这家伙的样子，明显在这大狱中待了一段不断的时间，怎么可能是王氏的族长呢？”

“是啊。王爷！”赵三炮也说到：“而且这里是太原王氏的地盘，他们总不能将自家族长给关起来吧？”

李元霸没有说话，只是用疑惑的目光看向了那到身形。

“嘎嘎……那小娃子说得没错。我若是王氏的族长，怎么又会出现在这里呢？”那个声音充满了自嘲的意味，“所以，我不是王浩，也成不了王皓。”

“那你这模样？”李元霸道。

“坐下，都他娘地给老子坐下！还站起来说话了。真当这里是你们家府宅啊！”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一套淡青色皂隶服。头上戴着一顶漆布冠的狱卒，手中拎着一把横刀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用那刀鞘狠狠地拍打了一下木质栅栏门，直将上面的灰尘都给震落了下来。

“怎么着，本公子站起来活动活动身子骨都不可以吗？”

李元霸根本不在乎这狱卒的话，甚至还很是夸张地挥了挥手臂，道：“这大唐律似乎也没有哪一条规定，不准犯人在牢房中自由活动的吧？”

“哎呦，你这嘴还挺刁的！你最好给我老实点，否则的话，老子上报大人，将你拖到单独囚房里头去关押，要知道，这单独关押的滋味可并不好受啊！”

那狱卒冲着李元霸大声咆哮了几句，骂骂咧咧地扭头渐渐远去。

“好了，咱们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不必理会这些家伙，这家伙也就是说罢了，他可不敢单独进牢房！”

李元霸瞄了一眼那狱卒的背影，直接走到方才那道身影旁，席地而坐。

“说说吧，看你这情形，该是在这里面关了许久了吧？你当真不是王皓？”李元霸问坐在他身侧的身形，说道。

“哼，你这眼力可真是够差的！”那道和王浩很是相似的身影，翻起死鱼一般和眼睛瞟了李元霸一眼，继续说道：“老子已经在这大狱里呆了一个多月了，王浩……哼，王浩还在外面吃香得喝辣的呢！”

李元霸寻思了一下，道：“那你是……”

“我叫王瀚！”那道身形沉默了好半晌，舔了舔干涩的嘴唇，用沙哑的低声说道。

“王瀚！”李元霸双眼一眯，道：“王皓和你是什么关系？”

“王浩，哼！那可是我的亲兄弟啊！”王瀚几乎是咬牙切齿地，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句话。

“亲兄弟？”赵三炮程处弼听到这句话，很是惊异地相互对视了一眼。

“你是怎么被抓进来了？”李元霸问道。

“哼，你想也应该知道吧？无非就是家族内部的争权夺利，这就近的几个牢房里面，哪一个不是受王浩陷害进来的？”

一提起王浩，王瀚就是满脸的狰狞之色。

李元霸异讶地挑了一下眉头，道：“这就近的几个牢房里面，全都是你们太原王氏的人？”

“是，而且每一个都和王氏有着深仇大恨！”王瀚满眼都是狠色，“如果当初……”

“窝里斗啊？真是个新鲜事，没想到你们太原王氏也会窝里斗！”程处弼笑了，笑得很欢乐。

“很好笑吗？”

王瀚斜了程处弼一眼，冷笑道：“听李元霸刚才叫你的名字，你应该是程咬金的儿子吧？程咬金这莽夫靠着有一个好主子，一路横冲直撞地当上了国公爷，不过据我对大唐律的了解，这国公之位似乎只有长子才能够继承吧？”

“是又如何？”程处弼不以为意地撇了撇嘴，道：“你是不是会说，这爵位怎么轮也轮不到我的头上？没关系，老子还年轻，还有的是机会建功立业。老头的爵位，老子还看不上眼呢！”

“哦？”王瀚诧异地看了程处弼一眼，道：“还挺有志气，程咬金能够生出你这样的儿子，也是他的福气了！”

“你以为都和你们世家大族一样？”程处弼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们定然是想要谋夺族长之位失败了，所以才被关到了这里来吧？”

“你倒是看得通透！”王瀚憋出了这么一句话，便不再说话了。

“对了，这绛州大狱除了你们王氏的人之外，还关着什么人？”

这绛州的大狱一共有二十间牢房，除了空着的四间牢房，以及被李元霸他们占了五间牢房之外，剩下的五间牢房里面都关押着犯人。

“除了作奸犯科的人占了一间牢房之外，剩下的几间牢房里面关着的都是普通的百姓！”王瀚的声音很低沉，他继续说道：“这些百姓都是新进来了的，之前的那批刚被放出去！”

“刚被放出去，什么意思？”李元霸道。

“你想知道？”王瀚似笑非笑地看了李元霸一眼，道：“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这个老家伙，王爷问你什么话，你老实交代就是了，还提什么条件？你以为就你知道这些事吗？”

一听到这王瀚的话，程处弼立刻就怒了，这他娘地一个阶下囚，竟然还挑三捡六的，不知道看不清楚形势吗？

“你大可以去问别人，要说在这安阳县城内，还真就没有别人不比我王瀚更清楚盐帮还有孤云寨的事了！”

王瀚的脸上出现了诡异的神色，看得出来，这家伙是真有自信呐。

“好，说说你的条件吧，只要不过分，本王就答应了！”

李元霸看中地是王瀚曾经的王氏身份，毕竟这孤云寨可是太原王氏在背后支持，只要王瀚提的要求不过分，答应也就是了。

“我的条件很简单，等你们出大狱的时候，把我们所有太原王氏的人带走就可以了！”王瀚脸上出现了刻骨的仇恨，“只要你能够把我们带出去，我就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们！”

“你就这么想出去？”赵三炮好奇地说道。

“如果是你，曾经家住高宅大院，美酒佳肴，妻妾成群，享尽了这人世间的荣华富贵，突然有一天，这一切全都离你而去，甚至你直接成为了街边那臭要饭的，到后来更是失去了自由，进了大狱，你会怎么想？”

王瀚那眼中写满了仇恨，看得出来，一个月前的遭遇简直让他痛不欲生。

第四百五十四章变故

“好，本王答应你了，只要你能够将所有有关盐帮以及孤云寨的事情告诉本王，本王不光放你等离去，而且还帮助你们重回王家，怎么样？”

李元霸这是投其所好，他不相信王瀚不上钩。

“你，你此言当真？”王瀚果然震惊地瞪大了他那双血色的眼睛，说道。

“这是自然！”李元霸点点头，道：“现在，你可以告诉本王，那些百姓为什么都是新进来的吧？”

“嗯！”

王瀚稍稍组织了一下语言，道：“去年的时候，风凌渡口被盐帮抢走了几条盐船，而且还凿翻了几条上缴粮税的官船，这州衙抓不到犯事的袍子们，自然就随便抓了一些百姓，当成盐帮的同党给抓进来顶罪。一般情况下，只不过是这牢狱里面关上个一年半载地，在秋后过一下堂就会放了他们。”

“他们为何要这么做？何不直接拿他们去订了罪，杀了便是，为何又要放了？”李元霸迷惑不解的道。

“哼，多简单的道理啊！”

王瀚冷哼了一声，道：“这绛州地界儿上，盐帮折腾了几十上百年，几乎是每一任的刺史都会派兵清剿，可是无论如何也剿不干净。但是为了应付朝廷，他们又不能不剿。”

说到这里，王瀚笑了起来，道：“既然抓不到盐帮的袍子，就只能随便抓些人进牢房来喽，要是能屈打成招最好不过；要是不能，那就当抓错了放人也罢了。反正朝廷只要下令清查，这绛州府衙以及府军。也不算不作为不是？”

“他娘的，这些该死的家伙们，真是枉在我大唐为官！”程处弼咬牙切齿地低吼了起来。

“哼，当官不为民做主，反倒是迫害平民百姓。这些不作为的朝廷官员，果然是该杀！”赵三炮也是满脸的怒火，毕竟他的父母，他的家，便是那崔氏的狗官给迫害的。

“难道我们拼死拼活的，守护的就是这些家伙们吗？”

“这些家伙。就应该见一个杀一个！”

牢房中，其他的神武卫兵士们，脸上也全都充满了杀机，他们的努力不能被这些大唐的蛀虫给糟蹋了。

“不能一棒子把所有的人都给打死了，毕竟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李元霸拍了拍手，安慰了赵三炮他们这些神武卫的兄弟们几句，又转头对王瀚问道，“这孤云寨到底是不是你们太原王氏的势力？”

“我还以为你会一直忍着不问呢！”王瀚诡笑了起来，道：“不错，如果说之前的孤云寨，确实是我们王氏在支持，可是在两个月之前。这孤云寨的寨主李虎，突然就和我们王氏断了联系，我们也不知道孤云寨现在的情况！”

李元霸听得心里多少有些诧异：“那李虎既然与你们王氏断了联系。为何孤云寨的人还能够在安阳县内这么嚣张？难道不是你们王氏的人安排的？”

“那李虎是与我们断了联系！可是取代我们为的，变成了五姓七望中的范阳卢氏、荥阳郑氏还有赵郡李氏，有了这三大世家，你说我们王氏还能拿他们怎么样？”

王瀚的声音中充满了无奈：“或许王浩真得还和李虎有些关系，不过关系应该也不大才对！”

“那盐帮呢？”李元霸道：“盐帮在绛州盘踞了这么多年，如果只是一些江南的商贾在背后支持。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规模！”

王瀚古怪地看了李元霸一眼，道：“据说。据说这盐帮背后的那些商贾，是朝廷的人在背后支持。好像还有几位亲王参与其中，至于具体的情况，我全都留在了王氏的祖宅里面！”

“狡兔三窟，你倒是挺谨慎的！”李元霸闻言眉头青州，须臾之后却是轻笑了起来。

“倒不是我有意隐瞒，而是那些情报，我是真得存在了祖宅。”王瀚摊了摊手，道：“大不了，等你们从王氏祖宅里面取来了那些东西，再来放我们好了！”

“好吧，我暂且相信你！”李元霸见王瀚表情不似作伪，便点了点头。

“该死的，整个绛州府，常年以来已是习惯了各种推诿搪塞，如此太平盛世之下，竟有如此恶劣的聚众横行的匪徒，真是该死啊！”

“砰！”

李元霸沉默了半晌，突然伸出手狠狠地锤了一下地面，那恐怖的力道，直接将地面砸出来一个深近尺余，涵盖方圆三尺的大坑。

牢房中的一众神武卫兵将们，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来，毕竟对于自家王爷那恐怖的怪力早就已经心知肚明。

可是对于王瀚来说，却是充满了惊悸，这，这等力道简直就是非人嘛，和这样的人为敌，真是太不明智了。

“嘭嘭嘭……”

李元霸整出的动静太大了，又把方才那个狱卒给召唤了过来。

这家伙狠狠地用刀鞘敲击着牢房那粗大的木栅栏柱，怒吼道：“你们当真是耍死吗？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将你们一个个地扔进单独牢房去，受那一份儿活罪？”

“正好啊，反正老子已经在这呆得不耐烦了，你现在就开开牢房，不开牢房，你就是我孙子！”

程处弼这边听了王瀚一通说，这心里头本就憋着气，狱卒自己找上门来，自然是给了程处弼撒气的机会。

“你……好一个嚣张的家伙！”狱卒被程处弼的反映吓了一跳，在这大狱中怎么还关着这么生猛的家伙。

“这样算嚣张？”

程处弼有些夸张地叫嚷了一声，同时那身子像是猎豹一样地冲向了粗木栅栏柱。

“哐哐哐……”

那瘦弱的身躯，似乎蕴含着磅礴的力道，使劲地在木柱上撞了几下，那恐怖的力道差点将木柱都撞折了。

赵三炮很是配合地大叫道：“哈哈哈，牢门开了！正好老子饿了，出去找吃的喽！”

“你，你们给我等着，等我回来再收拾你们！”那狱卒噌噌噌地往后推去，吓得脸都绿了。

“好，快去吧，我等着你过来！”程处弼虎着一张脸，大吼了起来。

“哒哒哒……”

狱卒哪里还敢有半分地停留，几乎是扭头就往回跑，脚下甚至还踉跄了几下，差点摔个狗吃屎。

“呸！”

程处弼轻啐了一口唾沫，低声骂道：“欺软怕硬的家伙！”

第四百五十五章表哥来了

州刺史府，单老面色阴沉地坐在一张黄花梨木椅上，在他的下首两边，分别坐着安阳县令王何如还有绛州卫都统庞宇。

“你们两个有没有脑子？”单老狠狠地瞪了两人一眼，道：“别忘了现在是什么时候？武王遇刺身亡的消息已经在整个大唐传得沸沸扬扬了，朝廷甚至都有出兵孤云寨的打算了。”

叹了口气，单老继续说道：“现在，所有人都在搞关系，想要把自己从孤云寨的关系网里面摘出来，你可倒好，竟然还节外生枝地去捋博陵崔氏的虎须，这下怎么办，如果刺史还有司马大人回来的话，一定会责问这件事情的！”

“那我们索性就恶人做到底，直接把他们当作盐帮的袍子，杀了便是！反正咱们这一亩三分地上，也没人敢管我们的闲事！”

庞宇满脸的杀机，说出的话更是冷血。

“屁话！”单老没好气地瞪了庞宇一眼，道：“那博陵崔氏虽说是已经被归入反叛的贼人之中了，可是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如果我们做得太过的话，你以为博陵崔氏的人不敢对我们下手吗？”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王何如拧着眉头，道：“总不能就这么放任他们在大牢里面不管吧？”

“再关一天，明日必须把他们放掉！”单老无奈地说道。

“这就放了他们？”庞宇不可思议地说道：“那我们算什么？我们的面子可就全都丢尽了！”

“面子算个屁，连命都快丢了，谁还会去在意面子不面子的？”

单老撇撇嘴，道：“还有一点。你派人去过风凌渡口没有，如果那个公子哥儿没有撒谎的话，那么在渡口的码头上应该停泊着崔氏的船。”

“这个……我倒是还没来得及去查！”庞宇的脸上多少有些尴尬之色。

“还真是朝廷的精英啊，连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到，还谈何清缴孤云寨！”

王何如嘴角咧了起来。似乎很看不起庞宇一样。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庞宇恶狠狠地瞪了王何如一眼，说道。

“怎么？王县令说得有什么不对的吗？”单老说道：“你自己办事不谨慎，还不兴别人说了？你，速速派人去风凌渡摸摸情况，如果真是崔氏的人，回来之后马上把他们放了！对了。这次你给老夫放聪明点，别有事没事地就动手。”

“是，单老！”

这回庞宇没有办法了，只有先过去查查看，谁叫他没有把事情办妥当呢。

.....

绛州大狱牢门入口处。有几个狱卒，他们在那个嚣张脸狱卒的讲述下，吓得胆战心惊。

“曹，曹哥，你莫不是在吓唬我吧，这次的贼人有这么猛？”

其中一个长得胖胖的狱卒，一脸的紧张之色，他的手中紧紧地握着横刀。好似如临大敌一般。

“你是没有看到啊，那几个家伙全都不是什么好角色，那一个个好像要吃了人一样！我早就说过。这州衙的牢房需要重新加固，可是上面根本就不搭理我。现在好了，他们这么猛，眼看就要冲破牢狱了，快去禀报，快去求援！”

这个时候。嚣张脸狱卒哪里还有半分的嚣张之色，慌张地安排人去求援了。

便在这帮子狱卒全都精神恍惚的时候。一名身穿淡青色官袍，颌下还留着几寸长髯的青年人。领着几个州府的衙役，策马而至。

嚣张脸看到来人骤然一怔，因为他可是刚刚打发自己的兄弟去求援，这求援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吧？

不过，也来不及想太多了，因为面前这位可是刺史府衙门司马大人李维庸啊。

“小的绛州狱卒曹索，见过司马大人！”

嚣张脸狱卒赶忙上前对其行礼。

“嗯，起来吧！”李维庸下了马，把缰绳交给了自己随行的衙役手下，问道：“本官问你，这州狱之中是否关押了一个纨绔子弟，与其随行的还有数百名手下？”

嚣张脸狱卒一愣，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司马大人为什么要问这件事情？

“是，正有此事！那纨绔子自称是博陵崔氏的人，他说自己是商人，不过他的手下只有一百人，那一个个暴躁如豺狼的样子，恨不得把咱们的大狱都给拆了！”

一边这样说着，嚣张脸狱卒一边开始形容那些个家伙的状况形容了一下，特别是程处弼，尤其提了出来。

马上拍着大腿就跳了起来：“啊，那肯定是处弼了，普天之下也就直接由这家伙敢干出这种事情来！看来这次舅父大人没有骗我，他们还真地来了绛州！”

“大人，您说谁？”那嚣张脸狱卒有些迷糊，同时感觉很不妙，是不是抓错人了。

“此次本官随刺史大人去长安城中，顺便去拜访了一下我家舅父大人，他告诉我，我的表弟已经随军来了绛州，让我好好照顾一下，你方才所言之人，八成便是我的表弟了！”

李维庸笑着和那狱卒解释了一下，不过很快就皱起了眉头，道：“我小弟一向是安分守己，再加上此次乃是随军而来，怎么可能被关进州狱呢？你给本官说说详细情况！”

本就被程处弼给吓坏了的狱卒，当下脸就白了，有些艰涩地吞咽了一口唾沫，他说道：“大人，是这样的……”

嚣张脸狱卒有些战战兢兢地将他所听说的，有关李元霸他们的传言告诉了李维庸。

毕竟是绛州的司马，地位仅次于刺史，虽说他仅仅来了两年的时间，但是对于绛州的某些龌龊事还是很清楚的。

他很快就联想到了这之间的猫腻，在那狱卒讲完之后，李维庸的脸色已经黑成了锅底儿。

狱卒看着李维庸那张阴沉的面容，知道这位主儿心情怕不是很好，毕竟那位可是他的表弟。

还好，还好他并没有对那家伙做出什么事情来。

“好了，别的就什么都别说了，还是速速带本官往牢房中去看看吧！”

李维庸现在恨不得去掐死庞宇，他娘地，欺负人欺负道他表弟的头上了，还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

第四百五十六章神武卫找上门了

“刺史大人回府啦！”

州刺史府，就在庞宇匆匆起身想要差遣几个手下一起去风凌渡口看看的时候，一个粗豪的声音传了进来。

“刺史大人？”

庞宇、王何如以及单老全都愣了一下，紧接着就像是龟兔赛跑一样，一个个地，比他娘地兔子都跑得快。

“不是说，要去个十天半个月的吗？怎么才走了五天就回来了？”

庞宇一边跑一边对身侧的王何如说道。

“你问我，我问谁去？”王何如翻了个白眼，道：“我又不是刺史大人，我哪知道是怎么回事？”

“行了，都闭嘴！”健步如飞的单老插话道：“庞宇，待会你别把关了个崔氏子弟的话说出去，别到时候刺史大人把我们所有人都骂一顿！”

“单老，我省得！”庞宇点了点头，说道。

说话间，三人便来到了这刺史府门前。

便见一个绿呢马车静静地停在大门前，在那马车身侧护卫的，是一队三十名身穿衙役服的壮汉。

赶车的车夫是一个小厮打扮的少年，他身手麻利地将一个马凳搁在了马车之下，同时一掀那车帘儿。

顿时，一个身穿朱红色长袍，头顶折上巾，脚上蹬着一双黑色云履的中年人走下了马车。

便见这中年人大概四十岁上下，模样虽说略显清奇，但是双眸却炯炯有神，光洁的下巴有些尖，让他自己看起来有些尖酸刻薄。

“下官单东谷、庞宇、王何如见过刺史大人！”

三个家伙，按照大小个。官职大小，还有年龄大小分别向这名中年人行礼。

“免礼吧！”中年人大手一挥，看了那三人一眼，说道：“近日府中可有何事发生？”

单老看了其他两人一眼，摇了摇头。道：“回大人的话，没有！”

“没有？”中年人眸中精光一闪，道：“不对吧？我怎么听说，昨日之时，风凌渡口发生了一件大事，那盐帮的袍子们前来码头劫掠盐船。杀了不少的官兵。而且你们还抓了很多盐帮的人，据说其中便有盐帮三当家的裴三，是也不是？”

这件事情可不是什么小事，当时码头上那么多人，就算是朝廷下了禁令又如何？那么多的人。至少得有七八百号人，总不能全都封了他们的口吧？

眼见事情掩盖不了了，单老向庞宇使了一个颜色。

庞宇硬着头皮说道：“大人，是这样的！昨日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风凌渡口的线报，说有人在码头上闹事，可是当我们赶到的时候，却发现那闹事之人竟然是盐帮的袍子们，索性我们便将那些袍子们拿下。现在还关在大狱里面！”

“你是说袍子？”中年人看着庞宇，很是严厉地说道：“我怎么听说是神武卫的人，人家都拿着神武卫的令箭找上门来了。你竟然还在此地信口雌黄，你这心里还有没有本官？”

一边这样说着，中年人一边拉开了那绿呢车的车帘。

便见略显消瘦，但却穿着一袭神武卫黑色作训服的王浚，从马车中现出了身形。

单老疑惑地看着王浚，问道：“大人。敢问这位是……”

“哼，这位便是神武卫长史王浚王大人！”中年人介绍着王浚。道：“你知道，这位大人乃是跟随神武卫大将军前来。你等抓了神武卫的人，现在还在胡编乱造，真当本官好欺吗？”

“这……”

庞宇都快要吓尿了，这算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崔氏的人吗，怎么又蹦出来神武卫了，还要不要人活了。

要知道，神武卫那可都是一帮子狠人啊，跟这些家伙作对，那完全就是

作死，他们可不会在乎什么王法不王法的，惹了他们，等死吧！

单东谷、王何如他们俩可比庞宇见机的快，两人连忙向王浚行礼，同时表情真可谓是神同步，一个二个那谄媚的样子，简直就是要去给人家当三孙子了。

“两位大人客气了！”

王浚表现得很是彬彬有礼，至少在他看来，完全没有必要和这些家伙们撕破脸，至于要不要处置他们，那都是王爷才能够决定的事情。

“洪大人，咱们闲话少叙，还是赶紧让我去大狱中看看吧，这关了真是盐帮的袍子们也就罢了，别是神武卫的将军，那到时候可就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王浚也没和他们再客气，而是直接杀进了主题。

“王大人且放宽心，本官已经派李司马先去州狱了，相信那些狱卒不敢把大将军他们怎么样的！”

中年人连忙向王浚陪了一个笑脸，扭头对三人说道：“还不速速去大狱，难不成真地要本官押你们去吗？”

“额……是，我们现在就去！”

庞宇知道自己已经惹怒了自家刺史大人，还是麻溜地先去大狱吧。

……

脚步匆匆，人声嘈杂，一群人紧步涌进了关押李元霸他们的大狱之中。

经过一番辨认之后，在火把的照射之下，王浚的一张脸先是憋得通红，然后瞬间化作了铁青之色。

“你……你还真是干得出来啊！”王浚冲着那倒霉的庞宇大吼了起来。

如果说王浚之前还是彬彬有礼的话，那么现在他就是化身成为了恶鬼，完全不在乎什么礼仪了。

这倒不是他真心地怒火滔天，而是他在装，他必须装出一个愤怒的样子来，让这些家伙们知道他们错了。

“啊？难道真得是神武卫的将军不成？”庞宇等一群人，顿时变得呆若木

鸡起来。

“你们，还不快把人给我放出来？”刺史大人表现得很是愤怒，直接怒吼了起来。

程处弼这小暴脾气，最先一个冲了出来，他捏着嘎嘣响的大手，看着这一群朝廷的官员以及衙役们吼道：

“那个该死的狱卒在哪，给爷爷我滚出来！你不是说要把爷爷我关进单独铁牢中去吗，爷爷等得花儿都谢了，你倒是把爷爷给关进去啊？”

“啊？这……将军，将军，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将军饶命，将军饶命啊！”

那名嚣张脸的衙役顿时就慌了神了，直接在这大狱的走廊里面跪了下来，死命地朝着程处弼磕头。

甭说他了，就连其他曾经和程处弼他们有过过节的当兵的们，也全都心慌地跟着一起跪倒下来。

李元霸从牢房里面走出来，脸上出现了似笑非笑的表情。

胆小如鼠，堂堂朝廷的狱卒竟然如此地胆小，和大理寺诏狱中的狱卒们一比，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好了，处弼，和一个小小的狱卒置什么气，不是有失你子爵的地位吗？”

这个时候李维庸的声音传了过来，其实他早就已经来了，只是他一直都没有说话，而是在一旁看戏。

没办法，谁叫自己的表弟被欺负了，还不准他发泄一下吗？

“谁是你表弟？老子可不记得有什么表……大表兄？”

程处弼狠狠地抬起了脑袋，当他看到不远处的李维庸的时候，却是一瞬间就愣住了，道：

“大表兄，你怎么会在这里？”

李维庸无奈地摇了摇头，道：“我本就是这绛州府的司马，不在这在哪？”

“啥？你说你也是这绛州府衙里的官儿？”程处弼很惊讶。

“是啊！”李维庸无奈地耸了耸肩膀，道：“怎么着，不可以吗？”

程处弼刚要说话，这个时候李元霸却是站了出来，轻轻拍了拍程处弼的肩膀，走上前对王浚道：

“王长史，让他们先都到州衙正堂去候着吧。有什么事情，咱们去了那儿再说，这州狱之中可不是什么说话的地儿！”

一种绛州府的文武官员，这心里头是齐齐的一颤，那可是一阵叫苦啊：

“完了完了，这次还真是被这个庞宇给害惨了，这位主儿越是不动声色，可能越是恼怒，看来这次老子是要遭殃了！”

且不管这些文武官员怎么想，李元霸的话还并没有说完，他看了看牢房之中满脸期待之色看着他的王瀚，道：

“另外，我听说这里关押的犯人中，有很多是太原王氏的人……对了，这里谁是刺史？”

“将军，下官便是本州刺史洪海洋！”

中年刺史大人连忙站了出来，恭敬地向李元霸行了一礼。

“哦！原来你便是刺史大人啊！”

李元霸带着审视地上下扫了扫洪海洋，继续说道：“我的人一共关了四间牢房，你必须将他们全都给放出来。另外，那些太原王氏的人也全都给我放了吧，我有用！”

“是，将军！”

此时洪海洋没有丝毫的怀疑之色，毕竟王浚可是手中有‘牌儿’的人。

“你们先回去，我在这牢里还有点事！”李元霸打发众人离去，自己则是留在了牢房之中。

一众官将们战战兢兢地向李元霸行了一礼，缩着脖子就朝外走。

程处弼也还是气鼓鼓地，这便也要跟着他们出去。

“处弼，你留一下。”李元霸并没有走，而是对程处弼喊了一声。

“哦，好的！”

程处弼哪里甘心就留在这里，而是嘿嘿坏笑着，对那个倒霉狱卒的屁股狠狠地踢了一脚，直把那货给踹了一个狗吃屎。

李元霸见状微笑摇头，道：“这坏小子！”

第四百五十七章别开生面的会见

readx;

“你这小子，还真是有仇必报啊！”

李元霸没好气地拍了拍程处弼的肩膀，道：“好了，出出气也便是了，何必和一个小卒子置气呢？”

“哼，该死的家伙，看在将军的面子上，老子就放过你！”程处弼这总算是解了气，嘴中甚至还骂骂咧咧的。

那嚣张脸的狱卒哪里敢说什么，直接爬起来就跑，跑得比兔子爹都快。

李元霸仍旧站立在牢中，对这一个站在牢房走廊里的狱卒招了招手。

“这位大人，不知您有何吩咐？”

因为不清楚李元霸到底是什么身份，所以这名狱卒只是称呼李元霸为大人。

“瞎了你的狗眼了，这位乃是神武卫将军李大德，李将军！”程处弼虎目皆张地说道。

程处弼将李元霸之前就已经交代好的身份给说了出来。

将，将军！

这狱卒这辈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军官，听得眼睛当时就瞪大了，差点连口水都流出来。

李元霸懒得去理现在那狱卒是个什么表情，直接指了指牢房里面的王瀚，道：“你去将此人身上的铁镣打开，本将军与他有话要说！”

“啊……”那狱卒似乎没有反应过来，只是干涩地应了一声。

“怎么着？还有别的问题吗？”李元霸眉头拧了一下，说道。

“小……小的这就办！”

狱卒哪里敢说半个不字，匆匆走进了牢房，掏钥匙开铁镣。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王瀚那道略显苍老的身形便出现在牢房的走廊之中。

在蜡烛的照耀下，将王瀚那骨瘦如柴的身体映射地分毫必现。

李元霸仔细地辨认了一下，这王瀚还是比王皓要苍老了不少，光看那样子，怕是得有进花甲之年。

“为何如此看我？”王瀚的嘴角轻轻挑动了一下，四是自嘲地笑了笑，道：“大人是不是在看我到底是不是王皓？”

“你先出去吧！”李元霸扭头打发那狱卒出去。随后对王瀚说道：“本王已经兑现了承诺，你是不是也应该把盐帮的情况告诉本王了？”

“王爷，方才我就已经说过了，盐帮虽说是商贾支持。可是他们背后的人乃是长安城的达官贵人乃至是郡王、亲王，这些人虽说我们惹不起，可是我全都记载了下来，放在了王氏祖宅！”

王瀚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继续说道：“现在。不是我不想告诉王爷，而是真的没有办法！”

“既如此，那你便先跟在本王的身边吧，本王这初来绛州，确实也需要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人跟在身边！”

李元霸有些失望地皱了皱眉头，这样安排道。

.....

李元霸故意阴沉着一张脸，在一众绛州府的文武官员们来到刺使府正堂之后，慢悠悠地踏了进来。

按照官职来说，刺史洪海洋的官阶要比一个神武卫的将军高，可是谁叫神武卫的名头实在是大的吓人。动不动连一品、二品的朝廷大员都可以不鸟，再加上眼下又是山高皇帝远的，神武卫一旦在这里发起飙来，他们死了也是白死。

所以，洪海洋还是决定，放低姿态，老实点吧。

刺使府正堂早就已经准备齐当了席榻，以及一些菜肴、瓜果，显然是在方才就已经准备好了给王浚以及李元霸他们接风洗尘了。

眼下，绛州的大小官员们。全都小心翼翼地垂首站在一边，谁都没敢说话。

李元霸毫不客气的坐在了原本应该属于刺史的位置上，大马金刀地叉着腿，脸上几乎没有任何的感情波动。一双眼睛冷冷地扫过了堂中诸人，沉默良久，也不说话。

大堂之中的气氛几乎要窒息了一样，虽说早春的清晨，天气略显清寒，可是庞宇他们的额头之上。却早已经是冷汗淋漓，甚至连眼睛都有些发抖了，

眼见气氛有些凝滞，长史王浚走上前几步，来到李元霸的身侧，弯腰拱手低道：

“将军且息怒，之前的事情，下官已经听说了，那都是个误会，您就大人不记小人过，万万不可与他们置气啊！”

王浚这一番做作之为，还是在表姿态，摆明了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王长史多虑了，本将可不是那么小气的人！”李元霸突然展颜一笑道：“本将初来乍到，算是在近日于绛州府中的各位大人都照过面了，应该不会有人再把本将当作是什么盐帮的袍子了吧？”

“不会，不会！”

“怎么可能呢？将军如此丰神俊朗，怎么可能是袍子！”

“就是，就是嘛！”

在场的一群将官们，全都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一个个赶紧地来表明态度。

但是庞宇却是越发紧张起来，那强挤出来的笑容简直比哭都要难看。

李元霸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的心情更加轻松随意了，他笑着说道：

“对了，诸位大人且都坐下来吧！在那大狱中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我还没怎么吃东西呢！说实话，我们大堂的牢狱，是在不是人呆的地方！”

“坐，都坐吧！”

洪海洋对堂中的众人点了点头，众人这才清呼出一口气，齐齐落座。

王浚站在李元霸的身侧，看着他笑咪咪的样子，有些搞不清楚自家王爷这是要做什么。

在他看来，这位武王殿下一向都是有仇当时报的性格，怎么这两天进了一次大狱，反倒是改了性子了，怎么看怎么感觉对劲儿啊！

“王长史，你也且落座吧！”

李元霸似乎看出了王浚的异样，不过他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指着自己旁边的座位点了点头。

王浚不动声色地想李元霸行了一礼，道：“谢将军！”

片刻之后，这些菜肴以及瓜果被撤了下去，重新呈上了温热的，大堂之中诸位大人全都是分而落食。

李元霸这边也当真是饿的实在是不行了，根本就没顾得上其他人，自己一个人不管不顾地一阵狂吃海喝。

“诸位大人，本将此番乃是受皇命前来，奉命清剿孤云寨匪患。”

过了许久，等到吃了个酒足饭饱，李元霸这才想起了堂中的众人，他端起了一盏酒，离开席位走到了堂中道：

“刘仁轨刘大将军，命本将先来绛州城了解情况，本将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还要多多仰仗诸位大人才是！”

李元霸仍旧笑咪咪地说道：“说起来，本将还不知道诸位大人的官职与名姓呢！要不然，诸位大人先介绍一下自己？”

李元霸这两句话虽说是商量的意思，可是却完全没有商量的口气。

“如此，便先从本官开始吧！”

洪海洋原本就没指望李元霸这个野蛮的大老粗能多有礼貌，闻听李元霸之言，便第一个站了出来，自我介绍道：

“本官名为洪海洋，长安人氏，武德三年举明经，上任绛州刺史已经七年有余！”

“洪刺史，有理了！”李元霸举了举酒盏，样子多少有点嚣张。

不过洪海洋也不生气，权当是小人物的自我膨胀了。

“本官庞宇，乃是绛州卫都统，荆州人氏，任都统之职已逝三年有余！”庞宇紧跟在洪海洋之后介绍着自己。

毕竟军政不分家，洪海洋和庞宇，一个主政一个主军，真要算起来的话，两人没有直属关系，顶多算是同僚。

可是因为某些原因，庞宇对于刺使府中的几个人还是很尊敬的，毕竟他的出身不好，比不过刺使府中的那几位。

“哦，原来是庞都统啊，我知道你！”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了庞宇一眼，道：“我们神武卫的大军，在祈山县城外碰到了绛州卫，领头的乃是副统领张劲强！”

“原来将军已经与绛州卫见过了，那可真是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神武卫来了！”

庞宇脸上立即漏出了兴奋的神色，就好像是真事似的。

“好了，下一位！”李元霸可不想听这货跟这废话，有那闲功夫还不如多认识俩人比较实在。

“下官绛州司马李维庸，济州东阿人氏，贞观二年举明经，任绛州司马之职二年许！”

接下来的便是程处弼的那个表哥李维庸了。

李元霸其实对于他的印象不错，温文尔雅，充满了文人应有的气息。

“济州东阿？”李元霸眨眨眼，故意说道：“你可知，那左武卫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程大将军便是济州东阿县人，二公子程处亮更是被陛下封为东阿县公？”

李维庸笑了笑，道：“不瞒将军，下官祖籍便是东阿，而家母乃是卢国公胞姐，若要算起来的话，卢国公还是下官的舅父大人哩！”

李元霸装出了一副很是惊讶的样子，道：“原来李大人还是出身名门望族，真是失敬了！”

“将军说笑了，我的出身虽与程氏有些关系，可是我的父亲却是小家族之人，这名门望族不提也罢！”

李维庸似乎并不在乎什么名门望族，在他看来，跟他一个铜板的关系都

没有。

“李大人高气节！”李元霸点点头，那赞赏的意味更加明显了。

...

第四百五十八章馆驿

“将军，下官单东谷，乃是绛州府长史，坐在此位上已经三十载有余了！”

等李维庸和李元霸客气够了，单东谷就迫不及待地站了出来介绍自己，在他看来，轮也该轮到他了。

“哦，姓单啊！”李元霸歪着脑袋看着单东谷，寻思了片刻之后说道：“不知单长史与长安的单大夫家有何关系？”

“回将军的话，下官与单大夫是宗族本家，我是他同族的兄长。”单东谷的脸上充满了笑容，看得出来，他远比李维庸要在乎氏族的势力。

李元霸不置可否地点点头，他现在算是看明白了，为何从昨日开始起，那绛州卫都统庞宇对待单东谷就如此客气有加的原因。

本来嘛，大唐本一向注重门第，而长安单氏，则是典型的名门望族，单东谷井然出身那里，也怪不得了。

而李元霸是万万没有料到，在这么一个消消的绛州，居然有程、单两家大氏族的人在此为官！

若非是神武卫亲临这里，换作是一般的官员前来此地，这长史还真得未必会将他们放在眼里了。

.....

李元霸总算是将在场的一众官员都认了一个遍，眼见着食宴已经进入了尾声，李元霸直接宣布解散食宴，来到了刺史为李元霸他们安排的馆驿之中。

而随王浚一路走陆路而来的一众皇子们，早就在馆驿之中安顿好了。

这个时候，随着李元霸他们的到来，馆驿之中顿时变得热闹了起来。

“四皇叔，您可算是来了！”

“这一路上可是把我给坑苦了。吃都没啥好吃的！”

“你这家伙还真是口是心非，你哪一次肯亏待过自己的那张嘴？”

看到李元霸，李愔他们一窝蜂似地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跟李元霸诉起了苦。

“行了，王长史早就把你们这些小家伙们的表现告诉我了！”李元霸没好气的拍了拍里隐的脑袋瓜。道：“总体来说，你们这一次的表现，四叔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不过就是你这个臭小子太跳脱了，缺少管教！”

“四皇叔，我这可算是很听话了！要是搁以前的话。我自己一个人早就到了安.阳县城了！”李愔似乎很委屈，直接开始抱怨了起来。

“你还有脸说了，似你这等不服管教的臭小子，管教你们得多累啊！”李元霸直接动手吧李愔丢给了李恪，道：“恪儿。你去好好管教一下这家伙，四叔这里还有点事情要办！”

“是，四皇叔！”李恪托着李愔的肩膀，二话不说地向着自己的房间走去。

“王爷，馆驿之外来了一位身着破衣烂衫的老者，他说要见您！”

便在此刻，一名神武卫的兵士走了进来，向李元霸行了一礼说道。

“哦？来了吗？那就把他领到书房里来吧！”李元霸对那名神武卫兵士点了点头。说到最后的时候私塾时想起了什么，特意嘱咐道：“你顺便出去买上几套衣服，总不能让堂堂的前王氏高层。穿着破衣烂衫吧？”

“是，王爷！”

兵士恭敬地应了一声，便出门准备去了。

.....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那名神武卫的兵士便领着颇为狼狈，但却明显变得精神了几分的王瀚走了进来。

“小的王瀚，见过武王殿下！”

王瀚恭敬地向李元霸行了一礼。反正这馆驿之中也没有外人，直接称呼王爷也不怕被别人发现。

“王瀚。坐吧！本王这里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你会如实回答本王么？”李元霸指了指位于自己下首边的座位。说道。

“王爷尽管问就是了，小的是万万不敢欺瞒王爷的！”王瀚仍是那副知无

不尽的样子。

李元霸轻挑了一下嘴角，轻轻敲了敲桌几，道：“你之前一直强调，很多有关盐帮、还有孤云寨的情况记载都放在了王氏祖宅，那本王就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吧。”

“王爷请问！”王瀚姿态放得很低。

“那好，第一个问题，盐帮的袍子们究竟是一批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头领都是谁，据点又在何处？”李元霸问道。

这一个问题倒是还可以解答，在很认真地想了半晌之后，他说道：

“王爷，这盐帮的袍子们，原本是一绿林强人以及闲汉泼皮，可后来却是被那些盐枭收拢了起来，他们平日里或躲在水巷林间，或藏身于县所乡里，行事十分隐秘。”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有些迟疑地说道：“至于他们的据点嘛！好像是对江的一处水泊洼泽之中。不过就像是清剿孤云寨一样，朝廷曾数次派人去围剿，奈何那里河道林立，芦苇丛生，每一次去都是铩羽而归。至于他们当家的嘛，大当家的名叫公孙烈，二当家的名叫柳云升，至于三当家的嘛，便是被王爷捉到的裴三了。”

李元霸露出了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又问道：“那，你知道这盐帮劫走了那些私盐以及私粮之后，总会有个销路的吧？难不成都他们全都留着自己吃了？”

“这个……小的就不甚清楚了。”王瀚摇了摇头，道，“不过我曾经调查过，这些盐枭们卖的盐比朝廷的官盐至少要便宜一半，因此百姓们大多都去购买私盐，并且屡禁不止！”

“盐帮里面盐枭有很多？”李元霸问道。

“具体的我也并不太清楚！”王瀚摇头道：“毕竟绛州的码头可以转运通往江南道以及岭南道各州县，因此私盐也十分地猖獗。”

“那也不对劲啊！”李元霸迷惑地拧紧了眉头，“那么多的盐粮之货，怎么可能光靠百姓们购买就能够消耗干净？”

“这个……这些人应该是直接被贩卖去了番邦异国，毕竟这些东西可都是非常紧俏的，可以为他们带来巨额的回报。”王瀚试探着说道。

他娘的，麻烦了！

原本只不过是来灭掉孤云寨的，现在可倒好，又牵扯出了盐帮，而且比较可悲的是，这严邦竟然还和朝廷拿棒子贵族有关联，这摆明了就是养了一帮子的蛀虫嘛！

第四百五十九章低调暗查

“王爷，我们是要走了吗？”

戌时，苏定方也终于从风凌渡口赶到了馆驿之中。

其实这货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只是他一头就扎进了王浚的房间里，待了很久才出来。

这也就是放在李元霸他们身上，这要是搁在哪个心理不健康的人身上，八成还以为他们俩有什么断袖之癖呢！

这一天的时间他也不是在风凌渡口白待的，至少从那些卖苦力的百姓以及来往船只的货主们身上，得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

“走什么？不是还没打下孤云寨和盐帮呢吗，你想我们走到哪里去？”李元霸翘着二郎腿坐在高椅上，看着苏定方说道：“既然我们好不容易出来了，那所幸便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掉再回去！”

“我果然没有猜错，依着王爷的性格，断断不会就此离去，还好我早有准备！”

苏定方的脸上漏出了果然如此的神色，看样子还有些庆幸，

“定方，你为何会出现这种表情，难不成已经是有所准备了？”李元霸笑看了苏定方一眼，说道。

“嘿嘿，还是王爷了解末将！”苏定方嘿嘿一乐，道：“昨日下午的时候，末将就已经命手下的兄弟们去了解盐帮以及孤云寨的情况，总体来说，也算是略有收获吧！”

“哦？本王听说这盐帮的袍子们闹得极凶，杀人越货更是常事，其恶行当诛。”李元霸继续说道：“你有没有查到绛州卫有没有带兵追剿过盐帮？”

“有。”苏定方马上回答道，“那些苦工们说过，其实每年朝廷都会有好多次的追剿。平常朝廷与盐帮的交锋也并不在少数。但是……好像那些府兵们，从来都没有给袍子们造成过什么实质性的打击，顶多也就是零星地杀几个人，就算是了事了。”

“和我想得差不多！”李元霸微微颌首，道：“还有没有其他的？”

“嗯！”苏定方想了想说道：“那盐帮的袍子们水性极强。为了最大限度地

围剿他们，绛州卫还特意打造了‘神行船’、操练起了‘水军’，这样虽然能在武力上完全碾压水鬼了，但就是无法将其剿灭干净！”

“神行船，水军……听起来倒像是很有威力的样子。”李元霸道，“那究竟是何原因。让我大唐军队收拾不了个这么一个区区盐帮？”

苏定方摊了摊手，道：“听那些百姓们说，那些袍子们最擅长的便是泅水，只要他们下了水，我们朝廷的人根本就无从围剿。因为他们下了水，八成就会成为鱼鳖的饲料了！”

“哼，我看他们是出工不出力吧！”李元霸冷哼了一声，继续说道：“看来这军政都要好好地清理一下了，若是整个大唐都像绛州这样的话，那我们大唐就彻底完了！”

“谁说不是呢？”苏定方声音沉重地说道，“您知道最可耻的是什么呢？最可耻的事，这么多年了。他们竟然连一个盐帮的活口都未曾生擒，那裴三，便是这几年来王爷抓到的盐帮的唯一活口！”

“什么？你是说这几年来。朝廷就没抓住过一个盐帮的活口？”李元霸很是惊讶地问道。

“正是如此。”苏定方的嘴角又微然的挑起，回道，“据那些在风凌渡口的孤云寨匪患们说，就算是抓到了盐帮的人，也会被衙门给莫名其妙地放了回去。至于其中的原因，他们就知道了。反正到最后都是一无所获嘛！”

李元霸心中若有所思，听得出来。苏定方很明显对这朝廷的人很是不满，毕竟都是拿朝廷的俸禄。替朝廷办事，碰到这种事情，是个正直的文官武将都会心中别扭，甚至憋屈地想要杀人。

“王爷，我看我们应该找几个知道内情的人了！”苏定方沉默了半晌，一边看了程处弼一眼，一边说道。

“王爷，您说我表兄是不是应该知道些什么？”程处弼很懂事地上前说到：“要不我去找我表兄喝两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应该不会那么死板才对！”

李元霸拍了拍程处弼的肩膀，道：“也罢，你且去告诉你那表哥，就说我听说了神行船和水军之后特别好奇，想要去看看。你告诉他，让他知会庞宇一声好好准备一下，明日下午我就要去阅兵。另外，明天一大早，我会和定方二人乔装打扮一下，到州城的各处好好转悠一圈再说！”

“好的，王爷！”程处弼应了一声，想了想说道，“王爷，用不用我向他深问一下盐帮和孤云寨的事情？”

“不必！眼下你表兄是敌是友还尚分不清楚，不能仅仅凭借你的主观判断就去相信他！”李元霸摇了摇头，道：“你要知道，这次可是事关重大，既有可能牵扯出朝廷上层的那些蛀虫，还有可能致使绛州地方治安大乱，你可千万别打草惊蛇了！”

“我明白了！”

包括程处弼在内的所有人都默默颌首，他们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的。

.....

一夜无话。

第二日清晨，李元霸起了个大早，叫上苏定方以及四名神武卫的兵士，乔装成了商旅主仆，随后带足了钱财直往城中喧嚣的城区而去。

绛州位于关中，可是因为汉水贯穿了整个州县，所以安阳县也勉强算是一个港口城市。

也正因为有汉水以及风凌渡口的存在，这城区之中往来的商旅极为活跃。虽说不如长安或者洛阳那般气势恢弘，奢华富饶，但是其热闹程度却与长安西市分毫不差。

说起来，这安阳县城的西城港市里，有许多从港里拖运来的货物，更是直接在这里交易，是以这西城港市里也有很多的唬人，各种毛衣繁多，异常的繁华。

走在这喧闹的街上，商铺林立，车水马龙，往来的人流络绎不绝，叫卖声、讨价还价的声音更是此起彼伏，一片热闹非凡的景象。

“掌柜的，这安阳县城还真是挺热闹的嘛！”苏定方看着这喧嚣的城区，笑道：“还别说，您这装扮成商旅的样子，还真是有那么几分的神似啊！”

“就你话多。”李元霸笑骂道：“我这不是趁着眼下绛州没几个人认识我，来个探查吗？好了，你们都注意一些，见到售卖盐粮的商铺就记下来，反正每个县也都是只有一个罢了。”

苏定方闻言眼前一亮，低声道：“王爷，您的意思是说那盐帮很有可能借助城中的商铺，将那些劫来的盐粮全都给卖了？”

“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

李元霸反问道：“那么多的粮盐，盐帮不可能光是自己留着吃吧？他们终究都是要将那些私盐、私粮给转卖出去的。这城中车水马龙，商铺众多，放着眼目前县城的商铺不用，钠盐帮的人都是傻子吗？”

“可是我大唐的‘粮铁盐布’全部都是朝廷专卖啊？”

苏定方拧着眉头，说道，“这整个安.阳县城中的所有粮行与盐号，每个州县只有一家。而且，不论是货源、销路，甚至是进价卖价，都必须由朝廷来定，他们怎么可能去买卖私盐和私粮。”

“定方啊，你还是太单纯了！”李元霸笑了起来，道：“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普天下之，最重要的是什么？便是民，便是百姓。而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无非就是最平常不过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而每个县，朝廷却只是指定一家专营，自然是任人唯亲或者靠钱来疏通了！”

“王爷，您的意思是说，这些人为了成立一个盐号或者粮号，花费了太多的心思，花了太多的钱财，自然会想办法把钱财给赚回来！”

苏定方分析道：“再加上官府盐粮所得利润很低，他们自然便把主意打到了盐帮的身上，毕竟盐帮所劫的盐粮卖价很低，这样通过他们，那些盐号粮号的掌柜的就会获取巨额的利润。这样一来，不光他们赚了钱，那些盐帮的人也乐得把私盐和私粮价钱压低……如此一举两得，还真是互利互惠呢！”

李元霸瞟了他一眼，道：“这些，怕又是王浚告诉你的吧？”

“啊？嘿嘿！”苏定方颇有些尴尬地挠了挠脑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那个……王爷，您又猜到了？”

“就你肚子里那么点东西，全都献给了战场，哪里还有精力分析其他的东西？”李元霸没好气地说道：“昨夜里，你小子偷摸地跑到王浚那里，待了很久才出来，你以为我就没发现吗？”

“那……确实是王长史告诉我的！”苏定方回道：“不过这王长史还真是厉害呢，昨天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您今天会来城区，昨天给我分析的那些，跟您说得基本没有什么出入！”

“好一个王浚，倒还真是个当谋士的料子！”李元霸苦笑着摇了摇头，道：“好了，不要再扯那些有的没得了，定方，你带着手下的兄弟们在这城区里面好好地转转，务必要找到官行盐号和银号，快去吧！”

第四百六十章绛州粮仓

巳时一刻，李元霸等一行人终于来到了一栋足有三层楼高的商铺前。

这商铺的占地面积颇大，从上到下，所用的房梁还有骨架均是红木，墙体更是坚实的青砖，也不晓得这家商铺的掌柜的酒精有多少钱，光是这些红木就得用不少的钱呐！

“绛州粮仓？”李元霸看着这块挂在商铺一层的牌匾，哈哈一笑，道：“这家粮号的掌柜的口气还挺大，也不怕朝廷来人封了他们的店子！”

“他既然敢起这个名字，就不怕朝廷封了！”苏定方冷哼了一声，道：“掌柜的，这绛州粮仓便是绛州城的官授粮号，据说他们在下面的县城中也有些个分号，不过这里光卖粮不卖盐。盐号是另外一家，名字叫‘绛州盐仓’！您看，那家盐号就在粮号正对面呢！”

一边说着，苏定方指了指身后。

“哦？”

李元霸扭头瞄了一眼那家盐号。

嘿，还真是！

那家盐号的规模跟‘绛州粮仓’一样，同样的三层，同样的红木青砖结构，可是偏偏有一点不同的，便是那牌匾，一个选用的是红底黑字，另外一个却是黑底红字，就好像是相互敌对的一样。

苏定方嘿嘿一笑，道：“说得也是，这两家店子相对，倒也真是有趣呢。”

“行了，别纠结那些了！”李元霸笑了笑，对身后的几个人挥了挥手，道，“走，先去看看。对了，别忘了我现在可是商人，来自关陇的商人，你们可千万别说漏了嘴。”

“放心吧，掌柜的！”

一种神武卫的兵士们，齐声应是。

.....

绛州粮仓，就算是放在长安城中那都算得上是一家挺大的商行。

这里。就仿佛像是一个小的四合院一样，进门先是一个宽大的敞坪，在敞坪四周还停了许多车马。

这粮仓里面进出的人有很不少，多是来买粮的百姓。做大单生意的商人在这敞坪中倒是没见几个。

李元霸四下看了看，还没等他有什么动作，就有一个年约三十岁左右的汉子，态度恭顺地走了过来，向李元霸拱了拱手。笑道：“这位公子，请问您是自己买粮吃还是给家族买？”

“有什么说道吗？”苏定方插了一嘴。

“道：“我这是头次来绛州，见此地商旅活跃，城区的买卖也甚是繁闹，于是我便将客船放在了风凌渡口，特意进城来逛逛。至于买粮嘛……我还没做出决定，毕竟你也知道，大家族的人嘛，买的粮少了也不够吃啊！”

那中年汉子听到李元霸的话后顿时眼睛一亮。一双眼睛贼贼地上下打量了李元霸半晌，又瞧了瞧他身后的一行仆从，于是他的神色在一瞬间变得更加热情，甚至可以说谄媚起来：

“哎呀，这位公子，打从您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像您这种衣着华丽，气质高卓的公子，肯定是出身大家族！您也知道，眼下正值初春。这粮价飞涨，您若是离着远的话，回到家族之中，怕是这粮价早就已经涨飞了。您还是现在就尽快定下来吧！要不，您与我们掌柜的谈谈？”

“你说得倒也有几分的道理。”李元霸假作思考了半晌，便说道，“不知这位朋友如何称呼啊？”

“公子客气了，小的名叫李航，不过是粮仓里打杂的！对了。您快往大厅里请，我家掌柜的就在大厅里！”李航很是殷勤地引着李元霸等一行人进到了粮仓的一层大厅里。

这绛州粮仓的内部装饰挺大气的，一进厅里面顿时出现了一长条柜台，就像是后世的金店里面一样，只是缺了那些透明的玻璃罩子。

只见几个衣着华丽的商人，正在那里和几个身穿统一服饰的青年男人交谈。

在这长条柜台的正中央位置，还贴着个大宣纸，宣纸上书几个黑墨大字‘斗米十钱’。

“他娘的，果然是涨价了！”苏定方指着那张大宣纸，道：“这关陇地区的

粮价也才不过斗米十钱。怎么才过了这么短的时间，连这里的米也卖到了十钱，也太快了点吧？”

李航闻言，连忙上前恭顺地说道：“这位先生想必也是做大生意的吧？咱家的小店哪里能跟长安城的大商号相比呢？可是您走南闯北地，想必也十分清楚，咱们大唐的盐价、粮价都是朝廷来定没有办法。公子，您请稍坐，待话。”

“好，那真是辛苦你了。”李元霸点点头，带着苏定方他们在这大厅里面来回闲逛了起来。

.....

“掌柜的，方才的那家伙回来了。”

就在李元霸闲逛了有盏茶的时间之后，苏定方侧步上前，对李元霸说道。

李元霸扭头瞄了一眼，见那李航正陪着一个人衣着华丽，体态丰腴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

那中年男人长着一张圆脸，细细的几络胡须理得很是顺溜，那本就不太清晰的五官仿佛整个都挤到一起去了。

这还离着老远呢，那中年人就笑容满面地对李元霸弯腰拱手道：“这位公子有礼了，鄙人萧十郎，添为本间粮号掌柜，不知这位公子如何称呼？”

李航很有眼力见儿地结束了话头，道：“公子，这位是我们粮号的二掌柜的。”

“贵号还真是财大气粗啊，连掌柜的都有两位。”李元霸笑着调侃了起来，并随之拱手回了一礼，道：“在下长安李大德。”

“哦，原来公子是长安人氏，真是有失远迎啊！”听到李元霸的自我介绍，萧十郎顿时收起了嬉皮笑脸，道，“公子，这外面太过喧闹，不适合谈论生意，不如我们去内堂？”

这从长安城来的商旅，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那可都是做大生意的人。如果能和长安人谈成一笔买卖的话，那估计这一次的利润就够他们吃得了。

退一步来说，就算是自是买卖没谈成也没关系，至少还结交了一个人不是？

生意场上，一向如此！

“哈哈，萧掌柜有邀，那李某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了！”李元霸没有拒绝，直接应承了下来，“萧掌柜的，请吧！”

第四百六十一章大买卖

李元霸等一行人随着那萧掌柜来到了绛州粮仓后堂一间修整地极其素净的屋舍内。↑，

与其说是屋舍，不如说是佛堂，因为在这间屋舍的正中位置，供奉着一尊铜镏金的大肚弥勒佛像，而在弥勒佛的正前方，有着一方香炉，香炉下面是一个麻黄色的蒲团。

再加上这屋舍中极其素净的装点，也确实和佛堂没有什么两样。

“没想到萧掌柜竟然还是一位佛子，生意人竟然潜心礼佛，倒也真是有趣呢！”

李元霸在这屋子中四下转了转，看到这尊佛像的时候却是一下子乐了起来。

“让李公子见笑了！”

萧十郎满面地笑容，一边把李元霸往椅子上引，一边对李元霸说道：

“早年我曾受惠于白马寺悟静大和尚，故此便立志一生礼佛、敬佛，以还愿于白马寺悟静大和尚！”

“无妨！”李元霸坐在了椅子上摆摆手，道：“知恩图报，乃是萧掌柜的人性和善，若是当在别人身上的话，怕是断断不会如萧掌柜这般的！”

待有侍女奉上香茗之后，李元霸用手轻茶盏，那茶盖的边缘轻轻划过茶面，放在鼻下轻吸了一口热气，随后不顾茶水尚是滚烫，一口饮尽。

萧十郎时刻都在意着李元霸的动态，眼见他饮茶如牛饮，便呵呵一笑道：

“李公子这话却是太过高台在下了！倒是李公子，自从这大叶的茶叶由武王殿下改进之后，流传向我整个大唐，在下便从未见过有人如此饮茶的，看来这茶艺在咱们大唐长安，已经走到前沿了。”

李元霸笑了笑，道：“这只不过是习惯而已，萧掌柜的又何必在意呢？再者说了。我只不过是个粗人，对于那品茶的技艺不甚了解。”

得，这是示敌以弱还是过度的谦虚？

“李公子过谦了，实在是下有些失敬了！”

对于看元霸的话，萧十郎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随后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好了，李公子，我们可以谈谈了！”

“萧掌柜的，此番我一路南下，原本打算采购一些药材、茶品入京贩卖。”

李元霸敲了敲桌子。继续说道：

“只是此番南下，却尽是碰到一些骗子，以次充好，无奈之下只能一路返回长安。怎知路径绛州之地，却发现此地甚是繁华，便进来逛了逛。之后，见此米质优异，南北粮盐尽皆在此地转运，如此我便打算不再去买药材。而是转而采购粮盐。”

“公子算是来对地方了，咱们这绛州的粮盐甚是优异，而且粮价也并不贵，现在买来再拿到长安去卖的话。定能有个很好的销量！”

萧十郎一听李元霸的话，眸子中顿时精芒闪烁，就像是看到了美女的色狼一样：

“只是，咱家的米粮可不是想卖谁就能卖谁的。这个李公子可知道？”

“还有这说道？”李元霸故作沉吟地说道，“不过我倒是做过这粮盐的生意，长安崔家。不知道萧掌柜的可熟悉？”

“崔家，永和粮号，永平盐号？”萧十郎的眼睛更亮了，“李公子和程公爷也认识？”

程咬金的夫人原本是清河崔氏的人，碍于在朝为官者不能自己做生意，于是崔氏就把自己推到了前面，做起了盐粮的生意，并且做得风生水起。

这永和粮号，永平盐号便是程家的产业。

“果然上钩了！”李元霸心中暗笑了一声，道：“这个萧掌柜就不必过问了吧？”

“咳咳……李公子说得在理，却是在下豎越了！”

萧十郎连忙说自己的不是，如果这李公子说得是真的话，那这颗摇钱树可真是不能跑了，还是赶紧绑住了的好。

“既然李公子有这样的渠道，为何还要来在下的粮号中进货呢？”

萧十郎搞不明白了，至于费这么大的劲儿吗，说句不好听的，那永和、永平可是官商，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不必在意朝廷定价，有这样的渠道不用，干嘛还要去外面进货。

“萧掌柜的这话可真有意思，谁还嫌粮便宜了？”李元霸笑了。

“明白了！”

萧十郎也笑了起来，这家伙可是老狐狸了，听到李元霸的话后心中顿时明白了过来：

按照他的意思，无非就是这位李公子想要低价买些米粮，然后按照低于长安城一两钱的价格卖给永和粮号，这一来二去的，赚取那些差价，也算是小发一笔。

“呵呵……不得不说，李公子，您实在是太精明了！”萧十郎道，“只是您这样做，就不怕得罪程公爷吗？”

“那就不牢萧掌柜的操心了。”

李元霸微笑道，“我能拿到低价的官粮卖给崔家，崔家也降低了销售成本，互利互惠的事情，程公爷为何要怪我？”

“低价官粮！”

听到这四个字，萧十郎浑身一哆嗦，道：“李公子这话却是叫我听不太懂了。”

“买卖买卖，有地买才有地卖！”李元霸道，“咱们做买卖的，谁不想要低价买东西，然后高价卖出？”

“……”

萧十郎沉默了良久，问道，“那李公子打算购买多少米粮？”

李元霸没有说话，只是笑看了身边的苏定方一眼。

苏定方也是笑了笑，直接伸出一只巴掌，道：“掌柜的，我们家公子要这个数！”

“一百石？”

萧十郎看着苏定方伸出的那个手指头，有些迟疑地说道。

按照时下大唐的消费能力，一般的粮号，在生意好的情况下，每月大约可以卖出三四百石左右了。

毕竟当下的大唐可不比初唐之时，大唐初建之时，四海方定，百姓更是没有米盐下饭，自然增加了盐粮的购买量。

而眼下呢，大唐大半的百姓都是靠种地为生，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官粮的贩售反倒是没有那么多了，每月有个两三百石也就顶天了。

苏定方咧嘴笑了笑，道：“再猜！”

“一千石？”萧十郎惊喜莫名了。

“我说，你这店子号称‘绛州粮仓’，整个绛州的粮食都在你店子里，你就不能把脑袋放开点？”

苏定方拧起了眉头，似乎很不满意萧十郎的态度。

“还要多！”萧十郎惊到了，他颤抖着说道：“一，一万石？”

“呵呵！”李元霸笑了起来，“萧掌柜，你认为我会带着多少银钱一路下江南购买药材？我想要买的可是人参、灵芝这等高级药材，带的银钱少了，能够买得到吗？”

“那，那是多少？”萧十郎感觉自己的腿在哆嗦了，这尼娘地是要发啊。

“一百万，只要你粮食足够，我要一百万石米粮，而且还必须是上等品质！”

李元霸这真可谓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一百……万！”

萧十郎大惊失色，只感觉自己的小心脏好像在下一瞬间就要跳出来了一样，他说道：“李，李公子……您，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开玩笑，你看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

李元霸拍拍手，道，“既然话都说到了这份上，那我也就不再藏着掖着了。崔家嘛，家大业大，需要养活的人也多，这人多了，自然分出的钱也多了……再之后，你应该明白了吧？”

“额……”

如果他萧十郎再不明白李元霸话里的意思，那他这么多年混迹商场，那可真是全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人多了，分出的钱也多了’，这不是摆明了告诉他萧十郎，仅凭长安城那两家盐粮店，程家根本就不会满足，他们需要赚更多的钱，那么只有一个办法了，盐粮私售，也就是所谓的‘走私’！

好嘛，堂堂的国公府竟然要靠‘走私’来捞钱，这听起来似乎是有些骇人听闻，毕竟国公乃是勋爵，这明目张胆地践踏国家律法，不是有负皇恩吗？

当然了，这件事情只是李元霸瞎编的，可是这样的事情确实存在于大唐那些勋贵们之间，这也是李元霸想要下大力度查探此事的原因。

毕竟不把这些个蛀虫给拉出来，大唐永远都无法变得真正强大起来。

看着萧十郎像是个傻子一样，呆愣愣地不说话，李元霸道：“萧掌柜的，你是不是该回回魂儿了？”

“这个……实在是不好意思，在下失礼了！”

萧十郎狠狠地晃了几下脑袋，随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道：

“李公子，似这等大宗的生意上门，在下实在是没有拒之门外的道理，只是，在下需要知道，这些粮食，您是打算出售给哪里？”

李元霸还没来得及说话，倒是苏定方第一个皱起了眉头，道：“怎么，这送上门来的买卖，你都不做吗？”

说到这里，苏定方扭头看了李元霸一眼，道：“公子，既然人家不做咱的生意，那咱还留在这里作甚？还是赶紧去找下一家吧！”

这样说着，这货还故意去拉李元霸的手臂，一副你别拦着老子，老子不做你生意的样子。

“唉……这位先生，这位公子莫急，莫急啊！”

苏定方这一招临时起意的以退为进还真是管用，这不刚刚迈了两步就被萧十郎给着急忙慌地拦了下来。(未完待续……)

第四百六十二章停在风凌渡口的军船

“我说，你看我们作甚？你不做我们的生意，还不准我们走了？”

苏定方看着张开双臂，挡在他们身前的萧十郎，继续说道：

“起开，起开！我家公子忙得很，没有时间陪你在这里浪费时间！”

“留步，公子且留步啊！”

萧十郎这个急啊，一百万石的大买卖啊，这要是丢了的话，那他怕是会被大掌柜地给骂死：

“公子请恕罪啊，在下亦是感觉怠慢了公子，只是这等大宗的买卖，您也知道盐粮可都是战争物资，一百万石，我们亦是担着风险的，如果您卖给番邦的话.....”

“闭嘴，你是变者法子地在骂我家公子是卖国贼吗？”

苏定方不干了，这是要做甚子，欺负他们吗？

“小苏，无妨！”

李元霸拍了拍苏定方的肩膀，淡淡地说道，“这件事情也不怪你，不过你放心，这些米粮买来我另有他用，绝对不会落到番邦之人的手中。另外，我还有些俗事，就不打搅萧掌柜得了。小苏，走了！”

“公子，李公子.....买卖不成仁义在，咱们日后还是朋友.....”

萧十郎着急忙慌地想要追出去，李元霸却是在此时停下了脚步，道：

“萧掌柜的且住，若是我想要在绛州买粮，你我自会再相见的！”

言罢，李元霸抬脚就走，苏定方他们几个,小跟班连忙跟了过去。

“他娘地，到手的鸭子啊！”

萧十郎眼睁睁地看着李元霸他们几人的身形渐渐消失，狠狠地咒骂了两句，这才扭过头对李航说道：

“小航。你带俩人跟上去摸摸情况，记住，一定要搞清楚他们具体的住处，我还真就不信了，在这江南地界。除了我们绛州粮仓之外，谁还有能力

吞下这么一大笔买卖！”

“您就放心吧，二掌柜的！”

李航应了一声，扭头就往外走去。

如此过了有半个时辰的时间，那李航和几个小厮全都鼻青脸肿地回来了。

“你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萧十郎颇有些惊异地说道。

“二掌柜的，那些家伙们实在是太狠了。仅仅是被他们发现了，就被那个高个子的家伙给狠狠地揍了一顿，您看看我们几个被他给打得！”

李航顿时哭爹喊娘地叫了起来，那样子就和死了亲爹一样。

“他们就一个打得你们？”萧十郎道。

“一个，就那一个！”李航连忙道：“那家伙强地就不像个人。不仅力大无穷，就连下手都是死手，要不是我们几个跑得快，怕是送回来的就是尸体了！”

“你们……唉！”

萧十郎顿时无语望苍天，只能感叹自己运气不好了。

.....

七拐八拐地回到了洪海洋为他们安排的馆驿中，苏定方便迫不及待地今天发生的事情与王浚、李恪他们细细说了一通。

李元霸洗了把脸，笑着说道：“怎么样，依着本王今日的做法。那萧十郎现在肯定纠结无比，我断定，他现在是连自杀的心思都有了。”

王浚也笑了起来。他说道：“听苏将军刚才的描述，这什么萧十郎现在肯定是胃口被吊足了，王爷，您这一手欲擒故纵玩得可真是漂亮啊！”

“什么玩地漂亮不漂亮的！”李元霸浑不在意地说道，“你做任何事情，如果想要取得最大的利益。就必须先占得先机。只有占得先机了，才能步步拿捏。而不被人给牵着鼻子走。”

“原来是这样啊！”李悒疑惑地说道：“不过我做的生意似乎并不如此，似乎都是有人上赶着送钱上来的！”

李恪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道：“你那是荼毒大唐贵族，在挖大唐的墙角！但凡有点钱的人都被你给坑苦了！”

“那可不算我的事，谁叫他们自己上赶着往坑里跳呢？”李愔很委屈地说道。

“行了，你小子别得了便宜还卖乖！”李元霸拍了李愔一把，道：“回去你就给我把那家赌坊给关了，如果你不关的话，怕是会损失惨重，到时候别说本王没有提醒过你！”

“啊？这怎么还关系到我了？”

李愔有些呆愣，就在他还想要再问些什么的时候，李元霸却又转移了话题。

“好了，这马上就要到午时了，待会用过膳之后，你们就回去休息一下，之后咱们再去风凌渡口！”

李元霸吩咐了众人一声，便直接扭头回了自己的房间。

.....

相比起无比郁闷的萧十郎以及无比纠结的李愔，这风凌渡口可是热闹非凡。

因为从近日宵禁接触之后，便陆续有几艘硕大的军船滑进了汉水，在距码头一里之外的水面外，一字排开，直接就横断了江面。

码头边上，无论是渡人的客船还是走货的商船，往来的商旅行人与苦力百姓们都被清走了，可是人数亦不少。

那些看到这一幕空前盛况的百姓们，除了在一边都驻足围观之外，更多的却是奔走相告，是以眼下风凌渡口早就已经是人满为患了。

“今日这是怎么了？往日里，连艘大点的军船都不会停在这里，怎么今日却是集结起了神行船？”

“谁知道呢，不过每次出动神行船，不都是为了要去围剿盐帮袍子吗？”

“管他们呢，反正今日老子算是开了眼界了，这神行船一起开动，倒确实是壮观地紧呢！”

所有驻足围观的百姓们，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也不晓得他们哪里来的那么多闲话。

其实，大唐的造船水平以当下的技艺而言，确实要先进许多。

毕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多水的地方，自然便多了各种与水相关的技能或者技艺。

眼前的这几艘大船，便是之前苏定方所说的‘神行船’了，那可是花了绛州所有，有经验的造船师傅们大把的时间，以及相当大的本钱，绞尽脑汁才总算是建造出来的。

如此多的战船全部滑进了汉水，纵然只是路过，但是依旧会牵动无数百姓的心！

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那帮子盐帮袍子们的侵扰，如果能够灭了那些袍子们，这些百姓们自然乐意见到了。

第四百六十三章军船水务

“庞都统，李司马告诉您的时间是这个时辰吗？”

一个身穿暗黑得水袍，长得尖嘴猴腮颇有些奸诈相的绛州卫兵士走上前来，向庞宇行了一礼，说道。

“怎么，心急了？”

庞宇仰头看了一眼天色，道：“李司马也没说具体的时间，不过这早到总归是要比晚到好吧？”

“可是，这个什么李将军有什么资格检查我们的防务？”

这名兵士眉头都快拧成了川字，他有些气不过地说道：

“单以职位高低而论，他神武卫将军的职位也不过是与您相当，刺史大人都要压他一头；现在却又莫名其妙地要检查我们绛州卫的水军防务，真当他是吆五喝六的一品大员了？”

“夏风，你说如果把咱们派去薛延陀的腹地，能够做出一番大作为来吗？”

庞宇没有回答那个绛州卫兵士的话，而是反问了一句话。

名叫夏风的绛州卫兵士，闻言愣了一下，道：

“都统您是在开玩笑吗？就我们绛州卫这五千来人，甭说去不成薛延陀腹地了，就算是去了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八成连命都得丢在那里！”

“这小子，还真是实话实说呢！”

庞宇的嘴角不自然地咧了咧，随后便说道：

“看吧，咱们不可以，可是他们却可以。虽说他们比咱们多了一半的人，可是他们却仍旧打下了薛延陀，并且还屠灭了近半的薛延陀族人，就光凭这一点，这李大德就有资格检查我们的水军防务！”

“单以军功论，是不是有些牵强了？”夏风道。

“牵强吗？”庞宇看了夏风一眼，道：“信不信仅凭昨日到的那去百名神武卫兵士，就足以横扫咱们整个绛州卫？”

“啊……没有这么夸张吧？”

夏风明显被吓到了，他说道：“神武卫再如何厉害，也毕竟是人。不是金属铁器，只要我们在人数上压过他们，堆也能堆死他们吧？”

庞宇这次没有说话，只是皱着眉头摇了摇头。

……

就在庞宇他们在军船上谈论李元霸等人的时候。李元霸已经带着苏定方、李恪他们等一行大约百名神武卫的兵士们，身着黑色做巡服，快马加鞭地往风凌渡口赶去。

“王爷，昨日听苏将军说那神行船以及水军如何如何了得，我还真就不相信了。今日非得好好见识一番不可。”

程处弼骑着他的爱马，咧了咧嘴，似呼有点不屑。

李元霸笑了一笑，道：“定方既然这么说，那就肯定是有过人之处！毕竟，咱们北人一向是骑马战天下，而南人却是仗着舟船之利合纵连横，若是他们连水军都没有，那绛州府衙确实是摆设了！”

“哈哈，咱们神武卫不论是水战泅水还是陆战骑马。哪一个不是两样精通？他们若是与我们战斗，恐怕也讨不了好去！”

程处弼大笑道，“寒冬腊月的，趁着渭水尚未结冰之时，我们可是在那渭水苦练了半月有余！有王爷的调教，顶那绛州卫兵士操练数年的！”

李元霸嘴角轻挑了一下，斜眼看着程处弼道：“你小子不必拍本王的马屁，别到时候叫你上场的时候，你做了软脚虾就可以了。”

一行人，往前走了约有半柱香的时间。远远地就看到风凌渡口摩肩接踵地站满了人，那嘈杂的场面非比寻常。

而远处的江心上呢，却是直接泊了一排的大船，那大船首尾相连。形成了一个‘一’字，如同建在汉水之上的城墙一般，气势非凡。

“呦，不错嘛！”程处弼吹了一声口哨，说道。

“是挺壮观的。”

李元霸眨了眨眼睛，道：

“如此庞大的军船。本应出现在海洋之上，没成想却出现在汉水之上。这也就是富庶的绛州之地，怕是别的地方就算想要建上一艘，就足以让一州的财政瘫痪了！”

“确实！”紧跟在李元霸身后的王浚也点了点头，他说道：“就算是放到五姓七望，想要建造如此大船，都要耗费一些心思的！”

李元霸扭头看了李恪他们一眼，道：“你等可曾见过这般庞大的船只？”

“四皇叔，当年父皇率军下江南的时候，我们可是一路跟随的！这等大型军船虽说罕见，但是我等也曾经坐过！”

李恪很颇有些炫耀意味地说道。

“不瞒你们说，本王这也是头次见到。以前在立政殿时，随皇兄参览过工部送来的海船图纸，因此略有些印象。造这样的一艘船，可胜得过打造数千铁骑了，的确价值不菲啊！”

李元霸倒是很感慨，不过他说得倒也是实话，这样的大船他并非是没有见过，可那是前世的时候所看到的铁皮船，看到的邮轮，而并非是通体都是由木材打造而成的木船。

似这等直观地看到这么大的木船，李元霸也确实感到很震惊。

正说到这里的时候，从风凌渡口方向极速奔来一队骑兵，为首的一名兵士下马拱手道：“李将军，都统命小的前来引都统前去检阅水军防务！”

“如此，却是有劳了！”

李元霸应了一声，带着一行人便下了马朝着江边走去。

“我说，那些人是谁啊？”

“我哪知道啊？不过这些兵爷们平日里倒是挺嚣张跋扈的，今日能够如此恭敬地对待这些人，怕是他们都大有来头！”

“有道理……唉，我说你们别挡着我啊？”

眼见着那些身穿铠甲的兵士们，领着李元霸等人直奔渡口，围观的百姓们发出一片哗然之声，尽皆翘首观望。

走到了码头，三艘小一点的沙船正静静地在此等候，李元霸等人依次上

船，船上自有兵士打起了旗语，并随之擂响战鼓，吹起了军船上的号角。

看到那旗语以及听到号角之声，那些并排在汉水之上的十艘神行船，也做起了回应，烈烈旌旗展开，一个硕大的‘唐’字，跃然众人眼中。

“这些兵士的动作倒是挺齐整的。”

看到这些兵士的旗语，李元霸笑了起来。

“李将军，您也懂旗语？”

那名引路的兵士感到无比的惊讶，他还真是没有想到，这位马战的将军，竟然懂得旗语。

“很惊讶吗？”苏定方插嘴道：“对我们神武卫而言，各方面的知识都需要汲取，对于各种战斗我们都要精通！”

“原来如此，诸位神武卫的同僚们果然不同于其他兵士们！”

那名绛州卫兵士的嘴上虽然这样说着，可是这心中却是有些不以为然，一样精就已经够不容易了，还贪多嚼不烂地想要全面发展，做梦呢吧？

就在众人说话间，李元霸等人乘坐的几艘沙船已经朝着汉水正中驶去。

严格来说，一艘沙船乘坐三十来人也并不算小了，毕竟在风凌渡口停泊的客船中，最大的也就可以乘三十来人，当然不能和货船相比了。

可是当这条沙船慢慢驶入江心，靠近那军船的时候，却在一瞬间成了大树旁边的小草，因为实在是太没有可比性了。

很快，这一艘艘的军船中，有一艘最大的打开了侧面船舱，放李元霸他们走了进去。

“没想到这船竟然还有侧门，真是够先进了！”

李元霸的心里顿时感到颇为惊异，怕是连工部都没有这么高超的技艺吧？

不过对于神机营来说却并不是什么大事，毕竟有老黑在神机营中，以墨者行会领先大唐朝那么多年的技艺而言，并非是什么难事。

对着那名绛州卫的兵士来到了船头的甲板上，一众绛州卫的兵士们在都统庞宇的带领下，异口同声地向李元霸行礼。

李元霸面上带着轻松的笑容，向众人回了一礼，道：“诸位且免礼！李某今日前来只是见识一下，并没有其他的意思，请诸位将士们随意一些就好！”

“李将军客气了！”

庞宇上前两步，对李元霸说道：“李将军能来咱们风凌渡口检查船务，是咱们绛州卫的荣幸，我等岂能怠慢了您？”

李元霸背着手走到了一众绛州卫兵士们之间，笑道：“庞都统，你这军船如此庞大，想必建造的时候费了不少心思吧？”

庞宇微微一笑，道：“李将军，其实这军船并非是我绛州常用的舰船，乃是刺史大人禀明上官，再加上绛州之地的一些富商们捐献巨资，自吴越一带请来舟师，耗时三年才将这神行船队打造而成。我敢说，在咱们大唐内陆之中，我绛州军船是第一号的。”

“嗯。”李元霸微微点头，道：“这军船确实冠绝大唐内陆，不过似此等之物似乎用于海战更加合适吧？”

“啪啪！”

庞宇拍了拍手，道：“李将军所言不差，不过眼下这绛州地区盐帮匪患猖獗，这军船也算不上是大材小用！”

“我看未必吧？”

这个时候李愔站了出来，有些鄙夷地瞥了撇嘴，道：“你这船大虽大，可是攻击目标也明显啊？我若是大规模地释放火箭的话，你的船可就成了活靶子！”

苏定方也跟着时说道：“是啊，这么大的目标，是我的话一定会采用火攻，木船被火攻击，就算再怎么躲都躲不过去的！”

第四百六十四章操.练吧，水军！

readx;

“那可不一定！”庞宇很是诡异地摇了摇头，道：“几位兄弟，你们可以去看看我们这些大船的夹板以及船身的吃水程度！”

这有什么好看的？

所有神武卫的兵士们都愣住了，不过既然人家提出来了，索性就去看看好了。

“兄弟，这甲板哪里有？”李愔挤到站在船舷边上的一个绛州卫兵士身边，问道。

那名绛州卫兵士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挪开了身子。

李愔不明所以地瞄了一眼，却发现方才那名绛州卫兵士所站立的地方是船体的衔接口，透过那层衔接口，可以清晰地看到，这艘大船的船体竟然是由三个夹层构成的。

最里面一层自然是木头，至于这第二层，则是一层薄薄的，只有大概半厘左右的一层铁皮，这最后一层则又是一层木头。

现在他们算是明白了，只要对方胆敢射来火箭，那火箭也只能烧掉第一层，到第二层的时候必然就会停止下来，因为那些火在铁上烧不起来。

再低头看看这艘船的吃水点，明显比普通的木船要吃水深，看来建造这军船的人，在当初造船的时候就已经想到这一点了。

“没想到啊，我现在是真得很好奇了，你们究竟是从吴越哪里请来的制舟师傅，似这等技艺简直是闻所未闻！”

李元霸很是惊讶地说道。

“李将军客气了，据那位制舟师傅所言，他曾经在‘东海督造坊’当过造船师傅，只是因为上了年纪了，自己主动从‘东海督造坊’退了出来！”

庞宇笑了起来，道：“当然了，还是刺史大人面子大，若是不然的话，如何能够请到这位老师傅啊？”

“若是有机会，到时要认识认识这位制舟师傅了！”

李元霸笑了笑。话题一转道：“不过这说到水战嘛，如果只是仗着船之力的话，也是无济于事，还要多多仰仗诸位兵将们啊！”

“李将军此言甚对！”庞宇点点头。说道：“我们将周围的水兵，几乎每日都会来水上操练，日日如此！此外，这神行船也是用了活水舱排水，无论是行在海面还是水面上都极为平稳。如履平地。尽管不愿承认，可是这神行船确实是水上利器！”

“好，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看看这船有何异处吧！”李元霸摆了一下手，到：“走，将船开到盐帮袍子们经常出没的水州去瞧瞧吧！”

“是！”

庞宇大声地应了一声，便对那名叫夏风的猥琐汉子点了点头。

夏风来到船头的小站台上打起了旗语，其余的九艘军船跟着齐齐擂鼓，随着震震的雷响，以及慢慢而起的浪涛声。十艘巨舰彼此之间开始变幻队形，急速向前。

.....

军船继续行，李元霸等众人也和船上的那些将校们相互认识了一下。

起始，最让李元霸感兴趣的，还是这身形猥琐的汉子，夏风。

“这位便是夏风夏将军吧？我看你气宇不凡，一副精悍的样子，应该是出身于水门世家吧？”

李元霸故意凑上前去，对他说道，“我曾听闻在绛州边缘之县。有一地方明曰汶水县，汶水县中有一夏氏世家，传闻这夏氏一族拥有一套独特的泅水之法，不知夏风将军.....”

“哦？没想到李将军竟然还知道我们这一族。却是让李将军见笑了。”

夏风很客气地向李元霸微笑拱手道：“确实如李将军所言，我便是汶水夏氏的族人，只不过夏氏一向不愿和朝廷有任何的交集，我算是一个例外吧！”

李元霸微然笑了一笑，静默不语。

十艘军船在宽阔的汉水之上鼓噪而行，在夏风的令旗指挥下。不停地进行着各种军势演练，那是折腾得相当热闹。

就因为这十艘军船不停地闹腾，致使方圆数十里内都能听到那隆隆的战鼓之声，引得居住在汉水两边的百姓们，不停驻足观望。

“李将军，再有三里便是袍子们经常出入的水州了。”

这个时候，庞宇来到了李元霸身侧，指着前方一大片的水泽说道。

李元霸闻言登到了那艘巨舰的小台子上远望：

那是一方水泽之地，朦朦胧胧，尽是烟水之汽，尽管只是初春，可是那略显枯黄的芦苇却是丛丛而生，隐藏在其间的颇多沼泽以及小土丘彼此交相呼应。

再看那水泽之间的水道，却是极其地窄小，入口处仅仅与众人乘着的神行船平宽，里面又有无数的枝杈交杂，如此地形，仅仅只有那乘坐三十人的沙船可以随意穿行。

“这一片水泽倒是很适合打游击呢！”李元霸摸了摸略带着一丝胡茬的下巴，很快就判断了出来。

“是啊，所以这巨型的军船，我们也打造的有些失误了！”庞宇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道：“不过这军船也并非没有什么作用，至少可以解决运输兵士的问题！”

“那用运输船也可以吧？”程处弼的话，直接插中了他们的软肋。

“你……”庞宇的脸有些红，这是被气的。

“好了！”李元霸拍了拍程处弼的肩膀，笑着对庞宇说道：“庞都统，既然你说这神行船有些作用，那你便给我演练一下好了，正好我也看看夏风将军操练的水军如何？”

庞宇很明显听出了李元霸话中的怀疑，不过这同时也是一个台阶，他索性便借坡下驴，很是认真地对李元霸抱拳施了一礼，道：“李将军且稍安勿躁，本将让您看到我水军的能耐。”

“既然如此，便开始吧！”李元霸不置可否地点点头，说道。

“是！”

庞宇再次向李元霸拱手，随后对夏风点了点头。

夏风这心中也憋着一肚子火呢，一上船，那几个李将军随行的家伙就一

直在冷嘲热讽，眼下是到了向他们展示一下的时候了。

“旗兵何在？”

夏风面色冷肃地挥动了一下手中的将旗，随之而起的还有这大船之上擂起的一通急促的战鼓之声。

“唰唰唰！”

夏风的令旗刚刚落下，其他的九艘船上立时边有人打起了旗语，开始向夏风回应。

“好，开始吧！”夏风的眼中闪过精芒，令旗果断挥下。

...

第四百六十五章袍子们又出现了

“放，神行船！”

夏风大吼了一声，同时手上动作不停，令旗挥下的同时，其他的军船也有了反应。

“开甲板喽！”

只听声声的呐喊突然从船舷的下方传来。

“咔嚓！”

李元霸突然感觉到船身剧烈晃动了起来，随后他便伸出头朝下方看了一眼，只见这军船的腹腔部位突然多出了一个无比硕大的隔板。

那呐喊之声，恰恰便是从船腹之中的隔板之后传来。

船腹，从里面冲出一条条一人多宽、但却足有两三丈长的，就像是梭子一样的船只。

每条梭子船上，都有十六名背负着长弓，持着长刀，身上与夏风穿着同样装着的绛州卫兵士，此外还有几个人专门负责划桨以及掌舵。

还别说，那梭子船当真如子弹一般，穿梭如飞，无比地迅捷。

“呵，这小舟的速度还挺快的嘛！”李元霸呵呵一笑，说道。

“李将军，这也就是您来了，平时的话，这些小子们可是没有似这般卯足了劲！”

庞宇站在李元霸身侧，笑看着那一艘梭子船的以极快的速度穿行，很快就纷纷杀出了军船的攻击范围之外。

“弓箭手，放！”

突然，那梭子舟上传来了一阵阵的喊杀之声，舟上背着弓箭的弓箭手们，立马应了一声，弯弓搭箭，朝着那水洲周围的芦苇丛中飞快地射去。

“唰唰唰！”

长箭似雨，带着羽毛的箭矢漫天而下。

一些光秃秃，只剩下沙石的水洲，就像是一只刺猬一样。满满地插满了带着翎羽的箭矢。

“啊！”

突然，在那些长满芦苇的水洲中传来了男子的惨叫声，便见每一片的水洲之中都窜出来三四名身穿黑色水袍的汉子。

“这，这些人是……”

李元霸定睛一看，却发现这些人看起来似乎并不是普通的百姓。而是腰间缠着横刀的好似悍匪一般的家伙。

“这些人是谁？”

程处弼因为有些吃惊，天气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些水洲之中竟然潜藏着这么多人，真是见了狗了。

“庞将军，敢问这些人是谁？难不成是你们提前安排在这里的人？”苏定方看着庞宇，问出了所有人的心中的疑惑。

“这些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盐帮的袍子们吧！”庞宇很淡定地看着下面或是乱箭穿心，或是直接钻进水中随后飘上来的那些汉子们，声音中透着一股子肯定。

“这盐帮竟然如此地嚣张，即便是听到了这军船的声音，竟然还托大地留下了耳目。还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

程处弼这小暴脾气顿时怒了，哪里去管庞宇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他继续说道：“我说，你们难不成就放任他们离去了？”

“既然神行船已经开始攻击了，就断断没有停下来的可能！”庞宇冷笑了一声，道：“夏风，目标是那些盐帮袍子，给本将放强弩！”

“诺！”

夏风很是冷酷的应了一声。令旗猛然往下一挥。

马上，那一艘艘的梭子船的船舱，被那些兵士们给直接掀开。露出了一张张足有半人来高的长弩，在长弩的旁边还放着一支弩壶，弩壶里面是七尺来长，一根手指粗细的弩箭。

“强攻弩？”看到这玩意，李元霸眼睛顿时一亮，道：“庞将军。没想到你们竟然还有如此利器！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啊！”

“哈哈，这东西也是我硬求刺史大人特批下来的。有了这东西，围剿盐帮自然要方便了许多！”

对于这一张张的长弩。庞宇倒是蛮有些自得的，不过很快他这种自得就被某个不解风情的家伙给轰了个体无完肤。

“那我却是想问问庞将军，你绛州卫水军既然拥有此等利器，为何总是无法将那盐帮以及孤云寨给剿灭呢？”

一直都没有说话的地王浚，张口就问了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直把庞宇给噎地差点抽过去。

“这……这……”

庞宇这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倒是脸色因为这么一句话而憋得通红无比。

“哈哈，庞将军不必在意，这家伙就是真一个藏不住话的性子！”

李元霸拍了拍庞宇的肩膀，道：“还是让他们快点进行攻击吧，要不然的话，那些家伙们可就全都跑了！”

“是……李将军说得在理！”

庞宇赶紧地顺坡下驴，同时命令夏风赶紧地开始强烈的攻势。

有了庞宇的威胁眼神，夏风可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连忙挥下令旗，让手下的水军将士们开始攻击。

于是，极其整齐的一幕发生了，在军旗上下左右挥动的过程中，三名梭子舟上的兵士们合力拉开了那弓弩，对准岸边正在狂嚎，以及钻进水中，在拼命泅水的那些汉子们就是一顿猛射。

就这样，那些弩箭带着强烈的冲击性，狂野无比地冲向了那些倒霉的袍子们。

“他娘地，小子们，快跑，快跑啊！”

一个受伤的汉子眼中冒着恐惧之色，放声狂吼了起来，随后便拼了命一样地向着水底深处狂游而去。

“以为我绛州地界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想跑就跑？”夏风眼中杀机遍布。

下一刻，便见那无边的弓弩，如同冰雹一样，无比狂野地钻进了汗水之中，准确无误地刺中了那名汉子。

鲜血翻滚着涌了上来，直接将这一片水洲周围的水域整成了鲜红色。

“不好，邱八爷死了，我们这次是在劫难逃了！”

“是啊，就算我们不死在这里，回去也没机会活着！”

“投降，我们投降！”

有汉子看到那弓弩射中了水中的八爷，顿时心中一慌，哪里还有那闲工夫继续在岸边叫嚣，直接开始惨叫着高举起了双手。

更有甚者，直接开始四吃着身上的衣服，绑在横刀的刀鞘之上，开始放声嘶吼了起来！

“停，庞将军，快让他们停下来啊！”

李恂终究还是有些恻隐之心的，看到那些汉子们高举着双手，大声求饶，他股不得眼下的身份问题，直接上前对庞玉说道：“如果能够将这些活捉的话，或许可以对我们破坏盐帮有着很大的益处，所以，庞将军，快让他们停手吧！”

第四百六十六章残忍的绛州卫

“停？”庞宇面无表情地看了李恹一眼，根本就不搭理他，直接对听到李恹的话后开始观望的夏风说道：“夏风，继续！一个不留，全部灭杀！”

“诺！”

夏风只听庞宇的命令，见庞宇对李恹视而不见，便干脆利落地应了一下，又是往下一挥令旗。

“唰唰唰！”

立时，又是一阵弩雨狂泻而下，根本就没有分毫手下留情的意味。

“啊……”

一大片凄厉惨叫的声音，直接压过了那些弩箭划破虚空传来的声音，竟然堪堪与军船之上的战鼓声相比拟。

又有一大班的汉子们，死于这片弩雨之下，死得不能再死了。

“庞宇……你，你……”

李恹被庞宇的行为激怒了，他瞪着两只眼睛死死地看着庞宇，那样子似乎是要吃了他一样。

李恪、李愔在此刻也上前几步，拍了拍李恹的肩膀，同仇敌忾地怒瞪向庞宇。

还真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三兄弟意见挺统一啊。如果眼神可以杀死人的话，恐怕庞宇早就已经死了一百遍、一千遍了。

“你？你叫我停下来我就停下来，你以为我们绛州卫水军是什么？”

对于李元霸，这庞宇还是心存忌惮之心的，毕竟李元霸是神武卫的将军，其官职很高，再加上神武卫长期驻扎在长安城玄武门内，真要算起来的话，这神武卫的将军也算是京官。

可是对于李愔、李恹他们嫩这些穿着神武为普通作训服的人，庞宇并没有怎么在意。区区一个神武卫的兵士，纵然是身负功勋又如何？

他神武卫的小兵，总不能去命令一州之兵士的都统吧？

只可惜啊，这次庞宇算是打错如意算盘了，他可没发现。苏定方以及王浚，一个个地全都漏出了阴沉的表情，便连李元霸脸色都开始渐渐变冷了。

“啪啪啪！”

很用力地拍了拍手掌，李元霸听不出声音情绪地对庞宇说道：“庞将军，做得好啊！还真是彻底贯彻了杀一儆百，永不留后患的深意啊！”

冷。很冷，相当冷！

李元霸越是面色冷淡，那就表明他此刻心中的怒火更盛，就连声音都开始变得森冷无比了。

“李将军说笑了，这对待敌人可不就要赶紧杀绝吗？”庞宇对于杀那些头像的汉子们没有丝毫的愧疚之心。而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起来。

“那本将到是想问问庞将军了！”

李元霸脸上的平静之色更浓了，他甚至笑了起来，只是那笑容有些冷：

“这么多年了，你绛州卫都未曾将盐帮或者孤云寨给打下来，本将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便是你们这种残忍的杀人手法，所谓斩草除根的致使盐帮严重仇视我朝廷。继而不断劫掠朝廷的盐粮官船？”

“李将军，话可不能乱说！”

庞宇吓了一跳，脸色狂变。也不知道是不是李元霸的话戳到了他的痛处，反正他的脸色是真得不太好看。

“本将有乱说吗？”李元霸道：“本将感觉你甚至还不如我手下的一名小兵，至少他还知道留下那些俘虏，可以从他们的口中得到些有用的情报，可你是你呢？反倒是痛下杀手，毫无一丁点的审讯之心。难道不值得本将怀疑吗？”

“李将军此言差矣，并非是不愿意留下活口。而是这些投降的家伙，即便留下来让他们活着。也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情报，与其养活他们浪费米粮，还不如杀了他们干脆！”

庞宇摆出了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似乎他做的很正确一样。

“强词夺理！”

“巧言令色！”

“颠倒黑白！”

李恪他们三兄弟，闻听庞宇直言，顿时冷嘲热讽起来。

在这三兄弟看来，这个叫庞宇的家伙完全就是在扯淡，竟说些没用的话，不抓的话，他怎么就知道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情报呢？

“哈哈，听到没有，本将这三个手下都知道本将想要说什么了！”李元霸冷笑了一声，道：“你怎么知道这些家伙中就没有我们需要的人呢？世事无绝对！否则的话，不可能这么多年了，朝廷屡次围剿盐帮都是铩羽而归！”

“李将军，按照你的意思，绛州的盐袍子们闹了几十年没见过他们歇停下来，敢情以往在绛州的官员以及我们兵将军们，这几十年来都是在吃白食了？”

李元霸的话似乎是挑起了那些绛州卫水军心中的怒火，只见那夏风第一个站了出来，满含着怒火地对李元霸说道。

“夏将军，本将知道你不服气。”

李元霸并没有急着生气怒，而是淡笑地看着夏风以及同样面色难看的，船上的绛州卫兵士们，说道：

“本将可没有说你们这些年都是在尸位裹素，白拿朝廷的俸禄。只是你们这样的行动，明显是对于剿灭孤云寨和盐帮没有丝毫的用处，反倒是坏处多多。还有，尽管你们的实战能力很强，可是对于剿灭这两处大势力，却是派不上丝毫的用场。”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顿了顿，继续说道：“说句不好听的，我手下的神武卫兵士，即便随便挑出来两个，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将水中的这些袍子们给抓起来！”

“既如此，那本将便叫手下的兵士们全都回来了好了，等着看李将军如何很快将那些袍子们抓住了！”

庞宇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至少在他看来是这样的。

“你放心，本将很快就会让庞将军见识一下的！”李渊那眉梢一扬，双眸一闪，大喝道：“定方何在？”

“末将在！”就站在李元霸身边的苏定方，立马身体挺立如青松，右手重

重地拍在了胸口。

“令，上船众神武卫之兵士，入汉水之中，活捉所余之盐帮贼人！”李元霸看了看苏定方那自信满满的样子，复又补充了一句：“带上恪儿他们几个，时间限制在一盏茶的时间里！”

李元霸的时间设置很规范，毕竟这一片汉水之中所剩余的，未曾死掉的盐帮袍子们只不过才一百三四十人，按照神武卫兵士的水准来看，如果发挥正常，一盏茶的时间都算是长的呢！

第四百六十七章突然冲出来的冲锋舟

“诺！”

将整个事情的发生过程从头看到尾的苏定方，自然是二话不说地就应承了下来。

“令，下水！”

苏定方转过身子，目光炯炯地看着那上百名身着黑色作训服的神武卫兵士，随后不待众人反应过来，当先向着水中跳了下去。

“兄弟们，让这般绛州卫的同僚们好好看看，你们是如何在水中与盐帮的袍子们较量的，去吧！”

李元霸的声音，随着‘噗通’一声，沉入了水底。

“诺！”

整齐的大声应诺之后，上百人紧跟在苏定方身后，齐唰唰地从三四丈高的神行船上一跃而下。

“噗通、噗通……”

一声声的落水声让一众绛州兵士们很是惊讶，他们没想到这些身穿黑色衣服的家伙们，竟然如此地令行静止。

“走，快过去看看！”

“咱这船可是四丈高下，看他们得摔死在这里吧？”

绛州卫的兵士们在呆愣了好一会之后，这才如梦初醒地大声吼叫着，纷纷跑到船舷边去探头往下看。

这么高的距离，就算是水性熟稔之人也绝对不敢轻易往下跳的，因为不论是这初春江水的森冷，还是落水之时的撞击力，都足以把一个健壮的成年人给震晕了，纵然是他们从军船上入水，也是需要某些辅助手段的。

可是当他们赶到那船舷边上时，苏定方等一百零三人已经全都如同鱼鹰一般钻进了水中，不见了踪迹，留给他们的只是几个硕大的水花仍旧在翻闪罢了。

须臾之后。一众神武卫兵士们已在数丈之外冒出了脑袋换气，忽而又潜入了汉水之中，已不见半分的痕迹。

“这，这也太夸张了吧？”

一众绛州卫，包括夏风在内。看到这一幕全都惊愕地张大了眼睛，满眼尽是不可思议的神色。

就连绛州卫都统庞宇等都是也是一副也是同样的表情，极其地震憾。

毕竟在他们这些生在水边，长在水边的南人心中，北方那些粗犷的马上汉子们，又有几个会水的？掉到江里。恐怕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得挂掉！

可是再看看眼前的这些个神武卫的人呢？虽说偶有一两个南人，可是看他们的身形以及动作，分明一个个都是那浪里白条，水性就算是比之他们这些南人都不遑多让！

而且还不仅如此，神武卫执行起命令时的果敢以及齐整度。也着实让在场的绛州卫兵士们眼前一亮，颇有一种见到精兵悍将的感觉。

神武卫，不愧是能够在番邦腹地中纵横杀敌，而且还能够全身而退的神兵！

“庞将军，你说本将麾下的这百来名兵士如何？能否在盪茶的时间中解决战斗？”

李元霸笑看了庞宇一眼，那神情多少还有些冷意，“若是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那还真不配在神武卫里面呆了！”

庞宇原本还想要冷嘲热讽两句。不过话到嘴边却是被生生地堵了回去，他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沉声道：

“那末将就将兵士们撤回来。拭目以待了！”

言罢，他冲到了这艘军船最前面的小台子上，让夏风打出了旗语：

“全军止戈，鸣金收兵！”

远处，那一片片的水洲附近，十数条梭子船上的水军们看到军船上所打出的旗语。还纷纷有些惊愕之色，根本就搞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明明在放上两轮弓弩，他们就完全拿下了战斗的胜利。怎么突然间就鸣金收兵了呢？

那些还在疯狂逃窜，大声吼叫的盐帮袍子们，和绛州卫水军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自然也明白这些旗语是怎么回事。

所以他们开始远远地观望了起来，而不是继续四散奔逃，疯狂地逃命！

突然，就在绛州卫兵士们打算驾驶着梭子舟回返的时候，突然从远处的水洲中窜出来至少十艘与绛州卫梭子舟外形相似的冲锋舟，每一条冲锋舟上都有三四个虽说身形有些短小，可是却明显臂膀粗壮的汉子，就像是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疯狂地划动着船桨。

“看，又冲出来不少的人？”

“他们，看他们的装束似乎还是盐帮的人，我们，我们怎么办？”

“屁，没听过有一句话，叫做军令如山吗？纵然是他们冲过来又如何，上头已经下了命令，赶紧地撤！”

一众绛州卫兵士们变得神色紧张了起来，不过他们除了发发牢骚，大声地咒骂几句之外，也只能乖乖地撤退。

军船之上，李元霸和庞宇看着下方的那些突然出现的冲锋舟，表情颇有些惊异。

“李将军，盐帮的袍子们来救人了，是不是让神武卫的兵士们先回来，或者让我绛州卫的水军去支援他们？”

庞宇脸上的表情有些高傲，隐隐还有些幸灾乐祸的意味，他这是想要看李元霸他们出丑呢！

李元霸没有说话，只是单手指了指汉水远处的方向。

便在此刻，那远处冲锋舟穿行的地方，突然翻起了好大的水浪，同时还有一道道极其凄厉的惨叫声传了出来。

“哗啦！”

至少四艘冲锋舟瞬间侧翻过去，船上的那些精壮的汉子们无一例外地齐齐落水。

随后，在那冲锋舟旁边还翻出几个身着黑色做训服的人影，猛然摠住那些落水的兵士们，在那森冷的江水中就是一顿猛淹猛灌，弄得这些家伙们惨叫声四起，扑腾得水花四溅！

闪亮的阳光照射下来，将那些水花映射成了金色，煞是刺目。

“老天，这些人是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的！”

“你们倒是他娘地快点上船啊，难不成全都想死在这里？”

那些冲锋舟最前面，有一个光头的汉子在舟头大吼大骂了起来，看他那暴跳如雷的样子，就差一点火就着了。

“舟上的兄弟们，你们舟上的东西是干什么用的？难道就不能用来抵御攻击吗？”

这光有汉子顺手从舟上抄起了一枚铁盾，挡住了一道身影的横刀砍击。

这些个盐帮的袍子们总算是回了神，顺手从舟里拿起了一张张的弓箭，开始一顿乱箭射击。

第四百六十八章神武卫神武

“嗖嗖嗖！”

钩矛、横刀、长枪，也跟着去一齐招呼了下来，可是每当他们的攻击跟着那些黑影落入水中之后，便是一次次的消失无踪，根本就没有见有半点的血星沫子冒出来。

就在他们感到很是好奇的时候，又是几条冲锋舟在此刻倾覆了，舟翻人落水，惨叫四起，水花翻滚。

这与前一番如出一辙的攻击手段，简直是防不胜防！

那个光头汉子脸都有些白了，他喃喃地说道：

“他娘地，真是见了鬼了，这些家伙们看起来比我们还要精通水性啊……凭着咱们兄弟这么多人，竟然连他们的半片衣角也摸不到！”

李元霸背负着手站在船舷边，双眸凝视着正前方，嘴角甚至还挂着一丝漠然的冷笑。

他身边的庞宇等绛州卫的兵士们，则是鸦雀无声，再没有半点冷嘲热讽或者看笑话的心态。

众人中，表现得最为不济的不是别人，恰恰正是绛州卫水军头子，夏风。

便见他额角冷汗直流，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

就这么短短的时间中，在这汉水之上航行，或是出现在那一片水洲之间的冲锋舟已经翻落得差不多了。

上百名，包括李恪、李愔、李恽在内的神武卫兵士，在这森冷的汉水之中，畅快淋漓地追逐、重创着这些盐帮的袍子们。

那些或是落水，或是被重创濒死的盐帮袍子们，在冰寒刺骨的水里不停地扑腾着，惨叫着。

他们大声地喊着饶命、求救。一个个那凄惨至极的样子，还真是令人见之伤悲呢。

……

很快，当盞茶时间就要临近的时候，这些神武卫的兵士们，很是霸道地强行夺过了冲锋舟。用竹篙子撑着冲锋舟，快若闪电地朝着神行船划去。

至于那些被神武卫们彻底打散了的一众盐帮袍子们，则是早就被李恪他们给绑了起来，系在冲锋舟后，被神武卫们拖着军船划行而去。

拢共七八条冲锋舟被划了回来，众人不约而同地数了一数。一百零三名神武卫兵士，大概占了有三条冲锋舟，他们一个个全都湿漉漉的，不过他们却是没有一个挂了彩的，有几个家伙甚至还生龙活虎地扭动着躯体。似乎在跳舞一样。

反观在那冲锋舟之后，余下的几条梭子船在打捞那些倒霉的袍子们，只听到一片水哗哗的扑腾声，有好几个袍子甚至都不再哀嚎，直接给痛晕了过去。

在军船的小指挥台上，庞宇就像是一只斗败的公鸡一样，倒不是说他看神武卫他们在短短的一盞茶的时间中抓到了这些该死的袍子们。

而是因为自己的手下，自己最为得意地水军。竟然被人硬生生地打了一记脸，而且还是不能还手的那种，你说他能不感觉到憋屈吗？

“神武卫……真不愧是虎狼之师。我大唐兵士之楷模！”

夏风见自家老大不说话，知道他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打击，索性便深吸了一口凉气，勉强挤出一丝干笑来，对李元霸拱手道：

“李将军，末将。末将真是长见识了！”

其他绛州卫的兵士们也全都对李元霸一拱手，言道：“神武卫果然神武！”

庞宇拖着似乎得有千斤重的步子。慢吞吞地走下了小台子，走到李元霸身前。强挤出了笑脸，道：

“李将军，原本我还担心神武卫的兄弟们出什么意外，没想到他们却是叫我大吃了一惊，本将……本将为先前的态度，向李将军赔罪了！”

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说道：“庞将军，你要知道，这世上并非所有人都似神武卫这般强大，不过如果不尝试的话，谁又知道能否达到神武卫兵士们的强度呢？”

“李将军所言极是，庞宇受教了！”

这次，庞宇的脸上再也没有了骄横之色，反倒是向李元霸深施了一礼。

李元霸突然心情好了起来，他扭过脑袋看了夏风一眼，道：

“夏将军，本将这些神武卫的兄弟们，都是一步一步一走上来了！如果你想加强手下兵士们的能力，那便尽管去问定方将军吧，他对于这一部分很熟悉。”

“真地？末将谢过李将军！”

夏风有些惊喜地向李元霸抱了抱拳，应了一声，同时心中也是放松了不少：

“如果我手下的兄弟们都像是这般神武卫兵士们一样厉害的话，那我何愁灭不掉盐帮，灭不掉那些可恶的孤云寨贼人？”

便在李元霸与这些绛州卫的兵将们说话的时候，苏定方等人也终于押着那些盐帮的袍子们，在船腹之中下了冲锋舟，爬上了军船。

“将军，末将不辱使命，特来复命！”

苏定方顾不得浑身湿漉漉地，直接来到了李元霸身前，拱手拜了拜，随后李恪等一种神武卫兵士们亦整齐地束手立在苏定方身后，没有一丝一毫的其他声音发出。

“所有神武卫兵士听令，去舱内换衣，随后出来的那个后命令！”

李元霸很满意地看着自己的这般手下，沉声令道。

“诺！”

苏定方等人应了一声，在几个绛州卫兵士的带领下齐齐向着船舱的方向飞奔了过去。

而那些被他们抓起来，仍旧绑缚着身子的盐帮袍子们，则一个个灰头土脸地被绛州卫兵士们给看管了起来。

看得出来，这一次神武卫的胜利，可是让这些曾经饱受盐帮袍子摧残的绛州卫兵士们兴奋异常。

因为像这种捕捉到了至少一百四十来名袍子，可还从未有过的，这一次总不能每个人的嘴巴都特别硬，问不出什么东西来吧？

“呸，你们这些朝廷的鹰犬，也就会在背地里使使阴谋诡计罢了，如果是正面真刀真枪地干的话，你们全都得死！”

先前发号施令的那个光头汉子奋力地挣脱着，想要脱离绛州卫兵士地押解，那神色狰狞的样子，还颇有些气势。

“啪！”

刚刚换完衣服，急匆匆走出来的李愔，听到这光头汉子的叫嚣，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上去就狠狠地甩了这光头一个大嘴巴子，道：

“闭嘴，你他娘地一个手下败将，还有脸在这里大吼大叫了？输了就是输了，谁他娘地还会在意手段阴险不阴险的？再者说了，你给我拍着胸脯想想，老子哪里阴险了？”

第四百六十九章孤云寨异动

“噗！”

张口喷出一口殷红色的鲜血，光头汉子恶狠狠地看了李愔一眼，道：

“怎么，许你们做，还不许老子说了？你们隐藏在汉水之中，趁着我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突然发动攻击，这样算什么英雄好汉？”

“就你还配和我提英雄？”

李愔冷笑地看着那光头汉子说道：“你们盐帮的人隐藏在那些水洲之中，难道不是要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和我们说阴谋诡计，还有什么背后偷袭人，你也真是不嫌脸红啊！”

“行了，愔儿！”

李元霸看出来这家伙是这群人的头子，为了防止这家伙死了，李元霸拍了拍李愔的肩膀，将他拉到了身后，对刚刚回来的苏定方猛然一挥手。

苏定方自然明白李元霸的意思，二话不说地冲上前去，一把捏住了那个光头汉子的下巴，狠狠地捶了他的脸颊一下。

“当啷！”

一枚金光闪闪的牙齿，混合着殷虹色的鲜血，直接从光头汉子的嘴巴里面掉了出来。

牙齿易暴露在空气中，过了没有几分钟的时间，便传来了一股子略带着臭鸡蛋的腥臭味道，让人忍不住胃中不断地翻腾起来。

“这是……七步醉？”闻到这个味道，夏风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声音中甚至还透着一股子恐惧的意味。

“夏将军，你知道这种毒药？”李元霸扭头看着夏风说道。

夏风稍稍沉吟了一下，道：“李将军，这‘七步醉’乃是江南之地极其歹毒的一种毒药，这种毒药几乎是触之即死。没有丝毫的意外！”

“毒性真有这么大？”李元霸吓了一跳。

夏风点点头，道：“不过这种毒药也只有江湖上的‘邪医’黄胜朗可以炼制

出来，难不成连这家伙也是盐帮的人？”

“黄胜朗？什么鬼？”李元霸有些惊讶，怎么还牵扯出江湖人来了，瞎搞什么？

“黄胜朗原本是我江南之地的一名游方郎中。可是在五年前，他突然做了一件震惊天下的事！”

庞宇接过了夏风的话头，说道：“这黄胜朗竟然凭借七步醉，毒杀了当时纵横苏杭之地、为恶一方的绿林匪患‘华阳门’上下一百七十八口人。从此之后，‘邪医’的名头便响彻江南之地！”

“哦？竟然还是一个义士，还真是出乎我的预料呢！”

李元霸了然地点点头。他查过卷宗，当年的‘华阳门’灭门事件确实是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没想到却是一个江湖郎中做下的，真是出乎他的意料。

“哈哈，就算是今日不死。老子也绝对不会告诉你们任何有用的东西！”

光头汉子满嘴的血污，脸上的表情极其地狰狞。

“那可就由不得你了！”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了光头汉子一眼，道：“把他们全都抓到馆驿里去，我想本将所居住的馆驿，应该比绛州大狱更适合用来审讯！庞将军，你看怎么样？”

“带到馆驿去？”庞宇微微一怔，道：“这似乎有些不妥吧？毕竟抓人以及审讯都跨不过刺史府这一道坎，李将军想要将人带到馆驿中去。似乎与理不合啊？”

“什么与理不合的，这些家伙们可是我家将军命令我等兄弟拿下的！我们抓的人，自然是我们说了算！”李愔很不满意庞宇的态度。顿时对其嚷嚷了起来。

“你……”

又一次被人给刺激到了，庞宇有些瞠目结舌，眼看着就在他要发火的时候，一道呵斥的声音响了起来：

“怎么这般没规矩？”

便见李元霸站了出来，黑着一张脸狠狠地瞪了李愔一眼，道：“退下。我们只需要将这光头带走便是了，何必去将他们全部带走呢？你说是不是。庞

将军？”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复又扭头看了庞宇一眼。那眼中的意味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这……好吧，我自会去向刺史大人说明白的！不过将军若是问出了什么，还请不要忘记通知刺史大人一声！”

庞宇想了想，还是没有直接和李元霸对着干，而是选了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法。

因为那个小兵的话并没有错，如果不是这些神武卫的兵士们，没准还真抓不住这些家伙们。

“这个是自然，毕竟我们对于盐帮也并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还要多多仰仗刺史府的诸位同僚才是！”

李元霸对庞宇这么识相很满意，他对其点了点头，对苏定方他们说道：

“定方，你随夏将军率水军回营，指点他们水军的训练以及治军之法。至于本将嘛，便带剩下的兄弟们回返馆驿。诸位将军，今日就此别过，改日本将再与诸位相聚。”

“将军客气了！”

“将军且一路走好！”

一众绛州卫的兵士们一齐向李元霸应诺。

其中庞宇的心头更是不断地腹诽，道：“真是奇了怪了，每次碰到这种事情还都得迁就他，看来这次他是吃定我们绛州卫了！”

李元霸才不会理庞宇现在心中在想些什么，他选出了十名神武卫的兵士跟在苏定方的身边听候召唤，随后便带着剩余的兵士们，乘坐小船回到了风凌渡码头。

等众人骑上战马，渐渐远去的时候，一众神武卫的兵士们这才哈哈大笑了起来。

“王爷，今日真是太爽了！就绛州卫的那波瘪犊子们，还嗜杀？分明是不想下水去抓活口！”李愔纵马在李元霸身侧，声音肆意，充满了不屑。

“你小子瞎叫唤什么？至少那夏风看起来就很有风骨，只是他却是过于愚

忠了！”李元霸的声音有些阴沉，“那庞宇绝对有问题，否则的话，在他任职絳州卫都统期间，怎么可能寸功未建？”

“王爷说得在理，若要说那家伙和盐帮没有什么瓜葛，纯粹是自欺欺人！”王浚虽说是个文弱书生，可他毕竟乃是大家族出身，对于六艺也掌控在心。

御术也正是六艺之一，这骑术自然也是手到擒来。

“如此也好，今日咱们抓了那光头，杀了盐帮的气势，刚好可以给庞宇敲敲边鼓！”

李元霸顺着王浚的语气继续往下说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庞宇下船之后就会去找他的主子了，本王已经吩咐定方悄悄跟着他了，希望这次可以将他背后的人给揪出来！”

.....

秦岭，临近边缘之地，有一座并不算有多高的小山，小山只有几十丈高，但是占地面积颇为庞大，其内林木茂盛，最高处隐隐有着飘渺的云雾。

云雾缭绕间，一座孤零零的寨子座落在这小山之上，掩藏在山林、云雾之间。

这小山便是白马山，至于那座孤零零的寨子嘛，更不是别处，便是李元霸一直朝思暮想的孤云寨。

整个寨子之内的房屋构造以及设施，安置地很是紧凑，与白马山就宛如一个整体一般。

而在整个孤云寨的外围，还有着一大片地高达丈许的木栅栏。

有这木栅栏保护，一者可以防止山上的虎狼等猛兽不能轻易地进入寨子，至于另一方面嘛，自然是为了防止有人来探查了。

孤云寨，坐落在正中间的那座大厅中，正聚集十数人，其中一个年近三十的黑衣长衫汉子，正焦急地在那大厅门外徘徊着。

“刘二哥，大当家的让您进去！”

便在此刻，一个大概十*岁的少年郎，急匆匆地从大厅中走了出来，对那三十来岁的黑衣汉子说道。

“好，快，快进去！”刘二哥脸上出现了喜色，连忙跑进了大厅。

“圈子，你这急匆匆地像个什么样子？”严肃的声音响起，说话的是一个有着一头花白的长发，但却生得虎背熊腰的老者。

“军师，我……”那长衫壮汉下意识地就要说话，可是当他看到大厅中众人的样子的时候，却是一下子又停住了。

“吞吞吐吐的，有什么话尽管说，这大厅里面没有外人！”

坐在大厅正中位置的，是一个生得相当威严，大概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看着刘圈子言语间颇多躲闪，便大声地呵斥了起来。

“这……大当家的，刚刚收到安阳县城的消息，说是神武卫已经来到了绛州地界，此番出行，正是为了剿灭我们孤云寨！”

刘圈子见那威严中年人没有避讳众人的意思，索性便直接将这个消息说了出来。

“这则消息可靠吗？”大当家的李虎眼睛当时就亮了起来，沉声问道。

“应该错不了，而且据消息称，神武卫的大部队已经来到了白马山下里许之外的地方安营扎寨了！”刘圈子道：“另外，我已经派了几个兄弟下山去摸情况了，相信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有消息传回来！”

“报！”

刘圈子话音方落，便有一道刻意拉长尾音的男声传进了大厅，随后一个穿着黄色长衫的小厮急匆匆地冲了进来。

“何事？”李虎沉声问道。

“回大当家的话，祁山县城三里之外的锦绣林中，驻扎了一千名绛州卫，以及将近一万名的神武卫大军，看他们的样子似乎是来者不善啊！”

小厮忙不迭地将最新探查到的消息，禀报给了李虎。

第四百七十章盐帮的反应

“真得来了，没想到朝廷这一次的反应竟然这么快！”李虎眯着眼睛说道：“可是之前并没有收到长安的线报啊？”

“大当家的，会不会是长安城那边还没有将消息放出来？”那白发苍苍的老者劝着李虎，道：“这神武卫可是常驻长安城的军队，如果有什么调动的話，一定会有消息走漏的！”

“若是他们不打着出兵的名头呢？”

李虎眸中精光一闪，道：“而且我们的行动已经成功了，原本作为神武卫唯一统领的武王李元霸死了，万名神武卫大军直接受皇帝节制，若是想要调动他们，没有道理不下旨意！”

“不对……”

老者突然脸色一变，道：“我曾听闻，那神武卫大军似乎在四日前就已经出了长安城，似乎是野外操演什么的，如此看来，他们分明没有去操演，而是直接派兵来剿灭我们了！”

“嗯，军师此言有理！”李虎点点头，道：“这样，刘圈你速速飞鸽传书往长安城，确认这件事情。另外，咱们寨子也要加强防守，在这关键时刻，可千万不能出了岔子！”

“是，大掌柜的！”

厅中众人全都漏出了严肃的表情，齐齐向李虎行礼。

“好了，都下去吧！军师，你留下一下！”李虎对众人摆摆手，直接点名让那名头发花白的老者留下来。

过了有几个呼吸的时间，当大厅中只剩下李虎和那名老者的时候，李虎却并没有在大厅之中说事，而是带着那老者来到了一间四面封闭的密室之中。

密室之中。正中央的位置放着一个炭火盆，炭火盆上有一条小管子连接到外面，可以直接把那些无用的气体给排出去。

除此之外，在临近东面墙壁的方向摆着一溜的书架，在书架的正前方则是一方小台子。小台子上有矮桌、软塌以及一套茶壶。

“恩师！”

进了这间密室，形势立时翻转，李虎竟然向那名老者恭敬地行了一礼。

“嗯！”老者毫不客气地做到了主位上，示意李虎坐下来说话，“李虎啊，对于今天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李虎皱眉想了想。道：“恩师，眼下长安城中武王已死，一切都在向着主上所期盼的那样发展着。可是恩师，这神武卫大军已经兵临城下，我们要如何应对？”

“如何应对？”老者皱眉想了想。道：“我会传信给主上，看看主上是什么意思！”

“是！”李虎点点头，说道。

.....

就在李虎与他的恩师在密室中商谈的时候，在汉水沿途某一片面积颇为广阔的水洲之上，有一个掩藏在枯黄芦苇下的小帐篷。

小帐篷里面有六个人，而且在这初春时节，他们竟然全都是一副单薄紧身衣的打扮，而且看他们的样子还并没有感觉到冷。

“今日的情况。想必你们也都知道了吧？”为首的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留着半长的头发，头发上甚至都没有带上束冠。

“知道了！”

“这些家伙们真是太张狂了。竟然欺负到我们家门口了！”

“就是，若非是我们转移地快，怕是就得交代在这里了！”

这中年人话音方落，这小帐篷里面顿时就炸开了锅，全都七嘴八舌地叫嚷了起来，似乎在发泄他们的愤懑和不满一样。

“好了。有什么好吵的！”

瞅着帐篷里面的吵架声似乎有愈演愈烈的架势，那中年人有些恼怒地拍了拍桌子。道：“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们竟然还在自怨自艾。这样有什么用吗？”

“老大，我们这还不是简单地发泄情绪嘛！您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吗？”—

个看起来生地极其猥琐，大概三十上下的青年人对那名中年人说道。

“就是，公孙老大，死的不是您的儿子，您当然不会这样想，认为我只是在泄愤罢了？”

一个六十来岁的老者，面容阴鸷地瞪着公那名中年人，看他那一脸皱纹，满头白发的样子，就像是死了亲儿子一样。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因为在之前的水战中，绛州卫的兵士们，乱箭射死了这老者的儿子邱洪，也就是那些袍子们称呼的邱八爷。

“哼，邱山！在咱们帮中，其他的兄弟袍泽们都可以死，都可以为盐帮付出生命，为什么单单就你的儿子不能死？”

中年人怒目圆瞪，浓重的眉毛紧紧地皱在了一起。

“公孙烈！”邱山拍案而起，声音中满含着怒火。

公孙烈？

感情这位中年人便是盐帮的老大，公孙烈啊！

“怎么，你想要造反吗？”

一个站在公孙烈身边，长得五大三粗的家伙，在邱山拍案而起之后顿时大声叫了起来。

“柳云生，整个帮里都知道你跟他公孙烈穿一条裤子，现在你倒是站出来说话了，早干嘛去了？”

邱山根本就不怕这家伙，反倒是冷嘲热讽了起来。

“邱山，想死的话你提前说一声，老子可以成全你，别在这里竟说些个没用的，有本事，你去干死那些个杀死你儿子的神武卫啊？”

五大三粗的柳云生，偏偏取了一个这么文艺范的名字，他恶狠狠地看着邱山，那样子恨不得现在就杀了他。

“你……”邱山怒火上头，恼羞成怒了。

终于，公孙烈忍不住了，大吼道：“好了，与其在这里相互责怪，还不如好好想想如何才能对付得了随时可能来临的神武卫大军吧！”

.....

回到了安.阳县城馆驿，李元霸直接命人拉着那个光头汉子，去往位于馆驿最西面的厢房中。

那间厢房原本是用来存放杂物的，可是李元霸来了之后，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便将这间杂物室给收拾了出来。

果然，在今天派上用场了。

刚刚回到馆驿，李元霸甚至都还没来得及进屋去喝口水，就和急匆匆赶来，穿着一身黑色作训服的李承乾给撞了个正着。

李承乾看到李元霸先是一愣，随即狂喜道：“四皇叔，我可算是找到您了！”

“承乾？”李元霸有些惊讶地看了李承乾一眼，对她说道，“你何时到的安.阳县城，来这里做甚子？”

第四百七十一章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四皇叔，是刘将军派我来的。≥≥点≥小≥说，他说准备地已经差不多了，是时候对孤云寨动手了！”

李承乾先是向李元霸行了一礼，随后像是想起了什么，继续说道：“对了，四皇叔！昨日的时候，我们还抓了一个孤云寨的间隙，不过这家伙嘴巴严得很，愣是一句话都没交代就咬舌自尽了！”

“嗯？”李元霸楞了一下，想了想道：“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从安阳县到白马山也不过一个时辰的路程，我们来到安阳县的消息，肯定已经被那些泼皮无赖们透露给了孤云寨。只是不知道，他们到底知道我们多少有用的信息了！”

“应该也不多，不然的话，他们不可能还派人下山来探查！”王浚摇了摇头，道：“王爷，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去白马山下与刘将军他们汇合，免得孤云寨的贼人们有所防备！”

“来不及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早就已经做好了被我们攻打准备了！”李元霸很笃定地说道：“与其风尘仆仆地赶过去，我们不如大张旗鼓地去白马山！”

“王爷的意思是……”王浚的眼睛亮了起来，“打草惊蛇？”

“哈哈，还是王长史明白本王的心思！”李元霸哈哈笑了起来，道：“本王就是要他们戒备起来，最好把精神都紧绷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刚好可以实施计划了！”

“四皇叔，您已经想好了对策？”李承乾有些惊讶地问道。

李元霸似笑非笑地说道：“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

与此同时，绛州刺史府。

“咕咕咕……”

一只白色的鸽子煽动着翅膀飞进了刺史府西院。

“单老，单老，有消息传回来了！”一个留着八字胡的年轻人，一脸兴奋之色地捧着鸽子，急匆匆地走进了西院的厅堂。

厅堂中，只是点着几支蜡烛。一只炭火盆摆在厅堂的最里头，单东谷眯缝着眼睛，身上还披着一件厚厚的大氅，坐在炭火盆旁边打着盹。

小厮的这一嗓子直接把山东股给吼了起来。

他颇有些恼怒地看着那小厮，喝骂道：“瞎叫唤什么？没看到老夫正在小憩吗？”

小厮脸上的表情垮了下来，有些战战兢兢地说道：“禀，禀大人……信鸽回来了，应该是孤云寨消息！”

“哦？快快拿来与老夫！”单东谷马上精神了起来，语速加快，让小厮赶紧把鸽子抱过来。

小厮哪里敢有半分的怠慢。忙不迭地将鸽子递给了单东谷。

单东谷手脚麻利地将那只信桶取了下来，打开一看，上面只有八个字：“寨中危急，速奏主上！”

单东谷眼角一抽，暗道：“坏了，要出大事了！”

想到这里，他直接站起身来，连身上的大氅掉了都毫不在意，直接收拾了一些歌东西。向着刺史府外而去。

.....

祁山县，密林之外，李元霸率领着三百名的神武卫兵士，笔直地向着穿行在官道上。

今日自李承乾口中得知要攻打孤云寨的消息之后。他就大张旗鼓地去通知了刺史府刺史洪海洋，甚至还应洪海洋之邀，在绛州府的府库之中，选取了数百张上好的弩箭。

用李元霸的话说。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既然他洪海洋上赶着送东西给他，没有理由不要啊。

经过李元霸这么一番折腾。短短的一个时辰的时间，似乎整个安阳县城都知道这些神武卫的兵士即将大军开拔，前往祁山县白马山，帮助绛州卫大军围剿孤云寨山匪。

于是乎，一只又一只的信鸽，就像是上了发条一样，接二连三地从安阳县城中被放出，飞向了各个方向。

但凡在安阳县城布下耳目的势力，都知道这神武卫大军终于要出动了。

“四皇叔，这样做真的好嘛？刘将军原本还想要保密，随后对孤云寨发动突然攻击的，我们现在打草惊蛇，是不是有点过于草率了？”

官道上，李承乾纵马跟在李元霸的身侧，轻声询问。

“无妨，为的就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来了！”李元霸很是自信地笑了笑，说道：“我倒是想要看看，这孤云寨接下来会如何做！”

“太子殿下，王爷这么做无非就是想要那孤云寨四方忌惮，如此才更加有利于我们神武卫大军动手！”

李元霸是懒得解释，不过王浚却充当起了解说员的身份。

“这……难不成我们的人还得能够打进去？”李承乾奇道。

“哦？这都被你看出来，不错，有进步！”李元霸有些惊讶地看了李承乾一眼，这一趟没白带这些小家伙们出来，至少某些事情知道变通，知道换一种思路来思考问题了。

“不是吧？都已经打草惊蛇了，我们还怎么打进孤云寨去？”李愔冲上前去，道：“我们可是官，他们是匪，他们能够轻易相信我们吗？”

“又不是叫你进孤云寨，你着急个甚子？”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李愔一眼，道：“正是因为他们有所戒备了，再加上在朝廷里面又有人给他们撑腰，只要我们说是他们主子的人，你说，我们能不容易地进寨子吗？”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谁在背后支持孤云寨啊？”苏定方疑惑不解。

“你们不知道，不代表王爷不知道啊？”王浚似乎是发现了点什么，他笑看了苏定方一眼，道：“昨日王爷可是偷偷溜出去过一次，至于去了什么地方，王爷回来时缄口不言！”

“四皇叔……你？”李恪等人齐齐看向了李元霸。

李元霸耸了耸肩膀，道：“走，先去那处密林驻地，稍后我会告诉你们一些东西的！”

……

孤云寨，山寨之中。

“恩师，长安方面传来了消息！”长得颇为威严的李虎，龙行虎步地来到了密室，并将一张小纸条递给了老者。

老者打开小纸条瞄了一眼，脸上闪过一丝惊愕之色，旋即便是一片冷笑声。

“恩师，主上怎么说？”李虎只负责接收消息，至于那小纸条中写了什么东西，他可没有那个胆子提前看。

老者站起身来，肃声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未完待续.....)

第四百七十二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子夜，安阳城中早已是华灯遍布，而在绛州境内白马山里许之外的密林中，却依旧有些漆黑。

今日乃是十六，天公不作美，远空之上乌云缭绕，东风骤起，林叶拍打着枝条啪啪作响。

“哗哗哗……”

数千名神武卫兵士，悄无声息地在夜色中前行。

临近白马山，隐约可见那山上云雾缭绕间的灯火了，走在最前面的李元霸猛的一抬手，随后一握拳。

“唰！”

所有的神武卫兵士们令行禁止，就像是一只摇摆不定的不倒翁，在一瞬间停了下来，那从极动到极静的动作，看起来很是震撼人心。

借着夜色，李元霸那明亮的眼神中透着股子自信的神色，他仰头望了一眼孤云寨的方向，对身后招了招手。

“定方，仁轨，王浚……核对一下时间，复述各自的任務，看看还有什么疏漏没有！”

待苏定方他们走到李元霸身侧的时候，李元霸吩咐了一句。

“回王爷的话，眼下乃是子时三刻，末將的任务是带着一千九百名神武卫的兄弟们悄悄摸上孤云寨，将孤云寨给整个围起来，以免有漏网之鱼逃出来！”

苏定方面色严肃地回答道。

“下官的任务是率领三千名神武卫守住白马山各路口，做第二道防线！”

王浚的体质，注定了他不能长时间奔袭，所以这相对来说要轻得多的任务，自然也就交到了他的身上。

“莫将率领剩余的兄弟们随王爷前往孤云寨，找机会做掉孤云寨的一般高层。活捉大当家的李虎！”

刘仁轨的任务最为艰巨，因为这也是他们之前就已经商量好的。

“好了，仁轨，你们开始换衣服吧！”等三人明确了任务之后，李元霸二话不说得就开始脱衣服。换装。

他所穿上的是一身长史的衣服，而刘仁轨他们这些神武卫的兵士们，则是换上了家仆的衣服，手中的神武卫特制横刀，也换成了李元霸特意从刺史府库之中挑选出来的兵器。

“走吧，咱们最好速度快点。尽早地解决战斗，这样回去还能睡个懒觉！”

李元霸伸了个懒腰，带头往白马山顶的孤云寨赶去。

.....

“王爷，我们已经到了孤云寨岗哨之外了，只要再往前走的话。一定会惊动孤云寨的山匪了。”

苏定方穿的是一件蓝色的家仆服，不过他的等级、地位明显要比其他的‘家仆’们要高得多了。

“让兄弟们不要停下来，还有一点，待会记得叫我文长史或者大人！”李元霸没有让众人停下来，而是直接开始往寨子的方向走。

又往前行了大概有百丈的距离，十数支箭矢，自从林的四面八方设了出来，笔直地扎在李元霸他们身前的土地上。

那箭矢的尾羽甚至还在左右颤动着。似乎是在嘲笑李元霸他们一般。

“来者止步！”

“此地乃是私人领地，若是助威强行闯入的话.....”

“那就莫要怪我们下死手了！”

三个极其粗豪的声音传了出来，在这一片空旷的场地上很是响亮。

李元霸看了苏定方一眼。没有说话。

苏定方会意的地点了点头，直接命令手下的兄弟们点起了火把，那一百支亮起来的火把，把这一片天地映得通红无比。

之后，火把时亮时熄，往复了三次之后。终于熄灭不见。

“怎么回事？这么长时间了都不回复！”苏定方拧了一下眉头，问李元霸道。“王……文长史，他们怎么不回复？莫不是您的情报有误？”

“不可能出错！！”李元霸也皱了一下眉头。不过他可不相信自己得自天机卫的情报会出问题。

约摸过了有盏茶的时间，就在李元霸打算再次使用暗语的时候，远远的孤云寨岗楼之上也亮起了火把，一闪一灭，一长一短，亦是三次。

“看来还真是进去禀报了。”李元霸轻挑了一下嘴角，冷冷一笑道，“看来他们的警觉性很高啊，我们这一通打草惊蛇，还真是管用呢。”

“现在怎么办，文长史？”苏定方不好拿主意，直接询问李元霸。

“传令，除留下几支火把用作照明之外，其余的全都灭掉，咱们进山寨！”李元霸大手一挥，说道。

“诺！”

苏定方等人超李元霸拱拱手，齐声应是。

……

“这位，想必便是长安来的大人吧？”

孤云寨那硕大无比的木门前，李虎的恩师，也就是那位莫名的老者，带着几个孤云寨的高层，守在门口处。

李元霸当先走在最前面，他对那名老者点点头，神色中颇有些倨傲地说道：“本使文昌河，你何人？”

“老朽李宗，承蒙主上抬爱，让老朽做了孤云寨的军师！”老头很是谦逊地向李元霸行了一礼，道。

李元霸轻轻咧了一下嘴角，道：“李宗？难不成李老还是赵郡李氏的族人？”

李总不置可否地摇摇头，道：“走吧，文大人，大当家的还在寨子中等您呢！”

“走吧！”李元霸点点头，带着苏定方他们直接进了孤云寨的大门。

孤云寨正厅中，早就已经是灯火通明，李虎有些紧张地在来回地踱步，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一样。

眼见着李元霸他们的身形出现在正厅门口，李虎赶忙迎了过去，并随之拱手道：“在下孤云寨主事李虎，见过文长史！”

李元霸漫不经心地点点头，道：“李老大，真是久仰大名了！”

李虎忙到不敢当，同时口中说道：“长史大人客气了，虽说并未见过您，可是您乃是主上身边的红人，您的大名在我们这些人之中也是相当响亮的！”

“哈哈，客气了，客气了！你我都是为主上办事，何必在这里客气来客气去的，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嘛！”

李元霸脸上的表情很做作，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状态，才更加容易取得李虎他们的信任。

“大人说得是，却是李虎矫情了！”

李虎哈哈一笑，一边引领着李元霸他们坐到座位上，一边说道：“长史大人，这之前您传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尚算是理解，可是您现在率一众手下前来，岂不是与主上所下达的命令不符吗？”

第四百七十三章夜黑风高杀人夜

“这个老狐狸，还真是奸诈啊！”

听到李虎的话，李元霸心中暗骂了一声，这句话分明就是在试探李元霸，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他主子身边的亲近人。

“这武王虽亡，可是神武卫却依旧势大，此番神武卫摆明了是为了他们已故的主子报仇！故此，主上担心李老大应付不过来，特命本使带着府中高手前来相助！”

李元霸那是什么人，深受后世熏陶的他，有着一张把死人都能给说活了的嘴，你不是在试探老子吗，那老子就把你给忽悠了。

“原来如此！”

李虎其实早就相信李元霸是他主子派来的人了，毕竟那些暗语是他与他的主子亲自定下来的，如果不是自己人的话，断断不会知晓。

“既如此，那文长史快快里面请，在下早就已经设好了筵席，为文长史与诸位兄弟们接风洗尘！”

李虎不再想其它，大手一挥便邀请李元霸他们进大厅中就坐。

“哈哈，李老大如此盛情，若文某再行推脱的话，却显得文某太过于矫情了！”

李元霸摆足了上官的架势，那小人得志的样子，还真是让人看地牙根发痒。

不过人李虎可不这样想，在他们看来，这上官吗，久居长安，就应该是这么一个眼高于顶，谁谁都不放在眼里的样子。

进了孤云寨大堂，大堂正中放着两只硕大的炭火盆，而在炭火盆边上，则是早就摆放好了几条长桌，长桌上摆放着几样时鲜瓜果，以及几样看起来很是可口的点心。

待众人落座，稍稍谈了两句之后，便有美貌的侍女送上来美酒佳肴。并且有乐师奏乐，美女献舞。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当众人吃了个差不多的时候，李元霸率先挑起了话头：

“李老大，我听闻你这寨子就算是在秦岭之中都是数一数二的，一会在此番筵席过后，可否带着本使转一转你这寨子啊？”

“这是自然！”

李虎点点头，道：“这寨子本就是主上命人勘查之后所建，这么多年了。虽说多了很多的防御设施，但还是当年那个样子，文长史既然想要转转，在下自会安排！”

“如此甚好！”

李元霸拍了拍手，眸中闪过一抹精芒。

.....

孤云寨外，某一株冷杉枝上，在林叶掩映间，一个黑色的身形依靠在粗壮的冷杉枝上。

“他娘地，这深更半夜的谁还会来寨子里？再者说了。我孤云寨高手众多，易守难攻，谁他娘地吃饱了撑地敢来招惹我们？”

这黑色的身形满嘴的抱怨，语气中更是掩饰不住的怨气：

“老大也真是地。不就是一个狗屁长史吗，有什么好接待的，如果换.....”

“咻！”

突然，一道幽暗的亮光划破了虚空。闪电般出现在那黑色身形的脖颈处。

“噌！”

鲜血狂喷，紧接着就是一个倒栽葱，那黑色的身形直接从高高地冷杉树上跌落了下去。发出‘噗’地一道轻响。

“踏踏.....”

轻踏地面的声音响了起来，便见一名身着黑色作训服，头上还蒙着一块黑布，只露出两只眼睛的神武卫兵士出现在这黑色身形之侧。

但见他的手上抓着一张长弓，背上背着一把‘汉.阳铤’，他踢了踢地上早

就已经死得不能再死的黑色身形，自语道：

“站得高就看得远，殊不知这死的也更快！这么大的目标，想让老子射不中都难！”

这样说着，他随手将那个黑色的身形用东西掩盖了起来，在这寒夜之中，如果不是逐寸去查的话，还真是很难找到这被掩藏起来的尸首。

同样的一幕，在孤云寨之外的这一片并不算广阔的土地上不停演着，一名名孤云寨的明岗暗哨，被神武卫兵士们给解决掉，在这鲜活的大地上，再也不曾留下丝毫的痕迹。

等到临近丑时的时候，孤云寨外围的明岗暗哨，合共一百二十多人就已经全都被解决掉了。

一名名神武卫的兵士们快速地在孤云寨外的密林中集结，他们四下打量着，掩藏着身形，等待着打入寨子中的王爷发出最后的攻击信号。

.....

与此同时，孤云寨内。

李虎为李元霸以及一种神武卫兄弟们安排的屋舍之中。

木炭在炭火盆中烧得正旺，李元霸和苏定方以及神武卫中的其他几名校尉围着火盆相对而坐。

“王爷，情况已经摸得差不多了，眼下山寨中不过一千多人，我们若是解决掉外面的明哨，再将仁轨他们放进来，想要彻底灭掉他们，简直易如反掌！”

苏定方拿起一把小铲子，轻轻拨弄着炭火盆里面的木炭，声音中透着一股子冷厉。

“话是如此，不过这寨子中必定有密室，若是我们贸然行事的话，怕是他们会把密室中的东西全都付之一炬，这样一来我们做的一切也就全都没有了意义！”

李元霸有些犹豫，他并不想就这么灭了孤云寨，而是想要拿到里面最关键的东西。

因为他不看到某些信件或者证据的话，还是有些不敢相信，那看起来不参与任何朝堂之事的小子，竟然真地是这一切的幕后主使。

“有没有那些东西又有什么相干？”苏定方面色阴沉地说道：“既然王爷有确凿的消息来源，那定然是不会有错的！他既然敢做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王爷又何必顾念亲情？”

“不成！”李元霸摇了摇头，道：“他毕竟是皇子，若是没有足够的证据，你以为陛下真的会大义灭亲吗？”

“那怎么办？”苏定方道：“明知道事情是他做的，却因为苦于没有证据不能定他的罪，难不成王爷就甘心被他算计？”

“甘心？”李元霸哑然失笑，道：“本王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做出这等事情来……不过别说是本王了，就算是陛下恐怕也想不到！这个平时在朝堂之上最没有作为，他也是最不在意的皇子，竟然能够做出这等事情来……”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苦笑着摇了摇头。

“那怎么办？总不能放任不管吧？”

苏定方也是没辙了，实在是李元霸告诉他孤云寨的幕后黑手的时候，也把他给惊得不行。

“并非是没有办法，既然找不出证据来，只是要动些奇谋了！”

李元霸回过神来，给了苏定方这样一句话。

“那王爷的意思是？”苏定方眼睛一亮，道。

“一会本王就去找李虎和他那个名叫李宗的军师。”

李元霸摸着下巴说道：“本王拖住他们，你们安排手下的兄弟们开始暗杀行动。不过你们要记住了，一定要做到快准狠，我们可没有那么多时间浪费在这里！”

“未将明白！”

苏定方一向对李元霸充满了信心，毕竟只是对付两个江湖匪患，单凭王爷的实力，根本就不在话下。

“行动吧，代号，奸敌！”李元霸豁然起身。

“诺！”

.....

就在李元霸和苏定方他们商量着如何对付孤云寨的时候，在李虎的密室之中.....

“恩师，对于这个文长史，您怎么看？”李虎跪坐在一个蒲团之上，声音中多少有些疑惑。

李宗轻笑了一声，道：“呵.....举止孤高，言语嚣张，怎么看怎么像是一个眼高于顶，见惯了高官的奴才！”

不得不说，李元霸还真是扮什么像什么，就连李宗这个年过半百，阅人无数的老头子，都没有看出李元霸的破绽来。

“可是.....恩师，你有没有发现那文长史的手下们，一个个看起来就像是军人一样？”

李虎皱着眉头说道：“主上只是一位没有实权的王爷，府上如何会养这样一些家仆？”

“这有何难？”

李宗喝了一口热茶，道：

“你不知道那当了一辈子的兵，连个官职都没混上的兵士们有多少吗？当兵说白了，不就是为了高官厚禄，升官发财吗？他们既然在仕途上没有了出路，自然会想其他的办法来实现自己升官发财的愿望，在主上的王府谋求一官半职的，不正好满足了他们的贪婪之心吗？”

李宗的话倒是让李虎愣了一下，过了好一会方才说道：

“可是恩师，我还是感觉很不对劲，据说文长史面容清秀，年不过三十。可是看这位，样貌虽说俊了些，可是这年龄看上去也不过双十年华，此人真的是文长史吗？”

“小虎，你多虑了！”

李宗看了李虎一眼，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无非就是认为此人太过年轻了，对于抵抗神武卫的攻击没有什么作用。可是看人不能光凭外表，有没有真才实学，可不是光从表像就能看出来的！”

“可是.....”李虎还想要争辩，这个时候却是有敲门声响了起来。

“百灵，有何事？”

李虎转身出了密室，稍稍整理了一下衣服，打开了外面的大门说道。

一名长相颇为可人的侍女，低眉顺眼地向李虎行了一礼，糯糯地说道：

“大当家的，文大人想请您和军师大人前往厢房一聚，说是有要事相商！”

“文长史？”李虎点点头，道：“你且先下去吧！对了，不必去告诉军师了，待会我自会去通知军师！”(未完待续.....)

第四百七十四章杀戮之夜

“李老大，李军师，深夜还要打搅两位，本使还真是过意不去啊！”

温暖的屋子中，李元霸迎候在门口，拱手向李虎和李忠行了一礼。

“文长史客气了，夜间孤寂，在下亦是无法入眠，正好文长史相邀，在下岂有不到之理？”

李虎脸上带着虚假的笑容，言语间倒是并没有什么不满地语气。

“不知文长史唤我等前来所谓何事啊？”李宗越过李虎，轻声问道。

“无甚大事，只是临来的时候，王爷让我将寨子这两年的发展状况向两位详细地了解一下！”

李元霸将两人引进屋子中，亲自为两人斟茶之后说道。

“既然是主上的意思，在下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李虎对于李元霸的话倒是毫无怀疑，毕竟连‘王爷’都叫出来了，想来这身份方面应该是确认无疑了。

.....

这孤云寨的整体布局，就像是驻地扎营的军队行营一样，只是相比起军队行营来，却是多了许多坚实的建筑以及高耸的监察岗楼。

苏定方在李虎带着他们在孤云寨中转悠的时候，就已经仔细数过了，在东西南北拢共有四支监察岗楼，每支岗楼上各有四名五大三粗的壮汉在执勤。

其他的巡逻的人倒是要比外面的暗哨要少得多，大概只有六十人左右。

苏定方等一众神武卫的兵士们，已经换上了一袭夜行服，他们相互之间打着手语，并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

“咻咻咻！”

东面岗楼。一连四支箭矢就像是闪电一般刺破虚空，带着刺耳的破空声刺向了岗楼上执勤的四名汉子。

“什么情况？”

四人中，其中一个家伙扭头向着破空声传来的方向看去。

“噌！”

便在此刻，鲜血四溅，一支长长的箭矢尾羽甚至还在不断颤抖着。笔直地插进了那四个人的脑门、心口甚至是脖颈。

“这……”

那家伙目瞪口呆地看着下方那一片漆黑的地界儿，从未感觉过生命竟然如此地渺小。

“下一个！”

苏定方向着自己的神武卫弟兄们打了一个手势，随后身形如电地向着西面的方向急速而去。

过了没有一盏茶的时间，四面八方四个岗楼以及巡逻队的那六十多人，就已经全都被苏定方他们给搞定了。

“大将军，这些小喽罗都已经解决掉了。剩下的人怎么办？”

一个生得身材矮小的家伙，紧跟在李元霸身边，向其低声询问了起来。

“孙神医调制的*香还有多少？”苏定方询问着自己的手下兄弟们。

“大将军，我这里的话，大概还有迷倒三十人的分量！”

“我这里有大概二十人……”

“大将军。我这里也有三十人分……”

一众神武卫的兵士们全都探手入怀，从上衣中取出了一只只的小玉葫芦。

虽说那小葫芦看起来并不是什么明贵的玉石雕琢而成，可是这么多人，几乎是人手一个，也足以将一个小贵族给消耗殆尽。

“好，既然诸位兄弟们的存货很足，那么我们索性便一不做二不休地给他们用上两倍的分量，反正他们都是必死之人。老子也不怕良心上受到谴责！”

苏定方狠狠地咬了咬牙，说道。

“干了，大将军！”

一众神武卫的兵士们全都神情激荡。看来这次孤云寨是真得在劫难逃了。

.....

夜深了，但是乌云似乎很加浓郁了起来。即便再明亮的月光，也无法透过那层厚厚的乌云。

一支支为数在三十人左右的黑影，就像是暗夜幽灵一样穿行在这孤云寨贼人的寝室之外。

他们或是在那布帛糊上的窗户间用刀划出一个小孔，慢慢地伸进了一个小竹筒，释放着白色烟气；或是干脆悄无声息地打开他们的房门。直接将那个小玉葫芦打开瓶子口给丢了进去。

于是乎，在这*香的作用下。所有正在熟睡或者尚未陷入熟睡的孤云寨匪患，全都睡得死沉沉地。

“苏将军。这也太容易得手了吧？”

李恪套着一身黑衣，看着屋子中说的就像是猪一样的孤云寨匪患，说道。

“殿下，孙神医的医术天下闻名，如果他研制的东西没有用的话，恐怕王爷也不会如此推崇他吧？”

苏定方笑着对李恪说道：“别说其他的了，还是赶紧动手吧！再晚的话，怕是王爷那边就拖不下去了！”

“对，动手吧！”

李恪可是一个狂热的好战分子，他比任何人都要暴躁。

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开始了，每一间匪患的屋子中便会有三十名神武卫兵士钻进去。

他们几乎是机械性地重复着抽刀割喉的动作，每一刀下去都会有殷红色的鲜血喷出，将地面给染成了暗红色。

那些倒霉的孤云寨匪患，甚至还来不及惨叫一声就直接死在了睡梦之中。

.....

就在苏定方带着手下兄弟们在孤云寨中肆意杀戮得到时候，李元霸这边也在努力地与李虎以及李宗周旋。

“文长史，具体的在下都已经详细地向您讲述了，若有何疑问，您尽管问来便是了，在下定不敢有丝毫的隐瞒！”

李虎端起茶盏饮了一口盏中的茶水润了润嗓子，继续说道：

“对了，咱们寨子中还担负着绛州州治之地安阳县的安全保卫工作，在安阳县中，咱们的人遍布整个城池，若是城中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咱们寨子中肯定是第一个知道的！”

“你是说，寨子中的人还负责护卫安阳县城？”

李元霸故作惊讶地说道：“那县城再怎么说是朝廷的地方，就算有人护卫，那也应该是衙门或者州府军人，哪里用地到寨子中的人？”

“哼，就凭绛州卫那些酒囊饭袋？”李宗不屑地冷哼了一声，道：“文长史可知道那绛州卫围剿了我们多少次？”

李元霸在心中盘算了一阵，开口道：“四次！”

“哪里是四次！”李宗哧笑了一声，道：“还不是绛州卫的人顾及自己的面子，谎报了次数！这绛州卫的人，可是足足围剿了我们九次，九次啊！”

第四百七十三章你.....你到底是谁？

“你说什么？”

李元霸还兀自有些不敢相信，这也太扯淡了吧，整个绛州卫围剿了九次孤云寨，竟然一次都没有成功，这些绛州卫的兵士们也实在是酒囊饭袋了一些吧？

“文长史，您没听错！”李宗哧笑了一声，道：“这大唐的兵士们，恐怕除了神武卫以及牛进达的左骁卫兵士之外，全都是一些个吃饱混天黑的废物！”

“如此看来，这孤云寨之所以发展壮大，还要多谢这绛州卫的废物们呢！”

李元霸的声音中透着一股子恶意，言语间毫不吝啬地贬低着绛州卫，因为在他看来，这些家伙因为上位者的存在，已经和摆设没有什么两样了。

“咚咚！”

就在李宗等人刚要搭茬的时候，敲门声响了起来。

“不好意思！”李元霸向两人告饶了一声，随后起身打开了房门，看到出现在门外的苏定方，道：“何事？”

“王爷，事情已经办妥了，可以开始了！”

房门外的苏定方向李元霸拱了拱手，满脸肃容地说道。

既然整个寨子从上到下，剩下的全都是神武卫的人了，那他们的身份也没有必要再继续掩藏下去了，苏定方索性便直接开口称呼李元霸为王爷。

屋子中的李宗和李虎，自然也听到了苏定方对李元霸的称呼，此刻两人全都是满眼的茫然之色。

“嗯，你先进来吧！”李元霸淡淡地点了点头，侧身将苏定方给让进了屋子中。

此刻，苏定方身上还残存着因为方才割喉孤云寨匪患时被溅上的血液。虽说经过这段时间的过程，那血液已经阴干了成了黑红色，但看起来却依旧刺目。

“定方，你这是.....”

李宗颇有些惊异地看着浑身染血的苏定方，突然感觉到一股莫名的恐惧感油然而生。

“文长史。他为何叫你王爷？”李虎问道。

“哈哈，这一夜的时间都过去了，到现在你们还不知道我家王爷的身份，真是可笑，可笑啊！”

苏定方哈哈笑了起来，看得出来。他对于李元霸的隐藏技能很是钦佩。

李宗脸色一变，说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哼，什么意思？”苏定方冷笑了一声，道：“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李宗皱起了眉头，倒是李虎满脸惊悚地问道：“你。你不是主上的人，你究竟是谁？”

“你不是还曾经派人前往长安城刺杀过本王呢吗？怎么这么快就不认识本王了呢？”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着李虎，说道。

“这……不，不可能的！”李虎满脸的惊色，瞠目结舌地说道：“你不是，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死？”李元霸冷笑了一声，道：“本王若是死了，还如何来寻你们报仇呢？”

“看来李虎果然没有说错！”李宗面露悔色。道：“我应该听李虎的，早早地就将你给解决掉！”

“现在也不晚！”李虎豁然起身，朝着屋子之外大声吼叫了起来：“来人。来人……该死的，这些家伙们到底在做什么？”

“咣当！”

就在李虎扯着嗓子大吼大叫的时候，房门再一次被人打开……不对，准确地说应该是被人从外面给强行踹开了。

“噗通！”

将手中的家伙给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李愔抹了把嘴角的鲜血。

他面色阴沉地看着李宗以及李虎，道：“瞎叫唤什么？你的那些个手下。

已经全都挂了，指望那帮子死鬼来救你们俩。是不是想得有点多了？”

“大……大当家的，救。救救我！”

被李愠丢在地上的那家伙已经缺胳膊少腿了，不过当他看到李虎的时候，却是像打了鸡血一样，瞬间活了过来，想要爬到李虎的身边去求救。

“还能喘气？”李愠瞄了一眼这家伙，抬手就补了一刀下去。

“不！”李虎豁然起身，目眦欲裂。

“噌！”

鲜血飞起，直接迸溅了三尺来远，将李虎的身体染成了刺目的血红色！

“你……你竟然真敢动手，我要杀了你们！”

李虎的眼睛瞬间变得赤红无比，顺手从腰间抽出了一条精铁打造的长鞭。

这长鞭看起来足有七尺，共分九节，平时就被李虎抽在腰间，需要用的时候也很简单，只需要微微用力就可以将那条铁鞭给抽出来。

“呦呵，还敢跟这和我家王爷得瑟，真是给你脸了！”

看到李虎甩出鞭子攻击李元霸，苏定方当时就急了，几乎是一瞬间的工夫就做出了动作。

跨步、侧身、拔刀，一气呵成，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锵！”

铁鞭撞击在横刀之上，迸射出刺目的火花。

“好大的力气！”苏定方手中吃力，差点抵挡不住鞭子所带来的巨力。

李虎赤红着眼睛，就像是一头发毛的猛虎一般：“只要拿下你们，我孤云寨就算是被灭了也值得了！”

“那就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李元霸冷笑了一声，上前一步，一把将当在身前的苏定方给拉到了身后，随后探手拉住了缠在苏定方横刀上的九节铁鞭。

“嘿嘿，就算你力气再大，也绝不可能大过我四皇叔的！”

李愔站在一边嘿嘿笑了起来，干脆收起了手中的横刀，抱着双臂看起了笑话。

“哼，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呢！”李虎冷哼了一声，紧握着铁鞭的一头狠狠一拉。

可是，悲剧了！

李元霸双臂加在一起怕是得力扛千斤，别看这李虎能够撼动苏定方，可是和李元霸比起来，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你这满身的蛮力却也是不错！只可惜你却是山匪……对了，若是你此刻肯投降的话，本王就做主放你一马，如何？”

李元霸稳稳地握住了铁鞭的另外一头，看着李虎的目光中倒是多了一丝可惜的神色。

“呸！李元霸，你他娘地这是瞧不起谁呢？”李虎脸色憋得通红，他啐了一口唾沫，骂道：“老子生是主上的人，死是主上的鬼。你想让老子背叛主上，做梦！”

“好，本王敬你是条汉子，给你留个全尸！”

李元霸眸中狠光一闪，把手中的铁鞭猛然向着自己的方向狠狠地一拉。

第四百七十六章隐太子的血脉

（：上一章的章节名字错误，这一章直接更改为第四百七十六章，请朋友们见谅！）

.....

“嘶！”

李虎那边受力不住，虽说及时放开了手中的铁鞭，但是因为惯性的原因，还是被李元霸给强行拽飞了过来。

“死吧！”

李元霸眸中凶光一闪，被铁链给牢牢绑住的横刀轻轻一甩，刀柄向下，刀刃向上，笔直地插了过去。

“噌！”

几乎是没有丝毫停滞地，横刀笔直地扎进了李虎的心口正中，没有丝毫的偏差。

倒霉的李虎，就那么被李元霸挑在了横刀之上。

李元霸就像是在举着一面旗子一样，没有耀武扬威，但却血煞之气冲霄！

“李虎！”

李宗看到自己的学生就这么惨死在了自己面前，顿时一股子极其悲愤的心情，从脚底板子一下子冲上了脑门。

“早就看你和那个李虎的关系不正当，没想到你竟然能够直呼其名！”李元霸不屑地笑了笑，将手中的横刀连同李虎的尸体一起丢在了地上。

“你知道你方才做了什么吗？”李宗歇斯底里地叫嚷了起来。

“做了什么？”李元霸不置可否地甩了甩沾染着鲜血的双手，道：“不过是杀了一个胆敢派人来刺杀本王的逆贼罢了！”

李宗大吼了起来：“逆贼？你才是逆贼，你与李世民一脉的皇族才是逆贼，你们这两脉才是逆贼，逆贼！”

“你他娘地什么意思。把话说清楚了？”

“你这该死的逆贼，有什么资格对我等皇族说教？”

这话涉及到了他们李氏皇族，李恪和李愔作为皇室宗族子弟，没有理由不站出来。

“哼！”李宗冷哼了一声，道：“李虎乃是皇室正统。若不是李世民在玄武门前弑兄逼父，他怎么可能坐上皇帝的尊位？你们这一脉余孽又怎么可能坐拥大唐江山！”

“李虎是皇室正统？”李元霸眸子一闪，道：“若按你的话说，李虎应是隐太子李建成的儿子，可是据我所知，我大哥建成共有六子。长子承宗为太原王，早卒；承道为安陆王，承德为河东王，承训为武安王，承明为汝南王。承义为巨鹿王，都在‘玄武门之变’后被诛被杀了个干净！这李虎是从何处冒出来的？”

“哼，李虎便是原本的安陆王李承道！”李宗阴森地吼道：“若非是当年的事情对他造成了很深的影响，我不得不央求邪医为安陆王施术，让其将前事尽忘，如此才得以苟活于世！”

“什么？李虎是安陆王李承道？”

李元霸虽说并没有继承到他前身的记忆，可是对于安陆王李承道，他还是有些印象的。毕竟。那么多年的史书以及影像资料可不是白看的。

“四，四皇叔……方才那人，当真是承道兄长？”

玄武门之变时。李恪那时候虽说还小，可是也已经有七岁了，对于李承道这位年龄最大的二堂兄，他的印象很深刻。

没办法，那个时候的李承道，因为有一个当太子的亲老爹。所以就养成了一个天老大，他老二的嚣张性格。

对于下面那些皇叔、皇姑家的孩子们。那可是一个劲地欺负啊，整得当时的那些并未曾长大的华氏宗族的孩子们。一个两个地全都有了心理阴影。

李恪嘛，自然也是那时候留下的深刻印象。

“应该是错不了！”李元霸又上前瞅了瞅地上的李虎，忽然感觉自己比李世民还要冷血，竟然亲手杀了自己的亲侄子。

可怜的李元霸，并没有看到李宗那嘴角挑起的诡异弧度。

他没注意到，李恪可是难得地心细了一次，他看到了这老头子脸上的诡笑，又仔细辨认了一下躺在地上的李虎半晌，忽然眉心一跳，竟然伸出手去扒拉李虎身上的衣裳。

“恪儿，你在做什么？”李元霸看到李恪的动作，有些奇怪地问道。

“四皇叔，我记得承道兄长身上，在位于肩膀的位置上有一朵类似梅花一般的紫色胎记，我确认一下是不是他！”

李恪漫不经心地回了李元霸一句，眼角的余光却很隐晦地瞄向了一边站着的李宗。

李宗的脸色果然变了，他的脖颈处不停地渗着汗水，可是令立刻感到奇怪的是，他们的脸上却是没有哪怕一丁点的汗渍。

李元霸也终于发现不对劲了，如果不是这则消息实在是太过突然了，要不然的话，李元霸也不会放松警惕。

他故意跟着李恪一齐往前面凑了凑，道：“怎么样，是不是他？”

“不对……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李恪话音一转，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正悄悄往门口方向移动的李宗。

“该死！”

李宗暗骂了一声，突然身形往下一缩，脚下的动作更快了，整个人就像是一只豹子一样冲了出去，那速度快得根本就不像是个年过花甲的老头子。

“还想要跑，问过本王了吗？”李元霸见状冷笑了一声，不过他动都没动，只是向苏定方使了一个眼色。

“处弼，拦住他！”

苏定方会意地点点头，直接对着漆黑的院子外喊了一声。

“得勒！”

一道响亮的声音穿了过来，便见数不清的神武卫兵士，从黑夜的屋子之外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将屋子给围了个水泄不通。

“跑啊，你倒是跑啊！”

李元霸走出了屋子，看着被一众高举着火把，虎视眈眈地神武卫给围在正中的李宗，冷笑了起来：

“正统皇室宗族，安陆王李承道？你还真是敢想，只可惜我们不过是诈了你一诈，你就自己露出了破绽，真是不经吓呢！”

“你，你……”听完李元霸这一番话，李宗的脸都绿了。

李元霸没有说话，只是上前两步，强行摠住了李宗。

“你做甚子？”李宗疯狂地挣扎着，想要挣脱李元霸的掌控，可是以他的力道而言，怎么可能是李元霸的对手。

“撕拉！”

一道轻响，李元霸愣是将李宗的脸……不对，准确地说是李宗的脸上撕下来一张人皮面具。

在人皮面具下，隐藏的是一张极其俊逸，年不过二十上下的年轻小伙子。

看到这张隐藏在人皮面具下的脸，众人呆愣了半晌，好一会之后这才恢复了过来，齐声道：“太子殿下？”

第四百七十七章琅琊王李承宗

“啊？谁在叫我？”

门外一个略显稚嫩的声音传了进来，便见身染鲜血的李承乾从屋子外走了进来。

“你，你是谁……”

当李承乾看到这个比他在年纪上要大个四五岁的家伙的时候，也是满脸的惊疑不定。

“原，原来不是太子殿下！”

屋子中所有的都轻呼了一口气，可是此刻疑问又来了，既然不是太子殿下，那么这位到底又是谁，怎么和太子殿下长得这般相像。若不是这小伙子在年龄看上去，要比太子大上不少的话，恐怕谁都会认错人的。

“哼，是不是很惊讶？”李宗脸上出现了嘲讽的神色，他看着满屋子中除却李元霸之外，全都惊异莫名的众人，继续说道：“世人只知皇帝李世民，太子李承乾，谁又还记得本王的父王建成，谁又还记得本王李承宗！”

“李承宗！”李元霸眉头一皱，想了好一会方才说道：“你是承道之前那个据说生在民间的建成私生子，不过你不是先天早夭吗？”

想也是，这李承乾和李世民乃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这两兄弟虽说并不是生得特别相似，可是也有七八分想像。既然李承宗是李建成的儿子，那和李承乾身为堂兄弟，这长相相似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哈哈，没想到还有人知道本王！”

李承宗癫狂地哈哈大笑了起来，“什么私生子，本王受封琅琊王，莫不是父王为了防备李世民暗中培养势力，同时将本王雪藏起来的话，怕是当年玄武门之事死地就不仅仅是我那五个兄弟了！”

“原来如此！”李元霸摸着下巴说道：“这样算起来的话，你还是本王的亲侄子呢！”

“呸！”李承宗恶狠狠地吐出一口唾沫，道：“本王绝不会承认你是本王的四皇叔！”

“不管你本心同意不同意。本王终究是你四叔！”李元霸有些怜悯地看着

李承宗，道：“既然这次找到你了，那本王便带你回长安城去见陛下，看看皇兄如何处置你吧！”

“李元霸，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本王，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李承宗疯狂地挣扎了起来。

“没关系，你死不死的与我无关，但是至少在回到长安之前，你还不能死！”

李元霸无所谓地耸了耸肩，随后对一众神武卫兵士们说道：“你们把他给本王看好了。断断不能让他死了！还有，李承宗乃是隐太子血脉的身份你等必须要缄口不言，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骚乱！”

“诺！”

苏定方等人齐齐应了一声，随后不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掏出了一条绳子，直接上前将李承宗给绑了起来。

“你们……你们放开本王！”李承宗死命地挣扎了起来，可是看他这瘦胳膊细腿地，怎么可能挣脱开，到最后只能任命地接受了。

……

白马山下，王浚脸上颇有些严肃地抬头看着云雾缭绕中的孤云寨。

此刻乌云已经散去。明亮的月光透过云层将大地全都给照亮了。

“大人，时间上应该是差不多了！”一名神武卫的兵士匆匆上前，表情恭敬地向王浚行了一礼。

“哦？寅时了吗？”王浚扭头看了看树影，道：“派两个兄弟去孤云寨中看看。王爷他们应该是快办完了吧？”

“哒哒哒……”

就在此刻，纵马而来的声音响了起来。

远远地，便见一人一骑从白马山的一条盘山小路上匆匆而来。

这白马山虽说并不险峻，有一条宽敞的小路可以一路直达山顶。可是正因为如此，此处才更加易守难攻。

“大人，是刘大将军！”眼尖的神武卫兵士。第一个认出来了来人，有些

兴奋地说道。

“吁！”

说话间，刘仁轨已经来到了王浚身前，勒紧了缰绳。

“王长史，孤云寨已经被攻破，王爷正带着卫中的兄弟搜查寨子中的密室！”刘仁轨对王浚拱了拱手，道：“王爷怀疑绛州卫以及刺史府中有人与孤云寨勾结，我等且回驻地，先稳住绛州卫再说！”

“还是王爷思虑周全！”

王浚点点头，分出了一千五百名兵士跟在刘仁轨身后向着那一片密林中赶去。而他自己，则是带着剩下的神武卫兵士留了下来，等待李元霸的归来。

.....

当夜，李元霸带着苏定方等五百名神武卫兵士就住在了孤云寨中，也不能说是住，只能说是找到了密室，在密室中找到了一些东西，在看到那些秘密往来的信件以及账册之后又筹划了一些东西。

第二天，李元霸就带着一众皇子，在五百名神武卫的护卫下回到了安阳县城。

昨日一夜，就因为李元霸大张旗鼓地宣扬要去攻击孤云寨，得到消息的单东谷是一夜没睡。

实在是神武卫的名头太大了，再加上自家主上传来的消息，让他寝食难安。

一大早，听闻之前匆匆离去的神武卫将军李大德又赶回了安阳县城，单东谷准备好东西就前来打探消息。

馆驿中。

“王爷，绛州长史单东谷来访！”

刚刚洗漱了一下，准备稍稍休息的李元霸，还没来得及脱掉外套，赵三炮就小跑着赶了过来禀报。

“哦？他倒是消息灵通，我们这边刚刚回来，他就已经知道了！”李元霸闻言笑了笑，道：“你去把他唤进来吧，正愁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和咱们这位

长史大人好好地聊聊，他自己倒是先送上门来了，还真是想睡觉了，就有人送枕头上来！”

“是，王爷！”赵三炮应了一声，匆匆退了下去。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带着几个家仆，提着满手大包小包礼品的单东谷，带着满脸虚假的笑容走了进来。

这刚一进门，还没等李元霸说话呢，这老家伙就率先向李元霸拱手道：“早就有心前来府中拜见将军，奈何昨日诸事繁杂，在家爱上将军昨日傍晚匆匆离去，故此方才今日前来叨扰，还请将军莫要怪罪才是！”

虽说昨日为了剿灭孤云寨辛苦了一夜，可是李元霸脸上却没有丝毫的疲惫之色，他笑着还了单东谷一礼，道：

“单长史客气了，平日里，单长史协助刺史大人管理一州之地，甚是忙碌。今日能够抽出时间来拜访本将，却是让本将倍感荣幸啊！”(未完待续.....)

第四百七十八章解决了一个，还有另一个

“李将军客气了！”虽说明知李元霸这话并非是出自真心，可是单东谷的心中还是感到很舒服。

“未知单长史今日前来所为何事啊？”李元霸将单东谷引到了高椅上，自有神武卫的兵士为单东谷奉上了香茗。

单东谷命自己的手下家仆将拎着的礼物放了下来，笑着对李元霸说道：“将军，下官添为绛州长史，本就有招待上官的指责，更何况之前下官与将军有些误会，是以今日才……”

“单长史不必如此！”李元霸不在意地摆摆手，道：“正所谓不知者不怪，更何况先之事错并不在单长史，单长史又何必如此在意呢？”

“还是将军大度！”单东谷呵呵笑着，话锋一转，道：“下官听闻，昨日将军带着神武卫的兵将们赶赴祈山县，与神武卫大军汇合，并且配合绛州卫兵士围剿孤云寨，为何今日清晨将军就已经回返安.阳县城了？”

“因为已经解决了啊！”李元霸漫不经心地透露了这个消息，却是在趁机观察这老头子的表情变化。

果然，听到李元霸的话后，单东谷的脸皮剧烈抽搐了一下，随后瞳孔骤然放大，恐惧之色一闪即逝。

过了好一会，单东谷脸上强挤出了笑容，勉强笑了笑：“既，既如此，不知那孤云寨大当家的李虎，将军可曾抓到？”

李元霸颇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道：“那李虎倒也算得上是条汉子，即便拼到底也没有出卖他的主上……”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明显听到了单东谷呼出一口浊气的声音。就在他想要说话的时候，李元霸的后一句话，却是差点把单东谷给吓个半死。

“不过……李虎虽说是死了，但是我们却抓到了孤云寨的军师李宗！”李元霸似笑非笑地说道：“李宗倒不像是一个硬骨头，相信很快就可以从他的口中问出一些有用的东西来！至少可以把孤云寨潜藏在绛州。乃至其他州郡县府衙的孤云寨细作给找出来！”

“这……这确实是一件好事！”单东谷的脸色有些难看，笑容也终究是变得有些牵强了起来。

之后，李元霸又和单东谷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了起来，可是单东谷的状态很不好，言语间也有些含混其次，明显心不在焉。

如此过了大概有一炷香的时间。单东谷起身向李元霸告辞离去。

李元霸带着苏定方以及李恪等人，亲自将单东谷送到了馆驿门口。

看着单东谷上了马车向着刺史府而去，赵三炮有些忍不住地说道：“王爷，既然已经在孤云寨密室中找到了这单老头与孤云寨秘密往来的信件，为何不借着这个机会将这老家伙给抓起来？”

“是啊。王爷！”李三多也是满脸的不解之色：“既然咱们手上有了证据，何不将这些在绛州境内的家伙全都抓起来，好好审讯一下，相信他们可以吐出很多长安大员来！”

“你们俩就不能好好动脑子想一想？”李元霸扭头瞥了这一对活宝一眼，道：“这绛州地界儿，不光有孤云寨，还有盐帮。咱们一旦把这些跟孤云寨有牵连的家伙们全都给抓起来的话，那盐帮必然会做出反应。甚至会迅速收手并且潜藏起来，如此岂不是得不偿失了？”

“哦！”赵三炮恍然大悟，道：“王爷是想要把这两个绛州的祸害给一次性解决掉？”

“对。即便为了我大唐的吏政，也要为了这整个绛州乃至周边州道郡县的百姓，将这两个祸害给彻底解决掉！”

李元霸的眼中闪过冷厉之色，摆明了想要将这两个毒瘤给拔除掉。

“四皇叔，这件事情可一定不能忘了我们！”李恪上前几步，道：“我大唐竟然还存在这样的地方。是我们朝廷的错！”

“日后若是在看到这样的家伙，我一定要见一个杀一个！”

李愔和李恽永远都是嫉恶如仇的性子。这俩兄弟如果放到一起去，怕是会把自己封底内的贪官污吏给杀个血流成河。

“好。四叔现在就给你们这个机会！”

李元霸拍了拍李恪的肩膀，从怀中掏出了半块上面刻满花纹的玉珏递给了他，道：

“待会你拿着这半块玉珏，去城中的‘雍和酒馆’找他们掌柜的，告诉他‘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城人未还。’那掌柜的会回你一句，‘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城人未还……好诗，好诗啊！”李恪嘴中碎碎念了半晌，之后说道：“然后呢？”

“然后你就不用管了，那酒馆掌柜的会告诉你一些情况，你只需要把这些情况记清楚，回来之后复述给我就可以了！”李元霸笑着说道：“记清楚了吧？”

“记清楚了，四皇叔！”

李恪兴奋地应了一声，带着自己的两个兄弟以及四五名神武卫的兵士，进了馆驿换了一套衣服，向着城中的‘雍和酒馆’赶去。

至于赵三炮和李三多他们，李元霸也没有让他们闲着，而是让这一对活宝带着一些神武卫的兵士乔装打扮之后，悄悄跟在远去的单东谷身后，将他的一切行动全都监控了起来。

并非只是报告他的情况，而是将他的一切全都记录下来，最重要的是信鸽，只要是被单东谷放出来的信鸽，一只都不能放走！

……

一上午的时间就这么匆匆过去，李元霸在屋子中好好休息了一下，直到用过午膳之后，李恪才带着满脸的凝重之色赶回了驿馆。

一回到馆驿里，李恪三兄弟就直接来到了李元霸的屋子里。

其实这三兄弟一上午的时间也真是挺不容易的，实在是在酒馆接收到的信息量太大，也太重要了，三兄弟需要好好消化一下。

李恪等三人轻松惬意的坐在高椅上，急不可耐地吃了一口点心，喝了一杯热茶，这才开始进入正题。

“恪儿，怎么样？那掌柜的都告诉你们什么了？”李元霸看着这三个小家伙狼吞虎咽的样子，不觉有些好笑。

李恪咽下口中的点心，道：“四皇叔，那酒馆不会是我们大唐的细作机构吧？要不然的话，酒馆中怎么会有密室、密道，还有那掌柜的，似乎对于绛州的情况知道地也太多了吧？”

李元霸摇摇头，道：“这件事情以后你们会知道的，现在还没到告诉你们的时候！先说说情况吧！”

李恪也知道唐朝有很多的隐秘之事，有些秘密机构也实属正常，所以他并不在意地点了点头，道：

“四皇叔，根据‘雍和’掌柜的话，这绛州卫府的兵士根本就是出工不出力，纯粹地做做样子罢了。那神行船中看不中用，看起来很是厉害，可实际上却是没有半分的用处。还有那水军，虽说有些能力，可是因为绛州卫上官的原因，从未曾认真清剿过盐帮……”

“三哥，你说那些都没用！”李愔打断了李恪的话，道：“四皇叔，总体来说，因为这绛州卫上官的存在，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认真剿贼，而是在做着各种花样来混淆视听。”

“这样说来，和本王预料的也没有什么出入……”对于两兄弟的话，李元霸并没有什么意外。

“四皇叔，临回来的时候，雍和掌柜的给了我一本账册，您看看！”此刻，李恹像是想起了什么，探手入怀，掏出了一本蓝皮的账册丢给了李元霸。

他继续说道：“根据影卫的清查，不论是银、粮、军还是法曹的帐册，全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近几年来，绛州为清剿孤云寨以及盐帮，所付出的钱粮可谓是不计其数。”

“是啊，四皇叔！”李恪也插话道：“起始绛州还是很富裕的，光是风凌渡口，就让整个绛州乃至周遭的周到富裕了起来。可就是这些收入，也是被朝廷多半拿去养了州卫和衙役。可是这盐帮却是越剿越凶，越清越多。在我看来，八成那些钱财是拿去养贼，而并非是养兵了！”

李元霸一边听，一边低头翻看了一会那本蓝皮的账册，眉头登时就拧成了川子，就连脸上的表情都使得冷肃了起来：

“哼，身为府兵却是丝毫不作为，刺史与府兵狼狈为奸……绛州上至刺史下至衙役小兵，一个个也都习惯了袍子以及孤云寨山匪的存在，这也难怪这两个毒瘤是剿之不尽，越来越多。看来不解决了他们，还真是对不起我大唐的百姓啊！”

“对了，四皇叔！这绛州之所以用孤云寨山匪来维持治安，除了这两个地方的存在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李愔说道。

“什么？”李元霸的脸色已经够冷肃的了，眼下已经开始向着铁青之色转变了，“你且说说看！”

李恪面带怒火地说道：“这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绛州的刺史、府兵与地方富豪乡绅相互勾联，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故此，在这里看起来是刺史与绛州卫都统最有权威，可实际上真正在绛州称王称霸的，却是刺史洪海洋、长史单东谷以及绛州都尉古超！”

第四百七十九章及时雨

“看来四皇叔是真得没看出来这个中的奥秘。”李愔看着面容阴沉的李元霸，说道。

“刺史洪海洋倒还可以理解，可是这绛州都尉古超是何人？”李元霸轻挑了一下嘴角，说道。

“四皇叔，这古超原本是绛州卫中的一个小小的校尉，可是七年前，这家伙突然崛起，一举诛杀了纵横绛州之地的三名江洋大盗，将他们的头颅带回了绛州卫中！”

李恪的眼睛中透着一股子疑惑之色，“也正是因为如此，古超才被破格升任为绛州都尉，在任七年间，甚至比那庞宇在绛州卫中还要有威望！”

“那为何之前在刺史府，本王没有见到那个古超？”李元霸问道。

“古超本应随副都统张劲强前往祈山县围剿孤云寨的，可是这张劲强却临时收到了来自长安城的消息，前往长安城中已有七日了，据说今日清晨方才回返。”

李恪立即把收到的消息告诉了李元霸。

“刺史府唯刺史洪海洋马首是瞻自然是，不过他竟与绛州本地的商贾、乡绅相互后勾联，着实可恶！”

李元霸铁青着一张脸，继续说道：“至于这军府之中嘛，起初我尚以为众将校的首要效忠对象是庞宇，没想到他们真正地效忠对象竟然是是这个什么古超，真是出乎本王的意料。”

“四皇叔，您是不是有些多虑了？要收拾他们终究是容易的。我们现在唯一需要担心的是，这两个家伙在这绛州之地究竟有多大的势力，背后又牵连了多少人。”

李恪远比李愔以及李浑要看得远。

“沉珂需要重剂，我们既然已经查到了这一步，就断断没有撒手的可能。”

李元霸沉声说道：“好在我们现在手上人员充足，对外有神武卫，对内有‘雍和酒馆’，否则的话。就咱们孤家寡人的，还真是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算了，算了，最关键的地方，本王还没想到如何衔接，所以说那些亦是无用。”

说道后面，李元霸确实有些暗自皱眉。

“程将军，程将军……快出去看看吧，有一个穿得挺阔绰的白胖子，说要找他们家少东家！”

便在众人全都有些沉默的时候。一个神武卫的兵士急匆匆地跑了进来，离着老远就对众人大吼大叫了起来。

“程将军？找谁的？”

这么看着那本神武卫兵士的一通大吼大叫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啊……王爷……小的见过王爷，见过诸位殿下！”

那名神武卫兵士没想到屋子里竟然有着这么多人，顿时变得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无妨！”李元霸对这名神武卫兵士点了点头，疑惑道：“方才你再说什么？”

“哦！”神武卫兵士急急地说道：“对了，咱们馆驿外有一个穿得很是阔绰的白胖子，说是来见他们少东家程处弼的！”

“程处弼，原来程将军说得便是处弼啊！”

李元霸扭头看着程处弼。道：“少东家？本王倒是忘了，咱们这还有一个地主老财呢！”

“那是，再怎么说明老程家也是长安城有名的富户！”李愔笑看了程处弼一眼，道：“永和粮号。永平盐号……若说敛财，哪里有这两家官家指定的店铺相比啊！”

“永和、永平？”李元霸闻言蓦地眼睛一亮，颇有些惊喜地说道，“有了。有了！处弼，来找你的这个白胖子，还真是及时雨啊！”

“啊？白胖子怎么就成及时雨了？”程处弼颇略有些愕然地说道。“王爷，您这是怎么了？为何激动如斯？”

“你等等，你知不知道是谁来找你的？”李元霸追问道。

“穿着富庶，长得有些白的胖子。”程处弼摸了摸下巴，说道：“难不成是永和粮号的坐堂掌柜，程香斐？”

李元霸拍了拍程处弼的肩膀，激动地一抚掌，道：“若真是如此那可真是太好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哈哈！”

这下连李恪和李愔也感觉到不对劲了，自家皇叔可是很少露出这种情绪来的，今儿这是怎么了？

于是，李恪问道：“四皇叔，到底是何事让您如此激动？”

“嘿嘿，先让四叔我给你们卖个关子，以后你们自然会知晓。”

李元霸难掩激动地哈哈大笑了几下巴掌，对身边的程处弼说道：“你快出去看看，若真是那个什么掌柜的话，你便将他给请到馆驿中一叙。”

程处弼沉默了好一会，这才勾起嘴角嘿嘿笑了起来：“看来王爷又在鼓捣什么怪事了。就是不知道倒霉的是我们家那个掌柜的，还是别人！”

李恪笑道：“你这家伙就别猜东猜西得了，只需要把那家伙请进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也是！”程处弼一扬眉毛，道：“还是把那家伙叫进来看看吧！”

.....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程处弼就领着一个身着蓝色大氅，看那体重足有上两百斤的白胖子走进了馆驿之中。

这白胖子说起来也是一个传奇，这货名叫程香斐，原本是程咬金所属程家的堂少爷，年方三十五岁，生得气宇轩昂，稳重无比。

传闻他精通韵律，且学富五车，为人极其地聪慧，来到长安城中不到短短的半年时间就成立起了数家店面。

要不然的话，以程咬金的夫人崔氏的眼光，怎么可能选他作为永和粮号的坐堂掌柜的。

“在下程香斐，见过武王殿下，见过吴王殿下，见过.....”

程香斐之前曾经与李元霸以及李恪等人有过一面之缘，所以见到李元霸等人之后，立刻面带微笑地拱手纳拜，言谈举止之间，倒是没有商贾之人的

那种市侩。

“快快免礼！”李元霸脸上上前两步，将程香斐给扶了起来，道，“丈夫，本王今日能够在绛州之地见到丈夫，实在是缘分呐！”

“此话怎讲？”

程香斐被李元霸的态度给整懵了，他很肯定，如需近距离地接触武王，肯定是第一次，武王殿下为何有此一说？(未完待续.....)

第四百八十章定计

“先生且少安毋躁！”

李元霸笑了一笑，道：“你总不能让我在这门口处招待你吧？到时候传出去，别人还以为本王不讲礼数呢！”

李元霸呵呵笑着开起了玩笑，随后将程香斐给引进了屋子中，并且随之奉上了香茗。

颇有些疑惑地坐在了高椅之上，程香斐道：“王爷，现在您可以告诉在下方才为何要那样说了吧？”

李元霸轻饮了一口浓茶，道：“先生，实不相瞒，本王特意让处弼请先生进来，乃是有事相求。”

“王爷客气了！”程香斐微笑道：“王爷位极人臣，地位尊崇，我家少东家又在王爷麾下效力，受您颇多照顾。若是在下力所能及，定当效命。”

“哈哈，我就说嘛，只要我同意了，表叔就不会有啥意见！”程处弼自然不希望程香斐有事来推脱了，不过能办事嘛，自然也就尽力了。

“这是自然。”

程香斐不是傻子，自然听明白了程处弼话中的意思，他很是谦逊地微笑点头，道：

“虽说我永和、永平家大业大，可也需要各方面的帮衬，但凡王爷有何要求，定要最大程度的满足。”

“好，既然如此，本王也就不客气了。”

李元霸笑了笑，道，“其实吧，本王要先生帮的这个忙，真要算起来的话也很是容易，所为难的就是……需要先生配合本王演一出好戏。”

“演戏？”程香斐愣了一下，道：“未知王爷所言的演戏是何意？”

李元霸没有回答程香斐的话，反倒是问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话，道：

“先生。不知你到绛州多久了，可曾与绛州的富豪以及乡绅们见过面？”

程香斐只皱起了眉头，仔细想了半晌，说道：“王爷，我于昨日傍晚便来

到了绛州城中。原本受了主母之命来绛州采购一些木器以及漆器。可是后来，我听说少东家也到了绛州，便特意前来看看少东家。至于抛头露面，我昨日可是在驿站之中休息了足足一天的时间，哪里有那闲情？”

“如此甚好。”李元霸笑得越发开心起来，他继续说道。“本王想问一问先生，对这绛州盐、粮两道了解多少？”

“知道的并不算多……王爷到底想知道什么？”程香斐被李元霸这一句话给说心中多少有些发毛，特别是提到盐粮两道的时候，声音都放轻了下来。

“本王想要你与本王演的戏，便是与这盐粮两道中的粮有关。”

李元霸重要吐出了话题。道：“先生乃是商贾出身，又是贩卖盐粮，对于咱们大唐朝的盐、粮买卖自然也是相当熟悉的。”

说到这里，李元霸稍稍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实话说吧，对于绛州的盐粮情况，先生去应该比本王都要清楚！本王是想要先生在绛州城内放出消息，说你要收购一百万石的粮食！”

“什么？一百万石？”

程香斐还没来得及说话。倒是李恪、李愔等兄弟几个吃了一惊：

“王爷，您是在开玩笑吧？就算是咱们朝廷的太仓中，一般也不过存个五六十万石的存粮。为何要程家收购如此多的粮食？”

程香斐显然也是有些吃惊：“是啊，王爷，一百万石，可不是什么小数目啊！”

“哈哈！”李元霸大笑，“所以本王才说也只是放出消息啊，又没说真得叫你去买！”

程处弼和李愔等人亦是面面相觑。一起大惑不解地摇头。

倒是一旁的李恪笑了起来，他说道：“我明白了。怪不得苏将军说前两日的时候，四皇叔乔装打扮走了一趟绛州城。感情是摸行情去了！”

“原来如此！”就连脑子一向不太灵光的李愔经李恪这么一提醒，顿时恍然大悟，眉头一拧道：

“四皇叔中这一招引蛇出洞，顺藤摸瓜，确实是不错。可是万一……万一这绛州粮仓真得未曾涉及到私粮案件呢？”

“那有什么好说的，直接收他一百万石粮食不就算了！”李元霸笑道，“不过，你们想过没有，若这绛州粮仓真是一个毫无问题的粮号，怎么可能拿出一百万石的粮食呢？”

“也是！”

屋子中所有人都默默点头，事情似乎也是这么一个理儿。

“哦，我算是看明白了，王爷您这是在查处私粮吧？”程香斐很聪明，通过字里行间地总算是推测出来点东西。

“没错！”李元霸并没有想过要隐瞒程香斐，索性便如实相告。

程香斐点点头，话锋一转说道：“可是王爷，您想过没有？但凡是经营粮、盐的商号都有私下交易，特别是这绛州之地，更是商贾组织自己豢养了一批粮枭还有盐枭，比如说盐帮？”

李元霸冷冽地咧开了嘴巴，笑道：“先生，你怎么知道本王想要动的便是盐帮？”

“王爷要动盐帮？”程香斐吃惊地瞪大了一下眼睛，道：“这，这……”

“不仅是要动，本王还要将盐帮给连拔起，让他们永无翻身之日！”李元霸打断了程香斐，几乎斩钉截铁地说道。

程香斐沉默了半晌，脸色变换间终究说道：“王爷，我干了！”

“好，那咱们就来谈一谈这具体的细节吧！”

李元霸引领着程香斐来到了早就已经清理出来的厢房中，开始就这件事情展开深入的讨论。

……

时间匆匆过，没有一柱香的时间，李元霸便与程香斐商议好了各方面的细节。

“都说王爷智计无双，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

商议完后，程香斐对李元霸拱手道，“在我看来，说您智计无双也是低了些，分明是智计似妖！”

“哈哈，过奖了，其实本王也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

对于程香斐过于高的帽子，李渊并且并没有在意，而是继续说道：“有你长安崔家的金字招牌，害怕那绛州粮仓不上钩？”

“如此，那在下就不再所想其他了！”程香斐拱拱手，起身对李元霸水道：

“待下午时分，我便去往安.阳县城中好好转上一转，顺便给那些粮贩子放出一些风声，想来那绛州粮号就会来找我了？”

第四百八十一章鱼儿上钩了

“那是自然。”

听到程香斐话后的李元霸，很是肯定地点了点头，道：

“本王这几日不去那绛州粮仓，恐怕那什么二掌柜、三掌柜的想找到本王都要想疯了！你若是将你来到江州的消息放出去，一旦被‘绛州粮仓’的人知道了的话，怕是立马就得主动凑上前去？到时候啊，先生只须要注意与本王统一口径就可以了。对于其他的事情，也就能顺其自然了，毕竟先生是纯粹的商人，远比本王要在行得多了！”

“哈哈，听王爷这么一说，我倒是觉有这件事情越来越有趣了。”程香斐脸上漏出了很是开怀的笑容，道：

“王爷，在下自出生至今，还从来没有哪怕一次这般的生活。毕竟咱们商贾不同于军人的九死一生，讲求的是一个稳字。是以，我相信这次的经历足以让在下铭记一生了！”

“我想，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李元霸闻言哈哈笑了起来。

.....

待与程香斐讨论完各项细节之后，程香斐就直接辞别李元霸，离开了绛州馆驿。

程香斐带着李元霸特意安排给他的五十名神武卫兵士，在让他们换了衣服之后，便当作仆从一般跟在了他的身边。

送到门口处，程香斐再洗向李元霸道别，走人。

“王爷，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看着自家堂叔远去，程处弼摸了摸后脑，看着李元霸说道。

“咱们？咱们哪里有什么地方去啊，走。一起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李元霸很是慵懒地伸了个腰，自语道：“这一天一夜的，也真是够累的了，看来本王真得要好好的补上一觉了！”

这都到什么时候了，者为主竟然还能睡得下去。也真是服了这位王爷了！

.....

自是一夜无话，到第二日正午的时候，李元霸才总算是醒了过来。

不过并不是睡觉睡到自然醒，而是被程处弼给敲门敲醒的。

“你这家伙，怎么总是在这么不巧的时候来！”等李元霸洗漱完毕，穿上衣服之后。不满地看着这货。

“嘿嘿，王爷，我堂叔来了，正在书房里面等您呢！”程处弼也知道有些不好意思，这当*鸟。再加上王爷有起床气，他这么做还真是作死呐！

“嗯？这才一天的时间啊，他就回来了？”李元霸匆匆抓起放在桌子上的茶盏漱了漱口，道，“那咱们就赶快地！”

盥茶时间之后，馆驿书房。

“王爷，在下不请自来，还请王爷莫要怪罪才是！”李元霸刚刚出现在书房门口处。静静地坐在高椅上的程香斐就站起身来，对李元霸行了一礼。

“先生客气了！”李元霸连忙拱手还了一礼，道：“本王这还巴不得你早点过来呢。这样也说明咱们的计划快要实施成功了！”

“是了，在下此番前来就是有重要的消息要报知于您。”

程香斐说道，“昨日受了王爷的差遣之后，在下不敢怠慢，马上就开始着行动起来。果然如王爷所料，绛州粮仓的人很快就找到了在下。想要与我联系售粮之事。”

“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到位啊？”李元霸脸上出现了似笑非笑的表情，继续说道：“来找先生的。可是萧十一郎？”

“不是，他说他姓韩。叫韩志强，是绛州粮仓的东家！”程香斐摇了摇头，说道。

“呵，直接越过大当家的，出动东家了！”李元霸有些恍然地点了点头，道：“也对！想要见你这样的大人物，并且还是带着任务去得，那自然需要更加有地位的人了。一个小小的二掌柜的，自然是没有资格的！”

程香斐微笑着点了点头，道：“确实是如此，与那韩志强同行的还有另外一人，这个人的出现，倒是有点过于出乎我的意料了。”

说到这里，程香斐道：“王爷可能猜出这另外一人是谁？”

“哦，先生还和我跟这兜起圈子了？”李元霸楞了一下，旋即轻笑了起来，“能够和绛州粮仓的东家走在一起的，他若不是粮仓的大掌柜的，便是他们对门‘绛州盐仓’的东家！”

“啪啪啪！”

程香斐夸张地拍了拍手，道：“王爷不愧是王爷，一猜就中！”

“哦？看来我还猜对了！”李元霸有些惊讶地说道：“究竟是谁？”

“此人姓单名君，乃是绛州盐仓的东家！”程香斐想了想，道：“起初的时候我还有些纳闷，不过细想下来，也确实没有什么！”

“对啊，自古以来便是粮盐不分家。先生乃是程家的代表，堂堂永和粮号的掌舵人。”李元霸说道，“如此大的名头，如果他们还不知道联合起来前来拜访你的话，怕是这比大买卖就飞了。”

“不错。”程香斐道：“他们也是看到我这一次收获量比较大，认为财源不可失，于是便急不可耐地下手了吧？不过他们也很谨慎，反复的询问我这一次具体的运货方式，粮食的去处，以及如何支付钱财等等……各方面的细节也都问到了，显然是有备而来。”

“那可真是麻烦先生了，还要花心思来应付这么两个难缠的家伙！”李元霸呵呵笑了起来。

程香斐不在意地摇了摇头，道：“我是商人，这谈买卖的事情自然也不是急得来的事！我耐着性子与他们斡旋，可是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却说根本就拿不出一百万石粮食。算上他们囤下来的，也就勉强可以凑够三十万石粮食，以及十五万石的上好的盐罢了！”

“还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李元霸斥骂了一声，道，“不过就算是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对于一个上州的官派粮号与盐号来说，也不算正常。就这点东西，纵然是抓了这两个家伙，其罪名也不会有多大。”

“是啊！”

程香斐叹了口气，道，“这些年来，从风凌渡口进出或者转运的粮、盐，不说千万石吧，也得有五六百万石！这些盐粮当中，绝大多数都是交派给绛州粮仓以及盐仓的商队。要说他们只敢私卖这区区不过几万石的粮盐，打死我都不信。”

“可是，这说不通啊！”李元霸道，“这粮价官派的粮号以及盐号既然并没有这么多的粮和盐，为何还要主动过来找你，难不成是闲疯了？”

“看来王爷也想到这一点了！”程香斐拍着手掌笑道，“根据我这么多年以来的从商经历来看，他们此行的目的，一者是向我示威，若是我想要在绛州做生意的话，就只能和他们合作；至于这二者嘛，便是他们确实有着这样一批数量巨大的存货，只是他不确定，我是否有这么大的胃口吃下这批货！”

“着啊！”

“我感觉这后者的概率要大得多！”

李元霸和王浚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道。

“若真是后者的话，那咱们接下来需要操心的便是如何才能够让这两家，相信先生有足够的胃口，吞下这批货？”李元霸摸着光洁的下巴，说道。

“呵呵……”

程香斐自信满满地一笑，道：“那两个家伙目前之所以有疑惑，无非就是不清楚我为什么要这么一大批的粮盐，以及我要如何运走这样一大批的粮食，是走陆路还是水路！”

“为什么需要这么一大批盐粮？”

李元霸想了想，突然一抚手掌，道：“我想到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反正在来绛州之前，陛下就已经密令本王可以权宜行事！这样吧，待会我就草拟一张圣旨出来，待明日便召集刺史府中的一众位职官，命他们筹措粮草运往关中粮仓，以备不时之需。”

“若真是如此，自然是妙极了。”

程香斐帮着屋子中的众人开始分析了起来，“朝廷想要大批的征粮，无非就是为战争做准备。王爷宣读这样的圣旨，他们可就有得猜了！”

“不过，四皇叔！这样的话，岂不是会让这两家狠狠地宰我们一下啊？”最具商人头脑的李愔立马提出了异议。

“这有什么？”李恪接过了话头，说道：“小六，你是不是傻了？他想要宰我们，那也得我们愿意啊？既然他敢卖给我们货，那我们就有资格选择付款方式！毕竟一百万势粮食的价格可是相当不菲呢！更何况还有精盐……”

“对啊！我们大可以一手交货一手付钱，在他们交货的一瞬间就将他们人

赃并获！”李愔恍然大悟地拍了一下手掌，忽然感觉自己的兄长好像远比自己想象地要阴险得多。

“如何运货呢？是走陆路还是水路？”王浚此刻问出了这第二个原因。

“堂叔，这个问题就叫我来回答吧！”程处弼终于找到了说话的机会，他抢在程香斐之前说道：“我们程家为了进货和运货方便，便自己准备了几艘运输船，毕竟用自家的船也要方便得多！”

“处弼，你家的运输船有多大？”李愔眨巴眨巴眼睛，问道。

“也没多大！”程处弼抬起脑袋仔细想了半晌，一边伸手比划着，一边说道：“大概，大概比绛州卫的神行船要大上一倍吧？”

第四百八十二章意外收获

“啥？你说啥，比神行船还要大上一倍？”

立刻等人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实在是就连皇帝都不曾有这等规格的行船。

李元霸这心里头也开始大骂了起来：“他娘地，真是见了鬼了！原本这周围的神行船就已经算是巨舰了，而他老程家的船岂不就是传说中的航空母舰了？虽说是货船，不过这老程家还真得是舍得下血本啊！”

“不过，我倒是有一个问题！”李恪颇为疑惑地说道：“这般的巨型船在这汉水之中恐怕会搁浅吧？而且风凌渡口也绝对泊不下那巨船？”

“武王殿下所虑甚是。”

程香斐点点头，道：“我程家的货船一般只是在海上行走，偶尔的情况下会入江、入长河。故此，在今日上午的时候，我便与韩志强、单君他们商议好了，我若是调来这样的大船，他们需得想办法将货物运到临近绛州之外的一条名叫‘山阳湖’的人造湖上，以便在下用来装卸。”

“那就好办了！”李元霸说道，“老子倒是要看看，他们到底可不可以将那些盐粮运出来！”

苏定方插了一嘴，道：“到时候，是不是得动用咱们神武卫中的兄弟们？”

“这是自然，这些人被咱们给抓起来，总好过直接被绛州卫或者刺史府的人直接杀人灭口的好！”李元霸微笑道，“如此，我等这完美的计策才算是成功了。”

.....

在馆驿中待了许久的时间，程香斐才总算是告辞离去。

而眼下已经入夜，天穹之上皓月当空。

绛州府兵开府在安阳县城之外大概十里之处。李元霸带着大概五十名神武卫的兵士，带着绛州都统庞宇开给他的手令出了城门，一路直往绛州府兵开府之地赶去。

倒不是李元霸非得趁着黑灯瞎火地去绛州卫府上去看看，实在是李元霸

那想一出儿是一出儿的思想又出来作恶了。

这也就苦了那些个神武卫的兵士们，摆明了是要遭受虐待了。

走了大概有六里左右的路程。当先冲在最前面的一名神武卫兵士，最先看到一座建在官道叉路口边上的酒肆。

这酒肆坐落的地方很有讲究，纵观方圆而势力范围，除了安.阳县城之外，也就只有这么一栋建筑，看来也是有心之人特意建在这里的。就是为了供官道上的人**的时候，能有这么一个地方落落脚。

“王爷，前面发现了一个酒肆！”那名眼尖的神武卫兵士，纵马而回，向李元霸禀报道。

“王爷。这从安.阳县城出来也有多半个时辰了吧？虽说是吃了晚膳才出门，可是这口舌之间难免有些干渴。要不我们去前面的酒肆中稍做休息，随后再继续赶路？”

苏定方脸上倒是很严肃地提着这个建意，可是那双眼睛却是一个劲儿地往李恪他们三兄弟身上瞟去。

总体来说，李元霸还是一个相当护短的人了，看到李恪等三兄弟虽说并未表现出疲累的样子，但是脸色明显有些苍白的三人，便立马说道：

“好了。就先在前面的酒肆歇歇吧！不过告诉兄弟们，千万莫要贪杯！”

“诺！”

那名神武卫的兵士应了，当先前往酒肆中做些安排。

又继续策马前行了大概有盏茶的时间。果然一座略微有些清简，但是看起来却颇为大气、结实的酒肆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这酒肆看起来占地面积约有方圆三十丈左右，只有两层，在这酒肆的外面还围着一圈高高的木制寨栏，栅栏的正门处有一个门槛，门槛上驾着一块牌匾。牌匾两边还各自挂着一盏红晕朦胧的灯笼。

“龙门酒肆！”

借着朦胧的灯光，李愔将牌匾上的四个大字给念了出来。

李元霸差点一口老血没喷出来。这他娘地也太坑了，怪不得那些武侠小说剧中总会出现龙门酒家。龙门客栈.....什么的，感情这种地方还真有！

留下五名兵士看着马，李元霸等人走过小跨院，直接进了酒肆里，

酒肆的一层很是宽阔，摆放着大概十张长方形高腿桌子。

此刻，酒肆中已经被占用了四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围着有四五个人，他们一边剥着兰花豆，一边喝些酒，看样子应该是喝得少不了。

有一张桌子上，甚至有几个家伙已经有些脸红脖子粗了，就连说话的声音都相当挺大。

对于这种龙蛇混杂的环境，其实李元霸是并不拒绝的，因为在这种地方，才是最适合收集情报的地方。

“小二，好酒好菜地招呼着！”

七八个人刚一落座，程处弼就大呼小叫了起来。

一个肩膀上搭着一个布搭裢，身上还穿着一身棕色粗布衣裳的年轻人小跑了过来，表情讪讪地说道：

“几位客官，咱们酒肆里只剩下了酱羊肉，兰花豆还有包子……米酒倒是有些，不过也绝对供不满您这么多人啊！”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李愔颇有些失望地说道。

“就是，再怎么说明我们也是给你们来送钱的话，你们总不能嫌钱多吧？”赵三炮也瞪着一双牛眼，看向了那名小二。

“这个……因为绛州卫中的兵爷将我们酒肆里面的厨子请了去，故此只剩下了之前留下来的东西，至于炒菜什么的，确实是不能做啊！”

被这几个家伙瞪得浑身发毛的酒肆小二，突出了这么一句话。

“好了，有得吃就不错了，还挑三拣四的！”李元霸倒是没有那么挑剔，只是对于酒肆小二方才说的那话有些在意，“你方才说酒肆里的厨子被绛州卫的兵爷请走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唉……这种情况近几年经常出现！”小二愁眉苦脸地说道：“好像是绛州卫中有一个什么都尉从长安城赶回来了，要我们酒肆的厨子去卫府中做菜！”

“都尉？古超！”李元霸就很快想到这个绛州卫中一直未曾露面的人。

“好了，你快去准备吧！”王浚也想到了这个问题，看来今晚的卫府之行不会有那么顺利了。

小二很快就下去安排了，赵三炮很尽职尽责地提着个茶壶，在给众人上着茶水。

众人闲散地随意聊着天，静静等着酒菜上桌。

邻桌的那几个人，正是之前酒肆中已经喝高了的那一桌。看他们那脸红脖子粗，上有几分痞气的样子，八成不是什么好人。

“他娘地，有没有公德心了？”

“就是，这些家伙一个嗓门比一个高，言语间更是粗鄙不堪，真是呱噪！”

李愔和李恽跟那里在嘀嘀咕咕，声音虽轻，但还是被李元霸他们给听到了。

“我去教教他们啥叫安静！”

程处弼左耳听到两个王爷跟那里嚼舌头根儿，右边耳朵听着那一桌子的汉子，跟那里吵吵闹闹，这心里头都快郁闷坏了。

“行了！”李元霸一把拉住了程处弼，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我们吃了就走，不值得跟这些酒鬼置气。”

程处弼颇有些恼火地瞪了隔壁桌子的那几个家伙一眼，气哼哼地坐了下来。

过了没有盏茶的时间，包子、酱羊肉、兰花豆、咸菜、米酒……一样样地端了上来，而他们身侧的那一桌人，喝得也是嗨到了丁点。

李元霸歪着脑袋瞥了那一桌家伙们一眼，便见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一脚踏在长凳上，唾沫星子横飞地大吼着：

“他娘的，昨儿老子去前街收账，一个老头子死活不肯交账，老子就把那老家伙的摊子给收了，你们是不晓得啊？在这老家伙的摊子底下，竟然他娘地藏了十两银子，哈哈……”

同桌的另外一个身形消瘦的汉子，嘿嘿笑着说道：“怪不得了！感情你王老二是得了意外之财，要不然的话，怎么会如此大方地请我们哥几个出来吃饭？”

“屁话！”王老二吐了那消瘦汉子一脸的唾沫星子，道：“老子什么时候不大方了？前段时间那是因为都尉大人没回来，这不都尉大人一回来，立马给老子发放了上半个月的奖励！就这些银钱，就够老子潇洒挥霍一段时间了！”

一边说着，这王老二从怀中摸出来一个布袋子，‘哐当’一声砸在了木桌上。

那消瘦汉子一把就抓过了那个晃起来声音清脆的布袋子，打开里面看了一眼，眼睛都直了：“他娘的，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一二三……十两黄金，三十两银子！”

“哈哈，你也不看看我家都尉大人是谁？”王老二笑得更加嚣张跋扈起来了。

“你快得了吧！”消瘦汉子道：“神武卫的李将军来到了绛州城中，之前就连刺史大人都站在刺史府门口亲自迎接李将军，你们家都尉可远没有刺史大人的地位高，到时候也得亲自登门去拜访！”

“别提姓李的那个杂种玩意儿！”王老二重重地啐了一口唾沫，道：“不就是从长安来的吗？还上官，还亲自迎接……我呸！整天就知道吆五喝六的，从来不对我们正眼相看，我倒希望那个杂碎早点死呢！”

第四百八十三章小插曲

“嗯？”

听到这几个泼皮汉子的话后，李元霸还没有什么反应，倒是李恪乃至苏定方等人全都横眉竖起，目露凶悍之色。

“这些泼皮，却也真是活腻歪了！”

赵三炮冷哼了一声，直接就站了起来，带着身边那几个五大三粗的侍卫，朝着那一桌子的泼皮汉子走了过去。

王老二正说在兴头上，忽然感觉身后突然传来一股子的阴风，扭头一看，便见几个身着怪异的黑衣，脸上犹自带着凶悍表情的汉子，一个个煞气勃勃地站在他身后。

“呦呵，几位兄弟，这是想要作甚子啊？”王老二抬头看着赵三炮等人，满脸嚣张地冲着赵三炮大声叫嚷了起来。

与王老二同桌的几个汉子，一见赵三炮等人一个个面露怒火的样子，马上就明白势头不对，立刻都面色不善地站起了身来，一副你要敢动手，老子就灭了你全家的架势。

他赵三炮是什么性子？

老子就是一粗人，哪里有那闲工夫跟你在这里闲扯淡，先揍了你丫地再说。

“嘭！”

所以，赵三炮抬手就是一拳狠狠地挥舞了过去，毫不留情地砸在了王老二的左脸颊上。

“啊！”

倒霉的王老二根本就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那壮如牛的身体就直接被砸飞了出去！

“哗啦啦！”

随着一片嘈杂的声音传来，酒肆中那本就算不上有多结实的桌椅，顿时就被王二的身体压碎了一大片。

“他娘地，你们这几个混蛋都还愣着做甚子？没见老子被揍了吗？”脸颊高高肿起，嘴角还溜溢着殷红色鲜血的王老二，痛苦地哀嚎了起来。

“对呀，敢动咱们绛州卫的人，真是该死啊！”

“上。干死他们！”

与王老二同桌围坐地另外几个泼皮汉子先是愣了一下，随机马上就反应了过来，一个个哇哇地大叫着，挥舞着拳头或者随手抄起凳子，就开始反抗打斗了起来。

“眶当、啪嚓！”

一时间，酒肆中桌椅碗筷全都成了这两拨人打斗的兵器，彼此之间狂乱地对砸了起来。酒肆里顿时乱成了一团，另外几桌无辜的酒客们，慌不择路地四散奔逃，寻找着掩体。生怕受了这打斗的无妄之灾。

至于李元霸他们离着最近的这一桌嘛，早在赵三炮他们起身动手的就已经离开了这里，搬到了门口之处。

酒肆中，上至掌柜的下至店小二，早就已经被吓得魂不附体了，这他娘地真是疯了，踏着区区一个小小的店子，开了这么多年了，什么时候发生过这等事情？

得。还是赶紧跑吧！管他砸个天昏地暗，还是天翻地覆……反正都是些个陈年旧物，早就应该置换了，砸坏了也刚好省了他的心。

李元霸在一众神武卫兵士们的保护下来到了门口处。自有兵士搬来了桌椅，是以李元霸依旧和自己的几个大侄子们，慢条斯礼地吃着酒菜。

只是这环境嘛，倒是要差了一些。毕竟酒肆中的惨叫声，那可是天然的噪音啊，连带着还有因为争斗而带起的四方烟尘。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酒肆中就只剩下了正在争斗的两方人，至于最后躺在地上的家伙们，便是那帮子先前还在嚣张跋扈的五个泼皮汉子。

当然了，这除了李元霸他们所待的门口处的两张桌子之外，还是有完整东西的，比如说原先展柜所在的柜台？倒是幸免于难了！

至于剩下的，几乎是狼藉一片！

什么锅碗瓢盆、桌椅板凳的，全都碎成了一片一片地，连个囫囵都看不

出来。

“哎呦！”

屋子中全都是一片哀嚎之声。

李元霸站起身来，缓步来走到了王老二的身边。

王老二现在的样子，那叫一个凄惨啊，不仅鼻子歪了，脸上黑一块红一块的，就连一条胳膊、腿的都被扭成了怪异的形状，八成是折了。

倒霉的王老二苦声哀嚎着，嘴中的鲜血和流下来的眼泪，混杂在地上的泥土间，看起来就让人心酸。

“你，你们是什么人？晓得不晓得老子是什么人，找死不成？”

王老二哀嚎着连嗓子都喊哑了，此刻看到李元霸的时候，那是难掩心中的怒火，扯着嗓子大叫了起来。

“哼！”

李元霸冷哼了一声，狠狠地一脚踩到了这货的脸上，甚至还重重地碾了起来。

王老二奋力的挥动着单拳，踹动着单腿，想要反抗，可是赵三炮他们也不是吃干饭的，直接和李三多一人一下，把王老二仅剩的两条胳膊腿地全都给干折了。

“就你们这样地，竟然还是绛州卫的兵士，真是给朝廷丢脸！”李元霸冷冷地笑了一声，道：“想要我们留下名号，你以为你是谁？”

“就是。”李惜亦是随声附和，“有你们在，怪不得一直无法攻破盐帮和孤云寨！”

“你们到底是谁？”

王老二终于意识到不对劲了，这些家伙在明知道自己身份的情况下，竟然还敢对自己动手，那就表明他们并不把绛州卫放在眼里。

这样的人，在整个绛州可是没有几位的。

“处理了他们！”李元霸懒得再和这家伙废话，直接丢下了一句话，转头就朝着酒肆之外走去。

至于剩下的事情吗，自然有神武卫的兵士去安排。

.....

出了酒肆，李元霸领着神武卫的兵士们一路纵马前行，不过一炷香的时间，就已经到了绛州卫卫府前。

绛州卫的卫府建造地仿佛一座被围起来的宫城一般，只不过里面的建筑倒是远没有宫城一般那样恢宏大气，充其量就是大一些罢了。

还没等李元霸等人纵马而至，自有巡营的绛州卫兵士面露肃容地上前问话：“来者何人？竟然胆敢夜闯卫府，难道不知道我绛州卫府乃是军事重地吗？”

“叫你们庞都统出来，我们乃是神武卫的人。”赵三炮持着一块金黄色的手令，大声叫嚷了起来。

“神武卫的人？”那名绛州卫的兵士上前几步，仔细端详了一下来的众人之后，便道：“诸位且稍待，容我进去禀报一下。”

一边这样说着，他一边转身向着卫府中跑了过去。

等了没有盏茶的时间，一大队人马便在绛州卫都统庞宇的率领下，急匆匆地赶了出来。

“李将军深夜前来，本将未曾远迎，还请李将军莫要怪罪才是！”隔着老远，庞宇就向李元霸拱手行礼。

“庞将军客气了！”李元霸下了马，向庞宇拱手还了一礼，随后便朝着卫府里面赶去。

紧跟在李元霸身后的一众神武卫兵士也没有废话，全都纷纷下马，朝卫府里走去。

庞宇呆楞了半晌，这才快步追上来，问道：“李将军，不知你今夜突访卫府，到底所为何事啊？”

“今夜在馆驿无心入眠，想起前几日庞都统所言绛州卫的兵士们如何威武，便想前来卫所看一看，唐突之处，还请庞将军莫要见怪才是。”

李元霸一边急速向着中军府堂走着，一边说道。

“李将军能来卫府中指导本将手下的兄弟们，本将又怎会见怪呢？‘庞宇干笑了两声，脸上的表情似乎有些担忧之色。

李元霸才不会在乎这家伙会怎么想，他只管一路前行。

.....

于是一路无话，李元霸以及一众神武卫的兵士，也只顾向着中军府堂走去。

这一路之上，好多巡逻的兵士看到李元霸他们的时候，都是明显地一愣，随后便是一阵阵低声议论。

“这人谁啊，咱们的都统大人竟然跟在他身后，真是奇了怪了！”

“你真不认识他？”

“快说，快说，这些人到底是谁啊？”

“他们？他们乃是神武卫的人，是从长安城来的！”

“哦，我听说前些天的时候，咱们卫所出动神行船巡视汉水，途中突遇盐帮的袍子们，原本能够将他们全都给灭了的，可是那位李将军却是放出话去，直接安排一百人下水，毫发无伤地活捉了那些袍子！”

“他娘地，要不要这么猛啊？这些家伙真干出这事了？”

“行了，别说那些废话了，这么厉害的人今夜前来咱们卫所，八成没有什么好事，咱们兄弟还是小心一点吧！”

.....

中军大堂之中，灯火依旧辉煌。

李元霸领着李恪几兄弟，外加苏定方、赵三炮以及李三多，直接进了中军大堂。

当然了，他可不会越俎代庖地坐在主位上，而是等到庞宇他们进来之后，才在一侧的客座上坐下来。

“李将军，不知你对我卫府兵将们的印象如何啊？”庞宇坐在主位之上，笑看着李元霸说道。

“坦白说，不怎么样！”李元霸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说道：“庞将军，若是我直接到卫的话，怕事会对你们绛州卫的印象很好，可是很不幸，本将临到卫所之前曾经去过一所酒肆，在那酒肆之中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

李元霸的话中还透着股子怒火，是个人就能够听出来。

“哦？不晓得发生了何事啊？”庞宇很好奇，究竟那酒肆之中发生了何事，竟然让这位长安城来的将军如此愤慨。（未完待续……）

第四百八十四章绛州卫府

就在李元霸与庞宇诉说方才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绛州卫府西侧厢房之中：

“王二，你们几个怎么连几个普通人都搞不定？亏你们还是绛州卫的人！”

皮肤黝黑，但是面貌却颇有些也能沉稳意味的青年汉子，面色阴沉地看着一个个鼻青脸肿的汉子，而王老二赫然在列。

“都尉大人，您是不知道啊！”王老二哭丧着一张脸，道：“我们不是没有还手，而是这些家伙极其厉害，您看我们哥儿几个身上的伤……面对他们，我们根本就毫无还手之力啊！”

“废物！”青年汉子恶狠狠地上前一步，踹了王老二一脚，道：“老子花了那么多的钱，难不成就养了你们这些废物不成？”

“哎呦！”

青年汉子这一脚可是不轻，直接就把王老二那刚刚被接起来的胳膊给踹折了。

“你还有脸叫？”王老二越是哀嚎，青年汉子就越生气，他毫不客气地再次上前补了一脚，道：“要不是看在你为本都办事这么多年，尚有些苦劳的份上，老子早就杀了你了！我古超可不要你这种废物！”

古超，原来这家伙就是古超，还真是够年轻的。

“都尉大人，都尉大人切莫着恼！”那王老二的几个倒霉同伴，赶紧来劝古超，免得到时候他们也跟着一起倒霉。

“你们也一样是废物！”他们不说还好，一说话立刻就把古超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直接一人一脚，差点把他们给踹死。

这下可倒好了。驱虎不成反被咬，这群汉子没一个能讨得了好去！

“都尉大人，都统大人有情！”

就在古超琢磨着再把这些家伙们给狠狠再揍一顿的时候，厢房之外一个略显浓重的声音传了进来。

这群倒霉的家伙心中顿时舒了一口气，救星啊。总算是逃过一劫了。

“哼，等本都回来再教训你们！”古超冷哼了一声，打开大门走了出去。

.....

中军府堂。

“李将军，你方才说得可是真得？”庞宇听完李元霸的讲述之后，面色一下子就变得阴沉无比。

“庞将军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我家将军还会刻意撒一个谎，来编排你绛州卫的兵士们不成？”苏定方不乐意了。胆敢质疑他们家王爷，还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这位将军误会了，本将并非是这个意思！”庞宇可不想在这个时候得罪了神武卫，连忙说道：“只是方才将军所说的，实在是让本将难以相信！”

“庞将军若是不相信的话。大可以将那几名兵士传来当面对峙便是了！”李元霸挥了挥手，示意苏定方退下去，对庞宇淡淡地说道。

“也对，所幸今日李将军也在，那本将便将李将军口中所说的那几个家伙叫来！”说到这里的时候，庞宇扭头看着自己的侍卫，继续说道：“庞丹，你去查查。看看卫中有没有一个名叫王老二或者王二的，把他们全都给本将传唤到府堂来！”

“是，都统！”

名叫庞丹的汉子应了一声。转身就出了府堂。

.....

“哈哈，都统大人，究竟是何事，竟然让你三更半夜地喊我过来？”

就在庞丹刚刚出了府堂之后不久，古超那嚣张的声音就传了进来，从声音中听得出来。这家伙完全没有把庞宇放在心上。

庞宇的脸上闪过一丝隐晦的阴沉之色，随后便重新挂起了笑容。对着府堂之外大叫道：

“古都尉，数日前你因事去长安城。却是不知在这段时间中，咱们绛州来了一些贵人，今日唤你过来，便是将其中的一位贵人介绍给你认识！”

“哦？贵人？那本都可要好好认识一下了！”古超的声音越来越近，当最后一个字吐出口后，人已经出现在了府堂之中。

李元霸定睛一看来人，眉头顿时挑了起来。

实在是这家伙长得颇有些正派，跟李恪所说的掌控绛州卫、勾联乡绅、私通盐帮的古都尉，完全不相符嘛！

是不是天机卫的情报出错了？

“古都尉，你来了！”庞宇站起身来，一伸手遥指坐在客座上的李元霸，道：“本将来为你介绍，这位乃是神武卫将军李大德……李将军，这位便是我绛州卫中地位仅次于本将的都尉大人，古超！”

“神武卫？”古超听闻庞宇的介绍先是楞了一下，旋即便爽朗地说道：“神武卫，我可是早就久仰莫名了！没想到竟然可以在这绛州之地见到神武卫中的大人物。看来本都回来地还真地挺是时候呢？”

“古都尉，有礼了！”李元霸看了古超一眼，这才淡淡地说道。

“李将军来了几日了？若是日后有什么用得着在下的地方，尽管说出来便是了，本都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于李元霸的冷淡态度，古超并没有在意，反而很是有礼地向李元霸行礼点头。

虽说今日就是来对付古超的，可是人家如此地有礼，李元霸也没有理由不以礼还之：“那可真要麻烦古将军了，若有所求，本将是一定不会客气的！”

就在庞宇还在庆幸两人初次见面比较融洽的时候，府堂之外突然传来了嘈杂的吵闹声，似乎卫府之中的人遭受了什么委屈一般，在大喊大叫。

“外面因何事如此吵闹？”庞宇在这边招待客人，自己的人却给自己拆台，他颇有些恼火地拍了拍桌子，大声喝道：“来人，来人啊！”

“都统！”

府堂之外，立刻有执勤的几名绛州卫兵士走了进来，恭敬行礼。

“去府堂外面看看，究竟发生了何事？”庞宇阴沉着一张脸，呵斥道，“本将在府堂之中招待贵客，他们却在外面这般喧哗，难道不知本将这绛州卫中军规森严吗？”

“诺！”

那几名将周围兵士应了声诺，转身便走。

这些兵士们刚刚出门，李元霸就开始询问起绛州卫的府兵情况。

待经过一番了解之后，他算是明白了过来。

这绛州卫的军纪本就有些松散，再加上绛州的府兵都是一些小痞子、小流氓什么的，中规中矩的军人也就占三分之一，是以对于‘军规’这种东西，那就更加淡漠了。

还有一点，便是卫府中的将尉多为绛州之人，所以上官对下属的管束也并非如想象中那般严苛，长此以往，便形成了现如今的这等局面。

其实说白了，不光是绛州的府兵如此，除了关内的各卫所，以及其他几个繁荣的州郡或者边关重州之外，其他的边远州县的卫所，情况亦是如此。

就拿刚刚的事情来看，这种情况若是放在神武卫，若是他们胆敢半夜的时候，在卫府之中大声吵闹的话，怕是早就已经被李元霸给重打几十军棍轰出神武卫了。

这边，李元霸与庞宇、古超聊地正起劲的时候，没成想外面的动静却是越来越大了，随之而来的还有大片的喊杀声，就像是打仗一样。

“他娘地，真是给老子丢脸啊！”庞宇的脸色当时就黑了下来，他豁然起身，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李元霸拱拱手，道：“李将军，真是对不起了，待我出去教训一下手下再回来与你详谈！”

“庞都统不必如此，军营之中若是有些争斗，那不是更加有意思吗？毕竟有争斗才有进步，咱们且一起去看看就是了！”

李元霸虽说心中很瞧不起绛州卫，不过军营之中打架，确实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既然李将军想看便随本将来吧！”

在庞宇看来，李元霸这分明是想要借机嘲讽他们，不过他也没有理由拒绝，反正这次已经丢脸了，那索性便一次性都丢了吧！

.....

带着李恪他们除了府堂，李元霸他们一出门就看到了不远处的演武场中，那里已然吵闹成了一片，隔着老远都听到了那嘈杂的声音。

快步走到演武场边缘，便见场中众人分成了两拨人，一拨人是绛州卫的兵士，大概有百十号人，至于另外一拨人嘛，只有四十多名，竟然是随李元霸赶来卫所的神武卫兵士。

那些绛州卫的兵士至少有一半的人高举着火把，最前面那几个鼻青脸肿的家伙，不是王老二等人又是哪个？

他们几个在王老二的带领下，群情激愤地大嚷大叫了起来，其他将周围的兵士们亦是同仇敌忾地在一边跟着煽风点火，瞎起哄。

至于和他们对峙的神武卫兵士们，则是一个个冷着一张脸，右手已经紧紧地握住了横刀。

对于这些神武卫而言，直接动手，永远要比耍嘴皮子实在得多。

“怎么回事？”李元霸走到了演武场中，冷冷地询问了起来。

不过，以李元霸那护短的性格而言，这些冷意并非是针对神武卫的自家兄弟，而是针对那些绛州卫。

神武卫兵士脸上的表情也很是严肃，一名神武卫的兵士躬身对李元霸说道：

“将军，原本我等兄弟正在府堂之外静候将军的，没想到那个先前被我们在酒肆中揍过的王老二，竟然带着一帮绛州卫赶过来堵住了我们，还说了一些及其难听的话，我等顾念将军在此地，是以并未还口，只是一再忍让，可是……”

第四百八十五章敲山震虎

“什么？他们反了天了不成？”李元霸双眸一瞪，道，“自己做了错事，竟然还教唆整个绛州卫来报仇，真是给朝廷长脸啊！”

李愔亦是恨得直咬牙：“看来这绛州卫的军纪果真是令人堪忧啊，上次四皇叔虽说在汉水之上下了绛州卫的面子，可是如今看来根本没用啊！”

“是啊，如果不杀几个顶风作案的家伙的话，怕是咱们是很难让这般家伙们老老实实听话的！”李元霸轻挑起嘴角，冷笑了起来。

“四皇叔，让我去杀了他们吧！”李愔很是恼怒地骂道。

“不用你，我亲自去！”

李元霸很是恼火地喝骂了一声，大踏步走进了演武场中。

演武场上，两拨人聚在一起，大声地争吵着。

“王老二，你这样做是违反军规的！”

一名神武卫兵士虎着眼睛，瞪着鼻青脸肿的王老二，明显是上了火，冲着他大声地吼叫着。

“哈哈，你跟老子提军规？”

正是在酒肆中被李元霸等人给弄折了四肢，上面甚至还绑着粗布用来固定的王老二，满脸不忿地大吼道：

“你忘了这里是什么地方了？这里是绛州，这里是我们绛州卫府！在这里，我们都尉就是天，我们都尉就是王，到了老子的地头上，还不让老子出气了？”

“王老二，你就不怕这话传到绛州都统的耳朵里吗？”

人群里，突然传来了这样的声音，不知道是谁说的，只知道是从神武卫中传出来的。

“谁？是哪个鳖孙说得。敢不敢站出来让老子见见？”

王老二根本就没想到有人会拿这个话头说事，虽说古超乃是绛州卫主事人的事情已经是众人皆知的事情了，可是可这说出来和不说出来，差别可是

相当大的。

“哈哈，堂堂的绛州卫竟然会有这样的家伙。庞都统，你这个都统看来是并没有什么威望啊！”

演武场边缘，一众神武卫身后，李元霸大笑了起来，那脸上的嘲讽之色，傻子都看得出来。

庞宇阴沉着一张脸。并没有说话。

倒是站在庞宇身边的古超，那脸上的表情很是精彩，毕竟暗中众所周知的事情，被人当面揭露了出来，是个人都会感到很别扭的。

“你……”

对于王老二身边的那名神武卫兵士而言。一个不服从军规的兵士，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他一扬手指着王老二，近乎咬牙切齿地说道：

“若不是我家将军正在府堂中与你绛州卫的庞都统叙话，老子早就拿刀砍了你了，真以为你们绛州卫就无人敢动了吗？”

“我去你娘的，老子只听都尉大人的，少拿庞都统来压我！”

王老二重重地吐出一口唾沫，道。“再给你几个呼吸的时间，你们那几个胆敢打老子的家伙全都站出来，要必然的话。老子连你们这些人也全都给打残了！”

“你他娘地试试！”

这名神武卫的兵士也终于怒了，一把从腰间拔出了横刀，刀尖前指。

“杀！”

其余的神武卫兵士亦是心中动怒，紧跟在头前之人身后，拔刀而出。

“来啊，动手啊！老子倒要看看。谁敢动老子神武卫的人！”

就在两方人马剑拔弩张之际，一道仿如霹雳一般的大喝之声。从神武卫后方传来。

众人循着声音扭头一看，便见李元霸身穿黑色作训服。怒气勃发地冲了

进来，在他身后的，还跟着几名同样身穿黑色作训服的神武卫将士。

至于他身侧吗，便是身着铠甲，威风凛凛的绛州卫都统庞宇，都尉古超，以及其他的几名高级将校。

在场的人当中，有好些个人曾经在当日跟随庞宇随神行船前往汉水，自然是见过李元霸的。

所以当他们看到李元霸带着几个人高马大的神武卫将校出现的时候，那些当初见过神武卫力量的绛州卫兵士，当时就下意识地退后了两步。

许是后来看到了他们的顶头上司还有实际靠山，这些后退的兵士们又挺了挺胸膛，往前跨出了一步。

而怒火冲霄的王老二，一见到李元霸的时候，顿时被怒火冲昏了头脑，他指着李元霸大吼道：

“是你！小子，你还敢出现在老子身前，真是活腻歪了！”

王老二大吼着，他满以为他所教唆来的的那班兄弟们会帮着他开始揍人，却没曾想，在李元霸出现之后，整个演武场瞬间变得鸦雀无声起来，紧接着就是所有人他身边的圈都齐刷刷地往后退，不会几个呼吸的时间，就只剩下了王老二以及他那几个挨揍的兄弟，还站在演武场正中。

“你说得没错，就是本将。”

李元霸狞笑着上前两步，站直接来到了演武场正中，距离王老二也不过几步之遥：

“本将记得你曾经在酒肆中说过，我李大德就是一杂碎，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王老二也没想到，之前在酒肆中肆无忌惮编排的家伙，居然正好和自己在同一个酒肆中吃酒，这他娘的还真是够点背的。

想到这，王老二的脸皮狠狠地抽搐了起来，随后弯腰对李元霸行了一礼，声音中还是有些生硬：

“李，李将军！小的酒后失言，并无冒犯之意，还请李将军大人有大量，万万不要怪罪小的！”

那几个之前在酒肆中与王老二围桌吃饭的家伙，听到王老二的话后，也终究是反映了过来，一个个那眼睛瞪得比铜铃都大：

“李，李将军……李将军恕罪啊，之前我等并非有意冒犯，还请您大人不记小人过，就当小的是个屁，放了小的吧！”

“怎么现在知道跟本将叫李将军了？”

李元霸冷笑了一声，继续说道：“王老二，本将还真就想明白了，你无视上官也就罢了，为何在这绛州卫府中亦是如此地嚣张？难道你想聚众谋反不成？”

这罪名可是扣得够大的，王老二脸色呈现出铁青之色，他偷眼瞄了四周围一眼，见自己的兄弟们全都理他远去，而他的两个顶头上司，亦是脸色青白的样子，顿时明白现在也只能靠自己了。

他恨恨地咬了咬牙，道：“小的怎地嚣张了？只不过是在这酒肆中随意说了你两句，你的人就直接不分青红皂白地上来将我们兄弟给打了，难道就只许你神武卫打人，就不许小的寻仇了？这是什么道理？”

说到这里，王老二指着像是猪头一般的脑袋，道：

“你看看我现在这样子，我可是受害者！到现在了，你竟然还拿军规来说事，真当绛州卫是你们神武卫军营了，我犯了错，自有我的上官来教训我，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你又算什么东西？”

“他娘了个巴子的，还敢这么嚣张，将军，杀了他，杀了他！”

一众神武卫兵士顿时就怒了，随着一片横刀闪亮的光华灼目，眼瞅着就要上前砍人了。

“等一下！”

李元霸微微扬手，挡下了自己那些群情激愤的手下们，声音冷得就像是冰窖里传出来的一样：“王老二，你敢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吗？”

“就算让老子说一百遍，说一千遍，老子都敢说！”王老二还在大放厥词，“你看看我现在这样子……”

“果然有种……”

李元霸眼中厉芒一闪，这就要下令，让神武卫兵士那他给活剐了。

“你他娘地疯了，疯了也不要把老子也给一起拉上啊！”

就在此刻，一直没有动作，始终保持着沉默的古超，突然从人群中蹿了出来。

他毫不犹豫地冲到了古超身后，不由分说地就将这家伙狠狠地踹倒在地，口中大声叫骂的同时，手上的动作也没有闲着。

不晓得他从什么地方找来了一根水火棍，正狠命地朝着这家伙肉厚地地方招呼着……

似乎是脑子被揍傻了的王老二，这货可是被揍得不敢有丝毫的还手之力，甭说反抗了，连大气都不敢出，任由古超在那里用棍子狠狠地揍他。

“王老二，你他娘地真是给老子长脸了！”

古超余怒未消地再次怒骂了两声，如此才转过身子，对李元霸长长地鞠了一礼，口中说道：

“李将军，是本都教导属下无方，让其冲撞了李将军，本都想，李将军大人有大量，自然会给本都这个面子，不会和这等泼皮置气的！”

“呵，古都尉倒是好身手呢！不过，本将可远没有都尉大人说得那么心怀宽广，本将可是天生心眼小如针尖呢！”

李元霸冷哼了一声，道：“本将断断不会叫一条狗蹲在本将的脑袋顶上拉屎撒尿，都尉，你说现在应该如何呢？”

得，李元霸这是不打算留余地了，摆明了是要拿这个王老二来杀鸡儆猴，敲山震虎了。

被李元霸这毫不给面子地倔了一句，在绛州卫中一向作威作福的古超，脸色明显地变了。

他脸上强挤出了笑容，道：“还请李将军恕罪，本都，本都一向是不擅言辞，言语之间难免会冒犯李将军，本都这里向您赔罪了。”

第四百八十六章明正典刑

“这与你无关！”李元霸根本就不给他面子，摆了摆手，继续说道，“咱们现在是就事论事，这王老二冒犯上官，目无军纪，公然在卫府之中聚众造反……”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着古超，道：“古都尉，你说本该如何处置他呢？”

“这……”

古超颇有些为难地皱起了眉头，过了好一会方才说道，“李将军，这王二毕竟是我绛州卫的人，况且此处人员颇多，不如我等入府堂之中商议如何？”

“入府堂之中商议？”李元霸有些惊愕地说道：“古都尉，虽说他王老二是你们绛州卫的人，可是说到底终究是触犯了军规，有什么好商议的？算了，还是本将来帮你做决定吧……”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冲着身后的几人摆摆手，道：“你们，去把王老二这个目无军纪的家伙给本王绑了，至于其他的几个家伙，重打二十军棍！”

“诺！”

十数名心中早就憋着火的神武卫兵士，如狼似虎地冲上前去，就像是野兽一样，几个人直接取出绳子将王老二给绑了起来，其他的几个家伙则是被摁在了地上，从一边抄起了棍子狠狠地打了起来。

在场的，谁都不敢上前去，是以，那些一百多名绛州卫的兵士们，高举着火把围成了一圈，跟那里默默地观看。

“李将军……这王老二好歹是本都的手下，纵然是犯了错也是由本都来自斥责，李将军这样的行为，未免有些太不给本都面子了吧？”

古超的脸色很难看，“李将军，还请你高抬贵手放了王老二，本都保证绝对不让他再犯第二次！”

“古都尉，看来你现在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啊？”

李元霸扭头看着古超，道：“他王老二冒犯本将事小，可是现在严重的是。这家伙藐视甚至可以说是随意践踏军规。”

说到这里，他咧开嘴笑了笑，道：“你要知道，本将是一个照规矩办事的

人。既然他犯了军规，自然由军规来制裁他的。”

此刻，古超的脸色已经是白的可怕了，微眯的眸子中隐隐有杀机迸射。

“是了，是了！”

便在此刻。庞宇站了出来，笑道：“军人触犯军规，自然有律法来约束，岂可草草了事？李将军所行之事，本将自然没有理由拒绝！”

好不容易抓住打压古超的机会，庞宇肯定是不肯放弃了，如果连这点头脑都没有的话，怕是他也不能再都统的位子上做了这么久。

至于古超嘛，毕竟庞宇还是名义上的绛州卫一把手，古超还不肯现在和庞宇撕破脸。所以古超啥也没说。

“好，既然如此，咱们就到府堂里面去查一查军规律法好了！”

既然庞宇这么上道，那李元霸也没有理由不给他们这个面子，反正这里也确实有些乱，还是进去处理比较好。

.....

卫所府堂里。

“姓李的，你这是滥用职权，公报私仇，我要报告给上官！”

到了府堂里面，王老二仍然在疯狂地叫嚣。

因为古超这个他背后的重要靠山。并未随众人入府堂之中，而是留在了外面安抚绛州卫兵士，是以王老二也没了顾虑。

说起来这王老二也是脑子被驴给踢了，都现在这个情况了。这家伙竟然还如此地嚣张，甚至都不向李元霸行礼。

“见了我们家将军还不行礼，真是岂有此理！”

苏定方上前几步，狠狠踹了王老二一把，随后抓着他的头往下那么一摁。

王老二立刻跪倒在地，本就没有多少气力。被折腾地点了好几次的胳膊腿，也让他兴不起力气来反抗了。

“将军，杀了他吧！”

神武卫的兵士们，都把李元霸当作了他们的天，这该死的王老二屡次三番地侮辱李元霸，早就把他们的怒火给成功地挑逗了出来。

“不行，眼下还不能放这家伙死。”

李元霸赶紧拦住了众人，歪着脑袋看着王老二，道：“本将可是最讲规矩的人，来人啊，去查查军规律法，这冒犯上官，教唆同僚意图谋反的罪名，应该活得怎样的刑罚？”

“李将军不必差人去查了，无故冒犯上官，当杖责二十，教唆军士意图谋反，当获削首之刑！”

李元霸话音刚落，庞宇的声音就随之响起，看得出来，这家伙对于大唐的军规律法确实是很清楚。

“哦，庞将军倒是比本将还要积极啊！”李元霸就像是不知道庞宇为何会如此的原因一样，破有些惊异地看向了庞宇。

庞宇脸上出现了阴沉之色，他说道：“李将军，实不相瞒！这古超压在本将的头上已经不晓得有多久了，仗着长安城的关系，虽说始终位列本将之下，可是本将的权威在绛州卫中却是大打折扣！”

“哦，原来如此！”

李元霸夸张地做了个恍然大悟的表情，道：“庞都统的意思是？”

“整个绛州卫所都知道，这王老二是他古超的人，本将想请李将军先将王老二暂时收押，待明日的时候，直接当着卫所中所有兵士的面，明正典刑！”

“这对本将有什么好处？”李元霸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自然是有的！”庞宇道：“将军不是想要灭孤云寨，平盐帮吗？那古超与盐帮关系匪浅，只要断了他的羽翼，古超一定会露出破绽的！”

“原来如此！”

李元霸早就知道这个消息了，原本他也打着这个主意，不过既然庞宇提出来了，他也就顺水推舟了。

.....

翌日，凌晨。

“咚咚咚！”

随着朝阳从东方升起，绛州卫中的鼓声似乎比平时兵士们操练的时间早了很多，那隆隆的声音，震得整座卫所都颤抖了起来。

“他娘地，我就说那帮家伙来了准没好事！”

“嘘！噤声，难不成你忘了王老二的下场了，我可是听说昨晚他们没走，就留在了卫所中，小心被他们给听到了！”

“行了，一个二个的都别他娘地废话了，赶紧地起床，免得待会平白受罚！”

.....

平日里已然养成睡懒觉习惯的兵士们瞬间被惊醒了起来，骂骂咧咧地起身穿衣服。

只是他们一向懒散，等他们穿戴整齐，带着兵甲出现在硕大的演武场的时候，已经是半柱香之后了。

李元霸领着一众神武卫兵士们，在庞宇的陪同下，看着下面那帮子有些懒散的绛州卫兵士们集结。

“呜！”

待所有人不再随意动身体，站得比直的时候，一道号角声响起，传遍了整个绛州卫府。

“神武！”

一众神武卫兵士们，在号角声落地之后立马声嘶力竭地大喝了一声。

整个演武场一时间也充满了肃杀之气！

李元霸缓步上前，看着下面只不过两百来人的绛州卫常驻兵士，中气十足地大吼道：

“想必卫中尚有多人并不认识本将，告诉你们，本将乃是神武卫将军李大德！”

“告诉你们这些，并非是本将在炫耀本将的身份，而是要告诉你们，本将

此番率军前来，乃是为了灭孤云寨，平盐帮水寇！你们这些绛州卫的兵士们，必须全力配合我肯神武卫行事！”

李元霸的脸上有了些许的狰狞之色，“若是有谁档案从中作梗的话，进入本将所要做的事情，便是你等的榜样！”

李元霸说完这句话，大手一挥，道：“想必诸位兄弟们都知道，昨夜校尉王二，别号王老二，于深夜宵禁之后聚众演武场，一神武卫兵士发生争执，其间言语张狂，不仅辱骂上官，更是践踏军规！今日，本将就当咱们整个绛州卫兵士的面，对其明正典刑！”

话到这里，也轮到庞宇出来了，毕竟王老二是绛州卫的人，最终发号施令的，自然应该是庞宇这个都统了。

“来人啊，把王老二给本将押上来！”

随着庞宇的一声落下，便见几名绛州卫的兵士将五花大绑的王老二像是拖死狗一样地拖了出来。

这家伙现在蔫了吧唧地，就像是斗败的公鸡一样，早就已经没有力气再怒骂、挣扎了。

“让他跪下！”

庞宇厉喝了一声，那几名绛州卫的兵士，对着王老二的膝弯就是一脚踹了下去。

王老二那绵软无力的身体，根本就抵挡不了这种重击，就像是断了双腿一样，跪在演武场上。

庞宇冷眼看着王老二，面无表情地喝叫道：“军中长史魏东泽何在！”

“卑职在！”

看那样子得五十岁上下的瘦小老人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拱手道，“卑职魏东泽，见过都统大人。”

庞宇对其微微颌首，便道：“魏长史，你司职军中律令，依大唐律法，这王老二当是何罪行，你且具实报来！”

“诺！”

魏东泽点点头，那双眼睛不自觉地朝李元霸等一众神武卫的方向瞟了一

眼，说道：

“军犯王二，于酒后滋事冒犯上官，宵禁之后，更是于卫所之中纠集众军士，意欲行谋反之事。

此两者，前者依律当削军衔，罚没俸禄田产，杖责二十；后者罪同谋逆，当判处削首之罚！”

第四百八十七章出了昏招

“我不服，我不服！”

待魏东泽宣布完第一条罪行以及处罚的时候，王老二尚没有什么反应，毕竟他那几个同伴已经遭受了二十军仗的皮肉之苦，这点苦头他还是承受得住的。

可是随着第二条罪行以及处罚宣布之后，王老二顿时开始剧烈挣扎了起来。

“哼，不服？在你触犯军规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一点了！”李元霸冷笑了一声，大手一挥道：“行了，行刑吧！”

“诺！”

如狼似虎的神武卫兵士们，只尊李元霸的命令。

当李元霸的命令下达之后，便有几名神武卫兵士快步上前，将王老二强行拖到了演武场正中央。

“李将军，当真不考虑一下后果吗？”

这个时候，一直站在庞宇身边没有说话的古超终究是忍不住了，毕竟今天这件事情是打他古超的脸，如果连自己的手下都保护不了的话，那以后谁还会听他的？

“军令如山，军规似铁！还请古都尉日后在教导手下这方面，多下点功夫吧！”

李元霸根本不给他面子，直接大手一挥，道：“削首！”

“都尉大人救我，都尉大人救我啊……”王老二疯了，彻底崩溃了。

“去了阴曹地府，莫要忘了告诉阎王爷爷，是你三炮大爷送你过去的！”

行刑者是找三炮，他狞笑了一声，手中的横刀猛然挥起，从一侧直接削向了王老二的脖颈。

“噌！”

没有惨叫，没有想象中的凄惨场面，只有鲜血四溅，以及一颗死不瞑目

的头颅，咕噜噜地在演武场的地板上滚动着。

整个演武场鸦雀无声，看着面前这血淋淋的一幕。所有的绛州卫兵士们，没有一个敢说话，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

“看到了没有？这便是不尊上官，意图谋逆的下场！”

庞宇适时地站了出来，脸上的表情似乎带着股子得意。

站在一侧的古潮脸上杀机一闪，转身离去。

李元霸看了古超愤然离去的背影一眼，嘴角勾起了一弯灿烂的弧度。

.....

都尉府，属于古超自己的府宅。

“啪！”

重重地将自己的头盔以及佩剑摔在了桌子上，古超满脸的阴沉之色。

“主人，您这是怎么了。谁惹您这般生气？”

一个看起来似乎行将就木的老头子出现在都尉府的客厅当中，一边将古超的头盔和佩剑收起来，一边恭敬地询问道。

“哼，除了庞宇和新到的李大德，还能有谁？”古超冷哼了一声，突然拍着桌子大叫了起来：“这俩该死的杂碎，竟然勾结起来联手打压本都，真是欺人太甚！”

“李大德？”

对于庞宇的存在，着老头子还是知道的。可是李大德却是第一次听说。

“这李大德乃是神武卫将军，据他自己说是为了剿灭孤云寨匪患，平定盐帮而来的！”

古超还是颇为信任自己这个管家的，把发生在绛州卫所中的事情。全都说予了管家。

“平定盐帮？”管家眨了眨眼睛，道：“主人，他不会知道您与盐帮之间的关系，是以这才刻意联手庞宇。对您百般刁难的吧？”

“嗯？”

被管家这么一提醒，古超倒是反映了过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就危险了。

“主人，您看要不要通知盐帮那边，叫他们动动这位来自长安的李将军？”

管家试探性地询问道。

古超想了想，摸着下巴说道：“想要动李大德却是有些难度，毕竟能够坐上神武卫将军的人，哪里能没有两把刷子？倒是时常跟他身边的那三个看起来不过十三四岁的小孩子，倒是可以动上一动！”

“那咱们就动动，正好让这李大德知道知道敢对您下绊子的后果！”

管家笑了起来，自认为出了一个绝佳的主意。

他们却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决定，让整个绛州上至刺史、下至地痞、流氓，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

临近酉时，天色已经渐渐黑了下来。

李恪他们小哥三难得地向李元霸讨了个假，在几名神武卫的暗中保护下，在绛州城中闲逛了起来。

虽说此番出长安城并非是为了游玩，可是难得远离长安一次，又是来到了这么繁华热闹的绛州，李恪他们自然也想要带上一些礼物回去的。

“三哥，来了绛州这么多天了，我可是一次都没有好好喝过酒，今日你可不能再拦着我了！”

李愔满脸兴奋地看着周遭喧嚣的酒楼，似乎在比较哪一家的酒菜更香一样。

李恪没好气地瞪了李愔一眼，道：“你小子少来这一套，如果你不怕回去之后四皇叔关你禁闭，你就去喝好了！”

“哎，在宫里的时候，有母后管着我，出宫了，有四皇叔管着我，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李恪一提李元霸，李愔的脸色当时就垮了下来，那样子就像是受了多大委屈的小媳妇一样。

“嘿嘿，六哥，其实你可以买回馆驿中去喝嘛！反正在馆驿里面你也是吃饱了就睡，一般四皇叔不会去搭理你的！”

李恹嘿嘿笑了起来。

“你这小子也拿六哥打趣是吧？”李愔气哼哼地敲了李恹一下，道：“小心回去之后我告诉四皇叔，就说你小子教唆我喝酒！”

“你去说吧，你看看四皇叔是信你还是信我！”李恹倒是完全不惧李愔的威胁，反倒是撺掇了起来。

李愔顿时无语了，李恹这小子最近似乎和小时候怯懦的性格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可是把他给吃得死死的。

“算了，跟你们俩一起出来，我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李愔摇了摇头，自己怎么就摊上这么两个兄弟啊。

“嗯？等一下，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啊！”

三兄弟走到一栋小酒馆前面的时候，观察敏锐的李恪突然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了。

前半条街，除了两侧繁华的商铺之外，还有许多摆地摊的小商贩，比如卖糖人的，卖小玩意的，卖糕点的……这林林总总的，有许多百姓驻足。

可是再看这后半条街，虽说商铺以及地摊一样不少，可是在百姓的流量上却要少上不少，也就是说并不像前面那般热闹、喧嚣。

“走，往回走！”

李恪脸色微微一变，拉着李愔和李恹扭头就往后走。

“三哥，怎么了？”

李愔就是一没心没肺的主儿，就算是遇到打仗都是满脸兴奋的主儿，哪里会注意到不对劲。

“情况似乎不对，今日出来咱么也没有带着护卫，还是赶紧回去吧！”

李恪低声在李愔耳畔说了一句，脚下的动作却是不停。

“来了就不要走了！”

这个时候，从两边的那些店铺中，突然蹿出来五十来个全身都包裹在黑衣中，甚至连脸上都带着黑色面巾的黑衣人。

闪电般往前错出了一步，李恪将李愔和李恽两个弟弟挡在了身后，面沉如水地看着将他们围在正中的黑衣人，道：

“你们是何人？”

“我们大当家的想要请三位公子过府一叙，还请三位莫要反抗才是！”

为首的黑衣人并没有介绍自己是谁，而是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光天化日地强行掳人，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自己在做什么？”李恪面沉似水地瞪着一众黑衣人，道：“我们可是神武卫的人，动了我们便是与神武卫为敌！”

“看来你们是不会配合我们了，那我们只能自己动手请你们去了！”

黑衣人明显知道李恪等人的身份，眼见着谈不拢了，这是打算动手强请了。

“待会动起手来，你们两个都跟在我身后，照顾好自己！”

李恪见势头不对，低声对自己的两个弟弟交代了两声，抖手往腰间一抹，手中顿时出现了一把清水软剑。

“三哥，咱们兄弟难得并肩作战，岂可让你来保护我们？”

李愔本就是一个好勇斗狠的性子，怎么可能让李恪来保护他？

“是啊，三哥！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李恽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好，今日就让我们兄弟三人，一同杀出去！”

看到自己两个兄弟的表现，李恪顿时豪气顿生，随手挽了两个剑花，目露狠色。

.....

穿着常服隐藏在百姓之中，远远地吊在李恪三兄弟身后保护他们的十名神武卫兵士，看到李恪他们三人被一群黑衣人给围住，顿时脸上布满了杀机。

“快去馆驿中通知王爷，就说有人要刺杀三位殿下，速度要快！”

神武卫百骑长胡东海，看着面前的情形，满目的阴沉。

“是！”

一名神武卫兵士应了一声，急匆匆地扭转过头，向着馆驿的方向狂奔而去。

胡东海眯缝着眼睛看着后半条街上的情形，道：“兄弟们，抄家伙，绝对不能让几位殿下受到贼人的伤害！”

“锵锵……”

随着一连串的金铁交鸣声传来，便见其他八名神武卫兵士，一撩衣角，从脚边各自抽出了两柄带着双血槽的三棱军刀。

胡东海微微颌首，身形骤然加速，向着后半条街冲了过去，同时口中说道：“上，保护好三位殿下！”(未完待续……)

第四百八十八章血杀

绛州刺史为李元霸等绛州卫兵士所安排的馆驿之中。

“王爷，大事不好了！”

李元霸刚刚脱下了黑色作训服，一个略带着一丝慌张的声音就传了进来。

李元霸抬头看着闯进屋子的神武卫兵士，道：“不是让你们去暗中保护恪儿他们吗，难不成这才刚刚出去了一会，他们就又回来了？”

那名神武卫兵士摇摇头，道：“王爷，大事不好了！小的跟随三位殿下下去了绛州街市，没想到在走到街市后半条街的时候，五十多名黑衣人突然出现，围住了三位殿下，您看……”

“你说什么？”李元霸豁然起身，道：“恪儿他们被人围攻了，那他们有没有危险？”

神武卫兵士摇了摇头，道：“那些黑衣人刚刚出现，胡哥就叫我赶紧回来禀报，眼下应该已经和他们交上手了吧？”

“黑衣人？”李元霸眉头一拧，暗道：“看来因应该是盐帮的人了，没想到昨天才动了古超，今天他就忍不住了……”

“该死的！”

李元霸重重的一拳捶在了坚实的实木桌子上，那桌子怎么可能承受得了李元霸的全力一击，直接‘咔嚓’一声，四分五裂了。

“虽说早就已经算到这古超会丧心病狂地对付我，可是没想到这家伙竟然会动恪儿他们，真是该死，该死啊！”

李元霸赤红着眼睛，样子就像是发狂的猛兽一样。

李元霸护短的性子是出了名的，敢动我们家孩子，我灭你九族！

“王爷。接下来我们怎么办？”那名前来禀报的神武卫兵士，道：“要不要小的跑一趟祈山县，把兄弟们全都带过来，灭了他绛州卫？”

“灭了绛州卫？”李元霸冷笑了一声，道：“就算是灭了他们又如何？这古超所依仗的并非是绛州卫。而是盐帮的那帮子袍子、水寇！如果不灭了盐

帮，绝对不会让古超伤筋动骨的！”

“那我们……”

“你去通知苏定方，留下十名兄弟待命，叫上馆驿之中其他的兄弟们，速速前往都尉府，将都尉府给本王国围了。只准进不准出！”

李元霸豁然起身，涨红的脸上杀机满布。

……

“兄弟们，杀了他们！”

就在那帮黑衣人手中持着锋利的刀剑，将要冲向李恪等三兄弟的时候，胡东海带着八名神武卫的兵士神兵天降。

仅仅是冲进黑衣人包围圈的瞬间。就已经顺手灭了至少十名黑衣人。

“啊！”

那些死掉的黑衣人根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已经毙命当场了，这一下子就镇住了在场的所有黑衣人。

“你们是何人？”为首的黑衣人，沉声说道。

‘胡大哥！’

李恪看到来人的时候，顿时惊声叫了起来。

“一伙的？你们是神武卫的人？”黑衣人没想到这三人身边竟然还有人保护，顿时产生了一种中了埋伏的感觉。

“恭喜你答对了！”胡东海冷冽地笑了起来，“至于奖励吗？老子会亲手送你下地狱的！”

话音落地，胡东海就倒提着三棱军刀冲了上去。当头对着那名黑衣人直刺了下去。

“锵！”

黑衣人豁然抬起了手中的长刀，挡住了胡东海的攻击，同时对那些还有些傻呆呆的黑衣人大吼道：

“还愣着做什么。快拿下那三人，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

好一个围魏救赵！

胡东海冷笑了一声，对自己的手下们说道：“动手，除了这个主事的之外，我赋予你们执行血杀的权利！”

“诺！”

其余八名神武卫兵士眼睛在一瞬间变得通红无比，那恐怖的样子就像是来自地狱的修罗一样。

“哈哈。别怪我们下手狠，只能说是你们自己作死！”

胡东海哈哈大笑着。借着一个空档，与那名为首的黑衣人错身而过。锋利的三棱军刀，直接将他的左耳给割了下来，血流如注！

“嘶……”

黑衣人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感觉到似乎刚才那一刀明明是可以要了他的命的，可是为什么没有直接杀了他？

难不成这便是血杀？

他猜对了，这便是血杀！

血杀，或许在旁人看来只是一个称呼，可是只有经历过薛延陀腹地之战的神武卫兄弟，才清楚那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那是虐杀，疯狂的虐杀，不仅断掉敌人的四肢，甚至连他们的眼睛都挖出来，耳朵和鼻子削掉，连舌头都得割下来！

这是一种极其残酷的虐杀手段，若不是对敌人有着深仇大恨，或者恨极了的话，李元霸绝对不会允许神武卫的弟兄们使用血杀的。

可是眼下不同了，以胡东海对自家王爷的了解，伤及他的家人，那就是死罪，罪无可恕！

“啊！”

“嘶……”

似这等凄厉的惨叫声，在这一片街市的后半条街上频频上演。

四肢、眼睛、鼻子、耳朵……

数不清的五官和四肢，尤自带着殷红色的鲜血抛洒在半空中，那抹红艳艳的颜色，让人感到心中发寒。

每一位神武卫的兵士都像是战场绞肉机一样，双手以极快的速度挥舞着三棱军刀，虐杀着这些黑衣人，每一名神武卫的兵士似乎都很享受这种杀人的手段。

或许是因为受到了这些兵士们的感染，李恪三兄弟也被唤起了心中的血性，除了李恪手中拿着一柄软剑之外，李愔和李恽也不晓得从什么地方拿出了一把长刀，与那些黑衣人疯狂对砍。

也好在有神武卫的兵士，时刻注意着李恪三兄弟的动向，否则的话，就凭李愔他们的武力，一人对付一两个黑衣人已经算是勉强，若是三四个一起上的话，李愔他们小哥仨就得挂点彩了。

战斗仍在持续，大概有半柱香的时间过去了，五十多名黑衣人只剩下了几个，而且他们的身上还各个都有伤，最严重的一个已经被戳瞎了眼睛，斩断了一条手臂和大腿，眼看就要不活了。

而原本整洁的青砖地面上，已经铺满了各种尸首，特别是那鲜艳的血液，将方圆五十丈内都铺满了。

刺目的色彩，浓重的腥臭气味，让人望而却步，闻之作呕！

胡东海等一众神武卫以及李恪三兄弟毫发无伤，只是身上却占满了鲜血，这些都是那些黑衣人的。

“你，你们这些恶鬼！”

黑衣人的首领缺了一只左耳，身上遍布着各种伤痕。

他现在是十分后悔接了这个任务，不仅损失了这么多的兄弟，恐怕这一次连他自己也要把命给搭进去。

“恶鬼？”胡东海舔了舔嘴边的鲜血，道：“你错了，我们可不是恶鬼，你们才是恶鬼，如果不是你们把我们给唤醒的话，你以为我们兄弟愿意进入这种状态吗？”

“胡大哥，别跟他们废话了，还是把他们全都给抓起来，交给四皇叔来定夺吧！”

李恪抹了把手上的鲜血，赤红着眼珠子看向了那名黑衣人。

“四，四皇叔？”

黑衣人以为自己听错了，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李恪三人。

“怎么？既然敢对我们动手，难道之前就没有好好调查一下吗？”

反正这些黑衣人已经是插翅难逃了，那所幸就把话说清楚了。

黑衣人那隐藏在面罩下的脸色很难看，他沙哑着嗓子说道：‘那李大德是李元霸！’

“啪啪啪！”

巴掌声响起，李元霸带着十名神武卫的兵士从街市的前半条街行来。

他脸色平淡至极，看不出喜怒，但是傻子都看得出来，李元霸现在已经怒极，任谁的孩子被人给围攻了，恐怕都不会有什么好脸色吧？

“不错，你还不算傻！”李元霸拍着手掌，说道。

“四皇叔！”

看到李元霸，李恪三兄弟顿时欣喜莫名。

胡东海领着那几名神武卫的兵士来到李元霸身前，单手抚心，道：“王爷！”

李元霸对胡东海等人点点头，道：“嗯，你们做的不错！”

“王爷客气，都是属下应该做的！”

胡东海自然不敢居功，本来他们的任务就是暗中保护李恪等人，眼下也只是完成了任务而已。

“嗯！”李元霸点点头，复又转头看着场中仍旧存活着的五名黑衣人，道：“你们是盐帮的人吧？”

“什么盐帮的人？”黑衣人浑身颤抖了一下，随后装作不知情的样子，道：“我们是孤云寨的人，我们李大当家的……”

“咔嚓！”

一道亮光一闪而没，黑衣人的一条胳膊直接抛飞了起来，重重地摔在了三丈之外。

这家伙还真是能说，孤云寨已经被李元霸给灭了，黑衣人竟然还想把尿盆子扣在黑云寨的头上，还真是撞枪口了。

李元霸森寒着一张脸，道：“本王要听实话！”

“嘶……”

强忍着肩膀上传来的剧烈疼痛感，黑衣人咬紧了牙关，道：“我，我是孤云寨……”

“本王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

李元霸缓步走到黑衣人身侧，手中仍旧带着血的横刀直接摆在了黑衣人的脖颈上。

其实用不着这家伙说什么，李元霸已经百分之百肯定，这家伙是都尉古超派来的。

第四百八十九章中计了！

“这……”

黑衣人怕了，死了这么多兄弟，眼下修罗地狱一般的场面其实早就让他生悔意，李元霸的威胁如鲠在喉，他相信，若是不合作的话，怕是这一刀就少挨不得了。

“哒哒哒……”

就在黑衣人打算如实交代的时候，急促的纵马声传了过来，便见程香斐骑在一头高头大马上，快如烟云地冲了过来，在他的身后还紧紧追着另外一人一骑。

“王爷，王爷……事情成了，那绛州粮仓的掌柜……呕……”

原本满面喜色的程香斐，突然看到这五十来丈方圆遍布着献血以及碎骨、尸首的时候，直接就把中午吃的东西给喷了出来，双眼一番，晕在了马背上。

李元霸有些哭笑不得地看了程香斐一眼，问那名跟在程香斐身后的兵士，道：“怎么回事？”

“王爷，方才程先生急匆匆地赶到馆驿中，说是找您有急事，后来我便告诉程先生，王爷来了街市之中，岂止程先生二话不说，直接调转马头就来了街市，小的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

那名神武卫的兵士似乎有些羞愧。

“也罢，先把程先生扶到旁边的酒馆中，至于这些家伙嘛，全都绑起来，送回馆驿！”

李元霸收齐了横刀，转身走进了旁边的酒馆中。

……

过了大概盏茶的时间，昏迷的程香斐终于清醒了过来，可是他感觉到鼻尖还是有血腥味，无论如何也是挥之不去。

李元霸哈哈笑着。拍了拍程香斐的肩膀，道：“哈哈，先生却是吓坏了吧？”

程香斐苦笑着摸了摸颌下的短须，道：“让王爷见笑了！”

李元霸摇摇头，道：“无妨！没有惊吓到先生便好！”

两人又继续闲扯了两句。程香斐这才进入了话题，

“对了王爷，下午的时候，绛州粮仓以及绛州盐仓的两位东家已经来找过在下了，按照咱们的要求，他们会凑齐一百万石精良。以及三十万石的精盐，只要咱们出得起钱，他们就敢卖给咱们！”

“看来鱼儿上钩了，他们已经和盐帮合计好了！”李元霸闻言，眼睛骤然一亮。道：“那咱们是不是得继续把这场戏给唱下去？”

“王爷，到了该收网的时候了！”程香斐不懂这些，不过这都到了最后关头了，也没有理由继续拖沓下去了。

.....

是夜，绛州境临近汗水边缘，有一人工湖，名曰山阳湖。

此刻正值汛期，汗水滚滚奔腾。隔着老远，就能看到在那汗水与山阳湖汇流的水面上升起一嘍水雾，可见度不高。

时至东风骤起。湖水拍打着堤岸，发出犹如海中浪涛一般的声音。

五艘庞大无比的货行船，就像是五座小山一样，静静地停泊在山阳湖与汗水的汇流处，只是他们并未抛锚，只是依靠人力控制着货行船的流速。不让他们随意滑行。

或许在白天的时候，这样的情形还比较显眼。可是在这深夜之中，又是汛期。自然没有人会在这种时候摆渡过汗水，或者来到山阳湖畔来垂钓。

所以汗水以及山阳湖上，除了汨汨的水声以及呼啸的东风，再无其他声响。

当先一艘货行船的甲板上，程香斐一身华服站在那里，眸光锐利地注视着乌黑的水面。

“先生，对方到了吗？”李元霸一身税收大半，错位半步，站在程香斐身后问道。

“还没有，不过时间上应该差不多了！”程香斐抬头看了看天空上的月亮，突然神色一动，道：“他们来了！来人，发信号！”

“是！”

顷刻间，五艘货行船上传来了舞蹈响彻天地的炮声，随后一只仿佛穿云箭一般的东西，从货行船上冲销二期，升到漆黑夜空的时候，化成了一个‘崔’字。

“来了怎么没有回应？”

待穿云箭升空之后盏茶的时间之后，李元霸和程香斐同时皱眉。

“先生，且稍安勿躁！”李元霸倒是先安慰起了程香斐。

五艘货行船停在湖面上，静静等候。

约摸又过了有半柱香的时间，在李元霸都有些等得不耐烦的时候，汉水那边也亮起了穿云箭，只是那只穿云箭在夜空中所化成的乃是‘单’字。

“来了。”丞相轻挑了一下嘴角，冷小道，“看来这些家伙们倒是还挺警惕的。”

“一会要怎么办？”李元霸问道。

“这样，我们的船侧转船身一字排开，船上的水手以及脚夫准备装卸货物！”程香斐眨了眨眼睛，低声补充了一句：“王爷，让您的人做好准备吧！”

“是！”

李元霸似模似样地回了一个眼神。

顿时，那五艘庞大的货行船，开始缓慢并且极为沉稳地开始侧转船身，须臾之后就形成了一道横亘在湖心的高墙。

“嘭！”

对方的船上又传来了炮竹之声，程香斐直接大手一挥，火把齐刷刷亮起，将整个夜空似乎都点燃了。

“注意，对方的船来了！”程香斐眸光一闪，道。

月光之下，十艘大船扬帆破浪而来。

当对方的船行驶到了货行船侧前方的时候，上面传来了喊话声：“程先生

何在？”

“程某在此！”程香斐站在船头，大声道：“对面可是单东家？”

“正是！”绛州粮仓的东家单君，高声浇喊了起来。

毕竟这样大笔的生意，一年也很难遇到一次，所以单君在与盐帮的人合计好了之后，除了带上了盐帮的水寇打手，他自己还亲自来完成这场交易。

程香斐微微对身后的李元霸点点头，便继续回话，“你们的货呢？”

“这倒不忙事，我还要带人去你们的船上查验一番才好！”单君并没有急着交货，而是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

“还他娘地挺谨慎！”单君暗骂了一声，大声道：“放下船舢，让他上来！”

“咔嚓当……”

轮轴滚动的声音响了起来，货行船的侧面出现了一个类似船舱一样的豁口，从豁口里面被抬出了一块甲板，搭在了对方的船身上。

单君带着十个满脸凶悍之色的随从登板上船，和程香斐相互之间寒暄了几句之后，便在货行船内四下张望了起来。

与此同时，另外也有几艘同样的穿，靠近了另外的四艘货行船，照例有人上去检查。

“你们可真是小心地紧啊！”程香斐语气中充满了嘲热之意，“差不多就可以了，我们的时间可是很金贵的！”

“好了，一切正常！”单君转了转，继续道：“开始交易！”

照例是穿云箭发信号，那十艘同样大小的船缓缓驶来。

看得出来，这些船吃水都极深，甲板上也高高堆压着粮包，行动比较迟缓。

很快，这十艘硕大的粮船已经驶近了货行船，所有的货行船都打开了侧舷舱门，搭出了巨大又结实的船甲板，开始往船上装载货物。

那几艘船上火把林立，将一片水面映照地恍如白昼。

于是，两方的脚夫开始忙活了起来，汉水与山阳湖的汇流处，也变得嘈杂无比。

过了有近乎两个时辰的时间，每艘神行船上都已经装上了差不多一半的粮食，那堆积如山的粮山，还真是有些壮观的意思。

再看那些脚夫和水手们呢，似乎也全都累得只能喘气了。

“嗯，这些货物是承诺的一半，剩下的一半，咱们明日再交易。”单君满意地看着仍旧在收拾粮食的脚夫和水手们，道：“明日的交易钱货两情，还请程先生摸要食言才是！”

“你且放心，该是你的，一样都跑不掉！”程香斐秒了衫军一眼，直接大手一挥，对李元霸点头吩咐道：“传令下去，拔锚起航了！”

“是，掌柜的！”

李元霸了解的点了点头，表面上是急匆匆地向着其他的几艘船下达起了命令，可实际上呢，却是去安排乔装成脚夫，早早地就开始等待单君的一众神武卫兄弟们做好攻击的准备。

此刻，单君带着那些盐帮的人亦是刚刚回到自己的船上，他笑着对身后的人说道：“公孙老大，我就说没事吧，你还非得要亲自跟着来！”

公孙烈，盐帮大当家，公孙烈！

没想到这一次的交易都惊动公孙烈了，还真是够刺激的。

“倒不是我不信任你，毕竟小心使得万年船嘛！”公孙烈咧嘴笑了起来，对身侧的柳云生，道：“云生，你派一条小船跟过去看看，看看他们将那些精粮运到什么地方……”

他话都没说完，突然感觉到后脑凉凉的，扭头看去，却发现对方的五艘货行船，竟让分出来两艘向着相反的方向顺风而下，那度极快地就像是离弦的箭矢一样。

“他娘的，这些家伙疯了，是要对我们动手了吗？”单君吓了一大跳，有些惊慌地大叫了起来。

“左满舵，快转左满舵！”船上，公孙烈马上做出了部署，示意船上的手下拉帆、拔锚，立马调转船头往一边逃。

可是此刻，那两艘货行船上也不晓得加装了什么东西，竟然行驶的速度

飞快。

那两艘货行船并排而行，甲级在一起的样子，就像一只野兽，大张着獠牙向着汉水那边吞咬了过去。

第四百九十章收网

“想跑，现在怕是有些晚了吧？”

急速驶来的两艘神行船，最前面的一艘船的甲板上，传来了一道仿佛雷霆一般的呵斥声，“单君，盐帮的水寇们，可认得我神武卫的大旗么？”

随着声音落地，一只赤红色的，上面满绣着一头黑虎的丈六旌旗迎风招展。

“神，神武卫？”单君有些惊慌失措地看着那面旗帜，惊恐万状地说道，“你，你们是神武卫的人？”

“哈哈，你以为呢，本王为了设计你们，足足谋划了数日，而今你们终究是中计了！”李元霸哈哈大笑了起来，“王浚啊，看来你我的计策并无遗漏，搞不好还能捉到几条大鱼呢！”

“本王？神武卫？”站在单君身侧的公孙烈怔了半晌，突然面色大变，道，“你，你是李元霸？你不是已经被死了么？为何会出现在我绛州地界儿？”

“本王若是那么容易就死了，你们岂不是会很失望？”李元霸哈哈一笑，道：“现在你们是束手就擒，还是打算自杀以谢罪，给个痛快话吧！”

“在这汉水地界儿，想要抓到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公孙烈冷冽地看了站在船头的李元霸一眼，继续说道：“记住，你一定会后悔的！”

言罢，公孙烈纵身一跳，朝着水下遁去。

“想跑，真以为我们神武卫的兄弟们是吃干饭的？”

苏定方冷笑了一声，当先一跃而起，随后十余名神武卫兵士跟在苏定方之后一跃而下，钻进了水中。

方不过数个呼吸的时间。那公孙烈就被抓出了水面，看他那样子还颇为凄惨，甚至连额头都在汩汩地流着鲜血。

“真是神武卫的人！”

对面的船上，跟随公孙烈一齐来的人看到跃水而出的众人，明显认了出来。

毕竟这一幕。他们实在是太熟悉了，之前在汉水水州之地，他们就曾亲眼目睹了神武卫的能力。

“哈哈！”李元霸大笑道，“你们这些盐帮的袍子、水寇们，不踏踏实实地窝在老窝里，却有那个心思出来作死。真是活腻歪了！来人，将他们全都给本王拿下！”

“哒哒哒……”

顿时，整个货行船都动了起来，数不清的弩箭被架了上来，甚至还有几支大型的鱼枪对准了单君他们所乘坐的巨船。看样子是打算把他们的船给击沉了。

对面的人也不算少，毕竟这么大单的交易，单君如果不带点护卫出来的话，那才叫活见了鬼了。

随着李元霸这边开始动作，单君那边也没有闲着，可是他们的船光装货了，哪里存得下那么多的武器，所以此刻难免有些抓瞎。

倒是有不少的人效仿公孙烈的行动。直接下水，想要逃跑。

可是有苏定方领着一帮人在水下虎视眈眈，就算他们下了水也被捉了起来。

李元霸看着下面略微有些纷乱的场景。大手一挥，道：“传令下去，凡所有敌寇，敢有妄动者，一概射杀！”

“诺！”

雷声滚滚，两艘货行船上。大概千名神武卫兵士齐声应诺。

一时间，两艘货行船一字排开。朝着尚算开阔的汉水以及山阳湖的汇流处滚滚而来。

那些押送精粮的货船慌了，在单君的指挥下仓皇地逃逸。

就是因为这些船只一动。所以那两艘货行船上的神武卫兵士们也动了，他们毫不留情地扣动了弓弩的机括，鱼枪亦是带着破空之声，向着逃窜的货船侵袭而去。

被无数的箭矢从头顶一阵猛射，那些跟随单君而来的人全都崩溃了，几乎是死即伤。

于是这一方汇流处，响起了阵阵的鼓声以及凄厉的惨叫，甚至站在方圆十里之外都能够听到！

此刻，一开始就打算跳水逃跑的公孙烈，也被苏定方抓上了李元霸所在的货行船。

“跪下！”

苏定方一脚狠狠踹在了公孙烈的膝弯处。

公孙烈‘噗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只是看他那脸上，明显带着不服的神色。

李元霸上前两步，仔细看了看他的样貌，道：“本王虽说并没有见过你，但你想必便是那盐帮的老大公孙烈吧！”

公孙烈脸色一白，睁大了眼睛看着李元霸，道：“你是如何知道的？”

“自然是老夫告诉王爷的。”

此刻，公孙烈忽然听到身边响起了一个略显熟悉的声音，他有些惊慌地四下张望着。

这时，他看到里面船舱的门帘被拉开，从里面走出了一个人。

王瀚！

“王浩，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面？方才我明明检查过船舱，舱里什么都没有的！”公孙烈惊慌道。

“难不成穿上就不能有什么暗门、暗仓吗？”王瀚哈哈一笑，道：“不过你却是猜错了，老夫可不是王浩！”

“也是，王浩断断没有如此大的年纪！”公孙烈点点头，旋即像是想起了什么，道：“那你便是王瀚了！没想到啊，王浩竟然没有杀了你，真是妇人之仁！”

“啪！”

王瀚这个看似瘦弱的老家伙，在公孙烈说完这句话后，直接一个大嘴巴子狠狠地扇了过去，直把个公孙烈给打地嘴角溢血。

“别以为我不知道，当初的事情你们和孤云寨也有参与，我早晚会和王浩算总帐的！”王瀚瞪着公孙烈，那样子恨不得吃了他。

“行了，这家伙虽说是盐帮的老大，可是他毕竟只是后面的人推出来的棋子，你们王家的事情本王虽说不想管，可是你也不能坏了本王的事情！”

李元霸伸手指了指正前方，道，“看那边，等处理清楚了这里，当初你们王家究竟还有谁参与了那件事情，也就可以弄个清楚了！”

.....

此刻，汉水与山阳湖的汇流处，早就已是嘶吼声一片，成了一团乱麻。

无数的小船，从方才的货船舱中涌出，他们支惊慌失措地在水面乱冲乱撞，无数的人惨叫着落水。

忽然，一阵雷鸣般的鼓角声响，山阳湖岸边，以及与汉水汇流处之畔，突然亮起了无数的火把。

一名名甲冑森严的兵将们出现在岸边，他们手中高举着火把，手中的武器闪烁着寒光。

“绛州卫！是绛州卫！我们有救了！”

驾着小船，眼看着就要赶到达岸边的，是盐帮二当家的柳云生。

以他们和古超的之间的关系，只要是古超的手下带队，这些绛州卫断断不会为难他们盐帮的。

“射箭，射箭，把他们全都给老子射死！”

只可惜啊，古超以及他的亲信手下，全都被李元霸派出两百名神武卫兵士给围困在了都尉府，现在他们是想来也来不了，几乎是出来一个抓一个。

这次带队的，乃是绛州都统庞宇！

庞宇在绛州没有地位，所以和孤云寨以及盐帮都沾不上关系，是以之前在汉水之上，庞宇手下的水军，射杀起盐帮的水寇们，那也是毫不手软。

“咻咻咻！”

数不清的箭矢，在庞宇话音落地之后，就疯狂地向着水面之上飞袭而去。

“该死的！老子是盐帮二当家的柳云生，你们都尉古超在哪儿？叫他出来

见老子！”

柳云生没想到这些绛州卫的兵士一见面就用箭攻击他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肩膀上被射中了一箭，气的他大吼大叫了起来。

“古超那个贼子今日是出不来了，说不准以后也出不来了！”

庞宇口中大吼着，手上也是不停地弯弓搭箭，单门瞄准了站在船头上的柳云生射去。

“哈哈……痛快啊！”庞宇哈哈笑着，“小的们，一个都不要放跑了！”

“是！”

这些肯跟着庞宇出来的，全都是庞宇这些年来小心经营、拉拢的手下，虽说只有五百之数，可是用来对付盐帮这帮子散兵游勇，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

……

时间不断流逝，当天边出现一抹鱼肚白的时候，喧嚣了一夜的水面也终究归于宁静。

眼下，江面上飘着无数船只的残骸，殷虹色鲜血染红了方圆近百丈的湖水，破烂的衣衫、布料飘上了水面，残缺的四肢以及尸首布满水面，恶臭的血腥味弥散到方圆数里之外。

再看山阳湖的湖岸畔，数百名身上带伤的盐帮袍子、水寇，以及绛州粮仓的下人、脚夫们，被相互绑缚在了一起，一个个紧挨着蹲在地上，不敢说话。

李元霸带着王浚和庞宇并排马站在一起，哈哈笑了起来。

“好，到现在也确实该收网了。”王浚微微一笑，对身侧的李元霸说道，“而今这绛州之事算是解决了一大半了，我们回长安的时间也可以提上日程了！”

“是啊，剩下的事情就是把隐藏在盐帮以及孤云寨之后的人给揪出来了！”李元霸笑道，“庞将军，今日真是辛苦你了！”

“李将军客气了！”庞宇对李元霸拱拱手，有些苦涩地说道：“今日之事，并非只是帮助李将军！说来也惭愧，其实本将早就知道盐帮与古超有勾结，奈何本将人手有限，奈何那古超不得啊！”

李元霸拍了拍庞宇的肩膀，道：“庞将军不必妄自菲薄！今日本王也给你交个实底儿，本王乃是接了陛下的密令，前来平定盐帮，剿灭孤云寨的，只要你与这两方都没有干系，日后纵然是这刺史之位，落到你头上也并无不可啊！”

第四百九十一章穷途末路

“本王？”

李元霸这一吐露实情，可是把庞宇给惊住了。

看到庞宇脸上的惊愕表情，王浚淡淡地笑了笑，道：“庞都统，这位便是我们神武卫上将军，大唐的武王殿下，李元霸！”

“不可能的！”庞宇摇了摇头，道：“前段时间长安城传来消息，武王李元霸于曲江之上被刺杀身亡，武王府甚至为武王发丧七日，陛下更是赐下了七重棺槨，并且亲自写下了祭文！费了这么大的心思，武王怎么可能还活着？”

李元霸笑着摇了摇头，道：“若非是如此的话，本王如何从长安脱身，并且秘密前来绛州呢？”

庞宇楞了一下，再联想到这段时间以来李元霸的种种行为，便有些动摇了起来。

“看吧！”李元霸懒得再去解释这个问题，直接从怀中掏出来一枚身份玉牌丢给了庞宇。

庞宇手忙脚乱地接过身份玉牌看了看，须臾之后，却是面色大变。

庞宇赶忙单膝跪地，恭敬地对李元霸行礼道：“末将绛州卫都统庞宇，见过武王殿下！”

“庞都统且免礼，本王这里可没有那么多的规矩！”李元霸接回玉牌，微笑道：“本王虽说来到绛州时日尚短，可也算是将这江州官场以及上古之间的关系摸了个七七八八！若是没有什么意外的话，过不了多长时间，庞都统晋升刺史亦是指日可待了。”

“末将谢王爷栽培！”

庞宇的心中很激动，还好之前并没有往深处得罪这位主儿，否则的话，甭说刺史了，怕是连这都统之位都保不住了。

“好了，跟本王去刺史府，今日本王就了结了这绛州之事！”李元霸一摆手，当先上了坐骑，往刺史府而去。

.....

时至卯时，李元霸领着足足五千名全副武装的神武卫兵士已经进了绛州。直往刺史府而来。

刺史府门口自有衙役守在那里，远远地见到那远方有大片的烟尘滚滚而来，随之而起的还有如同雷声一般的马蹄声。

守门的几名衙役聚在一起，相互之间讨论着：

“什么情况？”

“好像有大批的人马直奔刺史府来了！”

“看样子来者不善。赶紧去禀报刺史大人！”

于是，便有衙役急匆匆地跑进了刺史府进去禀报，而剩下的衙役们呢？则是留在了门口，搬出了木制的路障，一个个手中抄起了兵器。一脸紧张地看着那烟尘滚滚的方向。

当李元霸领着神武卫大军出现在刺史府的时候，那几名衙役已经搬着路障挡在了那里。

“来，来者何人？”衙役没有认出骑着高头大马的李元霸，一脸的谨慎之色，

“啪！”

猛地甩出手中的马鞭，纵马在李元霸身侧的赵三炮道：“瞎了你的狗眼，这位乃是我们神武卫上将军，武王殿下！”

“什，什么？武王殿下？”

守在路障之后的几名衙役全都瞪直了眼睛，实在是这个消息太惊悚了。李元霸不是早死了么，怎么又活了？

“速速放开路去，否则的话，别怪老子砍了你们！”赵三炮怒声呵斥着衙役，丝毫不留情面。

“这，这……”几名衙役相互对视了几眼，有些不知所措。

李元霸皱起了眉头，道：“来人，绑了！”

“诺！”

几名如狼似虎的神武卫兵士，闪电般下了马。不由分说地从马背上掏出了牢靠的绳子，直接将那几名刺史府的衙役们给绑了起来。

“带着他们，一起进刺史府！”李元霸根本就没有下马，而是直接纵马而入。

“站住。再往前一步，莫要怪我们动手了！”

带着大军进了刺史府，为数在三百名左右，手中拿着强弓的衙役目露凶光地看着李元霸邓大军，虽说他们的身体有着些许的抖动，心中难免有着惊恐之色。可是仍旧摆出了一副慷慨就义的样子。

李元霸骑在小白身上，面无表情地看着手持强弓，挡在他们身前的衙役们，道：“尔等若是放开路去，本王尚可既往不咎，若是尔等执迷不悟，那么就不要再怪本王对你们动手了！”

“锵锵锵！”

便在此刻，所有入府的神武卫兵士都下了马，站在最前面的五百人，从马背上取下来一面面精铁打制的三断盾牌，盾牌轻轻一折便化成了一面七尺来高的盾牌，直接往地上那么一戳，就形成了一片铜墙铁壁，将李元霸等人全都保护在内。

相信就算是弓箭放出去了，也伤害不了李元霸他们。

“反了天了！谁给你们的胆子，竟然敢用箭对着武王殿下，你们全都想被诛灭九族吗？”

庞宇带着绛州卫的兵士随后赶到，看到那帮子衙役举着强攻在于李元霸对峙，当时就怒火上涌，对着他们大声呵斥了起来。

“都统大人！”

一众压抑们看到庞宇竟然不和他们站到一边，也感到很惊异。

可是当他们听到庞宇的话后，却是更加震惊了。

武王殿下，他不是早就已经死了吗？

今日这个疑问已经困扰了许多人，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纵然他们不相信，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本王乃是奉了陛下的密令前来，你们若是胆敢阻挡本王，其罪同谋逆，

论罪当诛灭九族！”

李元霸脸上露出了狰狞之色，他声音冷冽地继续说道：“传令，前进！”

“放下武器，束手待命！”

“放下武器，束手待命！”

足足五千名神武卫的兵士齐声怒吼着，最前面的五百名兵士则是强行推着盾牌往前行去，那场面极其宏大，就像是在战场上杀敌一般！

“哗！”

所有的衙役们，在一瞬间就被冲击开了，他们有的向着着两侧散开，有的则是向着刺史府正堂中撤去。

“进去，将刺史洪海洋，长史单东谷全都给本王抓起来！”

对于衙役们的表现，李元霸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他便指挥着神武卫兵士冲进了刺史府正堂，去捉拿洪海洋以及单东谷。

“你们，你们这是要做什么？”洪海洋被两名神武卫的兵士压着肩膀，奋力挣扎了起来，“本官可是刺史，可是这绛州的刺史！就算是你们神武卫将军李大德见到本官都要礼让三分，你们这两个家伙找死不成？”

“啪！”

押着洪海洋的两名神武卫兵士，并没有搭理洪海洋，而是一人赏了洪海洋一记响亮的耳光。

“你们……”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两个在他看来仿佛蝼蚁一般的小人物给抽了耳光，洪海洋只感觉自己脸上无光，心中悲愤无比。

与他相同待遇的，还有另外一位，那便是绛州长史单东谷。

这老家伙可没有洪海洋的待遇，当那些如狼似虎的神武卫兵士冲进去的时候，这老家伙吓坏了，连反抗的心思都不敢有，直接软倒在地。

或许在当时，他便知道了自己此番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跪下！”

把这两个家伙押到李元霸身前，神武卫兵士可不会对他们客气。

“哎呦！”

不论是洪海洋还是单东谷，两个家伙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哪里受过这样的苦，这狠狠地两下差点把这两个老家伙给疼死。

“两位大人，重新认识一下吧！”李元霸居高临下地看着跪在他身前的两人，道：“本王姓李名元霸，字大德，封号神勇，添为神武卫上将军！”

“什么，你是武王！”

洪海洋和单东谷全都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打死他们都绝对想不到，曾经以为计划已经成功了，没想到最后的时候还是功亏一篑了。

人家武王殿下不仅活得好好地，甚至还来到了绛州，连他们整个江州刺史府都给围了。

“单长史，是不是很惊讶？”李元霸冲着单东谷笑了笑，道：“你们的谋划失败了，是不是感觉很失望？”

李元霸摇着脑袋，道：“只可惜啊，你们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我不懂你话中的意思！”单东谷眼神闪烁了几下，道：“我远在绛州，纵然有心想要刺杀王爷，也决计没有机会！”

“都到现在了，你还想要狡辩，看来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李愔冷笑了一声，对李元霸说道：“四皇叔，要不要把那家伙带上来？”

“不必，孤云寨毕竟涉及到了皇族，有些事情还是要当着你们父皇的面说才好！”李元霸摇了摇头，道：“倒是这刺史洪海洋，不仅暗中支持孤云寨和盐帮，更是勾联绛州本地的商贾和乡绅，鱼肉乡里，实在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哼，纵然你真的是武王殿下，想要审判本官也需要经过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司会审，而后由陛下圣裁！”

相比起单东谷的胆怯，洪海洋却是要镇定得多了，他口中振振有词：

“至于你……先不说你以假死愚弄百姓，单单是私自调用神武卫出长安，就已经是犯了意欲谋逆的重罪。你以为现在的你有资格对我进行审判吗？”

“哈哈……”李元霸仰天大笑了起来，“洪海洋，你到现在还做着扶住他登上皇位的美梦，你真以为没有皇兄的命令，本王可以将神武卫带出长安，并且在这绛州的地界儿上整出这么大的动静来吗？”

第四百九十二章公审

绛州卫所，中军府堂。

李元霸高高地坐在主位之上，李承乾、李恪、李愔以及李恽、王浚分坐左侧，而都统庞宇、副都统张劲强、司马李维庸分坐右侧，看来这两边的人应该都是旁审。

毕竟这洪海洋的官职也不小，最少也要有人旁审，这样的话就算是放到朝堂之上，也不会有御史去弹劾他。

而在正堂之上，刺史洪海洋，盐帮大当家的公孙烈，二当家的柳云生，绛州粮仓东家韩志强，以及绛州盐仓的东家单君。

五个家伙跪在堂下，除了洪海洋以及公孙烈之外，一个个面色惨然。

“啪！”

重重地将惊堂木拍在了堂桌上，李元霸寒着一张脸，道：“你们五个很难平时聚在一起吧？是不是应该感谢本王给你们机会，难得地把你们聚在一块？”

“哼，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好了！”洪海洋道：“本官堂堂的绛州刺史，官职乃是陛下钦赐，不是三四会审，你的任何问话，本官都有权不回答！”

“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李元霸不在意地摇了摇头，道：“不过你不想听听你旁边的这几位有什么话说吗？”

“哈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洪海洋哈哈大笑了起来，“别说这几人本官并不认识，就算认识他们，谁又知道他们是不是你特意请来的人？若是他们一口咬定了本官，那本官岂不是很冤枉？”

“你可以不承认，不过当堂这么多的人，只要证据充足。本王照样可以定你的罪！”

李元霸根本不会理洪海洋的说辞，而是扭头看着公孙烈说道：“公孙老大，对于本次落网你有何感想？”

“感想？”公孙烈咧咧嘴，道：“你们朝廷抓了老子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抓到老子了。哪里还来得那么多的废话？你最好是现在就杀了我，否则的话也是浪费时间！反正老子这些年吃喝玩乐过得很滋润，也活得够本了，你绝对不可能从老子口中得到任何消息。”

“哦？”李元霸伸出手指敲了敲桌子，道：“你们几个呢？是不是你们也算什么都不说？”

柳云生、韩志强以及单君都是同样的一副悍然赴死的表情，就是不知道他们的表情是强装出来的。还是真就如此。

“很好，原本本王并不想将这些东西拿出来，既然你们执意如此，本王也是没有办法了！”

李元霸慢条斯理地从堂桌下面拿出了一只盒子，盒子不过四四方方尺许立方。可是放在堂桌上却是发出了一道沉闷的声响。

所有人都好奇地看着那只盒子，也不知道盒子里面究竟放着什么。

“啪嗒！”

不理睬众人的表情，李元霸自顾自地将盒子打开，从里面取出来一枚沉甸甸的印子。

这枚印子看起来好像是玉制的，上面竟然还雕着龙，再往下翻，却是一枚古篆的‘隋’字。

“洪海洋，真是让本王想不到啊！你这刺史府里面竟然还藏着一件宝贝。你说有了这件东西，本王是否可以不经过三司会审就定你的罪呢？”

李元霸上下抛着那枚玉印，同时又一次伸手入盒子。从里面取出了一大叠布帛，那些布帛全都是明黄色的，按照大唐的律法，为了避讳皇族，除皇族以外之人不得使用明黄色。

更何况，写在这些明黄色布帛上面的东西。那可都是足以致他们于死地的。

这下洪海洋的脸色变了，变得很难看：“你。你是从什么地方找到这些东西的，我明明记得把这些东西放到密室……”

“闭嘴！”

公孙烈厉喝了一声。同时一个大嘴巴子狠狠地抽在了洪海洋的脸上。

这或一下可是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同时他们心中也很是惊诧，这两人不是一伙的吗？怎么突然间就开始闹内讧了？

“噗！”

喷出一口夹带着牙齿的鲜血，洪海洋的脸色憋得通红无比，可是他也知道方才失言了，所以现在他也不敢说什么。

挨打了，也就只能白挨。

“啪啪！”

李元霸拍了拍手掌，道：“这就内讧了，你们之间的关系也真够脆弱的！”

“你少猫哭耗子假慈悲了，既然你手中有这些东西，那何必还要对我们进行审判，直接拉出去砍掉脑袋也就是了！”

公孙烈并不怕死，似乎这盒子所代表的东西还更加重要。

事实也正是如此，当李元霸命令神武卫兵士抓了洪海洋之后，就立刻安排人搜查了刺史府，在洪海洋自己的卧房中搜到了一间造型严密的密室。

密室里面满布了机关，若不是由李元霸亲自出手的话，恐怕这密室他们连进都进不去。

当李元霸从密室的最深处找到这只被诸葛锁封起来的盒子，并且发现大隋传国玉玺，以及那些往来传信的布帛。

原本只是一件普通的贪.腐、结党营私的案件，现在却升级到了勾结前朝余孽，意图谋反的大案。

这等谋朝篡位的大案、要案，以李元霸的身份地位，完全可以自己来审理，只要事后通知三法司，将处理过程以及结果通知皇帝就可以了。

“单君、韩志强，根据本王得到的证据，对于你们俩其实还是很有利的，毕竟勾结前朝余孽这样的事情，你们俩并不知道。”

既然无法从洪海洋以及公孙烈、柳云生这里找不到突破口，那么就只能从单君以及韩志强这里打开缺口了。

李元霸索性将重点放在了这两人的身上：“单以罪责而论，就算是最后你们俩的罪过就算是判得重了，也顶多是个流放，不会被砍头乃至株连亲族！”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将手中的大隋玉玺放到了盒子里，道：

“所以，你们和他们不同！如果你们可以将一切都说不出的话，本王可以酌情为你等减刑，如何？”

李元霸的话音刚落，那单君以及韩志强的脸色就变了，两人的表情很是纠结，似乎在挣扎要不要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

“我……”

韩志强张了张嘴，刚要说话，这个时候公孙烈突然转身，伸手就朝着韩志强的脖子掐了过去。

第四百九十三章前隋皇子

“砰！”

一道响彻整个厅堂的声音响了起来，便见公孙烈的右手瞬间被洞穿了一个血洞，殷红色的鲜血夺射而出，血染厅堂。

“啊！”

惨叫声响起，公孙烈的身体剧烈颤抖了起来，同时浓郁的血腥味也以公孙烈为中心，向着四面八方弥漫而去。

“把他给本王绑起来！”李元霸收起手中的短铊，看了一眼目露恐惧之色的三人，道：“还真的是不知死活，在这大堂之上都敢如此嚣张！”

李元霸这一手镇住了堂中的所有人，就连洪海洋的眼中都出现了恐惧之色。

“说吧，这些年来，你们与盐帮勾结在一起，做了多少损害百姓，损害朝廷的事？”李元霸老神在在的靠在了椅背上，说道。

“我.....我说，我全说，只求能够不牵连我的家人！”最终，韩志强还是胆怯了，他有些后悔地摸了摸后脑，继续说道：“我们韩家在绛州也算是商贾世家，历代都是以商贾.....”

韩志强的经历很简单，无非就是少年得志，后来被家族的人嫉妒和陷害，最终被家族给赶了出来。

穷困潦倒的韩志强遇到了洪海洋，洪海洋为他提供了启动资金，给予韩志强各种政务上的便利，很快就让韩志强重新发家，并且将韩家给踩了下去。

至于洪海洋为什么这么尽心尽力地帮助韩志强，无非就是因为洪海洋看上了韩志强在行商之道上的能力，让韩志强帮他赚钱，赚取大量的金钱。

事实上。洪海洋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韩志强这些年来确实为洪海洋赚了很多钱，或者说为洪海洋身后的人赚了很多钱。

可以说，这些年来，韩志强为盐帮销赃所赚取的巨额利润。直接可以填满十座绛州府库，那些钱财足以打造一支十万全副武装的大军。

与韩志强相同遭遇的还有单君，单君所创造的财富同样不小。

可是偏偏这些钱财在流入洪海洋的手中之后就消失不见了，也从未见洪海洋有过大笔的开销。

而由今日看来，这些钱财怕是都进了前朝余孽的腰包。

等单君以及韩志强讲述完毕之后，时间上已经过去了一个时辰。

这一个时辰的时间中。王浚这个长史当得很尽职尽责，几乎两人所交代的一切，都给一字不落地记了下来。

“很好，你们果然没有让本王失望……”

听韩志强和单君讲述完自己的经历之后，李元霸与搜收集到的情报相互印证了一下。虽说多少有些出入，可是出入并不大。

所以，李元霸还是很满意的。

可是当他看向洪海洋他们的时候，先前的轻松随意却是瞬间转变成了浓重和嘲讽：

“考虑清楚了吗？本王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浪费在你们的身上，来了绛州这么长时间了，也到了该回长安的时间了，如果把你带大理寺诏狱的话，那后果想必你们自己也清楚。是以还是趁着现在。赶紧招供吧？”

大理寺诏狱早就已经是恶名昭彰，威名传遍了整个大唐，纵然是那些桀骜不驯的番邦异族。提到大理寺诏狱的时候都是谈虎色变，就更不要说洪海洋他们了。

“多说无益，纵然是大理寺诏狱又如何？反正老子早就活腻歪了，你说这些也只不过是吓唬我等罢了！”

有害怕的，自然就有不害怕的，虽说手上被李元霸用短铳给轰开了一个血洞。可是公孙烈这家伙还在保持着绿林的尊严，死活不肯向李元霸低头。

当然了。也或许是他认为，只要自己变现出足够的气节。李元霸就能够欣赏他，以至于放他一条小命。

只可惜啊，他明显曲解了李元霸的意思。

“砰！”

就在公孙烈话音落地之后，李元霸二话不说，再次手起枪落，这一次却

是直接拿铤瞄准了公孙烈的额头。

只见一道火光一闪而没，随后公孙烈的瞳孔放大，甚至都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眉心就出现了一个血洞。

除了有殷红色的鲜血流溢之外，更是有白色的粘稠液体喷射而出，直接用喷在了离着最近的洪海洋以及刘云生的身上，脸上.....

“啊.....”

胆小的韩志强和单君，立刻高声惨叫了起来，虽说这两人这些年来，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可是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到死亡的临近，还是第一次。

“呼！”

吹了吹铤口，李元霸的脸上没有丝毫杀人之后的不适反应，而是继续说道：

“本王之前就说过了吧？你们的命于本王而言完全就是蝼蚁，圣人早就赐予了本王便宜行事的权利，若是你等不配合的话，本王完全可以将你等当堂击杀！”

李元霸的话以及行为，就像是丧钟，敲响在柳云生以及洪海洋的心头，让这两位曾经纵横整个绛州的大人物，无比的心寒。

本就有意透露，但是中途却被公孙烈给打断的洪海洋，更是一脸的纠结，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洪刺史.....”

李元霸看出了公孙烈此刻的纠结心情，便从堂下拿出了一叠厚厚的小册子，随手翻开了一页，道：

“你家里还有老父老母吧？听说他们二老的身体并不是很好，还有你的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多小的年纪啊，如果因为你的事情让他们遭受株连的话，那可真是太可惜了.....”

“你，你想要做什么？”洪海洋的声音中有些颤抖，似乎李元霸的话戳到了他的痛处。

“没有什么！”李元霸耸了耸肩膀，道：“虽说本王知道这样做很无耻，毕竟罪不祸及家人嘛.....”

“.....”

洪海洋沉默了良久，最后脸上终究是出现了颓然之色，他很恨地摇了摇头，道：“你想知道什么？”

“很简单！”李元霸笑了起来，他指了指他身侧的柳云生，道：“你们和盐帮是什么时候相互勾结在一起的？”

“太远了！”洪海洋道：“当年我刚刚来到绛州城，在绛州之地没有任何的根基，一些政务根本就展不开.....这时候公孙烈突然就找到了我，并且说他有办法打开绛州的局面，并且无条件支持我登上绛州的刺史之位。”

“咻！”

李元霸哧笑了一声，道：“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帮助，只有利益，没有足够的利益，那公孙烈会帮你？”

“不错，当初我确实没想到会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

洪海洋的表情似乎很是落寞，他继续说道：“公孙烈让我帮助盐帮走私盐粮，并且极少很多当地很有名的商贾还有乡绅给我.....有了他们的帮助，我果然很快就在绛州城打开了局面。有了这些政绩，我在绛州的所做所为也上报长安，皇帝大为欣喜，直接晋我为绛州刺史，并赐安山伯爵，食邑三百户！”

“确实，有了当地人的帮助，只要不是傻子，想要晋升并非难事！”李元霸摸着下巴点了点头，道：“是不是此时到了付出报酬的时候？”

洪海洋点点头，道：“本来我以为这件事情也到此为止了，他们帮我稳固地位，我掩护那些乡绅商贾与盐帮的走私活动，各取所需。可是没想到，这个时候却是出现了一个人！”

“谁？”李承乾忍不住了，好奇地问道。

“齐王！”洪海洋面露恐惧地说道：“大隋齐王杨暕！”

“谁？”李元霸提高了语调，声音多少有些尖锐。

洪海洋苦笑了一声，道：“大隋元德太子杨昭之弟，大隋齐王杨暕！”

“不可能！”李元霸很笃定的摇了摇头，道：“当年他不是江都之乱时，就已经被宇文化及杀死了吗？怎么可能还活着？”

杨暕，字世胄，小字阿孩，隋炀帝杨广次子，元德太子杨昭同母弟，母亲为皇后萧氏。于隋炀帝即位之后，进封齐王。义宁二年，杨暕与其二子皆为宇文化及所杀，时年三十四岁。

想到这里，李元霸狠狠地盯着洪海洋看了一眼，道：“看来你这家伙不老实啊，你是真地想连累你的父母妻儿陪你一起赴死吗？”

没办法，李元霸之所以这么笃定，是因为他在前世的时候，曾经跟着导师参加过一次大型的考古工作。

而根据墓主人以及墓葬品、土壤、墓葬规格以及一些历史资料来看，那座大墓便是属于大隋齐王杨暕的。

虽说不知道是谁为杨暕修的这座大墓，可是墓中确有尸骨留存。

“左右都是个死，下官还有什么好欺骗王爷的？”洪海洋脸上的苦意更浓了，“当年在江都之乱时，齐王杨暕确实是被宇文化及所杀，可是那个齐王只是个假齐王罢了！”

“假的？”李元霸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信不信由王爷，下官所言确实句句属实！”洪海洋似乎已经没有理由再撒谎了，“说实话，在与盐帮合作之后，下官确实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杨暕拿出了那些足以致下官于死地的东西，强逼着下官就范，于是……”

说到这里，洪海洋便不再说话了，不过在场的都是聪明人，也算是听明白了。

无非就是从此和前朝余孽走到了一切，彻底一条道走到黑。

第四百九十四章回宫

“那你可知杨暕现在何处？”李元霸追问道。

以李世民的性格，断断不会放过杨暕的，毕竟他们李唐王朝可是篡夺地隋杨王朝，若是隋杨王朝尚有一名皇族后裔还活着，那么李世民的皇帝位子就坐不安稳了。

本着弟扶兄劳的思想，李元霸打算替李世民解决了这件事。

洪海洋皱了皱眉头，道：“下官亦不清楚杨暕身在何处，因为他每次对下官下达命令都是通过飞鸽传书，或者干脆由洪海洋来传送，下官也只是在第一次的时候，见过杨暕的真容。”

“他连这等重要的东西都肯交给你来保管，你能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李元霸手中上下抛着那枚大隋传国玉印，说道。

“这个……”洪海洋抬头看了看李元霸手中的玉印，道：“只是公孙烈暂时存放在下官这里的，毕竟灯下黑的道理，并不是谁都懂！”

李元霸刚要说话，这时候洪海洋像是想起了什么，突然说道：“对了，月前下官曾经听公孙烈提起过，杨暕好现在琉球……”

“琉球吗？”李元霸闻言微微颌首，过了好一会才说道：“也罢，这件事暂且不提！来人啊，先把洪海洋、韩志强还有单君给本王关进大牢，待我等回返长安的时候，把他们一块押解回长安！在此期间，你等切记把他门三人看牢了，万万不可让他们死了！”

“诺！”

有一队神武卫兵士应了一声，毫不留情地把这三个家伙全都给带了下去。

看着三人全都面色黯淡地被带了下去，李元霸心中也舒了口气。

盒子中那些布帛上的东西，虽说大多都是与乡绅、商贾往来偶有提及洪海洋参与谋逆之事，可是他勾结前朝余孽也是事实，按律自然诛九族。

不过好在洪海洋认罪态度还算不错，又不是经过三司会审，李元霸也不想祸及他的家人。

眼下，大堂之中犯人也只剩下了柳云生，这家伙还是那副死样子。摆明

了死猪不怕开水烫。

“啪啪！”

李元霸没有理他，而是直接拍了拍手。

没过几个呼吸的时间，便见两名神武卫的兵士押着一个貌似憨厚的汉子走了进来。

那汉子身上的都尉服半解，满头的乱发飞扬。赤红色的眸子中带着凶狠之色……不是绛州卫都尉古超，又是何人？

“古兄？”柳云生看到古超的时候，满脸的震惊之色。

毕竟要论关系的话，柳云生与古超可是亲如兄弟，要不是他们两人之间相互扶持的话。他们两人也不能各自在盐帮以及绛州卫中占据如此高位。

“云生，你怎么在这里？”看到柳云生，古超也露出了明显的惊色。

看到聊天的两人，李元霸不自觉地感到有些好笑：“两位，要不要本王给你们烧个热茶，上俩板凳，坐在那里好好聊聊？”

“你？”听到李元霸的话，古超扭过头来看了他一眼，眼中都在喷火：“李大德，你这是要造反吗？还不快速速将本都给放开。否则的话，待本都上奏圣人之后，纵然你是长安城的上官，也要吃不了兜着走！”

按照品级来算，古超这个正五品下的下府折冲都尉，是有资格不经过尚书省，直接上书给皇帝的。

当然了，人家皇帝老子看不看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闭嘴，你他娘地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呢！”

眼见着这家伙看不清楚形式地呵斥自家四皇叔，李愔的怒火是迅速升腾而起。直接冲上前去，狠狠地一脚就踹在了古超的胸腹部位。

“嘭！”

这一脚是毫不留情，倒霉的古超被李愔这含愤一脚给踹了出去，重重地撞在了柱子上。

“噗！”

猛然喷出一口带着牙齿的鲜血。古超恨恨地看着李愔，道：“你一个小小的兵士，竟然敢袭击上官，谁给你的胆子？李大德吗？”

“李大德也是你能叫的？”李愔气不过，又上前几步踹了古超一脚，这才直接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牌子。丢到了古超的身前。

“当啷！”

这枚牌子是金制的，金牌倒扣在地面上，首先映入古超眼帘的，是牌子上雕琢的一只看似憨厚稳重的异兽，此异兽似龟有齿，背上负一巨山，锋牙锐齿，凶眸闪烁。

古超认得这异兽，正所谓龙生九子，子子不同，而这异兽便是龙之六子霸下，又名赑屃，平生好负重，力大无穷。

按照大唐当下的律法，虽说平民百姓用不着避讳，可是这种精雕，还有这枚牌子所代表的身份地位，若不是有着尊贵的出身，是万万不能随身携带此物的。

颤抖着伸出手翻过了金牌，却见牌子的背面有一个草篆‘梁’字。

没等他反应过来呢，又是三枚金牌丢了过来。

一枚背后刻着的是一头有鳞角的黄色小龙，正面刻的是草篆‘乾’字；一枚背后刻着的是一只头上生双角，形似狮的怪兽，正面刻的是草篆‘蜀’字；至于最后一枚嘛，背后刻着一头威风凛凛，形似虎的怪兽，正面刻着的乃是草篆‘郯’字！

黄色小龙名叫囚牛，龙之长子；狮形怪兽名叫嘲风，龙之三子；虎形怪兽名叫狻猊，龙之七子。

四枚金牌，全都是龙之九子，这，这是皇家之物！

太子李承乾，蜀王李恪，梁王李愔，郯王李恽！

想到这里，古超简直是心神俱颤。

“你，你们是……”颤抖着抬起头，古超脸上写满了恐惧。

“现在，你还认为这两下挨得冤枉吗？”李愔低头看着这家伙，声音森冷。

“小的该死，是小的瞎了眼睛冒犯了王爷，还请王爷大人不计小人过，饶

了小的！”古超似乎很胆小，马上开始向李愔跪地求饶，同时几乎是一步一磕头地向着李愔爬了过去。

李元霸看到了古超的小把戏，嘴角露出了一抹嘲讽的笑容。

“哼，现在你倒是满脸的谦卑了！”李愔没有在乎跪地前行的古超，而是扭头看着李元霸，道：“四皇叔，这家伙就是欠揍……”

“嗖！”

就在这个当口，地上原本谦卑的古超闪电般蹿起，右手在锁喉向李愔脖颈的同时，左手却是摸向了李愔跨在腰间的横刀。

“他娘地！”

李愔的反应很快，他的身体闪电般往下一蹲，与此同时却是右腿横扫，这一下就把古超给撂倒在地。

“锵锵锵！”

随后，一众神武卫兵士一拥而上，不出几个呼吸的时间古超就被彻底制住了。

“原本还想要你看清楚形势，然后等你好好认罪，没想到你竟然还是如此地冥顽不灵，当真是浪费本王的好意！”

李元霸冷眼看着被神武卫兵士制住的古超，一脸的冷意：

“意图挟持皇子，你这等行为可是众人全都看到了，若想要活命却是难了，来人啊，把他们全都押下去！到了大理寺诏狱，就算他们的意志如钢似铁，也一定会乖巧地像猫一样！”

……

第三日，长安城西三里以外的官道上，风尘仆仆数千骑，勒马停了下来。

这是一群身着黑色作训服的铮铮铁汉，为首的一名白马身着黑色大氅的男子，将盖在头上的披风头掀开，露出了一张颇为英武的面庞。

“长安，终于到了！”

李元霸看了一眼黑压压的人群，心中轻舒了一口气。

“四皇叔，我们终于回来了！”

李承乾一脸的坚毅之色，从李元霸旁边缓步上前几步，声音略微透着一股子疲惫和嘶哑：

“从我们出长安到现在算起来，时间上不过十五日，这次绛州之行还真是挺惊险刺激的，原本只是一件普通刺杀案，一件普通的贪.腐案，到后来竟然牵扯出了我那个不争气的弟弟，还有前隋皇子……”

“好了，就不要再提那些了！”李元霸拍了拍李承乾的肩膀，道：“虽说我也想不到此番刺杀竟然是出自他手，不过事情既然已经查清楚了，剩下的就是看你们父皇如何抉择了！”

“四皇叔没有把这件事情上奏给父皇吗？”跟在李愔身后的李恪问道。

李元霸摇了摇头，道：“这种事情若是被外人截了去，终究是不好的！还是把他们秘密送到大理寺诏狱，剩下的就交给皇上吧！”

“原本我以为他与世无争，只知道吃喝玩乐，没想到竟然心思因阴沉至此，真是……唉……”

李承乾很是感慨地叹了口气，似乎很不愿意再提及这个话头。

“王浚啊，你的身体怎么样，要不要先回府？”李元霸没有接李承乾的话茬，毕竟这种事情不适合在这里谈。

“多谢王爷挂怀。”王浚的脸上出现了笑容，拱手行了一礼，道，“下官的身体还撑得住，只是此刻临近午时，陛下应该仍在两仪殿中批阅奏折，若是王爷此刻进宫面圣，当可见到陛下。我等府中之人不宜入宫，便先与主卫将军回返神武卫大营，静候王爷便是了。”

“也是！”李元霸点了点头，道，“你等且先回府宅，承乾、恪儿你们随我进宫！”

第四百九十五章燕王啊燕王

半个时辰后，李元霸带着几个大侄子来到了两仪殿外，求见圣驾。△↗，

李世民披着一件明黄色的大氅，正坐在火炕上批阅奏折。

这个时候刘三水匆匆走了进来，恭敬地向李世民禀报道：“启奏陛下，武王以及诸位殿下已经安全回返长安，眼下就在两仪殿外候着呢！”

正皱着眉头的李世民，当即喜出望外地放下了手中的朱笔，道：“他们这么快就从绛州赶回来了？快，快叫他们叫进来见朕！”

“诺！”刘三水应了一声，退出了两仪大殿。

过了没有多长时间，李元霸带着李承乾等人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声音却是远远地传了过来：“哈哈，皇兄，离开长安城这么长时间，我可真是想死你了！”

“元霸！”李世民起身下了御座，快步走上前来，握着李元霸的双手，道：“回来了，回来了就好！”

此刻，李承乾他们几个也走进了大殿，与李元霸不同，他们毕竟是李世民的儿子，自然在礼数方面要齐备很多。

“儿臣承乾、李恪……见过父皇！”

一众皇子纷纷跪地，向李世民叩首行礼。

“嗯，你们也不错，壮实了不少！”李世民点点头，将自己的儿子们给扶了起来，捏着他们的肩膀，很是欣慰。

或许是离家太久了，也或许是因为太久没有见过李世民了，李承乾等人的眼眶多少有些红润。

李承乾更是颇为动情地说道：“父皇，一向可安好？”

“好，朕好得很呢！”

李世民轻笑了起来，道，“没了你们这些小家伙们，让朕每日操心，朕可是难得地清闲了些日子。而今你们回来了，怕是朕的安生日子就没有了！”

“瞧你说得！”李元霸瞥了李世民一眼，道：“如果你实在是不想看到他们

的话，那索性便叫他们搬到我的封地去，也刚好可以让我好好调教一下他们！”

“算了吧，你自己还经常惹祸呢，若是朕把承乾他们交给你的话，岂不是要教出很多小李元霸来？”李世民没好气地瞪了李元霸一眼，到后来甚至还开起了玩笑。

“皇兄说得这是什么话？”李元霸摸了摸后脑，道：“我这可也是帮了你好多忙的。如果你嫌我太惹祸了，那我索性便窝在府上不出来好了！”

“好啊，只要你在府上忍得住就行！”李世民才不惧怕李元霸的威胁，反倒是顺水推舟地讲了李元霸一军。

“额……”

被李世民给吃得死死地李元霸，没办法了，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地说道：“皇兄，此番绛州之行原本已经完成了任务，只是这期间却是出了一点小差错，还得需要皇兄亲自来处理。你看？”

“朕先前不是说了吗？此番绛州之行，你可以代朕行事，一切事务，你可以便宜行事！”李世民疑惑地对李元霸说道。

“皇兄说得是。臣弟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可若是涉及到了皇子，还有前朝余孽呢？”

李元霸自然也明白李世民话中的意思，可是这绛州地界儿牵扯到的事情可不是小事。先不说李世民的那个倒霉孩子，单单是前朝余孽杨暕就足够让李世民头疼了。

原本还笑意盈盈的李世民，听到李元霸的话后。脸色出现了一瞬间的凝滞。

他像是听错了一样，说道：“元霸，你方才说什么？”

李元霸重复道：“皇兄，若是绛州之事涉及到了皇子还有前朝余孽呢？”

“皇子，哪个皇子？前朝余孽又是哪个？”李世民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因为他相信自己这个皇弟，是断断不会无的放矢的，既然说出来了，就肯定是确有其事。

“皇兄，此番刺杀臣弟之事，与祐儿有关！”李元霸没有提杨暕，而是直接说出了李祐的名字。

“祐儿，刺杀与祐儿有关？”李世民瞪大了眼睛，说道。

李元霸没有说话，而是拍了拍手，自有两名神武卫的兵士抬着一只木质大箱子走了进来。

李世民大開箱子，从里面拿出了一叠信件，随意看了两封之后却是面色大变，就像是疯了一样地甩掉了手中的那一叠信件，伸手入箱，又看起了其他的信件。

须臾之后。

“逆子！这个畜生还真是隐藏地很深呢？原本朕以为他只是专横了一些，跋扈了一些，现在可倒好，刺杀亲叔，豢养私军，意图谋逆！连朕这个做父皇的都不放在眼里，可真是朕的好儿子啊！”

李世民说到最后一句时，简直就是咬牙切齿，眸子中更是泛起了浓重的杀气。

“皇兄，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依着臣弟的意思，还是把祐儿传过来细细盘问一番，这之间，一定是有什么隐情的。”

说实话，李元霸原本对于李祐这个大侄子的印象还没有那么差，无非就是吃喝玩乐，嚣张跋扈，烂泥扶不上墙的浪荡皇子。

可是在现在看来，这个大侄子才是所有皇子中心机最深沉的，甚至比之当年的隋炀帝杨广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什么隐情？”李世民打断了李元霸的话，伸脚狠狠地踹了踹木头箱子，“这满箱子的证据，还能有什么隐情？”

“父皇，五弟虽说跋扈了一下，可是他天生就是那性子，也说不定是孤云寨的人故意陷害他呢？”李承乾还是有些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祐儿是朕的儿子，难不成朕连自己亲儿子的字体都认不出来吗？”李世民很生气。

“皇兄，这件事情的真伪以后再说，眼下还有一件棘手事！”

李元霸似乎没有注意到李世民的表情，而是继续说道：“那前朝余孽，可是把绛州当作了他的私人府库，这些年来不知道在绛州赚取了多少金银财帛，臣弟以为，解决这第二件事才是首要大事！”

“还真是没完没了了，说说，这个余孽是谁？”李世民的声音中透着一股子冷然。

李元霸见成功转移了话题，便道：“皇兄，说起来此人你也认识，他姓杨，单名一个暕字！”

“杨暕？这名字听起来好生熟悉！”

李世民听到这个名字也是骤然一愣，不过他很快就想到了这个名字所代表的身份重量。

于是乎，他满脸的不敢相信地喃喃低语道：“不可能，不可能的！这杨暕不是早就已经死了吗？”

看到李世民比听到之前的消息还要震惊的样子，李元霸心中难免有积分的无奈之意，谁能够想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让人死而复生的事情。

“元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震惊中的李元霸忽然转头，双目如电地盯着李元霸，语气也带透着前所未有的严厉。

李元霸这次却是开始诉说了起来：“皇兄……”

……

燕王府，中院书房之内，光线很暗。

略带着一丝肥胖意味的李祐沉着脸坐在书案之后，而在他前面的阴影里，一名身着黑衣的狰狞汉子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着李祐的问话。

“孤云寨那边都有什么消息传过来？”李祐开口问道。

“王爷，孤云寨就像是被封锁了一样，一丝消息都没有传出来。不过绛州那边却是议论纷纷，说绛州发生了大事，不仅此时洪海洋被抓，就连绛州卫都尉古超都已经被神武卫押解来了长安城！”

那狰狞汉子用他那特有的嘶哑声音，继续说道：“目前绛州的高级官员中，也只剩下了司马李维庸，绛州卫都统庞宇以及绛州卫副都统张劲强。”

李祐听后却没有表露出任何生气的表情，反而坐在那里沉默下来，眼中满是犹疑之色。

按照以往的习惯，每隔三日的的时间，便会有消息从孤云寨传回来，可是现在距离上次传信已经过去了七日，按理来说，已经错过了两次的传信日

期。

再联想到神武卫自从出了长安城后便再也没有回长安的消息了，也由不得李祐不犹疑。

过了好一会儿，李祐稍稍才平复了一下心情，开口问道：“可查清楚神武卫的去向了么？”

那汉子听到李祐的这个问题，抬头看了一眼自家主子，这才开口回道：

“王爷，神武卫虽说是领圣上旨意去往秦岭演练操演，原本奴以为，只不过是小股神武卫去往了绛州，没想到整个大军都去了绛州！”

汉子眉头紧皱，道：“具体的，奴也不太清楚，不过根据绛州的消息来看，他们分明是去了祈山方向！”

“祈山？”李祐稍稍一愣神，随后噌地一下站起身来，道，“不会吧？难不成他们的目标是孤云寨？”

那黑衣汉子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了，尽管不想提及，可他还是开口道：“王爷，眼下这事还是猜测，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等，等到孤云寨传来消息！”

“咚咚！”

就在李祐还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书房的大门被人敲响了。

李祐此刻心情很烦躁，自然没有什么好气了，他骂骂咧咧地叫嚷道：“哪个不长眼的狗奴才，没见本王这里有正事吗？何事不能明日再说？”

外面的声音似乎有了几分胆怯，道：“王爷，神武卫回长安了！”(未完待续.....)

第四百九十六章李世民的痛

皇宫，两仪殿。

李世民左手轻抚短须，一脸凝重地坐在龙案之后。

而李元霸以及几位皇子全都站在李世民的身前，低着头一言不发，就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一般。

方才，李元霸已经将杨暕，以及绛州刺史洪海杨等人的事向李世民完整地禀报了一遍，没有丝毫的隐瞒之处。

过了好一会儿，李世民忽然面色阴沉地说道：“元霸，以你看来，杨暕之事可是真的？”

“自然是真的！那洪海洋当时已经被吓跑了胆子，不可能还有所隐瞒，还有那一箱的往来信件，若是伪造的话，又是出于何种目的呢？”李元霸也是语气沉重的回答道。

“既如此，看来朕还真得彻查此事了！”李世民声音中透着一股子杀机。

以齐王杨暕那前朝皇子的身份，自然是李世民的大忌。

若是还叫他活着的话，以他这些年来在绛州的经营，就算不掀起大的风浪，也绝对会搅动一番风云，让大唐的某些州道郡县乱上一些时间。

大唐朝的稳定，是李世民现在最为操心的事情，所以所有对于大唐来说存在安全隐患的原因，都要根除，不留后患！

.....

午后，李元霸以及李承乾等人各自回府，谁都没有留下来，因为此刻李世民可没有心情再去用膳，今天的震惊已经足够多了。

李元霸回到长安城王府别院，这才刚刚进门，小腹略微显现的武顺就在两位妹妹的搀扶下，向着门口迎了过来。

李元霸吓了一跳。连忙上前几步握住了武顺的那双小手，道：“外面稍有些冷，何必亲自出来？”

“王爷离家半月，妾身.....妾身实在是想念得紧，故此才.....”武顺的小

脸有些红。毕竟当着妹妹的面，说出如此暧昧的话来，武顺还是会感到很害羞。

“你呀！”李元霸点了点武顺那挺翘的鼻尖，道：“走吧，快随本王进屋，这次绛州之行。本王还给你们准备了一点小礼物呢！”

一边这样说着，李元霸一边搀扶着武顺向着中院屋子中走去。

屋里屋外简直就是两个世界，外面冰寒刺骨，里面却是温暖如春。

搀扶着武顺小心翼翼地坐在火炕上，李元霸像是变魔术一样地。手上出现了三只活灵活现的紫色蝴蝶。

“哇，好漂亮啊！”

武顺的三妹武三娘最是活泼，第一眼看到出现在李元霸手上，不过婴儿一半拳头大小的蝴蝶的时候，就惊声尖叫了起来。

武昭倒是要稳重的多，虽说眼中亦有惊艳之色，不过还是强行稳定了下来。

李元霸拿起一只紫色的蝴蝶，轻轻放在了武顺的手上。道：“怎么样，喜欢吗？”

武顺俏脸上出现了灿烂的笑容，她狂喜地点了点头。道：“夫君，这是何物？”

李元霸没有说话，而是重新从武顺的手上取过那只蝴蝶，卡在了武顺那柔顺的长发之上。

‘咔嚓’一道轻响，便见那只浑身镶嵌满七色宝石的美丽蝴蝶，栩栩如生地趴在了武顺的长发之上。美艳无比！

“天呐！大姐好漂亮啊！”

武三娘漂亮的大眼睛中闪过无数小星星，声音惊叹无比。

“行了。你这个小鬼灵精，剩下的两只。你与二妹一人一只！”李元霸笑了两个漂亮的小女孩一眼，分别把手中的蝴蝶发簪递给了武昭和武三娘。

“真地送给我吗？”武三娘的声音中透着股惊喜之意，她爱不释手地来回翻看着那只发簪，道：“谢谢姐夫！”

“谢王爷！”武顺的声音有些冷淡。

李元霸摆摆手，示意两女不必在意。

接下来的几天，李元霸按照惯例，依次拜访了一下与自己亲近的几家王侯，都是一些与李渊同辈的老家伙，顺便送上一份从绛州带回来的礼物，纯粹就是礼貌性地走动一下。

当然了，也正是因为李元霸这般走动，武王府当初大摆丧葬之事也就成了玩笑，几乎整个长安城的人都知道自己被武王殿下给耍了。

虽说御史参他的折子已经在李世民的龙案上堆成了山，可是更多的百姓却是心中庆幸不已，至少这位能征善战，能够保卫大唐安全的神人没死，大唐就是安全的！

说来也怪，这都几天下来了，李世民也没把李元霸给叫过来询问某些事情，只是这每天去跑大理寺诏狱倒是很勤快，而且一泡就是几个时辰，也不晓得他在里面询问些什么。

李元霸也懒得去管那些事，毕竟现在能清闲几分是几分，之后说不准又有得忙了！

.....

太极宫，仍旧是那片烛光灰暗的密室。

李世民这几天实在是太累了，因为从大理寺诏狱中那些逆贼的口中，得到的消息让他头脑发昏，胸中怒火升腾。

“都查清楚了？”李世民开口问道。

唐忠面无表情地说道：“陛下，都查清了！孤云寨之后的主事者虽说并非燕王殿下，可是他名叫朱由三，是燕王身边的心腹卫士，现在朱由三已经被神机卫控制住了，据他交待，是受到燕王殿下的指使，奉命给孤云寨下达命令，刺杀武王殿下的！”

“啪！”

重重地锤了一下桌子，李世民面沉如水，眼中满是伤痛以及愤怒的神色。

自己的儿子们，在四弟未醒之前，关系算不上和睦，几乎是分成了好多个小团伙，可是自从李元霸清醒过来之后，一众皇子之间的关系总算是缓和

了下来，原本关系闹得最僵的太子党和蜀王党，也算是消除了隔阂。

唯独这个李祐和李泰，李泰还好说，现在是这个李祐，竟然派人去刺杀自己的亲弟弟，这可是他的儿子，他的亲儿子，做出的事却也让他失望无比。

半晌之后，李世民稍稍平复了一下心情，道：“可查清楚燕王派人刺杀武王的原因了？”

唐忠听到李世民的问话，眉头微微一皱，道：“启禀陛下，武王殿下平素做事肆无忌惮，可能是因为与太子殿下还有蜀王殿下他们走得太近了，再加上陛下对诸位殿下宠爱有加，是以，燕王殿下感觉自己被忽视了，导致燕王殿下有时糊涂，才派了刺客在武王殿下去往曲江赴宴的时候埋伏，本想杀了武王殿下，不过武王殿下神武盖世，为让阎王殿下的计谋得逞！”

“只是因为这等小事？”李世民愣了好一会，这才摇了摇头，“只是为了这等小事，他断断不会做出这等大逆不道的事情来！朕的儿子，朕自己了解！”

唐忠犹豫了一下，最终却是单膝跪在了地上，道：“陛下，还有一个可能！只是……还请陛下恕罪！”

这尚未说话，先是恕罪，看来接下来的话题，纵然是这个最被皇帝老子信任的唐忠，都不敢轻易说出口了。

“你且说便是了，朕恕你无罪！”李世民摆摆手，示意唐忠起来。

唐忠并没有起身，而是咬了咬牙，道：“陛下，燕王之所以去刺杀武王殿下，可能是为了夺嫡……”

“啪！”

李元霸送给李世民的紫砂茶壶，瞬间脱手而出，砸在地上摔了个稀巴烂。

“好啊！这便是朕的儿子！”

李世民的脸上一片冷笑，若说方才他不过是对李祐有些失望的话，那么现在就变成了愤怒。

他虽然宠爱李承乾还有李恪，但是在其他的诸位皇子的身上，也寄托着厚望。

可是万万没想到自己这个儿子竟然动用刺杀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夺嫡目的，虽说具体的计划还尚未知晓，可若是实施成功的话，一定是一件震撼朝野上下的大事。

这简直让李世民是又心痛又是愤怒。

但是无论再怎么愤怒，李祐终究还是大唐的皇子，再加上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还并不多，是以李世民也只能先想想这件事情怎么处理了。

.....

唐忠禀报完这些信息之后，又向诉说了几个事关李祐的问题，这才退下。

而这时已经是华灯初上，唐忠就像是影子一样，一路飘出了皇宫，向着贴近城墙根的一处庄园而去。

这处庄园面积并不大，是挂靠在李元霸名下的产业。

当然了，我们的武王大人可不知道自己名下多出了这么一处宅子，要不然的话，这货早就去李世民跟前上窜下跳去了。

此刻，夜幕已然降临，宅子内并非是像其他的宅子一样，点燃了烛火，灯火通明。

相反的，除了宅子最深处那一栋独门独户的小院子微微透着点烛光之外，其他的屋子全都是乌漆麻黑的，一片宁静的意味。

走进院子，在院子左边的小厢房里，四个同样身穿黑衣的天机卫，正围在桌子边上用饭，而在这小厢房的最里面，则是有一个全都用铁栅栏隔出来的小空间。

这小空间看起来和牢房没啥两样，而在这间小空间里头，则关押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家伙。

这家伙身上穿着破烂的锦袍，从那样是看起来，似乎是王府长史的官袍，只是不明白，为何一名王府的长史竟然被关到了这里。

四名天机卫很快吃过了晚饭，这时一名天机卫从桌子下面掏出了一个擦起来的饭盒，而后走到小空间前，从饭盒里面取出了四样菜，两大碗米饭递了进去：

“匹夫阁的饭菜，除了没有美酒，够你吃饱了！”

第四百九十七章李佑要谋反？

“这……多谢这位大爷了！”

关在小空间里的人，明显是个有身份地位的人。

毕竟这名穿着长史锦袍的人，以前可是经常出入长安东市的酒楼，虽说匹夫阁在长安城也算得上是一号，可是匹夫阁的东西寻常百姓都吃得起，这锦袍之人自然是不常来了。

可是现在不同了，眼下他的小命都被别人给捏在了手里，而且被关在这里已经两天了，受到的严刑拷打不必细表，关键是连口饭都不叫吃，都快把他给饿死了。

现在，有人来给他送饭，烧鸡、红烧铁狮子头、冰糖肘子、梅菜三丝……这等好菜，自他看来已然是天下间最好的美食了。

不过，他忽然想起了大唐牢狱之中的惯例，一般但凡被判了极刑，也就是死刑的罪犯，在执行死刑之前，一定会有一顿丰盛的餐食，也就是所谓的断头饭。

难不成，这便是属于自己的断头饭？

“这，这位大爷……敢问，敢问您打算如何处置小的？”

小空间里面的锦袍人，伸出手颤抖着拢了一下披散的长发，露出一张带着讨好笑意的圆脸面容，点头哈腰地问道。

其实这家伙想问的还远不止这些，自从两天前他被这帮身子穿黑衣的家伙抓到这里之后，就被人用尽了手段折磨，虽然都是些皮肉伤，但他这细皮嫩肉的，哪里能够支撑得住？

于是，这家伙就将一些都说了出来，从小时候偷人家的粮食。到前段时间刺杀武王李元霸的事情都给抖落了出来。

没想到对方听到之后就直接把他给丢进了这里，一连一天都不管不问，连口饭都不给吃。

这更是让他感到深深地惶恐之意，他实在是想不明白这些到底是什么人？又是在为谁做事？

“哪来的那么多废话？”那名天机卫有些不耐烦地训斥了他一声，道：“收

起你那些歪心思。这不是你的断头饭！”

“是，小的明白！”

那小空间中的锦袍人听说不是自己的断头饭，顿时心中舒了一口气，他讪笑了一声，直接伸手抓起了盘子里的烧鸡，如狼似虎地啃了起来。

这个被关押的锦袍人不是别人。正是燕王府的长史，也是燕王李祐的心腹朱由三。

其实吧，这个朱由三明面上是燕王府的长史，可实际上燕王府中的某些龌龊事，全都是由这家伙来组织操作的。因此，这朱由三也是李祐最看重的人。

就在朱由三蹲在小空间里头，一阵狼吞虎咽的时候，一袭黑衣的唐忠，骑着快马出现在了这里。

今夜，他便是为了给李祐刺杀案来上一个结尾的！

.....

翌日。

两仪殿内殿之中，李世民在这里召见了唐忠，因为唐忠是来向李元霸汇报一桩大事。

这次。李世民没有避讳刘三水，而是叫刘三水就伺候在身旁。

龙案之后，李世民双拳紧握。双眸喷火，脸色涨地无比通红。

往日里，李世民给人的感觉一向都是稳重如山，哪里像今日这般把持不住心头的怒火。

“你说地，都已经查证清楚了吗？”

李世民的声线颤抖，甚至还带着一丝的沙哑之意。

实话说。自从唐忠跟随李世民这么多年以来，见到李世民这种不在状态的样子。也仅有那么几次。

一次，是在得知李元霸可能永远醒不过来的时候；第二次。便是玄武门之变前一夜，那是无比痛苦煎熬的.....今天，便是第三次。

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唐忠也不会去劝说什么，他只是在讲述事实：

“陛下，昨日晚上那个燕王殿下下的长史为了自保，将此事和盘托出！之后奴便立刻命天机卫以及影卫速速收集这方面的情报，而经过各方面情报的分析之后，燕王殿下确从封地中暗中调遣了五千私兵入长安，并且久病不起的前吏部尚书侯君集也参与其中，他们密谋暗中对武王殿下下手，或许无不有刺王杀驾的打算……”

说到这里的时候，唐忠忽然停了下来，他看了看李世民，并没有插话的打算，便继续说道：

“今日，五千私兵已然有三千入了燕王府，就连侯大人都被下人抬去了燕王府。至于他们在王府里面谈了些什么，我们的人暂时还没有查到。不过侯大人回去之后，却是不断有人从侯府里面出来，并且有至少三十只信鸽飞出了侯府，那些信鸽全都被我们给截了下来，里面的内容是飞往长安城周遭某些州道府衙的，至于内容……都在这里了！”

这样说着，唐忠从一只小口袋里面掏出了三十个大概只有小拇指粗细，但是长度却是只有小拇指一半长短的小竹筒。

刘三水上前几步，将那些小竹筒接了过来，并且一支支地打开来，放到了李世民的龙案上。

李世民打开了几个，随意看了看，发现都是侯君集联络地方郡县府兵的，这些府兵虽说有的人数并不多，可若是加在一起的话，也有近两万之数。

若是这两万人全都被放进长安城，并且由李祐做内应将他们放进皇城的话，说不准还真就让他们做成了。

当然了，前提是没有神武卫大军。

其实，唐忠将这些东西拿出来，比说出他的分析要管用得多。

李世民自己也明白了，李祐这是早就做好了谋反的准备，只是一直没找到机会发动罢了。

可是如今李元霸没死，并且神武卫只回来了三千之数，李祐忍不住了，他也认为时机到了，但是以这才在恐惧掺杂着怒火的同时，将人都给召集起来。

至于召集这些人干什么？那肯定就是准备起兵谋逆，往近了说，甚至很可能就在这两天了。

一念及此，李世民‘噌’地一下站起身来，放才脸上的愤怒以及哀伤之意已经全然消失不见，整个人脸上的神情变得森严冷酷起来。

便见李世民在龙案左右来回走动了几步，忽然停下来，背对着唐忠说道：

“唐忠，你立刻回去提出那个朱由三，将他带到大理寺诏狱，同时密切关注燕王府以及侯府的反应，一但他们有何异动的話，立刻来报！”

“喏！”唐忠答应一声，无脚不沾地的退了下去。

打发走了唐忠，眼下李世民也没有时间休息：

“三水，你即刻命人出皇宫，去将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李靖……等人给朕交来，朕现在便要见他们！”

“诺！”

刘三水应了一声，恭敬地下殿去安排了。

……

一个时辰之后，两仪大殿中。

李世民直接在这里召见了李靖、房玄龄、长孙无忌等几位文武重臣入宫。

“陛下，此番召我等进宫，可是为了武王殿下死而复生之事？”

程咬金这个大嘴巴，刚刚进了大殿，还没看见李世民就开始大吼了起来。

李靖没好气地拍了程咬金一把，道：“就你嘴巴大，信不信你这話传到武王那里去，他一巴掌把你给拍死？”

“额……”

这俗话说的好，软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

李元霸这个发起疯来连自己都顾不住的主儿，可是程咬金的命中克星，听到李靖一提这个，当时心中就是一突，赶紧止住了嘴巴。

“行了，还是赶紧进去吧！”房玄龄笑看了两人一眼，当先向着大殿里面走了过去。

“臣等见过陛下！”

进了大殿，房玄龄等人向李世民恭敬行礼。

在场的军政大员全都是人老成精的主，能够做到现在这个位子上，一个个奸猾似鬼，自然看到了李世民的脸色不太好看。

“恩，你们都来了！”

李世民对众人微微颌首，道：“都平身吧！”

这声音冷的，让房玄龄一众朝臣只感觉浑身都在哆嗦。

“今日，朕唤你等前来是有一件要事要听取你们的意见！”

李世民阴沉着一张脸，道：“三水，把那一箱子东西都搬出来让他们看看！”

刘三水点点头，吩咐几个小太监从后殿中搬出来两只大箱子，大箱子里面的东西自然都是一些往来的信件。

打开箱子，从里面掏出一些信件仔细地看了起来。

随着箱子中的信件一件件地被翻出来，李祐将要谋反这件惊天之事也终究是告知了众人。

结果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万分震惊，谁也没有想到，以燕王李祐当下尊贵无比的身份，竟然会走到谋反这条不归路上。

不过房玄龄这些人都是国之重臣，自然不会光顾着惊讶，很快他们就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

“陛下，虽说眼下这些东西都足以至燕王殿下于死地，可终究是雾里看花，有些事情是拿不准的！”

房玄龄甩了甩手中的这些信件，道：“纵然是把这些东西供之于众，恐怕满朝的文武也不会相信吧？”

“是啊！”李绩点点头，道：“这些年来，燕王殿下除了平日里做事嚣张跋扈了一些，并无其他的劣迹，要说他暗中培养私军，并且在地方收敛巨额财

帛，恐怕谁都不会相信！”

第四百九十八章燕王的小舅子

“是啊，就算他在做着谋逆的准备，可若是他一直按兵不动的话，那这里的一切都是毫无用处的！”

杜如晦摸着颌下的短须继续说道：“简单来说，陛下是可以凭借这些东西定燕王殿下的罪，但是终究不能服众！”

“那依你之见朕当如何？难不成就这样听之任之，放之纵之？什么都不闻不问了？”

李世民似乎很不满杜如晦的话，他有些声色俱厉地说道：“这逆子，行此等背逆之事，朕还得顾及到群臣的感受，不能动他，朕，朕……”

“陛下，也并非是不能动！”

长孙无忌号称长孙阴人，反正这李祐跟他一个铜板的关系都没有，搬倒一名皇子，说不准还能巩固李承乾太子的地位，何乐而不为呢？

“此话何解？”李世民问道。

“燕王殿下既然已经凑了这么多的私兵一直未曾动手，那就肯定是在等待机会，只是机会一直都未曾出现罢了！”

长孙无忌道：“既然如此，我们何不为燕王殿下创造一个机会？”

“机会？”李世民更加疑惑了。

“不错！”长孙无忌微微颌首，道：“眼下春季已至，草长莺飞，也是到了春猎的时候了，若是陛下此刻打一场春猎的话……”

长孙无忌后面的话并没有说出来，点到即止，他相信在场的人都是聪明人，不可能听不出他的弦外之音。

“长孙无忌，你疯了！”长孙无忌话音刚落，尉迟敬德就大叫了起来：“陛下乃是万金之躯。岂可以身犯险境？”

“尉迟将军此言差矣！”长孙无忌摇了摇头，道：“每年春猎都是在邻近秦岭的天风山，若是我等提前在天风山做出布置的话，纵然是燕王殿下真的起兵来犯，怕也是会被我等扑灭！还有一点……”

“武王殿下神武盖世。旗下神武卫大军的兵士一个个能征善战，极其彪

悍，别说是五千私军了，就算是加上周遭州道郡县的两万府兵，都奈何神武卫不得！”

长孙无忌笑看了程咬金一眼，道：“这一点。程将军应该比本官清楚才对，毕竟令郎可是在神武卫大军中任职啊！”

“陛下，依微臣看来此事可行！”

一直黑着一张脸，不曾说话的魏征开口了：“陛下，正所谓兵行险招。长孙大人的计策或许看似危险，可若是小心行事的话，还是大有可为的！”

“而且这样一来，一者可以测试燕王殿下会否真地举兵谋逆，若当真是如此，自然是验证了这些物证，有神武卫大军在，有武王殿下在。也不必担心！”

魏征侃侃而谈，“再有，若是燕王殿下没有借着这个机会起兵谋反的话。那就证明这些东西都是造假，都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刚好也可以为燕王殿下平反，岂不是一举两得？”

“哼，你说得倒是好听！”程咬金冷哼了一声，道：“每年春猎。按照惯例，除去安排警戒、护卫陛下安全的皇城禁军出动之外。左右武卫，左右骁骑卫作为侧卫。也会随圣驾出行，可是最终守卫猎场的却是当地的府兵。”

程咬金很清楚春猎的兵力部署，因为他做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他继续说道：

“每次春猎，陛下都会选在秦岭附近的天风山，这天风山易守难攻，若是任由当地的诸郡县府衙安排府兵护卫的话，怕是会有大大的不妥！”

“那是因为没有神武卫！”

长孙无忌反驳道：“只要神武卫出马，这一切都不再是问题！”

“这……”

程咬金是眼下有点有口难言了，毕竟神武卫自创建之初至今已经创造了不知道多少奇迹了。

“好了，这件事情还要和武王细细商量，还是先说说细节吧！”

李世民似乎默认了这个想法，说道，“毕竟这件事情事关重大，若真到了那一步，在场的列位臣公可万万不要将这话题泄露了去！”

“臣等省得！”

李靖等人心中一禀，齐声恭礼。

.....

相比起皇宫的紧张氛围，武王府却还是一副轻松随意的意境。

李承乾他们在皇宫里面闷地久了，又在小李治还有高阳公主的撺掇下，来到了武王府中凑热闹。

李元霸反正是个喜欢孩子的主儿，所以他也并不在意，反倒是自己琢磨了好些个小玩意儿，丢给孩子们自己个儿去玩耍。

傍晚了，李承乾他们留了下来，美其名曰是太想四皇叔了，不想回宫。

可是李元霸明白他们的心思，无非就是想找李元霸商量商量燕王李祐的事情。

书房中，李元霸叫小莹香烧上一壶热茶，端上了几样小点心还有坚果，与自己的几个大侄子围桌而坐。

“你们这些小家伙，别跟我这打马虎眼，有什么事就赶紧说，我这一会还有别的事情要办！”

李元霸慢悠悠地喝了一口浓茶，声音多少有些懒散，这些日子的修养，已经让李元霸忘了那些纷扰与争斗，剩下的只是休养生息。

“四皇叔，您说，父皇会怎么处置五哥？”

彼此之间沉默了良久，李愔率先开口了。

“以及对你们父皇的了解，你说你们父皇会现在处置李祐吗？”

李元霸没有回答李愔的问话，而是反问他一句。

“不会，至少在五弟尚未做出那件事情之前，父皇是不会动他的！”

李承乾立刻说道：“不过也不排除父皇会提前将五弟软禁在府中的可能！”

“我可是听说，前兵部尚书候君集前两日的时候，乔装打扮被手下人抬去了燕王府！”

李恪撵去一枚兰花豆丢进了嘴里，道：“而且最近一段时间，燕王府中人员调动颇为频繁，相信再过不久的话，我们这位兄弟就要忍耐不住了！”

“那岂不是更好？”李愔哈哈一笑，道：“他那边一有动静，你们父皇绝对不会做事不理，到时候事情败露，大军将他们彻底给灭了，也算是解了你们父皇的心结！”

“咚咚……”

就在李承乾还想要在说些什的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李元霸竖起手指‘嘘’了一声，示意众人安静，紧接着便对门外说道：“何事？”

管家白福的声音响了起来：“王爷，外面有一人自称李朔，乃是燕王内弟，他说有要事要见王爷，您看是否要把他请进来？”

“燕王内弟？”

李承乾等几个小家伙相互对视一眼，有些感到不可思议，这个时候李祐媳妇的弟弟跑过来做什么？

李元霸没有说其他的话，而是直接道：“你且去唤他进来吧！”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一个看起来身体有些单薄，衣着破衣烂衫，而且皮肤却极为白皙的少年郎，脚步踉跄地进了温暖的书房。

“小的李朔见过王爷……啊，见过太子殿下，见过蜀王……”

李朔仗着李祐小舅子的关系，自然是见过李元霸以及李承乾等一众王爷的。

只是他没想到，太子他们竟然也在武王殿下的府上。

仔细打量了这李朔半晌，李元霸有些好奇地说道：“你说你是李祐的内弟，那为何穿得如此衣衫褴褛？”

李朔的眼中有着苦意，他满脸悲苦地说道：“王爷，小的本是燕王儒人李艳的二弟，前两日的时候，小的无意间走到燕王书房，听到书房之中隐隐有合围、刺王等言语，好奇之下便凑上前去细听……结果，结果却惹来了燕王的杀人灭口……”

说到后来，李朔都快哭了，那委屈的样子活像死了一百次。

“哼，还真是好奇心害死猫呢！”

李元霸冷哼了一声，眸中忍不住现出一丝寒意，道：

“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机密？想必这也是你为什么来找我本王的原因吧？”

“是！”李朔抽噎了几声之后，狠狠地咬了一下嘴唇，似乎想让自己更痛更清醒一点，“燕王要谋反……”

此言一出，除了李元霸之外，其他人，李恪、李愔甚至是太子李承乾都跟着跳了起来：

“不可能的，就算加上燕王特意放进来的那些私兵，加在一起，他手里才多少人？他凭什么谋反？”

“小的，小的知道的其实也并不多……”

李朔一边思索一边说道，“听他们得到只言片语，好像是在说，圣驾这几日不是并不常在宫中吗，每当圣驾前往大理寺的时候，燕王就会邀候君集候大人以及几位兵部的大人前来府中，他们具体计划了什么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燕王已经想办法把长安周遭州道郡县的府兵给收在手中了……”

“什么？”李恪面色大变，“长安城周遭各州道郡县不下五个，单论府兵就足足两万之众，哪有那么容易被控制住的？”

“据说长安周遭各州道郡县的部分刺史以及府兵的都统，已经被燕王给控制住了。”

李朔的声音多少有些颤抖。

“该死的，这些家伙吃着皇粮，拿着朝廷的俸禄，父皇对他们也不薄，没想到他们竟然投靠了燕王，真是该死啊！”

李愔闻言气得浑身发颤，若不是此刻身在武王府中，怕是李愔早就开始各种摔砸了。

第四百九十九章春猎

“不对，方才李朔只是说那些刺史以及卫府的都统被燕王控制住了，并非是完全掌握。n∈，”

李元霸摇了摇头说道：“府军一向训练懒散，而且历来对于上命服从的并不严谨。虽说现在李祐已经控制了……府兵，可若是想要统一管理的话，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就算府兵被废了，李祐也只有两千府兵，就这么点人够他干什么的？”李愔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不止，还有……”李朔急急地说道，“燕王有个手下，叫什么柳……柳城的……”

“柳书城！”李承乾眉头微微一挑，嘴角也勾起了一丝冷酷之意。

“柳书城是谁？”

李元霸根本就没有在意过这些历史上的小人物，纵然你是吏部尚书，只要不合李元霸的脾气秉性，照样不鸟你。

“四皇叔，这柳书城乃是距离长安城最近的肃州城的卫府都统，亦是李祐的亲表兄！”

李恪为李元霸解释道，“说起来，这柳书城着实可恨……当年，这肃州刺史曾经上书陛下，弹劾这柳书城贪婪无度，克扣卫所兵士粮饷，女干银城中良家妇女，奈何李祐强压了下来，甚至还反咬一口，说肃州刺史贪腐！若非是太子哥亲入肃州调查的话，怕是中的刺史大人早就被贬到我大唐的某个几个犄角旮旯了！”

“哦？”李元霸有些惊讶地看了李承乾语一眼，道：“没想到承乾还干过这等好事？”

“没什么好事不好事的！”李承乾摇了摇头，道：“那肃州刺史石涛曾经是小侄府上的幕僚，若非如此的话，我岂会拼命相救？”

“你倒是干脆！”李元霸轻笑着摇了摇头，道：“不过当今这个天下，若非没有利益存在的话，谁又会无缘无故地帮助一个外人呢？”

“四皇叔。听你们的意思似乎是信了那什么李朔的话，您当真认为五哥会谋逆？”

李恽还是太单纯了，他始终不愿意相信李祐会为了那个遥不可及的皇位而行谋逆篡位之事。

李元霸喝了一口茶水，道：“与其说本王是相信李朔的话，倒不如说本王是相信李祐有理由兵行险招。本王既然已经回返长安，而且还是押着绛州多一半的高级官员，以及绛州至少八成的商贾、乡绅！以李祐深沉的心机，怕是已经知道自己的阴谋败露了，此刻的他，还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吗？”

“那他为什么就不能就此隐匿下去呢？”李承乾半信半疑地问道。

“他？”李元霸将视线转向了李承乾。冷冷地说道，“他能够在长安城装出纨绔子弟的样子，一装就是十多年，你以为他会就此甘心？”

李元霸的话让李承乾等一众皇子们全都不说话了，有这样的兄弟，真是让他们心中多少有些心惊啊！

“好了，白福！”

李元霸不愿当着一个外人的面来谈论自己的家事，他扭头对白福说道：“你先把带下去，好好地安顿一下。”

“诺！”

白福自然明白李元霸这个‘好好’的含义。并非是李元霸心思深沉，而是因为李朔，死了比活着有用。

.....

这下，书房中又恢复了之前的人数。

“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了！”李元霸的面色微微一变。道：“说实话，本王这次还真是有点低估李祐了。”

“四皇叔，您不是常说，事情每到最后一步。就断断不要妄下结论。”李承乾的眉头微皱，“今天，四皇叔怎么有些气馁了？”

“本王气馁了吗？”李元霸咧嘴微微勾起了一抹笑容。道：“本王只不过是有点感慨罢了！不得不承认，李祐是真得隐藏地很深啊！”

“四皇叔，接下来我们怎么办？”李恽追问道。

“看来得进宫去见一见皇兄了，他那里得到的信息，应该比我充足才

是！”

李元霸摸了摸下巴说道。

“王爷，刘公公来了！”

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这边李元霸刚念叨完李世民，外面白福的声音就传了进来。

“他有没有说何事？”李元霸道。

“皇上要您进宫去面圣！”

“好！”李元霸应了一声，扭头对李承乾等人说道：“你们，随本王一同进宫！”

.....

翌日。

宫城里面传来消息，皇帝要在天风山进行今年第一次春猎。

随后，皇城禁军、左右武卫、左右骁骑军，便各自派出了五千人马，在天风山外围进行布控。

而天风山刚好在肃州境内，于是肃州境内的衙役以及府兵，便开始有意识地配合这几支大军进行安全护卫工作。

而与此同时，天风山方圆二十里之内也被戒严，本着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的原则，但凡在春猎期间踏入天风山的人，都会被抓起来，待春猎过后，再逐一盘查审问。

三日之后，营帐以及高高的防护栅栏就已经被竖了起来，不过短短一日的工夫，早就已经建好的猎宫也被清理了个干净，五支大军被分配、安排驻扎了起来。

接下来的两天，便是李世民携朝廷的王宫大臣们以及宫中的诸位皇子、公主们搬入了猎宫。

当然了，除了亲王以及皇子、公主们之外，其余的宗室以及随驾的臣子们却是依旧扎营在外，保持着春猎应有的场面。

只是这一次，李泰还有李祐并没有参加春猎。

李祐自小遍对诗词歌赋、经史子集地感兴趣，对于武道乃至行军打猎更是兴致缺缺，这次不参加春猎也并未出乎李世民的意料。

至于李祐嘛，只是说自己这几日受了风寒，身体颇为不是，所以并未前来参加春猎，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李元霸其实是这几天最忙的人，虽说明面上，这一次他并非是春猎护卫的主要负责人，可是暗中呢？

三千名全副武装，带着‘汉阳铙’以及‘手雷’等火器的神武卫大军，早就在其他几只卫军的掩护下，潜入了天风山中隐匿了起来。

毕竟这次虽说是一个试探性的行动，可是其危险性也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

猎场之上。

“哈哈，朕已经由好长时间没有碰过弓箭了，这几日，你们可要陪朕好好玩玩了！”

李世民就像是真得是来寻开心的，丝毫不被李祐谋逆之事所困扰。

“陛下，我等皆是文人，一直都是和笔杆子打交道，若要说陪您好好玩玩的话.....依微臣看来，诸位殿下却是一把好手啊！”

房玄龄抚着颌下白须，难得地拍起了李世民和一群皇子们的马屁。

“你这家伙.....君子六艺哪一样差了？”李世民没好气地瞪了房玄龄一眼，道：“纵然是放在十多年前，怕是连朕都不敢言胜！”

“好了，皇兄！”李元霸拍马上前，插科打诨道：“为难方相有那么多的乐趣吗？还是赶紧地宣布春猎开始吧，你这第一箭不射出去，你看谁敢动？”

虽说大唐以武立国，民风一向彪悍，可是这样和帝王说话终究是有欠礼貌。

这也就是李元霸，若是换了一个人，早就被李世民身边的那些文武大臣们用唾沫星子给淹死了。

“好了，好了！知道你心急！”

李世民从马腹上抽出了一张大弓，随后弯弓搭箭，对着数十丈开外一只

伶俐的獐子射了出去。

倒霉的獐子还在低矮的灌木丛中寻寻觅觅，却不知道危险已经来临。

“噗通！”

李世民臂力惊人，只是这一箭就直接将那只小獐子给射了个对穿，那小獐子甚至都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就已经摔倒在地。

“春猎，开始～”

刘三水发出一道鬼哭狼嚎的声音，扯着嗓子才在大叫。

“驾！”

“嚯！”

那些皇子以及一众文武大臣们的子侄们，在刘三水话音落地之后，就像是疯了一样，甩着马鞭，夹着马腹，极速向着猎场深处纵马而去。

“嚯，有一年了吧？大概又有一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看着这群如狼似虎的小家伙们狂奔而去，尉迟敬德呵呵笑了起来。

“是啊，我家那小子整天就知道闷在家里，今次难得接借这个机会出来好好玩玩，也不至于憋出病来！”

说到这里，李靖扭头看了程咬金一眼，道：“老家伙，要不要和老哥哥我比一比？看看今日谁猎到的猎物最多？”

“哈哈，难得药师兄有这么好的兴致，我若是不同意的话，岂不是太不上道了？”

程咬金哈哈笑着，一边说着话却是猛地脚下一用力，向着前面狂奔了出去。

“这老不羞，都这么大年纪了，竟然还耍无赖，真是无药可救了！”

看着程咬金的背影，李绩摇了摇头，道：“咱们也走吧，可不能让这老货给抢先了！”

“这帮老不死的，这把年纪了还要去争，真是……”

李世民呵呵笑着，看得出来，今日是难得地心情不错。

李元霸哪都没去，就陪在李世民身边。

他瞅了瞅剩下的这帮人，大部分都是文官，也只有长孙无忌还算是有些武力。

这些人全都是数日前，出现在两仪大殿中的人，所以李元霸问起话来也没有丝毫的顾及：

“皇兄，这几日祐儿可有何异动？”(未完待续.....)

第五百章清君侧

“佑儿？”李世民听到李元霸的话明显愣了一下，旋即哈哈笑道：“元霸，你可真是当世好皇叔呢？李佑如此对你，你竟然还叫得如此亲切！”

李元霸无所谓地耸了耸肩，道：“谈不上好坏的，我只是觉得佑儿或许也是一时糊涂罢了，他的本意并非如此！”

“眼下事情已经发生了，这几日肃州的府兵也过于安静、排班亦有异常，再加上李佑本次春猎并未参与，你说，朕会如何想？是信你，还是信他？”

说起这个来，李世民就有怒，不过这场春猎确实是为了试探李佑而设的局，如果他没有动作，自然是皆大欢喜，证明是自己冤枉了他。

可若是他一旦有所动作，那只能说他李世民白生了这个儿子。

.....

就在李世民这边还在猎场之中与众臣谈话的时候，距离猎场十五里之外的官道上。

一队五十名右骁骑卫的兵士，正一路策马急行。

这个时候，一处高地之上突然射出了数十支羽箭，那些监事就像是催命的小鬼一样，闪电般射进了一众右骁骑卫兵士的身体中，直接就带走了至少三十名兵士的生命。

“敌袭，是敌袭！”

一众右骁骑卫的兵士们被吓了一跳，旋即变得惊怒无比，竟然有人在路上偷袭他们，真是疯了！

“杀，一个不留！”

高地之上，传来了一个粗豪的声音，便见一队至少百来名身穿银光鳞甲的燕王府的府兵，手中或是持着横刀。或是持着长剑、强弓的，如狼似虎地冲击了下来。

“是燕王府的府兵，小海，你们快冲出去，去猎场禀报陛下。这里我替你们当下他们！”

慌了，右骁骑卫的兵士们彻底慌了神。

为首的一名右骁骑卫百骑长，大声地叫嚷了起来。

“山哥，你快往外冲，我们替你挡下他们！”

其余的右骁骑卫根本不肯冲出去，他们可都是有血性的汉子。他们兄弟们的血不能白流，他们要报仇，报仇！

“小海，你说什么？老子从家乡把你带出来的时候，就曾经答应过你爹。怎么把你带出来的，就怎么把你给带回去，现在你尚未见功力可，老子怎么可能为了自己活命就抛下你？”

山哥脸上出现了狰狞之色，眼中布满了血丝，那样子就像是要吃人一样。

“走啊，山哥！此事事关重大，你也只有活着。才能给我们报仇！记住，一定要把消息报送给陛下！”

小海肩膀上中了一剑，鲜血将他的面容都染红了。

“头。你若是现在再不走的话就真得走不了了！快走啊！”

其余的右骁骑卫兵士们也全都个个身上带伤，那凄惨的样子，充满了悲壮。

浑身鲜血，盔甲破烂的山哥，满眼痛苦地看着他的生死兄弟，他的至亲。在这里拼死抵抗，一股狂涌而上的悲伤。让他脸上充满了仇恨。

调转马头，山哥狂乱地挥舞着手中的横刀。终于纵马冲出了燕王府兵的包围圈，渐渐远去。

.....

猎宫之外，距离营帐都尚有数百丈的距离，浑身浴血，甚至背上还插着两支羽箭的山哥，纵马而来，同时嘴中还在嘶喊着：

“速去禀报陛下，燕王起兵谋逆！燕王起兵谋逆了！”

什么？

值守的是皇城禁卫，看到无比狼狈，几近濒死的右骁骑卫兵士，那些黑甲禁卫脸色变得难看无比。

他们迅速搀扶起了山哥，带着他直奔猎场。

猎场之上，李世民种人刚刚从谈论理由的状态中走出来，这个时候刚刚想要去猎场中露两手，浑身血污的山哥却是在几名黑甲禁卫的搀扶下闯了进来。

“陛下，陛下！”

山哥的声音有些虚弱，可是当他还想要继续开口的时候，确实有些干哑难言了。

“何事？怎地如此狼狈？”当李世民看到山哥的时候，也是吃了一惊。

“陛下，这位右骁骑卫的兄弟浴血而至，口中高呼燕王起兵谋逆……”

“哈哈！”

李世民闻言登时哈哈大笑了起来，他的笑声中充满了痛苦以及悲哀，他终究是感受到了当初李渊的心态，知道当初李渊究竟是有多痛苦！

“皇兄？”李元霸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唤他一唤。

“哼，这个逆子！”

李世民停住了笑声，脸上充满了狰狞，短短的几个字，几乎是一字一句地从牙缝里挤了出来。

此刻，一众皇子以及朝臣子弟们刚刚放猎而去，就算现在放人去追恐怕也得用上一炷香的时间，才能把他们全都给召唤回来。

可是一炷香的时间过去，怕是燕王府的两千府兵以及五千私兵，再加上周遭各州道郡县的府兵，共计两万人，已经攻进了猎场之中。

……

果然，没过半柱香的时间，似乎整个天风山都灵跟着震动了起来。

明面上，各卫大军开始将各军的戒护范围彻底缩小了，并且沿着各处山道、沟渠不只下数道外围防线。

暗地里，神武卫大军的各兵士已经占据了基础至高位，那几个地方易守难攻，从上面看下去，那下面几乎就像是一马平川一样，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地方。

不过，还有一点是值得说的，那便是这天风山可是皇家猎场，早在数日之前，山道以外可供人行走的小径就全都已经被封堵死了，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防守之地。

“你说，你说那些叛逆之臣，打的是什么旗号？”

猎宫之中，李世民站在龙案之前，竭力抑制着自己愤怒的情绪，他的声音颤抖着，俊逸的脸上造就已经充满了狰狞之色。

山哥已经恢复了不少体力，他单膝跪在李世民身前，眼睛湿润：“清君侧！”

“清君侧？清地是谁？君侧又是哪个？”李世民眼珠子暴起，牙齿咬得咯咯响，“你说，你倒是说啊？”

这次山哥不说话了，倒是李元霸站了出来，慢悠悠地说道：“无非就是清了我这个武王，还能有谁？皇兄，你又何必逼迫一名兵士呢？”

“何青山，本王问你，叛军所言清君侧，清地是谁？”

李世民不问了，李恪又补上了一句。

何青山感觉到有无数双眼睛齐刷刷地射到了自己的身上，他攥了攥拳头，抬起头来道：

“叛军所言清君侧，清的是武王殿下，他们说武王殿下仗着自己功高，犯上作乱劫持了陛下，燕王是来勤王保驾地！”

“好整脚的理由！”李元霸冷笑了一声，继续说道：“看来李佑已经是打算拼这最后一把了，不成功便成仁！”

“什么不成功便成仁？”李世民冷笑了一声，道：

“叛军剿逆，总是要有个由头的。只要有了这个理由，就算他们把朕给杀了，亦可以说朕砸在叛军到来之前就已经被你给杀了。到时候，只要强逼着承乾将太子之位让与他，朕已死，太子克继大统，顺理成章！”

“那可不一定！”长孙阴人面色已经彻底阴沉了下来，“纵然是谋逆，他总不能将我们这些朝中大臣们全部给杀光了吧？就算是我们有一人还活着，就绝对不会同意让燕王登位！”

“长孙大人，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还是想想善后工作吧！”

房玄龄远比长孙无忌要看得清楚，至少他知道李佑的谋逆之事终究是个幻想，因为他们有武王李元霸，还有战无不胜的神武卫大军。

“房相说得有理！”杜如晦赶紧上前说道，“而今燕王谋逆已成既定事实，有武王殿下在猎场之中，陛下的安危自然是无虞，只是这叛军如何处置，却是要好生商议一下！”

“有什么好商议的，全部杀了了事！这些逆贼既然胆敢跟这李佑谋反，就应该想到这个后果！”

李世民不愧是杀兄弑弟的狠角色，直接对李元霸下了旨意：

“元霸，现在朕许你动用所有手段，将这些敢于谋逆的贼人尽数斩杀，一个不留！”

李元霸很是郑重地躬身行了一礼，转身离去。

.....

天风山，入口处某一处高地之上。

一袭神武卫标准套装的李元霸，手中拿着一个望远镜，看着远方那乌压压一大片的叛军，嘴角勾起了冷笑。

“王爷，要不要先让他们吃吃苦头？”

苏定方带五百块名神武卫斌哥是粘附在这里去，在他们的身侧，有神机府新近研制的火炮，射程竟然达到了惊人的一百丈，虽说距离越远，精准度越低，可就是这样的距离，也足以给予敌人致命的打击。

李元霸摇摇头，道：“这些府兵全都是被李佑强行征集起来的，或许现在他们还被蒙在鼓里，根本就不知道此番乃是谋逆，而非是勤王救驾！”

“那.....就这样放他们过来？”

苏定方听不明白自家王爷这是什么意思了，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啊？

“对，放他们过来，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

李元霸可没有李世民那么冷血，他继续说道：“等到叛军临近的时候，你们用扩音器说明实情，若是他们仍旧执意要进攻的话，那我们也不必留手了！”

苏定方眸中光华闪烁了几下，这才躬身应道：“末将明白了！”

第五百零一章冲进天风山

当叛军的脚步渐渐逼近的时候，苍穹之上却变得晴空万里，初春的璀璨阳光，尽情地发散着光和热，给抽出嫩芽的小树、小草，带来一种生的希望。

可是在这一片秦岭之地，却满带着一种肃杀之气！

猎场入口高地上，李元霸背负着双手站在整个猎场防线的最前方，不动如山。

虽说身上仍旧带着一丝与战场气氛相抵的气质，可是在薛延陀腹地中厮杀一场的李元霸知道，当敌军带着强烈的厮杀意味，破釜沉舟而来时，那种压迫感确实是惊人的。

如果一众卫军都是新兵的话，怕是初上战场承受不了这种场面，怯战自是难免，不过好在这次几个卫军挑选而来的均是身经百战的精兵悍将，再加上有三千神武卫大军掠阵，就这些个府兵，怕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天风山本就山高林密，道再加上所有的正道全都被神武卫大军给封堵死了，是以这些府兵根本不能动用骑兵，冲在最前面的，尽是一些手握长枪的步兵。

那些步兵看样子足有近五千之数，他们手中的长枪寒气森森，黑压压的就像是一群狼，随着冲天的嘶喊声，向着猎场入口处直扑而来。

冲得近了，架在高地上的几个无比巨大的金属制扩音器，就被几名身宽体胖，肺活量巨大的兵士们给占据了：

“一众叛军听令，燕王李祐与诸州郡刺史、都统谋逆，意图弑君篡位！凡不知情者，即刻投降。继续作乱者，杀无赦！”

“一众叛军听令，燕王李祐与……”

那嘹亮的声音，甚至压过了叛军的厮杀以及战鼓那如雷的声音，环绕声在整个猎场上空回荡。

“谋逆？不是说清君侧吗？怎么会是谋逆呢？”

“是啊。武王谋逆，诸卫军附逆，怎么可能是我等谋逆呢？”

整个叛军都乱了起来，彼此之间更是议论纷纷起来，那种从天堂到地狱

的落差，让这些平日里在各自的军营之中枕戈待旦的府兵。彻底乱了心神。

大军后方，在几名身穿铠甲的中年人的簇拥下，李祐的脸色有些难看。

“姐夫……殿下，现在怎么办？”

柳书城的身体有些单薄，看他那油头粉面、一脸白色的样子。明显就是靠裙带关系才能坐上当下这个肃州卫都统的位子。

李祐看着柳书城冷笑了一声，道：“能怎么办？你去传令下去，本王今日就是谋逆了，但凡有胆敢后退者，给本王乱箭射杀，一个不留！”

“殿下，这样做是不是有些不妥？”另外一名同样身穿都统服的中年将军，听到李祐的命令之后。连忙上前劝说。

“是啊，殿下，我等此次出兵天风山。本就是打着剿逆的名头，若是此刻突然由剿逆变成叛逆，单不说会让大军发生哗变，怕是士气方面也会大减，就算是解决了哗变之事，大军也没有心思继续进军下去了！”

另外几个都统的脸上也明显出现了担忧的神色。

“哼。这些该死的兵卒，附逆已成定局。纵然是现在收手又有何用，早已经是死路一条了！”李祐的声音不同于往常。充满了阴森之意。

“那好，末将知道如何做了！”柳书城最懂得揣摩李祐的心思，李祐的话音才刚刚落地，这家伙就明白了李祐华中的意思。

柳书城冷笑了一声，‘唰’地一声抽出了腰间的横刀，纵马往前走去，高喝道：

“儿郎们，休要听他们胡说，武王李元霸自持功高，携神武卫大军起兵谋反，挟持陛下于春猎围场！我等乃是勤王救驾，乃是正义之军，杀，杀，杀！”

在万军之中，柳书城的声​​音传不了多远，可是他也有亲兵，一百名亲兵带着四百名府兵大声叫嚷了起来，重复着柳书城的话：“儿郎们，休要听他们胡说，武王李元霸自持功高……杀，杀，杀！”

听了这些人的叫喊，大军疯了，他们听明白了柳书城话中的意思，此刻已经没有了退路，剩下的就是杀，杀，杀掉所有人！

李祐似乎被大军的情绪给挑起了身体中的暴虐，他突然抽出了横刀，大吼道：

“杀，谁若是杀掉叛军校尉以上者，赏黄金十两；若是杀掉参将以上级别者，赏黄金百两；若是杀掉将军以上级别者，赏黄金千两；若是杀掉首恶武王，赏黄金万两，封万户侯！”

“杀，杀，杀！”

叛军癫狂了，对面大军虽说亦有两万之众，与这些叛军的数量相当，可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十两黄金，百两黄金，千两黄金，万两黄金……到最后更是万户侯！

对于这些理由所豢养的私兵以及周遭各州道郡县的府兵们而言，这辈子见过最多的钱帛可能就是铜钱，更有甚者别说是黄金了，怕是连银子都没花过。

有了燕王李祐的承诺，纵然只是空头支票，也足以让这些反军癫狂了。

管他是谋逆还是平叛，反正上面下了命令，又有重赏在前，岂有不拼死命往前冲的道理？

看到下方叛军那些长枪兵士们发动了如巨浪一般的攻击，站在高地处的一众神武卫大军嘴边全都勾起了冷笑。

“世人为名为利，却从未想过自己是否有那个命得到，真是枉费了本王的一番心思！”李元霸冷眼旁观，大手一挥，道：“定方，下令开炮！”

“诺！”

自寻死路的人，这年头儿并不少见，苏定方早就憋着一肚子的火没地儿发，眼下终于等到了机会，怎么可能会有所留手！

“炮手准备！”苏定方手中挥舞着一面大红色的令旗，令旗随风招展，在半空中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

“放！”

话音落地，令旗亦跟着一起狠狠地甩下！

“轰！”

一瞬间，天地震动，足有两个成人拳头大小的黑色炮弹，自炮筒中高高地弹起，犹自带着燃烧着浓烈火药气息的炮弹，直接飞向上百丈开外，那密

密麻麻的叛军队伍当中。

“轰隆隆！”

炮弹落地的瞬间就已经崩裂了，那庞大的冲击力，直接将十数名附近的叛军兵卒给炸成了肉块。

随后，剩余的冲击波不断地向着周围扩散开来。一时间，又是数十名兵丁毙命，那临死前绝望的哀嚎声，划破了漆黑的夜空，刺破了所有人的耳膜，让人心中胆寒。

“这，这是什么？”

柳书城被突如其来的攻击给吓了一跳，这等奇异且威力巨大的兵器，甭说他了，就算是他老子都没有见过，瞬间就被这一突如其来的攻击给吓蒙了。

其他一众叛军统领亦是惊魂未定，因为他们可是从未见过这种怪异的攻击武器，轰然巨响仿佛天雷降世，恐怖的爆炸力，更是瞬间让他们手下的兵士死伤一大片。

如果这样的攻击持续不停的话，甭说他们这两万七千来人了，就算是有十万人都不够杀的啊！

“该死的，谁能告诉我，这他娘地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看到这一下就让他手下的兵士死了百十号人，柳书城的眸子中顿时充血，如果就这这么静静地呆等着对方动作，那无异于就是活靶子，等着被那奇怪的东西给轰死吧！

这也就是理由，谁叫他平日里总是一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样子，若是肯花点心思和李元霸亲近亲近的话，怎么会不知道李元霸手中握着一个神机府，一个相当于无限火器库的地方？

“冲，冲上去，不要被这等小困难困住了脚步，别忘了里面是谁，那可是陛下，救了陛下，当会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杀，杀进去啊！”

一名参将打扮地人高声嘶吼了起来，看他的样子，听到他的话，明显是李祐的死忠分子。

“砰！”

或许这名参将说的话很管用吧，不管怎么说，那些叛军们前进的速度明

显变快乐起来，一个个冲击着仿佛不怕死一样。

不过当这名参将在喊完这句话后就再也没有指挥的机会了，因为随着一道沉闷的声响，这名参将的眉心正中位置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血洞。

死了，竟然死了！

这么远的距离，又不是用的弓箭，究竟是什么东西造成这样的伤口？

如果搁在李元霸前世的话，怕是早就有人呼喊出来了。

狙击步枪！

不错，这倒霉的参将正是被神机府特殊制造出来的狙击步枪给爆头了！

其实，狙击步枪指地只是在普通步枪中挑选或专门设计制造，射击精度高、距离远、可靠性好的专用步枪，然后装上精确瞄准用的瞄准镜。

天风山高地处，李元霸收齐了狙击步枪，冷笑了一声道：“不能狙我那个倒霉侄子，杀个小兵而已，真以为本王不敢下手吗！”

也正是因为李元霸这敲山震虎的一下，可是把一众刺史、卫所都统还有燕王府的一众高官们给吓了个半死，如果这一下撂到他们身上的话，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殿下，且往后躲上一躲吧？”柳书城缩了缩脖子，拽着李祐的衣服就要把他往大军后方撤。

第五百零二章大势已去

“就是你了！”

柳书城的动作，却恰好提醒了李元霸，在他的认知里，谁站在李祐的身边，谁便是李祐最信任的人。

既然如此，只能怪这家伙倒霉了！

“砰！”

李元霸其实很喜欢打黑枪的感觉，子弹划过狙击步枪的枪管，甚至传来‘嗖嗖’的破空声。

子弹直接从柳书城的后心穿过，从前面钻出，血洞汩汩流着鲜血，右手还抓着李祐衣角的他，刚刚走出了两步，就直接倒地而亡。

“书诚，书诚！”李祐的眼睛一下子就直了，这个小舅子跟在他身边时日不短，着实为他办了不少的事情，这就直接死了，一切都恍如虚幻一般。

“保护殿下！”

诸州刺史、各卫所的都统们全都吓傻了，此番谋事，燕王李祐乃是主导，若是连他都像是这倒霉的柳书诚一样死了的话，那还起个屁的事，干脆直接投降，等着被定个谋反的罪名，被宰了算了。

此刻，李祐亦是有些心惊，他在一众手下们的护卫下，急匆匆地向着大军后方撤去。

“哼，倒还真是惜命！”透过由透明水晶打造而成的瞄准镜，看到李祐他们一众人仓皇后退，李元霸的眸中出现了森冷的笑容。

“王爷，接下来我们要如何做？”苏定方命收下兵士放了足足五十炮，虽说是无意识散射，可还是灭了将近两千多叛军。

“一旦叛军踏入射程范围内，无需顾忌其他，直接开炮就是了！”

只要确认了李祐不会随军前进。李元霸便没有顾忌，直接开炮杀敌就是了。

毕竟李祐乃是皇子，他的生死也只能由李世民来决定。

.....

接下来的时间中，叛军又一次开始向前涌动了起来。

虽说李元霸时常打几下黑枪，可是叛军也想了一个好方法。若是将校死了，自有下面低等级的人顶替。这样新的指挥者递补到位，他们也变得聪明了起来，直接站地远远得。

他们在大军后方努力地驱动这兵士们前进，鼓舞着他们的士气，再不就是不停地加大封赏。

同时。因为身着重铠而行动不便的重甲兵也被替换了上来，他们身上的铠甲很沉重，虽说火炮的威力依旧可以让他们人数锐减，可是一百人里面只是死掉三四十个，这样的代价还是能够承受的。

足足耗掉了一个时辰的时间。当叛军再次拼掉五千多人的时候，大军也在这个时候通过狭窄的入口进入了天风山。

“哈哈，终于进来了，虽说浪费了一定的时间以及兵力，不过在人数上我们仍旧占优势！”

带领叛军的，是燕王府的亲军首领，他得意忘形地纵马向前，似乎忘记了先前神出鬼没的‘血洞黑手’。

不过这次李元霸也确实不想再打黑枪了。放他们进来。

是以，叛军的重甲兵突然后退，后面那些强弩弓手出现在大军的侧面。最前排的则是横刀手。

这些横刀手全都穿着轻甲劲装，他们都是被叛军首领特意挑拣出来的，而且武艺超群，战力精良，这样的兵力自然最适合短兵相交。

李元霸可没有那么傻，虽说这次前来春猎场围猎所准备的火器弹药并不多。可是如果运用得当的话，解决掉这两万来人。根本就不在话下。

所以，等待这些武艺高强的横刀手的。并非是他们想象中的各卫所的大军，而是一只只黑色的铤口，以及一千名身着黑色特训装，面色冷酷的神武卫兵士。

“已经等你们很久了！”

刘仁轨手中铤口对准了那名燕王府的亲军首领，毫不迟疑地扣动了扳

机。

“砰！”

随着统口声音响彻天地，剩下的一千名神武卫的兵士，根据阶梯制，蹲下的，俯身的，站立的，三排人彼此交替站位，毫不犹豫地开始了攻击，屠杀开始了。

“砰砰……”

一轮急射，叛军军的死伤比刚才那一波还要惨重。

正当后面的叛军看到前面叛军那凄惨无比的场面的时候，开始惊慌地后退。

可是此时又有人大喊了起来：“不要怕！冲！他们手中的诡异兵器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算使用人堆也能够把他们给堆死！”

刘仁轨眉头一皱，游目四顾，却发现那喊叫之人在喊完后又缩回了人群之中，因为有足足两万人在掩护，就算刘仁轨有心把这家伙给解决掉，却是毫无办法。

这时，叛军除了几千向后撤退的以外，最前面的一千四五百人，已经被解决掉了。

而神武卫大军呢？却在此刻后退了数丈，纷纷试枪的同时，子弹也跟着上膛，重新开始站位。

这样的拉锯战一直持续了一个时辰，叛军的指挥者终于决定停攻，想要等待夜色降临之后，神武卫大军手中的怪异武器不能发挥功效的时候在进行攻击。

刘仁轨也趁机调整了一下大军，彼此僵持了起来。

当然了，说是僵持，其实是叛军损失惨重，两万叛军，在这一个时辰的时间里只剩下了一万三千多人，这还是在叛军无耻地利用同僚的身体挡子弹的情况下。

……

初春的黑夜来的很快，当众人的眼睛被黑夜遮住的时候，终于喊杀声再起。

可惜啊，这一次叛军的计策又落空了，因为他们扑空了，原本与他们对峙的神武卫大军，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失踪了？

他们这一次的攻击扑空了，直接冲过了原本神武卫大军的防线，向着猎场里面冲击了进去。

对于叛军们来说，此刻他们哪里还会去想那么多，能够冲进猎场，那就表明他们的起事终究是要成功了。

可是，他们真的能够成功吗？

距离神武卫大军方才的防线，大约东南方向三里左右的地方，有一片密林。

在这黑压压的一片密林中，刘仁轨带着神武卫的兵士们潜伏在这里。

“大将军，您说他们这次得折多少人？”程处弼眨巴着一双眼睛，就像是一匹狼，想要冲下去，扑咬那些叛军。

“你小子，随诸位皇子回来之后就一直是这个状态，小心回头我去告诉王爷，让他把你调到他身边去！”

刘仁轨没好气地瞪了程处弼一眼，说道。

早在辰时的时候，李承乾一众皇子以及程咬金等一众大臣们就已经满载而归。

还别说，这一次众人的收获不错，除了兔子、野鸡、獐子之类的小动物之外，竟然还有熊瞎子、野猪以及梅花鹿。

当他们回到猎宫，看到一众守卫的兵士们全都是一副杀气凛然的样子的时候，全都感到讶然无比。

于是乎，李元霸便将一切都说与了一众皇子以及李靖等人。

当时不管是李承乾等人还是李靖等一众大臣，全都未表达出任何的惊讶之色，毕竟这一次围猎，不知情的人也只有那些公主以及各大军的兵士们。

至于这些高层，全都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就是这样，皇子们以及程处弼、柴令武、杜荷……全都身披战铠，手持兵器参战！

.....

“别呀！”程处弼连忙摇头，道：“我绝对不会再多话了！”

刘仁轨没好气地说道：“那你小子就说到做到！好好看着下面！哦，到地儿了.....”

“轰！”

就在刘仁轨与程处弼闲聊的当口，那些叛军也冲倒了一片乱石铺陈的道路之前。

这一片道路足有两百多丈，乍一看确实没有什么不妥，可若是放在白天的话，一定会从这些杂乱的石块之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只是可惜啊，这是傍晚，一切全都不一样了。

“轰隆隆！”

当这些叛军彼此拥挤着冲进这一片乱石道路中，突然大地震动，无数的碎石，或是人头大小，或是拳头大小的石块碎裂开来，瞬间从地上崩上了高空，随后重重地跌落了下来。

除了在爆炸中已经挂掉的叛军之外，踏进乱石杂陈道路中的那些剩下的兵士们，远没有盾牌那般牢固，石块直接砸在了他们的身上。

这些兵士们的身体就像是纸糊的一样，没有丝毫地防御力，有的甚至被石块直接砸死了。

这第一波爆炸持续了足足半柱香的时间，待那片浓郁的白色烟幕过去之后，里面夹杂着刺鼻的火药味，以及足足五千多具被爆炸的力量炙烤得焦糊的叛军尸首！

地滚雷！

李元霸命神武卫的兵士在这一片开阔地中埋下了大量的地滚雷。

好不容易剩下来的一万三千多名叛军，经过这一番的轰炸之后，又损失了五千人，这还不算那些因为地雷的冲击波而受伤的叛军。

凄惨，好生凄惨！

.....

叛军拔营的最后放，一座行营大帐中。

“王爷，我们，我们两万八千名兵士，到现在才只不过刚刚冲进天风山，就已经损失了多两万大军，若是我等继续冲击的话，怕是白白送死啊！”

肃州卫都尉林森，有些紧张地看着李祐，说道。

“你说什么？”李祐恶狠狠地看了林森一眼，猛然上前一步将他给提了起来，盯着他的眼睛呵斥道：“你再说一遍？”

第五百零三章皇子末路

“殿下……殿下……”

林森被李佑给勒住了领口，那股大力令他险些喘不过气来，他那两条小腿，就像是一只面临死亡的青蛙一样，急速蹬动着。

“殿下息怒，陛下且息怒啊！”

其他几个州郡的刺史见状，连忙上前去劝说。

“哼！”李佑狠狠地冷哼了一声，抖手就把林森给摔在了地上。

“咳咳！”

林森重重地咳嗽了两声，有些恐惧地抬头看着李佑，道：

“殿，殿下，我等两万八千名兵士，只不过才过了一夜的时间，就只剩下了八千余名，其中还有近三千的伤兵，若当真再继续下去的话，我大军必败无疑！”

“唰！”

猛然抽出了大帐中斜挂起来的宝剑，李佑看也不看地往后面一丢。

“咻！”

长剑闪烁着寒光，直接破空而去，从林森胸口穿过，让这家伙死地不能再死了！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当斩！”

李佑看都不看死掉的林森一眼，阴沉着面孔看着周围的一众府中的高层或是各州郡的刺史、都统，道：

“谁若是再像这厮一般胡言乱语的话，此人便是前车之鉴，本王绝不食言！”

“诺！”

一众人等面面相觑，彼此的眸中多少都带着失望的神色，看来当初是选错了名主了。

不过既然他们已经走上了这条路，就再也没有机会再去后悔了。

.....

叛军过了这片乱石杂丛的平地，虽说活下来的也有近八千多人，可是真正还能够征战的兵力却只剩下了五千之数。

这些人。即便不动用神武卫大军，就算是那些普通的诸卫兵士，都可以轻松地将他们给解决掉。

“大将军，咱们.....冲下去吧？此刻他们已经是疲惫不堪，若是现在冲下去的话。咱们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灭了他们！”程处弼有些兴奋地摸了摸身侧的横刀，说道。

“不成！”刘仁轨摇了摇头，道：“王爷已经下了死命令，我们的任务就是减少他们的人数，就算现在剩下的八千人都算是多的了！如果我们再冲下去的话，岂不是乱了王爷的计谋？”

“啊？难不成我们就在这里干看着不成？”程处弼有些沮丧地说道。

“对。就只能干看着！让他们好好休息一晚上的，明日自会有人来收拾他们！”刘仁轨摊摊手，开始布置任务。

总不能一千人全都在这里干等着吧？

反正下面这些叛军经过地滚雷这么一炸，就算是再给他们一人十个胆子，他们也绝对不敢再继续往前走了。

所以刘仁轨他们接下来的任务就要简单得多了。只需要留下十名兵士监控着他们，剩下的就可以原地休息了。

这一夜的时间，叛军自是不敢动，就连休息都休息不好，生怕那些消失的神武卫大军突然给他们来一下子。

相比起他们，那些神武卫兵士们可是睡了一晚上的好觉，有几个家伙晚上睡觉甚至还打起了小呼噜。

第二日，天色一亮。

叛军的指挥者看到这一片乱石路的时候不由气结。只见那一片乱石铺陈的地界儿，占地面积并不算大，最可气的是。不知道是谁还在那一片乱石最前面插了一个大木头牌子，上面红色的字很显眼：

前方路险，请绕行！

你娘咧，谁他娘地这么缺德啊！

叛军的指挥者都快要哭死了，就因为打着趁夜偷袭的计策，结果偷袭没成。反倒是损失了多一半的人马，这叫他怎么往里面冲？

“将军。我们，还冲不冲？”

一名看起来贼眉鼠眼的家伙。踩着猫步来到叛军的首领跟前，小心翼翼地问道。

“冲？”

叛军首领看了那家伙一眼，狠狠地一记耳光就抽了下来，同时口中还在说道：

“冲你娘啊冲？这满山的卫府的兵士，加在一起足有一万两千人，再加上那些神出鬼没的神武卫，我们拿什么去冲？”

贼眉鼠眼的家伙捂着红肿起来的脸颊，唯唯诺诺地说道：“将，将军教训的是！那咱们现在是……”

“撤！”叛军首领阴沉着一张脸，说道。

“可是，可是王爷曾经严令我们不得后退，如果我们回去的话……”

看来这家伙还真是记吃不记打啊，都到现在这个时候了，竟然还有脸去和首领去顶嘴。

“滚！”

叛军首领狠狠地踹了那家伙一脚，道：“到底你是将军还是老子是？老子说撤就撤，你如果不愿意撤退的话，那你就留下来等死好了！”

“传令兵，鸣金收兵！”

叛军首领大吼了一声，同时调转马头，率先向着后方退去。

这家伙，看他的速度，如果不是知道他是叛军首领的话，怕是都会以为这家伙是个逃兵呢。

“咚咚咚……”

震天的鼓声响了起来，传令兵奋力挥舞着长锤，口中还在大吼着，看样子倒像是挺声嘶力竭的。

随着鼓声，叛军动了，他们开始向着后方缓缓地移动了起来，看他们那小心、谨慎的样子，倒是很怕有各卫大军突然冒出来一样。

密林之中。

“快快快，要跑了，这些家伙要跑了！”看着下面的叛军跑路，程处弼差点急红了眼睛。

“你小子，给我安静点！”刘仁轨狠狠地捶了程处弼的肩膀一下，呵斥了起来。

“可是，将军，他们真得要跑了！”

程处弼没在乎肩膀上的锤击，急切地就像是要生孩子一样。

“老实呆着！”刘仁轨拉了程咬金一把，道：“王爷早就有准备，哪里用的着你在这里瞎操心！”

“哒哒哒……”

就在两人还在就这件事情上争吵不休的时候。远方，也就是天风山入口的方向，突然扬起了大片的烟尘，在那烟尘之后出现的乃是千军万马，一水的黑色劲装。很容易让人猜出他们的身份来历。

“是他们，他们回来了！”

刘仁轨看着滚滚而来的黑色洪流，全身的鲜血都在奔腾跳跃。

“是三哥他们！”

程处弼站起身来，眸中精芒闪烁。

“处弼，你速去猎宫通知王爷，就说三炮还有三多他们回来了！”

刘仁轨吩咐了程处弼一声。转身就带着一队兵士向着叛军远去的方向潜了过去。

……

“将军，已经看到了叛军，是否发动攻击？”

天风山入口，一名神武卫的兵士纵马在神色冷峻的赵三炮身侧，躬身禀报。

“王爷唤我等前来就是为了平叛！”

赵三炮看着越来越近的叛军冷哼了一声。道：

“既然现在碰上了，那索性便一次性将他们全都解决掉吧！咱们也不欺负他们，传令下去，让兄弟们放弃火器，直接真刀真枪地上，将他们全都给杀了！”

“诺！”

神武卫兵士应了一声，纵马而去。

再看叛军这边呢？

原本正卯足了劲儿地狂奔，想要尽快逃上天风山。能跑多远就跑多远的叛军。突然看到出现在他们面前地这支黑衣大军的时候，腿肚子都开始打转了。

原因无他，因为这支黑衣大军。与昨日白天杀了他们七千多大军的兵士们所穿的衣服相同，那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也拥有着强悍的武力，足以再次灭杀他们七千名兵卒？

只可惜啊，眼下还并不是他们这一生中所遇到的最糟糕的情况。

因为就在叛军停下脚步打算观察一下形势的时候，又是几片烟尘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目标直指他们。

烟尘滚滚，马嘶长鸣！

那是一匹匹极其剽悍的青棕马。他们驼着一名名身穿铠甲，威风凛凛的兵卒。每一位都极其地英武，充满了肃杀之气。

一万两千名左右武卫、左右骁骑卫的兵士们，携着破军之势而来！

这下子，还真是前有虎后有狼，而且还是群虎，群狼！

“将军，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叛军首领的副将脸都绿了，这种情况下还怎么打？不管从哪个方向冲，那都是必死的局面。

惨就一个字！

“怎么办？投降吧！”

叛军首领叹了口气，脸上的苦意更浓。

“也别无他法了！”

叛军诸高官军校全都沉默了下来，显然，能够活命远比死了要有价值得多。

这笔帐，他们还是能够算清楚的。

.....

天风山外五里之处，叛军大帐。

“殿下，而今已是大势已去，我等只有留下命来，才能够再谋大事！”

明州刺史张帆是个聪明人，虽说长得有些难看了些，可是这脑子却是转得很快，他继续说道：

“这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殿下，我们现在也只有败走一途了，还是赶快走吧，若是晚了的话，就走不掉了！”

李佑的脸上充满了颓然之色，他一屁股坐在了宽大的椅子上，道：

“他竟然早有准备，枉我心机算尽，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殿下，不要再想那些了，我们这一次是输了，可并不代表以后也会输，只要我等耐心等待，总是会有机会的！”

张帆拉了李佑一把，继续劝说道：“现在若是再不走的话，就真得走不了了！”

就在张帆话音落地之后，一道平淡的声音传进了大帐之中：“你以为，现在你们就走得了了？”

第五百零四章反叛之后

“谁，谁在说话？”

李佑就像是一头发疯了狮子，赤红着眼睛看着大帐的帘布。

“怎么，好侄儿，连本王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那道平淡的声音中似乎充斥着一丝不满之意，他继续说道：

“本王还真是有些小看你了，这些年来是不是隐藏地很辛苦？毕竟想要骗过我们整个大唐皇族，还是有些难度的！”

“你……李元霸！”

李佑咬牙切齿地挤出了这几个字，随后快步冲上前，一把掀开了大帐的帘布。

便见身着一袭黑色神武卫劲装的李元霸，骑在一匹白毛中泛着血红色的宝马上，居高临下地看着帘布的方向。

“是不是没想到会是这个后果？”李元霸看着李佑，声音多少有些冷酷。

“又是你，又是你，为什么每次破坏我计划的都是你？”李佑看着李元霸，跳着脚大叫了起来。

“又？”李元霸有些疑惑地嘀咕了一声，看着自己的大侄子说道：“看来你瞒着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呢？”

“哼，胜者王侯败者寇，有什么手段，尽管用出来便是了！”

李佑用了很短暂的时间平静了下来。

“不，我怎么会对自己的亲侄子动手呢？再说了，我也没有这个资格！”

李元霸自嘲地笑了笑，随后便一挥手，道：“来人啊，把他们全都给我抓起来，若遇反抗，除燕王李佑之外，其余人等就地格杀！”

“诺！”

一众神武卫兵士应了一声，立即分出几个如狼似虎的家伙举步走了过去。

.....

临近傍晚时分，持续了两天一夜的厮杀，终于再次戛然而止。

猎宫属于皇帝的寝殿外传来一系列整齐稳定的脚步声。

紧接着，李元霸那淡淡的声就清晰地传进了寝殿之中：“臣弟奉旨平叛已毕，请见陛下！”

“三水！”李世民看了众人一眼。随后急急地叫着刘三水，道：“快传元霸进来。”

不等刘三水从李世民的身边走过来，距离殿门处最近的李承乾就已经打开了殿门。

随后，李元霸大跨步进了大殿。虽说经过了两天一夜的平叛，但是李元霸却依旧精神饱满，因为他在就已经做好了一切的谋划，一切都只不过是按照他的预测在走罢了。

大踏步地走到最前面，李元霸撩衣拱手。道：“回禀陛下，七千神武卫已于今日回返长安，现在正在猎场之中围堵谋逆之徒！”

“好，好啊！”

李世民从高椅上走下来，拍了拍李元霸的肩膀，很欣慰地说道：“真是辛苦你了，这两天一夜，可有兵士阵亡？”

李元霸的脸上出现了笑容，道：“不曾有兵士阵亡。”

“如此甚好！”李世民很相信李元霸，似乎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元霸，在离开猎场回返长安城之前，对于此次作乱的叛军，务必全力搜捕，绝不姑息！”

“臣弟领旨。”李元霸双手拱起，恭敬应了一声。

.....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地多了，因为神武卫大军在此番平叛过程中乃是主力，是一此番平叛之后的善后工作，自然而然地交到了其他卫的手中。

对于那些叛军的尸体，各卫军的兵士们自然不会客气。直接动用了很多农用工具，把他们的尸体全部移到了山脚，随后找了个空旷的地方，集体焚

烧。

至于那些肯投降的俘虏们。则被他们圈在一处大帐中，叛军之中的将领们，则是分别关押等待审讯。

除此之外，猎场之中还专门划出了一片区域用来给那些在战争中受伤的兵士们养伤。

神武卫这边，按照李世民的旨意，在整个天凤山以及附近的地界儿。都开始搜捕那些逃跑的叛军，同时还宣布将对勤王护驾者进行赏赐。

这等立功的大好机会，竟然被神武卫给独占了，其他卫军的兵士们自然是不服气的，不过谁叫人家后面有一个好上司，谁叫人家后面是武王李元霸呢？

没办法，他们也只能够忍着了，憋足了力气对付那些叛军的尸首。

等诸多事宜安排稳妥后，李元霸甚至还来不及换掉衣服，就直接进了猎宫当中的寝殿向他老哥李世民复命。

眼下，李世民的情绪平定了下来，眸中闪动的更多的不再是愤怒和痛心，而是狠辣以及决绝。

“元霸，长安方面，有什么反应没有？”李世民坐在软榻上，声音相当平淡。

“皇兄，根据天机卫飞鸽传来的情报看，似乎长安城方面有很多五品以下的官员投靠了燕王府，就算是剩下的也有至少三成的人暗中与燕王府有勾结！”

李世民皱了皱眉头，继续说道：“至于五品以上的官员，除了带来猎场的一众一二品的大员们之外，更多的人选择的明哲保身！”

“哦？看来这些家伙们倒还是有些良心！”

李世民闻言眉头微微皱起，继续说道：“不过这些家伙都是混迹官场多年的老狐狸，纵然是和李佑有所勾联亦是极其隐秘之事！元霸，你回头让天机卫的人深挖一下，对于那些逆党可万万不能姑息！”

“是，皇兄！”

你怎么说怎么是，李元霸可不会去和李世民顶嘴。

“好了，接下来再说说长安城其他的情况吧！各卫军如何，还有周遭州道郡县的府兵们？”

李元霸看了自己的皇兄一眼，一边回忆着一边说道：“皇兄，长安城中留守皇城禁卫足足五千之数，其余各卫的兵士开在一起也有一万之数，眼下李佑将他的府兵全都带了出来，纵然是有心去宫中发动叛乱，也是有心无力了！”

“朕也是这么想的。”

李世民面色阴寒，冷冷地说道，“元霸，为防万一，明日你便命苏卿带上五千神武卫回返长安城。”

“还有其他的什么需要交代的吗？”李元霸点点头，问道。

李世民道：“两件事：第一，将燕王李佑以及全府上下之人尽数关进大理寺诏狱；第二，即刻缉捕诸般燕王同党，若遇反抗者，一概格杀！你记住了，这次朕需要你们做的，就是清查逆党！”

第五百零五章回返长安

“臣弟明白了！”

李元霸向李世民拱了拱手，转身就要朝外走。

这个时候，李世民却又喊住了他，道：“你急什么？这次你去安排长安城的诸般事宜，为免有御史弹劾于你，朕会让三水给你拟一道圣旨出来，你带着圣旨行事，这样即便是御史言官也说不出什么！”

“圣旨？”李元霸感到颇有些意外，他继续说道：“皇兄，若是带着圣旨去的话，那事情便再也没有了回旋的余地，祐儿毕竟是皇子……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不必！”

李世民摇了摇头，两眼之中冷淡之色更浓，“这次要是真顺了李祐的心思，就让他带着叛军让朕晏驾在天风山，那才是真正地再无余地！李祐的这番行径，已经让朕伤透了心，让朕如何开恩释他？好了，三水已经开始在拟旨了，此番事宜，你尽管让苏卿放开手脚，那些乱臣贼子，该杀的杀了就是！”

李元霸多少能够理解李世民的心情，索性便不再求情，而是说道：“臣弟明白了！”

此时，刘三水捧着新拟好的圣旨来到了李世民身侧，李世民大略地看了一遍，便来到了龙案之前，在上面盖上了玉玺的玉印。

卷起圣旨，递到了李元霸的手上，道：“好了，你且去吧！”

……

此次作乱的各州刺史和都统，都是在第二天被缉捕到的。

当天机卫将捉到这些人的消息传来时，李元霸正和一群大侄子们吃着烧烤，喝着美酒，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一众人都是很笑了起来。

“这些家伙也都是背信弃义的主儿。一见李祐这边不成了，立刻就选择跑路！”李元霸笑着撕了一条鹿肉，道：“这样的官。我们大唐不要也罢！”

“四皇叔说的是！”李承乾慢条斯理地咀嚼着口中的肉食，道：“不过也不得不承认。五弟在隐忍以及经营这一方面确实要强过我等兄弟。”

“学那些有什么用吗？”李愔不屑地瞥了撇嘴，道：“都是一些阴谋诡策，太子哥以为，父皇会把皇位交给一个整天就知道躲在背地里算计人的阴谋家吗？”

李愔说这些话就有些大逆不道了，他们这些皇子，若是私下里谈论谈论皇位的归属之位也就罢了，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还真是不怕死啊！

“六郎。慎言！”

李恪的正治敏感度要远超李愔这个家伙，他闻言连忙拉了李愔一把。

“无妨！”

李元霸前世可是生活在言论自由的世界中，虽说在他的前世依旧有很多的禁忌话题，可是相对于皇权来说，李元霸可是浑不在意：

“你们且说说看，如果李祐当真起事成功，登上了那个宝座，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能是什么？无非就是各种吃喝玩乐嘛！”

李愔的回答最没有脑子，不过这些都是实际一些的东西，自然可以得到。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李承乾没好气地瞪了李愔一样。道：“我想若是五弟……哦，若是李祐上位之后，第一个倒霉的就是我们这些兄弟们！”

“不错！”李恪微微颌首。道：“以李祐的个性而言，怕是这些年来我们的所作所为全都被他记在心里，等着日后找我们兄弟清算总账呢！”

“呸！”

李愔啐了一口，道：“就他那一片臃肿的样子，就算穿上那身衣服也不成样子！”

“好了，先别说那些了！”

李元霸摆了摆手，道：“说说这次的反叛吧！除了我们在猎场之中诛杀的那些各州的刺史、都统之外，剩下的那些家伙们表现怎么样？”

“他们？押解的路上，他们一直都在叫。辩称自己是受了燕王的骗，上了

燕王的当！”

李承乾嘴角勾起。出现了笑容。

“看来他们是不打算牺牲自己拯救燕王了！”

李元霸不禁咧嘴一笑，道：

“李祐自己走上这条绝路。实在是怪不得旁人。不过对于阴贵妃那边，还要劳烦你们母后那里去替她求个情。毕竟李祐的行径，与阴贵妃却毫不相干！若是连她一起处死的话，百姓们会如何看皇兄？”

“我已经命人回长安了，若是阴妃对于李祐反叛之事当真不知情的话，母后自当尽力劝解父皇。”

李承乾顺着李元霸的话头说了一句，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道：“对了，清晨时分，我去向父皇请安，没想到一夜未见，父皇的双鬓竟然平白对了几许的白发！”

李元霸沉默了半晌，方才说道：“当年的玄武事变再次发生，只是不同于上一次，上一次是皇兄身披战甲，血染长巾，他成功了。这一次，却是兵不血刃，平息叛乱！纵然皇兄是铁血大帝，可是这李祐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

与众人尽皆沉默，换个位置来思考，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话……

……

“咚咚！”

就在李元霸领着一群大侄子们彼此相视，无语而望的时候，敲门声响了起来。

是与其随行的一名神武卫兵士：

“王爷，苏将军从长安城传信回来了……”

说着，这名兵士从衣上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只拇指大小的竹筒子，交到了李元霸的手中。

李元霸起身从这名兵士的手上将小竹筒子拿了过来，大概检查了一下火漆封口之后，道：“去吧。”

“诺！”

之后，李元霸也没看竹筒中的讯息是什么，直接带着那个小竹筒子来到了李世民所在地猎宫寝殿。

一听说是长安来的消息，李世民虽说有些困倦，心里多少有些交瘁，可还是直接从软床上爬了起来，披着一件宽大的披风在寝殿接见了李元霸。

“长安局势已定，所有的叛党已经全都抓捕完毕！”

李世民将小竹筒里面的信件展开细读，眉角多少变得有些快意起来：

“苏卿的动作果然是兵贵神速！而今大军整个长安城中的乱党已经被抓捕一空，周遭各州道郡的刺史以及都统已经伏法，看来朕也到了回返长安城的时候了！”

“是啊，长安城中还有许多事宜需要安排，还好这些是反叛时间并未涉及到大理寺诏狱，否则的话，诏狱中的那些个要犯全都被打了水漂了！”李元霸点点头说道。

没有去过大理寺诏狱，根本就不会想到诏狱的重要性，李世民之所以这么急着回返长安城，自然也存着这方面的原因：

“元霸，今日又要辛苦你了，待会你且去好生安排一下，明日咱们便回返长安。”

李元霸其实心中是清楚李世民此刻急于回到长安的心情的，便说道：“皇兄且放宽心，臣弟这便安排下去，待明日一早就可以起程了！”

“嗯！”李世民脸上终究露出了一丝浅浅的笑容，“元霸，此番平叛你可是居功至伟，有什么想要的封赏，你可以直接给皇兄要。”

李元霸耸了耸肩，道：“皇兄，你也知道我的懒散性子，你赏什么我就拿什么。”

李世民无奈地摇了摇头，道：“你呀，你这看似淡泊名利，不喜金银财帛的样子，怕是要羞煞我大唐的许多清官哩！”

李元霸才不会去和李世民争论这个问题，又闲聊了几句之后，李元霸就直接告辞而去。

.....

原本还在四月下旬才要回返的天风山春猎，因李祐率兵反叛，提前到了四月中旬。

虽说随驾而行的诸卫大军加在一起不过一万两千余众，可就是这样的一支大军，或者说这样一支虎狼之师，竟然歼灭了李祐的一万七千余的叛军，并且生擒了叛军高层，俘获了三千多名叛军。

在李世民那璀璨浩瀚的一生中，他征战无数，数次陷入险境，甚至还有不下十数次差点丢掉性命。

可是，像这等规模的反叛，李世民这前面的几十年中，也只是经历了两次。

第一次他是作为人子，作为进攻者，而这一次他却成为了自己儿子的目标。

虽说两次的胜者都是他，可是他是真得不清楚，第一次他赢得了整个天下，第二次呢？第二次他又赢了什么？

他只是失掉了亲情，失掉了自己的儿子！

“陛下回銮，百官迎！”

刘三水那尖细的噪音响了起来，他的手中拿着一个特大号的金属扩音喇叭，声音在寂静的长安城门前回荡。

在长安城外迎候天子回銮的，是留守长安的一众文臣，以及接手了长安城防护卫之职的神武卫大将军，苏定方。

李世民出了銮驾，站在车辂上看着远处那座好似卧龙一般的雄伟城池，突然感觉心中有些郁结。

就是这样一座城池，外面的人想进来，殊不知，在最里面的那座城内城，却是有人却想要从里面走出来。

李元霸的辇驾落后李世民的銮驾后面大概三副辇驾的距离，感觉到大军似乎停了下来，李元霸亦从辇驾中钻了出来。

他大踏步地来到李世民的銮驾之侧，道：“皇兄，时间上差不多了，还是先进銮驾回宫吧？”

李世民冷着一张脸，大手一甩，道：“回宫！”

第五百零六章处置，如何处置？

长安城皇宫之中，依旧如众人离开时一般冷肃，但是却难得地多了一丝春的暖意。

是夜，两仪殿中灯火辉煌，李元霸、一众皇子们以及房玄龄、长孙无忌、李靖等一众文武大臣分列大殿两侧，身着龙袍的李世民，坐于高高的龙椅之上，双眸中隐隐带着血丝。

大殿之中，一名披头散发，看起来有些胖的少年郎，一脸癫狂地坐在那里。

手持金瓜的大殿武官，身上披着金色的铠甲，满目威严地瞪着下方的少年郎，似乎与他有什么深仇大恨一般。

“你还有何话说？”李世民冷眼看着下面的少年郎，满脸尽是冷酷之色。

“已经做下了那事，我就没有后悔过！父皇还是赐我一个痛快吧！”

少年郎抬起了脑袋，那张肥肥的面容，赫然是骑兵谋反的燕王李祐。

“你就没有丝毫的悔恨？”李世民大手抓了抓龙椅，青筋暴起。

“悔恨？”李祐诡异地笑了起来，“那儿臣倒是想要问问父皇，八年前您于玄武门起事，弑兄杀弟，逼着皇爷爷立您为储君，并且将皇位让给您的时候，您可曾有过丝毫的悔恨之意？”

“咯吱！”

李祐还真是刺到了李世民的痛处，因为这件事情他做的比李祐还要绝，没有丝毫的回转余地。

这也是为什么在李元霸被冰封上之后，李世民每年都会去殿中看李元霸的原因。

因为愧疚，他没有诉说之地，也唯有李元霸这个活死人能够听他发泄一把了。

这些原秦王府，曾经参与了玄武门事变的文武大臣们，脸皮都有些发紧。毕竟当年的事情他们也是参与者。

在那血流成河的一夜，他们的手上鲜血似乎还并没有彻底干涸。

李承乾等一众兄弟们亦是面面相觑，这个理由太大胆了。平日里‘玄武门’这三个字可是李世民心永远的痛。李祐如此大张旗鼓地说出来，明显是在揭李世民的伤疤。他又怎么可能不怒。

“嗖！”

李世民豁然起身，右手闪电般从面前的龙案上抄起了一盏喝茶用的带盖茶盏，狠狠地向着李祐的额头上砸了过去。

“啪嚓！”

茶盏砸在了李祐的额角，顿时血流如注，殷红色的鲜血在一瞬间就泊泊而出，染红了大殿。

再看李祐，他竟然愣是一声都不吭地坐在那里，任由鲜血沾满了面庞。

那样子看起来甚是诡异！

“逆子。逆子！”李世民大吼了起来，指着李祐道：“将这逆子给朕打进大理寺诏狱，没有朕的允许，谁都不能见他！”

“诺！”

自有一对身穿黑色铠甲的皇宫禁卫进了大殿，直接将李祐给压了下去。

大殿中静悄悄地，谁都不敢说话。

“陛下息怒，既然事情已经发生，就算您再如何动怒亦是无济于事，还是尽快想出处理的办法才是！”

过了许久，与李世民关系最好的长孙无忌率先开口了。

“办法？还能有什么办法。这个逆子竟然敢带兵反叛，如此无君无父的行径，朕就当没他这个儿子。一切依律行事也就是了！”

李世民一甩袍袖，心头的气明显还没有顺下去。

不过根据李元霸对于李世民的观察，这位也就是说说这些气话罢了。

正所谓虎毒不食子，尽管李世民虽然不喜欢李祐，但这货毕竟是他的儿子，所以并不想按律处死李祐。

“皇兄，就算李祐再如何不是，却也是我大唐的皇子！”

李元霸知道现在需要有一个站出来给李世民顺顺气了：

“且根据臣弟的调查，李祐亦是受女干人蒙蔽。并不是真地想要反叛。是以，臣弟以为。可将那些蛊惑李祐反叛的人处以极刑，至于李祐吗。直接将其的爵位夺去，贬他为庶民，不让他再为非作歹也就是了！”

其实李元霸还是很清楚李世民的脾气的，反正这李祐也是他亲侄子，能保住他的命自然是最好。

不过，有保皇子的，自然也有主张严惩皇子的。

一向以公正不阿著称的魏征魏黑子，听到李元霸的话后却是直接摇了摇头，道：

“武王殿下此言虽然无错，可是燕王毕竟乃是此番反叛的主犯，若是只处理从犯，而对主犯从轻发落或者说根本就不予处置的话，肯定会引起朝中御史官们的不满！”

“这又怎么了？他们不满就不满，这毕竟是陛下的家务事，难不成他们还敢对陛下出言不逊，口诛笔伐吗？”

程咬金最喜欢挤兑魏征，听到魏征的话后，顿时回了他一句。

魏征看都不看程咬金，只是低眉继续说道：“他们自是不敢对陛下如何了，可若是他们将此事大肆宣传，并且将此事捅到纸上的话，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单不说文武百官会说陛下处事不公，包庇自家亲眷，就连百姓都会……”

后面的话不用说了，不过就算用腿想都知道不是什么好话。

魏征的话也是给李世民提了个醒，因为李祐起兵反叛的事情，虽说在朝堂之上被传地沸沸扬扬，但是在民间还尚未传播出去。

毕竟这件事可是他们皇族的丑闻，在平了叛乱之后，李世民就直接下令封锁了消息。

是以，整个长安城的百姓们，只知道长安城最近是风声鹤唳，到处都是身穿劲装的兵士们在抓人，在杀人，至于因何为何，谁都不知道。

“皇兄，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此事！”

便在此刻，李元霸突然想了起什么，脸上出现了狰狞之色。

“哦？”

李世民看了李元霸一眼，却见自己的兄弟脸色阴沉，充满了肃杀之气，心说：

你刚才不是还说不想杀了我那蠢儿子吗？怎么着？现在改主意了？

“皇兄可曾记得春猎之前，臣弟曾经与你提过前隋齐王杨暕？”

李元霸可没在意李世民现在是啥表情，赶紧把它的方法说出来方是正理。

“杨暕？自是记得！难不成这逆子还与前隋余孽有勾结？”李世民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思议地说道。

第五百零七章织造司的难题

“当然不是！”

李元霸摇了摇头，诡笑着说道：“盐帮的人告诉我，杨暕在三月前曾经出现在琉球。虽说琉球距离我大唐关中甚远，可是终究是我们大唐的领土！我看不如这样吧，就由臣弟前往琉球捉拿杨暕，至于李祐嘛，便让他留在琉球算了！以后如何，便看他的造化了！”

“琉球！”

李世民眯缝着眼睛，仔细回忆了一下，道：“朕记得琉球是个群岛国吧？那里是我们大唐的从属国，位于东部海上，好象包括大隅群岛、吐噶喇……那地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可若是想要在上面寻找到杨暕的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是！”李元霸微微颌首，“所以臣弟才向你请求督造令，允臣弟开设造船厂！”

“在临近东海以及南海的地方，我们朝廷不是开办了很多造船厂吗？”李世民还没来得及说话，倒是长孙无忌抢先一步提出了这个问题。

要知道开办造船厂是需要很多钱的，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烧钱的行当。倒不是说这个问题有多么严重，而是确实存在的，所以长孙无忌提出这个问题倒也无可厚非。

李元霸自然有自己的打算，若只是前往澎湖或者琉球的话，普通的大木船想必就可以了，但若是想要打打其他的大洲呢？以李世民的性格，若是让他知道了其他诸大洲的存在，他是断断不会只局限在大唐一国之地的。

所以，李元霸现在所做的不过是未雨绸缪，提前做好探访其他几大洲的准备罢了。

“皇兄，你若是相信我，便允我一处沿海之地。半年之后，必有船只入海，而且还是咱们大唐从未出现过的船只！”李元霸很有自信。

李世民的眸中精光闪烁。道：“难道咱们大唐就没有现成的战船吗？”

李元霸摇摇头，道：“琉球是个群岛国。我们谁都不知道会在那里遇到什么。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多方准备的好！”

“也罢，三水，你速去取我大唐疆域图来！”李世民终究是不想让自己的

儿子就这么死了，在稍稍想了一会之后，便命刘三水去取大唐地形图。

“哒哒哒……”

过了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一张缩小了无数倍的地形图就被刘三水捧进了大殿，铺陈在大殿那光洁的地面上。

大殿中的众人全都围拢了过来。看着这张浓缩的大唐疆域图，各人脸上的表情各不相同。

李世民指着大唐的沿海以及沿江地域，道：“选吧，任意一处，只要是你想要的，朕都可以给你！”

李元霸看了看地图，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抽出了一条金属细棍，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小圈。

“这里是……登州？”房玄龄看了杜如晦一眼，眼睛一亮，说道。

“不错！”李元霸微微颌首。脸上甚至还带着一丝的得意。

登州，也就是华夏后世的山东地区，地处山东半岛一带。

这个地方很特殊。它连接着渤海，这个三面环陆，几乎相当于东亚大陆的內海，只有一个渤海海峡与黄海相连，而海峡最狭窄的地方，也不过才两百多里。

当然了，现在的渤海北方的胶东半岛被高句丽所占，而南方的山东半岛则是大唐的领土，其中登州刚好位于渤海海峡的分界线上。

所以对于这个地理位置及其优越的地方。李元霸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打起了这里的鬼主意。

“这里，似乎还并没有被赐给谁做封地吧？”李世民看了长孙无忌一眼。说道。

长孙无忌点点头，道：“确实如此！”

废话。那里再怎么说是临近高句丽，高句丽民风彪悍，总会有高句丽的兵士乔装成海盗乘船来这里疯狂抢掠，这些年来，登州、清阳、廓定等郡县可以说是饱受海盗的摧残。

好在河南道的府兵远比其他州道的府兵要彪悍地多，登州的刺史也很有才能，是以这才将登州治理地颇为清明。

“嗯，朕记得登州之地有管办造船厂，待今日户部详细查验一番之后，便将这些造船厂转交给你去管理好了！”李世民仔细想了想，便点头应承了下来。

“如此，却是要多谢皇兄了！”李元霸很满意这个结果。

“好了，那这半年的时间，祐儿……哦，李祐就废掉王爵之位，幽闭府中吧！”李世民挥了挥袍袖，继续说道：“朕累了，尔等都退下吧！”

“儿臣（臣等）告退！”

李承乾以及一众朝臣恭敬地向李世民行了一礼，恭敬地退出了两仪殿。

……

出了两仪殿，李元霸没有回王府，而是直接出城来到了神机府中。

本来从天风山猎场回来之后，李元霸就想去神机府中看看的。毕竟从绛州回来了这么长的时间，李元霸也就只是在去天风山之前，往神机府的武器库调集了一些火器，至于其他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转上一转。

林卫这位神机府中的总管，其实早就在工部司的大门等着李元霸了。

实在是这位主儿来得太不是时候了，时常来个突击检查什么的，林卫倒不是担心李元霸发现什么，毕竟整个神机府的府主都是他，也没什么可以瞒着他的。

不过，此刻林卫的心理就像是李元霸前世的小学生一样，单纯的是一种学生惧怕老师，下级惧怕上级的心理。有个人提前禀报一下，也好有个准备什么的。

“下官见过王爷！”

站在门口的林卫，一见到李元霸进来，立刻就向李元霸行了一礼。

“嗯，免礼吧！”李元霸将林卫扶了起来，他看了看工部司里面的一些射击，有些惊讶地说道：“林卫啊，没想到这才这么多天不见，神机府中也是大变样啊！”

林卫浅浅地一笑，道：“是王爷不常来，下官倒是没有看出咱们府中有何变化。”

“你呀，就是太内敛了！”李元霸摇摇头，道：“最近府中可有什么新东西产出？”

林卫摇了摇头，道：“不曾有什么新东西，不过倒是遇到了一个难题！”

“哦？工部司里那么多能人，还有难题未能攻破？”李元霸有些惊讶地看了林卫一言，说道。

林卫没有说话，只是引着李元霸来到了负责锻造的织造司。

眼下的织造司显得有些特殊起来，因为此刻织造司里面的工匠大多是有品级的官员，他们都是因为技艺精湛，神机府成立以来所制造出来的那些火器，都有他们的功劳。

似这样被提拔为官，有职位的技术性官员，至于他们具体的工作内容，就远远超过普通的工部司技工，只是用来打造的职能了。

大多数的时候，他们都是在研究各种技艺，改进工艺。

来到织造司，李元霸好奇地四下打量了起来。

这里和几个月之前差别还是很大的，不仅作坊的占地面积变大了，而且按照锻造各种物品的不同，还划分出了很多区域。

单单是李元霸自己看到的，就有制瓷、精雕、煅烧、制衣等等，而每个区域里最少都有七八人在里面忙活着，那热火朝天的景象，看起来是十分地繁忙。

而林卫要带着李元霸前去的地方，则是在织造司的最里面，也就是最为重要的冶炼区域。

隔着至少还有十几丈的距离呢，李元霸就看到了几座高炉矗立在那里，旁边还有至少二十人在炉子边上，或者在炉子旁边搭建出的高台上来回走动看。

“那是何物？”对于这样的高炉，李元霸还真是一时间没有想起来。

“王爷，那是冶炼用的高炉！”林卫连忙答道。

“哦！”

李元霸点点头，突然想了起来，其实高炉炼铁的技术，早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而且到了唐朝已经发展地颇为成熟了，特别是用这种炼铁方

法也练出来的铁料，确实比以前那种冶铁技术要强得不是一星半点。

“工部司大司长任伟、织造司大司长刘长清，见过总管大人！啊，见过王爷！”

工部司和织造司的两个主事者，看到总管林卫的，立刻跑上前来行礼。

这离得近了，才总算是注意到了李元霸。

神机府的最高领导，算上李元霸这位府主，一共才七位。怎么单单一个织造司就来了四个，这到底是怎么了？他们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

摇了摇头，李元霸将这个念头甩出了脑袋，摆手道：“两位老大人且免礼吧！”

虽说两人都是神机府的高层，可是在年龄上也不小了，老哥俩全都是花甲之年，而且现在这两位脸色也不太好，头发有些凌乱，双眼还充斥着血丝，看起来有些吓人。

两位老大人站起身来，那织造司的大司长刘长清的眸中更是闪过一丝隐晦的兴奋之色。

毕竟神机府便是出自李元霸之手，再加上之前李元霸留给神机府的种种设计，尽管制造起来很是困难，但是那种设计图，别说想了，简直就是闻所未闻。

是以，对于李元霸能够攻克目前的这个难关，他们还是充满期待的。

第五百零八章钢，真正的钢！

“林卫啊，你把本王强拉来此地，究竟所为何事？”李元霸的心中更疑惑了，这些家伙究竟有什么事，竟然如此纠结？

“殿下，您可曾认得此物？”林卫没有说话，而是从一边的小棚子里面，取出来一块黑不溜秋的东西，递到了李元霸面前。

“这是，焦炭？”李元霸稍稍迟疑了一下，说道。

林卫笑了起来，道：“不错，此物正是王爷在年前的时候教我们烧制出来的焦炭！”

“怎么？难不成这焦炭不好用吗？”李元霸疑惑地问道。

“不，不，不！”织造司大司长刘长清连连摇头，道：“这焦炭的透气性很好，而且还能够支撑大量铁矿的堆压，而且最关键的是用焦炭炼铁能够提高冶炼炉的温度，进而提高所炼出的铁的品质以及出铁量。”

“这样不是很好吗？”李元霸捏了捏手中的焦炭，道：“有了这东西，将士们的武器、铠甲也能够提升好几个档次！”

“可是眼下咱们就遇到了问题！”刘长清的脸色苦了起来，“铁子，把前几日意外打造出来的那块铁拿过来，对了，别忘了再拿一块咱们打造的最好的铁！”

“是，大人！”

小棚子那边传来了一个沉重的吼声，随后便见一个生得五大三粗，这大冷天地还穿着一身单薄短褂的猛汉，左右手中分别拿着一块银白色的铁走了过来。

“给，大人！”猛汉将手中的铁递给了刘长清，冲着李元霸憨厚的笑了一下。

“傻小子，还不快给王爷见礼？”刘长清瞥了那猛汉一眼，说道。

那汉子如梦初醒，学着刘长清的样子向李元霸行了一礼。瓮声瓮气地说道：“草民张殊，见过王爷！”

“呵呵，免礼吧！”李元霸呵呵笑了起来。看着他说道：“这大冷天的，你只是穿着一件短褂。不冷吗？”

李殊满不在乎地摇了摇头，道：“王爷，您不知道，那小棚子里跟暖炉一样，到了冬天还有初春，根本就用不着穿那么多的衣服！”

“王爷，您且看看这两块铁有何不同之处？”刘长清插了进来，一边说着以便将手中的两块铁往李元霸的手里塞。

李元霸接过了刘长清手中的两块铁。左面那块感觉是反复锻造的百炼钢，当然了，这里的钢说是钢，实际上还是铁。

所谓百炼成钢，其实并非是真得练出了真钢。

在华夏古代的时候，一般炼铁是先采用木炭作燃料，在炉中将铁矿石冶炼成呈海绵状的固体块，待炉子冷却之后取出，这时候炼出来的东西叫做块炼铁。

块炼铁的含碳量相当低，而且质地软。其内所含的杂质还多，也就是所谓的熟铁。

之后，再用块炼铁作原料。在碳火中加热吸碳，提高含碳量，然后经过锻打，剔除掉杂质又渗进碳，反复捶打之后，才会得到钢。而这种钢，叫块炼铁渗碳钢。

李元霸左收上的百炼钢就是这种情况，是以，李元霸还是习惯将这种钢称之为精铁或者百炼铁。

而在李元霸右手上的那块铁。虽说与左手的那一块体积一样大小，但是却明显比那块百炼铁要沉上不少。根据质量来评测密度，这右手上的铁可要比左手上的密度要大上不少。

“锵！”

“锵！”

两只手上的铁相互碰触了一下。左手上的百炼铁发出的声音略显沉闷，而右手上的那块却异常清脆。

“这是？”李元霸的眼睛骤然一亮，道：“这是钢，这才是钢！”

“王爷果然是好眼力！”

刘长清眸中闪过赞许之色，道：“虽说冶铁成钢之法早在战国之时就已经流传了下来，可是真正能够被称之为钢的铁器却并没有多少！战国初越国铸

剑名匠欧冶子，为越王勾践所铸五柄宝剑：湛卢、巨阙、胜邪、鱼肠、纯钧；为楚昭王所铸三柄名剑：龙渊、泰阿、工布。这些神兵虽说都掺杂了天外神铁，可是在铸造之时，全都做到了钢化。”

“你这话倒是不错！”李元霸说着，手腕往上骤然一翻，一抹幽暗的光华闪过，一柄只不过多半尺来长，薄若蝉翼，剑身极其不规则的短剑。

“这是……”刘长清和工部司大司长任伟相互对视了一眼，齐声道：“难道是鱼肠？”

这个时候，林卫道：“《史记.刺客列传》中曾有记载，鱼肠，专诸置匕首于鱼腹中，以刺杀吴王僚。故称鱼肠剑，是为勇绝之剑！”

鱼肠剑！难不成真得是那柄传说中的剑？

三人同时把目光看向了李元霸，那眸中的好奇以及期待之色，溢于言表。

李元霸用手中的鱼肠剑挽了两个剑花，笑道：“不错，正是鱼肠！”

“传说，鱼肠剑由于它小巧得能够藏身于鱼腹之中，而且剑身细长柔韧。能够沿鱼口插入，在鱼的胃肠中曲折弯转，而抽出时则恢复原形，钢韧无比，熠熠生光！”

刘长清双眼放光地随着李元霸手中的鱼肠剑来回转动，那张嘴巴却是上下翕动个不停。

“王爷……下官有个不情之请，不知道……”

这个时候，任伟突然神色扭捏地向李元霸行了一礼。

“拿去！”

不用说，李元霸就知道任伟的请求是什么，干脆在任伟话没说完之前就把手中的鱼肠给递了过去。

任伟就像是捧着一件圣物一样，将鱼肠剑给接了过去。

随后，他和刘长清凑在了一起，上下左右、前前后后地仔细观瞧了起来。

最后若不是林卫强行从这两人的手中将剑给夺了过来，怕是这俩货把鱼肠剑熔了的心都有了。

“王爷，这么珍贵的东西，您还是收好吧！”刘长清将鱼肠剑还到了李元霸的手中，说道。

李元霸收回鱼肠，道：“如果不是这短剑本王使着还算顺手的话，说不准还真得让你们去熔了，看看这剑中究竟有何金属，制造工艺又是取自何处？”

“王爷说笑了，就算是让我们熔了它也不会有什么用的，只是平白糟蹋了一件神兵利器！”刘长清苦笑着摇了摇头，道：“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便是如何才能够练出您方才有手中所拿的那种钢，那种真正的钢！与这神剑却是没什么相干。”

第五百零九章加热风箱

“难道方才那块钢不是……”李元霸有些惊讶地说道。

“说来也是怪了！”刘长清满脸不好意思地说道：“前几日的时候，下官晚上喝醉了酒，岂知突然来了兴致，所幸便来到了这冶炼区域。看到那砧板上有一块铁，便就着酒劲儿肆意敲打了起来，也不知道敲打了多少次，反正到最后下官被铁子喊起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日清晨了。于是……”

说到这里，刘长清便掂了掂手中的钢块，面色变得古怪无比。

“……”

李元霸也有些哭笑不得，这特娘地也太随意了吧？就这块钢，完全就是不经意间的产物嘛！

“你们现在想要做的，不就是炼出真正的钢来吗？”李元霸再次确认道。

“嗯！”刘长清和任伟同时点头，道：“还请王爷赐教！”

嘿，这俩老头还真把自己当冤大头了，以为自己是百科全书，啥都懂啊？

这样想着想着，李元霸差点笑出声来。

看到李元霸笑了起来，刘长清他们心中也舒了一口气，心说：就知道找王爷，准没错。

得，又误会了！

误会就误会吧，反正这次来神机府就是为了炼出精钢，同时调集一些懂得造船的好手，还有一些能工巧匠们，跟他一起去登州。

李元霸没有说话，而是自顾自地走进了那单面透风，三面环绕的小棚子里头。

刘长清他们老哥仨连忙跟上，似乎生怕李元霸给跑了一样。

“刘大人，这东西是鼓风用的吧？”

在小棚子里头转了转，李元霸没有在意那些正甩着膀子狂打铁的一众汉子们，伸手一指在高炉一边的那好象是羊皮囊子一样的东西。说道。

这些羊皮囊正一伸一缩的里外鼓动着，似乎是在做着做往复运动，这东西往下瘪一下。所鼓出的气体就通过一根粗粗的铁管子，直接摧到了高炉的底部。进而让炉子中的火烧得更旺。

“启奏王爷，这东西名叫风排，至于作用吗，的确是用来鼓风。只是风排如果用人力来催动的话很是困难，是以平时都是用水力来驱动。您看那边，这条沟渠刚好引到渭水，用渭水来驱动风排，也要更加地省时省力。”

织造司各织造区域的划分。都是精挑细选过的，甚至哪一处的作用以及需要用到的东西全都考虑在内。

作为工部司的大司长任伟，也最是擅长这些。

“噢，原来是这样！”

李元霸恍然大悟的地点点头，不过当他看到那些烧得通红的铁块从高炉里面取出来的时候，看到里面的火烧得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旺，顿时眼睛一亮，道：

“刘大人，本王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是不是在炼铁的时候。火炉里面的温度越高，冶炼金属的效果越好？”

“啊？”

刘长清愣了一下，不过好在他原本就是技艺高超的业良将人上升上来的。所以对于这种专业性的问题，还是能够答上来的：

“王爷，对于冶炼而言，如果单单不考虑这些火炉的耐烧程度和成本的话，这炉温自然是越高越好了！特别是您之前教给我们煅烧出来的焦炭，对于我们锻造金属特别有利！”

李元霸摇了摇头，道：“刘大人，这俗话说风助火势，可是这种情况只是针对大面积的火势。就算这高炉内部容积很大，可是这平行面积并不算广阔。这小冷风一吹，固然可以使火焰更旺盛。可是想要让炉火烧得更旺，仅凭小冷风怎么可能？”

面积、容积，虽说这两个词他们听得并不算太明白，可是想想李元霸的话，多少还是有些明白了过来。

李元霸的这句话看似毫不客气，可实际上却点明了两点。

其一，便是若想让炉火更加旺盛，就只能重新制造火炉，让火炉的面积

变得更大，不过这种方法却是有点不现实。

其二，这个方法就要简单地多了，就是将小冷风变成暖风，风是暖的，炉火是热的，两两相加，那效果绝对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

“下官明白了！”刘长清向李元霸深深施礼，说道。

“呵呵！”

李元霸微微颌首，上前走到风排的边上，道：

“想要将冷风变成暖风，其实也很简单，只不过是在风排之后加上一个加热用的管道，下面用焦炭给它加温，这样一来，吹入高炉中的风自然就是暖风了。如此，铁的质量提高了，也更加节省了时间，不是吗？”

一边说着，李元霸还在那风排后面做了几个动作。

与刘长清一心想着冶炼不同，林卫作为神机府的大总管，对于各方面都是统筹安排。

是以，林卫上前一步对李元霸说道：“王爷，按照您的意思，是不是每次冶炼的时候，都得先将冷风加热才可以再投放到冶炼炉中？这样做的话，是可以提高冶炼的速度和质量，不过却是增加了焦炭的消耗量。”

说到这里的时候，林卫看了看众人的表情，继续说道：“虽说短时间看起来这消耗不了多少焦炭，可是长此以往的话，消耗的焦炭量简直就是一笔惊人的天文数字！”

李元霸有些郁闷了，这家伙的脑子是咋了，君子六艺中的数艺难不成是厨子教地？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李元霸道：“林卫啊，你光注意到了这样冶炼会增加焦炭的消耗量，怎么却忘了你刚刚所言，这炉温提高之后冶炼的时间可也是大大缩减了……”

“是啊！”

林卫引号李元霸的话，当时就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王爷，您看我……”

“哈哈！”

李元霸哈哈笑了起来，拍了拍林卫的肩膀，道：“无妨，谁都有想不到的

地方，所欠缺的只是一个提醒罢了！”

“王爷，人都说您文武双全，如今看来并无夸大啊！”

林卫从方才的不好意思的纠结情绪中跳出来，对李元霸恭维了起来。

李元霸只是浅浅地笑，便再没有了其他的动作。

这样，反倒使他看起来更加有点莫测高深了。

“好了，咱们还是赶紧试试吧！”

得到了可以提高炼铁质量或者说极有可能冶炼出可以打制精钢的铁块的方法，刘长清还有任伟全都忙活了起来。

作为工部司和织造司的头头，两位大人立刻将司里的得主力给叫了过来，在着手画设计图的同时，更是让冶炼区域的工匠，按照图纸的样式，将这加热冷风用的容器给造出来。

当然了，起初的时候他们还不明白是那么回事，可是当他们知道了可以炼出打制成精钢的铁块时候，全都露出了震惊无比的神色。

好在这些人都是这方面的顶尖人才，再加上有李元霸在，所以他们很快就把这个名为‘加热风箱’的东西给搞了出来。

其实李元霸到现在对于浪费煤矿以及焦炭什么的没什么概念，实在是到了现在这个朝代，煤炭的存储量简直就是要多少有多少。

再加上早在年前的时候，他就让天机卫把大唐境内的那些个已知的煤矿重地全都给探查了个遍，并将这些地方全都收为官用。

毕竟到现在的话，石炭，也就是煤的应用已经推广到了整个大唐境内，成为了像盐、粮这样的存在。

如果还不施行官办的话，怕是那些商贾就又要跳出来瞎蹦跶了。

当然了，既然这种方法可以节省原料，李元霸还是很乐意看到这个结果的。

不过，这个办法好是好，可是冶炼出来的依旧是铁，并不是真正的钢，还不能解决他们的困难。

只是眼下这些家伙全都沉浸在提高铁的质量上，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

题。

.....

等待制作加热风箱的时间是痛苦的，就在众人全都盯着锻造炉的时候，李元霸突然扭头对刘长清说道：

“刘大人，不知之前我们神机府所使用的锻钢法是何法？”

刘长清的全部心神都被面前的锻造炉给吸引了过去，哪里还有心思去琢磨其他的事情，便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道：

“王爷，我们大唐的炼钢法其实都大体相同，全都沿用的古籍中的记载，名曰炒钢之法。”

“炒钢？”李元霸莞尔一笑，道：“难不成这钢还能够拿来做菜？”

“不不不...”

刘长清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同时也终于回过神来，对李元霸说道：

“王爷，这所谓炒钢，并不是说要做菜，而是把生铁融化成铁汁之后再不停地将其搅拌，就像是在用锅子炒菜一样。”

“哦，原来如此！”

李元霸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按照他的理解，这种熔铁汁搅拌的方法，可以让空气中的氧气和铁中的杂质以及炭发生化学反应，进而将原本铁汁中的含炭量大幅度地降低。

这种方法其实就是战国之时遗留下来的制钢之法的改良版，因为依靠炒钢法冶炼出来的金属，并非都是钢。

而且就算是练出来的钢，也全都是那种低碳钢，也就是那种很脆，柔韧性并不高的铁，也就是李元霸所说地百炼铁。

刘长清开始的时候，交到李元霸左手上的那块铁就是百炼铁，或者说是低碳钢。

像他后来手中的那块高碳钢，出现的几率简直就是以亿分之一来计数的。

第五百一十章长孙皇后吃错药了？

亿分之一啊，老天！

就这个概率，如果还继续沿用炒钢之法的话，那还锻造个毛线啊？

那纯粹就是在浪费，而且还是浪费有限的铁矿石！

李元霸有些无语地看了满脸茫然之色的刘长清，道：“难道你们就没有尝试过换一种炼钢之法吗？”

“换一种？”

刘长清脸上没了茫然之色，反倒是多了一丝苦恼，“王爷，实不相瞒！我们也一直都在寻求并且改良炼钢之法，可是这么多年下来了，却是没有一次成功的！”

“就不能换个思路？”李元霸很是善意地提醒道：“如果在之前的话，你们或许可以将锻不出钢来归结到铁的质量上，可若是铁的质量提高了，仍旧锻不出钢来呢？”

是啊，如果铁的质量提高了，还是沿用之前的锻钢之法，还是锻造不出钢来呢？

李元霸的话，可以说是当头敲了刘长清以及任伟一记狠狠地一下，让他们瞬间从幻想中清醒了过来。

“请王爷教我！”

刘长清站起身来，向李元霸长稽到底。

李元霸这下可有些为难了，他是带着前世的记忆来到了大唐，可是并不代表他什么都会啊。

就比如说这锻钢法，他也只不过是听说过，以及从网络上搜索到的一些与历史相关的东西，真要叫他把前世那些详细的锻钢法搞出来，简直就是要了他的亲命。

前世炼钢的方法，总体来说也就只有三种，转炉、电炉以及平炉。

其中转炉炼钢法运用比较普遍。我们不需要记忆其具体的操作过程，但对于其中发生的反应，如：氧化铁单质、除去杂志和脱氧等要加以注意。

如果说要进行比较原始的比较。那就是转炉炼钢法的前身，灌钢法。

其实说白了，所谓的钢。就是含碳量在一定范围内的铁。

灌钢法对于这些和铁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高级技工’们而言，唯一需要弄懂地就是铁和钢的区别。

“诸位。你们可否告诉本王，这铁与钢之间有何区别？”

想到这里，李元霸索性就直接开问了。

“铁和钢不是用一种物质吗？”刘长清有些愕然地说道，“只是一个更脆，一个更加坚韧罢了！”

“不对，不对！”任伟插话道：“你这样说太笼统了，钢不论是延展性还是叠加性，都要远远大于铁！而且钢不易生锈。铁的话容易被水侵蚀！”

“你这样说，也有道理！”刘长清点点头，继续说道：“不过……”

就这样，李元霸这边还没咋地呢，这对老哥俩就先掐了起来。

李元霸有些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道：“我说，两位老大人！你们这样争论下去也没有个定论，不如听本王来说说？”

“王爷，下官失礼了！”

听到李元霸的话，这两个家伙才算是醒过味儿来。连忙向李元霸赔罪。

李元霸可不会和两个技术宅计较这些，而是说道：“诸位，众所周知。这铁里面含有许多的杂质，正是因为这些杂质，这铁才需要反复敲打，将这些杂质给敲打出来！”

众人闻言齐齐点了点头，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铁越打体积越小，那就说明有杂质被敲打出去了。

李元霸满意地点了点头，道：“那你们可知道，在这些繁多的杂质里面。其中有一样十分特别名叫‘碳’，也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才会影响到铁的性质！”

“那王爷，是不是这‘碳’含少了就成了钢？”天性纯良的铁子。从刘长清的后头挤了过来，说道。

李元霸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道：“这‘碳’含得多了就是生铁，若是少了就是熟铁，而钢里面所含的‘碳’，便介于生铁与熟铁之间。”

李元霸这么一说，在场的所有人都听明白了。

“那王爷，如何才能更好更快地锻出钢来呢？”刘长清有些急切地问道。

“本王这里有一法，名曰‘灌钢’！”李元霸脸上重新恢复了高深莫测的神色。

众人相互对是了一眼，嘀咕道：“灌钢？”

“不错！”李元霸点点头，道：“所谓‘灌钢’，乃是把生铁和熟铁相互混合锻造在一起，只要这两者之间混合的比例正确的话，想要锻造出钢来，也就没有什么难度了！”

任伟有些不可思议地张大了嘴巴，道：“就……这么简单？”

“简单？”李元霸闻言，不自觉地哧笑了一声，“你觉得简单地话，你可以试试！”

其实，这‘灌钢’之法早在汉末之时就已经存在了，只是当初这个方法都被那些老冶炼匠们给隐瞒了下来，并没有传世下去。

如果不是李元霸前世那强悍的‘百尼玛’神器，怕是李元霸都不晓得炼钢史上，曾经出现过‘灌钢’之法。

不过就像李元霸所说地那样，这‘灌钢’之法，虽说听起来法很简单，但是要真正实施起来，那尝试的次数，就足以让人崩溃到死。

不过现在李元霸已经把大致的方法说出来的，剩下的事情便是这些高级技术宅们，自己去琢磨考究了。

听出了李元霸话语中的淡淡嘲讽意味，任伟心中多少还是有些不服气的。

可是当他回头想起这些年来的种种方法的失败，突然感觉李元霸的这种嘲讽似乎并不是没有道理，毕竟效果才是最后衡量事务的本钱。

见众人没有了动静，李元霸突然站起身来，道：“好了，方法告诉你们了，这件事情你们尽快办好，七日之后不管成不成功，本王都会来一趟神机府！”

“啊？王爷您是要走吗？”

林卫一听李元霸要走，顿时挽留道：“王爷，您好不容易才来一次，便再坐上一会吧？”

“不必，本王此番前来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李元霸摆摆手，道：“任伟、林卫你们两个随本王去一趟府中正堂！”

“诺！”

李元霸难得摆出这样的表情来，两个人相互对视了一眼，便站了起来。

刚要迈脚，李元霸突然想起了什么，道：“对了，林卫！你去将府中各司的大司长都叫过来吧……刘大人，你就不用去了！”

……

就在李元霸和一众神机府的高层在府中正堂中闲聊的时候，还有两个人在惦记着李元霸。

长安城，吐蕃使团馆驿。

自从那日李元霸遭遇刺杀至今已有一个半月了，整个吐蕃使节团就好像是被遗忘了一样，在长安城中偏安一隅，永世隔绝。

“大人，您说这大唐朝廷要做什么？咱们来大唐少说也有两个月的时间了，他们就一直搁置着我们，国主那边已经撑不住了！”马格买斯阴着一张脸，看起来倒是清瘦了不少。

“他们？怕是已经把我们给忘了吧！”

达苏格脸上的白发似乎又多了许多，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就像是老了十岁一样。

看得出来，这两位吐蕃使团的领导人，这一个半月的时间可是并不好过啊！

“当日之事也怨不得我们，我们也确实露出了答应他们严苛条件的意向，可是这大唐简直就是不可理喻，不可理喻啊！”

马格买司说起话来有些语无伦次了。

“现在是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达苏格苍老的声音有些苦涩：“再有半个月，国主也只能再支撑半个月的时间了……”

马格买司连连叹气：“唉，若是当初没有那次刺杀的话，我们怕是早就……唉！”

“那武王已回，看来我们还是得从武王那里下下功夫了！否则的话，我们也只有用死亡以报国主了！”

达苏格的眼睛中透着一股子坚定。

……

当李元霸回到长安武王别院的街道时，却是华灯初上。

这整条街道里面却是张灯结彩，搞得十分热闹。

一驾驾的马车停靠在街道边上，由一名名的车夫在好生看顾，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

“这是哪家府里有喜事了？”

李元霸身上穿着一件并不如何华贵的的蓝色大氅，再加上灯光虽然明亮，可是没谁注意他，也就没有认出他来。

看着沿途的马车，李元霸还以为是哪家有什么喜事了。

可是当他纵马来到府门前的时候，却看到了不断有身着华贵衣裳的男女，甚至是孩童一路进了府宅。

李元霸甚至一度以为回错了宅子。

“这什么情况？”

李元霸有些愕然地看了看武王府那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问在门口迎宾的白福，道：“这些都是来府中作甚的？”

白福先是向李元霸行了一礼，随后慢条斯理地说道：

“今日是王妃有喜满月之日，皇后娘娘晌午的时候传下懿旨，要为王妃举办一个由各皇族亲眷参加的满月宴，因为王爷今日白天未曾归府，是以还没来得及向您禀报！”

满月宴？

李元霸的脸色很古怪，听说过给婴孩过满月宴的，没听说过孕妇也要过满月，长孙皇后这是吃错药了吧？

摇了摇头，李元霸正要进府，这个时候，一个畅快地声音却是叫住了他：

“元霸，哈哈哈，我一猜就是你！”

第五百一十一章王府盛宴

听到这道熟悉的声音，李元霸的身形顿时一僵，心说：“不会吧？怎么连他都来了！”

无奈地转过身子，李元霸看着身着常服，正满脸笑容地领着两个家仆向着武王府快步走来的英伟中年人，道：“二哥，你这到底是唱地哪儿一出啊？”

来人是谁？除了大唐的皇帝李世民之外，还有谁可以被李元霸叫二哥？

“哈哈，今日可是你武王大喜的日子……弟妹满月，为兄岂有不来之理？”李世民哈哈笑着，大跨步地走了过来。

守门的两位王府亲兵以及管家白福自然事认识李世民的，不过人家既然是穿着常服而来，那就肯定不愿意让旁人知晓了。

是以，白福等人也只是恭敬地向李世民行了一礼，嘴上却并没有说话。

“那，里面请吧！”

李元霸颇为无奈地翻了个白眼，似乎很是不情愿地将李世民，以及随驾而来的李长庚、唐忠三人给请进了府中。

王府里面的布置与外面也是一般无二，同样的张灯结彩，到处都是喜意洋洋，不同的只是多了许多手中端着各种托盘的忙碌身影。

“元霸，听说你去了一趟神机府，怎么？又琢磨出什么新鲜玩意儿来了？”

一边四下观瞧着，李世民一边对李元霸说道。

对于李世民的问话，李元霸一点都不感到意外，毕竟整个大唐都遍布天机卫以及影卫的耳目，他若是想要知道一个人的行踪，还真是不费吹灰之力。

“哪里有那么多的新鲜玩意儿啊？”李元霸的语气中多少有些无奈，“神机府中最近遇到了一个难题，我只不过是过去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罢了！”

“哦？”

李世民颇为惊讶地看了李元霸一眼。道：“神机府里面可是聚集了我大唐

最顶尖的各方面的特殊人才，他们都解决不了的难题，你过去不也是白搭吗？”

噗！

这他娘地是亲哥哥吗？你就这么瞧不起你的亲弟弟吗？

李元霸差点被李世民一句话给噎死。他颇有些悲愤地说道：

“二哥，你也太瞧不起我了吧？先不说府中的问题我能否解决。单单是石炭取暖、煅烧，还是各式各样的火器还有最重要的黑火药，如果没有我的话，哪一样能够研制出来？”

“好了，好了，这么激动做甚子？”李世民的脸上出现了笑容，他安慰性地拍了拍李元霸的肩膀，道：“我又没说你没有功劳。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吗……”

呵，感情是玩我呢？

看到李世民脸上那丝玩味的笑容，李元霸这才知道李世民是在戏弄他。

就这样相互之间调笑着，众人一路前行，直往王府后花园中走去。

到了园子门口，远远地就听到了园子中传来了喧嚣的交谈声以及欢乐声。

这期间还夹杂着许多孩子的嬉闹声，看来里面的孩子们也有不少了。

“你们两个就在外面吧！”看了看唐忠还有李长庚，李世民下了逐客令。

“诺！”

做为李世民的侍卫，两人自然不敢多说什么。

“两位大人，府上早就在一旁的院落中准备好了酒菜。请两位大人随我来！”

王府里面除了那些与皇族沾亲带故的人之外，自然也考虑到了他们随行护卫的宴饮安排。

就在李世民话音方落，一名王府的侍从就被李元霸给招了过来。

那名侍从。引领着李长庚与唐终朝着另外一个大园子中走了过去。

.....

打发走了侍卫，老李家的老哥俩总算是进了园子。

进了后花园，那感觉比李元霸前世的时候见过的宴会场面要热闹得多了。

便见后花园中已经摆上了各种长桌，长桌上放满了瓜果时鲜，果脯点心以及菜肴佳酿。

其中，最为奇特地便是园子正中央的那几个巨型火锅。

源自于老京成的高筒火锅，高足有六尺，其方圆得占地九尺，在巨型火锅的周遭摆放着冒着寒气的羊肉片、生鱼片、菌类、时蔬.....

一群半大的孩子们。在李承乾以及李恪等一众皇子的带领下，看着“咕咚咕咚”不断冒着热气的沸水。不停吞咽着口水。

“元霸，你这府上的厨具还真是够.....够.....”

第一眼看到这巨型火锅。李世民够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看到这几个巨型火锅被搬了出来，李元霸倒是没什么反应。

这东西原本就是为了应付各种宴会而特意打造出来的，现在拿出来用倒也没什么。

“是不是够奇葩？”李元霸给李世民用了一个词，道：“二哥，你也知道我，闲在府上没事的时候，总是会琢磨些没用的东西.....”

“奇葩？”李世民嘴上嘀咕了两声，笑道：“你这个词用得好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正好我也饿了，走，一起过去看看！”

一边说着，李世民一边向着李承乾他们所在的那个火锅走了过去。

还没有靠近，就听到李恪这货在火锅边上炫耀着：

“你们这些小家伙们，肯定没吃过这东西吧？给你们说啊，这东西叫做火锅，还有这些蘸料，先在这锅里面加上熬制好的骨汤.....”

看着李恪脸上的兴奋表情，耳畔听着这小家伙滔滔不绝的谈论，李世民竟然觉得这样的李恪很可爱。

父爱啊，真得有些难懂！

“你若是再说下去的话，这肉的鲜味可就被水给煮没了！”

李世民摇了摇头，将方才的那个想法甩出了脑际，从后面一把夺过李愔手中的筷子还有小碗蘸料，说道。

“谁，不知道……父父父……”

手上的宝贝被夺走了，李愔也没注意去听声音。直接扭头往后头看去，可是当他看到李世民的时候，却像是被哑了嗓子的鸭子一样。声音戛然而止。

“父什么父，还不赶紧动筷子吃？”

李元霸从李世民的旁边走了过来。同样毫不客气地从李承乾的手中抢过了他的碗筷，就着火锅吃了起来。

而此刻，一众皇子以及各府的孩子们也终于反映了过来，俯身便要行礼。

“行了，也不是在宫里，没有那么多的规矩！”李世民抬抬眼，道：“你们该吃了吃，该喝了就喝。不用顾及我！”

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是这些小家伙们可不敢再像方才那样肆无忌惮地聊天了。

李世民在这里吃了一会，感觉很没意思，索性就直接撂了碗筷，信步向着其他的地方都了过去。

李元霸刚要跟着一起走，李承乾却是一把拉住了他，道：“四皇叔，父皇怎来了？”

李元霸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道：“你都不知道，我又怎么会知道？”

李承乾却是一脸不相信的样子。

得。这年头说真话还就没人信了。

摇了摇头，李元霸索性不再理这帮小孩子，可是当他反过头去找李世民。却发现已经看不到他了。

不过李元霸也不操心，毕竟这是在他的地头上，李世民又能出什么事呢？

“四，四叔叔……”

就在李元霸打算静下心来吃点东西的时候，却听到了一个稚嫩的声音，口齿虽说并不清晰，但还是被李元霸听出来是谁了。

门口的方向，粉雕玉琢的小兒子，奋力地挣脱了李治的大手。摇摇晃晃地向着李元霸扑了过来。

李元霸吓了一跳，小兒子才刚刚学会走。这要是摔上一下，可就是他的罪过了。

于是他赶忙上前几步。一把就将小兒子给抱了起来。

“咯咯……”

小兒子用自己的嫩脸贴了贴李元霸的脸庞，咯咯笑了起来。

“兒子，想四叔没有？”李元霸笑看着小兒子，说道。

“想！”小兒子小脸笑得很灿烂，“兒子，兒子很长时间……都，都没有见到四叔叔了呢……”

“嗯，兒子最乖了！”李元霸抱着小兒子，宠溺地揉了揉她的脸颊，道：“告诉四叔，跟谁一起来的？”

小兒子坐在李元霸的怀里，伸出了小手扳了起了手指头，红润的嘴唇中传出稚嫩的声音：

d“有母后，阳姐姐，稚奴哥哥，还有，还有……”

看到小兒子那可爱的样子，李元霸不由得哈哈大笑了起来。

“侄儿稚奴见过四皇叔！”

便在此刻，李治也快步跟了上来，躬身向李元霸行礼。

“嗯！”李元霸点点头，道：“承乾他们就在前面，过去找他们吧！”

李治点点头，几乎是在李元霸话音落地瞬间就飞奔了出去，那样子就好像后面有狼在追他一样。

“这臭小子，我有那么可怕吗？”李元霸摸了摸下巴，自语道。

他可是不知道啊，当初就是他揍李贞的那几巴掌，在李治那幼小的心灵里面深深地扎下了根，以至于此后他每次看到李元霸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下意识地惧怕心理。

“王爷，皇后娘娘的凤銮已经停在府前了，您看是不是要过去迎一迎？”

相比起李世民的低调，长孙皇后却没有那么做，反而是大张旗鼓地摆开了架势。

“嗯，你叫王妃去好了，就说是本王的意思！”李元霸低头想了想，说道。

长孙皇后本就不是一个高调的人，她这样做的话，定然有她的道理，不过想到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叫武顺去比较合适。

第五百一十二章相亲会？

“皇后娘娘入府！”

如此过了有半柱香的时间，等到园子外传来宦官那特有的噪音的时候，众人全都看向了园子口的方向。●○，

便见长孙皇后在武王妃武顺的陪同下，自园子之外款款而来。

“见过皇后娘娘！”

所有与会的皇族全都恭敬地向长孙皇后行礼。

长孙皇后俏脸上带着浅笑，道：“诸位请免礼！”

“二嫂，您能到王府，可真是让我们王府蓬荜生辉啊！”李元霸从不远处走了过来，有些夸张地对长孙皇后行了一礼。那语气中的淡淡地不满，是个人就能够听出来。

“四弟，你是在怪我几个月都不来一次吗？”长孙皇后倒是很了解李元霸的性子，知道这家伙不会真个生气，只是在发牢骚罢了。

“臣弟可没那么说！”李元霸耸耸肩，道：“您和二哥可都是大忙人，咱们大唐这么大，这么多的事务，你们哪里有那个时间啊？”

“你这臭小子，趁着朕不在，挤兑你二嫂是不是？”这个时候，李世民从人群中走了上来，笑着锤了李元霸一把，道：“小心朕把你禁足在府上，不让你出府门了！”

“父皇，父皇……”这个称呼，对于晋阳公主小儿子来说，似乎比四皇叔要叫得更加地顺口。

李元霸嘿嘿一笑，把手中的小儿子递给了李世民，道：“我可不敢挤兑二嫂，我这不是闲聊吗？”

“行了，就你小子话多！”李世民将小儿子抱在了怀里，没好气地瞪了李元霸一把。

“啪啪！”

李元霸嘿嘿笑了笑，见园子中众人的目光依旧聚集在这里，索性便直接拍了拍手，道：“好了。好了，今日乃是内子怀子满月之日，诸位宾朋且自行

饮宴！”

.....

园子正中，凉亭之下。

李元霸陪着武顺，李世民陪着长孙皇后，这哥俩四口全都聚集在这里，彼此聊天。

“皇兄，你们今儿这又是整的哪一出儿啊？”李元霸手中托着一只暖炉，有些疑惑地看了李世民一眼，问道。

其实不用想也知道。这次的事情八成就是李世民整出来，然后由长孙皇后着手实施的，否则的话，也用不着整出这么大的排场来。

“你说呢？”李世民笑了笑，道：“你即将踏入不惑之年，而今终于有子了，朕这个做兄长的，自然是要表示表示了！”

李元霸才不相信李世民这番鬼话，他毫不客气地说道：“皇兄。下次你说慌话的时候记得别再眨眼了，实在是太明显了！”

“你这小子！”李世民脸上的表情一僵，摇了摇头，道：“还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告诉你吧。朕今日过来，是代父皇责骂你几句，你想不想听听？”

看着这张似乎变成沉稳了不少的面容，李世民心中很是欣慰。不过想到昨日的时候李渊对他所说的那几句话，脸上不由得出现了莞尔之色。

“啥？”

听到李世民的话，李元霸明显愣住了。自从往绛州回来之后，李元霸几乎三天两头地就往皇宫里面跑，向李渊请安。这怎么着也轮不到他被骂吧？

“父皇为何要你责骂于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了，李元霸问道。

“为何要朕责骂你？”

李世民诡异地笑了起来，看了武顺一眼，把李元霸拉到了他身边坐了下来，低声在他耳边说道：

“父皇让朕骂你：你小子都他娘地快四十了，到现在才刚刚有了一个子嗣，甚至连给老子传宗接代的都没有，你是要急死朕吗？”

李元霸听到李世民用着李渊的语调所说出来的话，脸上顿时露出了几分苦意。

这李渊的话虽然说得比较隐晦，可是潜意思里面，还不是在说李元霸娶的妻妾少了，若是多娶几房的话，到时候他李元霸这一脉开枝散叶，也算是了了李渊的心愿。

可是现在，李元霸只有武顺一个王妃，又是刚刚怀子，而且也没帮着李元霸多纳姬妾，这自然让做为父亲的李渊感到很是不满，这摆明了是不想让他老李家人丁兴旺嘛！

“皇兄，其实这件事情还真地是错怪顺儿了，这段时间以来，臣弟实在是忙得昏了头了，哪里有时间去想其他的事情？”

李元霸赶忙为武顺辩解，可不能给李渊留下这种印象，“而且我感觉身体方面回复的并不是特别好，这件事情还是搁置一段时间再说吧！”

“别呀！”李世民有些急道：“朕似你这般大的时候，承乾还有高阳他们早就已经满地跑了！父皇年纪大了，可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等着你了！”

“可是，可是这种事情也是急不来的啊！”李元霸摊摊手，有些哭笑不得地说道。

总不能随便挑俩小姑娘就给取进府来吧，再说了，李元霸可从来都不是一个滥情的人，对于那些没有啥感觉的小姑娘，就算是长得再美，李元霸也绝对不会娶进府来。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李元霸还是很抵触的，那就是包办婚姻，看来这次的所谓的为了庆祝王妃有喜的满月宴，根本就是为了李元霸挑选姬妾的！

没办法，谁叫这满园子的都是衣着华贵，长相清秀、美艳的女子，傻子才看出来这就是一个相亲会！

果不其然，便听李世民用手指着园子中的那些如穿花蝴蝶一般的年轻女子们，道：“你看，这院子中的皇族的小姐们如何？她们可都是大家闺秀，深通皇族规矩，你看是不是……”

“别，皇兄！”李元霸摆摆手，道：“到现在为止，有顺儿一位，臣弟就赶到很知足了，我可不想多几个姬妾在府里，为了那么点破事，彼此之间明争暗斗地。皇兄，这一点你可比我要清楚！”

李元霸的话，倒是让李世民陷入了沉思之中，说实话，后功之中若不是

有长孙皇后还有几名贵妃在上面压着的话，怕是这深宫内院的，早就已经乱起来了。

就在李世民陷入沉寂，李元霸暗自庆幸终于逃过一劫的时候，武顺那幽幽地声音传了过来：

“夫君，您还是同意了陛下的建议吧！”(未完待续.....)

第五百一十三章达苏格哭了

“顺儿，你这是……”

李元霸有些惊讶，武顺这是被长孙皇后灌了什么*汤了，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夫君，您是王爷，是我们大唐朝的王爷，就像是陛下方才说的那样，您的爵位终究是需要有人来继承的！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若是不能让您这一脉开枝散叶的话，那就是妾身的不是了！”

武顺的小脸上已经没有笑容，而是变得有些苍白起来：“这些日子也是妾身没有考虑周全，若是能够早一点……”

“此事不必再提！”

李元霸直接打断了武顺的话，道：“皇兄，皇嫂，这些都是我自己的问题，如果要我娶一个或者几个根本没有感情基础的丫头进府的话，那还不如杀了臣弟算了！总之，此事日后还是不要再提了！”

李世民和长孙皇后面面相觑，他们也明显没有想到，李元霸的反应会这么大。

“好吧，儿孙自有儿孙福！你既然坚持如此，那朕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李世民最终还是摇了摇头，他明白自己这个兄弟，那就是一个倔脾气，是以脸上多少带着一丝失望的神色。

“四弟，我听闻先前你从宫中带出来一个丫头，名叫霞儿，还有那位赵三炮赵将军的妹妹赵菁菁，虽说这两位并不是什么名门之后，可是在这府中与你呆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既然这些没有感情的大家闺秀你不愿意去，不如便将她们全都收了吧……”

这边李世民话音刚落，长孙皇后就插了一句嘴。

李元霸闻言稍稍怔一下，这才想起，这俩丫头跟在自己身边也不算短了。可是他也只是把这俩丫头当作妹妹看，至于娶她们俩过门，说实话。李元霸还真就没有想过。

眼见着李元霸不说话了，长孙皇后还以为自己说动了李元霸。就在她想要乘胜追击再劝劝李元霸的时候，白福却脚不沾地地飘进了凉亭。

恭敬地向李元霸行了一礼，躬身禀报道：“王爷，吐蕃大相达苏格携内相马格买司求见……”

嘿，这哥俩可真是及时雨啊！

李元霸当时就变得精神了起来，道：“你可知他二人此来所为何事？”

“这个倒是未曾言及，不过看他们俩的样子倒是颇有些焦急之态！”白福歪着脑袋想了半晌，这样答道。

“嗯。你且去将他们请到书房里去吧，本王稍后就到！”

李元霸想了想，先把白福给打发了下去，随后便扭头对李世民说道：“皇兄，你说他们俩来做甚子？”

李世民想了想，道：“吐蕃使团，说实话，朕还真是忘了他们了！”

李元霸有些无语地翻了个白眼，道：“皇兄，再怎么说明他们也是来和我们大唐求和的。我以为你一个多月前就已经把他们给打发走了，没想到你却把他们给忘了……”

“这能怨朕吗？”李世民晃了晃脑袋，道：“朕每日处理那么多的朝政事物。这些吐蕃蛮子又被塞到了犄角旮旯里，谁会想起他们？”

“好吧！”

对于偶尔耍无赖，给自己找借口的李世民，李元霸还真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看来他们这次是真急了，要不然也不可能在臣弟刚刚回来就来找我，皇兄你要不要跟去看看？”

“他们是来找你的，又不是来找朕的，朕去做甚子……”李世民夹了一块水晶肘子搁到了食盘里，说道。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李元霸嘀咕了一声。站起身来，一边往园子外面走。一边挥手道：“那你就帮我照顾好宾客们吧，我要出去看看了！”

这也就是李元霸。要是放在别人身上的话，李世民早就唤来唐忠

和李长庚，让他们俩把说这话的人给拉出去剁了吧了。

……

王府前院书房，达苏格还有马格买司正满面愁容地喝着桌子上的茶水。

除了侍候的两名侍女之外，在大厅里面还摆放着几只大箱子，不用想也知道这箱子里面一定是重礼。

“哈哈，大相、内相，这月旬不见向来可好啊？”

人未到声先至，李元霸大跨步地向书房的方向走来，看他的身上竟然还换了一身衣服。

“说实话，并不好！”

达苏格的脸上出现了苦涩的笑容，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这种感受，反正是不好，而且还是很不好！

马格买司脸上的表情与达苏格简直如出一辙，尽管心中很是煎熬，不过在这礼数方面却是一点都不能少。

“大相这话说得却是叫本王有些明白了！”李元霸还了两人一礼，故作不解地说道：“两人大人不会是在和本王开玩笑吧？”

“王爷，这月旬的时间，下臣，下臣可是夜夜难以入眠，日日难以安寝啊！”

达苏格的苦水一打开，那就难以关上了，他继续说道：

“且不说我们吐蕃眼下的境地如何，单单是月旬之前您遭受的刺杀，熬了又半月的时间，下臣与马格买司才算是脱离了嫌疑……”

“哦，却是本王的错了！”李元霸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的歉意，他继续说道：“都怪本王在临行之前没有和大理寺说清楚，要不然的话你们也不会忍受这一个半月的时间了！”

“不怪王爷……是我们时运不济！”

达苏格哪里敢将所有的过错都推给李元霸：

“今日我们来找王爷，也并非是为了向王爷吐苦水，而是要尽快结束此番长安之行！实不相瞒，我家国主已经撑不了多长时间了，还请您，还请武王殿下施以援手啊……”

说到后面，达苏格直接跪在了李元霸身前，那张老脸上早就已经是眼泪

纵横了。

马格买司也是这副德性，只不过却是一直在哭，无声地哭诉。

“哎，我说你这是做什么？”李元霸有些风中凌乱了，这老家伙是要闹哪样啊？

“请王爷务必要救一救我们吐蕃，您之前所提的所有条件和要求，我全部都同意，只求您能够说动唐皇陛下助我们吐蕃逃过这一劫……”

达苏格这简直就是在哀求，并非是表现出和谈的表情来。

李元霸这次反倒是不说话了，他坐在高椅上，右手的食指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可就是这简单地敲击，似乎敲在了马格买司以及达苏格的心头。

过了好半晌，李元霸方才抬起了头，道：“条件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出来了，不过那是一个半月之前的代价，至于现在陛下想要你们付出什么条件来，却并非是本王可以左右的！”

“下臣明白，只求王爷可以尽力向唐皇陛下说说好话，若能劝动唐皇陛下，我们，我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马格买司这次也开始表态了，他们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了，因为一切都走到最后了。

“好，本王会尽力，不过结果如何，本王却是不能给你们保证什么！”李元霸淡淡地看了达苏格还有马格买司一眼，继续说道：“正所谓无功不受禄，带着你们的東西回馆驿等消息吧……”

“可是，王爷……”达苏格还想要在说些什么。

只可惜李元霸根本就不给他们机会，直接就开始下逐客令了：“白福，送客！”

白福低眉顺眼地走了进来，道：“两位大人，请吧！”

达苏格实在没办法了，只能带着那三箱子的重礼，一步三回头地向着府门的方向走去。

李元霸看着两人渐行渐远地身形，眸中闪烁着沉思的光芒：“看来吐蕃是真要完了，有意思，真是有意思啊！”

……

是夜，月上中空。

这场王府盛宴早就已经结束了，一众宾客们留下了贺礼，带着满足的笑容离开了王府。

而李世民这两口子，却是被留了下来。

中院三层，之前李元霸假死所待的卧房中，李元霸和李世民两兄弟坐在烧得火烫的暖炕上，面前的桌子上依旧是小菜、暖炉、美酒。

“皇兄，对于吐蕃之事你如何看？”李元霸夹了一粒兰花豆放进了嘴里，看着李世民说道。

“如何看？”李世民抿抿嘴，道：“我们为何要去帮助吐蕃？”

“是啊，为什么要去帮吐蕃？”

李元霸有些无语了，他实在是找不出理由来去帮吐蕃这个番邦小国。

“先不说之前吐蕃在我大唐与薛延拓征战之时曾经派兵威逼我大唐边境……”李世民的眸子中闪过冷酷的杀机，“单单就是上次，他们第一次拒绝朕的条件的时候，就已经是放弃了自己的希望！”

说到这里，李世民顿了顿，继续说道：“更何况如果吐蕃被灭了，对于我们大唐而言反倒是好事一件！”

“好事？”

李元霸愣了一下，随后却是反映了过来，这确实是好事。

如果吐蕃被那两个番邦异国给灭了的话，那两个番邦铁定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到时候大唐只需要派出大军镇压也就是了，而且还不用消耗过多的兵力，这样岂不是很好吗？

正向李元霸前世时候的名言，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第五百一十四章别长安

“如此就放任不管了？”李元霸沉默了好一会，声音多少有些低沉。

说实话，如果前世的时候，李元霸并非是搞历史和考古，而是商场精英的话，现在下这个决定应该是很容易的。毕竟商人最看重的便是利益，其他的一切只要和利益挂钩，那就只有靠边站。

可是现在不行，现在的李元霸可做不到那么冷血！

“对，放任不管！”李世民很是冷漠地点了点头，道：“我们可没有那么多的闲工夫去管别人家的事！能够坐享其成，为什么非要去浪费兵力帮助他们呢？”

“你或许说得有道理！”

李元霸点点头，到最后还是憋出了一句：

“算了，这件事情我也不管了，反正再准备半个月的时间我就要去登州的，剩下的事情，二哥你看着办就是了。只求那吐蕃使节团，在之后的半个月时间里不再来烦我就可以了！”

“这个好办，虽说在兵力上我并不想要派兵过去，不过在其他的方面，不论是战马、兵器还是粮草方面，只要他吐蕃出得起价钱，我就可以做主卖与他们！”

李世民阴沉地笑了一声，道：“当然了，咱们不可能将最好的武器装备都卖给他们，能够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当然是最好地了！”

“这倒也是个办法！”李元霸随口应了一声，端起了面前的酒杯，道：“好了，皇兄，这些事情你自己去头疼吧，这段时间我只想安心度过！”

“你小子，稍微有点麻烦事情找上门你就退缩。真不知道你这性子究竟是和谁一样！”李世民无奈地摇了摇头，看着李元霸的眸光却是充满了宠溺。

李元霸嘿嘿一笑，不再答话。

.....

半个月的时间。过得很快。

这半个月的时间，神机府终于不负众望。熔炼出了最好的钢，并且连带

着还发现了钢铁竟然在一定的作用力下可以浮在水面上，这个发现，让神机府的这帮子匠师们都激动莫名。

还有，吐蕃的事情也算是解决了，虽说不知道最后李世民承诺给了达苏格什么，反正最后达苏格是带着满脸的笑容离开的长安城。

这样，李元霸的心里也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

至于今天吗。是李元霸离开长安城前往登州的日子了。

这段时间以来，一直有人宴请李元霸，都是一些关系相当铁的，几乎每一次都会把李元霸给灌地烂醉如泥。

好在这货报复心理很强，喝到后面几天的时候，直接从碗升级到了酒坛子，可是把那些家伙们给吓坏了，只能是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拿。

毕竟自己种下的果子，就算是含着泪也要把果子吃下去。

于是，在前天的时候。李元霸也终于难得地清闲了下来。

一大早地，李元霸就开始忙活了起来，毕竟这次是远行。也没准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呢，自然得带着家眷，以及一些重要的东西，这可马虎不得。

经过足足两天的忙碌，才总算是把应该准备的东西给准备全了。

今日清晨的时候，李世民与长孙皇后就换好了便装，来到了武王府。

李世民倒也罢了，无非就是说一些路上小心，有时间要时常回信、联系之类的话。

可是女人毕竟是感性的。尤其是李元霸这才刚刚醒过来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一想到李元霸要去那么久。以后武顺也没时间进宫陪她说话了，眼圈就变红了起来。

后来若不是武顺温言劝说了好久。才总算是让长孙皇后止住了悲伤。

不过之后她又拉着武顺说个不停，叮嘱她一定要好好照顾李元霸，有什么需要，一定要捎信到长安城什么的，武顺自然是忙不迭地点头。

就这样，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已经是日上三杆了。

辞别了李世民以及长孙皇后，李元霸带着府上的仆从，以及特意挑选出来的三千名神武卫，还有那些最为重要的神机府匠人们，离开了长安。

浩浩荡荡的大军，向着登州而去。

.....

算算距离，从长安城到登州最少得有两千多里的路程。

所以，李元霸需要合理规划大军的行进程序。

到最后，李元霸将队伍大致分成了四个部分。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千名身着黑衣、全副武装起来的神武卫兵士。中间是李元霸带着的家眷以及重要的财物，当然也少不了六百名神武卫的兵士呈半包围状，在两侧相随。

而走在最后面的则是神机府的匠人们，府中的仆人以及其家属，他们由一千名神武卫的兵士负责安全问题。

至于这最后的一部分嘛，其实早在数日之前就已经离开长安城了，他们带着一些沉重的物资，以及大量的火器、弹药。

作为辎重队伍，要率先抵达登州开始布防。

李世民骑在小白的背上，跟随行的苏定方道：“定方，此番登州之行，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了，你可是想好了？”

“王爷，如果没有您的话，就没有末将的今天，末将所能够做到的便是跟随在王爷身边，鞍前马后，刀山火海，以报王爷知遇之恩！”

一听李元霸这话，苏定方顿时眉头一挑，整个人都变得严肃了起来。

李元霸很有感触地拍了拍苏定方的肩膀，又扭头看着沉默不语的赵三炮，道：“三炮，你在想什么？”

“王爷，我，我啥都没想！”赵三炮抬起头来，有些慌乱地摇了摇头。

“说实话！”

得，这次连苏定方都看不下去了，直接出言挤兑了一句。

赵三炮就是一性情中人，无论是喜怒哀乐，全都表现在脸上。就他刚才那慌乱的样子，傻子才看不出来。

赵三炮张了张嘴，却发现好像有些无从开口。

“算了，你不说，那本王就去问菁菁好了！”李元霸看到这头倔牛的样子，就知道这货就算肯开口，就那张笨嘴也说不出什么来。

赵三炮伸了伸手，似乎是想拦住李元霸，不过到最后还是颓然地放了下来。

因为以他对李元霸的了解，只要是王爷想要知道的东西，还真就没人能够拦得住他。

第五百一十五章赵三炮的纠结事

此番登州之行与以往征战或者之前赶赴绛州不同，需要长时间的驻守，是以不光李元霸带着家眷，其他的但凡有家眷的，想要带着便一路随行。±，

策马来到位于队伍正中间的马车队伍旁，李元霸纵身一跃，便从小白的身上跳到了马车上。

此次随行的马车都是李元霸要求神机府特别设计制造出来的，不但马车本身的减震系统做得相当好，而且内部的空间也十分地宽敞。

因为现在尚是初春，天气还明显还有些阴寒之意，所以在马车的内部铺着厚厚的地毯。

其他三个临近马车的车壁，各有三个矮榻，在矮榻的前面则是一个矮几还有几个小凳子，即便是坐上七八个人也不会感觉到有丝毫的拥挤。

李元霸掀开厚厚的车帘钻进了马车里面，便见里面已有五人围着一个小暖炉坐着。

坐在最里面的自然是武顺了，其次便是莹香、霞儿、赵菁菁以及武顺的小妹武三娘。

其实按照李元霸的本意，是不愿意带着武家小娘儿仨去登州的，毕竟登距离长安太远，而武家的根基又在长安城，武顺的老爹武士彧没准什么时间就挂了，这两边跑着，多劳心劳力？

可是武家小娘儿仨却说自己三人既然从武家走出来了，就表明和武家断了往来，断了关系，他们武家从此以后有什么事情都和她们无关。

就这样，这武家那小娘儿仨就一起跟了来。

“夫君，你进来了，还出去吗？”看到李元霸进了马车，武顺李恪站起身来，拉着李元霸坐到了身边。

“见过王爷！”

“姐夫好！”

其他几个小丫头也赶忙向李元霸行礼。

李元霸笑着对众人点了点头，对赵菁菁说道：“菁菁，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你哥哥有什么异常？”

赵菁菁正往暖炉上的小水壶中添着茶叶。听到李元霸的话后歪着脑袋想了想，道：“王爷，最近哥哥好像没有什么异常啊？”

“夫君，为何这么问？”武顺有些好奇地问道。

“嗨，你不知道，方才我与三炮说话，这家伙表现得很是心不在焉，似乎被什么勾了神儿一样！”

李元霸晃了晃脑袋，继续说道：“如果不是这家伙什么情绪都瞒不住的话，怕是我们还发现不了他的异常呢！”

“对了！”

听到李元霸说到这里。赵菁菁的眼睛骤然一亮，道：

“王爷，我想起来了，前面几天的时候，哥哥总是往木家巷子走，有一次我偷偷跟着他，想要去看看他去做什么，可是进了木家巷子，他却不见了身形！”

“木家巷子？”李元霸摸了摸下巴。道：“我听说那边都是些没了丈夫的小寡妇，难不成这家伙是勾搭了谁家的小寡妇吗？”

“啊？哥哥不会做那样的事情吧？”赵菁菁惊讶地轻掩小嘴，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赵三炮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再去问问他便是了！”

李元霸摇了摇头，又一次钻出了马车只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下马车。而是直接对他吼了一嗓子，道：“赵三炮，进来！”

赵三炮犹豫了一下，还是放慢了马速。急匆匆地奔了过来。

进了马车，赵三炮显得有些拘谨，那神色间竟然罕见地露出了惊慌的神色。

“说说吧。你最好自己老实交代，否则让本王替你说出来的话，你这辈子就甭想回长安城了！”

李元霸故意摆出了一副冷酷的面容。

赵三炮抬起脑袋，有些求助性的将眸光投向了她的亲妹妹，却发现今天自己的妹妹竟然没有搭理自己，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得，这次也只能靠他自己了！

叹了口气，赵三炮道：“王爷，我……”

赵三炮的故事很简单，也很老套。

当初在边关当兵的时候，他有一个与他关系不错的朋友，平时两个人好的就跟亲兄弟一样，那差不多都可以同穿一条裤子了。

后来在一次地抵御番邦外族的侵扰的时候，赵三炮的那个兄弟为他挡了一箭，当场就死了。

赵三炮当时很伤心也很愤怒，恨不得当时就把那些番邦外族全都给屠戮一空。

可是他知道他不能那么做，因为他的存活是他的兄弟用命换来的，他需要留着自己的命，去赡养他兄弟的老娘，去照顾他兄弟的妻儿。

当初，赵三炮带着妹妹前来长安城，其实也是抱着照顾他兄弟老娘、妻儿的使命的，包括后来李元霸将这两兄妹接进府宅，赵三炮生活富裕了，也没忘了自己这个兄弟的遗孀。

年前的时候，他兄弟的老娘去世了，他替他的兄弟披麻戴孝，替他的兄弟尽到了孝道。

至于他兄弟的妻儿，起初的时候，赵三炮是满带着愧疚以及怜悯之心在照顾这娘俩，可是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他发现他喜欢上了这位贤淑的女子。

而那名女子也对赵三炮是情愫暗生，芳心暗许。

他兄弟的孩子也很喜欢赵三炮，甚至有的时候会在梦中，唤赵三炮做爹。

这样的一家三口，谁都会艳羡。

可是除了不懂事的孩子之外，赵三炮和那位小寡妇，两人谁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原本这件事情或许一辈子也就这样了，可还偏偏李元霸挑走了赵三炮，

要带着他前往登州。

赵三炮一走，这娘俩可还怎么活？

所以，赵三炮很纠结，可是这件事情他觉得也有些过于不知羞了，赵三炮可没脸去和李元霸说。

于是乎，纠结的赵三炮就出现了！

听完赵三炮的讲述，李元霸顿时有些无语。

这家伙还真是个榆木脑袋，不过是喜欢一个小寡妇罢了，李元霸前世的时候，有多少女人离婚之后又再婚的，那都不叫事，有什么能说不说的。

“你就为这事纠结？”李元霸恨铁不成钢但地看着赵三炮，道：“我不是叫你们带着家眷一起来吗？”

“可是……可是柔娘还有缘儿并不是我的家眷啊！”

赵三炮简直都快要哭了，在他的意识里，只要他不娶他口中的柔娘，那么柔娘还有缘儿和他一个铜板的关系都没有。（未完待续……）

第五百一十六章赵三炮的媳妇和闺女

“啥？你的男人气概呢？”

李元霸当时就怒了，陷入怒气之中的他，可早就忘了大唐朝的风气与他前世的时候可是大相径庭。≥，

女子夫亡之后再嫁，在后世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总不能让人家女人守活寡吧，就算是公婆家都不能有这个念想啊！

可是在当下的社会，虽说对于婚丧嫁娶什么的，也并没有什么严厉的风俗习惯，可是女子三从四德以及贞洁烈女的形象已经是深入人心了。

要想娶一个小寡妇还真是得有足够的脸皮，承受来自世人的白眼。

“王爷.....我.....”

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穿梭在敌军之中来去自如的硬汉赵三炮，竟然也有理屈词穷的时候，还真是让马车中的众人感到无比地惊异。

“好了，本王现在给你个机会！”

李元霸忽然平静了下来，他看着赵三炮，说道：“眼下才不过刚刚离开长安城，你如果想带着她们走，就领着本王回长安城去看看，如果你没有那个勇气，那就不用跟着本王去登州了，本王的神武卫大军中不要没脾气...没男子气概的孬种！”

赵三炮闻言，脸色登时开始变幻了起来，过了足足有盏茶的时间，这才满脸通红色地大吼道：“王爷，我愿意带您去！”

“好，这才是老子带的兵！”李元霸伸手拍向了赵三炮的肩膀，满眼的赞赏之色。

“只是，王爷.....能不能让我先去和柔娘打个招呼？”

李元霸的手还没来得及落到肩膀上，就被赵三炮的这一句话给强行禁止在了半空中。

“尼玛！”

李元霸心中气地直骂娘，脸上更是表情僵硬，恨不得直接把这货给扇飞了，他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

“滚，快给本王滚！”

“咯咯……”

赵三炮飞也似地跳下了马车。马车中传来了一众女人们银铃般的笑声。

……

半柱香的时间过去了，李元霸带着赵菁菁重新回到了长安城，来到了传说中寡妇半条街的木家巷子。

在一户半遮着大门的宅子前，早就有一人倚门而盼，远远地看到李元霸和赵菁菁地时候就惊喜地迎了上来：“王爷！”

是先李元霸到这里的赵三炮。

李元霸面无表情地上下扫了赵三炮一眼，见这家伙身上的衣衫尚算是齐整，可是黑色作训服上却是有一块油渍，便故意板着脸，嘲讽道：

“怎么，当真是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了？”

听出了李元霸话语中的冷意。赵三炮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做错了，便涨红了脸，有些局促不安地说道：“没、没有！”

“那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守在人家门口做甚子？堂堂的朝廷命官，给一个小妇人看家护院吗？”

李元霸的声音依旧冷肃，可是他的眼中明显多了丝饶有兴味的神色，只是赵三炮被李元霸说得没脸抬头，没有注意到罢了。

不过李元霸这样做，确实有人看不下去了。

“行了。哥！”到底是自己的亲哥哥，赵菁菁上前几步，轻轻拉了拉赵三炮的衣袖，道：“王爷在逗你呢！”

听到这话。赵三炮才抬起头来，果然，便见李元霸现在脸上已经出现了笑容。

“咳、咳……”

赵三炮极其尴尬地干咳了两声，这才反应过来。说道：“末将，末将只是，只是在等王爷。有，有些事情要禀报。”

“有什么好禀报的，你且说说看。”李元霸笑了起来。

“我，我……那个……柔娘……”

得，原本李元霸都可以逼这货把话给说清楚了，这可倒好，话到嘴边却是变成了支支吾吾，天可怜见啊！

“还是方才那个问题，或者说本王来换个意思，你想不想娶那个柔娘？”李元霸这次索性就直接点名了。

“啊？”赵三炮呆愣了半晌，终究还是憨笑了起来，有些尴尬地点了点头。

李元霸哈哈一笑，道：“赵三炮啊赵三炮，你也就这么点出息了！”

“哥，你现在想要做什么？”赵菁菁也在一旁帮腔。

李元霸笑看了赵菁菁一眼，道：“丫头，你直接说要让本王帮他做主许了这门亲事也就是了，干嘛还要拐弯抹角？”

“嘻嘻，王爷慧眼！”赵菁菁巧笑嫣然地说道，“我们兄妹俩父母早亡，在这长安城中举目无亲，幸得王爷垂怜，收了我们兄妹俩入府，并引哥哥出土！王爷自然也就是我们兄妹俩的长辈，婢子自然要请您为哥哥做主了！”

李元霸哈哈笑了起来，说道：“好！本王这辈子做了很多事情，唯独这媒婆还从未做过，今日本王便做上一次！”

“真、真的？”赵三炮惊喜地说道，“末将，末将还以为，王爷会反对末将纳娶一个寡妇呢！”

“本王可没有那么执拗！”

李元霸微然一笑，继续说道：“这男女之事，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的心意，要不然就算是要你日后娶一个你不熟悉的人，你也依旧不会过得如意！好了，你去进院把那柔娘叫出来给本王看看。”

“诺！”赵三炮都快乐疯了，撒腿就飞奔进了院子中。

……

李元霸和赵菁菁相视一眼，也都笑呵呵地走了进去。

这院子看起来很干净，有两株老树，一方石桌，还有一个看起来和秋千差不多的东西。

看得出来，这院子的布置还是走了心的。

两人在院子中等了没多长的时间，赵三炮就牵着一个女子的手走到了李元霸近前，不由分说的，对着李元霸纳头拜倒在地。

“民妇柔娘，见过武王殿下！”

这个名叫柔娘的女子，是典型的江南小家碧玉般的美女，不仅纤眉明眸，就连声音都很是轻柔。似乎如水一般温柔。

“免礼！”

李元霸上下打量了柔娘几眼，暗自点了点头，嘴上说道：

“恩，不错，却是配得上三炮。三炮啊，你跟着本王的时日已经不短了，于公你是本王的下属，是本王手下的兵将。于私，你乃是从本王府上走出去的，也是本王的兄弟！今日。本王就替你做主，许了这门婚事。”

“快，快拜谢王爷！”

听到李元霸的话，赵三炮在无比激动地情绪之下，又拉着柔娘跪了下来。

“哈哈，不必如此多礼，能够成人之美，本王的心情也很不错！”

李元霸上前将二人从地上扶起来，将他们的手拉过来握在了一起。道，“此后，不论世事变迁，尔等可要生死相随。切不可辜负了彼此！”

赵三炮和柔娘相视了一眼，重重地点了点头。

“对了，不是说还有一个小孩子，叫缘儿吗？怎么没有看到他？”

就在这两口子在彼此用眼神交流感情的时候。赵菁菁却是很适时地打断了两人继续秀恩爱。

“我，我就叫缘儿……”

赵菁菁话音刚落，一个看起来不过四岁。却生得粉雕玉琢，长得极其可爱的小姑娘从屋子里面走了出来。

“呀，好漂亮的小丫头！”

第一眼看到这小姑娘，赵菁菁就打心里喜欢。

或许有爱屋及乌的心思在，反正赵菁菁挺喜欢这个小姑娘的。

李元霸看到这位小姑娘倒是想起了小兒子，嘴角也不由得出现了笑容。

赵三炮和柔娘从秀恩爱的意境中跳出来，双双带笑地走到了那小姑娘身前。

赵三炮俯身将她给抱了起来，指着李元霸和赵菁菁道：“缘儿，这位是王爷，这位是姑姑，快过去见礼！”

一边说着，赵三炮便将那个名叫缘儿的小丫头放在了地上。

小丫头有些怯生生地回头看了看赵三炮，道：“娘，爹爹……”

“快去！乖！”柔娘鼓励地拍了拍小姑娘的脑袋，说道。

害羞地回过身子，小丫头像模像样地给李元霸还有赵菁菁分别行了一礼，这就要转身逃跑。

却被眼疾手快地赵菁菁将她一把给抄在了手里，抱了起来，道：“缘儿，我是你姑姑，你爹爹是我的亲哥哥，来，再叫一声姑姑，姑姑有礼物送给你呦！”

缘儿原本正在挣扎，听到赵菁菁的话后，眸子中却是闪过明亮的神色，她轻轻咬了咬下唇，声如蚊呐地再次叫了一声：“姑姑……”

赵菁菁乐得很开怀，直接伸手入袖，想要摸出什么东西来，可是下一刻粉面却是变得有些红。

因为她突然想起自己换了衣服，随身的首饰珠宝也都在马车上，没有取下来。

一旁的李元霸摇了摇头，右手往腰间一抹，却是掏出来一只足有大拇指加盖大小的珍珠，直接递到了缘儿的眼前，道：“缘儿，这个珠子漂亮吗？”

缘儿的眼睛睁得大大地，她说道：“漂亮，漂亮！”

“送给你了！”李元霸不由分说地将珍珠塞进了缘儿的小手中。

“我娘说，不能随便收人家的东西！”缘儿很懂事，虽说很不舍，可是这漂亮的小珠子还是不能要。

赵三炮也有些急：“王爷，这实在是太贵重了，您……”

“行了，又不是什么多贵重的东西，送出去了就送出了，本王可没有收回礼物的习惯！”

李元霸摆摆手，转身道：“好了，之前你已经和柔娘说清了吧？收拾下贵重的东西，就随本王一起走吧！登州之行，可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未完待续.....)

第五百一十七章一艘客船

长安距离登州足有两千多里，而李元霸他们不仅人多，带的行礼更是不少，如果他们只是一路沿着官道走陆路的话，怕是得用掉很长的时间。

可若是走水路呢，只需要从洛阳上了郑州，就可以直接换船，顺着黄河顺流而下，改行水路了。

在李元霸带着赵三炮家三口子人出了长安之后，又是一天半夜的行程，大部队终于到了郑州。

郑州刺史早就奉皇命准备好了适合在黄河河道中穿行的船只，楼船！

相比起李元霸前世看到的那些钢铁客轮，这楼船明显要霸气了很多，不仅整体就像是一座楼一样，而且船上更是可以承载除了船上原有的水手们之外，大概一千五百人。

这三艘巨型楼船以及一艘货船，便将李元霸他们以及那些随行的货物，全都给装了下来。

就这样，顺着黄河而下又花了一天的时间，到了青州，过了莱州，大部队终于到了登州地界儿。

大船顺流直下，到了宽阔无垠的渤海之上，层层的波浪此起彼伏，好在近日天气不错，海面上并没有多大的风。

李元霸站在甲板上打了一套军体拳，就在他懒洋洋地伸着懒腰，想要提议一把海钓的乐趣的时候，一搜巨型的客船，远远地露出了形态。

“王爷，前面发现了别的船只，咱们要不要放慢速度？”

苏定方与李元霸乘坐在同一条船上，当他看到远处那艘巨型客船的时候，便来到了李元霸身侧，恭声询问。

李元霸眯了眯眼睛，盯着那艘客船看了好一会，道：“不必，这渤海又不是咱们自己家的，正所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何必去这般谨慎地观察过往船只呢？”

“诺！”

苏定方唱了一声诺，便退了下去。

.....

此刻，那只巨型客船上。

客船上的船员们大多都是男性，他们全都作唐人装扮，人人身上都带着横刀，一脸的凶悍之气，看上去根本就不是普通的船员那么简单。

在船头的甲板之上，有两个看起来相当特别舒适的躺椅，一个躺椅之上。有一个衣着光鲜，身宽体胖的家伙，另外一个则是虎背熊腰，身形魁梧的彪形大汉。

这两个家伙在一起，很容易让人想到商匪勾结，狼狈为奸.....总之不会有什么好词。

“主人，没想到这一次咱们的收获会这么大，这些年来怕是咱们的头一遭吧？”

彪形大汉一脸的兴奋之色，看样子对那肥胖的富家公很是恭敬。

富家公满脸的得意之色。他尖着公鸭嗓叫道：“那是，谁能晓得竟然让咱们寻到了他们的村落，先不说那些男的，光是那些个漂亮的小娘们。只要卖了她们，就够咱们吃好几年的了！”

“嘿嘿，是啊，主人！”彪形大汉嘿嘿傻笑了起来。他舔了舔嘴唇，道：“那些新罗女人是生得好生漂亮，如果不是数量有限的话。我还真想留一个下来做媳妇哩！”

“妙啊！”

听了这彪形大汉的话，那肥胖富家一拍手掌，道：“阿洪，我看你这打算就不错嘛！反正这次咱们的收获这么多，就算分润出一两个新罗女人来也没有什么！你小子都这么大了，还没有成家，这次我就做主，分给你一个好了！”

一边说到这里，那肥胖富家公往前面大叫了一声，道：“你们，把她们都带过来.....”

在距离船头甲板不远处，有那么数十道身形。

那是大概三十来名穿着单薄，面色凄美的少女，他们全都被绑缚着双手，彼此之间泪眼相望，边上还有十多个面色凶悍的家伙，手中拿着横刀来回巡视着。

从这些衣着单薄的少女们的身上来看，依稀可以分辨出她们并非是唐人，因为那衣服的形式明显是新罗服饰。

听到自家主子的话，那些带刀的汉子们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嘴中骂骂咧咧地推搡着那些女子，向着肥胖富家公走了过去。

肥胖富家公嘴角噙着笑容，看着这些面露悲戚之色，但是却面容俊秀的少女们，对彪形大汉道：“阿洪，看哪个顺眼就挑一个吧，到了登州我再去给你置办一处宅院，如此你也算有了家！”

“啊……”那彪形大汉方才说得话不过时儿戏之言，没想到自家主人竟然真地这样做了，心中感动的同时，亦是连连摆手，道：

“主人，还是算了吧！这些都是兄弟们拿命换来的，如果是把这些全都卖到长安去的话，那将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到时候兄弟们人人都可以分到钱，我若是挑一个出去，岂不是断了兄弟们的财路？”

肥胖富家公哈哈一笑，道：“你这家伙还能想到兄弟们，倒是用心了！你放心，兄弟们身上短的钱，我来出，不过是一个新罗女子罢了，又能卖多少钱呢？”

彪形大汉闻言大喜，看他那满脸兴奋的样子，倒是感激之色更浓。

原来，这是一个奴隶贩卖船队，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这是一只补奴船队。

其实，在华夏的历史上，一直都存在奴隶买卖，到了唐朝的时候，那就更加普遍了。

就像李元霸的矿场里存在的昆仑奴一样，这些新罗婢同样受大唐贵族那些富家大族的热捧。

这新罗婢便是说得新罗女人，这些新罗女人在经过努力贩子的精心调教之后，不仅人很是乖巧、性格温顺，更兼这些新罗婢普遍长相清秀，所以她们的市场其实要比昆仑奴要广阔。

这奴隶买卖自从兴盛起来之后，自然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毕竟奴隶买卖可是巨额暴利行业，而且还是无本的买卖。

再加上眼下新罗人也时常跑到大唐来掳掠，大唐朝廷对于抢掠新罗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就好比眼目前这支船队，他们就是单单走这一门路子的商团，反正抢了

人就往大唐关内跑，那些新罗人总不能追到大唐关内去吧？那根本就是找死！

这名肥胖富家公名叫纪川，因为干这一行已经二十多年了，是以不光是在这一片地界恶名昭彰，就连在捕奴行业中那都是顶尖的存在，毕竟手底下能有几百号兄弟效命的补奴队伍，整个大唐也没有几个。

这一次，纪川的队伍还真是赶巧了，竟然幸运地发现了新罗人的一个村落，这在刀口上过活的人，怎么可能放过到口的肥肉？

除了放过了村落中的老人之外，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全都被纪川的队伍给带上了船，这次的奴隶品质都不错，以纪川经营这么多年的渠道而言，这些新罗奴隶至少可以为他赚取一大笔费用。

还真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啊！

.....

李元霸自然不知道方才看到的那只巨型客船竟然是支捕奴队伍，他们现在只想一心赶到登州，好好安顿一下。

就这样，又是几个时辰的航行，登州城已然在望了。

当然了，眼下的登州早就已经不是原来文登县的县城了，因为登州设立之后，以文登为治所，是以，原本的文登县城也改成了登州城。

再加上登州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重要了，去往新罗、拜祭、高句丽甚至是倭国的船只都要经过这里，城中造船业也很是兴盛，因此登州城便被建造成了一个港口城市，不仅城池建造地极其坚固，就连占地面积都不比任何一个州府差。

临近登州城，这船只自然也多了起来，这些船以海船居多，不过它们大多都停在港口边上，往往都是派出一艘艘的小船，进港口去完成交易买卖。

李元霸的船队可不管那些，派出了几只巡逻船开路之后，就一路大摇大摆地进了港口。

而此刻，纪川的船队也慢慢推进了位于登州城外的港口。

港口里面很是繁忙，来往的船只穿梭不息，进港以及出港都设有专门的通道，是一整个港口尽管繁忙，但却井然有序。

就这样，纪川的船队终于进入了港口之中。

“主人，不对劲啊，怎么没有人牙子围过来啊？”脚踩在港口那坚实的地面上，壮汉阿洪看着周围的情形，对纪川说道。

纪川也是眉头微微一周，摇了摇头，表示不明白。

其实，每次纪川的船队进到港口之后，只要停下来，便会有贩卖奴隶的人牙子一窝蜂地涌过来，争先恐后的想要上纪川的船，想要看看能不能从这位捕奴大佬的手上啃下两个好货色来。

可是今天不晓得为什么，那些人牙子们竟然一个都没有凑过来，真是见了鬼了！

就在这主仆俩还在感到疑惑之时，不远处走来一个身着铠甲，迈着八字步的将军，在他的身后还跟着一水的，大概百十来名手持横刀的兵士们。

“哎呦，这不是吴将军吗？”。做为跑这条线的常客，纪川自然人的面前之人。

这货名叫吴海，不过他可不像他的名字一样，人畜无害，相反的，这家伙当年可是登州卫的府兵，因为在战场上屡立战功，是以这才被派到这里来镇守港口，那手段可是狠辣无比呢！（未完待续……）

第五百一十八章来人，抓起来！

“哦？原来是纪掌柜，不知道这一次你们的收获如何啊？”吴海走到纪川的跟前，看着纪川笑了起来。... ≤，

纪川看到吴海脸上的笑容，不知怎么地，心底陡然抽搐了两下，不过嘴上却还是说道：“托您的福，咱们这次的收获不错。怎么样，咱们这次还是按照老规矩来吗？”

纪川口中的老规矩，是他的捕奴、贩奴行为已经被朝廷给默许了，只不过是税方面要交地高了一些罢了。

毕竟这贩奴可是和贩卖百货什么的不一样，当地的官府也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的。

吴海自然知道纪川所说地老规矩是怎么回事，按照以往的话，恐怕吴海早就已经收钱放行了，可是今日不行，因为上面新来的那位大人已经交代过了，有些事情不能再继续做了。

所以，吴海微微摇了摇头。

纪川见吴海摇头，顿时有些急了，他说道：“吴将军，是你们那边改了税率了吗？我们这次真得收获不错，只要走过这趟……”

“没有改税率，只是……本将这次需要上去检查一下！”吴海脸色冷如铁，说道。

这下纪川没有办法了，就算他和登州刺史或者登州卫都统关系再好，毕竟县官不如现管，人家上船不过是例行检查，你强拦着人家，也是于事无补。

索性纪川便让了开来，道：“既然如此，那吴将军请便吧！”

吴海在港口里面调来几支冲锋舟，在纪川的带领下向着港口外那艘巨型客船冲了过去。

纪川才不会那么傻，让这帮新罗少女们出现在甲板上，他早就已经把她们给藏在了船舱里。

吴海自然知道这之中的猫腻，所以上了船之后，他就直向着通往船舱的楼梯口走去。

纪川以及他那些手下们似乎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并没有去拦着吴海。

径直穿过两层甲板。终于走到了最下面，出现在吴海面前的却是足足一百多名新罗女人，这其中少女、少妇，甚至连小女孩都有七八个。

至于另外一边，则是新罗男子，少年、青年、中年，林林总总地不下两百人。

看来正像纪川方才说得那样，这一次他们还真是大收获呢。

如果放在平时的话，吴海恐怕也会很高兴，毕竟光这些人的税就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可是现在不行，谁叫他们上面来了一位大人呢？

眼中闪过一抹失望的神色，吴海扭头看着一起跟下来的纪川，道：“纪掌柜的，眼下上面已经有了新规定，放不放你们过，我说了不算！以咱们之间的关系，我只能告诉你，快去找人。找你所认识的势力最大的人！”

说完这句话，不等纪川有任何反应，吴海就带着自己的人下了船，只留下了纪川以及他的一众手下们。在一众新罗奴隶们跟前，面面相觑。

“主人，怎么办？”阿洪眨巴眨巴眼睛，道。

“以这些年来的关系来看。这吴海没有理由骗我们……”纪川眉头耸了起来，“这样吧，你速去刺使府给刺史大人送个信。请他务必放我们离去，事后我必有重谢！”

“好，我现在就去安排！”阿洪应了一声，匆匆下去安排了。

……

过了大概有半柱香的时间，忽然港口的方向传来了一阵阵整齐的脚步，以及盔甲撞击的声音。

随后便是冲锋舟破浪而来，不下上百条的，每条足以容纳二十人的冲锋舟破开了浪头，极冲上前。

每一条冲锋舟上都有一队二十名身穿亮银盔甲的兵士，他们的手中持着长弓，背后背着装满羽箭的箭壶，一个个神色冷峻，充满了肃杀之意。

港口岸边，所有的人都呆呆地看着这些像是疯了一样，好像要参加什么战役一样的兵士们。

须臾之后，人群直接炸开了。

“这是登州卫！”

“什么情况？这些平日里无战事不出卫所的家伙们，今日怎么出来了？”

“依我看，八成是那条船上的人犯了什么事吧？”

似这样的评论，纪川自然是不晓得地，他现在的感觉除了迷糊还是迷糊，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得罪了这登州卫，他们何至于摆出这么大的排场？

“船上的人给本将听着，所有人立刻放下武器投降，胆敢违令不尊者，斩！”

此刻，其中一艘冲锋舟上，一名身着黑色怪异服装的矮个子精瘦汉子，手中拿着一个怪异的喇叭状的金属东西，大声地吼叫了起来。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仿佛灾难一般地变化，船上的众人顿时不知所措起来。

不过他们可不敢有任何抵抗的心思，否则的话，以他们船上这不过三四百号人，对上人家经常出入战场的两千多名登州卫，那简直就是找死，眨眼间就会被射成筛子。

“放下，兄弟们把手中的武器都放下来，咱们可千万不能还手啊！”

纪川很懂得察言观色，再加上他混了这么多年，什么情况对他有利，什么情况对他有害，这一点还是能够分出来的。

再加上方才喊话的那个人，身上穿的衣服有些古怪，可是联想到那个传闻，还有那人的口音明显带着长安的腔调，如果……

纪川不敢想了，如果真如他猜测那般的话，就算他们有人可以侥幸逃生，恐怕也逃不过那名身穿怪异黑衣的人的追捕。

他们，很可怕，他们背后的人，更可怕！

纪川知道那人是谁，可是并不代表余下的船员们也知道，他们面面相觑，不明白平日里就算是面对刀山火海都不皱眉头的主人，今日为何会如此地失态？

“主人，那人是谁？”阿洪就站在纪川身边，他疑惑地说道：“为何在您看到此人之后，就变成了这般模样？”

阿洪很不解，甚至可以说很疑惑！

“阿洪啊，听说过神武卫没有？”纪川没有回答阿洪的话，而是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阿洪点点头，道：“这个自然是听说过的，据说他们一共只有一万人，但是他们却屡立战功，不论是平了五姓七望在长安城的叛乱，还是灭掉薛延拓，又或者是扫平了绛州的水患山匪，神武卫从未失过手，甚至他们的人员也从不曾减少一人……”

纪川点点头，道：“不错，你倒是还能够记起他们的功勋战绩，那为何你真正见到了神武卫中人，却是想不起来这些呢？”

“什么？那人竟然是神武卫的？”

阿洪陡然惊悚，同时猛然想起了那个传闻，做为拱卫皇宫安全，维护长安清平的神武卫既然出现在了这里，那是不是说那一位死而复生的大人物，也来了这里？

一念及此，阿洪吓得腿都软了。

这倒不是说这家伙没出息，实在是李元霸以及神武卫的名头实在是太大了，并不是谁都敢去捋这头老虎的虎须的。

当然了，如果神武卫的兵士们在这里的话，那肯定就能够认出这喊话的家伙是谁。

你道是谁？

那身形纤瘦，而且偏偏个子还很矮的家伙，不是李三多还是谁？

“你们领头的是谁，叫他出来见本将！”李三多阴沉着一张脸，冷声对着纪川他们大吼了起来。

纪川站了出来，顺着云梯下到了一条小船之上，遥遥地对着李三多行了一礼，道：“在下纪川，添为‘川河商船’的掌柜的，请问这位将军为何将我等包围起来呢？”

李三多死死地盯着纪川看了半晌，最后憋出了一句：“好，就是你了！来人啊，把这个纪川给本将带走！”

“诺！”

自有登州卫的并使冲上前来，如狼似虎地将纪川给强行架上了他们自己的冲锋舟，并且转投想着港口里面窜行而去。

“主人……”

船上的其他船员们都有些急了，这纪川可是他们的主心骨，如果没了纪川，他们这支不捕奴队就算是彻底散了，这么多兄弟日后还怎么活？

“闭嘴，都他娘地给老子闭嘴！”阿洪吓了一跳，这帮兔崽子们还真是作死啊！

“洪哥，就因为他们是神武卫就可以随便抓人吗？”个汉子有些冲动起来。

“闭嘴！”阿洪道：“既然他们并没有对我们动手，那就肯定对我们不是有恶意的！你们放心，我之前就已经派人去刺史府了，刺史大人会保证主人无事的！”

阿洪恐怕连自己都不信自己的话！

因为他知道，神武卫后面站着的是武王，是那位站在大唐权力最巅峰的存在，那位可是连皇帝陛下都不怕地主儿啊，这一次自家主人看来是真得凶多吉少了！

……

登州城内，前往登州卫大营的长路之上。

“这位将军，请问您是要将在下带往何处啊？”纪川一脸恭维地看着李三多，想要从李三多的口中打探到一点消息，至少也要确定，这一次是生是死啊！

李三多斜眼看了纪川一眼，道：“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纪川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被憋死，心说：“娘咧，这是做甚子，老子只不过是问了一句话，难不成就要置老子于死地吗？”(未完待续……)

第五百一十九章齐聚一堂

狠？

老子就是在吓唬你，不狠点怎么才能够让你这家伙闭嘴，哪来地那么多受罪的话！

李三多冷眼瞥了纪川一眼，双腿一夹马肚子，加快了行进速度。

“军爷，军爷……小的冤枉啊，小的可是良善的大唐百姓啊！”

就在纪川吓得腿都软了的时候，一道无比凄厉的惨嚎声响了起来。

纪川扭过头去一看就乐了。

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身上带着木质枷锁，被几名精悍的登州卫兵士强行牵扯着向着他的方向走来。

“老陆，你瞎叫个什么劲儿啊？”纪川嘿嘿笑了起来，似乎是浑然忘了方才李三多的话，看着那名带着木质枷锁的家伙，说道。

那汉子听到熟悉的声音，扭头瞄了一眼，眸光不由得一亮，奇道：“哎呦，老纪，你他娘地回来了？怎么也到这边来了？”

这汉子名叫陆佳，职业和纪川一样，同样都是捕奴贩子，至于规模和势力上也差不多，只不过不同于纪川，陆佳的活动范围一般都是倭国。

至于陆佳的捕奴目标吗……你懂得！

“你们俩，哪来得那么多废话，再跟这废话的话，老子现在就送你们俩归西！”看到这俩家伙聊起来还没完没了了，李三多可没有那么好的脾气，直接给他们来上了这么一句。

顿时，两个家伙全都变得老实了下来！

……

就这样，一路无话。

没过多久，李三多就领着两人直接来到了登州城的正中。

城中心的位置是刺史府，而在刺史府的旁边则是登州卫的卫所。

这登州卫所似乎是改建了一番，不仅高墙增加了三尺，就连大门处的守卫都多了至少十名同样身穿黑色神武卫作训服。一个个神色冷峻的兵士。

李三多和守门的几个兄弟打了声招呼，便带着纪川和陆佳进到了卫所最前面的西跨院里。

打开院门，放着两人进去。

等两人进去之后。却发现这跨院里面早就已经聚集了好多人了，而且大部分人他们也都认识。整个大唐，至少八成的捕奴团队的头子们，似乎都在这里。

“哎呦，这不是纪老大和陆老大吗？你们今天怎么也来了？”

一看到这两位走进来，立刻就有熟识的人上前去和他们俩打招呼，这纪川倒还好些，只是那陆佳却是带着枷锁，苦逼地模样就和囚徒一样。

“是杨三啊！”

纪川和与他最相熟的那人还了一礼。随后便大吐苦水：“你们不知道啊，我这才刚刚从新罗回来，原本想着把这次的货出手之后就好好休息一阵地。可是没想到啊，我这才刚进港口，就被那些如狼似虎的兵士们给逮到了这里，到现在我都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呢！”

“啊？那纪老大您可真够倒霉的了！”名叫杨三的那个家伙是个黑黝黝的瘦子，他脸上出现了苦涩的笑容，“这次可以说是被一锅端了啊！”

就在纪川被对方的话提起了好奇心的时候，那杨三轻轻拉了纪川的衣袖一把，用手指了指站在角落里的那几个人。低声道：“纪老大，您认不认识那边的几个人？”

听到杨三的话，纪川还有倒霉的陆佳全都顺着杨三的手指看了过去。

角落里面有五人。这几个家伙也是登州的一霸，当然也是登州第三号的捕奴组织，如果论实力的话，他们也有个两百来人，在这半岛之上也算是一号了。

可惜啊，这几个家伙哪里还有什么当家人的样子，一个个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就好像是被某人给虐待了一夜一样。

其实吧。以这几个家伙为首的捕奴组织平时的行为也不咋地，不仅欺压良善。而且还把登州附近的浅水渔业全都把持在手中，再加上朝廷里面某些

人的特殊照拂。所以这个组织也就一直存在了下去。

“哎？老三，这几个家伙是怎么回事了，一个个怎么都是这副德性，还有他们大当家的呢？”看着那几家伙，一个个全都衣衫褴褛、满脸伤痕的样子，陆佳感到很奇怪。

“嘿嘿，陆老大，你不知道啊！”杨三的脸上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神色，他继续说道：“听登州卫的那些兵士们说，先前那名神武卫的将军去他们那叫他们来的时候，这些家伙态度相当蛮横，结果那位将军立马叫人用一些奇怪的东西，轰平了这些家伙们的总部，听说他们大当家的，当时就让那位将军给砍了脑袋。”

“啊？那他们岂不是群龙无首了？”陆佳哑然道。

“哪里是群龙无首啊！你没听方才老三说吗，这些家伙的总部都被平了，日后怕是就这样衰败下去了！”纪川摇了摇头，道：“也怪他们自己不长眼，敢和神武卫比嚣张，他们不死谁死？”

说到这里，纪川摇了摇头，在院儿里寻了一把椅子坐了下来，道：“好了，就不要管他们了，如果真是那位的话，搞不好今天会有什么大事要宣布，我看我们还是养精蓄锐吧！”

还是纪川看得明白，既然这屋子里面有大唐百分之八十的捕奴组织头子，那就表明那一位并不是想要对他们怎么样，否则的话，他们不会安然地出现在这里。

所以，还是安心静待地好！

.....

如此，过了不过半柱香的时间，西跨院的正堂中终于有人出来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看起来不过双十年华的青年，在他身后却是跟着两名身着黑色作训服的神武卫兵士。

看到院子中有人出来了，跨院中这七八十号人在一瞬间就平静了下来。

便见那双十年华的青年走到众人身前，面带笑容地说道：“诸位，本王李元霸！”

哗！

整个西跨院，在这一瞬间被引爆了。

除了早就已经猜到面前之人身份的纪川之外，所有人吓得脸色儿都变了。

特别是那几个鼻青脸肿的家伙，听到对方竟然是李元霸的时候，更是吓得急忙跪下来，向李元霸不停地磕头：“草民，草民见过王爷，请王爷念我等初犯，莫要怪罪我们！”

“吾等见过王爷！”

其他的一众人，见到这几个倒霉家伙的动作的时候，这才反应过来，连忙向李元霸躬身行礼。

“诸位且免礼吧！”李元霸笑眯眯地看着众人，却故意不去搭理那几个跪在地上的家伙。

一众人站直了身子，那几个鼻青脸肿的家伙也站起身来。

这个时候李三多却是脸色一沉，对那几个家伙说道：“王爷让你们起来了吗？”

“这……”

几个家伙面面相觑，不过还是很顺从地跪了下来。

“诸位，本王今日请你们过来，是有件事情要与诸位商量一下！”李元霸呲牙笑了起来。

只是谁都不信他说的话，你这么一位大人，如果不是有什么大事的话，会用这么特殊的方法把他们全都给‘请’过来？

今天这件事情，八成不会小啊！

“王爷请吩咐便是了，我等必遵从王爷号令！”

这满院子的人，没有一个敢持反对意见，毕竟那几个跪在地上的家伙就是前车之鉴。

“好，那本王就长话短说了！”

李元霸倒是也不客气，毕竟对于这些刀口舔血的家伙们，还是有什么说什么比较好：

“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中，本王会在登州驻守，本王希望在这段时间中，诸位能够相对安静一些，不要惹出什么祸事来，否则的话，就不要怪本王之前没有提醒过你们了！”

“诺！”

一群奴隶贩子的头头们赶紧点头，虽说日后的日子可能很难熬，可是总比被灭了强、

“好了，本主要说得就是这些！”看到众人的表现，李元霸很满意，他看着众人继续说道：“对了，你们之中有没有叫纪川还有陆佳的？”

被李元霸特意点出来名字，纪川还有身上带着枷锁的陆佳感到很奇怪，不过却立刻站起身来，向李元霸行礼道：“纪川、陆佳，见过王爷！”

“哦，两位……”李元霸微微一笑，正要让两人免礼的时候，却看到了陆佳身上的枷锁，便道：“这位应该是陆大当家的吧？你说你来就来呗，怎么还带着礼物来呢？”

说到这里，他歪着脑袋看了李三多一眼。

李三多会意，起身来到陆佳身前，将他身上的木质枷锁给打了开来。

“谢王爷！”

伸了个懒腰，陆佳顿时感觉浑身舒畅了起来。

李元霸对陆佳点点头，扭头对其他的众人说道：“好了，陆大当家的还有纪大当家的，你们两位且留下一下，其他的请先回吧！”

“吾等告退！”

不消几个呼吸的时间，原本还算是熙攘的院子中，已经是门可罗雀。

想想也是，这些捕奴组织算是匪，而这里是登州卫所，是官家的地方，让这般家伙们在这里呆着，那感觉是挺难受的。

“王爷，这几个家伙如何处置？”

不过这院子中除了陆佳以及纪川之外，还是有几个家伙留了下来。

就是那几个鼻青脸肿的家伙，全都浑身哆嗦地跪在那里，等待着李元霸的处置。

第五百二十章捕奴令

李元霸现在才将注意力放到这些家伙的身上，感情方才李元霸把他们给忘了。

“哦，他们是那什么海魂船队的人吧？”李元霸扭头瞄了那几个家伙一眼，说道。

李三多点点头，道：“是”

“拖出去，处理了吧”李元霸眸光一冷，面无表情地说道。

就像其他捕奴组织的人对这个海魂船队的厌恶一样，李元霸对于这些欺压良善的家伙同样没有什么好感。这也是为什么李元霸要拿他们开刀立威的原因。

“诺”

李三多恭敬地应了一声，这就要命令门外候着的两名神武卫兵士将这些家伙们给拉出去给砍了。

“王爷，草民，草民知道错了”

“王爷，王爷饶命啊”

那五个海魂船队的头头听到李元霸的话后，差点被吓死，赶紧地磕头求饶。

“拖出去”李元霸根本就懒得搭理他们，像这些鱼肉乡里的家伙，就算是全杀了，他也不会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还求饶什么？你们难道还没看出来吗？这家伙根本就没打算放我们离去”

就在这些人还想要继续求饶的时候，跪在最前面的一个彪形大汉瞬间窜了起来，突然从怀中掏出来一把短小的匕首，同时口中高喊：“与其就这样等着被拉出去砍了，还不如自己救自己”

说到这里的时候，这家伙就赤红着眼睛向着坐在最中央的李元霸冲了过去。

其实，李元霸离他们也不过两三丈的距离，只要速度够快，力道足够的

话，还是能够伤到前面的人的。

只可惜啊，他们的目标是李元霸，李元霸那是什么人？天生神力不说，更是有着极其丰富的战斗经验，想要伤他。那简直比登天还要难

看到对方一脸狰狞地向着自家王爷冲了过去，李元霸看都没看那家伙一眼，反倒是一直站在李元霸身侧的赵三炮，不屑地冷笑了几声。

“砰”

在对面那家伙刚一动的时候。赵三炮就直接拔出了腰间的短铳，开保险子弹上膛，扣动扳机，一气呵成

那家伙刚刚冲出来几步，澄黄色的子弹就在空中掠过了一条白线。眨眼间从对方的眉心正中射入，那枚子弹带着殷虹色的鲜血以及白色的脑浆从他的脑袋中飞射了出去。

此时，那个家伙的尸体由于惯性，再次往前踏出了一步，之后就扑通一声摔倒在地，荡起无数的尘埃。

“杀了他们，一个不留”

在射杀了那家伙之后，赵三炮大吼了一声，随后手上动作不停，砰砰砰地连开四枪。直接把海魂船队剩下的几个头脑人物，也给杀了个干净。

眨眼之间，所有海魂船队的人都被斩杀在当场

寂静的西跨院中，几具血淋淋的尸体就这么横亘在昏暗的阳光之下，死不瞑目

说实话，赵三炮这一手确实把纪川还有陆佳给镇住了，虽说他们捕奴的人全都是在刀口上讨生活，哪个手上不是沾满了鲜血？

可是看到赵三炮那杀人不眨眼的手段，以及他手中的杀人利器之后，这才真正明白过来。啥叫视人命如草芥，杀人不眨眼

就这样，两个捕奴组织的头领人物，心中一禀。再不敢有其他的想法。

暗中观察着两人反应的李元霸，心中暗暗点头，还真要多谢这几个家伙冲动了一把呢，若非如此的话，怎么能够起到震慑作用呢？

“好了，好了区区几个悍匪。污了两位当家的眼睛，真是对不住了来来来，咱们堂里去谈”李元霸一边呵呵笑着，一边引领着两人向堂中而去。

两个捕奴头子唯唯诺诺地应了两声，跟在李元霸身后而去。

.....

将纪川和陆佳请到了跨院正堂中，两个家伙突然间变得紧张了起来，不知道这位大人物想要做什么。

“哈，两位随便坐吧，本王这里没有那么多的规矩”摆摆手，示意两人坐下来，李元霸继续说道：“本王听说，你们二位在捕奴行业中那都是顶尖的人物，不知道是也不是？”

纪川与陆佳闻言连连摆手，道：“王爷，这都是朋友们给的名号，说到底，我等兄弟不过是平民百姓罢了”

李元霸笑了起来，道：“两位出入新罗倭国如入无人之境，捕捉来的奴隶质量好，更是受咱们大唐朝那些王孙贵族世家大族们的追捧两位当家的又何必如此自谦呢？”

两人讷讷地，不再答话。

李元霸摇摇头，道：“两位，本王之所以把你们留下来，是有一件事情要拜托给两位。”

“王爷但请吩咐就是了”

李元霸盯着两人的眼睛，说道：“本王要在登州卫以及周边的州道郡县颁布捕奴令，日后，唯有持朝廷颁布的捕奴令者，方受朝廷保护，方可行贩卖奴隶之行否则的话便是非法捕奴，一经查处，定斩不饶”

还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李元霸的这一番话让两个家伙当时就惊呆了。

这算什么情况？日后连捕奴都成了有本的买卖，这不是把他们往死路上逼吗？

本性就有些冲动，或者说有些没脑子的陆佳，哪里还顾及得了面前之人是不是李元霸，当时就想要冲着李元霸大吼几嗓子，以解心头之恨。

还是纪川眼疾手快，拉了陆川一把，对李元霸说道：“敢问王爷，此令是法令还是王爷颁布的私令？”

这法令和私令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一个是皇帝的意思，另外一个则是封地之主的意思。

“自然是法令，过几日，待本王颁布捕奴令的时候，朝廷上便会有公文散往我大唐全国各地”李元霸理所当然地说道：“我登州作为新罗倭国高句丽之交通要道，此令便是最先施用之地”

“如何获得捕奴令？”纪川再次发问。

这天下没有白食的午餐，击穿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他李元霸怎么可能平白发给他们捕奴令？

李元霸笑看了纪川一眼，道：“这个倒是很简单，只需要每次捕奴团队，将所得两成，交付给朝廷也就是了”未完待续。

...

第五百二十一章难得悠闲

捕奴的两成收益？这他娘地简直就是在抢钱啊！

陆佳当时就要拍案而起，这个时候纪川却是抢先一步，说道：“王爷，两成是不是太多了一点？”

“多吗？”李元霸似笑非笑地说道：“你们捕奴，本来就是托庇在朝廷之下，如果没有我们朝廷的支持，你们当真以为新罗或者倭国那边拿你们没有办法吗？”

“这……”

这纪川不说话了，实在是李元霸说得确实在理，如果没有朝廷庇护的话，怕是在他们刚刚逃回大唐的时候，就会被那两国给灭了。... ≤，

“那贩奴的钱，小的还要分给手下的兄弟们，总不能让兄弟们冒着生命危险将奴隶抓回来了，可是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白忙活一场吧？”纪川还是有些不甘心。

李元霸摇了摇头，道：“你这话就不对了，难不成剩下的钱全都让你给赚了？”

“王爷这话是何意，我纪川虽说只是个捕奴贩子，可还算是个人！”纪川蹭地一下站起身来，拧着眉头说道：“就算是把我的钱全都分给下面的弟兄们，我也绝对不会昧下该分给兄弟们的哪怕一个铜板！”

看到纪川那明显带着愤怒的样子，李元霸暗中点了点头，道：“纪大当家的何必生气呢？本王只不过是那么随口一说，来，坐下来……来人，来人啊？怎么这么没有眼力介？没见两位当家的现在还干着嘴呢吗？”

李元霸这虚伪劲儿可算是上来了。

“王爷，说实话，这捕奴贩奴确实是暴利，可若是分润到我手下那四百来号兄弟手里，也没有多少钱了！两成的收益，确实是有些多了！”纪川还在据理力争，力求将李元霸的条件给压低一些。

至于说要李元霸放弃这条件，那根本就不现实。

在他看来。李元霸为什么要颁布捕奴令，其最终目的还不是为了钱，为了利益？

“多？”李元霸脸上的表情终于变淡了，“就你口中的那点利益，能有石炭多吗？纪大当家的，不要把本王当成傻子？你真以为本王会无缘无故地颁布捕奴令吗？如果不是这登州地界存在着大量的捕奴组织，正是因为这样的存在，才让登州变得龙蛇混杂起来！本王若是再不动些手段好好治理一下的话，怕是你们日后会将这胶東半岛搞得乌烟瘴气！”

纪川以及陆家无话可说了，因为李元霸说得是事实。

因为登州的特殊地理位置。把登州城给催得热闹非凡，可是也正因为这样的存在，登州地界中才会有一个个捕奴组织，似雨后春笋一般冒出头来，争先恐后地去捕奴贩奴。

登州也因此乱了。

“当然了，本王之所以把两位留下来，除了提前将这则消息告诉你们而二位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李元霸看着两人脸上的表情，就像是他前世的四玗变脸一样变幻不定。过了好半晌这才继续开口说道：

“本王决定成立一个官办组织，名曰‘贩奴协会’！”李元霸伸出手指敲着桌子，道：“顾名思义，‘贩奴协会’统管这登州地界以及半岛之内所有的捕奴还有贩奴组织。一旦有人违反了‘贩奴协会’的规定，一律严办！”

说到这里，李元霸停下了手上的动作，道：“本王想要邀请两位分别担任‘贩奴协会’的会长和副会长。不知两位意下如何？哦，当然了，作为邀请你们的回报。你们的捕奴令，只需要缴纳日后捕奴贩奴收益的半成就可以了！”

“半成？”

纪川和陆佳眼睛骤然一亮，明显有些心动，不过两人并没有立即表态。

“本王也不逼你们现在表态，给你们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后你们若是考虑清楚了，就递个名帖到登州卫所，自有人会为你们安排后面的事情！”

“好了，时间不早了，就留在这里吃晚饭吧！”说完这些，李元霸战起身来，向着跨院外面走去。

.....

处理完了这捕奴贩奴的事，已经是申时了，好在这登州临近海边，这海边的产业比长安要多得多。

李元霸直接带着武顺他们出了城，乘着宽敞的马车，带着神武卫的兵士还有一些烧烤用的东西，到了登州城外找了个无人且干净的海滩，支开了烧烤架子，放上了炭火开始烤肉，赵菁菁从旁协助。

而霞儿以及莹香还有武三娘这三个小疯丫头，撒欢似地在海边奔跑，尽管时至仲春，海水仍旧有些微凉，可是这些小丫头们还是玩得很兴致。

说实话，自从今日来了登州之后，李元霸就还没消停过呢，不但登州各地方官员也都上赶着来拜见，就连新改建的登州卫所都是各种事情繁杂。

本来带着挺好的心情来到登州，打算领略一下海滨城市风光的李元霸，到最后终于被惹毛了，直接把自己的一把对时常未用的擂鼓瓮金锤给丢在了登州卫大门前，言道谁敢再来，直接拿锤子砸死他。

得，这位主儿的脾气可着实不好惹，还是老实几天吧！

之后，所有人都消停了下来！

至于李元霸为什么要整合捕奴贩奴组织，还弄出了一个什么‘贩奴协会’，其目的更加简单了。

因为登州不但是大唐北方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而且还与高句丽隔海相望，甚至连倭国、新罗、百济都相距不算太远。

为了防备这三个小国，朝廷还在登州城外驻扎了有四万大唐水军，是大唐最重要的军港。

这些捕奴队伍的存在，让大唐海域变得纷乱了起来，毕竟大唐的捕奴队伍对于其他几国的荼毒很大，而新罗之所以时常侵扰大唐海域，其起因也与这些捕奴组织不无干系。

为日后能够更加有效地遏制这种情况，李元霸才会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

既给朝廷找到了税收上线，又可以有效遏制其他几国的抢掠行为，还搞到了高质量的奴隶，如此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

把这些在李元霸看起来颇为琐碎的事情都解决完之后，李元霸总算是有机会带着武顺她们出城好好领略一下大海的风光。

毕竟她们自小就长在长安，哪里有那么多的机会去感受大海的景色。

就存在于武顺他们脑海中的关于大海的意识，还是李元霸有意识灌输给

他们的呢。

远离喧嚣的海港，来到这静谧的沙滩，第一次看到这广阔无垠的大海，甭说是武顺还有赵菁菁他们了，就算是李元霸都感到震撼无比。

看着那海天交界处，共海天一色竟然是真地！

满怀感慨的李元霸，看着武三娘她们在阳光下漫步，没过多长时间，出海的渔民也归来了。

李元霸叫随行的兵士们买了几条新鲜的海鱼，宰杀干净之后，在烧烤架子上烤了起来。

顺带一提的是，这家伙烧烤的技术还真不错，不仅把几个小丫头给吃得满嘴流油，赵三炮他们这些神武卫的兵士们也全都馋地直流口水。

好在李元霸还算是一个明主，看到这几个家伙那满脸都是馋相，也就招呼他们一起来吃。

这下可是把赵菁菁给忙活坏了，这些家伙全都是大胃王，再加上他们的胃口全都被养刁了，恨不得一口把这些个东西都给吞下去。

夕阳下，二十多人围着长长的烧烤架子，彼此之间喝酒吃肉，好不快哉！

今日，是李元霸他们这些日子以来，最为自在安然的时候。

.....

登州作为一个军港重地，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李世民自然不可能让李元霸啥都不领就来这里驻守个一年半载的。

否则的话，就算是皇帝同意，那当地的刺史以及驻守的好几万大唐水军也会不满意的。

于是，就因为这个原因，李元霸领登州都督之职，其地位高于登州刺史以及登州卫都统，乃是整个登州的军政大权一把手。

当然了，作为驻守在大唐边缘海域的大唐海军，只尊上令，只认虎符，甭管你是谁，如果这两样东西你全都没有的话，那对不起，就算你是登州都督，那也哪凉快上哪呆着去，没空搭理你！

没错，作为大唐最强悍的海军，他们确实有这种骄傲，因为在他们看

来，任何人都休想独自调用这支海军！

在李元霸看来，这和他一个铜板的关系都没有，因为他可不想多管其他的闲事，他来登州只是为了发展船业，只是为了制造出后世那般的巨轮，海军是不是听他的，关他鸟事？

所以，现在李元霸也很清闲，虽说他统管登州军政事宜，但是这货会讨清闲，直接把登州卫丢给了苏定方，政事方面则是丢给了随行的王浚。

这样苏定方多了一个登州卫副都统的称号，而王浚除了是他武王府的长史之外，还成了刺史府的长史，两边倒是都不耽误。

不过总是不去露一面的话，怕是登州刺史还有登州卫都统就全都有意见了。

毕竟这登州可不同于绛州，毕竟能够驻守登州这么多年，而且还令治下如此清平，这两位军政一把手，可都不是什么简单的货色啊！（未完待续.....）

第五百二十二章会面

翌日，阳光明媚，倒是一个出海的好日子。

李元霸昨日便住在登州卫所，登州卫所被先一步到达登州的神武卫兵士们给改建成了都督府。

虽说府上还有一些登州卫的兵士们留存，可是大部分却是身着黑色作训服的神武卫兵士。

“王爷，今日您是要去见赵刺史还有田都统吗？”

李三多看到李元霸今天竟然起这么早，连忙跑了过去询问。

“嗯，你待会去和这两位打个招呼，本王今日就要过去看看！”

李元霸点点头，告诉李三多去和那两位军政一把手打个招呼。

李三多这便要扭头去安排，这个时候李元霸却是想起了什么，道：“你会，看到三炮了没有？”

“王爷，赵三炮现在还窝在被窝里头，过着媳妇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哩！”

李三多嘿嘿笑了起来，那猥琐的样子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

“这家伙！”李元霸无奈地摇了摇头，道：“滚，给本王滚！”

“嘿嘿……”

李三多嘿嘿笑着，止不住心头的嘲笑。

……

登州刺史姓赵，名子期，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坐这么长的时间，而且还从没出过差错，这就相当难得了。

至于登州卫都统则是姓田，单名一个钢字，相比起赵子期来，这田钢倒是要年轻多了，看起来也就只有三十来岁，应该是正当壮年。

不过别看他年轻，这登州卫都统的职位，可是他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打出来的，几乎每一次的晋升都极其地凶险，险死还生。

“下官赵子期、末将田纲参见王爷！”

李元霸刚刚在刺史府的大堂中坐下来，就见那两位大人不紧不慢地赶来，向李元霸恭敬施礼。

两人的动作不卑不亢。脸上的表情很到位。

“两位大人请起！”

李元霸微微摆了摆手，笑呵呵地要两人站起身来，同时也在观察这两人的样子。

这位姓赵的刺史大人，头发已经有些花白。可是依旧一丝不苟地束在官帽之内，脸上虽说有些皱纹，但是看其面貌却是精神焕发。

而那位田姓都统，则是典型的军人！

身形虽说精瘦了一些，可是大手上老茧遍布。双眸炯炯有神，眼角下方还有一道小拇指长短的伤疤，看起来让他整个人更显彪悍。

来之前，李元霸就特意命天机卫的人调查了这两位登州的最高长官，不论是从经历、政绩还是德行，那都是上上之选。

虽说在这两位的治下有像‘海魂船队’这样的存在，因为那‘海魂船队’后面的人，这两位惹不起，可并不代表他们什么都不做。

是以，即便是这样。却依然无法掩盖他们的政绩。

“谢王爷！”

两人站直了身子，直接选了一把椅子坐了下来，身体却崩得笔直。

“两位，本王来了登州已有两日，却未曾前来与两位大人通过气，实在是不好意思！”

李元霸笑着对两人点了点头，话虽说是那个意思，可是脸上却毫无歉意。

“王爷言重了！”赵子期摇摇头，道：“理应是我等前来拜访王爷才对，今日却叫王爷亲自登门。是我等之过！”

赵子期很坦然，并没有给自己找什么州事繁忙的推辞，直接开口认错。

“昨日王爷所行之事确实是大快人心！”田纲性略过了方才的话题。谈起了政事：“若非是那‘海魂船队’后面之人太过难缠，我也早就想灭了他们了！”

李元霸端起手中的茶盏喝了一口，道：“后面之人？不过是水军的一个司马罢了，有那么难缠？”

“王爷有所不知！”听出了李元霸话中的满不在乎，田纲道：“那张司马在登州本地的势力极强，再加上有大唐水军在后面给他们撑腰。非是我等可以轻易撼动的！若非是他们顾及王爷的身份，怕是此刻早就闹翻天了！”

“本王倒是希望他们蹦出来让本王看看！”李元霸脸上出现了淡淡地笑容，那话语中的冷意，杀机满布，“神武卫的刀，早就已经**难耐了！”

听出了李元霸话中的意思，再联想起昨日发生在那‘海魂船队’的事情，赵子期和田纲全都露出了一抹隐晦的忌惮之色。

“王爷为登州除此大害，实乃我登州百姓之幸，下官以身为登州刺史，替登州的百姓们感谢您！”

赵子期躬身想李元霸行礼，这一礼是真心实意的，不含丝毫的其他私人色彩。

“赵大人客气了，本王虽说是初来登州，可是这登州的百姓亦是我大唐百姓！既然这登州境内有如此恶霸荼毒登州百姓，若是不平掉他们，本王这心中怒火亦是难以平复！”

李元霸冲着赵子期很是郑重地说道：“只是有一点本王有些不明白，咱们登州城虽然繁华，可是城外的百姓们却是大多衣衫褴褛，食不果腹，这却是何故？”

“王爷，您有所不知啊！咱们登州境内虽然山多地少，可是因为临海向来盛产渔盐，再加上往来的船只停泊，本该十分富庶才对！”

听到李元霸的话，赵子期颇有些无奈，他继续说道：

“可是最近几年的时间，高句丽、新罗每每侵扰我大唐海域的百姓，百姓们有的时候甚至都不敢出海捕鱼，长此以往，便形成了现在这种状态。”

“是啊！”田纲接过了话茬，“若是他们上了岸还好说，毕竟我们登州卫也不是吃素的！可是这些个小国的贼人好生奸猾，往往都是乘船而来，乘船而去！每次我们登州卫赶到的时候，都会扑一空！所以，我们也很没办法！”

李元霸听后脸色顿时往下一沉，道：“水军就不管管吗？”

“他们？”田钢的嘴角抽了抽，眸中闪过不屑之色：“他们一向只认上令还有虎符，从不肯凭单一物品出动大军！所以就算末将去叫他们亦是无用！”

“该死的！”

李元霸狠狠地捶了一下桌子，道：“朝廷养着这群家伙，还真是浪费钱帛！”

第五百二十三章登州的船厂

赵子期和田钢谁都没有接李元霸的话头，毕竟以他们的身份地位可是没有资格去说这些话！

“赵大人，田都统，这些年来，你们可曾见水军出过兵？”

李元霸生了半天的闷气，忽然觉得周围变得安静了下来，抬头一看，却是赵子期和田钢两人摆出了一副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的状态。

“出过！”

好半晌之后，赵子期这才点点头，道：“记得那是在武德七年的时候，高句丽突然派兵大举侵犯我大唐海域。这个时候水军曾经出动过一次，虽说损伤也很多，但最终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李元霸阴沉着面容没有说话，只是冲着他点点头，示意赵子期继续。

赵子期想了想继续说道：“还有就是贞观二年，登州各地的乡绅还有那些老一辈的旧主，纷纷反抗朝廷，这个时候水军出动了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

不论是按照登州志上的记载，还是仅仅凭借赵子期的回忆，驻守在大唐登州的水军，自伍德元年成立之初到现在，前前后后总共出动了六次。

大唐立国多少年了？

六次，才他娘地出动了六次，听起来还真是讽刺呢！

“若是新罗、百济对我们大唐海域动兵呢？难不成他们也当作毫不知情吗？”李元霸感觉很不可思议啊，这样的军队还算是军队吗？完全没有军人的样子！

“王爷，这种事情，末将不好做评论，如果您日后有时间的话，还是亲自去一趟登州水军大营吧！”田钢没有再加别的评论，毕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有些事情没有见过的话，即便别人说了又有何用？徒增烦恼罢了！

一个人说。conad1;没有人信，两个人说。也没有人相信，可若是所有人都这么说的话，那么即便是不可能也变成了可能。

所谓三人成虎，就是这个意思！

李元霸对于田钢还有赵子期的表现很满意，什么事情眼见为实，远比其他的一切都要来地实在。

“好了，这些事情本王日后自会查明！”

李元霸颇有些烦躁地甩了甩脑袋，复又扭头对赵子期说道：“在这登州地界。咱们朝廷开设了几个造船厂，本王此来登州，主要任务便是接收这些船厂，有些官方的手续需要刺史大人准备一下！”

“这个下官已经接到消息，早就准备出来了，稍后下官便会命手下人给您送到府上去！”赵子期恭敬地向李元霸行了一礼，说道。

“如此，就请两位大人随本王走一趟那几个造船厂吧！”李元霸对两人摆摆手，站起了身来说道。

赵子期与田钢相视一眼，自然是满口应是。

.....

登州造船业十分地兴旺。光数百号人以上规模的造船厂就有五六家，其中最大的两家甚至都达到了千人以上的规模，虽说都是官办造船厂。可是这人数最多的两家却是专造大型船的。

至于剩下的几家嘛，则是一些小船厂，单门制造一些百人以下的船只。

等李元霸等人到了最大的造船厂之后，赵子期就直接将船厂的主事者给叫了过来。

两人看起来都到了花甲之年，长相也有些相似，虽说年纪摆在那里，却显得很精神充足。

两人一个名叫常三生，负责的是船厂中有关于战船的军船厂，而另外一个名叫常百生。负责的是船厂中有关于商船、客船、货船的民船厂。

“下官常三生、常百生见过王爷！”

两个老家伙明显被赵子期提前嘱咐过了，倒是没有对见到李元霸有什么过激的反应。

“两位且免礼吧！”李元霸对两人摆摆手。示意两人站起身来，他看了看常三生又扭头看了看常百生。道：“你们两位都姓常，名字也差不多，难不成是亲兄弟？”

常三生有些憨厚地笑了笑，道：“王爷猜得没错，百生是下官的兄弟！我们兄弟二人出身‘望名常氏’，族中世代造船，我兄弟二人承蒙陛下赏识，便做了这船厂的监工！”

“你们还见过皇兄？”李元霸倒是有些惊讶，几乎是脱口而出。

不过带这句话说出口之后，李元霸却是心中感叹了一声‘废话’，造船厂就算是在大唐全国境内都是有数的，不管是河船还是海船，都是在朝廷报备在案的。

特别是那些明显大规模的船厂，几乎都是李世民亲自来制定船厂的主事者，三省六部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

“当年我兄弟两人受命督造‘大唐号’，‘大唐号’造成之时，我兄弟曾有幸被陛下召往长安，接受陛下的封赏！”

常百生比常三生的性格要开朗很多，他继续说道：“也正是因为‘大唐号’的建造，下官与兄长才被陛下赐了这船厂的主事！”

“哦！”

李元霸一边点头，一边向着船厂里面走了过去。

所谓‘大唐号’，其实便是一艘经过特殊手段打造而成的皇家专用的巨型楼船，它不论是攻击手段以及实用手段方面，都极其地强悍，可以说代表着大唐当下最顶尖的造船工艺。conad3;

李世民当初见到‘大唐号’的时候也是大吃了一惊，他实在是没想到，只不过是下令让下面人造一艘船出来罢了，没成想竟然给了他这样一个惊喜。

.....

入了船厂，李元霸当先往前走。

“王爷，这边是制造客船、商船以及货船的民船厂！”

船厂一共分两部分，位于整个船厂最前面的这第一部分是民船厂，常百生抢先一步来到了李元霸身前，继续介绍道：

“王爷，民船厂制造的都是一些民船，其中还是以货船以及商船居多，那些四五百吨的船只，咱们这间民船厂是没有的，其中最小地也得有七百吨左右！”

“哦？咱们这船厂里面还接民船的单子吗？”李元霸摸了摸那崭新的木料，上面涂的防水漆料摸起来有些粘手。

“接啊！”常百生点点头，道：“而且咱们船厂就是在靠这些民船的单子过活！毕竟后面的军船厂所出的军船，都是供给咱们大唐水军以及一些临海、临河的州郡卫所的。若是没有了民船的单子，咱们船厂的一应开支就必须由国库来支撑。”

说到这里，常百生自己倒是先笑了起来，“咱们大唐国库里可没有那么多的钱财啊！”

李元霸想了想也还朕是那么回事，如果光制造军船的话，怕是朝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入不敷出了。反正大唐境内那么多的商人以及世家大族，民间又不准私自开办船厂，那些家伙自然就得来买朝廷的了。

这种肥羊，不宰白不宰！

当然了，那些与民用的小船以及私家船，也要不了多少钱，只是卖给百姓，若是卖价太高了，怕是百姓的唾沫就会把李世民给淹死了。

其实，在大唐这个时代中，仅仅是这些七八百吨的‘小船’，在华夏、东亚各国甚至是全世界来说，都算是极为先进的。

不过，对于这些民船，李元霸可并没有什么兴趣，他向着后面直接走了过去。

后面是船厂的第二部分，也就军船厂。

相比起民船厂，军船厂里面建造的都是一些斗舰等战船，就连与曾经在绛州出现的‘神行船’一样的船都有两艘，只是都在建造之中。

李元霸对于这种神行船一般的船只，很是欣赏。

这种船不仅承载力足够强悍，而且重心稳健，关键是行动力很充足，在大海或者河流之中的速度，虽说比李元霸前世的游轮、快艇什么地没有办法相比，可是在海战之中，这种船确实很吃香。

.....

在船厂里面转了一遭，李元霸看到的都是一些木船或者木船夹杂着铁皮的船只，在李元霸看来，能够用上铁皮已经是这些匠人的进步了。

“常监工，船厂里面应该有不少精通造船之术的匠人们吧？”坐在船厂最里面的大堂中，李元霸很是惬意地喝了一口茶水，说道。

虽说船厂统共分为两部分，常三生兄弟俩分别掌管着军船以及民船厂，可是常三生比常百生年纪稍长，而且为人也要成熟稳重一些，对于船厂中的事情比常百生了解得要更加清楚一些。

听到李元霸的问话，常三生毫不犹豫地说道：“启禀王爷，咱们船厂里的船匠有很多，但真正能称地上精通造船之术的，却不过二十三人！毕竟造船可是一件工程浩大的工程，完全能够做到了若指掌的老匠师并没有多少。”

“嗯，二十三人……比神机府想必是要少了一些，不过也应该够用了吧！”

李元霸低声低估了两声，对随行的赵三炮点了点头，道：“三炮，你回府一趟，去将墨成飞请过来……对了，还有那些懂得炼钢之术的匠师们，也请两个过来，本王有事要找他们商量！”

“诺！”赵三炮应了一声，急匆匆地向着原登州卫所，现在的都督府而去。

打发走了赵三炮，李元霸又扭头对常三生说道：“常监工，你去将那二十三人请来，到时候本王介绍神机府中的精工巧匠给他们认识！”

日ntchaptererror;

...

第五百二十四章这东西能入水吗？

“王爷，眼下那重船正在建造之中，若是让这些老匠师们撤下来的话，怕是那些年轻的小子们，完不成手下的活计！”

听到李元霸的吩咐，常三生的脸上顿时出现了尴尬之色。

“哦？却是本王有些唐突了！”李元霸摇了摇头，道：“要不然这样吧，你去将总领整个造船事务的几位匠师叫过来好了，本王有些事情需要交代！”

“这个倒是好办！”常三生兄弟俩点点头，快步跑到船厂里面去叫人了。

赵子期和田钢又不知道李元霸究竟要做什么，他们俩可没有那么多问题去问李元霸。

而李三多却是没有那么多顾忌了，刚想开口询问李元霸，方才跑出去的赵三炮却在这个时候跑了回来。

附耳在李元霸身侧，赵三炮轻声耳语了几句，李元霸微微颌首，表示明白了。

李三多张了张嘴，索性便不再说话了。

就这样平静了有半柱香的时间，几个身穿暗红色长袍的几名五六十岁的老人，在一名三十来岁青年人的带领下来到了这里。

在他们的身后，还有一些身穿黑衣的神武卫兵士们抬着几个大箱子亦步亦趋地跟着，也不知道箱子里面装着什么玩意儿。

这几名五六十岁的老人，便是李元霸从长安带来的神机府匠师。他们分别是负责冶炼、锻造以及战船设计，当然还有一些擅长其他工艺的匠师，此次并没有被带来船厂。

至于走在最前面的那一位青年人，名叫墨成飞，他是墨者黑金的得意门生，因为并没有学完黑金的所有精湛工艺，是以墨成飞便没有资格姓黑。

“王爷，您要的东西我都带来了！”墨成飞对李元霸深施一礼。说道。

其实对于墨成飞而言，尊师命似乎更加符合他的性格，按照他师父的话说，跟着李元霸，有肉吃。

好吧，这老货确实有些现实了！

“嗯，成飞啊，待会船厂的匠人们回来，你和他们相互之间探讨一下，有什么困难的话。就直接提出来，本王虽说懂得并不算多，但多一个人多一个法子不是？”

李元霸对墨成飞点了点头说道。

.....

过了有盏茶的时间，常三生两兄弟便带着船厂的匠师走了过来。

这些被带过来的人也都上了年纪，偶而有几个年轻的，也全都是进入了不惑之年的中年人。

其实吧，这些人听到武王殿下亲来，一个个全都吓的不轻，在向李元霸施礼时也都有些慌张。

毕竟在大唐虽然对工匠们很重视。但工匠的地位却还是比不上士农，所谓士农工商，作为工匠，能够见到李元霸那么大一王爷。自然是紧张莫名。

“诸位且免礼！本王有那么可怕吗？你们怎么这般紧张？”看到这些当世名匠们那慌里慌张的表现，李元霸顿时露出了笑容。

看来不论是他前世还是后世，在身份地位相差极大的情况下，地位低的人明显会产生一种惧怕上位者的心理。

李元霸摇了摇头。索性直接进入主题，他让两名神武卫兵士将那几只箱子打开，指着里面的东西问道：“诸位且看。这里面的东西如何？”

听到李元霸的话，在场的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那几只箱子里面。

便见那箱子之中，静静地趴伏着两只怪异地，似乎像是船一样的东西。

虽说这两艘船很小，大概只不过三尺长短，做工却极其精细，上面的桅杆、风帆、绳索等无一不全，看起来就像是真正的大船一般，而且这两艘船的造型十分奇特，在场的众人都是制船名家，连他们都没有见过这样奇特的船。

最主要的是，两艘船的材质竟然并非是木质，这也让在场的众人全都有一种见了鬼的感觉。

“这两艘小船是怎么回事？”

“就是啊，这小船的材质好像是金属吧？”

“金属也能浮在水面上吗？特别是他们的体积还这么小！”

除了李元霸以及赵子期、田钢、赵三炮他们几个外人之外，所有的船匠们，在看到这两艘船之后，一个个眼睛瞪地滚圆，在仔细打量了好多遍之后，彼此之间紧皱着眉头，相顾无言。

“王爷，这东西可以入水吗？”

最终，还是有人问了出来，实在是这东西看起来太小了，好像根本就不能入水一样。

“当然可以！”

李元霸点点头，示意墨成飞把两金艘属小船给捧出来，继续说道：“这东西名叫船模，它里面的构造与真船一船无二！虽说材质看起来是由钢铁打造而成，可是它内部有一样东西，经过这东西的动力催动，船模照样可以入水，而且在水中的速度要远远超过一般的船只。”

“那王爷可否让小的见识一番？”常三生现在的心里，就像是有千万只小猫在上面抓挠一样。

金属，特别是铁，入水即沉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眼下李元霸说出了这样的话，怎么能让众人不感到惊奇？

“现在还不行！”李元霸摇了摇头，道：“这艘船模里面最重要的动力装置还没有研制出来，只不过是空有其表罢了！不过本王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解决动力问题，到时候这艘铁皮船就可以下海了！”

说到这里，李元霸顿了顿，过了好一会才继续说道：“你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按照船模的外形，将这些外部的东西给制造出来！”

“可是王爷！”常三生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到：“所有的船都是内外设计完成，并且模拟组装完毕之后，方可投入制造，这只有外部……请恕下官不能入手！”

专业的人说专业的话，李元霸并不是造船工出身，所以对于常三生的话也并不能做出判断。

“王爷，这大量的精钢也需要我们打造一段时间，既然常大人说不能入手，便将这两艘船模中的一搜取去，好好研究一下吧！”墨成飞知道李元霸的

难处，索性便插了一嘴，将话头转移开来。

“也罢！”李元霸点点头，他也知道事情不能着急，万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还需要一个漫长的阶段。

不过这钢铁轮船不能造出来，另外一个在大唐尚未出现过的船只，倒是可以制造出来看看。

想到这里，李元霸抬头对常三生道：“常监工，有没有纸笔？本王突然想起另外一种船来，以咱们造船厂当下的能力，还是可以制造出来的！”

“有有，下官这便去给您拿！”原本因为墨成飞的话而大皱眉头的常三生，听到李元霸的话后连忙应了一声，急匆匆地就向着外堂走去。

.....

手中拿着纸笔，李元霸皱着眉头想了好一会，手中的鼠须笔沾了沾墨汁，终究是落了下来。

众人伸着脑袋看了过去，慢慢地，一艘外形怪异的帆船跃然纸上。

“这，这是什么船？怎么造型那么怪异？”

“那上面的帆是做什么用的？”

看到李元霸笔下越来越清晰的船，一众匠师们又一次议论纷纷起来。

李元霸没有闲工夫搭理他们，而是将所有的精力都沉浸在了记忆之中。

过了大概有半柱香的时间吧，当李元霸抬起脑袋的时候，他的身边已经围满了人。

“看看，认识吗？”李元霸笑了笑，将桌子上画满了东西的宣纸往前推了推。

众人早就看了半天了，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现在问自然也是白搭。

“王爷，这种船，小的从来都没有见过，还是王爷您介绍一下吧？”说话的是一名看起来将近古稀之年的老者，他的眼中泛着浓浓的疑惑之色，看得出来，他是真不知道这是艘什么船。

李元霸笑了笑，道：“这船名叫帆船，在汉朝的《南州异物志》中就已经有记载。只是在《南州异物志》中，记载的帆船有四个风帆，并不直接迎

风，而是横向且稍倾斜地面对迎风面。这样能够使船只即使在逆风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高速前行，无需去降帆。”

“关于帆船，下官亦是略有耳闻！”常百生这个时候突然拍了一下脑袋，插嘴道：“在我们家族的秘库中也有记载，只是相比起那些王爷方才画出的这两艘帆船，差别很大啊！”

“是啊，记得那帆的材质方面，亦是使用的竹竿加强的‘硬篷’。当时最大的船长达八丈，宽三丈三尺，即可容纳700人左右！”

李元霸顺着常百生的话，继续说道：“相比起数百年前的帆船，方才本王画出的船，是一种软帆船，这种船吃风大，支撑点多，所以面积可以更大，速度和载重都有极大优势，另外即使是同一桅上软帆是一节一节的，可以根据情况调整帆力即使是在海上遇到较小的风暴，也可以用安全慢速行驶。”

李元霸方才画出的帆船，乃是帆船中最经典的船型，亦是欧洲造船术的顶峰。

他这是仗着自己前世的记忆，这才画出了这种帆船，用他的话说，反正是拿来主义，既然能够自己制造出来提高大唐的国力，不用白不用。（未完待续.....）

第五百二十五章工匠们的苦楚

对于明显不靠谱的那艘铁皮船，李元霸纸上画的这艘软帆船，可信度明显要更强一些。

一群精通造船的匠师们围了上来，一个个瞪圆了眼睛，仔细地观瞧着李元霸所画的帆船整体图以及细节图，同时嘴上也没有闲着，开始喋喋不休地讨论了起来。

其实对于他们而言，有船做，他们就应该偷着乐了，毕竟他们只是造船的匠人，他们的上司说什么他们就得照做，哪里有资格挑三拣四的。

过了好一会，李元霸见众人的议论声渐渐平息了下来，便放下了手中的茶盏，上前说到：“诸位，讨论地如何了？”

“王爷，尽管下官对于您方才设计的帆船并不熟悉，不过通过与两位常大人的交谈，以登州此刻的造船能力，还是可以将这种船制造出来的！”

墨成飞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神色。

毕竟当初来邓州之前，他们只是预估地铁皮船的制造时间，以大唐当下的造船能力能造出铁皮船。

但是因为动力问题，还需要挺长的时间才可以。

至于这帆船吗，没有材质的限制，以大唐当下的造船能力而言，还是能够制造出来的，不过因为各地制造能力不同，所以墨成飞与这些船厂的工匠们讨论了一番，这才下了定论。

“呵呵……”

李元霸呵呵笑了起来，道：“本王之前就说过，以咱们大唐目前的能力而言，完全可以将这帆船做出来！”

李元霸听到墨成飞肯定的回答，心中很是高兴。

眼下，大唐的航海技术还只不过处于初级阶段，比如现在的航海都只是近海航行，根本就没有能力进行远洋航行。

而李元霸今天拿出来的软帆船，那是极为优秀的远洋船只，只要一经推广，肯定能让大唐的远洋世界前进一大步。

其实就李元霸而言。李世民是迟早要走出大唐，走出东亚地区的，进军海洋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李元霸只不过是把这个时间提前了一点罢了。

时间就这样匆匆流逝。李元霸与众匠师们聊得很开心，到了将近午时，李元霸直接让人去城中买了些上好的酒菜，直接跟众人在船厂的正堂里面吃了起来。

众人吃得正尽兴的时候，一股子海鲜特有的咸香气从正堂之外飘了进来。

这股味道很大。就好像是在煮大量的海鲜。

“什么味道？好香啊！”李元霸耸了耸鼻头，说道。

有些拘谨地坐在酒桌上的常三生闻言笑了起来，道：“回王爷的话，是咱们船厂里的厨房正在做饭！”

“哦？造船的工匠们要开饭了吗？”李元霸闻言放下了手中的酒盏，道：“闻着这香气，应该是在煮什么海鲜吧？”

常三生微微摇了摇头，道：“都是一些海里的生鲜，我们这也是就地取材，算不得什么好东西！”

“不对呀？顿顿都有生猛海鲜，这还不算好吗？”李元霸笑了起来。一边放下了手中的筷子，一边站起身来说道：“就连本王闻着这香气都有些馋了！走，带本王去看看！”

满桌子的人没有办法，只能站起身来，带着李元霸向着正堂旁边的厨房走去。

说是厨房，其实也算是造船厂的餐厅，里面摆放着很多张高木桌子还有凳子，看起来至少可以供五百人同时用餐。

.....

餐厅里面，李元霸当先走在最前面，工匠们陆陆续续地出现在餐厅中。他们并不认识李元霸，一个个颇有些紧张意味地向着厨房的方向挤了过去。

因为啥？饿啊！

李元霸走到最前面的领餐口，却发现那窗口里头是一只只硕大无比的木桶，木桶里面盛着乳白色的鱼汤。还有一些由杂鱼杂虾混在一起熬制成的大菜。

至于另外的一些木桶里面，则是装着一个个拳头大小的，带着些黑色的面饼。

“给我一份！”李元霸指着桶子里面那冒着热腾腾香气的饭菜，对负责分饭的厨子说道。

后面跟着的常三生想要制止一下，不过看到那厨子已经把饭菜递给了李元霸，便摇了摇头退了下去。

来到一条长桌旁。李元霸夹了一只热乎乎的虾子丢进了嘴里。

还没嚼上两口，眉头就直接拧了起来。

原因无它，这虾子个头挺大的，可是根本就没什么味道，甚至可以说连点基本的调味料以及葱花、大蒜什么的都没有放，干巴巴地，这东西怎么吃？一丁点的味道都没有！

摇了摇头，李元霸以为是厨子忘记放调味料了，便抄起了那块明显黑乎乎的面饼啃了一口。

好嘛！

嚼了几口还没什么感觉，到了咽喉的位置直接卡在了那里，难以下咽，那种感觉并不是在吃饼，仿佛是在吞咽沙子一样。

“船厂中，工匠们每日里都吃这东西？”李元霸指着自已刚才吃的东西，声音中明显带着不满的情绪。

“王爷，咱们船厂的膳食就算是在登州，那也是最好的了！”

听到李元霸的话，常三生和常百生的脸色就苦了起来，不过这该辩解的时候还是得辩解地。即便你武王殿下不满，该说得话也不能藏着掖着。

“嗯？”李元霸的情绪还是提不起来，他的脸色往下一沉，身上不怒自威的气势自然而然地散发了出来，“你这话怎么说？”

“王爷！”常三生对李元霸拱了拱手，道：“并非是咱们船厂不肯给工人们提高膳食标准，实在是咱们船厂的收益刚好供给军船的制造，若是再分润一些出来的话，我大唐的水军就缺少了船只使用，故此……”

“那些主食也就算了，难不成连调味料还有葱、蒜什么的都买不起吗？”在李元霸看来，这些东西都是很便宜的，实在不行的话还可以自己耕

种，怎么可能过得这般艰难？

“王爷，您不知道的，船厂里面每日只提供一餐，也就是说，这中午的一餐就是他们一天的膳食了！”沉默了半晌，常三生还是将这个事实吐露了出来。

“.....”

李元霸沉默了，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无话可说了。

不融入百姓不知百姓疾苦，现在看来，要想改善百姓的生活环境，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五百二十六章登州搜索队

“看来，只有尽快把那个东西给研制出来，才能够让登州富裕起来了！”李元霸的脸色有些难看，“这登州就是大唐的一个缩影，真是任重道远啊！”

看着这渐渐变得熙攘起来的餐厅，看着这些面容黝黑，身上衣衫破旧的工匠们伸长了脑袋，踮着脚向着领餐口的方向走去，李元霸脸上的表情始终阴沉。

“王爷，要不然……咱们回去吧？”常三生见李元霸脸色一直不好看，在心中斟酌了一会，说道。

李元霸摇了摇头，道：“你们一人去点一份餐，就在这大堂里面吃吧！”

“诺！”

知百姓苦，方能行人事，在场的人都是聪明人，自然明白李元霸的意思。

于是，造船厂的餐厅便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景，登州最高的军.政长官，还有船厂的高层，陪着一名青年人在这用起餐来。

……

李元霸口中所说地难题，便是铁皮船的动力系统，蒸汽机。

蒸汽机是将蒸汽的能量转换为机械功的往复式动力机械。

虽说蒸汽机最初出现引起了18世纪的欧洲，直到20世纪初的时候，它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原动机。

所以只要把这东西研制出来，搞一个大唐版的工业革命，那到时候大唐还不彻底雄起？

只是李元霸对于蒸汽机只有一个大致的概念，记得上学的时候曾经在实验室里和导师做过简易蒸汽机，现在要让他照搬过来的话，还真是有些困难。

所以，他需要找个组织或者精通这一方面的人才，由他提出大体的概念还有基本的构造。再由他们制造研究。

虽说时间上可能用得会长一些，不过为了这些都不是问题，李元霸有信心在最短的时间中将蒸汽机给搞出来。

.....

从造船厂里出来已经是申时了。李元霸的脸色依旧不好看。

“三炮啊，你对登州怎么看？”李元霸抬头看着头顶那昏黄的阳光。眉眼带着沉重之色。

赵三炮就是一憨性子，有什么说什么，所以李元霸话音刚落，他就说道：

“有钱的商贾大族挥金如土，没钱的百姓却恨不得要饿死！就像您曾经说过的，典型的极端贫富差距！”

李元霸闻言有些惊诧地扭头看了赵三炮一眼，道：“这句话你还记得？”

赵三炮有些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后脑，道：“是柔娘告诉我的！”

“你这家伙倒是实诚！”李元霸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道：“好了！之前交代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已经安排下去了！”赵三炮回答道：“是三多亲自去办得，现在这个时间应该已经差不多了吧？”

“嗯，这件事情必须尽快去办！”李元霸点点头，道：“靠着这段时间去大唐周边的海域去看一看，这样等帆船打造成功之后也能够尽快入海，登陆琉球！”

“未将明白！”

赵三炮点点头，沉声应是。

.....

人类一向的习惯就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虽说登州地界多山金丘陵，可以耕种的土地不多，可是凭借农耕的话。依旧可以养活一部分人。

至于另外剩下的大部分人吗，自取自用也只能从大海里面获取。

因为登州濒临大海，大海之中出产的各种可食的动植物亦是十分的丰富。因此登州就催发了一个新兴的行业，便是捕捞业。

登州，除了那个很是喧嚣的港口之外，还有一个与之毗邻的地方，那里距离港口并不远，临近海岸又十分地方便，是以朝廷方面便出资建了一座小港口，以供民用。

因为在这座小港口中大量停留的都是一些民用的小船，所以久而久之地。就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民用的交易集市，当然了。也仅限于各种生猛海鲜的交易买卖。

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海魂船队霸占了这里。每一个进出小港口的或者在小港口中交易买卖的人，都必须支付一定的金钱才能够在这里进行正常贸易。

李元霸命人将海魂船队这个地头蛇给灭了之后，小港口也变得喧嚣、繁华了起来。

很快，太阳就要落山了，登州城小港口上的人也慢慢变得稀少了起来。

一个生得黑黝黝，看起来不过二十三四的汉子，有些焦躁地划着一条小船，在小港口里面来回穿梭。

小船上装着一些虾子、带鱼以及其他的一些海鲜，虽说都还是新鲜地，可是看得出来，今天他的买卖做得并不好。

更重要的是，这海鲜一出海，如果短时间内卖不出去，如果要是再放上一晚上的话，明日就更没有人要了。

又在港口里面转了转，汉子实在没办法了，只能将这些海鲜低价出售给了一个做海酱的人。

数了数手中并不多的铜钱，那汉子满脸地苦涩，今年鱼汛来地太早了，所有家里有船又能下海的人都一窝蜂地下海去捕鱼，结果捕捉到的海鲜一多，这价格自然也就降了下去。

往年出海四五天，到手的铜钱至少可以用上月旬，如果收成好的话，支撑个两三个月地都不成问题。

今年，怕是不行了！

这汉子名叫乔四维，今年二十有三，是登州城外五里，乔家村的一个普通渔民。

说起来他家还算有点条件，家里在他小的时候就有四艘能乘二三十人的小沙船。

只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就在乔四维家在登州地界混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海魂船队从天而降，直接就把乔家给打回了原型，不仅四艘小沙船被收走了一半，剩下的两艘，还有一艘被凿露了底儿。

原本的富裕之家被摧残到了这幅田地，确实很让人有一种心酸的感觉。

“唉！”

掂了掂手中的钱袋，乔四维无奈的摇了摇头，在小港口收拾好自家的船只之后就向着村子走去。

“四哥，四哥！”

走到半路，将要路过登州城的时候，一个略微有些稚嫩的声音在他身后响了起来。

乔四维扭头看去，却发现是同村的牛大力。

这牛大力比乔四维小四岁，生地魁梧无比，身体壮实地很。

不同于乔四维家，牛大力家是靠山吃山，他家祖上就是以打猎为生，到了牛大力这一代，除了打猎还兼职卖柴，生活上倒是没有那么拮据。

“大力，今日收获如何？”乔四维等了牛大力一会，待他走到身前，问道。

“还成吧，反正我爹交给我的东西都卖出去了！”牛大力笑着拍了拍有些鼓囊囊的腰间，道：“四哥，今日就晚些回去吧？咱们哥俩在登州城中找个小酒馆好好吃一顿酒，就当是谢你的救命之恩了！”

“这有啥？当日你掉进了山窝窝，就算是别人看见了也会把你给拉上来的！”

乔四维摆摆手，道：“你若是有信的话，多多孝敬你的父母，就算是对四哥的报答了！”

“那怎么行？我爹说了，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日后四哥你的事情就是我牛大力的事情，今日咱们哥俩就好好喝一顿！”

牛大力那里肯干，生拉硬拽着乔四维就往登州城里走。

就在这哥俩刚刚进了登州城的时候，在城门口的地方却发现了一个大台子，台子上有一个身穿怪异黑衣的汉子正在说着什么，而台子下面则是聚拢了一群人。

乔四维和牛大力感到很奇怪，毕竟好奇心是人的天性。

于是这两人便仗着身体的优势挤了进去。

“诸位登州的兄弟们，为了搜索我大唐周遭的海域，都督府拨出一大笔资金决定成立一只搜索队！说是搜索队，其实和捕捞队没有什么区别！”

台子上的怪异黑衣人卖力地嘶吼着：

“捕捞队，想必诸位兄弟们都知道！眼下搜索队对外招收人手，只要你是登州人，身体健康，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就能成为搜索队的一员！”

“这位大哥，不知道进了搜索队，我们需要付出什么，需要做什么？”

人群里，有人大声地叫了起来。

“你们什么东西都不用出，只要你们能吃苦，踏实肯干！每月的月底都会有固定的工钱可拿，而且如果这当月的捕捞量超过一定的范围的话，还可以得到额外的金钱奖励！”

黑衣人解释着，这仲春天气竟然热出了汗。

“你不会骗我们吧？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好事？”

“都督府又是什么？”

“这位大哥，你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你！”

黑衣人话音刚落，下面的人群就炸开了锅，对于黑衣人的话，这些淳朴的渔民还有登州城的汉子们，明显多了几分不信。

“诸位，诸位兄弟们且安静！”

怪异黑衣人扭了扭有些僵硬的脖子，道：“刚才有位兄弟说都督府是什么？告诉你们，皇帝陛下亲封了一位王爷来到登州，统领登州的军政事宜！他姓李，名叫元霸！不知道诸位兄弟们可曾听过？”

“什么？李元霸！”

“那位武王殿下竟然来到登州了！”

“那这件事情八成就是真的了！”

这回，所有人都信了，单单只是李元霸这三个字就代表着不小的可信度。

第五百二十七章他连个屁都不是！

“明日，待明日都督府就会贴出告示来，到时候想要前来报名参加搜索队的，尽管来报名也就是了！”

黑衣的神武卫兵士微微一笑，道：“你们也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叫李三多，乃是神武卫的兵士，你们若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尽管来找我就是了！”

感情李三多来这里了，怪不得晌午的时候，船厂里已经没了这家伙的身形，原来是来这里招工了。

听到李三多的叫喊，乔四维和牛大力也是心中一阵悸动。

这搜索队是做什么的，他们谁都不清楚，不过之前那李三多说搜索队与捕捞队差不多，那想必也是和下海捕鱼有关了。

而且，他们每个月都有工钱可拿，额外的金钱他们是不奢望了，只要每个月给的工钱充足，就足够让他们两人养活自家的一大家子人了。

再说了，眼下近海捕鱼的人是越来越多，自家的那艘小沙船基本已经赚不到多少钱了，索性就先去报上一个名，干一段时间再说。

即便到时候感觉干得不行了，大不了再继续回去用自家的沙船捕鱼好了，再差能有现在差吗？

尽管心中已经下了决定，可是以乔思维那谨慎的性格，还是打算再观望一下。

相比起乔思维，牛大力可就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了。

他们家现在是吃喝不愁，现在多他一个打猎、砍柴的，只是多一个给自己赚娶媳妇钱的人，少了他，家里的情况反倒会变得轻松起来。

于是，牛大力便对着台子上的李三多喊道：“这位大人，您说地当真吗？”

空口白话，口说无凭！

李三多终究是凭着一口白牙在说事，什么可证明身份的东西都没有展示出来，即便说明日都督府会贴出告示来，也是于事无补。

“这个好办！”不过李三多明显已经想到了这种局面。伸手入怀，在身上

摸了半晌，掏出了一件东西。

“看看吧！”李三多将手中的东西丢给了下面的人，道：“这是我的身份令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还有神武卫特有的印记！”

一枚金光闪闪的小牌子，在众人之中传递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众人总算是相信了李三多，不过问题紧接着又来了。

“那这位大人。这个搜索队究竟是作甚子的，要是我们被搜索队收了的话，每月的月钱能有多少？”

牛大力双眼放光地看着台子上的李三多，问出了一个所有人都想知道的问题。

“我只负责招人，其他的自有人来和你们讲解！”

李三多说着指了指自己身后不远处，便见一个身着浅绿色官袍的人正坐在台子的最后面，几个城中的工人们，站在这位旁边，听他讲述具体的责任以及工人们应该获得的报酬。

乔四维和牛大力也上前去听了一下，发现这个所谓的搜索队其实就是捕捞队。

由都督府出钱出船。雇佣人出海捕鱼，只不过他们这些人不用承担捕捉不到鱼的风险，而且每月势必都有月钱可拿。

而当那绿袍人说出每人每月的月钱时，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每人每月三百文，这他娘地真是天上掉馅饼啊！

就算是乔四维之前自己捕鱼之后再贩卖，每月都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收益。

于是，所有人都开始窃窃私语起来，毕竟肯开出这么高的工钱，那就表明付出的辛劳也绝对不是一点半点的，如果说。每出海一次就挂了，那可真是太不划算了。

所有人都不傻，他们只是迫于生活，只是想要养家糊口。并不想因此而丢了性命，所以即便是武王成立的搜索队又怎么样？没了命，一切都是白搭！

“每月给我们这么多的月钱，难道搜索队是真得只要我们参与捕鱼

吗？”下面的人又一次呼喊了起来。

“当然！”李三多傲然地点点头，道：“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你们且放心，每次出动搜索队。我们神武卫便会派出五十人随行，保证你们的安全！”

神武卫随行！

单单只是这一点，就让在场的所有人停下了议论声！

因为神武卫便是长胜的代表，人家都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他们此刻亦应该有所表示了！

“大人，我要报名参加搜索队！”

牛大力第一个举起了手，对那名绿袍官人说道。

有一就有二，牛大力是第一个，紧接着便是另外几个年轻人，到最后的时候，乔四维也在牛大力的动员下报了名。

等到日头渐渐落下了西山，围着的人群已经在平台前站好了队列，摆出了一个方形的队伍。

“诸位，因为本次名额有限，所以还需要进行一次简单的审核！”看着平台前面这七八百号人，李三多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大人，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审核？”牛大力问道，若是一些简单的问题还可以，若是一些太难得，他还真怕自己过不了审核。

李三多笑着摇了摇头，道：“待明日你们自然就知道了！”

.....

第二日，李元霸起得很早，因为他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不能够把时间都浪费在与被窝战斗的过程中。

“王爷，您吩咐末将做的事情已经办得差不多了，只需要再筛选一下，应该就可以开工了！”

李三多比李元霸起的还早，昨天光整理资料就让他够忙的了，王爷那边还催得紧，所以这家伙也没怎么睡觉。

“哦？有多少人了？”李元霸抹了一把脸，问道。

“昨日统计的是八百三十二人！”李三多说道：“不过他们之中还有一部分人并不是登州本地人，他们应该对附近海域并不熟悉才对！”

“是得好好筛选一下！”李元霸闻言眉头微微一挑，道：“今日本王随你们一起去吧？让本王也看看这些登州本地的百姓们，对于附近的海域是否熟悉！”

“可是王爷.....昨日的时候，大唐水军驻登州的水军提督方明砚，递上了名帖，想要邀请您今日去水军驻地中一行，您看.....”

站在另一边的赵三炮接过了话头，说道。

“水军？”李元霸冷笑了一声，道：“看来他们是坐不住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本王就是要晾一晾他们，真当自己是有个人物了？在本王眼里，他连个屁都不是！”

第五百二十八章三个少年郎

审核，在邓州城中最大的酒楼‘富源酒家’进行。

当李元霸到达这里的时候，那些登州的渔民、百姓们早就已经到了酒楼之中。

李三多等人陪着李元霸进了三楼的雅间中，至于审核，自有专业的人去进行。

“三多，这次的题目是谁出的？”李元霸坐在雅间中，端起茶盏饮了一口，说道。

“是王先生！”李三多习惯性称呼王浚为王先生而并非是王长史，“王先生说，此次审核，我们并不是找文武双全的朝廷大臣，所以不需要他们各个都识文断字，只需要熟识近海的情况，能够熟识鱼类的习性就可以了！”

“王浚这个家伙倒是搞筛选、政工工作的好手啊！”李元霸闻言轻笑了起来，他倒是没想到王浚还有这么多的花花肠子。

“待一会审核开始的时候，你们不必下去，就本王自己下去看看好了！”李元霸想了想，感觉这件事情很有意思，还是自己去参与一下比较好。

“诺！”

李三多等人应了一声，其实他们心中也感到很有意思，自家王爷的性格还真是多变，面对敌人的冷酷之下，竟然还像孩子一样。

.....

“诸位！且静一静！”

酒楼一层，昨日那一名身着绿袍的中年人站在一个高台上，两只手掌微微下压，道：“我叫沈聪，是此次审核的主审！诸位莫要紧张，今日不会给诸位发放纸笔，只需要每人回答我几个问题即可！”

说到这里，沈聪看了看放在桌子上的人名单，念到第一个名字：“王小发！”

“是！”

一个黑黝黝的矮少年高举着胳膊，大声叫了起来。

“不要那么紧张，来，随我进来吧！”沈聪对这名少年笑了笑，摆摆手，示意他跟着自己进到一楼的一间早就已经准备出来的小雅间。

过了有盏茶的时间。黑黝黝的矮个子少年从小雅间中出来，脸上满带着兴奋的笑容。

“小发，怎么样？”

一楼里面，有认识王小发的人大叫了起来。

“过了。过了！”王小发摆摆手，道：“我被收录了！”

“都问了你些什么？”

“都是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放心吧，你们肯定能过地！”王小发脸上的表情不似作伪，听到他的话。所有人的心中都放松了下来。

“牛大力！”

第二道声音响了起来。

牛大力带着满脸的兴奋之色站起身来，急匆匆地向着小雅间中冲了过去。

这个时候，楼上的李元霸也从上面走了下来，进到了小雅间中。

因为酒楼的特殊设计，小雅间里面有一个旋转楼梯，可以从三楼直接进小雅间里面。

当牛大力进到屋子之中后，才发现雅间里面竟然有俩人，不过他并不在意，毕竟只要过了关，其他的一切都说好。

“两位大人好。我叫牛大力！”牛大力脸上带着憨厚的笑容，向李元霸以及沈聪行了一礼。

李元霸对牛大力笑了笑，道：“你叫牛大力是吧？免礼吧，不必如此拘束！”

“嘿嘿！”牛大力只是嘿嘿地笑。

“你是哪里人？”沈聪开始了例行审核。

“乔家村的！”牛大力不等沈聪的话问完，就继续说道：“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六代了！不过相比起打猎、砍柴，我对出海捕鱼的兴趣却是要更大一些！”

“哦？世代猎户！”李元霸有些奇怪地说道：“既然是以打猎为生，那你为何要进搜索队？”

“我们登州毕竟是临海的城邦，靠山吃山早晚都有吃空的时候！”牛大力挠了挠后脑，继续说道：“我爷爷说了。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尽快脱离打猎的生活，毕竟后代子孙也有去山中过活的资格！”

“呵呵，你爷爷倒是明事理啊！”李元霸呵呵笑了起来。示意沈聪继续开始提问。

沈聪微微颌首，道：“好，既然你对于出海捕鱼如此有兴趣，那想必对与海上行船应注意什么？每年何时会有鱼讯？应该很是清楚吧？”

牛大力很自然地说道：“海上行船，应该……”

对于每一个人，沈聪都做到力求做到深入细致。不过这些问题对于一个渔民来说，还是手到擒来的。

很快，牛大力就把沈聪的问题回答了个遍，到最后双方签订好了契约。

李元霸对牛大力微微颌首，道：“恭喜你，你被登州搜索队收录了！”

“谢谢两位大人！”牛大力很兴奋，就像是吃了什么山珍海味一样。

……

一直忙到了日头西落，天色完全暗下来的时候，李元霸这里的招聘工作总算是忙完了，八百多人一共刷掉了一半多，只剩下了四百人。

一众被收录的渔民们，高高兴兴地收起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契约，然后便到登州城中买了几样米面以及酒菜，飞快地跑回家向家人报喜去了。

至于那些未被收录的人，也并非都是败兴而去。

李元霸命手下人发给他们每人二十枚铜钱，聊当慰藉了。

就在李元霸在酒楼之中忙地不可开交的时候，登州港口之内，也来了两艘巨无霸。

这是两艘看起来造型奇怪的船只，虽说外形看起来与之前的那些军船没什么两样，可是上面的多余的船舱却被拆掉，换成了软帆，可以说是半帆船吧。

在那两艘船只之上，也藏着几个从长安城偷偷潜来登州的少年郎。

船舱里，昏暗的烛光下，三个少年郎围桌而坐，桌子上还摆放着一些生猛海鲜，还有几样下酒的小菜。

“小六，你说我们偷偷来登州，四皇叔不会把我们轰回长安去吧？”一名身着华丽锦袍的少年，皱着个眉头，声音中有些担忧。

“不会，反正我们已经取得了父皇的默许，只要我们几个不闯祸，在登州呆上几个月又有什么？”另外一名颇有些精悍的锦袍少年，倒是很无所谓。

“那个……我觉得吧，四皇叔应该不会轰我们走的！以四皇叔的脾气，八成会打我们一顿，然后就给我们安排各种功课！”最边上长得有些黑的少年郎，脸色倒是很苦逼。

看得出来，这家伙来登州，本来应该是拒绝的。

第五百二十九章尔等，可治罪否？

“三哥，我看小七就说得不错！反正来都来了，就算是四皇叔赶我们走，难道还不许我们好好玩玩嘛？”小六的语气就像是小流氓一样，充满了痞气。

“算了算了，这马上就进港了，希望四皇叔不会当时就揍我们！”三哥摇了摇头，直接站起身来，向着船舱外走去。

这几个家伙是谁？

不用猜了，正是三皇子蜀王李恪，六皇子梁王李愔，以及七皇子郢王李恽。

前些日子，这三个家伙动员各自母妃以及长孙皇后的力量，在李世民那里软磨硬泡了足足两天的时间，总算是让那位皇帝陛下同意这三位皇子出长安，前往登州去烦李元霸。

于是，这三个小家伙就随李元霸之前改建的船，一起来到了登州地界。

港口，早就已经被一众登州卫的兵士们戒严了，反正已经到了现在这个时间段，港口里面也没有多少船只了，毕竟除了特殊情况，港口之内不得有商、客船停留一夜。

“咚咚咚！”

鼓声响了起来，虽说只有三声，可是当鼓声响过之后，船上就紧接着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

一队队身着特制铠甲的兵士们，从船上走了下来，这些人的人数大概在三百名左右，身上背着的也全都是怪异的武器装备。

李恪三兄弟最后从船上走下来，一个个板着一张脸，就像是别人欠他们十万枚铜钱一样。

“三位大人，我登州卫致果校尉陈昌盛，我奉命前来港口迎接诸位！”

这一对登州卫的领头人，是个看起来三十岁上下的青年，就李恪这三兄弟那么大的谱儿，一看就是这群人的大头儿。

李恪对陈昌盛点点头，很有礼貌地还了一礼，道：“陈将军，你可知道都督府？我等有要事要求见王爷。可否带我等前往都督府中？”

“理应如此！”陈昌盛应了一声，扭过头吩咐手下好好接待这些兵士，自己则带着李恪他们直往都督府而去。

.....

大唐水军驻地，位于胶東半岛临近高句丽的地方。这里的地势易守难攻，如果在这里建造一座军事要塞的话，还真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

“将军，都督府那边有回复了！”

水军驻地正堂，一座宽敞的大厅之中。一名脸上有着一道刀疤的中年男子，大马金刀地坐在一张铺盖着虎皮的躺椅之上，在他的下面则是一名年龄和他差不多的人，之时身材有些臃肿了一些。

“哦？方生，依你看是都督府的意思，还是那位的意思？”满脸凶悍之色的方明砚，嘴角勾起了一抹凶残的笑容。

“送信过来的神武卫虽说并没有说明白，不过以那位在神武卫中说一不二的地位，八成不是下面人的主意！”

方生那张略有些肥圆的脸上出现了思索的神色，过了好一会这才继续说道：“不过。那位好像弄了一个什么搜索队，今日一整天的时间，他都窝在‘富源酒家’！”

“打算晾一晾我们吗？”方明砚嘴角的笑容更加明显了，甚至还带上了不屑的神色：“这种行为，还真像是小孩子呢！”

“将军，我们如何应对？”方生躬身躬地更低了，他知道方明砚的性格，一向是说一不二，以他对自家将军的理解，现在八成是怒火中烧了。

“能怎么办？”方明砚声音更冷。“天高皇帝远，这登州地界可不是长安城，在这一亩三分地上，可不是他武王说了算！”

“那.....”方生眼中闪过疑惑之色。毕竟以他的身份地位，有些事情是意识不到，也做不出来的。

“安排人去都督府，好好查查有哪些个东西是我们能用的！我们得给这位王爷好好上上眼药了！”方明砚的声音中带着浓重的嘲讽之色。

“是，将军！”方生脸上露出了果然如此的神色，恭敬应了一声。匆匆地往门外行去。

走到门口的时候，一个小黄门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差点和方生撞个满

怀。

“如此慌里慌张地，成什么体统！”方生脸色一沉，直接一脚就踹了出去。

小黄门哪里敢反抗，只能强忍着疼痛，道：“将军且饶命，小的知错了，小的知错了！”

“行了，有事说事！”方生冷着一张脸，转身就要走。

“方生，等等……”方明砚看了放生一眼，道：“说，什么事？”

“回大将军的话，方才咱们在港口的兵士们来报，从长安方向来了两艘大船，从船上下来了三名公子哥模样的人，看那架势，八成是长安来的世家大族子弟！”

小黄门快速地组织了一下语言，继续说道：“听咱们兵士们的意思，那三人下了船之后直接就被带向了都督府！剩下的两艘船上，留下了大概三百名身着甲冑的兵士！”

“哦？从长安来的公子哥？”方明砚眼睛一亮，道：“还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啊？”

停在了门口的方生转过身子，道：“将军，您的意思是想要将他们给抓来？”

“哈哈，知我者方生也！”方明砚哈哈大笑了起来，道：“好了，你去安排吧！相信之后的事情，你会做得很好地！”

“是，属下明白！”方生就是方明砚肚子里的蛔虫，虽说有些事情并没有交代清楚，可是这么多年了，他自然知道如何去办！

.....

从登州城外的港口到位于城最中心的都督府，大概有半柱香的时间。

再加上这段时间中，李恪这小哥仨为了欣赏登州城的夜景，那是一边走一边看，在时间上更是无限制地延长了。

“三哥快看！”李恹指着街边上一个支着烧烤架的地摊，道：“你身上有没有铜板？给我去买十串烤虾、烤蟹……”

“你小子就不能消停会？”李恪有些无奈地看了李恹一眼，道：“没有！我

身上都是金叶子，难不成你想去当个冤大头，拿金叶子去买烤虾、烤蟹？”

“就是，你就知道吃！”李愔很是不屑地拍了拍李恽的肩膀，道：“来了登州，还愁以后没有好吃的好喝的？要是让四皇叔知道你小子这么没出息，指不定一会就蹦出来撕了吧了你！”

“得得得，我不说了，不说了！”李恽这辈子最怕李元霸，李愔把李元霸都给抬出来了，他还是赶紧地闭嘴吧。

“蹬蹬蹬……”

就在小哥仨还在相互调侃的时候，一道道整齐的脚步声响了起来，随后便是一道浑厚的声音：

“马车里面的人给我听好了，我们是登州水军府的，我们怀疑你们涉嫌向敌国传递我大唐军事情报！你们必须下来，跟我们回水军府，接受审问！”

嘿，我丢你老娘地！

坐在马车中，悠哉悠哉地小哥仨一下子就给愣住了，这什么情况？怎么就成了涉嫌向敌国传递大唐军事情报了？自己挖自己的根儿，这也太他娘地扯了吧？

“三哥，外头是不是在说咱们？”李恽眨眨眼，问李恪。

李恪有些无辜地耸了耸肩帮，道：“你问我，我问谁？”

“咱们也甭瞎想了，出去看看不就知道了！”李愔倒是看得明白，直接掀开暖和的小毯子，向着外面走去。

马车外面，大概有为数在三百人左右的，身穿大唐制式铠甲的兵士，在一名银甲将军的带领下，挡在三兄弟乘坐的这一驾马车前。

“你们是什么人？”李恪眉头一耸，说道。

“方才本将就已经自报家门了！现在你们最好是乖乖地跟我们走，否则的话，就不要怪我们对你们不客气了？”方生阴沉着一张脸，倒是颇有些气势。

“方将军，这三位都是长安城来的贵人，可不是什么通敌的叛贼？”登州卫致果校尉陈昌盛站了出来，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笑容。

“哦？你认识本将，你又是哪位？”看着陈昌盛，方生的眉头挑了起来，声音中透着一股子嘲讽的意味。

陈昌盛并没有因为方生的态度生气，而是慢条斯理地说道：“方将军自然是不认识小的，不过这三位贵人是我们登州卫要护送的人，你们水军也管不到我们登州卫的事！”

“哦？哈哈……他在跟谁说话？”方生放肆地大笑了起来。

“将军，是一条狗在乱吠！”

“哪家的门没有关好，把这货给放出来了？”

“杀了他，炖狗肉了！”

这些水军还真是嚣张惯了，肆无忌惮地嘲讽着致果校尉陈昌盛。

“这群家伙还真是可恶，竟然这么嚣张？”马车边上，李愔眼珠子通红，要不是有李恪拽着他，怕是早就已经冲上去狠揍这些家伙们了。

“放肆！”

泥人尚有三分火，被这帮水军这么一通嘲讽，陈昌盛的脸色也终于阴沉了下来，他大声地呵斥道：

“本将虽说与你们隶属于不同阵营，可是本将乃是正七品上的致果校尉！尔等不过是一群连最低品阶都没有的兵士，本将怎么算都是你们的上官……按照大唐军律，辱骂上官，当罚俸半月，重责二十军棍！尔等，可知罪否？”

与马车随行的二十来名登州卫兵士，也在此刻表现出了应有的气势，齐齐上前大喝了一声：

“尔等，可知罪否？”

第五百三十章就，死了！

“嘿，这哥们儿是个人才啊！”听到陈昌盛的这一通呵斥，李恪他们三兄弟的眼神立马就亮了起来。

“不行，等咱们回长安的时候，我一定要把他从登州卫中要出来！”李恪更是直白，一句话就把陈昌盛给预订了。

“行了，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咱们还是先看看怎么度过现在这个难关吧！”李恪没好气地瞪了李恪一眼，示意还是看好眼前的情况再下定论。

马车前方，双方依旧在僵持。

“你如此牙尖口利，看来在登州卫中的地位，亦是靠嘴皮子骗来的！”方生冷笑了两声，道：“且不说你等阻碍我水军捉拿逆贼，单单是包庇逆贼这一条，你就算是六品、五品的将军，本将也照样可以抓了你！”

“哼，厉害话谁都会放！口说无凭地，愣说马车里面的贵人是逆贼，真当我们登州卫好欺吗？”陈昌盛便得紧张了起来，同时他背在后面的手，悄悄对临近马车的一个人打了几个手势。

意思很明显：无非就是，点子扎手，我尽量拖延时间，你速度搬救兵！

那名登州卫的兵士眸子中闪烁了两下，悄悄向着后方走去。

方生自然注意到了那名兵士的动作，不过他可不在意这家伙在做什么，即便是武王亲至又怎么样？他们水军府想要做的事，谁又敢管呢？

.....

时至酉时，都督府的厨子们已经准备好了晚膳，这边李元霸刚刚来到偏堂，一名神武卫兵士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王爷！”进了偏堂，那名兵士恭敬地向李元霸行了一礼。

“何事？”瞄了一眼进来的兵士，李元霸眉头一挑。说道。

“王爷，外面有一名自称是登州卫的兄弟，说有要事禀报王爷。十万火急！”神武卫兵士脸色一沉，声音不急不缓。

“都到这个点了。能有什么事情？”李元霸皱了皱眉头，说道。

“王爷，今日咱们改建的帆船从长安到了登州，想来是那两艘船出了什么事情吧？”赵三炮陪在李元霸的身侧，说道。

“那，去把他叫进来吧！”李元霸放下了手中的碗筷，道。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先前那名站在马车旁边的登州卫兵士。一脸惶急地跑了进来：

“王爷，王爷救命啊！”

李元霸眉头一耸，道：“救命？谁快要死了？”

“王爷，今日我等奉命前往港口……”那名登州卫的兵士，将从港口到方才发生的事情，细细与李元霸说了一通。

“那三个小子竟然来了登州！”听完他的讲述，李元霸有些惊讶地自言自语道：“看来皇兄是真舍得把这几个猴崽子放出来了！”

其实甭说李元霸了，就算是赵三炮都从那名登州卫兵士的讲述中，也听出了那三个少年郎是皇帝老子的那三个小子了。

“三炮，你去调五百名神武卫的兄弟。带足了子弹，这次说不得要去水军府中，让他方明砚涨涨记性了！”李元霸站起身来。对赵三炮吩咐了一句。

“诺！”

赵三炮这家伙就是典型的战斗狂，这一天闲着没事就浑身发痒，恨不得天天都有仗打。

眼见着赵三炮出了偏堂，与李元霸同桌而坐的武顺有些担忧地说道：“夫君，小心！”

李元霸哈哈一笑，道：“娘子放心，纵然这里不是长安城，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欺负本王的！”

……

马车之前，僵持已经变成了剑拔弩张。两方拢共三百余人，全都是刀剑出鞘。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紧张的神色。

“陈昌盛，你当真不肯让车中人跟我们走？”方生下了最后通牒。

“蹬蹬蹬……”

就在陈昌盛想要反讽两句话的时候。忽然从去往都督府的方向传来了一阵整齐无比的跑步声。

当他们回头看去的时候，刚好看到一队为数怕是不下四五百人的黑衣人跑步前来，这些黑衣人身上的穿着很是怪异，背后还背着长长的武器，他们排着整齐无比的队列，杀气腾腾地从远方跑来。

看他们的架势，分明是冲着这里来的。

看着这些面如岩石，身形壮硕的黑衣人，不论是水军还是登州卫的人，全都露出了震撼的神色。

他们可都是行伍出身，看人的眼里还是有的，这些直奔这里冲来的黑衣人无一不是精悍无比的士卒。

马车上，几个小家伙眼睛亮了起来。

“是赵大哥他们！”李恇的眼睛眨啊眨地，脸上带着兴奋的神色。

“哈哈，这回水军府的家伙们完蛋了，看他们这回还怎么嚣张！”李恇更是暴脾气，直接就从马车上跳了下来，奔着赵三炮他们就冲了过去。

“我说……小六，你去干甚子？”李恪这边一个没注意，一把没拉住，李恇就已经跑远了。

“神武卫？”方生脸上的神色很平静，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

“围起来！”

赵三炮才不管这家伙再说什么，上来就让手下的兄弟们将这些水军给围了起来。

被这么多人围困，方生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紧张之色，反倒是上前两步，向站在最前面的赵三炮行了一礼，道：

“这位将军，我们是水军府的人，此次出行主要是为了逮捕几个涉嫌向敌国传递大唐军事情报，不知这位将军此来所为何事啊？”

赵三炮连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说道：“你有权利保持沉默，不过你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

好嘛！

这句在李元霸前世的港剧中颇为经典的话，被赵三炮用在了这里。

对于赵三炮的无视，方生很生气，或者说很恼火。自从成为登州的水军之后，他已经记不得有多少年，有人敢这么无视自己了。

所以，方生阴沉下了面容，声音中透着股恼怒：“本将说，本将是登州水军府的人，你，没有听懂吗？”

“砰！”

回应方生的，是一道划破苍穹的巨响，以及一道瞬息即逝的亮光。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到死，方生都不知道是谁杀了他，在他的眼里，只有那一道闪亮的光华！

第五百三十一章夜袭

死了？这样就死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面面相觑，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

“废话真多，死了也就清静了！”

李元霸从赵三炮身后缓缓踱步而出，他手中的短铊甚至还冒着白烟，阵阵火药味从铊口中逸散开来。

“四，四皇叔！”

跑在最前面的李愔，看到李元霸的时候，身体顿时紧绷了起来。

“我一猜就是你们这三个臭小子！”李元霸没好气地赏了李愔一记暴栗，道：“就不能老老实实地呆在长安城，非得来登州找你们四叔我的麻烦？”

“嘿嘿，四皇叔！我们在长安城中呆着也是无聊，还不如跟着您来登州长长见识呢！”李愔嘿嘿笑了起来，不过去不敢拂逆李元霸。

“你小子倒是会说话！”李元霸无奈地摇了摇头，就他那护短的性子，还真是无法狠下心来将这几个小家伙给赶回长安城去。

“行了，去把恪儿还有恽儿都叫过来吧！四叔带你们去出气！”拍了拍李愔的肩膀，李元霸说道。

“好嘞！”

李愔早就看这帮家伙不顺眼了，要不是知道自己方才不是他们的对手，怕是早就冲上去和他们干上一架了。

“你，你竟然杀了方将军！”

就在李元霸打算带着李愔他们往水军府赶去的时候，那帮在自家将军死后就一直处于呆愣状态中的水军兵士们，终于反应了过来，一个个脸上全都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神色。

“杀了又如何？”李元霸扭头看了这些水军们一眼，道：“蝼蚁一样的存在，竟然敢质疑我们神武卫行事，就算死一百次又有何妨？”

“杀了他们，为方将军报仇！”

“敢这么和我们水军府的人说话，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杀了他，点天灯！”

这些个该死的水军还真是没有眼力价儿，当下两方人马实力如此悬殊。竟然还敢放言威胁神武卫兵士，真是活腻歪了。

“闭嘴！”李元霸能忍，赵三炮可是不能忍了，他恶狠狠地看着这帮水军。道：“知不知道你们在跟谁说话？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一位，乃是当朝的武王殿下，就算是你们水军提督方明砚见到武王殿下也要行大礼，你们又算是什么东西？”

“什么，武王！”

得。原本只以为是小打小闹，没想到却把这位大主儿给倒腾出来了，还真是流年不利啊！

“三炮，反正他们也是水军的人，那就把他们身上的武器都收走，一起押回水军府吧！”

李元霸到现在才算是想起来，这帮家伙也是水军府的人，那索性把他们全都带回去也就是了。

“诺！”

赵三炮冷笑了起来，直接命令手下们向着这帮无法无天的水军们冲了过去，

水军们在大唐海域养尊处优。数年来也只不过出动了六次而已，论起水上战斗力来或许还值得称道，可若是在陆地上嘛，就算是来一万名水军都不是眼前这些神武卫兵士们的对手。

于是，看似惊心动魄，可实际上却是无比正常的一幕发生了。

神武卫只不过出动了三十人，竟然就把这支位数在三百人，所谓的水军精锐都像是成了软脚虾，被神武卫兵士们给虐了个半死。

最后的时候，还很是屈辱性地被神武卫兵士们给绑缚着双手。连成了串，就像是赶牲口一样地向着水军驻地的方向赶去。

.....

“行船去，就当是试试港口咱们最新改建的那两艘软帆船了！”

押着这般家伙往前走了一段时间，李元霸忽然想起前昨日的时候。刺史赵子期给他看的登州地形图以及海域图，水军所在的驻地，明显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地方。

如果水军当真是丧心病狂地要对神武卫动手的话，想要从陆地上攻过去，那是想都不要去想；而如果想要从海面上攻过去呢，那就要容易多了。

至于原因。很简单！

因为李元霸将神机府最新研制出来的远射程神武炮，在每一艘船上都装了十门。

有威能强绝的神武炮开路，纵然是水军当真要反叛，那也绝对能够战胜他们！

最多，也不过浪费一点时间罢了。

.....

眼下尚是仲春，虽说天气正在渐渐变暖，可是在酉时的时候，天空却还是已经变得漆黑一片了。

此时时刻，整个登州城中，不论是百姓还是那些驻守的兵将们，劳累了一天，都在享受着晚间美好的用餐时间，甚至就连在海上巡逻的水军船队也变得松懈了下来，一个个饥肠辘辘，恨不得赶紧有人来给他们换班。

不过也正在这时，忽然从东北方向的海面上映起了两大片无比硕大的黑色阴影。

可惜在夜幕的掩护下，根本没有入注意这片距离水军驻所越来越近的阴影。

而当这片阴影终于进入登州城水军驻地巡逻船队的警示范围的时候，这些船上的水军也终于从海面上传来的‘哗哗’声中听出一些异样的声音。

一直到又过了盞茶的时间之后，他们才发现了这两大片已经近在咫尺的黑色阴影。

“这是，敌袭！”

相比起巡逻船的体积，这两艘近在咫尺的大船简直让人产生一种恐怖的

感觉。

这竟然是两艘庞大无比的船只，每艘船上都没有亮起灯火，亦没有灯塔指引，很奇怪，他们究竟是如何找到这里的？

不管怎么说，这两艘巨大无比的船只，可是把船上的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船上的人立刻高声大喊了起来，同时准备敲响战鼓，燃起烽火，警示水军驻地岗楼里面的人。

不过啊，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两艘大船的体积硕大，而且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很近，巡逻船上的登州水军，并没有发现来袭的两艘巨型船上顺下来两根细细的钢索，三四名黑衣人顺着钢索而下，来到了他们的巡逻船上。

“啊？什么人？”

“不要……”

随着几声惨叫声响起，几个呼吸之后，世界变得清静了下来。

当然了，在海面上负责巡逻的水军兵士，不可能只有那么一两艘，可是因为神武卫的动作太快了，在巡逻船刚刚要发信号的时候，就已经被掐灭了源头。

第五百三十二章撂倒水军

海面上，前面的那艘帆船的船舱里。ㄟ，

“王爷，咱们就这么冲上去，是不是有些不妥？”赵三炮站在李元霸身侧，眉头微皱。

“有什么不妥地？”李元霸摇了摇头，道：“若是我们能够悄无声息地潜入水军驻地，你想想方明砚会怎么想？”

“方明砚会怎么想？”赵三炮喃喃地重复了两句，过了好一会说道：“自然是心惊胆战了！”

“哦？说说看？”李元霸饶有兴致地看了赵三炮一言，问道。

“若是今晚我们悄悄潜入了水军驻地，并且不惊动水军的话，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完全有能力将水军悄无声息地从大唐境内抹掉？”

和王浚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赵三炮自然也会有所长进，听到李元霸的话后，赵三炮细细琢磨了半晌，之后继续说道：

“陛下一向是广纳谏言，是以不管在什么地方，言官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若是登州的御史言官将这件事情报给三省六部的话，那么方明砚的水军提督铁定也要做到头了！”

“你分析得不错！”李元霸满意地点点头，道：“本王若是想要将方明砚踢出登州，办法自然也是有的，可是毕竟名不正，言不顺！肯定会招来那些御史们的弹劾，虽说本王并不会在乎，可是终究会让皇兄头痛！”

“如此，未将明白了！”赵三炮恭敬地应了一声，命令两艘船只，继续潜行。

.....

潜行对于这些神武卫兵士们而言，那肯定就是必修课了。

两艘软帆船停到了一处相对来说很是背阴的地方，至少对于水军驻地岗楼而言，平时都注意不到的死角。

毕竟这个地方极其地陡峭，就算是和悬崖相比都有不为过，这么一处在

水军看来。常人根本无法攀登的地方，谁又会在意呢？

不过，神武卫可不是普通人，各种恶劣的环境李元霸都有意识地训练过他们，就算是真叫他们去徒手攀爬悬崖，那都是小事。

眼下，水军整个驻地地兵士们都躲在屋子里头烤着炭火，吃着热腾腾的饭食，哪里会在乎这么一个在他们看来根本不可能出现人的地方呢？

因此，在这陡峭之地的最上方。一个人都没有，让这里显得很是寂静。

不过这里的安静很快就被一阵阵嘈杂的脚步声打破，紧接着便见十多名身着黑衣的神武卫兵士，从黑暗中徒手攀爬到了这处陡峭之地的上面，然后他们每一个人都从背后取下了一条细细的钢索，各自寻找了一个绑缚物，拴上钢索之后，沿着陡峭的山边顺了下去。

下面，帆船之上的神武卫兵士扯动着钢索。试了试承受力，之后便顺着钢索飞快地爬上陡峭之地。

如此攀爬而上在放下钢索，不过半柱香的时间之后，五百名如狼似虎的神武卫兵士便全都上了这里。

李元霸还有李恪他们也不甘示弱。毕竟若是主子不如手下，那手下就真不好管理了。

“王爷，咱们的人全都上来了！”赵三炮站在李元霸身侧，附耳说道。

“好了。既然全都上来了，那咱们也就不必客气了，进了水军驻地不要有任何顾虑。将那些水军全都给本王放倒了！”

李元霸的眸中闪烁着极其自信的神光，“对了，莫要伤他们的性命！毕竟我们大唐的水域，还要仰仗这些家伙们来守护！”

“诺！”

李元霸低声应了一声，随后就像是潜行在夜间的黑猫一样，先是将神武卫兵士分为了数个小队，随后便领着他们向着建在不远处的水军驻地行去。

水军驻地建造地就仿佛是一座小型的城池，城池边上是高高的城墙，那城墙上面竟然还有城墙垛子。

一众神武卫的兵士来到了城墙之下，彼此之间相互点了点头，随后便从背后取下了方才用来攀爬那处陡峭之地的钢索。

手脚利落地在钢索之上装上了一个寒光闪闪的钢爪，随后抡圆了膀子才向着那城墙垛子上甩了上去。

“锵锵！”

随着几声清脆的声响，下面的神武卫兵士扯动着钢爪后面的钢索，结果钢爪很快扣住了墙上的垛口。

紧接着，这群神武卫兵士顺着绳索飞快爬上城墙，然后将钢索垂到另一边，再依次爬下。

等进到了水军驻地之后，一众神武卫兵士立刻行动了起来，如狼似虎地闯进了附近几所亮着灯的驻所中，然后在那些躲藏在宅院中的水军兵士们不可思议的眼神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们给敲晕了，绑在了一起。

当然，还留下了一个清醒的家伙。

随后换上对方的衣服，另外还特意在脸上抹上了黑灰，至少乍一看，单单从外貌上看起来根本不知道是谁。

“老实点，我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吗！”赵三炮背着一张脸，一双手死死地捂着这家伙的嘴巴。

那名水军的兵士起先还想要再挣扎一下，不过看到赵三炮他们全都是一幅凶神恶煞的样子，顿时老实了下来，狂点头。

“说，你们的提督方明砚在哪？”赵三炮不废话，直奔主题。

那名水军兵士慌张地摇头，道：“我，我不知道……”

“不知道？”赵三炮哪里肯信，直接一个大嘴巴子就抽了过去。

这一下就让这名兵士是鼻涕眼泪直流，特别是右脸，一瞬间就肿了起来。

“不，我是真得不……”就在他还想要说不知道的时候，见赵三炮这一巴掌又要甩下来，连忙说道：“在，应该在驻地最中央，那里是提督大人平日里休息的地方……”

“嘭！”

得到想要的东西，赵三炮下手毫不留情，直接把这家伙给敲晕了过去。

“留下几个兄弟去大门口守着，一会给王爷开门！其他的兄弟们跟我来，咱们一间一间地摸过去！”

赵三炮行事一向雷厉风行，直接开始下命令了。

“属下明白！”

随赵三炮一起来的神武卫兵士全都做了个动作，表示明白，随着就分成了数个小队，很有秩序地从这一处小宅子涌了出来，借着夜色悄然摸向了其他的屋舍。

出了宅院之后，众人匆匆而去，脚步声虽然密集，不过却颇为轻巧、齐整。

在这一路上，他们自然是遇到了一些耳朵比较灵敏，出来查验情况的水军兵士。

对于这些自己作死的水军兵士，赵三炮他们也毫不客气，只要没有其它人看见，全都会被他们直接敲晕过去，随后堵住嘴巴，像是拴小猪一样，绑在一起。

三名皇子中最具暴力因子的李愔跟在赵三炮的身后，手中拿着一根看起来黑黝黝的棒子。

每当有水军兵士出现的时候，李愔就会第一个冲过去，然后在那些兵士们惊讶莫名地眸光中，用手中的棒子狠狠地去砸他们后脑。

而中棒的人则是一个个捂着后脑，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李愔。

可惜李愔大人的位置很取巧，几乎每一棍都是用得巧劲，直接甩在他们的后脑或者太阳穴上，这样不会真个要了他们的命，但是会叫他们直接晕过去。

对于自己出手后的效果，李愔根本就懒地回头去看。

因为他知道对方中棒之后的每一个反应，甚至还能感觉到对方时那种惊诧的眼神。

但这些对他没啥影响，李元霸的刻意培养，再加上这货的先天神经暴虐，恨不得对方的情绪更加强烈才好。

.....

外面的空气中满是寂静以及略显暴虐的气息，耳边虽说时常响起春风吹动残叶的哗哗声，显得有些凄然，不过位于水军驻地位置正中的提督驻所却

并非是如此。

吃惯了顿顿虾贝海蟹的饭食，偶尔吃上一次山珍绿菜，对于方明砚而言都是极其珍贵的。

毕竟在登州这个地方，一些时鲜的绿菜是没有的。

因此，每过上三四天，五六天的，方明砚就会从登州城中请来大厨，做上一桌子的各种美味佳肴……至于钱财？反正每年朝廷给他们水军拨那么多的军饷，扣出几顿大餐的钱，还是不成问题的。

而今天，正是方明砚改善伙食的日子。

今日，在打发走了方生之后，方明砚就叫手下人将登州城中最好的几个厨子给‘请’了过来，原本打算叫上水军的其他几个高层，等方生回来之后就开饭，没成想这个方生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

于是乎，方明砚就直接让人上菜，开宴了。

因为在这货的意识里，在登州这个地界，还从来没有人敢对他们水军的人下手，即便是王爷也不行，因为他们承担不起这个后果！

“好了，今日就不等方生了，来，咱们边吃边聊！”

方明砚脸上的刀疤因为他的笑容，越发狰狞了起来。

一大桌子的山珍美味，没有其他的海鲜，把绿油油的色彩，看起来很是喜人。

“将军，我听说昨日您下帖子邀那武王前来赴宴，他竟然不给您面子！不知道是也不是？”

一个有些胖胖的，身着长史服装的中年人，敬了方明砚一杯酒，说道。
(未完待续……)

第五百三十三章到底谁脑袋被驴给踹了？

“哼！”

听到这胖子的话，方明砚的脸色当时就变得阴沉了起来，手中的酒杯亦是狠狠地撂在了桌子上。

“哎呦，您瞧我这张臭嘴！”

胖子似乎意识到了不对，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于是他直接甩开了膀子，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同时告绕道：“将军，您莫要生气！都怪我……”

“宗汉，行了，本督没有怪罪你的意思！”方明砚面色依旧有些阴沉，“本督只是在想，这李元霸究竟有什么能耐？不过是打了几场胜仗罢了，竟然能够得到陛下如此地宠信！”

“将军，说到底，这武王也是陛下的亲弟弟，这年头帮亲不帮理，纵然是皇家又岂能例外？”

另外一个留着山羊胡的中年人慢悠悠地咽下了口中的酒，继续说道：

“当今圣人是出了名的护短，纵然武王没有任何的功勋，怕是我们的皇帝陛下也能够让武王位极人臣！”

“嘘……许兄慎言！”

名叫宗汉的胖子有些谨慎地看了看窗外，道：“小心隔墙有耳啊！”

“屁！”

方明砚冷笑了一声，道：“在这水军府中，全都是本督的人，谁敢乱嚼舌根？”

“嘭！”

就在方明砚话音落地的时候，一道健硕的人影像是炮弹一样冲破了房门，笔直地砸了进来。

不仅房门瞬间破碎，一股子凉风刮进了屋子里，将蜡烛都给吹灭了。

在坐地诸位，不管是高得矮得，还是胖得瘦得，都在一瞬间做出了动作，完全是下意识地，没有丝毫地停滞。

他们一个个全都从桌子旁边弹起，手中下意识地就去摸腰间，可惜却是摸了一空。因为他们忘记了，今日是他们提督请客的日子，他们都只是穿得便装或者常服，根本就没有佩戴武器。所以这一摸就显得有些尴尬了。

倒是方明砚表现得很是平静，他是连续两个后空翻来到了墙边，从墙上拔下来一把似乎是装饰用的青铜剑，很是谨慎地看着大门的方向，道：“谁？”

“啪啪啪！”

鼓掌的声音响了起来。李元霸带着李恪三兄弟，在赵三炮的护卫下缓缓地进了这间提督驻所。

“不错嘛！虽说已经有多年未曾上战场了，没想到你们的身手还是这么灵活，真是佩服，佩服啊！”

李元看上带着讥讽的笑容，说出的话或许在旁人听起来似乎并不难听，可是在诸位在场的水军高层听来，简直就是在他们的心头上插针。

“你何人，竟然擅闯我大唐水军驻地，你们是活腻歪了吗？”

方明砚的声音虽说听起来很是冷酷。可是在赵三炮看来却是有些虚张声势了。

“哦？擅闯？”李元霸摆摆手，很是恶趣味地说道：“我这可不是擅闯！我这叫做偷袭，懂吗？偷袭……”

没有搭理李元霸，方明砚开始向着外面大吼了起来，想要召唤水军的兵士来将这几个家伙给抓起来：“卫兵，卫兵……”

“行了，别喊了，你就算喊破了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李元霸有些好笑地看着破锣一般大吼大叫的方明砚，道：“都说了，我们这是偷袭！你们水军驻地中。除了你们这几个家伙，其余的人已经全都被我们解决掉了！你就不要白费力气了！”

“什么？不可能！”

“驻地中足有四万名兵士，怎么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就这么被人给悄无声息地解决了呢？”

“他一定是在诈我们！”

堂中。所有的水军高层都感到极其不可思议，这人莫不是脑子被驴给踢了，竟然说出如此话来，真是可笑至极。

可怜的家伙们啊，这里搞出了这么多啊的动静都没有人过来，难道就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了吗？

到底是谁脑袋被驴给踹了？

“三炮。去让这些家伙闭嘴！”李元霸可懒得听这些家伙们在耳边就唧唧歪歪的，还是清静一点的好。

“喀啦啦！”

赵三炮裂开嘴笑了笑，两只手在彼此相互接触的时候，发出了一阵爆炒豆子的声音，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人为刀俎，他们才是鱼肉。

“乒乒乓乓……”

一阵鸡飞狗跳，鬼哭狼嚎，这些在水军驻地中养尊处优的大老爷们，哪里受得了这苦，挨了几下就躺在地上哭爹喊娘地惨叫了起来。

那声音，整得赵三炮都以为自己是不是下手下得太重了。

对于这一切，方明砚全都看在眼里，可是身体中却彷彿像是冰块儿一样，森寒无比，甚至还打起了轻微的哆嗦。

“好啦，这下清静了！”

带赵三炮收拾完了这般家伙，李元霸拍了拍手，随后便坐在了方才方明砚等人坐着地餐桌旁，饶有兴趣地看着满桌子的菜，开始品头论足：

“哎呦，这么多的好菜啊……这是红烧铁狮子头吧，还有那道佛跳墙，珍菌玉汤……这季节你竟然可以弄到这样的好菜，真是煞费苦心啊！”

“你到底是谁？来我大唐水军驻地究竟所为何事？”

方明砚算是看出来了，这帮家伙们尽管来者不善，可是似乎并没有对他们下杀手的倾向，否则的话，他们早就去阎王爷那挨个排队报道了。

“我？”李元霸笑了笑，道：“去把那个家伙带进来！”

赵三炮默默地转过身子，过了没有几分钟的时间，一个眉心有着血洞，双眼暴睁，明显死不瞑目的家伙，在两名神武卫兵士的拖拽下，出现在水军提督驻所中。

“方，方生！”

待方明砚看到躺在地上挺尸的家伙的时候，顿时高声叫了起来。

“呵呵，认识就行！”李元霸依旧呵呵笑着，道：“这个家伙带着百十来号人，在半路上截了我的三个小侄子，想要绑了他们勒索我，我当时很着急，也很愤怒，于是这没轻没重地……一不小心就把他给打死了！”

说到这里，李元霸站起身来，居高临下得地看着方明砚道：“我听说，他是你们大唐水军的人，而且还是你方明砚方提督的亲信！我还听说，这道命令也是你方提督下的，不知道是不是真得呢？”

第五百三十四章入海

面对李元霸的质问，方明砚脸色大变，同时看向李元霸的眸光中充满了惊骇的神色：

“你，你，你是武王李元霸……”

“哦，还能知道本王是谁，看来你还不算笨嘛！”

李元霸淡淡地笑了起来，道：“你说得不错，本王就是你口中不给你面子的武王，现在本王如你所愿地来了，你想要本王做什么呢？”

方明砚只感觉自己口干舌燥，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在心底升腾起来，那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但是他很明确地知道自己完了，纵然是不死，这提督的位子也是无论如何都坐不了了。£ ¤，

“怎么不说话呢？”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着方明砚，道：“难不成你看到本王已经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了吗？”

“你……”方明砚张了张嘴，话道嘴边，却发现后面的话想要说出来千难万难。

“方明砚，你可知罪？”

李元霸之前那种淡淡地笑容终究是消失了，他脸上的神色变得阴冷无比：

“意图谋刺皇子，刺王杀驾，其罪之一；持功自傲，嚣张跋扈，纵容水患，鱼肉乡里，其罪之二；其罪之三，水军管理松懈，军纪涣散，军心凋敝！”

说到这里，李元霸的语调变缓。但是声音却是变得无比沉稳，一字一句地吐出来：“此三罪者，尔可认否？”

李元霸口中所说地这三条，不论挑出哪一条来，都足够将他拉出去砍头一百次地了。

可问题是方明砚只听明白了第二条，毕竟海魂船队是他故意放纵地，每月从海魂船队获得的例钱那可是相当可观的。

第一条刺王杀驾从何说起？军纪涣散，军心凋敝又是怎么回事？他可不相信，他操练了这数十年的大唐水军，竟然如此地不堪！

看到方明砚脸上那疑惑中掺杂着忌惮、恐惧的眸子。李元霸脸上依旧面无表情，他可没那闲功夫等着方明砚自己去回味，而是直接对赵三炮下令道：

“三炮，将他给本王绑了，待整顿完水军，朝廷派下新的水军高层之后，便将这方明砚押送回长安城，直接关进大理寺诏狱，听候圣裁！”

“诺！”

赵三炮永远是最忠实的执行者，李元霸话音刚落。他就一挥手，示意手下的兄弟们上前。

眼见着两名身着黑衣的神武卫兵士逼上前来，方明砚这才如梦初醒，紧了紧手中的青铜器剑，道：

“武王殿下，纵然您是王爷也不能随意处置本督，本督可是太上皇亲封的登州水军提督，若想对本督进行审判，必须经过三法司会审。并且经由……”

“哪来得那么多废话！”

话还没有说完，赵三炮就冲了上去，那比成年牛都差不了多少的强悍身躯，狠狠地撞在了方明砚的身上。

“嘭！”

尽管方明砚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放弃自身的各种操练。可是与赵三炮相比，还是存在明显地差距。

是以，赵三炮这一下撞上去，就好比是火车头撞上了汽车。结果是显而易见了。

方明砚的身体直接就飞了出去，基本没有什么好迟疑的。

“真是太无趣了，原以为你作为水军的提督。一军的统帅，怎么也能多撑几个呼吸的时间，没想到也是一个样子货！”

看着不远处被自己撞飞出去，重重地砸在墙上的方明砚，赵三炮无奈地摇了摇头，大手一挥，道：“绑上，带走！”

自有神武卫的兵士上前去安排。

于是，也就是两三个时辰的时间，整个登州水军足足四万余人，就这样

被五百名神武卫兵士给放倒了，而且还是没有任何强烈的抵抗。

说实话，李元霸尽管对神武卫兵士今天的行动很满意，可是对于大唐的水军却是满脸地失望，太出乎他的预料了，完全没有挑战性。

.....

自是一夜无话，似乎昨日夜间发生在水军府的事情，并没有影响到登州百姓的生活。

翌日清晨，火红的太阳刚刚从海平面上升起，登州城外，不论是港口码头，还是那个小型民用的码头，早就已经开始忙碌了起来。

进出港的商船、货船甚至是官船上，都在忙着装卸货物，码头上那些出卖力气为生的精壮汉子们，就像是一只只辛勤劳作的工蚁一样。

他们的肩膀上扛着和自己体重差不多的货物，脚步匆匆地往返于港口边上的库房以及货船之间。

期间，偶尔也有汉子停下来，用脖子上挂着的麻布擦掉额头上渗出的汗水，不过他们可不敢过多地停留，毕竟多抗一些东西就能多挣一些工钱，家里面也就可以更加宽裕一些。

而今日，港口停留的两艘怪异无比的大船，吸引了港口上不论是渔民还是商人们的所有目光。

那是两艘明显经过改装的大船，船很大，正中央有十数根硕大无比的桅杆，还有在船的尾部海安装着一些架子和绳索，也不晓得是做什么用的。

“快看，来了.....”

“他们不是昨日在富源酒楼中应聘的那些渔民吗？”

“那两艘船好像就是都督府的吧？”

就在此时，一行四百人从登州城的方向走来，他们身上穿着统一的白领蓝底的衣服，临到港口的时候自动平均分成了两支队伍，各自跟在一队百来名的神武卫兵士身后，上了那两艘怪异的船只。

上传之后，那些船员们在几个好像是老师傅的指引下开始做起了准备，看样子是要出海了。

除此之外，在船旁边的岸上还站着一行人，看他们的样子全都穿着紧身

装，应该不是随行出海的人。

不过他们还真猜错了，这边岸上的人也是要随行出海的。

李元霸看着眼前的这两艘改建的半帆船，眼中忍不住露出了几分兴奋的神色。

这原本是两艘神行船，只不过被李元霸从绛州直接要了过来，经过神机府的一番改装之后，那功能真是蹭蹭地往上涨，不光节速提高了，上面的攻击力亦是丝毫不亚于陆地攻击。

有了这样的船只，完全可以下海航行、捕捞，今而日就是它们发挥自己真正作用的一天。

“乔四维！”

李元霸对船上的一个二十出头的汉子招了招手。

说实话，对于这个机灵的小伙子，李元霸还是很欣赏的。

毕竟他是本地人，先不说家里世代捕鱼，对捕鱼十分在行，对周遭海域的情况也是十分了解。

单单是他为人那股子机灵劲，就很招人喜欢。

而且经过招聘的时候那几个主事的举荐，乔四维已经被李元霸亲自下令，成为了其中一条船上搜索队的队长。

“小的在，不知道王爷有何吩咐？”

昨日下午的时候，乔四维他们就已经知道了李元霸的身份，一切似乎还在云里雾里一般。

堂堂的王爷，竟然对他们亲自进行招聘，想想就有些假。

不过在经过了一夜的沉淀之后，乔四维早就已经没有了开始时候的激动，听到李元霸的话后，就一溜小跑地从船上奔了下来。

“此番出海，本王会随你们一起出行，虽说只是在近海，可是也不能空手而归！”

看着乔四维，李元霸继续说道：“对于出海捕鱼或者出海搜索，你们是行家，本王也只是跟去瞧个热闹。所以，能捕多少鱼倒是在其次了，关键是你

们要对船多熟悉！当然了，你们也要注意安全，不能为了捕鱼就把命给搭上！”

“王爷请放心，小的省得！”

听到李元霸的话，乔四维很是激动。

本来嘛，武王殿下可是王爷，那么大一个官亲自招他们来做工，而且还任命他做了搜索队的队长，这本身就已经是天大的恩惠了。

再加上，武王殿下不但帮他报了家仇，灭掉了海魂船队，而且还以重金招收了他们这些渔夫。

现在整个登州的百姓们，都在羡慕乔四维他们能拿那么高的工钱，这样的好事，以后怕是再也遇不到了。

所以，乔四维对于李元霸一直都是心存感激的。

“好了，时间上也差不多了，都登船吧！”

李元霸抬头看了看天，见太阳已经渐渐爬升了上来，便吩咐所有未上船的人，登船启航。

“王爷，您说，这么好的两艘船全都被改成了这副样子，性能方面暂且不说，只是用来搜索海域，顺带着捕捞，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

上了两艘船中的其中一艘，李元霸站在甲板上，看着港口越来越远，这个时候长史王浚却是走道李元霸身边，说道。

李元霸闻言扭头看了看王浚，笑道：“王浚啊，等这两艘帆船入了大海，你就明白了！”

“可是王爷，下关曾对登州境内的所有与海运有关的行当都进行了解！”

说到这里，王浚顿了顿继续说道：“除却奴隶捕捉以及贩卖之外，其他的搜集一些客人或者货物的承载以及托运！捕捞的大型海船都很少，一般都是小船，大一点地也不过要二三十人操作，像这样的两艘大船，竟然出动了罕见的二百人，这简直就是骇人听闻。”(未完待续.....)

第五百三十五章虾魁

其实，在看到这艘大船的时候，王浚的心中就已经震撼莫名了，毕竟这两艘大船在昨夜的时候就已经在港口停下来了，整个登州城的人都知道这两艘大船的存在。

再加上李元霸为了这两艘大船还特意组建了一只搜索队，其所出的工钱也足以让人感到震撼，毕竟普通人就算一个月死命地赚钱，也绝对赚不了一百文。

光凭这两点，就足以让人觉得这位王爷疯了。

怎么着，如果有那闲钱的话，把大船换乘小船，随便运点什么东西，都远比开两艘大船出海捕鱼要来得划算。

“王浚啊，这眼光要放长远点，光顾眼目前地这点利润，可是有点薄了！”

李元霸闻言哈哈大笑了起来，道：“只这一次，只出海这一次！待出海回来之后，如果你还这么想的话，那本王当即就把这两艘船给卖了！”

李元霸这次的话可是放地有点狠了，按照他的意思，收益不足就卖船，这他娘地分明是一锤子买卖啊！

如果是一般人的话，恐怕会以为李元霸这是在开玩笑，毕竟一锤子买卖的事情，一般人可干不出来。

不过王浚可不会那么想，他对自家王爷的了解，那可是深远得多了，既然王爷说可以，那就一定可以了！

.....

两艘大船，一前一后地在地面上航行，也不知道是不是李元霸他们的运气太好了，一路上竟然并未遇到海上那些恶浪或者风暴，平静地就仿佛像是在一片大湖上航行一样。

距离出发地点登州港口，李元霸已经记不得有多少海里了，以他的思想，怕是只关心大方向，其他的细节根本就不会在意。

“王爷，再往前航行便会发现一片暗礁，暗礁那边便是一片天然地渔场，里面不仅有着各种肥美的海鱼。就连扇贝、虾魁、八爪鱼都有很多.....”

就在李元霸吹着习习的凉风，打算来上一套军体拳的时候，牛大力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向李元霸禀报道。

虾魁！

李元霸的眼睛不由得亮了起来。光是听到这个名字就让他开始不停地吞咽起唾沫来。

虾魁，便是龙虾。

虽说龙虾在全世界有四百多种，在华夏分布很少，可是华夏的龙虾不论是在肉质还是在肥美程度上都要比北美洲的那些龙虾更加有嚼劲儿，更加鲜美。

至少。在华夏的海域之中，这龙虾的天敌可并没有那么多，所以这无忧无虑地生活，自然就身宽体肥了。

在前世的时候，李元霸只是在他的一名土豪同学结婚的时候，曾经有幸品尝过澳洲龙虾的味道，从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当然了，谁他娘地闲疯了每天去吃龙虾，那得花多少钱啊？不过就这样，也足以说明李元霸对于龙虾肉的追求有多执着了！

当然了。这龙虾也就是虾魁，就算是在长安城那都是价比千金的东西，就算是那些富家大族，虾魁都不能时常出现在他们的餐桌上。

由此也可以看出，虾魁的价值到底有多高！

“快，快过去，这次说什么也要捕它几十笼子！”

就像是赌徒看到了无数的筹码一样，此刻李元霸的表现不比那些赌徒差。

“可是，王爷！”

牛大力地脸上出现了为难的神色，他继续说道：

“王爷。四哥让小的告诉您，前面的暗礁群就算是老渔民也有可能触礁，咱们若是就这么冲进去的话，怕是船毁了事小。到时候您……”

“行了，你们这些家伙什么都好，就是太小家子气了！”

李元霸摆摆手打断了牛大力，继续说道：

“你去告诉乔四维，就说是本王说得！从舱里调两艘小船出来，先去探探路。之后大船再跟进不就结了？”

“是！”牛大力应了一声，急匆匆地向着船尾的方向跑去。

不消盏茶的时间，一艘帆船的正中位置出现了一个大洞，两艘只能乘十多个人的小沙船，从大洞里面被推了出来。

这两艘小船，由乔四维亲自带队，缓缓向着暗礁群的方向划去。

李元霸、王浚以及李恪他们小哥仨，各自搬了个把椅子坐在了甲板上，还似模似样地垂下了几只钓竿，就好像真地是在钓鱼一样。

一炷香过去了，李元霸在等，两炷香过去了，李元霸还在等……

终于在第三炷香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

那两艘出去探查的小船终于回来了，只是这两艘小船全都有些破破烂烂地，就好像是被撞了很多次一样。

好在船上的人并没有少，也没谁受伤，这次的探查也算是成功了吧！

回到了船上，乔四维向李元霸恭敬地行了一礼，道：“王爷，幸不辱命！前面的暗礁群已经探查清楚了，完全可以将我们的船行进去！”

“哈哈，好，好啊！”李元霸的脸上出现了喜色，大手猛然往前一挥，道：“头前引路！”

这次，乔四维没有说话，而是直接来到了舵室，指挥着掌舵的人开始操控帆船的方向。

两艘巨型帆船驶进了暗礁群，在乔四维的指挥下七拐八拐地，每每在转向暗礁的时候，总会差之毫厘地躲闪过去，那种精准度，就连李元霸都有些惊讶起来。

这个乔四维，还真是个天生的航海家！

就这样走走停停，直直拐拐地前进了约有半炷香的时间，当转过最后一个暗礁的时候，一切都豁然开朗起来。

果然是一片壮观的场面，两艘巨型帆船刚刚过去暗礁，顿时一片令人震撼的景象展现在众人面前。

这是一群虾魁群，浩浩荡荡地在距离暗礁也就是两三百里的地方狂野地爬行着。

这个龙虾群大概由一两千只大大小小的龙虾构成，在最前头领头的，上百只足有三四尺的红壳大龙虾在领队，其他的龙虾紧随其后。

那壮观地场面，远远望去，就像是构筑成了一条赤红色的长城，首尾相连，足有好几里地。

“他娘地，知道本王嘴馋了，真是连老天爷都知道心疼我啊！”

看到这个场景，李元霸顿时就哈哈笑了起来，那扬起的嘴角，根本就停不下来。

“兄弟们，你们是捕鱼的能手，其他的我不多说，只要你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将这些虾魁全都给本王抓上来，本王每人赏你们十两银子！”

李元霸直接命令手下抛锚，而后大声吼叫了起来。

船上的那些被李元霸特意聘请来的渔民汉子们，在李元霸话音落地之后立马就动了起来。

或许是出海之前早就已经考虑到了捕捉虾魁，那些汉子们，从仓房之中取来了一些特质的笼子，看那黑黝黝隐约散发着银色光亮的色泽，分明是由细钢打制而成。

“令，水深十丈，准备下笼！”

有专门的懂得测试水深的渔民们，奋力地将一节节的棒子从水里抽出来。

一般而言，如果想要捕捉一些带着钳或刺的水生生物的话，都要测试一下水深以及水温，而且还得使用特殊的捕捉工具，否则的话，那就是白费劲儿。

这个理儿，放在李元霸前世如此，搁在当下，自然亦是如此了！

很快，那些深谙捕鱼之道的渔夫们，立刻有序地将那特殊的笼子给下放到了水里，在这笼子之间其实还连接着一些细的铁丝网，这些当然不是用来抓虾魁的。

它们是用来捕捉其他鱼类的，当然虾魁还是最主要的。

当最后一只笼子下好之后，立马有人放下了浮标，这些浮标是用来标记用的，为的就是之后能够成功起出来，免得遗漏掉了。

当然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便是饵料了，饵料其实早就已经投放在笼子中了，只是位置比较隐蔽，没人注意到罢了。

眼下，笼子喝网全都下好了，剩下地就是静静地等待虾魁上钩了。

等待总是漫长的，当然在那些虾魁距离如此近地情况下，李元霸有理由相信，在这些饵料的诱惑下，这些龙虾是支撑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关进笼子里的。

从天明等到了晌午，又从晌午等到了下午。

当太阳快要到达最西边的时候，那些渔民们普遍认为时间上差不多了，便直接跑去向李元霸请示是否收网。

李元霸又不懂这些，他只是一个标准的饕餮吃货罢了，哪里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做？

不过人家既然问上来了，他也就顺水推舟了，以免那些龙虾真得给跑了。

“起锚，收网喽！”

牛大力在乔四维的示意下大吼了一声。

牛大力的大嗓门很快就传遍了这两艘船，两艘船上合共四百名渔民在这一瞬间就动了起来。

在船尾的地方，有着一个类似磨盘一样的东西，只不过上面用来研磨用的盘子，换成了一个长着至少十条腿的转轴。

十名身体强壮得如同公牛一般的渔民，来到了这好似磨盘一样的地方，人手一条棒子，二话不说地开始推动转轴。

而在船尾的位置，至少上百名渔民在一起喊着号子，等着去抓先前被下到海里面的特制的笼子和网。

第五百三十六章丰收

“咔嚓啦！”

随着转轴那边的渔夫汉子们动起来，那些警示着浮标杆的笼子缓缓地动了起来。△，

船上，那些守在船尾的人也开始手忙脚乱地动了起来，因为那些特制的笼子渐渐露了出来，船上所有的渔夫都屏息静气地看着这些缓缓被拉上来的笼子和钢网，这可是入海之后的第一网啊！

笼子终于被拖上了船，那些渔夫立马‘蹬蹬蹬’地跑了过去，快速解开绳索，迫不及待地去看那些笼子还有细网。

昏黄的阳光下，第一只特制的铁笼里面赫然待着足足六只肥肥大大的虾魁，每一只都大概有多半尺长，重量方面也得有一公斤左右，真是他娘地大收获啊！

“后面，快看后面！那些是不是珍珠贝？”

就在那些渔夫们被这一幕给惊到的时候，其中有一名渔夫怪叫了起来。

果然，便见在那些笼子后头的细网里面，竟然有数个尺余来长的白色贝壳，那不断冒着气泡的贝壳缝隙间，一股股的海腥味扑面而来。

“老三，你他娘地眼睛了！那哪里是珍珠贝？”另外一道声音响了起来，“有没有珍珠还两说，怪不得方才拉上船的时候那么沉！”

“不对，后面的网里还有别的东西！”

众人手忙脚乱地开始忙活了起来，一条条极其肥美地，就连这些渔民们都没怎么见过的各种海鱼被人从网里面揪了出来。

等不远处的转轴停止转动的时候，这条长长的绳索以及渔网也被捞了上来。

不出意外，这一批下网捕捞的收获，让在场的所有的渔夫都瞠目结舌。

满载而归！

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了，特制的笼子以及细网被拉上了船，牛大力跑过来仔细数了数，如果光算虾魁的话，大大小小的加在一起竟然有六百多只。

这可是绝对的大丰收啊！

“这，这得足有二十多石吧！”有渔夫忍不住感慨地说道。

在唐朝的时候，一石大约相当于五十公斤，二十多石也就是一千多公斤，一千多公斤虾魁，老天，这简直就是一个吓人的数字！

如果是在虾魁的迁徙期，这还说得过去，可若是放在平时说的话，那也就只有说明李元霸他们的运气好了！

毕竟虾魁也只有在没有天敌的情况下。才能够如此疯狂地繁衍生息，才能够长这么大个儿！

这片暗礁本就是一片天然的隐藏地，成了虾魁们的避风港，这次的收获，让一众渔夫们差点疯了！

牛大力看着细网中那些五花八门的鱼类或者贝类，只是皱着眉头分出了几种，其他的他连见都没见过，于是便跑到乔四维身边说道：“四哥，您看那些东西。怕不是得有三十石，可是那些东西究竟是啥啊？”

乔四维闻言走了过去，煞有其事地看着那些被人从网中择出来之后就分门别类放好的东西，道：“黄甘鱼、石首鱼、黑海虹……”

这一连串的名字尿道出来。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如果真像乔四维所说的那样，那这些鱼的加之可就是价值不菲了。

谁又能够想到，在这么一片鸟不拉屎、人迹罕至的地方，竟然有这么多的珍贵海产。看来这如果想要挣大钱的话，这出海远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看来这次收获不错啊！”

李元霸领着李恪他们小哥仨，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看着这满满当当将甲板给占全的海鲜鱼货，脸上顿时出现了笑容。

跟在他身后的王浚也很是惊讶，他没想到这次的收获竟然如此丰富，之前他还劝李元霸将这两艘船给卖了，现在他可不敢有这种想法了。

“王爷，咱们回程？”王浚道。

“回程？回什么程？”李元霸讶然道：“这些海鲜鱼货若是保存得好地话，至少可以存活七日，咱们这才刚刚出来一日，再加上咱们这次所带的粮食充

足，还是再过两日再回去吧！”

“对呀，王长史！”李愔跟着一起起哄，“我从小长这么大，好不容易出海这么一次，我们还不留两日？”

“这……”

王浚有些犹豫了，早知道当初他就不跟着一起来了，要知道邓州城中还有很多政务需要他去处理。

“王浚，本王知道你的顾虑！”李元霸这么精明一人，哪里会看不出王浚的顾虑，“这样吧，待会本王会派出一支船队，护送你回登州城，这样亦是两不耽误！”

“只有此法了！”王浚点点头，表示同意。

“三多！”李元霸轻唤了一声。

“王爷！”一袭黑衣黑袍的李三多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恭敬地向李元霸行了一礼。

“三多，一会你安排一下，从舱里调出两艘大一点的沙船，带齐了武器装备，护送王长史回登州城！”李元霸对李三多吩咐道。

“诺！”

李三多应了一声，从一众神武卫兵士中挑出来十名，而后又从船上李恪他们小哥仨带来的三百名随身护卫中，挑了六十人，一起随行。

很快，两艘可以乘坐五十人的沙船从船舱里面驶了出来。

“好了，待会把这些东西都收拾一下，挑一些出来让船上的厨子做一顿好的，也让辛苦了一番的兄弟们尝尝鲜！”

看着两艘船从视线中消失不见，李元霸摆摆手，示意乔四维自行安排起来。

原以为这些东西都要拉回登州城，然后再进行售卖，没想到他们这位主子，竟然舍得从这些生鲜海货里面挑出一些来，让船上的所有人都尝尝鲜。

单单只是这一个举动，就让船上所有人对李元霸有一种莫名地感动！

“王爷，这些东西可是价值不菲，如果……”不过乔四维还是有些不放

心。

不过他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李元霸给打断了：“咱们在这海上还要停留一段时间，些许海货不值什么钱，就让兄弟们好好饱餐一顿吧！”

好嘛！

在长安城中就算是那些稍微富有一些的士族都不能够品尝到的美味，竟然让他们这帮子浑身穷得掉渣地人品尝到了，还真是世事无常！

他们竟然也能有一把当人上人的体验！（未完待续.....）

第五百三十七章王长史被抓了

晚饭虽说很美好，但是时间却是过得很快。☉，

当李元霸正打算要休息一下的时候，船下也出现了意外。

“上面的兄弟，快放绳子下来！”

帆船外，漆黑的夜空下，十一个黑色的影子借着昏暗的月光在船下大声吼叫了起来。

“何人？”船上职夜的神武卫兵士，大声吼叫道。

“我是李三多，神武卫中郎将李三多！”船下的声音更大了。

“快快快，是李哥！赶紧放云梯！”

船上的人立刻忙活了起来，一条长长的云梯被放到了海面上。

海面上的人不过三下五除二地就爬上了船，仔细数了数，看了看，竟然是护送王浚的那十一名神武卫兵士，一个都不少！

包括李三多在内，这些神武卫兵士极其地狼狈，不仅浑身都湿透了，有几名兵士身上甚至还挂了彩，虽说并不严重，但是看得出来都是箭伤。

看到这些神武卫的兄弟们，李三多立刻焦急地喊道：“王爷呢，我要马上去见王爷！”

“李哥，你们这是……”

这名神武卫的兵士，可从来没有见过李三多他们如此狼狈，就算是当初在薛延陀腹地中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狼狈过。

看这些人的样子，船上的兵士们自然是关心地，同时也想要问个清楚。

不过李三多却是一挥手打断了他，道：“老六，你还是先别说那么多的废话了，眼下人命关天，我得尽快见到王爷才行！否则的话，晚了就来不及了！”

看到李三多那满脸焦急的样子，名叫老六的神武卫兵士也不敢再耽误时间了，急忙指了指李元霸休息的船舱。道：“王爷在里面休……”

老刘的话还没说完，李三多就急匆匆地跑了过去，就好像真有多着急的事情一样。

待李三多走后，其余的神武卫兵士们立刻都涌了过来，围住了那些剩余的极其狼狈的十名神武卫兵士问起了情况。

.....

船舱里面。

“他娘了个把子的！小小的高句丽，竟然敢如此地嚣张，真当我们大唐好欺吗？”

宽大的休息室中，李元霸听了李三多的禀报，再看看对方那浑身狼狈不堪的样子，顿时是火冒三丈。骂骂咧咧地高声呼喊了起来。

原来李三多他们这趟护送王浚，两艘高句丽的战船突然从漆黑的海面上冲了出来，将李三多他们给拦了下来。

本来嘛，登州濒临高句丽，高句丽亦时常派出本国的兵士出海巡航，可是他们并不去管束本国的人，甚至还有意识地驱使他们前往大唐境内烧杀掳掠，做尽恶事。

再加上这些高句丽的人，非说这一片海域是他们高句丽的。李三多他们进到了高句丽的境内，已经触犯了高句丽的律法，因此二话不说地就要将他们给扣压了。

李三多那是什么人，眼里根本就容不得沙子。他见对方竟然如此地蛮横。心中自然不服，于是二话不说得就开始大骂了起来。

没成想对方早有准备，立刻招来对方的箭矢攻击。

幸好他见机得快，及时护住了王浚。本来想要将他一起带回来的，奈何那些高句丽的家伙太狡猾，早就在海中埋伏了水兵。一见李三多他们下了海。立刻就命他们发动了偷袭。

没办法，王浚是带不回来了，他们只能够尽快赶回船上，让王爷想办法将他们的王长史救回来。

“王爷，我听兄弟们说，在他们的战船后头，好像还隐约看到了几艘有我大唐标志的货船。”

李三多讲述完他们的遭遇之后，又将其中一名神武卫兵士所看到的一个

情况讲了出来。

一般情况下，商船或者货船晚上是不能走夜路的，一者是不安全，还有就是在这大唐的海域边缘，时常出现海匪以及各小国的劫掠团队。

这些劫掠团队其实都是周边各小国的军队伪装的，其目的自然是为了利益！

“什么，连我们大唐的商船都敢劫？”

一听李三多诉说地这个情况，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李元霸房间中的李愔立马就跳了起来。

毕竟是大唐朝的王爷，李世民的儿子，这些番邦蛮夷竟然欺负到大唐朝的头上了，作为皇族，李愔很是愤怒！

“商船？商船不是不允许晚上行船吗？怎么会在晚上被高句丽的战船给抓了，难道……”

李元霸说到这里，脸色忽然一沉，眸子中骤然出现了冷意：“四维，如果本王没有记错的话，这晚上行船似乎是犯了大忌了，他们怎么会在晚上行船？难不成不是什么货船，而是捕奴船？”

乔四维想了想，道：“王爷，虽说民船晚上行船是大忌，可还是有很多船铤而走险！特别是那些捕奴队，他们时常在夜间去捕奴，夜间行船更是家常便饭！”

“不管怎么说，就算他们犯了大忌，可是这高句丽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就是找不自在！”李愔要比李元霸冲动多了，这就要动身去高句丽，“四皇叔，你还考虑什么？走吧，咱们一起去救王长史！”

李元霸话音刚落，李元霸就冷声说道：“好吧，你说得对！眼下还真不是研究这些的时候，就算不去救那些倒霉的家伙，也要把王浚给救出来！若是再耽误的话，估计王浚都会变成一具尸体了！”

“可是，可是我们要怎么才能把王长史救出来呢？”李愔皱起了眉头。

高句丽既然敢抓人，那就肯定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所以想救人，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们既然出动了战船，那么肯定是高句丽水军，高句丽水军就在距离登州最近的毕华城。

毕华城就坐落在胶東另外一半岛上，那里距离登州最近，亦是一座军事重镇，城墙绵延里许，四周尽是陡峻山势，城中驻扎着约有一万的高句丽精兵，可以说是一处天然要塞。

“四皇叔，要不要速速回返登州城，调兄弟们过来一起去营救王长史？”

赵三炮第一个想起的便是速速回到登州城，将城中的神武卫兄弟们全都给带来，狠狠地去将那些该死的高句丽的人给灭了！（未完待续.....）

第五百三十八章前往毕华城

在赵三炮看来，要想救人的话，光靠船上的这么点人是远远不够的。

和赵三炮相同想法的人，在船上占了大多数，至少在他们看来，一万高句丽精锐的水军，绝对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一向谨慎、稳重的李恪，听到赵三炮的话后也跟着点头称是，道：

“四皇叔，我看三哥说地在理，那毕华城毕竟是高句丽的一座城池。虽说地方有点小，但是里面的人可是全民皆兵！我们只是想要把人救回来，只要将咱们城中的神武卫兄弟全拉到毕华城下，以我大唐的赫赫威名，绝对能让那些蛮子把人给交出来，若是直接去攻城的话，怕是难上加难啊！”

李元霸脸上的表情很是阴沉，现在若是回返登州的话，肯定要浪费一定的时间。这段时间如果王浚真出了什么意外的话，那可是他李元霸的损失。

毕竟王浚的重要性李元霸还是清楚的，如果他要是真死了，那可是损失了一位人才啊！

另外还有一点，那就是王浚是他武王府的人，如果这件事情传到大唐其他州道郡县的话，那损失的可是他李元霸的脸面。

李元霸可是大唐朝的王爷，代表的是皇族，代表的是大唐，脸面的事可不是小事啊！

“他娘的，还回去？老子的两艘船上配上了数十门神武炮，管你什么精锐不精锐的，逼急了老子，老子轰平了整个毕华城！”

李元霸这小暴脾气，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侮辱，那还不是暴起杀人？

“赵三炮，本王命你即刻点齐船上人马，一起跟本王前往毕华城！”

时不我待。李元霸可不会贻误战机。

毕竟之前有五百神武卫灭掉了大唐驻登州的四万名水军，就算你们高句丽早有准备，可是才不过一万高句丽的水兵。那还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听到李元霸的话，赵三炮以及李三多不敢含糊。立刻一声令下，眨眼间满船的神武卫兵士以及那一百名护卫就集合完毕，而后帆船开拔，向着毕华城的方向极速驶去。

.....

两艘帆船，一前一后。

李元霸所乘坐的帆船在前，另外一艘帆船在后，迎风破浪向毕华城驶去。

李元霸站在甲板上，眼睛一直盯着身前漆黑的夜空。可能是因为船上人员并不算多的缘故，两艘船前行的速度还算快，可是吃水却有点浅，重心偏移，使得那些风浪吹得楼船的摆动幅度大一些。

感受着深夜极速行船的颠簸，李元霸不由得暗暗摇头。

在钢铁蒸汽巨轮被研制出来之前，李元霸虽说推陈出新了帆船，可是就重心问题而言，还是存在着很大缺陷的。

这种船前首高扬，冲击力很强。可以将对方的船压到水下，很适合用来做战船，可是对于这种尖底吃水深。重心不稳的船，急速行驶，特别是出现暴风骤雨的时候，就得收帆而起，而且必须静止不前，不能前行。

这样算起来，还真是利弊各占一半！

.....

就在李元霸他们驾驶者庞大的战船向着毕华城中驶来的时候，毕华城中高句丽水军大营中，也正在进行着一场严刑拷打。

被拷打的一方自然是正是被抓的那几艘货船的人。好巧不巧地，竟然是纪川他们的船队。

看来李元霸说得没错。这两艘货船，还真是伪装出来的。其中的一个家伙，正是纪川纪大当家的。

“他娘地，还真是够嘴硬的！看来也是一个硬骨头，老子还真得上点手段了！”

挂满了各种刑具的阴暗屋舍中，一个长得五大三粗，但是却出奇地白的中年汉子，*着上身，手上还提着一根小拇指粗细的鞭子，目露凶光地看着纪川。

“这位官爷，我们可都是老老实实的大唐商人，什么事都没做，您无故将我们抓来，到底所为何事啊？”

脸上有着两道赤红色鞭痕的纪川，虽说受了不少的折磨，可是这胖子脸上的表情却依旧充斥着淡淡地笑容，这话还是挺客气。

“不知道为何将你给抓来？”

那个身材彪悍的高句丽人冷哼了一声，道：“老子手底下的人，跟了你们足足七日，若不是前几日的时候，你们狡猾地回到了大唐的登州，真以为老子抓不住你们？”

“官爷，小的要再次重申一遍！我们可是正经的大唐商人，我们这次只是从新罗进了一些新鲜的货物返回登州去贩卖，实在是不明白您为什么要抓我们？”

纪川脸上的笑容依旧，可是往下看去的时候却是有些惨不忍睹了。

这货身上的衣衫破破烂烂，身上更是伤痕累累，特别是被鞭子抽打的地方，一道道血痕纵横交错，看上去十分的恐怖。

“看来还是打得不够狠啊！来人，来人……人都滚到哪去了？给老子打，狠狠地打他！”

彪形大汉见到纪川脸上的笑容，心中顿时就感觉有一股子怒火在腾腾地往上升，立马声怒吼了起来。

门外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顿时有几个同样彪悍，看起来凶神恶煞的高句丽兵士走了进来，从墙上挂着那些刑讯工具中取下来几件，狠狠地向着纪川的身上招呼了起来。

先前那名彪形壮汉阴沉着一张面容，坐在一张椅子上恶狠狠地盯着纪川看。

这纪川还真是一条汉子，不论对方的刑讯有多狠，就是咬紧牙关，啥都不说，只是脸上的微笑渐渐消失不见了。

毕竟泥人尚有三分火，被人严刑拷打了这么长时间，这要是搁到别人的身上，要么低声下气地开始求饶，要么就是神色张狂地破口大骂。

看着纪川表现出的那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彪形大汉亦是感到很是泄气。

这家伙还真是死鸭子嘴硬啊，自己火急火燎地筹谋了这么长时间，只不过一个不小心，竟然在一个小小的村落上吃了大亏，这他娘地还有地儿说理去吗？

“乌河大人，小的已经让人对他们船上的那些兵士们都审讯过了。有船员吐了口儿，说曾经在穿上看到了一对夫妇，那对夫妇不论是穿着打扮还是形式风格，绝对不是村落中出来的人！只是到了大唐的登州之后，那个村落中的所有人都会被登州都督府的人给扣押了，所以……”

过不多时，门外再次想起了脚步声，一名身着黑甲的高句丽兵士走了进来，向那汉子躬身禀报。

其实吧，这彪形大汉还是很有来头的，他的名字叫泉盖乌河，父亲乃是高句丽莫离支渊太祚。

对于这两个名字来说，似乎是声明不显，可是他却有个哥哥，名字叫泉盖苏文。

泉盖苏文乃是高句丽大对卢，掌控着高句丽目前的军政大权，可以称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风光一时无两。

“哼，那些船员是什么地位？怎么可能知道咱们那些族人的去向，看来突破口还得应在这家伙的身上！”

泉盖乌河冷哼了一声，很是不屑地说道：“这种狠茬子，要么是极端冷血，要么就是有情有义的真汉子！看这家伙的样子，八成是后者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说到这里，泉盖乌河脸上出现了残忍的笑容，道：“这样吧，他若是再不招的话，那就每隔一段时间就杀上几个，我就不信这些家伙会不招？”

狠！相当狠！

这家伙还真是狠啊，竟然真得敢下这样的命令！

“乌河大人……这些人说到底都是唐人，若是我们真得杀了他们的话，怕是会惹怒大唐，到时候他们举兵来犯，我们可是抵挡不住啊。”

听到泉盖乌河的话，那名进来禀报的黑甲将军顿时出声阻止了起来。

这名黑甲将军叫苏文何，他是名义上的毕华城的水军统领，之所以说是名义上的，那是因为他上头还压着一个泉盖乌河。

“愚蠢！”

听了这黑甲将军的话，泉盖乌河很是不满地呵斥了起来，“只不过是几个

奴隶贩子，充其量只是掀起一小波风沙罢了！登州那个地方可不比神都长安，死个把人的很正常，根本就不被当回事！”

那名黑甲将军苏还想要在说些什么，这个时候，外面忽然有人急急忙忙地冲进来，且口中还在高声呼喊：

“大人，将军！巡夜的战船前来禀报，说发现了两艘挂着大唐旗号的怪异船只向我毕华城驶来！”

听到那名兵的禀报，屋子中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这他娘地才刚说不用在乎大唐的兵力，这边却是直接来了两艘挂着大唐旗帜的巨船。

不过那名黑甲将军苏文何却是比泉盖乌河最先醒悟过来，毕竟是统领整个水军的人，立刻代他向报信的侍卫命令道：

“快去命令城中的水军，全军集合！随本将一起出海迎敌！”

苏文何的呵斥声，直接将泉盖乌河给惊醒了过来，待看到那名兵士还呆楞楞地站在门口的时候，立刻大声吼叫了起来：

“还他娘地愣在那里做什么？快去按苏将军的命令做，如果贻误了战机，老子杀了你们全家！”

“咚咚咚……”

这下那名兵士算是回过神来了，不一会的时间中，整个毕华城水军军营中，就响起了如雷鸣一般的鼓声。

第五百三十九章打？打就打！

就在毕华城水军全军戒备的时候，李元霸他们所驾驶的两艘船也终于到了毕华城外的海面之上。

对面高句丽的战船，加在一起足有三百余艘，密密麻麻地将海面都给铺满了。

而李元霸他们却只有孤零零的两艘，虽说船只很大，可是和高句丽的水军比起来，还真是小猫三两只。

不过李元霸可不在乎对面的船只有多少，这年头是在精不在多，管你有多少战船，一炮一个，全给你轰沉底儿。

“去，派人通知对方管事的，本王要和他们对话！”

李元霸看着对方战船队形齐整，船上灯火通明，不自禁地暗暗点头：

看来能在毕华城驻扎这么长的时间，这高句丽的水军也是有两把刷子的。

按到李元霸的命令，立刻有一艘船飞速从李元霸他们这边驶出，向着对面似箭矢一般窜行了过去。

小船载着十人，驶入高句丽的船阵前，将李元霸的话带给了对方，不过李元霸也使了一个小心眼，并没有将自己的身份给透露出去。

这样，对方的主事者约定，各自乘小沙船会面，小沙船上最多只能携带十人。

作为一军的统帅，这点魄力苏文何还是有的，他同意了李元霸的约定。

大概盏茶的时间，两方的小船都从各自阵中驶出，直到两军中间的海面上时，两方相距五丈左右的时候方才停了下来。

“对面的大唐上官，下官高句丽毕华城城主泉盖乌河，上官为何无故犯我高句丽海境？”

两船刚一碰面，对面的泉盖乌河就立刻高声斥了起来。

说起来也是，这家伙明知道李元霸携大军而来原因，但却率先将自己的理由说出来了。这分明是不想失了气势。

“泉盖乌河是吧？本王李元霸，添为大唐登州都督！你高句丽无故扣押我大唐商船，更是将我登州城长史王浚。现在竟然还有脸责问我大唐犯你高句丽海境，当真是好不知耻啊！”

李元霸显示照例介绍了一下自己。而后便直接了当地反驳起了泉盖乌河，不留一丝的情面。

听到李元霸的话，泉盖乌河当时就楞住了。

李元霸？他不是长安城吗？什么时候出现在登州了，这不是坑爹吗？

对于李元霸的名头，泉盖乌河自然是有所耳闻，甚至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毕竟不管是摧毁五姓七望与吐蕃的谋逆，还是灭掉薛延陀都已经传遍了周遭的邦国，李元霸的名头也俨然成了大唐的脸面。

一说到大唐。自然就想到了李元霸，而一说到李元霸，自然也想到了大唐！

“原来是武王殿下，当真是失敬失敬了！王爷能够来我高句丽，说起来我们应该躬身亲迎才是，不过眼下这件事情，下官小臣却是要与你说道说道了！”

在最初的震惊过后，泉盖乌河自然也不是白给的，他那一双眼珠子咕噜噜地转了转，这才说道：

“王爷方才所言。有失偏颇了！王爷说我们扣了你们大唐的商人，抓了你们的长史，可事实上。明明是你们大唐的奴隶贼寇，包庇我高句丽的要犯，而且还拒不配合，我们这才将他们抓了起来，一切都是按律行事，并无任何的不妥之处。而且那什么长史，下官更是见都没有见过！”

“没见过？”

一听泉盖乌河的话，李元霸还没咋反应过来，伪装成神武卫的样子。跟着李元霸一起过来的李愔顿时就怒了，大声喝道：

“屁话！反正人你们已经抓了。怎么说还不是任由你们自己编排？纵然是我大唐子民犯法，一切也要交由我大唐处置。哪里由得你们小小的高句丽来代我大唐行事？”

听到这稚嫩中明显带着怒火以及强硬的话语，泉盖乌河顿时脸色一沉，

道：

“我与你们大唐的王爷说话，有你说话的地儿吗？你又算是什么东西？”

“哼，本王乃是大唐齐王李愔，之前你在海中伏击了本王的亲位还有诸位神武卫的兵将！今日，你若是将人放了，还则罢了！若是不放打的话，后果自负！”

李愔才不管你是做啥子的，在他的冲动性格里，还是赶紧和他们开战吧？

其实，李愔这样呵斥也是有道理的，态度强硬，就是咬定了这帮子高句丽的家伙不敢不敢对大唐擅起刀兵，毕竟对于高句丽这一个弹丸小国而言，大唐终究是个庞然大物，是他们开罪不起的。

又出来一位王爷，神马季后这大唐的王爷也开始扎堆出现了？

听到对方又是一位王爷的时候，泉盖乌河就有些郁闷了，他费尽了力气，上下打量了李愔半晌，这才继续说道：“下国小臣不知齐王殿下驾临，罪过，罪过！”

“你行了，少给我整那些虚的！”

浪费了这么长时间，李元霸可还打算去睡一会呢，他拍了拍李愔的肩膀，示意这家伙别再添乱，说道：

“现在，本王给你两个选择，一是恭恭敬敬的把人给本王交出来，二是本王率战船长趋直入，将你等水军尽数剿灭，到那时，毕华城也没必要存在了！”

李元霸的态度一向是你比我硬，我比你更硬，你不是不吐口吗？那老子就直接给你开出条件来，反正现在大唐国力昌盛，李元霸也不在乎引起两国交战。

果然，正如李元霸所想的那样，李元霸的话音刚落，泉盖乌河顿时拧起了眉头，同时身体也下意识地紧绷了起来。

如果是因为这件事情引得两国交战的话，到时就算是有泉盖苏文护着，他也绝对会成为高句丽的罪人，最终难逃一死。

但若是答应放人的话，不管是放了那船奴隶贩子还是中途截获的那二十来人，都足以给李元霸揪住不放的理由，如果李元霸事后反悔的话，倒霉地还是他！

“王爷，小臣对于贵国的那些奴隶贼寇本就没什么恶意，只是他们抓了我们两个太过重要的人，只要他们能将那人交出来，我们立刻放人！至于那个长史，还请王爷示下！”

死鸭子嘴硬，说得就是泉盖乌河。

“哈哈！好，早就听闻你们高句丽人天性高傲，一向拿有色眼观看人！依着本王看来，你们不仅仅是天性如此，而且还连带着有一些后遗症！那就是脑子被驴踢了！”

李元霸恨声说道，而后二话不说地命人开始往回划。

听到李元霸的话，另外一艘船上的泉盖乌河立马一脸地冷汗，无比紧张地看了看对面那两艘怪异的船只。

那船很是怪异，不仅上面有帆，而且在船身上还有很多黑黝黝的，钢铁制成的管子。

管子虽然并没有伸出船身多远，看是那种感觉确实很让人有一种被饿狼盯上的感觉。

大唐的船虽说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少的可怜，可是偏偏那些黑黝黝的炮口，让这家伙浑身都在发颤。

“王爷……”

正在泉盖乌河想要改口的时候，李元霸他们所乘坐的小船已经远去，根本就不给他们机会。

“完了！”

一步慢，步步慢！

已经无力回天的泉盖乌河脸色顿时成了苦瓜。

“乌河大人莫要泄气，我高句丽水军精锐足有万名，他们大唐不过两艘船只，虽说较为怪异，可是这在数量上却占着绝对的优势！”

苏文何可比泉盖乌河要胆大地多了，在他看来，对方的船上才那么点人，虽说船很大，可是在他们高句丽水军面前，那是必败无疑。

……

海面之上，李元霸向着自己的战船快速驶去，不过盞茶的时间就已经上了船。

“四皇叔，他们怎么说？”

见到李元霸上了船，没有跟着李元霸一起前去的李恪立马蹿了过来，神色间还有些焦躁。

“怎么说？还能怎么说？”李元霸眸中冷色闪烁，须臾之后却是直接断喝道：“传令全船戒备，神武炮准备！”

“要开打了？”李恪的声音陡然提高了起来，“四皇叔，就这样挑起战争是不是有些不妥……”

“三哥，你就是太优柔寡断了！”听到李恪的话，李愔不由得有些气急败坏地说道：“不过是个高句丽而已，反正是他们先招惹我们大唐的，灭了他们水军都算是小事，若是他们再敢追究的话，连他们高句丽全国都给灭了！”

“这……”李恪犹疑着，这了半天也没说出后面的话来。

“行了，赶紧地准备准备，先给他们来一个下马威，轰了他们的前锋战船！”

李元霸拍了拍手，直接封赌上了李恪的话。

“全军听令，拒船坚守，若有避敌怯战者，杀无赦！”

就在李元霸这边积极备战的时候，苏文何那边已经做通了泉盖乌河的思想工作，当他看到冲过来的大唐战船的时候，立即做出了判断。

按照泉盖乌河的性格，是断断不能逃掉的，即便死亦是战死沙场，也勉强能够成为高句丽的国民英雄。

其实吧，泉盖乌河还是很有战略意识的，因为这座毕华城乃是背山面海而建，临海的城墙距离海岸才二十来丈，这个距离，完全是在床弩的射程范围内。

第五百四十章登陆战

说起床弩，这高句丽制作武器的水平还真不是一般的低，纵然床弩距离海平面的距离很短，有效射程并没有超出范围，可是床弩的效果却不咋的，反倒是那摆放在城头上的一辆辆投石机，在一直发挥着作用。:6d

不过让泉盖乌河以及苏文何感到颇为意外的是，那两艘怪异的战船在来到距离他们所属船队上百丈海里处，却突然停了下来，就这个距离，床弩以及投石机根本就没用了，一下子就成了摆设。

“乌河大人，他们这是要做甚子？”苏文何颇有些惊愕地看着停在海面上的船只，问泉盖乌河。

泉盖乌河没有说话，而是眯缝着眼睛想看清楚那两艘船要做什么？

可问题是因为距离实在是有点太远了，苦.逼的泉盖乌河又不像李元霸一样有望远镜，所以根本就看不清楚，只是模模糊糊的看到那两只怪异的船身上，黑黝黝的管口似乎往外挪了挪。

看到那两艘船的动作，泉盖乌河一度以为那黑黝黝的管子便是大唐的武器，可是等了好半晌，也没见对方发动什么攻击。

得，李元霸这一通子行为顿时让倒霉的泉盖乌河等一众高句丽的兵将们心中更加忐忑起来。

你说你要打就赶紧打过来，现在净整这似打非打的架势，这是要把他们给逼疯啊！

.....

最前面的帆船上，李元霸手中捏着一个单筒望远镜，看着海平面不远处的高句丽船队，冷笑了一声，道：“三炮，传令下去，让兄弟们装弹！”

“诺！”

赵三炮应了一声，几乎是扭头就往外船舱里面跑。

“四皇叔，咱们的神武炮当真有那么大的威力吗？”低头看着船身下那伸出来的黑色炮管，李恇颇有些不敢相信地问道。

李元霸将手中的单筒望远镜丢给了李恇。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道：

“小七，你的担心完全就是多余的！这神武炮是神机府的工匠们费尽心思才研制出来的；！你之前也见过投石炮的威力，和投石炮相比。这神武炮的威力提升了不少，简直可以说是开山裂石。”

说到这里，李元霸转过身子看了李恹一眼，道：“眼下这个距离根本就不叫事，待会看四叔我一炮一个。把这些船全都给轰沉了！”

听到李元霸的话，李恹的脸上还是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不过眼下他也不再说什么，毕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又过了约有盏茶的时间，两艘船上的神武炮位置终于摆好了，火药和炮弹也装填完毕，而接到消息的赵三炮也是精神一震，立刻前去禀报李元霸。

“好，目标敌方战船，自由瞄准！”

战船之上。李元霸下了命令。

每一艘战船上装有十五门神武炮，而负责神武炮的神武卫炮手们，在接到赵三炮所传达的李元霸的命令之后，立刻开始点火，然后在李恹小哥仁无比殷切的目光中，神武炮响了起来！

“轰！轰！轰！”

两艘船，拢共三十门神火炮接连不断地发出有如雷鸣一般的怒吼！

随声音而出的，还有三十枚乌漆麻黑的炮弹，这些炮弹直径足有半尺来长，看它们的威力就绝对小不了。

“轰隆！”

因为是在晚上。虽说炮口的位置都瞄得很准，可是依旧有打偏的炮弹。

所幸，三十枚炮弹中了十五枚，十五枚炮弹全都砸中了高句丽的战船。一时间木屑纷飞，每一枚炮弹都砸出了一个不小的大坑，再加上炮弹爆裂时所迸溅出的碎片，还有磅礴的冲击波，将那战船破坏的更是惨不忍睹！

甚至还有好几枚炮弹刚好砸到了高句丽战船的下半部分，这一下就把那些战船给轰漏了。明显得进水啊！

“不好了，船漏了！”

“快快快，修船，再不赶紧修船的话，咱们都得掉海里！”

“还不赶紧得去别的船上，修你老娘啊修！”

顿时，七八艘被轰漏了的战船上的兵士们齐声惨叫了起来，这些倒了八辈子血霉的高句丽士卒们，惊得在船上鸡飞狗跳了起来，一百多艘战船的齐整队形也乱了，海面上就像是炸开了锅一样，所有人都被方才的巨响声给吓傻了。

上了帅船的泉盖乌河以及苏文何等一众高句丽的军队高层，也都被神武炮的怒吼声给吓了一跳，等到看清那些被黑色炮弹砸得乱七八糟的时候，一个个脸色狂变。

相比起泉盖乌河，李恪他们见到这一幕的时候，亦是一个个目瞪口呆，他们绝对没想到神武炮竟然可以打那么远，而且轰鸣之声简直如同惊雷一般。

而赵三炮和李三多等一众神武卫的兵士们，对于这种情况早就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本着乘胜追击的原则，赵三炮并没有被眼前的点滴胜利冲昏了头脑，直接命令两艘船上的火炮手持续开火，自由点射，目标自然全都集中在正前方的海面上，务求每一枚炮弹都可以干掉高句丽的一艘战船。

“轰！”

接到赵三炮的命令，两艘船上的火炮再次齐射，经过再三的射击之后，一众神武卫的火炮手们，终于熟悉了神武炮的性能，同时也找好了角度，是以射出的炮弹虽说依旧做不到百发百中，可是十枚里面至少有七枚可中。

于是乎，前方的海面上是木屑纷飞，火药的味道弥散海面，船上也是惨叫声一片，很快整个海面上几乎都几乎被炮弹落水砸出的浪涛给覆盖住了。

三十门神武炮全力轰击，导致了海面起伏不定，浪涛汹涌，两艘帆船的中心不太稳，是以也开始上下起伏，对炮弹的射击精准度产生了影响。

不过这些都是小事，因为通过这一轮轮的射击，敌方战船已经被毁得差不多了，它们就像是纸扎的一般，或是被砸地稀烂。或是被砸漏了船底，直接沉入了海中。

“准备登陆，强攻！”

而在此刻，李元霸命令一艘帆船掩护，另外一艘帆船载着所有的王府护卫，以及一些充满着热血、想要为国效力的渔夫汉子们，直往毕华城水军驻地的方向行去。（。）

第五百四十一章营救成功

“哗！”

帆船随着水波直冲向前，不消半柱香的时间就靠近了纷乱的高句丽水军，然后留下了一些人戒备，剩下的则是乘着从帆船里面放出的小船开始登陆。

此刻，纷乱的海面上，那些高句丽人早就被方才的神武炮攻击给轰地找不着北了，剩下的那些仍旧存活的人也光顾着逃命，所以整个登陆过程那是相当顺利。

而当这五十二名神武卫兵士，上百名渔夫汉子，以及一百名李恪的王府护卫冲到毕华城下的时候，也终于遇到了一股反抗的力量。

只可惜啊，自大的高句丽人，建了这座毕华城，却仗着城池之地的险要，连个城门都没有建，所以面对这股子不过两百来人的高句丽的敌人的时候，五十名神武卫根本就没费什么力气，直接几轮‘汉阳铙’的射击之后，那些护卫还有渔夫汉子们就直接挥舞着横刀冲上去，很快就将反抗的高句丽人屠杀一空，占据了城门。

“老赵，接下来咱们怎么做？”李三多瞪着眼睛看着堆满了高句丽人尸体的城门处，说道。

“能怎么做？趁着那帮该死的高句丽人还没有回来，在这城门处埋下‘地火炮’！”赵三炮当机立断地下了指示。

“如果王爷他们来了怎么办？”李三多比较忧心。

“来你妹啊！”赵三炮说了一个从李元霸那里偷来的词，瞪着眼睛说道：“你留下一个咱们神武卫的印记不就得了？”

“啪！”

李三多猛然拍了拍自己的脑门，道：“对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老赵，还是你点子多！”

说完这句话，李三多就开始命令手下的兵士们，在这城门处挖土埋雷，并且留下神武卫特有的标记。

而当神武卫兵士、王府的府兵以及两百名渔夫汉子们冲进城池的时候，城中所剩不多的高句丽兵士们早就已经没了斗志，所以面对这些看似极少。

但是却一个个如狼似虎的唐人，他们根本就没办法组织起有效地抵抗。

只有一些顽固的高句丽兵士，从小巷中冲出来，带着自己的几个兄弟。借着城中的地利想要进行反抗，可惜在这些神武卫兵士们的力量面前，他们的攻击充其量也就是土鸡瓦狗罢了。

城中，反抗的高句丽兵士们纷纷被杀，剩下的大部分约有五百多名高句丽兵士全都斗志尽丧。很快就出现了第一个投降者，而后就像是越来越多的高句丽人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就这样，不过五十名神武卫外加一百府兵，两百多名渔夫汉子就破了城池。

尚在纷乱的海面上顾头不顾腩地毕华城城主泉盖乌河，并不知道自己的水军驻地已经被攻陷了，到现在他还在稳定混乱的水军，根本就不知道被人掏了老窝。

倒是苏文何，隐约间看到一艘硕大无比的帆船从他们的身边钻了过去，不过就眼下这种情况，想要回援确实有些难了。

.....

李元霸没有去在意纷乱的海面。现在他就站在李恪他们身边，看着那帮高句丽人在那里彼此尖叫，自乱阵脚，似乎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四皇叔，我们炮轰这些高句丽人也有一段时间了，三哥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李愔永远是脾气最急的那一位，他根本就坐不下来，就像是一名在等待妻子生产的丈夫一样，在李元霸面前来回走动着的。

“小六，你别转了。我这坐船不晕，一会也被你给转晕了！”李恪没好气地瞪了李愔一眼，不过他也很担心赵三炮他们的安危。

李元霸不是傻子，自然看出了他们的心事。便摆摆手道：“你们放心，李三多那个鬼猴子，就他鬼点子多。不说别的，就之前他们区区十个人，在高句丽战船偷袭之后竟然能够安然返回。他们能回不来？”

似乎在印证李元霸的话一样，就在李恪还想要再说两句的时候。就见前方那迷雾朦胧的海面上驶出了一只帆船，帆船后面则是三艘硕大的楼船。

或许是为了躲避那些仍处在混乱中的高句丽战船，那艘帆船以及后面的几艘楼船，航行的速度很慢。

等到了近前的时候，众人这才发现，除了最前面那艘由神武卫驾驶的帆船外，后面的那三艘楼船竟然像是陈年旧船一样，船体上满是伤痕，甚至还有不少被人为凿出的大洞。

虽说那些大洞都被人用几块稍稍修补了一下，可如果此刻海上刮起风浪的话，这三艘楼船，铁定就要和那些被神武炮击沉的高句丽战船的命运一样了。

“这，这是怎么回事？”甬说李恪小哥仨了，就连李元霸都感到整个人都不好了。

“去，引他们过来！”李元霸随手招来牛大力，让他去打几个灯语，让那几艘船上的人全都来他所在的这艘帆船。

“是！”

牛大力应了一声，火急火燎地招呼了几个汉子，便向着帆船的最高处跑去。

过了没有盏茶的时间，两艘帆船靠在了一起，一架云梯架起来，李三多还有赵三炮，引领着一帮人走了过来。

待这些人上了船，李元霸终于看清了除攻上毕华城的唐人以外的人是谁了！

竟然还是老相识，正是倒霉的纪川的捕奴船队。

若只是他们，或许李元霸并不会感到奇怪，可是当他看到这些人那无比凄惨的的样子的时候，却是大惊失色。

只见这些纪川的手下们，一个个衣衫褴褛、神情萎靡，几乎每一个人的身体上都有着伤口，或是刀伤或是鞭伤，从上面渗出的血迹已经变成了黑色，不难猜出这些家伙受的伤肯定不轻。

“他娘地！”

看到纪川他们无比凄惨的模样，暴脾气的李愔直接一拳狠狠地打在了船舷上，扭头就往船舱里面走。

“小六，你去做什么？”李恪一把没有拉住李愔，有些焦急地出声问道。

“还能去做什么？我要把剩下的那些高句丽的船都给击沉了！他娘地，真

当我们唐人是泥捏的了？”李愔很是愤怒，只感觉胸中有一团火在腾腾地燃烧。

“小六，你……”李愔还想要再说些什么，这个时候李元霸却是拦住了李恪，道：“好了，让他去吧！”

第五百四十二章渊红绫

“可是，四皇叔……”李恪扭头看着李元霸。

“又不是让他去冲锋陷阵，拼剑拼刀的，你怕什么？”李元霸拍了拍李恪的肩膀，道：“就让他去撒撒火吧，就连本王看了这帮家伙的倒霉样，也想去灭两个高句丽的贼人泄泄火！”

既然自家的四皇叔都这么说了，李恪还能说什么？老实点，歇着吧！

“小的见过王爷，谢王爷施手搭救之恩！”

纪川以及他的一众手下们，一见船的主人竟然是武王李元霸，顿时有些惊悚起来，连忙向李元霸行礼。

这一次可不是简单的躬身礼，而是直接跪倒在地，满脸的感激之色。

“免礼吧！”李元霸上前几步，亲自将最前面的纪川扶起来，道：“尔等尚有伤在身，切莫伤了身体！”

“谢王爷！”纪川老老实实在地站起身来。

“对了，王浚呢？”李元霸扫了一眼后面，发现这些人都是纪川的手下，还有一些是身上带上的王府护卫，可就是偏偏没有王浚的影子。

李三多和赵三炮相视一眼，道：“没有找到王先生！”

“没有？”李元霸的脸色顿时往下一沉，等着李三多，道：“你不是说，王浚被高句丽的战船给抓起来了么？”

李三多立马站直了身子，道：“我，我确实看到了是这些高句丽的战船伏击了我们！至于王先生，之前我们已经下了海，又遭到了高句丽人的攻击，至于王先生……”

“王爷，小的，小的有要事禀报！”

就在李元霸打算再训斥李三多几句的时候。一直站在李元霸边上的纪川终于找到了机会，低沉着声音对李元霸禀报了一声。

李元霸的脸色依旧有些阴沉，不过他还是扭过脑袋看着纪川。说道：“何事？”

纪川看到李元霸的脸色也有些发颤，他还真是没有见过李元霸产生愤怒的情绪。强行稳定了一下情绪，纪川道：“王爷，您方才所说的王浚王先生，是不是您府上的王长史？”

“你见过？”李元霸顿时有些愣，旋即有些惊喜地说道：“是！纪掌柜的，难不成你见过他？”

“如果真是王长史的话，小的还真见过！”纪川苦涩着笑了一声，道：“王爷。之前我们捕奴队救了一对夫妇，所以才引得高句丽的人将我们给抓了起来，而后更是用各种刑法审讯我们。”

“哦？本王知道这件事，不过这件事情与王浚有关吗？”李元霸眉头微微一挑，有些好奇地说道。

方才的确像纪川所说地那样，那毕华城的城主泉盖乌河就是因为纪川抓了他们的人，这才引发了李元霸炮轰高句丽战船，不过说实话，这件事情似乎和王浚沾不上边吧？

听到李元霸的问话，纪川点点头。道：“王爷，因为之前事情比较紧急，是以小的就偷偷安排王长史还有两名军爷。去了我们救地那一对夫妇身边！”

“你之前一直都在说，一对夫妇，他们究竟是谁？”这下李元霸更加好奇了，这对夫妇究竟是什么人？

“启禀王爷，那一对夫妇，男人叫做苏世涵，是小的义兄，虽说并非是同父同母，可是我兄弟俩人却是情同手足！”说到这里的时候。纪川顿了顿，继续说道：“至于苏世涵的妻子吗。名叫渊红绫！”

“渊红绫！”李元霸闻言眸中闪过一抹精芒，过了一会才说到：“不是渊红菱吧？应该是姓泉吧？”

“王爷果然博学！”纪川没想到李元霸一下子就猜到了渊红绫的身份。

其实这渊姓便是泉姓。只是为了避讳李渊的名字，这才将渊姓改成了泉姓。

纪川方才也证实了李元霸的话，那么就只剩下一个解释了，这个泉红绫是泉氏家族的人，不是泉盖乌河的姐姐便是泉盖乌河的妹妹。

不过这也解释不清啊？

以女人在高句丽的地位，绝对不能让泉盖乌河死活都不把人给交出来，因为女人在高句丽就是附庸，根本就拿不上台面，这之间肯定还有别的原因

因。

“王爷，这苏世涵因为自小便聪明伶俐，再加上曾经拜得名师修行武艺，是以在十年前便开始为朝廷效力，后来更是因为表现出色，被上头选入了皇城禁卫！六年前，他忽然来到登州，并且找到了小的，让让小人帮他做一些事情……”

说到这里的时候，苏世涵小心地抬起脑袋瞄了李元霸一眼，见李元霸的脸上看不出喜怒，便继续说道：

“苏世涵原本只是让小的在高句丽偷偷运送一些人或物品，这件事对于我们捕奴船而言本就没什么难度，所以小的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本来这些年一直都没出过什么问题，可是这一次回来的时候，我们却在高句丽遇上了重伤的苏世涵夫妇，所以我们就冒险将其给救了下来……”

听完纪川的讲述，李元霸对纪川口中的苏世涵有了几分猜测，不过这些都是他瞎想的，还要进行下一步的确认才行。

反正眼下王浚和苏世涵在一起，索性便等见了面之后再问就好了！

想到这里，李元霸扭头对纪川问道：“那你把他们藏哪儿去了？”

“王爷，因为苏世涵身负重伤，高句丽那边又在不停地追查着，因此小的便叫几个兄弟，潜水将他们夫妇送到了一个小岛上了。还有王长史他们，应该早就到了才对！”

在海上藏人，对于他们这些时常跑海路的人而言，并没有什么难度，如果他们在大海藏了人，除非是他们自己想说，否则的话，别人还真得很难来找到他们。

“那个小岛怎么走，本王现在就派人去将王长史他们接过来！”知道王浚没事了，李元霸放下心来，可却是对苏世涵的兴趣更大了。

“王爷，那个小岛知道的人并不多，您可以派一艘快船给小的，小的去将王长史他们接回来！”

纪川对于自己藏匿人的手段还是很自信的，听到李元霸的话后，立刻主动请缨。

第五百四十三章藏在高句丽的天机卫

“你去？”

看这纪川的样子，说实话，李元霸还真不放心叫他去。△↗，

倒不是怕这货给跑了，主要是担心这家伙别撑不到小岛上就给挂了，那到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似乎是看出了李元霸的担忧，纪川拍了拍自己的肩膀，道：“王爷且放心，以小的体格，虽说有些孱弱，可若是海上航行的话，还真是没什么问题！”

“王爷，末将会随纪大当家的一同前往，保证把王先生安全地带回来！”

赵三炮也适时地站了出来，解了李元霸的疑惑。

“如此也罢！”李元霸点点头，道：“一会本王会派出一艘大一些的船，三炮你带上三十名神武卫的兄弟还有一些府兵亲自前往，万万不可让王浚出什么意外！”

“诺！”

赵三炮神色很是冷酷地应了一声。

.....

月华渐渐散去，广阔的海面上洋洋洒洒地出现了鱼肚白，一轮红彤彤的太阳冒出了头。

李元霸站在甲板上，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一晚上虽说很忙乱，可是这清晨太阳的初升，似乎扫平了一夜的疲惫。

“三多，你最近几日一直泡在登州城中四处转悠，可知道登州城中对于百姓有哪些奖惩制度？”

打了两套军体拳，李元霸歪着脑袋看着李三多说道。

李三多仔细想了想，道：“王爷，说来这登州城中的奖惩制度尚算完善，只是有些奖励并并钱帛，而只是一些口头的奖励，并没有兑现！”

“哦？”李元霸眉头一挑，道：“说说看！”

李三多很快地组织了一下语言，道：

“王爷。就比方说城中通缉的贼盗，若有百姓前往告知贼盗的确切行踪，便可得赏五百文。如果帮助官府将贼盗抓住的话，便会奖励十贯！若是提供的贼盗消息并不确切，可是偏偏有用的话，便会得到口头奖励！”

“哦！”李元霸恍然地点点头，道：“你说，如果本王特别奖赏一下这些随军而来，并且在昨夜中登毕华城的那些渔民汉子们，在城中会引起什么反应？”

“启禀王爷。城中百姓是否接受财物是他们的自由，不过若是王爷想要赏赐他们的话，想必他们应该会拒绝！毕竟他们的这份工作来之不易，王爷若是奖赏的太多，怕是他们会多想了！”

李三多明白李元霸的想法，无非就有功赏之，可是他没有想过，仅仅出海一次，就对他们大肆赏赐的话。怕是这些渔民们难免产生诚惶诚恐的心理，还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王爷这是在变向地赶他们走呢？

“你说得也有些道理！”

听到李三多的话，李元霸摸了摸下巴。道：“算了，到时候本王会和他们讲清楚的！毕竟这赏赐是他们应得的！”

赏罚分明，李元霸可是很公正的！

.....

就在李元霸还在琢磨着好好赏赐一下那些渔民的时候，派出去的赵三炮和纪川等人也终于乘船赶了上来。

这艘船上除了去时的那些将士们之外。还多了几个人，其中一个中年男人两人用简易的木榻抬着，身上的刀口、箭口不在少数。看样子应该受了不轻的伤。

在这汉子的旁边还有一个美妇人，虽说人到中年，可是看外貌以及身材却保养地非常好，就像是一名三十多岁的少妇一般。

而站在这两人身侧的，则是一脸苍白之色的王浚以及几名存活的府兵。

看来，这躺在木榻上的人便是苏世涵了，而那一名中年美妇人，应该就是他的夫人泉红绫。

李元霸并没有急着和王浚说话，而是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躺在木榻上的苏世涵。

这苏世涵长相倒是很普通，个子也不高，但却极为壮实，身上的伤极其恐怖，但是看样子似乎并没有伤到要害，由此可见此人的身手也极为了得，否则不可能躲过这么多的要害。

“王爷！”

看到李元霸，王浚倒是很激动，毕竟这一次可谓是九死一生，能够活下来已经算是奇迹了。

“嗯！”李元霸应了一声，上前两步轻轻拍了拍王浚的肩膀，道：“嗯，能回来就好！下去好好休息，一会咱们就回返登州！”

看李元霸的样子，王浚就知道自家王爷肯定有些问题要问这身后的人，于是便点了点头，自行下了船舱。

“你便是苏世涵？”

李元霸命人将木榻抬到了帆船下面的客房房，除了李恪小哥仨之外，屏退了所有人。

“启禀王爷，小的正是苏世涵！”

因为这家伙的身体实在是受伤太重，不过面对李元霸，苏世涵还是想要挣扎着站起来，至少也要坐起来才行：

“王爷，这是内子泉红绫，红绫，快向王爷行礼！”

“民女泉红绫，见过武王殿下！”

泉红绫秉承了华夏女人出嫁从夫的传统，在听到苏世涵的吩咐之后，盈盈向李元霸行了一礼。

这一礼，竟然还是高句丽贵族的礼仪，看着样子应该是知道李元霸已经清楚了她的身份。

李元霸眼睛一亮，知道自己猜测的并没有错，便摆摆手，道：

“嗯，泉家娘子请起吧！真是没想到，泉家的掌上明珠竟然嫁给了我们大唐的人，真是给我们大唐长脸啊！”

李元霸的话中带着明显的调侃，不过泉红绫并不介意，她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说道：

“王爷说笑了，从红绫嫁与夫君，出了泉府之后就与泉家断了关系，泉家掌上明珠一说，却是个玩笑！”

李元霸不置可否地摇摇头，突然没头没脑地说道：“但使龙城飞将在？”

躺在木榻上的苏世涵明显愣了一下，旋即脸上出现了狂喜之色，激动地说道：“不教胡马度阴山！”

“天机？影？”李元霸继续说道。

苏世涵这一次直接挣扎着站了起来，忍者全身传来的剧痛，艰难地向李元霸跪地行礼，道：

“天机卫登州户所天字卫苏世涵，见过王爷！”

“嗯！”李元霸脸上绽放出了笑容，道：“果然是天机卫！快快请起！”

李元霸亲自附下身子将苏世涵扶了起来，看着他那依旧苍白的面庞，道：“这些年来，能够隐藏在登州城以及高句丽国内，看来你很有些手段！不错，不错！”

“王爷莫要再说了，这次栽在了高句丽，已经丢了天机卫，丢了大唐的脸面，请王爷治小的失责之罪！”

苏世涵被李元霸说得无地自容，整个人羞愧地简直要自杀了。

“不！”李元霸摇摇头，道：“你能够从高句丽逃出来本就是你的本事！若是暴露了我们大唐在高句丽的天机卫分部，那才是国家的罪人！”

“绝无此事！”苏世涵大惊失色，道：“纵然是我死了，小的也绝对不会背叛大唐的！”

“好了，本王相信你对大唐的忠诚……”

对于这些天机卫的忠诚度，李元霸还是很自信的，否则的话，断断不会放心大胆地将那些天机卫的人放到各个番属小国之中。

“可是王爷……”

苏世涵尚带着惊疑之色，刚想问李元霸是如何知道他的身份的，却见李

元霸瞄了他的妻子一眼，道：

“苏夫人，你身为高句丽的贵族，却甘心嫁于我大唐的秘卫，不知这其中的缘由可否告知本王啊？”

苏世涵这才想起，他娶的人可是泉盖苏文的亲姐姐，身份地位与大唐格格不入，这样一位主儿竟然下嫁给大唐的天机秘卫，这事搁谁身上都得犯嘀咕啊！

“王爷，民妇知道您在担心什么！”泉红绫很真诚地看着李元霸，继续说道：

“民妇虽说是泉氏族人，可是自小便远离家族，是被奶娘带大的！后来更是因为某些原因，父亲以及兄弟对民妇百般欺辱，是以对于泉氏家族并没有多少归属感！即便现在是看着家族灭亡，民妇亦不会有丝毫的心软！”

嘶！还真是最毒妇人心啊！

听到泉红绫的讲述，李元霸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位还真是一位冷血的主儿啊！

摇了摇头，将自动脑补的恶妇形象甩出脑际，既然苏世涵这么相信他这位妻子，李元霸再不依不饶地就显得有些矫情了。

“王爷，您……”

苏世涵看到李元霸脸色不对，刚想要说些什么，这个时候李元霸拍了拍苏世涵的肩膀，道：

“行了！你可能还不知道，本王可是你们这些分布在番邦属国的人的卫主！想想你来这里的时间，还有从纪川那里得来的消息，就足以猜出你的身份了。”

“卫，卫主！”

听到李元霸的话，苏世涵顿时有些吃惊，原本他们这些人都只是将消息传递给长安城，具体最后报告给谁，他们还真不知道。

“行了，不要再纠结这些小问题了！这次高句丽因何追杀你们夫妇，总不能是因为他们泉家的大小姐嫁给你了吧？”

李元霸终于找到机会把最想问的问题说了出来，与此同时，他还把目光瞄向了泉红绫。

“王爷……不，卫主！”

听了李元霸的话，苏世涵没有丝毫的怀疑，而是一脸肃穆的说道，“卫主，小的得到确切消息，泉家以及高句丽其它几方大族已经暗中联合了起来，要推翻高句丽皇室，另立皇族！”(未完待续……)

第五百四十四章夹道欢迎

“什么，你是说高句丽的几大家族已经暗中联合起来了，想要推翻皇族？”

李元霸听到苏世涵的话后，心中多少有些惊讶，因为他知道眼下高句丽的王是荣留王。※%，

而荣留王名高建武、高成或高武。

公元631年，荣留王开始修建长城，用来抵御大唐将来的攻击。

待长城修建成功的时候，荣留王便想计划除掉一些高句丽内部颇有势力的将领，并准备第一个干掉对其王位最有威胁的泉盖苏文。

不料荣留王的计划被泉盖苏文得知。荣留王和他的大臣们都被泉盖苏文杀死。荣留王的侄子高宝藏被立为高句丽王位，泉盖苏文摄政。

根据这段历史来看，荣留王绝对不是贞观七年挂的。

难不成自己的小蝴蝶翅膀又煽了起来？

想到这里，李元霸在在船舱中来回走动了几步，忽然转身对苏世涵说道：

“苏世涵，你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与本王详细讲来！”

“诺！”

苏世涵直接应了一声，重新组织了一下语言，说道：

“王爷，您也知道！虽说高句丽名义上顶着一个国家的名号，可实际上却有南北之分！这北面的便是以泉家为首的武将集团，把持着高句丽几乎八成的军政大权！而南方则是以支持高句丽皇族的文臣为主。”

“等一下，我听说，高句丽的那些文臣之中不是有一个家伙名叫乙支文德的吗？那家伙好像挺有能力的！”

原本像听天书一样，听着众人对话的李恪小哥仨终于有机会说话了。

李元霸有些惊讶地看了李恪一眼，道：“恪儿，谁告诉你这些的？”

李恪不好意思地说道：“之前在两仪殿的时候，曾听父皇和长孙大人提起过！”

“蜀王殿下所言不错！”苏世涵点点头，道：“其实。若不是乙支文德死了，怕是那些北方的武将还会被文臣们给吃得死死地，只可惜……”

“不对！泉家之所以被南方的文臣们给吃得死死地，完全是泉家所做出来的表象！若非是硬拼皇族实力尚有些不足的话，怕是早就灭了那些该死的南方文臣了！”

苏世涵话都没说完呢，泉红绫这位前泉家的掌上明珠就站了出来。

确实，泉红绫说的话更加靠谱一点。

苏世涵没有反驳自己的妻子，而是继续说道：“这样说也可以，但是……”

听着这对夫妇的讲解，李元霸算是慢慢搞清楚了眼下高句丽国内的形势。

总的来说吧。以泉家为首的权臣，以及荣留王这个弱主，两方各有自己的实力，一方总想着把另外一方给灭了，两股势力可以说是水火不相容。

毕竟功高震主，主忌权臣，这都是帝王最常见的心态，尤其是泉家这种权臣。

面对这种情况，荣留王自然早就心生不满。不过慑于渊家的权势，不敢轻举妄动。但是这种情况在三个月之前被打破了。

三个月前，泉盖苏文出城游猎，偶然见到荣留王出城私会情人。于是乎泉盖苏文就一路尾随，并且待荣留王回寝宫时候，世界就将他那个情人给弄死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更是让荣留王差点疯了。因为荣留王的后人们或是被收买、刺杀、栽赃……种种行径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

到后来的时候，竟然只有两名王子侥幸逃得命去！

通过这一系列的行径，不难猜出泉家已经忍不住了。而他们的准备也已经进入了尾声。

同样忍不了了了的，还有一个人，那便是荣留王。

他下定了决心，想要密谋除掉泉盖苏文等人。

只可惜，这个消息被苏世涵这些大唐细作得知，然后泄露了给泉盖苏文等人一些线索。

等泉盖苏文知道荣留王要除掉他们这些时，自然是愤怒之极，与其它几个实权将军商定后，准备先发制人。

而苏世涵就是得知了泉家准备兵变的这个消息之后，正准备亲自回返长安去禀报，但不幸被渊家的人察觉，这才对他紧追不舍，生怕他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

“他娘地，这还真是天上掉馅饼啊！”

李元霸颇有些兴奋在船舱里面中来回走动，心中思量着这件事对大唐的影响。

如果高句丽真得发生内乱的话，正是大唐起兵的好机会。

以眼下大唐的武器之盛，各种火器层出不穷的情况，要想灭了这个小小的高句丽简直是轻而易举。

而高句丽若灭，接下来就是新罗和百济，虽然新罗对大唐并没有什么，但以李世民的野心和胃口，再加利益元霸他们跟着旁边的撺掇，绝不会给这帮棒子的祖先们留下任何机会的。

.....

经过了一天的跋涉，李元霸他们所乘坐的帆船还没到港口，已经有沿途等候的船只将消息传到了码头上。

等到两艘帆船真得进港了之后，那些喜欢上渔民汉子们的亲人，全都在这里，等着自家的主心骨回程。

“我回来了！”

“婆娘，这几天老子可是大丰收！这一次的月钱，搞不好会有五百文。”

这还在船上呢，那些渔民汉子们就直接向着港口上的亲人们挥起了大手，看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就像是多年未曾回家的游子一样。

而当李元霸出现在其众人的视线中的时候，那些渔民汉子们的亲属，全都不约而同地跪在了地上，恭恭敬敬地向李元霸磕头行礼。

看着众人的反应，李元霸心中很是感慨大声说道：“各位登州的百姓们，快快请起！我李元霸何德何能，竟然累及诸位行如此大理？”

“王爷先是消灭了为恶一方的海魂船队，时候更是给了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们生路，您当得起我们这一拜！”

听到李元霸，就像是商量好的一样，那些百姓们其声呼喊了起来。

李元霸无法，只能任由这些百姓们跪下去。

等那些渔夫汉子们的亲人全都炸你身来，李元霸微笑着看着那些渔夫汉子们道：

“诸位搜索队的成员，这次的旅程够惊险，为了补偿你们，本王决定奖励你们每人两百文，现在就去都督府领吧！”(未完待续.....)

第五百四十五章劫囚徒

“两百文”

听到李元霸的话，那些渔民汉子特别是他们的亲属，全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是不是他们的耳朵出问题了？

只不过出海一次就赏两百文，这还是在不算月钱的情况下。

难道出海真得这么挣钱吗？还是说王爷这是一锤子买卖，打算把这些渔民兄弟们全都给退了，以后就不用他们了？

就在他们这边瞎想的时候，船上的那些渔民汉子们已经开始谢恩了，他们的亲人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们清楚啊？这一次出海可谓是九死一生，这两百文他们拿着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谢王爷赏赐”

“呵呵，都免礼吧”

李元霸乐呵呵地示意众人免礼，待那些渔民们带着各自的亲属离去的时候，已经是辰时了。

就在李元霸伸了个懒腰，打算回王府睡个懒觉的时候，一个打扮地像是一个富家翁的黑瘦中年人出现在李元霸身前。

“草民见过王爷”富家翁面带笑容地向李元霸行了一礼。

李元霸有些疑惑地看着面前的富家中年人，道：“你是？”

富家翁摇了摇头并没有说话，而是将一枚金色的，正面雕凿着虎头的令牌交给了李元霸。

“影卫的人”李元霸看着手中的虎头令牌，道：“你来做什么？”

“王爷，您带回来的人身上有重要情报，我们要把他带走”富家翁态度恭敬，不过这样说明有点推脱的意味。

“哦”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着那家伙，道：“你们的消息来地挺快地嘛”

富家翁脸上笑容依旧：“王爷，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皇土，这天下间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登州呢？”

“行了，别扯那些没用的了”李元霸没好气地摆摆手，道：“本王的身份你也知道，这苏世涵是天机卫的人。要想将他们夫妻俩要走，你这虎头令还不够格儿”

“呃……”

富家翁没想到李元霸会说出这种话来，而且听他话中的意思似乎对于天机卫和影卫颇为熟悉一样。

也就是因为这登州距离长安远了点，再加上李元霸升任天机卫卫主的事情。也不过是在天机卫中流传罢了，尽管影卫和天机卫时有合作，可是并不代表影卫的人可以带走天机卫的人。

遭到拒绝的影卫富家翁尴尬地愣在了原地，李元霸却是没有搭理他，直接带着人从他的身边走过。

……

带着满满登登的虾魁扇贝以及其他肥美的海鱼回到都督府。已经是辰时三刻了。

刚刚进了府门，小侍女莹香就飞也似地奔了出来，面色焦急地对李元霸说道：“王爷您可算是回来了出事了，出大事了”

李元霸先是愣了一下，旋即面色微变道：“什么大事，你且慢点说，是不是与王妃有关？”

“不，不……”莹香晃了晃小脑袋瓜。

李元霸心中舒了一口气，只要不是府里出事了，其他的一切都说好。

“王爷。是，是押送方明砚回长安城的队伍遭劫了，方明砚被人劫走了”小莹香继续说道：“押送方明砚的登州卫兵士，现在就在咱们府上……”

“方明砚被劫走了？谁这么大胆子”李元霸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道：“我记得前往押送的是登州卫中郎将公孙止吧？这一趟足有两百名登州卫的兵士，难不成全都折了？”

“王爷，您还是先去看看吧，公孙大人今儿一大早就来了府上，一直跪在正堂外等着您呢”

小莹香一边说着，一边拉着李元霸就要往正堂里面走。

李元霸对身后的李恪小哥仁摆了摆手。向着正堂方向走去。

.....

都督府正堂门口，一个长得浓眉大眼，身材精瘦的青年汉子，身上还带着血污地单膝跪在正堂大门之前。身体似乎已经透支，摇摇欲坠。

眼见着李元霸领着李恪小哥仁从远处走来，公孙止的脑袋直接一磕到底，道：“末将有负王爷所托，让人犯方明砚被人劫走，还请王爷治末将监管不利之罪”

李元霸站在公孙止身前。淡淡地看了他半晌，突然笑了起来，亲自将其扶了起来，道：

“公孙将军且起身，自登州至长安城路途遥远，在此期间若是发生什么的话也算常情你不必如此自责，再说了，这次你能够活着回来，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王爷.....”

公孙止脸上的表情很是复杂，他没想到李元霸竟然会这么说，不仅不怪他丢了人犯，反倒来安慰他。

“好了，看你的样子这身上受的伤也没有好好处理”李元霸看了看公孙止，扭头对小莹香说道：“你去请随府的太医过来，将公孙将军身上的伤势治疗一下，其他的事情待会再说”

“诺”

小莹香清脆地应了一声，就像是一只轻灵的百灵鸟一样，向着都督府的后堂跑去。

.....

等一切都安顿下来，公孙止身上的伤也得到了治疗，眼下他就像是被包成了一个粽子，浑身上下绑满了各种上药留下来的布条。

坐在软榻上，李元霸看着公孙止道：“公孙将军，现在说说到底是什么情况吧”

公孙止脸上出现了苦色，道：“王爷自从那日出了登州水军驻地之后，那水军提督方明砚就被末将关进了我们登州卫的军牢之中这第二日开始赶路奔

赴长安的时候，一切如常，并没有什么异样发生。可是到第三日行至汉文县地界的时候，方明砚突然说自己的身体不适，想要找个郎中看一看”

说到这里的时候，公孙止顿了顿，继续说道：

“原本末将还并未理会，可是紧接着方明砚却吐起了血，并且伴随着浑身抽搐这下可把末将吓坏了，这方明砚毕竟是朝廷钦犯，若是就这么死了，岂不是末将的过错？所以末将就打算把在汉文城中找个坐堂的郎中，为公孙止看病”

“这有什么？有病看病就是了，难不成方明砚就是在这汉文城中被人劫走的？”李元霸道。

虽然很不愿意承认，但是公孙止还是点了点头。

李元霸见状，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汉文县位于河北道，也就是李元霸前世的冀省邢苔地界下面的一个小县城。

这是李元霸之前就已经规划好的陆路路线，只是没想到竟然有人提前得知了这件事情，并且在汉文县提前设下埋伏，这个消息肯定是从内部流出去地。

若真是如此的话，那登州卫中就肯定打进了别人的眼线，看来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争斗，登州卫也要来一次大清洗了。

“进了汉文县地界之后，为怕扰民，末将让一百八十名兵士驻扎在城外，只带了二十名兵士进了汉文城”

公孙止的脸上出现了后悔的神色，他继续说道：

“进了汉文城，刚刚找到了一家医馆，甚至还没来得及请郎中给方明砚看看是得了什么病，这个时候突然有一群黑衣人从医馆内堂冲了出来，二话不说对着我们登州卫的兵士就是一阵乱砍”

公孙止的声音中带上了哭腔，“若不是那些兄弟们拼死保护末将，才让末将逃了一命，否则的话，末将也会身首异处”

李元霸沉默了下来，过了一会才说道：“知道是谁做的吗？”

“当时，当时末将只有满心的愤恨，没有注意到他们的面容，不过末将可以肯定那些人一定是军人”公孙止的声音很是笃定，“不论是从他们的行军速

度还是动作来看，完全就是一副军人的作风”

“军人，军人”李元霸喃喃重复了两遍，道：“看来，有必要联系一下河北道的天机卫了”

“王爷，这全都是末将的过错，如果末将将兵士们全都调进城的话，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公孙止还在自责，他始终认为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的决策，这才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

“没有如果”李元霸回过神来，他轻轻拍了拍公孙止的肩膀，道：“别想那么多了，眼下你能做的就是尽快将身体养好，这样才能够为你那些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谢王爷关心”公孙止满脸带着感激的神色，看向李元霸的眼神都不对了。

.....

回到中堂，小腹已经初现规模的武顺，在几个小丫头的陪同下，起来向李元霸见礼。

李元霸紧走几步将武顺给扶了起来，道：“顺儿，日后在府中不必如此拘礼，反正天高父皇远的，也没御史言官去参本王一本”

“礼不可废”武顺有些执拗地回了一句，随后有些担忧地围着李元霸转了一圈，道：“夫君，妾身听赵将军说，此番出海颇多惊险，你有没有受伤啊？”

李元霸被武顺转得有些头晕，连忙搂住了武顺的香肩，道：“本王是谁？怎么可能有事呢？再说了，这一次也用不着我亲自冲锋陷阵，一些小喽啰，几炮就能够把他们给轰死”

“那就好”武顺轻抚胸口，吐气如兰地说道：“对了，之前有一位将军，有急事找你.....”未完待续。

...

第五百四十六章一个条件

“已经找过我！”李元霸对武顺微微点了点头，道：“你就甭操心别的事情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在家好好养胎，为我们老李家添个一儿半女的！”

“夫君！”

虽说是老夫老妻了，可是武顺依旧被李元霸说得小脸酡红。

“哈哈，走了，走了！夫君我这可是早就快饿死了，府里的厨子还没有准备好膳食吗？”李元霸哈哈笑了起来，牵着武顺的小手向着膳食堂走去。

.....

就在李元霸领着一大家子的男女老少在膳食堂用膳的时候，之前李元霸曾经去过的那座大型的船厂，迎来了一位新的客人。

“大人，贫道天南观法言，求见常监工！”

这是一位身着道袍，看起来有花甲之年，而且浑身脏兮兮，就像是猪圈里扒拉出来的一个老道士。

“法言道长！”

守在船厂大门前的两个小兵听到这名邋里邋遢的老道士的话，顿时吃了一惊。

说起来，你别看这法言道人看起来是个邋里邋遢的老道士，但是在登州当地还是很有些名气的，甚至对河南道而言，都颇有声望。

因为这老道士对于道藏长生什么地并不感兴趣，却对造船、行船之事兴趣十足。

并且他在造船方面却极为精通，平时这大船厂若是遇到难解的问题，往往都是请法言老道来帮忙解决，只要法言来了基本上就是药到病除，手到擒来。

所以，守门的两个小兵见到法言老道的时候才这么惊讶。

“法言观主，在下有失远迎，还请观主莫要怪罪才是！”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常三生以及常百生出现在了大门前，离着老远呢就开始向法言行礼。

法言还了常氏兄弟一个稽首，道：“两位居士有礼了！”

“法言兄。往日里若非是我兄弟俩请您来，您是绝对不肯登门的！今日这是怎么了。难不成是想我们兄弟俩了不成？”常百生哈哈笑了起来，拉着法言老道的袍袖开起了玩笑。

法言老道一扫方才的彬彬有礼，猛然犯了个白眼，整个画风顿时就变了：“你可拉倒吧！道爷我就算是想也是想我那些船，绝对不会想你们这两个糟老头子！”

“那你过来做什么？吃饱了撑的吗？”常三生瞪了法言老道一眼，没好气地说道。

“道爷我可是听说了，前几日的时候，武王殿下给你们送来一个叫做‘船模’的东西。道爷我想要看看，不知道你们老哥俩给不给道爷我这个机会！”

法言老道和常三生兄弟俩说话倒是没有什么顾忌。

反正现在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画风了，似乎三人的关系，就应该是这种情况！

“你是跟哪儿知道的？”常三生眼睛一瞪，道：“我们船厂里面，可是只有我们这些高层才知道！”

“嘿嘿，道爷我帮了你们嫩兄弟俩这多年，感情你们俩还是白眼狼！”法言老道继续说道：“你们放心，可并不是道爷我在你们船厂布了眼线，而是你们船厂高层的人主动找上了道爷。有些个问题你们解决不了，只能本道爷上！”

“呃？”

常三生和常百生兄弟俩一愣，他娘地。哪个二百五干这事，这不是把他们俩往火坑里面推吗？

“谁去找地你？”常三生直接询问。

“你甭问，就算问了道爷我也不会告诉你的！”法言老道摇了摇头，道：“你就告诉我，我能不能看吧？”

“此事实是兹事体大，还轮不到我们两兄弟来做主，是以此事还是让武

王来处置好了。”

常三生思考了半晌，对方虽然是造船的行家，但是‘船模’之事终究是武王特意交待下来的。因此他也不敢私自让自己这位老朋友进去看‘船模’。

常三生话音落地，立刻就让守门的两个小兵准备马车。拉着法言老道，直往都督府而去。

.....

此刻。刚刚联系完驻登州天机卫所的人，李元霸正打算去打个盹。

而这个时候常三生兄弟俩连带着法言老道，已经被守门的神武卫兵士给请进了府堂。

眼下，法言老道就那么傻愣愣，直呆呆地看着大马金刀地坐在他面前的李元霸，那双略显浑浊的眸子中没有丝毫的胆怯。

事情的经过，李元霸已经从常三生的话中了解了，可是当他看到邈里邈邈的法言老道的时候，多少还是有些吃惊的，实在是这个老家伙，浑身上下没有哪怕一丁点地宗师气质，完全就是一个老年穷吊丝。

看着对方呆愣愣的样子，李元霸率先打破了平静，开口问道：“听闻道长对于造船之书颇有见地，不知是也不是？”

听到李元霸的问话，法言老道也明显楞了一下。

他本来还担心，这位传说中的武王殿会不会责罚自己，毕竟他既不是船厂的人，又不是官面上的人，此事又涉及到大堂机密，人家不拿刀砍死他就算不错了，怎么可能还和他好言好语地跟他说话。

而李元霸的表现，恰好打破了法言老道的常识，他更没想到，这位在大唐王朝声名显赫的王爷，问出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这个？

“启禀王爷，这造船的技术贫道虽说不是顶尖的，可是有些重要的问题贫道确实能够解决掉！”虽然心中多少有些惊讶，不过法言老道还是向李元霸实话实话。

“哦？那除了船之外，你还对什么精通，或者有所了解？”李元霸再次追问道。

方才，船厂的工匠就已经向他介绍过这位法言老道的事了，连常氏兄弟都解决不掉的难题，这老道士来了只需要看一眼就能够知道错在哪里，并且

加以改进，这就是经验！

“除了船之外？”

摸着自己颌下的长须，过了好一会法言老道才说道：

“启奏王爷，贫道对于任何稀奇之物都抱着极大的兴趣，除了寻找、摸索之外，贫道还时常弄来一些稀奇之物的制作工具，自己亲自尝试着来做！这样，算不算精通呢？”

“啪！”

听到法言老道这话，李元霸猛地一拍桌子，说道：“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道长，你若是想要看‘船模’没有问题，不过你得答应本王一个条件！”

第五百四十七章忽悠法言

“条件？不知道是何条件？”法言老道有些疑惑地问道。

“你放心，本王要提的条件，只能是让你兴趣盎然，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李元霸对法言老道笑了笑，挥手唤来一名从长安城带来的王府内侍，道：“你去本王的书房，在那书案上有一个盒子，盒子里面有几张图。你去把那个东西拿过来！”

“诺！”

内侍点点头，起身就向着李元霸的书房走了过去。

而站在一边的常氏兄弟听到李元霸的话，脸上全都露出了苦笑。

说实话，前段时间他们看到那些图纸以及几样打造出来的怪异零件的时候，就下意识地认定图纸上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完成，甚至纯粹就是天方夜谭。

比火、水都要强大得多的东西不是没有，可那些都是自然形成的，想要靠人力来完成，不是异想天开是什么？

过了没有一盏茶的时间，先前那名内侍就又折返了回来，只是在他的手上多了一个紫檀木的盒子。

待内侍将木盒子放到桌子上之后，那法言老道几乎是迫不及待地上前几步走，将那木盒子的盖子给打了开来。

从盒子里面拿出一张全景图，看着上面那个颇为怪异的机器，眉头陡然皱了起来，可是当他看向一些细节图上画的汽缸、活塞、齿轮、压力计……等一些看起来就很新奇的东西的时候，眼睛却是开始不断地放光。

“王爷，这，这是什么东西？”法言老道声音颤抖着说道。

“这东西叫做蒸汽机，那些小零件都是蒸汽机的零部件。这东西以石炭来带动，若是研制成功的话，定会让我们大唐跨入一个新的时代！”李元霸的脸色难得变得严肃了起来。

“如此精妙的东西，贫道，贫道当真是未曾见过！”法言老道有些嘴唇有些哆嗦了，“王爷。给贫道一段时间，贫道定会给王爷一个满意的答复！”

“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本王可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等着你制造出这个东西来？”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着法言老道，这话怎么听都像是在故意刁难他一样。

“十五日！只需要半月的时间，待贫道将这东西的原理弄清楚。剩下的不过是依样画葫芦罢了！”看法言老道那信心满满的样子，似乎是真有心有信心制造出这东西来。

李元霸摇摇头，道：“道长，切莫说大话！你要知道，这些图纸可都是本王从工部带出来的东西。以工部的能力，花费了足足三个月的时间，也不过是把一些配件打造了出来，其他的一切，可还全都是闭门造车啊！”

李元霸自然不会说这东西是厨子神机府，毕竟，直到现在，也没人知道神机府究竟是个什么机构。

“工部！”法言挑了挑白眉，道：“如此，那便请王爷给贫道一月的时间来制造此物！只是之前已经打造出来的蒸汽机配件。还请王爷交给贫道，也免得到时候贫道打造的配件重复了！”

“好，那本王便在原本造船厂的地界重新开辟一个府门，名曰‘机械坊’，并且派遣一些工部的人陪同你一起入住。你任坊主，行使最高权力！你看如何？”

李元霸早就有准备，反正在船厂周边早就有一大片空的宅子，只需要稍加改建、整理一下，就直接能够上岗使用了。

“遵王爷命！”

法言对李元霸打了个稽首，脸上的兴奋之色依旧未曾落下半分。

“哈哈。好了，看你那猴急的样子！”李元霸站起身来，拍了拍法言老道的肩膀，道：“你先带着这些图纸回去。明日本王就让人带着那些配件，去天南观找你！”

“如此，那贫道就先告退了！”法言老道火急火燎地应了一声，也没和常氏兄弟打招呼，扭头就往回走。

常氏兄弟俩都看愣了，这老家伙什么情况？

.....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的功夫，李元霸来到邓州已经有半月的时间了。

登州这边已经慢慢进入了正轨，不论是船厂那边还是搜索队这边，近些日子都是进展神速。

不过，说来也怪了，这半个月的时间，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而且天机卫在汉文县查的事情也是一点都找不到头绪，那帮黑衣人连同方明砚就好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而且听说毕华城那边也没什么表示，看来唐军大破高句丽水军的事情，高句丽那边也不打算追究了。

想想也是，泉盖苏文所代表的武将势力，与荣留王所代表的文官势力最近处于紧张状态，泉盖苏文随时可能发动政变，区区一个泉盖乌河，死了就死了吧。

这一日，李元霸刚刚从港口回来，船厂的常百生就火急火燎地来到了都督府。

“王爷，王爷，喜事，大喜事啊！咱们实验用的船已经可以出海了，虽说在比例方面要小了很多，可是这航行起来，相比同等大小的船只，不论是在航速还是重心方面，都很突出！”

常百生脸上充满了喜色，短短二十多天的时间就试制成功了，还真是有些出人意料。

“你是说现在就去看看？”李元霸虽说现在很想要去看看，可是已经临近傍晚了，这黑灯瞎火的，怎么出海尝试？

李元霸的话，说得常百生楞了一下，旋即反应了过来，这晚上出海确实是大忌。

“这个……是下官唐突了！”常百生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道：“那下官明日再来请王爷？”

“嗯，你先回去吧，明日也不用你来，本王会自己过去的！”李元霸微微点了点头，忽然说道：“对了，这一个月约定的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法言道长那边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李元霸这是想起了法言老道，有二十多天没有看到他了，也不知道他那边‘蒸汽机’有没有做出来。

毕竟这老家伙信誓旦旦的样子，很让人信服，李元霸索性就直接放任不管了，你要材料我就给材料，要钱给钱，对你的唯一要求，就是把‘蒸汽机’给

整出来。

第五百四十八章完成任务

听到李元霸询问法言老道，常百生没有丝毫的意外。

他点点头，道：“启禀王爷，法言老……道长的确沉迷于那个‘蒸汽机’，一天到晚地闷在‘机械坊’，有时候连饭都忘了吃！前段时间他刚刚把图纸研究透了，现在已经着手组装了，相信这两天实物就可以组装完毕。”

一说起这老家伙，常百生那是满脸的苦笑。

这老家伙一旦把精力投放到他所在意的东西上面的时候，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昨夜如果不是他亲自从‘机械坊’的作坊里把法言老道给拉出来的话，怕是这老货昨日就不吃饭了。

“这么快？还真叫他捣鼓出来了？”

李元霸一听法言老道最近几天竟然就要进行实物组装的时候，心中也是一惊，有些惊讶地开口说道：

“常监工，法言老道最近有没有和船厂要人要钱要物？”

“这个……之前他也有要过这些，不过最近几天似乎有些过于频繁了！”

常百生说话有些迟疑，待仔细后说道：

“对了，王爷，听兄长说，法言道长最近对于精钢的需求量好像变大了，还把船上一些有经验的铁匠都给要了过去，想来是正在打造‘蒸汽机’的配件吧？”

“嗯！”

李元霸点点头，不过想到那些图纸上面浮复杂的物理、数术知识的时候，却是好奇地问道：

“常监工，这法言道长似乎对于地理、天相还有数术很是精通，还有一些机械的制造之术造诣亦是颇深，可是有人教他吗？”

听李元霸提起法言老道的一身学识，常百生笑了起来。道：“王爷，原本这件事情法言道长是要我等保密的，可是王爷既然问了起来。那下官自然不能瞒着您。”

“你且说说看！”李元霸的兴趣更浓了。

“王爷，在法言小的时候。曾经偶遇一奇人！这奇人自称为黑天，见法言颇为机灵便收他做了弟子，除了将一些天相、地学、数术的教与他之外，更是将各种机械制造以及金属冶炼之术传予了他。之后，此奇人便留下了一枚令牌，飘然而去！”

说道这里，常百生叹了一口气，道：“起初的时候。下官与兄长也并不相信法言之言，可是当他说起这位奇人的来历的时候，我们却是相信了他！”

“哦，这黑天到底是何方神圣？”李元霸更加好奇了。

“对方是墨者，墨者黑天！”常百生声音略微沉凝。

“墨者，又一位墨者！”李元霸有些惊讶地站起身来，随即释然道：“是了，也唯有墨者才能有这么大的能量！”

.....

就在李元霸在琢磨着那另外一名墨者还有没有活着的时候，广阔无垠的大海上有一艘商船顺流而下，刚刚到达登州港口的时候。商船就停了下来，从上面走下下来至少两百人，男女老少都有。

这些人的穿着打扮各异。有身上穿着麻布的农夫，有穿着绫罗绸缎的富家大户，有身着官袍的官人，更有赤着膀子的长工.....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都来自各行各业，虽说年龄有些差距，可是却明显带着一股子异国风情。

“大人，我们就这么贸然地返回大唐，卫主不会怪罪我们吧？”一个打扮地就像是一个买菜老农的中年汉子。一脸恭敬地对走在最前面的一个青年汉子说道。

“不会，这一次高句丽即将发生内乱。如果我们的人不提前撤出来的话，怕是会折在高句丽！”

那青年汉子身長八尺。长得虎背熊腰，一脸的冷酷：

“以苏大哥传回来的消息看，卫主很好说话，只要我们不做出损害大唐利益的事情，卫主绝对不会怪我们！”

“可是，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啊？”另外一个打扮得像是富家翁地人站了出来，说道。

青年笑了笑，道：“已经完成了！自从二十日前，苏大哥传回消息，我们天机卫驻高句丽部就全力运转了起来，刺探着泉家以及皇族的各方面情报，

并且在挑拨着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能够确定七日后泉盖苏文起事，就已经是我们的胜利了！”

“蹬蹬蹬……”

就在青年说到这里的时候，一道道整齐的脚步声响了起来。

借着初升的月光，众人隐约看到有一列列身着盔甲的大唐兵士，向着港口的方向赶了过来。

“来者报上名来！”今夜在港口执勤的是赵三炮，他冷着一张脸，对着那些刚下了商船的人大声吼叫了起来。

“军爷，我们是从高句丽来的避难者，因为路途遥远，期间又要倒换管碟，是以这才在黑夜停在了登州港口，烦请这位军爷通融一下，放我们入城！”

青年恭敬地对走上前来的赵三炮行了一礼，说道。

“高句丽来的避难者？”赵三炮心神一动，上前仔细打量了那青年半晌，突然低声说道：“但使龙城飞将在？”

青年下意识地回道：“不教胡马度阴山！”

“嗯！”赵三炮对青年微微颌首，道：“王爷派我来接应你们，船就停在这里，你们随我一起走吧！”

“是！”

青年向赵三炮行了一礼，招呼了一声身后的众人，跟在赵三炮以及这一队队登州卫兵士们身后，向着登州城的方向走去。

……

戌时三刻，都督府。

安排这些从高句丽归来的天机卫所属及其家人们，赵三炮领着那个人高马大的青年人，还有另外三个做渔夫打扮的汉子，来到了都督府。

“王爷，人已经接回来了！”赵三炮进了正堂，向李元霸恭敬行礼。

“哦？我还以为怎么也得半夜才能到呢，没想到这么快就回了登州！”刚刚送走常百生的李元霸，有些惊讶地应了一声，道：“他们现在人在哪呢？”

赵三炮道：“其他的下属们，已经被末将安排进了一处绝对隐秘的宅院，至于剩下的四个管事的，全都被末将带来了都督府，眼下正在门外候着呢！”

“哦？让他们进来吧！”李元霸对赵三炮点点头，同时命内侍重新添上茶水，准备招待门外的四人。

第五百四十九章高句丽啊！

“小的天机卫密谍陈戈、屈和、徐浩、古三，见过卫主！”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自高句丽匆匆赶回来的四名天机卫密谍，倒头就拜。

仔细打量了一下这面前跪着的四人，见他们虽说衣衫各异，可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却是不错，李元霸便轻笑道：

“四位且免礼吧！”

“谢卫主！”

四人应了一声，很是恭敬地站起身来，动作谨慎、小心，就好象李元霸是什么洪水猛兽一样。

“陈戈是吧？如果本王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除苏世涵之外，天机卫驻高句丽的最高指挥者吧？”

看着人高马大的青年汉子陈戈，李元霸笑着说道。

陈戈恭敬点头，道：“是，卫主！”

“此番我天机卫驻高句丽分部的人员，能够安全从高句丽撤离，你可是居功至伟啊！”

李元霸端起茶壶喝了一口，道：“这一次，本王定会上秉陛下，为你们请功！”

“卫主言重了，小的所做的这些都是小的应该做的，就算是战死在高句丽，也是死得其所！”

陈戈似乎并不同意李元霸去为他们请功，甚至开始推脱了起来。

“陈戈，高句丽那边情况如何了？”李元霸转移了话题，直接开始询问高句丽的情况。

“启禀卫主，因为苏大哥的原因，泉盖苏文担心事情再次泄密，因此再之后的时间里便加紧了准备，七日之内很可能会提前发动叛变！”

听到李元霸的话，陈戈就开口说了起来：

“毕竟泉氏与荣留王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根本就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了。”

原本，这些情报本来是要直接禀报给李世民的，不过李元霸毕竟是天机卫主，所以高句丽的情报对李元霸也可以全部开放。

“很好！”李元霸点点头，道：“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确定好他们将要开战的时间。你们确实做得不错！”

“为此，卫中亦牺牲了数十名的兄弟！”陈戈的脸上带着明显的伤情之色，“是小的对不起那些兄弟们！”

“你放心，对于那些死难的卫中兄弟们。本王绝对不会让他们白死的！”

李元霸站起身来，轻轻拍了拍陈戈他们四人的肩膀，道：

“本王会尽快请示长安方面，只要泉盖苏文一旦动兵，便是我大唐大举进攻高句丽之时！”

“这……王爷此话当真？”

听到李元霸的话。陈戈他们四人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自然，本王岂会把这件事情当作儿戏？”李元霸脸上难得地出现了郑重之色。

“那王爷，若是我大唐对高句丽动兵，请带上我们兄弟！”陈戈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当然！”李元霸点点头，道：“纵然不带着你们，想必以你们的性格，即便是违反卫中的军规也会跟着一起去的吧？”

陈戈没有说话，不过看他脸上的坚定神色，不难猜出李元霸并没有猜错。

“好了，你们先下去好好休息吧。若是得到了消息，本王定会要你们随军而去！”

李元霸再次拍了拍众人的肩膀，示意他们下去好好休息。

“是，小的告退！”

陈戈满脸感激地应了李元霸一声，这才转身离开。

这一次，陈戈他们之所以前来见李元霸，除了禀报高句丽的情报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回返高句丽，秘密刺杀那些高句丽的高层贵族。

李元霸也猜到这一点。却自始至终都没有问过他一句，直接给了他一个承诺。

因为他了解这些天机卫密谍的性情，完成任务了，他们宁愿死。也要为自己的兄弟们报仇！

这便是大唐人的气节！

“王爷，门外来了一人，托末将将此物交给王爷！”

.....

就在李元霸为这些天机卫密谍的气节暗暗感叹的时候，赵三炮有走了进来，手中还拿着一枚正面雕刻着虎头的金色令牌。

李元霸看到这枚虎头令牌，眉头微微一皱。道：“影卫的人？你去叫他进来吧！”

赵三炮应了一声，匆匆向着外面跑去。

过了好一会，月前李元霸出海归来在登州港口碰到的那名富家翁模样的白胖子，脚不沾地的飘了进来。

“影卫石云见过王爷！”

这白胖子摆出了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整个就是一笑面虎。

“你此番前来所为何事？”

说实话，对于这些边远地界儿的影卫的人，李元霸并不待见他们，这些家伙们，远没有长安城的那些人要来得好用。

这白胖子也明显知道李元霸的脾气秉性，似乎是生怕李元霸将他给轰出去，连忙说道：

“王爷，晓得此番前来见王爷，是有一道密令要转交给您。”

“密令？”

李元霸闻言眉头皱了起来，影卫要给他密令，而影卫是李世民所掌控的秘密暗杀部队，如果说有密令转交的话，也只能是来自李世民的。

就在李元霸暗自揣测的时候，白胖子石云，直接从身上掏出了一封信，上前几步呈给了李元霸。

李元霸拿过来看了看，发现上面的火漆十分完整，之后这才将密令打开看了看，当他看到上面的字迹的时候，脸上顿时出现了果然如此的神色。

仔仔细细地阅读了一遍密令，李元霸的脸色渐渐变得凝重了起来，不愧是大唐的皇帝，李元霸才刚刚得到的消息，李世民那边竟然早就已经知道了。

“皇上还说什么了？”李元霸抬头看着石云，说到。

“具体的，小的也不清楚，不过听上面的人说，明日便会有长安方面的人过来，还请王爷准备一下！”

石云依旧是笑眯眯地，看样子似乎是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焦急一样。

“哦！”李元霸应了一声，忽然招呼赵三炮，道：“三炮，送客！”

“是，王爷！”赵三炮应了一声，挺着个身子做了个伸手向外的动作，道：“请吧！”

得，被李元霸摆了一道！

这回石云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过了好半晌才尴尬地对李元霸说道：“如此，小的就告退了！”

“小样，跟老子这装逼，小心出门让雷劈死你！”

看着白胖子飞也似地逃跑了，李元霸哈哈笑了起来。

...

第五百五十章神武卫齐聚

翌日，李元霸刚刚从暖和的炕上爬起来，李恪小哥仨就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

“当当当！”

“四皇叔，四皇叔！”李恪用他那大嗓门吼叫着，狠狠地拍着李元霸的房门。

“四……”

就在李恪还想要再喊的时候，房门‘吱呀’一声打了开来。

结果还没等李恪的大手落到房门上，一盆温水就泼了出来，正好淋了李恪这倒霉鬼一身！

“呲！”

“四，四皇叔！”李恪哭丧着一张脸，就像是受了多大委屈似地。

“这大清早的就跑过来扰人清梦，你这小子皮又痒了，是不是？”

李元霸阴着一张脸看着李恪，那样子恨不得把他给吃了。

“这个……四皇叔，我们听说船厂造出了新型帆船，所以想要您带着我们一起过去长长见识，您看是不是……”

李恪这边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李恪倒是上前拉了李恪一把，抢先说道。

“嗯？”李元霸眉头一挑，道：“你们这几个小家伙的路子挺广啊，这昨天晚上的事情，你们现在就知道了？”

李元霸话音刚刚落地，却见李恪小哥仨面色古怪地看着他，顿时诧异无比。

“你们，这么看着四叔作甚子？”李元霸道。

“四皇叔，现在那艘帆船就泊在港口，现在登州城中几乎所有的商贾围在港口，看着那艘怪异的帆船！”

李恇为李元霸解释了起来。

“哈？”李元霸愣了一下，道：“谁让他们把船停在那里的？”

“我们也不知道！”李恇摇摇头，道：“不过船厂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全都在港口，还有一些船工以及渔夫，似乎是准备要开船出海了！”

“不能啊。没有我的命令，他们怎么敢这么做？”李元霸的脸色阴沉了下来，匆匆披上一件衣服就往外走。

李恇他们小哥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连忙紧走几步跟了上去。

.....

登州港口，现在是人山人海。入目所见几乎是人头挨着人头，肩膀并着肩膀。

一群为数在四五百人的登州卫，手中持着横刀，威风凛凛地在港口之内巡视。

“唉，你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吗？”

“我哪知道？不过听说是咱们登州最大的船厂新出的船！”

“哦？还对外售卖吗？”

“不清楚，不过这么多的咱们登州城有名的商贾，应该是对外售卖吧！”

一群百姓，隔着老远地对着那艘可以说是中型的帆船指指点点。似乎在议论着什么。

“下官见过王爷！”

不远处，常三生兄弟俩看到李元霸和李恇他们小哥仨急步匆匆地走了过来，顿时迎了过去。

李元霸阴沉着一张脸，看都没看他们一眼，直接就从两人的身侧走了过去。

常三生和常百生相互对视了一眼，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也没得罪这位王爷啊，怎么了，这是？

走到港口边上，李元霸抬头看着面前和他想象中没有什么两样的帆船，

脸上无喜无悲。

这是一艘帆船。准确地说是一艘硕大的帆船，虽说和楼船相比要小上不少，可是不论是仓储间还是客房、舵室。甚至连武器间、神武炮都是一应俱全。

“为何将船停在这里？”李元霸仰头看着帆船，声音平淡。

紧跟在李元霸身后走上前来的常氏兄弟总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来王爷是在怪他们没有禀报就把船开到了这里。

为此，他们也感觉自己很是委屈。

“王爷，非是我们愿意把船开到这里，而是不开到这里，就没有办法组装最后的那些神武炮啊！”

常三生的脸色很苦，他继续说道：

“‘机械坊’的那些家伙全都固执地很，虽说王爷已经下令让他们配合我们造船。可是这些家伙们非得让我们将船开到这里来，趁着晚上安装神武炮。还说神武炮是军事机密，是您亲自下令。说是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安装！”

“是啊，王爷！”常百生也开始了叫天屈，“中午不我们正打算把船来回船厂吗？这还没启动，您就来了！”

原来是这样！

李元霸恍然，他忽然想起来，之前他确实给‘机械坊’下过命令，若是将神武炮或者其他的火器安装在其他部门的话，就必须趁夜行动，绝不可在白天进行安装。

“嗯！”

李元霸点点头，道：“好了，既然开出来了，就不要再送回去了！昨日你们不是还想要本王来看船，出海吗？择日不如撞日，今日便出海吧！”

“是！”

说实话，这艘船从建造到现在，常氏兄弟也很期待这艘船的各项性能。

毕竟说得永远没有实际来地好！

.....

很快，帆船上的人们就开始忙碌了起来，几乎是所有人都在动。

检查船只、观测风向、杨帆、起锚……一系列的动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切看起来都步入了正轨。

“咚咚咚……”

便在此刻，海上突然传来了密集的锣鼓声，随后便见一艘大型的货船从海面上缓缓驶来。

“王爷，您看那是什么？”赵三炮眯缝着眼睛，看着海面说道。

李元霸顺着方才的锣鼓声看去，便见那艘货船上挂着一面黑虎旗，他眼睛陡然睁大了，道：

“三炮，吩咐下去！让他们先准备着，本王要去迎接个人！”

“诺！”

赵三炮应了一声，兀自下去传令了。

也在这个当口，那艘船也终于靠近了码头，一队队身着黑色劲装，行动如风的兵士，在一名青年壮汉的带领下走下船只。

“仁轨！”

看到走在最前面的青年人，李元霸脸上顿时出现了喜色，大踏步地迎了上去。

“王爷！”

来人也很是激动，离着老远就双脚并拢起来，身体崩得笔直，右拳放在了自己的心口位置。

没错，来人就是李元霸留在长安城的那些神武卫兵士，而带队的，正是神武卫大将军，刘仁轨！

“哈哈，月旬不见，你这家伙身体还是这么结实！”

李元霸狠狠地擂了刘仁轨的胸口一下，哈哈笑了起来。

“王爷！”

刘仁轨没有说话，只是眼睛中明显带着激动的神色。

“本王还以为皇兄会拍谁来，没想到把你们都给本王派过来了！”

李元霸很是感慨地说道：“还是皇兄最懂我，自己的兄弟，用着才顺手啊！”

刘仁轨道：“王爷，此番陛下派我等前来辅助王爷行事，除此之外，我们还从神机府带来了一些东西，对您应该有用！”

“哦？还给本王带来了惊喜！”李元霸惊讶地看了刘仁轨一眼，道：“什么东西？”

“是一种被那些神机府的工匠们称之水晶的东西！”刘仁轨道：“不过他们说这东西并不是真正的水晶，而是他们根据水晶的特质仿造的！”

“水晶？难不成是玻璃被那些家伙给制造出来了？”

李元霸摸着下巴想了半晌，突然回过味来，他早就将制造玻璃的原理告诉那帮神机府的技术宅了，按照时间来算的话，这半年都过去了，现在才研制出来，也算是他们的失败了。

不过想想也是，这些神机府的技术宅，一向热衷于钻研火器的制造，其他的一些东西全都得靠边站。

“快，带本王去看看！”李元霸催促了起来。

“是！”

刘仁轨应了一声，匆匆带着李元霸走进了船舱。

.....

就在李元霸这边，满脸兴奋地欣赏船舱里面储存的玻璃以及那些制造玻璃的仪器的时候。

远在长安城的两仪殿中，也在发生着一场激烈的争吵。

“启奏陛下，依微臣看来，若是消息无误的话，我们大唐应该趁乱侵入高句丽，一举将高句丽纳入我大唐的版图！”

一席赤袍加身的李靖，一向表现得很激进：

“这高句丽占据着半岛已经不知道多长时间了，也是时候到了我们收回半岛的时刻了！”

“陛下，微臣以为不妥！”

李靖话音刚落，长孙阴人就摸着自己的小胡子走了出来，道：

“一者，之前本就是武王有错在先，无辜攻击高句丽毕华城，导致高句丽毕华城水军；这二者嘛，便是师出无名！若是我大唐对高句丽动兵的话，怕是会让我大唐丢掉所有的声誉！”

“声誉？哼，声誉值几个钱！”

程老妖很恶心地挖了一下鼻孔，大眼朝天地说道：“我看长孙大人就是不想让我们大唐占这个便宜！怎么着，难不成你长孙大人跟高句丽人是站一边地？”

“程将军这是说得哪里话？”长孙无忌瞄了程咬金一眼，道：“我只是不想让我大唐添上一些无谓的牺牲罢了！”

“行了，别解释了！”

程咬金毫不客气地说道：“之前武王灭了高句丽的水军，他们之所以不找我们大唐讨要说法，那是因为他们现在国内局势紧张！等他们解决完国内的事情之后，定然就会抽出手来寻我们大唐的晦气！与其到时候我们自己给自己找说法，还不如现在就一不做二不休，趁着高句丽发生内乱的时候，大举侵入，吞了高句丽，以绝后患！”

第五百五十一章神机府分府选址

“好了”

眼瞅着程咬金和长孙无忌就要吵起来，而且，两方人各自代表的军方以及文官也马上要打嘴架。

这个时候，李世民终于忍不住了，他皱了皱眉头，重重地拍了拍龙案，道：“怎么决定是朕的事你们这么激动作甚子？”

李世民的话可是给程咬金和长孙无忌提了个醒，现在是在两仪大殿，真正做主的可不是他们，而是高高在上的天子。

“克明玄龄，你们怎么看？”李世民看着渐渐平静下来的两仪殿，对杜如晦和房玄龄说道。

“陛下，依微臣看来，这件事情还是全都交给武王殿下吧”房玄龄摸着颌下的短须，脸上平淡无常。

“哦？玄龄，你说说看”李世民眉头一挑，说道。

“陛下，首先这登州本就封给了武王殿下，而且若要进攻高句丽的话，必然是以登州为跳板，入毕华城才能够攻入高句丽腹地”

房玄龄侃侃而谈：“我长安虽说距离登州并不算远，可是也不近若是从长安城往登州调兵的话，首先在时间上就赶不及再有，就是我长安城的各府兵若是单论陆地战争或者马上战争的话，或许还称得上是精锐可若是水中或者海上的话，那么我大唐的兵士，就必须从江南之地调遣”

“玄龄公所言不错”杜如晦对房玄龄的话很是赞同，“或许我大唐唯一能够全面作战的大军就只有神武卫了”

“哦？这就是你们极力劝朕，将长安城剩余的神武卫兵士派往登州的原因？”李世民明白了杜如晦的意思。

“正是如此”杜如晦点点头，道：“以王爷的能力，若是想要进攻高句丽的话，在精不在多，而且登州的位置，也注定王爷占有绝对的地理优势”

“陛下，王爷能征善战，不仅自身武艺无人可敌。而且军事战斗经验卓绝，又有火器相助，若是想要对付混战中的高句丽，绝对不是什么难事”

房玄龄接过了话头。特别是说到这里的时候，直接对着李世民躬身行了

一礼，道：“还请陛下赐予武王殿下全权负责高句丽战事之权”

“请陛下赐予武王殿下全权负责高句丽战事之权”

随着房玄龄话音落地，他所代表的文官势力以及李靖牛进达等军方的人，全都向李世民躬身行礼。请求此事。

“也罢既如此，朕便下令，任命武王李元霸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领一万神武卫大军，在高句丽争斗内乱之时，武王李元霸可率军自登州登毕华城直逼平壤城”

李世民想了想，继续沉声说道：“另以太子詹事左武卫上将军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骑兵两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进逼辽东”

说到这里，李世民站起身来，双眸炯炯有神地看着两仪大殿正前方。道：

“由此，水陆两支大军分进合击高句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大唐便会将高句丽彻底吞并”

“陛下圣明”

两仪大殿中的所有文武百官，齐声高喊了起来。

.....

登州，李元霸在船舱中见到那些东西之后，经过一番的兴奋之后，那股子兴奋劲就消散了下来。

不过神武卫全都来了登州，李元霸自然需要安排一下，再加上欢迎宴。这一下时间就过了晌午。

直到过了午时，李元霸才总算是腾出时间来去试验新制造出来的帆船。

一切正如李元霸所料，这帆船的实验效果出乎意料地好，除了在速度上无与伦比之外。在重心以及载人方面也是无船可比。

一天之内，会得两种最适合登州发展的东西，李元霸很满足。

傍晚，李元霸在船厂中大摆宴席，犒劳为此番制造帆船的船厂高层以及那些日夜赶工的船工汉子们。

一夜的时间，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中。因为这一天的时间发生了太多的

事情，他们全都有些接受不过来。

而对于李元霸而言，同样如此。

只是从明天开始，他需要开始筹备李世民下达的密令上的任务了。

于是，从第二天开始，李元霸就开始忙碌了起来，他先是让赵三炮组织起大量精通建筑的工匠，然后又在登州卫都统田钢以及捕奴头子纪川的陪同下，几乎将整个登州地界都给转了个遍。

最后，终于在登州的海域范围内，选定了—一个十分理想的位置，决定在这里建立一座十分重要的地方。

按照李世民的密令，李元霸要建立的可是神机府分府，这要求自然就是像长安城的神机府—样，各方面都得保密，—否则的话，神机府中的东西—旦泄漏在外的话，会对大唐产生难以想象的冲击。

所以，这个地方选择很重要，—要么建造在一个保卫森严的地方，要命寻找隐秘的地方。

最后，李元霸选来选去，—还是决定不把神机府分府建在内陆之上，而是在登州周围的海域中选择—一个小岛。

登州城外的海面上有很多小岛，大部分都是无人居住的荒岛。

上次纪川安排苏世涵躲藏的小岛位置就很不错，因为这个—小岛面积并不算大，而且岛上三面都是悬崖，只要在有海滩的那一面修筑一座高大坚固的城墙，并且在其他三面的悬崖峭壁上安装上岗哨以及—一门神武炮的话，那座岛屿自然就成了一座易守难攻的绝佳据点。

当然了，李元霸选择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是因为这座岛距离登州城并不算远，以新式帆船来载运人以及货物的话，只需要一个时辰的时间。

这样，就算是这里遭到了敌人的入侵，只要驻守登州的人能够及时赶到，—自然可以守住这里。

也就在选定好这座小岛作为神机府分府的同时，都督府这边也没有闲着。

王浚在李元霸的授意下，开始在登州以及周遭的州道县镇开始大量招聘铁匠木匠以及各种精雕的大师，硝石以及硫磺的流量也在猛然间开始增加。

毕竟这登州神机府分府，主要负责的接就是重火器的研究以及生产，等

到神机府真正开始运作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火器流转整个大唐国内，打造出一个军事大唐未完待续。

...

第五百五十二章未雨绸缪

“王爷，您先前吩咐下来的任务，下官没有完成！”

第三日，李元霸劳累了一天还没有睡醒，就被王浚直接给敲门叫了起来。

“没有完成？这是什么意思？”李元霸披着件大氅，睡眼朦胧的状态一下子就清醒了过来。

“王爷，神机府分府建起来之后需要很多的硝石以及硫磺，硝石还好说，毕竟朝廷每年对硝石的的采购量都很大，可是这硫磺就比较麻烦了！”

王浚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道：“毕竟咱们中原大地的硫磺出产并不算多，而且质量也不好，因此收购起来极其地困难。咱们长安城神机府收购的硫磺，都是有专人去番邦腹地或是收购或是强行掠夺矿山而来！是以，想要收购大量的硫磺，确实有些困难！”

“是这样吗？”李元霸有些疑惑了起来，怪不得在长安城的时候，硝石总是有很多，可是硫磺却是供不应求。

其实这也是李元霸有欠考虑的一点，在李元霸前世的时候，硫磺生产主要集中在华东、华中、华北以及华南地区，其他的地方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是！”王浚点点头，道：“不过下官已经命令下面的人加紧去登州周围的其他州道郡县勘察了，相信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有消息传回来了！”

“不必这么麻烦！”

李元霸皱着眉头晃了晃脑袋，他忽然想起来这硫磺形成的必然条件，就是火山多发，而倭国这个倒霉地方，不就是在火山多发区上建立起来的吗？

而且前世的时候，那倭国还时不时地来个地震什么的，这样的地方，几乎是遍地硫磺。

“这样！你去告诉府上的人以及那些经常出海贸易的海商们，在东北方向的倭国，火山遍地。硫磺矿资源十分地丰富，而且品质也极佳，他们可以到那里去收购！”

李元霸想了想，补充了一句。道：“对了，别忘了告诉他们！倭国人一向都是欺软怕硬的德性，态度强硬一些没什么，最好是把价格压到最低，可千万别被那些矮矬子们给坑了！”

“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王浚眼睛一亮。道：“下官这便吩咐下去！”

“嗯，去吧！”李元霸点点头，眼见王浚将要走出房间，像是想起了什么，说道：“对了，最近高句丽那边比较杂乱，你叫人注意着点，那边有什么动态随时向本王禀报！”

“诺！”

王浚应了一声，急匆匆地向着都督府外走去。

.....

都督府要收购大量的硫磺，原本听到这个消息的所有登州的商人们都高兴疯了。

可是紧接着。这些从未做过或者很少做硫磺生意的商人们全都傻了眼，因为这硫磺实在是少啊，就算是他们想要在大唐国内买，可是大唐国内的硫磺连长安方面都供应不了，更不要说再卖给别人了。

这个倭国多硫磺的消息一经流转，马上就有商人激动不已。

如果以前也就罢了，可是眼下王爷来登州的这一个月以来，不停地搜索以及拓展周遭海域的情况，经过李元霸的一番努力之后，更是开通了一条新的航线。可以直接从登州到达新罗，去倭国或者百济也并不算远。

再加上采买的时间，最多有个五六日的就能够跑个来回，而且就像都督府所说得那样。倭国的矮矬子们全都是欺软怕硬的主儿，只要将价格压到最低，之后运来的硫磺由登州都督府直接收购，在价格上也有了保障。

像这样的好买卖，这些商贾们没一个人是傻子，自然愿意跑这一趟。做好这桩买卖。

于是乎，在利益的驱使下，很多的商人们都开始行动起来，将大唐盛产的丝绸以及一些其他的等奢侈品装上船，然后通过新航线运到倭国出售，之后用赚取的金钱，以极端低廉的价格来收购硫磺，运回登州又是一笔赚头。

硫磺在倭国根本就是用无用的东西，用无用的东西换取一些有用的奢侈品，这对于倭国的矮矬子们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所以他们很乐意去开采硫磺来卖。

就是这样，不论是硝石还是硫磺，都在加紧收购之中。

而此刻，那座隐秘小岛的工程也开始破土动工，数支大小不一的船队陆续到了那座小岛之上，这些船队表面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不过若是有心人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上面的货物有很多，而且还是各种建筑所需的必需品。

当然了，这些货物全都打着厚厚的包裹，除了负责押运的神武卫兵士们，那些渔民还有穿上负责搬运货物的船工，全都不知道这怪异的船上究竟装着什么东西。

.....

就在李元霸为了准备数日后对高句丽的内乱做着准备的时候，高句丽都城平壤，却是暗潮汹涌，尽管已经过了春天，渐渐有些炎热起来，可是这平壤城中依旧有些寒冷。

平壤虽说是高句丽的王城，不过与高大恢宏的长安相比，那根本就没有人任何的可比性。

说句不好听的，这平壤甚至连发展了一个月的登州城都比不上，

不过，在高句丽、新罗、百济、倭国等这些小国之中，却也算是少有的坚城，毕竟高句丽距离大唐最近，各个方面都在向着大唐靠拢，在城池的建造上虽说远远比不上大唐，但也算是靠点谱了。

眼下，平壤城虽说表面上看似平静，但在官场上混的人都清楚的知道，在这平静之下却是并不安生。

支持荣留王的文臣以及部分武官，与以泉氏为首的武将们斗地可谓是不可开交，没准矛盾什么时候激化起来，到时候必然是一番龙争虎斗，所以整个城池的人都在憋着劲地往城外跑，似乎这样就会免受战争所累一样。

在平壤城正中心的位置，有一座占地面积颇大，建筑地也很是恢宏的府宅。

此刻的府宅的正堂之中，一群身着高句丽官袍的人围坐在椅子上，进行着一场事关高句丽未来，至关重要的谈话！

...

第五百五十三章泉氏一族

“大哥，丢了毕华城中的水军，一切都是我的过错，坏了咱们家族的大事，还请大哥处罚我吧！”

一个长得颇为雄壮，可是下半身却是空荡荡的家伙，坐在一张特制的软榻上，脸上出现了浓郁的恨色以及愧疚之色。

这家伙不是别人，正是先前在毕华城阻挡李元霸的毕华城城主泉盖乌河。

感情这货还真像传闻中的一样，不仅被炸断了双腿，还受了不轻的伤，看他那明显瘦弱的样子，这两个月明显过得不如意。

“老五，毕华城的事情错不在你，谁知道那些大唐的军队竟然如此凶蛮？”

坐在泉盖乌河边上的一个白白净净的青年人，面色凝重地说道：“李元霸竟然带着神武卫兵士们来了登州，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

这青年人名叫泉盖辉腾，他和泉盖乌河并不是亲兄弟，可是在泉氏族中的排名也比泉盖乌河要靠前。

“唉，说那些又有什么用呢？”一个坐在主位上，有着一头白发的花甲老人无奈地摇了摇头，道：“区区数百人，竟然就破了咱们毕华城，看来这些有关神武卫的传闻，并非是空穴来风啊！”

“二叔，您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白白净净的泉盖辉腾摇了摇头，道：“咱们眼下最应该在乎的，并非是大唐会否攻击我们，而是荣留王以及皇室！”

“哼，荣留王和皇室？”

花甲老人冷哼了一声，道：“之前咱们与荣留王以及皇族的矛盾是很尖锐！可是这月旬以来，有些事情明明不是咱们做的，可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是我们做的，现在外面的风声对我们十分不利。虽说我们泉家不在乎这些，但毕竟对数日后的举事而言，并非是一个好事啊！”

“二叔，这不过是一些流言蜚语！只要我们渊家手中握有军队，其它的一些细节不必在意。”泉盖辉腾冷笑了一声，道：“以我们泉家目前的实力而言，要想取皇室而代之，简直就是易如反掌！”

听到两个兄弟还有自家二叔的话，坐在另外一个主座上的。一个高大的身影沉吟不语。

此人看起来大概有三十来岁，长相极其威猛，满脸的虬髯不说，而且肤色黝黑，从外表上看来。完全就是一个猛张飞。

可是与张飞不同的是，这家伙身上透着一股子煞气，眼神阴冷中又透着一股睿智，全身都笼罩在一种上位者的气势中。

似这等人物，放眼整个高句丽，怕也只有泉盖苏文有这种气质了吧！

这个时候，泉盖苏文稍稍沉吟了一阵，这才忽然开口说道：“在他们这些文官里面，没有扛大鼎的人，根本就不足为虑。至于什么流言蜚语。我泉盖苏文更是根本就不在乎！我现在所担心的是，在这月旬时间的时间内，究竟是在谁在暗杀我们以及皇室的人！”

听到泉盖苏文的话，在场的所有人都变得沉默了起来。

自从上月苏世涵夫妇被人救走之后时间不长，泉氏一族就已经感觉到，有一股不明的势力一直在挑唆泉氏军方与荣留王一脉文臣之间的关系，致使两方的矛盾越发尖锐起来。

开始的时候，不论是泉氏一族还是荣留王皇室，都不清楚对方的来历，他们甚至猜测可能是新罗派来的密谍在行事。

可是随着事态越来越严重。以泉氏一族为首的军方势力忽然发现，这股不明势力极为地神秘，所拥有的势力也十分恐怖，绝不可能是新罗区区小国可以拥有的实力。

想想。似乎也唯有距离他们最近的大唐，才有这样的能力了！

“这李世民委实可恨！”泉盖乌河苍白的脸上飘起了一丝不正常的红晕，“不但派遣密探挑唆我们和皇室的关系，甚至还鼓励大唐的海匪，不停地在我国内劫掠，若是我们水军不失的话。区区海匪，来几个老子杀几个！”

“行了，老五，你还是少说两句吧！”泉盖辉腾没好气地瞪了泉盖乌河一眼，继续说道：“如果不是你的话，毕华城现在不至于如此萧条！”

“老四，你是真糊涂还是在装糊涂！”二叔慢悠悠地端起唐茶喝了一口，道：“小五的意思，无非就是在担心若是我们泉氏一族与皇室动手的话，会引得大唐举兵攻击我高句丽！用他们大唐的话来说……”

说到这里，二叔想了想，道：“对，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而二叔所言不错！”

泉盖苏文下意识地地点头，道：“尽管现在我们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不过以我对李世民的了解，大唐方面肯定已经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一旦我们与皇室发生冲突，大唐立刻就会大兵压境。”

泉盖苏文的态度很是肯定，语气更是前所未有地斩钉截铁。

大唐本就是以武立国，而当今的大唐天子李世民，更是南征北战，其手下的勇武悍将们数不胜数，再加上他们从大唐收集上来的各方面情报来看，李世民这位主儿最擅投机，一旦他认定的时机到来，恐怕迎接高句丽的就是那帮无穷如狼似虎的唐朝大军了。

“苏文，大唐自李世民登位天子之后，百姓休养生息，军力愈见雄厚！最近两年以来，那神武卫大军更是战力无双，所向披靡！单以我们高句丽的国力而言，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抵挡大唐来犯。”

二叔摇了摇头，大唐在他们的心中永远是那个国力强盛的庞然大物，即便之前他们纵容手下兵士化装成海匪去往大唐边缘县镇劫掠，也没忘这个铁一般的事实。

“苏世涵夫妇肯定是被大唐就走了，那时候消息就已经泄露了！我看，此番对皇室的起事，最好能够缓一缓！”泉盖乌河的声音有些沙哑，充满了不甘。

“我赞同小五的意见！”

“我也赞同！”

泉盖乌河的话刚刚落地，大堂中至少有一半的人都随声附和了起来。

“不可！”

“我们准备了这么长时间，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如果就此放弃的话，我们以后机会就少了！”

有同意的，自然就有不同意的。

两边的人，不论是同意的还是不同意的，差不多各占一半。

泉盖苏文没有说话，只是用平淡的眼神扫了堂中众人的面色一眼，这才拍了拍桌子，道：

“好了！这件事情，绝对没有迟缓的可能！辉腾，你立刻召集各族之中的诸位将军，咱们的计划已经不能再等了！眼下已经进了五月，最迟在七日之后，起事必须执行！”

“七日！”

泉盖辉腾与泉盖乌河相互对视了一眼，两人的眼中都有着惊骇的神色。

“苏文，这是不是有些太过仓促了？”二叔亦是大吃一惊，直接站了起来，道：“如此短的时间，咱们的人根本就来不及准备啊！”

七日的时间终究还是太短了，若是在这种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动手，恐怕会更加引起大唐的注意，到时候国内纷争一起，绝对是自寻死路！

“哼，纵然如此又如何？就算我们迟缓个一月、半年的，大唐的威胁依旧存在！左右都有大唐的威胁，不如就此放手一搏！”泉盖苏文声音中带着决绝。

泉氏一族的人，都清楚泉盖苏文的脾气。

泉氏一族又是以泉盖苏文为主心骨，他若是决定的事情，一般很难改变，可是那些建议延迟起事的泉氏族人，还是要做最后的努力，毕竟泉氏一族的决定，可是决定着一国的走向。

“大人，事关我泉氏一族的命运，事关我高句丽全国的国运，还请您三思啊！”

以泉盖乌河为首的众人，齐齐向泉盖苏文行礼。

泉盖苏文阴着一张脸，道：“好了，我意已决，传令去吧！”

所有人都露出了无奈的神色，也只能接受了！

也就在泉氏一族准备起事的时候，高句丽皇室也没有闲着，怎么着也占据着高句丽皇族这么多年了，有些事情，他们也能够得到一定的消息。

是以，一场争权夺利、改朝换代的内战，终于要打响了！

.....

登州城，在李元霸的努力下，愈加繁华起来。

都督府中，三个小家伙围在几个硕大的玻璃罐子前，摸摸这，碰碰那，一幅幅好奇宝宝的样子。

“三哥，你说说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瞅着比水玉还要亮，还要透明？”李恪摸了摸玻璃瓶子那光溜溜的表面，眨巴着眼睛问李恪。

李恪摇摇头，翻着白眼说道：“你问我，我问谁去？”

“两位殿下！”守在那一个个硕大的玻璃罐子旁边的刘仁轨，上前两步笑着说道：“这东西叫做玻璃，是由沙子以及其他几种原料，比如石灰石、石英等东西，而后经过特殊的方法制作而成！”

“玻璃？”

李恪小哥俩相互对视了一眼，道：“这东西能有什么用？”

“具体的，末将也不清楚！”赵三炮摇摇头，道：“这几个是王爷让末将做的几个样品，待会王爷醒来，自会为几位殿下解释这东西的作用！”

...

第五百五十四章玻璃是什么玩意儿？

“吱呀！”

就在三个小家伙满脑子问号的时候，李元霸的房门从内向外打开，我们的武王殿下伸着懒腰，嘴上还嘀嘀咕咕地走了出来：“啊！今天的天气不错啊……嗯，你们这几个小兔崽子，蹲这儿干嘛呢？”

“嘿嘿，侄儿见过四皇叔！”李恹看着李元霸嘿嘿笑了起来，同时摸着手中的玻璃瓶子说道：“四皇叔，这玻璃是做什么用的？”

“是啊，四皇叔！”李恹捏着一块四四方方的玻璃片，道：“这东西沉甸甸的，而且还极其容易刺手，能有什么用？”

“哎呦，你小子还真不怕出血啊！”李元霸看着李恹手中的玻璃片都割到李恹的虎口了，连忙将其手上的玻璃抢了过来，道：“小心点，这东西锋利得很！”

“王爷，这几样玻璃制品，都是按照您的吩咐烧制而成的，您看看有什么地方不对吗？”刘仁轨这个时候走上前来，恭敬地向李元霸说道。

李元霸捏着手中虽说很是透亮，但是上面多少带着瑕疵的玻璃，道：“嗯！虽说还远没有达到本王所预期的程度，不过能够做到这一点也算是不错了！”

“王爷，神机府的工匠们也知道玻璃的弱点，他们一直都在攻克这个难题，可是始终都找不到解决办法！”苏定方苦笑了起来，继续说道：“这帮工匠们也真是可以的，竟然还想要将这个麻烦丢给王爷，让王爷飞鸽传书给他们！”

“嘿，配方是本王给他们的，他们耗费了那么长的时间才做出来这么一点成绩，还有脸吃现成的，做梦呢吧？”

李元霸嘿嘿笑了起来，道：“好了，不用管他们了！来，本王告诉你们这玻璃的一些基础知识以及具体用处！”

李恪小哥仨一听这话。顿时眼睛一亮，齐刷刷地凑了过来。

“这玻璃啊，最初是由火山喷出的酸性岩凝固而成，在咱们中原商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制造出了琉璃玻璃，那时候虽说还比较原始，玻璃的透光性也并不强，可是终究是曾经出现过！”

李元霸指点着面前的这几种玻璃制品，继续说道：“玻璃在未成型之前其实有着很强的可塑性。就像是制陶的泥土一样，可以将其制成杯子、罐子、盆子，甚至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剥离够制造成桌子、凳子！”

“这，这东西还能成为桌子？”甯说李愔了，就连李恪都是满脸的惊讶之色，“四皇叔，这东西这么脆，稍稍承受一点重力就得碎掉，怎么当成桌子用啊？”

李元霸笑了起来。道：“先不说咱们制作特制玻璃的条件还达不到，就给你们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吧！”

说到这里，李元霸扭头对不远处一个正在清理院子的内侍找了招手，道：“你，去膳房拿几双筷子过来！”

“诺！”

不远处的小内侍楞了一下，急匆匆地应了一声，几乎是扭头就往膳房的方向跑了过去。

过了没有多长时间，小内侍就抓着一把木质筷子跑了回来，恭敬地交到了李元霸的手中。

“愔儿，给你一支筷子。你试着掰一下！”李元霸从手中的一把筷子里面挑出来一支，递给了李愔。

李愔有些不明所以，不过还是接了过来，双手微微一用力。

“咔嚓！”

一声轻响。筷子从中折断。

李元霸见状，淡淡地笑了起来，又从一把筷子里面抽出了五支，还是同样的要求。

这一次李愔掰着倒是有点费劲儿了，毕竟五支筷子在一起，受力点不同。自然也要更加用力。

“咔嚓！”

轻响变成了脆响，五支筷子也都折了。

“试试剩下的吧！”第三次，李元霸直接将手中的一把筷子全都给了李愔，示意他掰掰看。

这一次可让李愔犯了难，这货这一次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也没能够把这一把至少三十支筷子给从中折断。

“四皇叔，折不断！”

最后李愔放弃了，以他目前的力气而言，还真得很难做到一次性折断三十支筷子。

“折不断就对了！”李元霸呵呵笑了起来，看着这小哥仨说道：“明白点什么没有？”

李愔还是那副二愣子的性格，什么就明白了？这有什么好明白的？

李恪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倒是李恹眨巴眨巴眼睛，脱口而出：“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难折断！四皇叔，您的意思是说，只要把这些玻璃相互叠加在一起，就算是有再重的东西，也难以让玻璃碎掉？”

李元霸点点头，又摇了摇头，道：“恹儿，你这话对，也不对！四叔我原本的意思，就是把筷子当玻璃，这同样的东西叠加多了，重物就算压在上面也不会让玻璃碎掉。还有一点就是，四叔想要告诉你们，‘人多力量大、团结力量大’，人嘛，聚集起来，才能更加有力量！”

说到这里，李元霸继续说道：“懂了吗？”

“小侄受教了！”

李元霸的话已经说得够明白了，如果李恪小哥仨还不明白的话，那他们就不是傻，而是蠢了！

“好了，回头四叔我会安排人去你们自己的院子中量尺寸，然后将尺寸送到制造玻璃的作坊处，给你们换窗户！”李元霸拍了拍手，将四四方方的玻璃片子放在了桌子上，说道。

“四皇叔，这窗户怎么又和玻璃扯上关系了？”李愔还是有些后知后觉。

“做好了你们就明白了，现在就算跟你们解释，你们也不明白！”李元霸摆摆手，示意这些小家伙们不要多问。

“王爷，王爷！天机卫急报，天机卫急报！”

就在李元霸打算领着李恪他们小哥仨去膳堂吃点东西的时候，一个急促的呼喊声穿了进来，随后出现的，乃是一个身着黑色作训服的神武卫兵士。

“当着王爷的面竟然还如此惊惶，成何体统？”李元霸还没有说话，倒是刘仁轨见状冷喝了一声。

那名神武卫兵士浑身猛地打了一个颤，有些怯懦地瞄了刘仁轨一言，道：“天机卫传来消息，最近两日全是活动频繁，而且眼下泉氏还派人来了登州，进行，进行……”

“进行什么？说话吞吞吐吐的，快点说！”刘仁轨俩眼一瞪，说道。

第五百五十五章黑市

“说，吞吞吐吐地像个什么样子？”

刘仁轨双眼一瞪，他平时最看不得卫里面的兄弟们吞吞吐吐，身为大唐的军人自然应该行动如风，果绝断然。

“王爷……那些高句丽军方的人，是来咱们登州做武器、甲冑交易的！”

那名神武卫的兵士似乎是受到了刘仁轨的刺激，下意识地挺了挺腰板，说道。

“武器、甲冑交易？”

李元霸闻言，双眼下意识地眯了起来，摸了摸刚刚长出胡茬的下巴，他转过脑袋看着李愔说道：“愔儿，你去把王浚给我请过来！”

“我这就去！”李愔应了一声，撒腿就往外跑。

王浚、苏定方、刘仁轨等这些武王府的亲密下属们全都住在都督府，这一者是考虑到李元霸的安全问题，另外一方面自然就是有什么事情的话，也不过是招呼一声的事，可以随叫随到。

“王爷，何事如此急切唤下官前来？”

过了一小会的时间，李愔带着王浚蹬蹬地跑了回来，脸上还带着一丝疑惑之色。

“王浚啊，本王问你，咱们这登州城中可有武器以及甲冑的私买私卖？”

李元霸阴着一张脸，看着王浚问道。

“武器、甲冑的走私？”王浚皱着眉头看着李元霸，道：“王爷，这一个月的时间以来，咱们都督府已经派兵将登州城中所有新开以及早就存在的商家登记在册！再加上武器以及甲冑本就是咱们管家的管制品，而没有权利进行买卖，但是却敢买卖的，也只有城中的黑市了！”

“黑市！”

李元霸的眼睛顿时眯了起来，他没想到在这小小的登州竟然还有黑市的存在，他看着王浚，道：

“王浚，以你的性格竟然能够容忍黑市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存在，说说吧，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王爷。登州城濒临大唐海域边缘，离着高句丽、新罗、百济甚至是倭国都不算远，再加上海上航运的便利，也就注定登州成为一个不论是在军事还是商业方面都极为便利的一个地方！”

王浚看了看李元霸以及李恪小哥仨。见他们全都露出了一副若有所思地表情，便继续说道：

“海运以及商业的昌盛，自然就会有很多的商贾来到登州进行各种贸易！那些正正经经的商人自然会选择安定下来，在登州城中选择一个驻扎点或者建立一个分号，而那些不安分的、赚黑钱的商人。便会将主意打到走私上！”

“王先生说得不错，这商人逐利是自古以来的铁律！王先生方才说得情况不仅仅适用在登州，就连长安城中都存在黑市！”

王浚话音落地，在长安城中经营赌坊的李愔就接过了话头，他继续说道：

“只是不同于登州城，咱们长安城的黑市是咱们大唐贵族以及世家大族在主持！换句话说，黑市一旦出现不能掌控的情况，就会有人出面镇压！”

“皇兄就默许了？”李元霸沉默了半晌，说道。

“不默许又能怎么样？”李恪苦笑了两声，道：“有很多咱们朝廷在明面上不能出面买的东西。都是父皇派人在黑市中买到的，父皇也算是默许了吧！”

李元霸闻言点点头，道：“你们说得也对！有白的地方就有黑的，而黑市恰恰就介于白与黑之间，如果非要给它一个决定的话，可以称之为灰色地带！不过以咱们朝廷的力量而言，想要取缔黑市也不过是翻之间的事情！”

“那是，区区商贾罢了，就算是能量再大又如何？几炮轰下去，让他们全部都玩完！”

李恪对于李元霸的话很是赞同。只不过是几个商人罢了，直接以走私的罪名就能够把他们给抓起来。

“行了，就你知道地多！”

李恪没好气地瞪了李愔一眼，扭头看着王浚。虽说没有在说些什么，可是那意思谁都晓得。

“诸位王爷所言极是！”王浚听到众人的话亦是微微颌首，“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下官并没有将黑市取缔！而是继续让它在登州市面上存在，当然了，下官也并不是没有做任何的准备！”

“此话怎讲？”李元霸眼睛一亮。说道。

“王爷，要想掌控黑市或者左右黑市的话，最好的方法便是融入其中！”

王浚淡淡地笑了起来，道：“下官在半月之前就开始准备了！经过这半个月时间的努力，黑市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商家都是咱们的人，现在，黑市可是咱们都督府说了算！”

“妙啊！”李元霸闻言不由得兴奋地拍了拍手掌，道：“看来本王当初执意将你带来登州的选择并没有错！”

别看王浚嘴上说得轻描淡写，可是想在半月的时间里搞定黑市中三分之一的商人，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件事操作起来怕是颇为麻烦。

而王浚竟然不动声色地就将这件事情给办成了，甭管他是借助了神武卫还是都督府的能力，至少这件事情成了，也足以看出王浚的能力非凡。

“王爷谬赞了！”王浚淡淡地笑了笑，并不居功，“至于高句丽来咱们大唐黑市中购买武器以及甲冑，下官还真是头次听闻，毕竟今日下官还没有收到线报……”

“你平日里都和黑市的人如何联系？”李元霸好奇地问道。

“王爷想要去黑市中看看？”王浚看出了李元霸的好奇，索性便直接提了出来。

“去，为啥不去？”

“我也想看看这登州城的黑市与长安城的有何不同之处？”

“四皇叔，咱们就去吧！”

李元霸这边还没说话，李恪小哥仨顿时就像是受了惊吓的兔子，直接蹦跶了起来，大呼小叫着。

“你们这些小兔崽子，还真是什么事情都好奇啊！”

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这些小家伙们一眼，抬头对王浚说道：

“王浚，你且带着惜儿他们去前堂等候，待本王洗漱、穿戴完毕之后，就过去找你们！”

“诺！”

王浚微微颌首，带着叽叽喳喳的李恪小哥仨，笔直地向着前堂的方向走去。

第五百五十六章于家镇

于家镇，很普通的名字，可是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可不会这么认为，因为这里代表着登州城交易量最大的黑市。

于家镇的地理位置选得很好，这里距离登州城只有半柱香的时间，而且还临近登州港口，所以在长久的私下货品交易下，于家镇就慢慢地发展了起来，而且因为历史原因，登州城黑市的名号也随之传开。

“快，你们这些家伙们难道都没有吃饭吗？太阳可才刚刚出来，你们都给老爷我快点，这些东西都要在晌午之前运走，只要能在规定的时间前装完货，除了你们应得的工钱之外，本老爷还额外赏你们每人十文！”

于保站在于家镇的小堤坝前，一脸春风得意地冲着货物的苦工们说道。

他刚刚从黑市的百济商人手里头收了一批货，一切都办妥了，只要今天晌午装船完毕，下午就可以走水路去往绛州。

绛州自从前段时间那件事情闹过去之后，一切都在向着长安城靠拢，不论是建筑风格还是经济方面。

听说那里到现在还一直流传着武王李元霸斗山匪海患的传言，武王李元霸在绛州当地，简直被传为了神人。

那些正在搬运东西的苦力们一听于老板的话，齐齐都是精神一震。

L↓长L↓风L↓文L▼对于他们而言，十文可不是个一笔小数目了，就算是搁到集市上去，都能够买上两斗米了。

所以这些朴实的汉子们，一个个地全都加紧了脚脚步，就像是一头头红了眼的公牛一样，干劲儿十足。

“于掌柜的，看你这红光满面的样子，肯定是又发了一笔横财吧？”

就在于保盯着面前的苦工百姓们干活的时候。一个身材有些高瘦，长得颇为精明的中年人从堤坝另外一边缓步而来，还没靠近就大笑了起来。

“哎呦，韩掌柜！”于保看到来人顿时拱手行了一礼，道：“可是有老长时间没见到您了，最近在哪儿发财啊？”

韩老板还了于保一礼。道：“于掌柜客气了，我还是原来的老样子，人家用得到我了，我就跑过去看看，用不到我就满大唐的瞎转悠！”

“嘿，您的船在咱们这地界儿可是出了名的安稳，像您刚才说得，完全就像是个小怨妇的抱怨嘛！”

于保才不相信这韩老板的话，就韩老板那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儿。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来这里？

“行了，我也不和您客气了！”韩老板摆摆手，道：“我来是向您打听一件事情！”

“您说，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于保点点头，示意韩老板直言。

“我听说，高句丽那边来了一位贵人，放出话来说。在咱们的黑市里面大肆收购兵器以及甲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韩老板笑看着于保。声音压得有些低。

“您也听说了？”于保闻言微微颌首，道：“具体是不是真的，我也不清楚，不过我听镇东头的刘老大说，黑市里面已经有人开始和高句丽的人接触了，那些和他们接触的人。好像是从荥阳过来的！”

“哦！呵呵，看来是真的喽！”韩老板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声，道：“既如此，我便先去镇子里面逛逛，若是能够让他们用我的船。也算是大赚一笔！到时候若真成了，一定好好谢谢于掌柜！”

“于掌柜的客气了，我这也不过是听说！”于保笑着对韩老板说道：“是不是真有这事，我也不敢确定呢！”

“不管是不是真的，我韩诺欠你于掌柜一顿饭！”

韩老板有些固执地说道：“日后您一定要赏光啊！”

“如此，我便应了韩老板！”

于保见推脱不掉，索性便应了下来。

.....

于家镇镇口的位置正对着登州城的方向，在那宽敞的官道上，十数匹战马携着滚滚尘埃而来。

“吁！”

在镇口急勒手中的缰绳，王浚指着二三层楼的建筑比比皆是于家镇，说道：“王爷，到了！这里便是于家镇，也是咱们登州城的黑市所在地！”

李元霸下了小白，看着镇子里面那比之登州城都毫不逊色的商铺、楼阁，还有那些专门进行守卫工作的数百号衙役，以及车来车往的场面，不禁说道：

“果然是喧嚣热闹非凡啊！”

“嘿嘿，就这里比长安城可是差远了！”李愔嘿嘿笑了起来，道：“跟长安城的黑市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刚刚出生的婴儿！”

“走，进去看看！”

李元霸懒得搭理这小家伙，直接将马交到了随行的神武卫兵士的手中，徒步向着镇子里面走去。

其他几个小家伙，以及刘仁轨、赵三炮等人也是有样学样，紧跟着李元霸而去。

进了镇子，方才的喧嚣繁华好像在一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因为镇子里面虽说人很多，但大多数人都是随从或者护卫，真正谈买卖的人都在旁边的建筑物里，很少有人就真在街上砍价谈买卖的。

走到镇子中央，李元霸抬头一看，赫然见到一栋三层酒楼，酒楼上面挂着‘匹夫阁’三个大字。

“这里，怎么还有‘匹夫阁’啊？”李愔有些惊讶的说道。

“根据我们的了解，在咱们大唐朝各大繁华的城池之中，都存在着‘匹夫阁’的分号！”

王浚适时地插话道：“不得不说，程香斐真是一个商业奇才！”

“这次没带着处粥过来，不过以他的性子，他八成也不知道自家的买卖竟然也做到了登州！”

李元霸笑着摇了摇头，道：“走吧，咱们继续往前走！”

王浚没有挪地儿，而是轻声说道：“王爷，咱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了，不用再往前走了！”

“啊？”

李元霸有些惊讶地看了王浚一眼，又瞄了瞄‘匹夫阁’的匾额，道：“这？”

王浚点点头，道：“咱们安插在黑市的密谍，只要有事情的话，每日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在这里坐上一个时辰！看看时间，他应该还在这里才对！”

“那好，咱们进去吧！”李元霸点点头，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反正镇子已经转了一半了，再加上早晨也没吃什么东西，肚子里面早就已经在咕咕叫了，陷进去解决了早膳问题。(未完待续.....)

第五百五十七章查问

“哎呦，王老爷，您可是有些日子没来了？”

李元霸他们刚一进门就有小二过来打招呼，只是当那个小二看到跟在李元霸后面的王浚的时候，却是直接越过李元霸，跟王浚问候了起来。

以他们的眼力，自然能够看出来李元霸与王浚他们是一起的。

“是小六啊”王浚对那名小二点点头，道：“最近你们这生意怎么样？”

“托您的福，近来生意还不错”小六笑着说道：“王老爷，您还是老位置吗？”

“嗯，人来了吗？”王浚微微颌首，道。

“他已经来了，还是老规矩吗？”小二和王浚说话就像是在打哑谜一样。

“那咱们楼上走吧”王浚转身做了个楼上请的姿势，说道。

匹夫阁三层，靠近东面窗户的雅间。

韩诺韩老板，点了几样小菜，桌子上还有一壶清酒，在自饮自酌。

这个时候，轻巧的脚步声传了进来，紧接着就见王浚引领着李元霸等人，挑开厚厚的门帘走了进来。

“韩诺见过大人”

看到来人，韩诺直接站了起来，向王浚恭敬行礼。

“嗯，起来吧”王浚淡淡地瞄了韩诺一眼，转过身来介绍李元霸道：“这位便是咱们都督府的都督，也是大唐的武王殿下”

“啊？小的见过王爷”

韩诺吓了一跳，没想到他这辈子还能有幸见到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主儿。

“免礼吧”李元霸摆摆手，招呼李恪小哥仨自己找椅子坐下来，看着桌子上的几样小菜，道：“哎呦，没想到在长安城才有的采药，这匹夫阁竟然也有”

“匹夫阁菜肴更新换代很快”韩诺恭敬地说道：“王爷，要不要匹夫阁上几样特色菜上来？”

“已经让他们按老规矩上菜了”王浚接过了韩诺的话头，转移话题道：“怎么样，最近黑市里面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

“王爷。大人”韩诺道：“前两日，黑市里面还算是平静，可是昨日晚上突然从高句丽来了一位贵人，在黑市里面开始大肆收购精致铁器以及甲冑”

“知不知道他们都和谁有过接触？”李元霸沉声问道。

“听黑市里的朋友们说。荥阳那边来了人，似乎已经和高句丽的人接触上了”韩诺想了想，继续说道：“不过小的还没有看到荥阳来的人，不能确定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黑市里面，有没有咱们天机卫的人？”李元霸听完韩诺的禀报之后。扭头看向了立在一旁的赵三炮。

“有”赵三炮点点头，道：“不过他们接到上面的密令，黑市里面的天机卫，只有陛下才能够调用”

李元霸沉默了一小会，突然从怀里掏出来一枚金色的小牌牌，道：“三炮，你拿着它走一趟天机卫吧，把天机卫在黑市的人调过来，相信他们看了这东西，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诺”

赵三炮对于李元霸的话深信不疑。接过令牌扭头就往外走。

.....

就在李元霸还在调查高句丽收购兵器的时候，在镇子西头一个小小的铁匠铺子后面，正在进行着一场秘密交易。

“郑掌柜，您给货的价格太贵了，咱们带的钱并不算多，您看能不能再往下降一降？”

铁匠铺子最里面略显昏暗的小房间中，一个生了两缕鼠须，精明过人的中年男子，满脸带笑地坐在一张小椅子上，身后还跟着三个七长八短的家丁护卫。

坐在这中年人对面的。是一个穿着单薄上衣的彪形大汉，这大汉黝黑的

皮肤下肌肉块块隆起，看上去极为结实，但是脸上却带着满满的憨厚之色。

如果有外人看到这一幕的话。一定会以为是那个精明中年人在欺负这老实汉子。

可实际上的情况呢？

“泉掌柜，不是我不肯降价，实在是这价格已经压到最低了，若是您还想往下压价的话，那您就只能另请高明了”

汉子的声音和他的外表及不相符，就像是受了怨气的小媳妇一样。

“别啊。咱们万事好商量”

泉掌柜的吓了一跳，这次他来登州收购铁器和甲冑的需求量很大，绝对不是单单地几百件兵器还有甲冑就可以解决的，若是错过了这一家，怕是之后难以碰到这样的卖家了。

“泉掌柜，我给您报的都是实诚价，您也别让我为难，若是您诚心要买话，今日您就先付定金，明日凌晨咱们就可以装货了”

郑掌柜直接给泉掌柜下了最后通牒，意思很明显了，你想要就赶紧的，不想要就给我滚蛋。

“这……好吧”泉掌柜的想了想，最后咬了咬牙，道：“这是十万两黄金的柜坊票，在长安城的大唐柜坊就可以兑换，您可以去确认一下”

因为黑市里面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不允许买卖的违禁品，或者平常市面上买不到的东西，所以在价格方面要贵上很多。

不过既然决定在黑市里面买东西，就要做好当肥羊，被人家狠狠宰上一刀的觉悟。

至于柜坊票，这就很好解释了。

唐朝的时候并没有银票的存在，不过唐朝人惯用铜钱，铜钱每贯重六斤四两，要携带大量铜钱出门，既重且很不方便。

于是，市场上有了代人存钱的柜坊，柜坊又兼似后世的钱庄。

唐代专营钱币存放与借贷的机构称为柜坊，柜坊票就相当于李元霸前世的承担汇兑的地方，所以这柜坊票完全可以当作流通金钱来看待。

“嘿嘿，泉掌柜的做事就是敞亮”郑掌柜的嘿嘿笑了起来，他接过泉掌柜递给他的所谓柜坊票，看了两眼，道：“今日酉时三刻，我们的船会在镇子的渡口等你，到时候你们只需要按时到渡口就可以了”

“好，在下一定准时到达”泉掌柜应了一声，之后像是想起了什么，突然出声问道：“郑掌柜的，请恕在下冒昧，您售卖给我们的武器以及甲冑，可是出自荥阳郑氏？”

郑掌柜的脸色微微一变，不过很快就掩饰了过去，道：

“泉掌柜的说笑了，我们可不是荥阳郑氏那样的大家族况且眼下朝廷对五姓七望实行各种管制，就算他们想要将武器以及甲冑运出来，怕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哦”

泉掌柜深深地看了郑掌柜一眼，那脸上的表情颇有些意味深长的意思。

“咔嚓”

就在这时，小铁匠铺的房顶突然传来了一道轻响，屋子里的泉掌柜和郑掌柜脸色齐齐一变。

“你们几个，出去一个人看看是怎么回事？”泉掌柜的对身后站着的三个家仆装扮的人吩咐了一声。

三个家仆全都冷着一张脸，听到自家主人的命令后，很有默契地分出来一个人，径直来到了铁匠铺子外。

铁匠铺子外面此刻静悄悄的，屋顶上尽是一些破砖烂瓦，还有一只通体漆黑的猫，在日头下面懒洋洋地斜躺着，不时摆动一下尾巴。

“主人，只是一只猫”家仆回到铺子里面，恭敬地禀报。

“呼，原来只是一只猫啊”泉掌柜地轻舒了一口气，似乎放下了心头的一块大石。

“泉掌柜真是谨慎小心啊”

郑掌柜笑看了泉掌柜一眼，似乎是在安慰泉掌柜，也似乎是在安慰自己。

泉掌柜似笑非笑地看了郑掌柜一眼，道：“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自然，这是自然”郑掌柜呵呵笑了起来，脸上的表情更显憨厚。

.....

城南杂货铺，一间看似放着乱七八糟东西的杂物间。

“啪哒”

一个全身都包裹在黑色劲装中的人，推开了杂物间的房门，鬼鬼祟祟地走了进去，在杂物间摸索了半晌，突然一拧固定在墙上的油灯座。

“唰”

随着一道轻响，地面上竟然出现了一道足有八尺见方的门户，下面亮堂堂地，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级级的台阶。

黑衣人露在外面的眸子中闪过一抹精光，身形一晃就消失在了下面的门户中，而那门户也在黑衣人下去的一瞬间关上了。

门户下方有一间颇为广阔的密室，在正中间摆放着长桌的位置上，一个面白无须的中年人静静的坐在那里。

“大人，我回来了”黑衣人跪在地上，恭敬地对那名中年人行礼。

“怎么样？有没有追查到究竟是什么人在和高句丽的人谈生意？”

中年人淡淡地瞄了那黑衣人一眼，问道。

“镇子西头的郑氏铁匠铺”黑衣人立刻回答道：“我在后面跟着那些高句丽的人，一路上七拐八绕地直奔了郑氏铁匠铺”

“我记得，那郑氏铁匠铺好象是荥阳人开的，掌柜的似乎也姓郑”

中年人的眉头拧了起来，似乎是有什么难以解开的谜团一样。

“是这样的.....”黑衣人应了一声，将今天他跟踪高句丽人的行踪具体说了一遍。

等黑衣人话音落地，中年人眉头皱得更深了。

“掌柜的，有贵客临门”

就在中年人黑黑衣人面面相觑的时候，一个有些轻巧的声音在这密室之中响了起来。未完待续

第五百五十八章恭候大驾

传出声音的，是紧紧楔进墙里面的一根不过婴儿拳头粗细的小铁管子。

“什么人？”中年人没有回话，倒是那个黑衣人几步走到了那个小铁管子前面，运足力气问了起来。

“长安城！”小铁管子那边又传来了声音。

“长安来人了！”坐在桌子后面的中年人眉头有些惊讶地站起身来，道：“怎么之前没有接到消息？”

“大人，要不我先上去看看？”黑衣人转过身子看着中年人，说道。

“不必，一起上去看看！”中年人压了压手，捏了捏眉心道：“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长安方面的人了！”

城南唐记杂货铺，赵三炮手中捏着一枚金光闪闪的令牌，就像是一座铁塔一样戳在杂货铺柜台前。

一个长得颇为机灵的年轻小伙子，满脸带笑地看着赵三炮。

“哈哈，贵客临门，鄙人何必达有失远迎，实在是罪过罪过！”

就在此刻，那名曾经出现在密室中的中年人，从杂货铺后面走了出来，笑着对赵三炮拱手。

赵三炮上下扫了扫面前自称何必达的中年人，过了好一会，突然笑着还了一礼，道：“何掌柜客气了，在下赵三炮，不过是一粗人，哪里算得上是贵客！”

“这外面不是说话的地儿，还请赵掌柜随我去里面一叙！”何必达做了一个伸手往里面请的手势，说道。

“如此，请！”赵三炮稍稍客气了一下，就直接进了里面。

杂货铺里面，相比起外面要亮堂了很多。

刚刚坐下来，没等何必达说话，赵三炮就直接出示了手中的金色令牌，道：“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何必达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同时双手托举而起，接

过了那枚金色的令牌。

只见那是一枚金子打造的令牌，那面向何必达的一面令牌，样式很简单，只有四个正楷小字：“如朕亲临！”

何必达顿时吓得一哆嗦，整个人都不好了，他一下子跪在了地上，脸上充斥着恭敬的神色。

赵三炮没有在意何必达的态度，而是面色冷然地开始转达李元霸的命令：

“何掌柜，以您的身份。想必应该知道这枚令牌属于谁！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直接传达王爷的意思了，王爷有令，命天机卫驻于家镇密谍，即刻前往‘匹夫阁’！”

“小的领命！”何必达将手中的金牌重新递到了赵三炮的手中，道：“敢问这位大人，卫主到于家镇了？”

赵三炮点点头，道：“何掌柜还是快些准备准备吧，王爷已经在‘匹夫阁’中久候多时了！”

“不知卫主今日唤我等前去所为何事？”何必达小心地看了赵三炮一眼。问道。

赵三炮想了想，道：“等你去了就知道了！”

“那好，小的现在就去准备一下！”何必达应了一声，急匆匆地转身进了里间。

.....

‘匹夫阁’三楼。李元霸他们所在的隔间。

“四皇叔，您还别说，这于家镇‘匹夫阁’的菜和长安城的相比也毫不逊色啊！”李愔手中拿着半条羊腿，啃得满嘴流油。嘴上还在不停地咕哝着。

“行了，吃东西都堵不上你的嘴！”李元霸没好气地甩了他一眼，道：“待会别忘了打包一些回去。给你四婶她们尝尝！”

“对对，还是四皇叔想得周到！”李愔可不会放过这个讨好他们老李家姑娘的好机会。

“王爷，人带来了！”

就在这时候，赵三炮回来了，将手中的令牌重新交回了李元霸的手中。

“嗯，带他进来吧！”李元霸微微颌首。

“小的天机卫驻于家镇密谋何必达，见过卫主！”

以何必达的眼力，一眼就能够看出屋子里面众人的身份地位，所以不用人介绍，何必达进来就直接对李元霸行了一礼。

“嗯，起来吧！”李元霸摆摆手，道：“本王知道你们没有特殊情况的，只受圣人的调遣。不过目前也正是这种特殊情况，没办法，本王也只能把你给请过来了！”

“卫主的意思小的明白！”何必达点点头，道：“您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小的一定尽力为您去办！”

“没什么要你去办的事情！”李元霸指了指桌子边上空着的椅子，道：“坐下来吧！”

“是！”何必达也不客气，直接坐了下去。

“何必达，这两日高句丽来人在咱们登州的黑市里面放出话去，要大肆收购武器还有甲冑，你可知道此事？”李元霸亲自为何必达斟了一杯酒，说道。

何必达谢过李元霸，皱着眉头说道：“我们的人也是在今日凌晨的时候方才得到消息的！那些高句丽人来自泉氏家族，听说他们是奉了泉盖苏文的命令来咱们大唐收购武器还有甲冑的！”

“泉氏家族！”李元霸眸中精光一闪，道：“看来他们快要动手了！”

“我也是这样猜测的！毕竟眼下高句丽形式紧急，泉氏所代表的军方若想要对高句丽皇室动兵的话，一些必要的军事物资必须储备完全！”

何必达点点头，继续说道：“而且和高句丽人接触的人，也是咱们朝廷的敌人！”

“谁？”李愔插话道。

“五姓七望，荥阳郑家！”何必达的声音掷地有声。

李元霸眯起了眼睛，嘴中下意识地重复了两句：“荥阳郑家……”

“他娘地，这些家伙还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李愔直接拍案而起，“我们没有去收拾他们郑家就算不错了，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有胆子蹦出来搞风搞雨，真是活腻歪了！”

“就是！这五姓七望也真是太不识抬举了，太原王家这样，荥阳郑家也是这样，他们难道就不怕死吗？”李恽的眉头也皱了起来。

“好啊，原以为经过太原王氏的事情之后，其他几家也就安生了下来，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敢铤而走险！”李元霸冷哼了一声，道：“有没有郑家和高句丽人的具体交易时间和地点？”

“有！”何必达点点头，道：“明日凌晨子时，于家镇一里之外的渡口，他们会在那里装船！”

“好！”李元霸点点头，眸子中凶光闪烁道：“那咱们到时候就恭候他们的大驾了！”(未完待续.....)

第五百五十九章子夜进行时

凌晨子时，距离于家镇一里之外的渡口。

漆黑的海面上突然飘来了一大片黑影，距离近了，方才看清那是一支足有二十艘船的船队，每一艘船虽说都不大，但是用来装个一二百人，就跟玩似的。

渡口之上，郑记铁匠铺的郑掌柜的，借着天穹上略显昏暗的月光，嘴角出现了憨厚的笑容。

他对着身后摆了摆手，顿时有一个身形彪悍的青年男子走了过来，手中还提着一盏明晃晃的灯笼。

“打灯语，叫咱们的人将船开过来！”郑掌柜对身后的汉子，说道。

汉子点点头，匆匆跑到了堤坝的另外一边，手中的灯笼在半空中画起了圆。

过了好一会，另外一大片黑影从海面的东北方向快速驶来，那是几艘货船，无比庞大的货船。

几乎是同时，两只船队同时达到了渡口。

“泉掌柜的，您还真是准时啊！”

第一支船队上的人才刚刚从船上走下来的时候，郑掌柜地就开始向那边的领头人行礼。

那边的人也不是外人，正是之前与郑掌柜接触的高句丽人，泉掌柜的。

“郑掌柜的客气了，您亲自定下的时间，我哪里敢迟到啊？”

泉掌柜一共从船上带下来两百来人，看他们的穿着虽说都是普通百姓的服饰，可是动静之间明显带着军人的气势。

“如此，那便先验货吧！”郑掌柜的也不客气，直奔主题。

泉掌柜命令这几个手下去郑掌柜他们的货船上验货，待过了大概盏茶的时间，验货人的回来了，并且对着泉掌柜微微点了点头。

“好！咱们就开始装货吧，等把这些货都装完，在下便会将剩下的货款交

给郑掌柜的！”泉掌柜很信任自己的手下，见自己的手下认可了对方船上的货，索性就直接开始卸货装船。

“好嘞！”

泉掌柜的手下们应了一声。两只船队之间立马搭建起了桥梁，大片明晃晃的刀枪以及甲冑，从一条船上搬到了另外一条船上。

“快快快，你们速度快点。把今天这单生意做成了，回去你们人人都有赏！”

有人搬货，自然就有人监督，一个大腹便便的家伙，手中捏着一根不知道什么动物的皮鞣制成的鞭子。口中大声后叫了起来。

“呵！”

这家伙一嗓子，倒真是把这般家伙都给激起了蛮干的性子，一个个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干劲儿十足。

.....

距离于家镇渡口，也就是此刻正干得热火朝天的两只船队一里之外，一艘怪异的帆船静静地停泊在那里。

它就像是黑夜里的幽灵一样，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

“四皇叔，难不成我们就这么干看着吗？”李恹这小子急地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现在就带着人冲过去，烧了那两支船队。

“着什么急？”

李元霸将手中的单筒望远镜交到了李恹的手中。道：

“他们这才刚刚开始，两只船队上的人还都生龙活虎地。要想省时省力，最好是等到他们筋疲力竭的时候，咱们再出手。到时候就算是咱们给他们时间让他们跑，他们怕也是有心无力了！”

“嘿嘿，四皇叔，听你这么一说似乎很有道理的样子，不过这方法是不是有些阴险了点！”李恹伸出了脑袋，在立刻身边，死命地想要看看单筒望远镜。

“阴险？”李元霸冷笑了一声。道：“难道你没有听过兵不厌诈吗？”

“就是，他们既然敢在咱们大唐搞风搞雨的，阴死他们也是活该！”李愔没好气地拍了拍李恹的脑袋，道：“你小子上一边去。别到时候咱们冲过去的时候，你小子掉海里头！”

“六哥，就算你掉进去，我也掉不进去！”李恹的小脸憋得通红，差点和李愔掐起来。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臭小子别闹了，吩咐下去，让神武卫的兄弟们准备好，半个时辰之后，入网抓鱼！”

“诺！”

李愔双脚一并，似模似样地向李元霸行了一礼，扭头就向着船舱里面跑。

.....

半个时辰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当两只船队上的武器以及甲冑已经搬运了有三分之一的时候，船上的搬运工们已经累得有些气喘吁吁的了。

要知道，子时到丑时这个时间断，是最容易犯困、睡觉的时候，再加上搬了这多半个时辰的武器装备，就算是铁打的汉子们，也难免有累、饿的感觉、

所以，不得不说，李元霸选择战机的时间，简直就是无耻至极！

于家镇渡口。

“泉掌柜的，不知道这一次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回高句丽啊？”郑掌柜坐在一艘船的甲板上，手中端着一只茶壶，眯缝着眼睛说道。

“当然是即刻回返了！”泉掌柜的笑了笑，说道：“船上押着这么多的违禁品，如果我不赶紧着赶回高句丽的话，恐怕不用等到天亮，我就会被你们唐廷的人给抓了吧？”

“哈哈，也对，毕竟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我们也是担着一定风险的！”郑掌柜的喝了一口茶水，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船，有船，在咱们左前方有一搜船！”

就在这个时候，船中桅上的望斗里，一个正在四处侦视的高句丽人突然

手指着左前方，大声地呼喊了起来。

“什么？”

听到这名高句丽人的话，下面还眯缝着眼睛的泉掌柜以及郑掌柜全都惊得站起身来，伸直了脖子向着船只的左前方看了过去。

不过由于这甲板上的位置没有船上的望斗高，视线也不如上面开阔，所以在瞪了好半天之后，他们才瞅见海平面的远处，隐隐出现了一根细高挑的船桅。

而且更为诡异的是，这艘船行进的速度很快，相信用不了多长的时间，就会来到他们的船队之前。

“该死的，这里怎么会有别的船过来？”泉掌柜地看了一眼海面，突然扭过脑袋，恶狠狠地瞪着郑掌柜。

“这，这我也不清楚啊？我之所以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个渡口是我们郑家人自己开辟出来的，极其隐蔽，平日里根本就不会来别的船只啊？”

郑掌柜也明显有些惊惶，他有些气急败坏地从甲板上窜到了船舷边上，愤怒地叫道：“郑老六，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已经提前侦查过了吗？”

先前在渡口打灯语的那个青年汉子，听到自家掌柜的话后，有些慌乱地说道：“掌柜的，我们确实侦查过了，也向镇子里面的人询问过了，镇子里面近日都没有船只入海啊！”

“混淡！”郑掌柜的将手中的茶壶狠狠地摔在了地上，道：“所有人，放下手中的东西，拿起武器，严阵以待！”

“高句丽的勇士们，拿出你们的斗志来，对方不过只有一艘船，我们完全可以战胜他们！”

泉掌柜也开始动员起高句丽船队上的人，让那些搬运工也进了战斗状态。

不过也正如泉掌柜所看来的，虽说不知道对方是敌是友，不过就算是敌人又如何，对方不过只有一艘船，来了不过是找死罢了。

与此同时，帆船之上。

“恪儿，传令下去，全员戒备！”李元霸来到了甲板上特意搭建起来的小台子上，开始下命。

“侄儿领命！”

李恪应了一声，转过身子，嚎着大嗓门，叫嚷了起来：“王爷有命，所有兵士全身戒备，准备战斗！”

话音落地，早就已经开始备战的一众神武卫兵将们，立即像是吃了枪药一般，全都齐刷刷地抖动着身体，用无比兴奋的目光瞅着站在小台上的武王李元霸。

“炮手在哪，到甲板上来集合。”

李元霸看着小台面下面那些精神抖擞，仿佛饿狼一般的兵士们，高声叫了起来。

顿时，两百来名身着黑色劲装的神武卫兵士，齐刷刷地来到了甲板上，身体站地笔直。

“兄弟们，这些可恶的贼人，在咱们眼皮子底下买卖朝廷禁品，我们要怎么办？”李元霸脸上的表情有些狰狞，甚至可以说充满了杀机。

“杀，杀，杀！”

两百余人整齐地叫嚷了起来，那声音就如同一个人的怒吼一般。

李元霸身上的杀机更浓了，整个人散发着一股子别样的气势：

“好，对于这些敌人，我们无需客气，所要做的就是杀，杀掉这些胆敢来我们大唐作乱的贼人，杀得他们片甲不留，血流成河！”

.....

这个时候，距离渡口已经越来越近了。

有神武卫的兵士在计数着距离，同时也在大声地报着：“四千五百尺.....四千尺.....”

就在大唐的帆船距离渡口郑家以及高句丽的船队只有约两千多尺左右的时候，帆船却是停了下来。

而对面的两支船队呢，似乎对这艘帆船一动不动地呆在原地，既不出战应战的架势，也没有退后的行动感到很奇怪，这艘船到底是敌是友啊？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帆船之所以停在两千尺以外的海面上，那是因为这个距离对于这些神武卫来说，完全是一个绝佳的射击距离，先不说敌人无法攻击到他们这边，至少在准头方面可以做到一炮轰一个，例无虚发！

第五百六十章全军覆没

当然了，这个距离即便是再放远一些，对于神武卫的炮手们而言，射程也是完全可以的。

他们所要做的，只不过是稍稍调整一下角度，就可以把渡口处的两支船队给炸得千疮百孔，瞬间沉底儿。

“禀报王爷，船上的神武炮已经准备就绪，所有的炮手全都进入了待命状态，请王爷指示！”

待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赵三炮跑到了李元霸身前，大声地禀报了上来。

“好，传令下去！所有神武卫的炮手由左到右，把对面最边上的那几艘船划分清楚，而后按其所在位置来瞄准对应的船只。”李元霸指着对面的两支船队，对赵三炮吩咐了起来。

赵三炮点点头，下去传令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对面的两支舰队终于有了动静。

李元霸抄起了单筒望远镜望瞄了一眼，便见对面那些第一支船队，也就是那些高句丽的船只的甲板上，正不断地涌上来大量的执刀拿弓的高句丽人。

而后，在一名青年汉子的指挥下，那二十多艘船上传来了杂乱的呼吼之声。

李元霸的嘴角出现了冷冽的笑容，心道：“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甚至连个振奋人心的口号都喊不齐，还死气白咧地敢冲过来？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与李元霸抱着同样心思的，除了李恪小哥仨之外，还有赵三炮等神武卫兵士，毕竟船只数量相差这么多，是人就会下意识地将对面的两支船队归于强势一方。

李元霸望着前方极速而来的船队，而后向着下面的赵三炮猛然点了点头。

赵三炮会意，后背抗着的‘汉阳铗’闪电般甩到了身前，上膛、扣动扳机。

“砰！”

子弹带着火光，带着浓郁的火药味喷上了天穹。响亮的声音在海面上不停地回荡，传出了很远。

“轰轰轰！”

就在这一道铙响传遍整个近海海面之时，这艘承载着足足三十门神武炮的帆船轻轻地抖动了一下，之后便是天崩地裂般的爆鸣声。

这一道接着一道的轰鸣，就仿佛在众人的耳边炸响地一样，二十来艘冲向帆船的高句丽船只上，顿时都升腾起一团团的白烟，伴着炮弹在天空飞行的利啸声瞬间弥散。

紧接着，随着漆黑的海浪轻轻摆动的一艘艘高句丽船只，那无比高大的船体忽然像是被猴子施了法术一样。定格在了海面之上。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那一艘艘的船只上就升腾起一团团火红色的火光，直把那一艘艘的主桅给完全包围了起来。

那无比凄惨，破破烂烂的船只，看起来很是渗人！

李元霸手中捏着单筒望远镜，透过已经彻底升上中天的月光，看到了无数的残缺木料飘进了海里，一个个的人影崩飞，各种武器以及甲冑也被轰上天了天空。就好像是下面有风在吹着他们一样。

而那一根根高高的主桅，顿时不堪重负地剧烈颤抖了起来，随后斜斜地歪倒了下来，那些没有被炮弹给炸死的高句丽人。倒霉地被桅杆给直接压死了。

至于之前还站在甲板上，手执刀兵的高句丽人，根本都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都还不明白他们的船只究竟是被什么给轰烂掉的时候。又是一连串的黑黝黝的炮弹飞了出来。

第二波炮弹，伴着狰狞无比的白烟以及火光，带着无比愤怒的咆哮以及尖叫。再次狠狠地直接向着高句丽船只的正面砸了过去。

.....

另外一边，所有未曾参战的大唐神武卫兵士，远远地看着那渡口处火光升天，二十多艘高句丽的船只，早就已经没有了方才那种狂野无比的气势。

此刻，它们不停地相互摆向、相撞，船上的高句丽人抛下了手中的武

器，在甲板上凄厉地惨叫了起来，他们相互哭号着，有的人更是直接从船上一跃而起，跳下了海中。

海面上，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刮来了一股子狂风！

风借火势，无穷的风将大火烧得很是旺盛，腾腾地，甚至将海面都蒸腾下了一层！

“还真是不堪一击啊！”李恇呆愣愣地看着远处火气升腾的海面，自语道。

“是啊，每次看咱们大唐的神武炮出击，都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李恇的脸上也有些震撼之色，这他娘地真是太恐怖了。

这边，几个神武卫的中郎将，也都是一脸的戚戚然。

“只不过二十来炮，竟然就把这整支船队给轰烂了，到底是神器啊！”李恪摸了摸耳朵，很是感慨地说道。

“一共两支船队，既然第一支动手了，没理由放跑了第二支！传令，行船前进！”李元霸放下了手中的单筒望远镜，下了前进的命令。

“哗哗！”

行船如风，李元霸他们乘坐的帆船，在大海之中乘风破浪，浪花不停地翻滚，却不能阻挡帆船分毫。

“这，这……他们过来了，跑，快跑啊！”

眼见着那艘轰烂了他们船只的怪异帆船滚滚而来，这般或是站在残破的船上，或是在海中露出了半截身子的高勾丽人，顿时慌了神，几乎是兔子一样，疯狂地向着岸边飞奔了过去。

李元霸这边虽说加紧追赶，不过还是有至少一百五六十人爬上了岸。

见此情景，李恇的表情显得有些沉，明明打了胜仗，可惜这些家伙们也太没骨气了，竟然拼了命地逃跑，这总不能任由他们逃跑吧？

“该死的，竟然让这些番贼们给跑了！”心里头越想越气的李恇，狠狠地一拳砸在了船舷上。

“好了，这些人跑了也就跑了，反正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人！”李恪笑看了李恇一眼，道：“不过，你以为凭四皇叔那谨慎、小心的性格，那些家伙朕

能跑了？”

得，还是李愔最懂李元霸，知道李元霸肯定留了后手。

“就你小子机灵！”李元霸狠狠赏了李恪一个暴栗，道：“你们放心吧，那些家伙们一个都跑不掉！想要从本王的手中逃出去，除非他们长了翅膀！”(未完待续.....)

第五百六十一章抓住，抓住

距离于家镇渡口大概一里之外的地界儿，有一片林森茂盛的林木，泉掌柜以及郑掌柜的，在一群散兵游勇的保护下，逃窜到了这里。

“等，等一下……”泉掌柜的身上满是黑色的污渍，整个人简直累成了狗，“休，休息一下吧！”

“大……掌柜的，如果咱们现在还不跑的话，怕是过不了多长的时间，他们就会追上来的，咱们还是赶紧跑吧！”

一直跟在泉掌柜身边的那名壮硕的汉子，听到泉掌柜的话后顿时有些焦躁了起来。

“是啊，泉掌柜！”郑掌柜也开口劝到：“虽说我们并不清楚对方是什么人，但是单从他们那堪比雷电的攻击就知道，一定和朝廷脱不了干系！我们一旦被他们抓住的话，怕是想死都难了！”

是啊，如此恐怖的攻击，若不是掌控在朝廷手上的话，怕是这朝廷早就不姓李了！

“好！”

泉掌柜狠狠地咬了咬牙，勉力撑起了身子向着密林方向跑去。

“咕咕，咕咕……”

就在所有的人都进了密林之后，漆黑的林子里面突然传来了一7道道怪异无比的鸟叫，似乎还有寒风划过林叶的声音。

“不对劲啊？”

保护着泉掌柜的那名青年男子激凌凌地打了个寒战，只感觉这林子里面分外的诡异。

“金正泰，怎么不对劲了？”

泉掌柜的还是很信任那名青年汉子的，听到他的话后，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感觉很不对劲！”名叫金正泰的青年汉子摇了摇头，脸上的神色很凝重。

“这样……”

泉掌柜的刚要回话，丛林之中突然传来的密集的脚步声。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密林之中就多了三百条黑影，一个个身形矫健。动如脱兔。

他们手中拎着长长的怪异武器，特别是脑袋上以及浑身上下都带着草叶子，脸上还涂上了黑色的东西，在这漆黑的夜晚，就算是靠近了，不仔细探查的话，也绝对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

“放下手中的武器，双手抱头，蹲在地上！”

浑身漆黑一片，比黑衣人还要黑衣人的李三多。手中端着‘汉阳铳’对泉掌柜他们大声呼喝了起来。

其他的神武卫兵士们也没有闲着，在他们出现的时候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将这般泉氏以及郑氏的人给包了饺子。

“这，这是怎么回事？”

泉掌柜和郑掌柜的面面相觑，根本搞不清楚状况，明明方才还是一片风平浪静呢，怎么这一眨眼的功夫，画风就变了呢？

“别管是怎么回事，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冲出他们的包围圈！”

郑掌柜的比泉掌柜的要有魄力。“虽说咱们在人数上有些差距，不过如果咱们拼死往一个方向冲的话，就算是他们也无暇他顾！”

“好！”

反正现在这个局面也唯有冲出去一途了，就他们干的这本就是掉脑袋的事情。索性便奋力一搏了。

“兄弟们，跟我冲，只要冲出去，并将我安全送回高句丽。每人赏黄金万两！”

泉掌柜的也是下了血本了，竟然每人赏黄金万两。

不过反正是空头支票，能不能兑现也是他自己说了算。

“杀。冲出去！”

“杀了这般汉狗！”

“兄弟们，保证郑掌柜的安全！”

这一百多号的人顿时疯癫了，或许是在金钱的诱惑下也或许是在求活命的诱惑下，反正这些人疯癫了，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疯癫。

都说欲先使人死亡，必先让人疯狂，可是……

“砰！”

铙声响了起来，惊了这片沉寂已久的森林，将这片天空都点亮了。

那名冲得最猛，同时也是这帮高句丽人领头人的青年汉子，眉心的位置出现了一个小拇指粗细的血洞。

血洞汩汩地往外流溢着鲜血，空洞、漆黑的洞口，向世人宣示着这金正泰曾经活过。

“他娘地，敢在老子面前瞎咋呼，真是活腻歪了！”

李三多手中铙口仍在冒着白烟，他歪着脑袋看着被这一道仿佛惊雷一般的铙响给惊住的散兵游勇们，继续说道：

“你们，若是识相的话就赶紧按照老子刚才说的话做，否则的话，老子手中的家伙可是不长眼的！”

李三多的话刚刚说完，对面所有人的脸色刷地就变了，这摆明了是给他们下最后通牒，照刚才的架势来看，如果他们不照做的话，怕是就要命不久矣。

“我，我投降，不要杀我！”

一名穿着破衣烂衫的高句丽人，将手中的兵器‘当啷’一声丢在了地上，同时双手抱头，蹲了下来。

有一就有二，反正有了带头的，剩下的大部分都是有样学样，在泉掌柜以及郑掌柜那杀人的眸子中，毫不迟疑地蹲了下来。

想想也是，硬拼是死，而投降的话反倒是有希望活命，既然如此，为了活命也只有求那百分之一次的机会了。

到最后的时候，仍旧站着的只有泉掌柜、郑掌柜以及他们各自十来个死忠的手下，其他的人全都已经缴械投降了。

“你，你们这群养不熟的白眼狼！”

泉掌柜一脸的铁青之色，再加上他那浑身破破烂烂的样子，看起来倒是乞丐开会一样。

“识时务者为俊杰，相比起你们，他们可是要聪明多了！”

李三多笑看着这场闹剧，过了好半晌才说道：“好了，除了这两个领头的，其他的……”

说到这里，李三多顿了顿，森然一笑，道：“杀了！”

“砰砰！”

李三多话音刚落，急促的枪声就响了起来，就像是晴天打旱雷一样，每一声都如此地震撼人心。

不过眨眼的功夫，那些先前还慷慨赴死的人全都浑身满带着血窟窿，躺在了血泊之中。

即便泉掌柜和郑掌柜的胆子再大，经历了这样的场面也差点吓尿了，这尼娘地也太惊悚了。

杀鸡儆猴的效果很好，那帮家伙们全都蹲在地上瑟瑟发抖，一个二个的全然没了男子气概。

李三多才不会在乎这些家伙们的表现，直接大手一挥，道：

“把他们都给我绑起来，带走！”

……

于家镇渡口，李元霸他们将帆船泊在了渡口上，一群刚刚从海里面爬上来的家伙们根本就没跑了，一个个浑身湿漉漉，满脸狼狈地蹲在那里。

一群如狼似虎的神武卫兵士，在赵三炮的带领下，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

“时间上差不多了！”

李元霸坐在一张从帆船上搬下来的摇椅上，仰头望了望天空。

“哒哒哒！”

就在此时，李三多他们急行军归来，向李元霸禀报道：“王爷，末将前来复命！”

“嗯，人抓回来了吗？”李元霸摇晃着椅子，眯着眼睛说道。

李三多没有说话，只是对着身后招了招手，顿时有几名神武卫兵士，押着两个五花大绑的家伙走了过来。

李元霸瞄了这两个家伙一眼，突然拍了拍手，笑道：

“两位，自我介绍一下，本王姓李，名元霸，添为登州府都督，不知道两位是何人？为何在本王的地界儿行此齷齪之事？”

“李，李元霸！”

泉掌柜和郑掌柜吓了一跳，就算是打死他们都想不到，这件事情竟然惊动了这位杀才，看来这次八成是十死无生了。

“怎么，看到本王是不是感到很惊讶？”李元霸轻笑了起来，露出了一口洁白的牙齿。

两个家伙都没有说话，甚至都不敢看李元霸。

“说吧，还是刚才那个问题，你们究竟是谁，为何要在这里私自买卖武器！”

李元霸见这两家伙彼此之间神色不对，便继续说道：“不要试图欺骗本王，本王手上的刀可是磨得已经开刃了！”

泉掌柜和郑掌柜相互对视了一眼，过了好半晌，那泉掌柜咬了咬牙，道：

“下国高句丽小臣泉寺山，见过大唐武王殿下！”

“小的荥阳郑氏郑荣，见过王爷！”

紧跟在泉掌柜之后，郑掌柜也开口了。

“泉盖苏文是你什么人？”李元霸扭头看着泉寺山道。

既然已经说了第一句，那么后面的再遮遮掩掩地就没有意思了，所以泉寺山继续说道：

“殿下慧眼，泉盖苏文正是小臣的堂兄！小臣乃是泉氏旁系一脉主事，泉源正的儿子。”

“哦，泉盖苏文竟然肯放你出来，看来这一次的买卖还真是大买卖了！”

李元霸倒是没想到，这家伙竟然在泉氏一族中有这么高的地位，不过这些都没有关系，反正现在买卖已经被他给搅和了，说别的也没用了。

摇了摇头，李元霸又看向了郑荣，道：

“至于你嘛！呵呵，郑老三那个老东西，死了没有？”

荥阳郑氏族长名叫郑长胜，只是因为在家中排行老三，所以熟悉他的人都会叫他一声三爷，至于他的仇人吗，自然不会客气，一般都是称呼其为郑老三。

听到李元霸对自家族长的称呼，郑容嘴角抽了抽，道：“托王爷的福，我家族长身子骨还算硬朗！”

李元霸冷笑了起来，道：“嘿嘿，被朝廷的人憋在家里这么长时间，竟然还没有被憋死，他的身体还真是‘好硬朗’呢！”(未完待续。。)

...

第五百六十二章举族迁移

清晨，朝露伴随着阳光的来临，渐渐蒸发不见，可是都督府里面却是有些寒冷。

在都督府后院审讯室，这里的审讯室相比起大理寺诏狱而言，少了阴森恐怖的感觉，反倒像是一个喝茶聊天的地方。

李元霸坐在一张软榻上，看着隔着一张桌子坐在他对面的郑荣，道：

“说说吧，你们这次为何会和高句丽人主动接触，而且将近六万的武器和甲冑，绝对不是你们荥阳郑氏单一家能够承担下来的说，你们五姓七望又在搞什么？”

郑荣听到李元霸的话后，神色微微一变，在心中挣扎了好一会这才叹了口气，道：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王爷”

“说那些没用的作甚子，你还是赶紧地老实交代的好”

对于郑荣这句赞美是否出于真心，李元霸没有兴趣知道，他现在只知道五姓七望到底在搞什么鬼。

“王爷，小的虽说在郑氏族中的地位并不高，可是知道的东西却远非正常族人可以知道的”

抬起了脑袋，郑荣第一次和李元霸对视，“我在族中地位尴尬，一者是因为我的父亲是郑长生，另一者，是因为我乃是妾室所出，地位卑贱，族人们看不起我，就连下人们都在暗地里议论我”

见李元霸听到这里皱起了眉头，郑荣知道自己的话好像是跑题了，可他还是继续说道：

“好在我努力上进，把家族交给我的部分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所以这才能够接触到家族的很多机密”

终于步入了正题：“自从我们五姓七望在长安城起事失败之后，其实每个家族都怕得要死，生怕朝廷大军压境，把我们全族都灭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朝廷的动作，让我们以为朝廷似乎是忘了我们”

“哼”

听到这里，李元霸轻哼了一声。

也正如郑荣虽说得那样，自从过了年到现在。朝廷每日里事务繁忙，哪里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处理五姓七望，再有就是和现在的朝廷相比，五姓七望就好比是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而朝廷却是成了罗伯斯，没啥可比性。

对于李元霸的态度，郑荣权当作没看到，他继续说道：

“所以，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打算结交外邦蛮夷，并且将我们五姓七望在大唐的所有产业全都售卖出去，而后举族迁往外邦蛮夷，这样大唐朝廷就拿我们没有办法了”

“举族迁往番邦外夷”李元霸有了一瞬间的呆愣，“之后你们就选择了高句丽？”

“之前五位族长选定的是倭国，不过此刻高句丽夺皇之战即将爆发，高句丽人又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来登州黑市收购武器和甲冑，所以五位族长便经过一番商量之后，将目标定在了高句丽”

之所以不是七位族长，那是因为不包括陇西李氏以及清河崔氏。

前者是李元霸的本家。李氏皇族；至于后者，已经被李世民给灭了。

郑荣见李元霸的面色有些沉凝，知道这位主儿陷入了思考之中，索性便停下了讲述，直到李元霸摆摆手，示意他继续的时候，这才说道：

“以几位族长的见识，都认为泉氏一族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并且登顶皇族是以，我们本是想要借着这个售卖武器甲冑的机会。能够前往平壤城见泉盖苏文一面，达成某些协议，不过这第一步还没有完成，就被您给……”

说到这里。郑荣的脸上出现了苦色，表情也很是落寞。

听完郑荣的讲述，李元霸沉寂了一会，这才说道：“本王会去查证你说得究竟是真是假，如果你说得是真的，那本王便做主。放掉你们这一脉的王氏；可是你如果敢骗本王的话，本王诛你九族”

“不敢，小的岂敢欺瞒王爷”

李元霸的话有些重，胆子小的郑荣差点被吓得从椅子上滑下去，连忙向李元霸下保证，并且还赌咒发誓。

“行了，你自己说得没用本王会查清楚的”

李元霸淡淡地丢下了一句话，转身就走。

.....

距离登州相当远的商章镇，位于荥阳境内，五姓七望中的荥阳郑氏，便居住在这里。

郑家祖宅，硕大的红木大堂中，鹤发童颜，颌下还留着银白色短须的郑长胜坐在主位上。

而在他下首边坐着的，左面是郑氏主脉的人，而右面则是郑氏支脉的人，合在一起大概有近二十多人。

“族长，咱们的货在前日消息传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发出去了，算算时间也应该到了高句丽毕华城了吧？”

郑家支脉的族长郑长华，敲了敲桌子，对坐在主位上的花甲老人说道。

“嗯”

郑氏族长郑长胜微微点了点头，道：“有没有信儿传回来？”

“还没有，不过也应该快了”郑长华摇摇头，道：“郑荣这孩子虽说出身低贱了些，可是在处理事情上面还是很谨慎小心的”

“那就好”郑长胜不置可否的耸耸肩，继续说道：“可千万别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岔子，他可是身寄咱们几大家族的未来.....”

“父亲，你就放心吧我在大哥身边安插了人，他们会随时将他们的情报汇报给我们的”

郑长胜话音落地，一个身着华丽锦袍，生地浓眉大眼，看起来不过二十三四的青年男子就满脸不屑地说道：

“二叔你信任他，可不代表我也信任他如果他把这件事情给搞砸了，咱们郑家的基业可就全都毁了”

“你.....长幼有序，他再怎么说是你的兄长，你怎可如此之事？”

郑长华脸色有些红，毕竟有些事情有的人能说，但是有的人就不好意思说出口了。

“他是你们支脉的人，跟我们主脉有什么关系？我只不过是说了实话，办了实事罢了”

青年男子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反倒是理直气壮了起来。

“羽儿，你怎么说话呢，快向你二叔赔礼道歉”

主位上作坐着的郑长胜狠狠地瞪了郑羽一眼，声音有些严厉。

就在郑羽还想要再辩解两句的时候，一个小厮蹬蹬蹬地跑了进来，手上还抓着一只雪白鸽子。

小厮一边跑还一边气喘吁吁地叫嚷道：“少爷，少爷，有，有消息传回来了”未完待续。

...

第五百六十三章御驾

“是不是从邓州方向传回来的？”郑羽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继续追问道：“消息呢，消息在哪？”

小厮直接把手中的鸽子腿下绑着的小竹筒撵开，上前几步递给了郑羽。

郑羽大笑着打开，可是当他看到信上内容的时候，却是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紧接着脸色狂变。

在座的众人都不是瞎子，自然看到了郑羽脸上的表情变化，郑长胜心中‘咯噔’一下，独生女hi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羽儿，何事？”

“完了，全完了！”郑羽没有说话，整个人变得失魂落魄了起来，“事情败露，朝廷的人搅合了我们的买卖，郑荣和高句丽的人被当场抓获……完了，全完了……”

“什么？”

在场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只感觉有一股子冷风‘嗖嗖’地往身体里面灌，后脊梁骨更是一路凉到了尾巴根。

“族长，这可如何是好？”

“朝廷的人绝对不会放过我们的。”

“这件事情并非是我们郑氏一族做下的，族长得赶紧联系其他几大氏族！”

大堂中的所有人都慌了神，对于朝廷而言，他们存在着深深的惧怕，特别是对李元霸，因为神武卫的兵将们，凶名远播。

……

对于昨夜发生之事，因为时间的问题，以及李元霸的保密工作做得到位，所以除了当夜参加此次行动，以及暗中观察的人之外，外人还真不知道登州发生了大事。

当然了，对于长安城，更是丝毫没有受到此事的影响，甚至连之前大唐攻击高句丽毕华城的消息都没有传到长安城。

不过，昨日的事情实在是太过紧要，刚刚回到都督府审问完郑荣之后，

李元霸就亲自书了一封密信。八百里加急送往长安。

.....

翌日午时，密信到了长安县。

驿丞直接将这密信送到了皇城。

此时，李世民正在皇宫之中处理一些比较紧急的政务，甚至连午膳都没来得及用。

“陛下。登州城方向，八百里加急密信！”

因为近来朝廷方面政务繁重，故此房玄龄、杜如晦以及长孙无忌等一众朝廷重臣，分别在三省之中职守。

今日职守的正是房玄龄，在接到驿丞送来的八百里加急密信之后。他几乎是没有片刻停留地就来到了两仪大殿。

“哦？是元霸的消息吗？”李世民有些诧异地提起了朱砂御笔，有些差异地说道。

“是，登州又有新的情况！”房玄龄表情有些凝重地说道：“陛下，您还是先看看密信吧！”

刘三水从龙椅边上走了下来，将密信呈送到了李世民的手上。

李世民有些不明所以地打开密信看了看，脸色从开始时候的淡然变得越发凝重。

“啪！”

须臾之后，李世民将手中的密信重重地拍在了龙案上，怒气勃发地低吼道：“怎么敢，他们怎么敢如此？”

房玄龄沉默了一会，道：“陛下。在收拾高句丽之前，是该动一动五姓七望了！’

“原本留着他们还打算给他们一条活路，既然他们自己找死，那就怨不得朕了！”

李世民的脸色变得狰狞了起来，道：“三水，你速速去将李靖、长孙无忌、杜如晦.....请进宫来！”

“诺！”

刘三水低眉顺眼地应了一声，下去安排了。

.....

短短的半个时辰，长孙无忌等一众朝廷重臣就全都出现在了两仪大殿。

“三水，将方才的密信拿给他们看！”李世民阴沉着一张脸，指了指龙案上的东西。说道。

与李世民的反应一样，几乎每一个人的脸色都变了。

“该死的，这些五姓七望的人还真是作死啊！”程咬金就像是一头暴怒的狮子一样，咆哮了起来。

牛进达脸色也不好看：“不过是几只随时都能够被朝廷给捏死的蚂蚱罢了。竟然还敢跳出来咋呼！”

“陛下，咱们一直都在准备，要不要对他们动手？”

李靖倒是比众人都要冷静得多，不过他说出来的话却是比任何人都要狠。

李世民拍拍龙案，道：“朕唤你等前来，就是为了商议此事！”

“太好了。俺等这一日等得太久了！”程咬金第一个蹦出来表示赞同，“陛下，您可一定要让俺做主将啊！”

“行了，就你那点能耐，虽说出身世家，可是文不能书，武又比不过武王殿下，当什么主将？”牛进达毫不吝啬嘲讽之言，“陛下，这次就让末将去吧？”

得，这还没说对五姓七望开战呢，他们自己就争起来了。

按照李世民原本的想法，还想要留下这些家伙的命，可是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

对于五姓七望这种不识抬举的表现，李世民是十分恼火的，在他看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放过了这些家伙，他们却不珍惜，真是不作死就不会死。

对于众人的议论声，李世民并没有答话，而是从龙椅上站起来，在高高

的殿台上来回走动了儿趟。

到后来的时候，却是忽然一转身，一字一句地对两仪殿中的众臣说道：“你们不必争了，朕想御驾亲征！”

“陛下万万不可！”

听到李世民的话，房玄龄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殿下，那五姓七望早已不像咱们大唐建国之初那般强大，经过这一年多之后，已经变得脆弱无比，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苟延残喘，根本用不着陛下您亲自出征！”

杜如晦闻言也不住地皱眉，开口劝说道：

“玄龄公所言不错！陛下，您乃是万金之躯，虽说御驾亲征能够鼓舞咱们大唐兵将们的士气，但同时亦会给将士们带来一定的压力。若是五姓七望的人狗急跳墙的话，难免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故此……”

说到这里的时候，杜如晦一躬到底，请求道：“还请陛下三思！”

其他的文臣以及李靖还有部分军方的人，也有样学样，一躬到底，口中叫道：

“请陛下三思！”

对于众臣的反应，李世民也明显预料到了，毕竟这天子出都城，御驾亲征，可不是一件小事，群臣若是不反对的话，他反倒要好好思量一下了。

“玄龄，克明，你们且起身吧！”

李世民对众臣摆摆手，道：“朕此番御驾亲征，主要是出于两点考虑！这第一点，就像克明方才所说的那样，为了鼓舞将士们的士气；另外一点，就是告诉周边的那些番邦小国，朕还能动，朕还没有老！”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世民浑身都散发出一股子威势来，让人感觉面对的并非是人，是天子，而是一头蓄势待发的猛兽。

大唐以武立国，可以说，整个大唐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是李世民领兵打下来的，对付已经过了气的五姓七望，对于李世民而言，就跟玩似的。

所以想通了这一点，众人所幸便不再劝说，反倒是长孙无忌蹦了出来，道：

“陛下，近来朝廷有诸多政事，若是您离开长安城的话，这诸多政事该如何决断？”

“朕会留太子监国，不过太子的年纪并不算大，这几天先放给他一些地方事宜，让他熟悉一些政事，看看情况再说。”

李世民说到这里，脸上难得地出现了一丝笑容。

让太子熟悉政务，看来皇帝是要看看太子的能力了，毕竟太子的年纪也到了，当今陛下像太子那么大的时候，已经开始主政一方了。

其实这也是长孙无忌聪明的一面，他没有逼着陛下表态，只不过说了一个事实而已。

既然人家已经表态了，长孙无忌自然也要做个样子。

本来嘛，李承乾就是他的亲外甥，他留下来帮着自家外甥处理政事，也算是合情合理。

不过他想到了这一点，有人的动作却比他还快。

在李世民话音刚刚落地之后，杜如晦就站了出来，道：

“陛下圣明！不过老臣年纪大了，再加上这两年来身体每况愈下，再也经受不得军中之苦，还请陛下允许老臣留在长安！”

琢磨明白了天子的意图，杜如晦立马站了出来。

毕竟李世民虽说离开了长安，可是长安若是只有一个太子的话，还是先得有些单薄了些。

就算再加上贤后长孙皇后，也多少有些力有未逮，毕竟后宫不能干政，是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皇族的铁律。

因此，杜如晦选择留下来，有他这个朝中的丞相坐镇，至少在政事方面不会出错。

“末将亦愿留在长安，尽心辅佐太子！”

李靖也不是傻子，在杜如晦说完之后，他也站了出来。

主政的人有了，可是军方呢？

只有军政两方都留人在长安城中，才能保证城中不出乱子。毕竟李靖可是号称‘军神’的存在，有他以及三万右骁卫驻守长安城，谁敢乱来？

看到朝堂上这一文一武两名大唐重臣全都出来表了态，长孙无忌那脸黑得跟石炭似的。

有了这两为主儿，他再出来完全就是多余的。

相比起长孙无忌，李世民倒是满意地点了点头，对于这些聪明的臣子，很多事情都不必言明，他们都会自行领悟。

第五百六十四章来自高句丽的好消息

对于五姓七望这几大家族来说，这末春的季节似乎格外的冷。

因为他们自己的事情搞砸了，甚至可以说是搬起石头砸在了自己的脚上，在这个马上即将步入夏天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完全就是在自掘坟墓。

现在，但凡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明白，五姓七望完了，彻底完了。

这件事情的发生已经彻底激怒了李世民，再加上这件事情的经手人是武王李元霸，就算李世民不让唐军去攻打五姓七望，可是以李元霸的性格而言，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

因此，五姓七望几大家族的灭亡已经成了一个定局，区别，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至于除陇西李氏、清河崔氏这两大家族，以及游离在，或者说已经没有资格位列五姓七望的太原王氏，李世民也没打算放过他们，但凡参与了这件事情的，没有别的结果，只是一个字，死！

.....

都督府，当李元霸接到李世民要对五姓七望御驾亲征的消息的时候，已经是第三日的清晨了。

“看来你们老爹这一次是真怒了！”将手中的密信交到李恪的手里边，李元霸脸上绽放出了最灿烂的笑容。

“主要是五姓七望这一次做得太过分了！”李恪看了看手中的密信，摇头道：“四皇叔，我们这边需不需要做些什么？”

“不用！”李元霸摇摇头，道：“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静待高句丽发生战事，而后与率军开往辽东的李绩大总管相互响应，一旦他们破了辽东，我们这边就立马动手！”

“朝廷那边是不是有些过于急切了？”相比起李恪小哥仨，王浚倒是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咱们大唐两面开战，战线分布如此之广，难免会出现意见不统一的时候！”

“这倒不必担心！”李元霸摆摆手。道：“咱们只需要顾好了咱们这边，不用管五姓七望这件事情！”

“王爷的意思是……”王浚眼睛一亮。

“皇兄在继任大统之前。南征北战，纵横睥睨！有他亲自统领我大唐军队，出征五姓七望，又有什么好担心？”李元霸笑着看了王浚一眼，道：“等吧！咱们现在可以做的就只有等了！”

……

大唐贞观八年，七月二十。

期待人心的一刻终于来临，高句丽内战爆发，以泉盖苏文泉氏一族为首的近乎八成的高句丽军方。在平壤城起事，荣留王高氏皇族虽然早就有所准备，可是在庞大的军队攻势下，高氏皇族在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

平壤城皇城被军方的人强攻了足足三个时辰，到最后的时候，高大的皇城大门被烧成了灰，皇城之中血流成河，烽烟四起。

翌日，得到消息的高句丽各地方官府，属于荣留王皇族的一脉纷纷起事。而且这一部分地方权政几乎占了全国六成的地方。

一时间，高句丽国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征战城池、抢夺地盘、劫掠百姓……似乎成了高句丽的主旋律。泉氏一族曾经想过的在短时间内控制高句丽国内，完全成了奢望。

也就在高句丽全国战火四起的时候，率领大军奔赴辽东的辽东道大总管李绩，发动了对辽东的战役。

泉盖苏文这个时候是忙得焦头烂额，不过当他知道大唐军队叩开辽东大门的时候，却是开始紧急布置了起来。

只是现在并不是寒冬腊月，这天气的天利是借不到了，只能凭借地利来对抗唐军。

可是，在李元霸多半年。将近十个月的蝴蝶效应下，大唐的军队爆发出了令人难以想想的力量。再加上火器的应用，更将攻城战简化成了一场游戏。

整个辽东。根本没有任何一座城池能够抵挡大唐的脚步，到最后的时候，因为攻了两天两夜，又是急行军，大唐军队难得地停了下来，好好的喘口气。

当然了，以李绩那老阴人的尿性，虽然大型攻势停了下来，可是小型的

围歼战却是一直都没有停过。

不过这些高句丽人也并不是什么赤胆忠心的主儿，眼瞅着打不过唐军了，哭天抹泪地开始向唐军投降，整个辽东完全陷入了战乱状态。

所以，对于高句丽而言，这初夏的天气完全不能催走他们身体以及心理上的严寒。

在这个送春迎夏的时候，竟然就发生了泉氏与荣留王高氏皇族火拼的大事，紧接着大唐军队长驱直入，以横扫千军之势，将整个辽东半岛，各自为政的高句丽守军打地溃不成军。

眼下，所有稍稍有点见识的人都明白，这一次高句丽被灭已成定局。

辽东丢失，即便只剩下了平壤城以西的地界，就算唐军不再攻打高句丽，可是早就觊觎高句丽土地的新罗以及百济，那可是两头野兽，两头每时每刻都感到饥饿的野兽，他们随时都有可能上来落井下石。

所以，高距离注定灭亡！

.....

登州，都督府。

李元霸换上了黑色的神武卫作训服，在他面前，苏定方、刘仁轨、赵三炮、李三多等大概三十位神武卫的高层，全都腰板挺得笔直地站在他身前。

就连李恪他们小哥仨都一袭劲装加身，看起来很是精神，

“诸位，我们的机会来了！”李元霸板着一张脸，道：“李绩大总管拿下了高句丽整个辽东之地，现在的高句丽国内烽烟四起，各自为政！剩下的地界儿，就需要我们去将它攻打下来了！”

“王爷，您就放心地下命令吧！”苏定方的脸上也充满了严肃之色。

“不过是一个区区小国而已，甭说这些神武卫兄弟们了，就算是普通的大唐兵士，我也能带着他们横扫整个高句丽！”李愔这混小子又开始胡吹大气了。

“得了，得了！”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李愔一眼，道：“你这个年纪，经历过那几次血战也就勉强算是不错了，竟然还想着自己领兵打仗？你是嫌咱们大唐的兵士们命不够硬吗？”

李愔嘿嘿一笑，不再说话。

李元霸大手一挥，道：“好了，回去命令全军整备军务，火器弹药也要补充完备，明日清晨，我们就出兵毕华城！”

...

第五百六十五章兵行诡道

就在李元霸让一众神武卫兵将们整备军务的时候，与去往毕华城截然相反的方向，也就是登州城西南方向的海面上有一个面积并不大的荒岛。

这座荒岛距离登州的距离并不算远，以当下海船的航速而言，不过三个时辰就能够到达登州。

只是因为这座小岛实在是太荒凉了，甚至连植被、淡水都没有，所以往常的话，并没有船舶会选择在这里靠岸停泊。

不过，今日这座岛上却显得有些诡异了。

便见在这岛屿的四周围停泊了足足有二十艘大型船舶，看这些船舶的样式，清一水的是战船。

而且，透过那略显昏暗的月光，明显可以看到这些船只那高高的桅杆上挂着高句丽的狼头战旗，那狰狞的榔头，在没有一丝的火光战船上，就好像是幽灵一样。

除此之外，那座海上荒岛亦是漆黑一片，不过若是此刻有人来岛上的话，便会发现在这平日里渺无人烟的荒岛上，竟然搭了有上百顶帐篷，每一顶帐篷之中都点着烛光，且帐子中影影绰绰，看样子得有百十号人。

.....

在最中间的一个巨大的帐篷里，从布幔的缝隙中，隐隐约约的透出几丝昏暗的光线。

“郑恩，你能确定咱们这么走的话，能够到达登州？”

那帐篷之中一共只有四人，其中两个身穿皮质铠甲的人坐在帐篷的左侧，而另外两名身着华服的人则坐在帐子的右侧。

说话的人，正是坐在左侧上首的一名中年人。

“泉将军且放心，从咱们平壤城出来到登州的路线，小的已经走了不下数十趟了，肯定可以到！”

坐在这中年人对面的一个大腹便便，打扮地像是一个富甲商人的中年人，脸上带着菊花一般的笑容。继续说道：

“咱们走的这条航线，可是小的花了数月的时间方才探索出来的！这几年来，走了也有不下数十次了。只不过，在这路程上面要绕远了，还好时间上只是耽搁三个时辰，只要子时一启程，最多寅时三刻就能够到达登州了。”

这富家翁打扮的人名叫郑恩，虽说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个满面堆笑的高句丽商人，可实际上却是高句丽泉氏派驻在大唐的密谍。

这家伙常年在大唐地界，甚至是长安城中做买卖。是以想要找到一条从高句丽直达登州的航海线，还是很容易的。

再者说了，泉氏一族这一次也是没有办法了，只能破釜沉舟了。是以，这枚被深埋在大唐的棋子，也终于到了动一动的时候了。

“好，只要我们能够成功到达登州，你便是为我高句丽，为我泉氏一族立了大功！到时候高官厚禄。财帛金钱，任你挑选！”

方才说话的那名中年人顿时哈哈笑了起来，那脸上的嚣张劲儿，和当初在毕华城被炸断双腿的泉盖乌河简直就是一个德性。

这中年人名叫泉盖乌江。听名字应该能猜出他的来历吧？

没错，这家伙属于泉氏一族，是泉盖苏文亲大伯家的老大。因为他出生得早，所以真论关系的话。泉盖苏文都应该管泉盖乌江叫一声大堂兄。

本来，郑恩这枚棋子，泉氏还想要雪藏下来。可是当泉盖乌江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却是立刻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那就是跨海奇袭击登州！

登州这个地界可是一个好地方啊，不仅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最关键的是武王李元霸在这里！

这位大唐陛下最宠信，最至亲的兄弟在这里！只要攻下了登州城，并且活捉了李元霸，以李元霸来要挟李世民退兵，以他对李世民的了解，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

还有，你登州卫之前不是袭击了我毕华城吗？那我索性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登州城中虽说驻扎着神武卫兵将，可是以郑恩之前的探查来看，似乎撑死了只有五千人，区区五千人，就算再加上登州卫也不过一万多人罢了。

再加上登州的水军又是只尊虎符和诏令，就算是武王都调遣不动，是以

也不用担心大唐水军会突然从半路中杀出来。

思来想去，泉盖乌江便琢磨出了这么一个恶毒办法。

在泉盖乌江提出这个方案之后，经过泉氏一族以及几个军政大族的掌舵人商讨之后，泉盖乌江便带着大军出发了，并且很快就选定了这座荒岛作为临时驻所。

“谢大人栽培！”

郑恩听到泉盖乌江的话后，顿时是一脸的喜色。

要知道，他现在的身份不过是个密谍，也就是个特务。其身份、地位在高句丽国内可以说是极其地低微，甚至可以说随便出来一个平壤城的官就能够欺负欺负他。

现在可好了，终于有机会往上爬，并且出人头地了，郑恩的心里头自然充满了喜悦甚至还有一丝丝的得意。

“嗯！”

看到郑恩那诚惶诚恐的表现，泉盖乌江很满意地点了点头。

眼下高句丽国难当头，所有对泉氏有用的人，都要有效地利用起来，即便是许给一些虚名或者金钱什么的也没有关系，谁知道这些承诺到时候能不能够兑现呢？

接下来，泉盖乌江转过头看向了旁边的人，道：“金将军，眼下咱们的大军状况如何？来到这座岛上，军士们已经休息了数个时辰了，可否在子时启程到达登州后，立刻对邓州城中发起攻击？”

“启禀大人，方才末将已经查验过了，一万水军的状况很好，随时可以应战！只是剩下的那一万名从内地征调过来的骑兵，却是有些不适应这一天的海上颠簸，已经出现了不适的反应！”

坐在泉盖乌江身边的那人皱了皱眉头，继续说道：

“在末将看来，最好是让那些兵士们再休息一日，否则的话，怕是很难应战了！”

这次为了袭击登州城，泉盖乌江从滨海的城池中，调来了一万名兵士，至于剩下的一万人，则是从平壤城中直接调遣出来的。

就这两万人，也可以说是高句丽一半的国力了。

因为平壤城中只剩下了三万名兵士，其他国内杂七杂八的官兵，要么被唐军打散或者俘虏了，要么就是落草为寇，根本就不能用了。

所以，为了准备这次的袭击，高句丽可是下了血本了，若是此次袭击不成，那么高句丽也就用不着反抗了，等着被灭国吧。

“那些骑兵的身体都适应不了吗？”泉盖乌江一听金将军的话，顿时有些傻眼了。

这他娘地还怎么打？这么多兵士打不了仗，完全就是一帮子软脚虾嘛！

再说了，他们这么多人藏匿在这座荒岛上，虽说荒岛的地理位置够隐蔽，可是难免会被大唐登州卫给发现。

一旦被发现，或者登州方面一旦得知高句丽要袭击他们的消息之后，必定会有所防备，甚至是立刻调集大军进行反击。

那他们偷袭登州的打算就是完全落到了空处，搞不好他们自己也要把命给留下来！

“虽说没有一万人，可是也有一半的兵士没有恢复过来！”金将军的声音中有些苦涩。

“只有一万人……”泉盖乌江站起身来，在长子之中来回走动，明显变得焦急万分。

帐子中一直未成说话的那名中年人，在看到泉盖乌江的焦急状态之后，水道：

“大人莫急！在咱们出海之前的那几日，小的便已经提前料到了这种情况，就配置了一些大唐的草药，在军中兵士们下船之前就已经分给了他们！相信再过一个时辰的话，他们就能够重新变得生龙活虎起来了！”

“大唐的草药？”听到这中年人的话，再回想起下船之前放在船口的那一只只大桶里面的汤水，顿时惊喜地说道：“郑先生，早就听闻您师承大唐太医署太医，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郑先生微笑着点了点头，道：“在下确实是在长安城中待过一段时间，曾经有幸拜王老医师为师，学习医术。而今能够用到族人的身上，也算是学以致用了！”

“郑先生真是太谦虚了！”泉盖乌江激动地捂住了郑先生的手，道：“先生，您所配置的药，当真可以治疗兵士们身体上的不适？”

郑先生微微颌首，很是肯定地说道：“是！汉医之道博大精深，在下相信自己的医术！”

“如此，请先生受我一拜！”泉盖乌江拱起手，对郑先生行了一记大礼，道：“先生当真是为我高句丽建了一功啊！”

“大人客气！”郑先生不敢守泉盖乌江这一礼，侧身闪了过去。

“大人，依末将看来，就让兵士们再休息一日把！”金将军还是有些不放心的，“登州那毕竟有神武卫驻扎，若是不让兵士们适应好了，贸然进攻登州，是不是有些过于冒险了？”

“我们能等，可是国中可以等吗？”泉盖乌江冷哼了一声，道：“我军战力虽然不及唐军，但是用人数上的优势放手一搏，却极有可能成功！”

说到这里，泉盖乌江冷笑了一声，道：“杀就杀个痛快！若是攻下登州，本将还要屠城！”(未完待续.....)

第五百六十六章无耻偷袭

“屠城！”

大帐之中的其余三人全都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地看着泉盖乌江。

“大人，若真地屠城的话，您这是在激怒唐皇！”金将军有些焦急地劝说道：“若是大唐在之后的征战中，亦对我们的族民实施此道的话，我们就成了全族的罪人！”

“嘿嘿，大唐对我们高句丽动兵，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你们难道还在奢望着李世民能够在战后放我们一马吗？”。

泉盖乌江残酷地冷笑了起来，表情狰狞，言语间不难看出对大唐充满了仇恨。

大帐之中的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

“行了！”看了看时间，泉盖乌江继续说道：“眼下刚过了戌时，你们都回去休息吧，等到了子时，大军准时开拔！”

.....

翌日丑时，神武卫大军设在登无>错>州城外的一方秘密瞭望塔。

这里是李元霸来到登州之后特意命神武卫在登州之外的四个方向设置的巡视塔，这一者自然是为了探查海面，另外一点嘛，则是搜救船只。

也算是一举两得！

站在高塔上，赵三炮看着不远处的海面上，两艘巡逻的登州卫船队缓缓回航，然后听完塔台上神武卫的报告，发现没有什么异常的时候正要下得塔楼。

就在这个时候，近海的海面上突然飘来了数个水花，一路直行往塔台的方向而来。

“嗯？过去看看，那是怎么回事？”赵三炮凝眉看着海面，道：“看样子似乎是有人在往海面上游，是不是有渔船在晚上出海了？”

塔台上的兵士没有说话，直接‘蹬蹬蹬’地往下跑去。

过了有一刻钟的时间，那些匆匆而下的兵士就跑了回来，在他们身后还跟着七八个全身都湿透了的渔民。

“将军。是几个渔民！”一个年轻的兵士向赵三炮禀报。

“嗯！”赵三炮皱了皱眉头，看着那几个浑身狼狈不堪的渔民，说道：“你们晚上出海了？”

七个渔民里面，一个看起来似乎是领头人的青年汉子站了出来，道：

“将军，我们是昨日凌晨出海的。只是捕鱼的时候出了点意外，我们的船毁在了海里。我们就近游到了一座荒岛上，想要休息一下再作打算，可是刚刚休息了有一个时辰，突然有一支庞大的船队来到了荒岛。从上面下来很多穿着铠甲，持着武器的兵卒。而且看他们的样子，似乎并不是我们大唐的人。我们心中胆怯，便悄悄下了海游了回来。”

“荒岛？船队？”赵三炮皱起了眉头，突然身为一变，追问道：“你确定看到的是一支船队，而且船队上的人并非是我们大唐的人？”

“确定！”那名渔民继续说道：“而且看他们的样子，人人都带着武器，似乎是来者不善！”

“他娘地。这帮高句丽的贼寇竟然想要偷袭登州！”想到这个可能，赵三炮立刻高声吼叫道：“来人，速去登州都督府，将此事禀报武王殿下！”

.....

登州城。都督府。

在神武卫军营以及登州港口忙碌了一整天的时间，李元霸正陷入沉睡之中。

这个时候，李三多衣.衫不整地来到了李元霸房门之外，‘当当当’地砸起了外厅的房门。

“嗯？夫君.....”

里厅。因为怀孕养胎，与李元霸分床而睡的武顺，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看向了睡在另外一边的李元霸。

李元霸坐了起来，道：“你继续休息，我出去看看！”

说到这里，李元霸随手拎起了一件大氅披在了身上，拧着眉头来到了外

厅。

外厅，莹香和霞儿已经起床了，两个小丫头一个打着水，另外一个拎着毛巾还有用来洗漱的东西。

“姑爷、王爷！”

两个小丫头睡眼朦胧，声音有些绵软无力。

“嗯，你们两个把东西放下也去休息去吧！我自己出去看看就可以了！”李元霸对两个小丫头点点头，稍稍整理了一下就打开了外厅的厅门。

“王爷，大事，出大事了！”李三多身上的黑色作训服反穿，一条裤子腿长，一条裤子腿短的，脸上却充满了急躁之色。

“何事如此急躁，难道天塌了不成？”李三多可是从来都没有表现出如此，见到此刻的李三多，李元霸本能地意识到事态不妙。

“王爷，方才三炮派人来报，在距离登州城西南方向的一座荒岛上，于昨日突然驻扎了至少两万的高句丽大军，而且他们还是携带者精良的武器装备！”

李三多脸上的焦急之色更浓了，“看他们的架势，应该是准备偷袭登州城，王爷，我们现在……”

“你说什么？”李元霸的眉头陡然皱了起来，道：“在咱们大唐的地界出现了高句丽的军队？”

“是！”李三多被李元霸噎了一下，不过还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还说明日再去攻击毕华城，没想到他们自己就送上门来了，还真是让本王省心呐！”得到肯定的答复，李元霸低语了两句，突然脸色一肃。高声命令道：“神武卫中郎将，李三多！”

“末将在！”

李三多一个立正，右手抚心行礼。

李元霸冷声道：“你速去通知全军备战，另唤神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刘仁轨，登州卫都统田钢，登州刺史赵子期前来府中正堂议事，不得有误！”

“诺！”

李三多应了一声，急匆匆地向着后院行去。

.....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唤来了登州城中的一众军政长官，李元霸将此事向他们详细叙说了一通。

之后就是分配任务，神武卫留下一部分人，也就大概五百人左右镇守都督府，剩下的兵士乘坐两艘软帆开赴那座荒岛，进行阻杀任务。

而登州卫大军呢，则是固守登州城，城墙之上架设神武炮，留下一百名神武卫兵士，指导登州卫的兵士们进行火炮射击。

至于衙门里的衙役们，则是负责港口的运转，以及必要的防护工作。

毕竟那些高句丽大军可是正规军，如果他们能够穿过神武卫的航线，这些官府衙役就算全上也于事无补。(未完待续.....)

第五百六十七章红山和青山的故事

当所有的一切都部署完成，神武卫大军亦上了两艘帆船之后，已经是半个时辰之后，也就是寅时了。

此刻，瞭望塔台上，赵三炮手中拿着单筒望远镜，见距离登州港口三里之外的地界儿，突然出现了一片黑压压的战船，战船很大，数量也多得惊人，差点连海面都给彻底覆盖住了。

“他娘地，高句丽的番狗们，这一次还真是下了血本了啊！”看到来袭的高句丽战船，赵三炮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光是这些战船就足以让人胆寒了，虽说和神武卫相比，在精锐战力上高句丽还要差着十万八千里，可是这人多力量大，蚂蚁多了还咬死象呢？如果神武卫大军不提前做好准备的话，怕是这一次，还真就说不准会被高句丽给偷袭成功了。

当然了，也仅仅是偷袭成功罢了。

要想给神武卫大军造成一些实质性的伤害，还差了很多火候呢！

“传令，命岛上的兵士们准备撤进掩体！”

眼下，神武卫大军还没有前来支援，若是强行和高句丽大军硬碰硬的话，就小岛上这小猫三两只的，那完全就是找死，所以赵三炮很冷静地选择了暂时避退。

“砰！”

岛上的百十来号兵士们，听到赵三炮的命令后，正打算潜行。不远处，也就是一里之外的天穹之上突然亮起了一朵绚烂无比的烟花。

烟花在天穹之上轰然爆裂，很快化成了一颗金光灿灿的虎头，看起来极其地凶悍，威武！

“是神武卫！”看到漆黑夜空之上的斑斓虎头，赵三炮一下子就变得兴奋了起来，“所有兵士听令，准备迎战！”

“轰！”

在赵三炮话音落地之后，一片惊天动地的响声就如同那来自九天的神雷炸裂一般，让人产生了耳朵瞬间失去听力的错觉。

“哗哗……”

就见一艘硕大无比的帆船上，一管超大号的神武炮挂在了船舷之下。火药充分燃烧之后所产生地烟雾从炮管里面疯狂地喷出，仿佛有一层浓厚地白色雾气升腾了起来，看着就有些渗人。

“轰轰轰！”

紧接着噩梦发生了，又是一道道的雷鸣炮响。数十甚至上百个尺余直径的黑铁圆球，从神武炮管里面抛射了出来，那数十枚炮弹一同迸出来地威力，就仿佛是天崩地裂了一样。

一大片浓密的烟雾向整个海面弥漫了过去，前几日发生在于家镇渡口的一幕又一次呈现在了这里。

轰鸣声不停地炸响。数十艘高句丽战舰腾起了一团团浓烈的白烟，炮弹在天空飞行的戾啸声弥散，所有的高句丽战舰都开始剧烈地晃荡了起来。

不消半柱香的时间，一团团赤红色的火光，从一半的高句丽战船上升腾了起来。

随后便是尸体的残肢断臂，破烂的木质甲板在四下飞舞，有的船甚至都被砸成了两半。

那尸首抛飞，木屑横扫的凄惨场面，实在是让人瞅着着心寒。

毕竟和前几日在于家镇渡口发生的一幕相比，今日的海面上不仅船多。而且人也多，神武炮这么一轰，那高句丽人的死伤就极其惨重了。

……

此刻，损伤惨重的高句丽战船之上。

因为主船在最后面，所以在这一众被轰散了架的高句丽战船中，并不包括泉盖乌江他们所乘坐的指挥船。

先前他还不相信泉盖乌河与他说得话，什么从天而降的惊雷，什么一下子船就被轰沉了……这完全就是无稽之谈嘛！他甚至还笑话泉盖乌河，极尽嘲讽之意。

可是现在想来，他才明白当初的自己是有多么可笑。

原来泉盖乌河所说得都是真的。大唐还真是有雷神相助，这劈哩啪啦、轰隆隆的，完全就是一副天神降世的样子啊！

“大人，咱们现在怎么办？”主船不断地摇晃着。金将军双手撑在面前的桌子上，脸上还有着挥之不去的恐惧之色。

泉盖乌江脸上的色儿也不好看，他咬了咬牙道：“能怎么办？眼下我们高句丽最后的路也被咱们自己给断送了！今日，老子就算死也要唬下大唐几根毛儿来！”

“可是大人……咱们这样做也不成啊！”金将军有些急了，“咱们的船根本就靠近不了大唐的船只，这样耗下去的话。别说唬下大唐的毛了，怕是连他们的人都见不着。”

“你这是怕死吗？”泉盖乌江扭头看着金将军，突然刷地一下抽出了斜挂在身上的长刀。

长刀的刀刃搁在了金将军的脖颈上，那阴寒的气息刺激的金将军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大人，大人切莫动气！”郑先生赶紧上来说和，“大人，您且听我来说，这长安城中有一个故事，不知道您听没听过？”

“嗯？”泉盖乌江扭头看着郑先生，脸上的表情有些莫名其妙。

郑先生握着泉盖乌江持刀的右手，道：“这个故事出自咱们的死对头武王府。”

稍稍思考了一下，郑先生道：

“说是古时候，有个烧木炭的老汉，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做青山，小的叫做红山。当老汉快要去世的时候，他把东岗分给了青山，把西岗分给了红山。这西岗林木稠茂，能烧很好的木炭，红山很勤快，整天辛辛苦苦地烧木炭，日子过得很富裕，但三五年后，树都被他伐光了，于是红山就在岗上种了庄稼。”

听到这里的时候，泉盖乌江已经皱起了眉头，不晓得这位郑先生是怎么了，在这火烧眉毛的时候说这个无关紧要的事。

郑先生没有在意泉盖乌江的表情变化，而是继续说道：

“可是世事难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冲走了红山辛辛苦苦种下的所有庄稼。他没有吃的，也只好去东岗投奔自己的哥哥。这东岗原来树木稀少，

但是青山很会规划，他先把不成材的树木伐了烧炭，随后又种上了新苗；他在岗下开荒种田，喂养牛马。前几年生活很贫困，但三五年后，岗上树苗长大，岗下庄稼连片，牛羊成群。”

“下那场暴雨时，东岗上因为有林木防护，所以庄稼一点都没受到损害。红山见哥哥这边山清水秀，一片兴旺，感到非常地奇怪，就问哥哥其中的缘故，哥哥青山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说：‘你吃山不养山，终究会山穷水尽；先养成山后吃山，才会山清水秀啊！’”

说到这里的时候，郑先生直接闭了口。

“这个故事，我在登州的时候也曾听说过，百姓们都称赞青山说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郑恩也适时地站了出来，补充了一句。

这故事原本是出自《看钱奴买冤家债主》，而《看钱奴买冤家债主》是元代戏曲作家郑廷玉的代表作，眼下还是大唐，离着元代还早着呢。

李元霸本着拿来主义，直接当了自己的著作。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泉盖乌江手中的长刀，‘当啷’一声掉在了地上，他并不傻，自然明白这个故事中的意思。

“大人，咱们现在已经是别无选择，还是撤吧！”金将军再次沉声劝说了起来。

“是啊，大人！眼下已经是回天乏术，咱们还是赶紧撤吧！”郑恩也跟着一起使劲。

泉盖乌江脸色变幻，过了好一会，当这艘船再一次随着海面摇摆不定的时候，他恨恨地咬了咬牙，从牙缝里吐出来一个字：“撤！”

.....

就在李元霸这边的大炮轰得擦不多的时候，那边泉盖乌江等人所乘坐的主船下面，悄然划出了一条能够承载上百号人的乌篷船。

乌篷船借着浓密的白色烟气，快速地向着不远处的岸边驶去。

当白色浓烟消弭一空的时候，李元霸他们所乘的两艘帆船也停止了炮轰，海面也重新归于平静。

只是多了许多的残破船体，以及飘在海面上的尸首。他们，似乎在宣告着这里曾经爆发过一场大战。

“四皇叔，怎么停了？”李愔有些焦急地说道：“他们还有两艘战船还能动呢，不借着这个机会将这艘船轰烂的话，怕是他们早就跑掉了！”

“跑？”李元霸摇摇头，道：“我们若是一路追到高句丽呢？先过去看看吧！”

“诺！”苏定方应了一声，“右满舵，扬帆！”

帆船上的长帆全都张开，借着风势向着那些残破的船只废墟冲击了过去。

可是当他们赶到这艘船上之后，李元霸才发现不对劲了，这艘船上连个人影都没有，看样子应该是见势不妙，船上的人直接逃上了岸。

一念及此，李元霸的表情显得有些沉。

“王爷，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苏定方的表情也好不到哪去，甚至比李元霸的脸色还要阴。

“先在海面上搜寻那些没死的高句丽人！之后咱们再追，能够追上自然是好的，若是追不上的话，那咱们就直接去毕华城吧！”

见苏定方的脸上出现了担忧的神色，李元霸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继续说道：

“行了，本王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就放心吧，登州城中有登州卫驻守，完全不必担心那些逃窜走的散兵游勇会潜入长安城中搞风搞雨！”

“诺！”

苏定方应了一声，直接下去安排了。

第五百六十八章定计急行军

“仁轨，咱们如果不走毕华城，直接顺着海面到达潢水的入海口，之后直奔平壤城，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

借着苏定方下去安排任务的当口，李元霸扭头看想了刘仁轨，询问起了这里到达平壤城之间的距离。

“如果咱们只走水路不走陆路的话，至少还得有一百多里的路程。”

刘仁轨趴在桌子上，不知道从哪里整来了一把尺子，在李元霸命人绘制出来的比例地图上来回比对了半晌之后，很肯定地道继续说道：

“王爷，那平壤城虽说距离咱们大唐有点远，可是那城池所在的州镇就建在潢水之上，再加上潢水那个地界，根本就没有什么天险可以依凭，完全由桥相连，是以对于我们而言，想要进得那座州镇内，没有丝毫的难度！”

“哦？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完全可以借着水势直入平壤所在的州镇？”

李元霸低着头看着地图上面的平壤城，继续说道：

“这样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在离平壤十里之外上岸，而后沿两岸悄悄地往前挺进，直袭其东西两门！”

“王爷此计甚妙！”

王浚就像是三国时候的诸葛亮，充当着智计军师的角色，他手中捏着一根小木棍子，指点着地图上的地形，道：

“以咱们神武卫的机动性，在上岸之后完全可以长驱直入，一战而定！不过，眼下还有一个难题，就是那些借着方才的混乱逃走的高句丽人怎么办？此次他们偷袭我们大唐失败了，如果他们把这个消息告知沿途的高句丽人，怕是我们定下来的这个计策……”

说到这里的时候。王浚就住了口。

并非是王浚在泼众人的冷水，而是这种情况确实可能存在。

这个时候，李元霸开口了：“我们若是一路急行军。大概需要几个时辰方可到达平壤城下？”

刘仁轨紧皱着眉头想了半晌，道：“咱们现在的船是帆船。比正常的战船

时速要快上三倍。若是大风疾的话，我们大概需要两个时辰的时间，可若是风弱的话，我们就需要人力来催动，大概得需要五个时辰！还有就是，我们进了潢水入海口，还要东行约十五里左右的距离，这前者的时间都浪费在了陆路上；而后者却是在双向浪费时间。”

“王爷。咱们的时间很赶吗？”

安排完任务，匆匆赶回来的苏定方刚好听到刘仁轨的话，便随口问了出来。

李元霸没有说话，倒是王浚说道：“苏将军，我们现在唯一所要做的就是能够把那些逃跑的高句丽贼人给抓回来。若不然的话，就只能赶在他们之前到达平壤，并且对平壤发动攻击。”

“是啊，如果不把那些家伙们给抓住，怕是咱们突袭高句丽的计划，就会受挫。虽说并不一定会失败，但是多少是个麻烦！”

苏定方一听王浚这话，立刻明白了个中的关键。

不管怎么说。要想让大唐发展起来，要想大力发展海运，甚至是奔赴其他几大洲，登州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

而这里，高句丽、新罗、百济甚至是倭国这些个屁大点的小国，时常对登州发出骚扰攻击，不把这些个小地方给搞定，或者说不把他们给彻底灭了，登州就甭想发展起来。

“好了。再在这里耽搁时间的话，怕是那些高句丽的贼人就真得逃回平壤了。命令大军即刻开拔！”

李元霸也没心情继续在这里商量来，商量去了。就算是深入高句丽腹地又怎么样？

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再加上有这么多大威力的火器，难不成堂堂的神武卫大军还会怕一个小小的高句丽吗？

.....

在距离李元霸他们所乘坐的帆船东南方向十数里之外的海面上，有一艘中型乌篷船，趁着夜色在漆黑的海面上极速划行着。

数十个龙精虎猛的壮汉，几乎是人手一把船桨，甩开膀子，死命地向着高句丽的方向划去。

乌篷船，同样漆黑的乌篷里。

泉盖乌江一脸的铁青之色，那个黑啊，在乌篷船里连脸都看不出来。

“大人，我们现在怎么办？”金将军拧着眉头，露出了半口白牙。

“怎么办？”泉盖乌江看了金将军一眼，道：“回平壤，只有回到了平壤，我们才能留下一条命！”

“可是……”金将军犹豫了一下，道：“这次我们带着两万的族中精锐前来，可甚至都没接触到那些大唐的兵士，族中的两万精锐就被彻底打散了，回去之后可如何与族中的大人们交代呢？”

“哼，交代？他们还有脸要交代？”泉盖乌江一脸的狰狞之色，“族中的密谍，连对方拥有什么武器都没有搞清楚，就让我们去偷袭登州，这不是把我们送给唐军去屠杀吗？还敢要交代，老子把他们全都杀了！”

这下金将军不说话了，因为他知道泉盖乌江说得可并不是气话，泉盖乌江当真干得出来这事来！

如果这个时候再去刺激他的话，那才真叫作死了！

过了好半晌，似乎对于乌篷船中的沉寂感到有些压抑了，泉盖乌江道：

“好了，其他的就暂且放到一边！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尽快赶回国内，将这件事情告知苏文！晚一步的话，我们高句丽一国，都将万劫不复！”

……

在海上航行了有大概一个时辰的时间，小憩了一下的李元霸，走到船舱外看了看天上的圆月，对刘仁轨道：

“仁轨，我们如今船已行到何处了？”

刘仁轨看了看海面上的环境，又趴在地图上看了半晌，这才指着地图道：“在这里，我们应该在这里。”

“行了多一半了吗？”李元霸顺着刘仁轨的手指看了看地图，道：“有这么快？”

刘仁轨点头笑了笑，道：“王爷，也是咱们的运气好！今日的海面上难得遇到了疾风，还好这天气并没有暴雨的征兆，要不然的话，咱们可就惨了！”

“那在沿途可曾看到逃窜的高句丽战船？”

按照帆船比普通战船要高出三倍的时速来计算，怎么着也能够追上那些逃窜的高句丽贼寇了吧？

5201小说高速大唐超级奶爸最新章节，本章节是第五百六十八章定计急行军地址为如果你觉的本章节还不错的话请不要忘记向您qq群和微博里的朋友推荐哦！

第五百六十九章成功抵达

可是令李元霸感到颇为奇怪的是，这一路上的紧追紧赶，别说那些高句丽的贼寇们了，连艘船都没有看到。

“王爷，我在想，他们是不是藏起来了？”刘仁轨皱着眉头说道：“这条水路是从咱们登州到高句丽的必经之路！走了这么长时间了，这海面平静地就像是光秃秃的荒山一样，什么都没有！”

“不能啊！”李元霸挑了挑眉头，道：“高句丽人吃了这么大的亏，没理由不回去禀报啊？”

“可是……他们有没有可能不回高句丽了？”刘仁轨说出了这样一个可能。

苏定方这个时候也插话道：“王爷，末将以为这个可能性也很大！您想啊，此番高句丽出兵跨海突袭我们登州，可以说是下了血本了，可就是这样一支大军，却被我们神武卫大军给彻底灭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苏定方瞄了李元霸一眼，见李元霸陷入了沉思之中，便继续说道：

“高句丽突袭大军全军覆没，只丢下了那些散兵游勇，杂七杂八的小虾米！这样的损失，就算那领军的家伙是高句丽泉氏一族的族人，回到平壤也绝对是难逃一死！”

“也对，这事如果搁到咱们大唐的话，他吃了败仗，竟然还临阵脱逃，那么绝对就是一个必死的结局！”

李元霸也跟着点了点头，似乎刘仁轨和苏定方说得也蛮有道理的。

“行了，说那些也没用了，反正再有一些时间我们也能够到高句丽了！他们的速度总不能快过我们吧？”

李元霸知道想这些也没有用，索性便直接撂了口。

……

又行了有半个时辰的时间，两艘帆船上的神武卫兵士们早就已经整装待发。

李元霸重新来到了灯火通明的船舱，道：“距离高句丽应该不远了吧？这

一段可有登陆地之处？”

刘仁轨脸上没有丝毫的疲惫之色。他用手指指向了地图上的一个小地方，道：

“这里，这是一个高句丽人的渡口。只要能够从这里上岸，以咱们大军的行进速度而言。只需要一个多时辰就能进到平壤地界。”

刘仁轨手指指向的地图，那里有一个特意标注出来的突出部，再往前约三十里才开进汉河的入海口。

以李元霸的眼力，自然能够看出如果从这里上岸的话，再加上在当地劫掠一些马匹的话，就能够赶到平壤城。

“王爷，末将以为，我们完全可以用掉一些时间。在劫掠到足够的马匹之后，带上一些神机府特意研制出来的新式火炮和弹药，纵然从这儿到平壤尚有三十多里，快马而行，不过一个时辰。有那些方便携带的新式火炮相助，定能提高攻城效率，这样也可以让卫中的兄弟们，没有那般劳累！”

刘仁轨听到苏定方的建议也跟着眼前一亮，道：

“妙啊！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如此一来，咱们也不需要费心费力地赶一个时辰。有了马匹和武器，咱们直入平壤城，就算那些家伙赶在咱们之前给平壤城中报了信儿。光凭这些火炮，也绝对可以攻入平壤！”

李元霸皱眉想了想，这才一拍手，道：“好，就这么办了！不过，这马匹在现在的高句丽可是战略物资。没有军营或者地方府衙的话，根本就劫掠不到马匹。到时候咱们的如意算盘岂不就打了水漂？”

这一点倒是真的，高句丽普通的平民可没那闲钱买马，现在他们所在意的就是囤粮、逃跑、保命！

“王爷。您似乎是忘了一点！”旁听的王浚并不同意李元霸的话，马上提出了异议。“高句丽的那些世家大族之中，绝对有马匹的存在。而且还不在于少数！”

“对啊，这高句丽和咱们大唐不一样，各地方的兵权全都掌握在那些世家大族的手上！”

李元霸‘啪’地拍了一下手掌，道：“好，就这么办了！”

李元霸行事很果决，就听他继续说道：“仁轨，你立即去通知另外一艘船上的兵士，让他们全部做好准备，再有一刻钟的时间，我们会靠岸让他们下

船去就近的高句丽地方官府，劫掠当地的马匹！”

“王爷，那咱们怎么办？”苏定方赶紧请战，“要不要我们也下船？”

“不必！”李元霸摆摆手，道：“剩下这条船上的卫中兄弟们继续跟船往前走，不过行进方向却要另外一条船上的兄弟们一致，到时候咱们两方一汇合，高句丽的都城，也就成了咱们大唐砧板上的肥肉！”

.....

两只大军攻势前进，赶在卯时，在一个并不大的海岸小城外汇合。

这座小城市毕竟距离平壤城不算远，所以受到的波及并不是很大，城中还尚是繁华，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大家族驻扎在这里，这大家族和泉氏一族一直有着交易，而这个交易正是坐骑买卖。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苏定方在这里搞到了足够多的雄健马匹。

小城之中，在那个大家族自己的庄园里面。

所有的神武卫兵士都挑选好了马匹，并且乘着月色，万名神武卫精兵，飞快地横穿了小城市，抵达了潢水河西岸。

沿着西岸，大军带着滚滚的烟尘之气，向着高句丽都城平壤飞快挺进。

当然了，在这一路之上也难免会碰到夜路之人或者高句丽时散乱的巡逻队。

面对这些家伙，李元霸他们所做的就是一个字，杀！

一路上所有碰到的高句丽人，不管是平民、兵卒还是高官、世家大族，都无一幸免地被他们给彻底吞噬，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手。

所有的兵士们，都在默然无言地纵马随行，他们就像是一条蜿蜒的黑色巨蛇，潜行向平壤。

只是，令李元霸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段的陆路，可要比他们预估的要远得多了。

直到辰时初刻的时候，平壤城外一里处，已经可以看到在那高大的城廓之上燃着的点点的火光。

而这个时候，李元霸他们也终于到了这里，好在神武卫兵士们平日里的

锻炼很变态，要不然的话，现在也会累成狗了。

李元霸坐在高高的马背上，特意选了一个比较高的地界，遥遥打量着城头。

城头上的戒备很是森严，这完全是因为近来时常有三五成群的地方叛军来这里，傻呆呆地攻击城池，一个个跟疯了一样。

这也就是在非常时期，要搁在平时，这城墙上有没有人值守还是两说呢！

“王爷，接下来我们如何做？”

相比起神武卫兵士，王浚的身子骨并没有那么强悍，虽说这段时间也在李元霸的监督下，也在科学地锻炼着自己的身体，可是终究是文士出身，现在这家伙的脸色苍白如纸，就跟得了痼疾一样。

“王浚，你先看看，然后说说你自己的想法！”李元霸将手中的单筒望远镜交到了王浚的手里，打算听听他的意见。

王浚接过望远镜看了看远方那高耸的城头，说道：“王爷，看来他们这是过于紧张了！”

李元霸摇了摇头，道：“若是咱们大唐出现了内乱，你说长安城的守备会不会更加严密？”

“这是自然！”王浚很自然地点点头，道：“咱们大唐可是……”

话还没说完，王浚突然愣住了，因为这个问题完全没有意义，国内发生叛乱，作为都城的城池自然会戒备森严。

“那我们怎么办？他们严防叛军，我们岂不是没有机会了？”苏定方有些急了。

“没关系，反正咱们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如果没机会下手的话，那咱们就利用火炮强攻进去就是了！”

李元霸倒是并不在意，因为凭借他们的军力完全可以强攻进去。

“王爷，其实也并不是没有可能潜进去。”

赵三炮突然说道：“说不定高句丽现在是外金内松，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呢？我们完全可以寻找一个薄弱点，然后派出卫中的兄弟们进去以察敌情！”

“嗯，有理！”

李元霸回头看了赵三炮一眼，微一沉吟之后继续说道：“这样吧，三炮你去卫中选兄弟潜入平壤城中，若是城门处当真是没有多少军力，你们便解决掉那些守门的兵卒，直接打开西门，我们自西门突入！”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顿了顿，脸色突然阴沉了下来：

“不过你要记住，若是一个时辰之内卫中的兄弟们没有出来！本王就会选择东门，下令用新式神武炮轰开大门！到时候如果卫中的兄弟们都还活着，你就让他们在平壤城中四处去杀人、放火！”

“这，高句丽的平民也杀吗？”赵三炮稍稍迟疑了一下，问道。

“杀，为什么不杀？”

李元霸脸上出现了冷酷无情的笑容，道：“对于这些该死的高句丽棒子，还需留什么手吗？只要卫中的兄弟们相干的，尽管放手去做好了！只要把这城池里面搞得越乱，才能吸引城内的高句丽兵卒。”

“明白了！”赵三炮点点头，直接说道：“待会末将就去选几个兄弟，由末将亲自带队，潜入平壤城。”

第五百七十章攻城

在赵三炮请战之后，他就在卫中选了大概百十号的兄弟，借着夜色悄悄摸到了平壤城的城墙根下。

比起长安城那高耸的城墙，平壤城的城墙只能说是有个墙在挡着好看而已。

毕竟长安城的宏伟是出了名的，如果说长安城是长跑冠军的话，那平壤城只能说是刚学会了走。

“三哥，这个地方怎么样？”

平壤城西北方向，有一个比较隐蔽的阴面，上面没有掌灯，只有两个高句丽的兵卒，在极其懒散地来回走着。

“再看看，若是没有其他巡逻队的话，马上开始攀爬！”

赵三炮身着一袭黑衣，仰头看了看城墙上的情况，压低了嗓音向自己的兄弟们吩咐了起来。

又窝在城墙下看了大概有一柱香的时间，众人才总算是确定了这城墙之上的情况。

在赵三炮的示意下，有几名兵士从怀中掏出了弓弩，而弓弩的箭矢并非是弩箭，而是绑着钢索的钢爪。

“当啷！”

一道轻响，钢爪牢牢地扣在了城墙垛子上，正在巡视的高句丽兵士似乎并没有听到这个声音，仍旧在来回巡视着。

拽了拽钢索，李元霸对一众神武卫兄弟们微微点了点头。

“啪啪啪！”

这些兵士们都是身精百炼的精锐，只不过是四五十丈高的城墙，对于他们而言没有丝毫的难度。

短短的盏茶的时间，在一边攀爬一边躲藏的间隙，神武卫兵士就已经爬上来了第一波。

在黑暗中隐藏下身形，赵三炮还有另外一名神武卫兄弟，瞅准了机会直接一人一个锁喉，直接就扭断了在这个城头上值守的两个高句丽兵卒的脖子。

“快。换衣服！”

赵三炮手脚麻利地扒下来这名高句丽兵卒的衣服，也不管衣服合适不合适地，扒下来就往自己身上套。

过了没几个呼吸的时间。赵三炮和另外一个兄弟就换好了盔甲，并且两人还似模似样地在城墙上巡视了起来。

就这样。靠着赵三炮和另外一名神武卫的伪装，两人依次解决掉了临近这里值守的十数名高句丽兵卒。

待整个城墙上的高句丽兵卒全都死绝了，已经是半柱香时间之后了，赵三炮他们这一群奉命登上城头的人，也全都换上了高句丽兵卒的铠甲、武器。

“下去看看城门处的守卫如何！”

赵三炮留下了一些兄弟们继续值守，剩下的神武卫兵士则是下了城墙，小心地开始侦查起城门处的兵卒配备来。

果然正如王浚所预料的那样，这些高句丽的家伙竟然真地玩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鬼把戏，也就是城墙上两百多，以及一百多来回巡逻的兵卒，城门处就只有一百名兵卒，睡眼惺忪地聚在一起烤火。

“嘿，只有这么百十号人，看来高句丽人也变得懒散了！”

看到这些家伙，赵三炮心中多少有些放松了下来。

“三哥，他们这么聚集在一起，有些不好下手啊！”

一名长得有些尖嘴猴腮的小伙子。看到那边正在烤火的高句丽兵卒，有些焦躁了起来。

赵三炮皱了皱眉头，道：“要不。将他们给引到城头上老？”

“那咱们岂不是就暴露了？”那个小伙子有些惊愕。

“咱们就守在城楼上，上来几个，咱们就杀几个！难不成咱们这百十号兄弟，还杀不了这些虾兵蟹将吗？”

赵三炮没好气地瞪了那小伙子一眼，继续说道：“好了，苏佳，你去城墙上喊下十个兄弟来，然后咱们前后夹击，把这些家伙们包了饺子！”

“好嘞！”

名叫苏佳的小伙子应了一声。急匆匆地跑回了城墙上。

“不好了，不好了。城外有情况！”

过了没有盏茶的时间，城墙上忽然传来了一道大声地咆哮。这咆哮声并非是汉语而是高句丽话。

看来这神武卫兵将中也有能人，竟然还有懂外语的！

“情况？什么情况？”

“快，上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原本聚在一起烤火的上百号高句丽兵卒，在慌乱了几个呼吸之后，全都风风火火地向着城墙之上奔行了过去。

“怎么了，发生了何事？”那些兵卒冲上了城墙，直接询问了起来。

“这边，快到这边来看……”

赵三炮装作一副十分焦急的样子，一边说话，一边引领着一众高句丽兵卒向着城墙边上走去。

“怎么……”

一众高句丽兵卒们，傻乎乎地跟在赵三炮身后往城墙下面看。

就在这时候，赵三炮他们出手了。

长刀闪亮，在悬挂于夜空之上的月亮照射下，带起了一蓬蓬的鲜血，以及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战斗在几个呼吸的时间中就已经结束了，城墙上亮起了闪亮的火光，火光一闪一灭，就像是在传达密语一样。

远处，已经在悄悄向着城墙方向缓缓而来的一众神武卫兵士，看到城墙上的火光之后，立马加快了速度。

他们不再掩藏自己的身形，亦不再在乎是否会暴露他们自己的行踪，铁蹄踩踏在坚实的土地上，将大地整个都震动了起来。

“隆隆……”

大地震动地就仿佛是发生了地震一样，整个城池都被这震动给震醒了。

短短的几个呼吸的时间，黑色的洪流就已经来到了城门之前，也就在这时，城门大开。

“城门开了！兄弟们，随本王冲进去，屠了这高句丽皇城！”

李元霸纵马前行，大声狂吼了起来，那声音中带着奔放以及无尽的杀机。

……

此刻，最中央的皇城，也就是皇族所在的皇宫。

原本这里是属于高句丽高氏皇族，可是现在嘛，占据这里的是泉氏一族。

自从清理了荣留王高氏一族，泉氏一族就得意忘形地抢占了皇宫，皇宫之中的那些皇子们被斩杀一空，而漂亮的公主、妃子甚至是宫女们，全都成了泉氏一族的玩物。

这就是人的劣根性，大胜之后就是得意忘形，狂傲无知。

“这城外究竟发生了何事？”

泉盖苏文的寝宫之中，他颇有些震撼地抬起了脑袋，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

“回大人的话，小的这边立刻派人前往探查！”

一个穿着怪异宦官服的家伙，上前来扭扭捏捏地跟泉盖苏文行了一礼，随后就转身出了泉盖苏文的寝宫。

第五百七十一章千里海域图

“大事不好了！”

就在泉盖苏文在寝宫之中静静等候的时候，一道无比凄厉的惨嚎之声传了过来，让人听着都有些慎得慌。

“大人，不好了！”一个长得肥肥胖胖，一跑起来浑身波涛起伏的家伙，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打进来了，大唐的兵卒们打进皇城来了！”

“什么？”泉盖苏文的睡意被这胖子的一句话全都给惊没了，“你说什么？大唐的军队打进来了？”

“是！”胖子急得满脸都是豆大的汗滴，“大批身穿黑色作训服的兵士们，骑着快马，自西门而入，一路直奔皇城而来！而且，他们，他们这一路上是见人就杀，根本不分是军人还是贫民！”

“黑色作训服，你确定没有看错？”

一听这几个字眼，泉盖苏文脸都绿了，黑色作训服可是神武卫的制式服装，如果这些家伙真得全都穿着这东西的话，怕真是大唐的大军。

“是，小的绝对没有看错！”胖子用衣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只感觉到有一股子可怕的感觉在升腾。

泉盖乌江脸色微微一变，道：“速速传族中的诸位长辈、大人前来大殿，就说我有要事相商！”

.....

此刻，城池之中早已经是烽火连天，四处都是火光冲霄，逃跑的嘶吼，濒死之前的凄厉惨叫，连绵不断地建筑倒塌、轰鸣.....

城池之中一片愁云惨淡，到处都是残垣断壁，高句丽人的尸首更是遍布全城，整个城池都陷入了战火之中。

“还有大概多长时间到达高句丽皇城？”李元霸纵马在前，看着远方那座硕大的城郭问道。

“再行半个时辰，定可到达平壤皇城！”苏定方目测了一下距离，说出了个大概齐的时间。

“好，命令大军加快脚步，后面的几门火炮以及弹药也要跟上来，咱们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来。皇城方面是别想要依靠偷袭进去了，只能选择强攻了！”

李元霸点点头，大手一挥，大军迅速向前方移动。

终于。在将近半个时辰的时间之后，大军来到了皇城根下。

与长安相比，高句丽的皇城就像是一个小孩子过家家盖的玩具一样，没啥可比性。

可是这城门也不是在不惊动高句丽兵卒的情况下就可以攻进去的。

“轰轰轰！”

这一次，李元霸没有过多的部署命令。连番的炮声连续地轰鸣着，被大军拖在后面的火炮和弹药全都被拉到了前面，并且点燃了火炮火。

于是，高句丽都城的大门开始狂闪了起来，在轰天阵地的一番炮轰之后，沉重的大门很快就被黑色的炮弹给砸出了好几个洞洞眼眼，随后便发出‘吱压’的声音，朝着皇城内的方向倒去。

这个时候，眼见着城门被轰开，李元霸眸中闪过一丝嗜血的光华。雪亮的横刀直指前方：“冲，给本王活捉泉盖苏文！”

“诺！”

除了留在登州以及船上的那些神武卫兵将们，剩下的几千多名大唐精锐，几乎是同时挥起了自己手中的武器，大声吼叫着，两脚狂夹马肚子，朝着正前方的皇城直扑了过去。

在皇城的城头之上，那一队队明显被刚才的炮火声给震傻了的高句丽兵卒，直到大军冲进了皇城，这才回过神来。彼此之间瞪大了惊惧的眼睛，望着那就像是一片黑色洪流的神武卫兵士，不知道现在该如何做了。

“杀，将这些汉狗全都给杀了！”

一名身着银亮铠甲的高句丽将领。一下子拔出了手中的长刀，大声吼叫了一声。

不过紧接着，相应他的并非是他想象中的高句丽兵卒们的大吼，而是一枚有着圆头，长身，平尾的黄澄澄的子弹。

“砰！”

只听得一声铙响。那名倒霉的高句丽将领的咽喉部位出现了一个圆圆的孔洞，那孔洞还在流着殷红色的鲜血，而他却颓然地缓缓弯身，四肢剧烈地抽搐着，整个身体从城墙之上折了下来。

万名大唐铁骑，张狂地挥舞着制式长刀杀入高句丽皇城的时候，这高句丽就已经注定败亡了。

城池之中，只有两万多名高句丽兵卒，而驻守外部城池的一万五千多名兵卒，在神武卫兵士冲进平壤城的这段时间就已经被灭了，真正值守内部皇城的士卒不足三千之数。

与曾经肆虐大唐境内的番邦小国们相比，这高句丽的战力简直就是希松平常，他们甚至还不如番邦小国所豢养的那些奴隶。

这场战斗，甚至都可以说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巳时之初，整个皇城乃至整个平壤城都已经彻底沦陷，被神武卫大军给掌控在了手里。

就在李元霸命神武卫兵士们开始搜寻整个皇宫的时候，泉盖苏文这家伙竟然巴巴地跑了过来，向李元霸投诚。

这倒是让李元霸大为惊异，根据李元霸前世的史料记载，这泉盖苏文的野心甚大，西元642年，泉盖苏文发动政变，手弑荣留王高建武，更立高建武年幼的弟弟高藏为王，自为“莫离支”专权，此后藏王形同虚设，兵权国政皆由泉盖苏文独揽。

像这样的家伙竟然舍得屈居别人之下，这他娘地是不是在开玩笑？

“把这家伙叫过来吧！”李元霸坐在高句丽皇宫正殿，皱着眉头叫李三多去把等在正殿外面的泉盖苏文叫过来。

“下国小臣泉盖苏文，见过天朝上国大唐神勇武王殿下！”

泉盖苏文刚刚进了大殿，甚至都没来得及看李元霸一眼，就直接给跪了，那谄媚的表情，和他孔武有力、彪悍无比的样子根本不成比例。

李元霸没有说话，而是虎唬着一张脸冷冷地上下审视着他。

足足过了有一盏茶的时间，当泉盖苏文心中都等地有些发毛的时候，李元霸终于开口说话了：

“都说高句丽智计无双、神永无匹的上将军泉盖苏文如何如何，现在看来，也同样是一个鼻子两只眼睛、一双耳朵，没什么特别的啊？”

“喇！”

泉盖苏文的冷汗一下子掉了下来，就像是瀑布一样，脸色苍白地想要说些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却是张口无言。

过了好半晌，泉盖苏文的脸上强挤出了一丝笑容，道：“殿下，都是那些无知的贱民们疯传罢了，小臣，小臣哪里有那样的能力！”

“泉大人太谦虚了！”李元霸的脸上出现了似笑非笑的表情，道：“你的族人可不是这样认为的！本王这一路走来，你们高句丽人可是一直都在说你的事情！说你能征善战，曾经多少次击退过新罗、百济的入侵，怎么到了你这里，就直接变得一无是处了呢？”

泉盖苏文更害怕了，他不明白这位杀才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可是他心里颤啊！

“行了，你就直说吧！”李元霸开门见山地说道：“为何突然变了性子，向本王投降？”

泉盖苏文不可思议地抬头看了李元霸一眼，他是如何看出自己不是真心投降的？

“是不是感到很惊讶？”李元霸右手杵着自己的下巴，盯着泉盖苏文说道：“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要知道，这世上可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泉盖苏文稍稍沉默了一会，这才咬牙说道：“既然被您看出来，那小臣也就不瞒您了。”

说到这里，泉盖苏文竟然有胆子站起身来，他继续说道：

“小臣刚刚接到消息，大唐新任命的辽东道大总管李绩李大总管，已经率领麾下精锐大军，向着我们的都城开来！眼下的情况，纵然小臣依旧负隅顽抗，又能改变什么呢？明知必死却仍旧去送死，那不叫忠义，不叫视死如归，那是傻，是庸人的行为！”

这话都说开了。泉盖苏文的与语气也终于恢复了正常的状态：“所以，为了活命，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向您投降，向大唐表达出我们应有的诚意！”

“哼，诚意？”李元霸嗤笑了一声，道：“眼下，你们整个高句丽都彻底乱

了，甚至连都城、皇城都被我们大唐给攻占了。你们还能有何诚意？钱？权？你以为我们大唐缺这些东西吗？”

“以高句丽为中心，向海面辐射千里范围的海域图！”泉盖苏文咬牙吐出了这几个字，就好像这些字有着前进重量一样。

“什么？一千里！”

李元霸还真是有些震惊了，高句丽皇城之外千里范围内的海域啊，就算是大唐也不过探查了三百里的海域，高句丽竟然完成了千里，不是在骗他吧？

“你没有骗本王？”李元霸从御座上站起身来，快速走下来瞪着泉盖苏文，道：“你若是胆敢欺骗本王，本王现在就将你抽筋扒皮，活剐了！”

“不敢，小臣不敢欺瞒殿下！”

泉盖苏文很识相地从怀中掏出来五张僵局图，摊开在地上拼接在一起之后说道：

“带薪年，这每一张海域图是百里的宏观图，虽说没有细节图与之相较，但是那些大点的岛屿都已经标注出来了。王爷若是不相信小臣的话，完全可以花些时间去验证一下。等您验证完之后，小臣就会把细节图交给您！”

最快更新，阅读请

第五百七十二章作死进行时

“你去拿上来！”李元霸瞄了泉盖苏文身前摆着的那张拼接起来的大图一言，对立在身边的赵三炮说道。

赵三炮上前收拾起了那几张大图，递给了李元霸。

李元霸没有看海域图，而是直接撂到了面前的桌子上，道：“好，你说的事情本王自会派人前往探查，在此期间，你和你的族人们就暂且委屈一下，在这皇宫之中选一处居所，好好休息吧！”

李元霸这就是软禁，或者说是变相地限制他们的自由。

不过现在形势比人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泉盖苏文就算不同意，李元霸也绝对会对他们强制执行。

所以泉盖苏文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异样来，而是直接说道：“小臣尊殿下令！”

.....

平壤城中依旧杂乱，到处都是身着黑衣的神武卫兵士，骑在高头大马上，在城池之中疯狂追杀那些逃窜的高句丽散兵游勇，以及将那些活着的高句丽人抓起来，聚集到高句丽大牢之中。

当然，这里所说的高句丽人，只包括那些十二岁以上的高句丽男丁，那些女人以及老人孩子们则被驱赶到了皇城之中，一处极大的院落之中。

毕竟真正的厮杀、混战已经算是结束了，没必要再去难为那些平民百姓们。说起来，这些平民百姓们也是受害者，怪只能怪他们这辈子托生到了高句丽。

未时，当李元霸刚刚打了一个盹从殿中出来打算晒太阳的时候。李三多就急匆匆地冲上前来，向李元霸禀报：

“报，王爷，咱们的斥候得到消息，辽东道大军的先遣部队已经出现在平壤城东十里之处。再有大概一个时辰的时间就会进到城中！”

“这么快吗？”伸了个懒腰，李元霸吩咐赵三炮，道：“去将苏定方还有几位小王爷全都请过来。随本王亲自去迎接李大总管。”

于是，李元霸带着刘仁轨、苏定方以及王浚等神武卫的最高层。还有一

队神武卫兵卒，一同去往东门迎接辽东道大总管李绩。

当然了，尽管神武卫大军占了平壤，可是他们的精神也不能有丝毫的放松。

除了赵三炮镇守高句丽皇宫之外，其他的卫中的中郎将都统领着一个数百人的小队在城中四处晃悠了起来，严防死守，绝对不能让城中出现任何的状况。

.....

就在李元霸与辽东道大总管所率领的三万大唐精锐回合的时候，一直在观望着高句丽战局的新罗以及百济终于暴露出了贪婪的野心。露出了并不算锋锐的獠牙。

本来，以这两个小国的势力而言，若想要对某个国家动手的话，必须向大唐皇帝请示，不管大唐方面同不同意，这该走的程序还是必须要走的。

毕竟这两个小国名义上是大唐的从属国，当年的降表还在李世民的龙案上压着呢。

在大唐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的情况下，两国分别向陷入战乱，甚至可以说是国不将国的高句丽进军。

两国大军，向着大唐刚刚打下来的辽东道进攻。并且一举攻下了平壤城东面的广大领土。

其实，高句丽的兵卒并非是如此废柴，只不过这平壤城以西的高句丽军事力量。已经被大唐给打残了。就是因为地方军事力量只剩下了一些残兵败将，这才让新罗和百济钻了空子。

否则以他们两个区区小国的军力，根本不可能是高句丽人的对手。

再加上此番可以说是长途奔袭，再加上唐军刚开始的时候也确实看不上辽东这些贫瘠的土地，所以李绩也没留下人来驻守，只是收编了当地的高句丽官府，让他们自行管理。

所以，这才让新罗还有百济的人钻了空子，一路可以说没费什么力气。就吃了大唐军队的劳动果实。

可以这么说，在大唐、新罗以及百济三国的夹攻之下。高句丽已经走到了亡国的边缘。

占了大唐的便宜，甚至还得意洋洋地插上了本国的国旗。这是在宣布领土主权完整吗？

.....

高句丽皇城，李元霸正在大殿之中宴请神武卫大军的高层，以及刚刚赶到这里的辽东道大军高层。

这个时候，一名天机卫密谍就像是幽灵一样飘了进来，躬身向李元霸行礼，道：“王爷，小的刚刚得到了消息，新罗和百济对高句丽动兵了！”

李元霸喝李绩相互对视了一眼，感觉很奇怪！

新罗和百济对高句丽动兵本就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可是到了眼下这个地步，大唐已经彻底攻陷了高句丽，整个高句丽都纳入了大唐版图，这两个小国又怎么对高句丽动手呢？难不成他们将大唐攻占下来的土地，化为己有了？

好像在印证两人的猜测一样，那位天机卫密谍继续说道：“两国从各自与高句丽接壤的地方出发，全都选择了大总管攻占下来的辽东之地。”

“辽东！”

李绩这个当事人还没有说话，倒是李愔拍桌子站了起来，道：

“这两个小国还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我们大唐好不容易把高句丽给一棒子打死了，这两头饿狼却跑出来咬上了一口肥肉，这简直就是明抢啊！”

李元霸瞄了李愔一眼，道：“你确定消息准确？”

密谍沉默了好一会，从身上翻出来一张图，将它递到了李元霸的手里头。

李元霸打开来看了看，发现这是一张高句丽地形图，上面涂满了红色以及蓝色的标注，李元霸皱着眉头，道：“这是？”

密谍道：“王爷，红色的属于新罗所占之地，至于蓝色则是百济侵占之地！”

李绩凑过脑袋瞄了一眼，脸色一变，很少有地挂上了怒容：“几乎所有咱们大军打下来的辽东之地，都被他们给占了！”

“好胆啊！”

李元霸的脸色登时就变了，这两个小国趁火打劫竟然打到大唐的头上来
了，还真的是不知死活啊！

“四皇叔，让我去灭了他们！”

李愬就像是发了疯一样，恨不得现在就冲往辽东之地，将那两个小国的
人全都给灭了。

第五百七十三章平原上的相遇

“是啊，四皇叔！总不能放任那些家伙们不管吧？”李恪也说道，“这些地方可都是咱们大唐自己打下来的，难不成就这么拱手让人吗？”

“大总管，你怎么看？”李元霸没有搭理这两个义愤填膺的小家伙，而是扭头看向了李绩。

李绩皱着眉头想了想，道：“王爷，还是将这件事情禀报给陛下吧！一切还是等陛下的命令下来为好！”

“李叔叔，等父皇的命令下来，黄花菜都凉了！”李愔有些焦急地说道：“再说了，父皇率领大军亲征五姓七望几大世家！哪里有闲工夫来收拾这两个小国？”

“小七说得有理！”李元霸点点头，道：“皇兄命令本王全权负责高句丽战事，那么本王就有权处置侵入高句丽的新罗以及百济。大总管，你还是直接说说你想要如何吧！”

李绩倒是不知道这一点，陛下对这位王爷还真是宠幸有加啊！

“既然如此，那本将就说说自己的想法！”李绩微微点了点头，道：“王爷，咱们大唐的兵卒虽说已经将高句丽给打下来了，可是终究因为人手不够，不能将那些地界都留下给咱们自己人接管！”

说到这里，李绩扭头看了看就坐在李元霸身边的军师王浚，见他亦在微微颌首，便继续说道：

“即便咱们接下来对新罗以及百济动兵，那结果依旧如先前一般。依我看，咱们现在需要解决的，便是将那些地方打下来之后由何人接管，如何管理？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咱们既能够放手解决掉这些新罗以及百济的贼寇兵，待处理清楚了高句丽的事情之后，再去这两国国内找他们算总账！”

“大总管所言极是！”王浚点点头，道：“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的一切都好说！”

“好！”李元霸对于两人的话很重视，“接下来咱们便商量商量。如何解决掉这个难题！”

.....

这个世上永远都没有白吃的午餐，新罗以及百济这两个小国，趁着大唐

无暇他顾的时候趁火打劫，将平壤以东的高句丽国土全都吞并。这种行为本就已经激怒了驻扎在平壤城中的李元霸以及辽东道大总管李绩。

紧接着，可能是因为李元霸他们并没有对他们采取措施，让他们被眼前的胜利给冲晕了脑袋。

在他们看来，以往在他们面前表现得强横无匹，一直都表现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经常劫掠这两个小国的高句丽，竟然也有今天，变成了任人宰割的死物？

于是，这两个小国大军的统帅，脑袋似乎被驴给踢了一样，竟然命令大军朝着平壤以西的地界冲了过去。

他们似乎已经忘了，平壤以西的地界，大唐可并没有怎么攻击，那些各自为政的高句丽地方政权，在得知唐朝大军攻破了平壤以及皇城之后。在李绩大军来时的道路上就全都选择了主动投降。

能够兵不血刃地占领高句丽，李绩自然也轻松，所以他并没有为难这些投降的高句丽地方官府，二是勉励了几句，便让当地的高句丽官府维持现状。

所以，与平壤城以东地界相比，平壤城以西地界的兵力可是并没有什么损失，百济以及新罗想要占便宜，绝对会损失惨重！

当然了，还有大唐的兵力。那也不是好惹的。特别是李元霸的神武卫大军，可早就已经饥渴难耐了，这个时候高句丽的大军一头扎上来，完全就是在作死啊！

第三日。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新罗以及百济大军，竟然真得动手了，他们兵分两路，选择在同一日对平壤城以西的广大土地开始进行全面攻击。

新罗和百济全面攻击的开始，也就是他们悲剧的开始！

倒霉的新罗以及百济的大军，遇到了不管是人数和兵员素质。都要高过他们不少的高句丽人。

这两个高句丽的世仇可要比唐人要残忍地多、凶暴地多了，在唐人的手底下生活至少还有活命的可能。可是在这两个世仇的手底下那就有得受了，就算没有死在新罗以及百济人的屠刀下，也会被他们给活活地折磨死。

所以，每当新罗以及百济的大军到达一个地方的时候，就遭受高句丽兵卒的拼死抵抗，两国大军前进的速度也因为这个原因，被无限期地拖延了下来。

于是，溃败也开始了！

两国来到高句丽的大军加在一起没有十万，也得有八万，可以说是倾巢出动，整个国内也就只剩下了两三万的军力。

而在高句丽当地官服的拼死抵抗下，八万大军愣是生生地被磨掉了八成，剩下的人，就算加在一起也只不过两万五千人左右，而且还尽是一些散兵游勇，残兵败将。

当然，高句丽地方的人也是损失惨重，几乎每一个地方官府都被灭掉一半的人。

到最后的时候，新罗不再往前攻击，而是选择了停滞不前。

而百济的统帅苏法力可比新罗的统帅要果断得多了，他一见形式不对，总算是从无边的胜利幻想中回过了神来，很是果绝地留下一部分人断后之后，而自己则是带着大军剩下的人往百济国内逃窜而去。

.....

就在这个时候，李元霸率领神武卫大军，和李绩所率领的平辽大军来到了新罗停滞不前的地界。

稍稍了解了一下目前的情况之后，李元霸留下李绩对付这些新罗人，而李元霸则是率领神武卫大军一路狂追，以神武卫的机动力，也就是一个时辰左右，就追上了百济的万余名败军。

对于这两个敢于摘桃子的小国，李元霸心里面是气恼至极。

他们唐军劳师远征，不远万里突袭高句丽，这两个小国可倒好，选择这个时候偷袭高句丽，没费多少军力久把高句丽辽东给占了，还真是回调时间。

在一路的追击之中，李元霸最终将百济大军给逼在了一片相对广阔的平原上。

一万两千余百济大军一字排开，与前来追击的神武卫大军隔着约五百丈左右的距离，相对而立。

看他们的样子，似乎是明白了，要想有一线生机的话，那唯有与来犯的大军决一死战了。

毕竟从人数上而言，他们的大军可对面的唐军要多上三千人，首先在人数上就占着优势，再者就是对面的那些家伙，这百济的统帅并没有见过，不过看他们的武器装备，还真就不像是厉害的人。

这样看来，他们的胜算似乎又高了很多！

而对面的神武卫大军呢？

他们根本就没把这些百济的残兵败将们放在眼里。连高句丽大军都搞不定，还想要对他们动手，简直就是坐井观天。

此刻，神武卫大军的队列之前，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溜足有二十门的新式火炮，弹药更是成箱子地摆在火炮的旁边。看那架势，就算把整个平壤城给轰平都没有问题！

眯着眼睛，看着千余尺之外的百济大军，李元霸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

对于这些作死的百济人，李元霸不打算放给他们活路，只有把他们全都灭了，才能够让周遭的小国们知道，大唐可不是谁都能够惹的！

“四皇叔，咱们杀吧？”一袭劲装的李愔，活脱脱一副好战分子的样子，那眼睛瞪得比牛眼都大。

李恪皱了皱眉头，斜撇了李愔一眼，道：“小七，听四皇叔的命令，不要急躁！”

“这些百济的贼人们都狂妄地骑在咱们的脖子上拉屎撒尿了，我能不能急吗我？”李愔有些暴躁地说道。

“四皇叔，他们有动静了！”正在观察着对方情况的李恽，突然将手中的单筒望远镜交给了李元霸。

“咚咚咚！”

李元霸接过来看了一眼，发现对面百济大军竟然在布阵，而且还伴随着响彻虚空的战鼓声。

百济大军排着整齐的队形缓缓靠近，每接进一步战鼓就轰鸣一声，而战场上的杀气就浓烈一分，当对方前行了约有两百丈距离的时候，他们的气势也达到顶点时，一场大战也终于要拉开序幕了。

“投放炮弹，准备点火！”

当百济大军进入火炮的精准射程，不会出现任何精准偏差的时候，李元霸直接一声令下。

早就已经等候在火炮旁边的几名神武卫士卒，调整方向，填装炮弹，点燃引信……这一系列的动作是如此的完美，一气呵成！

“轰！”

随着一阵阵仿佛天雷降世一般的轰鸣声，一枚枚足有成人拳头大小的黑色炮弹，在半空中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而后狠狠地撞击到了百济大军中。

“轰隆隆！”

就在那些炮弹落在人群中的一瞬间，一声声天雷般的爆炸声再次响起，无数人体以及战马的残肢断臂飞起，烟硝弥漫间，无比痛苦的声连成了片。

火炮的突然袭击，百济人根本就想象不到。

毕竟任谁头一次遭受这样的攻击，都会感到恐惧无比，火炮的声音和天雷实在是太像了，再加上炮弹在落地的一瞬间所造成的威力颇大，这样的攻击，简直就不像是人为的！

...

第五百七十四章九成九的胜率

二十门火炮，第一波的轰击就带走了百济大军至少三百人的生命，还有两百人遭受到了重创，失去了战斗力。

而受到惊吓的战马，也开始发挥他们的潜在攻击力，一匹匹马疯狂地跳动着，高高地尥起了蹶子，奋力地想要将马背上的人给甩出去。

那帮百济人都疯了，这什么情况？天神惩罚他们了吗？怎么连坐下的战马都在和他们作对？

“哼，还真是不怕死啊，再放！”

看到对面烟尘滚滚，残肢断臂齐飞的场面，李元霸没有丝毫的同情心，直接下令让手下的神武卫兵卒继续。

“轰！”

又是一轮威力磅礴的轰击，每一枚炮弹的落地，方圆一丈之内，血肉横飞，焦糊的气味让人口鼻不适。

而那些没有被当场炸死的人呢，也被爆炸时发出的巨响震的耳鼻流血，连手中的缰绳都拿不稳了。

“不要怕，给本将冲，冲过去咱们尚有一线生机，若是不然的话，咱们就全都会死在这里！”

突然，在百济大军的人群中传来了一道极其粗暴的声音，随后，在无边的硝烟之中冲出来一个骑着枣红马，身着黑色铠甲的壮汉。

他状似疯癫地冲了过去，看起来还真有些视死如归的气势！

似乎是这壮汉的声音起了作用，所有的百济兵卒对身边的炸死的同伴都选择视而不见，拼命地向前跑，想要尽快与神武卫大军短兵相接。

迎接他们的，是第三波、第四波……

当百济大军终于靠近神武卫不足二十丈的时候，一万两千余兵卒也只剩下了七千之数，有五千人被火炮直接给炸死了，而那些因为爆炸震伤了五脏六腑而失去战斗力的兵卒，也足有两千。

这样算起来，真正能够和神武卫大军短兵相接的也不过五千点左右！

“冲，冲过去！就剩这么短短的距离了。只要杀了他们，我们活命的机会就有了！只要能够回到百济，本帅赏你们每人黄金百两！”

感情这个家伙竟然是百济的统帅苏法力，看他倒还真有些统帅的气势！

“哼。真以为区区五千人就能够和我们厮杀？”李元霸看着面前疯狂无比的百济大军，冷声道：“那本王就让你们再少点人！仁轨，让最前面的兄弟们放手炮！”

“诺！”刘仁轨冷酷地笑了起来，道：“兄弟们，给这些家伙们上手炮！”

“是！”

站在最前面的五百余名神武卫兵士们扯着嗓子吼叫了一声。闪电般从腰间抽出了长长的手炮，引环拉开，抛物线丢出。

“轰隆隆！”

在所有的百济大军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爆炸声已经连成了一片，无数带着尖啸声的碎片在充斥着浓重火药味的场地上飞舞，纵然是再厚的盔甲，也难以挡住这些恐怖的钢铁碎片。

短短的二十丈距离似乎成了死亡之地，比方才的火炮还要让他们损失惨重！

方才还有五千人，眼下只剩了不足三千之数。

两军还没有真正的开始接触，百济人的伤亡就已经近万。这样的仗还怎么打？

力量悬殊啊！

剩下的三千人，也用不着手炮攻击了，还是直接短兵相接吧！

“杀！”

所有的神武卫兵士，就仿佛是一群张牙舞爪的猛虎一般，冲进了百济人的军阵之中。

一时间，百济大军中血浪翻滚，杀声震天！

人命如草芥，在当下的战场上，得到了最真实的演绎！

李元霸已经在苏定方等人的要求下，带着李恪小哥仨来到了后方压阵。虽说神武卫对于这车和战争的胜利来说是十拿九稳，可也难免出现其他的状况。

再加上李恪小哥仨的战力和成年大军相比，确实有着不小的差距，还是躲在后面安全一些。

而没有了武器之利。神武卫大军的攻势依旧犀利之极，虽然只是触动了最前面的五百多名兵将，可是面对多出自己数倍的高句丽军队，与对方刚一接触，立刻就像是战场绞肉机一样，以一条直线的方向和速度。推着将战线一直向百济人那边移动。

特别是赵三炮、李三多等一众牲口带领的队伍，简直像是一把尖刀一般，迅速对百济大军进行了分割，而后再毫不客气地吃掉。

从两军短兵相接到现在，不过才一刻钟的时间，仅剩的三千百济大军就已经有了几分败像。

原本冲在最前面的百济统帅也被神武卫大军的犀利给吓了一跳，急忙将三千大军给分成了两队，打算从大军的两侧的迂回过去，寻求一线生机。

可是他却忘了，神武卫大军可是足有九千余人，这次不过出动了最前面的五百人，剩下的神武卫兵士可不是吃素的，他们的横刀早就饥渴难耐了。

“行了，也别跟他们在这里浪费时间了，早点解决了他们，早点到他们的国内去逛逛！”

李元霸见对方竟然采取了这样的蠢办法，便对苏定方等人点点头，直接命大军出动两千人正面对悍。

神武卫大军在大唐本就是传说级别的存在，而且经过这段时间以来的磨练，就算是和李元霸前世的特种兵相比都不遑多让。

所以，当这两千名身神武卫大军和百济人刚一接触的时候，就见神武卫大军如同一头红着眼珠子的公牛一样，眨眼间就已经从两翼包抄过来的百济大军间撕开一个大口子，铁蹄过处，尸横遍野。

之后的场面就有些血腥了，神武卫大军在百济军队中纵横捭阖，每切开一条口子，就有神武卫兵将趁机涌入，将一股股的百济士卒包抄消灭。

如此一来，百济的这两千名兵卒，没有丝毫的招架之力，只不过短短的数个呼吸的时间，相交不过数次，就剩不下多少人了。

眼瞅着大局已定，百济大军的败亡就在眼前！

百济大军统帅苏法力看到这种情况，知道已经到了生死一线的时刻了，在他的身边也不过剩下了几百号人了，如果再想办法的话，这次九成九是难以活命了。

第五百七十五章一群新罗俘虏

战斗到现在这个时候，胜与负已然不言而喻了。

百济大军，一万两千余百济大军只剩下了五六百名残兵败将，仍旧护着那个骑着枣红马，身上穿着铠甲的百济统帅苏法力。

这五百多人一个个全都身上带伤，神色疲惫，眼眸之中充斥着无尽的绝望之色。

再看神武卫大军这边，他们血迹斑斑的脸颊上写满了自信与嗜血之色，手上紧握着的还在流溢着鲜血的横刀，就仿佛是死神的镰刀一样，散发着死亡的气息！

天色已经渐渐黑了下来，东方天穹上的太阳，早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躲在了西方天际的云层中。

借着将要落下的昏暗夕阳之光，看着战场之上铺陈着的百济大军尸首，李元霸催动着座下的战马上前，忽然眼睛一瞪，大声吼叫道：

“尔等百济小国之贼寇，窃取我大唐胜利果实，强占高句丽国土，残忍虐杀高句丽国民，已是犯了必死之罪！而今我大唐神武卫大军，便替高句丽国民，灭了尔等！以证我大唐之威仪！”

话音落地，李元霸这次没有再护着李恪小哥仨，而是带着他们以及五百名神武卫兵将，悍勇无比地冲了过去。

眼下，百济剩下的大军已经丧失了再战的勇气，眼见着这群如狼似虎的大唐神武卫兵将们冲了过来，不少的百济兵卒都已经被吓破了胆子，竟然纵马向着四面八方疯狂地逃命去了。

当然了，这其中也包括他们的统帅，苏法力！

毕竟这样的单方面‘屠杀’，对于他们这些职业军人而言，亦是太少见。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

对方不过出动了那么点儿的人，竟然就把他们的一万多名大军都给灭了，这样的事情应该说是千古奇谭吧？

当太阳彻底落下西山。月亮终于跳出了地面的时候，一万两千余百济大军已经被尽数剿灭。而神武卫大军也在经过了一场厮杀之后，终于回到了平壤城中。

.....

与李元霸他们奔袭十数里追杀百济大军下相比，李绩的平辽大军就要轻松得多了。

他们在平壤城西十里处与新罗大军遭遇，新罗统帅对于唐军的装束颇为熟悉，几乎在见到力量唐军的一瞬间，这家伙根本就没想与之对抗，而是第一时间派出了使者，想要与辽东道大总管李绩谈判。

说得好听点是谈判。实际上他们就是怕死，怕被大唐给灭了。

对于新罗这么识相的家伙，李绩当然是.....不同意！

你们势大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征服、领土、财宝以及女人。

哦，现在看大唐出兵了，势大了，你们倒认怂了，想要道个歉，息事宁人？

这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所以对于这些该死的新罗人，李绩可没有那么多感情可谈，他也懒得去浪费时间和他们去谈判！

去他娘地两国交战不斩来使！

怒火难当的李绩。直接亲自动手，把那个新罗派出来传达谈判意图的使者给砍了脑袋，并且将这颗砍下来的脑袋悬在了平壤城东门城墙之上曝晒！

得到这个消息的新罗大军。心中自然是怒火冲天，不过他们也算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怎么就脑袋被门夹了，神经一热就占了大唐的便宜呢？大唐的便宜可真不是那么好占的啊！

可是眼下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论兵力，论战法，他们新罗根本就不是大唐的对手，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谈判或者投降，以换取自己活命的机会。

于是一波又一波的送人头活动开始了，每一个被新罗人派去表达谈判意思的人。都被李绩给砍了脑袋，没有一个能够活命的。

短短的一个时辰的时间。竟然就被杀了一百多人，那人头从东门城墙最

上头都垂到了城门上沿。血淋淋的样子看着就让人心惊。

到最后的时候，许是被李绩给杀怕了，那名新罗的统帅终于吐了口，他愿意向大唐投降，并且将他们非法侵占高句丽的土地尽数归还，其要求因为只有一个，那就是活命！

李绩同意了他们的投降，待收缴了所有新罗人的武器、盔甲以及战马之后，就像是关小猪一样，将这些家伙们关到了一个原高句丽大官的府宅。

反正眼下的高句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空房子，要想把这平壤城中的房子都给装满了，怕是得装个十来万人。

.....

高句丽皇宫，平壤城正中的四方宫殿中。

一袭血衣加身的李元霸，大马金刀地坐在御座上，看着跪在下面摆出一副很委屈模样的几个新罗大军的高层。

“说出你们的名字，职务！”李元霸道。

“回王爷的话，小臣名叫金圣柱，乃是此番征辽大军的统帅！”

“回王爷的话，小臣名叫金圣海，乃是此番.....”

殿中跪着*个人，一个个全都吓得浑身颤抖，脸上极力表现出谄媚的样子，可是怎么看怎么令人感到好笑。

“征辽！”

李元霸眉头一挑，心说这新罗还真能整啊，区区一个完全由乌合之众构成的军队，还起这么大一个名字，这新罗女王野心可是真够大的。

“你们是不是以为，就凭你们这几万大军就可以将高句丽的国土给占了？”

李元霸居高临下地看着跪在殿中的一众人，继续说道：“趁着我们大唐在前面冲锋陷阵的空档，你们在后面吃现成的，还真是好手段啊！”

殿中跪着的这一溜人，额头上的汗水那是哗哗地往下淌啊！

李元霸这话摆明了是对他们不满意，现在说这些，怕不是要秋后算账吧？

想到这一点，作为征辽大军统帅的金圣柱连忙叩首说道：“王爷，小的知错了，小的知错了，还请王爷看在我们将土地尽数归还的份上，饶了我们的狗命！”

“咚咚咚……”

李元霸没有说话，而是伸出一根手指轻轻地点着扶手，发出一道道的轻响，就像是点在了众人的心口一般。

那种无比压抑的感觉，让他们憋闷地都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过了好半晌，当众人的心脏随着李元霸的手指一点一点，快要跳出来的时候，李元霸终于发话了：

“好，本王可以饶你们一条狗命！不过本王很想知道一件事情！”

“王爷请讲，小的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金圣柱脸上极尽谄媚之色，那表情看着都叫人恶心。

“不王很想知道，你们的女王陛下究竟打得什么鬼算盘？是不是和百济王一样，脑袋被驴给踹了？连我们大唐的便宜也敢占！”

李元霸慢悠悠地说出了这个问题，似乎并不认为这个问题有多严重。

不过他这么想，偏偏金圣柱的不这么想，就在李元霸话音落地之后，金圣柱的脸色狂变，他满眼狐疑地看了李元霸一眼，发现这位主儿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的时候，马上说道：

“王爷，原本按照我们女王的想法，只是想要借着天朝上国的东风，占上一些便宜而已。当然了，如何可以的话，适当地让百济消耗一些兵力！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那百济的统帅竟然煽动百济皇帝，丧心病狂地想要在进军高句丽的同时，对我们新罗动兵。”

说到这里的时候，金圣柱狠狠地喘了一口气，道：“高句丽、百济还有我们新罗，就我们新罗最为弱小，而且如果百济的兵力是高头大马的话，那我们新罗的兵力就是刚刚成年的小马驹儿，两军相交，根本就没有胜利的可能！”

听到这话，李元霸倒很是赞同地点点头，道：“你说得没错，你们三国，高句丽国力最为强横，百济次之，至于你们新罗吗……也就是最受欺负的一个！”

金圣柱的脸上出现了苦涩的笑容，道：“王爷说得没错，我们新罗因为是女王主政，是以其他两国都瞧不起我们新罗。好在女王陛下的能力并不比百济王、荣留王差，这些年来，我们新罗也算是强大了起来！”

“呵，坐井观天，自以为是罢了！”李恪没好气地冷哼了一声，道：“还有，你这答非所问的，是想要四皇叔把你们都给拉出去砍了吗？”

“不敢，小的不敢！”金圣柱连忙摇头，道：“正是因为我们新罗在三国中，国力最弱，所以不敢和百济大军正面交锋，便选择了与百济大军截然相反的方向挺进！”

“哦！照你的意思，你们新罗反倒是受害者了？”李恪哧笑了一声，继续说道：“这样看来，高句丽还要感谢你们占了他们的土地哩！”

这李恪小哥仨，在李元霸的耳濡目染下，一个个牙尖嘴利的，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金圣柱脸上出现了尴尬的表情，道：“这……殿下说笑了，我们只不过是无耻的偷袭者，侵略者……”

这边李元霸刚要说话，一名神武卫兵士急匆匆地跑了进来，直接向李元霸禀报道：“禀王爷，新罗遣特使前来，想要与您就这些新罗俘虏的问题，谈判！”

第五百七十六章嚣张副使

听到这名神武卫兵士的话，先不说李元霸等人的反应，大殿之中跪着的那些新罗的俘虏，一个个面上表情各异。

他们或是出现了狂喜，或是出现了担忧，或是出现了无比惆怅的表情……都说人生百态，看来这话还真是一点都不假！

而对于李元霸等人而言呢，第一个想到的，自然就是新罗女王得到消息的速度还真是快呢。

李元霸这边刚刚抓了这些新罗大军才不过短短的五六个时辰，新罗那边竟然就已经得到了消息，并且安排人前来高句丽都城谈判。

这对于密谋布控的大唐来说，还真是有些讽刺呢！

“真快啊！”

李元霸空洞洞地说了一句，“你们说，如果本王将你们善德女王派遣来的使者砍了脑袋，挂在城墙上，她会怎么想？”

得，李元霸这是砍脑袋砍上瘾了！

金圣柱他们都吓尿了，这他娘地什么情况，总不能是个外国使者你就给砍了吧？

几个家伙全都不再说话了，倒不是吓得，而是不知道怎么接口了。

“哈哈，瞧把你们给吓得，本王可没有那么嗜杀！”李元霸哈哈笑了起来，对那名前来禀报的神武卫兵士吩咐道：“行了，你去把那名新罗女王的特使请进大殿来吧！”

“诺！”

这名神武卫兵士应了一声，急匆匆地下殿去了。

“对了，你们这些家伙全都下去吧，若是有什么事情的话，本王会命人去将你们请过来的！”

眼见着那名神武卫兵士出了大殿，李元霸突然扭头看了那些跪着的新罗人一眼，让他们先出去。

其实李元霸这样做也是无可厚非。若是让新罗的特使看到要赎回的这些俘虏，不仅活得好好的，而且已经向大唐投降的话。估计会怒火冲天地扭头就走，才不会管这些家伙们的死活。

这些家伙们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也没敢反驳，一个个唯唯诺诺地退出了大殿。

过了没有盏茶的时间，一队穿着鲜明新罗服饰的新罗人，晃悠悠地进了大殿。

这是一支看起来很是年轻的特使团队，在这群新罗人的最前面，有一个看起来十*岁，穿着华丽锦袍的少年。

而在这位少年郎的旁边，还有十几个身着铠甲的护卫。而且这家伙满脸的倨傲之色，看他们的气势，显然不把李元霸这个大唐武王放在眼里。

大殿中的所有人的脸色都冷了下来，这些新罗来的家伙们实在是太嚣张了，你新罗大军差点被大唐的军队给灭了，眼下是你们新罗有事求着大唐。

可是瞧现在这状态，倒像是他们新罗是大爷，而大唐是孙子！

“哪里来的野狗，如此不懂礼貌，难道不知道见了天朝上国的上官要行礼吗？”

李元霸冷着一张脸。看着大殿中那些桀骜不驯的新罗人，语气那是一点都不客气。

“哎，咱们大唐做的也真是够失败啊！连下面的小国都不把咱们放在眼里了。这要是传到长安城去，不知道父皇会怎么想啊！”

李愔阴阳怪气地斜撇了那些家伙们一眼，话语间毫不客气。

“看来咱们还是心太软了，对于这些对咱们大唐怀有敌意的任何小国，全都应该赶尽杀绝！”

李愔他们小哥仨永远都是一伙的，挤兑人起来也是一个鼻孔出气。

??那个少年特使，听到李元霸他们的话后，本来倨傲的脸上立刻显露出愤怒的神色来，可是想到这次前来大唐的任务之后。却是不敢再放肆了。

只见他恨恨地咬了咬牙，也没躬身行礼。只是冲着李元霸微一抱拳，似乎是很不情愿地说道：“新罗善德女王副使金山尚。参见武王殿下！”

??尼玛，金山上！

这他娘地是什么名字，世上怎么会有人起这样的名字，还不如金三胖来得好听呢！

李元霸听到这个名字之后，差点没骂出声来！

虽说这个家伙在一众王爷的挤兑下向李元霸行了礼，可是李元霸那是小心眼的人，瞧着金山尚那很不情愿的样子，顿时气就不打一处来，直接说道：“来人啊，将此人给本王拿下！”

??“喏！”

大殿外顿时传来了一道整齐、粗暴的怒吼。

三十来名神武卫兵士，就像是恶狼一样，从大殿之外闯了进来，二话不说地向着金山尚冲了过去。

“我看你们这些家伙谁敢？”

“敢动我们家大人，你们以为你们是谁？”

眼见着神武卫兵士们冲了上来，金山尚的那些个恶犬护卫，顿时如临大敌，下意识地将他们的主子给围在了里面。

可是他们这些家伙们充其量也就比普通的新罗兵士们强上那么一点罢了，要想和神武卫兵士们叫板，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金山尚身边的那十多个护卫就被打散了，一个个鼻青脸肿，鲜血横流地躺在地上，嘶声哀嚎着。

??金山尚根本就没想到眼前这个武王殿下说动手就动手，没有丝毫的准备，等金山尚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被两个神武卫兵士给死死地抓住了胳膊，狠狠地按在了地上。

??“放开本使，你凭什么抓本使？”

金山尚虽然被抓了，可是这货那是一点都不老实，挣扎着大吼了起来。

??“凭什么？”李元霸冷笑了一声，道：“本王愿意，本王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本王还真就告诉你了，这里是本王做主，本王想要你生你便生，想要你死，你就得死！”

强势，霸气！

李元霸所说得话没有丝毫的道理，可是偏偏金山尚以及他的一众护卫们，全都找不到话来反驳。

因为此刻他们终于反映了过来，这里并不是他们的新罗，也不是他们新罗占领的地界！

这里是高句丽，这里是他们大唐在主事！在这里，他们这些新罗人就是孙子，是虎就得卧着，是龙就得盘着！

“你，你……”

倒霉孩子金山尚终于回过味儿来，可是现在是不是有点晚了？

“给你个教训！”李元霸冷眼看着金山尚，道：“三炮，去把这家伙的两条腿给打折了！”

第五百七十七章讨逆

打断腿！

李元霸可真是够狠的！

“你们不能这么做！”金山尚听到李元霸的话，顿时开始剧烈挣扎了起来，以他的眼力自然看出来了，李元霸是认真的。

“诺！”

赵三炮才不管那么多，他狞笑着应了一声，大跨步地来到金山尚身边，也没有使用什么辅助工具，直接咋咋两脚踹在了这家伙的膝盖上。

只听连续两道“咔嚓”声，金山尚的两条腿便呈现出了诡异的姿势。

“啊！”金山尚惨叫了一声，眼睛一翻，直接就晕了过去。

“你，你们，你们实在是欺人太甚！”

“你们知不知道这位大人究竟是谁？”

那十数个鼻青脸肿的护卫，见到金山尚的惨状，顿时目眦欲裂，可是偏偏他们已经丧失了攻击力，想要保护金山尚已经成了奢望，只能占些口头便宜了。

“是谁？”

李愔这几个小家伙对金山尚的身份有了兴趣，看这小子一脸欠揍的模样，就知道这家伙在新罗国内的地位一定不低，一看就是平时嚣张惯了的主儿。

“这位可是我们新罗女王的亲侄子，若是他有个什么闪失的话，女王大人一定会派兵至高句丽，到时候你们的麻烦就大了！”

李元霸现在可以确认，这些家伙的脑袋全都被驴给踢了，都现在了，竟然还在利用善德女皇的身份对他们施加压力。

他们也不想想，李元霸身份极其尊贵，就算是善德女皇亲至，怕是都得恭敬地向李元霸行礼。

“怪不得如此嚣张，原来有善德女皇给他撑腰啊！”李元霸冷笑了一声，

道：“那就麻烦你回去给善德女王捎个东西吧，就是说本王送给她的见面礼！”

说到这里，李元霸直接从御座上站了起来，顺手从赵三炮腰间斜挂着的横刀抽了出去，一步一顿地向着昏迷的金山尚走了过去。

“噌！”

手起刀落。殷红色的鲜血迸溅了出来，一颗紧闭着眼睛的大好头颅冲天而起，在半空中划出了一道抛物线，而后“骨碌碌”地在地上滚动了丈余。停滞不动。

怕是到死金山尚都不知道自己是被多嘴的手下给害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插话，李元霸也不会对他下狠手。

“呃！”

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是以众人在过了好半晌才反应过来，不过到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弯腰将金山尚的脑袋抓起来。李元霸提着它来到了那些护卫们身前，道：“把它拿回去交给你们的善德女王！就说本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让她滚来平壤城，亲自来见本王！”

那些护卫们吓得脸都变绿了，这位可是杀人不眨眼的主儿，他们哪里敢说半个不字。

.....

就在李元霸这边刚刚解决掉新罗派来的特使团队的时候，大唐国内，李世民对五姓七望的讨逆之战也开始了。

俗话说得好，攘外必先安内。

如果搁在李元霸未曾苏醒之前。还比较适用；可是而今李元霸醒了，这一切就全都不同了。

经过这多半年的发展，大唐拥有了多战线同时作战的能力。

在有记载以来的历史上，荥阳便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远了不说，单单在唐初之时，秦王李世民就曾在荥阳虎牢关、牛口峪一带与窦建德决战，以三千铁骑败敌十万大军，这就是史上著名的“虎牢之战”。

除此之外，荥阳亦是水运枢纽。粮储中心，隋炀帝杨广大规模修治洛、黄、汴河，称通济渠，沟通南北。连接东西。而唐代输天下之粮于武牢仓、河阴仓，再运至长安。

单单从这两方面来看，李世民能够容忍郑氏独占这个地方，看来在唐初之时也是逼于无奈了。

不过现在也是时候动一动他们了，这样的军事重地、水运枢纽，还是掌握在朝廷的手里为好。

此刻。虎牢关内。

几大世家的族长以及高层全都聚集在关内，而荥阳郑氏的族长郑老三，也就是郑长胜，正一脸凝重地坐在主位上。

“三哥，搞成今日这个局面，再怎么说都是你们郑氏造成的，你们是不是要拿出一个交代来？”

满脸憔悴的太原王氏族长王皓，坐在最末尾的位置，一脸的憔悴之色。

这两个多月以来，王皓都要被绛州发生的事情给逼疯了，因为水匪和山匪祸乱绛州，所以李元霸在清剿了这两方匪患之后，在整个绛州乃至太原之地展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清匪行动。

这一次规模宏大，直接或者间接被大唐兵士给斩杀的各种匪患不下两万余众。

而太原作为王氏一族的地盘，在这些匪患里面自然有太原王氏暗中扶持的势力，这次被朝廷清剿一空，太原王氏可以说是损失惨重。

再加上历来太原王氏都一直被朝廷打压，所以在短短的多半年的时间里，太原王氏从高高在上的第一世家大族，成了五姓七望中垫底的存在。

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说太原王氏的势力大不如前了，可是他们仍旧是八大世家中最有钱的。

“王族长，我郑老三可当不起你三哥的称呼！”

郑长胜斜眼瞥了王皓一眼，继续说道：“我承认，是我们郑氏的失误，给了朝廷对我们五姓七望动手的借口！不过，就算是没有我们郑氏的失误，你们以为他李世民就会放过我们吗？”

“不错！”郑长胜话音方落，一个看起来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就紧跟着说

道：“自从上一次我们几大世家在长安举事失败之后，李世民就一直视我们几大世家为眼中钉，肉中刺，就算没有今天这件事情，朝廷也会对我们动手，区别只是早晚的问题罢了！”

这中年人名叫刘同战，乃是中山刘氏的族长。

虽说中山刘氏并不在五姓七望之中，可若是单论关系的话，中山刘氏乃是五姓七望之下的第一世家大族，在氏族之中很有威望。

而且自从清河崔氏被大唐给灭了之后，中山刘氏也毫无争议地晋升成为七大世家之一。

“刘老弟，你们刘家刚刚占了崔氏的位置，可能有些事情还没有搞清楚，那就让我来告诉告诉你吧！”

上次长安起事的失败，对五姓七望的影响很大，不仅各个家族的高层来了一次大换血，他们各自族中的年轻子弟，也作为后备力量，被他们给悄悄地送了出去。

而方才说话的那个家伙，就是范阳卢氏现任族长范子明。

皱着眉头仔细想了想，范子明继续说道：

“我们五姓七望自南北朝时就相互通婚，同气连枝！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大唐建立初期，这个时候，我们七家的意见出现了分歧，也因此，七家分成了两股势力，一股自然就是主张涉政，另外一股则是主张成为商贾！”

刘同战点点头，他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刘家就是商贾一脉。

“不管是涉政还是赚钱，其实这两方面并不冲突，也并没有错！”卢子明说到这里的时候，脸色变得狰狞了起来：

“可是在眼下这个当口，我们应该全力避免与大唐朝堂有任何的牵扯！郑氏，就是因为这个郑氏，你说你们赚钱就赚钱，和高句丽人做买卖就做买卖，偏偏被大唐给发现了！你们自己找死，为何又要连累上我们？”

“连累？”

郑长胜道：“卢子明，是老子请你来的吗？还不是你们自己要来荥阳？甚至还逼着老子将虎牢关中的大唐兵卒灭杀一空，现在大难临头了，你们倒是把责任一股脑地推到我们郑氏一族身上了，还真是够无耻的！”

“好了，不要再吵了，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度过这一次的难

关！”

赵郡李氏的族长李乾坤，有些气恼地打断了这场内讧，继续说道：

“再考虑谁对谁错，已经没有意义了，还是多想想怎么才能够活命吧！”

李乾坤的一番话，说得众人是哑口无言，五姓七望的所有人都沉默了下来，谁都拿不出个办法。

和谈？不能！

他们自己将退路全都堵死了，现在才想要去和谈，他们也没有那个资本。

至于投降嘛，别说他们不会走那一步，就算是他们肯走，怕是李世民也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

.....

虎牢关外三里外，早就已经支起了无数的大帐，在最中间的一座大帐中，李世民拧着眉头，与一众朝臣们商议如何以最稳妥，兵力消耗最少的情况下，攻进虎牢关。

“陛下，依着俺的意思，咱们就直接用王爷留下来的神武炮轰开大门，冲进去就是了？”

程咬金在自己领兵作战的时候，那阴险的鬼主意是一个跟着一个，可是当跟着别人打仗的时候，却冲动地像头急红眼的公牛一样。

“你说得倒是轻巧？”长孙无忌阴着脸看了程咬金一眼，道：

“这还仅仅是个荥阳郑氏，后面还有其他几大家族，谁都不知道其他几大家族有什么后手！神武炮本就是消耗品，咱们带来的炮弹本就不多，若是现在使用的或者消耗一空的话，让他五姓七望以后有了防备，咱们还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讨逆的胜利！”

第五百七十八章虎牢关下

“朕亦以为无忌说得在理！”

李世民也很赞同长孙无忌的话，这一次的讨逆之战，讨逆大军并没有带上多少神武炮的炮弹。

如果将这些炮弹都用在虎牢关的话，怕是在以后的讨逆战中，大唐兵士们的损失会更大。

毕竟是战争就会有伤亡，除非是神武卫那样的变态。

“长孙大人，那你说怎么办？”既然皇帝陛下不同意，程咬金就把一切的缘由都归咎到了长孙无忌的身上。

长孙无忌沉默了好一会，这才说道：“陛下，我听说神机府中研制出了很多的精巧之物，不知道在那些精巧之物中，可有长于破城之物？”

很庆幸，在李世民去往神机府中拉神武炮以及弹药的时候，神机府里面派出了一支二十人小队，一起随大军出征，以指导大唐兵士们，如何去使用这些火器弹药。

所以在李世民听到长孙无忌的话后，就直接对身后伺候着的刘三水耳语了几句。

刘三水恭顺地点了点头，转身就向着位于大帐旁边的那个小帐篷跑了过去。

神机府的这些个人都是大唐的宝贝，可千万不能出事，还是放在李世民的大帐旁边最安全。

.....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神机府试验司侍郎林卫，带着几个得力的手下来到了这大帐之中。

“微臣神机府试验司林卫见过陛下！”

林卫只是一个技术宅，这次能够有幸被李世民带来出征，完全出乎他的预料。所以在见到李世民的时候，林卫难免变得有些紧张了起来。

再说了，这大帐里头全都是大唐的高管猛将，他一个小小的侍郎。能够

不被吓得哆嗦起来就已经算是不错了。

“嗯，平身吧！”李世民微微颌首，看着林卫笑道：“林爱卿。这次出征已有数日，可还适应军旅之行？”

林卫点点头。道：“谢陛下关心，微臣还撑得住！”

“这便好！”李世民微微颌首，道：“这次朕唤你前来是想要问问你，此番你们神机府的人随朕出征，可曾带着一些奇巧之物？”

林卫闻言愣了一下，他不明白李世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不过他很快就回过神来，道：

“禀陛下。此番出征，除了二十门神武炮、五百枚炮弹，一千枚手炮，还有两百杆‘汉.阳铳’，三万枚子弹之外，都是一些取巧的东西！比如单筒望远镜、飞鹰勾爪、攀爬钢索……”

林卫说了一大堆的的专业名词，好些个东西，甚至连李元霸都不晓得。

“俺说林侍郎，你先等会……”别说李世民了，就连程咬金他们听得脑袋都大了。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林侍郎，你说得那些个东西都是干什么用的？你光说这些个名字，俺们也不晓得这东西怎么用啊？”程咬金狐疑地看着林卫。说道。

“陛下，请容微臣无礼，取些东西过来！”林卫对李世民躬身行了一礼，吩咐身边跟着的几个手下，取些东西过来。

不一会，一只大箱子被林卫的两个手下抬了进来，打开箱子，那箱子里装得满满登登，竟是些怪异的物件。

“陛下。这些东西里面没有能够正面攻进城池的东西！”林卫一边说着，一边一样一样地把那些东西往箱子外面掏。“不过要想用别的法子破城，微臣这里倒是有一计！”

李世民已经来到了那只大箱子前。拿拿这件，摸摸那件。

听到林卫的话后，李世民不由得一愣，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抬头看着林卫说道：“哦？你倒是说说看！”

林卫从那一堆的东西里面取出来一条长长的钢索，还有一只极其坚硬的钢爪，道：“陛下，这东西名叫飞鹰勾爪，想必几位将军应该知道这东西。”

程咬金、牛进达以及尉迟恭等人围了上来，使劲捏了捏那冰凉的勾爪。

尉迟恭眼睛一亮，道：“这民间有一种暗器，名叫飞爪百练索。其器如鹰爪，共四趾，前三后一。前三趾俱为三节，后趾为两节。每节相连处装有机关，使各节均能伸缩活动。”

“对，对，我也听说过这东西！飞爪百练索制作起来并不麻烦，在功能上也颇为实用，不仅用于攻击对手头面、两肩和两腰等部，还可作为攀高越墙的工具。”

说到这里的时候，程咬金还随意地甩了甩那爪子后面的钢索，道：“不过这东西后面绑着的钢索，最长不过两三丈，再高就丢不到城墙上了，这东西不会也是这样吧？”

林卫微微摇了摇头，道：“为了配合飞鹰勾爪的使用，我们神机府特意研制出了一种强弩，只要用那只强弩将这勾爪射到城墙上，就算是十五丈高的城墙，只要攀爬的兵士体力足够，也能够爬上去！”

“哦？”李世民了然地点点头，道：“朕方才看了看，这钢索还有勾爪也是特制的吧？否则的话，那么高的距离，这东西也镶嵌不进去啊？”

“陛下圣明！”林卫这次倒是没有其他的话，直接奉承起了李世民。

李世民转头看着程咬金等人，道：“这虎牢关的城墙高有十丈，你们现在就回到军中寻找一百名精兵悍将，在今夜丑时潜入虎牢关中，为大军打开城门！”

“诺！”

程咬金等几人相互对视了一眼，齐齐向李世民行礼而去。

.....

子时，虎牢关那高耸无比的城墙之下，一百名大唐的精锐兵卒，借着月夜，悄悄摸到了虎牢关巡守最薄弱的地方。

“二哥，咱们就选这里吧？”

这些大唐兵卒们全都穿着一袭黑色劲装，并非是铠甲，其中一个长得尖嘴猴腮的家伙，对走在最前面的一名青年说道。

月光照在这青年的脸上，竟然是程咬金的次子，程处亮。

“之前我家老爷子就已经侦测好了，只要等这一波巡逻队过去，咱们的机会就来了！”程处亮抬头看了看高耸的城墙，紧了紧手中的强弩，说道。

于是，这一队大唐的精兵便猫儿在了这里，静静等待机会来临。

第五百七十九章巧计入关

虎牢关城墙之上，一队为数在两百人左右，身着铠甲的荥阳郑氏兵卒，高举着火把在巡逻着。

“唉，晨爷，咱们就这么一天天地在这里巡逻，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一名穿着银亮铠甲的青年打了个哈欠，有些懒洋洋地对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中年男人说道。

“你给我闭嘴！”被称作晨爷的中年人，恶狠狠地瞪了那青年一眼，道：“族长将虎牢关城墙上巡逻的事情交给我们，在我们巡逻的时间段，我们就得做好这个工作，万万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晨爷，我这不也只是发发牢骚吗？我可没说不好好巡逻啊！”青年有气无力地撇撇嘴，继续说道：“这次也算我们倒霉，摊上这样的事情！”

“行了，你就少说两句吧！”晨爷扭过头看了看三里之外那一片灯火通明的大帐，低语道：“但愿这一次，我们荥阳郑氏一族可以度过这次难关！”

“好了，打起精神来，再有多半个时辰我们就可以回去休息了！”晃了晃脑袋，晨爷的脸上出现了一抹笑容，道：“待会回去了老子请你们这些小崽子们喝酒，也好暖暖身子！”

“哦，太好了，谢晨爷！”

所有的巡逻兵都大声叫起了好来。

.....

城墙根下，听到城墙上一众巡逻兵们的欢呼声，程处亮下意识地抬头看了城头一眼，发现那一队郑氏的巡逻兵已经走远了。

“走了，走了，该咱们上了吧？”那青年迫不及待地催促起了程处亮。

“行了，就你急！”

程处亮没好气地瞪了那名兵士一眼，随后示意几个兄弟从怀中掏出了强弩。这强弩与平时用来攻击用的弓弩有所不同，但见这强弩内部中空，里面塞着一根小火药线。而在中空的强弩中间，完全可以将飞鹰勾爪给塞进去。

“咻。当啷！”

随着数道轻响，飞鹰勾爪牢牢地吸附在了十来丈高的城墙垛子上，已经走远的了，那些巡视的荥阳郑氏的巡逻兵卒，并没有听到这两个声响，并且越行越远。

将强弩折叠起来塞在了后腰上，程处亮使劲儿拽了拽钢索，随后对一众兄弟们点了点头。

“啪啪啪！”

这些兵士们全都是程咬金以及牛进达他们从全军里面精挑细选出来的精锐。那可都是身经百战的主儿。只不过是十来丈高的城墙，对于这些兵士们而言，没有丝毫的难度，废把子力气罢了。

大概过了有一刻钟的时间，在一边攀爬一边隐藏身形的间隙，一百名精兵悍将们就已经爬上了高高的城墙。

隐藏在城墙垛子的阴影中，程楚亮一把拔出了腰间藏着的短式横刀，按照之前就已经分配好的，将百人小队分成了每十人一组，各自借着漆黑的月夜偷偷向着城墙上其他的驻守点摸了过去。

“停！”

往城墙上走了约有个十来丈的距离。程处亮打了个停的手势。便见他们正前方的城墙边上，有五名穿着铠甲的兵卒守在那里。

程处亮对小队中的其中四个兄弟打了几个手势，同时身形一矮。身形如豹一样地窜了出去。

在那五名守卫的兵卒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短式横刀就已经出现在了这五名兵士们的脖颈之下。

“噌！”

一时间，鲜血溅起，程处亮带领着四个兄弟杀了这五名兵卒，同时手脚麻利地换上了他们身上的铠甲，为了与其他的兵卒区分开来，还在各自的左臂上绑了一条小小的白色布条。

至于那五名被脱得赤条条的兵卒尸体，则是直接被他们从城墙上丢了下去，这也确实是处理尸体的最好办法。

“快。咱们的动作要快！”程处亮正了正脑袋上的头盔，扭头看着剩下的九十多名兄弟们。道：“你们且在此稍后，我们去给你们搜刮一些盔甲过来！”

虎牢关毕竟是军事要地。所以设计的城墙不仅高而且还很长，这整个城墙之上的守卫加在一起足有两百人，想要将他们悄悄地解决掉，还真是得费些时间。

.....

都说夜黑风高杀人夜，等程处亮一百人全都换好了铠甲，已经是半个时辰之后了。

丑时三刻，月上中天，虎牢关巡逻队换班的时间也终于到了，而这个时间段，也恰恰是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

“走了，走了，兄弟们！换班的时间到了！”晨爷领着两百人的巡逻队赚了一圈又回到了城墙上，“今儿个，老子请你们去城中最好的酒楼吃上一顿！”

“可是.....晨爷，左爷他们还没来呢，我们现在走合适吗？”晨爷的一众兵卒中，紧跟在他身后的一个青年小伙子皱着眉头说道：“如果咱们现在就走了的话，出点什么事情可怎么办？”

“郑华，你小子就是胆子太小了，要不然的话，凭你父亲在咱们家族中的地位，你怎么可能只是一个小兵？”

晨爷似乎对这个名叫郑华的小伙子很是看不起，他冷哼了一声继续说道：

“我虎牢关在大隋之时就是铜墙铁壁，不仅城墙高达十数丈，就连城门都曾经用精铁加固过。要想闯进我们虎牢关驻所，何其不易？你既然不愿意下去，那就在这里等着郑左好了！”

说到这里，晨爷转身就往后面走，没有丝毫的犹豫，其他的兵卒们也没有含糊，紧跟在晨爷后面而去。

至于程处弼他们则是随大流，既然你们都下去了，那他们也一起跟着下去就好了，反正他们总会要到城中去的，他们的人物可是还没有完成呢？

那个名叫郑华的小伙子，眼瞅着城墙上的人都弃他而去，脸上变得阴晴不定了起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另外一支巡逻队来到了城墙之上，当领头的那个人看到郑华的时候却是微微一愣，似乎是有些震惊。

“左爷，您来了！”看到这支巡逻队领头的人，郑华眼睛一亮迎了过去。

郑左是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他拧着眉头上前几步，看着郑华说道：“小华，你怎么还在上面？郑晨不是刚刚下去了吗？你怎么不跟着他？”

“没看到左爷，我哪里敢下去啊？”郑华笑了起来，说道。

“行了，就知道你小子比郑晨那个老东西要谨慎得多！”郑左拍了拍郑华的肩膀，道：“小华，因为王浚的事情，你在家族中地位很尴尬，不过有的时候该忍还是要忍的！只要白叔这次能够成为家族中的长老，他郑晨又算是个什么东西？”

郑华的脸上出现了苦涩的笑容，他摇了摇头，道：“左爷，您说得我都明白！可是……”

“好了，好了，别的就不用多说了！”郑左摆摆手，道：“快下去吧！我听说郑晨今天晚上请客，这老东西请客，不吃白不吃！”

“嗯，我听左爷的！”郑华点点头，快步向着城下走去。

看着郑华匆匆而去的身影，郑左微微摇了摇头，道：“希望这一次，咱们郑家能够熬过这一关！”

……

虎牢关位于汜水镇，所以又名汜水关。

虽说由于大唐对五姓七望的封锁，致使荥阳郑氏龟缩在荥阳之地，可是在某些军事重地，或者囤积着五姓七望利益所在的地方，都尚算繁华。

汜水镇，就是这样一个存在。

因为虎牢关这个军事重地的存在，所以汜水镇中也大多是郑氏的人。

此番五姓七望额主要势力都驻扎在虎牢关内，为了让五姓七望的兵卒能够吃好喝好，镇子里实行的是夜不宵禁。

位于镇子正中心的位置，有一家占地面积颇广的酒楼。

此刻，酒楼一层乱哄哄的，三十张桌子边上都坐满了刚刚从城墙上换班回来的郑氏兵卒。

“晨爷，唐军已经在咱们虎牢关外驻扎了有三日的时间了，既不攻击也不

撤退，你说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一个长得有些胖乎乎家伙，手里头抓着一个猪蹄，啃得满嘴流油不说，嘴上还磨磨唧唧唠叨个不停。

“朱三，你小子能不能长点心？”郑晨没好气地斜了这胖小子一眼，道：“虎牢关城墙如此之高，除非唐军长了翅膀，否则的话，他们绝对进不来！不这样跟咱们耗着，他们还能怎么办？”

“可是，晨爷！”朱三咽下嘴里的东西，道：“我听说唐军里面有一种奇怪的兵器，据说那种兵器的威力很大，隔着老远，就可以把尺余厚的城墙给轰出一个大洞来，这次他们如果用那种东西攻击虎牢关的话……”

后面的话朱三没说，不过也能够想想得出来。

“这么邪乎的事情，老子可不信！”郑晨不屑地撇撇嘴，道：“更何况这些事情都不过是道听途说罢了，咱们谁都不曾见过。再说了，如果这东西真存在的话，那唐军还不早就用那东西轰开咱们虎牢关的城门了？”

“是啊，三哥，你就是胆子太小了！”

“嘿嘿，这虎牢关就是铜墙铁壁，谅他们大唐也没这能耐！”

这满桌子的人听到郑晨的话后，全都开始调笑起了朱三。

第五百八十章洪流进城

“唉，看来是我想太多了”

朱三的脸上出现了尴尬的神色，不过他这也是胡乱猜测，人家主事的都不担心，他一个小兵卒子跟着瞎操个什么心？

“好了，该吃吃，该喝喝反正就算天塌下来，也有个子高的人顶着，关老子鸟事？”

郑晨可比朱三要看得开，他只需要把城墙巡逻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怎么轮也轮不到他这。

距离这张桌子很远的最边上的十张桌子上，坐着的正是程处亮他们这支百人精英小队。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运气太好了，今日在虎牢关城墙上职守的队伍中，恰好有一百人是赵郡李氏的族人，对于这一百人，荥阳郑氏的人并不认识，他们只是各司其职。

而程处亮带队杀的那些兵卒，恰好就是那些王氏的族人。

所以，就算程处亮现在和郑晨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恐怕他也不会怀疑什么。

“二郎，我们现在怎么办？”林浩是程处亮的副将，为了保证程处亮的安全，他可比这位程家二公子的武力要强得多了。

程处亮闭着眼睛想了想，道：“你们身上还有多少迷神散？”

“因为出来地匆忙，所以我们带的迷神散并不多，分配到每个人的身上，也不过迷晕二三十人的分量。”

林浩皱着眉头从腰间摸出来一只不过婴儿巴掌大小的黄色小包，继续说道：“光咱们这一桌上的人携带的迷神散，恐怕还不够用吧？”

“够了，够了”程处亮点点头，道：“这酒楼之中才有多少兵士？只要将他们全给迷晕了，然后一个个地解决掉。再以送酒暖身子的理由。给虎牢关收成的兵士送上一些。等把那些人也全都解决了，咱们就有机会放城外的大军进门了”

“好办法”林浩眼睛一亮，道：“二郎。不如这样吧一会就由我去后厨，给

这些郑氏一族的人加加餐。你看怎么样？”

“好，一切小心”程处亮点点头，道：“就放到酒里头吧只要我们不喝之后的水酒，一切就都好解决”

“二郎，一切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林浩话音落地，就开始收集同桌人手中的黄色小包。

.....

“陛下，陛下.....他们成功潜入虎牢关了”

虎牢关三里之外的大帐中。一名身着黑色劲装的斥候急匆匆地跑了进来，躬身向李世民禀报。

“成功潜入了？”李世民噌地一下站起身来，脸上出现了喜色，“有没有消息传回来？”

“不曾有”斥候摇摇头，道：“不过从小的方才观察到的情形来看，已经有百十号人被他们从城墙上丢了下来想来过不了多长时间，城门就会打开。”

“陛下，咱们带着大军冲过去吧？”程咬金一听这话，眼睛登时就亮了起来。

“冲？”牛进达没好气地冷哼了一声，道：“程知节。你脑袋是不是被门给挤了？就这么带着大军冲过去，别说冲不到城门前，怕是刚一动就会被虎牢关的贼寇给察觉了”

“那你说怎么办？总不能就这么干看着吧？”程咬金很不服气。直接呛了牛进达一句。

牛进达瞪着俩大眼珠子，叫嚷道：“咱们完全可以不必大动干戈，将大军分为数十个部分，偷偷地借着夜色摸过去，还怕那些贼寇们发现不成？”

“进达这个方法不错”牛进达这话算是说进了李世民的心坎里，他猛地一拍面前的桌子道：“传令下去，大军化整为零，每百人为一小队，带足刀兵武器。于城门外五十丈处集合，等待城门大开”

“诺”

.....

时间在今日的黑夜中是最不值钱的。又是半个时辰过去了，此刻已经到了寅时一刻。

程处亮他们的计策实施地很完美。唯一的瑕疵就是，好像有一个巡逻队的小家伙提前察觉到了他们的计策，不过很奇怪地是那个家伙并没有去告密，而是藏在了酒楼的菜窖里面。

程处亮安排了两个兄弟下到了菜窖里面，将那个名字叫郑华的家伙给绑了起来。

就在程处亮想要将这家伙给一刀砍了的时候，这家伙却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说他能够取得虎牢关城墙上巡逻队的信任，帮助唐军完成任务，所要的条件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荥阳郑氏被唐军给灭了

程处亮感觉很有意思，便留下了这个郑华。

正像他自己所说得那样，郑华很是轻松地便取得了虎牢关巡逻队的信任，将掺杂了迷神散的酒亲手送到了每一个郑氏兵卒的手里。

不出数十个呼吸的时间，虎牢关上驻守的四百名郑氏王氏的兵卒就全都被放倒了。

这四百名兵卒，除了郑左以及少数的几名郑氏的族人之外，程处弼将他们无一例外地杀了个干净，而大门，亦在这个时候被悄悄地打开。

化整为零的大唐军队，就像是一条汹涌奔流的洪水一样，滚滚自城门外涌进。

终于，半个时辰之后，城们之处喊杀声震天，无数只火把在一瞬间燃起，成千上万，就像是黑夜之中的太阳一般，在四下流窜。

李世民站在一座高耸的山坡上，看着城中那冲天地火光，单筒望远镜里，可以看到城中的大唐精兵，就像是入了城池的饿狼，带着无穷的戾气狠狠地没入了黑暗之中。

“看来这一次，咱们的攻城计划很成功啊”李世民的脸上出现了畅快的笑容，说道。

“嘿嘿，还是陛下圣明啊”程咬金兴奋地脸色通红，那样子恨不得自己现在就冲过去。

“陛下，咱们何时对虎牢关发动总攻？”尉迟敬德上前请战。

“等”李世民道：“眼下城中聚集了五姓七望三万大军，五姓七望可以说是倾尽了全族的力量，现在还不是全军突击的最好机会，还是再等等看吧”

“诺”

浴室镜但他们也知道眼下时间未到，所以在应了一声之后就退了下去。
未完待续

...

第五百八十一章郑氏府宅

< foncolor = red >

“不好啦，不好啦，敌袭，有敌袭！”

就在方才两万大唐精兵冲入虎牢关内，震天的喊杀声刚刚响起的时候，一名正在巡夜的郑氏兵卒突然一边跑，一边大叫了起来。＝

正陷入熟睡之中的一众五姓七望的高层，听到这喊杀声大惊失色，一个个顾不得穿衣服，穿着白色短裤就跑了出来。

待来到院子里，瞧见院子外那火光冲霄的场面，鼻尖闻着焦糊的味道，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他娘的是怎么回事？

就见银亮的月光底下，四处都是凶戾的喊杀声，那火光直冲霄汉，就连他郑氏府宅的大门都开始隆隆作响。

“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郑长胜要疯了，“快去叫府上的兵卒们出来，还有其他的几家的，咱们不是还有三万大军，那三万大军都在哪呢？”

“是啊？人都在哪？还有这些唐兵都是如何进来的？”

“来人啊，快先护着族长从秘道出城，咱们在城外五里处还有一万大军，有了他们，咱们照样可以逃出生天！”

郑氏诺大的院子中顿时变得热闹非凡起来，所有的五姓七望的高层都在此刻乱了方寸，因为事发突然，他们根本就想不明白，唐军究竟是如何冲进来的？

好在郑长生他们早有准备，先不说在硕大的府中藏匿了万余大军，在叫嚣着大唐冲不进虎牢关的同时，暗渡陈仓。

在郑氏府宅书房的正下方，动工千余人，日夜赶工，耗时足足一个月的时间。挖了一条直通虎牢关以北，三里之外长河之内的秘道。

只要上了长河，水道四通八达。到时候要逃跑的话也是易如反掌了。

这样做，为的就是在危机关头。可以救自己的家族一命。

现在，也正好应了他的打算！

.....

郑氏府宅之外，两万大军由零化整，其他的方位每千人一个大队。

至于攻击郑氏府宅的，则是一支万人大军。

指挥这只大军的，是左骁卫将军胡信。

说起这个胡信也算是个传奇人物了，跟在牛进达身边十来年了，不仅战功彪炳。更是难得地孝子，为了让他娘可以常住长安，硬生生地辞掉了泉州刺史的差事，留在了长安城中。

早前，牛进达率万人骑兵推进番邦蛮夷之地，孤军深入，破敌于刀下，胡信便是这存活下来的五千多名勇士之一。

“他娘的，不是说城中只有三万来人吗？怎么光是这府宅外面就有一万大军啊？而且看样子，他们怕是把大部分的军械都搬到这儿来了。应该是早有准备！”

胡信面色凝重地狠狠啐了一口唾沫，言语间透着一股子怒火。

没办法，这和接到的情报似乎有些不符！

便见在这郑氏府宅前头。有足足一万名全副武装的兵卒，密密麻麻地聚集在那里。

虽说他们身上穿着的铠甲各有不同，手中的兵器也是各色各样，可是摆在最前面的三十张床弩，却是散发着幽幽地寒光。

好在这里的地势尚算开阔，郑氏府宅正前面足有数百米处才是另外一座府宅，否则这么多人的话，还真是施展不开。

“将军，这里可是郑氏府宅。里面全都是五姓七望的高层人士。他们明白，只要城破。这里就是咱们唐军的必攻之所，重点防护也不为过！”

纵马在胡信身侧的。是他的偏将赵吉，也是左骁卫中的老人了：

“咱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冲破面前这万人的封锁，进到这宅子里面，将五姓七望所有的高层尽数活捉！！”

胡信不是傻子，既然牛进达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他，他就必须想办

法完成。

“要不，末将去把神武炮调过来？”赵吉看出了胡信的心思，道：“尽量避免军中兄弟们的损失，也只有神武炮之威了！”

“好，也确实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这万名左骁卫的兄弟，可都是胡信他们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绝对不能轻易死掉。

很快，二十门火炮以及炮手兵卒们就已经各就各位。

胡信和赵吉他们这些左骁卫高层，站到了郑氏府宅对面的一座宅院高楼中，眯着眼睛注视着。

其他的一万多名左骁卫将士，全都弯弓搭箭，满脸肃容地等候着命令。

这个时候，胡信默默观察了半晌，终于张开了嘴，大叫道：“神武炮，开火！”

早就等候在一边的传令兵，快速地挥动起了手中的火把，作出了指示。

“轰！轰！轰！”

连续而沉闷的轰鸣声响彻了整个虎牢关以及汜水镇，整个大地似乎都在颤抖一样。

一团团冲霄的火光在夜晚显得那样的耀眼，伴着剧烈呼啸声，黑黝黝的炮弹降临到了正前方那些五姓七望兵卒的头上，崩裂，瞬间炸开，疯狂地撕裂着它周围的一切。

.....

郑氏府宅。

感受着脚下剧烈振动的感觉，还有头顶之上土层那将要跌落的压抑感，刚刚钻进秘道之中的郑长生，有些惊慌失措了起来。

“怎么回事？莫不是土龙翻身？”郑长胜慌张地扶着土层，惊惧万分。

“不对，怎么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范家族长范子明持反对意见，因为每次土龙翻身都会有些征兆，今天却是一点征兆都没有，不应该是。

“我听说大唐有一种武器，在使用的时候就像是天雷降世一样，极其恐怖！”

王家族长王皓，似乎想到了什么，脸色刷白刷白的。

“小弟也曾有所耳闻！”刘家族长刘同战点点头，道：“如果真是唐军出动了那东西，怕是咱们留在关内的兵卒，无一成活！”

郑长胜的脸色陡然间变得铁青无比，这一次他并没有说话，只是下意识地加快了自己的脚步。

其他人亦相视一眼，全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担忧。

.....

“啊，我的腿！”

“这是.....雷公临世了吗？”

“跑，如果现在不跑的话，咱们怕是全都会死在这里！”

郑氏府宅外面仍旧有着浓烈的火药味，那味道令人有一种头脑发昏的感觉。

一万名身着各色铠甲的五姓七望的所谓精兵，在这一瞬间就乱了起来，几乎没有丝毫的秩序可言。

残肢断臂间，他们只在乎自己的生命，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了！

“咚咚咚！”

就在这个时候，这些被炸得混乱无比地五姓七望的大军之中，突然响起了慷慨激昂的鼓声。

原本散乱无比的队伍似乎有了一瞬间的停滞，然后最前面的兵卒，像是疯了一样地冲着硝烟弥漫中，向着最前面的床弩奔驰了过去。

这似乎是一种总攻信号，让他们抛却了生死，忘掉了死亡，一反方才的情形。

只可惜啊，他们似乎忘了，方才的神武炮并非是仅仅攻击到了他们，还有那最前面的床弩，更是重点攻击对象。

现在，恐怕那些床弩在神武炮的大火力攻击下，早就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

“哼，还真是不知所谓啊！”府宅高楼之上，胡信冷笑了一声，道：“来人，传令下去，让弓弩手自由攻击！”

神武炮是管制用品，根本就没有普及到整个大唐军队中，所以左骁卫大军使用的远距离武器，都是神机府研制出来的替代品。

例如投石炮、强火弩……这些东西的射程都太远，区区数十丈的距离，用它们也算是大才小用了吗。

所以在胡信的命令下达之后，每一个弓弩手的手中都出现了短小精悍得到小短弩，这种弩可以连发，后坐力小，最关键的是射程足够远，三十丈，小意思！

“咻咻咻！”

伴着对方的军鼓声，这些弓弩手们面无表情地装弩箭，扣动扳机。

他们根本就没有瞄准，因为在对面那浓浓的白色烟尘雾霭中，瞄准也没有用。

于是，犹如蝗虫一般的弩箭雨，疯狂地罩向了那些奔向床弩的五姓七望兵卒。

硝烟中，突然冒出了无数血花，那些呐喊冲锋的兵卒，在奔跑中，中了弩箭惨叫倒地，无数同伴继续机械性地重复着同伴的动作……

在连番的神武炮以及短弩箭雨的打击下，五姓七望的攻击利器，床弩几乎没有一台能够幸免于难，全都变成了一堆的烂木头，废铁块。

那些兵卒们再也顾不得鼓声，抛下了手中的兵器，疯狂叫喊着，狼狈无比地向着四面八方逃窜了出去。

就这样，胡信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在不损失一兵一将的情况下，五姓七望的大军被打打了个稀里哗啦，鬼哭狼嚎。

可是，这并不仅仅是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因为在郑氏府宅大门之后，还有着八千名被五姓七望高层们留下来断后

得到大军。

总结了上次经验的五姓七望兵卒，比起刚才来似乎是好聪明了很多。

他们不再挤成一团，像是蝙蝠出动一样，一窝蜂似地杀将出去，而是有规律地的散开。

如此一来，火炮以及短弩所造成的杀伤力就要小很多。

而且这一次的突围战，五姓七望兵卒还将弓箭手藏在了后面，不停地弯弓搭箭反击。

小说

...

第五百八十二章逃遁

虽说两方的距离并不算远，可是神武炮以及短弩可以进行攻击，并且造成一定的伤害，并不代表普通的箭矢也可以像火炮一样。小说

话是这么说没错，当距离差不多的时候，弓箭的杀伤力也显现出来了，很快左骁卫那边就出现了伤亡。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让大军不出现伤亡，那就只有变态的神武卫大军了。

所以，看到这里一幕的胡信，只是眸子中充斥着怒火，并没有说什么还有做什么。

架设在郑氏府宅对面的神武炮疯狂地咆哮着，每一次的攻击，都会让地方的大军骚乱不堪，连续的炮轰声，让对方大军的高层几乎都受到了伤害，所以他们的鼓声也消停了下来。

这些大唐的左骁卫将士们只管拼命地朝着烟尘雾霭中发射着弩箭，根本不需要你去瞄准，他们也没那闲功夫去瞄准。

精钢打制的弩箭成雨，就像是从天而降的暴雪一般，不停地消耗着，没有穷尽。

不过这样也没关系，这些短弩箭射出去之后还可以回收，反正一壶弩箭有不少，足够我们射上十余轮的。

“咻咻咻！”

箭矢从不曾减少，可是这五姓七望的大军人数却是在飞速减少着。

时间推移，当这些藏匿在郑氏府宅当中的五姓七望的兵卒们只剩下三千来人的时候，左骁卫的兵士们放弃了手中的短弩，反倒是开始对那三千来人进行短兵相接。

正是因为左骁卫兵卒们的攻击，让这些五姓七望的兵卒们，对凶神恶煞地吞噬着他们的血肉与生命的大唐骑兵，产生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恐惧。

而这种恐惧像是瘟疫一般地在三千人中蔓延了开。

最终，当左骁卫的兵士们也损失了一千多人的时候，五姓七望大军兵卒的脑袋里，只剩下了逃命的念头。

他们抛下了武器，不再去管同伴，惨叫着。哭喊着朝着远处溃散，留下地上的，堆积如山的五姓七望兵卒们的尸尸首。

战斗到这个时间，胜负已经不言而喻。

已经在郑氏府宅中痛快无比地冲杀了一番的左骁卫兵将们。他们血迹斑斑的脸颊上写满了自豪，紧握着横刀的右手就像是战神的臂膀一样！

看着横尸满地的郑氏府宅，赵吉高举起了手中的武器，口中大声欢呼了起来：“万胜！大唐万胜！”

大唐的军人充满了兴奋的欢呼声响彻在这微亮的星空下，冲天而起的煞气。似乎连明月也开始了退避。

“好了，要庆祝的话，等拿下五姓七望的高层们再说，现在还是赶紧去将他们全都抓出来吧！”

大踏步而来的胡信，远比赵吉他们知道事情的情轻重缓急。

这俗话说得好，斩草要除根，连五姓七望的高层的毛都没摸到，现在就急着欢呼，这不是瞎搞吗？

听到胡信的话，这些冲杀了一番的左骁卫兵士们全都停下了手头的动作。大军分成了数百人小队，在郑氏府宅的各个房间里面疯狂地搜查了起来。

过了有半柱香的时间，当宅子中所有的房间都搜查完毕的时候，结果却是让胡信以及程处亮他们大失所望。

整个宅子中尽是一些侍女、仆从，连个地位稍微高点的管家都没有，就更别说那些个五姓七望的高层们了。

“你说什么？没有？”胡信提高了嗓门，就像是一头暴怒的狮子一样，大叫道：

“不可能！咱们的人将整个宅子都围得水泄不通，就算是他们插上翅膀都飞不出去，怎么可能一个都没有呢？”

“可事实就是……没有！”赵吉低垂着脑袋。就像是做错事情的小媳妇一样。

“该死的！”胡信气急败坏地跺起了脚。

“胡将军，要不要去审讯一下那些没死的家伙？”

这个时候，已经换回了大唐制式铠甲的程处亮出了一个主意。

“啪！”

胡信猛地一拍手掌，道：“对呀。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他扭头看着程处亮，道：“二郎，你去将那些剩下的叛贼中地位最高的两个家伙提过来！”

“诺！”

程处亮应了一声，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就押着两个家伙走了回来。

其中一个长得胖乎乎，满脸都是横肉的青年汉子。

另外一个则是之前在虎牢关城墙之上巡逻的左爷。郑左。

“给我跪下！”

来到胡信身前，程处亮狠狠地踹了这两个家伙的膝盖后面一下，声音冷厉。

两人腿上吃痛，整个人不由自主地往前扑了一下，跪在了地上。

“你叫什么？在军中是何职位，知不知道你家族长还有家族高层都去了哪里？”

胡信居高临下地看着最前面的那个胖子，问道。

“呸！”

胖子啐了胡信一口唾沫，恶狠狠地说道：“想要老子背叛族长，你这是痴心妄想，有能耐的，你现在就杀了老子？老子就算做鬼也不会……”

“噌！”

胖子话都没有说完，他的脑袋和身子就已经分了家，满腔的热血全都喷到了一侧的郑左身上，淋了满头。

“本将最喜欢这不怕死的家伙了！”

抽出一条细绢擦了擦手中的长刀，胡信面无表情地将刀搁在了郑左的脖颈上，道：

“说出你的名字，在军中的身份地位，还有就是，知不知道你们族长去哪了？”

“我，我……”

郑左咬了咬牙，他现在内心中是挣扎的，因为方才胡信的举动分明是杀鸡儆猴。

如果他说了，很有可能可以活命；可是他若不说得话，族中那些未死的人，有少数几个还是知道秘道存在的，他就算不说，也会有人说出来。

想到这里，郑左道：“我叫郑左，乃是郑氏族中巡守虎牢关的偏将。至于族长他们，应该是通过族长书房的秘道逃走了吧！”

“秘道？”胡信愣了一下，道：“这宅子里面还有秘道？”

“是！”郑左点点头，道：“秘道直通虎牢以北三里之外的内河！在那里，还有五姓七望围积的万人大军，而且内河，河道宽广，族长早就准备好了船只，我想现在他们应该已经顺流而下，直奔海洋了！”

...

第五百八十三章堵截在入海口

“经长河，直入大海！”

胡信以及在场的所有人都相互对视了一眼，他们实在是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五姓七望这一次竟然连后路都已经想好了，还真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虎牢关南临嵩岳，北滨黄河，山岭交错，自称天险。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虎牢关一直难以被攻克。

可是现在虎牢关不仅被人给攻克了，还逼地五姓七望在虎牢关下面挖出了一条长长的密道，进而让众人生出了经由黄河，逃遁往大海的决定。

现在，胡信倒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哒哒哒！”

便在此刻，府宅之外突然传来了大量马匹行进，马蹄落地的声音。

一名军中的斥候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向胡信禀报道：“将军，城外传来信号，陛下已经命大军对虎牢关发动了总攻，眼下陛下率领着大军已经进了汴水镇！”

“不行了，还是实话实说吧，让陛下拿个主意！”

听到斥候的话，胡信摇了摇头，他转过身子对身侧的众人说道：“走，随本将到府门前恭迎陛下！”

.....

半柱香的时间之后，郑氏府门前，人未到声先至。

“哈哈，胡信，你小子果然没有辜负本将对你的信任，竟然这么快就攻下了虎牢关，甚好，甚好啊！”

牛进达这个大嗓门，就像是寂静夜空中划破天穹的流星一样，跟哪儿都能听到。

“你个老小子，如果没有老子的儿子还有他那些兄弟们，胡信他能够这么轻易地闯进虎牢关？”

程咬金的声音紧随其后，这俩老家伙虽说关系好地可以穿一条裤子。可是打嘴架却是打了一辈子，到现在都还是相互呛着对方，反正就是不让对方舒坦就成。

“行了。你们两个都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尉迟敬德没好气地瞪了那两个为老不尊的家伙一眼，说道：

“不管是用来攀爬虎牢关城墙用的飞鹰钩爪。还是轰破这座府门的神武炮、短弩……哪一样不是人家神机府的功劳？你们现在当着人家的面抢功，不觉得脸上臊得慌吗？”

原本林卫带着两个神机府的兄弟正在看热闹，哪成想这货突然话锋一转，直接把矛头转向了自己这边，还真是躺着也中枪啊！

苦笑着摇了摇头，林卫插话道：“尉迟将军，您就不要拿下官来开玩笑啦！这些东西都是武王殿下亲自定下设计图，而后经过我们的手制做出来罢了！若真说要有功的话。武王殿下才应该是最大的功臣！”

“哈哈，好了，今日尔等均是有功之臣！”李世民也被这些个家伙给逗笑了，“待回到长安之后，朕给尔等论功行赏！”

因为说这两句话的时候，李世民已经靠近了府门前，胡信他们这些人听到李世民的这两句话后，脸色顿时变得苦闷无比。

“末将辜负了陛下的信任，辜负了将军的嘱托，还请陛下治罪！”

沉默了老半晌。胡信咬了咬牙，单膝跪在了李世民的马前。

“末将有罪，还请陛下治罪！”

胡信这一跪不要紧。一下子就起了连锁反应，在行的所有军中上了品级的将军，全都单膝跪在了李世民身前，一个个脸上都带着愧疚之色。

“这……”李世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看着跪满地的众人说道：“尔等何罪之有？”

“陛下，在我等攻入这座宅子之前，五姓七望高层就已经经由密道逃出生天了！”胡信低垂着脑袋说道：“密道直通三里之外的黄河道口，他们早已经在黄河之上准备了船只，现在想必。想必已经……”

“想必已经逃走了，是吧？”李世民脸上看不出喜怒。不过听他说话的语气，倒不像是生气的样子。

胡信他们是当局者迷。可是牛进达他们不是傻子，伺候了李世民这么多年了，对于李世民的脾气秉性，他们还是已经摸清了的。

“是，还请陛下降罪！”胡信的脑袋垂得更低了。

“好了，关于密道，朕早就知道了！”李世民定定地看了胡信他们半晌，突然说了一句话。

就是这一句话，让胡信他们全都脸上带着不可思议的神色，抬起了脑袋看着李世民。

李世民咧嘴笑了起来，道：“是不是感到很惊讶？”

胡信他们这些家伙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不过旋即想起了什么，却是紧跟着摇了摇头。

李世民这次倒是没有说话，很是神秘地摇头道：“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你们管了，现在你们需要做的就是接收荥阳郑氏的领地，把所有郑氏留下的痕迹，都给朕尽数拔除！”

“诺！”

包括程咬金在内，所有人都大声回应了起来。

.....

黄河河道之内，经过这一个多时辰的极速航行，入海口已经是不远了。

只是很令他们感到奇怪的是，这一个多时辰里，竟然一个追兵都没有，这究竟是他们的运气好，直到现在唐军还没有发现他们逃了；还是说，是唐军故意放他们离开的。

一艘楼船，四艘类似神行船，但是却要小上很多的船只所组成的船队，孤零零地在黄河河道内航行，借着月色，隐约可见船队之中人影绰绰。

楼船最下面的一个房间中，五姓七望几大世家的人又聚在了一起。

“三哥，你说现在怎么办？咱们最后的依仗也这么被唐军给毁了，我们就算是入了海，又能去哪？”

新晋五姓七望世家大族的刘氏族长刘同战，现在是彻底乱了方寸。

“是啊！”范家族长范子明也满脸抑郁地点了点头，道：

“四万世家精锐大军，现在只剩下了咱们藏起来的这一万人，若说占山为王的话，应该是足够了！可是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们能去哪？又能去哪？”

“我们现在已经被逼上了绝境！”

“三哥，您可一定要想个好法子啊！”

.....

船舱中，一下子变得杂乱了起来，几乎所有人都变成了蜜蜂，嗡嗡嗡地吵个不停。

“行了，都歇歇吧！”郑长胜阴沉着一张脸，冲着船舱中的众人吼叫了一声，道：“既然我敢走这一步，就已经想到了后手！之前我就已经秘密前往百济，与百济武王扶余璋商议，将我们五姓七望尽数搬迁至百济国内！”

“什么？将我们的家族搬到百济去？那岂不是说，我们这辈子就难以回到大唐了？”

所有人都惊声叫了起来。

“还回大唐做甚？”郑长胜冷笑了一声，道：“还嫌死得不够快吗？信不信此番逃出大唐之后，你若是胆敢再踏入大唐境内的话，大唐兵士们会第一个要了你的命！”

郑长胜这话虽然说不客气，可也是事实。

反出了大唐，还敢回来？这他娘地分明是在作死啊！

“那扶余璋有什么条件，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接纳我们吧？要知道，这样可是得罪了大唐！以百济区区一个小国，敢招惹大唐？”

怪不得即便现在太原王氏是五姓七望中实力最小的，可是财富却依旧是顶尖的。

就是因为王皓这家伙的脑子实在是太好用了，时时刻刻都在权衡着利弊，都在做着交易。

“说起来也简单！”郑长胜对王皓微微颌首，道：“只需要我们每个家族付出三成的财帛，我们便可以在百济都城中安营扎寨！”

“三成？扶余璋还真是狮子大张口啊！”刘同战有些愤怒地站起身来，说道。

“与命相比，区区三成的财帛算个屁啊！”郑长胜不屑地说道：“命都没有了，钱再多又能怎么样？”

“.....”

这下所有人都不再说话了，他们需要好好想想。

.....

就在五姓七望的船队，在黄河之中前行的时候，远在黄河与大海的入海口处，一艘帆船静静地泊在那里。

“王爷，您的消息可靠吗？”苏定方倚靠在栏杆上，手中的单筒望远镜啥都没有看到。

“当然可靠了！”李愔吐出口中的西瓜籽，道：“那可是我父皇传来的消息，怎么可能出错？”

“定芳，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去吧！”李元霸吃着兰花豆，道：“既然皇兄说今日会有状况，那就错不了！对了，从百济回来也有几日了，卫中的兄弟们休息地如何了？”

苏定方点点头，道：“谢王爷关心，兄弟们都没有什么事情，只是这来回地坐船赶路，身体有些乏累罢了！”

“那就好！”李元霸道：“今日怕是有一场仗要打，你且去吩咐下去，让兄弟们好好养精蓄锐，等敌人出现了，谁都别给本王掉链子！”

“王爷，您就瞧好吧！”

苏定方很有自信，毕竟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战争，还真没有什么能够让她们丧失信心的。

“报，王爷，前方黄河渡处出现可疑船只，是否进行拦截？”

就在此刻，一名神武卫的兵士跑了过来，向李元霸行礼禀报。

“来了！”李元霸一下子来了精神，道：“先将船靠过去，询问他们是谁？至于咱们吗，就先回船舱里面看一场好戏！”

5201小说高速大唐超级奶爸最新章节，本章节是第五百八十三章堵截在入海口地址为如果你觉的本章节还不错的话请不要忘记向您qq群和微博里的朋友推荐哦！

第五百八十四章天，亮了！

黄河渡口处。

“族长，族长，大事不好了！”一个穿着黑色铠甲的郑氏兵卒，从瞭望台上急匆匆地奔了下来，也没有禀报就直接闯进了郑长胜等人议事的房间。

“放肆，何事如此惊慌？”郑长胜皱着眉头说道。

那名兵卒先是告饶了一声，随后便继续禀报道：“禀族长，前方入海口处发现一搜怪异的船只极速驶来，看他们的目标，好像就是我们的船队！”

“船？看清楚没有，上面会不会是朝廷的人？”刘同战早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让他们惊惧。

“这个……小的并不清楚！”那名兵卒摇摇头，说道。

“去查，快去查！”郑长胜站起身来，说道：“另外，吩咐船队上的兵士们，让他们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只要对方一有异动，立马动手！”

“是，族长！”那名兵卒应了一声，扭头就往外走。

“慢着！”这个时候，坐在最里面的王皓却是喊住了那名兵卒，转头对郑长胜说道：“三哥，可千万不能这么做啊！”

“你什么意思？”郑长胜还没有说话，倒是刘同战有些急了，“若对方当真是大唐朝廷的战船，难不成我们就在这里干等死吗？”

“你猪脑子啊？”

王皓斜眼撇了刘同战一眼，道：“若对方是朝廷的人，用不着和咱们接触，他们就会用那种奇怪的武器攻击咱们的船只。可若他们不是朝廷的人，咱们和他们动手就是在浪费时间！说不定，现在那些大唐的军队就已经在追赶咱们了。”

“这……”刘同战楞了一下，似乎王皓想地也是那么回事。

“却是我考虑不周了！”郑长胜听到王皓的话倒是点点头，道：“好了，就按王族长的意思办！只要对方不动手，咱们就不动手，不过若是对方胆敢对咱们动手的话。咱们也不必客气，给我狠狠地还击！”

“是！”

.....

五姓七望的船队与神武卫的帆船，终于在渡口处相遇了。不过两方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或者说是五姓七望的船队单方面以为这六七十丈的距离。对于他们而言是安全的。

“你们是什么人？眼下距离禁海解禁还有一个时辰的时间，难道你们不知道海船有夜间不行船的规矩吗？”

帆船上，赵三炮粗豪着嗓子，就像是一个巡夜的汉子一样大吼了起来。

郑氏楼船甲板上，王皓和郑长胜眯缝着眼睛。借着昏暗的月光，努力瞧着对面。

“怎么样？听他这话，好像不是朝廷的人！”郑长胜对王皓说道。

王皓皱着眉头，道：“只是这么一句话，小弟听不出来。不过.....”

话说到一半，王皓扯着嗓子跟对面的赵三炮大吼道：

“我们是从长安城出来的商贾，因为我们和波斯人经常有贸易往来，再加上这一次的交易时间赶得及，所以就只能连夜出海了！你们又是何人？为何也在今日夜间出海？”

李元霸和王浚、李愔他们就躲在帆船外最靠近甲板的房间，当他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顿时笑了起来，道：“王浚，你可还记得这个声音？”

王浚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的眸子中带着点点的恨意，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就算是他化成了灰，我也能听出他的声音来！”

“真是没想到啊，皇兄的速度竟然这么快，短短的七八日的时间，就让五姓七望狼狈到了这种地步！”

李元霸哈哈笑了起来，继续说道：“王浚啊。这一次你的机会来了！王皓狠心将你驱赶出王氏家族，又曾经数次欲要加害于你，这个仇，不可谓不大啊！”

王浚面色阴沉地点点头。道：“原本我还已经把这件事情压在心底，若是此生不再相见，便放过他了，没想到他竟然自己撞上来了，真是天意，天意啊！”

“好。今日本王便将王皓的命交给你了！”李元霸拍了拍王浚的肩膀，说

道。

“哦，巧了！我们也来自长安，只不过我们都适合新罗、高句丽做奢侈品交易。我们听说高句丽陷入了战乱，朝廷又加强了对高句丽的封锁，所以我们便趁夜从高句丽回返，好尽快到长安城完成交易！”

李三多鬼点子可比赵三炮要多得多，所以在王皓话音落地之后，李三多眼珠子一转，大叫了一声。

楼船上的王皓心中稍稍松了口气“既如此，你们走你们的，我们走我们的，咱们互不相干！”

“好！”

赵三炮在李元霸的示意下应了一声，帆船便急速向着黄河渡口的方向驶了过去。

尽管对赵三炮说了一声各行各的，可是王皓他们依旧不放心对面那艘怪异的大船，眼见着大船向着黄河渡口的方向极速驶来，郑长胜赶紧让后面的那几艘船组成了一个战阵，几艘船上的人全都戒备地看着帆船。

“王爷，他们似乎是有所怀疑啊？”

此刻，帆船上的李元霸已经来到了甲板上，赵三炮站在他身侧，指点着已经越来越远的五姓七望的船队说道。

“不怀疑的话，就不是五姓七望了！”李元霸摇摇头，道：“你去吩咐下去，让卫中的兄弟们准备好神武炮，咱们先跟他们打个招呼！嘿嘿，也免得五姓七望的人说咱们没有礼貌！”

“末将明白！”赵三炮应了一声，招呼几个兄弟过来，去下达李元霸的命令。

.....

当两船之间的距离只相隔二十丈的时候，神武卫所属的帆船终于露出了狰狞的獠牙。

“轰轰轰！”

剧烈的轰鸣声响了起来，传遍了整个黄河渡口。

这艘承载着足足三十门神武炮的帆船，只不过轻轻地抖动了一下，之后

便是天崩地裂般的爆鸣声。

一道接一道的轰鸣，就仿佛在众人的耳边炸响，四艘神行船，一艘楼船之上，在连番轰鸣声中，升腾起一团团的白烟以及浓烈的火光，利啸声瞬间弥散，将夜空都炸响了。

漆黑的夜被点燃了，也就在此刻，远海的海平面上出现了一道红艳的火光。

天，亮了！

...

第五百八十五章抓了

五姓七望的船队，被神武炮给炸了个稀里哗啦，不仅五艘船被炮弹给炸得千疮百孔，就连船上的人也是死伤惨重。

“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郑长胜在炮弹轰击第一下的时候，就被随海浪上下颠簸的楼船给惊得跌坐在了甲板上。

可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更加恐怖的一幕就发生了，四艘神行船在一瞬间就被轰沉了三艘，仅剩的一艘也是岌岌可危。再看众人乘坐的楼船呢？船舱也被轰了好几个大窟窿！

“他们是朝廷的人，是朝廷的人！”刘同战这个没出息的刘家族长，就像是受惊的兔子一样，大吼了起来。

“这样的东西，也只有朝廷才有，怪不得一路上都没有唐军追击，原来他们已经绕到咱们前面去了！”

范子明也是被吓得浑身冰冷，那惊恐的神情溢于言表。

“撤，快撤！”王皓像是想起了什么，“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王族长，你这是什么意思？”郑长胜有些不甘心，“只不是毁了几艘船，只要靠近了他们，咱们未必就没有胜算！”

“他们是神武卫，神武卫！”王皓大吼了起来，道：“快撤，来人是武王李元霸！”

“李元霸！”

王皓这三个字吼出来，可是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吓得够呛。

外人不知道，可是他们不同啊！李元霸在大唐那就是一个传奇，战场上的传说，这将近一年的时间，但凡有他的战场，大唐是百分百胜利，没有一次失败的。

再加上他手下那一万名神武卫兵士。更是代表着万胜，在这个节骨眼上碰上神武卫，碰上李元霸。那简直就是有死无生！

“你，你确定？”

在场的众人。除了王皓之外，谁都没和李元霸打过交道，所以他们现在也只能向王皓确认了。

“肯定是他！”王皓脸色沉重地点点头，继续说道：“据长安城传回来的消息，李元霸在两月前就已经去往登州，此后，登州便开始大力发展航海业。据说前段时间高句丽与大唐的战事，就是李元霸挑起来的！”

“那你怎么就确定这艘船是神武卫的？”郑长胜惊疑不定地说道：“登州距离这里少说有一日的路程。他们总不能在昨日的时候就已经到这里了吧？”

“那可不一定！”王皓道：“李世民戎马半生，对于虎牢关的情况可谓是知之甚详，再加上汜水镇本就是军事重地，北濒黄河，水利交通发达，若是不提前做好防备的话，那他就不是李世民了！”

众人沉默了半晌，最后还是郑长胜咬了咬牙，道：“不行，换小船。咱们不能继续在这里耗下去了！”

“传令下去，放一条小船下去！”对于保命，刘同战永远是最积极的那一个。“对了，别忘了留下一些兵士们给我……断后。”

……

日头在炮火声中缓缓升腾而起，这边的对战也进入了尾声。

五姓七望的四艘神行船、一艘楼船所组成的船队，被李元霸他们的帆船彻底给轰沉了，先不说沉入海中的财物，单单是那些断胳膊断腿，以及血淋淋的尸体，就已经飘满了海面。

“派人去搜索海面！”李元霸看着狼藉的海面，说道。

开阔的海面上。仍有浓烈的硝烟味道在弥漫，还有些尚未死去的五姓七望的兵卒。在海里面扑腾着，死命地哭喊。***着。

“王爷！那边！那边似乎有船在逃窜。”

就在李元霸下达完命令后不久，就有一艘小船划了回来，一名穿着黑色劲装的神武卫兵士回到了甲板上，指着不远处的海面，禀报了起来。

李元霸闻言直接从李恪的手里头抢过了单筒望远镜，朝着远处望去，果然便见两艘像是小沙船一样的船只，正向着西面的海洋冲去。

李元霸还没说话，李愔倒是直接跳将了出来，道：“四皇叔，让我看，快

让我看看！”

“给你，给你！”李元霸没好气地把手中的单筒望远镜塞给了李愔，对王浚说道：“看样子，应该是郑老三他们！他们倒是见机得快。”

“王爷，您有什么打算？”王浚沉默了半晌，问道。

李元霸的眉头拧了起来，并没有说话。

“绝对不能放跑了他们！”李愔也看到了那艘小船，听到李世民的话后，有些焦躁了起来。

“四皇叔！”李愔这小屁孩跟在李愔身后，也不甘示弱地说道：“四皇叔快下命令吧，要不然一会他们就跑了！”

“好，如你们所愿！”李元霸的眉心陡然松开，道：“追上去！”

.....

小沙船的速度远远不能和帆船相比，不过盏茶的时间，李元霸他们就已经追上了小沙船。

“本将乃神武卫大将军，武邑县侯苏定方，七望家族的族长大人们，你们是不是应该把船停下来，介绍一下自己啊？”苏定方在李元霸的示意下来到了甲板上，手中还拿着一个精制的大喇叭，扯着嗓子大吼了起来。

“你.....什么神武卫大将军？什么七望家族，我们只是来自长安城的商贾，不，不认识什么大将军！”小沙船上，刘同战瞪着帆船大叫了起来。

李元霸听到这话，顿时颇为无语，没想到都到现在这个份上了，这些家伙们怎么还死鸭子嘴硬地不肯承认自己的身份？

摇了摇头，李元霸越过了苏定方，站到了甲板上，道：

“王皓啊！你们只不过是两艘小沙船，要想在这茫茫地海面上航行，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再加上后面还有我们数千神武卫追击，你们区区这三四十人，还想要从我们手上逃走？”

“李元霸，竟然真的是你！”

王皓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字，紧跟着就哈哈大笑了起来：“哈哈！老夫自成为王氏族长以来，兢兢业业，一心发展王氏以及商贾之道。对大唐，亦有颇多贡献！虽说之前的某些事情，确实是我们太原王氏有错，可那亦是

你们朝廷欺人太甚。眼下，我五姓七望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你们还在紧追不舍，难道真得要赶尽杀绝吗？”

“王皓，你他娘地给本王住嘴！”李元霸大吼了一声，道：“你们五姓七望，在我大唐立国以来就一直占据我大唐的领地，成为所谓的国中之国。之前更是胆大妄为地选择在本王大喜之日叛逆起事，如此大逆不道，当真以为我朝廷可欺吗？”

“哼，大逆不道？”王皓咬牙切齿地说道。“你大唐自国以来，我五姓七望族中子弟虽说亦可入朝为官，可是这么多年了，官阶最高者不过四品。三省六部就没有一位是我们五姓七望的人，我们走到这一步，也是你们给逼的！”

“好，话不投机半句多！与你们这些顽固不化的家伙，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花心思来劝降了！”

李元霸被王皓的态度给激怒了，直接对一众神武卫兵将们下令：“神武卫听令，给本王下去活捉了他们，一个都不准放过！”

“噗通，噗通！”

李元霸的话音方落，落水声就一个接着一个地响了起来，一众神武卫的兵士们至少有百十号人跳进了水里。

紧接着，海面上传来了一片嘈嘈杂杂的声音，似乎是小沙船上那些家伙们在逃跑，嘶吼、拼杀。

可神武卫兵士们那是什么人？一个个都是经过千锤百炼，久经沙场！

就这些歌平时在家里遛遛鸟，养养狗的富家老爷们，身体都快生锈了，哪里是神武卫这帮牲口们的对手？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两艘小沙船上的人就全都被神武卫给抓住了。

押着一群浑身湿漉漉，整得狼狈不堪，可是这穿着却是依旧华丽的中青年回到了帆船上。

李元霸大马金刀地坐在一张椅子上，冷眼看着这帮满脸惊惧的家伙们，沉默了良久方才说道：“你们这些人中，除了王浩之外，大部分本王都没有见过，是不是要介绍一下自己？”

“呸！”李元霸话音刚落，王浩就吐了一口唾沫出来，道：“想要我们向你们低头，你做梦！就算你……”

“咔嚓！”

王皓话都没说完，就是一到响亮的‘咔嚓’声，却是王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出现在王皓身侧，使尽了全身的力气，将王浩的胳膊给掰折了。

“早就看不惯你这种即怕死又嘴硬的性子了！”王浚的脸上满是汗滴，“我恨不得现在就一刀砍了你！”

“嘶！”王皓倒吸了一口凉气，呲着牙艰难地回头看着王浚，道：“你.....是你，王浚！”

“对，是我！”王浚冷着脸说道：“是不是很意外？上一次你派人来长安城想要我为你们王氏办事，却被我给送进了大理寺诏狱，当时是不是感到很绝望？”

“该死！当初我真该狠下心来将你给杀了！”王皓现在很后悔，只是很可惜，天下间可没有卖后悔药的。

“行了，别说那些没有用的了！”李元霸打断了两人之间的谈话，道：“现在，你们都是本王的阶下囚！如果你们表现好的话，本王说不定会放你们一马，让你们自生自灭！”

第五百八十六章押送至虎牢关

“你，你说话可算数？”

甲板上一时间陷入了沉寂当中，过了好一会，刘家族长刘同战哆哆嗦嗦地看着李元霸，反问了一句。

“屁话！”李憎恶狠狠地瞪了刘同战一眼，道：“我家四皇叔地位尊崇，何时说话不算话了？”

“那好！”刘同战脸上绽放出了惊喜的表情，道：“我……不，小的，小的名叫刘同战，乃是中山刘家的族长！小的是……”

“下一个！”中山刘家？只不过是一个小家族而已，李元霸懒得搭理他。

“我叫范子明，是范阳卢氏的族长……”

有了第一个，第二个自然就蹦了出来，只是令李元霸感到奇怪的是，这范阳卢氏的族长怎么不姓卢反倒姓范呢？

“你说你叫什么？”李元霸确认了一遍，“范子明？”

“对，小的正是范子明！”

范子明脸上也出现了紧张的神色，好像生怕李元霸不承认他的身份一样，继续说道：“小的父姓是范阳卢氏，只是小的母姓是临南范家。再加上之前卢氏族长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导致卢氏实力大损，我临南范家帮助卢氏重振旗鼓，出于这个原因，小的便随了母姓！”

“哦，原来是这样！”李元霸了然地点了点头。

“王爷，小的叫李松山，是赵郡李……”

“小的叫崔博成，是博陵崔……”

继这几人之后，剩下的那几个家伙全都撑不住了，一个个地上赶着前来做自我介绍。

“好了，这一次咱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把他们全都押到船底的地牢里，咱们直接行船去虎牢关！”

李元霸大手一挥。点了点人数，直接命人将他们给押送了下去。

.....

待这些五姓七望的高层全都被押走了，李恪他们小哥仨笑眯眯地走了上来。那脸上的表情可以说有些谄媚。

“有事说事，别给叔叔我摆出这副样子来！”看到这小哥仨的德性。李元霸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笑骂道：“是不是有事求四叔？”

“嘿嘿，就知道什么事都忙不过您！”李恪搓了搓手掌，道：“四皇叔，您是不是要去见父皇啊？”

“对！”李元霸理所当然地点点头，道：“两个月没见皇兄了，确实有些想他了！”

“别呀！”李恪有些急了，“四皇叔。您要去汜水镇见父皇，我们不拦您，不过我们可不跟您一起去！”

“哦？你们也有怕的时候？”李元霸调笑地看了看李恪他们三人，道：“现在知道怕了，早干什么去了？”

感情李恪他们在两个月前，虽说从李世民那里领了命去登州，可时间上只有一个月。这一来到登州，小哥仨就玩疯了，明明是一个月的时间，这都两个月了。竟然还没有玩够。

“四皇叔，您可不能过河拆桥啊？”李恪开始了叫天屈，“我们哥几个来到登州的时间虽说不长。可也帮了您不少的忙啊！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难道您就忍心把我们哥几个送到父皇面前受罚吗？”

李恪和李恽也扮可怜，连连点头。

“得了吧！”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李恽一眼，道：“就你们几个家伙，差点把登州给我拆了，老子现在是巴不得把你们给送走呢！”

李恽他们不说这个还好，一说这个，李元霸就气不打一处来。

你说你们去造船厂视察工作吧。那就去转悠转悠，做个样子也就是了。可是偏偏这些家伙非得去船上体验一下生活。结果有一船，船底有几个地方楔进去的木钉不牢靠。挺好的一艘小型帆船，就那么沉了海底。

还有就是蒸汽机，原本已经研究出了一些眉目，可是李恽这倒霉孩子不老实啊，趁着工人们都在忙活其他事情的当口，竟然从那些汽缸上偷偷卸下来一个，并且给藏了起来，致使那一日的蒸汽机试验差点发生爆炸.....

似这样的事情，在这两个月的时间以来，简直就是多不胜数。

有这样三个让人不省心的孩子，李元霸能不糟心吗？

“四皇叔，您就再让我们玩……不，帮您一段时间吧？”眼见着求饶不成，李愔就展开了亲情模式：“我们还可以再跟您学些东西，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行了，行了，别跟我这磨了！”李元霸被这小哥仨给烦着闹心，挥拳道：“你们先跟着四叔走一趟汜水镇，大不了到时我再把你们要回来也就是了！”

“真地？”李恪狐疑地看了李元霸一眼，在他的印象里，四皇叔可没有那么好说话啊？

这回李元霸没有说话，晃晃悠悠地就奔着船舱走了过去，同时嘴中还嘀咕道：“睡觉，睡觉，折腾一宿了，要好好休息一下！”

李恪小哥仨，凄凉地站在海风中，满脸的哀怨。

……

不出三个时辰的时间，在当天的傍晚时分，李元霸他们所乘坐的帆船就赶到了汜水镇。

“到了？”

李元霸从沉睡中清醒了过来，披着两件衣服来到了甲板上。

远处，雄关虎牢关已然在望，只是前面的路已经不能再走了，因为这黄河的河道可容不下帆船那庞大的船体。

就在五姓七望一族借由密道连通的黄河入口处，帆船靠着河岸停了下来。数千人改水路为陆路，一路向着汜水镇的方向行去。

多半个时辰之后，数千神武卫兵士便押着一帮五姓七望的高层朝着到了汜水镇。

虎牢关口，已经得到消息的李世民一行人，竟然亲自在关口处等候。

当他见到李元霸身形的时候，率先领着程咬金等朝廷重臣迎了上去：老远就大吼道：“元霸！”

“皇兄！”

李元霸的脸上绽放出了开怀的笑容，他快步上前，到后面竟然小跑了起来。

“臣弟李元霸，见过皇兄！”

笔直地来到李世民身前，李元霸死得狠吸了一口气，对着这位帝皇躬身行礼。

李世民赶忙托住李元霸的双臂，将其扶了起来，道：“元霸，这次还真是辛苦你了！”

李元霸笑道：“皇兄，瞧你说得这是什么话？只不过是顺手抓几个反贼罢了，费不了多少气力的！”

看得出来，李世民很高兴，他拍着自家兄弟的肩膀，道：“好好好，这里不是说话的地儿，朕已经吩咐下人们在里面准备好了酒菜，今日咱们哥俩不醉不归！”

第五百八十七章重逢

就在李世民领着李元霸笔直地往汜水镇里面走的时候，李恪小哥仨扭扭捏捏地来到了李世民身前，见礼道：

“儿臣见过父皇，数月不见父皇，儿臣甚是想念，不知父皇圣体可安康？”

还别说，这三个小家伙挺会拍马屁的，这一来就捡好听地说。ㄟ，

“哼！”

李世民只是淡淡地瞥了李恪他们仨一眼，随后便头也不回地往虎牢关内走去。

李恪他们仨实在是没想到李世民会是这种态度，所以只是很苦.逼地站在瑟瑟风中，相顾无言。

最后还是程咬金这个家伙上前狠狠地拍了李恪他们的肩膀一下，哈哈大笑道：

“哈哈，三位殿下，你们可真是够狠的啊！这一走就是两个月的时间，搞得整个长安城中的人都以为你们三位私奔了呢？”

噗！

李恪他们差点被程咬金这个为老不尊的家伙给整吐了血，什么就私奔了？仨小老爷们私奔，你脑袋被驴给踹了吗？

无比腹诽的李恪小哥仨全都翻了个白眼，道：“程将军，我们一直都在登州城中帮四皇叔处理州中事务，可没时间去私奔！更何况……”

“更何况什么？”程咬金撇撇嘴，道：“你们几个小家伙，难不成还能做什么大事？”

“程将军，你还别激我们，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跟着神武卫大军南征北战，不管是灭高句丽、百济，还是收服新罗，哪一战都有我们参与！”

李恪得意洋洋地看着程咬金，道：“程将军，我们可比你干巴巴地打个虎牢关要有激.情地多了！”

程咬金被李恪的话噎了一下，脸色有些发黑，不过旋即他像是想到了什

么。嘿嘿笑了起来：

“三位殿下，你们可曾见到了小儿？小儿身为神武卫兵士，每次那可都是身先士卒？你们的杀敌数量可能与小儿相比？”

得，程咬金这老家伙也是一个不肯吃亏的主儿，话中的意思摆明了是在挖苦李愔他们连他儿子都比不上，还和他来比，这不是自不量力吗？

“你……”

李愔可不是傻子，好赖话还是能够听出来的，被这老货这么挖苦，那滋味可真不怎么好受。

“行了。别和程将军闹了！”李恪捏了李愔的后脖颈子一把，道：“快进镇子里去，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和父皇赔罪吧！”

……

汜水镇，原郑氏府宅。

原本已经被炸得差不多的郑氏府宅，经过一夜的修整之后，几栋受损破轻或者没有受到波及的厢房已经被收拾了出来。

在最大的一间厅堂中，李世民陪着李元霸单独坐在一张长桌旁，桌子上摆满了菜肴，虽说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可也算是人间极品美味了。

嘴巴已经被养刁了的李元霸，左手擒着一条大鸡腿，右手抓着一根猪蹄子，正风卷残云一般地狼吞虎咽。

这南征北战的一个月时间里。可是把李元霸给憋坏了。

自从那日清理了百济大军之后，李元霸就率领着神武卫大军，马不停蹄地奔赴百济，借由神武炮之力。以及一众神武卫们的强悍攻击，硬生生地在七日的时间里拿下了整个百济。

就在他们准备顺手也去把新罗给灭了的时候，新罗女王突然遣来密使。递上了降书，并且表示愿意付出巨额的赔偿。

李元霸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而是把新罗女王的密使给送到了一个小院子中给好吃好喝地伺候了起来。

说是伺候，其实就是看押，一个小国来的使者罢了，还能有多好的的待遇？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能有吃有喝的，就算不错了！

“瞧你那个吃相，就不能收敛点了？”李世民好笑地看着李元霸，最后还是忍不住说了他两句。

“皇兄，你试试一个月的时间风餐露宿，不是在海上颠簸，就是吃海鱼海虾，吃的我嗓子都快咸哑了！”

李元霸咽下口中的那口鸡肉，满足地舒了一口气，道：“这打仗还真不是人干的事，吃不饱穿不暖不说，关键还得忍着！”

说到这里，这货摇了摇头，继续说道：“恪儿他们不错，倒是能受得了这种苦，比咱们长安城中大多数的王孙贵族要强上千百倍了！”

李世民听到李元霸在夸自己的儿子，尽管心里头很高兴，可是这嘴上依旧是死鸭子，道：

“呵，朕的儿子朕着心里清楚！这三个兔崽子跟你在登州城中瞎胡闹，没给你吧登州城拆了吧？”

都说知子莫若父，这话还真是一点都不假！

真叫李世民给猜着了，不过李元霸可不打算把这三个小家伙给还回来，因为他对李恪他们还有其他的安排。

“没有，瞧你说得这是哪里话？”李元霸擦了擦油腻腻的大手，道：“你就是这么看自己儿子的？再怎么说，恪儿他们这两个多月的时间，也帮着我做了不少的事情……”

说到这里，李元霸就开始狂篇大论了起来，这两个月以来在登州城中发生的一些好事，不管是不是李恪他们做的，李元霸就直接往他们身上安，反正编排功劳又不上税，怕啥？

“儿臣李恪、李愔、李恽，见过父皇，父皇万安！”

就在李元霸在李世民跟前唾沫星子横飞地说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李恪小哥仨走进了厅堂，再次向李世民行礼问安。

此时的李世民依旧在板着一张脸，不过相比起之前却是要平缓了很多：“你们还知道来见朕！”

“父皇息怒，儿臣知错了！”

三个小家伙还装得真像是那么回事一样，一个两个地诚惶诚恐地跪在了

地上，小脸上满是害怕的神色。

知道这仨货在打着什么鬼主意的李元霸，猛地翻了个白眼，心说：“演得过了，过了啊！这仨兔崽子也太能装了吧？”

“哼，知道错就行！”李世民冷哼了一声，道：“好了，都站起来回话，堂堂大唐亲王，跪在地上像个什么样子？”

唰！

三个小家伙就像是兔子爹一样，直接从地上弹了起来，哪里还有半点方才的可怜相。

尼娘咧，还真是对得起自己啊！

“行了，说说吧，这些日子以来，你们都在登州做了什么好事？”李世民从牙缝里挤出来这句话，‘好事’两个字更是加重了语气。

李恪小哥仨相互对视了一眼，倒是最机灵的李愔开口了：

“父皇，我们在登州学了好多的东西，比如造船厂里面的修补船只的技术，渔民如何去打渔，怎么才能分辨出哪里的水质适合打渔……”

好嘛，不管能说不能说的，这小家伙一股脑地全都往自己身上揽，到最后更是把自己说得无所不能。

李世民开始的时候还不为所动，可是当李愔把后面的事情说得越来越多的时候，这种新奇的体验，让李世民都变得兴趣盎然了起来。

感觉并不长的事情，李愔愣是说了足足两个时辰，两个时辰之后，已经入夜很深了。

“没想到你们这两个月的时间竟然经历了这么多，看来朕把你们放出去果然没错！”

李世民现在有些得意了起来，顿时有一种小人得志的即视感。

李元霸颇有些无语地翻了个白眼，道：“好了，你们父子几个在这里光侃大山就侃了好几个时辰，再这么下去，一晚上就这么过去了！这样真得好吗？”

李世民此时才恍然地抬头看了看厅堂外的天，道：“哈哈，原来已经到这个时间了！这一聊起来就忘了时间！”

“行了，其他的话也别说了！”李元霸一见李世民的样子，就知道这位还是意犹未尽，“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等明日还有正事呢！”

“也罢，今日已经很晚了，待明日处理完正事时候，咱们再继续！”

李世民的兴致总算是绌了下来，毕竟三个小子是自己的儿子，儿子取得一定的成就，这当老子的，心里头自然开心了。

.....

第二日，天刚蒙蒙亮，李元霸就从温暖的被窝里面爬了出来，并不是他愿意起来，实在是李世民用它那大嗓门在李元霸房门外头乱叫，李元霸这也是被噪音给烦醒的。

“谁呀，这一大清早的扰人清梦！不知道.....”

李元霸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刚刚踏出房门还没来得及把这一句话说完，一把寒光闪闪的飞镖就笔直地冲着他夺射了过来。

“卧槽.....”

李元霸整个身子下意识地往旁边挪了一小步，飞刀射了一空，直接就扎在了门上。

而李元霸这个时候，一句经典的国骂才脱口而出。

这一下如果是扎实了，甭说是他了，就算是在活神仙也得留点血。

“谁，谁啊？”

怒了，在众精兵的防卫之下还差点遭受了攻击，这不是坑爹呢吗？

就在李元霸刚刚说出这句话之后，穿着一袭劲装，浑身大汗淋漓的李世民，就一脸欣喜表情地走了过来，那样子就像是中了五百万彩票一样。

“元霸，朕是真没想到啊，这才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恪儿他们的武艺就有了如此大的飞跃，你真是功不可没啊！”(未完待续.....)

第七百八十八章教训三个小家伙

“哈？”

李元霸差点被李世民着莫名其妙的称赞给惊掉了下巴。

他可想不起来这两个月的时间，有教过这些小家伙们武艺。

转过身子躲开李世民感慨地拍过来的大手，李元霸快步地向着前面用来散布用的小花园跑了过去。

就见小花园中，三名身穿神武卫黑色作训服的少年郎，在十来名身着劲装，手中捏着木刀的精壮汉子的围攻下闪转腾挪，每每到了危机的时候，总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招式闪躲过去，并且还击。

这种还击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将人给逼退，而是狠辣无比地杀招。

如果不是三个小家伙在还击的时候下意识地收了力，恐怕这些劲装汉子们就算是不伤筋动骨，也得当场昏死过去。

“军体拳！”

看到三个小家伙的动作，李元霸差点连眼珠子都瞪出来，这三个小家伙什么时候学会军体拳了？

李元霸记得自己并没有将军体拳交给李恪他们小哥仨啊，他们又是跟哪里学来的？

看到李元霸向着小院子的方向走了过来，李恪小哥仨他们打得更起劲了，直接一个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把剩下的几个还站着的精壮汉子给撂倒了。

“四皇叔，您看我们耍地怎么样？”李恪舔着一张脸凑到了李元霸跟前，脸上的那洋洋得意的表情出卖了他。

李恪和李恽也是一脸的自得之色，眸子中求表扬的渴望，傻子都看得出来。

“就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是在嘲笑军体拳无用吗？”

李元霸没好气地冷哼了一声，道：“学地四不像不说，就连威力上都差着十万八千里。竟然还有脸在四叔我这里卖弄，你们哥几个也不知道害臊？”

“啊？”

李恪他们脸上顿时出现了失望的神色，剩下的就差哭了。

“怎么着？还不服气了？”

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那几个小家伙一眼。继续说道：“来，跟四叔比划比划！”

“四皇叔。我们可打不过您！”李愔有些垂头丧气地说道：“不说别的，就您那力气，我们都是望尘莫及！”

“行了，老子站在原地不动，还让你们一只手！”李元霸摆摆手道：“而且我也只使用军体拳，只要你们能够让我挪动一步，就算我输，怎么样？”

“四叔您说真的？”三个小家伙明显心动了。

“元霸。说话要算话啊，你可是堂堂的王爷，断不能言而无信！”

李世民看起了热闹，他知道自己这个兄弟武力值超高，可是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三个儿子连让他挪一步的能力都没有。

“皇兄，你用不着激我！”李元霸道：“跟这几个小家伙动手，我还用不着耍无赖！”

“好，那朕便替他们几个答应了！”李世民自信满满地点点头，对李恪他们说：“你们几个给朕好好地打，真赢了你们四皇叔。朕可以答应你们一个要求，任何要求！”

“谢父皇！”

任何要求，这个条件远比其他地东西要有吸引力地多。小哥仨的眼睛都绿了。

“四皇叔，小心了！”

在李世民话音落地之后，李愔的小脸就难得地变得正经了起来，李恪还有李恽也同样如此，似乎这已经成了战斗本能。

三个小家伙，从正面、东面以及西面三个方向，同时向李元霸发动了攻击，形成了夹击之势。

如果是正常人的话，怕是这一下根本就躲不过去。肯定会被砸个正着。

“速度倒是有了，就是不知道力道如何啊？”

李元霸看着像小豹子一样攻击而来的小哥仨。轻轻扭动了两下脖子，随后抬起了双手。就像是平时运动胳膊一样。

在三个小家伙几乎同时到达的一瞬间，李元霸骤然一矮身，双手往两侧猛然前后一甩，后面的动作谁都没看清楚，反正下一个瞬间，李恪还有李愔就已经飞了出去。

“砰，砰！”

平步冲拳！

李元霸直接握掌成拳，以高速甩出双手，狠狠地将拳头给砸在了两个小家伙的小拳头。

“啊！”

说是狠狠地，其实李元霸在双拳接触的一瞬间就已经收了力，可就是这样的力道依旧让两个小家伙承受不了，直接让他们的身体笔直地飞了出去，连带着还撞倒了在不远处观看的两名精壮汉子。

“嘭！”

好在有这两个汉子做垫背的，所以李恪和李愔并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只是重重地摔落在地面之上，伤了这俩货娇嫩的臀部，把两个小家伙疼得是呲牙咧嘴，鬼哭狼嚎的。

至于李愔吗？那可就悲催了！

李愔的拳头一下子打在了空气里，身体自然前倾，李元霸借着这个空档，半蹲的身体往上一蹿。

“哎呦！”

李元霸的脑袋直接顶在了李愔的下巴上，这李元霸的脑袋瓜比李愔的下巴可要硬实多了。

倒霉的李愔直接被李元霸给顶飞了出去，虽说不至于伤到身体，可这下巴却是差点被崩进脑袋里。

“噗通！”

李愔可没有肉垫给他垫背，所以他要比他的哥哥、兄弟要受得罪都大，整个后背都重重地摔砸在了地面上，疼的他浑身都差点散了架。

“哎呦，痛死我了！”

“四皇叔，您下手真是太狠了！”

“嘶，好疼！”

三个小家伙就像是中了邪一样惨叫了起来，一个个揉胳膊捏大腿地，看起来凄惨至极。

“怎么样，认不认输？”李元霸仍旧四平八稳地站在原地，看着三个小家伙的眸子中充满了笑意。

“四皇叔，您，您耍诈！”

李元霸哭丧着一张脸，一副受伤的表情。

“我耍诈？”李元霸失声笑了起来，“小子，你平时和人打赌都是像今天这样耍无赖吗？”

“四皇叔，我哪有耍无赖？”李愔这下不干了，“分明是您不守规矩！说好了用军体拳的，可是看看您刚刚都是用的什么招数？哪里是军体拳了？”

“小子，那是你军体拳没有运用熟练！”李元霸没好气地上前几步，将这家伙从地上提了起来，道：“弓步冲拳，穿喉弹踢……我只不过是用身体别的部位用了出来罢了！”

5201小说高速大唐超级奶爸最新章节，本章节是第七百八十八章教训三个小家伙地址为如果你觉的本章节还不错的话请不要忘记向您qq群和微博里的朋友推荐哦！

第五百八十九章想要和谈？做梦！

“四皇叔，我书读得少，您可别诳我！”李恪小哥仁慈了半晌，最后还是李恽丢出了这么一句话。

李元霸差点让李恽给逗乐了，这算什么话？难道老子还会骗你们几个小兔崽子不成？

就在李元霸煎熬想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一个小黄门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他先是向厅堂中的众人行了一礼，随后对李世民禀报道：“陛下，关外来了一队人，那领头的说是新罗国使臣金胜安，这次前来虎牢关，乃是奉了新罗善德女王金德曼，前来拜见武王殿下！”

“他娘地，竟然追到虎牢关来了，看来他们是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了！”李元霸听到小黄门的话后，不由得低声咒骂了一句。

李世民感到很奇怪啊，这金德曼想要作甚子？没事不好好管管他们新罗，总是追着李元霸做什么？难不成是那新罗女王看上他们家四弟了？

看出了李世民脸上的疑惑，李元霸无奈地摇了摇头，道：

“皇兄，你不是知道吗？我们之前在攻打高句丽的时候，那百济和新罗竟然趁火打劫，跟在咱们大唐后面吃下了咱们大唐打下来的土地。臣弟一气之下，直接灭了百济的大军，倒是新罗的统帅还算是有点先见之明，竟然向咱们大唐投降了！”

“哦，朕想起来了！”李世民了然地点点头，道：“也就是这样，新罗就算是缠上咱们了？”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李元霸很遗憾地摇了摇头，道：

“当时臣弟正在气头上，在灭了百济大军之后，就率领麾下神武卫兄弟们直接奔赴百济国内，花费了数日的时间将百济灭国之后就要前往新罗。只是不知道新罗从什么地方得到了臣弟灭了百济全国的消息，新罗善德女王，竟然派出了使臣前来与臣弟商议和谈事宜。不过臣弟没有搭理他们。而是把那个新罗使臣给好吃好喝地养了起来！”

“养猪呢你？”李世民失声笑了起来，“你这小子还真是做得出来啊！”

“不过是一个小国罢了！”李元霸撇撇嘴，道：“就算是我把那个使臣给杀

了，他们又能拿我怎么样？”

李元霸这话可是说得相当霸气，一切都得按着他的意思来。

“王爷，您看？”见两人你一嘴我一嘴地说起来个没完，小黄门出声提醒了一句。

“见，为何不见？”李世民抢在李元霸前面说道：“你们几个小子先去后面洗个澡，好好休息一下，你……去把那一队新罗的使臣引到关内。朕亲自去和他们聊聊！”

“诺！”

小黄门应了一声，急匆匆地向着虎牢关大门处跑去。

……

本来按照大唐的相关规定，若是外邦使者来唐，必先由礼部鸿胪寺来接待，之后才继续尚书三省，看是否可以面见圣上。

不过除了一些特殊情况之外，一些小国的使臣还真得很难见到李世民，这新罗的国土狠小，这一次也是借了李元霸的东风。才得以见到大唐的皇帝老子。

半个时辰之后，寨子中最大的厅堂门口处，那里已经有一群人在守候着了。

大约有二三十号身着铠甲的新罗兵卒，还有六位身着锦袍。看起来肥肥胖胖的新罗贵族。

不过眼下他们的表情似乎都很有些纠结和担忧，看样子，他们也知道此行的目的很难达成。

望着李元霸他们缓缓地向着厅堂的方向走了过来，那几个穿着华丽锦袍的家伙。表情中明显带着担忧的神色。

没办法，担忧也得咬牙站在这里，这里可不是他们的地头儿。还是老老实实地待着吧。

终于，当李世民他们走近的时候，李世民猛然一抬手，所有的人都整齐划一地停下了脚步。

那帮新罗人当中，一位看起来年纪约有三十多岁，很是富态的脸上充满

了风霜之色的家伙，身子有些颤抖地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很是恭谨地朝着最前面的李元霸拱手问候道：

“下国新罗小臣金胜安，见过天朝神勇武王殿下，并代我新罗国善德女皇向伟大的大唐陛下，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哎呦，还真是辛苦你了！”

李元霸上下打量了金胜安半晌，随后皮笑肉不笑地扯了扯嘴角，慢条斯理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本王就是大唐的武王？不过还得谢过你们女王的诚心了！对了，忘了给你介绍了，看到面前这位没有，这位便是你方才口中伟大的大唐陛下！”

李元霸指了指身边的李世民，继续说道：“来，你们见个礼吧！”

原本正疑惑这虎牢关中为何会有这么多的唐兵，感情人家大唐的皇帝老子跟这里窝着呢，他们还真是来着了。

“下国新罗小臣金胜安，见过圣武神皇陛下！”

见到李元霸只不过是行躬身礼的一众新罗人，全都‘噗通、噗通’地跪在了地上，诚惶诚恐地向李世民政行礼。

“免礼吧！”李世民淡淡地伸伸手，笔直地向着厅堂里面走去，“都随朕进来吧！”

一行人紧跟在李世民身后，向着厅堂里面走了进去。

坐在安排好的椅子上，李世民看着唯唯诺诺，只敢坐着一小椅子板的一众新罗人，道：“善德女王派你们前来，所谓何事啊？”

“奉善德女王之令，前来与大唐武王……大唐陛下和谈的！”金胜安差点把话给说秃噜了，不过到后面的时候，却是改了口，和谈对象变成了李世民。

“和谈？”

李元霸嘴角出现了冷笑，以他对李世民的认识，这位大唐的皇帝陛下绝对不会去和一个巴掌大的小国和谈的。

如果新罗想要继续留存，弥补吞吃大唐肥肉的天大过错，所能做的只有

一个选择，那就是归顺，而且还是无条件的归顺。

“和谈？贵使是在和朕开玩笑吗？”。

正像李元霸所想的那样，李世民原本平淡的脸上出现了冷酷的笑容，他说道：

“你们善德女皇是不是把朕当成二傻子了？先不说之前你们新罗抢占我们大唐领地之事，单单是你们此番两度追踪我大唐高官踪迹，就已经是犯了必死之罪，还想要与朕和谈？真是笑话！”(未完待续.....)

第五百九十章金德曼要来？

“唰！”

李世民的话，让金胜安他们这些新罗人全都面色惨变。他这话可是一点情面都没有留啊，摆明了是在说，就你们新罗这样的小国，竟然还想要和我大唐和谈，你们没那资格！

“圣人，可否容小的三日的的时间，这样的大事并非是小的能够做主的！”金胜安在咬着牙想了半晌之后说道：“待小的将这则消息传回新罗都城，禀报女王陛下之后，方可向您作答。这几日的的时间，就请您容一下吧！”

“三日？”李世民稍稍沉吟，目光闪烁了老半天之后，这才砸巴着嘴说道：“既如此，那朕便允你三日！你记住，三日之内，朕的大唐将士们，决不会对为难关押在高句丽的万余新罗部众。”

说到这里，李世民站了起来，掷地有声地盯着金胜安道：“不过三日之后，你们若是还没有表现出该有的诚意的话，那就等着给你们的人们收尸吧！”

金胜安无法，只有向李世民行了一礼，无奈地带着自己的族人们离去。

之后的事猜，李世民也并没有给众人再去安排什么任务，只是让大家伙全都散了去，各回该干啥干啥去。

.....

三日的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就在这三日的的时间里，天机卫驻新罗密谋传来消息，新罗女王金德曼竟然秘密出了新罗都城，她所消失的方向，似乎是奔着大唐来的。

傍晚时分，就在李元霸刚刚准备就寝的时候，李世民忽然带着一位不速之客砸开了他的房门。

“元霸，没想到这么晚了，你还没有睡啊？”房门刚刚打开。李世民就哈哈笑了起来。

这俗话说得好，伸手不打笑脸人，李世民这幅做派。却是叫李元霸哭笑不得了。

看了看跟在李世民身边的那个看起来精瘦，一袭黑衣。飘飘悠悠，脚不

沾地地就像个鬼魂一样的汉子，惊讶地说道：

“哦，我倒是谁呢？原来是唐忠啊！奇了怪了，今天这是刮地什么风啊，竟然能让你这个大唐最大号的特务头子，来了这虎牢关了？”

这汉子不是别人，正是李世民的头号影子部下。也是大唐最大号的特务唐忠。

唐忠的身份很特殊，原本以他的身份是不能够轻易离开长安城的，毕竟像他这样的存在，可是掌控了李世民太多的秘密，如果这家伙叛逃的话，恐怕.....

当然了，唐忠也不可能背叛李世民，背叛大唐的，方才只不过是假设罢了。

唐忠竟然在今日来到了虎牢关，还见了李世民。确实有些奇怪啊。

“奴见过王爷！”唐忠依旧是一脸的冷漠，和他做花满楼掌柜时候的表情，简直就是个天上。一个地下。

“唉，我说皇兄，这事不对啊？”李元霸对唐忠微微点了点头，旋即恍然道：“你说你们俩黑间半夜地不睡觉，来我这作甚子？”

李世民没有说话，只是对唐忠点了点头。

唐忠直接说到：“回王爷的话，天机卫驻新罗密谍传来准确消息，新罗善德女王金德曼已经秘密前来虎牢关，这个消息目前新罗贵族高层还并不知道。”

“哦？皇兄。你是个什么意思？”李元霸闻言应了一声，扭头看了李世民一眼。说道。

“算算时间，至多明日金德曼就会到达虎牢关！”李世民在心中默默算了算时间。道：“朕的意思是你去接待他，如果他们新罗肯放下身段，甘心成为我大唐一个都护府的话，你就答应下来。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

后面的话，李世民并没有说出来。

能够成为一国之君的主儿，可是一向都少有仁慈之心，对待敌国更是如此，要做就要做绝！要知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的事情可是屡见不鲜呐！

听到李世民的话后，李元霸脸上的表情忽然多了一丝疑惑，他看着李世

民，道：“皇兄，你为何不自己去和金德曼谈？再怎么说那老娘儿……额，那位也是一国之主啊？”

李元霸还真是大嘴巴子，差点把‘老娘儿们’几个字给兑出来。

“唉！”李世民叹了一口气，背着双手，看着窗外的夜空道：“朕对女人，可是狠不下心来的！”

噗！

你娘咧，要不要这么坑，干脆是不想找其他的理由了是吧？

李元霸差点被李世民的这狗屁理由给憋出血来，他骤然翻了个白眼，道：“行吧，我只能说尽力，如果真谈不下来，那你可不能怪我！”

“不会！怎么会怪你呢？”李世民连忙摆手，道：“到时候朕会把唐忠留给你，有什么事情你尽管吩咐他也就是了！”

……

就像李元霸所想的那样，次日晌午，李元霸刚叫下人们把酒菜给准备好，唐忠又像幽灵一样给飘了进来。

“奴见过王爷！”唐忠摆着一张扑克脸，就像是在例行公事一样，干巴巴地对李元霸说道：“王爷，人来了！”

“在哪呢？已经入关了吗？”李元霸放下了刚刚拿起来的筷子，扭头看着唐忠。

唐忠点点头，道：“应该是快到府门了吧！”

“速度倒是挺快的！果然不是吃货的命啊！”看着一桌子的酒菜，李元霸颇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道：“好了，让下面的人再多做几样菜，唐忠，你随本王去府门处迎一迎！”

唐忠没有说话，只是点头示意，算是答应了下来。

到了门口处没有盏茶的时间，远远地就传来了一队整齐的脚步声，同时还伴有车轱辘压地的声音。

李元霸顺着车轱辘的声音看了过去，发现对方竟然是一支由百人左右的新罗兵卒在护卫，这些新罗兵卒步伐稳健，身形精悍，一看就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新罗精锐。

向护卫这的正中间看去，有一辆华丽的马车，这样的马车就算搁在长安城，那都算是很奢华的了。

“喀拉拉……”

木制的车轮将地面压得‘咯吱’响，赶车的车夫四平八稳地坐在车辕上，轻轻挥动着鞭子，驱赶着拉着豪华车架的三匹骏马。

第五百九十一章原始手炮

“啪！”

赶车的车夫甩了最后一鞭子，马车刚好停在了这座大府宅之前。

一看到马车停了下来，后面的那些新罗兵将中，李恪就分出几个人来迎了上去。

而后，李元霸就见马车的车门打开，一支白皙的玉手伸出来将用来遮挡的车帘挑开，随后一个身材高挑的少女率先出了车架，跳下了车辕之后，恭敬地侍立在车边。

一个踏马凳被那少女从车辕上拿了下来，再之后，一名衣着华贵，打扮得极为端庄的锦袍美女踏着踏马凳走了出来。

这是一个看起来双十年华的的少女，不过这举手投足之间却是尽显成人的风韵。

先前出来的那名美少女，上前搀扶起锦袍女人，两人一前一后，摆明了这两人是一主一仆。

说实话，看到这两位绝色，就连见惯了前世无数人造美女的李元霸都有一众眼前一亮的感觉。

当然了，这并非是说这两名女子有多美，而是感觉，感觉有所不同罢了。

两名女子显示先是环顾了一下四周，当看到领着一堆人站在府门前的李元霸的时候，美眸不由得一亮，上前盈盈行了一礼道：“妾身新罗金德曼，见过武王殿下！”

至于那名小侍女，则是道：“奴婢宋娴雅，拜见武王殿下！”

对小侍女的行礼李元霸没有感到丝毫的意外，倒是金德曼，身为一国之主，竟然放下了身段向他一个大唐的王爷行礼，还真是有些出乎意料了。

“女王快快请起！”

李元霸嘴上说得很诚恳，可是身体上却是很坦然地收了两人这一礼。

不过金德曼也并没有在意，她很是雍容地站起身来，看着李元霸说

道：“殿下，德曼此番前来大唐，是希望觐见大唐陛下。还请殿下为德曼代为引荐！”

金德曼这话直奔主题，如果说之前的行礼是中规中矩，可是眼下这一点就有点先声夺人了。

她这摆明了是想要乱了李元霸的阵脚，让他处于一种无力的感觉中。这样金德曼就可以占据主动了。

可李元霸那是什么人，怎么可能让别人牵着她的鼻子走？就见李元霸淡淡地对金德曼说道：

“女王这次恐怕要失望了！非是本王不肯为女王引荐，而是皇兄已经将你们新罗之事全权授予本王来处理，所以，你是见不到皇兄了！”

听到李元霸的话。金德曼脸色骤然一黯，不过旋即像是想起了什么，道：“殿下，德曼……”

“你等下！”李元霸对金德曼摆摆手，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儿，再说女王这一路上舟车劳顿，本王已经在厅堂里准备好了饭菜，咱们还是进去边吃边聊吧？”

李元霸前世留下来的华夏人的臭规矩，重要的事情就要在酒桌上谈，这样谈才容易成事。不是吗？

一边这样说着，李元霸一边转身进了屋子，反正他也没吃饭呢，吃饭可是正经事。

……

厅堂中，只剩下了三个人。

李元霸手中端着一只碗，低着头就是一顿狂吃海塞，至于金德曼还有他的小侍女，则是一副相当谨慎的样子，脸上的表情更是欲言又止，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一样。

等李元霸一个人将这满桌子的菜吃了个差不多的时候。总算是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抹了把嘴道：“好了，何事如此重要，竟然劳烦女王出了都城。亲自来大唐？”

“殿下，德曼此番前来大唐就是想要向大唐的皇帝交付归顺文书！”金德曼那张精致的脸上充满了郑重的神色，“除此之外，我们还会为之前无故侵占高句丽领土的行为，向大唐做出相应的赔偿！”

“哦？”李元霸看了金德曼一眼，道：“这才刚刚不过几日的的时间。没想到女王就做出了决定！如果本王没有猜错的话，一定是你们新罗国内出了什么事情吧？”

听到李元霸的话，金德曼沉默了下来，与此同时，脸上更是出现了黯然以及怒火，两者只见相互纠缠的复杂神色。

“怎么，是有什么难处不能说吗？”李元霸看出了金德曼的神情不对，出声道。

“殿下……”金德曼不好说出口，倒是那个小侍女张口欲言，金德曼却是打断了她。

“还是由我来说吧！”金德曼摆摆手，道：“就在之前我新罗组织大军前往高句丽之时，倭国突然在这个时候对我新罗大举进攻，他们使用了一种奇怪的武器，也正是因为这种武器，致使他们攻城的速度很快……”

“奇怪的武器？”李元霸好奇道：“你能不能把这种奇怪武器的形状以及威力描述出来？”

“殿下，这段时间的攻城战，我们新罗也缴获了很多这种武器，此番前来大唐我也带来了几个！”金德曼继续说道：“至于威力嘛，投掷出去至少可以让四、五人受伤！”

“哦？是不是在接触到人或物的一瞬间就会炸裂开来，同时会有一种就像是打雷一样的声音响起？”

这回李世民的神色变得严肃了起来，因为他想到了某些东西，某些对于他，对于大唐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东西。

“是！”金德曼道：“也正是因为妾身听闻大唐有一种叫做手炮的武器，这才亲身前来大唐的。”

“手炮，倭国！”李元霸‘噌’地一下站起身来。

“呼！”

狠狠地一掌拍在了桌子上，李元霸脸色也阴沉的要命，“女王，可否将你此番带来的东西拿一颗过来，让本王仔细瞧瞧？”

“好！”金德曼点点头，对旁边的侍女宋娴雅吩咐了一句。

宋娴雅点点头，点着脚，飞也似地跑出了厅堂。

过了没有盏茶的时间，小丫头就带着一个尺余大小，四四方方的小匣子走了回来。

李元霸将小盒子打开，就见那小匣子中放着三个制作比较粗糙，并且带着木制手柄的东西，这几个东西斗不过多半尺长短，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威力一样。

不过李元霸却是看了出来，这东西像极了手炮，或者说分明就是手炮的翻版，只是看它的做工，确实要差上了不少。

“手炮！”李元霸的眼睛中甚至迸射出了血芒，无比骇人。

自从李元霸建造出神机府之后，像是手炮、神武炮、长统之类的火器，自然也就成了大唐军队的独门武器。

大唐对于火器的态度是军事使用、技术保密状态，并且出于对火器的绝对严守，对火药的管理也从之前的宽松状态变得严格了起来。

可以说，除了道观以及几家背景雄厚的制作炮仗的作坊之外，也只有李元霸的神机府才配使用火药。

倭国是怎么得到这种东西的？他们的火药配方有时从哪里获得的？

李元霸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来人来人！”他大吼了起来，可以说是状若疯狂。

“蹬蹬蹬！”

很快，一队十名神武卫兵士，在赵三炮的带领下闯了进来。

“王爷！”赵三炮神色彪悍，眉宇间透着股子杀气。

“看看，认识这东西吗？”李元霸指了指小匣子中的东西，说道。

“嗯？”赵三炮瞄了一眼，随后表情疑惑地说道：“王爷，您拿这三枚最原始的手炮出来作甚？”

“这可不是本王拿出来的！”李元霸阴着一张脸，继续说道：“拿一个出去试试这东西的威力，就在院子里面吧，正好也让本王见识见识！”

“诨！”赵三炮不明白李元霸是什么意思，很实诚地从匣子里面拿出了一枚‘手炮’来到了门口，熟练地一拉弦就丢了出去。

“轰！”

过了好一会，‘手炮’终于响了，不过和大唐的正宗手炮相比，这声音未免是有些小了，充其量也就和短铳的声响差不多大。

再看看威力，哪有金德曼说得那么威力巨大，只不过将地面炸出来一个两尺来长，半尺来深的坑，拿来吓唬吓唬人，炸伤人还可以，要说炸死人，那可真是有些说笑话了。

“王爷，这东西的威力也太小了一点吧？似乎还不如用最早以前的火药制造出来的手炮呢！”

赵三炮拧着眉头走了回来，话语中充满了疑惑。

“哼，当然不如咱们大唐的手炮！”李元霸冷哼了一声，道：“这东西是倭国矮矬子制造出来的，真是可恶，也不知道是哪个不要命的家伙将这种东西传到了倭国。”

赵三炮迟疑了一下，说道：“王爷，这只不过是徒具其型罢了，应该没什么吧？”

“徒具其型？”李世民更怒了，“就算是徒具其型也得有样子比着啊？如果不是有人将这些东西传出去，绝对做不出这种废物东西来！”

“王爷且息怒，如此说来，此事当真是关系重大，咱们还是要冷静下来，仔细思量一番！”

看到李元霸是真得动怒了，赵三炮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开始劝说起了李元霸。

可以说，赵三炮是李元霸来到这个大唐世界之后，真正意义上的亲近之人，这种事情只能是冷静下来作出判断，断断不能仅凭这么两样东西，就妄下定论。

...

第五百九十二章矮矬子们要炸刺

“你说得对，火起乃是国之利器，这手炮的杨氏究竟是什么人传出去的，必须严查！”

李元霸脸上的表情变得狰狞了起来：“而且这重火器竟然是被那小小的倭国给制造出来的，这种情况，必须杜绝！”

“王爷所言极是！”

赵三炮说到这里，下意识地看了桌子上的小黑匣子一眼，道：

“火器乃是我大唐之利器，这‘手炮’虽说做地有些四不像，而且威力平平，可若是假以时日，怕是那小小的倭国便会研究出更犀利的武器，以那些矮矬子们的贪婪本性，定是我大唐之祸！”

李元霸点点头，看了看一直站在一旁的金德曼还有他的小侍女，知道之后的事情就已经涉及到大唐的机密了，让这两位在这听了这么长时间，也够了。

于是，他便说道：

“女王，眼下我们大唐内部还需要解决一些事情，待稍候本王再去找你详谈此番来唐事宜，如何？”

早就已经被李元霸和赵三炮的谈话给震惊地无以复加的金德曼，听到李元霸在下逐客令，便很识趣地说道：“殿下且忙就是了！”

“嗯！”

李元霸点点头，将侍立在院子中的一名神武卫兵士招了过来，道：“你去给女王安排一处院子，在上些瓜果鲜食，找两个侍女小心伺候着！”

“诺！”那名神武卫兵士恭敬地应了一声，对金德曼拱手道：“女王殿下，请！”

“殿下，那妾身就先告退了！”

金德曼和侍女向李元霸盈盈行了了一礼，跟在那名神武卫兵士身后走出了厅堂。

屋子中很快便只剩下了李元霸和赵三炮，相比起方才的怒火冲霄，现

在的两人脸上表情都很平淡，看不出喜怒。

“对这次的事情，你怎么看？”李元霸一直都把赵三炮当成最近的人，相比起苏定方还有刘仁轨。赵三炮用起来也更加顺手。

“很严重！”赵三炮眉头皱起，继续开口说道：“虽说火器最重要的部分是火药，可是眼下手炮已经被仿制出来了，谁能保证火药的配方不会流出去？所以对于倭国。我们绝对不能留手，一定要将咱们内部的奸细揪出来，并且一鼓作气地荡平倭国！”

赵三炮的主意的确不错，以李元霸现在的实力，想要灭掉倭国简直就是易如反掌。

毕竟最能保守秘密的人就是死人。只要灭了倭国，并且将这个小小的岛国纳入大唐的版图，那么硫磺的问题就用不着费心了。

听到赵三炮的话，李元霸摇了摇头。

说实话，赵三炮的主意确实让李元霸很动心，可是这样做也有一个弊端，那就是倭国国土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将倭国强占下来之后，空置着不管的话。时间久了也会被倭国人重新崛起，所以这人员输送就成了问题。

毕竟大唐的百姓们都很有‘根’性，若非是被逼无奈，大唐百姓都是故土难离，要想将霓虹国填满，就成了老大难问题。

看到李元霸摇头，陈宫不禁有些着急道：“王爷，眼下倭国已经研制出了手雷，虽说威力还很小，可是难保他们再制作出别的火器来！若是不抓紧时间的话。等他们的火器也渐渐成熟起来，我们大唐再想打他们，可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事情了。”

“三炮，你还是想多了！”

李元霸在沉吟了半晌之听后忽然笑了起来。“方才你也说了，火器的根本在于火药！而之前那种火药的配方，在咱们大唐也并不算秘密，毕竟很多观里的道士、还有很多的商贾都知道，不过那并不能算是真正的火药，只有咱们神机府特制的黑火药才能够造成大威力。至于这些倭国人制做所谓的手炮……”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伸手到匣子里，掏出一枚手炮来，然后用力将木柄给拧开，将里面的东西倒出来。

粗糙的金属弹药筒里，只有一种灰白色的火药，和神机府的黑火药相比，完全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除此之外，这火药里面有浓重的硝石和石炭的味道，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混合色泽，反正就是很不正常。

看到这里，李元霸和赵三炮的脸上全都出现了鄙夷的表情，就这样的东西，怪不得只是炸出一个那么小的坑洞来，如果换成大唐的手炮的话，那威力怕是会扩大十倍。

想到方才那小东西的破坏力，赵三炮哑然失笑道：“王爷，是末将多虑了，就这手炮的威力，只要不侥幸砸中要害，就不足为虑！”

李元霸也是点了点头，这种威力的手炮也敢拿出来用，看来倭国也就是欺负欺负像新罗这样的小国罢了。

赵三炮又琢磨了好一会，放才开口道：“王爷，尽管这手炮的威力很小，可也不可掉以轻心，若是不攻打下倭国来，始终是一个隐患！王爷，您有何打算？”

李元霸略一思量就开口道：“这倭国决不可留，不过眼下咱们大唐的百姓没人愿意离开故土，否则的话区区倭国领土，根本不能满足咱们大唐百姓们的胃口！”

“王爷所担心的是，打下倭国之后无人占领倭国的土地吗？”

赵三炮果然是明白李元霸的人，“咱们可以将那些流民或者从别处逃难来的难民送到倭岛上去，这样既省了朝廷头疼他们的归属，又解决了他们所需要的土地问题，不是一举两得吗？”

赵三炮话就像是在李元霸的脑瓜顶上当头敲下来一棒。

对呀，怎么就把那些年年让朝廷头疼的流民以及难民问题给忘了？直接把他们给安排到这里去不就得得了？

每年，不管是天灾还是，随之而来的便是大破灭，无数的百姓失去故土，背井离乡。

大唐这个时候可没有‘保险’这一说，所以闹灾之地的百姓们的财帛、宅子、土地什么的，全都打了水漂。

“着啊！”李元霸眼睛一亮，拍了拍赵三炮的肩膀，道：“三炮，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

第五百九十三章神器局

李元霸的话，顿时让赵三炮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不就是那么随口一说嘛？什么就立了一大功？

没等赵三炮琢磨过味儿来，就听李元霸继续说道：

“三炮，你想啊，咱们大唐的山野之间有很多的流民，每年这些流民都会有很多人饿死、冻死，可就算是这样他们也不敢出现在城池之中，毕竟官府里面虽说有他们的户籍记载，可是却没有他们的身份文谍，到时候他们一旦被官府给抓到的话，就是投送回原籍的命运。”

说到这，李元霸摇了摇头，道：“在他们的原籍，早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良田、宅子、钱财……回去，他们就是等死！”

这回赵三炮总算是明白了过来：“对，就是这个道理！流民们在官府里面没有户籍，这身份没了着落，对于什么根不根的自然也就没了要求。”

“就这么办了！”李元霸直接定下了主基调，“这样，你现在马上去找王浚，让他将此事依着本王的意思拟出一个章程来，然后交到陛下那里去，看看陛下是什么意思？”

“诺！”

赵三炮应了一声，脸上充满了激动的神色。

又要有仗打了，作为战斗狂人的赵三炮，这心情自然是激动万分。

……

从第二日开始，李元霸就带着神武卫大军赶回了登州，随行的，除了一些天机卫的人之外，还有金德曼和他的侍女。

一切，似乎都变得忙碌了起来，大量的流民被官府的人带出来前往登州，原本不过是一个常住人口在几万人的登州城，差点因此而变得人满为患。

城池的外面搭建了很多硕大无比的帐篷，帐篷与帐篷紧挨着，为了防止疫病的传染，李元霸还特意弄了很多的艾草，每日都会让那些流民们清理卫生。就像是军人一样，疯狂地给他们灌输忠于李世民，忠于大唐的概念。

至于后勤工作，也一直都在有条不紊地准备着。

大量的粮草军械等物也都在向着登州走起。整个登州的人似乎都跟着变得紧张了起来，很多的往来船只亦在李元霸的授意下，加强了检查工作。

也就在登州紧锣密鼓地积极备战的时候，在长安城的皇城当中，却是为了李元霸准备的事情。争了个死去活来。

两仪大殿，站了满堂的人，一看全都是大唐的重臣。

“陛下，此事万万不可啊！”长孙无忌阴沉着一张脸，道：“咱们刚刚经历了五姓七望的战事，兵士们还没有回复过来，若是我们现在再出兵对倭国出战的话，怕是力有未逮！”

李世民一听长孙无忌这话，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道：

“无忌啊。这次征伐倭国的原因，朕已经给你说得很清楚了。火药可是我大唐的国之重器，绝对不允许让外邦之人掌控！倭国，不知道从何处得到了我大唐初级手炮的设计图纸，现在已经制造出来了，虽说威力平平可是已经成了既定的事实！若是放任他们下去不管的话，谁知道会不会出现更加威力强大的火器？”

“陛下，火药的事情确实很重要，但是那倭国偏居海外，要想在这个时候对倭国出兵。就必须出动我大唐的水军！”

说到这里的时候，长孙无忌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他扭头看了在场的一众手握兵权的大将们一眼，继续说道：

“登州方向的水军被武王殿下给弄得残破不堪。整个都被打残了，就连水军提督都没有了，这仗怎么打？还不是得从别的地方调水军过来？这样无故的消耗，是可以避免的。”

李世民有些奇怪地看了长孙无忌一眼，道：

“无忌，朕什么时候说过要出动水军了？朕既然已经同意了武王的建议。那么一切就都交给神武卫来办！朕现在之所以把你们叫过来，就是想找你们商议一下这件事情的可行性！”

“这……”

长孙无忌的脸有些红，还真是那么回事，人家皇帝陛下可没说这次一定要出动水军，而且似乎每次征战都少不了神武卫兵士的冲锋陷阵。

“嘿嘿，玩坏了吧？”程咬金嘿嘿低笑了起来，脸上的表情多少有点阴

险，“长孙老阴人，你也有今天！”

“知节，你少说两句！”李靖没好气地瞪了程咬金一眼，转过身子看着李世民道：

“陛下，依我看这件事情可行。首先咱们国内的流民一直都是插在咱们朝廷心口上的一把刀，就算国内一切看起来四海升平，可是这些流民却一直都存在。其次，火药之事对于咱们来说太重要了，倭国既然能够仿制出手炮，谁能保证它们不会制造出火铳、投石火炮甚至是神武炮？”

说到这里，李靖停了下来，双手拱起行礼道：“所以，陛下，老臣以为此战必须打，而且还必须斩草除根！”

“对呀，干他娘的！”程咬金这个夯货，倔脾气又犯了，当这李世民的面就开始骂了起来。

“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李世民最后拍板了，“玄龄，你待会就跑一趟户部，看看有哪几个地方流民较多，将他们组织起来，全都送到登州去。”

“是，陛下！”房玄龄应了一声，道：“陛下，可用通知武王一声？”

李世民摆摆手，道：“嗯，这件事情你去办就好了！”

.....

登州城，孤岛之上的神机府分府。

李元霸站在一栋独门的大院子中，神色间带着难以掩饰的激动之色。

大宅子中不断有大片的白色蒸汽从里面冒出来，看样子就像是火山口一样，在“咕咚咕咚”地不断冒着热气。

这座宅子被李元霸命名为“神器局”，其实就是原本在登州城中用来研发蒸汽机的地方。

当这座海面上的孤岛成为神机府的分府之后，李元霸就把那处秘密机构，连同里面的各种技工带到了这座岛上，并且改组成了“神器局”。

毕竟这座孤岛早已经被李元霸给打造成了一座犹如军事堡垒一样的地方，不仅配备了各种重型火器，更有全副武装的神武卫兵士守卫，不论是保密还是安全级别甚至比远在长安的神机府都要高。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研制、开发以及反复试验之后，昨日的时候，李元霸终于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蒸汽机被研制出来了。

现在，李元霸就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要亲眼见证这伟大时刻的降临。

打开院门，里面是几个回转式的小院落，每一个院落都有手持新式火铳的神武卫兵士，表情严肃地守卫着。

刚刚走过第三个小院落，李元霸就听到了一阵阵既陌生又熟悉的轰鸣声，那是机械在快速转动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

在李元霸前世的时候，几乎处处都能够听到，但是到了大唐之后，这还是李元霸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噪音。

当然了，在前世的时候，李元霸可不会认为这种声音是美妙的音乐，因为在那个世界实在是太普遍了，普遍的让人烦躁。

但是在当下嘛，李元霸心中甚至有一种激动地想哭的冲动。

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李元霸几乎是飞一般地闯进了这第三座院落，院落中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架足有九尺来高的复杂机械。

不论是从上往下看，还是从下往上看，最显眼的便是硕大的齿轮、像是水桶一样的汽缸、不断传来脆响声的巨型锅炉。

两个虎背熊腰，赤着上半身的神武卫汉子，吭哧吭哧地甩动着两条孔武有力的臂膀，用特制的铁锹不断地往锅炉眼儿中投送着精挑细选出来的炭。

并不是说这锅炉必须用炭来代替，而是为了将蒸汽机最好的一面呈现给李元霸。

主持蒸汽机研发以及制造的，是一个名叫子寒的中年汉子，子姓在大唐很少见，或者说都是一些特殊的人才能以子为姓。

而子寒便是这种人，墨者行会当代墨子。

至于子寒为何会出现在这里，那当然是因为黑金的引荐。

当然了，话也不能缩得那么绝对。

除了黑金的引荐之外，李元霸依靠神机府捣鼓出来的那些个划时代的东西，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墨家一直都是以制造以及机关术名扬世界，墨者行会也留下来了一些有关机关术甚至是机械的研发、制造资料。

不过那些都是春秋战国时候，墨者行会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虽说这些年来，子寒他们一直都在研究这些东西，可是一直都没有什么眉目。

毕竟，不论是当年的百家争鸣还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都让墨者行会损失惨重，遗失了很多的珍贵资料。

神机府的这些个东西，正是墨者行会一直都在研究的东西，有很多甚至连他们想都没有想过的。

这次能有机会接触到那些东西，出于想要发展墨者行会想法的子寒，自然愿意为李元霸效力了。

如果说长安城的神机府代表了当下大唐最高端的制造水平，那么这座孤岛上的神机府分府，代表的便是当下整个地球最顶级的科技水平。

神机府分府反倒是压了神机府一头！

第五百九十四章蒸汽，蒸汽

“王爷，您来了！”

子寒是一个看起来五十多岁的老头子，长得颇为精瘦，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不过他的真实年龄只有四十多岁了，这老头子的老态，实在是他对于机关术有着一种近乎疯狂的执着。

“墨子！”

对于这位当代的墨子，墨者行会的领袖人物，李元霸可不敢怠慢了，毕竟没有这位主儿的话，别说蒸汽机了，他连个蒸汽机的毛都见不到。

再说了，正是因为有子寒的带领，现在神机府分府中的墨者，单是以黑字为姓的就有三十多人，其他的墨者们更是多达一百六十人。

这样的一股力量，既然入了李元霸的手，以李元霸的性格，他会再把这一股无比庞大的力量给放走吗？

大然当然是否定的！

“王爷，您看这蒸汽机怎么样？”

子寒的脸上带着颇为得意的神色，毕竟能够亲手做出这种划时代的东西，搁在谁的身上都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情。

李元霸仔细打量着这个占地面积颇为广阔的大家伙，眼中闪着精芒，道：

“墨子，你们墨者行会果然不是浪得虚名，这样复杂的蒸汽机，你们竟然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制造出来了。”

“王爷客气了！”子寒自然不敢居功，他连忙说道：“若没有王爷的图纸，以及从长安神机府带来的那些微小配件的话，怕是我们也不能这么快把东西给做出来。”

这倒是大实话，如果没有李元霸的话，一切都是空谈。

李元霸笑了起来，道：“墨子不必妄自菲薄，就算是光有图纸和零件，如果不是你们千百次的试验的话，蒸汽机根本就做不出来！”

说到这里，李元霸不待子寒回话，便继续说道：“对了。不知道这东西的

工作效率怎么样？墨子可曾尝试过？”

效率才是关键，如果这么庞大一台机器，工作效率却只有可笑的一人之力的话，那么蒸汽机就是失败的。或者说整个“神器局”都是失败的。

子寒听到李元霸的问话，脸上顿时出现了笑容，道：“王爷，我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么一件东西尽然可以产生相当于三十匹马的力量。有这样的力量，能够完成很多单纯以我们人力不能完成的事情……”

“三十匹马的力量！”

李元霸闻听此言，心中顿时吃了一惊。

原本按照他的想法，这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蒸汽机被研制出来，能够有五匹马的力道就算事不错了，若是十匹，那就足以让李元霸欣喜若狂了。

现在竟然达到了惊人的三十匹马的力道，这不是惊喜，简直就是震惊了！

有了这样的蒸汽机，完全可以进入研制蒸汽机车的阶段了！

当然了。如果想研制蒸汽机，那么城市规划就必须做好，这种事情，很多的东西都需要准备，并非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所以也急不来。

“是的，王爷！”

听出了李元霸语气中的不敢相信，子寒指着蒸汽机开始介绍了起来：

“您看这几个地方，如果封闭这几个地方的东西足够耐磨，足够稳定的话。就算是达到四十匹马、五十匹马的力量都并非不可能。”

李元霸顺着子寒的手指看了过去，那里是汽缸与机器的接缝处，虽说肉眼看着那里密封地还是挺严实的，不过子寒既然这么说了。那就肯定封地并不牢靠。

“现在这里用的是什麼物质？”李元霸好奇地看着那里说道。

“是一种产自西域的植物汁液熬制而成的，经过我们墨者行会往里面添加的某些药剂之后，才制成了一种粘稠的，我们称其为黏胶的物质！”

子寒继续说道：“这种物质等晾干之后，密封性不错，所以便被我们用到这里。不过相对于气缸的封闭性，还有某些不能用铆钉锁死的地方，短时间使用黏胶还可以，可是时间长了，就会跑气了。”

“这个时间是多长？”李元霸皱眉问道。

子寒不假思索地说道：“根据我的估算，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就得换一次，毕竟黏胶还起着缓和的作用，如果没有黏胶的话，机械就会产生磨损。随着机械磨损地越来越严重，蒸汽机使用的寿命也就会越短。”

这让李元霸开始头疼了，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看样子这样一台蒸汽机也只能使用个一年半载的，怕事就得坏掉了。

要知道，这样一台蒸汽的造价可并不算低，光是那些微小的配件就足足耗费了神机府织造司所有工匠们半月的时间，若是开始大批量制作蒸汽机的话，光是那些小配件的制造就得浪费个一年半载的。

可关键是这一年半载的时间下去了，最开始制造出来的蒸汽机就得报废，还得重新开始制造，一切都陷入了死循环当中，这样实在是太被动了。

当然了，蒸汽机的更新换代也需要时间，李元霸现在最不缺的也是时间。

“墨子，若是给你们时间去专门解决这个问题，大概何时可以解决？”李元霸道。

子寒点点头又摇了摇头，道：“我也不敢给您具体的时间，不过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方案，只要找到增强黏胶耐磨性的添加剂，这个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这次说话，子寒要谨慎地多了，如果定下期限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就相当于给自己套上了一道枷锁。

到时候期限到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责罚倒是不可能，但是却丢了墨者行会的声誉，这是他能接受的。

所以，子寒不会给自己下套。

“好！”李元霸点点头，道：“既然如此，那本王就给你们时间，需要什么东西尽管去和府上的总管说，本王也会定时询问你们的进度，希望墨子不要让本王失望啊！”

子寒恭敬地对李元霸行了一礼，道：“王爷且放心，只要您给我们时间，我们一定可以将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李元霸刚要回话，这个时候一名随李元霸前来孤岛的神武卫兵士，手中

捧着一只雪白的鸽子，急匆匆地走了进来，直接向李元霸行礼说道：

“王爷，新罗告急……”

第五百九十五章抓了几个舌头

“你说什么？”李元霸转过头看了那名神武卫兵士一眼，道：“快，给我看看！”

一边这样说着，李元霸一把从那名神武卫兵士的手里头抢过了鸽子，鸽子“咕咕”地大叫着，似乎想要飞起来。

从信鸽绑在腿上，将那封信给抽出来。

欣赏的内容很快就被李元霸读了一通，过了好一会，他的脸上出现了似笑非笑的表情：“真是奇了怪了，这些矮矬子们进攻的步伐怎么变慢了？”

“王爷……”子寒还真是没啥眼力见儿，看到李元霸的表情有些不对，便上前问了一句。

“哦，墨子你们继续便是了，你随本王出去聊！”李元霸这才反应过来，这里可不是说话的地，他对子寒点点头，随后带着那名神武卫兵士走了出去。

……

神武卫分府，用来接待用的厅堂，李元霸和那名传递消息的神武卫兵士坐在高椅上。

“唐忠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李元霸手中捏着那张短短的信纸，说道。

神武卫兵士皱着眉头想了半晌，这才说道：“唐大人那里倒是没有什么消息，不过影卫那里却是传来消息，说新罗城中有奸细与倭国暗中勾结，具体是谁，还有待探查！”

李元霸笑了起来，道：“看来这新罗的情况和当初的高句丽一样啊，又是奸细，又是外邦乱国的，由此看来，这善德女王也是浪得虚名了！”

“也非是那善德女王没本事，而是她的父亲死得时候并没有给她留下什么势力，朝中权臣当道，就算是善德有心。也是回天乏术！”

那名神武卫兵士好像对这一点还真进行过研究，想想也是，这传递消息的工作可不是谁都能够胜任的。

“你说得也有些道理！”李元霸点点头。道：“这样吧，你回去将这件事情禀报给王先生。还有苏、刘两位将军，让他们部署一下，即刻准备前往新罗

国内！”

“诺！”

那名兵士应了一声，转身就往府外行去。

.....

在接下来一个周的时间里，整个登州都极速运转了起来，根据李元霸的授意，登州城中留下了王浚来管理城池还有城外的那些流民，刘仁轨以及两千名神武卫兵士。配合登州卫府兵坐镇。

除此之外，还有特意从其它州道县衙调来的一万府兵协助刘仁轨协调城内以及码头的治安。

第八日清晨，登州海运码头，一艘巨型帆船缓缓地入了大海。

李元霸站在高高的甲板之上，眯着眼睛对身边的李愔他们说道：“愔儿，你们不是一直要求领兵出征吗？这一次，四叔就给你们这个机会.....”

“真得吗，四皇叔？”李愔惊喜地看了李元霸一眼，说道。

“当然，四皇叔什么时候骗过你？”李元霸扭过头来看着他。说道：“不过你们也得答应四叔一个条件，如果能够做到，此番协助新罗攻击倭国。四叔就全部都交给你们了！”

“四皇叔，甭说是一个条件了，就算是八个，十个，我们也全都答应！”

李恪很兴奋，这可是证明他们自己的好机会啊，这样的机会不赶紧抓住的话，他们会后悔一辈子的。

“算了吧你们，就这一个我都怕你们完成不了！”李元霸没好气地白了这些小家伙们一眼。道：“此番征战，你们几个必须身先士卒。不官遇到什么危险都不能临阵脱逃，否则的话。不要怪本王将你们遣送回长安！”

“是，四皇叔！”

李恪他们相互对视了一眼，全都看到了彼此之间的坚定神色。

.....

新罗都城，金城某一座豪华府宅当中。

看这府宅的豪华程度，应该是某一位贵族的庄园。

“这一次金德曼擅离金城，据说是前往了大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金德曼这次前往大唐应该是请求援助的！”

庄园一间灯火通明的密室当中，一个看起来长得颇有些英伟之气的中年人，坐在主位上。

在他的下手边还有七八个人，最显眼的便是坐在这中年人正对面的，一个留着两撇小胡子，看起来有些猥琐的中年人。

“朴大人，金德曼离开咱们新罗也有半月的时间了，若真是前往了大唐，会舍不得离开大唐回来吗？”坐在那名中年人左下手的，是一个看起来胖胖的老头，他皱着白眉毛，道：“这金德曼就放心把满朝的政事交给金圣泰？”

“金圣泰本就是金氏皇族中的一员，如果要论关系的话，金德曼还得和金圣泰叫声叔爷爷！”朴大人冷笑了一声，继续说道：“如果当初不是金圣泰支持的话，你以为金德曼可以当女王吗？这样的关系，她自然放心将权利放给金老头了！”

“朴新宇大人，说那些又有什么用？”留着小胡子的猥琐中年人阴沉沉地说道：

“我们的大军已经占了你们新罗过半的土地，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到达金城之下。只要到时候你们能够取下金城，并且献给我们大和国的话，本官自然会在国主面前为你们请功，到时候这新罗还是你们的！”

“左麻吕大人请放心，既然我们已经决定帮助你们打下新罗城池，就断断不会中途放弃！”朴新宇脸上出现了郑重之色，“希望你们倭国信守承诺！”

左麻吕哈哈一笑，道：“哈哈，放心，我们大和国一向信守承诺，绝对不会骗了你们！”

屁话！

如果李元霸在这里的话，肯定会吐哪个小胡子一脸唾沫，如果能下手的话，就直接把这货给亲手撕巴了！

你们倭奴的矮矬子们如果说信守承诺的话，恐怕这世界上就全都是信用之人了。

.....

海面上行了有一天一夜的时间，在新罗最靠近海边的一处小村落，庞大的帆船缓缓的停泊在这里。

“快，快，所有兵士迅速换装，赵三炮你点一百名神武卫兄弟们，带上轻便型武器先去侦查一下！”李恪进入了统帅的角色，俨然成了一个大将军。

“还有，赵大哥！”李愔紧跟在李恪身后说道：“别忘了寻找一些战马，在这船上还有十门新式神武炮，以及一些炮弹，这些东西可不是光靠人力就可以挪动的！”

“末将省得！”

赵三炮应了一声，拱了拱手就带着一队神武卫的兵士们向着村落中摸了过去。

李元霸就默默地站在李恪他们身侧，并没有搭茬或者下命令，而是静静地看着他们。

神武卫大军留下了五百人看守帆船，剩下的七千五百人，除了前去侦查的一百名神武卫兵士以外，就此在这座村子中休息了起来。

“哒哒哒！”

过了没有一柱香的时间，便隐隐有马蹄声从村子正东面的小路上传来，负责警戒的兵士们立马变得紧张了起来。

“都给老子快点，这次大将军派咱们秘密前往大唐，一定要完成大将军交派的任务！”一个粗豪的声音在漆黑的夜空中响了起来，不过这话并不是汉语，而是新罗语。

“是新罗人！”负责警戒的神武卫兵士脸色骤然一变，道：“听马蹄落地的声音，他们的人应该并不算多。隐蔽，全都隐蔽起来，等他们行到这里的时候，将他们全都打下马来。记住，不要伤了那些马匹，至于新罗人，最好能够留下一两个活口！”

“是，队长！”

这一百名神武卫兵士们应了一声，各自找到掩体，将身体隐藏了起来，只留下黑黝黝的铤口正对着村口的方向。

“哒哒哒……”

马蹄声越来越近，所有潜藏起来的神武卫兵士们都紧了紧手中的长铤，

右手食指轻轻地扣在了扳机外的护指上。

“砰！”

这只位数在百十来人的新罗骑兵，终于到了神武卫们的铙口之下，领头的那名兵士率先打了第一铙，嘹亮的铙声将整个夜空都划破了。

“砰砰砰！”

一连串的铙响紧跟着传来，在一片一闪而没的火光中，黑黝黝的子弹头穿过了虚空，精准无误地射进了每一个新罗兵士们的要害之处。

“咳咳！”

新罗兵士们坐下的战马受惊了，它们高高地抬起了前蹄，嘶声惨叫着，人立而起的马背上，那些新罗人再也坐不住了，跌落了下来。

而后，足有半个海碗大的马蹄子，毫不留情地踩踏在它们的主人身上，带起一连串暗红色的血沫。

几乎在一瞬间，这百来名新罗兵士们就被隐藏在暗处的神武卫兵士们给撂倒了，其中直接惨死的家伙们更是多达九十人，就剩下的那几个家伙，还是神武卫兵士们手下留情的结果。

“抓起来！”

随着一声大吼，隐藏在暗处的神武卫兵士们蜂拥而出，就像是一群下山的猛虎一样急冲了过去，二话不说地就将剩下的六七个新罗兵士给抓了起来。

“什，什么人？”

很幸运，之前那个粗豪声音的主人还没有死，看到突然从草丛里头蹦出来的这些穿着怪异，手中也拿着奇怪兵器的人，这家伙开始惊惶地大叫了起来，而且用的是新罗语。

“啪！”

一名神武卫兵士上前狠狠地给了这家伙的脑袋一下，用华夏语骂道：“瞎叫唤什么，还用得鸟语，他娘地！”

第五百九十六章朴七刀

“你，你们是唐人？”

那个新罗的兵将头子竟然懂得华夏语，听到那名神武卫兵士的话后，用蹩脚的华夏语说了一句话。

“呦呵，没想到啊！竟然还是个懂咱们大唐话的？”领头的神武卫兵士的口气中充满了惊讶，不过很快他就笑了起来，“正好也省了老子费力气教他说咱们大唐的话了！”

说到这里，这名领头的神武卫兵士一甩手，道：“来人啊，把这些家伙们全都给我抓起来，押到几位王爷那里去！”

“诺！”

一众神武卫兵士们大吼了一声，分出几个人来，推推搡搡地将这些家伙押到了李愔他们跟前。

“跪下！”

几名神武卫兵士狠狠地踹在了那几名新罗兵士的膝弯处。

“这是做甚子？”李愔瞅着面前这些个浑身狼狈不堪，脸上甚至还带着淤青和鲜血的新罗兵士，疑惑不已。

“回王爷的话，方才这些家伙从村子之外纵马而来，我们看这些新罗人行踪可疑，玉石就将他们全都拦了下来！”一名神武卫兵士上前两步向李愔解释道：“这支队伍原本是有一百人的，不过其他的新罗人全都被我们给解决掉了！”

“嗯，难怪刚才村子口的方向传来了一阵阵地铙响！”李愔了然地点点头，道：“四皇叔，您看这……”

“不要问本王！”李元霸摇摇头，道：“既然此番战事全都交到了你们的手里，若非是到了关键时刻，否则的话，本王是不会管你们的！”

“那好！”李愔这才反应过来，这场对倭之战。占据主导地位是他们小哥仨。

于是，李愔便说道：“李大哥，卫中有没有懂新罗话的兄弟？”

守卫在四王身边的神武卫兵士是李三多。他点了点头，说道：“卫中有不少的兄弟都懂新罗话。老六，老六你他娘地在哪呢……”

说到后面的时候，李三多直接朝着正在休息的神武卫兵士们的方向叫嚷了起来。

这个时候，之前那名领头的神武卫兵士说道：“回王爷的话，这家伙好像是那些新罗兵士们的头，他会说咱们大唐的话！”

“哦？”李愔看了跪在最前面的那家伙一眼，道：“你会说我们大唐的话？那好，你来告诉本王。你叫什么名字，隶属于什么部队？这次又是要去做什么？”

那名新罗兵的头原本还想硬撑几下的，不过当他看到这些神武卫兵士们虎视眈眈地盯着他看的时候，这才狂点头，道：

“是，我，我懂！我叫，我叫朴七刀，隶属于金城禁卫军，这次是朴新宇。朴大将军亲下的命令，让我们前往大唐探查善德女王金德曼的下落，并且……”

“并且什么？”李愔追问。

“并且找机会刺杀金德曼！”朴七刀的眼神有些躲闪了。

“什么？刺杀金德曼？”李愔瞪直了眼珠子。不可思议地看着朴七刀，说道：“你们还真敢做，竟然还想要杀掉你们的国王，这朴新宇是疯了吗？”

“之前新罗方面传来消息，说是新罗国内有奸细与倭国勾连在一起，通过朴七刀的话，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李恪的眼中闪烁着思索的光芒，继续说道：“看来这劳什子的朴新宇，就是新罗国内的奸细了！”

“那你们为何要来这里？”李愔追问道。

朴七刀想了想。见一旁凶神恶煞的李三多有往外抽刀的意思，连忙说道：“距离此处约五里之外有一处水寨。那处寨子是朴将军的人，只要通过那处水寨自然会有人带着我们前往大唐之地！”

“三里之外竟然还有水寨？”李愔和李恪相互对视了一眼。显然没有想到这一点。

“四皇叔，我们……”李愔又有点不知道怎么做。

“按你们的想法去做就是了！”李元霸直接打断了李愔的话，虽说语调有

点过于平淡，不过这也是李元霸培养这小哥仨果决判断力的独特方法。

“三哥，你来拿个注意吧！”李愔和李恹全都看向了李恪，把这个皮球踢给了他。

“先等等！”李恪想了想，对朴七刀说道：“那处水寨的地理位置怎么样？里面有多少人？具体的武器配置又如何？”

朴七刀现在已经认命了，这货表现得很老实，在李恪话音落地之后便说道：

“水寨在三里之外的一片面积庞大的水丘，水丘彼此相连，水草丛生，极为易守难攻。里面的兄……水匪有三百人，武器的话，除了攻城用的床弩没有之外，其他的武器几乎是应有尽有！”

“看来这还是一块不好啃的骨头啊！”

毕竟没有自己领兵打过仗，李恪很没有信心吃下这块骨头，或者说李恪很担心第一次出征会出师不利，难以下决断。

如果搁在苏定方或者刘仁轨，甚至是赵三炮、李三多他们身上的话，这区区三百名水匪根本就不会被他们放在眼里，不过是浪费一些时间罢了，要想灭了水寨，简直就是易如反掌。

“如果此番不管他们，先去攻击新罗内陆的话，这里势必会成为一个盲点，早晚都是要打的！”李恪在又想了半晌之后，咬牙切齿地说道：“他娘的，跟他们干了！”

“啪！”

李愔猛地一拍手掌，道：“好，三哥你就下命令吧！”

“这样，李大哥你速去点五百名神武卫的兄弟们，然后放出三艘小沙船，带着两门新式神武炮随本王前往水寨，将那处水寨给彻底灭了！”

李恪双手狠狠地握成了拳头，道：“这一次，就当是扬我大唐国威了！”

“诺！”

李三多很是严肃地应了一声，转身来到了那些神武卫兵士前，开始挑选出征的兵将。

……

就在李三多点齐了兵士，驾着沙船随李恪他们前往水寨的时候，眼下的水寨里面也非常热闹。

因为眼下的新罗都城金城当中，当家做主的是老相爷金圣泰，还有禁卫军大都督朴新宇，作为他们的主子，主子成了金城的半个主人，而且是手握重兵，这些水匪们当然是于有荣焉了。

第五百九十七章天云水寨

“哈哈，真是大快人心啊！”

水寨中已经吵翻了天，所有水匪的脸上都带着畅笑，好像这新罗已经是他们当家作主了一样。

“六哥，您说这次朴将军大概能用多长时间拿下金城？”偏堂中，几个身着黑色水鬼服的汉子，围在一个长得猴精猴精的瘦子身边，连声问道。

这些人口中的六哥大概五尺来高，留着两络八字胡，看起来要多猥琐就有多猥琐，他摸了摸自己的胡子，笑道：

“现如今，金德曼悄悄出了金城，只留下了金圣泰一个糟老头子固守城池。那金圣泰是三朝元老没错，在朝中很有威望，不过他手头上却并没有多少兵权，兵权大部分都掌握在朴将军的手里，所以说要拿下金城的话，对于朴将军来说还真不是什么难事！”

“那六哥，您和朴将军是远房亲戚，又一起共过事，朴将军成了咱们新罗的王，您是不是也水涨船高地入朝为官啊？”

一群水匪听到这六哥的话后，全都两眼放光，马匹如潮。

“那是自然！”六哥得意洋洋地说道：“你们只需要踏踏实实地跟着六哥干，六哥保证以后吃香的喝辣的，妻妾成群，金银无数！”

“哎呦，那我们可要先谢谢六哥了！”

一群水匪笑开了花，全都奉承了起来。

倒霉的家伙们，不知道一会他们还笑不笑得出来。

.....

在距离那处小村落三里之外，有着一片片广袤的水丘，水丘之间彼此相连，在一片片茂盛的水草掩映间，隐约可以看到有狭窄的仿佛独木舟一样的小船在其间露出了头尾。

那应该是水匪的船只，之所以选用这样的细船应该也是为了攻击还有逃跑的时候更加灵活便捷。

“哗哗哗！”

密集的划水声响了起来，便见数条漆黑无比地沙船，就像是暗夜精灵一样，借着夜色正沿着水道迅速滑行而来

那些高大，身上一律穿着劲装。背上背着长铳的神武卫兵士们，一个个双眸冰冷，仿佛是从死人堆中走出来的一样。

这一条漆黑的洪流奔腾着的水路正前方深处，有着一片水丘中面积最广的一座。

在那座水丘边上负责看守的新罗水匪在不断地打着瞌睡。毕竟他们安逸的时间实在是太久太久了，以他们‘天云水寨’的实力，新罗朝廷围剿了不止一次都没能够将这里给攻下来。

连朝廷都打不下他们来，要是唤作别人的话，谁还敢来犯？

“嗯？”

密集的水流波动传递过来。使得一名躲藏在水草之间的水匪，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仔细地朝远处看了过去。

借着皎洁的月光，水匪隐隐能够看到远处有着一条条的黑影在穿行。

“不好！”

这名水匪大惊，又仔细辨别了一下，粗略能够看到那是五艘小型的沙船，猜出每一艘穿上至少有一百多人，顿时吓得他脸色发白，急匆匆地从腰间拿出了一只广角号，鼓起腮帮子就狠狠地吹了起来。

“呜呜呜……”

低沉的号角声。瞬间就传遍了整片水丘，惊醒了水寨中正在昏睡的水匪们。

整个水丘都活了过来，水草之间立即出现了一大片骚动，大批大批的身着各色铠甲的水匪从水丘中冲了出来，个个神情肃穆，且脸上还带着些许的杀气，看得出来，这些家伙们也全都是见过血的。

“什么情况？竟然动用了警戒号？我们这边可是好久好久都没动用过警戒号了。”

一名穿着简易皮质铠甲，下巴上续着山羊胡的中年人，在一众水匪们的簇拥下。来到了一片极为隐蔽的水丘之外

水寨关于危险的警戒，其实是分三个级别，最低级别的就是水鸟呼叫，其次便是人为通知。吹响号角则是最高级别的警戒！

“敢惹我天云水寨，哼。”一名脸上带着伤疤的魁梧汉子冷笑了一声，道：“老子倒要好好瞧瞧，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竟然敢来这里。”

“走，大哥。咱们一起去瞧瞧。”

一众水匪们簇拥着那名续着山羊胡的中年汉子来到了最前面的，也就是被他们布置好强弩防护武器的外围水丘上。

返回他们都遥遥朝外看去，这一看不要紧，一个个脸色登时就变了。

此刻，远处正急速滑行的沙船已经近了许多，甚至奔腾在最前面的那艘沙船已经开始停下，就离他们的水丘防护之外大概五六十丈距离罢了，他们能够清晰看的那些沙船上神武卫兵士们的模样。

“这些人是跟哪来的？怎么一个个穿得这么怪异？还有他们后背上的武器，怎么看怎么像是铁棍子？”

刀疤脸汉子眯着眼睛，声音中充满了疑惑，“难不成是倭国的人？可是朴将军不是已经和倭国人达成协议了吗？他们怎么会到这里来？”

“不对，不对！”

刀疤脸旁边的的一个汉子摇摇头，道：“三哥，您忘了之前咱们曾经逮过的那些倭国贵族了？他们普遍身材矮小，一个个就像是软蛋一样，见到咱们抽刀架在他们脖子上头，恨不得跪在地上叫咱们爹！”

说到这里的时候，那汉子指着河道中沙船上的人，继续说道：“他们一个个长得如此高大，那魁梧的架势都带着煞气！之前金城不是传来消息，说金德曼前往大唐搬救兵了吗？我看他们八成是唐人，而且还是唐人的精锐部队！”

“对啊！我想起来了！”那刀疤脸的汉子猛的一拍手掌，随后整张脸黑地跟焦炭一样，“一袭黑衣劲装，背着好像长管子一样的兵器，他们是神武卫，隶属于武王李元霸的神武卫大军！”

“神武卫！”

刀疤脸汉子的话，可谓是在平静的湖水里头砸进了一块百十来斤的大石头，让这湖水瞬间嘈杂了起来。

“神武卫？”续着山羊胡的中年汉子眼睛眯了起来，低声自语了起来：“神武卫怎么会来里？”

“是神武卫。”

“据说神武卫统共有万人，这次来这的就差不多有五六百人了。至少是一名中郎将才有资格带这么多神武卫出来。”

“大哥，这下咱们应该怎么办？”

周围一众五大三粗的新罗水匪全都看着山羊胡汉子，这汉子便是这天云水寨的寨主朴倡宇。

朴倡宇皱着眉头低声说道：“这十里天云水寨虽说易守难攻，熟悉的人进来都有可能迷失在里面。这些神武卫可以来到这里，肯定是有咱们内部的人给他们带路……”

“大哥，您的意思是？”刀疤脸看着朴倡宇说道。

“如果咱们能够成功渡过这一关，必须清查寨子！”

朴倡宇阴着一张脸，继续说道：“不过，以咱们寨子中的实力，尽全力或许也能击溃这批神武卫，可是肯定会死伤惨重无比，并且还惹怒那位创建神武卫的存在……”

“大哥，那我们……”

“我们总不能就这么放任他们进来吧？”

“就是，他们进来我们就得死……”

这些水匪们全都疯了，一个个脸上或是带着惊惧的神色，或是带着明显的怯懦。

“我试试，能不能想办法让他们主动退去。”

朴倡宇沉默了半晌，最终憋出了这么一句话。

……

“哗哗哗……”

五艘沙船迅速地在这一片水丘十丈前开始汇聚。

很快，所有的沙船尽皆停下，为首的正是穿着一袭劲装的李恪，在他身前摆着一个扩音器，他看着前面的水丘大喊道：“水匪们，你们的死期到了。”

“死期？”

水丘之上的天云水寨的众人脸色都难看了起来，对方一开口，显然这次的事情没那么好了结了。

“这位大唐的将军，不知道我天云水寨哪里得罪了将军你，竟然让你们神武卫大军劳师动众地前来我们新罗，寻我们的晦气？”

山羊胡汉子朴倡宇哈哈笑了起来，声音回荡在天地间，听起来中气十足：

“这位将军，我水寨背后的人可是我新罗国兵权第一人朴新宇，若是你对我们水寨动武的话，怕是你们这一千人就此难以离开我们新罗地界了，毕竟这里是新罗并非是你们大唐！依我看，你们还是退去的好，坏了你们大唐和我们新罗的关系，你的罪过可就大了。”

“朴新宇？你以为我们会无缘无故地对你们动兵吗？”李恪冷然道：“实话告诉你说吧，如果不是朴新宇的话，我们大唐兴许会放你们一马，可是现在嘛……”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恪的脸上出现了嗜血的杀机：“你们，准备死吧！”

“你们，果然是冲着朴将军来的！”

原本将朴新宇抬出来，心中就已经松了一口气的朴倡宇脸色顿时就变了，神武卫共有十名中郎将，每一名中郎将领千名兵卒……

可实际上呢，这一万名神武卫兵卒严格来说，都是武王的门徒，这些人随便挑出一个来都是以一档十的高手，更何况这里是千名兵卒，对付他们三百多名水匪，简直就是老鹰抓小鸡。

朴倡宇明白这个道理，脸色当时就变得难看无比，连说道：“我水寨和朴将军……”

...

第五百九十八章灭了水寨

“解决了你，剩下的就是朴新宇了，你以为朴新宇还能活吗！”李恪根本就不给他们机会，直接开始下命令：“传令，投放神武炮，无差别水平面覆盖攻击，放！”

“轰隆隆！”

庞大的声音响彻虚空，每一艘船上都放了一门神武炮，每一门神武炮虽说投放之后的后座力很大，但是对于做了特殊处理的沙船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

足有两个成人拳头大小的黑黝黝的炮弹，在火药喷射出明艳的光华之后就飞射了出去，直直地砸在了那一片水丘之中。

水丘之上，浓重的烟尘和水花彼此相交，火光直冲霄汉，那些水草被大火点燃了，连成了片，染红了半边天。

神武炮的攻击，让天云水寨的水匪们彻底慌了神。

神武卫中突然冒出来的那些能够发出重击的，仿佛天雷一般的怒吼，让这帮水匪们连胆气都没快要吓没了。

“哗啦啦……”

趁着杂乱的流水声，沙船停泊在了水丘之侧，沙船上的神武卫兵士们开始登陆水丘了。

而杀戮，也就在他们登陆的一瞬间开始了！

早有准备的神武卫兵士们，远远不是仓促迎战的水匪们所能够抵抗地了的。

“啊……”

那些胆子小一些的水匪，在仓惶逃跑时，就被追赶上来的神武卫兵士给一刀劈死。

“老子与你们拼了。”

胆子稍微大一点的，知道此次八成是没得活命了，索性便开始奋起反抗，可仍旧是难逃一个个被杀的命运。

水丘之上，血流成河！

“你们，你们一个都别想再回大唐！”

眼见着平日里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兄弟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中，躺在他面前，续着山羊胡的汉子朴倡宇，完全疯魔了。

可是他们这么点人根本就挡不住啊。朴倡宇怒吼着：“你们大唐就算和新罗开战，那为何独独率先对付我们水寨，我们水寨哪里得罪你们神武卫了？”

“为何独独对付你们？”冲杀在最前面，已经被新罗人的鲜血染红了身上衣衫的李愔冷哼了一声。道：“当你们选择站在朴新宇这一边的时候，就已经注定走向灭亡了！”

“那你们为何不去攻击金城，不去攻击朴新宇，而是对付我们？”

朴倡宇很不解，同时他也恨啊！

“要怪就怪你们刚好出现在我们此行的路线上。解决掉你们，只不过是顺带的罢了！”

李愔对于这些能够说大唐话的新罗人都格外的有耐心，否则的话也不会去接他的话茬了。

“顺带的……”朴倡宇看着那满是狰狞表情的少年郎，心中发寒。

“完了，彻底完了！”

朴倡宇没想到，他们被灭掉的原因竟然如此简单，只是因为他们挡住了人家的路，而且他们倒霉地是朴新宇的人。

接下来的一切就全都顺理成章了，这些新罗人根本就不是神武卫兵士们的对手，再加上之前李恪下令用神武炮轰了一番。水丘之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抵抗的力量了。

用了大概一柱香的时间，李恪他们就已经解决了战斗，不仅全歼上了水丘的那些所谓‘天云水寨’的水匪们，更是在水匪的老窝里面缴获了大量的金银珠宝。

按照以往神武卫的惯例，这些东西在登记造册之后，还可以分出三成，用来做参战的兵卒的战利品。

所以说，这一次三位小王爷的初战，可以说是大获全胜，转得盆满钵满。

.....

神武卫大军帆船停泊的小村落。

从那片水丘归来之后。武卫大军并没有急着向金城的方向赶，而是就地安营扎寨，开始吩咐起兵士们好好休息了起来。

毕竟经过两天的海上折磨，现在好容易落了地了。当然要叫兄弟们好好休息一下了。

再加上这一次，神武卫大军初到新罗，各方面的情报都是大唐的谍报人员告诉他们的，还需要好好地合计合计。

这第一天扎营，李恪小哥仨正处于兴奋当中，还没来得及用膳呢。就直接被李元霸给招了过去。

“你们三个小家伙都坐下来吧，到了四叔这里，还拘束个什么劲儿啊？来人啊，再放上几副碗筷.....你们几个还没吃饭吧？”

李元霸这一系列的动作，还真是整得李恪小娃子有些晕乎乎地，不晓得这位四皇叔又想要搞什么幺蛾子。

不过李元霸的贴心，倒是让老实孩子李恹狂点头：“没有，四皇叔，我现在可是饿地厉害啊！”

“哈哈，来来来，没吃的话，你们就多吃一些，这么多的好菜，光靠四叔一个人可是吃不完的。”李元霸哈哈一乐，似乎真是得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一样。

“多谢四皇叔，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李元霸的话音落地，李恪还有李恹也总算是暂时放下了心来，三双手在饭桌之上来回飞舞，大量的菜肴虽然味道真不咋样，不却能让李恪这三个吃了好多天海鲜的小家伙感觉出，这些东西就是美味佳肴。

“怎么样，对于这第一次领兵打仗，一切可还习惯？”

和小哥仨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膳食，李元霸抹了抹嘴，说道。

“还算习惯吧，这次对战水匪感觉就和军事演练似的，我们哥几个从小长

这么大，还是头一回打地这么过瘾呢。”

听到李元霸的话，李恪和李愔还没来得及说话，倒是李恹这小子，兴奋得眼珠子都直了。

“嗯，你等初率大军征战，切记行军之时不可急躁！这样吧，之后的每次征战，若有诸多事宜有疑难之处，可直接来找四叔。四叔不会告诉你们具体的解决办法，只会指点你们一二，以免出现不必要的纰漏。”

李元霸拍了拍李恹他们的肩膀，继续说道：“好了，先回营去吧，今日再着实歇息一下，今日四更造饭，五更大军开拔，可千万不要误了时辰！”

“是，四皇叔！”

李元霸的意见，这几个小家伙还是很听的，要不自然的话，也不会在听到水寨消息的时候就去询问李元霸了。

...

第五百九十九章虹口处的相遇

经过一夜的时进时停，当李恪他们感觉大军行进的速度如同龟爬一样的时候，七千余神武卫大军也终于赶到了前往金城的必经之路，也就是当阳城外的化合村落。

到这里的时候，早就有大唐天机卫的密谍堵在了这里，将一些当阳城外的消息报告给了李恪他们。

原来，倭国已经攻下了大半的新罗国国土，当阳城也在昨日的时候被破了土墙夯成的城池。

城池中，三千多名新罗守军尽数被虐，新罗金圣泰大相已然在金城的最后一道防线之外，虹口处设阵，准备抵抗倭国大军的侵袭。

“有这么快吗？”

说实话，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算是李元霸这心里头也是骤然一惊，没想到这小矮矬子们的速度挺快的嘛

不过很快，李元霸就释然了。

虽说倭国矮矬子们制造出来的火器，他们大唐人看不上眼，可终究还是有些威力的，再加上新罗的城池和大唐的不一样，它们大部分都是用土坯子夯成的，那些粗糙的手炮破个土坯子城池，根本就不成问题。

“四皇叔，倭国的速度这么快，如果我们不加快脚步的话，怕是出不了三日，新罗国金城就会被破了，那我们赶来新罗的目的岂不是就达不到了？”

李恪小哥仁跟在李元霸的身侧，向他询问起了具体的策略，不过更多的却是有些抱怨。

“不对”李元霸微微摇了摇头，道：“你忘了朴新宇还在金城当中了？有这么一个大韩奸在，三日的的时间岂不是太长了？”

“啊？”

李恪的脸上立刻出现了沮丧的神色：“得，看来这回事没得玩了，用不了一日金城就会被倭国人给破了”

“小子，你还是太嫩了”李元霸笑看了李恪一眼。站起身来说道：“你们几个传令下去，全军继续前进，必须在入夜之前赶到虹口。”

“可是四皇叔……”李恇有些迟疑地说道：“卫中的兄弟们日夜兼程。能够支撑得了这么长的时间吗？”

“你以为本王的神武卫大军是白给的吗？”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李恇一眼，道：“行了。别浪费时间了，赶紧去准备一下吧”

这回李恇小哥仨没话说了，点了点头道：“明白了”

话音落地，李恇就直接纵马而出与此同时，十来名卫中的兵士随着李恇，顺着官道大呼了起来：

“大军立即开拔，未曾食饭的兵士们嚼食干粮前进，一刻不停……”

一连串的声音远远地传了出去很快原本停滞不前的大军又腾起了数百丈的灰尘远远望去就仿佛是一条土龙一样。没入了远方地平线的尽头。

“快快快，加快速度，大军跑步前进，一定要及时赶到虹口”

李恇那个大嗓门，就像是破锣一样，很快，队伍的行进度越来越快，脚步声就如同那战鼓声一般，越来越疾，越来越有节奏。

……

时间匆匆而过。大军终于在天黑之前，赶到了当阳城外的虹口处，一众神武卫兵将们就此在虹口处停了下来。

而在神武卫兵将们驻扎下来的时候。在他们正对面大概一里左右，还有一座大营，那里便是新罗大相金圣泰所组成的新罗最后一道防线，一万名新罗大军。

此刻，虹口新罗中央大帐之内，金圣泰原本正在和军中的统帅商议如何抵御倭国的进攻，这个时候却有一名兵士急匆匆地跑进了大帐，同时口中高声说道：

“不好了，不好了。大人在咱们一里之外突然出现了第三波大军，并且在那里开始安营扎寨。我们，我们……”

“我们什么？”金圣泰怒瞪了那家伙一眼。道：“有话先把舌头给我捋直了再说”

那名兵士沉寂了好半晌，这才颤颤巍巍地说道：“我们，我们前有倭奴强占的当阳城，后有突然出现的近万未名大军，我们被前后夹击了”

“什么？”金圣泰噌地一下子站了起来，怒瞪着两只眼睛，就像要吃了那名兵士一样，“你可看清楚了？”

“看清了，分明是两只大军，不过小的也并不清楚到底是不是倭奴”

那名兵士也并不清楚，所以只能摇了摇头。

金圣泰面色阴沉地往外一摆手，道：“去探，再去探”

“是”

那名兵士应了一声，急匆匆地往外跑去。

大帐中陷入了短暂的沉寂，须臾之后，坐在最边上的一个中年汉子猛地一拍桌子，道：

“他娘地，大不了撸起袖子来和他们干就是了大唐不是有句俗话吗，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头掉了不过碗大个疤拉，我就不信还拼不死他们？”

“行了，立仁，有那个嚷嚷的力气，还不如省点劲儿多杀几个倭奴呢”

金圣泰瞪了那个汉子一眼，道：“还是等等吧，看查探的结果是什么”

.....

就在新罗人派出兵士们前往大唐阵营探查的时候，李元霸他们这边也准备地差不多了。

神武卫不愧是大唐最精锐的队伍，短短的一个时辰的时间，简易营帐就已经搭建完成了，再加上营帐外那黑黄色军旗林立的样子，一股子肃杀整齐的气势弥散向了四周。

急行军多半天的时间，总算是赶在倭国对当阳城动兵之前赶到了这里李恪小哥仨刚刚准备休息一下，从斜向里突然杀出来一个兵士，道：

“传上将军令，请三位殿下前往上将军帐中，上将军有要事与您相商。”

“哦，知道了”

李惜很是怨念地看了那名兵士一眼，发现他亦是一脸疲惫之色的时候，无奈地应了一声，和哥哥兄弟打了个招呼，就向着大帐外走去。

中军大帐，李元霸正趴在一张桌子上看着新罗国的地图。

“四皇叔，您叫我们？”

李恪小哥仨在这个时候挑开大帐走了进来，向李元霸恭敬行礼。

“哦？你们来的正好，快过来看看”李元霸抬头看了这些小家伙们一眼，对他们招了招手。

“四皇叔，这不是新罗疆域图吗？”李恪瞄了一眼铺在桌子上的地图，立马就判断了出来。

“对”李元霸点点头，伸出手来指着桌子上的地图，道：

“你们且来看这一片区域已经被倭国给占了，现在咱们所在的这一片区域，也只有几座城池在苟延残喘了如果想要在短时间内结束新罗的战役，那么也只有擒贼先擒王，把倭国这次领军的家伙给灭了”

“不是说眼下倭国的主力就在当阳城吗？”李恪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道：“那是不是说，只要拿下了当阳城，倭国就支撑不下去了”

“没错”李元霸点点头，道：“不过还得去新罗那边看看，毕竟我们此番是为了帮助他们，别到时候背后叫他们给我们捅上一刀”

“四皇叔说得有理”

三个小家伙齐齐点头。

新罗中军大帐中，金圣泰以及一众军中将军们正坐立不安地琢磨着对面大军是什么人的时候，之前来报信息的那名新罗兵士又回来了：

“大人，后方大军派人过来了，他们是大唐神武卫的人”

“神武卫”

金圣泰和军中的众高层全都看出了彼此眼中的惊异之色。

“女王陛下前往了大唐，说是相劝武王殿下帮助我们新罗打倭国矮矬子”

金圣泰皱着眉头，继续说道：“不过，我们也不能就这么放任他们过来，若他们对我们动手的话，我们岂不是等着被灭？你们，去通令全军戒备，随时准备战斗”

“是”

.....

苏定方开路，赵三炮和李三多各自领着一百名神武卫兵士，护卫在李恪小哥仨以及李元霸的身后，缓缓地向新罗大营走了过去。

“搞什么啊，四皇叔咱们干吗要把营帐设地这么远？”看了看遥遥在望的新罗大营，李恹压低了声音开始碎碎念。

“这还用想？肯定是四皇叔怕新罗那些家伙以为我们大唐会吞了他们，所以这才设帐这么远的，毕竟咱们大唐的神武卫兵士们，那可是出了名的精兵”

李恹这小子一向自我感觉良好，对于新罗这些软骨头们，他还真是瞧不起。

走在三兄弟身边的李元霸微微一笑，道：“恹儿的想法确实不错，不过这其中还有很多要素，在这里四叔就不一一表述了。不过待会进了新罗的营帐，你小子可别乱说话”

“嘿嘿，四皇叔您放心吧”李恹摸了摸后脑道：“四皇叔，我可不是那种乱嚼舌头根儿的人”

李元霸差点笑喷了，这货的嘴巴就没个把门的，他如果不乱嚼舌头根儿，那倒是见了鬼了

摇了摇头，大军行至距新罗那没有围墙拱卫地大帐边上的时候，整个大营中都传来了一阵沉闷而苍凉的战鼓声。

过了没有半刻钟的时间，伴着一阵阵杂乱的喧闹声一批约近千名的新罗骑兵，气势汹汹地从营地中各处钻了出来，笔直地向着营帐口的方向行了过去。

“停”

李元霸猛地一抬手，整个大军顿时停了下来。

“来者何人？”

营帐口，一个明显是新罗兵士将领的家伙，骑着高头大马从人群中缓步而出。未完待续

...

第六百章酒后吐真言

“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方才我们的人已经给你们新罗递送过帖子了，现在怎么还出来相询？”李元霸还没回话，倒是李三多高声吼叫了起来。

“其他的我不管，我只管你们今日想不想入营！”

那名领头的家伙倒是很有原则，对于李三多的话根本就不在乎。

“你……”李三多似乎还想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李元霸倒是一把挡住了他，道：“不必了，再报一次名姓也就是了！”

“诺！”

李三多应了一声，高声叫道：“这位乃是我天朝上国神勇武王殿下！”

“原来是大唐的武王殿下啊！呵呵，下国小臣金承旭有礼了，我家大相已然等候大唐的来使多时了！李将军，护送我们的贵客前往中军大营。”

便在此刻，突然有一道尖锐的噪音从一众新罗兵后方传了过来，随后便见千名新罗兵分成了两路，一个穿着华服，身形矮胖，大腹便便的家伙从大军正中走了出来。

“是！”

千名新罗精骑突然一齐喊，叽啦鬼叫着纵马在李元霸四周掠过。

而后，又到了护送李元霸他们过来的神武卫大军之侧，拥着他们前行。

得，在这里新罗兵在人数上占优势，明说着是护送，可实际上呢？

这个胖乎乎，满脸贱笑的家伙，摆明了是要这些人押送李元霸他们，但凡发现李元霸他们有异动，就一定会动手。

不过李元霸还有李恪小哥仨他们可不在乎这一点，不过是下马威加威胁论，这在他们眼中就跟小孩子把戏一样，根本就不被他们瞧上眼。

再者说了，李元霸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毕竟现下的新罗跟大唐比起来，那就是蝼蚁和大象，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那名叫金承旭的矮胖家伙。似乎对于李元霸他们的反应很不满意，不过脸上倒是没表现出来，依旧是笑咪咪，喜意连连。

也就是在这时候。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新罗人的营帐之前早就燃起了无数的篝火。

行了没有盞茶的时间，在这一片营帐的居中处，一个巨大的白色帐篷被火光由里倒外映照得透明起来，就像是海中的灯塔一样。

“你口中所谓的大相呢？他为何不自己亲自出来迎接？”

苏定方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阴沉两个字来形容了。作为大唐朝最尊贵的存在，武王殿下亲至，就算是你们女王都得躬身相迎，你不过区区一个大相，竟然摆这么大的谱？

“诸位尊贵的客人，并非是我新罗大相无礼，而是大相已然在帐内准备了丰盛的酒宴，正等着入帐呢！”金承旭赶紧陪笑了两声。

那金承旭似乎还想要再说话，李愔却直接出手阻止了，骂骂咧咧地说道：

“行了。本王的四皇叔地位何等尊崇，岂是你等小国之徒可以随意怠慢地？到时候我大唐绝对不会帮你们，甚至还会落井下石，顺手灭了你们新罗！”

新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怠慢，再加上他们刻意的防备，彻底激怒了小暴脾气的李愔。

静，李愔的话音落地之后，整个场面整个平静了下来！

噼啪！

大帐之外，燃烧着不下百多个巨大的火把，混合着油木与火焰交融的噼啪声。让场面变得诡异至极。

“哈哈哈哈！”

大帐里面传来了一个苍老的声音，随后便见一位精神健硕的老人，披着华丽的裘袍站起了身来。直接走出了大帐：

“诸位何必如此气怒呢？老朽却是有失远迎了，罪过罪过。老朽这里有礼了。”

从大帐里面走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新罗大相金圣泰，眼见到李元霸他们，他欠身微微向众人行了一礼。

“哟，还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啊！”李绩元霸上下扫视了这家伙半晌，冷笑了一声。不过还是朝着金圣泰微微拱了拱手。

“殿下说笑了！若是早知道来人是武王殿下的话，老朽必然早就离帐相迎了！”

似乎这笑眯眯的表情，是新罗人的专利，这老头子的脸上也带着笑容，乍一看还真是让人如沐春风。

“好了，其他的客套话就不要再说了！本王此番前来可并非是游玩、访友，乃是为了你新罗国内的战事而来，有什么话还是先到里面去说吧！”

李元霸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句，随后不等那老头子请他们进去，就自己自个儿自顾自地绕过金圣泰，进了大帐之中。

说实话，这酒宴准备地确实很是丰盛，而且考虑到对方都是唐人，在口味选择上也多偏向大唐，

再加上来的可是极为大唐的王爷，这些主儿的嘴巴早就已经被养刁了，所以金圣泰还挖空心思做了很多的炒菜。

总之就是很丰盛，相当丰盛！

陪坐在李元霸他们身侧的，正是军中一众高层人物，其实也没几个人，毕竟能够上得了台面的，那可都是军中的一二把手，不过这些家伙可没资格和李元霸坐同一桌。

金圣泰与李元霸他们同坐一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也该开谈正事了。

可是他没想到，他这边才刚开口，之前那个胖子金承旭的声音就不阴不阳地传了进来，道：

“唉，要不就说咱们新罗人命苦呢？想我们新罗对大唐那也是年年入贡，岁岁朝拜！可惜啊，现如今我们新罗都快被人给灭了，大唐人这个时候才来，晚了，晚了……”

“金大人慎言……”

与金胖子同坐一桌的人，脸色全都变了，这话平日里在唐军没来的时候说说也就罢了，可是这当着人家的面说出来，这货还真他娘地是作死啊！

“殿下，恕罪，恕罪啊！”

“金大人只是喝多了，都是一些酒话，您可千万别当真啊！”

这群与金承旭围坐在一起的人，一个个全都谄笑着，向李元霸赔罪。

不过是人都看得出来，这些个家伙脸上的表情虽说很谄媚，可是言语间没有丝毫赔罪的意思。

“我们大唐有一句俗语，叫做酒后吐真言！”李元霸慢悠悠地举起酒杯灌了一口酒，砸吧着嘴巴说道：“本王是不是可以认为，他这是在怪我大唐天可汗呢？”

第六百零一章掀桌子

大帐之中顷刻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

肆意编排大唐圣武皇帝李世民，这等罪名可不是他们一个小小的新罗小臣能够承受得了的。

这个时候，李恪、李愔、李愔全都放下了手中的碗筷，双手下意识地搁在了自己的后腰之上，那里鼓囊囊地，别着的是神机府分府新近研制出来的左轮手铳，小巧精悍，威力强绝。

至于另外一桌上，苏定方、李三多、赵三炮……众人的手已经死死地握在了横刀的刀柄之上，一抹寒光，从刀兵下方一寸处闪现，横刀已然出鞘。

金圣泰脸色变幻不定，过了好半晌，似乎是承受不了这大帐之中的压抑气氛了，方才强挤出笑容，说道：

“大人说笑了。那金胖子只不过是喝多了罢了，完全没有针对陛下的意思！此番大唐能够出兵新罗，帮助我们攻打倭国，小臣已经是感激不尽了。可不能因为这金胖子的几句酒后浑言，坏了我们新罗与大唐之间的关系啊！”

“你以为我们在乎和你们之间的那点破关系吗？”李愔结果了花头，他冷笑着看了金圣泰一眼，道：“如果不是你们女王求到了本王四皇叔的头上，我们大唐都懒得对你们出兵！”

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心，对面案桌上的金承旭偏偏在这个时候吼叫了起来：“我们新罗用不着你们唐人，也照样可以击退倭人，真把你们当成救世的神仙了！”

话音方落，暴脾气的李愔可就不干了，他干脆一把掀翻了桌子，怒瞪着眼睛说道：“是吗？那还真是要怪我们大唐自作多情了？既然这样，那老子就直接让大军开拔，返回登州去好了！老子管你们新罗自生自灭啊？”

说到这里，这小家伙竟然转身就要往外走。

李愔的突然爆发。可是把大帐之中的众人全都给惊得够呛，这简直就是要杀人的节奏啊！

不过这帮新罗人也不敢有什么动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愔径直朝大帐的帘布处走去。

“行了，大呼小叫地作什么样子？回来，坐下来！”

就在双方大眼瞪小眼的时候，一直坐着不曾动的李元霸，慢悠悠地看了抬步就要出账的李愔一眼，这才扭过头对金圣泰说道：

“金大相对吧？可能你还不知道吧！你们脚下的土地、你们的城池、你们的草场已经是大唐的了，更不要说你们这些新罗人了。”

“你说什么？”金圣泰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本王说什么了？”

李元霸从地上抄起了一个酒壶，斜瞥了金圣泰一眼。继续说道：

“你们新罗的善德女王，前往我大唐并非是求援也并非依附，而是举国归属！换句话说，你们新罗国的地界儿，从此之后，就是我们大唐的领土了。我们自己的土地，由我们唐人自己夺回来，这又有什么错呢？”

一石激起千层浪，别说众人中地位最高的金圣泰了。在场的所有新罗人都站了起来，一个个全瞪圆了眼睛，不敢相信地看着在坐的李元霸！

李元霸的这番谈论，直接颠覆了这些新罗人的理念。坚持了这么长时间，没想到一切转成空，这算哪门子道理？

不过，说实话。新罗落入大唐的手里，总比落到倭国的手中要强，至少比现在要强上不少吧？

“坐坐。还不坐下，都站起来做什么？可千万不要伤了和气！”

眼前场面越来越混乱，金圣泰呆愣了半晌之后，颓然地坐了下来。失魂落魄的表情告诉众人，他现在心情很不好。

眼见着一种新罗人表情失落，李元霸开口说道：“行了，你们也坐下来，安静安静吧！”

李元霸的声音并不算大，可就是这么一举简单的话，却是让李恪他们全都梓梓然地坐回了高椅上。

“看看你们都成什么样子了？我大唐堂堂的礼仪之邦，岂能与某些山野村夫一般，毫无纪律地随意施为？全都给本王老实呆着！”

李元霸这张嘴也够损的，虽说明面的意思是在骂李恪他们不懂得约束自己，可实际上呢？明明是在说这些发脾气的新罗人是不懂礼貌的土包子，山野村夫。

这些新罗人不是傻子，所以他们一个个气得脸都绿了。

“好了，殿下莫要生气了，我想金承旭肯定不是故意的！来人，给金承旭的脸上泼一盆凉水，他太无礼了！身为我新罗的军中高层，难道这就是你们招呼尊贵客人的方式吗？”

深深吸了一口气，明白了当下形式的金圣泰晃了晃脑袋，对另外在一桌的新罗军中高层喝骂了起来：

“几位殿下，请恕金圣泰的无意之举。这家伙的家人全都被倭国人给杀了，所以平日里多少有些癔症，还望几位殿下见谅。”

不愧是大相，作为善德女王的近臣，很快就想明白了归属这个问题，他向着李元霸他们赔了个笑脸，语气中带着一些焦躁：“水呢，有没有人去取水过来？”

“哗！”

一盆凉水狠狠地泼在了金承旭的脸上，把他淋了个透心凉。

“嘶！”

激灵灵地打了个寒颤，终于想起方才的所做所为的时候，不禁浑身冷汗直冒，这简直就是在自己挖坑啊！

想到这里，金承旭很没脸没皮地跪在了地上，向李元霸叩首道：“王爷，请王爷恕罪，小臣，小臣是猪油蒙了心，酒后失言，请王爷莫要往心里去！”

“您看，殿下！”金圣泰也在一旁帮腔道：“这家伙已经道歉了，都是老朽御下不严，请殿下饶他一条狗命！”

“也罢，也罢！”李元霸摆摆手，道：“本王也不是小心眼的人，不过这新罗大营中你还是别待了，本王不想再看到你了！”

“混帐东西，还不快向殿下谢恩？”金圣泰闻言脸上一喜，扭过头狠狠地瞪了金承旭一眼。

“是，是！谢王爷不杀之恩，谢王爷不杀之恩！”金承旭还以为这次就算不死也得蜕层皮了，没想到到这位只不过是呵斥了他两句，就放他离去了。

由此来看，这位武王殿下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凶残。

“好了，这里这么杂乱，你们都是吃干饭的？”眼见着金圣泰满头大汗地退出了大帐，金圣泰看了看浪迹遍地的酒菜还有破碎的碟子，冲着大帐中的几个新罗侍女狂吼了起来，“还不赶紧过来收拾收拾，把这些东西全都撤下去，换上新的？”

“咱们继续！”李元霸不管那么多，依旧在不紧不慢地喝着酒。

随后，一切就都顺便得多了，李元霸直接把自己的意思告诉了金圣泰，无非就是之后的一切战事，新罗大军必须遵从大唐的指挥，唐军答应击退倭国之后，不侵占新罗百姓的一草一木。

对于新罗来说，大唐的条件并不过分，毕竟用李元霸的话说，他们整个新罗都已经被划归大唐版图了，他们还有什么不好接受的？

.....

第二日清晨，刚过了卯时，唐军大营中就响起了嘹亮的号角声。

原来是李元霸催促着李恪小哥仨在大营中开始点卯了。

营帐中，七千余名身着黑色作训服，背后背着长铗，腰间斜挎着横刀的神武卫汉子，腰杆挺地笔直地迎风而立。

李元霸带着李恪小哥仨，苏定方以及其他身无危重的高层，站在连夜搭建起来的点将台上，感受着下面扑面而来的肃杀之气，很是满意地点点头，道：“不错，看来军心可用啊。”

“嘿嘿，那是！”李恪闻言笑了起来，道：“您也不看看这大军是谁训练出来的？”

这小家伙倒真是挺会拍马屁，这马屁拍的李元霸心里头这个舒坦啊！

李元霸笑了笑，道：“好了！诸君，今晨有探子来报，倭奴在攻陷了当阳城之后，虽说一直都没有什么动作，可是在通往当阳城的另一面，却是有倭国的后续部队在向着当阳城中赶至。对此，不知道你们可有什么想法？”

“王爷，末将以为，我等应赶在倭奴援军未到之前出虹口，与当阳城倭奴一战，即便不攻下城池，也能够挫掉倭奴的锐气。”

李三多踱步而出，道：“左传中有言，‘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挫掉矮矬子们的锐气，要想赢他们就容易地多了！”

“王爷，我赞成李将军的建议！”赵三炮看了李三多一眼，道：“城中倭奴

守军足有两万，在人数上他们本就占着优势，可是兵贵精不在多，再加上这破城池只是泥土夯成，咱们的神武炮完全可以将城池给轰开！只要破了城门，倭奴的生死，对于咱们而言，完全就是予取予夺！”

“好，那攻城方略就放给恪儿你们吧！”李元霸低垂着这脑袋想了半晌，突然开怀地笑了起来。

“啊？”

原本还稍稍带着点失落，以为这统兵打仗地任务从他们脑袋上溜走了，没成想峰回路转，这统帅的任务又跑到自己头上来了。

“啊什么啊？不想当这个统帅吗？”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李恪他们小哥仨一眼，“好了，你们要商量事情去中军大帐，四叔这里还有几句话还要和兄弟们说！”(未完待续.....)

第六百零二章开拔

俗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

更何况李恪三兄弟可是大唐的王爷，虽说难免要学四书五经这些个东西，可是兵法、韬略他们亦是谨记于心。

所以，这几个小家伙一进了中军大帐，就命人将连夜赶制出来的沙盘给抬了过来。

“小六、小七，苏将军……你们且围过来！”

李愔手中拿着一个细细的小木头棍子，在复杂的沙盘上点着，道：

“这里是虹口，这里是三里之外的当阳城。从当阳城到倭奴所占的最近的蓝北城之间，大概有一日的路程，而越过当阳城之后，便是新罗的都城金城了。换句话说，等消灭了咱们以及围在这里的一万名新罗兵卒，金城就必然会成为倭国的囊中之物。”

“三哥，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好了，别净整那些个弯弯绕！”李愔抓了抓脑袋，说道。

“若是现在倭国五万大军皆已齐聚于此，并且在当阳城外的密林当中留有几万精锐的话，咱们就这么全军而去。你们且说说，这里地几万倭国人会怎么做？”

李愔倒是颇有李元霸的气势，没在乎李愔的态度，反问起了苏定方他们几个。

“几万又如何？虽说咱们神武卫人少，但都是精兵良将，再加上神武卫的重型火器，完全可以留下新罗人看守虹口，咱们自己大唐的兵将们冲上前，将那些倭奴给灭了，不是吗？”

这说话的人是一个名叫白炽的神武卫中郎将。

白痴？

还别说，这货的名字和他的人真得很般配，做什么事都不过经过大脑，要不就是脑子里面缺根弦，上头叫他干啥他就干啥，从不考虑后果。

就好比现在，这么硬往上冲着打的念头，也就只有他才想得出来。

不过。白炽这话糙是糙了点，不过李愔却很爱听。

对大唐的神武卫们来说，抛开身上的内甲防护，光说单兵作战能力。那绝对是放眼整个世界都没有这等战力的兵士。

就算是没有火器，光是硬拼，那些矮矬子们也绝对不是个儿！

当然了，李愔可不会傻到只叫新罗人留守，毕竟此番大唐之所以出兵新罗。就是因为新罗被倭国看上了。

再说了，大唐神武卫兵士们虽然悍勇，但是凭什么这种冲在最前面的任务不能让新罗兵士做？大不了，就让他们去当一回炮灰得了，反正新罗人的死活跟他们大唐有一个铜板的关系吗？

以此为标准，中军大帐中顿时变得热闹了起来，众人讨论得非常激烈。

最终，李恪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决定留下一千名神武卫兵士与新罗三千大军一同固守虹口，而剩下的人呢。则全部迎击当阳城中极密林当中的倭国人。

“苏定方！”

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李恪开始下达任务了。

“本王现在命你为大军前锋，待今日午时之前，必须率领大军赶至当阳城下，在此期间，若在密林当中遇到新罗兵士……”

说到这里，李恪的脸上出满了森冷的笑容，“遇到了那些倭奴，剩下的就不用本王教了吧？”

“未将明白！”

苏定方冷着一张脸，在向李恪行了一礼之后。就走出中军大帐。

“赵三炮，你即刻领两百名卫中的兄弟们出动，一路上多派侦骑，探明道途。若有警讯的话，立即回报于苏将军！”

“李三多，你去通知新罗大军收拾行装，命他们派七千大军即刻开拔，前往金城！告诉他们，这次让他们尽管放手去杀。让本王，让咱们大唐的兵士们，看看他们这些新罗人究竟有何能力！”

“白炽……”

一条条命令穿了下去，每一个人都忠实地去执行他们所接的任务。

李元霸的营帐当中，他自然不会真个放任李恪他们去随意地指挥大军，一名浑身都穿着黑衣的天机卫密谍，隐藏在黑暗中，向李元霸禀报听到的一切。

李元霸一边听，一边点头，到最后的时候，脸上甚至出现了欣慰的笑容。

“这几个小子不错，既然还知道考虑全局，不过还是有些放不开手脚，过于谨慎了些！”李元霸摇了摇头，说道。

“卫主，三位王爷年龄尚小，能够想到这几点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大涨内点着烛光，昏暗的烛光映照在这位天机卫密谍的脸上。

竟然是老熟人，李世民身边的头号特务头子，唐忠！

想也是，纵观整个大唐，怕也就是唐忠才能够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地探听到军中机密，而且还不被人给现。

“你说得不错！”李元霸笑着说道：“这次就按照他们的意思办，不过你还是得多费费心，可别让那些倭国的矮矬子们伤了恪儿他们！”

“诺！”

唐忠恭敬地应了一声，随后身体化为一道清风，脚不沾地的飘出了大帐。

唐军大营变得热闹了起来，尽管任务比较分散，可是大军还是很快地集结了起来，半柱香的时间之后，大军开拔。

.....

大军行了约有一个时辰的时间之后，天光大亮。

前方有探子来报，说是已经距定当阳城不过一里有余了，前面也终于到了李恪反复提到的那处密林。

密林之中尽是一些高大、茂盛的林木，林木彼此相连，遮天蔽日，非常适合藏匿，比较适合打伏击战。

李恪想了想，见李元霸仍旧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表情，便咬咬牙说道：

“传令全军，命令大军原地休息半柱香的时间，半柱香之后，大军再次前行。苏将军，小七、小六，你们随我去前面看看。”

李恪这一动，顿时有百来名神武卫兵士紧跟在他们身后往前而去。

在距离李元霸他们所在的道路边上不过数十丈的地方，有一座小山头，小山头上有树木盐仓，很适合用来观察敌情。

顺着陡坡上了小山的山顶，自有兵士掏出单筒望远镜，交给李恪来进行侦察。

与此同时，李元霸有没有放松警惕，同样拿起了一个望远镜观察了起来。

呈现在李元霸眼前的，是一片灰黄色地土地，土地之上一大片葱郁的林木掩映其间，从高处往下看，全都是树冠，倒是偶尔可以看到一缕缕的炊烟飘起，看来这片密林中是真的有人。

...

第六百零三章牛刀小试（上）

这才太扯了吧，刚刚拿起望远镜就发现了情况。

李恪的眉头皱了起来，指着前方的官道对李元霸说道：“四皇叔，您快看那边，好像有人向我们的方向过来了，我们是不是挡住他们？”

“嗯，看到了。”

拿着单筒望远镜，李元霸隐隐地看到正前方地平线上出现了数道黑色的身影。

这些人并没有纵马而行，可是在速度上却是一点都不差，那脚不沾地的速度足以与草原上的豹子相媲美。

看到这些熟悉的身形，李元霸这心里头顿时一松，笑道：

“无妨，这是先前本王派出去的大唐密谍，眼下他们应该是前来禀报敌情的，走，咱们一起过去看看。”

“四皇叔，不对呀！”

爬上了树，站在一株粗壮枝条上的李恪突然开口说道：“四皇叔，他们后面好像还有人呢？看模样，应该是在追他们吧？”

“嗯？我看看！”李元霸听到李恪的话后转过了身子，重新望了过去。

果然，就见在那些大唐密谍的后方还卷着一大片的土龙，那土龙带着滚滚烟尘之气，直逼前方的那些大唐密谍。

“看装扮，他们好象是倭人！”苏定方接过李恪递过来的望远镜看了半晌，突然说道。

“看来，还真是给我们面子啊，没想到刚来就碰上这档子事！”李元霸咧嘴笑了起来，只是这笑容有点冷，“恪儿，下面就看你们的了！”

“是，四皇叔！”李恪点点头，道：“李三多，你即刻率领一队人马前去接应咱们大唐的密谍，至于那些追击的倭国人，能抓活口地就尽量留下一两个舌头，如果他们不配合的话。那就全都杀了，一个不留！”

“诺！”

李三多应了一声，转身下去传达命令。

“哒哒哒……”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下方大军之中就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一队为数在百名左右的神武卫精骑，沿着官道纵马而行，直奔那些黑衣密谋而去。

“砰！”

随着一道铙响，战斗打响了。

可是在战斗打响的一瞬间似乎就已经结束了，几乎是没有什么悬念的。这支追击大唐密谋的倭奴骑兵不过两百人，只需要神武卫兵士们一人两铙，就能把这些家伙们给彻底解决掉了。

幸而李三多还记得李愔给他下的命令，铙下留情，将这支倭国骑兵首领的小命给留了下来。

“这些倭奴还真是不争气啊，这就被解决了？”

李愔收起了望远镜，脸上多少带着点失望的神色。

其实想想也是，倭国矮矬子们已经打下了多半个新罗国了，应该很有些战斗力才对。

可是现在看来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不仅不强。而且弱得风好像都能将他们给刮倒一样。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新罗人的战力，比起倭国矮矬子们还要差！

……

“天机卫密谋常岐山见过卫主！”

这支密谋行进的速度远比众人想象的还要快，当李三多他们的战斗结束的时候，天机卫密谋就已经到了李元霸身前，单膝跪地向他行礼。

“嗯！”李元霸微微颌首，摆手道：“当阳城中情况如何了？”

“回卫主的话，眼下当阳城中已经在暗中集结大军了，一支万人左右的新罗骑兵已至当阳城外五里之处。除此之外，在当阳城外的这一片密林之中。

倭奴还暗藏有将近三万的大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被倭奴精骑发现的！”

那名天机卫的密谍很快梳理了一遍情报，将这些东西都告知了李元霸。

“怎么还有一支万人新罗骑兵？”

听到密谍的禀报。李元霸点了点头，微一沉吟，便向他继续问道：“你可知那些新罗骑兵是从何处而来？”

“金城！”

密谍的回答很快，斩钉截铁。

“消息可靠？”李恪追问。

“可靠！而且我们在出城的时候，可以看到城墙之上有多处缺损，应该是经过了一番苦战。倭国人才攻下了当阳城。此外，城外密林所驻之兵马约有两万余众，他们见了我大军踪迹，倭奴便派出了大量的游骑，绕山路直往金城而去。”

说到这里，那名密谍顿了顿，继续说道：“不出两个时辰的时间，那支万人新罗骑兵就出现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他们便是倭国人的援军！”

“好！你且退下去好生休息吧！”

得知了这里的情况之后，李元霸便吩咐他们下去休息，毕竟探听到这么多的信息，再加上长途奔袭，让这般密谍们一个个看起来风尘仆仆地，他们需要休息。

“诺！”

一众密谍干脆利落地应了一声，旋即退了下去。

“四皇叔，接下来咱们怎么办？”李恪看着远处的密林，说道。

“你们自己拿主意，不过可千万不要徒劳地消耗兵力！”

李元霸丢下了这么一句话，直接转过身子往众兵将中走去。

“既然如此，不如这样吧！若是倭人前来邀战，先叫那些新罗人过去试探一下，看看他们究竟是个什么反应！”

眼见着李元霸渐行渐远，李恪开始传令了。

“这个办法好，不能每次都叫咱们唐人冲锋陷阵，这次也好好用用他们！”

李恪他们勒马回身，领着那数名护卫，扭头朝着来路奔去。

.....

大军后方，李元霸坐在一块巨石上休息，唐忠隐藏在树荫下，就像是一块木头一样。

“看来，倭奴已经是有所戒备了。”

李元霸的脸色很平淡，他回头看了一眼正在发号施令的李恪小哥仨，脸上出现了笑容：

“不过这样也是无妨，就当磨练那三个小家伙了！再加上我神武卫大军乃是军中精锐，休说敌军不过三万，就算是再多上一倍，又如何？”

“王爷所言极是！”

唐忠对此并不发表任何的意见，只是依旧冷着一张脸，说了一句不痛不痒的话。

一个上午的时间，在新罗付出数百条生命之后，终于摸清了前方密林中倭奴的具体人数以及武器装备。

人数嘛，和天机卫探查的基本没有什么出入，大概在两万五千人左右；至于武器装备嘛.....

除了他们倭国人的怪异甲冑还有模仿大唐横刀打造成的倭刀之外，就是盗版手炮了。

说起来这倭奴的发展速度还是挺快的，不过短短的半个月时间，竟然就从手炮升级到了盗版投石火炮。

虽说这种投石火炮的体积很笨重，威力也很小，可那只是针对神武卫而言，对于这些新罗人来说，这种可以一炮下去，瞬间弄死十三四个人的武器，那绝对是战争神器。

不过像这种投石火炮也有一种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因为投石火炮实在是太沉重了，它的运输很成问题，所以隐藏在密林之中的倭奴大军，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运出了这么一台。

唐军营地。

“殿下，我们的人已经付出了数百条的生命，难道还要叫我们一直送死下去吗？”

金圣泰脸上的表情很愤怒，他没想到这些大唐的兵将们会这么无耻，竟然让他们新罗人去充当炮灰。

“当然，我们不会让这些勇士们白白牺牲的！”

李恪摆出了一副大义凛然的表情，道：“不过具体的计划还需要重新制定一下，毕竟你也知道，对方有一种超强的远距离攻击武器，被他攻击到的话，就算是你穿着铜皮铁甲也难逃一死！”

“没错，只要将这东西给搞坏了，咱们大军也就畅通无阻了！”

李愔在一旁帮腔道。

“小臣曾听闻大唐有一种神兵，能够于千里之外取敌将首级，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个时候，金圣泰插话了。

近半年的时间，一直都在听说大唐有一种神兵利器，在发动之时伴有轰天雷响，于数里之外就可以致人于死地。

这等神兵利器，简直是闻所未闻！

不过在见识了倭国的兵器之后，金圣泰渐渐开始相信这种传言了。

“千里之外取敌将首级？”李恪闻言愣了一下，旋即笑道：“金大相说笑了，似这等武器已经属于仙神的范畴了，我大唐虽说道教文化昌盛，可也没听说过谁有这种能力！”

“那之前的传闻……”金圣泰有些傻眼了。

“不过数里之外取人性命的东西，我们大唐还是有的！”李恪看到金圣泰脸上的表情，充满恶意地笑了起来。

啊？还真有！

这大起大落地，实在是太刺激了！

“还是得麻烦一下金大相了！”李恪说道：“一会我们会拉出我们大唐的神武炮，因为神武炮的精准度要求很高，所以我们需要金大相帮我们去确定一下方向，不知金大相？”

得，这不就是摆明了在告诉人家，快去给我当个炮灰吧，你不当炮灰，怎么才能做轨道鉴定，判断出投石炮所在的方位？

金圣泰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的脸色很难看。

不过眼下的形势，是不可能叫那些神武卫去做这些事情的，所以最后还是要落到他们新罗人的头上。

只能说，李恪他们的心实在是太狠了！

看着李恪脸上的笑容，金圣泰只感觉一股子刺骨的寒意，从脚底板‘噌噌’地往上蹿。

...

第六百零三章牛刀小试（下）

当下时间紧迫，已经容不得金圣泰再去细想其他的问题了。

匆匆赶回到新罗大军中，已经是午时三刻了，圆圆的太阳已经高高地悬于半空之中，尽情地释放着光和热。

可是对于这些慢腾腾地往前挪步的近百名新罗兵士们而言，这太阳的光和热完全没有效果，他们心里头依旧冰寒刺骨。

“大哥，看来这次咱们是要死在这里了！”

一个身材矮小的新罗兵士，紧跟在一名高大健壮的兵士身后，声音胆怯。

“别怕！”那壮硕兵士拍了拍身后小兵的肩膀，道：“头掉了不过碗大个疤拉，当初咱们参军就应该想到这个后果！”

“可是大哥……”那名兵士脸色微微一变，道：“咱们不能就这么平白无故地死了吧？连倭奴都看不到，就被他们的武器给炸飞了，我不愿……”

“行了，就算是死，我也要拉个垫背的给我陪葬！”

壮硕兵士脸色狰狞，高举着双手说道：

“兄弟们，当阳城就在前方，那些杀害了我们同胞的新罗人也在那儿等着，等着我们把锐利的刀，劈砍在他们的脖颈上，冲，跟我一起往前冲！”

“杀！”

百名新罗兵士，在这一刻爆发出了最强悍的战斗力的，他们齐声喊叫着，充满了肃杀。

终于，在此刻众人的前方传来了轰天震响，数个人头大小的石头，夹杂着浓烈的火焰飞射了过来，那灼热的气息，将天空似乎都点燃了。

“火石，是火石！”

“快躲开，快躲开！”

“该死的倭国矮矬子，我要你们死！”

近百名新罗的兵卒们全都疯狂了起来，他们四散奔逃，极尽可能地躲避着天上降下来的带着火焰的石头。可是这些火石降落的速度太快了，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躲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石头落下来，轰然砸在他们的身上。

后方。唐军营地。

眼见着这百名新罗炮灰慷慨就义，一众神武卫的兵将们表现出了最诚挚的敬意。

当然了，他们也没有闲着，而是调用所有的可能性，对投石火炮所在的方位进行侦测。

“找到了。东南方位约一里之处！”

突然，一名神武卫兵士大声吼叫了起来。

“好！”李愔的脸上带着狰狞之色，“照此方位，所有神武炮准备，无差别式覆盖攻击，放！”

放！

“东南方位一里之处，无差别式覆盖攻击，放！”

李愔话音落地，整个神武卫大军上空就传来了嘹亮而整齐的传令声。

“轰轰轰！”

轰鸣声在一瞬间就响了起来，完全压过了方才投石火炮的声响。直震得人耳膜发聩，就差点鼻流血了。

就见东南方向一里之外的密林当中，突然爆起了数不清的火红色烟火团，烟火团剧烈燃烧着，染红了半边天。

“轰咔咔！”

也就在此刻，突然一道爆裂的声音响起，便见那片被点燃得到密林中，就像是点燃了高爆炸弹一样，发生了一场大范围的爆炸，其面积竟然波及了有数十丈方圆。

“炸了。炸了！”

拿着单筒望远镜，高兴地就像是小孩子一样的李恪小哥仨，一崩三尺来

高，脸上的笑容充满了感染力。

这种爆炸的威力。也只能是炸掉了放置投石火炮弹药的地方，看来，小倭子们这次悲剧了！

“干得漂亮！”

巨石之上，李元霸很是欣慰地笑了起来，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孩子取得了傲然的成就一样：

“去告诉恪儿他们，让他们去通知金圣泰。可以对倭奴发动冲锋了，这一番爆炸怕是让倭奴损失惨重！”

“诺！”

唐忠恭敬地应了一声，悠呼间消失不见。

.....

事实也正像李元霸所说的那样。

当隐藏在密林当中的倭奴，看到新罗那边又傻乎乎地派出了一支百人的大军前去侦查，骄傲的倭奴人当时就兴奋地合不拢嘴。

“哈哈，这些该死的新罗人，明知道我们有火炮，竟然还敢冲过来，真是不怕死啊！”

穿着明显带着倭国特色的铠甲，后脑上揪起一个可笑髻子的中年倭人哈哈大笑了起来，当即就命令手下开始攻击。

当他看到那些新罗兵士们惨死在投石火炮的威力下，而露出无比残忍笑容的时候，他们的悲剧开始了。

就见一个个足有两个成人拳头大小的黑黝黝的球体，携着风雷之声狠狠地砸了过来。

那些球体在落地的一瞬间就轰然爆裂，其内所迸射出的东西，以及爆炸时所产生的冲击力，让周围一圈的倭国兵卒，瞬间死伤了数十人。

“这是什么东西？”

“神武炮！我知道这是神武炮！”

“唐军，一定是唐军来了！”

毕竟是盗版了大唐的神兵利器，这些倭国人还是知道大唐武器的厉害之处的。

“快，命大军集结起来，万万不可分散开来，否则的话，我们绝对不是这些人的对手。”

那个中年武士嘶声吼叫了起来，脸上的表情虽说狰狞可怖，但是眸中的胆怯却是暴露了他内心中的无限惊惧。

“报，将军！前方新罗大军已快速集结，向着我方急速行来，我们，我们……”

就在此时，一个倭国的探子纵马而归，脸上尘土混杂在水渍间，显得很狼狈。

“混蛋！”中年武士大吼了一声，道：“大军是否集结？还有多少可用兵力？”

“将军，军中可用兵力还有一万一千余人！”

探子脸上充满了苦色。

“什么？咱们这里可是有两万三千余人，这才半柱香的时间，咱们就损失了一万两千兵力！你们都是吃干饭的吗？”

中年武士眼中的惧色更浓了，“命令手炮队上手炮，绝对不能让这些新罗人上前！”

“嗨！”

探子咬牙点了点头，身形一闪就蹿上了马，一面纵马疾驰，一面在口中大吼着：“将军有令，手炮上前，务必不得让这些新罗人靠近营地！”

“嗨！”

大军山呼海啸，每一个倭国矮矬子的眼睛，就没有一个视死如归的。

其实想想也是那么回事，这年头谁他娘地想死啊？

...

第六百零五章交击

相比起倭奴的贪生怕死，这些新罗的兵士们却是要英勇地多了，

他们现在满脑子都是方才那百名新罗兵士慷慨送死的场景，比起逼迫新罗兵士上战场的唐人，他们更恨这些敢于侵略新罗的倭奴。

终于，又过了一刻钟的时间，那数千名新罗兵卒，齐聚在距离密林不过数十丈远的一面缓坡之上。

这里，对于熟悉地形的的新罗兵士而言，是最方便骑兵作出反应和突击的地方，也便于新罗兵士们进行防守。

咚咚咚！

响亮而急促的战鼓声在天地间响起，新罗的兵士们在战鼓声中，极其熟练地摆开了阵势。

这摆在最前面的只是一般的刀斧手，身后是一排有一排的弓箭手，再之后是一群长枪手，再之后的方是新罗的步兵。

当下，这些新罗的步兵们身侧摆放着怪异的长刀，他们半蹲在地上，在他们的身侧还摆放着一面面略显笨重的长盾牌。

相比起攻击用的长刀，这些盾牌显得有些多此一举了，一者是这东西比较笨重，这二者嘛，就是这种兵型配置，怕是那些强大的骑兵，根本就冲不到这些步兵的身前。

.....

就在新罗大军急冲向前的时候，神武卫大军并没有丝毫的举动。

“恪儿，你们几个看看对面有什么情况没有？”

李元霸骑在高头大马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大军的最前方。

“是，四皇叔！”

李恪小哥仁应了一声，抬起手中的望远镜就看了过去。

果然，便见茂密的丛林前方，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新罗的骑兵，他们大部份都穿着怪异的皮甲，只有少数几个看起来像是将领一类的人才穿着了一些

铁片铠甲，以及一些倭国武士服。

那场面虽说比较壮观，可是在李恪他们想来却是怪异无比。这些倭国人吃饱了撑的，明明有防护能力更加强悍的铁皮铠甲穿，为什么要穿没有丝毫防护的布条条呢？

就在李恪想要向李元霸禀报情况的时候，那密密麻麻的倭奴队伍后方传来了号角声。伴着号角，倭奴大军的后方，一队约五千的精骑从大军中剥离了出来，带着一股说不清楚的节奏，向着新罗大军涌来。

“四皇叔。看来这些倭奴是要对新罗大军先行进袭了。”李恪的脸色微微一沉，继续说道：“方才咱们的攻击似乎并没有让他们损失多少战力啊？”

李元霸没有应李恪的话，只是在沉默了半晌之后才说道：“要开打了吗？新罗的阵势才刚刚摆开，基础力量还有些薄弱，这倭国的领头人还算是有点眼力。”

“四皇叔，我看对方至少有一万人，这样的战力似乎是他们总战力的三分之一了吧？这一下来一万人，这帮该死的倭奴，是真想给新罗来个下马威了。”

李恪收回了单筒望远镜，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嘿嘿。叫你们新罗人跟我们这嚣张，等你们的人死个差不多了，还不哭着喊着来求老子？”

李恪这小子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这种想法也只有这小子敢想，敢做了。

“四皇叔，那些新罗人也已经到了预定好的位置了！”这时候，对于新罗大军的动态时刻跟进的李恹已经赶了回来交令了。

此刻，场内的气氛已经分外肃杀了，马蹄声震得原本栖息在密林当中的百鸟，扑棱棱地想着半空中疾逃而去。

沉闷的蹄声。苍凉的号角，肃杀的氛围，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

“杀！”

就在两军相距不过数丈之远的时候，数千倭国精骑的阵型开始变了。那些倭国人在一瞬间奇奇发出雷鸣一般的长啸。

刹那间，倭国骑兵陡然猛然开始加速了，五千柄长刀映着天上的艳阳，

如同一排排的刀海一般澎湃而来。

望着那排成了数排迎头扑来的倭国骑兵，所有的新罗兵将们都是神色凝重，他们不敢用蔑视的眼神看着倭奴。因为他们恨，他们怒，他们要向这些倭奴疯狂地发泄。

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

“弓箭手，准备，放！”

新罗阵营中传来了嘹亮的下令声，足足一千张强弓，在命令下达的一瞬间就被拉成了满月。

“咻咻！”

一排又一排，整整五排箭雨连成了剑雨，带着锐利的尖啸声穿破了云霄，之后猛然往下坠落。

只不过短短的盏茶时间，甚至都没等这些倭国的矮矬子们发动攻击，冲在最前面的至少六百多名倭国骑兵就被乱箭穿心，勒马的力量都没有使出来，就已经倒在了地上。

后面的骑兵没有办法控制住马的冲速，顺着惯性直冲，前面刚刚倒地或是身亡或是受伤的倭国骑兵，在惨叫声中被践踏，猩红色的血沫喷飞，血红色的世界犹如地狱一样。

当然了，有一点不得不承认，虽说这次的攻击让倭奴损失了上千人，可是紧跟在前面骑兵之后的，是一群手中拿着手炮的炮手。

他们座下的马匹虽说不如前面的那些精骑，可是前行的速度依旧迅捷无比。

在前面的骑兵顶替他们顶过了暴雨一般的箭雨之后，倭国的炮手和其他的兵种，距离新罗大军的本阵不过几丈的距离了。

“手炮，准备，抛！”

一个个仿佛手榴弹一样的手炮，被倭奴直接拉开引线，在瞬间丢了出去。

已经拥有足够手炮防御经验的新罗兵士们，瞬间后撤。

可是倭奴手炮爆炸的速度，远比新罗兵士们后退的速度要快得多。

整个大军不过是刚刚往后退了一步，长长的手炮就已经毫不留情地落入了新罗大军当中。

“轰隆隆！”

如同雷鸣般的巨响在冲过了两排新罗的刀斧手们之后，跌落在弓箭手以及长枪兵阵营当中。

猛然的炸响，碎裂的铁片，仿佛土龙翻身般的巨震，让新罗的弓箭手以及刀斧手们有了一瞬间的呆滞。

瞬息之后，无数的残肢断臂被炸飞了起来，骑着骏马的新罗兵士座下的马儿也开始狂跳了起来，将那些新罗兵士们都掀翻在地，而后无情地踩踏了上去。

“啊！”

“这些该死的倭奴！”

“老子就算死也要拉个垫背的！”

这群被手炮祸害得不轻的新罗兵士们，面色狰狞得吼叫着，拼尽最后的力气挥舞着手中的长刀，奋力砍向了那些冲过来的倭奴。

“你们这些新罗猪，还想和我们大和国做对，现在就让你们尝尝厉害！”倭国后方炮手的将军似乎很是张狂，他再次吼叫了起来，“放放放，给我轰死他们！”

“轰隆隆！”

又是一片排山倒海的轰鸣，数不清的新罗人的身体碎片以及焦糊的内脏在烧灼，那种刺鼻的气味让人闻之作呕。

就这样，仅仅是第二波的攻击，本就被倭国手炮炸得有些纷乱的阵形变得更加混乱了。

轰鸣声之后，前三排的骑兵、长枪手、刀斧手中，还能继续攻击的新罗兵士，从近三千人减少到了只有寥寥的数百人，整片斜坡变得空旷了不少。

“不要慌，不要乱！忘记昨日，本将给你们说的了吗？”

就在此刻，平地雷声起，在杂乱的新罗阵营中突然传来了一声爆吼。

新罗人陷入了短暂的停滞，之后在有心人的领导下，新罗大军被重新组织了起来，而此刻倭国后排的骑兵已经无奈收束了马缰。

因为后面的新罗弓箭手们已经重新补充上了，倭奴总不能再次傻傻地准备遭遇攻击吧？

此刻，倭奴所形成的攻击阵形已经渐变地涣散了起来，这也是倭奴的将领指挥不当，典型的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

远处，唐军阵营。

“行了，两轮攻击已经过去了，以那些倭奴的尿性，八成现在已经是高兴坏了吧？”李元霸放下了望远镜，对身侧的李恪说道：“恪儿，你现在李恪率领我千名神武卫悄悄绕道倭奴的后面去，和新罗兵士们里应外合，将这般倭奴包了饺子！”

“双面夹击？”李恪眼睛一亮，道：“是，我现在就去办！”

说话间，这家伙领着两个兄弟，风风火火地就要往唐军大营的方向赶。

“回来！”看到冒冒失失的这几个小家伙，李元霸无奈地叫了一声，道：“别忘了带着兄弟们去那片密林中走一趟，密林中的人能留活口尽量留活口，尤其是穿武士服的！”

“知道了，四皇叔！”

李恪兴奋地朝着后面摆了摆手，分明是没有在意李元霸的话。

“这几个臭小子！”李元霸摇了摇头，继续抬头看着对面战场的方向。

有了李元霸的命令，神武卫大军就参战了。

与前几次的火器作战不同，这一次的神武卫大军，采取的是战阵配合，武力作战。

所有的神武卫将士们凶悍地执起了横刀，虽说并没有坐骑，可是不过一里之地，神武卫大军徒步而行也不过半盏茶的时间。

他们绕到了倭国大军后方，抽出了横刀，手紧握着刀柄，粗壮的腰身紧紧地靠在刀柄之上，就像是那坚硬无匹的钢岩，等待着那无数浪涛一般的倭

奴骑兵的拍击。

他们选择直接攻击倭奴？

不，神武卫兵士们选择攻击的第一目标是战马，那些倭国精骑坐下的战马！

...

第六百零六章李恪小哥仨的首战

斩！

横刀被神武卫兵士们当成了斩马刀来用，这也就是横刀采用的乃是钢，精钢打制而成。◇↓，无论是任性还是锋利度都很是客观，就算当个剔骨刀来用都完全没有问题，就更不要做斩马刀了。

就在距离神武卫兵将们还有约数尺的时候，那些留在后面的倭国骑兵们这才发现后方竟然出现了一条黑色的洪流。

没等倭奴骑兵们反过身子抵抗的时候，那些骑兵连点缓冲的余地都没有，就直接倒下了一半。

那些倒在地上的战马嘶声哀鸣着，不甘地奋力划动着自己的四蹄，可惜啊，马儿的四蹄已经被横刀砍掉了两蹄。

连带着，这些战马背上的倭国骑兵，也同样发出凄厉的吼叫，哭天喊地的跌飞了出去。

想想也是，每一柄横刀都极其地锋利，在划断马的两只后蹄子的同时，马儿的前冲速度并没有降低下来，倒霉的倭国兵士们自然也跟着一起到底。

当然了，有骑术精湛的骑兵反应快，及时飞身下了马，但是却逃不开早就已经拔出横刀，蓄势以待的神武卫兵士的攻击。

于是，倭奴们一个个鬼哭狼嚎地，身上的鲜血更是不要命一样地蹿了出来。

“是唐军，大唐神武卫来帮咱们杀敌了！”

新罗兵士们看到从下面紧冲而来的黑色洪流，一个个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变得兴奋无比。

“杀！”

似乎在鼓励上方的新罗兵士们呢，后冲上来的神武卫兵士们齐声暴吼。

数千柄横刀扫出，倭国骑兵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抵抗之力，手中的锐利倭刀，在那近乎横扫一切的横刀前。就如同像是纸糊的一样，倭刀击出，横刀进！

一瞬间，倭刀断，战马折蹄，就连手握着倭刀的倭奴。都被神武卫在甩出横刀的一瞬间，连同马颈处一同被斩开，划开了倭奴的胸腹，在他们那充满不甘以及无限惊惧的眸光之中，带起了朱红色的鲜血，于半空中淋下了血雨！

比起新罗兵卒，强悍的神武卫大军就如同大海上突然刮起的一阵狂风，没过多长时间就形成了一股海龙卷，疯狂地在倭奴大军中肆虐。将他们的武器绞碎，将他们的身体撵烂。

斜坡上，堆满了无数令人感到惊惧的倭奴尸体，浑身都被对方的鲜血给染红的神武卫兵卒，就像是深渊里面爬出来的修罗一样，敌人的生命对于他们而言，那就是军功！

.....

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斜坡上的神武卫兵士只不过有三千之数。而绕到倭奴后方的神武卫大军却是有五千之数，剩下的两千人在哪呢？

那一片茂盛的密林南端。为数两千人的黑衣神武卫大军，在神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的带领下悄悄潜行。

两千人在密林当中潜行，就算是再轻的脚步也会闹出很大的动静来，可是偏偏这林中的倭国矮矬子们，没有一个发现这里的情况。

不过也是，前方大军战事明显对倭国不利。再加上战场之上嘶喊声，马鸣声，刀柄相触的金铁交鸣声.....一切的一切，传到这些倭奴的耳朵边，让他们惊恐不已。哪里还有心思去在乎他的事情？

“悄悄摸上去，记住，一定要分散开来！”

临近倭国大军了，只剩下了约有树长得距离，苏定方命令大军停下脚步，开始打手势布置任务：“行动！”

“嗖！”

神武卫的身体划过草木树叶，发出‘簌簌’的轻响，没有人在乎这些声音，因为倭奴们都在考虑是撤退回当阳城，还是向当阳城中的倭国大军求救。

“噗噗噗！”

一道道的闷响从密林之中接二连三地响了起来，一名名的倭国兵士们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或是脖子上或是太阳穴上出现了一道刺目的鲜血，随后献血迸溅，倭奴瞬间倒地。

不过短短的半柱香的时间，就在长坡之上即将结束战斗的时候，密林当中的战斗也终于接近了尾声。

“该死的，这些人完了，麻生这头蠢猪！”

密林正中，留着八字胡的中年武士眸子中透着恐惧地怒骂了一声，道：“快，去向当阳城禀报，让他们开一条小门出来，这些神武卫大军可不是我们能够对付得了的，必须借用城中的兵士们才可以！”

“.....”

期待中的回应并没有传过来，中年务实扭头看了看左右，差点被吓个半死。

“你，你们是什么人？”

看着两侧突然出现的身穿褐色作训服，与前方的那些兵士们一般无二的神武卫兵士，突然回过神来，喃喃道：“你，你们是神武卫！”

“答对了，不过没有奖励！”

苏定方对这名中年武士微微颌首，继续说道：“兄弟们，把这些家伙全都给我绑起来！”

轻松暗杀了五千多名倭奴，一众神武卫兵将们多少有些郁闷，毕竟没有让他们尽兴，所以这些仍旧存活着的倭奴们就倒了血霉了。

一群神武卫兵将们围了上去，先是对着那些活着的倭奴一顿海扁，当把这些活着的三十来个倭奴全都揍地像个猪头的时候，前面这上百名神武卫兵士们总算是露出了开怀的笑容。

“他娘地，叫你们藏起来不动弹！活该你们被杀！”

苏定方恨恨地一脚揣在了那个中年武士的身上，道：“走，押着这些家伙们回去见武王殿下！”

“诺！”

与来的时候蹑手蹑脚的相比，这次回去的时候就要显得雄赳赳气昂昂了，还真是凯旋而归。

.....

前方的战事已经彻底平息了，数千名新罗兵士只剩下了两千人，五千名倭奴被尽数屠戮，而神武卫大军呢？却是一名未损，甚至连一个负伤的都没有，这也算是神武卫的正常发挥了。

眼下他们已经收拾完了战场，至于剩下的那些新罗人的尸首，则由新罗人自行挑选出来。

神武卫大军，分别由李恪小哥仨还有苏定方带领着返程。

“擂鼓！”

眼见着两个方位的神武卫大军同时向着初始行军点而来，李元霸冲着几名负责擂鼓的兵士大叫了起来。

总体来说，对于李恪小哥仨而言，今日众人的首战告捷，这擂鼓相迎，立刻他们当得！（未完待续……）

第六百零七章第一战后

唐军大营正前方。

“末将李恪，幸不辱命，前来向上将军复命！”李恪领着如同黑色洪流般的神武卫大军，向李元霸复命。

李元霸脸上的笑容变得灿烂了起来，他冲着李恪他们仨点点头，道：“不错！”

能从李元霸的嘴里头听到这两个字，实在是不容易啊，李恪他们三兄弟感动得都快要哭了！

“军中伤亡如何？”李元霸抬手免了众人的礼，问道。

“禀上将军，我神武卫大军无伤亡，新罗大军只剩两千之数，伤者多不胜数，这些新罗伤者只有几百人可再次作战……”李恪很快就向李元霸报上了此番新罗以及大唐联军伤亡的数字。

对于神武卫大军没有伤亡，李元霸表现得很如常。可是新罗的伤亡人数，却是有些触目惊心了。

这才不到一个时辰的战斗，竟然就让这些新罗所谓的精锐如此损兵折将，李元霸这心里充满了失望。

原本还指望这些新罗人再贡献一些力量呢，现在看来确实有些高看这些新罗人了。

尽管心里头依旧感到失望，但是李元霸的脸上偏生没有一丝的表露，只是稍稍沉默了几息之后，又继续问道：“此番战果如何？”

“此番对倭之战，毙敌一万两千余，另有三十余俘虏，还有数百名尚未绝气的兵卒……”

这次回答的是李愔，只见李愔的脸上没有哪怕一丝的表情，说到这里的时候，他指了指那些还在方才的阵地不远处挣扎哀嚎的伤兵。

“嗯，算是全歼了……”李元霸微一点头，朝着李愔说道：“你们去安排一下，那些活捉的俘虏，最好是从他们的嘴里撬出来点东西。至于那些还有气的但是伤重不治者……就送他们上路。”

这话说得心狠，可实际上还真就是心狠！

你他喵地死就死了，不死还得浪费药给你们治病，太麻烦了，反正已经死了那么多了，就算再杀一些，也不过是尽快让他们在阎王殿前相逢罢了。

“去，让那些受伤的新罗兵士们集中到咱们后方，安排咱们大唐的医官给他们治疗！免得那些新罗人说咱们大唐不近人情！”

看着远方疼痛呻吟，期期艾艾的新罗兵卒。李元霸再次吩咐了起来。

“上将军，我们为何不趁胜追击进攻当阳城，将那些倭人全都灭了？！”李恽此刻上前询问李元霸。

“方才城内已经传来消息，增援倭奴的新罗大军已经距此不过半里之地，眼下并不是最好的动手之机！”

李元霸认真地看着李恽，道：“你们几个要谨记，在与敌征战之时，要随时注意四周的动向，不论是对敌我双方伤亡的判断。还是看敌方有没有援军……这些都很重要，任何一点没有注意到的话，都有可能影响战局。”

李元霸的话其实都是一些最近本的战争理论，李恽他们在平时的时候也学过。只是这到了应用之时，却是有些急功近利了。

当然了，这也不能怪这些小家伙们，毕竟是第一次亲自指挥战争。难免会出些些小差错，只要及时纠正就可以了。

……

远方，在瞭望战场情况的当阳城倭奴们。突然松了口气。

因为他们所惧怕的那只黑色的军队退去了，他们所惧怕的有可能是神武卫大军的存在，并没有趁机攻城，那么他们就暂时是安全的。

“本因坊将军，那支军队难道真的是……”土坯子夯成的城墙上，四五个身穿武士服，统一留着搞笑的方块胡。

谁说平安时代倭国人才留方块胡的？看来在此之前，方块胡也是倭国人的最爱。

“藤原，你猜的没错，黑色作训服，怪异的兵器，强悍的战斗力的……他们就是来自大唐的神武卫！”

站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身高超过倭国人平均身高很多的精瘦中年汉子，他的眼睛中疯狂地肆虐着贪婪的神色，那样子恨不得现在就扑到神武卫大军

中，将整个神武卫大军给接收了：

“如果我大和民族有这样的精悍的大军，就算是否了整个大唐又有何难？”

听到这中年汉子的话，在场的所有倭国人都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看来，这些该死的倭国人，早在唐时就开始琢磨我泱泱华夏了。

“本因坊大人，我们接下来怎么做？”那个名叫藤原的家伙最先从幻想中回过神来，他皱着眉头对那名精瘦中年汉子说道：“看样子，新罗女王金德曼已经去求大唐派兵出兵新罗了，单纯以咱们的力量怕是难以抵抗这些如狼似虎的唐军啊！”

“那也不一定！”

站在最后面的一个胖胖的青年武士，脸上出现了冷笑：“从之前的情形来看，那些唐军对于近身战颇有心得。可是我们现在是在城墙之上，这新罗城墙本就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当初咱们攻击当阳城的时候，还是借助了投石火炮之力，唐军恐怕没有这个能力吧？”

“天野次郎，你是猪吗？”

站在最前面的本因坊回过头瞪了说话的那家伙一眼，道：“方才那一排排的火炮像是神火雷击一样，你以为这破城墙抵挡得住？再说了，我们的投石火炮还是根据大唐的火器改良而来的，论威力，咱们的投石火炮根本不及大唐火器的百之一二！”

“这可如何是好？难不成咱们就在这里等死吗？”田野次郎有些不服气地抱怨了起来。

“酒井，你派几个人去大唐的阵营，看看能不能和他们谈判？”本因坊低着头脑袋想了半晌，道：“就说只要他们不插手新罗之事，我们愿意奉出黄金百万，白银三百万！”

“这……是不是要禀报国主再做决定？”后方，名叫酒井的是个有着花白头发的老头子，看他的样子大概得有五十好几了，保养得倒是挺年轻的。

“啪！”

“混蛋！”

本本因坊并没有因为这酒井年纪大了而有丝毫的留情，转过身就是狠狠

地一巴掌甩了出去，道：

“如果现在将这个消息禀报给国主的话，先不说消息传回国内要多长时间，就算是有消息反馈回来又如何？以国主的性子，你以为他愿意付出那几百万的银钱吗？”

“嗨！”

酒井被骂了，本应该愤怒的面容却变得更加恭谨了，这应该就是倭人的劣根性吧！

“你不用派人去了，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办！”本因坊怒哼了一声，道：“办不成这件事情，你就用不着回来了！”

“嗨！”

酒井能说啥？上司发话了，就算是跑断腿，他也不能说半个不字！

.....

天色渐渐变得昏暗了起来，不论是唐军大营还是新罗阵营，都陷入了沉寂。

吃过了晚饭之后，李元霸命手下兵士去请神武卫的高层来大帐之中进行战后总结。

大帐中。

李元霸站在沙盘前，背着手望着面前的十数位神武卫的将校级军官，道：

“今日你们的战斗，说实话，本王并不是很满意！首先，恪儿你们几个组织的正面攻击；就神武卫的战力而言，本应该能够在半个时辰之内解决战斗，可是因为战术问题，愣是拖了半个时辰，你们要对古今战阵还有各种战术进行深入研究，以后与实战结合在一起.....”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特意看了苏定方他们一眼，道：“这一点，你们一定要和苏定方大将军还有三多、三炮他们多多学习，别看他们是执行者，在这一点上要远远强过你们！”

“是，四皇叔！”

李恪三兄弟脸上的神色也很严肃，因为这话是他们四皇叔说得，四皇叔

的话一定有道理。

“嗯，再说说第二点！”李元霸对三兄弟微微颌首，继续说道：“对于绕道密林当中攻击倭奴……”

夜晚的唐营显得静悄悄地，但是唐军的中军大帐中却是灯火通明。

对于今日的这一对倭之战，神武卫大军作出了深入的探讨，从双方的用兵到战时的指挥，再到兵卒之间的相互配合，以及武器装备的使用等等……

一切都像是重新演练了一场对倭之战一样，在场的上到李元霸下到李三多他们这些军中的中郎将，都是收获颇丰。

……

与唐军大营中的积极总结不同，新罗大营中是一片愁云惨淡。

原本一万精锐大军，只不过是经历了一场战争罢了，竟然就损失了三千的战力，就算是从战场上回来那两千兵士们都是个个带伤，要想在下一对倭之战中发生战力，怕是有些难度了。

“相父大人，这唐军实在是可恶，竟然拿我们当炮灰，这次咱们损失了四千余战力，这笔账一定要和唐军好好算一算！”一个长得五大三粗，脸上还有一快月亮型胎记的中年汉子，脸上带着明显的愤愤之色。

“怎么和他们算账？”金圣泰一脸的愁容，“先不说女王陛下已经将咱们新罗划归到了大唐的领土之内，单说眼下的军事力量，咱们就处于明显的下风！再加上倭奴大敌在前，这个时候和他们唐军算总账，岂不是自掘坟墓？”(未完待续。。)

…

第六百零八章观察

“可是，可是这唐军实在是太可恨了！”这汉子一直在纠结，似乎并不想就此放过唐军。

“说那些又有什么用？”另外一个大腹便便的新罗人，道：“这次唐人没有等咱们的兵士们死绝了才出兵，对咱们而言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说起来，咱们还要感谢他们呢！”

“李长灏，你什么意思？”胎记脸汉子，听到这人的话后，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金昌硕，你对我吼什么吼？显得你嗓门大吗？”名叫李长灏的新罗人不甘示弱地吼叫道：“难道我有说错吗？看看你亲手训练出来的所谓精锐大军，根本不是倭奴的一合之敌。都到现在了，你还有脸在这跟我们大吼大叫，不嫌丢人吗？”

金昌硕脸色顿时往下一沉，道：“李长灏，你……”

“行了，还嫌不够乱吗？”眼见着这两个家伙的争吵越来越厉害，金圣泰终于忍不住了，呵斥道：“眼下我们要做的不是争吵，而是尽快将大军的军心都稳定下来！”

“是！”

李长灏与金昌硕脸上依旧带着愤愤不平的神色，不过此刻倒是都沉寂了下来。

“大人，我们要不要向金城求援？”过了好半晌，那胖子犹豫了一下开口说道：“咱们毕竟此番损失惨重，若想要在赶走倭奴之后重新接管城池的话，就得向金城求援！”

“求援？”金圣泰冷笑了两声，道：“朴新宇早就已经投靠了倭奴，并且私自出动万名大军，想来此刻已经到了当阳城中。咱们若是派兵前往金城求援的话，那才是自投罗网！”

“什么？”

“不会吧，再怎么说朴大人也是两朝元老了？”

“有什么不可能的？他朴新宇可是和我们一直都不对路！”

金圣泰的话，顿时让大帐中人炸开了锅，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出现了气愤的神色。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难不成等着当阳城的同胞们来杀咱们吗？”金昌硕的脸上难免出现了惊惧之色，看得出来，这家伙也是典型地草包。都到现在了，竟然都没看出眼下的形式对哪一方有利。

“唉！”

看到帐中诸人全都只是想着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根本不在乎新罗兵士们的死活，金圣泰不由得重重叹了口气。

.....

一夜无话。第二日清晨，军中诸位将校就赶到了中军大帐内应卯。

就在此刻，有探子来报，说是金城方向援助倭国的大军，于昨天晚上就已经到达了当阳城中。而且，数量与昨日神武卫侦测到的人数相符，刚好万名。

根据传来的消息来看，这万名新罗大军已经是金城最后的力量了，可以说，新罗的都城在昨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大军驻守了。

唯一存在战斗力的，只不过是两千来名的禁军，用来看守城池，以及维持城内的治安。光是这么点兵力。如果这个时候倭国袭击金城的话，怕是这座城池就被破了！

“真地来了？”李元霸抬头看了传信的那名兵士一眼，道：“朴新宇有没有来？”

那名兵士眉头微微一皱，道：“王爷，朴新宇并没有来，不过他的弟弟朴新月来了，据说现在金城已经完全落进了朴新宇的手中！”

“好，那本王倒要出去看看了！”李元霸突然笑了起来，大踏步地走向了昨日观察金城的那处高坡上。

.....

不多时，在一千神武卫高层的拱卫之下。李元霸领着李恪他们三兄弟，来到了山头之上。

拿着望远镜朝着远处张望了半晌，一片新的情况跃入了李元霸的眸子当中。

便见当阳城的城头之上，相比起昨日多了很多身穿铁质甲冑的新罗兵卒。每隔一步的距离便有一名新罗兵士驻守，足足将那土制的城墙给围了一圈。

李元霸的脸上出现了冷笑，道：“多了一万人，不过是多了一群送死的罢了，看来这些倭人还有朴新宇并没有看清楚目前的形势啊！”

李元霸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让他身侧的那些人全都笑了起来。

“王爷。下方新罗大相金圣泰求见！”

便在此刻，一名神武卫兵士急匆匆的地上了山头，向李元霸禀报了上来。

“让他上来吧！”李元霸点点头，对身侧的李恪他们说道：“看来，这些新罗人也坐不住了！”

“嘿嘿，能坐住才怪了！”李恪嘿嘿笑了起来，道：“自己人打自己人，也怪他们自作自受了！”

“下国小臣金圣泰，见过上国武王殿下！”

没过几个呼吸的时间，金圣泰就赶了过来，向李元霸行礼。

“嗯，大相不必多礼！”李元霸对金圣泰微微摆了摆手，道：“昨夜大相休息地可好啊？”

“多谢殿下挂怀，小臣休息地尚可！”金圣泰的语气中有些急切，“殿下，小臣听说这当阳城中又多了万余人，这让攻城的难度增加了许多。不知殿下有何破城之法？”

李元霸笑看了金圣泰一眼，道：“依大相之见呢？”

金圣泰似乎昨日就已经想好了对策，听到李元霸的问话，连忙说道：“昨日在对倭之战时，小臣曾见上国大军，使用了一种极为神异的武器，那重武器攻击强绝，威势惊人，一轮攻击下去就让那些倭奴死伤过半。若是以这种武器轰击城门的话，定能轻松破城！”

“哦？”李元霸哈哈大笑了起来，“大相倒是好想法！但是你可曾想过，这种武器乃是国之利器，整个大唐都没有多少，你以为我们神武卫能够带出来多少？”

“啊？”

金圣泰没想过这个问题，现在倒是有些惊异了起来。

想想也是，刀枪剑戟、强弩弓箭，这些都有数儿，更何况是这种神兵利器？它制作起来定然很是不易，数量应该是有限的，怎么可能让外出的大军携带大量的这种武器？

如果昨日神武卫已经将这种武器用绝了的话，那还轻松个屁地破城啊？

看到金圣泰那张老脸上的失态之色，李元霸邪恶地翘起了嘴角，道：

“不过你很幸运，这种武器我们还真就带了很多，就算是用来攻击十个当阳城都不成问题！不过，凭什么叫我们唐军一上来就去攻击？你们什么都不用做，就等着接管当阳城吗？”

第六百零九章谈判呐！

“这，殿下说笑了！”

金圣泰的脸上出现了尴尬的神色，他有些期期艾艾地说道：“我新罗兵士，目前可用之人只剩下了五千余众，再加上此刻城内有一股兵力是我们新罗人，这同胞之间相互厮杀，是不是有些太难看了？”

“屁的难看！”

金圣泰话音方落，李愔就嗤笑了一声，道：“还同胞，你就敢说这些年来，你们新罗国内没有发生过内战？所谓的同胞，还不是你们这些新罗人没种，知道自己拿不下当阳城，想要拿我们唐人当炮灰！也真亏你们想得出来！”

李愔这话虽然说得难听，可说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3wL

所以在听到李愔的话后，金圣泰酒彻底哑了口，不知道再说些什么了。

就在这平静的场面越发沉凝的时候，前往当阳城的官道上突然迎面来了一队骑兵。

稍后，立刻有神武卫兵士前来禀报李元霸他：“禀报王爷，驻当阳城倭国守将，侧将军酒井龟，欲与王爷一见！”

“哦？酒井龟，这名字可真吉利啊！”

李元霸闻言呵呵笑了起来，道：“侧将，这是什么官位，听起来好像还是什么大官的样子！好，既然他想要见，那本王就去会一会他。这样吧，一个时辰之后，本王自会率领亲卫与之相见。”

“四皇叔，让三哥他们去见也就是了，一个小小的将军，怎么能让四皇叔亲自相见？”李愔三兄弟顿时上蹿下跳了起来，吵吵着不想让李元霸过去。

“行了，你们几个瞎闹腾什么？”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这几个小家伙一眼，道：“只不过是见一只小龟。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那四皇叔，让我们兄弟几个跟着您一同前往吧！”眼瞅着阻拦不成，李恪站了出来。向李元霸拱手说道。

在这几个小家伙看来，他们三个年龄最小。跟着李元霸一者可以涨涨见识，二者嘛，就是不叫那倭国的矮矬子们欺负他们四皇叔。

好吧，就他们这小身板，别说保护李元霸了，不被李元霸保护就算不错了，这几个小家伙摆明了是想要凑凑热闹。

“正该如此！”李恪话音刚落，苏定方就蹦了出来。随声附和道：“王爷，多个人多个照应！您就算不让末将去，带上几位王爷，多少也算是些战力不是？”

得，也不知道这三个小家伙给苏定方他们灌了什么*汤，竟然让这些神武卫的高层都站在了他们这一边。

李元霸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知道再推脱就显得自己矫情了，便说道：

“也罢，你们几个随本王前去也就是了！不过你们记住了，此番虽说不知倭国有何打算。但想来无怪乎谈判、议和之类的，你们几个要谨记，多看、多听、少说话。要不然的话，现在四叔就把你们关在营地中，哪都不许去！”

三个小家伙哪里还管那么多，看到李元霸应承了他们，顿时拍着自己的胸脯说道：“四皇叔您这是说得哪里话？您就放心吧，我们三个一定会听您的话的！”

李元霸见三个小家伙的热情、兴奋地劲头，索性便不再说什么。

之后，李愔自告奋勇地去神武卫大军中挑选了一百名精悍善战的神武卫兵士，打算陪同李元霸一同赴约。

.....

一个时辰的时间过得很快。前往赴约的神武卫兵士在大唐军营前集结。

李元霸有些无奈地左右看了看，很是感慨地晃了晃脑袋。

实在是李恪选得人太有特点了。一个个身型九尺，蜂腰猿臂地不说。就连脸上都跟个面瘫似地，没有一丝一毫的表情波动。

除此之外，他们的身上还背着长铳，鼓囊囊的腰间明显配足了子弹，连带着手炮什么的，也是配备充足。

也难怪李元霸摇头了。这哪里是赴约、谈判的架势，不知道的恐怕会以为是要进行一场攻坚战呢！

随着李元霸带着这百名武装到牙齿的亲卫出了打唐军大营不远，就撞见了满头大汗，身材略显佝偻的新罗大相金圣泰率领着至少三百名所谓的新罗

精锐部下。

原来这家伙在那座小山头上听到了神武卫兵士禀报的情况之后，赶紧窜回了新罗阵营，组织了三百来名兵士，气白咧地要跟着李元霸一起去见那个什么侧将酒井龟，说是为了保护李元霸的安全。

李元霸也不在乎，反正你愿意跟着就跟着好了，老子也没那那么多的闲工夫去搭理你。

就这样李元霸率领大唐阵营走在前面，那些新罗人则是在金圣泰的带领下，大气都不敢吭地跟在李元霸他们后面。

“嘿，狗屁地保护我们的安全！”

一直都没有露头的程处弼，靠着裙带关系被李愔选了来当亲卫，他看了后面的那些家伙们一眼，继续说道：“就他们那点可怜的战斗力的战斗力，还敢说保护我们？还不是怕咱们大唐把新罗给卖了！”

李元霸没有说话，倒是李愔嘿嘿笑了起来，道：“嘿嘿，让他们跟着好了，反正就算咱们真把他们给卖了，他们还能反抗不成？多个跑腿的，不省了咱们自己跑腿吗？”

没办法，没有实力就没有话语权，正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可是他们四皇叔经常说得一句至理名言。

再说了，反正这些新罗人也不是什么好鸟，要不然当初大唐攻打高句丽的时候，这些新罗人也不会趁火打劫，这笔账，李愔他们可是一一直都惦记着呢。

.....

哒哒哒！

就在李元霸他们率领大军向着当阳城前半公里处赶去的时候，后方唐军大营中突然传来急促的马蹄之声。

李元霸的听力比兔子爹都厉害，扭头一看，看到十名身穿黑袍的天机卫密谍，骑着枣红马狂奔而来。

待他们冲到了李元霸之前，连忙下马向李元霸行了一礼，道：“卫主，长安城谍报，八百里加急.....”

一边这样说着，似乎是这些天机卫头领的人，从怀中掏出了一封还带着

火漆的信件，在这枚信件的最下方还有这一枚像是水印一般的黑色虎头。

随意瞄了一眼信件的最下方，李元霸的眉头顿时跳了一下。

伸手接过这封信，李元霸拆开火漆，迅速地读了一通，当看到结尾的时候更是开怀大笑了起来，道：

“哈哈，还真是想什么来什么！这次倭国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我倒要看看，你倭国是退兵还是不退兵！”

“四皇叔，那信里面写的是什么东西？让我看看吧！”

与李元霸同行的一众人全都感到特别好奇，不过只有李愔敢问出来。

“看什么看？”李元霸瞪了李愔一眼，道：“待会你们就知道了，现在你们还是再忍一会吧！”

“.....”

看到自家王爷脸上那揶揄的表情，李愔他们感到很郁闷呢！

在继续磨了李元霸半晌依旧没有结果之后，李愔他们也没有办法了，只能在一边琢磨这件事情，可是那心里就跟小猫抓似的，痒痒地他们难受。

两只大军纵马前行了约有盏茶的时间之后，总算是接近了倭国人特意在当阳城前半公里处设置的临时行营中。

行营里面，早就有一群人马守候在那里了，看他们的样子，大概得有五百来人的样子，其中还夹杂着一些穿着武士服的家伙。

当大军行到这座行营五丈之处的时候，李元霸猛然抬起了手，两只大军整齐划一地出现了停顿，随后便是勒马止步。

行营一方，大腹便便，留着搞笑武士发髻以及方块胡的酒井鬼，慢吞吞地从行营中走了出来，在打量了李元霸他们半晌之后，这才向李元霸拱手行了一礼，道：

“小臣酒井鬼，见过天朝上国使臣大人！并代我大和国主苏我虾夷陛下，向伟大的大唐陛下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噗！

这漂亮话倒是听会说的，不过李元霸可不会信小鬼子.....哦，错了，应

该是倭国矮矬子们的鬼话。

“哦，原来是小龟子阁下啊！”李元霸嘴角翘了起来，脸上的肌肉很不自然地抽了抽，这才慢吞吞地说道：

“本王乃大唐武王李元霸，谢过阁下与贵国国主的诚心了！哦，对了，忘了介绍了！这位乃是新罗大相金圣泰，你们两国应该是存在某些误会吧？来，你们多亲近亲近！”

李元霸这张嘴实在是太损了，哪里是在让他们亲近，分明是在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

“金大相，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看来你我之间真是有缘呢！”酒井鬼的脸上出现了冷意，话语间也带着一股子嘲讽的意味。

“酒井小儿，少拿什么缘无缘地和老子套近乎，老子可是想你想得想要手杀死你呢！”

酒井鬼狠，没想到金圣泰更狠，直接上来就想弄死他。

“哦？没想到两位竟然还是旧识？”李元霸有些惊讶地看了两人一眼，自顾自的叹了口气，道：“哎，倒是本王多此一举了！”

听到李元霸的额后面一句话，酒井鬼到没有什么，倒是金圣泰的冷汗刷刷地下来了。

他可知道面前这位主儿啥事都干得出来，连忙开始解释了起来。

...

第六百一十章倭国人的危机感

“殿下，这酒井小儿曾经代表倭国与我新罗进行过贸易谈判，当时小臣还听信了这家伙的言语，与他称兄道弟，现在想来却是有些可笑！”

金圣泰的老脸上出现了一股涩涩的感觉，似乎这一辈子里面，他很少有看错人的时候。

李元霸不置可否地点点头，安慰性地说了一句：“忘掉曾经吧，人都是要往前看的，似这等无耻小人，你又何必在乎呢？”

听到李元霸那毫不掩饰的鄙夷之意，酒井鬼的脸色也有些不太好看，不过也只能当作没有听到了，毕竟这次的事情是他们倭国有求于大唐，这个时候翻脸，那么这一次的谈判就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

李元霸没有去看众人的脸色，而是自顾自地跳下了战马。

一直跟在李元霸身侧的李恪三兄弟，以及亦步亦趋的赵三炮、程处弼，也学着李元霸的动作，跟着他进了临时行营。

酒井鬼和金圣泰相互对瞪了一眼，好像是小孩子一样地一扭头，气呼呼地走进了行营大帐。

行营里面早就已经摆放好了谈判用的长桌以及一些高椅，在谈判桌上还放了一些新鲜的水果以及点心之类的吃食，似乎这一次只是为了见个面，谈谈心，没有丝毫谈判的气氛。

待众人落座之后，谈判也就开始了。

这当然是什么对他们倭国好，酒井鬼就挑什么话说了。

其大致意思是，新罗的善德女王金德曼，以及大相金圣泰所代表的这一方势力是绝对无耻的小人，以酒井鬼的伶牙俐齿，至少用了上百个形容词，来诉说他们的坏话，任何虚妄的罪名都强行安到了他们的头上。

说什么倭国在以往与新罗的交往中，新罗一直扮演的都是一个贪人便宜，欺上瞒下的主儿，坑害了倭国多少多少的利益。杀了倭国多少多少的人……

反正就是一句话，新罗女王金德曼以及金圣泰他们是坏事做尽，坑苦了倭国，如果不趁这个机会将他们给灭了的话。还真是没办法给国人一个交代了。

李元霸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笑容，对于这个方块胡矮矬子的话，那是一句都不信。

如果小龟子口中的这些个形容词全都用到他们倭国的身上，那倒还算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可是如果用到新罗的身上，那还真是扯淡呢吧？

所以，李元霸只是逐字逐句地反击，有的时候还冷嘲热讽几句，到最后的时候，更是直接抬出了新罗已经归附了大唐。

而听到这一点地时候，小龟子矮矬子，脸上的表情就像是吃了大便一样，在一瞬间就变得难看了起来：

“殿下是在说笑吗？新罗什么时候归附大唐了？前些日子小臣还曾经见过辅相朴新宇！这新罗尚是善德当道，何曾成了大唐的领地？”

这他娘地太可怕了。没听说新罗成了大唐的了！

要知道，虽说新罗年年向唐朝拜，岁岁向大唐纳贡，可是并不代表新罗就成了大唐的了？这成为附属国和直接归附，纳入大唐的领土，完全就是两码事啊！

“辅相朴新宇，他算个什么东西？”

李愔三兄弟早就已经被两人的闲扯淡给扯地昏头昏脑的了，这个时候哪里还管得了那么多，直接把李元霸之前交代的话给抛到了九霄云外：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新罗当家作主的似乎是善德女王吧？他朴新宇在女王面前那就是个屁！”

“愔儿！”

李愔的话并没有错。李元霸叫这一声也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只是告诉李愔别再说话了。

“本来就是嘛，什么狗屁朴新宇……”李愔的声音小了下去，只是这碎碎念却是唠叨个不停。

李元霸回过头来看着酒井鬼。道：“如果小龟子阁下不信的话，大可以去问一问嘛！只要他们说半个不字，我神武卫大军二话不说，扭头就返回大唐！”

“不错！”金圣泰阴沉着脸吐露了一个事实，“我新罗早在半月之前就已经

向天朝上国递上了归附降表，并且我新罗善德女王陛下。现在还在大唐……”

酒井鬼此刻脸色可是相当难看，他万万没想到善德女王竟然还玩着一手，这样原本不过是新罗与倭国之间的战争，现在却演变成了倭国与大唐之间的战争，而且还是他们倭国自己送上门去的。

似大唐这等庞然大物，倭国完全不是对手，如果大唐想要捏死他们的话，都不需要倾尽全国的兵力，光是神武卫大军就能够把倭国给灭了国。

“你大唐实在是欺人太甚？谁说这新罗成了你们大唐的领地？我们倭国可不认！若是你们执意要插手倭国之事的话，别说几百万两银子没了，我们倭国的神兵利器，会直接轰破了你们大唐的国都！”

一直站在酒井鬼后头的一名倭国武士，再也忍不住了，一把就拔出了腰间的倭刀，对李元霸他们吹胡子瞪眼地大吼了起来。

“锵！”

其他的倭国人也不甘示弱，一个两个地就像是下崽子的耗子一样，嗖嗖地往前蹿。

“你们他娘地敢往前一步试试？”

苏定方顿时大怒，一把从后腰上掏出了小巧精悍的左轮手铳，黑洞洞的铳口对准了酒井鬼的眉心，道：

“还神兵利器？不过是偷了我大唐的火器做的研究，你以为你们倭国盗了我大唐的技术，还能够逍遥于世？等解决了新罗之事，你们倭国也就离灭国不远了！”

什么！

听到苏定方的话，那些知情的倭国人全都是脸色惨变，他们自然知道，在他们口中所谓的神兵利器，其实都是偷盗的大唐的技术，可是对于大唐的火器而言，它们的神兵利器那就是个笑话！

现在事主儿终究是找上头来了，看来大唐早就已经盯上倭国了！

李元霸对于苏定方的表现很满意，不过嘴上他却说道：“苏将军，怎么如此呢？正所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况且眼下我两国之间尚未谈论出结果，怎可如此剑拔弩张？”

“渡边，混蛋！还不快收起刀来？”

酒井鬼的脸色也很难看，实在是面前的这个黑洞洞的东西，让他这心里头虚啊！

...

第六百一十一章战就一个字！

“可是将军，这些唐人实在是可恨啊……”

名叫渡边的家伙并没有听从酒井鬼的命令，他双手中的倭刀横举，手上更是青筋暴起，似乎就要这样砍出去一样。

“混蛋！”

酒井鬼嘴中大吼了一声，随后转过身子，恶狠狠地甩出一巴掌，重重地抽在了渡边的脸上。

就见渡边左面的脸颊一瞬间就变得红肿无比，一个血淋淋的手掌印很快凸显了出来，看起来有些渗人。

看来酒井鬼这家伙下手挺狠的，这一下为了表现诚意，也算是拼了全力了，根本就没有留情。

“嗨！”

要不说倭国人就是贱呢，这被抽了一巴掌，渡边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愤怒，反倒是双脚一并，低垂着脑袋，脸上的表情更加恭敬了起来。

其他的倭国人见此情景，都被吓得收起了手中的倭刀，一个个就像是松柏一样，腰板挺得笔直，脑袋垂到了胸前。

“嗯？定方！”

苏定方这边呢，在李元霸叫了他的名字之后，苏定方他们这些大唐的兵将们，全都收起了手中的武器，不过脸上的表情依旧严肃。

当下，行营当中的气氛有些凝滞了起来。

到后来的时候，还是这酒井鬼最先沉不住气了，他有些艰难地咽了口唾沫，脸上堆起了难看的笑容，向先前拔出左轮手铳的苏定方谄笑了起来，说道：

“是小臣一方失礼了，这位大唐的将军，小臣的人一时冲动，险些乱了我倭国与大唐的和气，还望这位将军看在我们两国尚未交战的份上，莫要怪罪才是！渡边淳一郎，还不快向武王殿下，还有这位将军赔礼道歉？”

“嗨！”

这渡边还真是挺听话的，在酒井鬼话音落地之后。渡边就站了出来，躬身向李元霸以及苏定方行了一记大礼，同时嘴中说道：

“尊敬的大唐武王殿下，尊敬的大唐将军大人！方才是小将不懂分寸。冒犯了两位大人，还请两位大人一定要原谅小将！”

“好了，定方！”

李元霸并没有将这件小事放在心上，不过有些话还是要说给这些该死的倭国矮矬子们听的：

“你看啊，这世上有一种动物叫做犬。又叫狗！你说看家护院的狗咬了你一口，难不成你还得反咬回去不成吗？”

“哈哈，王爷这个比喻还真是恰到好处啊……”

“就是就是，老狗咬了咱们一口，咱们难不成还跟那个畜生一样，咬回去吗？”

“当然不会！如果是老子的话，老子会直接弄死他，炖了它吃狗肉……”

李元霸的话，让在场的所有唐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同时肆无忌惮地开起了玩笑。根本就没有在意对方倭国人的脸上开始出现了难看的表情。

苏定方知道李元霸的意思，虽说大唐与倭国是注定要开战的，可并不是现在。

所以苏定方脸上出现了淡淡的冷笑，道：

“行了，你的道歉，本将收下了！不过你可是要记住一点，我大唐的威严，不是谁都可以冒犯的！就算是有人辱骂了我大唐哪怕一个字，本将也绝对会百倍讨之！”

苏定方这话说得还真是热血沸腾，听得李恪三兄弟。双眼都差点冒金星了。

这话既是一种警告，更是一些威胁，甚至可以说是宣战！

这下子，不论是酒井鬼。还是其他的倭奴，脸色都已经变得彻底阴沉了起来。

这些倭人也不全都是没脑子的人，至少现在他们已经搞明白了。这句话

一说出口，那意思就很明显了，两国交战已经成了定局，再也没有了丝毫的转环余地。

想到这里。再卑躬屈膝，只会叫人看不起。

说起来，这倭国人其实也是有些血性的，只是这种血性被奴性给强行镇压了下去罢了。

站起身来，酒井鬼很是漠然地看着李元霸，道：

“小臣明白，贵国的兵力虽少，可是在战力方面不可小觑！可是我大和国人也不是吃素的，真要两国交兵的话，谁胜谁死都还不好说呢！”

“哈哈！”

李元霸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这下子，别说是那些倭奴了，就连同一阵营的唐人还有新罗人都感到莫名其妙。

王爷是不是疯了？

就在众人全都感到疑惑不已的时候，李元霸放声说道：

“小鬼子，你们这些日子在新罗国内与新罗人作战，虽说一路上攻城略地，险些将新罗给灭了国，可是你们可曾想过倭国国内的情况？”

“你什么意思？”酒井鬼脸色微微一变，说道。

“没什么意思！”

李元霸无所谓地耸耸肩，道：“很可惜啊！不得不告诉你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大唐皇帝已经密派右骁卫大将军，剑南道大都督李靖为平倭大总管！亲率三万大唐精锐大军，从登州搭乘载有神物炮的帆船，借道高句丽，侵袭倭国。”

说到这里，李元霸特意停顿了一下，看着帐中的一众倭人突然变得惨白无比的脸色，继续说道：

“我大唐军队自倭国南部登岛，以新式神武炮、冲锋铳、手炮、地滚雷……等强势火器，一路攻城略地，眼下已经攻到了京都！你们的倭皇苏我虾夷已经携皇室还有部分贵族，连带着一万多名倭国兵士出逃海外了！现在应该已经找了一个地方藏起来了，哈哈……”

酒井鬼的脸色随着李元霸的诉说，变得越来越难看，到最后的时候更是

惨白如纸，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李元霸，嘶声吼叫道：

“笑话，你是在说笑话吗？我倭国国内人人皆兵，更是有六万精锐大军护卫京都！短短的半个月的的时间，你竟然就说我倭国已经被你们大唐军队给攻陷了，难道不是在说笑话吗？”

“你大可以不信本王的话，不过本王可不承认自己在说笑话！”

李元霸看着酒井鬼微微摇了摇头，道：“现在的你们，在本王看来就是一群丧家之犬罢了！自己的国家已经被灭了，竟然还有心思在外面征战别的国家，笑话，真是笑话啊！哈哈哈哈……”

丢下了这么一句话，李元霸大笑着站起身来，也没和众人打招呼，转身就向着行营之外走去。

一群唐人以及新罗人，在傻呆呆地看了李元霸离去的背影半晌之后，总算算是回过味来，紧追着李元霸出了行营大帐。

当下，行营当中只剩下了一众倭人，看他们的样子都像是得了癔症，一个两个的，脸上的表情僵硬，眸子中兀自带着不可思议的神色。

“将军，这李元霸说得会是真得吗？”渡边忍不住了，向酒井鬼询问了起来。

“哼，这种鬼话你也相信？渡边，你是不是脑子被猪给挤了！”

酒井鬼有些气急败坏地看了渡边一眼，继续说道：“我们国内光是精锐大军就有六万之数，再加上那些平时或是农耕或是行商的预备兵卒，足足十万之众！区区三万唐军就想破了我们的京都，开什么玩笑？”

“是啊，我国内大军足有十万之众，唐军根本就攻不破嘛！”

“哈哈，虚张声势，没想到唐人也学会虚张声势了！”

“想骗我们投降，竟然想出了这等拙劣的理由，唐人是不是傻了？”

就像是在自我安慰一样，这些倭奴们都在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因为在他们自己看来，三万人打败十万人，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

就在倭人还在妄自尊大地标榜自己的国家如何如何强大的时候，已经在回程路上的唐军阵营，也平静地有些过于诡异了。

“四皇叔，方才您在行营当中说得那些话都是真的吗？”一直都表现地老老实实，没有丝毫多嘴的李恇，在自己两个哥哥的撺掇下，还是问了出来。

当然了，其实这小家伙心里头也很好奇。

“你也可以当成是假的！”李元霸神秘地笑了笑，道：“不过，四叔我可没有骗过你们呦！”

“竟然是真地！”

这下，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起来。

这回大唐皇帝的保密工作实在是做得太到位了，他们这些大唐的高层兵士们，竟然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

不过这也算是捷报，而且还是一份大快人心的捷报！

“真可惜啊，这次李叔叔不声不响地灭了倭国，我们表现得机会没有了！”在一番兴奋过后，李恇的情绪突然变得低落了下来。

“没关系啊三哥！”李恇安慰李恇，道：“别忘了，这里还有一些倭奴呢！以他们的行事风格，断断不会和咱们妥协的，所以咱们还有机会杀掉几个倭国矮矬子，好好出出气！”

“对呀，不能去倭国征战，那就不能放过眼目前的机会！”李恇咬牙切齿地说道。

“行了，你们几个小家伙就不要瞎琢磨了！”

听到三个小家伙对话的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他们一眼，道：

“瞧着吧，以这些矮矬子们的尿性，可能再过一日就会忍不住对我们动手了。毕竟眼下形势是敌众我寡，他们不会放过这唯一的机会的！”

...

第六百一十二章小鬼子的偷袭

重新回到大唐军营的时候，已经是日落西山了。

李元霸吩咐跟随自己前往谈判的一众神武卫兵将们用过晚膳之后，重新将众人给叫到了中军大帐之中。

这一次，李元霸并没有讨论战术或者演练战阵什么的，反倒是一反常态地询问起关于军队管理上的问题。

就这样，看似无聊的一晚就这么悄悄溜过。

第二日清晨，李元霸才刚刚点卯完毕，就有神武卫的探子前来禀报，说有一支约万人的大军，突然从密林之处出现，直往当阳城而去。

“又出现了一支万人大军？”李元霸感到很奇怪。

这情况似乎不对啊，如果这样来算的话，倭人大军囤积在当阳城中的兵卒，至少有四万之众了。

可是除了前来增援的一万新罗人之外，这突然出现的一万多人又是从什么地方蹦出来的？

“四皇叔，管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只要是奔着倭人来的，就一定要把他们给灭了！”

李愔很是有些跃跃欲试，好容易有机会杀几个倭国矮矬子了，可不能放过这样的好机会。

李元霸想了想，摇头道：“不用，放他们过去也就是了！当然了，如果他们不想进当阳城的话，就算是撵，也要把他们给撵进去！”

“啊？为什么要这么做？”众人都感到很奇怪。

“先前倭国大军满打满算不过三万人，可是昨日在密林中的也是三万大军，就这三万大军被我们这不到数千联军给灭掉了，你说他们此刻还敢小瞧我们大唐吗？怕是得当了缩头乌龟，不敢出来了！”

李元霸继续为众人分析道：“还有一个道理你们可能不懂，那就是在人被逼陷入绝境的时候，任何的救命稻草都会珍惜！任何可以活命的机会，都绝对不会放弃！如果说三万大军他们怕失败的话，可若是再加上一万呢？这可是促使他们与我大唐征战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明白了！”李恪恍然大悟，道：“四皇叔这是在给这些倭奴希望。给这些倭奴活的希望！可是当他们真正面对咱们的时候，怕是会彻底绝望了！”

“.....”

听了李恪的话，这些正直的神武卫高层，全都无语地看着脸上出现笑容的李元霸。脑子里头只有两个字：“阴险！”

.....

入夜，月色深沉。

一支为数在三百人左右，全身都包裹在黑色夜行衣中的短小精悍的队伍，从当阳城北门上溜了下来。

“野村大人，我们就这样摸过去。是不是有些太过冒险了？”

跟在第一个人后面的，整个身体都包裹在黑衣中，只留下了一双眼睛的黑衣人，有些迟疑地用倭话对前面的人说道。

哟，竟然是倭国矮矬子们！

“混蛋，小野，你若是再扰乱军心的话，我现在就杀了你！”

最前面的那个名叫野村的人，恶狠狠地瞪了身后的人一眼，道：

“我们可都是效忠于国主陛下的。此次国主陛下命我们前来执行此次任务，是对我们的信任，一定要成功杀了李元霸！”

“嗨！”

小野眼中闪过一丝愧色，连忙低头认错。

“好了，等完成这次的任务之后，你自去夺天那里领罚！”野村似乎并不欲多说，而是将所有的精神都投放到了任务中。

“大人，再有百丈的距离就到了唐军大营处，前面已经开始有兵士巡逻了，我们要不要停一停？”

又往前行了大概半里的路程。这群黑衣人中的探子前来禀报。

“不必，巡逻的唐人不过百人！吉川，你待会领第三小队的人出去解决掉

那些巡逻的唐人，然后咱们再悄悄地摸进去……”

野村开始布置任务了。只是不知道他们的任务能不能顺利完成。

……

唐军大营，今日负责巡逻的将官是李三多。

本来，身为神武卫中郎将是用不着亲自巡逻的，可是苏定方认为这些倭奴是绝对不会老实地，所以便命神武卫大军中的几名中郎将分别负责巡逻事宜。

“三哥，咱们这一天天的巡逻。有什么用啊？”说话的是一个看起来有些懒散的青年，他跟在李三多的屁股后面，有些困倦。

李三多扭头看了那名青年一眼，说道：“小九，你小子给老子打起精神来，大将军既然安排咱们这样轮守，自然有他的道理，如果在咱爷们轮守的时候出了意外，老子送你去大理寺诏狱当黑白无常！”

“别呀！”想想大理寺诏狱那种成天不见天日的枯燥生活，小九那张本就有些病恹恹的脸更白了，“我精神，我现在就精神了！”

这小子明显感觉到三哥说得不是气话，当时就挺直了腰板。

“沙沙！”

就在这时候，李三多的耳朵微微一动，突然听到了一道细微的声音。

“三哥，怎么了？”小九离李三多距离最近，自然察觉到了李三多的小动作。

李三多没有说话，只是做了一个禁声的动作，同时右手随意地打了几个手势。

这看似随意的几个手势，其实是在告诉巡逻队的百名兄弟，有敌情，待会继续巡逻的时候要分散开，还有就是要小心。

又往前走了约有盏茶的时间，百名巡逻的神武卫兵士全都分散了开来，大概每十丈一名兵士。

“咻！”

就在这时候，上百柄飞刀或是从西北方向，或是从东南方向，向着李三

多他们这些神武卫兵士们极飙飞了过去，目标直指他们的咽喉之处。

在灿烂的月光之下，飞刀的刀锋上闪过一抹幽绿色的光华，竟然淬了毒！

“来了！”

在李三多的提示下，早就已经有了准备的一众神武卫兵士们，很快就反映了过来，他们或是矮身，或是侧身，或是向前……

成功躲过了飞刀的 attack 的同时，一众神武卫兵士们手上的动作也不慢，直接从后背上拔出了汉阳铳，推弹上膛，扣动扳机！

“砰砰砰！”

一时间，就像是商量好的一样，一道道响彻天穹的铳响划破了天穹，直接向着方才攻击他们的方向回击了过去。

…

第六百一十三章偷袭不成反被歼

“啊！”

与铙响声一同响起的，是一道道更加凄厉的吼叫声。

这些神武卫兵士们，那可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一个个对于弹道轨迹的寻找，都是专家级别的。

弹道如此，比子弹要慢上不少的刀道更是如此。

在飞刀向他们射出的一瞬间，这些神武卫的兵士们就已经找到了那些倭国偷袭者所在的方位。

所以，这些倭国矮矬子们倒了血霉了！

“啊，逃啊，快逃，被他们发现了，任务失败！”

这只百人暗杀小队一瞬间就彻底乱了起来，在方才的射击中没有死掉的那些倭国暗杀者，只剩下了三四十口子。他们疯狂地吼叫着，顾不再掩藏自己的身形，开始夺命狂奔了起来。

“回来，你们都给老子回来！”看到自己的手下们为了活命全都逃跑了，吉川这个小队长顿时愤怒难当。

“哧！”

抽出倭刀，亲手将从自己身侧跑过的一个手下给砍了脑袋，吉川愤怒地吼叫道：

“谁若是胆敢再次退后的话，一律杀无赦！他们不过百人，赞么可都是倭国的精锐！你们杀，给我杀回去，灭了他们，回去我给你们向国主大人请赏！”

这话说得怕是吉川自己都不信，不过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现在如果不拼一下的话，怕是他们想要活命的可能就更低了。

听到这些矮矬子们的倭话，李三多的眼睛顿时变得赤红无比：

“倭国的矮矬子们，老子还没去偷袭你们，你们倒是自己送死来了！好好好，兄弟们，给我放手杀，一个活口都不许留！”

“杀杀杀！”

巡逻队中的百名兄弟们全都癫狂了起来，一个个嘶声吼叫着，手中仍旧端着汉阳铳就像是天上下的火雨一样，不停地喷射着赤红色的火光。

一枚枚细长的子弹。笔直地镶嵌到了这些倭国人的身体中，带走了他们短暂的生命！

战斗，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结束了，倭国的暗杀小队。连同小队长吉川在内，全部惨死，无一生还！

.....

“这是什么情况？”

“刺客，有刺客！”

“快，速去护卫几位王爷的安全。命大军搜索整个大营！”

就在汉阳铳响起的一瞬间，整个唐军大营全都被点亮了。

原本陷入熟睡中的唐军兵士们，以最快的速度穿戴整齐，一个个手中提着汉阳铳，如狼似虎地冲出了营帐。

而李元霸还有李恪他们休息用的营帐，则是这些神武卫兵士们的第一保护对象，每一个大帐之外，都有百名神武卫兵士在守护。

“赵三炮，你即刻率领一支五百人的卫队搜索整个大营，若遇刺客的话。能活捉的就尽量活捉，不能活捉的，就地格杀！”

苏定方站在李元霸休息用的营帐前，脸色阴沉地都要滴出水来，声音中更是透着一股子从未有过的怒火。

“诺！”

赵三炮应了一声，领了五百人在大营中像是疯了一样地搜索了起来。

李元霸的大营中，李恪三兄弟在神武卫的护送下赶了过来。

“四皇叔，是不是倭国人来偷袭了？”

李恪永远是最好战的那一个，经历了这番刺杀，小家伙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胆怯。反倒是跃跃欲试起来。

李元霸脸上出现了冷笑，他说道：“除了他们，还能是谁？”

“太好了，四皇叔！”李愔噌地一下站起身来。道：“四皇叔，我去干掉他们！”

李愔也不甘示弱：“我也去……”

“你们俩给我老实呆着，哪都甭想去！”李元霸重重地两巴掌拍在了两个小家伙的肩膀上，说道。

李元霸这样说，也是出于对他们安全的考虑。

毕竟能够前来唐营执行刺杀任务的，肯定都是倭人精挑细选出来的。纵然是不能和神武卫相比，也比李恪他们三兄弟要强得多，绝对不是他们可以对付的了。

“可是四皇叔……”李愔他们还是有些不甘心。

不过李元霸可不管他们，而是自顾自地对走进大帐的苏定方说道：

“定方，这次务必要留下几个活口，本王倒要看看，这倭奴是不是脑子被驴给踢了，竟然胆敢夤夜来咱们唐军大营捣乱！”

“诺！”

苏定方恭敬地应了一声，转身去下达李元霸的命令。

……

唐军大营，数十丈之外。

听到唐军营地之中传来那杂乱铙响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这次的暗杀任务失败了。

“该死的！”野村狠狠地锤了一下地面，眼睛中喷射出无尽的不甘之色，“这吉川好歹也是国主培养多年的精锐，没想到却是如此办事不力！该死，该死啊！”

“野村大人，这次的任务怕是难以完成了，咱们还是撤吧！”小野的眼睛中露出了急切的神色，看得出来，他并不想再继续执行这次任务了。

“你真地想死吗？”野村中缓过头恶狠狠地看着小野，道：“要不是看在你

姐姐的面子上，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小野的语气有些急：“野村大人……”

“闭嘴！”野村冷声道：“一击不中就远遁而去，那是懦夫所为！此番就算不能杀掉李元霸，也要杀死几个神武卫中的高层，决计不能空手而归！”

“轰！”

就在野村话音落地的一瞬间，祸从天降！

一枚足有两个拳头大小的黑黝黝的炮弹，重重地跌落了下来，而后发出轰天震响，彻底爆裂。

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直接轰死了三十多个倭奴，之后那些数不清的黑色弹片四散飞射，在周围的四五十个倭奴还没来得及回过神来，就直接被弹片带走了他们罪恶的生命。

“他们竟然动用了神武炮！”

野村虽说距离较远，可是在这一次的炮轰中也受了点轻伤，不过这点伤对于野村来说没什么大碍。

“杀！”

在一阵炮轰之后，紧跟着便是山呼海啸一般的喊杀声。

就见至少一千匹骏马，在身着黑衣的神武卫的催动下，快速向着野村他们所在的方位而来。

“在那，他们在那！”

冲在最前面的赵三炮眼尖，直接抖手甩出了汉阳铳，尚在马上就看都不看一眼地放了一铳。

“三炮，吩咐兄弟们，莫要再动用火器，王爷要我们抓活的！”

苏定方就跟在赵三炮身后，眼见着赵三炮放铳，连忙吩咐了一句。

“是！”赵三炮大吼了一声，扭转头来，对身后的兵士们说道：“大将军有令，不得使用火器，抓活的！”

“是！”

这群神武卫竟是们大吼着，不过身上的气势却是一点都没见少。

“锵，锵！”

四条腿的总是要比两条腿的速度要快得多，没等野村他们逃跑，神武卫就已经追上了他们，与倭奴交上了手。

正像李元霸所预料的那样，这群倭奴比之白天的那些军旅之人，单单是从个人武力上就要强出了不少。

当然，是比不上神武卫的。

所以这场战斗并没有持续多长的时间就结束了，原本三百人的倭奴暗杀小队，除去已经被李三多他们消灭掉的一百人之外，这些剩下的人只存活下来七十多人。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仍旧存活的人里面，就包括暗杀团队的首脑人物野村，还有他的小舅子小野。

.....

眼下刚刚过了丑时，月亮悬挂于高空之上。

大唐中军大营中早就已经是灯火通明，李元霸和李恪三兄弟沉默地坐于帐内，一个个神色严肃。

“殿下，殿下可在.....”

“大相，你不能进去.....”

就在这时候，大帐之外传来了杂乱的吵闹声，李元霸能够听出来，这声音的主人是新罗大相金圣泰。

“放他进来吧！”李元霸冲着帐外喊了一声，同时示意帐内的兵士准备好茶水、座椅。

毕竟金圣泰代表的是新罗国，该有的礼仪还是要有的。

“下国小臣金圣泰见过武王殿下！”进了中军大帐，看到李元霸他们好端端地坐在帐子中，顿时松了一口气。

“哦，原来是金大相啊！”李元霸故意露出了一副惊讶的表情，道：“不知

金大相夤夜造访所为何事啊？”

呸，揣着明白装糊涂，李元霸还真是能装啊！

纵然金圣泰是好脾气，听到李元霸的话时也翻了个白眼，道：

“王爷，方才贵军大营中先是传来铙响，随后便是大营乱起，到最后的时候又是放出了轰天雷，不知……”

“哦！”李元霸有些恍然地说道：“没什么事情，不过是几个倭国耗子前来倭唐军大营捣乱罢了！眼下这些矮矬子们已经被抓起来了，不知道金大相有没有兴趣，与本王一起审一审他们啊？”

“啊……好！”金圣泰呆愣了一下，这才反应过来，连忙应承。

“恩！”李元霸淡淡地点点头，道：“三炮啊，把那些胆敢擅闯倭唐营的倭奴，全都带上来！”

“诺！”

赵三炮面色阴沉地点点头，转身就出了营帐。

过来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就听大营之外传来嘈杂的脚步声。

随后，就见一群彪悍的神武卫兵士，押着七十三名全身都包裹在黑衣中的倭人进了中军营帐。

...

第六百一十四章当阳城中的苏我虾夷

“跪下！”

押着这些倭国矮矬子进营帐的是李三多，他狠狠地一脚踹在了那个为的名叫野村的倭奴膝弯处，同时嘴中大呵了一声：“当了俘虏还这么嚣张，真以为不敢杀了你们吗？”

噗通！

这些倭奴开始的时候是没打算跪，毕竟任何一个死士都是硬骨头，随时都能够为了他们的主人死。

可是倭人不同啊，他们骨子里的那种以自己为中心的念头，纵然是成了死士也是抹不掉的。

所以，眼见着他们的领跪下了，剩下的那些倭奴，都很没种地跪了一地。

李三多还以为这些家伙要挣扎一下，没想到这么干脆利落地就给跪了，不由得嘀咕了一声：

“他你奶奶地，一个个都他娘地是没胆的怂包！被抓之前还义愤填膺地说愿意为了他们的狗屁国主献出生明。到现在了，反倒是怕得要死，怂包，一群怂包。”

似乎是没有听到李三多的碎碎念，这些倭奴跪在地上簌簌抖，被面罩掩盖起来的面容一片苍白。

.....

被前世无数抗倭神剧熏陶，以及对那段真实历史了解甚深的李元霸，饶有趣味地看着这群身体颤的家伙，过了好半晌，方才说道：“是你们自己把脸上的面罩摘下来，还是本王帮你们摘下来？”

“瓦达西瓦.....”为的野村眼睛咕噜噜地转了转，张口就是叽里咕噜地一通倭语。

“啪！”

不过他话都没说完，李三多就一巴掌狠狠地甩了上去，道：“你他奶奶地听得懂我们的汉语，偏偏说出来的话却是兽语，欠收拾是吧？”

李三多使的力气很大，直接把野村脸上的面罩给扇掉了，同时还有几颗带着鲜血的牙齿被他从嘴里喷了出来，那样子看起来很是凄惨。

面罩被扇掉了，野村的真实面目也露了出来。便见这家伙有着一对三角眼，塌鼻梁，大嘴巴，那样子看起来很是难看。

他痛苦地捂着被扇得红肿的左面脸颊。先前强横的声音也变得怯懦了起来：“大人恕罪，我，我会说汉语！”

贱！

这个字同时出现在李恪他们三兄弟的脑海中，实在是他们从小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犯贱的人。真是拉着不走，打着倒退。

“早这样不就结了！”李三多咕哝了一声，对野村继续说道：“待会我家王爷问你什么，你就老实交代，若是敢有一点不老实的话，那可得琢磨琢磨老子手里的刀快不快！”

“是，大人请放心，小的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野村表现得完全是一个没种的胆小鬼，也不知道他是装的。还是真就是本性如此。

“你叫什么名字？你们的上官是谁？又是派你们来的？”李元霸对于李三多的下马威并没有在意，而是直接对野村进行盘问起来。

“小的，小的名叫野村芒，是这支‘暗影武者’的头领，我们‘暗影武者’乃是国主陛下亲命高手训练出来的暗杀组织，一生中只为国主陛下清除前路障碍，一生效忠于国主陛下！”

这个时候的野村芒老实了很多，为了自己的生命着想，这家伙说地话那可是句句属实。

“国主？你是说苏我虾夷？”李元霸挑了挑眉头，问道：“苏我虾夷又是怎么知道这里的情况的？”

“国主于昨日率大军前来当阳城。来到城中之后就向守城的将军了解了近些日子的战事！”野村芒神色之间有些躲闪起来，“当国主得知大唐已经派兵前来支援新罗之后，就，就下令让我们‘暗影武者’前来唐军大营打探军情。”

“苏我虾夷来了当阳城？”李元霸闻听此言稍稍愣了一下。旋即眼睛一亮，道：“哈哈，本王就说这突然多出来的一万多大军是从什么地方蹦出来

的，没想到竟然是苏我虾夷！这亡国之君逃亡新罗，图谋新罗国土，说起来还真是个讽刺呢！”

野村芒没有搭茬。只是脑袋垂了下来。

“你方才说，苏我虾夷命令你们前来我大营中打探军情？”李愔却注意到了方才的神色似乎有些不对劲，便厉声喝问道：“你可要想好了，要是敢骗本王的话，现在本王就送你们上路！”

“这，国主，国主命我们前来唐军大营……”野村说到这里的时候突然顿了一下，偷偷瞄了李元霸一眼之后方才说道：“前来刺杀大唐武王李元霸！”

“哼！就知道你们别老实！”李愔冷哼了一声，插话道：“苏我虾夷倒是打的如意算盘！不过你以为仅凭你们这区区的几百人就可以杀了我四皇叔吗？”

“不！”野村抬起头，谄笑着说道：“国主……哦，不！苏我虾夷狼心狗肺，卑鄙无耻地想要我们‘暗影武者’帮他杀了武王殿下，以为这样就可以令唐朝大军，军心涣散，溃不成军！”

“哦，你如此辱骂你们的国主，就不怕你们的国主知道？”李愔有些疑惑道。

“怕？为什么要怕？”野村脸上出现了明显嫌弃的表情，道：“他苏我虾夷既然派我们出来完成这次任务，就是打算放弃我们了！如果我们还傻得给他卖命的话，那我们还有命活吗？”

说到这里，野村扭头看着李元霸，极为渴望地说道：“武王殿下，我们愿意归附大唐皇朝，愿意成为殿下的狗，做任何的事情，只求殿下能够饶我们一条狗命，给我们一条活路！”

无耻啊！这样的人才，不当叛徒真是太可惜了！

大帐中，所有的唐人都感到极为无语，这个世上竟然还有这样的人，这不是在污染空气吗？

“本王凭什么相信你？”打死李元霸都不会相信这些倭奴。

毕竟前世的教训还少吗？

小小的霓虹国，不过弹丸之地，竟然就逼得泱泱华夏战火燃烧了长达数十年之久，死伤更是过百万之众。

这些有着恶鬼心性的倭国矮矬子们，没有任何的诚信可言，如果要相信

他们，除非李元霸的脑子被驴给踢了！

“那，殿下如何才肯相信我们？”

野村芒有些急了，他们想活命，即便让他们出卖自己的国家都会毫无顾忌！

第六百一十五章开始了

李元霸的嘴角露出了邪恶的笑容：“很简单，借你们的项上人头一用！”

说到这里，李元霸一甩手，道：“把他们全都拉出去，砍了脑袋送到当阳城去！”

“诺！”

李三多知道以李元霸的性子是断断不会放过这些倭奴的。虽说他们并不明白自家王爷为何会对倭奴有着异常强烈的执意，不过这并不代表他对这些倭奴有好感。

所以他很是恭敬地回应了李元霸一声，大手一挥，便命令一众神武卫兵士们，押着这些倭奴往大帐外走去。

“不……殿下饶命，我们还有用，我们能够帮您做任何事情……”野村芒这下倒是慌了神，被一众神武卫强行拖曳着往大帐外面走，吓坏了他，他可是还没有活够呢。

“你们能做到的事情，老子同样能够做到！你们不能够做到的事情，老子和兄弟们也能够做到，就用不着你们这些倭奴来费心了！”

抓着野村芒的李三多冷冷地瞪了他一眼，抓着他一声不吭地走出了大帐。

“哒哒哒……”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李三多就拎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走进了大帐，并向李元霸行礼道：“王爷，野村芒等七十三名倭奴刺客，已尽数伏诛！”

“好！将这些人头，还有方才的那些倭奴头颅全都割下来，丢到当阳城去。”李元霸猛然一拍手掌，道：“另，传令全军，明日卯时，大军开拔，准时攻城！”

“诺！”

大帐内所有人，尽皆恭声应诺。

……

当阳城诺大的城主府中，苏我虾夷跪坐在宽敞的主位之上。

其实，这倭国的国主并非是苏我虾夷，而是舒明天皇。只是这舒明天皇年纪虽说刚至中年。但是自小就体弱多病，在年前就已经身死宾天。

原本倭国皇室想要奉舒明天皇的亲弟弟上位做国主，只是倭国贵族中，苏我氏族的势力极大。再加上倭国政治的实权却是掌握在苏我虾夷手中，是以，倭国皇室就被废除，而苏我虾夷成功当上了国主。

所以，这里所说的倭国皇室便是苏我氏族。至于那些贵族吗，都到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了，也都成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势力。

“本因坊将军，大唐军队已经在当阳城外驻扎了数日，你看我们应当如何抵挡啊？”

苏我虾夷的面容看起来十分威武，而且身体也十分地精悍，只是那身材有些过于五短了一些，搁在大唐的话，那就是一典型的武大郎。

不过别看这家伙身材短小，可是志气很大。

在来到当阳城之后。苏我虾夷就开始积极打听近几日以来，倭国对于新罗的战事。当他听到大唐的武王亲率神武卫来支援新罗的时候，就变得紧张了起来。

是以，这才有了野村率领暗杀团队前往唐营刺杀李元霸之事。

本因坊听到苏我虾夷的问询之后，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看了看坐在他正对面的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贵族，笑道：“岐山大人在国内之时就以研习兵法韬略而闻名，眼下既然岐山大人在此，末将岂敢造次啊？”

这个被本因坊称为山岐山大人的倭国贵族来历非凡，他的家族岐山氏族。在倭国本就是名门望族，家族世代都是倭国国主的幕僚，在兵之一道上颇有天赋。

只是随着上一任国主舒明天皇宾天，岐山氏族也因此而衰败了下来。

相比起苏我虾夷这个国主。岐山这家伙倒是长得很高大，而且皮肤看起来也很白，笑起来的时候，两只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很有喜感。

听到苏我虾夷的话后，岐山摸了摸浓密的方块胡。稍稍沉思了一下，说道：

“这几年，虽说我们一直都对大唐礼敬有加，可是自从大唐发现了我们用

的火器乃是盗听他们的时候，就已经惹怒了大唐，特别是那位大唐的武王殿下，更加不会放过我们！若是不然的话，大唐怎么会派遣大军的登陆我倭国内，肆意杀戮？”

岐山的话让众人深以为然地点点头，若不是大唐的话，他们也不会狼狈地逃亡新罗。

“本来按照常理来说，大唐一定不会放过我们这些逃亡的贵族的。可那是在他们不知道罗的情况下！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先下手为强，应当趁夜派遣死士奔赴唐营，杀了李元霸！”

岐山的脸上闪过狰狞之色，他继续说道：“李元霸乃是神武卫的统帅，统帅一死，神武卫大军必然大乱，自然也没了时间来对付我们！到时候我们只需要趁乱灭了这些倭国以及新罗大军，新罗国也就彻底属于我们了！”

听到岐山的话，除了本因坊之外，其它倭国贵族们大点其头，就连苏我虾夷的脸上也露出了欣喜之色。

“岐山的话甚合我意！”苏我虾夷脸上的笑容更甚了，“之前我已经派‘暗影武者’去往大唐阵营了，想来现在那李元霸已经去见阎王了吧！”

苏我虾夷很自得，似乎对于这次的行动他是势在必得。

“哒哒哒……”

就在大堂中的众人正要向苏我虾夷大颂赞赏之词的时候，急促的脚步声从大堂之外传来。

紧接着，就见一个穿着倭国铠甲的传令兵小跑了进来，他脸色很是苍白，两条小腿还在小幅度地剧烈抖动着。

进了大堂，他噗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几乎是连滚带爬地来到了大堂正中，结结巴巴地说道：“启，启禀国主，在，在当阳城前，前门处……突，突然多了三百颗头颅……”

说到这里的时候，他脸上的恐惧之色更浓了：像是，野，野村将军……”

“你说什么？”

苏我虾夷听后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搁在他身前矮桌上的茶具，被苏我虾夷的身体一撞，顿时打翻了，滚烫的淡绿色茶水顺着矮桌流了他一身。

可是苏我虾夷就好像是没有察觉到一样，他脸上的表情很是不可思议，似乎是从从来没有想过会失败一样！

不过苏我虾夷不愧是能够把舒明天皇拉下马的狠角色，很快就从慌乱中镇定了下来。

三百颗头颅，这个数量倒是和‘暗影武者’的人数相吻合。

可是这不可能啊？‘暗影武者’都是经过多年的训练而成，一个个精通各种暗杀之术，论真实战力的话，怕是整个倭国都难以找出这么多强悍的人来。

这才短短的多长时间？就这样被团灭了？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怕是神武卫中的人全都是比‘暗影武者’要强悍十倍、百倍多的人。

那，也实在是太可怕了吧！

想到这里，苏我虾夷顾不得下身上被溅得湿透的裤子，在大堂中来回走动了起来。

过了好半晌，他忽然猛地一转身，表情狰狞地说道：“本因坊文晖、渡边天野、物我……听令，你们速去大军准备一下，由今夜起开始加强守卫，城墙之上必须有五千名并使守卫，定要小心唐军在今夜偷袭！对了，山本大臣你留下一下！”

“遵命！”

大堂中的一众倭将听得此令，立刻恭敬地应了一声，随后快步离开了大堂，回到各自的军属中准备起来。

……

第二日寅时，唐军大营连同新罗大营就整个活了起来，两座营地中灯火通明，气氛极为凝重。

“启奏卫主，当阳城中，倭国前锋将军山本千边带着大队人马离开了当阳城，具体的人数小的并不太清楚，但至少也有城中一半的兵马，剩下的军队则死守在城池之中！”

唐军大营，一个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人被带到大帐之后，立刻向李元霸行了一礼道。

李元霸听后脸色顿时一喜，看了看眼前这个新罗兵卒打扮的天机卫密谍，道：“山本欠扁？这名字倒是起得挺特别的，这家伙在倭军当中地位如何？”

“卫主，山本千边原本是苏我氏府上大将，可以说是苏我虾夷的心腹。他在领兵作战方面很有一套，这次苏我虾夷派他出城，想来是有什么重要任务交给他吧！”

李元霸点点头，说道：“好了，你且下去休息一下吧！”

这名天机卫的密谍赢了一声，立刻跟着一名士卒下去休息了。

而后，李元霸趁着卯时时间未到，立刻传令全军，命一众神武卫高层齐聚大帐之内，把方才那名天机卫带回来的消息说了出来，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李元霸决定提前拔营，大军开赴一里之外的当阳城。

.....

当阳城做为新罗最后一道防线，是守护新罗都城金城的重要城池。

与新罗其他地方的城池相比，当阳城建造地还是十分坚固的。只是新罗的建城技术学自大唐，他们新罗可没有大唐那么有钱，大唐每一座城池都用坚实的青砖，而新罗却是用的土坯子。

所以就新罗国内的城池相比，只是土坯子的厚窄不同罢了。

城墙之上，当看到唐军和新罗大军联合而来的时候，本因坊文晖就在一种护卫的保护下，来到了城墙之上，看着城墙下方的人群，他的脸上更加凝重起来：

“全军听令，据城坚守，务必将下方的两国联军挡在城门之外，若军中有怯避战者，一律杀无赦！”

第六百一十六章轰他娘地！

当阳城地处高地之上，那一片密林虽说据当阳城只有一百多丈，单凭普通的弓弩以及羽箭自然是攻击不到那里的，可是没了投石火炮的倭国，还有投石器啊。▲，

虽说没有了火药的辅助，但是投石器的威力还是很可观的，这如果要狠狠地砸下去的话，也能够当场将人给砸死。

只是这投石器的攻击比较单一，不能进行大范围的攻击，好在投石器制作起来并不算太困难，所以当阳城墙头之上摆满了一门门的投石器，随时准备给大唐、新罗以沉重的攻击。

不过他们倭人自认聪明，大唐的指挥官更是不傻，自然会想到攻城战时会遇到的各种情况。

于是，让本因坊文晖感到极其郁闷的一幕出现了，大唐以及新罗的大军来到当阳城外那片密林之前却是停了下来，然后从后方被推上来十辆全都铺盖着黑色布幔的小车，率先来到距离了大军前方。

“那是什么？”

城头上，本因坊文晖眯缝着眼睛，极力想要看清那十辆被推到最前面的小车上有什么。

可是因为这两者之间的距离用肉眼并不能看得十分清晰，所以他只是模模糊糊地看到那小车上鼓囔囔的，而且看起来极重，一辆小车竟然需要四名孔武有力的神武卫兵士来推动，真是奇哉怪也。

当然了，这个时候还被唐军给特意推到前面来，傻子都知道那小车上地东西，必定是大唐的武器。

任凭本因坊文晖如何猜测，也实在是想不出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再加上他足足等了有盏茶的时间，只看到一群兵士们在大军中前前后后的奔走，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在忙些什么。

所以。本因坊文晖感到很急躁，而唐军的行为，也让这些站在城头上的倭人、新罗人心中忐忑不已！

这种等待的心情，简直比真刀真枪地和唐军干上那么一场，还叫他们来得难挨！

.....

对面唐军大营之前，李元霸、苏定方、赵三炮以及金圣泰他们全都聚集在这里。却独独少了李恪三兄弟还有李三多等神武卫中郎将。

“殿下，前面那些小车上放的东西，当真是昨日用来攻击倭奴的神兵利器吗？”

金圣泰骑在马上，一边打量着不远处仍旧覆盖着黑色布幔的小车，一边带着不可置信的语气向李元霸问道。

李元霸没有说话，倒是赵三炮瓮声瓮气地对金圣泰说道：“金大相怎地如此胆小？虽说让几位小王爷带走了四门，可是这剩下的几门新式神武炮亦是威力绝伦，不过区区的土制城墙，想要将之轰破完全不成问题！”

“这.....莫不是小臣不相信。实在是这些神兵都尽皆覆盖在布幔之中，很难令人相信这些小小的东西，竟然可以造成如此庞大的破坏！”

金圣泰那张老脸上仍旧写满了不信的神色，看得出来，他是被昨天新罗兵士们的死给吓怕了。

“行了，甭跟他解释那么多，若不是亲眼所见的话，他是断然不会相信的！”

赵三炮原本还想解释一下。不过李元霸却不再给他时间，只见他大手陡然一挥。道：“三炮，让兄弟们把这些布幔挑起来，校准炮位，装填炮弹，让这些矮矬子们好好看看，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火器！”

“诺！”

前面方才推车的那些神武卫中的兵士们。大声吼叫了起来，同时大手猛然往上一掀。

“唰！”

一片片黑黝黝的光华一闪而过，在初升的太阳下，六门新式神武炮散发着神秘的肃杀之气，最边上的小车上。则是放着四车圆滚滚，满满登登地新式神武炮的炮弹。

“这，这么小？”

亲眼见到这些神武炮，金圣泰脸上的不信表情更加浓重了起来。

其实说来也怪了，这新式神武炮在体积上面要浓缩了不少，不仅炮管只有成人的两个手臂粗，四尺来长，就连下面的底座都从五尺浓缩到了两尺见方。

用这样的火器发出的攻击，真地管用吗？

又过了足有盏茶的时间，前面那十四辆小车上的新式神武炮终于检验完，六门神武炮的炮口，齐整地对准了土质城墙的城头之上，而火药以及炮弹，也终于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王爷，一切已准备就绪！”

做好一切准备的神武卫炮手，转过身子，单膝跪在李元霸的身前禀报。

“好，点火，轰他娘地！”李元霸眸中精光一闪，预期更是毫不留情。

“诺！”

那些神武卫的炮手们在接到李元霸下达的命令命令之后，立刻掏出火折子点火。

“轰轰轰……”

在这些无知的新罗人的眸光中，新式神武炮终于疯狂地咆哮了起来！

“嗖嗖！”

六门新式神武炮接连不断地发出如同雷鸣一般的怒吼，随后着便是六颗黑黝黝的炮弹从炮管中夺舍而出，在半空中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挟着万钧之势狠狠地砸向了当阳城的城墙，

“轰隆隆！”

炮弹笔直地砸在了土质城墙上，这些土质城墙根本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结实。

在炮弹落在城墙上的一瞬间，厚厚的土质城墙就被砸出了一个个的大坑，尘土飞扬间，还有两枚炮弹准确无误地轰砸到了城头之上。

结果，极其悲剧的一幕出现了，上百个倒了八辈子血霉的新罗以及倭国兵卒，或是被炮弹的冲击波给轰得四分五裂，或是被炮弹的碎片给直接毁了容……

一瞬间，当阳城的城头上，在某个地段上炸开了血花，那种强悍的武力，吓地之前还装.逼一样地站在城头上的本因坊文晖等人面无人色，有几个胆子小的，竟然还尿了裤子。

“这……昨日，唐军不就是用这东西偷袭的我们，并且毁了我们的投石火炮吗？”

“你说什么，难不成这东西就是那什么神武炮？”

“大人，如果这东西的炮弹无穷无尽的话，那咱们可是输定了！”

刹那间，城头上所有的倭国高级将军以及贵族们，全都变得骚乱了起来，他们哭着喊着向着城头下面跑。

这个时候，集体的存亡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这些倭奴自己个人的生死，已经占在了他们心头的第一位！

第六百一十七章城破

比起倒霉的倭奴，李元霸他们这边却是一片震惊。

那些之前尚不相信这小小的神武炮可以造成庞大破坏力的新罗人，此刻全都被这新式神武炮的怒吼声给吓了一跳。

等到看清新式神武炮对当阳城的倭奴所造成的伤害的时候，顿时一个个全都目瞪口呆了起来。

他们实在是没想到这小小的东西竟然可以打那么远，而且吼声如雷，破坏力就像是土龙翻身一样，简直就和晴天惊雷轰开了地面一般。

这些神武卫的兵士们，对于这种情况早就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李元霸继续给那些炮手们下任务，当然是自由开火那些炮弹可劲儿造。

而接到李元霸的命令，这些就站在新式神火炮之后的炮手们也并没有留情，一个个全都露出了狰狞的面容以及锋利的爪牙。

六门神武炮依次射击，在经过三轮的疯狂炮击之后，当阳城城头之上是土屑纷飞，城上更是惨叫声一片，很快整面城墙上几乎都被炮弹砸出的灰尘所覆盖。

六门神武炮数量虽少，可是它们全力轰击却是一种恐怖的现象。

虽说神武炮的炮口对准的是城墙，可是在几轮的炮火轰击下来之后，总是会有你几炮弹击中了当阳城的城门。

与城墙的铸造材质不同，为了让城门更加强悍，所以是选用的厚重实木之外包上了一层厚厚的铁皮。

这样的城门看似坚不可摧，可是在轮番炮弹的轰击下，就像是纸糊的一般，很快就被那些炮弹给砸地稀烂。

再加上李元霸他们这次使用的是新式神武炮袭击，城池之中的倭军以及新罗大军虽说早有准备，可是并没有将城门彻底堵死，所以整个当阳城的大门已经向大唐军队彻底敞开。

而在一番炮轰之后，终于轰烂了当阳城的大门之后，李元霸就命令将神武炮调转炮口，开始集中火力攻击城头上摆满了的投石器。

虽说相比起大唐的新式神武炮而言。这些投石器十分地原始落后，但是只要距离足够的话，还是能够给唐军以及前来攻城的新罗大军以极大的伤亡。

所以，李元霸需要将这些投石器全都给破坏掉。这样才能够放心地让神武卫的将士们入城灭倭奴。

其实这倒是李元霸有些小心了，毕竟这一轮轮的神武炮，早就已经让城头上的倭奴和新罗兵士吓得魂飞魄散了。

本就对大唐军队怀有不抵抗情绪的倭奴大军，在当阳城的城门被轰破的一瞬间就彻底崩溃掉了。

原城墙之上的所有人，不管是小兵还是金钟高层全都嘶声吼叫着。开始抱头鼠窜。

这个时候，就算是当着他们的面把他们的妻子儿女给杀了，怕是这些倭奴也没有心思去抵抗了。

.....

一直待在远处，通过李元霸递给他的单筒望远镜观察战果的金圣泰，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形容现在他的感受了。

在震惊了足足盏茶的时间之后，他也终于缓过了劲来。

“殿殿殿下，这，这是何物？”金圣泰嘴巴颤抖着，脸色苍白无比。

“金大相不是在昨日就见过了吗？”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着金圣泰，继续说道：“这便是我们大唐的神器。神武炮！别看这东西看起来似乎并不起眼，可是他的功用嘛.....”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不再说话。

也是，这神武炮的威力已经摆在了他的眼前，他还能说些什么？

沉默了好一会，他脸上的神色也跟着变幻不定了起来，突然，他扭过脑袋对身边的亲兵卫士说道：

“传令全军，命令骑兵出击，务必以最快的速度攻进城池。不能放走任何一个反叛之军以及倭奴。”

“遵命！”

兵士大吼了一声，转过身子就往新罗阵营中跑了过去。

这个时候，李元霸看向金圣泰的目光中倒是带上了几分赞赏之色，这家伙也并非是一无是处。至少还知道抓住战机。

“赵三炮，传令全军出击，怎么也不能落人之后啊！”

尽管心中赞赏金圣泰的果决，不过李元霸脸上却是不动声色，他命赵三炮传令神武卫大军，对当阳城动最后的攻击。

“诺！”

接到李元霸的命令。赵三炮只留下了大概两百人护卫李元霸的安全，至于剩下的兵士们，则全都被他带着，往当阳城的方向冲去。

此刻，当阳城头上的投石炮已经被破坏殆尽，城头上驻守的五千名倭奴以及新罗人的联合大军，也因为神武炮的攻击，死得死，伤的伤。

那些没有死的人也都是只顾着逃命，根本没有那个心思再性抵抗了。

直到半个时辰之后，神武卫大军彻底攻下了当阳城的城墙防护的时候，这数千甚至都不满一万人的大军，才总算是遇到了第一股反抗之力。

只可惜在那些似乎打了鸡血一样，战斗力爆棚的新罗兵卒的攻击下，抵抗势力也没有坚持多久。

紧接着，在一众神武卫大军无比诧异的目光中，这些新罗人挥舞着长刀、利剑冲了上去，很快就将那些还在作者垂死挣扎的倭奴给屠杀一空，终于彻底占据了城门处数十丈的地界儿。

看到战况不出意外的顺利，李元霸终于率领剩下的神武卫的大军冲进了当阳城的城门。

而城中的倭人早已经没了斗志，所以面对这些如狼似虎的大唐军队，根本没办法组织起有效的反抗。

当下，也只有一些顽固的倭将在带着大军当中那些多少有些血性的兵卒，借着当阳城中的地利条件，想要对大唐军队进行反抗。

可惜啊，像这种初级的游击战，对于神武卫大军就跟游子一样，当初李元霸在训练他们的时候，就是在山野之中进行游击战。

如果真论起来的话，他们才是游击战的祖宗。

所以，在如此绝对的力量之前，这些倒霉的倭奴，彻底悲剧了！

反抗的倭奴一个个被砍了脑袋，被砍下来的脑袋还被李元霸残忍地命人挂在了对内的城墙一面。

面对这种行为，若是搁在咱们洋洋华夏的话，绝对会激起无数让人心头的血性，就算是拼着身死，也会和侵略者抗争到底，不死不休！

可惜啊，这些倭奴不是唐人，不是华夏人！

面对这些血淋淋的人头，剩下的所有倭人以及新罗人已然是斗志尽丧，一个个地哭丧着脸放下了手中的兵器，无比屈辱地被驱赶到一起，跪在了地上。

而本因坊文晖以及城内那些贵族们，早在神武炮轰城墙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无力回天，竟然无耻的从早就已经挖好的秘道之中逃跑了。

所以，当李元霸率领大军彻底灭了那些倭奴之后，整个当阳就城已经完全落入唐军的掌控。

.....

虽说都是大军的统帅，可是相比起已经在城墙之上的李元霸，金圣泰要逊色了很多。

这家伙并不是弓马统帅，而是典型的文统帅，出谋划策，耍弄耍弄阴谋诡计的还可以，若是上阵喊打喊杀的话，怕是第一个死地就是他。

所以，当李元霸已经杀了一些倭奴的时候，金圣泰这才带着大军当中的一众高层们，缓缓地向当阳城走去。

当走到城门口的时候，一众新罗大军的高层，现了不少被黑黝黝炮弹砸出来的大坑，那些大坑，大的也就不说了，可是就连最小的一个怕是都有五尺见方。

只见一名跟在金圣泰身后的新罗大将，从马上跳了下来，将坑里面的一个因为装填的火药不足，只是爆裂了一半的炮弹强挖了出来，道：

“大相，我实在是想不到，那黑黝黝的东西竟然只剩下了这么一点，单凭这些铁质的碎片，估计若是射进人的身体里，就算是不死也得残废吧！”

这名新罗大将的话可是说进了众人的心坎里，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对这些炮弹还算是有些了解的金圣泰的身上。

金圣泰知道这些家伙们想要问什么，想了想方才从李元霸那里得到的消息，半信半疑地说道：

“恐怕你们还不知道吧？这还不是神武炮的最终威力！按照方才武王殿下下的意思，这神武炮的威力还有待改良，听说若是可以制造出完美的神武炮的话，能够瞬间将当阳城夷为平地，方圆十里之内，在五年之内鱼虾不兴，寸草不生！”

“嘶！”

在场的的所有新罗大将都倒吸了一口凉气，全都表现出一副活见了鬼的样子。

“大相玩笑了！”

最后还是之前的那个军中大将开了口，同时苍白的脸也变得正常了起来，甚至还挂上了讥讽的笑容：

“如此威力，纵然是天上的仙神一流都不能够做到，更不要说人力了！依我看，就是那武王殿下在吓唬咱们！”

“呼，就是嘛！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武器存在？”

“大相，这些唐人也有说鬼话的时候！”

那个将军所说的话，却是让现场的氛围重新变得轻松了起来，每一个人都都不相信金圣泰所说得话。

“鬼话吗？或许吧！”

金圣泰抬头看了看满面狼藉的城墙，嘴中喃喃低语。

...

第六百一十八章丧家之犬

尽管心中只是认为方才金圣泰之言是个笑话，但是这些新罗的兵士们因为不得不感叹着神武炮的强绝威力。

“走吧，咱们进城去看看，想必武王殿下已经等急了！”

摇了摇头，金圣泰率领这些新罗军中的大将们，一起进了当阳城中。

结果进了城中众人才现，他们还是有些低估这神武炮的威力了。

便见那城内靠近城墙的这一片建筑物，早已经被越过城墙飞进来的炮弹给砸成了一片废墟。

临近城门的这一片建筑物，怕是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就这样被砸成了废墟，实在是可惜。

眼下，正有不少倒霉的倭国以及新罗国的士卒，在一众神武卫兵士们的看守以及鞭挞下，脚上带着沉重的枷锁在清理废墟。

当阳城除了是个军事重城之外，因为毗邻新罗的都城金城，所以异常的繁华。

如果来个全国人口普查的话，就能够现，这当阳城是个居民众多的大城，城中的常住人口最少都有十万。

不过自从城内的百姓听闻倭国攻过来了，他们就逃得逃、躲得多，十万人的大城，到倭国大军破城之时，也不过剩下了三四万人。

还好这些倭国人还没有后世一千多年后那么灭绝人性，在占领了当阳城后，并没有对当阳城实行三光政策，也就意味着他们并没有为难那些城中的新罗百姓。

不过时逢乱世，倭奴们多少也会限制这些新罗人的行动，绝对不可能让这些新罗百姓出城，而是让他们都呆在自己家里，紧闭院门不准出来。

所以，当金圣泰进了城中之后，现新罗普通的国民并没有死多少，这对他来说多少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

另外一边，先金圣泰一步进入当阳城的李元霸，跨坐在战马上。踩着已

经被鲜血染红了的地面进入了当阳城的城主府中。

因为在之前的攻城战之时，驻守城墙的倭奴和支援倭奴的新罗大军已经被神武炮给打懵了，所以根本没有能力组织起有效的反击。

而唯一可以用来用的投石器也被神武炮给破坏殆尽，所以这主战场就从城墙之前的地界儿。换成了当阳城中的大街小巷。

城主府作为整个当阳城的正中心位置，又是本因坊文晖的府宅，这里自然也就是了神武卫的主要攻击目标。

而为了迷惑神武卫，也为了给本因坊文晖的逃跑争取一定的时间，倭奴大军在城主府前布置的兵力也是最多的。

是以。这城主府前才会出现如此多的鲜血，差点将这府前所有的地面都给染红了。

若不是神武卫大军早就已经清理了城主府前，怕是这里已经是尸体堆积如山了。

进了城主府，李元霸并没有急着去看府中留存的战利品，而是直接询问起此番破城之战的战绩来。

刚刚从城内平倭而回的苏定方上前一抱拳，对李元霸说道：

“启禀王爷，末将已经查明，此战之前当阳城中有敌兵两万之众。其中倭兵一万人，新罗兵卒一万人。不过经此一战之后，倭兵投降者约有六千之数。战死者三千余人，新罗兵卒投降者三千之数，战死者五千余人，其它都在城破之时逃跑了！”

李元霸点点头，继续说道：“我军的伤亡如何？”

苏定方想了想，道：“我神武卫大军无丝毫伤亡，新罗兵卒伤亡者两千之数，而且大部分都是受的轻伤，在经过咱们大唐医官的救治之后，最后战死者只有一千之数！”

听到苏定方的汇报。李元霸并没有对此表现出任何的失望或者欣喜之色，毕竟这些战绩在他看来都是极其正常的事情。

有神武炮相助，炮声如惊雷，而且炮弹击中城墙的杀伤力也极为凶悍。在这种武器的强力攻击下，使得城头之上驻守的倭奴、新罗兵卒胆气丧尽，根本无心继续抵抗……

若是这样仍旧是大伤亡的才拿下当阳城的话，那神武卫大军就用不着称之为大唐利器了！

.....

也就在李元霸他们这边攻下当阳城的时候，在距离当阳城之外三里之地的一片山谷之中。

逃出去的本因坊文晖率领着本国的贵族以及残兵败将一千余人，已经追赶上了欠扁的大军。

“报。大将军，国主，本因坊将军来了，现在大军之外等候！”

一名倭奴兵士急匆匆地跑进了大军驻守的正中一座临时营帐中，营帐中不仅有他们的欠扁大将军，没想到苏我虾夷竟然也在。

原来，考虑到大唐神武卫大军的强悍之处，本因坊文晖担心大军抵抗不了，所以便向苏我虾夷建议，随大军一起出城，为的就是留下一条后路。

当然了，如果是可以守住城池的话，那自是最好不过了。

“哦，本因坊将军来了？想必是有消息传回来了！”

苏我虾夷的脸上出现了喜色，他站起身来道：“快快请他进来！”

看到苏我虾夷脸上的喜色，那名传令的小兵并没有多说话，而是直接下去唤苏我虾夷。

过了没有盏茶的时间，苏我虾夷回来了，而且还是带着兵败当阳城失陷的消息。

“你说什么？城池失陷？那你还逃出来作甚，怎么不死在当阳城算了！”

接到当阳城失陷的消息的时候，苏我虾夷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直接就那样憋死过去。

等他唤过气来的时候，苏我虾夷转过身子看着本因坊文晖，脸上的神色变幻不定，不过最终还是长叹了一声，下令大军加快速度，务必以最快的速度逃出新罗。

苏我虾夷的命令对于他们倭国而言还是十分明智的。

毕竟当阳城已经失陷，留守的两万大军死的死、降的降、逃得逃，一切

都在向他们诉说着，这次不仅灭新罗之战是他们失败了，就连他们自己的国家都保不住了。

所以，为今之计是要好好保存手中这仅有的两万大军，如此才能够东山再起。

当然了，前提是他们可以逃出新罗，逃到大海上去，到了大海上，他们就有了希望，即便是去到海上做海盗，也比思在大唐的手中要强。

...

第六百一十九章恶毒

从当阳城到大海之上还隔着大概十里左右的路程，而盘亘在这十里之间的还有一方城池，这座城池名叫基阳城，是新罗人用来贸易用地小城池。

说它小，其实也住着三四万人，严格来算的话，也算是一座中型城池了。

想要到达大海，就必须穿过这座城池。若是不想突破这座城池也可以，大不了就是绕行二十公里罢了。

对于逃跑的倭奴大军而言，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绕行，一旦他们被大唐军队给追上来的话，那么别说是逃进大海了，怕是连海的面都见不到就已经死了。

所以，他们现在只能争分夺秒地过了这座基阳城，好在这座城池还在他们倭人的手里，是以本因坊文晖以及苏我虾夷兵部担心这个问题。

相比起倭人攻下来的其他城池，这座城池驻守的卫士并没有那么多，可能是他们感觉这座城池远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也就没有多费心思去加强守卫。

不过嘛，现在这座城池却迎来了一位客人，一位令他们倒大霉的客人！

.....

基阳城城头之上，一支大概一百名驻守城池的倭兵，百无聊赖地打着呵欠，看他们全都是一脸没睡醒的样子，就好像是昨天奋战了一夜一样。

“老大，你看那里是什么？黑咕隆咚的，好象是一支军队啊？”突然，一道略显尖锐的声音划破了长空，将这些懒洋洋的倭兵全都给惊醒了。

“什么军队，我看看？”一个明显是这些倭兵头子的家伙，有些疑惑地瞄了刚才说话的的那小子一眼，同时顺着那家伙的手指望了过去。

果然，就见在地平线上出现了一只大概在五千人左右的黑白相间的大军。

他们行军的速度很快，没有军旗，没有铠甲，几乎没有任何的身份标识，所以这些在城头上巡逻的倭兵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属于哪支队伍。

“唉。还真是！会不会是咱们大和国的军队？”那个老大眨巴着三角眼，

继续说道：“整个新罗除了金城之外，都已经被我们大和国纳入了掌中，除了咱们大和国的兵将们。我实在是想不出还能是谁！”

“老大，要不要小的们过去探查探查？”先前那个倭兵开口询问了起来。

“探查什么？”老大有些懒洋洋地打了个哈欠，咕哝道：“依我看，等他们到了城下再去辨认也不急！好了好了，都好好巡逻去吧！”

“是！”

倭兵们没有办法。只能继续前往探查。

距离基阳城一里之外，那支黑白相间的大军已经越来越近了。

“三位王爷，距离基阳城只剩一里了，是不是要调整炮口，攻破基阳城门？”

黄书郎是神武卫中十名中郎将中最稳重的一个，相比起赵三炮和李三多，虽说他的武力值并不如他们，但是若论处事的冷静之处，却还要强上很多。

所以，这次阻击倭奴逃出当阳城的两万大军的任务。就由这个黄书郎亲身跟随三位王爷，前来执行。

“我说，黄鼠狼啊！”李愔脸上写满了疲惫之色，道：“咱们神武卫大军本就是骁勇善战之军，区区一个驻军不过千人的城池，难道还要用到神武炮吗？”

黄书郎的名字和黄鼠狼同音，熟悉黄书郎的人都习惯用黄鼠狼来称呼他，所以听到这个称呼他也不气恼，而是说道：

“若是放在我们兄弟平时征战的话，自然是不需要的。可是现在不同了！”

“有何不同？”李愔追问道。

“三位殿下乃是我大唐千金贵胄，纵然武王殿下嘴上说得严厉，可实际上却是甚为关心三位殿下！”黄书郎笑了笑，继续说道：

“大军开拔之前。武王殿下特意交代末将，此番阻击倭兵，一切要以三位殿下的安全为重。是以末将浅见，还是以神武炮攻破城门，再由三位殿下亲自率领大军攻入基阳城，如此也不算是毁了三殿下对武王殿下先士卒的承诺！”

“如此也罢！”李恪无奈地点点头。他知道这条黄鼠狼很固执，所以只能遵从他的意愿了。

“好！那末将便命手下兄弟们准备神武炮了！”黄书郎应了一声，便下去准备了。

.....

“轰！”

由此过了大概有半柱香的时间，神武卫大军中突然传来了连续四道有如天雷一般的巨响。

四枚圆滚滚的黑色炮弹划破了天穹，重重地分别轰砸在了城头以及城门之上。

城头上那上百名负责巡逻之责的倭兵，甚至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跟着这几枚炮弹送了命。

而听到这如同雷霆一般的巨响时，整个基阳城似乎都乱了起来。

城内的倭兵以及那些新罗原住民，张惶无比地从各自的居所中逃窜了出来，他们看向了天穹，遥望着碧空大日，直感觉到满心的疑惑。

这青天白日的，怎么平地响炸雷？

“轰隆隆！”

就在他们万分疑惑的时候，耳畔再次响起了炸雷之声，他们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了过去，发现却是在城头的方向。

没等他们奔赴城头的时候，便有倭兵纵马而来，与此同时，他的口中还在大吼着：“敌军来袭，基阳城门已破，基阳城门已破！”

还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基阳城刚刚被倭人给强占了，现在又有什么敌军前来攻城，而且城门还被攻破了！

这他娘地算怎么回事？

“轰隆隆！”

就在这些新罗百姓们感到世事无常的时候，整个大地的地面都开始剧烈

地抖动了起来，似乎在远方有大队的骑兵在跑动一样。

“快，快去城门处！一定要把敌军挡在城外！”

“抓些新罗平民，若对方是新罗大军的话，定然会有所顾忌！”

“对对对！”

于是，这帮倭兵们像是疯了一样地满大街抓人，但凡事新罗人，就被他们强行抓了起来，并且押往城门的方向。

没过多长时间，城门前除了剩下的几百名倭兵之外，竟然还聚齐了三千多名身着普通服饰的新罗百姓。

冲到城门前的神武卫以及新罗联合大军，看到这些无辜的新罗百姓的时候，顿时勒马停了下来。

“这些……都是新罗百姓？”李恪的脸上有些诧异。

跟随李恪他们同行的新罗大军统帅名叫李金浩，他在新罗大军中颇有威望，所以当他听到李恪的话后，催马上前，道：“殿下，看来应该是的！这些该死的倭奴，竟然让我新罗百姓挡在城门前，真真是该死啊！”

“投鼠忌器吗？”李恪摸了摸光洁的下巴，扭头看向了黄书郎，道：“有没有办法冲破这些新罗百姓的封锁？”

黄书郎还没来得及说话，却是对面那三千新罗百姓后方传来了一句干瘪的新罗话：

“对面的新罗大军听着，只要你们就此退去，我们就将这些新罗百姓给放了，若是你们执意要攻城的话，那你们就将这些百姓们全都杀了吧！”

“他娘地，这些该死的倭奴，当真是丧心病狂啊！”李金浩双眼瞪直，一双大手上青筋暴起。

“三哥，咱们干嘛要停下来？”李愔看到大军停了下来，策马来到了最前面。

“呸，自己看吧！”李恪指了指身前，说道。

李愔探眼一瞄，道：“不过是些新罗人，冲将过去也就是了！”

李恪犯了个白眼，道：“新罗人也是人，难不成就这样冲过去，不顾他们

的死活？”

“三哥，四皇叔常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咱们只需要关心唐人，其他的人死便死了！”一直没说话的李恹，来了个语不惊人死不休。

感情最凶狠，最嗜血的一位主儿在这呢！

见到自己的两个哥哥全都将诧异无比的眸光投向了自已，李恹反倒是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三哥、六哥，你们都这么看着我作甚子？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

李恹的话，让李恪和李愔面面相觑，相顾无言。

过了好半晌，李愔方才说道：“三哥，小七说得对！自古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更何况这些人又不是咱们唐人，死便死了，大不了日后好好照料他们的家人，就当是对他们的补偿！”

“也只有此法了！”李恪沉吟了一下，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三人的对话毫不避讳，所以李金浩也将三人的话听了去，听到李恪最终下了决定的时候，李金浩吓得浑身冷汗直冒：

“三位殿下，切莫如此啊！这些新罗百姓都是无辜的，若是就此死在这战争中，我等岂不是与倭奴一般无二？”

“放肆！”黄书郎恶狠狠地看了李金浩一眼，道：“区区倭奴，岂能与我大唐王侯相提并论？不过是死几个异族百姓罢了，事后好好补偿他们的家人便是了，这还是几位王爷仁慈，若是换做我们神武卫的话，早就已经破了城池了！”

黄书郎说得倒是实话，以神武卫的彪悍以及凶残，如果能够杀掉一些挡路的异族可以换取胜利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不过，若是挡在城门前的人换成大唐百姓的话，黄书郎根本就不会同意这么做！

第六百二十章阻截

“可是，可是……”李金浩顿时无话可说。

因为新罗的命运现在就捏在这些神武卫大军的手中，他的意见在这三位大唐王爷的面前，一点作用都没有，与其多费口舌，还不如就这样等待他们三位的命令。

“好了，你用新罗话给对面说，若是现在他们放弃抵抗的话，本王可以做主饶他们一命！可若是他们仍旧执迷不悟的话，就让他们为那三千多名新罗百姓们陪葬吧！”

李愔才不会在乎李金浩怎么想，只要他这边抢在倭国大军到来之前占下了基阳城，那过程是怎么样的，他完全不会在意。

“是！”李金浩低垂着脑袋，神色间充满了憋屈：“倭奴，你们听好了，现在我们……”

“笑话，你们新罗人的话，谁敢相信？”李金浩话音落地，先前那个别扭的新罗话又一次传了过来，“眼下你们已经大兵压境，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只想要活命！有胆子的你们就冲过来，反正有你们的三千名平民陪着我们一起死，我们也知足了！”

“大人，将军，求求你救救我们吧！”

“将军，我们可都是基阳城的百姓啊！”

听清了两人之间的对话，那些被倭兵拉出来堵在城门口的新罗百姓们，顿时大声吵吵了起来，他们一个个脸色苍白，眸子中写满了恐惧，有些胆子小子的甚至哭了起来。

“他娘的，这些人还真烦啊！”

听着这些新罗贫民的乱吼大叫，李愔瞄了黄书郎一眼，冷冷地说道：“黄鼠狼，放神武炮攻击！本王还真就不信了，这些倭奴真敢这样死？”

“轰隆隆！”

黄书郎并没有回话。而是用实际行动回应了他。

黑色的炮弹从神武炮的炮管中飞了出来，朝着城门里面……也就是三千名新罗百姓的后方，准确无误地轰砸了下去。

“啊！”

因为担心大唐神武炮的攻击，是以那九百名城中的倭兵全都躲在新罗百姓后方数丈远的地方，而且在他们的身前还矗立着一面面的盾牌，看那架势。分明是怕得要死。

其实这些家伙倒是打错如意算盘了，如果他们紧贴着新罗百姓身后的话，说不定李愔还真不敢让黄书郎放这一炮。

所以这些新罗百姓们没事，反倒是让那般倭兵们悲剧了！

这一炮就轰死了上百号人，不管是死的，还是受伤不死的，反正已经让他们彻底失去战斗力了。

直到这个时候倭兵们才反应过来，他们仓惶地吼叫着，想要冲到那些新罗百姓的人群中。

可是黄书郎根本就不给他们这个机会。几乎是在一瞬间就紧接着放出了几炮。

虽说在后面的几炮之间，难免让那些新罗百姓们受了些轻伤，可总比让他们死在炮下要强吧？

看到这一幕的李金浩也完全放下心来，紧跟着而起的就是无边的恨意，对那些无耻倭兵们的恨意！

“兄弟们，这些该死的倭奴以我们的同胞做挡箭牌，任意欺凌我新罗的百姓！跟本将杀，一个都不要放过！”李金浩赤红着双眼。手中的利剑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夺目的光华。

“杀，杀！”

在他话音落地的一瞬间。跟在他身后的那三千名新罗兵士就高声吼叫了起来，同时催动着胯下的战马向着城池之中急冲了过来。

于是一场厮杀……或者说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开始了！

经过一番炮击之后，倭兵们早就已经丧失了再战的能力。

面对着满腔怒火，如狼似虎的新罗大军，这些倭兵们无力地挥动着手中的长刀、长剑，可是这种抵抗是徒劳了。

不过盞茶的时间。战斗就已经结束了。

城门处血流成河，浓重的血腥味混杂在刺鼻的火药味中，让人闻之作呕。

“李将军，对于这次的战斗，你可还满意？”指挥着卫中的兄弟们重新加固好城门。李恪的脸上出现了似笑非笑的表情。

李金浩眼中出现了明显的惭愧之色，他说道：“三位殿下心怀仁慈，却是未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哈哈！”李愔哈哈笑了起来，道：“要我们去屠杀平民，这种事情我们可做不出来！也怪那些倭奴脑子笨，明明可以紧贴在百姓之后，这样我们或许会投鼠忌器。不过这距离十几丈，摆明了是给我们神武卫的炮手当活靶子嘛！”

丽音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

就在李愔他们尚在积极布置城池防守的时候，在十里之外的当阳城中。

“殿下，咱们现在不用去追击倭国大军吗？”城主府中，金圣泰有些焦急地追问李元霸。

李元霸慢悠悠地喝了一口水，钓足了金圣泰的胃口方才说道：“追自然是要追的，不过并不是现在！”

金圣泰有些急了：“殿下，苏我虾夷一定就在之前出城的那支大军中，若是现在不追的话，迟则生变啊！”

“金大相，难道你就不疑惑，本王叫你们分出来的三千新罗大军去了何方吗？”李元霸没有正面回答金圣泰的话，而是提了一个看似令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

“这.....”

直到此刻，金圣泰才总算是想起来，他们的大军在攻击当阳城之前就已经分出了三千，就连神武卫大军也少了两千人。当时他还追问了一番，只是李元霸并没有告诉他罢了。

现在他提这个问题做什么？难不成.....

想到这里，金圣泰眼睛骤然一亮，道：“殿下，在攻击当阳城之前，您就将我们新罗大军分成了两批，一批攻击当阳城，另外一批难不成是去追击那些倭人了？”

李元霸摇了摇头，道：“错，并非是追击，而是阻击！”

“阻击？”金圣泰有些不解。

李元霸微微一笑，道：“金大相，按照苏我虾夷他们逃窜的方向来看，应该是想要逃亡海上。而在当阳城与最近的海案之间，还需要过一个基阳城。你身为新罗人，想必应该清楚，基阳城是苏我虾夷撤回海上的必经之路。”

“基阳城？”金圣泰念叨了两句，疑惑地说道：“可是，可是这基阳城已经被倭奴所夺，要想在这里阻击倭军，单凭分出去的那一批大军，怕是有些困难啊！”(未完待续.....)

第六百二十一章料敌先机

“我们的人已经查探清楚了！”李元霸瞄了金圣泰一眼，道：“这基阳城中只不过驻守了一千的倭奴，以咱们的大军力量而言，想要攻破基阳城本就不是问题！现在所我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大军能否赶在倭奴大军之前，在基阳城中布置好一切！”

“殿下意思是说，只要抢占了基阳城，就可以将倭国大军尽灭？”金圣泰听出了李元霸话中的意思，他似乎并不担心在拦截下倭国大军之后，神武卫大军会失败的问题。

“你说得不错！”李元霸点点头，道：“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让此番战后的大军好生休整一番。待吃过午膳之后，大军再开拔，奔赴基阳城与城中的大军前后夹击，收拾战局！”

“既然殿下如此有信心，那小臣便不再多言了！”

金圣泰知道这位大唐的王爷一向是以打胜仗而著称，所以他便不再说话，而是在向李元霸拜了一拜之后，退出了城主府大厅。

“王爷，您看要不要我现在就派一支队伍，护送这剩下的六门新式神武炮以及弹药前往基阳城中？”眼见着金圣泰出了大厅，苏定方上前几步，询问

“，李元霸。

李元霸想了想，摇头说道：“不必！这次虽说没有本王跟随，可是以恪儿他们三个小家伙的聪明才智，想要拦截下倭军还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若是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他们还有什么资格做我李唐的贵胄亲王？还不如将他们流放到各自的封地，做个富家翁要来得逍遥！”

苏定方闻听李元霸之言，沉默了好一会，道：“末将明白了！”

.....

短短半个时辰的时间，基阳城的城门就已经被重新修复。连带着，那四门新式神武炮也被李恪命人想办法弄到了城头之上。

基阳城面向当阳城方向的城头之上，李恪三兄弟以及神武卫中郎将黄书郎，四个家伙全都高举着单筒望远镜，观察着正前方的情况。

眼下，前方的情况虽说看起来十分平静。不过他们已经从方才那些尚未死掉的倭兵们口中得知，自前几日开始到今日，未曾见到大军路过，那就说明，苏我虾夷还有欠扁将军所率领的两万大军尚未到达基阳城。

不过根据时间来算，最迟今日午后也能够到达。

在观察了好一会之后，李恹最先放下单筒望远镜，道：“三哥，临来之前四皇叔告诉我们。一定要夺下基阳城，并且以基阳城为中心点，拦阻并且歼灭逃亡而来的倭国大军。只是这些倭兵足有两万之众，这基阳城的城池远比当阳城要脆弱得多，我们要依据此城来灭掉倭军，怕是有些麻烦了！”

李恪听到自家七弟的话后，也将手中的镜子放了下来，而后露出一个轻松惬意的笑容。道：

“小七，你担心什么？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在我们出发前来基阳城之后的一个时辰，咱们的神武卫大军就开始攻击当阳城了。那些倭兵全都胆小如鼠，再加上昨日神武炮之威，早已经使得他们倭兵胆气尽丧，恨不得见到炮弹就吓尿。”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恪见兄弟们没有反驳。就继续说道：“原本驻守当阳城的倭军将军本因坊文晖逃出当阳城，一定会前去寻找苏我虾夷。若是苏我虾夷知道当阳城的战况，肯定会惊惧交加。到时候，别说对方只有两万大军了，纵然是十万大军。也难以攻克这小小的基阳城。”

看到自己的哥哥竟然这般淡定，李恹和李愔心中也同时松了口气。

从进入新罗国之后到现在，除了在攻击当阳城密林之外的倭奴的时候，他们就没有经历过什么太大的抵抗，哪怕是方才攻击基阳城的时候，城中的倭人也不过是十几炮的事情。

剩下的那些仍旧存活着的倭奴，在那群如狼似虎的新罗大军的攻击下，连点反抗之力都没有，就已经挂掉了。

虽然这样的战争在别人看来似乎是好事，但是对于李恪他们而言，却让他们紧张不已。

如果说，李恪现在心情不紧张，那绝对是骗人的。

不过在自己的两个弟弟面前，他不能表现出任何的紧张之意，否则的话，李愔和李恹还不更加紧张起来？

黄书郎跟随李元霸南征北战，几乎每一次李元霸经历的征战，他都亲身经历过。

要说黄书郎是沙场老将，也绝对不为过！

所以，相比起浑然不知李恪此刻心理的李愔还有李恂，他自然是清楚的。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黄书郎知道这三位小王爷全都是智勇双全之人，虽说在行军布阵方面稍显稚嫩，可是他们三位想出来的很多新奇的战法，就连黄书郎都不曾想到过。

只是这三位王爺毕竟自小生活在皇宫之中，没有那么多的战争经验，在这作战方面还有些不足。

而李元霸之所以安排黄书郎跟随李恪三人，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所以，黄书郎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多多帮助三位王爺积累经验，为他们树立该有的信心。

看除了李恪心中的紧张之意，黄书郎低着脑袋想了想，突然指着下方城门处，正在摆弄着手中黑色新式火器的神武卫兵士，道：“殿下，您可看到了那千名我神武卫的兄弟们？”

李恪三兄弟顺着黄书郎的手指望了过去，便见那千名神武卫手中的火器与旁人手中的火器似乎大所不同。

“黄鼠狼，这是？”李愔瞅着好奇，问道。

黄书郎得意地一笑，道：“三位殿下，这火器名曰‘初式半自动步枪’，相比起之前的‘汉阳枪’，这种火器的供弹装置是双排交错固定弹夹，总容弹量为15发。这样也就不用每次发射子弹的时候都退膛、装弹了，省去了相当可观的时间。武王殿下对这种火器极为满意，只是还未曾真正适用于实战，不知道它们具体的战力如何。”

“哦，还有这等事？”李愔和李恂的眼睛当时就亮了起来，如果真像黄书郎所说的样的话，那接下来的御敌之战就要简单得多了。

“这是自然！”黄书郎目光凝重地点点头，道：“三位殿下且放心就是了，有我们神武卫在，定不叫这般倭兵破城。”

李恪三兄弟闻听此言也是点了点头，毕竟火器对于大唐而言，那是绝对无敌的存在。

要不然的话，大唐也不会在倭国研制出火气之后这般紧张，着急火燎地组织大军登陆倭国，将他们给灭了国。

.....

就这样，神武卫大军在城头上等了大概一个多时辰的时间，之前被李愔派出去的斥候就接连不断地回来，向基阳城中禀报倭国大军的具体位置。

一直到午时一刻，苏我虾夷的大军也终于赶到了距离基阳城不远处。

只不过，因为这次倭国大军中有国主苏我虾夷在，是以领军的山本千边行事极为谨慎。

在大军距离基阳城尚有二里之时，山本千边就让大军停了下来，然后直接埋锅造饭，等到大军吃饱了又休息了大概半个时辰的时间之后，这才再次让大军开拔，赶到了基阳城下。

基阳城中的李恪等人早就已经收到了消息，所以准备工作做得也相当到位。

由于这次大军出行所携带的火器虽然强力，但是这子弹方面却带的并不算多。

这其中的原因说来也简单，并非是出兵新罗所带的武器弹药不够，而是李元霸特硬没有让利因他们带足量的弹药。

再加上这些火器使用起来简单，而且威力极大，李元霸担心让李恪他们养成依赖性，所以便没有让他们将弹药带那么多。

眼下，安排在这城头之上的，大多是一些倭人留下来的投石器以及一辆辆的床弩。还有就是新这座基阳城中库存的大量弓箭，便宜了神武卫们。

黄书郎先是安排一些神武卫兵士们立在城头上弯弓搭箭，只要对方进入了射程，立刻就会给这些倭兵们迎头痛击。

至于初式半自动步枪所组成的火铳小队，都被黄书郎安排在了射手们之后，那些都时候手，若实在顶不住了，自然会用到这些火器。

不过神武炮倒是可以先用上一用，好好杀杀这些倭人的气势。

.....

基阳城前。

山本千边和本因坊文晖各自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站在众军之前，他们紧皱眉头，看了看城头上那些熟悉的唐军，最终还是叹了一口气，齐齐骑着大马向着我军后方走了回去。

倭军大营后方，一座临时扎下的营帐之中。

苏我虾夷坐在乙女软榻之上，很是惬意地喝着摆在桌上的酒水，似乎并不知道他的大军遇到了生死难关。

“国主，两位大将军求见！”此刻，一名黄门小厮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向苏我虾夷禀报。

“哦？让他们俩进来吧！”苏我虾夷眼皮抬都不抬一下，挥手说道。

“嗨！”黄门小厮跪在地上恭敬一礼，退了出去。(未完待续.....)

第六百二十二章开始啦！

“国主，这次我们遇到大麻烦了！”

就在那名黄门小厮出了营帐后不久，本因坊文晖以及山本千边就走了进来，两人均是满面的愁容，眸子中冒着焦急以及一丝丝掩藏地极深的恐惧之色

“有何麻烦？”苏我虾夷放下手中的小酒盅，疑惑地问道。

“国主，咱们一时半会地怕是进不了基阳城了！”山本千边自寻了一个座位，一屁股坐了下去。

“为何？这新罗国不是除了金城之外，已经尽数落入了我大和国手中了吗？”苏我虾夷感到很惊讶，“为何会进不去一个小小的基阳城？”

“国主，这基阳城的城头之上驻扎的乃是之前咱们遇到的神武卫大军兵卒！”本因坊文晖一脸的恨色，道：“看来这李元霸走到咱们前头了！”

“不可能！”苏我虾夷一脸不可思议的神色，“咱们这支两万人的大军，早在天尚未明之时就出了当阳城，纵然是他大唐神武卫大军兵贵神速，也绝对不可能绕过我们，先一步攻袭下基阳城！”

本因坊文晖和山本千边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可是不管怎么说，这基阳城头之上驻守的人，确实是大唐的神武卫兵士！

“你们可知基阳城中有多少唐军？”这下苏我虾夷吓坏了，他有些焦急地询问山本千边，希望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好消息。

“眼下基阳城已经尽数封锁了起来，我们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也出不来，所以我们并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唐军！”山本千边摇了摇头，道：“国主，现在我们如何办？”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苏我虾夷狠狠地一巴掌砸在了面前的桌子上，道：“传令，派遣大军攻城！”

“可是，国主……”山本千边没说什么，倒是本因坊文晖似乎是有话要说。

“没什么可是的！”苏我虾夷道：“不管基阳城中的大军是否是先前战败咱们的唐军。眼下咱们已经到了这里，纵然是想回头也没了退路。如果不能攻下城池的话，咱们就真地要死在这新罗国了！”

“嗨！”

本因坊文晖和山本千边只得低头应了一声，领命出了大帐。

.....

基阳城前，倭国大军缓缓地后分出了两支千人大军，他们抬着云梯，推着粗糙的撞城车等攻城工具。迅速向着基阳城的方向压去。

这些攻城武器是这些倭军们在路上伐下林木制造的，耽误了不少时间。这也是他们耽搁了好几个时辰才赶到基阳城的原因。

不过耽搁这些时间却也是值得的，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些攻城器具虽说粗糙了一些，可是这基阳城并不是什么坚固的城池，而且城墙也远不如当阳城不高，有了这攻城器具，攻克基阳城也不是什么难题了。

“倭人来攻城了！”

看到倭军竟然一上来就攻城，并且没有丝毫的犹豫，城头上负责警戒的神武卫兄弟们顿时大叫了起来。

城墙之下的李恪三兄弟以及一众神武卫、新罗大军的高层听到吼叫声。立刻上到了城头之上。

“没想到这些家伙竟然连攻城器具都做好了！”看到倭兵们扛着云梯，推着撞城车向着肌养成的方向赶，李恪有些惊讶地说道。

“嘿嘿，都说磨刀不误砍柴工，看来这些倭奴也不傻嘛！”李恪嘿嘿一笑，道：“看来他们也做好了城池被占的准备！”

“三哥，要不要安排卫中的兄弟们放几炮。轰掉他们的攻城器具？”李恪这个时候站了出来，询问道。

“放！当然得放！”李恪应了一声，扭头看着黄书郎道：“黄鼠狼，你去传令下去，让我神武卫中的炮手们准备好，务必做到一击即中.....”

“诺！”

黄书郎应了一声。转头就要下去传达命令。

“等等！”这个时候李恪却喊住了他，补充到：“等那些倭兵们距离近了，再让卫中的兄弟们攻击。”

以新式神武炮攻击倭军，打掉倭人的士气，这本就是之前他们做好的打算，不过李愔实在是太坏了，距离近了才肯让兵士们以神武炮攻击。这样既给了倭奴希望，又让他们绝望，实在是无耻之尤！

“轰轰轰轰！”

一连四道震天的轰鸣声响了起来，四枚黑黝黝的炮弹准确无误地砸中了那一辆撞城车，还有抬着几架云梯的那些个倭兵。

“轰咔咔！”

还真是一击即中，撞城车在一瞬间就四分五裂，几架云梯本就粗糙烂制，炮弹击中抬着它们的倭兵之后，连同云梯一起，炸了个破破烂烂，根本就没法用了。

再加上之前那些倭兵们就曾经见识过神武炮的威力，是以看到这些黑黝黝的炮弹攻击而来的时候，全都吓得四散奔逃了起来，根本没有心思再继续攻城了。

“嘿嘿，这些家伙还真是胆小如鼠啊！”看到在炮弹的攻击下，那些倭兵们闻风丧胆、四散奔逃的仓皇样子，李愔顿时哈哈笑了起来。

“这就是倭奴的恶根性！”李恪淡淡地看着下方陷入骚乱之中的倭奴，道：“再放几炮，彻底灭了他们的胆气！”

“轰！”

又是一轮神武炮飞射了出去，在付出了将近一千三四百条兵士的生命之后，倭人已经开始大声吼叫了起来，疯狂地向着大军后方逃窜，无心恋战。

“混蛋，给本将回去，全都回去！”看到自己派出去的兵卒开始四散奔逃，溃不成军，山本千边气得脸色铁青，他大吼着挥动着手中的倭刀，亲自砍杀了两个逃到他身侧的兵卒。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总算是遏制住了剩下兵卒的胆怯，将他们给逼回了战场。

当然了，两千人只剩下了六百人，这种情况已经不能够攻城了，是以山本千边就再次追加了三千人，负责强行攻城。

“殿下，请打开城门，我愿率麾下兵卒出城迎敌！”

这个时候，李金浩突然从城下走了上来，恭敬地向李恪行礼。

“哦？”李恪扭头看着李金浩，道：“李将军，眼下形势对我们极其有利，若是现在放你们出城的话，怕是会令你们的兵卒出现损伤，不如……”欢迎您来)

第六百二十三章神武卫受伤了

“殿下！”李恪话都没有说完，就被李金浩给打断了，“这些倭奴侵入我新罗国中，杀我新罗民众。掠我新罗财物品，我新罗兵将，恨不能食其肉寝起骨！就让我们在城头之上，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就这样疯狂地攻城，而我们却不作丝毫的抵抗，未将实难做到！”

“哦！”李恪有些诧异地看了李金浩一眼，没想到这李金浩还真得挺有血性的。

“求三位殿下成全！”

眼见着李恪的意思多少有些松动，所以李金浩再次躬身行了一礼。

“好，既然你们执意如此，那本王就成全你们！”李恪瞄了李恪以及李恽一眼，索性便应承了下来。

“谢殿下！”

李金浩大喜过望，转身对身侧的兵士们说道：“传令全军，随本将出城迎敌！”

“是，将军！”

几个负责传令的新罗兵卒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几乎是飞也似地跟在李金浩身后，向着城中而去。

“吱呀！”

眼见着沉重的基阳城的城门由内向外打开，被山本千边派遣出来的那些兵卒们全都疯了一样冲击了起来。

似乎方才炮火攻击的效果已经消退了，倭军没有了骚乱，重新振作起来，开始向着城门的方向发起冲锋。

也就在这时候，大开的基阳城门处，陆陆续续地出来了三千新罗大军。

他们所选择出击的时机极好，还没有与进攻的倭人大军相遇的时候，倭人就已经进入到了基阳城投石器以及床弩的攻击范围内。

“来得好，命兵士们放弩箭、投石炮！”

李愔眼睛亮了起来，无数好像长矛一般的弩箭以及人头大的巨石从城头上疯狂地飞出，随后落入了前冲的倭兵当中。

“刷啦啦！”

结果。弩箭以及巨石带走了一团团的血肉，三千多倭人好不容易所组成的队形直接被打乱了。

而三千多倭兵，在一瞬间就被灭了九百多人，那些失去战斗力的倭兵更是得有四五百人。

“杀！”

两支犹如洪流一般的队伍，终究还是撞到一起。

与新罗人相比，倭人的身体比较矮小。看那身材鲜有在五尺以上的人，虽说新罗人的身材偏瘦，也绝对比这些倭人的身材要壮硕。

这三千名新罗大军，特别是最前头的那些兵卒，都是金圣泰从整个新罗大军中特意挑选出来的，不仅身材雄壮，更兼武技惊人。

再加上现在这些新罗人对面前的这些倭人极端愤恨，所以在战力方面也多少有些加成。

就这样，他们简直就像是冲进了羊群当中的恶狼一样。在如此横冲直撞下，那些倭人起初的时候根本没有抵抗之力，可是在硬挨了几次攻击之后，竟然摸清了新罗人攻击的规律，慢慢地开始应对了起来。

当然了，就目前倭人的力量而言，若是山本千边不继续增加战力的话，怕是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新罗人砍杀一空。

时间在砍杀中慢慢流逝，当时间的指针过了足足半柱香之后。原本三千五百人的倭兵冲锋大军，已经只剩下了一千人，而新罗兵士们也损失了五六百人，还有一千多人个个带伤。

“倭兵快不行了，他们只剩下了一千来人，跟本将杀！”

冲在最前面的李金浩见此情形李愔怒吼了一声。侧身躲过一个倭人攻击，手中长长的寒刀带着一抹刺目的亮光，将那个倭兵的脑袋砍了下来。

“杀！”

眼见着自己的将军竟然如此勇猛，新罗兵士们更是如此，嗷嗷叫着冲杀

向了那些倭兵。

倭兵早就已经丧失了胆气。溃不成军，被这些疯狂地新罗兵士们追得满战场地乱跑。

“该死！”

后方负责指挥战斗的山本千边看到城门前的这种情况之后，脸色气的铁青。

他一边派人开始收拢败军，一边再次从大军中分出了两支两千人的大队上前去掩杀，他要把这些可恶的新罗人全都给留在城外，让他们给自己的倭国兵卒们陪葬。

李金浩虽说对面前的这些倭兵们恨之入骨，可是他也明白，经过这一番厮杀之后，能够灭掉那两千多倭兵已经不错了，若是再和倭兵继续缠斗下去的话，怕是他身后的这些新罗兵卒们全都得战死在这里。

所以，李金浩带着自己的大军边战边退，很快就退到了基阳城的城门之下。

而恰恰就在此刻，山本千边派出去的四千倭兵就追赶了过来。

“快，追过去，绝对不能让他们进了基阳城！”

似乎猜出了李金浩的打算，负责指挥这四千倭兵的倭将，高声呼喊了起来。

.....

基阳城头之上，李恪三兄弟自然不会让他们这样做，虽说并不喜欢李金浩他们这些倭人，可是今天倭人的表现也让李恪三兄弟多少有些敬服。

“三哥，要不要兵士们放弩箭？”李愔似乎有些急。

李恪因趁着一张脸，道：“放，绝对不能让这些倭兵如愿！”

“好嘞！”李愔很兴奋，“传令，放弩箭！”

“放！”

随着李愔的话音落地，在城头上早就已经准备多时的大唐弓箭手以及弩箭手们，段时大手一松。

“唰唰唰！”

一轮轮带着羽毛的弓箭，以及完全由精铁打制而成的弩箭，就像是天上下了暴雨一般，向着下方的倭兵，铺天盖地的射了过去。

“啊！”

刚才还源源不绝，紧追不舍的倭兵，仅仅在这一次的攻击当中就被射杀了一大片，四千倭人剩下了两千七八，但凡在弩箭射程范围之外的倭兵见此情景再也不敢上前。

眼见着倭兵们胆怯了，不怕死的李金浩眼珠一转，竟然再次带着手下兵士们向周围那些倭兵们冲了过去。

又是一番厮杀，两千多倭人被杀的是血流成河，无数身材矮小的倭人都被吓得尿了裤子，到后来的时候竟然重演了方才被追着满世界跑的一幕。

这一次不同于上一次了，城头上的李愔和李恪他们丝毫不客气，对这些逃跑的倭兵不停地释放弓箭以及弩箭，使得这些家伙死得死，伤得伤，再无一战之力。

在新罗兵士们只剩下一千多人的时候，李金浩终于停下了这种疯狂的举动，率领残兵剩将们重新退回到了基阳城中。

眼下，这些新罗人的怒火已消了不少，虽说留下了两千条新罗兵卒的性命，可是在李金浩看来是值得的。

.....

三次攻城，三次被挫！

大军不仅是毫无寸进，更是损失了一半，也就是一万人。

这种败绩，让后方指挥战斗的山本千边充满了无力感。

记得之前他还曾经嘲笑本因坊文晖作战不利，致使倭国大军损失惨重，更是丢失了当阳城。

现在看来，不是敌人太厉害，而是他们太无能了！

“这一转眼，时间上就已经过了将近两个时辰了，若是再不加紧时间的的话，怕是后方的唐军就真地追过来了，这可如何是好啊！”

山本千边急得都快哭了，这次可是有国主在，搞不好真得就此一命呜呼了。

“山本大兄，不知目前战况如何啊？”

就在此刻，本因坊文晖来到了山本千边所在的前方营帐内，这家伙的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笑容，似乎在嘲笑山本千边一般。

“本因坊将军说笑了，我现在可是快愁死了，没心思和你开玩笑！”

山本千边看到本因坊文晖脸上的表情就是一脸的不爽，不过现在可不是置气的时候，还是好好想想如何破城吧。

“大兄何必烦恼，小弟这就是为大兄献计来的！”本因坊文晖表情淡然。

“哦？”

山本千边歪着脑袋看着本因坊文晖，虽然并没有说话，可是那满眼的渴望，连傻子都看得出来。

“大兄，方才小弟在军中曾经看到了很多的盾兵，咱们大和国的盾牌都是精钢打造而成，寻常的弩矢弓箭根本就攻之不破，若是以盾兵走在最前面抵挡城头上的攻击，咱们自己的箭手紧随其后，再之后便是步兵！”

本因坊文晖脸上的笑容成了菊花，“这样咱们既可以抵挡住唐军的攻击，又可以通过箭手攻击到城头上的唐军，如此一举两得，大兄，如何啊？”

“妙啊！”

本因坊文晖的话，让山本千边的眼睛亮了起来，同时他亦在心中暗叹，不愧是纵横沙场的大和国名将，这方法就是比他多。

得到本因坊文晖指点的山本千边，马上就安排了下去，他不敢再耽误时间，迟则生变的道理他还是懂的。

.....

还别说，本因坊文晖的办法果然奏效，城头上的箭雨虽然依旧密集，可是绝大部分都被盾牌给挡了下来。

纵然是从盾牌与盾牌之间的缝隙钻了过去射中了倭兵，也很少能直接将倭兵给射杀。

而与此同时，隐藏在高举着盾牌的倭兵之后的弓箭手，也在到达一定的射程之后，开始了反击。

如果不是神武卫兵士们的反射神经足够快的话，怕是在倭军的弓箭手们进行反射的时候，就会出现死亡的情况。

就算是这样，也让至少三分之一的兵卒身上出现了新伤。

虽说并不足以致命，可是也让这些受伤的身神武卫兵士认为这是耻辱，终生的耻辱！（未完待续.....）

第六百二十四章愤怒的小火苗

“殿下，末将请命出城杀敌！”

黄书郎赤红着眼睛，单膝跪在李恪三兄弟身前，脸上净是狰狞的杀机。
☆→，

李元霸将这四千名神武卫兵将交到了他的手中，那是对他的绝对信任，没想到这才短短的半天时间，竟然就让大军出现了如此损伤，黄书郎认为自己是万死难赎其罪。

“小的请命出城杀敌！”

紧跟在黄书郎之后的，是那些身上被倭军的箭矢划伤的神武卫兵士们。

自加入神武卫大军以来，除了深入薛延陀腹地那一次之外，神武卫大军都还没受过这种创伤。

他们要将敢于把这种荣誉破灭的倭奴们全都杀掉，如此才能解他们的心头之恨！

“这……这什么情况？”

李恪三兄弟有些傻眼了，这些神武卫兵士们到底是怎么了？

没有经历过那几次神武卫战争的李恪三兄弟，自然不会明白铭刻在一众神武卫兵士内心中的崇高荣誉感。

他们能为李元霸死，能为大唐死，也能为自己的荣誉死！

“三哥，万万不可让他们出得基阳城！”李愔这个时候小声地在李恪耳边说道：“四皇叔将神武卫交到我们手中，若是他们出现什么损伤的话，如何向四皇叔交代？”

“是啊，三哥！六哥说得很对！”李恂很赞同李愔的意见，“虽说四皇叔的本意是想让神武卫保护我们，可是我们也有责任不让神武卫大军出现损伤！”

“也罢！”李恪脸上神色变幻不定，过了好一会，他对黄书郎说道：“黄书郎，虽说本王并不知道你们为何会如此激动，不过本王有本王的难处。所以，你的请战，本王驳回！不过作为回报，本王允许那支特意组建的‘半自动步枪’小队发动攻击！”

“.....”

黄书郎以及一众神武卫兵士们沉默了半晌，就在李恪还想再劝勉一下的时候，黄书郎突然站起身来。道：“传令‘暗月’小队，全力攻击，命令‘绝杀’！”

‘半自动步枪’小队名为‘暗月’，命令‘绝杀’，一个活口不留，全部杀绝！

.....

看到本因坊文晖的方法如此显著，山本千边高兴坏了，连忙命令大军全部出动，依照此法。攻向基阳城。

“哒哒哒！”

不过就在倭国大军眼看着就要摸到基阳城下的时候，几样城头之上忽然响起了如同爆竹一般的响声。

与此同时，还有一阵阵的灰色烟腾起，不过很快就被那城头上的强风给吹散了。

紧接着，随着这一阵阵极其刺耳的爆竹声过后，下面举着盾牌的倭兵阵营中，却是发出了一声声的惨叫，还有赤红色的鲜血跟着惨叫声飙射而出。染红了地面。

原本弩矢弓箭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够穿过的，那一面面无比坚实的盾牌。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很多只有半个小指粗细的孔洞。

这些孔洞非常圆润有规则，遍布那些盾牌之上，至于盾牌下面的倭人，更是死伤无数，一个个全然没了气息。

城头上手持半自动步枪的神武卫兵士们，端着沉重的步枪。瞄准了下方一面面高举着盾牌的倭兵，就是一阵‘哒哒哒’地几梭子。

随着清脆的枪声，炎热的子弹带着如同闪电般的速度飞射而出，而后洞穿了盾牌以及盾牌下面的倭兵身躯。

这一梭子的攻击，直接干掉了四五个倭兵。而后他们马上从后腰上摸出了备用弹夹，押上弹夹，打开保险，拨动扳机。

一千名暗月小队的成员，每一位都憋足了力气，毫无保留地向着下方的倭兵们发泄着铜质的子弹。

子弹就像是来自地狱的恶鬼，每一次出击都会带走一条鲜活的生命。

城头上，不过一千人的暗月小队，在这战场之上发挥出了如此强横的战斗力的。

紧贴着城墙的那些倭兵，甭管是手持盾牌的盾兵，还是隐藏在盾牌之后的弓箭手，全都难逃被射杀的命运。

城头上的李恪三兄弟，看到突然爆发出惊人战斗力的暗月小队，眸光中全都带上了明显的震惊之色。

“这，三哥，六哥快告诉我是假的，是假的！”李恇抹着自己的双眼，满脸的不可思议。

“啪！”

李恇毫不吝啬地赏了自己的亲弟弟一记响亮的耳光。

“草！”

李恇这个家伙，对于别的学的不多，李元霸的一些口头禅或者说经典国骂，被这家伙学了个遍。

“六哥，你干嘛打我？”李恇瞪着李恇，说道。

“不是你小子让哥告诉你是假的吗？”李恇甩了甩手，继续说道：“还别说，你小子皮还挺厚的，打得哥手都疼了！”

“六哥，你这是公报私仇！”李恇很委屈地说道：“等回去见到四皇叔，我一定要告诉四皇叔你那些个瞒着……”

“停停停！”李恇连忙捂住李恇的嘴巴，道：“好了好了，我给你道歉！现在你再看看，面前这一切是不是假的？”

李恇这才把精力投放到了城池之下。

可是面前这一切与方才一般无二，看来面前地这一切都是真的！

.....

基阳城下，山本千边和本因坊文晖看到城头上那些不知名武器的威力，脸色全都变得苍白无比。

打死他都没有想到，这世上竟然还会有这样的武器，连他们精铁打造的盾牌都能穿透，甚至连同下面的兵士们都被打的全身是洞，死的不能再死了。

此刻，倭国大军前面的盾兵已经死绝了，后面的弓箭手们只剩下了一千多人，至于兵卒更是死伤惨重。

如果真要算起来的话，眼下倭国还有再战之力的大军只剩下了两千多人，想要凭借这两千多人夺下基阳城，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大兄……撤退吧，眼下唐军有如此神兵利器，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拿下基阳城，看来是天要亡我大和国啊！”

本因坊文晖一脸的颓然之色，现在他们已经绞尽了脑汁，可是却只能让大军摸到城墙边上，为此还差点全军覆没。

如果现在再打下去的话，只是在加速倭国的灭亡。(未完待续……)

第六百二十五章除了降，别无他法

“撤退？退到哪里去？”

山本千变双眸赤红，脸上变得毫无生气：

“难道你还没有看出来吗？这些唐军并非是当阳城中的那些。如果我们现在选择撤退的话，怕是当阳城中的唐军会把我们堵截在半路之上。与其这样，还不如就此战死在这里，也能留个忠义地好名声！”

“可是，可是国主还在这里，难不成让国主与我等一同赴死吗？”

本因坊文晖将苏我虾夷抬了出来，明显要开启劝说模式了。

“轰轰轰！”

也就在此刻，一声声火炮的怒吼声从基阳城的方向传了过来，在倭国大营中不断地响起。

黑黝黝的炮弹，飞越了长长的虚空，终于击中了倭人的营帐，几乎每一次都是打得泥土纷飞，鲜血四溅。

基阳城头之上。

“殿下，此刻倭军已经被我们打得溃不成军，完全失去了反抗之力，未将再次请战！”

眼见着倭国大军被大唐军队给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了一些残兵败将、散兵游勇地在四散奔逃，黄书郎再次请战。

“还请殿下成全！”

其他的神武卫兵士们也不甘示弱，只是在城头上打冷枪，说实话，实在是不符合他们的性格，这样远没有刀刀砍在肉上要来得痛快。

“好，本王同意！不过未免这些倭奴狗急跳墙，你等万万不可大意！”李恪还是特意嘱咐了黄书郎两句，毕竟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是人呢？

黄书郎以及一众神武卫兵将们大喜，几乎都忘了行礼，直接站起身来就向着城墙之下跑去。

.....

黄书郎带着大军赶到了基阳城外，立刻对城外仅剩的倭国大军发动了攻击。

足足两个时辰的攻城战，山本千边手里掌控着的两万大军，现如今却只剩下了不足两千之数。

由此可见，之前倭国攻城战时的惨烈情况。

而且，此刻的倭人士气全无。根本就无心恋战，对于神武卫们而言，这就是一千多只待宰的羔羊一样。

另一边，山本千边虽说早就知道不管是城中的敌人。还是后方的敌人，迟早都会出城来攻击，可是却没想到这股唐军竟然足足有四千之众。

之前，在人数相差如此相当大的时候，倭国大军都没占到哪怕一丁点的便宜。更不要说现在情况翻转，占优势的一方明显在大唐这边了。

面对眼下这种情况，山本千边只得长叹一声，徒呼奈何了。

“贤弟，现在我们怎么办？”躲在大军最后方的山本千边看向了本因坊文晖，明显把本因坊文晖当作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去禀报国主投降吧！”

本因坊文晖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最明智的做法，是立刻命令仅剩的兵卒放下抵抗，就地向唐军投降。

没有办法了，看来只有投降一途了！

“哎！”

山本千边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道：“走吧，先回大帐！”

.....

虽说很不愿意承认，可是为了苏我虾夷的安全着想，山本千边还是奸g苏我虾夷大帐的位置往后挪了一里的路程，并且派遣了五百名全军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倭国兵卒，护卫苏我虾夷的大帐。

此刻，苏我虾夷的大帐之中。

那群尸位素餐的倭国贵族们，还在享用着水酒、美食，或许到现在他们

都没想到，这已经是最后的晚餐了。

“哈哈。听听这喊杀声，隔着一里之地，这些声音听起来都是如此的美妙，如果距离再近一切的话。是不是听起来更加让人热血沸腾？”

一个大腹便便，看起来足有两百斤的家伙，哈哈大笑着继续说道：“我们大和国的勇士，果然是英勇善战的剽悍种族！”

一个留着方块胡，长得极其猥琐的中年人接过了话头：

“依我看啊，山本将军还是太过小心了。竟然将咱们的营帐往后挪了一里，这样咱们就欣赏不到族中兵士们那永无的英姿了！”

苏我虾夷很是得意地摸了摸鼻下的方块胡，道：

“山本将军将我们的营帐挪了出来，也是出于对我们安全的考虑，我们就不要想那么多了！好好享受面前的美食和水酒，然后就等着大军胜利的好消息吧！”

“国主，山本将军还有本因坊将军求见！”

一众倭国高层正在兴头上的时候，一个看起来颇为精明的倭兵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向苏我虾夷禀报道。

“哦，正说到他们呢，没想到他们自己就来了，唤他们进来吧！”苏我虾夷放下了手中的酒杯，嘴角露出了笑容。

“小臣有罪！”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山本千边以及本因坊文晖就走进了大帐，没等苏我虾夷发话呢，两人就自己跪在了苏我虾夷身前，主动认起罪来。

“两位爱卿，不知你等何罪之有，竟然行此等大礼？”

苏我虾夷本能地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不过他也并未往心里去，而是作死一样地说道：

“两位爱卿为我倭国征战数年，而今更是临危抢占下基阳城，可谓是功不可没……”

这倒霉孩子，感情他是自视太高了，根本就没有在意过外面的战争，还以为他的两个臣子已经为他们倭国打下了整个基阳城呢。

山本千边和本因坊文晖相互对视了一眼，全都看到了对方眼底的悲哀之色，不过仗打到现在这种程度，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国主，我倭国大军不敌大唐军队，两万大军已经损失殆尽，我等有罪，还请国主赐予我等死罪！”

两人反正是破罐子破摔了，早一点死总比煎熬着要强。

什么？

两人的话，让大帐中的贵族们都惊呆了，他们实在是难以相信，身经百战，在新罗国几乎是百战百捷的倭国大军，竟然就这么被灭了！

“哈哈……”苏我虾夷干笑了两声，脸上的肌肉很不自然地抽搐了两下，道：“两位爱卿是在说笑吗？可是这种笑话并不好笑啊！”

山本千边无奈了，话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这位国主大人竟然还没有明白过来！

“国主，我等所言绝无虚言，眼下唐军都快打到门口了，还请国主早做打算！”

山本千边没办法了，只能直接把唐军打到家门口的名头抬了出来。

“什么？你说地竟然是真的？”

“我大和国堂堂两万大军竟然被你尽数挥霍一空，你这一仗是怎么打的？”

“我等身为大和国贵族，怎么可以死在这异国他乡？”

山本千边的话音刚刚落地，那些之前看起来还颇为和气的倭国贵族们，就跟狗脸一样说变就变，一个个怒气勃发，直接指着山本千边的鼻子骂了起来。

原本山本千边对这一仗就打的窝心，现在耳边着一群苍蝇嗡嗡地乱叫，让山本千边着心头骤然升起了一把火，腾腾燃烧，怎么压都压不住。

“闭嘴，都他娘地给老子闭嘴！”

山本千边怒了，管你贵族不贵族的，反正现在倭国的国土已经不属于他们了，这些贵族也就是说着好听，可实际上呢？

还不是一群贪生怕死，尸位素餐的废物？

“你，你……”

似乎没想到山本千边会突然爆发，看着这位全身似乎都在颤抖的原大将军，这些贵族们满脸的不可思议。

“你们这群国家的蛀虫！难道我们大和国的勇士们，在战场上拼死活地就是为了保护你们这帮贪生怕死，不顾国民死活的废物？蠢猪？”

山本千边气得直接从地上站了起来，他抖动着眉毛，狠狠地喘着粗气，说道：“国主大人地位崇高，在这大帐之中安坐也就罢了！你们这些家伙凭什么在这里安享这等美食酒水？”

“山本大兄所言极是！”

本因坊文晖也从地上站了起来，站在山本千边，表情淡然地看着这帮子因为气愤而憋地满脸通红的倭国贵族，道：

“眼下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你们竟然还在责怪我们这些在外征战的大和国勇士，你们有什么资格责怪我们？要不要现在你们就去外面试试看，看看能否在唐军的手下坚持一盏茶的时间？”

“……”

两人的话，让大帐中的一众倭国贵族哑口无言，他们没有办法接口，或者说无从开口。

“好了，此战两位将军已经尽力了，我不会怪罪你们！”

苏我虾夷沉默了好半晌，见两位大将军义愤填膺地样子，连忙安抚了起来：

“眼下，咱们需要做的就是好好想想如何才能够逃过此劫！两位将军，不知你们二位有何妙计？”

“降！”

山本千边和本因坊文晖相视一眼，同时说出了这个字。

“降？”苏我虾夷轻呼了一声，不可思议地说道：“难道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山本千边和本因坊文晖同时摇了摇头，道：“无法！”

过了一会，似乎是感觉到这两个字的力度不够，本因坊文晖补充道：

“国主，我们大和国到目前为止，兵力只剩帐外的五百名，而唐军却是没有损失一兵一卒，若想凭借着等兵力胜过大唐，您以为可能吗？”

第六百二十六章武王至

“狼哥，前面就是倭国仅剩的大军了，经过我们的人的探查，他们不过剩下了五百来人，护卫者大帐之中都是倭国的贵族以及倭国国主，苏我虾夷！”

倭国大帐不远处的一座小山头上，黄书郎已经领着四千神武卫兵士赶到了这里。

他远远地看着这座最后的大帐，听着手下兄弟们的禀报。

“你是说，这帐子里面有苏我虾夷？”黄书郎，道。

“没错！”那名兵士继续说道：“狼哥，您看要不要现在……”

“报，将军，抓到一个奸细！”

就在这时候，一队负责警戒的神武卫兵士走了回来，在他们的后面，还押着一个穿着华贵武士服的倭国矮矬子。

只见对方约有四十岁上下的年纪，个头很是矮小，比人高马大的黄书郎低了足足有两个头的身高，不过看他的身材倒是十分地精悍，看起来应该是个练家子。

“奸细？”黄书郎眯缝着眼睛看着这个倭国矮矬子，直接大手一挥，道：“来呀，砍了！”

得，还啥都没说呢，就直接拉出去砍了，这是要吓尿面前这倭奴的节奏啊！

“别，别……”那倭奴吓坏了，连忙用无比别扭的汉语说道：“尊敬的天朝大将军，下臣，不不不，小的名叫山野二堂，是倭国国主的使者，这次前来是代表国主前来上交降书的！”

“上交降书？”黄书郎愣了一下，没想到这倭国矮矬子们如此无耻，就这么投降了。

“狼哥，我们现在怎么办？”先前的那名神武卫兵士，向黄书郎征询意见。

黄书狼沉默了半晌，道：“回基阳城！”

“可是狼哥。眼瞅着就要灭了倭国了……”那名兵士明显很不甘心。

“好了，一切还是交由三位殿下定夺吧！”黄书郎打断了那名兵士，转身吩咐兵士们道：“留下三千名兄弟看着这些倭奴，剩下的兄弟们随我回基阳城！”

轰轰轰！

就在此刻，大地突然传来了剧烈的震动感，黄书郎豁然抬头。却见正南方出现了一片黑压压的大军，伴随着滚滚烟尘而来。

“是神武卫的兄弟！”对于神武卫的衣着黄书郎很熟悉，绝对不可能认错。

“领军的是哪位兄弟，王爷驾临！”赵三炮充当起了传令兵，一骑绝尘而来。

“哈哈，原来是老赵，我是老狼！”黄书郎迎了上过去，哈哈大笑了起来。

“好，老狼。随我去见王爷，将此番基阳城之战向王爷详加禀明！”一边这样说着，赵三炮直接调转马头，向着黑色的大军纵马而去。

“你们几个，带着这家伙随我去见王爷！”黄书郎不敢怠慢，直接领着一队神武卫的兄弟，紧跟在赵三炮身后而去。

.....

神武卫大军之中，骑在马上李元霸静静地停在原地。

“末将神武卫中郎将黄书郎。见过上将军！”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黄书郎就来到了李元霸身前。躬身行礼。

“嗯，免礼吧！”李元霸点点头，笑道：“你们不在基阳城中守城，为何会出现在这里？难不成知道本王要来基阳城，特意前来迎接吗？”

黄书郎嘿嘿一笑，道：“王爷。您怎么知道末将是特意来迎接您的？”

“小子，你忽悠谁呢？”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黄书郎一眼，说道：“说说吧，你们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嘿嘿，王爷明鉴！”黄书郎稍稍组织了一下语言。道：“王爷，自我们来到基阳城下.....”

黄书郎叙事的能力很强，不过短短的盏茶时间，黄书郎就把来到基阳城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战事都交代清楚了。

“照你这么说，那苏我虾夷是撑不住了，打算投降喽？”李元霸摸了摸下巴，笑地有些玩味。

“看起来是这样！王爷，苏我虾夷派出来的使者也被末将带过来了，您要不要见见他？”黄书郎微微点了点头，说道。

“嗯，带过来吧！”李元霸笑道：“本王倒要看看，这倭奴还有什么好说的！”

.....

“小小小，小的山野二堂，见见见过天朝，武武武王殿下！！”

听说要见的竟然是大唐的武王殿下，山野二堂顿时吓得肝颤，他可是早就听说过这位主儿，听说他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动辄就抽筋扒皮。

与这样的大唐高层见面，没准就没有活路了。

李元霸淡淡地看着山野二堂，也不让他免礼，声音冷酷地说道：“为何来此？”

山野二堂感觉自己的身体都在哆嗦，他说道：“小的此来，是是是，是来代我大和国国主陛下前.....”

“放肆！”

山野二堂话都没说完，赵三炮就直接打断了他，怒目而视道：“区区倭国竟然妄称陛下，真真是夜郎自大！”

“作死！来人，把这家伙拉到军前砍了！”李三多这小暴脾气，直接让弟兄们上前，把这家伙拉出去砍死一千遍。

听到赵三炮和李三多的话，山野二堂直接给吓尿了，他这才想起自己捅了篓子了，平时称呼苏我虾夷都是称呼国主，这次不知怎么就嘴秃噜了，直接带上了陛下两个字，这不是作死吗？

在堂堂的大唐皇族面前称呼苏我虾夷为陛下，这对于大唐皇族来说，绝对是一个极大的侮辱，这回死定了。

后世常说，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往往能够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潜力。

倒霉的山野二堂，在这个时候突然急中生智，也不结巴了，道：

“王爷，王爷！正所谓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纵然小的出口无礼，但毕竟是来上交降表的，若是您杀了小的，让其他的小国还如何敢向大唐附降？”

听到山野二堂的话，李元霸冷哼了一声，道：“你这算是在威胁本王吗？”

山野二堂听出了李元霸话中的松动，连忙说道：“小的不敢威胁王爷，小的这是在为王爷着想！”

“你说得不错！”李元霸突然笑了起来，他看着神色紧张的山野二堂，道：“按照你的说法，确实是在为本王着想！不过就你方才的态度而言，本王斩去你的右臂……”(未完待续。。)

...

第六百二十七章内奸

“噌！”

就在山野二堂的脸上露出惊惧之色的时候，赵三炮手中的横刀已经出鞘，紧接着一条大好手臂就从山野二堂的右肩上飞了起来，殷红色的鲜血尾随着断臂，斜挑向天空。

“啊！”山野二堂嘶声惨叫了起来，他的脸上还带着明显的惊惧，脖颈以及半面身子上还沾染着鲜血，看起来极为凄惨。

“本王斩去你的右臂……不过分吧？”直到此刻，李元霸的整句话才总算是说完。

山野二堂也算是个人物了，竟然在疼了半晌之后，硬生生地咬牙忍了下来，同时口中说到：“不过分，不过分！是小的口不择言，还要拜谢殿下手下留情，留了小的一条狗命！”

虽说被斩断了右臂，可是山野二堂脸上的谦卑之色好像更浓了，只是声音中带上了颤音，这倒不是怕的，而是疼得。

李元霸倒是对这山野二堂有了几分兴趣，他问道：“山野二啊，苏我虾夷派你过来做什么事？”

“启禀……启禀武王殿下！”

山野二堂强忍着又见上传来的疼痛感，说话间也有些不利索起来：

“国主派小的前来，是想要向您递交降书。临来之前，国主一再交代小的，让小的告知天朝上国贵使，我倭国愿向大唐投降，并且日后年年纳恭，岁岁称臣，只求武王殿下大发慈悲，放我们回归大和……倭国，并将我倭国国土归还于我们！”

李元霸静静地听完山野二堂的话后并不说话，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当把这家伙看得浑身发毛的时候，李元霸脸上突然出现了张狂的笑容。

“哈哈……”

因为李元霸笑得很突然，所以在场的所有人，包括那些神武卫的兵士们都被李元霸给吓了一跳。

李三多浑身哆嗦了一下，嘴中下意识地咕哝道：“王爷这是怎么了，吓我一跳……”

李元霸没有在意众人的态度，他只是笑着，张狂地笑着。就好像听到了这世界上最大的笑话一样。

过了足足盏茶的时间，李元霸才收住了笑声，淡淡地看着山野二堂，和颜悦色地说道：“山野二啊。你看本王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傻？”

山野二堂到现在都没从方才李元霸张狂的笑声中回过味儿来，听到李元霸的话后有些茫然地摇了摇头。

“你的意思是说本王不傻？”李元霸自语了一声，突然表情一收，怒声道：“你他娘地既然知道本王不傻，那还拿这种话出来忽悠本王。难不成真当本王没脑子吗？”

“噗通！”

听到李元霸最后一道爆吼，山野二堂只感觉脑子轰得一声炸开，身体不由自主地就跪在了地上，不断地向李元霸磕头，道：“殿下，是小的口不择言，万望殿下恕罪，恕罪啊！”

“哼！”

李元霸冷哼了一声，道：“先不说在这新罗国中，你们倭国的大军已经被我大唐灭掉了四万之数。单单是你们倭国国土都被我们大唐给整个打了下来！现在可倒好，你们没钱没势地，只想认个错，就想让本王放你们一条活路，还……还贪婪地想要本王归还你们倭国的国土，这天下间哪里有那么好的事？”

山野二堂听到李元霸的话后当时就急了，额头上冷汗直冒：

“殿下，殿下且听小的一言！我倭国一向与天朝交好，虽说没做到岁岁朝贡，可是也算对天朝上国礼敬有加。此番我倭国出兵新罗。并不知新罗已经附归于大唐。而大唐在盛怒之下，提重兵征伐我倭国，已然打地我倭国破灭。”

说到这里的时候，山野二堂吞了口唾沫。这才继续说道：“再加上在新罗的倭国大军也尽数被您所灭，这样算起来，也算是抵偿了我倭国侵入新罗国土的罪过。殿下，难道这样还不够吗？”

“还不够？”

听到山野二堂的狡辩之词，李元霸倒是楞了一下，看来这些倭奴到现在都没琢磨明白。为何大唐会对他们倭国动兵。

一念及此，李元霸扭头看了赵三炮一眼，道：“三炮，你去把从善德女王那里得来的东西拿过来，让他看看，也让他好好明白明白，为什么我们大唐势要灭倭！”

“诺！”

赵三炮应了一声，在恶狠狠地看了山野二堂一眼之后，就纵马跑向了大军后方。

过了一会，赵三炮便拿着几个长长的东西跑了回来，一把就丢在了山野二堂的身前，道：“好好看看，认不认识这东西？”

山野二堂低头看了一眼，顿时吓了一大跳声，他的脸色原本就因为断了一条手臂而变得苍白无比，现在更是一下子变得刷白，连那薄薄的纸张都不能够和他相比。

初级手炮！也就是他们我国的火器，手炮！

做为苏我虾夷的心腹，也是倭国高层之一的山野二堂，自然知道面前的这一个个足有多半尺长，婴儿手臂粗的东西是什么！

甚至可以这样说，他还知道这些手炮都是他们倭人花重金，从大唐购进样品，仿制而成的。

想当初，他们倭国进攻新罗国之时，大军除了带着笨重的投石火炮之外，还有大量的这种火器。而面前的这些火器，想必就是新罗大军缴获之后，交到唐军手里头的。

山野二堂想得不错，这些原始手炮确实是李元霸从善德女王手里头得来的。

.....

“说说吧，你可认识这东西？”李元霸居高临下地看着仍旧跪在地上的山野二堂，道：“说不清楚的话别怪本王心狠，本王可不会在乎什么‘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你的命在本王看来可有可无！”

“殿.....殿下，这是我们倭国自己制作的手炮，您，您是自何处得来的？”山野二堂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李元霸冷哼了一声，道：“哼，你还真是死鸭子嘴硬啊！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本王，这些手炮你们在没有原型的情况下就自行研究、制造出来了！还有这手炮里面的火药，嘿……你们倭人还有这等技术？”

说到后面几个字的时候，李元霸的语气中已然充满了杀机，一股庞大的威压，铺天盖地的向着山野二堂的身上压了过去。

“这……这……”

在李元霸特意营造出来的氛围中，山野二堂整个人都有些虚脱了，他的嘴唇泛着青灰色，已经完全没了血丝：

“武，武王殿下，这种手炮是我倭国一些激进分子制造研究出来的，纵然是我们内阁对此也是不太清晰。至于，至于为何会大批量的使用，也是我们看在这种武器的极强攻击性上，所以……”

“不太清晰？”李元霸一声冷笑，“这些火器你们倭国大批量地在装备，你竟然告诉本王，你们倭国内阁不太清晰？你是在骗鬼吗？看来，断你一条手臂，还是有些轻了！”

“噌！”

赵三炮很适时地抽出了手中的歌横刀，作势又向着山野二堂的左臂斩去。

这回山野二堂学乖了，急急地说道：“殿下，小的说，小的愿意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求您刀下留情！”

李元霸声音起：“三炮！”

赵三炮的动作很快，刀刃已经落在了山野二堂左肩的肩头之上，血色已经顺着刀刃向外面不断渗出来。

“嘶！”这种痛苦简直比直接砍掉他的手臂，还要让山野二堂疼痛。

“说吧，可千万不要让本王失望啊！”李元霸仍是那副死人脸。

“回殿下的话！”

山野二堂丝丝地抽着冷气，道：“这火器是根据我们花重金从大唐购买来的手炮研究而成，与之一同购买的，还有几张杂乱的图纸，那些图纸其中的一张，花了我们倭国最顶尖的工匠月旬的时间，总算是分析出来。之后又用花费了一月的时间，方才制造出了投石火炮！”

“你是说，这种火器的原型，还有投石火炮的图纸是你们从我大唐花重金购得？”李元霸眉头一挑，问到了关键。

“不错！”山野二堂偷偷瞟了李元霸一眼，随后有些奇怪地说道：“殿下，有一点小的感到很奇怪，这两样东西并非是我们求到大唐头上，而是有唐人来到了我们倭国，主动将这两样东西卖给我们的！”

“什么，主动找的你们？”李元霸的声音陡然拔高了起来，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后面半句话来：“还真是万事都怕出内奸啊！说，卖给你们这两样东西的人是谁？”

“这……小的并不知道，那唐人是与国主以及内阁重臣直接联系的，以小的地位，还没有资格到场！”山野二堂一脸的祈求之色，道：“殿下，小的知道的已经金属告知于您了，您看……”

现在山野二堂也不想大唐军队能不能将国土还给倭国了，能够活命就已经算是不错了。

“带本王去见你们国主！”李元霸没说放他也没说不放他，而是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

“这……”山野二堂的脸色有些难看，这件事情似乎很难办。

“怎么办，有困难？”李元霸冷冷地丢出了一句话，“那好吧！本王现在就命大军上前，将那座营帐给平了，你也随苏我虾夷一起下地狱去吧！”

第六百二十八章天朝特使，李氏宗族

大帐之内，断了一条臂膀，左肩也是鲜血横流的山野二堂，一脸苍白之色地闯了进来。m乐文移动网

“山野内臣……你这是怎么了？”

看到浑身是血的山野二堂踉跄着脚步闯进了大帐中，本因坊文晖连忙迎了上去，扶住了他。

山野二堂没有回答本因坊文晖的话，而是遥遥对着苏我虾夷道：“国，国主……”

“山野，情况怎么样？那大唐方面有没有同意？”苏我虾夷根本不在乎山野二堂有没有受伤，是不是快死了，他现在只想知道结果，过程如何与他无关。

苏我虾夷的一句话，让大帐中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山野二堂，看来他们都希望从山野二堂那里得到好消息。

可惜啊，山野二堂并没有说话，而是将眸光投向了身后大帐门口的方向。

“哒哒哒！”

轻巧的脚步声响了起来，随之而起的是一道冷酷的声音：“还是让本王来告诉你，我大唐有没有同意吧！”

大帐的幕帘被挑了起来，李元霸带着苏定方和赵三炮他们大踏步地走了进来，五十来名手持汉阳铳的神武卫的兵士紧随其后。

“你们，你们是什么人？”见到这些如狼似虎的兵士们，苏我虾夷当时就有些发蒙，他扭头看着山野二堂，道：“山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李元霸上前既不，拍了拍山野二堂的左肩，道：“你做得很不错，本王答应不杀你，就一定会兑现的！”

“谢殿下！”山野二堂马上露出了感激涕零的神色，那谄媚的态度，让苏我虾夷勃然大怒。

苏我虾夷怒道：“山野，你倒是说啊！”

“行了，别跟这耍国主的威风了！”李元霸有些不耐烦地掏了掏耳朵，道：“你们倭国的大军已经被本王的神武卫大军给灭了。换句话说，现在你可是孤家寡人了，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吆五喝六的？”

“什么，神武卫？”苏我虾夷陡然一惊。道：“你，你是大唐武王李元霸？”

“还不算太蠢！”李元霸笑了起来，道：“不错，本王就是李元霸！”

“原来是天朝武王殿下驾临，小王苏我虾夷未曾前往迎接。还请武王殿下原谅则个！”

让人惊讶的是，苏我虾夷竟然讲了一口流利的汉语，看得出来，这家伙对于大唐文化颇有研究。

这样说来，倭国觊觎大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甭跟本王在这里假客气！”李元霸冷冷地看了苏我虾夷一眼，道：“直接进入正题吧，告诉本王，卖与你们倭国手炮以及投石火炮图纸的唐人是谁？”

听到李元霸的话，苏我虾夷明显楞了一下，而后脸上的神情变得惊疑不定起来：“你。你是如何知道此事的？”

“哈哈.....”李元霸哈哈大笑了起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倭国既然有胆子花重金买下这几样东西，怎地就没有胆子大大方方地承认呢？”

“这.....”苏我虾夷此刻脸色变得很难看。

“好！既然你不愿意说，那本王就只好把你押回长安，把你关到大理寺诏狱去了！”李元霸摇了摇头，道：“来人啊，将这帐中的所有人全都给本王抓起来，待此间事了，押回长安！”

大理寺诏狱是什么地方？据说进去的人就没有能够活着出来的！

这下子可是把苏我虾夷吓得够呛。

“殿下。殿下莫要如此！”苏我虾夷连忙说到：“小王愿意将一切都告诉您，不过.....”

“放肆，我家王爷让你回答几个问题是看得起你，你他娘地竟然还敢在这里提条件。是不是活地不难烦了？”赵三炮双眼一瞪，根本没把苏我虾夷放在眼里。

如果搁在平时的话，赵三炮这一番举动，怕是早就被暴怒的苏我虾夷拉出去砍了。至于现在嘛，形势比人强，就算是给苏我虾夷是个胆子。他也不敢有丝毫的不耐。

“是是，这位将军说得是，是小王暨越了！”苏我虾夷连忙点头，恭敬地对李元霸说道：“殿下，记得那是两月之前，小王原本正在王宫之中小憩，突有侍者进来禀报，说有天朝特使持大唐宗室令自长安远道而来，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与小王商议！”

“宗室令？”李元霸眸中怒火一闪而逝，道：“来人是我大唐李氏皇族？”

苏我虾夷摇了摇头又点点头，道：“小王听闻是天朝特使，自然是不敢怠慢，遂命左右之人摆开仪仗，亲身出迎。待将那特使请入我倭国王宫之后，那名使者呈给小王一张名帖，名帖的署名……”

说到这里的时候，苏我虾夷偷偷看了李元霸一眼，这才说道：“名帖的署名是……天朝燕王李祐！”

“什么，李祐？！”

李元霸神色陡然一变，可是在稍稍思考了一下，眉头紧跟着皱了起来，“不对，不对！这不可能啊，两月之前，李祐就因叛逆获罪，其所有府中亲眷以及所有附逆之皇室宗族、文武官员，也因此被关进了大理寺诏狱之中！他怎么可能还派人前往倭国传信？”

“苏我虾夷，你敢骗我家王爷？”赵三炮上前几步，长刀出鞘，直接搁在了苏我虾夷的脖颈上。

苏我虾夷这个时候也不再硬撑什么一国之主威严了，而是直接跪在了地上，朝着李元霸叩首道：“殿下，小王所言句句属实，绝对没有诓骗殿下啊！对了，小王这里还有那位天朝特使留下来的名帖，不信的话，您可以看看！”

“速拿来给本王看！”李元霸阴沉着一张脸，还是有些不相信。

苏我虾夷不敢怠慢，连忙让人从后面的小帐子中取来了一只精致紫金盒。

从怀里掏出钥匙打开资金盒的长锁，苏我虾夷颤抖着双手从盒子中取出一份烫金名帖。

赵三炮一把抢过来名帖交到了李元霸的手中。

并没有急着打开名帖，李元霸显示看了看名帖的杨氏，确实是皇室专属所用，待看到里面的字体还有印在最后面的燕王印玺的时候，李元霸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道：“还真是他！”

第六百二十九章倭国本土

“王爷，当真是燕王吗？”

苏定方有些不相信，大理寺诏狱经过李元霸的亲手设计，那可以说是铜墙铁壁，别说里面的人出不去，就连外面的人想要进去都需要过很多道手续。

若没有李元霸或者李世民的首肯，谁都进不去！

“日防夜防，家贼难防！”李元霸捏紧了手中的烫金名帖，道：“虽说本王并不知道这家伙是如何将这烫金名帖送出大理寺诏狱的，不过看这笔迹还有印玺，确实属于李祐！看来这件事情，有地时间查了！”

“王爷，接下来怎么办？”赵三炮看出了李元霸情绪有些不对，在沉默了好一会方才继续说道：“要不要把这些家伙全都抓起来，押回长安？”

“嗯，把这般家伙全都抓起来吧！”李元霸突然有些意味阑珊，因为这手炮的原因，远赴新罗征讨倭国，没想到这主因竟然出自他们大唐李氏皇族。

有因有果，如之奈何！

.....

基阳城，城主府中，李恪三兄弟以及一众神武卫的高层全都齐聚一堂。

“四皇叔，按照您方才所说，那些手炮还有投石炮等图纸，均是李祐卖给倭国的？”

李恪一脸的震惊之色，“可是我想不通啊，他卖这些东西做什么？还有就是据苏我虾夷所言，倭国是花费了足足一百万两白银，这可是一大笔钱帛，他堂堂的大唐亲王，吃穿不愁，衣食无忧，还要这么多钱做什么？”

“三哥，瞧你说得！”李愔瞟了李恪一眼，道：“这世上谁还嫌钱多啊？”

“记得查抄燕王府的时候，并未查抄出那么多的金银财帛啊？”李愔还有些晕乎乎地。

“是不是傻？”李愔没好气地拍了拍李愔的脑袋瓜子，道：“按照时间来算，这烫金帖子到倭国的时候，李祐已经进了大理寺诏狱，即便交易完成了，那一百万两白银也不可能出现在燕王府！”

“啊，对！有道理！”李恇一拍手，咕哝道：“不过这话也不对啊？谁说不是之前就已经准备好的呢？没准五哥进去之前就已经交代好了，就是为了报复咱们……”

“你说什么？”李元霸眼睛一亮，道：“你再说一遍？”

“我，我没说什么啊！”李恇眨巴着眼睛，看着有些‘张牙舞爪’的四皇叔，有些肝儿颤。

“行了，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李元霸看出这小子有点胆小，有些宽慰地说道：“放轻松，没说你的不是！”

“是……这话也不对……”李恇想了想，回忆道。

李元霸摇摇头，道：“后面，后面那两句！”

“谁说不是之前就已经准备好的呢？没准五哥进去之前就已经交代好了，就是为了报复咱们……”

“对！”李元霸阴沉着面孔，说道：“小七这话说得不错，以李祐的性格，完全有可能做出这等荒唐事来！这样一切就全都解释得清了！”

“不会吧？”李恇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五弟毕竟是我大唐的亲王，他怎么会将我们大唐的秘密出卖给倭国？”

“哼，就连谋朝篡位此等悖逆之事他都做得出来，卖国求利又算得了什么？”

李恇毫不客气地冷哼了一声，道：“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这几样东西是如何流出神机府的，又是谁帮助李祐前往倭国进行交易的？还有，那一百万白银又被折腾去了什么地方？”

“你小子就是个财迷！”李元霸突然一转之前的阴沉面孔，笑了起来：“放心吧，等这次回到长安城后，相信能够从李祐那里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那我们何时回长安？”李恇问道。

“再等等吧！”李元霸想了想，说道：“唐忠，你去安排一下，将苏我虾夷被活捉的消息传到倭国去，让他按照之前已经拟定好的计划办就是了！”

“诺！”

……

坐居飞鸟地区的大和国，这里是倭国的发源地。

百年前，飞鸟地区的大和国慢慢地打败周围的那些大小国家，终于统治了倭国全境，这也就是李元霸前世的时候，除去北海道之外的霓虹国。

不过倭国的官府对地方的统治并不彻底，致使国内大小豪族林立，这些豪族统治的区域仿唐制，也称为州，被各个豪族所掌握，虽说大唐已经派强兵灭了倭国，可实际上所能掌控的也就是飞鸟地区的和州罢了。

而整个飞鸟地区分为山、和、河、泉、摄，五州之地，也就是说，整个倭国真正受大唐管制的，也就是和州以及山州之地。

在山州的原倭王宫中，平倭大总管李靖坐在王宫那宽大的王座上，听着身着黑衣的天机卫禀报着来自新罗的战报。

“这么说，武王殿下已经成功抓到了倭王以及一众贵族高层？”李靖脸上明显出现了喜色，他拍着手掌大笑道：“哈哈，好，好，好啊！这样一来，我大唐后面的计划就可以实施了！”

“武王殿下也是这样说的！”前来禀报的天机卫也点了点头，

“程知节、牛进达、尉迟敬德何在？”李靖猛然从王座上站了起来，大声说道。

“末将在！”

早就已经穿戴好铠甲，整个人就像是一头恶狼的中年老头们，直接站了出来，向李靖拱手道：“大总管有何吩咐？”

“倭国五州，山州、和州、河州、泉州、摄州，其中和州以及山州或是在我大唐军卒掌控之中，或是在归附于我大唐的倭国贵族豪强治下。眼下，倭国只剩下了河洲、泉州、摄州三州之地非是我大唐治下！”

李靖看着下方这三位身经百战的大唐战将，直接从面前的桌子上抽出了三枚令箭，道：

“程知节，本将命你为平河大将军，领一万我大唐兵卒，聚两万倭奴以为奴兵，即刻起，前往河洲之地，平定河洲；牛进达，本将命你为平泉大将军……”

“诺！”

程咬金三人从李靖手中接过了令箭，自行转身出了王宫大殿。

看着三人远去的背影，李靖喃喃地说道：“我大唐扩张的脚步，终于开始了！”

.....

于是，倭国陷入了战乱时代。

其他三洲之中，各地的倭国豪族们手握兵权，对于当地的控制简直可以说是无孔不入。

要想单单凭借大唐的力量灭掉这三州之地的豪族，还是有些难的，并不是不能将他们给消灭，而是要浪费很多时间。

所以，李靖才会让程咬金他们在已经占下的山州以及和州之地聚倭国之兵，用来当作前锋军。

用李靖的话说，反正也不是他们大唐的人，死了就死了，死了有不甘心，而且还充分消耗了倭国的兵力，还真是有些一举两得的意思。

当三方大军全都准备完毕之后，已经是三日之后了。

第四日清晨，三路大军从山州出发，奔赴其他三州的战场。

程咬金、牛进达以及尉迟敬德，那可都是一直跟随在李世民身边，征战各地的主儿，不论是战场经验还是排兵布阵方面，纵观整个大唐，恐怕都是凤毛麟角。

所以，三路大军是势如破竹，攻城拔寨，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地就打到了三周各地豪族核心齐聚的区域。

对于这三路大军，或者说整个平倭大军而言，这三州之地的各个豪族，终于第一次地团结到了一起。

可是尽管他们一直都在拼命地抵挡，但奈何他们手中的倭兵们欺负欺负新罗兵士们也就罢了，对上这些拥有大唐兵士们撑腰的同样是倭军，却只有等着被宰杀的份。

还有一点，那就是在这些倭奴们看来，一直都坚不可摧的城池，在唐军的攻击下，简直就像是纸糊的一样，一点城池应有的作用都起不到。

.....

山州王宫后面的宴会厅中，李靖召开了一个**的宴会，用来宴请来到这里的李元霸以及李愔和李恽。

来到山州王宫已经四日了，每日都有捷报传回，李元霸这几天过得很是滋润。

此次前来倭国山州，李元霸只带了李愔和李恽，以及以千名神武卫兵卒。

至于剩下的神武卫大军，则被李元霸留在了新罗国，由大唐三皇子也就是吴王李恪掌管，神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从旁协助。

用李元霸的话说，李恪已经到了单独锻炼的时候，相信以李恪的能力来说，应该可以做到很好。

“王爷，算算时间，自我大唐出兵倭国至今日，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应该差不多快结束了吧！”李靖坐在李元霸正对面，略显苍老的脸上写满了喜意。

“牛进达和尉迟敬德已经成功地攻下了泉州和摄州，按理说，这河洲应该是最好打的一个，程知节这个老货却足足浪费了二十天的时间，都还未传回最后的捷报！”

李元霸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一口干掉了杯中酒，道：“这老货到底打地什么鬼主意？”

李靖哈哈一笑，道：“此番灭倭战事，陛下并未规定时限。以往的战事，若涉及到戍边或者攻打敌国的话，往往都是三个月以上，这一个多月还算是短的呢！”

第六百三十章发财了，真发财了

“这老家伙，难道就不知道拖得时间越长，我们朝廷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就越多，那可将是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李元霸还是不能理解，“这家伙不会是在故意拖延时间吧？”

“不会！”李靖道：“知节虽说为人鲁莽了一些，可是在正事方面还是不敢有丝毫怠慢的。我想应该是遇到了什么不可抵挡的阻力吧？”

“报！”

就在李元霸还想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一个黄门小厮满脸喜色地冲了进来。

“何事？”李愔皱眉道。

“河洲捷报，平和大将军程知节，成功攻下了河洲全境，并且……”说到这里的时候，那名黄门小厮狠狠地喘了一口粗气，几乎是双眼冒光地说道：“并且在河洲大田近海的地方，发现了储量惊人的银矿……不，银山！”

“什么？”

在场的所有人都把持不住了，噌地一下从各自的座位上站了起来，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那名黄门小厮。

虽说大唐并不像明清时候一样，实行的乃是银本位，可是银在当时也是一种极其贵重的金属，很多时候，银也可以作为结算财帛。

所以说，听说在我国发现了银山，众人真可谓是惊讶至极。

“对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若是搁在后世的话，小日本是没有多少金银矿可以开采了，可现在是唐朝，在时间上来看的话，这金银矿还并没有被倭国如何开采，发财了，真是发财了！”

相比起大殿中还有些不相信的其他人，李元霸可是陷入了狂喜之中。

“程大将军中的捷报中说，在河洲大田近海的地方，发现了储量惊人的银山！”黄门小厮的语气很笃定。

“怪不得这老家伙要在河洲耽搁这么长的时间，原来还有这么档子事！”李靖拍拍手张，忽然转念一想。道：“不对啊，这老家伙不会是因为河洲之战拖了这么长的时间，而故意找了个托词吧？”

“这个应该不至于！”李元霸脸上带着神秘的笑容，道：“在倭国的河洲。大概是近海的地方，确实有很多的银矿，甚至那里还有一座大山上全都是银矿，并且很容易就能提炼成白银。就算我们竭尽全力地去挖掘，挖掘百年还是不成问题的。”

“王爷。您也知道？”听到李元霸的话，又让大殿中的人震惊了一番。

黄门小厮是因为得到了程知节的捷报，这才将银山的事情说了出来。而武王殿下一直都在大唐，就算是后来去了新罗，也不可能知道这一点啊？

李元霸看到大殿中的所有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心中暗笑不已，继续说道：“本王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你们无需在意，不过本王还可以告诉你们一点。这倭国之内可不仅仅只有银矿，金矿也是分布极广啊！”

“他奶奶地……金矿银矿！”本来就已经家财万贯，掉进钱眼的李愔。两只眼珠子都在冒精光了。

“四皇叔，您常说天上掉馅饼，不知道这次算不算啊？”李恽对于金银没啥概念，对他来说，钱财够他花的就够了，再不济跟李愔要点就够了。

“算啊！”李元霸哈哈一笑，道：“这下可有得忙了！原本还想要早些回长安献捷，看来是不成了，还要好好安排一下！”

“王爷说得是！”李靖点点头，道：“不过这新发现的银山还要做些防护措施。免得让那些倭国的暴民疯狂挖掘！”

“嗯，程知节这老货不傻，这些事情他肯定已经做了妥善的安排，否则的话也不会耽搁这么长的时间了！”

李元霸扭头看了那名仍旧在待命的黄门小厮一眼。突然笑道：“待会你去找神武卫中郎将赵三炮领一百两银子，就是说本王赏你的！去吧！”

“谢殿下赏赐！小的告退！”

那名黄门小厮大喜，向堂中的众人行了一礼就退出了大堂。

“这还真是意外之喜啊！”李靖说道：“王爷，看来还是您带来的好运啊！”

“本王可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只能说是天佑我大唐！”李元霸淡淡地笑了笑，道：“好了。这金矿银矿之事暂且先放到一边，眼下倭国五州已经尽数落入了我大唐之手，可以说是大局已定，接下来就是要考虑该如何统治这里的

问题了！”

“嗯！”

李靖瞄了支着耳朵猛听的李愔和李恽一眼，突然眼珠子一转，露出了一个邪恶的笑容，道：“梁王殿下、郧王殿下，不知你们二位对此如何看啊？”

“啊？”

两兄弟听到此言，相互对视了一眼，有些惊讶地低叫了一声。

“哦，既然李大总管想要听听你们俩的意见，你们俩直说便是了。”李元霸好笑地看了两个小家伙一眼，道：“大胆地说，不要有什么顾忌！”

李愔和李恽全都沉默了下来，过了好一会，李愔率先说道：

“四皇叔，李将军！小侄是这样想的，这倭国孤悬海外，人口众多，与高句丽相比，在管理方面有些麻烦。所以小侄以为，在管理初期的时候，可以在倭国找到一些归附于我们大唐，愿意服从我大唐王化之人，助我大唐管理。”

听到李愔的话，李恽跟着一起点了点头，道：“小侄以为六哥说得很对，我大唐既然已经灭了倭国的官府，以及某些负隅顽抗的倭国贵族，所以不管是在经济、民生还是政治方面，全都还原到了最原始的状态。这种管理，单靠我们唐人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这些倭人就成了关键所在！”

说完这话，李愔两兄弟就全都将眸子投向了李靖，那脸上的表情充满了渴望。

“药师，对于这俩小家伙的回答，你可还满意？”李元霸看到两个小家伙的表情，帮他们问了出来。

“两位殿下，刚好说在了点子上！”李靖的语气中难得地流露出了赞赏，他笑着看着李愔和李恽，道：“不过，要想让倭人帮助咱们管理倭地，还有几点是要紧紧抓住的！”

李元霸整了整身子，很是正色地说道：“哦？愿闻其详！”

...

第六百三十一章海面，群山，港湾！

“呵呵！”

末语先笑，在李元霸看来，李靖这老家伙现在的样子是越来越阴险了。

只见李靖轻抚着颌下的胡须，说道：“王爷，虽说用倭人管理倭地的想法是很不错，可是真要实施起来的话，却要先考虑好这样几点……”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靖灌下了一口浓茶，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

“首先，以倭国人的心性，虽说归附了我大唐，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是真心的！一旦有机会脱离我们大唐掌控的话，他们便会毫不留情地将我们给一脚踢开。”

“嗯，你说得这一点，本王虽说之前也考虑到了，但是并没有想到解决方法。怎么，药师已经想到了解决方法了吗？”

李元霸猛然抬头看着李靖，有些不可思议地说道。

“想法并不成熟，不过也差不多了！”

李靖点点头，继续说道：“对于倭国，我们若是撒手不管，那么他们一定会阳奉阴违，表面一套，背面一套，那么咱们花费大力气打下来的倭国，还是给他人做了嫁衣！所以一定要派驻咱们大唐的官员进来，将倭国的财政、军力、地方政权以及中央政权也要全部掌握在手中。”

“哦，有第一就有第二，不知道这第二点又是何妙法？”李元霸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继续询问。

李靖做了和少安毋躁的手势，说道：“这第二嘛，就比较重要了。那就是要彻底禁止倭国自行制造武器的行为，特别是咱们大唐专属的火药，他们连碰都不能够碰！”

“对，李大总管说得不错！”李恪在李靖话音落地的一瞬间就拍手叫了起来：

“火药配方是我们大唐的绝密，这些倭奴没有资格使用。还有，纵然是那些归附我们大唐的倭奴也不能够单独制造铁质武器。想要武器？可以！但是全都要向我们大唐朝廷购买，若是没钱的话，可以用他们倭人来抵债。毕竟咱们的各个地方都缺少奴隶。”

“大总管，还有没有第三点？”李恇眨巴着眼睛，弱弱地问道。

“自然是有的，这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在本将看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李靖笑了起来，同时声音也变得阴森起来：“在所有咱们大唐的占领地，不管是高句丽还是倭国，全面推行汉化，而且这种推行汉化的行为必须效法战国时商君的做法。以法强制执行！”

李靖的声音越来越冷酷了：“若是有人胆敢不从或者闹事的话，不光要诛灭九族，还要实行连坐！杀得他们怕了，杀得他们看到我们唐人就退避三舍，一切自然也就变得简单了！”

听到李靖这最后一段话，李恪以及李恇兄弟俩，全都感到浑身发冷。

不愧是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杀伐无数的悍将，形式风格带着明显的杀机！

“啪啪啪！”

李元霸拍了拍手掌，道：“药师就是药师。论杀伐果断，纵观咱们大唐满朝文武，恐怕无出其右者啊！”

“王爷谬赞了！”比起李绩老阴人，李靖可要光明磊落得多了，“咱们这些跟随陛下打天下的老兄弟们，除了房相和杜相之外，一个个全都是杀人如麻的粗汉！不过是杀一些外族，就算是灭了他们的族又如何？”

“好一个灭了他们的族又如何！”李元霸哈哈一笑，道：“方才药师所言，确实比本王要全面得多。不过本王还是要多说一点。”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的脸上忽然露出了一丝阴险的笑容道：

“那些归附于我们的倭国贵族，与倭国的平民百姓们之间，存在着鲜明的等级分化。咱们还要在倭国的百姓中挑起对各州地豪强贵族的不满。尽量让他们这些人在贫民百姓之中声名狼藉，让他们在国民之间失去应有的诚信以及威严，这样咱们才能在倭国贫民之中选拔有才干之人替代他们，如此循环往复，才能够极大地加强我大唐对倭国全境的控制！”

听到李元霸提及的这最后一点，李靖是满脸都在发光。

都说武王李元霸勇智无双。这次，李靖可以说是有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到。

.....

时间转眼就过去了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李元霸和李靖他们在堂中商量好的四点，就如同法令一样在倭国全境范围内推行了起来。

本来，在半月之前李元霸就应该赶往新罗，汇合了李恪奔赴长安城的。

可是倭国这边的战事刚定，到处都乱成一团麻，尽管有李靖还有李愔两兄弟帮着他，但李元霸还是根本就走不开。

所以，李元霸只好退而求其次，将所有倭国发生的战事和战后管理的情况，全都写在了纸上，交予天机卫和影卫，命他们亲自带往长安城。

今日已经过了巳时，可是这天气依旧有些阴沉沉的，过了午时，天边突然飘来了一大片黑地发沉地乌云。

“还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啊！”

坐在回廊前的李元霸，身边摆着一张小桌子，小桌子上面放着几样小菜、一坛老酒，还有几样倭国特产的鲜虾海贝。

在李元霸身边静坐陪酒的是李愔，李愔被李元霸打发去处理倭国中的地方政务，只有李恂难得清闲了下来。

“咕噜！”

喝下一口火辣辣的老酒，李元霸只感觉心头乱起，有太多的愁是需要他去想，需要他去找办法解决了。

这场大灾难过后，倭国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其他的各方面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就算说倭国的状态倒退了两百年都有人相信。

因为除了战争的迫害之外，倭国国内杀人放火等罪恶之事层出不穷，拦路抢劫那都是轻的，重则不仅财帛尽，怕是连命都要丢了。

大唐兵将以及倭国各方豪强之力，去往飞鸟五州以及与五洲之外的海域边缘约束军队，同时将那些作乱的悍匪巨恶剿灭，努力将战乱后的倭国建立起一套全新的秩序。

“小七，你小子还真是够可以了！哥哥我在外面累死累活的，你小子在这里陪着四皇叔老酒喝着，小菜吃着，倒是会享受啊？”

就在黑云即将飘到李元霸所在的倭国王宫的时候，身着华贵劲装的李愔风尘仆仆地从王宫之外而来，一把就抢过了李恹手里头的酒壶，对着壶口就灌下去一大口。

“你还有脸说恹儿，叔叔我不是叫你去帮药师处理政事吗，怎么还有闲工夫来我这儿？”

李元霸有些好笑地看着狼吞虎咽地李愔，继续说道：“怎么样？近几日五州之内诸事可还算平静？”

“平静个屁啊！”李愔丝毫没有礼仪地爆了句粗口，继续说道：

“四皇叔，您说的不错，这些倭人还真他娘地是劣根性啊！时逢战乱，这些倭人竟然趁乱行烧杀抢掠之事，纵火灭门更是家常便饭。我就搞明白了，这些贫民百姓就不是和那些恶匪同族了？”

“嘿嘿嘿……”

李元霸冷冷地笑了几声，道：“这些倭奴全都是没有人性的家伙，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一点都不奇怪！”

“哦，听四皇叔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李愔回忆了一下，“唉，算了算了，不说那些了。四皇叔，我今天过来找您是李大总管叫我来的，让我找您商量一件事情！”

“哦？”李元霸手上的动作顿了顿，扭头看着他道：“何事？”

李愔没有说话，而是从身侧的一条长竹筒子里面掏出来一张图卷。

招了两个侍从过来，李愔支使他们将那张图卷展开来，竟然铺了足足两丈长，四尺宽。

李元霸探头瞄了一眼，竟然是倭国五洲以及外海十里的地域图。

“四皇叔您看这里。”

李愔从袖口中抽出来一条细长的银棒子，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地方，道：

“这里是本州，也就是和州中南部的关东地区，这里原本是一片临海的湿地，在它的周围是群山还有大海，最关键的是这里……”

李元霸顺着李愔手中的小银棒子看去，发现在棒子的下面指着的是关东

地区东南方的一片面积广阔的海湾。

“这里……”只不过看了一眼，李元霸的眼睛就亮了起来，“药师的意思，是想在这片海湾建立一座港口吧？”

“嘿嘿，四皇叔就是四皇叔！”李愔嘿嘿笑着说道：“怪不得临来的时候李大总管就给我说，只需要将这一片地方指给您看，您就明白他的意思了！”

“他倒是会省事！”李元霸无奈地摇了摇头，道：

“愔儿，你看……这处地方联接着南北两地，可谓是一处天然的港口！倭国现在已经是破败之国，百废待兴，要想将倭国彻底变成我大唐的地界儿，就必然需要往倭国运送大量的物资以及兵士。”

说到这里，李元霸特意顿了顿，给了李愔他们兄弟俩一个缓冲消化的时间，继续说道：

“还有一点，倭国本土的金、银冶炼出来之后，还需要运往我大唐处，这也需要一个港口。所以说，如果将这里建成港口的话，既可用作军用亦可用作商用，对我大唐而言是百利而无一害！”

第六百三十二章飞速建设的军港

“嗯”李愔点点头道：“李大总管也是这个意思，不过他说这里完全可以建成一座军港，由我们大唐派驻海军在这里长期驻守，用来节制倭国”

“军港？”李元霸差点连眼珠子都瞪出来，“建造军港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将是一笔极大的花销，这人力和财力还好解决，可是物力呢？除了就地取材之外，还要从咱们大唐运来一些必须的材料，真亏他想地出来啊”

“所以，李大总管才打发我来找四皇叔商量此事。只要港口初建起来，海运方面自然有咱们大唐的商船来往穿梭于此，到时候物力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愔抓了抓脑袋，道：“四皇叔，看来咱们还得在这倭国待上一段时间了”

“也罢，我就将这件事情上秉长安，看看你父皇是个什么打算，他若是同意的话，咱们马上动手开始准备”

李元霸还能说什么？此事确实有利于大唐，他也没有理由拒绝。

.....

半月之后，李元霸所选定的海湾之处，一队队身材矮小的倭奴，不断从周遭的大山之中走出，他们用一种怪异的独轮小车搬运着足有人头大小的石块，艰难地运到港口之中。

看那处海湾的规模，至少已经修建了十之一二，仔细数数的话，得有上万名赤膊着上身的倭奴，在一队队大唐兵士们的监督以及指挥下修建着军港应有的各种设施。

相比起这喧嚣繁闹的建筑工地，在海湾不远处的一个近海的边缘，是一座看起来有些粗糙，但是论面积却足够大的码头。

在码头上，许多或是扬着大唐朝廷旗帜或是扬着大唐各种私家商号旗帜的船只。静静地泊在那里，不断有倭奴在船上搬上搬下的。

其实，在这里劳作的倭奴全都是军奴。也就是说都是唐军在与倭国大军战斗，或者清缴那些悍匪的时候俘虏的倭国人。

比起那些已经被倭国豪强贵族以及朝廷压迫地骨瘦如柴的贫民。这些军奴力量要强上很多，而且一个个远比逆来顺受的倭国百姓要来得有韧性。

李元霸在几个神武卫高层的陪同下，穿着便衣出现在这片繁华的港口。

“这才半个月的时间，没想到这一片海湾竟然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看来这些倭奴也并非是一无是处嘛”

看着这片海湾热闹非凡的样子，李元霸脸上出现了灿烂的笑容。

“这倭人全他娘地是贱骨头”李愔撇撇嘴吧，道：“刚开始把这些家伙拉到这里的时候还是满心的不情不愿，可是当他们听说每日三餐管饱。而且还可以每月领上十文我大唐铜钱的时候，全都同意了下来”

“每月十文”

听到李愔的话，纵然是对金钱并不敏感的李恹也是暗暗咂舌，在心里头讥讽李愔还有李靖他们吝啬。

每月十文，这也就是放在倭国，如果搁在大唐的话，如此廉价的劳动力，恐怕连一个都找不到。

“怎么，每月十文是不是给的太多了？”李愔扭头看了李恹一眼，道：“都怪李大总管。我就说给这些该死的倭奴那么多钱作甚子，换是我的话，每月给他们哪怕一文钱都嫌多”

听到李愔的话。就连李元霸都有些忍不了了，直接一个暴栗就轻甩了过去：“要想马儿跑，还不给马儿吃草，你小子比周扒皮还周扒皮”

“周……周扒皮是谁？”李愔有些迷糊。

“行了，扯那么多别的也没用”李元霸道：“愔儿，照着这个进度来看，过不了几个月的时间，军港就能够初建规模了吧？”

“嗯，理论上是这样的没错。不过这个进度可不行，等军港的建造步入正轨之后。就得让这些倭奴日夜赶工了。”

李愔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反正倭奴的人口众多。就算是累死一两个的也没什么”

就在李元霸还想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忽然看到前方的港口处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好象是发生了骚乱。

“走，陪我过去看看”

这是人就有好奇心，李元霸自然也不能免俗。

众人向着发生骚乱的地方走了过去，离得近了，隐约还能听到有哀求声传了过来。

这就让李元霸心中更加好奇了，这港口还没建起来，每日里迎来送往那么多人，难免会发生一些争执，李元霸这也是赶巧了。

当然了，暗中跟着李元霸前来这片海湾的神武卫兵士们，不清楚前面发生了什么状况，他们立刻将李元霸以及两位小王爷给悄悄围了起来，生怕他们会发生什么意外。

不过李元霸还有两个小家伙倒是很坦然，想想也是，李元霸武力通天，只要不是拿他们神武卫的火器来轰，纵观这世间谁又是这位爷儿的对手？

赵三炮还有李三多在前面开路，后面的李元霸他们紧紧地跟上。

而随着李元霸他们的渐渐走进人群当中，他们也终于看清了人群当中发生的事情。

只见两个身着破衣烂缕，满脸都是泥土，看起来明显像是乞丐的家伙，此刻正跪在一位倭人贵族身前，好像在苦苦哀求着什么。

尽管他们的脸上满掩着泥土，但是也不难看出悲戚之色。

只是让李元霸比较好奇的是，这两个乞丐虽说看起来像是倭人，可是却有着高鼻梁，棕色的眼睛就像是戴了美瞳一样。

不用李元霸示意，经常在这里晃悠以及视察军情的赵三炮和立刻走上前对那个倭国贵族问道：“直宫，这里发生了何事？”

看到赵三炮，之前还一脸凶悍之色的直宫二树顿时笑得像菊花一样，毕竟他们这些倭国的贵族，现在不过是落魄亡国之民披了一层华丽的外衣罢了，见到赵三炮这样的神武卫高层，他未被吓尿就已经算是不错了。

“赵，赵将军，不不，赵爷，您今儿怎么有空过来啊？”

直宫二树一脚把挡在身前的那个乞丐给踹到了一边，飞也似地来到赵三炮身边，直接一躬到底，那谄媚的样子就像是在向主人不停摇尾巴的哈巴狗一样。未完待续。

...

第六百三十三章一对奴隶

“怎么？难不成这地方只有你们能来，本将军就不能来吗？”赵三炮冷眼看了直宫二树一眼，道：“说说吧，此地究竟发生了何事？”

“让赵爷看笑话了，小的本以为好心有好报，可没想到竟然被这两个小王八蛋给祸害了，看来小的也是好心办了错事了！”直宫二树谄媚地说着话，两只小眼睛都挤成了一条缝。》，

听到直宫二树的话，赵三炮是一百个不信，他撇撇嘴道：“直宫，就你的那些个屁话别跟本将军说，你他娘地如果能够做好事的话，这世上就没有好人了！快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赵将军说得不错，问你什么话直说就是了，哪来地那么多废话！”李悛和李恽也感觉这个倭人废话实在是太他娘地多了。

相比起赵三炮，直宫二树早就注意到了站在赵三炮身后得到李悛两兄弟，只是放才李悛兄弟并不搭茬，赵三炮也并没有主动介绍，所以他这个亡国之民他也不好开口询问。

不过能够和赵三炮这位高高在上的神武卫大将军在一起，想必这两位的身分地位也不低。

现在李悛主动搭茬了，直宫二树总算找到了突破口，有些小心翼翼地问道：“赵爷，不知道这位爷是？”

李悛呵呵一笑道：“本……”

“本你妹啊！”李元霸没好气地在后面踹了李悛一脚，直接让李悛把后头的话给咽了下去。

还是李恽脑瓜转的快，赶忙回过神来，抢在李悛前头说道：“你他娘地哪来那么多废话？再问东问西地，信不信老子叫神武卫的兵士把你们直宫家族给抹平了？”

李恽明白李元霸的心思，知道这位主儿既然穿着便衣出来。就知道这位不想暴露身份。

还有一点就是，你这区区倭奴竟然还想打听大唐的兵将王爷的名讳，活腻歪了吧？

李恽这话说得可是毫不客气，甚至可以说充满了杀气。

“是是是，这位爷说得既是，是小的的错了……”

这直宫二树再怎么说是曾经的倭国也是高高在上的贵族。可以说是见识广博，也算是见过各种人物，知道眼目前这位爷，那可真是大爷啊。

而且，在他的语气中还带着股明显上位者的气息，肯定是个人物，所以这直宫二树脸上的谄媚之色更浓，卑躬屈膝地将事情的经过详细叙述了一遍。

原来跪在地上的两名乞丐，其中一个叫西川康介。另外一个叫西川仓洁，在昨日的时候才刚刚入了奴籍，因为这两个人从外表大致看去好像不是倭人，而他的儿子直宫浅拍似乎很中意这俩人。于是，直宫二树就将这二人给买了去，原本打算将这俩小家伙洗刷一番，再交给自家的儿子当使唤小厮的。

可谁知道这俩家伙不仅不服从直宫二树的命令去洗刷，甚至还狠狠地咬了直宫二树以及直宫浅拍的手臂一口。

直宫二树年纪大些。皮糙肉厚地倒没什么，倒是他那儿子直宫浅拍。年纪尚不算大，再加上细皮嫩肉的，差点让西川仓洁给一口咬断了纤细的手臂。

于是，暴怒的直宫二树原本打算把这俩个家伙给活活地打死，可是有人告诉他，大唐方面在倭国颁布了新的法令条令。这奴隶是可以自由买卖，可是奴隶的生死并不归属于购买奴隶的奴隶主。

若是奴隶犯了错误，奴隶主随意处置奴隶可以，但是万万不能将奴隶给打死，除非将奴隶所犯之罪上报给大唐方面。由大唐定下生死。

否则的话，要是被大唐方面知道奴隶主杀了奴隶而不曾上报的话，会被大唐追究其责任，甚至还有可能被灭门。

这可都是有前车之鉴的，直宫二树可不敢冒这样的险，为了杀两个奴隶出气而赔上他们整个家族，太不值得了。

所以，第二日一大早的，直宫二树就带着这俩小奴隶来到了海湾新港口，因为新港口驻有神武卫大军，所以直宫二树要将这俩奴隶的罪上禀大唐朝廷，杀了他们出气。

听完了整个事情的经过，李愔兄弟俩还没说什么，但怕是李元霸皱起了眉头，道：“三炮，我们虽说有奴隶随意买卖的法令，不过这新奴除非犯了命案，否则是不能够被判定死罪的，难道你不知道？”

直宫二树被李元霸的问题给问愣了，显然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仔细想了想之后，方才开口回答道：

“启禀这位爷，天朝法令中确实有新奴若不是犯了命案不能被判定死罪，可是，可是这样的法令实在是不公平，难不成我们这些买了奴隶的人全都是花钱买罪受……”

“闭嘴，敢跟本……我四叔这样说话，你他娘地真是活腻了！”

李愔这小暴脾气，最受不得有人说李元霸，直接上去就是正反两记耳光，狠狠地扇在了直宫二树的脸上。

倒霉的直宫二树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被李愔这含愤两下给抽肿了脸，两面脸颊好高隆起，就像是两个大馒头一样。

“真是作死！”

赵三炮瞪了直宫二树一眼，冷冷地丢出来这么一句话。

“小的知罪，小的知罪，还请这位爷原谅小的，小的再也不敢这么说话了！”

直宫二树不断地在赵三炮以及抽打他的李愔面前磕头，那‘邦邦邦’的巨响声，看来还真是头头触地。

“行了，在这里杵着，老子瞧着碍眼，把这两个奴隶留下，你给老子滚蛋！”

李元霸一脸嫌弃地看着直宫二树，道：“三炮，把他们两个带到卫所去，其他人都散开吧！”

“好了好了，都散开，都散开，有什么好看的？”

“该干活的去干活，该联系货物的去联系货物……总之，该干嘛都干嘛去！”

暗中尾随着李元霸他们出来的神武卫兵士们也终于发挥了作用，开始轰起了那些围观的倭奴、商贾以及百姓。

……

神武卫建造在海湾之处的卫所。

李元霸居高临下地看着先前的那两个长相有些怪异的乞丐，过了好半晌方才说道：“你们两个，听得懂汉话吗？”

“听，听得懂！”之前被直公二树踹了一脚的那名乞丐低垂着脑袋，回道。

“很好！”李元霸点点头，道：“你来说说看，你们是什么人，为何与普通矮人在长相上有这么大的差别？”

那名乞丐眼珠转了转，刚要说话，这个时候李愔却是出声道：“你小子可要想好了再说话，如果让我们发现你敢骗我们的话，别怪老子下手不留情！”

听到李愔的话，那名乞丐似乎很害怕，他恨恨地咬了咬牙，终于将一切都和盘托出。

原来，这两个人本是波斯帝国的人，他们的父亲名叫哈姆杜勒，在波斯帝国本属于皇族，所以这两兄妹在倭国的时候可以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随身还有无数的奴仆伺候着。

兄妹？

不错，就是兄妹！

这前面刚才回话的小子是兄，名叫本杰明，而后面的那个身材略显纤细的乞丐是妹，名叫苏菲娜。

因为他们的母亲是倭国人，所以在长相上面多少与波斯人有些区别。

前两年的时候，波斯帝国发生了分裂，因为哈姆杜勒属于皇族，所以在那场分裂中遭到了清洗。

而两兄妹因为见机得早，在分裂之前就听从父亲的安排，跟随着自己的母亲来到了他们母亲的母国，也就是倭国。

虽说到了倭国，可是因为当初他们的母亲西川美惠去往波斯帝国的时间太长了，他母亲的母族西川家族早就已经被倭国别的豪强贵族给吞并了。

投奔亲族不成，这兄妹俩以及他们的母亲就只能够凭借从波斯帝国带回来的金钱财帛，在倭国扎下根来。

说起来这两年的时间，虽说他们娘仨过得并不算富裕，但也可以说是衣食无忧。

但是就在年前，苏我虾夷发动的那场夺皇之战中，整个倭国的保皇派最后疯狂了一把，本杰明他们的小家族遭受到了波及，不仅与母亲走散了，就连家族财产以及屋舍、田地等，也全都被倭军给强抢了去。

就此，这两兄妹就成了乞丐，一直到五日之前，两兄妹还倒霉地被人贩子给抓住了，到昨日难逃成为奴隶的命运。

“哦？照你的意思，你们兄妹二人竟然还是波斯帝国的皇族？”李元霸听后感到很惊讶。

波斯帝国，单论国土面积那可是横跨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甚至可以说足以与李元霸未苏醒之时的大唐相比肩。

不过现在嘛，大唐要想攻打波斯帝国的话，还真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以火器之利足以横扫整个世界！

“是！”

听到李元霸的问话，本杰明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连忙点头承认。

“皇室贵胄，落魄王族！”李元霸笑了起来，道：“可惜啊，怎么就入了奴籍了！”

本杰明脸上顿时出现了苦涩之色，不过他们入奴籍已经成了定局现在再说别的也是没用了。

大堂中顿时陷入了一片沉寂当中，就在这个时候，后面那个一直都没说话的苏菲娜突然站起身来，向前走去。

第六百三十四章落魄王族

“嗯？”赵三炮噌地一下站起身来，道：“你做什么？”

“噗通！”

上前几步的苏菲娜一下子跪下了地上，宛如百灵鸟一般清脆的声音从她的口中传了出来：“大人，奴女有一事相求，希望大人能够成全！”

“苏菲，你要做什么？”看到苏菲娜的举动，本杰明似乎变得焦急了起来，有些慌张地上前去拉苏菲娜。↑，

“哥哥，你别拦着我！”苏菲娜挣扎着脱开本杰明的手，说道。

看到这兄妹俩在那里争执了起来，李元霸倒是变得兴致盎然起来，他说道：“你有何事相求，说说看！”

苏菲娜到底是挣脱开了本杰明，听到李元霸的话后脸上出现了高兴的神色，抹了把脏兮兮的面容，她说道：“启禀大人，奴女不会让大人为难的，只是希望大人能够答应奴女的请求，收奴女子入府为奴！”

哈？

原本李元霸还打算将这两个落魄皇族从奴籍当中消除，然后给他们一些钱，放他们离去。毕竟他们俩人再怎么都说曾经是波斯的王族，他这也算是发发善心了。

可是令李元霸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苏菲娜怎么会提出这么一个事情，虽说她本身就已经是奴隶，可是不论是在整个大唐还是倭国中，奴隶都是属于贱民，都是最没有地位的。这世上还有人做奴隶做上隐的，还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苏菲娜是吧？你可认识我！为何想要进我的府中为奴？你要知道，原本我还想要将你和你哥哥全都消除奴籍，现在你这么说，却是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李元霸好奇地打量着苏菲娜，仔细一看还真是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这丫头细眉樱唇，鼻梁高挺，棕色的大眼睛就像是会说话一样，忽闪忽闪地，清澈似水。

如果不是这丫头脑袋上脏兮兮的，脸上涂着泥巴。身上还穿着破衣烂衫，恐怕早就被人发现这是一个美人坯子了。

也难怪在直宫二树的府上，听说要他们去洗涮干净的时候，这丫头死活不同意。

这若是被别人发现他是一个美人的话，怕是不光是贞洁不保，想要不被那帮变态的倭奴贵族给虐个死去活来的都成问题。

苏菲娜似乎被李元霸给看怕了，低下头道：“启禀大人，奴女并不知道大人的身份，不过您既然能够让直宫二树怕得要死。想必在大唐应该有极高的身份地位，奴女，奴女……”

李元霸惊声奇道：“你告诉我，你想要我为你做什么？”

听到李元霸如此问，苏菲娜脸上的惊喜之色更浓了，立刻开口道：“启禀大人，奴女希望大人能够同意帮我兄妹二人寻找母亲。”

“原来是这样！”李元霸顿时恍然大悟，“不过。我凭什么要帮你？”

李元霸的话倒是把这俩兄妹问愣了，是啊。他们两个只不过是入了奴籍的努力，凭什么让人家高高在上的大唐官员帮她们？

“哼，不过是两个奴隶罢了，竟然还敢要求我四叔为你们办事，真以为你们还是波斯皇族？”李愔在旁边说起了风凉话，脸上的表情很是不屑。

“这……”两个小奴隶被李愔说得哑口无言。全都变得紧张了起来。

“好了，我可没有那么多的闲工夫帮你们去找母亲！”李元霸不是烂好人，两个素不相识的人有什么资格获得他的帮助，更何况还是去找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的人。

“三炮，带着他们去卫所消除奴籍。然后给他们十两银子，让他们走便是了！”李元霸摆摆手，示意赵三炮把这两兄妹给打发走。

“诺！”

赵三炮应了一声，转身就要驱赶着这两兄妹走出大堂。

“大人，我愿意将父亲留下来的宝图献给您，只求您能够帮助我们寻到母亲！”

大厅之中突然传来了一道撕心裂肺的嘶喊声，却见苏菲娜不断地叩首，原本应该细嫩白皙的额头，这么一会的功夫就透出了鲜血，鲜血混合着她脸上的泥土，看起来充满了狼狈。

“苏菲……”本杰明看到妹妹的举动，知道她的执拗性子，所幸便学着妹妹的样子，一同叩首求起情来。

“宝图？”

李元霸看了李愔他们兄弟俩一眼，可是转念一想，不对啊，如果他们的父亲当真给他们留下了宝藏，他们一家三口怎么可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不仅母亲被杀了，连他们都成了奴隶。

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你们两个小家伙骗鬼呢吧？”赵三炮吼了一嗓子，道：“就你们这两个落魄皇族，怕是连一文钱都掏不出来，要是宝图的话，还用得找落到现在这幅田地？”

“不不不，奴女不敢欺瞒大人！”苏菲娜有些慌张地摇了摇头，道：“在我们来到倭国之前，父亲就已经将我们的后路安排好了，若非是出来得太急，没有办法起出父亲为我们留下来金钱，我们也不至于如此！”

“好，我相信你们一次，不过你们若实敢骗我的话，别说你了，就连你哥哥也要被千刀万剐！”李元霸故意说狠话，吓唬这小妮子。

“奴女知道，女自然是不敢欺瞒大人的！”苏菲娜点点头，忽然说道：“大人，您这里可有热水？”

“你要热水做什么？”李元霸道。

苏菲娜没有说话，而是那眼睛扫向了大堂中的其他人。

李元霸明白这小丫头的意思，对赵三炮他们使了个眼色，道：“让下人去准备好热水，给她们俩好好洗洗，换身干净衣服。之后再把苏菲娜带到大殿上来！”

“诺！”

赵三炮应了一声，带着两兄妹下去安排了。

……

“四皇叔，这两个人的话可信吗？”李愔半信半疑地看着三人远去的背影，道：“小侄曾经听过波斯帝国，那波斯帝国也是拥有庞大国土的帝国，他们的皇族竟然落魄到这种地步？”

“这有什么？”李元霸摇摇头，道：“王朝更替，改朝换代，一代新人换旧人，望族落魄也是正常之事！”

第六百三十五章刺在后背上的藏宝图

“可是这得是多大的劫难，才能让当初的天之骄子落魄如斯啊？”李愔倒吸了一口凉气，明显有些不相信。

“好了，不管这件事情是不是真得，咱们所要做的就是答应下来，反正只不过是寻找个人，最多耗费一些人力，如果实在找不到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又不损失什么。”

李元霸喝了一口茶水，继续说道：“可是一旦找到的话，就等于兑现了我们的承诺，还平白得了一大笔的进项，何乐而不为呢？”

“嗯！”李愔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行了，你们两个也别杵在这里了，有事去忙你们的，我在这里等着那丫头也就是了！”李元霸见这两兄弟脸上还挂着不相信的神色，便想要将两人给打发走。

“别呀，四皇叔！”李恇连忙摆手，道：“让我们也听听看嘛！”

“就是四皇叔，您怎么也不能过河拆桥吧？”李愔这张嘴还真是什么都敢说。

“你个臭小子，什么叫过河拆桥？讨打是不是？”李元霸笑骂道：“都给我滚淡，瞅着你们就碍眼！”

一边说着，李元霸抄起桌子上的茶杯就要冲着李愔丢过去。

“嘿嘿，行，我们哥俩这就滚，不过四皇叔……”李愔和李恇‘嗖’地一下站起身来，一边往外跑一边嚷嚷道：“见面分一半，可别忘了给我们哥俩留点啊，我们全府可全都指着这点钱活呢！哈哈哈……”

“周扒皮，这俩小子才是周扒皮！”李元霸好笑地摇了摇头，对李三多吩咐道：“三多，待会你去安排一下，我要回王宫一趟！”

“诺！”随身伺候的李三多应了一声，稍稍迟疑了一下，道：“王爷，要不要给王妃他们带些小礼物回去？”

因为武顺已经怀有身孕，再有半个月的时间就要生产了。所以李元霸在两月之前，倭国稳定下来的时候，就把武顺还有霞儿、赵菁菁她们接到了和州的倭王宫中，而且还带了很多的女医官和侍女过来。

这一者是照顾方便。二者就是李元霸希望时时看到武顺，毕竟武顺现在可是关键时期，可万万不能出了岔子。

“嗯。”李元霸点了点头，道：“你去港口看看有没有奇巧之物，有的话就都买下来。出来也有数日了。却是有些亏待她们了！”

“诺！”李三多恭敬地应了一声，退出了大堂。

.....

卫所后面的一间颇为敞亮的客房中，一名身材高窈玲珑，穿着白丝褶裙气的女子，脸上挂着淡淡的忧伤之色，站在李元霸身前。

“还真是一个美人啊！”

这经过经过一番洗涮以及重新换了一身衣服的苏菲娜，还真是让人不由得眼前一亮。不说她那明显带着波斯人特色的高鼻梁和棕色眼睛，单单是她的身材比例，就足以让李元霸前世的很多美女自惭形秽了。

“奴女见过大人！”

身上的衣服虽说素净了一些，可是曾经穿过锦衣丝绸的苏菲娜明白。这样的衣服怕只是一条袖子都价值不菲，这些都足以证明这位大人，在大唐非富即贵。

所以进了客房之后，苏菲娜不敢怠慢，盈盈向李元霸行了一个贵族礼。

李元霸摆摆手，道：“免礼吧！”

苏菲娜站起身来，再次向李元霸行礼，道：“大人，我兄妹二人受大人恩惠，被救下性命。还请大人赐下名姓，我等兄妹定当铭记五内，日日焚香参拜！”

“本王李元霸！”李元霸很是随意地丢出了自己的名字，就好像在说一件平常事一样。

听到李元霸的身份。登时就把苏菲娜给吓了一跳，立刻叩首施礼道：“奴女参见武王殿下！”

李元霸淡淡地点点头，道：“好了，今日你行的礼已经够多了，还是省点力气吧！谈正事，你父亲为你们留下的宝图在何处？”

苏菲娜默默地站起身来。道：“王爷，可否借您的酒一用？”

李元霸指了指自己桌子上的酒壶，道：“请便。”

苏菲娜微微颌首，轻移莲步上前段过了酒杯，当着李元霸的面一口喝了个干净，此刻，微醺的苏菲娜，双颊绯红一片，蕴含着些许残泪的眸子里，似又有些娇羞不迭。

没等李元霸反应过来，这丫头竟然开始脱其身上的衣物来。

“你这是做什么？”李元霸讶然。

苏菲娜没有说话，只是背过了身子，执拗地将自己上半身的衣物全都脱了下来。

只见苏菲娜香肩圆润，肌若凝脂，气若幽兰，浑身上下洋溢着一种如梦似幻的美感，就连李元霸看得都是满眼的艳色。

突然，李元霸的脸色变了，就见苏菲娜白皙的后背上，突然浮现出了一道道金色的线条以及一些红色的小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金线和红点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他们慢慢地组合成了一副图案。

不过短短的半盏茶时间，在苏菲娜的后背之上竟然出现了一张地图，一张波斯帝国的地域图！

“这是……”李元霸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轻轻触碰那张地图。

当李元霸的手接触到那些金线的时候，苏菲娜的身体猛然颤抖了一下，随后她整个人就像是没有骨头一样，瘫软到了李元霸的怀中。

正双眼放光地看着地图的李元霸，被这突然的变故给弄了个措手不及。

此刻，小丫头赤果这上半身，微红着脸有点生怯地看着李元霸，眼眸水汪汪的，说不出的妩媚。

“他娘的，这是真要了亲命了！”

李元霸以极其强大的意志力，强行将眸光从小丫头的身上移了开来，而后胡乱给她披上了一件衣服，道：“小丫头，你穿好衣服，今日这宝图就先不看了！”

苏菲娜那浓淡适宜的黛眉下一双秋水般的大眼睛眨巴了几下，这才强撑着双臂站直了身子，糯糯地说道：“是！”

“你先说说在家破之前的事情吧，尽可能地说地详细一些！”李元霸狠狠地吸了两口气，道：“这样本王才能安排人下去帮你们寻找母亲！”

“是！”苏菲娜声如蚊呐地回了一句，想了想道：“王爷，在奴女家破……”

.....

因为现在的这片军港，到目前为止还正处于建设当中，李元霸在这里呆了两天之后，就回和洲的王宫了。毕竟倭国这边的战事早就已经结束，再加上有三千神武卫坐镇，相信没哪个家伙胆敢对倭国动歪脑子。

当李元霸带着李愔两兄弟，以及刚收来的奴隶苏菲娜刚刚赶到王宫的时候，让李元霸感到意外的一幕出现了，却见留守和州的大唐头号间谍唐忠，带着几个身着黑衣的天机卫密谍正要出王宫。

“唐忠，你们这是要去干什么？”李元霸直接在王宫门口把唐忠他们给拦了下来。

要知道，李世民给唐忠下的命令是留在倭国听从李元霸的安排，现在可倒好，没李元霸的命令，这老小子竟然要出王宫，这是要闹哪样？

一见到李元霸，唐忠那张坚硬的脸上顿时出现了喜色，立刻开口道：“启禀王爷，您可算回来了！奴正要去找您呢！”

“啊？何事如此焦急？”唐忠很少出现这么剧烈的情感波动，李元霸下意识地以为王宫当中出了大事。

“王爷，您快去看看吧！”唐忠焦急地说道：“今日天还没亮的时候，王妃就感到小腹略微疼痛，过了两个时辰，却是疼得越来越厉害了，咱们特意从大唐带来的女医官说王妃羊水破了，这是要马上生产了……”

“啊？不是说还得有半个月的吗，怎么现在就要生了？”听到唐忠的话，李元霸顿时失了方寸，脸上也出现了焦躁不安的神色。

“奴也不清楚，您还是赶紧进宫去看看吧！”唐忠哪里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又不是郎中。

“是啊，四皇叔，您别急，先进去看看娘娘吧！”

“您放心，娘娘一定会没事的！”

李愔和李恽也开始安慰李元霸。

李元霸现在哪里还听得进去，急匆匆地甩着马鞭，直接纵马向着王宫侧殿奔去。

.....

因为武顺这个孕妇的存在，所以李元霸早就听从医官的吩咐，将王宫侧殿的一个偏堂给改建成了产阁。

大唐的时候对于产阁的要求较多，不过相比起李元霸前世的医院，肯定没有那么设备多，消毒设施齐全。

好在李元霸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也没有闲着，除了对于火器的以及蒸汽机的研发之外，医学方面也从未放松过。

所以这间产阁完全是按照李元霸的要求来改建的，不仅房间中明亮透光，而且还时常被李元霸命人拿一些简单的消毒工具，给整个产阁消毒、通风。

尽管还是不能够和李元霸前世的医院产房相比，但是也比之前的环境强了十倍，百倍。

给武顺接生的稳婆姓李，大概六十岁上下的样子，仆人们都管她叫李大婶。

李大婶是个有着四十多年经验的宫中御用稳婆，据说李世民的那些个儿子、闺女们，至少有一多半是这位李大婶下来的。

所以，李元霸特意从皇宫中把这位李大婶给请了出来，为的就是给武顺接生，以免他的宝贝媳妇在生产的时候出现意外。

可是.....

第六百三十六章羊水破了

可是就真得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吗？

作为一个熟知大唐历史的历史宅，李元霸可是知道眼下大唐的医疗技术并不咋的，至少在开刀，动刀方面是不敢的。≤，

所以，李元霸特意逼着李大婶以及一些有着多年经验的稳婆，将她们接生的过程详细了解了一通。

这一听不要紧，听完之后，简直把个李元霸给气地脑袋瓜子都开始冒烟了！

这他娘地哪里是接生，分明是谋杀嘛！

李元霸很不敢相信，李大婶那四十年的接生经验究竟是从哪来的？那些被她接生的女子们还真是命大，竟然一个个地都没死？简直是奇迹啊！

什么拜床神，烧符纸，念咒语……尼玛，你确定你是在接生而不是在跳大神？

这下李元霸再也忍不了了，他把那些女医官以及至少七八个比李大婶差不了多少的稳婆给集中到了一起。

花费了三天的时间，李元霸把自己整理的一套，根据前世的时候在网上搜到的一些有关生产的常用知识教给了这些人，之后又叫她们自己不断完善，又花费了足足三日，这才将一套比较科学的接生方法给搞了出来。

再然后就是临床试验了，如果搞了半天，却直接拿王妃来做试验的话，若是在接生的过程中王妃和孩子全都遭遇不幸，那她们岂不是全都得被暴怒的武王殿下给屠灭满门啊？

好在这里是倭国，倭国目前最不缺的就是人，想在和州之地找上一些待产的孕妇，还真没多大的问题。

于是，李元霸就先从那些归附于大唐的贵族当中下手了。

还别说，这些女医官还有稳婆们捣鼓出来的这一套接生的方法真得很不错，那些倭国贵族的女人在生产的时候，竟然全都是母子平安。而且接生下来的孩子，一个个全都活蹦乱跳的，刚出生的时候。那大嗓门比破锣都要高出很多。

在短短的多半个月的时间里，李大婶还有她的一些稳婆同行，以及一些年轻的女医官们，就有了数十个接生孩子的经验。剩下的就是等着王妃生产了。

.....

当李元霸火急火燎地赶到产阁的时候，产阁当中已经传来了低沉的呻吟声。

“顺儿！”李元霸轻轻一拍马背，竟然从马背上飞了下来，直直地就冲进了侧殿正堂。

进了正堂还不罢休，竟然还想要冲进嫦娥所在的偏堂。

“王爷。王爷，这产阁您进不得！”

“王爷您是金贵之躯，如果进入产阁，见了血的话，会有血光之灾的”

几名守在殿外伺候的侍女连忙化身为人墙，堵在李元霸身前，七嘴八舌地拦着他，就是不让他进产阁。

“你们拦着本王做什么，让开，都给本王让开！”李元霸是什么主儿？天生神力。勇冠三军，这些小侍女哪里是李元霸的对手。

只见李元霸梗着脖子，直接将烂仔身前的一名小侍女给扒拉到了一边，这就要砸开产阁的门。

“王爷，王爷.....”

“四皇叔莫要急切.....”

这个时候，唐忠他们也策马而至，眼见着李元霸就要冲进产阁了，唐忠以及苏定方和赵三炮连忙脚不沾地地冲了过去，牢牢地保住了李元霸的大腿。

“走开，你们都给本王走开。不要拦着本王！”李元霸哪里肯听，这就要甩开手脚，将拦着他的苏定方他们也给打出去。

“吱呀！”

这个时候，产阁的门突然由内向外打开。明显长高了不少，俏脸也渐渐长开的霞儿，带着特意缝制的白口罩和白手套走了出来。

“霞儿，里面什么情况？王妃为何会突然早产？”李元霸也不折腾了，瞪着眼睛问霞儿。

霞儿眨巴了两下眼睛，将口罩给摘了下来。道：“王爷，医官让霞儿告诉您，王妃是因为婴孩羊水过多导致的早产，王妃的身体很好，医官们的接生技术又很成熟，所以请您放心！”

“呼！”深深吐出一口浊气，李元霸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目前还顺利，请王爷一定要放心，还有……”说到这里的时候，霞儿看了看满屋子的人，道：“王爷，医官还说要绝对的安静，您，您能不能去偏殿外面等？”

“啊？”

李元霸这才恍然，前世的时候，医院就是一个要求安静的地方，想来这产阁也是同样如此了。

“是是是，我们这就出去！”想到这里，他一边应了一声，一边开始往外哄人：“出去，出去，都扎在这里做什么？都随本王出去！”

“呼啦！”

一大群人，除了两个小侍女之外，全都走出了偏殿。

……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李元霸从巳时等到了午时。

这个时候，李元霸老毛病又犯了，一脸焦躁地来回踱着步，眼睛不停地往产阁里面瞄，这是又想要进去。

而李愔还有李恽呢，这俩小家伙生怕他们四皇叔再冲动一把，所以只能紧随其后，跟着一起在偏殿外面像是没头苍蝇一样地乱转。

“该死的，搞什么搞？算上之前的时间，这都进去三个时辰了，怎么还没有生？”

最后，李元霸还是等不了了，这都三个时辰了，产阁里面还是在出断断续续的呻吟声，根本连生产的动静都没有。

“四皇叔，我曾听奶娘说起过，母妃在生我的时候足足用了五个时辰呢，这才刚刚过去了三个时辰，应该是很正常吧？”李愔跟在李元霸身后，试探着

跟李元霸说道。

“这……”

李元霸刚要说话的时候，却听到产阁当中武顺的呻吟声突然变大了，紧接着一名女医官冲了出来，大声地说道：“热水，热水，里面的热水不够用了，之前烧好的热水呢？快，快啊……”

“都他娘的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去取热水！”

看到外面的几个侍女都有些愣，李元霸怒了，管你是不是女的，耽误了大事，全都把你们给砍了！

“当啷！”

“锵！”

偏殿之外顿时又是一片鸡飞狗跳，过了不过十数个呼吸的时间，三名侍女就各自端着一个不断冒着热腾腾水气的铜盆小跑了过来。

...

第六百三十七章小王爷

“把这盆热水给我，剩下的那两盆就先摆在门口吧，待会我会出来端的！好了，你们都出去吧！”

那名女医官从其中一名侍女的手中接过了一只盛满了热水的铜盆，然后打发那三名侍女出了偏殿。◇↓，

与李元霸前世的医院相比，产房只能是医生、大夫以及消毒完毕的丈夫才能够进入。

而大唐朝的产阁呢？那也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够进去的，特别是像李元霸这样，不仅在地位上是高高在上的皇族，本身对大唐的作用又是无比巨大的。

所以，出于对武王嫡长子或者嫡长女安全的考虑，产阁对进出的人数有着严格的限制，就连进产阁之人的身家也要经过层层筛选。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产阁里面的人可是武王的妃子，在大唐地位极高，就算是出于对王妃安全的考虑，一切还是谨慎一些要来地好。

李元霸原本还想要借机跟着一起进去，可还是人家唐忠眼疾手快，拼尽全身的力量拽住了李元霸。

“我草……”

李元霸脱口就是一句经典国骂，差点狠狠地一脚把唐忠给踹出去。

“啊！”

忽然产阁中武顺的惨叫声加剧了，那种撕心裂肺的叫声立刻把李元霸的焦急给无限制地放大了。

这个时候李愔和李愔也不再劝说李元霸了，而是同时一脸不安地盯着产阁的方向。

毕竟武顺可是两人的四婢，他们清楚地知道李元霸对他们四婢的感情有多深。

此刻的李元霸似乎也明白就算他进去也帮不上什么忙，紧张地满头都是汗，双拳紧紧地握了起来，状态和兔子爹有得一拼。

不过，在这大唐朝毕竟医学手段匮乏。让女人生孩子的时间大大超过了李元霸前世在医院生孩子的时间。

如果搁在医院的话，各种医疗手段以及医疗设备齐上，最多两个时辰就能够把这件繁琐的事情给搞定。

可是现在呢？按照李元霸的估算，从武顺进到产阁一直到现在，已经有六个时辰了。

还好产阁里面，武顺的声音在断断续续地传出来。而且里面伺候的人也不断地把从里面得到的情况向李元霸禀报，否则的话，别说骂娘了，怕是李元霸早就开始踹门了。

“哇！”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失，当太阳斜挂在西面天穹之上的时候，一道婴儿嘹亮的啼哭声从产阁里面传了出来。

“生了，生了！”

偏殿之外的李元霸听到这声嘹亮的啼哭，就像是孩子一样兴奋得跳了起来，不论是前世今生。他李大德，他李元霸，不算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祖宗，总算是有了后了。

就在他急急地想要往里面冲的时候，便见接生的李大婶从大殿里面闯了出来，脸上的笑容成了菊花，一出门就冲着李元霸道喜道：

“恭喜殿下。贺喜殿下，王妃顺利产下一位小王爷。母子平安！”

听到武顺和孩子母子平安的时候，大殿之外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李愔和李恽骤然听到如此喜讯，在呆愣了许久之后，哈哈大笑了起来。

李元霸一听母子平安，心中的一块大石总算是落了地，这以后也多了一个含饴弄孙。不不不，含饴弄儿的乐趣不是？

心中狂喜的李元霸，哈哈大笑道：“哈哈，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老子也有儿子了！李大婶。快去把本王的儿子抱出来给本王看看！”

“王爷，方才医官说，小王爷出生之后还得先清洗一下，消一下毒的，现在不宜抱出产阁？”

看到李元霸那无比欢喜的样子，小侍女霞儿也十分高兴，不过想想方才

女医官说过的话，连忙劝住了他。

“也是！这样，李大婶你们尽快收拾一下，本王要尽快见到她们母子！”

李元霸充满兴奋地抓住了小侍女霞儿的手不放，同时忙不迭的向李大婶吩咐了起来。

“是！”

李大婶满脸喜色地应了一声，转身就向着产阁里面走去。

“哈哈，儿子，本王也有儿子了！”

李元霸哈哈大笑了几声之后，这才对殿外的人说道：“好，本王今日得嫡长子，实乃是一件大喜事！赵三炮，传令下去，在场的所有人全都重赏！”

“诺！”

听到李元霸的话，甭管是这些神武卫的高层，还是旁边伺候着的侍女、小厮们，全都眉开眼笑地躬身谢赏。

这可是喜钱，借着这喜钱，自己也能冲个喜不是？

.....

又了大概有一柱香的时间，产阁里面也终于收拾妥当了。

当产阁的房门打开的时候，李元霸几乎是第一个就冲了进去。

此刻，产阁那张大床上，武顺安静地躺在床上，可能是因为失血太多和用力过度的原因，武顺的脸色看起来十分地苍白，头上的发丝有些凌乱，湿漉漉地粘在她的前额。

尽管生下孩子让她身心俱疲，但是武顺也并没有马上睡去，而是睁着有些黯淡的双眼，看向李元霸的时候，苍白的脸上露出了几丝幸福之色。

“顺儿，你辛苦了！”

李元霸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到了武顺的床前，对武顺柔声说道。

武顺微微摇头，轻声道：“妾身不幸苦，能够为王爷诞下子嗣，是妾身的荣幸！夫君，您看我们的孩子.....”

一边这样说着，武顺一脸母爱地看向了搁在她身侧襁褓中的小婴孩。

襁褓中的小婴孩虽说只露出了一张脸，但是不难看出他的肤色呈现红通通的颜色，而且皮肤也不光滑，显得皱巴巴的。

“嗯，这就是小弟吗？怎么像个没毛的猴子？嗯嗯，就是个儿小了得多！”

这个时候李恹凑到了跟前，叽里咕噜地丢出了这么一句话。

“噗……”

李恹听着自己弟弟的这话差点喷出来，直接伸手掐了李恹一把，道：“你小子不知道就别说，这要是让四皇叔听到了，还不得扒了你身上的这层皮啊？”

“啊？干嘛扒了我的皮，难道不是吗？明明就像个没毛的猴……”

李恹这倒霉孩子，平时看起来像个闷葫芦，不咋爱说话，可是这真要作起死来，连李恹都比不了他。

“什么没毛的猴子啊？”

李元霸那阴森森的声音突然从两个小家伙的背后传来。

“四，四皇叔，都是这小子说得，跟我没关系啊！”

这样说着，李恹像猴子一样逃向了后面，根本就不给李元霸机会发飙。

而傻乎乎的李恹还歪着脑袋，指着襁褓中的婴孩，作死地说道：“四皇叔您看，小弟浑身皱巴巴的，连眼睛都没睁开，眉毛都没多少……这么丑，是不是很像没毛的小猴……”

“啪！”

李元霸听得是额头上青筋暴起，直接一记很响很响的暴栗赏在了李恹的脑袋瓜上。

“你小子每天都在瞎琢磨什么？”李元霸没好气地说道：“就你这样子，小的时候没准还没你小弟好看呢！”

“啊？难不成我小的时候也长这样？”

李恇这回算是回过味儿来了，他刚出生的时候，八成和面前的小弟一样，好看不到哪去。

“对！”武顺笑着看着这对叔侄在这里胡闹，“得经过半个月的时间，大概月旬的适应，婴孩才能够长开，每一个都白白胖胖，很是可爱！”

“我就说嘛！”李恇拍了拍胸口，似乎长出了一口气，道：“我长得这么英俊，怎么可能小的时候长成这样！”

“讨打是不是？”李元霸眼睛一瞪，这就又要上演全武行。

“王爷，您看小王爷的眼睛还有嘴唇，长的可真像王爷您！”

眼瞅着惨剧又要发生，似乎被李恇的眼神给看得心中一软的赵菁菁，连忙帮着转移话题。

“嗯，菁菁姐说地的对，不过我看小王爷的鼻子却是像极了王妃，长大了肯定又是一位风流倜傥的公子！”

这时候霞儿也站了出来，开口夸赞道。

“真的，真的吗？本王来看看！”赵菁菁的计划很成功，李元霸的注意力果然被转移了。

只是看着面前的这些人，围着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孩子七嘴八舌地乱谈论，李恇还是有些晕乎乎的。

“好了，都暂且出去吧，顺儿刚刚生产，身子骨还有些虚弱，这么多人围在产阁中不利于空气的流通，还有可能让病毒滋生，都出去吧，以后还有的是时间呢！”

在小心翼翼地抱着自己的儿子逗弄了一小会后，李元霸就又开始往外头轰人了。

想想也是，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不管是随身伺候的侍女还是医官、稳婆，全都累了个够呛，也是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得了赏钱的医官、侍女以及稳婆们，哪里还有闲工夫呆在这里，还是好好地赏钱收起来方是正理。

当然了，李元霸自己也没留在这里，毕竟风尘仆仆地从海湾赶回来，再加上紧绷着精神这么久，身体一放松下来，突然感觉到很累。

他只是让莹香安排两个侍女照顾好武顺，并且让厨娘给武顺做些清淡一些的食物。

而后李元霸回到房间之后，躺在床上没多久就呼呼大睡了起来。

第六百三十八章小王爷，李初一

月上枝头，夜色正浓，李元霸也终于从蒙头大睡中清醒了过来。

坐起来轻轻甩动了一下手臂，李元霸刚要起床出门，却发现小侍女霞儿就趴在不远处的一方小桌上熟睡。

“这小丫头，忙了整整一天了，不回自己的房间休息反倒是来我这里了，真是……”

李元霸摇了摇头，从衣架上抓下来一件大氅，蹑手蹑脚地来到了桌边，将大氅披在了霞儿的香肩上。

或许是李元霸的动作有些重了，便见霞儿的身体轻轻抖动了一下，从小睡中清醒了过来。

“啊！王爷，您醒了！”霞儿站起身来，这就要行礼。

“你这丫头倒是睡得轻呢！”李元霸顺手托住了霞儿，伸出手去摸了摸这丫头柔顺的长发，道：“怎么睡在这里？”

霞儿小脸微红，两只粉嫩的小手纠缠在一起，糯糯地说道：“奴婢见王妃那里没有别的事情了，就想着王爷匆匆归来，应该是很累了，所以就过来伺候王爷了……”

说道后面的时候，小丫头的声音越来越轻，一直到低不可闻。

想想也是，明明是来伺候人的，可是自己却不争气地睡着了，真是羞人！

小丫头的羞耻心很重呢！

“好了，你就在本王这里好好休息一下吧，待会本王会叫人将夜宵送到这里来的！”李元霸拍了拍霞儿的小脑袋瓜，笑道：“你也累了一天了，要好好休息！”

李元霸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动作有些过于亲昵了，把个小丫头弄得害羞不已，只能下意识地点头应承了下来。

“哈哈，走了。本王今晚去王妃那里！”李元霸哈哈一笑推门而出。

……

李元霸这一觉睡到了月上中天。

而属于武顺的，被下人特意整理出来的小屋中却是灯火通明，这才刚刚进了院子。李元霸就听到房间里面传来了一阵阵的欢笑声。

从声音中，李元霸判断出武顺的贴身侍女莹香小丫头。还有赵三炮的妹妹赵菁菁全都在这里。

刚刚进到了武顺的房间中，就见莹香坐在武顺休息的床边逗弄着婴孩。

而赵三炮从海湾新港带回来的那些奇巧之物则成了玩具，被赵菁菁拿在手中，一边在婴孩眼前晃动着，一边嘻嘻笑个不停。

看到眼前这一幕，李元霸不由得有些诧异地说道：

“你们这两个小丫头，大晚上的不回各自的房间睡觉，怎么全都在这里？难道不知道王妃刚刚生产。身子骨还虚弱得很，要好好休息吗？”

两个小丫头被李元霸的话给说得楞了一下，不过这个时候躺在船上，脸色已经好了很多的武顺却说道：“夫君，是妾身让他们俩留下来的，妾身一个人呆在这里实在是太闷了……”

听武顺这么一说，李元霸的脸色总算是好了几分，他继续说道：“行吧，这次也就算了，不过这距离天亮还早。你们俩还是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免得明日起不来了。”

“夫君，你就让他们俩再陪我一会吧！”武顺哪里肯干。开口求其情来。

李元霸没有办法了，只能放之任之。

来到莹香身前，李元霸看着被她抱在怀中的儿子，道：“呦，小家伙也醒了，还真是给本王面子呢！”

感情这小家伙正伸出两只小手胡乱抓着面前的空气，还紧闭着的双眼跟着小脑袋瓜左右晃动着，看起来很有精神。

看着李元霸脸上露出了温馨的笑容，武顺道：“夫君。孩儿从出生到现在都还没有名字，为孩子起一个吧！”

孩子出生之后自然都该起个名字。有的人家甚至在孩子未出世之前就已经为孩子起好了名字，有的还多起了一个。只是为了叫着亲昵，而这个多起的名字就是乳名，或者说小名。

比如晋阳公主的乳名是甕子，李治的乳名是稚奴……诸如此类。

不过对于起名字这件事情，对于李元霸而言简直就是人生大事。

至于原因吗，就是李元霸前世的时候，家里的几个老头子给他起了个叫做李大德的名字，这名字在他看来是太具有乡土气息了，听起来完全就是一个为了好养活才胡乱起的名字。

被叫了好多年李大德的李元霸，在后来的时候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终于擅自为自己改了一个名字，叫做李德。

别看只是去了个大字，但是这名字瞬间就变得高大上了起来，至少在李元霸看来是这样的。

所以，在听到武顺的话后，李元霸的眉头就皱了起来，想了好半晌之后，道：“顺儿，你有没有合适的名字？”

武顺黛眉微蹙，细细想了想，道：

“按照宗族的传统，宗嗣的名字应该按照长幼顺序来排位，可是吴王他们这一辈人中多是单字，只有太子殿下下一人为双字。咱们的孩儿是夫君的嫡长子，所以这名字也应该排在太子之后取双字……”

说到这里的时候，武顺就不再说了。有的时候，女人需要变得聪明起来，点到即止方时是最正确的做法。

“承字吗？”

李元霸沉寂了下来，实在是那位隐太子李建成的儿子全都是承字辈的，他如果给自己的儿子用这个字倒是没什么，可是谁能保证李世民不多想？

“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孩子的名字就交给皇兄来取，咱们私下里琢磨一个乳名好了！”

李元霸认为有要李世民取名字的必要，反正只不过是耽误一些时间，想必李世民会明白自己的意思的。

“这样也好！只是这乳名，夫君可一定要取一个好看的啊！”武顺冰雪聪明，自然猜到了自己方才说的话似乎是有欠考虑，赶紧转移话题。

李元霸从莹香的手里接过自己的儿子，坐到了武顺身前，这才笑着开口说道：“这个乳名，我倒是早就想好了！”

“哦？真的，夫君你说说看！”

李元霸的话把屋子中所有人的好奇心都提了起来。

李元霸看了看屋中三人，道：“初一，李初一！”

第六百三十九章起个名字好难

清晨，太阳尚未从天边爬上天空，长安城皇宫之中已然是灯火通明。

△ ↗ ,

近些日子，为了倭国之事，李世民日日精心操劳，昨日难得清闲一日，在立政殿中好好休息了一下。

天还没亮，一封密信就被天机卫密谍送进了皇宫。

“刘大人，倭国方面传回来的密信，八百里加急！”

一袭黑衣的神武卫密谍，恭敬地站在刘三水身前，将密信递到了他的手中。

“喜事还是……”

刘三水捏着手中的密信仔细检查了一番，发现并没有被拆解的痕迹，这才皱眉问道。

那名神武卫兵士脸上露出了喜色，道：“喜事，天大的喜事！”

“既如此，咱家现在就把这封信送过去！”刘三水可不相信这些天机卫的密谍敢骗他。

于是，正在立政殿中休息地李世民就这样被刘三水给薅了起来。

“三水，何事竟然如此急切？”李世民在侍女的服侍下草草地披上了一件外衣，眉心之间难掩疲惫之色。

“倭国方面传来的八百里加急密信！”刘三水将手中密信交给李世民之后，就安静地退到了一边。

李世民皱眉拆开了密信，可是随着密信的阅读，他脸上的表情渐渐变得惊喜了起来，到最后更是仰天长笑起来：“哈哈……”

长孙皇后被李世民的笑声惊醒，有些疑惑地看着李世民道：“陛下，何事如此欣喜？”

李世民将手中的密信递给了匆匆披衣而起的长孙皇后，道：“武王妃已为元霸诞下麟儿！”

“真地？”长孙皇后也颇为欣喜，她螭首微垂看着手中的密信，须臾之后。喜形于色：“顺儿还真是争气呢，第一胎就是男婴。”

“四弟还让朕为他的孩儿赐名，想得倒是很周到呢！”李世民颇有些感慨地说道：“按照我们李氏的宗族习惯，元霸身为亲王，他的嫡长子理应以承字为续……”

听到李世民的话，长孙皇后和刘三水同时变得沉寂了下来。

作为李世民的亲近之人。这两人自然清楚承字对李世民的意义。

自从隐太子李建成，自李建成起其下族人尽数被灭之后，李世民的所有子嗣除了太子李承乾之外，全都抛弃了承字。

之后李世民的子嗣起名字都是取得单字，所以现在重新启用承字，对于李世民而言，心伤难捱。

“也罢，不过是个名字罢了，就算是用承字又如何？”李世民沉寂了好一会。终于下了决定，“朕这次不仅仅要用承字，还要将四弟的孩儿封为郡王，元霸的爵位也升格为世袭罔替！”

李世民的话可是让刘三水吃了一惊。

按照以往的情况来看，皇兄弟、皇子皆封国，谓之亲王。亲王之子承嫡者，为嗣王。皇太子诸子并为郡王。亲王之子承恩泽者亦封郡王，诸子封为郡公。

以皇帝对武王的宠爱程度。武王的嫡长子刚刚出生便被封为郡王这并没有什么好意外的？

可是这亲王爵世袭罔替就不同了，特别是武王这个爵位。

先不说武王这两个字。在当下的大唐所代表的身份地位以及至高无上的权力，单单是世袭罔替就足够让刘三水吃惊了。

一般情况下，亲王的爵位都是只有世替等降的。

也就是说，亲王的爵位世替也会降到郡王，如果一位亲王的爵位不是世袭罔替，那么他的嫡长子是必定只能拥有郡王的爵位的。

如果是世袭罔替。那么这位亲王的后代在这个朝代灭亡之前，只要不做犯上作乱这等谋逆之事，都还是亲王的传承，享受亲王的待遇。

武王爵位，世袭罔替。这可真是天大的恩惠了！

.....

刚刚过了卯时三刻，这一大早的李世民就将自己的一大帮大臣们召进了宫里，商量为武王嫡长子选定封号以及武王爵位世袭罔替的大事。

尽管武王的爵位封号在大唐颇为重要，可这两件事情也算是他们李氏皇族的家事，所以李承乾还有几个未成年的皇子，以及太上皇李渊最宠爱的小儿子，也是李世民的十一弟徐王李元嘉也都一起到了。

因为这次并不算是正式的朝会，所以参加的人都被刘三水引到了麟德殿。

麟德殿中早就准备好了早膳，李世民与众臣同时入席。

李承乾坐在最前面，紧接着就是徐王李元嘉，李泰，李贞，竟然连九皇子小李治都来了。

再之后就是被李世民唤来的一帮子大臣，像李靖还有程咬金、牛进达他们尚在倭国，所以来的除了李绩这个老阴人属于军方大佬之外，其他的都是一些文臣。

见到群臣，李世民也没提正事，而是先让这帮子文武大臣们先好好地吃上一顿。

因为李世民相信，待会他所提出来的这两件事情.....不对，连上起名字这件事情，应该是三件事。

这三件事一提出来，绝对会让这群人中的某一些人，一整天都吃不下饭去。

等到麟德殿中的所有人全都带着疑惑吃完这顿早膳之后，李世民也引出了话头。

“列为臣功，今日朕唤尔等前来，是有两件事情想要找你们商议！”李世民从刘三水的手中接过一卷干净的布帛擦了擦嘴角，道：“今日清晨，朕接到了来自倭国的喜信儿，武王妃为武王诞下麟儿.....”

“父皇，您说什么？”

“娘娘生了吗？真是太好了！”

“四嫂生了，当真是可喜可贺啊！”

以太子李承乾还有徐王李元嘉为首的这几个半大孩子，以及那些小孩子们顿时变得兴奋了起来，一个个也顾不得礼仪七嘴八舌地询问了起来。

李世民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所以他也乐得看到这帮孩子们为这件事情高兴：“这还能有假？你四皇叔亲自派人带回来的信儿，并且还央求朕为他的儿子赐下名字哩！”

李泰见李世民心情这么好，抢在李承乾之前蹿了出来，向李世民建议道：“父皇，四皇叔几近中年终得子嗣，乃是一件大喜事，父皇当派使者亲往倭地赐贺！”

“嗤……”

徐王李元嘉一向都是直性子，最看不惯那些趋炎附势、刻意奉承的辈分和李元霸相当，可是年纪却与李承乾他们相当，平日里和李承乾走得近些，所以对于李泰的猛拍马屁是一百个看不惯。

“这个道：“承乾，这个消息你之前知道吗？”

“十一皇叔，你也知道我最近都快被朝中的政事烦透了，哪里有那时间派人去倭国啊？”李承乾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道：“不过这还真是喜事，四皇叔终于又后了！”

相比起李泰的刻意，李承乾这是出于真心了，他是真心在位李元霸高兴。

“承乾，元嘉……”就在这时候，李世民的声音打断了两人的谈话，“你们两个嘀嘀咕咕地说什么呢？”

李承乾和李元嘉这才反应了过来，李元嘉刚要说话，李承乾却是抢先一步说道：“父皇，是这样的！儿臣在和十一皇叔商量，给小弟取个什么名字更好听！”

李世民眼睛一亮，饶有兴趣地看着两人说道：“哦，你们有何想法？”

李承乾眼珠转了转，道：“父皇，自儿臣以下，儿臣所有的兄弟都是取的单字，不过小弟是四皇叔的嫡长子，以儿臣之见应该取双字为名！”

“启奏陛下，臣以为太子殿下所言极是！”

李承乾话音方落，魏征就站了出来，躬身道：“微臣虽不是李氏宗族，可

也对李氏宗嗣了解一二。武王殿下身为亲王，其嫡长子当以承字为先！是以，臣以为……”

“魏征，你放肆！”魏征话都没说话，长孙无忌就跳了出来，道：“众所周知，这承字，自隐太子之后就不再启用，你现在提出来是何居心？”

隐太子三个字一出，整个麟德殿顿时陷入了一片寂静当中，甚至连呼吸都变得静止了！

过了好一会，魏征这才转头看着长孙无忌，正色道：

“依长孙大人之见，这承字，李氏宗嗣在以后还就不能用了？先不说这破了李氏的规矩……哦，当然了，这是陛下的自家事，单单是太子殿下，作为陛下的嫡长子，名字中就带了一个承字，你要太子殿下如何自处？”

长孙无忌脸色微微一变，不过在朝堂上混了这么多年，他自然早就想到了这种情况，便说道：“太子殿下高高在上，地位尊崇，岂是其他人能够相比的？”

长孙无忌的话让在场的那些李氏宗族，甭管是李世民的亲儿子们还是他的亲弟弟们，脸色全都变得很是难看。

就连李承乾的脸色都憋的通红，他明显没想到自己的亲舅舅竟然挖了这么大一个坑来黑他。

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的话，叫他以后在李氏子弟中还怎么混？

魏征连上出现了似笑非笑的表情，他偷瞄了李世民一眼，见其脸色淡然，便继续说道：

“长孙大人这句话，下官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武王殿下的子嗣就应该和平民一样，取个李二狗，李大蛋的名字？”

第六百四十章昌平郡王

“噗！”

原本甚为平静、冷肃的麟德殿，在魏征的话音落地之后，差点被大殿中的众人的声音给掀翻了。↗，

李二狗、李大蛋，这魏征还真他娘地敢想、敢说啊，这样的话也就他魏征能够说出来了。

“承乾，这可是你的亲舅舅啊！”李元嘉意味深长地看了李承乾一眼，说道：“嘿嘿，这家伙这回算是犯了众怒了！”

“魏黑子实在是太坏了！”李绩的眸中也出现了笑意，他在心中暗自摇头：“这个长孙老阴人还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武王在陛下心中地位如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现在他却把武王的孩子当作平民来看待，错错错……”

“魏征，你你你……本官并无此意！”长孙无忌纵然是千算万算，也没想到魏征这个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正人君子，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是，实在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了。

“并无此意？”魏征冷笑了一声，道：“以下官看来，长孙大人就是此意！不过是个名字罢了，纵然是用承字又如何？”

“你……”这回长孙无忌没话说了。

“好了，好了，都不要争了！”李世民拍拍手，道：“朕以为太子与玄成所言不差，按照我李氏宗嗣的习惯，武王的嫡长子理当以承字为先，取双字为名。”

“皇兄圣明！”

还是李元嘉见机得快，这直性子的人最看不惯那些弯弯绕绕，是什么就是什么。

再说了，人家皇帝起始早就已经下好决定了，这叫他们这些大臣们过来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这帮家伙还真把自己当那么回事了！

“父皇圣明！”

李承乾率先响应。其后便是李泰、李贞、李治……看来他们也是对这位长孙大人很不满意了，你一句话就得罪了满殿的李氏宗族，还想着他们站在

你这边？做梦呢吧你？

“好！”李世民哈哈一笑，道：“既如此，三水，念吧！”

“诺！”

刘三水恭敬地应了一声。从一名小太监托着的金色小盘中拿起了一卷黄橙橙的布帛，再上前两步之后，刘三水打开手中的布帛，大声地念了起来：

“有武王元霸，乃高祖皇帝四子，朕之胞弟，其于生前隋大业十年，至今已已是三十有六！天可怜见，其妃武顺贤良淑德。温婉持家，终于两日之前为武王诞下子嗣，以承李氏宗族后代！”

“今，朕特将武王之嫡长子赐名为承平，取天下太平、四海皆归于大唐之意！另，特赐封武王嫡长子李承平为昌平郡王，将这同州之地赐为昌平郡王封地，由工部负责督造昌平郡王府。昌平郡王府按亲王规制建造，一切用度由户部拨付。旨到即行。钦此！”

圣旨上的内容，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赐封武王嫡长子为昌平郡王之事，在众人的意料之中，毕竟以武王在皇帝这里的受宠程度，一个郡王封号那是肯定的，唯一让众人感到吃惊的是。这郡王的封地竟然被选在了同州。

同州即后世的渭南，大荔县，周初的时候名为古同国。

而在华夏之前的封建王朝一直到现在的时候，同州曾长期作为京畿道东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及连接上都长安与山东诸州的交通要冲以及东西南北商贸往来、物资汇集的绝对区域性中心枢纽。

这样的地方。绝对是大唐朝的经济文化重地，以及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如果说这个地方是被赐封给皇帝儿子的话，那还说得过去，毕竟是亲王，再加上皇帝陛下的宠爱，让儿子去驻守一个经济文化重地也没有什么。

可是李承平不同啊，只不过是一个亲王子子，一个郡王，又有什么资格以此等重地为封地呢？

所以当刘三水话音落地之后，长孙无忌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道：“陛下，臣以为不妥！”

“微臣亦以为不妥！”

“陛下如此赏赐，确实有失偏颇！”

有了挑头的人，剩下的人就像是闻到了臭味的苍蝇一样，‘嗡嗡’地叫着跑了出来。

不同于方才的情况，方才长孙无忌明显是自己着了魏征的道，一步步地在给自己挖坑；至于现在嘛，怕是已经涉及到他们自己的利益了。

毕竟这同州虽说并非像扬州之地那般繁华、富饶，可也算得上是丰沛之地，特别是这个绝对区域性的交通中心枢纽。如果没有这个地方进行转运的话，一些商贸往来、物资的转运就成了大问题了，

所以，这些人才如此焦急地蹦出来，为的就是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

“有何不妥？”听到自己的决断竟然被这么多人质疑，李世民脸色稍稍一沉，问道。

长孙无忌很快地组织了一下语言，道：“陛下，首先这同州乃是咱们大唐的交通枢纽中心，国内以及其他诸国的贸易往来、政治、文化交流都经过此地，这样的地方本就是重兵把守，若是将此地作为昌平郡王的封地的话，是不是有些不妥？”

封地，封地，所谓封地，就是皇帝分封给皇室成员或者王公大臣们的土地，土地所用者拥有在这片土地上税收、征兵等权利。

换句话说，如果同州真的被赐封给李承平作为封地的话，那就意味着同州这个链接着东西南北的经济贸易、交通运转枢纽之地就成了李家武王的私有之地。

这样的话，对于在同州占有庞大利益的这些朝中的文武大臣们，自然不会同意了，毕竟如果丢失这一部分的利益的话，他们的家族势力可是会缩减很大一部分的。

这年头，谁还会嫌钱多？

“陛下，同州每年为朝廷创造的税收占全国总税收的百之一二，若是赐封下去的话，朝廷就少了一大笔的税收收入！”

长孙无忌绝对不允许这个地方被别人夺了去，因为这个地方可是有着他们长孙家族十之三四的产业，尽管都是瞒着长孙皇后置下的，可是这些产业都是实实在在的。

第六百四十一章三件事

“长孙大人所言极是，若是朝廷失了同州的税收，户部将少一大部分的收入进账……”

新任户部侍郎名叫侯庆春，说起来这个侯庆春还是侯君集的族弟，若非为了安抚侯君集的情绪，李世民也不会安排这么一个家伙来朝廷当官。○

当然了，虽说户部侍郎也算不上是多大的官，可也是正四品下的官员，统管天下土地、人民、钱谷之政，税赋之差，如此重要的地方，如果侯庆春没有一点能力的话，自然是也爬不上这样高位的。

“臣以为两位大人此言差矣！”

侯庆春话都没说完，就被杜如晦给打断了：“这同州之地虽说繁花似锦，民生富足，可也属于我大唐治下。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同州既是唐地，而昌平郡王亦是王臣，以王臣掌管我大唐之地又有何不可？”

“陛下，不知武王所属登州之封地，迄今为止为我大唐创造了多少税收？”一向与杜如晦穿一条裤子的房玄龄，这一次依然选择和杜如晦站在同一边。

李世民皱了皱眉头，不明白房玄龄为何问这个问题，不过他还是扭头看了侯庆春一眼，道：“侯卿……”

侯庆春明白李世民的意思，想了想道：“现在登州至税收，当是以往登州年限的三十倍计……”

“这就是了！”

房玄龄一拍手掌，笑道：“这登州之地本是武王殿下下的封地，纵然武王殿下不上交税赋，我们朝廷也说不出什么。可武王殿下并未行如此，反而上交的税赋远超以往。长孙大人、侯大人，你们以为这同州之地赐封与昌平郡王之后。郡王会不会上交税赋？”

“这又有谁能知晓？”侯庆春撇撇嘴，道：“与同州相比，登州的繁华不如同州十之一二，些许税赋，武王殿下自然是看不上的。可是这同州呢，若是……”

“够了！”正在此时。坐在龙椅上的李世民猛地一拍面前的龙案，怒声道：“尔等均为我大唐的股肱之臣，却在这朝堂之上如此吵嚷，成何体统？”

“臣等失仪，还请陛下恕罪！”

长孙无忌、侯庆春以及房、杜两相看到李世民生气地拍桌子，自然不敢再继续争论下去了，而是齐齐向李世民躬身施了一礼，重新退回了仍旧摆放着膳食的小桌之后。

当然了，虽说他们全都坐在文臣食客的一列。可是因为这件事情，长孙无忌和侯庆春都对房杜两相都有些怨怼，对着两人齐齐冷哼了一声。

长孙无忌与侯庆春那点小心思，李世民自然是明白的。对于长孙无忌而言，他们长孙家族的事情虽说瞒得住长孙皇后，可是纵观这整个大唐，又有什么事情能够瞒过李世民呢？

同州足足近乎五分之一的产业都是长孙家族的，长孙无忌能不为自己争取利益吗？

因此。李世民对长孙无忌多少也有几分气恼，他瞪了长孙无忌一眼。
道：

“自武王苏醒之后，对我大唐贡献颇深，兴火器，改烹饪之法，接连攻下薛延陀、吐蕃、铁勒……而后大兴船运，灭高句丽、新罗、百济以及倭国。如此之功劳，于我大唐而言那可是天之功！”

说到这里，李世民顿了顿继续说道：“按照朕的意思，就算是分给元霸半壁江山都不为过！不过是赐封给武王嫡长子一块封地罢了，又有何妨？”

反正话都已经说开了。李世民索性便将后面要提到的一件事情一同说了出来：“朕还告诉你们，朕不仅仅要将这同州之地赐给承平做为封地，就连同武王的爵位，也要升格为世袭罔替！”

世袭罔替！

得，长孙无忌这折腾来折腾去的，原本只是想要给李承平换一个次一些的封地，现在却逼得皇帝直接把李元霸的亲王爵位给世袭了。

这事闹的，差点让长孙无忌郁闷地想要吐血了！

“陛下，自古以来，这亲王爵位都是由嫡长子承袭，并且是世替等降，这世袭罔替，是不合祖制的！”

这回长孙无忌他们是不打算说什么了，不过方才还和长孙无忌对着干的魏征，却在这个时候跳了出来，开始力谏李世民。

“有什么不合祖制的？”

李元嘉不干了，虽说和李元霸并不算太熟，可是从李承乾那里听来的有关李元霸的事情，让他对这位只见过几面的四皇兄是钦佩之至，不过是一个爵位的世袭罔替罢了，这又有什么？

“方才皇兄也说过，四皇兄对我大唐有天大的功劳，这种功劳福荫子孙，纵然是百年之后，我大唐子民怕也得承四皇兄的情。不过是一个爵位的世袭，与四皇兄对我大唐的贡献而言，又算得了什么？”

“十一郎所言甚合朕意！”或许是不想继续在这件事情上纠缠了，李世民直接说道：“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房卿，由你亲自拟旨，即刻下达至倭国和州！”

“皇兄，这传旨之事可否交给臣弟来做？”李元嘉主动请缨。

李世民笑看了李元嘉一眼，道：“元嘉，你这小子这么长时间了都没有出过长安城，依朕看，你小子是想要去外面的地界儿好好玩玩吧？”

李元嘉摸了摸后脑，嘿嘿一笑，道：“还是皇兄了解我！”

“罢了！”李世民摆摆手，道：“你想去就去吧，不过你得先去见见父皇，另外再带上一些朕的赏赐，正好也省了朕再派别人去了！”

“谢皇兄！”李元嘉大喜，连忙道谢。

解决完了这三件事情，李世民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朕今日会在这麟德殿中设宴，列为臣功哪都不要去，就在这里尽情畅饮吧……”

.....

当李元嘉带着一大堆的赏赐以及赐封的圣职来道倭国和州的时候，已经是七日之后了。

原本从长安城到倭国的路程，如果只是走水路的话，只需要两日即达，可是这小子哪里出过这样的远门。难得逃出了长安城，这小子一路上只顾游山玩水，每日里好不自在。

如果不是他府中长史提醒他的话，怕是这小子早把正事给忘了。

和州，原倭国王宫，现平倭督护府。

李元霸正在后面武顺养胎的房间中，逗弄着自己的儿子。

此时，随身守护的李三多急匆匆地从屋外跑了进来，向李元霸禀报道：“王爷，陛下的封赏团到了！”

“封赏团？什么封赏团？”把手中的小初一交到武顺的手里，李元霸有些奇怪地说道。

李三多摇了摇头，道：“末将也不太清楚，不过这封赏团的正使末将看着眼熟，末将问那正史为何而来，正使也没说清楚，只是说让王爷出去看看就明白了。”

因为李三多他们这些神武卫的兵士们，在长安城的时候见到的一般都是皇帝的儿子，对于太上皇的那些孩子，也就苏定方和刘仁轨见过。

所以这次太上皇的十一皇子李元嘉带队来倭国，李三多只是看着他眼熟，但是并不认识。

“哦？搞得还挺神秘的。”李元霸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道：“不过既然是封赏，想必是皇兄赏给初一的吧？走，随本王一起出去看看。”

王宫之外，李元嘉身着一袭黑色劲装，正好奇地看着倭国那和大唐差不多的建筑。

在他的身边，跟着封赏团的副使孙仲连，还有徐王府的长史李阊。

“都说倭国一直在偷学我大唐的各种技术，没想到就连这建筑物也没能逃脱他们的毒手啊！”

李元嘉装模作样地摸了摸王宫的外城墙，像是小大人一样地摇了摇头，继续说道：“哎，这可耻的行为也就倭奴们能够干得出来，如果放在咱们唐人的身上，怕是万万做不出来的。”

“王爷说的是，咱们大唐万邦来朝，区区倭国竟然还敢觊觎我大唐，这样被灭了也是活该！”李元嘉话音落地，孙仲连就谄笑着，随声附和了起来。

别看孙仲连现在这个样子，实际上他不仅仅是户部的人，同时他也是天机卫的密谍。这次孙仲连可是带着任务来的，除了将圣旨上那些东西封赏下去之外，还得要将皇帝的秘旨带给武王。

“哈哈，怪不得今日清晨一起来，就看到喜鹊落枝头，原来是十一弟来

了！”

就在这时候，李元霸带着李三多等人从王宫里面走了出来，远远地就看到了一个小大人，似模似样地踩着八字步，在王宫前头来回走着。

“四皇兄！”

李元嘉听到这个有些熟悉的声音，寻着声音的源头看了过去，却见身着宽松锦袍的李元霸，哈哈畅笑着走了过去。

李元霸冲过去就给李元嘉来了个熊抱，他狠狠地拍了拍这小子的后背，道：“你小子怎么有闲工夫来倭国了？我记得父皇可是恨不得把你这小子整日搂在宫里头，不叫你出宫的？”

被自己这个无良哥哥给狠狠地敲了后背几下，李元嘉这小身子骨可受不了。

“咳咳……”

脸色苍白地咳嗽了两声，李元嘉艰难地脱离了李元霸的怀抱，咧咧嘴，笑了起来。

第六百四十二章封赏到了

“你小子，身子骨还是这么不经拍！”李元霸没好气的丢出了这么一句。
∈♀，

“我们可没您那样（变.态）的身体”

李元嘉拍了拍心口，咧嘴说道：“四皇兄喜得贵子，我们这些兄弟姐妹们都很为你高兴。可是他们这些家伙要么有家有室，要么年纪太小，所以他们都来不了。于是，这件事情就落到了小弟的头上。”

“啪！”

李元霸狠狠地对着这小子的脑门上来了一记暴栗，道：“臭小子，看你的样子好像是还挺不情愿的。不过……你给我说实话！”

“哎呦！”

李元嘉摸了摸被李元霸给弹得通红的大脑门，道：“嘿嘿，小弟，小弟只是在长安城中待得闷了，想要出来看看而已。”

“我就说嘛，你小子才没有那么好心来倭国看我！”李元霸没好气地拍了拍李元嘉的肩膀，道：“来告诉我，皇兄让你给我儿子都带来了什么好东西？”

“等小弟看看封赏单子啊！”

李元嘉先是从身侧的李阡手中接过了一张圣旨，也不宣读，直接就塞到了李元霸的手里头，随后从孙仲连的手里取过一卷金黄色的布帛，说道：

“嘿，这回皇兄还真是出大血了！四皇兄……”

“四皇兄你妹啊！叫四哥，兄弟之间还这么生分！”李元霸打断了李元嘉，怒哼哼地说道。

“是是是，是小弟太见外了！”

这称呼的改变，说明李元霸接受他了，所以李元嘉当时就变得无比欢乐了：“四哥，你看这礼单上的东西，极品和田玉雕蟒佩六枚。南洋珍珠六斛，夜光杯六对……”

“嘶！”

念到后面的时候，李元嘉自己都开始倒吸凉气了，这还光是皇帝的赏赐，再加上太上皇的，各亲王、郡王奉送的。以及各宫娘娘奉上的东西。

他娘地，光是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相当于扬州一年上交的税赋了！

这如果再加上朝中的文武大臣们尚未奉上，但是已经准备好的贺礼……那可是一笔天大的财富了！

李元嘉有些无语地看着李元霸，说道：“四哥，等没钱的时候，你就和四嫂再生俩吧！老天，这些东西够我花好几辈子的了！”

李元霸淡笑着接过那张薄薄地黄色布帛，随意瞄了两眼。说道：“小十一，你若是喜欢的话，这些东西你尽管拿了去！对这些身外之物，四哥我可没那么在意。”

“真得？”李元嘉眼睛一亮，不过很快他就摇了摇头，道：“算了吧，这东西我可不敢要，要是让父皇知道了我向四哥讨要东西的话。他还不得扒了我的皮啊？”

“哈哈，父皇可舍不得打你！”李元霸哈哈一笑。道：“也罢，这些东西里面你喜欢什么尽管去挑，只要不全都拿走，父皇也没什么话说了吧？”

“嘿嘿，还是四哥对我好！”李元嘉嘿嘿一笑，道：“四哥。四嫂还有侄儿在哪，快带我去看看。你和四嫂成亲这么久了，小弟还没正式拜见过呢！”

“走，我带你过去见见你四嫂！”

李元霸搂着李元嘉的肩膀，当先向着王宫里面走了过去。

……

“小弟李元嘉见过四嫂！”武顺的房间中。李元嘉很郑重地向武顺行了一礼。

武顺脸上出现了一丝温婉的笑容，强撑着还有些虚弱的身子，说道：“徐王殿下快快免礼，妾身身体不适，不能起身相迎，请徐王殿下不要介意！”

“四嫂说得这是哪里话？”李元嘉笑道：“四哥与小弟是亲兄弟，弟弟向嫂子行礼，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哪里需要什么还礼？”

“哈哈，对！”李元霸道：“都是自家兄弟，那么客气做什么？”

“这便是承平吗？”李元霸又和武顺寒暄了两句，眼睛就开始向屋子中转了转，终于将眸光移向了尚在襁褓中的小初一。

“承平？”

封赏团带来的圣旨李元霸还没来得及看，所以他并不知道李元霸口中的承平起始就是在叫他的儿子。

“哦，四哥你还不知道吧？皇兄已经为小侄儿赐下名字，为承平！”李元嘉见李元霸一脸的惊诧之色，一边伸出手指轻轻摸了摸小初一的小脸蛋，一边说道。

“承平，承平……”李元霸嘴中念叨了两句，轻声说道：“最后还是用了‘承’字，看来皇兄是从当年走出来了！”

就在这时候，李元嘉突然伸手从脖子上解下来一块洁白无瑕的玉坠，顺手带在了小初一的脖子上。

李元霸的眼睛一亮，道：“元嘉，我记得皇兄曾经与我说过，那枚霸下和田籽玉雕是父皇在你满月的时候赐给你的，你已经带了十三年了，怎么能给……”

“嗨，四哥，像你方才说的那样，这玉佩再珍贵都不过是一些身外之物罢了。要不，一会你把雕蟒佩送我一对好了！”

李元嘉对于李元霸的话并不在意，只是摆了摆手，继续道：“四哥你看，承平带上不是很好看吗？咦，小家伙对我笑了……哈哈！”

李元霸笑着摇摇头，道：“你呀！”

“好了，四哥，你还是先看看圣旨吧，这次皇兄的封赏可不仅仅只是这些财帛！”

李元嘉指了指还被李元霸捏在手中的圣旨，继续说道：“说实话，为了圣旨里的这点东西，整个朝堂上的文武大臣们差点因此打起来！”

“这倒是新鲜了！”李元霸哈哈一笑，一边打开了圣旨一边说道：“我来看……今有武王李元霸……”

过了好半晌，李元霸啪地一下把圣旨合了起来，哈哈大笑道：“怪不得你说整个朝堂上的文武大臣们差点打起来，单单是封赏给初一的同州封地，怕是都得把长孙无忌给气个半死吧？”

作为手握天机卫这个密谍机构的卫主，李元霸也清楚地知道长孙家族在同州下了多大的血本。

原本被长孙家族经营地风生水起的同州之地，这可倒好，一下子就成了人家李承平一个小屁孩的封地，他们长孙家以后在同州怕是要举步维艰了。

第六百四十三章倭城鬼市

“四哥，你怎么知道是承乾那个舅舅出来瞎捣乱的？”

李元嘉感到很好奇啊，朝堂之上那么多人，你怎么就肯定是长孙无忌呢？

“这个你就别问了，反正我就是知道！”李元霸神秘地笑了笑，道：“元嘉，你初到倭国，一会先好好休息一下，晚上四哥为你和封赏团的人接风洗尘！”

“好吧，在海上漂了这么长时间，还真是累了！四哥，那我就先去休息一下，等晚上的时候，咱们再聊！”

玩了这么长时间了，这突然急行军一天，李元嘉的小体格还真是有些扛不住了。

“三多，安排徐王殿下还有封赏团的其他人去前殿的房间好好休息一下！”李元霸吩咐李三多带着李元嘉以及封赏团中的其他人前去休息。

“诺！”李三多应了一声，对李元嘉行了一礼，道：“殿下，请随末将来！”

.....

就在李元嘉刚刚离开后不久，李三多就回转了回来。

“都安排好了？”李元霸抬头看了李三多一眼，问道。

“是！”李三多先是点点头，而后又摇了摇头道：“殿下，封赏团副使孙仲连要见您。”

“哦？”李元霸点点头，道：“带他进来吧。”

“王爷，他说他是天机卫的密谍！”李三多看了武顺一眼，道：“您看是不是换个地方见他？”

李元霸还没说话，倒是武顺很理解地说道：“夫君，你有事就去忙吧，妾身这边没什么事情的。”

“恩，那我就先出去看看，待会再回来陪你。莹香，小心伺候着你家小姐。”李元霸点点头，和武顺说了两句话就和李三多出了房间。

在正殿后面的一间书房中，李元霸刚刚进门，孙仲连就手中捏着一个金牌子向李元霸行了一礼。同时口中说道：“奴天机卫地字号密谍孙仲连，见过卫主！”

“哦，还真是天机卫的人！”李元霸从孙仲连的手中接过金牌子看了看，随后示意他站起身来。道：“你来此何事？”

“卫主，陛下让奴向您传达一个命令！”孙仲连清了清嗓子，说道：“陛下让您在高句丽、新罗、百济以及倭国四国之地，收购大量奴隶，尽快送往大唐国内！”

“收购奴隶？什么意思？”李元霸感到有些奇怪。

“说起来这还与您有关呢！”孙仲连说道：“卫主。您还记不记得，早在一年之前您就命卫中的兄弟们搜遍了咱们整个大唐之地，将所有的石炭矿所在地都找了出来，并且将之收为朝廷专用。”

“是有这么回事。怎么，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是不是很难开采出来？”李元霸点点头，问到。

“石炭储量非常丰富，想要开采出来也很容易，只是在开采之前，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说到这里的时候，孙仲连的脸上出现了苦涩的笑容。道：“咱们的人手不够了！”

“啊？”

李元霸先是有些惊愕地叫喊了一声，似乎不敢相信一样。

“卫主，目前咱们正在开采的是太原附近的大矿，可是之前您的矿场也没有停止运作。”

孙仲连苦笑了两声，道：“卫主，您也知道，这煤矿的开采需要大量的人力，两个大型矿场为了满足整个大唐的石炭供求，几乎是在日夜开采。这样超强的劳力，就算是年轻力壮的汉子也都有些扛不住。也因为此而致使朝廷很难雇请到青壮年劳力，所以……”

李元霸摇了摇头，有些好笑地说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原以为只要将那些石炭矿的分布地探索出来。并且全都掌控在我们朝廷手中的，就可以慢慢开采出来了。没想到在解决了最困难的环节之后，竟然在最容易的环节出了差错。真是……”

说到后面的时候，李元霸再次摇了摇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了。

“卫主，临来之前。陛下还让我转告您，实在收不到奴隶的话，就只能由您以个人的名义组建捕奴队，在这四国之地抓捕奴隶……”孙仲连忠实地传达着李世民的命令。

“登州倒是有很多的捕奴队，只是不知道这两个多月过去了，他们现在的情况如何了……这样吧，你先持本王的亲笔信以及令箭前往登州，去都督府找长史王浚，他会安排此事的！”李元霸仔细想了想，说道。

“诺！”孙仲连恭敬地应了一声，道：“奴何时动身？”

李元霸摸了摸下巴，说道：“明日吧，待本王写好信件之后，自会叫人给你送去！”

孙仲连道：“诺！”

……

晚上，在为李元嘉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接风宴之后，李元霸带着李元嘉在和州王宫之外的城池之中好好地玩乐了一番。

虽说倭国在三个月之前差点被倭国人自己给毁了，可是和州毕竟是王宫所在地，再加上三个月的休养生息以及在李元霸授意下，加紧建设。

尽管现在的和州王城，尚不能和其他地方相比，可是比起倭国其他地方来，却是要繁华数十倍。

“四哥，这倭城不实行宵禁吗？”带着护卫，在王城之中赏着花灯的李元嘉有些好奇地询问起了李元霸。

李元霸还没来得及说话，倒是李愔这小子有些洋洋得意地说道：

“十一皇叔，您不知道。这倭城在我们唐军来之前，一切都极力效仿我们大唐，自然是有宵禁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愔脸上的笑容更浓了，“不过，因为小侄建议四皇叔颁布的一条法令，让整个倭城夜不闭户，繁华似长安！”

“你小子吹牛呢吧？”李元嘉听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这小子是个什么性子，他可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要不是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都跟在他四皇叔那里的话，怕是早就已

经把长安城给掀翻了。

“嘿，十一皇叔，有句老话叫什么来着？”李愔凑近了李元嘉，嬉皮笑脸地说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先别急着得意，告诉我，你究竟出了什么鬼主意，让整个倭城都变得繁华了起来？”

打死李元嘉都不相信李愔的话，还是让这家伙把话说清楚吧。

“嘿嘿，这次还真和鬼有关！”李愔笑得很贱，吐出了两个字，道：“鬼市！”

对长安城无比熟悉的李元嘉先是呆愣了好一会，这下说道：“你说什么？鬼市？就这破地方还能够组建出鬼市来？”

鬼市，按照字面的上意思可以有四种解释：第一，黑市交易；第二，亦称‘鬼市子’，指的就是夜市；第三，鬼怪群聚之处；第四，指阴间的集市。

而李元嘉叔侄俩口中的鬼市却是囊括了上面的四种意思，也就是说，长安城周遭的那处鬼市，其实就是在晚上开启的夜市。

在鬼市之中，你可以买到任何你想要得到的可以进行交易的东西，例如情报，金银，玉器，赃物，出入宫禁的腰牌……当然是仿制的。

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朝堂。

既然鬼市存在，并且朝廷总是剿之不灭，那就表明它有存在的必要。

“怎么不能了？”李愔脖子一梗，很不服气地说道：“这些倭人可没有表面上那么老实，他们能够取得我们唐人不容易得到的东西，而倭人可以在鬼市当中得到可以让他们舒心的东西。这样的交易可以以物易物，可以金银买卖，也可以用情报换取……”

“是啊，十一皇叔！”李愔似乎在刷自己的存在感，他打断了李愔的话，从众人身后挤了出来，道：“这里的鬼市可比咱们长安城的鬼市要有意思得多哩！”

“真的？”李元嘉眼睛一亮，看向了李元霸。

李元霸在李元嘉半信半疑的眸光中微微颌首，道：“恁儿说的不错，从某种情况上来看，这倭城的鬼市才称得上是鬼市！”

“四哥，那就带我去看看吧？”毕竟是小孩子心性，李元嘉很快就开始撺掇起李元霸来。

“好！”李元霸扭头看了看灯火通明的倭城，道：“我记得沿着这条路再走半里就到了鬼市的边缘，到时候去东边的街市买几条黑袍，全都套着黑袍进去！”

“为什么还要套黑袍啊？”李元嘉有些奇怪地问道：“咱们长安城可没这规矩。”

“这也就是倭城黑市和长安黑市的区别了！”李元霸嘴角微微上翘，道：“好了，三多你去买袍子！”

“诺！”

李三多应了一声，叫了两个神武卫的兵卒就向着前面跑了过去。

.....

倭城黑市，位于倭城之外几十丈外的一片小树林中。

刚刚走近小树林，就听到小树林当中传来了颇为喧嚣的声音，李元嘉特意在小树林的入口处停了停，发现出入这片小树林的人还真是络绎不绝。

“四哥，怎么，怎么这么多人？而且他们还都穿着和我们一样的黑袍，这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李元嘉有些哑然。

“这还算少的呢！”李元霸摇摇头，道：“眼下不过亥时，等到了子时你就知道什么叫摩肩接踵了！至于这黑袍，等你逛一逛鬼市就明白了。”

...

第六百四十四章鬼卫

“搞得神神秘秘的。”

李元嘉尽管嘴上嘀咕着，可是脚上的动作却是一刻不停，就像是急行军似地冲进了小树林里面。

呵！

冲进这一片小树林之后不久，众人眼前豁然开朗。

这里还是那片树林里面吗？虽说没有倭城当中那么高的商铺，可是一个个的小地摊还有搭建起来的黑色棚子，可远比倭城当中要多得多了。

再看那些地摊前面，几乎哪一个都围着五六个人，要知道一个小地摊才不过五尺见方，就这么五尺的地界儿就挤了五六个身穿黑袍的人。

那些比小地摊大了不少，大概有两丈见方的小棚子里头，更是挤了十五六个人。

放眼望去，小地摊和小棚子一个挨一个地，几乎斗见不到边。

由此可见这片黑市的繁盛程度了！

“他娘地，这人也太多了吧？”纵然是以李元嘉的皇族礼仪，也直接爆了粗口，最直观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惊叹。

“走了，别光在这惊讶了，快进去看看！”李元霸在后面推了李元嘉一把。

“哦，好好！”李元嘉这才恍然，脚步踉跄地闯进了喧嚣、热闹的鬼市中。

鬼市里面几乎是应有尽有，金银首饰、玉器宝石、美酒佳酿……就像李愔方才说得那样，连平倭督护府发给倭国贵族的族徽和令箭都有卖的。

要知道，这些族徽还有令箭，都是大唐办法给他们的凭证，有了这些东西，他们才有了在倭国地界上作威作福的凭借。

可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别的地摊前都有好多人在交易买卖，可是独独这个摊位无人问津。

“四哥，你看那里怎么没人啊？”原本已经被琳琅满目的商品亮瞎了眼睛的李元嘉，突然停下了脚步。说道。

李元霸明显也很少来鬼市，听到李元嘉的话反倒是看向了李恹和李恽。

李恹好奇地顺着李元嘉的手指看了一眼那个摊位，突然咧嘴笑了起来，道：“这个摊位的東西都太貴了。普通人可買不起。”

“六郎，你認識那攤主？”李元嘉奇道。

“豈止是認識！”李恽在一旁撇了撇嘴，道：“這攤主是六哥的人，他自然熟悉了！”

“好哇，就知道你小子不老实。連這種錢你也賺！”李元嘉沒好氣地瞪了李恹一眼，道：“你就不怕突然出現一個大財主，把那些個東西全都給買走了？”

“嘿嘿，想法是美好的，可是現實是殘酷的！”李恹女干笑了起來，看着李元嘉道：“十一皇叔，您可以自己過去問問啊？”

聽到李恹的話，李元霸心中微微一動，心中預感要出事了。不過轉念一想他也懶得去管，反正這鬼市也是督護府負責的。就讓這些小家伙們胡鬧好了。

“問就問，這有什麼？”李元嘉不信邪，在眾人的陪同下，向著那個小攤位走了過去。

來到攤位前，見那攤主正在整理攤位上的東西，李元嘉伸手摸了摸攤位上的令箭，道：“你這東西是真的嗎？”

那攤主同樣套著一襲黑袍子，聽到李元嘉的話後瞄了他一眼，冷冰冰地丟出了一句：“願意買就買，不願意買就滾淡！”

嘿！

李元嘉一下自己就給氣樂了。道：“你到底會不會做買賣？人家買東西恨不得把買主給死死地薅住，你可倒好，往外轟賣主就算了，竟然還出言不遜。你就不怕被賣主給狠狠地揍一頓？”

攤主還是沒說話，只是停下了手中地動作，站起身來看著李元嘉，道：

“自從這鬼市建市以來，還從來沒誰敢在這鬼市里撒野！鬼市的規矩，願意買就談妥了價錢交錢走人。錢貨兩清。不願意買就趕緊滾淡，別耽誤人做

买卖！”

“你他娘的，老子还就捣乱了！”李元嘉被李渊宠坏了，在长安城中那是作威作福，没谁敢得罪他。

这可倒好，刚刚到了倭国就遇到了这么一位主儿，而且还是自己侄子的手下，这气受得可真是够憋屈啊！

于是，怒火上冲的李元嘉哪里管你是不是在鬼市，直接给他掀了摊位，摊位上的东西撒了一地。

那摊主都傻了，还真是从来没碰上过这样的楞头青啊！

“你大爷的，骂老子一次也就罢了，竟然让老子滚淡两次……”

李元嘉在李元霸他们都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在那些族徽以及令箭上狂踩了起来。

还别说，这俩人不愧是亲兄弟，李元嘉疯狂的样子还真是和李元霸有一拼。

李愔都傻了，早就听说这位十一皇叔脾气暴躁、耿直，是最像未苏醒之前的四皇叔的。

因为之前李元嘉与李承乾走得太近了，而李恪他们与李承乾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和谐，所以李愔兄弟和李元嘉的走动也很少。

不过现在，他总算是见识了啥叫和未苏醒之前的李元霸最像了！

在场的其他人也看傻了，毕竟鬼市就这么大地界儿，而且每个摊位以及小棚子都彼此相邻，一旦出个什么事情很快就能够传出很远。

“刚刚这里发生了何事？”

“不清楚，也不晓得他们刚刚说了什么，反正那个买主就掀了卖主的摊位。”

“这可是新鲜事，除了刚开市的时候有几个不长眼的家伙之外，到现在还没谁敢在鬼市里面闹事的！”

周围的不管是摊位上的卖家还是前来买货的买家，全都带着幸灾乐祸的情绪看起来好戏。

“反了，反了，难道你们不知道这里是谁的地盘吗？”摊主急了，大声地呵斥了起来，“鬼卫呢，鬼卫怎么还不来？”

“锵锵锵！”

就在这时候，从鬼市的东南方向传来了整齐的脚步声。

远远地，就见一队为数在百人左右，全身都披在一袭白袍当中，打扮地就像是白无常的人，滚滚而来。

鬼卫，感情这些打扮得半死不活的家伙们就是鬼卫！

等等，他们后背上背着的武器怎么瞅着有些眼熟？

是汉阳铤！

等走得近了，李元嘉等人这才发现，那些白无常好像是神武卫的兵卒。

...

第六百四十五章送上门的买卖

“四哥，他们是神武卫的兵士？”

因为这些白无常们从头到脚地都笼罩在白色袍子里面，所以李元嘉也看不清他们的面容，无法做出判断。

“是！”李元霸嘴角难掩笑意，“都是惜儿的主意，鬼市就要有鬼的样子。”

“这混小子可真能搞！”李元嘉有些无语地嘀咕了两句，道：“我倒要看看这些家伙们怎么解决今日的事情！”

说话间，那些鬼卫已经从不远处走到了众人跟前，走在最前面的那名鬼卫特意哑着嗓子，说道：“尔等因何事在此地吵闹？”

那名摊主是满腹的委屈，道：“鬼卫大人，小的原本正在这里摆摊，却是这帮家伙来到小的摊位前，二话不说直接就掀了小的摊位，还把小的的东西全都给毁了！”

“呸！我把你个满嘴胡诌的泼皮！”李元嘉一甩长长的袍袖，道：“明明是这家伙出言不逊，我诚心来买这些东西，这泼皮却直接让我滚淡，说破了老天爷，这天底下也没有这样做买卖的！”

“嗯？”鬼卫头子轻嗯了一声，转过身子，用空洞的眼神盯着摊主，道：“他说地可是实情？”

“这……”尽管摊主的头上套着黑炮，可是不难让人猜出，这家伙的表情肯定不好看。

“问你话呢，你倒是说啊！”鬼卫看出了一点苗头，声音陡然变得严厉了起来。

“是，是这样的！”摊主没办法了，只能老老实实在地说道：“方才……”

这摊主到底是李惜的人，眼看情况不对，知道编瞎话也没用了，他倒也光棍。直接把方才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通。

好在这家伙尚算老实，没有夸大其词，只是说了实话。

鬼卫头子听着摊主的话。不时地点点头，看得出来。他听地很认真。

当摊主把经过说清楚了，鬼卫开始询问周围人看到的情况。

很快，整件事情就弄清了。

“你是丁字号的摊主吧？”鬼卫盯着那黑袍摊主说道：“知不知道规矩？”

鬼市之中，所有的摊位分为四等，分别是甲乙丙丁。

甲等摊位，指的是那些东西销量最好的小棚子，往往卖的都是一些紧俏物品；乙等摊位，指的是所有可以搭建小黑棚子的摊位。这一类等，可是不管销量如何的；

丙等摊位，指的是那些东西销量最好的小地摊，小地摊上的东西比小棚子要次一些，不过禁不住量大；至于这最后一类的丁等摊位，却是要差上好多了，每日的鬼市开市，能够卖出去一两件东西，已经实属不易了。

“是，小的是丁字号摊位第一百六十号摊主。”摊主的声音中带上了一点谄媚。

“哼。就你这样的交易态度，能够升到一百六十号排位也算是奇迹了！”

鬼卫冷冷地说道：“今日的事情本就是挑头，人家掀了你的摊子也算是报了方才你辱骂他的仇……至于卖主。你也有错！只不过是口角之争就掀了人家的摊子，如果所有的买主都像你这样的话，还有什么交易能够完成？”

“……”

这回李元嘉倒是没有说话，毕竟这件事情他确实有错。

“这样吧，一百六十号，你今日的损失一半由买主赔偿，剩下的一半算你倒霉，谁叫你自找的呢！怎么样？我这样判罚，你们有没有什么异议？”

鬼卫在思考了半晌之后。直接做了宣判。

对于鬼卫的宣判，李元霸的心里头在不住地点头。

按照以往“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情况来看。这管理集市的往往都是和摆摊的穿一条裤子，看来这些鬼卫处理事情倒还算得上是公正。

“鬼卫大人。我这些东西价值连城，而且这些东西极难弄到……”摊主的声音中充满了焦急。

“行了，卫护，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

就在这时候，一个在摊主听起来很熟悉的声音，从身穿黑袍的买主人群中传了出来，随之而来的还有一枚代表着身份的官牒。

鬼卫看到递过来的官牒愣了一下，随后接了过来，在打开看到竟然是吴王殿下下的官牒之后，下意识地就要行礼。

李愔摆摆手，道：“免了，你们该干嘛就干嘛去……”

鬼卫们没有说话，而是转身就向着来时的方向走了回去。

那被李愔称之为卫护的摊主，狐疑地看着发出声音的黑袍人，道：“你，您是？”

“卫护，你就是这么替本王做生意的？好，好得很啊！”自认为丢了面子的李愔，恶狠狠地说道。

听到果然是自己的主子，卫护可算是彻底傻了眼。

“好了，做这种无本的买卖，也就你小子能够琢磨出来。”

李元霸在李愔话音落地之后就插了一嘴，道：“你叫卫护对吧？既然你不愿意在鬼市中做生意，以后就别再来鬼市了，以前干嘛还去干嘛！”

“这……”卫护不知道怎么办了。

“看本王做甚？这位可是我四叔！”李愔没好气地瞪了卫护一眼，说道。

“啊？”

做为李愔的心腹，他自然清楚自己主子的四叔是谁。

卫护愣了一下，没想到出个摊，竟然把自己的顶头上次还有大唐驻倭国的最高长官给招惹了出来，还真是……

“小的不知是武王殿下驾临，还请武王殿下恕罪！”慌张之下，卫护开始向李元霸行礼。

“好了，收拾一下这些东西，跟着本王一起逛逛黑市，给本王好好介绍一下！”

李元霸毕竟不常来鬼市，就算是李愔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来这里，说他们熟悉鬼市，只是相对于李元霸他们而言。

所以，李元霸需要一个黑市当中的地头蛇。

“是！”

卫护不敢怠慢，手脚麻利地开始收拾起了摊位。

“哎，你这里不是卖倭国各家族族徽还有令箭的吗？怎么，怎么收摊了？”

就在维护急匆匆收拾的档口，一个有些焦急的声音传了过来，却见两个身材矮小的黑袍人，用倭语焦急地问了两句。

“不卖不卖，今日不卖了！”

既然被李愔安排来卖那些东西，卫护自然是精通倭语的，不过他手上动作依旧不停，还是那副半死不活的态度。

“别，别这样啊！我们，我们可是从摄州特意赶过来的，请您一定要卖给我们两枚令箭，我们愿意花重金购买！”

那两个倭国人急了，哪里肯干，急声央求起来。

李元霸从身边懂倭语的人口中知道了这两个倭人的来意，他眼珠转了转，心道：

“这两样东西标价极高，平日里都是无人问津，这倭人张口就要两个，八成是有什么大用，索性就由得他们去……”

想到这里，李元霸上前两步，附耳在卫护身边低声嘀咕了两句。

卫护点点头，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对那两名倭人说道：“我这东西可不宜，你们能够出得起价钱？”

“我们既然敢来找您，自然是带足了财帛！”倭人的话中带上了些许的兴奋。

“好！”

卫护直接打开了地摊，把剩下的几枚没有被李元霸给踩坏的倭国家族族徽和令箭拿了出来，道：“你选吧，看看需要什么，等你选好了，咱们再议价！”

摊位上仅剩的族徽，有本鸟、渡边、小直……至于令箭吗，只剩下了两个，一个是捕奴令，另外一个就是贩奴令。

“这两枚令箭，价钱如何计？”那两个倭人别的都不挑，而是直接拿起了那两枚令箭，明显是有备而来。

卫护稍稍沉吟了一下，直接伸出了一只手，并且正反两面翻了一番。

“二弟，拿钱！”说话的倭人二话不说，直接向后面的黑袍人伸手。

倭人掏出了一只钱袋子，从钱袋子里面掏出了一张柜坊票，道：“这里是一万贯钱的柜坊票，您看看。”

“一万贯钱？”卫护嗤笑了一声，道：“你是在开玩笑吗？十万贯，要买就买，不买就滚淡！”

卫护还是那个死脾气，反正他最大的主子就在他面前，这些倭人他有什么得罪不起的？

“十万贯？你怎么不去抢？”掏钱的那个倭人差点气地骂娘，这也太黑了把？

“这位买主，话可不能这么说！”

听到面前的黑袍倭人这么说话，卫护顿时不干了：

“你可知道捕奴行业的利润有多大？更何况你还打算买两个，连同贩奴令一起，这样你就有了自产自销的资格。到时候别说十万贯钱了，就算是二十万贯，三十万贯，也都赚回来了！”

“好，十万贯就十万贯，不过渡边家族的族徽你要当作搭头，送给我！”

尽管价格翻了十倍，可是那个黑袍倭人似乎早有准备，很快就下了决定。

“这不可能！”

卫护摇了摇头，道：“你要知道，尽管这几样东西是黑市买卖，可是我也承担着一定的风险。我想你们买这族徽也是用来打掩护的，没有这东西，你们可不敢随便进行奴隶交易吧？”

黑袍人似乎很着急回去，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说道：“好吧，好吧，你说价钱，只要我们认可了，现在就可以付钱！”

“爽快！”卫护一拍手，道：“一口价，三样东西你拿走，十二万贯钱！”

...

第六百四十六章黑心商人

“十二万贯！”

只不过是稍稍犹豫了一下，那个倭人买主就咬了咬牙，道：“我买！”

“十二万贯的柜房票，钱货两清！”付钱的倭人直接将柜坊票交给了卫护，而后两个倭人转身向着黑市西北方向走去。し

李元霸向卫护以及李元嘉等人使了一个眼色，于是大部队都向着那两个倭人离去的方向走去。

行了不过半柱香的时间，当众人以为都快要中走出鬼市的时候，那两个倭人引领者众人出现在一片更加繁盛的场面前。

“这是哪？没听说鬼市还有这么一处地方啊？”看着眼前的场面，李愔和李元霸他们脸上都有些茫然之色。

“王爷，这里是近段时间才兴建起来的人市，也就是收奴贩奴的市场！”卫护很兴趣地上前两步，说道：“比起外面的奴隶，这人市里面的奴隶不仅品质好，而且价钱便宜，所以也渐渐变得火爆起来了！”

一边这样说着，卫护一边带着李元霸等人进到了人市里面。

顿时，众人只感觉到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相比起方才黑市之中的情形，这里的清醒到算是很单一了。

不过若是轮热闹的程度，比之黑市里面还要热闹。

里面的人，摩肩擦踵、川流不息，各色的买家与卖家都在大声地讨价还价，而在这些买家身后，则是被绳子捆绑成一串串的男女奴隶。

只是这些奴隶，脸色木然，完全没有一丝情感波动地站在卖家身后，任凭那些身着黑袍的买主，用一双双如狼一般的眼睛，上下打量着他们。

原来这倭城当中的奴隶买卖已经这么成熟了。李元霸感到很意外。

“武王殿下，您可能还不知道吧？”

看得出来，卫护对倭城的人市还是比较熟悉的。他见李元霸等人全都露出了意外的神色，连忙解释道：

“咱们都护府的人市和登州的奴隶市相比。这里进行贩奴生意的卖主们都是大海上各捕奴队的代理，或者干脆就是捕奴队的幕后老板。”

“哦？按照你的意思，那些捕奴队在抓到奴隶之后，就直接运来倭城人市？”李元霸在这个时候横插了一脚，问道。

卫护点点头，道：“是这样的，每个捕奴队所抓到的奴隶，一般都会运到这里来。因为眼下倭城被毁得差不多了，有很多地方都需要大量的劳工，所以捕奴队贩卖奴隶的价格也并不算高，但是在量大的情况下，也能够赚取很多的利润。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倭成的奴隶交易变得繁盛了起来。”

“哦！”

李元霸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干脆带着众人向着最里面走去。

众人边走边看，却发现越往里面走，这些贩卖的奴隶却多一些年轻的女人以及半大的孩子。

方才卫护不是说这人市里面以青壮年为主吗，怎么进到了里面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啊？

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卫护。卫护却是笑着摇了摇头，道：“王爷，这人市虽说在晚上很热闹。可是白天的时候却要晚上火爆得多。因为平倭之地施行的海禁令，晚上不得行船，只有到了白天的时候才能够重新补充货源。所以，在这几乎是十二个时辰连轴转的人市里，晚上都只是白天挑剩下的奴隶。”

“哦？那晚上就挑不到青壮年奴隶了吗？”李元嘉横插了一嘴，问道。

“也不是，人市最边上的应该都是来得稍晚一些的奴隶贩子，王爷若是想挑几个壮实奴隶的话，咱们不如去那边看看。”卫护指了指人市边缘。说道。

若是搁在平时，李元霸兴许还会好好地在人市里面逛逛。可是他突然想到了孙仲连带来的李世民的密令，若是在倭国能够想到解决之法。又何必将这件事情安排到登州捕奴队的头上。

想到这里，他便吩咐卫护带着众人向着人市最边上走去。

.....

众人紧跟在卫护身后，径直来到了人市最边上。

果然，众人见到了一群待卖的男奴隶，这些奴隶看起来并不算很壮实，但胜在年轻。

“卖主，你这奴隶价钱如何？”李元霸顺势走到一个奴隶贩子身前，向他询问。

卖奴隶的商人也穿着一身的黑袍，只是不难看出个子有些偏小，只见他懒洋洋地伸出一只手，蜷起四根手指，用倭语说道：“男的年纪轻的，一贯一个，上些年纪的、还有年幼的半贯；女人两贯！”

“我草！你他娘地这不是在抢钱吗？”

李元霸在听完卫护翻译完的倭话后，顿时大声叫骂起来，因为和登州的奴隶价钱相比，这倭人奴隶贩子开出的价钱，实在是太他娘地黑了。

早前，因为登州的特殊地理位置，不论是倭国、新罗、百济还是高句丽的奴隶，在登州都是随处可见。

而且就算是顶级的新罗美女奴隶，以及最乖巧的倭国美女奴隶，最多也不过三四贯的价钱。而作为主要动力的四国青壮年奴隶，也不过半贯多的价钱。

而在他刚刚看过的那些青壮年奴隶，比李元霸在登州看到的那些家伙明显要差上很多个档次，纵然是那些女人看起来很漂亮的样子，实际是在个子上都很矮小，也就是说还算残次品。

一些残次品竟然也定如此高的价钱，这不是在抢钱，是在做什么？

“唐人？我还告诉你了，就这些青壮年奴隶，就算你翻遍整个平倭都护府都找不到这样便宜、这样大量的。要不是因为看你是唐人的话，老子给你的价钱至少还要翻一倍！”

听到李元霸说得是唐话，那倭国奴隶贩子索性也以别扭的唐话来回答。那嚣张的话语说到后面的时候，原本还有些压抑着的细高调嗓门，陡然变地苍老了起来。

“他娘地，一个倭族的老邦子，竟然敢这么跟老子的四哥说话！”

别看只来了一天，可就是这一天的时间，李元霸就已经被李元霸的人格魅力给征服了，听到这倭族的老邦子这么说话不客气，李元霸当时就怒了。

...

第六百四十七章原来是一伙的

“是啊，看来还是咱们唐人杀倭杀得不够多啊！”李愔也阴沉沉地丢出了这么一句话。

李元霸摇了摇头，道：“你们这两个小家伙身上的杀气实在是太重了，都给我消停点。”

说到这里，李元霸看着方才那个倭人奴隶贩子，道：“你确定在这倭成当中，只有你的奴隶价钱最低吗？”

“哼，问这个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吗？不愿意买拉倒，你们走了，有的是人想买！”这倭人还是那副天老大他老二的架势，嘴巴硬实地很。

听到对方这一句无耻的话，纵然是李元霸的好脾气，这次他也忍不了了，本想直接动手砸了他的摊子，没成想却是被卫护给拉住了。

“王爷，且先不要冲动！”卫护转头看了看那些虽说人高马大，但却是算不上强壮的奴隶，道：

“这奴隶主贩卖的奴隶虽说品质不怎么样，可是人数多啊？这俗话说得好，好汉架不住人多，他们这么多的人，咱们若真要跟他们动手的话，怕是要吃亏的……”

李元霸可忍不下这口恶气，直接撩杆子给他掀了摊子才是正理，他哼了一声道：“屁的好汉架不住人多，就算是那些奴隶动手了又如何？区区两百多人可不够看得！”

“嘿嘿，这里可是人市，我们背后站着的是藤原家族，劝你们最好还是别打什么歪心思！”那奴隶贩子似乎看出了李元霸他们的怒火，不过他还是一脸幸灾乐祸地嘲讽了起来。

“藤原家族？眼下整个倭国都被我们大唐攻占下来，改名为平倭都护府。区区一个藤原家族竟然还敢在这里耀武扬威的？老子这就砸了你的摊子！”

赵三炮比李元霸还火爆，没等李元霸发话，他就上前两步，一把扯下了那个奴隶贩子身上的黑袍。

黑袍被掀了下来。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个身材矮小，形容猥琐的小老头，看得出来。这家伙倒是颇有倭国小鬼子的性子。

“怎么，想要踢场子吗？”倭族小老头很嚣张。

“啪啪！”

正反五个大嘴巴子。毫不客气地扇在了这家伙的脸上。眼见着这家伙的脸颊像是吹气球一样地鼓了起来，很快就成了两个红彤彤的大馒头。

“你这家伙的嘴巴很臭，给你点教训！”赵三炮冷笑了两声，道：“对我们唐人，你们这些亡国的倭奴就应该低我们一头，现在竟然还有胆子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的！藤原家族，呵呵，好威风啊！”

“你。你们……”

倭族老头连脖子都被气红了，他蹬着两条小短腿想要脱离赵三炮的手掌，可赵三炮是什么人呐？一个小老头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我们怎么了？是不是揍得你还不够狠啊？”李元霸冷笑了一声，道：“把这家伙丢到奴隶群里面去！”

“嗖！”

赵三炮很忠实地执行者李元霸的命令，狠狠地将那小老头丢进了奴隶群里头。

那些奴隶们吓了一跳，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状况男人，他们的主人就被丢了过来。

“你们，你们在这里干看着做什么，还不快给我上？要是我在这里出个什么好歹话，我一定会上报奴籍处。就说你们意图噬主！”

这老头还真狠，虽说针对奴隶的保护法令有很多，可是单单有一条比较要命。那就是奴隶噬主。一旦证据确凿的话，那眼目前的这些奴隶，一个都别想活！

“杀，杀了他们！”

“我们还不死！”

老头的话明显威慑力强大，把这些个奴隶们吓得全身都开始颤抖起来。

要知道，这人在濒临死亡之前所能爆发出的潜力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尽管这些奴隶们心中很害怕，但还是疯狂了起来。

他们彼此相互撕扯着绑缚着他们的绳索，然后疯了一样地向着围着他们

的栅栏外面冲去。那疯魔的样子，看来是要置李元霸他们于死地啊。

“哼。不过是一些饿得面黄肌瘦的奴隶罢了，竟然还想对我们唐人动手。真是作死！”

赵三炮和李三多相视一眼，没等那些奴隶们冲出栅栏，就像是两头猛虎一样冲入了羊群。

单手一撑越过了栅栏，随后几乎是一拳一个倭国奴隶，那些倭国奴隶虽说因为生命的威胁而变得疯狂了起来，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是赵三炮两人的一合之敌。

短短的盏茶时间，两百多个男性奴隶，全都哀声惨嚎着躺在了地上，那一个个鼻青脸肿的样子，看起来还真是凄惨。

再找那个老头呢？

这家伙蜷着身体躲在角落里，那瘦小的身体不停地打着摆子，就像是得了破伤风一样。

“你刚刚的嚣张劲头呢？”李元霸冷冷地看着被赵三炮从角落中拖出来的倭人小老头，道：“还有什么藤原家族？真当老子好欺负了是吧？”

“几位，几位大爷，小的名叫藤原千拍，不过是个奴隶代理商，这些奴隶的价格都是藤原家族定的价，小的，小的只是奉命行事！”

要不都说倭人贱，奴性高呢。

刚刚听完李元霸的话，这个名叫藤原千拍的倭人小老头立马就变了脸色，那谄媚的劲头就像是一个摇尾乞怜的狗一样。

“你们，你们在做什么？”

“该死的，你可知道他们是我藤原家族的人？”

就在这时候，之前李元霸他们跟丢了的那两个买卫护贩奴令的两个人的声音出现了。

众人循着声音看去，却见那两个人拿着大包小包，在他们的身后还跟着其他几个黑袍人，看样子应该是一伙的才对。

“总管，是总管大人吗？”

藤原千拍听到这个声音顿时眼睛一亮，被青脸肿的神情好像在一瞬间就换发了青春，几乎是哭着爬到了那两个倭人的腿边，那家伙可是死命抱着人家的大腿哭啊：

“总管大人，您可算是来了，您如果再不来的话，怕是咱们的贩奴生意就再也做不成了……”

“千拍，你起来说话！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哭哭啼啼的，像是什么样子？”被藤原千拍称为总管的人眉头皱起，说道。

第六百四十八章购奴

李元霸等人并没有说话，而是在暗暗感叹这老头还真是生了一张能言善辩，颠倒黑白的嘴巴。

原本主要责任在这老头的身上，经过他的嘴巴遛了一圈之后，竟然全都成了他们的过错。

而周围那些奴隶贩子都听呆了，原来这事情的经过还可以这么说！

“他这么说，你信吗？”李元霸冷笑了两声，道：“我们唐人允许你们倭人在这里建立人市，是想帮助你们倭人恢复经济！这可倒好，这个叫什么欠拍的，订好了价钱就不改了，而且还对我们唐人出言不逊，甚至唆使那些奴隶想要杀了我们。你们这些倭人是不是很想死？”

“总管大人，您可千万别听他们的，我一切都是按照您定的价钱来贩卖的……”藤原千拍似乎生怕那黑袍人听信了李元霸的话，有些慌张地辩解了起来。

“八嘎！”那名总管一个大嘴巴子就抽了过去，同时说道：“你这个混蛋，难道不知道我们藤原家族在这倭城当中立足有多难？族长三令五申，绝对不能对唐人下手，你是想把我们家族推向灭族吗？”

看来这总管对藤原千拍的人品很不信任，反倒是选择相信李元霸他们的话。

其实想想也是，这人市里面这么多人，纵然藤原千拍不说实话，他们也能从周围的人口中得到事情的经过。

在教训完藤原千拍之后，那个总管赶紧转身向李元霸道歉：“嗨，这位大人，请接受我们藤原家族最真挚的道歉！”

要不说这倭国也有聪明人，或者说懂得审时度势，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最妥当。

原本想要抄了藤原家的李元霸。在看到这两个之前买零件的人就改了主意，如果这两个家伙有搞奴隶的门路的话，何不将他们给收服过来？反正就是多了一个免费劳动力。不要白不要！

所以李元霸很快静下心来，道：“对于你的道歉。我不接受，我们不过是想买一些奴隶以充作劳力之用，那个老邦子就百般阻挠，而且让我们挑选地尽是一些成色不好的次品奴隶。难道就因为我们是唐人，你们就很介意吗？”

“不不不，绝无此意！”总管连忙摆手，道：“我们只是因为奴隶不够了，所以才不得不贩卖这些次品奴隶！这位大人是想要奴隶吗？可以随我们去海港看看。我们的船就泊在据此地不远的海港上，里面都是我们从各国带回来的奴隶！”

“哦？有唐人吗？”李元嘉好奇地问了一句。

总管猛地打了一个哆嗦，道：“都护府武王殿下有过明确的法令，任何人不得贩卖唐人为奴！这位大人，贩卖大唐奴隶的生意，我们可是做不来的！”

“哦，这样的奴隶就算你敢卖，我们也不敢要！”李元霸含糊地说了一句话，道：“今日之事，终究是你们代理人的过错。如果你们不给我们一个说法的话，现在我们就把你们带到都护府的衙门里去！”

总管显然没想到他们俩才出去一小会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们两人恶狠狠地瞪了跪在地上的渡边千拍一眼。在稍稍思存了一会之后，说道：

“这位大人，我们愿意从这两百名男人奴隶中挑选出三十人送给您。除此之外，您还可以获得在我们停泊在港湾的船上优先购买奴隶的权利！”

“我们所要的地数量可多得很，别到时候你们吃不下我们这么大的买卖，那可就有麻烦了？”李元霸眼睛一亮，这就开始提条件了。

“只要您不是全都要精壮的青少年，我们就有办法给您搞到！”总管几乎是拍着胸膛说的，那脸上的表情可谓是斩钉截铁。

“好。带我们去海港！”李元霸来了兴趣，说什么也要去看看。

“是。我来引路！”总管做了个邀请的动作，直接领着李元霸他们向着鬼市外面走去。

至于那躺在地上的藤原千拍。以躺在地上哼哼唧唧地两百多名奴隶，自然会有人帮着他们处理的。

.....

早在大唐军队未曾攻下整个倭国之前，我国这个岛国就已经在海边建造了很多额海湾或者海港，这些海港在濒海的地方，或许是因为人力还有材料方面的欠缺，这些海港建造地并不如何开阔，可是用来泊船却是绰绰有余了。

藤原佐以，也就是在人市中被藤原千拍成为总管的人，他们家族的运奴

船就停泊在距离倭城三里之外的一片海港中。

因为这个海港距离倭城没有多长距离，所以距离人市也是最近的。

“唉，我说你们快点般东西，这些可都是要晕倒倭城当中的！”

“轻点，摔坏了你们这些奴隶可赔不起！”

“休息了休息了，后面的跟上。”

刚刚来到这一处海港，李元霸就听到了一大片大呼小叫的声音，便见他们身前停泊着一艘楼船，楼船上下人影攒动，也不知道有多少人。

“呵，你这楼船能够装一千来人吧？藤原管家还真是大手笔呢！”看着面前的这一艘楼船，李元霸声音中多少有些感慨。

“准确地说是一千三百人！”藤原管家似乎有意在恶心李元霸，还说了个准确地数。

“怎么着，你不把奴隶全都集中到甲板上，让我们随意选吗？”李元霸上得楼船，看到稀稀拉拉的不过三四十名奴隶在打扫卫生，道：“难不成还非得让我们等到花都谢了？”

“是我疏忽了！”藤原管家很自觉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道：“来人，去把那各国的奴隶全都集中到甲板上来！”

“嗨！”

一个斜戴着一顶帽子的倭人小个子应了一声，就急匆匆地向着楼船下面跑去。

不消半柱香的时间，一大群，至少八百多个奴隶就被船员们带到了加班之上。

这些人中，有倭人、高句丽人、新罗人以及百济人，但是其中最多地竟然是黑皮肤的昆仑奴。

所谓昆仑并非是指昆仑山，而是指此刻的印度、尼西、马来西一带。

这些昆仑奴主要指从那里来的奴隶，其中大多数是东南亚一带的土著，虽说皮肤较唐人皮肤较黑，但仍然是黄种人。

在大唐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昆仑奴，新罗婢’。

意思就是说，新罗的婢女受过专业的训练，乖巧能干，温婉细腻。而昆仑奴呢，则是个体壮如牛，性情温良，踏实耿直，所有的贵族豪门都抢着要。

所以当李元霸看到这甲板上差不多在五百人左右的昆仑奴的时候，他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同时也在心中暗暗感叹这藤原家族有些手段，竟然可以搞到这么多的昆仑奴。

“这些昆仑奴，你们是如何搞到的？”李元霸问道。

“这……”藤原佐以稍稍犹豫了一下，道：“这位大人，尽管今日的事情是我们有错在先，不过这捕获奴隶的地点对我们藤原家族至关重要，请恕在下不能告于大人！”

“你这家伙，我家主人问你地点是在给你们出路，别不识抬举！”赵三炮把眼瞪得跟着铜铃似地，语气中带着丝丝威胁之意。

“我们只是为家族办事，其他的我并不关心！”藤原佐以的语调不变，继续说道：“诸位看好了吗？请问您需要什么样的奴隶？”

“这些昆仑奴的价钱如何？”李元霸摸了摸下巴，突然一指那些皮肤黑黝黝的昆仑奴。

“五贯！”藤原佐以回答的速度很快，似乎早就已经订好价钱了。

“五百人，一人五贯，还算合理！”

李元霸闻言点了点头，这个价格还算公正，这昆仑奴的贩卖其实很紧俏的，这要是搁在登州的话，怕也得五贯到七贯的价格，若是到了长安城中，这个价格恐怕还得翻倍。

原以为听到这个价格，这些人会死咬着方才的事情，借机要他们降低价格，没想到他们竟然没有这么做。

就在这时候，李元霸态度一转，道：“价格倒是挺合理的，我想我们可以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什么意思？”藤原佐以楞了一下，有些不明所以。

“什么意思？”李元霸一把将头上的罩子拉了下来，露出了本来面目，淡淡地看着藤原佐以，道：“本王说，要与你们长期合作：要么你们帮我们抓昆

仑奴，本王会按照每个昆仑奴两贯的价钱来购买；要么我们自己去抓昆仑，灭了你们藤原家族！”

“本王？你，你是李元霸？”

藤原佐以就像是见了鬼一样地盯着李元霸猛砍，突然大叫了起来。

当初选择贵妇大唐朝廷的时候，这些倭国的家族曾经在平倭都护府中朝见李元霸等一众大唐高官，特别是对于李元霸的印象特别深刻。

所以，藤原佐以才是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你认识本王？”李元霸很惊讶，不过他很快就释然了：“那就好办地躲了，说出你的答案，两个选择，二选一！”

这或许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不过对于藤原佐以而言，没什么好难的：“我们，我们哪一个都不选！但是我们愿意献上昆仑奴的所在地，并且甘愿为您训练昆仑奴！”

第六百四十九章回登州

奴隶，奴隶，并不是生而为奴或者抓而为奴。

若想抓到的奴隶入了奴籍之后成为一个合格的奴隶，还需要经过好好的调教，否则的话随时有噬主的可能。

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常说，抓奴隶容易，而训奴隶却不是一件容易事。

所以藤原佐以的话，让李元霸他们感到很惊讶。

“你不就不怕我们得了这些昆仑奴的所在地之后，剿灭了你们藤原家族？”李元霸套有趣味地看着藤原佐以，说道。

藤原佐以掀掉了头上的袍子，露出了一张略显苍白的面容，道：

“王爷说笑了，我们藤原家族不会是依附在天朝庇护下的一个小家族。若是王爷想要灭了我们家族，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好，看在你们很有诚意的份上，本王应了你的要求！”

对于毕恭毕敬的藤原佐以，李元霸还是很满意的，所以他冲着藤原佐以点了点头，道：

“不过你放心，对于忠心于我大唐的人，本王是不会亏待的！这样吧，你们把昆仑奴的所在地告诉我们，同时本王的大军会突袭昆仑奴，到时候抓到多少奴隶，按照两个一贯的价钱，你帮助我们调教出来，有一个算一个！你看怎么样？”

藤原佐以单膝跪地，右手抚心道：“小的愿倾全族之力，为王爷效死命！”

虽说目前看来，他们藤原家族似乎是一点便宜都占不到，而且还平白让出了很多的利益，可是从长远角度来看，他们却是占了大便宜。

至少以后有李元霸还有朝廷为他们藤原家族撑腰，以后的日子可要滋润地多了。

.....

贞观八年十月初三，距离武顺产下初一已经一个多月了，李元嘉和李愔他们在平倭都护府胡混了十天半个月之后。被李世民的一道圣旨给招了回

去。

至于理由吗，很简单，太上皇李渊想他了。

于是，苦逼的李元嘉带着无限的怨念，以及李元霸搜罗的好些珍宝以及特产，回返长安城。

李元霸之后的日子也重归于平静，可是今日，登州方面确实给李元霸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平倭都护府，王宫。

“王爷，登州来人了！”李三多推门而入。向书房内的李元霸禀报。

“哦，登州发生了何事？”李元霸放下了手中的笔纸，揉了揉眉心问道。

李三多摇摇头，道：“末将也不清楚，不过来的人您认识，是登州最大的造船厂的大监工常百生！”

“常百生？难不成是造船厂出什么事了？”李元霸感到有些奇怪，“带他进来吧！”

“诺！”

李三多应了一声，转身就往外走去。

没过多长时间，李三多就领着一个身穿紫色袍服。颌下还留着三寸黑髯的中年人走了进来。

“下官登州造船厂大监工常百生，见过武王殿下！”

刚一进门，看起来明显变得精神了不少的常百生就对李元霸行了一记大礼。

“常监工，真是好久不见了。快快免礼！”李元霸上前两步，将常百生给扶了起来。

“谢殿下！”常百生顺势而起，脸上满带着欣喜的笑容：“殿下，下官这次前来是有一件喜事要禀报！”

“哦。何事？”李元霸问道。

常百生笑道：“殿下，您还记得临出兵高句丽之前，您将一个名叫蒸汽机

的东西送到了造船厂。并且告诉下官可以开始制造铁皮船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噌地一下站起身来，打断了常百生，道：“你是说，以蒸汽为动力建造出来的铁皮船已经可以投入使用了？”

常百生点点头，道：“王爷，是否可以投入使用下官并不知道，不过那种铁皮船已经可以下水试航了，您派驻在造船厂的神机分府的墨大人，特意吩咐下官前来倭国禀报殿下。”

“是墨金让你来的？”李元霸好奇道。

常百生道：“墨大人说，此事太过重大，必须禀报殿下！”

“哈哈，好好好！”

李元霸抚掌哈哈大笑了起来，眼下蒸汽船终于研制成功了，如果现在就投入使用的话，光是海运方面，就可以将速度提升无数倍。

而当初来登州的时候，自然也是为了研制出蒸汽船，从而轻易登陆琉球列岛。

按照以往的速度来计算，从登州到琉球列岛，就算是用帆船也得花上至少七八天的时间，可若是用蒸汽机带动的铁皮船的话，估计也就只用一两天的时间就能到达。

这样一来，速度上提升上去了，那人力物力自然也就省下了。

就算是琉球列岛已经被其他的种族或者国家占领了，可是有了铁皮蒸汽船，一切都不再成问题了。

看到李元霸脸上兴奋的样子，常百生脸上的笑容似乎也更加灿烂了起来：

“殿下，登州造船厂原本只是造出了一艘蒸汽船，可是在墨大人的坚持下，造船厂的工人们日夜赶工，一共造出了两艘。而且其中一艘还安装上了新式神武炮，虽说在重量上有所增加，可是凭借蒸汽机的力量将船带起来也并非难事，只是在速度上稍减了些而已！”

李元霸倒是没想到这墨金竟然还是一个战争狂人，虽说是早晚要在铁皮船上加武器的，这墨金倒是走到了他前头。

“好好好，本王记得你们的功劳，此番蒸汽船若是能够正常入海航行的话，本王不仅要为你们向陛下请功，还会重赏你们，重赏！”

李元霸脸上的信息之色溢于言表，开始了，大唐的远征终于就要开始了！

.....

当日过了午时，李元霸在匆匆安排了一下平倭都护府的事情之后，就带着一千名神武卫的兵卒乘着帆船赶往登州。

翌日巳时，在登州港口上，一艘可乘千人的巨型帆船缓缓地泊在了那里。

一队队身着黑衣的神武卫兵卒从船上率先而出，护卫着李元霸以及李愔下了帆船。

这次李元霸只带了李愔回来，实在是这家伙性子跳脱，在平倭都护府忙活了半月的政事，却将登州搞得一团糟。

后来还是因为李恹的加入，才让平倭都护府渐渐步入了正轨，并且渐渐变得条理清楚了些。

如果硬要说的话，李愔适合做领兵打仗、冲锋陷阵的大将，让他守城，还不如让他去做生意要来的自在些。

所以，李元霸把李恹留下来处理平倭都护府的政事，却是带着李愔返回了登州，也是怕李愔把登州给搞乱了。

看到这些神武卫的兵卒以及被他们护卫在正中的李元霸之后，原本喧嚣不已的港口码头，陷入了一瞬间的停滞。

可是紧接着，整个码头都变得更加繁闹了起来。

“是，是神武卫！”

“还有武王殿下，是武王殿下回来了！”

“武王殿下回登州了，快回去通知大人，可万万不能错过拜见武王殿下的机会啊！”

港口码头上，或是商人，或是劳工，或是前来送人的百姓全都疯了，他们奔走相告，想要尽快告诉家里面。

“呵呵，还是咱们唐人看着心里舒坦啊！”李元霸下来帆船，看着那些正

双眼冒光盯着他猛看的百姓，脸上笑容温和。

“那是，这整天和一些个倭人打交道，听着他们那别扭的倭话，让我耳朵都长茧子了！”

李愔伸出小指掏了掏耳朵，转着脑袋看着登州港口，道：“怎么感觉这登州港口变化好多？”

“咱们离开登州都有多半年的时间了，变化大才证明登州又有了大的发展，变得更加繁华了！”

李元霸看着不太能处早就已经安排好的仪仗卫队，道：“好了，有什么话等回了都督府再说，你看你三哥已经到了！”

一边说着，李元霸还伸出手指向了港口通往长安城的出口。

“三哥也来了吗？”。

李愔顺着李元霸的手指望了过去，果然便见那里的登州百姓肯已经被疏散开来，而且在入口的两边还有一队队身穿盔甲的登州卫，一个个面容严肃，手持长枪地护卫在那里。

在这些登州卫兵士们的最深处，一席黑色圆领袍服，看起来身上越见威武，个头也拔高了不少的李愔，正伸直了脑袋，翘首以盼。

“走走走，四皇叔，咱们快过去吧！”李愔都快要望穿秋水了，拉着李元霸就往出口方向跑。

“你这小子……”

无奈地摇了摇头，李元霸只能任由李愔拉着向着李愔他们的所在地而去。

离得近了，甚至还有十数丈距离的时候，李愔这倒霉孩子就大叫了起来：“三哥，三哥……”

不远处，身上明显带着成熟气息的李愔笑了起来，上看几步，先是向李元霸行了一礼，随后狠狠地捶了捶李愔的胸膛，道：“你小子，还是这么乱来！”

“嘿嘿！”李愔也不说话，只是嘿嘿笑了两声。

“恪儿，你不错，越来越有威严了！”李元霸上前两步拍了拍李恪的肩

膀，道：“看来这半年来处理登州事务，却是让你成长起来了！”

李恪憨笑了起来，道：“谢四皇叔夸奖！这还要多亏四皇叔给我这个机会，要不然的话，我怕是连自己的封地都不会管理呢！”

第六百五十章真正意义上的轮船（上）

入夜，登州都督府中早就已经灯火通明。↖，

在都督府中院的宴会厅中。

李元霸坐在主位上，李恪和李愔兄弟俩坐在李元霸的身边，一边一个，两兄弟的脸上都带着灿烂的笑容，看得出来，这俩货心情很不错。

至于其他座陪的，除了都督府的长史王浚，登州刺史赵子期，登州卫都统田钢之外，还有登州长史白展博，登州司马陈无忌……

这一大群人，全都是登州的高级长官。

李元霸甚至恶趣味地想过，如果这个时候在这里投下一枚炸弹的话，整个登州都会不会在瞬间瘫痪？

“诸位，本王不在的这段时间，还要感谢诸位协助恪儿管理登州，要不然的话，恪儿可就抓了下了瞎了！来，本王敬你们一杯！先干为敬！”

李元霸端着一只酒盅站起身来，现实对在座的众人发了一大通的感谢，随后便当先一饮而尽。

“武王殿下客气了，我们身在其位，自然要谋其政！”

登州刺史赵子期同样端起面前的酒杯，一口饮尽，颇为感慨地说道：“说起来，蜀王殿下才思敏捷，行事谨慎，遇事颇有大家之风。下官等不过是做好分内之事，登州能够如此平顺，蜀王殿下才是居功至伟啊！”

“刺史大人言重了，本王尚在学习当中，要说大家……”说到这里的时候，李恪缓缓地摇了摇头。

只是看这货脸上抑制不住的笑容，就知道这家伙其实很得意。

“哈哈，你们就别捧他了，他那点能力本王还不清楚？”李元霸哈哈一笑，道：“好了，今日咱们只论风月，不谈正事！先说好了。谁若是率先离席的话，不要怪本王小心眼，以后给他们下绊子！”

“不能，不能！今日咱们不醉不休！”

别看田钢是个武将，实际上他是粗中有细，既然王爷都发话了，那今晚自然要喝个尽兴了！

“好，不醉不归！”

一时间，宴会厅中陷入了欢乐的海洋。

.....

清晨，太阳才刚刚爬上了天空。李元霸就从熟睡中清醒了过来。

晃了晃还有些昏沉沉的脑袋，想起昨日的情形来，李元霸不由得摇了摇头。

昨天一直闹到了丑时宴会才总算是散去，他也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酒，反正到后来的时候，连说话舌头都开始打卷了。

“白福？”李元霸冲着屋子外面叫了一声。

“吱呀！”

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似乎比起李元霸离开时没什么变化的管家白福推门走了进来，恭敬地向李元霸行礼，道：“主人！”

看了白福一眼。李元霸笑道：“怎么样？最近这几个月的时间，府里有没有出什么事情？”

白福摇摇头，道：“托主人的福，一切安好！只是.....只是柔娘有喜了。估计再有两个月的时间就能生产了！”

“再有两个月的时间？”李元霸嘴上嘀咕了两声，突然哑然失笑道：“那岂不是三炮随本王前往高句丽之前就已经有喜了？这个赵三炮，倒是瞒得紧呢？”

白福脸上也出现了笑容，看得出来。王府里面又要添新丁，白福这个老管家还是很高兴的。

“主人，一大早的。常大人就已经在前厅候着了，要不要老奴安排您更衣、洗漱，再召见他？”白福见李元霸似乎是想要穿衣，便随口讲这件事情讲了出来。

“他倒是比我还心急呢！”李元霸摇摇头，道：“你让他在书房等等就是了，本王洗漱之后就过去。”

“诺！”

白福应了一声就走了出去。

.....

登州造船厂最里间的作坊，自从造船厂中开始打造精钢的时候，这里就成了登州的禁地，每日里都会有一千名登州卫的兵卒在此地驻守。

特别是那两个怪异的机器从外面运进造船厂的时候，守卫变得更佳严密了起来，任何人想要进到这里的话，都必须有都督府长史王浚或者蜀王殿下的手令。

若是胆敢有人擅自闯入这里的话，立刻就会被驻守的登州卫兵士当场格杀，不会有任何的留手。

这里之所以守卫如此严密，主要是因为这里有精钢的打造之法，再加上蒸汽机的存在，一切都是大唐机密当中的机密。

再说了，如果把远在神机府分府的蒸汽机生产基地也搬到登州来的话，怕单单只是这些登州卫，还不足以守护住造船厂的安全。

李元霸甚至会安排五千名神武卫，以及数十门神武炮来驻守这里。

倒时候若是有任何的风吹草动的话，都是神武炮压境，轰碎一切！

当然了，这也只是假设。

“轰隆隆！”

李元霸刚刚来到作坊外，就听到了如同雷鸣一般的机器轰鸣声。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李元霸突然有点热血沸腾的感觉。

要知道，在当初蒸汽机刚刚研制出来的时候，李元霸都未曾有过这种感觉，现在这种情况还真是少见。

跟在李元霸身边的李愔听到这个像是打雷一般的声音，有些嫌烦地堵住了耳朵，道：“四皇叔，这是哪里传来的噪音？”

“噪音？”李元霸没好气地扫了李愔一眼，道：“这声音在四皇叔听来可是像天籁之音呢！”

李愔翻了个白眼，心中腹诽不已。

“殿下，您来了！”

接到下面人禀报的常百生合常三生，全都穿着蓝色的工作服跑了出来，见面就向李元霸行礼。

李元霸示意常三生兄弟俩免礼，很欣慰地说道：“两位大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制造出蒸汽船，你们两位居功至伟，本王一定会为你们两位向陛下请功的！”

这年头拼死拼活地干，还不是为了功名利禄，既然人家开口了，他们断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谢王爷！”

“嗯，眼下船就在这作坊里吗？”李元霸点点头，问到。

常三生兄弟俩对视了一眼，齐声道：“殿下，这最里面的作坊有一条水道能够直达大海，所以船被打造出来之后就一直留在这里了！”

“好，带本王去看看！”李元霸着急去看船，也顾不得再闲聊了，直接拉着李愔就往作坊里面闯。

第六百五十一章真正意义上的轮船（下）

急匆匆地进了造船作坊，这一路之上尽是负责守卫的登州卫兵卒，以及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工匠们。》，

路上，李元霸指着这繁忙的轮船制造作坊，问道：“愍儿，你看这里如何？我若说日后这里会比长安的炼钢作坊还要繁华，你信不信？”

听到李元霸话中带着明显的自信，李愍有些愕然道：“四皇叔，眼下登州的炼钢作坊就已经比长安要繁华地多了。可是，这样大力地发展炼钢产业的话，不会让登州成为您之前常说的重污染城池吗？”

确实，冶炼钢铁需要大量的煤炭，煤炭的使用必然会造成环境污染。

尽管李元霸一直都在小心地治理污染，可是这个问题依旧存在。

就像李元霸前世的时候一样，环境污染问题不是一直都存在的吗？

所以，当李元霸听到李愍的话后并没有反驳，倒是一反常态地叹了口气，道：

“愍儿，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若想达到重污染城池的程度，尚需数十年的时间。在这数十年的时间里，蒸汽机的问世就已经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而蒸汽船的存在，也会将我大唐的疆域无限扩张，至少能够扩张十数倍。有了这数十年时间的缓冲，我们大唐必将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到时候……”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停了下来，现在大唐的工业技术才刚刚起步，他现在和一个孩子说这些有些早了，特别是这熊孩子还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主儿。

就像李元霸所想得那样，李愍在听到李元霸的话后顿时一愣，不过紧接着就露出了一副不相信的表情来。

想也是，谁听到李元霸的话，都会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数十年的时间，就想让大唐的疆域无限制地扩张。开什么玩笑？

想他祖父太上皇和父皇李世民，戎马半生，也不过是打下了这么大的疆域，就连那些番邦以及咽下的几个小国，还都是李元霸打下来的。

数十年的时间，就想打下相当于大唐十数倍地域的疆土，先不说这世间

是否还有这么大的疆域，单单是想想就认为是痴人说梦！

可是这小子哪里知道，李元霸的话其实一点都不夸张。

与见识过世界的人相比，大唐这么大的疆域确实让李元霸有些不足。

而且现在大唐兵强马壮。要火器有火器，要革新有革新，凭什么不能让“大唐的大唐的，世界的也是大唐的”？

看李愔是一脸的不信之色，李元霸索性也不再多说。毕竟再如何多费口舌来解释也丝毫没有用处的，实践方能证明一切。

.....

李元霸拉着李愔边走边看，紧紧地跟在两人身后的常氏兄弟则是不停地为两人讲解着。

在李元霸看来，这座制船作坊已经具有后世机械加工厂的雏形了。

先不说各种车床齐全，就连加工的器械都十分地齐备。

其实。这些加工器械都是李元霸从长安城拉过来的，因为之前制造出来的都只不过是铁质的，只是在来了登州之后才改造成了精钢。

而且，眼下这间造船作坊的动力系统。也由水汽改成了蒸汽机，与水利供应相比，工作效率比之前要提高了十数倍，而且制造程序也由单一制造改成了流水线工艺。

效率进一步提升。一切都带上了李元霸前世的气息。

又往里走了几个小车间，李元霸和李愔径直来到了一个独立的作坊，这个作坊连接着水道。在面积上比其他的作坊要大上很多。

这作坊更加像是一个小码头，并非是作坊，看起来很有些威势。

而在水道最前面，停泊着两艘硕大无比的白色铁皮船。

铁皮船看起来长足有三十多丈，宽也有四丈多，这么大的铁皮轮船，就算是搁到李元霸前世刚研制出蒸汽轮船的时候，也没有能力制造出这么大的木质蒸汽轮船。

而李元霸呢，野心勃勃在蒸汽机刚刚研制出来的时候，就加紧人手制造了两艘铁皮轮船，竟然还成功了！

这他娘地简直太丧心病狂了！

眼目前这艘铁皮船，算是一艘中等偏上的船只，而且造型也与一般的楼船差不多，只是船层少了很多，船体似乎更加瘦窄，吃水程度也比较深。

另外，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两艘船上并没有桅杆，这也就意味着船上没有风帆，只有一座好像烟囱一样的结构，此刻在那个烟囱的里面还在突突地冒着黑烟。

好在作坊里面被开了两个天窗，那些黑烟顺着天窗飘向了天空，否则的话，还真会搞得作坊里面乌烟瘴气的。

常百生引领着李元霸和李愔来到这两艘蒸汽轮船前，神色间多少有些得意地说道：“殿下，这便是我等制造的蒸汽铁皮船，按照墨大人的意见，前面这艘船被特意加装了十门新式神武炮！”

“子寒和黑金在哪？”

昨日听闻这墨子在船上加装了神武炮，李元霸还在琢磨这家伙是个战争狂人，现在看到那艘蒸汽船的时候，李元霸还真有些兴奋起来。

常百生呵呵一笑，道：“两位墨大人在制造完这艘轮船之后就走了，现在应该已经到了神器局了吧？”

“他们俩倒是跑得快！”李元霸摇了摇头，道：“快，带本王去看看吧！”

常百生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道：“殿下，请随我来！”

.....

两艘蒸汽船上的人在接到李愔要试船的消息之后，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当李元霸带着李愔，上了前面那艘装载着新式神武炮的蒸汽铁皮轮船之后，所有的船工们都行动了起来，各自呆在了自己的岗位上。

常百生是一个很好的向导，他带着李元霸和李愔将整艘船都参观了一遍，最关键的负责产生动力的供应炉以及武器库，李元霸更是重点视察。

在经过一番参观之后，李元霸立刻命人启航。

其实不一定去哪，李元霸只是单纯地想要试试蒸汽船的动力，还有时速。

常百生向着水道口的方向猛地一挥手，大吼道：“打开前面的闸门！”

“开闸门！”

作坊的回音强度很高，常百生的命令在整个作坊里面回荡了起来。

“喀啦啦……”

一阵齿轮咬合的声音响了起来，就见挡在两艘蒸汽铁皮轮船最前面的两扇大门，缓缓地向两边拉开，一片刺目的阳光射了进来，将作坊给照了个通透。

“起锚！”

“呜！”

随着李元霸的一声令下，早就已经杯引燃供应炉，突突冒着黑烟的蒸汽船陡然发出了一道刺耳的长笛声。

一时间，在这作坊里面工作的船工们听到这声音，纷纷扭头向着这边看了过来，同时他们的眸子中也充斥着兴奋之色。

毕竟，这两艘蒸汽铁皮轮，是经过他们一下一下打造、磨制出来的，他们在这艘船上倾注了太多的心血，眼下能够亲眼看到这艘船，这些船工们自然是兴奋莫名了。

“呜呜呜……”

在一声比一声高昂的汽笛声中，这艘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蒸汽铁皮船终于缓缓发动了起来。

呆在驾驶舱里的李元霸，先是感觉到脚下一阵，随后蒸汽机转动时的轰鸣声响起，整艘船忽然在一阵颤动之后，开始缓缓地向前移动了起来。

作坊中的船工们，一个个全都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这简直就是奇迹啊，原以为铁皮不可能在水上漂浮起来，可眼下不可能已经成为了现实。

而且最神奇的是，这艘船上没有帆，没有桨，竟然也能发动，并且缓缓地向前移动，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其实不仅仅是那些船工们感到很神奇，就连船舱里的李愔都感到很是不不可思议，这铁皮制造的东西竟然真得在水上漂……

李元霸看到身边的李愔那一脸惊奇的样子，不由得哈哈大笑了起来：“哈哈，你小子竟然也有这么惊讶的时候！”

“四皇叔，动了，动了！这东西竟然真得动起来了！”李愔踩了踩坚实的船底儿，道：“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要不要四叔叫醒你？”李元霸很恶意地看着李愔的小脑袋瓜子，说道。

李愔看到李元霸那充满恶意的眼神，忍不住激灵灵地打了个寒战，连忙摇头。

“你小子……”李元霸摇头笑了起来：“走，常监工，陪我去船头看看！”

和常百生一起来到走到船头，感受着脚下蒸汽轮船的速度越来越快，出了狭长的水道直入大海，那时速虽说并不快，但至少也达到了五十迈的快感，让李元霸心中兴奋不已。

这还只不过是初期建造的一艘蒸汽轮船，若是加紧时间研制、建造的话，是不是代表着更大的轮船也能够建造出来？

到时候，大唐如果组成一支蒸汽船舰队的话，岂不是可以横扫世界了？

越想越兴奋的李元霸，难以抑制住心中的激动，突然转头对常百生问道：

“常监工，若是让你设计一艘更大的铁皮船，以目前登州造船厂的能力，可不可以制造出来？”

第六百五十二章海上偶遇

听到李元霸的问话，常百生犹豫了半晌，还是说道：“依照咱们登州目前的造船水平来看，怕是还有些困难！”

“哦？难在哪里？”李元霸扭头看着常百生，问道。

“呜！”常百生低头思索了半晌，道：“简单来说的话，主要有三点：这第一点是人力。虽说现在咱们造船厂实行的最先进的流水线工艺，也就是说每人负责自己的一部分零件制造，可如果不是熟手的话，零件制造已经加工，他们就很难容易上手了。”

李元霸想起了前世的时候，一些工厂如果人手不够的话，一般都会先招聘学徒工，等学徒工适应几个月的时间之后，才会让他们单独上机器。

想来这招聘新工学习和适应，与流水线制造零件的工人程序，是同一个道理。

不过这个问题也好解决，把招来的船工集中培训一下就是了，只是在时间上要多加一些。

想到这里，李元霸点点头，道：“那第二点是什么？”

“第二点就是配件。其他的都还好说，最主要的是‘蒸汽机’的严重不足。这么长的时间以来，神器局日夜研究蒸汽机，也不过制造出了三台，其中两台用在这里，还有一台因为最内部的齿轮不匹配，报废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常百生似乎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连忙扭头看了李元霸一眼，待见李元霸没有什么表情流露出来之后，这才轻呼出一口气，继续说道：

“至于第三点嘛，则是燃料问题！”

“这有什么难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李元霸身边的李愔插嘴道：“整个大唐的铁矿以及石炭矿都任我四皇叔予取予求，难不成你们在有意克扣燃料吗？”

李愔的话，顿时让常百生的脸色苦了起来：

“殿下错怪下官了，并非下官有意克扣朝廷拨付下来的燃料，实在是朝廷拨付下来的那些燃料，并非能够当时就使用。而是需要经过再加工，光是这道手续就要浪费掉不少的人力、物力。还有，虽说我们一直在致力于改进

焦炭的燃烧工艺，可是一直收效甚微。”

常百生叹了口气。颇有些悲苦地说道：“所以，这就成了限制我们造船厂想要大量制造蒸汽轮船的三大难处！”

“唉，是本王有些心急了！”李元霸摇摇头，尽管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可是他还是难免有些心焦。

“四皇叔。您想什么呢？我们大唐国力强横，这世上还有什么能够威胁到我们大唐？将来，我们大唐必然还会更加强大！”李愔的眼睛中透着一股子名叫兴奋的精光，

用脚趾头想，李元霸都知道这小子心里头八成是在琢磨着又有仗打了。

“你小子脑子里除了打仗还能不能想点别的了？”李元霸没好气地拍了拍李愔的小脑袋瓜，道：“走了，进去吧，外面风大！”

还在展望未来，向往着自己率领大军在战场上纵横驰骋的李愔，一听到李元霸的话后。连忙收回了意识，紧跟在李元霸身后道：

“是啊，这外面还真是有点冷呢！常大人，你也快进船舱里面去吧，反正这玻璃也挺清楚的，从里面也能看到外面的情况！”

李元霸从长安城运来的制造玻璃用的仪器可不是白看的，眼下登州都督府的窗户都已经被换成了玻璃。而且这玻璃窗户已经在登州彻底落了户，只差一些极少数的平民百姓家还尚未完成罢了。

“是！”

常百生一个船工，可没有李元霸那么变态的身体素质，是禁不住这种高速海风的。所以在听到李愔的话后，常百生连忙钻进了船舱。

.....

因为蒸汽轮船上装备了充足的煤矿，所以李元霸这次索性就直接开始了一个远洋航行。

当然了，尽管是临时起意。可是李元霸也没忘了交代手下人回登州通报一声，免得登州出现什么乱子。

就这样，蒸汽轮船在海上航行了起来，至于目的嘛，也没什么目的，只是随性而行。

“王爷。王爷！距离咱们的船只三里之外的海域上，出现了一艘船只，向咱们发出了禁行信号！”

临近申时的时候，一名负责侦查瞭望的船工，急匆匆地跑到了船舱休息室，向李元霸禀报道。

“帆船，你确定是帆船吗？”李元霸撩起眼皮看了前来禀报的船工一眼，问道。

经过这段时间以来的船只升级或者制造，登州已经有了三支合共三十艘中型帆船所组成的船队，每一艘帆船上都安装了以望远镜为主的瞭望台，还有至少五门的神武炮。

这三支船队，每隔十天的时间就会分出一支船队来进行巡航，主要目标是那些没有执行海禁，以及各国盗买盗卖、逃避大唐税务的番邦船只。

十天的时间一到，自然由下一支船队巡航，如此循环往复，每一日都会有船只在大唐周边的海域上巡逻。

“回王爷的话，错不了！”那船工很坚定地点点头，道：“几乎所有的帆船都得经过我们造船厂的检验，检验合格之后才能够下海，所以小的是不会认错的！”

“向他们打旗语，主动向他们靠近！”李元霸点点头，吩咐了一声。

那帆船一定是海上巡逻队的，既然是自家人，李元霸也没必要紧张。

.....

过了大概有盏茶的时间，三里之外的帆船终于靠了过来。

帆船的操控室中，除了掌舵的船员们之外，还有两名身穿李元霸所设计的深蓝将军服的大唐水军将军。

“泽哥，这是个什么玩意？怎么瞅着像是一大坨铁皮啊？”其中一名水军副将，拧着眉头看着眼目前的铁皮船，眸子中充满了惊讶。

“小九，我记得前段时间，咱们曾经从近海护送着三艘货船进了登州造船厂，是不是？”黄宗泽是三支海上巡逻队中第一小队的副队长，这艘帆船，正好是由黄宗泽负责的。

名叫小九的水军副将皱了皱眉头，道：“是有这么回事！而且，我还记得船上随行的监工常大人说，运送的好像是精铁什么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小九似乎是反应了过来，蔓延尽是不可思议地看着在他们的帆船数丈之外的铁皮船，道：“难不成，难不成那些精铁都打造成了这东西？”

...

第六百五十三章临时起意

“不可能的，铁怎么可能浮在水面上呢？这绝不可能！”

说完刚刚那句话，小九自己都开始不相信地摇起了头，这个想法实在是有些荒谬。

可如果不是这个解释的话，这铁皮船、透明的玻璃、以及那些隐藏在船身里面的神武炮的炮筒，全都是大唐朝廷特有的东西，除了大唐都督府之外，别的势力不可能拥有，也不敢拥有！

没看倭国就是因为研制出了手雷，就被大唐给灭了吗？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黄宗泽摇了摇头，道：“任何事情在武王殿下手中，不可能也会变成可能！”

“对面的，是海上巡逻队的兄弟们吗？”

就在黄宗泽疑惑不已的时候，一道粗豪的声音从对面的铁皮船上传了过来。

黄宗泽楞了一下，透过透明的玻璃看了一眼，笑道：“这下好了，确定是咱们大唐的船了！小九，随我出去吧！”

小九点了点头，跟在黄宗泽身后走了出去。

“对面的兄弟，我们是登州海上巡逻队的船，这位是第一小队的副队长黄宗泽，黄将军！”

小九和黄宗泽，带着十名登州水军的兵卒出现在甲板上，对着铁皮船的方向大叫了起来。

“原来是黄将军！”那名船工笑了起来，道：“黄将军且稍待，武王殿下就在这艘船上……”

“什么，武王殿下在船上？”黄宗泽有些震惊之色。

就在这时候，李元霸、李愔在常百生的陪同下走了出来，站在船头上淡淡地看着对面的黄宗泽。

“末将大唐登州海上巡逻队第一小队副队长黄宗泽，见过武王殿下，蜀王殿下！”

黄宗泽以及那些水军的兵卒们不敢怠慢。连忙向李元霸躬身行礼。

“哈哈，黄将军快快免礼，真是辛苦你们了！”李元霸哈哈一笑。摇摇摆手，示意黄宗泽免礼。

黄宗泽很激动啊。自从水军重建之后，他就只见过这位武王殿下，之后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地，再也没有见过他。而今能够在这海上相遇，实在是令他激动得无以复加。

“黄将军，未知近些日子咱们大唐周边的海域可平静？”

待两船之间架上甲板，黄宗泽进到李元霸所在的蒸汽轮船之后，李元霸问道。

这个时候。黄宗泽正在好奇地打量着轮船的内部构造，听到李元霸的话后连忙回道：“回王爷的话，眼下咱们大唐周边的海域甚为平静，末将等今日巡逻海面是为了搜索其他的几个小岛，以及画下它们的地形图来！”

“哦？最远到了什么地方？”李元霸好奇地问道。

黄宗泽从小九手中要过一只竹筒，在甲板上摊开，指着一条航线，道：

“王爷，我们小队主要负责的是南洋方向的群岛，过了婆罗洲、爪哇岛以及吕宋岛之后。便是一条群岛的岛链，那条岛链比较特殊，被我们大唐称之为香料群岛。我们此次就是要前往这里。江浙整条岛链都画下来。”

李元霸顺着黄宗泽的手指看了过去，却见这一条航线很长，几乎囊括了南洋之地所有的岛屿，而且每一座岛屿的名字、轮廓以及势力范围，都在地图上做好了标记。

“嗯，你们做的很不错！”李元霸点点头，忽然指着一座比较近的小岛，说道：“这里是吕宋岛吗？”

吕宋岛位于后世菲.律.宾群岛的北部，它是菲.律.宾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岛屿。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那就是吕宋岛上盛产稻米、椰子。吕宋雪茄更是闻名于世。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藤原佐以提到的抓到昆仑奴的地界。好像就是在吕宋岛周边的小岛上。

“是的，王爷！”黄宗泽点点头，道：“王爷，这里的地理位置很特殊，不仅土壤肥沃，盛产稻米，更是连接着很多的小岛国，而且这吕宋岛上的土人

很适合抓来做奴隶，只不过因为岛上比较婚论，没有捕奴队愿意大费周章地去抓捕。否则的话，吕宋岛早就已经被别的小国给占了！”

“吕宋岛……还真是上天对我们大唐的馈赠啊！”

李元霸嘴角突然咧了起来，这么好的地方，如果不抓到大唐的手里来，岂不是有些可惜了？

而且这里有着充足的靓丽和劳动力，这样一来就可以解决当前大唐的两大问题，岂不是一举两得？

想到这里，他看了看有些不明所以的黄宗泽，道：“黄将军，有没有兴趣陪本王去吕宋岛看看？”

黄宗泽脑袋当机了一下，旋即有些慌张地劝解道：

“王爷，这吕宋岛路途遥远，以咱们大唐目前的帆船速度要到达吕宋岛的话，至少需要一日的的时间。而且吕宋岛地处他国，咱们只有这一百几十号人，如果您在吕宋岛上遇到什么危险的，末将可是百死莫赎了！”

“你考虑的两个问题，在本王这里全都不是问题！”李元霸淡淡地笑了起来，道：“你可知道现在你乘坐的这条船的时速是多少？”

“这，这还真是船啊？”跟在黄宗泽身后的小九有些傻眼了。

李元霸拍了拍驾驶舱里面的船舵，道：“这船的时速，最高一个时辰可以前进两百里……而且你也看到了，这船上也装了我大唐的新式神武炮，只不过去一趟吕宋岛罢了，又能出什么意外？”

听到李元霸的话，黄宗泽是一百个不信，就这铁皮船能够漂在海上已经实属不易了，竟然还可以达到时速三百里，骗鬼呢吧？

看到黄宗泽脸上的表情，李元霸并没有深入解释，而是自顾自地开始下达命令，道：“你现在去船上下达命令，让他们自由巡航，你随本王去一趟吕宋岛！”

“啊……诺！”

人家是王爷，他只不过是一个巡逻队的副队长，即便心中还是有些担心，但还是不得不同意下来。

黄宗泽办事还是很有些风风火火的架势，不过盍茶的时间他就重新回到了蒸汽轮船上，在向李元霸复命之后，蒸汽船就在黄宗泽满脸惊骇的神色

间，飞速在海面上航行了起来。

随之而起的，还有烟囱里突突冒出的黑烟，以及蒸汽机发动的时候发出的如雷鸣般的轰鸣声。

“老天，这，这是什么钢铁怪物啊？”黄宗泽的小心脏极速跳动了起来，好像很快就要跳出来了一样。

.....

其实吧，黄宗泽的话还并不是太准确。

吕宋岛算是南洋群岛中距离大唐内陆最近的一座大岛。早在汉朝之时，吕宋岛就曾经与华夏有所往来，所以这里算是最早被华夏王朝所知晓的一座大岛。

另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吕宋岛起始距离倭国.....哦，也就是现在的平倭都护府的本州岛相距并不算远。如果从飞鸟地区出发的话，若是达成的乃是新制造出来的蒸汽轮船的话，大概也就是半日的时间也就到了。

也正是因为吕宋岛不论是距离大唐还是平倭都护府都太近了，所以这里在被藤原佐以点出来之后，就被李元霸记在了心里。

如果不是因为蒸汽轮船耽误了两天的时日，怕是李元霸早就派遣除船队，前往吕宋岛疯狂地掠夺粮食，以及抓捕奴隶了。

大海上，总是率先亮起黎明的曙光。

刚刚过了辰时，平静的海面上依然是光芒大盛。蒸汽轮船经过一夜的航行，吕宋岛终于在轮船兵士的瞭望镜中显出了轮廓。

“王爷，再有半柱香的时间就到吕宋岛了！”一名兵士走进了船舱，向李元霸禀报道。

“好！”李元霸应了一声，从舒适的座椅上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说道：“常监工，把船的速度放慢下来吧！”

“是，殿下！”

常百生点点头，直接安排了起来。

半柱香的时间转瞬即至。

远远的，李元霸就看到了一片长长的海岸线，紧接着就是郁郁葱葱的林木，以及搭建在岸边小崖上的几座小木屋。

“还真是一个原始、落后的地方啊！”

下了轮船，脚踩在柔软的沙滩上，李元霸很是感慨地摇了摇头。

“哒哒哒……”

一队为数百名的登州卫兵士们跟在李元霸身后下了轮船，紧紧地守护在他身周。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兵士们的身上竟然也背着长长的汉阳铳，腰间还围着一圈圈澄黄色的子弹。

“王爷，在这吕宋岛并没有统一的君王，岛上的土人甚至连国家的概念都没有。”

这个时候，黄宗泽走上前来向李元霸解释道：“吕宋岛上的土人，只是根据部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亲族关系，形成一些比较松散的部落。这些部落有大有小，彼此之间纷争不休，所以他们往往都是群居。那小崖上的几座小木屋，应该是某一个部落用来侦查、示警用的。”

“哦，看来这吕宋岛上的国家相当于咱们中院几百年前的战国时代喽？”李元霸点点头，道：“唉，如果给他们时间发展的话，几百年后，或许也会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吧？可惜这个机会不会再有了……”

第六百五十四章与吕宋岛人的冲突

“咚咚咚……”

就在李元霸感慨万千的时候，远处的小崖上突然传来了剧烈的钟鼓之声。

“不好，被他们发现了！”听到这一阵急促的鼓声，黄宗泽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紧张了起来。

“王爷，咱们要不要先撤回船上去？”

常百生可是知道船上有几门新式神武炮的，神武炮的威力强大，想要解决即将出现的土人，不会有丝毫的问题。

他常百生就是一船工，让他捣鼓捣鼓船只还可以，想叫他打仗？那还不如直接杀了他来的爽快！

“就这些尚不开化的土人还想让我们退守轮船之上？”李元霸不屑地撇撇嘴，道：“不必如此，常监工，你且退后一些便是了……”

说完这些，李元霸就开始指挥这些围在自己周围的登州卫兵士们，组成一个最简单的战阵。

正当李元霸分配完任务，所有人都准备对抗即将出现的外地敌的时候，一名负责巡逻的兵卒突然发现了状况，快步跑了过来。

急匆匆地来到李元霸身前，他立刻禀报道：“王爷，远处的林子里来了一群当地的土人，看他们的样子，好像身上还带着弓箭和武器！”

“看来应该是方才的鼓声把这些家伙给唤来的，准备一下，如果这些土人没有表现出任何善意的话，等他们进入射程范围之后，不必留手，全力射击！”

李元霸可不会对未知的敌人有丝毫的手下留情，直接下达了命令。

这些兵卒们点点头，分成了两圈将李元霸、李愔以及常百生围在了正中央，就连他们手中的汉阳铳都条条上膛，等待着给予敌人最惨痛的教训。

又过了有半柱香的时间。远处的丛林中传来了哗哗声，李元霸透过望远镜看到那是一群身材高壮的土人。

这些土人尽管身上穿着类似唐人一样粗布麻衣，可是他们的皮肤略微黝黑。头发稍稍又些卷曲，露在外面的皮肤上身还纹着一些怪异的图案。

至于他们的具体长相嘛。反正没有唐人高大帅气就是了。

另外还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些吕宋岛的土人都打着耳洞，因为在他们的耳朵上或是穿着牛骨打制的饰品，或是戴着一些怪异的金属，只有为首那几个图人才配戴者金银耳饰。

“这些家伙手中的武器还真是落后啊！”

李惜站在李元霸身侧，和李元霸观察敌人的侧重点不同，他的主要观察对象是那些吕宋岛的土人手中的武器。

其实说白了，这些土人也没啥武器。除了手中握着的强弓，腰间挎着的弯刀之外，就是背后背着长矛或者一支支的羽箭了。

由这些可以看出来，这些土人应该不是属于什么大部落的，否则的话，以各大部落长久以往与大唐以及其他诸国做粮食生意的底蕴，能没有一些硬武器？

“所有人都注意了！”

黄宗泽手中也端着一杆长铳，只不过和寻常兵士们相比，他手中的铳却是半自动步铳，在攻击时速上要甩出汉阳铳数条街。

“咻……”

就在那些土人距离李元霸他们越来越远的时候。突然一支羽箭穿过猎猎的海风，直向李元霸攻击了过来。

那些土人倒是不傻，知道这被众人围在正中间的家伙肯定是这些人的大头头。所以选择率先攻击他。

只可惜啊，土人的判断错误，距离太远了，要想用羽箭攻击到李元霸，还是有些困难的。

“砰！”

虽说距离较远，可是为了李元霸的安全考虑，守在最前面的登州卫兵士还是率先开了一枪，精准地打中了那支羽箭。

羽箭在这一道仿如雷鸣一般的铳响中，从中断成了两节。胎死腹中。

就像是点燃了导火索，紧跟在那名兵士之后。所有的登州卫兵卒，瞄准了那些攻击而来的土人。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砰砰砰……”

一连串清脆的铙响声中，那些倒霉的土人甚至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已经应声而倒，有的直接被子弹穿胸，有的被打中了脑袋，当场死亡。

这些还不算是太倒霉的，毕竟只是一枪之后就挂了，没有什么痛感。

那些站得比较靠后，或是因为同伴在前面而逃过一命的土人们，不是大腿被击中就是眼睛被射瞎了，一个个伤口不断流着血液，躺在地上嘶声哀嚎着。

这些前来攻击李元霸他们的土人，人数大概在两百人左右，在经过登州卫兵士们的两轮射击之后，基本上算是解决了战斗。

就算是没有死的土人，也在那两轮的射击中丧失了战斗力。

“还真是简单战斗呢！”李元霸看着满地的土人，摇了摇头，道：“黄将军，清扫战场，看看这些活着的土人里面有没有懂汉语的。”

黄宗泽听后点了点头，吩咐身侧的兵士们去搜索战场。

这时候，李愔不知道什么时候钻出了登州卫兵士们的保护范围，从前面的土人的死人堆里，掏出了一支箭壶，蹬蹬蹬地小跑了过来。

“你小子干嘛呢？”李元霸有些疑惑地看着李愔，说道。

李愔从箭壶里面抽出了一支羽箭看了看，递给了李元霸，道：“四皇叔，您看看，这羽箭怎么看着这么奇怪？”

李元霸伸手接了过来，低头打量了起来。

这是一支自制的羽箭，足有两尺半长，箭羽就是用的普通的鸟毛，箭身是用坚硬的实木削制而成，至于那箭头嘛，就有些特别了，看样子好像是用什么猛兽的牙齿磨制而成，十分锐利。

只是这些话，还并不足以让李元霸感到奇怪，毕竟不过是锋利一些的箭矢罢了，怎么可能让经历了那么多场战斗的李元霸感到奇怪。

捏了捏羽箭纤细的箭身，李元霸突然眉头一皱，将那箭矢的箭头放在鼻

子下面细细闻了闻。

顿时，一股子刺鼻的腥气顺着李元霸的舌吸进了他的鼻腔，让他的脑袋都懵了一下。

李元霸晃了晃脑袋，说道：“这是，毒！好烈的毒啊，单单只是闻了一下就让脑袋骤然一懵，这些土人还真他娘地狠啊！”

第六百五十五章土人大酋长生气了

“四皇叔，您这是怎么了？”

看到李元霸在不停地晃脑袋，李愔还以为李元霸出了什么状况，连忙上前一步询问道。要看书

“无妨，只是被这箭头给熏了一下！”

吐出了一口浊气的李元霸，指着手中羽箭的箭头，道：“愔儿，这羽箭的箭头上被涂了毒，而且这种毒的毒性很强，如果中了一箭而不及及时治疗的话，一时三刻之间，绝对会丧命！”

“嘶，这么狠……”

李愔倒吸了一口凉气，还好汉阳铳的射程明显要高过那些羽箭，否则的话还真没准谁倒霉呢。

毕竟过这些登州卫的兵士可不比神武卫的兵将们，那些神武卫的兄弟们才是真牲口呢。

“黄将军，让兄弟们把那些箭壶还有箭矢全都收集起来，本王有用。不过叫兄弟们都小心着点，都不要碰箭头，那些土人使用的是毒箭，若接触到箭头的话，上船之后一定记得要用烈酒洗手！”

李元霸一脸郑重地吩咐黄宗泽道。

虽说李元霸与敌作战一直都坚持用硬碰硬，或者智谋取胜，对于用毒之类的下三滥手段一直都不屑使用。

可是这并不代表李元霸用不出来，对付这些土人，用子弹的话就是抬举他们了。

“末将晓得！”

黄宗泽倒是没想到武王会选择把这些东西留下来，不过他也没问，而是干脆利落地答应了下来。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得多了，一众登州卫的兵卒在黄宗泽的带领下，开始小心翼翼地收集起那些羽箭来。

半个时辰之后，登州卫们终于清理干净了战场，战场上的那些土人尸

体，他们并没有去整理，只是把那些依旧活着的，大概二十来名土人俘虏给捆绑起来，带到了李元霸身前。

“他娘地。都给老子跪下！”

黄宗泽狠狠地一脚踹在一名兵士的膝弯处，声音中带着一股子狠戾。

想想刚才那些被涂了毒的箭头吧，能不让人心中寒吗？

“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这些该死的唐人，我父亲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一个头卷曲，脸上纹着一只毒蝎，耳朵上戴着一只毒蝎金坠子的土人青年，奋力地挣扎了起来。想要从地上站起身来。

“嘭！”

李愔狠狠地一脚踹在了那名土人青年的身上，凶狠的力道直接让这家伙往后倒翻了三四个滚，直到撞在了一块凸起的石头上才停了下来，额头上也破了道大口子，血流如注。

“刚才问你们谁会说汉语，你他娘地装得跟个哑巴似得，现在知道叫唤了？真他娘地贱啊！”李愔居高临下地看着面前的土人青年，说道。

“呸！”

土人青年不顾额头上血流如注的伤口，冲着李愔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

“呦呵……”

李愔被这家伙气笑了。

就在李愔还想要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个家伙的时候，李元霸从后面拦了他一把。道：“好了，愔儿，留着他还有用呢！”

“你叫什么名字，可知道本王是谁？”

叫兵士们压住这土人青年的两条臂膀，李元霸看着面前依旧是一脸狠色的土人青年，淡淡地问道。

“我管你是谁？告诉你，我父亲乃是这犬戎部族的大酋长，这方圆五里之地，都是我父亲的统治地，你若是实相的话。现在就放了我，并且在我面前自裁。否则的话，我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土人青年恶狠狠地看着李元霸，还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哦？原来是犬戎部族大酋长的儿子……”

李元霸似乎感到很意外。他轻哦了一声，突然面色一变，但见寒光一闪，一条大好臂膀横飞了起来。

再看那倒霉的土人青年，左肩齐根而断，大蓬的殷红色鲜血喷薄而出。瞬间将土人青年的半面身体染红了赤红色。

“啊！”

土人青年惨叫着，只感觉眼前陡然一黑，随后便是肩膀上传来一阵剧痛，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掏出一块淡蓝色的锦帕擦了擦手中的鱼肠，李元霸若无其事地说道：

“嘴巴太臭了，给你点教训。本王再问你，你叫什么名字，你口中的犬戎部族有多少战力？”

“嘶，你，你竟然真地敢对我下手……”

土人青年脸上写满了恐惧之色，还算完好的右手，紧紧地捂住不断喷着鲜血的伤口，眸子里面还带着明显的惊惧。

李元霸眸子中闪过一丝血色，道：“不要让本王再说第三次！”

“我，我叫托勒姆，是犬戎部族大酋长的儿子，我们，我们不足里面还有一千名犬戎勇士……”

似乎是被李元霸给吓到了，托勒姆终于怕了，感情这货也怕死啊。

“一千名犬戎勇士……”李元霸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笑道：“看来这回咱们可以满载而归了。”

李愔眼睛一亮，道：“四皇叔，您是想……”

“犬戎部族大酋长的儿子被咱们给逮了，而且在这里还死了这么多的族人，如果你是他爹的话，能够咽下这口气去吗？”

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了李愔一眼，说道。

李愔皱着眉头想了想，道：“如果在明显占优势的情况下，我当然不会咽下这口气去了！可是在这明显的差距下……”

“你等会！”李元霸打断了李愔，道：“你的意思是真打起来的话，是他们占优势，还是咱们占优势？”

李愔不假思索地说道：“当然是咱……”

“他们可不知道咱们可以把这些土人给解决掉！”李元霸嘿嘿笑了起来，道：“一百人对一千人，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择？”

“对啊！”

李愔总算是琢磨过味儿来了，谁能够相信十倍于敌人，竟然败于敌？

“好了，把这些家伙们全都给我本王带上船，等着那些犬戎部落的家伙自己送上门来吧！”

李元霸吩咐了一句，而后直接带着李愔上了泊在不远处的蒸汽船上。

……

犬戎部族，一栋硕大无比的木屋中。

一群身着类似唐人贵族的吕宋岛老头子，围在一张圆桌前，圆桌上摆满了各种热带水果以及几样烟熏炙烤的肉干。

“大酋长，托勒姆已经去了有一会了，不会出什么事情吧？”一个坐在桌子左面的老头，脸上纹着一只小小的狼头，声音有些苍老。

“能出什么事情？”主位上的老头大概六十岁上下，花白的头扎成了麻花状，“托勒姆可是部落中最彪悍的勇士，他只是去侦查了，你就放心吧！”

看来这老家伙很相信自己的儿子，丝毫不担心他的安全问题。

“酋长，大酋长……不好了！”

就在这时候，一个慌张的声音从大木屋的外面传了进来，紧接着一个身穿兽皮，脑袋上还插着两根白色羽毛的土人青年，慌里慌张地跑进了木屋。

“何事如此慌张？”大酋长皱起了眉头，似乎有些生气。

“外面，外面海滩上……”土人青年脸上写满了恐惧之色，“托勒姆少酋长

带去的人死了，全死了……”

“你说什么？”大酋长陡然从座位上站起身来，道：“这不可能！你把方才生的事情全都给我讲一遍！”

“咕噜！”

有些艰涩地咽了口唾沫，土人青年说道：“方才，少酋长带着我们前往海滩的方向，对面大概有百十来……”

“你说他们是唐人？”

大酋长有些焦躁地在原地来回走动了起来，道：

“没道理啊，他们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来咱们犬戎部族的势力范围？我们和唐人没有交集的……”

“你刚刚说少酋长没死？”最先开口的那个土人老头子听到了关键词。

“是，少酋长没死，不过被他们给抓起来了！”土人青年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左肩，道：“少酋长好像，好像被他们给砍了右臂。”

“该死的，该死的！”大酋长的脸色陡然变得狰狞了起来。

“啪！”

重重地一巴掌拍在了面前的圆桌上，大酋长暴怒地说道：“你，立刻去将族中的勇士们都集中起来……”

“大酋长，您这是要？”方才那个小老头连忙问道。

“还能去做什么？”大酋长怒不可遏地看着面前的小老头，道：“我儿子现在生死未卜，你说我要做什么？”

“大酋长，那些唐人尽管人数很少，可是他们手中的武器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我们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啊！”那小老头还是有些不放心。

“巴斯特，如果被抓的是你儿子，你还会这么说吗？”大酋长怒了，感情不是你儿子你不担心是吧？

听到大酋长的话，名叫巴斯特的小老头顿时沉默了下来。

说实话，如果是他儿子被抓的话，恐怕他会比大酋长还要疯狂吧？

“还愣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快给老子把部族中的勇士们全都召集起来？”

大酋长冷哼了一声，当他看到那名土人青年还是一副呆愣的样子的時候，顿时怒从胸中起。

“啊？是是，我这就去！”土人青年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跑出了大木屋。

第六百五十六章犬戎人全灭

“呜……”

过了没有盏茶的时间，整个犬戎部落上空就响起了刺耳的长笛声。

“怎么回事？”

“是不是别的部族打过来了？”

整个犬戎部族都乱了起来，一名名身着粗布麻衣，皮肤黝黑，除了个子以及胖瘦不同之外，看起来就像是多胞胎的犬戎人，全都从木屋里面钻了出来。

这牛角号不同于别的声音，在整个犬戎部族中代表的是集结、迎敌、征战，这个时候，先前那个头顶上插着两只羽毛的土人青年，手中拿着一个牛角长号，在部落当中一边奔跑，一边鼓着腮帮子奋力地吹着。

“雅舍，你在做什么？”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子，从木屋中走出来，一把就拉住了那个土人青年。

土人青年正吹地卖力，这个时候被那个老头子猛然拉了一把，土人青年一个把持不住，差点摔在了地上。

有些不满地扭过头去，当他看到拉他的老人的时候，满脸的不满变成了无奈之色：“阿爹，您这是做什么？方才的号角声您没听见吗？这是大酋长在召唤全族的勇士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雅舍的父亲顿时皱起了眉头。

“哎呀，阿爹，您就甭问了，眼下可不是说这些的时候。”雅舍奋力挣脱了父亲的大手，继续往前面跑去。

“先是海滩方向的示警鼓，随后就是一阵像是打雷一般的声音，听玛雅部族的人说，唐人似乎有几种武器，能够打出如同响雷一般的声音，难不成是……”

雅舍的老爹多少还是有些见识的，想到这里的时候，扭头就往大酋长所在的木屋方向跑去。

……

就在犬戎部族开始积极备战的时候。蒸汽轮船上，众人却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似乎并没有把那些土人放在眼里一样。

“四皇叔，您说他们会来吗？”李愔无聊地数着面前的兰花豆，恨不得那些土人现在就过来攻击。

“嘿，等着吧！”李元霸轻笑了一声，似乎并不担心这个问题。

就在李元霸话音刚刚落地，正在观察着海滩上情况的一名登州卫兵卒突然兴奋地喊了起来：“王爷，来了，来了。他们来了！”

“来了，还真是不禁念叨啊！”李愔顿时来了精神，一把从前面的兵卒手中抢过了望远镜，透过玻璃望了过去。

果然，从那一片密林中冲出来一大片的土人，这些土人为数在千人左右，一个个的打扮和之前那些死掉的土人们，没有什么两样。

比较让李愔在意的是为首的那几个老头子，一个个身上穿得和大唐的员外郎一样。而且耳朵上竟然全都带着金坠子。

由此可见，这些家伙在犬戎部族中地位很高啊！

“四皇叔您快看啊，来了几条大鱼！”李愔一遍伸手指着海滩的方向，一边把手中的望远镜往外递。

“哦。还真是！”李元霸接过望远镜看了一眼，顿时笑了起来，道：“黄将军，准备招呼招呼他们吧……”

“王爷。您就瞧好吧！”黄宗泽很干脆地应了一声，道：“传令兵，让兄弟们准备好神武炮。这炮弹可金贵着呢，可千万别瞄偏了！”

“诺！”

传令兵很干脆地应了一声，转身就往船舱外面跑去。

随着那些土人的越来越近，守在蒸汽轮船上神武炮边上的登州卫兵士们，脸上也都出现了兴奋的神色。

“喀拉拉！”

金属挪动的声音响了起来，在那些登州卫兵士们的机关操控下，神武炮的炮口往前挪动了两尺左右，炮管更是直接伸出了船体。

“轰隆隆！”

随着一声巨响，五枚炙热的炮弹分别从五只支黑黝黝的炮管中飞射而出，蒸汽船与那些土人之间的距离不过才二十丈的距离。

再加上土人们的数量很多，所以船上的兵士们根本用不着瞄的太准，五枚炮弹全都准确无误地在砸在了那些土人当中。

结果，炮弹直接在土人群众炸裂开来，使得那些土人当场就被炸死、炸伤了三百多人。

一时间血肉横飞、土石崩裂、鲜血四溅，场面极其骇人。

“这，这是什么神兵利器？难不成是神人降世了？”

竟然招惹了这样可怕的存在！”

方才发射的炮弹乃是新式神武炮的炮弹，不单单在威力上要高过普通的神武炮，就连射成以及命中率也提高了很多。

而吕宋岛上或者说整个世界上，都从未出现过这样威力强大、声势浩荡的武器，所以当那些犬戎土人听到这天雷一般的轰鸣、火山喷发一样的威力的时候，有不少的犬戎土人都以为是天神降临了。

特别是在见识到神武炮的恐怖威力之后，一些胆子小的土人立刻吓地全都跪了下来，用吕宋岛的土话大喊着恕罪什么的话。

不过作为犬戎大酋长，托勒姆的老爹可没有这种盲目的胆怯。

至于原因嘛，这一者自然是因为他的儿子还在那些唐人的手中，生死未卜；至于第二点嘛，就是因为在此之前，那个雅舍的老爹和他说得一番话：

“唐人军队有着恐怖的神秘武器，不光灭了高句丽，连新罗、百济以及倭国都已经被他们给灭了，我们可不是唐人的对手！如果可以的话，万万不可对那些唐人动手，否则的话必将损失惨重。”

虽说大酋长并不想太相信这段话，可是雅舍的老爹可是他们部落当中唯一一个经常在其他几大部族中走动，而不遭到驱逐的人。

所以，大酋长也多少有些信了。

这本来是一种极其矛盾的心理，可是当他看到这些恐怖的攻击的时候，矛盾的心理陡然变得坚信了起来。

“这回他们没有心思再反抗了吧？”

看到百分之九十的犬戎土人都丢掉了手中的武器，跪在了地上，李元霸的脸上露出了讥讽的笑容。

“四皇叔，要不要下去审问一下？”对于打仗以及刑讯逼供，李愔永远是最积极的那一个。

李元霸点点头，道：“嗯，黄将军你去安排一下，不过别忘了让兄弟们带上武器，这些犬戎土人们，怕不会那么老实呢！”

第六百五十七章雅峰哈

安静的海滩之上，除了大酋长以及几个面色狰狞的犬戎壮汉之外，已经全都没有什么抵抗力了。

“哒哒哒……”

没过多长时间，一队队手持汉阳铳的登州卫兵士便保护者李元霸等人来到了沙滩之上。

看着面前的这些人，大酋长的脸色很黑，黑得就像是锅底一样。

“你们是犬戎部落的人？”一群人站在犬戎土人最前面，黄宗泽满脸肃容地说问道。

“天神，天神，我们是犬戎部落的族人……”

看来，这些无知的土人真把来自大唐的兵士们当成来自天上的神人了。

这怎么看，怎么有些不可思议，再怎么这吕宋岛也相当于大唐几百年前的战国时代，怎么这里的土人，也就是原住民这么不开化呢？

李愔心眼多，他眼珠一转，突然扭头对黄宗泽分服了一句。

黄宗泽脸上先是出现了一丝愕然之色，随后使用土语说道：“我们是来自九天之上的雷神，因为你们犬戎部落触犯了神威，所以天帝派我们前来毁灭你们！”

“天神，天神，我们，我们是怎么冒犯您了？”

“我们愿意付出一切，求，求天神千万不要毁灭我们！”

听到李愔的话，那些土人们一个个吓得哆嗦了起来。

真是奇迹了，这情况如果摆到唐人身上的话，怕是会被唐人直接上大嘴巴子扇了。

天神？我还是天神的祖宗呢！

大酋长终于忍不住了，他有些暴怒地看着面前的一众唐人，用汉语说道：“你们这些唐人不要再装神弄鬼了，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武器而已，竟然还说是什么天神，可笑。可笑至极！”

说到这里，大酋长扭头看向了自己部族当中的人，大吼道：“起来。拿起你们的武器！他们不过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并非是什么天神！”

“这。这怎么可能？”

那些犬戎土人们明显有些不敢相信。

“有什么不可能的！”匆匆自密林当中追赶着土人大军们而来的雅舍的老爹，气喘吁吁地出现在众人身前。

“雅峰哈老爹……”

雅舍的老爹在整个部族当中可很是名人，因为很多部族中需要的日常用品以及奢侈品，都是大酋长安排他行走在各大部族中换取来的。

所以，部落当中几乎没有不认识雅峰哈的人。

而且雅峰哈见多识广，在部落当中是公认的，怎么现在他也这么说了？

“方才他们所使用的那种武器，名字叫做火器。有着极其恐怖的威力，高句丽、新罗、百济、倭国……全都是大唐依据火器之利灭国的，他们是人，是唐人！”

雅峰哈有些焦急地拽着自己的儿子雅舍，冲着他们大吼了起来。

“哈哈，没想到你还是有些聪明人的！”李元霸哈哈笑了起来，拍着李愔的肩膀笑道：“愔儿，看来你的装神计划失败了呢……”

李元霸摸了摸后脑，道：“没办法，谁叫咱被识破了呢！”

“原来他们不是神人！”

“该死的。敢骗我们，杀了他们，杀了他们！”

听到李元霸以及李愔的对话之后。一众犬戎土人们总算是明白了过来，感情真地只是一群唐人。

一听不是神了鬼的，这些土人们顿时都变了脸色，那脸翻得简直翻书都快。一个个站起身来，手中的武器也紧握到了手中。

“哈哈，现在才想明白这个问题，已经晚了！”李元霸哈哈一笑，道：“黄将军！”

黄宗泽点了点头，一扬手道：“所有兵士准备！”

“咔咔！”

很简单的几声脆响。早就严阵以待的登州卫兵士们抬铙，上膛。黑黝黝的铙口对准了那些犬戎土人。

“上，杀了他们。不要害怕！”

大酋长似乎还没有看清楚形势，竟然命令他手下的那些土人对李元霸发动攻击。

“杀！”

最前面的那一排土人们嚎叫着，或是弯弓搭箭或是握紧了手中的长矛就要攻向李元霸等人。

这次的距离可是相当近了，李元霸与那些土人之间的距离不过五丈左右，在这么短的距离中，土人们完全成了登州卫汉阳铙口下的活靶子。

在那些土人刚刚有所动作的时候，黄宗泽的手臂就挥动了下来。

“砰砰砰！”

清脆的冲向声响起，那些暴脾气的土人连一丁点的反应时间都没有，就已经应声倒地，一个个眉心正中露出了几只一个圆滚滚，赤红色的小圆洞。

临死之前，他们的脸上甚至还保留着残忍的笑容。

看着面前这些一脸冷酷，残忍杀害他们同胞的唐人，这些犬戎土人一个个全都变了脸色，因为他们只听到一声脆响，甚至连是什么东西攻击的他们都没有看清楚，他们的同胞就已经死了。

这是多么可怕的武器！

“投降不杀！”

黄宗泽大吼了起来，手中的半自动步铙，铙口斜指向天空，‘哒哒哒’地扫出了一整个弹夹的子弹。

“我，我投降！”

一个看起来很壮实，但是胆子很小的土人青年一个哆嗦放下了手中的长矛，身子一颤跪在了地上。

“当啷！”

有了第一个自然就有第二个，这些土人没谁愿意死。

到最后的时候，除了大酋长、雅峰哈以及几个面色狰狞的土人青年之外，其他人全都双手抱头跪在了地上，表现得无比乖巧。

“看来还是有些人不听话啊！”李元霸瞄了那些人一眼，突然一拍手，道：“来人，去把之前俘虏的叫什么托勒姆的那些犬戎人带过来。”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五名登州卫的兵卒，押着那些犬戎土人走了过来。

“阿爹，阿爹！”

当断了一条手臂的托勒姆，看到在跪满地的土人群中鹤立鸡群的大酋长的时候，立刻大声呼喊了起来。

“托勒姆！”大酋长看到自己的儿子，眼睛亮了一下，可是当他看到托勒姆断肩的时候，却是面色一变，咬牙切齿地说道：“你，你们竟然真地砍断了他的手臂！”

听到这老家伙的话，李愔的脸上闪过一丝暴虐之气，他猛地一把从身旁的登州卫兵士腰间出了一把横刀，刷地一下砍在了托勒姆的右肩膀上。

“啊！”

鲜血四溅，右臂也飞走了，托勒姆大声惨叫。

李愔脸上被溅上了几滴腥臭的血液，他看着大酋长，说道：“砍了，而且还是两条，怎么？你有什么意见吗？”

“你！”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看到自己儿子被人给砍了，这当老子的能不怒上心头吗？

李元霸见到李愔似乎还想要再气气那个大酋长，皱眉说道：“好了，愔儿，不要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把那些还活着的犬戎土人都绑起来带上船，剩下的不愿意投降的，直接杀了了事！”

“是，四皇叔！”李愔应了一声，转头眼神骤然一冷，开始指挥着登州卫

兵士们捆绑那些束手待毙的犬戎土人。

其实经过登州卫方才的又一轮攻击之后，剩下的七百多犬戎土人也只剩下了五百来人，以蒸汽轮船的载重量，刚好可以把这些犬戎土人给带回登州。

俗话说得好，蚊子再小也是肉，之前从藤原家族收到的五百名昆仑奴，再加上这五百名类似昆仑奴的犬戎土人，应该可以支撑李元霸的那个小石炭矿场了。

不过朝廷所开设那个大矿场，纵然是来上一万名犬戎土人，怕也是力有未逮啊。

听到李愔对李元霸的称呼，这些犬戎土人没什么反应，倒是雅峰哈的眼睛骤然亮了起来，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你，你是大唐武王李元霸！”

突然，雅峰哈跳着脚大叫了起来，就像是碰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你猜地不错，本王正是大唐武王李元霸！”李元霸看着这个老家伙，道：“看得出来，你与那些普通的犬戎土人不一样！”

雅峰哈苦笑了一声，道：“谁能想到堂堂的大唐武王殿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武王殿下，竟然会孤身远赴外邦，这种事情就算是拿出去说，恐怕也不会有人相信吧？”

“不错，本王这次不过是临时起意，没想到竟然还有这样的收获！”李元霸微微点了点头，道：“你既然知道本王的身份，那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是你们自己给自己绑上，还是要本王的人动手？”

“武王殿下要如何处置我们？”雅峰哈询问。

“能怎么处置？”李元霸冷笑了一声，道：“凭你们的身份，到了我们大唐只有做奴隶的份！”

做奴隶，那岂不就是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

还有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还年轻，当了奴隶这一辈子可就全完了。

不行，万万不能去当奴隶！

咬牙切齿地向了半晌，雅峰哈对李元霸恭敬地行了一记大唐式的躬身

礼，道：“尊敬的武王殿下，或许还有另外的处置方法！”

李元霸眯着眼睛看了雅峰哈一眼，道：“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殿下，若是小的没有猜错的话，您一定是想抓一些奴隶回大唐！”雅峰哈哆嗦着说道：“放眼整个吕宋岛，也只有小的对其他各部族有很深的了解，若是小的可以带您抓到更多的奴隶，您看是不是可以考虑放了我们……”

第六百五十八章再生计较

：新的一年，好朋友们元旦快乐啊！！！

“放肆！”李愔爆喝了一声，道：“你什么身份，竟然敢跟我四皇叔讲条件！”

“小的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自然不敢跟武王殿下讲条件！”

雅峰哈脸上的惶恐之色突然消失了，似乎是知道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反倒变得坦然了起来：

“可是小的知道，既然殿下不远千里来我们吕宋岛，那就表明确实很需要奴隶。↑，相比起我们犬戎部落这么少的人，吕宋岛上的其他大族，可都是动辄数万人……”

“你的话，谁信呢！”李愔根本不相信雅峰哈的话，“好了，不要再做无谓的努力了，是你们自己相互之间绑起来，还是要我来动手？”

“等等！”李元霸拦住了李愔，道：“看看他怎么说！”

“武王殿下，小的十余岁的时候就开始行走于吕宋岛，对于吕宋岛上的各大部落都十分熟悉，哪个部落位于什么位置，有多少人，又有多少武器配置……没有人比小的更清楚了！”

雅峰哈的脸上写满了祈求之色，“如果殿下同意放过我们部落，小的愿意将整个吕宋岛的各部落的势力范围全都画出来，并且为殿下谋划出最佳攻击路线。”

李元霸并没有说话，而是沉吟了下来。

“四皇叔，别听着老东西瞎说。这吕宋岛上各部落林立，许多的对各部落的情况了如指掌了！”

李愔明显不相信雅峰哈的话，看得出来，这小家伙对吕宋岛还是有些了解的。

“吕宋岛上共有二十三个小部落，六个大部落。那些小部落暂且不提。六个大部落分别为伊禄部落、呼和部落、沙蒙图部落、图姆部落、东浩部落以及巴图勒部落，在这六大部落中，最强大的部族是东浩部落和巴图勒部族……”

雅峰哈不傻，他知道他自己说地话，面前这些唐人并不会相信，所以他很快将吕宋岛的大体情况说了一通。

李恹的脸色微微一变。扭头看着李元霸道：“四皇叔，和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差不多！”

“哦，如此看来，你还算是有些用处了！”李元霸闻言点了点头，想了想说道：“不过，你提地条件本王不能答应！”

雅峰哈焦急地说道：“殿下，小的只有这么一个要求，您为何……”

“你既然知道本王来到吕宋岛的目的，那肯定知道本王不会允许吕宋岛上存在哪怕一个部落。整个吕宋岛只能成为大唐的领地，也必须成为我大唐的领土！”

李元霸淡淡地看着雅峰哈，说道：“如果你想要活命，或者要你们犬戎部落留存下血脉，这点要求本王倒是可以答应下来！”

“这……”雅峰哈有些犹豫了。

“雅峰哈老爹，我不想死，我还不死啊！”

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断掉了双臂。刚刚从晕厥当中苏醒过来的托勒姆，睁开眼睛就喊出了这句话。

“老爹。我们也不想死啊！”

有了这个最金贵的大酋长的儿子带头，剩下的那些犬戎部落的年轻人自然是不甘落后，纷纷大声求饶了起来。

大酋长的脸色黑得就像是锅底一样，原以为整个部族中的青年族人们都是勇士，没想到一个个地却都是贪生怕死的软脚虾。

“你们，你们这些丢人的东西。如果我是你们的话，宁愿死也绝对不相这些屠杀我们族人的唐人妥协！”

大酋长怒气勃发地看着面前这些年轻族人们，一脸的狰狞至之色。

“你给我闭嘴！”李元霸眸光阴冷地看了大酋长一眼，道：“来人，去把这个什么大酋长。他的断臂儿子，还有那些死硬分子都给本网绑到船上去。至于剩下的人，你叫雅峰哈对吧，本王需要和你谈谈！”

“是，殿下！”雅峰哈知道自己打动了面前的这位杀神，在心中松了一口气。

气的同时，也开始暗自庆幸了起来。

登州卫的兵士们分出来俩人，带着雅峰哈紧跟在李元霸身后，去到了崖上的那一栋小木屋之中。

随后，留下两名登州卫的兵卒守在门口，李元霸和雅峰哈在小木屋中交谈了起来。

谈了得有半柱香的时间，也不知道两人谈了一些什么。

只是从小木屋中出来的时候，雅峰哈脸上的京惧之色已经变成了恭敬以及惧怕。

回到小海滩之后，李元霸命兵士们带走了两百人以及族中的高层首领，而剩下的四百名犬戎土人则收拾起了兵器，直接被雅峰哈带回了部落当中。

.....

船上，李愔在李元霸身前，一边皱着眉头一边来回转起了圈圈，一脸的纠结。

“愔儿，你有什么话就赶紧说，再这么转下去，你还没晕，我都晕了！”李元霸揉了揉有些发胀的脑袋，没好气地呵斥了李愔一句。

李愔脚下的动作一窒，憋了半晌终于问了出来：“四皇叔，那个土人老头酒精和您说了什么啊？竟然让您改变了主意！”

李愔话音落地，船舱中所有人的眸光都齐刷刷地看向了李元霸。

李元霸笑了一声，道：“没有什么，我只不过是警告了他两句，陈明了我大唐的实力究竟如何，别的可什么都没说。”

“切，谁信呐！”李愔哼了一声，道：“不愿意说就算了，反正这次带回去两百名奴隶，也不算是空手而归！”

看到这船舱里面的人，脸上的表情都像是吃了苍蝇一样恶心，李元霸忍不住充满恶趣味地抛出了一句：“放心吧，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

“牛奶、面包？”李愔奇怪地嘀咕了两声，道：“面包是什么东西.....”

.....

犬戎部落，所有的留守的老人、女人以及孩子，全都在屋外翘首以盼。

眼见着雅峰哈带着四百多名勇士及其狼狈地跑了回来，有土人老头急匆匆地跑过去询问：“老弟，究竟发生了何事？”

雅峰哈阴着一张脸也不说话，只是径直向着位于部落最中央的那座木屋走去。

老头楞了一下，却是一把抓住了走在最后的雅舍，问道：“雅舍，你阿爹这是怎么了？”

雅舍一脸的颓丧，道：“邦达老爹，部落中的勇士们完了，全完了……”

第六百五十九章天花

当晚，也就是子时前后，李元霸等人终于乘船赶回了登州。

此刻的登州都督府中灯火通明，隐隐还有杂乱的脚步声响起。

隔着老远，透过车窗看到这一幕的李元霸微微一愣，心说这是怎么个情况？

尽管登州到长安可以说是天高皇帝远，可也属于大唐境内，依旧施行宵禁。

今日都督府里面这是怎么了？

“四皇叔，这是什么情况？”李愔抓了抓脑袋，问道。

李元霸皱了皱眉，道：“我也不清楚，走，先回去看看再说！”

说到这里，李元霸催促着车夫赶着马车往都督府方向走。

守在门口的两队登州卫的兵卒，见到那架由远及近的马车之后，立马精神一阵。

其中领头的那名百骑长更是小跑了过来，拦在了马车之前，道：“王爷，小的刘通有要事禀报！”

“嗯？”李元霸皱了皱眉头，什么时候登州卫的兵卒这么不懂礼数了？

不过眼下也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李元霸刚好有些事要询问他们。

“何事？”掀开遮挡着车窗的车帘，李元霸探出了脑袋询问道。

“王爷，长安来人了！”刘通不敢怠慢，直接说道：“听那位长安城来的大人说，长安城出事了，出了大事！”

“那人在何处？”一听长安城出了大事，马车里面的李愔也坐不住了，直接掀开了车帘。

看到又一位王爷从马车里面钻了出来，刘通赶忙行礼：“哦，小的见过蜀……”

“行了，行了，赶紧说长安来的人在哪里？”李愔焦急地摆手。说道。

刘通道：“那位大人就在都督府中，他听说武王殿下去了造船厂，曾经去找了一次，回来之后整个人就变得暴躁了起来……”

“快，直接带我们过去见他！”李元霸一边说着，一边起身从马车里面走了出来。

……

都督府中。一名身穿蓝色锦袍的少年郎，在一间宽敞的卧房中来回走动了，而在房间之外，竟然是一百名天自卫队，皇城黑甲禁军在守卫。

看来，来人非富即贵，即便不是皇族也是位高权重之人。

“见过武王殿下！”

就在那少年郎渐渐变得焦躁起来的时候，房间之外突然传来了嘹亮的问候声。

少年郎面色一喜，急急地向着门口的方向走去。

“吱呀！”

房门由内向外推开。脸上带着些许焦急之色的李元霸和李愔迈步走了进来。

看到堵在门口的少年郎的时候，李元霸和李愔齐齐一愣，道：“令武（表兄）！”

“外甥柴令武，见过舅父大人！”

少年郎不是别人，正是谯国公柴绍与平阳公主的儿子柴令武，也就是李元霸的亲外甥。

“令武快快请起！”李元霸将柴令武扶了起来，道：“令武，你不在长安城中侍奉你父亲。怎么来我这登州了？方才有登州卫的兵士回禀长安城中发生了大事，究竟是何事？”

柴令武的表情有些惊惧。他哆嗦着嘴唇说道：“舅父大人，眼下的长安城可以说是家家闭户，街上鲜少有人在走动，就连宫中都是人人自危……”

“嗯？什么意思？”李元霸眉头陡然耸起，就像是一座小山喜欢一样。

“是痘疮！”柴令武的脸色变了，变得异常难看。

“痘疮？”李元霸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初时还有些迷茫，可是过了几个呼吸之后却是瞬间色变：“天花？”

“好像民间也有叫做天花的！哎呀，反正就是一种瘟疫。自汉朝以来，痘疮几乎是无药可医，死亡率极高。传染性也极强。眼下长安城已经有数人死亡了！”

柴令武似乎也听说过天花这个名字，可是甭管它叫什么，总之是要死人的瘟疫。

天花啊！

李元霸的眼睛眯了起来，他的脑海中迅速闪过前世中对于天花的介绍。

“天花”又名痘疮，是一种传染性较强的急性发疹性疾病。

早在晋代时，著名药学家道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已有记载，他说：“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剧者多死”。

此外，感染天花的病人还有一定的潜伏期，平均约为12天。

感染后的初期症状包括：高烧、疲累、头疼及背痛。两三天后，会有典型的天花红疹明显地分布在脸部、手臂和腿部。在发疹的初期，还会有淡红色的块状面积伴随疹子而出现。

如果病情严重的话，死人都是小事，大规模地感染、病发才是大事。

“不对！长安城中对于各种瘟疫的防御控制已经相当全面了，怎么会让天花进入长安城中的？”

李元霸越想越不对劲，尽管当下的大唐医疗条件远远不及李元霸前世，可是作为一国的国都，一国的政治交易贸易中心，对于各种疾病的防范还是很到位的，不可能让长安城爆发如此大规模的天花。

听到李元霸的话，柴令武苦笑了一声，道：“舅父大人有所不知，前些日子，长安东市有一家名曰妙音坊的妓坊，新进了一批天竺舞女。那些舞女经过专人调教，不仅舞女面容姣好，身材婀娜，就连舞姿都甚为曼妙，一时间很多的王公贵族们恨不得日日留连此地。”

“哼，一个个都他娘地是色中恶鬼！”李愔冷哼了一声，似乎有些不屑。

柴令武抬头看了李愔一眼，没有应话，而是继续说道：“可是终有一日，妙音坊一名舞女突发疾病，起初的时候，坊中的郎中还并未在意，可是当那名舞女身上出现疹子以及疮痘的时候，坊中的其他舞女们也开始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当她们意识到不好的时候，长安城中的很多王公贵族也都开始发病了。除了几个王公府宅之外，就连，就连宫里都不曾例外。”

“你说什么？”李元霸的语调陡然一概了起来，“宫里怎么会爆发天花，又是哪个传染进去的？”

柴令武苦笑了一声，道：“这个，我也不知道！不过孙神医已经在尽量控制疫情了，目前长安城中的情况多少已经稳定了下来，只是宫中……”

“宫中怎么了？是不是有哪个皇子、公主的感染了天花？”

并非是李元霸不关心那些宫女、太监或者宫中的嫔妃们，实在是他们与李元霸一丁点的血缘关系都没有，李元霸也关心不起来。

柴令武偷偷抬眼看了李元霸一眼，见他满脸的焦急，便小声地说道：“是，是稚奴！”

“稚奴！”

随着李元霸的一声低吼，旁边的一张桌子被他的含愤一掌给拍了个四分五裂。

“谁传染给他的？把哪个蠢货抓出来，本王要灭他九族！”

李元霸赤红着眼睛，呼哧呼哧喘着粗气。

刨除历史关系不说，单单是这个小家伙，还是很招人喜欢的。

所以一听说这得病的是李治时候，李元霸当真是怒不可遏。

柴令武想了想，叹了口气说道：“在这长安城中有一户人家是长孙皇后远房亲戚，按照辈份算的话，那户人家的主母还是稚奴的姨母。半月之前，稚奴去拜访他那个姨母，回来之后十二日就开始浑身热，一开始的时候陛下也不甚在意，以为是偶感风寒，只是派了医官去问诊。”

柴令武顿了顿，似乎有些口干，便来到桌边端起了茶壶灌了一口，接着说道：“谁曾想，五日之前，长安县令密报，长孙皇后的那家亲戚竟然集体发病，并且还是痘疮……”

说到这里，柴令武再次摇头：“眼下，再究其源头已经没有意义了，陛下之所以让外甥前来登州，就是想要请您回长安城。如果稚奴命大能够熬过这一关的话，自然是皆大欢喜。可若是稚奴没有熬过这一关的话……”

说到这里，柴令武的声音更低了：“只能请您还有诸位殿下回长安去见稚奴最后一面了！”

李元霸这次并没有说话，而是拧着眉头细细思索了起来。

“舅父大人……”看到李元霸一脸的沉凝之色，柴令武倒是有些不知所措了。

李元霸阴着一张脸，道：“孙神医也没有办法？”

“没有！”柴令武晃了晃脑袋，道：“孙神医实在是无法可施了，要不然的话呀也不会让我送上这封信了！”

一边说着，柴令武伸手入怀中，掏出了一封用麻黄色纸封着的书信。

李元霸接了过来，直接粗暴地撕开信封，读起里面的信来。

信中的内容说的很明白，无非就是此病因何而起，具体的病状如何，李治有的病情到了什么地步……

“四皇叔，咱们要不要现在就回长安？”说实话，李愔他们还是很在意这个李世民最小的嫡子的。

李元霸收起了手中的信，道：“愔儿你去安排人通知赵子期、田钢、王浚还有樊铁来都督府。”

“是！”李愔应了一声转身就往外跑。

“等等！”李元霸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对李愔喊道：“别忘了叫上你三哥，还有通知常百生准备好蒸汽船运行所需的煤炭！”

第六百六十章众王归京

长安城，太极宫中，李世民正一脸凝重地坐在龙椅上。

长安令传来密报，截止到今日丑时，整个京畿道感染天花者已近一百三十人，其中死者更是多达三十七人。

尽管州道府县已严加控制，但疫情凶猛，恐怕有大肆扩散之兆。

中书省当晚接到奏报的时候，当值的官员就赶紧去通知了朝中的诸位大人，并且马不停蹄地将这份奏报递送到了两仪大殿的桌案之前。

自从前些日子天花之情势扩散之后，整个长安城中都开始人心惶惶，有的人甚至在消息扩散的当天就囤积了大量的蔬菜米面，从那之后就直接闭锁大门，不再出门。

这可让李世民心中恼怒异常，不仅那家妙音坊在一夜之间被烧成了灰烬，据说还牵连了朝中的几位五品以上的大臣，总之朝野上下震动极大。

被刘三水从睡梦当中拉起来，李世民有些淡定不了了，用不了半柱香的时间，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萧瑀、李靖等文武大臣，甚至连孙思邈和袁天罡都被召入了太极大殿中，共同商讨对策。

“陛下，长安县令孙有道已经基本控制了疫情主要发生地，但是仍偶有疑似病患出现，可见当下长安城中疫情仍有忧患。”

房玄龄皱着眉头，第一个站了出来。

这个时候，孙思邈很有发言权，毕竟他的药王称号可不是闹着玩的：

“陛下，痘疮拥有一定的潜伏期现，初期之时并不明显，很难察觉，有遗漏不奇怪……可时间长了之后，病情就会加剧。到时候恐怕还会新增病患，您看，是不是要封锁宫城。避免疫情扩散到其他州县？”

“长安做为我大唐的国都，岂可封城？”长孙无忌第一个不赞同。

“若是疫情扩散到其他州道郡县。你长孙大人付得起这个责任吗？”

孙思邈虽说医术高卓，可并非入朝为官，也就无所谓得罪不得罪长孙无忌了，所以这说起话来是毫不客气。

“若是只顾疫情，导致其他各国的商旅或者贵族前来我大唐不能归家，时

间短了还好说，可若是时间久了，定然会出乱子。到时候若有外邦相互联合起来攻击我大唐，战争四起，又是你孙神医可以负担地起的吗？”

长孙无忌就在朝堂之上，嘴皮子远比一个行医修道的老道士要厉害得多。

“你……”孙思邈一时之间有些语塞。

程咬金也不在乎那些，满不在乎地说道：“眼下我大唐强盛无比，不过是一些小番邦的贵族罢了，就算是他们的国君亲来又如何？打得他们俯首称臣也就是了！”

“对，不过是一些小国，敢咋呼，灭了他们！”

“说得有理。打死他们！”

得，程咬金一句话可算是掀起了那些战争狂人们的好战情绪，一个个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大吼大叫了起来。

“此言差矣！”

“我大唐乃是礼仪之邦。岂能因此事而让我大唐子民陷入战乱当中！”

朝堂之上，一众王公大臣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争执不休，整个太极大殿就像是陷入了菜市场一样，异常嘈杂。

“好了，好了！”

李世民本就因为儿子的天花感染而变得情绪暴躁，眼下看到众朝臣们一个个因为此事争得脸红脖子粗，耳畔回响着他们的嘶吼，心头有一股子怒火在升腾。

“朕说好了。别再吵了！”

李世民怒极，直接拔出了一把横刀朝着大殿下方丢了过去。

“呛！”

一道清脆的声响。锋锐的横刀笔直地插进了光亮的大理石地面中。

太极大殿当中，一下子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当中。几乎是落针可闻。

“臣等暨越了，请陛下息怒！”

须臾之后，甬管文臣还是武将全，都向李元霸躬身行礼，异口同声地请罪。

“哼，真当朕这大殿是西市卖菜的地方了？”李世民阴沉着一张脸，看着群臣继续说道：“朕是叫你们来商量对策的，可不是让你们在这朝堂之上来打架的！”

“陛下息怒！”杜如晦站了出来，说道：“陛下，依臣之见，还是要加强医治病患，防控疫情的好。至于周边的州道郡县，加强防控便是。”

毕竟眼下初入冬，天气转冷，疫情不会像夏秋时节传播地那么迅速，未必会那么糟糕，所以杜如晦的方法还算是合理。

“杜相所言在理，这凡事还是往好处想想才好！”长孙无忌也吐了口，现在可不是争这些的时候。

就在李世民叹了口气，想要下令只能这么办的时候，一个小太监急匆匆地跑进了大殿，俯首行礼道：“陛陛陛下……”

“陛什么陛，捋顺了气再说话！”李世民哼了一声，说道。

“呼……”狠狠喘了两口粗气，小太监这才说道：“陛下，武王殿下、蜀王殿下还有武王殿下回长安了，现在已经进宫了！”

“元霸他们回来了？回来的好快！”李世民噌地一下从龙椅上站起身来，道：“快，摆驾华阳宫！”

因为华阳宫算是距离两仪殿以及立政殿比近，再加上华阳宫中风景极佳，所以这华阳宫便被安排给了李世民的嫡子，又是李世民最宠爱的小儿子，李治。

之前李治感染天花，并且开始出现天花症状的时候，李世民就无奈地封禁了华阳宫，许进不许出。

眼下，李元霸他们正站在华阳宫外，因为那些负责守卫宫殿的黑甲禁军们，说什么也不肯放李元霸进华阳宫。

“你们这些混淡都赶快给本王让开，难道你们不知道本王的身份，就不怕本王砍了你们的脑袋吗？”

李愔面露怒火地看着挡住他们去路的那些黑甲禁军，大声喝骂着。

守卫的黑甲禁军脸上出现了苦色，道：“请殿下体谅小的难处，陛下给小的下达了死命令，如果没有陛下的手令的话，无论是谁都不得进入华阳宫！”

“你，你们……”李愔怒火滔滔，“放本王进去，本王向你们保证，父皇绝对不会追究你们的责任，否则的话，本王现在就要了你们的命！”

第六百六十一章李治的病症

“老六你行啊，你出息了是吧？就知道欺负手下的兵士们，放你出去几个月的时间，难不成就只学会了这些？”

就在李愔真得想冲上去要跟这几个黑甲禁军干的时候，李世民的声音从不远处传了过来。

“父皇！”

看到李世民，李愔没去想方才自己的父亲在骂他什么，而是干脆利落地转身跪在了李世民身前，诉求道：“父皇，求您让儿臣进华阳宫看看九弟吧！”

“父皇，求您让儿臣进华阳宫看九弟！”

眼见着李愔跪在了地上，李恹和李恪也是有样学样。

他们是真得很想进去看看九弟，毕竟这臭小子对他们还真不错，平时有了什么好东西，也都想着他们这些哥哥们，这人不能没有良心！

李世民没有搭理那三个儿子，而是转头看着李元霸道：“元霸，你回来了！”

李元霸脸上强挤出了一丝笑容，道：“皇兄！”

“好，好，回来了就好！”李世民脸上的笑容虽说也有些牵强，可是不难看出来，这家伙当真是为看到李元霸而感到高兴。

“皇兄！”李元霸扭头看了看守在宫门前的黑甲禁军，道：“让他们都撤了吧！”

“这，是不是有些过于冒险了？”李世民还是有些担心华阳宫里的小太监、小宫女们跑出去。

“无事，只需要留下几名兵士负责守卫就可以了，我想那些下人们恐怕也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开华阳宫吧？”李元霸倒是不为意。

“也罢！”李世民点点头，吩咐了那领头的黑甲禁军几句话。

黑甲禁军们很快就散了，只留下了十来名兵士负责守门。

“皇兄，待会我要进华阳宫中去看看稚奴，除了孙神医和袁道长可以随我进去之外。你就让其他人都散了吧！”

待那些黑甲禁军们退去之后，李元霸这才对李世民说道。

李世民有些急道：“元霸，你不知道这痘疮的厉害。但凡进去曾经和稚奴有过接触的下人们，全都感染了。你现在进去的话，怕也会感染吧？”

李元霸摇摇头，道：“皇兄你忘了，我小的时候可是曾经得过天花的，难道袁道长和孙神医没有告诉过您，曾经得过天花的人便不会再次感染天花？”

李元霸小时候得没得过天花，天知道！

不过在李元霸还是李大德德时候还真得过天花，不过却是小天花。和当下大唐长安城所爆发的天花疫情相比，小天花可是很少死人的。

“啊？”李世民摇摇头，道：“没有啊！”

说到这里的时候，他扭过头去看着袁天罡和孙思邈，道：“袁道长，孙神医，你们知道吗？”

一中一老两个全都是道士打扮的人，相互对视了一眼，齐齐摇头。

“武王殿下，您是从何处得知这情况的？”孙思邈有些激动地问道。

李元霸见此情景。心说这什么情况？难不成这么明显的病况，这两位长安城中都享誉盛名的医道圣手，竟然没有发现？

李元霸摇摇头。道：“皇兄，在前隋的时候登州曾经爆发过一次天花，那次天花疫情，有许多老百姓都因此而丧命，可是令人感到奇怪的事，一些小时候曾经得过天花的人一个感染的都没有，也就是在那时候臣弟才知道这一点的！”

“真有此事！”孙思邈有些不可思议地说道：“不过听武王殿下这样说起来，似乎还真是那么回事！”

“好了，皇兄你就不要担心了！”李元霸最后拍板了。“我先进去看看，说不准还可以找到解决痘疮的办法呢！”

一边这样说着。李元霸对孙思邈和袁天罡打了两个手势，直接往华阳宫门里面走去。

.....

华阳宫。宫闱之内。

“稚奴，稚奴？嗯，怎么不在正殿？”

李元霸领着孙思邈和袁天罡直接就窜进了李治平时居住的大殿，却发现大殿里面根本就没人？

抓住了一个小宫女询问了一下，原来李治在确诊了太内涵话之后就被挪到了偏殿后堂当中，现在小家伙出了躺在床上，已经没有力气走出大殿了。

李元霸快步窜出了前殿，刚刚进了偏殿后堂，一眼就瞧见了小李治脸色通红地躺在床上，旁边伺候的几个小宫女和太监，面容上都蒙着一块类似于口罩一样的棉布。

嗯，在那！

眼见着脸色通红好像着火了一样的小人儿，李元霸心中一揪，冲上前去也顾不得传染不传染了，直接大手一忽就盖在了小家伙的前额上，同时口中还说道：

“稚奴，稚奴，听得到吗？我是你四叔，有哪里不舒服的吗？”

“武王殿下，您这是干什么？”

看到李元霸的动作，几个随身伺候的小宫女和太监们顿时被吓了一大跳，这如果被感染了的话，他们这些下人们岂不是百死难赎？

“四，四皇叔！”

这个时候，小李治竟然恢复了些许神志，睁开了沉沉的眼皮，看着李元霸，嘴唇翕动着，向李元霸问候起来，同时嘴角也奋力地上扬起来。

“稚奴，告诉四叔你哪儿不舒服？是不是心里感觉有火在烧，头晕，浑身没力气？”李元霸毫不顾忌地用摸了李治额头的手，盖在了自己的额头上，比了起来。

“老天，相差这么多，怕是得有三十九度吧？”

李元霸心中咯噔了一下，虽说他前世的时候，李治是注定了的帝皇，可眼下是在有了他的大唐，谁又能确定李世民真是下一任的继位者呢？

“哎！”

想到这里，李元霸不由得摇了摇头。

孙思邈和袁天罡一直注意着李元霸脸上的表情，毕竟这位传说中的武王殿下，可是在大唐中创造了很多的奇迹。

李元霸看了两人一眼，有些无奈地说道：“孙神医，想必你也知道，染上了这天花……哦，也就是痘疮，几乎是九死一生，很难从阎王爷手里逃地了一命的。”

“这……”

孙思邈的眼神迅速黯淡了下去，“唉，老道也只能尽自己的所能去控制以及治疗痘疮了，若是晋王殿下活下来了，那自然是老天庇护，可若是……”

说到这里，孙思邈不再说话了，后面的话就算是傻子都想得出来。

“孙神医，你精通古今医方，袁道长，你通读古今道藏，难道合你们两人之力，都无法找出解决办法吗？”

李元霸有些不信邪了，两个老道士加在一起都有一百岁了，竟然一点办法都没有，真是太令人不敢相信了！

“殿下，到了用膳的时间了，您是不是吃一点东西？”

就在这时候，两三个小太监端着一些小托盘走了进来，当他们看到李元霸他们仨的时候很惊讶，差点惊地把手中的托盘给丢在地上。

因为他们感到很奇怪啊，整个华阳宫都被皇帝下令给封禁了，怎么可能出现其他人？

而且整个宫中，谁都知道晋王殿下得了痘疮，谁敢在这个时候来华阳宫，这不是在找死吗？

“武武武，武王殿下……”

几个小太监哆哆嗦嗦地张开嘴，说道。

李元霸扭头看了他们一眼，皱起了眉头，道：“怎么？现在才刚过丑时吧，距离凌晨还早得很，哪个府上月上中空的用膳？”

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小太监，颇有些畏惧地看了李元霸一眼，小声地回应道：

“武王殿下有所不知，自从我家殿下染的痘疮爆发之后，已经有三日滴水未进了，昨日情况还算不错，已经用过四餐了……”

“四餐！”李元霸有些惊愕，没听说天花还有这种状况啊？

“你说说，前面几餐，稚奴都吃了些什么？”李元霸眼珠一转，心想难不成问题是出在这些膳食上面？

“第一餐的时候是在昨日丑时，当时殿下只是喝了一小碗牛骨汤……”小太监说到这里的时候，似乎知道自己有些失言了，下意识地闭上了嘴巴。

牛在大唐的时候还是重要的耕种物种，想吃牛的话，绝对会遭到大唐律法的严惩，就算是因为意外让牛死掉了，作为牛的所有者，也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以及领受二十杖的惩罚。

这华阳宫的总管宦官还真是胆大包天了，竟然敢杀牛做膳食？

看到李元霸的眉头拧了起来，小太监连忙说道：

“武王殿下请放心，虽说是用的牛骨熬汤，可也是陛下特许的，毕竟我家殿下已经有数日未曾进食了，这些日子各种食材都已经用过了，杀牛，杀牛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嗯！”李元霸这才松开眉头，道：“你继续说！”

“诺！”心中松了一口气的小太监，连忙说道：“第二餐的时候是在辰时，当时是厨娘做了一碗牛肉面；第三餐的时候是在未时，当时的餐食是牛肉丸子；至于第四餐的时候是在戌时，所做的餐食是牛……”

我擦，这四顿饭全都和牛干上了，还真是难得吃一次牛，索性把这头牛的每一个地方都吃掉，这样的话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摇了摇头，李元霸正要问他们手中端着的餐食是什么的时候，却是在一瞬间愣住了！

第六百六十二章种痘得痘

牛，牛啊！

对啊，怎么把这茬给忘了，真是猪脑子啊，牛痘，怎么可以把牛痘给忘了！

历史上，我大天朝的百姓在同猖獗的天花不断作斗争的过程中，早在明代的时候就发明了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法。

清代的《痘科金镜赋集解》中有记载：“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公元1567~1572年）宁国府太平县（今安徽太平）……由此蔓延天下。”

也就是说，只要李元霸想办法把牛痘接种到人的身上的话，肯定就可以预防天花疫情了。

另外，虽说牛痘接种只是一种预防之法，可纵然如此，对于已经得了天花的人，怕也是有些作用吧？

至于能否把已经出现天花初级病症的李治给完全治愈，只能是尽人事，听天意了！

“殿下，殿下？”

眼见着李元霸变得呆愣了起来，袁天罡和孙思邈全都睁大了眼睛瞪着他，试探着叫了起来。

呼喊之下，李元霸终究是回过神来，脸上带着点点的兴奋之色，道：“两位道长，有办法了，有办法了！”

袁天罡和孙思邈相互对视了一眼，还是有些搞不清楚状况，什么就有办法了？

“稚奴，你↘放心，四叔一定会救你的，四叔一定会救你的！”

李元霸挥舞着双手，对孙思邈和袁天罡说道：“两位道长，尽管本王的方法只是一种预防的方法，可以阻止天花的扩散，但是对于已经得了天花之人，应该也有些作用。”

不管有没有用，现在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嘶！”

孙思邈和袁天罡的脸色终于变了。从刚才的呆愣转变成了惊喜，随后两人则是激动得满脸通红起来。

“请王爷赐教！”两个加一起一百岁的老家伙，齐齐向着李元霸行礼询问。

李元霸很认真地看着两个老道士，道：“本王有一法，名曰种痘！”

“种，种豆？”

得。这两个老道士又愣住了，什么就种豆子啊，眼下可是说得痘症，可不是说得农事种地。

看到两个老道士脸上的表情，李元霸就知道这两个家伙八成又想歪了。

摇了摇头，李元霸说道：“不知道两位道长可曾听过牛痘？”

“牛痘？是牛得地痘症吗？”两人毕竟只是治人病得医道圣手，可不是兽医。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李元霸继续解释道：“这牛痘是发生在牛身上的一种瘟疫，也是由牛的天花病所引起的急性感染。它的症状通常只是在母牛的某些部位出现溃烂。”

“敢问这牛痘和此病有何干系？”两人都不傻子，自然明白武王此时提出牛痘。定然是和痘症的治疗有关。

“这种牛痘可通过肢体接触传染给我们人，这种情况多见于挤奶员或者屠户的身上，所得牛痘者，皮肤上会出现丘疹，这些丘疹慢慢发展成水疱、脓疱，同时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症状。”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顿了顿，道：“一次偶然的機會。一个感染了天花之症的人同时感染了牛痘，十天半月之后。那人所得天花竟然没有发生病变，经郎中诊断之后，竟然发现那人身上的天花之症消失了。”

听到这里的时候，孙思邈和袁天罡的眼睛同时亮了起来，道：“照殿下所说，这牛痘与天花刚好相克？”

“正是如此！”李元霸点点头。道：“只需要在人的臂膀肌腱之处划出一道伤口，随后将牛因得牛痘溃烂之处所流脓汁涂在伤口处，待伤口愈合之后，得此法者自然不会再患天花？”

“好一个以毒攻毒之法！”听到李元霸的解释，孙思邈感觉到很是不可思议。这天下间竟然还有如此神奇之事！

“殿下，那牛痘当真如您所说得那般神奇吗？”袁天罡还是觉得这件事情不太靠谱，牛得的痘症竟然可以治疗人的痘症，扯淡呢吧？

“这是自然，本王可不会拿这件事情开玩笑！”李元霸脸上神色依旧肃穆。

“袁道长，依老道来看，武王殿下的方法倒是可以一试，至少晋王殿下就多了一种治愈的几率！”

孙思邈还是比较倾向于相信李元霸说的话，毕竟这位武王也是被民间称为奇迹之王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在武王殿下身上发生。

“好，这样，先去找一头患了牛痘的牛，按照本王的方法，将牛痘种在稚奴的体内，与此同时，再去找几个同样感染了天花的人，用相同的方法给他们种牛痘，相信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见到效果了！”

李元霸直接拍板了，时不我待，若是再耽搁下去的话，怕是李治这条小命就保不住了。

这次袁天罡和孙思邈都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

得了天花的感染者很好找，但是得了牛痘的牛却不好找。

好在大唐所有的耕牛或者奶牛全都在大唐衙门当中有备案，所以患了牛痘的牛用了短短的半个时辰就找到了。

依着李元霸的方法，由孙思邈亲自操刀，用银针在李治的左臂膀肌腱处，也就是李元霸前世的时候，用来打疫苗的地方开了一个小口子。

要不说这孙思邈是医道圣手，只不过是用了银针就完成了李元霸的要求，而如果让李元霸自己来动手的话，怕是得见见血了。

为了见到牛痘的效果，李元霸几人索性就不出华阳宫了，反倒是在华阳宫中吃住了起来。

当然了，为了以防万一，未免让他们也染上天花，由李元霸带头，这三人也接种了预防天花的“疫苗”。

这种措施是很必要的，要不然到时候他们全都挂了，谁去治疗长安城中爆发的天花瘟疫？

李元霸他们是安心地在华阳宫中住下来了，可是他们却忘了华阳宫外还在等着他们的大唐皇帝以及一众文武大臣们。

华阳宫门处。

“父皇，四皇叔他们怎么还不出来？要不让儿臣进去看看吧？”

李愔早就等的不耐烦了，如果不是李恪还有李恽拦着他的话，他早就已经冲进去了！

第六百六十三章有效果了

李世民间言撇了李愔一眼，道：“你没听到方才你四皇叔的话吗？没有他的命令，你们几个谁都不准进去，听到没有？”

“可是父皇……”李愔有些不甘心地说道：“四皇叔已经进去几个时辰了，若只是进去看看的话还好，应该还不至于被感染了。可是如果这时间长了，怕是四皇叔也会被感染了……”

“行了，小六，别再说了！”李愔话都没说完，李恪就直接打断了他。

尽管李愔说得话确实是在关心李元霸，可是说到后面却是把情况往坏的方向引了。

你想啊，本就心情不爽的李世民，如果听到李愔后面的话，能给他好气吗？

所以，作为哥哥的李恪制止了他，以免这小子再捅出什么大篓子来。

“哒哒哒……”

就在李世民皱了皱眉头，打算呵斥李愔两句的时候，华阳宫里面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却见一个身穿宦官服饰的小太监，正低着脑袋一个劲儿急地往外冲，这到了门口了，小太监也没抬头看前面的路，只是一心往前冲，一头向着堵在华阳宫门口的李愔怀中撞了过去。

“哎呦！”

李愔跟着李元霸出去征战了几个月的时间，历经地战斗也不在少数了，这身体早就已经锻炼地远胜从前了。

小宦官那体格，充其量也就比一株长了数年的小树强那么一丁点，所以这小宦官直接被李愔弹了出去，重重地跌在了地上，手中紧紧捏着的东西也跟着‘当啷’一声掉了出来。

“嗯？”李愔胸口一疼，拧着眉头看向了被自己弹飞的那个小宦官。

“啊？”

小宦官这个时候也清醒了过来，当他看到撞了的人是李愔的时候，差点

给吓尿了，连忙跪在地上向李愔叩首道：“殿殿殿，殿下，是小的走路不长眼睛。还请殿下恕罪！”

“行了，起来吧，这般着急忙慌地像什么样子？”李愔可不是那么小肚鸡肠的人，虽说被这小宦官给撞了一下。可是在眼下这个节骨眼儿上，也没那闲工夫去教训一个小宦官。

“谢殿下！”小宦官这才松了一口气，并且从地上捡起了掉落的东西。

“你手中拿的是何物？”李愔眼尖，一眼就看到了那没金灿灿的东西。

小宦官恭敬地将手中的东西递给了李愔，道：“回殿下的话。这是武王殿下身份名牌，武王殿下想要小的即刻前往长安县衙，寻找一头患了牛痘的牛！”

“找病牛做什么？”李愔将金牌重新交到了小宦官的手里，皱着眉头询问了起来。

“小的也不清楚，只是说患了牛痘的牛可以治疗什么天花。”小宦官不过是一个跑腿的，哪里知道李元霸想要做什么。

“问那么多做什么？耽误了治疗稚奴的时间，父皇怪罪下来的话，你小子承担得起？”李恪见李愔这小子问起来还没完没了，连忙拉了他一把。

李愔偷偷看了李世民一言，果然见自己的父皇脸色拉了下来。这才赶紧打发那个小宦官出城。

过了有大概两个时辰的时间，小宦官驱赶着几头黄牛奔着华阳宫的方向而来。

此刻，华阳宫门前只剩下了十名守门的黑甲禁军，至于李世民以及一众文武大臣们，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等在这里，毕竟天快亮了，这朝廷里面还有很多政事等着李世民以及众臣去处理呢。

驱赶着两头换了牛痘的病牛进了华阳宫，按照李元霸的方法，依次给华阳宫中的所有人都种下了牛痘。

至于剩下的事情，那就只有等了。

.....

翌日午时。华阳宫正殿之前。

“殿，殿下，小的能不能不去两仪殿，万一小的身上的天花还并没有祛除。传染给了两仪殿中的陛下，小的是百死莫恕啊！”一个长得颇为精瘦，身高不足六尺的小太监，一脸的惨白之色，两腿直打颤，一副很害怕的模样。

“三宝。本王还告诉你，今日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你要是再磨磨蹭蹭地，本王现在就砍了你的脑袋！”李元霸阴沉着一张脸，声音冷肃地朝着这个小太监说道。

这小太监名字叫高三宝，是晋王李治的贴身太监。

说起来这小太监还是原华阳宫总管太监高飞的干孙子，这小太监从小就和李治生活在一起，认真算起来的话，可以说是李治的发小吧。

这小子跟李治感染天花的时间差不多，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小太监命硬，竟然比李治爆发天花的时间还要晚上两天，这不，才种了牛痘不过一天半的时间，竟然就已经好了一大半。

见到这牛痘竟然真得有用，袁天罡、孙思邈以及李元霸欣喜若狂，恨不得现在就把成果展现在李世民面前，好让皇帝陛下把这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方法普及到整个大唐国内。

“王爷，小，小的跟您去还不成？”

高三宝差点被李元霸给吓哭了，小太监吸了两口凉气，只能紧跟在李元霸屁股后面往两仪殿的方向走去。

一路上，不论是碰到的宫女、宦官还是那些戍宫的兵士们，看到高三宝的时候恨不得扭头就跑。

毕竟谁都知道高三宝，高公公是晋王殿下的贴身宦官，这小太监感染了天花的事情也是众所周知的。

所以，一路上的人看到他们的时候，才似是这等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看李元霸呢？就像是没有见到那些人一样，径直带着高三宝来到了两仪大殿前。

也就在这时候，守门的黑甲禁军终于发挥作用了，他们一把拦住了李元霸他们，道：“王爷，请留步！”

之前，李元霸每次进大殿都不会有人拦着他们，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些小子们怎么就一反常态了？

“干什么，数月不见，难道你们不认识本王了？”李元霸这张脸在大唐就是一面旗帜，没谁不认识他的。

守门的黑甲禁卫依旧是一脸的淡然之色，道：“晋王殿下身染天花，王爷，宫中传闻您曾经入了华阳宫，请恕末将不能放您入两仪殿！”

其实这些黑甲禁军们也没错，不过是怕李元霸感染了天花，再把天花带入两仪殿中传染给皇帝陛下，就算是杀他们一万遍也不够死的。

“走开，本王有要事禀报陛下！”李元霸可不在乎这些守门的黑甲禁卫是怎么想的，天花的事情可不能再等了。

“殿下，请不要为难末将！”黑甲禁卫是寸步不让，看样子是铁定了心不放李元霸进去了。

“哼，给本王滚！”

李元霸冷哼了一声，上前一拳一个，直接把堵在他身前的那些家伙给撂倒了。

到最后的时候，三十来名黑甲禁卫只剩下了一人，他咽了口唾沫，就在李元霸想要将他也给撂倒的时候，那名黑甲禁卫突然往后挪了一步，小声道：

“王爷……陛下就在里面，不过王爷您最好还是小心一些，这几日陛下的心情并不好！”

李元霸扫了那名黑甲禁卫一眼，直接拽了拽高三宝的衣服，道：“三宝，随本王进去。”

苦着一张脸，实在是没办法了，高三宝只能一步三挪地跟进了大殿。

……

进了两仪殿中，就见李世民一脸焦躁地倚在龙案之前，眸子当中隐含着担忧的情绪。

见到李元霸进来，李世民的脸上出现了惊喜的神色，虽说声音依旧洪亮，可是语气却是有气无力的：“元霸，你来了，怎么样？”

“皇兄，幸不辱命！”领着高三宝进了大殿，李元霸可以说是笑容满面啊。

“真的？”李世民就像是兔子一样地从龙椅上窜了起来，看着李元霸道：“元霸，你快说说有何解决之法？”

李元霸没有搭李世民的茬，而是指着身后的高三宝说道：“皇兄，你可认识他？”

“小的高三宝，见过陛下。”高三宝有些畏惧地偷瞄了李世民一眼，随后很是毕敬毕恭地向李世民叩首行礼。

“三宝？元霸，你把三宝叫过来作甚？”李元霸有些疑惑，眉头陡然皱了起来。

李元霸笑了笑，说道：“皇兄，您只认识高三宝，怎么不知三宝亦得了天花之症？”

“是啊！”

李世民精神一阵，这高三宝乃是稚奴的贴身宦官，稚奴既然得了天花，高三宝怎么可能不得天花？

可是，可是为何这小太监却是一丁点的事情都没有，难不成？

想到这里，李世民的眼睛骤然一亮，道：“元霸，莫非三宝身上的天花已经尽去？”

李元霸微微颌首，道：“皇兄，在登州之地的时候，臣弟治下曾有一游方郎中，自上古医方中寻得一法，此法虽不能彻底治愈天花，但却能预防，甚至可以使人一生不再沾染此病。”

“什么？”李世民在原地来回转了两圈，突然两个跨步蹿到了李元霸跟前，道：“此话可当真？”

李元霸没有说话，还是指了指高三宝。

“好好好！”李世民脸上的喜色溢于言表，他哈哈畅笑了起来，“真是天不亡我大唐，天不亡我儿啊！哈哈……”

第六百六十四章找牛

“陛下，袁道长、孙神医求见！”

也就在李世民哈哈大笑的时候，刘三水从大殿之外走了进来，向李世民恭声禀报。

“这俩老货的速度倒是一点都不慢啊！”李元霸轻声嘀咕了一句，伸了一个懒腰。

刘三水点点头，直接对着大殿之外喊道：“传袁天罡、孙思邈进殿面圣！”

李世民稍稍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转身重新走回了龙椅之上，对李元霸道：“元霸，你自己找地方坐。”

“嗯！”李元霸点点头，随便找了一张椅子就坐了下来。

至于高三宝嘛，这小太监身份地位太低，在这两仪大殿中可没有他的座位。

“哒哒哒！”

过了不多时，袁天罡和孙思邈就踱着四方步，不紧不慢地进了两仪大殿：“小道袁天罡、老道孙思邈过道陛下，哦，见过武王殿下！”

李世民一拂手，道：“两位道长，方才听武王之言，已找到救治以及预防天花之法，不知可有此事？”

尽管李世民已经相信李元霸的话了，可是李世民还是希望能够听到袁天罡和孙思邈亲口说出来。

“武王之言确实属实！然此法之疗效对于预防尚可，可若是说起救治的话，老道却是不敢妄言了。”孙思邈率先做出了回答，对于医道，他一向都是持无比谨慎的态度。

“小道却以为不然！”比起孙思邈，袁天罡到时要大胆得多了，毕竟有高三宝这个例子在，还有什么比事实更加能够说明情况的呢？

“皇兄，眼下形势严峻，未免天花疫情再次扩散。你还是赶紧下旨推广天花疫苗接种吧！”李元霸开始劝说李世民了。

“嗯！”李世民没有说话，而是闭上眼睛想了半晌，这才突然起身：“武王李元霸！”

李元霸站起身来，躬身道：“臣弟在！”

李世民看着自己这位最有出息的兄弟，下令道：“元霸，既然这预防以及治疗天花的方法是你想出来的。那么这长安城中的各医馆，包括皇城之中的太医署，凡城中所有郎中或者医官尽皆由你调遣。若有不从者，杀无赦……若有纠缠不治者，灭其族！”

“臣弟领命！”李元霸应了一声，当他撇了袁天罡和孙思邈一眼后，却是眼珠一转，道：“皇兄，若想尽快解决疫情。臣弟这里还有一个要求，但请皇兄应允。”

李世民原本想一口就答应下来，不过想到殿中还有别人就改变了话口：“哦，且说来听听？”

“臣弟原本并没有信心在这短短的月旬期间解决此事，可眼下殿中的孙神医与袁道长可都是医道圣手，特别是孙神医，行针种痘极为熟练。若是有这二位相助臣弟，定可在月旬之内解决天花疫情！”

李元霸这个坏坯子。是摆明了要把孙思邈还有袁天罡给拉下水，反正这俩人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帮助他解决疫情呢！

“好！”李世民满口子地应承了下来，道：“两位道长，不知对于武王的请求，你二位……”

“小道、老道领陛下旨意！”

袁天罡与孙思邈对视一眼，全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无奈之色。

尽管他们并不想掺乎到这件事情里去，毕竟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浪费。可是眼下皇帝都开口了。他们纵然是有心拒绝也张不开了。

……

出了两仪殿，袁天罡和孙思邈，俩牛鼻子谁都笑不出来。

“王爷啊，这方法是您想出来的，自然需要您去安排预防以及救治了。您说您拉上我们做什么？”

袁天罡很无奈啊，这中年牛鼻子在搞清楚了天花的来历以及防治方法之后就没了兴趣，有那时间，还不如多看两本天文历书呢！

孙思邈倒是不甚在意，反正他孙神医就是以治病救人而闻名于世的，多救一些人，用佛门的话说，那得造了多少浮屠啊？

“嘿嘿，袁老……那个道长啊，你整日里窝在道观中，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多出来走动走动！”

李元霸嘿嘿笑了起来，道：“你看眼下的长安城，哪里还有昔日的繁盛？几乎是家家闭户，街上更是杳无人烟。若仅仅依靠本王的话，怕是这种状态还要多持续两个月。可如果加上两位道长的话，月旬即可抑制住天花疫情，并且将种痘执法推广向整个大唐。到时候，我们大唐后人们自不必再担心天花之疫！”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停顿了下来，继续说道：“两位道长，这可是福泽我大唐后世子孙的大善之事，足以让两位道长青史留名啊！”

“得，小道说不过您！”袁天罡有些郁闷地打了个稽首，道：“王爷，既然陛下将这件事情交给我等三人了，那我们接下来去何处？”

“长安县府！”李元霸很快说道。

“去那做甚子？”孙思邈只是一门心思治病救人，哪里会琢磨其他的東西。

“找牛啊！”李元霸很坦然地说道：“本王曾经听过一句话，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咱大唐朝所有的牛都在县府当中登记在册，咱们想要找得了牛痘的牛，就必须得从县府下手！”

“原来如此！”孙思邈恍然大悟。

“好了，先去找人给咱们准备好车架，然后带上一队禁军，前往长安县府！”李元霸一边说这话，一边朝着宫外走去。

……

长安县府后堂。

李元霸一脸淡然地坐在主位之上，手中的茶盖轻轻碰触着茶盅，见长安县令、县丞、主簿、县尉……一个个全都是一脸的茫然之色，不由得淡淡地笑了起来，说道：

“你们没有听错，本王今日前来，就是想要安大人派遣出手下的捕役们，前往那些有牛的人家，看看他们各家的牛是否得了牛痘。哦，说白了，就是

看看各家的牛的汹部是否生有脓疮！”

“.....”

长安县所有的县官全都愣住了，这也太扯了吧？让他们找患了病的牛也就罢了，竟然还挑肥拣瘦的，单找那些汹部生有脓疮的牛，这，这纯粹就是在扯淡嘛！

一帮子长安县的县官全都大张着嘴巴，不知道怎么回应这位不靠谱的武王殿下了！

第六百六十五章决定成立医学院

“下官，下官于昨日寻找到的那三头牛已经是筛选了几十家的农户，这……您怎么还要啊？”

长安县令安德全脸上写满了苦涩，他继续说道：“而且王爷，病牛倒是有很多，可是涵部生有脓疮的牛，却是不好找啊！”

“当然不好找了！”

李元霸犯了个白眼，道：“如果长安城找不到的话，你就持本王的身份官牒去周边郡县的县府，总之在明日申时之前，务必给本王凑足了五十头患有牛痘的牛！”李元霸可不管经过，只管结果。

禁止杀牛的律令？未免疫情扩散，便宜行事也就是了！

“殿下……”府衙内的一干县官面面相觑，还是有些不知道怎么去做。

“殿，殿下，这没有陛下颁布的旨意，下官，下官实在是不知道如何做，总不能但凡登记在册的有牛的主家，就强闯进去进行搜查吧？”

安德全一脸的为难之色，剩下的县官们也全都像是李元霸欠了他们一万两银子似的，满脸幽怨。

“这本王就不管了！”李元霸摇了摇头，一口喝干了茶盏中的浓香茶水，道：“本王既然将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了，才不管你们怎么做，必给本王将这件事情给办好。否则的话，本王不会死，但是你们的命……”

说到这里，李元霸索性止住不言了。

不过他相信，即便后面的话不说，以这些县官们的心智，八成也能够猜出来。

康子同是县丞，他偷瞄了安德全一眼，说道：“那……若是我等不能硬闯的话。只是做些鸡鸣狗盗之……”

“康子同，你放肆！”没等康子同把话说完，安德全就打断了他。“我等乃是官家，岂可行那等匪盗行径？”

康子同满脸为难地说道：“可。可是武王殿下只给咱们留下了一日的时间，若是不能把事情解决的话，咱们死了不要紧，可是这长安城的百姓，可没有时间再耗了！”

安德全还是不同意：“你不必再说了，我等大唐官家……”

“安县令，本王倒是以为康县丞方才之前并没有错！”李元霸直接打断了安德全，“值此紧急时刻。你们必须运用各种手段将这件事情给解决了。对了，未免让你们手下的捕役们感染天花，先让那些捕役们前来县府接种天花疫苗。”

“是！”

这回安德全没有办法了，只能应承下来。

示意伺候的下人重新倒上茶水，李元霸抬头一看，却发现这些县官们在接到命令之后，还是眼巴巴地看着他，不由地心中一怒，低吼道：“看着本王做甚子？还不赶紧地去准备！”

“啊？是！”

安德全、康子同等人被李元霸的吼声吓了一跳，惊地就像是兔子一样。撒腿就跑。

……

过了申时，高三宝急匆匆地跑向了武王府。

“这位军士，敢问武王殿下可在？”全身裹地就像是木乃伊的高三宝。也没报名号，直接开口询问。

守门的府兵瞄了这位‘木乃伊’一眼，有些惊异，不过不敢看轻他，而是颇为有礼地询问道：“敢问这位郎君是？”

“哦！”

高三宝这才反应过来，直接把套在脑袋上的罩子给扯了下来，随后从袖口当中掏出了一卷身份名牒，递给了那名守门的府兵。

打开身份名牒看了看，守门的府兵笑了起来：“原来是高大人。不知道高大人缘何来武王府啊？”

高三宝道：“华阳宫晋王殿下出事了，先前武王殿下告诉咱家。若晋王殿下出现任何异状，要即刻前来通禀！”

“哦。竟有此事？”守门的兵士应了一声，话锋一转道：“不过武王殿下并

不在府上，你看……”

“喀拉拉！”

就在此时，车轱辘旋转的声音响起，便见一辆明黄色的车辇从不远处而来。

临到车门前的时候，车帘子大开，李元霸从车里面走了出来，道：“发生了何事？”

“小的高三宝，见过武王殿下！”没等那守门的兵士说话，高三宝就直接从马背上翻了下来，向李元霸行了一礼。

李元霸看到高三宝的样子，微微一愣，旋即笑了起来，道：“三宝啊，你裹地如此严实，却是为何啊？”

高三宝有些困窘地说道：“殿下明鉴，三宝此刻容貌有碍观瞻，还是裹严实些地好！”

“哈哈，也罢！”李元霸哈哈一笑，道：“好了，你此来王府所为何事啊？”

“王爷，我家殿下在半柱香之前身体突然出现异状，不仅身上，就连脸上都开始出现小红点，那样子就和之前出过的病痘一样！”高三宝有些急急地说道：“不过这次那些病痘都很小，有些竟然只出了一小会就消失了，您看……”

李元霸点了点头，道：“看来是牛痘的效果出现了，估计等出完疮之后就无碍了，不过还是过去看看地好！走，进宫！”

……

翌日申时，长安县令安德全超额完成了李元霸的命令，并且开始在整个长安城中搜寻那些患了天花的病患。

目前这五十多头牛，也只能满足那些患了天花或者与那些天花病患有过接触的人，想要整个长安城的人都接种疫苗，还任重道远呢！

还有很可喜的一点，那就是晋王李治的天花终于散去了，就连后遗症都没有，李元霸担心了两日的麻子脸，也没在李治脸上生根发芽。

现在，这小子活蹦乱跳的，如果不是李元霸担心这小子的病好不利索，他早就跑出宫，去到李恪、李愔他们府上疯玩了。

皇宫，两仪殿后殿。

李元霸和李世民围在一张圆桌旁，桌子上摆满了生猛海鲜以及珍馐美酒。

“元霸，那些接种了牛痘的人，现下如何了？”李元霸剥了一只龙虾，切了一小块虾肉丢进了嘴里，嚼了两下问道。

“皇兄且放心，那些接种了牛痘的人，在发烧、出疮之后，就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李元霸端起面前的酒盅喝了一口，继续说道：“还有一点，孙神医和袁道长也一直都在收集有关天花的资料，相信即便日后天花再次爆发，亦能在很快的时间里扑灭！”

“哦？看来这次，两位道长却是花了心思了，”李叔叔闻言亦不由得笑了起来：“这次朕还要多谢谢这孙神医呢，若是没有他的话，稚奴这次决计难逃一死！”

“是啊，皇兄！孙神医的那手神针妙术，当真是举世无双！若是他的这手神术能够传授给更多人的话，那我大唐的医道水平绝对会上升不止一个台阶！”

李元霸很赞同李世民的话，这次如果没有孙思邈的话，李治这个将来的皇帝铁定得玩完。

一听李元霸提起这个，李世民突然想起了什么，说道：

“对了，元霸，你看能不能让孙神医派几位徒弟进太医署，毕竟孙神医每每出去搜寻医方或者草药，一走就是数天的时间，若是宫中出现什么疑难杂症的话，岂不是会误了治疗的最佳时间？”

李元霸放下手中的龙虾，说道：“皇兄，虽说孙神医受我大唐的邀请留驻长安，可是他的徒弟们大多都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且在各自的地方都已经有了家事，有的甚至还是当地有名的神医，若是此刻把他们全都召到长安来，只为咱们皇族治病，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嗯？既然如此的话，那就算了吧！”

李世民倒是没有想到这一点，他还以为孙思邈的那些个徒弟都跟着他来到长安城了呢。

再者说了，李世民可是出了名的好面儿，就算是为了在民间百姓中留下一个爱民的好印象，他也不能将孙思邈的那些个徒弟们都给召进长安。

“嗯，若是皇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有办法。”根据李元霸对李世民的了解，这李老二心里头肯定有点憋，还是给他想个好法子吧。

果然，听到李元霸的话，李世民的脸上就像是散发了第二春一样：“什么办法？”

“臣弟去说服孙神医，让他在咱们长安城的地界儿选一块地方建立一座医学院，广收门徒，开门授课！”李元霸狠狠地咬了一口烧鸡腿，嚼了两口继续说道：“不过光孙神医自己可不行，太医署里的那些老邦子们，也得向学生们授课。”

“可是，这可能吗？”李世民皱起了眉头，道：“你知道，咱们华夏但凡有点名气的郎中，对于自家的医术传承，都是父传子，师传徒，说得好听点叫视若珍宝，轻易不肯外传，说得不好听了，那就是敝帚自珍。”

“这……应该可以吧，毕竟是造福咱们大唐，造福咱们后世子孙的大善事！”

李元霸也有些迟疑了，因为他突然想起了前世的时候，那些有了名气的所谓国医圣手，虽说也在广收门徒，或者在各大高校当中授课，可是除了他们自己的入室弟子或者磕过头的子侄辈之外，还真得没听说哪个肯将自己的医术手把手的交给那些普通学生的。

“这样吧，元霸！”李世民仔细想了想，道：“只要你劝好了孙神医，太医署这边你不必担心，朕自有办法让这帮老医官们俯首帖耳地去授课！”

李元霸可不敢打包票，于是便说道：“好，不过臣弟只能试试看，成与不成，还要事后再说！”

第六百六十六章挖个坑，埋点土

“好吧，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先去试试看！”

李世民这回也没辙了，对这位孙思邈，他是打不得骂不得，如果人家撂挑子直接不干了，等他们真得个那些个庸医口中的什么不治之症的时候，孙思邈是巴不得看着他们死呢！

李世民摇了摇头，拿起锦布擦了擦手，说道：“元霸，说说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什么医学院吧，这个词很有意思啊！”

李元霸正对着面前的八爪螃蟹发狠呢，听到李世民的话后，很随意地说道：“皇兄，弘文馆是什么地方？”

“自然是教授皇族以及王公大臣们的子女识文断字的地方！”李世民答道：“他们在弘文馆中畅读《诗经》，了解经史子集，学习兵法、阵道……怎么，这弘文馆和医学院有关吗？”

李元霸抹了一把嘴，呵呵笑道：“皇兄，这皇宫里面有弘文馆长安城以及其他的州道郡县中有教坊，尽管教坊只是初步教人识文，可也算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地界儿！”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摇晃起了脑袋，“正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既然《四书》、《五经》、阵道、兵法地可以通过弘文馆、教坊以及丈夫教授来学习、掌握，为什么医学之道就不可以？”

“先甭说咱们的弘文馆，单单是这民间的教坊也不是谁都可以进的！”

李世民提出了异议，“教坊只有那些大富大贵之家的子女才能够进入学习，至于普通的百姓们根本就没有进教坊的资格，而且这教坊也不是什么都肯教的，至少有很多的珍贵典籍，他们都会藏起来，秘不示人！”

“所以啊，这次我们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李元霸抹掉嘴角的蟹黄。道：

“这所谓医学院，就是教授医学的地方，除了望闻问切、草药的辨认，医方的教授……之外，我们还要广收前来学医的百姓。只要他们家事清白，身体健康，并且一心向着朝廷，我们就收下他们，送进医学院中学习医之一道！”

李元霸似乎说到了兴头上，有些停不下来了：“对了。这些百姓入了医学院可以先不收钱，等他们真正从医之后，再收取教授的费用。还有一点，学医嘛，最好是从小娃抓起，这样可塑性才最高。严禁收取那些整日里就知

道花天酒地的纨绔子，让这些吃饱了撑……哦，也就是太医署中的老家伙们，全都进医学院当丈夫。为我大唐培养新一代的医道圣手！”

现在李元霸的脑袋运转速度太快了，他根本不容地李世民插嘴，就继续说道：

“皇兄，我们还可以从全国各地征召那些德艺双馨的郎中、医官。只要他们愿意来咱们的医学院，可以满足他们的一切条件。当然了，也必须安排一些忠于我大唐，忠于我皇族的人。入医学院给那些学员们灌输忠君爱国，敢为国家之危难抛头颅、散热血的心态，一定要两方面下手。都不能松懈！”

得，听了李元霸一通说，一向就连泰山压顶都能够做到面不改色的李世民，彻底愣住了。

不仅如此，那炯炯有神的鹰目瞪得有如铜铃般大小，一张大嘴张地可怕，口水都快要流下来了。

想也是，怕是李世民从小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给他说过这样的想法。

单独开设一个学习医术的教坊，而且还是面向全国招聘教授医学的丈夫，面向全国招收想要学医的百姓……

这种想法简直就是开了有史以来的先河，李世民不感到震惊才怪呢！

“元霸，当年那雷劈的不冤啊！”

过了好半晌，李世民终于从呆愣中回过神来，他有些激动地拍着李元霸的肩膀，要不是李元霸身体状如牛，以李世民手上的力道，已经把李元霸的身子骨给拍酥了。

“靠，这特喵的还是不是亲哥了？”李元霸有些欲哭无泪，有这么说自己亲弟弟的吗？

“当初袁天罡说你的命格已经改变了，起初的时候朕还真得有些将信将疑，现在看来，还真是如此！”

李世民激动地都有些语无伦次了，一双刚擦拭过的大手死命地搓动了起来。

“皇兄先别急着高兴！”叹了口气，李元霸不得不打断了他，“还是刚刚提到的那个问题，孙神医这边由臣弟去想办法，太医署那边你打算怎么办？”

那些乡下游方的郎中，或者药铺当中坐堂的郎中丈夫们，可比不得这些入了太医署的医官们。

能够进太医署，给皇城当中的皇族亲眷、王公大臣们瞧病的，如果手上没有两把刷子，怕是早就已经被砍了脑袋，弃尸荒野了。

他们这些人被称之为当世名医都不为过，所以医术就是他们吃饭的家伙什儿，是他们的命根子。

想要他们将自己吃饭的家伙拿出来，这简直就是要在要他的命啊！

所以，李元霸才有此一问。

李世民多少还是有些癫狂，不过好在三大碗酒下肚，总算是清醒了不少：

“元霸，这些人在太医署中当值了这么多年，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已经放不下太医署中的官职了，如果朕以免职或者其他的东利诱的话，不信这些老东西们不动心！”

“可要是真有那冥顽不化的老顽固呢？”李元霸可不相信李世民的鬼话，太医署中那么多人，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坚贞不屈的吧？

李世民眸子中出现了坏笑：“那就只能等你的信儿了，只要你劝得孙神医入主医学院，朕这边一切的问题就全都迎刃而解了！”

“啊？”李元霸啊了一声，过了一会终于反映了过来。

这孙思邈虽说来长安城的时间并不长，可不不论是救治长孙皇后，还是近些日子以来救治各王公大臣们的顽疾，都是手到擒来，有目共睹的。

太医署中的一众医官们全都敬服孙思邈的医术医德，只要李元霸能够解决了他，那太医署中的一众医官，自然会随之响应了。

想通了这一点，李元霸感觉好象是自己挖了个坑，把自己给埋了！

他娘地，坑啊！

第六百六十七章给孙神医下套

孙思邈自从来到长安城之后就 and 袁天罡搬到了一起，做了那清华观的真道士。

此刻，长安城清华观外，李元霸领着李恪在那朱红色的观门前驻足。

“四皇叔，我去叫门！”李恪看了李元霸一眼，抬脚就往前走。

这个时候，李元霸却是伸手想要拉住他，道：“惜儿，别急……”

李元霸一把没拉住，李惜还是敲响了清华观的朱漆大门。

“咚咚咚！”

“谁呀！”

过不多久，一名看起来大概十来岁的小道士，从敞开了一条缝隙的大门后头探出了脑袋。

当他见到李元霸他们的时候，这才打开了大门，起手向李元霸他们行了一礼，道：“小道松寒有礼了，不知几位施主缘何来小观啊？”

这小道士头顶着道冠，年纪虽小可是模样却很是清秀，再加上这小家伙行礼得到样子有模有样，乌溜溜的大眼睛透着一股子灵气，很是惹人喜爱。

“来寻你家观主，只是不晓得你是观主袁道长的徒弟，还是孙神医的徒弟啊？”李元霸笑看着小道士，说道。

“哦，原来是找孙师伯，请两位施主随小道来便是了，近几日孙师伯正在整理痘症的相关病理资料，想来此时也要出来用膳了。”

小道士松寒一听李元霸是来找孙思邈的，就很热情地在前面领路，顺便还朝李元霸他们解释了起来。

李元霸和这小家伙挺谈得来的，于是便和这小子火热地聊了起来。

一边走，一边聊，时间总是过得总是很快的。

不知不觉间，松寒领着李元霸两人停到了一座独立的一处庭院之前。

这清华观李元霸之前也来过，可是当初他来这里的时候，可没有这么一栋独门独院的庭院。

“师伯，孙师伯，我是松寒呐……”松寒小道士站在门外扯着嗓子大喊了起来。

“来了。来了……今儿又不是开荤的日子，你这小家伙瞎叫唤什么？老道手中的笔若是歪了一下，这些竹简上的资料毁了，老道定要告诉你师父。让他好好教训教训你！”

唠叨声伴着推门的声音传出，随后发髻蓬乱的孙思邈从门后钻了出来，初时，脸上甚至还带着不耐烦的神色。

“不是松寒找道长，而是这两位施主……”听到孙思邈的话。松寒的脑袋摇得和拨浪鼓一样，翘起手指头连忙指向了李元霸和李恪。

李元霸哈哈一笑，上前几步对孙思邈行了一礼，道：“孙神医，本王又来叨扰了！”

“哦？”

孙思邈两条细细的长眉斜挑了起来，眨巴着眼睛盯着李元霸看了半天，道：“武王殿下，老道这里资料尚没有整理完备，您现在过来催是否有些过早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孙思邈挠了挠乱糟糟的长发。道：“难不成是长安城中的天花又有什么变故了？”

“不是天花之事，本王今日前来清华观是来向孙神医送上几样东西，询问几个问题的！”

李元霸拍了拍手，一直跟在李恪身后的几名随行的兵士们走上前来，他们的手上端着一些盖着布帛的托盘。

孙思邈瞅着有些奇怪，说道：“是何物，竟然劳动武王殿下亲自送过来？”

李元霸没有搭茬，而是看向了周遭的环境，道：“难不成孙神医就要在这里看吗？”

“啊？哦，却是老道失礼了！”孙思邈拍了拍手。连忙侧身让开了来，做了一个礼让的手势，道：“快请进……松寒，麻烦你去泡几杯茶过来！”

“好嘞！”松寒小道士爽快地点点头。飞也似地向着前面的大殿跑去。

.....

进了孙思邈的个人房间，完全就不是国医圣手应该住的房间，不仅各种书卷以及竹简堆叠，还有各种瓶瓶罐罐以及一些带着浓郁药味的草药。

“孙神医，没想到你这居室竟然如此别致，当只能是出乎本王的预料啊！”李元霸奇怪地看向了孙思邈。说道。

孙思邈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颌下的短须，道：“老道一向随意惯了，平日里翻翻医书，看完了就弃之一旁，让殿下笑话了！”

“哈哈，无妨，孙神医这才是真性情！”李元霸哈哈笑了起来，不在意地说道：“若是本王自己的话，怕是比孙神医这里还要乱呢！”

“殿下请坐！”孙思邈胡乱地收拾出了几个软榻，把李元霸和李恪请了上去。

“茶来咯！”这个时候，松寒小道士的茶水和送了上来，“两位施主，请用茶！”

“好茶！”李元霸饮了一口茶水，进入了正题：“孙神医，百姓们称你为药王，不知道你对于《本经》如何看？”

《本经》便是《神农本草经》，它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乃是华夏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

至于它地撰人嘛，不详，“神农”为托名。

其成书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考论，或谓成于秦汉时期，或谓成于战国时期。原书早佚，现行本为后世从历代本草书中集辑的。该书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载“神农本草，四卷，雷公集注”。

“《本草经》？”孙思邈嘀咕了一句，道：“王爷为何有此一问？”

李元霸好好回忆了一下前世网尼玛上对《神农本草经》优缺点的介绍，挑了一些简单地孙思邈说道：

“众所周知，《神农本草经》是我华夏众多医道圣手共同努力的结果，亦是我华夏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其中记载了365种药，并将之分为上、中、下三品，对药物的性味作了分类，并且首次提出了‘君臣佐使’的方剂理论！”

孙思邈听到李元霸的话是大点其头，就在他想要插上一句话的时候，李元霸却根本不给他们机会：

“但是，因为时间以及人文的限制，《神农本草经》也并非是没有缺点，或许是为了对应天象，经中收录的药物仅有365种，而此刻我大唐百姓认识和使用的药物已远远不止这些！”

说到这里，李元霸瞄了一眼若有所思的孙思邈，继续说道：“还有一点，经中对于药物以及药方的解释也多有牵强附会之处……”

孙思邈实在是忍不住了，开口问道：“依武王殿下之见？”

李元霸见成功勾引，不对，不能能够把事情说得这么猥琐。

李元霸见成功吸引了孙思邈的，便继续说道：

“孙神医知道，自秦汉以来，方士与道家以及医药一直分辨不清，是以难免会误导那些治病救人地医者枉用方士之术，这样不会对我大唐百姓有任何益处，反倒是会令百姓们深受其苦。是以，为了我大唐的百姓，为了我大唐的后世子孙，本王想要请孙神医重修《神农本草经》。”

唧唧歪歪地说了一大通，结果还是没有说到重点，也就是创建医学院的事，或许这是咱们老李同志采取的迂回策略。

说实话，孙思邈老早就被李元霸的一番长篇大论给整蒙了，现在他的脑袋里还在不断回想着李元霸方才所说得话。

孙思邈一张老眉头紧紧地拧了起来：“殿下，这重修《神农本草经》非是老道一人之力能够完成的，而且要想完成这件事情，所要消耗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老道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浪费在这里……”

“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李元霸一脸的肃容，直接站起身来，声音也冷了下来：

“孙神医，本王一直以为你是仁心仁德的国医圣手，没想到你竟然也是一个视人命如草芥，只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欺世盗名之徒！哼，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孙神医，咱们日后最好是永不相见，告辞！”

话音落地，李元霸转身就往外面走去，李恪在呆愣了一下之后也向那些端着托盘的兵士们招呼了一声，追着李元霸而去。

“殿下，且慢！”就在众人即将走到门口的时候，孙思邈大声吼了起来。

李元霸跟本不搭理他，身子连停都没停就跨出了房门。

“殿下，是老道错了，还请殿下治老道一个草菅人命之罪！”孙思邈这回可真是急了，‘噗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一张老脸是通红无比，也不晓得是臊地还是憋闷地。

“孙道长何罪之有，本王可不能随意给道长安上这么一个罪名！”李元霸站在门外，冷冰冰地看着孙思邈，丝毫没有因为孙思邈年纪大了，而有丝毫的怜悯之心。

“殿下，老道一向自诩医道第一，没想到今日却是让猪油蒙了心，险些干下这件自私自利之事！”孙思邈一脸的悔恨之色，“若是老道能够编纂出《本草经》的话，定能够造福更多的百姓，是老道错了，是老道错了啊！”

“哼，咱们孙神医竟然还有错的时候，稀奇，真是稀奇啊！”李元霸冷笑了一声，道：“免了吧！若是孙道长到时候说是本王逼迫你从事重新编纂《本草经》的话，本王可承受不起这罪过！”

孙思邈狠狠地咬咬牙，道：“殿下，老道愿以道祖起誓，若是此生不能重修出《本草经》，老道愿意天打五雷轰，永世不得超生！”

第六百六十八章体温计

修道之人，从来就不会拿道祖来开玩笑，所以孙思邈说完这番话之后，李元霸不免悚然动容。

李恪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听到孙思邈的话，他停下脚步，看着李元霸劝说道：

“四皇叔，孙神医既有如此诚心，您看是不是就再给他一次机会，毕竟这全天下的人都知孙神医之名，若是有孙神医牵头的话，相信全天下的名医均会响应，到时候还愁《本草经》编纂不出来？”

好嘛，这俩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合着来这里唱双簧来了？

李元霸扭头看了李恪一眼，沉默了一会说道：“好，看在这天下百姓们的面子上，本王就信你一次！”

“谢王爷！”孙思邈大喜，道：“老道定然竭尽全力，编纂好《神农本草经》，不负天下百姓所托，不负陛下所托，不负王爷所托！”

“行了，……一些个漂亮话儿就不必再说了！”李元霸摆摆手，从怀里掏出了一份小牒子，道：“这是本王求皇帝陛下给你做的官牒，明日你便先去这里点个卯吧！”

“这，这是……”孙思邈接过李元霸丢过来的东西看了一眼，有些惊讶地说道：“汉唐医学院？这是何去处？”

“汉唐医学院，自然是为了将我华夏医学之术发扬光大了！”

李元霸所幸重新走了回来，继续说道：“要想编纂出《神农本草经》，就得集我大唐当世所有的有德行的名医于一处，而太医署的地界太小了，装不下这么多的人。是以，陛下与本王商议，决定成立一个医学院，一者可以齐集天下间当世之名医；二者可以广纳好医之人，教授医道之术。”

孙思邈的眼睛里透着股子荒诞。道：“这……广纳医道，教徒授艺，老道这里却是无妨。可想必殿下您也知道，我华夏医之一道，一向是父传子，师传徒，若是想如此大规模地开门授课，怕是那些医友们没谁愿意去做！”

“这你就不用管了！”李元霸摇摇头，道：“只要孙神医同意，医学院那边的事就都好办了！”

“好。只要是对我大唐百姓，对我大唐后世子孙有益，老道愿意去这汉唐

医学院领副院长之职！”孙思邈倒是回答得干脆，看来他倒是有心把自己的医术发扬光大。

“如此，一言为定！”李元霸点点头，拍了一下手掌，道：“过来，把东西拿给孙神医看！”

“诺！”

几名兵士应了一声，走上前来。同时手中的托盘也随之掀开了起来。

托盘之上的东西全都显露了出来，这些托盘上全都是在孙思邈看来奇奇怪怪的东西。

几条好像玻璃管一样的东西，几条带着好像皮制管子一样的东西，几只透明的玻璃杯。还有两个带着木质轮子，好像轮椅一样的东西的模型。

“殿下，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孙思邈感到很奇怪，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奇形怪状的东西。

李元霸哈哈一笑。拈起了一根玻璃管。

这玻璃管只有两粒水稻般粗细，长也仅有两寸半，仔细看去。在那小管子里头竟然还被灌了东西，小银线拖底儿，好像一甩就能够钻到上面去一样。

除此之外，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那细细的小管子上还被涂上了刻度，看起来很是奇怪。

孙思邈把这根小管子捏在了手里，好奇地看着上面的刻度，道：“殿下，这是用来做什么的？”

李元霸道：“孙神医，不知道对于伤寒、温热病，以普通百姓之家，能否自己诊断出来？”

“《难经·五十八难》有载：‘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孙思邈想了想，继续说道：“若之时初期状态或许是难以看出来，可若是伤寒严重的话，只是普通的百姓却是难以看出来的。”

“若是本王告诉孙神医，有了此物，诊断出伤寒之症不再成为难事，孙神医以为如何啊？”李元霸看着孙思邈，说道。

孙思邈显示呆愣了一下，颇有些惊愕地说道：“这般个小玩意儿，能够看出来伤寒之症？”

“这是自然！”

李元霸点点头，道：“这东西名叫体温计，它的上部是一根玻璃管，下端是一个玻璃泡。在泡里和管的下端装有纯净的水银，那玻璃管上标有刻度。根据本王从一部古简上看来得记载，咱们正常人的体温是保持在相对恒定状态中的，其正常波动范围为35度到37度之间。”

“度？”孙思邈听的是一头雾水，“殿下，这度为何物？”

“哦……”李元霸这才反应过来，眼下的大唐人可不知啥是度，啥是摄氏度。

他笑了笑，道：“这‘度’，全称为摄氏度，是一种计量单位。指的是在一标准大气压……嗨，跟你这么说吧，这清水在正常的温度状态下，有一百度的高温就可以将水给煮沸，把这可以煮沸水的温度，平均地分成一百等份，每一等份为1度，而人的提问就是在35到37度之间。”

“哦，世间竟然还有如此奇事？”孙思邈感到很神奇。

“你不相信的话可以试试！”李元霸倒是无所谓，反正人的好奇心是永远无法满足的。

“那老道就尝试一下！”孙思邈点点头，“敢问殿下，这东西如何用？放进嘴里吗？”

李元霸笑了笑，道：“一般情况下，量测体温是以腋下体温最为恒定，孙神医就把这灌着水银的大头儿夹在腋下，用不过一盏茶的时间就能够测量出你的体温！”

“好，待老道尝试一下！”孙思邈这就脱下了外袍，直接将体温表塞在了腋下。

“呼，倒是有些凉。”孙思邈呼出一口气，说道。

李元霸只是摇了摇头，并没有说话。

过了有一盏茶的时间，当孙思邈把腋下的体温表拿出来的时候，那条小银线已经攀升到了三十六度五。

“咦？动了，懂了，那里面的小银线竟然真地动了！殿下，这东西可真管用啊！”孙思邈就像个孩子似地变得兴奋了起来。

“别急，还是另外多找几个人试试吧！”李元霸示意孙思邈别着急，而是唤来了身后的几个兵卒，用托盘中剩下那加几根体温表，让他们再次尝试了起来。

第六百六十九章老李家，没一个好东西！

不过盪茶的功夫，这几名兵士就将夹在腋下的体温表给拿了出来。※%，

三十六度四，三十六度七……呦，竟然还有一个低烧的，三十七度五。

李元霸指着那名有些低烧的兵士，对孙思邈说道：“孙神医，你给他看看，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得了伤寒！”

“哦？老道看看！”孙思邈饶有兴趣地牵住了这名兵士的手腕，过了须臾之后却是无比兴奋地说道：“竟然真地是伤寒之争症！”

被孙思邈诊脉的那名兵士，颇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两人，也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好了。

李元霸见到这兵士慌张的样子哈哈一笑，拍着那名兵士的肩膀，说道：“哈哈，你小子别紧张，孙神医只是说你得了伤寒之症，等回头你去给你们的上官递句话儿，就说是本王说得，叫你回家休息几日，另外再去他那儿领上十贯钱，买些东西好好补补。”

“这……小的，小的谢王爷关爱。不过，小的只是头有些晕罢了，无甚大碍，还能够为王爷您效力！”那名兵士单膝跪在李元霸身前，颇有些感动地说道。

“起来，快起来！”李元霸伸手将那名兵士给扶了起来，道：“在本王这里可没有那么多的规矩！这样吧，你先回去休息五日，待你的身体好了之后便去神武卫大营报道。只要你能够在神武卫的‘神狼营’中熬过七日，此后，你便是本王神武卫的人了！”

‘神狼营’起始就相当于后世的地狱训练营，一般想要进神武卫的人，都是能够顶过‘神狼营’中各种变态训练的人。

所以，那名兵士听到李元霸的话大喜过望，连忙对他行了一礼，道：“谢王爷！”

“行了。别客气了！”李元霸点点头，突然扭头看着孙思邈说道：“孙神医，给这小子开个方子吧，正好这几日让他在家里头好好养养！”

“这好办！”孙思邈应了一声，在杂乱的桌子上急速划拉了两下，很快一张方子就被他拿了过来，“随便去城中找个药坊，就可以把这些药提了，你这伤寒并不重，将养两日就好了！”

“多谢孙神医！”兵士向孙思邈行了一礼。在李元霸的示意下转身退走了。

“好，好啊！”看到这么快就能够探出一个人的体温，孙思邈很是激动：“有了此物，天下间的百姓，对于伤寒之类病症，自己就可以探知！这于我大唐，于我大唐百姓，简直就是一件利器啊！”

孙思邈这么一说，屋子中除去早就已经见识过这体温表功能的李元霸和李恪叔侄俩之外。其他人的眼睛全都亮了起来。

特别是小道士松寒，那眼睛贼亮贼亮的，就像是灯泡一样，看得李元霸都有些胆小了。

其实想想也是。毕竟现在还是封建社会，在盛唐流行的可是中医，虽说大部分的中医治疗效果都是见效慢，能去根儿。但是中医之术毕竟掌控在少数人的手中，平头百姓们可做不到自己给自己看病。

有了这体温表，虽说只是可以自我诊断伤寒这一种病症。可是却让人们不再因为惧怕这种病而死人了。

所以说，这种新式自我诊病器械，对于平头百姓们而言不下于生命相多了一项保险，毕竟这年头，因为伤寒病而死的人也不在少数。

只是一根体温表就让孙思邈很兴奋了，那剩下的几样东西……

孙思邈看向剩下的几个托盘的眸光很是热切，肯定是希望看到一些对于医道更有用处的东西。

而李元霸也没有让孙思邈失望，像窃听……哦，不是，应该说是诊病神器听诊器、抗烧抗摔的烧杯和试管、简易水银血压计……当然了，还有那两辆好像轮椅一样的模型。

这些个医疗器械，可是比孙思邈给喜得找不着北了，恨不得现在就把这些个东西给搂在怀里，方才的无礼以及懈怠已经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

就这样，李元霸总算是劝服了孙思邈，虽说手段有些阴损了一些，可总算是完成了任务。

从城外清华观中出来，李元霸吩咐李恪自回府宅，而他自己却直接进了宫。

毕竟这么好的消息总归是要知会李世民一声的，而且还有很多的布置都需要这个消息的支持。

皇宫，立政殿。

李世民正在这里磕着西瓜子，陪同的除了长孙皇后之外，还有大病初愈的晋王李治。

“陛下，这次还真的是要谢谢四弟了，若是没有四弟的话，稚奴这次怕是……”长孙皇后轻轻捏了捏李治的小脸，精致的脸上写满了宠爱。

“不光是元霸，孙神医和袁道长也费了不少的心力！”李世民剥了几颗瓜子仁丢进了嘴里，道：“谁能够想到，这痘症竟然在古籍中就有过记载！天花，呵呵……这名字倒是贴切啊！”

“父皇，儿臣想要亲自去感谢孙神医！”李治仰着小脸看着李世民，很认真地攥了攥小拳头，道：“还有四皇叔，四皇叔也是要谢的！”

“哈哈，你小子还想着四叔的好，四叔没白给你忙活啊！”李治话音刚落，李元霸那豪爽的笑声就传了进来。

“四皇叔！”李治看着李元霸，小脸上满是欢乐。

李元霸走过去，一把将小李治给搂了起来，举在了半空中。

“哎呀，四弟，你慢点！”长孙皇后惊呼了一声，道：“稚奴大病初愈，四弟你别这么折腾他啊！”

李元霸放下了李治，有些无奈地摸了摸鼻子，道：“嘿嘿，二嫂，我已经问过孙神医了，这小子皮实得很，袁老道也说稚奴是个长寿的命，没关系的！”

“母后，没事！”李治小脸通红地说道。

“瞧你这么开心，事情办成了？”李世民扭头看了李元霸一眼，脸上露出了惊奇之色。

这才刚过了多长时间啊，这臭小子就将孙思邈给搞定了，怎么可能？

“皇兄，臣弟既然说过会把这件事情办地妥妥当当，就一定会成功。”李元霸顺势坐在了桌子旁，捏了几颗兰花豆丢进了嘴里，继续说道：

“孙思邈那边已经被沉底搞定了！这老小子原本还不乐意，后来臣弟把那

些个神机府研究出来的新鲜玩意一放出来，这老小子立马儿就动了心，而且还答应了臣弟重新修订《神农本草经》！”

“呵呵，朕就说了，孙神医可是没有那么好请的！”李世民呵呵一笑，道：“坐吧，给朕说说今儿过来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医学院的事？”李元霸伸了伸懒腰，道：“皇兄，臣弟已经把这件事情办下来了，该说说你的打算了吧？”

李世民丢掉手中的瓜子皮，道：“你以为就你在一直忙活着？告诉你，现在太医署里面的人，除了极个别的几个老顽固之外，几乎全都同意去医学院中任教了。”

李元霸瞥了李世民一眼，说了一句差点让李世民把嘴里的东西给吐出来的话：“皇兄，你行不行，不行就交给臣弟，臣弟保证把那几个老东西给收拾地服服帖帖地！”

噗！

敢这么跟皇帝说话得，古往今来，估计他李元霸也是头一份了。

“区区几个老头子，朕还是有些手段的！”李世民轻咳了两声，道：“你小子整天就知道想些个歪歪法子，朕要是把那些个老医官交到你手里头的话，怕是那些个老医官就算是不死也得蜕层皮！”

“蛇有蛇道，鼠有鼠道！”李元霸道：“对付这些老医官，跟他们讲道理没有用，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地位，在乎自己的官职，在乎自己的名声……要把这几样全都给他们弄没了，皇兄你想……”

“四皇叔好办法！”李元霸这边话音刚刚落地，李治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李世民兄弟俩把目光全都投向了李治。

小李治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有些怯怯地说道：“父皇，四皇叔常说‘世人皆逐利’，这些太医署的太医，无非是为名为利，只要罢了他们的官职，败了他们的名声，到时候用不着父皇下旨意，他们自己个儿就得哭着喊着跑过来求您！”

“皇兄你看！”李元霸笑着点了点李治，道：“稚奴都把这件事情看得这么清楚，你还有什么难办的？”

“得了，就你小子聪明！”李世民没好气地瞪了李元霸一言，道：“不到最后时刻，朕可不想用此法！毕竟，若是用此法的话，难免会叫御史言官们谏

上两句！”

“谏，让他们谏，不搭理他们就是了！”李元霸才不会在乎这些家伙，记得当初那些御史言官们闹得最凶的时候，被李元霸拉下马了好几个。

这帮御史言官，除了魏征还有少数的几个德行端正的人之外，其他的都他娘地犯贱。

李世民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道：“好，明日正好到了朝会的日子，你把这医学院的事情提一提，正好朕也该安排下去了！”

.....

第二日朝会的时候，李元霸就把和李世民商量好的一套说辞，像是对双簧一样地说了个通透。

满朝文武，对于这件事情的意见还是比较统一的，毕竟筹建医学院，是对大唐有益，对大唐百姓有益的一件事，而且满朝的文武大臣们都不是傻子，这么明显的对双簧，傻子才看不出来。

第六百七十章得找点事干！

在朝堂之上，李元霸命神机府把早就已经准备好的医学院的构成，以及建立地各种依据还有素材全写成了材料，呈报了上去。

对于李元霸能够将建立医学院的资料整理地这么完备，一众朝臣们没感到有什么意外的，毕竟这都是人家哥俩商量好的，今日只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

让一众朝臣们感到有些意外的，倒是那帮子太医署的太医们，那几个仗着自己资格老，医术高的老家伙，竟然当殿阻挠李世民建立医学院。

可惜啊，他们低估了李世民建立医学院的决心，或者说他们高估了他们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

咱们的皇帝陛下与他的兄弟李元霸，又在朝堂上唱了一出好戏。

先是叫李元霸狠狠地嘲讽了一番这般无德无行的老邦子，随后就由李世民拍板，当着一众文武大臣的面，免了这几个老邦子的官职，随后一人赏了一贯钱，责令他们回原籍去当地县府当仵作。

得，这下这几个老东西消停下来了！

从高高在上，虽说品级不高，但是可以被称之为皇帝近人，伺候皇帝老爷子的大医署医博士，一下子降为没品没级，整日里和死尸打交道的仵作。

尽管都是和医学沾边，可是两者间却是有着天壤之别。

这种落差，几个医学博士可接受不了。

没谁愿意去当仵作，所以赶紧着叩首谢罪，想要请李世民收回成命。

结果，李世民还是没搭理他们，按照李元霸的法子，先晾晾这些老家伙，磨磨他们的性子才是正理。

于是，第二日开始，医学院的建设就被提上了日程。

不光是选址，就连材料的使用。都是由李元霸亲自选择的。那些负责建设的匠人们，都是李元霸特意从全国各地找来的经验丰富的匠人。

这样，整个长安城也变得更加热闹了！

.....

“还是这海上的空气好啊！”

天花疫情被彻底控制住了，医学院的建设也进入了正轨。反正长安城没他李元霸什么事了，在长安城住了有将近一个半月时间的李元霸，终于又领着李恪他们几个登上了回登州的蒸汽轮船。

“是啊，长安城确实有些压抑了！”李愔深以为然地点点头，道：“整天不能干这不能干那的。出来多自在啊！”

“啪！”

李元霸没好气地赏了李愔一记暴栗，道：“还不是你们这几俩臭小子调皮捣蛋，被皇兄管着也是你们自找的！”

“四皇叔！”李愔摸了摸后脑，道：“咱们这些日子在长安城可没享福，整天不是跑神机府就是六部，都快把我们给累死了，还不兴我说两句吗？”

“说什么说？有那功夫你还不如多休息一会呢！”听到李愔说的话，其实李元霸也感觉自己有点过于不要脸了。

此番回到长安，由于李治闹天花的原因，李元霸可以说是从从而会。

回到长安城。在最初的忙碌过后，他总算是有闲暇时间来想他需要的东西，于是工部、户部、兵部以及神机府，就成了李元霸就经常去的地界儿。

可是后来，自从李元霸带着李恪他们小哥几个去过两次这几个地方之后，他就变懒了，直接安排这几个小家伙去办他该办的事情。

这一下子，可苦了他们这几个小兄弟了。

每天乱跑乱晃地不说，还累得像条狗.....不过总归是将李元霸交代的事情给办成了。

“四皇叔，我们哥几个可是帮您办成了事。您不说奖励奖励我们也就罢了，连我们发牢骚的资格都剥夺了！”李愔很委屈地说道：“我们这么累，那都是为了谁啊？”

“得得得，甭跟四叔这叫天屈！”李元霸感到脸上有些烫。连忙摆手说到：“回去之后，四叔不让你们干这干那了，还不成？”

“别，别啊！”李愔是心里舒坦了，可是李恪不干啊，叫他就这么整天地

在登州城中吃喝玩乐。那还不如杀了他算了。

“四皇叔，咱们在回长安之前，您不是还说要去攻打吕宋岛的吗？”李恪瞪了李愔一眼，说道：“反正您叫我处理登州的政事，侄儿也干不下去了！您干脆派侄儿去吕宋岛，抓捕奴隶算了！”

“唉？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我去，我也去！”李愔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哦？”李元霸笑了起来，道：“你们俩当真要去吗？要知道，那地界儿可不比咱们当初派兵攻打的高句丽。”

“这有什么？”李愔可不信李元霸的话，“用咱们的神武炮狠狠地轰它吕宋岛一通，难不成那些土人们还是铜打铁铸地，轰也轰不死？”

“四叔可没说给你用神武炮啊！”李元霸戏谑地看了李愔一眼，道：“怎么样，还想不想去了？”

“去，为什么不去？”李愔几乎是下意识地回答道：“反正总比让我就这么呆在城中要强！”

“好！”李元霸一派手掌，道：“既然你们俩想去，那四叔就给你们这个机会！不过这次我可不会跟着你们去，你们也不要想着从我这里得到帮助！”

“别啊，四皇叔！”李恪道：“我们自己个可没有船，也没有兵将，总不能让我们小哥俩去攻打吕宋岛吧？”

“你们俩？”李元霸撇撇嘴，道：“就你们俩这小身子骨，怕是还没到吕宋岛，就被那些个土人给射成筛子了！”

说到这里，李元霸停了下来，在想了半晌之后方才说道：

“我看，这样吧……四叔拨付给你们三千神武卫，七千登州水军！另外一艘蒸汽轮船，在加装了神武炮之后也给你们……至于军械武器，除了规制以内，规定兵士们随身携带的武器之外，其他的你们自己去想办法！”

“是，谢四皇叔！”

李恪和李愔相视一眼，很干脆地答应了下来。

……

回到登州的时候，已经是翌日午时了。

这出去了有一个半月的时间，说实话，李元霸还是很想武顺还有自己的孩子李初一的。

当然了，相比起李元霸，武顺更加想这个老李家的主心骨儿。

第六百七十一章童子尿了

登州都督府，提前得到消息的武顺以及武家娘儿仨，早早地就抱着李初一等在了大门口，翘首以盼。

远远地，见到李元霸那熟悉的车驾，要不是武昭拦着，怕是武顺早就抱着孩子跑过去了。

“吁～”

拉车的三匹骏马嘶叫着停在了都督府的大门前。

李元霸从车架中钻了出来，看到站在门口的武氏娘儿四个，随手抓了一件披风跳了下来。

“顺儿，这天气渐冷了，怎么还在门口等着我呢？”把披风披在了武顺的肩上，李元霸的脸上露出了关切的神色。

“夫君离家几近两月，妾身只不过是出门相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武顺温婉地笑了笑，微微摇晃了一下手臂，道：“夫君，要不要抱抱初一？”

李元霸其实早就看到了自己的这个儿子，只是强忍着心中的悸动没有伸手去抱，毕竟这才刚回来，风尘仆仆的，身上也不算干净。

“咿咿呀呀……”

这边李元霸还没伸手，倒是被包裹在襁褓中的小家伙，眨巴着乌溜溜的大眼睛，咿咿呀呀地叫着对李元霸伸出了小嫩手。

“四皇叔，小弟找你，他还冲你笑呢！”李恪笑了起来，说道。

小初一瞅着李元霸，干净的眸子笑成了月牙。

“哈哈，儿子，老爹来抱抱你！”李元霸哈哈大笑了起来，直接伸出大手把小家伙从武顺怀中接了过来。

接过了儿子，李元霸这回可乐开花了，使劲儿地开始炫耀起来：“哈哈，看看，我儿子和我长得多像啊？这鼻子。这眼……还有这股子乖巧劲儿……”

“嘘嘘嘘！”

就在这个时候，李元霸忽然感觉到手上变得湿润了起来，兴奋的表情就此僵在了脸上。看起来要多滑稽就有多滑稽。

“四皇叔，您怎么不说了？”正听得过瘾的李愔没发现什么异常。反倒是顺嘴问了李元霸一句。

李元霸的脸色顿时一黑，低头看着在自己怀里依旧满脸欢乐的小家伙，道：

“你这臭小子，别的不会，倒是把老子调皮捣蛋的功夫学了个齐全了！”

“咦！”就在这时候李恪发现了异常，指着包裹着小初一的包裹道：“四皇叔，这里……这里怎么湿了？”

“坏了，是不是初一又尿了？”武顺赶紧着从李元霸的手上接过了小初一。那襁褓甚至有些热乎乎的。

“哈哈，四皇叔，小弟还真是喜欢您呢！”李愔看着李元霸被尿浸湿了的衣袍，肆无忌惮地笑了起来。

李元霸的脸色越来越黑，这倒霉孩子的笑声却是越来越高。

“小六！”

李恪看出了李元霸脸色不对，连忙拉了这倒霉孩子一把。

“唉，我说三哥，你拉我干嘛？”李愔不明所以地看了李恪一眼，继续嘲讽了起来：“你看看四皇叔……”

“啪啪啪！”

三记暴栗狠狠地敲在了李愔的脑瓜顶上，这小子是满脸的痛苦之色。

“哎呦。四皇叔您做什么？”李愔这小子捂着红彤彤的脑门，看着李元霸一脸的委屈之色。

“不做什么！就是想打你小子两下，怎么着。你有意见啊？”李元霸阴着一张脸看着李愔，那是蛮横不讲理啊！

“没，我怎么敢有意见呢？”李愔很委屈，不过没办法，谁叫这小子作死呢？

“哼，行了，今天先好好休息一下，明儿个你们俩小子就给我滚蛋，老子

这不养闲人！”

李元霸瞥了李愔和李恪一眼。抬腿就往都督府里面走去。

李恪和李愔相识了一眼，瞧着李恪的小眼神。恨不得把李愔给吃了。

.....

尽管嘴上说得厉害，可是李元霸还是给了这两个小家伙足够的时间。用来休息和整备军务。

到了第四日的时候，一支由半帆船、帆船以及一艘蒸汽轮船组成的庞大船队，从登州港口缓缓而出，向着吕宋岛的方向而去。

还有就是，毕竟李恪小哥俩是李元霸的亲侄子，如果真要他们自己去打仗的话，这要是李愔脑子一发热冲到前线上去，到时候死了怎么办？

所以，李元霸很言不由衷地跟着船队一起去了吕宋岛。

李元霸带着一万入的大唐军队登陆吕宋岛之后，犬戎部族的雅峰哈就带着部落中仅存的战士们奔袭了过来。

对于此番征伐吕宋岛之战，李元霸并不负责指挥军队作战，纵然他有那个本事，不过一切还是以李恪和李愔为主。

这次作战是由李恪为主帅，李愔为副帅，这次所带来的一万名大唐军队，都归他们两人统率。

之所以让李恪为帅，而不是让李愔去当，这第一，自然是性格原因，李愔性格好冲动，而李恪却是成熟稳重，比较适合坐镇中军，运筹帷幄。

这第二嘛，则是因为吕宋岛的环境所致，这里的气候十分炎热，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热带雨林。

要想在这里面打仗，可远比在平原或者山地上打仗要困难地多了，而且那些土人自小就生活在这一亩三分地里，早就习惯了丛林作战。

而别看李恪身子骨瘦弱，这小子可是跟在神武卫中摸爬滚打惯了，而且李元霸曾经为李恪详细讲解过丛林作战的各种战法。

对于丛林当中的各种凶险，李恪和三千神武卫兵卒可是相当熟悉，若是换上没有这方面经验的李愔来带队，估计这剩下的七千名水军扔到丛林里的话，还没与敌人开战就得先损失三四千。

正是出于这两个原因，李元霸才让李恪和李愔带队。

如果不是这回苏定方和刘仁轨都有要事，不能离开的话，他还真不一定会让这两个小家伙指挥大军。

这次前来攻击吕宋岛，并非是为了彻底平了吕宋岛，而是为了将吕宋岛上的各部落中的男人尽数俘虏了，抓到长安城去挖煤。

所以，尽管吕宋岛是个大岛，一万人的大唐军队进了岛上不会被轻易发现，可若是不急行军的话，还真得很难兵贵神速地抓到那么多的奴隶。

土人，可也不是好惹的！

第六百七十二章让土人参战

登上了吕宋岛之后，李恪和李愔将军队的事情安排完毕，立刻就将犬戎部落的雅峰哈给喊到了营地当中。

因为李愔他们需要吕宋岛上各部落的详细情报，特别是现在岛上的六大部落，更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只不过当他们询问雅峰哈的时候，却发现一个令他们感到极其意外的事情。

整个吕宋岛上，刨除那些小部落不算，吕宋岛上的六个大部落：伊禄部落、呼和部落、沙蒙图部落、图姆部落、东浩部落以及巴图勒部落，除了最强大的东浩部落和巴图勒部落之外，竟然只剩下了呼和部落。

那伊禄部落、沙蒙图部落以及图姆部落全都被这仅剩的三个部落给灭了。

当然了，既然是有争斗就不可能只是战败方受损，战胜方也绝对不好受。

所以，眼下这三大部落也是实力大损，再加上三个部落之间现在也是相互提防，生怕另外两个部落联合起来把自己给灭掉，所以他们都在休养生息，谁都不敢有丝毫的异常举动。

就此，三大部落之间呈现出了一种十分诡异的平衡，

不过，这三大部落的头人们也不是傻子，他们一边积极休养生息，一边却是在暗地里用从灭掉的几个部落当中的战俘，来换取战争所必需的武器以及重要物资。

于是乎，铁器就成了紧俏物品，周遭的那些小岛国却是因此而赚足了奴隶，再一转手卖给大唐，最少可以多赚一倍的钱帛。

就这样，奴隶买卖算是养肥了吕宋岛周边的小岛国，而吕宋岛却是苦巴巴地陷入了战乱当中。

得知这个消息的李元霸等人，顿时大喜过望。

本来嘛，不过是一些小部落，而且部落与部落之间彼此相邻甚远，如果李元霸他们一个个打下去的话。从一个部落赶到另外一个部落，时间都浪费在路上，所以这三个部落做的事情倒是给李元霸他们省了事。

.....

蒸汽轮船之上，位于船舱最下面的舱房中。

“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

将几大部落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征战的情况给在场的诸位说了一通。雅峰哈也感觉有些口干舌燥了。

“照你的意思来看，这次的情况是明显有利于我们了？”李愔看着面前的吕宋岛沙盘，若有所思地说道。

“理论上是这样没错！”雅峰哈点点头，道：“不过，还有一个情况。小的需要和几位殿下说明一下！”

“嗯？还有什么情况？”李愔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是，那就是现在对于战俘的处置，这三大部落都开始了保守策略！”

雅峰哈顿了顿继续说道：“因为在前段时间的几大部落交战的时候，在他们各自的部落中，有大量的青壮年男子或是战死或是被俘，这使得他们部落内部的人口在不知不觉中少了很多，很多.....”

“他们人口减少了，对于我们而言不是一件大喜事吗？”李愔有些不解，人少了不更好打下来吗？

“问题就出在这里。”雅峰哈摇了摇头，继续说道：“因为发现了这种情况。三大部落开始渐渐中止了以战俘换取物资的情况，转而将这些战俘转变成本部落的劳力，用以弥补部落中的劳力不足。”

“你的意思谁说，就算这三大部落中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可是在短时间内他们根本不可能开战喽？”

李元霸算是听出来了，这是在告诉自己这三大部落成了难啃的骨头了。

“你们部落中的那些兵士们，可用之兵士还有多少？”李恪稍稍沉吟了一下，问道。

雅峰哈不知道李恪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便老老实实地说道：

“回王爷的话，我们部落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又吞并了两个部落。目前部落中可用之兵士已有三千四百人！”

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着雅峰哈，说道：“只不过吞了两个部落竟然就已经扩张到了三千四百人，看来你们犬戎应有能力的嘛！”

“殿下说笑了！”雅峰哈脸上露出了苦笑，心中却是感到委屈不已。他若不是自己想些办法的话，怕是还没等大唐的军队攻过来，他们就已经被别的部落给灭了。

李元霸拍拍手，道：“如此就好说了，你把你们部落的三千余人交与我们，我大唐军队需要这三千兵卒！”

李元霸倒是打得好算盘。别看这三千多人的土人军队很少，可是他们却是天生的丛林中战士。

若是由李元霸亲自对这些土人进行为期三天的特种兵训练，再加上精致横刀等铁器的话，怕是可以发出超过原本战力数倍的实力。

当然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有了这支熟悉当地丛林的土人，李元霸也可以领着这些大唐的兵卒们，在这片热带丛林里好好熟悉熟悉。

听到李元霸的话，雅峰哈的脸色顿时微微一变，道：“殿下，殿下是在和我开玩笑吗？”

李元霸脸色一冷，道：“本王从不和外人开玩笑！”

雅峰哈有些为难地说道：“可是，可是那些兵卒不过被我们收到部落中一个多月的时间，并不如何服我们犬戎，若是殿下想要将他们收入麾下的话，怕是有些困难！”

“哼！”李元霸冷哼了一声，道：“任何人只要来了我大唐军队，是龙就得盘着，是虎就得卧着！不听从指挥，我们大唐可是很缺少奴隶呢！”

“我四皇叔跟你说什么，你听着就是了！”李惜没好气地瞪了雅峰哈一眼，道：“怎么着？你不想让他们来？”

看到李元霸满脸杀气的样子，雅峰哈别无他法，只能强忍着侮辱同意了下来。

.....

有了这些犬戎土人的加入，李元霸带来的那一万大军，全都散入了丛林开始了为期三日的集训。

而那些土人兵卒呢？自然也开始由李元霸亲自训练，并且还特意安排给他们三名神武卫的百骑长作为领队，负责对抗训练。

就这样，一直扬言不会参与此番征战吕宋岛的李元霸，终究是没有逃脱练兵的责任。

第六百七十三章吕宋岛战事（上）

李元霸领着麾下的大军，选了一片地形特殊的丛林，开始了为期三日的训练，然后在三日之后，终于开始对东浩部落、巴图部落以及呼和部落发动了攻击。

目前吕宋岛上最强大的三大部落，虽说在人数上要远远超过李元霸的大军，可是李元霸他们拥有比吕宋岛土人更为强力的火器，以及经过李元霸精心调教出来的三千名神武卫兵将。

是以，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李悒两兄弟显得十分轻松。

因为他知道，别看对方的土人大军有将近十万人，但是这三大部落当中的十万人中有老有少，有些人甚至连武器都没有，只靠着最简单的木棒来对敌。

这对于一万三千的大唐军队而言，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威胁。

于是，在贞观八年十一月的时候，两方大军经过了数十次的小规模交锋。

在交锋之中，李悒这小子听从李元霸的建议，故意示弱以弱，使得敌方的三大部落联军连赢数阵，这些倒霉的土人似乎有些得意忘形了，以为这些突然冒出来的唐军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

而就在这时，另一边的李悒故意将大军的营帐以及行踪透露给了东浩部落。

结果东浩部落立刻开始联系巴图部落和呼和部落，三大部落联合起来，打算突袭李元霸他们的营帐驻地。

当然了，李悒早就已经有所准备了，这一处驻地乃是在李元霸的指示下精挑细选出来的，而且在之前的几次战斗中并未被使用过的火器，也早早地被隐藏在了高处。

雪藏了这么久，终于可以使用了！

.....

吕宋岛东北方向的海滩之上，这里的地势还是可圈可点的，东临大海，西面环山，南面还有一大片丛林。

当然了，这样的地势。那些已经得意忘形的土人老冒们可没想到这一点，他们已经被之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恨不得现在就将那些唐人给打出吕宋岛去。

“禀王爷，敌方部落联军虽然比咱们多出十倍。但是因为部落之间的关系并不平和，是以他们几乎是各自为战。”

一名神武卫兵躬身站在李恪身前，禀报道：“目前，关系密切的巴图部落和呼和部落，将他们的联军七万派往向咱们的正前方。而在那一片南面的丛林中，则是东浩部落的三万大军！”

“嗯，再去探！”李恪听后稍稍沉吟了一下，再次一挥手说道。

毕竟战场之上的情势可以说是瞬息万变，任何有关于对方的情报都是一刻不能落下的。

“诺！”那名兵士恭敬地应了一声，转身接令而去。

就在这名神武卫的兵士刚刚离去后不久，第二个兵士又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将所探得的战场情报，再次向李恪禀报……

随着这些兵士们的汇报，这一片海滩战场上的情况已经尽数掌握到了李恪的手中。整个战场上的情况也在李恪的心中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蓝图。

相比起三大部落的十万联军，李恪所布置的一万三千人的大军却是要保守了很多。

甚至相比较而言，李恪有绝对的理由相信，只要拿出大唐军队的一半力量……当然了，这其中并不包括那三千名神武卫的大军。

只要拿出三千土人大军，以及七千名大唐海军，与那些并没有过多铁器傍身的土人杀伐，就可以了。

另外，所有手持火器的神武卫大军也全都形成了机动队，他们穿梭在战场之上。做起了放冷枪的勾当。

远处的高地上，三十门神武炮被架设在那里，如果土人大军聚拢在一起的时候，三十门大炮就会毫不犹豫地释放出它们本应该有的强绝威力。

相比起大唐军队的森严。对面的十万部落联军就显得十分涣散了。

说涣散都是有些抬举他们了，那种抵抗姿态完全可以说是没有阵形，还有那七万的大军也是泾渭分明，左侧的是巴图部落的大军，而右侧的则是呼

和部落。

在两个部落联军的内部，也是根据部落的不同。彼此之间分成了数十个小的分队。

依照神武卫斥候探查的情况来看，精锐的青壮年土挡在前面，年老、年弱一些的则是被放在了后方。

对于部落联军的涣散状态，李恪还特意和李元霸商量过。

不过在李元霸看来却是并没有射门特别的，因为他早就从雅峰哈那里了解过了：

自吕宋岛有史以来，岛上各争斗不断，可是在打仗的时候往往都是以部落的形式存在。

所以，时至今日，吕宋岛上还从来没有如此规模宏大的战争，以他们这些部落的战争形式来看，完全就是成千上万的人混杂在一起，一窝蜂地冲上去打群架。

别说是李元霸所率领的精锐大唐军队了，就算是那在大唐军队面前软弱无比的高句丽兵卒，他们都可以轻松应对这些土人、

当然了，这个前提必须是平原之战，而非丛林之战，毕竟高句丽可没有那么多的丛林。

正所谓‘兵者，诡道也’，在战场上不论你用出的是阴谋还是阳谋，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其他的一切都是复印。

也是因为明白这一点，李元霸才会特意指示李恪，在之前的两方大军所发生的大小接触战时，让大唐军队向土人大军处处示弱，以让那些土人心中以为：大唐军队不过如此。

之后，再让人故意将大唐驻地透露给土人，结果土人真得上当了，而且还愚蠢到将所有的大军都给集结了起来，准备在这一片海滩之域，一举灭掉这些无耻的大唐军队。

.....

海滩高崖之上，三十门新式神武炮在一百名神武卫的操作下，对准了下面的海滩。

而在那些神武卫兵士们身后不远处，有一片茂密的丛林，在丛林的掩映

间，一座墨绿色的牙帐设立在这里，在牙帐之外还有一百名左右的神武卫兵卒负责护卫安全。

牙帐里面，李元霸、李愔、赵三炮、李三多以及雅峰哈坐在大帐的两侧，而坐在主位上的，却是身着黑色劲装，一脸淡淡笑容的蜀王李恪。

“四皇叔，您的主意实在是太妙了，这些土人竟然真地被之前的胜利冲昏了脑子，攻打过来了！”李恪笑看着李元霸，嘴角的几分得意越发浓重了起来。

李元霸无所谓的耸耸肩，一边撕咬着手中的鱿鱼干，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恪儿，你以为这些土人们很聪明吗？”

“四皇叔，再怎么讲，他们也曾长期和我大唐的商贾们做交易，这么简单的示敌以弱，他们会看不出来？”李愔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你以为谁都和你们一样，自小便修习兵法阵道？”李元霸翻了个白眼，继续说道：“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战阵都不清楚，每日里只为了这一亩三分地上的利益而争斗不休，哪里知道这外面的世界有多广阔？”

“说得也是，看他们的吃穿用度就可以知道了！”李愔摸了摸后脑，似乎有些明白了过来。

而这时赵三炮上前几步，道：“殿下，眼下咱们的大军已经准备完毕了，您看，是否可以开始进攻了？”

看着一脸凶悍之色的赵三炮，李恪想了想，道：“对方已经进入了既定的地域了？”

“刨除丛林里面的东浩部落的大军，剩下的呼和部落、巴图部落联军已经全都进入了神武炮的射程！”赵三炮直接单膝跪地，请命道：“末将请命出击！”

李愔下意识地看了李元霸一眼，道：“四皇叔，您看现在是否到了时辰？”

李元霸拿起酒壶灌了一口果酒，懒洋洋地说道：“看我做什么？愿意打就打，之前四叔给你做的指令已经是最后一条了，剩下的就看你们自己的了！”

话音落地，这货竟然不晓得从哪里拽出了一条小毯子，盖在身上呼呼大睡了起来。

李恪两兄弟相视了一眼，齐齐摇头苦笑。

不过眼下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想到此，李愔脸色骤然一整，冷声下令道：“神武卫中郎将赵三炮，传本王令，神武炮准备，各自开炮！”

“诺！”

赵三炮兴奋地应了一声，转身就出了牙帐。

“蜀王殿下有令，瞄准两大部落联军，各自开炮！”

随着赵三炮的下令之声落地，站在高处的传令官立刻挥动起了手中的令旗，命令崖顶上的神武卫炮手向正下方，不过三里之外的呼和部落、巴图部落射击。

“预备，放！”

传令官红艳艳的令旗落下，三十门神武炮后面的神武卫炮手，立刻点燃了新式神武炮。

“嗤嗤！”

引信燃到了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彻天穹，一排排炎热无比的神武炮的炮弹，从黑黝黝的炮口之中飞出。

此刻，两大部落的联军与崖顶神武炮之间的距离，甚至都不到三里，以新式神武炮的射程而言，完全能够准确地命中他们。

再者说了，那十万的土人大军全都集结在一起，就算是瞎子也能够打中他们啊？

第六百七十四章吕宋岛战事（中）

在神武炮声响起之前，下方的部落联军正在急行军。○

两个部落联军的统领者，分别是这两个部落的大酋长。

尽管他们经常组织部落当中的族人们攻伐其他的小部族，可是这次是他们第一次参与这么大规模的战争。

以前与其它部落争斗时，一般一万人就算是顶天了，只有到了这即将面临灭族之灾的时候，才会全族皆动。

这次呢？

这次和以往又有所不同了，他们所要面对的乃是赖在大唐的强兵悍将。

通过以前与大唐的贸易交往让他们得知，这大唐不但装备极其精良，而且那大军作战经验很是丰富，那些在他们看来很是变态的倭国大军，在这些大唐军队的面前，就像是泥捏的一样，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也正是知道这些极其重要的作战要素，两个部落的联军，尽管是在入数上要强过敌方近十倍的情况下，仍旧没敢轻易对大唐军队主动进攻。

当然了，虽说呼部和部落和巴图部落之间关系甚密，可是他们彼此之间也有矛盾，也时有小争小斗。

如果两个部落之间，任由其中一个部落联盟率先进攻大唐军队的话，等到他们与大唐打个两败俱伤的时候，另外一个一直坐山观虎斗的就可以在这个时候站出来，灭了两方面之敌。

就算是最后与一直匿藏在丛林当中的东浩部落相遇了，最多平分了整个吕宋岛罢了。

当然了，那也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

也就在这两个部落联军全都在打着各自的小九九的时候，李恪已经下令神武炮攻击了。

当炙热的两个成人拳头大小的炮弹，带着灼烫的气息，像是一条条的黑色闪电划破天穹，射进部落联军之中的时候，许多倒霉的土人甚至连惨叫的

声音都来不及发出。就已经被暴裂开来的炮弹给射成了筛子；被火炮的冲击波给轰成了碎肉。

就算是走了狗屎运，没有直接被炮弹给轰死，也一个个缺胳膊断腿，骨断筋折，丧失了战斗力。

更有甚者，就是那些遭受了冲击波的攻击，一开始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受伤的土人，再往前冲了好一段的路程之后，这才感觉到身上传来的剧痛，七窍之间流血。委顿在地。

尼玛，这是受了内伤了！

整个战场上，弥漫着一片哀号之声，浓郁的血腥味混杂在焦糊味道中，从鼻腔直冲入脑际，让人头痛不已。

这一番炮轰才不过是个开始罢了，就在那些土人还没从第一轮攻击中回过神来来的时候，第二轮的炮击也紧跟着开始了。

其实一番攻击下来，能够打死打伤一两百人的杀伤效果并不大。可就是这种大气磅礴的气势，以及响若雷霆的轰鸣声，给人的心理上造成了极其沉重的威慑力。

这些土人根本就想象不到，这种夹带着磅礴声势。从天而降的黑球球，竟然可以造成这么大的杀伤力。

而且最让他们赶到怪异的是，这东西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怎么可以如此地残忍？

“轰轰轰！”

三十门新式神武炮对着部落联军接二连三地发动攻击。炮弹连绵，几乎形成了一种世界末日的声势，这让那些土人们心里承受着如山般的压力。

再加上这两大部落本就是临时组合起来的。毫无军纪可言不说，就连那些战法、武器都极端地落后，所以在新式神武炮的几番轰击之后，七万的部落联军已然乱成了一团，有的土人甚至不顾命令地开始往后逃窜。

牙帐之中，李恪时刻关注着下方战场上的战报，当他听到下面的土人联军已经是溃不成军的时候，眼睛不由得一亮，立刻命令李三多领三千犬戎土人冲入战场，伺机灭杀那些部落联军中的土人。

“小的们，虽说你们并非是我大唐的子民，但是老子看好你们，知道你们是汉子，这些家伙平日里欺负你们惯了，现在到了报仇的时候了，冲啊！”

李三多手里头拿着一个扩音器，对着三千犬戎土人大吼了一声，驱动坐下战马，向前冲击而去。

“冲，冲！”

三千名犬戎土人，高举着手中的铁质兵器，大声吼叫着，最前面的五百名土人，坐下乃是李愔特意发放给他们的战马，策马而去。

这五百名犬戎土人，在李三多的带领下，就像是一支黑色的利箭一般，笔直地对着土人联军冲击了过去。

剩下的两千五百名犬戎土人也没有闲着，紧跟在骑兵之后冲去。

还有一点就比较阴险了，李恪竟然还让一支为数在一百人左右的神武卫兵士，手持着半自动步枪，悄悄然夹杂犬戎大军之中，伺机而动。

对于这些冲击而来的骑兵，两大不落的土人联军感到很是惊讶，甚至可以说有着些许的恐惧。

因为吕宋岛上并没有马，这些战马都是李元霸特意命人从登州一起带过来的。

第一次看到这种四条腿，跑速极快的生物，土人们自然会有这种反应了。

眼下，土人联军被新式神武炮给打地乱成了一团，又看到地方的大军中竟然还有这种庞大的生物，终于整体暴乱了起来，他们四散奔逃，哪里还管什么灭掉大唐军队？

可就算是如此，他们今日也难以逃命了。

因为骑兵的速度最快，不到三里的距离，也就是十几个的呼吸就能够赶到。

而在李三多这名神武卫悍将的带领下，五百名犬戎土人也发挥出了他们集训之后最大的战力。

他们一个个挥舞着手中的长枪或者马刀，花花绿绿的脸上带着无比狰狞的笑容，冲进了混乱的土人联军之中。

这群以前被巴图部落和呼和部落欺负狠了的犬戎土人，此刻终于有了报仇雪恨的机会，哪里会对地方有什么仁慈之心。

锋锐无比的矛刃、雪亮耀目的马刀，从土人的脖颈上亮起、划过，一颗颗大好头颅冲天而起，战场之上到处都在喷涌着鲜血，将这些犬戎土人身上的皮质铠甲都给染成了暗红色，看起来甚是血腥。

第六百七十五章吕宋岛战事（下）

才不过刚刚接触罢了，两大部落联军就被李三多所率领的土人骑兵给狠狠地撕开了一条大口子，这也给后面紧随而至的土人大军创造了机会。

而后，这支两千五百人的犬戎土人的大军，就像是一支锋利的长箭一般，笔直地扎了进去，直达他们的心脏腹地。

结果呢？这些土人拿他们一丁点的办法都没有，只能任由这些以前在他们眼中可以随意其辱的犬戎人，在他们的联军当中肆意杀伐。

另外，那七千名大唐水军也从联军的两翼开始与土人接触了。

虽说这些水军远远不如李元霸的三千神武卫大军，但是这一年多的时间以来，苏定方和刘仁轨可也不是白干的，在李元霸将原水军都督解决掉之后，苏定方他们就接管了水军。

一年的时间用来训练大唐水军，水军战斗力那可是大幅度地提升了起来，对付倭国或者百济的大军兵卒都能够稳稳地战而胜之，就更不要说这些刚刚形成战斗力的吕宋岛土人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李元霸麾下的七千水军不过出动了五千，竟然就对土人联军的十万之众展开了疯狂的屠杀。

早就已经方寸大乱的土人们，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抵抗之力。

好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让李恪他们感到意外，指望这些土人们在这种状况下还能够保持最佳战力，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本来吗，毫无纪律性以及战力的土人，对于战斗的话只能是一些群战，而且还是仗着人多，一股作气地将人少的一方给打败，可如果是刚一接触就被敌方给打掉了气势，那么这些土人很自然地就会陷入无尽的混乱之中。

也正是抓住了土人的这个弱点，李恪才决定用神武炮将土人的气势给彻底打散，随后又让那些土人骑兵冲在最前面在土人大军中纵横厮杀。

同时那些彪悍的犬戎土人随后冲上。毫不留情地进行杀伐。

就在此刻，仅剩的七千名大唐水军从侧面包抄向对方，向着正中的方向绞杀而去。

在接触的一瞬间，部落联军几乎已经陷入各自为战的状态。大部分的土

入直接开始溃逃。

不过他们也不是傻子，知道这一片海滩比较宽阔，小崖的方向是甬想去了，再说小崖太高了，他们也爬不上去。

所以。他们只能往那一片丛林跑去。

面对眼目前这种情况，两个部落的大酋长也知道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马上命各部落的小酋长们，对各自麾下的族人们进行约束，同时还让自己部落当中能够的精锐大军，以武力驱使一些部落往前冲。

期望能够适当地抵挡一下大唐军队的攻势，不过他们的如意算盘明显是打错了，因为之前悄悄跟在那两千五百名犬戎土人进入战场的一百名神武卫，在此刻终于发挥了作用。

“砰砰砰！”

一道道的脆响，在战场上接连响起。纵然是满场的嘶喊声，也压抑不住那火铳的声音。

这些神武卫的火铳手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几乎是百发百中，所以每次都有上百的土人因为身中子弹而亡。

而那些土人对于这些发出脆响的武器，根本就没有丝毫的防备之心，因为他们根本就找不到攻击的源头，虽然有心躲避，可还是纷纷中弹。

看到战争竟然如此的简单，一直站在小崖上，用望远镜看着下方战场情况的李愔。感到十分地不爽快：“这些吕宋岛上的土人，还真是虚有其表啊！什么三大部落，我看就和软脚虾差不多！”

李恪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李愔的身侧，道：“就你小子厉害行了吧？”

“那也应该差不多啊？”李愔扭头看了李恪一眼。还是有些不满。

“行了，要是那些土人真厉害起来的话，怕是四皇叔也会亲自上阵吧？”李恪无奈地摇了摇头，道：“到时候先不说咱们这七千名水军会不会有所损失，至少不能完整地将它们给带回去！”

“也是，那他们还是弱点地好！”李愔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也就只是发发牢骚罢了。

“好了，眼目前的战局基本已经定型，咱们所要做的就是准备打扫战场了！”李恪这小子倒是想得很开，越早解决战斗越好。

.....

正像李恪所说的那样，此番对吕宋岛的战役很轻松，不过一个时辰的时间，在近乎一面倒的屠杀当中，战场之上的七万土人联军被杀地丢盔弃甲，四散奔逃。

而且李元霸没有通知李恪和李愔，直接派出了剩下的两千余神武卫兵士，紧跟在那些逃亡丛林当中的残兵败将们屁股后面，攻击而去。

对于丛林当中早就隐藏好了的东浩部落的土人大军，李元霸并不在意。

要说起丛林游击战，神武卫才是祖宗！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丛林游击战进行在寂静之中，很多隐藏在丛林之中的东浩土人，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呢，就已经丢掉了性命！

经此一役，东浩部落、巴图部落以及呼和部落，合共十万连军几乎是伤亡了十之三四，剩下的也全都四散奔逃了起来，大多数跑向了那片丛林，少部分向着各自不落的方向奔袭了过去。

就算这两个部落的大酋长不想让这些土人们回返，可是甭管他们如何努力，总归是无力回天。

这就给了李恪收拾战场的机会，七千水军一个都不少，只是受伤的却有很多。他们分兵数路，不过这次并非是清剿，而是开始一个个将他们围困起来，挨个敲晕，绑缚在一起。

毕竟这些土人可都是珍贵的奴隶，他们多死掉一个，大唐就少了一个奴隶。

本来嘛，既然这三大部落联军的主力大军已经被灭了，那么剩下的都是些残兵败将，这对于经过特殊训练的神武卫大军、土人大军以及大唐海军而言，完全没有挑战性。

正面战场上的战争只不过持续了短短一个时辰的时间，可是收拾战场却是一个精细活，竟然从上午巳时一直持续到了酉时。

这还是光抓捕受伤轻的奴隶，而没有去管那些重伤濒死或者受伤较重的奴隶。

如果再在这上面浪费一些时间的话就到了晚上，一入夜，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

小崖墨绿牙帐之内。

“王爷，战场已经清理完毕！”

赵三炮一身的黑色作训服已经被染成了黑红色，他脸上还带着狂野的煞气，向李恪禀报道：“十万三大部落联军，呼和部落伤亡一万六千余，巴图部落伤亡两万三千余，最倒霉的是东浩部落，伤亡两万余！”

“哦？”李元霸眉头往上一挑，从旁边插了一句，“我大唐伤亡如何，俘虏到的奴隶又有多少？”

“回禀王爷，咱们三千神武卫大军，分毫未伤；七千水军未有死亡，重伤一百余，轻伤者一千余众；那些犬戎土人倒是伤亡惨重，只剩下了一千两百多人，而且还个个带伤！”

说到这里的时候，赵三炮顿了顿，嘴角咧了起来：“至于俘虏吗，三大联军还真是给咱们面子，一共三万两千名俘虏，而且还全都是青壮年！”

“哈哈，这回算是够用了！”李元霸哈哈笑了起来，对于能够超额完成李世民布置的任务，李元霸还是很知足的。

“四皇叔，那三大部落的大酋长想要见您！”就在这时候，李愔从营帐之外跑了进来，向李元霸请示了起来。

“哦？见本王，他们的部落都已经被灭了，还有什么资格见本王？”李元霸懒洋洋地抖了抖身子，毫不在意地说道。

“那我就直接打发了他们！”李恪点点头，直接转身离去。

“好了，你们俩留下一个坐镇吕宋岛，另外一个随我回登州！”李元霸从软榻上站了起来，“至于那些俘获的奴隶嘛.....先送回登州一批，其他的陆续安排吧！”

“那小六你留下来吧！”李恪看了李愔一眼，发现这小子听完李元霸的话后漏出了一副郁闷的样子，索性便将他给留了下来。

“真的？”

李愔脸上一喜，道：“说真的，我们现在不过是破了这三大部落联军罢了。在这岛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小部落，四皇叔，您一直说‘蚊子再小也是肉’，

把那些人也全都给抓回去的话，咱们的奴隶资源不是更充足了吗？”

李元霸倒是没想到这一点，便笑着点头道：“我看你小子是不甘心就这么回去。”

“嘿嘿！”

李愔嘿嘿一笑，道：“四皇叔，其实还有一点您没有想到的。那就是，三大部落雄霸吕宋岛这么多年了，他们的部落里面肯定囤有大量的金银财帛还有粮草！如果不把这些战利品全都带回去的话，那我们大唐这次出动大军征伐吕宋岛的代价，是不是有点大了？”

“就知道你小子还想着那些东西！”李愔没好气地看了自己的兄弟一眼，道：“掉钱眼儿里了？”

“话不能这么说！”李愔据理力争，“咱们大唐出兵，总得耗费人力、物力吧？人力得需要发放军饷，物力得靠钱来买，这些哪一样力得花钱？”

“行了，行了，算你有理！”李元霸打断了李愔，道：“恪儿，收拾收拾，咱们走，回登州！”

第六百七十六章含饴弄‘儿’

距离攻下吕宋岛已经过去了三月有余，在这三个来月的时间里，大唐总算把吕宋岛上的事情给解决清了。☉，

还别说，吕宋岛上的那三大部落还真得挺有钱的。

也不知道那三大部落的大酋长究竟是怎么想的，竟然囤积了足足有五百多万两的白银，三百多万两的黄金，还有那些珠宝财物、粮食物资更是数不胜数。

这回大唐可以说是赚了个盆满钵满。

当然了，粮食和奴隶全都被李元霸送往了长安城，可是金银和珠宝却被李元霸给留了下来。

金银一部分犒赏给了参战的水军和神武卫兵卒，一部分则是储备了起来。

至于珠宝财物，或是留了下来，或是兑换成金银，或是发放了给对建设登州有功的人。

此刻，登州都督府。

“唉，我说你小子倒是爬慢点啊！”

温暖的大殿里，李元霸跪坐在一张大到夸张的毛绒地毯上，有些无奈地看着在地毯上‘噌噌噌’爬行的小家伙。

这小家伙自然不是别人，正是李元霸的长子小初一了。

只见现在小初一穿着淡蓝色的开裆裤，一张小脸通红无比，小巧的鼻子上下翕动着，甚至在鼻尖上还带着几粒晶莹的汗珠，也不知道这小子是因为爬得兴奋了，还是因为这大殿实在是太热了。

小家伙自顾自地在大殿中乱窜、乱爬，浑然没把后面不断叫唤的亲老爹当回事。

这里是都督府里面最大的一个正殿，因为后面的这几座大殿全部都是李元霸他们这些王族在居住，再加上之前攻伐吕宋岛获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所以李元霸也不在乎钱，直接将这几座大殿给改造了一下。

因为是在冬季，北方又比较热，是以这次的改造主要是奔着暖和去的。

李元霸不仅在各个大殿中安装了壁炉。还把几个最重要的大殿下面，给换成了地暖。

当然了，这里的地暖，可不像李元霸前世那种，在地面下盘上管子，热水在管子里面循环流转。

这里所说得地暖，乃是李元霸将地板下三寸处给掏空了，然后开了十个通风口，用木柴在通风口里面烧火。

为了保持好大殿内的温度，每日都会有不下百人轮流换柴烧火。

而自从半月之前。小初一学会了爬之后，李元霸又命神武卫大军前往辽东之地，疯狂地打猎，像是硝制好的狼皮、虎皮甚至是熊皮，都源源不断地被送往登州。

李元霸用这些皮子鞣质成了一张面积足有两百丈的毛绒地毯，铺在了这座大殿内，用以供小初一练习爬。

说起来，小初一也算是一个异类了，这才刚出生多长时间。不仅天生的力量开始慢慢展现出来，有的时候，小初一猛然一使力，竟然可以把桌子腿给砸断。就算是普通的成年人都没有这样的力量啊。

所以，李元霸意识到这小子八成传承了自己那变态的基因，纵然没有自己强悍，可也算是超卓了。

得知这一点之后。李元霸第一时间将消息通知了远在长安城的袁天罡，想要让袁天罡给自己的儿子好好算上一卦。

袁天罡如约来到了登州，可是在为小初一卜完卦之后。却是只留下了一句‘天机不可泄露’就飘然而去。

恨得李元霸是牙根痒痒，不过他也琢磨明白了，儿孙自有儿孙福，既然这小子也有如此神力，那所幸就听之任之，看看这小子能够发展到什么地步。

“唉，这臭小子，如果是普通孩子的话，谁特么能够爬半个时辰，还乐此不疲，一丁点的累感都没有！”李元霸看着这小家伙生龙活虎地爬呀爬的，不由得有些又气又恼。

“咯咯……”

嘿，好像是听到了李元霸的自言自语，小家伙竟然停了下来，扭过头看了李元霸一眼，咯咯笑了起来。

“夫君，妾身一猜你们就在这里！”这个时候，武顺从殿外掀帘子走了进来，看到这对活宝父子大眼瞪小眼的时候，轻柔地笑了起来。

“顺儿，你也不管管这臭小子！”李元霸站起身来，上前几步，就要一把抄起小初一。

结果，小初一身子一闪，竟然从李元霸的两腿之间给钻了过去，闪到了一边。

“嘻嘻！”武顺看着有趣，索性便把手中一只端着的海鲜面放在了一旁的桌子上。

“臭小子，连你老爹都敢耍弄！”李元霸怒了，就这么在大殿里面和儿子挽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小家伙爬得就像是小兔子，李元霸也心追，父子俩一追一逃，倒也玩得不亦乐乎。

“好了，夫君，你们俩再闹下去的话，这刚做出来的海鲜面就没办法吃了！”到后来，武顺见他们俩实在是有些没完没了了，索性便打断了他们。

“呼，还挺累！”李元霸停了下来，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水，坐到了桌子旁边，道：“等我待会抓到你，非得把你的屁股给打烂了不可！”

“咯咯……”

小家伙只是一个劲儿地笑，根本不在意李元霸的威胁。

“夫君，初一出生到现在也有五个半月的时间了吧？去年过年的时候，咱们也没有回长安城，你看是不是带着初一回次长安？”

武顺把海鲜面王李元霸面前推了推，继续说道：“父皇前几天的时候，还派人送来了书信，想要见见初一，你看……”

“嗯，父皇年纪大了，远出长安是不可能了……”李元霸吃了一口面条，道：“这样吧，等过了这个月，初一也刚好过了半岁，我们带上初一，一起回长安城！”

“对了，顺儿，平倭都护府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传过来？”三下五除二地将海鲜面给吃完了，李元霸询问了起来。

因为李元霸的原因，每日里有很多的正是需要处理，久而久之，武顺对于高句丽、新罗、百济、倭国以及吕宋岛的情况，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听到了李元霸的问话，武顺黛眉微皱，道：“港口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平倭都护府的几座岛屿也从战乱当中慢慢恢复了过来，唯一有些问题的就是……走私！”

第六百七十七章波斯十二圆桌会议

“走私？”李元霸的眉头拧了起来，道：“我记得咱们大唐陆续往平倭都护府派驻了三万大军，几个重要的港口也是重兵把守，而且还设置了很多秘密的岗哨、炮楼，走私怎么还会屡禁不止呢？”

武顺哪里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听到李元霸的话后也是有些无言以对。

看到武顺黛眉紧皱的样子，李元霸才知道这种事情不应该询问武顺，便说道：

“顺儿，你别生气！我这也不过是随口一问。来，你看初一这臭小子，也没个安生样子，你去把他抱回去吧！”

武顺这边应了一声，刚走到小初一的身边，李恪却是急匆匆地闯了进来，看他脸上的神色，似乎还真是有些急事。

“四皇叔，急事，急事啊！”还没来得及和武顺见礼，李恪进门就大喊了起来。

“有何急事？”李元霸眉头皱了起来，同时给李恪倒了一杯温水。

“咕咚，咕咚！”

两口灌下了杯中的温水，李恪抹了一把嘴角道：“四皇叔，你可还记得本杰明和苏菲娜？”

李元霸想了想，回应道：“你是说那一对来自波斯的落魄皇族？”

“对，就是他们！”李恪一脸神秘地说道：

“原来他们的父亲哈姆杜勒，不仅仅是皇族，而且还是原波斯沙皇哈斯本勒的亲弟弟，而哈斯本勒的子女在先前的判乱中，已经全都被叛乱军给杀了，而哈斯本勒只有哈姆杜勒一个亲弟弟，所以说哈姆杜勒的亲儿子本杰明，也就成了波斯最正统的继位者！”

“哦，原来还是皇位继承人啊，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吗？”李元霸哦了一声，态度有些散漫。

本来嘛，就算这本杰明是波斯大帝又怎么样，还不是流落大唐。差点被奴隶贩子给抽死？

“怎么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了！”

相比起李元霸脸上那无比平淡的表情，李恪的脸上倒是充满了兴奋的神色：

“小七刚刚发来的消息：说这波斯帝国的叛乱军，被原拥戴皇族的大军给推翻了，现在保皇派占据波斯帝国三分之二的力量。现在他们正疯了一样地寻找皇位正统继承人！”

“哦！”

李元霸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可是过了几个呼吸的时间，李元霸豁然抬头，伸出双手抓在了李恪的肩膀上，道：

“你刚刚你说什么？那波斯帝国的叛乱军竟然被保皇派给灭了？”

“是啊！”李恪的脸上也带着不可思议的神色。“这才几年的时间啊？叛乱军竟然就被灭了，还真是风水轮流转啊！”

“消息可靠吗？”李元霸追问。

“可靠！”立刻点点头，道：“在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小七就密派天机卫前往波斯，联络波斯帝国的天机卫分部，用以明确情况。”

“这样啊！”李元霸摸了摸下巴，道：“恁儿又是从何处得知地这一情况？”

“保皇派派出了大量的人手前往平倭都护府寻找失落的皇子与公主，那些人正好被小七的人给抓了！”

话止于此，李恪相信以四皇叔的智慧应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哈哈！”

李元霸磨搓了半天下巴，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李恪有些不明所以。问道：“四皇叔，您这是？”

李元霸止住了笑声，道：“恪儿，你相信天上掉馅饼吗？”

李恪一愣，道：“四皇叔，您不是常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就算是掉了，下面也有一个坑儿吗？”

“这次可不一样啊！”

李元霸低声呢喃了一句，看着李恪说道：“恪儿。你现在马上封锁消息，任何有关波斯帝国的风吹草动都给我收集起来！另外，你派人去将天机卫驻登州分部的头字密谍给我招来，我有事要吩咐！”

“好。我现在就去办！”李恪点点头，转身就出了大殿。

.....

波斯帝国都城，泰西封。

在金碧辉煌的克萨和宫中，十二名身材高大，皮肤白皙，有着蓝眼睛。浅色长发的波斯人，身着华贵的锦袍围桌而坐。

“沙尔汉，这次能够剿灭波利尔提叛党，你们卡门一族居功至伟，若是能够迎回沙皇，我定要为你们向沙皇请功！”

坐在首位的那个波斯人，看起来年纪比较大，说起话来倒是颇为连贯。

“那就多谢卡特大人了！”

名叫沙尔汉的波斯人，看起来不过四十来岁，蓝色的眼睛透着一股子水韵，就好像还没睡醒一样。

“先别净捡好听地说！”

坐在末尾的是个青年人，他的鼻子有些高，看起来有些怪异：

“这次咱们在坐的十二个家族，谁没为剿灭叛军做出了牺牲？净说些个谁功劳大，谁功劳小的，没用！眼下咱们最应该关心的是，如何才能找到本杰明皇子和苏菲娜公主！”

“对，杰克说得对！”

“那东方帝国有句话说得好，国不可一日无君，怎么能让皇子流亡他国呢？”

“必须找到皇子，让他继位沙皇！”

高鼻子杰克话音刚落，其他的九个人就全都吵嚷了起来，议题的中心无非就是找到皇子本杰明和公主苏菲娜。

“静一静，请大家静一静！”

年老的卡特似乎在这位群人中还有些地位，他拍了拍桌子，道：

“你们说得很对，国不可一日无君，既然叛乱军被赶下了台，自然就要迎回新君！可是现在咱们连新君在哪里都不清楚，如何把他迎回来呢？”

“不是在倭国吗？那小国不过弹丸之地，想要找这么几个人还不是手到擒来？”

圆桌正中的位置，有一个四十来的岁的中年人，他叫维卡斯，是波斯帝国的外务大臣，统管波斯帝国对外一切事务。

所以相对于其他人而言，他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多少都了解一些。

“维卡斯，咱们派出去多少人了，一个回来的都没有，你怎么还在说什么手到擒来？”

杰克扫了维卡斯一眼，说道：“依我看啊，咱们派出去的那些人，八成是被倭国给扣下了！”

“怎么可能？”维卡斯有些不可思议地说道：“咱们波斯帝国，国力强盛，世上哪个国家不知，哪个国家不晓？区区倭国，竟然胆敢扣下我们波斯帝国密使，他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

“哼，你这个外务大臣还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杰克还在和维卡斯过不去，“我可是听说了，眼下那倭国已经被大唐给灭了，大唐还在倭国原国土上成立了一个什么平倭都护府！咱们的人根本就不是被倭国给扣了，而是被东方帝国，大唐给扣下了！”

“大唐！”

杰克的话，可以说是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枚石子，激起了连绵不断的涟漪。

“怎么可能是大唐？在数月之前，我们外务省才往倭国送去了国书，以图建交，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被大唐给灭了？”

维卡斯明显不相信杰克的话，他甚至以为杰克是在有意挑他的不是，为的就是将他从外务大臣的位子上给赶下去。

“哼，信不信的由你！”杰克撇撇嘴，道：“卡特大人，您大可以从咱们的港口上随便抓来几个行商询问一下，看看我到底是不是在说谎！”

“禀报诸位大人，咱们派往倭国的人回来了！”

就在这时候，一个棕发蓝眼的小个子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向在座的十二名大臣们禀报道。

“还真是及时雨啊！”维卡斯脸上一喜，可得抓紧了这跟救命稻草，狠狠地落一落杰克的面皮，“快，把他们叫进来，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询问他们！”

“是，大人！”

那小个子波斯人低眉顺眼地应了一声，转身就出了大殿。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十来个浑身上下缠着白色绷带，脸上还涂抹着跌打药的波斯人，相互搀扶着走了进来。

看到这十来个人，大殿中所有人都有些愣住了。

这，这他娘地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搞成现在这副样子了？”卡特一脸愕然地看着面前的十来个波斯密探，说道。

“大人，我们，我们苦哇……”

卡特不问话还好，这刚一开口，站在最前面的一个波斯密探就放声大哭了起来。

“他们，他们简直是魔鬼！”

“上天啊，那些唐人就是这世间最恶的人！”

所有的波斯密探都开始放声哭诉了起来，那凄惨的样子，就像是妻子儿女都被唐人杀了一样。

“啪！”

看着眼前的一幕，卡特狠狠地一巴掌拍在了面前的桌子上，怒吼道：

“该死的，本大人在问你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是叫你们哭给本大人来

看的，信不信本大人现在就卫队把你们给抓起来，施以绞刑？”

听到卡特的话，大殿中的哭泣声戛然而止。

“图蒙，你说，你们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卡特因趁着一张脸，指着最先哭泣的那个波斯密探，说道。

名叫图蒙的这个家伙看起来大概二十来岁，在外貌上和汉人长得差不多，只鼻子略高了一些，眼睛呈现天蓝色：

“回大人的话，我们被唐人抓了起来，而且还被严刑拷打！”

第六百七十八章久别重逢

“你是说，倭国已经被大唐给占了？”卡特听了图蒙的话，声音中难免有些惊诧。

“是啊，进了倭国的飞鸟地区，入目所见，不管是做生意的还是兵卒，全都是唐人！”

图蒙摸了摸身上的伤口，眸子中还带着些许的恐惧之色：“刚刚上了港口没多长的时间，我们就被那些穿着怪异铠甲的唐人给抓走了！”

“他们总不能无缘无故地抓你们吧？”维卡斯出声询问。

图蒙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他苦笑了两声道：“我们也曾经问过，可是他们给我们的回复是，生得有碍观瞻，行为猥琐，需要带回去好好询问一番。”

“好一个莫须有的借口！”维卡斯冷笑了一声，道：“东方帝国一向都标榜自己是礼仪之邦，没想到对于外邦之人竟然如此地蛮横不讲理，真是可笑！”

图蒙看了维——无——错——卡斯一眼，道：“维卡斯大人所言极是！那些唐人把我们抓进牢狱之后，不仅没有询问我们，反而是把我们关了起来，不给我们饭吃，不给我们水喝，到了第三日的时候才前来提讯我们！”

“哦，他们都讯问你们一些什么？”杰克好奇道。

“姓名，来历，目的！”图蒙小心地瞄了在场的诸人一眼，吐出了这三个词。

“你说了？”杰克的声音冷了下来。

“大人，我们只是说了我们的姓名和来历，至于此行的目的，我们是缄口不言！”

图蒙有些心慌地说道：“我们只说是波斯来的商人，听说大唐物产丰饶，特慕名而来。我们咬死了这个目的，他们也拿我们没有办法，到最后的时候只能把我们全都给放了回来！”

“你说得可是真的？”卡特眯起了眼睛，小眼睛里面闪过一抹精芒。

“属下岂敢欺瞒大人？”图蒙立马把头低得更低了。同时还不断地叩首在地，将地板敲地邦邦响。

谁都没有看到，图蒙的眼睛里面透着股子嘲讽之色，若不是低着脑袋的话，怕是早就被人看到了。

“哦！”

杰克意味深长地浅笑了起来，只是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他根本不相信图蒙的鬼话。

“好了，具体情况已经询问清楚了，说说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呢！”

卡特打发这些一个个受伤颇重的波斯密使出了大殿，开始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

十多个波斯密使相互搀扶着离开了金碧辉煌的克萨和宫。图蒙是一脸劫后余生感慨之色。

“大哥，我们这么做，会不会被帝国给发现？”一名小个子的波斯人，神色间有些犹疑。

“怕什么？”图蒙瞪了那小个子波斯人一眼，道：“我们卡门家族世代被他们这些帝国的上层所役使，这次咱们更是九死一生。既然这次好不容易得到了机会可以摆脱这种状况，我们为什么还要听命于这些自命不凡的帝国蠢猪？”

“可是，我看杰克内务卿还是有些不信啊！”小个子还是有些担心。

“行了，事情竟然已经做下了。说得再多也是无用！”

图蒙面色阴沉地说道：“小九，一会回到家里之后，你立刻将近期帝国的情况做一下调查汇总，随后便乔装前往明唐酒楼。找一个名叫唐史摩卡的人，将汇总好的东西交给他！记住，一切都要小心、谨慎，万万不可被帝国的人发现。”

“大哥。你就放心吧！”小九是个看起来很机灵的小伙子，他拍了拍胸口，应承了下来。

.....

时间总是在人不经意间就会匆匆溜走。半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

转眼间，小初一已经半岁了，这小家伙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是进步神

速，足可以秒杀同龄的其他小孩子。

抱着初一坐在宽大的马车上，李元霸这心中突然有些近乡情怯起来。

“王爷，再有盏茶的时间，我们就到长安城了！”

驾车的车把式，是个长相憨厚的中年汉子，他的名字叫李良。

别看他貌似憨厚，实则是天机卫中一等一点的高手，就算是李忠和他相比都还要差上一点。

“李良啊，进城之后你就找个地方停下来吧，叫前面的恪儿还有恽儿他们也都下来。这么长时间不回长安城了，本王要带着他们好好逛一逛！”

李元霸吩咐了李良一声，把手中的小初一搁到了武顺的手里。

“夫君，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武顺轻轻拍着初一的后背，温婉地说道。

“你这刚生完孩子不过数月的时间，身子骨还有些弱，你还是带着初一先回府吧。等哪日阳光明媚，温度回升的时候，为夫再带你好好逛一逛长安城！”

李元霸摸了摸武顺那头乌黑的长发，轻声宽慰。

“如此，那夫君一定要早些回来！”

被李元霸轻抚长发，武顺的脸色有些红，“今日咱们刚回长安，父皇一定会派人来请咱们进宫用膳的。夫君若是回来晚了，父皇难免会怪罪的！”

“嗯，你放心，我只是逛逛，很快就会回府的！”李元霸应了一声。

刚好，在这个时候马车也随之停了下来，李良道：“王爷，咱们已经进了长安城了！”

李元霸随手拿了一件大氅披在了肩上，走下了马车。

说来也巧了，这里竟然是西市的入口。

想想也是，要想知道大唐近期的变化，除了西市这一片对于长安百姓而言最熟悉的地方之外，还真就没有备的地方可以取代的。

“四皇叔，怎么停下来了？”李恽裹得就像是粽子一样，跑到了李元霸面

前询问道。

“咱们在登州呆了那么长的时间，眼下终于回了长安城，你们就不想好好逛一逛？”李元霸笑看了李恪小哥仨一眼，说道。

“嘿，我原本还打算回了府中再自己出来呢，这回倒是省事了！”生性跳脱的李愔，听到李元霸的话后差点没一蹦三尺高。

李元霸见状笑了起来，道：“好了，咱们就先沿着西市好好转一转，现在是辰时，等过了午时，你们几个随我去宫中向你们皇爷爷还有父皇请安！”

第六百七十九章匹夫阁外的奇事

长安西市，依旧如同李元霸离开之前一样繁华，走在这喧闹的市区，李元霸甚至都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四皇叔，长安城也并没有什么变化嘛！”李恹一边啃着从西市小摊上买的小吃，一边向李元霸咕哝了起来。

“你小子，把东西吃完了再说话。”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道：“跟谁学的臭毛病？还有，你小子能不能不吃着嘴上的，还在说别人的不是？”

“就是，才买了几块桂花糕，都叫六哥你给吃了！”李恹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子，看那架势里面倒是没剩下多少东西。

“不就花了你几个铜钱吗？等回去了，哥哥我还你几粒金瓜子！”李恹可没有李恹那么小家子气。

“那说好了，回去你就给我！”李恹眼睛一亮，道：“几个铜板换几粒金瓜子，这买卖值了！”

“瞧你那点出息！”李恹不由得气急：“父皇总说我财迷，我看你小子才是真财迷！”

“嘿嘿，还是六哥了解我啊！”李恹这小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嘿嘿笑了起来，还真是够极品的了。

“走走走，快去匹夫阁！”

“听说那边有热闹可以看，走，快走！”

就在这时候，西市突然乱了起来，所有的人都向着匹夫阁的方向跑去。

“这什么情况？”李恹愣了一下，说道。

“这位兄台请了，敢问你们这是去做什么？”李元霸直接伸手抓住了一个二十多岁的，身着锦袍的贵公子，询问道。

“哎，我说你这人……”

那贵公子装束的家伙原本正焦急地往前冲，被李元霸这么一拽差点摔在地上，不过当他看到站在李元霸他们身后的几个魁梧汉子的时候，声音却是戛然而止：

“这位兄台，在下是要去匹夫阁！今日是程家大小姐选郎君的日子。纵然今日我们不会被选上，也要过去瞧瞧热闹！”

“程家大小姐？”李元霸眉头一皱，道：“可是卢国公家的小姐？”

那个年轻公子先是点点头，随后又摇了摇头。道：“是程家的小姐，不过并非是卢国公的千金……”

“你这人说话忒儿费劲！”那年轻公子话都没说完，就被李愔给打断了，“什么叫是程家的小姐，又不是卢国公的千金？据我所知。卢国公膝下只有三位公子，何来千金一说？”

那年轻公子听到李愔好不客气的话，眉头皱了一下，不过他瞄了一眼那几个汉子，顿时打消了痛骂李愔一顿的打算，而是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我可没说卢国公家有千金！这位为自己选郎君的程家小姐，乃是卢国公的堂妹！”

听到这话，甬说李恪他们仨，就连李元霸自己都有些被雷给劈中的感觉。

程咬金那个老货，今年怎么说都得四十五六了。他的堂妹就算再小也不可能小上三十岁吧？

再说了，在眼下的大唐，男女十二三岁就可以成亲，怎么可能还有老姑娘剩下来？

更何况还是卢国公的堂妹，为了能够攀上卢国公，那前往程府提亲的人还不把老程家的门槛给踏破了？

“那程家唐小姐闺名为何，芳龄几何？”李恪询问道。

“唐家小姐闺名为程碧婷，至于芳龄，在下还真不知晓！”那名年轻公子也有些无奈，就算这名字还是之前人家自己爆出来的。

“多谢兄台相告！”李元霸向这名公子施了一礼。便放他离去。

“那个，四皇叔，咱们要不也去凑凑热闹？”李恹看了看汹涌的人潮，向李元霸询问了起来。

“是啊。四皇叔！”李愔插嘴道：“程叔叔的堂妹选郎君哎，我们不去凑凑热闹实在是有些可惜了！”

“行啊，反正这时间上也快到午时了，咱们晌午还没用膳，没准还能蹭一顿吃的！”李元霸拍了拍肚子，说道。

“嘿嘿。四皇叔原来也爱占小便宜啊！”李愔嘿嘿笑了起来，作死地开始嘲讽李元霸。

李元霸瞪了他们一眼，道：“小子，欠抽吧你？”

“得，我不说了还不成？”李愔一边快走几步，一边说道：“不过四皇叔，贪小便宜真不好！”

话音落地，这小子就像是兔子一样往前飞奔了过去。

“这臭小子，越来越没大没小了！”看着李愔的背影，李元霸笑着摇了摇头。

“四皇叔，您别生气！”李愔听到李元霸的话，连忙给自己的亲弟弟求情：“小六就是这么一个性子，以后侄儿会好好管束他的！”

李元霸摆摆手，道：“无妨，平日里你们这些小子见到我，行为举止多少有些拘谨，就只有这小子敢在我面前上蹿下跳的。说起来，你们才是要好好改一改这性子才对！”

李恪和李恽相视一眼，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

匹夫阁外，现在是人山人海，几乎把这方圆里许的地界儿都给占满了。

透过人群往里看，只见在匹夫阁外面竟然搭建了一座类似擂台一样的建筑物，看那面积足足占了五十丈方圆，刚好把匹夫阁的大门给挡在了后面。

一个大大的“擂”字，挡住了匹夫阁的二楼。

再看那擂台的东西边缘地界，还摆放着两排的武器架，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匹夫阁三层，一个比较隐蔽的房间，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擂台，而匹夫阁外面的人却看不到这个房间。

此刻，房间里面，程咬金和他的夫人，还有一个看起来不过双十年华的女子。

只见这女子琼鼻长眉，一双慵懒半张的眸子轻眯着，雾蒙蒙，偏又像是有淡淡的流光在荡漾。嘴唇比一般女子更丰润一些，却让人感觉镶在那张鹅蛋上，出奇的契合与顺眼。

再看那身材，虽说不似武顺版纤腰柔弱，却让人感觉不到一丝的臃肿，尽管她身上穿的是华服，可是举手投足间的那股子英气，就好像那华服已经变成了紧身的劲装一般。

“俺说，丫头啊！”

程咬金穿着一身员外袍，头上还戴着一顶不伦不类的帽子，他看着那名美女子，道：“你要不要再等一等他？说不准过几天就回来了呢？”

那女子微微摇了摇头，道：“大哥，不必再等了！就算他回来了又如何，不记得小妹，还不如不见！”

“哎，你这丫头就是太执拗了，就连那袁老牛鼻子都说，那位的命……”程咬金还想要说些什么，这个时候那女子却是直接打断了他。

“大哥，这都是命！”女子微垂着螭首，手中把玩着一个锤子样的玉坠，低声道：“他若是还记得我，纵然是过了十年，二十年，他依旧会找到我！”

“爹，姑姑，时辰差不多了，咱们是不是应该出去看看了？”一身黑色劲装，看起来很是精神的程处亮从房间外走了进来，说道。

姑姑！

看来这女子便是选郎君的程家堂小姐，程碧婷了。

“老二，你先出去，俺随后就到！”程咬金扭过头吩咐了一声，这才对程碧婷说道：“丫头，你出不出去？”

“现在还不是时候，等他们过了文试，我再出去！”程碧婷的脸上闪过一丝冷色，“就算是不能和他相提并论，我程碧婷也绝对不嫁给一个什么都不会的草包！”

……

“哎呦，人还真多哎！”

李愔他们几个小孩子跑在最前面，看到这人山人海，几乎是摩肩接踵的局面，不由得惊声叫了起来。

“少见多怪！”

一个干巴巴的声音传了过来，李愔扭头看了一眼。

哎呦，熟人，老房家的二公子，房遗爱，那位史上最著名的绿帽王！

“他娘的，今天一早儿起来听到乌鸦在叫，老子就肯定有什么晦气事要发生。”李愔无奈地摇了摇头，道：“哎，鸟事竟然发生在这里了！”

“真是臭不可闻啊！”穿着一身花花绿绿华服的房遗爱，带着几个狗腿子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道：“这话说地怎么就那么难听呢？”

“难听吗？”李愔冷笑了一声，道：“老子这是对人说人话，对那啥说那啥话……”

“你敢骂本公子是狗？”房遗爱脑子转得倒是挺快，李愔话都没说清楚，就自行对号入座了。

“哎？房二公子，我可没说你是狗啊！”李愔笑了起来，那个灿烂啊。

“你……”房遗爱气急，一张嫩脸憋成了赤红色。

“哎，也不知道房相到底是怎么管教孩子的，这要是在西市让人给揍了的话，怕是房相面子上也过不去吧？”

李恪这次倒是表现出了强势的一面，毕竟这么长时间不回长安城了，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敢出来撩拨他们了。

看了看站在李恪他们身后的，那几个正对着他虎视眈眈的汉子，房遗爱下意识地又看了看跟在自己身后的几个小弟，这才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冷哼道：

“哼，不愧是王爷啊，不光是嘴皮子利索，就连威胁起人来也是毫不含糊！”

这时候，房遗爱的狗腿子眼睛尖，指着那高高垒起的擂台，道：“二少爷，二少爷，匹夫阁里面有人出来了……”

第六百八十章元霸要科考

众人循声望去，便见那堵在匹夫阁大门前的擂台上，鱼贯而出十余名精壮的青年汉子。最后面，程咬金和程处亮一前一后地走上了擂台。

方才还甚是喧嚣的匹夫阁擂台之前，在一瞬间就变得寂静了下来。

“哈哈，老夫真是高兴啊！”

见人面露三分笑，这程咬金可是酣畅淋漓地大笑了起来，“老夫的堂妹，闺名程碧婷，时至今时今日，芳龄已是二十有六！今日，老夫在这阁前设下两道考验，若是有人能够闯过这两道考验的话，老夫的堂妹自然会出来相见！”

程咬金环顾了一下四周，道：“好，接下来我们就进行第一项考验！想必诸位都知道，我们大唐虽说是以武立国，可是自建国以来，为了让更多的士子以及有才学之士，能够出仕为我们朝廷的发展效力，我们朝廷每年都会分期举行常科以及制科。”

一边说着，程咬金一边搔了搔耳朵，继续说道：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所重视，俊士等科亦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武德年间要求很高，到现在的话已经渐废。是以，明经、进士这两科，便成为我大唐常科的主要科目！”

“啪啪！”

说到这里的时候，程咬金拍了拍手掌，随后便见一水的壮汉，搬着小桌子、小凳子以及薄薄的隔板急匆匆地跑了上来，将小桌子和隔板快速地安装好。

很快，小桌子、小凳子被安装了起来，那是一个个不过四尺见方的小桌子。中间用隔板分隔开来，随后在桌子上备下了笔墨纸砚。

那样子就像是要举行常科考试一样。

“这是要做什么？”

“难不成是要咱们在那擂台上考试不成？”

“开什么玩笑？我们又不去当进士，考什么考？”

看到擂台上的一系列东西，下面的那些个有心当程家姑爷的王孙贵族，或者富家商贾们全都窃窃私语了起来，就连李恪他们都不例外。

“四皇叔。您说程叔叔这是在作甚子？”李恪昂着脑袋看着李元霸，轻声询问。

“是啊，四皇叔。”李恹亦紧跟其后，“总不会是想要文试招亲吧？”

李元霸嘴角流露出一丝笑容，道：“谁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以程咬金这老货，那满肚子的花花肠子来看，这次的事情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嘿嘿，四皇叔，要不你也上去试试？”李恹嘿嘿笑了起来。“就算是不能当他们老程家的姑爷，也得着实恶心恶心程叔叔不是？”

“啪！”

李元霸瞅准李恹的后脑勺就来了一巴掌，道：“你小子，还真是会给你四叔挖坑啊！”

“这有什么？”李恹满不在乎地摸了摸后脑，道：“先不说您能不能过，单单是这里有这么多人，就肯定选不上您，您就当玩玩了！要不是我们几个年龄太小了。我们也会上去掺和一脚的！”

程咬金之所以上台之后就说出程碧婷的芳龄，为的就是叫那些个年纪小一些以及上了年纪的老家伙们退出。要不到时候就算是过了前面的两项测试，怕是程咬金那老家伙也会叫程碧婷拒婚不嫁的。

无.耻？

这老东西完全干得出来这无.耻的事情来！

.....

擂台上，等足足一百多个小房间布置完成之后，程咬金继续说道：

“诸位都知道，咱们大唐的明经、进士两科，试策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明经重帖经、墨义。这帖经吗。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

这样说着。程咬金伸手从袖子里拽出来一本诗经，还装模作样地比划了两下：

“至于墨义吗，起始就是对经文的字句作一些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这亮点都已经在桌案上的考题中了。还有一点比较重要，那就是‘诗赋’。正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诗赋，便是此次第一次测试的重中之重！”

“啊？帖经墨义，还有诗赋！”

“这程老公爷还真是要给咱们来一次常科的科考啊！”

得，这回是没得玩了，这要是读书读的少了，帖经墨义还好说，诗赋没有一定的文学功底可是作不出来的。

相比起那些愁眉苦脸的应试者，李元霸的嘴角却是翘了起来。

“诗赋？”李元霸嘴中咕哝了一声，心道：“这他娘地不就是古诗文默写么？老子有此后一千多年间的几百上千首诗词在手，还怕什么狗屁诗赋？要不，就去搀和一脚吧！”

“请诸位前来应试！”

就在李元霸想到这里的时候，程咬金一摆手，示意擂台下面的人依次上台，这老家伙自己却是一转身进了匹夫阁中。

李元霸扭头看了看四周，见有人开始动身了，便将披着的大氅上的帽子掀起来，扣在了脑袋上，随后在李恪几个小家伙惊讶的眸光中，跟在人流里向着擂台的方向挤了过去。

因为擂台上只有一百来间‘小屋子’，所以这些想要当老程家姑爷的人，只能是分几波上台应试。

李元霸动身得快，所以很幸运地在第一波就抢占到了一个位子，正襟危坐在小桌子后面，看向了摆在桌子上的试题。

首先，这贴经的试题只有两页，一页一道题，简单的说来就是《诗经》还有《论语》里面的东西，给上句要求填写出下句，给下句要求填写出上一句。

其次，就是墨义的题目了，只有一页，上面是《论语》当中的某一句话或者某两句话，要求将这一两句话完美地解释出来。

这两种考题的形式，和李元霸前世高考的时候所做的语文试卷中的古诗文默写以及解释，在形式上是完全一样的。

好在李元霸前世研习的乃是历史，尽管他的专业是大唐文学，可是因为

历史熏陶，对于古文学也有很深的了解，不过是《诗经》和《论语》，这对于李元霸而言，完全就是小意思。

第六百八十一章春.日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嗯，它的下一句……对了，是：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道之云远，曷云能来？的前句……对，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李元霸还真是下笔如有神，那不慌不忙的样子，还真是有着欠抽的潜质。

几乎是没有丝毫的停顿，李元霸下笔洋洋洒洒，手上使的好像不是狼毫笔，而是前世他熟悉的碳素笔一样，行云流水般地将两页贴经试题以及一页墨义答完，李元霸的精神彻底放轻松了下来。

相比起李元霸的轻松随意，其他的应试生们就有些苦逼了。

每一个人面前的贴经和墨义三道题都不相同，他们其中有很多人并不是专业的士子，所读的书目有限，就算能背下来也没有多少。

所以，大部分想要当老程家姑爷的人，三道题中能够答出一两道来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就算是那些出身于世家大族，穿着一袭白色士子服的士子们，能够答上三道题来的人也是少之又少。

……

贴经和墨义答完了，接下来的便是诗赋。

诗赋的题目很简单，因为刚刚过了冬月，渐入初春，程咬金便要求应试者以‘春’为题，作诗一首。

“现在正是初春，以‘春’作诗，这程咬金也不算是太傻。不过，后世那么多咏春的诗词，我抄……哦，我要作哪一首呢？”李元霸摩搓着下巴，脑袋里面闪过很多诗词。

泱泱华夏，上下五千年，从大唐到后世还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时间。

在这一千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华夏不知道诞生了多少优秀的诗词歌赋。若是仅有一两个选择的时候，倒是能够很快就做出抉择，可是当可供选择的数量太多的时候，李元霸反而不知道做什么选择了。

“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杜甫的《春夜喜雨》、贺知章的《咏柳》……这些都是流传千古的名篇。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诗词大家虽说都是属于唐时代的，可是现在才不过635年，他们都还未曾出生呢，所以我用起来也不怕被人说是抄袭！”

华夏的文人墨客。对于春的感慨良思从来都不匮乏。现在李元霸是随便哪一首挑出来就是了，都用不着费力。

想到这里，他脑中灵光一闪，迅速地找出了宋朝朱熹的一首《春日》来：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朱熹，世称朱文公，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

首句‘胜日寻芳泗水滨’，‘胜日’指晴日，点明天气。‘泗水滨’点明地点。‘寻芳’，即是寻觅美好的春景，点明了主题。下面三句都是写‘寻芳’所见所得。

次句‘无边光景一时新’，写观赏春景中获得的初步印象。用‘无边’形容视线所及的全部风光景物。‘一时新’，既写出春回大地，自然景物焕然一新，也写出了作者郊游时耳目一新的欣喜感觉。

后面的三句、四句也是流传后世，广为流传的名句、

三句‘等闲识得东风面’。句中的‘识’字承首句中的‘寻’字。‘等闲识得’是说春天的面容与特征是很容易辨认的。‘东风面’借指春天。

四句‘万紫千红总是春’，是说这万紫千红的景象全是由春光点染而成的，人们从这万紫千红中认识了春天。感受到了春天的美。

从诗中所写的景物，以及字面上来看。这首诗是在写游春观感，但细究寻芳的地点是泗水之滨，而此地在宋南渡时就已经被金人所侵占。

不过现在可是唐朝，可没有这泗水之滨被金人占领的事情。

是以，诗人将圣人之道比作催发生机、点燃万物的春风。这完全就是一首寓理趣于形象之中的哲理诗！

“好，就是这一首《春日》了。我看这此前来的测试的人，能够超过我的，怕是寥寥无几了！”

吹了吹宣纸，李元霸直接站起身来，就往擂台下走去。

那几个站在擂台边缘的人都愣住了，心说这是怎么回事？不过半柱香的时间，这贴经、墨义还好说，这诗赋可不是短短的盏茶时间就能够作出来的。

“你，等一等！”靠近擂台最边缘的一个青年汉子，叫住了李元霸，道：“你答完了？”

“完了！”李元霸点点头，道：“好了，这卷子就留在这里，你们随意传看，我先下去了！”

说完，李元霸就不再搭理那些人，径直走下了擂台。

那些正在愁思苦想的测试的人也感到很奇怪啊，这人是不是猴子送来的救兵，这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贴经、墨义还有诗赋？

“四皇叔，你测试完了？”看到李元霸走下了擂台，李愔溜烟地迎了上去。

“嗯！”李元霸点了点头。

“那答得怎么样？”李愔好奇地问道。

李元霸的嘴角微翘，道：“程咬金这老货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净出一些简单的题，想必这第一项测试应该会有很多人能够通过吧！”

“啊？”里隐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色，“我还以为您能够给我带回去一位小婢婢呢，唉……”

“你这臭小子，说话真是越来越离谱了！”李元霸哭笑不得地摇摇头。

……

“当！”

又过了有半柱香的时间，被立在擂台正中央的一方铜锣被敲响了，随后那些站在擂台边缘的青年汉子们口中大吼了起来：

“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快快放下手中的纸笔，不能再答了！”

一边这样说着，他们还上前既不开始收取每个人桌子上的三张宣纸。

“唉，我还没有答完呢，再给我一点时间吧？”

“大哥，这位大哥你就行行好吧，我只剩下了最后两句诗了！”

“咱们的题一样吗？来帮我看看这一题怎么答？”

见到那些青年汉子一收各人桌上的宣纸，那些前来应试的人全都变得紧张了起来。

“行了，别唧唧歪歪的，再不放下纸笔，老子把你们从擂台上丢下去！”

对于这些拒不交卷的人，这些擂台边上的青年汉子们可不会对他们客气，毕竟将事情拖延到现在还没有答完，那就有九成九的可能，不会通过第一项测试了。

.....

匹夫阁三层，另外一个房间中有两张桌子，一张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山珍美味，美酒佳酿，而另外一张桌子上却是摆放着满桌子的宣纸，也就是刚刚那些应试者们答得贴经、墨义以及诗赋。

七八个国子监的官员，围坐在有宣纸的这一张桌子旁，彼此之前全都放着狼毫、朱砂，有其中两个老家伙还带着圆圆的眼镜。

“孔老，不知道这次程公爷的测试当中，会不会有绝佳诗赋出现呢？”国子监从四品的司业名叫林长发，他手中捏着一章贴经答卷，同弘文官的孔颖达谈笑道。

“林司业是不是在说笑？”一个鹰钩鼻的老头子，冷笑了两声，道：“不过是卢国公临时弄出来的东西罢了，前来参加测试的都是一些附庸风雅、浪得虚名的士子。就他们又能创作出什么佳作来？”

“莫大人这话却是有些过于偏激了。”虞世南摸了摸颌下的短须，道：“武王殿下曾言：‘高手在民间’。你焉知这些士子之中，没有藏龙卧虎？”

“虞大人此言差矣！”鹰钩鼻子莫大人争辩道：“若是有才能的士子，岂会过来追求一个二十五六的老娘子吗？”

“莫大人慎言！”孔颖达的脸色微微一变，说道：“程小姐毕竟是卢国功的堂妹，以程家的高门大户而言，岂会没有人前去提亲？只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程小姐一只不曾出嫁，莫大人这样说话怕是有些不妥。”

“这有什么？既然这件事情是事实，又有什么不能说的？”莫大人不屑地笑了起来。

“能说，为啥不能说？”这个时候程咬金推门走了进来，“这话如果不让老子听到，自然是可以说的，可是现在被老子给听到了……你他娘地有多远就给老子滚多远！”

“噗！”

刚刚喝下一口茶的虞世南，直接给喷了出来。

这次可好，捉奸捉双，抓贼抓脏，倒霉的莫非直接被程咬金给逮了个正着！

“你，你……程知节，纵然你是国公，也不能如此侮辱朝廷命官！”

鹰钩鼻子莫大人，名字叫莫非，同样是国子监司业，不过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长孙无忌的远房表亲，说起来，也算是和长孙皇后也是有些关系的。

“滚，匹夫阁是老子的地盘，你信不信老子告你一个私闯民宅之罪？”对于他，程咬金可没有丝毫的同情之心。

“你……好，好得很，我会将这件事请禀名皇上的！”莫非冷哼了一声，站起身来就要往外走。

这个时候，程咬金却说了一句：“告吧，随便告，反正这是老子的私事，你他娘地就算是告到姥.姥家，最后倒霉的也是你自己！”

第六百八十二章放榜

简直就是神补刀！

想也是，这次程咬金为了堂妹程碧婷的亲事，只是以私人的名义邀请了这些当世的大儒过来，就算是那莫非搞到李世民那里去也不会怎么样，甚至还可能会被李世民给申斥一顿。

所以，程咬金可以说是有恃无恐啊！

已经走到门口的莫非脚步一顿，回过头来恶狠狠地瞪了程咬金一眼，随后便头也不回地王匹夫阁外走去。

“哈哈，实在是抱歉，诸位大人！”待那莫非走了出去，程咬金马上换上了一副笑脸，道：“让这么一个东西搅了诸位的兴致，实在是对不起诸位啊！”

“没什么，不过是些许小事，卢国公客套了！”

虞世南等人全都站起身来，对程咬金还了一礼。

程咬金让到了一边，对诸位文学大家说道：“诸位大人，这些应试者的考卷全都在这里了，不知道诸位什么时候能够阅完啊？”

孔颖达摸了摸花白的长须，道：“卢国公只需要给我们两刻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如此，那老夫就拜托诸位了！”程咬金向众人再次行了一礼，继续说道：“诸位不要客气，这些东西尽管吃，若是凉了的话，老夫会派人过来将这些东西撤下去，给你们换上新的！”

“不必如此！”虞世南连忙说到：“若是卢国公有心的话，还是给我们一个安静的环境吧！”

“哈哈，好好好！”程咬金点点头，转身出了房间。

“那，诸位同僚，咱们……开始吧？”孔颖达对在做的众人拱拱手，当先抄起了一章宣纸。

“沙啦啦！”

一时间。整个房间中传来了宣纸抖动的声响。

.....

“杜玄德？我记得礼部尚书，杜成枫杜大人的公子便名为玄德吧？在如此短暂、喧嚣的环境中，竟然能够酝酿出如此之诗。不愧是出身世家大族的！看来这位杜公子是可以通过第一项测试的！”

看过名为杜玄德的考卷，林长农忍不住感慨了一声。

“嗯！笔锋犀利。春景跃然纸上，只是这三四句在衔接上还有待斟酌，不过以这个年纪来看，也算是极为不错了。”虞世南从林长农的手里接过宣纸看了看，也笑着点起了头。

众人闻言也全都凑了过去，毕竟礼部尚书的名头在那压着，那可不是白拿的！

就在众人都将目光看向虞世南手中的宣纸的时候，此刻孔颖达的举动却是有些反常。

“这。这，好诗，好诗啊.....”孔颖达作为孔子的后代，在文学造诣方面简直堪称国宝级的，即便如此，他也忍不住叫起好来。

“孔老.....孔老？”

“孔老，是什么好诗，竟然让您如此失态啊？”

“这情况似乎不对啊！”

此刻，众人总算是看出了孔颖达的情况不对，连忙开口询问了起来。

孔颖达没有说话。而是直接将手中那张薄薄的宣纸用双手托举着，像是在托举着什么宝贝一样，交到了诸人的手中。

众人齐齐向着那张宣纸看去。但见宣纸之上笔走龙蛇地写着一首七言绝句，题目是《春日》：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李元霸腹中有文华，再加上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这笔走龙蛇，看起来自然是极为赏心悦目。

“这首诗写得乃是在泗水之滨游春观景，晴日、东风.....妙啊，妙

啊！”林长农的眼睛骤然一亮。拍起了手掌。

虞世南不停地拧着下巴上的美髯，道：“特别是这后两局。‘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等闲识得’指春天的面容与特征很容易辨认。‘东风面’借指春天。万紫千红的景象全是由春光点染而成的，让人从中感受到了春天的美！”

“不仅如此！”

终于回过神来的孔颖达站起身来，走到了窗台的位置，看着下面依旧热闹的人群，说道：

“当年，我孔氏先祖孔丘孔仲尼，曾在洙、泗之间弦歌讲学，教授弟子，是以这‘泗水’便是暗指孔门，所谓‘寻芳’便是指求圣人之道。‘万紫千红’更是在说孔学的丰富多彩。”

说到这里的时候，孔颖达颇有些不可思议地摇了摇头，道：“将圣人之道比作催发生机、点燃万物的春风，这作诗的李大德，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如此诗作，足以流传后世千百载！”虞世南点点头，道：“虽说此次卢国公并不要求我等排出这些人的名次，不过单以诗赋这一点来看，还必须排出个甲乙丙丁来不可！”

“对，虞大家所言极是！”

其他众人也跟着一起随声附和。

结果，这一次本来是为了程碧婷选郎君测试，竟然成了科考排名，还排出个甲乙丙丁来，这群老家伙也真是够了！

.....

时间很快就到了午时三刻，就在擂台边上的众人还在议论纷纷的时候，有眼尖的人看到匹夫阁里面又有人出来了。

两个汉子搬着一面上面铺着一张大红纸的告示牌走了出来，直接戳在了擂台的边缘开始展示。

程咬金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告示牌旁边，指着告示牌上的红纸说道：

“诸位，通过第一项测试的人，名字都已经写到了这张红纸上！哈哈，是不是很有科考放榜的样子？还别说，这此的成绩，还真是老夫请以孔颖达

孔老夫子、虞世南虞国公为首的一众文学大家，共推出来的排名！你们自己来看吧。对了，稍后老夫会公布第二项测试，所以你们最好速度快点！”

“走走走，过去看看！”

程咬金话音刚落，所有方才参与测试的人，全都往告示牌的方向挤了过去。

“嗯？四皇叔，怎么上面没有您的名字啊！”

在告示牌上面找了半晌也没见李元霸的名字，李恇有些焦急地问了出来。

“小七，你是不是傻？”李恇没好气地瞪了李恇一眼，道：“你想刚才四皇叔连上擂台都带着帽子，担心被人给认出来。这在考卷上面留下名字，怎么可能留真名？”

李恇不服气地回瞪了李恇一眼，道：“哼，就你聪明，那你倒是说说看，这上面哪个是四皇叔？”

第六百八十三章打擂

“嘿嘿，你还真是问对人了！”李悛嘿嘿一笑，道：“你看这上面有多少位姓李的？”

李悛抬头仔细数了数，道：“七位！”

“看到这头前第一位了没有？”李悛颇有些得意地指着红纸头名甲子位，道：“这第一位便是四皇叔！”

“你怎么知道的？”这回甭说李悛和李恪了，就连李元霸都有些好奇。

○，

“我记得四皇叔曾有一字，曰‘大德’。”李悛摇头晃脑地说道：“你们说，这李大德不是四皇叔，还能是谁？”

“四皇叔，六哥猜对了吗？”李悛和李恪同时把脑袋扭向了李元霸了。

李元霸点点头，道：“好了，第一项测试就刷下来至少两百来人，这剩下的不过三十来个，我还真是有些期待这第二项测试了！”

“当当当！”

过了有盏茶的时间，又是一阵清脆的铜锣声响了起来，却见几个身高绝对超过八尺的彪形大汉，各自抱着一根和他们一般高，足有婴孩胳膊粗细的木质棍子，随铜锣之声鱼贯而出。

他们径直来到擂台正中间，一动不动地戳在那里，一个个倒是很有打手的味道。

“诸位，家父定下的第二条测试，便是只要能打赢这些汉子中的一位，或者是在哪一位汉子的手下坚持五十个回合而不败，或者坚持一百个回合还能够站在台上的，便算是通过第二项测试了！”

程处亮是第二项测试的说明者，他来到那些汉子正前方，继续说道：

“当然了，只有通过第一项测试的人，方能继续进行第二项测试，所以请剩下的人上台挑选一人，进行测试！”

妈蛋。这摆明了是不想让那些人通过啊！

众所周知，自从大唐建国以来，虽说盛行武风，可毕竟穷文富武。

虽说大唐不乏门阀大家、富豪氏族，可是能够承受得了练武那份苦的人又有多少？

这些想要成为老程家姑爷的人，不过是想借着老程家这棵大树为跳板，成功在大唐朝廷出仕为官，要论这才学自然是有一些的，可若是论到武功的话，能够初入武学就算不错了。

武学大家？

谁又有李元霸那么变态？

所以。听到程处亮的话，那些通过第一项测试的人，除了极个别的几个，全都傻了眼了，这还要不要人活了？

“这不公平！我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哪里会是这些浑身肌肉，武力不凡的壮汉的对手？”

一个通过第一项测试，长得颇为清秀的青年士子，当即发出了抗议。

“是啊。我们纵然有些武力，也绝对不是这些汉子的对手，国公爷既然愿意嫁妹，就不应该出这样的测试科目。这让我们这些读书人。情何以堪啊？”

杜玄德也提出了抗议，毕竟这家伙虽说文采是有一些，可是要论武力值那就是战五渣，撑个十招二十招的还可以。五十招，战都站不起来了。

这有擂台，自然就肯定有看热闹的人。再加上这种事情在长安怕是有史以来的独一份了，擂台周围那些无缘参与测试的人，却是在此刻炸了天。

“就是，就是啊！你卢国公府为小姐招郎君，怎么能够设下如此艰难的测试？”

“这些汉子一看就是行伍中人，他们在战场之上杀伐惯了，与他们对敌，岂不是苦了这些手拿笔杆子的少爷、公子吗？”

“换考题，换考题！”

没有热闹看可不行，你卢国公府这么干就是不想把小姐嫁出去！不行，为了热闹必须让程府把第二条测试给改了。

“这群家伙还真是嫌事情闹得还不够激烈啊！”看着周围群情激愤的人，李元霸嘴角再次翘了起来。

“那是自然了！”李恹也跟着嘿嘿笑了起来，“咱们长安城的百姓啊，最喜欢凑热闹了，谁要是不给他们热闹看，他们就得和谁拼命！”

“得，看这回程家二哥如何收场！”李恪看着擂台上依旧是一副不紧不慢姿态的程处亮，说道。

李恹还想要再添上两句，这个时候，擂台上的程处亮却是发话了：

“诸位请静一静，请静一静！”

还是这老程家有先见之明啊，知道说出这第二项测试的时候，肯定会引起众人的不满，直接抄出一个大扩音喇叭来，大喊了起来：

“既然诸位并不满意这次的测试，那我就将测试条件放低一些，只要能打赢这些汉子中的一位，或者是在哪一位汉子的手下坚持三十个回合而不败，或者坚持六十个回合还能够站在台上的，便算是通过第二项测试了。这样，诸位还有什么意见吗？”

老程家主动放低了姿态，这下擂台周围的人是啥都说不出来了。

“好，既然如此，就请方才通过第一项测试的人，上台打擂吧！”

程处亮丢下了这么一句话，转身就往匹夫阁里面走去。

.....

没有了老程家的人在外面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那些可以参与第二项测试的人，似乎放松了很多。

但是看着擂台上那些威武雄壮的汉子，这些应试的人还是有些犹豫不决。

“既然你们都胆小不敢试，那我先来！”

过了足足有半柱香的时间，终于有人出头了。

说话的是一个看起来不过三十岁上下的最青年士子，他身着淡蓝色的士子服，腰间斜挂着一柄三尺青锋。

在擂台下面猛然往上一跃，踩在了搭建擂台的小木柱上，随后右手往另外一块高一些的木柱上一撑。

一个鹞子翻身，上了擂台。

“好！”

这青年露出一手，顿时迎来了擂台下面一连串的较好声。

那青年士子对擂台下的众人傲然一笑，随后挑了面前这些彪形大汉中，一个相对来说要矮一些的汉子，拱手道：

“在下幽州赵牧，请兄台赐教！”

那彪形大汉也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随后又有些挑衅地对赵牧勾了勾手指。

“哼！”

似乎感觉到自己被人给小看了，赵牧冷哼了一声，右手抽出了腰间的长剑，随便挽了个剑花就冲将了上去。

“来得好！”

对面那汉子眸子中精光一闪，木质的棒子在他手中就像是活了一样，上下翻飞，简直舞出了花来。

“锵锵锵！”

不过是十数个呼吸的时间，两人即已经对战了十七招，从眼目前这个架势来看，那个叫赵牧的小子，倒是能够撑过六十个回合。

“四皇叔，这家伙还挺厉害的嘛！”

李愔目不转睛地看着擂台上的打斗，声音听起来很是兴奋。

“厉害吗？”李元霸不置可否地摇摇头，道：“难道你看不出来，是那个汉子在故意放水？”

“啊？不是吧？”李愔不可思议地说道，“难不成他们是亲戚关系，或者那汉子收了那个赵牧的钱，故意放水让他通过第二项测试？”

李元霸眯着眼睛说道：“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我感觉这件事情有古怪啊！”

就在两人说话间，擂台上的两人已经打了有五十个回合了，再有十个回合就到了约定的六十个回合。

这个时候，那个持棍的汉子甩出的棍子陡然一个加速，击打在了赵牧的后脖颈上，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寸，赵牧脚下一个踉跄，往前挪了两步，一个狗啃屎摔在了地上，晕了过去。

“喂，站起来啊！”

“还有九招就能够撑到六十个回合了，现在倒下岂不是太可惜了？”

眼见着赵牧倒在了地上，那些围观的众人可是不干了。

正看得上瘾呢，眼瞅着就到了六十个回合，怎么就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了呢？

“没有撑过六十个回合，赵牧挑战失败！来人啊，把赵公子扶下擂台！”

程处亮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擂台上，指挥着几个护卫家丁，把赵牧从擂台上扶了下去。

程处亮敲响了铜锣，喊道：“有请下一位！”

“杜公子，你上吧，方才赵公子都可以撑下五十个回合，更何况是您了！”

“是啊，那些汉子看起来很是强悍，可是照方才的样子来看，也是一些样子货，应该能够撑到六十个回合！”

“王公子，要不您上去试试看？”

赵牧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其他的几十个通过第一项测试的人，在周围人的撺掇下，一个个变得跃跃欲试了起来。

终于，又有几个自认为练过武的公子、士子上去挑战，但是很奇怪的，那些上去挑战的人，差不多全都能在那些个彪形大汉手底下坚持五十来个回合。

最不济的，就连一个看起来瘦得像根麻杆一样的青年，都能够在他们手下走上三十招。

这下，甭说是那些通过第一项测试的士子们了，就连那些普通的百姓都看出来这件事情的怪异来了。

“原来如此，他们故意表现地如此不济，就是为了让那些通过测试的人上

台于他们打斗，而非是吓得他们知难而退！！”

李恇皱着眉头看着台上经过了二十多长打斗，却依旧表现地龙精虎猛地彪形大汉，说道。

第六百八十四章三招撂倒

“嘿嘿，好一个以退为进，诱敌深入啊！”

李惜嘿嘿诡笑了起来，道：“怪不得父皇总说程叔叔是个臭不要脸的老货，这次他是把整个长安城的士子们都戏弄了个遍啊！”

“也不尽然，也可能是程家的堂小姐吩咐的！”李恪摩搓了两下光洁的下巴，扭头看了李元霸一眼，道：“四皇叔，你不去试试吗？”

李元霸笑了笑：“跟他们打？你们难道不觉得是四皇叔欺负他们吗？”

“可是四皇叔……”李恪还想要在说些什么，这个时候人群中突然传来了叫好声。

“好，打他后背啊！”

“小心后面，好样的！”

李元霸等人寻声望去，便见一名长得颇为精悍的青年士子已经与其中一名彪形汉子战在了起来。

“公子，接刀！”

两人闪转腾挪，彼此交击了四十来招，当那名青年士子有些支撑不住的时候，擂台下面传来了一道叫喊声，随后便见一柄横刀从台下飞了上去。

“好！”

青年士子喊了一声，猛地抽出横刀，身子微微一斜，狠狠地朝着彪形大汉斜劈了过去。

不得不承认，青年士子的那个劈砍动作，从出刀到举刀劈下，真是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那般，很是精彩，也惹地周围百姓们纷纷叫好。

那彪形大汉也不是吃素的，反应奇快，在那横刀将将要挨到他的左面肩膀的时候，很是轻巧的用脚尖在手中紧握着的棍子上蹬了一下。

“当！”

一道脆响声传来，棍子横向飞起，将青年士子劈砍过来的横刀给挡了回去。

青年士子立即想要变招，可是彪形大汉根本就不给他机会，他手中的棍子突然由上变向前，直击了出去，狠狠地戳在那名青年士子的肚腹上。

“蹬蹬蹬！”

青年士子一连退了好几步。疼的他直接弯下腰，摊倒在了地上，到后来用不着彪形大汉在上前补上一棍了，直接摆手示意认输了。

这情景让周围百姓刚刚点燃的热情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一片嘘声四起。

“四皇叔，您快上吧，再不上的话，连我都想上去狠狠教训教训那些个装模作样的家伙了！”李愔在李元霸身边，有些焦躁地跳了起来。

“怎么。你就不怕我也输了？”李元霸瞄了李愔一眼，说道。

“您还能输？”李愔是一脸的不相信，“除非是您自己主动认输的！”

“你小子……”李元霸哭笑不得的摇了摇头，道：“还是再等等看吧！”

……

可能是之前那个青年士子的下场实在是有些惨，毕竟被一根粗直的木头棍子狠狠的戳在肚子上，那下场也绝对好不到哪里去。

反正那名青年士子是躺着被抬下去的，所以等了半晌也没见那些通过第一次测试的人，上去挑战那些彪形大汉。

就在周围的百姓都等的不耐烦的时候，李元霸终于站了出来，也不说话。只是慢慢地走到了擂台上。

“未请教？”

打了这么多场，这些汉子们也有些烦了，为了不“误伤”，其中站在最东侧的那个汉子主动站了出来，向李元霸拱了拱手。

李元霸很是轻描淡写地瞥了那汉子一眼，道：“李大德！”

一下子，那些等的不耐烦的百姓们又瞬间聚拢过来，而那名彪形大汉就像虽被侮辱了一样，脸色有些涨红。

也是，相比起之前的那些士子。都是他对那些人投以青眼，哪里被人这

样瞧不起过？

匹夫阁三层，有一位看起来很漂亮的小姑娘坐在窗前，而她的对面。则是坐着程碧婷。

“小姐，之前那些士子真是弱啊，连程大他们的五十招都撑不过去，现在又上来一个不怕死的，嘻嘻！”

小姑娘一脸灿烂笑容，好像擂台上的李元霸已经躺在了地上了一样。

“好了。小月儿，不要调皮了！”

程碧婷瞟了下面的擂台一眼，脸上看不出一丝的表情，“这样的打擂再看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关上窗户吧！”

“可是小姐，人家还想继续看呢！”那个名叫小月儿的小姑娘有些不乐意地嘟起了樱桃小嘴。

“那你看吧，我累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程碧婷那精致的脸上，神色一下子黯淡了下来。

“是，小姐，是小月儿不对！”小月儿低下头小声说到。

“小月儿，怎么就不对了呢？我是真的有些乏了！这样吧，再看一场，实在是没有看头的话，便叫大哥结束了这无聊的招亲吧！”

程碧婷有些意味阑珊地看了下面一眼，美眸中透出了一丝迷茫。

擂台上。

那彪形大汉亮出了自己的武器，不待李元霸出招就率先出击，用坚实的棍子朝着李元霸的太阳穴位置猛砸了过去。

看来那汉子确实是有些急了，竟然想要一招制敌。

再怎么说明，李元霸也是久经沙场的人了，所以他的反射神经很快就反映了过来，在那棍子砸过来之际，一个侧身就躲闪了过去。

那彪形大汉手中的棍子迅速停住，朝李元霸的腰间横扫过去。

李元霸也不强接招，而是身体往后一弯，用铁板桥躲过了横扫过来的长

棍。

仅仅是这两下看似希松平常的两招，却是得到了擂台下百姓们的叫好声。

纵然只是一些普通百姓，可他们也明白，在那电光火石之间躲开如此又快又狠的两招攻击，可不是平常人能够做到的。

彪形大汉见自己原本占尽先机的两招都失了手，明显呆愣了一下。

李元霸马上抓住这个好机会，脚步只是错了几下竟然就来到了那彪形大汉的身后，右手朝着肌肉大汉的脖颈位置斜劈了下去。

那彪形大汉可没想到李元霸竟然会移动地这么快，等到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来不及了。

一个躲闪不及，就直接被李元霸一记手刀砍在了脖颈上。

“咔嚓！”

很沉闷的一道响声传来，却见那彪形大汉，竟然就那么软塌塌地倒在了地上，眼睛一翻，直接去幽会周公的闺女了。

碰上李元霸，算他倒霉，三招撂倒！

第六百八十五章据入匹夫阁

“哗！”

不过简单的三个回合，李元霸就把这龙精虎猛的汉子给直接撂倒了，实在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在沉寂了几个呼吸的时间之后，擂台上传来了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

“老天，我不是在做梦吧？”

“快打我一巴掌看看，这，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嘿，刚才还把那些士子们欺负地像耗子一样，现在这么两下就被击倒了，报应，真是报应啊！”

围观的百姓们还是倾向于弱者的，很明显，李元霸所代表的那些通过第一项测试的士子们，就是绝对的弱势群体了。

相比起第一项的科考测试，后面的第二项武测，对于大多数通过第一项测试的人而言，要难上很多。

虽然进入贞观年间之后，李世民讲求的一直都是文武并重，甚至更加重武，但是更多的人却并没有让自己的子侄后辈去习炼武艺，而是转向去学习文史以及管理之道。

因为满朝的文武百官都明白，正所谓以武立国，以文治国。

既然这诺大的天下已经被前人打下来了，那么后世人所要做的就是更好的管理它。

所谓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这就是为什么更多的人选择习文，放弃练武的根本原因。

再者说了，若想要依靠军功在朝廷里面建功立业，那就只有上场杀敌这一途可走，那可是动不动就会横尸沙场的，这要是死了，谁给这些王公贵族、文武大臣们传宗接代呢？

是以，对于突然出了李元霸这么一个牛人，在场的王公贵族子弟们全都感到不可思议。

也有人表示异议。认为是那台上的汉子在故意放水。

“哎，我说不会是他们在故意放水吧？毕竟刚才那个大家伙，可是在实力上完全碾压那些土子的？”

“是呗。最不济的人都可以撑上二三十个回合，怎么到这里却像是在闹着玩一样.....”

“要不。王公子，你再上去试试看？”

围观的百姓们意见不统一，不过对于出线的第一个人，所有围观的甭管是那些王公贵族子弟，还是平民百姓们，都致以热烈的掌声。

有了第一个带头的，仅剩的十一二个通过第一项测试的人，又有些蠢蠢欲动了。

之前。围观众人口中所谓的杜公子、王公子粉墨登场了。

可是让围观众人大跌眼镜的是，他们不过才坚持了短短数个回合的时间，就败下阵来，甚至连丁点反抗的力量都没有。

得，仍旧抱着侥幸心理的他们，自然是一个都没有通过了。

不过，人就是这样，他们做不到的事情，也不相信别人能够做到，毕竟李元霸刚才的举动实在是太嚣张了。三招就把在他们看来是无可战胜的彪形大汉给击倒了，这他娘地明显是在作假啊？

“不公平，我认为你们作假了！”

那个什么礼部尚书家的公子。第一个站了出来，很没有气量地叫喊了起来：

“我们费心费力都不能够将你们给击败，那家伙却是三两下就把你们中的人给打倒了，明显是在作假，我不服！”

一边这样说着，他还一边把手指向了李元霸。

一时间，李恪等人全都对这家伙怒目而视。

“不服？”

李恪没好气地瞪了杜玄德杜公子一眼，道：

“你这家伙真真是好没道理！你做不到的，不带表别人也做不到！别说是

我身侧的这位。你信不信，就算是我也能够在三招之内把你给干趴下？”

嘿。敢情我好欺负是不是？连个黄口小儿都敢替人出头，和我对着干了！

虽说这一年的时间。李恪三兄弟一直跟在李元霸身边南征北战的，可是到现在他才不过十四岁，身子都还没有长开呢，这在杜玄德看来，自然是黄口小儿了。

被一个黄口小儿当面指责，以杜玄德那针尖大小的尿性，自然是怒火冲霄了。

“你……哼，和你打，别人只会笑话我杜玄德没有气量，欺负小孩子！”

尽管杜玄德有想掐死李元霸的冲动，不过他还是强压着怒火，将矛头指向了李元霸，道：

“李大德，你若是够胆儿的话，别躲在一个孩子身后，上台来和我打！”

“这个傻老帽，老子上去时替你挡枪，你可倒好，自己主动去撞铤口！”

李愔在心里暗骂这杜玄德不识好人心，不过也确实是他倒霉：“四皇叔，上，去揍他娘的！”

李元霸低头看了李愔一眼，道：“你可得想好了，我若是把他给打残了，到时候你们父皇怪罪下来，倒霉的可是你们！”

“看他那嚣张的样子我就来气，揍他，只要不揍死他，就算父皇怪罪下来我也认了！”李愔几乎是咬牙切齿地把这句话给说完了。

“对，四皇叔，揍他！”李恁也跟着起一起来起哄，“反正父皇怪罪下来，也是怪六哥，揍他！”

这话说得，感情哥们儿成了替罪羊了。

不过李愔也不在乎，被这么一个货瞧不起，实在是不值当的。

“我倒是敢和你打，不过我怕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啊！”李元霸上前几步，声音中带着明显的戏谑。

“你！”杜玄德气息一窒，也不答话，而是直接上了擂台，道：“有种儿的，你就上来！”

“哎，自作孽不可活啊！”李恪三兄弟几乎是在同时摇头叹气。

唰！

一个漂亮的翻身，跃上了擂台。

李元霸眯着眼睛看着杜玄德，就那么随意地站在杜玄德对面，极其挑逗地伸出手指头，对他勾了勾。

“啊！”

杜玄德感受到了极端的侮辱，口中怒吼着，举起拳头向李元霸极速冲了过去。

看那攻击的架势，不仅毫无章法可言，更是破绽百出。

见此情形，李元霸轻蔑地笑了起来，就那么立在原地也不动。

当杜玄德的拳头就要挨到李元霸的脸颊的时候，李元霸这才慢吞吞地挪动了一下脚步，随后很是随意的一个肘击，击打在了杜玄德的右肩膀上。

喀嚓！

清脆的骨骼碎裂声响起，倒霉的杜玄德当即惨叫了一声，右手软塌塌地垂了下来，明显是脱臼了。

这还是李元霸刻意留手了，否则的话，他这一记肘击就不是击打在他的肩膀上，而是他的后脖颈。

那样的话，后果就有些惨烈了，轻者脊椎骨断裂，重者当场死亡。

“啊……你，你竟然将我的手臂给打折了！”杜玄德疼地都哭出来了，那眼泪是哗哗地往下流啊。

李元霸懒得搭理他，而是看着那群第二项测试失败的人，冷冷地说道：“你们，要不要一起上来试试？听清楚，我说得是一起！”

哗！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家伙实在是太嚣张了。

纵然你是有些实力，可也不是这剩下的这么多人的对手啊！

不过他们心中也只是这样想想罢了，若是叫他们真得上去围攻一个人，不光是面子上过不去，恐怕回去之后也会被他们的长辈责骂，甚至是责罚。

所以，他们也只能是动动嘴皮子，占占口头上的便宜罢了！

等了半晌，也不见下面那些不停叫嚣的家伙们上擂台挑战，李元霸微微摇了摇头，转身就要走下擂台。

这个时候，擂台上的那些个汉子却是叫住了李元霸，道：“这位公子且慢！”

“还有何事？”李元霸头也不回地说道。

那些汉子有些犹疑地说道：“这位公子，您通过了第二项测试，按照之前的约定，您可以去见我们家小姐了，若是与我们家小姐谈得来，您便是我们程家的姑爷……”

“行了，我家有娇妻，可没有那个好运成为你程国公府的姑爷！”话音落地，李元霸就迈步下了擂台。

“这人有病吧？”

“是啊，卢国公府的姑爷啊，那可是一步登天啊！”

“哎，要是我的话该有多好！”

一众围观的人，听到李元霸的话，看到李元霸的表现之后，全都赶到有些莫名其妙，既然你不想成为人家的姑爷，怎么又去参加文试又去参加武试的。

这不是在抢占人家的名额吗？

李元霸可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以他大唐武王的身份地位，岂会在乎一个国公姑爷的身份！

“四皇叔，您就真的一点都不好奇那位程小姐长什么样吗？”待得李元霸走到身侧，李恪有些好奇地问道。

“有什么可好奇的？”李元霸看了李恪一眼，道：“我既无心，为什么又要去在意那些可有可无的问题？”

李恪三兄弟闻言，全都面面相觑，这都可以？

纵然有心又怎么了？堂堂的大唐亲王，不过才娶了一位王妃，试问整个大唐，除了那位传说中最惧内的房老相爷，又有哪个王孙贵族不是两三个妻妾？

“行了，别浪费时间在这里了，眼下都近申时了，若是再不回宫的话，你们父皇就真得派禁卫来抓咱们回宫了！”

李元霸可不知道这几个小孩子的脑袋瓜里在想什么，而是直接催促了起来。

因为李元霸拒入匹夫阁，所以围观的众人也渐渐散去，李元霸他们叔侄几人很快就出了人群。

就在他们想要出西市的时候，一道如同百灵鸟般的清脆声音传来：

“几位贵客，我家小姐有请各位入阁一叙，几位贵客若是方便的话，请随婢子移驾匹夫阁！”

第六百八十六章父皇，您怎么来了？

听到这道清脆的声音，众人齐齐循声望去。

便见在他们后方，一道淡粉色的身影，俏生生地跟在李元霸等人身后。

看到这小姑娘的长相，李元霸微微愣了一下，不过很快就回过了神来。

虽说这小丫头长得肤白如雪，美目柳眉，但是要论漂亮的话，也就和武顺的贴身丫鬟莹香相当，还不至于让李元霸感到惊讶。

“你家小姐？不知道你家小姐是？”虽说心中已经猜出来这小丫头的身份了，但是李元霸还是问了出来。

小丫头很是调皮地眨了眨眼睛，道：“我家小姐就是公子心中所想之人！”

尼玛，什么叫心中所想之人，这话说出来，多容易让人误会啊？

小丫头还真不会说话啊！

李元霸翻了个白眼，摆摆手道：“说个名字还藏头露尾的，不去，不去！我劝你，哪里来回哪里去！”

这回轮到小丫头傻眼了，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等一下，你刚才说，你家小姐时邀请我们全部一起过去？”

突然，李惜似乎是听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了，刚才这漂亮的小丫头说的是众位，而不是哪一位。这其中的意思岂不就是说，连带着他们三个小家伙，也都跟着沾了光，皆在受邀之列。

有了解围的，小月儿赶紧顺杆爬：“这位公子所言不错！我家小姐就是这个意思。要是众位公子此时方便的话，那就请随小月儿入匹夫阁一叙。”

听到小月儿的话，立马就让李惜还有李恽高兴了起来，而李恪的脸上也是充满了期待之色。

“怎么着，你们几个有兴趣吗？既然你们有兴趣，那你们就去吧，我就在刚才咱们停着的位置等你们，我就不过去了。”

李元霸本来就是来看热闹的，没成想后来被这几个小兔崽子撺掇着上台

又是文试又是武试的，至于什么程碧婷。什么程家的姑爷，李元霸是一点兴趣都不看。

“四皇……四叔，您就和我们一起去看程家小姐吧！您放心好了，我保证不会告诉婢娘。说您去参加匹夫阁的比武招亲！”

尼玛，这臭小子竟然还威胁起我来了，真他娘的欠揍啊。

“是啊，这位公子，纵然您没心成为我家小姐的郎君。也去匹夫阁中坐一坐吧！就当是给我家老爷面子，这样婢子也好向我家小姐交代，还望公子能够体谅婢子！”

那小月儿听了李元霸的话后，也是微微一愣，不过作为程碧婷的贴身小丫头，这反应能力还是有些的，她很快就装出了一副委屈的样子，对李元霸微微行礼。

“行了，丫头！”

李元霸见惯了这些伪装，最关键的是他还很痛恨这些伪装。所以他毫不客气地摆摆手，道：

“你若想完成你家小姐的任务，就麻溜地带着他们几个小家伙回去复命，再跟这装傻卖萌，信不信我现在就带着他们几个回府？”

听到李元霸这老实不客气的话，小月儿在心中暗骂李元霸不懂得怜香惜玉，不过她也不能说什么，毕竟面前这位可是能够通过第二项武试的主儿，别到时候再把她给打一顿。

这回没有办法了，只能任由李元霸自行离去。而李恪他们小哥仨，却在小月儿的引领下，又返身回了匹夫阁。

……

李元霸却是不管他们，一边往停放着马车的方向走。一边走马观花一样得逛着长安城的晚市。

“眼下应该已经过了申时了吧？今儿，还得进宫去参加晚宴呢，得回府去好好准备准备了。”

手中提着大包小包的长安小吃，李元霸在心里盘算着时间，想到了今天晚宴之前还要去拜见李渊，便不再浪费时间。径直向着马车的方向走了过去。

“王爷，您回来了，几位小王爷呢？”

李元霸刚刚出现在马车所在的拐角处，李良就立马迎上前来。

“哦，他们几个去匹夫阁了！”李元霸一边将手中的大包小包丢上马车，一边说道：“咱们先回府，之后你再叫人过来接恪儿他们，这样在时间上也赶得及了！”

“王爷，距离晚宴开始还有一些时间，您看是不是再等一等几位小王爷？”倒不是说李良嫌麻烦，不愿意再跑一趟，毕竟他只是一个车把式，必须听从自家主人的命令。

可是同时，他也是一个合格的护卫，若是李恪等人在匹夫阁中出了什么意外的话，他的主人在皇帝那里也不好交代。

“行了，我知道你在担心些什么！”李元霸把所有东西都放上了马车，对李良说道：“如果在数十甚至上百的左武卫精锐兵将的护卫下，恪儿他们还会出现什么意外的话，那我只能说是天意了！”

说到这里，李元霸直接跳上了马车，道：“走吧，早点回去，好准备一下！”

看到李良还想要再说些什么，李元霸连忙制止了他，然后吩咐李良打道回府。

.....

不在西市耽搁了，再加上武王府长安别院距离西市并不算远，所以没有半柱香的时间，马车就已经驶回了武王府。

“哎呀，还是家里的空气好啊！”下了马车，李元霸伸了个懒腰，嘴里低声低估了一句。

“王爷，您回来了！”管家白福第一时间出现在李元霸身前，躬身向李元霸行礼。

“呦，是白福啊！”李元霸扭头看了白福一眼，道：“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

“为王爷效劳，本就是奴应该做的！”白福不居功，不自傲，很是平淡地说出了这句话。

一边吩咐下人们把马车上的东西全都送到正殿里，李元霸一边询问

道：“白福啊，最近府里有什么事情吗？”

白福刚要说话，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了一道明显苍老，但却明显穹劲有力的声音：

“德儿，你这个臭小子，刚回长安就瞎跑，老子在宫里等你足足两个时辰，你竟然不进宫向老子请安，你小子还真是心玩野了啊！”

正要往正殿方向走去的李元霸，听到这个苍老的声音，脚步陡然一窒，心道：“不是吧，这老家伙不在宫里面好吃好喝地待着，怎么跑我家里来了？”

尽管心中是这样想着，但李元霸还是谄笑着走了过去，道：“父，父皇，您怎么来了？”

第六百八十七章假清高

父皇，嘿？还真他喵地是李渊！

这老头身上穿着一身明黄色的袍服，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这老小子是皇族一样。¥f，

“怎么着？就准你小子藏着朕的宝贝孙子，就不许朕上你府里来瞅瞅我们家宝贝孙子吗？”李渊龙行虎步地来到了李元霸跟前儿，那虎视眈眈的样子还真是颇有当年打天下的气势。

“父皇，这您可就冤枉儿子了！”李元霸马上开始了叫天屈，“我这不是刚回长安城就去给您置办东西了吗？”

一边这样说着，他还顺手从一个下人的手上，随便抓起了两个精致包装的牛皮纸包，道：“您瞧，豌豆黄，刚做出来的，还热乎着的叫化鸡，还包着泥呢！”

“你小子，还真是欠揍啊！这东西怕是你买回来给你那婆娘吃的吧？”李渊没好气地瞪了李元霸一眼，道：“得了，老子在这长安城里头什么好吃的吃不上，还用得着你小子来献殷勤？”

“嘿嘿，还是您看得明白！”李元霸嘿嘿地笑了起来，“别的咱也甭说了，您来儿子这府上窝了多久了？”

“唉，什么叫窝啊？”李渊朝着李元霸的后脑瓜子就是一巴掌抽了过去，“老子现在想要见见孙子你都不让见，我可不就得上来！还成，那小子被你养得白白胖胖，而且还浓眉大眼儿的，是咱老李家的种儿！”

瞧这话说得，本来就是你们老李家的种儿！

李元霸翻了个白眼，道：“父皇，您老这都来了儿子府上了，我看这宴会就甭在皇宫开了，您老直接留在儿子府上开宴得了！”

说着，李元霸就上前几步，搀着李渊往前殿走去。

李渊瞄了李元霸一眼。任由他搀着自己的胳膊，道：“在你府上开？听说你要回来，这宫里一早就准备开了，该通知的皇族亲贵也都通知到了，如果现在换地方的话，你说你二哥会不会杀了你？”

“他可舍不得杀我！”李元霸懒散地耸了耸肩膀，道：“再说了，来儿子的府上开宴，也省了我不得见的那些个家伙来我府上，到时候我直接把他们给

拒之门外。看谁敢擅闯我武王府！”

“你小子，有的时候比承乾他们还要小孩子脾性！”李渊摇了摇头，道：“这样吧，待会你就差人跑一趟宫里，让你二哥将晚宴地点改了，正好也叫宫里的那些个厨娘们都跟着一起来，别人的手艺，朕还真吃不顺嘴！”

“成！”李元霸点点头，对身后的白福招呼了起来：“白福。这件事情你去安排！记住，一定不要忘了让皇兄把已经做好的冷碟、热菜给带来，也省得到时候本王再匆匆准备了！”

“诺！”

白福很恭顺地应了一声，转身去安排了。

.....

太极宫。立政殿中。

李世民正坐在榻上，手上托着一份奏章看得入神，这个时候刘三水走了进来，轻声禀报道：“陛下。方才武王殿下派人过来，说太上皇今晚就在武王府用膳了，之前准备的晚宴地点。也由麟德殿换到了武王府！”

“还真是老小儿回来了，这上面的几个儿子就都是臭鸡蛋了！”李世民闻言笑了起来，放下了手中的奏章，道：“这样，你去通知下去，不管是皇子、公主，还是那些皇亲，都去武王府参加宴会，也省了朕给他们发牌子了。”

对于大唐朝的皇亲们而言，并不是谁都有资格进入皇宫的，每到有什么重大事宜，需要招皇亲国戚们入宫的时候，除了那些本身就有资格进入皇宫的之外，都需要李世民从内库批牌子，发放到每一个皇亲的手中。

而且，对于进宫的人数也有明确的限制，还需要层层审查，为的就是避免出现刺王杀驾的事情。

“嗯？怎么还不去安排？”

见自己吩咐了半晌，刘三水还戳在跟前，李世民不由得有些奇怪地询问了起来。

刘三水犹豫了一下，还是说道：“陛下，太上皇还吩咐，让宫里带上厨娘，还有已经准备好的冷菜拼盘.....”

“太上皇？”李元霸楞了一下，旋即笑道：“依朕看不是太上皇，八成是元霸让他的人这么说得吧？”

“这个，奴婢不知！”刘三水其实也才猜测是李元霸的注意，不过他到底是一个奴才，可没有胆子搭茬。

“行了，都给他们送去！”李元霸摇摇头，道：“另外再把准备好的酒菜也全都带去，免得元霸那个臭小子说朕是周扒皮！”

对于‘周扒皮’这个称谓，李世民还是从李元霸那里听来的，而且为了完美的演义周扒皮这个角色，李元霸竟然把后世有名的《半夜鸡叫》挑了一些片段，在李世民跟前给演绎了一遍。

‘周春富’这个《半夜鸡叫》里面典型的恶霸地主，可把李世民给起了个半死。

相信，这要是真把‘周春富’给搁到他们身前的话，八成会被李世民给千刀万剐，施以极刑了。

“陛下，您说元霸这又是搞得哪一出啊？”长孙皇后从后殿走了过来，手中还端着一碗银耳莲子羹。

“哪儿啊！”李世民从长孙皇后中接过了银耳莲子羹，道：“朕接到天机卫的密报，是父皇急着要看初一，这才带着一队的护卫，火急火燎地赶去了元霸的府宅。结果呢，初一是见着了，却是没有见到元霸！”

“是啊，恪儿他们几个也没有回来请安，看来恪儿他们都跟在元霸身边呢！”长孙皇后温婉地笑了起来，“这几个小子还真是玩野了呢！”

“听说知节那个老货要嫁妹，今日就在西市匹夫阁摆擂！”李世民用汤匙喝了一口莲子羹，道：“这几个小子八成都去匹夫阁前头看热闹了！”

“知节的妹妹？”长孙皇后有些愕然。

“哈哈，观音婢，是不是感到很奇怪？”李世民哈哈笑了起来，道：“你忘了当年总是跟在元霸屁股后面，霸哥哥长，霸哥哥短的小丫头片子了？”

“啊？你是说小婷婷？”长孙皇后这才想起来，很多年前，那个长得像是瓷娃娃一样，但却总是穿着淡粉色劲装，脑袋上还扎着两个冲天冢的小丫头。

呆愣了好一会，长孙皇后颇有些不可思议地说道：“这么多年了，难道这丫头还没有嫁出去吗？”

李世民稍稍沉默了一下，这才苦笑着说道：“没有！当年元霸遭天妒身陨

之后，这丫头就被知节直接送回了老家，这么多年了，一直都在知节的封地上，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就连知节都管束不了她。”

“是啊，当年小丫头……”长孙皇后摇摇头，道：“现在呢？怎么现在倒是想通了？”

“谁知道呢！”李世民一口喝完了莲子羹，道：“那丫头现在年纪也不小了，再不成亲的话，这辈子就算是这么过去了！也不知道今天的额结果如何，等恪儿他们回来了，还是得好好盘问盘问！”

“陛下，咱们什么时候去元霸府上？”长孙皇后看出来李世民心情有些低落，连忙转移话题。

“嗯，也是！”李世民道：“这样吧，你现在先去准备一下，等过了酉时，咱们就动身！”

“是，妾身现在就去准备！”长孙皇后应了一声，转身就往内殿里面走去。

.....

匹夫阁，没有热闹看了，围观的众人自然也散了，一帮子彪形大汉在匹夫阁前头拆卸擂台，看起来好不热闹。

此时，房间中的程碧婷已经换了一身装扮，淡粉色的劲装换成了长裙，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放了下来，完整地披散在后背上，再加上那如雪似玉的肌肤，顿时让她从一个略带着英气的女子，完成了温婉大家闺秀的转变。

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装的程碧婷，绝美的脸上带着一股淡淡的忧伤。

突然间，程碧婷笑了起来，笑得美丽而温馨，甚至可以说还带着点傻傻的感觉。

而此时，顺着她的眼睛看去，在她手中平躺着的，乃是一只由和田籽玉雕琢而成的‘锤’形玉饰。

仔细看去，那‘锤’形玉饰竟然和李元霸的擂鼓瓮金锤一模一样，实在是奇哉怪也。

“咚咚！”

就在这时候，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程碧婷黛眉微皱，他先是把手中的玉饰小心翼翼地放到一个精美的檀木盒子里，然后放到了密封的小保险箱中。

等到办完这一切的时候，她的脸上已经没了那很傻很天真的笑容，取而代之是一片冷淡。

“进来把！”程碧婷淡淡的说了一声。

“吱呀！”

话音落地，房门由外向里面打开。

小月儿迈步走了进来，对程碧婷说道：“小姐，三位小公子都被我请来了！”

“三位小公子？”程碧婷眉头微微一挑，道：“我记得过得第一项和第二项测试的，是一个名叫李大德的人吧？虽说他用黑色大氅遮住了全身，可是从身手上来看，分明是一个不满而立之年的青年男子。”

“那位李公子真是假清高，说是家中已有娇妻，无心染指小姐。”小月儿漂亮的小脸上写满了愤慨，“哼，还说什么，是看咱们程家人太嚣张了，气不过，这才上台好好教训教训他们的！”

第六百八十八章我可以去吗？

“他真是这样说得？”

程碧婷感到很奇怪，这些人前来参加老程家的招亲，还不就是为了能够攀上老程家？说白了，那都是一群想要坐享其成的主儿！

可现在呢，唯一既通过文试也通过武试的人，竟然说出这么一通话来，她怎么就那么不信呢？

“呃……”小月儿脸上的表情先是一僵，随后有些讪讪地说道：“差不多啦，反正都是那个意思！”

“小月儿，你又调皮了！”程碧婷扭过头来横了小月儿一眼，道：“我就知道是你这个小丫头瞎编的！”

“没有，没有，小姐！”小月儿连忙摆手，“那位李公子确实说家有娇妻，无心染指你家小姐！”

“好了，好了，我就信你这次！”看到小月儿小脸窘得通红，程碧婷是既好气又好笑地说道：“你去把那三位小公子请进来吧！”

“好的，小姐！”小月儿调皮地吐了吐舌头，转身出了房间。◎，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李恪三个小家伙就跟在小月儿身后走了进来。

“小姐，几位公子带到！”

“嗯，三位公子……”程碧婷站起身来，当她抬眼看向三个小家伙，准确地说是看到李恪的时候，明显愣住了。

因为她见过这小家伙，虽说那是在几年前，可是她真得见过这个小家伙。

她记得这个小家伙名字叫李恪，乃是当今陛下的第三位皇子，这样算起来的话，那剩下的两位公子也应该是皇子才对。

愣神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掐掉心中所想的，程碧婷很快就回过神来，对李恪小哥仨微微福了一礼，道：“奴家见过三位公子！”

“这位小姐请了！”

李恪三兄弟不敢怠慢。毕竟这位可是老程家的堂小姐，据说程老国公都把她当亲妹妹来看，他们三个小家伙可承受不了程老妖那妖.孽脾气。

“多谢三位公子肯赏光，奴家请几位小公子过来，也只是想看看究竟是何人可以破了奴家大哥的两项测试！”程碧婷引领着三人坐在一张摆满了小吃、美酒的桌子旁，继续说道：“只是这次却没有请到正主儿，却是有些遗憾！”

听到程碧婷这话，三个小家伙多少有些尴尬，毕竟正主儿没来，他们这几个陪衬却来了。

看到几个小家伙脸上的表情有些古怪。程碧婷立时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脸上登时露出了温婉的笑容，道：“几位公子，奴家并没有要轰你们走的，只是有些失望而已！对了，还未曾请教几位公子的名讳……”

“哦！真是失礼了！”李恪反应了过来，向程碧婷介绍道：“在下名叫李恪，这是在下的六弟和七弟！”

“原来是三位李公子！”程碧婷点点头，道：“不知道那位通过测试的公子与你们是何关系？”

“哦。那是我四叔！”李恪毫无心机地就把李元霸给卖了，反正在他看来，程碧婷作为程咬金的妹妹，也没有什么可以瞒她的。

“原来如此！”

程碧婷的眼睛骤然亮了起来。因为他发现这位通过程咬金测试的人，竟然就是她朝思暮想的那一位，真是太令人意外了。

“三位公子，若是不嫌弃的花。今晚就在这阁中用膳吧！”程碧婷眸光闪了闪，决定还是动用迂回战略，打听更多有关李元霸的消息。

“小姑姑。小姑姑……好消息啊，今晚宫里的宴会改成了武王府了，您不是长……”

就在这个当口，程处亮急匆匆地从房间外跑了进来，当他看到房间中的李恪三兄弟的时候，不由得一愣。

在眨了半天眼睛之后，这才向李恪三兄弟行礼：“末将程处亮，见过三位王爷！”

虽进程处亮在名义上是李恪他们小哥仨的姐夫，可眼下两人还并未完婚，所以这该有的礼数还是不能落下的。

“程二哥快快免礼！”李恪站起身来，扶起了程处亮道：“原来程二哥真得在这！说起来方才也看到你了，只是没有上前打招呼，还请程二哥莫要怪罪才是！”

“王爷说得这是哪里话！”程处亮笑了起来，道：“你们怎么会在我小姑姑这里？”

“是我请他们来的！”程碧婷装作一副有些吃惊的样子，道：“原来三位公子竟然是王爷，奴家怠慢了！”

“程小姐快别这样！”李恪连忙说道：“我们之所以隐藏身份，也是我们四皇叔的安排，还请小姐不要怪罪才是！”

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想起方才程处亮的话，李恪转移话题道：“程二哥，你方才说晚宴地点改成武王府了？”

“是啊，刚刚从皇宫接到的消息！”程处亮点点头，忽然看向了程碧婷，道：“小姑姑，你有没有兴趣随我一起去？这次还有父亲还有大哥，我相信父亲还是很高兴看到您出去走动走动的！”

“是啊，程小姐！”李恪抬头看着程碧婷，道：“四皇叔府上可好玩了，什么都有！而且他府上的厨子可是比皇宫尚食局的厨娘，厨艺还要精湛呢！”

“这……可以吗？我可以去吗？”程碧婷有些犹豫，甚至可以说有些小激动。

“嗨，这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李恪满不在乎地说道：“您是程家的小姐，本就和我们李氏皇族沾亲带故，再加上这次咱们是一起进武王府，那些兵丁才不敢阻拦我们呢！”

程碧婷微点螭首，最后还是下了决定：“好吧！”

……

时间很快就到了戌时，除了第一个到的李渊之外，李世民带着长孙皇后、几位贵妃以及一众未娶妻的皇子、未出阁的公主们，第一个到来。

以往这种场合，皇宫里面但凡有位分的皇帝嫔妃都有资格出席，可是现在涉及到出宫这个问题，所以那些低位分的嫔妃就没有被李世民带出宫来。

说起来，这几位皇贵妃里面，李元霸最熟悉的还是汉王李贞的亲娘燕德妃，毕竟当初就是这位主儿恶人先告状的。

要不是李元霸大人不叫小人过，倒霉的汉王李贞，指不定上什么地方喝西北风去了，至于他的亲娘燕德妃，恐怕也会被打入冷宫吧！

第六百八十九章宴会开始了

仔细数了数，这些还未娶亲的孩子们，竟然有好几个，这还得算上李恹那个小家伙，因为李恪和李恹都已经娶亲了，只是还没有孩子。

至于那些尚未出阁的公主们，除了小兒子之外，其他的有很多也到了出阁的年龄了，或是有了亲家还未出嫁，或是年纪太小了，没到婚配的程度。

这次的宴会级别和平时的有些不同，离着长安城近的所有黄亲贵族都在邀请范围内。

看这架势，都快赶上年关守岁了。

等了没有多长的时间，李道宗和李孝节也都带着几个重要的家眷一起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元霸的这几个堂兄弟中，就数李孝恭这个老家伙带来的人最多了，因为这货有九个儿子，而且还有几个没出嫁的女儿，光子女们加在一起都有十多个人。

这回李孝恭家可算是值了，光是他们家族的人就可以坐上两大桌了。

可有一点，尽管他们家来的人很多，但并不是来白吃白喝的，带上的礼品除了一些少见的珠宝首饰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些珍贵的药材以及新奇玩意儿。

光是这些东西要拿出去卖的话，怕是就足以让一个小贵族挥霍无度地过日子到老，并且福及后世子孙了。

与李孝恭家相比，其他几个李姓皇族可就要差上好多了，不光是人数少，就连带上的礼品都是些寻常的金银珠宝，根本就没有什么新意。

最让李元霸感到意外的不是别人，而是他那大侄子李承乾，这家伙这回倒是领着太子妃还有一个刚满周岁的小丫头来的。

太子妃嘛是清河王李孝节家的小闺女，名字叫李晴玟，今年刚满十六岁，人长得漂亮自然是不用说了，关键是她那性格，温婉安静，跟李承乾站在一起倒很是相配。

“承乾。这才半年时间不见，你怎么就娶亲了，而且这怎么连孩子都有了？”

李元霸将李承乾这三口子领进了李世民所在的厅堂，调笑着说道：

“普通百姓人家。都要怀胎十月方能生产，难不成到了咱们老李家，怀胎六月就能诞下孩儿吗？”

李承乾的脸有些红，他有些急促地摆摆手，道：“四皇叔。其实在您上次回来的时候，侄儿就已经娶亲了。只是您匆匆而归，当时长安城中又在闹天花，所以就没有来得及告诉您！”

“哦！我说呢，这怀胎十月乃是天理，就算我们老李家倍受上天眷顾，也不可能打破这个天理啊！”

李元霸哈哈笑着，随后看了正陪着长孙皇后说话的武顺一眼。

武顺会意，先是向长孙皇后告罪了一声，随后就走出了殿堂。

过了足足有盏茶的时间。武顺才总算是走了回来，只是这次她的手上却多了一个用红布盖着的托盘。

李元霸从武顺的手中接过托盘，递到了太子妃李晴玫跟前，说道：

“丫头，你们成亲的时候，四叔也不在长安，是以你们这成亲的贺礼，四叔也没有来得及送给你们！这里是一枚簪子、一对耳环、一条项链、两只玉镯、一枚戒子，这些都是一些小玩意，就当四叔送给你们的贺礼了！”

一边这样说着。李元霸直接把托盘上面的红布一掀，露出了托盘上面的东西。

嚯，可不像李元霸说得都是一些小玩意儿，这托盘中的可都是好东西啊！

簪子虽说是纯金的。可是簪子整体呈现飞凤形态，那细密的羽毛，红绿宝石镶嵌的头翎，展翅欲飞，栩栩如生。

耳环、戒子以及玉镯都是选用得极品和田籽玉，看起来晶莹剔透。莹白无瑕。

至于那条项链就有些讲究了，竟然是一水的黑珍珠，虽说它们只有半个小拇指甲盖大小，但是禁不住它们一个个都同样大小，那珠圆玉润的触感，让人见了就心生喜欢。

就这些东西，随便拿出一件来都是价值连城！

“对了，四叔这里还有一个长命锁，是初一刚刚满月的时候，西边的一个小国国王送上来的，眼下初一也用不到了，就送给我那侄孙女吧！”

一把将托盘塞到李晴玟的手里头，李元霸像是想起了什么，在袖子里面掏摸了半晌，这才掏出一条挂着银色丝线的小玉锁，直接挂在了被李承乾领在手中的小女儿的脖颈上。

小丫头眨巴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把挂在自己脖子上的小玉锁抓了起来，仔细打量着。

这是一枚紫色的长命锁，晶莹剔透，里面似有水波在流转一般。

没听说这和田玉还有紫色的啊，难不成这不是玉？

这当然是玉，只不过不是和田玉那种软玉，而是翡翠那种硬玉，而且还是翡翠当中的极品，紫翡，紫眼睛。

李承乾瞄了一眼，他还真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连忙说道：“四皇叔，这几样东西实在是太贵重了，您……”

“什么就太贵重了！”李元霸没好气地说道：“再说了，这些东西都是送给静玟还有你家丫头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可是……”李承乾还想要说些什么，这个时候李元霸却直接打断了他，道：“行了，崩跟四叔这瞎客气了，等四叔这里生二……”

妈蛋，差点嘴巴一秃噜把二胎这俩字给说出来。

赶忙刹住，转移话题把今天召开宴会的情况向李世民等人简单地介绍了一通。

这次来武王府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再加上一些个皇亲国戚家的儿女尚未嫁娶，尽管大唐对于男女之风放地比较开，可是这男女之间坐在一起，还是会有些谈不开，所以就只能安排两个宴会厅。

正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男人这边自然有李元霸在主持，女的这边就要靠武顺这位王妃了。

本来这件事情应该落在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身上，可是尽管这宴会地点不对头，既然李元霸是主场，自然就由他们李老四家来主持了。

……

时间到了戌时三刻的时候，前来参加晚宴去的人就已经来得差不多了，就好像是商量好的一样，他们都是一拨拨的来，一来最少都是十几人。

李元霸倒是用不着亲自在门口迎接，他只是在厅堂中引领着客人进大堂稍待就可以了。

之前提过，宴会分两殿，但是到后来人数还是太多了。

所以李元霸就再次增设了两个殿，反正武王分府足够大，就算是再来上两千人都不会感到拥挤。

四个大殿中，除却已经布置好的两个中餐式大殿，剩下的新添上的两殿采用的是典型地西方式餐饮设置。

大殿的北端放着一溜长长的桌子，桌子上面铺陈着白色的丝质布帛，上面还摆放着开胃的水果、冷盘等食物。

在最中央的位置，还有一个圆形的大桌子，上面放着不少巨大的瓷壶，至于瓷壶里面嘛，则是用心调制的果汁。

因为东方式大殿已经被坐满了，所以后面来的人只能被安排到西方式餐饮大殿。

一批批客人的到来，使得这剩下的两个大殿也慢慢变得充实了起来。

他们相熟的人彼此相聚在一起，就像是平时聊天唠家常一样，没有那么多的拘束。

在东方式餐饮大殿，也就是李渊、李世民等人所在的主殿上，李元霸正在挨桌敬酒。

“哈哈，四郎，你这一出去就是大半年的时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也不和我们这些老哥哥们一起聚聚，你可面儿科可真大啊！”

李孝恭坐在邻近最前面的一方大圆桌旁，眼瞅着李元霸过来敬酒，一把就拉住了他，絮絮叨叨地打趣道。

这老头虽说已经奔六张儿了，可是这身子骨还很结实，这从他不远处那几个长得差不多的大小伙子就能够看出来。

那群九条汉子里面，最小的家伙名字叫李永，看年纪不过才和李承乾差不多，这身体，啧啧……

“嗨，我这不才刚刚回来吗？这次我会在长安城呆上个一俩月的，等有时间了，我一定会登门拜访！”李元霸哈哈一笑，道，“来，喝酒，这一杯算我自罚的。”

“我们现在可是比不得四郎了！”

看到李元霸一口干掉了杯中酒，在李孝恭身边坐着的李道宗颇有些羡慕地说道，

“我老头子现在这身体是不行了，否则的话早就跟着四郎去杀倭奴，平高句丽了，哪像现在这般，整天在府里吃饱混天黑？”

李道宗这老家伙，早年的时候在战场上也是敢打敢拼的主儿，那打起仗来更是不要命。

也正因为如此，这老家伙的身子骨在当年的战场上留下了暗伤，和秦琼一样，身体是大不如从前了。

“是啊，老了，咱们都老了！”

李道宗这话得到了李孝杰的赞同，说实话，他们这些当年跟在李世民身边打天下的老伙计们，虽说到现在位极人臣，封王封爵，可是思及先前，仍旧是满怀感慨。

这个话题有些沉重了，李元霸赶紧地转移话题：“行了，我还不知道你们这些个老家伙的意思？要是你们愿意的话，等明儿就去向皇兄讨一道恩旨，叫你们的儿子、女婿们的，去玄武门神武卫的卫所报到！”

第六百九十章倒霉的程老妖

看到这在座的几个老家伙们眼睛全都亮了起来，脸上也出现了笑容的时候，李元霸话锋一转，继续说道：

“不过我丑话得说在头里，如果他们能够在神武卫的训练中挺过一个月，我自然会带他们一起回登州。可是如果他们挺不过的话，那对不起了，哪儿来回哪儿去！”

因为在座的这些人家里的儿子还有女婿们，都在朝廷中任职，并非是李元霸一句话就能够调他们前往神武卫的，所以还需要李世民的一道旨意才可以。

听到李元霸的话，在座的七八个老头子那是一脸的喜色啊，齐齐向他敬酒。

毕竟神武卫那是什么样的存在，他们都很清楚，即便不能够建功立业，但是能够从神武卫的训练中挺一个月的时间，也足以让他们骄傲的了。

李元霸可不在乎这些老家伙们怎么想，反正神武卫的严苛程度，别人不知道，他却是心知肚明，这些人的儿子、女婿们，在一个月之后能够留下三分之一就算是不错了。

“武王殿下、蜀王殿下……”

就在李元霸还在奇怪着找遍整个大殿也没有看到李恪他们小哥仨的时候，外面那些内侍的大嗓门紧跟着叫了起来。

果然，就见这三个小家伙连衣裳都没换，一个个手上提着两三个油纸包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等他们远远地看到坐在主位上的李渊以及李世民他们的时候，心里头却是咯噔了一下，特别是李愔这小子，就像是老鼠见了猫一样，整个身子都矮了半截。

整个大殿里头拢共两百来人，全都像是看耍猴一样地看着他们小哥仨。

把这仨青春小骚年给臊地啊。就想找个地缝儿钻进去了。

特别是李恪，现在想掐死李愔的心都有了，还不如不听他的。从府库里挑些个小心意儿出来，这样也用不着这么丢人不是？

“你们三个还知道来啊？”李元霸上前几步。让侍从接过了三个小家伙手中的油纸包，帮他们三个解了围。

李恪最先明白过来，赶紧着顺杆爬：“四皇叔，我们这不是来了吗？”

“行了，赶紧地去给你们皇爷爷还有父皇、母后、母妃地去请安，要不然等回到宫里的时候，你们几个这顿打是跑不了了！”

李元霸小声地对李恪他们说了几句，这才放高了声音道：“行了。自己去找地方坐吧！”

三个小家伙可不敢就这么去做，还是按照刚才自家四叔说的那样，低眉顺眼地来到李渊父子俩身前，跪地叩首行礼：

“孙儿见过皇爷爷！”

“儿臣见过父皇！”

几个小家伙跪在地上，那脑门是真地磕在了地上，‘邦邦’地声音就像是在打鼓一样。

“行了，就你们三个臭小子会偷奸耍滑，回来这都快三个时辰了，到现在才叫朕看到你们，想见你们一面还真是难啊！”

李世民眼神平淡地看着李恪小哥仨。似乎并不在意一样。

“你也行了，不过是小孩子顽皮罢了，你这般严厉地训斥他们。是想要做什么？”

李渊最见不得李世民摆出这么一副嘴脸来，脸上毫无表情，但是说出的话和做出的事情却是越发地冷酷起来。

“额……”

李世民知道李渊的脾气，所以被这老家伙训斥了一句，顿时有些偃旗息鼓。

“好了，好了！”看到场面多少有些尴尬起来，李元霸连忙做起了和事佬，“来来来，父皇。咱们爷仨儿喝一杯！”

话音落地，李元霸一口喝净了杯中酒。而且还将杯中酒倒扣了下来。

李世民现在是巴不得是赶紧接过这个台阶下，所以也有样学样地敬酒。

酒杯倒扣。

自家主子有难，下面的那些李世民的臣子们也赶紧有样学样，纷纷向李渊和李世民敬酒。

“喝酒，喝酒！”

“来来来，咱们继续喝！”

“对了，刚刚说到哪了？哦哦，说起来上次在……”

只不过是一瞬间的时间，整个场面就变得热闹了起来。

“哈哈，没有程知节这个老匹夫，还真是少了一个和咱们拼酒的人呢，那家伙明明不能喝，偏偏总是在逞强，想起来就好笑！”

已经有些头发花白的李孝恭高声笑了起来，看那样子倒是颇有些高手寂寞的气势。

“嘿嘿，这刚刚进门的时候，俺就连着打了好几个喷嚏，感情是你这老货在想俺啊！”

李孝恭话音刚刚落地，一道粗豪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也不晓得是哪几个老家伙，下面在俺的匹夫阁，只不过才喝了两坛就他娘地全都顶不住，倒地了！这样看来，俺老程的酒量比那几个老家伙要强得多！”

身材高大魁梧的程咬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来到了李孝恭身后。

“老匹夫，你他娘地还有脸说这事？”

一听程咬金提出这个话口，李孝恭、李道宗以及李孝杰全都给怒了：

“几个月前，你这老匹夫请我们兄弟去匹夫阁赴宴，你给我们喝的乃是高度数的‘武王珍酿’，你他娘地自己却是缺德地喝的果酿。你堂堂的一个国公爷，又是皇亲国戚，竟然用这么不要脸的方法把我们给灌醉了！你，你，你当真是无耻至极？”

好容易吃他老程家一顿饭吃，可是结果呢？

李孝恭老哥仨足足喝了有两坛的高度酒，回到各自的府上更是一连吐了一天一宿才缓过气来，差点都把自己的老命给搭上。

第二天的时候，要不是李世民亲自出面的话，李孝恭的九个儿子，五个女婿，李道宗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婿，李孝杰的四个儿子，一个女婿，差点把匹夫阁都给拆了。

“他娘地，若不是六哥提出这事来，老子都差点忘了！老哥哥们，上，压住这老匹夫，让这老匹夫先他娘地先喝上一坛再说！”

李道宗一听经李孝恭这么说，顿时想起了上次在匹夫阁发生的事，这老家伙也是个暴脾气，马上从桌子底下掏出来一大坛酒来，拍来坛子口的泥封就往程咬金冲了过去。

李孝杰和李孝恭也没有闲着，肉身而上，一起对付起程老妖来。

第六百九十一章休了再娶！

程老妖在战场上的时候，勇猛剽悍，可以说是一位沙场悍将。↖ ↗，

可说到底，这老家伙在战场上以及和平时状态完全不同，在平时的时候，这程老妖就是一个典型的老泼皮，撩阴腿，抓那啥龙爪手……打起来，那可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如果单单是李道宗一个人的话，他还真搞不定程咬金，但是有了李孝恭和李孝杰的帮助，三人倒是毫不示弱和程咬金战了个旗鼓相当。

好在宴会厅的正中间，地界儿足够大，要不然的话，还真不够这四个头发花白的半大老头施展开来的。

虽说当着太上皇以及当今皇帝的面打架是影响很不好，不过那些想要出言劝阻的人，待看到李渊和李世民全都饶有趣味地看着四人缠斗在一起的时候，也全都放弃了这个劝阻的念头，反而是在旁边加油助威了起来。

那些皇亲国戚们也看出来点端倪，跟着一起瞎起哄，搞的现场那是混乱一片，就像是在看耍猴的一样。

别看这四个老家伙年纪都不小了，但个个是老当益壮，特别是场中正在对打的那四个老家伙，都是大唐朝乃至历史上都有名的悍勇之将，很多大唐的有名战役，都有他们的存在。

战了大概有盏茶的时间，或许太累了，反正程咬金被李孝杰和李孝恭直接给压在了地上，只有一个脑袋高高地昂了起来。

再看李道宗呢？这老东西抓住机会，将手中的酒坛直接往程老妖的嘴巴里头灌，那可真是牛饮了，一滴都不放过。

等到这满满一坛子酒全都灌到程咬金肚子里的时候，三人总算是把程咬金给放开了。

此刻，四个老家伙全都是衣衫不整。一脸的狼狈相，李道宗三个老兄弟身上受伤并不重，只是衣服被抓破了而已。

至于程咬金就有些倒霉了，不仅衣服被抓烂了，而且也直接破了相，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那样子就像是遭受了疯狂的蹂躏一样。

说实话，其实四人彼此之间下手还是很有分寸的，虽说拳拳到肉，但是却并不伤筋动骨，打的都是肉厚的地方，打上去只痛不伤，当然一些青紫之

色都是要留下一些的。

“哈哈，老二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这些当年的悍勇之将竟然能有如此武力，当真是好啊，好啊！”

尽管四个老家伙全都被打得成了这幅狼狈不堪的样子，但是李渊却感到很高兴！

“是啊，除了知节之外，孝恭他们几个被闲置了这么多年，虽说偶有小战役会用到他们，可是我大唐已经平静太久了！他们能够依旧有如此精力。实属不易啊！”

李世民夹了一只硕大的虾子剥掉壳子，放到了李渊的餐盘中。继续说道：“不过，当年的老兄弟们，也没有几个了！”

李渊灌了一口闷酒，沉默了半晌，说道：“也罢！对于这些于我大唐有功的臣子，我们不能亏待了他们。若是他们今生不能享尽荣华的话，那就福及子孙吧！”

李世民脸上闪过一丝惊色，他没想到自己父皇竟然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如此一来，那岂不是在告诉他。但凡那些对大唐有功之臣，今后的爵位与封地便不是世替罔降，而是世袭罔替了！

除了对大唐有着绝对贡献的人之外，还从未有人先把家里见过这般的待遇。

这可是绝世的荣耀！

不过这位老人家难得下一次圣旨，而且这对于李世民拉拢人心很有作用，李世民索性就同意了下来。

李世民很恭敬地拱了拱手，说道：“尊父皇旨意！”

“嗯！”

李渊点点头，不再说话，而是继续看着下面的群臣们胡闹。

.....

经过了刚才程咬金等人的胡闹，宴会的场面似乎变得更加轻松、畅快了起来。

这群皇亲国戚们，由李元霸以及那些李世民的儿子们亲自招待，一群人

闹哄哄地彼此间吵成一团，再没有一点皇族该有的样子。

就在李元霸刚刚在这座东方式餐饮正殿中敬完酒，打算去旁边的女人大殿去看看的时候，忽然有下人来报，说是清河公主的未来夫婿，也就是程咬金的二儿子程处亮来了，而且还是带着他那个小姑姑程碧婷。

听到程碧婷的名字，李元霸皱了皱眉头，感觉好像是从哪里听过，不过他也没有在意，而是直接吩咐下人将程处亮带到这座大殿来，而程碧婷则被带到了旁边的侧殿中。

过了一会，程处亮地走了进来，待他看到李元霸的时候，似乎是有些欲言又止，不过当时李元霸急着去旁边的侧殿，也并没有在意。

当李元霸急匆匆赶到旁边的侧殿的时候，刚好看到程处亮带来的一些女性家眷正向着侧殿的方向走来。

那些少女少妇们一大堆，看样子得有二十来个，光是少女也有不少，搞得李元霸也有些懵圈，老程家有这么多的女眷吗？

不过这头前的两个女人，李元霸却是认识的，其中一位，不正是程咬金的结发妻子，程家夫人吗？

“哎呦，程夫人！上次一别，已是一年有余了，元霸这边有礼了还！”

对于这位持家有道的程夫人，李元霸还是印象深刻的，是以他上前对其行了一礼，说道。

毕竟，尽管这位是出身清河崔氏，但是正所谓出嫁从夫，当初清河崔氏行那背逆之事的时候，这位崔夫人能够不与崔氏藕断丝连，这种壮士断腕的决心，李元霸是敬服的。

“奴家见过武王殿下！”程夫人平日里虽说为人傲慢，但是她傲慢是因为有傲慢的资本。

所以，面对李元霸的主动行礼，向李元霸还了一礼，道：

“记得当初武王殿下离开长安城的时候，可是雄心壮志啊，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平高句丽、灭新罗、绝百济……无论哪一项都足够名留青史，奴家很是钦佩呢！”

“多谢程夫人厚爱，本王沉寂了十多年，以至于让那些边境小国，对我大唐竟然阳奉阴违，态度更是嚣张跋扈。”

李元霸淡淡地笑了起来，道：“灭了这些在我大唐周边嚣张无比的小国番邦，亦是本王早就已经注定了的事！再有，我大唐也注定会成为一个万世永驻的大唐！！”

“呵呵呵，好，不管武王殿下说的话能不能够实现，奴家都看好武王殿下！”

程夫人从刚才起就一直观察着李元霸的言行举止，对于李元霸说得大话，程夫人似乎也并没有持怀疑的态度：

“对了，武王殿下您沉睡了这么多年，听说醒来之后，很多以前的事情都记不清了，不知道您还认不认识这丫头？”

程夫人说到这里的时候，伸手一指身后几个妙龄女子中，身着淡粉色罗裙的那位少女。

之所以说是少女，是因为这位姑娘虽说双十年华，但是穿着一身简单素雅的长裙，纤瘦的身段，瓜子脸，眉目如画，肤色白皙如玉，浓密漆黑的长发用一根精致的玉簪挽起，脸上难得地有着几分英气，宛若少女一般。

若要是单论美貌的话，竟然不输于武顺分毫，甚至比武顺还要美丽几分。

当然了，这种美丽并非是说这位少女就真得比武顺要长得好看，而是身上的那种气质，还有年龄上的成熟。

这是一个即美丽又满带着英气的少女！

最重要的是，这位少女给他一种极为熟悉的感觉，似乎脑海深处一直都有着与她相关的记忆一样。

“请恕本王眼拙……”

李元霸稍稍迟疑了一下，不过当他看到那少女眸中神色有些黯淡的时候，心中却是莫名一痛，道：“不过这位小姐却是给本王一种熟悉的感觉，不知这位小姐芳名？”

“四郎，您下午的时候才通过我家小姑娘的两项招亲测试，怎么，现在到不承认了吗？”

正在李元霸话音落地之后，一名美貌的少妇开口反问了起来，看她的样子不过双十年华，但是乌黑亮丽的长发已经被盘了起来。

如果李元霸没有认错的话，那么眼目前的这位应该就是程咬金的大儿子，程处嗣的夫人了。

说起来，这位程大夫人也是出身皇族，而且还是李元霸的堂姑姑，在这位看来，讥讽李元霸两句应该没有什么。

可是她却忘了，凭李元霸的身份地位，在这整个大唐朝，也只有李渊能够训斥他，连李世民都不能随意训斥。

不过这件事情毕竟诗李元霸理亏在先，所以他也只是皱了皱眉头。

倒是程夫人看出来点什么，有些匆忙地扭头瞪了大儿媳妇一眼，这才对李元霸说道：“武王殿下莫要见怪，这丫头平时说话就是没大没小的，您不要和他一般见识！”

“母亲，难道我说了吗？”程大夫人还是有些不甘心。

“程夫人，清姑姑说得确实是事实！”

眼见着程夫人还要训斥她，李元霸不得不硬着头皮说道：“只是，想必你也看见了，本王已有王妃，若是再娶的话就只能是儒人了……”

哪知道，李元霸话音落地，程夫人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那被李元霸称为清姑姑的少妇，就口无遮拦地说道：

“那还不好说，休了再娶……”

第六百九十二章兕子‘作诗’

听到这位大儿媳妇的话，程夫人脸色立刻一变，焦急地说道：“清川……”

“李清川，说话之前你最好考虑清楚再张嘴！”哪知道程夫人话都还没说完，李元霸那边声音就已经冷了下来，“想清楚你自己的身份地位，还有本王的身份地位，武王妃又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冷哼了一声，继续说道：“如果现在程处嗣程大公子把你给休了，你会怎么想？”

被李元霸训斥地毫无脸面，甚至可以说是无地自容的李清川，在听到李元霸后面这句话的时候再也忍不了了！什么武王，什么李氏皇族，全都见鬼去吧！

“你凭什么这样说我？”李清川就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暴跳如雷，“先不说我李清川与夫君的深情厚意，再不济我也是皇族，我也是公主，只有我休夫，还从未有人敢休我皇族之女的！”

“哼，那你可知道武王妃武顺早就已经被皇爷爷收为义女，并且被赐封为明硕公主，单论个人的身份地位，明硕公主与你地位相当。可若是论夫婿的身份地位，本王乃是武王，程大公子纵然可以继承知节的爵位，到顶儿也不过是个公爵！这之间的身份地位，你应该很清楚才对！”

李元霸阴沉着一张脸，道：“你以为你比其他人高人一头，你以为你是本王的姑姑，本王就不敢给你甩脸子？你又算什么东西？”

“你……”李清川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通红无比，几乎是下意识地扭头就走。

“本王还要招待亲朋，恕不远送！”李元霸冷眼看了渐渐远去的李清川一眼，转过头却是换上了一副笑脸，道：

“程夫人莫要怪元霸不讲道理，实在是李清川说话无礼，不过咱们只是就事论事，她李清川若是觉得自己，自然可以告到父皇那里去。本王可懒得进行申辩！对了，程夫人，程小姐，请随本王进殿入席吧！”

虽说李清川是他们老程家的儿媳妇。可同时她也是李氏皇族的人，程夫人纵然是有心想要帮李清川说话也是有心无力。

所以，在听到李元霸的话后她们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跟在李元霸身后

走进了侧殿。

.....

相比起正殿当中的热闹，侧殿倒是安静了不少。毕竟和男人相比，女人们大多说起话来都是柔声细语的，没谁大声喧哗。

而长孙皇后和武顺高高地坐于主位之上，紧挨着她们身边坐着的，是年龄最小的的小兒子。

只是现在小兒子有些病恹恹的，看起来好像是生病了。

至于其他的皇亲贵族的女人们，多是彼此两三个凑在一起，说说笑笑，每个人之间似乎都有着说不完的悄悄话。

“这在座的都是我们李氏皇族的亲眷，这么多年了。除了每年除夕守岁的时候，还真得很难凑地这么齐全！”

长孙皇后看着下面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巧笑嫣然地皇族女眷们，温婉地笑了起来。

武顺点点头，道：“二嫂说得是，每年的时候都是在宫里头举行晚宴，咱们武王府可是从来都没有这么热闹过啊！”

“你这丫头还有脸说，当初你与四弟成亲的时候，整个长安城都是喜庆洋洋的，而那些百姓们更是将整个东市都给挤满了。那才叫热闹呢！”

长孙皇后指着宫下面的那些小丫头们，继续说道：“你可不知道，当年这些小丫头们，有多少人眼巴巴地盯着元霸。若不是元霸提前出手的话，没准现在武王妃是谁呢！”

长孙皇后这话说得多少有些不客气，不过以现在武顺和长孙皇后的关系，武顺知道长孙皇后是在开玩笑。

“是啊，说起来当初夫君也是为了帮妾身.....”武顺倒是并不在乎，反而很是羞涩地说道：“其实。刚刚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妾身也很是惊讶呢，毕竟以夫君的身份地位以及才学，怎么轮都轮不到妾身的身上！”

“呵呵，你这话倒是把元霸都夸到天上去了！”长孙皇后掩嘴轻笑了起来，“听元霸说过，你不仅温婉贤淑，更是才艺双馨，今日难得兴致所在，丫头莫不如吟诗一首？”

“都是夫君乱说的，妾身可没有那么好的才学！”武顺的小脸有些红

了，“殿中那多的姐妹婢媵，肯定有才学高卓之人，与其让妾身吟诗一首，不如咱们开一个小型诗会，也让切身看看姐妹婢媵们的才学，反正眼下时间还尚早呢！”

虽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出自清·张岱的《公祭祁夫人文》，可是这句话想要表达出来的意思，是自古就承袭下来的，普通百姓家的女儿们，还真就没几个有机会去读书识字的。

不过这些皇亲贵胄之家的女眷们，可不是那些普通百姓，他们可以说都是从小就饱读诗书的才女。若是开个诗会的话，绝对没有问题，说不定还会有个一两首诗流传后世。

“好好，母后，兕子也要坐湿，兕子也要坐湿！”

听到武顺的话，窝在长孙皇后身边的小兕子就像是小兔子一样，上蹿下蹦了起来。

长孙皇后看到刚才还有些病恹恹的小兕子，这个时候竟然变得生龙活虎了，不由得摸着小家伙的脑袋说到：“兕子，你知道作诗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知道！”小兕子抬头看着长孙皇后，道：“母后，您看……”

一边说着话，小家伙还撩起了身上穿着的小裙子，一屁股坐在了热哄哄的地板上，足足做了好一会，也不说话。

长孙皇后和武顺相互对视了一眼，都不明白这小家伙是在做什么。

就在长孙皇后想要询问小家伙的时候，小家伙却是知节站起身来，指着刚刚坐着的地方说道：“母后，娘娘，你们看……兕子也会坐湿的！”

两人顺着小兕子白嫩的小手指看了过去，就见方才这小家伙坐着地板啥上，有一片湿湿的地方，感情是小家伙刚才坐在那里等出汗，把那一小块地板给坐湿了。

原来是这么个坐湿啊！

第六百九十三章李元霸的建议

“呵呵……”

长孙皇后和武顺相互对视了一眼，全都笑了起来。

“母后，娘娘，你们为什么要笑啊？”小兒子皱着眉头，昂起小脑袋瓜看着这两位最亲的人，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要发笑，难道不是这个坐湿吗？

“你呀……小鬼精灵，也就是你能够想出这么个坐湿来！”长孙皇后宠溺地抱起了跟前的小丫头，道：“你这哪是作诗啊，分明是将地板给弄潮了！”

小兒子很认真地点点头，道：“坐湿，可不就是要把屁股下面的地界儿给坐得潮湿了吗？九哥就是这么教给兒子的！”

武顺不禁莞尔一笑，道：“这臭小子，好的不教，净知道逗我们的兒子玩儿！”

“啊？九哥骗了兒子吗？”小兒子回过神来，这才意识到自己似乎被老九给骗了。

“哈哈，谁敢骗我们小兒子？”这个时候，李元霸的声音传来了进来，声调有些高亢。

小兒子还没回过神来呢，李元霸就从长孙皇后的手里头接过了小妮子，顺嘴还在这小妮子的嫩脸上狠狠亲了一口。

突然偷袭成功，小兒子咯咯笑了起来。

“咯咯……四皇叔，痒，痒……”

一边叫着，小兒子还伸手往李元霸的下巴上摸了过去，狠狠地往下一拽。

喝！

别看这小丫头年岁小，个头不大，可是这力气倒是大得惊人哩！

她竟然硬生生地从李元霸的下巴上揪下来两根黑色的板寸短须，疼得李元霸都往下咧了一下嘴巴。

“嘿，你这丫头力气倒是挺大的！”李元霸咧咧嘴，看了长孙皇后以及武

顺一眼，道：“二嫂。顺儿，看到刚刚进来的那几位没有？她们是程知节家的女眷！”

对于程夫人，长孙皇后是认识的。可是后面的那些少女、少妇们，长孙皇后却认不全。特别是程碧婷，无论是站在哪里，都足够吸人眼球。

武顺闻听李元霸之言站起身来，上前几步向程夫人行礼：“奴家武顺，见过程夫人！”

“见过武王妃！”程夫人可不敢受此礼，连忙侧过身子道：“早就听闻武王妃美艳动人，贤良淑德，今日一见。看来传言非虚啊！”

“程夫人谬赞了！”武顺淡淡地笑了起来，一摆手，继续说道：“程夫人，诸位小姐、夫人们，请随奴家来，奴家早就已经为诸位准备好了席位！”

一边这样说着，武顺引领着程夫人向着大殿最前面几个空着的席位走了过去。

李元霸对这刚刚落座的一众程家的女眷们点点头，随后笑着向怀中的小兒子说道：“兒子，快跟四皇叔说说，刚刚你母后和婢娘都在笑什么啊？”

小兒子奶声奶气地说道：“母后和婢娘想要举行一次诗会。兒子说，兒子也会……可是母后说九哥骗了兒子，兒子这不叫做诗！”

听小兒子把这些话说完。李元霸哈哈大笑了起来！

尼玛，这李治也太他娘地坑妹了，作诗还有这么讲的？

“四皇叔，九哥真地骗了兒子吗？”小兒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李元霸，生怕李元霸不说真话。

“我们家兒子长得这么可爱，稚奴怎么会骗兒子呢？”李元霸哄着小兒子说道：“只是你九哥所说得坐湿和你母后说得作诗有些不同而已！”

“哦！”小兒子哦了一声，随后嘴巴扁了起来，有些闷闷不乐地说道：“哼，臭九哥。坏九哥，就知道骗兒子！”

这小丫头啥都知道。感情看出来稚奴是在糊弄她了！

“兒子，不要生气。要不要看小姐姐们作诗啊？”李元霸摸着小兒子的小脑袋瓜，道：“那些小姐姐、嫂嫂们，可一个个全都是长安城有名的才女呢！”

“好啊，小子要看真正的作诗！”小兒子点头同意。

听到小兒子的话，李元霸扭过头来，看着长孙皇后说道：

“二嫂，这今日来的都是咱们李氏皇族的亲眷，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恁儿都快到娶亲的年龄了，稚奴也有九岁了，咱们所幸就先在皇族之中挑选几位年龄差不多的，也算是给他们俩把把关，你看怎么样？”

李治这小子都九岁了，还是这么调皮捣蛋，看来得提前给他找个未婚妻，来稍稍管束一下了。

“啊？”

正陪着武顺说话的长孙皇后，听到李元霸的话后明显楞了一下，不过随后却是说道：“你这么一说，我也想到了！恁儿倒是有了人选，只是我也没有见过那丫头，也不知道她的性格如何！”

“哦？不知道女方是哪家的小姐，长得漂不漂亮？”

李元霸倒是有些好奇了，李恁他还是很看重的，在日后的拓展大唐海外国土的计划中，李恁可是重要的一环，给李恁找个好媳妇，是李元霸必须要做的。

长孙皇后点点头，道：“对方亦是咱们李氏皇族，那丫头的祖父你也应该认识才对。”

“也是咱们皇族的人？”李元霸这下更加好奇了，“是谁，今天来了吗？”

“应该是来了吧？那丫头名字叫李梦瑶，是中山郡王的孙女，听说他长得很是漂亮，只是可惜，我还没有见过！”长孙皇后这样说着，就开始在偏殿中逡巡了起来。

中山郡王名字叫做李孝义，说起来还是李孝恭他们同辈的人，因为在当年大唐打天下以及玄武门之变的时候立过大功，被李世民赐封为中山郡王。

“那李梦瑶肯定被中山郡王带来了，要不咱们就真办个诗会，也好让我来给恁儿好好把把关？”李元霸眼珠子一转，说道。

“是啊，二嫂！夫君的主意很不错呢，咱们方才不是还想要办个诗会吗？”

武顺很赞同李元霸的建议：“再说了，今日整个长安城以及周边郡县的皇族女眷们几乎都来了，咱们即可以帮恁儿把把关，又能为稚奴寻找一个未

婚妻，这样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长孙皇后见李元霸夫妇俩的兴致这么浓，便说道：“好吧！”

.....

“啪啪！”

得到长孙皇后的同意，李元霸点点头，撩开膀子，对着面前的桌子就是狠狠地拍了两下。

这两下过去，大殿中所有女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李元霸，每个人的脸上都还带着疑惑的神色。

“诸位姐妹婢嫂，欢迎你们前来我武王府参加晚宴.....”

李元霸站起身来，看着那么多的皇族女眷，继续说道：“眼下时间还尚早，不如我们玩些小游戏娱乐一下，不知道诸位姐妹婢嫂以为如何啊？”

“不知道武王殿下想玩些什么？”

下面的那些皇族女眷们感到很好奇，她们女人之间彼此嬉戏玩闹，自然是没有什么顾忌的，可是这多了一个男人，多少都会感到很怪异。

“是啊，四皇叔！”坐在前面的清河公主站起身来，道：“四皇叔，我们又不像你们男人一样，会划拳，会舞刀弄剑的，您想与我们玩什么？”

“作诗！”李元霸很干脆利落地吐出了两个字，道：“咱们皇族之女一向都是德艺双馨，想必吟诗作对于你们而言必不是什么难事！”

“作诗？那不都是那些文人、士子们的事情吗？”

“你这妮子不是一向都是说自己是文采飞扬吗，看吧，武王殿下给了你一个表现的机会！”

“可以吗？我们，我们不会出丑吧？”

李元霸的一句话，可是叫下面的这些皇族女眷们变了脸色，当然个人与个人的表现不同，有的人是一脸的羞涩，有的人是兴奋，更有甚者竟然担忧地垂下了脑袋。

看到这一幕，着实让李元霸感受了一把当老师的隐。

想当初在上学的时候，讲台上的老师只要一提问问题，底下的那些学生党们，就像是六月的天儿一样，变了脸色，学习差的是眼神躲躲闪闪，学习好的则是踊跃举手……

那场景，与现在是何其的相似啊！

妈蛋，没想到前世没有享受到老师的待遇，今世却是过了一把老师的隐！

“好，既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那我们就开始吧！”

下面的小声议论根本阻止不了现在的李元霸，

“这样吧，大殿中甬管是未出阁的少女还是已出嫁的少妇，咱们有一个算一个，能作上几句诗的就勇敢地作出来！至于评判嘛……，不如就让皇后娘娘与几位贵妃娘娘来做吧！”

“四皇叔，您总不能光让我们作诗，您自己却是什么都不干吧？”

从刚才开始就一直躲在后面，没有说话的高阳公主突然站了起来，按照这丫头的性子，八成是来恶心李元霸的。

果然，这丫头一张嘴就没啥好话！

“是啊，四皇叔！”

清河公主从一开始就是和高阳公主是一伙的，高阳公主话音刚落，这丫头就站出来附和：“既然是您提出来的，那是不是应该给我们起个头啊？”

“是啊，元霸！”这个时候长孙皇后也笑了起来：“当初那五姓七家的士子们，前往孝恭府上发难，我听说就是你让他们输了个体无完肤！正所谓一事不烦二主，既然诗会是你提出来的，这个头儿啊，就由你来起吧！”

第六百九十四章将进酒，杯莫停！

得，好不容易挖了坑儿，长孙皇后一句话就把他自己给埋了！

不知道这算不算作茧自缚？

不过咱爷们儿是谁啊？再怎么着，咱也是多活过一世的人了，后世一千多年的时间，那么多的诗词歌赋，还会被两个小丫头片子给难住了？

笑话！

不过该谦虚的时候还是得谦虚一下的，李元霸这心里头虽说是无限嚣张，脸上却是带着点苦逼的色彩。

他说道：“二嫂，您这不是为难我吗？就我肚子里头的那点东西，您还不知道吗？您可是看着我长大的！”

噗！

看着他长大的，这话听着真是有歧义，长孙皇后今年才多大啊？

不过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李世民与长孙皇后自幼相熟，小时候的李元霸，整天跟在李世民的屁股后面，就像是小跟屁虫一样，长孙皇后还真是看着他长大的。

所以，对于随性的李元霸，长孙皇后根本不给他好脸，道：

“你小子少来这套，当初面对那五姓七家士子们的时候，你怎么没有这么谦虚？怎么，现在倒是认怂了？”

“这……好吧，反正我今天是跑不了了，索性便随了你们的愿吧！”李元霸知道再怎么跑也跑不掉，还是随性点的好，“你们说吧，当以何为题？”

“月或者宴会！”高阳公主很快就想好了，“古人多以月或者宴会为题，今日就请四皇叔以这两者之间任意其一为题，作诗一首吧！”

“月，宴会？”李元霸摩搓着下巴，不说话了。

虽说早在以前的时候，李元霸因为五姓七望的六艺比拼而得才子之名，但仍有不少的顽固之人根本不相信是李元霸所作，毕竟当初李元霸一向以武力名传于世，具体形象就是一个典型的大老粗。

可现如今。大老粗的形象一下子变成了文武全才，这实在是有些令人难以相信。

刚好，趁这个机会让李元霸露一手，看以后还有谁敢怀疑。

“这丫头看来是早有准备了！早就听闻元霸有大才。今日终于可以见识一番了！”

高阳公主的话没让长孙皇后一下子变得期待了起来，下面的那些皇族的女子们也全都露出了兴奋的神色。

特别是从进入侧殿之后，眼光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李元霸的程碧婷。

这姑娘兴奋的满脸通红，要知道，她印象中的霸哥哥。可远没有现在这般诗才。

想想之前流传的有关李元霸以六艺斗五姓七望众士子的传言，那可是着实勾走了不少女子的芳心，今天能亲耳听到李元霸吟诗，也难怪程碧婷如此兴奋了。

“这俩丫头，想看老子出丑，做梦吧你们！”

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高阳公主和清河公主一眼，仔细想了想，却是计上心头，当即吟道：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随着李元霸的诵读之声越来越高昂。周围的人渐渐变得安静了下来，整个大殿中将近三百来人，全都盯着正前方诗性大发的李元霸。

不少的未婚的皇族少女们，眼睛中冒着红心地看着李元霸，恨不得现在就扑进李元霸的怀里去。

再看那程碧婷，一脸的迷醉之色。同时还带着一丝丝的回忆，看样子好像是想起了什么。

这一首《将进酒》把个李元霸给整个带入了进去，此刻就好像他成了李白，那位短须飘摇，三尺青锋缚于腰间，一袭白衣长空，似乎欲乘风而去，端得是逍遥自在！

诗好，气质好，纵然是人差上一些，也足以让李元霸陪得上才子的称号！

更何况，他们老李家人本就生得俊美，这下子李元霸才子的名头算是跑不掉了。

“好诗，好意境，全诗直白易懂，但却意境深厚，纵然是我大唐当世大儒，孔老夫子之流，怕也做不出如此传世之诗！”

就在殿中的一众女子们仍旧沉浸在李元霸的《将进酒》之中的时候，一道爽朗的声音传了进来，却是李世民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侧殿当中，此刻他看向李元霸的眸光中，充满了赞赏之色。

“奴家（妾身）见过陛下！”

眼瞅着当今陛下走了进来，大殿当中的一众女子们就算是再拖大，也不敢坐着相迎了，全都站起身来，向李世民政行礼。

“嗯，都平身吧！”李世民一边往前走，一边对众女点了点头，道：“朕没有打搅道你们吧？”

虽说君王不好伺候，可是面对女人的时候，李世民还是挺平易近人的。

“没有，诗会才刚刚开始呢！”长孙皇后对走到近前的李世民，温婉地笑了起来。

李世民呵呵一笑，道：“看来本王来的很是时候呢！”

“元霸，虽说早就已经对你的种种神异习以为常，但是没想到你在诗词方面的造诣，竟然也如此深厚，当真是让朕刮目相看啊！”

李世民这话并不是无的放矢，毕竟李元霸清醒这么长时间以来，还从来没有过多地展示自己的才华，倒是对于战争还有制作武器方面很是擅长。

“皇兄谬赞了，我这诗词都不过是小打小闹，哪里能和孔老先生相提并论！”

听到李世民的称赞，李元霸脸上的汗唰就下来了，这抄袭竟然抄了个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李元霸这也是独一份了。

“行了，跟我这你还谦虚什么？”李世民斜撇了李元霸一眼，道：“怎么着？刚刚说到哪了？你这诗作完了，是不是该继续下面的了？”

李元霸总算是回过神来，扭头看着下面的一众皇族女眷们说道：

“是啊，不知道诸位对本王所作之诗有何感想啊？”

第六百九十五章误会了

“王爷所做之诗，自然是足以流传后世的，只是不知王爷，此诗名为何？”

这次说话的是一位看起来二十七八岁，做少妇打扮的貌美女子，看她所坐的位置，似乎也是老程家的人。▲.∴，

“《将进酒》！”李元霸吐出了这三个字，似乎是想到了什么，顿了顿又说道：“《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好名字！”那女子眸光闪亮地点点头，忽然话锋一转，说道：“王爷，我程家亦有一位才艺双绝的女子……”

一边这样说着，她伸手指向了坐在她身侧的程碧婷，道：

“碧婷姑姑自幼便跟随在伯父身边习文练武，诗词歌赋更是无所不通，方才我碧婷姑姑便私下作诗一首，现在就让她吟上一吟……”

程碧婷俏丽一下子就变得通红无比起来，同时她伸手拽了那女子一下，道：“香香，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作诗了？”

程香香低头看了程碧婷一眼，小声地嘀咕道：“小姑姑，您不是一直都喜欢武王殿下吗？今日就让侄女帮您一把吧！”

得，又是一个侄女把姑婶一辈儿给卖了的典型。

“哦？”李元霸有些好奇得看着程碧婷，道：“程小姐请了，不知道方才程姑娘以何为题，作诗一首啊？”

程碧婷小脸通红，站起身来很是羞涩地看了李元霸一眼，随后道：“以月为题！”

李元霸微微点头，笑道：“愿闻其详！”

这次程碧婷没有说话，而是沉默了良久，似乎在做什么决定一样。

过了好半晌，她才抬起头来，朱唇微张道：

“青天有月来几时，月行可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宁知晓向没云间。玉兔捣药年复年，嫦娥孤栖谁与邻？唯愿对酒当歌时，银月长照金樽中。”

（胡乱改编，不喜勿喷！）

“唯愿对酒当歌时，银月长照金樽中。”

李元霸默念了两遍，只感觉这首诗似乎是曾经见过，默念了两遍之后方才恍然，这不就是李白的《把酒问月》吗？只是之间的改动太多，若是按照他的看法，连韵都有失。

不过好在整首诗所要表达的意境还在那里。倒是并非不可，只是远没有李白所要表达的意境更清晰。

“此诗的意境好是好，但是未免有些孤单凄苦了一些，读之让人心中酸涩，所以纵然是佳句，却只能算尚可，若想要流传千古的话，却还是差了一些火候！”

李元霸想了想，很诚恳地说出了这么一翻话来。

话音落地。整个侧殿中一时间变得安静了下来，仔细回味了一下，好像还真像李元霸说得那么回事。

听到李元霸的话，程碧婷的脸色多少有些伤感。不过她还是说道：

“确实如殿下所言，小女子所作《问月赋》多少有些过于强调伤感之情了，无法与您《将进酒》这样的豪爽诗篇相比，如此。就聊作欢乐之用吧！”

程碧婷这番话说着就让人有些心酸了，这不是分明在说，我作诗作得不行。你行，好了吧？

再者说了，程碧婷能够做出这样的诗词，别人可不一定能够做出来，至少眼下大殿中的一众皇族亲眷们，就没有几个能够做出这样出色的诗来。

“二嫂，这姑娘好漂亮啊！特别是现在这种我见犹怜的样子，连我看了都有些心动呢！”

这个时候，从程碧婷站起来就一直注意着她的武顺说话了。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这丫头还是没变！”

长孙皇后眸光复杂地看着程碧婷，似乎是在对武顺说话，又似乎是在自言自语一般。

“二嫂，您刚刚说什么？”武顺眨巴眨巴眼睛，有些好奇地问道：“二嫂，

难不成您之前就认识她吗？”

长孙皇后微点螭首，道：“这丫头从小就跟在我们身边，只是后来的时候因为某些事情离开了，没想到现在又回到了长安。”

“哦！”

武顺应了一声，皓齿微微咬了下红润的下唇，直觉告诉她，长孙皇后口中的某些事情，应该是与她的夫君有关。

“呃……程小姐莫要难过，本王并没说小姐的这首诗作地不好，只是格调有些悲苦之意！”

眼瞅着这丫头听了自己两句话，委屈地就要掉下眼泪来，连忙说道：

“依本王看来，程小姐还如此地年轻，日后生活自然是充满阳光的，何苦伤感，我大唐强盛，若是你并非为大富大贵之家，亦可保你一世无忧！”

“……”

李元霸这话说出口，整个侧殿斗陷入了沉寂之中。

这话说得有歧义啊，你又不是人家的爹妈，又不是人家的夫君，又不是人家的什么人，凭什么就说能够保人家一世无忧呢？

这不是摆明了告诉人家：“啊，日后你就是我的人，跟着我有肉吃，有酒喝，啥都不用操心，就安心跟着咱过日子就行了！”

明显是误会了这层意思，在坐的那些年纪要小一些的少女、少妇们，已经是掩饰不住地开始低声笑了起来，毕竟这可是相当于变相的提亲了。

程碧婷冰雪聪明，自然清楚这些小姐妹们为何发笑了！

就连坐在最上面的长孙皇后和武顺都有些忍俊不禁。

要不就说这古时候的女子好呢，即便是这样的误会，也不会让武顺心生任何的不满之色，男人三妻四妾，似乎是再正常不过了。

李元霸一脸的茫然，不明白咋他们就笑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才想起来，这话太容易让人误会了，不过现在解释也晚了，这种事情简直就是越描越黑啊！

“好了，好了，玩笑归玩笑，还是让元霸继续点评吧！听他刚才的意思，似乎是意犹未尽啊！”

可能是瞅着李元霸脸色又有点变黑的迹象，长孙皇后连忙站出来为李元霸解围，免得到时候这货翻脸不认人。

这样的情况这家伙又不是没有弄过，还是赶紧给他解围的好！

长孙皇后的话，把大殿中所有女人的注意力都转移了过来。

看到所有人都把眸光投向了自已，李元霸不由得感激地看了长孙皇后一眼，这才继续说道：

“确实，程小姐的诗多少有些悲苦之意，本王依着程小姐的意境，同样作诗一首，还请诸位姐妹婢媵赏鉴！”

李元霸说到这里，先是拿起面前的杯子，将杯中的果酿一饮而尽，稍稍酝酿了一下感情，这才高声诵读了起来：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

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在场的一众女人们，原本听到李元霸张口又是程碧婷方才所做的诗，这心里多少有些想发笑，就连程碧婷自己都多少有些羞涩。

可是随着李元霸这首诗的原版诵出，整个侧殿都变得安静了下来，整首诗的内容差不多，但所要表达出来的感情却是截然不同。

虽然这首诗中依旧有些惆怅之感，但是这种自问自答的方式，却是比方才程碧婷所要表达的要多上了两层意境，将这首诗给升华了！

“好！”

李世民击掌赞叹了起来，脸上再次露出了笑容：

“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这首诗虽说只是倒了几个词语之间的顺序，可就是因为这一点，让整首诗的意境都升华了！”

“皇兄客气了！”

这货还真是老实不客气，嘴上说的是谦虚的话，可是这表面上却是一点都不客气，就差在脸上写两个大字，“高傲”！

“殿下之才，确实超过奴家良多，奴家敬服！”

作为当事人的程碧婷，却是一脸的坦然之色，俯身端起小桌上的酒杯，遥遥向李元霸敬酒。

“程小姐客气！”李元霸举杯还礼，一饮而尽。

有了程碧婷的打头，其他的皇族女眷们似乎都放开了，频频吟诗作对，并且要求李元霸赏鉴。

于是，这苦逼的家伙倒霉了，先是需要审文，然后就是修改，再之后就是喝酒，一干而净！

当然了，这些女子们绝大部分都是以果汁代酒，最多的话，只不过喝点度数低的葡萄酒。

可是倒霉的李元霸却喝的是果酿，果酿可不是果汁，那可是带度数的，就算是小酒喝多了还撑着呢！

所以，李元霸这边还没喝醉，单是光厕所就特么跑了好几趟了。

不过这也没白跑，至少长孙皇后给李恽物色的媳妇让李元霸看到了。

还别说，这李梦瑶真是个美人胚子，别看这小丫头才十一二岁，但是在李元霸看来，虽然身段还未长成，但是五官精致，眉目如画，再加上身上穿得淡粉色罗裙，就犹如天宫的仙子一般。

而且，李梦瑶也作诗一首，虽说所作诗词过于脂粉气了，但也算得上是中上。

这丫头配李恽，那绝对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

第六百九十六章寿不过七日

“噗……我去，受不了了，这些女人实在是太疯狂了！”

李元霸踉踉跄跄地从侧殿中跑了踹，看样子还有些摇晃，这倒不是醉的，而是喝果酿喝撑了。※%，

原本还有些矜持的皇族女子们，在程碧婷开了个好头之后，几乎三分之一的女子都把自己的诗词拿了出来，要李元霸赏鉴，每次李元霸评论完了之后都会敬酒。

这他娘地不是坑爹吗？

粗略来算的话，李元霸今夜在侧殿之中喝的果酿，加在一起怕是得有五坛，这五坛酒，每一坛酒都不下于五斤。

刚开始的时候，以李元霸那庞大的肚量还能够死撑，但是出了大殿却再也撑不住了，直接开始在外面画起了龙。

李元霸方才在大殿里被那些女子们频频敬酒，当喝了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已经撑的不行了，估计连他自己都不晓得喝了多少。

“你说你小子，这回出糗了吧？还逞能！”李世民搀着李元霸，一路上可没少说他。

果酿虽说有些度数，但是那度数对于李元霸而言跟没有一个样，可那也禁不住二十几斤下肚啊？

“我说皇兄，你可别糟践我了，咱们皇族的那些个女子，一个个如狼似虎的，恨不能当时就把我给吞了！”

李元霸领着李世民来到一个距离侧殿并不算远的小厢房中，刚刚进屋子就躺在了炕上，就像是一只懒猫一样，蜷起了身子。

李世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道：“怎么样，这回你看上谁了？”

李元霸噌地一下从炕上蹿了起来，道：“皇兄，你说什么呢？”

“呦？怎么着，还不肯承认吗？”李世民撇撇嘴。道：“要不要朕给你提个醒儿？程碧婷！”

李世民的话还真叫李元霸愣了一下，也就在这个当口，李世民继续说

道：

“朕还听知节说了，你小子自己跑去参加人家的招亲，过了文试和武试，结果却把人家的程碧婷给抛弃了……”

“抛弃，这叫什么话？”

李元霸这回也不撑了，跳着脚大叫了起来：“我可从来都没说过要成为他们老程家的女婿，再者说了，我也没把他们程家小姐怎么着。怎么能说是抛弃呢？”

“狡辩！”李世民以一副不相信的眼神看着李元霸，道：“你自己不是常说吗？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你解释的越多，就说明你小子越心虚。”

得，这回有嘴都说不清了！

“难不成你真对程碧婷没有什么印象了吗？”

李世民还是有些不敢相信，毕竟当年那丫头可是跟在李元霸屁股后面，霸哥哥长，霸哥哥短的。怎么可能说忘就忘了呢？

李元霸有些好奇地看着李世民道：“怎么？我应该有什么印象吗？”

李世民仔细打量着李元霸，见李元霸的脸上的表情确实不像是装出来的，这才无奈地摇了摇头，道：“没有。没有什么……”

“算了，缘分天注定！”

李世民晃晃脑袋，道：“你怎么样？还撑不撑得住，时间上差不多了。朕还要去转转，你跟不跟朕去？”

李元霸揉了揉肚子，道：“我就不去了吧。就算去了也不过是和他们打个招呼而已。对了，皇兄，你喝地也不少了，我叫下人们送过来点醒酒汤还有点心，你先垫吧点东西再去吧？”

“嗯，你还别说！喝了这么多的酒，刚才都吐出来了，现在还真有些空了！”

李世民的脸上也难得地露出来了一丝感慨，“多少年了，也没有喝过这么多！”

李元霸这里所说的醒酒汤，指的是酸辣鱼头汤。

先将鱼头、葱、姜烧煮一刻钟的时间，捞出鱼头趁热拆去全部鱼头骨，备用。岁后锅上火烧热，下熟猪油，将无骨鱼头肉下锅稍煎片刻，再下精盐、鲜汤、姜、黄酒用中火炖上一刻钟的时间，然后用漏勺捞出鱼头肉放入汤钵内。

把提前切好的豆腐丝、榨菜丝、冬笋丝、香菇丝投入原汤中烧沸，调入调料，用湿淀粉勾芡后，再淋入打散的鸡蛋液，再下麻油、香醋，推匀后，倒入盛鱼头的汤钵内，撒上胡椒粉、香葱即成。

这汤不但味道鲜美开胃，而且解酒效果极好，李元霸前世的时候，每次和导师出去吃饭都必点这一道汤。

没办法，谁叫他的导师是远近闻名的一杯倒，沾酒就醉呢？

吩咐下人们将醒酒汤和桂花糕送进来，李世民一碗酸辣鱼头汤下肚，被那种酸辣的滋味一刺激，很快就让他出了一身的热汗。

当然了，李世民体内残存的酒精，也随着热汗一起蒸发了出来。

“你小子，怪不得每次与你喝酒，你都是来者不拒，感情还藏着这么好的东西呢！”

李世民捏起两块桂花糕吞下了肚子，看着李元霸笑骂了起来。

李元霸摇摇头，道：“行了皇兄，我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等你回皇宫的时候，我让府上的厨子随你们回皇宫，让他将新研制出来的几样菜式全都教给那些厨娘！”

“行，还是你最明白朕。”

李世民点点头，刚想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厢房的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却是刘三水推门走了进来。

看到刘三水脸上有些焦急之色，李元霸感到很奇怪，这老小子跟在李世民身边，无论碰到什么事情都表现得很是冷静，就从来没有露出过如此焦急的神色，今儿这是怎么了？

“陛下，不好了，不好了！”刘三水一脸的焦躁之色，“晋阳公主方才不过是吃了几只鸽子蛋就一直呕吐不止，虽说现在停下来了，可若是不吃些东西的话，晋阳公主根本就撑不住啊！”

“你刚刚说什么？”

李世民一下子就急了，对于这最小的嫡亲女儿，李世民是很疼爱的，所以一听说晋阳公主出状况了，一下子就站起了身子。

“具体的奴婢也不清楚，不过听那个随身伺候晋阳公主的女医官说，晋阳公主本来就身子骨弱，如果今日再不吃点东西来补充营养的话，怕是，怕是……”

说到这里的时候，刘三水有些犹豫了。

“怕是什么，你倒是说啊？”李世民更急切了。

刘三水偷偷瞄了李世民一眼，这才小声地说道：“怕是寿不过七日……”

第六百九十七章太意外了

“什么？”李世民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寿不过七日，是那女医官当真是如此说地？”

“皇兄，你先别着急！”看李世民的样子明显发货了，李元霸赶紧地把他给拦了下来，道：“眼下还是速速去清华观中将孙神医给请过来，为小兒子看病最为紧要，免得耽误了时辰！”

“对，对！”李世民这才稍稍清醒了一些，道：“三水，你速速命人拿着牌子出城去请孙思邈，一定要把他请到武王府来！”

“奴婢已经派人去请了，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孙神医就能赶到！”刘三水哪里敢怠慢，在晋阳公主刚开始吐的时候就已经派人出城去了。

“走，元霸，随我去侧殿中看看。”李世民打发走了刘三水，招呼了李元霸一声就往侧殿中走去。

.....

侧殿之中，小兒子在两名女医官的护持下，正一脸苍白地躺在一张软榻上，小小的身体软绵绵的，看起来没有丝毫的力气。

长孙皇后、武顺以及几个小丫头的姐姐、嫂嫂们，全都围在小兒子身侧，一个个脸上的表情充满了焦急之色。

“这，这可如何是好？”武顺现在是花容失色。

“都怪我！”高阳公主一脸的自责，“如果刚才我不给兒子吃那几个鸽子蛋的话，兒子就不会这样了.....”

“母后，不要怪十七姐.....”小兒子咬着嘴唇，苍白的小脸上突然冒出了细密的汗珠：“是，是，是兒子太饿了，没有控制住嘴巴。”

“好了，好了，兒子你不要说话了！高阳，这不怪你！”

长孙皇后脸上虽说亦有忧色，不过她却并没有怪高阳公主，毕竟高阳公主也是听说兒子有一天的时间没有吃东西了。这才喂给她几个鸽子蛋，这也是为了她好。

“桃子，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武顺看着小兒子的女医官，询问道。

一袭医官打扮的桃子。也是一脸的惊慌：“这个……王妃，在奴，在奴婢看来，晋阳公主殿下这应该是体内木气偏胜，肝胃失和。《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谓：‘木郁之发，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膈咽不痛……’”

长孙皇后眉头一皱，道：“说明白点！”

桃子脸色的惊慌之色更浓了，道：“这个……晋阳公主从小就体弱多病，再加上近段时间食不下饭，饮不进水，倒是肝胃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虽说有些食欲，可是对于不易消化的东西却是没有办法吸收，是以这才导致晋阳公主殿下不停地呕吐……”

“就没有治疗之法吗？”这个时候李世民和李元霸来到了小儿子近前，询问了起来。

“这个……请恕奴婢无能！”桃子实在是没办法了，纵然是要她死，也比现在这样煎熬着强啊！

“废物，废物，都是废物，朕养你们这些家伙还有何用？”李世民才不管面前的医官是男是女，直接一脚就要踹出去。

“噗！”

一道闷响声传来。李元霸眼疾手快，甩出一个绵软的座垫挡在了李世民的脚下。

“皇兄，冷静！”李元霸，道：“小儿子的病症。本就是遗传而得，以咱们大唐目前的医疗手段，对于这些遗传而来的病症，一般很难治愈。纵然你杀了这女医官，也是无济于事啊！”

“哼！”

李世民自是怒气难平，不过李元霸的话总算是有些分量的。让李世民不再去找那个女医官的麻烦。

李元霸摆摆手，让桃子和另外一名女医官退出大殿，而他自己则是蹲下身子，大手覆盖上了小儿子的额头。

小儿子半睁着眼睛，模模糊糊地看着李元霸，低声呢喃道：“四，四皇叔……”

“别说话！”李元霸竖起一根手指在嘴唇上，眉头却在大手覆盖在小儿子额头上的一瞬间皱了起来。

因为，有一股子钻心的凉意，从李元霸的手掌心上的神经末梢接触点上，直达他的脑际感官深处。

“糟糕，这丫头的体温怎么越来越低了？”李元霸暗道一声不好，大叫道：“都别愣着了，顺儿，快去让人安排一间内堂，这侧殿里面人多，空气并不单纯！对了，再叫人去烧上一壶高度数的‘武王醉’还有一大桶热水过来！”

“是，妾身这就去办！”武顺应了一声，急匆匆地吩咐下人们去准备这些东西。

“怎么回事？你们都窝在这里做什么？”

这个时候作为太上皇的李渊，可能是想要来侧殿之中看看，也赶了过来，他看到最前面一堆人围在一起感到很好奇，便推开人群走了过来。

“是父皇！”李世民和李元霸相互对视了一眼。

“嗯……这，这不是兕子吗？”李渊没搭理李世民兄弟俩，而是看向了瘫软在软榻上的小家伙，“小兕子怎么了？”

“兕子，兕子见过皇爷爷！”小丫头的嘴唇上下翕动着，有些艰难地向李渊问好。

“兕子，别说话了！”李渊摸了摸小兕子的小脑袋瓜，扭头看着李元霸道：“这究竟是怎么了？小兕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李元霸轻叹了一口气，道：“方才，兕子不过是吃了几只鸽子蛋，刚过了没几个呼吸的时间，就一直呕吐不止。虽说现在停下来了，可是现在却是一点精气神都提不起来，连医官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那是她们废物！”这还真不愧是爷俩啊，感情李世民的小爆脾气是随李渊，“依着朕，这些个庸医就应该全都应该赶出太医署去，砍了脑袋！”

这边话头刚落地，李元霸算是回过神来，道：“对了，去没去传太医过来？”

“已经派人去了！”李世民脸色阴沉地点点头，道：“兕子近来身体刚有所好转，谁曾想今日竟然出了这么档子事……”

“哼，兕子自出生起身子骨就一直很弱，你这个当爹地不为她遍访天下的名医来治病也就罢了，竟然还有心情带着她来参加晚宴，你这可真是亲爹啊！”

“……”

李世民一时间无言以对，实在是今天这件事情对于这位帝王而言，实在是太意外了！

……

虽说只是这半柱香的时间，可是这半柱香的时间对于大殿中的众人，还有正殿当中的那些皇子们而言，一个个全都觉得度时如年，这短短的半柱香时间，就像是过了好几十年一样。

“来了，来了，快都让让，晋阳公主殿下在哪？”

孙思邈提着一个颜色都有些发黑的檀木医箱，就像是兔子一样地窜了进来。

后堂中，将小床围地里三圈外三圈的众人不敢怠慢，纷纷让了开来。

孙思邈直接打开了背来的医药箱，伸手从里面拿出来一只脉枕，还有一套细弱牛毛的金针，手脚麻利地开始为小儿子诊脉。

随着孙思邈的手搭在小儿子手腕上的时间越来越长，孙老道的眉头也是越皱越深。

看着孙思邈的眉头越皱越深，围观的众人，脸上的表情也越来越凝重。

看得出来，小儿子身上的病症对于孙思邈而言也很是棘手，想要解决有些困难，或者说根本就是无法治愈。

过了足足盏茶的时间，孙思邈才总算是将手拿了下来，轻吐了一口浊气。

“孙神医，情况怎么样？”长孙皇后焦急地询问。

孙思邈只是摇摇头，并没有回话。

李渊父子俩同时眉头耸起，这就要破口大骂了，这他娘地都火烧眉毛了，你这摇头是啥意思？是无药可救了，还是怎么地？

李元霸看出了这父子俩要怒骂的苗头，连忙问道：“孙神医，你倒是说话啊，你这一声不吭的，是想要急死我们吗？”

孙思邈又沉寂了一小会，这才说道：“非是老道不愿意说话，而是老道在

思考如何救治晋阳公主殿下。”

“兕子这是患了何病症？”李元霸问道。

“与皇后娘娘病症相似，只是因为晋阳公主殿下尚年幼，身体摄入食物以及吸收的能力比皇后娘娘差上不少，这身体自然是要虚弱很多了！”

孙思邈尽量让自己的措辞更加直白易懂，“所以，对于及冠之人的治疗办法以及用药量，对于晋阳公主殿下而言，并不适用。”

“按照你的意思来看，就没有治疗办法了？”李世民再也忍不住了，“难不成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兕子饿死？”

“也并非是没有办法！”孙思邈道：“以目前晋阳公主殿下的体格还不能完全吸收药量，所以咱们目前所要做的，就是要晋阳公主殿下可以吃下东西。”

伺候小兕子的宫女说道：“可是现在公主殿下是吃什么吐什么啊……”

“待会老道会为晋阳公主殿下开一个方子，等药熬好了，先喂晋阳公主殿下服下，至于什么膳食易消化，就不是老道考虑的事情了！”

孙思邈一边这样说着，一边来到了一方圆桌前，伏案疾书了起来。

李元霸跟了过去，就见孙思邈在一张宣纸上写道：“黄连半钱、栀子一钱，半夏、茯苓、白豆蔻各三钱，陈皮、甘草各两钱……”

看来这老道还真是下了力了，这些药应该也是减了量的，如果真地按原药方全部煎服的话，怕是小兕子还没有病死，就已经被药方给药死了。

第六百九十八章厨娘与厨子

晋阳公主的突然病倒，不仅让李元霸他们方寸大乱，整个宴会也因为这件事情中断了。

当然了，最乱的地方并非是举行宴会的四个大殿，而是武王府的后厨。

后厨李世民带来的那些个厨娘们，现在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根本就不知道做什么饭好。

因为他们的主子当今圣上，就在刚才给他们下了死命令，必须在一个时辰之内做出一套最容易消化的膳食来，如果做不出来的话，李世民就把她们的手筋给挑断了，驱逐出宫，让她们一辈子都不得入后厨。

这可是要了她们的亲命了，她们除了这一身的手艺就没有别的活法了，挑了她们的的手筋，驱逐出宫，她们肯定是必死无疑。

所以，李世民的一句话，可是叫她们既烦扰又惊惧。

“这可如何是好？”一个看起来不过二十三四的厨娘，一脸的惊惶之色，“公主殿下吃什么吐什么，咱们哪里知道做什么公主殿下吃了不会吐？”

“红月，行了，你还是少说两句吧！”后厨里面一个年纪最大的厨娘瞪了最开始说话的女子一眼，道：“你有那说话的功夫，不早就琢磨出来一道好菜了！”

“可是宁姐，公主殿下吃的那鸽子蛋就已经是很好消化的东西了！”名叫红月的厨娘很苦恼啊，“陛下这摆明了是不想让咱们活命啊！”

“谁不想让你们活命？给本王说说看！”

名叫宁姐的厨娘刚想要说些什么，这个时候一个低沉的声音传了过来。

话音落地，厚厚的门帘子被人从外面掀开，就见一袭蓝袍的李元霸走了进来。

“见过武王殿下！”

一屋子十来个厨娘，赶紧地向李元霸躬身行礼。

“行了，都别绷着劲儿了，都起来吧！”李元霸摆摆手，示意众人免礼，道：“怎么着？说说刚才你们的话题，是谁摆明了不想让你们活命？”

红月都快要吓死了。‘噗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殿下明鉴，实在是陛下所下命令实难完成。奴婢，奴婢这亦是无法了！”

“哦？照你的意思，就是皇帝不给你们活路了？”李元霸面色冷淡地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你非议皇帝不是不可以，但是非议也得选个地方啊？你跟这人进人出的地方非议皇族的大头子，这不是作死呢吗？

“殿下恕罪。请您看在红月才刚刚进宫没有多长时间的份上，就饶过她这一次吧！”

宁姐赶紧地上前求情，专门伺候皇帝的厨娘本来就没几个，她们十来个厨娘在皇宫之中这么多年了，感情还是很深厚的，若是死一个，让她们这些剩下的人还怎么活？

“请王爷恕罪！”一众厨娘也有样学样，赶紧地求饶。

“罢了，罢了！”李元霸摆摆手，道：“本王又不是过来追究你们责任的。都给本王起来吧！”

“您若是不答应恕红月无罪，奴婢，奴婢就不起来！”

宁姐还真是个有情有意的人，竟然用这种方法威胁起李元霸来了。

“呦，你们这些厨娘，竟然还敢威胁本王？”李元霸没好气地看着这群跪满地的厨娘，“还别真跟本王呕这个气，本王这辈子最恨别人逼迫，既然你们愿意就这么跪着，那就尽管跪着好了！”

李元霸再次冷眼瞥了这些厨娘一眼。出了这间后厨之后就进了不远处的另外一间后厨。

.....

其实，眼下李世民所带来的这些厨娘，所呆的后厨其实是李元霸特意命人新准备出来的，反正这后厨也是备用的。现在有人来了也就用上了。

至于另外一间后厨嘛，就是他们王府里面一直都在用的。

此刻，王府后厨内堂里头，七八个三十来岁的厨子，围着一张圆桌子在吃火锅。

实话说，这大冷天儿的吃火锅。还真是一件特享受的事儿。

“哎呦，今儿可是让咱爷们儿长见识了，那大殿里头一水的皇族，竟然连太上皇都来了！”一个明显带着幽州语气的青年人大口喝了一杯武王醉，继续说道：“唉，咱爷们儿都活了三十多年了，还从没见识过这种架势！”

“嘿，你还别说，我们这些厨子们一向都是上不了台面的主儿，今儿陛下竟然找见了我们，还赐了一顿火锅给我们，今天我们算是值了！”

另外一个还带着长长厨师长帽子的中年汉子也是哈哈一笑，道：“我们啊，能够走上台面全都是托了王爷的福，这一辈子能够跟随王爷，是我蔡汉生一辈子的幸运！”

“蔡叔，我们哥几个都是您手把手教出来的，您记着王爷的好，我们记着您的好！”

一个看起来不过二十岁上下，长得很是精明的小个子，笑着站起身来，手中的武王醉也跟着端了起来，“我韩成清虽说大字不识几个，但是这知恩图报的道理，成清还是懂的！来，蔡叔，我敬您一杯！”

“错了！”

听到韩成清的话，蔡叔摇了摇头，道：“我之所以教给你们手艺，并不是图你们什么，而是王爷下的命令，当然了，这并不排除是我想要你们更好地伺候王爷！所以追根溯源，你们的恩人还是王爷。我记着王爷的好，你们更应该记着王爷的好。”

说到这里，蔡叔站起身来，端着酒杯面向李元霸所住的房间，很是郑重地说道：“这一杯，敬王爷！”

“这一杯敬王爷！”

其他几个厨子听完蔡叔的话也是肃然起敬，显然他们之前并不知道蔡叔之所以这么尽心尽力地教他们厨艺，原来是武王李元霸的原因！

“哈哈，说什么呢这么高兴？要不，本王也凑上一手？”就在这时候，李元霸走了进来，向那几个厨子哈哈笑了起来。

“见过王爷！”

一众厨子们有些慌乱地放下了酒杯，向李元霸躬身行礼。

“行了，行了，都甭跟本王这儿客气了！”李元霸上前几步，把厨师长蔡胜给托扶了起来，道：“今日可真是辛苦你们了，这四个大殿里面，至少有一半的菜出自你们之手，实在是辛苦了！”

第六百九十九章看起来有戏

“王爷谬赞了，我这一身的手艺可都是您亲自传授的，没有王爷的话，怕是我老蔡这一辈子也不过是一个卖炊饼的街边小贩！”

老蔡可不敢居功，因为在他看来，他的一切全都是李元霸赐给他的，他老蔡虽说读书不多，可是知恩图报的道理他还是懂的。※%，

“好了，你的心意本王知道，这样吧，一切就全都在这酒里了！”

李元霸被老蔡说得心中感触颇深，从摆放着火锅料的桌子上端起了一只酒盅，一仰脖子，炙辣的烈酒直接顺着喉管，滑进了李元霸的肚腹之中。

“王爷豪爽！”

一屋子的厨子们，满目真心地看着李元霸举杯痛饮，也有样学样地一口饮尽杯中酒，纷纷向李元霸发出了赞叹的声音。

李元霸示意众厨子安静下来，继续说道：

“想必诸位已经知道方才大殿当中所发生的事情，现在本王就是想来咨询咨询你们，看看你们能不能够制作出容易消化的膳食来？”

后厨当中的一众厨子们面面相觑，彼此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个时候，还是作为厨师长的老蔡站了出来，道：

“王爷，要说这最好消化的东西非粟米不可，这粟米可以清热、清渴、滋阴，补脾肾和肠胃。要不，小的先给公主殿下熬一碗粟米粥？”

粟本就是华夏的五谷之一，不过这些大唐的贵族们早就习惯了精粮，对于粟米这种粗粮早就已经忘了它们的味道。

李元霸倒是对这种前世被称为小米的粮食情有独钟，因为前世的时候，只要他胃口不舒服吃不下饭的时候，家里的老头子们就会为他熬制小米粥。

虽说有的时候，小米粥难喝到刺嗓子，可是这东西确实很好消化！

所以。听到老蔡的建议后，李元霸先是愣了一下，随后便说道：“好，你先试试看，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再尝试别的办法！”

“好嘞，我现在就熬一锅出来！”老蔡知道李元霸的脾性，能够让这位主

亲自来后厨，表明王爷是真着急了。

都说熬粥是个功夫活儿，不过眼下的时间很紧急。李元霸可等不起，所以这熬快粥也出了熬快粥的法子。

过了有一刻钟的时间，当大锅里面升腾起浓浓的粟米香气的时候，一碗金灿灿的粟米粥也被老蔡端了出来。

“王爷，好了！”老蔡说道。

李元霸从老蔡的手里头接过了粟米粥，道：“好了，给本王就是了，若是不能吃下去的话，本王再来就是了。”

其实李元霸也是在为这些厨子们着想。以目前李世民的脾气来看，如果小兒子这一碗粟米粥吃下去之后也吐出来的话，怕是李世民当即就会把做饭的老蔡给砍了脑袋。

.....

此刻，后院内堂之中的众人还处于焦躁不安的状态中。眼瞅着李元霸走了回来，李世民立刻说道：

“元霸，兕子方才刚刚把药喝下去，后厨那边怎么样了？有没有琢磨出容易消化的膳食来？”

李元霸摊摊手。道：“皇兄，反正你带来的那些个厨娘是没办法了！”

“这些废物！”李世民阴沉着一张脸，道：“朕非得让手下人将她们的的手筋全都挑了不可！”

李元霸不置可否地耸耸肩。道：“算了，我这边倒是做了一点东西，先给兕子试试吧，别到时候真吐出来！”

李世民眼睛一亮，道：“快，快喂给兕子。”

李元霸招来一个王府的侍女，将手中熬得黏稠的粟米粥递给了她，让她小心地喂给小兒子。

小兒子有些病恹恹地睁开了眼睛，小嘴微微张开。

“咕噜！”

有些艰难地咽下了一口粘稠的粟米粥，兕子的笑脸顿时窘了起来。

这小丫头从小就没有吃过这么糙的食物，因为自小体弱多病的原因，所吃的膳食都是精挑细选的食材，对于粟米这样的东西自然是没有吃过的。

“这是什么？这么难以下咽吗？”

李世民看出来小兒子吞咽的表情似乎是有些困难，从桌上抄起了一只汤匙舀了一勺，吞咽了下去。

这才刚刚嚼了两下，眉头就已经拧成了川字，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嚼起来不仅硌嘴，而且还糙地难以下咽。

“皇兄，您这高高在上的，哪里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李元霸轻笑了一声，道：“这东西可是咱们中华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东西，五谷之一的粟米。”

说到这里，李元霸顿了顿，继续说道：“这种东西，咱们中华的百姓可是吃了不止千百年了，怎么百姓能够吃下去，你就吃不下去吗？”

“粟米？”

李世民乃是出身于陇西李氏，他老爹更是前隋的太原留守，甭管是李氏大族还是太原留守，都不是简单的大富大贵之家，估计就算是当年李世民领军打仗的时候，这所用的军粮里面都不掺杂粗粮。

“咳咳！”

就在这时候，小丫头的咳嗽声响了起来，却是她吞了几汤匙的粟米粥，到后来还是忍不住吐了出来。

“不行，为什么还是不行？”李世民很烦躁，烦躁的他现在很想杀人。

李元霸皱了皱眉头，这种情况可是把他给难住了，难不成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对了，记得小时候自己高烧不退，整日里吃不下东西，老头子曾经给他做过一碗鸡蛋羹，滑嫩的鸡蛋羹不仅勾人食欲更是易于消化。

可以做这个啊！

想到这里，李元霸轻轻一拍手，转身就冲出了后堂。

眼下众人全都是一筹莫展，对于李元霸突然冲出后堂也没啥反应。

.....

后厨，李元霸前脚刚走，那些年轻的厨子们后脚就围了上去，七嘴八舌地询问老蔡一些关于前面大殿中的事情。

哪知道这才不过一炷香的时间，这位主儿就又回来了。

“王爷，怎么样？晋阳公主殿下吃了吗？”老蔡很紧张，难得他的主子交代一件事情，可千万别给办砸了。

李元霸没有接老蔡的话茬，而是直接招呼道：“老蔡出来给本王打下手，其他人该吃吃该喝喝！”

老蔡不敢怠慢，连忙来到了后厨外堂，听候李元霸的命令。

“老蔡，你去备上一些鸡蛋，记住蛋清与蛋黄要分开！”

李元霸来到炉灶面前，很是熟练的开火起锅，并且在锅上架上了一只蒸笼，这个时候小小的鸡蛋也被老蔡打了几十个了，个个都是蛋清、蛋黄分开。

李元霸先是取过盛放蛋清的碗，随后放了超过蛋清两倍的温水进去，并且撒了一点盐和用来提鲜的鸡精。

之后，他又按照同样的程序，将蛋黄做了相同的处理。

等锅中的水开了之后，蒸笼被李元霸打开，将分别盛放着蛋清和蛋黄的两只碗放到了蒸笼上面蒸。

过了有一刻钟的时间，李元霸让老蔡将火给关上，同时将笼屉里面的两大碗鸡蛋羹端了下来，又用汤匙小心地将两只碗中已经凝结成形的蛋羹，给各自分成了两半。

一般蛋清羹对上一半蛋黄羹，再在上面淋上点醋，还有自制的香油。

转瞬间，一碗香气逼人，泾渭分明的鸡蛋羹出现在老蔡面前。

“王爷，这是什么？”许是被鸡蛋羹的香气给勾起了食欲，老蔡都有些食指大动了。

李元霸道：“此物名为鸡蛋羹，虽说看起来做法简单，但是对于火候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咱们大唐这么多年了，虽说对于料膳食之事，多是以蒸煮为主，可是本王敢断言，这鸡蛋羹还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大唐！”

“这叫什么鸡蛋羹的，真得能够让晋阳公主殿下吃下去不吐？”尽管老蔡很在意这种鸡蛋羹，可是他对于药理并不了解，这才有此一问。

李元霸闻言沉默了下来，实在是这个问题他也回答不上来，别到时候不管用，还得另想他法。

时不我待，当李元霸端着鸡蛋羹出现在后堂的时候，那浓郁的香味早就将众人的馋虫给勾出来了。

“嗯，真是好香的味道啊，光是闻着这股味道就让人食指大动了！”

高阳公主小巧的鼻翼翕动着，眼睛里面充满了惊讶的神色，因为从小到大，她都没有吃过这种东西。

“是什么东西这么香啊？”

许是被这股香味给吸引了，小兒子好像是突然来了精神，原本还有些病恹恹的样子，似乎是多了几分神采。

这回李元霸是亲自上阵，等鸡蛋羹的温度略微降低一些下来之后，李元霸这才掏出一枚汤匙舀了一汤匙鸡蛋羹，细心地放在嘴边吹了吹，道：

“兒子，张开嘴巴尝尝四叔做的鸡蛋羹好不好？”

兒子小嘴上下动了两下，乖巧地张开了嘴巴。

当那一小汤匙的鸡蛋羹喂进小家伙嘴里的时候，小家伙似乎是一下子来了精神，一口鸡蛋羹很快就顺着喉管吞咽了下去。

那种滑腻、酸甜的口感似乎让小兒子有了些胃口，小兒子的精神头足了一些。

李元霸瞅着似乎是有戏，连忙又是几汤匙喂了下去，不过短短的盏茶时间，小家伙竟然吃了有半碗鸡蛋羹，这让在场的众人是又惊又喜。

第七百章馋嘴的公主、皇子们

一碗鸡蛋羹，很快就被小兒子给吃了个干干净净。

李元霸在心中高兴之余，先是紧张地盯着小兒子看了半晌之后，这才开口问道：“兒子，四叔做的鸡蛋羹好不好吃啊？”

小兒子一碗鸡蛋羹下肚，此刻精神头正在慢慢地恢复，小小的身体上也开始有了些力气。

她扭头看着李元霸，虚弱地说道：“四皇叔，四皇叔！这叫鸡蛋羹的东西真地很好吃呢，兒子还想要再吃！”

“兒子，你现在身体上的吸收系统还跟不上营养，就先吃这些吧，日后你若是想吃了，四叔再给你做就是了！”

李元霸浅笑着摸了摸晋阳公主的小脑袋瓜，不过还是从装鸡蛋羹的大碗里头又盛了一些出来，喂给了小兒子。

又过了大概有一柱香的时间，小兒子呕吐的诅咒已经被李元霸给打破了，众人中包括孙思邈在哪，心下全都松了一口气。

如果她再这样吐下去的话，就算是华佗再世都是回天乏术了！

等小兒子呼呼地睡得香甜起来的时候，屋子中酒只留下了几个伺候小兒子的侍女，以及长孙皇后和王妃武顺。

至于李渊父子三人，还有那些皇子、公主们，此刻全都来到了正殿当中。

李渊仍旧坐在主位上，李世民和李元霸这一对老哥俩坐在一块。

“呼，今夜朕嗨真是让这小丫头给吓死了！”李世民轻吐出一口浊气，扭头看着李元霸说道：“元霸，这次真是要谢谢你了！”

“嗨，咱们都是自家兄弟，谢什么？”李元霸连忙摆摆手，说道：“再说了，兒子那么聪明可爱，我这个当四叔的也很喜欢她。若是让我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兒子承受病魔的折磨，我可做不到！”

“是二哥矫情了！”李世民摇了摇头，道：“今日的宴会也算是进行顺利。朕看不如就让他们先散了吧？”

李元霸点点头，道：“说得也是，想必今日咱们的这些同族们也因为这件事情而吓得够呛，还不晓得明日又有什么传闻出现呢？”

“哼。这些家伙们除了每日里传播一些流言蜚语的，还能够做什么？”

李世民很不屑地冷哼了一声，道：“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是皇族，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和咱们老李家沾亲带故的，对于那些只能够依靠祖上荫蔽的废物。朕还真想好好地管教一番呢！”

李元霸想了想，道：“《史记·商君列传》中有言：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抬头看着李世民，道：“皇兄，你若是想改变这种依靠祖上荫蔽，还有吃咱们李氏老本的情况，那就只有效仿商君之法了！”

听到李元霸的话，李世民愣住了。他还真没好好想过这个问题，如果真地效仿商君之法的话，怕是那些皇族子弟们会翻了天去。

恐怕他那些个皇弟们，肯定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

效仿商君之法，不就是削藩吗？

所有的受封的土地、爵位、官职全部都要收回去，没有对大唐的功劳，那就哪凉快上哪呆着去，哪怕你是皇亲贵胄也同样如此！

如果皇帝是李元霸的话，他肯定可以下这样的决心，倒不是因为他没心没肺。而是因为这位主儿所受的教育是标准的新式教育，什么裙带关系，是他最痛恨的。

若是要他变法，指定会照着最狠的方法来！

可李世民不同。他的理念是家天下，底线便是这天下必须是他们老李家的！

“算了，商君的‘宗室非有军功论’，在咱们大唐想要实施起来是难上加难！”李世民拧着川字眉说道：“这件事情还是徐徐图之吧！”

李元霸不置可否的耸耸肩，不再说话。

……

“诸位亲朋，今日咱们就到这里吧！”

又过了有盏茶的时间。李元霸站起身来拍了拍手，继续说道：“这次让诸位亲朋没有尽兴，日后若是有暇的话，本王定会再次宴请诸位！”

“殿下客气了！”

“能够有幸来武王府参加宴会，已经是我们的荣幸了！”

“陛下，我等告辞了！”

这群李氏皇族的皇室亲族们，一个个七嘴八舌地对两位皇帝以及李元霸行礼告辞。

另外三个大殿，自然有人去通知。

等人都走得差不多的时候，大殿中只剩下了众皇子以及公主们。

其实李世民也是想要留下来的，可是因为一者朝廷里面诸事繁杂，这二者嘛，就是这宫里面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去安排。

所以，晋阳公主这里有长孙皇后盯着就可以了。

“哎，你们这群小家伙怎么还不走？”

送走了李渊和李世民，重新回到大殿中的李元霸，有些奇怪地看着这些皇子和公主们，问道。

“四皇叔，不知道您方才给小儿子做的那个叫鸡蛋羹的东西，还有没有？”嘴馋的高阳公主，最终还是忍不住了，一脸馋相地询问起了李元霸。

这有了带头的，其他的小家伙们也全都期待地看向了李元霸。

毕竟这些皇子、公主们年龄都并不大，大点的如清河公主也不过十三四岁，小的也就和儿子差不多，一个个全都是嘴馋的时候。

李元霸不由得有些愕然，就为了这一口吃，这些小家伙们竟然坚持到了现在。

“你们这些小家伙们还真是行啊！”看着这群相识嗷嗷待哺的雏鸟一样的小家伙们，李元霸没好气地摇了摇头。

“四皇叔，您就给我们做嘛！”清河公主也开始了撒娇策略，上前几步，狂摇李元霸的手臂。

那家伙，还真是可劲儿摇啊！

“行了，行了，再摇的话，四叔就要给你摇散架了！”

李元霸连忙将手臂给抽了出来，对着大殿门口处喊道：

“白福，你去安排后厨的老蔡，按照方才本王**蛋羹的法子，再去多做上一些，端上来给皇子、公主们尝尝！”

“诺！”

白福像是幽灵一样地从大殿最前面飘了出来，脚不沾地的出了大殿。

第七百零一章波斯反叛党

“四皇叔，您对我们真是太好了！”高阳公主和清河公主一蹦三尺高，顿时高声喊叫了起来。

看来，方才小兕子的突然犯病，让这些小家伙的心中压抑地够呛，现在小兕子的病情好转了，这些小家伙们也全都放松了下来。

“行了，瞧你们说地这话！”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这两个小家伙一眼，道：“难不成之前四叔就不好吗？”

“好，四皇叔，您什么时候都好！”高阳公主这张嘴，还真是抹了蜜了。

“既然你们说四叔好，那就给四叔我按摩按摩！”李元霸很享受这些大侄子、大侄女拍的马屁，到后来甚至还咧嘴笑了起来。

随着李元霸的一声令下，这帮皇子公主们立刻反应了过来，争先恐后地钻了过来献殷勤，这个抓抓李元霸的腿，那个捏捏李元霸的肩膀。

哎呦，把个李元霸给舒坦地呀！

就在李元霸享受大侄女、大侄子们的按摩的时候，白福领着七八个小太监走了过来，这些小太监手里头各自端着一个大托盘，每一个大托盘上面都摆放着五只盛着鸡蛋羹的精致大碗。

“来了，来了！”

这些眼尖的皇子、公主们，眼瞅着那些小太监们走了过来，像是一窝蜂地飞了过去，并且把手直接伸到了那些小太监们端着的托盘上。

“给我这碗，给我这碗！”

“十二姐，你别和我抢啊，那边还有好多呢！”

“八弟，你知不知道长幼有序！”

这帮倒霉孩子啊，一个个就好像没有吃过饭一样，疯狂地去抢那些托盘上的鸡蛋羹。到后面的时候。李贞和李慎这两个小家伙还差点因为一碗鸡蛋羹而打起来。

好在李承乾这个太子哥哥在这些弟弟妹妹的心中地位颇深，只不过是轻轻咳嗽了一声，就全都老实了下来。

“妈蛋！”

在不远处看到这一幕的李元霸。瞬间感到自己无爱了，这些小家伙们还他娘地现实啊。

“嗯。这东西真好吃，没想到小小的鸡蛋竟然也能够做出这样的美味来！”

跟随李元霸时日并不算短的李恪感到很惊讶啊，这从来没有在意过的东西，做出来的膳食竟然如此地美味，真是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对了，母后往日里胃口也并不好，端一碗给母后送过去吧！”喝了一碗鸡蛋羹的李承乾，忽然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一念及此。李承乾直接换来一个小太监，让他端一碗鸡蛋羹给内堂的长孙皇后送了过去。

.....

第二日，李元霸就把府上的厨子送到了皇宫，包括粟米粥以及鸡蛋羹在内的所有李元霸研究出来的膳食，全都教给了宫里负责伺候晋阳公主的厨娘。

以孙思邈的药方，以及大唐皇族这个庞大国家机器的运转下，晋阳公主的病情也跟着一天天地好转了起来。

转眼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这一日，李元霸刚刚从府宅中出来，打算去西市好好逛一逛，这个时候却是有一个穿得像是个富家公的中年人。急匆匆地来到了武王府的府门前。

“请问这位军爷，白管家在府上吗？”富家公来到负责守卫的王府亲兵身前，态度很谦和地问道。

俗话说。宰相门前七品官，如果这富家公在别人的府上这样说话的话，怕是那些守门的人根本就不会搭理他，甚至还会直接给他哄走。

毕竟这年头不花点好处，谁愿意给你去办事？

偏偏不同于其他的府宅，李元霸府上的这些王府亲兵们，一个个全都是李元霸精挑细选出来的，绝对不会有狗眼看人低的情况出现。

“这位郎君，白管家就在府上。不知您姓甚名谁？若想见白管家的话，请在下前往通禀！”守门的王府亲兵。很客气地说道。

“有劳这位军爷了！”富家公彬彬有礼地向这名亲卫行了一礼，说道。

“郎君客气了！”亲卫对富家公还了一礼。与另外几名亲卫说了一声，扭头就进了王府。

这个时候，正在门房里头等着白福为他准备马匹的李元霸，看到这名亲兵焦急地往府宅里面跑，就把他给叫住了：“小福子，你跑这么快做什么？”

被李元霸称为小福子的亲兵愣了一下，透过门房那透明的玻璃才看道躲在里面的李元霸。

急匆匆地跑回来，小福子向李元霸行了一礼，道：“王爷！”

李元霸点点头，道：“小福子，何事如此急切？”

“王爷，咱们府门外有位郎君，要找白管家！”小福子如实相告。

“找白管家？”

李元霸差异地挑了下眉头，这白福平日里可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向都是尽心尽责地管理着府宅内的事务，如果说真有什么人来找他的话，那八成就是天机卫或者影卫的人。

想到这里，李元霸道：“你去直接请他到本王这里来！”

小福子点点头，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就把那家伙领了进来。

刚进来的时候，富家公还是有些晕头转向的，可是当他看到等在门房里面的李元霸的时候，却是单膝跪在了地上，向李元霸行跪拜礼：

“奴天机卫零字号密谍安禄山，见过卫主！”

“免……嗯，安禄山？”李元霸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特么安禄山？不会是那个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吧？”

李元霸看了单膝跪在地上的安禄山一眼，这才突然回过味儿来，这安禄山是703年生人，现在才不过636年，距离703年还差着好几十年呢，根本就不可能是那个安禄山。

抚了抚胸口，李元霸道：“安禄山，你来本王府上所为何事？”

“奴今日前来卫主府上，本就是为了将一则消息传递给您！”安禄山低眉顺眼地说道：“只是往日里都是依靠白管家传递，没想到这次能够见到卫主真容，实乃奴三生有幸！”

“哦？不知是何消息？”李元霸问到。

安禄山没有丝毫隐瞒地说道：“王爷，波斯帝国只维持了一年的反叛之王，亚兹德尔林一世的独子，詹姆士来了咱们大唐。”

“嗯？他来咱们大唐是什么意思？”李元霸想起了在登州的时候，接到的波斯帝国正在积极寻找皇子何公主的事情。

安禄山摇摇头，道：“就目前波斯的情况来看，他有九成的可能是来咱们大唐借兵的！”

“找咱们大唐结借兵？”李元霸嘴角咧了起来，“凭什么？”

安禄山哪里知道这等大事，是以只能回答道：“具体的奴并不清楚，不过现在詹姆士已经被陛下安排进了长安北坊的一处驿馆里。”

“说得也是！”李元霸点点头，似是在自语：“看来本王还真得加快脚步了！”

.....

大唐长安城北坊，有几座大唐用来招待各国宾客的小驿馆，专门负责接待一些算是比较有分量的外邦宾客。

而在驿馆内的一处小院外面，三十来名衣着怪异的士卒把守在院子外头。

院子内宅的一栋卧室内，一个看起来大概只有十五六岁的少年郎，坐在窗前，手上拿着一枚雕刻精美的印章怔怔出神。

这少年郎是满头的棕发，深眼窝，瞳孔发蓝，高鼻梁，这是明显的波斯人或者西域人特征，不过从他的穿着来判断的话，不难看出他来自于波斯。

没错，这位少年郎名叫詹姆士，便是波斯帝国已经被推翻了的反叛势力，亚兹德尔林一世的独生儿子。

说起来这家伙也够倒霉的，刚刚享享受了一年波斯帝国太子的待遇，结果可以说是一朝回到解放前。

不光是他的亲人被灭了满门，他还被人千里人追杀。

他之所以出现在长安城中，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眼下波斯国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保皇派，他们这些执政一年的反叛党们，根本就没有保皇派那么庞大的底蕴。

保皇派一方既然已经派人前往平倭都护府寻找他们失踪的皇子和公主，那就表明他们是铁了心要扶皇子上位，登基为帝。

而反叛党呢？凭哪一点都不足以让大唐帮他们出头！

当然了，就整个亚欧大陆而言，除去它们波斯帝国以外，反叛党已知的最强大的国家就是大唐帝国了。

就算是为了这最后一丝的救命稻草，詹姆士也不得不前来大唐寻求帮助。

起先的时候，李世民确实会见了，可是詹姆士发现大唐虽说强盛无比，可是他们多少有点固步自封的意思，尽管他们会对外扩张，可是所有的扩张举动似乎都是到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必须出手的时候。

简单点来说，就是你不惹大唐，大唐也不会吃饱了撑的去攻击你。

总之一句话，想要说动大唐出兵帮他们波斯反叛党，很难，很难！

詹姆士虽然还很年轻，但是从小就生活在反叛军那种环境中，心智已经十分成熟了，再加上这一次他的到来也是有目的的，所以现在詹姆士只能选择走别的路子了。

至于这个别的路子嘛，自然就被这家伙安到了武王李元霸的头上！

第七百零二章天机卫叛国

今日，因为忧愁在波斯帝国国内如丧家之犬的反叛党，詹姆士在用过早膳之后，就呆呆地坐在窗前愣。 $\leq \approx$ 要看 $v \geq \perp$ 書 $\geq \cdot 1$ †k□ah□u□□·

他手中拿着的那一方精致的印子，是詹姆士的父亲，也就是亚滋德尔林刚刚推翻了波斯原政权的时候，送给他的礼物。

当初他的父亲承诺，只要有他在一天，就绝对会让詹姆士衣食无忧。

可是现在呢？一切转成空，不过才享受了一年的胜利果实，反叛党就被保皇派给灭了。

不过詹姆士可能并不知道，在同一时间长安城皇宫里头，李世民召集了所有的近臣，正在商谈关于波斯帝国近两年所生的变革。

“陛下，以着俺的意思之见，跟咱们大唐相比，那所谓的波斯帝国几经政权变革，百姓早已经是不堪重负，如果俺们大唐可以长途奔袭的话，定然可以彻底灭了他们！”

像黑铁塔一样的程咬金斩钉截铁地说道，“而且听说最近神机府又研制出了几样威力庞大的武器，有了这些东西，俺们大唐还怕个啥？”

“你说得倒是轻巧！”

房玄龄横了程咬金一眼，道：“波斯之侧的大食新立，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展壮大了起来，它们就像是初生的朝阳一般，展的势头不可阻挡，若是咱们灭了那波斯，那么大食就必然会与我大唐接壤，到时候还会和天竺相邻……”

房玄龄话还没说完，尉迟敬德就打断了他：“房相，话可不能这么说！以咱们大唐现在的实力，岂会惧怕一个新崛起的大食？更何况武王殿下也回长安了，以武王殿下的魄力，必定会支持我们的吧？”

“那可不一定！”李世民不知道想起了什么，摇了摇头。要看书††、1-k^a、h/u

李世民的话，让下面的所有人都愣住了，陛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熟悉武王的人都知道，这位主儿可是出了名的好战。要v=看書
✱✱v✱1□k□a□n□s□h□u□·如果告诉他有仗打的话，就算是不让他去他也得胡搅蛮缠地去插上一脚。

李世民有些好笑地看着众人脸上的表情，道：“怎么？是不是感到很奇

怪？”

“父皇，以儿臣对四皇叔的了解。他没理由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啊？”李承乾表示很难理解李世民所说的话。

“如果说，你四皇叔打算兵不血刃地拿下整个波斯呢？”

李世民从龙案上摸出了一只未点墨汁的狼毫笔，笑得很肆意：“波斯保皇派正在寻找的本杰明皇子和苏菲娜公主，现在就在登州都督府上！而且，朕已经秘密组派了一支谋士团队。单为解决拿下波斯之境出谋划策！”

“什么？这是真得吗？”

“原来如此，这么重要的筹码在咱们的手上，何不直接支持那保皇派？”

李世民的话，让在场所有大唐的肱骨之臣都震惊莫名。=要看書
·1||k□a□n□s□h□u·

“这……父皇，咱们的朝堂之上可是并不缺谋臣智将，您为何……”李承乾扭头看了身侧的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人一眼，有些惊讶地说道。

这种事情如果是他们父子的话，应该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怎么着也不能当着大唐一众肱骨之臣的面说出来。这不是摆明了不信任他们吗？

相比起李承乾脸上的惊讶之色，房玄龄等人却好像是并不在意一般。

李世民对于众臣平静的表情并不感到意外，而是继续笑着说道：

“在场的诸位都是我大唐的肱骨之臣，可是对于波斯致使只能使用阴谋诡计，任何的阳谋或者拥有正直之心的人都不能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来。要
|||看书|||. /1/k^a^`n`s`h-u所以这些事情，还是交给外人来做吧！”

“哦！”

李承乾听出了李世民的潜意思，看起来，李世民口中秘密组派起来的谋士团队，八成不唐人，等大事谋成之时。想必就是那支谋士团队烟消云散的时候。

.....

时间过了午时，李元霸从王府里出来，晃晃悠悠地来到了皇宫之中。

也不知道皇帝有什么紧急事，竟然派刘三水像是赶鸭子一样地。将李元

霸从午睡中给薅了起来。

“皇兄，你找我又有何事啊？”刚进立政殿，李元霸就一脸郁闷地大叫了起来。

正在食用午膳的李世民，抬头看了满脸怨念的李元霸一眼，道：“怎么？看你的样子怨气好像很大啊？”

李元霸翻了个白眼，从长孙皇后的手中接过一双筷子。一屁股坐在了李世民身边，道：“你试试睡得正香的时候，有人在你房门外大声喊一百遍‘王爷，陛下相召，有大事’！”

说着，李元霸卷起一个荷叶饼，狠狠地咬了一口。

李世民哈哈一笑，道：“还别说，这刘三水办起事来真是挺靠谱的！这事如果是放在朕身上的话，八成就把这小子给直接推出午门斩了！”

“行了，皇兄，你也就是说说而已，真要去把刘三水给砍了，你肯定也舍不得吧？”李元霸咽下口中的鸭子肉，道：“好了，说说看，又这么火急火燎地把我招进来做什么？”

李世民擦了擦嘴，道：“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告诉你，咱们在波斯那边埋的一枚钉子叛国了。”

正晃悠着脑袋撕咬手中鸡腿的李元霸先是楞了一下，随后就大口地嚼了起来。

一时间，屋子中充斥着李元霸撕咬的声音，再无其他。

过了大概有盏茶的时间，当一只鸡腿啃完了，李元霸轻呼出一口浊气，道：“是谁？”

李元霸分管大唐边关以及派往其他番邦之国的天机卫密谍，特别是对于潜伏在大唐周边那几个大国国都当中的天机卫密谍，李元霸几乎全都能叫出名字来。

“波斯国都，天朝商号掌柜，李维庸！”李世民脸色阴沉，显然没想到这家伙会叛国。

这李维庸原本并非是姓李，他当年是太上皇李渊的亲卫，他曾经为救李渊，差点死在敌人的箭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李渊登基称皇之后就立刻赏了李维庸李姓。

只是因为这李维庸曾经在隐太子李建成麾下效力，李世民对他并不待见。

后来，这李维庸又在玄武门之变中帮助李世民做出了巨大功劳，这才被李世民重新启用。

原本按照李世民意思，这李维庸的功劳怎么也能被封个世袭伯爵，哪知道李维庸竟然自愿进入天机卫，并且自我配到了波斯，成为了大唐天机卫驻波斯帝国分部的副领。

第七百零三章诏狱之行

“李维庸！”

李元霸的眼睛在一瞬间就眯缝了起来，千算万算，没算到这个两朝元老竟然会做出这样的情来。✖ ≤ ✖ ∥.†.

“是不是没想到？”李世民脸上的表情很是平淡，但是那声音中却是蕴含着一股子疯狂的杀意，“朕也没想到啊，两朝元老，开国功臣，竟然会做出如此悖逆之事，朕真是心寒呐！”

李元霸的表现和李世民差不多，只是他的声音更冷：“意外吗？臣弟可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对于这种吃里爬外的东西，仅仅是杀了是不够的！看来，臣弟要亲自跑一趟波斯了！”

“波斯倒是用不着你现在去了，因为那个孽畜已经被分部领李长豪给带回来了！”李世民站起身来，道：“元霸，要不要陪朕走以一趟大理寺诏狱？”

“乐意之至！”李元霸笑了起来，笑得很灿烂。≤ ∈ ✖ ∈ ∥.†.

.....

李世民两兄弟从皇宫里面出来，身边带着李忠等十几名皇宫禁卫，乘着一架黑色的马车从皇宫侧门而出，直奔大理寺。

大理寺门前，大理寺少卿独自站在府门前恭候着。

“下官见过陛下，见过武王殿下！”眼瞅着李世民和李元霸从马车上走下来，大理寺少卿连忙上前行礼。

“免礼吧，安排人带朕去诏狱见他，你就不必去了！”

李世民冷着一张脸吐出了一句话，直接往大理寺后面的诏狱方向走去。
^ ✖ 网.†.††

大理寺少卿很听话地派了自己的一名心腹带路，在穿过几条守卫森严的关卡之后，这才进到了一个高大的水泥建筑外，不时还有一队队巡逻的兵卒走过，看到李世民他们的时候，立刻行礼。

大理寺诏狱的典狱无常还是杨铁山，只是相比起一年前，这杨铁山身上的血煞之气更浓了，特别是那张脸。白地根本就不像人，完全就是一只鬼，一只还活着的，带着阳气的鬼。

似乎他早就得到了李世民和李元霸要来的消息。所以一直都在大门前等着，看到李世民他们一行人出现的时候，立刻迎了上来，躬身施礼道：“大理寺诏狱典狱无常杨铁山，参见陛下。参见王爷！”

“杨爱卿不必多礼，带李维庸出来见朕！”李世民虚手一抬说道。

他今天就要好好审讯一下李维庸，看看到底是他李世民哪里对不起他了，竟然让他差点把整个天机卫驻波斯分部都给毁了，如果不是李长豪见机得快的话，怕是在波斯就没有大唐天机卫的存在了。网

“陛下请在内堂稍候！”

杨铁山听到李世民的吩咐，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立刻打开大理寺诏狱的几道大门，然后亲自在前面引路，将李世民他们引领到了干净的内堂之中。

相比起大理寺其他的地方。就只有内堂还是干净的，没有见过血的地方。

对于这位大唐的皇帝陛下，杨铁山可不敢将他引到阴暗、血腥的审讯堂去，那里可以说是整个大唐最血腥、残暴的地方。

在杨铁山的带领下，李世民等一行人很快就来到了监狱的最前面，这里就是内堂所在的地方，尽管是内堂，但是诏狱边上的精钢栅栏明显都比外面要粗上好些，而且还有很多神武卫的兵卒，手持神机府最新火器在负责守卫。可以说是防备森严。

又往里走了约有盏茶的时间，总算是来到了最前面的内堂，内堂大概有几十丈平方，除了必须的床以及桌椅板凳之外。还有一些娱乐设备，而且里面打扫地也是十分的干净，看样子诏狱的无常守卫们在这里待遇还不错。

李世民等人在内堂当中等了约有半刻钟的时间，杨铁山就亲自押着三个人走进了内堂。

相比起内堂的阳光普照，那三个犯人所在的牢房中明显十分的阴暗暗，因为那几个犯人全都下意识或是眯起了眼睛。或是用手遮住了眉头。

对于杨铁山的提讯，这被押过来的三个犯人全都显得有些意外，纷纷走到内堂，眯缝着眼睛想要打量清楚除了杨铁山之外，还有什么人来了。

可惜从极其阴暗的地方到这么豁亮的地方来，他们需要好好地适应一下，所以他们只能看出对方的人数似乎很多，隐隐以最前面的一人为，其它的根本就看不清了。

他们看不清李元霸，但是李元霸却可以看清他们。

只见被杨铁山押过来的几个人，走在两边的是两个年纪想仿的年轻人，看上去大概也就不过二十三四岁，他们的长相都很普通，应该是属于那种扔到人堆里就再也找不出来的人。

只是，这两个人的脸色都有些病态的苍白，单薄的衣服紧绷绷的，看起来浑身肌肉达，但是薄衣上却是满带着血渍，连他们裸露在外的皮肤上都满带着疤痕，虽说看上去似乎是已经愈合了，但是那狰狞的泛着白的伤口，看起来还是有些恐怖。

而被杨铁山押在最中间的人，则是一个看起来七十来岁的老头子。

当然了，说对方是个老头子也并不算太准确，这家伙虽说看起来是满头的银，手上露在外的皮肤沟壑嶙峋，但但若是仔细观察他脸上的皮肤的话，就会现这所谓的其实顶多六十岁左右。

而且，这老家伙身材高大无比，一张老脸上虽说和那两个年轻人一样有些伤，但却是一脸的无所谓，那双眸子里面充满了睿智，顾盼之间眸光偶有坚毅之色划过，一看就是个精于世故、辣手无情的老家伙。

“你就是天机卫驻波斯分部的副领，李维庸吧？”

没有过多的话，李元霸直接把李维庸痛同最中间的那个老家伙对号入座了。

李元霸的语气中带着一股子极力压制下来的冷意，他现在在尽全力控制着自己的怒火，不让怒火散出来。

李元霸这上一世，最痛恨的就是那些个在抗倭战之时，背叛自己祖国，甘愿成为倭奴二狗子的汉奸走狗们，现在又出现了这样的人，怎么能让李元霸不怒火中烧？

第七百零四章惊天秘闻

听到李元霸的问话，被黑无常押在两边的年轻人，立刻都扭过脑袋看向了位于最中间的高大老者。 $\geq \equiv \neq \lt \equiv \text{网} \geq \leq v \approx . \square$

那名老者一听李元霸话中竟然直接点出了自己的名字，顿时明白，这家伙要么是眼下大唐地位最高之人李世民，要么就是统领外邦天机卫的卫主李元霸。

而听到这声音明显带着清亮之意，若是李世民的话，不可能有这么清脆的噪音，尽管没有见过李元霸，但是以李维庸的见识，还是能够猜出一些东西来的。

想到这里，这老头子精神一震，脸上也露出一丝讶然，有些平淡地反问道：“可是武王？”

“本王在问你话！”李元霸并没有搭理李维庸的话茬，而是继续询问了起来。

看来这李维庸虽说并不认识自己，但是明显猜到了自己的身份。 $\leq \text{网} \neq . \text{†} \cdot \text{†} \cdot \text{†} \text{c} \square \text{o} \square \text{m} \square$

对于这一点，李元霸没有感到丝毫的意外，毕竟这老家伙可是侍候过两朝皇帝的人，如果连这么点智慧都没有的话，怕是他也不能在波斯分部做了这么多年的副领了。

“殿下能来看老夫，还真是老夫的荣幸啊！”尽管李元霸并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但是李维庸还是用很肯定的语气说道：“既然你来了，想必陛下也来了吧？”

“哼，你这悖逆之徒，倒是不算太蠢！”李世民冷哼了一声，继续说道：“怎么？你就这么不想见朕吗？”

李维庸沉默了半晌，还是单膝跪了下来，对李世民了一礼，道：“老奴天机卫壹字号密谍李维庸，参见陛下！”

“别了，朕可受不起你这一礼！”李世民冷笑了一声，道：“说说吧，为何要叛国？”

李维庸跪在地上，继续说道：“陛下，非是老奴不愿说。 $\parallel \parallel \leq \parallel \leq$ 而是这件事关系重大，只能说与武王殿下，若是陛下一旦知晓的话，怕又要有成千上万的百姓要惨遭屠戮了！”

“什么？”

李世民和李元霸的眉头同时拧了起来。什么事情竟然如此严重？

“你说只能说与本王？这是何意？”李元霸比李世民还要不可思议，这他娘地不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吗？

哦！不能说给皇帝，却说给本王，挑拨离间也没有这么挑拨的！

李世民自然不会被一个老头子的一句话就对李元霸心生间隙，他实在是想不明白。这老东西为什么会这么说话。

“陛下，若是您不肯回避的话，纵然是杀了老奴，老奴也绝对不会再说什么字！”李维庸这老家伙想得倒是很简单，看样子他还并没有享受过大理寺诏狱最狠辣的手段。††.†c□o□m

“好！真以为朕不会对你怎么样吗？”李世民怒火升腾，他现在恨不得吃李维庸的肉，喝李维庸的血。“杨铁山，朕现在命你用尽诏狱里面的刑法，让他说出一切！”

李元霸看了看李世民，歪着脑袋想了想。道：“皇兄且慢，依臣弟看起来，这家伙既然能够为了一个秘密一心求死，纵然咱们再折磨他，想必这老家伙也不会吐口的，既然如此，就让臣弟来听听他要怎么说吧！”

“也罢！”李世民沉默了半晌，这才说道：“既然武王亲自为你求情，那么朕就在给你一次机会！希望你把握住这次机会，不让朕失望！”

说完这句话。网李世民带着皇宫禁卫们就走出了内堂，在杨铁山的带领下往诏狱里面走了进去。

“说吧，现在这里就只有咱们几个人了，你也可以放心了！”李世民坐在一把椅子上。淡淡地看着面前的三人。

李维庸三人的手上、脚上全都带着沉重的枷锁，相信就算李元霸让他们跑，他们可也跑不远。

“殿下，您可还记得太子殿下？”李维庸仍旧跪在地上没有起来，问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承乾？承乾怎么了？”李元霸眉头一皱，说道、

李维庸摇摇头。道：“王爷，老奴口中的太子可并非是当今太子，而是建

成太子殿下！”

“隐太子李建成！”李元霸眸光凌厉地看着李维庸，道：“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李维庸的脸上出现了似笑非笑的表情，道：“老奴自然清楚在说什么！”

“为什么要提起他？”李元霸询问。

“如果老奴说，建成太子还活着呢？”老家伙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不可能！”李元霸拍案而起，道：“当年在玄武门之变中，隐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就已经被射杀了，并且连同他们的亲族眷属全都被斩杀一空，他怎么可能还活着？”

“自古皇者，登位之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寻找替身！”李维庸似乎很了解内情，“很不幸，太子殿下的替身便是老奴为其寻到的！”

“什么？”这回带给李元霸就不仅仅是震惊了，“你的意思是说，当年死在玄武门的是假太子，假齐王了？”

“不对！”李维庸摇摇头，道：“太子殿下是假的不错，不过齐王殿下并非是真的！当年去往玄武门之前，太子殿下就隐隐感觉到事情不太对了，这才悄悄换了替身前往宫中。”

“这样啊！”李元霸摸了摸下巴，表情有些惊讶，“既然这件事情你瞒了这么多年，为何现在却要说出来，而且还是在叛国之后……嘶，莫非波斯之事与建成有关？”

“王爷果然智慧！”李维庸艰难地咧嘴笑了两声，道：“当年玄武门惨案事之后，殿下安排老奴假意投诚，以出卖假太子为代价换取当今陛下的信任，后来又在老奴的安排下，太子殿下带着大量的死士以及金银财宝离开了大唐，远赴波斯。”

说到这里的时候，老家伙的眼睛似乎适应了强光，说话的语也快了起来：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太子殿下总算是扶植起来一个亚兹德尔林政党。可谁知道这波斯保皇派太过厉害了，竟然用了一年的时间秘密准备，并且一举推翻了亚兹德尔林政权。”

“波斯的反叛党，竟然出自建成之手？”李元霸算是被这个消息给惊呆了，李建成还真是能搞啊，就算是跑到了波斯都不让人安生。

第七百零五章建成未死

“不错！”李维庸的脸上充满了感慨之色：“若非如此，武王殿下会以为当年老奴自愿到波斯之地吗？”

“也是！”李元霸点点头，道：“如此说来，你之所以想要将整个天机卫驻波斯分部给毁了，就是为了帮助波斯反叛党？”

“是！”李维庸道：“不过眼下亚兹德尔林党羽已然在波斯国内成为丧家之犬，没有了任何的存在价值……”

“照你的意思，你是接受了建成的命令，用我们大唐天机卫在波斯分部的力量，帮助反叛党喽？”

李元霸打断了李维庸的话，继续说道：“建成还真是打得好算盘啊！差点毁了我们大唐天机卫分部，现在又隐藏在波斯，怎么着？现在是穷途末路了吗？”

“不不不！”李维庸晃起了脑袋，道：“这并非是太子殿下的意思，而是老奴善作主张，其实太子殿下早在亚兹德尔林政权被推翻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归隐山林了，只是老奴不甘心失败……”

“归隐山林？”李元霸冷笑了一声，道：“以建成的性子，他肯归隐山林吗？”

李维庸沉默了好一会，这才说道：“王爷，老奴之所以回到大唐，您以为真的是被天机卫抓回来的吗？老奴在波斯的关系网错综复杂，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不是老奴资源的话，以老奴在波斯根深蒂固的地位，他李长豪一点抓我的机会都没有！”

李元霸眼神一凝，道：“你什么意思？”

李维庸苦笑了一声，道：“老奴没有什么意思，只是遵循太子殿下的命令，自缚双手，回到长安城来见武王殿下的一面！”

“见本王？”李元霸眉头一抬，有些意外。

李维庸点点头，道：“是！太子殿下想见您！”

“见本王？建成潜藏波斯这么多年，先不说他裹挟走的金银财宝有多少，单单是叫本王远赴波斯。就已经很是不可思议了，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李元霸的声音忽然一下子拔高了起来，这李建成是不是疯了？当年能够逃得一命已经是实属不易了，现在竟然又自己跑了出来。这不是作死呢吗？

待听到李元霸的话后，李维庸脸上的苦笑却变成了坦然的微笑，他笑呵呵地答道：

“殿下，正所谓落叶归根，纵然太子殿下有千错万错。他也是你们李氏皇族的人，更何况，这世上万事无绝对，说不准您下一个瞬间就绝对去见太子殿下了呢？”

看着对方脸上这么自信的表情，李元霸的心里头多少有些疑惑不解。

这李维庸看起来并不像是个棒槌，而且看他的样子好像还有恃无恐，好像自己一定会跟他去一样。

如果这种表现并不是他装出来的，那么肯定就是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有利，或者说对整个大唐而言都是有利的，否则的话。以李元霸的性格而言是断断不会去随他去的。

想到这里，李元霸这心中多少有些气恼，他猛然上前两步，死死地盯着李维庸的那双眼睛，冷声道：

“李维庸，不要挑战本王的耐性，你不把话说清楚了，本王是断断不会前往波斯去见建成的！”

李元霸的话音刚刚落地，李维庸的脸色就变了，原来直到此刻。李维庸才算是彻底看清了李元霸脸上的样子。

只不过，当他看到李元霸的时候，身体却是在一瞬间难以控制地颤抖了起来一般，一张脸上充满了吃惊的神色。但是眼中却充满了释然。

李元霸不知道这李维庸是得了什么失心疯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老家伙一定见过和自己面容相似的人，或者说就是见过自己。

李维庸在波斯那个大染缸里沉浸了这么多年，大场面也还是见过一些的，所以他很快就清醒了过来。没等李元霸说话呢，就说道：

“老奴总算是明白，为何太子殿下非要老奴回长安见武王殿下了一面了！”

李元霸撇撇嘴，心说傻子才不明白，不就是担心他将这件事情说出来之后，皇帝老子会把他拉出去五马分尸了吗！

再说了，他们亲哥儿四个，死的死，逃得逃，真正能和李世民搭上话

的，还不是他这个沉寂了十来年又清醒过来的武王李元霸？

看到李元霸并不再追问，李维庸似乎并不以为意，而是继续说道：

“殿下，您可知当年与太子殿下最相像的人是谁？”

李元霸懒得搭理他，只是冷笑着看着他在那里自说自话。

“原以为是当今陛下与太子殿下最为相像，可是令老奴没有想到的是，武王殿下竟然与太子殿下就像是一个模子里面印出来的一样！”

李维庸的话中充满了惊叹：“难怪，难怪……”

李元霸算是听出来了，感情他和他那个素未谋面的大哥竟然生得一模一样，也难怪李世民第一次看到他清醒过来的时候，那是满脸的震撼之色。

“行了，别的你就别想了！”李元霸摇摇头，道：“你就直接告诉本王，建成究竟有何倚仗，竟然这么肯定本王一定会去见他？”

李元霸的一声厉喝，立刻让还有些恍惚的李维庸整个惊醒了过来。

不过当他听到李元霸的问话之后，脸上还是闪过过挣扎之色，只是李元霸的样貌让他产生了动摇，听到李元霸的命令，就像是看到了年轻时候的李建成一样。

在挣扎了很久之后，李维庸还是狠狠地咬了咬牙，道：

“殿下，请恕老奴不能将实情相告，若是殿下还是不可能去见太子殿下的话，那老奴只能是以死谢罪了！”

听到对方仍然拒绝回答，李元霸这心理优势更加好奇了，这他娘地究竟是怎么了，到底是什么情况，让他就算是死也不能说？

“庸叔！”

看到这种情况，被一同押来的两个年轻人实在是忍不住了，大声惊呼了起来。

两人的惊叫倒是提醒了李元霸，既然李维庸不愿意说，那大可以走这两个年轻的路子，他还真就不信了，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你们两个也是天机卫驻波斯分部的密谍吧？”李元霸扭过头看这两个年轻人，道：“若是你们肯将建成背后的仪仗说出来，本王可以饶了你们性命，

并且保证让你们一辈子衣食无忧！”

两个年轻人互对视了一眼，齐齐保持沉默。

见此情景，李元霸不由得暗自咬了咬牙，道：“你们还真是忠心为主啊！我朝廷养了你们这么多年，还真是白养你们了！好，好得很，既然你们不珍惜这个机会，那就不要怪本王心狠了！”

一个个全都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李元霸这心中也是发狠了，老虎不发威，当老子是病猫啊！

岂知这两兄弟完全不惧李元霸的威胁，左面的那个年轻人甚至还说道：

“王爷，虽说我们兄弟背叛了大唐，但是我么并未背叛皇族！若是您执意要继续逼问的话，我们兄弟求速死！”

“.....”

这他娘地究竟是怎么了？真当自己是九尾狐了，有九条命？

李元霸心中虽然气恼，可还眼下这件事情还是要解决的，没办法了，他又不愿意服软，只能说道：

“本王不再逼问你们，不过你们要将波斯发生的事情都尽数告诉本王！”

李维庸似乎松了一口气，他点点头，道：“王爷尽管吩咐，只要不涉及到太子殿下，老奴定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好！”李元霸重新回到座椅上，道：“说说看吧.....”

.....

花了足足一个多时辰的时间，李元霸总算是把波斯发生的事情都问清楚了，虽说还有一些疑惑的地方，但是李元霸也知道再问下去也是无济于事，所以就命令杨铁山把他们三人全都带回了。

对于李维庸他们三人，李元霸可不打算让他们死在诏狱里面，吩咐无常狱卒们好吃好喝地供着他们，直到李元霸搞清楚他们背后李建成的真正意图后再说。

另有一点让李元霸十分的好奇，那就是李维庸曾经说过，自己很快就会心甘情愿地去见李建成这，这他娘地到底会用什么办法，又让自己去哪里？

对于这个问题，李元霸实在是想不通，不过现在也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因为现在他在头疼，究竟怎么跟李世民解释这件事情。

内堂之外，李世民逛完了整个大理寺诏狱，反正也是闲来无事，对于诏狱里面的各项刑罚，李世民是挨个了解了个遍。

当然了，对于诏狱里面所关押的一些老朋友，李世民也去‘问候’了一遍，毕竟当年这些老朋友们为他李世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

就在李世民重新回到内堂之外的時候，李元霸刚好从内堂里面出来，想要去寻找李世民。

“元霸，怎么样，问清楚了吗？”李世民看李元霸的脸色似乎并不好看，直接询问了起来。

“问清楚了，不过我正在考虑是不是要告诉你！”李元霸点点头，脸色多少有点白。

李世民很快意识到事情不对劲，以他对李元霸的了解，就算是天要不随他的意，怕是这个弟弟都能够把天给捅个大窟窿出来，可是今天这是怎么了？

第七百零六章李世民的決定

“元霸，你这是怎么了？”李世民连忙上前几步，关切地询问了起来。

李元霸的脸色还是有些白，他抬眼看了看围在李世民周围的李忠等一众黑甲禁卫，又看了引领着李世民来到内堂的杨铁山一眼。

那其中包含的意思很明确了，摆明了是要他们几个回避一下。

杨铁山倒是很识趣地带着几个无常狱卒回到了外面的牢房之中，可是李忠却并不受李元霸的指挥，而是下意识地將眸光投向了李世民。

李世民微微颌首，道：“你们且都退下去吧！”

“诺！”一众禁卫们应了一声，扭头走出了内堂。

李世民挨着一方小圆桌坐了下来，嘴角咧了咧，说道：“你小子究竟是什么事？现在总可以说了吧？”

李元霸可没有功夫与李世民开玩笑，而是直接说道：“皇兄，一会我说出来的话，你可千万别着急上火。”

李世民端起一支茶盏倒了满满的一大盏的茶水，刚要一口灌到嘴里，听到李元霸的话却是停了下来，那样子好像就是在等着李元霸往下说一样。

李元霸吞了口口水，有些艰难地说道：“建成没死！”

啪嚓！

被李世民端在手上的茶盏直接跌落到了地上，四溅的茶水就像是在绽放的烟花一样，溅地满地朵朵花开。

李世民就像是傻了一样，身体僵硬，动作凝滞，表情震撼，眸子中当中透着一股子不敢相信的惊骇之色！

“元霸，你，你刚刚说什么？”

过了足足有一刻钟的时间，李世民总算是回过神来，声音中带着一丝丝颤抖地询问道。

李世民现在的表现就跟之前李元霸的表现差不多，只是李世民的表情当中。震惊多过呆愣。

“皇兄，我说建成，也就是咱们的大哥李建成，并没有死！”

似乎是为了让李世民听清楚。又似乎是为了让自己更加相信这个事实，李元霸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道。

“这，这怎么可能？”

李世民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难看无比，他实在是不敢相信，一个明明死了有将近十年的人。怎么说活着就还活着呢？

如果李建成还活着的话，那这十来年的时间，他又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要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算李建成要逃，也总归会留下什么蛛丝马迹的吧，就像是前隋皇子杨谏一样，至少还知道他在琉球列岛，这李建成怎么可能一丁点的痕迹都没有留下呢？

李元霸苦笑了一声，道：“皇兄。原本我也不相信，可是那李维庸已经全都交代了！而且还点名了告诉我，他这次之所以返回长安来，就是为了带我去见建成一面……”

“真是阴魂不散呢！”李世民阴沉着一张脸，继续说道：“元霸，将李维庸给你说的一切都告诉朕！”

李世民的语气那是前所未有的严肃，声音越发冷淡了起来。

李元霸知道李世民为什么会是这么一个表情，换位思考，如果李元霸坐在李世民的位置上的话，怕是比他还要愤怒得多。

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李元霸详细地将所知道的一切都说与了李世民，并且还加上了自己的理解，至于李世民怎么想，那就不是他能够左右的了。

“假的？当年的建成竟然是假的！”

听完李元霸的讲述。李世民的脸色一会青，一会白的，嘴里始终在喃喃咕咕，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元霸，看来这次你是必须得走一趟波斯了！”沉吟了好半晌，李世民还是吐出了这么一句话。

李元霸有些惊讶地看了李世民一眼。道：“为何？”

“不能让建成再潜藏在番邦之地了，这次说什么也要把他从波斯给带回来！”李世民眸光冷厉地吐出了一句话。

李元霸看着李世民那阴沉的都要滴出水来的面容，缓缓地说道：“带回来做什么？皇兄是想再杀他一次，还是监禁他一辈子？”

这么毫不客气地责问皇帝，那可是犯了大忌了。

如果李世民但凡一犯糊涂，怕是这就要把李元霸给打入大理寺诏狱了，毕竟这天下间最大的可是皇帝，竟然敢责问皇帝，纵然你是皇帝的亲弟弟都不行。

当然了，李元霸可不是一般人，李世民也不能用平常皇帝来评论，所以李世民只是在盯着李元霸看，似乎并不想回答他这话一样。

内堂之中陷入了沉寂，一切压抑地就像是天都要塌下来了一样。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李世民终于脱口了：“元霸，你想要朕如何做？”

李元霸低着头想了想，道：“皇兄，若是建成愿意随臣弟回大唐的话，请皇兄不要杀了他，等咱们攻下琉球列岛之后，让他去琉球列岛陪李祐和他的小儿子吧。”

子不能杀，为何对兄又能下得去杀手？

全都是至亲血脉，为什么一个可以杀，另外一个就不能杀呢？

李世民也陷入了纠结之中，其实他还是不忍心杀掉建成的，当年的玄武门之变，已经是别无选择之法了。

现在呢？

现在可不同于当年了，他李世民已经是万乘之尊，再杀个毫无势力可言，只是徒有虚名的李建成又怎样？

一旦让一众朝臣知道了，不过是徒留非议罢了！

“好！”最终，李世民缓缓地点了点头，道：“就听你的，不过朕也有一个条件！”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世民看着李元霸一字一顿地说道：

“当琉球被咱们大唐攻击下来之后，朕会在琉球列岛上选一个风景秀美的

地方，为他建一座硕大豪华的府宅！此生，他都不能走出府宅半步！”

“皇兄，都已经这么多年了，难道你还是不能释怀吗？”李元霸一听李世民的话就急了，这他娘地不是软禁吗？

“释怀？”李世民狠狠地一拍面前的桌子，道：“当年的事情你不知道！若不是朕早就有所准备的话，现在坐在这里和你说话的，就不是朕了！”

“好，我同意！”

李元霸沉默了，看来这件事情只能这样了，他没有办法去劝服李世民，也只能这么办了。

第七百零七章亲赴琉球

原本李元霸对于前往波斯见李建成还是有很强的抵触心理，但是而今李世民的决定却是不得不让他去见李建成。∈♀，

就这样，李元霸同意了下來，不过他并不打算就这样和那李维庸妥协，而是打算晾他们一些日子，等过一些日子再说。

自那日之后，李元霸就开始准备了起来，积极搜集关于波斯的各项情报。

直到一个月之后，分散于外邦的天机卫密谍们，因为每月一次的情报汇总回来了。

那些被派往琉球列岛的密谍，带回来一样东西，也正是因为这一样东西，才总算是让李元霸心甘情愿地前往琉球列岛。

琉球，是的，就是琉球列岛而并非是波斯帝国！

皇宫，两仪大殿内殿。

“皇兄，此番叫臣弟进宫又有何事？臣弟可是正在准备前往波斯的！”刚进内殿，李元霸就大声叫嚷了起来，看样子倒是颇有些不耐。

李世民此刻正坐在暖炕上，他面前的小桌子上摆着一个小锦盒，锦盒里面有什么东西，李元霸离着比较远，看得并不清楚。

“皇兄，你看什么呢？怎么看得这么入神？”李元霸没有得到回音，却发现李世民正盘腿坐在桌子前，不知道看着什么东西入神。

“元霸，你过来看看此物！”李世民对李元霸招了招手，示意他赶紧进过来看看。

李元霸上前几步，低头一看，却发现那锦盒里面有一方玲珑剔透的玉玺。

李元霸把这方玉玺提起来，透过玻璃窗户露过来的玻璃看，发现那玉玺的雕工之精细，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这玩意儿简直可以称得上是艺术上的杰作。

整个玉玺的玉玺钮，是一只张牙舞爪的麒麟踏云的造型。一只麒麟昂首挺胸，四只蹄下踏着四朵素色祥云，祥云包裹在麒麟的爪子之上。

正方玉玺看起来雕琢得浑然一体，一气呵成。

云钮麒麟玉玺。

提起玉玺，仔细看了看下面的篆文：“天王毗沙门”！

嘶，这是？

李元霸扭头看着李世民，道：“皇兄，这是建成的印玺？”

李建成小字毗沙门，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所共同推崇的财神护法就叫毗沙门天王，李建成曾劝阻父亲不要灭佛。李渊感其真诚，特令将作监的能工巧匠，亲为李承乾打造了一方玉印，上刻五枚先秦篆文天王毗沙门！

李元霸刚好知道这个典故，故此才有此一问。

“朕也不敢确定，毕竟朕也没有见过！如果父皇在这里的话，八成他会认出来，可是这种事情能够说与父皇吗？”

李世民看着被李元霸放回锦盒里面的玉玺，声音有些低沉。

“皇兄。这东西您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莫不是天几位从波斯拿回来的？”李元霸好奇地问道。

李世民看了李元霸一眼，道：“你绝对猜不到！”

“不是波斯吗？”李元霸眉头一皱，道：“难不成是咱们大唐内部的人，有谁窝藏了？”

他娘地。这东西可是皇族御制，而且还是隐太子李建成的东西，谁敢窝藏？这不是找死呢吗？

李世民摇摇头，道：“这是天机卫密谍从琉球列岛带回来的！”

登州建造船厂本就是为了攻下整个琉球列岛。两年时间了，总不能忘了初衷。

是以，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大唐朝廷方面并没有放弃对琉球列岛的渗透，虽说琉球是那杨暕经营多年的地盘，但说到底，他们毕竟没有朝廷的势力无孔不入，两年的时间，足够李世民和李元霸做出一些成绩来了。

“琉球？”李元霸眉头皱了起来，“难不成这东西落到了前隋皇子的手

里？”

李世民稍稍沉默了一会，这才说道：“并非如此！这东西是建成自己派人送过来的！”

“这……特么的，这家伙腿也太快了吧？前脚还在波斯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竟然就到了琉球！”

李元霸听了李世民的话后感到很惊讶，这李建成还真是会选地方啊，竟然跑到了琉球列岛上。

看来这家伙很清楚琉球列岛的情况，还说什么灭琉球列岛，是不是有些说大话了？

“按皇兄的意思，建成应该是知道他的人已经被咱们给抓了起来，可是他现在把这枚印章送过来又是为什么呢？”

李元霸对于李建成这种莫名其妙的行为还很是不理解。

“元霸，你看这会不会是杨暕的阴谋？”李世民喝了一口茶水，继续说道：“他恰恰就是想以这枚玉玺为饵，让我们以为建成就在琉球列岛上之后，诱使你前去，而后对你再行不轨之事？”

李世民的担心完全是可能存在的，毕竟根据情报来看，这杨暕已经在琉球列岛经营了多年，他完全有能力伪造一方玉玺，钓李元霸等人上钩。

因为杨暕了解李世民，他知道李世民断断不会放过李建成游离在他的掌控之外，所以这才设计了这样一个陷阱。

不过李元霸听道李世民的话后却是直接摇了摇头，脸上也露出一种疑惑的神色，道：

“没有理由啊！如果这件事情是个诱饵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派遣精锐前往琉球列岛继续刺探情报。退一步来讲，就算这件事情是真的，你也不可能亲自前往，最多我辛苦跑一趟。哎，这建成的行为还真是令人费解啊！”

当李元霸正说到这里的时候，李世民的眼睛突然一亮，对李元霸说道：

“对了，元霸！那李维庸还在大理寺诏狱里面，好吃好喝地供了他们这么长时间，也该让他们受受苦了，说不定可以问出一些事情来！”

“皇兄不必白费力气了，李维庸三个家伙完全就是建成的死士，要想从他们的嘴巴里问出点东西出来，怕是比登天还难！”

李元霸摇了摇头，想了半晌之后继续说道，“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一下，就是问问那李维庸，建成究竟是在波斯还是在琉球列岛，臣弟可不相信，杨暕有能耐让李维庸他们叛变咱们李氏皇族！”

方才李世民的分析虽然很有些道理，但是在李元霸看来却是认为李世民的分析方向是错误的，杨暕怎么可能煞费苦心地去布这么大一个局，竟然还不确定能否把李元霸他们引到琉球列岛？

“不可！就算是从李维庸的嘴里知道建成就在琉球列岛，也不可以身犯险啊！”

听李元霸的语气，竟然想亲赴琉球列岛，李世民自然有些担忧，急忙开口劝阻。

“琉球列岛不比波斯，波斯毕竟对我们大唐有所求，纵然是你的身份暴露了，波斯皇庭也不敢对你怎么样！”

李世民的眉头陡然拧了起来，继续索道：

“那琉球列岛可是杨暕经营多年的地界儿，朝廷的力量尚单薄，你若是在琉球出了什么意外的话，让朕如何与父皇交代？”

“皇兄，你就放心吧！只要能够确定建成就在琉球列岛的话，那么臣弟就可以肯定，建成对于臣弟并没有任何的恶意！”

李元霸脸上的表情很笃定，脸上还带着一如既往的自信表情：

“所以臣弟觉得有必要去一次琉球列岛，你放心吧，臣弟会从神武卫中挑选一些精锐兵将，并且带上足够的火器！若是琉球胆敢人对臣弟不利的话，臣弟绝对会毁了半个琉球！”

以李建成一而再，再二三的手段，一步步诱李元霸前往琉球来看，只要李建成还没有疯，还念着皇族兄弟之情，就绝对不会拿他怎么样的。

“元霸，你……”

李世民听到李元霸还是执意要去，刚想开口再劝的时候，却没想到被李元霸给直接打断了：

“皇兄，你不要过度的紧张，如果臣弟没有猜错的话，这次琉球列岛之行，八成就可以解决掉琉球这个毒瘤了！”

对于李元霸这种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自信，李世民感道有些不明所以，不过他了解自己这个弟弟，一旦他决定狭隘的事情，就算是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得多了，李元霸在从李维庸处得到建成果然就在琉球列岛的消息之后，就开始积极准备了起来。

首先就是火器，这次李元霸将神机府新制作出来的火箭筒以及联动机关铳给带上了，其中还有不少的火箭弹还有子弹、新式手雷.....

光是这些装备就足以装备一个旅了，如果这堆东西放在琉球列岛的话，并且一次性用光的话，怕是琉球列岛真得被毁掉一半了。

其次，李元霸直接一纸密令回了登州，调神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神武卫中郎将赵三炮、李三多，以及三百来名在整个神武卫军中都称得上是精锐的兵将，做好战斗准备。

与此同时，三艘全副武装的钢铁战舰也已经整备待发，只要李世民一返回登州，那么战舰立马就可以起锚。

安排好了一切，在半月之后的登州，准备妥当的三艘战船从登州海港扬帆启航，顺着海峡向着南方一路驶去。

这次船上除了李元霸之外，随行的也就只有三百名神武卫的兵将，另外还有驻守登州的大唐水军三十来名，负责驾驶战舰。

虽然三百人的数量看似很多，但是对于本就是由数个小岛组成的琉球列岛而言，只要这些人分散从各个小岛进入琉球列岛的话，就很难被人发现了。

到时候，只要再把战舰一藏，谁又能够发现呢？

第七百零八章思唐

向南的战舰之上，李元霸迎着海风站在船尾之上，对站在港口之上的武顺以及刘仁轨等人挥手告别。

直到实在是看不到人影的时候，李元霸这才缓缓踱到船头，看着正南方那一望无垠的大海，不禁生出几分感慨。

他娘的，这次还真是背到家了！

还真是给李维庸说对了，李元霸这不就是心甘情愿地前往琉球列岛去见李建成吗？

关键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李建成在暗中操作，一切似乎都在循着他早就安排好的一样。

李元霸基本可以肯定，不论是波斯的反叛党，大唐天机卫驻波斯分部，还是琉球列岛上的事情，不论是亚滋德林、李维庸还是他李元霸，都被李建成玩弄于鼓掌之中！

这种状态很不好，李元霸心中有一股子怒火在燃烧，如果可能的话，当看到对方的时候，对方如果不是李建成的话，李元霸怕是会一巴掌把对方的脑袋瓜子像拍黄瓜一样地拍个稀碎。

当然了，李元霸选择相信李维庸也是冒着一定风险的，毕竟琉球列岛是杨暕经营多年的地界儿，大唐朝廷的实力相对来说很薄弱，非到万不得已，李元霸是不主张动用武力的！

当然了，这所有的一切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李维庸背后那个人并不是李建成！

可若是李建成的话，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了，李元霸至少有九成的把握，李建成不会对自己动手。

要不然的话，李建成又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地，又是天机卫，又是玺印的，只为了把李元霸引到琉球列岛上去！

这没有道理不是？

所以，李元霸现在的心情反倒是平定了下来。是李建成自然是最好，若不是李建成的话，大不了把琉球列岛毁个大半，反正当初在登州建船厂的目的，就是为了攻打琉球。

.....

琉球列岛，自平倭都护府的九州岛往西南延伸约一千一百公里到大唐台湾东北部，这个时候的琉球列岛，虽说名义上挂着大唐属国的称号，可是自从七年前琉球列岛递交了国书之后，还从未派人前往大唐朝拜。而大唐也没有派兵前往驻守。

所以，这个陆地总面积足有三千多平方公里，包括大小岛屿五十五个，三个大岛群的地界儿，可以说是自归属大唐之后，就从未与大唐联系过。

大唐朝除了一些大的家族以及商贾世家，沿海城市的一些百姓，以及李世民秘密拍到琉球列岛上的天机卫、影卫密谍之外，其他人对于琉球列岛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好在李元霸在半个月的时间中。对于琉球列岛上的情况大体强闻博记了一番，对于琉球列岛也可以说是比较熟悉了。

就在李元霸迎着海风，立在船头上思绪万千的时候，在澎湖列岛中部的冲绳大岛边缘的一个有些荒凉的海滩处。一个身着淡蓝色长衫的中年人远眺着大海，虽然与内陆隔着万里千山，但是他好像已经看到了位于关内的长安城。

在那名中年人的身周，除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女。还有二十多个身着灰色软铠的青年人，他们腰间斜挎着横刀，一个个精神抖擞。精神紧绷，一看就是身经百战的精兵悍将。

过了良久，站在那里如同雕塑般的中年人忽然叹了口气，低声语道：“多少年了，若是当年没有那件事情的话，恐怕我也早就已经是位极人臣，儿孙满堂了吧？”

“爹，您刚刚说什么？”少女似乎并没有听清楚中年人的话，歪着小脑袋瓜，好奇地问道。

那少女穿着一袭淡粉色的褶裙，长得十分秀美，那歪着小脑袋瓜的模样，显得异常可爱。

中年人扭头对身边的少女笑了笑，伸出一双大手轻轻抚摸着少女那浓黑的秀发，没有回答少女的话，而是说道：“思唐，今日先生教你的东西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记住了！”

名叫思唐的少女对中年人甜甜地笑了起来，道：“伍先生今日给女儿讲的是《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位大唐的武王殿下当真是当世鬼才，用豪迈的气势来写饮酒，把它写得很壮美！女儿日后若是有机会前往大唐的话，一定要去远远地奸他一面！”

中年脸上虽说带着淡淡的笑容，可是这心中却是充满了苦闷。

明明是至亲之人，可是偏偏连着最简单的见一面都成了奢望，看来这个父亲还真是做得失败啊！

“走吧，回府！”中年人牵起了思唐的小手，向着冲绳大岛的内陆走去。

.....

李元霸率领着三艘战舰一路南下，不过在海上航行了有半日的时间，就到达了澎湖列岛，这还是李元霸为了稳妥行事，特意降低了行船的时速。

李元霸所选择的战舰停留地点，位于琉球大岛与大唐内陆之间。

这个地方选择的很巧妙，因为这里也是大唐朝通往琉球的第一站，所以这里是唐人最集中的区域之一，也是被琉球人以及其他诸番邦往来交易程度最密的地区。

当然了，现在的琉球列岛虽说在杨暕的掌控之中，但是根据情报来看，琉球皇族亦有复苏的态势，再加上诸番邦势力交错，让这里的局势错综复杂了起来。

为了李元霸登陆琉球列岛之事，登州水军出动了三百人，联合一百名的神武卫精兵悍将，于一月之前攻下了琉球列岛冲绳大岛附近的一座小岛。

因为大唐的动静并不大，而且他们并非打着大唐的旗号，但是整个琉球都知道，这座名叫奥武岛的小岛已经易主了。

李元霸所率领的三艘战舰，在岛的一个小港口边上停靠下来。

这里位于冲绳大岛西侧，只要手持望远镜，冲绳大岛边缘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他们。

经过这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座奥武岛已经被水军以及大唐的移民们改造地差不多了，港口、住宅、船船.....都在兴建之中，一座座墨绿色的军营被设立在小树林中，远远望去根本就看不出来。

第七百零九章抵达奥武

“呜呜……”

随着嘹亮的汽笛声响彻天穹，三艘战舰终于靠进了奥武岛的小港口。
< [。c<o [m

战舰刚一靠近港口，立马就有驻守奥武岛的神武卫兵将们乘着战船上前迎接。

“王爷，您来了！”

带队前来迎接的是李三多，但凡是李元霸的决定，他们这些神武卫的兵将们都绝对不会怀疑，坚决拥护。

所以他比李元霸提前七日的时间动身，乘着帆船很快就到达了奥武岛，通知岛上的驻军做好前期的准备。

“嗯，最近岛上有没有什么变故？”一边吩咐神武卫的兵将们，将用得上的火器搬下了船，一边向李三多询问岛上的状况。

“禀王爷，说来也怪了！”李三多从李元霸的手上接过一件大氅，笑道：“之前琉球王族还会派兵过来骚扰我们，可是近段时间突然就偃旗息鼓了，就连对面的冲绳大岛上的琉球驻兵都退走了，真搞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

李元霸顺着战舰往下走，道：“哦？看来他们似乎也在有意识地规避什么！”

“我们已经派人潜入了冲绳大岛以及琉球的主岛之上，相信很快他们就能够传回消息了！”李三多跟在李元霸的屁股后面，继续说道：“您先在岛上好好休整一下，等消息传回来了，看情况再说，您看怎么样？”

“嗯！”李元霸微微颌，转移了话题：“这岛上有没有咱们大唐的百姓？”

“有！”李三多说道：“这琉球列岛上的人，其实也都是咱们大唐的百姓，只是他们的祖上都是在战乱的时候就迁徙到了这里，所以就慢慢融入了这里。”

“对于咱们的到来，琉球人有没有什么反应？”李世民对于这一点是早有耳闻，只是没有想到，这小岛上的琉球人竟然都是大唐的百姓。?.<。

c□o<m□

们来定了！”

“十名护卫？”李元霸眉头皱了起来，道：“那岛礁的情况怎么样？”

“啪啪！”

李三多拍了拍手，有一名大唐水军兵卒走了进来，他先是向李元霸行了一礼，随后从身上掏出一张琉球列岛的地形图，铺在了李元霸面前的桌子上。

李三多对那名大唐水军兵卒点点头，然后指着地图上的被特意标出来的一个小红点，说道：

“王爷请看，咱们现在所处的奥武岛，属琉球列岛之中的冲绳大岛。位于冲绳大岛的南部，其实与冲绳大岛之间的距离并不算远，仅有个三里的距离。”

一边这样说着，李三多又指着地图上的一个标出来的蓝色小点，说道：

“这里，就是那座岛礁，被当地人称为‘鱼鸟岛礁’，虽说鱼鸟岛礁看似与两个这两个都不相连，但是每当一年当中的几次大退潮的时候，这座岛礁就会与两个大岛之间相连，露出海水下面的沙滩！当然了，一年的时间里面只有那么几次，这个时候，行人完全可以在沙滩上走到鱼鸟岛礁上去！”

“哦？”李元霸有些惊讶地哦了一声，道：“还有这样的奇事？”

“是啊，就每年这么三四次的大退潮，就会引来咱们大唐以及周边番邦的人来看，那场景可以说是极其火爆！”

说实话，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李三多也多是不敢相信，可是后来经过多方考证之后，李三多现这件事情竟然是真的，这才相信了。

“哼，不能靠近岛礁里许范围！”李元霸知道这是出于对双方安全的考虑，不过里许范围对于神武卫大军而言，根本就不成问题。

以蒸汽战舰的攻击力而言，要想攻击到鱼鸟岛礁，那就是小意思。

李三多自然明白李元霸的意思，所以也只是跟着笑了起来。

“好吧，既然如此，那你就去通知对方，至于时间嘛……”李元霸稍稍沉吟，继续说道：“就定在一周之后吧！”

“诺！”

李三多应了一声，立刻躬身接令。

其实早在他来到奥武岛的当天，他就开始积极地准备会之事了，这家伙甚至带着五十名神武卫的兵卒，趁夜摸到了鸟鱼岛礁上，在上面很是布置了一番。

如果，对方胆敢对李元霸不利的话，怕是当场就会被李三多布置得后手给灭了。

.....

待看到李三多领命离开之后，李元霸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

从头到尾一直都没说话的苏定方看出了李元霸的一丝疲惫，便上前说到：“王爷，您是不是累了，要不让下面的人为您安排住的地方，好好休息一下？”

李元霸摇摇头，笑着对苏定方说道：“定方啊，这登州的天气与这大海上岛屿上的天气就是不一样啊！眼下距离用膳的时间尚早，本王看这奥武岛的风光不错，陪本王去海滩上走走，如何？”

“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苏定方前段时间一直都在处理登州军政事务，眼下难得有休息的时间，自然是愿意的。

当下，主仆两人稍稍整備了一下，穿着一身比较单薄的长衫去了海滩的方向。

相比起大唐内6的天气，这海岛上的天气可是要暖和得多了，这么高的温度上，穿成这样自然是比较凉爽的。

走了不过一刻钟的时间，两人就来到了海滩之上。

李元霸像是孩子一样地把长衫挽了起来，然后直接脱下了鞋子，光着脚丫子在海滩上散起了步。

不过这家伙的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实是残酷无比的。

这家伙走了不过数十丈的距离就忍不了了，尽管这海滩经过一定的休整了，但说到底还是野滩，海滩上除了沙子之外，还有很多的小石头、以及贝壳等小杂物。

这要真是光着脚在上面走来走去的话，就算是这家伙皮糙肉厚，不出百丈也能把他给弄成跛足。

“妈蛋，这跟前世的秦皇岛根本不能比啊！”李元霸郁闷地将鞋子重新穿上，心里头却是大骂了起来，“回去之后，说什么也得让那帮小子们，好好收拾收拾海滩！”

阳光照在沙滩之上，一望无垠的海滩上泛着金光……这他娘地真是梦想啊！

看李元霸的神色似乎有些低落，苏定方以为他在担心这次会见之事，边说道：“王爷，您是在担心这次会见吗？”

“啊？”李元霸愣了一下，道：“不是，也算是吧……”

对于李元霸的话，苏定方还是有些不解的，不过对于眼下这件事情，苏定方还是一点都不清楚的，他只是一味地听从李元霸的命令罢了。

两人就此沉默地往前走了很远，李元霸突然没头没脑地问出了这么一句：“定方，本王可以相信你吗？”

苏定方大惊失色，在李元霸话音落地之后就直接跪在了李元霸身后，道：“王爷，末将惶恐！”

...

第七百一十章和盘托出

李元霸居高临下地看了苏定方半晌，这才叹了口气，将他扶了起来，道：“定方，并非是本王不肯说，而是这件事情事关重大，若是稍有泄漏的话，怕是会给你招致灭族之灾！”

苏定方顺势站起身来，一脸沉凝地对李元霸说道：“王爷请放心，若是末将胆敢泄露分毫，定当万箭穿心，死无葬身之地！”

“哈哈……”李元霸哈哈笑了半晌，道：“好，你想问什么就尽管问吧！”

李元霸之所以和苏定方说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再继续瞒着苏定方了，毕竟他与李建成长得实在是太像了，带上岛礁的神武卫兵卒，必须是完全值得信任的，而李元霸决定只带苏定方一人前往。

以苏定方的智慧，就算是猜也能够猜出来了！

苏定方的脸上露出了一副郑重的表情，终于开口问道：“王爷，之前您决定琉球列岛的时候，末将就曾经想要询问您，这究竟是谁，竟然劳动您亲身奔赴琉球，甚至为此还不惜打乱计划，提前对琉球动手，对方到底是何身份？”

李元霸闻言，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

尽管在海上航行的这段时间，苏定方一直在忍着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但是李元霸知道，苏定方的心中还是很纠结的，毕竟李元霸的命令有些没头没脑的，苏定方心中不感到奇怪才是怪了！

李元霸仰头看着天空，双手背在身后，淡淡地突出了三个字：“李建成！”

“隐太子？”苏定方的眼珠子一下就瞪直了，“这不可能！”

当年的玄武门之变，几乎是传遍了整个天下，谁都知道皇太子李建成以及齐王李元吉，在当年的那场皇族乱中死亡了，就连他们的亲族都没有逃掉，全部被李世民施以刺手，尽数诛杀。

这隐太子怎么可能还活着？

李元霸一看苏定方脸上的表情就知道他不相信。当下他也只是苦笑了一声，道：

“怎么？不相信是吧？如果本王告诉你，当初本王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不敢相信，可是不论是之后得到的各方面情报。还是建成送来的东西，都表明想见本王的就是建成！”

“可是，可是选择相见的地方，大可以选在别的地界儿，为何偏偏要在琉球列岛上相见呢？”苏定方还是不敢相信。“毕竟这琉球列岛可是前隋皇子杨暕的地界儿，选择在这里……莫非，那人并非是隐太子，而是前隋皇子杨暕？”

说完这句话，苏定方也被这个可怕的想法给吓了一跳！

李元霸摇摇头，道：“起初的时候，本王与皇兄也有这种顾虑，可是一者对方拿出了让我们心动的东西，这二者嘛，就是陛下的意思！”

‘陛下的意思’后面的话。李元霸并没有说出来，不过苏定方还是猜出来了。

以皇帝陛下的心性，无非就是两个意思嘛，不是死就是囚禁到死！

“这……未将还是有些担心！”苏定方还是不想让李元霸去，有些游疑不定起来。

“无妨！”李元霸摆摆手，道：“对于某些东西本王还有些疑问，所以最好还是见到建成之后，再确认一下的好！”

苏定方瞧着李元霸似乎并很自信这件事情，突然有了一个想法，道：“王爷。未将有一个想猜测，希望这个猜测不是真的……”

“哦？”李元霸好奇地扭过头看了苏定方一眼，道：“什么猜测？”

“这个……”苏定方拧着眉头，似乎很是纠结。不过他还是叹了口气，说道：“王爷，会不会想要见您的真的是隐太子！可是，可是隐太子却是早早地就已经和杨暕勾结在了一起？”

“这，这可能吗？”李元霸有些不敢相信。

“当然有这个可能！”苏定方断言道：“王爷，难不成您忘了琅琊王？”

“你是说……琅琊王李承宗？”李元霸想起了之前在绛州围剿山匪的时候。那个易容成老者的琅琊王，“这件事与他有何干系？”

苏定方道：“既然他可以与李祐相互勾结，隐太子与琅琊王乃是父子，谁

又能保证，隐太子不是早就已经与杨暕勾结在一起了呢？”

李元霸听到这个问题，眉头也明显皱了一下，他倒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想想李建成的性子，这种事情应该是不会发生的吧？

不，不会的，再怎么说明，这大唐的天下也是从大隋的手上夺来的，前隋杨氏皇族对于大唐李氏皇族，那绝对是恨之入骨，他们怎么可能相互勾结在一起？

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李元霸的脸上一扫方才的凝重，脸上也露出一股自阴沉，道：“这如果建成真就做出了这种事情，本王就算是背上弑兄的骂名，也绝对要杀了他！”

“王爷不必有心理负担！”苏定方道：“您纵然是弑兄，亦是为了我大唐的万里江河！”

“就到这里吧，本王有些饿了，回驻地用膳！”说道这里，李元霸转身就向着林地营帐中走了过去。

.....

之后的时间就很好打发了，过了晌午，李元霸在大帐中好好休息了一下。

第二日，在李三多的带领下，李元霸好好地逛了逛奥武岛，晚上兴致来了，竟然还和驻守岛屿的兵卒们，搞了一个篝火晚会。

好在晚上留有兵卒守卫，要不然的话，这一晚上李元霸他们就能被人给一锅端了！

剩下的几天时间里，大军一直都在整備。

到了第八日的时候，李元霸和苏定方早早地就醒了过来，待两人梳洗完毕之后，就来到了奥武岛的最南边，与之隔海相望的，就是两方所选择的会面对面，鱼鸟岛礁。

因为眼下并不是在大退潮的时候，所以李元霸并不能看到退潮之后，露出下面沙滩的奇景，这让他心中多少有些遗憾。

“王爷，时间上差不多了！”李三多穿着一身神武卫黑色劲装，犹豫了一下，还是说道：“王爷，您真打算只带苏将军一人上岛礁？是不是有些太冒险了？要不然，您带上末将吧？”

第七百一十一章初见

“不必！”李元霸摇了摇头，道：“如果他们想要动手的话，在咱们攻下这奥武岛的时候就对咱们动手了，当然了，前提是他们攻得下来！”

说到后面的时候，连李元霸自己都笑了起来。

“可是王爷，这鸟鱼岛礁上的布置只有末将清楚，若是上了岛礁，对方一旦对您动手的，有末将在，至少还能施展地开……”

李三多还是有些不放心。

“行了，磨磨唧唧地哪里像个爷们儿？”李元霸横了李三多一眼，道：“你以为凭对方那仁瓜裂枣地救能是定方的对手了？得了，时间差不多了，本王也该走了！”

“呜呜……”

正说到这里的时候，战舰拉着嘹亮的汽笛滚滚而来。

李元霸带着苏定方直接上了战舰，战舰上除了几个会开船的神武卫兵士之外，再无其它人。不过看那几名兵士龙行虎步的样子，应该是神武卫大军当中的佼佼者。

如果有突发状况的话，恐怕凭他们就能够自行发动战舰上的远射程新式神武炮，那那座奇异的岛礁给轰成渣滓。

……

就像李三多先前介绍的那样，鸟鱼岛礁虽说名字上带着个岛字，可实际上没有大到哪里去，整个岛礁不过才里许方圆，再加上岛礁上也没多少植被，所以在战舰上，基本可以窥得岛礁的全貌。

整个岛礁就外形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展翅飞翔的海鸟一样。

听李三多说，当大退朝潮之后，露出底下的沙滩以及海礁的时候，整座海礁海鸟的模样就会摇身一变，成为一条摇头摆尾的鱼儿，鸟鱼岛礁也因此而得名。

下了战舰放下来的小船，登临岛礁，一眼就望见除了几栋结实的石头房屋之外，在岛礁的正中央位置还有一座小亭子。小亭子四面通透，只在亭顶上垂下几条朦胧的白色纱巾，看起来别有韵味。

也就在李元霸带着苏定方登上鸟鱼岛礁的同时，眼尖的李元霸还看到在岛礁的另一端也有人登了上来。

两方人很有默契地顺着满是礁石的小路相对而行。距离凉亭也越来越近。

当两方人马只是相距二三十丈的时候，李元霸这才开始仔细打量对方的人数以及形貌。相比起两方之前约定好的，双方各自只带十名护卫，对方竟然也只有寥寥三人。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身穿淡蓝色长衫的中年人，此人身形高大挺拔。看上不过四十多岁，乌黑的长发，难以掩盖那斑白的双鬓。

当双方只是距离七八丈的时候，那名中年人的五官也悉数尽入李元霸的眼睑。

此人长得丰神俊朗，剑眉星目，略显病态的白皙皮肤上，带着几丝岁月的沧桑。

如果非要说的话，这中年人分明就是翻版李元霸，只是在细微方面有些差别，年龄上要稍长了一些罢了。

这位和李元霸长得极其相似的人。如果李元霸没有猜错的话，应该就是李元霸那位一直未曾谋面的大哥，李建成。

所以当李元霸看到对方的时候，脸上只是闪过一丝果然如此的笑容，并没有其他太过惊讶的申请。

倒是跟在李元霸身边的苏定方，虽说已经从李元霸的口中得知了对方的身份，可是当他看到李建成的面容之后，仍是大吃了一惊，他看了看李建成，又下意识地扭头看了看李元霸。眼睛里面满是茫然之色。

按照苏定方的理解，如果自家王爷若是年老个二三十岁的话，八成会和对方生得一模一样吧！

相比起李元霸心中的平淡，李建成的眼睛中却是或多或少地露出了吃惊的神色。虽然早就已经从自己的密谍口中得知，这位四弟和自己生得极为相像，可是没想到竟然会相似到这种程度。

毕竟当年李元霸的身体不过才生到十多岁的时候就英年早逝了，当时的形貌都还没长开，这两年来，李元霸的身体再次发育。这相貌方面竟然越长越与李建成一样了。

说实话，如果他自己再年轻二十三四岁的话，李建成就感觉是在照镜子一样。

尽管心中惊讶归惊讶，两边人脚上的动作却是不停，一路直往岛礁正中央的小亭子里面走了过去。

对方，除了李建成之外，还有一个看起来花甲之年的老者，这老者略微佝偻着背，手中提着一个硕大的食盒，虽说年纪已经大了，可是行走之间却是脚不沾地，轻若鸿毛，一双略显浑浊的老眼当中偶有精光闪过。

高手，而且还是一个久经沙场的绝顶高手！

苏定方眸中精光一闪，给对方这位花甲老人下了定义。

至于对方剩下的那个人，则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丫头，这小丫头穿着一套淡粉色的长裙，头上还插着一只凤钗，说不出的娇俏可爱。

现在，这小丫头正眨巴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李元霸，复又扭头看着身边的中年人，嫩白的小脸上满是迷茫之情。

过了好半晌，小丫头似乎是想明白了什么，抬头对李元霸露出了一个甜甜的笑容。

看到小丫头一双萌萌的大眼睛完成了新月，让李元霸这心里头竟然也莫名其妙地跟着开心了起来。

.....

进入了小亭子，中年人脸上的惊讶之色早就看不见了，他淡淡地看着李元霸，突然对李元霸笑了起来，道：“远来是客，请坐吧！”

被李元霸定义为李建成的中年人，淡淡地吐出了这么一句，声音中带着沙哑之意。

“你是.....”

李元霸尽管在心中已经猜出李建成的身份了，毕竟双方长得如此相像，可正是因为这一点，李元霸才不忍问出口。

中年人并没有说话，而是拉着身边的小女孩在面前的凳子上坐了下来，对那个老者摆摆手，道：“兴伯！”

老头子点了点头，然后将手中硕大的食盒放到了桌子上，打开盖子之后，一阵阵的清香扑鼻而出，食盒里面放的是几样看起来特别精致的小菜。

那老头子将食盒中的精致小菜放到了桌子上，并且一样样地摆好，淡淡地说道：“四公子，老奴这双手现在只能做些粗茶淡饭，就是不知道是否合四公子的胃口了！”

听这老头子话中的意思，似乎是认识李元霸的，可关键是李元霸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李元霸了，脑子中对于之前的一切记忆都是一片空白，所以尽管老头子的语气中明显带着一些亲近之意，但是李元霸这心里头还是有些不明所以。

“这么多年了，难得尝到兴伯的手艺，若是不合口味的话，你可千万不要怪罪兴伯啊！”

看到老者的动作，中年人的话亦是透着股子亲近，这话里话外的，直接把自己当成了李元霸的两亲近之人，对于这一次的会见，倒不像是谈判，更像是来拉家常的一样。

对于对面中年人的表现，李元霸并不感到奇怪，他笑呵呵地说道：

“有酒有菜的我就已经很满足了，你还别说，这一路行来吃了一肚子的海风，还真是有些饿了！”

“哈哈！”

听到李元霸竟然这么说，中年人仰天大笑了起来，“元霸啊元霸，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这么个性格！”

“果然是你！”

李元霸亲耳从中年人的口中听到了自己的名字，脸上难免闪过了一丝了然之色，轻轻敲着桌子说道：“大哥，这么多年了，我很好奇啊，当年玄武门之变你究竟是如何逃出来的？”

“当年长安之事也不过都是一些陈年旧事罢了，再说只是徒增伤感，又有何意义？父皇，他老人家还好吗？”

中年人似乎不想回答李元霸的话，反而开始问起李渊的情况，而且他称呼李渊为父皇，这显然是坐实了他的身份。

“你，你当真是当年的隐太子，李建成？”苏定方这个时候再也忍不住了，几乎是脱口而出。

苏定方此刻的话其实是十分无礼的，虽然李建成被李世民定位为叛逆之臣，但还是被李渊给追封了谥号、爵位的，单论身份地位的话，不晓得比他苏定方区区一个神武卫大将军高了多少倍。

而且从李元霸这边来论的话，李建成还是李世民以及李元霸的亲哥哥，苏定方他一个外戚朝臣，直呼一名皇族王爷的名字，那是相当的无礼。

这不，那名后背略微有些佝偻的老者，眸子当中就闪过一丝凌厉的杀机，他冷冷地看着苏定方，道：

“放肆，太子殿下下的名号，岂是你一个下人能够直呼的？”

苏定方脸上表情一窒，不过这件事情还真是错在他身上，他也没有理由反驳。

李元霸却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手下被一个陌生人斥责，他抬头淡淡地扫了那老者一眼，道：

“这太子殿下是你的太子殿下，在定方的眼里，太子殿下只有承乾！”

那老头子被李元霸一句话给憋得满脸通红，他气道：“四公子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在您的眼中，当年的玄武门之变，他李世民……”

“啪！”

老头子话都没说完，一道清脆的巴掌声就响了起来。

却是李建成站了起来，狠狠地一巴掌甩在了他的脸上。

老头子一下子就懵了，不过到底是当了这么多年的奴才，他很快就反应过来，噗通一声跪在了李世民身前，低垂着个脑袋也不说话。

第七百一十二章家常

“李兴，世民的名字，我们李家的人叫也就叫了，你，还不够资格！”

李建成的声音很冷淡，甚至可以说带着股子严厉，听得出来，他是真的生气了。〔

“咚咚！”

那名叫做李兴的老者重重地向李建成叩，同时口中说道：“主人教训的是，是老奴暨越了。”

“行了，放下东西就退下去吧，这里用不到你了！”李建成似乎对方才老者的话还是很介意，直接命令他去小亭子外头等着。

“诺！”这李兴现在就是一个家奴的角色，所以他很顺从地应了一声，退出了凉亭。

直到此刻，那个随李建成坐下来的小丫头才反应过来，就见她带着一脸茫然以及惊讶的神情看向了李建成，同时开口说道：

“父亲，您，您刚刚与这位大哥哥叫什么？还有，还有李建成是怎么回事？您的名讳不是李隐吗？”

李建成闻言并没有说话，只是伸手摸了摸小丫头那头浓黑的秀，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伤感。

而那小丫头也乖巧，见自己的父亲不愿意答他的问题，索性便低头吃起了桌子上的精致菜肴，不再参与两人的谈话。〔〔

“李隐？”

坐在他对面的李元霸，眉头皱了起来，明显没想到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

听这小丫头话里面的意思，似乎李建成一直都在隐瞒自己的身份，就连他的亲生女儿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那也就是说，这些年来，李建成一直都生活在一个因你自我的环境中，除了当初随他一起逃出长安的人之外，谁都不知道他就是当年风头正劲的大唐朝太子殿下，李建成！

“大哥，这些年你究竟怎么过来的？”

远离朝堂，隐姓埋名，甚至可以说是远离他乡。李建成这么多年究竟是怎么活过来的？

那种忘却故国，忘却前世的生活，对于李建成而言是有多艰难。

“元霸，当年选择离开长安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是那个父皇宠爱的儿子，那个兄弟崇敬的兄长，那个臣子恭顺的太子了！”

李建成为自己倒了一杯酒，似乎有些自嘲地继续说道：“离开了长安城的我，只不过是一个被兄弟抛弃。被臣子背叛，抛妻弃子的恶人，凶恶之人！”

“大哥，你这么说置我于何地？置二哥于何地？又置父皇于何地？”

尽管现在的李元霸，早就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了，但是在听到李建成这么说话的时候，李元霸的心里头还是升起一股莫名的愤慨，这句话几乎是脱口而出。??

这似乎是身体的本能，就连李元霸自己都不能够反抗。

“置你们于何地？”

李建成呵呵笑了起来，过了好久才停了下来。道：“元霸，当年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你若是还认我这个大哥，就不要再继续问我了！”

“”

一时间，李元霸变得沉默了下来，他从李建成方才的话中听出了无奈之意。

“好了，还是别说我了！”李建成远比李元霸要豁达，他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笑容，“父皇怎么样？他这些年过得好不好？”

“自从当年的事情过去之后，父皇就彻底闲置了下来。这些年来他一直都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日子倒也过得逍遥自在！”

说起李渊，李元霸笑着摇了摇头。

“以父皇的性子，能够做到这一点还真是难得！”李建成亲自为李元霸斟上了一杯酒。道：“看来他是真得放下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建成端起了酒杯和李元霸轻轻碰了一下，道：

“说起来还真是要谢谢你呢，元霸！你的苏醒，对于父皇来说也是一件喜事！只是不知道在你沉睡的这些年，究竟生了何事？竟然让你灵智大开。还令大唐有了长足的展，这一切都让我很好奇！”

如果说熟悉自己的兄弟，李建成丝毫不下于李世民。

毕竟当年的李建成也是才华横溢，如若不然的话，当年李世民又怎么会动玄武门之变？

或许是两人的话题，有些牵涉到李唐皇族的机密了，苏定方想到自己在小亭子中也是多余，他们老李家的事情，他在这里杵着也没用，索性就出了小亭子。

“哈，武王醉？”

一口干掉了杯中酒，李元霸先是扫了一眼出了凉亭的苏定方，随后故作讶然地说道：“大哥，这武王醉竟然卖到了琉球？”

对于李元霸在有意规避自己的问题，李建成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意外，如果他是自己这个四弟的话，怕是他也会跟李元霸一样，顾左右而言他。

“大哥，如果我说，在沉睡的这些年间，我就像是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里的世界就像是另外一个世界，里面是各种高楼大厦、天上飞的钢铁鸟，地里跑的钢铁龙，水里游的钢铁鱼，能够毁掉一座郡县的炮仗你相信吗？”

似乎是被李建成那平静的眼神给看得有些忍受不住了，李元霸终于吐了口，不过这些话说得实在是有些诡异，什么就都是钢铁的，还有毁掉整整一座郡县的炮仗，这可能吗？

“是你说得，我就信！”李建成对于李元霸的话深信不疑，因为在他的印象中，这个四弟可是从来都没有骗过他。

“好！”李元霸笑了起来，“你信就好！我说得一切都是真的，将来咱们大唐也会变得和我梦中的世界一样，一切的不可能都会变成可能！”

“呵呵，我都是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李建成夹了一口清蒸鳊鱼，声音中多少透着点期待。

这个话题有些远了，李元霸不知道怎么接这个话头，所以小亭子里面一时间陷入了沉寂当中。

过了好久，还是小丫头帮两人打破了沉寂，她眨巴着一双眼睛，看着李

元霸说道：“大哥哥，你真是大唐那个能够做出將进酒的武王殿下吗？”

李元霸其实早就对这个长相可爱的小丫头吸引了，只是之前李建成一直在搭茬，找不到机会和她说话，现在小丫头自己来搭茬了，李元霸自然将注意力转向了她。

第七百一十三章两个原因

被小丫头的话吸引了过去，李元霸对着小丫头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道：“小丫头，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丫头贝齿轻咬着红润的下唇，糯声道：“我叫李思唐！”

“李思唐！”

虽然只不过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名字，但是在李元霸看来却是包含着太多的心酸以及回忆，当年这个小丫头出生的时候，李建成是抱着一种怎样的复杂心情啊！

“这个名字还是父亲亲自为我取得呢，父亲说了，无论到了什么地方都不能忘本，都不能忘记自己是唐人！”小丫头似乎很高兴，能够得到李建成的赐名，似乎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李建成摸了摸李思唐的小脑袋瓜，道：“别听这妮子瞎说，我这不过是留个念想罢了！”

李元霸摇摇头，道：“大哥，你不必解释，这个中的缘由就算你不说，我也是明白的！说实话，能够再次看到你，我就已经很知足了。而且若是父皇知道你还活着的消息的话，肯定会很高兴的！”

虽说李建成的身份相当敏感，若是让李世民知道李元霸已经确认了这件事情的话，怕是之前答应李元霸的终身监禁的命令，就会改为杀无赦了！

到时候就算是让李渊知道了李建成还活着的消息又怎么样？

面对一具已经死透了的尸体，只是让他再一次经历丧子之痛罢了！

听到李元霸提到李渊，李建成的脑海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一张威严中带着一丝慈爱的苍老面容，那张面容是如此的熟悉，却是又无比地遥远。

想到这里的时候，李建成的脸色不由得黯淡了下来，他微微摇了摇头，语气中带着些许的沉重：“元霸，回到长安之后，你可以把我还活着的消息告诉世民。但是千万不能告诉父皇！”

李元霸现在脑子有些转不过弯来，听到李建成的话后顿时有些急了，便开口问道：“大哥，这却是为何？”

李建成稍稍沉默了一下。这才说道：“世民的性子我了解，如果他知道我

还活着的话，定然不会让我再次逃掉，如果他李世民还是之前的李世民的话，是不会让我回到长安城的。若是告诉父皇的话，只是让他再次经历痛楚罢了！”

李元霸楞了一下，这才反应了过来，是自己方才太急了，说话没有过脑子。

过了好久，李元霸忍不住说道：“大哥，其实皇兄已经吐口了，他答应我，在攻打下琉球之后，会在琉球列岛上选一处地方建造一座豪华的庄园。供你居住……”

“圈禁吗？”李建成咧了咧嘴角，仰天叹道：“还真是世民惯用的手段啊！”

“这已经是他最大的让步了！”李元霸继续说道：“我不相信二哥会食言，毕竟君无戏言！”

“或许吧！”李建成摇了摇头，刚想要说什么，这个时候小丫头李思唐却插嘴了。

小丫头抬着脑袋看着李建成，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中带着些许的担忧之色：“父亲，您不是……”

“没关系的！”李建成脸上漏出了淡淡的笑容，他一边伸手轻抚着小丫头的后背，一边说道：“我相信元霸！”

听这对父女之间的谈话，似乎是有什么隐情存在。不过李元霸虽说注意到了这种异样，却并没有在意。

……

“大哥，你这次费尽了万般心思把我弄来琉球见你，究竟是为何事？”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初见的兴奋之后，李元霸的话终于回到了正题上。

“哦！说起这个……”

李建成恍然道：“其实主要是有两件事情！这第一嘛，我听说波斯反叛党，亚兹德林林的嫡子詹姆士，在反叛党护卫的保护下已经来到了长安。相信李维庸已经和你们说了，波斯的反叛党起始是我一手培植起来的。虽说执政只有一年的时间，但是当初他们在被保皇派打散之前，我就已经秘密安排那些反叛党潜伏了下来。”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建成双目直直地看向了李元霸，道：“依照我对反叛

党的掌控力度，只要它能够说动世民出动大军帮助詹姆士，我就将反叛党这一股仍旧强势无比的势力交到你的手中，助你们夺下波斯！”

“大哥，这股势力的存在，除了你之外还有谁知道？”李元霸追问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李建成知道李元霸话中的意思，“整个反叛党的各地潜伏头目只听从我的命令，对于詹姆士而言，他不过是一个傀儡罢了，和他父亲相比，这个詹姆士简直就是个不堪重用的草包！”

“若是这样的话，看来整个波斯能够很快落入我们大唐的手中了！”李元霸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突然畅快地笑了起来。

这回轮到李建成不明所以了，什么就很快落入大唐的手中了，就算是他都不敢说这样的大话。

看到李建成脸上疑惑的表情，李元霸笑道：“不瞒大哥，眼下波斯保皇派正努力寻找的本杰明皇子以及苏菲娜公主，就在我登州都督府中。而且二哥已经秘密组派了一支谋士团队前往了波斯，为的就是拿下整个波斯！现在若是有了这些反叛党的帮助，只要朝堂以及江湖之间相互配合，相信很快就能够拿下波斯了！”

“什么？”李建成讶然道：“据说那两个皇族成员，在很多年前就已经随他们的母亲去到了倭国，怎么会到了你的都督府上？”

“这是说来也巧了！李元霸道：“咱们大唐不是把整个倭国都给打下来了么？有一次……”

李元霸用很精炼的语言，把遇到本杰明兄妹俩的经过与李建成说了一通。

“元霸，你果然是大唐的福将！”

李建成一边听一边点头，到后来的时候更是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若是没有你的话，相信这不论是平定那些番邦蛮夷，还是新罗棒子、倭国矮矬子们，都还会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以世民的性子，如果没有绝对把握的话，他断然不会对这几个地方动兵的！”

李元霸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膀，道：“我沉睡了那么多年，既然醒过来了，自然就要为我们大唐尽一份力！否则的话，岂不是浪费了老天给我的这个清醒过来的机会？”

“哈哈！”

两兄弟相视一眼，齐声长笑！

第七百一十四章关于子嗣的乌龙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第一个原因解释清了，下面就是第二个原因了。【，

“至于第二个……”没等李元霸提问，李建成就自己提出了话头，“灭了杨暕，收取整个琉球列岛！”

“嗯，大哥，你也知道那杨暕还活着的消息？”

李元霸下意识地问出了一句，旋即想了起来，李建成既然有办法杨暕的眼皮子底下存活了这么长的时间，怎么可能不知道这琉球列岛是杨暕的地界儿？

对于消息打探，他终归是有自己的办法的！

“怎么可能不知道？”李建成哑然失笑，“说起来，这琉球列岛至少有一半的势力是效忠于我的，要不然，你以为我会死气白咧的把你从长安城號过来吗？”

“一半的势力？”李元霸这回不仅仅是惊讶了，而是震撼，赤果果的震撼。

“这么多年了，我李建成就算是再怎么无用，也能够为自己打下一片天地吧？”李建成有些自嘲地说道：“如果不是波斯那边的政变失败了，说不定现在的琉球列岛已经全部都姓李了！”

“大哥，照你的意思来看，这琉球列岛是你借波斯的力量打下来的？”李元霸道：“如此说来，我岂不是又沾了大哥的光了？”

“没有什么沾光不沾光的。”李建成摇摇头，道：“虽说世民视我为叛乱，对于玄武门之变美其名曰‘清君侧’，纵使是我李建成心中有恨又怎么样？我终究是唐人，终究是李氏皇族！既然我所做之事是有利于朝廷的，自然不会藏私，况且……”

说到后面的时候，李建成的声音低沉了下来，几乎低不可闻了。

李元霸以为李建成是因为想起了往事，这才致使心情有些失落。所以也并没有在意。

“具体的事情，我会交代兴泊和你的人进行接洽，不论是琉球列岛上的事情还是波斯之事，我都会交代他详详细细地告诉你们！”李建成晃了晃脑袋，

继续说道：‘咱们现在只管喝酒，其他的，就算是现在说再多亦是无用！’

“对，现在就是说再多也是无用！”

虽说远在长安城的时候，李元霸就已经认定对方是李建成了，可是对于今日的见面。李元霸的心中还是有说不出的震撼。

对于突然活过来的李建成，李元霸虽然感觉惊讶，不过倒也可以接受，毕竟从各方面的情报来看，对方就是玄武门之变中，传闻已经死掉的那位那位隐太子殿下。

只不过更让李元霸没有想到的是，两个原本已经提上日程，要注定被朝廷解决掉的两个大问题，竟然全都在李建成这里得到了解决。

把自己经营数年的庞大势力全都给了他的昔日兄弟。这得需要多大的决心啊？

更何况，这次李元霸既然前来琉球了，那注定是要跟随他回长安城的，李世民放不放过他还是两说呢。他竟然就把自己暗中培植出来的势力拱手送人了，这可是份极其丰厚的礼物。

李元霸没有理由拒绝，相信李世民也没有理由拒绝的。

.....

接下来的时间似乎过得很快，李元霸和李建成父女俩这顿饭整整吃了三个时辰。所聊的不过都是一些这些年的趣事，还有李元霸苏醒这两年所经历的事。

这所有的事情都说了个遍，只不过到最后双方都要告别的时候。李元霸才恍然想起来，既然自己这位大哥对大唐这些年的情况如此熟悉，那没有道理不知道绛州的那件事情啊？

“大哥，你只是问了父皇和二哥等人的情况，可是为何不问一问道宗呢？”

李建成的儿子都已经被李世民给杀了，李元霸这个时候踢得问题多少有些尖锐。

不过从两人这一下午的聊天来看，李建成已经是想开了，所以李元霸说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顾忌了。

李元霸口中所说的道宗，其实就是在绛州抓获的，那名李建成流落民间

的私生子，琅琊王李道宗。

李道宗若不是生活在民间的话，怕是也跟他那些倒霉的哥哥一样，被李世民下令给诛灭了！

李建成听到李元霸的话后，脸上却是露出一丝苦笑，说出一句让李元霸目瞪口呆的话：“那个什么李道宗，根本不是我的孩子，我也从来都没有过什么流落民间的私生子！”

“哈？那这么说，那家伙骗了我们……可是，可是这怎么可能啊？”李元霸实在是没想到，会听到这么一个让他感到万份震惊的话，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看到李元霸脸上无比吃惊的表情，李建成却是笑着摇了摇头，道：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你想啊，既然我李建成未死，怎么可能让自己唯一的骨血流落民间，不带在自己的身边呢？不过这也容易理解，在当时的环境中，如果他不给自己找一个皇族身份的话，怕是当时你就会把他给杀了吧。”

“这说不通啊，那他为何知道我们皇族的密事？”李元霸还是不敢相信，一再强调这个问题。

“这有什么说不通的？”李建成道：“当年之事，受我与三弟牵连之人虽说不少数，可是我绝不相信，世民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中，把那些人全部诛杀！他们总有一两个能够活下来的人，他们可都是对得势的皇族恨之入骨，想要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一些皇族的隐秘之事，又有何难？”

李建成的话可以说是一语道破天机，也让李元霸有一恍然大悟之感！

确实，在当时那个混乱的血腥时期，因为李建成和李元吉而死的人可是以万计数，在自己的主子被杀，主族被灭的情况下，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而逃得一命，在李世民眼皮子底下苟延残喘的人，为了活命，自然就会出卖这些东西。

若非如此的话，就算是皇族没杀了他们，他们也早就已经被仇敌给杀死了！

想到这里，李元霸不由得低声苦笑了起来：“虽说长得和承乾很相似，可这是世上长相近似的人总会找到那么几个……竟然被这么一个家伙给骗了，真是终日李打燕，却被大雁给啄了眼！”

第七百一十五章去冲绳旅游

“你呀，还是没有世民心狠呐！”

看到李元霸的脸上似乎有些气恼的神色，李建成伸手收拾起面前的残羹冷炙来，“若是当时剿灭山匪的不是你，而是世民的话，怕是当场就会杀了那个冒牌货，这样也省了很多的麻烦事！”

“这……总归是要顾念亲情的吧！”李元霸可不认为自己做错了，若要他做到李世民身为帝王那样的铁石心肠，那还不如杀了他了事。H H H . <。

“所以说，世民能够做皇帝，你却不行！”

将残羹冷炙一样一样的重新收进大食盒里头，李建成站起身来，说道：“好了，今天与你谈的很愉快，怎么样？要不要随我去冲绳大岛上去看看？”

李元霸也随之站起身来，顺手从桌子上提起了食盒，道：“好啊，反正我最大的疑虑已经解决了，我还不想这么快回奥武岛上，就到大哥那里去小住几日吧！”

“哈哈，那感情好，到时候我们兄弟俩可有时间好好聊聊喽！”李建成牵着李思唐的小手，畅快地大笑了起来。

李元霸笑了笑，也不说话。

“走，是乘你的船，还是乘我的船？”李建成转身出了凉亭，一边和往外走，一边和李元霸说道。H H . [《。?o{m

“乘我的吧，我敢断言，你肯定没有见过这样的战舰！”李元霸想了想，认为自己的战舰没必要再瞒着李建成了，再说了，这对李建成还有他那帮忠心的手下们也是一种威慑。

“哦？那我倒是要好好见识见识了！”李建成的脸上露出了明显的好奇之色。

“嘿嘿，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李元霸狡黠地笑了起来，跟在李建成的身后就要走出小亭子。

这边原本在小亭子纱帘之外守卫的苏定方，眼瞅着李元霸站起身来，急忙走进了小亭子，道：“王爷，您这是要回去了吗？”

李元霸摇摇头，道：“不回奥武岛。随大公子去冲绳大岛！”

“啊？”苏定方吃了一惊，“可是王爷，以我们对冲绳大岛的了解，冲绳大岛可是琉球列岛中实力最强大的岛屿之一。您若是在岛上出个什么意外的话，让末将如何与陛下交代啊？”

“行了，你小子就不能盼我点儿好？”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苏定方一眼，道：“这奥武岛，咱们占下来才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原岛上居民的住所也就罢了，兄弟们都只能住在帐篷里！本王还是跟着大公子去过几天舒坦日子吧！”

“额……”苏定方一时语塞，反倒是不知道说什么了。《。

“行了，别像个老娘儿们似的磨磨唧唧地，你回战舰上去，让战舰上的兄弟们把战舰开过来，让大公子见识见识！”

既然事情谈完了，李元霸可没有时间在这里继续吹海风，他直接打断了苏定方的话，让他去将战舰开过来。

“诺！”苏定方没有办法了。只能有些不情愿地应了一声，转身向着鸟鱼岛礁外面走去。

.....

“呜呜呜……”

当战舰拉着嘹亮的汽笛，出现在李建成父女俩身前的时候，李建成吓了一大跳，这看起来完全就是钢铁怪兽一样的家伙，究竟是用什么法术，竟然可以在海面上航行？

“四，四叔，这就是你方才说的战舰吗？”小丫头李思唐，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不停地眨啊眨的。里面似乎还在闪烁着金色的小星星。

“是啊！”李元霸轻轻抚摸着小丫头的秀，颇有些得意地笑道：“没见过这样的船吧？想不想上去试试？”

“我？”小丫头有些惊喜地说道：“我可以吗？”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李元霸将手中的食盒交到了那个名叫李兴的老头子手中，随后牵起了小丫头的手，道：“走。四叔带你上去！”

“好……”小丫头一脸萌态地点着头，看了李建成一眼，道：“父亲，我们一起吧？”

李建成微笑颌，跟在李元霸身后上了战舰。

等到登上了战舰之后，李元霸特意亲自领着这对父女俩在船上转了一圈。

对于这艘钢铁怪兽一样的物件。不论是李建成还是李思唐，全都感到新奇无比。

小丫头一会摸摸这，一会默默那，那一脸新奇掺杂着惊讶的表情，简直萌翻了李元霸。

李元霸头一次现，感情小丫头是真得可以可爱到萌这种状态的。

.....

当战舰来到冲绳大岛之后，李建成直接带着他们去了自己的府宅，相比起当年在长安城中居住的豪华王府，这里的府宅自然是要逊色好多，不过对于现在的李建成而言，倒是很知足了。

因为时间很晚了，刚刚回到府上，李建成就开始安排下面的人做晚饭，期间还领着李元霸去看自己这些年来收集到的新奇玩意。

或许是今天的事情太冲击李元霸的心神了，在用过晚膳之后，李元霸就直接去李建成给安排的跨院休息去了。

而到了第二天一早，李元霸这边还睡得迷迷糊糊呢，就听到一个如百灵鸟的声音传了过来：

“四叔，四叔，您醒了吗？日头都要晒屁股了！”

“啥就晒屁股了？”

李元霸迷迷糊糊的揉了揉眼睛，在看了一眼屋子里的布置之后，这才恍然想起，现在可不是在登州，而是在冲绳大岛。到了人家的地盘了，可不能给人家留下坏印象，尽管这个人家是他亲哥！

“别喊了，小丫头，我马上就起来了！”李元霸冲着外面吼了一嗓子，直接开始穿衣服洗漱。

明白李元霸脾气秉性的李建成，并没有给李元霸安排侍女过来侍候，不过各种洗漱用具却是早早地就已经准备在外间了。

“呼，又是一个好天气啊！”

用最快的速度穿戴、洗漱好，李元霸打开房门，眯缝着眼睛伸了个懒腰。

“四叔，您起的好晚！”一袭雪白褶裙的李思唐，突然蹦到了李元霸跟前，一双好看的大眼睛弯成了月牙状。

李元霸冲着小丫头笑了笑，突然神秘秘地说道：“丫头，你知道四叔的梦想吗？”

第七百一十六章四叔有梦想啊

“啊？”李思唐没想到李元霸会没头没尾地来这么一手，小脸先是呆愣了一下，随后皱起了小眉头，道：“梦想？四叔，这跟您起得晚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啊！”李元霸点点头，道：“而且那关系可大了去了！”

“那我猜不出来了！”李思唐有些苦恼地摇摇头，道：“四叔，您就直接告诉我吧？”

“行啊，不过你要答应四叔，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啊！”李元霸点了点李思唐那小巧的鼻尖，故作神秘地说道。

李思唐一脸期待地重重点头，道：“四叔您放心，我指定不会告诉其他人的！”

嘿，这回可真是把小丫头的好奇心给彻底勾出来了！

“听好了啊！”李元霸清了清嗓子，道：“你四叔我这辈的梦想啊，就是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金银数到手抽筋啊！”

“哈？”李思唐吃惊地张大了小嘴，红润的小舌头差点吐到嘴巴外面来。

这回李思唐是彻底呆住了，原以为自己的四叔说得这么神秘，肯定是一个大得惊人的梦想！

可是谁曾想，这位大唐高高在上的武王殿下，竟然会有这么没出息的想法！

真是丢死人了！

“嘿嘿，是不是很震惊啊？”李元霸有些好笑地看着李思唐，道：“目前啊，这第二个梦想，你四叔我是实现了，可是第一个梦想嘛……这么多年了，还一直没有影儿呢！”

“可是四叔……”李思唐轻咬着下唇，道：“我记得父亲说过，您曾经沉睡了十多年，您沉睡的时间可比思唐的年纪都要大了！”

“嗨，那哪能跟现在比啊？”李元霸摆摆手，道：“那十多年的时间，我可是一丁点儿的意识都没有，精神上面固然是休息够了，可是这身体很累啊……唉。算了，我跟你一个小丫头说这些做什么？”

李元霸原本还想跟李思唐好好解释解释的，可是一想到这些对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小丫头而言太难理解了，于是他就很果断地转移了话题：“你父亲呢？这一大清早的。他打发你过来做什么？”

“嘻嘻，父亲叫思唐过来叫您起床去用膳！”李思唐很单纯，果真就被李元霸给拐到了另外一个话题上，“父亲说了，等待会用过早膳之后。就带着您在冲绳岛上好好逛一逛！”

“这感情好啊！”李元霸眼睛一亮吗，道：“昨天在进了冲绳之后，就感觉这岛上的生活似乎很是富足，今天我可要好好见识一下！”

“那就快走吧，四叔，父亲都要等急了！”李思唐点点头，蹦蹦跳跳地就往院子外面走去。

.....

为了能够尽快地转一转冲绳，李元霸急匆匆地扒拉了两口饭，连嘴都没来得及擦，就拉着李建成往府宅外面走去。

说起来。这李建成冲绳岛上的势力还真是不小呢，岛上辖下的本土居民人数足有五万有余，其中能够调动的兵力也有七千余众。

这七千余人虽说比起大唐来要差上好多，不过作为这样一座大岛，能够有七千的驻兵，已经是实属不易了！

当然了，这七千人只能作为一时之用，真正做为常备兵力的，也只有常驻大军两千余人。

这两千余人就掌控在李建成的手中，而统领这两千人的首领亦是李建成的心腹之一。名叫李法忠。

李法忠也是他太子府上的老人了，当初在玄武门事变之前，李世民察觉到了不对的时候，在李维庸的暗中帮助下。他率领自己府中的上百名心腹手下，以及培养出来的无数密谍、死士们，潜出了长安城，前往波斯帝国。

这些心腹手下中，就有他李法忠！

而且还有一点要提的，就是这个李法忠也是出身豪门。他是赵郡李氏分支，卢山李氏的嫡子。

虽说与陇西李氏相比，赵郡李氏要差上很多，就更不要提他的分支卢山李氏了。

不过当初为了帮助陇西李氏夺取天下，卢山李氏几乎可以说是耗尽了兵力和财力，在李渊登基称帝之后，李渊感念卢山李氏忠义，便将当时的卢山李氏族长李敢封为卢山郡王，封地卢山郡，爵位世袭罔替。

当年，李建成走投无路的时候，甚至在卢山躲藏了一段时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李法忠可以说是李建成心腹中的心腹，深得李建成信赖。

李建成有两手，一手管军，一手管政。

这管军的人有了，管政的那个自然也是跑不了的。

在李建成的手下，负责管理政事的是一个名叫赵进民的人，别看他名字有些普通，可是关于外交以及岛上民生之类的政事，全都是赵进民在帮他处理，而且从未出过任何的差错，可以说是管理政事的一把好手。

当然了，你管军的人出身显赫，总不能管政的人也是如此吧？

也只能说他李建成运气好，相比起李法忠，这赵进民竟然也是名门之后。

赵进民的父亲名为赵晗，在李渊当政期间，曾经被派往出使琉球列岛，而且与岛上当时的皇族关系甚密。

当初之所以选择琉球列岛作为第二基地，也正是因为出于这个原因。

不论是李法忠还是赵进民，他们俩全都是李建成的心腹手下，早在之前，李建成就已经将要把自己的势力交给李元霸的事情说给他们听了，他们都佩服李元霸的为人忠义，以及带兵打仗的超卓能力，所以在见到李元霸的时候，他们全都表现得很恭敬，并且表示愿意接受李元霸的命令。

不过还没等李元霸感到高兴呢，岛上突然出事了……而且这个消息也是李建成始料未及的。

……

时间回到半个时辰之前，李建成正陪着李元霸在驻岛军营中视察，这个时候，一个身穿铠甲的小兵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向李法忠躬身行礼：

“禀报将军，奄美岛的战船距离咱们冲绳大岛只有五公里了！看他们将要登陆的方向应该是广阳城，广阳城负责守城的杨将军，特派传令斥候前来禀报！”

第七百一十七章突发状况

“你说什么？”

正将地图上的各城池分部，详细讲解给李元霸的李法忠，听到小兵的话后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他低头看了看桌子上的地形图，道：

“这杨暕控制的几座岛屿，与我们相安无事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今日这是怎么了？竟然胆敢越过八重山群岛，直接来攻击咱们的大本营，真是奇了怪了！”

“怎么回事？”李建成平日里是不管岛上的军政事务的，毕竟有了这半个琉球列岛，李建成就已经很知足了。

可是今天难得将自己的势力介绍给自己的亲弟弟，也是自己实力的展示，竟然出了这种事情，李建成的脸上也多少有些难看。

“大公子，杨暕的战船突然出现在咱们冲绳大岛之外，看他们登陆目标好象是广阳城！”

李法忠将方才得到的消息又重复了一遍，看得出来，这家伙到现在也开始对杨暕的行为有些不理解了。

“广阳城？法忠，以你来看，这广阳城的防御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李建成上前几步，站在那桌子的边上看着广阳城的方位，声音低沉地向身边的李法忠询问。

“大公子不必担心，杨暕的手下多是用的只是经过初期训练的琉球列岛上的居民，他们的战法单一，战斗力相对低下，若想攻下广阳城来，根本就不可能！”

李法忠说得很有些斩钉截铁地气势，就连持怀疑态度的李元霸，都有些佩服李法忠的自信了。

“可是，我听说……除了那些战力低下的原琉球居民之外，还有另外一部分原琉球列岛居民却是以游猎为生，民风相当彪悍，甚至有些小岛上还有吃人的风俗！”

军人最讲求实际，所以不管嘴上说得再怎么漂亮，如果实际上却是做不到，说再多也是没用。

所以。这个时候苏定方就出来泼脏水了，而且还是直指问题的要害。

“苏将军听说得倒是挺多，不过这听说却是事实！”

对于苏定方的话，李法忠并没有表示出任何的不满。而是继续说道：

“不过这些人毕竟是少数，而且他们之间向来各成族群，内斗十分严重，所以就算是这样的琉球居民前来攻击，人数也不会很多！以广阳城的防御。抵挡下来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话既是说给苏定方听的，也是说给李建成他们兄弟俩的，毕竟对于今天这样的突发状况，他的主子脸上亦是无光。

而且还有一点他并没有说，那就是虽说他们在这地界儿呆了这么多年了，甭管是军力还是物力、财力，都处在巅峰状态，可是眼下的广阳城可不比李建成所在的华阳城的兵力。

因为在接到李元霸要来的消息的时候，李建成就把冲绳大岛边缘的广阳城近五百名兵士们散了出去，去通知其他岛屿上的各城池的军政首领。前来冲绳大岛华阳城拜见李元霸。

结果现在广阳城，到现在满打满算也才一千两三百人在守卫，可以说他们的力量十分的薄弱，如果广阳城被攻破的话，那么岛上的其他城池就要直面杨暕的大军了。

李建成也不糊涂，他清楚的知道这琉球列上的居民生产条件落后，有的部落中甚至搜遍整个部落都找不到几件铁器。

所以琉球列岛上各部落之中的兵力方面十分有限，相比起李建成所属势力，自从反叛党被保皇派灭掉之后，他从波斯带回了大量的兵器、铠甲以及辎重粮草。

虽说李建成手下的兵士们。除了那些当首领的七八百名汉人兵将之外，他手下的小兵们都是琉球当地的居民，但是有了这些铁质的武器铠甲，这战斗力就比那些普通的琉球居民。强了不止五倍、十倍。

再加上李建成的手下，本就占据着城池之利，杨暕如果不派出个万把人的，绝对不能攻破这里。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在琉球列岛上，虽说它顶着一个琉球岛国的称呼。但是除了李建成的势力之外，其他岛屿之上的居民都不成城池，只能以部落的形式存在，每一个部落少的不过千百人，多的也才几千上万。

杨暕纵然是攻下了个其他的岛屿又如何，要想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听话的大军，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了，心里头明白是一回事，担不担心的却又是另外一事情。

比如李建成现在就有一种患得患失的感觉，尽管知道广阳城完全有能力自保，甚至可以说将对方给击退，但他的心中还是忍不住会担心，毕竟他不想让李元霸看到自己惊失措慌的样子。

李元霸可不是傻子，他自然是能够看出李建成脸上的担忧之色，明白他的担心。

看到李建成现在的样子，李元霸这心里头其实还是挺感动的，于是便劝说道：

“大哥，照李将军方才的意思来看，这广阳城再怎么也是一个海港城池，那里应该还停着不少的船只呢吧？先不说以杨暕的实力能否将广阳城给打下来，就算是广阳城被攻破了又如何？城中的兵士们还可以有退路，等撤到其他的城池，那杨暕还能有力气连续攻城吗？”

“大公子，四公子所言极是！驻守广阳城的乃是陈化，陈化跟在末将身边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他可是个能征善战的猛将，区区琉球本地的居民，不足为虑！”

看到自家主子竟然难得地出现了这样的神情，李法忠在惊讶的同时，也明白了李元霸在李建成心中的分量，确实很重。

“不行，我要去广阳城看看！”

李建成终究是不放心，抬手就要吩咐李法忠安排兵卒送他前往广阳城，去亲眼看看不可。

“可是，大公子……”李法忠有些为难地说道，“从咱们所在的华阳城到广阳城的距离，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就算是走海陆，也得用掉足足半个时辰！等咱们道广阳城的时候，杨暕的大军肯定已经开始攻城了……”

第七白一十八章神威炮

“唉！”

在心中叹了口气，李法忠知道自己劝不住李建成，索性就想要下去准备一下，绝对不能让自家主人出现任何的意外。

“大哥，其实我们可以很快到达广阳城的！”就在李法忠感到很纠结的时候，李元霸发话了，“乘我的战舰，都用不了两刻钟的时间，咱们就能够赶到！”

“你说地是真的吗？”原本并不想借助李元霸力量的李建成，听到李元霸的话后，很是不可思议地问道。

刚刚走到门口的李法忠，听到这话也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转过头去看向了李元霸。

“当然是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李元霸理所当然地说道：“而且我还要请你看一场好戏，就当是我们兄弟间久别重逢的贺礼，你看怎么样？”

“元霸，战场之事可不是儿戏，而且……”

李建成张口就要训诫李元霸，可是话刚说出口，他就猛然想起这位四弟这两年来的辉煌战绩，不由得有些语塞，到最后终于憋出了几个字：

“好吧，我信你！”

……

李元霸直接命令苏定方让手下的兄弟们，将战舰从冲绳大岛的一边，航行到了另外一边。

李建成率领一百来人上了李元霸的战舰，这战舰上多了百十号人，在时速上竟然没有丝毫的减缓，反倒是呜呜响着汽笛，乘风而行。

因为都在冲绳大岛，所以从华阳城的方向到广阳城，不过在十数海里左右，在李元霸他们登船之后，到现在不过航行了短短一刻钟的时间，广阳城就已经遥遥在望了。

等到李元霸的战舰在临近广阳城的时候，却发现整个广阳城早就已经戒严了，不下十艘可以装上两百人的战船，包围在广阳城港口之外。

“王爷，若是再往前的话就要碰到地方的搜索船了。我们是否还要继续前行？”

船舱里，一名神武卫兵士龙行虎步地走了进来，向李元霸行礼说道。

因为神武卫行礼的礼节，是身体绷直。右手握拳放于心口，大异于平常的拱手躬身礼，所以李建成感到相当奇怪。

“大哥，你是什么意思？”

李元霸没有在意李建成脸上的奇怪表情，而是继续说道：“你要说冲进去。咱们就冲，你若是想要再等等的话，我也没意见！”

“这……”李建成迟疑着说道：“这铁皮怪物看起来是挺吓人的，可是能够冲击过去吗？”

李元霸神秘的一笑，道：“大哥，难道你就没有听说过，我大唐在与倭国、百济等各小国进行战争征伐的时候，曾经动用了一种能够发出仿佛雷电咆哮一般声音的武器吗？”

李建成还没来得及说话，却是跟着李建成一起上了战舰的李法忠眼睛骤然一亮，道：“火器？”

李元霸丢给李法忠一个你很识货的眼神。对那名神武卫兵士吩咐道：

“传令下去，让负责神威炮的兄弟们做好准备，一会敌方若是有什么异动的話，先给他们来一个下马威，轰了他们最前面的那五艘搜索船再说！”

“诺！”

那名神武卫兵士应了一声，转身就出了船舱。

这神威炮是新式神武炮的升级版，论威力可是比新式神武炮都要强上数个级别，就更不要说和神武炮相比了。

.....

就在李元霸的战舰正缓缓地向着正前方航行的时候，最前面的那几艘搜索船已经发现了李元霸他们。

说是搜索船，其实就是一种只能乘坐十来个人的乌篷梭子舟。这些梭子舟易于操作，而且航行起来的速度很快，所以一般都会被当作搜索船来使用。

“刘哥，你看那是什么东西？”

航行在最前面的梭子舟。其中一个像瘦猴一样的小个子，看到远处那一片白莹莹的，在日头下面闪闪发光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

“哪里，在哪里？”

已经有些睡意朦胧的刘哥，顺着瘦猴的手指望了过去。却发现在前方水域数十丈之外，出现了一艘造型怪异，但是航行速度却是极快的白色船只。

“船，那是一艘船……”刘哥吃惊地瞪大了眼睛，道：“老天，这东西看起来好像是由铁锻造成的，快去禀报将军，快去！”

“好，我马上去！”瘦猴一样的小个子吓了一跳，到现在也终究是看清了那东西的整体模样。

他转身就跳下了梭子舟，像是鱼儿一样，双腿一摆就游了出去。

“哦？看来他们是发现咱们了！”

战舰上，李元霸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笑看向了李建成，道：

“大哥，若是照往常的情况来看，你说在船上安上一门投石炮的话，这个距离能不能够稳中？”

“在船上安一门投石炮？”李法忠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这可能吗？

李建成皱着眉头细细想了想，道：“理论上来看应该是可行的，不过对于稳中……水无常势，若想稳中的话，怕是还有些困难！”

“我今天就让大哥看看，这比投石炮要厉害千百倍的东西，如何把敌方给毁个稀烂！”

李元霸不置可否地耸耸肩膀，说道。

听到李元霸的话，李建成的脸上还是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不过眼下他也不再说啥，毕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

“王爷，神威炮方位已经矫正完毕，填装炮弹完成！”

又过了约有数十个呼吸的时间，战舰上的神威炮的方位终于摆好了，炮弹也装填完毕。

接到消息的神武卫兵士立刻精神一震，跑去向李元霸禀报。

“好，目标敌方战船，自由瞄准！”

李元霸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脸上带着些许残忍地说道：“这次，我不仅要灭了这几艘搜索船，就连他们那些大型的战船，也一个都别想跑掉！”

.....

在神威炮研制出来之后，这一艘战舰之上立马就装上了十门。

而负责神威炮的神武卫兵将们，在接到李元霸所下的命令之后，立马开始点火。

“轰轰轰！”

神威炮声响彻天穹，令人感到无比惊悚的一幕出现了！

战舰上，拢共十门神威炮接连不断地发出有如雷鸣一般的怒吼，将这冲绳大岛上方的天穹都惊醒了。

随着声音而出的，还有十枚在日头的照耀下闪烁着黄铜色泽的炮弹，这些炮弹的直径只有两寸，可是它的长度却达到了惊人的一尺。

看样子与神武炮相比，神威炮的炮弹方面确实要升格了很多。

“轰隆！”

因为眼下正是在阳光明媚的时候，所以这些冲在最外围观察环境的搜索船就倒了血霉了，那些搜索船的位置都被神威炮瞄得很准，根本就没有打偏的可能。

十枚炮弹中了十枚，这些炮弹全都砸中了杨暕麾下的战船。

一时间木屑纷飞，每一枚搜索船都被准确无误地砸中了两枚黄铜色的神威炮弹，再加上炮弹爆裂时所迸溅出的碎片，还有磅礴的冲击波，将那些搜索船彻底摧毁！

一枚炮弹先是作为先头兵，轰中了搜索船，随后炮弹猛然爆裂，将搜索船炸成了两半，随后第二枚炮弹紧随其后，将那两截搜索船轰成了渣滓，连点魂儿都没生下来。

那些搜索船上的人，甚至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已经被神威炮弹送去见了阎王爷。

而与此同时，远处那些属于杨暕的，还在广阳城外形成合围之势的战船，也被神威炮整出来的动静给惊得鸡飞狗跳了起来。

十艘战船的合围阵形彻底乱了起来，纳海面上就像是炸开了锅一样，所有人都被方才的巨响声给弄傻了。

那些战船上的主副将以及下面的兵卒们，全都被神威炮的怒吼声给吓了一大啊跳，等到他们看清那些被赤铜炮弹给毁得只剩下渣滓的海面的时候，一个个脸色惊变。

相比起杨暕的那些手下，当与李元霸同船而行的李建成、李法忠以及他们手下的兵士们，在见到这一幕的时候，亦是一个个目瞪口呆。

打死他们都绝对想不到，神威炮竟然可以打那么远，而且轰鸣之声真得像传闻中的那样，如同惊天巨雷一般。

“继续！”

李元霸本着乘胜追击的原则，并没有被眼目前的丁点胜利而冲昏了头脑，而是下令手下的神武卫的兄弟们继续攻击，这次的攻击目标就不是那些已经被灭掉的搜索船了，而是更远处，位于一里之外的杨暕的战船。

“轰！”

接到自家主人的命令，战舰上的神武卫兵士们轰得更起劲了，重新调转神威炮的炮口，对准了里许之外的敌方战船，点火！

十门神威炮再次齐射，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击中了最后面的那两艘战船。

一时间，两艘战船木屑纷飞，每一枚炮弹都在对方的战船上砸出了一个深坑，并且在一瞬间爆裂开来，磅礴的冲击力，将那战船破坏的惨不忍睹！

后面的那艘战船，中了七枚炮弹，刚好砸到了那艘战船的下半部分，这一下就把那些战船给轰漏了，这明显得进水啊？

“不好了，快去修战船，咱们的战船漏了！”

“将军大人在哪？快去禀报将军大人，再这样下去不想些办法的话，咱们全都得掉海里面去！”

顿时，那两艘被轰中了的战船上的琉球兵士们，齐声惨叫了起来，这些倒了八辈子血霉的琉球士卒们啊，注定要经历一次生离死别了！

第七百一十九章杨暕

十门神威炮再次齐射，经过再三的射击之后，前方的海面上是木屑纷飞，火药的味道弥散在整个海面之上，船上的人也是惨叫声一片。壹看书.要1看k要a要n__shu.

很快，整个海面上，几乎都被炮弹落水砸出的浪涛给覆盖住了，如果没有望远镜的话，还真是看不清楚那里的状况。

十门神威炮威力全开，在它们的轰击下导致了整个海面都开始跌宕起伏起来、

不过这些都是小事，因为通过这一轮轮的射击之后，杨暕麾下的战船已经被毁得差不多了，与李元霸的钢铁战舰相比，它们就像是纸团扎的一样，要么被砸地稀巴烂，要么被砸地漏了船底，直接就给沉入了大海。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这，这十个铁疙瘩一样的东西，竟然拥有这样的破坏力，这，这……”

此刻，举着望远镜看着看着远方情景的李建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样的武器甭说他根本就没有见过，纵然是想都不敢想的。

“这有什么？”李元霸脸上倒是没有什么得意的神色，而是说道：“对于大唐而言，这样的攻击不过是开胃菜，要想彻底灭掉这股势力，只能够连同杨暕在内全都给灭了！”

“可是，那杨暕老奸巨猾，势必不会随来犯的船队前来冲绳……”李建成在琉球列岛经营多年，可以说是和杨暕打了很多的交道。

这俗话说得好，最了解自己的人并非是自己，而是自己的敌人！

所以说，最了解杨暕的人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老对头李建成！

“这还不好说，等解决了今日的杨暕大军围攻广阳城之事，我立刻就让手下的兵士们前往奥武岛，将岛上的几艘战舰都开过来！”李元霸的嘴角咧了起来，似乎想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能够武装一个旅……哦。那些武器足够武装六七千号人了，要想灭了杨暕的势力，根本就不在话下！”

“虽说一直都有消息说他就在琉球列岛上，可是这么多年了。壹看书.书一直没有抓到杨暕的影子！”李建成皱起了眉头，道：“如果说杨暕在琉球列岛的消息根本就是假的……”

“没关系，我就不信等把琉球列岛打下来之后，连杨暕的一丁点蛛丝马迹都找不到！”李元霸根本就不在乎杨暕在不在琉球列岛上，按他的意思。先把琉球列岛打下来再说。

“好！”李建成点点头，道：“眼下没有更好的办法，也只能如此了！”

“嗯，既然大哥没有意见，那我们今日索性就放手一搏，今日先把这些家伙们给包了圆，管他有多少人，造多少杀孽，我李元霸全都一力承担！”李元霸的脸上带起了一丝狰狞之色，“神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何在？”

“未将在！”

既然李元霸是以如此正式的语气来喝叫。苏定方自然不能让自己的主子失了面子，秉承华夏自古以来的主臣礼节，单膝跪在李元霸身前，沉声应答。

“传令下去！”李元霸冷声下令，“令所有负责神威炮的神武卫兄弟，调转炮口，进行第三轮攻击！”

“诺！”苏定方吐字如钉，转身走出船舱。

“轰轰轰……”

十门神威炮，就像是了疯一样地对着前方本就乱成了一团的杨暕麾下战舰轰了过去。

在之前的两番攻击中，本就已经溃不成军的杨暕麾下大军，在经受过这一次的轰击之时。甭说还击之力了，就算是自保都有些困难。

一时间，远方的海面上漂满了破碎的木屑，残缺的尸体。以及殷红色的血液。

那场面，就算是当初大唐军队围攻百济的时候都没有过这种状况。

……

在冲绳大岛另外一个方向，距离广阳城约有数里之遥的一处悬崖之下，一艘不过可以乘十来个人的乌篷海船，正静静地停泊在这里。■壹看看书。

在乌篷海船的舢板上，几个身着劲装的中年人。簇拥在一个身着华服锦袍的中年人身侧，一个个脸上带着凝重的神色。

这中年人看起来大概五十岁上下，斑白的长很讲究地梳了起来，用一支

圆润的玉石簪子竖了起来。

“殿下，您不必太过担心，这次咱们经过如此长时间的谋划，再加上又是大军压境的，就算是他李建成再有手段，亦是鞭长莫及，难以抵抗！”

就贴在杨暕身后的一名中年人，看出了杨暕脸上的忧色，不由得说道。

“重文，本王听说这次与杨暕接洽之人是大唐方面的人？”杨暕并没有回头，而是问出了一个看似没头没脑的问题。

方才对杨暕说话的那名中年人眉头微微皱起，上前两步道：“殿下，是咱们安插在李建成府上的密谍传回来的消息，应该不会出什么错的！”

“应该？”杨暕很不喜欢这个字眼，用鼻子冷哼了一声，道：“本王要的是确切消息，而不是什么应该，可能的猜测！”

看得出来，杨暕在这些人中的威望很大，要不然的话，不可能在他冷哼了一声之后，那些中年人就全体熄声了。

“算了，既然咱们眼下已经派出大军前来攻击了，再说其他的亦是无用！”看了前方半晌，杨暕突然叹了口气，道：“按照时间来算的话，他们应该已经交上火，就是不知道那边的战况如何了！”

“轰轰轰！”

就在此时，震天响的轰鸣声传来，却是李元霸麾下的战舰开始第一轮攻击的时候。

“什么情况？”

“老天，这是老天在怒吗？”

轰鸣声让乌篷海船上的人都站不住了，尽管离得很远，但是所有人都能感到似乎海面都在震动，整个天空似乎都被轰得破了好几个大窟窿。

“你们看，那是什么？”

突然，被杨暕成为重文的中年人，指着前面的海面大叫了起来。

众人顺着重文的手指看去，却见前面他们麾下战船所在的海面上，一片烟火飘摇，浓烈的烟火气息就算是远隔着数里，似乎也能够感觉到。

“那是火吧？他们在海面上放火？”重文身边的一个看起来胖嘟嘟的中年

人，惊讶无比地说道。

“胡言乱语！”重文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道：“水火不相容，这海面上怎么可能着火？”

“不是火，那你说是是什么？”杨暕看着那片烟火气繁重的方向，道：“难不成那些大唐的人会使仙法神术，这才搞出来这般庞大的场面吗？”

“这……”重文不由得有些语塞，不知道该怎么来回答。

“轰轰轰！”

他们的谈话还没有结束，又是一通狂轰烂炸，那些烟火气息似乎更浓重了，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坏了，我想起来了！”

突然，围在最边上的那个家伙拍了一下手掌，道：

“我记得前段时间，有咱们的密谍从倭国还有新罗、百济传回来的消息，说是大唐拥有一种古怪，但是威力强绝的武器，那种武器不仅仅可以出震天的轰鸣，就连威力都是顶尖的！往往是一次攻击下去，就会造成天雷轰击一样的破坏！”

“你的意思是说，方才这轰轰的乱响，还有那些浓重的烟火气息，就是大唐在使用这种武器吗？”

杨暕脸上的表情变了，他似乎是想到了这则消息，同时也想到了一个可能，冷声道：“难不成这次从大唐来琉球列岛与李建成接洽的人，是武王李元霸不成？”

“什么，怎么可能是李元霸？”

“你别忘了，那什么神武卫正是以这种武器而闻名天下的！”

“神武卫来了，李元霸还会远吗？”

所有人都激灵灵地打起了寒战，似乎李元霸这三个字是什么洪水猛兽一样，让所有人都畏惧，唯恐沾染到一样。

“不行，立刻派人去广阳城打探情报，告诉他们，让他们尽快将广阳城的消息传回来，本王必须确认一下，看看这一次到底是不是李元霸来了！”

杨暕危险地眯起了眼睛，道：“如果真是他的话，说不准他李建成已经和大唐朝廷结盟或者说归降了！”

“这不可能吧？”重文惊讶地说道：“再怎么讲，那李建成也是因为皇位才从长安城逃出来的。而且，咱们也是在最近的几个月中，才确认了对方的真实身份是李建成。按理来说，李建成应该是对李世民恨之入骨才对，怎么可能与大唐结盟呢？”

“世事无绝对！”

杨暕倒是有些不同的意见，“你们别忘了，在李世民和李建成之间还夹着一个李元霸。你们仔细想想，自从李元霸清醒过来之后，这大唐的变化还小吗？不仅仅版图扩大了不少，就连内部百姓的生活都变得富足了起来。有他在，一切皆有可能！”

“殿下说得极是！”那胖墩墩的中年人，眯缝着小眼睛说道：“我还听说，这李元霸简直就是奇迹之子！听说当初在灭薛延陀和吐蕃的时候，仅仅是李元霸凭借着一万名的神武卫大军，由此可见，那只大军是何等的存在了！”

“奇迹之军，奇迹之子！”杨澜嘴上念叨了两句，突然大手一挥，道：“回岛！”

第七百二十章倒霉孩子

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匆匆流逝，经过三轮神威炮的轰击之后，广阳城的海面上早已经是狼藉一片了。看书看要要看要

战船的残骸，被炮弹轰砸地焦黑的尸体，浓重的火药味一切都已进昭示着这场战斗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广阳城的城头之上，七八个身披战铠，腰挎横刀的青年壮汉，大张着嘴巴，一个个神情呆愣地看着面前的凄惨场景，就好像是撞了邪一样，瞠目结舌。

“将军，方才，方才那些会炸，会，会响的东西，是从什么地方飞，飞过来的？”

一个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一张脸黑得像猛张飞一样的家伙，伸出比胡萝卜都粗的手指，指着正前方的海面，结结巴巴地说道。

“马林，你小子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先把舌头给捋顺了？”

听到那铁塔汉子的话，站在最前面的那个生得很是英武的青年汉子，有些无奈地瞪了他一眼，道：

“明明是那些该死的琉球暴民被老天抛弃，这才被老天攻罚的，那些会飞的东西可是天上的雷电！”

“不对，不对！”马林把脑袋晃得和拨浪鼓一样，“将军，一定是你看错了！那东西好像是长长的、圆圆的！再说了，它也不亮啊？往常天上打雷，不都是先打闪吗？这有些说不通啊？”

“将军，我们觉得老马说得在理！”

其他几个身披铠甲的人，也跟着马林随声附和了起来。

“可是这说不通啊？”最前头的，被众人称为将军的人大皱着眉头，道：“就算是大唐方面的神武炮都绝对没有这样的威力啊！”

先前，这家伙曾经有幸见识过神武炮的威力，尽管对于神武炮的强绝威力感到咋舌，但是相对于神威炮的恐怖破坏力，那简直就是恐惧了！

“兴许是大唐又研制出了什么新式武器呢？”马林有些小碎嘴地嘟嘟囔囔。

“好了，甭管是天降的惩罚还是人为的攻击，反正他们都是在帮咱们！”最前面的将军做了最后总结。“一会派人下去探探情况，看看还有什么漏网之鱼，兴许还能够从那些家伙的嘴里头套出点有用的东西来呢！”

“诺！”

一众青年人恭身领命而去。

下方，刚刚放完三轮炮火攻击的李元霸等人。正坐在船舱中喝茶吃点心。

这个时候，一直在外面用望远镜观察前方战场情况的李法忠，匆匆跑了进来，道：

“大公子，四公子方才末将仔细看了看。杨暕的大军拢共十来搜的战船，全都被咱们给轰沉了！”

“甭说是几艘战船了，就算是整座岛本王的战舰都能够给它们轰下来！”李元霸这倒不是在炫耀，而是根本就没有把这些家伙放在眼里。

“王爷，王爷，您看，那广阳城里面出来人了！”这个时候，苏定方突然指着战舰外头，说道。

“嗯？还真是！”

李元霸顺着苏定方的手指忘了过去，果然见一艘艘和之前杨暕麾下搜索船差不多的船只。从广阳城的方向钻了出来。

“王爷，要不要过去和他们打个招呼啊？”苏定方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咧嘴笑了起了，只是那笑容看起来有些怪异。

李元霸眉头微微一挑，开始的时候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过了一会终于过神来，脸上不由得跟着一起再笑。

以这小子的尿性，八成又是要搞什么幺蛾子了。

“对，四公子，那一定是广阳城的驻军出城来查探战场的人。咱们要不要过去和他们接洽一下，也好让他们将城里的情况给咱们仔细地介绍一下！”

李法忠他们可没注意到这主仆二人脸上的表情变化，现在他心里头可是有点急，不晓得广阳城的情况如何了。自然想要进城去看看。

“好！”

李元霸心道这倒霉孩子，怎么还自己往跟前凑啊？不过眼下这局面也不好拒绝，便点点头，下意识地瞄了苏定方一眼，道：

“定方，吩咐下去。让兄弟们将战舰开进广阳城去！”

“诺！”苏定方脸上的怪异笑容越灿烂了。

“呜呜呜！”

苏定方忠实地执行了李元霸的命令，战舰的汽笛声响了起来，而且随着度的提升，大有直接冲到岸上的架势。

里许之外，那些搜索船上正满脸惊骇之色搜索海面的广阳城兵士们，突然听到这怪异的汽笛声，全都抬起头来，向着四周围的海面上瞧了过去。

当看到那突突冒着黑烟的战舰从远处疾驰而来的时候，全都被这钢铁怪物给惊到了。

“这是什么东西？”

“去，赶紧地撤去，一定要禀报将军！”

那些负责搜索的兵卒在惊愕了半晌之后，总算是过神来，随后就像是疯了一样地甩开膀子，向着广阳城门的方向而去。

也就在他们航的时候，其实广阳城头上的那些身着铠甲的将军了那艘突突冒着黑烟的战舰。

“老天，那海面上极蹿行的东西，怎么看起来像是精铁打造成的？”重文眼睛瞪得比桂圆都大，整个人都不好了。

“那上面好像还有人！”一个长得极其高大的家伙，眼睛很尖，遥遥指着战舰大叫了起来。

“呜呜呜！”

战舰越来越近了，那些搜索船的度顶天了，时也就在二十左右，远不是战舰的对手，很快就要被追赶上了。

这下子，广阳城的搜索船更疯了，战舰那庞大的船身带着厚重的压力，就好像要把他们全都给吞了一样。

“完了，这老子算是交代在这里了！”

搜索船上的人只感觉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的念头从心底升腾而起。

可是就在他们闭上眼睛等死的时候，却觉脸上刮过一阵剧烈的海风，随之而来的还有一股子巨大的浪头打了过来，差点将他们的搜索船给掀翻了。

可是等到这股巨浪过去之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就好像那艘铁质的怪物看不到他根本对他们没有兴趣一样，目标直指前方的广阳城门。

第七百二十一章进城

城头之上，眼看着那艘战舰缓缓地靠了过来，所有人都变得紧张了起来。△，

“商渠，传令下去，让兄弟们作好迎战的准备，弓弩手全部做好准备，绝对不能让它冲进城来！”

将军一脸的凝重之色，看来他们也明白眼前这奇怪的家伙并不好对付。

一个面白无须，但是看起来足够精悍的青年汉子沉声说道：

“将军，您就放心吧！末将已经安排兄弟们准备好了，只要那东西敢过来，管它是什么东西，就算是咱们战死了，也要拉上几个垫背的！”

果然，在这名叫商渠的青年人话音落地之后，一排排身着轻铠的青年以及少年兵卒们手持强力弓弩而来，至于弓弩的攻击目标，自然是对准了海面上那艘距离广阳城越来越近的战舰。

也就在此时，令城头上所有人都感到肝胆欲裂的一幕发生了，那战舰竟然响起了像方才一般无二的轰天震响。

紧接着，长长的橙黄色炮弹从黑黝黝的炮管中蹿出，径直飞向了城门。

“轰隆隆！”

雷声炸响，水浪滔天！

那橙黄色的东西并没有轰进城门，反倒是一头扎进了城门前方十数丈开外的海水中。

顿时水浪滔天，那磅礴的冲击波甚至轰出了一个深深的漩涡，一条条足有三尺多长的海鱼，翻着鱼眼，肚皮朝天地自海底飘了上来，那场面说不出的诡异。

“哈哈！”

透过望远镜，看到城门上那些家伙全都惊地面无人色，就连握着弓弩的手都开始哆嗦着，李元霸不由得哈哈大笑了起来。

“你呀！”李建成就站在李元霸身侧，看到他的表现不由得摇了摇头，道：

“好了，元霸。不再要看这些下面人的笑话了。法忠，你出去和他们打声招呼，让他们打开城门，放我们进城！”

“诺！”李法忠应了一声，来到战船的船头，仰望着城墙，道：“我是冲绳大岛阳华城提督李法忠，你们城主姚贺胜呢？叫他出来给我开城门！”

“吆喝声？这名字可真是有意思啊！”李元霸就跟在李法忠身后，听到他的话后，差点笑出声来。

李建成知道自家兄弟的脾气秉性。便说道：“这姚贺胜原本是在武德三年起经明，任清河县令，奈何碰上了一个只知道捞银子、阿谀奉承的上司，在清河令县上第三年的时候就被发配到远离中原的沿海地区做了令尹，一直到武德七年的时候，我代父皇行走沿海地区，才总算是发现了他，并且一路提拔！”

“哦！”李元霸这才恍然大悟地点点头，道：“那这样说起来的话。这姚贺胜还是你的亲信嫡系，门生故吏呢！”

“元霸，你又在拿哥哥取笑了！如果不是他自身还能力卓群的话，我岂会对他一路提拔？”李建成摇摇头。道：“等你和他相处过，你就明白了！”

.....

“刚刚下面说啥？”重文有些傻眼，感情刚才帮他们灭掉杨暕大军的，还是他们这边的人啊。

“好像是广阳城的人。叫什么.....老天，难不成是李将军？”马林接过了话头，明显想到了什么。

这也不怪他们听不清楚李法忠的话。为了抵御其他小国，还有其他诸岛的攻伐，在李建城来了之后就直接重新加固、加高了广阳城的城墙，从城头上往下看倒是很清楚，但是声音却是听得并不太清晰。

“我看看.....”将军往下看了一眼，顿时道：“快开城门，还真是李将军！”

“开城门！”

城门里面传来了粗豪的声音，紧接着整个城门都晃动了起来，机括极速翻转着，城门大开。

“进城！”

苏定方大手一挥，战舰缓缓入城。

.....

等到李元霸的战舰在广阳城内的港口停下来时，方才城头上的那些身披铠甲的人，已经全都等在哪里了。

“李将军，可真是少见！”

李法忠率先下了战舰，领头的将军哈哈笑了起来，同时向李法忠拱手行礼。

李法忠再过搭上岸的舢板，顺手扶起李法忠道：“华清将军且慢行礼，这次可不光是我，大公子也还在战舰里面呢！”

原本还打算和李法忠客气两句就找个理由进那铁质怪物里面参观一下的，可是听到李元霸的话后却是吃了一惊，同时也出了一身的冷汗。

如果不是因为这艘铁质怪物有着强绝的攻击力的话，如果不是杨暕的大军看起来都是一些土鸡瓦狗的话，怕是他们的大公子这回就是有来无回，死于非命了。

“大公子也来了吗？”被李法忠叫做华清的将军，问到。

李法忠点点头，同时伸手一指正从船舱里面走出来的李建成，道：“你看，这不是出来了吗？”

“末将华清，见过大公子！”

华清可不敢怠慢，赶紧着上前去见礼。

李建成对华清微微颌首，一边往城里面走，一边说道：“华清啊，城内的情况怎么样了？百姓们有没有出现混乱的情况？”

“回大公子的话！”华清恭敬地回道：“这杨暕不愧是前隋的皇子，在他派战船前来攻城之前，就让他安插在城内的密谍散布消息，城内混乱了一时，但是姚城主很快就派人在城内平乱，并且起获了几支杨暕密谍的窝藏点！”

“哦？看来这吆喝声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呢！”紧跟在李建成身后的李元霸，闻声笑了起来。

“我之前就与你说过了吧？姚贺声如果没有一些能力的话，我来琉球会带着他一起吗？”李建成笑着对李元霸说了一句：

“对了，元霸，这位将军名叫华清，是华阳城的军事主官，他与姚贺声一文一武，将广阳城以及周边的几座城池管理得井井有条！”

“原来是华将军，久仰久仰！”李元霸上前两步，主动放低身段对华清拱了拱手。

其实就是客套话，如果不是来琉球的话，谁知道他华清是谁？

“大公子，这位是？”华清可不晓得眼前之人是谁，只能是下意识地看向了李建成。

李建成还没来得及说话，李元霸自我介绍道：“华将军，我叫李元霸，是你们家大公子的四弟，如果你愿意的话，叫我元霸就可以了！”

第七百二十二章双子海峡

“李，李，李元霸？”听到李元霸的自我介绍，最前面的华清刚要说话就被后头的马林给抢先了。

“那不是大唐的武王殿下吗？”重文的话中也多少有些惊讶。

虽说之前自家大公子就已经传回消息来，说长安方面已经派人来了，但是他没有想到，来人竟然是武王李元霸。

“末将华清，见过大唐武王殿下！”在稍稍沉吟了一下之后，华清反应了过来，赶忙向李元霸躬身行礼。

“末将见过大唐武王殿下！”

其他人也不敢怠慢，跟在华清身后向李元霸行礼。

“哈哈，尔等并非我大唐的臣民，这武王之称不提也罢，还是按你们的规矩，称我为四公子吧！”李元霸摆摆手，示意众人赶紧起身。

“这……”听到李元霸的话，华清有些迟疑地看了李建成一言，似乎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

“听他的！”李建成不会在意这些下细节，“好了，这些都是小事！姚贺声和陈化上哪去了？”

华清先是对李元霸点点头，这才继续对李建成说道：“姚大人还在城里面安抚百姓，至于陈提督，昨天清晨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广阳城，也不知道他去什么地方了！”

“这陈化离开的还真是时候啊！”李建成咧了咧嘴，道：“派人去找他，把他给我喊回来！城里都乱成什么样子了，还出去瞎跑，他这心可真够大的，我看他这个广阳城的提督是不想干了。”

“大公子，您又不是不知道陈大人的性子，我们这些下面的人，根本就劝不住他！”华清有些无奈地说道。

尽管华清和姚贺声分别是广阳城以及周边几座城池的军政主官，可实际上在他们的头顶上面还压着一尊大神，那就是之前李法忠曾经提到过的，这几座城池的提督陈化。

“如果不是念在这家伙对大公子忠心耿耿。对于统兵作战方面也极是擅长

的份上，我早就替大公子把他给收拾了！”李法忠似乎和陈化很熟，这话里话外的都透着股子愤愤不平的劲头。

“行了，你们这两个家伙斗了都有十多年了。谁都不服气谁，都到现在了还是这样，你们不嫌烦，我都嫌烦了！”

李建成没好气地瞪了李法忠一眼，又扭头对李元霸说道：“元霸。你是不知道这俩臭小子，在我手底下就从来都没有消停过！”

“这手下人如果没个良性竞争，只是一味地做好上头交代下来的事情的话，那岂不是和牛羊等牲畜无异？”李元霸笑了起来，“所以说啊，这手下人有点想法好，彼此争斗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听到李元霸的话，李建成的眼睛不由得一亮，道：“你这个说法，我倒是第一次听说。不过这样的理由，听起来倒是有个几分的道理。”

李元霸笑咪咪地说道：“好了，大哥！难不成你想在这地界儿和我聊天吗？”

“瞧我！”李建成拍了一下手掌，道：“走走走，这说着说着话，怎么就停下来了呢？走吧，再其往前走过一个路口就是城主府了，走，咱们赶紧过去！”

.....

距离冲绳大岛北侧十数里的海面上，一艘中型快船疾速前行。几个身着商人袍服的人坐在船舱中，看起来很焦急的样子。

“提督，这次为何要急着前往林邑啊？”一名身着管家服饰的老头子，站在一位留着尺余短须。看起来很是儒雅的中年人身侧，有些疑惑地询问了起来。

自从临近登州的这些小岛国，被李元霸的麾下的神武卫大军以及水军陆续攻打下来之后，一些小岛的林业以及矿业方面也跟着蓬勃发展了起来。

尤其是林邑，自从被李元霸打下来之后，就被安排成了粮食出产大岛。林邑的粮食出产量亦是更加的兴盛。

还有一点要说地，那就是现在整个岛上除了一些简单的矿业之外，全都被岛上的人种满了可供食用的粮食，岛上的百姓们也成了种粮食的劳工。

好在李元霸不是周扒皮，还给这些沦为劳工的岛上百姓们一些工钱，至少让他们能够过活。

用李元霸的话说，反正都不是咱们唐人，给他们点钱，够花就可以了。

“咱们广阳城的粮食不够了，不去林邑够买怎么办？”儒雅中年人有些苦恼地皱了皱眉头，说道。

“那咱们也可以从其他的几个城池去买啊？”管家老头子眉头一挑，看他的样子，明显知道自己提督和华阳城提督李法忠的关系并不和睦。

儒雅中年人脑袋摇得就像是拨浪鼓一样，道：“不行，那绝对不行，如果去其他城池购买的，一定会传到李法忠那老小子的耳朵里，那到时候岂不是会被他给笑话死？”

“那咱们这次冒得险也太大了，这都出来有一天半了，如果杨暕在这两天率军来袭的话，广阳城危矣！”老头子的脸上不由得有些担忧之色。

“陈忠，你他娘地就不能念广阳城点好？”儒雅中年人没好气地瞪了老头子一眼，道：“再者说了，华清和姚贺声都在城中，这两个人一文一武，就算是有有什么突发事件，他们也能够解决！”

“可是……”

被儒雅中年人称呼为林忠的老头子，还想要再说些什么，这个时候一直站在甲板上负责安全防护的兵士们，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对儒雅中年人说道：

“提督，再往前航行里许左右就要到双子海峡了，我们需不需要绕过去？”

“双子海峡？”儒雅中年人的眉头皱了起来，“过了双子海峡不就到林邑了，为什么要绕过去？”

“提督，听下面人说，双子海峡多匪盗，之前曾经有波斯来往咱们岛上的商船，被双子海峡海盗劫掉的案子发生过！”

陈忠拧着眉头想了想，继续说道：“好像前段时间还有商船来咱们城主府乞求过，想要咱们出兵双子海峡，把他们的商船给抢回去。”

“还有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儒雅中年人‘噌’地一下站了起来，道：“之前怎么就没有人告诉过我，他姚贺声还有没有把我陈化放在眼里？”

第七百二十三章碰上海盜了

陈化！原来这儒雅中年人竟然就是广阳城以及周边几座城池的提督陈化！

怪不得李建成下了船之后，这作为最高长官的陈化，并没有前往迎接，感情他已经在这海面上漂了快两天了。书

“呃”

许是被陈化的反映给吓住了，陈忠整个人都变得呆愣了下来，过了好一会，他才反应过来，道：“这，这个也就是三四天之前的事情，兴许姚大人是以为那些商贾并非是我们岛上的人，这才没有理会吧！”

“糊涂！”

陈化脸色涨得通红，道：“自从我们攻下一半的琉球列岛之后，就已经与很多周边的岛国上层，建立了外交贸易关系，既然知道对方是来广阳城进行贸易的，我们就有责任，也有义务保护他们的安全！现在可倒好，他姚贺声竟然视而不见，真是糊涂啊！”

陈忠不过是一个下人，听到自家主人呵斥姚贺声，他也只能是听着，不能有任何的反应。

“算了，等去之后再找他算账！”

看到自己身边的这几个人全都是一副沉默不语的面容，陈化恨恨地喘了两口气，道：你们有什么意见？是直接冲过去，还是绕过双子海峡？”

“提督，依还是谨慎点的好！”坐在最后面的，一个生得个子矮小的中年人，道：

“这过往的商船，除了本身运货的船只之外，肯定还有几艘战船护航，既然双子峡盗匪说将他们抢了就抢了，想必他们也是有一些战斗力的。这次我们出来不过是去林邑购粮，并没有带多少的战力。如果我们直行过双子峡，当真被盗匪给劫了的话，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提督，范大人说得在理。要不然我们绕道过去？”站在陈忠身后的一个看起来胖墩墩的家伙，说道。

“提督，咱们这次带着如此多的钱财，如果被盗匪给劫了的话。那可就得得不偿失了！”

“提督，要不然您再考虑考虑？”

有了带头的，那些坐在陈化身边的家伙们，自然是一个个七嘴八舌地劝起了他。

毕竟多一事不如邵阳市，如果能够再不惊扰盗匪的情况下绕过去。浪费一些时间又算得什么？

陈化抬起脑袋看了众人半晌，最后只能是点头说道：“好，既然你那就听你们的，绕过双子海峡！”

林邑半岛在被大唐攻占了之后，为了能够更好地运粮大唐，就建造了很多优良的港口，岛上更是人口稠密，几乎处处可见粮苗。

而与林邑半岛相比，位于林邑半岛南侧的。一座面积不过四五里方圆，名叫双子岛的小岛，那完全就是一座原始的，未经开的岛屿了。

小岛上，林木繁茂，到处都生长着成片成片的经济灌木，茂密的原始丛林，就算往丛林里面塞上五六千人都很难被现。

也正是因为如此天然的地形地貌，才让这里成了双子海盗的老巢。

而双子海峡，正是从双子岛道林邑半岛之间的地界儿。

所以。来往的船只，除了那些本身就有极其强横的武力，或者海盗根本不敢招惹的势力之外，一般都是会从双子岛三、四里之外的海面上绕过去。

“多好的一座小岛啊。偏偏就成了海盗的老窝，真是可惜，可惜啊！”陈化站在货船的甲板上，遥望着这座远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巨龟的岛屿，感慨了起来。

“是啊，当初如果不是大公子拦着的话。说不定连这里都已经被咱们给悄悄地占了！”那名个子矮小的中年人，背负着双手立在陈化身后，轻声附和了起来。

“也罢，这件事情等头再说，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越过双子海峡到达林邑！”陈化明显不想谈论这个问题，开始转移话题了。

“不好了，提督，不好了！”

就在这时候，货船最上面的瞭望台传来了惊呼声。

陈化昂着脑袋，看向了站在瞭望台上的兵卒，道：“何事如此惊慌？”

“提督不好了！”上面的兵卒面色有些惊慌地大吼道：“在咱们的西北方向突然出现了两艘船，看他们的架势，明显是冲着我们来的！”

“什么？”陈化色变，道：“看清楚没有，是哪里的战船？”

“太远了，不清楚！”上面的兵卒眼神已经算好的了，可是这还距离里许远呢，谁能够看清楚船上的标志。

此刻，陈华的货船才刚刚转过一座小岛出现在海平面上，竟然就生了这样的事情。

听到瞭望台上兵卒的话，陈化下意识地看向了战船周围海面上的情况，特别是刚刚过去的那座小岛。

果然，有两艘船正疯狂地向他们所在的货船方向驶来，而在这两艘船的正后方，还有十几艘度飞快的小船，似乎是紧随那两艘海船而来。

对于这种情况，陈化他们明显是第一次遇上，在看到那几艘船的时候还有些没反应过来，倒是陈忠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担忧的神色，道：“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啊，竟然真地让咱们碰上海盗了！”

听到陈忠的话，甲板上的所有人都相互对视了一眼，露出了苦涩之意。

“光是那两艘大船，咱们就不好应付了，后面怎么还跟着十几艘小船，这算是完了！”范大人脸上露出哀色，“他娘的，没想到老子没死在朝廷的手里，竟然会死在海盗的手里，老子不甘心啊！”

“等等，情况好像不对！”

这个时候，从现那几艘海船之后就一直没有说话的陈化，似乎是现了什么，指着那两艘冲在最前面的海船，说道：

“如果不是到了非常时期，海盗一般并不会出现在距离他们老巢之外太远的地方，你们看最前面的那两艘船，应该是大唐出产的福船吧？”

福船是一种尖底海船，是华夏“四大古船”之一，是当下时代，海上唐商们的标志。

至于后面的那十几艘小一些的，看起来很像是战船的船只，不用问，那肯定就是海盗了！

第七百二十四章真是倒了血霉了

“这么说.....咱们是遭了那两艘倒霉商船的连累了？”

甬说是陈忠了，就连陈化都有些傻眼了，这他娘地也太坑了吧？

原本为了不惊扰双子海峡的海盗，他们还特意绕海而行，没想到左躲右躲地还是被拖累了！

陈化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这不是倒了血霉了吗？

就在陈化感觉到自己很倒霉的同时，另外一个人也是欲哭无泪。

这个人名字叫郭松岭，他是登州一名跑木材生意的海商，他的木材都是从琉球列岛以及南洋其他一些岛国，所以这也就注定了他必须要和大海打交道。

虽说郭松岭的名下只不过有两艘海船，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放松过跑船时的安全问题，也正因为这支护卫的存在，他才能够放心地前往琉球群岛以及其他的岛国上收购大量的木材。

就好比去年的时候，郭松岭从大唐收购了很多的瓷器还有丝绸制品，带往了琉球以及南洋诸岛贩卖之后，用所得银钱以及家里的一些积蓄，收购了大量的木材。

可正是在他们返航的时候，和林邑半岛的兵将们产生了冲突。

好在那支护卫队的队长，曾经与林邑负责海防的将军有些交情，在那名护卫队长的斡旋之下，郭松岭的货船才被放出林邑，并且将很多的好木料低价卖给了他。

郭松岭之后将这些货物运回了登州，一转手就卖到了原价值十数倍的价格，让他大赚了一笔。

原本这次郭松岭已经谈妥了买家，并且已经从琉球收购到了木材，准备将这些木材拉回去。

可巧了，这一次因为他一直雇佣的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护卫们，被其他的海商们给抢先一步给雇走了。

眼下，郭松岭已经谈妥了的买家又急着要木材，没办法了，他也只能着急忙慌地在登州当地雇佣了一支新的护卫队。护送他前往琉球列岛收购木

料。

原本一切都还很顺利，但是正所谓乐极生悲。

郭松岭的新护卫队长因为自持武力，认为那里的海盗都不敢劫他们，就强行趋使郭松岭的两艘货船往双子海峡而去。

众所周知。双子海峡中的海盗数量众多，神出鬼没的，并且那些海盗们都是经历过多次血战厮杀的悍匪，以郭松岭新雇佣到的不过两百来号护卫，根本就不是海盗们的对手。那绝对是十死无生。

郭松岭的心中开始的时候还抱着侥幸心理，毕竟海盗们也不是每天都出来打食吃，有可能他们就看不到自己的船只呢？

玉石，郭松岭狠狠地一咬牙，迫于那护卫队长的银威，决定冒险直接过双子海峡，回返登州。

并且他已经决定了，等回到登州之后，他就要把这支护卫队告官，以登州当下的律法而言。这支护卫队一者得不到任何的报酬，而且还会被朝廷定罪，蹲大牢甚至被砍了脑袋。

有了这样的想法，郭松岭也是下了狠心了。

.....

世事无常，还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他们才刚走过双子岛，进了双子海峡没有多远，就被双子岛上十几艘船组成的海盗给盯上了。

这些海盗的船都是经过特殊改装的，别看船只相对来说较小，但是速度却极其快。他们像疯了一样地划行着小船，追在那两艘船之后。

郭松岭的船因为长期跑海运，其实也算是改装过了，至少那桅杆上的帆船。将商船的速度提升了上来，让船的机动性变得更强。

郭松岭在双子海峡溜了个两个圈之后，向着林邑的方向疯狂逃来。

双子海峡的海盗们虽然猖狂，但是绝对不会招惹到陆地上的大唐军队，因为大唐朝廷他们惹不起，一旦招惹了唐廷。大军压境的话，这些海盗还没有自大到可以与唐廷硬撼。

还有一点，林邑现在归属于大唐，所以郭松岭这才选择前往林邑半岛，至少这样，他们还有生还的机会。

只是可惜啊，眼瞅着林邑半岛已经是遥遥在望了，这个时候的天气却并不遂人愿。

海上突然变了风向，方才的顺风航行竟然变成了逆风。

所以，郭松岭以及船上的水手，以及那支该死的护卫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原本相距甚远的海盗船越靠越近。

“王伟，都是你，都他娘地是你！要不是你仗着人多，硬逼着老子走双子海峡，至于被这些穷凶极恶的海盗们追着屁股打吗？老子要杀了你，杀了你！”

郭松岭生得很精瘦，留着三寸美髯，看起来倒是颇有些书生气。

只是现在这位书生那是怒目圆瞪，他揪着一个看起来三十来岁，一脸的横肉但是身材短小的青年汉子的衣服，浑身怒气勃发！

还真是书生不发威，一发威就是要人命啊！

“放开！”王伟对郭松岭冷哼了一声，随后短小的手掌，捏住了郭松岭的手掌，用力地往外一掰，“别动手动脚的！”

“你他娘……”郭松岭做了这么多年的商人，力气自然没有王伟一个武人力气大了。

“啪！”王伟狠狠地推了郭松岭一把，一脸凶狠地说道：“跑什么跑？你怎么就知道我们不是这些海盗们的对手？”

“你不吹牛皮能死啊？”郭松岭是彻底放开了，“先不说那十几艘小船上的海盗足有四百多人，单单是你那些酒囊饭袋的手下们又有几个是真正上过战场的？老子雇佣了你们，真是瞎了眼了！”

“姓郭的，不是我们哭着喊着求着你雇佣我们，是你自己主动找上门来的！现在你倒是后悔了，是不是有些晚了？”

王伟根本就不在乎郭松岭的训斥，而是看着正前方，道：“有训斥我的力气，还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应付那些海盗！”

“掌柜的，您快看，前面有艘船！”

就在这时候，郭松岭船上的水手们，终于有人发现了西北方航行的那只庞大货船。

“哪？在哪呢？”

郭松岭现在是有哪怕一丝获救的希望都不会放过，听到税收的声音，他四顾相望，终于见到了那艘正缓缓前行的货船。

第七百二十五章勒索李建成

“该死的，怎么是艘货船，不是我们大唐的战舰？”当看到那艘货船的时候，郭松岭心中一紧，差点就那么抽过去。

这一起一落的，原本以为是救命的希望，现在看来根本就是个累赘，完了，连那艘船都被他们给连累了！

“掌柜的，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咱们要不要靠过去看看？”

船上的大副李福光着个膀子，脸上带着明显的担忧之色。

“靠过去做什么？”郭松岭哭丧着一张脸，道：“看他们的行船路线，应该是特意选择的绕过双子海峡，避免碰到海盗。现在可倒好，海盗被咱们给引了出来，估计他们现在杀了我们的心都有了！”

“可是掌柜的，多一个人便多一分力不是？”李福摇了摇头，道：“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还能再坏到哪里去？”

“我看李兄弟说地不错！”王伟漫步到郭松岭身边，道：“靠过去，说不准他们的战力就比我们强呢？”

“王伟，你他娘地没资格说话，船是老子的，老子说怎么走就怎么走！”郭松岭根本就听不进王伟的话，他继续说道：“李福，我现在命令你将船往那艘货船相反的方向航行，至于那些海盗们会不会放过那艘船，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是！”

李福心中是万分的不愿，不过也没办法，总不能反抗吧？

陈化的货船之上，陈化以及他船上的百十来个身着劲装的兵卒，全都站在甲板上，看着那边商船与海盗追逐的情况。

“提督，这麻烦了，真让咱碰上海盗了！”陈忠那一张脸上说不出的苦涩。

“麻烦又怎么办？也只能说咱们的运气不好了！”和陈忠相比，现在的陈化要冷静地多了，毕竟当了这么多年的提督，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岂会因为这件事就被吓个半死。

“哎？提督。您看那艘船，怎么往咱们相反的方向走了？”

突然，李福指着前方惊声叫了起来，明显有些不敢相信。

陈化只是瞄了那艘船一眼。就说道：“他们倒还算是有些良心，只是那些海盗可不会叫煮熟的鸭子给飞了，他们自以为是好心，可惜还是办了坏事！”

果然，正像陈化说得那样。十七艘海盗船，在那两艘商船调转船头之后，立马就分成了两支队伍，其中一支共计十二艘继续追击那两艘福船，而第二支剩下的那五艘海盗船，则是选择奔向了陈化的货船。

“哈哈，原本只是想把那两艘商船给劫了，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啊！”

冲在最前面的一艘海盗船的甲板上，一个生地虎背熊腰，脸上还有着一道长刀疤的青年汉子。哈哈大笑说道。

“大大大，大哥这，这次咱，咱们，可可算是财了！”

一个瘦得跟麻杆有一拼，整个人呈现出一种病态感的青年，一脸谄笑着对那刀疤脸海盗说道。

“啪！”

刀疤脸海盗头子狠狠地一巴掌甩在了那瘦麻杆的后脑上，道：“你他娘地一提到钱就不结巴了，我看你小子和金蟾有得一比？”

“嘿嘿嘿，金金。金蟾那小子，是是，是守守，守财奴！我我。我麻杆，有有，有钱就花！”

瘦麻杆青年嘿嘿笑着，那样子要多猥.琐就有多猥.琐。

“你小子，早晚死在女人的肚皮上！”刀疤脸海盗笑骂了一声，道。给老子冲，这三艘船，一艘都不准给我放跑喽！”

“呀吼！”

“冲啊，不能让这些家伙们跑了！”

随着刀疤脸海盗的一声令下，那两支船队都疯了一样地开始划动船只，一艘艘的木质海船，竟然有了蒸汽船的度，也真是奇了怪了。

“快划！”

甭管是陈化还是郭松岭，全都有些急了，匆匆招呼手下们拼命划船。

只可惜啊，面对这些穷凶极恶的海盗们，他们连哪怕一点逃脱的机会都没有，没过两刻钟的时间，陈化的货船以及郭松岭的商船，几乎是同时被围。

“哈哈，跑啊？你们倒是给我跑啊？”

刀疤脸海盗一脸的嚣张之色，看他的样子倒是很有些山大王的架势给老子，记住，一定要全部都留活口，活口才值钱呢！”

“噢噢噢！”

随着刀疤脸海盗一声令下，他手下的那些个海盗们全都变得疯狂了起来，一个个狂野地甩出了飞天爪，牢牢地搭在了货船以及商船之上。

之后的事情就简单地多了，无非是两艘船全都被海盗给劫了，包括陈化以及郭松岭在那内的三百多人，全都成了海盗的肉票。

三日之后，冲绳大岛广阳城。

李建成和李元霸兄弟俩已经在城主府住了三日了，期间城主姚贺声到了城中，并且将广阳城当下的情况与李建成兄弟俩详细介绍了一番。

这一日清晨，李元霸刚刚起床，一名府中的仆人就将他给叫到了前厅，说是有事相商。

“大哥，什么事这么急着把我叫过来，怎么？是不是要华阳城了？”

这还没进前厅，李元霸就大声叫了起来。

此刻，城主府前厅早已经坐满了人，其中李建成坐在最前面的李法忠、姚贺胜以及华清坐在次位上，之后便是广阳城的诸位军政长官们。

“元霸，这次是出大事了！”李建成现在的脸色很黑，黑得都能够滴出水来了。

“哦，何事？”李元霸看出了事情有些不对，走到了李建成的身边问道。

“广阳提督陈化被双子峡海盗给劫了！”李建成一边说着，一边甩出了一封黄色的信件，道：“现在人家已经把勒索信都来了，今日把你叫来，就是要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李元霸没有说话，而是从桌子上捻起了那封信看了起来，其大意无非就

是你的人现在在老子的手上，如果你想要你的人活命的话，那就准备好金银、粮草、布帛，合计三十万两黄金的东西，并且派人送到双子岛上去。

相当于三十万两黄金的东西啊，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虽说钱财在李建成眼里不算什么，可是也够他心疼一阵子的了。

第七百二十六章肥羊啊

“大哥，你有什么打算？”李元霸将手中的信重新放回桌子，问道。上，

“我的意思，自然就是把这些该死的海盗们全都给灭了！”

当年跟在他老爹李渊身边打天下的时候，李建成也是纵横睥睨的猛将，要金银粮草事小，可是自己的手下被劫了，实在是令李建成怒火中烧，已经多少年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了。

李建成话音落地，华清就皱起了眉头，道：“可是大公子，那些海盗们占据的双子岛地形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如果他们不在海上与我们打遭遇战，而是一头扎进那茂密的原始丛林中的话，我们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不然怎么办？难不成就不管陈化他们了吗？”李建成没好气地瞪了华清一眼，道：“如果我连自己的手下都保护不了，还如何服众？”

“大哥，人是一定要救的，只是需要讲究方式方法！”

看到李建成那满脸狂躁的样子，李元霸不由得说道：“大哥，那些海盗们不过是仗着人多，船快的原因，才能够屡屡劫船成功！如果能把他们限制在海面上，不叫他们回岛的话，岂不是能够将他们给全歼了？”

听到李元霸的话，李建成等众人的眼睛全都亮了起来，道：“元霸，你有办法将他们限制在海上？”

“这个很简单啊！”李元霸阴阴地一笑，道：“咱们大可以放出话去，就说有一位来自琉球列岛的富商，将要远行至天竺，贩卖各种金银器以及珠宝首饰！而从琉球到天竺必须经过双子海峡，因为绕道而行的话，又要浪费掉至少两日的时间……”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看向了李建成。继续说道：“大哥，你说如果双子海峡的海盗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会不会率领麾下的海盗们倾巢而出，劫了我们的船队？”

“好办法！”

李元霸的话音刚刚落地，华清和姚贺声等人的眼睛就亮了起来。

“可是我们如何才能够把消息传达给双子海峡的海盗们呢？”坐在下面的一个生地有些肥胖，但是看起来浓眉大眼的家伙，提出了疑问。

“不用刻意去大肆宣扬。”李元霸笑了起来，道：“要知道，双子海峡的海盗数量庞大，至少得有千八百人。他们在周边的岛国乃至大唐的沿海地区，肯定都已经埋下了内奸，有他们在，还愁消息传不到双子海峡吗？”

“你说得有道理！”李建成细细想了想，继续说道：“不过咱们的战船虽说都是经过改装的，可是在性能以及武器攻击方面都要薄弱很多，要想将他们彻底打下来，光是将他们留在海上还是不够的！”

“大哥，你忘了我的战舰了？”李元霸道：“到时候我会让我的战舰随琉球岛上的战船一起。不过战舰的目标太过明显了，你们最好还是将战舰改成商船的模样，另外适当地安排几艘护航战船就够了！”

“还是元霸说得在理，有了你的战舰。那些双子峡海盗们就不足为虑了！”李建成的脸上露出了喜色。

“大哥，你可别指望我用神威炮将那些个海盗们的战船给轰个稀烂，我的战舰这一次只不过是负责压阵，并且将那些想要逃窜的战船给逼回来。”

李元霸端起桌子上的茶盏喝了一口。道：“主力战力还是你们琉球列岛的战力，这次怎么也得让我看看琉球的力量吧？”

李元霸的话引起了大厅中所有人的愤慨，可是也只能是愤慨一下了。毕竟李元霸说得可是事实，他们琉球如果只是一味等着别人来帮助的话，怕是永远得不到别人的承认。

“好，就这么定了！”李建成沉声道：“这次元霸只需要负责压阵，其他的就交给我们了！”

.....

双子岛，一座小崖之上。

这座小崖居高临下，而且林木茂盛，不仅可以俯瞰全岛，更是在林木的掩映之间，下面的人根本就看不到小崖上都有什么东西。

在小崖之上，有一座建造的极其雅致的古楼，古楼的规模并不小，看起来足足可以住上千八百人，而且在古楼面向断崖的方向还有几座瞭望塔，设备很是齐全。

古楼一层正堂，布置地很有些聚义堂的架势，不仅面积广博，而且在正堂的最前面的太师椅上还铺了一张威风凛凛的老虎皮，凶威赫赫，气势逼人！

“大哥，大哥，好消息，好消息啊！”

就在这时候，一个充满了惊喜的声音传了进来，却见一个矮个子青年，手中抓着一只鸡雪白的鸽子，一脸狂喜地奔了进来。

坐在虎皮太师椅上，正慢悠悠地啃着一只烧鸡的刀疤脸男人，听到那矮个子青年的话后，咽下了嘴里面的鸡肉，道：

“金蟾，在你小子眼里头除了金银什么都没有！让老子来猜一猜，是不是又有肥羊要从咱们双子海峡过了？”

“嘿嘿，大哥，还是你了解我！”名叫金蟾的小个子青年嘿嘿笑了起来，继续说道：

“大哥，从琉球冲绳大岛传来消息，近日要有一支船队远赴天竺，据说上面满载着从长安城转运过来的精致瓷器、金银器、玉器以及丝绸之物，如果我们能够干下这一票的话，那就够寨子中的兄弟们好吃好喝地过他个七八年的了！”

“这么大的肥羊？”刀疤脸海盗先是一惊，随后他摸了摸下巴，道：“你确定他们会选择从咱们双子海峡过，不绕过咱们？”

金蟾晃了晃手上抓着的鸽子，道：“琉球传来的消息很明确，据说天竺那边急着要货，如果他们选择绕过双子海峡的话，在时间上就要多浪费两天，为了及时交货，他们也只能选择这么走！”

“嘿，金蟾，你以为那琉球人都是傻子不成，他们会傻巴巴地将满船的金银财宝给你送到岛上来？”

刀疤脸海盗头子可没有那么傻，“在我看来，像这样的肥羊，绝对会雇佣一大群护卫，甚至还有可能是琉球王国的军队，面对这样的实力，你以为仅凭我们就可以对付得了他们吗？”

第七百二十七章干了！

“呃……”

听了刀疤脸海盗的话，这回金蟾没话说了，他光想着可以有大比金钱入账，却忘了这大笔的金钱，与以往劫到的海船想比，难度要加大上不少！

“行了！别呃呃呃了……”刀疤脸海盗头子看到金蟾愣在了那里，摆摆手，道：“现在说那些都没用，如果这支船队真要从双子海峡走的话，咱们安排在琉球冲绳岛上的探子，一定会将消息随时传回来的！”

“是，我现在就去飞鸽那里等消息！”金蟾眼珠一转，转身就往大厅外面跑。

“他娘地，这小子为了钱还真是啥事都能干出来啊！”刀疤脸海盗头子，看到金蟾那飞窜的样子，不由得大骂了起来。

……

七日之后，在冲绳大岛广阳城外，一支由一艘大型福船，一艘蒸汽战舰以及六艘中型福船所组成的船队，停泊在港口之上。

在港口的码头边上，还有一群人围在那里。

“元霸，此行就拜托你了！”李建成站在李元霸身前，看着这个和自己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年龄要差上很多的弟弟，颇有些感慨。

原本李建成是要跟着船队一起去的，可是当他提出这条建议之后，广阳城以及华阳城的那些个高层官员们就像是疯了一样，拒绝了李建成的提议。

“大哥，你就放心吧！”李元霸无所谓地耸了耸肩帮，道：“不过是区区千八百儿人的海盗，有啥？”

“是啊，大公子！”一袭黑色劲装的华清，也很是轻松地地点头，道：“你也知道四公子手底下的战舰是有多厉害，只要四公子的人能够将海盗们逼在海面上，我们就有信心将他们给解决掉！”

“就是因为有你这老小子，我才不放心的！”李建成没好气地瞪了华清一眼，道：“华清。我告诉你，去了双子海峡之后，一切都听从四公子的命令！若是胆敢有丝毫违抗，并且有幸没有死在双子海峡的话。等你回来我要了你的命！”

“诺！”

华清对李建成很是恭敬地行了一礼，沉声应道。

“大哥，那我们走了！”李元霸扭头看了看港口，见手下兵士们已经准备地差不多了，便对李建成招呼了一声。带着百十来名神武卫的兵士们上了属于自己的战舰。

这百十来名神武卫的兵卒，都是李元霸从奥武岛上调集过来的，毕竟琉球列岛的人都是临时征调过来的，远没有自己手底下的人用着顺手。

“呜呜……”

蒸汽船冒着滚滚的浓烟，汽笛声响彻天穹。

“元霸，祝你此战告捷！”看着渐渐远去的船队，李建成背负着双手，仰望天空。

……

双子岛，小崖海盗寨子。

“大大大，大哥……”瘦得跟麻杆一样的家伙。一边大吼着一边跑进了大厅。

刀疤脸海盗头子像往常一样，坐在虎皮椅子上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周海，你他娘地说话能不能捋顺了，每次听你说话，老子就像是没有喘上气来一样，累死老子了！”刀疤脸海盗头子没好气地看着瘦麻杆，声音中带着些怒火。

“大大大，大哥，这这。我我……”被刀疤脸呵斥了两句，那瘦麻杆周海却是一下子急红了脸。

“行了，结巴海，你先消停会。还是我来说吧！”矮个子金蟾已经被抢了白，“大哥，广阳城的消息传回来了，那支船队会在今日动身，按照原先就已经规划好的路线，从咱们双子海峡走。一路直奔天竺！”

“有多少护卫、随从？”刀疤脸海盗头子，一把丢掉了手中的肉食，瞪着一双眼睛，看着那刀疤脸海盗头子。

金蟾皱眉想了想，道：“按照传回来的消息来算，护卫至少在四百人左右，而且还全都是冲绳大岛的驻地兵卒！”

“全都是冲绳的兵卒？”刀疤脸海盗头子明显有些不敢置信，“这艘货船的主人还真是来头甚大啊，竟然能够说动冲绳派兵来护送，实在是来头甚大啊！”

“理论上是这样的！”

“他们战力怎么样？”刀疤脸海盗作为双子海峡海盗头子，一直考虑的都是关键问题。

“大哥，这次可是有些棘手！”金蟾皱着眉头，“您知道，琉球列岛上的势力大概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据说是东方帝国前隋的皇族所组成的势力，这一部分势力虽说极其庞大，但是兵卒都是琉球当地的土著，即便有着他们带来的武器、兵甲，战力也十分有限。”

“嗯，确实如此！”刀疤脸海盗头子微微颌首，道：“还有呢？”

“第二部分，就是琉球列岛原本的皇族，他们这一股力量全都是土著，没有金属质武器，没有铠甲，只是粗糙的木箭和棍子，他们依附在前隋的势力下，力图借助前隋的力量来强大自身。”

金蟾的情报工作做的很到位，他细细地帮助刀疤脸分析着：

“还有最后一股势力，就是以冲绳大岛为首的这些群岛上的势力，他们几乎占了琉球列岛半数的岛屿，他们的战力也是最强大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金蟾特意顿了顿，道：“没有人知道这股势力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在琉球列岛的，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具体来历，反正就是琉球王国几乎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就失去了半数的岛屿控制权！”

“所以，按照你的意思来看，负责护送这支船队的，就是冲绳大岛上的兵卒吗？”刀疤脸海盗头子明显听出了金蟾的弦外之音。

金蟾点了点头，道：“恐怕是的！虽说他们的人数并不多，只有四五百人，可是如果我们要对他们下手的话，必须出动所有的兄弟们，可是这时候咱们的寨子就空了，如果一旦有人攻上岛来的话，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刀疤脸海盗头子嗤笑了一声，道：“金蟾，你小子一向都是见钱眼开的性子，到现在怎么反倒是有些畏首畏尾的了？”

“嘿！”

听到自己老大的话，金蟾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不过也仅限不好意思罢

了，“大哥，我这不是为咱们寨子着想吗？”

“行了，瞻前顾后的，哪里像个爷们儿？”刀疤脸海盗头子的脸上出现了狰狞之色，“这世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纵使咱们不做这笔生意，也总会有人做的！干.了！”

第七百二十八章请‘盗’入瓮

距离双子海峡数里之外的海平面上，一支由八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船队，在平静的海面上急速前行。

一艘硕大的福船、一艘小巧的战舰，被六艘中型的福船围在正中间的位置上，看起来那六艘中型福船倒像是在护航一样。

事实也正是如此，那六艘中型福船就是负责护航的船只。

在那艘小巧的战舰船舱里，苏定方站在李元霸的身边，说道：“王爷，再往前行三米左右，就进了双子海峡，我们是停在海峡的入口处，还是在直接开进海峡里面？”

“你以为咱们用得着开进海峡里面吗？”李元霸看了苏定方一眼，笑着说道：“你信不信，咱们现在就在那些海盗们的监视之下！”

“不会吧？”苏定方下意识地掏出望远镜看了看四周的环境，这才说道：“王爷，我看着周边的海面很平静，很安全啊！应该没有海盗在吧？王爷，您是不是有些太过小心了？”

“嘿，如果那些海盗被你发现的话，那他们这些年在双子海峡的经营就算是白费了！”

李元霸摇了摇头，道：“告诉你吧，像咱们这么富得流油的肥羊，海盗们几乎几年甚至十几年都碰不到一次！如果我是他们的话，会早早地就在距离海峡不远处的几座小岛上设下埋伏，在船队进入海峡之前，就把船队给劫了！”

“也是！”苏定方闻言想了半晌，这才点头说道：“虽说进了双子海峡再进行攻击，看起来似乎更加稳妥，不过谁能保证船队就一定会进入双子海峡？为了能够成功地劫下船队，避免船队绕过双子海峡的情况出现。最好还是在进入双子海峡之前，提前下手，要来地更为妥当！”

“好了，你就不要再操心这件事情了！”李元霸伸了个懒腰，道：“咱们此行的任务是以威慑为主，攻击为辅！除非这些海盗出现逃跑的情况。否则的话，我们绝对不能对他们进行攻击！”

“未将晓得了！”苏定方点点头，应承了下来。

“王爷，那些海盗们好像是出现了！”

这个时候。一名神武卫兵士出现在了船舱里，他的脸上还带着明显的兴奋之色，看得出来，他对这件事情已经是期待很久了。

“啪！”

李元霸猛地一拍手掌，道：“走。带本王去看看！”

一边这样说着，李元霸一边走出了船舱，来到了战舰最高的甲板之上。

.....

果然，就见平静的海平面上，正有十多艘船正疯狂地向李元霸他们的方向驶来。

这十多艘船全都是由小型福船改造而成的，而且最让李元霸感到惊异的是，那冲在最前面的一艘海盗船，竟然还是一艘帆船.....不对，准确地说，应该是艘半帆船！

对于这种情况。李元霸明显是第一次遇上，不过这对于他而言，也是期待了很久的情况。

想想前世的时候，电影《加勒比海盗》的火爆程度，绝对不亚于世界某地发生了大海啸，要来得惊心动魄！

紧跟在李元霸身后出现在甲板上的苏定方，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道：“王爷，还真像您所猜想的那样。这群家伙竟然真得没等咱们进入海峡，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出来阻截我们了！”

听到苏定方的话，华清、李法忠以及一众华阳城的高层们全都反应过来，成功了。这次真地‘钓’到海盗们了！

而且看那些海盗们所驾驶的船只，好像都是大唐生产的福船，这种船经过改装之后，成为了更加适合在海上航行的战船。

海盗一方，最前面的半帆船上，海盗们的头领人物们全都在这里。

“大哥。这条鱼可真够肥的啊！”金蝉双眼冒金光地看着面前的那支船队，就像是在看太阳一样，冒着火。

刀疤脸海盗头子的脸上出现了狰狞：“这次咱们是不成功就成仁，老子今天非得吞下这条大鱼不可了！”

“大大大，大哥.....小小小的们，早早，早就已经，手痒痒了.....”周海

还是老样子，结结巴巴，连句话都说不清楚。

“吩咐下去，让兄弟们做好准备，这次说什么也不能放过这只肥羊！”刀疤脸海盗头子，舔了舔有些干燥的嘴唇，声音冷冽。

.....

“呦呼！”

“先给这些琉球的土包子们打个招呼吧！”

“哦哦，火箭，快放火箭！”

随着海盗头子的一声令下，那些疯狂的海盗们，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向着李元霸他们的船队狂奔了过来。

而且他们也没有放弃各自的攻击手段，几乎每一艘战船上都放了小型的投放型火箭。

这种火箭并非是后世那种，一按下启动键之后，就能够立马飞到外太空的火箭，它只不过是在一根粗长的木棍上，绑上火油布，在点燃之后，用一种极具拉伸性的东西，将这玩意儿给直接投放出去。

当然了，投放火箭也是一项技术活，并非是谁都能够胜任‘火箭手’这一职位的。

“咻咻咻！”

粗长的火箭，带着浓烈的焦糊味道穿过天穹，直接向着李元霸他们的船队洞穿了过去。

“防护，防护！”

眼瞅着十余支火箭突突地冒着黑烟，向着自己的战船飙射了过来，那些围在主战船边上的六艘护卫舰，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守护，而是从船舱里面出来数十名船员。

这些船员们的手中全都拖着沉重的精铁武器，那武器呈现圆弧状，上面布满了各式各样的花纹。

手尺这好似盾一样的圆弧状武器，船上的船员们找好方位，彼此之间围在一起，倒是能够组成一个厚重而且防御力完美的‘乌龟壳’。

“当当当！”

说时迟，那时快，那些火箭早就已经找好了各自的目标，射在了龟壳上。

灼烫的火箭在龟壳上擦出了热情的火花，随后在一阵攻击无果之后，火箭或者会直接被挡下来，掉落在地，或者沿着圆弧崩飞到天空中或者海面上。

总之一句话，算是拦住了这一次的攻击！

第七百二十九章威懾

“呦，倒不是一无是处，还算是有些手段嘛！”

看到海盗的这第一轮的攻击，蒸汽战船上的李元霸不由得咧嘴轻笑了起来，“好了，海盗船的距离也离得不算远了，吩咐兄弟们，点火攻击吧！”

“是！”

苏定方应了一声，扭头就往船舱的方向跑。

“轰轰轰！”

几乎是前后脚的，第一轮海盗的火箭攻击之后，神威炮的攻击就紧跟着轰了出去。

相比起火箭，神威炮的攻击就要强烈得多了，也就是五六个呼吸的时间，黄澄澄，长长的神威炮弹就已经命中了十几艘海盗船中的四艘。

这还是在，神武卫的炮手们并没有进行瞄准的情况下。

“该死的，他们不是琉球列岛上的兵卒，他们是大唐的人，他们是神武卫！”

战船上的神威炮一响，顿时海盗船上周海的眼睛就立马瞪得比灯笼都要大，这回他也不结巴了，连说话都变得连贯了起来。

“金蟾你这个王.八犊子！”

刀疤脸海盗头子也不是傻瓜，他早就听闻大唐有一种威力强绝的武器，那威力强地几乎能够开山裂石，可是没想到，他们竟然可以亲眼见到这种神兵利器，

“金蟾，你他娘地不是说负责这支船队守卫的，是冲绳大岛上的兵卒吗？他们之中为什么会出现大唐的神武卫？”

“这……广阳城传过来的消息就是这个没错啊，我，我确定没有接错消息！”金蝉也懵了，他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还他娘地打什么打？撤，撤，撤，快撤！”

刀疤脸海盗头子也不想着截下这只肥羊了，面对来自大唐的诡异战舰，

他也露出了胆怯的神色。

于是，他十分明智地下令。让剩余的十三艘海盗船在海面上围成了一个弧形，准备撤退。

“他娘地，既然选择出来攻击我们，老子就绝对不会让你们逃脱掉！”

看到这些海盗们狼狈地想要逃窜。李元霸十分不屑地冷哼了一声，继续说道：“定方，传令下去，让兄弟们攻击那些海盗船周边的海域，把他们给强行逼停下来。毕竟负责攻击的正主可不是咱们！”

随着李元霸的一声令下，那几艘负责护航的战船立马让开了一条缝隙，让李元霸的战舰从缝隙中钻了出去。

“轰！”

从调转炮口、瞄准一直到放射攻击，一切如行云流水一般，没有丝毫的停滞。

.....

巨型的水花，在那些海盗船的边上激荡而出，将他们的船舱里面灌满了水，如果这样长期下去的话，怕是用不了多长的时间，船只就会被灌满水了。到时候他们也就都跑不掉了。

当然了，不可能光叫李元霸的战船负责攻击，那些负责护卫，被改装成战船的中型福船中，也立刻冲出了十几艘快船，这些快船相比起福船来都很小，都不过是战舰的辅助船只。

但是它们胜在速度快，而且在船上还装备了两支重弩，可以远距离地攻击敌人的战船，为他们的主力战舰攻击而争取时间。

海盗们的船只明显都是大唐制造的。不过除了那艘半帆船之外，其他的战船都只不过是过了时的东西，但是它们的速度确实很快，想要追上海盗船。除非多让它们在海上停一停。

好在有李元霸相助，尽管他们的速度很快，但是在黄橙橙的神威炮弹的攻击下，海盗船们的速度还是降了下来，他们根本就没办法和李元霸的蒸汽战舰相提并论。

所以在浪费了很多的炮弹之后，李元霸的战舰终于追上了它们。并且挡在了这些海盗船的前头。

.....

半帆船形式的海盗船上，一群海盗高层们都在这里，看他们的架势是想要商讨什么对策了。

“现在咱们怎么办？”金蟾是一脸的无辜之色，他确实不知道怎么做。

“还，还，还不是你.....”周海一脸愤怒地看着金蟾，道：果不是，是是，是你的话.....至于，这这，这样吗？”

“好了，不要再说那些了，再说那些又有什么用？”刀疤脸海盗头子脸色阴沉似水，“这件事情也确实不怪金蟾，只能说是广阳城的城主狡猾，竟然用了这种方法吸引我们上钩！真真是该死！”

金蟾先是恶狠狠地看了周海一眼，随后对刀疤脸海盗头子说道：“大哥，现在我们几乎是无路可逃了，怎么办？”

“他娘地，这些船上的兵卒们和狗皮膏药一样，你说还能叫老子怎么办？”刀疤脸海盗头子眼看着那艘大唐的战舰，就像是耍猴一样地耍他们，这心里头自然也有气，“该死的，老子不跑了，和他们这帮王八蛋拼了！”

“对，干他娘地！”

“和他们拼了！”

这些一向嚣张惯了的双子峡海盗们全都心中憋屈万分，听到刀疤脸海盗头子的话全都随声附和了起来。

眼瞅着无法走脱，刀疤脸海盗头子大岛心中亦是涌起一股子狠厉的心性，竟然下令让手下们调转那十余艘战船的船头，转而向疾驰而来的那十数艘要小得多的战船冲了过去。

他们也算是看出来了，那艘可以吐橙黄色炮弹的战舰可不好惹，还是那些看样子比他们的战船都要小很多的船好欺负一些。

当然了，现在他们的攻击也是抱着拼命的念头，是打算放弃掉一些海盗船了。

其实这也不怪刀疤脸海盗头子心狠，这一者嘛，是因为这种怪异的，好像是钢铁怪物一样的大唐战舰，从未出现在这里过，他也不知道那小巧的船只乃是战舰；

至于这第二点嘛，实在是他们没把握从大唐战舰的攻击中逃脱，与其这

样的话，那就只能是弃车保帅了。

李元霸似乎是铁了心不打算帮助他们攻击这些海盗们了，所以对于调头回来的海盗船，那十数艘被福船放出来的快船们，并没有与那些海盗船硬扛，而是选择迂回战术。

十数艘快船转了两个小圈，让过海盗船们冲锋的方向之后，竟然还有功夫，好整以暇地上好船上的弩箭！

第七百三十章撞他娘地！

最让李元霸感到有些无耻的是，华清指挥手下用的乃是同海盗的火箭，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特制火弩箭。要？要？

相比起攻击目标大，范围广，伤害强的火箭，这火弩箭在威力上明显要差上不少，它只不过三尺来长，通体是由结实的铁木削制而成，箭头最前面并不是锋利的刃口，而是用火油浸泡过的棉花，一经点燃就很难被扑灭。

而且，在长长的箭尾的位置还有横杆，可以用作阻止火弩箭射穿帆布，不过也正是因为横杆以及火焰的关系，这种火弩箭的射程并不算太远，只有距离近的时候，才能够提高命中率。

“咻咻咻”

强烈的破风声响起，十数只带着浓浓黑烟的火弩箭夺射而出，而且因为李元霸的战舰帮助他们拖延了时间，再加上海盗船们又是迎击，彼此之间的距离已经是相当近了，是以，这些火弩箭几乎全都射中了那些海盗船。

结果，那些海盗船彻底悲剧了，因为这些船只都是根据福船改造而成，是以那些船的船身全部都是木质，甚至为了追求度上的极致，以及灵活机动的性能，连木质船身最外面的铁皮都没有包上。

当活弩箭带着强绝的度以及惯性，牢牢地钉在船身上的时候，火焰一瞬间就在船身上烧了起来，并且还顺着船缝的衔接处，向着船体上迅蔓延而去。

因为这些双子海峡的海盗们，以往选择的都是跳帮战。

所谓的跳帮战，就是从一艘船上跳到另一艘船上去作战。

这样的战法，乃是人类水战有史以来的主流方式，当然了，跳帮战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必须对自身的战力有着绝对的信心。

显然，这些海盗们全都不是什么文明人，这样的事情他们干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可惜，事情展到了现在。早就已经出了海盗们的预料了。

也就是说，海盗船与被劫船只彼此相靠，根本就不可能生了。

当然了，不排除这支船队的船只与海盗船主动相‘靠’。

这些倒霉的海盗们。完全没想到对方竟然会用这种远程攻击方法，而且是在船身以及船上那些易燃的东西被点燃后，更是让海盗们变得手忙脚乱起来。

其实最倒霉的还是那艘半帆船，原本打算牺牲掉几艘海盗船来换取半帆船逃命的机会的。

现在可倒好，他们半帆船上的船帆乃是用高句丽出产的棉花编织成布而成。沾上丁点的火星，马上就着。

在火弩箭射到船帆上之后，火势随风而起，几乎是以燎原之势占据了半帆船。

船上的刀疤脸海盗头子的反应最快，他闪电般一脚将挡在身前的手下给踹来，同时大声吼叫道：“他娘的，都乱跑什么？不知道他娘地灭火吗？赶紧地叫兄弟们过来灭火，快快快！”

刀疤脸海盗头子的话，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后，同时开始着手指挥着手下人灭火。

只是。就在这些海盗船全都乱作一团，而那些海盗们也是手忙脚乱的时候，华清他们所乘坐的那些护卫舰也迎头追了上来。

面对着十数艘乱糟糟的海盗船们，所有冲绳大岛上的军中高官们都是眼冒精光，甚至恨不得现在就冲将过去，用手中的精制横刀，将这些可恶的海盗们的脑袋狠狠地给砍下来。

“砰！”

华清他们乘坐的那艘被改装成货船的大型福船，也缓缓地划了过来。

说实话，刀疤脸海盗头子所乘坐的半帆船，在这些海盗船中已经是最大的船只了。但是与这艘大型货船相比，却像是婴孩与成年人。

两艘船相撞，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刚刚将半船上的火焰给扑灭的海盗们，甚至还沉浸在方才的慌乱当中。这个时候，船上的海盗们只感觉眼前一黑，随后就是他们脚下的船只剧烈地开始摇晃了起来。

再然后，就是一道巨响，船上的所有海盗们都站立不稳了，有十多个站得距离船舷很近的海盗。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已经跌落进了大海当

中。

当然了，这艘船的左半截船身，也有三分之一被压进了大海里面。

而其他几艘离得近的七八艘战船，也遭了池鱼之殃。

这就不仅仅是十数个海盗了，至少又有五六百号的海盗跌进了海里，在湛蓝的海水中拼命地挣扎了起来。

站在战船甲板上的华清以及其他几位广阳城的高层军官，看着尚在海水中拼命挣扎的海盗们，杀意十足地下令道：“让兄弟们不用留手，将他们全部射杀掉，老子这里不需要这么多活口！”

随着华清的一声令下，除了主战船之外，包括其他六艘战船上的弓箭手们在内，立刻‘蹬蹬蹬’地上前几步，俯身趴在船舷之上，随后弯弓搭箭。

他们的动作十分利落，可以说是行云流水，看得出来，这些人的心中憋的火气很重啊！

“咻！”

箭不长眼睛，但是弓箭手们长眼啊，在弓箭的威胁之下，立时有很多海盗身死当场，喂了海里的鱼。

那些没有死掉的海盗们呢？

眼前着自己昔日的同僚们就那么挂了，这些活着的海盗们一个个吓地连声讨饶，有几个竟然还哭了起来。

可惜啊，这些海盗们全都是来自小岛国或者大食、天竺的人，也就是他们在岛上一起呆的时间长了，彼此交流起来虽说比较方便，但是也有些困难，就更不要说听懂这些广阳城兵卒们的话了。

所以啊，这些海盗们死就死在没文化上了，他们根本就听不懂广阳兵卒的话，也不会说大唐的话，而且就算是听的懂，也不会有海盗敢去违抗刀疤脸海盗头子的话。

随着一支支长箭的射下，倒了血霉的海盗们的惨叫声几乎是连成了一片。

不过短短一刻钟的时间，那些仍旧在海面上挣扎的海盗们就全都变得平静了，下是被迫平静了下来，根本就没有半法再叫了。

湛蓝色的海面被染成了淡红色，残缺的尸体飘上了海面，还真些饿殍满‘海’的感觉！

第七百三十一章海盗要投降

对于这些广阳兵卒们的凶残，就连苏定方他们都有些心惊，就更不要说那些待宰的海盗们了。

他们全部都惊呆了，想想以往的劫掠生活，他们何曾如此地狼狈过？

哪一次不是逼迫地对方狼狈逃窜，逼迫地对方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可是看看现在呢？

他们这些自诩为海上霸主的海盗们，竟然全都被这支明显是‘钓竿’的海冲绳兵卒给灭掉了一大半，而且那一大半的人连个活口都没有留下来。

如此地杀伐果断，简直比他们这些海盗们还要海盗！

其实，在李元霸看来这倒不是华清他们嗜杀，主要是因为这些海盗们惹怒了李建成。

虽说当年的李建成与李世民一样，也以仁义名闻天下的，可是那仅仅是面对亲人，面对兄弟，面对敌人！

可是一旦对方是敌人的话，李建成马上就会化身地狱修罗，所以这次李建成给华清他们下的是死命令，除了海盗的几个主要头领人物之外，其他人一律格杀！

“王爷，没想到这些家伙比咱们神武卫还要凶残啊！”苏定方看着下面那浮尸满海面的血腥场面，嘴巴不由地往上咧了起来。

“他们啊”李元霸看着下面摇了摇头，道：“这也就是那些海盗们已经被咱们的战舰给吓得失了方寸，如果换做你是那些海盗的话，你说你会如此狼狈地等着被砍头吗？”

苏定方很认真地想了半晌，道：“不会！至少我们会提前调整方略，就算是死，也绝对不让对方占到多大的便宜！”

“这不就是了？”李元霸摊摊手，道：“他们也就会欺负欺负这种走野路子，没有经过系统训练的人，碰上其他的强硬兵卒，他们连个屁都不是！”

苏定方点点头，眼神不断闪烁明灭。

主海盗船上。饱经摧残的半帆船早已变得残败不堪，甚至连那根主桅杆

都被烧地只剩下了了一半。

“大哥，看他们的架势明显是蓄谋已久的，看来咱们这次是在劫难逃了！”

金蟾脸上、身上还有着糊黑之色。头甚至都被烧得只剩下了了一半，看起来那是极其的狼狈。

再看周海、刀疤脸海盗头子以及其他几个海盗的高层，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个个黑头土脸的，身上又黏又湿。一副‘摧残到死丝没尽’的倒霉相。

“还能怎么办？看他们的架势绝对是有备而来，而且老子敢肯定，今日他们前来乃是为了十数天前咱们劫掠走的那两艘大唐商船！”

刀疤脸海盗头子抹了一把脸上的海水，一拍桌子道：“他娘了个巴子的，那只该死的大唐商船是怎么回事？区区两艘商船，竟然会让大唐方面出动神武卫，老子真他娘地是倒了血霉了！”

打死这海盗头子都想不到，今日他们遭到围剿的事情，和那两艘大唐商船连根毛的关系都没有。

恰恰是他最不在意的那艘来自冲绳大岛的货船，是这次李元霸他们的目标船只。

周海极其苦闷地摸了摸自己那骨瘦如柴的细胳膊。道：“大大大，大哥，要不，咱咱咱，咱们投投”

“投你娘啊投！”

周海话都还没说完，就被刀疤脸海盗头子狠狠地一巴掌扇在了脑袋瓜上，

“结巴海，你他娘地是傻子吗？没看出来那些家伙根本就不在乎咱们的死活，向他们投降就算你肯投降，也得对方同意啊！”

“大大大。大哥咱们，咱们有有，有筹码！”周海摸着有些凸起来的后脑勺，道：“那那那。那唐人商商，商船，还还，还这儿呢！”

听到周海的话，刀疤脸海盗头子还没想到关键节点。却是金蟾眼睛一亮，道：

“对啊！大哥，结巴海说得有道理，咱们双子岛地形复杂，所建的地牢也极其的隐蔽，如果没有人带着他们去的话，就算是他们找到死也找不到！”

“你们的意思是，以这件事为条件，只要他们肯答应放了咱们，咱们就带他们去找关押那些商船的地方？”

刀疤脸海盗头子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道：“自从大唐的那位武王控制了出海权之后，对于外界的态度表现地一向都相当强势，若是我们以此事相逼的话，会不会起到反效果？”

“大哥，这个你倒不必担心！”周海一脸自信地说道：“尽管那个名叫郭松岭的家伙嘴巴很硬，什么都不说。可是今日大唐的强势出动，却暴露了郭松岭的身份、地位一定很高，否则的话，以神武卫直属于武王的力量而言，断不会因为区区一个大唐商贾而出动！”

“好，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刀疤脸海盗头子，继续说道：“先去叫兄弟们挑个白旗，老子就先出去会会这帮大唐的豺狼虎豹们！”

“王爷，华将军想请您去大船一叙！”

蒸汽战舰上，一名神武卫的兵士走了进来，向李元霸说道。

“他娘地，这华清是脑袋瓜子被门给挤了还是被眼目前这么点胜利冲昏了头脑？”

苏定方听到兵士的禀报眉头大皱，同时说道：“他不过是一小小的城中之将，有什么资格让我们家王爷屈尊去大船，要想商量事情，让他亲自来我们的战舰！”

李元霸也没有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继续想自己的事情。

说实话，那名神武卫的兵卒也很生气，要不是一起出行的这段时间相处地不错，他才懒得去通禀。

“张老三，你小子忒儿不地道了！也不叫你家华将军想想自己是什么身份？竟然还叫我们家王爷屈尊降贵地去见他，疯了吧他？”

那名兵士被苏定方给打走了，刚到舢板上的时候，就对一个长得人高马大，看起来很有精神的小伙子大声呵斥了起来。

张老三一下子就给蒙了，他自认为平日里和面前这个家伙称兄道弟地，交情很不错，怎么转眼之间他就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了。

就在他还想要再说些什么的时候，一个高亢的声音传了过来：

那些海盗们挑了白旗！他们投降了！”

第七百三十二章处置华清

“哦？你说什么，那些海盗们真得投降了？”李元霸听到下面兵卒们的禀报，感到很有些不可思议。要看书1·

“嘿嘿，还真是！”苏定方这个时候从船舱外面走了进来，道：“方才末将还在琢磨，这帮倒霉的海盗们能够坚持到什么时候，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服软了！”

“那是他们有自知之明！”李元霸冷笑了两声，继续说道：“定方，你信不信这帮海盗们还不老实，说不准现在已经琢磨好了怎么应付华清他们呢！”

李元霸算是把那帮海盗们给看透了，只可惜他却是猜错了一点，那就是海盗们琢磨应付的是他们这些来自大唐的人，而并非是来自冲绳的这些兵卒。

.....

华清等人所在的货船之上，手中举着一面小白旗儿的刀疤脸海盗头子，此刻正一脸愤怒的看着华清以及李法忠。

“你们这是蒙骗！”刀疤脸海盗头子愤愤地说道，“我们是被那艘战舰打败的，就算是投降，我们也是去和大唐人投降，而并非是你们冲绳大岛的势力！”

看来也不是谁都可以当海盗头子的，至少刀疤脸汉子的汉语就讲的算是相当流利了。

“行了，你他娘地哪里来得那么多废话？”华清满脸不耐地瞪了刀疤脸海盗头子一眼，道：“你别忘了，你的那些个手下们，全都是命丧在老子的弩箭之下，唐人的战舰，最多起个威慑作用罢了！”

“你这话，可敢当着那些唐人的面儿说？”刀疤脸海盗汉子很不服气，“跟我这充大尾巴狼，真把你们自己当回事了？”

“扯那个都没用，反正你现在在我们的手上，想要将你给捏圆搓扁还不是我们说了算？”

面对敌人，特别是对手下败将，华清从不会有丝毫的怜悯之心。?一看书?·1?k?an?sh?u?·

“是吗？我怎么觉得你这是在说大话呢？”就在这时候。一个略带着些阴

沉的噪音，从船舱之外传了进来。

“苏将军！”华清的脸色有些不好看，他还真没想到这家伙会突然出现在他的大船上。

“别……”苏定方连翻摆手，道：“我可当不起你这将军的称呼。你可别忘了，在来到这里之前，你的主子对你说了些什么？”

华清的脸色变了，这一次的疯狂杀戮，确实让他有些迷失心智了。以至于将来前李建成的交代全都抛在了脑后。

现在想起来，他的行为确实过了，甚至可以说这家伙的行为已经足够给李元霸找理由砍了他的脑袋。

“来吧，华将军！”苏定方冷冷地看了华清一眼，道：“王爷有请！”

“可是这船上怎么办？”华清有些紧张。要看书1·

“这就用不着你来操心了！”苏定方，道：“李将军呢？我记得李法忠将军也来了吧？这船上的事务交与李将军也就是了！”

“将军，李将军在来了这里之后，就被华将军给看管起来了，现在还在船舱底下！”

一名看起来生地有些圆润，但却长得极高的广阳城兵卒。附耳在苏定方之侧，轻声说道。

“好，很好！你倒是把大公子的话贯彻执行地很彻底啊！”苏定方冷哼了一声，道：“走吧！哦，对了，那个刀疤脸我也得带走！”

.....

“王爷，华清带来了！”

战舰上，苏定方引领着包括华清在内的十名广阳城兵卒，以及悲催的刀疤脸海盗头子，出现在李元霸的休息室中。

“嗯！”

李元霸点点头。扭过头淡淡地瞥了跟在苏定方身后的华清和海盗头子一眼，道：“华将军，你好，你很好！”

华清的脸色变得很尴尬。他说道：“四公子，我不过是被暂时的胜利冲昏

了头脑，还请四公子莫要怪罪于我！”

“怪罪你？”

李元霸有些诧异地说道：“本王可没有资格怪罪你啊！本王现在都有些后悔带你过来了，这次本王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把这些该死的海盗们给灭了，根本就没有你们出场的机会！”

面的李元霸那充满了嘲讽含义的话。华清无言以对。

“怎么不说话了？”李元霸冷哼了一声，道：“好了，定方，将咱们的华将军送下去，好生看管吧！”

“不，你不能这么做！”

听到李元霸的话，华清立刻变得紧张起来，他实在是不相信，面前的四公子竟然真地会如此对他。

“本王为何不能这么做？别忘了你来的时候，大哥是如何交代你的！”李元霸根本就懒得搭理他，“走吧，别让本王作难！”

“走，难道你想叫我们动手吗？”

苏定方毫不客气地推了华清一把，让他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摔个狗啃屎。

没办法了，他只能乖乖地听话，毕竟他还没有那个胆子忤逆李建成。

很快，华清以及他的手下们，全都被几名神武卫兵士给带走了，在场的只剩下了李元霸、苏定方以及那个刀疤脸海盗头子。

“你是海盗们的代表？”李元霸饶有趣味地打量着明显带着异族风格的刀疤脸海盗头子，说道。

“我，我是！”

似乎是李元霸身上的气势有些沉重，又或者说李元霸当了这么多年的上位者，身上自然而然地会流露出一种威势。

面对李元霸，刀疤脸海盗头子突然变得有些怯懦起来，就连说话的声音都和周海有些相似了。

“你叫什么？在海盗当中任何职位，此行所为何事？”李元霸似乎早就预

想到了这家伙会来，问题就像是连珠炮一样地脱口而出。

沉吟了好一会，那刀疤脸海盗头子说道：“我叫普莱德，是双子岛的岛主，这次前来是想要恳求您放我们一条生路，我们愿意把抓到的大唐上船放出来，只求您能够放我们一条生路！”

“什么？”李元霸还没来得及说话，倒是苏定方上前一步抓住了普莱德的衣领，怒声道：“你这混蛋竟然还抓了我们大唐的商贾，难道你不知道我家王爷下的海令吗？”

自从李元霸在登州设了造船厂，并且安排大军开始巡逻海域之后，就下了一条海令，那就是出海互助协议。

第七百三十三章收编

出海互助协议！

没错，所有出海的大唐的海商，全都在登州都督府的牵头下，彼此之间签订了海外互助协议。

在出海互助协议当中，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但凡大唐的商船出海遇到海盗的时候，其它的唐人商船都有责任，并且也有义务帮助对方抵御海盗。

而且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如有海盗胆敢真得劫掠了大唐的商船，那么接下来就准备等着来自登州、来自大唐的无穷无尽的报复吧！

“这……”普莱德的脸上出现了一层死灰之色，不过紧接着却是说道：“大人……”

“什么大人？”苏定法规狠狠地瞪了普莱德一眼，道：“这是我家王爷，登州都督，大唐的武王殿下！”

“武，武王？”

普莱德当时吓得都要尿出来了，打死他都想不到，只不过是劫掠了一艘大唐商船而已，竟然招惹出了这样的大人物。

早知如此的话，就算是借给他一百个胆子，他都不敢劫了那两艘来自大唐的商船！

而且最令他糟心的一点，就是那两艘商船上都是一些木料，对于他们这些海盗们而言，远没有金银财宝要来地有吸引力。

总的来说，就是他们这一次的劫掠亏了，不仅没得到多少金银，甚至还差点被人给端了老窝！

他娘的，简直是亏死了！

“怎么，难道本王不像个王爷吗？”李元霸淡淡地笑了起来，道：“也对，本王这身打扮更像是闲散人，哪里像个王爷了？”

有些自嘲地摇摇头，李元霸摇了摇头，继续说道：“好了，说那么多也没用，咱们还是进入正题！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有什么条件？不要给本王说什么不放人。你们还没有那个资本！”

李元霸的强势，将之前海盗们的打算给彻底打乱了，普莱德并没有想到这种情况，这心念电转间。只能说道：“王爷，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没有了谈判的资格，您说吧，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爽快！”李元霸一拍手。道：“这样，如果你把劫到的那两支船队全都交给本王，并且率领你麾下的所有海盗归降我们大唐的话，本王亲自做主，给你们颁发‘大唐私掠证’，允许你们私掠其他国家的海上船只，成为我大唐的私掠船队！”

“王爷此话当真？”

普莱德的眼睛亮了起来，能够从一个完全自己承担风险，甚至可以说是随时被灭的海盗组织，成为大唐的私掠船队。背后有大唐在撑腰，就算是触碰到了其他国家的底线又如何？他们能把他们怎么样？

真是喜从天降啊！

“本王说话算话！”李元霸吐字如钉，“不过要提前说好了，我们会为你们提供船只，但是武器方面只能由你们自己想办法了！”

“王爷，这样的战船也能够给我们吗？”普莱德脑海中第一个蹦出来的念头就是要得到脚下的战舰。

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着普莱德，道：“你觉得可能吗？”

普莱德脸上的表情和骤然一僵，道：“小的明白了，是小的想多了！”

李元霸摇摇头，道：“具体的条款以后再说。你现在先把那两只船队的人给本王带来吧！”

“两支船队？”普莱德刚才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他明明只抓了一支大唐船队，怎么到了武王的嘴里就变成了两支。

“怎么？有什么不对吗？”李元霸看到普莱德脸上的犹豫之色，不由得有些奇怪地问道。

“王爷。我们只抓了一只大唐的商队啊？”普莱德说道。

“怎么不是两支？”这个时候苏定方插话道：“难不成你不是还抓了一支琉球的商队吗？”

普莱德有些犹疑地说道：“之前我们在抓那支大唐船队的时候，我们确实

顺带脚地抓了一支琉球船队，难不成王爷此来乃是为了那支琉球商队？”

“对了！”李元霸点点头，道：“只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你们竟然还抓了一支来自大唐的商船，说起来也算是没白来一趟！”

“原来如此！”普莱德的脸上有些苦涩之色。“看来我们这一次是栽在那帮子广阳城兵卒的手上了！”

李元霸哈哈大笑了起来，道：“哈哈，只能怪你们自己倒霉了！”

.....

双子岛，海寨那宽广的大厅中，拢共集结了三队人马。

这第一队人马，自然就是以李元霸为首的，来自大唐以及广阳城的兵卒们；第二队是那些倒霉的海盗；至于剩下的第三队人吗，则是被海盗们给抓来的郭松岭以及属于陈化船队。

“草民郭松岭，谢王爷救命之恩！”

脸上满是淤青，就连身上都有着些许血污的郭松岭，跪在李元霸身前，诚心感谢李元霸的救命之恩。

李元霸表现得很是客气，他亲自上前扶起了郭松岭，脸上也笑呵呵地说道：“你见过本王？”

“小的曾经有幸参与登州都督府的建材采购，您府上主宅使用的木料，就是小的从南洋诸岛上收购来的！”郭松岭确实见过李元霸，准确地说还曾经受过李元霸的召见。

“原来是这样！”李元霸点点头，道：“我说你怎么看起来有些眼熟呢，感情是老相识！”

听到李元霸的话，尽管有可能客气的成分比较多，但是郭松岭还是颇为感动，当下他开口说道：“王爷，这次如果不是您的话，我们肯定是在劫难逃了！此后，但凡您有任何的要求，小的就算是拼死也会为您完成的！”“好了，客套话就不必得意说了！”李元霸对他微微颌首，道：“既然当初你签了出海互助协议，我们朝廷就有责任也有义务救你们出海盗的牢笼！”

“王爷.....”这回郭松岭感动地是一塌糊涂，想想这段时间以来所遭受的严刑拷打，他差点感动的哭出来。

“好了，你们受伤的人多不多，先让本王船上的船医为你们处理一下伤口

吧？”

“谢王爷关心，我们的船上只有几名船员受了箭伤，不过好在伤地都还并不算严重。”说到这里的时候，郭松岭下意识地看了刀疤脸海盗头子普莱德一眼，道：“这些海盗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竟然让岛上的郎中为我的船员处理了伤口！”

第七百三十四章无耻如王伟

普莱德站了出来，单膝跪在李元霸身前，道：“王爷，我们这也是出于利益最大化！毕竟如果被劫掠的船队出现人员伤亡的话，在赔偿金或者赎金方面就要少上好多！不过……”

一边这样说着，普莱德扭头看了郭松岭一眼，一脸不好意思地说道：“郭兄弟，你们还真是厉害呢，在护卫队不抵抗的情况下，只不过是伤了几名水手。这次的事情，还真是对不住了！”

郭松岭也知道李元霸收编海盗的事情，这次他不过是受了一点皮肉之苦，不论是手下的船员还是财产，都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这样算起来的话，这次被海盗劫掠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兄台说笑了，你既然已经被武王殿下收归麾下，那这次的事情自然也就当作没有发生过！”

郭松岭稍稍思考了一下，继续说道：“如果你能够将我的两艘船以及船员们归还给我，那些船上的木材就算你不给我，我也认了！”

“瞧郭兄弟说得，既然这次的事情只不过是误会，我绝对会把所有的东西都送还给你的！”普莱德明白既然已经归顺了大唐，归顺了武王，那一切都要按照武王的意思来办，所以他很快就想好了处理办法。

“如此说来，却是要感谢兄台了！”郭松岭由衷地笑了起来，能够活着，能够找回自己的东西，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就在郭松岭话音落地之后，在他们这一队人马的后方发生了一场小骚乱。

“什么情况？”郭松岭皱起了眉头，“有什么事情等回到了登州再说！”

“小六子，你不要拦我，我一定要将王伟他们的罪行禀报王爷！”郭松岭船上的大副李福，被几名身着船员服饰的青年拉扯着。

“掌柜的，王伟那家伙想逃，这次说什么都不能让他逃过去！”李福怒目圆瞪直。明显对先前王伟的护卫队，强逼着郭松岭的商船入双子海峡怀恨在心。

“什么事？这里头怎么还有护卫队的事情？”

因为李福的嗓门越【style_txt;越来越大，所以坐在上首的李元霸他们也听

了个清晰。

“王爷，您不要听他瞎说，我们的护卫队不过是在忠实地履行职责罢了！”王伟从最后面跑了过来，脸上带着浓浓的谄媚之色。

从他那张还算是威武的脸上，竟然出现了这种谄媚的神色，还真是可惜了老天赏给他的这张脸。

“你他娘的……”听到王伟的话，李福变得更加冲动了。

“你冷静一点，现在还不是说这些的时候！”郭松岭想要拦住他。可惜他一个商人哪里是李福一个水手的对手。

“赵大哥，你不要拦着我，我一定要让武王殿下把这个王八蛋给杀了！”李福一把甩开拦住他的郭松岭，大踏步地来到李元霸身前，‘噗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

李元霸饶有兴趣地看着正向他躬身行礼的护卫队长王伟，以及跪在地上的李福，道：“你们这各执一词的，在本王没弄清楚具体的事情经过之前，还真是有些不好下决断！”

“王爷。事情是这样的！”王伟抢先一步，说道：“之前，郭掌柜的前往登州雇佣护卫队，在登州的一级护卫队刚好只剩下了我们。于是我们在签订了协议之后，就一同出海了！”

“他说得对吗？”听到这里，李元霸扭头看想了郭松岭，问道。

郭松岭点点头。并没有说话。

事实上，他也没有什么话说，因为至少之前的事情王伟说得没有错。

李元霸摆摆手。道：“你继续！”

“出海之后，我们约定好了，所有的护航任务以我为主，在航线方面也是我的建议最为重要！”

王伟此刻终于露出了无赖的本性，他继续说道：“本来之前的航向一直都没错，可是在返程的时候却出了差错，郭掌柜的为了节省时间，执意要走双子海峡。王爷您也知道，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护卫队的队长，他是掌柜的，我只能发表发表意见。在苦劝无果之后，我只能是从过掌柜的命令了！至于结果嘛……”

说完，王伟摊了摊手掌，道：“您也看到了，我们成了阶下囚，只能是苦

巴巴地等待您的救援！”

“王伟，你他娘的混蛋！”终于捱到了王伟把话说完，李福直接暴起，嘴里大吼的同时，更是狠狠地一拳轰在了王伟的左面脸颊上。

尽管王伟身经百战，但是在李福的突然袭击下，王伟还是被轰飞了丈许远。

就算是这样，李福还是不解气，竟然冲上去骑在王伟的身上，像是揍沙包一样地狠揍起了王伟。

王伟这个时候终于反映了过来，但是他想要起身反抗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机会。

“请容本王打断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李元霸看得很起劲，其实他也早就看这家伙不顺眼了，不过这件事情她还是有些迷惑，这倒是跟智商没有关系。

“请王爷明鉴！”郭松岭对李元霸躬身行礼，道：“王伟的话，从后面开始就出现了偏差，一切的决定都是王伟做的。他为了能够证明自己的护卫队的强大，竟然仗着自己人多势众，强逼着我下令将船队开进了双子海峡……之后，之后他们表现得像是懦夫一样，完全不抵抗海盗，以至于，以至于……”

“哦，本王明白了！”李元霸点点头，道：“原来是客大欺主啊！”

忽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说道：“本王记得，登州都督府曾经出过一条海令，除非涉及到护卫队以及商船的安全，否则的话，船上的一切指挥权全部由商队自行做主，这王伟的胆子，看起来很大啊！”

“正是如此！”郭松岭，道：“原本草民还想等解决清了这里的事情之后，一旦回到登州就把这家伙告到朝廷，可是您也看到了，手下人实在是气不过，这才……”

“好了，本王理解！”李元霸打断了郭松岭的话，扭头看了苏定方一眼。

...

第七百三十五章傻眼的陈提督

李元霸与苏定方之间很有默契，往往李元霸的一个眼神，就足以让苏定方明白过来这之间的含义

对于李元霸的命令，苏定方果然会意，他吩咐几名神武卫的兵卒把还在掐架的李福以及王伟拉开，随后倒霉的李福就被这么苏定方抓着衣领子拖到了李元霸身前。

“你叫什么？方才郭掌柜的所言属实否？”李元霸重新回到了座位上，居高临下地看着已经被李福给揍成猪头的王伟。

“小的，小的名叫王伟，他郭松岭所言并非事实，一切都是郭松岭计划好的……”

都到现在这个时候了，王伟还在巧言令色，还真是死到临头了还尤未自知。

“你说不算，按照郭掌柜之言，在海盗们上到你们船上之后，你们这些负责船队护卫的人并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看了恭恭敬敬地立在一旁普莱德，道：“普莱德，你说说看，他们俩谁说得是事实？”

“王爷明鉴！”普莱德道：“郭掌柜所言句句属实，当时我们跳上了郭掌柜的商船，那个名字叫王伟的护卫队长，可能是见我们人多势众，索性就放弃了抵抗，看那架势就差束手待毙了！”

“哈哈！”

李元霸哈哈大笑了起来，道：“本王还真是没想到啊，你这无耻的态度，怕是整个大唐都找不出来几个吧？”

王伟的脸色急变，道：“王爷……”

李元霸看都不看王伟一眼，冷声道：“定方，把这般巧言令色，颠倒黑白的畜生全都拉出去，砍了！”

“诺！”

苏定方恭敬地应了一声，脸上出现了狰狞的笑容，“来人啊，没听到方才王爷的命令吗？”

“是！”

大厅中有神武卫兵卒五十人，他们齐声大叫着同时下手也绝不含糊，驱赶着那两百来名护卫队的人，向着大厅外面走去。

这些护卫队的家伙们全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活，自然不会轻易就范。他们抽出了随身携带的横刀或者是短棍想要抵抗。

可是他们哪里是苏定方他们这些神武卫兵士们的对手，只不过十多个呼吸的时间，在对方付出了七八十号人的性命之后，全都老实了下来。

“啊！”

数十个呼吸之后，大厅之外传来了一道道凄厉的惨嚎声。

好一会之后。苏定方一身血污地倒提着淌血的横刀回到了大厅当中，向李元霸回禀道：“王爷，执行完了！”

李元霸对苏定方微微颌首，示意他退到一边，转而扭头看着一直不曾说话的陈化一伙。

因为李法忠他们躲在最后面，并没有和陈化他们相认，所以尽管陈化已经猜出了李元霸的身份，可还是搞得有些云里雾里，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当李元霸歪着脑袋瞅着他的时候。陈化也眨巴着眼睛盯着李元霸看。

两人就这样大眼瞪小眼地相互对视着，到最后李元霸嘴角微微一咧，道：

“不知这位兄台姓甚名谁，家住何方？你们可是我大唐的商队？”

李元霸自然是清楚陈化他们身份的，不过他还是要确认一下。

陈华虽然不认识李元霸，但是看对方衣着华贵，再加上这段时间以来，李元霸与这些人的谈话，这让他立刻明白，眼前这位年轻人的身份。八成就是大唐朝廷传说中的那位人物了。

如果当真是那位的话，那他的身份就绝对不能暴露，否则的话就是把他的主子往死路上推。

想到这里，只见陈化十分恭敬地回答道：“启禀王爷。小人姓陈名化，原是大唐的行商，后来随家父移居琉球列岛，在琉球列岛中扎下了根。这次小

人本来是要到天竺做些木材以及玉石生意的，原本打算绕过双子海峡的，但是在即将走出双子海峡范围的时候。却不幸遇到了海盗正在追击郭掌柜的船队。没办法了，这才被海盗们给顺带脚地抓了我们！”

在听到陈化的自我介绍之后，李元霸并没有打破陈化经过改编的谎言，而是眼睛一亮，道：“哦？这么说倒是郭掌柜的他们害了你们喽？”

“理论上是这样的没错！”陈化的脸上出现了苦色，道：“哎，这都是命啊！”

“好一个这都是命！”李元霸拍了拍手掌，道：“好了，咱们闲话少说！陈提督，本王这次前来可不是为了我大唐的商船，而是为了你！说起来，你们是受了郭掌柜的连累，可实际上，却是郭掌柜沾了你的光哩！”

“王爷说得这是什么话？小人听不明白！”

听到李元霸说出‘提督’这两个字的时候，陈化的心中骤然停跳了一拍，脸上也难免出现了慌乱之色。

“怎么，你是真地听不明白吗？”李元霸似笑非笑地看着陈化，继续说道：“来自冲绳大岛广阳城的提督大人？”

“王爷……”

陈化还想要辩解，这个时候躲在李元霸这一方人最后面，一直没有说话的李法忠从人群中钻了出来，道：

“好了，陈化，大公子已经下令，让四公子全权接管琉球列岛上属于大公子的势力，四公子早就知道你的身份了，你再掩饰也没有用！”

“李法忠？你怎么在这里？”看到突然蹦出来的这浓眉大眼的家伙，陈化的语调骤然提高了起来：“不对，你刚刚说什么？大公子已经下令，让四公子全权接管琉球列岛上的势力？”

李法忠点点头，道：“准确地说，还不只是琉球列岛的势力，还有波斯的力量，以及散布在大唐以及周边蕃国当中的势力，以后就全部收归于四公子麾下了！”

“什么？”

陈化的眼珠子都瞪了出来，这他娘地是什么情况？怎么听起来，大公子这是在交代后事啊？

“是不是感到很奇怪？”李元霸看着陈化那惊讶无比的表情，道：“具体的情况，你还是等回到广阳城之后亲自问大哥吧！这里可不是将这一切都说清楚的地界儿，本王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呢！”

“四公子说的对，这件事情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说得清地！”

李法忠上前几步拍了拍陈化的肩膀，继续说道：“大公子交代了，等你回去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大公子会亲自为你解释的！”

第七百三十六章琉球列岛野望

从双子海峡回到琉球冲绳大岛已经是三天之后的事情了。

李元霸花费一天的时间，把双子岛给摸了个通透，之后又用两天的时间，把双子岛重新规划了一下，期间，他还突发奇想地把战舰上的几门神威炮给卸下来两门，放在了海盗老巢的小崖上。

以小崖到大海上的距离，完全在神威炮的最远射程范围内，这样在岛上就能够攻击到海面上的敌方势力了。

而得到这两门神威炮的刀疤脸海盗头子普莱德，更是欣喜若狂，如果不是李元霸留给他的神威炮弹并不多的话，怕是光实验就得把那些炮弹给打光了。

之后，双子岛上留下了一多半的海盗，由结巴海和金蟾统领，至于普莱德以及那些被他特意挑选出来的海盗精锐，则是随着李元霸他们一道回了冲绳广阳城。

.....

广阳城城主府。

“原来是这样，可是以二公子的性格，他是断断不会放过您的，您又何苦亲自去送死呢？”

身上的伤势已经好了个差不多的陈化，顶着半只熊猫眼，在苦劝李建成，想让他放弃归降大唐的想法。

看来，他一回来就去找了李建成，把所有的疑问都和盘托出了。

坐在陈化对面的李建成摇了摇头，道：“总是这么躲下去也不是办法，何况对于当年的事我已经释怀了，这次回到长安，老二对我是囚禁也好，是杀也罢，一切都顺其自然吧！”

“可是您的身体您自己知道，为何不等到身体好一些了再行此事？”陈化脸色急变，道：“您这样的身体状况。我怕您承受不了二公子的羞辱啊！”

“行了！”李建成摆摆手，道：“就像你方才说地，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还不至于到那种地步。不过我也提醒你，嘴巴严实点。这件事情万不可让元霸知道，要不然的话，以元霸的性子而言，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可是……”

陈化是少数几个知道李建成身体状况的人之一，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李建成从现在开始就修身养性，不问世事的话，最多也就是再活个三年五年的。

“没什么可是的！”李建成似乎不再想谈论这个话题。“我听元霸说，这一次你们之所以被海盗抓走，还是遭了那几艘大唐商船的殃？”

陈化闻言苦笑了一声，道：“嗨，别提了！大公子，那日我本打算……”

等到陈化为李建成解释清楚了整件事情的经过，已经是日上三竿了。

“大哥，你们聊完了？”到了饭点了，李元霸慢悠悠地晃荡到了城主府，打算拉上李建成去用膳。

走到门口的时候。刚好碰到了李建成和陈化，就随口问了一句。

“陈化见过四公子！”

陈化见到李元霸的时候，脸上的神色多少有点不自然。毕竟之前他还打算蒙骗他，现在不好意思也是正常。

“元霸，我还打算过去叫你呢，现在你来了，咱们正好一起去用膳！”李建成看到李元霸，顿时笑了起来。

“大公子、四公子，您们去就是了，我这边离开了这么久，还有好多事务需要处理。就不随您前去了！”

对于转眼之间就被人给收编了，陈化还是不能释怀。索性就告辞离去。

李建成倒是理解陈化，直接对他摆摆手。脚下却是一刻不停地往后面膳堂的方向走去，他扭头看着紧跟在侧的李元霸，道：

“元霸，若是你占下了整个琉球列岛之后，打算如何治理？我可是听说了，你在登州完全就是一个甩手掌柜，政事一律交给长吏王浚，军事交给了神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和刘仁轨。你总不能把琉球也当成登州那样来治理吧？”

要不说长兄如父呢，李建成算是把李元霸给看透了，还像十多年前一样，是个惫懒性子，并不是说他没有能力做好，而是性格使然。

李建成的问题，虽说看起来就像是随意问出来的一样，不过他却点出一个极其郑重的问题，那就是攻占下琉球列岛之后，对于琉球列岛的各项管

理。

虽说现在琉球列岛还并不属于李元霸，但也是早晚的事情了。

再者说了，琉球列岛可不是以朝廷为单位的，它没有对朝廷的归属感，一切都算是李元霸的私有产业。

想必李世民也明白这个道理，毕竟距离大唐之境那么远，李世民纵然是有心，也是鞭长莫及啊！

好在李元霸从来都不是一个对权利、对皇位有野心的人，李世民也放心把琉球列岛教给李元霸来打理。

“大哥，你说如果把琉球全都送到一个人的手上来管理，其结果会如何？”

李元霸并没有正面回答李建成的话，而是问了一个似乎毫不相干的问题。

“当然是自立为王！”李建成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他们哪一个不是在自己的封地中搜刮民脂民膏，壮大己身，并且扩大兵力，佣兵自重！”

“大哥看得清明！”李元霸点点头，道：“所以对于琉球列岛的治理，我打算设立南洋都护府，都护府内军政分离，并且由朝廷派内使前来监管！”

“南洋都护府！”李建成眼睛一亮，道：“你小子扩张的野心倒是不小啊！”

李元霸哈哈一笑，道：“大哥，我还想听听你的意见呢！”

“你个臭小子，又想来套我的话！”

看到李元霸那一脸狡诈的表情，李建成立刻就明白了，这小子心里头打着自己的小九九，怕是早就已经想好了治理办法。

想到这里的时候，李建成稍稍整理了一下语言，缓缓地说道：

“当下琉球列岛各自为政的状态是不成的，一定要成立与大唐境内相同的朝廷机构。因为琉球是列岛的形式存在，所以必须将琉球礼物到划成几个郡县一级的区域，以方便朝廷来进行管理！”

“嗯，这一点我倒是同意，可是粮食和人口方面呢？”李元霸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道。

的确，对于一个新占领的地方，限制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粮食和人口的问题。

粮食的重要性就不用说了，没有粮食，就算是人再少，也绝对会饿死。

至于另外一点嘛，就是人口，没有人口，谁来建设，谁来种植？

这两样，就是限制一个地方发展单位最主要的因素。

第七百三十七章小丫头伤心了

对于李元霸能够想到这两个问题，李建成感到很欣慰

他瞄了李元霸一眼，道：“你来了琉球列岛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想必对岛上的环境也有所了解，这里的土地肥沃，气候也十分适宜农作物生长，所以只要有人肯耕种，粮食的问题肯定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

“那为什么琉球列岛上的土著居民们，这么多年了，也只不过勉强能够解决温饱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李元霸的确感到很惊讶，这里的气候却是很适宜耕种，可为什么当地的居民，除了那些还算是有些地位的人之外，全都是一副骨瘦如柴的鬼模样。

“元霸，你以为他们像咱们大唐的百姓一样，就算再穷也能够挤出几枚铜钱来，买个粮种还是不成问题的？”

李建成缓缓摇头，道：“不是，都不是！琉球列岛上的居民，都只不过是那些上位者的奴隶，不仅被他们搜刮，还要受尽剥削。他们种出来的大部分粮食，都进了他们主人的腰包，真正到了他们手上，也只剩下了那么几口薄粮了！”

“这么苦？”李元霸惊道，“可是我看大哥治下并非如此啊？”

李建成有些自嘲地说道：“元霸，难不成你以为我同那些琉球土著一样毫无人性吗？”

“啊？大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李元霸这才反应过来，以李建成宽任的性子，断不会让自己的治下恢复成奴隶社会形态的。

“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具体的还是人口问题！”

李建成摆摆手，道：“只要岛上的人口多起来了，那么其他的一起都好说。”

“我上哪去弄那么多的人？”

得，这回李元霸有些傻眼了，琉球列岛本就人口稀少，这想要让琉球列岛发展起来的主要前提，就是最需要大量的人口来支撑。

而想要琉球变成一个人口稠密的地方。唯一的选择就是从大唐移民到

琉球。

“这还不好说，你直接去求世民，让他许诺你，可以从大唐的任何地方移民出去不就可以了么？”

李建成淡淡地笑了起来。“毕竟从名义上来看，琉球列岛可是属于大唐的领地，琉球发展起来了，对大唐也有好处，不是吗？”

李元霸听的是目瞪口呆。感情自家这位大哥，打的是这么个算盘。

“这个还是等回到长安之后，看二哥怎么说吧，毕竟现在不论我怎么说，都是咱们的个人言论，咱们可全都是大唐的子民呐！”

最后，李元霸叹了口气，这种事情总归要拿出一个章程来的。

李建成听到这里，却是淡定地一笑道：“也是，现在说这些是有些早了。不过就管理上而言，还是先把南洋都护府的整体构架，建起来尝试一下吧，毕竟这也是个长期的工程，短时间内是见不到成效的！”

“父亲，四叔！你们总算是来了，思唐的小肚子都快饿扁了！”

就在这个档口，李建成兄弟俩也来到了膳堂，小丫头李思唐就站在门口，在看到李建成和李元霸的时候。红润的小嘴立刻嘟了起来。

“呦，这是谁惹我们家思唐不高兴了？”李元霸上前几步，轻轻捏了捏小思唐那白皙的脸蛋，道：“瞧这小嘴嘟的。都能够挂上两个拖油瓶了！”

“哼哼！”李思唐皱了皱琼鼻，哼了两声，道：“四叔，还不是您？我说去叫父亲用膳吧，您跑地比兔子都快，可是回来却用了足足半炷香的时间。哼哼……”

“你这妮子，少吃一顿又饿不坏身子！”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李思唐一眼，道：“你看看你，我才来了多长时间，看你，好像又胖了！”

“啊？”

李思唐被李元霸的话吓了一跳，连忙上下左右地开始打量起了自己，过了好一会才嗔怒地对李元霸说道：

“四叔您讨厌，思唐哪里胖了？”

“哈哈，看把你给急的！”李元霸哈哈大笑了起来，道：“好了，让四叔来看看，今天都有什么好饭、好菜？”

话音落地，这家伙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地走进了膳堂，那可真是一桌子的好菜，而且都还是长安城中流行的菜式，有红烧铁狮子头、松鼠海鱼、红烧排骨、叫花鸡……

总之一句话，全都是新鲜菜样，看得出来，李建成的厨子也是花了心思的。

“呦，大哥，你这是准备为我送行吗？竟然准备了这么多的好菜。”李元霸顺势坐在了一张椅子上，看着李建成笑了起来。

李建成牵着李思唐的小手坐下来，道：“你可别编排我，我可么可能赶你走呢？”

“嘿！”李元霸咧嘴笑了笑，道：“说真的，我还真是有些不想走了呢！”

“四叔，那您就在这住着吧，什么时候住地烦了，您再走，怎么样？”李思唐眨巴着一双好看的大眼睛，充满期待地看着李元霸。

“四叔何尝不想多住一些日子啊！”李元霸感慨地叹了一口气，“可甭管是长安、登州还是波斯等番邦，还有很多的麻烦事需要处理，总不能在这里待一辈子吧？”

“所以我才要你提早考虑好都护府的构架，这样的话，等处理琉球列岛之事的时候，就可以少解决一件事了！”

李建成慢条斯理地说道：“这样就算我去往长安的话，琉球的事情我也可以放心了！”

“父亲，我不要你去长安！如果你要去的话，思唐也要跟着！”

听到李建成的话，李思唐的小嘴立刻一扁，看样子就要马上哭出来了。

李元霸一看小家伙那一副可怜兮兮的小模样，赶紧岔开话题，道：

“大哥，之前我不是说过了吗？二哥已经答应我了，他只会囚禁您，他是一国之君，若是他不信守承诺的话，岂不是失信于民了吗？”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顿了顿才继续说道：“大哥，要想在琉球列岛建立都护府，这一时半会儿的还真是没有好的方法。大哥，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李建成也知道方才自己的话勾起了小丫头的伤感，在听到李元霸的话后

立刻反了过来，直接开口将之前早就已经想好的几条建议讲了出来。

第七百三十八章承乾又来了

就在李建成与李元霸这哥俩的这番谈话过去了没几天的时间，大唐方面竟然来人了，而且还是李元霸的老熟人，也是他的至亲，太子李承乾！

广阳城外喧嚣的海港上，停泊着往来送货的船只以及行商的商贾。

其中一艘中型客船才刚刚靠岸。

“哎，果然还是这海外的空气好啊，咱们长安的空气太压抑了！”

李承乾站在那艘船的甲板上，身上穿着一席宽袖口的月白色常服，下身的衣摆有些短，看起来倒很是单薄、凉爽。

跟在李承乾身边的，是一个看起来三十来岁左右，身上穿着一身蓝衣的青年，道：“殿下……”

“闭嘴！”李承乾狠狠地瞪了那青年一眼，道：“你忘了来前我怎么和你说地了？”

“公子，是小的嘴巴欠！”青年稍稍愣了一下，抬手就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行了，这出门在外的可没那么多的规矩！”李承乾懒得再追究这件事情，“常六，你说这里是冲绳大岛？”

“回公子的话，是！”被李承乾称为常六的青年应了一声，道：“这座大港听说是武王殿下特意从登州调人过来改建的，若非是如此的话，怎么可能短短的几天时间就将海港扩大了两倍！”

李承乾点点头，一边往船下走，一边说道：“我要来这里的消息有没有通知四皇叔？”

常六一边吩咐船上那些水手打扮的人将李承乾的行李搬下船，一边说道：

“奴……小的遵从您的命令，并未将您要来琉球的消息通知武王殿下，您看是不是现在就去广阳城主府？”

“不去，好不容易出一次长安来到海外，还不叫我好好逛一逛？”

李承乾可知道自己这位四皇叔的性子，如果被他逮到的话，怕是他根本就不会再有时间在广阳城中闲逛了。

“诺！”

常六不过是一个太监，可没有那个胆子赶去挑衅李元霸的威信。

就这样，带着李世民的旨意前来琉球的李承乾。把来时的使命给丢到了夜郎国，先让自己玩痛快了再说。

.....

广阳城主府。

“王爷，下面人传来消息，太子殿下已经来到了广阳城中！”

苏定方恭敬地站在李元霸身前。苦笑着说道：“看太子殿下的样子，好像还想在城中好好玩玩，就连他那船上的护卫都没带上多少！”

“这臭小子！”李元霸笑骂道：“难不成老子是洪水猛兽，你先来宣读了二哥的圣旨，我还能死扣着你不放不成？”

“王爷。咱们的人已经跟上去，要不要派人把太子殿下‘请’回来？”苏定方很无奈地说出了这句话，看起来他经常用这种方法来对付这些皇子、公主们。

“不必！”李元霸摆摆手，道：“等他玩够了自然会来城主府的，咱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好好地泡上一壶茶，在亭子里头小睡一觉.....对了，别忘了多派点人跟过去啊！我倒是不怕别人招惹这臭小子，关键是这帮臭小子们都太能闯祸了！”

“诺！”

苏定方有气无力地答应了一声，这货明显吃过这种苦。

.....

正被李元霸惦记的太子殿下呢？他已经领着几个护卫来到了广阳城中唐人聚集地，也是最繁华的商业一条街。

“常六啊。你说我要不要给母后还有高阳她们带些礼物回去？”

已经被商业街中琳琅满目的小玩意给晃花了眼的李元霸，手中捏着几串炸鱿鱼卷，咕哝不清地嘀咕了起来。

“公子，皇后娘娘还有几位公主殿下全都是您的至亲，送几件小玩意自然是应该的！”常六跟在李承乾的屁股后面，说道。

“那你说，我应该送她们点什么呢？”因为可入眼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李承乾也有些拿不定主意了。

常六眼珠子一转，道：“公子，这琉球列岛相比起咱们长安来。新奇玩意儿有不少，不过这女子们喜欢的东西是万变不离其宗，依小的看，您还是去买几样设计精巧的首饰吧！”

“嗯。你说得有道理！”李承乾点点头，道：“你知道哪里有首饰店吗？”

初来乍到，他哪里知道哪是哪？

不过这也好办，常六抬手招来了一名护卫，让他去打听一下。

“公子，我打听了一下。这城中最好，样式最新、最全的金银玉器首饰店，就在前面数十丈外！”

等到把打听到的消息汇总好了，常六重新向李承乾禀报。

“好，咱们就过去看看！”

李承乾点点头，率先走到了一个名叫‘玉饰斋’的首饰店外。

“玉饰斋，这名字倒是很雅致啊！”李承乾抬头看着金丝楠木上书的几个先秦古篆，道：“呦，竟然是古篆，看来这玉饰斋的掌柜的还是唐人了，这回倒好省了翻译了！”

说到这里，李承乾领着常六他们，抬脚就走了进去。

这才刚一进门，一个身穿性感胡服的靓丽胡姬就贴了过来，张嘴就是一连串的汉话：

“呦，这位公子，您可是有段时间没来了，奴家可是想念地紧哩！近日来咱们楼里又多了几件新饰品，要不您拿几件？”

“放肆！”

常六第一时间挡在了李承乾身前，那看起来单薄的身体，竟然在一瞬间有了一种沉重如山的感觉，感情这家伙竟然还是一位高手。

不过想想也是，李元霸府上的白福，不就是一位大隐隐于市的密谍高手

吗？

“哎呦，这位公子，您的脾气怎么这么还大呢！”靓丽的胡姬，狐媚的大眼睛扑闪着，那脸上魅地都快要滴出水来了。

“他娘地，老子什么时候来过了？”

李承乾心里头纳闷，不过有些事情他也明白，这些做买卖的人就得自来熟。

“胡丽娜，怎么把客人挡在门口啊？还不快把客人领进来？”

就在这时候，一个充满活力的声音响了起来。

众人寻声望去，却见说话的是一个身穿锦绣常服，看起来四十来岁的中年人，最搞笑地是，这家伙还留着两撇小胡子，笑起来一抖一抖的，都囧成了‘八’字。

第七百三十九章玉饰斋

“掌柜的说得是，几位客官随奴家进来看看吧！”

名叫胡丽娜的胡姬，无比妩媚地扫了李承乾以及常六一眼，娇声叫了起来，同时还伸出手去牵常六的手臂。

挡在李承乾身前的太监常六，连续躲了两下没有躲闪开，就这么被那胡丽娜拉扯着往玉饰斋大堂里面走了过去。

“嘿，还好这家伙的身上少个物件，要不然的话，怕是连魂儿都咬被勾走了！”

李承乾以及几名护卫跟在常六的身后，看到常六的表现不由得摇了摇头。

还别说，玉饰斋里面的金银玉器饰还是挺齐全的，甭管是戒子、项链，还是手镯、簪子，每一种的样式都有个七八十样，而且还不带重复的。

也就是说，每一种都是孤品！

“你这的东西倒挺是齐全的，不过有没有新鲜一点的样式？”李建成顺着新建成的玻璃柜台，看着下面琳琅满目的饰，还是有些不太满意。

“哎呦，这位公子，鄙人这些东西可全都是最好的啊！”

那留着人字胡的掌柜的，听到李承乾的话后，脸上还是那副笑眯眯的表情，他伸手一指柜台最里面的那一排，道：

“这些戒子还有玉簪，都是岛上的匠师们新做出这些金镶玉蝠戒，上面的蝠气不仅活灵活现，更是在那两点眸子之间，点上了两颗晶莹剔透的红宝石，提升了整个蝠戒的价值和和佩戴之人的气质！对了，还有这枚玉簪，其选用的原料乃是极品和田籽玉”

李承乾身为大唐的太子殿下，什么好东西没见过？

在听到那八字胡掌柜的话后，李承乾不由得撇了撇嘴，道：“掌柜的，你这话骗骗鬼成了，想糊弄我还差了点火候，这些东西的质量可远不是最好的品质！”

“这个嘿嘿。公子果然是好眼力！”

掌柜的摸了摸自己的人字胡，道：“我这里还有些其他的物件，不过这几样东西可是我们店里的镇店之宝，其价值要远面前的这些东西。公子若想要拿下来的话，得多花些财帛了！”

“怎么？你瞧不起我们家公子吗？”常六这个时候一瞪眼，道：“我们家公子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金银财帛！有什么好东西你尽管拿出来，若是能够入得我公子的法眼。价钱自然不是问题！”

“瞧我这张臭嘴！”掌柜的听到常六的话，眼睛不由得一亮，抖手就轻拍了拍自己的嘴巴，道：“鄙人现在就去把几样镇店之宝拿出来，希望能够入得公子的法眼！”

“公子您看”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掌柜的就端着一方紫檀木的托盘走了出来，在托盘上面还盖着一块白色的丝绸。??

掌柜的走到柜台前，一把将丝绸掀开。

托盘之上的物件顿时出现在众人眼前，那是几件造型精致的饰，其一是一枚金质戒子。造型精美，闪亮动人；第二件是一只红翡手镯，天然纹饰，红光焕

就这几件东西的价值，随便拿出一件，都远不是玻璃柜台里面的东西可以与之相比的。

“你早拿出来不就结了！”李承乾看到这几样东西的时候，眼睛顿时就亮了起来，他拿起那枚戒子，细细地看了好一会，这才说道：“好了。把这几件饰全都包起来吧，我全都买下来了！”

“啊？”

掌柜的愣了一下，不过他很快就反应了过来，像这样连价钱都不问一下的大主顾。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遇到过了。

“我说，你别愣神了，没听到我家公子的话吗？”常六见掌柜的不说话，连忙呵斥了起来，这家伙倒是很懂得察言观色。

“是，是！”掌柜的连连点头。道：“俗话说得好，好马配好鞍，这位公子请先到一旁稍坐，待鄙人命人去后堂拿几只上好的锦盒出来！”

说到这里的时候，掌柜地瞪了不远处的胡丽娜一眼，道：“胡丽娜，赶紧地上茶啊，我花钱雇你是来站岗的吗？”

“奴家晓得了！”胡丽娜娇俏地应了一声，扭动着腰肢开始端茶倒水。

“怎么没人招呼？难不成你这生意不做了？”

就在胡丽娜和掌柜的，与李承乾等人在大堂的南侧饮茶聊天的时候，一个怪异的汉语传了过来。

众人扭头看了过去，却见门口的方向走进来几个人高马大，但是长得明显带着异域风格的青年男子。

这些人在李承乾看到他们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来了一帮波斯人，毕竟波斯除了那些金碧眼的人之外，还有很多黄皮肤的人。

“没听到我家主座的话吗？”站得比较靠后的一个青年见没人应，就大叫了一声：“该死的，你对，那个番邦娘们儿，还不快来伺候我家主座？”

胡丽娜的脸上闪现了一丝难看的神色，不过她迎来送往的，什么人没见过？这几个人不过是其中几个比较讨厌的人罢了！

“胡丽娜，你快去迎一迎！”

做了这么长生意了，掌柜的基本上一眼看过去就能够看出来人的身份是否尊贵。

这站在最前面的那个青年衣着华贵，而且还穿金戴银的，明显是出身于豪门之族，像这样的肥羊如果不宰一把的话，实在是对不起他自己。

心中虽说有万般不愿，但是胡丽娜还是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对李承乾福了一福，道：“那奴家就暂且失陪了！”

李承乾是巴不得她现在就走呢，闻言只是摆了摆手，眼睛还是看着那些走进门来的番邦人。

“我听说，你们这是广阳城乃至整个冲绳大岛最好的玉器饰品店，有什么好东西就全都拿出来吧！”

走在最前面的那个青年，毫不客气地搂过胡丽娜，一边往玻璃柜台的方向走，一边对胡丽娜询问了起来。

“哎，这几样东西看起来不错，特别是这簪子，如果是戴在本座王妃的头上，肯定别有一番风姿！”

没等胡丽娜话，那青年就自行走到了玻璃柜台前，而且还自顾自地从之前掌柜的拿出来的托盘上，拿起了一枚晶莹剔透的玉簪。

地一下云.来.阁即可获得观看】

第七百四十章大食

“这位公子，真是不好意思啊！”

尽管胡丽娜被这家伙的脏手搂地格外腻歪，但是她这脸上却不见丝毫的不耐之色，她继续说道：“这些东西都已经被卖出去了，您还是去看看别的物件吧，那些被摆出来的物件也都是工匠们新做出来的！”

“啪！”

胡丽娜话音刚刚落地，那青年就狠狠地一巴掌甩在了胡丽娜挺翘的屁股上，怒声道：“你是不是瞧不起本座？这些东西明明都摆在明面上呢，你怎么就说卖出去了呢？难不成是觉得本座买不起？”

自己的敏感部位被这不知名的青年给狠狠地打了一下，胡丽娜心中是羞怒交加，好在胡人的性格都比较豪放，而且对于男女之防也看得没有那么重，所以她强行压下心头的怒火，道：

“奴家哪里有瞧不起公子的意思了？只不过是这些物件，确实已经被卖出去了！”

“胡姬娘儿们，你闭嘴！”之前跟在那青年身后的那名说话的青年，道：“我看你就是瞧不起我们……”

说到这里的时候，他从衣袖中甩出了一叠厚厚的票子，道：“这些是大唐长安城的永定柜坊票，共计五十万贯铜钱，怎么样？这些钱够不够买这些东西的？”

这回胡丽娜不说话了，那掌柜的就像是兔子爹一样蹿了过来，眼睛闪闪发光地看着那些柜坊票，就差流哈喇子了。

“掌柜的，你可不能失信啊！”胡丽娜明显不待见这些讨厌的外邦人，“这些东西全都被李公子包下了……”

“什么李公子，王公子的，他们不是还没付钱吗？谁先付钱就是谁的东西。这大家都知道！”那青年根本就是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把柜坊票摔在桌子上就要去拿那些首饰。

“我可不这样认为！”这个时候李承乾也坐不住了，他从玉饰斋南侧走了出来。直接走到了柜台前，连同饰品在内。将那托盘先青年一步抢了过来。

“你他娘地……”眼瞅着就要到手的首饰被抢了，那青年立马就怒了，张

口就开始骂街。

“啪！”

常六就像是鬼魅一样飘到了那名青年身侧，一个大嘴巴子狠狠地甩了出去。

那青年立刻就像是一支飞射的利箭一样，向着后面跌飞了出去，身子重重地撞在了玻璃柜台上，那强悍的力道将玻璃柜台都给压碎了。

至于那名被打的青年，脖子则是呈现出一百八十度的弧度。嘴角还流溢着鲜血，已经是死得不能再死了。

“你……你竟然敢杀了本座的人？你可知道本座是谁？”那名为首的青年都傻眼了，这也太蛮不讲理了，说杀就杀了，哪怕是一丁点的顾及都没有。

他却是没想到，方才自己的行为也是这般蛮横不讲理！

“老子他娘地管你是谁？”李承乾一下子就怒了，道：“抢了老子的东西，你还想要怎地？老子杀你一个人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不赶紧地给老子滚蛋！”

“你……你端的是无礼至极！”那青年脸色憋地通红，怒火骤然爆发。“你们都他娘地是死人不成？给本座放手杀，全都给本座灭了，那个动手的人给本座留着。本座要把他碎尸万段！”

“哈哈，还想要动手？”李承乾哈哈大笑了起来，“常六，给我狠狠地教训他们，只要别再闹出人命就可以了！”

“诺！”常六以及几名护卫听到李承乾的命令，全都狰狞地笑了起来。

“啊！”

“哎呦！”

下一个瞬间，玉饰斋内就传来了一阵阵惨烈的鬼哭狼嚎，那场面还真是闻者悲伤，见着落泪。

不过十数个呼吸的时间。玉饰斋的正堂大厅里面就已经躺满了人。

几乎哪一个番邦之人都不是全活人了，就算一个个身上不带献血。那胳膊、腿的也弯转出诡异的弧度。

这种场面看起来凄惨，不过也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这也是一个招揽客人的好方法，因为方才玉饰斋内的争斗吸引了很多围观的人，眼下的玉饰斋门外，里三层外三层，围地全都是人。

看那些围观之人那伸脖子瞪眼的好奇模样，好像生怕场面不够热闹一样。

.....

解决完了玉饰斋内的糟心事，常六拖着为首的那个青年来到了李承乾身前，将之踩在脚下，拱手道：“公子！”

李承乾大马金刀地坐在椅子上，居高临下地看着被常六踩在脚下的那名青年，道：“怎么样？还敢不敢和本公子抢东西了？哼，还真把自己当根菜了！”

“你一定会后悔的！”那青年无比怨毒地看着李承乾，还有方才动手的那些家伙，道：“你可知道本座是谁？”

“我管你是谁！”李承乾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道：“把他们全都给我绑起来，我还真就不信了，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强买也就罢了，竟然还纵凶伤人，这广阳城中还没有王法了？”

“哼，本座乃是阿拉伯帝国的亲王阿普杜勒，你们若是抓了本座，阿拉伯帝国是不会放过你们的！还不快把本座给放了？”

被常六踩在脚底板下，整张脸都出现扁平状态的青年人，充满恨意地威胁起了李承乾。

阿拉伯帝国，乃是中世纪时期，地处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建立起来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帝国。按照大唐的记载，阿拉伯帝国一般被百姓们称之为大食，按照时间来算的话，眼下应该是处在四大哈里发时期。

“阿拉伯帝国？”李承乾的嘴巴咧了起来，道：“你身为阿拉伯帝国的亲王，在你们自己的国土上，自然是可以称王称霸，作威作福了！可是现在乃是在琉球列岛，不是你阿拉伯帝国，你有什么资格威胁本公子？”

“你.....哼！”阿普杜勒冷哼了一声，道：“不管这广阳城归属于何地，归属于何方势力，只要你胆敢扣下或者伤害我们，我们阿拉伯帝国绝对会大兵压境，不仅会灭了这琉球的冲绳大岛，就连同你们在内，也会被灭族！”

第七百四十一章‘请’回城主府

“好大的口气，我倒要看看，你们是不是有这样大的本事！”

李承乾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呢，倒是一道粗豪的声音从玉饰斋外面传了进来，随之而来的还有数不清的脚步落地的声音。

“蹬蹬蹬！”

一队身着亮银明光铠的广阳城兵卒从外面闯了进来，那为首的一个中年壮汉，分明是华阳城的军事主官，李法忠。

至于之前被李元霸在双子海峡收押起来的广阳城军事主官华清，到现在还在城主府地牢里头蹲着呢。

估计啊，他这辈子也就只能在地牢里头度过了！

“你又是谁？”

被常六踩在脚底板下的阿普杜勒，依旧是一副‘我很硬气’的样子，他努力地想要抬起脑袋来看看来人是谁，可是常六的脚劲实在是太大了，阿普杜勒只能转而死命地瞪眼。

实话说，这阿普杜勒还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草包，既然人家身着铠甲，而且还手持着兵器，那铁定就是这广阳城中的兵将啊，哪里还用得着你来多此一问？

不过也正是阿卜杜勒的话，把大厅中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移了过去，当然李承乾他们也不例外。

毕竟李承乾并不了解广阳城的内部势力，虽说之前他四皇叔已经派人将琉球的情况送往长安城了，可是这初来乍到的，谁又能够保证这些家伙就是那些愿意归唐，愿意听李元霸命令的人呢？

“哈，我是谁？”李法忠点了点自己的鼻子，道：“听好了！本将军便是这城中的军事主官，今日算你们倒霉，竟然招惹了不该惹的人！本将军是奉命前来，将所有胆敢欺辱我冲绳贵客的人，全部就地格杀！”

“格，格杀？”

阿普杜勒吓了一跳，他们也没惹什么贵客啊？怎么就要被格杀了？难不成是这些家伙？

想到这里的时候。阿普杜勒拼尽所有的力气，一脸惊诧地抬眼看向了他面前的李承乾。

可是李承乾现在听地也是云里雾里，琉球方面不是不知道他前来广阳城的消息吗？

“尊敬的大唐贵使，您受惊了！”也就在李承乾还感到疑惑不解的时候。“末将乃是华阳城守将李法忠，奉大公子和四公子之命前来迎接贵使，烦请贵使即刻启程，随末将前往城主府吧！”

“啊？”这回李承乾总算是回过神来了，他看着李法忠。好奇地说道：“你怎么知道我是大唐来的？难不成你在我的手下里面安插了细作？”

李法忠摇摇头，道：“贵使说地这是哪里话？这广阳城本就是我们的地界儿，如果连领地中出现的一些生面孔都不知道的话，那这广阳城索性就不必设防了！”

李承乾知道立法中说得肯定是有所隐瞒，不过这个时候说这个也没用了。

“哦，原来是这样啊”他做出了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指着那些倒霉的阿拉伯帝国的人，道：“那他们怎么办？”

“他们？”李法忠淡淡地瞥了他们一眼，冷声道：“冒犯贵客，自然是杀了！”

“这个……杀了那些随行的人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能不能把那家伙先留下来？”说到这里的时候，李承乾指了指被常六踩在脚底板下的家伙。

“随您的愿！”李法忠点点头，道：“白明，除了那个家伙之外，其他的人全都给我拉到菜市口去，斩首示众！”

“不要啊！”

“还不想死！”

“主座，主座救我们啊！”

这些与阿普杜勒随行的青年，没一个想死的，全都开始向阿普杜勒求救起来。

可是眼下。阿普杜勒连自身都难保了，又如何能够救得了他们？

“就这么办吧，咱们走！将军请前面带路吧！”

眼见着那些身着铠甲的兵将们将那些阿拉伯帝国的人给强行拖走了，李承乾对李法忠微微颌首。当先领着常六等人出了玉饰斋的大厅。

当然了，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也就是那些珍贵的金银玉饰，自然也被李承乾给带走了。

至于钱嘛，按照李承乾的话来说：活该那掌柜的倒霉，谁叫他刚才没有帮着老子说话的。这些金银玉饰就全当作是赔偿了。

.....

城主府正堂。

李元霸和李建成相对而坐，在他们正中间的桌子上，还摆放着一些个瓜果点心以及果酒。

“大哥，我给你说啊，就这个侄子，那可真是跟二哥一个模子里面印出来的，不仅长相有几分相似，就连性格、动作都要仿上个几分！”

李元霸嘴里面不停咀嚼着果肉，道：“对了，我却是忘了你曾见过承乾！”

“是啊！”李建成点了点头，道：“当年承乾还是个小不点，成天和承宗他们混在一起，那几个小家伙啊，可是把咱们的军营给当成自家的后院了！”

“我估计啊，如果那小子看到你的话，一定会惊讶地连下巴都要掉下来的！”想想李承乾看到李建成模样，李元霸都感到很好笑。

“怎么？你没有把我的消息传回长安吗？”李建成讶然道。

李元霸摇摇头，道：“我只是把你的消息告知了二哥，至于下面的小人儿，我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他们这些！”

“也是，这突然多出来一个大伯来，恐怕是他们也不好接受吧！”李建成闻言一脸淡然地笑了起来。

“启禀大公子、四公子，来自大唐的贵使已经被末将带来了！”也就在这个当口，李法忠快步走进大堂，向李建成他们俩禀报了起来。

“你瞧吧？看来我的命令还真是下对了！”李元霸有些无奈地看了李法忠

一眼，道：“李将军，这臭小子又惹什么祸了？”

原来李元霸早就已经下令，让李法忠暗中跟着李承乾了，并且他还告诉李法忠，只要这小子整出什么幺蛾子的话，就把这小家伙给‘请’到城主府来。

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才刚刚过了两个时辰的时间，李承乾这小子就被请回来了城主府，也真是够不禁念叨的。

“正如四公子所猜想的那样！”李法忠笑了起来，道：“贵使来到广阳城之后，就带着几名下人、护卫在广阳城中闲逛了起来，之后……”

第七百四十二章琐事

“哈哈，这小子还真是会给老子惹麻烦，这才第一次自己出门，竟然就招惹了一个帝国的王子，简直比我当年还要狠！”

听完李法忠的‘汇报演出’，李元霸笑地是前仰后合，苏醒过来这么多年了，还真是从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你当年可比承乾要厉害地多了！”李建成也笑着说道：“你可还记得，自己在七八岁的时候，就打地太原城中那些世家大族的子弟们满地界儿地乱跑，如果不是我们哥几个护着你，怕是父皇早就已经把你的屁股给打烂了！”

“大哥，你怎么净揭我短？”尽管对于李建成说的话他是一丁点的印象都没有，可是他也听出了自家大哥对自己的溺爱。

李建成好笑地摇了摇头，道：“行了，别叫承乾在外面干等着了，还是赶紧把他叫进来吧！”

“是，大公子！”李法忠恭敬地点了点头。

“四皇叔，你也太能整了吧？愣是叫我在外面等了半柱香的时间，等地我腿都麻了！”这才刚进了城主府的大门，李承乾就甩开嗓子开始喊起了叫天屈。

李建成兄弟俩端坐在各自的座位上，一脸笑意地看着他，也不说话。一看??

许是觉得大堂中实在是太过安静了，李承乾终于抬起头来仔细看起了大堂中的诸人。

其实大堂里面的人也不多，只有李建成兄弟俩，再有就是陈化和李法忠了。

陈化和李法忠暂且不提，先落入李承乾眼底的就是他的亲大伯李建成。

那长眉星目、鼻如悬胆、轮廓分明的模样，简直就是一位中年版的李元霸。

此刻，李承乾露出了大吃一惊的表情，看了看对方又再了看坐在李建成对面的李元霸，脸上露出一种迷茫之色。

也难怪，在玄武门之变生以前，李承乾的年纪还小，对于李建成的记忆

并不如何深刻。再加上这么多年过去了，并不深刻的记忆变得模糊了起来，不记得李建成自然不是什么问题。

当然了，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的大皇伯李建成，早在玄武门之变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而李建成在看到李承乾的时候，脸上露出一种十分复杂的神色。

“怎么，不认识我了吗？”在看了李承乾半晌之后。李建成忽然开口，那态度就像是一位极其相熟的长辈。

“大大大四皇叔，这位是？”

李承乾恍然静醒了过来，以他的性子虽说有些城府，可是在面对李建成时，也难以忍住，在大了半天之后，最终还是选择询问李元霸。

“大你个头啊？”李元霸从座位上走下来，上前几步拧着李承乾的耳朵来到李建成身前不远处，道：“难道你没见过你大伯吗？”

“难不成你您真地是皇伯父？”这李承乾算是彻底呆住了。千猜万猜，没猜出这位大唐的故人竟然是当年玄武门之变的另外一方势力，太子李建成！

李建成微微颌，道：“怎么，是不是感觉到很是不可思议？”

李承乾大张着嘴巴，点头不是，摇头也不是。

“好了，这些事情不上课你该关心的！”李元霸把李承乾摁到一张椅子上，看着他说道：“说说吧，你打算怎么解决阿拉伯帝国的那位皇子？”

“啊？四皇叔您都知道了？”被李元霸强行按在椅子上。李承乾总算是过神来了。

“废话，不把你给看紧的话，我还怎么当你的四皇叔？”李元霸么没好气地瞪了李承乾一眼，说道。

“四皇叔。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家伙是阿拉伯帝国的王子啊？”李承乾很委屈地对李元霸诉苦道：“等他把自己的身份给说清楚的时候已经晚了！当然了，那什么狗屁阿拉伯帝国距又不和咱们大唐接壤，就算是杀了他又怎么样？”

“你小子倒是挺硬气！”李元霸闻言摇了摇头，道：“要不这样好了，那什么阿普杜勒我也懒得审讯了。一切都交给你！等长安的时候我会查问你的审讯

情况，你看怎么样？”

“四皇叔您放心吗？”李承乾眼睛一亮，问道。

“这有什么不放心的？”李元霸笑道：“以往你们总是怪我和你们父皇，不放权给你们，怎么到现在反倒是犹豫起来了？”

“好，就这么说定了！”李承乾猛的一拍手，好像生怕李元霸收成命一样，道：“我会好好审讯阿普杜勒，不过您要答应我，若是日后要对阿拉伯帝国动手的话，万万不能忘了侄儿！”

“好！”李元霸点点头，说道。

这轮到李建成愣了，怎么这么干脆，根本不符合四皇叔的性格啊？

“行了，这种事情还是以后再说吧！”李建成打断了两人的谈话，道：“承乾，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父皇让你来琉球是为了监督琉球势力的交割事宜吧？”

李承乾已经从最初的静惊骇中过神来了，听到李建成的问话，有些拘谨地说道：“皇伯父，父皇叫我过来，只是说让我一切都听从四皇叔的吩咐，其他的倒是没说！”

“他倒是会省事！”李元霸砸吧砸吧嘴，道：“对了，你是如何来到冲绳的？”

李承乾道：“我从长安走水路来到登州，然后由水军一路护送而来！”

李元霸抓了抓脑袋，道：“哦，之前我曾经传消息登州，让留守登州的刘仁轨率领神武卫大军，携带足够的火器前来琉球冲绳大岛，不知道他们准备地怎么样勒？”

一听李元霸说起这个，李承乾就变得兴奋了起来：“四皇叔，您让刘将军他们准备好战舰和火器是要做什么？难不成是要攻打哪里吗？”

见到李承乾那一脸兴奋的样子，李建成笑了起来，道：“别说，你这样子还真是和当年的世民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当年在征伐天下的时候，每次将要出征之前，世民就会兴奋地睡不着觉！”

听了李建成的话，李元霸是一脑袋的黑线。这性格怎么看都应该是他李元霸才对，怎么到了李建成的嘴巴里就成了李世民了？

地一下云.来.阁即可获得观看】

第七百四十三章郁闷的杨暕

琉球大岛的另外一边，有一座大岛名叫波照间岛。

波照间岛是琉球群岛中八重山群岛组成的岛屿之一，位于石垣岛西南方56公里处。

这里也是琉球群岛最南端的岛屿，面积约有十三平方公里，岛上的居民并没有多少，但是偏偏被建出了一座好似军事要塞一样的城池。

最令让感到怪异的事，在这座城池的最中央位置，有一座高高的好像观星台一样的地方，那里的地势极高，完全可以看到天上的景色。

在城池的最中央位置，有一座看起来很是宏伟的宫殿。

此刻，宫殿里面是灯火通明，在宫殿的正殿里面，杨暕以及他的一众心腹手下们，一个个全都是愁眉苦脸地苦逼样。

“王凯，冲绳大岛来了神武卫，你可知道？”杨暕此刻是一脸的阴沉之色，在他面前站着的是一个看起来不过五尺来高，浑身肥胖的家伙。

“王王王，王爷……”王凯额头冷汗直冒，他浑身哆嗦地看着杨暕，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要不要本王来替你回答？”

杨暕猛地一拍桌子，道：“你的人，你引以为傲的密谍，早就已经被被广阳城的提督陈化给替换掉了，他传回来的情报全都是假情报！你倒好，竟然还拿着那些假情报来本王这里邀功，你是想让本王的军队被广阳城的大军给灭了吗？”

“王爷，王爷请听臣下解释……”王凯被吓得‘噗通’一声跪了下来，张着嘴还想要继续解释一下、

“你给本王闭嘴！”杨暕狠狠地等这王凯，道：“来人啊，把这个该死的家伙给本王拖下去，砍了！”

锵锵锵！

一阵盔甲撞击的声音传来，两名身着铠甲的并使走上了大殿，毫不留情地将这家伙给拖了下去。

“王爷，求您饶命！”

“王爷，下臣是无辜的！”

大殿中。还回荡着王凯濒死之前的求饶声，可是此刻杨暕的心情很不好，大殿中的众人此刻也是噤若寒蝉，没有谁胆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去触杨暕的霉头。

“王爷！”

过了不过数十个呼吸的时间。方才那两个拉着王凯出去的兵士又走了回来，其中一个人的手上还端着一个托盘，在托盘的正中央摆着一颗大睁着双眼，不断滴着血液的头颅。

“呼！”

看着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杨暕重重地吐出一口气。重新坐回了座位上。

他摆摆手，示意那名兵士下殿去，在沉默了半晌之后方才说道：“列位臣工，对于冲绳大岛之事，你们怎么看？”

“……”

大殿中一阵沉默，没人说话，或者说没人敢说话。

“怎么？”杨暕缓缓地说道：“之前在进攻广阳城的时候，你们一个个兴奋地不行，现在怎么都成哑巴了？说话，倒是说话啊？”

说到后面的时候。杨暕几乎是吼出来的。

“王爷，我认为我们现在有必要重新安排密谍前往冲绳大岛搜索情报了！”

在沉寂的氛围中过了足有盏茶的时间，一个长得颇为精瘦，留着三寸美髯，看起来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从两列人群中走了出来，向杨澜恭敬禀报。

“本王已经派人去了！”杨暕道：“还有没有别的建议？”

“派一支人马伪装成商队，前往长安与大唐朝廷接触！”王凯想了想，说道：“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一次李元霸前来冲绳大岛，究竟是为了什么！”

“不错。你说得很有道理！”杨暕拖着下巴，点了点头，“说实话，对于这

一次大唐突然来到冲绳大岛。本王也感到很意外！而且最关键的是，如果冲绳大岛幕后之人是本王所猜测的那个人的话，那他肯定不会和大唐有任何的联系！”

“王爷，您是说？”王凯深色喂喂一边，他明显也想到了与他相斗这么多年的幕后之人的身份。

“李建成！”杨暕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个三个字。

“嘶……难不成真是他？”

“不可能啊，当初他不是死在玄武门了吗？”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王爷不也还活着吗？”

杨澜的话让大点里面的人都吵翻了天。说实话，这件事他们也有些接受不了。

“行了，这些事情都还是咱们的猜测，并不能这么早的就下定论！”杨暕敲了敲桌子，道：“这些事情还需要去好好探查，也好让咱们做好应对的准备！”

“王爷英明！”

大殿中所有人都躬身奉承起来。

……

大唐贞观十年六月，当刘仁轨带着留守登州的八千名神武卫并将，以及充足的火器出现在冲绳打到的时候，李元霸终于决定攻击琉球列岛上属于杨暕的势力。

当这个消息传到杨暕耳朵里的时候，也就是在李元霸决定动手的那一刻，托庇在杨暕的势力之下，一直选择隐忍的琉球皇族也忍不住了。

在琉球列岛当地，还算是有些号召力的琉球皇族当即开始召集大军，准备参与进这场李元霸以及杨暕势力的战争当中。

这不光是出乎李元霸的预料之外，更是把杨暕气地都要吐血了。

好在还有一点让杨暕感到比较欣慰，那就是杨暕其实一直都在防备着琉球皇族，一些带自大唐的技艺，他并没有传给琉球皇族，其中就包括精铁的冶炼、武器的炼制以及高超的造船技术。

因此，琉球皇族想要倚靠低劣的造船技术，在这场三方势力中豁得最终优胜，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只不过很可惜，那就是自从琉球皇族被李建成以及杨暕一分为三之后，属于琉球皇族的那些人，根本入无法清醒地认识己方势力与杨暕势力、李建成势力之间的差距。

所以，在拼尽了号召力以及所有的预备力量之后，琉球皇族最后只是勉强组织起一支三万人左右的水军，外加两百艘左右的战船。

用他们的话说，至少在人数上他们还占优，能够备以数量取胜，毕竟他们得到的消息，那冲绳大岛的势力不过八千余人，而杨暕的势力在之前就损失了一万多人，到现在的话，也不过一万人左右。

两方人马加在一起才两万人，以多欺少之下，他琉球皇族未必就没有取胜的可能！

第七百四十四章下手

当然了，这只不过是琉球皇族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 ∞，

让他们琉球皇族所有入都没想到的是，当三万多人的皇族水军奔赴到李建成麾下硫磺鸟岛的时候，却忽然间发现，这座岛是空的。

本应该驻扎在这里的冲绳大军一个都没有了。

要知道，硫磺鸟岛为冲绳群岛中最北方的岛屿，岛上有很多活火山，所以硫磺的储量可以说是极其地丰富，冲绳大岛至少派遣了两千兵卒来驻守这里。

毕竟硫磺可是登州一知都在收购的东西，对于琉球而言，硫磺就是金钱！

成功占领了硫磺鸟岛，这个结果让那些琉球皇族精神大震，认为这是冲绳方面怯战的表现，什么冲绳水军，什么大唐神武卫，根本就是狗屁！

而当这则消息传到琉球皇族的本岛，大隅群岛马毛岛的时候，更是引得无数的琉球皇族中人狂欢了起来，同时也坚定了他们琉球皇族已经有了和李建成势力、杨暕势力相抗衡的实力。

李建成势力的避而不战让琉球皇族心头兴奋不已，不过作为琉球皇族总统帅的扣拉菲却并没有放送警惕，他们一边时刻注意着杨暕势力的走向以及状态，一边搜寻着李建成势力的踪迹。

冲绳大岛广阳城，这座李建成麾下势力的主城，繁华依旧，所不同的只是在广阳城外的一座小山谷里面多了许多的帐篷，以及一些身着铠甲的身形。

“将军，大公子为什么会下这样的命令？”小山谷的主帐边上，一位长得颇为雄壮的青年汉子，有些不甘心地灌了一杯酒，道：“咱们这次可以说是丢人丢到姥姥家了，不战而退，想想都他娘地憋气！”

“张宁。你小子就是太沉不住了！”坐在这青年汉子边上的，是一个看起来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这汉子穿着银亮的铠甲，外貌粗狂。

他看着面前这个还带着些火气的年轻人，笑呵呵地说道：“大公子之前不是提过吗？咱们琉球的势力已经和大唐结盟，这次来咱们冲绳大岛的乃是武王李元霸的神武卫。有了他们，那些琉球皇族以及杨暕的势力又算得了什么？”

“是啊！”

这个时候，一个白面书生模样的青年人缓步走了过来，说道：“王将军所言甚是，一时的避退又算地了什么？大公子的计划若是成功的话。那些琉球皇族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其实那个名叫张宁的青年汉子，心里头也明白：

这次，李建成下令让他们避战，并不是因为他们怕了琉球皇族。正所谓虚虚实实，李元霸和李建成就是算准了琉球皇族或者杨暕的势力，根本就不敢派兵前来攻打他们的主城以及冲绳大岛，毕竟之前杨暕已经在广阳城吃了大亏，不仅损兵折将，更是被毁了十数艘的战船。

这样的大亏。他们不会轻易碰触，只会去攻击冲绳势力方面实力薄弱，但是相对来说很重要的硫磺鸟岛。

为了将琉球皇族的势力引到另外一边，不打叫他们进攻杨暕势力。所以李元霸一边让潜伏在琉球皇族势力中的密谍，时刻注意着琉球皇族的大军动向，一边让驻守在硫磺鸟岛的兵士们撤回到了广阳城。

“我当然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唉……”张宁叹了口气。一把将手中的酒坛给丢到了一边，道：“算了，就让那些家伙再蹦达几次吧。等到大公子对他们发动攻击的时候，我一定要参加！”

“哈哈，看来你们这边也沉不住气了！”

就在张宁话音落地的一瞬间，一道爽朗的笑声就传了过来，紧接着两个身材精悍的中年人，一前一后地走了过来。

一看到这两个人，甭管是张宁、那位白面说书还是那位将军，立刻起身向其行礼道：“末将张宁、王胜，下官任明，见过白大人，李大人！”

走过来的正是李法忠以及冲绳大岛的水军提督白杨。

这次李元霸派遣他们过来，是要安排这些从硫磺鸟岛撤下来的两千兵卒，连同李元霸麾下的三千名神武卫兵士，共同完成一次攻击计划。

虽说李元霸的首要攻击目标是琉球列岛属于杨暕的麾下势力，但是杨暕在琉球列岛经营了这么多年，其所控制的岛屿几乎是琉球列岛的一半。

这么多年了，没人知道杨暕所在的主岛在什么地方，虽说有那么几个怀疑的地方，但是终究没有得到求证。

李元霸这次让李法忠以及白杨过来，就是让他们率领这五千人的联军，前往那几个被李建成兄弟俩所怀疑的地方，将这几个地方给一举攻占了，以便能够提前结束这场攻占琉球列岛的战争。

李法忠和白杨对张宁他们摆了摆手，示意他们免礼。

白杨率先开口说道：“行了，大公子可没有忘了你们这些劳苦功高得兵将们！王将军，传令下去吧，让兄弟们赶紧的去休息休息，等到二更时分，咱们还要启程呢！”

“启程？”王胜先是怔了一下，随后反应了过来，道：“李大人，是不是大公子又有任务了？”

李法忠笑了笑，道：“当然，这次咱们是和来自大唐的神武卫合作，前往大隅群岛的屋久岛、与那国岛以及波照间岛。只要清除了这几个地方，找到杨暕，那到时候就可以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李法忠是李建成的心腹手下，而白杨也和李法忠的资历差不多，只不过这次因为有了神武卫的加入，这两位李建成的老部下都只能靠边站了。

这次，由刘仁轨任主将，白杨和李法忠为副将，麾下有两千名冲绳水军以及三千名神武卫兵将。

“大人，这几座岛屿可都是杨暕麾下几个最不起眼的岛屿，他杨暕毕竟是前隋的王爷，平日里锦衣玉食的，能住在这几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吗？再不济，也应在几座主城中啊？”

要说白杨对琉球列岛还是很熟悉的，这几个地方怎么看都不像是杨暕这种王爷能够藏匿的地方。

第七百四十五章第一站，屋久岛

正像白杨所说地那样，这几座小岛怎么看都不像是藏人的地界儿。

首先，屋久岛是一处两百多平方公里的圆形岛屿，在鹿儿岛以南耸立出海面，位于九州岛的南端。这里的植被相当貌相，近似于原始森林，而且里面野兽满布，若想在里面建造城池的话，必须建造地像是堡垒一样。

其次就是与那国岛，它位于琉球群岛的八重山群岛中，面积仅二十多平方公里，人口约一千人左右，是琉球最西南面的一个小岛。这座岛屿的地质多以砂岩和页岩为主，而且多悬崖峭壁，若说住人的话，肯定要比屋久岛要强上一些。

最后再说说波照间岛，波照间岛是琉球群岛中八重山群岛组成的岛屿之一，位于石垣岛西南方56公里处。这里也是琉球群岛最南端的岛屿，面积约有十三平方公里，岛上的居民并没有多少。

这里也是最《无>错》不适合住人的岛屿！

“虽说世人都明白灯下黑的道理，可是真正有胆子做到灯下黑的又有几个呢？”这时白杨笑了起来，脸上还带着一丝的讥讽之色：“所以，若我是杨暕的话，绝对会选择一个相对来说绝对偏僻的地界儿来作为藏身之所！”

“大人如此说到也有些道理！”王胜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道：“不过说那些也没用，只要是大公子下的命令，我们绝对不会出任何的差错！”

“嗯！”李法忠点点头，继续说道：“对于这几座岛屿上的情况，你们了解得如何了？”

“大人请放心，这三座岛屿以及周边海域的情况，我们都已经摸地透透的！再加上有咱们当年大公子带出来的指明方向的东西，就算是在夜间航行，也必不会迷失方向！”

对于这一点，王胜以及张宁他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哈哈。王将军你这么说，我可就信了啊？”白杨哈哈笑了起来。

“大人若是不信末将的话，末将可以立军令状！”王胜有些急了。

“立军令状就不必了！”

有了王胜的保证，李法忠连忙摆手，道：“王大人，这次可是与神武卫合

作，早就听闻神武卫大军强悍无比，自从神武卫大军成立以来，更是从无败绩。这次攻打这几座小岛，你们若是有什么意见的话。尽管现在就提出来，我和白大人会帮你们想办法解决的。”

李法忠和白羊作为这次行军的副将，一些关键性的事情还是要摸摸底的。

其实说实话，对于这个副将的职位，李法忠和白杨起初是并不满意的，凭什么这次合作就得是大唐方面占到大头？他们冲绳大岛的势力也不是简单的角色！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里可以说是他们的主场，为什么就不能是他们做主将？

后来他们想了想，也琢磨过来了。

人家神神武卫威名在外。而且不论是那钢铁战舰还是威力绝伦的火器，都是人家大唐的。

之前在广阳城外，他们可都见识了那大唐战舰的强绝威能，就单凭这份威力。就足以让李发忠以及白杨拜服了。

王胜和那名白面书生模样的青年人对视了一眼，就听那白面书生开口说道：“李大人，这几座岛屿彼此之间距离并不算近，若是我们想要在一夜之间就攻下这三座岛屿的话。怕是根本就不现实。”

“不错，这一点我们之前就已经想到了！”白杨点点头，道：“毕竟这几座岛屿之间的距离并不算远。如果大唐方面出动战舰的话，那辆座岛屿绝对会提前做好防御的准备！”

“所以啊，还是要速战速决！”李法忠补充了一句。

“对了，大唐方面的人呢？怎么没看到他们？”这个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张宁感到很奇怪，提出了疑问。

“唉，张宁，不得无礼！”王胜闻言狠狠地瞪了张宁一眼。

“无妨！”李法忠摆摆手，道：“这神武卫可不比咱们，他们的军纪可比咱们要严地多了，如果没有四公子的命令，他们可是不敢随意出来走动！”

“那就这么办吧！”白杨拍了拍手，道：“王将军，传令下去吧，让兄弟们抓紧时间休息，二更时分我们要到达第一站，屋久岛！”

.....

在这广袤的海洋上，日头总是姗姗来迟。

时至三更，也就是子时，夜间十一点至凌晨一点，此刻正是寂静的大海中最黑暗的时刻，屋久岛就像是一只卧狼，静静地趴伏在大海之上。

“刘将军，屋久岛这么大，而且满布着高林大木，谁知道杨暕有没有在这里放驻军？”

战舰的船舱里面，立法中穿着一身两阴的铠甲，面带拘谨地向一袭黑色劲装的刘仁轨询问了起来。

刘仁轨摇摇头，道：“根据咱们密谍的情报，在这屋久岛上确实有一座秘密的城池，至于这座城池之中有什么，咱们的密谍进不去。”

“所以，咱们这次就是想办法平了这座城池？”白杨插了一嘴，道。

“嗯！”刘仁轨点点头，道：“所以这里的任务很简单，本将不希望出现什么意外！”

“诺，末将必不会令将军失望！”白杨和李法忠相视了一眼，齐齐躬身回话。

“将军，临近屋久岛了！”

就在此刻，一名神武卫的兵士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向刘仁轨禀报了起来。

“哦？这么快吗？眼下是什么时辰？”刘仁轨仰头看了看天，问道。

那名兵士当即回道：“子时三刻！”

刘仁轨眼睛一亮，道：“岛上的地图都发下去了吗？”

“地图都已经发下去了，兄弟们都已经把地图记在心上了！”兵士的脸上带着憨厚的笑容，看不出有一丝一毫的强势与杀气。

刘仁轨大手一挥，道：“好，叫兄弟们准备准备，上岛灭敌！”

“诺！”兵士恭敬应答，转身就出了船舱。

“将军，将军！我们怎么办？”没等李法忠说话呢，倒是王胜有些急了。

“别急！”李法忠摆摆手，道：“等兄弟们探查清楚之后，就会回来报信的，到时候再出动王将军的兵士也不迟！”

第七百四十六章摸进城

屋久岛，密林深处有一座宏伟的城池。

在距离城池之外有一片黑影，黑影鬼鬼祟祟地在丛林当中潜行，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

“停！”

这个时候，走在最前面的一名身着劲装的青年汉子，手握成拳，把胳膊抬了起来。

嘿，竟然是李三多，再看看紧跟在李三多身边的那几道身形，竟然也都是熟面孔，赵三炮还有程处弼。

“李大哥，怎么了？”程处弼上前几步，轻声问道。

“看到前面的塔尖了没有？”李三多指着一个看起来搞出林木很多的塔尖，道：“我们已经到了那座甚密城池之外了，再往前走的话一定会惊动了城池当中的守卫，保险起见，咱们还是把速度减慢下来吧！”

李三多的脸上涂抹着绿色的油彩，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整来的。

“嗯，那我就叫兄弟们停下来了！”程处弼点点头，往后摆了摆手，示意大军减慢速度。

“我去探探情况！”赵三炮瞟了李三多和程处弼一眼，带着几个兄弟身形一动，像是豹子一样窜了出去。

过了大概半柱香的时间，赵三炮他们回来了。

“老赵，情况怎么样？”李三多一把将赵三炮给拽了过来，询问道。

“我刚刚看了看！”赵三炮吐出一口浊气，道：“这城池的整体布局，就像是扎营的军队行营一样，而且还多了许多负责监察的塔楼。”

“那岂不是刚出去就会被他们发现？”程处弼低叫了一声。

赵三炮摇摇头，道：“我方才仔细数过了，整个城池并不算大，但是在东、西、南、北，拢共设有四座监察塔楼，每座塔楼之上各有四名琉球土人在监察而负责巡夜的人倒是要比塔楼上的人要多得多，大概足有一百来人。”

“才一百人？”李三多皱起了眉头，道：“看来杨啸并不在这里！”

“看起来是这样没错！”赵三炮脸色沉凝地点点头，道：“怎么办？还打不打？”

“打！”李三多轻轻一拍手。道：“既然王爷下令了，咱们也来到了这里，不能白来一趟！”

“好，准备吧！”

赵三炮点头表示同意。同时安排几名兵士们手持强弩向着那几座塔楼下面摸了过去。

.....

“咻咻咻！”

半刻钟之后，一连四支弩箭就像是刺破天穹的闪电一般，带着刺耳的破空声，射向了在那塔楼之上负责守卫的琉球土人。

“什么声音？”

塔楼之上，四名土人之中的一个家伙豁然扭头。看向了传来破空之声的方向。

“噗！”

只可惜啊，尽管这家伙听到了破空之声，但是当他扭头的时候，弩箭已经夺射了过来。

一瞬间，鲜血四溅，拢共四支长长的弩箭，赤红色的尾羽甚至还在不断地颤抖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进了那四个琉球土人的脖颈、心口甚至是脸颊。

“这.....是什么.....”

除了哪个扭头看过来的目瞪口呆的土人之外，其余三个琉球土人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就已经去见阎王爷了。

“哼。轻松解决，走，去下一个塔楼！”

赵三炮冷笑了一声，向着自己身边的几名神武卫弟兄们打了一个手势，随后身形如电地向着西面的方向急速而去。

过了没有一刻钟的时间，四面八方四个岗楼上的琉球土人，以及负责巡逻队的那一百多人，就全都被赵三炮他们哥几个给搞定了。

当然了，时间都浪费在那负责巡逻的一百人身上了。

“老李，城外的那些个小喽罗全都被咱们给解决掉了。剩下的就是城内的人了！”重新回到李三多身边的赵三炮以及几名神武卫的兵卒，狠狠地喘了几口气，说道。

“你那里从府里拿来的迷药还有多少？”李三多想了想，抬头询问赵三炮。

赵三炮闻言从口袋里掏摸了半晌。摸出来一只小瓷瓶，道：“应该有差不多一百人量吧？因为出来的急，所以也没回府里去拿一些。”

“一百人……”李三多摸了摸下巴，突然对程处弼说道：“程老弟，你去后面问问兄弟们，他们身上带的迷要多不多？记住。一定是要孙神医配置的，其他的土方子制成的可不行！”

“好嘞，我现在就去问问看！”程处弼应了一声，转身就向着后面跑了过去。

没过一会，这小子就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处弼，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李三多有些奇怪地问道。

程处弼嘿嘿一笑，从怀里掏出了三只小瓶子，拍了拍道：“李大哥，有这些就足够了！”

李三多眼睛一亮，道：“你小子，从哪弄来了这么多？”

程处弼往后瞄了一眼，指着一个看起来眉清目秀，但是却长得人高马大的青年汉子，道：“吴天那小子自己就带了三大瓶，有了这三瓶，就算是有两千人也能迷晕了！”

李三多眼神古怪地看了那名叫吴天的青年汉子一眼，咕哝道：“这小子整这么多的迷药在身上做什么？”

“好了，好了！既然咱们的迷药存货很足，那么我们索性就给城中的那些家伙，用上两倍的分量，反正他们又不是咱们唐人，死了老子也不会内疚！”赵三炮赶紧打断了李三多的乱想，咬了咬牙说道。

李三多回过神来，神情激荡地拍了拍手，道：“老赵说得对，干了！”

看来，这次城池当中的琉球土人们是真的在劫难逃了。

.....

夜深了，天穹之上不知从何时飘过来一片浓密的乌云，即便在海面上足够明亮的圆月，也无法将清凉的月光穿透那厚厚的云层。

城墙之上，一道道的人影就像是猴子一样，飞快地顺着绳索往上攀爬着。

越过城墙之后，城内的一切就尽入赵三炮等人的眸中了。

说实话，这城池像牢狱多过像城池，里面虽说也有建筑，但是怎么看都不像是适合杨暕这种锦衣玉食的人居住。

好在这夜深人静的，城池里面的人都在呼呼大睡，没有几个在城里面瞎逛悠的，找死哪跑以及李三多率领着三百多名神武卫兵士们，就像是暗夜幽灵一样穿行在这城中的屋舍之外。

第七百四十七章汇合攻打第二站

“噗！”

这些神武卫的兵士们，对于城中的琉球土人们没有丝毫的留手，他们在那布帛糊的窗户间用小刀划出一个小孔，随后慢慢伸进去一个小竹筒，将迷药吹了进去。

还有更狠的，直接将那些迷药点燃，悄无声息地打开了城池内的房门，将点燃的迷药给丢了进去。

很容易的，在由孙思邈炼制的迷香作用下，所有正在熟睡或者尚未陷入熟睡的琉球土人们，全都睡得跟死猪一样，一点中毒之后的反应都没有。

“李大哥，赵大哥，这他娘地也太好得手了吧？”程处弼一脸的郁闷之色，看着屋子里头那些睡得就像是猪一样的琉球土人，说道。

“嘿嘿……”李三多嘿嘿笑着，说道：“之前我就曾经说过，孙神医调制的迷药，那可是天下无双的！”

“行了，老李！”赵三炮拍了拍李三多的肩膀，道：“赶紧得动手吧，还有两个地方等着咱们去呢！”

“好嘞！”

要说起这征战杀伐来，李三多可是比赵三炮还要狂热。

他有些急匆匆地应了一声，就率领白来名神武卫的兵士钻进了那些屋舍之内。

于是乎，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就开始了，钻进无赦当中的神武卫兵士们，毫不留情地挥动着横刀，割在了那些琉球土人的脖颈上。

每一刀下去都会有殷红色的鲜血喷出，将那些琉球土人身下的床给染成了暗红色。

那些倒霉的负责驻守这座城池的琉球土人，甚至都还来不及惨叫一声，就直接死在了睡梦之中。

这也倒好，让他们死在了没有痛苦当中！

……

时至寅时一刻，刘仁轨以及李法忠他们的战舰大军，已经出现在了波照间岛之外。

当他们到达这里的时候，早就已经有一艘战舰停在了距离波照间岛外。

“唉，我怎么瞅着那艘战舰像是王爷的？”赵三炮站在船头上，举着望远镜往波照间岛上看的时候。突然惊疑了一声。

“哪？在哪呢？让我看看！”程处弼一听赵三炮的话，四处张望了起来。

果然，就在不远处的一座岛礁旁有一艘铁皮战舰，正静静地停泊在那里。

“它开过来了！”李三多死命瞅着那艘船。突然眼睛一亮，指着战舰船头的位置，说道，“那不就是王爷吗？”

过了没有盏茶的时间，那艘钢铁战舰就靠了过来。激荡起的浪花，让刘仁轨他们的战船晃动了起来。

“砰！”

一块木制的甲板搭在了刘仁轨的战舰之上，李元霸领着李承乾以及几名神武卫的兵士们，跨过甲板走了过来。

“末将见过王爷（四公子），（四公子）王爷安好！”

刘仁轨早就已经带着赵三炮以及李法忠他们等在了这里，见到李元霸他们上船，赶紧着上前行礼。

“嗯！”李元霸对他们微微颌首，示意他们站起身来，道：“仁轨，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来波照间岛了？”

刘仁轨站起身来。道：“我们第一站选择的是屋久岛，而在屋久岛上只有一座孤零零的城池。里面尽是一些琉球土人在驻守，人数不过千把人，早就已经被莫讲给解决掉了。”

“那不对啊，就没有留下人驻守那里吗？”李元霸皱起了眉毛。

刘仁轨笑了起来，道：“末将留下了一千名冲绳大岛的兵卒，以及五百名神武卫的兄弟们驻守，想来就算是遭到了攻击也不会被轻易攻破的！”

“如此甚好！”李元霸点头说道。

“王爷，您怎么不在广阳城等末将的消息，反而是亲自来了这里？”对于这一点。刘仁轨感到很好奇。

李元霸转过身看着波照间岛的方向，道：“本王得到绝密情报，杨暕的大本营就设在这波照间岛上，原本本王打算不等你们来。直接对波照间岛发动攻击！正好你们来了，也省了本王亲自出马了！”

“那杨暕就在波照间岛上？”李元霸的话让刘仁轨吃了一惊，这怎么可能？波照间岛这种鸟不拉屎的犄角旮旯，杨暕怎么可能住在这里呢？

“没错！”李元霸眯缝着眼睛说道：“开始的时候本王也不相信，如果不是有着绝密情报，本王也不会来了！”

“哦！”刘仁轨哦了一声。依旧持怀疑态度。

“还是不信吗？那你来看！”李元霸早就看出来刘仁轨的怀疑，直接拍了拍手。

顿时有神武卫的兵卒，急匆匆地跑回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那艘战舰，拉扯着一个浑身破烂不堪，脸上带着淤青，嘴角还流溢着鲜血的唐人模样的青年走了过来。

“跪下！”

对于这凄凄惨惨的家伙，那名神武卫的兵士丝毫不知道啥叫留情，一脚就踹在了那家伙的膝盖处。

“噗通！”

这家伙已经是饱经摧残了，被那名神武卫兵士狠狠地踹了一脚，整个身体都往前抛飞了出去，等来到刘仁轨身前时，已经是五体投地了。

“王爷，这是？”刘仁轨询问道。

“这家伙是本王让下面的兄弟们上岛抓来的人！”李元霸冷笑了两声，看着躺在甲板上挺尸的那个倒霉鬼，道：“从他的嘴巴里套出了很多东西！”

刘仁轨眼睛打量，他顺手抓起了贴在甲板上的家伙，盯着这家伙带着淤青的黑眼眶，道：“说说吧，杨暕当真在这座岛上？”

“咳咳……”那倒霉鬼重重地咳嗽了两声，有些虚弱地说道：“你们，你们不是已经知道了吗？为，为什么还要来询问我？”

“好吧，看样子你是苦头还没有吃够呢！”从这家伙说话的语气以及脸上的些许慌乱之色，刘仁轨就已经断定杨暕肯定就在这座岛上。

“怎么样？”眼瞅着刘仁轨把那家伙丢在甲板上，李元霸笑了起来。

“嗯！”刘仁轨点点头，道：“那王爷，咱们现在是不是……”

“好，这次本王为你等掠阵，你们尽管攻击就是了！”李元霸直接拍板了。

“传令下去，拉汽笛！”

刘仁轨一向都是雷厉风行的性格，得到李元霸的命令之后，刘仁轨也不打算采取潜行攻击了，直接就开始打草惊蛇！

第七百四十八章攻波照间岛

苏定方选择的这个地方很巧妙，躲藏在一片大岛礁之后，二十多艘战船借着夜色的掩护，静静地停泊在这里。£ ∞，

本来这么隐蔽的地方，即便是波照间岛上派出巡逻船来也不一定能够发现这里，因为他们的巡逻海域并没有这么远，只是在近海附近巡查一下就事了。

可是现在蒸汽战舰的汽笛一被拉响，自然就被岛上的人听到了，毕竟他们也不是聋子不是？

“呜！”

汽笛一响，岛上立刻有了反应，空旷的海面上最容易传达声音。

“什么情况？”

在波照间岛边缘的一片密林当中，有一座被染成了墨绿色的军营。

军营的主帐里面灯火通明，一名穿着白色内衬正在熟睡的中年汉子，骤然清醒了过来，神色讶然。

“来人，来人……”汉子忽然之间大叫了起来。

“大将军！”

两名全身包裹在黑铁铠甲内的兵卒，从大帐的外面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向那汉子恭身行礼。

“外面发生了何事，方才的声音又是从何处传来？”大将军一边起身穿衣，一边问道。

“回大将军的话，方才的声音应该是从海上传来，至于具体是什么东西，末将也不清楚！”

站在右侧的那名汉子低头想了想，似乎以为这样的回答不会让大将军满意，又补充了一句：

“不过末将已经传信巡逻队，让他们去往那一片海域细细探查一番，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传回来了！”

“嗯！近日来那冲绳势力已经和大唐联盟，你们一定要仔细搜查，丝毫不能放松警惕，殿下在咱们这里绝对不能出事，明白了吗？”

那将军揉了揉眉心，声音中带着凝重之意。

“诺！”

两名兵卒不敢怠慢。应了一声就转身出了主帐。

.....

眼下已经是寅时五刻，天际的乌云变得更加浓密了，听到主帐方面传来的命令，那些负责巡逻的战船上的兵卒，不得不打着哈欠，嘴巴里面骂着不干不净地话去出海巡逻。

等到这三艘负责巡逻的战船，寻着声音往西南方向的海面上航行而去的时候，才刚刚转过岛礁，一大片黑色的阴影就出现在他们面前了。

这是一片铺天盖地的阴影，因为乌云遮挡住了月光。所以他们并没有看清这片阴影究竟是什么东西。

当海水激荡在那片阴影上，发出澎湃的撞击声的时候，却发现这片阴影已然是近在咫尺了。

“那是.....船，船队，是敌袭，敌袭！”

直到那片庞大的阴影与几艘巡逻船相距不过几丈远的时候，那些在巡逻船上的兵卒们，才发现那竟然是一支庞大无比的船队。

遭了！

这一下可是把巡逻船上的所有兵卒都吓了一跳，他们慌乱地立刻高声呼喊。同时准备点燃船上的烽火，来向波照间岛上的驻守大军发出警报。

“给本将放弩箭，射！”

对待敌人，刘仁轨一向都是冷酷无情的。所以他自己安排兵士们派上了船头，手中持着弩箭，对着下面的那三艘巡逻船攒射了过去。

那三艘倒霉的巡逻船，甚因为与他李元霸他们的战船相距不过几丈远。所以还没等兵卒们在巡逻船上点燃烽火呢，一片稠密的利箭就如雨一般当头而下。

说时迟那时快，不过眨眼之间。强力弩箭就已经把巡逻船给射地像是刺猬一样了。

至于巡逻船上的兵卒们更是死伤一片，最后更是被刘仁轨放出的一枚黄铜神威炮弹给弄成了穿糖葫芦，使得这三艘巡逻船还没来得及建功就已经光荣下岗了。

尽管三艘发现李元霸战船的巡逻船，并没有来得及把有敌袭的消息传出去，但是最后刘仁轨放出的一枚神威炮，还是把声音传到了波照间岛上。

“这，这声音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好像是在哪里听过！”

军营主帐中，那位大将军紧皱着眉头，似乎在思索什么，可是任他想破了脑袋也想不通究竟发生了什么。

过了好半晌，他的脸色突然变了，变得相当难看。

“该死的，是神武卫，竟然是大唐的神武卫，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显然，大将军是回想起了数日之前，在广阳城外发生的那场海战，那场面实在是凄惨至极。

“来人啊，快去城中禀报殿下，让他早做打算！”

大将军此刻就像是被逼急了的兔子一样，一脸的通红之色，大声吼叫着。

“是是！”

守帐的兵卒听出了大将军话语中的焦急，所以也没有进到帐子里，就匆匆忙忙地向着大帐之外跑了出去。

“来人，持本将的调令，前往港口将所有的战船都给我调过来！”

大将军稍稍冷静了一下，随后拍着桌子开始调兵遣将，“去虎贲军大营，将五千虎贲将士调往城中，护卫殿下的安全！”

“诺！”

两名负责传令的小兵已经闻讯而来，匆匆领了大将军的调令，出了大帐分别向着两个方向狂奔了过去。

大将军走出了大帐，抬头仰望着漆黑如墨的乌云，低声呢喃：“希望能够逃

过这一劫吧！”

.....

波照间岛西南侧，也就是过了岛礁的方向，刘仁轨的船队依旧不疾不徐的往海岸的方向滑行，看那样子倒是并不着急。

“王爷，咱们的速度这么慢，是不是有些太迟缓了？”

战舰上，李三多不由得开始抱怨了起来。

实在是在刘仁轨整出动静之后，李元霸就叫他们将前进的速度降了下来，到后来的时候，即便是后面的那些木质战舰都比钢铁战舰的速度要快了。

“你懂什么？”赵三炮瞥了李三多一眼，继续说道：“王爷这么做就是为了打草惊蛇，如果那杨暕足够聪明的话，一定知道自己的大军不是咱们的对手，到时候肯定就会找机会跑路。”

“不错！”李元霸拍拍手，道：“波照间岛的地貌很特殊，若想从岛上逃跑的话，只要它出现在海面上，就会被咱们给锁定了，到时候以咱们脚下战舰的速度而言，想要追上落跑的杨暕，简直是易如反掌！”

第七百四十九章意见产生分歧

“呼呼呼”

就在战舰缓缓向着波照间岛边缘而去的时候，天上的乌云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开始渐渐散去。

在波照间岛边缘的海岸线上，出现了一艘艘满载着汉人以及琉球土人的战船。

他们现了这支偷袭波照间岛的庞大船队，纷纷点燃了战船甲板上的烽火，向波照间岛传信，印证大将军的猜测。

只可惜啊，这些兵卒也足够蠢的，当在战船上点燃烽火的时候，那红彤彤的夹杂着黑气的缭绕烟雾，在通知岛上的同时也暴露了他们自己船只所在的位置。

其结果，自然是把自己摆成了活靶子，引得刘仁轨不由自主地安排船上的神武卫兵卒以及冲绳水军，开始对杨暕麾下的战船们进行联合绞杀。

借着这些逗比甲板上所燃起的烈烈火焰，刘仁轨可以无比清楚地看到对面属于杨暕的麾下战船，在仓促之间居然调来了三十余艘。

而且这些战船都是以中型福船为原型，虽说在建造的时候为了追求度与灵活性，牺牲了装载人多的特性，可是这一艘船上也能够乘两百多全副武装的兵卒。

三十余艘战船，那就是六千多将近七千的水军！

看来李法忠之前搞到的杨暕势力有误啊，光这里的水军就有六千人，那负责守城的步兵还说不定有多少呢！

再加上被杨暕放在主岛上的兵力，足足三万有余，这和之前调查的杨暕麾下只有一万五千之众的数量严重不符，多了足足一倍有余！

时间到两刻钟之前。一要

就在波照间岛海军营寨，得到自家大将军的命令的时候时，立刻就作出了反应：

所有的水军兵卒紧急集合上船，而船上的杂役们也没有闲着，在匆匆准备好武器以及起锚之后，甚至都没来得及下船，那三十余艘战船就已经仓促

地冲出了海军营寨。准备迎敌了。

虽说在战船的数量上他们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只是相当令人惋惜的是，与他们对战的来自冲绳的二十艘海船，其中夹杂着三艘蒸汽钢铁战舰。

有了这三艘钢铁战舰。甭说是三十多艘战船了，就算是来上一百艘大型福船改造成的战船，那都不是个儿。

所以，借助神威炮之威，不过二十艘的战船。就像是端着枪炮的壮年人，欺负一个刚学会爬，手无缚鸡之力的孩童一样，带着无匹的气势，直接碾压了过去。

面对这些威力绝伦的神威炮，波照间岛的战船就像是纸糊的一样，一捅就破。

随着一道道震天摄地的炮声，波照间岛的三十艘战船全都失去了反抗之力，被神武炮给毁得破烂不堪，破碎的船体有的飘在海面上。有的直接沉了海。

大量波照间岛上的兵卒们也因此而遭了殃，他们在海中死命地挣扎着，到处都飘着残肢断臂，破碎的尸体

借着清亮的月光以及被神威炮的炮火袭击而被点燃的敌方战船，可以清晰地看到下方的海面上已经成为了一片血与火的海洋，几乎时时刻刻都有不少的波照间岛的兵卒丧命。

波照间岛上的水军，虽说在人数上要优于神武卫大军与冲绳水军所组成的联军，可是单单只是在战舰的武器装备这一点上，就明显不如神武卫。

还有一点比较倒霉的，那就是杨暕麾下的大军是仓促应战。再加上武器装备不行，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不占丝毫的优势，所以从战争刚开始，整个战局就呈现出一面倒的战况来。

看到这种情况。不知道何时出现在海岸边上的那位大将军面色狂变，下令让剩余的那些海军退守波照间岛海军营寨，同时又是拿出调令，让人去主城外不远处的虎贲营中，将剩下的两千兵卒调过来进行共同御敌。

也就在此刻，躲藏在密林城中的杨暕。也早就已经得到了消息。

毕竟那神武卫放的可不是炮仗，轰啪啪地响上一会就算了。

那可是威力绝伦的神威炮，轰天震地的炮火之声，就算是隔着个八里十里的都能够听到，当然前提是，杨暕不是个聋子。

在接到自己的心腹手下李文送来的消息，以及结合自己的猜测，杨暕很快就判断出了来袭的人，竟然是大唐的神武卫。

想到了这一点，杨暕就变得焦躁了起来，因为他知道，只凭波照间岛上的这些个兵卒，根本就不是神武卫大军的对手。

更何况这次来袭的并不仅仅是大唐神武卫，还有来自冲绳的水军。

此刻，那座小城当中的主殿中，再一次站满了人，这些人全都是杨暕的心腹臣子。

“殿下，这一次我看大唐和冲绳一方是有备而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撤离，毕竟以我们此刻的力量，并非是对方的敌手！”一位身材精瘦，长着一个鹰钩鼻子的中年人站了出来，说道。

这中年人的话音方落，立刻就有一个头花白的老者，他接过了话头：

“赵大人所言甚是，登州有句话叫做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我城外的虎贲军加上守城的兵卒，拢共才不过八千左右，这样的兵力怕是连防守都成问题。现在若是不撤，等神武卫攻城的话，怕是被对方给一举攻破啊！”

李元霸这引经据典地一句话，倒是被他们用得滚瓜烂熟。

“屁话！”

这花白老者话音落地，一个长得五大三粗，一脸横肉的武将就站了出来，怒瞪着方才说话的赵大人以及那名老者，道：

“前方的将士们为了保护城池和殿下，在城外拼死拼活，为我们却在这里想着怎么逃命，你们难道不觉得这样会寒了城外将士们的心吗？”

说到这里的时候，那武将转身对杨暕一拱手，肃声道：

“殿下，末将愿率城中金吾卫出城，会同虎贲军的兄弟们，前往海岸线杀敌！”

“愚蠢！”

最先说话的鹰钩鼻赵大人，上前两步道：“敌人来势汹汹，而海军大营建造地十分坚固，再加上地利之势，可以说是易守难攻。他们这么做，不正是为了保护殿下的万金之躯吗？有这样的有利条件，若是现在不撤走的话，岂不

是辜负了海军将士们的一番忠君之心？”

地一下云.来.阁即可获得观.】

第七百五十章小王爷

好嘛，外面的兵士们打死打生，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活，这赵大人可倒好，将这些兵士们的拼杀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赵长庚，你说这话还他娘地有没有良心？老子手底下的兄弟们就活该死吗？”

那名武将可不干了，这不是在抹杀他们这些当兵的辛劳以及功绩吗？

于是乎，主张继续反抗的和主张撤退的文臣武将们各执一词，在这大殿当中议论纷纷，谁都说服不了谁，等到后来的时候，两方势力全都急眼了，竟然不顾杨暕在场就当堂争吵了起来。

杨暕眼看着下面的文臣武将们彼此之间吵成了一团，脸色越来越黑，到后来直接一拍面前的桌子，爆吼道：

“你们闹够了没有？眼下我们城中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你们可倒好，竟然还有力气和时间在这里争吵个不休，尔等真真是枉为人臣！”

看到自家主人发怒了，大殿上的文武大臣们全都沉寂了下来，他们也知道自已方才失态了，不过事关他们的生死存亡，容不得丝毫的马虎。

呵止了手下臣子们的吵闹，杨暕阴沉着一张脸，狠狠地看着周遭的人，而后说道：

“本王叫你们前来不是听你们来吵闹的，我大隋文武百官中只剩下了你们，可怜本王还以为你们全都是我大隋的忠良之臣，股肱之臣，现在看来，是本王高估你们了！”

“下臣知罪！”

所有的文武大臣们相互对视了一眼，不敢再争论什么，只是齐齐跪了下来，向杨暕叩首。

“哎！”

杨暕叹了口气，就像是失了魂一样跌坐在椅子上。

“父王！”

就在大殿之中陷入死一般的沉寂中的时候，一道清亮的声音自大殿之外

传了进来，便见一名看起来不过弱冠之年。身上穿着一套亮银铠甲的少年郎，大踏步地走了进来。

“齐儿，你怎么过来了？还有你这身装扮，像什么样子，还不赶紧退下？”

看到这名身着铠甲的少年郎，高坐大殿之上的杨暕眉头陡然皱了起来，眉宇间还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忧色。

少年郎就像没有听杨暕的话一样，笔直地来到群臣最前面，单膝跪在杨暕身前，道：

“父王。儿子前来为父王分忧！”

“胡闹，你能给为父分什么忧？”杨暕呵斥了那少年郎一声，继续说道：“你不过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能有什么大的作为，还不给我退下？”

“父王，齐儿自三岁之时，您就教导儿子，身为人臣当忠君之事，身为天子当为父分忧！”

杨齐昂着脑袋看着杨暕。道：“齐儿今年已经十六岁了，这些年来诗书，兵法阵道、武艺骑射样样都没有落下，眼下咱们波照间岛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齐儿怎能无动于衷？”

“本王还管不了你了？”杨暕怒了，他大拍着桌子暴跳如雷，“来人啊，把小王爷给本王拉到后殿中关起来。没有本王的命令谁都不能放他出来！”

杨暕话音落地，就有两名身穿铠甲分兵卒走了进来，拖起杨齐的两条胳膊就要把他拉出殿去。

“放开我！”

谁知道那杨齐力气大的惊人。竟然把那两个兵卒给挣脱开来，他拧着脑袋倔强地看着杨暕，道：

“父王，眼下咱们城中的兵卒虽说不多，但却还有两万多名百姓，值此城破之际，儿子恳请父王下旨，命人将城中的百姓们征召起来，防守城池！”

只不过是这一条建议，杨暕的眼睛就亮了起来，他摆手示意那两名被杨齐挣脱开的兵卒退下，直直地盯着自己的儿子看，就好像第一次见到他一样。

当初选择波照间岛建城的时候，杨暕就已经考虑到了退守问题。

他秘密从其他的几座岛上迁徙了大概五千多名的百姓来城中生存，并且安排人手教导他们各种手艺，比如医术、打铁、锻造武器、建筑屋舍、农耕、木匠……

总之一切看似平常，但是却必不可少的手艺，全都传给了这些琉球土人，为的就是在有朝一日，他们被逼地退守波照间岛的时候，还能维持正常的生活。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当初的五千余人已经扩展到了两万余众，而且这两万多人中，老弱病残还没有多少，全都是一些青壮年的汉子或者女人。

现在，杨齐既然提出了这项建议，那就表明波照间岛的守卫战又多了大概一万多人的大军。

“父王，有了这些百姓们帮助咱们驻守城池，至少这里可以放心来了！”

杨齐摸了摸下巴，继续说道：“至于城外的海军营寨，那里本就是波照间岛的第一道安全防线，这道防线如果被大唐军队给攻破的话，唐人为了乘胜追击，一定会派大军登临波照间岛！”

“末将以为，小王爷所言极是……”

姓赵的鹰钩鼻子中年人又站了出来，看来他还是没放弃劝说杨暕撤走。

杨齐横了那赵大人一眼，继续说道：

“既然冲绳势力已经和大唐方面结盟了，那想必他们此番来攻击咱们波照间岛，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相信对方的船队中还有负责攻城的步兵……”

“小王爷，您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您就那么肯定这帮子唐人能够登陆波照间岛？”

那名武将不干了，直接崩了出来，有些不满地说道。

“程大人急了，且听小王说完！”对于这名武将的冲撞，杨齐并没有生气，而是继续说道：

“齐儿以为，绝对不能让大唐方面借海军营寨登岛，是以，齐儿恳请父王下令，派遣一支援军过去，从海军营寨西侧的小崖上进行辅助攻击，尽全力拖延对敌方登岛的时间！”

杨暕也是曾经征战沙场的老将了，听到自家儿子的话后，脸上虽说带着喜色，但还是问道：“这些都是谁教给你的？”

杨齐摇了摇头，道：“父王，这些都是齐儿自己想出来的！”

“殿下，小王爷足智多谋，真乃臣等楷模！”赵大人又钻了出来，那脸上笑地像是菊花一样。

第七百五十一章突然出现的神武卫

“末将也以为小王爷的法子不错，如此一来，就为咱们向其他的岛屿调兵争取了时间！”

花白头发的老头子也开始说话了，这次他倒是不主张撤退了，反倒是极力赞扬起了杨齐。※%，

“哈哈！”杨暕突然哈哈笑了起来，他抚掌笑道：“不愧是我儿，当真是聪慧异常，我大隋后继有人矣！”

杨齐看着杨暕，只是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并没有说话。

杨暕点点头，道：“来入啊，传本王的命令，立刻派人开始组织城内的百姓上城墙守卫城池，另外再将城外虎贲营地中的两千兵卒，调往海军营寨，支援我波照间岛水军！”

一听到杨暕的命令，方才说话的那名武将立刻跳了出来，向杨暕主动请缨，表示自己愿意带率领这支两千人的大军前往支援。

不过这个时候杨齐却并不给这武将机会，再次开口道：“父王，儿子愿意率领这两千兵卒前往海军营寨！”

“万万不可！”

“殿下，小王爷不过十六岁，虽说精通兵法阵道，但是却并无丝毫的带兵经验，不可带兵出战！”

“刘大人所言是极！小王爷乃是万金之躯，这打仗可不是儿戏，小王爷还是莫要开玩笑的好！”

杨齐话音方落，他的老爹还什么都没说，倒是下面的文武大臣们开始劝束了起来。

他们可都知道这小子是他们老杨家的独苗苗，如果杨齐真带兵去了，万一出个什么意外的话，那可就是绝了他们大隋皇族的根儿了。

几名文臣武将这么一开口，杨暕倒是变得沉默了下来。

尽管自小就开始就把杨齐当作皇室继承人来培养，可使杨暕知道，这次支援海军营寨可以说是败率极高，到时候自己的儿子若是出个什么意外的话.....

仔细考虑了半晌。尽管杨暕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出去冒险，不过眼下这个时候，自己的亲儿子出马，一方面能够历练一下，另一方面能够极大地鼓舞士气。

到时候，兵士们的实力至少能够超常发挥出两倍、三倍甚至是十倍！

“哎！”

想到这里，杨暕长叹了口气道：“既如此……便派我儿去吧，刘虎你从旁辅助！不过此行甚为危险，我儿一定要小心行事才是！若事不可为，便退回来据城而守。只要能够守到从其他的岛上调来兵卒，那大唐方面定然便会退兵！”

“儿子领命！”

听到自家父亲的话，杨齐并没有丝毫的胆怯，反倒是充满了兴奋之情。

他躬身向杨暕行了一礼，几乎是蹦跳着出了大殿。

……

说实话，两千人的兵马并不算多，或者说这两千人在诺大的战场之上根本就翻不起身多大的浪花。

“杀！”

就在杨齐刚刚从城外点齐了剩余的两千大军，准备赶往海军营寨的时候，忽然就听到由城门的方向传来了一阵震天的嘶吼之声。

“什么情况？”

在惊讶之余。众人齐齐扭头看了过去。

便见一支如同豹子般的黑色大军从万里晴空之下突然杀出，眨眼的功夫就要与杨齐率领的两千大军相接。

面对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杨齐可以说是大吃了一惊。

到底是一个从未令兵打仗的主儿，当下就有些慌乱了起来。

从这一点上。倒是容易让人想起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

“小王爷莫要惊慌！”

刘虎就是之前在大殿之上的那名将军，在看到杨齐那略带着惊慌之色的表情之后，赶忙上前说道：

“小王爷，单单是在夜色之下还并不足以判断出这支唐军的人数。您还是尽快冷静下来的好……”

许是刘虎的话起了作用，杨齐很快就冷静了下来，透过周围护卫保护的缝隙中看去。他开始听从刘虎的话了。

虽说在夜色当中看不出对方唐军的虚实，但是从喊杀当声中可以判断出来，敌方的入数并不算多，甚至有可能还不到五百人。

有了这个判断，杨齐心中立时大定，毕竟在人数上他们本身就占着优势。

“全都给本王镇静下来！”杨齐高声呵斥着，“平日里你们的都统是如何训练你们的？拿出你们平日里训练出来的气势，别让本王瞧不起你们！”

因为考虑到波照间岛的安全问题，波照间岛的海军全部都是汉人，因为只有汉人才能够让杨曦以及一众高层们放心。

“你们想想你们的老人？想想你们的家属亲眷，他们都是在主城当中居住吧？那些唐人可全都是豺狼虎豹，若是他们攻破了波照间岛的话，其他的岛屿将也绝对不会放过。到时候你们的父母，你们的亲眷面对唐人的铁蹄，还能活吗？”

杨齐的话确实很有煽动力，因为他明白，这些兵士们并不在乎自己的生命是否长久，他们的父母亲眷才是他们的软肋。

“我们绝对不会让唐人破城的！”

“对，誓死守卫波照间岛！”

所有的兵卒们都变得激动了起来，因为杨齐抓人心抓得很准，那些兵卒们心中所系就是他们的父母亲眷。

为了他们的父母亲眷，豁出命去又如何？

……

不得不承认，杨齐的判断相当准确，因为这支突然杀来的唐军乃是由李

元霸下令，程处弼亲自率领的神武卫兵将，人数刚好在五百人。

这五百名神武卫兵将，乃是乘小船从波照间岛的另外一侧，看似好像是天险一样的悬崖之下攀爬而上。

以神武卫急行军的速度，不过半柱香的时间就到了这座小城之外。

就在他们悄悄摸到城外不远处的时候，竟然发现了在城外不远处有一座大营。

程处弼是艺高人胆大，虽说只带了五百名兵士，但是赵三炮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将那座军营给彻底抹平了。

“头儿，这大军怎么突然出了军营？难不成是王爷那边已经成功了？”

紧跟在程处弼身后的一名精瘦汉子，指着军营的方向说道。

程处弼以及他手下，自然知道李元霸选择的登岛目标是另外一边的海军营寨，所以才有此一说。

第七百五十二章出场只有三章的渣渣

“由王爷亲自出马，岂有不成功的道理？”

夜色下的程处弼依旧是一袭黑色劲装，他瞪了那名精瘦的汉子一眼，从腰间拔出了锋锐无比的横刀，道：“弟兄们，敌人可是四倍于我们，你们可曾怕了？”

“不怕，不怕！”

这些神武卫的兵将们，可全都是从番邦战场上存活下来的主儿，岂会因为这区区两千人的汉人大军就胆怯了？

“头儿，咱们干不干？”

那名被程处弼斥责了一声的精瘦汉子，伸出齿红色的舌头舔了舔有些干涩的嘴唇，继续说道：

“自从番邦归来之后，还从未遇到过如此人数悬殊的场面，错过这村可就没这店儿了？”

“行了，就你小子屁话多，兄弟们，放手干吧！”

程处弼没好气地哼了一句，眼睛却一刻不停地看着面前的大军，随后身形一纵就向着对方蹿了出去。

前行的程处弼也没忘了观察对手，他盯着嘶吼着冲将过来的虎贲大军，一眼就看到了被一群侍卫，护持在正中间的杨齐。

尽管程处弼并不知晓对方的身份，但他还是看出来对方铁定是个重要的人物，否则的话，那些护卫也不会如此紧张地护持在他身边了。

↖t

“哈哈，没想到竟然还捞到了一条大鱼，真是意外之喜啊！”

程处弼大笑了起来，伸手摸向了腰间越来越像华夏五四手抢的短铳，拉开保险，毫不犹豫地一铳就崩了过去。

这短铳经过数次的改装，无论是在外形还是在性能上都强上了不少，再加上两方大军之间相距并不算远，月光下，程处弼甚至能够看清楚杨齐脸上的表情。

砰！

铙声炸裂，不过小拇指指甲盖大小的橙黄色子弹。如同闪电般夺射而出，目标直接杨齐的眉心正中！

“小王爷，小心！”

??这杨齐并没有见过大唐火器的威力，是以根本就没有想到，在敌方的大军当中，竟然有可以有比强弩射程都要远的武器。

所以对于赵三炮这抬手一铙，杨齐是一丁点儿的防备都没有。

好在围绕在杨齐身边的那个兵卒的反应足够快，在看到敌方中有人抬手向自己啊小王爷瞄准的时候，就意识到了不对劲，一把就推开了身侧的杨齐。自己则是出现在了方才杨齐所在的位置上。

“噗！”

一道闷响声传来，橙黄色的子弹几乎是没有受到任何的阻隔，就已经钻进了那名护卫的脑门，一时间鲜血迸溅。

这名护卫的死状，可是把杨齐以及他身边的其它护卫们给吓了一大跳，这他娘地是什么武器，竟然比弩箭还要强悍。

“都他娘地愣着做什么？还不赶紧过来保护小王爷？”

刘虎见识过大唐火器的威力，他最先反应了过来，对着杨齐的那些个护卫虎吼了一声。

那些护卫们也不是傻子。在听到刘虎的吼声之后，就急匆匆地开始移动了起来，变换着位置，想要将杨齐给团团围住。以防对方再放出这样的攻击来。

??只可惜啊，这帮远离大唐不知道多少年的汉人们并不知晓，神武卫大军中，像这样的短铙。现在已经是标准装备了。

最关键的是，每名神武卫的兵士身上都配备了两百枚子弹，就光是这看似很少的五百名神武卫兵将们。身上所携带的武器装备就足以屠城了。

甭管有多少人挡在杨齐身前，对于程处弼来说全都是送死的。

砰砰砰！

眼见着那些个护卫上赶着来送死，程处弼狞笑了一声，右手食指不断地扣动扳机，第二枚子弹、第三枚子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射到了杨齐的面门之前。

“这，这也太快了吧？”

??面对这后面简直比闪电还要快的两铳，无论是杨齐还是他的护卫，都来不及反应过来。

最后，还是刘虎一把推开了杨齐，挡在了他身前，可是这一铳是程处弼的点射，并没有进行瞄准。

是以，这一铳射在了刘虎的左面肩膀上，而第三铳却擦着刘虎的左肩飞了过去，在杨齐惊骇无比的眸光中，钻进了他的喉咙。

一点殷红爆开，子弹穿喉！

杨齐那年轻的脸上还带着惊骇、恐惧以及挥之不去的不甘之色！

出师未捷身先死，他还不如纸上谈兵的赵括呢！

其实，说起来程处弼放出的这三铳的速度已经很慢了，认真算起来的话不过一两个呼吸的时间。

这样的速度，也让那些护卫们在反应过来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杨齐咽喉穿过子弹的场景。

他们只是知道在那声炸响之后，自家的小王爷已经从坐下的马背上栽倒了下来，而后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上，那沉重的声响，甚至激荡出一大片烟尘。

“小王爷，小王爷？”刘虎顾不得肩膀上仍在流血的桑口，急匆匆地翻身下马，伸手去翻动杨齐。

其他几个护卫也不敢怠慢，毕竟这位可是他们家王爷，也是大隋王朝唯一的血脉了，可千万不能出事。

噗通！

杨齐的身体被刘虎直接翻了过来，披散的长发让他们看不清此刻杨齐脸上的状况。

“小王……”

刘虎伸手出去，拨弄杨齐的长发，却发现那长发粘在了手上，接着月光，隐约可以看到手上已经是赤红色了。

??“小王爷……小王爷死了！”

当刘虎颤抖着将杨齐的长发撩起的时候，一个还在汩汩流着鲜血的血洞呈现在刘虎身前。

“小王爷死了，是被唐人用暗器射死的……”

也不知道是哪个逗比，突然在虎贲大军中大叫了起来。

“什么？小王爷竟然死了？”

“不可能吧？咱们还没有与唐军对战呢！”

“这，这仗还怎么打？”

这突如其来的一吼，让两千名虎贲兵卒全都乱了起来。

要知道，杨齐在波照间岛的地位，就如同李承乾在大唐的地位一样。

这样一位对于杨暕麾下势力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现在却被程处弼一铤给崩死了，这对于虎贲军兵卒们来说，那打击简直是不可估量的。

这突发的状况，甚至让绝大部分的虎贲军兵卒都呆愣在了原地，手中的兵器都差点握不住了。

第七百五十三章海军营寨

波照间岛东北侧，有一座硕大的海军营寨，因为之前李元霸他们的行进方向并非是这边，是以当出战的海军撤回营寨的时候，整个海军营寨都沸腾了。

天穹之上的乌云早就已经散去，明亮的月光下，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蔚蓝色海面。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时辰，海面上的日头也快要升起来了，以往海面在这种似明不明，似亮不亮的时辰下，总会呈现出一种墨蓝色。

可是现如今看来，那大海的色彩似乎明艳了几分！

此刻，在这片去往波照间岛海军营寨的海面上，李元霸麾下的庞大舰队队伍，正向着这座营缓缓而去。

“四皇叔，那些波照间岛的海军也太窝囊了吧？这才刚刚被灭了一半的人马，他们竟然就想着逃跑，这也太不禁揍了吧？”

蒸汽战舰之上，说死说活也要跟着一起来的李愔，对正悠哉悠哉地坐在船舱内喝茶的李元霸抱怨了起来。

李元霸头都没抬一下，就说道：“明知事不可为还勉力而为，那是庸人！你小子也不动脑筋想想，如果那波照间岛的水军统领会连这一点都看不透？若真是如此的话，他还真不配来掌管波照间岛的水军！”

“可是，可是四皇叔……”

被李元霸呵斥，李愔倒是没生气，他挠了挠后脑，道：“临来之前，就听登州的兄弟们说过，那琉球人一向都是自大惯了，往往对敌的时候总是会聚众而敌！我们这次出征的人数这么少，对方足足多过咱们好几倍，按照他们的脾性，不应该会跑啊？”

听到李愔的话。早就憋着一肚子的火，在上一座小岛上都没出够气的王胜，瓮声瓮气地说道：

“六小公子说得对。我们在驻守琉球鸟岛的时候，那些该死的琉球人。如果不是在人多的时候根本就不敢从琉球鸟的海域过！现在他们倒是会跑了，脸面全他娘地不要了！”

“王将军，你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刘仁轨有些无奈地看了王胜一眼，说

道：“之前在琉球鸟岛上，王爷叫你们撤下来，不也是为了让你们发挥更大的作用吗？”

刘仁贵不说这个还好，一说这个王胜就来气，之前琉球鸟岛的避而不战。就已经让他窝了一肚子火了，现在刘仁轨又提这茬儿，这不是在煽风点火吗？

“行了！”李元霸放下了手中的茶盏，抬头扫了一眼围在身边的几个人，道：“这次就让你们打个够，如果不抓到杨谏的话，你们就把小岛上的林木全都烧了，把整个波照间岛都给本王推平了！”

“诺！”

听出了李元霸话语中的些微怒火，一众兵将们全都噤若寒蝉。

.....

“王爷，再往前不到二十里就是波照间岛的海军营寨了。咱们的战船都已经准备妥当了，您看是不是现在就准备迎敌？”

绕着波照间岛的海岸线又往前走了大概半柱香的时候，负责职守的神武兵将前来向李元霸禀报。

在李元霸的钢铁战船之后。是一排排早就已经耐不住性子的战船，战船上的冲绳兵士们站在甲板上，手中或是端着长箭，或是端着强弩，一个个看起来精神百倍。

“不急！”李元霸依旧坐在椅子上，眯缝着眼睛，就好像是睡着了一样。

“四皇叔，已经不足十里了！”又过了一小会，李愔倒是有些焦急地催促了起来。

“三里的时候告诉我！”李元霸依旧是不为所动。稳坐钓鱼台。

“四.....”当李愔第二次向李元霸催促的时候，李元霸却在此刻豁然睁开了眼睛。道：“仁轨，传令下去！让所有的战船都升帆加速。告诉后面战船上的弓弩手们，这一次放他们自行攻击，本王的战船是不会动了！”

“诺！”

刘仁轨的眼睛亮了起来，等李元霸的这项命令，他等的花都谢了。

随着李元霸的一声令下，刘仁轨马上下令给了船上的旗手，将命令一层

层地传达了下去。

“呜呜呜……”

下一个瞬间，包括两艘蒸汽主战舰在内，李元霸麾下的所有战船都传来了一阵阵嘹亮的口号声。

帆船上的硬帆终于全部张开，借着狂躁的海风，整支船队的前行速度都骤然加快。

……

再看对面的海军营寨，早就已经全副武装了起来，至少有八成的兵卒们守在海军营寨的最外层，等待着大唐以及冲绳海军的攻击。

“大大大，大人……他们来了，敌人来了！”

突然，有眼尖的水军兵卒看到了出现在海面上的大船，狂暴且恐惧地大吼了起来。

“放下木盾，准备投石器！”

严阵以待的波照间岛海军统领，早就准备好了应对大唐海军的攻击。

“喀拉拉……”

得到海军统领命令的水军兵卒们，没有丝毫的犹豫，或是搬动着沉重的投石器过来，或是开始准备巨型的火箭。

一个个足有人头大小的石块被成车成车地推了出来；有丈许长，三四寸直径，一头被削尖了的木桩火箭头被推了出来，拉在一个拥有极强弹性的弩上，目标指向了海面的方向。

“准备……”海军旗手挥手，遵从统领的命令，而后猛然麾下，“发射！”

“嗡嗡嗡！”

投石器启动，人头大小的石头块用投石器崩射了出去，在天空中划出了一道残忍的弧线，重重地射向了海面上距离越来越远的大唐船只。

因为双方的距离已经算近了，以投石器的攻击距离还是能够攻击到李元霸麾下战船的。

当然了，前提是必须瞄的准！

“噗通！”

石头带着惯性，擦着船身落进了大海，溅起了丈许高的海浪，激荡在船头。

“四皇叔，咱们就这么干看着？”看到前面的船只遭到了攻击，李愔不由得有些急了。

“不干看着又能怎么样？”

李元霸面无表情地说道：“本王这次过来只是从旁辅助，到最后攻击的还是王胜他们这些冲绳的兵卒！之前让仁轨去攻击那两座岛的时候，之没有限制火器的使用，也只是为了赶时间。眼下，既然已经确定杨暕就在这波照间岛上，那我只能遵循之前的原则，只是从旁协助！”

第七百五十四章差距明显

李愔这面对战争，一向都是头脑简单的夯货，可能听不明白李元霸的意思。

可是李法忠还有白杨他们可不是傻子，自然明确了李元霸的话外之音。

简单来说，这场仗，李元霸该帮的时候是肯定会帮的，但是他不会让他的人帮李法忠他们打下整个琉球列岛。总归是要李元霸他们这些大唐的人，见识见识他们冲绳大军的实力不是？

“四公子说得有理！”作为副将的白杨，率先表态了，他脸色沉重地点了点头，道：“这本就是我们的任务，只是我们却往后拖了七八年，实在是负有负大公子所托！”

“白大人……”张宁眼圈子有些红，似乎是想起了什么悲愤的往事。

这个时候，王胜突然单膝跪在李元霸身前，道：“四公子，末将请战！”

李元霸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微微点头，道：“本王准了！”

说完这句话，李元霸似乎是觉得这句话有些太生冷了，继续说道：“活着回来！”

“诺！”

王胜再次拱手，领着自己的副手张宁转身出了蒸汽船的船舱。

……

“兄弟们，我们从琉球鸟岛上撤下来，你们是不是心中还憋着火？”王胜和张宁出了李元霸的蒸汽战舰，一路来到了最中央的战船上。

在这艘战船上，都是李建成麾下的海军高层，也都是之前跟着往生一起驻守琉球鸟岛的兵卒。

“王将军，您就放句话吧！只要让我们能够报了那避而不战的仇，让我们做什么都可以！”

众人中一位脸上有一道刀疤，身材却有些胖的家伙，大声地叫了起来。

“好！”王胜猛地一派手掌，道：“李浩，这次就由你还有张宁做先锋。等

攻破了波照间岛的海军营寨之后，你们俩率军，给我生擒了敌方的海军统领！”

“末将领命！”

刀疤脸的李浩还有张宁，面色狰狞地应了一声，躬身应是。

“砰！”

就在此刻，这艘船只突然剧烈地晃动了起来，一名兵士匆匆跑了进来，道：“大人，不好了！有两块石头砸在了咱们的甲板上，您要不要换乘一艘船？”

“我等岂是贪生怕死之徒？”王胜眉头拧了起来。转身就往船舱外面走，“你们，都随本将出去看看！”

外面，石头雨仍然在继续下，原本光洁的甲板上躲了两个大坑，两块人头大小的石头镶嵌在甲板上，如果这两块石头带火的话，怕是王胜他们乘坐的战船已经被毁了。

“该死的，还真是把老子当软柿子捏了！”王胜看着不断飞过来的石头。恶狠狠地说道：“来人，传我命令，让弩手们准备好床弩，在床弩下面垫上东西。从上面攻击营寨。”

“咚咚咚！”

听到王胜的命令，船上的人都开始忙碌了起来。

“蹦蹦蹦！”

机括转动的声音响彻天穹，硕大的钢铁弩箭从床弩上进射而出，攒射像黑铁箭雨一样。自下而上地，就像是又一次在天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笔直地落在了波照间岛海军营寨的最外围。

“啊！”

“大人。救我！”

于是，阻挡在海军营寨外面的木盾一丁点儿的作用都没起到，相比起杨暕回下水军的武器，冲绳方面的似乎要更加的强悍，铁质的弩箭在清亮的月光下，闪烁着黑光。

它们带着破空声，落在了那些倒霉的海军兵卒们的身上，直接将他们的

身体给东川，甚至是将他们变成了穿膛葫芦。

殷红色的鲜血四溅，将他们的身体死死地定在了地上！

“来人，给我攻击，万万不能让他们攻过来！”波照间岛的海军统领慌了，仅仅是这一轮攻击，就让他们损失了至少五百人，这还叫他们怎么打？

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和对方抢时间，也只能是凭借着他们人多的优势，拼尽全力地抢在对方临近水寨之前，将他们给逼退！

“想要和咱们抢时间，看来这波照间岛上的海军统领，在当年的时候，也不是什么无名之辈！”

感受着似乎变得密集起来的石雨攻击，以及新加入进来的火箭，李元霸不又得轻笑了起来。

“四皇叔，您到现在都不叫兄弟们动手，一会怕是整个营寨里面都没有多少人了，那我跟您过来不是白跑了一趟？”

眼瞅着地方的攻势越来越猛烈，而王胜他们也加紧了攻击的脚步，李愔急得上窜下跳，恨不能现在就跳海，游到对面的海军营寨去。

“让你待着，你就老老实实在地给我待着！”李元霸轻瞟了李愔一眼，道，“现在还不是你们动手的时候，等到你们动手的时候，这场战争就差不多了！”

李愔还想要说些什么，可是李元霸一个眼神，却是把他给逼了回来。

.....

想要躲过来自海军营寨的兵士们的攻击，根本就是不现实的。

尽管王胜是在和对方为了时间而征战，可是他们冲绳大军所乘坐的战船还是被破坏了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王胜他们所乘的主船，更是重点照顾对象。

不过这样做效果也很明显，那就是战舰已经距离海军营寨越来越近了，甚至因为他们的船只比较高，都能够站在船上看到营寨巨盾后面那密密麻麻的人头了。

“好了，距离上差不多了，给我放弩箭，射死这些该死的家伙们！”

主船之上，王胜指挥着身边的弓弩手们，不停地招呼弓弩手将弩箭发射

出去。

于是，一片片的弩箭如雨般而下。

因为王胜他们乘坐的船只很高，而且又被特意改装成了三层，站在上面可以说是居高临下，这种状态下射箭，他们可以说是占尽了便宜。

“咻咻咻！”

再看从波照间岛海军营寨中射出来的箭矢呢？根本没法和王胜他们的比，不仅箭矢易折，就连箭镞都没有那么锋锐、

所以，在这一轮的攻击中，倒霉的波照间岛水军有损失了将军上千人。

虽说波照间岛上的水军的人数足有两万之众，可是经过连番的攻击之后，到现在也不过剩下了八千人左右。

第七百五十五章震天小香瓜

当然了，仅仅这八千人，和李元霸回下大军相比，也要多上一半的人数，所以说在人数上他们还是占有绝对优势的

“兄弟们，只要打退了这些守在最外面的家伙，胜利就是我们的！”

冲绳海军主船之上，王胜的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扩音器，他声嘶力竭地大吼着，势必要将这些波照间岛的水军都灭了。

“不行，给我放火箭！”

王胜那边着急，波照间岛这边也早已打出了真火，那海军统领让手下兵卒们放弃了远程攻击，改用灵活机动的火箭。

“嗖嗖嗖～”

一支支带着灼热火焰的箭矢从巨盾之后的营寨里面射出，王胜他们的战船又不像李元霸他们的战舰一样，铜皮铁骨不怕火攻，自然也中了一些。

不过好在王胜手下的兵卒们早有准备，用准备好的沙土以及海水及时上前灭火。

再加上王胜他们的船体极其高大，而且船上的木头也都是精选出来的坚实木材，想要将它们焚掉，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自古以来，海战都是个精细活，就一般情况而言，人数或者战船的数量方面，在海战攻城上占不了太大的优势。

就往常而言，海军营寨占着地利之势应该是更容易坚守才对，可是不知道为何，这次波照间岛的海军竟然如此不堪，不仅营寨防守设施被毁了不少，就连兵卒们都损失了一多半。

当然了，也怪冲绳海军们倒霉了，原本还风平浪静的海面上，竟然掀起了狂风，风助火势，虽说他们的战船不易被点燃，可是有了海风的相助，一切都成了可能

“王爷，咱们的战船已经有超过十艘中了火箭被引燃。再这样下去的话怕是……”

听完手下兵士的禀报，刘仁轨快步走了进来向李元霸禀报。

“嗯！”

李元霸抬手打断了刘仁轨，道：“大体上本王也清楚了跟咱们一起出海的这些兵士们的实力，也是时候结束这场无聊的海战了！定方。你去准备一下，把地下火器库里面的东西搬出来吧！”

“诺！”

刘仁轨眼睛很亮，终于要轮到他们动手了。

“你们几个，带上卫中的兄弟们随本将走一趟！”刘仁轨指挥着手下的兵卒，各自搬着几只大箱子。手脚麻利地游走在冲绳的战船之间。

已经被插满了箭矢和几块石头的冲绳主战船上。

“刘将军，你们怎么过来了？”船舱里面，张宁有些惊奇地问道。

“怎么，我们就不能过来吗？”刘仁轨还没说话，倒是张宁他们的顶头上司白杨，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看看，给你们的好东西！”

“这，这是什么东西？”王胜走了过来，一边说着。一边将箱子盖打开。

顿时，一枚枚造型奇异，看起来和小香瓜差不多大小的黑色东西，出现在他们的前面。

“哎？这么一丁点儿小，难不成也是什么武器吗？”

张宁从王胜的身边走过，随手抄起来一个黑色小香瓜，在打量了半晌之后，看到在那小香瓜的最上面有一个拉环一样的东西，猛地就拉了下来。

张宁这一下不要紧，可是把负责搬运箱子的神武卫兵士给吓了一跳。

就见那名兵士一把抢过张宁手中的东西。手臂猛然一用力就把那东西甩向了对面的海军营寨。

“轰隆！”

海军营寨里面顿时发生了大爆炸，负责防护的木盾被爆炸毁了一半，漆黑的烟雾缥缈，升腾起来就像是黑色的蘑菇云一样。

虽说不知道对方被炸死了多少人。但是在这种威力下，少说也得十来个。

王胜、罪魁祸首张宁，以及其他的几名冲绳海军高层全都被轰杀傻了，他们大张着嘴巴看着小蘑菇云升腾起来的方向，半晌都没回过神来。

“张将军，你要是想死你自己上。我们可是都还没活够呢，你想死也别拉上我们啊？”

那名把黑色小香瓜抛远的神武卫兵士，极其不满地看着张宁，看那架势都要去和他拼命了。

原来，被李元霸下令从地下火器库中搬出来的东西不是他物，竟然是经过数次改造、研制出来的新式手炮。

相比起老式手炮，新式手炮不仅威力大，冲击力强，就连安全期限也有效地往后延迟了几个呼吸的时间。

否则的话，若是按照老式手炮来看的话，恐怕尚飞在半空中就已经爆炸了。

“这，这……实在是不好意思！”

被神武卫兵士训斥地如同小鸡仔一样，偏偏张宁还不能反驳，只能乖乖接受。

“你小子！”白杨看着张宁摇了摇头，道：“以后对你不熟悉的东西，别动手动脚的，以免到时候害了你也害了我们！”

“大人教训地是！”

张宁唯唯诺诺地应了几声，看着箱子当中的手炮，仍有些心有余悸。

“行了，具体的使用用法你们也明白了，就让这些家伙们好好看看咱们的威力吧！”

白杨摆摆手，转身就向着下一艘船只匆匆而去。

“轰轰轰！”

在白杨他们离开张宁他们所在的主战船之后，冲绳的海军们，立刻兴奋无比地将手炮扔到了对面的海军营寨。

随着一阵接着一阵的爆炸声响起，小巧的手炮带着强绝的威力，在波照间岛海军兵卒聚集的地界接连轰炸，结果自然是炸起一片片的血肉，那场面与之前相比，简直血腥了无数倍。

虽说在之前的海战中，波照间岛的海军就已经见识过了大唐火器的威力，可是现在看到这如同雨点般的手炮从他们脑瓜顶上落下，只一下就轰死数人，还是让他们变得惊惧万分。

就算再忠君的人，面对生死威胁的时候都会感到恐惧，更何况他们在冲绳这鸟不拉屎的地界儿待了这么多年，其实心中早就已经有了怨念。

眼看自己的同伴们一个个被炸的面目全非，所有波照间岛分兵卒心中，都涌起了一丝丝的寒意，甚至有的兵卒想要立刻逃离海军营寨。

随着手炮的加入，加快了波照间岛海军的败亡，冲绳的海军兵将门更是军心大振，手中抛射手炮的动作也变得狂野起来，恨不得把这成箱的手炮，整个倾倒在海军营寨里面。

第七百五十六章破碎的城门

有了李元霸支援的新式手炮，冲绳海军的优势变得越来越大，而他们的战船距离波照间岛的海军营寨，也是近在咫尺

很快，波照间岛的海军营寨就呈现出了一种败像。

而看到这种局面，李元霸自然不会错过机会了，他将自己的两艘蒸汽战舰全都调了过来，成为了那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波照间岛的海军营寨被冲破了，直接炸了营。

营寨里面那些仍旧存活着的波照间岛海军，就像是无头苍蝇一样乱撞起来。

之前大唐火器所造成的恐慌也明显凸显了出来，很多波照间岛的海军眼见着这支庞大无比的船队冲了进来，慌慌张张地竟然想要逃跑。

甭说是李元霸了，就连王胜他们都绝对不会让这帮子波照间岛的敌人逃走。

李元霸直接指挥着手下的兵卒上了岸，拿着手中的武器，对那些残兵败将、散兵游勇们展开了追杀。

在一番厮杀之后，波照间岛的海军基本上是十不存一，敌人的三万水军几乎是全军覆没，逃出去的那些个家伙也被这帮凶恶的兵卒追杀了个干净。

当然了，能够取得这样的战果，冲绳海军方面也并非是无丝毫的损伤。

除去大唐神武卫没有受到损伤之外，属于冲绳的海军则是付出了十艘战船被毁，数百兵卒战死，上千兵卒受伤的代价。

这样的战果，在李元霸看来是不满意的，毕竟死了那么多的人，损毁了如此多的战船。

但是对于李法忠和白杨等人而言，却是一场大胜，虽说代价十分的沉重，但他们却是靠着强攻灭了敌方，这样的战果在他们看来值得骄傲

“好了，赶紧让兵士们将死难的兄弟们的尸首收起来，清扫一下战场。我们还要赶到那座城外，与惜儿他们汇合呢！”

有战争就有牺牲，李元霸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他只是稍稍伤感了一

下。就开始吩咐手下的兵士们清理战场。

.....

波照间岛主城之外。

“小王爷.....小王爷被唐军给杀死了！”

看到喉间有一个明显血洞的杨齐，那双大睁着的眼睛中的不敢之色，所有的虎贲军士卒们，肝胆俱裂。

要知道杨齐乃是前隋唯一的皇室继承人，在整个琉球列岛当中那可是太子一般的存在。

现如今。这样的人物竟然就这么死了，所有的虎贲军兵士们感觉浑身都没了力气，这种对于士气的打击简直是不可估量的。

兵士们呆楞在那里，甚至都忘了前面还有很多如狼似虎的敌人，已经对他们伸出了锋锐的利爪。

对于敌人的呆楞，程处弼他们这些神武卫的兵士门可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

只见他在三铤把被护卫们围在正中的杨齐给崩了之后，竟然不再使用这火器，而是从腰间将斜挎的横刀抽了出来，大叫着冲将了过去。

当与虎贲军的先锋大军刚一接触的时候，凶悍的五百名兵卒马上将虎贲军的队伍给撕开了一道大口子。

只不过眨眼的功夫。唐军方面就以冲在最前面的程处弼为刀锋，迅速将这个口子给无限地扩大，并且将这两千多虎贲军队给分成了两部分。

得，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两千大军就已经被对方五百人给分成了两半！

“兄弟们往中间集中，千万莫要被敌人分而攻之.....”

“小王爷既然已经殁了，自当听从我等命令！”

自家的小主人就死在自己眼目前，这让虎贲军的士气跌到了谷底，再加上又遇上这般如狼似虎的神武卫，更是叫他们斗志皆无。

不过好在他们现在也反映了过来。在被神武卫兵士门将大军分割成两部

分之后，一些虎贲军的将官自然想要重震旗鼓。

“你们这帮家伙，别他娘地在老子这！”

“杀杀杀，杀死这些该死的唐狗！”

只可惜啊。神武卫的威名太盛，再加上他们现在冲进人群中疯狂砍杀，已经让这帮虎贲军们彻底崩溃了，根本就没人听他们的，只是在各自为政。

程处弼不是傻子，他也看出了虎贲军此刻的状态。瞅准了方才说话的那几个将官冲将了过去，锋利的横刀自上而下劈开……

一瞬间，鲜血四溅，那股红色的血液洒在了程处弼的身上，那浑身血污的样子，看起来很是狰狞恐怖。

方才那些个说话的将官们，全都被程处弼给一勺烩了。

这下子，更让虎贲军乱上加乱，再无入可以组织起有效的反抗，于是乎，虎贲军们干脆不对抗了，开始四散溃逃起来。

程处弼瞅着这些早已经溃不成军的虎贲军，冷笑了一声：“这就是前隋引以为傲的虎贲军，依老子来看，也就是那么两下子吧……”

“头儿，这些家伙们全都是软蛋，王爷派咱们出来还真是有些大才小用了！”

一个身材矮小，身材却很敦实的青年汉子，来到程处弼的身前，声音中透着股子不屑。

“行了，废话就甭说了！留下三百名兄弟们收拾剩下的那些废物，剩下的兄弟们随我冲进城去！”

程处弼看着被神武卫兵卒们满世界追杀的虎贲军，转身就往城门的方向蹿了过去。

“头儿，城门已经被他们给关上了……”有兵士过来匆匆向程处弼禀报。

“笨呐！”程处弼抬手狠狠地赏了前来禀报的兵士一个暴栗，道：“拿手炮给我去轰、去炸！”

“是是是！”

被程处弼教训的那家伙挠了挠方才被敲的地方，转身一挥，道：“兄弟

们随我去炸城门！”

还真是老大一伸手，小弟们就往前走！

程处弼话音刚落，三十来个兵卒齐刷刷地奔了过来，手中还各自捏着一枚新式手炮。

“轰隆隆！”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城门的方向就传来了轰天巨响，整个大地似乎都跟着一起震动了起来，就好像是发生了地震一样。

“城门破了，咱们的城门被唐人给攻破了！”

有眼尖的虎贲军兵卒，寻着发生爆炸的方向看了过去，却见原本沉重的朱红色的城门，已经被轰开了一道缝隙。

第七百五十七章稟报

城门之内，二十来个负责守卫的虎贲军兵卒，在拼命地往前推城门，看他们的架势，是想要重新把城门给关上。

可是当城外溃不成军，被神武卫兵士们四处追杀的虎贲军，看到对内的城门被轰开之后，全都疯了似地向着城门的方向拥挤了过去，想要冲到城门里头去。

似乎进了城就能够逃得性命一样！

“他们还真是够天真的！”看到这一幕，程处弼不由得冷笑了起来，“兄弟们，再放几枚手炮，让这些家伙们看看咱爷们的厉害！”

“好嘞！”

神武卫的兄弟们已经杀红了眼，听到程处弼的命令之后，毫不犹豫地抄起了腰间的手炮，也不管城门的方向有没有人，拉开手炮的保险就抛了过去。

轰隆！

又是一阵阵的天崩地裂，伴随着浓黑的烟尘，十数条人影被手炮的威力给炸飞了起来，那焦糊的味道混杂在硫磺味之中，充斥在城门之外。

“兄弟们，随我入城……”

前面的路已经被轰开，程处弼大吼了一声，其手下的两百名兵卒也跟着怒吼一声，如同一条钢铁洪流般冲进了城池之中。

那些城门处负责守卫的兵卒，除了一千名虎贲军之外，大多风风文文是刚刚从城内征调来的土人百姓们。

因为历史原因，让他们作作高精准的手艺活还成，要想依靠他们来守城的话，怕是就有些痴人说梦了。

所以，当看到这帮穷凶极恶的大唐兵卒闯进来的时候，城内的土人百姓们都被吓破了胆。

再加上城门已经关不上了，全都惊恐至极地大叫了一声，然后一哄而散，四处逃命去了。

??对待那些身为唐人的虎贲军，程处弼尚且能够做到冷酷无情。对于这些堵在城门口的土人百姓们，程处弼更是不会手下留情了。

他率领着神武卫的兵卒们，冲上去就是一阵拼杀。

别看神武卫他们人数少，可都是以一挡十，甚至可以说是以一挡百的主儿，毕竟这些土人百姓可不比虎贲军兵卒，根本就没有多少武力。

神武卫杀起这些土人百姓来，那可真是应了“杀人如屠狗”这句话。

很快，土人的尸体就已经堵在了城门口，如山一般。

不过在进了这座小城之后。程处弼却并没有带着人在城内四处冲杀，而是先抢占了这座城门，而后才将城门附近的虎贲军以及前来增援的土人百姓们给整体肃清了一遍。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程处弼并没有深入城内。

??程处弼虽说鲁莽，但是他并不表示他傻。

对于他们这么少的人而言，攻下一座城门还可以，但是攻下整座城的话却是有些强人所难了，毕竟他们人数太少了，做不到面面俱到。

??正是出于这一点考虑。程处弼在攻下城门之后就没有再进一步扩大战果，而是一边固守城门，一边派入往海军营寨的方向与李元霸传送消息。

程处弼可不相信，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以李元霸的神武，竟然会攻不下区区一座海军营寨？

.....

??就在程处弼极其轻松地占据了这座主城的城门之后，李元霸麾下的海军也已经冲进了海军营寨之中。

这些个散兵游勇们，对于李元霸麾下的大军而言就是个渣渣。没费多少力气就已经肃清了波照间岛的海军。

也就是在此刻，李元霸接到了程处弼传来的消息，知道这支奇兵终于建功。不由得笑了起来。

“王爷，您笑什么？”

刚刚清剿完海军营寨里面的波照间岛兵卒归来的刘仁轨，有些奇怪地看

着李元霸询问了起来。

“处弼攻下了波照间岛城池的城门！”李元霸将手中的一张信笺丢给了刘仁轨，笑道：“仁轨，你说接下来咱们怎么做？”

接过头中的信笺看了一眼，刘仁轨也笑了起来：“之前我还说呢，处弼这小子怎么突然不见了呢，感情被王爷派去执行任务了！”

笑了半晌，刘仁轨脸色一正，道：“王爷，依末将浅见，咱们还是尽快入城去吧，毕竟杨暕就在这城中，我担心以处弼那莽撞的性子，会忍不住抛下城门攻进城去。”

“你说得有理！”

李元霸闻言微微颌首，抬头对着白杨道：“这样吧，白将军，留下你们麾下一千名兵将们负责继续清剿并且驻守海军营寨。剩下的人由本王率领，前往城内抓捕杨暕以及一众前隋余孽！”

“诺！”

尽管白杨并不甘心驻守海军营寨，但是他明白李元霸的意思，凭他们现在剩下的兵力，就算去攻城也不能建功，还不如留在这里稳妥些。

??眼下军情紧张，在李元霸做出决定之后，他没有任何的耽搁，直接就带着一千五百名神武卫会同冲绳海军剩下的五百人，立刻往波照间岛主城的方向冲去。

.....

城门刚刚被夺取的时候，有虎贲军的兵卒，一身为地奔回主城向杨暕以及一众大隋高层禀报。

“殿下，不好了……”那名兵卒衣衫褴褛，脸上的鲜血已经变成了深沉的暗红色。

原本正在宫殿中议事的众人，被突然冲进来的虎贲军兵卒给吓了一大跳。

负责殿门看守的兵卒，差点把那家伙给丢出去。

“你是？”

站在大殿最外后面的，是一个身着铠甲的中年魁梧汉子，他看到这衣衫

褴褛的青年兵卒，感觉这小子很是眼熟。

“贺将军，末将，末将是苏士清啊！”那名兵卒大叫着，声嘶力竭起来。

“苏士清？”贺将军闻言皱起了眉头，道：“我记得苏士清是虎贲军的副将……你不是随小王爷出城去支援海军了吗？”

说到这里的时候，贺将军的脸色变了，变得相当难看。

“你这身血污是怎么回事？你不会告诉我，出城就遭遇了唐军的袭击吧？小王爷呢？”

贺将军上前一步，一把抓住了苏士清的衣领，差点把他给提了起来。

“对了，齐儿呢？”王座之上的杨暕也坐不住了。

大殿中的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那名叫苏士清的兵卒。

“咳咳……”

被这么多高层的眼睛看着，苏士清那张脸上忽然现出了惊色，他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第七百五十八章穷途末路

苏士清摇了摇头，就在大殿中的一众人心中都轻舒了一口气的时候，苏士清却是一脸苦涩地说道：“小王爷，小王爷殁了！”

小王爷殁了！

听到这个消息，大殿中包括杨暕在内的所有人都傻了，他们就像是被天伤的雷电给劈了一样，呆愣在了原地！

“你说什么？”

过了好半晌，贺将军首先清醒了过来，他直接把手里的苏士清给甩在了地上，那沉重的力道差点把本就已经身受重伤的苏士清给摔散架了。

啊！

苏士清痛苦地哀嚎了几声，顾不得身上的伤口再次爆裂喷血，继续对众人说道：“小王爷是被唐军用一种奇怪的武器给杀死的，现在，现在城门已经丢了！”

贺将军怒了，上前就要把苏士清给踹死：“你们都他娘地是干什么吃的……”

“好了！”

这个时候，一道极其压抑的声音传了过来，却见王座之上的杨暕阴沉着脸，那双眼睛扫视了大殿中一圈，阴翳地就如同鹰鹫一样。

大殿中所有的文臣武将们全都跪下来，他们明白，眼下最伤心的应该是他们的主人，杨暕。

“咱们还有多少兵力？”杨暕没有叫臣下们起来！叱ゑ叻纭嗽摹哐B瑾??茄?实渍骸肱八鲁敲诺奶凭?钟卸嗑倪俊?

苏士清在一边喷了半天的血，这个时候却是爬了起来，道：

“回王爷的话，虎贲军已经所剩无几了，若是想要将城门重新夺回来的话，只能依靠城内仍旧活着的一万多名土人了。”

“好！”杨暕阴沉地说道：“传令下去，除了驻守宫殿的一千多名兵将们之外，将全城的人都调往城门的方向，就算是死。也要把城门给本王夺回来！”

“诺！”

大殿中的臣民们沉声应诺。

他们自己也清楚，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只能孤注一掷，不成功便成仁！

.....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在李元霸率领大军奔赴主城的时候，沿途遇到了一些或是被他们或是被程处弼他们打得溃散而逃的虎贲军或者海军，全都被他们给顺手灭掉了。

??当李元霸率领着麾下的两千名大军，赶到波照间岛主城外的時候，守在城门的程处弼，正带着五百名神武卫的兵卒。与进行反扑的波照间岛的土人百姓们进行着攻守战。

毕竟整个城池就这么一座城门，对于那些前隋的高层而言，若是不想办法把丢掉的城门给夺回来的话，那么对于他们而言，大隋就彻底灭亡了。

可惜啊，神武卫们都不是傻子。

借着城池的地势之利，程处弼以及一众神武卫的兄弟们据城而守，躲藏在城墙垛子之后，用短铳对下面攻城的土人百姓们进行点射。

几乎每一铳下去。都会毫不留情地带走一条鲜活的生命，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当李元霸率领着两千大军冲进主城当中的时候，一万多人的土人百姓们，也只剩下了六千多人。其他的人都被程处弼他们用火铳给灭了。

一具具的尸体凄惨无比地摆在城门之下，浓郁的血腥味甚至压过了硝烟的气味。

“哈，倒是省了本王这许多事！传令下去，将剩下的人全部斩杀。一个不留！”

李元霸指挥着大军，让手下的兵士门将剩下的六千多土人百姓杀地是人仰马翻，惊慌无比地四散奔逃。

也正是借着这股锐气。李元霸一股作气将位于主城正中的那座宫殿也打

了下来，将前隋的高层人物，全都逼进了主殿之中。

“哈哈，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大殿之外，李元霸哈哈大笑了起来，看着倒是有些张狂。

“四皇叔，咱们怎么还不攻进去？”李愔站在大殿前，有些奇怪地说道。

李元霸笑看了李愔一眼，刚要说话，却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脸上的表情变得古怪了起来。

“四皇叔，您为何这么看着侄儿？”李愔一脸的疑惑之色。

“愔儿，你可知这大殿之中的人是谁？”李元霸沉吟了半晌，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

“知道啊！”

李愔的脸上难得地挂起了认真的神色，他继续说道：“来之前，父皇特意把侄儿叫了过去，说琉球列岛的幕后掌控者是前隋的皇族，而且琉球之事，事关重大，谁都不能说，就连母妃都不可以！”

“那你可知这前隋皇族说得究竟是谁？”李元霸再次开口。

“四皇叔，有什么好话您就直说好了，干嘛还问侄儿那么多的问题？”这回李愔更加好奇了，何事竟然说得如此郑重。

“愔儿，你听好了，这大殿中的皇族，就是前隋二皇子杨暕！”李元霸没办法了，只能是以实相告。

杨暕就是大隋齐王的名字，他是隋炀帝广的二儿子，也是萧皇后的亲生儿子之一。

当然了，杨暕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李世民的大舅哥，杨妃的亲哥哥，也就是李恪和李愔两兄弟的舅父大人。

换句话说，李愔这次带兵攻打的，乃是他的亲舅舅！

“杨暕？”李愔倒吸了一口凉气。

对于这个名字，李愔当然知道，而且还知道得相当详细，毕竟这位主儿可是他的亲舅舅，从他的母亲杨妃那里，李愔听了很多当年的关于杨暕的事情。

“可是四皇叔，宫里珍藏的《大隋遗志》里面记载，在当年的江都之乱的时候，舅……哦，是杨暕，杨暕就被宇文化及给杀死了，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呢？”

李愔确实很惊讶，如果他那便宜舅舅还活着的话，这么多年了，没理由不去联系他的老娘亲隋国夫人，也就是李愔的外祖母萧皇后。

“怎么不可能？”李元霸冷笑了一声，道：“难道你忘了你那不争气的哥哥李佑了，如果没有人撺掇他，没有人给他撑腰的话，以他的性子能够干出弑父夺位这等蠢事来？”

“四皇叔，您的意思是说，李佑谋夺皇位的事情与我那位便宜舅舅有关？”李愔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第七百五十九章青山与柴

“怎么，你还不相信吗？”。李元霸撇了李愬一眼，道：“这好办，直接把他叫出来问问不就得了？”

话音落地，李元霸就直接走到了大殿门口，大声地叫嚷了起来：“杨暕，老朋友来了都不出来迎接一下吗？难道，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吗？”

听到这嘹亮的叫嚷声，大殿之内的众人，脸色各异。

杨暕是一脸的阴沉之色，不见丝毫的恐惧；下面的武将们呢？则是愤怒躲过恐惧，至于那些文臣们呢，此刻再也顾不得礼数，一个个惧怕地要命，浑身都在打摆子，就像是得了寒病一样。

这个时候，杨暕自王座上站了起来，看那架势好像是要走出大殿去。

贺将军见状连忙走了出来，拦在了杨暕身前，道：“王爷欲要何往？”

“让开！”杨暕没有回答贺将军，而是一脸阴沉地呵斥似鹄础？

“王爷，此刻敌军人多势众，您若是出得大殿，怕是会被那唐人所害！”贺将军根本没有听从杨暕的命令，而是一脸凝重地说道：“登州盛传有一句话，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请王爷从密道中走脱，末将愿为王爷拖住唐军一时半刻！”

“王爷，尽管臣下并不喜欢贺芝山，但是今日他说得确实在理！”斑白长发的寇重文紧跟在贺将军之后站了出来，道：“唐军势大，不可力敌，臣下愿出殿与唐军周旋，只盼能为王爷争取离开的时间！”

“是啊，殿下，贺将军与寇大人所言极是！”

“与其命丧于此，倒不如离开此地，再徐徐图之！”

有了这两个带头的，下面的文臣武将们自然是一个个都蹦了出来劝谏杨暕。不求建功，只求杨暕在走的时候，能够带他们闯出一条活路来。

听到臣下们的劝谏，杨暕总是阴着的一张脸色终于变了变，最后还是阴冷地说道：

“我大隋自文皇帝开国至明皇帝虽说只有四十余年，可是我大隋立三省六部，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推行科举制度，选拔优秀人才，弱化世族垄断仕官的；建立政事堂议事制度、监察制度、考绩制度……我大隋有功于后世，

他李渊、李世民不过是窃国贼者。竟然逼得我大隋皇族如同丧家之犬一般！”

说到这里的时候，杨谏扫视了大殿中的一众臣子们一眼，继续说道：“本王隐姓埋名暗中发展势力将近十年，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灭掉他大唐的根基，重现我大隋皇朝往日的威势！现在，唐军已经将本王逼在了家门口，你们还想要本王再逃，逃到哪里去？”

就像是自言自语一样，杨谏的神色有些恍惚起来。“人这一生又有几个十年？本王在李氏贼子的手里栽了两次，累了，倦了，不想再逃了！本王纵使是死。也要死得堂堂正正！你们，都给本王让开！”

“王爷，三思啊！”

“殿下，您可千万莫要做傻事啊！”

杨谏的决绝。可是让下面的文臣武将们吓破了胆子，如果这位主儿真决定出去送死的话，那他们这些个臣子们。还有一个能逃脱得了唐军的毒手吗？

“王……”

一众臣子们还想要再劝，可是杨谏已经重新迈开步子，推开了挡在身前的两名大臣，向着大殿的外面走去。

“这……这可如何是好！”寇重文也没了主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家主子去外面送死。

“啪！”

就在这时候，贺芝山又有了惊人之举，在杨谏走过他身侧的时候，这家伙竟然突然出手，一记手刀砍在了杨谏的后脖颈上。

虽说早年的时候，杨谏也是上得战场的主儿，可是这么多年来养尊处优地生活，再加上当年征战之时受伤留下的暗伤，身体早就已经不如壮年之时的了，所以贺芝山的这一记手刀，当时就把杨谏给砍晕了。

“贺芝山，你大胆！”

“贺芝山，你想要造反吗？”。

贺芝山的这一出人预料的举动，确实把大殿之中的群臣们给惊到了，他们的主子，大隋皇室唯一的正统继承人，竟然被自己的臣子给袭击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们还有别的办法阻止王爷吗？”。贺芝山淡淡地撇了众人一眼，一双大手却是扶住了被自己砍晕了的杨暕。

“这……”

众人愕然，相对无言。

“寇重文，这满殿的朝臣，我贺芝山只相信你，待会我会派遣殿中的一队虎贲军精锐兵士，护送着你们从密道中出去，至于这里……你们就不用管了！”

贺芝山没有在乎众人的脸色如何，直接向寇重文说道。

寇重文刚想要反驳，在看贺芝山一脸的郑重之色，便向其躬身行了一礼，道：“贺将军高义，重文必不负贺将军所托！”

说完这句话，他就接过了贺芝山手中的杨暕，在二十来名虎贲军兵士的护卫下，头也不回地向着大殿后面走去。

大殿中只剩下了两百名负责看守大殿的兵卒，以及五六十名文臣武将。

贺芝山看了大殿中的众臣们一眼，大手一挥道：“虎贲军的兄弟们都跟本将走，这一次老子就算是死，也要为王爷脱身赢得时间！”

“吾等誓死护得王爷周全！”

两百名虎贲军的兵卒全都是被精心挑选出来的死士，对于他们而言，他们这一辈子就是为主人杨暕而活的。

“走！”贺芝山抄起了竖在一旁的长枪，率先向大殿外走去。

“走了，走了！现在兴许还能赶上王爷他们！”

“是啊，我们一定要保护王爷的安全！”

一些个贪生怕死的文臣武将们，在看到贺芝山终于除了大殿之后，一个个全都便得道貌岸然了起来，可是看他们那一个个像是兔子一样往后殿跑的鬼模样，分明是怕得要命！

……

“吱呀！”

李元霸在外面等了有一刻钟的时间，大门终于打开了，可是出来的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并不是李元霸期待中的人。

“你们这些个唐贼，缘何要攻上我们琉球来？”贺芝山走在最前面，两百名虎贲军的兵卒跟在他身后。

第七百六十章十招

“四皇叔，这穿着铠甲，长得五大三粗的家伙就是……就是我那便宜舅舅吗？”李愔是没见过杨暕，他盯着站在最前面的那个汉子看了半晌，最后也只能求证李元霸。

不过他却是忘了，李元霸睡了十多年了，早就已经不是当年那位四公子了，他哪里认得什么杨暕？

所以，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李愔一言，道：“我怎么知道？”

李愔一下子瞪大了眼睛，道：“四皇叔，您之前不是见过杨暕吗？”

李元霸摇摇头没有说话，不过他知道面前这家伙并不是杨暕，如果非要找什么接口的话，只能说是凭直觉。

李元霸眯缝着眼睛对挡在店门前的贺芝山，道：“怎么，他杨暕不好意思出来，只派了你这么一个下人前来应付我，是怕我下手没轻没重地，把他给杀了吗？”

“住口！”贺芝山虎目圆瞪，道：“你这无耻的唐贼！我家主人的名号岂是你能够轻辱的？”

贺芝山跟了杨暕这么多年，对于杨暕那是忠心耿耿，自然容不得外人嘲讽杨暕。

“住口？”李元霸冷笑了一声，看着贺芝山道：“既然他杨暕做得出来，难道就容不得别人说出来吗？更何况这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哪里有什么偌尔尔传纭悦摹僚B理\et辞?甑耐持危?蚰甑幕首澹热晃掖筇泼鹄舜笏澹?遽笏寤首幼匀疾统闪伺俺?挠嘎酰?”

“你等唐贼当真是欺人太甚！”

比口才，就算是一万个贺芝山都不是李元霸的对手，李元霸的这短短的两句话，当时就把贺芝山给气地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与你说再多的废话亦是无用！”李元霸摇摇头，道：“告诉我，杨暕去了哪里？”

“哼。想要知道我家主人的去向，那就要先问问老子手里的长枪答应不答应了！”贺芝山掏出了长枪，整个竖了起来，看那架势是想要冲上去和李元霸他们拼了。

“好！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也懒得和你客气了！”李元霸眯缝着眼睛，慢条斯理地说道：“不过我敬你是条汉子。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能够在十招之内胜了我，我就放你以及你的手下们离去！”

“你？你说话算话吗？”贺芝山有些愕然。

“当然算话！”李元霸伸了伸手臂，做了一个扩胸运动，道：“不过你也没别的选择，想要活命那就得和我打！”

“四皇叔，我怎么看着这家伙似乎是在故意拖延时间啊？”这个时候李愔看出了点眉目，附耳在李元霸身侧说道。

李元霸脱掉了淡蓝色的长衫，露出了穿在里面的紧身特训服。道：“行啊，这你都能看出来，不错，不错！”

“那四皇叔，现在怎么办？”李愔摸了摸下巴，说道：“他既然是在拖延时间，那除了为杨暕这样做之外，没有其他的解释。难不成在这大殿里面，还有什么通往外面的密道不成？”

“行了。这些你就甭操心了！”李元霸活动了一下手腕，道：“正所谓狡兔三窟，他杨暕如果不提前做好阴沟里帆船的准备的话，他就不是大隋的皇子了！”

话音落地，李元霸笑看着对面的贺芝山道：“我手底下不收无名之命，报上你的名号！”

“本将大隋虎贲军大将军。贺芝山！”

话音落地，贺芝山挥舞着手中长枪，就像是豹子一样冲了过去。

“来得好！”

李元霸眼睛一亮，叫了一声。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李元霸这两年来战斗不少。不仅自身武力值爆表，就连眼力都练出来了。

贺芝山龙行虎步，看这家伙的根底很扎实，征战沙场这么多年，身上自然也带着一股子煞气。

嗖！

长枪震动，整个枪身就像是毒龙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扎向了李元霸的心口。

这一下还真是挺刁钻的，不过李元霸却是脸带笑容，在长枪即将临身的一刹那，身体往右侧挪了半步。

就是这半步的差距，让李元霸差之毫厘地躲过去长枪的攻击。

贺芝山的反应何其快，在看到李元霸的动作之后，贺芝山不待攻击用尽，抖手就把长枪当棍子一样抡向了右侧，直击李元霸的左肩。

这一下要是抡实了的话，怕是就算不青一道子也得疼上好几天。

就在这个时候，李元霸右手上豪光一闪，鱼肠短剑被用了出来，挡在了长枪之上。

“嗯？”

似乎没料到李元霸的动作会这么快，贺芝山不免有些愣神。

“滋滋……”

李元霸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趁着贺芝山愣神的空档，鱼肠短剑擦着枪身直线向前，迸射出夺目的火花。

“撒手！”

李元霸冲击的速度很快，锋利的鱼肠短剑很快就滑到了贺芝山紧握着长枪的双手处。

“可恶！”

贺芝山没有办法，只能选择撒手，要不然的话，他这一双手就会被彻底废掉。

“给我中！”

贺芝山手一松，长枪跌落半空，李元霸眼疾手快，左脚飞起将长枪给一脚踹飞，同时手上也没有闲着，鱼肠短剑扎向了贺芝山的脖颈主动脉。

“不好！”

贺芝山眸子中闪过一丝慌乱之色，急急地往旁边一挪，想要避过这次的

攻击。

可是李元霸哪里会这么放过他，挥剑的右手猛然加速，在贺芝山的身体还没完全撤出李元霸的攻击范围的时候就已经劈了下来。

要知道那鱼肠宝剑可是传世名剑，其锋利成都岂可小觑？

但见血光四溅，一条手臂横飞而起！

宝物轻易不示人，特别是这种凶煞之气，示人必见血！

却是鱼肠短剑将贺芝山的一条左臂给劈了下来，那白森森的断骨上还渗着鲜血，看起来都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可是贺芝山并不在乎，丢了一条手臂的他，只不过皱了皱眉头，身子一矮就想要用仅剩的左手去夺李元霸的鱼肠短剑。

李元霸才没有那么蠢，让贺芝山把自己吃饭的家伙给抢了去，他下劈的动作骤然一变，从下劈改为横削，目标自然不言而喻。

“蹭！”

鲜血四溅，贺芝山的脖颈处最终还是被李元霸给划出了一道大口子。

浑身浴血的贺芝山已经没有了抵抗之力，整个人跪在李元霸身前，仅剩的左手捂着伤口，空洞的眸子盯着李元霸，呢喃道：

“好，好强！你到底是誰……”

第七百六十一章在劫难逃

“我是谁？”李元霸看着贺芝山越来越黯淡的眼睛，森然地笑道：“本王乃是大唐神勇武王，李元霸！”

贺芝山的眼睛骤然亮了起来，就像是回光返照一样：“竟然是隋唐第一好汉，李元霸！能够死在你李元霸的手里，我贺芝山服了！”

话音落地，贺芝山的身体半跪在大殿前，脑袋骤然垂下！

直到此刻，招数定格在五招，也在十招之内，也就是说，这场赌上生命和自由的战斗，是贺芝山输了！

不对，应该说是贺芝山完败！

“大将军！”

“这该死的唐人，我们要为大将军报仇！杀杀杀，杀死他们！”

贺芝山在这两百名的虎贲军中，看来应该是很有威望，他的战死让这两百名被刻意培养出来的虎贲军彻底愤怒了，他们嘶声嚎叫着，紧握着手中的武器，像是疯了一样地冲向了李元霸。

看他们的架势，分明是不死不休！

“哼，自己技不如人死就死了，竟然还想要拖家带口的，真当是出去春游了！”

看到这些面色狰狞，口中喊打喊杀的虎贲军兵卒，李愔不由得冷笑了起来，没等李元霸下令就说道：

“兄弟们，他么不都欺负到家门口了，你们能忍吗？反正本王忍不了！”

浑身充满暴力因子的李愔，话音才刚刚落地就抽出腰间斜挂的横刀冲了出去，一刀就把一个虎贲军兵卒的胳膊给砍了下来。

赵三炮他们吓了一跳，生怕李愔在这场厮杀中出什么事情，领着手底下的神武卫兄弟们就冲了出去

于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就开始了，区区两百名虎贲军，虽说对内被称之为精锐，可是和神武卫相比，那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短短的盞茶时间，那些虎贲军的兵卒们就被整肃一空。就连被血污填满的宫殿大门前都被清理了出来。

待李元霸率领大军进了宫殿之后，宫殿之中早就已经是空空如也了，甚至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四皇叔，还真像我方才说得那样。他们全都跑了，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别到时候竹篮打水一场空！”

李愔看着装点地瑰丽无比，和长安两仪殿有一拼的大殿，声音中有些焦躁。

“呵呵，不急……仁轨啊。你们去给我搜寻搜寻，按照本王之前教给你们的方法，把密道给本王找出出来！”

相比起焦躁的李愔，李元霸倒是一点都不急，反倒是胸有成竹。

过了没有一刻钟的时间，李三多就一脸喜色地带队跑了回来，道：“王爷，找到了！末将已经派兄弟们进去了，相信很快就有消息传回来了！”

“那咱们就等等吧！”李元霸倒是表现得很轻松，自己寻了个座位就坐了下来。

其他的陆续归来的神武卫高层。看到李元霸坐在那里，索性就有样学样，到后来竟然还闲聊了起来。

那样子倒不像是来打仗的，而是来这里旅游的。

……

“报！”

过了有一炷香的时间，一道呼喊声突然自大殿外传来。

随后，就见一名留守海军营寨的冲绳海军兵卒，气喘吁吁地跑进了大殿来，向李元霸他们禀报道：

“启禀四公子，在波照间岛南面一座小山侧，突然发现了两艘快船。若不是神武卫的兄弟们乘战舰追赶的话，怕是就被将那两艘快船给逃掉了！”

“哦？上面可曾有人？”李元霸询问道。

那名兵卒点点头，道：“回四公子的话，那两艘船上共有合计九十多人。眼

下全都被羁押在原波照间岛海军营寨的牢房里！”

“王爷，小的看过了，那条密道直通向波照间岛南侧的一座小山上，而且在密道的入口处刚好是一个入海的港口，看规模应该是修建了有些年头了！”

就在这时候，前往密道搜寻的神武卫兵卒也回来了。向李元霸禀报的情况很快就让他联想到了方才那名兵卒所说的话。

“巧了！”李元霸笑道：“这杨暕还想要跑，怕是他是没想到咱们的战舰能够跑那么快吧？”

“哈哈……”

所有人都会心地笑了起来，看来这一次他们是大胜而归，而且收获颇丰啊！

“走，咱们一起去会会这位大隋的齐王殿下！”

笑了半天，李元霸止住了笑声，领着众人向着殿外的方向走去。

……

波照间岛海军营寨囚牢之中。

杨暕晃了晃有些酸疼的脑袋，下意识地想要伸手摸一摸脖颈，没想到这一抬手却是沉重无比，随之而来的还有一道铁链相撞的声音。

“喀啦啦”

“嗯？”

杨暕低头看了一眼，却发现自己的双手和双脚全都带上了黑色的、沉重无比的铁镣，彼此撞击所发出的清脆响声，让他脑袋有些发蒙。

“这是怎么回事？”

杨暕抬起脑袋环顾四周，发现坐在他旁边的那个浑身脏兮兮的中年男人看着有些眼熟，忽然他眼睛一动，试探着叫道：“重文？”

寇重文的身体颤抖了一下，他抬起了头看向了杨暕，忽然之间跪在了杨暕身前，泪水纵横，嚎啕大哭：“殿下，重文有罪，重文有罪啊！”

杨暕被寇重文的表现吓了一跳，心说这是个什么情况？

“重文，切莫伤心，你且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沉下心去，杨暕一边扶起了寇重文，一边双手的手镣相互撞了撞，发出声响。

“殿下，事情是这样的……”

寇重文顺势站起身来，详细地把贺芝山将他打晕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都叙述了一遍，至于他们为何弄得如此狼狈，他却是没有细说。

“照你的意思来看，咱们现在乃是在咱们自己的海军营寨的牢狱中喽？”

杨暕拧起了眉毛，脸色越发地沉凝起来，到后面的时候似乎都能够滴出水来了。

寇重文点点头，苦笑了起来，道：“王爷，这次咱们怕是要在劫难逃了！”

“在劫难逃？依本王看可是未必哦！”

就在两人陷入沉思的时候，一道清亮的声音传了进来，随后便见一袭黑色作训服的李元霸，领着一大帮子的神武卫出现了。

第七百六十二章回还是不回？

“李建成！”

看到李元霸的面容，杨暕几乎是咬牙切齿地低吼了出来：

“果然是你！这么多年来与本王作对的，除了你之外，本王还真是想不出第二个人来了！”

听到杨暕叫自己作李建成，李元霸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怪异的神色。

看得出来，这家伙还真是对李建成恨之入骨啊，以至于他都没察觉到李元霸的年龄与‘李建成’这三个字对不上号。

“杨暕，看来你也是老糊涂了，本王可没有大哥洒脱，按照大哥的脾气，怕是这辈子都不想见你！”

李元霸古怪地笑着说道：“你可曾忘了，当年本王跟随在二哥身边，率领大军将你堵在幽州三日不得寸进之事？”

“你，你……”

李元霸的话让杨暕想起了十几二十年前发生的那场战争，足足让他头疼的三天三夜不得入睡。

看着那张年轻的面孔，依稀有着当年的影子，杨暕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如纸，就如同见了鬼一般。

“是不是想起来了？”李元霸笑了起来，笑地很灿烂。

“你，你是李元霸……”杨暕自己都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话，他晃着脑袋道：“不可能的，在当年你就死了！虽说这两年来，时有武王的消息传来，可那都是……”

“行了，别自己骗自己了！”李元霸打断了杨暕的臆想，道：“老朋友，多年不见，你我的身份却是已经换了位置。怎么样，说说自己的感想吧？”

听出了李元霸话中地讥讽，杨暕惨白的面色骤然变得铁青无比：

“李元霸，不要以为你把本王抓住了就可以随意欺辱，当年你们李氏一族不过是我皇族杨氏的奴隶，即便你们现在翻身了，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哦.本王却是忘了，你齐王杨暕当年是何等的耀武扬威，嚣张跋扈！”

李元霸冷笑着说道:“现在成了阶下囚，还是如此张狂。还真是令本王感到意外啊！”

“胜者王侯败者寇！李元霸，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本王若是皱起半个眉头，本王就枉为大隋皇族！”

杨暕大怒，看着李元霸的眼睛都快要喷出火来了。

“杀？本王可不会杀你！”李元霸缓缓地说道:“没有皇兄的命令。本王岂敢越俎代庖？”

李元霸伸了个懒腰，声音清冷地说道:“你放心好了，本王不会杀你，只会把你押解回长安城关进大理寺诏狱，至于你是生是死，那就只能由皇兄来决断了！”

话音落地，李元霸转身就走。

至于杨暕那亲外甥李愔，李元霸没让他过来看杨暕，以免让他掺和在里面不好办。

“李元霸，是男人的你现在就杀了本王。本王宁死也不进长安城……”

大牢里，传来了杨暕的嘶吼，可是回应他的只是空荡荡的回音，再无其他。

……

回到冲绳广阳城池，已经是半月之后了，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在这段时间里，除了花费了两天的时间灭亡了琉球皇族之外，李元霸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对琉球列岛其他几大群岛的军政体系进行改革。

一直忙了十来天的时间，军事上的改革才总算是完成了。剩下就是苏定方、白杨以及李法忠他们的任务了。

之后，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李元霸彻底整合了琉球群岛的各方势力，不管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都焕然一新。

基本上在放权给原杨暕那些高层手下们之后，琉球列岛已经没有李元霸什么事了。

至于南洋都护府的事情，这件事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还

是等回到长安之后面呈李世民详细商谈的好。

就在李元霸匆匆准备着回程事宜，并且准备着怎么和李建成开口的时候，李建成却自己找上门来了。

“元霸。我与你一起回长安！”李建成看着一脸愕然之色的李元霸，道：“漂泊了这么多年，我也累了、倦了，也是时候回长安了！”

“可是大哥，你就不怕二哥食言，不顾念兄弟之情，把你……”

李建成的坦然，倒是把李元霸给整蒙了，反倒是开始劝李建成不要回长安了。

人就是这样，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李建成的话倒是把李元霸给闹得有些别扭起来。

“是生是死都是缘法！”李建成的脸上倒时很洒脱，“至于世民要如何处置我，我已经认命了。此次回长安，我只想远远地见父皇一面就够了！”

“那思唐呢，你有没有为思唐想过？”李元霸道：“思唐还这么小，你若是没了的话，让思唐她怎么能受得了？”

听到李元霸提李思唐，李建成的脸色却是变得不自然起来，毕竟李思唐已经是他唯一的子嗣了，如果他真地一去不复返的话，以李思唐的性子，肯定会一辈子都不原谅李元霸的。

毕竟李元霸就是把李建成劝回长安的罪魁祸首，如果没有他李元霸的话，说不定他们现在仍旧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广阳城呢。

“这……”

所以，一听李元霸提到自己的女儿，李建成也不禁有了几分踌躇之色。

看到李建成的脸上出现了犹豫之色，李元霸赶紧趁热打铁，道：

“大哥，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次你就不要随我回长安了，我先回长安探探二哥的口风，如果他有意要食言的话，你就一辈子都不要回长安，反正这里山高皇帝远的，就算是二哥想要对付你，可是到了这里，那也是鞭长莫及了！”

李元霸这话就有些大不敬了，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如果这南洋都护府当真在这地界儿建起来了，那就是李世民的土地，他说什么就得是什么。

“这……是不是有些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腹了？”

毕竟李世民还是一国之君，以李建成对李世民的了解，还是不能把他想象成食言而肥的昏君。

“天子，喜怒无常，一切还是小心点好！”李元霸可不想因为这一次的疏忽，让自己的亲大哥命丧黄泉。

“哎！”

李建成叹了口气，只能说道：“如此也罢，我便在这广阳城中，等着你的好消息吧！”(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手机用户请到m。阅读。)

第七百六十三章苦.逼的登州三兄弟

原本想要劝说李建成回长安城的，可没想到经过李建成的一番反论调之后，李元霸反倒是开始劝说李建成不要回长安城了。

而这些，对于王浚这个年纪轻轻的人来说，那是相当彰显能力的。

再加上这些都离不来刺史和登州卫的帮助，所以虽说三人才彼此共事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那感情当真是相当深厚了。

“王贤弟所言极是！这些日子以来。咱们可是被这州中的事务给烦透了，现在终于有机会放松了，我们可要向王爷请个假期来放松放松了！”

赵子期从来没感觉到做刺史竟然做得这么累，掌控一州的政事也就罢了。竟然还得操心州外，譬如新罗、百济、倭国以及琉球列岛之事，想想就够让人感到糟心的了。

看看赵子期的模样也真是的，这才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不见，咱们的赵刺史的双鬓明显多了几丝的白发。看来这段时间以来，他没少为州内以及州外的事情费心。

“别提了，咱们登州也快成了长安城的中转站了！”

田纲脸上的表情更苦逼，“王爷连咱们大唐的水军都丢给我了，我这么一个登州卫的都统，竟然统管数万人的大唐水军，这不是把我往水坑里面推吗？”

“哈哈！”王浚大笑了起来，道：“之前在长安的时候，王爷总是在说一句话，这人的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王爷这是在给你放担子，准备给你升官发财咧！”

“得，哥哥我可是没这命！”田纲苦笑了起来，“我啊，宁愿不要这升官发财的机会，现在就卸甲归田，然后舒舒坦坦地做个富家翁，至少那样还能够多活上几年！”

说到这里的时候，田纲随手往头上拔出一根头发。指着头发根处的半截白色，道：

“你们来看看，我这一头的长发至少有十之一二已经变成了这样，再这样下去的话。怕事想要活到甲子之年都难啊！”

王浚看着田纲手里的长发，低头想了想，而后说道：“看来是真地要和王

爷建议一下了，看是否能够多提拔一些有能力的官员，来替我们分担一些军政事务！”

“希望王爷能够听从咱们的建议吧！”赵子期叹了口气，回了王浚一句。

“报……”

就在这时候。门外一名负责看守的小黄门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单膝跪在王浚等人面前。

王浚看了那名小黄门一眼，道：“何事？”

小黄门道：“回大人的话，小的刚刚得到消息，王爷没有回登州，而是直接走的入海口，沿长江逆流而上，直回长安城了！”

得，这回三人的打算是彻底落空了！

原本他们俩还打算着想要和李元霸建议一下，提拔几个有能力的官员来分担他们平日里繁重的军政事务。

现在这可倒好，人家干脆都不回登州了，直接去了长安城，他们还建议个屁啊，还是再忍一忍吧！

王浚几人相互对视了一眼，全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无奈之色。

不过他们也是没有办法，不能忍又能怎样？

……

自李元霸离开的这数个月的时间以来，整个出长安城乃至大唐都发生了极其飞快的变化。

大唐境内的各条官道都修得更宽，并且还铺上了坚实的水泥，相比起后世的柏油马路来，虽说要差上一些，但是至少马车行在上面是走得飞快，少了很多的弯路。

当然了，这水泥的配置方法也是出自神机府，否则的话，一些难行的道路怕是连砖石小路都铺不上。

在通往长安城的官道上，一支为数在七架马车，随行护卫上百人左右的队伍正飞快前行。

“哇，四叔，这底下的道路是用什么铺就的，可比咱们广阳城内的地面看

着还要结实呢！”

在最中间的一架马车上，宽大的窗户突然探出了半个小脑袋瓜，却是可爱的李思唐，一边趴在马车的车窗上，一边兴奋地大叫。

原本李元霸还不想把小丫头给带回长安来的，毕竟他还并不清楚李世民的意思，别到时候李世民狠心之下，连个小姑娘都不放过。

可是李元霸磨不过李建成还有李思唐两个人的双重折磨啊，到最后只能把这小丫头给一起带回长安城来。

小姑娘自小就是在波斯长大，虽说后来去到了琉球列岛，可是这两个地方哪里能与大唐相提并论？

尽管这两个地方也有城池以及道路，可是波斯充满了异域风格，宽敞的官道上大多只有贵族才能够穿行。

再看琉球呢？多是水路，除了城池之中外，大部分都是人烟稀少的地界儿，自然没有见过像这大唐的官道上，时不时的就会有马车急奔而过。(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手机用户请到m。阅读。)

第七百六十四章茶楼

“小妹，你不知道，这水泥地面，可是咱们大唐的神机府特意研制出来的，这水泥地不仅结实，而且下雨的时候，道路也不会变得泥泞不堪，行走起来，甚是方便！”

马车上的李愔在听到小丫头的話后，倒是变得有些洋洋得意起来

对了，李元霸他们所乘坐的马车乃是经过特意定作的，里面不仅相当宽敞，还有长长的桌子，桌子上面摆放着一些个时下的鲜果还有果脯、坚果。

李元霸、李愔再加上小丫头李思唐，全都坐在这里面。

李思唐虽说并没有经过像李愔他们一样的系统皇族教学，可是教导她的老师，在波斯那也是数得上好的学者以及精通汉学的儒着。

所以，光凭学识这一方面，李愔这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货，根本就不是人家小丫头的对手。

这一路上，李愔一直都在被自己这小堂妹欺负着，难得有一件事是小丫头不知道的，以李愔的脾气，自然不会放过这次好机会，于是便开始卖弄了起来。

“哼哼，那都是神机府研究出来的，又不是你研究出来的，六哥你得意个什么劲儿啊？”

听到李愔的话，正在吃着兰花豆的李思唐，斜撇了李愔一眼，那一脸的嫌弃，让李愔心里头疙疙瘩瘩的。

“臭丫头，你又知道什么……”李愔嘴里头嘀嘀咕咕，还是有些不甘心。

李元霸瞪了嘀嘀咕咕的李愔一眼，道：“行了，和自己妹妹较什么真儿啊？”

呵斥了李愔一句，李元霸又扭头看向了李思唐，笑道：

“呵呵，思唐啊，你在波斯长大后来又在琉球那不开化的地方，自然不晓得长安的繁华。等到了长安之后，你呀。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四叔，思唐其实早就听说了，长安城中甚是繁华，不仅有东、西市。听说还有一条江叫做曲江，在那曲江的江畔还有一座闻名整个大唐的酒楼，明日花满楼，是不是这样？”

李元霸的话把李思唐给吸引了过去，小丫头的脸上顿时充满了期待之色。

“这个我知道！”李愔赶紧着插话。道：“小妹，这东西市里面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地方我都去过，等回了长安之后，六哥带你一起去啊！”

“我才不要和你一起去呢！”

李思唐看着车窗外湛蓝的天空，道：“要想去玩的话，我也是让四叔带我一起去，我才不想和你一起去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呢！”

“哈哈！”

听到李思唐的话，李元霸不由得哈哈大笑了起来，这小丫头说话还真是带刺啊，看来李思唐是摆明了要和李愔过不去了。

“四皇叔.....”

李愔有些幽怨地看了李元霸一眼。明显不满意李元霸此刻的态度，“待我回了长安，我一定要去你的府上找婢娘，就说你欺负我。”

因为在去往琉球琉球之前，李元霸不清楚琉球之行是否安全，所以就把武顺以及自己刚满岁的儿子留在了长安城，并没有带她们一起去登州。

“欺负你？”

李元霸瞪大了眼睛看着李愔，似笑非笑地说道：

“你小子还要不要脸了？我上哪欺负你了？明明是你小子连个当哥哥的材料都没有，总是欺负小思唐，你信不信等去了我府上。你四婢反倒是帮着思唐打你的屁股？”

见过不要脸的，还真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李愔这小子当真是小心眼啊！

本来嘛，李愔这小子就怕李元霸，一听李元霸要叫上他媳妇一起来揍他。可把他给吓地够呛，连忙说道：

“四皇叔，我，我可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开个玩笑.....对，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四皇叔。思唐，你们可千万不要在意啊！”

“启禀王爷，此处距离长安城尚有十里之遥，前面有一座茶楼，太子殿下想请您将马车停一停，在茶楼之中喝杯茶，好好休整一下！”

就在李元霸还想要在说些什么的时候，一道略显尖细的声音传了进来。

李惜挑开车窗的帘布看了看外面一眼，道：“四皇叔，是常六……”

原来这次李承乾也跟着李元霸一起回来了，不过跟随他一起去琉球列岛的那些护卫们，却被李承乾给留了下来，并没有跟随他们一起回来。

“这臭小子又想搞什么幺蛾子？”李元霸眉头微皱，道：“行了，听他的吧，就在前面的茶楼休息一下！”

哒哒哒……

随着李元霸的一声令下，整支马车队伍的速度都降了下来，当李元霸她们将马车停在茶楼之前的时候，李承乾已经率领几名护卫等在门口了。

“四皇叔，小妹，六弟！”

远远地看到李元霸等人走过来，李承乾就开始打招呼了。

李元霸摆摆手，一边往茶楼里面走，一边说道：“你小子，这距离长安城还不过十里，你这不赶紧地往回走，又搞什么花花肠子？”

还别说，这茶楼建造的倒是挺大气的，不仅外面又一个独立的大跨院，就连里面都有主楼、附楼之分。

主楼上下三层，单层占地面积足有两百丈方圆，里面的装饰配置和长安城的那些一般的酒楼相比都无分毫不差。

至于附楼，看起来倒像是居住的地方，至少从外面看起来挺雅致的。

“呦，这位爷，您喝点什么？”

被茶楼的小厮引领着进了主楼，就在一楼大厅里面寻了一张大桌子坐了下来，自有侍者上前来伺候。

拍了拍身侧的座位，示意李承乾几个小家伙坐下来，他这才扭头对待侍者道：“你们这都有什么茶？可有点心、瓜果之类的吃食？”

“爷您可算是来着了，咱这距离长安城这般近，所以这茶叶也是直接往长安百茶坊购进，所以这种类方面就比较多多了！”

侍者胳膊上搭着一条白毛巾，一脸笑容地说道：

“咱这的茶叶分为六种，分别为绿茶、红茶、黑茶、白茶、花茶以及乌龙茶！这六种茶叶下面又有很多的品种，其中比较极品的就是龙井、碧螺春、祁红、英红、铁观音……”(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手机用户请到m。阅读。)

第七百六十五章贵贱有别，区分对待

“哦？竟然有这么多的种类！”

听到侍者的介绍，李元霸不由得变得惊讶了起来，没想到久不长安，大唐的茶之一道竟然展地这么完备了。？

可是他转念一想，突然感觉到不对劲了。

方才侍者介绍的那几样茶品，像是龙井、碧螺春，尤其是这铁观音，可是李元霸府上研出来的，外面的人没理由知道啊？

还有那个什么百茶坊，听那侍者的意思，他们茶楼里面所有的茶叶都是从百茶坊中购进的，难不成那百茶坊是自己府上的制茶工开的？

嘿，这叛主的奴才哎！

想到这里，李元霸心里头不由得怒气勃，他倒是不在乎这些个茶叶的制造配方流出去，他气的乃是这制茶工竟然不经过他的允许，就把这工艺传了出去，竟然还开了一家茶庄，当真是可忍孰不可忍！

眼瞅着李元霸的脸色越来越平淡，李愔知道自家四皇叔这是要怒啊，虽说他并不明白四皇叔为什么要怒，但是他还是赶紧地把话题给岔开：

“我说小二啊，这百茶坊又是什么地界儿？”

听李愔说起百茶坊，那小厮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这位爷，说起百茶坊那可是相当传奇了！”

“有什么传奇的，你倒是说说看？”

此刻，李元霸和李愔谁都没有注意到，此刻李承乾的脸上表情相当怪异，就像是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一样。

“不知道这位爷您知道不知道武王殿下？”小厮脸上充满了崇拜之色：“这百茶坊正是武王妃所开，而且在短短的两月时间里，百茶坊又分别在洛阳以及太原等几座城中开了分店！”

“哦！”李元霸恍然大悟，心中的怒火也自然而然地削减了下去。

既然是自家开的店面，又有是那么后生气的呢？

他离开了长安的时间很长，可是李承乾才去了琉球多长时间啊，没理由他不知道啊？

想到这里，李元霸扭头看向了方才问话的李承乾来，果然见这坏小子是一脸的奸诈之色。同时想笑又不能笑的表情，也把他给憋的够呛。

看到李承乾的表现，李元霸顿时气不打一出来，狠狠地拍了这小家伙的脑袋瓜一下。道：“你小子，是不是早就知道？”

李承乾有些委屈地摸了摸背李元霸拍中的地方，道：“四皇四叔，你可是冤枉侄儿了，我还以为婢娘已经告诉你了呢！”

因为有外人在侧。再加上这一层大厅里面乱哄哄的，李承乾也不敢暴露了众人的身份。

“哼！”

李元霸冷哼了一声，道：“好了，这次就算了，若是日后你还敢出什么幺蛾子的话，我肯定叫你爹把你关起来，禁你个一年半载的足！”

“别介啊！”听到李元霸的话，李承乾的脸都绿了，不带这么坑人的。

“爷您点什么茶？”

眼瞅着这对叔侄俩在打闹，再加上今儿这茶楼里面确实很忙。负责伺候李元霸他们的那名小厮，看了看大厅中大部分都在等着上茶的客人们，不由得轻声催促了起来。

“催什么催”李愔张嘴就要骂他一顿，这个时候李元霸却是打断了他，说道：“来一壶龙井，一壶碧螺春，再来点点心！”

“好嘞！”那小厮一甩手，往上大叫了一声：“一壶上好龙井，一壶绝品碧螺春，三软三硬。请好吧，您呐！”

“你小子，我早就告诉过你，你这毛躁的性子应该改改了！”

待看到小厮离去之后。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李愔一眼，道：“在咱们长安城或者是登州，有二哥护着你，有我护着你，你就算是得罪了人，别人也不敢把你怎么样！可若是到了边境或者番邦之中。谁又能护得了你？”

李愔唯唯诺诺地说不出话来，他也知道自己这个毛病，可就是改不过来。

“茶来喽！”

就在这个时候，两名侍者一前一后地走了过来。

其中一名侍者的手中，端着一只盛放着两只茶壶的托盘，另外一名侍者则是端着六样精致的小吃，有坚果有点心，还真是三软三硬。

两只托盘里的东西一一摆在了众人面前的桌上，有侍者介绍道：“爷，这是龙井，这是碧螺春，这几样小吃是咱家小店送您的，几位，请慢用！”

嘿，感情这店里还管送小吃，原本还看着这几样小吃挺精致的，肯定得多花上一些银钱，没想到却是白送。

李元霸瞧着有趣，便问道：“你们这是不是小吃一类的全都免费赠送给客人？”

小厮摇摇头，道：“看爷的装扮，就知道爷您不是富家公子便是行走往来的商贾，我家掌柜的喜欢交朋友，但凡看着眼生，是第一次来咱家茶楼的老爷、公子或者商贾，咱家茶楼都免费赠送一份三软三硬！”

既然茶楼开在长安城外的官道边上，那么茶楼里面工作的下人们自然练就了一副好眼力，对于这往来行人的身份地位，就算猜不出来，也能知道个**不离十。

“那平常人家呢？”李思唐的小眉头皱了起来，问道。

小厮明白李思唐话里的意思，无非就是说他们茶楼有点狗眼看人低的意思。

不过着小斯并没有生气，而是笑着说道：“小姐，我们茶楼里面自有一番待客的道理，若是寻常的人家，送不得这三软三硬，不过小店也会送上几样小点心，就是没有几位桌上的这般精致罢了！”

小厮说得很有道理，尽管因为贵贱有别的原因区分对待，可是人家送上这小吃是人情，不送便是本分，不论是寻常的普通行人，还是富贵的商贾、贵族，都照顾到了。

茶楼的掌柜的，还真是挺会做生意的。

“行了，你先下去吧！”李元霸对那小厮点点头，把他打了下去。

“爷，您慢用！”小厮仍旧是一脸的笑容，职业素质倒是挺高。

“嗯这味道倒是挺醇厚的！”李元霸品了一口龙井，晃了晃脑袋，道：“这几个月的时间，看来长安的变化也很大啊！”

李承乾嘿嘿一笑，道：“四叔，您呀，还是府去看看吧，说不定惊喜更多呢！”

地一下云.来.阁即可获得观.】

第七百六十六章突如其来的客人

在茶楼休息了有半个时辰，李元霸就命令马车重新启程了。

剩下的十里倒是行进地挺顺畅的，没有多长时间就到了长安城中。

相比起李元霸离开的时候，现在的长安城似乎更加繁华了，以前只能在东西市或者为外邦之人专设的坊区才能见着的胡人或者外邦之人，现在城中竟然可以随处可见了。

“思唐是要随我回府的，你们两个，是直接去宫里向你们父皇请安，还是随我去府上？”从茶楼里面出来，李元霸把李承乾也拉到了自己的马车上。

“四皇叔，我看我们还是先回宫吧！”李承乾想了想，道：“父皇那里应该还等着我们呢，这次我得把在登州以及琉球的见闻细细整理一下。”

“也好！”李元霸点点头，道：“这样吧，待会我叫人把后面的一架马车分出一半的珍品，你们一起带进宫去，一部分给你们父皇，一部分你们分给各宫的娘娘还有兄弟姐妹们，至于剩下的，你们就送到大安宫去吧！”

“这个……不用吧，四皇叔。”李承乾道：“此去登州和琉球，侄儿已经为皇爷爷、父皇还有兄弟姐妹们，都准备了礼物……”

“行了，叫你拿着你就拿着，反正这些东西也不要财帛来够买，都是下面人送上来的，咱拿着也不亏心！”

李元霸那是什么性格，说一不二。没等李承乾有继续说话的机会，就把随行的程处弼给叫了过来，叫他去把后面一架马车里面的东西分出一半来。

“那四皇叔，待稍晚一些我们再来拜见四皇叔！”

快到东市坊区的时候，李承乾和李愔下了马车，和李元霸行了一礼之后就带着半车的珍贵礼品，向着朱雀大街的尽头走去。

李承乾探出头来看了看朱雀大街尽头的朱雀门，摆摆手。道：“回府！”

……

得知自家夫君要回来的消息，武顺早就已经是望眼欲穿了。

说实话，除了李元霸刚刚得到登州的封地时候，为了改造登州，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之外。

之后的这段时间以来，李元霸还是第一次与武顺分离了这么长的时间。

可是现在，武顺是有意出门相迎都出不得。

武王府前院通往中院的拱门前，白福摆着一张死人脸堵在大门口，两个穿着华贵衣裳的青年男子，一脸愤恨地看着白福。那样子恨不得吃了他。

“白福，你别给脸不要脸，我们只不过是过来看看我们的母亲、妹妹还有小外甥，又有什么不可以的？”蓄着两撇八字胡，长得相当白净的青年男子，吹胡子瞪眼地大叫着。

“对！”另外一个青年男子形容稍显猥。琐，他跳着脚道：“这里是我们的妹夫的府宅，你白福不过是一个下人，有什么资格拦着我们？就算是武王来了。也会对我们客客气气的！”

白福依旧冷淡地看着两个家伙，道：“两位武家公子，王妃说了，请你们回府！”

嘿。感情这俩家伙是武顺的那两个畜生哥哥，武元庆和武元爽。

“放屁！”武元庆骂道：“你根本就没有进去禀报，又怎么知道大妹不愿意意见我们兄弟呢？”

“王妃早就有言在先，武家来人的话。若是武大人派来的，那就有什么要求都尽量地去满足；可若是武元庆和武元爽两位公子来的话，那就乱棍打出去！”

说到这里的时候。白福的眼睛下意识地眯了起来：

“两位公子，小的没有叫侍卫们将你们乱棍打出去，甚至还请两位公子进府来喝茶，已经很为两位公子留面子了！您两位还是自己出府的好，以免受那皮肉之苦！”

“你敢！我们兄弟可是你家王妃的亲哥哥，你家王爷的大舅子，本公子还朕就不信了，你敢对我们兄弟动手？”

武元爽这回是彻底怒了，不顾白福的阻拦，迈步就要往中院走去，

武元庆也是有样学样，紧跟在武元爽身后往里面闯。

面对毫无礼节，甚至可以说是粗鲁的武氏兄弟，白福没有动手，只是轻轻地对拱门的方向点了点头。

拱门处，负责守卫的两名王府禁卫接到命令，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了两根水火棍，狠狠地抡了出去。

“砰！砰！”

就听得两声巨响，随后便见武氏兄弟直接往后飞出去两丈多远，随后重重地跌在了地上。

“哎呦！”

武氏兄弟俩，自小就是衣来张口、饭来张口的主儿，长大之后更是被酒色掏空了身子，被两名王府的禁卫狠狠地一棍子给砸飞了出去，疼得两人全身骨头都像是折了一样。

“白福……你，你竟敢如此！”武元爽疼得根本就站起身来了，他嘶声哀嚎着，“本，本公子定不与你甘休！”

“来人，送两位公子出府！”

白福连看他们两兄弟一眼都不看，他淡淡地对不远处说了一句话。

话音才刚刚落地，就有一队身着黑色劲装的王府禁卫走了过来，不由分说地架起武氏兄弟，就要往前院外面走。

“白管家，王爷回来了，已经进府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守门的兵士急匆匆地跑了进来，躬身向白福禀报。

“王爷回来了？”白福眼睛一亮，道：“你且进去向王妃禀报，我先去外面迎一迎！”

“诺！”那名兵士应了一声，转身就进了中院。

而此刻，武氏兄弟才刚刚从地上被架起来，他们俩只是身体上痛，又不是聋子，自然听到了那名兵士禀报的话。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武氏兄弟只感觉全身力气都没有了，如果不是有人架着的话，这两个家伙估计全都会瘫在地上。

因为在娶武顺的时候，李元霸就曾经对武士彧以及武氏兄弟言明了：从此之后，武顺与王府彻底脱离关系，你王府的人不能再来骚扰武顺了，若有再犯的话，就不是断胳膊断腿这么简单了。

这也就是听说武王李元霸已经很久没有回长安城了，这俩货才有胆子上门来找武顺。

可是眼下人家正主回来了，他们两个家伙知道，这次完了，而且是彻底完了！（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手机用户请到m.....阅读。）

第七百六十七章撞枪口了

王府中院，李元霸以及武顺的主屋当中，武顺和她的母亲杨氏，妹妹武昭、武三娘，围在一张特制的桌子旁，逗弄着在桌子上小腿迈得飞快的小初一

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小家伙已经成功从爬晋升到了跑，这跨度倒是挺大的。

“大姐，你之前不是说过吗，一旦那元庆、元爽来府上的话，就叫府上的兵士们将他们兄弟俩给乱棍打出去！”

武昭手里拿着一个小拨浪鼓在小初一面前晃来晃去，有些漫不经心地说道：“那现在干嘛还对他们手下留情的，如果一开始就不叫他们进府的话，大姐也用不着像现在这般为难了！”

到底是李元霸前世时候的武则天，这说话办事就是狠，直接挑明了，就是揍他们兄弟俩。

“就是，就是！大姐，二姐说地对啊！”

武三娘那略显婴儿肥的小脸上也满是不高兴的神色：

“大姐，你是不是忘了，当初在武府的时候，那武元庆还有武元爽是怎么欺负咱们的，他们甚至还想把你嫁给……”

“三娘！”

听到武三娘说话口无遮拦的，杨氏瞪了她一眼，对武昭说道：“你们懂什么？那武氏兄弟到底是你们的亲哥哥，如果真把他们俩乱棍打出去的话，这让世人如何看你们大姐？”

“这有什么？”武昭讶然道：“当初他们对我们非打即骂，咱们现在只不过是报仇，还在乎世人怎么看？”

趁着三人不注意，武三娘先是偷偷往小初一的嘴里塞了一小块糖，这才说道：“难不成只许他武元庆、武元爽欺负我们，就不准我们欺负回来吗？”

杨氏的脸上出现了苦色，她太了解人心了，世人不会看你落魄时的模样，只会在意你得意之时

从一个地位地下的侯爵之女，一跃晋升为大唐炙手可热的王爷的王妃。

可谓是山鸡飞上了枝头成凤凰。

若是当真把武氏兄弟乱棍打出府去，世人只会说她女儿是忘了本分，说她是不进孝道，才不会看到之前武氏兄弟是如何欺负他们娘儿四个的。

杨氏算是把武顺给看透了。武顺就是因为顾忌到了这一点，担心给自家夫君抹黑，这才没有叫白福把他们给赶出去。

“行，娘您说得在理！”

固执的武昭自然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只是有的时候还是得顺着父母的。

“小姐。小姐，姑爷回来了，现在已经进府了！”

就在这个时候，小丫头莹香和霞儿跑进了主屋，兴奋地小脸红扑扑的。

“王爷回来了？”武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俏脸上写满了惊喜之色。

“嗯！”莹香用力点头，道：“您还是出去看看吧，据说姑爷还带回来一位小姑娘呢！”

这丫头还真是多嘴，说小姑娘做什么！

好在大唐的女子，除了像房玄龄妻子那样的醋坛子之外。对于男子娶妾还是很看得开的，所以对于莹香口中的小姑娘，武顺也并没有在意，而是说道：

“那莹香，武氏兄弟都走了吗？”

“这个……”莹香的小眉头皱了起来，道：“小姐，两位公子被白管家命人将他们架了出去，想来应该已经到门口了吧？”

“坏了，以王爷的性子，还不得扒了他们俩的皮啊？”武顺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倒是杨氏有些急切地说道。

“活该，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对，撞枪口了！”

相比起娘亲的急躁，小丫头武三娘倒是笑了起来。露出了两颗尖锐的小虎牙。

“行了，都别贫了，还是赶紧地出去看看吧！”

一边这样说着，武顺抱起了桌子上的李初一，往屋外走去。

.....

武王府前院，李元霸坐在一张宽大的太师椅上。李思唐、管家白福以及一众神武卫的兵将们侍立在李元霸身侧。

而在李元霸身前呢，武元庆和武元爽兄弟俩站在那里，弓着身子，浑身抖若筛糠。

“王爷，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白福用极其平淡的言语，把事情的经过叙述了一遍，不带丝毫的偏颇。

“好，好，好！”

李元霸脸上的神色越来越平淡，这也表明他是怒急了，“记得本王曾经对你们说过，自本王将王妃娶过门之后，王妃就已经与你们武府断了关系。如今看来，本王当日所说的话，你们全都当作了耳旁风，好，好的很啊！”

“王爷，王爷.....我们知道错了，求您原谅我们这一次吧！”

武元庆‘噗通’一声跪在了地上，那鼻涕眼泪横流，几乎是跪着爬到了李元霸跟前，看那架势还想要抱上李元霸的大粗腿。

“滚，别拿你那脏手碰本王！”

李元霸根本就不给他机会，直接一脚踹了上去，把个武元庆给踹了个大马趴，脸上顿时有鲜血流了下来。

“是是是！”

武元庆顾不得擦脸上的伤口，唯唯诺诺地从地上爬了起来，连连点头。

“本王现在给你们个机会，只要你们今日来找王妃的目的说出来，并且给本王一个合理的解释，本王就放你们走！”

李元霸淡淡地看着武氏兄弟，继续说道：“可若是你们的理由不够充分，就不要怪本王下手不留情了！”

私闯王爵内宅本就是重罪，李元霸完全有理由将武氏兄弟给杀了，而且还不用负丝毫的律法责任。

“王爷，我们兄弟今日前来乃是专门来看母亲和三位妹妹的，自从大妹嫁

入武王府之后，除了那日父亲突然病情加重的时候曾经回过一次府，之后就彻底断了音信。”

武元庆低垂着的脑袋眼珠子转了转，再次说道：“再加上之前听闻大妹喜得贵子，我们这做娘舅的还没有见过小外甥，所以今日特来拜访！”

“啪啪啪！”

武元庆话音刚刚落地，李元霸就拍起了手，道：“好，说得真好啊！”

李元霸的话，让武氏兄弟的脸上都出现了如释重负的笑容，不过他们脸上的表情又很快地僵在了那里，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

“不过，你们说得再好，可是礼物呢？”李元霸一脸嘲讽地说道：“总不能出门拜访别人，却空手而去吧？”

第七百六十八章小思唐

得，李元霸一句话是把两人给彻底问住了！

是啊，上门去拜访人家，结果啥都没带着，而且还反客为主地想要闯到人家武王府的内院去，这不是摆明了私闯民宅吗？

“怎么着？是不是无言以对了？”李元霸冷笑着看着两人，道：“哼，上门来有求于人，不带些礼品也就罢了，竟然还丝毫不讲礼数地要强闯内院，是把我武王府当软柿子捏了，是吧？”

“这，这，这……”

武氏兄弟俩这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就连脸上的汗水都流成了瀑布。

“哼，到现在了竟然还巧言令色，颠倒黑白，真是死到临头了都犹不自知！”

李元霸瞪着两人，道：“强闯我武王府，不知死活！来人！”

“小的在！”

两队共计三十名神武卫兵将们站了出来，向李元霸行礼。

“把这两个猪狗不如的畜生给本王押到大理寺诏狱去，待今日午时，开刀问斩！”

“王爷，饶命啊！”

“王爷，我们知错了，望您看在大妹的面子上绕过我们啊！”

一听李元霸的话，可是把武氏兄弟给吓得够呛，这可是要了他们的亲命了，明显是要来一个大义灭亲。

“王爷且慢！”

就在这时候，武顺的娘亲杨氏，领着武顺姐妹几个，还有武王府的小王爷李初一姗姗来迟。

看到这最后的救命稻草，武氏兄弟就像是疯了一样地向杨氏叩首，同时口中高呼：

“母亲救我！”

杨氏看都没看两人一眼，她先是向李元霸盈盈一拜，而后才说道：

“王爷，这武元庆和武元爽再怎么说是国公之子，武元庆更是身负国公继承人的名号，若是王爷赐死两人的话。终究会引起朝中御史的弹劾，王爷且三思啊！”

“夫人此言差矣！”李元霸道：“此二人秉性恶劣，行为更是不检点，强闯王府也就罢了，当着本王的面竟然还...style_txt;颠倒黑白，搬弄是非.....不杀不足以平本王心中之火！”

“夫君且听妾身一言！”

将手中的小初一交到莹香的手里，衣着华贵的武顺说道：

“夫君，武氏兄弟虽说猪狗不如，可终究是妾身的兄长，父亲武士彠只有这两个儿子。若是他们死了，应国公府便断了香火，还请夫君看在妾身的面上饶过他们这一次吧！”

“他们之前可是要闯到内院的，若是在平常人家的话，他们俩指不定还要做出什么事情来呢！”

李元霸扭头看着武顺，继续说道：“依本王看，这次就直接杀了这两个畜生，以绝后患！”

“噗通！”

李元霸话音落地，武顺和杨氏同时跪在了李元霸身前。

武昭和武三娘尽管心中万分的不愿。可连自己的母亲都跪了，她们俩也全都跪了下来。

“王妃，夫人.....你们这是做什么？”李元霸站了起来，看着这固执的娘儿四个是一脸的不解。

就这样的两个货。还救他们做什么？

“请王爷开恩！”

武顺等人没有别的话，只有这么一句。

“嗯？”

就在李元霸心中稍软，想要从轻发落两人的时候，一直都乖巧地站在太师椅之后。不曾说话的李思唐轻轻拽了拽李元霸的衣角，道：

“四叔，要不。您就饶他们一条命？”

李元霸沉吟了半晌，重新坐回了太师椅，道：

“行了，王妃，夫人你们都起来吧，看在你们还有思唐的面子上，本王就饶了这两条畜生的狗命。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未免日后发生这样的事情，本王会把这两人的脚筋挑断，免得他们俩日后跑出来祸害人！”

听到李元霸终于松口了，武顺等人也松了一口气，他们也明白这是李元霸最大的让步，能够保下这两人的命来，已经极为不易了。

“行了，带去大理寺诏狱行刑吧，别脏了本王的王府！”

李元霸摆摆手，示意神武卫的兵士们把这俩扔就在哭天抹泪的家伙拖走，王府中的气氛终于变得轻松了起来。

.....

“大.....大.....”

王府中院，李元霸逗弄着自己的儿子，听着小家伙口齿不清地喊自己“爹”，可把他给乐坏了。

“姐夫，您还没介绍一下，这位可爱的小姐姐是谁啊？”

一屋子的人，围在李元霸身边，李思唐乖巧地坐在一张椅子上，只是那满眼尽是好奇的神色。

正在都弄儿子的李元霸闻言笑了笑，对好奇的众人说道：“这是我侄女，名叫李思唐，因为多年流落在外，这次去琉球碰巧就遇到了，所以我就给带了回来！”

“侄女？”

武三娘古灵精怪地上前几步，几乎是贴着李思唐的俏脸细细打量了半晌，忽然咯咯笑了起来，道：

“姐夫，你不说是你侄女，我还以为是你闺女呢，您看您俩长得多像

啊？”

李建成和李元霸，是他们这一母同胞的四兄弟中，长得最相似的，如果不是李元霸的面容因为被冰封了那么十来年的时间，并没有什么改变的话，怕是两人会更加相像。

所以说，李思唐作为李建成的女儿，不和李建成长得像，那才叫活见了鬼了。

李元霸这也是沾了李建成的光了。

“还真是！”武顺也好奇地看了李思唐好几眼，这才说道：“这第一次回长安，不去宫中拜见她父皇，皇上不会怪她吧？”

李元霸听到武顺说的父皇这两个字，脸上的神色顿时变得怪异了起来，他说道：

“这个倒是不必，二哥应该还并不知道我已经把思唐带回来了。对了，你们谁都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特别是对宫里的人。”

反正在回来的时候，李元霸已经特意叮嘱过李承乾兄弟俩了，相信这俩小子不敢出去乱说。

当然了，李元霸这么做并不是防着李世民，毕竟天机卫和神武卫遍布整个长安，没有什么能够瞒过李世民的。

对于李元霸的怪异命令，众人感到很奇怪，不过也没人去质疑什么，或许已经是习惯了李元霸的态度。

“这个……高阳、清河她们也不可以吗？”武三娘迟疑地说道。

“不行！”李元霸郑重地说道：“就高阳那丫头嘴巴大，他要是知道了，那谁都知道了！”

...

第七百六十九章神秘的礼物

有家人相伴，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就在这含饴弄“儿”的空闲间，时间很快就到了酉时，这个时候的武王府已经变得相当热闹了。

因为听说李元霸来了，他那些个小侄子、侄女们，都匆匆地从各自的府上赶了过来，搞得就像是参加什么盛会一样。

晚宴一直持续了两个时辰，直到亥时才散去。

中院，属于李元霸和武顺的房间中，两个人难得地没有搞什么荒唐事，而是彼此相拥在一起，互诉这数个月时间里生的一些事情。

“顺儿，我听承乾说，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你开了一家百茶坊，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

李元霸依靠在柔软的枕头上，轻轻捏着武顺白皙的小手，说道。

武顺微点螭，道：“这还要多谢程姐姐呢”

“程姐姐？”李元霸眉头微皱，道：“你说得是那程老妖精的妹妹，程碧婷？这事怎么还和她有关系？”

武顺轻笑道：“那几日是夫君刚刚去往琉球的时候，那段时间妾身闲极无聊了，便把制茶的工匠们全都请了过来，让他们配合妾身自己养的那些花草一起，研究出了几种花茶。”

李元霸讶然道：“你还有这本事？”

武顺俏脸微红，小手下意识地捏在了李元霸腰间的软肉上，娇哼道：“这有什么？我会的还多呢！”

李元霸哈哈一笑，道：“是是是，我的王妃什么都会！”

武顺闻言，这才心满意足地撒小手，道：“花茶研究出来之后，妾身就请了几位诰命夫人前来府中品茶，卢国夫人带了程姐姐过来，程姐姐品了花茶，赞花茶味道香浓，味独特。便提议让妾身开一家百茶坊。”

李元霸插话道：“既然是程碧婷的想法，她为什么不自己去开一家？”

武顺愣了一下，摇摇头，道：“妾身也不明白。可能是因为这茶叶本身就是咱们武王府研制出来的吧！再说了，除了咱们武王府之外，整个大唐也找

不出能够弄出这么多茶品的地方了！”

“说地也是！”

李元霸点点头，毕竟茶之一道乃是在公元七百多年的时候，由陆羽撰写的茶经之后。方才开始盛行起来的。

除了李元霸他这么个死宅男，在前世的时候就喜欢上网查查历史资料、古墓资料，偶尔的空闲时间便会研究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过事实证明，李元霸研究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是有用的，谁能够保证你这辈子不穿越一呢？

“不过啊，妾身还真是挺佩服程姐姐的，不仅会武艺，对于商道也颇为精通，对了，夫君”

说到这里的时候。武顺扭头看着李元霸道：“你还不知道吧？咱们在洛阳城开设的百茶坊，就是程姐姐在打理呢，按程姐姐的话说，她这是在历练！”

“你呀！”李元霸捏了捏武顺的小琼鼻，道：“你这丫头，倒是挺放心把自己的产业交给外人的！”

“嘻嘻！”武顺笑了起来，道：“夫君这么大的名头，谁又敢占我们武王府的便宜？”

“喝，还知道狐假虎威了！”李元霸故意瞪大了眼睛，看着武顺道：“让我来看看。你这丫头是不是真有狐假虎威的资格！”

“咯咯夫君，不要呵妾身的痒！”

一夜风雨，自是无话！

“元霸，你到底在搞什么鬼？竟然非要我亲自去你府上一趟。你不知道我出皇宫的时候，你二哥脸上的表情是有多惊讶吗？”

长孙皇后与李元霸同坐一驾马车，之前憔悴的面容已经变得红润了起来，一点都看不出之前竟然得过重病。

昨日，李元霸与武顺聊了很多，其中当然并没有隐瞒小丫头李思唐的身份。当武顺知道李元霸口中的这个小侄女，竟然是因太子李建成的女儿的时候，差点惊得叫出声来。

不过好在武顺对于皇家之事了解地很多，知道李世民对于当年那件事情

还是充满了愧疚的，再加上这么多年过去了，又有什么事情是放不下的呢？

在吃惊过后，当她听李元霸说要将李建成从李世民的刀口下抢下来的时候，细细思量了半晌，建议从长孙皇后这里下手的好。

毕竟女人知道女人心，相比起铁血皇帝李世民而言，温柔善良的长孙皇后还是很好说话的。

于是一大早，李元霸就拉着从登州以及琉球带来的一马车半的珍贵礼物，进了皇宫。

除了把这些东西分散给皇宫中的诸位皇族之外，李元霸还把琉球的一些个见闻说与皇帝以及皇族们。

最后更是非要拉着长孙皇后去自己的府上走上一遭，说有一件好东西要长孙皇后见识一下。

长孙皇后自从病情好转之后，就一直没有出过皇宫了。

这次李元霸想要打着送礼的名号，要将长孙皇后给请到自己的府上去做客，李世民虽说有些惊讶，但还是没有丝毫犹豫地应承了下来。

“二嫂，你不要再问了，总之是不会让你失望就是了！”李元霸是打定主意不告诉长孙皇后，只是让她自己去见。

当然了，李元霸也是提前与李思唐通过气的，如果小丫头不同意见面的话，李元霸也不会同意武顺的建议的。

“你呀！”

对于李元霸故作神秘的表现，长孙皇后无奈地摇了摇头，道：

“我可告诉你，在出宫之前，你二哥就已经和我通过气了，这次不管你在外面让我见的是什么物件，一旦我见了，就必须随我一起皇宫！”

“你们这不是强买强卖吗？”李元霸有些傻眼了，道：“我只说这是一件礼物，可没说要送给谁啊！”

“那我可不管！”长孙皇后好笑地说道：“反正这件事情是你起的头，现在想要收，难道你不觉得有些晚了吗？”

听到长孙皇后的威胁，李元霸却是心里头却是暗笑了起来：

这件“礼物”可不是一般的物件，那可是你丈夫的亲侄女，到时候你如果真想把那丫头带宫去的话，我还真不会拦着。

地一下云.来.阁即可获得观.】

第七百七十章惊讶的长孙皇后

李元霸和长孙皇后所乘坐的马车，从朱雀门而出，一路向东直到武王府，只是在路过李愔府宅的时候稍作停留，将李愔那小子带上了马车。

至于李承乾，则是自己早早地奔了武王府。

待马车停在武王府大门前的时候，王妃武顺会同太子李承乾以及李愔，早就等在了门口。

在进了王府之后，李元霸引领着长孙皇后直接来到了中院，距离与李元霸主卧并不算远的一栋侧室小楼中。

当然了，这里其实距离李元霸的主卧也并不算近，是一栋独立的三层小楼。

小楼的空间位置很独特，坐落在中原的西北侧，前面不仅有一座小假山，还有一些花花草草，看起来很是别致。

这里其实可以说是李元霸的内院了，如果来得不是一些极其重要的人，李元霸根本就不会让他们住在这里。

“二嫂，我从琉球列岛带回来的礼物就在这栋小楼中，进了小楼你就能看到是什么了！”

指着面前的小楼，李元霸的脸上挂满了笑容。

至于李愔还有李承乾，脸上的表情则是有些怪异，只是长孙皇后一直都将注意力放在了眼目前的小楼上，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这里？”长孙皇后先是看了李元霸一眼，随后才细细打量起眼前的小楼来。

虽说长孙皇后并不常来李元霸的府宅，可是对于距离李元霸的主卧这么近的小楼，怎么想也该知道这里的重要性。

“母后，儿臣为您来开门！”

得了李元霸的一个眼神示意，李承乾表现得很是殷勤，几乎是一路小跑着赶到小楼的一层。一把将门给推了开来，同时还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得，这回长孙皇后算是看到了自己儿子脸上的神秘表情。这让长孙皇后

更加好奇起来，终于脚步轻移。向着小楼里面走了过去。

上得小楼的二层，一道娇小的身形正静静地端坐在一张小桌前，在她面前的桌子上还摆放着一些瓜果点心，可是看那娇小身形黛眉紧皱的样子，哪里有什么心思去对付面前的瓜果佳肴？

听到了有些纷乱的脚步声，原本正呆楞出神的李思唐忽然抬起了头来，看向了走廊的方向，却发现率先走进房门来的是一位身着锦衣、容颜美丽。浑身上下透着股子贵气的端庄妇人。

“请问您是？”

面对这端庄妇人，小丫头突然有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觉，这种感觉来得很奇怪，令她不由自主地就询问了起来。

相比起李思唐的好奇，长孙皇后也被小丫头身上那种天生的娇憨与贵气所吸引，这种气质比之他们皇族的女子也是分毫不差，甚至可以说是尤有胜之。

另外一点就是，这小丫头的容貌如细看的话，就会发现与李元霸极其地相像，只是过于女性化了而已。

“思唐。这位是你二婶，还不快叫人？”李元霸从长孙皇后的后面探出了身子，对李思唐低声说道。

在李思唐知道自己父亲竟然就是那位已故大唐太子李建成的时候。李建成就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李思唐。

李思唐知道自己父亲与当今圣上李世民之间的关系如何，所以在听到李元霸的话后，李思唐整个人就愣在了那里。

在经过一番内心的挣扎之后，李思唐神色复杂地看着长孙皇后，道：“民女李思唐，见过长孙皇后！”

不论是从她父亲那方面来看，还是她内心这关，都不能让小李思唐接受这位突然多出来的二婶。

所以，李思唐并没有以侄女自居。而是称呼长孙皇后为皇后娘娘，这也表明了李思唐的态度。

听到李元霸的话。长孙皇后也愣住了，这什么情况？怎么就平白无故多出来一个小侄女。而且还不是自家三弟的孩子。

废话，如果当真是李元霸的闺女，就不可能与她叫二婶了，应该称为二娘才对。

在见到李思唐的见礼之后，长孙皇后终于从呆楞状态中回过神来，上前几步将小丫头给扶了起来，温婉地笑道：“好俊的丫头啊！”

被长孙皇后给扶着，李思唐的身体本能地抗拒起来，不过她只是一个孩子，哪里有长孙皇后的力气大？到最后，只能任由长孙皇后紧紧握住她那双白嫩的小手。

不在乎还在挣动的小丫头，长孙皇后说道：“元霸，这丫头的母亲是谁？她与你长得这般相像，不会是你的女儿吧？”

李元霸有些无奈地翻了个白眼，道：“二嫂，你可是忘了方才我对你说得，这丫头管你叫二婶，可并非是二娘啊！”

“那我就搞明白了，这天下间能够和我叫二娘的人，只有当年的隐太……”

说到这里的时候，长孙皇后忽然住嘴了，甚至还赶到很是不可思议地摇了摇头。

“二嫂，这世间本就没什么不可能的，当年的事情，谁又知道是对是错呢？”

听到长孙皇后的话，李元霸忽然长叹了一口气。

“皇后娘娘，家父李建成！”

就在这个时候，李思唐也开口了，只是她的一句话，却让长孙皇后一下子呆立当场。

就见长孙皇后那向来娴静的绝美面容上，竟然也露出一副震惊的表情，她实在是无法相信，本来一个早就死去的人，竟突然有了这么一个女儿，而且这女儿还活生生地站在她。

“小……小丫头，你刚刚说什么？”

长孙皇后有些颤抖地轻声叫道，漂亮的眸子中也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神色。

“二嫂，你和二哥还要瞒我多久？”李元霸看着长孙皇后说道：“我与大哥生得如此相像，若非是亲眼所见的话，我还真是有些不敢相信！”

长孙皇后豁然扭头，道：“你当真见过大哥吗？”

李元霸点点头，道：“二嫂，此次我前往琉球本就是为了与大哥相见，若非如此的话，我岂会因为这点事情就亲身前往一个并不熟悉的地方？”

“可是，可是……”长孙皇后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此次回返长安，大哥本来是要一起回来的，可是我担心二哥那边……”

李元霸这句话并没有说完，不过在他想来，以长孙皇后的聪明才智，应该能够猜出来他想要说什么才对。

第七百七十一章处置阿普杜勒

看到长孙皇后依旧是那一副震惊莫名的表情，李元霸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件事情确实需要时间来消化，毕竟当年的事情很难令人接受。

原本已经确定死了的人，并没有死，甚至还娶妻生子，活得好好地，这根本不可能啊！

“那……这丫头当真是大哥的女儿？”

长孙后再呆愣了好久之后，终于回过神来，看向李思唐的眼神在闪烁了半晌之后，最终还是变得和善了起来。

说到底，长孙皇后不是李世民，并没有李世民那种帝王心性，不论是对李元霸还是李建成，长孙皇后始终都是和善的。

李元霸点点头，道：“当年的事情，涉及到那至高无上的皇位，谁生谁死的都有可能，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总归有释怀的一天！”

“今日你特意叫我前来，想必也是为了此事吧？”长孙皇后聪明无比，自然明白李元霸今日为什么死乞白咧地非得拉着她来自己的府宅。

“二嫂，确实如此！”李元霸缓缓地说道：“虽说二哥之前承诺给我，绝对不会杀了大哥，可是在见了大哥之后，我可不敢轻易带他回来啊！”

这次长孙皇后沉默了，因为他知道李世民确实做得出这事来。

“二嫂，我也不奢求二哥能够彻底放过大哥，可是至少不能再让父皇再承受一次丧子之痛了！”

李元霸充满恳求地看着长孙皇后，道：“当年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若是再将当年的事情挑出来的话，那就太有些说不过去了！”

“你想让我怎么做？”长孙皇后直接询问了起来。

“二哥身为我大唐的帝王，自登位以来可以说是圣明无比，鲜少做出昏聩之事，虽说这些与二哥本身的贤明脱不了干系，但是与二嫂亦是息息相关！”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特意顿了顿，见长孙皇后黛眉紧蹙。便容她想了一阵，这才继续说道：

“二嫂的话，二哥总归是会听的，若是二嫂能够劝得二哥放过大哥的话。那元霸定然感激不尽！”

“说什么感激不感激的！”长孙皇后道：“若是能够留得大哥命来，亦是我皇族之幸……”

“那好，有了二嫂的保证我也就放心了！”李元霸脸上也露出了欣喜之色，“二嫂，思唐刚刚才来长安城。有许多东西都还不懂。这样，我叫顺儿留下来，你们好好聊聊！”

李元霸这是想给他们娘儿俩独处的时间，他相信以李思唐的聪明可爱，只要解开了心中的那道坎儿，肯定能够得到长孙皇后的喜爱的。

至于武顺嘛，就当是个添头了。

有武顺在她们两人之间调和，相信很快就能够将两人的关系拉近不少。

“嗯，有事情你就先忙吧！”长孙皇后明白李元霸话中的意思，所以也并没有拒绝。

“那我就先出去了！”李元霸对长孙皇后点点头。转身对一直没有说话的武顺说道：“顺儿，你好好陪陪二嫂还有思唐！”

“妾身省得！”

武顺柔顺地对李元霸微微颌首，巧笑嫣然地来到了长孙皇后身侧。

……

将长孙皇后三人留在了屋子中，李元霸和拉着李承乾和李惜来到了中院主楼的一层大厅里。

大厅中，早就有下人们为他们准备好了茶点。

轻押了一口绿茶，李元霸坐在座位上对李承乾，说道：

“承乾，我记得你曾经在琉球抓到了一个来自大食的皇子，叫什么阿普杜勒的。怎么样，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来。你问出来点什么有用的东西没有？”

正低着头吃点心的李承乾，听到李元霸的话后愣了一下，待咽下口中的糕点之后方才抬头说道：

“四皇叔，您不说我还忘了！那个阿普杜勒根本就是一个草包。我只不过

是提了一下诏狱里面的那些刑具，那家伙就吓尿了，什么东西都往外倒，根本就用不着我刑讯逼供……”

接下来，李承乾就把从阿普杜勒那里得到的消息，像是竹筒里倒豆子似地。统统告诉了李元霸。

原来，这阿普杜勒乃是阿拉伯帝国，也就是大食帝国的五皇子，受封珂丁亲王，在他的上面还有四位皇子。

那四位皇子，每一位都要比阿普杜勒有能力地多，可以说这家伙是大食帝国最不受宠的亲王。

这一次阿普杜勒之所以前来琉球帝列岛，就是因为大食帝国想要派一位亲王去往琉球，开辟出一条更加稳定的海外商路。

这条海外商路极不易开辟，不仅需要对抗大海上风云突变的天气，更是要时刻小心威胁他们的海上风暴以及隐秘的礁石。

而阿普杜勒前面的四位皇子，也就是他那几位哥哥的母族，全都有着雄厚的财、政实力，经过他们各自母族的运作，人家成功逃过了这次海外商路的开辟工作。

而阿普杜勒胡闹惯了，再加上他自小也不争气，一向是不学无术、横行无忌，而他的母族也不过是帝国的一个小家族，所以这家伙就被推了出来去开辟航道。

这可倒好，经历了海上多变的天气突袭以及风暴的侵扰，好不容易走出一条航道来，还没来得及享受一下，就招惹了李承乾，被李承乾给抓回了大唐。

如果说因为这最不受宠的一个亲王，大食帝国会不远万里地过来攻击大唐，那根本就不可能。

“我还以为抓了一只鹰，没想到却是抓了一只小家雀儿！”

听完了李承乾的介绍，李元霸还没来得及说话，倒是李愔不屑地撇了撇嘴，丢出了这么一句话。

李元霸闻言瞪了李愔一眼，道：“你小子，如果不是这两年以来改变颇多，你也和那个阿普杜勒一样，还有脸说别人了！”

被李元霸训斥了一顿，李愔顿时蔫了下来，他在长安城中一向嚣张惯了，可是对于李元霸，这货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看这样吧，先把阿普杜勒从诏狱里面提出来，给他在北坊找一处驿馆安顿下来！”

李元霸想了想，感觉这样似乎有些不妥当，又继续说道：

“对了，你拿我的调令再跑一趟神武卫大营，从大营里面新增的两万名神武卫中，调五百名明卫河暗卫去驿馆外面守着，绝对不能让阿普杜勒脱离你的掌控！”

第七百七十二章来自波斯的消息

“四皇叔，你这是要”

李承乾实在是搞不懂李元霸的意图了，既要把阿普杜勒给放了，又要调集那么重的兵力把他给监视起来，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

“别问那么多，你照做就是了！”李元霸摆摆手，道：“对了，你还要把阿普杜勒来到咱们大唐的消息散布出去，对外宣称是大食来的贵宾，传得越热闹越好！”

“四皇叔，您这是想要引蛇出洞？”李承乾眼珠一转，似乎是明白了什么，“不过他这么一个废物又有什么用呢？”

李元霸没有说话，只是淡淡地笑了起来。

“太子哥，你别和四皇叔在这里打哑谜了！”

李愔听着两人的话有些晕头转向地，“你去不去神武卫大营了，你不说的话我就自己去。反正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去神武卫大营了，刚好可以味一下！”

“行了，我看你小子八成是想要去神武卫大营里面去看看那些受虐的小家伙们！”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李愔一眼，道：“好了，不管你们谁去，赶紧地给我消失！”

“嘿嘿，我和太子哥现在就走，免得扰了您的清静！”李愔从位子上窜了起来，拉起李承乾就往外面冲去。

“唉，小六你别拉我啊，我还有话和四皇叔说呢”李承乾被李愔这小子一路拉着往外跑，没有办法了，只能冲着大门的方向大吼：“四皇叔，四皇叔来前的时候父皇就想叫您进宫一趟，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他找我？又是什么事？难不成他知道了我把思唐带长安了？”听到李承乾的叫嚷声，李元霸顿时皱起了眉头。

“算了！”李元霸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道：“先去里面看看长孙皇后她们聊得怎么样了，之后再去皇宫吧！”

当李元霸到屋舍的时候，长孙皇后、武顺以及李思唐这两大一小三女，聊得倒是很尽兴。

而且令人感到欣喜的是。小丫头已经彻底融入了两人之中，不仅小脸上写满了笑容，就连情绪都充满了兴奋之意。

“呦得倒挺是时候的！”李元霸一手端着一个大果盘。另外一只手上端着几样时鲜的小吃，一脸笑容地说道。

“四叔，二婶和四婶说，等过了晌午要带我去城中好好逛一逛呢！”看到李元霸走进屋子，李思唐兴奋地跑到李元霸身前。快乐地就像是个小天使。

“是吗！”李元霸将手上的东西放下来，摸了摸李思唐的小脑袋瓜，道：“那下午你们就去逛逛吧，我叫三多他们陪着你们。”

“嗯！”李思唐点点头，眼睛亮地将目光转向了桌子上的几样小点心，道：“四皇叔，什么时候用膳啊，我还真是有点饿了！”

“好了，我这就去叫下人们准备好午饭，待会我要进宫一趟。你们自己吃就好了！”李元霸一边从托盘上拿了一块桂花糕递给了李思唐，一边抬头对长孙皇后说道。

“你要进宫？”长孙皇后显示微微一怔，随后下意识地看向了李思唐，道：“是不是”

李元霸摇摇头，道：“我先进宫去看看吧！”

李元霸从主屋离开，抬头看了看此刻的太阳，时间应该是到了未时，估计李世民那里的政事也应该处理得差不多了。

这家伙平日里对于政事看得比什么都重，一般情况下，若是赶上初一、十五大朝会的时候。李世民都会忙到过了晌午。而今天刚好是十五，李世民从凌晨寅时一直都在忙，算算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才对。

不过在去见李世民之前，李元霸命人跑了一趟后院。把后院自己特意装起来的那几样东西给带上了车。

这几样东西可是李元霸特意为李世民准备出来的，它们可是关乎到整个大唐的命运，对于眼下的大唐实力而言，也是时候让他们出现在李世民眼前了。

当李元霸带着这几样东西匆匆赶往皇宫的时候，却刚好在两仪大殿外碰到了刘三水。

“三水，你这是去做什么？”李元霸领着几个手中拿着东西的小太监。正要往大殿里面赶，见到刘三水就把他给拦了下来。

刘三水低垂着个脑袋正赶路呢，也没有看前面的路，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抬头猛然一看，却现是李元霸。

“哎呦，王爷！”刘三水一拍脑袋，道：“奴婢还没有去找您，您自己怎么就先来了？”

“哦？之前不是皇兄要本王进宫来的吗？对了，你找本王有何事？”李元霸有些奇怪的说道。

“陛下叫奴婢去您的府上召您进宫，说是有些事情要与您一起商量！”刘三水挠了挠头，道：“王爷，您还是赶紧进去看看那，长孙大人还有李将军他们都在。”

“哦？”李元霸一挑眉毛，对刘三水点点头，就往大殿的方向走去。

“三水，你怎么又来了？”李世民正与众臣谈论政事，这个时候见刘三水又走了来，不由得有些奇怪地问道。

刘三水刚要话，李元霸就领着几个小太监走进了大殿，道：“臣弟李元霸，见过皇兄！”

“哦，你来得倒是挺快的！”

看到李元霸，李世民也有些意外，不过当他看到跟在他后面的那几个手中拿着小箱子的小太监之后却是释然了，想来应该是李元霸来公送东西，刚好碰到了刘三水吧。

他却是忘了让李承乾喊李元霸进宫这事了。

“皇兄，听三水说你在找我，不知道是何事？”在与殿中的一众大唐肱骨之臣们相互见过礼之后，李元霸向李世民询问了起来。

李世民看了看仍旧站在李元霸身后的几个小太监，并没有说话。

李元霸会意，将几个小太监屏退之后，就听李世民说道：“元霸，波斯的事情有眉目了！”

“哦？”李元霸有些惊讶地说道：“这么快？”

“玄龄，你给元霸说说具体情况吧！”李世民对房玄龄微微颌，说道。

“是，陛下！”

房玄龄点点头，对李元霸说道：“王爷，在半年之前，咱们在派遣一支五千人的精锐护送王子本杰明归波斯之后，就开始着手准备颠覆波斯的计划。经过半年的努力之后，眼下的波斯帝国高层中，至少有七成的皇族以及大臣们掌控在咱们的手中，其中更是有四成的人掌控着波斯的军政大权！”

地一下云.来.阁即可获得观.】

第七百七十三章大唐租界

“真的？”听到房玄龄的话，李元霸的眼睛也亮了起来，“如此看来，再花费一些时间，等咱们的粮草以及火器准备完善之后，就可以准备接收波斯的国土了！”

“没有那么简单！”房玄龄摇摇头，道：“王爷，本杰明虽说是保皇派一直在寻找的正统皇位继承人，可是在波斯国内除了保皇派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些小派系，这些小派系相互拧成一股绳，他们共推了一名皇族的旁系之人出来，极力帮助他与本杰明争夺皇位

“那他们保皇派还费心费力地寻找本杰明做什么？”李元霸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难不成只是为了维护波斯国内的平衡不成？”

房玄龄亦是眉头紧皱，道：“根据我们这段时间以来的探查，这维持波斯国内的平衡似乎只是一个方面，保皇派里面真得是有一些老顽固想要扶本杰明上位！”

“那还不好办？”李元霸无所谓地说道：“反正波斯朝堂之上至少四成的军政大臣们都掌控在们的手上，随便网罗一些罪名，把对方派系的那些家伙们全都给杀了不就成了！”

“如此一来，就不是一年半能够完成的事了！”这个时候，高坐御座之上的李世民说话了：“今日之所以把你叫进宫来，就是想要找你商量商量，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你们都是怎么想的？”听到李世民的话，李元霸低眉想了想之后，方才向周围的文武大臣们问道。

“王爷，我们现在分成了两派！”长孙无忌上前两步，山羊胡似乎有些飘荡，“下臣以及杜相等一众同僚主张保守策略。那就是颠覆计划仍旧按部就班地之行，不过咱们可以暗中收买或者罗织罪名，将波斯朝堂之上的另外一股力量给灭了。”

这个方法虽说浪费的时间较长。可能三年，也可能五年才能够完成颠覆。但胜在保守，能够保证大唐颠覆波斯的计划不被破坏。

“另外一派，便是末将以及房相等一众同僚，我们主张激进策略！”李绩踏步走了出来，道：“我们的主张就是积极备战，待此战所需的粮草以及火器准备完备之后，直接拨付十万大军远赴波斯，此战势必要灭亡波斯！”

李绩的策略只有两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简单、暴力！

可是如此简单暴力的策略，却有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大军长途奔袭，各种状况都可能发生。

在去往波斯的途中很可能就会因此而损失掉一两成的兵将，等到了波斯再来个水土不服什么的，那到时候可以参战的人能有半数就算不错了。

到时候远在异国他乡，战争的胜负那可就难说了！

简单来说，两相对比，杜如晦等人的保守策略，明显要高于房玄龄他们的激进策略！

“王爷。不知道您有什么想法没有？”长孙无忌见李元霸这么长时间不说话，便出声问道。

李元霸看了长孙无忌一眼，道：“就目前的情形来看。似乎长孙大人的保守策略更加实用一些，不过咱们可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浪费在这里！”

“王爷，您这说了不等于没说吗？”以程咬金的暴脾气，他明显是和房玄龄他们一伙的，“依着俺老程，哪怕咱们在路上多费一些时间呢，以武力强攻也绝对要比什么保守，什么阴谋诡计要强上十倍！”

李元霸这不过是说出了自己的判断，程老妖精就蹦了出来。这家伙今儿吃枪药了？

摇了摇头，李元霸缓缓地说道：“《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有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这里的‘伐谋’，便是指以己方之谋略挫败敌方，不战而屈人之兵。连孙子都认为伐谋最为有利，称其为‘上兵’，是最好的战争手段。你程咬金能和孙子比？”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不等程咬金分辨，就继续说道：“我方才所言，不过是就你们两方的策略，提出自己的判断罢了，若是没有他法的话，长孙大人的策略确实是最好的！”

“哦？听武王殿下的意思，似乎您还有更好的策略，不妨说出来让诸位同僚们听听！”长孙无极听出了李元霸是话中带话，便出声问道。

李元霸扭头看了看李世民，见他也是一脸的期待之色，便说到：“皇兄，这波斯距我大唐隔着千山万水，纵然是走水路也要数月的时间，所以此刻对波斯出战是万万不行的，不过嘛……”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笑看了站在最前面的李恪、李贞以及李泰等人一眼，道：

“皇兄，咱们大可以借着咱们打波斯的势力，以建立外交的名义，派遣一支万人大军前往波斯，并且借助咱们在波斯的势力，在波斯最繁盛的几座港口城池中划出一部分土地，取其名为‘大唐租界’！”

“大唐租界？”李世民听着这个名字有趣，便问道：“此为何意？”

李元霸阴险地笑道：“所谓租界，就是指咱们大唐与波斯签订的租地或租界的章程后，在波斯的领土上，为咱们大唐人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的合法的居住地。”

见众人的脸上仍旧有迷茫之色，李元霸换了个说法：“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在‘大唐租界’中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咱们的租界里面只能居住咱们唐人，或者经过咱们大唐方面同意居住的波斯人或者其他的外邦人。”

“如此说来，这‘租界’这不是和封地是一个意思吗？”房玄龄有些愕然地说道：“咱们唐人在波斯本就是外邦人，纵然咱们在波斯势力庞大，可是他们保皇派的人是绝对不会允许波斯上层赐给咱们唐人封地的！”

“房相，租界与封地可绝对不是一个意思！”李元霸摇摇头，道：“按照咱们唐人的礼节，封地地面的一切，不管是人、物、财、土地……等等的一切都是属于封地勋贵的。”

见朝堂之上的众人点头，李元霸继续说道：“可是租界的意思却是并非是这样！‘租界’等于是波斯将这些地界儿租赁给咱们大唐了，等租赁的期限到了，咱们大唐支付一定的费用也就是了。当然了，在咱们大唐的租赁期间，‘租界’里面一切都听咱么大唐的，这‘大唐租界’便是波斯的‘国中之国’！”

第七百七十四章初唐版西游记

“国中之国？”

房玄龄与杜如晦相互对视了一眼，这下子两人算是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C，

杜如晦道：“按照王爷的意思，‘大唐租界’在名义上的所有权仍是波斯的，并且咱们大唐方面并不具备治外法权。但是，‘大唐租界’内却是咱们大唐方面在自行管理，甚至还可以像大唐本土一样，成立行政管理机构，臣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一边这样说着，杜如晦归还将目光看向了李元霸。

李元霸点点头，道：“确实如此，只要‘大唐租界’成立起来，他们波斯就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在租界内肆意妄为，进了租界，就得守咱们大唐制定的规矩！”

“那为何非要选在繁华的港口城市呢？”程咬金这个夯货，脑子里面是真不装事啊。

“程将军，我来问你，如果让你选择封地的话，除了自己的家乡之外，你会选择哪里？”李元霸没有回答程咬金这个问题，而是反问了程咬金一个问题。

程咬金低着脑袋想了好一会，这才一脸认真地说道：“我当然会选取突然肥沃、资源富饶的江南之地了！”

“若是江南之地也被人选走了呢？”李元霸的嘴角挂上了笑容。

“那就是沿海地区，最好是港口城市！”这回程咬金倒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话音落地，程咬金就露出了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道：“原来如此！”

相比起内陆的平原或者山地等地区，在水运交通要冲（多在河口区）形成的一些个港口城市，一般都是富饶的地界，这些地方也更容易得到长足的发展。

当然了，港口城市也必然是战争的第一争夺对象，毕竟它们所代表的乃是水路枢纽，若是水路不通的话。很多的粮草辎重乃至兵力都不能运送过去！

看来李元霸的野心不小啊，这摆明了是要蚕食掉波斯帝国的港口城市！

当然了，李元霸对于租界可以说是深恶痛绝。

想李元霸前世的时候，那些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夏建立了多少租界，这租界就是变相的殖民地，（所谓殖民地，就是指由宗主国统治，没有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方面的独立权利，完全受宗主国控制的地区。）

租界严重侵犯了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的完整，再加上租界内的种种特权。这些特权也严重的侵犯了一个国家的司法的主权。

现在，这租界倒是被李元霸用在了波斯的身上，也怪波斯倒霉吧！

“妙啊！”李绩猛地一拍手，道：“只要餐食了这些港口城市，慢慢掌控了这些水路枢纽，等到咱们的颠覆计划施行的时候，定然会打波斯一个措手不及，相信到时候波斯连哭都没地儿哭去！”

“先别急着拍手，这还只不过是第一步！”李元霸笑看着李绩。道：“咱们大唐毕竟距离波斯相隔着万水千山，咱们若是等到颠覆计划成功之前再派兵前往的话，怕是有些急了！我这第二步，便是走陆路。率领大军一路攻占，花费个一年半载的，打到波斯去！”

“打？”众人诡异地相互对视了一眼，最后还是由李世民说道：“元霸。方才你不是不主张此刻对波斯出兵吗？还说若是此刻出兵的话不仅会浪费时间，更是会让兵士们丢掉性命，此计甚为不妥？”

李元霸伸出一根手指晃了晃。道：“皇兄，臣弟的意思并非是对波斯出手，而是一个小国一个小国地攻占下去，将咱们通往波斯的这条道路给彻底打通了！”

这他娘地简直就是初唐版西游记啊！

“这……”李世民有些迟疑地说道：“如此一来，工程是不是太大了，怕是会劳民伤财啊！”

“皇兄，其实也就是初次征战的时候会耗费一些兵力、物力以及财力，等到中后期的时候，咱们大可以施行以战养战的策略，根本就伤不了咱们大唐的元气，”

李元霸很有自信地笑了起来，想李元霸前世地时候，那些帝国列强不就是靠着殖民地的资源以战养战吗？它们本国的资源，又耗费了多少？反而是让他们大发战争财！

“以战养战，何为以战养战？”

站在最前面，一直不曾说话的李靖，对于战争有着超强的敏感度，当李元霸说出这个词后，顿时吸引了李靖的注意力。

“哎呀，哥哥，这还不好理解吗？”程咬金倒是难得明白一回，“无非就是利用咱们在战争中获取来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继续进行战争！”

所谓以战养战，摆明了就是把战争国当成了奴隶，战争国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大唐的，一切予取予求，必有所应。

“是不是太过有伤天和了？”

李世民终究是有些犹豫，就算是当年征战天下的时候，李世民也讲求的是和善待民，搁到李元霸前世，那就是‘不拿百姓的一丝一毫’，所以大唐的百姓们才会如此拥戴李世民。

现在李元霸却告诉他，要依靠以战养战的办法来达到侵略的目的，这让李世民真地狠不下心来。

“皇兄，要知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反正那些国家的子民又不是我们唐人，纵然让他们灭了国也不为过！”

李元霸的话语中带着股子阴森森的寒意，“我大唐不需要属国，若想逃过灭国之祸，只能主动放弃国祚，自愿接受我大唐的统治，成为我大唐的郡县之地，否则的话……”

李元霸的一番话，岂止是有伤天和了，甚至都可以称之为丧心病狂了！

不过这国与国之间本就没有永久的和平，两国之间一旦爆发战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好！”

相比起李世民的犹豫，李靖以及程咬金等人却是神色兴奋，就连声音中都罕有得带上了颤抖。

“皇上，微臣以为武王殿下此计可行！”

长孙无忌第一个站出来向李世民说道：“比起微臣的保守策略，武王殿下下的计策虽说亦是需要不少的时间，但是绝对可以让微臣保守策略的实施时间减少一半以上！”

第七百七十五章天下间独一无二

“当真如此？”李世民的眼睛亮了起来，“若真是如此的话，那朕便做一次罪人又何妨？”

“陛下圣明！”

如此看来，李元霸的建议得到了文武大臣们以及李世民的一致通过。

“好了，具体的事宜，你们拿出一套章程来，待下次大朝会的时候呈报上来！”

李世民见大臣们的神色各异，知道他们肯定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便继续说道：

“近段时间，元霸都会在府上，你们若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大可以去武王府上找元霸细细询问。”

得，李世民这哥哥当地，直接把自己的亲弟弟给卖了！

翻了个白眼，李元霸附和道：“诸位大人，近来元霸赋闲在家，诸位若有闲暇的话，便来元霸府上小坐，元霸必扫榻以待！”

“如此，我等就叨扰了！”

还真有顺杆爬的猴子，程咬金难得正经了一回。

“行了，眼下早已过了午时，想必列位爱卿腹中已是空空如也，尔等若是府中无事的话，便留下来与朕共进午膳，如何？”

大殿之中重新归于平静，李世民看了看外面的天气，不由得笑了起来。

跟李世民共进午膳？f○

还是算了吧，跟他一起吃饭不仅要注意礼数，就连吃东西都有很多的规矩，他们宁愿找个酒楼，自己花钱点上一桌子的好酒好菜，也不愿意吃李世民的山珍海味。

也就是李元霸，在和李世民用膳的时候敢随便抓拿，换个人你试试？

“微臣府中尚有些杂事，请恕微臣告退！”长孙无忌第一个站出来，向李世民请辞。

尉迟敬德这黑大个儿也蹦了出来，对李世民恭身行礼道：

“陛下，府中老母身染风寒。微臣还要回府照看老母，您看……”

尼玛，这么大个官儿，谁家府上没个百八十号的下人，你家里的老母亲用得着你亲自服侍？

连编个瞎话儿都不会编！

李世民听着下面群臣五花八门的请辞借口也是直翻白眼，最后没办法了，只能是大手一挥，道：“如此，诸位爱卿便散了吧！”

眼不见心不烦，既然都愿意走。那就都走好了。

“恭送陛下！”

群臣心中松了一口气，李元霸却是招呼门外等候的那几个小太监紧随其后，一起从两仪大殿的后殿中走了出去。

……

“哼，这帮老混。蛋，一个比一个不要脸，难得朕想赏他们一次御膳，一个个竟然像是躲避了瘟疫一样往外逃……”

回了甘露殿，李世民脸上还带着气呼呼的神色，不过从他的眉眼之中不难看出。李世民现在的心情不错。

李元霸跟在李世民身后坐了下来，无所谓地说道：“嗨，皇兄，他们跟你一起用膳不自在。你又何必强求呢？”

李世民瞪了李元霸一眼，道：“你怎么不感到不自在？”

李元霸嘿嘿一笑，道：“皇兄，他们与你是君臣。我与你是兄弟，身份摆在那儿，弟弟和兄长一起用膳。干嘛要感到不自在呢？”

这也就是李元霸，若是换成李世民那些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们，怕是没谁敢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你小子！”

看着耍无赖的李元霸，李世民无奈地摇了摇头，一边示意刘三水传膳，一边轻描淡写地问道：“你把你二嫂接到你的府上去，到底在搞什么幺蛾子？”

李元霸喝了一口茶水，道：“没什么，就是顺儿好久没见二嫂了，怪想她的，所以苦苦央求我进宫来将二嫂接了去！”

“你小子少给我打马虎眼，朕再不知道你？”李世民没好气地赏了李元霸一记暴栗，道：

“先是送了一大堆的珍宝进宫，讨好了宫里的嫂嫂和侄子、侄女们，又把几样新鲜玩意儿给朕还有父皇送了过来……你自己还常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呢！快说，到底是什么事？”

李元霸眼瞅着躲不过去了，眼珠子一转，开始转移话题：

“皇兄，这个你可以等二嫂回来之后，你问她就是了……对了，臣弟这次回长安，还准备了一个好东西，想请皇兄看看，而且我敢说这东西就算找遍天下都找不出第二件来！”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还特意瞄了不远处的几个小太监一眼，那眸光直指几个小太监手上拿着的紫檀木盒子。

原本李世民不会被李元霸三言两语地就给糊弄过去，不过当他看到李元霸的脸上竟然带起了兴奋之色的时候，心下也变得好奇起来：，便出声问道：

“你且拿出来让朕看看，到底是何物？”

“啪啪！”

李元霸拍了拍手，几个小太监依次走了过来，讲手中的小箱子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桌子上，随后向李世民兄弟俩行了一礼就匆匆地退了下去。

李元霸见李世民脸上的好奇之色更加浓郁了，便伸手将小箱子的密码锁打开，并且随手将盖子掀了起来。

盖子下面是一个黄金制作的圆形物件，正中间的位置还有一个小圆孔，看起来像是固定什么东西用的底座。

而后李元霸打开了第二个盒子，盒子里面是一个半圆弧的黄金架子，只有半圆，看着倒是挺圆润的。

第三个盒子是一个中心轴，细长的，金灿灿的颜色，同样是黄金制地。

至于第四个，那个相比较而言要大一些的盒子，打开来入眼所见，竟然是白花花的一片棉花。

“元霸，这就是你为朕带来的天下间独一无二的东西？”

李世民的脸色有些黑，指着那一盒子白花花的棉花要发火。

废话，棉花有什么看头儿，谁又没见过棉花？

李元霸笑了笑，没有说话，而是一层层地扒拉开那一盒子的棉花，最里面竟然露出来一个天蓝色的球体。

在那球体之上，除了蓝色之外，还有其他的颜色，以及奇行怪状的图案，它们错综复杂地交杂在一起，统共分为七大块，还有无数的小块彼此相邻，看起来很是怪异。

李元霸没等李世民细看，就从盒子里面把那球体给掏了出来，随后与其他三个盒子当中的东西开始组合起来。

过了有盏茶的时间，李元霸将这四样东西给组合到一起，放在桌子上，道：“皇兄且看！”

第七百七十六章精致地球仪

李世民好奇地上前两步，开始细细打量这球体。↷ ↶，

就见方才他没有看清楚的那七个奇形怪状的图案上面，竟然还有字，分别写着亚洲、欧洲、南美洲……至于那些蓝色的地方，则是写着太平洋、印度洋什么的。

李世民伸手摸了摸球体，发现竟然有着强烈的凹凸感，再轻轻敲了敲，那清脆的声音，说明这东西内部中空。

“瓷器？”李世民看向了李元霸，一脸的愕然之色。

李元霸有些得意地说道：“皇兄，这球体可是臣弟命人跑了一趟昌南镇，经过数次烧制方才制作出来的精品瓷器！”

昌南镇其实就是景德镇，春秋时期景德镇属楚东境，秦为九江郡番县地，汉属豫章郡鄱阳县，东晋称新平镇。

大唐武德四年置新平县，新平镇属之，以在昌江之南，又称昌南镇。武德八年撤县，复昌南镇之名。

“难怪了！”李世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道：“不过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凭借征战多年的本能，李世民认为这是一张地图，可是就算他想遍了大唐的州府郡县，也没从脑海里面搜出一个名叫亚洲或者北美州的地方，甚至连周围的那些番邦他都想了个遍，也偏偏都没有。

李元霸没有回答李世民的话，而是提了一个问题：“皇兄，你可知这天下有多大？这方天地又有多么广阔？”

李世民拧起了眉头，道：“据朕所知，这天下间除了拥有无穷疆域的大唐之外，还有千万里之外的波斯、天竺、大食……若是想要将这些国家全都走上一圈的话，怕是得走个十来年吧！至于这方天地，咱们唐人可以达到的地方。不都是天地吗？”

李元霸摇摇头，道：“古之有言，这天地乃是天圆地方，也就是说，咱们脚下这方天地是圆形的，好比说从长安城为起点。若是绕着脚下的大地直线行走的话，等多少年以后，就会发现终点也是长安城！”

“这个朕知道！”李世民点点头，道：“天圆地方乃是阴阳学说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道家先天八卦的演化。”

李世民对到家还是有一些了解的，所以相比起那愚钝的平民，李世民要明显地多智一些。

“看来皇兄知道这些，倒省了臣弟再为你解释一番了！”

李元霸笑着对李世民点了点头，道：“皇兄。其实这天圆地方的说法并不准确，你看到桌子上的那个球体了没有，那就是咱们所居住的这方天地，广阔地天地！”

“你说什么？这就是咱们居住的天地？”李世民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一时之间他倒是有些不敢相信李元霸的话了。

“皇兄，这天地岂是简单的天圆地方可以解释的？你可知道天地的尽头是哪里？为何这天上的日月，一定会从东方升起，又从西方落下呢？”

李元霸算是明白过来了。感情李世民对天圆地方也是一知半解，更不要说让李世民理解他们都生活在一个球体上了。

“你……元霸。你是不是要出家做道士？”李世民怪异地看着李元霸，继续说道：“你可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至少要为我皇族多留下一些子嗣，等过了五十再去出家啊！”

李元霸差点被李世民一句话给说得背过气儿去，这他娘地都什么跟什么啊？怎么就出家当道士了？

没办法不让李世民有这种想法，不论是天圆地方还是天地的尽头。日升日落，这一切都是玄之又玄的东西，只有那些整日里只知道修行的道士和尚们，才会考虑这些问题。

“那皇兄，你知不知道浑天说？”李元霸有气无力地对李世民说了一句。也没抱多大的希望。

“废话，这个自然是知道了！”李世民翻了个白眼，道：“东汉之时《张衡浑仪注》中有言，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所以说，你小子还是书读得少！”

得，没文化真可怕啊！

“浑天说虽说并不完全准备，可是这大地圆如鸡子的说法，还是并不假的……算了，说那些个都没用！”

李元霸原本还想给李世民给科普一下，可是后来一想那根本就没有意义，

还是赶紧地说正事吧：

“不管怎么说，咱们居住的地方确实是这个球体，我给这个球也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就叫做地球！”

这小子还真是够臭不要脸的，直接把地球的名字给剽窃了。

李元霸顺手拨弄了一下地球，而后一手按住了地球仪，指点着上面奇形怪状的图案，道：“皇兄你来看，这面天蓝色的地方代表的是大海，而那些花花绿绿的图形便是陆地……”

“我大唐在何处？”李世民插了一嘴。

李元霸指着亚洲一大片只有沿海地区像是鸡的形状的地界，道：“这里，这就是咱们大唐，被波斯以及天竺称之为东方帝国的地方！”

“这里？”

李世民皱眉看着李元霸手指着的中间那块最大的陆地，这一片好像是鸡，但是西、北方面都极其广阔的地界儿，道：“我大唐竟然只有这么小的疆域！”

李元霸顿时有些无语，纵观这广阔的亚欧大陆，只有大唐帝国、波斯、天竺以及大秦占据了如此辽阔的疆域，李世民竟然还不知足。

还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看到李世民的神色多少有些呆愣，李元霸赶紧地解释道：

“皇兄你看这几个我特意标注出来的地方，分别是咱们大唐、波斯、天竺，还有一个拜占庭也就是大秦，除了这四大国家之外，其他的几座大洲都尚处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就相当于咱们大唐之前两千多年的形态差不多！”

“而就目前来看，天竺以及波斯都不是咱们大唐的对手，唯一也可以与咱们相提并论的就是这个疆域最辽阔的大秦！”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伸手一指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道：“咱们若想轻易拿下大秦，就必须现在就是开始谋划！”

第七百七十七章哥俩一起商量商量

“大秦？”李世民嘴中嘀咕了一声，道：“这个国家距离咱们大唐甚至比波斯还要远，对咱们能有这么大的威胁？”

李世民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在这天下间竟然还有能和大唐比肩的存在。

不过在李元霸对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了解，他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信奉东正教的帝制国家。

虽说核心地区距离大唐尚远，但是在它盛极之时，领土曾包括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如果大唐将波斯以及天竺攻占下来的话，到时候绝对会和大秦对上，与其到时候头疼，还不如现在就开始未雨绸缪。

“这是自然！”

李元霸点点头，神色严肃地对李世民说道：“在我大唐尚处于秦朝之时，大秦就已经盛极一时了，不过好在后来大秦被分为了两个国家，一个名叫东罗马帝国，另外一个名叫西罗马帝国。”

“什么，这里竟然有两个国家？”李世民的声​​音中充满了诧异。

李元霸摇摇头，道：“眼下，西罗马帝国已经被东罗马帝国给吞并了，这个东罗马帝国被人称之为拜占庭帝国！”

“那这个什么拜占庭帝国，当真能够和我们大唐相抗衡？”李世民道。

李元霸想了想，说道：“我之所以说它能和我大唐相抗衡，并非是它们的实力有多强，而是他们那广阔的领地，以咱们大唐目前的人力想要将他们给占领，还是力有未逮！所以，臣弟建议，扩军！”

“我大唐常驻军队大军，除去必须驻守城池，以及维持地方治安的各地府兵之外，能够随意调动的大军不过五十余万，单凭这五十万不，凭借二十万大军想要攻下拜占庭应该不是问题，可问题是如何占领！”

李元霸有些无奈地摊了摊手。道：“拜占庭幅员辽阔，资源富饶，想要守住这个地方，单单是凭借以战养战并不太可能实现。还是派遣我们唐人过去，自行建立行政管理体系才可以！”

“你说得朕都明白，可是现在我大唐已经同时对两个大国动手，若是再加上一个拜占庭的话，怕是力有未逮啊！”

李世民的话中有着犹豫。拉这么长的战线，分散兵力，确实不符合李世民的性格。

“皇兄，咱们大可不必为此担忧！”李元霸嘿嘿笑了起来，笑得很是奸诈。

“看你小子的表情，八成已经想好了攻打拜占庭的策略了吧？”

每次看到李元霸这个表情，李世民就知道又有人要倒霉了。

“皇兄，方才你还在为攻占拜占庭而忧心，那是因为你并不了解拜占庭内部的情况，如果你了解了的话。就会知道想要让拜占庭乱起来，暂时还用不到咱们大唐出力！”

李元霸笑得就像是个小狐狸。

“你小子，跟朕还打马虎眼！”李世民没好气地瞪了李元霸一眼，道：“说说吧，拜占庭内部究竟有什么状况？”

李元霸可不敢再撩拨李世民了，到时候把李世民给撩拨怒了，再抽吧他一顿，何苦受这份罪呢！

“皇兄，我方才说过，这拜占庭帝国的前身就是东罗马帝国。而东罗马帝国又是大秦分裂之后形成的，与东罗马相对而立的便是西罗马帝国！”

李元霸就像是忽悠小萝莉的怪蜀黍，在使劲拿棒棒糖诱导李世民：

“以当年东罗马帝国的实力，想要彻底灭了西罗马帝国不可能。所以他们只能是选择逐步蚕食、收买，以及正面硬撼的双层策略”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瞄了李世民一眼，见他正露出一副静心倾听的表情之后，便继续说道：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当拜占庭帝国成立起来的时候。在拜占庭的高层有很多当年西罗马帝国的官员，虽说他们有很多并非手握实权，可胜在人多啊，若是他们一旦乱起来的话，拜占庭帝国至少要损失四五成的实力！”

说到此刻，即便李元霸不把自己的计策说出来，以李世民的聪明才智也明白了过来，对付拜占庭，无非就是四个字：“挑拨离间”！

既然知道了拜占庭此刻的情况，现在又不是攻打他们的好时机，那只能在拜占庭自己内部作文章了。

想来想去，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内部，自己先乱起来。

“可是，元霸，若是想要挑拨拜占庭内部的关系，必须得有挑拨的对象。眼下对于拜占庭，咱们并没有多少情报，而且咱们大唐与拜占庭相隔千万里，就算是派细作前往，想要将消息传来也相当困难！”

李世民不愧是当今圣上，总是会考虑很多问题。

“这个就不用皇兄操心了，你若是信得过臣弟，一切就全都交给臣弟来安排，如何？”

李元霸明白李世民的顾及，反正等到拜占庭帝国与大唐主动接触的时候，没准是猴年马月呢。

“好吧，一切都交给你来办！”李世民缓缓地吐出一口浊气，看着李元霸道：“对于扩军，朕也会安排下去，新招来的兵卒，朕会重新成立一卫，到时候给你统管，如何？”

李元霸点头表示同意，随后继续说道：“皇兄，最初的一万名神武卫，已经培养起来了，不论是让他们训练兵卒还是带兵打仗，那都是一把好手。”

李世民眉头一挑，道：“你有什么想法，想让朕给他们升官？”

李元霸摇摇头又点了点头，道：“升官是必然的，毕竟以他们这两年来军功，足够承担更高的职位。我想，等新卫创建起来之后，征调这最初的一万名神武卫兵将们来作为新卫的高级军官，你看怎么样？”

“可以！”李世民道：“当初要不是神武卫初建，再加上咱们大唐的高级军官名额有限，也不至于让这些我大唐的功臣们，当了这一年多的普通兵卒！”

李元霸顿时喜形于色，同时站起身来向李世民躬身行礼，道：“那臣弟就代神武卫的兄弟们，谢过皇兄了！”

李世民摇摇头，道：“若说谢的话，应该是朕感谢你们才对，若不是你们的话，我大唐绝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将周边的那些番邦小国们给尽数剿灭！是朕亏欠你们良多啊！”

“行了，咱哥俩也别在这矫情了，谁都甭谢谁，这都是为了咱们大唐！”

李元霸始终坚信的一句话，那就是“贱人就是矫情”，亲兄弟还磨磨叽叽地，像什么样子。

地一下云.来.阁即可获得观.】

第七百七十八章兄弟争执

“陛下，尚食局传膳的侍女到了，您看……”

就在这个时候，屋门外传来了刘三水的声音。

“传进来吧。”李世民回过神来，冲着外面喊叫了一声。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八凉八热，三道汤，合共一十九道菜北端上了桌子。

皱眉看着桌子上的菜肴，李世民有些不满意地说道：“这尚食局的厨娘们也该更换了，这都多长时间了，才把菜给端上来！”

“皇兄，你就将就一点吧！”，李元霸嚼了两口，道：“你看看这一桌子的山珍海味，才不过半柱香的时间就做出来了，我府上的厨子做菜都没这么快！”

“……”

李世民顿时有些无语了，这家伙是过来寒蝉朕的吗？谁都知道炒菜是你武王研究出来的，如果说你府上的厨子还不行的话，那宫里头的厨娘们就更不行了！

……

“元霸，此次从琉球回返，想必琉球的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吧？”

酒足饭饱，李世民终于进入了正题，实在是这件事情让他如鲠在喉，不得不问。

能够憋这么长时间，李元霸也真是够为他这个兄长感到难受的。

“差不多了！”李元霸咕咚了两声，道：“杨暕在琉球的势力已经被咱们大唐彻底清除，其中的主要人物也被我抓了起来，那杨暕……现在就被关在大理寺诏狱！”

“朕听说，那杨暕在被押解入长安城之前就已经疯了？”李世民有些好奇地说道。

“疯了？这怎么可能！”李元霸晒笑了两声，继续说道：“杨暕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生存了这么多年，忍辱偷生几乎已经成了本能，他这样的人物，心

理承受能力自然强悍得紧，怎么可能在没有遭受任何严刑拷问的时候，就轻易疯掉呢？”

“杨暕还真是彻底放下了自己身为皇族的身段了！”李元霸闻言亦是冷笑了两声。“堂堂的大隋皇子，竟然为了生存而去装疯卖傻，真是出乎朕的意料！”

“这有什么！”李元霸漫不经心地晃了晃脑袋，道：“金钱没了可以再赚，地盘没了可以再打，但是生命没了可就什么都没有了！杨暕如果连这个都想不明白的话，那他就枉为大隋齐王了！”

“也是！”李世民很是感慨地点点头，道：“当年，大隋齐王杨暕，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现在看来……”

说到后面的时候，李世民摇了摇头，脸上还带着明显的不屑之色。

“眼下，琉球已经落入我大唐的掌控之中！”李元霸想了想，继续说道：“皇兄，按我的意思，便是在这琉球列岛上建立一座南阳都护府，等日后咱们攻下南阳来，便以琉球为中心。进行统一管理！”

“这南洋虽说距离咱们大唐较近，可是毕竟以岛屿居多，不利于管理，若是只设立一座南洋都护府的话。管理起来是不是有些困难？”

李世民摇了摇头，道：“最好是将南洋规划为两部分，一座北都护府，一座南都护府。两座都护府彼此相守，就算治下的原住民发生暴乱的话，调兵遣将方面也要更方便一些。不是吗？”

“还是皇兄想得周到！”李元霸之前确实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现在琉球的军政系统基本建立起来了，剩下的就是皇兄从中原内陆调送官员过去驻守了。”

李世民点点头，忽然抬头看了李元霸一眼，道：“建成那边怎么样？确认了没有？”

“是他，这次本来他想要与我一同回长安的，是臣弟没有叫他一起回来！”

李元霸毫不客气的回看着李世民，见李世民的脸上似乎有火气，便说道：“皇兄，你之前答应过我的，只要大哥同意把琉球以及在波斯经营多年的势力拱手送给朝廷的话，就放他一马，这话你现在还承不承认？”

威逼皇帝，就算找遍天下恐怕李元霸也是独一份吧？

“元霸，你……”李世民虽说早就想到了这个弟弟肯定会极力劝说他，只是没想到他竟然表现得这般强硬。

“大哥是看透了生死，他原本想要与我回归长安，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是却被我给拦了下来！”

李元霸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李世民，道：“当年之事，谁对谁错暂且不论，可是你与大哥俱是当年之事的当事人，你们之间，与其相见难下决断，倒不如不见来得清静。”

李世民的脸色变了又变，最后停留在了铁青之色上：“元霸，你要知道，只要他还活着，朕的皇位就坐的不安稳！难道你想要眼睁睁地看着我李唐江山，再次战火纷飞吗？”

“我相信大哥早就已经放弃了那个高高在上的位置！”李元霸脸色急得有些红，“再说了，这天下间除了你我以及几位皇侄之外，谁又知道大哥还活着呢？”

见李世民沉默不语，李元霸继续说道：

“当初，你答应我，要在琉球列岛上建一座巨大的府宅，让大哥在有生之年不再出府宅！这虽然是囚禁，可是至少这样大哥还活着，你现在不顾念兄弟之情要杀了大哥，此是否有违为君之道？”

面对李元霸这近乎无礼的质问，李世民仍旧是无言以对。

如果是放在旁人身上，胆敢这样和李世民说话，怕是早就被李世民命人拉出去，五马分尸了吧？

“二哥，我现在只想听你一句实话！”李元霸很认真地看着李世民，一字一顿地说道：“如果大哥回到长安的话，你会不会要了他的命？”

李世民的脸色变幻不定，但是看着李元霸那张和李建成几乎一模一样的面容，发现自己竟然有些不忍心。

就在他犹豫着想要回答李元霸的时候，刘三水领着负责伺候李渊的老太监李英格，一脸张惶地跑了进来。

“陛下，大事不好，大事不好了！”

刘三水还没来得及说话，白发白眉的李英格已经‘噗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李英格，你不在大安宫中伺候太上皇，来朕这甘露殿中有何事？”

原本就心情不顺的李世民，见到李英格那慌张的样子的時候，没来由地开始烦躁起来。

李英格没注意李世民的话中带着不耐烦的语调，他甚至连头都没抬，慌里慌张地说道：“陛，陛下，太上皇，太上皇出事了！”

第七百七十九章李渊病发

“太上皇，太上皇怎么了？”李世民和李元霸同时扭过脑袋，看向了李英格。看

李英格浑身抖弱筛糠，有些哆哆嗦嗦地说道：“方才，方才奴婢本来与太上皇陛下在大殿当中饮酒、赏乐，可是突然之间，陛下的脸色便变得苍白如纸，一双手紧紧地抓在御座的扶手上，额上斗大的汗珠齐刷刷地往下落，再接着，再接着就”

“李英格，你他娘地倒是说啊？再接着就怎么样了？”

李英格这了半天都没下文，李元霸噌地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直接抓着李英格的衣服领子，把他给提溜了起来。

“殿殿殿，殿下”

李英格脖颈上吃紧，脸色憋得通红，两条腿也在不断地凌空乱蹬。

“元霸，你先把他给放下来！”李世民也很着急，看到李元霸那焦躁无比的样子，顿时劝说道：“你这样抓着他，他也没办法说话啊！”

李元霸这才把李英格给放下来，不过却是瞪着眼睛，就像要吃了李英格一样。

李英格被李元霸的气势一激，差点吓得尿出来，有些结结巴巴地说道：“再接着，再接着陛下就，就突然昏倒在御座上了”

“混淡，那你还不赶紧地去请御医，来朕的甘露殿中做什么？”李世民猛地站起身来，一边往外走，一边对李元霸说道：“元霸，快快随我去大安宫看看父皇三水，你去城外清华观，将孙神医请来，要快！”

“诺！”

人命关天，刘三水不敢怠慢，几乎是飘着出了甘露殿。

大安宫，李渊的寝宫兴庆殿。

大殿中已经站满了宫女以及随侍的太监，可恨的是，都这么长时间了，竟然连一个太医都没来。

“这帮该死的奴才！”

李世民领着李元霸龙行虎步地出现在兴庆殿的后殿当中。却见大殿中站满了人，一个个的身体都抖若筛糠，哆嗦地就像是得了风寒一样。

“趁着孙神医没来，你们这帮家伙就不知道先去太医署里面请两名太医过来吗？”

李元霸狠狠地踹了守在门口的一个小太监一脚。惊得那家伙像是耗子一样跳了起来。

近到床前，李渊的身上盖着被子，脸色有些病态的白是看起来毫无气息，就像是死了一样。

“皇兄。父皇这是突然昏迷，总是这样躺着可不行！”

李元霸多少学过一些医学常识，当他看到李渊的情况的时候，心中暗暗叹息了一声，连忙抢过去扶起了李渊，同时扭头对李世民说道：

“皇兄，你扶着父皇，我来给父皇做一些紧急救援！”

对于李渊此刻的病症，所有的人都感到措手不及，特别是对于李世民来说。

他才释怀了当年玄武门之事不过两年的时间。自觉对不起李渊良多，这还没有尽到孝道，现在可倒一个大活人竟然说病倒就病倒了。

其实算算李渊的年龄也应该差不多了，这大唐的时候，也就是时逢盛世，还得说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富贵人家，能够活到花甲之年就已经算是长寿了。

再看李渊呢，今年是贞观九年，李李渊等到要熬过了年关就是古稀之年了。这个年龄。他已经算是高寿了。

就在众人焦急地忙活的时候，在太医署职守的刘太医率先赶了过来。

只是这刘太医最擅长的乃是外科以及一些寻常的病症，平日里都是给那些行军打仗的将军们，或者诸位练武受伤的皇子们看病。李渊的病症，对于刘太医而言，他是束手无策了。

又过了有半柱香的时间，当孙思邈赶来大安宫的时候，在李元霸一系列的紧急措施下，李渊那原本苍白的脸色终于恢复了几分血色。就连呼吸似乎都顺畅了不少。

“孙神医，你总算是来了，快为太上皇看看吧！”

看到孙思邈和袁天罡一起走进了兴庆殿，李世民兄弟俩赶紧地向孙思邈说道。

“陛下、武王殿下莫要心焦！”

孙思邈先是安抚了李世民兄弟俩一句，随后从随身带着的医药箱中掏出了脉枕，放在了李元霸的右脉之下，细心地诊起脉来。

众人全都摒住了呼吸，一脸紧张之色地看着孙思邈。

孙思邈自从手搭在李渊脉搏上之后，眉头就皱了起来，而且脸上的表情不断变换。

等到过了盏茶的时间之后，孙思邈脸上带着担忧之色地站起身来。

“孙神医，太上皇的病”李世民看着孙思邈，说道。

孙思邈没有说话，只是下意识地看响了周围的那些宫女、太监们。

李元霸率先过神来，对着后殿之中的一众宫女、太监们挥了挥手。

那群太监和宫女们，哪里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下面的话不能让他们听到，于是便识趣地全都退了下去。

待大殿之中重新变得安静下来，孙思邈立刻站向李世民兄弟俩深行了一礼，道：

“启奏陛下，此次太上皇虽说是病突然，但亦是多年积压所致。幸好今日救治及时，是以陛下的性命暂时无忧，只是陛下之病早已病入骨髓”

说到这里的时候，孙思邈不再说话，而是犹豫犹豫地看了李世民兄弟俩一眼。

“孙神医，这殿中已无外人，有什么话你就直说了吧，朕恕你无罪！”李世民已然想到了最坏的结果，都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这”

孙思邈先是迟疑了一阵，随后才开口说道，“太上皇常年征战，身体早已留下了隐疾，近些年来虽说养尊处优，一身体多少恢复了一些元气，可是终究是一年不如一年。老道，老道只能保证一月之内太上皇不再病，若是一月

之后请陛下恕老道无能为力了！”

孙思邈的话让李世民兄弟俩同时吃了一惊！

孙思邈这话里的意思还不明显吗？以他的能力，只能保李渊一个月的性命，一个月之后，就算是大罗神仙来了，都不能救得李渊的性命！

换句话说，李渊只有一个月的活头了！

地一下云.来.阁即可获得观.】

第七百八十章疯了疯了

“就剩一个月了！”

李世民兄弟俩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整个人都蒙在了那里，似乎没有什么比起听到这个消息让他们更加难受的了。 $n \in n \in$ ，

“孙神医，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只要能够救父皇的命，什么名贵的药材，就算是翻遍整个大唐，我都能够找到！”

李元霸终究是有些不甘心，前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孤儿，今世虽说并没有多长时间留在长安城，可是李渊却给了他前世所缺的父爱。

尽管是生在帝王之家，但是李元霸还是能够感受到李渊的关切与爱护。

“非是老道不尽力，实在是太上皇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就算是华佗在世，也是回天乏术！”

所谓医者父母心，孙思邈哪里会不知道李元霸的心情。

可是他实在是无能为力了，他只能尽他所能为李渊的寿命延长一个月，其他的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如此，就有劳孙神医了！”

李世民的声音中也充满了颓废，就算再如何对李渊，那也是他的父亲，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陛下，王爷，生老病死乃是天道轮回，两位也不必过度悲伤……”

孙思邈宽慰了李世民兄弟几句话，在为李渊施了一次针后就匆匆离了宫。

兴庆殿中，只剩下了李世民两兄弟，守着李渊相对而坐。

“一个月……”李元霸嘴里低声咕哝着，过了好半晌才说道：“二哥，大哥那边……”

“哎！”李世民沉默了良久，叹了口气说道：“回来吧，让他见父皇最后一面就离开长安，永远不要回来了！”

李元霸脸上顿时出现了一丝意外。不过很快就变成了喜意：“二哥，你，你

不杀他？”

李世民摇摇头，道：“当年之事过了这么多年了，该解决的早就随着当年之事烟消云散了，就像你说地。我们终究还是亲兄弟，不是吗？”

.....

一直等到要开晚膳的时候，李渊才总算是清醒了过来。

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李世民两兄弟，而等到被李世民从宫外召回的李承乾等兄弟们围过来的时候才发现，李渊的半个身子竟然不能动了。

换句话说，李渊此刻的状况就好比小脑萎缩了一样，半截身子因为神经系统的不作为，已经彻底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朕戎马一生。自以为身体强健，不弱于壮年之人，没想到最后却落得个半身不遂的下场，造化弄人，真是造化弄人啊！”

李渊在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忽然长叹了一口气，看着面露悲伤之色的李世民兄弟道：

“老二，德儿。你们不必拿那些个话来安慰朕，朕活了这么多年。已经够本了！倒是你们，何苦为了我这么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而伤感呢？”

“父皇！”

两兄弟深沉地看着李渊，一时间是万般滋味在心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行了，朕活了这么大岁数，早就已经是多半截身子入了土的人。又有什么看不明白的？”

李渊到现在反倒是看开了，这活了几十年，苦也受了，福也享了，而且还儿孙满堂。又有什么不满足的？

听到李渊这话，李元霸看了李世民一眼。

李世民会意地站起身来，向李渊行了一礼之后就开始轰这帮子的皇子、皇孙们出兴庆殿。

等到大殿中只剩下李渊与李元霸父子俩的时候，李渊有些奇怪地看着李元霸，问道：“德儿，你和老二这是做什么？”

原来，在李渊醒来之前，李世民兄弟俩就商量好了，要将李建成还活着的消息告知李渊。

只是考虑到李渊的年龄大了，再加上重病在身，若是骤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怕是一时之间会难以接受。

如果这件事情是从李世民的口里说出来的话，李渊定然会想起当年的玄武门事变，病情难免会加重。

权衡利弊，还是由李元霸说出来比较妥当。

“父皇，有件事情，儿臣必须要告诉您，不过您在听到这件事情之前，还是提前做好心理准备的好！”

李元霸此刻地脸色非常严肃。

“哦？”李渊轻哦了一声，道：“有何事，你尽管直说！”

李元霸将李渊扶了起来，拿了一个靠垫斜放在了墙面上，这才说道：“父皇，此番儿臣之所以前往琉球列岛，除了解决杨暕之事外，还有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是什么？”李渊道。

“那就是看看大哥建成，到底还活没活着！”李元霸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道。

李渊原本的注意力就全都放在李元霸的身上，当他听到李元霸这句话地时候，却见他忽然如遭电击，脸上的表情瞬间僵住了，整个人就像是被抽走了灵魂一样，傻楞楞地呆坐在那里。

紧接着，李渊的全身都开始像打摆子一样地哆嗦了起来，仅剩的可以动的右手仅仅地抓着李元霸的胳膊，眼睛瞪得堪比铜铃，他近乎声音沙哑地低吼道：“德儿，你方才说什么？再说一便！”

这声音中透着股子威势，这么多年以来养成的皇帝架势，似乎在这一刻毫无保留地宣泄了出来。

李元霸没有在意被李渊抓得生疼的手臂，再次说道：“父皇，儿臣此次琉球之行，第二个目的就是要看看大哥是否还活着！”

“喇！”

李元霸话音才刚刚落地，李渊的手臂就滑落了下来，随后整个人就像是被瞬间抽干了力气一样，向着床侧翻了过去。

幸好旁边还有李元霸在守着他，一见到李渊的异状，立刻上来扶住了他。

而此刻的李渊虽说并没有从床上栽下去，但是却两眼发直，等过了好一会儿之后，这才忽然一把抓住李元霸的大手，声音颤抖着问道：“你，你大哥……建成，建成他还活着？”

李元霸点点头，道：“大哥，他还活着！只是这些年来苍老了许多……”

从李元霸的口中得到了李建成还活着的确切消息，李渊再次傻了，这一切的消息都太突然了，原本早就已经确认死亡的人竟然又活了，是李元霸疯了，还是他李渊疯了！

第七百八十一章祖孙相认

“元霸，你说得可是真地？”李渊的身体都跟着颤抖了起来，生怕李元霸所说是水中月，镜中花。

“父皇，儿臣岂敢骗您？”李元霸有些无奈起来，没有办法了，只能从波斯天机卫反叛之事说起，“父皇，半年之前，儿臣接到密报，说是天机卫驻波斯……”

等到李元霸将事情的经过向李渊详细地叙说了一遍之后，李渊那原本激动莫名的神色已经平复了下来，毕竟这么多年来，皇帝坐下来，早就已经练就了处变不惊的性子。

“你的意思是说，你大哥的孩子就在这长安城中？”李渊看着李元霸，说道。

李元霸点点头，道：“二嫂已经陪了她们一天了，现在应该已经快要回府了吧？”

“那……”李渊停顿了一下，道：“能不能把思唐带进宫来给朕看看？”

李思唐毕竟是李建成唯一还活着的子嗣了，李渊这个做爷爷的自然想要见见小丫头。

“当然可以！”李元霸点点头，道：“二哥既然同意了让大哥回长安见您，想必也不会阻拦小思唐进宫的，我这便安排人去王府将思唐接进宫来！”

“好！”李渊脸上带着一丝的激动之色，“对了，思唐平日里都喜欢吃什么，朕这就让下面的人去做！”

李渊此刻的表现，像极了一位要接待离家多年归来儿子的父亲，只是这个父亲已经有半截身子入土了。

……

当李元霸将李渊要把李思唐带入皇宫的消息传回王府的时候，甭说王妃武顺了，就连长孙皇后都吓了一跳。

好在李元霸将今日在宫里发生的事情写了下来，让传信的人交给了武顺，否则的话，单单是长孙皇后这里就断断不会让李思唐进宫的。

等李思唐感到大安宫兴庆殿的时候，李渊早就让李英格等在大殿门口

了，在见到由传信的护卫陪同下进宫来的小思唐的时候，李英格连忙上前行礼：

“奴婢李英格。见过小小姐，太上皇陛下已经在后殿中等候了，请小小姐随奴婢来！”

李英格伺候了李渊这么多年，对于李渊平日里的脾性还是摸得很清楚的。能够让这位万万人之上的太上皇亲自交代要好好伺候的人，那身份能低到哪里去？

尽管李思唐并非是在大唐皇宫当中长大，但是凭她在波斯宫中以及琉球列岛上所学的皇家礼仪，还是足以应对李英格的。

“嗯，谢李公公了！”

李思唐对李英格微微福了一礼。精致小脸上带着淡淡的端庄之色。

看到李思唐表现得如此得体，并且不卑不亢地，李英格心中更加确定了李思唐的身份就算不是皇族子弟亦是世家大族之女。

李英格引领着李思唐穿过了兴庆殿的前殿，刚刚跨进后殿的大门，就被李元霸给轰了出去。

看到李元霸，李思唐高兴地刚要和他打招呼，可是当她那双晶亮的眸子看向后殿最里面的时候，脸上的高兴之色却是忽然停滞了下来。

李元霸顺着李思唐眸光单位方向看去，发现那尽头正是依靠在墙壁上的李渊。

“父皇，你怎么了？”

李元霸摇了摇头。直接伸出手来，领着还有些呆楞的李思唐来到了李渊身前，轻声询问了起来。

李渊没有回答李元霸的话，而是一双眼睛上下打量着李思唐，同时半边身子也跟着出现了轻微的颤抖。

李思唐在进宫之前还是经过一番打扮的，此刻的小丫头身上穿着一件华美的粉色宫装，可爱的小脑袋微垂在胸口，那双漂亮的大眼睛也在看着李渊。

李元霸心说你们爷孙俩也不能就这么干瞪着眼啊，想到这里李元霸咳嗽了一声，再次说道：“咳咳……父皇。你怎么了？”

“啊？”

经过李元霸的二次提醒，李渊这才回过神来，先是看了看李元霸，随后又看了看李思唐。点头道：“像，真是太像了！”

当然像了，李元霸几乎和李建成长得一模一样，有这样一个参照物在，能不像吗？

“像什么？”李元霸翻了个白眼，明知故问。

“像你大哥年轻时候的样子！”李渊感慨地看着李思唐。道：“丫头……你，你父亲还好吗？”

“我……我爹很好！”李思唐的一双小手轻轻地搅动着裙摆，有些局促不安地对李渊说道：“您……您就是我爷爷吗？”

李渊摇摇头又点点头，道：“朕是你的爷爷，不过丫头你应该和朕叫皇爷爷！你的父亲，你应该和他叫父王！我们是皇族，须有别于平民百姓！”

“可是，我爹曾经对我说过，如果可以的话，他愿意一开始就出生在平民之家，至少这样还能够享受兄弟之情，天伦之乐！”

李思唐低垂着小脑袋瓜，继续说道：“所以，不管他是李隐还是李建成，他终究是一个普通的凡人，是一个不孝的儿子，不慈的爹！”

听到李思唐的话，李渊浑身剧震，脸上的神色也开始变幻不定起来，那目光中的神色十分复杂，怜爱、愧疚、欣喜等等感情纠结在一起，最后还是化为了一道叹息：

“哎，生在帝王之家，有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朕没有你爹豁达啊！”

“父皇，大哥这些年来大起大落，一切都已经看开了，相比起我们兄弟来，大哥确实要豁达得多！”

李元霸附和了李渊一声，随后他扭头看着李思唐，道：“思唐，既然见了你皇爷爷，还不赶快向他行礼？”

“爷爷，您认父亲吗？”李思唐头一次无视李元霸，而是问了一个看似毫不着边际的问题。

李思唐的问题似乎把李渊也问愣了，他呆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道：“建成是朕的儿子，打他出娘胎那一刻起，不管他是生是死，始终都是朕的儿

子！”

“孙女李思唐，见过爷爷！”

听到李渊那虽说粗鲁但是颇为动情的话语，李思唐倒头就跪，‘咚咚咚’一连三个响头，个个触地。

一时间，李渊激动地是老泪纵横，哈哈大笑道：“好好好，哈哈……”

第七百八十二章飞速发展的大唐医学院

从皇宫里面出来，已经是亥时了，小丫头李思唐并没有跟着李元霸一起回来，而是留在了大安宫里。

看李渊的意思，是要拉着小丫头来一个秉烛夜谈了。

坐在平稳的马车里，李元霸回想着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就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人生经历了大起大落，实在是不容人有时间去想其他。

回了王府，武顺与李初一还并未安寝。小家伙的精神头儿格外地足，这会儿他正拿着一只拨浪鼓，一边摇晃一边咯咯笑着。

“顺儿，你们怎么还没休息？”李元霸将外套挂在了衣柜中，一把从爬床上抄起了小初一，在他那张粉嫩的小脸蛋上狠狠地亲了一口。

“扎扎……大，大，扎！”

被李元霸刚刚长出来的胡子茬扎得脸上生疼的小家伙，一双小手胡乱地推着李元霸，凭小家伙此刻的力气，竟然让李元霸的脑袋往后退了几公分。

在暗暗吃惊小家伙像自己一样天生神力的同时，李元霸也很是高兴。

那是，谁不为自己的孩子有如此天赋而高兴呢？

“夫君，你回来了！”武顺为李元霸倒了一杯热茶，道：“初一精神头很足，平日里都要闹到子时初刻才去安寝的。”

“这臭小子，竟然还嫌弃我！”

感受着在自己怀中还在不断挣扎的小家伙，李元霸使劲地搂着他，道：“今日下午，你和二嫂带着思唐都去了什么地方？”

“对了，夫君，说起思唐，思唐没有回来吗？”武顺倒是有些好奇地说道。

李元霸摇摇头。道：“没有，小丫头被父皇留在了宫里，想来是想要和他好好聊聊吧。”

“是啊。他们爷孙俩彼此之间都未曾谋面，初次相见必然有很多话要说！”

武顺表示了解地微点螭首。道：“下午的时候，皇嫂与妾身带着思唐先去东市逛了逛，随后又去程大人的匹夫阁中小坐了一会，这便回了府上。”

说到这里的时候，武顺似乎是想起了什么，从一侧的床案上拿出了几个精致的小包裹，道：“夫君您看，这几样都是思唐为初一、夫君还有她父亲挑的小玩意……”

“这丫头倒是还没玩疯了！”看到这几样小玩意。李元霸不由得笑了起来。

武顺似乎很喜欢李思唐，继续说道：“思唐很乖巧的，而且这几样小玩意都是思唐亲自掏的腰包。”

“那我们家思唐还是一个小富婆喽？”

李元霸打开了一个小包裹，见里面是一个黄金打造的小巧长命锁，便随手挂在了李初一的脖子上。

“说得也是呢！”武顺跟着笑了起来，“原本妾身已经付了钱帛的，只是思唐说，若是他人付钱，并不能表达自己的心意，还是自己付钱更显诚意！”

李元霸点点头。道：“大哥真是教出了一个好女儿啊！”

说到这里，李元霸冲着屋子外面叫道：“莹香，把初一抱下去吧。眼下这个时辰也是时候熄灯了，可不能随着小家伙的心愿！”

“吱呀！”

“诺！”莹香推门走了进来，从李元霸手里接过了不断挣扎的小家伙就推了出去。

过了没有盏茶的时间，李元霸的卧房当中就熄了灯，个中详情自不必细表。

……

第二天凌晨，李元霸起了个大早，实在是他这才刚回长安，有许多地方都需要他亲自去转转，今日正是应孙思邈之邀。前往新建的医学院中参观。

坐在宽敞的马车中，孙思邈就坐在李元霸的正对面。

在两人中间摆放着一张矮几。矮几上放着一把茶壶、两个茶杯，以及几样精致的点心和干果。

“孙神医。这一大早的你就这么急地过来，昨日咱们不是说好了，等过了辰时再去吗？”

李元霸捻起了几枚兰花豆，十分随意的询问道。

本来吗，这次回长安除了皇宫之外，其他的一些有它主要负责的地方，比如说大理寺诏狱、天机卫总部、神机府等等.....因为李渊突然重病的原因，第二日并未亲身前往。

当然了，这些地方是早晚都要去的，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一个找上门来的并非是神武卫或者大理寺诏狱，而是这个刚刚新建起来不足月旬的大唐医学院。

“呵呵，王爷不必焦急，等到了咱们大唐医学院，您就知道原因了。”

孙思邈一手端着茶盏，另外一手轻抚着花白长须，再加上这老家伙一向都穿着一身道袍，倒是颇有些仙风道骨的韵味。

“嘿，你老道竟然也会卖关子了！”

李元霸有些诧异地看了孙思邈一眼，摇了摇头，不再追问，而是换了一个话题，继续说道：“孙神医，不晓得现在医学院发展到何种地步了，有多少学生？”

听到李元霸询问这么有专业性的问题，孙思邈登时眉头一挑，甚至可以说有些得意地说道：

“王爷，虽说我大唐医学院建成的时间不过月旬，可是自我大唐医学院正式开始对外招生以来，已有两万三千余名学生报考，其中更是优中择优，选取了四百六十余名学生入学！”

两万三千多学生报考，才选取了四百六十多名学生入学，五十比一的比例，这他娘地也太坑了吧？

不过李元霸转念一想，毕竟医学院才开学了月旬有余，本着各方面考量，优中择优的原则，五十比一的比例已经算高了。

“哦？”

想通了这一点，李元霸心中亦是十分地欣喜，不过这光有学生可不成，若是没有配套的教学设施，特别是师资力量说的话，医学院就算成立起来了，也没有什么大用。

于是他便问道：“这学生倒是够多了，只是不知道这医学院中，又有多少负责执教的医师啊？”

孙思邈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他在心中默默算了算，对李元霸说道：

“王爷，除了老道的那十个徒弟，以及宫里太医署的三十多名太医之外，我们还对外招了数十名在杏林当中颇有声望的医道圣手，现在算算的话，应该有一百零三名执教医师了！”

第七百八十三章被分化的医学院

“一百多名执教医师！”这个数量也确实有些出乎李元霸的意料了。

原本按照李元霸的预料，除了太医署以及孙思邈的那些徒弟们之外，整个大唐能够再招募个二三十名的医师，凑他个六七十位地就算不错了。

毕竟中医传统理念就是敝帚自珍，一般都是父子相传，师徒相传，想要如此大规模地传播各自的独门医术，还是有些困难的。

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做“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就是说这个理儿！

“如此，却是恭喜孙神医了！”

李元霸现在是真心为孙思邈感到高兴，这些医学院的学生，可全都是大唐日后的医学砥柱啊！

别看孙思邈平时表现得甚是平淡，但是心中还是有着想要将中华医之一道发扬光大的理想的。

所以在听到李元霸的道贺之后，孙思邈尽管嘴上连连推脱，说是大家一起努力的功劳，但是他这心里头却是暗爽不已。

“对了，孙神医，之前咱们不是商议，决定重新编纂《神农本草经》吗？不知道眼下咱们这医学院中，有多少医师是负责编纂《神农本草经》的？”

尽管李元霸对华夏医学的发展相当关心，可是他最在意的，却是《神农本草经》这医学巨著。

按照李元霸的理解，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完全可以用到这里来，那就是“医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王爷，您就尽管放心吧！对于《神农本草经》之事，老道并不曾忘！那可是我华夏医道经典之作！”

听到李元霸的话，孙思邈不由得呵呵笑了起来，道：“只是，眼下咱们大唐医学院成立的时间尚短。一切都在渐渐步入正轨，所以这一百多名医师尚无明确分工。”

李元霸表示理解地点点头，道：“孙神医之言本王明白！只是我华夏医道，所需之药就是这些草木植物，《神农本草经》还是尽快提上日程的好！”

孙思邈同样明白这个道理，他道：“王爷，眼下咱们医学院已经慢慢步入正轨了，老道已经分出了几名德高望重的杏林圣手，开始单独整理所有，有关本草植物的医学典藏。”

说到这里的时候。孙思邈似乎认为还并不足够，就继续说道：“另外，老道近期亦在安排由十名医师带队，分批次率领医学院的学生们，前往我大唐各地有名的药市去采办，以此来增加学生们辨药、识药的经验。”

“这个方法妙啊，方便了日后让学生们见到编纂《神农本草经》的队伍中来！孙神医，依本王来看，你不仅仅是华佗再世。更是在世诸葛啊！”

听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的眼睛不由得亮了起来，这孙思邈不错啊，竟然还有这样的见识。

李元霸的夸赞。倒是让孙思邈有些不好意思起来：“王爷，实不相瞒！其实这个法子李道友想出来的，老道，老道可没有那么好的头脑！”

“李道友？不知孙神医口中的这个李道友是哪位？”李元霸有些惊奇地问道。

孙思邈似乎认为李元霸应该认识这个李道友。语气中也带着些许的惊讶：“怎么？王爷不认识他吗？李道友便是袁道长的高足，李淳风，李道友啊！”

“哦！”李元霸顿时恍然大悟。

他却是忘了。袁天罡在当下的华夏医界也是有着一地位的，并且还挂着大唐医学院副院长的职位，作为他的弟子，李淳风也是有两把刷子的。

“李道友师承袁道长，不仅医术了得，更是精通道法！”孙思邈一脸兴奋地说道：“老道还准备邀请李道友为医学院主管编纂的书吏，王爷您看怎么样？”

对此，李元霸当然没有意见了：“本王既然已经把医学院交给孙神医来管理，医学院的一切都由孙神医说了算！”

听到李元霸竟然如此地信任自己，孙思邈自然是感动莫名了，想起今日邀请李元霸来医学院的目的，感觉还是现在提前通个气比较好，便说道：

“王爷，说起这些个学生，虽说大部分都是来自平民之家，但还是有少部分出身世家大族或者富贵之家。尽管咱们医学院是择优录取，那些学生不论是品性还是基础艺术都算是优秀，可那些来自世家大族以及富贵之家的学生们，难免会留有一些坏的习气！”

说到这里的时候，孙思邈下意识地看了李元霸一眼，见李元霸脸色平淡，并没有任何的动怒，便继续说道：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咱们医学院虽说只开学了月旬时间，可是已经明显被分成了两派，一派是那些世家大族以及富贵之家的学生们，另外一派就是那些来自平民之家的学生们。”

“哦？竟然还有这种事？”

李愔听后也是十分惊讶，没想到医学院这才刚刚开学，竟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不是明显的拉帮结派吗？

不过回头想想这事也是必然，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钱的跟有钱的围成群，没钱的跟没钱的扎成堆儿，有势的跟有势的彼此相靠，这都算是历史遗留问题了。

孙思邈脸色凝重地点点头，道：“现在想想，咱们之前的择生标准还是有些不妥，咱们就应该在平民之中招生，那些富家公子们太难管理了！”

李元霸摇摇头，道：“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并非是出身问题，问题的关键还是在咱们医学院的管理上。”

“这怎么可能？”

孙思邈并不同意李元霸的观点，他继续说道：

“医学院的医师，始终秉持地就是公平、公正。不论对待哪一位学生都会做到绝对的公平，不会有任何的偏袒！如此管理若还是有误的话，那老道确实不知要如何管理医学院了！”

李元霸笑了起来，他想起了前世著名的猎人学院，尽管他并没有接触过猎人学院，可是他颇为赞同猎人学院的行事准则，那便是实力便是一些！

第七百八十四章参观大唐医学院

当然了，李元霸仅仅是欣赏猎人学院的行事准则，并不代表李元霸会让医学院去推行这种铁血准则，毕竟他培养的是医者，而并非是猎人或者杀手。

这种实力至上，或者说相互较劲儿、攀比的劲头，才是李元霸真正想要去借鉴的。

在两人于马车上相互交谈的时候，马车亦在一路迅行进，很快就到了大唐医学院的正门前。

这医学院就建在长安城的正西侧，特别是还有一点值得提出来，那就是为了医学院的安全防卫，李世民竟然特批了一块地，专门划给了右金吾卫，并且让右金吾卫分出一支万人大军长期在这里驻守。

当然了，所谓的正西侧，不可能是刚出了长安城就能看到大唐医学院，没有那么夸张。

一路出了金光门之后，再往南行大概十里左右的路程，会到达一片高的小土丘。

与其说它是土丘，倒不如这是一片高地，这一片高地并不像往常的土丘一样，看起来光秃秃地，毫无新意。

相反，这里不仅但风景秀美，而且交通十分便利，由此地不论是往长安还是洛阳，都有十分宽广的水泥官道，想要到达这两个地方并不困难。

当李元霸到达医学院所在的高地之时，看着周围的美景，不由得点了点头，有些揶揄地说道：“孙神医，你们倒是会挑地方，估计在皇兄把这个地方划拨给你们的时候，心里头都会很痛吧？”

在孙思邈看来，这明显是在夸他们眼光好。

所以，孙思邈指着高地上那一大片宏伟的建筑，道：“王爷您请看，这片高地原本是越王的土地，后来他听闻老道正在筹备组建大唐医学院之事，便主动上奏，将这片土地送给了老道。您再看这立在地最下面的山门，是太子殿下出钱。由汉王殿下亲自出门督造的。”

“这两个小家伙倒是会拍马屁！”李元霸听到这里的时候，不由得笑了起来。

以越王李泰以及汉王李贞的消息，自然知道这大唐医学院是由李元霸牵头组建的，对于任何能够讨好这位四皇叔的事情。他们俩还谈不上赶着去做？

孙思邈对李元霸的话没有表意见，而是上前几步，轻轻抚摸着那汉白玉山门两侧雕凿的对联，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则周易里面的两句话。便是医学院的院训！”

“嗯！”李元霸点点头，道：“不说什么君子不君子的，只要他们自己努力，就不枉我大唐精心培养他们一番！”

“王爷，咱们进去吧！”孙思邈不在给李元霸机会继续感慨，而是率先向着医学院门户里面走去。

说起这医学院来，还真是不同于寻常的馆和院坊，这里比起那些房甚至是宫里的弘文馆规矩都要多。

就好比这进学院的大门，除了特定的马车之外，所有的人。甭管你是执教的医师还是学生，都必须下马车，步行入内，如此才能彰显大唐医学院的重要性以及特殊的地位。

等孙思邈引领着李元霸以及几名护卫来到高地最上面的时候，已经是盏茶时间之后了。

大唐医学院既然是为了传授医道之用，在建筑方面自然也没有皇宫那么奢华、宏伟，大都是精致的小楼或者充满自然气息的院落居所。

作为医学院，还是要对我泱泱华夏有史以来的医道圣者们有深入了解得。

李元霸刚刚来到山地之上的主建筑，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位于整个建筑群最中央的神农雕像，那头顶双角。身形壮阔的形象，深深地印入了李元霸的心头。

走近了一些，李元霸才现那神农石像竟然是按照人的比例来雕凿的，而且在石像的底座上。还雕刻了神农的生平记事，特别是对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更是重点突出对象。

“孙神医，这个方法是谁想出来的，不错啊！”围着石像转了两圈，李元霸的脸上出现了笑容。

此刻。孙思邈的脸上也是难掩得意的神色，他说道：“这是老道琢磨出起先成立医学院的初衷，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编纂神农本草经，以至于后来引

伸出扬我华夏医之一道的伟大宏愿！这一点上，地皇陛下那都是功不可没啊！”

李元霸闻言点点头，没有说话，而是继续往里面走了过去！

相比起李元霸亲自督造建设的神武卫军营，大唐医学院的精致小楼以及院落形式，已经成了医学院的标志性建筑了。

当然了，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这里也有这像是宫里大殿一样的地方，只是看起来更加简朴。

踏步走进了一栋很大的院落外，李元霸还没来得及进去，就听到院落里面的飞檐高楼之中，传出了一阵阵清朗的诵读声。

李元霸快走几步进了院落，驻足飞檐高楼下静静倾听，现诵读的竟然是黄帝内经中的灵枢篇。

“王爷，这座院落叫做‘聆音阁’，就像您方才听到的那样，学生们每日里在这里由执教医师带队，诵读医家经典。”

看到李元霸脸上出现了惊讶的神色，孙思邈赶忙为李元霸解释：

“不过这里只是用来诵读的地方，并不会对这些医家经典进行注解。等过了这座院落，会到达一片精致的小院落，每一个小院落就是一间堂，平时医师们就是在这里为学生解疑。”

“哦，没想到医学院竟然分得如此细致，那本王可要好好参观参观了！”李元霸闻言亦是笑了起来。

这大唐医学院不过才刚刚成立，竟然就能够规划地如此井井有条，还真是出乎他的预料。

孙思邈这半年来可以说没干别的，就连瞧病都丢给了自己的徒弟们，一心扑在了建设大唐医学院的事情上。对于几乎是自己一手创立的医学院，他也是颇为的满意。

好在，他作为一向淡泊名利的表率人物，孙思邈表面上还是表现得相当淡然地。

地一下云.来.阁即可获得观.】

第七百八十五章那一片小楼

“王爷，再往前走，您恐怕就会更加喜欢的！”

简单地与李元霸客套了几句，孙思邈继续引领着李元霸向着医学院里面走去。↑，

每穿过一片区域的时候，孙思邈便会向旁边的李元霸介绍这些院落的作用与功能。

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那就是医学院毕竟才开学月旬的时间，还有很多的建筑只是有个大概的雏形，还在紧张地建设当中，对于具体的作用，孙思邈亦是一带而过。

孙思邈陪着李元霸，一路上走走停停，观赏着医学院里面的那些个建筑。

在转过几座颇大的书堂之后，就来到了医学院的最东面，最东面与外面独门独院的形式可以说是截然不同，一座座别致的小楼，点缀在一片翠绿的海洋当中。

因为眼下已经是七月份了，正值夏季，万物生长地相当茂盛，再加上姹紫嫣红的鲜花，倒是颇有一番景致。

“这里是什么地方？”李元霸指着那几栋三层的小楼，道：“怎地这里与其他的并不相同？似乎精致了许多！”

孙思邈本来并不想带着李元霸来这里，可是这一路走一路夸，李元霸这个脚是拦都拦不住，没办法也只能来这边了。

“这里……”孙思邈有些迟疑了。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本王这里你怎么还藏着掖着？”李元霸瞟了孙思邈一眼，道：“这医学院若是在日后出了什么事，还不是得找本往来解决？”

“好吧！”孙思邈叹了口气，道：“这一片地界儿，老道原本是想留给执教医师们做福利用的，可是没等老道把这一片小楼给盖起来呢，就有人把钱给送了过来，拼着抢着来盖房……”

“谁？”李元霸扭头看了孙思邈一眼。眼珠子转了转，道：“看你那一脸为难的样子，八成是皇亲国戚吧？”

“王爷，还真叫您给说着了！”孙思邈脸上带着苦笑，道：“这一片小楼，是荆王殿下出钱，房家二公子亲自督造的！老道无法，向圣人请教，哪知圣人只是笑了两声就置之不理了。老道，老道这也没有办法了。只能听之任之了！”

“荆王？”听到孙思邈的话，李元霸倒是愣住了。

这荆王名叫李元景，乃是李渊的第六子，也就是他李元霸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这家伙算算年龄，到现在也不过才十七岁，不过他不在封地雍州老老实实待着，怎么就和房遗爱那个二货给勾搭在一起了呢？

不过李元霸一想也是，李元景就是在永徽四年的时候，因为房遗爱谋反连坐而被赐死了。

从这里来看的话。这李元景到底是栽在房遗爱手里头了。

“那按照你的意思，这一片地界就属于他们俩喽？”摇了摇头，李元霸看着孙思邈说道。

孙思邈点点头又摇了摇头，道：“这一片地方虽说是荆王殿下出钱建造的。可是他却做主，将这些地方送给了与他交好的那些世家大族以及富家子弟们居住！”

“圣人从头到尾都没过问？”李元霸想了想，问道。

孙思邈这次倒是没有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哼！”李元霸冷哼了一声。道：“他倒是会省心！”

话音落地，李元霸抬脚就向着小楼里头走了过去。

“王爷，您……”孙思邈想要拦下李元霸。可是李元霸根本就不给他机会。

他这边才刚说出话来，李元霸就已经进了这片单独备划出来的区域。

进了这一片精致的小楼区域，李元霸信步来到了离大门最近的那栋小楼边上。

就在这小楼的一层外头，站着几个身形彪悍的护卫。这几个护卫大热天的也不嫌热，一个个身上全都穿着亮银的铠甲，腰间斜挎的横刀。

就算是盔甲下头湿成了瀑布，也不带动弹一分一毫的，还真是挺尽职尽责的。

或许是李元霸离开长安的时间有些长，这几个小楼外头的护卫看到李愔，全都皱起了眉头。

站在最前面的那个家伙，眼瞅着李元霸有向小楼走过去的架势，上前一步，冷声道：“来人止步！”

李元霸没搭理他，径直往里闯。

“锵！”

那领头问话的护卫见李元霸不搭理他还往里面闯，顿时就怒了，一把就抽出了腰间的横刀，亮出了刀刃。

“锵锵！”

后面的几个护卫也是有样学样，全都把腰间的横刀给拔了出来，看他们的架势，是真想上去就砍呐！

慢李元霸两步进了里面的孙思邈，忽然看到那几个护卫对李元霸动了刀子，顿时急了，也顾不得礼仪大喊道：“呔，你们要做什么？”

听到孙思邈的吆喝声，那几个护卫全都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了过去，见竟然是院长孙思邈，立马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并且向孙思邈行了一礼。

要知道，孙思邈可是这座大唐医学院的最高领导人，如果他要是发火的话，就连他们背后的主子都惹不起。

“哼！”李元霸冷哼了一声，直接越过他们，一脚踹开了一层大门。

“砰！”

这狠狠地一脚，差点把个大门都给踹下来。

那几个护卫被李元霸的举动给吓呆了，这位主儿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没完没了了？

“你这……”领头的那个护卫这边又要对李元霸动刀。

后面的孙思邈也不知道从哪里来得力气，‘噌噌噌’几步冲了上去，有如神

助地拉住了那名护卫，道：“你找死吗？你们不知道他是谁啊？”

那护卫被孙思邈的动作给整蒙了，神色茫然地摇了摇头。

“唉，你们呐！”孙思邈还能说什么？只能跟在李元霸屁股后面冲了进去。

可惜啊，孙思邈还是进去晚了，里面早已经打起来了。

砰砰砰砰！

几个呼吸过去，李元霸站在这小楼的大厅当中，在他的身边还躺着十来个颇为精壮的汉子。

那些汉子们一个个捂着跛楞盖，抱着大腿嘶声惨叫着，有一个汉子脑袋还被磕了一个血窟窿，那鲜血就像是不要钱似地往外流，那样子凄惨至极。

第七百八十六章荆王李元景

“啊！”

“哎呦！”

那些汉子们没一个有好德性的，一个个嘶声惨叫着，哪里还有半分护卫的样子

“哼，还想要拦住本王，真是一帮子废物！”李元霸冷哼了一声，抬脚就要往楼上走。

“谁啊？不知道本公子正与荆王殿下还有几位公子商谈医道吗？”

就在这时候，一道李元霸听起来颇为熟悉的声音从楼上传来，随后一道极其健壮的身形顺着楼梯走了下来。

李元霸抬头一看，呦，还是熟人，房玄龄他们家老二，房遗爱。

“本王以为是谁呢，这不是房家二公子吗？”

李元霸阴着一张脸，看着刚刚倚在楼梯上，打算呵斥楼下之人的房遗爱，冷声道：“不过，本王怎么不晓得你房家二公子还懂医术啊？”

看到李元霸那张一辈子他都忘不了的脸，房遗爱在心中大恨的同时，也差点被吓尿了。

这位主儿怎么想起来医学院了……不过想到楼上的那位爷，房遗爱倒是暗暗松了一口气。

“小人房遗爱，见过武王殿下！”

进到大唐的亲王，就算房遗爱是国公的儿子也必须行礼。

武王！

听到楼上房家二公子对李元霸的称呼，那些仍旧躺在地上死命哀嚎的汉子们，一个个愣在了那里，惨叫声也跟着戛然而止。

老天唉，这回可真是捅破天了啊！

他们竟然想要围攻隋唐第一勇士，这不是作死吗？

“行了，甭根本王整那些虚的！”李元霸摆摆手，斜眼看着房遗爱，道：“怎么着？这些没用的废物都是你的手下？”

房遗爱连忙摆手，道：“王爷您说笑了，遗爱的父亲可是出了名的古板，怎么可能给遗爱配上这么多的护卫？”

“哦！”李元霸摸了摸下巴，似乎是在自言自语：“既然不是你的手下那就好办了！谋刺亲王，罪同叛国，这些家伙就没有必要留下命来了！”

尽管像是在自言自语，可是那声音隔着八丈远都能够听到。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冲着屋门外叫道：“孙神医？”

“王爷！”孙思邈赶紧走了进来，对李元霸说道，“王爷，不如让他们先出去吧？”

“出去？”李元霸扭头看了孙思邈一眼，道：“孙神医。本王可不会轻易地放过他们！麻烦你安排人跑一趟金吾卫大营，让他们派支队伍过来，抓捕刺王杀驾的乱党！”

乱，乱党？

这就给定性了，李元霸想和个下马威实在是太狠了！

“王爷，这之间是不是有些误会？”孙思邈犹豫了下，说道。

如果这些训练有素的护卫不是房遗爱的手下，那么就只能是那位荆王李元景的。

李元景深得太上皇李渊的喜爱，他与李元霸又是同父异母地亲兄弟，孙思邈自然不想让两人闹得很僵。所以才有此一说。

那边房遗爱见孙思邈竟然帮着他说话，也赶紧地插嘴道：

“殿下，不过是一些下人们，何必和他们一般见识呢？再说之前他们也不知道您是王爷，正所谓不知者不罪，您……”

“闭嘴！本王在与孙神医谈话，哪里轮得到你插嘴？”李元霸抬头狠狠地瞪了房遗爱一眼，继续说道：“孙神医你尽管安排人去，出了任何事情自有本王担着！”

“如此，也罢！”

孙思邈摇了摇头。转身就出了这栋小楼。

.....

眼下，小楼之中，李元霸站在一层，房遗爱站在楼梯转角处。两人是大眼瞪小眼，谁都没有说话，场面一时之间有些诡异。

“房俊，你在下面搞什么鬼？一会这些姐姐们可就要去上书了？”

这个时候，一道颇为嘹亮的声音从小楼二层传了下来，看样子似乎是在催促房遗爱。

听到这个声音。李元霸的脑海里立马浮现出来一个身穿月白胡服，头顶着白玉短冠的英俊少年形象。

“哒哒哒.....”

听到下面没有回音，楼上的人似乎有些急切，紧接着下楼梯的声音传来，与李元霸想象中一般无二的少年郎从楼上走了下来。

“房俊，你杵这儿做什么，快随本王上.....”看到房遗爱傻呆呆地站在楼梯拐角处，少年郎上前一把就薅住了房遗爱的肩膀，就要往上扯。

可是当他看似不经意地瞄向一楼的时候，后半截话却是生生卡在了喉咙里，不论如何也吐不出来了。

“快随你上哪啊？”李元霸抬头看着身穿月白胡服的李元景，冷着一张脸，道：“行啊，老六，几月不见，长本事了！”

“四四四，四哥.....”

看到李元霸，李元景的脸都绿了，他实在是没想到，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四皇兄，怎么就突然来到医学院了呢？

“还不快给我滚下来！”李元霸仍旧冷着一张脸，那样子甭提有多渗人了。

“似.....”

此刻的李元景就像是穿着单衣站在冰天雪地里一样，那是彻骨冰寒啊，连说话都有些口齿不清了。

几乎是一步一停地来到楼下，李元景站在李元霸身前，内心极其忐忑。

“怎么不敢抬头看我？”李元霸恨铁不成钢地看着面前的亲弟弟，抬手就是一个大耳刮子扇了过去。

“啪！”

嘹亮的声响回荡在小楼当中，那珍贵的白玉短冠都被扇飞了出去，跌落在地上死命地滚了几滚之后摔了个稀碎。

李元景已经蒙了，虽说早就做好了被教训地准备，可是没想到竟然来得如此突然，虽说力道并不大，但是让他后脑勺生疼。

“四，四哥，我，我错了！”李元景这一生最怕两个人，一个是当今的圣上，另外一个便是李元霸。

这其中与李元霸的赫赫威名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李元霸这两年来又是为大唐南征北战的，又是改建各项大唐的设施，李元景对李元霸有一种深深地敬畏。

如果用后世的话来说，那就是李元景是李元霸的超级粉丝！

其实这并不奇怪，李元霸这两年多以来的所作所为，随便挑出一件来都足够载入史册的，就算是李世民都没有这么厉害，甭说是他那些个弟弟妹妹们了，纵观整个大唐，崇拜李元霸的人那都是随便一把抓。

第七百八十七章来龙去脉

“你错了？”李元霸盯着李元景，冷笑着说道：“那你倒是说说，你错在哪儿了？”

李元景偷偷瞄了还杵在楼梯拐角处不肯下来的来的房遗爱一眼，道：

“我不该随便将不想干的人带进医学院来，更是不应该耽误医学院的学生们上课……”

絮絮叨叨地说出了这两点，也没有听到李元霸搭茬，李元景抬起脑袋瞄了李元霸一眼，见他还是那副冷笑的面容，说话的声音不由得低沉了下来。±，

“就这么两点？”等到李元景的声音越来越低，李元霸突然说道，“看来你还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了啊！”

“四，四哥……”

再怎么说明李元景也有十七岁了，这挺大一小伙子，听见李元霸那没有丝毫感**彩的声音，差点就哭出来。

“哼！”

对老李家这一大家子，他李元霸是第二代除李世民之外年龄最长的一位，所以对于每一个弟弟妹妹或者说是子侄辈儿的人，李元霸都曾经有心了解过。

纵观整个李家二代里面，他老爹最宠的除了他之外就是这个李元景了，是以李元霸对李元景也是重点关照对象。

他不仅把自己的矿场分出来几个给李元景，更是曾经派人去李元景封地明察暗访过。

总体来说，对李元景的印象还算是不错，至少他没有那些纨绔子弟们的恶习。

“你错就错在和这种人混在一起！”李元霸指着仍旧站在楼梯拐角处的房遗爱，毫不避讳地说道：

“他房老二若是人品过关的话，高阳能拒婚？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一家人，房相如此英雄人物，怎么会有这样的儿子呢？”

“你……武王殿下，纵然你是亲王亦不能无端冤枉臣下子民！”

泥人尚有三分火气，更何况是房遗爱这个习惯了天老大、我老二的纨绔子？

听到李元霸那毫不避讳地话语。房遗爱当时就气地火冒三丈，管他什么王爷不王爷的，先痛快了再说。

“怎么？许你做还不许别人说了？”李元霸淡淡地瞟了房遗爱一眼，继而扭头看着李元景，道：“小六，说说吧，怎么突然有闲心拿钱出来盖这一片小楼了？你可不要告诉四哥，这都是你愿意出钱捐给医学院的！”

李元景根本没打算骗李元霸，听自家哥哥这么说，立马竹筒倒豆子地把一切都说了出来。原来这事，还得怪到房遗爱的头上：

半年之前……

这一日李元景起了个大早，准备带着几个护卫去外面钓鱼，可是刚出荆王府的大门，就碰到了骑着高头大马匆匆而来的房遗爱。

对于这个房遗爱，李元景其实是并不怎么喜欢的，毕竟这家伙就是和他喝过几次酒而已，也没其他的交集。

李元景本不打算理他，带着几个护卫。就要上马走人。

可谁知道这个时候房遗爱却从高头大马上下来，径直奔向了他。

“小人房俊，见过荆王殿下！”

来到李元景跟前，房遗爱恭敬地向其行礼。

“免礼吧！”李元景摆摆手。看着房遗爱淡淡地说道：“房二公子，今儿是吹得什么风，你竟然有空来看望本王？”

“殿下，小人却是来给您送喜的！”房遗爱一脸喜意地说道。

“哦？不知道喜从何来啊？”李元景有些好奇地问道。

“殿下。您可知道我大唐要建立一座大唐医学院，其目的就是网罗我大唐国医圣手，为我大唐培育出新的医学力量？”

可能是从他老爹那里听来的消息。房遗爱倒是没说错。

“略有耳闻！”李元景点点头，道：“听几位皇侄所言，这医学院似乎是孙思邈孙神医在主持建造。不过这事和本王又有什么关系？”

屁话，他堂堂的大唐亲王，难不成还得去医学院里头学医，依靠医术来过活不成？

“那您可知道，这医学院是武王殿下提议的，并且由武王府出一部分资，从南洋购买的木料来进行主体构造！”

房遗爱极其了解内情地眨巴着眼睛，道：“听说其他几位小王爷以及太子府也出了钱帛，整个医学院可以说没怎么花朝廷多少钱！”

“你说，武王府也出钱了？”李元景听到房遗爱的话，眼睛顿时就亮了起来。

房遗爱见李元景似乎有些心动了，便继续说道：“不错，而且小人还听说，等大唐医学院建起来之后，武王殿下会亲自为曾经捐献钱帛给医学院的王爷们立传呢！”

这房遗爱心机可是够深的，就是抓着李元景崇拜李元霸这一点，想要搭上他的线，让李元景成为自己的靠山。

“房俊，本王问你，眼下医学院还差什么？”李元景瞪着房遗爱，说道。

房遗爱摇摇头，道：“殿下，这消息小人不过是从我父亲那里听来的，具体的设计图应该还在工部吧？凭小人的身份，怎么可能看得到？”

“如此，你却是有心了！”李元景拍拍房遗爱的肩膀，道：“若真有此事的话，本王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话音落地，李元景就翻身上马，带着几个护卫向着工部的方向绝尘而去。

等到了工部，看到大唐医学院的设计图纸之后，李元景当即拍板将那片精致的小楼区域给划了出来，并且大包大揽地掏出了钱，自己请人加班加点地将那一片区域给建了起来。

当然了，房遗爱也因为提前通知的原因，而搭上了李元景的线，这一片区域被李元景交给了房遗爱来进行督造。

等到交工的时候，时间竟然不好过才过了四个月的时间，也因此，李元景对于房遗爱的办事效率很是满意。

工程建好了，原本一切都有了圆满的结局，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房遗爱却说他有两个亲戚都已经被医学院给招进来了，但是却没有地方住。

那意思很明显了，就是想在这一片小楼中，为他的亲戚留下一栋。

李元景以为这是小事，就没有经过孙思邈的同意将其中的一栋小楼划给了房遗爱。

之后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所有能够和李元景搭上话的世家大族或者大商巨贾都来找他，央求他将小楼划给他们来使用。

第七百八十八章赶人

原本按照李元景的意思，是不会把这些地方划给那些人的，可是有房遗爱从中调停，又是送各种珍宝，又是请客吃饭的……

总之，李元景是稀里糊涂地就将这些小楼给划分完了，等到他回过神来时，却发现自己这一片原本是要捐献给大唐医学院的地界儿，已经全都被别人给占了。

李元景的性子又和李世民差不离，都是好面儿的人，要他去驱赶那些人的话，那比杀了他都叫他难受，所以就只能让他们先住着了。

当然了，为了维持好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些个住在这一片区域的世家大族或者富贵之家的医学院学生们，隔三差五地就会邀请他来各自的住处喝酒、下棋、玩乐。

这可倒好，本来不过是一个用来居住的地方，竟然被他们当成了自家的地界儿，吃喝玩乐是一样都不缺。

说实话，就连李元景都有些乐不思蜀了。

今日，正是长安成一个林姓商贾的子女，趁着没上书的时候邀请李元景过来赏乐、饮酒。

这酒到正酣，乐入家境的时候，李元霸就来了。

“还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原来本王还看好你个小六子，没想到不过时隔半年，你竟然……”

听完李元景絮絮叨叨地将整个事情的经过讲出来，李元霸顿时冷笑了起来，扭头看着站在拐角处的房遗爱，脸色变得相当难看。

“四四，四哥……”

李元景亦是一脸惭愧地看着李元霸，张了张嘴，却是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只能嘴唇哆嗦着看着李元霸，身体直发抖。

“小六子，四哥现在给你个机会！”

李元霸重新回过头来看着李元景。道：“你亲自去把所有住在这一片小楼里面的人，一个个地都给本王请出这里，做到了这一点，等本王回登州的时候就带你一起走！”

李元霸也知道这小子有一定的能力，毕竟是自己的亲弟弟，有什么好事得想着点自家人，还是带在身边的比较好。

“四哥，你说真的？”听到李元霸要带他一起走，李元景的眼睛登时就亮了。

李元霸微微颌首，道：“四哥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过？”

“好！”李元景很干脆地答应了下来。转身就往楼上跑去。

过了没有几个呼吸的时间，二楼就传来了纷杂的吵闹声。

“荆王殿下，这怎么话说得？”

一个有些轻柔地声音从楼梯的转角处传来，“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只要小女子不从医学院结业的话，这栋小楼就让小女子一直住着吗？怎么您倒是反悔了？”

“赶紧得走，如果不是房遗爱那孙子设计本王，本王会把这所有的地界儿都划出去？”李元景的声音里头还带着怒气，“眼下本王还得舍下脸子。将你们全都给轰出去，你以为本王脸上就有光啊？”

“可是殿下……”那女声似乎还想争辩，不过李元景根本就不给她机会，这就要往下丢行李了。

“行了。林小姐，如果日后有缘的话，你我之间自然会有再相聚的时候，现在您还是赶紧收拾东西离开吧！”李元景想了想。继续说道：“当然了，如果你不愿意离开的话，就下去应付应付下面那位……”

话说到这里。李元景干脆不说话了，发证你有办法应付了下面的这位哥哥，一切都好说。

蹬蹬蹬！

过了一小会，就见李元景像是一阵风似地跑了下来，待跑到李元霸身边的时候，说道：“四哥，你先在这一楼坐会儿，我去把其他地方住的人全都给轰出去！”

话音落地，李元景就像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一样，风风火火地跑了出去。

李元景被李元霸轰出去干活了，但是罪魁祸首房遗爱却是仍旧杵在楼梯

拐角处，脸上的表情很不自在。

“房二公子，你是自己走还是本王请你走？”

李元霸找了一个位子坐了下来，冷声道：“本王这里可不欢迎你！等到本王动手清人的时候，就只能让房相去大理司领人了！”

李元霸这话啊，摆明了是在轰他了！

房遗爱憋红着一张脸，踌躇了半晌之后从楼上走了下来，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要踏出一层楼门。

“慢走，不送！”

李元霸可倒好，得理不饶人，人家走到门口了，还恶心恶心他。

“王爷的人情，遗爱记下了！”房遗爱脚下顿了顿，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出了这句话。

“哼！”李元霸冷哼了一声，就像是没听到房遗爱说话一样。

.....

等到房遗爱出去之后大概盏茶的时间，从楼上走下来几个拿着大包小包行李的侍女，走在最后的是一个身材高挑、容貌秀丽的年轻女子。

等到她们看到下面那依旧躺满伤残护卫的一幕的时候，那些侍女们全都吓了一大跳，手里头的大包小包差点被丢出去。

走在最后面的那名年轻女子似乎见过李元霸，看到坐在一张椅子上的李元霸的时候，那女子也明显愣了一下，匆匆过来向李元霸福了一礼，道：

“小女子林杏瑶见过武王殿下！”

李元霸淡淡地看了这女子一眼，这上下一瞄，别说这女子还真是挺有气质的，娇弱中透着股子英气，英气中又带着股子端庄，反正就是很矛盾的气质。

“林杏瑶？”李元霸想了想，道：“礼部侍郎林书豪是你什么人？”

“正是家父！”林杏瑶回道。

“哦，我道是谁家的闺女竟然生得如此标识，原来是林侍郎家的千金

啊！”李元霸恍然大悟，摆手道：“快快免礼！本王这里可没有那么多的规矩！”

“谢王爷！”林杏瑶站起身来，道：“王爷，您这是？”

“哦！”李元霸轻哦了一声，淡笑道：“这不是吗？自家孩子不懂事，把这一大片宅子都送了人，本王这次来是叫他把自家的东西都收回来！”

李元霸这话说得很明确了，该是你们的東西就是你们的，不该是你们的，就算你们强占了也没有用。

第七百八十九章惊愕的公子、小姐们

林杏瑶出身世家大族，自然听出了李元霸这话里的意思，不过按照她的理解，这一片小楼既然是荆王殿下建造的，那一切自然由荆王殿下来做主。

“王爷此言，小女子却是不敢苟同！”林杏瑶微摇螭首，道：“既然是荆王殿下亲自建造的这里，那一切自然由荆王殿下做主，王爷又何必越俎代庖呢？”

李元霸翻了个白眼，道：“林小姐，本王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块风水宝地，地契属于你们林家，你们林家原本打算在那块风水宝地上建一座宅子，奈何有人在没通知你们的前提下，先你们一步在那块地方建了府宅，并且还堂而皇之地住了进去。”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看着林杏瑶道：“若让你来处理此事，你会不会大方地将那块地方送给先你们一步建了府宅的那人？”

林杏瑶黛眉微微皱起，道：“自然不会！土地既然属于我们林家，那地方上所有的东西自然也属于我们林家。最多，赔偿那个建造府宅的人一些财帛，也算是他建房之功！”

“这不就是了？”李元霸笑了起来，道：“这一片地界儿本就是越王捐献给朝廷的，荆王未曾经过朝廷的同意，就在这里建造了这么一大片建筑，与本王方才与你说得情况又有什么两样呢？”

“.....”

要论口才，林杏瑶岂是李元霸的对手，而且这种情况也确实是李元景一厢情愿所造成的。

“行了，若是林小姐有时间的话，还是赶紧把你的行礼搬回原本的住处吧，本王想，你原本的住处，学院应该还给你留着呢！”李元霸抬头看了看那些提着大包小包的侍女们，提醒道

“那王爷，您能否告知小女子，这一片区域医学院有何用处？”花了那么多心思才住在这‘单人宿舍’里。林杏瑶可是不甘心离开这里的。

李元霸眼皮都没抬一下，说道：“给执教医师们的居所！”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似乎是想起了什么，道：“当然了。如果你认为你在医道上的能力，超过医学院的执教医师们的话，也有资格住在这里！”

这一片区域里面的小楼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用来安排二三十名的医师家庭，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住进这里来的，若非是那些国医圣手们，医学院中差一些的医师们可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就在林杏瑶还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杂乱的脚步声突然传了进来，随后一大群的公子、小姐们，一个个怒气冲冲地跑了进来。

李元霸转头看了看摆在桌案上的香炉，心道：这才刚过了多半个时辰嘛，看来小六子的动作挺快得嘛！

“呦呵，都来了？都来了好，也省得本王一个个过去勘察房间了！”看着这帮子很快就站满大厅的年轻公子、小姐们。李元霸顿时暗笑了起来。

再看那些个年轻人们，除了极个别的几个人，在看到李元霸的时候露出了惊色之外，大部分的人都是一脸的义愤填膺之情。

当然了，那躺满地的李元景的手下护卫们，此刻已经挪到了角落里，这些年轻人初见他们的时候还有些惊异，不过终究还是脑海中的怒火压过了惊异。

而那几个认识李元霸的，原本还想要告诫同行的人，可是没等到他们开口呢。那两个作死的家伙就率先开了口。

“你为何要让荆王殿下将我们的住所收回去？”说话的是一个高大俊朗的年轻人，看他身上的穿着以及气质，应该是出身于官宦之家。

“就是，这一片地方都是属于荆王殿下下的。你有什么资格赶我们走？”另外一个看起来胖胖的年轻人也站了出来，对李元霸呵斥道。

这帮人也真是长了猪脑子，能够命令荆王的主儿，能是他们惹得起的吗？

“在质问别的同时，不知道先介绍一下自己，你们家的长辈就是这样教导你们的？”李元霸眸光一冷。抬头看着说话的那两人。

那个胖胖的年轻人，在李元霸话音落地之后就怒了，道：“你说什么呢？我们的身份岂是……”

按照他的理解，面前的这个人顶天了不过是一个替人传话的，毕竟长安城中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他都见过，可是偏偏没见过面前之人。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放肆！”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身穿亮银铠甲，长得极其魁梧的虬髯大汉，龙行虎步地走进了一楼大厅。

锵锵锵！

紧随其后的，是一连串盔甲撞击的声音，一队为数百名的兵士们一脸冷酷地走了进来，拦在了李元霸与那些公子、小姐们之间。

准确地说，应该是将李元霸给保护了起来。

“末将右金吾卫骁骑尉张猛，见过武王殿下！”那名虬髯大汉走到李元霸身前，躬身向其行了一礼。

张猛的见礼，让这一厅的公子、小姐们全都愣住了，特别是方才说话的那俩人，差点吓得尿了裤子。

谁不晓得武王殿下的威名，想起方才他们竟然敢呵斥李元霸，这不是作死吗？

“小的、小女子见过武王殿下！”

此刻，那些年轻的公子、小姐们终于反应了过来，赶紧向李元霸行礼。

“嗯，张将军请起！”李元霸没搭理他们，而是对张猛摆摆手，随后一指墙角的方向，道：“看到没有，把他们全都给我送到军营里去，这些家伙白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兵，手脚都没力，真是够丢人的！”

毕竟这些家伙都是李元景的手下，卡在李元景的面子上，李元霸还是决定放他们一马，不把他们送到大理寺大营去。

“是！”张猛点点头，指挥着一队右金吾卫的兵士们道：“你们几个，将她们全都给我带回咱们的军营去，好生操练一下！”

“是，将军！”

三十来个右金吾卫的兵士们，一脸凶悍地应了一声，直接冲上去将那些汉子们给带走了。

第七百九十章比试

“王爷，他们这是……”

也就是前后脚的功夫，孙思邈也从外面走了进来。

当他瞅见这大厅里头站满了躬着身子的公子、小姐们的时候，不由得有些奇怪地询问了起来。

李元霸淡淡地看了孙思邈一眼，这才慢吞吞地说道：“他们？他们这是自找不自在来了！”

“孙院长！”

那些年轻的公子、小姐们，自然是认识孙思邈的，当他们抬头看到孙思邈来了，一个两个地都抬起了脑袋，一脸哀求之色地看向了孙思邈。

孙思邈扫了一眼这些小家伙们！

哎哟，竟然全都是那些富家大族们一派的，也就是那些有者医道基础，或者已经踏入医之一道的世家之人。

而且，其中的三四个，孙思邈还颇为看重他们！

没办法，谁叫他们是世家之人，家里面医书堆成了堆儿，天生就占着传承优势呢？

“王爷，您看是不是先让他们起来？”孙思邈主动替他们求情，毕竟是他们医学院的学生，孙思邈身为院长以及执教医师，不能为难学生们不是？

“行了，都别摆出这么一副样子来，就好像本王有多不好说话一样，看在孙神医的面子上，你们都免礼吧！”

孙思邈是他和李世民请回来的，他的面子李元霸可不能驳了。

“谢王爷！”

这些公子小姐们顺势站起身来，还不忘谢恩。

李元霸摆摆手，道：“多余的话，本王也不多说了！你们是怎么住进这里来的，想必你们自己心里也是跟明镜儿似地！今儿本王让荆王将你们请出来，已经是给你们留了面子了，别逼得本王亲自动手！”

“.....”

大厅之中一度陷入了沉寂当中。

孙思邈在一边翻起了白眼，心道：王爷，您那哪儿是请啊？分明是将他们给驱赶出来的！

李元霸也不搭理翻白眼的孙思邈，只是淡淡地看着下面的公子、小姐们。

就在他等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一道清脆的声音响了起来：“王爷，您方才不是说，只要我们之中有人在医之一道上超过医学院执教医师的话，就能够留在这里居住吗？”

孙思邈和李元霸同时随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了过去。发现竟然是那个林杏瑶。

“怎么，你以为你可以和医学院的执教医师们相提并论吗？”李元霸那边的眼睛下意识眯了起来，这丫头还真是傲娇啊！

“非是小女子自视甚高，小女子自幼便跟随恩师王太医学习医术，现在虽说不上登堂入室。但也是初窥门径！”林杏瑶脸上露出了淡淡的自信。

过度的谦虚就是骄傲，过度的自信就是张狂！

李元霸冷眼看了林杏瑶一眼，道：“原来是王老太医的高足，按林小姐的意思，是想要和医学院的执教医师比一比喽？”

林杏瑶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哈哈！”李元霸哈哈笑了起来：“你很狂！咱们大唐的女子，若真都像你一样的话，朝堂之上怕是得有一半的人是你们女子了！”

“王爷谬赞了！”林杏瑶像是没听出李元霸话中的嘲讽，反倒是对李元霸很是淡定地点了点头。

李元霸倒是认为自己像是什么土匪恶霸了，这么步步紧逼人家‘良家少女’！

“孙神医。你怎么看？”李元霸停住了笑声，扭头看了孙思邈一眼。

孙思邈叹了口气，道：“王爷，老道没有意见，林小姐若是想比的话，老

道可以现在就去安排！”

“如此也好！”李元霸点点头，道：“这样，你去找一名年轻一些的医师过来与她比比，让这般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们看看，咱们大唐医学院的医师们也不是浪得虚名的！”

“老道立刻就去安排！”孙思邈点点头。转身就出了大厅。

.....

医学院的执教医师要与医学院的医生比试医术的消息，就像是龙卷风一样，以很快的速度，传遍了整个医学院。

医学院执教医师书房。也就是相当于李元霸前世教师办公室一样的地方。

“唉，听说了吗？王太医的女弟子，要与咱们医学院的执教医师比医术！”

“嗯？为何？”

“这个在下倒是知晓！”书房中，一位留着花白短髯的中年人，放下了手中的半部医书，道：

“听说武王殿下下去了一趟‘百草园’。将‘百草园’里面的那些个富家公子、小姐们全都赶了出去！说‘百草园’是留给咱们这些执教医师们的居所。”

“黄太医，这与比试有何关系？”有人提出了疑问。

“当然有！”黄太医点点头，道：“武王殿下与那些富家公子、小姐们说过，只要他们的医术过关，足以比肩咱们执教医师的话，就有资格住在‘百草园’中！”

“哦？”先前那个提问的人，说道：“那按照王爷的意思，是要那林杏瑶与咱们执教医师来比一比？”

黄太医点点头，道：“那小丫头你们没见过，在下却是与见过。那丫头一向自视甚高，就连太医署中的很多太医们，都不能入她的眼！若不是在下与王太医关系甚密的话，怕是对在下，她连正眼都不会瞧上一眼！”

听得黄太医的话，书房中的一众医师们的眉头全都皱了起来。

这个黄太医名叫黄岩桥，尽管称不上国医圣手，但是若论医术的话，在

大唐也是排得上号的。也正是知道这一点，书房中的一众医师们才皱起了眉头。

连这样的人物都不能入那林杏瑶的法眼，这林杏瑶到底是有多乖张啊？

“也罢，倒要看看这位自视甚高的王太医高足，有何能耐！”一名坐在角落中的矮个子医师，哼了一声，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

孙思邈的办事效率很高，没过一个时辰的时间，他就将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要与林杏瑶比试的年轻医师，是真得很年轻，因为他不是别人，正是袁天罡的徒弟李淳风。

孙思邈实在是太坏了，竟然把李淳风给请来了。

当然了，这么大的事情，甭管是医学院的那些学生们还是医学院的执教师，都想要看看热闹。

于是，孙思邈就把比试安排在了医学院主持开学的大礼堂中！

第七百九十一章大礼堂比试前奏

李元霸没去过医学院的大礼堂，不过孙思邈既然将比试安排在了这里，那想必规模应该很大才对。

由孙思邈这位地主引领者，李元霸带着对医学院大礼堂好奇，一路走了过去。

随着距离大礼堂的方向渐近，而这路上的人们也是越来越多，在那些路上的行人向李元霸与孙思邈行礼问好的同时，李元霸也约莫看到了大礼堂的整体模样。

相比起恢宏大气的皇宫大殿，医学院的大礼堂从外面看上去倒是很朴素的很，但是看它地规模却是足有一个小型足球场那么大。

“这大礼堂看起来倒是朴素得很啊！”

距离大礼堂越近，李元霸的直观感受就越强。

听到李元霸对大礼堂的感慨，就跟在他旁边的孙思邈笑着解释道：

“这礼堂是医学院率先建立起来的建筑之一，因为初期这里是居住用的，再加上通风方面的考虑，在医学院建立起来之后，外边就一直都没有变，只是从内部进行了一些装修和变化。”

“哦！”

听道孙思邈的解释，李元霸顿时恍然，点了点头表示认同。

其实想想也是，在建造医学院的时候，所耗用的人力很大，再加上这里也没地方睡觉，自然就先为睡觉找好地方了。

比起李元霸的轻松自在，那边的富家公子、小姐们一派就些倒霉了。

因为黄太医的大嘴巴，几乎医学院中所有的执教医师们都知道，就是这位看似娇柔的林小姐，要与他们进行比斗了。

当他们将或是带着好奇，或是带着不屑的目光投向林杏瑶的时候，林杏瑶却好像没看到这些异样的眼光一样。依旧保持着淡淡的笑容昂首向前。

而看着林杏瑶的表现，李元霸却开始有些欣赏她了，当然了。也只限于单纯的欣赏。

很快，众人就走进了大礼堂。并且在大礼堂最前面的位置子坐了下来。

等到坐下来之后，李元霸才有闲心开始观察整个大礼堂的布置。

就见在距离他不远处，有一个主席台，正中间有四把大太师椅和前方的小桌子呈半弧形摆放。

而在这五把太师椅的后头，还有七把小一号的太师椅，在那四把太师椅后头，亦呈现弧形摆放。

看得这情景，李元霸扭头看着孙思邈。道：“孙神医，怎么还在前面摆了这么多把太师椅啊？”

孙思邈还没有坐下来，他看了看主席台上的太师椅，道：“王爷，前面那四把太师椅是给老道还有袁道长他们三位副院长准备的。至于后面的七把，乃是为医学院中公认德艺兼备的七位执教医师准备的！”

“三位副院长？”

李元霸微微点了点头，他倒是知道其中几位的名，毕竟袁天罡的副院长职位是李元霸亲自认命的，但是其余两位他倒是不太清楚。

看出了李元霸的表情里面似乎带着疑惑之色，孙思邈便说道：“王爷。这三位副院长，其中一位您是知道的，另外两位分别是阳广智和赵汉辰。他们两位都是咱们大唐数一数二的杏林大师，原本他们两位都已经归隐，却是被老道特意请来了长安城！”

“阳广智，赵汉辰？”

李元霸嘴里念叨着这两个陌生的名字，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在前世的哪本医学著作里见过，想来应该是不出世的高人。

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高手在民间！

没在意李元霸的表情，孙思邈接着介绍起来，道：“那七位执教医师，也算是医学院中在各个医道领域达到巅峰的医师。他们协助院长和副院长，共同掌管天医院的一切事宜。当然了。主要事宜还是由老道还有三位副院长掌管，七位执教医师负责协助管理！”

也就在孙思邈介绍的过程当中。大礼堂里面也慢慢地坐满了人，每个人似乎都在小声地议论着什么。

在这一片窃窃私语中，大礼堂的大门方向传来了盔甲撞击声。

李元霸下意识地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了过去：

便见得那门口之处，缓缓地走进来一队人，最先进来开路的是一队身着亮银铠甲的右金吾卫兵卒，随后便是身着道袍，做道士打扮的袁天罡，再往他后面看，则是三位看起来年纪均在六、七十岁左右的老老头子，迈着稳重的步子，缓缓地走进了大礼堂。

感情是四位医学院的副院长来了，这阵容还真是有点大，竟然还有右金吾卫的兵士互护送。

或许是因为袁天罡他们的入场，也或许是右金吾卫兵士们身上的杀伐之气太重了，整个大礼堂一瞬间就变得安静了下来。

“袁道长！”这个时候，最前面的孙思邈向后面的袁天罡招起了手。

快要走到最前面的袁天罡寻声望了过来，待见到孙思邈和李元霸的时候，原本淡然的脸上难得地带上了笑容。

快步来到他们身前，孙思邈打了个稽首，口中道：“贫道见过孙道友，武王殿下！”

孙思邈还了个稽首，李元霸却是无所谓地摆摆手，道：“袁道长，数月未见，风采依旧啊！”

“王爷说笑了，贫道乃是修道之人，何来风采一说？”袁天罡摇摇头，道：“倒是王爷，近来又要有喜事临门啊！”

李元霸闻言愣了一下，道：“哦，喜从何来？”

袁天罡笑了起来，脸上带着几分神秘之色道：“天机不可泄露！”

“滚。你。娘地天机！”李元霸在心里头大骂了一句，眼睛却是翻起了白眼。

“孙道友，咱们也该上去了吧？”袁天罡可不在乎李元霸怎么想，丢出这么一句话后就邀请孙思邈上了主席台。

而那七位医学院的执教医师也在这个间隙上了台，坐上了自己的位子。

因为李元霸距离最近，所以他咋看这时也看清楚了坐在台上的，这足以代表目前大唐最高医学水平的十二位国医圣手、杏林大师。

除了袁天罡之外，这些大师们的年纪似乎都在六七十岁上下，一个个长须飘飘，看起来倒是挺符合身上气质的。

第七百九十二章圣人至

“铛铛铛！”

李元霸还没从思绪中回过神来呢。

主席台上的孙思邈，不知道从哪里摸出来一个小金锤，走到主席台最边上，敲了敲主席台上用支架悬挂着的，好像编钟一样的小玩意儿。

原本还有着些微细语声，立马随着这清脆的钟声，迅速变得安静了下来。

“诸位医学院的师生，今日将诸位召集在此，想必对于原因你们也清楚了！”

孙思邈身前摆着一个加强版扩音器，让他清亮的声音变得浑厚了起来：

“老道很高兴，在咱们医学院里，有像林小姐这样的学生，勇于挑战！人生若没有挑战的话，岂不是缺少了很多乐趣？”

“好了，咱们废话也不多说了，想必诸位已经对今儿这事期待已久了！这样吧，这场比试现在就开始吧？”

孙思邈也懒得废话连天了，说那么多也没用，还是赶紧开始地比较好。

他拍了拍手，林杏瑶与李淳风从后面走了出来。

“这位你们已经很熟悉了，他乃是袁天罡袁副院长的高足，李淳风医师！”

孙思邈指着丰神俊朗，不过三十来岁的李淳风，道：“李医师的医术你们已经很清楚了，虽说还比不上袁道长，但也算得上是杏林大师，此次我们医学院执教医师就由他做代表，来与林小姐进行比试，诸位以为如何？”

孙思邈这话虽说是反问句，但是语气中却是充满了笃定。

“李医师医术高卓，医德高尚，自然能够代表我们大唐医学院！”副院长赵汉辰点点头，红润的脸上出现了笑容，“若不是因为李医师是袁道长的弟子，我就算是拼着脸皮不要，也要收他做弟子！”

“小徒能得赵副院长赏识，实在是他的福分！”袁天罡这个老神棍依旧是一脸的淡然之色，话中的意思与脸上的表情根本不成正比

阳广智看了两人一眼。道：“袁副院长，您两位别互相恭维了，同意不同意地倒是给个话啊？”

袁天罡点点头，道：“只盼小徒别给咱们丢人就是了！”

“如此。老道就介绍另外一方……”

孙思邈微微颌首，继续说道：“另外一方亦是出身高贵，她名叫林杏瑶乃是礼部林侍郎家的千金。其自幼便跟随在太医署王太医身边，学习医术，这么多年下来。也可以说是颇有医名！今日，她便作为学生代表，与李医师进行比试！”

孙思邈话音才刚刚落地，坐在后排最左面的那个白胡子老头就站起身来，向大礼堂的几个方向做了个罗圈稽，道：

“小徒杏瑶，自幼便表现出了超高的医学天赋，今日能够与袁副院长高足比试，对于杏瑶也是一种历练，希望李医师莫要给老朽留面子。一定要拿出您的真本事来！”

看来这老头就是那位太医署的王太医了，他这话说得倒是挺客气的，可是那话里的意思却是怎么听怎么别扭。

坐在距离主席台最近一排的李元霸，闻听此言却是咧嘴笑了起来，对刚刚赶到身边的荆王李元景道：

“小六子，瞧这师徒俩，还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啊！”

李元景这边还在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说道：“四，四哥……之前，之前这小丫头片子……也。也没有这么狂啊？”

李元霸扭头看了这不过十七八岁的小兄弟一眼，道：“那是你小子傻！你是什么身份，她又是什么身份？区区一个侍郎的闺女，敢和你一个王爷炸呼？”

李元景一想也是啊。怎么说他也是王爷，一个四品侍郎家的闺女，怎么可能和他炸刺？

“各位医道前辈，贫道淳风有礼了！”

就在李元景还在愣神的时候，李淳风却是在这个时候缓步走到了主席台正前方，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向孙思邈四人以及后面的七位执教医师打了个稽首。

看到李淳风这般有礼，甭管是孙思邈还是后面的七位执教医师都暗暗在心中点头。

看李淳风这样子，那才是名师出高徒呢，也只有这样的气度才像是真正有自信的人。

孙思邈算是与李淳风打交道最多的人了，毕竟他与袁天罡同属道门，以前没有建医学院的时候，孙思邈可是常驻清华观的。

此刻看李淳风站在这台前表现得如此淡定、从容，便笑着对其点了点头，道：“李医师，可千万不要丢了医学院的面子哦？”

“淳风只能说尽力而为！”李元霸谦虚地点了点头，应道。

“嗯！”

对于这样年轻有礼的小伙子，不论是孙思邈还是后面的七位执教医师们都是相当喜欢的。

相比起李淳风，林杏瑶倒是要逊色了很多，不过也没人会在意那些，毕竟这林杏瑶虽说名义上代表的是医学院的学生们，但实际上却只有那些来自世家大族还有大富巨贾才承认。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进行比试了。

当然了，这里的比试，并不是像李元霸当初在李孝公的府上，比什么君子六艺，也不考后世的德智体美劳。

这些都不属于医道专业，要比的话，那就是内、外、妇、儿、骨伤等医学各科。

这就是一群副院长以及七位杏林大师们商量过后，所定下来的各科考题。

光是这些个比试考题，要全都考过去的话，怕是得用上一天的时间。

所以，在经过孙思邈的深思熟虑之后，又从这些个内外伤科里面挑出了几项疑难杂症。

如果能够解决这几个疑难病症，那就证明李淳风以及林杏瑶他们，在大唐的杏林之中，也能够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哈哈！朕就说这医学院中怎一个人都没有了，感情都跑到这里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道爽朗的声音从大礼堂外出传了进来，随后比袁天罡他们进大礼堂要夸张得多的盔甲撞击声响起。

一队队身着黑色禁卫铠甲的兵卒，神色冷酷地闯了进来。

没等礼堂里面的学生将脑袋扭过去看是谁呢，李元霸喝李元景就率先站了起来，看着门口的方向，行礼道：

“臣弟李元霸、李元景，恭迎圣人！”

第七百九十三章打个赌

“圣人！”

这哥俩的话却是让大礼堂的两百来号人全都变得紧张了起来，他们下意识地扭转过头，看向了大礼堂大门的方向。

“哒哒哒！”

四平八稳的声音响了起来，一袭灰色常服的李世民迈着沉稳的步子在刘三水的引领下走了进来，远远地就瞧见了李元霸和李元景躬身行礼，便摆手道：

“行了，都免礼吧！你们这俩小子倒是会躲自在，竟然跑到这里来了！”

见到竟然真是当今的圣人李世民，包括主席台上的十一位杏林大师们在内，大礼堂中所有人都站起身来，躬身向李世民行礼。

“小人见过圣人！”

“老道见过陛下！”

“都免礼吧！”慢慢地踱到李元霸兄弟俩身侧，李世民这才对礼堂中众人摆了摆手，示意他们免礼。

“谢陛下！”众人谢礼。

“嗯！”李世民轻嗯了一声，扭头对李元霸说道：“元霸，今日你与元景如何凑到了一起？还有今日这医学院中发生了何事，怎生如此热闹？”

李元霸笑了笑，说道：“皇兄，是这么回事……”

待李元霸将事情的经过详细说与李世民之后，李世民顿时把眼睛一瞪，道：“小六子，你真是越来越糊涂了！先前孙神医前来禀报的时候，朕还以为是开玩笑，没想到竟然是真的！你小子……”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世民似乎是想起了什么，道：“对了，父皇那里你去过了没有？昨几个父皇可还念叨你呢！”

李元景脸上出现了羞愧的神色，低下了脑袋没有说话。

就在李世民还想要再训斥李元景几句的时候，台上的孙思邈已经等不及

了。他遥遥向李世民打了个稽首，道：“陛下，眼下时辰差不多了。您看是不是待比试完了之后，老道再带您在医学院中转一转？”

“哦！”李世民回过神来。道：“既然让朕赶上了，那你就开始吧，不必在意朕！”

孙思邈点点头，道：“如此，既然陛下都来捧场了，那接下来两位可别给咱们医学院丢了脸面啊！接下来，咱们进行第一项比试！”

话音落地，从后面被推上来三张病床。

“两位。咱们的比试就是从儿科、外科、内科以及妇科等等科目当中，以抽签形式挑选出来的！好了，废话不多说了，两位且上前来看看第一位，然后将诊断以及治疗的措施写在纸上，而后交给我们！”

七位杏林大师之中的一位站了出来，指着一张病床说道。

“好！”

李淳风微笑着点了点头，对于这个他一点都不意外，对于一个医生真正技术和能力的判定，不在于什么做考题之类的。而在于他对病人的诊断和治疗的情况。

当下李淳风和林杏瑶同时缓步上前去，站到病人床边仔细地观察起那病人来。

这病人年纪约在五十岁上下，两人先是问了问病人的症状。其症状主要是头晕，然后总觉得头脑不清醒，一身乏力，心头偶尔发烦，其他倒是尚好。

李淳风多了个心眼，在仔细问了几句又看了看那病人，但见他身材高大，肢体健壮，红光满面。至于内里，舌头可见舌边尖红、舌苔微黄黄。脉象洪数，好像是心火上炎之症。

林杏瑶倒是速度快。她瞥了李淳风一眼，走到一边的桌子上，提笔就开始写病因以及治疗用的处方。

李淳风却是并没有很快下结论，而是皱起了眉头。

毕竟这几个病人是孙思邈以及一众医学院的杏林高手们特意挑选出来的，怎么可能只是简简单单的心火上炎之症。

反正两人比试也没有限定时间，李淳风便又重新将病人的病情仔细询问

了一遍，但是病人这却并无其他症状，一顿能吃三四碗饭，又正值壮年，仿佛正是一个心火上炎之证。

看到李李淳风没有像林杏瑶一样鲁莽地去写药方，坐在副院长席位上的袁天罡不由得暗暗点了点头。

这些个病人可都不是简单的伤风感冒什么的，能够被特意挑出来，自然有奇异的地方。

他们是不会说什么了，但是大礼堂下面坐着的那些个医学院的执教医师以及学生们，却是看得颇为奇怪。

人家身为学生的林杏瑶都已经开始写病症以及药方了，你一个执教医师竟然还没有诊断出来，是不是医学院方面选错了人？

“唉唉，看到没有？我们林小姐已经诊断完了！”

“得意什么，没准他林杏瑶就诊断错了呢？”

“你这是嫉妒，****.裸的嫉妒！”

整个会场从初时的寂静无声，慢慢变得嘈杂了起来，这些学生们以及那些对李淳风认识不深的执教医师们，开始怀疑起李淳风的医术来。

主席台上的李淳风，这会倒是没心思去在意那些‘观众’们的嘈杂议论，而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向了病床上的病人。

说实话，他已经很久没有碰到这样有意思的病症了。

也就在他愁眉紧锁的时候，却是突然间闻到了一丝淡淡的臭味。

“嗯？”

在闻到这个极其淡的气味之后，李淳风脸上的表情不由得微微一变。

主席台下面第一层位置上坐着的李元霸，注意到李淳风脸上的细微表情之后，不由得微微一笑，道：“皇兄、小六子，要不要和我打个赌？”

被一众护卫们包围在最里面的李世民以及李元景，正瞧着主席台上的李淳风和林杏瑶起劲儿呢，听到李元霸话后不由得愣住了。

李世民最先回过神来，道：“打什么赌？”

李元景亦是一脸的好奇之色。

“我赌林杏瑶这第一局输定了！”李元霸一脸的奸笑，“至于赌注嘛，一枚铜钱！”

“.....”

李世民两兄弟瞅着李元霸，一时间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了。

“四哥，我也想赌李医师赢！”过了好半晌，李元景怯怯地看着李元霸，弱弱地说道。

“你小子，把唯一的获胜人物都给挑走了，让朕还怎么选？”李世民把眼睛一瞪，道：“好，那朕就赌林杏瑶赢下这第一局！”

第七百九十四章消渴

“好，一言为定啊！”李元霸一口答应了下来，就好像是占了什么便宜一样。

还不知道李元霸已经把宝押在他身上的李淳风，此刻没有心情去在意其他。

因为总是跟在袁天罡身边配置中草药以及炼制丹药，所以李淳风的鼻子比狗鼻子都差不了多少。

循着那一丝淡淡的臭味，李淳风心头微微一动，鼻翼耸动着，很快就便找到了这一丝臭味的来源，正是从病床上病人的口中传来的。

当下李淳风的表情又变了一变，他知道如果不是自己的鼻子足够灵敏的话，怕是就错过这一丝丝淡淡的特殊气味了。

所以，李淳风在闻到这一丝特殊的臭气之后，变得谨慎了起来。

这中医为病人诊病，讲求的就是‘望、闻、问、切’，其中这‘闻’便是讲的病人的呼吸还有体味，医师甚至可以依靠体液中所携带的一些特殊的气息，判断出相关的病情。

当然了，这‘闻’之一项应用范围并不广，而且以它来判断病症，需要一定的经验以及极其细心的观察才可以。

像那林杏瑶，八成就是被病人的表象给坑了！

李淳风皱着眉头，当下又是轻轻抽动了两下鼻子，渐渐地一丝带有腐蚀性的酸臭味钻进了李淳风的鼻腔，那味道像极了水果腐烂了之后的味道。

“这是酸臭味？”在确定了这股味道之后，李淳风的脑海里快搜刮起有关的医以及医道经历。

突然，他的脑海当中突兀地蹦出来一段相关的医资料来。

当搜刮到这里的时候，李淳风的眼睛亮了起来，嘴角也毫不掩饰地出现了淡淡的笑容。

这段资料，却是李淳风早年的时候跟随师父袁天罡，在江南地区的一带游历的时候，从一套医简上看来的。

当前病人的病情与他当年所看到医简上的内容何其相似？

两相印证之下，李淳风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可是猜测归猜测，李淳风还是颇为谨慎的。他对那病人道：“请问这位居士，近一短时间可有饮食方面的变化？”

这病人虽说不明白面前着年轻人怎么问题这么多，但他还是答道：“小人本是城东的瓦匠，近几个月的时间为了赶工期。小人的工作繁重了一些，这饭量亦随着繁重的工作而增加了一些！”

李淳风眉头继续问道：“那饮水呢？”

“饮水似乎也多了一些”这病人细细想了半晌，便答道。

得到这两个答案，李淳风心里头已经有了决断。

他几步走到林杏瑶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拿起细毛狼毫就在宣纸上写了起来。

过了有几个呼吸的时间。林杏瑶与李淳风依次将写有病人病症以及治疗方剂的宣纸，交到了孙思邈等人的手中。

“呼，憋了这么长时间，终于可以说话了！”

眼瞅着两张宣纸落到了孙思邈的手中，坐在副院长席位上的阳广智吐出一口浊气，看着李淳风和林杏瑶，道：

“我告诉你们啊，就这位病人，老朽也是几经考究之后，才算是抓准了这病的真实症候。你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中写出病症与治疗方剂，老朽很是欣慰啊！”

听到阳广智的话，李淳风倒是没什么，倒是林杏瑶的俏脸却是一瞬间变得苍白了起来。

阳广智已经是名闻大唐的国医圣手了，连他都要谨慎对待的病症，不可能如此简单，难道她诊断错了？“行了，老阳！你没瞧见陛下和武王殿下都坐在下面吗？还是赶紧地看看他们所写的病症以及方子吧！”

另外一边的赵汉辰，将手中的一张宣纸递给了阳广智，也由此阻止了这老头的言语。

台下。第一排。

“皇兄，要不咱们也上台去看看吧？咱们在下面也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台上看得清楚不是？”

李元景毕竟还是小孩子心性，也听不到上面老头子们在嘀嘀咕咕地说些什么。就鼓动李世民上台去。

李世民一想也是，上去反正是看得清楚一些。

“走，元霸你也随朕上去！”想到就做，李世民站起身来，抬脚就往台上走去。

十来个脑袋瓜子，此刻正聚在一起瞧着宣纸。孙思邈偶然瞄到李世民三兄弟竟然上台来了，便轻咳了一声，示意众人注意一点。

“嗯？”

“陛下怎么上台来了？”

一群老头子们赶紧地向李世民行礼，同时也把那张小桌子给让了出来。

李世民摆摆手，道：“你们继续看你们的，朕只是在下面看得不清楚罢了！”

李世民这里有也够极品的，不过孙思邈他们可不会在意那么多，只要不干涉他们就成。

十来个老头子们又凑到了一起，低垂着脑袋看着宣纸。

两张宣纸并排着放在一起，但是上面的内容却是截然不同。

署名是李淳风的宣纸上，写着：肺热津伤之消渴，方剂是黄连、天花粉、生地、蜂蜜等七八味药。

而署名是林杏瑶的宣纸上，则是写着：心火上炎之症，方剂则是泻心汤（大黄、黄连、黄芩其量稍有加减）。

这泻心汤主治邪火内炽，迫血妄行；或湿热内蕴而成黄疸，胸痞烦热；三焦积热，眼目赤肿等症。

两种病症，两张完全不同的方剂。

除了林杏瑶的师父王太医之外，其他十个老头子相互对视了一眼，同时

笑了起来。

“有结果了？”李元霸看得分明，上前询问道：“孙神医，可否说说？”

“自然！”孙思邈微微颌，来到那病人身前，道：“此患，有头晕心烦之症，且有舌红苔黄，脉数。表面上看起来应为心火上炎之症可是除这二症之外，病人尚有口渴多饮多食等症状！”

“难不成是消渴？”听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却是插了一嘴。

“哦？王爷还知道消渴？”

李元霸的话倒是把孙思邈给整愣了，不过头一想也是，这位主儿曾经给长孙皇后以及太上皇陛下做过急救，心下也就释然了。

地一下云.来.阁即可获得观.】

第七百九十五章听诊

李元霸点点头，道：“嗯，略有耳闻！”

所谓消渴如果放到李元霸前世的话，其实就是糖尿病，糖尿病的具体症状包括口渴、饮水多、体乏、常有饥饿感、心悸等症状。一

可巧，李元霸前世的时候有一个大学同学的父亲就是糖尿病，他还特意去查过中医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这也是李元霸为何知道消渴的原因。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林杏瑶观察不够细，太过武断了！

这第一场比赛的胜者，到现在已经是不言而喻了。

一时间，台下呼声一片，说什么的都有。

“瞧见没有，不过和咱们一样是个学子，为了本就不属于他们的‘百草园’竟然去挑战李医师，活该她输！”

“你们这帮穷学子，有什么资格说我们？有能耐你们上啊？”

台下的医师们不算，光学子们自己就分成了两派，来自寻常百姓家的学子们一个个脸上带着嘲讽之色，而那些来自大富大贵之家的学子们，却是一脸的义愤填膺之色。

“铛铛铛！”

眼瞅着这帮学子们当着皇帝以及武王殿下的面儿就要吵将起来，孙思邈提着小锤，快步走到边上的青铜钟处，用力地敲了几下。

大礼堂在一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停了下来，扭头看向了主席台的方向。

“不过是一场比赛罢了，尔等如此吵闹，成何体统？”孙思邈板着一张脸，瞪着大礼堂里面的一众人，火气噌噌地往上飙。

“学生知错了！”

见着院长生气了，甭管是平民学生还是富家学生全都老实了下来，恭恭敬敬地向台上的孙思邈等人赔礼道歉。

“行了，不过是小事而已，孙神医还是赶紧宣布结果吧！”

李元霸隔着窗户看了看外面的天空，见日头已经西斜。便开始催促孙思邈。

孙思邈点点头，道：“这第一场比试，李淳风李医师率先拔得头筹，接下来咱们进行第二场比试！”

这第二场比试的病人是一名小孩子。这小孩子大概六七岁的样子，此刻他小脸红彤彤地躺在病床上，看起来似乎是有些迷迷糊糊的。

推着这小孩子走出来的，是一位面容姣好的妇人，只是此刻这妇人一脸的哀愁。明亮的眸子中还带着晶莹的泪滴。

这次林杏瑶就要谨慎得多了，她先李淳风一步来到那美妇身前，道：“这位夫人有礼了，请问您是孩子的？”

那美妇人一脸哀色地说道：“奴家正是小安的母亲。”

“这孩子叫小安吗？”林杏瑶微微颌，道：“那您能与我们讲一下这孩子大致都有何症状吗？”

“啊？是！”美妇人赶紧点点头，虽说她也不是很清楚自家孩子的病症，但是家里的佣人却是将孩子突然病的经过，详细地与她讲了一遍。

到现在为止，她还记得相当清楚，赶紧将情况叙说一遍才是。

“是在清晨的时候。小安突然犯了温热病也没见他呕吐或者腹泻、流鼻涕之类的其他症状！”

美妇人一边认真地想，一边说道：“从清晨开始，小安一直症到现在，身体一直滚烫，高温不下”

林杏瑶对那美妇人点点头，开始细心地为那名叫小安的小孩子检查体表，诊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林杏瑶特意翕动着鼻翼，开始闻起小安身上的味道来。

还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比起林杏瑶，李淳风这次没有记者上前去问诊，而是从自己的宽大的道袍袖里面取出来一只小巧的出诊箱。

这出诊箱尽管看起来很是袖珍，不过成人拳头大小。但却是由珍贵的金丝楠木制作而成，一看就相当精美。

将小盒子在小桌上大开来，这一打竟然抽出了五个小抽屉，其中一个小抽屉里面放着一个像极了李元霸前世耳机的东西，只是在这‘耳机’的地步还有一个小圆柱，小圆柱仅有一寸的十之一二高下。那表面看起来是由羊皮敷成的。

竟然是听诊器！

见到这东西，李元霸惊讶地看向了孙思邈，刚好瞄到孙思邈脸上的笑容。

李淳风四毫不在意别人的自顾自地挂上耳朵，然后小心地小安的胸口前左挪挪、右靠靠地听了起来。

在一边的李元景瞅着好奇，不由得出声道：“李医师手里头拿的是什么？看着怎么这么奇怪？”

李世民横了李元霸一眼，道：“还用说吗？肯定是神机府研究出来的新鲜玩意。”

“四哥，这东西是什么？”李世民可是把李元霸给带进沟里了，李元景扭头就看向了李元霸。

李元霸无奈地说道：“这东西叫听诊器，其作用就是用于听测心脏以及胸腹当中的杂音，这样更有助于判断病因，对于医师诊病有不小的助力。”

“那四哥，这东西好不好制作？”李元景道：“头能不能送我几个？”

“你小子又不是医师，要这东西做什么？”李元霸好奇地说道。

“四哥您也知道，我在长安城中有几家药铺，坐堂的医师都只能说是马马虎虎，这听诊器小巧，而且携带也方便，等头我给药铺坐堂的医师送过去，也免得他们误诊，害了人命！”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景像是想起了什么，继续说道：“对了，等着第一批医学院的学生结业了，您可一定要推荐几位医师来我的药铺啊？”

“你小子还真是谁的墙角都挖！”李元霸没好气地赏了他一记爆栗，道：“这事你得问皇兄，我可做不了主！”

李远景一脸期待地看向了李世民：“皇兄？”

“行了，肯定想着你！”李世民也是对这小子无奈了，头你磨盼半天还得

听他的，还不如现在就应了他。

且不说台下的李元景听到李元霸的话乐开了花，台上的李淳风在给小安听完了心肺之后，又从出小诊箱里掏出了个压舌板，仔细看了看小安的喉咙。

之后，李淳风皱起了眉头，隔着锦被将小安从头到脚地摸了一通。

这倒不是在占小家伙的便宜，而是小家伙的病实在是有些难以诊断。

地一下云.来.阁即可获得观.】

第七百九十六章放弃比试

当然了，看到李淳风这一系列的动作，林杏瑶也不可能简简单单地去写病症以及方剂，而是紧紧地跟在李淳风身侧，看着他做这一系列的动作。

等李淳风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林杏瑶脸上带上了淡淡的笑容，向李淳风请教道：“李医师，不知道诊断地如何了？”

李淳风依旧是那一副淡淡的表情，眉眼间似乎没有什么为难的表情，林杏瑶心头一惊，暗道：“难不成这李医师心中已然有了答案？”

哪成想，李淳风只是微微摇了摇头，道：“外部，除了咽喉稍红，身体略微发热之外，并无其他的异常之色！”

“哦！”

林杏瑶倒是没想到会收到这样的答案，不过她这心中却也是松了一口气，至少对这孩子的病，她自己已经稍有头绪了。

李淳风拧着眉头又看了小安好一会，忽然缓步来到袁天罡身前，稽首道：“师父，请赐下金针！”

袁天罡眉头一挑，道：“你要金针做什么？”

李淳风扭头看着那孩子一脸通红，昏迷不醒的样子，沉声道：“徒儿要为这孩子金针刺穴！”

“金针刺穴？”

听到的袁天罡与李淳风之间的对话，林杏瑶呆愣了一下，随后脸上竟然出现了一丝惊色，但是却很快就遮掩了过去。

“有把握吗？”袁天罡道。

“以我道家内气运使，八成把握！”李淳风的声音很笃定。

“好！”

袁天罡点点头，从宽大的袍袖中掏出了一只与李淳风那只几乎一模一样的诊箱，从第一个抽屉里面抽出了一只精致的针包，递给了李淳风。

李淳风恭敬地接过，随后又向思邈讨要了高度白酒。以棉签沾高度白

酒，轻轻在小安身上数处穴位上涂抹之后，李淳风便出手如电地，在小安的身上插上了七、八支金针。

这在身上涂抹高度白酒的手段。还还是李元霸对医学院下的死规定，其目的就是为了消毒。

毕竟相比起高温消毒。被烧得黑糊糊的针头，高度白酒消毒看起来要更加干净不是？

“这……这便是金针刺穴之术吗？”

看着几乎是眨眼的功夫，那名叫小安的孩子身上就多出了七八支明晃晃，而且还在不断摆动的金针，从脸庞到胸腹，而后再到四肢……

就这手段，甭说是那些个普通的医师和学生了，就连坐在袁天罡他们身后的几名杏林圣手们。那都是一脸的惊骇之色。

倒不是说他们不懂得行针之术，而是这以气行针的方法，他们并不会。

即便他们会以气行针，但是在这么小的孩子身上行针，就算是他们也不敢轻易下手。

再看这小李医师呢？竟然没有丝毫犹豫地就在这么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身上行针，就不怕出什么事情？

几个白胡子老头相互对望了几眼，最后还是林杏瑶的师父王太医，或许是不相信李淳风的医术，也或许是为了林杏瑶着想，这便站了出来。道：

“李医师，这孩子身体还这么小，本身体内的各种脏器都尚处于发育阶段。你这么多的金针扎上去，难道就不怕会伤到孩子么？”

原本前辈询问，你作为晚辈的怎么着也得搭个茬啊？哪知道李淳风根本就不搭理他，自顾自地分出手指，轻轻地在几根金针的针尾之上弹了一下。

“你……”

被无视了，他堂堂的太医院太医竟然被无视了，而且还是华丽丽地无视，王太医的心中自然是怒气难平了。

不过他也就是怒气难平罢了，人家是袁天罡的弟子。你能把人家怎么着？

嗡！

且不去看王太医，但见李淳风不过是轻轻地弹了一下。那几支金针就开始前后轻颤了起来，而在病床的上的小安。则随着那些金针的震颤，全身都开始颤动了起来。

小安那红彤彤的小脸开始慢慢转白，原本握在一起的拳头也终于放松了下来，由拳变掌。

“李医师……”

站在一旁的美妇人，也就是小安的母亲，看到这动静的时候却是陡然变得紧张了起来。

李淳风对那美妇人微微摆手，示意她不要紧张，同时他的那双眼睛却是死死地盯着那几枚金针，生怕错过什么一样。

在场的那些个杏林大师们，原本还自持身份坐在一旁，可是当他们看到李淳风一脸凝重的时候，却是相视一眼，齐齐站起身来，走到病床旁边，看着那几枚正一直不停颤动着的金针。

这种情况怎么少得了李元景，爱凑个热闹的小少年，挤着个脑袋看着金针，却怎么看都看不明白，他也想不通，那李淳风不过是屈指轻弹，那针怎么就晃悠起来没完了？

唯有孙思邈以及袁天罡他们这几位正副院长，却是看着那几枚金针的模样，脸上露出了古怪的神色。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当那金针颤动的速度越来越慢，好像要停下来的时候，李淳风的脸上的凝重之色也加深了起来。

旁边的林杏瑶和小安的母亲两人，看着李淳风的脸色，心里头是七上八下的。

一个是担心输了这场比赛，另外一个则是担心孩子的病情。

被两人死死盯着的李淳风，就好像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眸光一样，在金针停止颤动之后就将其拔了出来。

随着那些金针被拔出，原本不应该存在的穴位空隙中，竟然有细细的血点冒了出来，并且渐渐溢出如同苍蝇眼一般大小。

李淳风盯着那苍蝇眼一般大小的血珠看了好一会，脸色大变，转身就来到了小桌子旁边，提笔就写。

到末了的时候，李淳风拿着那张宣纸，径直走到孙思邈面前，道：“师叔，小道自愿放弃后续的比试，请务必让淳风亲自为这孩子诊病！”

孙思邈眉头一挑，道：“却是为何？”

李淳风眉头一耸，道：“师叔，这孩子既然是您与一众前辈们甄选出来的，那就应该知道这孩子的具体病情，这病如果放到壮年人身上自然是没什么问题，可他只是个孩子，若不赶紧治疗的话，怕是性命堪忧啊！”

第七百九十七章闹剧收尾

“嗯？”孙思邈和袁天罡他们闻听李淳风此言，全都皱起了眉头。

李元霸见状心头一动，难不成这些个老家伙竟然没有诊出这小家伙的病来？还是说，李淳风根本就是诊错病了？

想到这里，李元霸上前几步，劈手夺过了李淳风手里头的宣纸，低头一看，上面却是写着：

重症伤寒，其病于孩童似瘟，当防治结合。方剂：用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加量以药浴。

李元霸皱着眉头看着手中的药方，感觉这病听着都有些怪异，伤寒他倒是听说过，可是重症伤寒是怎么回事？

加重型的伤寒，难不成是流感？

抬头看看不远处的林杏瑶，李元霸道：“林小姐，可看出这孩子有何病症？”

原本见李元霸讲注意力都集中在李淳风的身上，这突然听到询问，林杏瑶明显愣了一下。

“林小姐？”李元霸皱了皱眉头，再次提醒道。

“啊？”林杏瑶回过神来，道：“据小女子所诊，这孩子不过是风寒入体所引起的伤寒罢了，只是相比起壮年人来，这孩子的风寒对于同龄人极易传染，是以治疗方剂也略有所不同。”

李元霸微微颌首，脸色略带着凝重之色地对孙思邈和袁天罡等人说道：“诸位以为李医师和林小姐的诊断谁对谁错？”

一边这样说着，李元霸还把手中的宣纸递给了孙思邈。

孙思邈不明白李元霸为什么是这样一副表情，他低头瞄了手上的宣纸一眼，眼珠子一下子就瞪圆了。

重症伤寒！这不对吧？

他扭头看了袁天罡一眼，见袁天罡也是一副见了鬼的模样，几步走到那孩子身前。仔细观察了起来。

不过孙思邈和袁天罡到底是杏林圣手，对于这孩子的病倒是用不着像李淳风那样动用金针刺穴，只不过是号号脉就诊断出来了。

“怎么办？”孙思邈看着袁天罡说道。

“开始的时候怎么没诊断出来？”袁天罡也好奇啊。按理说这伤寒和重症伤寒是能够分出来的。

孙思邈看了后头一眼，说道：“是王太医甄选的！”

李元霸将这些话听了个明白。感情是王宣这个老家伙，这种重病就不应该被当做比试的‘道具’！

“如此说来，李医师所写皆是事实了？”

通过观察孙思邈和袁天罡的脸色，李元霸就知道这重症伤寒有九成的可能是重病，整不好真像李淳风所写的那样，有性命之忧。

孙思邈和袁天罡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胡闹！”李元霸恶狠狠地瞪了那王老太医一眼，道：“还不赶紧将小家伙送下去治疗。若是此子熬不过这次的话，本王定要追究责任，但凡参与此事的人，一个都不别想跑！”

“是，王爷！”

袁天罡和孙思邈面上亦是出现了难看的神色，所谓医者父母心，若是连个医者的忍心都没有，那你连做医者的资格都没有。

“诸位，因为这孩子病情太重，是以今日的比试取消！”

孙思邈脸色沉凝地拿着小锤儿敲了敲那青铜钟。继续说道：“百草园暂时搁置，医学院中不论执教医师还是学子们，一律不得入内！”

“啊？怎么这样！”

“还没分出胜负来呢？怎么就取消了呢？”

“你还有没有点医者的仁心。那孩子明显得了重病，不赶紧救治说不定连命都丢了，你还在意比试？”

这突然出现的变故，让大礼堂中的大部分人都难以接受，本来就是嘛，

难得有一次热闹看，却被‘道具’的甄选而出了问题，那些来自世家或者商贾之家的公子、小姐们，还指望着林杏瑶能够保住他们的住所呢！

甭管他们怎么想。怎么说，这一场浩大的比试。还是在了一场闹剧之中结束了。

不过，这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那些学子们没有足够的仁心；世家、商贾一派与平民一派彼此之间相互倾轧，矛盾丛生；个别医师虽医术高卓，但是品性却有待考量.....

这些问题，全都是目前医学院面临的问题，而且这问题还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解决的，所以李元霸干脆先把这件事情放下来，等日后有了具体操作方法了再说。

.....

出了医学院，李元霸始终阴沉着一张脸，李世民瞧出了李元霸心中有事，不过他了解自己这个兄弟，有什么事都窝在心里，很少和别人说。

所以李元霸也没问，而是给李元景使了个眼色。

瞅着李元霸一脸阴沉，正心中忐忑，以为李元霸还在生自己气的李元景，接到李世民的眼色顿时愣住了，在纠结了好一会之后方才吞吞吐吐地说道：“四，四哥.....”

“嗯？”李元霸豁然转头，看向了李元景。

被李元霸的眼睛一扫，李元景猛然打了个哆嗦，道：“四，四哥，要不去我那坐坐？”

李元霸点点头又摇了摇头，道：“不去了，还有些事情我没想通，我要先回趟王府.....对了，有时间的话你去宫里看看父皇，现在不看怕是日后就没有机会了！”

李元景喏喏地点点头，按他的理解，李元霸话里的没有机会，还以为是要去登州了，日后相聚的机会少了呢。

他可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那父皇会有倒下的一天。

“元霸，今日之事你不必放在心上，医学院新开，很多地方都需要改进，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日后总会好起来的！”

李世民倒是明白李元霸在忧心什么，不过这种事情不是简简单单就能解

决的，需要时间。

李元霸微微点头，道：“皇兄，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只是一时间过不去这个坎儿，等过段时间就好了！”

“嗯，你能这样想最好！”李世民点点头，道：“对了，你的人派出去了没有？要不要朕让李忠他们去安排？”

“不必！”

李元霸知道李世民是在说接李建成回长安之事，这件事情如果有李世民插手的话，保不齐又发生什么意外呢。

“那好，希望他不要让朕失望啊！”

李世民不在强求，而是丢下了这样一句话，就带着禁卫们匆匆而去。

李元景看着李世民似乎是含愤而去，不由得有些奇怪地问道：“四哥，皇兄这是……”

李元霸摇摇头，道：“等过段时间你就明白了！”

第七百九十八章到地方了

人都说时光如电，岁月如梭，还真是如此。... ≤ ，

接下来李元霸在长安的安排，就是去趟神武卫大营，去趟神机府，剩下的时间就是每天窝在府中和这位皇侄聊聊天，与那位皇弟叙叙旧。

半个月的时间，可以说是转瞬即逝。

这一日，李元霸正在自家府宅的酒窖中打酒的时候，忽有府上的兵士前来禀报，说赵三炮赵将军回来的。

这个消息惊得李元霸差点从酒窖里头跳出来，他几乎是脚不沾地的来到了中院书房中。

但见一袭黑色劲装，身材魁梧的赵三炮，身体笔直地戳在房门左侧，看那架势倒好像是在恭迎李元霸，而并非是在等候。

“三炮！”

没等赵三炮向李元霸行礼呢，李元霸就上前一步抓住了赵三炮的手臂，道：“事情办得如何了？”

赵三炮似乎没有料到李元霸会如此地心急，不过他也只是愣了一下就回过了神来，道：“王爷，末将幸不辱命，大公子已经被末将请回来了！”

大公子，李建成！

原来，当初李元霸和李世民说，派人去往琉球将李建成接回来之后，他就派了苏定方和赵三炮前往琉球接人。

派这两人前往也是经过李元霸深思熟虑的。

这一者嘛，两人全都是李元霸的心腹，什么事情交给这两人，他也放心。

这第二者嘛，就是在琉球列岛的时候，两人就已经知道了李建成还活着的事情，而且还和李建成麾下的那些文臣武将们混得很熟，他们俩要是去把李建成从琉球带出来的话，更加方便一些。

当然还有第三点，那就是李元霸并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毕竟这件事算起来也可以说是他们皇族内部的事。越少人知道越好。

“这……”听到李元霸的问话，赵三炮犹豫了一下。

李元霸这边都快急死了，道：“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别吞吞吐吐的！”

赵三炮看了李元霸一眼，继续说道：“王爷，大公子已经被末将安排在自己的宅子里了，是末将自作主张，还请王爷责罚！”

说到后来的时候，赵三炮直接跪在了李元霸身前。

“安排在你家了？”李元霸有些奇怪地看着赵三炮，道：“却是为何？”

赵三炮继续说道：“王爷。这次护送大公子回长安，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出长安城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可是在到了琉球将大公子接到登州之后，就好像是突然多了一双眼睛，在时时刻刻地盯着我们……”

说到这里的时候，赵三炮抬头看了李元霸一眼，道：

“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是天际卫的密谍，可是经过我们再三侦查之后。发现这些人精通暗杀之术，相比起天机卫来，潜行以及藏匿的手段更加厉害，也正是为了躲避这些人的追踪。我们才浪费了半个月的时间，才到达长安城中！”

“他们有没有对你们下杀手？”

听到赵三炮的讲述，李元霸很快把这些人定位到了杀手的位置，再联想到隶属于皇帝手下的影卫。李元霸心中已经有了计较。

“没有！”赵三炮摇摇头，道：“很奇怪，那些人的身手明显要强过天机卫。与咱们神武卫的普通兵士们相比，也不过是差上一线罢了，可是他们偏偏没对咱们动过手，只是一路潜行与跟踪……”

“哼，还算是金口玉言！”李元霸在心中嘀咕了一声，伸手扶起了赵三炮，道：“这都不是你的过错，你又何必自责呢？”

其实想想也是那么回事，尽管李世民口头上答应了李元霸不会杀李建成，可是李建成毕竟是当年之事的经历者，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人的话，恐怕也都会忍不住，把李建成这个威胁给杀了的。

而现在，李世民不过是派人追踪，并没有下杀手，就足见李世民的诚意了。

赵三炮顺着李元霸的托扶站起身来，道：“好在后来的时候，把他们给用

掉了，为了安全起见，末将不得不将大公子打扮成道士的模样，请到了末将的宅子里！”

“你做得很对！”

李元霸拍了拍赵三炮的肩膀，道：“你这样，持本王的调令，即刻前往神武卫大营中，点齐两百名老兄弟随你一道回府，去将大公子给接到本王的府上来！”

“诺！”赵三炮从李元霸的手中接过一枚黄金打造的牌子，扭头就走。

.....

再看武王府上呢？

在赵三炮走之后，王府就变得热闹了起来，全府上下可以说是全部出动，对王府来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大扫除。

按照李元霸的话来说，那就是怎么干净，怎么喜庆，怎么来！

王府门前，因为功勋而立的长戟被擦了又擦，武王府的牌匾下挂起了大红灯笼，大红色的喜字亦是贴上了那两扇硕大的府门。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那武王殿下又要娶亲了呢！

除此之外，今日王府的迎宾规格，也被开到了最高层次。

小门、侧门一律关闭，沉重的中门大开，那并排可以走两趟八马车辇的朱红色大门像极了宫门。

一溜十六名王府的亲卫，身着李元霸特制的“特警”作训服，腰杆挺得笔直，腰上别着短铊，双手背在后背，作训靴上的边缘还插着一把阴沉色泽的三菱军刺！

就这迎宾待遇，连他李世民都没有享受过！

哒哒哒！

就在王府上下全都焕然一新的时候，清脆的马蹄声从东市拐角处传了过来，两匹马车拉着一架并不算大的车辇缓缓前行。

在车辇之后，还跟着两百名全副武装的神武卫兵士，看起来像是护卫。

早就等在府门前的李元霸事翘首以盼，再看小思唐呢，踮着脚看着马车的方向，红润的小脸上写满了兴奋之色。

“吁……”

随着车夫那怪异地拉着长音的叫停声，马车应声而至，那马夫是个国字脸，穿着粗布麻衣的中年人，他看了看李元霸和李思唐，也不下车行礼，而是转身对马车内说道：

“大公子，咱们到地方了！”

第七百九十九章建成回长安

“你这车夫怎生如此无礼，见到我们武王殿下还不下车行礼？”

见这车夫竟然这么不知道礼数，李元霸还没说什么，倒是那几个负责守门的王府亲卫话了。

毕竟李元霸在他们心中可是神一样的存在，怎能容人如此轻辱？

那车夫横了说话的王府亲卫们一眼，没有说话，而是自顾自地将马车的车帘掀开。

“你”

亲卫们这个气啊，这个车夫到底是车夫啊还是大爷啊？

就在其中一名亲卫想要上前将那名车夫给拖下车辇的时候，与李元霸生得一模一样，只是苍老了很多，脸上带着异样白皙之色的李建成，从车帘之后走了出来。

那亲卫一下子就愣住了，因为这张面孔，他们可以说是熟悉至极，毕竟他们是王府的亲卫，对于自家的王爷怎么可能认错？

可是眼下的情况不成了，因为车辇上这位，实在是与站在他身边的这位，除了年纪看起来稍长了一些之外，没有什么两样。

傻子都知道这两人之间绝对有什么关系，否则的话，自家王爷也用不着如此费心费力地抬掇王府了！

“大哥”李元霸上前两步，往旁边一扒拉那名护卫，上前就要扶李建成下车辇。

李建成可没这么大的谱儿，对李元霸摆摆手，自己就跳下了马车。

“父亲！”

这个时候，一直站在府门前的李思唐，带着一阵香风跑向了李建成，直接钻进了他的怀里。

李建成宠溺地摸了摸小丫头的小脑袋瓜，道：“思唐，这段时间有没有给你四叔捣乱啊？”

“没有，思唐很乖的，不信您问四叔？”李思唐摇摇头，眼角带着晶莹的泪滴，但是俏脸上却满是欢心之色。

“思唐很乖。来了长安城之后，我们都挺喜欢她的！”李元霸笑着向府内引领着，“大哥，你这一路上舟车劳顿。还是赶紧进去休息一下吧”

李建成道：“你二哥那边不需要知会一声吗？”

李元霸脸上的表情微微一变，道：“大哥，你以为二哥会不知道你已经长安城了？”

李元霸可不相信影卫的人，没有将李建成来的消息传给他们的主子。

李建成愣了一下，旋即摇了摇头。道：“也是，以世民的性子还真是什么能够瞒他的。走吧，咱们先进府去，让我这个老头子看看你这府宅有多深！”

说到这里，李建成拉着李思唐，哈哈大笑着向王府里面走去。

王府前院，武顺领着小初一正等着迎接李建成这个大伯。

远远地瞧见人影晃动，武顺就拉着小初一往前迎了过去。

“大哥，这是你弟妹！”见武顺领着孩子走了过来，李元霸连忙介绍双方。“顺儿，叫大哥！”

“武顺见过大哥！”武顺盈盈向李建成行了一礼，俏脸含笑。

“至于这小子！”李元霸一把抄起了跟在武顺身边，挣扎着想要逃开的李初一，道：“这是你大侄子，叫初一”

李初一身着一身浅粉色的宽袖汉服，一双小手奋力往外推着李元霸，俊俏的小脸上带着明显的嫌弃之色。

“哦？这就是小初一吗？”李建成看着李元霸父子俩在那里你来我往地进行拉锯战，看着小家伙，那是一脸的喜爱之色。

“快叫大皇伯！”李元霸摀住了李初一不安分的小脑袋瓜。道：“不叫，头看我不打你屁股！”

“爹爹坏！”李初一口中嘟哝着，虽说仍旧是一脸的嫌弃之色，不过还是听话地向李建成恭敬行礼。口中道：“初一见过皇伯伯”

“哎，小家伙还真是可爱呢！”

虽说是第一次见李初一，可是李建成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自己这个小侄子，他往身上摸了摸，忽然从袍袖之中取出一枚玉制的长命锁。

但见李建成神色复杂地轻抚了一下长命锁的表面，道：“元霸。这是当初父皇特意命人给承宗打造的一枚长命锁，不过自从承宗早薨之后，这东西也就没了用处！我一直带在身边，今日就送与初一做见面礼吧！”

“这大哥，这实在是太贵重了，初一怎么能收呢？”李元霸闻听此言顿时一愣，随后就推辞开来。

他实在是没想到这枚看似普通的长命锁，竟然还有这样的来历，要知道李承宗可以说是他们老李家的长子长孙，刚出生的时候就李渊封为太原王，由这个封号就可以看出李承宗对李氏宗族的重要性了。

“不行，一定要收下！这枚长命锁不过是个小物件，放在我这里也没什么用，根本就不值什么，哪里来得贵重一说？”李建成脸色坚决地说道。

其实李建成自从离开长安甚至是离开大唐之后，手上就从来都没有缺过这些黄白之物，送人物品，动辄就是价值数万甚至数十万贯的东西。

但是对于那些当年从长安城中带走的东西，即便是一文钱，他都看得很重。

这次能够拿出当年的一枚长命锁来，可以说是弥足珍贵了！

看到李建成的态度如此坚决，李元霸当下也不好再推辞，只得点头将长命锁收下来。

而李建成更是高兴地，亲手将长命锁戴在了小初一的胸口。

结果刚才还一脸嫌弃地小家伙，这倒是高兴了起来，紧抓着有他手掌一半大的长命锁不放，甚至还放到嘴里头轻咬了几口，把挺好的一白玉长命锁上弄得全是他的口水。

看着小初一那顽皮可爱的劲头，李元霸等入全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也就是趁着李建成的高兴劲儿，李元霸把李建成领到了客厅中，将长安的一些情况简单得向李建成介绍了一遍。

其实对于长安城的情况，李建成知道的一点都不比李元霸少，只是琉球距离大唐较远，传递消息的时间稍长，对于长安城的近况，他了解得要少一

些。

当然了，李元霸思虑再三，还是隐瞒了李渊重病，命不久矣的事情。

他主要是担心李建成承受不了这个结果，所以他只是说李渊病了，至于是什么病，只是一句话带过。

李建成也没有深究，毕竟当年那件事生的时候，他的父亲都挺了过来，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打倒李渊这个铁铮铮的汉子。◆地一下云来.阁即可获得观.◆

第八百章见面难

翌日，一大清早的李元霸就命人叫了车夫，向着皇宫的方向而去。算你小子说得有理！”李世民无奈地摇摇头，道：“他到底是回来了！他在你府上？”

“是！”李元霸老实回道。

“你小子也真够可以的，就这么让他大摇大摆地回了长安城，这要是走漏了消息的话……”

李世民一看李元霸的样子就来气。虽说后面的话他没有说出来，但如果李建成还活着的消息真得走漏的话，那结局注定是悲惨的。

而当他接到影卫禀报的消息的时候，就知道人已经被李元霸那个名叫赵三炮的手下给藏起来了，怒火中烧的他。差点把那个禀报消息的影卫给砍了脑袋。

“不会！”李元霸摇摇头，道：“三炮做事很谨慎，这次回长安，他还特意为大哥改换了妆容，否则的话，影卫的人怎么会跟丢了呢？”

李世民闻言沉默了下来，左手轻抚着长须，一脸的沉思之色。

过了好一会儿，李世民忽然长叹一声，道：“元霸。可否将他带来宫中，见朕？”

“这……”

听到李世民的话，李元霸倒是变得沉默了下来，说真地，自从数月之前见了李建成之后，李元霸还真就没和李建成商讨过这个问题。

按照他的理解，当年的事情他们两人全都是事主儿，而且究其结果来看，两人之中李世民为帝，李建成为寇。不见终归要比见易。

见李元霸不说话，李世民心里头这个别扭啊。

心里头思量了半晌的李元霸，见李世民脸上闪过难看的神色，便说道：

“皇兄。其实你也不用如此为难的。毕竟当年的大唐朝太子，现在却流落海外，虽说他依旧权势滔天，但是却远离亲人和家乡。眼下，大哥能够回长安来，已经实属不易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摇了摇头，道：“再加上大哥一向要强，若是看到你的话……”

“好吧，既然他不愿见朕，那朕也不勉强他！父皇剩下的时日不多了，不能再让父皇留有什么遗憾了！”李世民再次长叹了一口气，说道。

原本在接到李建成没有死的消息的时候，说实话，李世民着着实是有了一瞬间的恐惧，那种恐惧让他一度想要即刻动用所有的力量前往琉球，将李建成给砍了脑袋。

甚至在经过李元霸的一番劝说之后，他仍旧不想放过李建成。

可是眼下李建成回到长安了，他却是硬不起心肠来了。

对于现在的李建成，李世民只是单纯地把他看作自己的大哥，而且还是当年那个爱护他们的亲大哥。

“那皇兄，何时安排大哥去见父皇？”李元霸询问道。

“明日吧！”李世民看着大殿外头，喃喃地说道：“再拖下去的话，父皇可就撑不住了……”

……

申时，武王府中院。

李建成正坐在院子中地摇椅上，看着李思唐带着小初一在玩，忽见李元霸龙行虎步地走了进来。

“元霸，你回来了！”李建成淡笑了起来，顺势将身上的毯子拿到了一边。

“四叔！”

看到李元霸，李思唐飞一般地奔了过去，反倒是李初一，撇了撇嘴，摇摇晃晃地跑向了坐在躺椅上的李建成，伸出一双小胳膊向李建成求抱抱。

李元霸看到这一幕，不由得抬手摸了摸鼻子，心说：“这他娘地谁是他亲爹啊？”

“大哥，你别老惯着他！”

李元霸牵着李思唐的小手来到李建成跟前，一边对李建成说着，一边对

李初一一瞪眼，道：“臭小子，再给你爹我甩脸子，信不信老子把你丢给你三炮叔叔他们？”

苏定方、赵三炮他们这帮神武卫的老兄弟们，对于李初一这位小王爷，那也是喜爱得紧。

只是赵三炮他们全都是军旅之人，哪里有那么细的心？

有一次李元霸带着初一去了一趟神武卫大营，结果神武卫兵士们那狂野的训练方式，可把李初一给吓坏了。

之后的时间里，李初一说什么也不去神武卫大营了。

以至于后来看到赵三炮他们的时候，小家伙都躲着走，过了足足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才缓过神来。

所以现在一听自家老爹说要把他丢给赵三炮，当时就变得眼泪汪汪地。

第八百零一章回廊前的琐事

李建成抄手把李初一抱到了大腿上，摸了摸小家伙红润的脸颊，笑道：“咱们初一年纪还小呢，尚是顽皮的时候，何必和他一个孩子计较呢？”

“那可不一样，看看咱们思唐多听话啊？”李元霸摇摇头，道：“如果那臭小子有思唐一半乖巧的话，我就知足了！”

李思唐很配合地给了众人一个甜甜的笑容，和小初一脸上的嫌弃之色成了鲜明的对比。要看

李思唐毕竟是自家闺女，听到别人夸奖她，这心中自然是高兴的，他笑着说道：“元霸，你再夸就把思唐夸到天上去了，还是说说这次你进宫的成效吧！”

李元霸闻言笑了起来，道：“皇兄已经答应了，只是”

“只是什么？”李建成皱着眉头问道。

李元霸道：“只是皇兄想要见一见你，让我给推了！”

李建成沉默了一下，道：“世民怎么突然和你说这个？”

李元霸道：“或许是皇兄只是想要见见你，你不要想那么多！”

“嗯，什么时候动身去见父皇？”李建成突然叹了口气，道：“这么多年了，不知道父皇还认不认得出我了”

翌日，一直卧床不起的李渊，竟然难得地精神头充足了起来，一大清早地就吩咐李英格把他弄到了李元霸前几日送来的轮椅上，推到了大殿之外。

看着天上那散着光和热的太阳，李渊因为半月不见阳光而变得苍白了许多的脸上，突然出现了淡淡的笑容。

“英格，什么时辰了？”在树荫下呼吸了好一会的新鲜空气，李渊突然张口问道。

伺候在李渊身边的李英格看了看树影，马上道：“陛下，已是辰时三刻了，要不奴婢先推您进去坐会？”

李英格也怕李渊在外面着个什么的，毕竟以李渊现在的身体状况而言，若是真出个意外的话。指不定就驾崩了。

等到那时候，他们这些随身伺候的奴婢们，还不全都被暴怒的李元霸给撕了吧了？

“不必！”李渊摇摇头，道：“都多长时间没有出屋子了。难得朕今日精神头十足，趁着德儿他们都不在，还不让朕好好在外面转转？”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渊一指宽阔的宫苑，道：“来。推朕出去转转！”

“诺！”

李英格只不过是一个宦官，他可不敢忤逆李渊，只能老老实实在地推起了轮椅。

而与此同时，在通向李渊所住的宫寝兴庆殿的甬道中，一队为数在十人左右的神武卫兵卒护送着一架马车，正匆匆前行。

马车中，坐着李元霸父子和李建成父女俩。

“元霸，父皇就一直住在大安宫中吗？”李建成撩起了一点车帘，透过车窗看了个明白。

李元霸正逗弄着怀中的李初一，听到李建成的话后停下了手中的动作。道：

“大哥，父皇自从让位给皇兄之后，开始几年的时候还是住在太极宫的。只是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在贞观三年四月份的时候，突然从太极宫中迁往了大安宫中，之后就一直生活到现在了！”

“世民还真是有心机啊！”李建成摇摇头，道：“父皇这些年里有没有受过什么委屈？”

李元霸晃了晃脑袋，道：“没有！这宫里头有专门伺候父皇的宦官、侍女、厨娘那些皇妃们也全都搬到了大安宫中，皇兄对父皇那儿是有求必应。当然了，只有一点皇兄没有答应。那就是随便出入大安宫。”

“这是软禁！”

李建成咬了咬牙，在李思唐轻轻握住李建成的大手之后，他才放松道：“算了，只要父皇自己活得轻松就好了！”

李元霸摸了摸自家儿子的小脑袋瓜。没有说话。

马车就在沉寂中疾前行。

过了大概有一刻钟左右的时间，马车停在了兴庆殿之外的廊前。

百十名负责守卫这里的黑甲禁卫，手中持着寒光闪闪的长矛，挡在了李元霸他们身前。

可巧了，这百十名黑甲禁卫全都是最新招录过来的，今日才刚刚接下了守卫兴庆殿的命令。所以并不认识李元霸的马车以及赵三炮他们这些神武卫的兵将们。

走在最前面的是赵三炮，眼瞅着那百名黑甲禁卫竟然敢向他动刀子，顿时怒了，大喝道：“瞎了你们的狗眼，王爷的辇架你们也敢拦？”

“尔等可知道这里是何地？”被赵三炮给骂了一顿，百十人中似乎是领头的那个家伙站了出来，颇为硬气地说道：“我看瞎了狗眼的是你！你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岂是你们能够擅闯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大手猛然一挥，道：“来人啊，把他们全都给本将抓起来！”

“是！”

那些黑甲兵士们应了一声，提着长枪就要对赵三炮他们动手。

嘿，这帮子愣头青，还真敢动手啊！

一众神武卫的兵士们这个气啊，也用不着赵三炮下命令，拢共十名神武卫的兵士们，身形如电地冲进了对面的黑甲禁卫中。

这一下子可是乐子大了！

就像是狼入羊群一样，这帮刚刚招录的禁卫小家伙们，哪里是赵三炮他们这些以一当十的神武卫兵士的对手，一顿‘噼里啪啦、乒乒乓乓’的响声过去，这帮黑甲禁卫们就全都躺在了地上，痛苦地哀声惨叫了起来。

躺在地上的这些家伙们也不敢相信，他们可是负责皇宫安全的禁卫，代表的是皇帝的脸面。

竟然真得有人胆敢在皇宫之中动手打他们，岂不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何事如此吵闹？”李元霸从马车中钻出了脑袋，看着外面躺满地的黑甲禁卫，不由得微微一怔，对赵三炮说道：“三炮，你们在搞什么？”

赵三炮拍了拍手掌，道：“这些家伙拦了王爷的马车，而且还出言不逊，想要将咱们全都给抓了。末将气不过，就叫兄弟们好好教训了一下他们！”

“嗯？”李元霸闻言眉头耸起，扭头看了看地上的那般家伙，现全都是些生面孔，顿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咻！”

随手从手中掏出了一块金牌，李元霸将它丢给了地上的那名禁卫百夫长，道：“拿着这东西去找你们的将军复命！”◆地一下云来.阁即可获得观.◆

第八百零二章宫院小事

原本还想放两句狠话的禁卫百夫长，看到丢在自己身上的金牌楞了一下，也就在他们愣神的时候，李元霸已经从马车里面抱出了李初一和李思唐。

当然了，李建成也下了马车。

毕竟这已经要进兴庆殿的宫院了，他们如果还坐在马车上的话，岂不是对李渊太不尊敬了？

“这里生了何事？”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听起来颇为严厉的声音响了起来，却见李渊的亲卫队长马孙，带着一队精悍的兵士走了过来。

这马孙生得浓眉大眼、人高马大的，走起路来自有一副龙行虎步的威势。

那些躺在地上的黑甲禁军们看到马孙带着一队兵士们走了过来，顿时来了精神，大叫道：

“将军，这些人擅闯太上皇陛下的寝宫，而且还蛮横无礼地将咱们的人给打了！”

“是啊，将军！您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

因为离得稍远，所以马孙也没有看清楚堵在宫院门前的人是谁，听到禁卫们的惨叫声，顿时就怒了，大吼道：

“何人，胆敢在太上皇陛下寝宫前闹市，难道就不怕被诛灭九族吗？”

赵三炮曾经帮马孙训练过手底下的兵卒，所以和马孙混得是烂熟无比，听到他的话后，不由得翻了个白眼，道：“老马，你这是抽的什么风？”

“赵，赵三哥！”

对于赵三炮的声音，马孙很熟悉，所以当他靠近了一些看到赵三炮的时候，声音中带着疑异之色。

因为这次到长安城中，李元霸还从没带着赵三炮进过宫，也就是说这俩人大概有多年的时间没见了。

此刻见到赵三炮，马孙自然是又惊又喜了！

还没等他上前与赵三炮叙旧呢，就看到了站在了赵三炮后头的李元霸和李建成，下巴都快掉下来了：“王，王爷？两位王爷？”

这他是彻底蒙了。怎么有两位王爷啊？

马孙带着兵士们来到李元霸身前，眼睛一瞪，细细辨认了一下，这才说道：“末将马孙。见过武王殿下！”

不辨认不成啊，总不能平白无故地多出一位王爷来吧？

在打量了一下那位生得与武王一模一样，只是年纪看起来要稍长一些的人之后，他才总算是明白过来。

哦，感情这位知识与武王殿下长得很像。并不是武王！

“嗯，免礼吧！”李元霸摆摆手，示意马孙免礼，随后也不搭理他，带着李建成径直进了兴庆殿的宫院，

见赵三炮落后李元霸他们几步，马孙连忙上前一步拉住了他，问道：“三哥，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位与王爷生得一模一样啊？”

赵三炮摇了摇头。道：“这些事我不好说，你还是去问太上皇吧！对了，你把地上的这些家伙们给解决一下！”

说完赵三炮也不理他，直接追上了李元霸。

“这什么情况？以前三个也没有这样敷衍过我啊？”

被赵三炮一句话给挡了来的马孙，心里头有气，就把这些邪火泄到了这些兵士们的身上：“你们这群废物，怎么连武王殿下的辇驾都敢拦？嫌自己命活得不够长吗？”

“什么？武，武王殿下？”

“可是，可是也没人告诉过我们，武王殿下会来这里啊？”

马孙的一句话。就像是响在这些兵士们耳畔的炸雷一样，一下子把他们给炸懵了！

“对，对了，我既得方才他丢给我一个金牌子！”

此刻。那名黑甲禁卫的头头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匆匆自身上翻出了一个小金牌子，就见金牌子的正面，刻着一个龙飞凤舞的“武”字，而在金牌的背面，却有一个个古篆“唐”！

而且看纹饰。那可是皇宫里头的物件！

要知道，这年头的唐朝可是不兴皇帝赏赐给臣子什么身份名牌的，能够得到这玩意的，全都是地位高高在上的主儿。

这位，还真是武王殿下！

“哼！”马孙冷哼了一声，道：“去禁卫营中一人领三十鞭子，让你们好好长长记性！”

“诺！”

这些还在嘶声哀嚎的黑甲禁卫们，听到马孙的话后脸上的表情更苦了，三十鞭子可不是那么好挨的。

“英格，算算时间，元霸他们每日都是这个点来吧？”

李英格正推着李渊在庭院里头转悠，在走到一座小桥上的时候，却是忽然想到了李元霸，急忙扭过头来询问李英格。

李英格愣了一下，看了看天上的日头，道：“陛下，这个时间还早吧？王爷应该来不了呢！”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英格突然咧嘴笑了笑，道：“陛下，自从武王殿下醒过来后，您的脸上也多了很多笑容呢！”

李英格跟在李渊身边都有三十多年了，像他这样伺候太上皇这么多年了，自然明白有些话能说，有些话不能说了。

李渊听到李英格的话，脸上也不自觉地出现了笑容，道：“你呀，跟了朕这么多年了，难道还不懂朕的心思？在朕的这些儿子、女儿里面，朕最在意的还是建成他们几个。在朕知道除了老二竟然还活着一个的时候，你可知道朕的心里有多高兴？”

李英格此刻只是静静地听着，并没有说话。

这么多年了，他一直扮演的就是一个忠实的听众，在倾听着李渊那断断续续的叹息。

“老二当年之事是做地太绝了，可是”李渊摇了摇头，道：“算了，四个儿子活了三个，朕活了这么大岁数了，也知足了！”

李英格可听不懂李渊话里的意思，怎么就四个儿子活下来三个？这数儿好像有些不对吧？

“父皇，我不是一早就和您说过，除了在大殿里面转转，绝对不能出大殿吗？您这身子骨怎么还能出来溜达啊？李英格，你是怎么办事的？真是胡闹！”

就在李渊正瞧着小桥下头儿的水流怔怔出神的时候，李元霸那满带着怒火的声音传了过来。

“这臭小子，朕就说了，他肯定不会叫朕在外面瞎转悠的！德儿啊”◆地一下云来.阁即可获得观.◆

第八百零三章事关重大，秘密格杀！

李渊这样说着就转过头来，可是当他看到站在李元霸身后那人，脸上那张几乎与李元霸一模一样的面容的时候，整个人如遭电击，彻底傻在了那里，就连脸上的笑容都僵住了。

紧接着，李渊的全身都开始哆嗦起来，他甚至奋力想要抬起双手撑在轮椅上站起来，可是不论他怎么使劲儿，都无法站起身来。

而后，李渊整个人就像是被抽去了全身的力气一般，身子一软就要从轮椅上滑下去。

幸好在李渊的身边还有李英格和几个小太监，一见李渊的异状，立刻上前扶住了他。

而李渊虽说并没有从轮椅上滑下去，但是却双眼发直，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忽然扭过脑袋看着李英格，那怒目而瞪的眼睛，自有一股威势。

还真是虎老雄风在！

“建成……英格，告诉朕，那人是不是建成？”李渊虎目圆瞪，似是很确定但同时又充满了不敢置信。

李英格式认识李建成的，可以说李建成四兄弟是他看着长大的，所以面对这名苍老的中年人，李英格亦是有一种极其强烈的熟悉感。

只是当年英姿勃发的青年，而今已经是半鬓斑白的中年了。

“此……此人难道真是太子殿下不成？”

李英格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渐行渐近的李建成，同时心中也在暗暗地于当年的印象进行比对：

“可是……可是这不可能啊，太子殿下在当年就已经死在玄武门之变中了，他绝对不可能是太子殿下啊！”

尽管心中很是肯定，可李英格并没有如此回答李渊，而是很谨慎地回道：“陛下，岁说此人看起来很像是太子殿下。可是……”

说出这句违心地话，连李英格自己都摇了摇头。

可是他哪里知道，李渊早就知道自己的大儿子还没有死。而且还会在近

期回到长安城中。

只是而尽事到临头了，他还是有些不敢相信罢了！

李元霸似乎早就猜到李渊会是这种表现。可是当他扭头看向李建成的时候，却发现李建成这个一向心高气傲、铁铮铮的汉子，此刻已然是虎目含泪，全身抖动如筛糠。

回头想一想也是，自从玄武门之变过后到现在，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这么长时间没能够看到自己的父亲，在自己的父亲身前尽孝。有些激动是难免的。

“大哥，你怎么了？”

李元霸知道这个时候需要一个中间人，否则的话，这父子俩八成得这样相互瞪视老长的时间。

或许是听到了李元霸的话，李建成在呆立了半晌之后，忽然间醒悟了过来，急匆匆地上前几步来到了小桥上，脸上带着极其愧疚的神色，“扑通”一声跪在李渊身前，同时口中说道：“儿臣建成。拜见父皇！”

虽说李建成是打定主意不想再用任何以皇字开头的字眼，可是这一切在见到李渊的一刹那，全都被他抛掉了。

毕竟。他是他的父皇，他是他的皇子！

父皇！

当李渊听到这个称呼从李建成的嘴里出现的时候，却是全身一震！

多少年了，除了午夜梦回之时，他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个熟悉的声音。

这么多年来，他何止一次、两次梦到自己的这个大儿子，梦到过这个一向大度、开朗、孝顺的儿子！

可是每一次醒来，却发现一切全都是虚幻的！

天可怜见，而今自己的大儿子就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面前。依稀的面容，熟悉的声音。一切都让他感觉似乎虚幻一般。

只见李渊奋力地伸出满是老人斑的大手，想要挪到李建成的脸上去。可是任由他如何努力，都不能够抬动自己的右手分毫。

李建成见此情景，顿时虎目含泪，跪着在地上快速地蹭上前几步，伸出手去抓住了李渊的右手，轻轻放在了自家那愈发衰老的面庞上。

可是李渊好像担心自己仍是在梦中，一用力就将眼前的梦境打破了，所以他焦急地想要将手给拔出来……

不过，手心中那淡淡的温暖感，让李渊明白这次并非是梦境，而是真的，他的大儿子是真得回来了！

“建成？”李渊的声音颤抖着，满脸激动地泪水横流，“真地是你吗，建成？”

“父皇，我是建成，我是建成啊！”

李建成看到父亲那激动无比的样子，只感觉胸口像是被人用重锤狠狠地捶了一下，胸闷、难受，眼眶里的泪水终于忍不住了，顺着脸庞滑落了下来。

“建成，建成，哈哈哈哈……”

得到李建成肯定的回答，李渊终于确定，眼前之人正是自己那大儿子，原本的大唐太子，李建成！

旁边的李思唐，看到自己的父亲与爷爷感情如此深厚，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直接哭成了泪人。

而此刻的李英格也明白了，当下之事牵扯到皇家内部，以及当年的一些旧事，如果一旦被外人知晓，或者暴露出去的话，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是动摇国体。

这可是大事，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

李英格匆匆走到宫院之前，对负责护卫李渊安全的马孙招了招手。

“李公公！”

尽管李渊现在并不是皇帝了，可他终究是太上皇，是李世民的父亲！

而他李英格，则是李渊面前的红人，马孙一丁点儿都不敢得罪。

“马将军，你速度安排人将方才宫院中的所有宫女、太监们全都抓起来，而后秘密格杀，一个不留！”

李英格那张老脸上满是杀机，他知道有些事情能知道，有些事情不能知道。

马孙愣了一下，道：“请问李公公可曾请示过太上皇？”

赵三炮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马孙身边，道：“马将军，按李公公说得做！这是王爷的意思！”

听到赵三炮对自己的称呼，马孙立刻知道事关重大，否则的话，赵三炮不会如此郑重其事地称呼他为马将军。

“是！”

马孙应了一声，率领兵士们强行将那些宫院当中的宫女、太监们全都给抓了起来。

第八百零四章洛阳公主？

“哇！”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就在李渊父子俩还在小桥上缅怀过去的时候，李初一却是大哭了起来，因为这小家伙实在是搞不清楚状况，新认的大伯伯，怎么就和一向最疼他的皇爷爷哭起来了呢？

等到李元霸伸手抱起哭个不停的李初一，一手拉着李思唐打算走到宫院门口暂避的时候，李渊父子俩此刻却是分开了来。

“建成啊，德儿开始告诉朕的时候，朕却是一度不曾相信，可是当他将你的一些告知朕的时候，朕才相信这是真的！”李渊的老脸上还带着泪痕，“而今，而今……”

说到后面的时候，李渊似乎又有要哭的劲头。

李建成从袖子中掏出锦帕，帮李渊擦掉了脸上的泪痕，道：“父皇，其实儿臣也没想过竟然还能够活着回长安城来！”

“元霸，你小子还真是胆大，父皇的病症已然到了如此地步，你竟然敢一直瞒着我！”

收起锦帕，李元霸扭头看着李元霸，脸上充斥着冷意。

李元霸脸上出现了尴尬的神色，道：“大哥，我这不是怕你担心吗？”

李建成摇摇头，道：“你呀！”

李元霸知道李建成此刻很生气，所以他也不敢再说什么，场面一下子冷了下来，只有小初一和小思唐低低的抽泣声。

“算了，建成，不要怪德儿，是朕不让他告诉你的！”

李渊看到李建成脸上的冷色，笑着摇了摇头，一边示意李元霸将自己的儿子抱到他身前来，一边说道：“朕已经活了这么大年纪了，苦也受了，福也享了，对于生死已经看开了！”

李建成和李元霸兄弟俩听到李渊的话，面面相觑，彼此脸上都出现了忧伤之色。

而李渊却是露出一个豁达无比的笑容。他低头看着坐在自己大腿上的小

初一，道：“朕已经过了伤心痛苦的年龄了，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建成，朕这一辈子就知足了！”

“思唐。过来！”

似乎是这个话题太过伤感了，李建成见李渊的情绪似乎有些低落，便对李思唐找了招手。

“父亲！”李思唐急匆匆地走了过来，小脸上还梨花带雨。

李建成把小家伙往李渊身前推了推，道：“父皇。这是儿臣的女儿，李思唐！”

“女儿？”

李渊看着面前这个大概十一二岁左右的小女孩，她身上穿着一件华美的宫装，可爱的小脑袋低垂在胸口，此刻她悄悄地抬起脑袋看了李渊一眼，却又马上低了下来。

“是啊，父皇！这是儿臣唯一的女儿！”李建成笑着摸了摸李思唐的小脑袋瓜，言语中带着些许的欣慰。

看得出来，李建成将所有的亲情都投到了李思唐的身上，小丫头得到了李建成所有的爱。

看到李思唐。李渊几乎是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可爱的小丫头，他难得亲昵地开口说道：“你是叫思唐吧？来，叫一声皇爷爷让朕听听？”

李思唐形似单纯，秉性善良，虽说第一次看到李渊，这心中难免有些忐忑，不过看到李渊脸上那充满慈祥的笑容的时候，顿时感觉心中充斥着一种莫名地暖意。

李思唐那还带着泪痕的俏脸上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她轻盈地跪在了地上，很是郑重地对李渊行礼道：“思唐见过皇爷爷。皇爷爷圣安！”

看到李思唐如此懂事，李渊大为高兴，这就要伸手出去想要将李思唐拉起来，不过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便赶紧道：“思唐，快快起来！”

李思唐站起身来，很懂事地走到李渊跟前，让他细细端详自己。

“李英格！”

过了好一会，李渊忽然高声吩咐了一声，站在宫苑门口的李英格立刻小

跑了过来。

李渊扭头看着他。说道：“传朕的旨意，命钦天监择一良辰吉日，册封思唐为洛阳公主！”

洛阳公主！

听到李渊的话，甭说是李英格了，就连李元霸和李建成都吓了一跳。

众所周知，洛阳可是大唐王朝的陪都，也就是说，整个大唐朝除了长安城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洛阳城了。

哪怕一位皇子或者公主再受宠，也没见李世民把长安的封号封赏给谁，同样的道理，洛阳作为陪都，也是断断不能被当成封号的。

李建成看了李元霸一言，上前一步，低沉地说道：“父皇！洛阳作为我大唐陪都，实在是太过重要了，万万不可封给思唐作封号！还请父皇收回成命！”

其实李建成这样说还是有另外一方面顾虑的，李思唐作为他大唐皇子的女儿，虽说被封公主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他李世民早就已经是死人了，这凭空蹦出来一个公主，让李世民如何向文武百官解释？

“哼！”

李渊冷哼了一声，道：“为何要收回成命？这都是老二欠你的，如果不是满朝文武都是他的人，朕甚至还想要把他这个皇帝给换掉！”

靠！

李元霸猛地翻起了白眼，这老头儿还真是敢想啊！

李建成也差点被吓尿了，这么多年了，老爹还真使性子一点都没变啊！

“父皇，依我看大哥这么说也有一定的道理！”

李元霸知道这个时候该他说话了，要不待会李渊指不定还要说出什么来呢，“洛阳太重要了，先不说以二哥的性子不会同意，退一步来说，就算是他同意了，魏黑子、长孙无忌他们也会跳出来反对的！”

“哼！我皇族内部之事，何时轮到他们指手画脚了？”李渊脸色骤然一冷，吐出了这么一句话。

“父皇，日后这长安城中是容不下大哥的，他总是要回琉球列岛的，我看不如这样，就封思唐做南洋公主好了，反正南洋还没有完全纳入我大唐的版图之内，文武百官也没办法乱嚼舌头根儿！”

李元低着脑袋想了半晌，这才点点头道：“如此，也罢！不过光赐封号还不行，金银珠宝一样都不能少。英格，你去知会皇帝一声！”

“奴婢领命！”

赶过来的李英格总算是轻舒了一口气，接了李渊的人物就匆匆向着宫院外走去。

第八百零五章拦路之人

从大兴宫中出来，已经是日上三竿了。

李建成父女俩并没有跟李元霸一起出来，就连李初一都被李渊给强行留了下来。

被扫地出门的李建成，只能带着赵三炮他们这些个兵卒们向着宫城外缓缓而去。

刚刚出了朱雀门，赵三炮正要护送着马车沿朱雀大街回王府，这个时候一个衣衫褴褛的身影却是拦在了马车前，

眼下正值巳时五刻，朱雀大街的街口上行人匆匆，这突然有人拦在一驾官老爷的马车前，自然让那些行人好奇止步了。

“何人无故拦车？”赵三炮骑着高头大马在头前引路，看到眼前这个穿着破衣烂衫的人，道：“你可知这车中所乘之人是谁？”

那拦在马车前的人，向着马车方向躬身一礼，道：“马车之上所乘的，乃是我大唐神勇武王殿下！”

听这人的声音，似乎还挺年轻的。

“你既然知道马车之中是谁，为何还有胆子拦下来？”这下赵三炮倒是有些好奇了，这年头，不怕死的人还真多啊。

那拦车之人抬起了头，还别说，别看他身上破破烂烂的，可脸上倒是干净得很，虽说张得有些普通了些，可是面容相当白皙。

他盯着赵三炮说道：“这位将军，我大唐的律法之中，似乎并没有‘当街拦车是为罪’这一条罪状吧？”

赵三炮楞了一下，仔细想了想还真是那么回事。

也就在这个时候，李元霸掀开车帘看了外面一眼，淡淡地说道：“三炮，绕过去！”

你拦马车拦就是了，可老子就是不鸟你！

“诸位路人且莫要阻路！”赵三炮应了一声。甩了甩马鞭，将在周围看热闹的人轰了轰。

相比起那胆大的年轻人，谁会吃饱了撑的没事去拦人家王爷的车？

很快。人群就让出了一条路来，赵三炮引领着马车再次走向了朱雀大街。

原本嘴角还挂着自信笑容的年轻人。表情一下子僵住了，似乎不敢相信，他就这么被人给晾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彻底无视了！

“玄策，这次可是老夫赢了啊！”就在这时候，一道令李元霸绝对想不到的身影，出现在了这拦路年轻人的身侧。

而跟在这身影之侧的竟然是杜荷，那位曾经得罪过李元霸。但是后来主动认错的杜家二公子！

那，这道身影的主人没有错了，当朝宰相杜如晦！

“夫子！”看到杜如晦，那名叫玄策的年轻人苦笑了一声，扯了扯身上破烂的衣服，道：“看来我这一身装扮是白白准备了！”

“嘿嘿，王师兄，昨日听说王爷今日会进宫去，你一大早就堵在了朱雀大门口，可惜人家王爷根本就不理你！”

杜荷嘿嘿笑了起来。道：“我之前就给你说过吧，你如果按照正常的拜访礼数去求见王爷也就是了，何必整这些花花肠子呢？”

嘿。姓王，叫玄策！

竟然是王玄策，那不就是历史上创造了“一人灭一国”传奇战绩的家伙吗？

说起王玄策来，尽管他并不像程咬金、魏征、房玄龄他们那么有名，但是这个人的事迹，只能用奇迹来形容了！

王玄策，洛阳人氏，唐朝著名的外交家。

唐初贞观十七年至龙朔元年间曾经三度出使印度，也就是天竺。

也就是这出使天竺的差事。让他卷入天竺的王位篡夺之事，而且还被当时篡位的天竺宰相阿罗那顺给抓进了大牢。

王玄策哪里是那么好欺负的。他伙同副使，冒险越狱逃到了吐蕃。随后向吐蕃借了几千的兵马，以宗主国的身份号令大唐周边的属国出兵，只不过

集结了上万的军队，竟然就敢去攻打阿罗那顺。

也是运气了，不知道是天竺的兵卒人心不齐，还是说王玄策率领的大军太过勇猛了，竟然灭了天竺恐怖的象兵，而且还从北天竺一路杀到了中天竺，最后还把篡位的天竺宰相阿罗那顺给活捉了。

东天竺王一见这架势不对劲儿，赶忙自己向大唐递交了降书，自愿成为了大唐的附属国，这才让王玄策放了他们一马。

就这样，天竺让他王玄策一个人给灭了！

当然了，这些都不过是李元霸未回大唐时候的事迹，现在王玄策还年轻，这“一人灭一国”的传奇战绩，他是别想要完成了。

“二郎，多嘴！”杜如晦回头瞪了杜荷一眼，这才对王玄策说道：“玄策，你就听老夫的，带着老夫的名帖去拜见武王殿下吧！”

“如此也没有别的办法了！”王玄策摊了摊手，脸上写满了无奈之色。

“王师兄你且放心好了，我会跟你一起去的！”杜荷见王玄策脸上似乎少了些自信，便自告奋勇地说道：“说起来，我也有些日子没见太子殿下了！一会我去找趟太子殿下，有我们俩跟着，你的事就好办多了！”

按照他的意思，就算是武王不看他老爹的面子，太子的面子总不能驳了吧？

“那愚兄就谢过二郎了！”王玄策明白杜荷的心意，不客气地领受了。

.....

且不说杜荷正窜掇李承乾去李元霸的府上做客，这边尚在路上的赵三炮，正在和李元霸聊方才拦路的王玄策。

“三炮，待会你走一趟天机卫，让天机卫的人好好查查方才那个年轻人！”李元霸撩起了车窗，把赵三炮给叫了过来。

赵三炮点点头，道：“王爷，您说方才那个年轻人是不是有预谋的？”

李元霸笑了笑，道：“如果不是预谋好的话，他能够早早地窝在那里，就等着咱们往回走？”

“可是.....”赵三炮想了想，道：“看那人的装扮，充其量也就是个穿地干净一点的流民啊？”

“流民？”李元霸咧咧嘴，道：“你说他如果是流民的话，能进得了长安城吗？”

所谓流民，其实就是由于天灾*，为了生存而被迫背井离乡，去往深山大林或者远走他乡，觅一栖生之地的百姓。

大唐对于流民的对策，一向都是发现并且抓到之后，遣送回原籍，也就是他们的家乡。

可是他们的家乡因为各种原因，已经不能让他们生存下去了，被遣送回原籍的后果，那就是活活饿死！

第八百零六章突然的拜访

武王府，李元霸前脚刚刚进门，后脚就有守门的亲卫前来禀报，说门外有程家小姐前来拜访。

“程家小姐？”李元霸愣了一下，脑海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程碧婷那英姿飒爽的身形来，“她来做什么？”

尽管心中有些奇怪，但是李元霸还是命兵士把她请了进来，同时也把武顺给叫了出来，他可不认为程碧婷是为了见他才来到府上拜访的。

“民女程碧婷见过武王殿下，见过王妃！”

程碧婷依旧穿着那一身淡粉色的胡服，一头秀发随意地束在脑后，上面用男士玉冠固定住，颇为英气。

“程小姐免礼吧！”李元霸淡淡地点点头，同时摆手示意侍女上茶，“程小姐今日怎么有空来本王这武王府啊？”

别看你是洛阳城‘百茶坊’的大掌柜的，也用不着老往我这府上跑吧？

程碧婷精致的脸上闪过一丝暗淡之色，不过很快就挂上了笑容，柔声道：“民女听说小王爷前两日身体稍有不妥，便从洛阳城中买了一些补身子的东西，给小王爷送了过来！”

“那真是谢谢程姐姐关心了！”

这边武顺听到程碧婷的话，却是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走到程碧婷身边的座位上坐了下来，道：“初一只是偶感风寒，吃了两副药就都好了！”

程碧婷轻轻拍了拍胸口，脸上带着一些不好意思地说道：“那就好，那就好！王妃，你是不知道，我一听前来送茶的处弼说小王爷身体不适，可把我给吓坏了。对了，王妃，小王爷在哪呢？”

看程碧婷的样子，倒像是真心关心小初一

李元霸原本还在琢磨，这程碧婷是如何知道小初一身体不是舒服的事情呢，现在才知道。感情是程处弼这个嘴巴大的臭小子把自家儿子给卖了。

“哦，一早初一就随王爷进宫去了，眼下应该是在太上皇陛下那里吧！”

武顺说完还不忘看了李元霸一眼，那意思很明显。当然是告诉李元

霸，她不会说出李建成的事情来的。

当然了，李建成之事足以动摇国本，她尽管是一个妇道人家，也知道有些事情能说。有些事情不能说。

李元霸暗暗点点头，知道武顺的心意。

在中院大厅里头待了一会，这两个女人在这，李元霸也插不上嘴，他干脆就直接离开了，随便她们怎么聊。

.....

两个女人在中院大厅里头聊天，李元霸很识趣地起身离开。

从早晨起来到现在他还没吃东西呢，刚好让他去厨房看看今天吃什么。

这才刚刚走到后院门口的时候，白福又跑了过来。

得，今个事儿还真多啊！

“何事？”站在后院门口。李元霸等了白福一会。

白福先是躬身向着李元霸行了一礼，这才说道：“王爷，太子殿下带着杜家二公子，还有一位白衣公子想要求见王爷！”

“承乾和杜荷怎么混到一起去了？”

李元霸嘀咕了一声，转念一想也是，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在贞观十七年的时候，杜荷就是因为卷入皇太子李承乾谋逆案才被处斩的。

由此看来，他们俩的关系原本就很好才对！

“行了，把他们三个叫到前院大堂里面吧。我去后厨让厨子多做一点吃的！”

说完，李元霸也不理白福，径直进了后院。

既然杜荷是李承乾的好基友，那就不是外人了。中午留他们一起用午膳吧。

.....

武王府前院，古拙大气的大厅里面，李承乾坐在右面上首的位置，在他

的身边摆放着精致的茶壶和盖碗，还有几样精致的点心、瓜果。

在下面坐着的杜荷以及王玄策身侧，同样是这一套摆设。

“太子殿下。您说王爷啥时候能出来见咱们？”杜荷有一口没一口地黏着盘子里头的兰花豆，道：“咱们都来了半柱香的时间了，王爷不会晾了咱们吧？”

李承乾饮了一口茶水，道：“瞎想什么？我四皇叔是那样的人吗？”

说到这里的时候，他斜瞥了杜荷一眼，道：“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别人去你府上找你，你小子竟然窝在卧房里睡了足足一个时辰才出来，真是……”

杜荷闻言嘿嘿一笑，摸了摸鼻子，道：“太子殿下，您还记着这事呢？我都快忘了！”

李承乾没好气地冷哼了一声，道：“哼，本太子一辈子都忘不了！”

“来，太子殿下，我以茶代酒向您请罪了！”杜荷哈哈一笑，端起面前的茶盏一饮而尽。

李承乾摇摇头，刚要说话，一道爽朗的声音传了进来：“哈哈，承乾，你小子怎么有空来四叔这了？”

李承乾等人全都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迎向了大门的方向。

李元霸背负着双手，大踏步地走了进来。

“侄儿（下官、草民）见过四皇叔（武王殿下）！”三人忙不迭地向李元霸行礼。

“都免礼吧！”李元霸大手一挥，知节拉着李承乾重新回到上首的位置上坐下来，看着李承乾，道：“说说，又有何事？”

李承乾笑了笑，指着坐在杜荷身边的王玄策，道：“四皇叔，您可认识此人？”

李元霸顺着李承乾的手指忘了过去，发现那是一名身穿白衣的年轻人，看起来最多也就二十七八岁，长得虽然普通了一些，但是却眸光深邃，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容，整个人充满了睿智。

忽然，李元霸眉头一皱，道：“你是在朱雀大街口拦住本王马车的人？”

虽说话语是疑问句，可是语气却是很肯定！

王玄策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一脸羞愧地向李元霸拱手赔罪：“正是下官！事急从权，还请王爷恕下官不敬之罪！”

“下官？”李元霸听到王玄策的自称，不由得感到有些奇怪。

尽管天机卫的办事效率很快，但是为了力求完美，他们会将要调查之人的所有资料调集清楚之后，才会上禀李元霸。

所以，李元霸到现在也不知道面前之人，就是前世的时候，曾经“一人灭一国”的“超级民族英雄”王玄策！

第八百零七章洛阳王玄策

“哈哈，四皇叔，还是让侄儿为您介绍他吧！”

看到李元霸脸上的惊讶之色，李承乾不由得哈哈大笑了起来。

其实李元霸哪里需要李承乾给他介绍，光是历史上有关王玄策的记载就有一大摞，可是真看到他的时候，才发现以他现在的身份地位来看，王玄策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罢了！

当然了，相比起同龄人来，面前这个相貌普通的年轻人还是极为出彩的。

面对自己这个大唐的武王殿下，王玄策仍旧能够不胆怯，而且眸光清澈坚定，就这架势就足以让李元霸高看他一眼。

“行了，用不着你来介绍！”李元霸对李承乾摆摆手，淡笑道：“王大人，之前为何无故拦住本王的车驾啊？而且还穿着如此的邋遢，而今这套衣着不会是杜二公子借予你的吧？”

王玄策听到李元霸的话，脸上的羞愧之色更浓了：“王爷明鉴！下官是误信传言，说见您一面太难了，便想了这么一个笨办法，可是没想到王爷还是没理下官……”

说到后面的时候，王玄策自己都脸红了。

“哈哈！”李元霸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王大人，你这也太夸张了！本王这府宅又不是皇宫内院，只要你说明来意，本王自会放你进来，怎会将你这堂堂的朝廷命官拒之门外呢？”

李元霸这么大地一说，王玄策更是羞愧地无地自容了。

“就是，我之前就和王师兄说过了，他就是不信，这不倒霉了吗？”杜荷坐在李元霸身边嘿嘿笑了起来。

“你小子少说两句吧！”李承乾瞪了杜荷一眼，道：“指不定又憋什么坏主意呢！”

李元霸笑着摇了摇头。看着王玄策道：“王大人，如果本王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出生于太原王氏吧？”

王玄策可不敢在李元霸跟前编瞎话。点头道：“回禀殿下，属下乃是洛阳人

氏。祖上的确出自太原王氏，不过家祖当年曾经与王氏高层的关系太差了，所以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多少联系！”

李元霸的神色变化都被王玄策看在眼里，特别是在问出这个问题的時候，眼睛中闪过一丝厉色。

对于王玄策的解释，李元霸并不在意，反正现在的大唐早就已经没有五姓七望了。即便王玄策是太原王氏的族人又能怎么样？

李元霸当下是哈哈大笑道：“本王就说嘛，若非王大人出身于世家大族，怎么可能如此不凡？对了，本王府上的长吏，现在的琉球刺史王浚，亦是出身于太原王氏，若是王大人日后有暇的话，可以去登州看看，相信王长吏定会好好招待王大人的！”

在李元霸率领神武卫大军将琉球彻底攻陷之后，就将原本效力在其麾下的官员、将领们全都派遣了出去。也算是论功行赏吧。

除了苏定方、刘仁轨那些实在是不愿意离开李元霸的人之外，就连一些普通的神武卫兵士们都被他给派了出去任职。

而在李元霸麾下的这些人中，王浚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再加上眼下琉球上的一切都是百废待兴，以王浚的能力自然可以独当一面，所以李元霸就上奏李世民，将他派往了琉球列岛，暂时做个刺史。

相比起王浚来，王玄策虽说年纪要稍长一些，但是他所差的是经验，甭管是处理政事还是参加战争的，各种经验都欠缺。

所以。李元霸才会让王玄策等有机会去一趟登州，拜访拜访王浚。想来看在自己的面子上，王浚也会悉心指点他的。

“谢王爷提点。细算起来的话，王长史还是下官的叔爷，若是日后有机会的话，下关定要去往登州拜望王长史！”

王玄策知道自己目前的身份地位，他不过是一个初得品级的小官，若是不远万里去投奔这位叔爷的话，先不说人家不一定鸟他，单单以王浚与太原王氏的关系，他不被打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不过现在却是不同了，有了李元霸的照拂还有引荐，他想要去登州拜访王浚的话，还真不是什么大事。

再看李承乾，见李元霸对王玄如此重视，还以为是看在他的面子上，所以也显得十格外的高兴。

“好了，还是说说正事吧！”李元霸见恭维地差不多了，索性就敞开天窗说亮话了，“你们俩特意跑来，依着本王来看，定是给那王大人撑腰的！有什么事赶紧说，本王已经让后厨准备好了饭菜，一会你们几个就都别走了，在本王这府上吃个便饭！”

“嘿，那感情好！”李承乾搓了搓手掌，道：“已经有段时间没在四叔府上用膳了吧？我还真是挺想那些厨子们的手艺的！”

“王爷，实不相瞒，这次我跟着王师兄前来就是来向您求官的！”

杜荷没有李承乾那么虚伪，从袖子中掏出了一张名帖，道：“王爷，这是我父亲笔写的名帖，您看看！”

一边这样说着，他还把手中的帖子给递了出去。

“武王殿下亲启：吾有一徒姓王名玄策，乃贞观七年举经明，现于长安县衙任司马一职，然其……下官杜如海敬上！”

杜如海这封信所要表达的意思，无非就是在说他的弟子王玄策如何如何有能力，在外交以及打仗方面的见解如何如何独到……总之一句话，就是想要把王玄策举荐到大唐派往波斯帝国的使团里面去。

毕竟波斯使团计划，牵扯到大唐吞并波斯的伟大蓝图，李元霸这边才刚刚开始组建，没想到就有人主动送上门来了，而且还是历史上创造奇迹的名人，李元霸自然是求之不得了。

当然了，尽管心中狂喜，可是李元霸脸上仍旧是不动声色，他淡淡地瞟了王玄策一眼，道：“王大人，你可知波斯使节团与我大唐的重要性？”

这次决定派遣波斯使节团的任务，是绝密，李元霸相信，就算王玄策是他杜如海的亲儿子，他也不会将这种事情告诉他的。

第八百零八章一年半可灭国

“若是下官没有猜错的话，此番使节团往波斯，并非是真心实意地帮助波斯亲王上位，而是为了把波斯整个给掌控在我大唐的手中！”

王玄策的脸上带着淡淡地自信，他继续说道：“虽说这个猜测有些骇人听闻，而且下官亦并不清楚王爷以及陛下的信心来自何方，可是下官相信，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您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来，不知道下官所言可对？”

李元霸还真是高看了他一眼，没想到王玄策能够想到这一点上来，真是出乎他的预料。

似乎并没有看到李元霸脸上的惊讶之色一样，王玄策继续说道：“王爷，若是您将下官派往使节团的话，下官敢在您面前立下军令状，若是条件足够的话，半年之内，说动波斯满朝文武至少八成的人，支持波斯亲王登顶波斯皇位！两年之内，有我大唐军队侧应，拿下整个波斯当不是难事！”

呦呵，这话说得实在是太大了！

尽管杜荷知道父亲这个徒弟很有能力，可是从没见过这家伙说这种大话，两年之内拿下整个波斯帝国，你做梦呢？

再看李承乾呢，这家伙手里头拿着半拉杏花糕，一个不注意就掉到了地上，大张的嘴巴说什么都合不拢了。

“如果本王要你一年半内完成呢？”李元霸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也不知道是出于信任还是出于什么，这句话很自然的就从李元霸嘴巴里头蹦出来了。

得，这回李承乾和杜荷的表情更夸张了，两年的时间灭亡一个版图只不过比大唐小上一些的大帝国，本来就已经是很难完成的任务了。

现在可倒好，李元霸竟然生生地往前挪了半年，这简直是要人命啊！

王玄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还以为李元霸是在讥讽他说大话呢，可是当他仔细观察到李元霸脸上并无丝毫的讽刺之色，这才很是郑重地说道：

“若是我大唐的所有资源尽归下官调用。一年半的时间也够用了！”

“王师兄，可莫要说大话啊！”杜荷这回是再也忍不住了，拉了身边的王玄策一把，扭头对李元霸干笑道：“王爷。方才王师兄所言全都是开玩笑的，您

可千万不要相信啊！”

说到这里的时候，杜荷还不断地向李承乾使眼色。

刚刚将下巴收回来的李承乾，看到杜荷的表情，也跟着一起说道：“是啊。四皇叔！我看王大人方才就是在和您开玩笑……”

“二郎，太子殿下，在下方才所言乃是实情！若是一年半的时间不能拿下波斯，王玄策愿自刎于长安城下！”

李承乾话都没有说完，就被王玄策给打断了，看来他对自己很有信心呐！

“你们俩是白忙活一场，人家王大人根本就不领你们俩的情！”

李元霸哈哈笑着看了李承乾和杜荷一眼，这才说道：“这样吧，王大人！本王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只要你能够说动使节团高层半数之人举荐你入使团。本王就让你做使节团的副使！”

“王爷莫不是在骗下官吧？”幸福来得太突然了，王玄策有些不敢相信。

“本王说话，一向都是一个唾沫一个钉，何时骗过你们？”李元霸故意板着一张脸，道：“你放心，只要你有能力，本王绝对不会让你埋没的！”

“如此，就请王爷给下官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后下官再来拜访！”

说到这里的时候，王玄策起身就要走。

李元霸却在这个时候拦住了他。道：“王大人且慢，本王早已让后厨准备好了午膳，你们难得来本王这里一次，用过午膳再走吧！”

“王爷！”王玄策道：“您这顿午膳就先留着吧。半月之后下官自会前来向王爷复命，到时候还请王爷重新赐下酒宴！”

狂，真是够狂的！

话音落地，王玄策也不管李承乾与杜荷，转身就向王府之外走去。

杜荷看了李承乾一眼，有心要追出去。却担心李元霸怪罪。

“行了，想要去就去吧！”李元霸无奈地说道：“承乾，你留下好了！”

“那，王爷……草民就先行告退了！”杜荷充满歉意地对李元霸行了一

礼，向着王玄策的背影追了过去。

“这小子毛毛躁躁的，还真是没有杜相的稳重啊！”看到杜荷那急匆匆的背影，李元霸不由得摇了摇头。

李承乾笑道：“四皇叔，您别看杜荷这个样子，能力还是有的，不像那个房家二公子房遗爱，空有一把子力气，却是一点才能都不看！”

“行了，你小子还不是一样？还有脸去说别人！”李元霸瞪了李承乾一眼，道：“阿拉伯帝国……哦，就是大食的事情处理得如何了？”

李承乾挠了挠脑袋，道：“四皇叔，阿拉伯那方的事情，我全都交给了手下的智囊团，他们的能力我还是相信的！”

“如此也好！”李元霸点点头，道：“不过这件事情你始终要跟进，如果出了什么事，那可都是大事！”

“这些我都晓得的！”李承乾点点头，道：“对了，四皇叔！我听说有老三还有老六这次也回来了，怎么我派人去他们府上请他们，府上的管家却告诉我他们都不在长安城中呢？”

之前李承乾跟着他老爹一起去秦岭猎场打猎了，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半个月之后了，所以他并不知道李恪两兄弟去哪里了！

“哦！”李元霸道：“他们俩啊，我安排他们俩去办一件大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扭头看着李承乾，道：“说起来，这事还和你有关呢！”

“啊？”李承乾愣了一下，道：“四皇叔，这里头怎么还有我的事？”

“废话！”李元霸翻了个白眼，道：“如果不是你把那个什么阿卜杜勒给抓回长安来的话，大食的人会派使者来咱们大唐吗？”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刻意顿了顿，道：“你方才还说自己在时刻关注着大食的动态，可知道大食二皇子西斯已经来了我大唐？”

“啊？”李承乾吓了一跳，“不对吧？我怎么没听手下智囊团说起过啊？”

第八百零九章大食使节团来袭

“哼！”

李元霸冷哼了一声，道：“让他们动动脑子，制订制订阴谋诡计的还可以，指望他们将去掌控大食的动态？真不知道你小子是怎么想的！”

“可是四皇叔，我总不能老盯着大食不放吧？”李承乾有些为难地说道：“说实话，我这手底下虽说有些人，可是如果把他们都派往大食的话，那我不就成光杆太子，手底下无可用人了？”

“得了，别给自己找借口了！”

李元霸横了李承乾一眼，继续说道：“大食帝国的使节团由二皇子西斯率领，目前也已经到了凤州，最多不过三五日的时间就到了长安，你这里竟然还一无所知，真是给本王与你父皇长脸啊！”

见李元霸的脸上带着些许冷色，当时就把李承乾给吓得够呛。

李元霸也没看李承乾的脸色如何，继续说道：“你不是想知道恪儿、愔儿去做什么了吗？告诉你，因为大食使团此次所来人员太多，原本用于接待的地方根本就住不下。他们俩，一个被我派去改建接待大食的居所，一个去替我们接待大食使节团了！”

“至于这么夸张吗？”

听到李元霸的话，李承乾不由得瞪大了眼睛：“咱们不至于不远万里地出去迎接他们吧？还有就是咱们大唐每个地方所建的接待外邦之人的地界儿都足够大，若是挤一挤的话，能安排不下？”

李元霸掰着手指头想了想，道：“此番大食使节团共计约有五千人，还有良驹万匹，牛羊无数……再加上现在已是夏季，病疫传染方面总是要注意的吧？还有就是原本咱们城中的接待处就乘不下这么多人，城外的几个地方也都稍显小了一些，不去重建的话怎么办？”

“五，五千人？”

李承乾吞了口唾沫，不可思议地说道：“这大食想要做什么？怎么来了这么多人。他们是想要来攻打长安城吗？”

“臭小子，想什么呢你？”

李元霸狠狠地赏了李承乾一记暴栗，道：“根据咱们大唐安插在大食的密谍回报，这五千余人里面。至少有三千名侍女、一千名各种身怀技艺的匠人，是大食送给咱们大唐的礼物；剩余的一千人，才是使节团的使节和随行的护卫！”

“与其送给咱们这么多的人，还不如换成金银珠宝、财帛金钱呢！”

李承乾嘴中嘀咕了两声，已经从初时的震惊中回过神来。“他们这是想要做什么呢？”

李元霸说道：“还不是担心咱们不把阿普杜勒送回去，这些人，还有一些个金银珠宝，就是他们送上来的赎金！”

“那可真是大手笔了！”李承乾摸了摸光洁的下巴，“不过，这也说不通啊？不是说那个什么五皇子阿普杜勒是个草包吗？就连大食的皇帝都不喜欢他，这一次怎么就大张旗鼓地，巴巴地来咱们大唐送赎金呢？”

“等你小子想明白了，人家大食的使节团早已经到了长安城了！”

李元霸还真是有些恨铁不长钢了，“告诉你吧。他们从咱们大唐攻击倭国以及周边岛国的过程中，发现了咱们大唐拥有强劲的火器。此次他们除了送赎金之外，更重要的是想要从咱们这里购买一些火器回国……”

“痴人说梦！”

李元霸话都没说完，就被李承乾给打断了，他就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着脚大吼道：“火器乃是咱们大唐的绝密，绝不能卖给那些番邦！”

“行了，行了，嚷给谁看呢？”李元霸有些好笑地看了李承乾一眼，道：“我又没说要把火器卖给他们！如果他们得了咱们的火器。到时候我们如何去攻打大食呢？”

“那您还好吃好喝地去招待他们，还吩咐六郎他们去城外扩建招待他们的地方，让三郎去接待他们，这摆明了示好的态度又怎么解释？”

李承乾还是有些不忿。既然不打算把火器卖给他们，那为什么还要上赶着去示好，难道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不成？

“当然要示好！”李元霸理所当然地说道：“我华夏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人家大食不远万里的派遣使节团来咱们大唐，咱们自然要好好招待一番！难不成让那些番邦笑话咱们大唐不懂礼数吗？”

“可是……”

在李承乾看来，大唐乃是高高在上的****上国。他大食又算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让大唐主动去示好。

“行了，没什么可是的！”李元霸从座位上站起身来，道：“时间上差不多了，后厨应该也准备好了，一起去用膳吧，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是，四皇叔！”

既然李元霸不愿意说，李承乾也不能去逼问，所以只能顺着李元霸的话往下走。

.....

距离长安城外不远处的一处小乡村，一大片建筑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地铺陈在这里。

在这一大片建筑的甬道，一些或是身着铠甲或是打扮得像是小贩一样的唐人，彼此巡逻和吆喝、叫卖，谁都不打扰谁。

看这情形，倒是颇有些长安城中东西市的架势，就是没有长安城人多而已。

在位于村落正中央的位置，有一栋比较大的屋舍。

李愔与几个身着官袍的人坐在这屋舍的正堂里，每个人的面前都平铺着一张地图，他们似乎是在开会。

“我诺大的一座长安城，这天下间最强大的东方帝都，若是连区区数千人的使节团都要分散安置的话，还不被这天下间的番邦、百姓们给笑话死？”

李愔阴沉着一张脸，刚刚长出来的胡子茬甚至都根根翘了起来。

“殿下，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李愔话音刚落，一名续着花白胡子的中年人就苦笑着说道：“咱们大唐并不是没有安置外邦使节团的地方，可那里一般都是用来安排番邦使节团高层人员的。相比起那些身份低下的使节团的人，可没有资格入住长安城中，所以只能安排在长安城外了！”

第八百一十章大唐最缺啥，人才呐！

“那怎么办？”李愔的脸色一直都没有缓过来，“难不成真让他们挤一挤？”

挤一挤？

开什么玩笑，那可就叫天下的百姓们笑死了！

“王爷，其实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只不过……只不过这法子似乎是有些不太妥当，所以下官也不敢妄言！”

就在李愔话音落地之后，一个略显苍老的声音响了起来，众人顺着说话的声音看了过去，发现说话的是一个看起来大概三十来岁的青年人。

“哦，方大人！”看到说话之人，李愔的眼睛不由得一亮，道：“有什么法子，不管妥不妥当的，你先说说看，咱们再商量也就是了！”

这青年名叫方唐镜，贞观四年举经明，眼下在工部供郎中之职，品阶乃是从五品上。

说实话，一个毫无背景的人，也不送礼、攀交情什么的，只是凭着自己的能力，熬过六年的时间竟然就坐到了从五品的工部郎中，足以说明这方唐镜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

“这主意是下官瞎琢磨出来的，也不知道妥不妥当。”

方唐镜仔细琢磨了琢磨措辞，把他的想法一说，顿时把在座的所有人，包括李愔在内都给吓了一跳。

“方唐镜，你疯了，那地方是咱们能够动的地方吗？”

“你不怕死，可别带上我们啊！”

方唐镜酒精琢磨了个什么法子，竟然把这些人吓得说了这种话。

感情方唐镜的法子，就是他们现在所在的这地方。

这一大片村落乃是李世民特意规划出来，为李元霸游猎歇息之所，这里虽说规模不大，可也绝对不小，丢个三五千人的进来，绝对能够轻松接纳。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一片村落建成之后，李元霸也只用过一次。平常的

时候一直都是闲置着，里边只是有一些留守人员而已。

“咱们这不是也没有办法吗？而且陛下给咱们的任务是务必接待好他们，总不能因为这事，让陛下治咱们一个办事不利之罪吧？”方唐镜是一脸的苦色。

这边礼部侍郎左山也插嘴道：“殿下。若是真能安排在这的话，对咱们也有一定的好处！到时候求陛下赐旨，安排一次狩猎，到时候向那些番邦蛮子好好展示一下咱们大唐的武力！”

“对对，左大人的想法正是我们想要说的！”

左山话音落地。在场的一众人眼睛都亮了起来，这想法好啊，不仅解决了那些人的住所问题，更是向外邦展示了大唐的强绝武力。

此举当真是一举两得！

得，众人商量了半天，也琢磨不成个办法来，五千人哪是那么好安排的！

“这样吧，这事本王会去向四皇叔请示的，如果四皇叔同意的话，那咱们就把这里稍稍休整一下。用作接待大食使节团之用。”

听着众人的讨论声，李愔事脑袋都大了， he 现在是懒得再想那些事了，与其在这里争论，还不如直接把这事丢给他四皇叔。

.....

在这一片村落中耗费了三天的时间，李愔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长安城中，结果还没来得及休息一下，就被武王府的亲卫拖到了李元霸跟前。

“愔儿，我听说你们打算把我用来游猎休息的地方给征用了，有没有这回事？”李元霸坐在前院的厅堂中。瞪眼看着李愔。

李愔低垂着个脑袋，就像是犯错的小学生一样，也不敢说话。

“怎么着？有胆子回长安城，怎么没胆子承认了？”李元霸盯着李愔看。表情淡然，看不出喜怒哀乐。

“四皇叔，我们这不也是没有办法了吗？”李愔憋了半晌，终于吐出了这么一句话。

李元霸再次盯着李愔看了半晌，突然哈哈笑道：“你小子，不过是一片居

所罢了。而且还是一年用不到几次的地方，给你们用了也就是了，你小子至于怕到这种程度吗？”

李元霸的放声大笑，可是把李愔给吓了一跳，不过当他听到李元霸后面的话后后却是轻舒了一口气。

“四皇叔，您可吓死我了！”李愔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道：“我还以为你要怒气勃发地把我扭送回皇宫呢！”

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李愔一眼，道：“你四叔我有那么小气吗？行了，既然你们实在是没有地方可扩建了，那一片村落就暂时让那些大食人住吧。不过我丑话可说到前头，等那些大食使节团的人来了，你们可别给我掉链子！”

“四皇叔，您就放心吧！”李愔胸脯拍得咚咚响，“这次绝对会让大食人怕咱们大唐一辈子！”

“信你，我就是猪！”李元霸翻了个白眼，还真是不相信这帮迷糊的小子。

.....

李元霸很是爽快地就答应了李愔的请求，而出乎这小子预料的，李世民竟然也降下了旨意，定于半月之后，展开一次春猎。

傻子都能看出来，在有一两日的时间大食的使节团就到了，李世民这一次分明是打算在大食人面前，展示一下大唐的武力！

当然了，提出这个法子的方唐镜也被李世民下诏，自从五品的工部郎中升任正四品的鸿胪寺少卿，而且还命他辅助吴王李恪，对大食使节团进行接待事宜。

也因此，李元霸还特意召见了方唐镜，叮嘱他要摸清楚大食人究竟想要通过谁购买大唐火器，同时摸清楚大食人的底牌云云.....

临走的时候，李元霸还送给了方唐镜一把精巧的仿真左轮短铳，当然了，子弹是一发都没有，就连里面的某些配件，李元霸都经过改装过了。

倒不是李元霸担心这东西泄漏出去，就算是被人偷走了，他也有信心，短铳无法被仿制出来！

他只是担心这东西太过危险了，一旦擦枪走火的话，那就不好了！

再说了，像这样的仿真左轮短铳，李元霸可是命神机府批量制造的，目

的就是为了用作珍藏、纪念之用！

也就是这小小的一样东西，可是把方唐镜给感动得够呛，同时在心里头发誓：士为知己者死！

李元霸如果知道，只不过是是一把在他看来是玩具的东西，竟然获得了一名人才的效忠，他还不得乐死？

毕竟当下的大唐最缺什么，人才啊！

第八百一十一章土豪版大食

贞观十年夏，五月初三。

洛州有谍报传来，大食使节团早就已经出了洛州，预计今日午时就能够到达长安城。

皇宫里面，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只是发生了一件突发事件，李世民提前把李元霸给召进了两仪殿。

“元霸，大食国内传来密保，此番不仅仅是二皇子西斯，除了大皇子弗朗西之外，三皇子吉尼斯，还有四皇子尼科，竟然全都藏在使节团里！”

李世民的脸上出现了浓浓的疑惑之色，“大食一共六位皇子，这一次竟然来了三个！”

“他们这是想要做什么？”李元霸的眉头皱了起来，“难不成是皇子叛国、出逃了？”

李世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毕竟大唐在大食的底子薄，就算是那些天机卫以及影卫的密谍都是最近两年的时间才安插进去的，想要了解到高层之事，还是很困难的。

“皇兄，你打算怎么做？”

李元霸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只能先听听李世民的打算了。

李世民似乎是早有准备，他说道：“既然大食的使节团只是把二皇子西斯推了出来领头，那想必其他的两个皇子都见不得光。既然如此，我们何不‘猎苑行轶’中增派一些人手？”

李元霸眉角一扬，道：“皇兄，你的意思是说把天机卫还有影卫的人安排进去？”

李世民点点头，道：“既然他们不敢露面，那咱们也用不着和他们客气！先让天机卫的人摸摸他们的底儿，而后再让影卫出手，把那俩皇子全都秘密地抓起来！”

抓起来！

“这……不会打草惊蛇吗？”李元霸还真是没想到李世民竟然这么狠。

“就算是打草惊蛇又怎么样？皇子不经过大食皇帝的同意，私自出国那可是重罪！抓了他们也是白抓。大食方面知不知道还是两说呢！”

李世民一脸的冷酷之色，眸子中尽是诡异的光芒，他稍稍沉吟了一下。这才继续说道：“此事，定要做得隐秘。断断不可让除你我之外的第三人知晓！”

“皇兄放心，臣弟晓得！”

李元霸应了一声，从两仪大殿出来就转身去了掖庭宫，进了天机卫与影卫的大本营。

.....

阴森森的掖庭宫，同样阴沉的还有天机卫与影卫大本营。

听到李元霸所带来的命令之后，天机卫的高层很快就选出了最精锐中的密谍们，他们一个个摸拳擦掌，眸光阴冷。跃跃欲试。

“本王今日召你们前来的原因，想必你们的主官已经提前告诉你们了！不过，本王这里还是要强调一点，那就是不论是什么时候，你们都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若是出了什么岔子的话，后果你们自己清楚！”

李元霸面容阴冷地看着站在他面前，或是做太监打扮，或是做侍女打扮的人，杀机四溢地说道：“记住。你们生是皇帝的人，死是皇帝的魂！”

“王爷请放心，奴在此立下军令状。若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

身为此次行动的领头又是执行人，天字零号密谍黄宗泽，单膝跪在李元霸面前低沉地喝道。

“誓死忠于陛下，誓死忠于大唐！”

这帮天机卫的密谍们，何时见过李元霸出现过这种表情，再加上自家的带头大哥都这么说话了，他们没理由不表一下忠心。

.....

一切是都安排好了，而那一片‘猎苑行辕’也被腾了出来。李恪和李愔这两兄弟带着上千人足足忙活了两天的时间，才总算是安排妥当了。

时间过得很快。一上午的时间就在李元霸的等待中匆匆而过。

在长安城外的十里长亭中，李元霸穿着一袭紫色官袍。率领李恪和李愔，鸿胪寺的一众官员，还有前来迎候使节团的三千名神武卫的兵将们，静静地等待着大食使团的到来。

为了展示大唐的大国风范，三千名神武卫的兵将，全都跨着精悍的战马，身上的黑色作训服一丝褶皱都不曾有，除了他们左腰间斜跨的马刀之外，每一位神武卫的兵士的后背还背着黑色的微冲。

那黑莹莹的弹夹插在腰间的弹夹袋中，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却威力无穷。

除此之外，那最前头的几名兵士也是被特意挑选出来的，他们身上并没有什么武器，但是在后背上却是各自背负着一杆猎猎招展的旌旗。

那旌旗之上描龙画凤，鲜红色的‘唐’字，迎风招展舒卷着，发出猎猎之声。

远远地，还没等大食使节团靠近呢，就听到远方的水泥官道上，早已经传来了杂乱的马蹄声以及脚步声。

慢慢地，使节团越来越近！

当以李元霸的眼力，终于看到大食使节团的华丽骑兵的时候，他差点咬掉了舌头！

“他娘的！四皇叔，这大食还真是有钱啊！”李愔瞪直了眼睛，看着前方那些大食骑兵们的装束，道：“您之前有一个词说得好，叫什么土豪来着……这大食就是土豪啊！”

“你笑，倒是挺会形容的！”李元霸看了李愔一眼，哈哈笑了起来。

远远地，瞧见那些走在大食使节团最前面的骑士们，先不说一个个长得人高马大的，就连身上的都是披金带银的，那亮银的铠甲，分明就是银子，手中的长剑柄上还镶着宝石！

这还只是那些普通的骑士，就连他们身下的马匹都披着华丽的铠甲！

他娘地，这哪里是来交付赎金或者谈买卖的，简直就是来大唐炫富的！

反正这年头炫富也不犯法，炫呗！

“四皇叔，这回说什么也要扒下他们一层皮来，绝对不能让他们白白将阿

普杜勒给带走！”

李恪这个一向视金钱如粪土的家伙也忍不住了，他狠狠地晃了晃脑袋，回过神来继续说道：“您看看他们的坐骑，和他们一比，咱们这边的马儿简直就是充满了野性美啊！”

“这臭小子到时会说词，穷就穷好了，还什么野性美，真是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啊！”

听到李恪的话，李元霸在心中腹诽了一句，舔了舔有些干裂的嘴唇，突然说道：“吩咐下去，让兄弟们鸣铙！”

第八百一十二章莫装那啥.....

“呜，鸣铙？”李恪吓了一跳，“四皇叔，您这是要做什么？”

李元霸冷笑着说道：“做什么？他们既然来咱们大唐当着咱爷们儿的面炫富，那咱们索性就炫实力，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看看！”

“好嘞！”

李恪这小子也是蔫坏，听到李元霸的话后顿时阴笑了几声，他伸手招过及名神武卫的兵士，在他们的耳朵边上轻声说了几句。

那几名神武卫的兵士们，在听到李恪的话之后，一个个地眼睛全都亮了起来，就好像是饿了好多天的恶狼一样，散发着幽幽地绿光。

“砰砰砰！”

过了没有盏茶的时间，当大食使节团将要走到十里长亭之前的时候，忽然一阵阵震天动地的铙声响了起来，紧接着就是浓地化不开的硝烟味道，伴随着白色的烟火之气，向着天穹之上袅袅升腾而去。

“陛下神武，大唐万胜！”

李恪这小子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主儿，见到这一幕的时候哪里还不知道李元霸的打算，顿时双唇一闭，猛地吸了一口凉气，大声吼叫了起来。

这一道横贯长空的怒吼，激起了在场所有神武卫兵卒身上的血气，他们将手中的微冲重新背到后背上，‘锵’地一声抽出了斜挎在腰间的雪亮横刀，朝天怒吼道：

“陛下神武，大唐万胜！大唐万胜！”

三千名龙精虎猛的神武卫兵士们，动作整齐划一，声音如同洪钟大吕一般，传出去数里之远。

一时间，声浪滔滔，狂野的威势浩大无比！

不论是那即将临前的大食骑兵们还是随行的大食匠人、侍女、使者.....全都被方才的铙响以及三千名神武卫兵将们的怒吼声给吓了一跳。

那些高大的大食健马。哪里受过这样的惊吓，一匹匹地全都变得惊惶了起来，或是仓皇乱蹿。或是撩起了蹄子四处踩踏，整个使节团都乱了起来。

那些倒霉的骑兵们。别看很土豪地穿金戴银，而且又镶宝石的，可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战力，在坐下的马匹受惊之后，除了个别及各有真才实学的，其他的一个个全都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

坐下的马匹一旦发狂，他们可真就倒了大霉。被甩下马的和被马匹给踩伤的，就算没有一半也得有个三四成了。

于是，两三百名大食的骑士们，抛掉了华丽的外表，撕掉了因为富得流油而高高在上的伪装，可怜地躺在地上哀声惨嚎着。

.....

嘿，这下子李元霸他们可算是舒坦了！

“哈哈，叫你们跟我们这儿装样子，活该你们倒霉！”李愔这小子简直坏到了骨子里，看到对面的大食使节团乱成了一锅粥。他第一个笑了起来。

“用四皇叔的话说，这一群人就是在装.逼！”李恪的脸上写着冷酷的笑容，李元霸的话他们倒是学了个全。

“行了。有功夫唧唧歪歪的，还是快去让兄弟们帮他们一把吧！”

李元霸这心里头也很解气，毕竟看着高富帅瞬间成了穷矮矬，这种视觉冲击还是很给力的！

不过人家是带着诚意来大唐的，他们给一个下马威也就算了，如果还不帮帮人家的话，那可就不厚道了。

再看神武卫的兵士们呢，虽说之前对于大食的骑兵们，眼中多少还有些对于金银的渴求。可是现在呢？

他们所有人的眼中，齐刷刷地都是轻蔑之色。因为这帮大食的骑兵全都是草包，这样的对手。神武卫的兵士们怕是能够以一挡三十甚是以一当百。

就在神武卫的兵士们眼中的轻蔑之色渐浓的时候，李愔带着李元霸的军令赶了过来。

“哒哒哒！”

得到李愔所通传的命令，三千名神武卫的兵将，立刻分出来五百名。他们催动着坐下的马匹，就像是一阵风一样钻进了大食使节团混乱的队伍中。

“咳咳……”

“杀两匹马，震震它们！”

“三哥，你们去那边！”

马嘶长鸣，吼声震天，两种不同的声音回荡在这十里长亭上空。

……

过了许久，方才被李元霸刻意引起的骚乱，已经被平定了下来。

不多时，这些未曾陷入混乱的大食骑兵们就分为了两部分，紧接着一驾驾华丽的马车顺着骑兵们分出的道路，缓缓而出。

李元霸胯下骑着小白，慢悠悠地带着李恪、李愔两兄弟走到最前面那一驾马车之前，倨傲地呵叫道：“本王乃是大唐武王李元霸，特奉天朝神圣陛下之命在此恭候大食使节团！尔等还不派人前去通禀？”

似乎是李元霸的话起了作用，最前面的一名大食骑士，调转马头就向着使团的后方跑去。

“真是给足了咱爷们儿薅他一身毛的节奏啊！”

瞅着对方那华丽的马车以及铠甲、佩剑，李元霸是越看越愤慨，这么多价值不菲的东西，与其给这帮子银样蜡枪头的样子货，不如全都薅过来，给大唐的兵士们换了军备。

这些富得流油的土豪们，不宰白不宰！

过了足足半炷香的时间，当李元霸等得有些不耐烦地时候，一队全都骑着雪白阿拉伯骏马的骑士们，簇拥着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

那年轻人看起来也就是二十三四岁的样子，身上穿着异常华丽的绸袍，头上带着一只黄金打造的王冠，那王冠上面镶满了宝石，特别是正中央那枚足有成人拇指粗细的绿宝石，看得李元霸都开始吞咽口水了。

再看这年轻人的模样，长得倒是相当英俊，金发碧眼，鼻梁高高挺起，自有一番异域的风姿。

李元霸盯着这哥们儿看了半晌，发现这货也和那些骑士们差不离，眼神缥缈，下半身虚浮，一看就是个被酒色掏空了身子的纨绔。

李元霸在心里头不断腹诽：“他娘地，这就是大食的二皇子西斯？是大食没人了吗？”

“您就是东方帝国伟大尊贵的天可汗的亲弟弟，神勇武王殿下吗？”

李元霸在观察人家，人家同样也在观察李元霸，在相互瞪视了好久之后，那位大食的二皇子，操着一口极其别扭的汉语，朝李元霸询问了起来。

好嘛，看来这家伙还学过汉语，只是这货是临时抱佛脚，话都有些说不利索，让李元霸拧着眉头琢磨了好几遍！

第八百一十三章满嘴跑火车

最后，还是李愔的耳朵好使，毕竟他之前一直都在开赌坊，赌坊里面什么三教九流、番邦异域的人都有，李愔的强悍耳力就是那时候锻炼出来的。

“四皇叔，他在问你是不是我父皇的兄弟！”李愔凑到李元霸耳朵边，低声翻译了起来。

“嗯？”李元霸闻言不由得一愣，心说：“不对吧！这洋鬼子吃饱了撑得，我问是不是你老爹的兄弟？而且字数也不对啊！”

“你小子把他刚才说的话，给我翻译一遍！”李元霸黑着一张脸，说道。

李愔搞不清楚状况，只能重复了一遍。

哦，感情这哥们儿是在确认身份啊！

弄清了这家伙的目的，李元霸恍然大悟，他清了清嗓子，说道：“正是本王！你便是大食国的二皇子，西斯殿下吗？”

正说到这里的时候，西斯一个漂亮的转身下了座下的马匹，随后来到李渊霸身前，恭敬地低头，单膝跪地，右手抚在了心口的位置，同时口中说道：

“阿拉伯帝国特团特使，帝国二王子西斯，见过尊贵的武王殿下，本……我仅代表我帝国皇帝，向您致以最崇高的问候！”

这回李元霸倒是勉强听清楚了，不过李愔这小子很有眼力劲儿，充当起了李元霸的临时翻译。

尼玛，还特么阿拉伯帝国，不过是一个刚刚开化，初步得到发展，只知道金银财宝的国家，竟然还有脸称什么帝国！

“哦！”听到西斯的话，李元霸翻了翻白眼，道：“二王子殿下啊，此番尔等不远万里之遙前来大唐，一路上风尘仆仆，想必早已是身心俱疲！我大唐皇帝陛下已经赐下了居所，还请殿下随本王去往居所休息一下，如何？”

“嗯。武王殿下，我听闻大唐最在意礼仪，我身为阿拉伯帝国使节团的特使，代表的乃是我阿拉伯帝国的国王。代表的乃是阿拉伯帝国！若是不前往觐见伟大的天可汗陛下的话，是不是太过失礼了？”

西斯王子并没有同意李元霸的建议，相反地，却是给了李元霸这样一个

解释。

“哦，西斯殿下却是有心了！”

听到西斯的话。李元霸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刻意表露出来的歉意，他说道：“我皇近日身体欠佳，已然在宫中休养了数日，怕是难以……”

“天可汗陛下竟然病了，那身为外邦特使，更应该前往觐见了，还请武王殿下上禀天可汗陛下，西斯此行尚带了一些医道之人，应该可以为陛下诊断一二！”

没等李元霸把话说完了，西斯就打断了他。甚至还得寸进尺地把自家带着的土郎中给推了出来，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李元霸没有搭理他，而是看了看那些身上依旧带伤的骑士，以及那些紧守着大食皇家训条，一丝不苟的使者团。

过了好一会，李元霸这才打着官腔说道：“西斯殿下，按照我们大唐的规矩，外邦使臣若是来我****觐见陛下的话，必须先到礼部演礼，等礼部的演礼结束之后。自会通知宫里，陛下就会安排时间召使臣入宫。而今西斯殿下未曾演礼就想觐见我****皇帝陛下，这可是不符合规制的！”

屁的演礼！

大唐幅员辽阔，臣服于大唐之下的番邦小国更是多不胜数。如果召见一个番邦使者或者下属官臣的话，就要到礼部演礼，那礼部的大小官员们还不得被烦死？

所以，在听到李元霸这长长地官腔之后，除了那些礼部以及鸿胪寺的官员们彼此相视无语之外，李恪和李愔两兄弟更是憋笑憋得肚子疼。

“原来还有如此一说。却是西斯猛浪了！”李元霸的一番忽悠，把个西斯整得晕乎乎地，还真信了他的话。

“西斯殿下你看，要不要先去居所中休息一下，之后自有礼部的人通知贵使团前往礼部演礼！”

李元霸脸上还带着笑，可是在李恪两兄弟看来，是怎么看怎么阴险，怎么看怎么猥琐。

“如此，西斯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西斯站起身来，似模似样地向李元霸行了一礼，说道。

听着面前这金发碧眼地家伙嘴里吐出汉语来，李元霸还真是有些别扭，索性就直接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把这帮大食使节团的人直往‘猎苑行轅’引。

.....

因为这帮大食的家伙们带的东西实在是多，甭管是牛羊还是马匹，再或者是真金白银、珠宝美玉.....

所以那一马车一马车的东西拉下来，直到一个半时辰之后才总算是到达了猎苑行轅。

至于西斯以及使节团的高层，则是没有被李元霸安排进义安坊，反正猎苑行轅地方多，就算是多住进一两千人都住得下。

猎苑行轅主堂，李元霸早就安排好了丰盛的接风盛宴。

一桌桌的美味佳肴，一坛坛的白酒摆满了整个宴会厅，更有漂亮的舞女和乐师从旁跳舞、奏乐。

那种视觉冲击，极其震撼，估计是个人就会流连忘返的！

“西斯殿下，不知道你对本王的安排还满意不满意？”

李元霸陪同西斯坐在最上首的位置上，作为无敌翻译的李恪，就凑在李元霸的身边，而李恪却是作为接待小姐.....不对，应该是‘男公关’，在方唐镜的陪同下，游走在各个大食使节团高层之间。

“呵呵，尊敬的武王殿下，大唐真乃是东方最强大的帝国，不仅仅是表现在这些外在的美食以及舞女们漂亮的舞姿上！更重要的是，您方才说这些烈酒，竟然全都是由粮食酿造而成，大唐的粮食竟然多到可以酿酒，当真是富饶无比啊！”

西斯的脸色红彤彤地，看起来已经带上来了一丝醉意，他闻了闻手中酒盅当中美酒的醇香味道，说道：

“我阿拉伯帝国，不过是用葡萄以及一些水果酿酒，那东西喝起来就和果汁一样，哪里有如此美酒来得烈性.....”

“西斯殿下谬赞了，不过是为了避免粮食放坏了而已，在我们大唐，寻常百姓之家都可以自行酿酒！呵呵，不过这酒终归是烈了一些，还请西斯王子慢用才是.....”

第八百一十四章旁敲侧击

这一通的吃吃喝喝，西斯早就已经陷入了美酒佳肴中，脑子开始迷迷糊糊，所以也方便了李元霸套话。

在坏小子李愔的配合下，除了那些极为重要的话题，一些个该说的，不该说的，李元霸也都给套了出来。

不过仅仅凭借这么点东西，李元霸可看不出他们此行地目的来，再加上此刻还有几个大食智囊团的人在西斯身侧，李元霸只能停止了旁敲侧击，执行继续灌酒策略。

到后来，这一坛坛的美酒下肚，西斯已经是找不到北了，和李愔以及李元霸勾肩搭背，称兄道弟起来。

还有不得不说得一点，那就是方唐镜还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不仅仅脑袋瓜子转得飞快，博识多闻，就连对外交际都相当强悍，李恪都要跟着他学。

这不才短短的一顿饭的时间，这家伙拉着李恪就同大食使节团的高层说笑成了一团，那气氛相当的融洽，就连赵三炮和李三多这几个神武卫的中郎将，都和几个大食使节团护卫队的护卫头领们，跟那儿称兄道弟的。

虽然说这大食和大唐不论是语言文化，还是文字文化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彼此之间推杯换盏，那一碗又一碗的美酒，那家伙就像是白水似得，灌进了这些家伙们的肚子。

这一场接风宴足足持续了三个时辰，跳舞的舞女和奏乐的乐师们都换了一茬又一茬，那位大食的西斯二王子，还他娘地一杯灌着一杯。

“西斯殿下，这酒你若是喜欢的话，明日本王会再差手下人多送一些过来，以免让西斯殿下断了口粮！”

李元霸这鸡贼的家伙，早早地就把杯中高浓度的白酒给换成了果汁，每次西斯敬酒，他只不过是轻轻地抿上一小口，所以当西斯醉醺醺地时候。李元霸却清醒地跟明镜似得。

“武，武王殿下……此，此话当真？那，那。那我可真……谢您了……”

听到李元霸竟然如此慷慨，原本还迷迷糊糊的西斯顿时来了精神，卷着舌头开始感谢起李元霸来。

“西斯殿下，此番你们前来朝拜我大唐皇帝陛下，恐怕不仅仅是为了赎回五皇子阿普杜勒殿下那么简单吧？”

借着西斯迷迷糊糊的状态。再加上此刻他身边也没了那些使团的智囊们，李元霸再次开始询问方才不能触及的话题。

“这个……武王，武王殿下，我，我和您说……您，您可千万不要告诉，告诉别人！”

嘿，这西斯也不知道是被李元霸的大方给吓到了，还是喝酒喝蒙圈了，竟然真得接下了李元霸的话茬。

就在李元霸还有些愣神的时候。这位来自大食的二王子殿下，吐出了一口浓郁的酒气，道：

“武，武王殿下……我，我此番前来大唐……除了，除了把我那亲，亲爱的弟弟赎，赎出来之外……还，还带着一个重，重要的任务！”

说到这里的时候。这货还似模似样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才说道：“我，我们希望……天，天可汗陛下。帮助我们杀，杀了我们亲爱的大哥……而后，对付，对付那些该死的……”

“杀了他们的大哥！”

听着李愔的翻译，李元霸的眼睛亮了起来，就早他还想要听听下面的话的时候。西斯这家伙竟然呼呼地睡着了！

尼玛，这就好比大夏天的时候去冰岛度假，却发现冰岛的冰都他娘地化了，于是整个人就懵圈了！

“西斯殿下、西斯殿下……”

李元霸尝试着摇晃了西斯几下，发现这家伙确实是撑不住酒劲儿睡了过去，这才狠狠地甩了那家伙左面脸颊一个大嘴巴子，见这货还是没动静，就说道：“他娘地，就这么点酒量还他娘地喝，到底是个样子货！”

“四皇叔，咱们现在怎么办？”李愔也和他四叔一样阴险狡诈，也没喝多少酒，所以到现在还清醒着。

“哼，怎么办？凉拌！”李元霸哼了一声，道：“叫手下人把这群醉鬼全都扶到房间里去，还好没几个耍酒疯的，要不然指不定得多乱腾呢！”

“好嘞，我现在就安排下去！”

李愔这小子马上懂了李元霸话里的意思，一把将西斯的手臂搭在自己的肩膀上，将他给架了起来。

.....

当晚，李元霸等人并没有急着回返长安城找内，而是就留在了猎苑行辕里。

在猎苑行辕一座看似很普通的屋舍中，有一片相当广阔的地下密室，此刻的地下密室中灯火通明，李元霸、李恪、李愔、方唐镜等此番负责接待的大唐一众高层，全都围坐在一张桌子旁。

那桌子上放着一些瓜果点心，可是即便它们再精致，在坐的众人都没有那个心思去享用。

“怎么样，这一下午的时间都有何收获？”李元霸看着在坐的一众人，声音中带着些许的低沉。

“.....”

众人沉默了一阵，赵三炮突然开口说道：“王爷，末将这里没有多少收获！不过听那个会说几句汉语的大食护卫队长说，眼下大食国内正在调兵遣将，各皇子势力以及属于他们母族的力量都是暗流涌动，具体的是要做什么，以他的身份地位还接触不到那些！”

“王爷，下官这里也是什么都没有得到！”方唐镜脸上出现了苦涩，“那些大食的使节们，一个个全都奸滑无比，往往是顾左右而言他，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说的话，就连咱们的翻译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实在是难以得到一些有用的情报！”

“王爷.....”

剩下的几个人，情况也差不多，反正都是套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

直到所有人都发完言了，一直都不曾说话的李愔，这才慢吞吞地说道：“四皇叔，我这里倒是有些有用的东西，只是在我看来似乎是不太可能啊！”

“嗯？”李元霸眉头一拧，看着李愔道：“你小子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李愔哈哈一笑道：“四皇叔，您忘了是谁把那死沉死沉的二王子送回房间的吗？”

李元霸眼睛一亮，道：“嘿，你小子倒是挺会抓机会的！说说，西斯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第八百一十五章王子殿下，再来一坛？

李元霸的话，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

李愔这家伙毕竟还年轻，看到众人的目光全都投向了自己，便有些洋洋得意了起来。

看到这侄子的表现，李元霸有些无奈地犯了个白眼，道：“你小子倒是快说啊？难不成非要等到老子火吗？”

“嘿嘿！”

李愔打了个哆嗦，抖着腿，一脸嘚瑟地说道：

“四皇叔，根据西斯自己所说，眼下大食国内的情况确实不稳定，老皇身体欠佳，随时有可能驾鹤西去，大王子野心勃勃，想要提早灭了老皇登位，其他王子们自然是一万个不同意了，于是就想要调集各自的力量与大王子抗衡”

“你等会！”一直在旁听的李恪打断了自家兄弟的话，道：“这西斯到底是大食的王子，像这等机密之事，他能够告诉你？”

李愔瞥了自己的亲哥哥一眼，道：“三哥，你办不到的事情，不一定我也做不到”

嘿，那一副小人得志的劲头，差点让李恪跳起来揍他。

“行了，你别跟着瞎掺合！”李元霸瞪了李恪一眼，道：“愔儿，你继续说！”

“目前大食国内暗潮涌动，各方面势力杂陈，国都之内各个皇子的势力彼此交错，尽管大的冲突没有，但是小冲突却是不断！”

李愔想了想，继续说道：“大王子占据了宫城，如果不是内围由其他几位皇子所掌控的护卫队守护的话，怕是大食皇帝早就已经被大王子给杀了一百次了！”

这大食的几个皇子之所以来咱们大唐，一方面是来避避风头，另一方面则是想要尽力说服咱们大唐的各位高层，好帮他们出言相谏皇帝，让皇帝出兵来帮他们清君侧？”

李元霸眯缝着眼睛，说道：“如此一来，却是上天注定咱们大唐要大横财

了！”

“王爷此言在理！”

赵三炮一向是最好战的那一位。听到李元霸的话后，他的眼睛登时亮了起来。

相比起李元霸和赵三炮，这地下密室中总算还是有清醒的人，就听李恪说到：

“可是。四皇叔，按照父皇之前与一众大臣们制定的计划来看，至少最近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里，不会轻易对外兵，毕竟大食距离大唐相隔不止千山万水。想让父皇下令兵数十万里之遥，这难度不下于那些诗人的登月梦！”

当初制定远征作战计划的时候，李元霸的意思是一步一个脚印，一个小国家一个小国家地推过去。

等到大唐赶到波斯以及大食之时，从大唐开始一直到大食，这广袤的土地，都将是属于大唐的。

现果一旦对大食出兵的话，就会违背初时的计划，这与李世民稳重性格极其不符。

“恪儿。你说得也在理，虽说在这件事情上想要劝服满朝的文武大臣以及皇帝上，尚有些许的难度，但也并非不可以，只是要看怎如何来操作罢了！”

李元霸摸了摸下巴，抬头看着众人，道：“不过有一点你们要记清楚了，那些倒霉的皇子们若是想要劝说我大唐出兵的话，第一个接触的肯定就是你们这帮负责接待的大唐官员”

“王爷请放心，未将断断不会做出背叛大唐之事！”

“下官誓死忠于大唐！”

李元霸的话都还没有说完。就被方唐镜他们这些鸿胪寺的高层们给打断了，一个二个地开始向他表忠心。

实际上呢，却是被李元霸的话给吓得够呛。

“行了，行了！”看到众人的表现。李元霸笑着摆了摆手，道：“你们看看你们，本王这里还没说什么呢，你们自己倒是先急上了！”

你妹啊，你说这话，别人能不急吗？这不是在变相地提醒他们不要叛国

吗？

见众人不再说话了。李元霸这才说道：“本王的意思是说，只要那些倒霉的大食王子们开始接触你们，甭管是送金银财帛还是美女宝石，你们给本王照单全收，收到得多，算你们自己的本事！”

这这算怎么回事啊？鼓励下属官员收受贿赂，这要是让皇帝陛下知道了，不会砍了他们的脑袋吧？

“那四皇叔，您不会告诉父皇吧？”

李愔最擅长收受贿赂这事，因为这事他就没少干，所以在听到李元霸的话后，脸上的兴奋之情简直是溢于言表。

“你以为那些王子们一旦开始活动的时候，皇兄他会不知道？”李元霸反问了起来。

“”

李愔看了自己的哥哥一眼，知道自己问了一个白痴问题，所以俩人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好了，本王这里还有一件事情要交给你们两兄弟”李元霸见两人的情绪似乎有些低落起来，便对李恪两兄弟招了招手，道：“来，且附耳过来”

一下午的一通吃吃喝喝，大食使节团的一众高层全都是一醉不醒，一直到了翌日酉时初刻，他们才陆续醒来。

而带着李元霸任务的李恪两兄弟，昨日根本就没离开猎苑行辕，而是寻了一个舒服的房间，呼呼大睡了起来。

第二日一大早的，这哥俩就守在了西斯的房间外头，却倒霉地守了溜溜的一天，让这哥俩心里头怨念横生，差点把西斯给骂死。

“哎呦，西斯王子，你总算是醒了，不知道这一晚上的休息，可曾将往日里的疲劳给洗尽了？”

等到西斯终于从房间里面爬出来的时候，李愔马上就迎了上去，就尽管嘴里说得客套，可是这心里头已经把西斯给枪毙一万遍了。

西斯晃了晃仍旧有些晕乎乎的脑袋，用他那特有的别扭汉语说道：“哦，尊敬的梁王殿下，您们大唐的酒实在是太烈了，别说这一路的疲劳被洗尽了，就连我这头疼症都治好了！”

“那可真是太好了！”

李愔心里头暗乐，表面上却是不动声色地说道：“西斯王子，眼下已经到了用晚膳的时间了，你看是不是随我先用过膳再说啊？”

◆地一下云来.阁即可获得观.◆

第八百一十六章奉旨受贿

一听用膳，西斯的脸都绿了，他承认，大唐的白酒是好东西，可是这昨日的酒还没醒过来呢，现在又要去喝，他还是算了吧！

有些慌张地摇了摇头，想了想就这么拒绝似乎有些不妥，西斯眼珠子一转道：“梁王殿下，昨日是大唐的盛情款待，小王已经是有些受宠若惊了，今日若还是由贵国来款待的话，小王这心中实在是过意不去！”

说到这里的时候，西斯话音一转，道：“要不然这样吧，今日就由小王来款待两位殿下，也让两位殿下感受一下我们阿拉伯帝国的风情！”

嘿，原本还想把西斯给拉到坑儿里去，没想到却被这家伙反客为主给坑了。

看来李元霸说得也不完全对，这个叫西斯的二王子还是有些小聪明的。

罢！”李愔点头表示同意，“反正我们唐人习惯在用膳之时谈事，既然西斯王子有此意，那本王自然不能让西斯王子失望了！”

屁的在用膳的时候谈事，华夏传统是“食不言，寝不语”，只不过到了李元霸这里就给彻底歪曲了，所以他教给自己那些大侄子们的，也是这个意思。

对于李愔的后半句话，西斯有些不懂，不过他也懒得理会了，只要能够逃脱大唐的烈酒，让他做什么愿意。

大食的宴会准备工作很快，不过短短的半个时辰的时间，不论是膳食还是歌舞就已经全都准备好了。

宴会地点还是选在昨日举行接风宴的大堂，就在西斯领着李恪兄弟俩赶到宴会地点的时候，还没进大门就听到了悦耳的音乐。

这并不是华夏传统的音乐，而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管弦乐器的声音。

李恪两兄弟相互对视了一眼，上前紧走几步，越过精致的门帘，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群持着各种异族乐器的金碧眼的舞女。

风骚，风骚入骨！

嗯，这是李恪的第一印象。

而在李愔看来。却是漂亮、妩媚。

至于两兄弟为何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想法呢？

很简单，因为走进来的这些女子们，身上都只是披着一层淡粉色的薄纱，尽管上面缀满了珍珠、玛瑙以及琉璃一类的珠子。但是她们的肌肤还是有大部分都露在外面。

可以说这些大食的女子们，在这哥俩面前几乎是呈现半果的状态。

李恪的性格与李世民比较相像，正派，严谨，偶尔说话的时候还带着一些威严。一这是因为他在极力学习并且模仿李世民。

至于李愔呢，这小子与李恪截然不同，不仅自己开了赌坊，手底下更是养了一帮子的市井泼皮无赖，性格更加张狂，对于眼目前这种情况，他早就已经司空见惯了。

所以两兄弟的性格不同，导致他们对眼目前之事的见解与评价也不尽相同。

可是甭管怎么说，不得不承认这些舞女确实漂亮，并且婀娜多姿。充满了魅惑！

她们那从淡粉色长巾中垂下的金色秀，美丽的绿色眼睛，皓月一般的牙齿，光洁的面庞，漆黑的双眉

华丽的，满绣着美艳图案的短裙上，缀满了各色的绚丽珠子，闪着无比瑰丽的亮光，短短的小皮靴擦得澄亮无比

这一切，无不彰显着无穷的异域风情。看得李愔都有些热血沸腾起来。

对于两位大唐王爷的表现，万恶的大食二王子西斯全都看在眼里，他乐得看到两人有如此表现。

西斯呵呵笑了一下，揽着两人的肩膀。道：“两位尊敬的殿下，大唐是我们阿拉伯帝国最尊贵的朋友，我们大食当然会全心全意地对待大唐的朋友。”

说到这里的时候，西斯顿了顿，指着大堂中载歌载舞的大食女人，道：“两位殿下。这些都是我们阿拉伯帝国最会跳舞的女人，希望两位殿下能够喜欢！”

也就在西斯话音刚刚落地，在大堂的后方走过来了一位婀娜多姿的女人来，这女人是脸蛋有脸蛋，要身段有身段。

当然了，这女人也并不是没有缺点，那就是看起来得有三四十岁，可是岁月似乎并没有在她漂亮的脸蛋上留下多少痕迹，那婀娜的身姿也透着一股子妖魅的味道。

紧跟在这丰韵美妇人身边的，是四道光看身段就知道是女子的身影。

虽说这四名女子全身都包裹在薄薄的黑色丝绢中，但是光从她们裸在丝绢外那对勾魂夺魄的双眸就能知道，这些女人一定是天姿国色，狐媚动人！

李恪现在可是奉旨收受贿赂，所以他可不管他三哥现在是个什么模样，他倒是表现出了该有的猪哥相。

看到李恪的表现，西斯嘴角扯出了一个满意的笑容，道：

“梁王殿下，这位夫人乃是我们阿拉伯帝国最负盛名的乐技大师，那几位女子是她的弟子，这次小王特意将她们带来了大唐。我听闻两位殿下全都是乐技高手，您两位可一定要好好品评一下啊！”

花花架子人人抬，马屁谁又能不爱听呢？

所以在听到西斯的高抬之后，就连李恪的脸上都出现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这两货就差在脸上写个大写的“高人”了！

等到众人落座之后，那位雍容华贵、风韵犹存的美妇人来到了大堂的正中央，她先向李恪两兄弟深施一礼表示尊敬，随后对跟在自己身后的几名女子微微点了点头。

须臾之后，一道充满了异国风情的长吟，从她那身体里面流淌了出来。

尽管是一个字都没听懂，但是李恪两兄弟却是一瞬间，就被那美妇人柔媚中略显着丝丝轻盈的歌喉所吸引了。

此刻，音乐骤然响起！

那充满阿拉伯风情的音乐声，缓缓地从周围女人手中的乐器响起，轻柔、嘹亮的乐器飘荡在大堂之中。

原本在这四名女子出现之后就停止了动作的大食女子们，在音乐响起的一刹那，也跟着动了起来。

妙曼的动作，身上镶满的各种坠饰，在这些舞女舞动身躯的一瞬间，彼此撞击、旋转了起来，它们出清脆的声响，在阳光的照射下一一放光。

此刻，那四名女子也动了起来，她们像是美女蛇一样滑进了那些大食女子之中，脸上的薄纱瞬间让她们充满了神秘、朦胧之感。

舞姿婆娑，仪态万千，一瞬间让在场的众人看花了眼！

◆地一下云来.阁即可获得观.◆

第八百一十七章各种诱.惑

西斯见李恪以及李愔兄弟俩看得入神，便低声笑了笑，对身侧的一名侍女低声吩咐了一句。

过了几个呼吸的时间，那几位脸上还带着薄纱的女子，突然从舞池中走了出来，曼妙的身子一边扭动着，一边向李恪两兄弟滑了过来。

四个曼妙的舞女在来到两兄弟身前之时，猛然撤掉了脸上的面纱。

“嘿，还真是美女啊！”看到这四位美女的模样，李愔不由得低呼了一声，同时也瞪大了眼睛。

还别说，相比起那些金发碧眼的大食人，这四名女子更加复合唐人的审美观点，

因为他们并非是金发碧眼的模样，而是颇具唐人的风姿，只是在细微之处稍有不同罢了。

似坐在李愔右侧的那名女子，肤白貌美，柳叶弯眉，漆黑的秀发就像是星辰一样垂落人间，偶尔看到几缕金色的秀发，散发着秀丽的光泽。

只是吸引李愔注意力的，并非是这女子绝美的容貌，似李愔着等身份地位的，什么样的美女没有见过？

吸引他注意力的，乃是这名女子的眼眸，竟然是蓝盈盈的色泽，让她整个人看起来充满了妖异之感。

其他三名女子也颇为妖媚，一名女子面容与唐人无异，唯有披肩长发呈现淡淡的金色；一名女子眼窝深陷，秀发呈现棕色；最后一名女子鼻梁高挺，肤色竟然如牛奶一般白皙。

四名女子，同样的妖媚动人，但是却各有奇异之处，让李愔看着都有些眼花缭乱！

“西斯王子，你这是要做什么？”

正派的李恪则没有李愔那么放得开，再加上他与府上的王妃甚是恩爱，对于外面这些红粉骷髅，他是一点都不在乎。

西斯的脸上出现了一丝诧异之色，紧接着却是说道：“汉王殿下，这些不过是小王的心意。您是不是不满意他们……您放心，小王这里还有其他的

女子们，小王还可以把其他的女子送过来给您……”

“停！”李恪阴沉着一张脸，道：“本王今日可是诚心来拜望西斯王子。没想到王子却是如此对待本王，请恕本王不奉陪了！”

话音落地，李恪马上站起身来，转身就要走出大殿。

“唉，汉王殿下。您……”西斯哪里想得到方才还谈笑风生的汉王殿下，这才不过半柱香的时间竟然就起身要走，这……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自己的阻拦没有用，西斯就只能去求助李恪。

李恪他们身上毕竟还带着李元霸的任务，再加上眼前这一幕也是他们小哥俩提前商量好了的，所以李恪紧走几步，一把拉住了李恪的手臂，道：“三哥，三哥你这是做什么？”

一边这样说着，李恪的眼角还流露出了明显的笑容。

阴沉着一张脸的李恪脸上。也出现了一闪即逝的笑容，不过当他瞄到紧赶过来的西斯王子的时候，又一次扳起了脸，道：“西斯王子这是准备做什么？难不成你以为本王乃是好色之徒吗？”

李恪的话说得西斯都愣住了，看来他是打错主意了。

“汉王殿下莫要生气，都是小王的不是，这一切都是小王的错，是小王理解错了！”西斯瞅着李恪好像是真得生气了，忙不迭地开始向他道起歉来。

“行了，三哥。你也别生气了，西斯王子这不也是好心办了错事吗？”李恪在哪里唱白脸，“你看把这几个漂亮小姑娘给吓得！”

说到这里的时候，他还指了指那几个因为李恪的动作而变得不知所措的几个小姑娘。

李恪感觉做得也差不多了。在李恪的拉扯下，半推半就地重新回到了方才的座位上。

“西斯王子，咱们有话就直说好了，你这又是美女相伴，又是美酒佳肴的，肯定是有件事情想要与我们兄弟俩说吧？”

小哥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总算是占得了先机，所以李恪也开始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这……”西斯稍稍沉吟了一下，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还围在三人身周的那

几名舞女，道：“你们几个先下去吧！”

几名舞女微微颌首，在那名美妇人的带领下走了出去。

眼下大殿中上手只有他们三人了，西斯颇为谨慎地再次看了周围一眼，道：

“两位殿下，想必你们还不知道，小王此番前来大唐，一者自然是为了接我那亲爱的弟弟回归故土；这第二者，就是想向贵国购买一些那种大威力的武器；第三者……”

“你们大食的想法挺多的嘛？”李恪横了西斯一眼，说道。

“三哥，你且听他说完！”李愔轻轻拽了拽李恪的衣袖一把，随后道：“西斯王子，你继续说！”

“这第三点吗，也是最后一点！”西斯摸了摸自己的后脑，似乎也认为自己的想法太多了，“我们想要请尊敬的的天可汗陛下分派一支大军给小王，助我阿拉伯帝国平定周遭小国的侵入！”

“西斯王子，你是在说笑吗？”

这回轮到李愔说话了，他大惊小怪地看着西斯，说道：“先说说这第一个要求吧，五皇子阿普杜殿下本就是你们大食人，想要将他接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倒是无可厚非；第二条吗，必须得到本王的父皇以及四皇叔武王殿下的同意；至于第三条……”

李愔摇了摇头，以一种无比怜悯的目光看着西斯，道：“这第三条你是想也别想了，我大唐皇帝陛下，是断断不会派兵，不远万里之遥地去帮助你们大食的，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根据李愔昨日从喝醉酒的西斯这里得到的情报来看，分明是他们国内皇子为了争多皇位而发生的内乱，现在到了西斯的嘴巴里，就变成了帮助他们平定周边小国的叛乱，这他娘地不是瞎扯淡呢吗？

“两位殿下，我阿拉伯帝国是不会白白让大唐出兵的！”西斯知道自己这么说很没有说服力，索性直接对着外面拍了拍手掌。

“啪啪啪！”

一阵巴掌声响过之后，一溜七八十个大食骑士们，两人搬一个，足足搬出来三十多个大箱子。

第八百一十八章收买

“咔咔咔……”

一连串的声音响起，那些大食的护卫们，抖手将那三十来个箱子给打了开来。

一时间，珠光宝气，闪亮无比的色泽，让整个大堂都变得富丽堂皇了起来！

那一箱箱的木头箱子里头，竟然全都是金银珠宝以及一些极其瑰丽的珍宝。

看到这些东西，李愔和李恪几乎是同时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脸上充满了惊色。

“这，这……我不是在做梦吧？”李愔上前紧走几步，伸手从箱子里面抓出了一把硕大的珍珠，道：“还都是真的！”

“西斯王子，看来你们这一次还真是铁了心想要请我们大唐出兵呢！”

李恪看着眼前这些总价值加起来足有大唐半年赋税的东西，心里头还真是有些震撼与这些大食王子们的魄力。

要知道，这些真金白银、珠宝首饰、奇珍异宝的，可全都是未曾经过大食皇帝首肯从国库里面拿出来的，应该是他们这些大食王子们自己整出来的。

“汉王殿下说笑了，这些东西不过是我们送给天可汗陛下的见面礼，等到事成之后，我阿拉伯帝国必有厚报！”

西斯对这些东西还真是有些看不上眼，好像这些金银珠宝、奇珍异饰什么的，就像是街市上买的大白菜一样廉价。

“哦！”

李恪和李愔同时沉默了下来。

过了好一会，李恪重新坐了回去，道：“西斯王子的诚意，本王是看到了！不过像你方才说的那样，大食堂堂的一个帝国，竟然连周边的小国都搞不定，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汉王殿下明鉴！”

西斯顿时苦笑了起来，“我阿拉伯帝国虽然幅员辽阔，国力强盛，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周边的小国太过纵容了。再加上那些小国与我阿拉伯帝国高层的大臣们，彼此之间关系密切，我们帝**队一旦有所异动的话，那些小国立马就会彼此串联起来。联合对抗我们帝国！”

“先清除了你们大食高层的那些大臣们不就完了？”李恪有些好奇地说道。

“事情哪里有如此简单！”西斯继续说道：“那些人在帝国之中扎根太深，势力盘根错节，若想要清除掉他们我们帝国之内也必然会乱起来，所以……”

“哦！”李恪恍然道：“原来，你们想要我们大唐派兵前往。并非仅仅是为了将那些小国给灭了，同时也是想要将国内高层给彻底清洗一遍？”

“……”

这回西斯倒是没有说话，算是默认了。

“不过，西斯王子，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并非是本王兄弟俩能够做得了主的。”过了好半晌，李恪摊开了手，有些遗憾地摇了摇头。

李恪亦是一脸的怜悯之色。

西斯王子眼见李恪两兄弟竟然有如此表情，知道这俩人其实也是动了心思的，便强咧出了一个笑容。道：

“无妨，还望两位殿下能够替我阿拉伯帝国的存亡着想，但凡贵国有何要求，只要是我西斯、我阿拉伯帝国能够办得到的，一定会让贵国，让伟大的天可汗陛下满意的。”

“本王只能说试试看，能不能够拿下来，却不是本王能够做主的！”李恪冲这位西斯王子拱了拱手，脸上带着些许为难地说道。

西斯微微一笑，并没有再与这两位小王爷在这问题上纠缠。而是频频向两位王爷敬酒。

当天色渐渐变暗，高空置上也升起皎洁的月亮的时候，晚宴也终于到了尾声。

西斯亲自把李恪两兄弟送到了猎苑行辕的门口处，并且还没人送上了两只箱子。

“两位尊敬的殿下。这些是小王送给您二位的礼物，还请两位王爷莫要推辞！”西斯呵呵笑着，白皙的手掌还热情地拍着两人的肩膀。

相比起方才他们俩见过的那三十来个箱子，这四个箱子并不大，大概也就两尺见方的空间。

想起之前李元霸下的命令，李愔虽说有心接下来。但该有的客套还是应该的：“西斯王子的美意，我兄弟俩心领了，只是我兄弟二人虽贵为幌子，但是兄弟姐妹甚多……”

尼玛，李愔还真是够无耻的啊，这不是摆明了嫌弃这点东西太少，不够他们活动的吗？

无耻，无耻之尤啊！

在看那西斯的脸上，确实没有丝毫的意外之色，他又一次拍了拍手。

四个壮汉，两人一组，分别抬着一个与方才在大堂上看到的差不多大小的箱子走了过来，二话不说地就抬上了两位王爷的马车。

而后，西斯说道：“两位殿下，小王对这种东西看得很淡，只要两位殿下有需要的，小王全都会尽全力满足。”

“如此……本王就愧领了！”李恪一把拉住了还想要再推辞的李恪，收下了这些东西。

“哈哈，这才是嘛！”西斯哈哈笑了一声，道：“此刻天色也晚了，小王不能出这猎苑行辕，还请两位殿下恕小王不能远送了！”

“西斯王子请回吧，本王兄弟二人告辞了！”

李恪两人当然不会怪罪西斯，对着后面摆摆手，上了马车，直奔长安城而去。

……

马车里面，李恪和李愔相对而坐，除了那两个大箱子之外，四个小箱子全都摆在他们身前。

‘咔嚓！’一声轻响，李恪扭开了其中一支小箱子。

呵！

整整一箱子黄澄澄的金子，看起来，光这一只小箱子里头怕是就得有三十来斤了。

“怪不得四皇叔说这大食是土豪，随随便便送出来都是黄澄澄的金子，如果是精心准备的话，那得多珍贵啊？”李愔手中捏着沉甸甸的金子，倒吸着凉气。

李恪没好气地瞪了李愔一眼，道：“哼，你小子还真是照单全收啊，也不怕那金子上面被西斯给淬了毒？”

“借他个胆儿！”李愔将手中的金子给丢回了小箱子里，道：“不过这小子倒是满嘴谎话啊，一句正经的实话都没有！”

“你还指望他跟咱们说实话？”李恪捻起了马车小桌上的茶壶喝了一口，道：“还是想想回去怎么和四皇叔说吧！总不能白拿这些东西吧？”

“嘿嘿，四皇叔那里好交代！”李愔嘿嘿贼笑着，道：“三哥，敢不敢和我打个赌？我赌那西斯正洋洋得意地和他那几个兄弟炫耀收买了咱俩呢！”

第八百一十九章金子，宝石

正如李愔所猜想的那样，此刻在猎苑行辕属于西斯的卧房中，两个穿着大食贵族服饰，年纪看起来要比西斯小上一些的大食人，盘腿坐在西斯的身侧。

“二哥，怎么样，那两个大唐的王爷同意了没有？”最边上那个鼻梁要稍高一些的大食人，看着西斯焦急地询问了起来。

西斯看了那人一眼，道：“尼科，你这毛躁的性子要改一改了，要不然迟早要吃亏的！”

尼科，大食四王子！

“二哥，你就别卖关子了，此事事关重大，别说是尼科了，就连我都有些六神无主了！”坐在西斯边上的年轻人，有着高大的身材，看起来好像是个混血。

“老三，怎么连你也是这幅样子？”西斯瞪了吉尼斯一眼，道：“早知道就把你留在帝都，让你母族的人把你给看管起来了！”

吉尼斯，大食三王子！

这回人算是齐全了，这三兄弟头一次在大唐聚首。

看到自己的两个弟弟都不说话了，西斯满意地点点头，这才说道：“东西已经送出去了，唐人一向讲求的就是拿人钱财，为人消灾，更何况那两人是大唐的王爷，就算是为了面子，他们俩也不敢这么做！”

“咱们也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了！”吉尼斯皱了皱眉头，道：“我听说，大唐的房杜两相权倾朝野，还有长孙无忌、李靖、魏征……如果大唐朝堂之上有一半的人能够为我们说话的话，岂不是胜算更大了一些？”

“不对！”

吉尼斯话音刚落，尼科就摇起了头，“三哥你方才提的这些大臣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油盐不进，咱们若是以金钱美女贿赂的话，搞不好会引起反效果，依着我的意思，咱们应该先依着李恪和李愔这条线继续往下走，同时咱们也抓紧时间调查那些大唐高层们的脾气秉性。如果李恪两兄弟这条线不可靠的话，我们也大可以转而走其他的路线，这样也算是两不耽误！”

尼科的话倒是提醒了西斯，他眼睛一亮。道：“尼科这个办法倒是不错，两

者兼顾，也省了到时候顾头不顾尾的！”

“可是二哥，咱们总不能就这么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要大唐出兵帮咱们平叛吧？”

吉尼斯不甘风头被尼科给抢走了。便抢着说道：“如果大唐知道咱们这次前来大唐的真实目的，恐怕不会那么轻易地答应下来！”

“三哥，瞧你这话说得？”吉尼斯话音刚落，尼科就笑了起来，“咱们就非得告诉他们真实目的？随便找个理由让他们出兵不就得了？”

“大唐岂是那么好糊弄的？”吉尼斯冷笑了一声，道：“真当别人和你一样蠢！”

听到自家三哥竟然这么埋汰自己，尼科有些急了：“三哥，你……”

“好了，好了，你们俩也甭着急。这次咱们一起来大唐，不就是为了大唐出兵帮咱们把老大的势力给灭了吗，只要大唐答应出兵，其他的一切都说！”

西斯见这两兄这就要争吵起来了，连忙提高了语调，把两人的声音给压了下去：

“你们也放心，大唐距离帝国不止隔着千山万水，他们又怎么会知道咱们帝国的情况呢？这次，不成功便成仁，说什么也不能让老大夺了皇位！”

.....

第二天一早。从各自的府宅里面出来，李恪和李愔两兄弟带着那两个大箱子，先是在朱雀大街碰了个头，随后就直奔李元霸的府上而去。

至于昨日两人收到的那两个装满黄金的小箱子。两人却是并没有一起带着。

不过是些黄金罢了，他们俩可知道李元霸在剿灭了倭国的时候，曾经发现了白银山以及一些储量惊人的金矿，所以这些黄金对于李元霸而言算不上稀奇。

“哈哈，怪不得今天一大早儿起来就有喜鹊在窗外叫，感情今日是有意外之财啊！”

李恪两兄弟带着四名护卫抬着两只大箱子才刚刚走到中院。李元霸那爽朗的笑声就传了出来，紧接着，一袭短打扮的李元霸，穿着一双特意命人赶

制出来的人字拖，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

围着这两只大箱子转了转，李元霸哈哈笑着说道：“你们这俩小子也真敢要，这两只大箱子里头不会装得全都是黄金吧？”

李恪摇摇头，道：“四皇叔，这回您可算是猜错了！这两大箱子东西是人家送给您的，里面都有些什么，我们可不知道！我们呢，我们这些小人物，都只不过收了他们一点点黄金罢了！”

“一点点，一点点是多少？”李元霸好奇地问道。

这俩人李恪就算了，正派的代表人，强行向他人索要东西，这种事情是断断干不出来的。

至于李愔这个泼皮无赖，李元霸可以说是了解到了骨子里，就算是送给他一万两黄金，他都能够再啃出五万两来，岂会只满足于这一点点？

李愔嘿嘿一笑，有些羞恹地摸了摸鼻子，道：“不多，几万两黄金而已！”

“.....”

尼玛，几万两黄金，足够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不用劳作的情况下，潇洒地过好几辈子了，这他娘地是一点点？

李元霸看了这两兄弟一眼，道：“我看你们俩全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儿，不过好在这大食王子是神壕，这么点东西他还不看在眼里！”

“就是，这有啥？据我所知，那位大食王子可不仅仅送了我 and 三哥这点东西，就连前两日一同前往迎接的文武大臣们，也都送去了一小箱子！那家伙，是真有钱呐！”

李愔这小子一脸的艳羡，看他那样子，如果他是土匪的话，怕是当时就得抢劫了西斯。

“行了，别在这杵着了，随我去大堂，正好让我看看这两个大箱子里头都有些什么！”

李元霸摆了摆手，见周围有侍女和太监在看这边，便领着李恪两兄弟往大堂的方向走了过去。

.....

直到进了大堂，李恪吩咐那两个护卫出去，随后亲自打开了那两只硕大

的箱子盖儿。

唰！

在箱子打开的一瞬间，大堂里响起了倒吸冷气的声音，见惯了金银珠宝首饰的李元霸再也淡定不了了，那双眼睛都瞪成了灯泡，英俊的面容直接扭曲变形了。

第八百二十章买卖

李元霸究竟看到了啥，竟然整出了这么一副表情

但见摆在大堂正中央的那两只箱子里头，整整齐齐地罗列着切割好的各色宝石：

蓝宝石、红宝石、绿宝石、黄宝石甚至还有相当罕见的猫眼各色钻石，甭管是黄色的、蓝色的、粉色的，那些透明的都是最普通不过的。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将整个大堂给照射得光彩夺目，再加上外面阳光的映射，让整个大堂都仿佛陷入了色彩的海洋一样。

“我说，恪儿、愔儿你们俩该不会是把西斯那倒霉蛋给抢了吧”

这些美妙的宝石一看就是精心准备出来的，不可能和那些普通的大众货色相提并论，所以李元霸才有此一说。

听到李元霸的话，李愔当时就笑了起来，说道：“四皇叔，到了咱们大唐的地界儿，他们还不好好地巴结巴结咱们，还用得着咱们去抢吗”

“你这话说得不对啊”李元霸道：“他们凭什么就得巴结咱们”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话音一转，道：“说说吧，你们俩他西斯送给你们这么厚的礼，恐怕不只是巴结你们这么简单吧”

“嘿嘿，我就知道什么都瞒不住您，四皇叔”

李愔率先笑了起来，“四皇叔，据那位大食二王子所言，是想让侄儿与三哥从中斡旋，说动父皇派兵前往大食，将大食周边的小国连同国内高层的那些手握大权但却不为大食谋事的大臣们给全都灭了。”

“哦不是为了皇位而清君侧”李元霸拿起来一块蓝宝石，有些漫不经心地询问道。

李愔摇摇头，道：“这家伙没和我们说实话，但是这个理由倒是找得挺好若是父皇决定出兵帮他们平叛的话，就算到时候清楚了他们的目的又怎么样到时候大王子的势力被清楚，整个大食掌控在他们的手中，还不是拿他们没有办法”

“话不能这么说”李元霸摇摇头，道：“若是在帮他们平叛之后，他们翻脸不认人的话。不正好给了咱们攻打他们的理由吗你要知道，咱们大唐的火器，

可远不是那些铁器能够比拟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笑着微微摇头。道：“扯那些也有些远了，来先说说眼下那西斯想的太简单了，数十万里之遥，就算皇兄真派兵千辛万苦走上那么远的路，还不是劳民伤财。与咱们以战养战的计划不符”

“可是四皇叔，有一点咱们还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西斯他们兄弟几个，已经被大王子弗朗西给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否则的话，怎么会不远万里地来咱们大唐求救呢”

“你倒是明白”李元霸撇撇嘴，道：“不过仅仅是如此的话，怕是西斯并不甘心吧说说他还有什么要求”

“求购火器”李恪沉声说道：“而且看他们的样子，颇有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

“哼，火器”李元霸脸上写满了冷酷，“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火器乃是我大唐之根本，他想要就要”

“四皇叔，话是这么说没错，不过大食方面也是下了血本了，光是像面前这两箱子一样的玉石就有三十多箱，而且这些还都只不过是见面礼，若是我大唐出兵帮助他们平叛，并且肯贩卖些火器给他们的话，他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李恪低头看了看那两只大箱子，舔了舔有些干裂地嘴唇。道：“嘿嘿，就是不知道他说得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又怎么样”李恪瞪了李恪一眼，道：“大食与我大唐相隔如此之远，兴无义之师而伐。这于无论如何也说不通，远远不如当初制订的计划来得稳妥。”

其实仔细想想也是那么回事，你大食乱不乱的，关我们大唐屁事你们越乱才越好，省得大唐兵临城下的时候不好攻城了

“可是咱们收了他们的东西啊，总不能收了好处啥都不干。吃完了抹干净嘴就滚淡吧”

李恪有些犹犹豫豫地说道，他贪财是贪财，无耻是无耻了一些，可还是很有些江湖气的。

“没说什么都不干啊”

李元霸突然笑了起来，道：“他们大食这两个要求虽说很难达成，可是有些

东西终归是要流出去的，总是这么藏着掖着也不是办法这样吧，你们俩将这两天的所见所闻整理一下，然后报给你们父皇，而后再请下一道旨意来，秦岭狩猎”

“啊四皇叔，这个时候狩猎是不是有些不妥啊”李恪道。

李元霸道：“这有什么这火器是咱们大唐独有的武器，他西斯只是风闻我大唐有一种威力强决的武器，决计没有见过，他们不是想买吗，这次咱们就在他们跟前好好展示一下火器的威力，就当是付了这些宝石黄金的报酬了”

听李元霸这么一说，李愔这心里倒是平衡了不少，毕竟外面可见不到火器的威力，你既然送了这么多的黄金玉石，那咱爷们就给你看看火器，也算是收支平衡了吧

大唐神机府内堂，甬管是大总管还是各部的高层全都围坐在一起，甚至还包括赵三炮他们这些神武卫的高层们。

毕竟，神机府制造出这些火器来，还是由神武卫第一个来进行使用并且提出各方面整改意见的，他们与火器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

一大群人围坐在一块，一个个眸中带着疑问之色地瞅着李元霸。

李元霸示意最边上的人将大门给关上，而后才说道：“神机府的诸位同僚，尽管这里相对来说，消息鼻塞一些。不过想必赵将军也将大食王子及大食使节团，业已到我大唐之事说与列位了吧”

见在做的众脸上均表现出了然之色，李元霸便继续说道：

“本王已经奏请陛下，定于两日之后进行秦岭狩猎，究其目的就是为了向大食使节团好好展示一下我大唐的火器威力你们记住，这次选取的火器，全都挑选那些早些时候淘汰的火器，大威力的例如远程迫击炮，一门都不允许出现”未完待续。

...

第八百二十一章武王一句话，百官跑断腿

“已经淘汰的火器？”工部司大司空林卫有些好奇地问道：“王爷，为何要那些已经被淘汰的火器啊？”

是啊，神机府其他司的高层人员也感到很奇怪！

既然是为了在大食面前展现大唐的强大火器，那自然是威力越强大越好了，像远程迫击炮这种刚刚被研制出来的新式武器，才更应该被展示才对！

看到手下们脸上的不解之色，李元霸哈哈笑了起来，道：“列位，本王可没说只是将火器展示给他们看啊？”

看到众人的脸上出现了愕然之色，李元霸顿了顿才说道：“本王这是在做买卖，事后是要将这些东西卖给大食的，本王可不希望等到日后与大食开战的时候，大食拿着咱们卖给他们的强大武器来攻打咱们！”

“王爷，万万不可啊！”

“府主，这火器乃是咱们大唐的命脉所在，若是被外人所得话，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王爷，此事太过重大，您可曾上禀过陛下？”

李元霸这句话真可以说是捅了马蜂窝了，大厅中所有人都变得激动了起来，其中反应最激烈的就是各司的大司空们。

就算是打死他们都绝对想不到，他们辛辛苦苦三年多研制出来的强决火器，竟然会被武王殿下给卖了。

要知道，这些东西，就算是那些已经被淘汰掉的东西，威力也不是普普通通的箭矢、刀剑能够比拟的。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这些东西一旦流往外邦的话，不单单承担着火器图纸以及火药配方泄漏的风险，对大唐来说也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所以这些神机府的大小官员们才会表现得如此失态。

“啪啪！”

李元霸似乎早就预料到了众人的反应，他轻轻拍了拍桌子，道：“诸位所想要的，本王全都明白。不过……能否听本王把话说完？”

“下官失态了！”

所有神机府的官员们都重新变得安静了下来，只是任由他们如何遮掩，脸上还是呆着强烈的不解以及些许的不满之色。

“首先。诸位能够为我大唐着想，本王很欣慰！”李元霸嘴角含笑得看着众人，道：“其次，本王方才所说的淘汰品。只是展示给那些大食人看，可真正要卖给他们的并非是这些淘汰品，而是淘汰品里面的残次品！！”

淘汰品里面的残次品？

一众大臣们相互对视了一眼，还是有些搞不清楚状况。

先不说那些残次品上哪去找，单单是淘汰品。除了那些值得留纪念的，还有一些批量生产的火器之外，大部分都已经被实验司给集中销毁掉了，哪里还有什么存货，难不成让他们重新去制造出来不成？

“诸位是不是感到很奇怪？我们如此大费周章地去翻找以前的淘汰品里面的残次品，甚至可能还得去重新制作出来，这样做是不是值得？”

李元霸哈哈一笑，道：“值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啪啪啪！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没有废话，而是直接拍了拍手。

一直站在李元霸身后不远处的十名神武卫的兵士们。顿时上前几步，每个人的手中还都拿着一个尺余见方的小盒子。

小盒子被拿到了桌子正中央，慢慢打开！

倒吸凉气的声音出现了，那些小盒子里头装着各色宝以及一些价值不菲的金银珠宝。

将众人的表现看在眼里的李元霸，笑着从其中一只小盒子里面挑选出了一枚足有拇指大小的绿宝石，道：

“诸位，看到这些宝石了没有？这些东西在咱们大唐可能是价值不菲，但是在 大食，这东西就像是大白菜一样普遍，当然了。这大白菜也只是流行在大食贵族上层的……”

呵呵！

李元霸这话把在做的所有人都给逗乐了，如此珍贵的宝石，竟然拿来和大白菜相提并论，估计也只有武王李元霸能够做出来了！

“好了。玩笑归玩笑，说正事！”

李元霸摆摆手，道：“珠宝财富，固然容易令人变得只是享乐而失去了危机感，可是谁又能够离得开这些东西呢？”

将手中的绿宝石丢回木盒子里，李元霸耸了耸肩膀。道：

“我们大可以制造一些一次性或者只能使用四五次的淘汰品中的残次品，卖给那些人傻钱多的大食人，如此一来，咱们为大唐创造了财富，那些火器也没便宜了大食，此不为了一石二鸟之计吗？”

“可是王爷，那些大食人可不是好糊弄的，他们会买吗？”

实验司侍郎许昌和还是有些不敢相信，想想那些破烂而且还具备一定不稳定性的初级火器吧，当真会有人买吗？

“那可就要看你们的技术了！”

李元霸笑看了在座的神机府一众高层们一眼，道：“这几年来，不管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你们一直都在总结经验教训，想来制造出一些威力并不强大的初级火器的残次品来，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还真是领导一句话，下面人就得跑断腿啊！

习惯了制造精品火器的一众神机府高层们全都露出了苦脸。

“行了，别跟本王面前摆这么一副苦脸了，本王又不是逼你们去研制导弹，只不过是些残次品，你们就给本王甩脸子，真是长脾气了！”

李元霸故意摆出了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道：“本王还告诉你们了，限你们在两日之后的秦岭狩猎之前，制造出两百支突火铳、两百支火箭榴、两百支火门枪、五门投石火炮……否则的话，别怪本王罚你们的俸禄了！”

“诺！”

一众神机府高层全都露出了苦色，这他娘得简直就是逼命啊！

其实以目前神机府早就已经形成流水线的生产能力，这么点量对于他们而言，还真是没有什么压力。

只是他们始终不愿意干这差事罢了！

看到一众人全都表现得不太积极，甚至有些病恹恹的样子，李元霸眼珠子一转，指着面前的十只盛放着宝石的小盒子，道：

“别怪本王没给你们机会！只要你们能够提前完成本王交给你们的任务，这些个宝石就全都归你们了，要抓住机……”

第八百二十二章狩猎进行时

“王爷，保证完成任务！”

“请王爷放心，不过是一些淘汰品罢了，明日午时一定能够完成！”

一听李元霸的奖励，那些神机府的家伙们顿时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一个二个地都变得兴奋不已。

李元霸顿时有些愕然，这些家伙们也实在是太现实了吧？要不要这么贪财啊？

其实哪里是这些家伙们贪财，而是他们想要靠别的办法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否则的话，他们还真不知道自己长久以来的努力是否还有什么作用。

“好，既然你们如此有信心，那本王就满足你们！”

于是李元霸大手一挥，吩咐神机府的大总管将任务分配了下去。

等到神机府的一众高层们领取了任务全都出了大堂，大堂里面也只剩下了李元霸以及赵三炮他们这些神武卫的高层人员。

“王爷，大食那边当真会蠢到用这些珍贵的黄金、宝石，来换取咱们那些初级火器的残次品吗？”

赵三炮老早就想把这句话给问出来了，毕竟李元霸的想法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这天下间竟然还真得有这么蠢的人。

“他又没见过咱们的火器，只是有所耳闻，具体威力如何，他上哪去知道？还有，就算是他不想买，本王也有办法让他买下来。”李元霸奸笑了起来。

赵三炮的脑子不会转弯，但还是很快就反应了过来，道：“也对，到了咱们大唐的地界，捏边搓圆还不是咱们说了算？”

“就是这么一个理儿！”

李元霸哈哈笑道：“谁叫他大食一过来就在咱们跟前炫富呢，这一次光是给皇帝陛下带来的见面礼都有咱们大唐半年的赋税那么多，如果再不好好宰他们一笔的话，都对不起那些东西！”

“嘶，半年的赋税！”

赵三炮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低呼道：“疯了疯了。末将若是没钱花了，走一趟大食，抢他们一次，应该就能够末将花上几辈子的了！”

“瞧你那点出息。哪里用得着去抢！”李元霸毫不在意得撇撇嘴，道：“这次就算是他不愿意，本王也得在他身上薅下一身毛来，这种土豪不宰白不宰！”

“是！那末将就等着看后天秦岭狩猎的好戏了！”

赵三炮一脸的期待之色，对李元霸的能力那是充满了信心呐！

.....

等到李元霸从神机府中出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午时。

不过李元霸却是并没有回王府，而是直接沿着朱雀大街出了长安城，来到了距长安城数里之外的猎苑行辕，单门去见了西斯王子。

在一番详细的解释之后，西斯王子开始的时候还有些愕然之色，不是说要演礼之后才能够见皇帝陛下吗？怎么他这边还没收到离不演礼的通知呢，这边大唐的皇帝就邀他一起狩猎了？

不过这都是好事，西斯也没来得及想其他的東西，就一脸欣喜地应承了下来，毕竟对于大唐的风土人情。他了解的还并不够多。

当然了，李元霸离开的时候，像李恪两兄弟一样，带着一只足够大的小箱子回了府宅。

等到了王府之后，李元霸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就丢给了在大堂门口玩耍的小初一。

李初一这小家伙，到现在浑身都已经有了了一股子怪力，从李元霸手里头接过小箱子之后，就极其暴力地将其给拆掉了。

而从小箱子里面掉出来的，并不是李元霸想象中的黄金、宝石一类的东西。竟然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笑玩意：

有吸管样的笔；圆圆的，仿佛凸凹透镜一样的晶石；尖锐的，但是晶莹地像是玉石一样的小匕首.....

嘿，李初一这小家伙。好死不死地竟然拿起了那把像是玉石一样的匕首。

抬脚刚要走进去的李元霸，偶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惊得差点连下巴都给掉下来，几乎是抢一样地从小家伙的手里夺过那匕首，以及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尖锐的东西，抱怨道：

“他娘地。这西斯是要做什么？怎么给恪儿他们的都是黄金、宝石的，给老子的就是这么点破烂儿货……”

得，原本西斯还抱着投其所好的心思，本来已经打听好了李元霸喜欢这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没想到却拍马屁却拍到了马腿上。

拿在手中把玩的玉石剑被李元霸给抢了去，李初一顿时不干了，一边向李元霸伸手，一边叫道：“爹爹，剑，爹爹，剑……”

尼玛，坑爹啊！谁家的熊孩子敢说他老爹贱啊？这不是找揍呢吗？

“夫君，你怎么又欺负初一呢？”

这个时候，从后堂走出来的武顺，刚好看到了这一幕，走过来从地上抱起了李初一，一边哄着一边埋冤李元霸。

李元霸一件件地从地上将那些东西捡起来，没好气地说道：“收了一些个破烂，真是不知道那西斯是怎么想的？竟然送了这么一堆破烂过来！”

武顺好奇地看了一眼被李元霸晾在手里的东西，问道：“夫君，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咱们大唐也没有吧？或许在大食，这些东西就是珍贵的呢？”

“嗯？”

对于这一点，李元霸倒是没有想过，不过算了，这些东西也确实让他感到很好奇，等有时间了再好好研究一下。

……

第三日，天还没亮呢，李元霸就从被窝里头爬了出来，因为今日就是秦岭狩猎的日子，李元霸还要到宫里和皇帝去碰个头。

毕竟皇帝出宫游猎可不是小事，仪仗队以及护卫大军在这三日以来几乎是日夜准备，李元霸还需要进宫里去协调一下。

卯时三刻，长长的队伍自皇宫里面出发了，这支队伍有仪仗队五百人，护卫大军两千人，随行的当然还有李承乾、李恪他们这些皇子们，甚至就连小初一都被李元霸插进了游猎队伍里，和李承乾他们同乘一架马车。

过了足足有一个时辰的时间，大军方才来到了猎苑行辕。

远远地，就看到在猎苑行辕的最前头，一支金发碧眼的队伍，排成了长长的欢迎队伍，在静静恭候着李世民的到来。

第八百二十三章临时行辕

李世民的龙辇缓缓地在猎苑行辕的最前面停了下来，这支长长的欢迎队伍，站在最前面的自然是大食使节团的特使西斯。

李世民这边才刚刚掀起龙辇上的纱帘，站在最前面的西斯就率先向李世民的行起了一个贵族礼：

“阿拉伯帝国二王子西斯，见过东方帝国，伟大的天可汗陛下！”

由西斯牵头，所有的使节团的使者们，全都单膝跪地，右手抚在了心口的位置，脑袋却是尽量低垂。

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礼节表现了他们对被行礼之人的尊敬，自己的谦逊以及诚恳。

龙辇上的李世民，居高临下地看着西斯以及他的使节团，充满威严的脸上过了好一会才出现了淡淡的微笑，他说道：

“阁下便是大食帝国的二王子西斯吗？果然是年轻俊逸的英才！快快免礼吧，朕这里可没有那么多的规矩！”

西斯恭顺地站起身来，低着脑袋说道：“天可汗陛下谬赞了，西斯不过是一国的王子，若非有一位好父亲的话，西斯也不过是帝国的一个升斗小民罢了！”

“哈哈，比起朕的那些孩子们，西斯王子却是要谦逊太多了！”

听到西斯的话，李世民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看

西斯这话说得倒是明白，没有他老爹，他确实什么都不是。

虽说李世民是打定了主意要坑大食一把，可是这并不妨碍他欣赏此刻的西斯，尽管这货看起来也是一个脚步虚浮的纨绔子。

“皇兄，时间上差不多了，你看是不是”

这个时候，煞风景的家伙来了，因为西斯送的那些个小玩意儿，李元霸对他可没什么好气，还是赶紧地安排起来吧。

李世民闻言瞟了西斯一眼，道：“哦！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去秦岭之下吧？”

“故所愿也，不敢请尔！”

还别说，别看这家伙才来了刚刚来大唐两天的时间，但是这汉语的水准有了飞的提升。就连词汇量都增加了不少。

于是，大军开拔，西斯带着使节团的一些武官使者，以及五百名随行的骑士，跟在李世民的大军后头。而李元霸却是骑着马陪着他。

这一路走，还好有李愔这个翻译在，否则的话，李元霸是一句话都不想和西斯说。

“武王殿下，这一片地域都被林木给围了起来，而且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兵士在守卫，这是什么意思？”西斯骑在自己的高头大马上，看着那一片被围起来的地界，感觉到很奇怪。

对于这一点，李元霸并不感到奇怪。而是随意地说道：“西斯王子，你可能并不知道，这一片地域在特定的时间里属于皇家所有，等过了秦岭狩猎的时间段，这一片地界也就自然解禁了！”

“原来如此！”西斯做出恍然大悟状，随后颇有些羡慕地说道：“武王殿下，像这样的地方，在我们阿拉伯帝国只属于那些势力庞大，而且有朝堂实力支撑的部落才能够拥有，我们皇家。可没有这么强的地域掌控权！”

李元霸闻言摇摇头，道：“西斯王子何必妄自菲薄呢？据本王所知，大食帝国皇族实力强悍，而且在国内实行的是一言堂。但凡皇帝做出什么指示的话，国内就不准有人反对，有这样的权威，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李元霸实在是太阴险了，他这话说得可是皇帝，并非是皇族。也只有皇帝才能够在大食国内有这样强悍的掌控力。

而他西斯呢？不过是一个王子罢了，就算他母族的实力再强大，也敌不过朝堂内那些支持皇室正统的势力。

所以，李元霸这话分明是在挑动西斯登皇的野心，是为了让他彻底暴露出自己的心思。

生在皇家，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所以对于李元霸的话，西斯也能够听出来，李元霸是在试探他，可是现在这时候，有些东西也得暴露出来一些，否则的话，一定会失去某些东西。

这一失一得之间，还得他自己来衡量！

“武王殿下您方才也说了，在帝国内皇帝陛下才有这样的权利，西斯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王子，纵然是有心改变这种状况，也是有心无力啊！”

西斯显示表达出了自己的无奈，随后紧接着却是表达出了强烈的想要改变这一切的愿望。

看来，对于那高高在上的皇位，是人就会产生野心，他西斯也不例外！

对于西斯的话，李元霸并没有搭茬，某些东西心照不宣就好了，没必要全说出来。

“哒哒哒！”

就在这个时候，原本走在最前面护卫着李世民安全的禁卫统领李长庚，纵马而来：“王爷，往前再走大概一里多地就到了临时搭建的行辕，陛下请您与西斯王子过去！”

“哦，有劳李将军了！”李元霸对李长庚摆摆手，扭头对西斯说道：“西斯王子，随本王过去吧？”

这一片临时搭建起来的行辕，说着虽然很随意，但是看此刻行辕的架势完全就不是那么事啊！

这好像是行军营帐一样的东西是怎么回事啊？说好的行辕呢？

在最中央的一座明黄色的大帐中，李世民和他的一群儿子们，已经选好了各自的位置，排排坐了下来。

李承乾他们这些皇子们全都穿着好像是神武卫的黑色特驯服，只是在细节方面有些不同罢了。

“皇兄，你们的度倒是蛮快的！”

李元霸走到李世民下手第一个空着的座位坐了下来，随手把西斯拉着坐在了自己的旁边，道：“西斯王子，你随意一些，千万不要客气！”

“二王子请稍等片刻，禁卫们已经去秦岭周围探查了，等到狩猎的范围界定之后，狩猎就可以开始了！”

李世民没搭理李元霸的碎碎念，而是笑看着西斯说道：“西斯王子，马上就要开始狩猎了，不知道你要准备一些什么？”

看西斯似乎有些听不懂李世民的话，李元霸为他解释道：

“西斯王子，陛下的意思是说，你是不是需要准备一下狩猎用的武器或者马匹，本王好让下面人好好准备一下！”



第八百二十四章开门红

这西斯算是明白李元霸的意思了。

说实话，在阿拉伯帝国的时候，他们兄弟几个也时常会出去打猎，不过他们打猎的方式，与其说是打猎，倒不如说是定向猎杀。

所谓定向猎杀，就是由兵士们，选定一个的开阔场地设置好围栏，而后放进一些獐子、兔子、梅花鹿等没啥攻击性的食草性动物，最后他们这些猎人就纵马进入围栏里面，追逐那些獐子、兔子，或者用弓箭射击、刀剑砍杀来取乐。

当然了，对于这种野外的狩猎，西斯这一辈子也进行过那么两三次，可是每次都一无所获，有一次甚至还被一头熊瞎子撵着跑出去好几里地。

不过为了脸面，西斯也扭着脑袋强笑道：“启奏天可汗陛下，西斯虽说不善骑射，可是为了享受狩猎之乐，西斯愿意一同前往。至于准备嘛，就请天可汗陛下给西斯准备二十匹骏马，几十张弓以及一些箭矢吧！”

“好！”李世民点点头，对身侧的刘三水道：“三水，你亲自去准备！”

刘三水恭顺地应承下来。

过了足足有半柱香的时间，当日头开始渐渐东移的时候，有禁卫前来禀，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狩猎可以开始了。

秦岭之下，一片茂密的丛林前，李世民率领着一众大臣和皇子们停在那里。

“皇兄，要不要比一比？”李元霸看着面前茂密的丛林，笑道：“我这一年难得长安来一趟，正好赶上了这一次狩猎，我们就赌一赌谁抓得猎物多如何？”

“你和朕比吗？”李元霸看了李世民一言，有些惊奇地说道：“你小子倒是打的好主意，朕这么多年没有怎么活动过了，你呢？你小子这么多年征战在外，再加上本就天生神力，朕怎么可能比得过你？”

“哈哈。皇兄你正值壮年，武力非凡，我可不信你比不过我！”李元霸哪里肯干，非得逼着李世民入坑不可。

“四皇叔。您又何必为难父皇呢？”这个时候，李承乾策马奔了过来，向李元霸说道：“不如小侄出个注意如何？”

李元霸奇道：“哦，你倒是说说看？”

李承乾嘿嘿一笑，指了指自己那几个兄弟。道：“我们几个与您比一比如何？”

“你？”李元霸差点被气乐了，这臭小子是瞧不起谁啊？

李承乾摇摇头，道：“四皇叔，您听错了，不是我，是我们！”

“你们？”李元霸狐疑地看了奸笑的李承乾一眼，突然过神来，道：“好小子，你们几个合起来与本王一人比，真亏你想得出来！”

“怎么。要看四皇叔，您不敢比了吗？”李承乾倒是阴险，竟然还用起了激将法。

“武王殿下，莫不如小王也同您一同与太子殿下比试一番？”不甘寂寞的西斯倒是好心，他以为李元霸是有些怯场了，便自顾自地冲上前去，毛遂自荐起来。

李元霸暗自翻了一阵白眼，心说：“就你那副软不遑遑的身子骨，还特么打算帮我？你还是歇会吧！”

想到此，李元霸摇摇头道：“西斯王子客气了。就算是这几个小子加起来也绝对不是本王的对手，既然他们想要玩玩，那本王陪他们也就是了！”

“王爷威武！”

对于李元霸的拒绝，西斯没有感到丝毫的意外。而是对身后同样骑乘者马匹的手下骑士们说道：“你们，一会各自分组，本王这边有詹姆斯和詹尼尔跟着就可以了！”

“是，殿下！”

这二十名随行的骑士，齐齐应了一声。

“既然四皇叔您同意了，那小侄就不客气了。先走一步！驾！”李承乾哈哈大笑了起来，耍诈地率先拍了拍坐下的马匹，纵马而去。

“嘿，你小子还真是够无耻的！”

李元霸一见这小子带着李恪他们率先拍马前行，顿时知道他打的是什么鬼主意，他扭头看了赵三炮和李三多他们，满怀深意地说道：“你们几个，跟

着西斯王子一起去狩猎，可千万不要让那些野猪、熊瞎子什么的伤了西斯王子！”

话音落地，李元霸就纵马飞奔了出去。

有了李承乾他们这些小家伙们打头，这一次的秦岭狩猎也自然拉开了帷幕。

“哈哈，四皇叔已经被咱们用在后头了，看来咱们是抢占了先机啊！”李愔策马追上了李承乾，指着身后越来越远的密林入口，继续说道：“太子哥，这说什么也得落落四皇叔的面子！”

“嘿嘿，你说的是！”李承乾也是一脸的奸笑，“这几年来，咱们兄弟几个从来没在四皇叔手上占过什么便宜，这次比试如果赢了他，说什么也要在他身上薅下二两肉来！”

“太子哥，你看那里”就在这时候，众人身后的李治眼睛一亮，指着不远处的密林，兴奋地说道。

李承乾顺着李治的手指看去，就见一只足有李治一半高的獐子正在远处的草地上寻寻觅觅地。

“真是机会来了，挡也挡不住！”

李承乾笑了笑，伸手从后背上取下了一支经过神机府特意改装的自动步枪，瞄准之后。

“砰！”

一道清脆的声响，自动步枪微微一震，一枚黄色的子弹从统管中迸射而出，直直地射向了獐子。

那獐子听到声响刚刚抬起了脑袋，这个时候子弹已经钻进了獐子的脑袋里。

“噗！”

闷响声传来，脑浆飞溅，鲜血横流！

李承乾倒是好枪法，一枪爆头！

“哈哈，来人啊，去把那只獐子给本太子取过来，真是开门红啊！”这才刚刚进林子就打了一只獐子，李承乾哈哈大笑了起来。

也就在李承乾用出这一铙的时候，刚刚进入密林另外一处入口的西斯以及他的两个兄弟，全都浑身一震，被这声音吓了一跳。

“哗啦啦！”

转头望去，却见方才生脆响的地方鸟雀飞空，林木一片震荡，就好像那一片密林当中有什么恐怖的东西一样。

下意识转过头，看着赵三炮，西斯问道：“赵将军，请问这是什么声音？”

不紧不慢地跟在西斯身后的赵三炮，淡淡地笑了起来，道：“二王子的话，这是我们大唐的火器！”



第八百二十五章鱼儿上钩了

“哦？”西斯和尼科他们眼睛全都亮了起来，“敢问这火器为何物？”

赵三炮他们显然已经得到过李元霸的授权了，赵三炮随后从后背上取下来一柄老式的双管猎铳，道：“西斯王子请看，这便是火器！”

双管猎铳作为突火铳的第三代升级版本，虽说威力大不如半自动步铳，但是在安全性方面却是要强上了很多，至少不会出现炸膛的情况。

至于那些初级火器突火铳什么的，以神机府的能力自然可以制造出来，只是不能保证其安全性，再加上这东西是由自己人来使用，所以就只能由双管猎铳来替代了。

当然在卖给西斯他们的时候，李元霸是断断不会将这东西卖给他们的。

“赵将军，可否让小王看看这火器的威力？”

西斯看着这好像是钢铁长形武器的东西，感到很奇怪，这东西看起来似乎完全没什么威力啊，怎么可能产生那么大的效果？

“固所愿也，不敢请尔！”赵三炮也开始咬文嚼字起来。

话音落地，他就开始观察起密林目前的情况来，突然他眼中眸光一闪，看到了数十丈之外的一颗大树的树梢之上，有一只通体斑斓的鸟儿。

“王子，您可曾看到那只♂长♂风♂文♂鸟儿？”赵三炮指着那只立于高高树梢之上的大鸟，说道。

“看……”

西斯这边话都还没说完，耳畔就听到了一道爆裂的声响，紧接着那鸟儿扑棱着翅膀飞了一下，随后就从天上掉了下来。

西斯豁然扭过头看向了赵三炮，但见赵三炮手中的双管猎铳的铳口，在不断冒着白色的烟火之气，浓重的火药气息在半空之中弥漫。

西斯哪里知道这是火药味，只是鼻子耸动了一下。道：“这是……硫磺的味道！”

“西斯王子倒是生了一个好鼻子啊！”赵三炮笑了起来，道：“不错，正是硫磺！在这双管猎铳的子弹里面正是含有硫磺等多种化学物质。”

“化学物质？”对于这些新名词，西斯可是一个都听不懂。

赵三炮摇摇头，道：“这些都是我家王爷提出来的理论，具体的，我一个当兵的也不太清楚！”

当然是李元霸提出来的，在当下这个时代，可是并没有化学这一概念的出现。

“王子，王子……那鸟儿。那鸟儿死了！”

就在这时候。一名骑士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在他的手上还倒提着一只色彩斑斓的鸟儿，反正赵三炮瞧不出来这是个什么鸟。

西斯从那名骑士的手里头接过那鸟儿，发现在鸟儿的身体正中有一个明晃晃的血洞，血洞还在‘哗哗’地流着鲜血，将那斑斓羽毛都染成了殷红色，看起来很是渗人。

“这……”

西斯的眼睛都直了，要知道那棵树可是距离他们足有几十丈的距离，如果仅仅是普通弓箭的话。是绝不可能有这种威力啊。

“王子，这东西都只是单体作战时用的，还有适合攻城用的火器，眼下这里的地界并不算宽广。所以也没有运来这里！”赵三炮甩了甩手中的长铳，说到。

“可是这种攻击力，也足以让人惊叹了！”西斯不可思议地摇摇头，道：“赵将军。不知道这种火器叫什么名字？可否批量生产？我阿拉伯帝国若是想要购买的话，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赵三炮重新给手中的双管猎铳压上子弹，道：“这种火器叫做双管猎铳。是特意用来打猎使用的，每一次在使用之前都需要装填子弹，没有子弹的话，就放不出这么强烈的攻击！至于可否批量生产，还有王子殿下想要够买付出何种代价，这就不是末将可以干涉的了！”

西斯一想也是这么回事，赵三炮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神武卫中郎将，这种涉及到机密的事情，他可没有资格参与。

其实他哪里知道啊，这都是李元霸特意交代给赵三炮这样说的，否则的话，他可不敢讲这些东西说给西斯。

俗话说得好，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如果不透漏一些真东西的话，他西

斯能够顺利入坑儿吗？

“赵将军，贵国可还有其他的单体对战火器？”西斯想了想，询问道。

赵三炮点点头，道：“到目前为止，除了这些双管猎铳之外，我们大唐的兵士们目前装备的乃是突火铳、火箭镗、火门枪以及投石火炮。”

想了想，赵三炮又补充了一句：“双管猎铳因为不好生产，所以在我们大唐也不是容易得到的火器，若非是王爷慈悲，曾经赐予了末将一把，末将到现在也用不上这东西！”

赵三炮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你要是想买的话，只能是后面四种，要想买双管猎铳的话，那就是在做梦。

西斯那里还听不出来赵三炮的话中有话？

只是后面这几样东西若是与面前这支双管猎铳威力相当的话，也足够他用的了。

思及到此，西斯是越来越开心，他已经打定主意了，等回到行辕之后就先把这件事情给定下来，说什么也要从大唐购买一些‘超级火器’回去。

“赵将军，能不能让小王来试试？”西斯看着赵三炮手里的双管猎铳，双眼一个劲儿的冒精光，那样子恨不得把这把双管猎铳给吃了。

赵三炮犹豫了一下，明显不想给他。

西斯可是人精，眼瞅着赵三炮这么说哪里还不明白他的意思，当下摸了摸身上，从腰间摸出来一枚金光闪闪的宝石来，道：“一次，一次就好！赵将军，小王愿意用这东西换一次射击的机会！”

“好！”

赵三炮还真是见钱眼开，一把就从西斯的手里抢过了宝石，同时也把手中的双管猎铳抛给了西斯。

这都是得到李元霸的特意交代了，有钱不赚是王巴蛋。

一脸兴奋地接过双管猎铳，西斯看了看，说道：“赵将军，这东西怎么用？”

赵三炮将宝石收进了衣兜，道：“西斯王子您看，这是保险，这是扳机，还有这里……”

眼瞅着鱼儿上钩了，赵三炮才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赶紧抓住，赵三炮将双管猎铳的方方面面，详细说与了西斯。

第八百二十六章临时起意

就在西斯全身心地投入到感受双管猎铳威力的同时，在密林的另外一方，有三名身着华丽骑士铠甲的大食骑士，面色凝重地聚集在一起。

“大哥，咱们的机会来了！”

骑着高头大马走在最边上的一名骑士，一脸兴奋地对走在正中央的那名金发碧眼的骑士，说道：“眼下西斯他们身边已经没有什么骑士护卫了，这可是咱们目前所遇到的最好的机会！”

“就目前看来是咱们的机会，不过你们忘了？那武王李元霸可是在西斯身边派了两名神武卫的将军，对于这些神武卫的人，咱们可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最中间的那名骑士生得颇为俊逸，如果不是明显的喉结显示他是个男的，怕是所有人都会把他当成个女的。

“大哥，你来拿个主意吧，若是再不执行任务的话，怕是大王子交代的任务，咱们就完不成了！”

最左面的那名骑士一脸的焦躁之色，“大哥，你可别忘了，咱们这些年来的所做作为若是被西斯他们知道了的话，不仅仅是咱们，就连咱们的家人亲族也会被夷灭的！”

“行了，用不着你来提醒！”最终间的那名大食骑士冷眼看了那人一眼，稍稍沉吟了一下说道：“这样吧，咱们先去那边看看，见机行事！”

“我们都听大哥的！”左右两人全都点点头，同时调转马头，向着方才西斯方才进林子的方向远去。

.....

比起一脸兴奋之色的李承乾这帮皇子们，李元霸倒是没有如此的着急，反倒是在众人全都离去了之后，这才慢慢地向着林子里头冲去。

反正这林子里面的各种小兽多得是。也用不着担心李承乾他们和自己来抢。

“王爷，您说等这次狩猎结束之后，那西斯会不会哭着喊着求咱们把火器卖给他们啊？”

刘仁被李元霸派往了影卫总部。担任影卫高层们的总教官，苏定方则是死皮赖脸地跟在李元霸身边。

李元霸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道：“定方啊，你就放心吧！眼下大食国内的情况不明，西斯他们极其需要一大批强力武器的支持，否则的话，他们可挡不住弗朗西的攻势。”

“可是这几个皇子全都离开了大食，那大王子弗朗西能不知道？”苏定方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相不相信又如何？总不能派人来咱们大唐刺杀他们吧？”说完这句话，别说苏定方了，就连李元霸自己都笑了起来。

是啊。大唐距离大食何止千山万水，要是弗朗西想要刺杀西斯他们的话，恐怕早就已经下手了吧？

打死李元霸都想不到，他的这句话还真得应验了，而且还就在此刻。

.....

远处，西斯以及尼科他们所在的方向。

刚刚用手中的双管猎铳捕获了一只小山猪的西斯，正带着自己的几个兄弟以及几名护卫在密林中继续搜寻着猎物，这个时候在东南方突然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

“西斯王子且稍待！”

用双管猎枪的五次使用机会，已经换来了五枚宝石的赵三炮，可不希望这位金主儿出事。听到这急促的马蹄声，下意识地来到了西斯身侧。

西斯可不认为这马蹄声有什么威胁，再加上手中捏着如此‘神器’。让这家伙有些得意忘形了，他没搭理赵三炮，反倒是策马往前走了几步。

当马蹄声慢下来，周遭的林木也出现轻微晃动的时候，三名骑士自东南方的小路处闪现了出来。

“马卡斯、杰克、休斯？”西斯有些惊讶地看着出现在他面前的三名骑士，道：“你们怎么过来了？”

看到西斯他们，这三名骑士似乎有些意外，他们相互对视了一眼，最终还是由走在最中间的马卡斯说道：

“回二王子殿下的话。我们兄弟三人原本在不远处的一片小林中狩猎，这不才刚刚抓了两只兔子！”

说到这里的时候。马卡斯拍了拍挂在马屁股后头的两只死兔子，继续说道：

“没等我们继续深入的时候。竟然就碰到了一头足有一人半高的熊瞎子，您也知道，以我们三兄弟的能力可搞不定一头黑熊，没办法，只能胡乱逃跑了，没想到这一跑竟然会碰到二王子殿下，真是巧了……”

“哈哈，你们三个家伙啊！”听到马卡斯的解释，西斯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这样吧，你们是在哪里碰到的那头熊，本王正好手痒了，就由本王去解决掉它吧！”

嘿，这家伙还真是不怕死啊！

若是常人碰到黑熊的话，就算是手中拿着极具攻击力的武器，若是没有见过血的经验，恐怕也不会选择攻击黑熊。

“二王子，万万不可，那黑熊攻击力太高，就算加上我们所有人也都不是它的对手啊！”一听西斯这话，马卡斯脸色微微一变，连连劝说。

“是啊，二王子！”老二杰克的脸上也是惨白一片，“二王子，您若是想要猎捕那头黑熊的话，还是回去之后多叫上一些人吧？”

“行了，你们是废物，不代表本王也是！”

西斯现在是热血上头了，马卡斯三兄弟此刻所说的话，在西斯听来，怎么听都像是在说他胆小，

“带路！”

西斯大手一挥，打断了三人，说道。

马卡斯三兄弟见状亦是无法，只是在调转马头的一瞬间，嘴角露出了一丝颇有深意的笑容。

西斯、吉尼斯以及尼科全都紧随其后，赵三炮和李三多虽然感觉到这马卡斯兄弟三人表现怪异，不过也并没有细想，而是紧紧了上去。

顺着东南方向行了足足有半柱香的时间，算下来这一路至少也走了有三四里地了，按理说早就已经过了马卡斯三兄弟早先进入的那个入口方向了？怎么还没到？

“马卡斯，你是不是记错方向了，怎么还没有到？”西斯忍不住了，坐在马上大声地询问了起来。

马卡斯扭头看了一眼，发现西斯三兄弟就紧紧地跟在他们身后，而赵三炮以及几名随行的骑士却是距离比较远。

于是，马卡斯、杰克以及休斯彼此微微颌首，冲着西斯三兄弟低吼道：“到不了了，就请三位王子殿下现在就去见真神吧！”

第八百二十七章意外的刺杀

“什么，你们……该死的！”

听到马卡斯三兄弟的话，西斯顿时一脸的震怒之色，同时吉尼斯和尼科亦是如此表情，并且还勒住了手中的缰绳，做出了躲避的动作。

“赵将军，李将军……”

相比起西斯，年纪最小的尼科已经吓破了胆子，下意识地开始呼叫赵三炮他们的名字来。

马卡斯的眼眸中掠过一丝阴冷之色，大声喝叫道：“四王子，就算你喊破了喉咙也无用！等到那两个唐人赶到这，你们都已经是死人了！杰克、休斯，还不赶快动手？”

三道身形从马背上微微一晃，顿时就堵死了西斯三兄弟所有逃跑的方向，三人纷纷从腰间抽出了一柄明晃晃的软剑，同时脸上也露出了狰狞之色。

尼科哪里会在乎马卡斯说什么，抱定了赵三炮他们这些救命稻草，大叫道：

“李将军，你若是再不使用双管猎铳的话，他们三个就要得逞了！我等三人若是被他们这三个叛逆给杀死的话，武王殿下那里，你们也不好交代吧？”

“砰！”

远远地听到尼科的大吼，正快马加鞭地向着这个方向赶的李三多，顿时眼神一凝，

刹那之间，推开铳管，压进子弹，一道黄澄澄的子弹瞬间穿过了空间，瞬间射在了杰克坐下白马的大腿上。

“咳咳……”

这一枪可射不死那匹马，白马嘶声吼叫着，扬起了两只前蹄，带着身上的杰克四处乱转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赵三炮已经拍马来到了马卡斯身侧。

黑色的紧身服，神色冷酷。手中的横刀在半空中划过一道惊鸿，矫健的

身影随着横刀的华东，犹如一柄穿行虚空的利箭。刀光的锋芒闪烁之下，直钻向马卡斯的身体。

嗤……

马卡斯的身体定住了。他不可思议地看着赵三炮手中的横刀。

他万万想不到，赵三炮的速度竟然这么快，而且就其身手而言，就算是在他们大食也是顶尖的高手，远远不是他们能够比拟的。

此刻，马卡斯的肩膀已经被横刀砍了下来，他始料不及，满腹的惊讶很快被肩膀处剧烈的疼痛给淹没了。

赵三炮可不是优柔寡断的人。就在马卡斯愣神的当口，他没有过多的迟疑，知节把手中的横刀横向斩出，笔直地砍向了马卡斯的脖颈。

这一刀要是砍实在了，怕是当场就把赵三炮给分家了！

“不好！”

马卡斯大惊失色，顾不得肩膀上的痛苦，身子一矮，就想要躲过这一刀。

可惜啊，就算是他速度再快，也没有赵三炮手中的刀快。

马卡斯的脑袋才刚刚低下去多一半。赵三炮手中的横刀就已经划了过去。

一瞬间，马卡斯脑浆迸裂，上半个脑袋连同盔甲、头发整个飞了起来。还有白色的脑浆，红色的血液……看起来极其地渗人！

“大哥！”

杰克和休斯看到自己的大哥不过两三个回合的功夫就被杀了，先是错愕了一下，随后才反应过来。

两人的眼睛全都红了，立刻舍弃了攻击吉尼斯还有尼科，持着手中的软剑向着赵三炮攻击了过去。

赵三炮哪里是省油的灯，他手中横刀飞舞，黑色的身形就像是鬼魅一样在杰克和休斯之间飘忽不定，动作之快。让众人的目光都有些应接不暇。

此刻，惊魂未定的西斯终于回过神来。冲着围在自己身边的那几个正看

得愣神的骑士，大叫道：“快。你们倒是快给本王上啊！怎么能让赵将军一人对敌？”

相比起马卡斯，这杰克和休斯身手倒是要强过他，所以这两人和赵三炮打起来也暂时斗了个旗鼓相当。

其实想想也是，大食大王子弗朗西怎么可能只派三个庸才来刺杀西斯他们？

马卡斯三兄弟中，马卡斯这个身手平庸，但是明显是做主之人的家伙，是出谋划策的那位；此刻正在与赵三炮打斗的杰克和休斯，明显是执行者，否则的话，身手怎么会这么好？

在与杰克和休斯颤抖了一小会之后，赵三炮终于找到了一个空档，手中的横刀使的越来越疾，那灿若繁星点点的刀光，‘叮叮当当’地与两柄软剑相互交错。

这个时候，杰克突然‘呃啊’了一声，终究快不过赵三炮的横刀，直接被横刀从心口插入，就此倒地。

‘滋’！

又是一条拿着软剑的手臂横飞了起来，而软剑的主人休斯，断臂处狂喷出了鲜血，被赵三炮一脚踹了过去，将其给狠狠地踹倒在了地上。

短短的一盏茶功夫，这一片密林中比较宽阔的平底就已是一片狼藉，两具尸首倒在了血泊之中，其中一个家伙断了一条手臂，被两名骑士给押着跪在西斯身前。

赵三炮收起了横刀，经过这盏茶时间的厮杀，不免有些气喘，脸色倒是挺平淡的。

等一切都完事了，方才阴沉着一张脸的西斯凑了上来，脸上强挤出一丝笑容，道：“赵将军当真是神武无比，说起来这几人在本王的骑士队中也是精锐，竟然还远不是你的对手，本王真是佩服啊。”

“呼！”

吐出一口浊气，赵三炮却是表现得很是冷淡，道：“二王子殿下谬赞了！说起来惭愧，这么长时间没有活动身体了，身体都有些生锈了！”

扭了扭脖子，赵三炮低头看着地上的三人，道：“二王子殿下，你可知道这三人因何而来，为何要刺杀于你等？”

西斯的脸色变了变，想了好久方才叹道：“既然这三人是以杀了本王为目的，那就应该是我阿拉伯高层，或者周边小国的刺客了！至于剩下的，本王确实不知，就只能从他的口中问出来了！”

“哼，都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了，你竟然还在骗他们，二王子殿下，您还真是不怕死啊！”

被两名骑士押着跪在地上的休斯，强忍着断臂处的疼痛，几乎是咬着牙把这句话给说了出来。

听到休斯的话，在场的西斯、吉尼斯以及尼科全都脸色大变，其中尼科更是上前两步，狠狠地一脚揣在了休斯的身上，道：“你闭嘴！”

第八百二十八章留下个活口

赵三炮是知道吉尼斯和尼科身份的，只是现在他们两兄弟还并没有表露自己身份的意思，所以赵三炮也权当不知道，只是故意作出了一副奇怪的样子，道：“这位大人，为何不让此人将话说完呢？”

尼科脸上的表情还是很难看，他扭过头来看着赵三炮说道：“赵将军，这休斯就是一个满嘴胡言的人，赵将军千万不要相信他啊！”

“哦！”

赵三炮点点头，并没有深究，但是却话锋一转，道：“不过二王子殿下，这家伙虽说是你的下属，可是终究是在我们大唐的地界上犯了事，所以这关押和审讯的责任就全都交给我们吧！”

话音落地，赵三炮扭头看了李三多一眼，不等西斯同意，李三多就从马上取下了一条粗绳子，上前几步绑在了休斯的身上，并且还顺手将他给丢到了自己的马背上。

西斯颇有些惊愕地看着李三多这一系列的动作，等李三多的动作完成了，这才缓过神来，道：“赵将军、李将军，这似乎是有些不妥吧，说到底休斯还是本王”

“好了，二王子殿下！依未将来看，咱们还是赶紧结束狩猎行辕吧，你也好细细查问查问你那些手下了，以免日后出些什么岔子！”

赵三炮才不搭理他，好不容易抓到一个套话的豁口，怎么可能被你们给截去。

“西斯王子，请吧！”李三多顺势上马，同时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呃好吧！”西斯三兄弟没有办法了，只能相互对视了一眼，跟在赵三炮他们身后向着行辕大帐的方向返而去。

临时搭建的行辕之中，李元霸也已经满载而归，这次的收获还真是挺多的，什么兔子、獐子、山鸡、小野猪

也真不知道他是走了****运还是这秦岭里头确实有很多的小兽，反正这些猎物，还是被皇宫禁卫们用小车拉出来的。

至于李承乾他们小哥几个。倒是还没有来呢，或许是认为他们此刻的收获没有李元霸多，怕赢不了他吧。

“噗通！”

顺手将一只肥硕的兔子丢在了行辕营帐中，李元霸对坐在营帐正中独自饮酒的李世民说道：“皇兄。今日你不进林子狩猎还真是可惜了，这林子当中难得有这么多的小兽，好像打都打不完一样！”

李世民抬头看了李元霸一眼，道：“你小子倒是自在，别忘了这次狩猎的真正目的！”

“你们几个。去挑几只猎物交给带来的厨子们，让他们好好烤制一下！”

李元霸自顾自地坐了下来，一边指挥着手下人去烤制猎物，一边对李世民说道：“皇兄你就放心吧，这那西斯不哭着喊着求咱们，咱爷们儿还真就不把火器卖给他们了！”

“看把你小子给能的，这朕倒是要西斯怎么哭着求咱们卖火器给他！”李世民可不相信李元霸的话，那西斯再怎么说是也是一国的王子，怎么可能一下子变成怂蛋包呢。

“陛下。赵将军和李将军求见！”

就在李世民想要再讥讽李元霸几句的时候，刘三水走了进来，他脸上的神色还有些奇怪。

“传进来！”李世民点点头。

过了没几个呼吸的时间，便见李三多和赵三炮，押着一个缺了右边臂膀，整个人都显得有些萎靡不振的家伙走了进来。

“跪下！”赵三炮一脚踹在了这家伙的膝弯处，道。

休斯此刻已经是身心俱疲了，能够勉强站立着已经算是奇迹了，赵三炮这一脚就直接把他踹倒在地了。

李世民瞅着休斯身上的装扮有些眼熟，后来一想。这不是大食骑士的装扮吗？怎么这家伙整出了这么一副惨样

想到此，李世民有些奇怪地问道：“赵爱卿，此人是？”

赵三炮恭敬地道：“启奏陛下，此人名叫休斯。乃是大食使节团护卫队百人骑兵三队骑兵长，半个时辰之前，此人联合护卫队副总队长马卡斯、护卫队百人骑兵二队骑兵长杰克，于狩猎之时突然袭杀二王子西斯！另外两名案

犯，已经全都被末将斩杀，只剩下休斯留下一条狗命。特带听候陛下落！”

听到赵三炮的话，别说是李世民了，就连李元霸的脸上都充满了惊讶之色。

“你是说，他们三人刺杀西斯？”李世民重复了一句。

这赵三炮倒是没有说话，而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却是有意思了！”坐在李世民下手的李元霸笑了起来，道：“西斯怎么说？”

“他自然是想要把这家伙带猎苑行辕去自行审讯了！”赵三炮皱眉说道：“只是末将根本就没搭理他，就自行做主把休斯给带了来！”

“嗯，你做得很对！”李世民捋了捋颌下的短须，扭头对李元霸说道：“元霸，你说这事怎么办？”

“能怎么办？凉拌呗！”李元霸翻了个白眼，道：“他西斯不是想要咱们大唐出兵吗？咱们正好借着这次的机会向大食出兵，不过并不是按照他的人数，而是由着我们自己来定！”

“西斯能够同意？”李世民道。

“他不同意也得同意！”李元霸冷笑了一声，道：“眼下弗朗西既然已经派杀手前来大唐了，那就证明大食的情况已经是不容乐观，西斯也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了！”

“话是这么说没错，不过咱们上哪去找那么多的兵士们呢？”

李世民有些为难地说道：“虽说近两年来我大唐一直都在扩展军队，尽管号称百万，可实际上可用的兵士们也就只有六十余万。而且除去镇守各地郡县城池、重要关卡，以及派驻往平倭都护府、新罗、百济甚至是南洋都护府的兵士们之外，实际可调用的只有十五六万！”

“这也好办！”李元霸笑了笑，道：“皇兄，其实在南洋都护府，为了征讨南洋群岛，臣弟早就已经开始囤积力量了！”

“哦？你指的囤积力量的意思是？”李世民并不担心李元霸有任何的不臣之心，否则的话，这皇位他早就已经抢过去了。



第八百二十九章回来了

“皇兄啊！”李元霸喝了口浓茶，这才说道：

“眼下，登州造船厂已经生产完成了十艘适合远洋作战的中型蒸汽战舰，若是用蒸汽战舰走水路往大食的话，最多用时一个月！”

“一艘中型蒸汽战舰能够装乘多少人？”李世民询问道。∈♀，

“嗯，算算的话大概一千五百名全副武装的兵士左右，再多就会降低蒸汽战船的速度了！”李元霸在心中默默算了算，回了李世民一个数字。

“那十艘岂不是才可以装乘一万五千人？”李世民大摇其头，道：“不可，不可！才区区一万五千人，就算是去了大食，岂不也是无济于事？”

“那可不一定！”李元霸道：“皇兄，方才我可是说得全副武装的情况下，那些火器、子弹、炮弹什么的，难道就没有重量吗？”

“可是……”李世民还是持怀疑态度，“大食可不是吐蕃、薛延陀这等小部族，而是与咱们大唐一般无二的帝国啊！若是想凭借区区一万五千人就要灭掉大食？”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世民不可思议地晃了晃脑袋，道：“元霸，你确定你不是疯了？”

“皇兄，你还是太小看咱们火器的威力了！”

李元霸哈哈笑了起来，道：“就单单是神机府最先研制出来的重型迫击炮，若是所带的炮弹足够的话，远在七八公里之外，只需要发射数枚就能够平了他大食的皇城！”

“嘶……有这么厉害？”李世民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皇兄，臣弟可没功夫骗你！”

李元霸耸了耸肩膀，道：“甭管是位于长安的神机府，还是远在海外小岛上的神器局，对于各种重型火器的研发都跟疯了一样！至少神器局的重型迫击炮是这样，而且其威力亦是臣弟亲眼所见的。”

“如此，等咱们回宫之后。你就去和无忌他们好好聊聊，看看能不能制定出一个万全的策略来，以免再有什么差池！”见李元霸脸上的表情认真，李世民倒是相信了他。

不过他也打定主意了，等回到宫里之后就走一趟神机府，非要看看这重型迫击炮的威力不可，也免得李元霸笑话他自家的东西威力都不晓得。

.....

“陛下，大食二王子西斯殿下求见！”

待李世民两兄弟把正事给聊完了，这个时候好像在门外守了半天的刘三水走了进来，向李世民低声禀报起来。

“得。正主儿来了，这回啊，咱们看看这正主儿怎么说！”李元霸伸了个懒腰，道：“三水，甭请示皇兄了，估计外面那几个家伙也等得够呛，还是去宣他进来吧！”

“大食二王子四西斯，见过.....”西斯进来还是那一套，就差趴在李世民跟前给他舔脚趾头了。

“西斯王子啊。今日之事事出意外，可是此事毕竟出在朕这大唐地界，朕多少都有些责任，所以还请西斯王子多多担待才是！”

李世民难得地降下了身段。面带一丝歉意笑容地看着西斯说道。

西斯哪里有那么大的谱啊，听着李世民的话，心里头第一个念头就是不对，还是赶紧地找辙吧：

“陛下实在是太客气了。这怎么能怪陛下了，都是我阿拉伯帝国那些败类们。此番若是回到帝都的话，小王一定不会让他们好过的！”

说到后面的时候。这家伙都有些咬牙切齿了，好像大食朝堂之上真得有很多和他们作对的败类一样。

其实李世民也就是那么随口一提，既然你说得那么神情，那朕就勉为其难接受了。

“哦，回去的事那就等回去再说，咱们现在还是说点正事吧！”李元霸眼珠子转了转，打断了还想要说话的西斯。

西斯还以为李元霸要谈火器买卖的事情，就退到了一旁的座位上，正襟危坐了起来。

“来啊，厨子们应该准备得差不多了吧，让他们把烤制好的野兔、獐子送上来，这可是正事，本王都饿了老长时间了！”

哪知道李元霸对于火器之事只字未提，反倒是对那些猎物情有独钟。

西斯原本期待的心情一下子就跌落到了谷底，差点一口老血给喷出来。

不过也没办法，人家不提，他总不能自己放下身段，死气白咧地求着人家卖火器给他吧。

沉闷的聚餐开始了，整个行辕大帐中只有银刀割兽肉的声音。

.....

“哈哈，这回咱们铁定赢了，四皇叔不过是一个人，他总不能一人打下数十只猎物吧？”邻近行辕大帐，隔着老远李元霸就听到了李愔的大嗓门。

“嘿嘿，这回我也打到两只野兔，一只小獐子！”李治紧跟在李承乾他们身后，手中还提着一只肥硕的大兔子，这兔子竟然还没死，还蹬着小腿想要跑呢。

“我看呐，这回八成也是咱们输！”一向不受人待见的李泰，胖乎乎的身子一个劲儿的颤动，嘴巴里面还在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我说四哥，你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听到李泰竟然这般没有自信，李贞可不干了，直接说道：“四哥，您难得陪咱们一起玩一回，可一定要有必胜的信心呐！”

“行了，我知道了！”李泰还是不习惯跟这些之前他连正眼都不瞧一下的兄弟们，“反正赢了算咱们的运气，如果输了的话，就想好怎么让四皇叔欺负吧！”

“青雉，你呀，就是太没自信了！”李承乾斜眼看了自己的兄弟一眼，道：“好了，也到行辕大帐了，八成啊，四皇叔也早回来了！”

一边这样说着，李承乾他们兄弟已经到了大帐之前。

“嗯？好香的味道啊！”

刚刚步入大帐，还没来得及想李世民他们行礼呢，李愔就闻到了一股子浓浓的烤肉味道。

“哈哈，你们总算是回来了！”看到李承乾他们才刚刚走进来，李元霸顿时哈哈笑了起来，“四叔我可是早就快吃饱了！”

“啊？你们早就已经吃上了？”李愔看着摆在大帐正中的那几只烤地流油地獐子，还有每人桌前一只烤鸡，顿时怪叫了起来。

李元霸手中捏着一只鸡腿，斜眼看着李承乾他们道：“怎么样，收获如何啊？”

第八百三十章终于.....

一听李元霸说这个，李愔他们顿时都变得兴奋了起来。

“哈哈，四皇叔，这回说什么你也赢不了我们了，我们兄弟几个可是打了很多的猎物，还是被禁卫的兵士们拉回来的呢！”

李治一脸兴奋地看着李元霸，同时还献宝一样地把手中仍旧活蹦乱跳的兔子往李元霸跟前递：

“四皇叔您看，我还抓了一只活兔子呢！”

李元霸见到那兔子疯狂地蹬着肥硕的大腿，便笑道：“还真是，你小子这次的运气也这么好吗？”

“那是！除了这只兔子，我还打到了两只兔子，几只山鸡呢！”李治得意洋洋地昂起了脑袋，骄傲地就像是一只开屏的小孔雀。

“四皇叔，怎么样？”李愔凑到了李元霸的跟前来，道：“您认不认输？”

“认输？”李元霸挑了挑眉毛，道：“还没称量，你怎么就知道我输了呢？”

“嘿，四皇叔，您还真要好好称量一下啊？”李承乾看了李元霸一眼，道：“那您自己想要丢面子，就不要怪侄儿们下手无情了！来人啊，把本太子还有几位王爷狩猎所得的猎物拿去称量一下！”

“诺！”

自有兵士们听从李承乾的命令，出去执行。

“四皇叔，您何不去亲眼看看，也免得说侄儿们诓骗您！”李贞这小子也吃错药了，竟然也开始调戏起李元霸来了。

李元霸没好气地看着几个得意洋洋的侄子们，道：“早就知道你们几个小子会玩这一套，我早就准备好了，告诉你们，四叔今日的猎物捕获总量是八百斤，只要超过了这个数，你们就赢了！”

“您刚刚说多少？”

听到李元霸说得这番话，原本还洋洋得意地李承乾小哥几个全都愣住了，还以为自己的听力出了什么问题。

“准确地说是八百三十二斤，怎么。很稀奇吗？”

李元霸似乎在讲述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一样，说到后面的时候甚至还很不耐烦地掏了掏耳朵。

“不可能啊！”李愔跳着脚说道：“您绝对不可能猎到这么多的猎物，就算是我们兄弟几个，狩猎到的猎物加在一起也才不过四五百斤。您一个人怎么可能猎到这么多？”

李元霸咧嘴一笑，露出了一口白牙，道：“很不幸，我还猎到了一头小熊瞎子，就光那头熊瞎子就有两百多斤！”

“那也不可能啊？”李承乾他们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怎么。难道当着皇兄的面我还敢骗你们吗？”李元霸摇了摇头，道：“再说了，这不还有西斯王子他们在吗？他们总不能骗你吧？”

一边这样说着，他还把手指向了西斯。

原本还在因为李世民兄弟俩不提卖火器的事而在独自生闷气的西斯，突然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自已，有些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直到身边伺候的一名侍女向西斯解释了之后，这家伙才恍然道：“不错，太子殿下！武王殿下今日收获确实斐然，光是成年鹿儿就有数头，再加上那一头黑熊。还真得有八百多斤！”

西斯的话音落地，李承乾等兄弟的脸色全都变得黯淡了下来。

“哎，原以为还能赢四皇叔一次，没想到又输了！”李愔一脸的郁闷。

“我之前就说了，四皇叔哪里是那么好赢的人！”李泰一张肥脸上倒是没有多少沮丧之色，反倒是带着淡淡的讥讽。

“行了，行了，你们这几个小子今天也难得出来疯一次，正好这里还有一些烤好的猎物，你们先填填肚子吧！”

李元霸可不想看到他们这些小孩子又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起来。就开始命厨子们为李承乾他们准备吃食。

就这样，小家伙们的逆袭华丽丽地失败了。

.....

这一顿饭可以说是吃得相当尴尬，李承乾这些小伙子们，因为输给了李元霸。所以兴致很低落。

西斯还在琢磨着如何委婉地提出购买大唐火器的事情，皱着眉头啃完了一整只鸡，外加一条不断往下滴油脂的獐子腿。

再看李世民呢，满脑子都是什么时候派兵前往大食，如何以一万五的兵力将大食给灭了

等太阳慢慢西移，时间也进了未时的时候。西斯终究是忍不住了。

他站起身来，单膝跪在李世民身前，很谦卑地说道：

“伟大的天可汗陛下，我阿拉伯帝国现在正陷入生死时刻，国内弄臣把持朝政，周边小国环伺，欲要蚕食我阿拉伯帝国国土！值此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西斯虽说身在大唐，但是却无时无刻不在挂念故土。西斯恳请伟大的天可汗陛下，能够将那些火器卖予西斯！”

整个大帐中立刻变得安静了下来，只剩下了李治他们小哥几个不断啃食东西的声音。

过了足足有一刻钟的时间，李世民才淡淡地说道：“西斯王子，你可知道这火器，我大唐制造出来是有多难？”

“陛下，任何武器都是经过不断的实验以及尝试方才锻造出来的，更何况是这些威力强大的火器！”

西斯一脸诚恳地说道：“只要陛下开口，但凡西斯能够拿出来的，一定不会吝啬，只要能够买到那些火器，西斯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

“你要知道，即便是在我大唐，那些火器也不是谁都能够拥有的！”李元霸接过了话茬，道：“若是想要购买的话，那代价怕不是西斯王子能够承担的！”

“武王殿下但说无妨，西斯就算是拿出半个国库，也要买下一批火器！”西斯狠狠地咬了咬牙，做出了决定。

“好，既然西斯王子已经做出了决定，那就请西斯王子先来看看火器的威力，再来判断它们的价值如何吧！”

李元霸拿起丝帕擦了才手，站起身来，径直向着行辕大帐外走去。

其实西斯除了双管猎铳之外，还真没见过其他的火器，现在李元霸终于

主动提出来了，西斯自然是屁颠屁颠地紧随其后。

李世民居于庙堂之高，也并没有见过那些火器的威力如何，听到李元霸的话后，也下意识地跟了出去。

第八百三十一章全新的初级火器

在距离行辕大帐最边上，临近小山的地方，有一片面积颇广的空地，空地正对着一片低矮的小山，周围还搭着一些好像木栅栏一样的围栏，在围栏的外头有一队队的兵士们在负责守卫。

李元霸带着一帮人向着这边走，守门的兵士见到李元霸他们过来，纷纷向他们行礼。

李元霸摆摆手，自顾自地领着众人进了围栏后头。

这刚一进来，顿时一股子铁器混杂着火药的味道传进了众人的鼻腔里头。

李元霸领着众人快步走向了围栏边缘，就见在围栏边缘摆着一排兵器架子。

兵器架子上有突火枪、火箭溜、火门枪……大概十数杆最为初级的火器。

尽管这些火器全都是大唐研制火器初期的产物，但是由于当下大唐不论是冶铁还是火药、子弹方面都已经颇为发达了，所以这些火器都打造的很是精美，而且安全性能极高，根本就不会出现什么炸膛的情况。

毕竟是自己人使用，怎么好意思让自己人出现什么意外呢？

李承乾他们当初曾经跟着李元霸去过神机府，自然是见过这些东西的，不过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再加上这些兵器架子上的火器造型如此精美，对李承乾他们而言，也是有着一一定吸引力的。

这还仅仅是李承乾他们，对于初次与这些火器见面的西斯而言，他万万没想到这些东西看起来，竟然与双管猎铳一般不起眼，他瞅瞅这个，看看那个，似乎是都想要上手把玩一下。

对于西斯的表现，李元霸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意外，记得当初，他的表现也就是比西斯强个一星半点罢了。

“三炮，你去挑几名兵士。叫他们给陛下还有西斯王子演示一下这些火器的威力！”

扭头看了赵三炮一眼，李元霸吩咐道。

“诺！”

赵三炮恭敬地应了一声，扭头就走向了一直站立在兵器架子不远处的一队身着黑色作训服的兵士们。

这些兵士全都是神武卫中新近训练出来的兵卒，这些小伙子们大多是出身世家大族。要么就是和朝中的文武百官们沾亲带故，可以说一个个全都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

在神武卫参训的这两万多人中，好不容易脱颖而出，再加上训练了半年的时间，一个个身子骨打熬地就像是钢铁一样。纵然没有上过战场，那也比普通的兵士们要强出十倍，百倍！

过了几个呼吸的时间，赵三炮就领着十名看起来相当壮实的神武卫新兵走了过来，道：“王爷，选好了！”

“哦！”李元霸点点头，眸光一扫这十名新兵。

这些新兵们，可都是因为眼前之人才去参加神武卫的，毕竟以他们的身份地位，对于金钱、地位什么的已经不在乎了。他们只是单纯的崇拜李元霸，只是单纯地不想叫外人喊他们纨绔子，喊他们是衙内。

所以此刻看到李元霸的时候，他们一个个全都兴奋地脸色通红。

“嗯，你们就是这一批次的神武卫新兵吗？不错，很不错！”

看着面前这一个个身体绷地笔直的年轻人，李元霸有些严肃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他大手一挥道：

“本王相信，你们日后不会给神武卫抹黑，不会辱没了大唐帝国的名声。将自己身体里的每一滴热血都撒在这一片挚爱的土地上！”

“回王爷的话，我等必誓死护卫陛下，誓死保卫大唐，大唐威武！”

李元霸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可是把这些小伙子们给说的是热血沸腾，让他们只感觉到一股子热血在喉咙翻滚，不吐不快！

“好，今日就让本王看看你们的能否做到这一点！”

对于兵士们这种好像打了鸡血一样的状态，李元霸很满意，他开始分配任务：

“你们几个。去那边的兵器架上各自挑选火器，拿取子弹，挨个展示手中

火器的威力！”

“诺！”

这些神武卫的兵士们很是尽心尽责，对于李元霸的命令执行地很彻底。

过了没多有几个呼吸的时间，每一位神武卫兵士的手中都已经选取好了火器，而且在他们身边还有一只高架子，高架子的顶部是个托盘，托盘里面放着火药以及各式各样的子弹。

“西斯王子，还请你站远一些，这些东西的射程虽远，但有的时候因为某些散射的子弹会喷出去，把周围的人给误伤了，所以你还是站远一些吧！”

就在一名手持突火枪的兵士，瞄准了三十丈之外的木质圆靶正要点火射击的时候，李元霸突然拉了西斯一把，同时自己也向着右后方退出去两三丈远的距离。

“殿下，这种火器在使用过程中很危险吗？”

听到李元霸的话，西斯这边吓了一跳，怎么那双管猎铳就没事啊？

“也不一定！”李愔这坏小子眼珠子一转，坏笑道：“西斯王子，你要知道，这从火器里头飞出去的小东西里可是火药，火药这东西给你说你也懂。对了，你知道雷电吧？这突火枪的子弹就好比是雷电，不进带着轰鸣声，那攻击也是发散性的，没准就会攻击到身边的人呢！”

李愔的话吓得西斯连连后退，之前还觉得李元霸那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说得有些过头了，现在看来，这些兵士们简直就是拿生命在冒险啊！

比起被李愔给吓怕了的西斯，手持突火枪的神武卫兵士却是一脸的冷酷之色，因为他听出来了李愔话里的意思，无非就是让他把突火枪的威力使出来，让胆小鬼西斯好好见识一下。

先前的突火枪，在使用的时候需要两人共同协作，将火药装入枪管内，一人持枪，一人点火，自枪管内射出石块或者弹丸，弹丸的最大射程可达百丈，有效射程更是达到了三十丈。

而这支突火枪的使用却是没有这般繁琐，一人就能够点燃。

眼睛看着正前方，早就已经安插在制定地方的靶子，那名兵士神色一凝，直接从托盘里抓了一把铁弹塞进了突火枪的枪管里，随后点了突火枪的枪柄处一下。

第八百三十二章土豪哭穷了

“滋滋……”

火焰燃烧引信的声音从突火枪的枪管里面响了起来。

“放！”那名神武卫在心中暗叫了一声，紧握着突火枪的双手更加紧实了。

“轰！”

一声炸响，瞬间划破这一片空旷的地界，只见一条火舌带着足足十多粒似乎还在冒着火星的铁球，自突火枪那长长的枪管里头骤然喷射了出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笔直地射向了三十丈外那个直径约在两尺左右的靶子上。

“噗噗噗！”

真可谓是影未现，声已至。

“西斯王子，要不要看看它的具体威力如何？”眼看着西斯伸长了脖子，眯缝着眼睛看着远方，不由得递上去一只望远镜。

西斯下意识地接过望远镜，在一旁李惜的指点下调了调焦距，架在了眼睛前面。

从望远镜中看去，三十丈外的那个靶子已经从中折断了，浓烈的赤红色火焰将那断成两半的靶子给点燃了。

那十多粒小铁球重重地射到了更远得地方，落到地上之后，将坚实的土钻出了一个个足有小拇指大小的孔洞，而且还在不断冒着白色的烟气。

“哈？这，这，这简直是??”西斯已经彻底看傻眼了，这种火器的威力也太过惊悚了吧？

那靶子可是离着发射的地方足有三十丈的距离，只不过是装了一下弹药，竟然就如此恐怖地侵袭了过去，而且还造成了如此吓人的破坏！

这可是远比双管猎铳地威力要强上不少了，如果使用在人的身上，那岂不是会被打成筛子？

“下一个！”

挑了挑眉头，李元霸对那名率先展示突火枪的兵士摆了摆手，开口让下一个人展示火器。

这次展示的是火门枪。

当然了，火门枪的弊病并没有解决掉，若是想要使用他的话，还是只能由两个人来掌控。

“小六。装弹……”

前面的一名黑脸的神武卫兵士吩咐了一声，顿时后面的那名稍小一些的兵士，便从托盘里抓起一个组由婴儿拳头大小的铁质子弹，直接给塞进了枪膛里面。

随后。他从腰间掏出了特制的火折子，轻触那长长的火药芯子。

“咚！”

比突火枪更加沉闷，射程要高出一大截的圆型铁质子弹，就像是一枚坠落天空的小型云是一样，带着一股子强绝的威力夺射了出去。

四十丈开外特制的爆破墙。在眨眼之间就被那火门枪的子弹给击中了，恐怖的冲击力直接将墙体砸出来一个人头大小的孔洞，孔洞前后通透，还呼呼透着冷风。

“这种威力，简直就像是极速冲撞的撞城车！”

看到这繁琐的，甚至只能由两人来使用的火器竟然拥有如此威力，西斯的眼睛个顿时亮了起来，就像是两只闪亮无比的小灯泡一样。

“陛下、王爷，请容小王失礼了！”

西斯这头还在向李世民兄弟俩告罪，另一头却是早已丢下了手中的望远镜。像兔子爹一样地，一溜烟地跑到了那面特制的爆破墙下，甚至还伸出手去，摸那个透着风的窟窿。

傻呆呆的样子，半晌都回不过神来。

“元霸，你说咱们买给他多少火器，开价多少为好？”

借着西斯前往爆破墙查探火门枪威力的空档，李世民突然对李元霸吐出了这么一句。

“皇兄，我还以为你得再别憋一段时间呢！”李元霸哈哈一笑，道：“这个还得看西斯的需求量是多少。毕竟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四皇叔，地主是什么？”李恽凑了上来，低声询问。

“臭小子，怎么哪都有你？”李元霸没好气地敲了李恽的脑门一记暴栗。道：“地主就是那些世家门阀，世家大族，行了吧？”

“那……什么叫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李治从哥哥的胳膊后面挤了出来，好奇地询问。

“不学无术！”

李元霸还能说啥，只能说对这几个侄子的教育还是不到位，看来日后不能只加强他们征战的训练。还是要注重文化课的。

倒霉的李恽和李恽还不知道，就因为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这两兄弟即将面对海量的填鸭式教育了。

“武王殿下，这种火门枪，当真是威力绝伦啊！”

当震惊无比的西斯从远处归来的时候，脸上还带着不可思议的神色。

他的双手不停比划着爆破墙上的孔洞，好像还没回过神来一样。

李元霸闻言摇了摇头，道：“那是因为西斯王子还没有见过更加厉害的武器，区区火门枪，是断断不能与投石火炮相提并论的！”

西斯闻言苦笑了两声，这才对李世民和李元霸说道：

“陛下、王爷，说实话，西斯已经有些不想再去看其他的火器威力如何了，实在是这种火器的威力太大了，西斯担心最后看上了所有的火器，可是却没钱能买，那样岂不是太痛苦了吗？”

就像之前李世民兄弟俩说得，这种火器的威力如此之大，那想必造价也极其地昂贵，特别是火药，听起来似乎很高大上的样子。

怪不得人家提前告诉了他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若是自己的国家有这种火器的话，怕是谁来买都不会卖的。

李元霸看着西斯的粮样，知道这家伙心里头肯定开始盘算自己那点钱不够花了！

“哈哈……”

李世民仰天长笑了起来，“西斯王子，朕之前就曾经告诫过你，我大唐火器生产极难，你若是想要购买的话，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可是你非是不听，现在你还要继续往下看吗？”

“非是西斯不听，而是形势所迫啊！”似模似样地摇头叹气了一番，西斯继续说道：“还请陛下慈悲，能够让西斯将所有火器的威力全部看完！”

“好！”李世民很怜悯地看了西斯一眼，大手一挥，道：“来，你们继续！”

……

接下来的时间就很简单了，剩下的每一种火器，甭管是火箭溜、手铳还是铁火炮、溜火球……全都被这些神武卫的兵士们，拿来展示了一个遍。

这一切都很顺利，每一件火器的威力，都已经深深地烙进了西斯的脑海中。

第八百三十三章想要火器，拿东西来换

西斯的脑袋瓜很好用，在欣赏那些火器威力的同时，这小子也开始在心中暗暗盘算，自己究竟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够拿下一柄火器来。

因为每一种火器的不同威力以及射程，注定了他们使用的局限性，所以可以说这些火器是各有其用处，西斯是一种火器都不想错过。

直到最后一种火器，投石火炮展示完毕，西斯还是有些傻愣愣地看着上百丈处，已经被破坏得破破烂烂的小山，脸上写着一个大写的懵字！

“怎么样，西斯王子？”李元霸淡笑着看向了西斯，询问道。

“陛下、王爷，我曾听闻大唐帝国有一个成语，叫做井底之蛙。今日所观，西斯方知自己便是那井底之蛙，大唐帝国之武，怕是纵观整个天下都是再无敌手！”

西斯一脸的艳羡之色，傻子都看得出来，此刻西斯已经很心动了。

瞅着西斯的表情，李世民与李元霸相视一笑，那是一种很得意的感觉，毕竟自己帝国的东西能够被人所称赞，即便这个人即将成为敌人，也足以令人骄傲了。

“西斯王子何必如此赞誉？”李元霸接过话茬，道：“本王观大食之骑士亦是精勇彪悍之辈，只是缺乏一些强力武器罢了，若是装备上一些强力武器的话，攻城掠寨自是不在话下！”

或者是李元霸的话真得起了作用，也或者是西斯现在满脑子都是大唐的火器，所以听到李元霸的话后，他的眼睛立马亮了起来：

“陛下，我阿拉伯帝国距离大唐甚是偏远，所求不过是国内的昌平，对外的威慑！故此小王对大唐帝国的这些火器甚感兴趣，若是能够求取到这些东西，小王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但求陛下开口吧！”

李世民看了李元霸一眼。道：“西斯王子，你也见过了这些火器的强悍之处，我大唐也有我大唐的难处，所以你若是要购买的话。还请拿出诚意来吧，否则的话，朕很难与臣下以及大唐的兵士们交代！”

西斯紧锁着眉头，一脸沉凝地对李世民说道：“陛下，小王并不苛求大唐能够将各种火器都卖与西斯一些。西斯只要求取攻城用的投石火炮、两军对阵只用的火门枪、手炮、地火炮……”

西斯林林总总地提出了六七种火炮，而且每一种火器全都是威力强大，像那种威力稍小一些的，他一样都没要。

“这些我大唐都可以拿出来，但是关于价钱方面……”李世民稍稍沉吟了一下，后面的话倒是没有说出来。

“陛下，每样火器，西斯愿意付出十斤黄金的价格，只要贵国的生产力足够，有多少。西斯就要多少！”

西斯还真是狮子大开口，还说什么有多少要多少，土豪任性啊！

听到西斯的话，李世民还没有说什么，倒是李元霸眼前骤然一亮，不过他脸上的表情却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这并非李元霸不喜欢金银财帛，毕竟这世界上，哪里有人不爱钱的，纵然是圣人，怕是也不能免俗。

十斤黄金啊。对于大唐而言那就是一百多两的黄金，这看起来似乎是很多了，毕竟放到李元霸前世的时候，一克黄金就值个两百六七十个的毛爷爷。十多斤黄金就相当于近三十万毛爷爷的购买力了。

但是相当遗憾的是，在之前的大唐，黄金的比价并不算高，一两黄金也就不过六七千钱，折算下来也就是六七贯，一百多两的黄金对于大唐而言。根本就值不了什么钱，顶天了不过六七千贯。

再加上，在之前李元霸在灭掉的倭国本土上发现了金山银山，在不间断的开采中，黄金的价格不断贬值，到现在的话，一两黄金已经只相当于四千钱了。

纵然是西斯所要的火器足够多，但是大唐要那么多的黄金做什么？又不像李元霸前世一样，黄金储备是综合国力的一种表现。

所以，李世民脸上出现了不以为然的表情。

西斯见此，还以为李世民是嫌少，所以猛一咬牙，又在每一柄火器的价值上加了五斤黄金。

最终还是李元霸足够厚道，对西斯说道：“西斯王子，这黄金在你们大食或许是极其贵重之物，但是在我们大唐，特别是对我们大唐的皇家贵族而言，并非是太过贵重的东西。”

“殿下，您的意思是？殿下，但凡您能够提出来的，只要小王能办到的，一定拿来与您交换。”

一听李元霸的话，西斯顿时就急了，毕竟这些东西对于大食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若是买不到的话，他们怕是全都会死地很惨。

这便是买卖交易的特点了，谁占据了先机，谁赢得了优势，谁就会在买卖双方中赢得最大的利益。

所以在熬得西斯就快要跳着脚大叫的时候，李元霸才慢悠悠地说道：

“西斯王子，对于我们大唐而言，金钱财帛对于我们而言已经没有多大的作用了，我们所需要的是矿物，各种矿物，不管是金银铜铁还是其他的矿物，只要你能收集到足够多的矿物，我大唐自然愿意卖给你们火器。”

矿物，还真亏李元霸想得出来，有了矿物就能够冶炼任何金属能够制作出来的东西，所以李元霸的要求，还真是为大唐后世子孙着想。

“矿物？”

听到李元霸这话，西斯先是愣了一下，随后便急道：

“可是陛下、王爷，我阿拉伯帝国距离大唐何止万里之遥，各种出产矿石的矿山，虽说出产量很大，但都是不可移动的。等到我帝国之内搜集到足够的矿石，并且送来大唐的话，怕是会浪费很长的时间啊，那恐怕到时候……”

“这还不好办？”

李元霸瞪了那家伙一眼，道：“本王知道你们大食在我大唐有很多的商人，他们每年贩卖给我大唐的矿物数都数不过来，你只需要从这些大食商人们手上收购就可以了，相信他们会很乐意将矿物卖给你们大食的！”

第八百三十四章交易完成，准备开战

“殿下，您的意思是说，我阿拉伯帝国的商人当中，有很多都是做矿物生意的？”

听到李元霸的话，西斯感到很诧异，虽说他知道阿拉伯帝国有很多的商人都大唐经商，可是却万万没由想到，大多数竟然都是矿物商人，难道阿拉伯帝国当真有如此丰富的矿产资源吗？

还有，不都是说大唐地大物博、矿产丰富吗？他们干嘛不自行在国内开采，反倒是要到别国去收购，甚至不惜拿如此威力庞大的火器来换，这不是舍近求远，舍本逐末吗？

要知道，只要国家够强大的话，矿产、金钱什么得不到？

“当然，否则的话，就算给你再多的时间，你也弄不到足够多的矿物！”

李元霸理所当然地点点头，继续说道：“而且就你们国内的那些商人们，还真是不好打交道呢！”

“殿下，西斯明白了！”

西斯微微沉吟了一下，很快就答应了下来，因为在他知道，他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只能听从李元霸的条件：

“给西斯十天的时间，等到十天期限一到，西斯自会前来商议具体的矿物交换火器的事宜，还请陛下做好谈判的准备！”

“好！”李世民与李元霸相视了一眼，笑道：“那朕就在宫中静候佳音了！”

十天的时间，转瞬即逝。

当西斯带着负责谈判的使节团来到大唐皇宫之中的时候，一支由十艘中型蒸汽战舰组成的海船队，造就悄悄地向着大食而去了。

这件事情李世民兄弟俩做得相当隐蔽，只有少数的几个高层知道，因为这支海船队是带着颠覆大食以及天竺的任务前往的。

而此刻，李世民这边也完成了与大食方面的交易，除却投石火炮之外，每万公斤矿物，可以兑换一柄火门枪，或者一只突火枪、手炮、地火炮。

想要兑换石火炮的话。则需要十万斤矿物。

请注意，这还只是各种火器，如果再想要兑换子弹的话，虽说兑换条件降下了很多。但是作为最便宜的突火枪子弹，也需要五百斤的矿物，像投石火炮的弹药，则是需要天价的五千斤矿物！

你别看是这样，西斯也是露出了一副占了多大便宜的表情。一看临出皇宫的时候，更是对李世民兄弟俩千恩万谢，恨不得抱着李世民兄弟俩亲上两口。

当西斯带着心满意足的表情离开皇宫的时候，宫里的李世民兄弟俩也是充满了喜悦。

“元霸，还真有你的！”

李世民高坐龙椅之上，手中拿着一小叠厚厚的锦帕，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神情，“对于咱们而言，不过是淘汰品中的残次品，愣是叫你卖上了高价。而且就连那些子弹也这么贵，真是出乎朕的预料！”

“那是，你也不看看我是谁！”李元霸得意洋洋地说道：“还想占咱们大唐的便宜，看我不从他们的身上薅下一层毛来！”

“真亏你想得出来！”李世民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道：“以矿物来换取火器及其子弹，再辅以金银财帛，这次他们大食可以说是赔大了！”

李元霸憨笑着说道：“恐怕那西斯还傻不愣登地琢磨着怎么去攻击他大哥，怎么去清君侧呢！打死他都想不到，这些火器都不过是一些刻意制造出来的残次品，充其量也就是使个十来次。再想要多用的话，怕是就得炸膛喽”

以神机府当下的技术，想要制造出质量只能是用个十五六次的东西，还是很简单。所以李元霸才有这么一说。

“三千支火门枪，五万手炮，五万地火炮一百门投石火炮，各类子弹合计三十万枚！”

李世民盯着手中的锦帕，一边念还一边摇晃着脑袋，道：

“西斯也真是够有些手段的。短短的时间竟然就集齐了这些矿物，虽说多是一些铜铁之矿，但这些东西正是我大唐所需要的！”

李元霸满含感叹地说道：“铁矿一方面可以冶炼成各种农具，也可以冶炼成各种适合锻造火器、刀兵的精钢至于铜矿，咱们大唐可是惯用铜钱，只需要再过几年的时间，等咱们大唐的经济再次腾飞的时候，就可以实施币制改

革了！”

“你说得有理！”李世民将手中的奏章放到了一只金丝楠木的小匣子里，“刘将军他们有没有什么消息传来？”

李元霸搔了搔头，道：“暂时还没有！不过以中型蒸汽战舰的度而言，他们应该已经过了中亚地区，相信再有十天半个月的时间就有消息传来了！”

对于李元霸的答，李世民并不满意，他眉头耸起，道：“这次大军直接从琉球列岛调动，所用的又都是神武卫的新兵，朕担心”

“哎呀，皇兄，你就放心吧！”李元霸摆摆手，道：“这次是由仁轨亲自带队，身边又跟着王浚以及王玄策，有他们两个帮着仁轨出谋划策，在西斯带着火器到大食之前，肯定可以攻下几个大食周边的小国。”

“可是，你就这么相信他们吗？”李世民还是有些不放心的。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李元霸点头道：“仁轨从神武卫初建的时候就一直跟着我，可以说是身经百战，而且对大唐更是忠心耿耿，我相信他能够率领好那支远征神武卫大军。”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特意顿了顿，这才继续说道：

“至于王浚和王玄策爷孙俩，虽说他们俩都出身于太原王氏，可是对太原王氏并没有多少归属感。而且王浚又参与了数次对倭国、新罗等国的征战，有着丰富的灭国经验，王玄策亦是心思狠辣之人，他们三人完全有能力灭掉那些小国，皇兄你就甭担心了！”

“好吧，是朕太过多虑了！”李世民晃了晃脑袋，道：“对了，这次西斯如果要启程返的话，你一定要安排一些天机卫以及影卫的人进去，万万不可放松对他们的监控，朕要随时知道他们的动态！”

“诺！”李元霸点点头，应承了下来。



第八百三十五章李渊驾崩

贞观九年七月初三，高祖皇帝李渊再次病危，经抢救无效之后，于次日子时驾崩。

一夜之间，皇宫内外尽是缟素，举国哀痛。

李渊本就出身世家大族，出仕为官更是尽享百姓拥戴，后隋炀帝杨广继位，这位皇帝好大喜功、昏庸无道，致使民心背离，李渊也因此愤而举事伐隋。

这前半生，李渊征战杀伐，每日为战事操劳，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再看后半生呢？定鼎天下，分封百官，享尽了世间的繁华。

可是到了晚年却是遭儿子背叛，被逼退位，做了那毫无权利的太上皇，而且还被圈禁于大安宫内。

虽说只是圈禁，衣食住行什么的全都由李世民在操持，可是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关系，李渊在长安的生活并不如意，平时除了那些儿子们能够进宫觐见之外，也根本没人敢去探望他，可以说是孤独凄凉，每日只能无端端地发火以泄愤。

直到后来李元霸的突然苏醒，李世民才总算是解除了李渊的圈禁，给了他足够的自由权。

后来，李建成的死而复生，更是让李渊喜上眉梢，毕竟除了李元吉之外，这四个嫡系儿子中，其余三个他都颇为喜欢。

而今能在弥留之际，有三个最喜欢的儿子陪伴，他也算是享尽儿孙齐聚之福了。

想到当初，李元霸与李渊的第一次见面，李渊一瞬间老泪纵横，那双粗糙的大手轻抚在他额头之上，那感觉就像是昨天的事一样。

.....

大安宫兴庆殿，白色的挽联挂上了大殿，李世民这一帮子孝子贤孙们。全都披麻戴孝，跪在这大殿之外，向摆在大殿最中央位置的玉石棺叩首。

“四哥起来吧。父皇七十而逝，在咱们大唐已是少有的高寿了！”荆王李元景就跪在李元霸身边。轻轻扯了扯李元霸的衣角，说道。

“父皇这一辈子不容易，我这十几年来浑浑噩噩，不能在父皇身前尽孝，而今父皇宾天，就让我多陪陪父皇吧！”

李元霸此刻的神色黯然，双眼中满是血丝，昨日在李渊身边守了一夜。他整晚都没有合上眼。

看到李元霸神色少有地憔悴，李元景不由得有些担心，本来还想再说什么，只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李元霸他们身侧的李世民却是对其挥了挥手。

李元景自然不敢忤逆李世民，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退出了大殿。

“元霸，父皇已经驾崩，你现在就是再伤痛亦是于事无补！父皇征战多年，身上的旧伤加在一起足有数十处，原以为孙神医能够为父皇延长寿命的。可是没想到……”

李世民在李元霸的身边跪坐了下来，面露悲伤之色地继续说道：“这些年来，是朕对不起父皇啊！”

李元霸抬起头来。看着同样憔悴的李世民，道：“皇兄不必如此自责！近几日臣弟陪在父皇身侧，父皇亦曾经提起过当年之事，那位置是父皇自己愿意退下来的，否则的话，皇兄也登不上那个位置！”

看到李世民的脸色微微一变，李元霸继续说道：“眼下父皇已经宾天，臣弟就算说出来也不算不孝了！就拿父皇当年留下的天地玄黄密谋一说，若是他们全部动起来的话。皇兄，你说你的位置还能够安稳吗？”

李世民刚想要说什么。李元霸就摇了摇头，道：“大食以及天竺之事就劳烦皇兄多多操劳了。臣弟要为父皇守孝三月！”

看到李元霸如此坚持，李世民本来还想再说什么，不过长孙皇后却是向李世民使了个眼色。

李世民自然是知道自家兄弟是一个怎样的倔脾气，他摇了摇头，被长孙皇后拉着出了大殿。

这下李元霸身边倒是清静了下来，他轻轻摸着玉石棺槨，感受着手心传来的阵阵冰凉，直到现在他还是有些不能接受。

……

无论李元霸再如何悲痛，李渊下葬的日子却是已经定了下来，不能因为他个人的伤痛而耽误了李渊下葬的日子。

在下葬之后，李元霸继续穿着重孝，开始了漫长的为李渊守陵的三个月。

毕竟在他看来，自己身为人子，却在老人的人生中没有留下多少陪伴的时间，这让李元霸十分的自责，现在只能用这种办法来弥补一下。

不过在李渊葬入献陵之后的第三个月，天机卫的人却是找到了李元霸。

献陵是李世民依着东汉光武帝原陵之规格修筑的，这陵座北朝南，封土为陵，呈覆斗型，平面呈长方形，陵园为夯筑城垣，四面各壁一门，门外各置石虎一对。

李元霸就住在皇陵最中央的宫殿中，其外由五千名守陵的兵士环绕守护。

“奴天机卫零字号密谋余风，见过卫主！”一名全身都包裹在黑色布帛中的天机卫密谋，单膝跪在李元霸身前，躬身行礼。

依旧是一袭素白孝服，胡子拉渣的李元霸，睁开眼睛看了一眼面前的人，嘶哑着嗓音道：“何事？”

“王爷，天机卫驻天竺分部传回来消息，北天竺戒日王离世，戒日王朝宰相阿罗那顺篡位，自立为新王，然阿罗那顺威望不足，北天竺各方势力不服于他，眼下北天竺国内已经大乱，各方势力各自为战，已经有不少的天竺人从国内逃了出来。”

说到这里的时候，那名黑衣天机卫顿了顿，继续说道：“波斯方面已经派出一只三万人的大军赶赴天竺了，带队的正是他们的新王子本杰明，说是帮助天竺平定叛乱！”

“哦！”李元霸眼神闪烁了一下，道：“波斯倒是挺会落井下石的，不过叫本杰明亲自率兵是什么意思？难道这些波斯的贵族们，就不怕自家的王子把命丢在北天竺吗？”

黑衣天机卫摇摇头，道：“具体的，奴也不清楚！不过根据这两个月以来陆陆续续传回来的消息来看，另外一支反对派已经被本杰明一派给彻底打压了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举行登位大典，这一次应该是想要给本杰明积累一些威望吧！”

第八百三十六章北天竺国大乱

“如此说来，这回本杰明登上波斯皇位已经是板上定钉的事情了？”李元霸的眼睛里迸出了精光，“皇兄知道了吗，他是怎么说得？”

那名天机卫的密谍点点头，道：“陛下那边已经知道了，不过他想要听听您的意见！”

“嗯！”李元霸点点头，皱着眉头想了好半晌才说道：“你不用说我也知道，皇兄一定是心动了吧？”

摸了摸已经有寸许长的胡须，李元霸突然笑了起来，道：“这样吧，你拿着本王的令箭跑一趟神武卫大营，让他们调五千名神武卫的兵士出来，听从皇兄的安排。另外，距离仁轨他们离开，已经过去有两个月的时间了，登州的造船厂应该已经有新的蒸汽战舰下线了，你回去之后告诉皇兄，只要是空闲的蒸汽战舰全都可以投入使用！行了，你去吧！”

这样说着，李元霸从身上摸下来一枚小牌子丢给了那名天机卫密谍。

一些重要的东西，李元霸一向都是随身携带着，反正他的东西也没人敢动，用起来也方便。

.....

北天竺，北距雪山，四周有山为壁，南面一谷，通为国门。

说白了，也就是相当于李元霸前世的旁遮普、喀什米尔、西北境州等地，还有部分古犍驮罗即在西北境州内。

北天竺戒日王突然暴毙，国内地方势力各自据地为王，整个国内开始了乱战，几乎是山头林立，大势力吞并小势力，天竺的百姓们更是死伤无数。

北天竺的战乱，让东西南中，其他四个天竺国都疯了起来，它们开始派遣军队进入北天竺，大肆吞并那些大势力，而与此同时。除去波斯帝国之外，其他的小国们也都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只是它们的国力远没有率先攻入北天竺的这些个大国家强盛，它们只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积极备战。想要挑准一个适当的时机来攻进北天竺国，以获取最大的利益。

也就在这个时候，李世民终于下了决定，他下令大唐组建两支大军，一支大军由五千名神武卫组成。由梁王李愔为‘定天道’上将军，统领这支大军由

登州港下海，乘坐中型蒸汽战舰走水路奔赴北天竺。

另外一支大军，由李靖为‘定天道’行军大总管，领各卫大军拢共五万出关大唐，走陆路奔赴北天竺国。

两面出击的大唐军队，走水路的李愔倒是没有遇到多少阻碍，毕竟神武卫本身就是按照特种兵的方法训练出来的，本身所携带的又都是一些热武器装备，一路上只是破城杀敌。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阻碍他们。

而面对这支好像是突然冒出来的黑衣人大军，东南西北中五个天竺国，甚至包括波斯帝国的人全都蒙了，因为他们的大军在碰到这支大军的时候就像是土鸡瓦狗一样，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

而且这支大军可不是什么良善之辈，除了那些主动投降的势力之外，这支大军动辄就是屠城，而且就连城中的所有铁器都收集起来，融成了铁汁给藏了起来。

就是因为这支大军太冷血、残酷了，被那些国家们称为‘血腥大军’！

至于第二支走陆路的大军呢。却是困难重重，处处受制。

毕竟大唐派出如此精锐、如此多的大军，那些小国都已经吓怕了，死死地守住自家的国门。不肯让李靖的大军从他们的国家通过。

当然了，面对这种状况，李靖的选择绝对是暴力推过去，你不是不叫老子过吗，那老子就强行破城，不仅破城。还要将你们的国家全都给灭了。

于是一场疯狂的屠杀就开始了，大唐军队利用携带而来的重型迫击炮扣开了那些小国的国门，随后大军长驱直入，直接把那些小国给整个灭了国，就连小国的国人没有放过，屠国！

在连续灭屠了五国之后，大唐‘血将军’李靖的名声不胫而走，但凡那些沿途的小国听到这支大唐军队即将到来的时候，顿时吓得立马送上了降书，唯恐李靖的大军对自己的国家进行屠国这一恐怖无比的行为！

于是，李靖大军只是在初期浪费了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接下来的路程倒是一路顺风了，沿途的那些国家就算是再胆子大，再如何不甘心，也不敢去碰触这支大军。

用了足足两个月的时间，李靖所率领的五万大军，终究扣开了北天竺国的大门。

.....

北天竺靠近最东面有一座颇为繁盛的城池名叫萨日城，因为这里东接外邦，西接内陆，所以就成了北天竺国商人货物流转他国的重要转换城池。

原本北天竺王戒日王还没死的时候，这里还是由北天竺重兵把手的，可是当戒日王朝在一夜之间坍塌之后，这座萨日城就成了各方势力重点争夺的地方。

其中争得最凶的便是南天竺国与西天竺国，这两个国家为了争夺萨日城，你来我往地相持不下，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一个结果，以至于这个地方还是处于自治的情况，由原北天竺国萨日城城主摩呵佳德独子把持。

这个摩呵佳德就是一个墙头草，随时都处在两面倒的状态，只要西、南两个天竺国任何一个有胜利的倾向，相信很快就会选择一国来投降。

萨日城主府，城主摩呵佳德正在府中宽广的花园中散步，最近两个国家为了争夺这里打得不可开交，而为了征得摩呵佳德的支持，两个国家都送上了丰厚的礼物以及优越的条件。

所以摩呵佳德心情很不错，他甚至想要西、南天竺国这两个国家一直打下去，这样他就可以每天都过这样悠闲的生活了。

“城主大人，城主大人，不好了……”

就在这个之后，一个穿着深蓝色天竺长服，好像是管家一样的中年人，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脸上带着明显的恐惧之色。

摩呵佳德眉头皱起，头也不回地呵斥道：“何事如此惊慌，难道本城主没有教导过你们，遇事要沉着，切不可过度慌张吗？”

第八百三十七章萨日城主的条件

“大人，方才下属来报，有一支大军突然出现在咱们萨日城东侧，看他们的样子似乎并不是西、南天竺国的大军，您看我们是不是去接触一下？”

这管家努力回忆着方才下属的禀报，神情有些紧张。

废话，原本西、南天竺国两支大军已经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中了，你这突然又冒出来一支似乎并不属于这两个国家的大军，怎么可能不让他紧张？

“你可知那支大军有多少人？穿得都是什么装备，又是哪里口音？”摩呵佳德脸色微变，询问道。

管家紧张地说道：“具体的还没打听清楚，不过已经有咱们的探子……”

还没等管家把话说完呢，这个时候一名守城的兵士一脸惊恐地跑了进来，甚至都没向摩呵佳德行礼就大吼道：“血将军，血将军来了！”

“啪！”

看到这家伙如此慌张，摩呵佳德忍不了了，上去就是狠狠地一个大嘴巴子，道：“给本城主冷静点，什么血将军？嗯？”

说到后面的时候，摩呵佳德愣了一下，突然面色狂变，道：“你说什么？血将军？可是那个疯狂屠戮了五国的大唐血将军李靖吗？”

“是，是城主大人！”那名守城的护卫定了定神，这才对摩呵佳德说道：

“城主大人，城门外有一自称大唐‘定天道’行军大总管特使的人，想要求见城主大人！他说，他说他是李靖李将军的手下，想要找城主大人商谈投降事宜！”

嚣张，李靖实在是太嚣张了，这不是光明正大地挑衅吗？

反正我就是放出话去。我来了你就得献城投降，要不然的话，老子就屠了你整座城！

“哼！”

摩呵佳德身居高位这么多年了。哪里受过这样的待遇，顿时就有些气恼。不过他也就是气恼一下罢了，真给他胆子和李靖对着干，他也不敢干呐！

生了会闷气，摩呵佳德阴着一张脸道：“请，把他请到城主府来，呼萨摩，一会你让下人们送上大唐的好茶，可千万不可让那人感到有丝毫的怠慢！”

“是。大人！”

管家呼萨摩应了一声，带着那名守城的兵士转身出了大院。

摩呵佳德抬头看了看天空，叹了口气道：“哎，看来平静不了了！”

.....

城主府主堂，下人们早就准备好了茶水点心，城主摩呵佳德也换好了一件衣服，等在主座上了。

过了没有盏茶的时间，管家呼萨摩领着一个穿着一袭白色紧身服的玉面小生走了进来，看这白面小生的年纪不过十七八岁，还真不像是个当兵的。

“本将大唐‘定天道’行军司马秦怀玉。见过摩呵佳德城主！”

少年书生进了大殿，不卑不亢地对摩呵佳德行了一礼，脸上的表情甚至还带着一丝笑容。

等等。秦怀玉！

秦怀玉不是秦琼秦叔宝的儿子吗？怎么他这回倒是跟着李靖来了北天竺国了？

“哈哈，原来是秦将军，秦将军亲来，摩呵未曾远迎，真是失敬，失敬啊！”

摩呵佳德能够坐上萨日城的城主，并不是简单的人物，单单是这一口流利的汉语，就让其他人感到汗颜了。

毕竟萨日城是一个货物流转城池。懂得几门‘外语’对于萨日城的城主而言，还是很重要的。

“早就听闻大唐军队神武。最近两个月以来更是听闻血将军，李靖将军的威名！”

摩呵佳德一边说着。一边上前几步，热情地将秦怀玉拉到了身侧的椅子上坐下来，“秦将军，不知李将军可好？”

秦怀玉早就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会喊打喊杀的稚子了，对于摩呵佳德的恭维，秦怀玉坦然接受，甚至脸上始终带着淡淡地笑容，他说道：

“多谢城主大人挂念，我家李将军很好……对了，这是李将军托本将给城主大人带的信，还请城主大人细细体味！”

说到后面几个字的时候，秦怀玉刻意加重了语气，同时脸上的表情也变得意味深长起来。

摩呵佳德自然明白秦怀玉的意思，他接过秦怀玉递过来的丝绢，平摊开来：

“摩呵佳德城主亲启：本将乃大唐‘定天道’行军大总管李靖，此番远来北天竺，乃是奉我大唐神圣皇帝陛下之命，前来相助北天竺国戒日氏恢复王庭！本将素闻摩呵佳德城主忠君爱国，自戒日王离世之后紧守萨日城，不对西、南天竺国有丝毫的妥协之心，还请摩呵佳德城主放开城门，让我大唐‘定天道’大军入城，为尔等防御西、南天竺国之侵入，进而挺近国内，结束叛乱，复归北天竺国之平静！李靖上！”

呵，李靖这信倒是写得挺地道的，通篇都透着一股子关心的意思，可是仔细一琢磨吧，这字里行间里头又有着一股子威胁的意思在。

很明显了，你不放我们进城去，老子就把你的城池给灭了，管你怎么想呢！

摩呵佳德手中捏着这卷薄薄的丝绢，只感觉重愈千斤，在阴着面容纠结了良久之后，摩呵佳德这才在脸上强挤出了一丝笑容，对秦怀玉说道：

“秦将军，非是摩呵不肯打开城门放贵军入城，实在是这西、南天竺国的大军都在时刻注意着萨日城的动态，若是摩呵下令大开城门的话，恐怕第一个冲进城来的就是这两国的大军，再加上……”

“城主大人是什么意思直接说就是了，不用与本将拐弯抹角！”秦怀玉根本就不给摩呵佳德机会，直接挑开了话头。

摩呵佳德有些尴尬地笑了笑，道：“摩呵的意思是说，若是贵军有意入城的话，还请把西、南天竺国的两支大军尽数剿灭，否则的话，摩呵不敢打开城门！”

“嗯？”

听到摩呵佳德的话，秦怀玉立时眉头皱起，他豁然起身，淡淡地看了摩

呵佳德一眼，道：“既然如此，本将就告辞了！”

说着，秦怀玉茶也不喝了，头也不回地就向着正堂之外走去。

摩呵佳德有些意外，搞不清楚这是个什么状况，大声追问道：“秦将军，您是答应了？”

秦怀玉脚步微微一顿，回过头看了摩呵佳德一眼，道：“本将应下了，希望摩呵城主不要后悔！”

第八百三十八章不甘心的李恇

萨日城东南侧有一个面积不小的山谷，从地势上看，这里易守难攻，是个驻军的绝佳场所。

此刻，在山谷的内部早就已经驻扎下了很多的营帐，每一面营帐都插着大唐的旗帜。

在其中一方营帐中，李靖连同此番‘定天道’大军的所有主官齐聚一堂，秦怀玉面色冷淡地坐在最下首，身上的白色劲装甚至还带着些许的灰尘。

“怀玉，你是说那摩呵佳德想要咱们剿灭了西、南两大天竺国的大军，才肯给咱们开放城门？”李靖脸上没有表情地说道。

秦怀玉点点头，道：“而且他还说了，做出这样的决定绝不后悔！”

“我入他乃乃个腿儿的，老子最恨这样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他摩呵佳德算什么玩意儿，竟然敢命令咱们替他做事！”

秦怀玉话音落地，坐在李靖下首的尉迟敬德就吹胡子瞪眼地大叫了起来，“我看是他不怕咱们对他们用强吧？”

尉迟敬德这回事死皮赖脸向李世民求了个先锋大将军的职位才随军出行的，要不然以他的性格，李世民是断断不会派他出来的。

毕竟尉迟敬德和程咬金这两个活宝，都是粗中有细的主儿，出行如此大的军事行动，没有人压着他们，指不定做出什么混蛋事情来呢！

“敬德！”李靖瞪了尉迟敬德一眼，示意他安静下来。

“他娘地，换我的话，现在就把那牢什子萨日城给屠了，也省了受那那鸟气！”

尉迟敬德嘀嘀咕咕地坐了下来，嘴巴那是一点都不闲着。

“行了！”

李靖咳嗽了一声，继续说道：“咱们的人既然已经派去接洽西、南两大天竺国了，想必他们应该会比摩呵佳德识相吧？否则的话，咱们就真得要活动活动筋骨了！”

“哈哈……”

大帐中的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起来，似乎西、南两大天竺国的大军是土鸡瓦狗一般，对他们造不成丝毫的伤害。

过了好一会。秦怀玉像是想起了什么，道：“对了，李叔叔，半月之前我收到了长安传来的消息。武王殿下已经动身来北天竺国了，算算时间应该也到了北天竺国内了！”

“嗯！”李靖点点头，道：“就算他来了也是直接去找梁王，毕竟梁王殿下还是第一次出征，武王殿下能放心才怪呢！”

“说的也是！”秦怀玉笑了起来。“王爷可不放心把那些神武卫的宝贝们交给梁王呢！”

.....

相比一出关就打着大唐旗号的李靖‘定天道’大军，对于李愬所率领的神武卫大军，到现在那些番邦大国以及北天竺国境内的大小势力们，还是一无所知。

众所周知，从大唐到北天竺，走水路虽说很近，但再快的船也不能用区区多半个月的时间就能到北天竺国吧？

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倒霉的家伙们，就是因为认定了这一点，才死活猜不出李愬所率领的血屠大军究竟是什么来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人数少于或者只多于血屠大军两三倍的时候，那还是趁早投降的好，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此刻，在北天竺靠近东南方的位置上，有一座滨海的城池。

李愬所率领的神武卫大军就驻扎在这里，连日来的胜利让他有些得意起来，好在有王浚和王玄策看着他，他倒也不敢做出什么太出格的举动来。

“王长史，你说咱们这么处理城池合适吗？”李愬无聊地抛动着一枚蝴蝶刀，道：

“每攻下一座城池。咱们都只不过是收缴兵器藏匿起来，随后扶植一名傀儡城主和军事主官，只留下一支十人的小队看守城池，这似乎有些不妥当吧？”

王浚翻了个白眼。道：“那您说怎么办？咱们这次本身就带得人少，陛下又

要求咱们速战速决，要不然的话，您以为能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就攻下六十多座城池吗？”

“那咱们的人怎么算？”李愔有些不甘心地说道：“那些天机卫和影卫的密谍只剩下了三百多人了，再这样下去就只能留下神武卫的人了！”

“叔爷，您看是不是让人传消息回大唐。眼下已经攻下了北天竺国大概七分之土地了，也是时候从大唐调遣军队过来驻守城池了！”

王玄策也开始向王浚提建议。

说起来王玄策还真是个外交、军事天才，在李愔率领这神武卫大军攻下的这六十多座城池中，至少有四十座是靠着王玄策的三寸不烂之舌给说下来的。

虽说血屠大军‘血屠’的名号的确吓人，但若是没有王玄策，李愔也绝对取得不了这么好的战绩。

“嗯，玄策说得在理！”王浚点点头，道：“这些城池都是咱们的后备保障，没有他们的话，咱们的粮草和军饷都没办法解决，也是时候向长安方面反应这个问题了！”

“大将军，方才探马来报，武王殿下的大军再有三里就会到达这里，您看是不是要准备一下？”

就在三人达成协议，打定主意要传消息回大唐的时候，一名神武卫的兵士走了进来，向李愔禀报道。

听到这名神武卫兵士的话，李愔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道：“这么快！传令下去，让兄弟们整理好各自军务，出迎里许迎接！”

.....

在距离李愔所在城池三里之外的官道上，一支黑色的大军迎着阳光缓缓前行。

位于这支大军正中央的位置，李愔浑身上下都套在一个黑色袍子里，再看李恹这小子竟然也来了，而且还一脸哀怨地跟在李元霸身侧。

“四皇叔，您干嘛非要带着我来啊，三哥还有小九可是哭着喊着想要跟您一起来的呢！”李恹真是一脸的不愿意啊，那嘴巴撇的，就差在脸上写个大写的‘不甘心’了！

“行了，你小子就别抱怨了，你以为我愿意带着你啊！”

李元霸没好气地瞪了李恹一眼，道：“要不是恪儿还有贞儿要被你父皇安排去大食，我至于带着你小子吗？还有小九，小九才多大，你好意思提他吗？”

第八百三十九章神武卫大军汇合

李恹从皇陵出来之后，就一直在长安城中安排各种事务，等到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他才想起李恹这小子已经在北天竺国胡厮杀了两个多月了，也是时候去看看这小家伙的成绩了。

于是，他就重新从神武卫大营中调遣了五千名兵士，并且还带上了五千名天机卫和影卫的低级密谍，毕竟那些已经攻下的城池，还是需要人来掌控的。

以这些低级密谍的手段，掌控一郡之地似乎有些勉强，可是用来掌控一座城池实在是太简单了。

“哎，反正我就是倒霉，至少像六哥还有小八那样，去了大食不会出什么事啊？这北天竺国现在可是战乱纷飞，四皇叔您就不担心我的安全问题吗？”李贞还是不甘心就这样被李元霸给带走，想尽了办法找话茬。

“就你？”李元霸颇为鄙夷地看了看李恹的小身子骨，道：“不是四叔瞧不起你，就你这小胳膊细腿的，我也不敢让你上战场啊！到时候我还得给你收尸，那多不划算啊！”

嘿，李元霸这张嘴还真是够损的，分明是在说李恹不行！

这年头，说男人啥都可以，就是不能说男人不行！

李恹当时就给怒了，几乎是在马背上跳了起来，道：“四皇叔，您怎么就知道我不行了？想当初，我可是一个人干四个大汉的，他们，他们……”

“得了，得了，没人瞧不起你！”李元霸咧嘴笑了起来，摆着手说道：“这样吧，我也不要求你有多好的战绩，只要你能够达成恹儿三分之一的战绩，我就为你向你父皇请功，如何？”

“切，什么三分之一！”李恹道：“我一定会超过六哥的！”

“哈哈，好。就听你这句话了！”

李元霸哈哈笑了起来，刻意续起来的寸许长的胡须微微颤抖，让李元霸看起来少有成熟了起来。

傻小子李恹这个时候撑死猛然回过神来，感情他又让自己的四叔给耍了！

“哒哒哒！”

就在小家伙想要发飙的时候。自有前面的神武卫兵士跑了过来，向李元霸禀报道：“王爷，梁王殿下前来接应咱们了！”

“哦？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快。快去迎接！”李元霸下意识嘀咕了一句，同时勒马就向前冲去。

“曹操，怎么又有曹****！”李恹嘀咕了一声，一夹马肚子紧跟着李元霸冲了出去。

“哈哈，四皇叔，侄儿可是等得你好苦啊！”

大军正前方，李恹的身体站得笔直，眼瞅着李元霸带着李恹从后方冲了过来，不由得激动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下官王浚、王玄策见过武王殿下！”

看到李元霸，王浚和王玄策也很是激动。毕竟离开大唐这么长时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李元霸。

李元霸从马上一跃而下，先是微微摆手示意王浚和王玄策起身，随后在上下打量了李恹半晌之后，突然伸出手去，重重地拍了拍李恹的肩膀，道：

“好，好，好！不愧是我老李家的种，没给我们老李家丢人！”

李元霸这三个好字。可是把李恹给感动得够呛，他差点当场哭了出来。

好在他念及当下还有很多的神武卫兵士在场，强忍住没有哭出来。

“四皇叔，咱们回城中吧？侄儿已经准备好了酒宴。为您接风洗尘！”李恹晃了晃脑袋，扯着李元霸就要往城中走。

这个时候李恹这小子又钻了出来，拦住了李恹道：“六哥，六哥，你光看见四皇叔了，没看到我吗？”

李恹瞥了个子比他还要矮上一头的李恹一眼。道：“行了，老远就看见你小子跟那摆着一张臭脸了，你这是跟谁怄气呢？”

“我……哼，还不是四皇叔！”李恹被李恹这么一瞥，竟然突然感到有一股子凉气从后脊梁骨钻了上来，原本还理直气壮的，到后来突然变成了小猫叫。

“啪！”

李愔上前就赏了李恹一记暴栗，道：“你小子还真能惹事，连四皇叔都敢招惹！”

李恹满脸委屈地摸了摸额头，道：“六哥，你不要冤枉我，明明是四皇叔欺负我了！”

“得了，当着这么多神武卫兄弟们的面，你堂堂的大唐亲王殿下还莽上了，还不嫌丢人的吗？”

李元霸也赏了李恹一把，道：“好了，有什么事进城了再说，别给我跟这丢人现眼了！”

一边说着，李元霸头也不回地向着城池的方向走去。

.....

李元霸所率领地五千神武卫的加入，可以说是给李愔的神武卫大军注入了新鲜血液，而他们攻城拔寨的速度也明显加快了。

当然了，在这一片北天竺国的广袤土地上，一向都是强者为尊，愿意归顺神武卫大军，或者被神武卫大军所屠戮的都是一些实力弱小的势力，比方说三几座城的城主，拥有一片封地的贵族.....

但是也同样有很多大势力，他们在北天竺国内势力根深蒂固，往往拥有十数座甚至是数十座城池，再有就是攻进北天竺国的各大国势力，并不甘心被这支神秘的大军给吞并。

也正是因为如此，那些天竺国内不愿看到神武卫大军继续壮大的势力就彼此联合了起来，共推了一个大势力的家主出来，结成了北天竺联盟与神秘大军相对抗。

说来也真够丢人的，堂堂人口近千万的大国，在破败之后，竟然被一支只不过五千人的大军给吓成了这幅样子，真是弱国可欺啊！

面对势力庞大的北天竺联盟，李元霸却表现地十分淡定，依旧在不紧不慢地向着四周的地界扩张，其麾下的统治范围也在一点点地向着四面八方扩展，好像根本就没有看到北天竺联盟的军力一般。

而北天竺联盟的军力虽说强盛，但是这都是表面现象，尽管共推了一位盟主出来主持大局，可是在面对这支又突然多出来五千人，而且战无不胜，堪称残忍无比的神武卫大军的时候，却还是充满了心虚与恐惧。

想想也是，原本五千人他们就都不是对手了，现在有突然莫名其妙地多出了五千，这让他们还怎么去打？

第八百四十章全面反攻阶段

面对凶恶的李元霸大军，北天竺联盟的人，甚至都不敢率先挑起争端。

对于神武卫大军对周边大小势力的进一步蚕食，也是一忍再忍，甚至还命令手下的各个大小势力门，绝对不能擅自去招惹这支大军，以免被这支大军给盯上，被他们找到理由率先屠城了！

当然了，泥菩萨尚有三分火，更何况是人呢？

任何的退让都是有限度的，北天竺联盟每退一步，李元霸就会率领大军前进一步，抢占城池，奴役北天竺国民。

为了震慑北天竺联盟的人，李元霸甚至还效仿起了当年的杀神白起，坑杀了北天竺联盟某一方大势力的万人大军。

这一举动，终究是刺激到了北天竺联盟的人！

到贞观九年冬天，大概腊月的样子，今天的冬天比往年要寒冷地多，而且北天竺国内遭到数次大风的袭击，导致各方势力都是损失惨重。

在这种情况下，北天竺联盟终于忍无可忍，彼此达成了统一战线，准备大规模反击神武卫大军，并且决定将神武卫大军攻占下来的原北天竺国五分之一的土地给抢回来。

不过现在的北天竺联盟各方大势力，早就已经被李元霸派遣的天机卫密谍给渗透了，哪怕是在那些大势力的内部，也都有天机卫密谍的存在。

因此在北天竺国各方势力的军队刚刚开始集结的时候，大唐就已经收到了消息，而李元霸也立刻做出了反应。

于是，贞观十年一月底，北天竺联盟，会同北天竺国周边的那些个算是有些势力的小国，共征集到十万大军，以北天竺联盟共推出来的盟主西和莫多为帅，大举侵入神武卫大军本已经攻占下来的广袤城池。

而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刚刚归顺神武卫大军的那些小势力了。他们早就被神武卫大军给组织了起来，并且还给他们留下了兵器，借着神武卫大军遗留下来的，临时建成的投石火炮。来抵北天竺联盟的大举进攻。

不过这次北天竺联盟确实是被李元霸他们给逼急了，一方面是这几个月来一直在受神武卫大军的鸟气，这第二嘛，就是这些个参战的兵士们都是原本天竺国的人。

因为这场战乱，他们的族人流离失所。原本还算是刚刚步入温饱生活的家庭，也因为大唐所谓血腥大军的威胁而惶恐不安。

无数的北天竺国的老人和孩子们都被冻死、饿死，甚至被杀死。

他们想要将这些侵略者们给全都赶出自己的国家，想要自己的家庭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所以他们才敢打敢杀敢拼！

也正是因为有这种情况在，所以这次北天竺联盟的大军显得格外地疯狂，以归顺的那些小势力，虽说有效地阻挡了他们一下，可是在北天竺联盟不懈地攻击下，还是在半月之后被攻破了。

面对如同蚂蚁大军一般密密麻麻地北天竺联盟大军。那些一开始就不是真心归顺神武卫大军的大小势力，终于在此刻露出了獠牙，想要在此刻狠狠地咬上神武卫大军一口。

只是可惜啊，他们全城的铁器都被李愔他们给收了上来，而且还全都融成了铁汁给藏了起来，像这样的大小势力，即便参战也是被神武卫大军绞杀的货色。

不过没有关系，他们可以响应北天竺联盟的大军，至少这样会给北天竺联盟的大军带来士气上的影响。

所以，在面对那些节节败退的小势力。一个个落入自己的手中之后，北天竺联盟的人笑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胜利了，至少先期取得了胜利。

而直到这个时候。早就接到北天竺联盟大军的动向，却一直没有做出任何反击的神武卫大军终于动手了，不过最先动地却并非是李元霸他所率领的神武卫大军，而是远在北天竺国另外一个方向的李靖所率领的定天道大军。

自从那日秦怀玉从萨日城回来之后就没了动静，现在他们终于动了，而且一出手就是选择直接攻击萨日城。

沉重的城门被神武卫大军用重型迫击炮给轰破了。原本繁盛的城池因为战火的加入而变得残破不堪。

环伺萨日城周边的西、南两大天竺国的大军就像是在看热闹一样地，眼睁睁的看着大唐的军队将萨日城给轰破了。

直到此刻，城主摩呵佳德才开始后悔，只是这个世界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他开始向西、南两个天竺国求救，可是这两个国家根本就不搭理他，甚至还把负责送信的人给砍下了脑袋，挂在城门上示众。

摩呵佳德又派出使者想要找李靖议和，可是现在的摩呵佳德已经没有了用处，甭说李靖了，就连秦怀玉的面他都见不到。

一万大唐的精锐大军破灭了萨日城，将这个原本繁盛的城池变成了死人城，什么都没有留下。

而将萨日城破开之后，李靖选择率领三万大军从东面向北天竺联盟各方势力的腹地杀了过去。

剩下的另外两万大军，则是由尉迟敬德率领，迎着北天竺联盟大军的后方奔袭而去。

再加上负责正面战场的一万名神武卫的大军，如此形成了前后夹击的战争形态。

这样听来似乎很可笑，三万人就想将联盟大军是万人给包了饺子，这不是有些痴人说梦了吗？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甭管是李元霸所率领的神武卫大军，还是尉迟敬德所率领的大唐各卫的大军，那装备的可全都是最新的火器，就连重型易携带的火器都带着上千门。

有了这些火器的帮助，正面战场上，两只大军前后夹击，将这支足有十万人的大军给杀了个死伤惨重，从十万锐减到了五万。

那些墙头草们也全都变得老实了下来，一个个恨不得转过头去舔神武卫大军的臭脚。

到现在北天竺国的大军如果还比不明白，这只突然蹦出来的血腥大军属于哪一方势力的话，那他们就不配继续存活于这个世界了。

第八百四十一章北天竺国灭

北天竺联盟盟主西和莫多，此刻正率领着大军节节败退，当退守到原本就属于他们的某一座城池的时候，西和莫多不得不下令，让大军停下来，好好商议一下对敌的策略。

南方行省伦萨城中，西和莫多的军队就驻扎在这里。

“该死的，那支大军竟然属于大唐，你们可倒好，调查了这么久，竟然一丁点都没察觉到！”

西和莫多看起来有五十多岁，是典型的北天竺人，皮肤黝黑，生着卷发，还有着鹰钩鼻子。

“元帅大人，我们的人根本就插不进血腥大军，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大唐的人啊！”

一个看起来不过三十岁上下的天竺人，脸上出现了苦涩的表情。

“现在咱们只剩下了五万大军，你们倒是给我说说看，现在咱们该怎么办？”西和莫多不去看众人的表情，因为他也没有办法了。

“西和大人，你是在开玩笑吗？”

“我们公推你出来做盟主，同意听从你的统一调遣，就是因为相信你的能力，现在因为你的指挥失误，让我们损失惨重，你竟然把责任全都推给了我们，真是可笑！”

“你要是现在不拿出个办法来的话，就别怪我们只顾自己了！”

西和莫多的一番话，可以说是犯了众怒，让众人一下子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他自己。

西和莫多的脸色在一瞬间就阴沉了下来，他也没想到会是这样一种结果。

“元帅，按照唐人的习惯，他们绝对不会只是出动这两支大军，肯定还有后手，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尽快回到各自的领地再做打算！”

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坐在角落里没有说话的，一个看起来很像是唐人的家伙，站起身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对呀。赵大人说得对，大不了我们现在就撤回去嘛！”之前说话的那个三十来岁的天竺人，率先赞同起来：

“赵大人毕竟来自大唐，对于唐人的一些行事作风还是很熟悉的。我们现在也只有这种办法了！”

“对啊，再不济我们也可以回到各自的势力领地嘛！”

“就算是那些唐人追踪到咱们的领地，也是需要耗费一定时间的！”

.....

这所谓赵大人的意见，被在场的大部分人所接受。

于是，主基调就这么被定了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能选择率领剩下的五万大军返回北天竺联盟势力领地。

毕竟他们只是在双方交战初期的时候占到了便宜，可是在后期，他们可是被祸害的不轻，十万人被干掉了一半，就算剩下的也都是大部分带伤，能够在这个时候退回去也算是他们聪明了。

不过北天竺联盟的人想要撤走，李元霸和尉迟敬德却并不打算这么放过他们，而是沿着对方的撤退路线一路追击了下去。

最后更是派出五千名神武卫的精锐大军，携带着大量的重型火器。选择了一条更近的路线来到了北天竺联盟的后面，与李靖大军相汇合，阻断了北天竺联盟的撤退路线。

得，这回被炒了后路了！

西和莫多率领的大军，只得选择在一个相对于他们而言有利的地方，准备与李元霸所率领的唐军一决胜负。

面对这种情况，李元霸当然不会退缩了，亲率剩余的神武卫大军与西和莫多展开决战。

当然了，最开始的时候还是由尉迟敬德从后方赶上来，与北天竺国大军展开大战。

本来西和莫多以为自己五万大军对三万唐军。还是占有一定优势的，毕竟他们是特意选定的战场，再加上他们是背水一战，士气也也是难得一体齐

心。没有理由失败啊。

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大唐的军队竟然又使出了一种极其恐怖的武器，那种武器比之前出现的武器还要来得恐怖得多，不过是两炮轰过去，原以为堪比城墙的城门就被轰了个稀巴烂。

在这种火器与冷兵器交战的情况下，北天竺联盟大军比大唐多两万人的优势。在这个时候没有丝毫的用处了。

而就在西和莫多还在组织大军补救城门处的失误的时候，一个噩耗传了过来，那就是之前突然失踪了两万大唐军队，竟然在这个时候抄了北天竺联盟各方大势力的老窝。

而且最令他们感到愤怒难当的是，作为另外那支大唐军队首领的李靖，竟然还把这些北天竺联盟各方大势力的高层们的亲族，驱赶着奔赴这里的战场。

李靖大军的奇袭，让北天竺联盟大军的军心差点在一瞬间坍塌，现在他们真可以说是孤家寡人了，因为他们的父母儿女，叔伯姑婆……全都在李靖大军的手里，若是他们有个什么举动的话，第一个死的，铁定就是他们的这些亲族。

李靖这一招实在是太损了，完全就是在拿北天竺联盟各大势力高层的亲眷们当做砝码，来逼迫对方低头。

当然了，眼下双方是上了战场的生死仇敌，为了取得战争最后的胜利，完全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毕竟兵不厌诈嘛！

就在北天竺联盟犹豫着要不要对大唐军队继续进行攻击的时候，李元霸这边已经抓住了机会，指挥合共六万大军开始对城中的五万大军展开了碾压式攻击。

结果使得北天竺联盟大军兵败如山倒，其中战死足有三万人，一万多人被俘虏，另外还有数千人的大军被打散了。

而作为北天竺联盟统帅的西和莫多想方设法地逃了出去，只不过收拢了不到几千的大军，护卫着他向着西南方向逃窜而去。

对于张惶逃窜而去的西和莫多，李元霸并没有派兵前往追赶，只是让潜藏在各方势力当中的天机卫密谍们散布消息出去，就说北天竺国的各方势力已经彻底垮台了，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北天竺国的覆灭。

消息传出去了，原北天竺国属地的大小势力，尽皆哗然！

从北天竺国戒日王突然死亡到今日，不过才短短半年的时间。

半年时间，北天竺国竟然就此灭国了，而且国内再无任何势力能够独立立国，这件事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第八百四十二章动动钉子

贞观十年二月十四，被天竺国捷报传来，大唐上下举国欢腾。

长安城皇宫，太极大殿，原本应该在本月初一、十五召开的大潮会，也提前一天召开了。

太极大殿里面，包括李绩、长孙无忌等一众文武官员们在内的百官，全都面带喜色的站在大殿之内。

“哈哈，此番北天竺国之战，真是扬我大唐国威啊！”李世民畅快地哈哈大笑了起来，那感觉就像是赢了整个世界一样。

“李大将军与三位王爷神勇无敌，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攻下整个北天竺国，想必那些环伺北天竺国的家伙们也没有预料到吧！”

杜如晦的脸上出现了笑容，看起来心情似乎很好的样子。

“那是，光是那群牲口一样的神武卫就能够把被天竺国给灭了，更何况这次还有咱们特意征派的五万大军呢！”

程咬金就站在李绩身侧，这老妖精是一脸的不高兴，“我还真就不明白了，王爷为什么要带着尉迟老黑不带着我呢？”

“知节，要是把你和敬德放一起，让我选择带谁上战场，我也选敬德！”

李绩老阴人也嘿嘿笑了起来，道：“你呀，有些时候太冲动了，身为主将，不坐镇中军也就罢了，竟然还带着兵士们冲锋在最前面，这一点敬德可比你要做得好啊！”

“杀敌不冲锋在前，哪里还有半点将军的样子？”程咬金可不干了，“你让其他的兄弟们评评理，这当将军的不以身作则，如何服众，如何让手下兵士们心甘情愿地为我大唐卖命？”

“程将军说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可若是让你统帅一军的话，若是连最基本的镇静都做不到的话，怕是就算最后取得了胜利了，亦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结果！”

长孙无忌阴沉着一张脸站了出来说了一通。这话虽说正视了程咬金的观点，可实际上却是再说程咬金控制不住自己的性格，是个典型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

“长孙无忌。你什么意思？”

程咬金这小暴脾气啊，哪里受得了长孙无忌的冷嘲热讽，几乎是跳着脚大吼道：“老子打过的胜仗，比你老小子吃的盐都多，现在你倒是知道在这里唧唧歪歪了。有能耐的话，你上战场独自打一场胜仗我看看？”

“程知节，你以为我不敢吗？”长孙无忌阴着一张脸瞪着程咬金，眼看着一言不合这就要打起来了。

“好了，好了！”

看到吹胡子瞪眼的两人，李世民也变得无奈起来，这两个家伙加一起都有七八十岁了，怎么还像个小孩子似得，脾气一点就着。

“你们还是给朕老实点吧！”李世民无奈地敲了敲桌子，道：“朕这次叫你们过来可不仅仅是分享战报的。还要你们给朕出主意，怎么才能守好北天竺国！你们可别忘了，在北天竺国四周，还有东西南中四大天竺国，大食也对北天竺国的土地虎视眈眈，我们大唐距离天竺甚远，若是这六大国趁我大唐兵力不稳之际，突然侵袭我大唐刚刚占下的土地，我们可是鞭长莫及啊！”

“陛下此言在理！”

李世民的话让原本吵吵闹闹的朝堂一下子变得安静了下来，在众臣沉默了半晌之后。以李绩为首的武官率先向李世民低头。

而文官一派，则是由房杜两相牵头，向李世民恭敬俯首。

“嗯！”李世民满意地点点头，道：“好了。现在咱们可以好好谈谈了，商量出个具体的办法来，也好让元霸那边放松下来！”

“陛下，老臣以为，当速速派遣精锐大军前往北天竺国负责镇守事宜，毕竟那几大国家都不是吃素的。他们若是突然偷袭的话，虽说不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伤害，但是麻烦总还是有的！”

房玄龄捋了捋颌下短须，琢磨了一下又说道：“不过从咱们大唐到北天竺国距离甚远，是不是联系一下波斯那边的势力，毕竟咱们当初埋下的种子也不是摆在那里看的！”

“是了，眼下本杰明已经站稳了脚跟，只要再多些威望，就能够把另外一个派系给彻底打压下去，我们完全可以调用波斯的军力！”

杜如晦也是如梦初醒，“这样也省了咱们费心费力地调动大军了！”

“可是，即便咱们在波斯的势力再如何强大，所调用的军力仍然是波斯人，到时候若是他们反叛的话，那我们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对于这些金发碧眼的家伙们，李绩终究是不相信的，毕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理念，在华夏可是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了。

“这倒是用不着担心，因为眼下波斯的军队已经彻底掌握在了我们大唐的手中，波斯手握兵权的高层，要么受我大唐的控制，要么干脆就是我们唐人，波斯想要从咱们大唐手里头翻出去，根本就不可能！”

李世民很有自信，天机卫以及影卫的人，在波斯几乎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了，这到了手的东西还想叫他们吐出去，这可能吗？

“陛下，微臣以为不妥！”长孙无忌这个时候站了出来，“尽管波斯高层有多一半在咱们的掌控之中，可是如此大规模地调动波斯大军，而且还是派往咱们大唐所占据的地盘，终究会引起各方的猜疑，到时候若是其他的国家……”

后面的话，长孙无忌并没有说出来，不过傻子都明白后面绝对不是什么好话。

“这个怕啥，相信武王殿下会安排好一切的！”

程咬金今儿就是看长孙无忌不顺眼了，他摸了摸胸口，道：

“难不成你以为武王殿下会给那些家伙们机会吗？”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谁能保证自己就是常胜将军？”长孙无忌耸耸肩膀，道：“纵观历史，哪一位名留青史的将军，没有过几次败绩，我方才所说，不过是担忧罢了！”

“好了，无忌！”李世民听着两人的话，脑袋都有些大了，他说道：“这样吧，就先照玄龄的方法来，另外再集结三万大唐精锐兵士，即刻派往波斯！”

“陛下圣明！”

这回李世民照顾到了两方面的人，大殿中的众人齐声附和。

第八百四十三章退守还是主动攻打？

比起举国欢腾的大唐，东西南中四大天竺国却是一片愁云惨淡，因为早期对大唐军队的放纵，让他们早早地就已经失去了抢占北天竺国领土的先机，以至于北天竺国最终落到了大唐的手里，现在就算他们再去指定遏制计划也已经晚了。

中天竺国都贝斯兰卡，四大天竺国的高层们齐聚一堂，共同商量如何解决北天竺国之事。

“列位，你们能够代表各自的国王出现在这里，那在国中亦是身居高位，现在说说你们国王的意思吧！”

坐在待客室大厅最上首位置的是中天竺国的议政大臣汉斯，他今日代表的乃是中天竺国的国王，所以把自己的位置摆地很高。

“诸位，尽管咱们今日代表的立场不同，但是想必对北天竺国一事的态度大体相似，既如此也别藏着掖着了，我就先说说我们大王的意思！”

最先说话的，是坐在最边上的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中年人，他摸了摸自己的八字胡，说道：

“此番北天竺国之战，大唐是钻了我们的空子了，我们怎么也没想到，大唐的神武卫大军竟然会出现在远个数千里之遥的极北之地，以至于让大唐的两只大军对北天竺联盟形成了夹击之势……”

“托卡，你这话说得有意思，今日我们前来乃是商议如何从大唐的手里把失去之地给抢回来的，并不是来让你总结经验教训的，你若是有诚意的话，还是说点正经的要紧！”

八字胡中年人话都还没说完，这个时候，另外一个看起来有些年轻地小伙子就打断了他：

“我东天竺国愿出三万大军，只要你们其他的国家能够同意。并且派出大军与大唐交战的话，我父王愿意与诸国平分北天竺国的广袤土地！”

“切！”

一个有些苍老，但是却有着光润皮肤的老者嗤笑了一声。道：“广汉王子，你说得倒是轻巧！你可知道那大唐来的是谁？三万大军。就算我们其他诸国同样出兵三万，也远远不是大唐的对手！”

那年轻人名叫广汉，乃是东天竺国三王子，其母族在东天竺国内势力极大，所以这一次才能够代表东天竺国王而来。

“维斯大人所言在理，想想当初北天竺联盟可是集结了十万大军，不是同样被大唐给打残了？如果想遏制大唐的话，怕是没有三十万大军就没有把握！”

做为东道主的汉斯接过了话茬。道：“如果咱们各方都愿意出兵的话，我建议还是把各自的出兵人数定下来比较好！”

“好，既然三万大军不成的话，那我们就出五万，不，七万！”

广汉应了一声，脸上的表情有些狰狞，道：“你们若是有胆子的话，也别藏着掖着了，你们哪个国家没个十万八万的大军？这么藏下去又有什么意思。难不成还等着他们下小的吗？”

广汉这话说得就有些嘲讽的意思在里面了，这是瞧不起谁啊？

“好，既然广汉王子如此豪爽。我们西天竺国自然也不会吝啬，七万大军，我们出了！”

“七万！”

“我中天竺国出兵十万！”

.....

有了带头的，其他的自然也开始跟上，算来算去，东西南中四大天竺国决定共同出兵三十万，约定于半月之后出兵北天竺国，强占下大唐所占的广袤土地。

.....

也就在这几大国商议完对战大唐的当天晚上，李元霸就已经收到了线报。当下他便将定天道大将军李靖、尉迟敬德、李愔、李懌、王浚、王玄策以及苏定方等远征军一众高层们给召集了起来。

“本王刚刚收到密报，东西南中四大天竺国征集了合共三十万大军。准备在半月之后对咱们动兵！”

李元霸手中拿着一封薄薄的密信，随手一丢就扔到了众人身前的大桌子上。

“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想法？”李元霸敲了敲桌子，问道。

“王爷，三十万大军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单以咱们目前北天竺国的力量，想要守住这广袤土地的话，似乎是有些困难！”

王玄策抄起密信瞄了两眼，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不错，如果想要逼退对方的三十万大军，咱们就只有收缩战局，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把咱们攻占的领土主动放手，将麾下的大军收拢于几个重要的城池当中！”

王浚微微点了点头，继续说道：“仔细算算的话，咱们这次出兵北天竺国，拢共派出了七万五千余人！若是把这些大军收拢起来的话，打退三十万大军，至少有了五成的把握！”

“不可，我们耗费了足足半年的时间才总算是攻下了北天竺国，现在叫老子放弃自己的地盘，门都没有！”

听着王浚爷孙俩这一唱一和的，可是把李愔给气坏了，这么办的话，岂不是把老子半年来的努力全都给抹杀了吗？

不行，绝对不行！

“对啊，我觉得六哥说得很有道理，凭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地盘就要拱手送人啊？”

李恹亦是一脸的义愤填膺，“就算是拼光了我们大唐的兵士们，也绝对不会向那些番邦蛮子们低头的！”

听到李愔两兄弟的话，李靖等武将并没有说话，而是皱着眉头，若有所思。

李元霸可不打算就这么放过李靖他们，眼瞅着武将们竟然出奇地如此沉默，李元霸不由得问道：

“药师，你们这是怎么了？敬德，往日里可就是你和知节折腾地最欢实，怎么现在这么沉默了，这可不符合你的性格啊？”

尉迟敬德脸色微微一变，刚要起来说话，却被李靖给拉了一下。

随后，便见李靖端起了面前的茶盏喝了一口香茶，道：“两位王大人，或许你们方才的方法是最适合打退敌方联军的，但是对于我们军人来说却是莫大的耻辱！”

李靖这话说得却是斩钉截铁，不过说到后面的时候却是话风一转，道：“武王殿下曾经说过，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王爷若是有什么想法，尽管下令好了！末将自然是再无二话！”

第八百四十四章先下手为强

对于李靖以及尉迟敬德的话，李元霸感到很满意，毕竟军人如果没有一点血性的话，就不配称之为军人。

“哈哈，果然不愧是我大唐的军神！”李元霸哈哈大笑了起来，“好，就应该这样，我大唐以武立国，若是一遇到这种情况就选择退缩的话，岂会建立起这泱泱大唐来？”

“可是王爷，此刻是敌众我寡，就算是我们临时退缩，亦只是权宜之计，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打退几大天竺国的联军！”

听到李元霸这么说，王浚顿时就急了，“王爷，咱还是赶紧收缩大军……”

“好了，王浚！”李元霸打断了王浚，说道：“本王明白你的意思，不过相比起退而防守来，本王更倾向于主动进攻。难道你们都没有听说过，这世上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吗？”

“王爷……”王玄策也有些搞不懂了，武王殿下怎么就有这么强的自信呢？

李元霸摆摆手，继续说道：“你们俩啊，就是太过保守了！眼下咱们大唐所占下的北天竺国之地，都不过是由天机卫或者影卫的密谍们在掌控，就算东西南中四大天竺国攻下这些地方也没有什么，他们总不能学咱们去屠城吧？”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特意顿了顿，继续说道：“所以，对于驻守各方城池的天机卫以及影卫的人，咱们用不着将他们召集回来，剩下的，可以参战的就是一万名神武卫大军以及五万的定天道大军了！”

“王爷，只要给我两万……啊不，一万大军，末将就可以将这狗屁的几大天竺国的大后方给搅个稀巴烂！”

听到李元霸的意见，尉迟敬德立马站了起来，几乎是抢着向李元霸表示自己领兵的强悍之处。

李元霸笑着看了尉迟敬德一眼，道：“尉迟将军倒是很有信心嘛！好，那本王就给你们三万大军。不过并不是去绕道几大天竺国的国内去，而是去正面迎战几大天竺国的联盟大军，怎么样，有信心吗？”

“有！”这尉迟敬德好像也没听清李元霸前头说了什么。就直接答应了

来。

李元霸狐疑地看着没有丝毫迟疑久答应下来的尉迟敬德，说道：“尉迟将军就这么有自信？”

“末将敢立下军令状，若是不能击退几大联盟的三十万大军，末将提头来见！”尉迟敬德面带肃容地向李元霸承诺。

李元霸点点头，道：“尉迟将军放心好了。本王绝对不会让你独自冒这个险的，本王还会派给你五千神武卫大军，以他们此刻的战力，此战必胜！”

“王爷，剩下的两万五千大军，您打算安排在哪？”

在李元霸将话说完之后，李靖便出声询问了起来。

“剩下的两万定天道大军，可以绕道去波斯，从波斯借道去四国中实力最为弱小的西天竺国。这次这两万大军可以说是深入敌后，本王会让人从停靠在南港的蒸汽战舰上。将备用的火器运送过来，只要你们能够带走的就全部带走，去了西天竺国，务必在最短的时间里给本王灭掉它！”

相比起东南中三大天竺国，西天竺国不国才出兵六万，虽说他们也有所保留，可是根据李元霸的调查所得，除去本国各城池中负责守卫的兵士们之外，全国上下加起来也不国七万可以自行调动的大军而已。

不过七万之数，相信以定天道的两万大军。完全可以剿灭西天竺国。

李元霸一脸严肃地继续说道：“药师，本王相信你们的实力，也希望你们莫要让本王失望啊！”

“王爷请放心，末将定然不会让王爷失望的！”李靖点点头。表示明白李元霸的意思。

“至于剩下的五千名神武卫兵士……”李元霸敲了桌子，将目光移向了坐在王浚身边的王玄策和李愔，道：“这剩下的五千人就交给你们吧！”

李愔倒是没什么意外，毕竟之前那些神武卫的兵士们就是由他率领的。

而王玄策却以为李元霸在和他叔爷王浚说话，根本就没搭理李元霸这茬。反正在他看来，这任务交给王浚了也就意味着交给他了。到时候他跟着一起去也就是了。

“王浚必不辱使命！”很明显，王浚也理解错了。

李元霸有些哭笑不得地说道：“王长史，本王说得是玄策，可并非是你！”

听到李元霸的话，甭说是王浚爷孙俩了，就连李靖他们都有些发愣，这剩下的五千神武卫，这五千人足以顶五万人来用。

这么一大股力量，武王殿下怎么就交给王玄策一个小家伙了呢？

虽说王玄策本身的年龄并不算小了，可是真正参战的机会却没有几次，若是这五千名神武卫兵士全都砸在他的手里呢？

“我？”王玄策点着自己的鼻子，有些不可思议地问道：“王爷，您为何会选择下官，而并非是下官的叔爷呢？”

李元霸只是笑着摇了摇头，并没有对众人说明原因。

想也是，李元霸总不能把前世的时候，王玄策一人灭国的传奇事迹说给他们听吧？到时候还不得被他们当成精神病给抓起来啊？

“好了，具体的事宜你们再商量，只要事后通知本王一声就可以了！”李元霸做了最后总结，“给你们三天的时间准备，时间紧迫，尔等可莫要让本王失望啊！”

“尊王爷命！”

众人听从李元霸命令，躬身而去。

.....

贞观十年二月初一，在东西南中四大天竺国即将对北天竺之地动兵之时，大唐率先动了。

就像之前李元霸所安排的那样，一路大军共计两万之数，由李靖率领，借道波斯，奔赴西天竺国。

一路大军共计三万五千之数，他们携带大部分火器，由尉迟敬德率领，李恽和王浚从旁辅助，作为主要大军正面迎击四大国的三十万大军。

至于剩下的五千名神武卫兵士，则是由李恽率领，王玄策从旁辅助，深入东南中三大天竺国，潜入他们的国都，执行刺杀计划！

第八百四十五章倒霉的西天竺国

这刺杀计划，其实和李元霸前世特种兵是常使用的斩首计划。

按照李元霸的意思，既然是封建社会，那东西南中四大天竺国全都是一言堂，国内的一切全都由国主一人说了算，只要把他们的国主以及王家亲眷给一锅端了，四大天竺国自然会大乱。

这就如同先前戒日王突然暴毙的情况相似。

戒日王死了，国内各势力均自行割地称王，以至于让其他诸国有了可趁之机，诺大的国家，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就彻底亡了国。

当然了，这些国家的国都王城，肯定是重兵守护，就算是神武卫前往刺杀的话，也必须得有各方面的准备，否则的话，就算神武卫兵士再如何强悍，也都会折在各国的手中。

要不是这次天机卫以及影卫的人，在各国的王宫之中潜藏已久的话，怕是李元霸也不会轻易动用神武卫的人去执行刺杀计划，毕竟这件事情太过凶险了，随时都有可能让神武卫的人出现损伤。

要知道，在李元霸的眼里，这些神武卫兵士们的性命，可比各国国王的性命要金贵得多。

.....

西天竺国边城连塔城，是通往波斯的重要城镇。

“头，听说了吗？这次咱们西天竺国可是要联合其他三大天竺国，合共出兵三十万，抢占原北天竺国的领地！”

连塔城的城头之上，一个穿着天竺怪异甲冑，手中捏着刀剑的年轻天竺兵士，对一个明显是队长级的人物，低声念叨了起来。

“小武，你小子的消息倒是挺灵通的嘛！”那名队长轻拍了方才说话的天竺兵士一下。继续说道：“这个消息具体是不是真的，我也不清楚。不过我听说城内已经开始自愿征兵了.....”

“头，你怎么不去报名参战啊？”

摸了摸脑袋瓜。小武有些不解地看着队长，道：“我可是知道。这次三十万大军对战大唐不过六七万大军，这样的军力对比下，大唐取胜的把握连一

成都没有！这不是摆明了让咱们去赚军功吗？”

“军功，军功……军你个头啊！”

队长再次拍了小武的脑袋一下，不过这一次可是狠地多了，“你小子是还没上过战场，不知道战场的凶险！你要知道，战场之上刀兵可不长眼。没准什么时候你就会被敌方一刀给砍了脑袋！”

“嘶！”小武缩了缩脑袋，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道：“这么狠？”

“切！”

就在这个时候，两人旁边传来了一个嗤笑的声音，便见一个长得尖嘴猴腮，颌下还留着三撇短须的青年天竺兵士，手中捏着一块糕点走了出来：

“小武子，你听汉兰杰跟那胡说八道的！这家伙根本就没上过战场，怎么可能知道战场的恐怖之处？”

“啊？不是把，斯妙老大？”小武不可思议地看着那青年兵士。道：“我可是听说我们头曾经在战场之上连斩数十名兵士，这才被分配到了连塔城中做了城防的百夫长。难不成这是假的不成？”

“哼，就他这样的？”斯妙冷哼了一声。很不客气地说道：“我估计啊，就算是现在的你都比汉兰杰要厉害得多！”

“斯妙，你他娘地别不识好歹，当真以为老子在当年的战场上受了伤就拿你没办法了吗？”

这个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汉兰杰突然站了起来，道：“斯妙，你不就是仗着有个做副城主的姐夫吗？没有他的话，你能做上这样的位置？”

“老子就是有个好姐夫，怎么着？你咬我啊？”斯妙根本就不在乎汉兰杰说什么。而且还很为自己能有个做副城主的姐夫而感到骄傲。

“你……”汉兰杰当时就被气地火冒三丈，那双眼睛瞪得比牛眼都大。

不过他也就是瞪瞪眼罢了。还真就不能把人家怎么样，要怪就怪他姐夫怎么不是城主呢？

“好了。你们几个不好好去巡逻，杵在这里做什么？”

有气没地撒的汉兰杰，把所有的火器全都发到了那几个围在自己身侧的天竺兵士们身上，首当其冲的就是小武。

“唉，怎么每次受伤的都是我！”小武心中嘀嘀咕咕，扭头看向了去往波斯的方向。

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就是这条夜色下官道的两三里之外，似乎有些影影绰绰的东西在移动。

起先的时候，他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可是在上前两步仔细地看过之后，才发现那些影影绰绰的东西是人，而且那人数还绝不在少数。

想到这里，小武扭头就要往城里面跑，可是还没等他跑出几步呢，就听到了一道轰然巨响，随后他的整个身体就抛飞了起来，意识也随之丧失了。

“啊！”

“快，快跑！”

石破天惊的一击，将城墙正对着波斯方向的这一面，轰掉了至少十之三四，随后就是一炮接一炮，这一面的城墙很快就被毁了个稀烂。

.....

“什么声音？刚刚是怎么回事？”

也就在炮火轰击在城墙上的同一时间，位于连塔城正中的城主府中，城主沙鲁克衣衫不整地从屋子里面冲了出来，浓浓的眉毛都连到了一起，成了一字。

“回城主大人的话，好像是城门的方向，小的已经派人前去查探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传过来了！”一个下人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向沙鲁克禀报。

“好.....”

沙鲁克这个好字才刚刚说出口，又是一连串的炮火声传来，整个连塔城似乎都被炮火给轰得震颤起来了一样。

“该死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沙鲁克差点摔倒在地上。

“不好啦，不好啦，城门被攻破了！”

“敌袭，敌袭！”

“快跑啊，这些人是唐人，唐人攻进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片纷乱的嘶喊声从城主府外响了起来，随后满城都跟着起火了，原本漆黑的夜晚一下子变得大亮，从城主府中看去，整个连塔城似乎都变成了白昼一般。

听着那些人的大喊，城主沙鲁克吓了一跳，顿时变得慌乱了起来，不由得大叫道：“快，快去看看，前去探查的人回来了没有？”

第八百四十六章计划见成效

“李将军，就算打死西天竺国的人也绝对想不到，咱们竟然会借道波斯，而波斯那边竟然还真同意了！”

李靖的副将，是个长得颇为壮硕的中年汉子，他倒是穿着一身神武卫的制式装备，还骚包地在脸上涂了迷彩。

“你说得是，这次说什么也得把西天竺国给彻底但惨了，用以将他们的聚兵三十万攻击咱们大唐的计划给打破！”

李靖淡淡地点了点头，原本儒雅的面容上亦是出现了一抹淡淡地红晕。

“嘿嘿，李将军，这一次还好有武王殿下赐予的火器，否则的话，这么高的城池，咱们想要攻破这里的话却是得费一些功夫了！”

副将看着近在眼前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城墙，颇有些感慨地说道：“要不都说神武卫能够战无不胜呢，有这等无敌的火器在，就算是让三岁的小孩子们来攻城略镇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赵刚，闭嘴！”

李靖看了紧跟在身后的李三多一眼，见其脸上并没有露出任何的不满之色，这才冷哼了一声，说道：“比起神武卫的兄弟们，你小子还差得远呢！”

“哼，没有了火器的帮助他们什么都不是！”被李靖称呼为赵刚的副将冷哼了一声，似乎还有些不甘心，看来这次定天道的大军，对于神武卫兵士们，也并不完全瞧得起。

跟在李靖身侧的李三多，听到赵刚的话后亦是冷哼了一声，道：“既然赵将军有如此自信，那这次对西天竺国的战斗，就请赵将军一展身手吧！”

本来嘛，神武卫是只接受皇帝或者武王掌控的直属大军，除了这两为主儿，没有任何人能够指挥地动神武卫。

这次李元霸之所以从分给尉迟敬德地大军中，有特异分割出来一千名，就是担心西天竺国的战事再出什么意外。

有了这一千名神武卫的兵士在。李元霸也算是放下心来了。

“李将军万不可说如此气话！”

李靖吓了一跳，他可是知道这些神武卫的强悍之处，没有这些神武卫的兵士们，定天道的兵士们还指不定要死多少呢！

“李将军。您方才也听到了，我们神武卫行事，一向只遵从陛下或者武王殿下的命令！”

李三多摇摇头，道：“原本按照武王殿下的命令，末将以及神武卫的兄弟们。本就是为定天道大军压阵用的，若是定天道大军不时出现了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神武卫的兄弟们是不会出售的。眼下，既然赵将军有如此的信心，那末将索性就按照武王殿下的命令来吧！”

李三多这次是铁了心了，反正你定天道大军的兵士们是人，我神武卫大军的兵士们也是人，死了定天道大军的兵士们是你们心疼，我又不心疼，看到时候谁求谁！

“将军。何必求他！”赵刚也是个血性汉子，这个时候也难得意气用事起来了。

本来嘛，如果没有神机府的这些个火器，他们还真是瞧不起这些神武卫的兵士们，毕竟神武卫也是人，谁能说就百战百胜呢？

“好！”

李靖看了看赵刚，又扭头撇了李三多一眼，只能无奈点头，但是现在他却是不能把话给说死了：“不过李将军，若是我大军出现大规模损伤。或者难以解决的难题的时候，还请李将军能够抛弃前嫌，助我李靖一臂之力！”

话说到这份上了，若是李三多再矫情的话就有些冷血了。是以李三多向李靖微微颌首，同意了下来。

.....

有了李三多的承诺，李靖似乎恢复了之前的淡然。

两万名定天道大军，在火器的帮助下，几乎没有费多少力气就攻下了整个连塔城，而后更是势如破竹地接连攻占了西天竺国的四座城池。

而在大唐军队借道波斯。攻击西天竺国的消息传向世界的时候，却是已经在三日之后了。

正在积极备战，三十万大军刚刚集齐的斯四大天竺国联盟，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一下子就给蒙了，打死他们都绝对想不到，大唐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西天竺国呢？

不过现在也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眼下必须想出一个办法来，能够遏制住大唐的行军路线，要不然的话，以西天诸国目前国内的力量而言，还真说不定能否抵挡得住大唐军队的攻势！

南天竺国，濒临原北天竺国边界处，三十万大军齐齐集结于此，而之前凑在一起开会的各天竺国高层也全都在这里，他们只是作为这次的监督人员，至于大军如何打，他们也得听从大军高层的。

西天竺国营帐内。

“桑德拉大将军，您得想想办法啊，眼下我们国内国力空虚，其他几个天竺国也全都只顾着自己，若是您再不想出个好法子来，咱们西天竺国也得步了北天竺国的后尘啊！”

西天竺国的监督大臣，名叫寇非，此刻他正在大帐中跳着脚大叫着。

而站在寇非身前的桑德拉大将军，却是穿着一身的戎装，浓浓地眉毛配上那张国字脸，看起来还真是有些英武之气。

“寇非大人，你也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就算是我有心要回去，可是有另外几天竺国的人挡着，咱们的七万大军也别想回国内啊！”

桑德拉眉头紧皱，在大帐中来回走动，那一脸的无奈之色，让他多了几分愁容。

“这可如何是好啊！”寇非顿时就急了，“咱们国内能够调动的大军不过六七万人，虽说大唐方面只是出动了两万余人，可这两万人却是在短短的三时间里破了数座城池，咱们，咱们，唉……”

说到后来的时候，寇非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桑德拉也不知道该怎么劝说寇非，毕竟那是他们的国家，自己的亲人朋友们都在国内，如果西天竺国被灭了，那他们这些征战在外的兵士们，谁还会有心思继续战斗？

“报！”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传令兵从外面跑了进来，向桑德拉禀报道：“禀大将军，自国内传来消息，唐军又攻破了三座城池，大军呈直线，直逼王城！”

第八百四十七章定计

“你方才说什么？”桑德拉眼睛骤然瞪直了，看着那名传令兵道：“不过才短短的半日时间，怎么可能就又丢了三座城池？这不可能！”

被桑德拉瞪了一眼，传令兵浑身哆嗦了一下，道：“大，大将军！我听传令回来的兄弟们说，好像是那三座城池是主动弃城投……”

“滚！”

传令兵话都还没说完就被桑德拉一句大骂给轰走了，他喘着粗气道：“难道老子拼死拼活地在外征战，就是为了保护这些贪生怕死的家伙们吗？”

寇非见桑德拉有些心灰意冷了，连忙劝说道：“大将军莫要如此！我西天竺国上有贤王，下有忠臣，这些小城的城主们丢了便丢了，可是我王并无过错！还请桑德拉大将军不要对国内失去信心！”

桑德拉沉默了，这一次他并没说话。

与此同时，在这一片同样的营地中，另外一只营帐中上演着几乎相同的一幕。

只不过相比起西天竺国的焦躁，这只营帐中的众人，一个个脸上却是充满了幸灾乐祸的神色。

这里的营帐属于东天竺国，而作为东天竺国监督大臣的广汉王子，同时也兼任着东天竺国远征大军的副统帅之职。

“哈哈，这回我到要看看他西天竺国要如何应对大唐的攻势！”

广汉那张年轻的脸上写满了笑容，甚至还带着疾风的表情：“我现在还真是有些佩服大唐的指挥官了，竟然想到了这样的办法。对了，我记得大唐有一个说法叫什么来着？围什么……哦，对，叫围魏救赵！”

说到这里，广汉摸了摸自己的下巴。似乎很骄傲地说道：“还好不是选择的攻击咱们东天竺国，活该他们倒霉，哈哈……”

其他几个人都是广汉的狗腿子。自然也乐得看西天竺国出糗，不过他们却是忘了。如果西天竺国被灭国的话，那么接下来倒霉的又是谁呢？

无独有偶，另外的两大国家，也表现出的是极尽嘲讽之意，对于西天竺国之战事没有丝毫的在意，甚至还派出了使者游说桑德拉大将军，陈明厉害

关系，不叫桑德拉折返回国。

所以说。眼睛最纠结的人不是他人，正是领兵在外的大将军，桑德拉！

.....

这些都和李靖大军无关，他们依旧在攻城拔寨，虽说没有表现出神武卫之前的癫狂来，但是也相差无几。

比起势如破竹的李靖大军来，深入敌后，执行刺杀任务的五千名神武卫的兵士们却是要辛苦地多了。

因为西天竺国之事，眼下四大天竺国全国都戒严了起来，特别是对于外来人员。更是严加盘查，好像生怕混进敌国间谍来一样。

当然了，这可难不倒神武卫。他们全都是经过李元霸精心训练出来的，一个个不仅战斗值爆表，就连其他的小技巧，例如：易容、番邦语言、打制兵器.....亦是精通无比。

只不过凭借简单的易容之术，就足以让这些神武卫的兵士们躲过多方盘查了。

五千名神武卫，除去做后勤保障以及接应工作的一千人之外，剩下的四千名神武卫兵士平均分成四等份，分别潜入东西南中四大天竺国王都，统筹策划刺杀事件。

当然了。为了响应李靖大军，进展速度最快的就是潜入西天竺国王都的一千名神武卫兵士。

按照灯下黑的理论。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西天竺国王城哈比伦都。虽说因为战事的原因，在守卫王城外安全方面要强出了不少，但是对于王城内却是有些疏松了一些。

哈比伦都东侧，一间看起来好像是夜夜笙歌的妓坊。

这家名曰“百花坊”的妓坊，其实就是大唐设在西天竺国的天机卫密谋联络处。

此刻，在妓坊硕大的地下室中，神武卫中郎将张仁与几个大唐天机卫的密谋做在一起，商讨如何刺杀西天竺国王族之事。

“诸位，此番王爷派我等前来哈比伦都，主要的刺杀目标就是西天竺国王撒比思安，其次就是所有重要的王族！”

张仁拉着一张严肃脸，看着在做的诸人，道：“方才晴大人所说之方案，实施起来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多少的可行性！毕竟我神武卫大军全都是男人，让他们去****撒比思安有些天方夜谭了！”

晴大人是一位三十余岁，生得极其美丽的女子，只是此刻的她冷着一张脸，精致的面容上没有丝毫的表情：

“张将军，在接到武王殿下命令的时候，妾身就开始做各方面的准备！眼下的西天竺国虽说战事纷杂，但是国内的王族大臣们对于战事却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对于享乐之事似乎也更加热衷了。也因此，妾身便利用百花坊的坊妓们打入这些王族大臣们的府宅，并且通过他们疏通好了前往王城内的关系。”

说到这里的时候，晴大人顿了顿道：“不过你也知道，我们天机卫擅长的是消息打探，影卫擅长的才是刺杀！可是这些驻守西天竺国的影卫们，在战力方面有所欠缺，如此才会选择由神武卫来出手！”

“晴大人所言极是！”

另外一个全身都笼罩在黑袍中，看起来身材有些瘦小的家伙，嘶哑着嗓子说道：

“我影卫的人在战斗力方面终究是差些火候，以神武卫的能力，行刺杀之事应该是轻而易举的才对！”

“暗影大人切莫妄自菲薄，影卫在潜行方面还是要远远强过我们神武卫的！”

张仁恭维了影卫两句，话风一转，道：“既然两位如此推崇我神武卫的兵士，张仁若是再推脱的话就显得太过矫情了！就按照晴大人的计划，由礼部大臣斯坦向撒比思安进献美女的名义，将我几名乔装打扮的神武卫兄弟送进王宫。待进得王宫之后，与担当王宫总管大臣的天机卫密谍接头，定于深夜丑时执行暗杀，务必做到一击必杀！”

“为了大唐，预祝张将军能够完成任务，安全归来！”

影卫西天竺国分部统领暗影，与天机卫分部统领晴海相互对视了一眼，向张仁拱手说道。

张仁看了两人一眼，拍了拍胸口，道：“为了大唐！”

第八百四十八章刺杀（上）

哈比伦都，辉煌无比的王宫中，撒比思安正在自己的寝宫之侧宴请王臣。

“列位臣功，今日咱们只管风月，莫谈国事！”

撒比思安是一个看起来有些虚胖的中年天竺人，他头戴着王冠，肥肥的脸上还长着络腮胡子，“让咱们忘记边关的战事，忘记丢掉的城池，今日咱们不醉不归！”

“咚！”

丝竹乐声响起，一名名身穿薄纱的妙龄少女，赤着脚踝，轻盈地踩踏着光洁的大理石地面，薄纱上镶嵌的金银铜铃，彼此碰撞，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

一名又一名娇俏的侍女，手中拿着托盘游走在各个王公大臣们的矮桌前，将美味的食物以及珍酿放在他们身前。

王宫大殿，一瞬间陷入了笙歌艳舞当中，每一位王公大臣们都表现得极尽享受，好像整个人都融入了进去一样。

也就在这些王宫大臣们在享受美酒佳肴，佳人在畔的时候，在王宫的西殿，也就是下人们所呆的地方，一群人在夜色的掩盖下悄悄地走了进来。

借着昏暗的月光，隐约看到这是三十来一个个全都穿着天竺女人的服饰，因为他们的脸上全都遮着面纱，所以也看不清楚他们的面容。

直到进了西殿的某一处宫房，这些人才总算是摘下了面纱。

“他娘地，老子堂堂地男子汉，竟然打扮得跟个娘们似得，憋屈死老子了！”

刚进了宫房，走在最后面的一个“天竺女子”就粗鲁地拔掉了身上的衣服，看那棱角分明的面容，竟然是一个男子。

再看其他“天竺女子”们呢，一改方才踮脚漫步的姿态，一个个放浪形骸，大手大脚，分明全都是男人乔装的。

“行了老四，就你他娘地屁话多！”

领头的男子不是别人。竟然是潜入西天竺国王都的神武卫中郎将张仁，他将身上的衣服丢到了一边，转过头看着自己带进王宫来的三十名手下，道：

“今日也不是你姐们第一次执行任务了。想必你们已经做好了为大唐牺牲的准备！记住，若是被敌人抓住了，我大唐不会承认你们的存在，必要的时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为了大唐！”

每一位神武卫的兵士们都面露肃容，包括那个老四在内。声音中偷着一股子视死如归的气势。

“张将军，这是给你们准备好的衣服！”

接应张仁他们的，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天竺人的中年人，他微驮着背，脸上毫无表情，满是沟壑的双手上托着几件宫廷侍女以及侍卫的衣服。

“换衣服！”

张仁从那名中年天竺人的手上接过衣衫，率先换了起来。

当包括张仁在内的所有神武卫兵士们换好衣服之后，时间才刚刚过去了盪茶的功夫。

对于这些神武卫的兵士们而言，没有什么比能为大唐付出一切要来得荣耀。

“各自检查装备，记住这次的任务目标。记住这次的任务准备，待任务完成之后，在王城之内纵火，我等趁乱易容进那些王宫大臣们的侍从队伍，混出王宫！”

张仁做着最后的任务部署，力求每一方面都不会出自差错！

.....

宴会一直进行到了晚上，当撒比思安在近侍的服侍下，摇摇晃晃地往寝宫而去的时候，张仁他们也悄悄然地出发了。

有天机卫密谍的暗中帮助，张仁他们想要躲过王宫中的侍卫们。还是很容易的。

“张将军，再往前走过两个宫苑就是撒比思安的寝宫了，只是相比起其他的宫苑来，这里的防卫还要严密。张将军一定要谨记莫要惹出大的动静来，

否则的话很难出来！”

负责给张仁领路的天机卫密谍，一边带着张仁他们往撒比思安寝宫的方向走，一边告诉张仁注意事项。

当走道宫苑门前时候，守门的侍卫们挡住了他们，道：

“米俾大人。这么晚了你们不在西大殿中休息，来王上的寝宫做什么？”

被称为米俾的天竺人没给这些侍卫们好脸色，冷这张脸道：“你们长不长脑子吗？每日这个时候，本官不会带着下人们来收拾王上的宴会厅？怎么你们今日倒是开始询问本官了，你们的上官呢，叫他出来和本官说话！”

那两名拦住米俾的侍卫顿时气息一窒，刚要说话，这个时候从两人侧后方传来了谄笑声：

“哎呦，这不是米俾大人吗？”

随着声音一同出来的，是一个看起来长得五大三粗，但是脸上的表情却是太过谄媚的青年天竺兵士。

他嘴上一边说着漂亮话，一边扭头瞪了方才拦住米俾的那两名侍卫一眼，道：

“瞎了你们的狗眼了，连米俾大人都不认识了？嘿嘿，米俾大人您大人有大量，可千万不要和这两个小家伙一般见识，他们都是新来的，还不认识您！您看……”

这位侍卫长不过是统管手底下百人的军官，要说比起权利来，哪里是米俾这个王宫副总管的大？

所以这侍卫长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生怕得罪了米俾。

“行了，哈比！”米俾懒得搭理这些小人，“这几个侍女是新来的，本官要带他们去收拾王上的宴会厅，一会你们注意一点！”

“是，大人！”被米俾称为哈比的侍卫长连连点头，同时吩咐手下人让出了大门。

“哼，走！”

米俾冷哼了一声，带着几个全身都包裹在侍女袍服中的侍女进了宫苑。

“呼！”

目送着米俾等一行七人远去，哈比这才轻舒了一口气。

“哈比哥，这米俾不过是个副总管，他上面还压着个米比思大总管，他这也太他娘地嚣张了吧？”

方才守门的那名兵士看着米俾等人的背影，声音中透着股子不服气的劲头。

“你懂什么！”

哈比扭头看了方才说话的手下一眼，道：“这老东西在咱们宫城的权利大着呢，再加上王宫大总管是这家伙的义父，这大总管的位置迟早也是他的！”

“啊？还有这层关系在吗？”那名侍卫惊讶道。

“要不然你以为老子会这么怕他？”哈比翻了个白眼，道：“行了，待会她们不论带什么出来都不必盘查，直接放她们过去就行了，不用通知我了！”

“是！”

这回这两个侍卫老实了很多，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愿意得罪一个惹不起的大官呢？

第四百四十九章刺杀（下）

“米俾兄弟，没想到你竟然在西天竺国王宫之中有如此大的权利，张仁真是小看你了！”

走得远了，张仁悄悄上前错了两步，向米俾低声说道：“我大唐天机卫中竟然有如此人物，想必米俾兄弟也是受了不少的苦吧！”

“张将军谬赞了！”

米俾微微摇了摇头，道：“在下之所以有如此地位，全都是靠着晴大人的暗中帮助，若是没有晴大人的话，我这把老骨头恐怕早就已经死在这哈比伦都了！”

“米俾兄弟，你太自谦了！”

张仁他们这些神武卫的兵士们，从接受训练之后一直受到的教育就是千万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因为你不知道其他人会在什么时候，出其不意地要了你的命！

所以张仁才有此一说，也第一次开始正视这些天机卫的密谋。

米俾摇了摇头，没有再说话，而是自顾自地继续往前带路。

.....

在沉默中穿过一座宫苑，米俾停了下来，指着不远初一座看起来颇为豪华的宫殿，道：

“张将军，看到那边了没有！那边便是撒比思安的寝宫，按照他以往的习惯，眼下他应该是刚刚回到寝宫才对！剩下的事情就靠你们了，在下这把老骨头可帮不了你们什么！”

“米俾兄弟放心吧，你们天机卫都把我们兄弟送到这里来了，如果我们还是失败了的话，就没脸回长安去见我家王爷了！”

张仁这次是带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想法来的，若是完不成李元霸交代的任务，他怕是死了都不甘心。

“兄弟们，准备好了没有？”张仁定定地看了米俾半晌，突然一扭头，对跟在身边的五个神武卫兄弟们说道。

“为了大唐！”

五名神武卫的兵士们狠狠地敲打了一下自己的胸口，压抑着神情低吼了起来。

“好，进殿之后各自准备！”

张仁应了一声，率先进了宴会厅。

神武卫不愧是万里挑一的精锐。他们紧跟在张仁身后进了宴会厅，寻了一个隐秘的房间将各自的衣服换下来，给最新研制出来的五四短铳安装上消声器，摸了摸各自揣在怀中的大威力小型手雷。相互默默祝福了一声，身形一晃就蹿进了漆黑的夜色中。

.....

此刻，撒比思安才刚刚回到寝宫，早就有美艳的女子等着撒比思安来宠幸。

“行了，把这两个美人留下。你们全都退下去吧！”

撒比思安挥了挥手，让手下人退下去，随后他面露银笑地看着站在他身前的两位美艳的妙龄少女，道：

“宝贝儿，你们都是各自家族送来的妙人，你们放心好了，跟了本王，本王一定不会让你们俩受丝毫委屈的！来，让我亲一下.....”

撒比思安不仅仅是个胖子，而且还是个极其好色、猥.琐的胖子。看他那一副猴急的样子，分明是饿死鬼投胎。

“王上，您先不要急嘛，等民女为您宽衣解带.....”

“王上，民女已经为您放好了热水，待清洗过后，我们姐妹自然会好好伺候您的！”

这两个天竺美女，全都是家族里面精选出来的，要说她们的命运，就是被送来送去。毕竟在西天竺国，女人是最没有地位可言的。

为了能够让自己日后的生活能够过得舒心，过得不受委屈，这两名天竺美女只能强忍着心中对这胖子的恶心感。俏丽的面容上强挤出笑容，以此来讨好撒比思安。

“哈哈，好，本王正有此意！”撒比思安听着两位美女那极尽魅.惑的声

音，肥胖的身子似乎都酥软了下来，“走。随本王进来吧！”

撒比思安迫不及待地走向了内间，同时为了自己办事方便，还把内间的侍女们全都轰了出去。

撒比思安那偌大的寝宫之内，只剩下了撒比思安以及两位美艳的少女。

至于那些护卫们，则是将撒比思安的寝宫围得水泄不通。

.....

撒比思安寝宫之外，张仁领着五名全身都包裹在黑色紧身衣中的神武卫兵士们，寻找着机会潜行。

“停！”

来到一面厚重的城墙之外，张仁猛地一抬手臂，示意身后的几人都停下来。

他在心中仔细数着时间，等待着兵士们换防的机会。

窝在阴暗的角落中足足等了有半炷香的时间，换防的天竺兵士们走过来了。

“就是现在，走！”

张仁眼睛骤然一亮，身体像是豹子一样冲了出去，看那速度竟然比奥运会百米冠军还要快。

这些神武卫兵士们急匆匆而去，再加上这个方向月色昏暗，不远处正在换防的天竺兵士们，只感觉似乎是有一阵冷风刮过，由此可见张仁他们的速度是有多快了。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张仁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冲进了撒比思安的寝宫。

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抱着进宫就大战一场的决心，可是没想到他们进了寝宫之后，却是连一丁点的阻力都没有遇到。

“头.....”

老四有些疑惑，看着张仁刚要说话，却被张仁一个眼神给瞪了回去。

张仁做了几个手势，其意思无非就是在告诉众人，以暗语通话，各自小心搜查，莫要被人发现。

几个神武卫的兵士会意，刚要分散开来寻找撒比思安，却听到在内间传来了几句娇媚的天竺话。

张仁他们都精通波斯、大食以及天竺话，对于这几句天竺话也明白，那意思是在说：

“王上，您好坏啊！”

这一下就确定了目标在哪里。

张仁几人相互对视了一眼，拔出了别在后腰上的短铳，悄悄然向着内间摸了过去。

刚刚走进内间，就听到内间传来了哗哗的流水声以及一个低沉的银笑声。

张仁挑起了厚厚的纱帘，首先就看到了一个硕大的木桶，其次就是木桶周围的两名只穿着薄纱的美艳少女，最后才是木桶里面，只露出脑袋的肥脸。

“是撒比思安！”张仁眼睛骤然一凝，几乎没有任何迟疑地就开始了瞄准，随后轻扣扳机。

“噗！”

一道轻响，明黄色的子弹带着死亡的气息，瞬间穿破了撒比思安那张还带着银笑的肥脸的眉心位置。

第八百五十章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

刹那间，血花四溅，殷红色的血液，顺着撒比斯安的后脑向着下方的木桶涌了过去，将洒满鲜红色花瓣的清水，彻底染成了令人心醉的艳红色。

两名伺候撒比斯安的天竺美艳少女都吓傻了，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自家的大王原本还好好好的，怎么一瞬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王，王上，您怎么了？”

两名天竺少女搞不清楚状况，还以为撒比斯安在和她们俩开玩笑，毕竟从小到大，她们俩也从来没由见过这种莫名其妙的死法啊。

两个少女中，胆子稍大一些的那名少女上前两步，轻轻摸了摸撒比斯安的脖颈，却发现他们的王上已经死了。

她浑身颤抖着，下意识地就要尖声出声，这个时候隐藏在另外一块纱帘之后的老四果断出手。

“噗噗……”

又是两声轻响，两名美艳的天竺少女就此香消玉殒。

张仁扭过头看了老四一眼，打手势道：“老四，你做什么？”

老四此刻冷着一张脸，回应道：“任哥，现在咱们可不能妇人之仁，不过是两个侍女，杀了也就杀了，总不能让她们暴露了咱们的行踪吧？”

张仁沉默了一下，这才缓缓地说道：“好吧，现在收拾一下现场，等到其他兄弟们的信号传过来，随时准备纵火！”

……

就在张仁仔主宫之中刺杀撒比斯安的时候，王宫之中甚至是外部的王城各王公大臣们的府宅之中，都在发生着一幕幕刺杀的事件。

要不说神武卫就是天生的刺客，他们没完成一件刺杀任务，就会没有丝毫停留地远遁而去，

所以，当那些王宫大臣以及他们的妻子、爱妾被暗杀的时候，整个府宅之中谁都没有发现，甚至那些各府的护卫们，连神武卫兵士的影子都没有捕捉到。

等到位于王城之中的王宫开始四处起火的时候。整个王城才豁然惊醒。

“来人啊，王宫走水了，快去灭火！”

“那里是几位王子殿下以及王上的寝宫，快去将王上和几位王子殿下救出来。万万不可让他们出现任何的闪失！”

“大人，大人不好啦！王上，王上已经宾天了……”

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负责守卫的侍卫们还是发现了撒比斯安已经死在了自己的寝宫里。连那两个美艳的少女都被杀死了。

而且最为诡异的是，从他们身上的伤口来看，完全看不出究竟是什么武器造成的，而且看他们脸上的表情，撒比斯安脸上甚至还带着享受，而后就那么死掉了，这实在是太诡异了。

“大人，几位王子殿下也已经归天了……”

就在这个时候，又有兵士们前来禀报，而且其结果基本相同。

“什么？”

王宫大总管米比思一脸惊慌地大叫了起来。“快快快，封锁宫门，从现在开始，除了本官以及副总管的命令之外，任何人不准随意进出王宫！还有，对于那几个知道王上以及王子们归天消息的人，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吗？”

几名王宫侍卫彼此对视了一眼，微微颌首。

“哎，这回我西天竺国算是完了！”米比思看着几名王宫侍卫远去，不由得叹了一口气。那言语间颇有些无奈之意。

……

王宫乃至整个王城都乱了起来，而这正是张仁等神武卫兵士们所要的。

他们打晕了几个王宫的侍卫，换上了侍卫的衣服，在米俾的带领下畅通无阻地出了王宫。回到了百花坊中。

其实刚刚出了王宫，连张仁自己都被今日神武卫兵士们所造成的混乱而感到震惊莫名了。

整个王城当中，满是慌乱逃窜的天竺百姓，甚至包括各个王公大臣们府宅之中的侍卫以及侍女们，就算是维持王城治安的兵士们，都不能够让治安平稳下来。

城内的某些地方。甚至还是出现了抢劫、杀人、弓虽女干……等恶事。

不过这些跟张仁他们一个铜板的关系都没有，毕竟他们全都是唐人，你西天竺国出现什么状况，关老子鸟事？

回到百花坊那硕大的地下一层，张仁特意清点了一下人数。

嗯，不错，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而且她们身上还都没有伤口，这就很难得了。

张仁原本还以为这些神武卫的新兵蛋子们，至少会有三分之一的人身上或多或少地出现伤口，没想到他们倒是超额完成任务了！

“张将军，恭喜你凯旋归来啊！”

晴海绝美的面容上带着如花一般的笑容，她手中端着一支酒盅，率先递给了张仁。

张仁接过酒盅一饮而尽，倒置着空酒盅，道：“神佑大唐！”

“张将军，按照武王殿下意思，你们已经完成了任务，看是今日趁乱出城，奔赴前线战场，还是留下来，等待武王殿下的后续任务啊？”

影卫的统领暗影，永远是最不解风情的人，他看了张仁一眼，突然出声询问道。

“我会留下两百个兄弟做些后续工作，剩下的兄弟们，要带着他们奔赴前线战场！”

张仁很快就做出了决定，毕竟西天竺国王城王族以及高层全部被灭的消息，也需要人传播出去，张仁率领神武卫兵士们一路冲回去，不等于是很好地做了宣传吗？

“如此，就由在下来安排吧！”暗影显然知道张仁会这般回答，早在后面等着他了。

.....

西天竺国王都的任务是完成了，但是前线的战事却遇到了强烈的抵抗。

定天道大将军李靖，命赵刚为定天道平西先锋，这一路上攻城拔寨自然是少不了他的功劳，可是这个时候西天竺国大将军桑德拉，竟然拼着于其他三大天竺国翻脸，率领七万大军，从前线战场撤回到了西天竺国内。

倒霉蛋赵刚，刚好撞枪口上了，桑德拉率领大军堵在从西南部通往王都的交通要道上，并且还依着山势之利建好了营寨，摆明了不想叫定天道大军好过。

赵刚起初的时候还不信邪地尝试着攻打了几次，就算是有着火器帮助，可是每次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而且还造成了上千名兵士的损伤。

这下子，赵刚不敢再进行攻击了，没准他手下的兵士们到时候就死绝了呢！

第八百五十一章斩首

在距离桑德拉营地三里之外的一片空旷地上，李靖命令大军就地扎营。

他们已经在这里耽搁了两天时间了，若是再不想个法子破了桑德拉大军拦阻的话，李元霸针对四大天竺国的计划，怕是就得以失败来告终了。

主营帐内，李靖召集了一些定天道平息大军的高层齐聚于此，唯独少了李三多所统领的那一千名神武卫的高层。

“总这般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说说你们都有什么好的办法！”李靖高坐于主位，下首依次是他的两名副将，还有几名中郎将。

“李将军，各种方法咱们都试过了，就算是那强力火器都攻击不到他们，咱们已经是无计可施了！”坐在下首的一名左武卫的中郎将思忖了半晌，道：“要不要向武王殿下求援？”

“不可！”

李靖的另外一名副将名叫孔白，与生得刚猛、高大的赵刚相比，这孔白倒是生得颇为儒雅：

“王爷之所以把这个任务交给李将军，就是相信以将军的能力完全有能力解决此事，再加上这一次有一千名神武卫兵士们相助……”

说到这里的时候，孔白猛然想起了什么，有些惊讶地说道：“对了，李将军呢？”

李靖下意识地看了坐在自己另外一边的赵刚一眼，道：“李将军想必正在营帐之中休息吧！”

“何不把李将军请过来，问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毕竟相比起神武卫兵士们，我们还有过多的不足之处！”孔白拍了拍双手，道：“对，就这样办！”

“哼，那些家伙们成天冷着一张脸，再加上没了这些火器，将军，你以为他们还能够有所作为吗？”

赵刚始终不相信那些神武卫的兵士们能比他强出多少去。毕竟都是娘生爹养的，就算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赵将军，话不能这么说！”孔白摇摇头，道：“先不说别的。单单是神武

卫的成名之战，灭绝薛延陀等番邦小国的时候，不是仅仅凭着一万人就将这些小国给全都灭了吗？”

“这……”

这回赵刚倒是不知道说什么了，毕竟当初可还没有如此威力庞大的火器，那薛延陀、吐蕃等国虽说并不算大。可是联合起来也有个十来万的大军，一万人打败十万大军，就算是现在想想也很是有些不可思议。

“好了，还是由我去请李将军过来吧！”

见到赵刚的面色有些呆愣，李靖不由得摇了摇头，道：“毕竟开始的时候，是你不对在先！”

赵刚还想要说些什么，李靖已经走出了大帐。

……

也就在李靖刚刚走出中军大帐的时候，一支为数在百人左右的黑衣人，借着夜色悄悄摸出了李靖的大营。

透过略有些昏暗的月光。隐约可以看到这一行百人全都穿着黑色的紧身服，脸上还画着黑色的迷彩，竟然是神武卫的兵士们。

“三哥，咱们这样做真地好吗？理论上来说，咱们这支神武卫大军还是受李将军指挥的，咱们不知会他一声就对敌营发动攻击，会不会有点过于草率了？”

营地之外的丛林之中，一名身材略微有些矮小的神武卫兵士，紧跟在李三多的身侧，轻声询问道。

“哼。这有什么好不不好的！”李三多不屑地笑了笑，道：“赵刚那个废物，用着咱们神机府研制出来的远程迫击炮都不能攻破敌营，到现在已经困了两日了。竟然还自持身份，不肯低下头来向咱们求援。我倒要看看，等咱们让敌寨大乱之后，这赵刚会如何做！”

“可是三哥，这似乎不太妥当吧？”躲在李三多另外一边的神武卫也有些担心起来。

“你们俩小子行了，出了什么事情。老子一个人担着行了吧？放心，到时候不会牵连到你们两个的！”许是被这两个家伙给弄地烦了，李三多有些暴躁地回了这么一句。

“三哥，你这是什么话？”

李三多的话说得有些过分了，把这两个小家伙心头的气也鼓噪了起来，“我们兄弟可不是怕事的人，既然我们敢跟着您出来，就绝对不会给陛下，给王爷，给大唐丢人的！”

李三多终于回过头来，看了这两个小家伙一眼，道：“你们可比你们爹要强得多了，如果长孙大人在这里的话，怕是他会选择保守，绝对不会这样冒进的！”

他们的爹？长孙无忌！

感情这两个全身都包裹在黑衣中的，竟然是长孙无忌的儿子们，只是不知道这两个小家伙谁是老大，谁是老二。

“三哥夸得有些早了，等咱们攻下这里再夸我们兄弟也不迟！”右面的黑衣神武卫声音中有些冷，到底是有些公子哥脾气，高傲得很，还在生李三多的气呢。

“你小子！”李三多自然听得出来这小子说得是气话，所以便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

半柱香时间之后，李三多率领着这百名神武卫的兵士们潜到了西天竺国前线大营之外。

桑德拉选择的这个扎营位置很优越，这是一个典型葫芦口且两面环山的小山谷。

桑德拉在小山谷里面驻扎的兵士并不多，七万大军只分出了九千人，剩下的六万一千名兵士，两面的山上各自安排了三万人，剩下的一千人用于巡查。

最关键的是，如果想要攀上这两座山的话，只能选择从山谷里面走，小山另外几个方向全都是陡峭的地势，想要从这几个方向上去的话，那还真是困难重重。

山谷之外，一片比较隐秘的草丛中，一百名神武卫兵士们静静地趴伏在这里。

“三哥，咱们是从山谷里面走吗？”长孙一号抬头看了看灯火通明的小山谷，皱起了眉头。

“你是不是傻？”李三多扭头看了长孙一号一眼，道：“对方这么多人在巡逻，如果还走山谷的话，不是刚进去就会被发现吗？”

长孙一号道：“那咱们……难不成从其他方向爬上去？”

“哦？这都被你看出来，不错，有进步！”

李三多笑了笑，有些惊讶地看了他一眼，道：“吩咐下去，一百人分为两支队伍，一人选择一座山，各自搜索主将大帐，执行斩首任务！”

第八百五十二章找不到主营帐

西天竺国前线大营阵地，山谷之中。

“将军，咱们有必要如此谨慎吗？”长得颇为瘦弱的寇非，有些疑惑地在大帐之中来回踱着步子。

“怎么，你认为本将军是怕死？”桑德拉扭头看了寇非一眼，继续说道：“你可别忘了，对方的大军里面说不准就有神武卫的兵士！或许你并不知道神武卫有多强悍，但是本将却是知道！”

“那为何咱们不把大帐设立在两边的小山上，那样不是更安全吗？”寇非还是有些不理解。

“大唐有一句名言，叫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桑德拉的身上依旧穿着战甲，他继续说道：“按照正常人的心思来看，这座山谷里面最安全的地方当然是两面山了，不仅易守难攻，更是难以攀爬。但是对于这个小山谷，却是会被下意识地忽略掉，所以……”

“所以这座山谷反倒成了最安全的地方？”寇非恍然大悟。

桑德拉点点头，道：“就是这个意思！”

寇非这次沉默了下来，过了好半晌方才叹了口气，道：“将军，你说这么做有用吗？能够缓解咱们国内的压力吗？”

“不能缓解又如何？”桑德拉摇摇头，道：“咱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尽全力击退大唐的侵袭，否则的话，咱们西天竺国就真得完了！”

张仁等神武卫大军还未曾出得王都，所以桑德拉等人还并不知道王都依然乱成了一团，否则的话，桑德拉指不定又要做出什么事情来呢！

……

山谷东山之侧，某一片高壮的杨树林子，在林叶掩映之间。几名西天竺国的兵士，倚靠在粗壮的杨树边上，彼此聊着闲天。

“我去他娘地。这深更半夜的谁还会来咱们这里？再者说了，咱们可是比大唐多出两倍的人数。这里的地势又易守难攻，难不成他们还会从山脚下爬上山崖不成？”

这看起来有些大的西天竺兵士满嘴的抱怨，言语之中的怨气傻子都听得出来。

“咱们将军也真是的，他倒是守着下面的山谷吃得喝辣的，却把咱们丢在这山上，啥都吃不到不说，还受着这山顶上的冷风！”

另外一个年轻的西天竺兵士也感到很委屈，“咱们是在给王上打仗。他桑德拉不过是……”

“噗！”

突然，一道黄铜色的亮光带着星星点点的火光划破了漆黑的虚空，闪电般落到了那西天竺兵士的心口位置。

“噌！”

殷虹色的鲜血喷射了出来，绽放出一朵艳红的小花。

那青年西天竺兵士的脸上甚至还带着一丝抱怨的表情，可是还没等他说完后面的话，紧接着就是一个倒栽葱跌倒在地上，发出‘噗’地一道轻响声。

“噗噗……”

一连串的轻响传了出来，随后每一个负责守卫的系天竺国兵士都像是中风了一样，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那鲜血染红了地面。

死了。竟然都死了！

“哒哒……”

轻踏地面的声音响了起来，便见一名名着着神武卫黑色作训服，头上还蒙着一块黑布。只露出两只眼睛的神武卫兵士们，手中紧握安装着消声器的短铳，出现在这些巨型杨树之侧。

“喂，死了没有？”李三多踢了踢地上早就已经死得不能再死的西天竺国兵士，自语道：“这些小家伙们还真是出师了，竟然瞄得这么准！”

这样说着，李三多对后面的神武卫兄弟们摆了摆手。

自然有人小跑了过来，将那些倒在地上的西天竺兵士的尸体用东西掩盖了起来。

说起来，这些小家伙们的手艺还真不错。在这寒夜之中，如果不是逐寸

去查的话。还真是很难找到这被掩藏起来的尸首。

同样的一幕，在另外一座小山上也在不停地上演着。一名名西天竺国的明岗暗哨，被神武卫兵士们给解决掉，在这鲜活的大地上，再也不曾留下丝毫的痕迹。

等到临近丑时的时候，两座山上的守卫们，大概一千余人就已经全都被解决掉了。

百名神武卫的兵士们，在李三多的率领下，四下搜索着西天竺国主将的大营，可是令他们感到奇怪的是，找了半柱香的时间都没有找到。

两座山，东侧小山上的神武卫兵士由长孙家的两个儿子来掌管，搜查了半柱香的时间也没能找到桑德拉的营帐，这让长孙氏兄弟俩眉头大皱。

“二哥，怎么办，还没找到桑德拉的大帐，会不会在另外一座山上？”个子稍小的长孙老三，皱着眉头询问他二哥。

“老三，我看那打烊八成也在另外一座山上！”长孙家的老二叫长孙涣，各子不太高，但是看起来倒是挺精瘦的。

“会不会被藏起来了？”长孙濬还是有些不放心的。

“这好办！让兄弟们去查查看，正好那些西天竺国大军的中低层军官都在这里，顺手把他们解决了也好！”长孙涣点点头，同意了下来。

无独有偶，李三多在另外一座山上的探查结果也与长孙涣兄弟俩差不多，至于处理结果吗？

李三多可比长孙涣兄弟还要狠，不仅把西天竺国大军的中低层军官全都给灭了，还在大军所食用的水源里面，倾倒了大量的泻药。

这些泻药对于这些西天竺国的兵士们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

丑时已过，时间刚刚进到寅时，一百名神武卫兵士重新在山脚之下汇合，只是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在方才的山谷之外，而是在山谷之内，两座山的交汇之处。

“三哥，我们这边没有发现桑德拉的营帐，是不是在你们那边？”两支队伍刚刚汇合，长孙涣就出声询问了起来。

李三多有些诧异地看了长孙涣兄弟俩一眼，道：“不是在你们那边吗？”

长孙濬摇摇头，道：“我与二哥找了半个时辰都没有找到！”

“这样的话，看来就是在这座山谷里面了！”李三多摸了摸下巴，道：“看来这桑德拉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竟然还知道灯下黑的道理！”

“三哥，咱们现在怎么办？”长孙涣问道。

李三多看着山谷的方向，面色阴沉地说道：“看来咱们得冒冒险了！”

第八百五十三章联盟敢死队

此刻，北天竺国面对四大……不，三大联盟大军的正前方，驻扎着一座座硕大的营帐，营帐外是一座座高高的瞭望塔，每一座瞭望塔上都有兵士在守卫。

“王爷，您说他们能顺利完成您交代的任务吗？我还是有些担心啊！”

王浚跟在李元霸的身边不算短了，神武卫大军离开西天竺国已经有七日有余了，他还是放心不下这帮‘新兵蛋子’们。

“放心，张仁他们几个跟了我这么长时间了，哪一个不是身经百战的主儿？”

李元霸不以为意地摇了摇头，道：“你别看这些小家伙们都出身名门大族，之前吃喝玩乐无所不能，可是但凡能熬过神武卫三个月新训的，哪一个不是意志坚韧、聪明好学之徒？所以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绝对不会出事的！”

“可是……”

王浚还想要说什么，这个时候却是有一名负责巡查的兵士走了进来，向李元霸禀报道：

“禀王爷、尉迟将军，前方四百丈之外发现外敌有近两千之数，您看该如何处置？”

“哦？”李元霸挑了挑眉毛，看了不远处的尉迟敬德一眼，道：“尉迟将军，你怎么看？”

这次正面战场的对敌主将是尉迟敬德，李元霸可不干越俎代庖的事儿。

“传令给火器营，只要这些人胆敢踏入咱们大营外半里之内，一律就地格杀！”

尉迟敬德可不是个好欺负的主儿，直接放出话去，让手下兵士们做好格杀来犯敌人的准备。

说到这里的时候，尉迟敬德随手丢出了一枚令箭，

“小的领命！”兵士恭敬领命而去。

“王爷，我要不出去看看？”尉迟敬德看了李元霸一眼，好像在征询他的

意见。

“你随意吧！”李元霸摇摇头，他才不管那些呢。

尉迟敬德一看这意思，摆明了是不管他了。那他还不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

“倒霉啊，怎么就选中了咱们东天竺国的人出来发动试探性攻击呢？难道就是因为咱们东天竺国人多吗？”

唐营两百三十丈之外，这支完全都笼罩在黑暗中的三大天竺国联盟大军正在悄悄前进。

一名个子有些矮，走起路来还有些跛足的青年天竺兵士。嘴中喋喋不休地抱怨了起来。

“嗨，难道你还不知道呢？咱们三大天竺国选择试探大军，是靠抽签的形式选择的，谁叫咱们倒霉，正好被抽签抽出来了呢？”

另外一名兵士也是一脸的烦躁。“要怪只能怪咱们得广汉王子手气太臭了！”

“说起来也是，这联盟军派出咱们这两千人来又有什么用？难不成只是把咱们当成敢死队？”

最开始说话的那名兵士摇了摇头，道：“还好只是让咱们前进到唐营半里之外的地界，否则的话，咱们就真得只是当炮灰的命了！”

“行了，说再多也没用，再往前走个十多丈就到了半里之数了，到时候咱们马上折返，也算走了个过场，就算联盟高层也不能说什么吧？”

另外一个看穿着像是军官的天竺兵士。也是一脸的怒色，看得出来，他对于广汉王子的“好运”也是充满了怨念。

“将军，咱们到了，你看我们是不是.....”

过了有盏茶的时间，当两千名东天竺国的大军到达指定位置的时候，大军的先头部队折返回来向东天竺的军官禀报。

“好，咱们回去.....”

那名东天竺国的军官的话音还没落地，突然一阵剧烈的轰鸣声响了起来，随后就是地动山摇。

“轰隆隆！”

一枚枚足有成人拳头大小的黑色榴弹炮****了过来。在落入东天竺国大军的一瞬间就炸开了花，殷红色的血液、土黄色的大地、被炮弹轰得焦黑的神坑……

两千大军不过在眨眼之间就被尉迟敬德的大军给彻底毁了，其所需的不过是三四十枚榴弹炮的炮弹而已。

此刻，大唐营地前。一溜近程榴弹炮摆在那里，尉迟敬德站在迫击炮前头，手中的红色小旗子还在随风飘扬。

“派一支兵士们过去打扫战场，若是还有活口的话，就全都给我抓回来，本将不相信他们这次是无私的放矢！”

收回小旗子。尉迟敬德满是杀意地下令。

“哒哒哒……”

一队为数大概五百人左右的队伍从唐营里面列队而出，其目标自然就是前面的大军了。

……

远方，一座灯火通明的城池之中，几天天竺国联盟的高层齐聚于此，看着远方炮火轰鸣的地界，只感觉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发冷，都在疯狂地吞吐着空气。

“汉斯，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东天竺国王子广汉，阴沉着一张脸，死死地盯着中天竺国议政大臣汉斯，那一副极端仇恨的样子，恨不得现在就杀了汉斯。

汉斯也明显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他压了压胸中的恐惧，故作镇静地指着方才遭受炮轰的战场，道：

“王子殿下不要生气，贵国的兵士并没有白白的牺牲，您看，他们只不过是走了一遭，不就把大唐的武器配置给试出来了吗？如果没有这些勇敢的兵士们来试水，说不准等我们派遣大军直接上阵杀敌的时候，就会全军覆没的！若是对应那样的结局，广汉王子还会不会在意这些伟大的兵士们！”

嘿，汉斯这张嘴还真不是盖的，把这帮成为牺牲品的兵士们夸得比圣母玛利亚还要高贵，不过是一堆已经被消灭的倒霉蛋，一瞬间就变得高大上了起来。

广汉王子也是个二百五，明眼人都能够听出来汉斯话中的推脱之意，而广汉脸上的表情却是渐渐变得平稳了下来。

“是啊，广汉王子！”

另外一边，南天竺国的维斯也在这个时候跳了出来，对广汉说道：“至少这些兵士们死地有价值，要不然的话，咱们的联军说不好还要损失多少人呢！”

两面相劝，广汉脸上的表情终于彻底平静了下来，甚至还带着些许的得意之色。

得，这二百五竟然还自带逗比属性，真不知道是该让人哭好，还是笑好了！

第八百五十四章捷报

“听你们的意思，本王手下这般兵士们死得确实很有价值！”

广汉想了半晌，摸了摸光洁的下巴说道：“这样吧，接下来你们的军事行动，我广汉只管看着，其他的实施方案由你们来定，我需要看一下值不值得我东天竺国动兵！”

“这……”

众人一时无语，还真是个不吃亏的主儿啊，不过是摆了他一道，他竟然就决定按兵不动了！

“王子殿下，急报，急报啊！”

“大人，大将军，急报，急报啊！”

就在这个时候，十来个风尘仆仆，衣衫上还写着一个‘驿’字的天竺传令兵急匆匆地冲上了城头，打破了城头之上原本的平静。 ，

“嗯？”

二十来名三大天竺国的高层，齐齐皱眉看着面前这十来个兵士们，感觉很诡异啊？

这帮人是不是商量好了，怎么一起过来的，难不成他们所禀报的是同一件事吗？

“何事？”广汉王子看着来自自己国家的传令兵，凝眉询问。

那名传令兵有些为难地看了一眼众人，那意思很明显了，分明是在告诉广汉，大庭广众之下不好说出口。

其他几个天竺国的传令兵亦是同样的表情，而且看他们脸上的焦急之色，分明是国内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走，回营！”

联军的一众高层，不约而同地转身下了城头，回到了各自的营地。

东天竺国的硕大营帐中，广汉王子面色凝重地看着面前的三名传令兵，道：“说说吧，国内究竟发生了何事？竟然还得让本王回到营帐之中你们才敢

说？”

三名传令兵相互对视了一眼，最终还是由坐在正中央的那个家伙说道：“王，王子殿下。王上，王上殁了！”

“嗯，王上殁了……”

广汉开始的时候还并不怎么在意，可是当他重复了一遍这句话后，却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于是便噌地一下站了起来，死瞪着那几名传令兵道：“你方才说什么？”

那名传令兵被广汉的气势给弄得浑身颤抖不已，还以为自己要被广汉给杀了呢，好在他反应灵敏，一个激灵就回过神来。道：

“王，王上殁了，而且诸位王子还有议政柯多大人、统军梵猛大人、国师莫罗大人……全都在一夜之间暴毙，眼下国都已经彻底乱了起来，还请王子殿下即刻班师回朝，主持大局！”

传令兵被广汉的气势一激，这说话的语速到时快了起来，就连表达能力也变得顺畅得多了。

听到传令兵的话，广汉整个人都蒙掉了。他实在是搞不明白，那么多活生生的人，怎么就突然之间暴毙了呢？难道是大唐方面在捣鬼。

不管广汉现在怎么想，南天竺国以及中天竺国的情况也和东天竺国差不多。只不过眼下东天竺国至少还活着一个王子，而南、中两大天竺国的王族们可是全都死绝了。

可以说，现在前线的这两支大军，就是他们各自国内的最强力量。他们完全可以立自己为王了。

只是目前受这则爆炸性消息的冲击，他们还都没有缓过神来，等到缓过神来之后。怕是也会步北天竺国的后尘，陷入战乱时代。

……

与此同时，唐营之中的李元霸也接到了来自西天竺国内的消息，诸天竺国的国王、王子以及位高权重的大臣们尽皆暴毙，四大王都一片大乱，王都的兵士们在一瞬间化成了土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这种混乱的状态，还在以瘟疫一般的速度向着四面八方的城池之中蔓延而去，相信用不了两日的时间，其他四大天竺国就会变成第二个北天竺国。

李元霸这一招实在是太狠了，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毕竟杀人不如诛心呐！

“哈哈，看来本王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唐营，李元霸坐在一张矮桌后面，笑得极其地张狂，而坐在下首的王浚、尉迟敬德等人亦是一脸的笑容。

这些消息的传来，就表明神武卫兵士们成功了，距离成功打下这四根难啃的骨头，也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王爷，看来下官的担心是多余的，没想到张将军他们的速度竟然如此快！”王浚晃了晃脑袋，到现在也有些晕乎乎的。

“王爷，四大天竺国内大乱，波斯以及大食肯定也会来分一杯羹，波斯那边还好说，大食这边怎么办？”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尉迟敬德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个大老粗，可实际上却是心细如丝，眼下四大天竺国的内乱已经被挑了起来，相信大食就会像闻到腥味的猫一样，寻着味道就钻过来了。

“依我看，我还是上书陛下，让陛下再调集一些兵力过来吧！”尉迟敬德想了想说道：“毕竟以咱们目前的力量对抗地方五个大国，还是差上一些的！”

“嗯，你说得也有些道理，不过还是等李靖将军他们回来再说吧！”

李元霸自然有自己的考虑，这次帅领着统共六万人前来西天竺国，有好些事情还没解决清楚，再加上大唐国内兵力也有些紧张，若想适应如此剧烈的扩张，以战养战、以夷制夷的计划就必须尽快实施起来了！

.....

西天竺国内，桑德拉大军与大唐军队两军对垒之处。

李靖刚刚走到属于李三多等神武卫高层的营帐外，还没来得及进去，就听到营帐里面传来了嘀咕声：

“我说，这都两个多时辰了，三哥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你他娘地傻啊？从咱们营地里到敌营的小山下就得花上半炷香的时间，更何况还得寻找主帐呢！”

“那也够长了啊，想当初我跟着炮哥在灭薛岩陀的时候，找那瘪犊子的主

帐也不过盞茶的时……”

“刷！”

就在这七八个神武卫的高层还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直躲在帐子外面的李靖再也忍不住了，掀开帐帘走了进来。

“李，李将军！！”

七八名身擦壮硕的神武卫军官，颇有些惊讶地看着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前的李靖，说道：“您怎么在这里？”

李靖阴沉着一张脸，道：“本将怎么就不能在这里了？”

第八百五十五章李靖急了

李靖的话，让这七八个人顿时变得哑口无言起来。

“哼！”

李靖见状冷哼了一声，道：“虽说你们都是神武卫的人，并不归本将管制，可是你们可知道，本将身为此番‘定天道’大将军，有责任保护你们的安全！现在你们可倒好，竟然背着本将私自出战，说，你们的将军去哪了？”

站在众人最前面的一个家伙张得极为粗犷，他挠了挠后脑，犹豫了好一会才说道：

“我家将军说，就赵刚那个废物，在这里都耽误了两日的时间了，若是再耽搁下去的话，王爷的计划岂不是就会被搁置了吗？他赵刚不是扬言比老子还厉害吗，那这回老子就自己亲自操刀，等老子提着桑德拉的人头回来的时候，看那个废物还有没有脸面再活着！”

“李将军何必堵这口气呢！”

听到这话，李靖顿时变得气急败坏了起来，“我来问你，李将军带着多少人前往敌军营寨的？”

那名兵士回道：“一百人，我家将军说，一百人就足够了！”

“简直就是在胡闹！”李靖一甩手，转身就出了营帐。

看他离开的方向，倒像是方才的定天道高层营帐。

“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把三哥给坑了？”

等到李靖的背影都看不到了，那帮神武卫兵士们又讨论了起来。

“屁！”

方才说话的那名兵士轻嗤了一声，道：“反正是三哥让咱们这么说地，我不过是把他的意思夸张了一下罢了！说实话，那个赵刚还真是讨人厌啊！”

“.....”

众人闻言一时无语。

.....

定天道大军高层营帐，李靖刚刚进了营帐，那帮高层就迫不及待地询问了起来。

“将军。如何了？”孔白一脸期待地看着李靖，生怕从李靖嘴里说出半个不字来。

嗨，甭说别人了。别看赵刚是满心的不服气，可是这心里头还是希望李三多他们有办法解决这次难题的。

“哼！”李靖气哼哼地坐在了主位上。道：“那李三多自己去了！”

“自己去了，去哪了？”

众人还有些发傻，什么就自己去了，难不成那李三多自己带着兵器去攻打敌营了？开什么玩笑！

“将军，那李三多不会自己带着兵士们去打桑德拉了吧？”赵刚率先回过神来，一脸不可思议地问道。

李靖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疯了吗？”赵刚惊得差点从座位上跳起来，道：“对方可是有七万大军。就算他神武卫大军再怎么厉害，能够以一当十行吧？也绝不可能仅凭着一千人就把七万多人都给灭了吧？这不是天方夜谭吗？”

“错了，不是一千人，而是一百人！”李靖纠正了一下赵刚的错误。

“什么？”赵刚先是一惊，随后就露出了嘲讽的表情，道：“都说神武卫高傲自大，没想到竟然自大了这种程度！真当自己是仙人了？”

“咱们现在所要做的，并非是评论李将军的功过是非，而是想想如何能够把李将军给尽快从敌营中带出来！”

李靖斜瞥了赵刚一眼，继续说道：“不要把你们的私人恩怨搬出来。记住，你首先是我大唐的军人，其次才是人。才是个体！”

李靖的话完全是在为大唐着想，他所在的立场也是大唐，不偏不倚，没有丝毫单位偏袒之心！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李靖的话音刚落，赵刚的脸上就出现了羞愧的神情。

“好了，私人恩怨就先放下来，咱们眼下需要去确认的，就是李三多李将军他们究竟在哪里。这么长时间没有回来，是不是被敌方给抓了！”

看众人的表情都变得平静了下来。李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样吧。先派一队兵士前往敌营驻地去摸摸情况，人数不必多，有十来人就足够了！若是一个时辰之后，没有消息穿传回来，赵刚，你就对桑德拉大军实施一次攻击，必须把他们的注意力全都吸引过来！”

“诺！”

赵刚应了一声，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道：“可是将军，咱们的攻击对他们根本无效啊……”

“有没有效你不用管，只要把他们的注意力全都吸引了过去，咱们的探查小队就有希望摸清楚情况！”

李静打断了赵刚想要说的话，“现在就去挑选合适的探查人，都下去安排吧！”

“是！”

众人应声而退。

……

桑德拉大军营地之外，也就是那两座山的山脚下。

相比起那两座高耸的大山，这座小山谷的安全防卫工作可是要做得相当到位，基本上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

按照李三多的理解，果然是官职越高，权利越大越怕死。

“三哥，这回可是没什么搞头了！”长孙涣藏在一片密林中，看着远处堪称严密的防卫，不由得大皱其眉。

李三多没有说话，只是那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不远处的营帐，过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才说到：

“难道你们在狼神训练营的时候，你们的教官没有就教过你们，这世上最好的猎手，成功的第一点就是隐忍！看了这么长时间了，来说说你们都观察出来点什么？”

这狼神训练营只有神武卫精锐之中的精锐才能够进入，而训练营的教官们，那才是一个个的变态。

“嗯？”

长孙涣兄弟俩相互对视了一眼，齐齐扭头看了敌方营帐一眼，这才彼此摇了摇头。

“你们呐，学得还没到家呢！”李三多无奈地摇了摇头，指着上百丈之外的桑德拉大军营帐，道：

“你们看到没有，那些在最外围的护卫，大概每隔半炷香的时间就会换一次，而里面内层的护卫们换得倒是没有那么勤，但是也得有半个时辰换一次！而且你们难道没有发现吗，里层的护卫基本上全都是由外层换进去的。”

“三哥，你的意思是，咱们就借着这个空档，偷偷潜到里面去？”长孙濬眼睛一亮，说道。

“为什么要偷偷潜进去？”李三多有些奇怪地看了长孙濬一眼，道：“老子要进去就堂堂正正地进去，而且他们还发现不了老子，你信不信？”

第八百五十六章不好找啊

“那咱们……就这么硬往里头闯啊？”长孙濬彪呼呼地吐出了这么一句，差点没把长孙浼给气死。

“闯你妹啊！”李三多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道：“就凭咱爷们这百十号人硬往里闯，这不是摆明了送死吗？你小子是怎么想的？”

长孙濬还是有些不明白：“那您这是？”

“什么意思？”

李三多笑了笑没有回答长孙濬，只是点了两三名神武卫的兄弟，就往桑德拉敌营悄悄摸了过去。

“三……”

长孙濬还想要说些什么，这个时候长孙浼却是一把就拉住了他，道：“你小子想要干什么？”

长孙濬推了自己的二哥一把，道：“二哥你做什么？你没看到三哥他们冲过去了？就这么冲过去不是送死吗？”

“你以为你能想到的事，三哥会想不到吗？”长孙浼有些无语地拍了拍脑袋，指着正前方道：“睁开眼看看吧，你还能看到三哥的影子吗？”

“啊？他们人呢？”

长孙濬扭头忘了过去，前面却哪里还有李三多他们的影子，要不是之前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冲了出去，他还真是有些不敢相信呢！

……

长孙濬他们这一批神武卫的兵士们，才不过训练了半年的时间，或许理论经验已经足够充足了，但是比起李三多他们这些经过血与火磨练的铁血兵士们，还是要差上不少的。

李三多领着两个老兄弟悄悄摸到了敌营的最外围，寻了一片比较浓密的林子就藏了起来，等到三名负责警戒的西天竺国兵士路过的时候，李三多三人几乎是同时出手，闪电般各自将一名西天竺国兵士给一击格杀，并且还拖进了密林里。

“把他们身上的衣服扒下来，赶紧地换上！”

李三多一边拖一名西天竺国兵士身上的铠甲衣服，一边对另外两名神武卫的老兄弟吩咐了起来。

其实也用不着李三多亲自再交代一遍，这两家伙跟在李三多身边。像这种事情可没有少干过。

“头，好了！”

过了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两个神武卫的兵士就已经把衣服给换好了，看他们把脑袋上的头发还特意往下撩下来一些。如果不趴在跟前仔细看的话，还真看不出来是唐人的样子。

“走，记住，从现在开始，甭管谁和你们说话。一律给我用天竺话！”

李三多扭头看了自己的兄弟一眼，整了整身上的铠甲就向着方才这三名西天竺兵士巡逻的方向走了过去。

这一路走过去，还别说，竟然没人看出他们三个是乔装打扮的。

或许就连桑德拉都想不到，大唐的人会如此胆大地出现在他的小山谷营地，甚至还杀了他的兵士们，乔装打扮成了他的手下。

就这样过了足有半柱香的时间，当换防的人到了，李三多就领着自己的两个老兄弟进到负责竟是巡逻的内层。

许是桑德拉自诩灯下黑的计谋高卓，内层的护卫比外层要少得多。但是兵士与兵士之间彼此也并不太相识。

“头，咱们就这么干转着，也不知道哪里是桑德拉的大帐啊？”

进到了一只轮防休息用的小帐篷里面，两名神武卫的兵士都有些急了。

“这好办，一会咱们还得出去巡逻，再刻意引一些西天竺兵士往咱们兄弟们潜伏的地方走，用咱们乔装打扮的法子，把咱们的兄弟们全都换进来，毕竟人多力量大嘛！”

李三多倒是不急，毕竟像斩首这样的任务是不能急的。万一出个什么差错，杀不死敌首倒是其次，关键是他们得把命丢在这里啊！

按照他们家王爷的意思，任务失败是常有的事。但是人活着才是根本！

.....

“坏了，二哥，怎么有三个天竺国的兵士往咱么这边走过来了？不会是发现咱们了吧？”

长孙濬正趴伏在密林里，突然看到几名西天竺国的兵士向着他们越来越近，有些不安地向长孙涣传达自己的意思。

“嗯？”长孙涣眉头一拧，显然他也看到了这些人。不过他可没有长孙濬这么肤浅，而是细心观察着越来越近的这三个人。

这越看吧，越发现这三人越来越眼熟，走得近了，就在身边的神武卫兄弟们按耐不住，想要开铙打死这三人的时候，长孙涣却是轻呼了一声：

“嗯？这不是三哥他们吗？”

众人仔细一看，还真是！

“头，你们怎么是这么一身打扮？”长孙濬本身性子就有些急切，所以率先站起身来询问。

李三多看了长孙兄弟一眼，道：“行了，别的闲话等完成任务再说！你们几个，先换上这几件衣服、铠甲，速度要快！”

李三多随手点了三名兵士出来，将方才从另外三名死掉的西天竺国兵士们身上扒下来的衣服铠甲丢给了他们。

等到那三名兵士换好了衣服，李三多低声吩咐道：

“待会，你们随我一起回西天竺国的军营，按照我们方才的法子，悄悄杀死几个西天竺国的兵士，将他们的衣服扒下来.....”

.....

就这样，李三多领着他的百十来号兄弟，用了不过足足一个时辰时间，就把他们全都换进了敌方大营里来。

眼下时辰已经到了卯时初刻，远方的天穹渐渐出现了鱼肚白，时间紧迫了。

一百人在内层巡视了有半柱香的时间，终于查探到了桑德拉的营帐。

说起来这老家伙倒也狡猾的，明明在小山谷的正中设了一座大帐用于议

事以及休息之用，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这老家伙偏偏不在那里住，而是挪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帐篷里面，并且还是和监督大臣寇非一起休息。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俩老家伙有断袖之癖呢！

悄悄将在这些小帐篷周围巡逻的人，全都换成了神武卫的兄弟们，李三多矮身钻进了小帐篷里面。

“谁？”

毕竟是当了这么多年的将军，行军打仗更是家常便饭。

耳朵中听到帐篷中传来细微的声音，桑德拉嗖地一跃而起，同时下意识地从小方枕之侧抽出了一柄雪亮的弯刀。

第八百五十七章桑德拉的人头

“桑德拉将军，你好啊！”

李三多眯缝着眼睛看着身手依旧矫健的桑德拉，笑咪咪地摆起了手，而对于桑德拉平举在身前的弯刀，好像熟视无睹一样。

“你是什么人？”这个时候，听到动静的寇非也从被子里面钻了出来，在看了李三多一眼之后却是面色大变，道：“不对，你是唐人，来……”

“噗！”

没等寇非后面的话喊出来呢，李三多抬手就是一铤。

距离这么近，李三多又是神武卫中出了名的神铤手，所以这一铤直接命中了寇非的眉心正中，一朵艳红色的血花在绽放。

“嘶，这是……”

桑德拉瞳孔骤然一缩，他甚至都没有看清楚是什么东西，她的老朋友，也是他的老搭档就已经死了。

“桑德拉，本将敬重你是个铁血汉子，决定留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只要你率领西天竺国大军向我大唐投降的话，我家王爷自然会放你们一条活路！”

李三多静静地看着桑德拉，声音中透着一股子诚恳。

“想要本将投降？”桑德拉双眼冒火地看着李三多，低吼道：“本将生于西天竺国，断然不会做出背叛王上，背叛王族之事！闲话少说，纳命来吧！”

“噗！”

又是一道轻响，这回李三多选择的是脖颈，一个血红色的窟窿，泊泊地流溢着艳红色的鲜血，看起来极其地惨人。

“他娘地，老子难得地做一次实诚人，想劝人向善，没想到你这老小子竟然不领情，还得浪费老子一颗子弹！好了，动手割头……”

找了块赤红色的布头，将桑德拉那血淋淋的人头给包了起来，李三多溜达达地出了营帐。

“头，怎么样？”长孙濬问道。

李三多晃了晃手里头的红布头。道：“成了，尽快回营！”

.....

唐军大营，赵刚已经完成了李靖交代的任务，眼下他穿着一身黑色的夜行衣。带着九名同样打扮的兵士出现在主营帐中。

“将军，已经安排好了！”赵刚单膝跪在李靖身前，拱手道：“这次就由末将带队，九个人，末将必定会完整地带回来！”

“你说什么？”李靖瞪着赵刚。道：“不可，你身为我定天道的先锋大将，肩负着统领大军，攻营陷敌地指责，怎可亲身赴险？不可，你不能去！”

“将军，末将虽说与李三多将军有一定的矛盾，但是我等同为大唐效命，在大大小小面前，公私。末将还是能够分得清的！”

赵刚一脸的严肃之色，看他的样子还真是颇有些英雄气概。

“赵将军，你怎可如此意气用事？”孔白也跳了出来，劝解赵刚，道：“你可知道，咱们大唐培养一个高层军官有多难？你就算不为自己想想，也要为朝廷想想啊！”

“孔大哥，你怎么就知道我不会成功呢？”赵刚笑看着孔白，道：“要知道，我可也是秦将军的兵呢.....”

“哈哈。谁都不用去了，本将回来了！”

就在这时候，李三多的声音突然从大帐之外传了进来，随后就见李三多穿着一身西天竺国兵士的铠甲大跨步地走了进来。

“李将军。你回来了！”

虽说奇怪李三多为什么穿着西天竺国兵士的铠甲衣服，但是看到完好归来的李三多，李靖还是很高兴的。

毕竟李三多是神武卫的人，是武王殿下的人，而神武卫又是李世民眼中的宝贝，如果李三多等神武卫出了什么事情的话。怕是只好向陛下以及武王殿下交代。

“回来了，顺便给李将军送上一份大礼！”李三多哈哈一笑，顺手就把手中提着的红布包裹丢在了地上。

孔白看着有些好奇，便问道：“这是何物？”

李三多没有说话，只是脸上的表情多少有些玩味。

孔白干脆直接上手了，红布包才刚刚打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就滴溜溜地滚了出来。

营帐中的众人仔细辨认了一下，发现这家伙竟然是西天竺国大军的主帅，桑德拉！

“这……这是桑德拉！”孔白眼睛瞪得滚圆，语气中充斥着不可思议。

李三多从面前的桌子上抄起了一只茶盏喝了一口，道：

“这老家伙还挺狡猾的，竟然把自己的营帐放到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害得我带着一百名兄弟们在小山谷里找了足足半个时辰！”

“你是说，你们进了那座小山谷？”

赵刚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李三多，“李将军，你不是在开玩笑吧？那座小山谷的谷口有至少一千名西天竺国的兵士们在守卫，仅凭你们一百来人，能够冲进小山谷里面去？”

李三多扭头看了赵刚一眼，其实方才赵刚对李靖说的话，他全都听到了。

以前他以为赵刚就是一个有把子力气的自家伙，没想到事到临头了，竟然也是个有担当的汉子！

“赵将军，我没说我们是从谷口进去的啊？”李三多放下了手中的茶盏，道：“看到小山谷侧面的两座山了没有，我们兄弟就是从那里爬上去的。”

“爬，爬上去？”

赵刚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想了想那两座山的高度，很果断地摇了摇头。

自家知道自己事，甭说他赵刚了，就算是找遍他麾下的兵士们，也找不出几个能够徒手攀爬上那两座山的主儿。

“对了，李将军！”

李三多继续说道：“那两座山上各自驻扎了三万大军，眼下两座山的低中

高层军官，已经全都被斩杀了，右面那座山上的兵士们到明日清晨的话，想必也无法继续参战了……”

话说到这里，李三多索性就直接摊开了：“明日不必咱们动手，西天竺国大军就会大乱，到时候咱们只需要按照之前王爷设定好的计划，继续行军就可以了！”

“这……”

不到明日清晨，李靖不会轻易相信李三多，毕竟两军交战变数太大，谁能保证这两三个时辰中，不会出现什么新的状况呢？

“将军是不是不相信末将？”李三多明白李靖的心理，便说道：“那好吧，等天一亮，就由我一千名神武卫兵卒率先攻入山谷好了！”

第八百五十八章第二个北天竺国

“李将军何出此言？”李靖脸色微微一变，道：“而今桑德拉的人头已经被李将军派人给斩了，对方大军已失主将，必然方寸大乱！”

孔白也插话道：“将军，与其明日清晨对敌方发动总攻，倒不如现在就召兵士们即刻开拔，对敌军进行攻击，趁乱侵袭，也好让兵士们少受一些损伤！”

“末将愿为先锋，率大军冲入谷中！”不愿在李三多等人面前失了面子的赵刚，连忙拱手自荐。

“李将军，我看还是等等吧！”李三多倒是没有孔白他们那么冲动，他说道：“眼下还有些布置没有发生效用，等到明日过了巳时再行进攻的话，定然会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李靖看了看自己的两位副将，发现这两位副将全都沉默了下来，想了想便说道：“好，就依李将军的意思！不过今晚务必让兵士们不要放松警戒！”

“诺！”

众人相视一眼，退了下去。

.....

就像李三多所预料的那样，第二日清晨，当桑德拉大营中的兵士们，发现各自的军事主官乃至低中高层在一夜之间尽皆暴毙之后，彻底乱了起来。

按照西天竺国的军官论，上级军官若是死亡了的话，就由下级军官顶上，原本这个军官论有利于军队的指挥，可是现在可倒好，整个大营中，几乎所有的低中高层军官全都死了，这军官论也就没有了用处。

于是，西天竺国六万多大军陷入了彻底的混乱当中，而且另外一座山头上的三万多大军，因为李三多的阴险下药，而就此丧失了战斗力。甚至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成为了待宰的羔羊了。

得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李靖果断下令大军开拔。攻伐西天竺国大营！

这回赵刚算是出了一口恶气，面对已然溃不成军的西天竺国大军。赵刚先是数十甚至上百炮地轰掉了小山谷之中的主将营帐，随后更是率领大军从小山谷入口处冲上了两座小山，展开了疯狂地屠杀。

两万大军分兵两路，在短短的一个时辰的时间里，就将之前纠缠数日的西天竺国大军给扫灭一空。

这看起来好像是很震撼，但其实也简单，毕竟李靖手中的两万大军可全都是火器部队，想要灭掉三万手无寸铁。以及三万丧失了斗志的西天竺兵士，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

最后李靖在面对这种血淋淋场面的时候，却是表现得很是冷酷，甚至还下令在这两座满是鲜红的小山上，展开了一场盛大的晚宴。

当然了，这场晚宴的参与者并非只是此番参战的大唐兵士们，还有历经特意命兵士们请来的周围百里之内的各座城池的城主们。

得知大唐军队直接将西天竺国六万大军给灭了之后，那些各座城池的城主们，顿时变得惶恐了起来。

毕竟现在的西天竺国将不国，既没有王族出来继承王位。也没有哪一方势力有桑德拉的实力强大。

现在就连他们最后的仪仗，桑德拉大军都被灭了，他们哪里还有反抗的力量？

可是现在他们就算是有心搭上大唐这株大树。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毕竟是西天竺国的人，并不清楚大唐对于西天竺国各座城池的态度。

就在他们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当天下午，李靖就以自己的名义。请周围百里之内的十数座大城池的城主们于第二日来赴宴。

说起来李靖也才刚到西天竺国不长的时间，再加上与周围的各城池城主们没有什么太大的交集，现在忽然就这么邀请别人，实在有些冒失，可是李靖偏偏还就这么做了。

当然了。这并非是李靖的意思，而是李元霸在接到李靖大军灭掉桑德拉大军之后。特意命人传来的命令。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是因为李元霸接到消息。李愔以及王玄策五千名神武卫的兵士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正在折返的途中。

把王玄策调往李靖处，李元霸要看看历史上的传闻是不是真的，这王玄策到底能不能够‘一人灭一国’！

李靖的邀请，对于那些惶惶不可终日，正愁没有机会搭上大唐的各大城池的城主们来说，简直就是意外之喜。

甚至就连一些李靖没有邀请的小城池的城主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厚着脸皮贴了上来。

对于这些小城主们，李靖也是来者不拒，反正这次负责外交的是王玄策，又不是他，既然如此，有人上赶着来投降，为何不接受？

于是乎，在第二日傍晚时分，一场盛大的晚宴就此在这两座曾经被鲜血染红了的山上召开了。

对于这些前来投靠的城主们，王玄策表现得很是平和，甚至可以说是亲切。

对城主们当面劝酒不说，甚至还亲自为他们斟酒。

这样的举动，让这些前来投降的各城池城主们惊恐失色，心中对大唐更加的敬畏。

其中几个早就想依附于大唐之下的大城主更是在宴会当场就递交了降书，并且表示愿意将自己的亲眷迁往大唐境内，以此表示自己的忠心。

早就接到李元霸命令的王玄策，对于这些人的投靠，自然是欣然收下，而且还将这些城主们的降书誊抄数份，散布往全国。

王玄策这一招也真够狠地，明明是为了断人家的后路，还表现得如此悲天悯人，怪不得他能够做出那件‘一人灭一国’的事情来！

在那些城主门第二日心满意足地离开的时候，西天竺国至少一半的大城池的城主们投降于大唐的消息，就如同瘟疫一样，向着西天竺国乃至其他几大天竺国，铺天盖地地席卷了过去。

至此，西天竺国半数的领土陷落，尽入大唐之手！

.....

一个月之后，西天竺国哈比伦都，李靖大军已经彻底占据了这里，耗费一个半月的时间，西天竺国终于变成了第二个北天竺国。

整个原西天竺国境内，不管大小城池现在都已经对大唐递交了降书，当然了，西天竺国刚刚被占领，一些山匪恶霸难免存在，这只能靠国内平定下来之后，慢慢消磨了。

第八百五十九章反叛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变化最大的，除了西天竺国之外，就是东南中三大天竺国了。

因为各天竺国王族以及高层的暴毙，极端的恐慌在短时间内传遍了全国，各方势力在犹豫了短短的三日之后，自立为王的势力就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

堵在大唐军队正前方的三大天竺国的大军，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全都乱了，他们不知道现在还需要不需要继续攻打大唐了。

比起在阵前纠结的三大天竺国的大军高层，李元霸可是彻底放松了下来。

当然这段时间他也没有闲着。

得知神武卫的计划成功，几天天竺国的王族以及高层全都已经毙命之后，李元霸就听了尉迟敬德他们的意见，亲笔修书一封，送往了长安。

其信中的内容，无非就是从大唐方面调兵奔赴北天竺国。

长安的李世民接到李元霸的信件之后，连夜将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给招进了宫里来，商讨调兵之事。

最后，李世民下令将正在走陆路，一路开疆拓土的七万大军，即刻改道水路奔赴原北天竺国。

这七万大军，是在李世民与李元霸商量之后，对大食动兵的人数，原本他们已经行进了有多一半的路程，沿途的一些个小国或者郡县全都被他们给收服了。

此刻，突然接到李世民的命令，这支大军就改陆路为水路，乘坐蒸汽战舰，向着北天竺国赶去。

七万大军加上原本的六万的定天道大军，还有一万名神武卫压阵，这场灭亡五大天竺国之战，已经基本确定了最后的胜者。

.....

三大天竺联盟大军阵营，属于东天竺国的营地大帐中。

“王子，您还是快作出决定吧！”

广汉王子坐在最主位上，旁边是他的几个狗腿子。

“你们这些家伙什么意思？难不成老子就非得去投靠大唐，才能够保住性命吗？”

广汉一脸愤怒地看着这几个往日里对自己恭敬有加。阿谀奉承的家伙们，“你们以为本王给你们权利分管大军，你们就真得有能力指挥兵士们了？”

“王子殿下，大唐有一句老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

一个唇上留着两撇八字胡，长得颇有些猥琐意味的中年人笑了两句，道：

“眼下的局势已经很明朗了，先不说王上以及王族全都死了，就连朝中的高层都没有几个能够活下来的。整个朝堂已然彻底瘫痪了下来，若我是您的话，一定会选择投靠大唐的，这样说不准还能落得一块封地，安稳富足地过完后半生！”

“你做梦！”

别看广汉平时纨绔、不学无术，可是对于自己的国家还是很有归属感的，听到这狗腿子竟然这般说话，顿时怒火中烧，冲着帐外大叫道：“来人，来人啊！都死哪去了。给本王将这几个家伙全都拉下去，砍了，砍了！”

听到广汉的话，那几个狗腿子丝毫不为所动，他们脸上甚至还因此而挂上了嘲讽的笑容。

广汉等了盏茶的时间也不见有人进来，顿时感到有些不对劲，正在他想要起身出去看看的时候，先前说话的八字胡开口了：

“王子殿下，是不是感到很奇怪？怎么你喊了半天，也不见有人进来押我们下去？”

“你们。你们做了什么？”广汉脸色突变，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你们敢造反？”

“造反？”八字胡道：“王子殿下这话说得有些重了，我们不过是在为我们自己以及手下兵士们的出路着想罢了！再者说了，东天竺国已经不存在了。哪里还有造反一说？”

“老八，还和他废那么多话作什么？”另外一名看起来胖胖的中年人，一脸不屑地说道：“来人啊，把咱们的王子殿下给请到牢房里去！”

“锵锵锵！”

那胖子话音方落，一队身着铠甲的兵士们就走了进来，二话不说地就把广汉给抓了起来。

“你们。你们这是做什么？本王是王子，本王是东天竺国的王子，你们这些逆匪，逆匪！”广汉这养尊处优的身体，哪里肯干，直接挣扎了起来，“本王要诛你们全族……”

“押下去！”胖子根本就不理会广汉的叫嚣，大手一挥，说道。

“六哥，咱们这么做，你说大唐方面会接纳吗？”等到广汉被兵士们押下去了，老八向那胖子说道：“咱们到现在也没摸清楚大唐的态度，我就怕……”

“怕？”胖子摸了摸下巴，眼神闪烁地说道：“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眼下大唐方面，大军已经有十四万了！我们完全不是对手，就算是死也要尝试一下！”

……

无独有偶，或许是大唐的军事压力太大了，中天竺国和南天竺国的大营中也出现了反叛，只是这种反叛并不同于东天竺国，而是两支大军的统帅，选择了背叛原属国，打算主动率领大军臣服于大唐。

所以……

大唐军营主帐之外，一名神武卫传令兵大踏步地走了进去，躬身向帐中的李元霸禀报道：“王爷，东、南、中三大天竺国遣使者来见！”

大帐中，除了原定天道的三万大军的高层们之外，还有李元霸、李愔以及率领七万大军支援李元霸的李绩等军中高层。

“哦？”李元霸哈哈笑了一声，扭头看着李绩以及李愔道：“懋功、愔儿，你们怎么看？”

“四皇叔，眼下咱们势大，他们这个时候过来，除了求和，我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来！”李愔看了那名负责传令的神武卫兵士一眼，问道：“对了，他们来的都是谁？”

那明神武卫兵士皱眉想了想，道：“王爷，对方统共来了六人，东天竺国来的是副帅卡妙、军师卡斯；中天竺国来的是副帅图特卡蒙、议政大臣汉斯；南天竺国来的是主帅蒙特丹、军师维斯！”

“哦？还都是各国大军的高层！”李愔楞了一下，道：“不对啊，他们若是来求和的话，不可能派出这么大的官来啊？”

李绩到底是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的主儿，听到兵士的话边说道：“王爷，依末将来看，此番他们并非是来求和，而是来投降的！”

第八百六十章递降

“行了，甭管来地都是些什么人，咱们大唐作为地主儿，怎么着也得以礼相待不是？”

李元霸见李绩和李愔还在那里嘀嘀咕咕地说个不停，索性就摆了摆手，道：“你去，叫人准备一点鲜果酒菜上来，然后就把他们全都请进来吧！”

“诺！”

神武卫兵士转身走了出去，过了没有盏茶的时间，就领着六个人又走了回来。

“王爷，人已经带到！”

兵士躬身行礼，身子一转，露出了后面六个身着天竺特异礼服的天竺人。

“在下东天竺卡妙、卡斯；中天竺图特卡蒙、汉斯；南天竺蒙特丹、维斯，见过尊贵的武王殿下！”

终于见着正主了，六个三天竺国的军中高层，恭敬地跪在李元霸身前，向其连连叩首。

看来这六个家伙也多少知道一些大唐的礼节，否则的话，这叩拜礼怎么使得如此娴熟？

“六位大人且快快请起，本王这里可没有这么多的规矩！”

李元霸嘴上说得客气，可是脸上一丝一毫都没有表现出来，反倒是慢条斯理地端起茶盅来饮了一口凉茶。

“谢王爷！”

别看这几个人在自己的地盘上耀武扬威，看起来很是风光无限，可是在李元霸这里，一个个老实地都跟孙子一样。

“来，赐座！”李元霸摆摆手，示意他们几个到旁边的座位上坐下来，道：“眼下你我双方属于敌对阵营，不知道几位来本王这唐营有何贵干啊？”

“王爷说笑了，眼下我三天竺国已然大乱，国内无王上与群臣，国外无外交与伯侯，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是无处安家了！”

东天竺的那个胖子卡妙倒是会说话，上下嘴唇这么一咻嗒，说了一通歪理出来。

“这位……”李元霸想了想。笑道：“卡妙大人是吧？”

“王爷您太抬举在下了，在下不过是个小邦番官，哪里容得王爷大人相称，王爷直呼在下卡妙就是了！”

卡妙听到李元霸的称呼。心中顿时一哆嗦，整个人都差点趴那儿，还是赶紧老实点吧。

“哦，那本王就却之不恭了！”李元霸装模做样地点点头，继续说道：“卡妙。不知贵国广汉王子殿下可否在军中啊？”

“在，在的！”卡妙点点头，脸上露出了一副为难的表情，“只是我们这位王子殿下太犟了，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我们的建议，所以，在下就只能忍痛将其给关了起来，打算把他交给王爷来处置！”

“那不知道你们提的什么建议，竟然让广汉反应如此激烈？”李元霸眼眸一亮，询问道。

“噗通！”

这个时候卡妙和卡斯也不矫情了。再次站了起来，这回直接跪在了李元霸身前，同时手中托出了一卷白色的绢布，道：“我兄弟此番前来，乃是率领麾下七万大军向您投诚来的！”

“我等亦是来向您投诚的，希望武王殿下能够不计前嫌，收下我等！”

有了开头的，中天竺国和南天竺国的四位也是见便宜就上，一个个的全都把降书拿了出来，托举到李元霸跟前。

六人的动作倒是把李绩还有李愔他们给整愣了。虽说猜到这些家伙是来投降的，可是没想到他们竟然如此快地就缴械投降了，这也太快了吧？

“本王凭什么相信你们？”李元霸眯缝着眼睛，看着面前这些看似诚恳的原三大天竺国高层。语气带着些许的冷淡。

是啊，人家凭什么相信他们，上下嘴唇皮子一碰，降书一交，他们就算是投降了？开什么玩笑！

卡斯胆子有点小，听到李元霸那冷淡的话语。有些焦急地说道：“王爷，现

在广汉就被在下命人押往唐营的途中，我们愿意把他交给您来处置！”

说完之后，两兄弟抬头看着李元霸，那一脸期待的样子，傻子都看得出来。

面对焦急地卡妙两兄弟，李元霸只是微微摇了摇头，道：“不够！”

“这……”

这回卡妙兄弟傻眼了，这他娘地算怎么回事啊，原本以为交出广汉就够了，没想到却是得到了这么一个答案，可把他们俩给郁闷的要死。

“报！”

就在这时候，一名传令兵风尘仆仆地跑了进来，一脸难看地对李元霸说道：

“王爷，哈比伦都方向传来急报，原本李靖大将军大军已然折返了一半路程，可是在途径奥古思古城的时候，突然杀出来一支为数至少以两万人的大军，将我大唐定天道大军困在了奥古思古城！”

“什么？”李愔噌地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道：“可知道是哪里的军队？”

“听咱们抓到的几个舌头说，他们隶属于阿拉伯帝国西北王军！”

说到这里的时候，那名兵士顿了顿又回道：“好像直接受阿拉伯帝国王庭的指挥！”

“大食！”

李元霸的眼睛在一瞬间就眯了起来，一股子彻骨的寒意，以李元霸为中心向着四面八方扩散了出去。

“你将经过详细地说与本王！”李元霸阴沉着一张脸，杀意四射。

“是！”

那名传令兵打了个寒战，将事情的经过详细地讲了出来：

十天之前，定天道大军彻底平定了西天竺国境内的土地，当他们留下一队兵士们驻守哈比伦都，打算折返回北天竺国，与李元霸大军进行汇合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了阿拉伯帝国的大王子，弗朗西。

只是这位之前还风光无限的大食王子，过得实在是太过凄惨了。

当李靖与李三多等人意外发现弗朗西时，以对方大岛身份地位，身边竟然只有不足千名护卫队，而且这支护卫队的人，全都穿着破烂的盔甲，坐下的马儿瘦地皮包骨头，弗朗西和手下的侍卫们甚至都没有足够的粮食果腹。

也是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堂堂的大食大王子殿下，竟然在西天住国内当起了拦路抢劫的山贼，当真是给全世界的王族丢人啊！

这还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什么？这群家伙瞧着李三多不过两百人，像是好打劫的，竟然好死不死地去抢劫他。

第八百六十一章大食也掺和了进来

得，这回可是捅了马蜂窝了，李三多本来是带着大军来突袭一座大城池的，没想到竟然碰上了山贼抢劫这样的新鲜事。

好，那就先收拾了这帮不知好歹的山贼在继续赶路吧！

于是乎，弗朗西他们悲剧了，仅凭一千瘦不拉几的残兵败将，哪里是如狼似虎的神武卫兵士们的对手，几乎不过半柱香的时间，就被李三多他们给生擒活捉了。

在经过一翻堪称残酷的审讯之后，一向养尊处优的弗朗西哪里还撑得住？直接倒竹筒吐豆子一般地把自己所经历的一些都给说了出来。

那家伙，还真是把自己的遭遇给说得无比凄惨，差点连李三多的铁石心肠都给说感动了。

感情大食二王子西斯兄弟几人，在带着大唐的火器回国之后，立刻就展开了对弗朗西的疯狂攻击，不仅将弗朗西在国都的力量给连根拔起，就连其母族的力量也全都给灭了。

一下子，弗朗西就成了丧家之犬，在一万名忠心护卫的掩护下，一路逃出了国都，并且向着刚刚发生内乱的西天竺国逃窜了过去。

因为西天竺国到处都是揭竿而起的各方势力，到处都是厮杀、战争，弗朗西凭着逃出来的尚未死亡的几千护卫们的拼死护卫下，勉强逃到了奥古思古城，为了生存做了那打家劫舍的山贼。

听完弗朗西的自我描述，说实话，李三多还是多少有些同情的，可是更多的却是有些看不起他。

堂堂王子，麾下坐拥十数万大军，竟然在短短的半月时间里就被西斯给打残了，竟然还有脸说出来，都不够丢人的！

尽管心中这样想着，但是李三多还是好言安慰，而且还诓骗这傻子。一定会将犯上作乱的以西斯为首的叛军给拿下，还他弗朗西一个公道云云。

只是李三多并不知道的是，当他带着弗朗西以及一千名残兵败将去和李靖等人汇合的时候，一支两万人的大食军队也得知了弗朗西的藏身之处。并且正无情地撕开与西天竺国之间的边境，飞速地向着奥古思古城赶来。

巧合的是，这支来自大食的军队也并不知道弗朗西在大唐的军队之中。

于是，两国大军的第一次交锋，也正是在这种稀里糊涂的情况下发生了。

双方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大唐这边，李三多和李靖大军汇合了，并且李三多还把弗朗西的情况与李靖详细讲了个清楚。

而在大唐被称为军神的李靖，在了解到这种情况之后，立马就派出了军中斥候，日夜探查起来。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大食的两万大军前来奥古思古城之外尚有十余里的时候，就被李靖派出去的斥候给发现了，并且在第一时间报给了李靖。

没成想，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李靖和李三多等人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色，反倒是露出了无比兴奋的神色。

要知道，大食人不过才带了一万的军队来追捕弗朗西，根本不知道大唐这边有两万大军，甚至还有一千名的神武卫大军。

这就给了李靖消灭这支大食军队的机会，而且他们可以趁着这次交锋的机会，估量一下购买了大唐海量火器的大食人，真正实力到地有多强。

在稍稍制定了一下方案之后，李靖与李三多就带着两万的军队出面迎敌了。

要知道，李靖他们这次大军可全都是火器装备。这支大军能够远征西天竺国，足以说明他们乃是大唐的精锐之师。

这次带队的并非是赵刚，而是李靖的另外一名副将孔白，孔白带着两万大军来到奥古思古城之外七八里处悄然潜伏了下来。

相比起好动、冲劲较强的赵刚。孔白却是要冷静得多，尽管他武力值不如赵刚，但却极会用兵，哪怕现在他的兵力明显要优于敌人，但是孔白仍旧选择了伏击敌人。

他将自己麾下的两万大军分成了数队埋伏了起来，打算在大食军队进入自己预先设好的埋伏圈之后。再一举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要不说大食的人就是太过骄傲自大了，这出来行军打仗，竟然没有安排斥候出来刺探情报，所以他们确实不知道大唐军队的所在之处。

甚至孔白还耍了一个花样，安派几个大食的小兵，让他们故意被大食军队给抓住，告诉大食军队，他们的主子弗朗西就在前面的一个小城内。

结果，这支大食军队就傻不拉几地带着大军给冲了过来，而且为了确保这次能够一击必中，大食军队的指挥官，还将自己麾下的大军队给全都带了出来。

只可惜啊，还没进那座小城呢，就一头扎进了孔白为这支大食军队准备的陷阱里。

这次攻入西天竺国的大食军队主要是轻骑兵，其兵器以弓和矛为主，当然了，作为西斯特意派往西天竺国的大军，从大唐购买来的火器也是必备之物，只是他们所使用的火器比较麻烦，而且还容易出现炸膛的情况，不到关键时刻，他们是不会用的。

而孔白呢，就要阴险得多了，他不仅仅在包围圈里埋了很多的地雷，还在周围的两座小山安了些许的****。

这些东西如果全都炸了，怕是大食这两万的大军，立时就得损失一半。

躲藏在暗处的孔白，眼看着这支毫无防备的大食骑兵，就像是二傻子一样进了自己早就已经设计好的陷阱，立刻就派出火器营的兵士们，将小山里的****尽数引爆，先将大食骑兵的后路给断掉。

“轰隆隆！”

一瞬间天崩地裂，几座小山在****爆炸的瞬间形成了连锁反应，一块块或是人头大小，或是拳头大小的石块从小山上崩落下来，砸在了大食军队的兵士们以及马匹身上。

骑兵们坐下的马儿听到那如同打雷一般的声响，一下子就惊了，上蹿下跳，甚至还疯狂地冲向了四面八方，也不管周围有没有东西挡着，反正就是一路践踏了过去。

第八百六十二章两万

再看骑在马背上的大食骑兵们呢，表现得更是如同受惊的兔子一般，一边奋力控制着坐下的马匹，一边满脸惊惧地看向了周围。

可是天上不断掉落的石块以及受惊的马儿，可不会在乎马背上的主人怎么想，依旧不留情面地掠夺着他们的生命。

对于这一次突然的袭击，是大食骑兵们所始料不及的，他们也的确没有想到会被伏击。

在纷乱惊惧之中，石块终于落完了，大食骑兵也因此丢下了一万兵士们的尸体。

直到这个时候，那个大食将领才总算是缓过神来。

说起来这家伙还是有些才能的，他控制着刚刚平静下来的高头大马，在人群中来回穿梭着，大声呵斥着让队伍安静下来。

在短短的半柱香时间里，大军就变得安静了下来，随后就在他的指挥下开始了最基本的防卫。

只是可惜啊，孔白率领着大军到现在都还没露个头，大食军队防卫也不知道防谁啊！

一番突袭，两万大军一下子损失了一半，让这支大食骑兵的气势一下子从最顶端落到了最底层。

这个时候若是想选择对外出击的话，必然能够取得奇效！

所以，孔白手下的兵士们有些忍不住了，有人率先询问道：“白哥，咱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出去歼敌了？”

“不急，先耗一耗他们再说！”孔白的脸上带着嘲讽的神色，他说道：“现在对方的火器还没有失去效用，等到他们出现意外的时候，咱们再冲上去也不迟……”

“轰轰轰！”

正像孔白所预料的那样，在警惕地看着周围的情况半晌之后，大食的领头人开始命手下的火器手们，放火器示警。

最原始的火器子弹，在空荡荡的废墟上空回荡了起来，浓重的火药味，让人的精神紧绷了起来。

“好。冲出去！”

等到对方放了半晌的空枪，孔白这边就带着手下的骑兵们冲了出去。

眼下的大食骑兵，不论是人数还是士气、装备上，全都不是孔白大军的对手。与大唐骑兵刚刚接触的一瞬间，就呈现出了明显的不支之色，战场之上，一瞬间血肉横飞。

这还是在大唐方面没有使用火器的情况下，就出现了明显的损伤。若是等到大唐使用火器的话……

大食的骑兵，很快就被唐军的偷袭杀的乱成一团。

而看到这种情况，孔白以及手下的几个兵将门也是兴奋不已，各自指挥着几支骑兵在对方杂乱的军阵中来回穿插，竟然直接将这支万人的骑兵给切割成数段。

不过说到底，孔白还是有些过于小看了那名大食兵将的才能。

方才指挥着大军安静下里的那名大食主将，只是在军阵中来回呼喝了几声罢了，就将身边还未被彻底冲散的数千骑兵给重新聚集到了一起。

当然了，这数千的骑兵，孔白聚集起来也是有目的性的。其中有一千名乃是方才使用火器之人，他们马背上储存的弹药还很充足，所以那名大食的主将，第一时间选择的就是这些火器手们。

当把这些奇兵们聚集起来之后，大食主将就让那些火器手们在最中央的位置，而那些普通的骑兵们则是在最外围，护卫那些火器手们的安全，为他们使用火器来争取时间。

还别说，这些火器手们还是有些作用的，在第一轮火器发出去之后。大唐的军队出现了一丝丝的混乱，正是因为这一丝丝的混乱，让大食骑兵给抓住了机会，竟然又让他们聚集起了将近千名军队。

远处。看到这个大食的兵将竟然有如此才能的时候，孔白也充满了惊讶，不过他也不是吃干饭的，当下就开始命手下的兵士们开始向着那个大食将领冲了过去。

孔白的打算是好的，可是那个大食将领也够女干滑的，看到大唐方面有兵士们围攻了过来。立刻驱动座下的马匹，向着正中央火器手们的位置冲击

了过去。

因为他不傻，那里是防守最严密的地方，再加上火器手们的火器保护，他能够更有利地发挥自己的指挥能力。

当然了，他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有一个方向的大食骑兵们，会被大唐给疯狂地攻击，甚至会被杀地溃不成军。

但是，那名大食的主将却是毫不在意，因为他所要的就是从对方的大军当中撕开一条口子，只要口子能够被撕破，那么他们这支骑兵就还有被拯救的希望。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在大食军队的疯狂攻击下，在防守方面略微有些薄弱的唐军，终究还是有些顶不住大食火器手们的疯狂进攻，生生被他们撕开了一条口子。

眼看着围困自己的包围圈终于被攻破了，那名大食的主将立刻高呼一声，带着自己的火器手们冲了出去。

至于那些仍旧被大唐军队给包了饺子的大食骑兵们，他却是再也顾不得了，要不然的话，这些火器手们也会把命给丢在这里。

对于大食军队这种简直堪称是残忍的壮士断腕的做法，孔白都有些钦佩，因为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若是换成他处于那种情况下的话，他断然不会做出如此壮士断腕的选择。

因为首先就是在感情上，他不允许自己这么做，还有就是大唐的兵士们只有站着死的，没有为了逃命而放弃自己兄弟手足的。

.....

在听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眼睛眯了起来，打断了那名传讯的兵士，道：“指挥大军突围的那个大食的主将叫什么名字？”

“哈鲁法！”兵士脱口而出。

“这哈鲁法在大食很有名吗？”李愔有些好奇地问道。

兵士对于哈鲁法的了解很深刻，在听到李愔的话后说道：

“梁王殿下，这个哈鲁法在大食可是声名鹊起！首先，哈鲁法是大食王廷二皇子西斯的亲表兄，其在西斯的母族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小的时候，因为哈鲁法表现出惊人的军事天赋，所以就被他父亲送到了我们大唐来

学习诗书礼义以及兵法阵道.....”

第八百六十三章主动送上门来

“你等会，你刚刚说那什么哈鲁法，曾经被他的父亲送来咱们大唐学习兵法阵道？”李绩有些惊讶地打断了那名兵士的话。

兵士点点头，道：“听说还是师从咱们大唐某一位隐士……”

“嘿，还真是给咱们大唐长脸了！”李愔冷笑了一声，道：“咱们大唐的人，竟然给咱们大唐自己培养出来一个敌人，真是够讽刺的！”

“行了，你还是少说两句吧！谁能保证今日的朋友就不是明日的敌人？”李元霸瞪了李愔一眼，道：“你继续说！”

“诺！”那名兵士偷瞄了李愔一眼，就继续开始叙说起来：

哈鲁法在大唐学成归国之后，就参与了大食对波斯之战，并且还孤身一人，带着数万的大食军队，生生将波斯距离大食最近的十五座大小城池给打了下来，那时候他才二十岁。

打那以后，哈鲁法就在大食国内混得风生水起了，朝堂上有他姑姑大食国王的王妃，以及整个母族的势力来给他暗中谋划；

市井之中，哈鲁法有自己弄了一个什么莱茵盟，势力庞大，遍布整个大食王都。

所以，不过才熬了短短四年的时间，哈鲁法就成了大食莱茵大城的城主，而且还被赐封了大公爵的爵位。

当然了，甭管哈鲁法到底是谁，这一战对于孔白来说，多少都有些遗憾，因为这一战并没有全歼掉敌人，相反的，还让敌方给逃走了约有三千人。

但是总体来说，这样的战绩也算是不错了：

哈鲁法所带来的两万大食骑兵，死伤一万两千人，俘虏了五千，最后逃出来的绝对不超过三千之数。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对方的主将可是哈鲁法，哈鲁法乃是大食家喻户晓的军方殿堂级人物，这样的人物率领着大军都被击败了。那对方得有多强大啊？

所以，当这个消息传到奥古斯古城的时候，不但让弗朗西这个倒霉鬼精

神大振，就连大食国内那些仍旧支持弗朗西的势力。亦是振奋不已，对灭掉西斯等势力，重新夺回王位继承权也充满了希冀。

相比起胜利的大唐军队，大败而逃的哈鲁法也终于发现了袭击自己的是谁，当他知道敌方竟然是大唐军队的时候。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地凝重。

在大食国内地位尊崇，且身为西斯表兄的哈鲁法，自然知道大唐这几年以来的所作所为，而且大唐还掌控着一种攻击力极其强悍的火器，这种火器一但对他们大规模使用的话，对他们来说那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而且自小在大唐长大的哈鲁法，对于大唐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敬畏。

因为他知道，大唐真正的核心区域是在遥远的东方帝国，是在遥远的中原地区，那里富饶无比。遍地都是丝绸和瓷器。

先不说近几年的时间，大唐所做的一切，单单在大唐刚建国的数年时间里，就已经连灭了数国，可以说以目前大食的国力而言，的确不能去主动招惹大唐这个强敌。

不过不去主动招惹大唐，却并不代表大食会因此而怕了大唐，更何况这次还是对方伏击他们在先，因此哈鲁法一边将大唐介入此事的事情上报大食国内，一遍琢磨出来个损招：

哈鲁法带着手下的三千火器手们。将奥古斯古城周围的三座大小城池中，为数至少在三万左右的西天竺国百姓们，全都从城中给驱赶了出来，将奥古斯古城给围了个通透。想让大唐投鼠忌器，不能出城。

事实也正是如此，因为现在可不比之前了，之前因为未曾攻下整个西天竺国，所以西天竺国百姓们的生死，关他毛事？

现在呢。大唐军队已经占据了整个西天竺国国境，也就是说，原西天竺国的国民已经成为了大唐子民，对于大唐子民，李靖不能出手。

就这样，不过区区三千的大食残兵败将，就将大唐两万的大军给困在了奥古斯古城。

.....

听完兵士的讲述，大帐中立时变得安静了下来。

“砰！”

过了好半晌，李元霸重重地一拳砸在了面前的小桌上，那庞大的力道竟

然将金丝楠实木制作的小桌给砸了个粉碎。

那六个从头听到尾的几天天竺国的军中高层，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忍不住浑身打起了哆嗦，同时心中暗中琢磨了起来：

这一下要是狠狠地砸在他们自己身上的话，那还得了？铁定得一下子要了他们的命啊！

心中越发害怕的卡妙，眼珠子一转，突然站了出来，来到了大帐正中的位置，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李元霸的身前，道：“王爷，在下愿为您分忧，还请王爷给在下这个机会！”

“王爷，我等亦愿意为王爷分忧，还请王爷给在下这个机会！”

得，卡妙这一下可以说是开了先例，一个二个的，竟然全都跪在了李元霸身前，这摆明了就是一个很好向李元霸表忠心的机会，他们若是还不赶紧抓住的话，那他们就全都是傻子了！

李元霸见状，只是抬起头来看着面前的几个家伙，啥都没说。

这回维斯倒是难得地机灵了一回，他转了转眼珠子，道：

“王爷，您与远在奥古思古城的李靖大将军，所担心的不过是围困在城外的三万名西天竺国的兵士！我南天竺国与西天竺国并非一国，国力方面更是要高上一些！以我南天竺国大军的军力，若是强行破开那五万西天竺国的国民……”

“放肆！”

维斯话还没说完，就被李绩给打断了，“我大唐而今已经攻下了整个西天竺国，西天竺国国民就如同我大唐国民一般，岂可让你随意欺凌？”

李绩这话其实说得有些大了，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再加上大唐不过才刚刚占下西天竺国，对于那些国民们一丁点的保护感都不看。

如果不是为了顾及面子，以及不让那些已经归降大唐的各城池城主们对大唐失去归属感，怕是李绩到现在已经派兵出去攻杀那些大食骑兵了，管他西天竺国民的死活！

第八百六十四章猜拳吧！

“请李将军恕罪，是在下说话过于孟浪了……”维斯哪里料到会是这种情况，连连向李绩叩首告饶。

“哎，我说李将军啊，你这话怕是有些重了吧？本王倒是认为维斯大人所言极是啊！”比起李绩，李愔说起话来倒是无所顾忌。

“说白了，李靖大将军不对大食骑兵用兵，无非就是不想让西天竺国民对我大唐失去归属之心，若是由几天竺国的人破了李靖大将军的围城之困，再由我大唐军队打败几天竺国的军队，哪怕只是装装样子。如此一来，李将军，你说那些西天竺国的国民以及高层城主们会如何想？”

嗯？他说得好像很有些道理啊！

听着李愔所说得“歪理”，嘿，竟然好像还真得是那么回事！

“是啊，王爷，李将军！”

同为南天竺国递降特使地蒙特丹，也蹦了出来劝说道：

“等到我们带兵平了那些大食的骑兵之后，就主动向大唐方面投降！到时候就算是那三万西天竺国的国民有什么损伤，也不会怪到大唐的头上，如此不是一举两得之举吗？”

蒙特丹的话，倒是把大帐中所有大唐高层的人全都给说得沉默了下来。

过了好半晌，之前还持反对意见的李绩率先说道：“王爷，按照蒙特丹以及维斯之法施行的话，既能解了我大唐的尴尬之处，又能够灭了那大食的骑兵，也算是两全其美之法，未将以为可行！”

“对啊，四皇叔！”李愔也开口说道：“不过是一些个普通的西天竺国国民罢了，甭说是死上数万了，就算是死上数十万，又跟咱们大唐有甚子关系？干他娘地去！”

“好，就依着你们的意见！”李元霸扫视了大帐一圈，随后将眸光定格在了面前的六人身上。道：“不过这破敌的任务嘛……”

六名三天竺国的高层，此刻精神变得高度紧张了起来，一个个就像是等待被宰的羔羊一样，心中激荡不已。

“不如你们猜拳吧！”李元霸在看了面前六人半晌之后。突然蹦出来这么

一句，“尔等大军实力相差无几，本王实在是选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你们还是自己猜拳吧！谁最后赢了，谁就做破敌大军。当然了，三局两胜！”

猜，猜拳？还，还你他娘地三局两胜，这也太坑爹，太儿戏了吧？

听到李元霸的话，六个老天竺人差点被气得当场吐血！

大帐中的其他人，也全都露出了一脸的无奈之色，他们实在是没有想到，这为主儿竟然也有如此顽皮的时候。

“哎。我说你们几个怎么还愣着啊？”李愔倒是挺想瞧热闹的，“没听本王四皇叔方才是怎么说得吗？还不赶紧地猜拳.....对了，知道啥叫猜拳吗？要不要本王来教教你们？”

这是瞧不起谁啊？三岁的小孩子都会玩的东西，这六个加一起足有二百五十岁的老家伙们能够不会吗？

没办法，谁叫他们现在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呢？来吧？

“记住了，三局两胜啊，可千万别少玩一两局啊！”临了了，李愔还来了一句神补刀，真是补刀神人啊！

来，剪刀石头布！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厮杀.....嗯。激烈的猜拳之后，最后的胜利的女神还是站在了南天竺国维斯以及蒙特丹的一边。

赢了这两局的蒙特丹，高兴的就像是一个小孩子，昂着脑袋。就好像是后世某人中了彩票一样！

看着胜利的蒙特丹，李元霸轻笑了一声，道：“好了，现在胜负已分，本王需要来分配一下任务！愔儿，你即刻派神武卫兵士前往奥古斯古城。将大食小王子弗朗西给接出来。”

“诺！”李愔应了一声，马上转身走出了大帐。

随后李元霸将眸光移向了蒙特丹盒维斯，道：“蒙特丹、维斯，你等率领大军慢慢向着奥古思古城的方向赶，记住，要放缓速度！等到梁王将弗朗西接出城之后。你们就派兵前往相迎，还有，一定要搞得大张旗鼓，满城风雨.....”

“王爷，这却是为何？”李绩有些想不明白，不知道李元霸这样做究竟有什么用意。

“嘿嘿！”李元霸冷笑了两声，道：“弗朗西身为大食的大王子，那可是大食的正统继承人！如果由南天竺国的军队来牵头，到时候打出弗朗西的名头来，想必那些大食的旧部定然会积极响应的……”

“四皇叔的意思是？”李绩似乎明白了一些道理，但是李愔以及蒙特丹他们却仍旧是一头雾水，搞不清楚状况。

看到李愔那一脸懵懂的样子，李元霸无奈地摇了摇头，这家伙还真是烂得动脑子想东西啊？

“愔儿，你可知道，这大食亦是一个有着数百年传承的古国，虽然这些年来几经变动，但是大体的国境范围还是没有改变多少的！对于大食的民众而言，那高高在上的皇位，只有最正统的继承人才有资格继任！”

这回李愔倒是有些明白了过来，道：“四皇叔，您的意思是说，在眼下的大食民众的眼中，弗朗西乃是第一顺位继承人，若是弗朗西还活着并且还在西天竺国混得风生水起的消息传回去的话，怕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有不少的大食人冲出国门，重归弗朗西麾下吧？”

“就是这个理！”李元霸脸上露出一幅孺子可教的表情，道：“好了，既然你们都已经弄清楚了，那就下去安排吧！”

“诺！”

众人齐声应道。

……

李元霸这边在积极备战，另外一边的哈鲁法大军也没有闲着。

作为大军统帅的哈鲁法，知道以这三万普通的西天竺国百姓们，想要长时间将大唐给拖住，完全就是在痴人说梦。

因为他了解大唐这几位高层指挥官们，究竟是有多么冷血，多么恐怖。

所以，哈鲁法即刻派遣传令兵回返大食，直接要求国内召集大军前往西天竺国境内，并且将从大唐那里购买的所有重型的火器全都送过来。

第八百六十五章还说什么，开打吧！

对于哈鲁法的所作所为，天机卫的密谍全都看在眼里，并且如实地将这些报告给了李元霸。

比较讽刺的是，哈鲁法的请求很快就得到了大食国内的同意，并且因为西斯知道大唐火器的恐怖之处，还特意安排手下的大军将仅购的几座投石火炮，日夜兼程地送往了奥古斯古城之外。

七万大军，海量的火炮，短短的十日时间，这些人力以及物资装备就送到了大食军营之外。

“大将军，营外国内的援军已经到了！”一名传令兵闯进了大营，向哈鲁法躬身禀报。

“这么快？”哈鲁法从站起身来，同时也开始向着大帐之外迈步而去。

大食营地之外，三十余名身着大食铠甲的大食兵将们站在这里，看到哈鲁法竟然亲身相迎，立马迎了上去，行礼道：“末将见过大将军！”

“哈哈，原来是何森将军啊，西斯王子还真是下了血本了，竟然把你都给放了出来，真是出乎我的预料啊！”

看到这些大食的兵将们，哈鲁法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因为这站在大食兵将们最前面的，乃是大食帝国另外一名赫赫有名的将军何森，何森的年龄虽说要打上一些了，但是其威名比起哈鲁法是只高不低，只不过是战功少一些罢了。

“哈鲁法大将军谬赞了，末将可没有你说得那么好啊！”看起来大概四十来岁，颌下短须两寸的大食中年人也对哈鲁法笑了起来。

“行了，咱俩谁不知道谁啊？还是赶紧随我进营帐之中吧！”哈鲁法上前几步，拽着何森的肩膀，就向着营帐的方向走了过去。

“走吧，走吧。你们几个也跟着大将军一起过来吧！”何森与哈鲁法是忘年之交，再加上这将近十年的交情了，有很多时候两个人都会有默契在。

.....

何森率领大食援军来到这里。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里，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南天竺国打着营救弗朗西，恢复大食正统皇族的旗号，联合后来一起赶到这里的中、东两大天竺国，就此在这里耗了下去。

因为李元霸给他们下的命令，就是在把弗朗西接出来之后，就开始与大师军队进行接触，刺探各方各面的军中情况。

当哈鲁法以及何森他们发现军中竟然出现了大唐间谍的时候，顿时大怒。

盛怒之下。哈鲁法下令大军向敢于挑衅他们的奥古斯古城展开了疯狂地攻击。

奥古斯古城，城内。

“不好了，不好了，这回那大食竟然搬来了投石炮！也真是服了他们，竟然真得从国内将这东西给搬来了！”赵刚气急败坏地将手中的横刀，种种地拍在了面前的桌子上，声音中充满了怒火。

“哦？”李靖似乎有些意外，不过他还是笑道：“赵刚，你小子是不是有些着急了？”

“能不急吗？”赵刚翻了个白眼，道：“将军。您又不是不知道咱们现在的处境，王爷又不让咱们去撩拨大食人，总不能老在这座破城里头呆着吧？”

“那能怎么办？”李靖道：“咱们总不能违背王爷的命令吧？”

“大将军。我看啊，咱们还是赶紧把王爷给咱们的迫击炮搬到城头上去吧，总这么耗着也不是办法啊？”

赵刚也是烦了，“要是那些天竺人就这么堵在城墙之外，咱们就总不还手吧？”

“不可，外面不对咱们城内造成什么实质性攻击，咱们就不能出手！”李靖一脸严肃地说道。

“不好了，大将军不好了！”

就在这时候，几名城墙上守门的兵士们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大将军，方才咱们的城门被轰开了一个大洞。咱们若是再不反击的话，城门就会被攻破了！”

“什么？”李靖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赵刚直接站了起来。道：“将军，别再犹豫了！再这样下去，咱们守着的奥古斯古城就被破了！”

“那些围在城门外的西天竺百姓们还在那里吗？”李靖咬了咬牙，询问那几名兵士。

那几名兵士点点头，道：“那些西天竺国的百姓们就在这是你们城外十数丈外！不过城门那里也有一些，都是一些老弱病残！”

“敌营投石火炮之处可能有西天竺国百姓？”李靖紧接着追问道。

几名传令的兵士相互对视了一眼，齐齐摇头。

李靖仔细想了想，终于还是咬牙道：“传本将的命令，将远程迫击炮搬上城头，给本将瞄准敌方的投石火炮！”

“得令！”

几名传令兵当时眼睛就亮了起来，连带着赵刚都跟在几个传令兵后头向着大帐外面赶去。

带着一队手下的兵士们从军需库中领取了十门远程迫击炮，赵刚比直地冲到了城头之上。

“赵将军！”

城头上的兵士们全都认识这位急脾气的先锋将军，在看到 he 身后的那些同僚们手中搬着的火器的时候，顿时整个人的精神都往上升腾了几分。

“嗯，兄弟们辛苦了！”

赵刚对城头上的兵士们摆摆手，随后大手一挥，道：“兄弟们，给本将军把迫击炮摆上来！记住，主要攻击目标就是敌方的投石火炮，当然了，如果能够瞄到他们的主帐营地的话，那可是最好不过了！”

“诺！”

兵士们一个个嘶声嚎叫着，脸和脖子都激动地通红起来。

远程迫击炮相比起那些更加重型的火器更容易拆卸以及组装，而且威力也相当可观。

短短的站盏茶时间，远程迫击炮就已经布置完全，甚至连那一箱箱的炮弹都已经被摆在了旁边。

“报告将军，远程迫击炮已经安装调整完毕，请您指示！”

这支小队属于火器营，带队的是一名百骑长，他掌控着这支火器小队的指挥旗，只要赵刚一声令下，火炮立即开火。

赵刚对那名火器营的百骑长点点头，道：“传令，开火！”

“开火！”

百骑长神色肃穆地应了一声，随后手中的红色小旗子瞬间挥下。

“轰！”

“轰！”

“轰！”

一连串的火炮声在瞬间响了起来，一枚枚足有婴儿手臂粗细，长近半尺左右的炮弹，穿破了虚空，在天穹下滑过一道美丽的弧线，重重地砸在了摆在大食营地最前面的一门门投石火炮上。

第八百六十六章轰他娘的

大食军营的正前方，哈鲁法与何森，和两位大食军队的最高统帅，此刻正站在那一排排的投石火炮前，眯缝着眼睛，遥望着远处还在不断冒烟的奥古斯古城的城头。

“何森你看，这种投石火炮果真是强悍无比啊！”

哈鲁法邀指着远方的城头，继续说道：“如果咱们能够配置更多的投石火炮，怕是把整个奥古斯古城给平了都不成问题！”

何森也是一脸的喜色：“当初西斯王子殿下把这玩意儿丢给我的时候，我还着实嫌弃了半天，没想到它竟然有如此威力……不知道城里的唐军，有没有一种作茧自缚的感觉！”

“嘿嘿，估计他们现在也正在后悔呢吧！”哈鲁法亦是一脸的冷酷笑容，“对了，说起来这投石火炮到底是王子殿下从大唐购得，城里面的唐军，不会也有这等火器吧？”

“不能吧？”

何森有些犹疑地晃了晃脑袋，道：“你忘了，为了把这些投石火炮给送到当下的战场来，我们废了多大的力气？大唐方面如果想要将这等庞然大物给送过来的话，那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说得也是！”

哈鲁法心有余悸地点点头，似乎是在做着自我安慰，道：“咱们尚且废了这么大的力气，大唐也应该不容易运输才对！对，就是……”

没等哈鲁法的自我安慰产生作用呢，一声高过一声的声音响彻天穹，紧接着从奥古斯古城的方向就飞过来数不清的黄铜色东西。

“不好，两位将军，那东西看起来像是唐军的火器攻击！”

“大人快躲开，快躲开啊……”

哈鲁法与何森正瞪着眼睛，想要看清楚飞过来的究竟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几名负责护卫的大食兵士们却是面色大变，几乎是飞也似地冲了过来，口中一边叫着。一边用力把这两位将军给踹到了一边。

两人刚刚被兵士们接二连三地给推倒了数十丈之外，方才他们所站立的

地方就彻底开了花，先不说死了多少人，反正那地面已经成了破败的菊花。

那一门门的投石火炮。连个完整的样子都没有了，全都被炸成了一段一段的木料，想要修复回来，那倒不如重新制造一个要来得方便省时。

哈鲁法与何森脸上身上亦是狼狈不堪，他们俩相互对视了一眼。忽然像是疯了一样往营帐的方向跑去。

“轰轰轰！”

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两人刚刚逃出投石火炮方圆三十丈处，那三十丈方圆的地界，就已经成了烂豆腐，什么都没有了。`

躲在大帐中，他们俩甚至感觉整个大地都在剧烈抖动着，支撑着帐篷的支架哆哆嗦嗦，随时都有坍塌的危机。

“这，这也太可怕了？咱们的投石火炮和这种恐怖的火器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哈鲁法一脸的恐惧之色，甚至连脸上都出现了细密的汗珠。

“王子殿下，王子殿下不是说，咱们使用的火器乃是大唐最新研制出来的吗，怎么，怎么……”何森脸上的表情也并不好看，这大食二王子西斯，指不定跟何森显摆了些什么呢！

“王子殿下！”哈鲁法嘴角的笑容带着些苦意，“何森，难道你忘了。咱们对面的敌人是谁？是大唐！我就说嘛，以唐人的狡诈，他们会好心地将新研制出来的火器卖给咱们吗？”

“这会怎么办？”何森也没办法了，“先前大唐之所以不对咱们动手。就是顾忌围在城外的那些西天竺的百姓们，咱们总不能抓一些西天竺的百姓给送到军营里面来吧？”

“等等，何森，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听到何森的话，哈鲁法的眼睛顿时一亮，说道。

何森愣了一下。迟疑着说道：“先前大唐之所以不对咱们动手，就是顾忌围在城外的……”

“不对，是后面那句！”哈鲁法打断了何森。

“咱们总不能抓一些西天竺的百姓们，给送到咱们军营里面来吧！”何森道。

“对啊！”哈鲁法一拍脑袋，道：“我怎么就没想到这种方法呢？”

说到这里的时候，哈鲁法一脸兴奋地对大帐之外叫道：“来人，还有没有喘气的？快给本将军过来！”

炮声刚刚停歇没有半柱香的时间，眼下整个军营中都还有些杂乱的时候，哈鲁法却不管不顾地叫兵士进来。

过了足足盏茶的时间，才总算是有人来搭理他，就连几名同样灰头土脸地兵士，急匆匆地冲了进来。

哈鲁法迫不及待地对自己的手下说道：“你们几个，去传本将的命令！命先锋将军，率领一千名兵士们即刻前往奥古斯古城，将那些西天竺国百姓全都给本将军带到军营里面来！”

“这……诺！”

经过方才来自大唐的一番炮火轰击之后，这几个传令兵都还有些惊魂未定，听到自家将军的命令之后，缓了好一会方才反应过来。

……

奥古斯古城城头之上，透过望远镜将敌方的一切都看在眼里的赵刚，那是兴奋地一脸通红，恨不得方才点火放炮的是他自己一样。

“哈哈哈，就是这样才他娘地解气呢！”赵刚的嘴角都快咧到耳朵边了，这家伙巴不得大食人再多死上一些人呢。

“将军，将军，好像有一队队的大食兵士从军营里面出来了！”方才的那名百骑长眼睛尖，将观察到的情况如实向赵刚禀报。

“嗯，我看看？”赵刚顺着百骑长所说方向看了过去，果然就见一共十队兵士，合计一千人，从大食军营里面急匆匆地跑了出来。

“这些瘪犊子们出来打算做什么？”赵刚皱着眉头说道。

“将军，您看是现在去通知李大将军，还是再观察观察？”那名百骑长询问道。

赵刚想了想，对一直守在一旁的传令兵摆了摆手，道：“你去趟城中，把刚刚的情况报告给大将军！”

“诺！”

传令兵点点头，转过身子像是兔子一样地蹿了出去。

...

第八百六十七章拜占庭

“好像有些不对劲啊，他们怎么突然往咱们城池的方向冲过来了？”

过了有一盏茶的时间，赵刚突然发现不对劲了，因为那支为数千人左右的大食军队，并没有去往别的地方，而是笔直地冲向了奥古斯古城。

“将军，我们现在怎么办，要不要在城墙之上攻击他们？”百骑长脸上带着些忧色地询问赵刚。

赵刚摇摇头，道：“先看看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再说！”

就这样，赵刚眼睁睁地看着敌方大食千命兵士们来到了奥古斯古城之外。

“你们，全都集中到一起，跟紧了我们！”

“该死的，你们这些西天竺国的猪猡，老子竟然为了你们冒着生命危险出了军营，不听话的，老子就杀了你们！”

大食军队的军人们，像极了李元霸前世哪些马戏团的驯兽师们，把西天竺国的百姓们当成了动物，当成了可怜的牲畜，能够随意虐待，想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得做什么。

再看这些倒霉的西天竺国百姓们呢？

一个个老实地就跟绵羊一样，甚至连一点点抵抗的心思都没有，怪不得按照李靖的有意思，他想要将这些西天竺国的百姓们全都给干掉。

这也完美诠释了，啥叫“可怜之人必有其可恨之处”！

“****娘地，我知道他们这是要做什么了！”赵刚这个时候终于琢磨明白这些家伙要做什么了，“快，快去通知大将军，这些家伙们要把那些西天竺国的百姓们全都驱赶到自己的营地去，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营地……”

“不用你告诉，我来了！”赵刚的话还没有说完，李靖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赵刚扭头看去，就发现李靖踏着轻快的步子走上了城头，道：“不用管他们，相信另外几大天竺国很快就会有动作了！”

“是不是神机卫传消息过来了？”赵刚有些好奇地问道。

“你小子。还真是什么事情都想插一手！行了，不该你知道的事情你就别问了，干好你自己的事情！”李靖没好气地瞪了赵刚一眼，说道。

.....

原以为这场战争会因此而升级。但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占尽优势的大唐并没有对大食继续进行攻击。

而有了西天竺国兵士当作肉盾保障的大食，却在这个时候选择主动后退了，并且在两日之后向奥古斯古城的大唐一方，提出了一个和谈的要求。

原来。在失去了所有的投石火炮之后，大食军中大部分从大唐购买的近距离火器，也陆续出现了问题。

哈鲁法就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国内的西斯以及几位王子殿下，王子们经过与智囊团的商讨之后，知道这场战争怕是很难取得胜利了！

退一步来说，哪怕这场战争他们大食方面能够打赢，那恐怕也是惨胜，所以最后还是选择派出使者去和大唐和谈。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让西斯他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奥古斯古城中的李靖大军，接到大食和谈的请求的时候也很惊讶。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开始表现得如此强硬的大食，怎么可能选择和谈呢？

李靖甚至还一度以为，这又是大食的什么阴谋诡计呢！

也就在李靖打算先同意下来，探探大食口风的时候，李靖在奥古斯古城见到了一个人，也正是这人的存在，也终于解开了李靖的疑惑。

“尊敬的定天道李大将军，神武卫李将军，使臣莫西纳代表伟大的东罗马帝国皇帝。向两位表达最诚挚的敬意！”

一个有着一头棕黄色长发，高鼻梁深眼眸的大食人走进了奥古斯城主府，这家伙用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如果不是看到这家伙有着明显的异族特征。光听声音，恐怕还会以为他是唐人呢。

而在城主府中的李靖和李三多，则是上下打量着眼前的这个自称东罗马帝国的使臣。

其实也就是在清晨时分，一队自称是东罗马帝国使臣的队伍就来到了奥

古斯古城之外，带着丰厚的礼物以及他们东罗马帝国皇帝的亲笔信，要求见大唐在奥古斯古城的两位主事人。

对于这一队人的身份。想要确认的话很简单，毕竟这东罗马帝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想要找几个人确认一下还是相当容易的。

至于东罗马帝国嘛，其实就是拜占庭帝国，是一个信奉东正教的帝制国家，其核心地区位于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上。

按照李元霸对于东罗马帝国的各方面探查，以及天机卫、影卫们传回来的消息来看，当下的东罗马帝国领土出了其核心地区之外，只不过占据了非洲的北部，这也是李元霸以前为什么不把他们当回事的原因。

毕竟东罗马帝国的领土只不过这么一点，与分裂出去的西罗马帝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比性，所以李元霸也并不在意。

哪知道，他们这一年的时间里发展迅速，竟然偷偷摸摸地占据了亚洲西部以及部分地中海的沿岸，等李元霸注意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却自己主动送上门来了。

所以，在确定了对方的身份之后，刚刚从李元霸处了解到西亚以及南欧局势的李靖，也已经明白了东罗马人为何要来，以及那些蛮横的大食人，为什么要那么着急地想要与他们和谈的原因了。

其实这件事说起来也简单，无外乎就是大食在积极向着周边发展的时候，终于同东罗马帝国发生了战争交集。

一不留神下，甚至还让大食把他们的东部区域给占了去。

以东罗马帝国皇帝这小暴脾气，他能忍吗？

当然不能，因为东罗马帝国这一年的时间里偷偷摸摸的发展，军事力量已经相当强悍了，而且在地中海上，还有一只相当先进的海军。

所以，东罗马帝国就对大食开始了疯狂的报复，眼瞅着就快要夺回自己的东部区域了，忽然得到密谍暗报，大食竟然先后往西天竺国境内派出了十万大军，而且还和大唐给对上了。

东罗马帝国的皇帝，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顿时激动得都找不到北了，马上派出了三支使臣队伍：

其中两队派往了西天竺国，与李元霸以及李靖接洽，第三队派往了大唐，与李世民等大唐高层接洽。

其目的当然就是来结盟，而后由两方共同对付大食！

第八百六十八章攻守同盟

琢磨透了这些事情，李靖和李三多外加几个军中的谋士们，并没有干坐着等待李元霸的命令，而是举行了一个小型的会议，交换了一下彼此的意见以及建议。

最后，众人统一了一下意见：

那就是，他们全都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毕竟大食方面为了追杀弗朗西大王子的事情，光是在西天竺国就派遣了十万的大军。

其中，先期的一万六七千的大军全都已经挂掉了，而东罗马帝国那边也能牵制住一些敌人，所以两方结盟，共同对抗敌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同样的，也正是因为考虑到了这些，李元霸的命令也跟着一起下来了：

同意与东罗马帝国的使臣接洽一下，并且还让维斯他们把大食的大王子弗朗西给送了过来，一起参与同东罗马帝国的接洽事宜。

看起来，李元霸是要给弗朗西一个机会，一个站在同等地位结盟的机会。

说起来，弗朗西这家伙也是相当知足的，毕竟他只不过是一个在国内失去了一些，还被追杀到国外的失势王子，能够受到大唐如此保护以及礼遇，这让弗朗西在感恩大唐的同时，也摆正了自己的位置。

在面对李靖以及李三多等定天道、神武卫高层的时候，弗朗西始终摆出一副下属国的低姿态，这也让不论是李靖还是李三多，对弗朗西都是相当的满意，这在保护方面自然也是尽心尽力了。

这位自称莫西纳的东罗马帝国的使者，在与李靖以及李三多见过礼后，就分宾主宾主落座了，不过让李靖稍感惊讶的是，这位莫西纳不仅仅汉语说得相当溜，就连各种礼节都十分的熟悉，从进门开始一直到落座，表现得都是彬彬有礼，每一个动作都让李靖挑不出毛病来。

如果说这莫西纳是来自大唐周边的效果也就罢了。可是这家伙偏偏是来自距离大唐千万里之遥的东罗马帝国，这就让李靖和李三多在惊讶之余也多了更多的警惕。

正所谓由细微处观人，莫西纳对于大唐的各种礼节如此的熟识，更是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这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形成的，肯定是经过长期的培养。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他东罗马帝国，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注意大唐，并且刻意与大唐接触，怕是他们所谋甚远啊！

不过这些都是他们瞎猜的。想那么多也没用！

.....

莫西纳倒是诚恳，待落座之后就将东罗马帝国皇帝的亲笔信交给了李靖，并且还开口解释了起来，就是将他们皇帝陛下希望与大唐以及大食弗朗西势力结盟的意思给提了出来，并且顺道分析了一下三国联盟的好处。

当然了，莫西纳所说的话，绝对是对他们东罗马帝国有利的话，言语间多少有些夸张的意味。

李靖和弗朗西都不是刚出道的小孩子了，两人一个混迹官场数十年，另外一个却是从小就生活在尔虞我诈当中。所以在莫西纳的话说完之后，两人都沉默了下来，彼此拧着眉头考虑各自的得失。

可是甭管他们怎么去考虑吧，似乎结盟对于他们也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他们也没有反对，三方势力当场就拟定了盟书，彼此之间结成了攻守同盟。

李靖在与莫西纳进行接触之前，就已经接到了李元霸的授权，能够全权处理征战大食之事；尽管弗朗西已经是一名废王子了。可是说到底，他才是大食最正统的继承人，国内潜藏势力极其强大，所以他也有权代表大食；至于莫西纳。本身就带有结盟的使命，所以他也能够代表东罗马帝国。

正是因为这三个代表，使得大唐、大食弗朗西势力以及东罗马帝国，三大帝国彼此之间就结成了同盟，共同进退。

这就是古代典型的盟约了，他们不需要漫长的谈判和协商。只要利益符合，白纸黑字，三者之间都必须遵从。

这是一份相当简单的军事攻守盟约，只不过相互约定了一些义务以及权力，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比如：我出兵了，你如果不出兵，兵士们战死了，你必须赔偿我金钱什么的条约。

但是那莫西纳，似乎并不仅仅满足于简单的攻守盟约，在解决完了最主要的事情之后，他还提出了其他的，例如商务盟约，武器条约，甚至还有技术共享。

这些都已经超过了李靖能够涉及的范畴，所以他直接就给回绝了。

李靖的回绝，并没有让莫西纳有丝毫的气馁，他似乎早就已经预料到了会是这种结果，只是笑了笑就不了了之了。

之后，李靖在城主府中热情款待了东罗马帝国使节团，彼此之间倒是没有结盟时那般严肃了。

.....

既然与东罗马帝国之间已经结盟了，李靖就断然不会再和大食和谈了，毕竟定天道大军被哈鲁法想的阴损办法，困在怕古斯古城中近半个月的时间，这成了李靖戎马生涯中的奇耻大辱。

再加上李元霸已经同意中南东三大天竺国联合起来，围剿大食军队了，哪里还用得着去和大食结盟，这不是坑自己呢吗？

于是，对于大食前来求和的使者，李靖直接就给揪了过来，砍了脑袋挂在了城头上，特意曝尸给大食方面的人看。

而且在当天下午的时候，那一片尚算平坦的平原上，三大天竺国联军，加在一起足有十万骑兵大军，十万步兵大军，就对大食营地发动了攻击。

“咚咚咚.....”

随着低沉的战鼓之声，平原之上率先出现了一支庞大无比的队伍，他们从西南方而来，身上穿着黑色的轻铠，手中紧握着锋锐的长矛，背后还背着一张强弓，至于座下嘛，则是一匹匹的高头大马。

这支来自西南方的大军，正是三大天竺国的骑兵联军。

也就在地面被不断震荡的时候，在大食营帐的方向，也出现了一些骑兵，这些骑兵都是重甲，他们座下的战马敦实，看起来很有力量。

他们，正是大食的骑兵队伍，尽管在人数上不过六万人，并不如大食人多，但是看起来战斗力还是爆棚的。

第八百六十九章象攻

面对少于自己的大食骑兵们，三大天竺联盟的人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轻视。

多年的战斗经验告诉他们，那就是面对任何对手的手后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谁都不知道下一个瞬间会发生一些什么，全力以赴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意外事件的发生！

三大天竺国这边，将十万骑兵分为中军以及左右两翼，其中中军是从三大天竺联军里面精挑细选出来的精锐骑兵，大概四万人左右，而左右两翼却是由其他的骑兵组成，两翼加在一起刚好六万。

而三大天竺联军对面的大食军队，亦是清一水的骑兵，只是军队的阵列可比天竺联军这边要差上一些，虽说并没有中军以及两翼之分，但是偏偏在阵前头搁了不下三百头巨象。

这三百头巨像，乃是哈鲁法的必胜法宝，之前被他给藏了起来，现在直面战争了，才总算是把它们给驱赶了出来。

当然了，这些巨象可不是那些野象，野象不好掌控，哈鲁法也找不到。

这三百头象是哈鲁法从三个西天竺的奴隶贩子手里头抢过来的，开始的时候，他只不过是把这些巨象当个乐子来看，后来，当他看到几名大食的兵士惨死在巨象脚下的时候，这才意识到这些巨象是可以放在战争中来使用的，而且应该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于是，这些巨象就出现在这里了！

其实，哈鲁法还是有些低估了这些巨象的能力，巨像本身就相当庞大，可以说是陆地上最沉重的哺乳动物，不论是他们那粗壮有力的鼻子还是象腿，都能够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冲锋起来更是有一股锐不可当的气势。

如果有过对战巨象的经历，几大天竺联军的人，或许会取得胜利，可若是没有这种经历的话。怕是会吃大亏！

只可惜啊，哈鲁法的如意算盘，这次八成是打错了，因为不论是东天竺国还是中、南天竺国。他们这两个国家全都盛产大象。

若是论起对付巨象来，他们还真是有些个法子，只不好过难免要造成一定的伤亡罢了。

这十万大军，连同面前的这些个巨象，已经是大食此番在西天竺国境内所有的力量了。

面对这种情况。维斯他们这些天竺联军的军中高层们的反应截然不同。

其中东天竺国的卡妙兄弟，有些担心对方大食所有凝聚起来的力量太强，以他们手中的军队，万一战败，其后果恐怕会不堪设想。

不过南天竺的维斯和中天竺的卡蒙却是显得十分兴奋，因为在他们看来，对方能将所有力量集中在一起，那么他们就有把握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动所有的力量，一举干掉哈鲁法大军。到时候再配合上大唐的力量，原本的五大天竺国都将成为大唐的领地，到时候他们想要混个一官半职的，还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也正是在维斯他们的一再坚持下，三大联军的军队一路向着大食的军营方向赶了过去。

.....

于三大天竺联军当中坐镇的李靖手持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下大食军方的排兵列阵，特别是堵在最前面的那些巨象。

过了好一会，李靖嘴角微微上翘，颇有些不屑地说道：“没想到这天下间还真有把畜牲当做攻敌陷阵先锋的！这些大食人还真是有意思啊，难道他们没发现在三大天竺联军的阵营中。掺杂着大唐的火器手们吗？到时候火炮齐鸣，这些又蠢又笨的巨象恐怕不仅不会给他们带来胜利，甚至还会给他们造成灭顶之灾！”

不过李靖的话音方落，一直待在他身边的南天竺**师维斯就笑了起来。道：“李将军您可能还并不了解天竺地区！在天竺地区，大象一直都是百姓们重要分运输工具，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大象太聪明，而且被驯化之后的大象更是温顺无比。所以，就算它们在听到炮火声的时候，在初时的混乱之后。很快就会镇定下来的！”

坐在一旁的李三多，听到维斯的话也感到很惊讶，他说道：“你这样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好像我听我家王爷说过，这天下间若论亲近人的动物，哪一个物种比较聪明的话，那就是犬、马以及象了！有这些大象在，还真是有些不好好对付了呢！”

“嗨，现在说那些也没用了，还是赶紧安排兵士们准备好放火器吧！”李靖摆摆手，示意手下门做好随时发动攻击的准备！

.....

“隆隆隆～”

就在李靖的命令传达下去的时候，前方大食的象兵并没有停下进攻的步伐。

它们狂野地在这一片平原上冲击着，雄壮的身躯让地面剧烈震动了起来，让这一片平原上传来了有如雷鸣一般的巨响，而且那声响还连成了一片。

这些身上仿佛鬼画符一样画满了各种奇怪符文的巨象，迈开了四条粗壮无比的象腿，就好像是一堵横向绵延上百丈的肉墙一样，排山而来。

那种极端可怕的气势，看着就极其骇人，简直可以将拦在它们面前的所有一切都撞成碎片一样。

维斯接到李靖的命令之后，立刻命令两翼的兵士们做出了详攻的姿态，但是作为中军的精锐骑兵们，却仍是按兵不动。

大食一方，当哈鲁法见到这样的战阵安排的时候也没有多想，只是一味地命令自己的骑兵大军进行主动攻击。

至于最前面的那些巨象，也开始加快速度，看那架势是准备一举将面前的这些天竺大军们给踩踏成肉泥了。

看到如横向百丈肉墙一样冲撞过来的大象，营帐正后方那些明显有些胆小的三大天竺联军高层，一个个被吓得面色苍白，最胆小的那个家伙，甚至还丢脸地尿了裤子。

相比之下，李三多以及他手下的兵士们却没有这般胆小，表情平淡地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特别是那两百名混杂在天竺联军精锐骑兵中的神武卫兵士们，看着对面冲将过来的巨象，两只眼睛都开始放起光来。

第八百七十章胜负

“头，咱们身世后对敌人发动攻击啊，再过个几个呼吸的时间，那些巨象可就要冲将过来了？”

中军骑兵中，几个聚在一起的神武卫骑兵，嘀嘀咕咕地对走在最前面的一名军官说道。

那名军官扭过头来，嘿，竟然是长孙涣。

此刻的长孙涣涂着一脸的油彩，肩膀上还扛着一个像是小火箭筒一样的东西，他说道：“再等等，要确保那些巨象可以进到咱们的火箭铳射程之内！”

长孙涣很沉得住气，要不然的话，这次两百名神武卫的带队的人就是长孙濬了。

“轰隆隆！”

等到那些巨象冲到长孙涣他们这些神武卫兵士们火箭铳的射程之内的时候，埋伏在中军骑兵队伍中的火箭铳部队终于得到了长孙涣的命令，放响了火箭铳。

随着一道道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一轮来自热武器的攻击开始了！

将近百枚火热的炮弹，一瞬间夺射而出，它们带着无比强大的冲势，狠狠地撞进了最前面的象群之中。

“昂！”

但见大食队伍最前面的象群中，在短短的一瞬间就出现了数条血红色的甬道，一声凄厉过一声的象鸣，接二连三地响了起来。

象群在炮弹轰进来之后就出现了骚乱，因为在这第一轮的攻击中，至少有两百头大象遭受到了伤害。

受伤轻的只不过是同类们的碰撞以及轻微的踩踏；受伤重的，缺胳膊断腿，身上的肉也跟着一块块地往下掉；更有些倒霉的大象，身体直接被炮弹穿身而过，那沉重无比的躯干，一下子就倒在了战场上，浑身剧烈抽搐了几下之后，就再也动弹不得了。

说到底，一千头大象不过才死了两百头，这样的伤亡怎么看都只是一个

小数目。

最关键的是什么？便是火箭铳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这种好似打雷一般的巨响，对所有的活物都有绝对的影响力，在第一轮的攻击之后，象群的脚步停了下来。彼此之间相互扎堆，似乎这样就可以有安全感一样。

大食军队后方的大食骑兵们，也被这等威力强绝的火器给吓了一大跳，而且在看到自家的大象被轰得缺胳膊断腿的，他们也开始腿肚子发软了。

“老天。谁能够告诉我刚刚发生了什么？”

“将军不是说，有这些巨象在，咱们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骑兵营炸开了锅，绝大部分的骑兵们嘀嘀咕咕地，一脸的骇然之色。

长孙涣在神武卫受训的时候，所接受的教育就是乘势追击，当然前提是在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时候。眼下，正是对他们有利的时候，长孙涣命令手下的神武卫兵士们，开始了第二次攻击。

结果。又是上百枚的炮弹飞了过去，带走了至少三百头巨象的生命。

那种血肉横飞，鲜血淋漓的场面，不光是对人类有着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对这些动物们也是同样如此。

这些巨象可是很聪明的，在面对这第二次攻击的时候，巨象们胆怯了，它们根本就不再听从训象主的命令，反倒是恐惧地连连后退，献血死亡。身上受伤了的巨象们疯了，他们疯狂地向四面八方冲击，特别是后方的大食骑兵，更是重点照顾对象。

就见那些巨象。挺着长长的象牙开始攻击身边的一切，同时四只粗壮的象腿开始四处乱踩，粗长的象鼻前后左右甩动着……那些距离巨象们很近的大食兵士以及他们坐下的马匹，算他们倒霉，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踩的骨断筋折，被抽打地四向横飞。人类的惨叫声响彻天穹。

躲在三大天竺联军中军大帐前的李三多看到对方的象群已经乱了起来，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个冷酷的笑容，手拿一支令旗交给传令兵道：“传令下去，让兄弟们放迫击炮，瞄准那些还活着的大象和后面的大食骑兵！”

既然手头有热武器，为什么要用最笨的办法，要用冷兵器去硬碰硬，那样不是去展现个人武力，而是去送死！

李三多可不会用这种笨办法，来让那两百名大唐的神武卫精锐们陷入危

险之中。

随着李三多的一声令下，三天竺联军的营阵中很快就响起了一阵剧烈的雷鸣声，紧接着一枚枚粗大的黄铜色炮弹升空而起，眨眼之间就冲进了混乱的象群以及大食骑兵队中。

“轰轰轰！”

然后爆炸声响成了一片，黑色的硝烟从大地上升腾而起，形成了一朵又一朵庞大的蘑菇云，平原地势上出现了一个个方圆数丈的坑洞，在坑洞的周围则满是人、象以及马匹破碎的尸体，那般红的色泽，让人看着都作呕。

威力强大的远程迫击炮，不仅仅是在射程上要超过手持火箭铳，就连威力都要强上不少。

迫击炮的炮弹在象群以及大食骑兵之中爆炸，这下更让巨象以及战马们惊恐无比了，一个个就像是发了疯似得乱踩乱撞，整个战阵一下子全都乱了起来，来自大食的骑兵们，更是有不少死在了大象的巨蹄之下。

“杀，给我杀！”

见到这一幕的中天竺国以及南天竺国大军的统帅蒙特丹和卡蒙，激动得浑身颤抖，一边催动着坐下的战马往前冲，一边叫手下的骑兵们冲入混乱的大食骑兵阵营。

当然了，他们俩也不是傻子，最前面有巨象的阵营根本就不是人呆的地方，唯有后面那些惊慌逃窜的大食骑兵们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

一时间，中军的六万骑兵就如同猛虎下山一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过已经乱成一团的大食前阵，很快将对大食后方的骑兵阵形给撕开了数条口子，同时对那些骑兵们展开了一场疯狂得砍杀。

这些天竺的兵士们并不是神武卫大军，他们没有神武卫大军的强悍，与敌拼杀，出现死伤自然是在所难免的。

半个时辰过去了，当前面的巨象以及骑兵们终于开始平静下来的时候，后面的战斗也差不多分出了胜负。

第八百七十一章蛊惑

三大天竺联军自然毫无悬念地成为了胜利者，大食后方的骑兵们，被来自天竺国的兵士们给杀了个七七八八，目前只剩下了前方战阵中的三千多名骑兵，以及为数不过白来头的巨象。

六七万大军，在短短的多半个时辰里面，竟然就死得死、伤得伤，没几个能够拥有再战一次的力量。

至于大食的那些高层统帅们，包括哈鲁法与何森在内，这些叱咤大食数年的军事大佬，全都已经战死沙场，甚至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

或许，这就是哈鲁法他们这些大食军中高层们的宿命！

再看三大天竺联军呢？十万骑兵，还是损失了三万多人。

不过对于这样的战绩，不论是维斯还是卡蒙他们都感到很满意，因为如果不是大唐那些神秘火器的帮助，怕是他们会死得更多！

时至今日，西天竺国彻底落入了大唐的手中，就连东、南、中三大天竺国也都成为了大唐的领地，至于这几国中是否还有反抗者，李元霸并不在意，因为解决他们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半年之后，数百年都没能够彻底统一的德干高原地区，终于被李元霸所率领的定天道大军给彻底统一了下来，眼下能够与大唐相抗衡的，势力在亚欧地区的，就只剩下了波斯、大食以及一个东罗马帝国！

.....

“哈哈，元霸，你回来的也太过突然了，也不让下人们提前通知朕一声，也好让朕出城迎接你这个咱们大唐的大功臣才是！”

长安城皇宫立政殿中，李世民正与李元霸一起用膳。

今日清晨的时候，天机卫突然传来消息，说武王李元霸已经从天竺赶回来了，但是他谁都没有通知，直接就来到了皇宫之中。这让李世民感到有些意外，不过还是让刘三水把李元霸给领到了立政殿中。

听到李元霸的话，李元霸笑了笑，道：“二哥。咱们兄弟之间还用得着那么多客套话吗？我从天竺赶回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只是过来和你聊聊罢了。”

“和朕聊聊？”李世民有些无奈地犯了个白眼，道：“朕还不知道你？一向都是个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主儿，你回来能只是想和朕聊聊吗？那朕可没这闲工夫来和你聊天。你出宫去陪王妃和初一吧！”

一边这样说着，李世民还顺势起身，好像真的是在哄李元霸一样。

“别啊！”李元霸一把拉住了李世民，嘿嘿笑道：“嘿嘿，皇兄，这次回来，还真是有事要找你商量呢！”

“早说不就完了！”李世民故意冷哼了一声，重新坐了下来，道：“说说吧，这回找朕有何事？”

“皇兄。我这次回来，主要是有三件事情想要和你商量一下！”

李元霸先是给李世民杯中斟满了酒水，随后才说道：“这第一件事吗，就是眼下五大天竺国已经被我大唐给灭了，我看咱们是不是应该在天竺成立一个都护府，也好进行统一管理！”

“嗯，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在咱们大唐刚刚攻下五大天竺国的时候，长孙无忌就提了出来！”

李世民饮了一口烈酒，稍稍沉吟了一下。继续说道：“其实半年前定天都护府的人选就已经定了，只是你没有回来，所以这件事情就一直搁置了下来！”

“那就好！”李元霸点点头表示同意，不过他紧跟着却是说道：“二哥。这次定天都护府的人选，我可要过一遍筛子！如果是靠裙带关系上位的，可不要怪我不近人情啊？”

李世民哈哈一笑，道：“哈哈，就知道你小子会这么说！放心好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底细。都已经被天机卫给查了个底儿掉了，你不会连天机卫的能力都不相信吧？”

“相信，怎么会不相信呢？”李元霸连连颌首，道：“咱们继续说第二件事吧！那就是眼下波斯国内，支持本杰明的一派基本占据了整个波斯高层，也是时候让波斯易帜臣服了！”

“按照常理来看，以咱们在波斯的力量是足以颠覆波斯政权的！”李世民摸了摸下巴，道：“只是那本杰明，就甘心使波斯并入大唐，成为大唐的都护府吗？”

“不甘心？”李元霸眸中杀机一现，有些冷淡地说道：“到时候就轮不到他来说话了！”

“好，说得在理！”

李世民也是个心狠手辣的主儿，这世上让人突然蒸发的法子海了去了，再加上波斯遍地都是大唐的人，甭说是本杰明了，就算是整个波斯的高层，李世民都有办法让他们全都突然消失。

“你来说说第三件事吧！”李世民很好奇，这两件事是目前最紧要的，还有什么比这两件事还重要，竟然被他放在了最后来说！

“皇兄，其实这第三件事是放在第二件事的基础上的！”李元霸解释道：“你也知道，之前我大唐与东罗马帝国、大食弗朗西势力结盟。而因此，大食对外的敌人也变成了咱们大唐和东罗马帝国；对内的敌人却是来自效忠弗朗西的势力。”

“这半年以来，在三股不同势力的夹击下，大食的国土面积开始急剧缩水，到现在为止，只剩下了原来三分之一左右的国土！”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顿了顿，继续说道：“相信再有个几个月的时间，大食就会被彻底吞并了！你看，咱们是不是要做一些准备了？”

李世民有些奇怪地说道：“什么准备？”

李元霸道：“皇兄，你不会仅仅满足于占有大食三分之一的土地吧？”

“可是之前我大唐与东罗马帝国和弗朗西签有盟约啊？”李世民皱眉道，“咱们总不能率先撕毁盟约，让其他的番邦小国笑话咱们大唐不讲信用吧？”

“什么不讲信用？”李元霸反驳道：“咱们与东罗马帝国以及弗朗西之间的盟约，那是在战时，而且还是在对战大食的时候！等到大食国灭，盟约自然也就取消了，二哥你又何必在意那薄薄的一张丝绢呢？”

第八百七十二章打仗还是投降

“可是……”

李世民还是有些犹豫，可是当他看到李元霸脸上的坚持的时候，还是咬了咬牙，道：“算了，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咱们索性就将大食给全抢过来，反正早晚要和东罗马帝国对上，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这就是了！”李元霸一拍手掌，道：“二哥，臣弟已经派神武卫的人悄悄潜进了弗朗西势力以及东罗马帝国，只要这边大食一旦国灭，神武卫兵士就会立即动手，再次执行斩首计划！”

“你小子，还真是把先斩后奏玩得出神入化啊！”

李世民没好气地瞪了李元霸一眼，并没有怪罪李元霸私调神武卫之事。
请大家搜索看最全！的小说

“嘿嘿，我这不都是和二哥学的吗！”李元霸嘿嘿笑了起来，一脸的无赖样子。

李世民看着心中有气，便呵斥道：“别吃了，正事办完了就赶紧给朕滚，省得朕看到你就来气！”

这回李元霸可不干了，嚷嚷道：“别啊，吃你一顿饭又不会花掉你多少钱，你就……”

“滚！”李世民一把从李元霸的手里头抢过了筷子，瞪了他一眼。

“哼，小气鬼！”李元霸有些气哼哼地看了李世民一眼，一边往外走，一边嘀嘀咕咕。

“这臭小子，还跟个孩子一样！”李世民看着李元霸的背影，无奈地摇了摇头。

“陛下，元霸呢？”

刚刚从后殿中走出来的长孙皇后，看了看空荡荡的小桌，有些奇怪地询问李世民。

李世民哼了一声，道：“让朕给轰走了！”

“啊？”

长孙皇后听李世民说得有些火气，可是看他脸上却是一丝怒气皆无，顿时明白李世民是在说气话，便温婉的笑了起来，道：

“陛下，是不是元霸又惹您生气了？”

李世民摇摇头，道：“生气到不至于。就是这小子到现在还跟个孩子一样，这叫朕怎么放心呢？”

长孙皇后缓步来到李世民身后，柔荑轻抚在李世民的肩膀上，柔声道：“说起来，妾身还要谢谢元霸呢！”

“嗯？”李世民转头看着长孙皇后，道：“这话怎么说？”

长孙皇后朱唇轻启，道：“只有在面对元霸的时候。陛下才会放下外面的一切，放下威严的武装。才能够真正地休息一下！难道妾身不应该感谢元霸吗？”

李世民闻言微微一愣，旋即脸上出现了温柔的笑容。

.....

贞观十一年秋，当天气终于开始转冷的时候，大食被灭国，原本应该平分刮食掉大食领土的盟约，在这个时候被大唐以极其强势的态度撕毁。

广袤的大食领地，被大唐联合波斯的大军给吞掉了至少八成的地界儿，把东罗马帝国和弗朗西的实力给逼迫到了大食最贫瘠、最落后的北部行省。

大食北部行省，希尔特城。这里是弗朗西势力以及东罗马帝国驻大食境内的大本营。

在希尔特城的城主府中，弗朗西势力以及东罗马帝国驻大食大军的高层齐聚一堂，共同商讨如何对抗大唐之事。

“弗朗西大王子，说起来这阿拉伯帝国乃是你的故乡，你不是说在阿拉伯帝国中，你还有着极其庞大的势力吗？”

东罗马帝国驻大食的军队主帅，名叫阿里桑多利。在东罗马帝国也是手握大权的重臣。

这次被国王派到大食来，原本一切都顺风顺水，可是在灭掉大食最后的几座城池之后，大唐却公然开始袭击他们。

二十万东罗马帝国的大军，到现在只剩下了五万，损失了足足四分之三。这让他怎么带着这些残兵败将们返回自己的国家？

所以他现在气啊，只是这气还不能冲着大唐发，只能把矛头指向了第三方联盟势力，弗朗西。

“这是本王子想要的吗？谁知道他李元霸怎么会突然会撕毁盟约，你要知道损失最大的并非是你们东罗马帝国，而是本王子，本王子啊！”

眼下的弗朗西。与初次出现在李元霸他们面前相比，要苍老了很多，不仅双鬓斑白，就连面容上都多了很多的皱纹。

想想他说的话也很有道理，原本整个大食都是他的，可是眼下这一切都变了，他变得一无所有，而且还和初时的情况一样，失去了一切。

听到弗朗西的话，阿里桑多利也沉默了下来，可是他终究是咽不下这口气，等回到东罗马帝国也没法向国王交代！

“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做？难不成去向大唐投降吗？”

阿里桑多利抓了抓脑袋，只感觉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

到现在，弗朗西手中可用的大军只剩下了七八万，就算加上东罗马帝国的五万大军，也不过才十二三万人。

而大唐一方有多少人？

除了大唐本部的十三万大军之外，还有定天都护府的三十万新招天竺兵士，以及波斯近四十万大军！

近百万的大军，这让他们还怎么去打？

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阿里桑多利感到浑身都失去了力量。

而弗朗西听到阿里桑多利的话后，眼睛却是骤然亮了起来，反正他也没打算再复国了，阿里桑多利的话却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只是就这么两手空空地去向大唐投降，以李元霸的性子断断不会接受的，甚至还可能把他给咔嚓了。

如果能够把这些东罗马帝国大军的高层全都给抓起来献给李元霸的话，那.....

想到这里，弗朗西眼珠子转了转，掩下了心思，嘴上却应道：“桑德利将军所言在理，只是眼下敌我双方势力相差悬殊，我们如果想要赢的话，还真是有些奢望了！”

阿里桑德利脸色阴沉，冷声道：“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执行刺杀任务了！把这群该死的大唐高层全都给杀了！”

“不可！”

弗朗西连连摇头，“不论是武王李元霸还是那些各军中的高层，出行的时候往往是几十上百人跟随，若是刺杀一人失败的话，定然会引起敌方的戒备，我们……”

“我都不怕死，你怕什么？”阿里桑德利扭过头瞪了弗朗西一眼，就像是一头要吃人的狮子一样。

弗朗西沉默了半晌，最终还是眼神闪烁地说道：

“若是桑德利将军坚持的话，那本王子也不拦阻，会尽力帮助桑德利将军完成刺杀的！”

:/21/21681/

第八百七十三章怠慢

贞观十二年初，波斯帝国郡王本杰明，宣布举国臣服于大唐之下，归于大唐统治。

此项消息刚刚传到波斯其他行省城池就荡起了轩然大波，举国哗然！

不过对于大唐经营了两年将近三年的波斯各大手握重权的大臣们来说，所谓的轩然大波，不过是一些小蚂蚱在蹦跳罢了，只凭这些小角色，翻不起什么大浪来。

在被派到波斯的一万名神武卫，加上三万波斯军队的暴力平叛下，几个刚刚跃出水面的小城主，很快就被消灭了。

波斯在动荡了一个月的时间之后，彻底沦为了大唐的领地，并且改其名为波斯都护府。

.....

中央戊土城是新晋都护府波斯的主城，这里由李元霸统一节制，并且监管定天都护府的一切事宜。

“禀王爷，宫外有几个自称为大食弗朗西心腹的人，请求见您！”李元霸正在中央戊土城的主殿中处理政事，这个时候突然有近侍前来禀报。

这几个月的时间以来，李元霸近乎大半的精力都放到了波斯的事情上，对于大食方面的战事倒是稍稍放松了下来。

“弗朗西的人？”李元霸眉头一皱，道：“他们有没有说为何要见本王？”

近侍摇摇头，道：“这个倒没有，不过看他们的样子好像是生怕被人知道一样，应该是偷偷来这里的才对！”

“看来是弗朗西绷不住了！”李元霸扯起了嘴角，道：“你去把他们请到南殿，好吃好喝招待着，待明日，本王再去见他们！”

“诺！”

那名近侍虽然奇怪李元霸为什么把人请进来却不去见他们，不过这些都不是他应该考虑的。

其实李元霸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让弗朗西的人着着急，反正现在是弗朗

西求着李元霸，又不是李元霸求着他们，就算李元霸想要武力解决。也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罢了。

这个时候让弗朗西的人先着着急，到时候李元霸也好提条件。

.....

就像李元霸所想的那样，弗朗西和他的手下们简直都快要急哭了。

阿里桑多利那边，刺杀计划已经谋划完善。只等一个绝佳的机会就要施展了。

如果这次弗朗西再不加把劲向大唐投降的话，怕是等到阿里桑多利开始施行刺杀计划的时候就晚了。

所以弗朗西这才火急火燎地，派自己的几个心腹手下偷偷潜来中央戊土城，来向李元霸求降。

而这支完全由弗朗西心腹手下所组成的队伍，领头的名叫奥利弗。其他另外三个人分别叫帕斯特、汉斯以及奥尼特。

这三人是弗朗西最坚定的追随者，就算是当初弗朗西被西斯等人追杀出国，也没有放弃过弗朗西。

中央戊土城王城最南侧的一座偏僻的宫殿中，奥利弗他们就被李元霸安排在这里居住。

夜深了，月亮早就已经爬上了天穹，可是宫殿中的四人却是毫无睡意。

帕斯特看起来得有四十岁上下，生得浓眉大眼，很是白净，他盯着一桌子的好酒好菜，道：

“你们说。大唐武王这是什么意思？把咱们请进王宫来了，那就表明是愿意意见咱们，可是眼下都到这个时辰了，他怎么还不出现？”

“是啊！”

足有一米九高的壮硕波斯汉子汉斯也点了点头，一脸惆怅地说道：“王子殿下这次派咱们过来，一者是为了将阿里桑多利将要谋刺武王殿下的事情告诉他，这二者就是商讨降唐之事！”

说到这里的时候，汉斯特意顿了顿，道：“现在可倒好！人家武王根本就不把咱们当回事，把咱们直接给晾了！”

“汉斯！”坐在主位上的奥利弗瞪了汉斯一眼。道：“大唐有句话，叫做‘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里可不是阿拉伯帝国。咱们没有资格这么评价大唐武王殿下！”

“可是……大人，汉斯说得也没错啊！”

一直没有说话的奥尼特接过了话头，“再怎么，咱们也是代表着大王子殿下，武王殿下就算是身份在尊贵，也不应该把咱们给丢到一边。不管不顾啊？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晌午的时候，就把咱们哥几个给轰走算了！”

“行了，你们一个两个的，都给我少说两句吧！”奥利弗重重地拍了拍桌子，道：“是咱们上赶着求人家，可不是人家有求于咱们！来的时候王子殿下就曾嘱咐过你们吧？万事都要忍，只要能够让大唐接受咱们投降，其他都是闲事！”

奥利弗的话，让其余三人全都安静了下来，尽管不愿意承认，可是奥利弗说得却是事实。

看到自己的手下不说话了，奥利弗想了想，拿起了桌上的碗筷，道：“好了，赶快吃饭吧，等吃完饭之后各自休息，说不定明日武王殿下就会召见咱们了！”

奥利弗说得倒是轻松，可是这四人，今天晚上真得能够安心入眠吗？

……

翌日，李元霸刚刚从寝宫中出来，王浚以及几个从大唐调来波斯都护府的官员们，就前来禀报波斯都护府的各项政事。

等到李元霸忙完这一切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午时。

李元霸摸了摸有些空荡荡的肚子，这才想起来没有吃东西。

“王爷，宫里已经准备好了膳食，您看是不是先用膳？”有兵士来到了李元霸处理政事的太阳殿中，想要李元霸移驾去用膳。

李元霸点点头站起身来，忽然想起昨日好像有几个弗朗西的特使来到了中央戊土城，所以就变了口气，道：“对了，本王记得，弗朗西的几个手下似乎还在南殿中吧？”

“是！”兵士点点头，道：“您昨日不是说好吃好喝地招待他们吗？想来，这个时间应该已经把膳食送过去了！”

“嗯！”李元霸点点头，道：“让下人们把膳食都搬到南殿去吧，本王也该会会这三个弗朗西的手下了！”

“是！”兵士点点头，躬身向李元霸施了一礼，转身出了大殿。

在看李元霸呢？

这货一边往大殿外面走，嘴巴还不停地碎碎念：“憋了一晚上了，不知道这三个家伙有没有急得尿了裤子！弗朗西啊弗朗西，我就不信这次你还能逃出老子的手掌心！”

第八百七十四章两个消息

中央戌土城王宫南殿。

倒霉的奥利弗四人，还在大殿中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办法了，只能继续抱怨李元霸晾了他们。

这个时候如果突然有人吼一嗓子“王爷驾到”，怕是得把这四个家伙全都惊得一蹦三尺高。

“王爷驾到！”

得，还真叫他们盼来了，这四个家伙一宿都没睡好，听到外面有人吼这么一嗓子，顿时全都跳了起来。

当他们刚刚出现在大殿正门前时的时候，李元霸已经等在门口了。

见到这位丰神俊郎，看起来不过才三十来岁的青年人的时候，奥利弗四人就像是看到了亲爹一样，一个二个地“蹭蹭蹭”来到李元霸身前，跪地行礼道：

“大食奥利弗、帕斯特、汉斯、奥尼特见过尊贵的大唐武王殿下！我等仅代表弗朗西大王子殿下，向您表达最诚挚的敬意！”

对于这四人，李元霸还真的是全都见过，毕竟当初三股势力联盟的时候，这三人就像是跟屁虫一样跟在奥利弗身边，他能不知道吗？

“几位快快请起吧！”李元霸对四人摆摆手，道：“几位还没用过午膳吧？正好，本王刚刚让下人们准备了一些好酒好菜，你们与本王一同享用吧！”

“谢王爷赏赐！”

奥利弗他们这次是求人，就算是没心思吃饭，也得做做样子不是？

“弗朗西王子还好吧？”

膳食期间，李元霸抓起了一只叫花鸡的鸡腿，很随意地问道。

奥利弗想了想唐人之间的相互问候，这才回答道：“托武王殿下的福，我家大王子这段时间过得很好！”

“嗯！”李元霸轻嗯了一声，继续说道：“本王听说，前段时间东罗马帝国在

攻打一座城池的时候，被我大唐的守军给灭了三四千人，不知道阿里桑多利有没有在这些人里面？”

奥利弗笨拙地拿着筷子的动作稍稍停了一下，这才说道：“很不幸。那一次的行动，阿里桑多利将军并没有随行，所以……”

“哎，真是可惜啊！”李元霸故意唉声叹气地说道：“本王还以为能够顺手把阿里桑多利给收拾了呢。他娘地，这家伙还真是走了****运了！”

奥利弗四人额头上全都冷汗直冒，这位武王殿下，脑子中还真是充满了各种暴力因素啊！

五人，就这样边吃边聊了起来。当然一般都是李元霸在问，奥利弗他们在仔细斟酌之后再来回答。

就这样过了有半炷香的时间，当奥利弗他们四个都快要被问题给逼疯的时候，李元霸终于进入了正题。

“几位，不知道弗朗西大王子，这次派你们特意前来所为何事啊？”

听到李元霸的问话，四人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而是全都站起身来，齐齐来到李元霸身前，向其恭敬行礼道：

“武王殿下。我等奉西斯大王子的命令，向您禀报两件事情！”

“两件？”李元霸眉头一挑，有些调笑一般地说道：“好事还是坏事？”

奥利弗愣了一下，旋即反应过来道：“对武王殿下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一件坏事吧！”

李元霸毫不犹豫地說道：“坏事指定坏了本王的好心情，你还是先说好事吧！”

“武王殿下，我家王子甘愿率领麾下势力降于大唐，愿王爷能够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

奥利弗从衣袖中取出来一卷薄薄地丝绢，用双手托举着递送到李元霸身前，道：

“若是王爷能够接受我家王爷的归降。我家王爷定然会拿出令武王殿下满意的筹码！”

李元霸从奥利弗地手中接过丝绢，在过了一遍之后，就抬起脑袋看向了

奥利弗，那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看了起来。

就在奥利弗被看得浑身都不自在的时候。李元霸忽然收回了眸光，道：

“好，看来这次弗朗西王子是真的带着诚意来的！行了，你来说说那件坏事吧！”

“这坏事……”奥利弗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下意识地看了李元霸一眼，道：“我家王子殿下让在下来通知武王殿下。阿里桑多利进行了足足三个月的谋划，要在您主持定天都护府开府的那一天，谋刺您以及诸位大唐的大臣们！”

“哈哈……”

奥利弗话音刚刚落地，李元霸就哈哈大笑了起来，那声音中透着股子蔑视，透着股子高高在上的姿态。

“这，这……武王殿下这是怎么了？”

汉斯偷偷拽了奥利弗的袖子，小声地问道。

奥利弗没搭理他，他现在也有些懵了，这什么情况？他连话都还没说完呢，武王怎么就突然笑了起来呢？

笑了有盏茶的时间，李元霸这才停下了充满魔性的笑声，反问奥利弗道：

“本王记得你叫奥利弗是吧？你可知道本王麾下的神武卫大军曾经在几大番邦以及几大天竺国中杀进杀出数次？想要通过神武卫的层层保卫，对本王进行谋刺，本王还真不知道是应该笑还是哭了！”

“武王殿下，这次可不是闹着玩的！”

看到李元霸那一脸不在意的表情，奥利弗有些急了，“听我家王子殿下说，定天都护府的某位高层好像是阿里桑多利的人，有那人帮助的话，他的人想要进入开府的会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奥利弗原本还在侃侃而谈，可是突然间他感觉大殿的温度似乎有些低，而众人呼吸的声音也是骤停。

“武……”

奥利弗好奇地扭过头去看李元霸，却发现那股子冷意是从李元霸的身上散发出来的。

原来，当李元霸听奥利弗说在定天都护府的高层中有阿里桑多利的人的时候，心里头就有股子怒火在腾腾地往上冲。

李元霸这辈子最恨的人除了汉女干就是叛徒，所以这几年以来，李元霸对待叛徒地态度一向都是诛灭九族，绝不留情！

“你方才说什么？在我大唐选定的定天都护府的官员中，有阿里桑多利的人？”

奥利弗明白李元霸此刻地心情，任谁知道有人背叛自己了，都会不由自主地怒火冲天。

第八百七十五章开府之日来临

“很可惜，具体是谁我家王子殿下也不清楚！”

不过理解归理解，奥利弗还是摇了摇头，继续说道：“不过我家王子殿下还在暗中调查，相信不日便会有消息传回来，还请武王殿下莫要担心才是！”

“担心？”李元霸不置可否地撇撇嘴，道：“本王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如果那个叛徒了解本王的话，一定会知道，本王有一百种方法找出他来，该担心的反倒是那个胆敢背叛本王的叛徒！”

奥利弗见李元霸如此有信心，索性就不再劝说了，说到底他终究不过是个外人，若是再继续劝说的话，不被李元霸轰出去就算是不错了。

“行了，本王的事情就用不着你们瞎操心了，本王会自己处理好的！对于弗朗西归降我大唐之事，本王会禀报给我大唐皇帝陛下的，一旦有消息从长安城传来，本王定然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的！”

李元霸被奥利弗带来的消息给整得心头火起，丢下这么一句不痛不痒的话，就大踏步地出了大殿。

“大人，这就成了吗？”汉斯看着李元霸远去的背影，有些呆傻地问道。

奥利弗翻了个白眼，摇头道：“不要问我，我到现在也有些懵！”

“那大人，咱们就真像方才武王说得那样，只能干坐着吗？”帕斯特有些不知道怎么做。

奥利弗眼神闪烁地说道：“我们现在就只能盼着大唐皇帝那边能够尽快传下消息来，也好减缓大王子殿下的压力！”

.....

时光如流水，眨眼的功夫，一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长安方面传回了消息。同意弗朗西的归降，但却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弗朗西必须取得东罗马帝*方高层的人头，送到定天都护府。

这个条件对于弗朗西来说并不是问题。毕竟当初当他决定再次归降大唐的时候，就打算把东罗马帝国的高层给卖了。

可是没等弗朗西找到机会。把东罗马帝国的高层给一网打尽呢，定天都护府的开府之日就到了，也就是说，阿里桑多利那边的谋刺计划也要开始了。

.....

贞观十二年五月初三，天气略显阴沉，但是张怀智的心情却很好，甚至可以说是春风得意。

想想昨日自家小娘子的一夜风情，这老家伙甚至感觉自己都年轻了几十岁。

今日乃是定天都护府的开府之日。他身为定天都护府下属的都督府大都督，统管着富饶的奥诺卡都督府，其范围乃是原本天竺国五分之一的土地，也可以说是封疆大吏了。

可以这样说，张怀智现在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已经算是衣食无忧，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

这样的生活他应该已经没有什么追求了，可是张怀智这个人有个毛病，尽管他已经五十岁上下了。但是却很好色。

原本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男人嘛，又有几个不好色的呢？再加上这些家伙也确实有些能力。在管理上面也比较出彩，李世民就没有在乎他好色的性子，直接给他从幽州之地，一纸调令，调派到了定天都护府。

事情进行地很顺利，本不会出什么幺蛾子，可是偏偏这家伙不仅仅是好色，而是极端好色成性，对于美女的需求也是出人预料地变、态。

三个月前。当他刚刚来到定天都护府的时候，还没来得急梳理领地呢。就开始命手下人开始在自己的领地内，疯狂搜寻漂亮的天竺姑娘。

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就通过巧取豪夺的办法，搜罗到了不下五十名天竺美女。

对于张怀智的做法，奥诺卡都督府的官员虽说颇有微词，可是因为这老家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他们也不能说什么，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半个月之后，突然有一支商队进入了奥诺卡都督府。

商队的主人刚刚来到这里，就带上了重礼拜访了张怀智，张怀智对于这个彬彬有礼、重礼奉送的商队主人印象很好。

而这个商队主人也很有手段，才不过见了一面就开始与张怀智称兄道弟起来，到后面几天的时候更是亲得像是一个人一样。

当然了，对于张怀智的心性，商队主人还是很了解的，他甚至把自家侄女都献给了张怀智。

商队主人那位侄女，当真是生得肤若白雪，美艳动人。

第一眼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张怀智就被彻底迷了心性，不仅把自己的那些个女人全都弃之一旁独宠她一人，更是对她有求必应，就像是着了魔一样。

甚至这女子想要在定天都护府的开府之日，带着娘家的人前去观礼，像这样的无礼要求都满口答应了下来。

这不，早在三日之前，张怀智就带着自己的小娘子还有小娘子娘家的三四十口子人，以观礼的名义来到了定天都护府的主城，定天城！

“来人啊！”仰头看了看天穹，张怀智伸了个懒腰叫了一声。

“奴婢见过张大人！”

很快，就有一名漂亮的小侍女匆匆跑了过来。

这里乃是李元霸安排下面各个都督府高层们休息的驿站庄园，庄园里面的下人们，都是青春靓丽的侍女，为的就是不出现什么不方便的情况。

张怀智瞥了一眼小侍女，道：“王爷有没有告诉你们开府的具体时辰吗？”

小侍女低眉顺眼地摇摇头，道：“都护府来说，等到了时辰会派人来通知各位大人的，还请张大人耐心等待！”

张怀智点点头，道：“其他几位大人都起来了吗？”

按照李元霸的命令，定天都护府下辖的各都督府高层，必须在开府之日全部到达定天城观礼。

奥诺卡都督府，阖府上下拢共一十八名高层，这次除了他张怀智是带着他小娘子家人三十口子来的之外，其他人全都是孤身而来。

小侍女微点螭首，道：“诸位大人已经起来了，现在华容厅中用膳！”

张怀智哦了一声，继续说道：“那行，本官也去华容厅！哦，对了，一会你们别忘了做些早膳送到本官的屋子里来！”

“诺！”

小侍女应了一声，转头就走。

这个时候，却有正气的脚步声从张怀智的院子外头传来。

第八百七十六章开府会场

“哒哒哒……”

整齐的脚步声就像是一个人一样，但是那声音却告诉张怀智，至少超过了十人。

很快，脚步声的主人们已经进了园子，原来是三十名身着黑衣的神武卫兵士，就见他们腰间挎着横刀，一张坚毅的脸上写满了冷酷的神色。

“是奥诺卡都督府都督张仁智吧？”赵三炮领着这支神武卫兵士，他一脸的冷色，声音中更是带着一股子阴寒的杀机。

张仁智有些奇怪地看了这一队神武卫兵士一眼，道：“本官就是奥诺卡都督府大都督，你们是何人？”

屁话，现在神武卫兵士身上穿着的黑色作训服，已经可以说是神武卫的标志了，这张仁智竟然还装傻充愣地不知道他们是谁，还真是有意思啊！

赵三炮跟在李元霸身边，就连大唐的皇帝陛下都经常见，岂会在乎区区的一个都督府地都督？

“张都督，我家王爷传下命令来，让诸位大人即刻随末将前往定天城大都护府，不知其他几位大人在哪？”

赵三炮先是瞄了张仁智身后的屋子一眼，随后故意大声地说了这么一句。

“哦？是王爷让你们来的？”张仁智微微一愣，旋即脸上出现了兴奋的神色，道：“其他的人都在华容殿中用膳，本官领你们过去！”

一边这样说着，张仁智抬脚就要往外面走。

不过赵三炮这边却是不着急了，反倒是问道：“不知张都督可曾带了家人一同前来？”

张仁智闻言点点头，道：“本官带了家里的娘子，还有几位亲近之人，怎么？他们也要被一起带过去吗？”

赵三炮摇摇头，笑道：“那倒不是。毕竟定天城乃是我定天大都护府的重城，王爷严令末将等人保护好诸位大人以及你们的家人，若是张都督带了家人一同前来的话。我等自然要加派人手，以保证诸位大人家人的安全！”

“哈哈。本官还在发愁定天城中无法带过多的护卫进来呢，现在倒好了，本官还真是要谢谢你呢！”

张仁智闻听赵三炮之言，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赵三炮笑了笑，道：“张都督客气了，这都是末将应该做的！对了，张都督，咱们还是尽快将诸位大人请去大都护吧。未免让王爷等急了！”

“是极，却是本官之过！”张仁智点点头，脚下快走几步出了园子。

等到出了园子，屋子里面看不到这里之后，赵三炮突然往后退了一步，大手一挥，道：“给我把他抓起来！”

“你方才……”

听到赵三炮的话，张仁智根本就没反应过来，他扭过头话都没说完，却见两名神武卫兵士。气势汹汹地冲将了上来，二话不说就把他给抓了起来。

“你疯了，为何将本官给抓了起来？”张仁智疯狂地挣扎了起来。同时口中还在大喊：“你可知道本官是谁，本官可是陛下钦封的奥诺卡都督府大都督...，你一个小小当兵的，竟然胆敢抓本官，本官要上报王爷，上报陛下...”

“哼，上报王爷，上报陛下？”赵三炮冷哼了一声，道：“你以为是谁要抓得你？告诉你。本将乃是神武卫中郎将赵三炮，蒙陛下恩宠。受封公爵之爵位，你一个小小的都督。张口闭口地就是本官，你算什么东西？”

“中郎将……公，公爵？”听到赵三炮的话，张仁智还以为自己疯了，这两个地位之间的差距，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行了，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你自己清楚！”赵三炮索性便不再继续多说，“押走，让兄弟们秘密将张仁智的所有随行人员全都抓起来！”

“诺！”

三十名神武卫兵士齐声应诺。

.....

于是，一场秘密的监察以及抓捕行动开始了，以张仁智带来的随行人员为首要目标，其他人也全都经过了仔细的筛选，一个个可疑人物，全都没跑了。

时至正午，清晨的阴霾已经尽数散去，日头在天穹之上尽情地散播着光和热，倒是把天穹下的人给晒得够呛。

定天都护府的府宅，坐落在定天城的正南面，整体建造地就像是一只趴伏的巨龟一样。

这倒不是李元霸就喜欢王巴，而是神机府的工匠们特意将这里建造成了巨龟的形状，其寓意就是玄武，能够镇守住整个定天都护府。

此刻，在定天都护府府宅的正前面，已经搭起了高高的台子，太子上有遮阳棚，正中间的位置甚至还放着几块硕大无比的冰块。

台子的正前方呢，同样是一片遮阳棚，在棚子下面摆放着一把把精致的座椅，座椅的正前面是一个小桌子，小桌子上面放着各种水果、冰块果饮，还有一个个写着人名的红底黑字的小牌牌。

当然了，最惹人注意的并不是这些，也就是遮阳棚的创意新一些，谁家还没见过桌子、椅子呢？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小台子的周围摆放着八门通体被涂染成鲜红色的火炮。

按理说，这样喜庆的日子，为什么要蹲几门大炮过来呢？难不成是为了以防意外？

骑士啊，这些火炮可不是攻击用的，而是神机府特意制造出来的礼炮，只要礼炮打响，顿时漫天飞花。根本就不会出现人员伤亡或者意外！

“快走，快走！”

“王爷都快来了，咱们还是走快点吧，千万莫要让王爷等着咱们！”

又过了大概半个时辰的时间，一阵嘈杂的吵闹声响了起来，便见一个个衣冠楚楚的唐人，神色焦急地向着都护府正前面走了过来。

这些就是定天都护府下的各个都督府的高层，因为李元霸的临时通知，把他们全都从驿馆庄园里面给召了过来。

“呦，李兄，你也来了，这回还真是看到了不少老朋友呢！”

“谁说不是呢？不过陛下对咱们恩重如山，咱们纵然是远离家乡，心中亦无悔！”

一群大唐的同僚们，在这一片遮阳棚中对号入座，彼此之间闲聊着，好想在这异国他乡，看到昔日的熟识之人，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一般！

第八百七十七章敲打

“诸位，请先静一静！”

就在下面各都督府的都督们在闲聊的时候，台子上突然出现了一名身着大唐名贵丝袍的中年汉子。

这家伙名叫李卫东，其目前的身份是定天大都护府的管家。

说起来，李卫东也是大唐的皇室宗亲，只是那关系和李元霸他们这个‘老李家’可远了去了，甚至他和大部分的皇室都不认识。

这次之所以能够被派来定天都护府，是因为这家伙本身就有一定的才能，再加上其母族当中有人成了李世民的妃子，他作为母族宗室中的佼佼者，自然就被特殊关照了。

“武王殿下已经到了，请诸位能够安静下来！”李卫东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向后面做了个请的姿势。

“哒哒哒！”

李元霸以及一众定天道、神武卫的高层，就像是后世领导入场一样，从后面的小台阶上缓缓登台。

“唰！”

原本已经坐下来的各都督府的高层，见到李元霸的时候，全都下意识地 from 座位上站起身来，向李元霸躬身行礼，同时口中高呼：

“下官见过武王殿下！”

“嗯，都免礼吧！”李元霸对众人点点头，道：“都落座吧，这里不是长安，不是宫里，到了外面你们就随意一些，不必如此拘谨的！”

“谢王爷！”

这话他们可以听，但是绝对不会按照李元霸话中的意思来办。

谁知道这位王爷说得是真话还是假话，别到时候他们坐下来了，在这位主儿的心里留下不好的印象，那可就得得不偿失了。

“好了，列位！”

李元霸来到小台子正中间的座位上坐下来，把一枚小型扩音器背到了跟前，继续说道：

“今日本王召尔等前来，一是为了开府能够显得热闹一些，这二嘛。就是宣布几条命令以及律法，希望你们能够遵守！”

“卫东！”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顿了顿，对李卫东找了招手。

李卫东会意。拍了拍手，有兵士从后台走了上来，手上还抱着一摞厚厚的好像公文一样的东西，随后这些兵士就像是发试卷一样地，将那一摞纸张发给了每一个人。

各都督府的高层好奇地捏起了纸张。看着上面所书写的东西，顿时拧起了眉头。

对于众人的表情态度，李元霸并不在意，而是继续说道：

“其实这次最主要的目的，还是第二件事！说实话，咱们大唐的某些官员们，本来是不愿意来这里的，毕竟这里乃是我大唐刚刚占领之地，并没有多少的油水可捞。可是当到了定天都护府之后，却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不仅天竺的百姓们很怕唐人，而且油水很足，所以就开始横征暴敛，极近手段地巧取豪夺！”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故意扫视了一圈台子下面的百官。

百官中，有的人脸色淡然，一片坦荡荡；但是有的人却是脸色惊惶，更有甚者，连额头出现了虚汗。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李元霸微微摇了摇头。继续说道：

“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看看你们手里面的东西，本王已经将一些律法条陈详尽地列了进去，之前甭管你们做了什么。吞吃了多少……像这些事情，本王可以既往不咎！但是，自即日起本王会建一座‘督察府’，‘督察府’负责监察百官之德行，若百官有何德行缺失，查明证据之后便可上报本王。本王定斩不饶！”

李元霸这回还真是下了狠心整顿吏治了，直接将惩罚说了出来，定斩不饶，连小的惩罚都给免了。

眯缝着眼睛，看着一众百官，李元霸语重心长地说道：

“陛下能够派诸位来定天都护府，那就是相信你们，希望你们莫要做出对

不起大唐，对不起陛下，对不起本王的事情来！”

“王爷请放心，我等必不辜负大唐，不辜负陛下，不辜负王爷对我等的恩宠！”

一众百官听到李元霸的话，全都躬身再次向李元霸行礼。

“嗯！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就好！”李元霸欣慰地点点头，道：“好了，卫东，宣布开府仪式正式开始吧！”

“诺！”

李卫东应了一声，大跨步地来到一个大型的扩音器身前，大吼道：“大唐定天都护府开府！”

“轰轰轰！”

李卫东话音方落，把门红灿灿的礼炮就朝天放出了声响，一大片或红或蓝或黄……等七彩的彩带从炮口里面喷射而出，洒下了半空。

“这，太漂亮了！”

“是啊，除了除夕守岁的时候，还真是从来没这么喜庆过呢！”

百官们品着放着冰块的水果，看着外面天空上的彩带，在这炎炎夏日竟然有一种颇为享受的感觉。

“进行下面几项吧！”李元霸笑了笑，指挥着李卫东不要顾此失彼。

李卫东不敢怠慢，继续道：“下面进行第二项……”

……

等到开府仪式完成了，也到了傍晚时分，李元霸召开了盛大的晚宴，将百官们给留了下来。

再看李元霸呢？这家伙只是在晚宴上露了一面就匆匆离开了，准确地说是在牢里，审讯那些被逮到的张仁智的亲随、娘子。

阴暗的定天大都护府的地下牢房中，一大群明显带着异域特征，穿着是异域风格的人，在牢房里面疯狂地敲打，口中还在叫喊着冤枉、求饶的话语。

“哒哒哒！”

这个时候，清脆的脚步声响了起来，一对衣着整齐的神武卫兵士，在牢房狱卒的带领下走了进来。

“大人，一定是有何误会，我们是被冤枉的！”

“放了你们，你们这些混蛋，知道老子是谁吗？”

“哈哈，你们完了，等到我东罗马帝国的大军攻进来的时候，你们就死定了！”

大牢里面的犯人们，或是在猖狂地吼叫着，或是在凄厉地哀嚎着，总之他们一个个精神都很不正常。

“闭嘴，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狱卒们恶狠狠地对牢房里面的犯人们大声咒骂着，“你们这帮东罗马帝国的奸细，还想着能够活着出去？做梦吧！”

径直走到了牢房的最里面，在这最里面关押着一名女子！

不对，应该说是一位很漂亮的女子！

第八百七十八章神庭

此女子，身着一袭粉红色的外衣，姣好动人的瓜子脸，晶莹粉肤赛雪，灵秀逼人，犹胜芙蓉。

一双盈盈秋水，狐媚迷人，那密密的睫毛，像黑刷似地嵌在上头，挺直的鼻梁下是薄嫩如玫瑰花瓣的柔软红唇，玉似的粉脸仿佛可以提出水来。

说实话，李元霸自认为阅女无数，可是比这女子还要漂亮的还真是没有多少。

不过老话说得好，‘皮肉再美，到老不过是一抔黄土’，李元霸可没有心思谗言美色，再加上眼前之人乃是阿里桑多利的人，李元霸纵然是有心，也不想每日睡在自己身旁的乃是一个想要杀了他的蛇蝎妇人。

“把牢门打开！”

全身都包裹在黑衣中的李元霸，伸手点了点坚固地牢门，说道。

“诺！”

狱卒恭敬地向李元霸行了一礼，掏出贴身携带的钥匙，经过复杂地开锁之后，将牢门打了开来。

“行了，这你没你们什么事了，先退下去吧！”李元霸摆摆手，是以那几个狱卒先退下去。

几个狱卒自然是不敢说什么，恭敬地退出了牢房。

神武卫兵士率先进了这件牢房，随后李元霸才缓步而入。

“嗯？”

一个已经在牢房中被关了整整一个下午的美艳女子，听到了门锁碰撞的声音，不由得将美眸投向了牢门的方向。

刚好，几个神色冷峻的神武卫兵士进了牢房，那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样子，还真是有些吓到这美艳女子了。

“你们是谁？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地就把我抓了起来，你们可知道我是谁？”

美艳女子还没搞清楚状况，上来就是一阵质问。虽说声音很柔但是却带着一股子盛气凌人的气势。

“啪啪啪！”

这个时候，拍掌的声音响了起来，紧接着李元霸踏着缓慢的步子走了进来，同时口中说到：“好好好啊！没想到阿里桑多利还能找出如此出色的女子来，真不知道他是走了什么运了！”

听到李元霸口中说出阿里桑多利的名字，美艳女子的脸上显示闪过了一丝慌乱之色。不过很快就被掩饰了过去，她说道：“什么阿里桑多利，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们到底是谁？”

“呵呵！”李元霸轻笑着，盯着这美艳女子道：“卡琳娜·威尔逊，出生于东罗马帝国南部行省雄狮城，你父亲乃是雄狮城的城主罗纳德·威尔逊，被东罗马帝国国王赐封公爵爵位……不知道我说得可对？”

李元霸只是有选择性地说了面前美艳女子的情况，随后就那么直愣愣地盯着她看。

美艳女子，不对。应该是卡琳娜，听到李元霸的话显示有些慌张地摇了摇头，旋即说道：“什，什么雄狮城卡琳娜，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行了，别再跟我这装了！”李元霸随便寻了一条板凳坐了下来，道：“方才我说得是什么，你也是心知肚明。咱们还是敞开天窗说亮话吧！”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一根小细棍子。挑起了卡琳娜的下巴，道：“说说吧，阿里桑多利给你什么任务了，在这定天城中，又有多少你们的人？”

卡琳娜这个时候才总算是看清楚了李元霸的脸。

很明显，对于李元霸的画像。阿里桑多利的这些手下们全都见过，她表现出了很惊讶的表情，甚至伸出葱白玉手轻掩住了小嘴，失声道：“你……你是大唐武王，李元霸？”

“放肆。我家王爷的名讳岂是你能够直呼的？”作为李元霸的守护者，那几名神武卫的兵士们，全都怒了。

对于卡琳娜能够认出自己，李元霸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意外之色，他继续说道：“再问你一次，阿里桑多利给你什么任务了，在这定天城中，又有多少你们的人？你最好现在就老实交代了，本王可没有耐心再问第三遍！”

“锵！”

话音落地，李元霸抖手从身侧的神武卫兵士的腰间，抽出了一把寒光闪闪的横刀，直接就插进了地面。

卡琳娜透过月光，看到反射在刀身上的自己的影像，沉默了半晌方才说道：“你肯放过我吗？”

“你没资格与本王谈条件！”李元霸冷冷地丢出了这么一句话。

卡琳娜脸色一白，刚想要争辩什么，到最后却是叹了一口气，道：“算了，既然落到了王爷的手里，那就说明今日的计划已经失败了！我就全都告诉你们吧！”

稍稍整理了一下语言，卡琳娜说道：“就像王爷方才说的，我叫卡琳娜·威尔逊，是阿里桑多利大公爵所组建的暗杀团队‘神庭’中的一员。‘神庭’一共有十二位神使，代表着东罗马帝国的十二位神。而十二位神治下还有十二个各司其职的部门，各自做着自己的任务！”

“神庭？”李元霸眉头皱起，道：“还真是好大的口气啊！”

卡琳娜并没有在意李元霸说什么，而是继续说道：“我是‘朱诺部’的人，除了我之外，这次跟随张仁智一起来定天都护府的，一共有三百四十人，其中有四十人跟着一起来到了定天城中，其余的三百人就游荡在定天城的周围！至于任务嘛，就是要刺杀你，以及那些各都督府的高层！”

“三百四十人？”李元霸摸了摸光洁的下巴，道：“这些人已经占了‘神庭’十二部绝大部分的人马，现在的话，‘神庭’总部能够拿出来的人，也就只有三十来人了！”

“看来阿里桑多利真是恨苦了本王，否则的话，怎么会如此大动干戈地来这里？”

被这么一个家伙给时刻算计着，还别说，李元霸这心里头还真是有些兴奋的，这倒不是说李元霸犯贱，而是人生如果没有一点乐趣的话，岂不是太过无聊了？

尽管这个阿里桑多利绝对不会算计成功，但是对于李元霸来说，也是一个乐子不是？

卡琳娜听到李元霸的话点点头，道：“他曾经说过，大唐背信弃义，李元霸肯定在其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所以谁都可以不死，唯独李元霸必须死！”

第八百七十九章深夜响起的炮火声

“听你这么一说，本王应该感到很荣幸了？”李元霸轻笑了起来，道：“‘神庭’总部还有多少人？”

卡琳娜作为阿里桑多利的身边人，知道很多‘神庭’的秘密，她说道：

“‘神庭’摆在明面上的就只有四百人。可实际上呢，东罗马帝国内各方势力、大臣们为了处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一般都不会用自己的人，而是会去雇佣一个名叫‘教廷’组织中的杀手！”

说到这里的时候，卡琳娜特意抬头看了看李元霸，发现他脸上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意外之色，便继续说道：

“这‘教廷’就是‘神庭’转暗的组织，‘教廷’里面有一千人，这一千人的势力参差不齐，阿里桑多利对他们也不怎么看得上眼，一些送死的任务都会交给他们来做！”

“哦！”李元霸了然地点点头，道：“照你这么说，这一次为了能够完成任务，‘神庭’的人全都来了？”

“不错，‘神庭’以及‘教廷’的高层，眼下全都在大食北部行省的希尔特城，至于那些在定天城外‘神庭’组织的人，就躲藏在城外三里之外的一座小山谷中！”

自己被抓，落到了李元霸的手里，卡琳娜也放弃了会被救的希望，索性把‘神庭’给整个卖了。

“好，本王自会核实你所说得是不是真的！”李元霸站起身来，道：“若是真的话，本王会考虑放你一命的！”

.....

从牢房出来，已经是月上中天了。

李元霸抬头看了看清亮天穹，道：“去通知三炮，叫兄弟们秘密潜出定天城。赶赴城外三里之地的一处小山谷，把藏在山谷中的三百人全部斩杀，一个不留！”

“诺！”

一名全身都包裹在黑衣中的影卫的人。突然从黑暗的角落中跳了出来，

脚尖轻点地面。像幽灵一样飘然而去。

于是，一场隐藏在暗处的屠杀开始了，赵三炮领着足足五百名神武卫的兵士们，潜入了这处隐秘的山谷，三百名东罗马帝国‘神庭’中的精锐人员，甚至还没从睡梦中清醒过来，就已经去见了阎王。

.....

贞观十二年六月十二，李元霸兵法大食希尔特城。大军直接围困了整个城池。而此刻的城池中除了弗朗西的六千大军之外，就只有阿里桑多利的五千东罗马大军了。

深夜，希尔特城主府正堂，阿里桑多利和他的手下大军的高层，全都聚集在这里。

“将军，看来咱们的计划看来是失败了！”一名看起来破位年轻的将军，有些苦恼地挠了挠头，道：“这回咱们算是栽了！”

“罗密斯说得对，城外大唐军队连同原天竺大军足有十万之众，咱们城中就算加上弗朗西的六千人。才不过一万多人，兵力相差十倍，这叫咱们还如何打？”

另外一个东罗马中年人脸上写满了忧色。“将军，不行咱么就撤吧？”

“撤？”一脸阴沉，坐在主位上的阿里桑多利狠狠地瞪了那名中年人一眼，道：“詹姆，你是在开玩笑吗？若是就这么回帝国的话，国王陛下那里也没有办法交代！”

“大唐有句话名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罗密斯劝说道：“咱们帝国内还有着数十万的大军，只要咱们能够回到帝国.....”

罗密斯话都还没说完呢，骤然.....

‘轰’的一声传出。这巨大的声响，就如同九天之上的惊雷一般。似乎整座城都晃动了起来！

城主府正堂中的众人‘噌’地一下站起身来，猛地听到这从开展以来就一直响在耳畔轰然巨响。顿时惊得他们出了一身的冷汗。

“怎么回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不成唐军攻进城来了？”阿里桑多利几步走到了整堂门口，冲着外面大吼了起来。

有军中的兵士飞快地冲过来，道：“小的不知。”

阿里桑多利脸上出现了暴怒的神色，大喝道：“查，快去查！另外，安排人立即加强城中的卫戍，通知弗朗西，让他也派人去查一查，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是！”

兵士应了一声，脚步匆匆地去了。

站在堂前的阿里桑多利眯缝着眼睛，冷着脸，一字一句地说道：“看来，大唐那边是等不及了，这次看来是在劫难逃了！不过，老子就算是死也绝对不让你们好过的！”

.....

希尔特城在一瞬间爱你就变得紧张了起来，对与方才那声巨响，城中不论是百姓们还是那些兵士们都不陌生，因为这是炮声，来自大唐一种名叫火炮的超级火器。

弗朗西麾下的大食军队还未曾出现，阿里桑多利的东罗马兵士们却率先出现了，除了在城主府中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城主府给围了个水泄不通之外，就连希尔特城中也加派了兵士守卫。

而另一边，城外的大唐军营亦是有些失措。

在大唐主营帐前面，定天道大军高层们全都集中在这里，而李元霸呢？却是站在营帐口的位置，负手等候着。

“王爷，方才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营中的火炮走火了？”

这群大唐军队的高层们，挤在帐篷前面，彼此之间叫嚷地相当热闹。

“安静，安静！”李元霸往下压了压手，道：“这次啊，那炮声可不是出现在咱们唐营，而是对面的希尔特城内！”

“啊？”

所有的军中高层都感到很惊讶，什么时候对方城池里面也有火器了，难不成他们抢了我大唐的军备处吗？

“王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尉迟敬德实在是搞明白了，只能出声

询问。

众人全都看向了李元霸，脸上充满了疑惑不解的神色。

李元霸哈哈一笑，道：“告诉你们吧！弗朗西已经决定归降大唐了，为表诚意，还把自己的妻女亲眷送到了咱们唐营中。还有一点，弗朗西还要帮助咱们把阿里桑多利给灭了，所以本王就支援了他一门火炮以及一些火铳！”

“什么？”尉迟敬德吃惊地长大了嘴巴，道：“王爷，您就不怕弗朗西那家伙骗走了咱们的火器吗？”

第八百八十章乱乱乱！

“是啊，王爷！那弗朗西就是一个不要脸的小人，他绝对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来！”

和弗朗西有过接触的李绩，明显也不相信弗朗西。

“他不敢！”李元霸轻笑道：“眼下敌我双方兵力相差甚大，就算是借给弗朗西几个胆子，他也不敢欺骗本王！再说了，他现在不是已经开始攻击阿里桑多利他们了吗？”

“这可说不准！”李绩还是有些不敢相信，“也有可能是弗朗西把火器都交给阿里桑多利了，方才那一炮就是为了引我们上钩！”

“这好说，反正眼下城中的兵力，是弗朗西一方占优势，再加上有火器相助，应该很容易拿下阿里桑多利，咱们现在所要做做的就是等！”

李元霸抬头看了看时间，道：“等一个时辰之后，看希尔特城的方向，会不会为咱们打开城门！”

“王爷说得有理，就这么办！”

听到李元霸的话，在场的所有人都点头表示同意。

.....

此刻，希尔特城中弗朗西所属势力居所。

在弗朗西所住的居所前院里，在院子中摆放着一门比较小一些的火炮，而火炮的炮管变得烫红，而且还在不断冒着硝烟。

弗朗西身着铠甲站在这里，没过多长时间，一个个人影就开始出现了。

守护着弗朗西的几个侍卫顿时大叫道：“什么人？”

在黑暗中慢慢集结而来这些人中，有一个人高马大的家伙走了出来，道：“大食新编火铳队，奉大王子之命前来集结！”

火铳，这两个字对于唐军来说并不陌生，可是对于这些大食的兵士们而言。却意味着灭顶之灾，什么时候大食也有火铳队了？

护卫着弗朗西的侍卫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呼啦啦的人马已经如狼似虎地冲了过来。

这个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弗朗西。推开了胡在身边的几名侍卫，脸色冷漠地踱步到这支队伍前面，淡淡地说道：“一共到了多少人了？”

“回禀大王子殿下，我大食新编火铳队两百人，已经全部集齐。”这支火铳队的领头兵士走了出来，向弗朗西禀报道。

“两百人！”弗朗西点点头，旋即脸上出现了冷笑：“这次，本王之所以把你们全都召集过来。想必你们已经是心里有数了！”

弗朗西看着站在他面前，这些腰杆挺得笔直的家伙们，继续说道：

“不错，本王就是为了剿灭阿里桑多利！你们都知道，原本大唐已经答应本王，等杀了西斯他们这些个叛逆之后，就把大食还给本王！可就是因为阿里桑多利以及东罗马帝国的阴谋诡计，逼地本王不得不与东罗马帝国结盟，共同攻击大唐！”

“可是……”

弗朗西张开双臂，右脚重重地踩了踩脚下的土地。道：“可是那东罗马帝国狼子野心，竟然想着本王，还想要吞了咱们脚下的整个大食！好在东罗马帝国的人全都是草包。敌不过大唐，几番交战，致使大军兵力急剧收缩！现在，到了咱们反击的时候了！”

说到这里，弗朗西看着黑暗中的火铳手们的面容，自言自语地道：“今日，咱们就把这些可恶的东罗马帝国的人全都灭了，拿着那阿里桑多利的头颅，祭奠咱们已经逝去的亲人兄弟们！”

“所有人跟本王走。将火铳全部都装填好了！给老子放火炮轰碎了这处居所！”

弗朗西是彻底怒了，他不是一个做事不计后果的人。可是在今夜，他决定为了自己以及亲眷的性命拼一把。

弗朗西此刻的声音多少有些嘶哑。但是却并不显疲惫，他带着手下的两百名兵士，直接走了出去。

“轰轰轰！”

简简单单的几炮，直接把弗朗西之前海居住着的地方给轰塌了，还有两三个火铳手见机快，顺手把这里给点着了。

“轰！”

风借火势，很快整个院子都着了起来。

.....

也就是在弗朗西走出自己的居所盥茶的时间之后，弗朗西的军师哈鲁才珊珊来迟。

当他来到院子外面，见到那通天的火势的时候，顿时就有些急了。

他扭头找了找，发现在院子不远处有几个目瞪口呆的侍卫，他脸色焦急地走了过去，问道：“你们几个，看没看到大王子殿下？”

侍卫们见到哈鲁的时候，这才回过神来，感觉就像是找到了主心骨一样，连忙迎上去前去说道：“军师大人.....大王子殿下已经带着人出了院子了，而且他们的手上还有着火器.....”

“什么.....”

月光之下，军师哈鲁的脸上充满了骇人的光华：“王子殿下手中怎么会有大唐才有的火器？”

几名侍卫彼此相互看了看，摇头道：“军师，我们也不知道啊，不过听大王子话里的意思，他好像和大唐方面有什么交易！”

对于向大唐归降之事，弗朗西所做的保密工作很到位。

在方才举事之前，他不过是告诉了自己的那几个心腹手下，连军师都未曾通知，所以哈鲁才会感到如此地震惊。

过了好一会，哈鲁那明显带着迟疑、震惊，又有一丝愤怒的眸子中出现了精光，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忍不住道：“不好，要出事了.....你知不知，咱们大军那边如何了？”

哈鲁想到了城中的七千大师军队，这深更半夜的，突然听到了连续的炮声，随即大王子这里又被毁掉，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没人知道呢？

可是这三更半夜的，谁有那闲功夫去查明道事实的真相，对于那些东罗马帝国的人，他们绝对会认为是弗朗西这边遭到了袭击，有大唐的贼人潜了进来，又是放炮火又是放火的。

那么这个时候.....

哈鲁越想越心惊，不过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也知道应该站在哪一边，他扭头看了自己旁边的几个侍卫一眼，眼珠子一转，说道：

“你们几个，立马去城主府中报告，就说大王子这里突然有贼人潜入，王子殿下已经遇刺身亡，手下大军也乱了……记住了吗？”

几名大食的侍卫相互对视了一眼，坚定地地点了点头。

第八百八十一章查找凶手

“不好了，不好了！敌军潜入希尔特城了，敌军潜入希尔特城了！”

“大王子殿下被杀，居所被敌军纵火焚毁，快去通知阿里桑多利大人！”

一时间，希尔特城中传来了那些兵士们的喊叫声，随后便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人云亦云下，所有人都知道这燃烧着通天火焰的地界儿，是大食大王子弗朗西的居所。

不得不说，哈鲁的做法，不仅仅让自己阵营的大军们怒火中烧，就连闻讯赶来的东罗马帝国的大军都跟着一起诈唬了起来。

在消息传遍全城的那一刻，东罗马帝国以及大师军营：

“方才发生了何事？”

“看方向应该是大弗朗西王子的居所，听那些大食人说，大王子遇袭，已经命丧火海了。”

“是谁动的手？”

“除了唐人还能是谁？这群大唐的混淡，他们这段时间不断骚扰我们，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他们很明显已经忍不住了！”

“他娘的，那些大食人的军营早就已经那边闹开了，几乎是倾巢而出，说是要报仇！”

“咱们跟着一起杀出去，贼人肯定还在城中，咱们说不定还能占点便宜！”

甭管是大唐阵营还是东罗马帝国的阵营，一下子就乱了套。

自家王子被杀了，大食这边的兵士们自然是义愤填膺，一个个眼睛都红了起来，这种暴怒的情绪是最容易传染的，有人第一个抄着武器冲出了军营，很快就有人开始响应起来，随后整个军营都动了……

至于东罗马帝国那边，因为有阿里桑多利的命令在。所以他们已经有一半的人奉命加强城主府，以及城中的安全护卫工作，另一半的人也跟这大食的军队一起出动了。

这一夜，注定无眠！

.....

短短的半个时辰，整个希尔特城就变得灯火通明起来。

一队队如狼似虎的大食以及东罗马帝国的兵士们，就像是疯了一样地在城中的各个街道以及人家之中搜查了起来。

在搜查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之后。突然有大食的兵士们大吼了一声：“城中找不到，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搜？”

“城主府，城主府！”

“一起去，咱们去城主府搜搜看！”

所有大食人的眼珠子都红了，去城主府搜查，听起来颇有些匪夷所思，可是这些大食人还真就这么做了，不过他们不是去找人算账的，而是真地想要找到杀害他们家大王子的贼人。

而阿里桑多利的手下们。听到到四处的喊杀声，其实在这黑夜之中多少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负责守卫城主府的东罗马帝国的兵士首领，叫做马卡林。

他见到四处的火光开始向着城主府的方向聚集，便站了出来，对手下的兵士们大叫道：“所有人都不要慌，都给我摆好阵势，保护大人，不要让敌人.....”

很快。马卡林的声音就被喊杀声给淹没了。

街道的各个方向，人影幢幢。无数人‘啪哒啪哒’的脚步踏地的声音，以及‘锵锵锵’盔甲相互撞击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冲杀而来。

“冲过去，搜！”

“搜，一定要把贼人搜出来！”

大食一方的兵士们大声吼叫着，高举着火把。手持着长刀、武器攻向了城主府。

“来人止步，来人止步！”马卡琳带着自己的手下们，排成了四排，至少五百来人，站在城主府前冲着这帮大食的军人们。大声吼叫着。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是四五百人一起来叫，那声音听起来就相当可观了。

“你们为什么要拦着我们，让我们进去！”

“就是，莫不是你们心中有鬼，已经和大唐方面暗中勾结了？”

“兄弟们，管他们做什么？直接冲进去不就得了？敢拦着咱们，把他们全都给杀了，一定要为大王子殿下报仇！”

“锵锵锵！”

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几嗓子之后，大食兵士们与守住城门的东罗马帝国的兵士，已经冲突在一起了。

铿锵的金铁交鸣声，在这一片略显拥挤的地界儿，响了起来。

说起来，这场大战似乎起得有些莫名其妙，不过几句话的时间里面，谁曾想到两支相交近乎一年左右的‘友军’，竟然会平白无故地彼此之间，刀兵相向起来。

可是，这世界上可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这一切都是弗朗西计划好的，再加上哈鲁以及那几名王子护卫的完美配合，一切都便得顺利成长起来。

去城主府寻找杀害大王子的那些贼人们，一个多么完美的理由，只要有了这个导火索，几乎所有的大食兵士们，都不再犹豫，一个个充满愤怒地冲向了城主府！

还有一点，希尔特城中除了这里，四处都在进行战斗，各处的大小战斗加在一起足有五六十处。

尽管哈鲁跟在阿里桑多利身边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可是面对这种状况，在人数稀少、人员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哈鲁也多少有些惊惧，一面吩咐手下们去拼死抵抗大食兵士们，一面开始往城主府中退去。

城主府中的守卫人数也不算少了，可是和无比愤怒以及带着复仇怒火的大食兵士们而言，还是有些差距的。

他一边命手下们去另外的方向去找帮手，一边向着城门里头退，想要去禀报阿里桑多利。

时间慢慢流逝，当希尔特城中四处起火，城主府前面的东罗马帝国兵士也渐渐减少的时候，一队人马朝着城主府的方向杀了过来。

他们对其他地方的厮杀似乎是充耳不闻，就仿佛是一头下山的猛虎一样，死死地盯住了这里，马不停蹄的冲了过来。

弗朗西带着手下两百名火器手眼瞅着就要赶到城主府了，尽管浓重的烟火气已经笼罩了城主府，将城主府的轮廓掩盖了起来，不过弗朗西一天在城主府中进出数次，对这里早已经是相当熟悉了，就算是闭着眼睛也能够找到路。

此时，他眯缝着眼睛，看着浓烟的方向，笔直地好像看到了城主府中的阿里桑多利！

第八百八十二章闯城主府

“哒哒哒！”

急促的马蹄声响了起来，两百名兵士们紧跟在弗朗西身后走了过来。

“看，是大王子殿下，大王子殿下没死！”

“真是太好了，我大食皇家还有后人在！”

“可是我们已经与东罗马帝国的军方开战了，而且还杀了这么多的人，现在怎么办？”

眼瞅着自家的王子殿下竟然死而复生了，这可是大食兵士们始料未及的，他们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彼此之间相互对视了一眼，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不过弗朗西接下来的行为，却是给这些茫然的大食兵士们作出了选择。

“马卡林，打开城门放我们进去，我有话对阿里桑多利说。”弗朗西骑在马上，脸上的态度很是强硬。

城主府门前的马卡林，刚刚看到弗朗西的时候也感到很震惊，可是很快就反应了过来，这家伙既然没死，而且还带着这么多的手下来城主府了，那就肯定不是来心平气和谈事的，既然如此……

马卡林越想越心境，深吸了一口气，道：“来人可是大食弗朗西大王子殿下？”

弗朗西居高临下地点头，道：“正是本王子。”

马卡林脸色苍白如纸，但是心中仍是抱着一丁点的希望，硬着头皮说道：

“方才王子殿下的居所火光冲霄，小的还以为殿下出事了，万幸您身体无恙！而今王子殿下所来何事？而且这些兵士们一个个张牙舞爪地，难道王子殿下不是与我家将军相交莫逆吗……”

弗朗西早就已经失去了耐心，自然懒得听他再继续啰嗦了，大喝了一声：“本王子问你，让不让开路去？”

对与弗朗西的话，马卡林现在只能示以沉默了，因为他现在深刻的明

白，眼下的弗朗西是敌非友。

在稍稍沉吟了一下之后，马卡林狠狠地咬了咬牙。对围在身边的，以及刚刚从城主府内部赶过来增援的东罗马帝国的兵士们说道：“你们一定要给我守住了，就算是死也绝对不能让大食人冲进来……”

“哼，找死！”

眼见者马卡林没有了反应。弗朗西冷笑了一声，没等他把话给说完，就名手下的兵士们让开了一条小路，随后一门较小的迫击炮从后方被抬了出来，很快安装完成。并且装填上了炮弹。

于是，所有兵士们都听到了轰的一声，紧接着地动山摇。

是火器！

火器这两个字很快就蹦进了双方兵士们的脑海里。

甭管是大食的兵士们，还是东罗马帝国的兵士们，到现在也搞不明白，这位大王子殿下怎么会有只属于大唐的火器，而且看那火器的威力，可是相当强大啊！

眼瞅着一枚黄铜色的炮弹毫不客气地射向了正前方的城主府。

轰隆隆……

堵在城主府前面的那些东罗马帝国的兵士们，有心躲闪，可是因为距离太近了。再加上兵士与兵士之间的距离太近了，他们想躲也躲不开了。

于是乎，炮弹直接在人群里头炸开了窝，一时之间所有人都被炸飞了起来。

与此同时，那片落下炮弹的地界儿，除了出现了东罗马帝国兵士们的残肢断臂，以及浓地刺目的殷红色鲜血之外，地面上还迅速地出现了一个极其大的坑洞。

弗朗西趁着手下兵士们再次装填炮弹的功夫，抬头看着好路，再次说道：“你们。让不让开路去？”

早就已经退进城主府里面的马卡林，见到弗朗西他们的炮弹攻击之后，瞬时连脸色都变了。

到了眼下，他还有别的选择吗？

如果是一些不熟悉阿里桑多利的人。或许在心里稍稍挣扎一点之后，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让开道路。

可是他马卡林却是不能这么做，因为他跟在阿里桑多利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而他的家人又都在阿里桑多利的掌控之下。

在别人眼里，他马卡林就是阿里桑多利心腹中的心腹，除了死守。几乎是没有任何的选择！

是以，在李元霸话音刚刚落地之后，马卡林就冷然一笑，道：“城主府即将不保，所有人都给我听好命令！一会若是大食军队攻破了城主府，你们就随我与这些大食人一同决一死战！”

“杀杀杀！”

算上城主府中的数百人，里外加在一起组有上千名东罗马帝国的兵士们，也早就已经杀红了真火，此刻再听从马卡林的任务，顿时便跌群情激愤了。

“哼，还真是不识好歹啊！”弗朗西冷哼了一声，知道谈不拢了，直接说到：“你们继续！”

“诺！”

这些新组建的火器手们可不在乎那些，只要能够大帐，能够见血，管他是不是友军？

“轰隆隆……”

又是一枚接一枚的炮弹被轰了出去，很快城主府外面的两百多名敌人就被解决了，连带着城主府的大门也开始摇摇欲坠，最后发出‘轰隆隆’的一声巨响，倒在了地上。

“给我杀！”

马卡林亲自提刀，一边大声喊叫着，一边招呼着手下兵士们上前。

与此同时，在这些东罗马帝国的兵士们往前拥堵的同时，大食人的火器手们也已经呼啦啦地冲了过来。

“杀！杀！”

如狼似虎的火器手们，手中持着已经上了膛的长铳，争先恐后地朝着前方冲刺了过去。

堵在府宅门口的东罗马帝国兵士也没有闲着，已经架起了长矛，盾牌，挡在了那里，一脸的视死如归。

砰砰砰.....

可惜啊，迎接他们的乃是比刀兵厉害了不知道多少倍的长铳。

短小的子弹在狭小的府宅前头横飞，最前面的刀斧手和盾牌手们，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就被长铳，像是割麦子一样地成片成片地倒下了。

即便如此，火器轰鸣的声音一直都未曾停歇，再加上这样短的距离，大食军队一方又是如此多的火器手们，他们甚至都不需要精准的校对，只需要微微一抬手，就能够准确地命中那些倒霉的东罗马帝国兵士们。

东罗马帝国的兵士们，倒下的人数越来越多，这时候，那些东罗马帝国的兵士们也怕了，纷纷反应了过来，惊惧无比地后退。

一时间，兵败如山倒！h:147.247.73

第八百八十三章杀就杀了

面对凶悍无比，而且手中还拥有火器的大食兵士，这些东罗马帝国的兵士们根本就不是对手，再加上大军出现了如此大规模的损耗，黑夜之中，这些只知道抵挡的东罗马帝国兵士们自然就出现了溃逃。

他们哪里还有什么战斗的心思？纷纷抱头鼠窜，作为领队的马卡森连拉都拉不住。

于是，这支临时挑选出来的火器手们，在弗朗西的带领下冲进了希尔特城的城主府中。

.....

在城主府的正堂里，阿里桑多利的脸色显得额外苍白，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似乎是被弗朗西给算计了。

原以为自己与弗朗西联合，两只大军的兵士们都能够由自己来掌控，只是现在看来，他似乎是把手身得太长了，以至于激起了弗朗西的怒火！

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估计打死他都不会明白过来，其实弗朗西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活命，为了自己的族群活命。

区区权利，在生命面前又值几个钱呢？

随着城主府中的喊杀声越来越大，也越来越近，纵然阿里桑多是东罗马帝国中颇有权势的大人物，可是在这里，他什么都不是！

只要是人就怕死，面对这种局面，阿里桑多利的心跳也跟着加速跳动了起来。

此时，外头突然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正堂的大门“轰”地一声被撞开了，其后就见他的心腹马卡森，脚步踉跄地冲了进来，同时口中还在大叫：“大人，大人不好了，弗朗西.....”

砰砰！

突然几声火铳崩飞的声音响了起来，闯入正堂的马卡森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直接仰面倒地，再也发不出哪怕一点的声音。

坐在正殿中的阿里桑多利整个人几乎要跳起来了，他面容扭曲地看着倒在血泊中。脸上甚至还带着浓重惊惧之色的马卡森，心头一股子怒火腾腾地

升了上来。

这个时候，一道身影背负着双手，慢悠悠地走了进来。这个人就算是化成了灰，阿里桑多利也绝对能够认出他来。

他自然是记得这个人，这个人在之前自己与大唐征战的时候，那是说不出的亲切，可是现在的他却是一脸的冷酷之色。那眼眸中的杀机，几乎都凝成了实质。

阿里桑多利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连退了数步，这样的眼神他实在是太熟悉了，曾经在战场之上的时候，他曾经对敌人露出了无数次这样的眼神。

此刻的阿里桑多利，眼眸闪烁不定，明显想到了很多。

眼前的弗朗西……绝对会杀人的！

“阿里桑多利大人，你好啊！”弗朗西脸上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阿里桑多利此刻的脸色略显惨白，但是很快就阴沉地快要滴出水来了，他对着弗朗西大吼道：“弗朗西大王子。你要做什么？”

弗朗西只是定定地看着弗朗西，最后叹息了一声，道：

“本王子这次前来，可是来给阿里桑多利大人践行的！”

“践行？”

阿里桑多利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听出弗朗西的意思来，他先是愣了一下，随后说道：

“哦？不知道弗朗西大王子这话是什么意思？本座在这里待得好好的，哪里都不去，何来践行一说？”

弗朗西没有回答阿里桑多利，而是拉过了一把椅子，好整以暇地坐了下去。这才说道：

“当然要践行了，想来阿里桑多利大人已经在我们这阿拉伯之地待了良久，应该很是想念故国吧？”

说到这里的时候，弗朗西还特意叹了口气。道：“之前大人与本王子共同用膳之时，时常与本王子说起故国如何如何，故国的亲族如何如何……这让本王子听来心中甚是难过，本王子思来想去，知道自己不能为了复国宏愿耽误了大人回国之事，是以今日特来为大人践行！”

阿里桑多利的眉头微拧。虽说心中狂怒，可是脸上却并没有表露出什么来，而是说道：

“本座在与大王子殿下结成联盟之时就曾经有过约定，在本座有生之年，定然要帮助大王子殿下复国，眼下本座已经拼掉了十数万的大军，若要本座现在放弃的话，本座还有何颜面来面对亲朋和族人……”

弗朗西直接打断了阿里桑多利的话，他说道：“没有什么颜面不颜面的！这场战斗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纵然是你胜了，难不成还真得会把大食土地都归还于本王子吗？”

正像弗朗西所说得那样，想让阿里桑多利把已经吃掉的土地吐出来，那简直比登天还要难。

阿里桑多利脸上的表情已经有些僵硬了，他深吸了一口气道：“弗朗西，你要如何？”

原本平和的外衣已经被他无情地撕掉了，阿里桑多利已经没有耐心再和弗朗西讲什么客气了。

“很简单！”弗朗西打了个响指，一字一句地说道：“本王子方才就说了，今日事来为你践行的，只不过本王子所说得践行，并非是送你回故国，而是送你回‘老家’！”

对于这个新鲜的叫法，弗朗西还是从大唐学来的。

“不知道大人有什么意见啊？”弗朗西一脸的玩味之色，明眼人都看出了他眼中的戏谑。

阿里桑多利呆住了，他没想到弗朗西竟然会这么干脆利落的就把要杀自己给摆了出来，而且杀意还如此地明显。

他的身子忍不住开始微微颤抖起来，纵然是东罗马帝国的虎将又怎么样，依旧是抖若筛糠。

阿里桑多利开始强迫自己变得冷静下来，他说道：“你……你可知道你这样做，即便是大唐现在保得住你，我东罗马帝国因为不是吃素大岛，到时候我东罗马帝国大军压境……”

“踏踏！”

弗朗西手中捏着一把短铳，猛然踏前一步，道：“你以为，武王殿下会放过

你们东罗马帝国吗？”

阿里桑多利有些慌了：“我东罗马帝国的人，绝对不会放过你……”

“砰！”

沉闷的铙声响了起来，短短的子弹在半空中留下一道残影，旋即，噗嗤一声，没入了阿里桑多利的眉心，那股红色的鲜血顿时迸溅出来。

弗朗西甩了甩手中的短铙，冷漠地说道：“把阿里桑多利的头砍下来，剿灭城中的异族！”h:147.247.73

第八百八十四章侵入东罗马帝国

寅时，希尔特城的城门大开，有兵士自城中匆匆而出，直奔大唐营地而去。

唐军大营。

“城门开了，哈哈，快去禀报王爷与诸位将军，希尔特城的城门开了！”

“哈哈，本王就说嘛，凭他弗朗西的胆子，可不敢欺瞒我大唐！”

营帐中的李元霸哈哈大笑了起来，“传令三军，命他们跟在本王身后进驻希尔特城！”

“诺！”

李绩、李靖等军中高层齐齐应了一声，自去外面安排部署进入城池事宜。

.....

贞观十二年九月十三，大唐全面统一了大食，并且还整肃了大食境内的山贼、恶匪。

原大食大王子弗朗西，被大唐封为定北侯，就驻扎在希尔特城，封地虽说并不算富裕，可是要养活这一大家子的话，还是富有余的。

之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大唐偃旗息鼓，似乎忘记了东罗马帝国在大食负隅顽抗的事情，一切都在向着和平以及休养生息的情况转变。

然而在贞观十二年十二月初的时候，李元霸却点了定天道大军五万，连同一万名神武卫大军，带齐各种轻重型火器，悍然侵入了东罗马帝国境内。

因为大食的战事，东罗马帝国早就已经在防着大唐了，所以这两个多月的时间以来，东罗马帝国一直都在积极备战，生怕大唐攻打过来。

在面对大唐军队的悍然侵入的时候，东罗马方面立马做出了反应，他们快速地将已经集结完毕的大军调往即将发生战事的大食边境地区，准备在边境给予李元霸他们迎头痛击。

另外，这些东罗马帝国的军队却也不敢太靠近大唐军队了，毕竟他们也

不傻。知道如果离得太近的话，很可能会引来大唐军队神秘火器的攻击。

东罗马帝国这次集结的大军绝对超过了十数万之巨，他们是主场作战。所以在兵力方面要远远超过大唐军队。

当然了，他们也做了其他的准备。那就是继续在国内其他的区域调集兵力，因为他们清楚得知道，大唐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军队是多么的强大，所以他们根本没有信心能一举击败李元霸。

只期望能够拖上他们一拖，等到国内正在征调的另外一支大军赶到的时候，依靠主场作战的优势，用人海战术堆死大唐军队。

.....

李元霸选择的东罗马帝国边境。特意挑了一个靠海的地方，一者是为了尽快到达东罗马边境，这二者嘛，就是为了发挥蒸汽战舰的优势。

说起来，东罗马帝国的海岸线并不长，而且多是一些峭壁悬崖，平缓的海滩就只有那么两三处。

所以对于这登陆地点的安排也是有讲究的，东罗马帝*方早就已经在大唐最可能登陆的地界儿设好了埋伏，就等着大唐往里面钻了。

站在军舰上，远远地见到那些身披铠甲。或是驾驭着带铁刺的战车，或是蹲守在投石器旁边的东罗马帝国的兵士们，李元霸不由得面带冷笑。

这些东罗马帝国的人不过处于冷兵器时代罢了。充其量也就是听说过大唐的火器，至于火器的具体威力，恐怕他们都还没有见识过。

以目前这种对战形态，如果对大唐的各种轻重型火器的话，那简直就是过来送人头的。

“轰！轰！轰！”

倒霉的东罗马帝国大军，甚至才刚刚看到海岸线上出现大唐的军队，他们的投石器都够不到大唐军队的时候，浓烈的火炮声已经响了起来。

凶厉的火炮开路，无比炙热的黄铜色炮弹划破了虚空。发出凄厉的啸声，带着巨大的冲劲儿。狠狠地砸进了东罗马帝国大军的队伍中。

好在这里是海岸线，地面上都是相当松软的海沙。炮弹轰在上面炸裂之后，袭击的效果降下去很多，虽说坑洞看起来很大，而且还带着一些东罗马兵士们身上的血肉，可是杀伤效果去玩耍比坚实的地面要小了很多。

东罗马帝国的人，虽说早就知道大唐有一种相当诡异，但是威力极其强大的火器，但是这次征调的东罗马兵士中，有九成九的人没见过火器的攻击威力。

因此，仅仅是在在第一轮的炮火轰击中，这些东罗马帝国的兵士们就已经被打傻了。

虽说，之前他们就曾经被告知过了对方有一种威能强绝的武器，但是这些火器所展现出来的威力，已然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甚至有超过八成的人，认为这是天神下凡，大唐人根本就是不可战胜的。

还有，以纯粹的冷兵器对战威力强大的热武器，而且还是在各种轻重型火器齐全的情况下，甭说东罗马帝国的人不过才比大唐军队多出一倍的人数，就算是多过三倍，五倍……在战争还未曾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最后的战局！

就这样，大唐一方的战舰甚至还没有靠近海岸线，东罗马帝国一方就已经损失了数万人，剩下的人也全然没了斗志。

当战舰靠近了东罗马帝国的海岸线，一队队手持火器的大唐兵士们从战舰上冲下来的时候，这些丧失了斗志，身上或多或少或是未曾受伤的东罗马帝国的兵士们，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那些兵士们就像是秋收的时候割麦子一样，一片又一片地倒了下去。

闪烁着熠熠寒芒的弯刀、长剑，碰上这短短的、扁扁的黄铜色子弹，根本就不是敌手。

是以，十数万大军剩下的十万人，在六万大唐兵士们的疯狂屠杀下，只不过抵抗了短短的两个时辰，就已经被屠杀了六七万，剩下的兵士们也全面崩溃了。

甭管是东罗马帝国的军官还是兵士，尽皆丧失了抵抗的意志，要么是逃得像兔子一样，要么呆立原地，整个人陷入了痴傻状态。

对于这些家伙，李元霸连点怜悯的心思都没有，直接让手下的军队放手去大杀，他不需要俘虏，不需要这些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的人去为他充当马前卒。

第八百八十五章苏伊士

李元霸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在以这片海岸线为首要登陆地，而后从这里领着大军推向东罗马帝国全境，最后灭了东罗马，让整个亚欧非大陆，全部成为大唐的领地！

面对如狼似虎的唐人，这些东罗马的兵士们疯了，疯狂地开始奔逃。

唐人大军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简单地追击，反正他们占着火器的优势，就算这些东罗马帝国的兵士们小短腿迈得再快，到最后也得成为大唐的铕下亡魂。

之后，经过大唐一方后勤部的统计，大唐这边的伤亡几乎是微乎其微，反观东罗马一方，此次海岸一战却是被杀了十万之中，其它大部分都逃掉了，这让李元霸多少有些不满意。

征伐东罗马帝国的第一场登陆战役，以大唐一方的完胜结束，同时他也向欧洲地区展现了无可匹敌的实力，以及那股子透入骨髓里的血屠杀意。

经此一役，这不但引起了东罗马帝国上下的慌乱，同时也让欧非两座大陆上的大小国家，对大唐充满了惊惧。

那些实力相对较小的国家，在接到大唐打败了东罗马帝国十几万大军的消息的时候，差点吓尿了，立马着手准备厚礼，同时还降书写好了，偷偷安排特使前往大唐，寻求大唐接受他们的归降。

至于那些实力比起东罗马帝国只小上那么几成的国家，则是在观望当中，他们想要知道大唐究竟要做什么，大唐是只想要灭掉东罗马帝国，还是志在谋取欧非两座大陆。

只可惜啊，他们实在是看轻了大唐的胃口，当他们看到大唐的野心的时候，那已经是三个多月以后了。

.....

大唐贞观十三年三月初，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

东罗马内政大臣苏伊士命兵士们把守住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并请国王伊拉克略一世前往寝宫中休息。

伊拉克略一世进入自己的寝宫之后。默然无语，整个人显得十分地颓然，其麾下的诸位大臣、将领们，一个个也都是垂头丧气地。

不久之后。突然有守门的兵士前来禀报，说整个君士坦丁堡已经被唐军给包围了。

伊拉克略一世浑身猛然一震，整个人陷入了无意识的状态，不仅浑身上下抖若筛糠，就连额头上亦是冷汗齐出。

如今他的心腹大将阿里桑多利早就已经被反骨仔。弗朗西给杀了，而另外一位久负盛名的大臣因为光荣地去见了死神。

眼下，伊拉克略一世身边所能够倚仗地，也唯有自己的内政大臣苏伊士了。

苏伊士果然没让伊拉克略一世失望，他整个人体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冷静一面。

当下，他就开始分派将领与君士坦丁堡中的兵士们，让他们准备可利用的一切防备措施，做好殊死守城的准备。

眼瞅着苏伊士有条不紊地发号施令，伊拉克略一世心中顿时大定，脸上表现出了一副极其感激的神色。道：

“苏伊士，本王心中早已大乱，朝中群臣，本王可用着并不算多，此番当真是有辛苦你了。”

苏伊士大概五十来岁，生得金发碧眼，鼻梁高耸，皮肤略显黝黑，典型的日耳曼大汉。

听到自家君上的话，苏伊士说道：“自从我们自海岸战争中失利之后。那唐军竟然仗着火器之利，向着我们全国开始推进！而且最让我们想不到的是，整个南方行省的大军，在遭遇唐军的时候竟然突然倒戈。致使我军大败。”

说到这里的时候，苏伊士的脸色也骤然阴沉了下来，道：

“而且就现在来看，整个国内都已经乱了起来，我君士坦丁堡也只怕是难以持久久了。眼下，能够救咱们的就只有东方行省的大军了。只是他们的行军速度太慢了。希望他们能够在唐军攻破君士坦丁堡之前及时赶到，到时候王上也能够得救了。”

伊拉克略一世长叹了一口气，道：“想当初，本王曾意气风发地告诉我东罗马帝国的人民，等与弗朗西和大唐攻下整个大食之后，就能够拥有至少三分之一的大食土地，如今，如今……本王还有何面目再面对王国的人民？”

苏伊士正色道：“王上可知大唐有一个神话，说的是黄帝轩辕氏与魔神蚩尤之战！那魔神蚩尤天生神力，而且还有八十一兄弟，一个个全都是战力无双之人，他们率领着九黎族人们，一路上大杀特杀，征伐下大量的土地，而黄帝轩辕氏一直处于下风，几乎是屡战屡败。”

“苏伊士，说这些对于当下的战局有用吗？”

伊拉克略一世，还是那副生无可恋的样子，明显听不进苏伊士的话去。

苏伊士微微一笑，道：“王上，轩辕氏虽说屡战屡败，可是始终都未曾放弃与魔神争斗，最终在涿鹿之时，一举击溃了魔神蚩尤，从而平定了大唐之地。”

说道这里的时候，苏伊士继续说道：“这个大唐的神话告诉我们，胜败乃是兵家常事，王上不过是一时的失察方才导致了兵败，为何就如此轻易地就放弃了对抗大唐的希望呢？”

伊拉克略一世有些迟疑地说道：“可是……”

苏伊士直接打断了伊拉克略一世，继续说道：

“大唐还有一句话，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王上还在，君士坦丁堡还在，日后必有再起之时！届时，只要王上能够再次聚集起我东罗马帝国的兵士们，击退大唐，又有何难？”

伊拉克略一世可不知道轩辕氏与蚩尤交战的事情，不过他听得苏伊士方才所说得十分在理，心中亦是渐渐地恢复了一定的信心和斗志！

心中越想越畅快的伊拉克略一世，由衷地对苏伊士行了一记古礼，道：

“苏伊士，本王何德何能，竟然能够得你之助。今日你之金玉之言，就如同那当头的棒喝一样，让本王幡然醒悟！只要能够脱得此厄，本王定然会重振旗鼓，誓将大唐赶出我东罗马帝国！”

第八百八十六章挑拨

如今东罗马帝国正值风雨飘摇之际，举国上下，那些未曾被大唐侵占的城池城主们，也全都递交了降书，能够留下来真心帮他的，也没有几个了。

对于此刻苏伊士仍能够追随在自己身边，伊拉克略一世的心中升起了无限的感动。

再看苏伊士呢，这家伙表面上是一脸的淡然微笑，可是仔细看的话，不难发现他的眼眸当中豁然闪过一丝浓郁的嘲讽之色！

这苏伊士到底是谁？为何会对自己的主子，隐藏有如此浓郁的嘲讽？

其实，这苏伊士乃是大唐的人……哦，不！准确地说，苏伊士乃是大唐神武卫的人易容而成！

之前就曾经说起过，易容乃是神武卫必修的功课，这门功课练到深处，可是能够将人的一举一动都模仿地惟妙惟肖。

而苏伊士，正是由大唐神武卫的兵士乔装打扮而成，而这名神武卫的兵士又是谁呢？

说起来也巧了，这家伙名叫李多多，听名字就知道，这家伙和李三多的关系有多深！

李多多，乃是李三多的亲弟弟，自从哥哥进了神武卫之后，这小子也跟着一起进了神武卫，并且凭着自己的能力还成为了其中的精锐。

这次，就是因为礼多多无论是身材还是外懋，和苏伊士比较相像，这才让李多多乔装成了他。

当然，按照李元霸的多变性格，他的意思，就是先将‘伊拉克略一世’给捧到最高处，然后再给他狠狠地推了下来，这样所起到的效果也更好。

眼瞅着自家的王上，也是整个东罗马帝国的支柱就此崩塌。东罗马帝国的民众铁定会瞬间崩溃，到时候那种效果是惊人的。

这，便是李元霸的想法！

‘苏伊士’也就是李多多。一念及此，面上不由得露出了淡淡地微笑。向着伊拉克略一世行了一礼，离开了他的寝宫。

.....

伊拉克略一世寝宫之外某处，一名情绪焦躁的中年罗马人正切记地等候。

眼见到苏伊士走了出来，这名罗马人连忙迎了过去，四顾无人之后，就拉着苏伊士来到了一个角落里，低声对其说道：

“老弟，值此危急时刻。你可有什么良策能够让哥哥我脱身而去？”

苏伊士被这中年人拉着，先是看了看周围的环境，随后皱眉道：“哥哥这话怎么说得？而今我等王上尚在，怎能思忖私逃之事？何况你还是王庭护卫首领，担负着整个王庭的安慰，怎能弃王上而去呢？”

这名中年人名叫苏蒙达卡，算关系的话，应该可以说是苏伊士的远方堂兄，他原本是君士坦丁堡的城防卫戍大臣，值此危难之迹。可以说是临危受命，负责整个王城的护卫工作。

听到苏伊士这么说，苏蒙达卡顿时急了。他说道：“老弟，正所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大唐征伐我东罗马帝国屡屡逼近，而王上不惜苛税厉政，几乎是倾全国之力与大唐征战，却屡屡败退，而西、南两地皆已造反，很难有再起之势。眼下只靠着东部行省那未知的救援，岂不是自断活路？以眼下局势，你我若不趁早打算的话。怕是城破之时，就是你我殒命之刻。”

说完这些。苏蒙达卡见苏伊士的脸上亦露出了深思之色，便继续说道：

“老弟。你我乃是堂兄弟，自然不是外人。此次我等亲族俱在君士坦丁堡中，若是你我不早做准备的话，城破之时，我等的亲族也必然难逃大唐的毒手啊！”

苏伊士沉默良久，突然轻叹了一声，开口道：“我东罗马帝国此番确实是危难重重，若哥哥当真欲求活命之路的话，眼下唯有一途可走了.....”

.....

经过了足足三日的休整与部署，重新振作起来的伊拉克略一世，早早地便亲上君士坦丁堡外围城墙上巡视。

他发现，当下的局势似乎比他预想中地还要严峻得多，不仅整个城池被唐军给重重包围了，而看那唐军的营地似乎也在每日里向前推进。

尽管君士坦丁堡在建造之时，城墙就相当的坚固，但是毕竟无法持久下去。

况且，经过这段时间的困守，君士坦丁堡的许多城防设施被大唐给摧毁了，整个城池的防御度可以说是大大降低了。

伊拉克略一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那东部行省的援军了。

而在此之前，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

负责王城防务工作的苏蒙达卡，此刻正在西面的城墙上肚子徘徊着，他的脸上有着明显的忧虑之色，似乎是在担心君士坦丁堡被围困之危局。

可实际上呢？他所担心的却是另外一件事情！

依照苏伊士为他策划的计谋，在三日前，他偷偷派遣的心腹手下，携自己亲笔所书的降书秘往大唐方向，言明自己愿意献出君士坦丁堡，并且承诺擒下伊拉克略一世，只求能够保全自己以及亲族的性命。

可是让他感到失望的是，他派去大唐军中递送降书的手下，到现如今也是一丁点的消息都没有传回来，如同石沉大海一般。

就在他焦躁地在城墙之上来回走动的时候，就见伊拉克略一世带着一群军中的武将还有一队护卫，一路走了过来。

苏蒙达卡连忙迎上前去，恭身问好。

伊拉克略一世直接进入了主题，开口询问苏蒙达卡城中以及城门的具体防护情况。

说实话，苏蒙达卡本身还是有些能力的，再加上这家伙本就有开城投敌之心，对城中的各项防务自然是了若指掌了，当下是一一回答了出来。

得到满意答案的伊拉克略一世一脸欢脱地点了点头。

而苏蒙达卡在见到伊拉克略一世脸上的笑容，正要再继续说两句的时候，忽然瞥见那一队伍紧跟着伊拉克略一世而来的兵士们，锵地一声抽出了腰间单位弯刀。

而伊拉克略一世却在此刻领着重兵将领们往后退了出去，而那些浑身甲冑的兵士们，已经迅速在西处门散布开来，并且在一瞬间控制了西面城墙上的士卒。

苏蒙达卡心中当即就咯噔，了一下，连忙问道：“王上，您这是要做什么？”

第八百八十七章攻城

伊拉克略一世猛然往下一挥手，紧接着就见那名押着苏蒙达卡的兵士马上手起刀落，眼瞅着那闪亮的弯刀就要落下来，砍在苏蒙达卡的脖颈上了。

“王上，此举不妥啊！”

“王上，您若是不把原因说出来就对苏蒙大人下杀手的话，会让兵士们彻底心寒的！”

看着伊拉克略一世当真是动了杀机，那些城墙之上负责驻守的兵士们，纷纷焦急地尖叫了起来，他们很不理解伊拉克略一世的行径，为什么要对城防总大臣下这种杀手啊？

明明自家的大人对王上是如此地忠心，王上又为何要这么做呢？

伊拉克略一世的手往上扬了扬，示意那名押着苏蒙达卡的兵士先停一停，随后他劈手从兵士的手中夺过了弯刀，脸上的微笑顿时变作了狰狞之色，森然道：

“苏蒙达卡，你是不是心有不甘？不知道本王为何将你就地正法？”

看着苏蒙达卡脸上的表情，伊拉克略一世道：“你不是要献城投敌，并擒下本王奉于唐军，用以换取你以及亲族的性命么？”

苏蒙达卡心中本就有鬼，听到伊拉克略一世的话，自然是不肯承认，并且连呼冤枉。

伊拉克略根本就不听苏蒙达卡的那些辩解的话语，而是伸手从衣袖中抽出了一封书信来，冷笑道：

“苏蒙达卡，你是不是认为本王没有证据？哼，看看这是什么？这封唐军地回信，恰好被本王给截获了！在这封信中，唐军不仅答允你的所有要求之事，竟然还许予你一个侯爵之位……啧啧，大唐待你还真是天高地厚啊！”

说到这里的时候。伊拉克略一世就把手中捏着的信件，直接丢给了苏蒙达卡。

“啪啪！”

苏蒙达卡这边还正要开口辩解，却见伊拉克略一世拍了拍手。随后站在他身后的一名兵士，将一个在他看来如同催命符一样的东西。丢在了他跟

前。

苏蒙达卡定眼一看，发现竟然是自己派往唐营的兵士的首级，顿时激灵灵地打了个哆嗦，脸上的委屈表情，就此僵在了那里。

“想必此人你应该很熟悉吧？而今，你派往唐营的手下已然认罪伏诛，你这个做主人的还有何话说？”

眼见着自己的心腹手下身死，苏蒙达卡知道自己的事情已然败露。顿时露出了绝望的神色。

“不，这不是真的！”

“苏蒙大人，你快说，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眼见着两样东西出现，所有驻守城墙的兵士们都有些不敢相信，不过事实摆在眼前，也容不得他们再去怀疑其他了。

看到这一幕的伊拉克略一世的脸上出现了冷笑的神色，不过就在此刻，瘫坐在地上，一脸绝望之色的苏蒙达卡。却在此刻突然从脸上闪过了一丝冷厉之色。

苏蒙打开猛然从腰间拔除了自己的佩剑，起身就冲向了伊拉克略一世。

就在苏蒙达卡手中的长剑，就要刺中伊拉克一世的时候。却被围在伊拉克略一世周围的众将士们给一拥而上。

结果，数把弯刀以及长剑从苏蒙打开的身体中穿了过去，来了个对穿，一时间殷红色的鲜血横流，眼见是不活了。

苏蒙达卡在最后的弥留之际，伊拉克略一世所说的一句话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就如同炸雷一般：“此番还真是多亏了苏伊士的提醒，否则的话，本王早就已经被这叛逆之臣给害了！”

苏伊士！

早就该想到了。这件事情他做得如此隐秘，不可能有外人知道。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为自己‘出谋划策’的堂弟。苏伊士了！

“苏伊士误我，我不甘心啊！”

苏蒙达卡骤然双目暴睁，虎吼出了这么一句话，不过最终却仍旧是无力地倒在了城墙之上，死不瞑目！知道此刻，苏伊士方才从众人最后方走了出

来，看着躺在城墙上的苏蒙达卡的尸体，苏伊士一脸的沉痛之色。

“我苏伊士一生都在追随东罗马王庭，想要苏伊士弃王朝而去，断断做不到！而今，堂兄因密投大唐而身死，纵是叛逆之臣，我这心中却是难掩哀伤之情啊！”

听到苏伊士的自怨自艾，伊拉克略一世顿时感动莫名，他伸手紧紧地握住了苏伊士的手，充满感情地说道：

“卿家能够舍弃亲情取大义，护得本王周全，实乃本王之幸，我东罗马帝国之幸！卿家此恩，本王绝不敢忘！若本王能够安然等到东方行省的大军来援，必当奉卿家为亚父，终身以父长之礼相待！”

苏伊士闻言微微摇了摇头，长叹了一口气，道：“下臣只愿能够活着看到我东罗马帝国重新崛起，并且将原本强盛的大唐给纳入东罗马帝国的版图！至于其他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苏伊士脸上的淡然至色就更浓了。

“唉！”伊拉克略一世感叹地说道：“此生能够得卿家相助，本王真是摊天之幸！”

对于伊拉克略一世的奉承，苏伊士并不在意，而是继续说道：

“王上，如今唐军只怕已然知晓了我君士坦丁堡中，四处城门的具体防务，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立刻调整防务！臣下亦有些算计要用在四门之处，还请王上能够恩准。”

本来苏伊士能够大义灭亲，任由王家杀了苏蒙达卡的举动就让伊拉克略一世赞叹不已了，此时听到苏伊士竟然还有心思考虑到城门防务。

这样的忠义之臣子，他上哪里去找，又有什么信不过他的呢？

所以，听到苏伊士的话后，伊拉克略一世连忙说道：“此事就由卿家全权打理，本王信得过卿家，还请卿家多多费心了。”

苏伊士轻叹了一口气，对其点了点头，转身而去。

就此，君士坦丁的防务工作，换了人，而整个城池的城防也由苏伊士接手了！

.....

下午时分，伊拉克略一世正在寝宫之中小憩，忽然有兵士前来禀报，在君士坦丁堡的西侧，唐军似乎有所异动。

于是伊拉克略一世急匆匆地自寝宫之中出来，带着手下众将们登上了西面的城墙。

第八百八十八章背叛

果然，君士坦丁堡西门处的唐军，似乎在突然之间多出了数倍，而且这些唐军还带着一些奇怪的武器，列出整齐的阵型。

当中有一人纵马而出，此人身穿黑色的神武卫紧身服，头顶上戴着小帽，看那样子好像还很年轻，至少伊拉克略一世并不认识他。

但是相对于那些曾经参加过对大食之战的人，确实对此人惧怕到了骨子里！

没错，这为正是大唐最富盛名的常胜将军，神勇武王李元霸。

而城上曾经参加过对大食之战的兵士，在见到李元霸的时候，脸上不由得露出了胆寒之色，同时口中惊呼道：“是他！”

伊拉克略一世哪里知道这是谁，连忙询问兵士们：“此人是谁？”

一名看起来相当老成的护卫，在听到自家王上的话后，连忙上千说道：“启禀王上，这……这便是唐军的主帅，大唐武王李元霸！”

这位为了大唐征伐四方，大杀特杀的武王殿下，在率领大唐军队征战东罗马帝国的时候，那种疯狂以及血腥的作风，让他的名号响遍了整个东罗马帝国。

想当初，在征战薛延陀等番邦的时候，以一万大军灭掉了地方近二十万人，如此神威无匹，又岂是君士坦丁堡这区区两三万人所能力敌的？

而听到手下介绍的伊拉克略一世，其实在心里已经猜出他的身份了，只是一度不敢相信罢了。

眼下，既然对方的主帅前来，那大唐军队势必已经赶到，而他们的援军却是连一丁点的消息都没有，伊拉克略一世的那一颗心，顿时沉了下去。

此时，只见李元霸率领手兵士们在君士坦丁堡外站定，手中拿着一个很夸张的扬声器，喝道：

“伊拉克略。今日本王亲至你君士坦丁堡之外，尔等还不速速自缚而出，献城归降？本王可是早已在长安城的诏狱之中，为你准备好了宽敞的住处啊！”

整个君士坦丁堡内外。聚集了至少十万人的大军，可是整个场地中却是

甚为平静，再加上扬声器的作用，整个君士坦丁堡上空，都在回荡着李元霸的话语。

伊拉克略闻言没有李恪回答李元霸。而是下意识地看了苏伊士一眼，好像苏伊士能够给他什么力量一样。

还别说，也就苏伊士能够激励伊拉克略一世了。

苏伊士给了伊拉克略一世一个充满鼓励的神色，伊拉克略一世这才稍稍定下心来，深吸了一口气，大声地叫道：

“李元霸，你们大唐有句话，叫做胜败乃是兵之常事！本王虽说虽暂败你手，被困城中，但是最终的结果如何还尚未可知！你这诏狱居所之说。怎地就如此地肯定呢？”

“哈哈！”

听到伊拉克略一世的话，李元霸顿时在城下哈哈大笑了起来：“怎么？事到如今了，你竟然还不死心？莫非还在妄想着你的心腹，从东部行省搬来救兵来解除君士坦丁堡围城之困？”

伊拉克略一世被李元霸一语道破了最后地退路，不由变了脸色，同时心中暗暗思忖：难不成自己的心腹已经被唐军给抓了？

李元霸很快就让伊拉克略一世看到了结果。

便见在李元霸身后的神武卫大军中，走出来几个人，那几个人都有着明显的罗马人面孔，而且看他们身上的衣着，竟然也是考究的罗马贵族的服装。

那几人缓步来到李元霸身前。直接对其行礼道：“卡门、耶鲁、福克斯、福克西，见过尊贵的大唐武王殿下！”

这四人全部行的是跪拜礼，再加上扩音，还有四个家伙刻意声嘶力竭的吼声。使得四人的声音放得很大，至少城墙上能够勉强听到这家伙的声音。

伊拉克略一世在见到这四人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了事情要糟，见到四人的这一系列举动之后，更是如遭雷亟。

直呆呆地愣在了那里，就连指挥手下兵士们射杀这四人都忘了。

这四人正是伊拉克鲁一世派往东罗马帝国东部行省。求取久远的四名特使。

眼下李多多还是‘苏伊士’，自然要扮演好这个角色，他怒声道：“卡门……你们，你们竟然敢背主求生，该死，该死啊！”

四人之中，卡们正是领头的那个，眼瞅着苏伊士这个军师站了出来，卡门不屑地冷笑了一声，道：

“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我等兄弟四人均是重情重义之人，这伊拉克略一世以我等亲眷要挟我等为他办事！而大唐武王殿下为我等兄弟解救出亲眷，是我等兄弟四人的大恩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等只不过是报恩罢了！”

“四为先生重情重义，本王愿意帮他们！而你伊拉克略却是倒行逆施，竟然丧心病狂地以臣亲眷之性命要挟，当真是无耻之尤！”

李元霸一边赞了那四人一句，随后就张口讽刺起了伊拉克略一世来。

伊拉克略一世的面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起来。

然而好戏还在后头，因为又有一个他想象不到的人出现了。

此人身披铠甲，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因为没有戴头盔，所以一张脸被众人看得清清楚楚。

伊拉克略一世见到这人，不由得惊呼了出来：“卡利桑斯！”

原来，这纵马而来的人，不是他人，正是伊拉克略一世以及整个君士坦丁堡中的兵士们都日思夜想的人，东罗马帝国东部行省的最高大臣，卡利桑斯。

卡利桑斯统管东罗马帝国东部行省内的五十七城，甭管是政治还是军事，只要是涉及到重大事件，都由他来做主！

“卡利桑斯，你，你是来解本王被困之忧的吗？”城墙之上的伊拉克略一世，脸上带着一丝惊喜地向着下面骑马之人大吼了起来。

这伊拉克略一世还真他娘地是缺心眼儿啊，就眼下这么个情况，卡利桑斯怎么可能是来救他的呢？

果然，就听那卡利桑斯冷笑了一声，道：“尊敬的王上，你以为本座出现在这里就是单为你而来的吗？

第八百八十九章君士坦丁堡

.奉上五一更新，看完别赶紧去玩，记得先投个月票。现在起-点515粉丝节享双倍月票，其他活动有送红包也可以看一看昂！

听到卡利桑斯的一席话，不光是伊拉克略一世愣住了，就连城头之上的所有将领都是一脸的懵.逼样！

“以贤良之臣亲眷性命威逼，以高官厚爵诱惑，以小人谗言为金玉良言！似你这等无臣无情无义的昏君，本座又为何要侍奉在你左右？”

卡利桑斯同样用了扩音器，再加上他本就是军人，声音嘹亮，这话一出，城上城下皆是一片哗然！

卡利桑斯说得很有道理，如果臣子是用威逼利诱而留下来效忠于他，而并非是依靠个人的自身魅力，如此恶行，是何等的不义啊！

城墙之上，有几个臣子以及将军的脸上露出了难以言喻的苦色，更多的人却是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有几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甚至连退了数步，看着伊拉克略一世，口中喃喃地说道：“王上，这卡里桑斯所言是假的对不对，难不成，难不成朝中的……”

几个老头子都是东罗马帝国的老人了，在伊拉克略的父亲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就侍奉在君王身侧，而今更是对王庭忠贞不二，可是现在就连他们都开始怀疑伊拉克略了。

此刻的伊拉克略，已无法听清几个老臣的问题了，他脑子中‘嗡嗡’地炸响，只剩下了一片空白之色。

东罗马帝国尽陷！

以臣子亲眷之性命掌控臣子忠诚之事败露！

如今，伊拉克略一世不仅连最后的退路都被李元霸给短了，而且还会受到整个东罗马帝国臣民们的唾弃。

伊拉克略一世，忽然开始咬牙切齿起来。他在痛恨自己当初为何要相信那些个所谓的心腹，为何要听信他们的唆使，对大唐拼死顽抗。为何要去向反骨仔卡利桑斯求援？

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的话，他伊拉克略一世可能现在还是东罗马帝国的王上。帝国依旧是歌舞升平，繁荣昌盛。

此时，突然有大臣武将跪了下来，口中失声大叫道：

“王上，请您放了末将的亲眷，末将定然不会离开王上！”

“王上，末将追随您已逾十年，这十年之中为您冲锋在前。纵然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末将已有一年未曾见过家母了！”

.....

感情城头上的这些个文臣武将们，有至少三成人的亲眷，掌控在伊拉克略一世的手上。

这下可倒好了，在当下这个节骨眼上，这些人全都跳了出来，想要以此来逼迫他放人。

城门前的李元霸见状，催动座下的小白上前几步，对城墙上大喝道：“伊拉克略，你如此不义不任。总管整个东罗马的历史，也未曾出过尔等这般百死也难偿其罪之君王！今日，本王就代你的臣下和百姓。将你杀之而后快！”

伊拉克略一世此刻脑子中仍旧是一片混乱，自然是无言以对了。

就在他正要下令据城死战的时候，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忽然大开，有兵士匆匆来报，君士坦丁堡的四处城门皆已被苏伊士给下令打开，其他的三个大门也有大唐的兵士们在疯狂涌入。

苏伊士！

是那位不惜大义灭亲，亲眼看着自己的堂兄死在他面前的‘忠义’之士？

是那位一直在鼓励他不要轻言放弃的，心系东罗马国事的苏伊士？

难道，先前的那般鼓励全都是假的。为的就是在如此情况下，将伊拉克略的内心给彻底打碎、碾压？

一时间。伊拉克略一世只感觉到天旋地转，心灵的伤害要比来自身体上的疼痛。让他更加疼痛不堪，他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

伊拉克略一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下城墙，而后来到自己的寝宫的。

君士坦丁堡四处响起的厮杀声，在他的耳中听来竟然有种麻木的感觉，

什么民众的生死，什么君臣……一切的一切，好像都不再和他有任何的关系了。

一路呆呆楞楞，好像丢了魂一样地来到寝宫最里面，他早已经是披头散发，身上的衣物也变得缺东少西。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名内侍进来禀报，说苏伊士给这位君王留下了一样东西，让他交给王上。

这是一封信，一封连火漆都懒得封的信。

“伊拉克略王敬启：本将李多多，承蒙伊拉克略王在本将扮演苏伊士期间多加抬爱，今本将完成使命回返故国，还请王上能够珍惜性命，切勿行自杀那等蠢事！珍重，珍重！”

伊拉克略一世手骤然一颤，那封崭新的信就轻飘飘地落在了光洁的地面上，随后，他的神态变得张狂了起来，突然像是发癔症一样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内侍被伊拉克略一世的行为给吓了一大，不过现在这个情况只能是自己顾自己了，哪里还管你君王怎么样？

等到那内侍转身跑出伊拉克略的寝宫一刻钟的时间后，伊拉克略的寝宫突然起火，赤红色的火焰带着滚滚的黑色浓烟扶摇直上，很快火焰就开始向着王宫之中其他的大殿之中蔓延而去。

李元霸正在君士坦丁堡城门之前，看着众军毫无阻碍地冲入城中，忽然看到内城的有浓郁的火光冲霄而起。

此刻，有早就冲入城中的兵士们传来消息：“启禀王爷，东罗马王宫火起。”

李元霸眯缝着眼睛看着城中早就已经变得极其浓郁的黑烟，淡淡一笑，道：“三多，这次还真是多亏了你的弟弟呢！”

守护在李元霸身边的李三多听到这话，黝黑的面容上出现了一丝笑容，道：“多多入卫中已经有颇多时日，今日总算是漂亮地完成了一件任务！”

早就已经换回了自己面容的李多多，看起来要比李三多英俊了不少，在听到自家哥哥夸赞的时候，这家伙脸色激动地通红，愣是憋得一句话都说出来了。

.....

贞观十三年六月初，大唐军队踏平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并且放火焚毁了这座拥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城池。

同年腊月，西罗马帝国献上降书，自愿接受大唐的改制，成为大唐的领土。

至此，整个欧洲大陆连同非洲大陆、亚洲大陆，彻底纳入大唐版图！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这次起-点515粉丝节的作家荣耀堂和作品总选举，希望都能支持一把。另外粉丝节还有些红包礼包的，领一领，把订阅继续下去！】

第八百九十章‘坑爹’的小初一

.奉上五一更新，看完别赶紧去玩，记得先投个月票。现在起-点515粉丝节享双倍月票，其他活动有送红包也可以看一看昂！

大唐贞观十三年十一月，处理完东罗马的事情之后，李元霸就接到了李世民的消息，说是让他领着自己的几个侄儿回长安过年。

原来，在李元霸率军对东罗马帝国动手之前，李恪、李愔以及李贞就被派了出来，分别负责管理定天都护府治下的天竺、大食以及波斯。

三个原本的帝国，经过这段时间的修养生息，总体来说，发展地还是不错的。

而这三个小家伙也争气，没有给大唐，给李世民，给李元霸丢人，不仅把个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踏入了正轨，就连三个地界儿的匪患都给灭了个七七八八。

眼下自家老爹传来了旨意，也正好让这几个小家伙从繁忙的政事中跳出身来，过一个好年。

李元霸在接到李世民的消息的时候，立刻就通知了李绩、李靖、王玄策等随军而来的文武百官，安排起近期内所需要处理的一切事宜，同时也让人去通知李恪他们好好准备一下。

本来按照路程来算，距离大唐最近的那是接管天竺之地的李贞，李元霸肯定是最后一个回到长安。

考虑到这次回程的距离太远了，所以李元霸就让李恪三兄弟准备好之后，相约在波斯港湾相聚。

在大唐，蒸汽战舰自制成到现在已经过去了相当长的时间了，而且蒸汽的技术也日趋成熟，所以蒸汽机的效率越来越高，蒸汽战舰的体型以及速度和安全性也在飞速地提升着。

四支队伍在波斯港相聚之后。不过才用了短短的半月时间，李元霸他们就从波斯湾到达了南洋都护府。

在到达南洋都护府之后，李元霸又在这里稍稍停留了一下，他们就换乘了早起的蒸汽战舰，沿着黄河逆行而上，往上游驶去。

等到李元霸他们回到长安长安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月之后了，再有十来日的时间就要过除夕了，整个长安城都张灯结彩，充满了节日的欢乐氛围。

李元霸和几个侄子在朱雀大街前分别之后，就带着几大马车的东西往王府的方向驶去。

这才刚刚回到府门前，甚至还没来得及下得马车，就听到马车外传来了惊喜的叫声：

“王爷回府了，王爷回府了！”

紧接着就是一阵的鸡飞狗跳。

“还真是够热闹的！”

李元霸轻笑了一声，挑开厚厚的车帘子走了出来。就见王府的正门已经打开，一队队的王府亲卫列着整齐的队伍等候在府门前。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亲卫在府门里面，一个个面露激动的神色。

忽然，府门里面传出了一阵欢快般的笑声，紧接着就见两位明媚无比的女孩，陪着一个长得粉雕玉琢的小小子，一脸欢畅笑容地跑了出来。

看这小家伙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叽里咕噜地乱转，明显是一个满肚子坏水的臭小子。

当他看到府门前的李元霸的时候。这小男孩两只胳膊一甩就挣脱了两名女子的纤纤玉手，随后小短腿‘噌噌噌’地加快了速度，冲向了李元霸。

两名女子中，看起来年纪稍大的美貌女子高声道：

“初一，你跑慢点，小心摔着！”

嘿。感情这小男孩竟然是李元霸的儿子，但是看这小家伙的个头儿也忒高了点吧，怕是七八岁的小孩子都没有他高。

“父王，还真是您回来了，我还以为管家爷爷又在骗我呢！”

二十几步的距离说远也不远。小家伙跑到李元霸身前还有几步远的时候，俩小短腿一蹬就一跃而起，人在半空中就对李元霸张开了双臂。

李元霸再见到自家孩子的时候，脸上马上绽放了笑容，可是在小家伙飞

身而起的时候，本能地感觉到了不对劲，可是不把小家伙抱住的话，这小子还不得摔在地上？

没办法了，李元霸只得无奈地接住了李初一。

“砰！”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小家伙竟然在胸前垫了小钢板，这一下撞在李元霸的怀里，可是把他的胸膛给硌疼了。

好在眼下正值隆冬，李元霸穿得还算厚实，这要是搁在夏天的话，单单这一下就能把他胸口给硌红了。

“咯咯！”

奸计得逞的李初一笑了起来，小脸笑得像花一样。

李元霸无奈地摇了摇头，伸手在小家伙的屁股上狠狠地来了一下，同时口中说道：

“你小子，竟然敢算计你老爹，是不是浑身的皮又痒痒了？”

小家伙得意地看着李元霸，随后伸手入怀，掏出来一快不过巴掌大大小小，一侧贴着厚厚的棉絮，另外一侧却是坑坑巴巴的钢板来。

“父王，是不是很疼啊？”小家伙脸上的表情很得意，摆出了一副我很厉害，我算计了你的小表情。

李元霸一脸无奈地看着他，真不知道该说他些什么好了。

这小子从小就喜欢和他对着来，虽说几乎是屡战屡败，可是小家伙仍旧乐此不疲，甚至还一度把这当成了乐趣。

李元霸对小家伙是疼爱有加，所以也舍不得去惩罚小家伙，不过惩罚并不代表着纵容。

以小家伙的聪明才智，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每次的嬉闹，他都把握了一个度，再加上小家伙深谙‘打一巴掌给一个甜枣’的道理，虽说‘坑爹’的事情他办了不少，每次事后的安抚都很到位，弄得李元霸两口子也不好再去严惩了。

“好了，初一，不要闹了！”紧跟着李初一他们的脚步而来的武顺，见到这一幕，顿时就知道肯定又是小家伙在折腾他老爹了。

武顺从李元霸的怀里接过了小初一，道：“你父王才刚刚回来，你就这么瞎闹，小心你父王把带回来的礼物全都给了你的小姑姑！”

“啊？”

李初一听到武顺的话顿时眨巴着大眼睛看向了李元霸，一双眼睛里面很快就开始凝聚泪水，那可怜的小模样，好像李元霸犯了多大的罪过一样。

“行了，行了！”

李元霸连忙摸了摸小家伙的脑袋瓜，道：“没谁的礼物，也不能没有我们家小初一的，自己去那一辆马车去看看吧！”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这次起-点515粉丝节的作家荣耀堂和作品总选举，希望都能支持一把。另外粉丝节还有些红包礼包的，领一领，把订阅继续下去！】

第八百九十一章王府相聚

大唐长安城，武王府正堂。`

李元霸一大家子人齐聚一堂。

坐在主位上的，自然是李元霸还有武顺两口子，杨氏带着武昭和武三娘坐在右边，而小王爷李初一则是坐在左边的位置上。

管家白福很好地坐着自己管家的工作，恭敬的站在李元霸的右后方，微弱的身子就像是一根吊着电灯的电线杆子。

再往下走，就是小侍女霞儿、武顺的贴身侍女莹香以及赵菁菁了。

说起来，这三人身为李元霸两口子的贴身侍女，本应该成为李元霸的侍妾的，只不过李元霸出于自身的道德底线，一直都没有动这三人了。

再之后，便是赵菁菁的亲哥哥，也是李元霸的心腹手下赵三炮和他的娘子、以及他们的女儿。

除此之外，在赵三炮娘子的怀中，还抱着一个刚刚长牙的小男孩。

这小家伙的名字叫做赵尽忠，是赵三炮的儿子，这名字是赵三炮自己取的，说是寓意着自己的儿子，将来一定会对李元霸，对陛下，对大唐尽忠！

尽管这名字的寓意是好的，可是这恶俗的含意，却是让李元霸瞬间想起了前世所看电影《绣春刀》里面的那个卖国贼，这让李元霸无奈地叹气了好几天。`

“诸位都是本王的亲眷，今日咱们不论君上君下的官籍之礼，彼此之间都放开一些！”

坐在主位上的李元霸，难得地换下了经常穿的胡服，换上了一袭淡蓝色的汉服，他大袖猛然一甩，说道：

“本王此番离开长安城已有近半年的时间了，不知道府中的情况如何啊？”

正所谓男主外女主内，李元霸离开长安城数月，征战在外，武王府上的事务都是武顺在打理，白福从旁辅助。

是以。在听到李元霸的话后，武顺下意识地看了白福一眼，道：

“近几个月以来，王府之中一切安好。至于百茶坊以及那几座石炭矿厂，也可以说是日进斗金，碧婷姐姐也时常来府中帮衬……”

武顺把近段时间以来，王府的方方面面都向李元霸做了详细的汇报。

李元霸感觉这个时候的武顺倒不像是堂堂的武王妃，反而是成了他前世的时候。某集团公司的总裁助理一样。

李元霸很满意武顺的汇报，毕竟有这么一个贤内助，总比娶一个败家娘儿们要强得多。

“人都说，一家之主不在，府宅里面就像是缺了主心骨一样，可是在本王看来，王府的运转很正常嘛！”

李元霸的样子看起来很是高兴，毕竟这年头，谁还嫌媳妇能干啊？

“王爷，这段时间。王妃很用心地在管理王府的产业！”白福在这个时候开口道：

“而且随着蒸汽技术运用在其他的行业之中，石炭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了，不光是朝廷方面与咱们有大量的石炭交易，就连很多的大家族都开始向王府大量地求购石炭。若不是因为朝廷出了新的律法条令，怕是咱们每日开采出来的石炭还有凝练的焦炭，根本就是供不应求呢……”

“新的律法条令？”

对于这件事情李元霸倒是并不清楚，不过想来以李世民的性子而言，肯定对于朝廷有利的律法条令。

毕竟除了李元霸名下的石炭矿厂之外，所有大唐境内的石炭矿都已经被收归朝廷所有。

虽说偶有人被贪婪冲昏了头脑，冒着被砍头的危险私自开采矿藏。可是在重典之下，这种行为也在慢慢地消逝。

“朝廷统一了石炭与焦炭的市价，规定了使用焦炭的具体行业，对于咱们而言并没有多大影响。充其量不过是所缴纳的官税多了一些罢了！”

武顺可看不上这么一点钱，百茶坊每月为王府带来的利润都极其地可观，若是只想着以石炭养活王府的话，那可不是长久之事。

“御史台的御史们，难道没有找咱们的麻烦吗？”李元霸有些奇怪地问

道。

毕竟整个大唐境内的石炭矿产资源，都被收归朝廷所有。

纵观整个大唐。也只有他武王府名下有石炭矿藏，若是不借着这次朝廷颁布新律法条令的机会，将武王府名下的石炭矿藏给收归朝廷的话，以后若是再想收回就难了。

不借此难，还真是有些不符合这些御史们的性格啊！

听到李元霸的问话，武顺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温和的笑容，她说道：

“夫君，还真叫你给猜对了！就在陛下当朝颁布新律法的时候，御史台的孙煜大人、刘秉琦大人、史汎大人以及张冬生大人就联名上书，请求陛下将咱们王府名下的矿藏产业给收回去！”

说到这里的时候，武顺的脸色突然变得兴奋了起来，小脸都快变成红苹果了：“夫君，你猜陛下是怎么回复他们的？”

这四名御史台的御史，除了孙煜本人的性格生来就是刚正不阿，与魏征有一拼之外，像刘秉琦、史汎和张冬生，他们都各自有家族的约束，而且他们的家族所在地，石炭资源相当丰富。

李元霸相信，孙煜确实实是为了大唐，才建议李世民收回武王府名下的石炭矿藏，可是刘秉琦等人，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怎么回复他们的？”

李元霸也很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回答，竟然让一向端庄的武顺露出了这种小儿女一般的姿态。

武顺脸上绽放出了犹如花儿一般的笑容，娇声道：“陛下说，若是尔等有朕之四弟这等功劳，朕便是分与尔等半壁江山又有何妨？”

李元霸心头骤然一惊，道：“那几个御史是什么反应？”

武顺蹙眉想了想，道：“除了孙煜大人之外，其他三位大人似乎都有一些愤愤不平之色，而且之后他们还各自掏出了一本奏折，说你屯兵海外，意欲图谋不轨。”

“坏人，坏人，太子哥哥都给我说了，这些家伙全都是坏人！”

这个时候，正低着头抱着一个水果狂啃的李初一抬起了脑袋，捏着小拳

头恶狠狠地说道：“太子哥哥说了，皇帝伯伯会把那些家伙全都给收拾了的！”

第八百九十二章蹭饭的来了

小家伙那一脸愤愤的样子，还真是可爱得紧，原本心头还有些气的武顺，见到儿子露出这种表情，也只得是嫣然一笑。

李元霸却是不为所动，他撇了李初一眼，没有搭理这个突然插话的儿子，继续对武顺说道：“就没有人站出来替咱们说说话吗？”

武顺点点头，道：“听太子殿下说，当时房杜两位丞相，还有魏大人、王大人……全都站了出来反驳他们。”

说到这里的时候，武顺的脸上反倒出现了奇怪的神色，她看着李元霸说道：

“夫君，最让妾身感到奇怪的是，刘秉琦几位大人似乎早就知道陛下不会收回咱们王府名下的矿藏，竟然还拿出了很多在他们看来，咱们王府的所谓罪证，来控告夫君，一切都好像是早有预谋一样！”

李元霸冷笑了一声，道：“自然是早有预谋的！看来本王这几年的时间里不在大唐，不在长安城，有很多人已经忘了本王的威势了，竟然敢向本王递刀子了！”

李元霸这几年的时间里，率领大军为大唐征战在外，这身上的杀机早就已经积攒了不少了，哪怕一丁点的小火苗，都能够把这些杀机给点燃！

而这些倒霉的大唐新兴家族，已经成功完成了这个步骤。

“王爷，奴婢已经把这些新兴家族的底细给查清楚了，您看要不要……”

白福俯身在李元霸的耳畔，低声说了两句，同时脸上还露出了一个意外深长的表情。

李元霸稍稍沉吟了一下，道：“皇兄最后说什么，对此事有没有个什么结论？”

武顺脸上的表情似乎很解气，她说道：“陛下当下就驳回了刘秉琦几位大人的弹劾，而且还斥责他们无事生非，枉议皇族重臣，并且还分别罚了他们半年的俸禄，让他们回家思过！”

“还真是便宜他们了！”李元霸冷笑了一声。道：“皇兄这也就是安安御史台御史们的心，若是当真把那几个家伙给斩杀了的话，怕是连魏征都会坐不住了吧！”

武顺并不像平常大臣的女眷一样只关注府内事务，对于朝中的政事也多多少少的有所涉猎。

听到李元霸的话后。武顺微点螭首，道：“夫君说得是，魏大人乃是御史台的主官，若是无缘无故地就斩杀几位御史，以魏大人的性格。是肯定说不过去的！”

“好了，不说这些遭心的事了！”

李元霸晃了晃脑袋，知道眼下明显不是说这些事的时候，于是便在心里打定主意要好好查查这几位‘大人’的底儿，嘴上却是开始转移话题。

.....

接下来的时间，李元霸又和武顺以及白福聊了一些王府里面的事情，这个时候赵三炮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对李元霸说道：

“王爷，咱们这次回到长安，是不是需要先去宫里觐见陛下。毕竟按照朝廷的规制.....”

“什么规制不规制的！”李元霸摆摆手，道：“什么规制到了本王这里都没用，更何况那几个御史才被皇兄训斥了，就算是借御史台几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再参本王！”

“可是.....”赵三炮翻了个白眼，见李元霸态度坚持，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行了，别可是了，本王饿了，这么长时间不在王府里面用膳。本王还真是挺想那些厨子们的手艺！”

李元霸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转头对白福说道：“白福，下去准备吧！”

“诺！”白福应了一声，转身就要走。

这个时候李初一嘟着小嘴道：“管家爷爷。管家爷爷，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什么热闹时都少不了爱捣乱的小初一，见到欢脱的小主子踮着脚想要一起去，白福自然是不会说什么了，冲着李初一笑了笑。牵起了他的小手向着大堂外面走去。

.....

等到吃饭的时候，王府更加热闹了起来，不仅仅是小初一在满世界乱跑，就连宫里的小兒子还有思唐她们也跑了来，连带着还拐了李世民的几个刚学会跑的小皇子、小公主。

这回王府里面算是彻底热闹了，小兒子领着一群小家伙们，在王府里面疯玩，而李元霸则是和府中的亲近之人叙着家常。

说到半途的时候，李承乾领着娘子、孩子们也跟了过来。

要不说李承乾会赶时间呢，后厨的出自们刚刚把十数道菜肴端上来，这家伙就赶到了。

“哈哈，还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抱着自己的小兒子刚刚走进膳食堂，李承乾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就快坐满了一张大圆桌上，李元霸正准备动筷子，听到李承乾声音的时候，不由得无奈地叹了口气，道：“你小子不在宫里和恪儿他们聚聚，来本王这里做甚子？”

“三弟、六弟还有七弟那里，侄儿都已经去过了！”

半年的时间不见，李承乾似乎有又长了一点个子，面容虽说越加像李世民，但是却多了几分稚嫩之色，“四皇叔，这次侄儿可是带着全家老小一起来蹭饭的，您总不能赶侄儿走吧？”

嘿，把这位堂堂的太子殿下赶出府去，李元霸可不会这么干！

他抬头看了看守在门口的白福，道：“白福，再给咱们的太子殿下阖家老小添上几副碗筷，免得外人说本王吝啬，连顿饭食都管不起！”

白福知道自家王爷和太子殿下以及几位王爷关系都很好，所以对于李元霸的嘲讽是充耳不闻，点了点头就吩咐了下去。

自己挑了位子坐下来，李承乾看了看李元霸的脸，煞有其事地摸了摸刚刚长出胡茬的下巴，道：“嗯，四皇叔，几月不见你果然是晒黑了许多啊！”

那一副我很懂你，你要相信我的样子，把包括武顺在内的所有人都给看愣了。

李元霸闻言，额头上顿时青筋爆起，他狠狠地一记暴栗赏了过去，骂道：“黑你个头啊黑！毛都没长齐呢，倒是先装上大人了，我看你小子就是欠揍！”

别看李承乾在外人面前表现得高高在上、充满了威严，可是在面对自家人，特别是李世民和李元霸兄弟俩的时候，那乖巧地就跟一只小猫咪一样。

第八百九十三章新闻部

“四皇叔，您怎么又打我？”李承乾摸了摸后脑，声音中带着点委屈。

李元霸没好气地甩了他一眼，道：“你小子一天都没个正形，还太子呢，早晚让皇兄换了你！”

“哎，四皇叔，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李承乾下意识地瞥了大堂中的众人一眼，道：“现在御史台的人还紧抓着我不放呢，您这话没准还真成真了……”

“御史台！”李元霸眯缝着眼睛道：“是不是刘秉琦、史汎他们几个？”

“怎么，四皇叔您也知道他们？”看李承乾脸上的表情就知道肯定还是这几个家伙。

“知道，有什么不知道的？”李元霸冷笑了一声，道：“前段日子，不正是他们几个弹劾四叔，想要收回四叔名下的石炭矿藏吗？”

李承乾回过神来，道：“对，就是他们这几个家伙，不过这次倒是没有孙煜，父皇也曾经说过，孙煜大人乃是两朝元老，做了一辈子的御史中丞，他的意见，父皇还是愿意听取的。”

“看你的样子，刘秉琦这三个家伙，把你折腾地够呛啊！”李元霸笑看了李承乾一眼，说道。

李承乾不屑地冷笑了一声，道：“就他们几个，还用不着本太子这么重视，只是近来父皇让侄儿开始处理地方政事，所以……”

“哦，皇兄这是开始一步步地培养你了！”李元霸给李承乾夹了一块红烧肉，道：“对各地的情况了解地怎么样了？”

李承乾眉头皱了起来，仔细想了好半晌之后方才说道：

“侄儿现在的精力全都放在了剑南道、陇右道、关内道以及江南道，相比较我大唐其他的州道郡县而言，这四道的州道郡县还是很富裕的……”

“说说具体的。”李元霸饮了一杯果酒，说道。

李承乾点点头，道：“咱们先说说剑南道吧，剑南道位于益州之地，治所在成都府……”

这对叔侄俩在饭桌上聊起了各地的政事，武顺还有武三娘她们默默地吃着膳食。一个个吃完了就急匆匆地带着小孩子们进了外面的园子。

.....

就在李元霸府中开宴的时候，皇宫的麟德殿中，李世民也准备了一桌的好酒好菜，至于招待对象嘛。则是他的三个儿子，李恪、李愔和李贞。

“来来来，恪儿、愔儿、贞儿，你们三个离开大唐这么长时间了，想必也有挺长时间没有品尝过皇宫里面的美食了吧？”

李世民穿着一袭常服。热情地招待着自己的三个儿子。

刘三水站在旁边斟茶倒水的，很是殷勤。

李世民的热情倒是把李恪他们给整懵圈了，因为李世民在他的子女们面前一项表现得很是威严，这突然一次地平易近人，怎么可能不把他们给整懵了？

“父皇，我们，我们自己顾自己就可以了！”一向大大咧咧惯了的李愔，在李世民身面前表现得像只猫一样，连声音都细了不少。

“这次你们前往定天都护府自主政，有没有什么感触？”

各自坐定之后。李世民面带微笑地看向了三个儿子，语调中带着好奇。

作为三兄弟中的老大，正打算低头吃饭的李恪率先说道：

“父皇，说实话，在之前看到您坐在太极殿中，颇为轻松地处理着各项事务，还以为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情，可是真当自己去主政一方的时候，却感觉到没有那么简单了！”

李愔和李贞深以为然地点点头，虽说没有说话。可是通过两人脸上的表情就能够看出来，想法和李恪差不多。

“定天都护府治下的天竺、波斯以及大食，相对于咱们大唐的情况截然不同。”

李恪很认真地继续说道：“首先，定天都护府治下的百姓们。很排斥咱们大唐的人，那些各地的城池暴乱时有发生，这是咱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李世民眉头微微皱起，道：“你们是如何解决这件事情的？”

李恪还没来得及说话，倒是李愔抢先说道：“开始的时候，我们兄弟三人的策略就是镇压。武力镇压！毕竟咱们大唐刚刚才占领了这三个地方，我们考虑到威慑力不够，所以就选择了武力威慑！”

李恪也跟着点点头，道：“之后，四皇叔传来了命令，让我们收敛一些，还提了一些建议，让我们以武力威慑为辅，情感面子工程放在了第一位！”

“情感面子工程？”

对于这个新鲜词，李世民可是不甚清楚。

情感还好说一些，无非就是和定天都护府治下的百姓们打打亲情牌，至少要让百姓们知道唐人的好，让他们看到唐人并非是如此地暴虐。

可是面子工程是什么意思？难不成还要大唐军队们把脸面给甩下来吗？

看出了李世民脸上的疑惑，李恪笑着解释道：“父皇，四皇叔所谓的面子工程，其实也和前面所说的情感差不多……”

或许是感觉这样解释还不够直白，李恪索性说道：

“嗨，说白了就是咱们大唐的高层，带着手下的兵士们亲自去帮助都护府治下的异族百姓们，比如说修复破损的房子啊，分发粮食啊，偶尔还会面向各地流民们施粮、施菜……反正就是什么惹眼，什么事情是对治下百姓有力的，我们就去做什么！”

“这样做有什么用？”李世民还是有些不明白。

李愔嘿嘿一笑，道：“只是这样做的话，当然什么作用都起不到，可是四皇叔让我们在治下的各个城中都成立了一个小部门，叫做新闻部，新闻部的作用就是用来宣扬我们唐人所做的一切有利于番邦之人的事情，而且还是大力宣扬！”

话说到这里，就算是李愔不再继续解释了，李世民也明白了过来。

这所谓新闻部，其实就是一个官方的宣传组织，用来宣扬大唐官方对定天都护府治下的一切善事。

这样的话，在新闻部的作用下，整个定天都护府都会知道大唐的所作所为，只要大唐的善行传遍整个定天都护府，那到时候再发生暴乱的话，就是那些百姓们自己乱来了。

如此一来，暴乱之危就解了！

第八百九十四章公主们要出嫁

想通了这一切，李世民不由得眼睛亮了起来，说实话，李元霸这个所谓‘新闻部’还真是实用，不仅增加了大唐‘良善’的知名度，还能够让大唐驻定天都护府的高层们，体验一把底层百姓们的生活。`

“日后这个新闻部，也可以在咱们大唐搞起来！”李世民脸上漏出了兴奋之色，“日后咱们宣传某些政策法规的时候，新闻部也就可以派上大用场了！”

李恪三兄弟到底是经历少，没想到这么多，听到李世民的话后，一个、二个的全都醒悟了过来。

“父皇说得是，在天竺之地的时候，为了整顿天竺之地的吏治，改组天竺王庭，我们就是用了新闻部，几乎在整个天竺境内大肆宣扬政法律令，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就将新政推行了出去！”

李恪深有感触地接过了话头，道：“如果没有四皇叔的话，怕是到现在我们都还摸不到头脑呢！”

“行了，关于新闻部的事情，之后你们写一份折子送上来！”李世民点点头，继续说道：“来说说，定天都护府中还其他有什么事？”

“父皇……”

……

翌日，皇宫。

一大清早的，李元霸就带着几样准备好的礼物进了宫。`

临近除夕了，皇宫之中也满是节日的氛围，数不清的小太监们在宫里面忙东忙西，搬动着东西，挂起了大红色的灯笼，修葺着宫中那些有些破损的建筑。

“皇兄，今日的天气可要比往日里要暖和多了，你这一天天地躲在大殿里，又用不着去处理政事，还不如出去好好走走呢！”

李元霸将手中的几只礼盒顺手搁到了桌子上，看着正半躺在榻上的李世民，说道。

难得睡了个懒觉的李世民，颇有些无奈地犯了个白眼。道：“你小子，你

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精神头这么大？”

“哈哈，我这也是习惯性早起了！”李元霸哈哈一笑。道：“我可不比你，在外面我干的可是苦差事，身体和脑力劳动并行，你可倒好，只是在宫里动动脑子就可以了！”

傻子都听得出来。李元霸的话里充斥着浓浓的不满之意。

李世民摇摇头，道：“还不是你自己给自己找的麻烦？好在眼下定天都护府那边是大局初定，剩下地就是管理问题了！日后，让你操心的事情还多着呢！”

说道这里的时候，李元霸就从踏上站了起来，随后披了一件大氅，道：“走吧，听你的，一起去西苑转转，咱们边走边说！”

李元霸听后也是笑了起来。`这两仪殿中多多少少有些压抑，外面日头正盛，还是出去转一转的好。

比起春秋两季，皇宫西苑里面多少有些萧条，不过里面的植被倒是有不少还带着生机。

行走在西苑的小路间，看着周围的植被，李世民的心情很不错：“元霸，定天都护府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李元霸无所谓地说道：“还行吧，总算是没捅出什么大篓子，而且现在就连东罗马帝国也落入了咱们大唐的手里。至于欧、非两大洲的其他小国家根本就不足为虑！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就可以将亚、欧、非三大洲彻底整肃清楚！”

“你就这么有信心？”李世民笑着说道。

“那是！”李元霸很得瑟，“不过是一些个小国罢了，以咱们大唐的实力。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

“行了，你有这个信心是好的，不过也要量力而为！”李世民拍了拍李元霸的肩膀，道：“知道这回朕为何要把你们全都交回来吧！”

李元霸好奇地说道：“不是说这么多年了，咱们都没有一起过过年吗？”

“这只是一方面！”李世民微微颌，道：“你再猜猜？”

嘿。还卖关子，这可把李元霸给郁闷地够呛，有什么事情直说也就是了，还整这么多的弯弯绕。

“皇兄，你就直说了吧，我可猜不出来！”李元霸才懒得去猜。

“你啊，就是太无趣了，难得朕这般有兴致！”

李世民有些无奈地看了李元霸一眼，随后笑着说道：“你看，高阳、清河还有巴陵他们三个小丫头，全都已经到了适嫁的年龄。这次朕准备趁着过年的喜庆劲儿，把这三个小妮子的婚事全都给办了。”

“啊？”

李元霸到时没想过这茬，不过想想自己去武顺的时候，那丫头似乎也有十岁了。

算起来，从这三个小丫头的年龄来看，巴陵、清河以及高阳公主三女，高阳还是最小的一个，今年也有十八岁了，按照当下的社会形态来看，这三个丫头都已经是‘大龄剩女’了。

“嗯，皇兄说得有理！”

想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开口说道：“可是……巴陵和清河还好说，他们早早地就已经被许给了别人，而且看起来他们对令武和处亮的观感还不错，彼此之间感情也是颇深，若是此刻让他们成亲的话，这俩丫头应该不会反对！关键是高阳，高阳怎么办？”

当年高阳公主对于李世民把他嫁给房遗爱的事情很不满意，还是李元霸用了诡计，才让李世民取消了两人之间的婚约。

可以说，现在的高阳公主还是‘单身贵族’一枚呢！

“元霸，这几年，你呆在长安城的时间并不算长，有很多事情你并不了解！”李世民嘴角忽然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他说道：“你没感觉这次回来，高阳的脾气变了很多吗？”

李元霸闻言微微一愣，仔细回想了一下昨日高阳来到武王府之后的情况，恍然现这个刁蛮的丫头，脾气好像温和了很多，待人说话方面也温柔了一些。

难不成这丫头是在为了自己喜欢的人，刻意改变自己？

“皇兄，照你的意思，高阳这是有自己喜欢的人了？”李元霸说道。

“哈哈……”李世民突然哈哈笑了起来，道：“看出来了吧？那小丫头确

实是有自己喜欢的人了！朕这么多的儿女，也只有这丫头能够随自己的心思来了！”

相比起李世民话中的畅快，李元霸倒是更加好奇谁这么倒霉被高阳给瞧上了，便问道：“皇兄，不知道是哪家的公子，竟然有这等福气，能够得到高阳的亲赖啊？”

...

...

第八百九十五章秦府

李世民微微一笑，道：“你想想，在我大唐朝堂上下还有谁家的公子，未曾婚配啊？”

“谁家的公子未曾婚配？”

李元霸皱着眉头想了想，道：“老程家未曾婚配的就剩下了处亮和处弼，可是处亮已经有主了，处弼常年追随在我身侧，征战在外，老程家可以排除了；至于杜家，杜荷那小子已经娶了城阳，这个不可能；李绩家的李震已经娶亲，老二李思文还小……”

李世民听着李元霸在那里嘀嘀咕咕，不由得感觉到颇为好笑。`

想了足足半柱香的时间，将大唐差不多的贵族子弟们都想了个遍，李元霸方才皱着眉头说道：“不会是秦二哥家的怀玉吧？”

李世民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道：“嘿，还真叫你给猜对了！怎么样，二哥家的小子怎么样？”

李元霸想了想秦怀玉的模样气质，现这小子除了身子骨看起来似乎有些纤瘦了一点之外，长得还是相当英俊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李元霸在定天都护府的时候，秦怀玉曾经跟过他一段时间，经过那段时间的相处，他还是很喜欢这个看起来单薄，可是实际上却是颇有勇力的小伙子的。

“那小子啊，人倒是不错！”李元霸摸了摸下巴，道：“不过秦二哥知道这事吗？按照他们老秦家的意思，似乎并不想和咱们皇家沾上什么关系啊？”

本来嘛，秦叔宝跟随在李世民身边，为大唐开疆拓土，可以说是劳苦功高，若不是他身体每况愈下的话，怕是秦叔宝在朝堂上的权利就会被不断地削弱下去。`

毕竟因为功高震主而被杀的开国功臣们，可是不在少数啊。

“秦二哥应该是知道的，毕竟怀玉这孩子从小就孝顺，这件事情若不是秦二哥默认的话，怕是这小子根本就不敢去和高阳说话！”

李世民有些无奈地说道：“现在唯一不好解决的问题。就是缺少一个说和的人，你看……”

“你看我做什么？”李元霸心头‘咯噔’了一下，怪叫地看着李世民，道：“你……你不会是想要我去当这个媒人吧？”

“怎么。你不愿意吗？”李世民扭头看着李元霸，似笑非笑地说道：“朕和你二嫂以为，这件事只有你去最合适！”

李元霸顿时无奈地翻起了白眼，道：“我看啊，你和二嫂是想把女儿嫁出去想疯了！人家这事都是找女人。你们两口子可倒好，竟然想让我一个大老爷们去，也真亏你们想得出来！”

“怎么？朕又没说让你直接上门去提亲，再说高阳也是堂堂的大唐公主，难道我们家的公主还嫁出去了，非得赶着去求他老秦家娶妻？”

李世民的脸上出现了一丝愠怒，“我大唐公主高高在上，代表着皇家威严，可不能随随便便地就这么嫁到别人家去！”

得，这种事情。`怎么说都是他李世民有理，说起他的也没用了。

“行了，行了，甭跟我说那些大道理了！”李元霸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道：“这件事情我办了，不过你得先去征求高阳的意见，看看她是个什么意思，别到时候我去找秦二哥说这件事了，那丫头却是死活都不想嫁了！”

李世民很满意这个结果，说道：“朕会让你二嫂去说的！”

“行吧。一会出了宫我就去秦二哥那里！”李元霸满口子答应了下来。

……

翼国公府，难得遇到这样的好天气，秦叔宝正坐在轮椅上，于翼国公府后面的演武场中。看着自己的儿子练武。

演武场中，秦怀玉骑着一匹白马，手中还提着一柄闪亮的长枪。

寒风凛冽，枪花朵朵！

纵马在演武场中肆意狂奔的秦怀玉，将手中的长枪耍得如同铁树银花一般，舞得痛快了。还忍不住出了几声呼喝，那感觉就如同在敌阵丛中左右冲杀，如入无人之境一样。

渐渐地，秦怀玉的吼声越来越愤怒，并且充满了煞气，隐约散出一丝喷薄的杀机！

“真是将门虎子啊！这才短短的几月不见，怀玉的骑术和枪术竟然就精进

到了这种程度，在我看来，可是没有给你丢脸啊，二哥！”

就在这个时候，后院转角处的回廊边上，突然多了一道人影。

李元霸穿着一袭宝蓝色常服，英俊的面容上带着淡淡的笑容，当他看到秦怀玉使出的一招回马枪，那长枪划破长空，出戾啸的时候，李元霸的眼睛不由得微然一眯，闪过一丝惊讶的神色。

秦准与那是什么人，毕竟这么多年在战场上厮杀，早就练就了察言观色的本领，身边站了这么一个人，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扭头看着身边的人，秦叔宝颇有些惊讶地叫道：“四公子？”

李元霸冲着秦叔宝拱了拱手，说道：“呵呵，元霸不请自来，还请二哥莫怪啊！”

秦叔宝哈哈一笑，道：“我怎么会怪你呢？你能够来我府上，可是让我秦府蓬荜生辉啊！”

说到这里的时候，秦叔宝冲着演武场里叫道：“玉儿！”

“爹！”秦怀玉闻听这个声音马上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勒马扭过了脑袋。

当他看到李元霸的时候，急忙落下马来，走到演武场边缘，向李元霸拱手而拜道：“怀玉见过王爷！”

李元霸摆摆手，道：“怀玉快快免礼，不必如此多礼！”

秦怀玉顺势站起身来，道：“王爷，昨日见过三郎他们，三郎说是与王爷一同回来的，本来还打算明日再去拜望的，没想到今日王爷就亲自来了，真是，真是……”

秦怀玉真是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是不是感到很意外？”李元霸冲着秦怀玉眨了眨眼睛，道：“二哥，你们父子俩就打算在这里和我说话吗？”

“啪！”

坐在特指轮椅上的秦叔宝拍了拍脑门，道：“瞧我……怀玉，安排人在前堂送上茶水点心，对了，再去让秦路好好准备一下，今日为父要与王爷畅饮几杯！”

“是，我这就下去安排！”秦怀玉点点头，急匆匆地下去准备了。

...

...

第八百九十六章上门说亲

翼国公府，后堂。

一张大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家常小菜，虽说没什么山珍海味，但是看起来也颇为温馨。

“二哥，你家的厨子手艺不错嘛！”夹了一筷子红烧肉，李元霸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就这手艺跟宫里的厨子都有一拼啊！

听到李元霸这么说，秦怀玉脸上顿时变得神采飞扬起来：“王爷，您不知道，这可是我娘亲做的，她可是特意和宫中膳食局的厨娘们学过的，厨艺比她们亦要高上几分，平日里我们可是难得吃到娘亲的手艺的！”

秦叔宝的无配正妻已经亡故，秦怀玉口中的娘亲乃是秦叔宝的继室，也是秦怀玉的继母刘氏。

因为刘氏没有子嗣，所以对秦怀玉那还真是视如己出，秦怀玉投桃报李，对刘氏亦是如亲母一般。

“哦？没想到嫂嫂竟然还有这种手艺，二哥，你可真是有福了！”李元霸有些惊讶地说道。

秦叔宝轻抚颌下短须，脸上也难免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这个时候，刘氏刚好走了进来，听到自家儿子的夸奖，不由得有些无奈地瞪了秦怀玉一眼，说道：

“王爷别听玉儿胡说，妾身也不过是胡乱摆动，若是王爷喜欢吃的话，就时常来府上走动也便是了！”

刘氏是一个看起来颇为温婉的妇人，年龄约莫四十上下，发髻高高盘起，脸上尽是温和的笑容。

“哦，嫂嫂来了！”看到刘氏，李元霸连忙起身拱手行了一礼，这才说道：“怀玉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日后我少不得要多叨扰了！”

“哈哈，夫人，你也做吧！”秦叔宝哈哈一笑，道：“王爷，我听玉儿说。这次定天都护府的范围已经扩张到了东罗马，不直知道是也不是？”

李元霸点点头，道：“不错，而且相信用不了多久的时间。整个欧洲和非洲地区也会落入我大唐的手中！”

“我也曾听陛下说过，这天下除却我大唐所处的亚洲之外，还有着其他的几大洲，比方说那些昆仑奴所在的非洲，东罗马和大食所在的欧洲。还有什么美洲、澳洲……按照王爷的部署，是不是要将这些地界儿全部纳入我大唐的版图啊？”

秦叔宝点点头，脸上难免露出了一丝落寞的神色，“若是我身体依旧如同当年那般的话，这征战几大洲，定然有我的身影，只可惜……”

“爹！”秦怀玉看着自家爹爹脸上的落寞，心里头多少也有些难受。

“哎，二哥何必烦躁，正所谓有事弟子服其劳。怀玉小小的年纪就凭借自己的能力做到了左武卫中郎将的位置上，若是让他去为我大唐开疆拓土，定然能够立不世功勋！不知二哥可愿意放怀玉去征战沙场？”

李元霸也有些不忍看到秦叔宝现在的样子。

再说了，是金子到什么地方都会发光的，像秦怀玉不进出世家豪门，而且自身能力极强，又与李承乾、李愔等皇子关系甚密，他现在缺的就是机会，只要机会到了，不愁不能建功立业。

“王爷说得这是什么话？男子汉大丈夫。生而就是为了保家卫国的。若是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他秦怀玉就不是我秦叔宝的儿子！”

秦叔宝虎目猛然一瞪，身上自然而然地散发出一股子威势：

“玉儿，你记住了。日后不论你到了什么地方，都不能堕了我秦琼的名声，否则看为父不打断你的腿！”

“是，爹，儿子记住了！”秦怀玉郑重地向秦叔宝拱手，声音沉重。

“行了。二哥你们俩也太郑重了！”看到秦氏父子的表现，李元霸不由得有些哭笑不得，“怀玉的能力，我还是晓得的。二哥，你就不要吓唬他了！”

“是啊，夫君，玉儿这孩子从小就懂事，这些年来更是从没做过出格的事情，相信他日后定不会给你丢脸的！”

刘氏很心疼儿子，听到客人说话了，也跟着一起搭起腔来同时开始转移话题，“对了，夫君，妾身记得你还藏着几坛宫里的玉酿呢，妾身去为你们取来？”

这样说着，刘氏就要起身离开席位。

这个时候李元霸连忙说道：“二嫂且慢！”

李元霸这一句且慢，可是把刘氏给留住了，但见她扭过头，虽说没有说话，脸上却是露出了一副疑惑的神色。

李元霸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地开说了：“二哥，二嫂，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怀玉今年已经是二十有一了，这样的年纪，按理来说早就应该娶妻生子了，你们看承乾他们，一个个的孩子都有一群了！我今天特意过来，就是来给怀玉说门亲事的，不知道二哥、二嫂意下如何？”

听到李元霸这话，甭说是秦怀玉和刘氏了，就连秦叔宝都有些呆楞。

“嗯？”秦叔宝微微怔了一下，随后说道：“王爷今日前来，就只是为了此事吗？”

“怎么，难道我就不能当一次媒人吗？”李元霸诡谲地一笑，继续说道：“正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岂非是人伦正理，二哥与二嫂而今年纪也大了，难道就不想含饴弄孙吗？”

“王爷铭晓大义，所说自然无差。”秦叔宝还没说话，倒是刘氏率先回道。

“这便是了！”李元霸拍手一笑，道：“今日我来冀国公府，其实就是为了一件正事。”

李元霸色略沉，十分正式的说道：“我做媒，让怀玉迎娶已故应国公三女武三娘为妻，如何？”

原本以为李元霸是为了给自己的侄女高阳公主来说和的，毕竟别人不清楚秦怀玉和高阳公主之间的事，难道他李元霸还不知道吗？

可是现如今，李元霸一张嘴就是来给应国公之三女武三娘来提亲的，这和他们预想的不一樣啊？

看三人的脸色，秦叔宝和刘氏脸上充满了诧异之色，而秦怀玉呢？脸色却是‘唰’地一下变得如同白纸一般苍白。

看到三人脸上各异的表情，李元霸心头暗笑，但是脸上却是丝毫都没有表现出来。

...

第八百九十七章事情成了

“王爷，您方才说谁？”

秦怀玉脸色变幻了半晌，还是追问了一句，他还以为方才李元霸是说错了呢。

这也就是秦怀玉这几年的时间里征战沙场，定力超乎常人，否则的话，刚听到李元霸说出武三娘地名字来，只怕他都要跳起来了。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怎么，难道方才你没有听清吗？还是说你心中是不同意的？”

李元霸正色说道：“二哥你也知道，应国公武士彧乃是从龙功臣，开国元勋，武德年间时便是八座宰相之一，被封为一品国公。当今圣上，更是谥封其为礼部尚书。不论是门第论、出身还是血统，三娘可都配得上你！至于人物嘛，这一点你大可以放心！自从三娘之大姐武顺嫁与我之为妻之后，便在我武王府中住了下来，可以说，不论是她的人品、性格还是面容、身材、长相，这天下没有任何男人会对她不满意的。”

“可是……”

眼瞅着李元霸拿出了亲王的派头，而且还说得义正辞严的，秦怀玉当时就不知道说什么了，脸上也多了几分苦笑之情。

“没有什么可是的，既然你说不出其他的什么来，那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吧。”

李元霸顿时放声哈哈大笑了起来，一手直接拍在自己的大腿上，道：“君子成人之美，正好二哥、二嫂都在这里，我看今日咱们便促成了此事吧。”

“王爷……且慢！”

秦怀玉赶紧出声，这大冬天的，他额头上都憋出了汗水了，最终还真叫他想到了法子，他扭头看了自己的父母一眼，咬牙说道：

“王爷，成亲乃是人生大事，再说了，古语有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看这件事情还是征询一下家父家母以及应国公府杨夫人的意见吧！”

这是秦怀玉绞尽脑汁，放才想出来的最后托辞了，他现在就只能盼着自己的老爹能够把这件事情揽过去。说实话，他现在心里只有高阳公主一人，

若是让他娶别人的话，那还不如杀了他！

“你放心好了，我办事怎么可能不提前征询主家的意见？杨夫人早就已经将昭儿和三娘的婚事托付给我了。你这边同意，只要聘礼到了，当日就能够让你们成亲！”

李元霸哈哈笑道：“怎么样，二哥、二嫂，对这件婚事你们可有何意见？”

“……”

这回刘氏倒是不说话了，他扭头看着秦叔宝，等着自家的夫君做最后的决定。

沉默了好半晌，秦叔宝突然端起面前的酒盅一饮而尽，道：“王爷的好意，秦琼心领了。只是小儿已有心上人，就不牢王爷费心了！”

嘿，终于逼着秦叔宝把这话给说出来了！

“哦？已有心上人了，不知道是谁家的娘子如此幸运，竟然得到怀玉亲赖？”

李元霸这货真是太恶心人了，在宫里头说秦怀玉幸运，在这翼国公府就说高阳幸运。

李元霸话音刚落，秦怀玉就从席位上站了起来，很是恭敬地向李元霸拱手道：

“原本怀玉想要再在战场上赚取一些功勋，再向陛下提及的。既然今日王爷亲来，那怀玉就斗胆一提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秦怀玉伸手入怀，摸出了一方白色的锦帕。随后锦帕打开，露出了一支通体由和田籽玉雕琢而成的凤钗，当然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李元霸还认识这东西。

这没白玉凤钗，乃是李元霸初醒之后，见到高阳公主的见面礼。

平日里。高阳公主总是把这枚凤钗高高插在秀发之上，喜爱地不得了。

怎么如今这东西反倒是到了秦怀玉的手中，难不成这对小家伙已经互换定了情信物不成？

果然，就听秦怀玉说道：“王爷，这支白玉凤钗是高阳公主送给怀玉的。怀玉与高阳公主情投意合，彼此之间感情颇深，还请王爷能够为怀玉向陛下说

和，恳请陛下将高阳公主下嫁于怀玉！”

秦怀玉一通话说完，整个后堂都陷入了沉寂当中，秦叔宝一大家子全都看着李元霸，等着他的答复。

而李元霸呢，这家伙低着头不断地啃着一条考兔腿，整个后堂中，不断响着李元霸啃骨头的‘嘎嘣’声。

过了足足有盏茶的时间，当李元霸拿起锦帕使劲擦了擦嘴角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不对劲了，抬头看着秦叔宝一家三口，发现这三人看自己的眼神中充满了‘幽怨’。

“那个……二哥，你们都看着我做什么？”

李元霸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了这么一句，旋即恍然道：“不好意思，跑题了！刚刚怀玉说什么来着，想要我去给你说和说和，让陛下把高阳下嫁给你是吧？”

“是，还请王爷成全！”秦怀玉手中托着那支白玉凤钗，郑重点头。

“好，我答应了！”在秦怀玉话音落地之后，李元霸干脆利落地答应了下来。

“谢王……啊？”

李元霸这么干脆地应答，到时让秦怀玉有些所料不及了，这什么情况？

“是不是很奇怪？”李元霸笑咪咪地说道，“二哥，实话告诉你们吧！今日我正是为了高阳和怀玉这俩孩子的亲事而来，只是二哥你也知道，我皇兄这辈子最好面子，若是这事是由我们李氏皇族提出来的，那自然是让皇兄跌了面子！没办法，我只能用激将法了，还请二哥、二嫂莫怪啊！哈哈……”

得，他们老秦家一家三口被李元霸一个人给坑了！

“王爷，你还真是……”

秦叔宝有些苦笑不得地摇摇头，道：“我还以为，你真是为了武家三娘子来说媒了！我还说呢，若是你坚持要将你家三妹嫁过来的话，我就亲自跑一趟皇宫，求陛下把高阳公主赐婚给玉儿！”

“啊？看来我这耐心还有待磨练啊，早知道你是这么想的，我还火急火燎地跑过来做什么？”

李元霸冲着秦叔宝眨巴眨巴眼睛，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秦叔宝也难得地眨眨眼，哈哈畅笑道：“王爷，我老秦可也是不吃亏的主儿啊！”

...

第八百九十八章商议婚事

就在秦叔宝终于挑开了秦怀玉和高阳公主恋情的当晚，李元霸就立马带着这个喜人的消息进了皇宫。

因为按照李世民之前的安排，他想要在除夕之前就将巴陵、清河以及羔羊三女的婚事给办了。

而今距离除夕也就只剩下二十多日的时间了，不论是成亲还是除夕，都有很多繁琐的事情要处理，所以李元霸连夜就进了宫中，来向李世民禀报。

结果，得到这个喜人消息的李世民也哈哈大笑了起来。

毕竟这三个大龄剩女们的婚事，都快成了李世民的心病了，而今这件事情总算是有了着落，李世民怎能不高兴呢？

“元霸，要不要立即召见嗣昌、知节还有叔宝进宫来觐见啊？毕竟成亲这件事情宜早不宜迟啊！”

紧接着李世民就一脸兴奋地对李元霸说道，看得出来，李世民这是高兴的，要不然的话，一向泰山崩于顶而面不改色的李世民，怎么会如此的失态？

“皇兄啊，你是不是有些太心急了一点？我们皇家的闺女又不是嫁不出去了，用不着这么着急，明日再议，你看怎么样？”

李元霸听到李世民这话一下子就给傻眼了，李世民这也太着急把闺女给嫁出去了吧？咱家的闺女就非得上赶着让人家娶走吗？

“啊？”李世民皱着眉头仔细想了半晌，说道：“元霸，你说得也有道理，嗣昌和叔宝的身体都不算太好，这连夜商谈，怕是他们两个都熬不住。这样吧，明日朕在麟德殿中设宴。邀请他们三人一起来商议此事，这样如何？”

“嗯，这样最好！”李元霸点点头表示同意。

.....

翌日。当时间刚刚过了巳时一刻，三驾马车就从三座不同的国公府宅而出。不约而同地想着皇宫的方向汇合而去。

考虑到柴绍和秦琼的身体病魔缠身，李世民特许他们可以不用下马车，就直入麟德殿。

至于程咬金嘛，反正这老货的身体还硬实得很，多走两步就当是饭前腾肚子了，反正到时候他才不会管李世民他们谈什么，眼睛里面只有吃。

很快，三个曾经一起纵马征战沙场。笑傲群雄的老兄弟们，在麟德殿中聚首了。

老兄弟们碰到一起，除了缅怀一下当年的英雄事迹，聊聊谁家的孩子怎么样，还能说些什么呢？

就算是这次，李世民把他们全都召进宫来用膳，他们也是摸不着头脑，因为李元霸他们根本就没有把成亲这件事情说给他们。

所以，三个老家伙全都是一脸的困惑之色，搞不清楚是为了什么。

“我说。陛下这次叫咱们来是有什么事啊？”程咬金穿着一身胡服，一脸的大胡子应该是特意梳理过了。

柴绍是一个身長八尺的大汉，尽管看起来仍旧是虎背熊腰的。可是脸上还是难掩岁月的沧桑，有些微陷的眼窝，苍白的面容，告诉我们，这位也是病魔缠身。

“咳咳……谁知道呢！不过，想来应该是不是什么坏事吧？”柴绍轻咳了两声，继续说道：“咱们兄弟难得聚在一起，今日陛下相召，管他是什么事情。定要一醉方休！”

秦叔宝仍旧坐着那副李元霸送的轮椅，看着柴绍道：“嗣昌。你的身体撑得住吗？别到时候我们兄弟几个没事，你倒是先倒了！”

柴绍立马瞪圆了眼睛。伸出右手敲了敲自己的胸膛，道：“二哥，你这是瞧不起谁呢？咱的身体可是硬朗地很，就算是来上一坛烈酒又何妨？”

“嗣昌，当年你小子也是这么说，结果还不是第一个倒下来？”就在这时候，早就已经等在麟德殿中的李世民，畅笑着走了出来。

“末将见过陛下！”

秦叔宝三人看到李世民，连忙躬身向其行礼。

“叔宝、嗣昌、知节，快快免礼！今日朕之所以请你们过来，乃是为了家事，你们三人不必拘谨！”李世民上前扶起三人，继续说道：“殿中已经准备好了酒菜，快随朕进来吧！”

“诺！”

老哥仨应了一声，跟在李世民身后走了进去。

.....

而就在李世民开宴的同时，在清河公主的清河殿中，也有一场小宴会在举行，只不过这里都是一些小孩子，或者说都是李世民的子女们。

“兕子，你不能抢我的东西，小心我去告诉四皇叔，让四皇叔打你的屁股！”

一个长得颇为粉嫩的小小男孩，嘟着一张小嘴，极其不满地看着正抓着两块桂花糕的小女孩，说道。

小兕子今年也有六岁了，生得粉雕玉琢，非常可爱。

小丫头现在吃得是满嘴都沾着桂花糕的粉末，听到那小男孩的话，兕子把手中的桂花糕全都塞进了嘴巴里，鼓着小嘴咀嚼了半晌之后，方才说道：

“小十，你信不信没等你走到四皇叔那里了，你已经先我一步挨上打了！”

小男孩是李世民的第十子，名字叫李慎，其母乃是韦贵妃，贞观五年的时候被封为申王，贞观十年被封为纪王，算算年龄的话，应该比兕子还要大上两岁。

“我不信！”

也不知道是营养不良的原因，还是这小家伙天生的体弱多病，李慎虽说有八岁了，可是个子并不算高，看起来也就像是五六岁的样子而已。

“行，你等着！”兕子瞪了李慎一眼，小嘴一张，大叫道：“九哥，九哥，有人欺负兕子，你管不管了？”

李世民和长孙皇后，这一辈子就只生了这么几个孩子，而且小兕子还是最小的那个，所以他的那几个哥哥，甭管是李承乾还是李治，都特别宠爱小兕子。

“谁，谁敢欺负我们家兕子？”

已经长得颇高的李治，听到小兕子的大喊之后立马怒火冲冲地跑了过来，一副谁敢欺负我家妹妹，我就灭了谁的样子。

小兒子指着李慎，道：“九哥，九哥，小十他欺负我，他抢我的桂花糕！”

得，小妮子倒打一耙了，不光把自己做的事情全都推到了李慎得身上，还顺带着坑了自己的十哥一把。

...

第八百九十九章清河殿

“嗯？小十，有没有这回事？”李治眼睛一瞪，盯着李慎就是一阵猛看。

李慎哪里肯承认，明明不是自己干的事，为什么还要自己去承认啊？

“十哥，你听兕子瞎说，我可没有抢她的桂花糕，明明是她抢了我的东西！”李慎跳着脚大叫道：“你看看她的嘴角，这不还沾着桂花糕的残渣呢！”

听到李慎这话，小兕子连忙擦了擦自己的嘴角，然后像个没事人一样地说道：“九哥你看，我嘴角可是什么都没有哦，小十又在撒谎呢！”

“.....”

甬管是李治还是在场的其他人，全都无语了。

这，这也太能糊弄人了吧！

或许是感到自己的行为有些不妥，小兕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人家，人家真得没有撒谎啊！”

“行了，兕子，父皇教过你吧？敢做敢当，做错了事情要勇于承认！”李治转过头看着小兕子，很认真地说道：“小十是咱们的兄弟姐妹，你若是面对亲人都这样，日后还如何面对那些百姓们？”

到底是皇家皇子，至少在做人方面做得很到位。

“可是.....”小兕子有些委屈地摸了摸肚子，道：“神医爷爷不让我多吃食物，几个姐姐们也限制兕子，兕子肚子很饿的！”

尽管小兕子免除了早夭的危机，可是这么多年以来，她身体的情况依旧没有好转，只是被控制住罢了。

是以，孙思邈对小兕子各方面的要求也要多一些，特别是饮食方面，有很多的禁忌。

“兕子，孙神医也是为了你好！”李治摸了摸兕子的小脑袋瓜，道：“这次姐姐们特意从孙神医那里求来了新的药膳，一会你就吃些能够调理身体的药膳好了！”

“哦！”

小兒子神色黯然地点点头，她也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哥哥姐姐们这么做也都是为了她好。

“小兒子……”

几位哥哥姐姐们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不过眼下也没有好的治疗办法，只能希望孙神医能够尽快研究出治疗方案来，避免让小兒子的生命。时刻遭到危机。

“呦，小家伙们，怎么一个个全都是这么一副沮丧的样子！”

就在这时候，李元霸领着自己的儿子小初一来到了清河殿中，看到这些小家伙们的表情的时候。不由得有些惊讶地说道。

“四皇叔，是四皇叔！”

“四皇叔您怎么来了？”

高阳公主、清河公主以及李治她们这些小家伙们，全都跑了过来，一个个围聚在李元霸身边，向其行礼问好。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李元霸俯身抱起神色沮丧的小兒子，说道：“我听稚奴说，今天你们几个小姐妹们要组织一场宴会，所以就跟了过来。怎么，不欢迎我吗？”

“欢迎。怎么会不欢迎呢？”高阳公主和清河公主一人一边，直接占据了李元霸的两条胳膊，道：“四皇叔，总是我们去你府上蹭吃蹭喝，今天就让你吃我们一次吧！”

说完这话，两个小妮子好像有多骄傲一样，小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色。

“好好，难得吃你们一次，就让我好好尝尝你殿中的手艺吧！”

李元霸才不会跟这些小家伙们客气，怎么说他们也都是自己的孩子们。再加上这次自己还是带着任务来的，既来之则安之吧。

“呦，饭菜还不错呢！”

被高阳公主和清河公主拉着来到了大大的餐桌前，李元霸看到的尽是一些即便在匹夫阁中也不容易看到的饭菜。这些小家伙们还真是会享受呢。

“嘿嘿，那是！”清河公主皱了皱琼鼻，道：“我可是特意去向父皇借的厨娘哦！”

“好，都别看这了，咱们开始动筷子吧！”李元霸看着桌子上的饭菜，肚子不争气地咕噜咕噜地响了起来。自己率先动起了筷子。

“慎哥哥，这是方才吃你的桂花糕，我还你一个药膳狮子头……”小兒子的专用药膳也端上了桌，小兒子拿起小竹勺，舀给了李慎一个狮子头。

李慎欢喜地接了过来，同时口中说道：“谢谢……”

“兒子，你可不能偏心啊，也给九哥一个吧！”李治舔着脸伸过了自己的小碗，看向兒子的眼眸充满了温情。

“哼，才不给九哥呢！”小兒子扭过了脸，看着正在胡吃海喝的李元霸，道：“呐，四皇叔，这个碧玉小排，给你一块……”

“哦哦，兒子乖啊！”李元霸毫不客气地将碧玉小排丢进了嘴里。

小兒子的脸上立刻漏出了欢欣的笑容。

就这样，李元霸带着一群小孩子们欢快地用着午膳，等到酒足饭饱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时辰以后了。

懂事的李治，吃完饭后九领着小兒子还有小初一他们，去清河殿外殿中去玩了，殿中只剩下了李元霸以及高阳、清河还有巴陵公主。

……

“四皇叔，你是有什么事情要与我们姐妹们说吗？”

相比起清河公主和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要安静得多了，只是在面对李元霸的时候，话才偶尔会多上一些。

“嗯！”李元霸点点头，道：“高阳，你们年龄也不小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想过成亲的事情？”

李元霸一句话，就把这三个小丫头给说红了脸。

毕竟当下的大唐，女子们尽管开放，但是也没有就这么大胆地说出来的，再不济也要委婉一些，哪里像李元霸问得这么直接！

李元霸也知道自己说得似乎有些太直白了，轻轻拍了拍自己的额头，道：

“你们三个也不要不好意思！实话给你们说吧，早在两个时辰之前，你们父皇就已经把柴嗣昌和程知节给召进宫来了，为的就是在除夕之前，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

“啊？”

听到李元霸话，清河公主和巴陵公主全都露出了讶然的神色，而高阳的脸上则是出现了一丝隐藏地极好的黯然之色。

尽管隐藏得很好，但是李元霸还是注意到了，他这心里头不由得嘿嘿女干笑了起来。

...

第九章高阳公主和秦家公子

“啊什么啊？”李元霸瞪了这俩小家伙一眼，道：“你们俩早早的就被许配给了别人，时间拖到现在，你们的年龄已经算大了，又有什么好惊讶的？”

“可是……这种事情怎么好意思就这么说出来呢？”

清河以及巴陵相互对视了一眼，有些害羞地摸了摸自己那已经有些发烫的小脸，继续说道：“再说了，我们的年龄还小呢……”

“小？”李元霸打量着两个小妮子，道：“你们两个加起来都有三十多岁，将近四十岁了，哪里小了？再说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是啊，巴陵姐姐！”在初时的黯然之后，高阳公主重新恢复了古灵精怪的性子，她搂着清河的肩膀嬉笑道：

“四皇叔你都不知道，前几日的时候，父皇又在逼我成亲了，而且还说我们几个不成亲，把几个妹妹们都带坏了。不过这可不怨我啊，你看巴陵姐姐还有清河，不都还没有成亲呢吗？”

一边这样说着，高阳公主还露出一副无辜的小表情来。

“高阳，明明是你这丫头自己不愿意嫁，还有脸说我们了！”巴陵公主调笑着看向了高阳公主，同时伸手出去呵高阳的痒，“还有那个秦二……”

“呜呜……”

清河公主话还没说完呢，就被高阳公主红着小脸给捂住了嘴巴，不断发出呜呜的声音，同时高阳公主还有些心虚地瞥了李元霸一眼，说道：

“姐姐说得这是什么话？哪有姐姐不出嫁，我们这做妹妹的就先嫁出去的道理啊？再说了，我年纪可是比你们小啊！所以我就职能等着你们几个姐姐了，只要你们一天不嫁，我也就陪着你们不嫁！”

小丫头倒是会撒一通大道理，不过这些大道理都是歪理。

不过巴陵这小丫头也不是吃干饭的，立刻反击道：“那好啊。我这个做姐姐的索性就不嫁了，在道观里头做一辈子的女冠，看你这个小丫头怎么办？”

“哎，那我就陪父皇一辈子好了！”高阳公主无所谓地说道：“反正到时候等着急的是柴家的小表哥。我们啊，不急，不急！”

看着三个小丫头在那里斗嘴，李元霸突然感觉到很有意思，特别是他们三个小妮子对于彼此之间的另外一半。似乎都很熟识，嗯，这一点值得利用！

“清河，你刚刚说什么？什么秦二……”李元霸眼珠子一转，故意装出了一副好奇的样子，抓住了清河话中的漏洞，道：

“我可是仔细调查过了，眼下长安城中，未曾婚配的富家公子们也就那么几位，如果你再不下手的话。日后后悔都来不及，这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

“四皇叔，我给你说……”听到李元霸这么说，清河公主一下子就来了兴趣，双眼放光地就要和盘托出。

“清河，你敢乱说，我，我……小心我不理你了！”听到清河要把她给卖了，高阳公主不乐意了，急的小脸都红了。

“高阳。你也不要威胁清河，这件事情还是说清楚地好，以免再次发生房家二公子事件！”李元霸的声音难得地凝重了起来，说到房家二公子的时候。更是提高了语调。

高阳的小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过了好一会才轻咬着朱唇说道：“算了，算了，我就全都说给你好了，反正你们早晚都要知道！”

“呦。还有意外发现啊？”李元霸冲着清河还有巴陵公主眨了眨眼睛，对高阳公主说道：“丫头，你想说得，不会是翼国公家的公子，秦怀玉吧？”

“啊？四皇叔，原来你知道这事啊？”清河有些吃惊地捂住了小嘴，有些埋怨地说道：“那你还让我说，这不是存心拿我们寻开心吗？”

“不然呢？”李元霸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看着高阳公主说道：“高阳，你还和我们实话实说？”

“好了，好了，就知道算计我！”高阳公主有些烦躁地晃了晃脑袋，道：“还不是那次……”

原来，秦怀玉和高阳公主的事情很简单：

一年之前，有一次高阳公主去外面游玩的时候，顽皮地摆脱了侍卫们的守护先要自己去外面逛逛。

结果刚出了客栈不久，就倒霉地遇到了一群地痞流氓。

小丫头当然不可能一点武力都没有，可是一个女孩子能够打得过两三个壮汉，已经算是不错的武艺了，毕竟当下的大唐很少有女子征战沙场的。

所以，小丫头被这几个地痞流氓给困住了。

就在那些地痞流氓们打算对高阳动手动脚的时候，刚好被出外办事的秦怀玉给撞到了。

别看秦怀玉身子骨瞧着好像没有多少力气，有些纤弱，可实际上呢，这家伙的武力值爆表！

别忘了，秦怀玉出身名门贵族，传承自他老爹秦琼的铜法用得是极为纯熟，若是对阵沙场的话，至少能够灭掉十七八壮汉。

这些地痞流氓们，跟上过战场的那些当兵的根本没得比。

秦怀玉双铜只不过是随意挥舞了几下，这些地痞流氓们就躺满了地，一个个哀声惨叫着，有一两个倒霉的家伙，甚至还当场被秦怀玉给抡死了。

那一刻，高阳的眼里就满是那个跨坐白马，手舞双铜，纵横地痞流氓之间的英武少年了！

自那之后，两人一有机会就出去游玩，彼此之间的感情亦是在不断加深。

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两个情投意合的小家伙，就彼此赠送了定情信物。

高阳公主送给秦怀玉的，自然是那只做工精致的白玉凤钗；而秦怀玉送给高阳公主的，则是在他足月的时候，他的母亲送给他的一块青翠的玉佩。

这两样东西，对于两人来说都有特殊的意义，可以这样说，两人也算是私定终身了。

听完高阳讲述的李元霸，摸了摸下巴，似是在自语道：“哎，英雄救美啊！高阳，这种传说中的事情你都能遇到，你们俩还真是……缘分呐！”

...

第九百零一章人生的大起大落啊

.奉上今天的更新，顺便给起点515粉丝节拉一下票，每个人都有8张票，投票还送起点币，跪求大家支持赞赏！

“四皇叔，您不是常说，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吗？”巴陵公主眼睛闪亮地看着高阳公主，道：“高阳，真羡慕你和秦家公子啊，竟然还有这般，这般奇遇！”

“是啊，是啊！秦家二公子，可比程处亮那块木头要懂情调呢！”清河公主也跟着插话道。

李元霸顿时有些无语了，小丫头们思考事情的角度还真是不一样啊！

“行了，不逗你们了！”李元霸摇摇头，感觉还是尽快解决这件事情的好，“高阳，之前四叔特意替你去了一趟翼国公府，你知道四叔的意思吧？”

听到李元霸这么说，高阳公主的脸上顿时出现了惊讶的神色，轻掩着小嘴说道：“四皇叔，你……你去翼国公府做什么？”

“当然是去问问他秦怀玉，到底有没有娶我们家高阳的意思！”李元霸理所当然地说道：“如果没有那个意思的话，就赶紧地结束这场本不该出现的恋情。”

“那……怀，秦家公子是怎么说的？”李高阳公主的声音中带上了一丝颤音，同时脸上的表情也很是复杂，期待中搀杂着丝丝的惧怕。

李元霸的眼角流露出一丝女干笑，颇有些遗憾地摇摇头，到：“唉，那秦小子倒是难得地人才，只是秦二哥根本就不同意。高阳你想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秦小子又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自然是要听他老爹的话了！所以，唉……”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还故作叹息地摇了摇头。

“所以。所以他放弃了吗……”

听到李元霸的话，小丫头立刻就像是被雷给劈中了一样。呆呆地站在原地，脑子里面乱轰轰的。

她实在无法相信，秦怀玉和自己感情笃厚，彼此之间虽说并没有什么海誓山盟，但是却互送了定情信物，就算是尽孝也不知如此干脆地放弃吧？

高阳实在不相信秦怀玉是如此薄情寡义之人！

“唉，也不知道秦二哥是怎么想的！当年秦二哥跟在皇兄身边征战天下的时候，好的就跟亲兄弟一样。若是怀玉那小子能够娶了高阳的话。也算是亲上加亲了，又有什么放不开的呢？唉，造化弄人，造化弄人啊！”

偷眼瞄了面露悲伤之色的高阳公主，李元霸心里头就像是三伏天喝了冰水一样，还真是透心凉，心飞扬啊！

这小妮子这么多年了，脾气虽说改了不少，可是还得用别的事情来着实地压一压她，否则的话。日后秦小子就要遭殃了。

高阳公主听到李元霸这话，心中却是更加难受了，眼泪也一下子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唉。你别哭啊，高阳！”

眼瞅着高阳公主哭，清河公主和巴陵公主全都使得焦急起来。

“四皇叔，您也想想办法啊，可别让高阳就这么哭下去！”清河公主急得眼泪也差点掉下来，她轻轻搂着高阳公主，手中的锦帕擦拭着高阳的脸颊。

“我去找秦怀玉！”巴陵公主怒气冲冲地就想往外走，李元霸一把拦住。

笑话，这如果真找上门去的话。高阳和秦怀玉的好事，那才叫真黄了呢！

“四皇叔。您干嘛拦着我，我要去找那家伙！”

巴陵公主他们几个小姐妹平日里关系好得像是一个人一样。现在听李元霸话里的意思，分明是秦怀玉选择了亲情而负了爱情，一定要给这个臭小子一个深刻的教训。

“高阳，高阳在哪？”

就在这个当口，突然传来了一个惊喜的声音，随后就见李承乾火急火燎地跑了进来，这家伙大冬天地，额头上竟然还出了汗水，真不知道这家伙着急什么。

“啊？四皇叔！承乾见过四皇叔！”直到进了清河殿，李承乾才看到了李元霸，赶忙向其行礼。

“免了，你来清河殿做甚子？”李元霸皱着眉头问道。

“啊，对了，忘了正事了！”李承乾拍了一下脑袋，扭头看哭了哭成泪人的高阳公主，“高阳，太子哥这里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希望你一会听到之后能……嗯？你怎么哭了？”

“好消息，太子哥，是什么好消息啊？”好不容易来了一个能够说得上话的，清河公主赶紧转移话题，想要把高阳公主的注意力给转移过去。

“嗯，也是！”李承乾一想也是，甭管高阳是因为什么事情伤心，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铁定会重新高兴起来的，“高阳，我给你说啊，翼国公秦叔叔来宫里了，他今日来此是特意向父皇提亲的！”

“提亲？”

李承乾一句话，把在场的三女全都给说愣了。不是说秦琼不同意秦怀玉和高阳之间的混是吗？那他过来还提的什么亲，给谁提亲呐？

高阳公主抬起了脑袋，看着李承乾，很好奇。

“怎么，四皇叔没有告诉你们吗？”李承乾有些奇怪地说道：“今日父皇在麟德殿中设宴，本来是为了商谈巴陵、清河他们的婚事的，谁知道秦叔叔也来了，而且还特意提请求父皇，将高阳下嫁给秦家公子，秦怀玉！”

“啊？”

高阳公主愣住了，先前四皇叔不是说，翼国公不同意两个人的婚事吗？怎么听太子哥的意思，翼国公反倒是相当愿意，而且还特意来宫里提亲！

这两个人的话，到底谁说得是真的啊？

“四皇叔，太子哥说得是真得吗？”清河公主和巴陵公主看向了李元霸，问道。

“唉！”李元霸叹了口气，脸上原本的忧色突然变成了畅快的笑容，“原本打算给高阳一个惊喜的，没想到被成千这个混小子给搞砸了，真是……”

“啊，四皇叔您竟然骗我们！”

清河公主她们几个瞬间崩溃了，被这个消息惊得都快要跳起来了。

特别是高阳公主，这人生的大起大落，直接叫小丫头昏了过去。

“高阳，高阳，你怎么了？你可别吓我啊！”好在李承乾就站在高阳公主

身侧，顺手就搂住了高阳，“快，去太医署传太医过来！”

“啊，是，是！”

几个在殿外伺候的侍女，有些惊慌失措地跑出了大殿。

【马上就要515了，希望继续能冲击515红包榜，到5月15日当天红包雨能回馈读者外加宣传作品。一块也是爱，肯定好好更！】

...

第九百零二章大婚之日（上）

.奉上今天的更新，顺便给起点515粉丝节拉一下票，每个人都有8张票，投票还送起点币，跪求大家支持赞赏！

“不必，高阳只不过是这个消息给惊住了！”李元霸推开了李承乾，知节伸出手去轻轻摁住了小丫头的人中。

“呼！”

要不说还是李元霸经历得多呢，才不过摁了一，下小丫头就醒了。

“四皇叔，我是不是在做梦啊？”高阳公主一睁眼就看到了李元霸，不由得有些迷糊地说道。

“你猜！”李元霸笑了起来，说道。

“嘶！”

高阳公主二话不说，伸出手就狠狠地拧了李元霸一下子。

尽管他皮糙肉厚，并没有感觉到有多疼，但是他知道这是高阳公主在借机出气，所以也及其配合地做出了疼痛的表情。

看到李元霸脸上的表情，这回高阳公主终于开心了，她狠狠地一把推开了李元霸，道：“四皇叔，你竟然骗我！”

“哈哈，别生气，别生气！”李元霸连忙站起身来，道：“我这不也是为了你好吗？你要知道翼国公府家风极严，若你还是一如之前那般脾气的话，怕是会被秦二哥退婚的！到时候你就是没人要的人了，日后谁还敢娶你？”

“退婚？”高阳站起身来，瞪大了眼睛道：“他敢！”

“你看，你看，又来了！”李元霸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道：“就你这脾气，谁能受得了？”

李元霸话中的无奈，傻子都听得出来。再看李承乾他们几个小家伙的脸上，也是一副深以为然的表情。

高阳公主顿时变得沉默了下来。

“好了，你好好想想这件事吧。还有巴陵和清河，嫁出了皇宫。你们就是

别人家的媳妇了，别到时候让你们的婆家说我们李氏皇族的女儿多么多么差，性格是有多么多么刁蛮……言尽于此，我走了！”

李元霸叹了口气，摇着脑袋出了清河殿。

……

当今圣人第七女巴陵公主，与谯国公柴绍的公子柴令武；圣人第十一女清河公主，与卢国公程知节次子程处亮；还有圣人第十五女高阳公主，与翼国公秦琼之子秦怀玉。

三对有情人之间的婚事。终于就这么定下来了！

傍晚时分，李世民特意把李元霸给召进宫来，在商量的足足两个时辰之后，李世民就立刻命礼部着手准备三对新人的婚礼。

距离除夕也只剩下了二十几日，所以这三对新人的婚事务必要在这二十天内举行。

虽然二十来日的时间显得十分仓促，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除夕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时间不能全都浪费在亲事上。

当三位公主大婚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毕竟一来这三位可全都是大唐的公主，二来这三位公主都快要到二十岁了。这等大龄剩女，引得朝中不少的人们都对她们的婚事十分的关注。

再加上高阳公主因为几年前与房家二公子婚事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所以更多的人是想要看看到底是哪家打了房家的脸。

当得知将高阳娶到手的竟然是翼国公府的秦孝公子的时候，朝中大臣们尽皆哗然。

不过也没谁敢继续说什么了，秦老国公还健在，在朝中的许多武将文官都是秦老国公的门人弟子，还真没几个人敢说再说三道四的。

当然了，私下里的流言蜚语，还是难免的。

对于这些事情，李世民和李元霸他们却是根本懒地去理会这些。

毕竟年底了，除了亲事还有很多事情要忙的。这些流言蜚语，就让李愔他们这些闲地没事干的小家伙们去找法子算了。

贞观十三年腊月二十，正是钦天监为三对新人所选定的良辰吉日。

在此之前。纳采、问名、纳吉等婚事之前的仪式，早早地就已经举行完毕了，而今日要进行的，正是最重要的仪式之一，迎亲。

其实真正算起来的话，这皇家的婚礼步骤其实和寻常百姓人家也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是某一些细节上要有所变化，稍显繁琐了一些。

就和所有平常百姓成亲一个样，秦怀玉、柴令武以及程处亮，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被下人们无情地从被窝里头给拉了出来。

而后，有宫里派出来的人为三位新驸马进行化妆，而且按照当下大唐的习俗，在这一天不论是新郎还是新娘，都得化上很浓的妆，最好是根本就瞧不出本来的面貌来才好。

想当初，李元霸与武顺成亲的时候，李元霸就是因为这个化妆，差点把那些个宫里派来的人给砍了脑袋，才能够幸免于难。

不过就算是这样，李元霸也被强制性地化了淡妆，把他个大老爷们给恶心地够呛。

三个府邸中，三位新驸马全都被宫里的化妆师们给恶心了一通之后，又是一件一件繁琐地穿衣手续，待到一切都处理完了，三个国公府立刻就出门到皇宫里面去迎亲。

因为不单单是一位公主成亲，而是足足三位，所以李世民为了庆祝自己的闺女大婚，直接下令长安城中宵禁解除三日。

所以，在这一日，天还没亮的时候，长安城的百姓们就充分发挥了围观的本能，几乎有多一半的人都涌到了大街上，准备一睹这三位公主殿下的大婚。

不过有这么多人像是疯了一样地涌上街头，肯定会造成长安城中道路的堵塞。

好在李元霸早早地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所以早在前一日白天的时候，就已经派出了两千名右卫兵士们，排成了两队在迎亲的道路两侧。

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能够让三只迎亲队伍在拥堵的人群中顺利通行，直往皇宫。

.....

就在三支迎亲队伍敲锣打鼓地直往皇宫而来的时候，在皇城前面的大广场上，为了庆祝三位公主殿下出嫁，李元霸还等召来了很多当下大唐乃至其他几个都护府中极有名的歌姬以及杂技等表演团体。

当然了，其中要数能歌善舞的胡人居多。

在皇宫禁卫们的监督下，这些参与表演的人在皇城前面的大广场上搭起了台子表演，甭管是朝中的文武大臣们，还是长安城的百姓们，都可以随意观看。

另外，李愔这小子真不愧是开赌场的，竟然还设了一个赌局，就是‘婚嫁期间，我最喜爱的表演团体’预测！

【马上就要515了，希望继续能冲击515红包榜，到5月15日当天红包雨能回馈读者外加宣传作品。一块也是爱，肯定好好更！】

...

第九百零三章大婚之日（下）

.奉上今天的更新，顺便给起点515粉丝节拉一下票，每个人都有8张票，投票还送起点币，跪求大家支持赞赏！

看到这名字，想必有很多人想到了‘xx杯，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

没错，和那个活动差不多，观看的人通过为表演团体的节目投票，到最后的时候统计出票数，看哪个团体的节目所得的票数最多，如此就可以确定最后的胜利者了。

只要最后能够猜对了，都能够得到1：3的赌注。

比方说，你押了一贯钱在演奏乐器节目上，就会得到一个赌注凭证，若是最后演奏乐器的节目取得了最终胜利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凭借这手中的赌注凭证，在李愔设的赌局处换取三贯钱。

当然了，这买东西的永远没有卖东西的精明，李愔既然敢这么设赌局，就有绝对的把握能刮数碗::蛔?角??

再者说了，李愔这次开设赌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让现场更加热闹，是以这次他有明确的赌注上限，那就是最多五贯钱，再多就不接受了。

李愔的赌局受到了李元霸的高度赞扬，并且隐隐还有入股的意思。

这让那些原本想要参李愔一本的御史们，在知道是李元霸在给李愔撑腰的时候全都蔫了下去，有了刘秉琦、史汎他们的前车之鉴，于是们可不敢在这个时候去触李元霸的霉头。

还有，为了鼓励这些参演的各团体，李元霸还有一个奖励机制，那就是最后获得前五名胜利的节目，会各自得到一笔不菲的打赏。

因此，这些被请来的表演团体们，在表演各自的节目的时候，那可是格外的卖力。皇城前面的小广场上也时不时地会爆发出一阵阵如同浪潮一半的欢呼声。

.....

三支迎亲的队伍，在民众的欢呼声中很快就穿过了广场，进入了皇宫。

如果按照正常程序来的话，迎亲的队伍是直接去新娘住的院子外，在经过一些‘刁难’之后，就会迎接新娘上马车。

但是现在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了，毕竟这三个小家伙要迎娶的乃是公主，所以正常的程序也发生了改变。

首先甭管是柴令武、程处亮还是秦怀玉都需要先到太极大殿去见礼。

此刻，除了李世民。长孙皇后端坐大殿之上外，那些已经出嫁或者未曾出嫁的皇子公主。甚至是文武百官们都分列两侧。

等到三位驸马进得大殿之后，刘三水就会宣读赐婚的圣旨，最后则是宣布将三位公主殿下，分别赐予柴令武、程处亮以及秦怀玉为妻。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在宣读的圣旨当中，还提到了赏赐给公主、驸马的府邸、田产以及财物。

这些都是嫁妆，也是皇家嫁女与寻常百姓之家嫁女最不一样的地方了。

赐婚的圣旨很快就宣读完了，柴令武、程处亮以及秦怀玉上前领旨谢恩，而后在李承乾他们这些小一辈的人分成了三队。分别将这三位驸马给带走了。

想要迎娶公主，除了需要与公主有极深的感情之外，还需要有莫大的勇气。

毕竟对方可是公主，比公主大的也就是皇帝和太子了。再之后才是那些王爷、皇子们，每天和这些人相处在一起，若驸马只是寻常百姓人家子弟的话，怕是会崩溃掉的。

当三支迎新的队伍。分别停在清河公主居住的清河殿、巴陵公主居住的德顺殿以及高阳公主居住的法华殿的时候，一大帮的宫装少女们就围了过来，吵着向他们讨要喜钱。

这些都是各宫的宫女们。她们被自家的主子特意拉过来，为的就是要这三位驸马爷出出糗。

好在有了这些大小舅子们的提醒，三位驸马爷早早地就准备好了喜钱，有些手忙脚乱地把这些宫女们都给打发了。

就在三个家伙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抬脚进了三位公主居住的大殿的时候，又有一群少女们围了过来，

相比起外面的那些宫女们，这些少女们全都穿着华丽的衣服，她们全都是高阳公主儿女的小姐妹们，而且一位位出身高贵，要么是世家大阀之女，要么是文成武将的闺女们。

这些小姐们一个个身份尊贵，三位驸马爷想要进门的话，怕只是一点点的喜钱，是做不到的！

如果说大殿外面的宫女，考量的是驸马爷们的财富还有气量，那么大殿里面的这些富家小姐们，所要考校的就是驸马爷门的真才实学了。

这些富家女们，全都是饱学之女，虽说给秦怀玉他们当丈夫或许是差得远了，可若是想要提出一些问题来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

柴令武、程处亮和秦怀玉，都是出身国公之家，他们各自的父亲，在他们小的时候，就开始尽力培养文治武功，可以说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可是这单提出一门来，而且还是在他们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一下子就给出糗了。

好在柴令武他们在来时的路上，就已经贿赂好了大小舅子们了，眼瞅着这三位妹夫答不上那些小丫头们的问题来了，一个个自告奋勇地上前来解围。

在经过一番斗智斗勇，又是溜须拍马，又是甜言蜜语的攻势下，这些拥有真才实学的小姐们，终于被这群龙精虎猛的小伙子们给拿下。

说起来也很有趣，李贞这家伙竟然借着这个机会，成功勾搭上了永兴县公虞世南之子虞昶家的掌上明珠虞晴儿。

两个人从争锋相对到彼此欣赏，到最后竟然还哥哥、妹妹地叫上了，真可谓是世事无常啊！

.....

光是在三位公主的大殿里面就浪费了足有一个时辰的时间，当三位驸马终于进到大殿里面，三位公主居住的后殿之后，三位全身都被大红色幕离遮盖住的公主们，这才羞怯地在宫女的搀扶下慢慢走出了大殿，登上了三支迎亲队伍的马车。

因为三座驸马府都还没有建成，所以三位公主上了马车之后，并不是接到驸马府上，也不是被接到了三座国公府，而是来到了李元霸的武王府。

没办法，因为婚礼需要有李世民的出席，而李世民分身乏术，不可能同

时出席三位公主的婚礼，所以只能取个折中的法子，到李元霸的府上来举办。

【马上就要515了，希望继续能冲击515红包榜，到5月15日当天红包雨能回馈读者外加宣传作品。一块也是爱，肯定好好更！】

第九百零三章大婚之日（下：

...

第九百零四章宿醉的人们

.奉上今天的更新，顺便给起点515粉丝节拉一下票，每个人都有8张票，投票还送起点币，跪求大家支持赞赏！

好在李元霸的武王府足够大，而且安全护卫方面就算是比之皇宫都是不慌多让。

放在武王府举行三位公主的亲事，李世民也放心。

所以说，在皇宫和三个国公府为了公主的亲事积极准备的时候，武王府也没有闲着，大红灯笼、大红绢、喜字以及府宅清理与修葺，一直都在加紧进行中。

除此之外，为了筹备三位公主的婚礼，不仅李世民从宫里的内府之中拿出了不少的银钱，就连李元霸这个做叔叔的都拿出了大笔的钱财。

比如在皇城前面的广场，以及武王府的外面就摆下了不下百桌的流水宴，尽管流水宴上都是一桌桌的精致水果、点心以及凉热均可食用的熟食，可是无论是百姓还是文臣武将们来到这里，都可以免费品尝婚宴。

而且在此期间，那些眼花缭乱的表演节目，更是让人赏心悦目。

这两种活动全都是李元霸自掏腰包，没有用过宫里哪怕一分一毫的银钱。

至于在武王府里面摆下的饭食和取悦娱乐的各种表演节目，可比皇宫前头的要精致得多了。

不光是宴会桌上的食物多了千般的变化，就连表演节目都是多种多样，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此刻诺大的武王府中，几乎是容纳了整个长安城的达官勋贵。

这些或是文臣武将或是公伯侯爵的人，加上他们一起带来的家眷，还有那些表演节目的团体，总体算下来有接近两千人左右。

这种规模的宴会，简直比当初李元霸成婚的时候还要大，虽说武王府本身就极大，可是这两千多人聚集在前院的两座大殿中，还是显得十分拥挤。

因为三位公主的婚事。全都选择在前院举行，中院和后院由王府的亲卫们把守，严禁参加婚礼的人进入。

所以，到最后没有办法了。李元霸只能让亲卫们在前院里搭起了棚子，让那些地位稍低一些的人和家眷们去外面用宴。

整个婚礼，从一早两三更开始准备，一直持续到了黑间半夜，三个驸马爷家里。老程家和柴家还好说一些，尽管他们本身的嫡亲兄弟没多少人，但是他们的族兄族弟们多，自然有人来为他们挡酒。

但是老秦家人少啊，秦琼本身就没有什么兄弟，而且至亲的子嗣也就只有秦怀玉这么一根独苗苗，甭管是三位公主的兄弟姐妹们，还是和李元霸同辈的叔父、伯伯们，全都把目光瞄向了秦怀玉。

最后还是程处亮、柴令武看不下去了，一个个拉帮结伙地过来为秦怀玉解围。

于是乎。原本只是为了与三位驸马爷饮酒，到后来却演变成了所有到场参加婚礼的皇亲们，和三位驸马爷的兄弟、叔伯们拼酒。

不过李元霸在这次的宴会中，用的乃是高度数的粮食酒，那家伙得有四五十度，李元霸他们这些皇亲们是平日里喝习惯了，酒量也练出来了，所以到最后的时候，皇亲们倒是没有啥事，那些三位驸马爷的兄弟、叔伯们却是被灌地醉酒熏熏。不醒人事。

当然了，除了驸马爷们的兄弟、叔伯，三位老国公也是重点照顾对象。

到现在了，他们谁都能看地出来。陛下既然选择在除夕之前给三位公主殿下完婚，分明是想要图个吉利，想要给明年开一个好头。

这三位老国公那是国之柱石，股肱之臣，他们的儿子不仅本身的能力了得，更是有了驸马爷这个身份。日后在大唐的地位自然是水涨船高，尊贵非常。

尽管被灌酒灌得厉害，但是甭管是程咬金还是同为‘大唐好病友’的秦琼与柴绍，在这一天的时候也都是十分地高兴。

本来他们老哥仨还以为要再等上几年时间，三对新人的婚事才能够办成，可是没想到陛下竟然突然就把他们老哥仨给召进了宫里，说要把公主们下嫁出去，而且还是在除夕之前。

这一下可让程咬金他们有些慌乱，但是紧跟着却是在心头舒了一口气，甭管怎么说，自家的儿子总算是要成亲了。

借着除夕的当口，刚好是喜上加喜！

这样一想，老哥仨不知不觉地就多喝了几杯，结果最后也是和他们自己的儿子、外甥、侄子一样，不醒人事了。

当晚，除了程咬金他们这些当事人之外，同样也有别人喝醉了，那就是李元霸的皇兄，当今的圣上李世民。

自己的女儿们出嫁，李世民也是格外地高兴，甚至还叫上李绩和李靖他们这些早就在征战完定天之地就返回长安来的老兄弟们，坐在一起很是喝了不少，走的时候已然是伶仃大醉。

一直到了后半夜的时候，参加婚宴的宾客们这才尽兴而散，而除了李世民回了宫里之外，李恪、李愔他们这些喝地昏天黑地的宾客们，则是李元霸安排人像是拖死狗一样地拖到了前院的客房里面休息。

待到第二天晌午的时候，这些宿酒的家伙们才手抚着额头或者揉着太阳穴走出了客房。

当他们想着各自回府，前往中院拜别李元霸的时候，才发现不少的熟人都拧着眉头，一个个顶着一双熊猫眼在中院正堂之中喝着解酒茶，向李元霸拜别。

.....

等到所有的宾客都离开武王府的时候，已经是申时了。

王府前院，下人们早就已经将这里收拾了出来。

说实话，这几日的活计虽说是累了一些，可是李元霸给的历钱和赏钱多啊，他们倒是愿意多碰上两次这样的事情，这样还能多挣点钱呢。

“王爷，这是百官还有公伯侯爵们送贺礼的礼单！”

因为三位公主将来居住的驸马府尚未落成，而且昨日的婚宴是在李元霸的府宅中举办的，所以几乎所有的宾客都不约而同地将庆贺三位公主大婚的礼物送到了武王府。

当然了，并不是说三位公主大婚就送三分贺礼的，那些当官的哪一个不是贼精，他们送的都是四份礼，其中一份是送给李元霸凯旋归来的礼物。

【马上就要515了，希望继续能冲击515红包榜，到5月15日当天红包雨能回馈读者外加宣传作品。一块也是爱，肯定好好更！】

第九百零五章女婿们的志愿

“哦？”李元霸伸手从白福那里接了过来。

礼物主要是由白福与刘三水一起来收取的，说实话，都不过是一些金银玉器，以及一些寻常的漆器、妆粉盒罢了。

可就是这些俗物，加在一起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虽然收了这么多的礼物，一来李元霸还没来得及一一查看，二来那个礼物是谁送的，李元霸也是吩咐白福和刘三水定下清单，待得婚宴结束之后，再将清单誊抄出四分，分别送往谯国公府、卢国公府、冀国公府以及皇宫。

毕竟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尽管李世民兄弟俩全都不把这些个东西放在眼里，可是这还有外人在看着呢，李元霸如果真昧下这些贺礼来，还真得会被人戳脊梁骨。

“咩！”

展开手中的贺礼卷轴，贺礼卷轴上从贺礼的贵重程度，由高到低地详细记载了各个公侯伯爵、世家大族、商家大户等一个个赠送的礼物。

李元霸看着卷轴上的记载，突然笑了起来。

甭看白福和刘三水见识过太多的金银珠宝玉器，可是对于这些贺礼的分类还真是有些恶趣味。

比如吴王府的礼物，卷轴中描述的是：一对五十两重的金粉装盒、三匣三十两重的象牙摆件、两匣六十两重的金手镯……再比如李绩的礼物，一匣八十两重的金俏簪、金压胜钱……

好嘛，原本挺好的礼物，到了白福和刘三水这里，竟然全都得上秤来秤量一下，感情在这俩人这里，唯有重量是上得了台面的。

“王爷，奴婢已经按照王妃的意思，已经将这些贺礼平均分成了三等份，您看是不是……”白福见李元霸看着手中的贺礼卷轴竟然笑了起来，不由得上前询问。

“嗯。王府的那份不用留了，这些东西本王还看不上眼！”李元霸摆摆手，道：“全都送到三座国公府上吧！”

“诺！”白福应了一声，转身下去吩咐了。

.....

三日之后。柴令武带着巴陵公主，程处亮带着清河公主，秦怀玉带着高阳公主回门，一直到那时，李元霸才总算是再次看到了三个大侄女。

只不过此刻的三位公主都已经做了小妇人的打扮。他们的面容上多了几分成熟，散发着一股发自内心的幸福笑容。

看得出来，这三对新人，婚后的生活很幸福。

立政殿，李世民和长孙皇后，李元霸带着王妃武顺，分别端坐在大殿的上首和左手边。

而三对新人则是略微有些窘迫地坐在右手边的位子上，高阳公主她们三位公主还好一些，可是秦怀玉他们这三位新姑爷，却是有些太过害羞了。

“高阳、巴陵、清河。这几日过得可好啊？与府中的公婆相处可还算融洽？”

李世民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看着三个已经由少女成功蜕变成妇人的女儿们，说道。

三位公主相互对视了一眼，最终还是由高阳公主说道：“有劳父皇和母后挂心了，我等姐妹过府之后，公公婆婆对我们很好，家里的下人们也不敢对我们姐妹有丝毫的待慢，就是有些过于想父皇和母后了！”

要不说高阳会说话呢，别看她相比起巴陵和清河要跳脱，可是知道什么场合说什么话。知道怎么逗皇帝老子开心。

“哈哈，你这丫头就是嘴皮子利索！”果然，就见李世民哈哈大笑了起来，那声音中透着股子畅快和欣慰。

“父皇。您就看着高阳好，还有我们呢！”看到李世民偏心高阳一人，巴陵公主不干了，有些撒娇地说道。

“好好好，你们都是好！”李世民很开心，“你们几个总算是嫁出去了。也省了让朕操心了！”

“皇兄，你这么说话，不是把高阳他们当累赘了吗？”李元霸冲着李世民眨了眨眼睛，突然憋出了这么一句话。

李世民的笑声戛然而止，他没好气地瞪了李元霸一眼，道：“你小子是单

挑朕的毛病！”

说到这里，李世民法锋一转，看着程处亮和柴令武，道：“令武，你们的年龄也不小了，对自己的未来又没什么计划，或者说是期待？”

话音才刚刚落地，李世民似乎感觉到这句话说得有些不妥，便继续说道：“今日咱们就是拉家常，你们不要把朕当成皇帝，朕和普通的岳丈没什么区别！”

听到这话，三位新姑爷彼此对望了一眼，全都有些犹豫。

废话，能把你当成普通的岳丈大人一样吗，就算是和老丈人说话，前几次的时候也难免产生紧张的情绪。

到底是程咬金的儿子，要不说高阳公主和程处亮发脾气呢，程处亮站出来说道：“陛……父皇，我们的年龄也不小了，说实话，若是就这么平稳地在长安城中生活，实非处亮所愿！”

程处亮的话，还真是说进了柴令武和秦怀玉的心坎里，如果不趁着年轻的大好时光来建功立业的话，还真是有些对不起自己。

“哦，依着你的意思，你想要做些什么？”李世民有些好奇地问道。

程处亮再次看了秦怀玉和柴令武一眼，三人几乎是同时站起身来，向李世民拱手行礼恳求道：

“父皇，儿臣愿为我大唐开疆拓土，平定疆域之稳定，国土之稳固！”

李世民那狭长的眸子中露出了不加掩饰的赞赏之情，他并没有回应三个女婿，而是扭头看着李元霸，道：“元霸，你怎么看？”

尼玛，元芳，你怎么看？

李元霸在心里头暗暗嘀咕了一声，头也不抬地说道：

“大丈夫志在四方，内能安邦治国，外能开疆拓土！既然处亮他们有这样的的心思，那索性就随了他们的愿，刚好定天都护府那边，东罗马帝国以及欧、非之地刚刚平定，可以说是匪患猖獗！若是高阳他们肯放手让处亮他们随我前往定天都护府的话，定然可以为我大唐建立功勋！”

李元霸的话说得很通俗易懂，如果想为大唐开疆拓土，建功立业，仅仅局限在大唐国内这一亩三分地上是不行了，只能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世界大舞台！

第九百零六章发现大洋洲

“怀玉，你们也听到了，既然你们四皇叔已经表态了，那朕索性也说一下！”

李世民伸手敲了敲扶手，道：“想必你们之前也曾听自己的父亲说过，着广袤天下，并非只有我们大唐一国。已知的被我们大唐灭掉的国家，近的有倭国、新罗、百济，稍远一些的是南洋的那些小岛国……”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世民特意扭头看了秦怀玉他们一眼，发现这几个小家伙全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不由得满意地点了点头。

“再之后就是相隔数万里之遥的天竺、波斯、大食、东罗马……这些国家处在与我们大唐不同的大陆上……嗯，这里朕说得并非是咱们寻常脚下的路，还是说得陆地！如同咱们所在的亚洲，还有已经尽纳我大唐版图的非洲、欧洲，在这天下间还有大洋洲、北美洲、南美洲还有南极洲。”

这个说法他们倒是没有听说过，尽管知道除了亚洲之外，还有欧洲和非洲，可是详细的其他几大洲，甭说程处亮他们了，就连他们的爹都不晓得。

“听你们四皇叔说，眼下拥有文明的，形成国家的大陆，就是亚欧非三大洲，而其他的几大洲，除去南极洲不太适合咱们人生存之外，大洋洲和南美洲、北美洲都不过是一些尚未开化的土著。”

李世民顿了顿，饮了一口茶水润了润喉咙，道：“眼下，咱们大唐所要做做的就是固守已经占领的土地，积极探索尚未被发现的几大洲……”

“那个，皇兄，我打算一下……”就在这时候，李元霸突然打断了李世民，道：“大洋洲已经被咱们发现了，只是因为路途遥远，我只派出了一支蒸汽战舰队，算算时间的话。他们应该再有七八个月的时间就能够回来了。”

“嗯？”李世民闻言不由得愣了一下，有些奇怪地说道：“你什么时候派出的战舰队，怎么没人向朕禀报啊？”

由不得李世民不感到奇怪，因为新制造出来的蒸汽战舰。在大唐工部都是有备案的，每一艘战舰的开始生产时间、所耗工时、下线时间、具体的去向……像这些都是有详细记载的，李世民没理由不知道啊？

当然了，这并不是说李世民在怪李元霸没向他禀报，而是感到有些奇怪。一支蒸汽战舰队至少由十艘蒸汽战舰组成，怎么可能在他眼皮子底下凭空消失呢？

李元霸嘿嘿一笑，有些女干诈地说道：“皇兄，难不成你忘了在一年前派往定天都护府移送我大唐兵士们的五支蒸汽舰队了？他们回来的时候只有三支，当时我的报备是留下了两支舰队备战，其实我是派了一支舰队，带足了武器装备和充足的粮草以及经验丰富的航海员、兵士，前往了另外几块大陆！”

“一年前吗……”

李世民拧着眉头仔细想了好一会，眼睛方才一亮，说道：“你小子还真是够女干诈的。这样的事情你也干得出来，朕还真以为你放了两支舰队备战呢！”

李元霸脸上立马露出了得意之色，道：“皇兄，这可怨不得我啊，如果我上表朝廷的话，怕是御史台的那些御史们，又会说臣弟是有意屯兵海外、别有用心了，臣弟可承受不起这样的罪名！”

“行了，行了，别说那些有的没的了。你现在就告诉朕，出海的那支舰队有没有出现损失，上面的人员有没有出现伤亡，还有就是有没有其他三块大陆的消息传回来？”

李世民闻问题就像是连珠炮似的。搞得李元霸都有些一愣一愣的。

而此刻，甭管是高阳公主还是秦怀玉他们都已经听傻了，这私自屯兵本就已经是重罪了，更何况听李元霸方才的话，明显是早有预谋的。

这如果是搁在别人身上的话，怕是早就已经死了八百回了。

看来自己这老丈人对四皇叔还真是放心地很。否则的话，就凭四皇叔所做的那些个事，哪里还能够平平安安地坐在这里。

“额……皇兄，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毕竟其他几大洲距离咱们大唐实在是太远了，没有个一年半载的，他们还真是很难折返回来！”

李元霸摇摇头，道：“不过前段时间我倒是接到了禀报，咱们的蒸汽舰队，已经成功抵达了一座海洋大陆，那里想必应该就是大洋洲了，发现了大洋洲，那北美洲和南美洲的距离应该就远不了了……”

没有得到李元霸具体回答的李世民，多少有些失望，不过当他听到舰队已经发现大洋洲的时候，失望的神色瞬间一扫而空，颇有些激动地说道：“你方才说什么，已经发现大洋洲了，这大洋洲距我大唐有多远？”

李元霸仔细想了想前世从华夏到达澳洲的距离，而后在心里盘算了一下大唐与他前世的公里数对比，方才说道：“从琉球列岛走的话，大概三万里的

样子，或许比三万里还要多一些……”

“三，三万里……”李元霸还都还没有说完呢，高阳公主就已经惊叫了起来，随后这小丫头就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颇有些幽怨地看着李世民说道：“父皇，您不会是想要派怀玉他们前往大洋洲吧？”

李世民被高阳公主那极其幽怨地小眼神给瞅得浑身发毛，不由得说道：“朕可没说让他们去那里，只是问问，问问罢了！”

李元霸倒是没有在意这父女俩之间谈了些什么，继续说道：“按照咱们目前蒸汽战舰的航速来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至少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方才能够到达大洋洲！”

“两个多月，那就是说光是一个来回半年就过了！”

对于这样的路程，甭说高阳他们这几个小妮子了，就连长孙公主和武顺都暗暗咂舌。

“好了，关于大洋洲还有南、北美洲的事情咱们稍后再详议，朕就说说自己的想法吧！”

受不了高阳她们几个小妮子的眼神，李世民直接开始转话题了。

第九百零七章朕与列位臣工同饮

“眼下欧、非两地初定，各地多有匪患以及各国余孽横行，定天都护府内并不太平，朕想让怀玉、令武还有处亮分别去往天竺、大食以及东罗马之地，暂时担任定天都护府副都督，协助定天都护府大都督，统管这三地的军事要务，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

李世民说这些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可不想自己的女婿们一辈子庸庸碌碌，只是等着坐吃山空，大丈夫不建功立业，实在是对不起生养他们的大唐！

一听李世民要把这三位新驸马给派到那么远的地方去，高阳公主她们的脸上全都出现了犹豫之色，不过当她们看向自己夫君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脸上充斥着坚定之色，心下顿时有了决断。

“父皇，儿臣没有意见！”

三位公主，意见难得地同意了起来，齐齐站起身来向李世民行了一礼。

“父皇，儿臣亦没有意见！”

秦怀玉三人相互对视了一眼，脸上不仅仅有坚定之色，还有浓得化不开的兴奋。

“哈哈，这就是了！”李世民哈哈大笑了起来，“这才是朕的好儿女！”

李元霸坐在旁边微微笑了起来，嘴角勾起的弧度越来越大。

.....

贞观十四年腊月三十，除夕之日，登州方面传来消息，前往探查大洋洲、南北美洲之地的战舰终于传回了消息，北美洲被发现了！

“快走，快走，今日已经是除夕了，不过留下了二三十里的路程，只要脚程快一些的话。还是能够赶上回家过年的！”

前往长安城的官道上，一支为数在三十人左右的骑兵队伍，正在疯狂地前行。

他们全都披着厚厚的长袍。连脑袋都遮住了，看不出具体的身形。

“大哥。这次咱们先战舰一步回程，不会出现什么事情吧？”纵马骑在前

面的一个黑衣人，对最前面的那人大声叫嚷了起来。

“无事，我们先遣小队的任务，就是尽快将搜索到的情报禀报给武王殿下以及陛下，战队的事情用不着咱们操心！”

最前面那人回了这么一句，就加快挥动马鞭，狠狠地甩在了坐下马匹的身上。

长安城外。已经接到消息的李元霸早就安排好了迎接谗队伍，这次搜索另外三大洲，这些战舰上的兵士们可以说是劳苦功高，若是没有他们的话，甭说搜索几大洲了，光是战舰自己可不会下水航海。

而李世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也没有摆出帝王的架子来，而是带着百官亲自前往长安城门前迎接。

皇帝亲临，等候二三十个报信的兵士，这还真是前所未闻。

“陛下。这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您还是先行回宫吧？”长孙无忌对于那些远洋的战舰、兵士们倒是没有什么好感，毕竟大过年的。谁想在城门口冷冷清清地等着一些歌不相干的人呢？

“无忌，且静下心来，何必急躁呢！”李世民对自己的大舅子笑了笑，道：“这发现南北美洲之事，对于我大唐而言，那可是大功一件，若是朕不亲身相应的话，岂不是让将士们心寒？”

这回长孙无忌没有话说了，李世民这是拿出大义来了。他如果再劝的话，岂不是陷皇帝于不义？

不过。这种等待并没有持续多久。

很快，在官道之上就出现了一支骑兵队的身影。而这也让整个长安城门前一下子变得肃静了起来，所有人都掂着脚尖，伸长了脖子等待着这支骑兵队的到来。

“轰！轰！轰！”

在那支队伍刚刚出现在长安城门前数十丈之外的時候，长安城门楼子上就立刻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礼炮声。

这是李元霸一早就从神机营中征调出来的礼炮，和之前在武王府所使用的礼炮是同一个级别的。

在礼炮响起之后，那只骑兵队伍的速度就降了下来，随后在李世民的带

领下，文武百官大军在皇宫警卫们的保护下，迎接想着至骑兵队伍。

纵马而来的骑兵们，全都是李元霸派往搜索几大洲的神武卫兵士。

他们跟随在一支蒸汽战舰上，其主要目的就是第一时间搜集情报以及充当传递情报任务的媒介。

而这一次，在发现大洋洲之后，这支神武卫对所在的战舰，并没有就此停留在大洋洲，而是继续前行，寻找南北美洲。

功夫不过有心人，不过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舰队竟然就发现了北美洲。

欣喜之下，在大致搜集了北美洲的一些情况，以及带回了一些东西之外，这支神武卫的小队就带着两艘战舰全力折返了回来。

好在北美洲也有煤炭，否则的话，他么还真得是没有办法回大唐了呢，至少燃料方面就不足以支撑他们回来。

眼看着陛下、武王以及朝中的众多大臣们前来相迎接，兵士们顿时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当下，这些骑兵们也不敢骑在马上了，他们飞快地从马背上窜了下来，几乎是蹣着来到了李世民等人面前，单膝跪地行礼：

“末将神武卫果毅都尉庞兴拜见陛下，陛下圣安！”

“小的拜见陛下，陛下圣安！”

在最前面那个黑袍人的带领下，所有人都将头上的帽子摘了下去，露出了下面硬朗的外形，齐声向李世民请安。

“哈哈，免礼，免礼，众卿家免礼！”李世民很高兴，他亲自上前扶起了最前面的庞兴，道：“此番却是有劳庞将军了！”

李世民拍了拍庞兴的肩膀，突然扭头说道：“三水，赐酒！”

“诺！”

紧跟在李世民身后的刘三水早有准备，立刻招来了一队小太监。

每一个小太监的手上都端着一个托盘，托盘里面放着银制的酒壶和酒盅，这酒壶里面装的，乃是当初李元霸制作出来的第一批烈酒，极其珍贵。

李世民从小太监的手中的托盘上提起一只酒壶，亲自为三十名神武卫的兵士斟酒。

“列位臣工，你们为我大唐所做的一切，朕都记在心上，待日后战舰队自南、北美洲归来，朕自会论功行赏！”

李世民为最后一名兵士斟满了酒，脸上突然出现了笑容，他同样举起了一只酒盅，道：“朕与列位臣工同饮！”

第九百零八章热闹的西市

贞观十四年的除夕方才刚刚过去，璀璨的烟花，燃烧释放出来的刺鼻硝烟味道甚至还没有散尽，整个长安城中都还沉浸在岁末年初的欢声笑语中声，平日里甚为喧嚣的东西市都没有之前热闹了。

因为东西市的商贩们，都不愿意在过年时还去做生意，一年的时间里面，好不容易碰上这么一次可以正大光明休息一下的时间，谁愿意去多上几天的班，反正日后赚钱的机会多的是，也不必急在这几天！

所以，东西市除了那些歌参观、酒楼之外的商铺，全都选择了暂时关闭，一般到了大年初六或者初八的时候才会再次开启，而且不但是长安城中如此，其他几座城池，包括洛阳、登州甚至是远方的琉球列岛，都形成了这种惯例。

不过今年长安城中却是打破了这个惯例，在大年初三的那一日，所有长安城中的商铺都再次开张，而后开始了紧张的忙碌。

因为今年，皇帝陛下为大唐各卫的兵士们轮流放了军假，每一卫都会在三日之内有五千入休息下来，至于他们休息之后的日程安排，无非就是在各地的主城当中转一转，好好消遣一下。

而刚好长安城中周边的各卫兵士们最多，所以长安城中的商铺，在大年初三的时候就各自开张了，为的就是积极响应皇帝陛下的号召，招待好了这些放了军假的兵士们。

这还没到巳时呢，长安城中的东、西市区就已经变得热闹了起来。

今日，李元霸难得变得清闲了起来，他带着几个神武卫的兵士，穿着便装走在这西市之中，耳朵中听着百姓们的叫卖以及吵闹声，这感觉颇为新奇。

西市中的人一多，自然显得热闹非凡起来，朋友之间彼此大声地谈笑声，贩卖吃食的商贩们的吆喝叫卖声。相熟之人相遇之后彼此打招呼的声音……充斥着整个西市，而在这些声音中，最为响亮的无疑是对大洋洲、南北美洲的讨论，以及三位公主成亲之事。

“老刘。今个儿怎么来这么早啊？”

西市匹夫阁斜对面有一家卖肉馍胡辣汤的，此刻那个穿着胡服，腰上围着一个肚兜的中年贩子，对一个年近花甲的老者絮叨着。

“呦，贾老板。老规矩哈！”老刘顺势坐在了一个靠边的位子上，对那个中年贩子说道：“对了，今儿个我老头子高兴，这几桌的馍馍和胡辣汤，全都算在我老刘的账上！”

老刘在说话的时候，李元霸领着三个神武卫的兵士刚巧坐在这摊子上，听到这老者的话，李元霸不由得感到有些奇怪。

不过很快就有人替他解惑了。

“老刘，你这是发了横财了吗？”贾老板哦了一声，怪叫道。

“是啊。老刘！前几日的时候，你不才请了我们这些老兄弟们吗，怎么今儿个又要请啊？”

另外一个桌子旁坐着的中年人，脸上带着一丝不满，他嘟囔道：“要请也是我请啊，前几日的时候我们家小子才做了一笔大买卖，今儿这顿说什么也要我请！”

“行了，行了，这是我们家小子回来了，我老头子这不是高兴吗。你们和我抢个什么劲儿啊？”老刘直接从兜里掏出了一枚银角子，道：“贾老板，给你，剩下的不用算了！”

“你家小子回来了？那还真是一件喜事呢！今儿个还非得你请不可了！”贾老板楞了一下。这回倒是没有丝毫犹豫地取走了那枚银角子，道：“三儿，给所有桌上的客人们，再送上两样小菜！”

“知道了，爹！”一个看起来有些干瘦的小伙子，手脚麻利地找出了几个小碟子。盛上了一些腌制的小菜给每一桌端了上去。

“嘿，谢贾老板，老刘大哥（叔）了！”

摊子上的食客们全都是老食客了，对老刘的事情知道地挺多的，所以听到老刘这么说，几乎所有的食客都向老刘道谢，并且露出了善意的笑容。

可是他们清楚，李元霸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啊？

“敢问这位老丈，令郎在哪里高就啊？”李元霸这个问题多少有些唐突，可是她很好奇啊。

听到问话，老刘扭头看向了李元霸他们，见这几个人虽说都穿着寻常百姓的衣服，可是身上自有一种气质在，怎么说呢？就和他儿子身上的气质差不多。

“这位郎君请了！”老刘放下了手中的碗筷，向李元霸拱了拱手，道：“小老儿那儿子名叫刘忠平，蒙蔽下和武王殿下抬爱，在神武卫中当差！”

“哦！”李元霸恍然大悟，道：“原来是神武卫中的军爷！对了，我听闻，昨日有一队神武卫骑兵归长安，说是武王殿下派往探查大洋洲以及南、北美洲舰队上的兵将，不知是也不是？”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毕竟昨日李世民领着朝中的文武大臣们，大张旗鼓地在城门前迎接那三十名骑兵，整个长安城的百姓们知道了。

“好叫这位郎君知晓，听小老儿那儿子所说，确实如此！”

老刘一下子来了精神，他继续说道：“说起来，这事还真是挺有意思的！我那儿子说，这次从发现大洋洲一直到发现北美洲的时间，竟然足足用了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而且那地界儿竟然也有人生存，只不过和咱们的模样相去甚远，而且说话什么的也是自成体系……”

李元霸就坐在桌子旁，一边吃着馍馍喝着胡辣汤，一边听着老刘在那边说北美洲的事情。

人上了年纪了，对自己的儿女们就多了很多的关心，还有炫耀之心，毕竟自家的孩子有出息，是老人的骄傲不是？

“蹬蹬蹬！”

就在李元霸领着几个神武卫的兵士们吃得差不多的时候，有马蹄声从西市的方向传了过来，随后就见几名风尘仆仆的兵士纵马而来。

西市在这个时候，人本就有很多，这几个兵士纵马而来，也不知道躲避那些百姓，自然惹得街上的行人和商贩们极为恼怒。

第九百零九章张狂

在这西市的街上，本就有很多休军假的各卫的兵将们，这好不容易轻轻闲闲地休息一下吧，竟然还碰到了这种事情，怎么能不叫他们生气呢？

“他娘地，这几个家伙是哪个卫所的？”

“就这么在长安城中纵马横冲直撞的，不仅坏了城中的治安，更是容易让百姓们出现伤亡！”

“拦下这几个狗日的家伙！”

这一次，那几个纵马而来的兵士们算是犯了众怒了，街上的每一名百姓，甭管是商贩还是来往的百姓们，都在骂那几个纵马乱冲的兵卒们。

“混淡，这几个当兵的是哪个卫所的，竟然如此猖狂？”

跟李元霸坐在一起正喝着胡辣汤的神武卫兵士，看到这几名兵卒的时候，眉头陡然拧了起来。

“王爷，未将去把这几个王巴蛋给拦下来，也免得让百姓们出现伤亡！”

另外一名神武卫兵士匆匆丢下这么一句，起身就要去拦下这几个兵卒。

“等等！”

李元霸原本也有意让手下拦下他们来给以严惩，可是当他看到人群当中几个已经要动手的意思的时候，不由得拉住了自己的几个手下。

还在纵马狂奔的时候，突然斜刺里多出来一些个长长的木质椅子，这几个当兵的没来得及停下来，狠狠地撞在了那木质长椅上。

“吁！”

拢共四匹马儿顿时凄厉地嘶叫了起来，因为那些长椅全都是实木椅子，再加上马儿的时速不低，撞在椅子上的时候，不仅长椅被撞了个粉碎，就连那四匹马的前胸和前腿也出现了损伤，重重地跌落在地上。

马背上的几个兵士，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直接被马儿给甩了出去，好在他们身上多多少少地有些功夫。在落地的一瞬间就地打了几个滚，虽说不至于重伤，但是也得伤筋动骨，刮皮蹭骨了。

“嘶！”

几个骑马而来的兵士滚得浑身灰头土脸的。裸露在外面的皮肤被地面上的小石子给刮伤了，有俩倒霉的家伙一个胳膊脱臼了，一个小腿胫骨骨折了。

“老二，老三，老四。你们几个怎么样？”看起啦似乎是四人当中老大的那个家伙，一张脸上长满了络腮胡子，左眼下面还有一个两寸长的刀疤。

“大哥，我没事，就是二哥和老四，好像受伤了！”

那个看起来很壮实的青年汉子第一时间看向了身边的另外几人，发现老二和老四的脸上全都出现了痛苦之色，而且老二的胳膊诡异地翻到后头，傻子都能看出来是胳膊脱臼了。

“该死的，是谁。到底是谁？”刀疤脸老大的脸色瞬间就变了，那条两寸长的刀疤到时让那他的脸色显得额外狰狞。

“哼，是老子！”

这个时候，一个身高八尺，但是却颇为精瘦的青年汉子，从斜向的小摊子旁边走了出来。

“还有老子！”

“爷爷也参与了！”

“是老子！”

紧接着，不同方向，走出来另外三个汉子，这几个汉子无一例外全都有着剽悍的身形，虽说身上穿的是粗布衣裳。但是无不散发着军人的气息。

“你们几个是不是他娘地找死？”刀疤脸老大脸色狰狞地说道：“知不知道老子是什么身份？竟然敢拦下老子，耽误了老子的事情，你们就算是万死都难赎！”

“万死难赎？”那当先站出来的精瘦汉子冷哼了一声，道：“朝廷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凡喧嚣街市之中。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均不可纵马而驰，若有犯者，按纵马之速、产生之恶劣影响、有无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之度论处！”

说到这里的时候，那汉子冷眼瞥了仍旧满目怒火，一脸狰狞的兵士说道：

“似尔等这般行事。早已触犯了我大唐律法，是你们自己束手而缚随我去县衙，还是让我动手押你们过去！”

“哈哈，老子为大唐出生入死，除了我家将军能够处理老子之外，老子还真没吃过别人的亏！”

纵马大岛四兄弟相互对视了一眼，突然全都笑了起来，那刀疤脸老大更是一脸张狂地说道：

“还大唐律法？老子为大唐建功立业的时候，你还在娘胎里面等着出来吃奶呢！”

“你……”

那精瘦汉子登时气急，嚣张的人，他不是没有见过，可是如此嚣张的人，当真是第一次见。

“这位兄弟，何必跟他们几个废话，直接把他们抓起来扭送到府衙去就是了！”

“是啊，等到了府衙，看他们还能说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方才出手的另外三个汉子也开口了，一个个义愤填膺，伸胳膊撸袖子的，这就要上前动手了。

“你们这些该死的兵痞，一看就是各卫的底层兵士，论起身份官职来，老子可比你们要高多了！你们敢动老子一下试试？”

刀疤脸兵士站了起来，狰狞的面容都开始扭曲起来了。

“啪啪啪！”

就在这时候，鼓掌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紧接着李元霸在几名神武卫兵士的护卫下走了出来：

“好，好一个我大唐的军官啊！纵马于街市之中横冲直撞，不顾路人安全，只为自己的畅快，被人拦截下来竟然还如此地猖狂，你仗地是谁的势？”

“呦，又出来一个作死的！”

瞅着李元霸只不过是普通穿着，而且看起来年纪也不大的样子，顿时放松了下来。

毕竟长安城乃是皇城，西市又是在皇城根儿下，谁能保证你得罪的人是哪一个王公大臣或者世家大族的亲眷？

但是看李元霸的这身装扮，刀疤脸兵卒还真不相信李元霸是什么王孙贵族。

“作死的？”李元霸眼中厉芒一闪，突然冷声道：“掌嘴！”

嗖！

人影一闪，一名紧跟着李元霸的神武卫兵士闪电般出现在刀疤脸兵士的身边，一巴掌狠狠地扇了过去。

“啪！”

嘿，这一下可真够黑的，直接把毫无防备的刀疤脸兵士给抽了出去。

“噗！”

一口掺杂着牙齿的鲜血喷了出来，身体更是直接斜着飞了出去。

由此可见，这名神武卫兵士的手劲是有多大，绝对是含愤而出。

第九百一十章奔赴县衙

“大哥！”

“大哥！”

眼瞅着自己的大哥被那个看起来黑黑壮壮的家伙给一巴掌呼飞了出去，剩下的几个兵卒全都惊声呼叫了起来。

那两个断胳膊断腿的家伙，一时之间也忘了身上的病痛，强忍着站起来，向着刀疤脸兵卒冲了过去。

此刻刀疤脸男子半面脸颊高高肿起，左眼都因为肿起的面颊眯成了一条缝隙。

“哼，胆敢辱骂我家主人，当真是该死！”那名执行掌嘴任务的神武卫兵士冷哼了一声，身上都带起了杀机。

“不知所谓！”李元霸拍了拍手，道：“张韬，你们去把这几个家伙都抓起来，送去长安县衙！”

“你们敢？”没有受伤的老三突然站了出来，挡在他那几个兄弟身前，色厉内荏地叫道：“你可知道我们是谁，你可知道我家将军是谁，你可知道我家将军上面又是谁？”

呵，还有意外收获！

原本以为这几个家伙不过是跳梁小丑的李元霸，停下了要走的心思，重新回转过身看着那个兵士，道：

“哦？我还真是不知道你们是谁，你们家将军又是哪位，你家将军后面又是何方神圣？”

听到李元霸的语气中似乎有些回转，老三心中稍稍舒了一口气，便说道：

“你听好了，我们隶属于定天都护府罗马都督府麾下，罗马都督府军事副主官罗东晟将军是我们的本家堂兄，而罗马都督府的大都督，也就是当今的梁王殿下，最宠信我家大将军，这次梁王殿下回返长安，还特意把我家大将军带了回来。你敢动我们，就等着被梁王殿下处置吧！”

说完这些话，老三颇有些得意地扫了周围的人群一眼，但见不少人脸上的都出现了惧色的时候。脸上的得意之色更浓了。

“梁王，你说你们是梁王的人？”李元霸的眼中闪过一丝异色，说道。

“是，怎么样？怕了吗？”老三挺了挺胸膛。说道：“你们若是现在跪在地上求我们放你们一马，我们兴许会考虑考虑，若是你们……”

“张韬，给我抓起来，送到长安县衙去！”李元霸懒得再听老三在那里继续叽叽歪歪地。再次挥手让人把他们给抓起来，“对了，派一个人走趟梁王府，把李愔给我叫到长安县衙去！”

几个精壮的神武卫二话不说，直接冲上前去，三两下就把那几个兵卒给抓了起来。

“你们，你们难道没听到老子方才的话，老子的主子是梁王殿下，你们惹不起的……”

这几个兵卒全都奋力挣扎了起来，似乎感觉碰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

想也是。如果他们说得是真的话，那肯定是跟在那什么罗东晟一直作威作福的，哪里受过这样的苦？

“惹不惹得起你说了不算，正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们不过是几个兵痞子罢了，难道梁王还会偏袒你们不成？”

李元霸这话说地那是底气十足，斩钉截铁，“带走！”

于是乎，李元霸领着几个神武卫的兵士，压着这几个纵马闹事的凶徒。向着长安县衙去的方向走去。

……

眼瞅着李元霸他们指望长安县衙的方向急急而去，西市当场就炸了窝。

“他们方才说什么，好像是梁王殿下的人！”

“方才那几个小伙子胆子真大，竟然连梁王殿下的人都敢动！”

“走走走。他们往县衙方向去了，咱们一起过去看看热闹！”

甭管是摆摊的商贩还是来往的百姓们，在呆了一小会之后，全都反映了过来，一窝蜂似得向着长安县衙赶了过去。

相比起这些急着去看热闹的长安城百姓们，方才对那四个兵卒动手的几个汉子。现在却多少有些呆楞。

“我说，几位兄弟，方才说话的那人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最先站出来的精壮汉子，眨了眨眼，说道。

另外三人也有这种熟悉的感觉，可是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

“这位大哥，别想那么多了，咱们还是也往县衙去看看吧，再怎么说明咱们也算是当事人。”一个精壮的汉子，说道。

“这位兄弟说得对！”另外一人接过话头，说道：“那几个家伙到底是梁王殿下的人，到时候那令尹若是偏向梁王殿下说的话，咱们就等于是害了方才那几人，这种事情，我王老六可做不出来！”

“是极，是极！”最后一人也说道：“咱们同去！”

四个人全都是当兵的，被灌输的理念就是忠君爱国，护卫国人的安全，可不能因为自己的事情牵连到了别人。

在商谈妥当之后，四人便往县衙而去。

无独有偶，因为事情是发生在匹夫阁外的，正在匹夫阁中混吃混喝的程处弼，刚巧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他娘的，这几个小兵卒子还真是嚣张啊，自己闯的祸事自己担着也就是了，竟然还牵连出了后面的人，真是作地一手好死，挖地一手好坑啊！”

坐在二楼靠窗的一个包间中，程处弼摸了摸手中的酒盅，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豁然起身道：

“坏了，听王爷方才的意思，是要把六郎叫到县衙里头去，若是王爷刻意藏起来的话，以六郎的性子，指不定说出什么话来呢！不行，不行，我得去提前知会六郎一声！”

想到这里，程处弼转身就往外走，同时还不忘招呼下人：“程岩，程岩，死哪去了，备马车，本公子要去梁王府……”

……

半柱香之后，在去往长安县衙的路上，一架马车里面坐着三个人，程处弼，李恪以及李愔。

“处弼，你真没骗我？”李愔一脸的狐疑之色，瞅着程处弼，总以为这小子在骗他。

程处弼翻了个白眼，道：“六郎，骗你对我能有什么好处，反正我已经把事情都告诉你了，你还是提前做好准备吧！”

“砰！”

程处弼话音刚落，李愔就重重地一拳砸在了马车正中的小桌上，骂道：

“他娘的，成天地就知道给老子惹事，看来这定天都护府的军纪要好好整肃一下了！”

第九百一十一章令尹周翰

比起程家的老大程处默，老二程处亮来，程家老三程处弼可是要有出息得多了。

这些年来跟在李元霸身边，这小子从神武卫小兵卒一路晋升到了统管五千人的神武卫中郎将。

神武卫的中郎将可不是其他卫所的中郎将们可比的，不仅在管理的人数上要差上不少，就连军人的素质都有着天差地别。

再加上程处弼靠着自己的军功，从一个清河县男，一路升迁到了平阳县侯，这是荣耀，也是能力！

也正是因为这种身份地位，程处弼与在定天都护府的李恪、李愔以及李贞关系甚密，毕竟谁能拒绝一个有能力又有地位，而且还前途无量的武将呢？

“别！”

一直慢悠悠喝着茶的李恪，听到李愔这话的时候，有些无奈地斜瞥了他一眼，道：

“六弟，你别一杆子打死所有人啊，要整肃军纪也是你们罗马都督府，跟我们天竺都督府还有七弟的大食都督府可没有一个铜板的关系！”

“怎么没关系？”李愔眼睛一瞪，道：“你可别忘了，如果四皇叔先拿我来开刀的话，那么定天都护府下的各都督府，甭管大小，一个都跑不了！”

“还不是你小子疏于军纪？”李恪也回瞪着李愔，道：“你看看大食和天竺，兵士们不仅仅安分守己，就连很多的当地百姓们都对咱们大唐的军人们赞不绝口，你再看看你那里，一个个地全都是兵痞！”

“什么兵痞，都是为咱们大唐开疆拓土的兵士嘛……”

李愔不是傻子，他麾下的兵士们是比李恪还有李贞手下的兵士们能征善战、勇猛异常，可是要说起军纪的话，还真不是差了一星半点，简直就是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所以在说到这里的时候，李愔的声音是越来越低，到后来更是低如蚊呐。

“行了。两位殿下！”

程处弼夹在两个人之间，听着两位王爷在那里你一言我一语的，只感觉这两位还真是能琢磨事情啊。

不过是简单的纵马跃市罢了，这都什么跟什么啊？怎么就能扯到军纪上去呢？

“长安县衙也快到了。走吧，一起过去看看！”

隔着老远，程处弼就看到了立在县衙外面的那一只大鼓，连忙说道。

李恪两兄弟也从马车的车窗看了过去，果然。就建在县衙外面已经聚集了很多的长安城百姓们，一个个伸脖子蹬腿地在看热闹。

长安城的县衙公审，一般都是对外公开的，外面的百姓就算是站在县衙外面也能够通过空旷的视野，看到县衙里面的情况，听到县衙里面的喊话。

此刻，县衙里头就相当热闹了。

.....

长安县令尹是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男子，但见他浓眉细目，皮肤略显白皙，整个人充斥着浓浓的书卷气息。

令尹的名字叫做周翰。贞观七年举经明，贞观十二年任长安县令尹，距今已有一年半的时间。

在任期间，周翰表现地一向都是公平、公正，铁面无私。当然有时候情于法外，他也一一上表朝廷，会同三公甚至是皇帝御审。

说实话，周翰还当真不愧是在世的包公！

当然了，现在的包公还是将来式呢，日后大宋说到包公的时候。也只会拿周公来赞誉他了。

“啪！”

公堂之上，周翰板着一张脸，手中的惊堂木重重地拍在了堂桌上，“堂下何人击鼓？”

李元霸藏在人群中。几名神武卫的兵士扭送着那几个纵马跃市的兵卒，就站在长安县衙的公堂之上。

“小人张韬见过令尹大人！”

张韬作为这支神武卫小队的队长，自然担负着抛头露面的责任，他站了出来，对周翰拱了拱手，道：

“好叫大人知晓。这几人先前在西市之中纵马跃市，不仅撞翻了很多商贩的摊位，更是险些造成百姓伤亡。我等五人，为怕百姓出现伤亡，就出手将这四人拦了下来，谁知这四人被拦下之后竟然还不知悔改，竟然出言辱骂、威胁我等，并欲要对我等动手。我等气之不过，就打了此人。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还请大人明断！”

说完这句话，周翰就退到了一边。

尽管周翰这话说得并不全都是实话，可是大部分属实，就算是被周翰查出来他们撒谎了，也不能把他们怎么办。

自从张韬他们上堂之后，其实周翰就在默默地观察他们，在听到张韬的讲述之后，周翰眉头皱了皱，道：

“张韬，此地乃是县衙，乃是彰显我大唐法度之地，尔等如今这般押着这四人，岂不是有藐视我大唐律法之嫌？”

此刻那几个兵卒还在被张韬几人押着，在听到令尹的话后，几名神武卫的兵士，全都下意识地看向了张韬。

张韬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那几名神武卫的兵士们便放了手。

“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老子要杀了你们！”

谁知道，几名神武卫的兵士刚刚放手，那几个兵卒就大声叫嚷了起来，其中身上并没有受多少伤的老三，以及恢复了大半的老大，更是直接蹿了起来，从腰间抽出了横刀，冲向了张韬他们五人。

“啪！”

说是吃，那时快，就在张韬他们想要还手的时候，惊堂木又响了起来。

也不知道周翰用了多大的劲儿，那惊堂木的声音竟然无比地响亮。

两个抽刀而动的兵卒，全都愣住了，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了公堂正中的令尹周翰。

“放肆！”周翰怒目圆瞪，原本儒雅的书生气质瞬间转变成了金刚怒目，“左右，给本官将这几人拿下！”

“诺！”

县衙当中分列左右的衙役们，在听到令尹周翰的声音之后，全都挥舞着手中的水火棍围了过来。

在那几个兵卒还没来得及动手的时候，这足足二十多条水火棍就已经招呼了过去。

几个兵卒就算再能征善战，也不是二十名衙役们的对手，再加上这些衙役也不是简单的角色，在这皇城根脚下当差，又有一位刚正不阿的顶头上司管着，手底下如果没些真功夫的话，也不能在县衙之中当这么长时间的职不是？

第九百一十二章闯进公堂的中年汉子

“砰砰砰！”

几个兵卒赶紧地开始挡驾，可是没等他们把手中的横刀抬起来呢，水火棍就已经狠狠地砸在了他们的脑袋瓜上。

于是沉闷的声音响了起来，那两个兵卒还没有反应的机会，就已经头破血流，被砸躺在了地上。

“停！”

令尹周翰又发话了，他看着躺下头破血流的两名兵卒，道：

“公堂之上公然对人动用刀柄，就算你们是军中的兵士，也难逃我大唐律发的制裁！左右，将这两人拖下去，给本官重打二十棍！”

“诺！”

这些衙役们，可是在忠实地执行着周翰的命令，在大声应诺之后，就持着火水棍，将老大和老三架出了公堂，摆出了刑具开始施刑。

“噗！噗！”

两名衙役押着老大和老三，四名衙役两两分组，你一下我一下，就像是在分水果一样地施刑。

“哎呦，长安县，你竟然敢这么对老子，老子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我家将军会为我们做主的，你们这些家伙一个都别想跑！”

老大和老三，嘶声哀嚎着，那声音是要多凄惨就有多凄惨，可是嘴里说的话却是一点分量都不减，句句都包含着威胁。

周翰听着那威胁的声音，丝毫不为所动。

想想也是，长安县令尹本就不是一个好干的差事，整个皇城里面多少达官贵族，又有多少世家大族之人，谁家还没个亲戚什么的，保不齐谁就犯个事什么的。

所以，周翰几乎把长安城中的达官贵族们都已经得罪个遍了，哪里还会在乎几个小兵卒子的威胁？

如果怕了，那不就成了笑话了？

“大人，施行完毕。小的前来交令！”几名衙役像是拖死狗一样地将老大和老三拖了进来，向周翰拱手缴令。

“嗯！”周翰点点头，道：“尔等姓甚名谁？方才那张韬所言可否属实，尔等又有何想要补充的？”

老大和老三相互对视了一眼，知道眼下不是硬撑的时候，至少在他们将军或者王爷没来的时候不能硬撑。

于是，老大便梗着脖子说道：“我名叫罗地，这几人是我兄弟，分别叫做罗水、罗火、罗风，方才那王巴……那人所言并非虚言。不过我等兄弟并非故意为之，实在是有一要事要赶往东襄伯爵府禀报，否则的话，断然不会纵马跃市，还请大人看在东襄伯爵罗将军还有梁王殿下面子上，放我等一马！”

周翰没有搭理他们，而是在按照自己的程序继续往下走：“本官再问你们一次，方才那张韬所言可否属实？你可承认？”

刀疤脸罗地不明白周翰是什么意思，不过还是点了点头。道：“张韬所言属实，小的承认！”

其实这件案子很简单，也不是什么大案子，再加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用不着证据、证人什么的，周翰打算就此结案了。

“好！”周翰点点头，道：“左县丞，文书可曾拟好？”

一直坐在公堂最里面左边的中年人。摸了摸颌下的短须点点头，道：“大人，文书已经拟好了！”

“且拿来让本官一看！”周翰道。

县丞将文书递了过去。并没有离开，而是站在周翰的旁边，低声说道：

“大人，此案涉及到了梁王殿下，梁王殿下刚刚自定天都护府回归大唐，陛下对其甚为宠爱，您看是不是……”

“是不是什么？”周翰低头看着拟好的文书，头也不抬地说道：“左县丞，你似乎忘记本官的行事准则了？”

左县丞稍稍愣了一下，解释道：“可是大人，这件事情……”

“行了！”周翰懒得再听左县丞解释，直接大手一挥，把文书丢给了他，道：“文书就这样，让双方签字画押！”

张韬很干脆，在看了看文书之后就直接画了押。

“且慢！”

而罗氏四兄弟也看了看文书，就在他们打算画押的时候，一个粗豪的声音自略显喧闹的公堂外面响了起来。

随后，就见人群中分出了一条路来，随后一个颇为魁梧的中年汉子走上了公堂，这汉子国字脸，浓眉钢须，一脸的凶悍之色，一看就是曾经上过战场，杀过敌人，见过血的人。

“堂兄……将军！”

看到来人，罗氏四兄弟都快崩溃了，差点哭出声来。

来人赫然是定天都护府罗马都督府的军事副总官，罗东晟。

“小地，小水……你们，你们这是怎么了？”

罗东晟看着形容落魄，不对，可以说是形容凄惨的罗氏四兄弟，声音中带着一股子怒火。

“将军，您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年纪最小，胫骨断掉的罗风几乎是爬到罗东晟跟前的，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样子，还真是够凄凉的。

“有什么事情和堂兄说，堂兄来给你们做主！”罗东晟本身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再加上一向护短，所以他手下的兵士们还是很信服他的。

“来者何人，竟然胆敢公然咆哮公堂，而且还擅闯公堂，你可知，此举触犯了大唐的律法？”

周翰可不知道下面这颇有威势的中年人是谁，不过到了他这一亩三分地上，除了皇帝以及那位武王殿下之外，谁都得老老实实地。

可惜啊，周翰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罗东晟根本就不搭理他，还自顾自地从罗地的手中抢过了方才已经拟好，并且张韬已经签字画押的文书，看起来。

周翰眉头皱得更紧了，就在他想要拍下惊堂木，提醒下这位中年人的时候，那罗东晟却是率先怒了。

“兹！”

罗东晟愤怒地把手中的文书给撕成了粉碎，同时口中说道：“狗屁的文书，老子不承认！”

做完这一切，罗东晟扭头看着周翰，道：“你就是长安县令尹？你凭什么让我的人去签字画押，你查清了此案的具体经过了吗？你有证据吗？你有证人？什么都没有，就想让我的人签证画押，真当老子好欺负，是吗？”。

静，公堂之上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静中！

一连三个问题，若是普通的县令或者其他的官员的话，保不齐还真就会被罗东晟的三连发给问懵圈了。

第九百一十三章公堂斗

【播报】关注起点读书，获得515红包第一手消息，过年之后没抢过红包的同学们，这回可以一展身手了。

不过那都是说得别人，他周翰是谁？

他并没有在罗东晟方才提问的问题上面纠结，而是冷眼看着罗东晟，道：

“方才这罗氏四兄弟已经将事实经过俱都承认下来！是你这莽汉无理取闹，不光擅闯县衙，咆哮公堂，甚至还撕毁已经被签字画押的公案文书，这随便哪一条挑出来，都足以判你的罪。哼，身犯重罪而不自愧，真不知道该说你是无知还是无畏了！”

“周翰，本将乃是定天大都护府辖下罗马都督府的下都督罗东晟！”罗东晟冷冷地看着周翰，道：“按照官阶职位来算，本将乃是从三品下都督，你一个小小的正五品下的令尹，没资格询问本将！”

“啪！”

——无一错——罗东晟话音刚落，周翰就狂野地将惊堂木重重地排在了面前的案桌上，同时大声呵斥道：

“放肆！王子犯法尚与庶民同罪，你不过是一个下都督，且不说与皇族一点亲眷关系都不沾着，光是本官方才所言的三条罪状，哪一条挑出来，都够罚你抄没家产，流放万里的。你竟然还敢在此巧言令色，强词夺理，真当本官不敢对你动刑吗？”

“你敢？”罗东晟仍旧四平八稳地站在公堂之上，并没有因为周翰的话而有丝毫的动摇，“要想审讯本将，需禀明圣上，三公会审……”

说到这里的时候，罗东晟冷笑了一声，继续说道：“你这小小的长安县衙想要审讯本将，似乎还稍嫌小了一点！”

“哈哈……”

罗东晟话音落地，周翰就哈哈笑了起来。“这位下都督将军，你常年驻军在外，恐怕还不知道吧？自从那一次武王殿下与那位倒霉的大人相争之后，陛下就亲下圣旨，废黜三公会审制，若是王公大臣犯法，可直接上禀皇上或者分管户部、刑部的武王殿下，可以按正常案件来审理！”

“当然了，也不是没有限制条件！”周翰看着变了脸色的罗东晟，便继续说道：“若想审讯王公大臣。需正五品以上辖区官员，很不巧，本官官职刚好是正五品下，而武王殿下也传来了手令，严令本官秉公办理此案，所以……”

“啪！”

周翰脸色一厉，道：“左右，给本官将这罗东晟身上的官袍扒下来！”

“诺！”

衙役们一拥而上，这就要将罗东晟身上的官袍给扒下来。

毕竟这审讯文官武将与审讯平民百姓不同。他们身上若是穿着官袍的话，在这公堂之上就仍旧有着特权，所以需要将他们身上的衣服给扒下来。

“谁敢？”

罗东晟怒目圆瞪，在那些个衙役冲上来的时候就率先动手了。

还别说。这家伙真是有两把刷子，二十名身负武艺的衙役们全都冲上去了，可是他罗东晟在衙役之中却是犹如泥鳅一般，左冲右突。

盏茶的时间过去了。别说罗东晟身上的衣服没扒下来，就连这些个衙役们都被罗东晟给放倒了。

周翰没想到在自己讲明了利害关系之后，这罗东晟竟然还敢动手。顿时脸色变得铁青无比起来。

……

公堂之外，已经与李元霸汇合，并且共同藏匿在人群中的李愔，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脸色当时就变了。

“哼，愔儿，你倒是有一个好手下啊！”李元霸眯缝着眼睛，脸上看不出喜怒。

“他娘的，这家伙还真是该死啊！”李愔脸色狰狞，迈步就要往前走，“老子真是瞎了眼，竟然找了这么一个家伙来管理大军，我去砍了他的脑袋！”

“六弟，别冲动！”李恪一把就拉住了李愔，偷瞄了李元霸一眼，道：“还是听听四皇叔怎么说吧！”

“处弼，派一个人去大理寺诏狱调一些无常过来！”李元霸摆摆手，“速去

速回！”

“诺！”程处弼原以为这里面没有自己什么事，没想到却是被临时抓了壮丁。

“四皇叔……”

李愔脸都绿了，大理寺诏狱那是什么地方，别人不知道，他还不知道吗？那地方活人进去，若是不死的话，都求着狱卒们把他们给杀了，简直就是活人的地狱啊！

“怎么，你还想给这个混淡求情吗？”。李元霸横了李愔一眼，道：“这个家伙可是把我大唐的律法践踏在脚下，这还光是在长安城中，若是在罗马的话，不知道这家伙会怎么样呢？就这样，你还想给他求情？”

“是，我明白了！”李愔低头应了一声，脸上写满了沮丧。

……

且不说公堂外面李元霸有什么安排，看到罗东晟竟然这么猖狂地肆意行事，公堂之上的张韬五人也怒了，不过好在他们还有理智在。

张韬上前一步，向周翰拱手道：“大人，此人行事猖狂，罔顾律法，我等兄弟身为大唐兵士，为有此等同僚而感到羞愧，还请令尹大人准许我等兄弟动手，将此獠拿下！”

周翰现在正在犹豫要不要去卫所中调集左武卫并使过来，听到张韬的话后顿时眼睛一亮，道：“本官准了！”

得到了许可，张韬对其中的一名神武卫兵士微微点了点头。

那名兵士没有说话，而是直接抽身而上，在罗东晟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重重一拳轰在了他的心口上。

“好强的力道！”罗东晟的身体足足往后退了五六步方才停了下来，他抬头看着面前对他进行攻击的人，道：“你何人，报上名来！”

那名兵士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道：“你没资格知道！”

话音落地，那名神武卫的兵士就冲了上去，和周翰‘乒乒乓乓’地斗在了一起。

原本这两人的身手算是旗鼓相当，或许是因为知道自家王爷就在公堂外

面看着，那名神武卫的兵士真可以说是越战越勇。

待得后面的时候，更是瞅准了一个机会，狠狠地一张甩在了罗东晟的脸上，把这位堂堂的下都督给抽飞了出去。

这还不算完，眼瞅着罗东晟飞了出去，那名兵士瞬间跟了过去，几乎是骑在那家伙的身上，甩动膀子左右开工，那一拳一掌的，全都往罗东晟的脸上招呼。

过了半盏茶的时间，倒霉的罗东晟就被揍成了猪头，那鼻青脸肿的样子，看起来很是可笑。

.追更的童鞋们，免费的赞赏票和起点币还有没有啊~515红包榜倒计时了，我来拉个票，求加码和赞赏票，最后冲一把！

第九百一十四章下都督？照样揍！

【播报】关注起点读书，获得515红包第一手消息，过年之后没抢过红包的同学们，这回可以一展身手了。↗，

“好，打得好！”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捉地鼠！”

“打，打死这个家伙！”

罗东晟的行为果然引起了公愤，公堂外的百姓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是无比的兴奋，一个个激动地手舞足蹈，恨不得此刻正骑在罗东晟身上狂揍的是他们。

“这几个兄弟还成啊，看他们的身手似乎都是队长级别的！”

恪眼睛发亮地瞅着公堂上还在压着罗东晟打的兵士，突然扭过头对李元霸说道：“四皇叔，您不是把神武卫的队长们都带回来了吧？”

因为这次回来的时候，李恪记得李元霸是带着一支一千人的队伍回来的，不会那些人全都是神武卫中的队长吧？

李元霸横了李恪一眼，道：“想什么呢？我若是把他们都带回来了，那定天都护府岂不乱了套？行了，好好看戏吧！”

“程子，行了！”

“噗！”

打了半晌，当罗东晟吐出最里面最后一颗牙齿的时候，张韬发话了。

此刻的罗东晟虽说还没有死，但是也去了一层皮了。

“乃，乃……乃们该似，该似！”

嘴巴里面缺了牙齿，罗东晟说话透风，看他那眼睛里面迸射出的怨毒之色，让人知道这也是个心狠手辣、记仇的角色。

“该死？”方才那名揍罗东晟的兵士看着心里来气，伸脚狠狠地踩在了罗东晟的手指上，末了还撵了撵脚尖。

“嘶……啊！”

那股钻心的疼痛感，让罗东晟厉声惨叫了起来。

即便是坐在公堂正中的周翰，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也不由得心头暗暗发寒，心说谁惹到这几个汉子，算谁倒霉了。

“好了！”

周翰清了清嗓子。面无表情地看着公堂正中的众人，道：“罗东晟擅闯县衙，咆哮公堂，撕毁已被签押的公案文书，这三条罪状且先记下来！先说说这罗氏兄弟纵马跃市之事！”

说到这里的时候，周翰顿了顿，道：“罗地，方才你们已经对此事的事实供认不讳，奈何这罗东晟残暴无理地将文书撕毁，现在本官再问你们最后一次。对于方才事实，你们可仍像初时那般承认？”

罗地四兄弟相互对视了一眼，又看了一眼躺在地上挺尸的罗东晟，很有默契地点点头，又摇了摇头。

“怎么，还不打算承认吗？”周翰的眼睛眯缝了起来，“难道你们还指望罗东晟救你们吗？且不说到现在他身受重创，就算是他没事的时候都是自身难保，还指望他救你们？”

“我们……我们不认！”

罗地不认为罗东晟的顶头上司会不管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咬紧牙关，闭死了不承认。

“好，既然你们不认，本官也不对你们用刑！”周翰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张捕头，带人去西市看看，了解了解情况，本官就在这里等着！”

“大人。令尹大人！”

就在那张捕头应下就要前往西市调查的时候，公堂之外突然传来了几道嘹亮的声音。

随后就见一个八尺大个，颇为精瘦的汉子。领着三个看起来极其雄壮的汉子走了过来。

这四人正是之前在匹夫阁前头，用椅子拦下罗氏四兄弟的人。

张捕头手上也是有些功夫的，第一眼看到这四个汉子的时候，张捕头就

知道这四人身上有功夫，而且还是上过战场、见过血的人。

“不必拦着他们！”见衙役们上前要去拦住他们，周翰摆摆手，道：“尔等是何人？”

精瘦汉子上前几步，道：“禀大人，小人名叫苗七潭，乃是左翎卫兵士，先前在……”

精瘦汉子将之前发生在西市的事情，详细地说给了周翰，另外三个汉子也时不时地补充两句。

周翰仔细地听着，微微点着头，而公堂外面跟着凑热闹的百姓们，也时不时地会被周翰叫进来，了解情况。

期间，有衙役前往西市取回来一些木质椅子残骸，还有那四匹受伤的马儿，也被衙役们用马车给拉了回来，并且还请来了兽医验看马匹的伤势。

等到取证完毕，找到了一些证人之后，已经是一炷香之后了。

将关键性物证摆在了罗氏四兄弟身前，周翰冷面如霜：“眼下人证、物证俱在，尔等还有何话说？”

罗氏四兄弟早已面若死灰，他们没想到竟然会有如此多的人站出来控诉他们，看来是真得引起众怒了。

“左县丞，让公堂上的所有人都签字画押！”周翰说道。

这回罗氏兄弟氏躲不过去了，只能灰头土脸地签了字，摁了红色手印。

将文书摆在身前，周翰重重地将惊堂木拍了下来，道：

“而今此案的经过已经调查清楚，此案事发人，罗地、罗水、罗火、罗风于西市之中纵马跃市，撞翻十三个摊位，撞倒百姓三人，扰乱西市秩序，按我大唐律法，当执行鞭刑三十，罚没三十贯钱，流放三千里！此外，对于遭受损失的商贩以及被撞的百姓们，还需四人进行金钱赔偿。鉴于罗地、罗水、罗火、罗风四人乃是在职兵士，待施行我大唐律法之后，回军中之后再由军事主官执行军法！”

说到这里的时候，周翰道：“尔等对于本官的判罚可服气？”

罗地四人有气无力地点点头，道：“我等服气！”

没理由不服，甭说边上这几个方才揍自家将军的几个汉子，就是那些义

愤填膺的百姓们，都够他们喝一壶的了。

“好，既然如此，那本官就此结案，等将此案的卷宗封存上禀刑部之后，再予执行判罚！”

周翰将文书都丢给了左县丞，随后道：“在此期间，先将罗地四人关入长安县衙，左右，将这四人拉下去！”

“诺！”

有衙役们应了一声，上前拉起这四人就往衙门外面走。

“等一下，张捕头！”周翰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补充了一句，道：“别忘了去西市请刘郎中过来给他们几个人好好瞧瞧！”

“诺！”

张捕头应了一声，扭头就又要往外走，这个时候，公堂之外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大理寺办案，请让一让！”

.追更的童鞋们，免费的赞赏票和起点币还有没有啊~515红包榜倒计时了，我来拉个票，求加码和赞赏票，最后冲一把！

第九百一十五章还不算完

【最新播报】明天就是515，起点周年庆，福利最多的一天。除了礼包书包，这次的515红包狂翻肯定要看，红包哪有不抢的道理，定好闹钟昂~

“大理寺的人，大理寺的人来长安县衙做什么？”

“小声点，别被他们听到了，大理寺的人可不是什么善茬！”

“得了，得了，咱们小老百姓又不作女干犯科，又不是当官的，大理寺跟咱们没相关的！”

眼瞅着这一群，得有二十个身穿黑色无常服，脚下蹬着无常皂靴的人，从公堂之外而来，外面围观的百姓们赶紧让出一条路来。

径直到了公堂之上，这二十名大理寺诏狱的狱卒先是扫了扫公堂上的众人，在看到罗东晟他们几个的时候，还特意停了停。

只不过被看了那么一眼，罗东晟就突然感觉到头皮发麻，就好像有针扎一样。

而罗地四兄弟就更不济了，一个个浑身都忍不住哆嗦了起来。

再之后，二十名无常狱卒中，领头的那个上前几步，从袖筒里面抽出来一块丝绢，递给了周翰，道：

“周大人，下官乃是大理寺无常李煜，奉崔判官之命，前来长安县衙，将人犯罗东晟、罗地、罗水、罗火、罗风，遣至大理寺关押，令到即行，不得有误！”

周翰起身，从李煜的手中接过那方锦帕，当看道锦帕左面最下角那个鲜红色的武王印信，以及诏狱特有的引信的时候，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竟然是诏狱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界儿。

看到这里，纵然周翰为官清廉，为人刚正。不怕这些神了鬼的，但是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忙将锦帕收起。对李煜说道：

“李大人辛苦了，待本官写下文书以及将卷宗备案。便会连同卷宗原件一起，移送大理寺诏狱！”

嘶，诏狱！

终于听到了移送地点，甭说罗地四兄弟了，就连罗东晟都被吓得魂儿都差点没了。

怎么回事？就这么一点小事怎么会惊动大理寺诏狱呢，不会是搞错了吧？

“大人，大人，一定似搞素了。一定似搞素了……”

罗东晟的漏风嘴，不断地重复搞错了，连带着他那几个堂弟也是倒头如蒜，不断地求饶。

二十名无常狱卒全都是经过特殊培训过的，一个个不仅嗜血好杀，更是心若铁石，扒了人皮的事情都经常干，岂会因为这点小事就心软了？

“带走！”

李煜大手一挥，让手下的大理寺狱卒们，直接将罗东晟等人给抓了起来。也不管他们身上有没有伤，押出了长安县公堂。

“呼！”

眼瞅着呼啦啦一大群人出了公堂，周翰一下子坐在了椅子上。

说实话。和这些大理寺诏狱的狱卒们打交道，周翰还真是有些心有余悸，这些家伙们一个个全都散发着股子冷气，在他们身边待着都会感到不自在。

公堂外面，见没有热闹看了，百姓们也都各自散去，过了没有盏茶的时间，公堂外面就没有多少人了，只剩下了李元霸、李恪、李愔以及程处弼了。

先前人多的时候还不怎么显。眼下公堂外面就剩下这四个人了，还没从公堂上退下去的周翰。抬头的时候下意识地看向了正前方。

“啊，武王殿下。梁王殿下，吴王殿下！”

周翰连忙从公堂上走了出来，恭身向李元霸他们三人行礼。

李元霸的脸上出现了笑容，他上前扶起了周翰，道：“你认识本王？”

周翰笑道：“下官虽不曾见过武王殿下，却是从家师那里听过武王殿下的事迹，见过武王殿下的画像！”

“哦？”李元霸有些奇怪地问道，“尊师是？”

周翰道：“家师上阎下立本！”

“哦！”李元霸恍然道：“原来是阎侍郎的高足，不过……”

李元霸刚想要赞赏两句，忽然想到不对啊，阎立本生于601年，到现在也才刚到四十岁，看这周翰的样子也有三十多岁了，这相差十来岁的师徒倒是有，可是相差不过几岁的就很少见了。

周翰看出了李元霸的疑惑，笑着解释道：“王爷，下官仰慕先生的画艺，在机缘巧合之下拜在了先生门下修习画艺，到现在已有七个年头了！”

“原来如此！”李元霸点点头，道：“听周大人的意思，似乎阎侍郎那里有本王的肖像啊？”

周翰倒是曾经听阎立本提起过，道：“王爷，年前的时候，陛下就督令家师将武王殿下、英国公、卫国公……等诸位大人的肖像画下来，具体的，好像是要建一座功臣楼，将诸位大人的肖像画放进去，用于怀念往事，追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征战天下的岁月。”

“哦！”

李元霸应了一身，突然想起来前世的时候，李世民曾经在三清殿旁边建了一座不起眼的小楼，名为凌烟阁。

这凌烟阁，乃是李世民为了纪念和他一起打天下治天下的功臣而修建的，里面陈列着由阎立本所画的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李世民时常前往怀旧。

不过相比起他前世，这凌烟阁的建造今年就提上了日程，似乎是早了那么三四年。

“四皇叔，四皇叔……”

看到李元霸似乎有些愣神，李恪轻轻拽了拽李元霸的衣袖。

“啊……哦！”李元霸晃了晃脑袋，看向了李恪道：“怎么了？”

李恪面色古怪地指了指正瞧着他发愣的周翰，道：“周大人问您，可还有什么事情要吩咐的？”

李元霸这才缓过神来，道：“无事，今日本王前来，只是因为那四人之事，

本王亦是当事人！你很不错，面对官阶高于你又是武将之身的罗东晟，你能够做到镇定自若，公平公正，依律处事，情法相结合，当真是我大唐各州道郡县百官的楷模！”

“王爷谬赞了，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本就是下官的本分，若是连自己的分内之事都做不好的话，那下官干脆不做这个官！”

周翰很谦虚地向李元霸拱手，末了的时候补了一句：“而且今日若是没有王爷派人去大理寺诏狱调人来的话，下官这里说不得就被那罗东晟给闹翻了！”

说到后面的时候，周翰的脸上还露出了苦色。

李元霸摸了摸下巴，道：“嗯，这些问题事后都会有结论的，你且先回去吧，稍后怕是陛下会招你进宫！”

“下官告退！”

虽说周翰不明白李元霸的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但是他还是恭顺地告退而去。

15起点下红包雨了！中午12点开始每个小时抢一轮，一大波515红包就看运气了。你们都去抢，抢来的起点币继续来订阅我的章节啊！

第九百一十六章整肃大军

【最新播报】明天就是515，起点周年庆，福利最多的一天。...，除了礼包书包，这次的515红包狂翻肯定要看，红包哪有不抢的道理，定好闹钟昂~

“怎么着，你这一脸不服气的样子，还想给你的那几个混蛋手下给找回厂子来吗？”

往皇宫走的路上，李元霸见李愔一直苦着一张脸，便冷冰冰地丢出了这么一句话来。

“服气，侄儿怎么敢不服气呢！”

李愔脸色微微一变，兴许是听出了李元霸话里头的怒气，便继续说道：

“侄儿，侄儿只是在想，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罗东晟身为罗马都督府的下都督，连他都搞这些歪门邪道的，看来是有必要好好整肃一下咱们驻扎在对东罗马的大军了，把像罗东晟这样的害群之马全都加以严惩，杜绝这种猖狂的，仗着军功视律法于无物的行为！”

“这话说得倒是还算有些道理！”

李元霸撇了李愔一眼，见他脸上出现了松了一口气的表情，便忍不住泼起了冷水来：

“不过，这漂亮话谁都会说，怕就怕到时候自己说地这些个话全都变做了那天边的云彩，只可远观不可亵玩了！”

“请四皇叔放心，侄儿说话绝对不会言不由衷，对于大军的整肃势在必行！”

李愔这一次倒是难得变得严肃了起来，说出的话也是斩钉截铁。

“嗯！”

李元霸不置可否地点点头，心里头却是打算把这事和李世民提一提，两人之间敲定一个具体的章程，等到回返定天都护府之后，直接开始整风运动。

这欧非之地的领地乃是大唐新近占领的地界儿，而且随着大唐百姓与这些地方的百姓相互融合，早晚会被大唐同化的。

若是因为大唐的军官们，一个个仗着军功横行乡里。搞特权的话，那这种同化将极其地困难，所以罗地四兄弟以及罗东晟事件倒是给李元霸提了醒，说起来他还要感谢这些家伙呢！

.....

贞观十四年二月初八，定天都护府总督，武王李元霸率领大军回返定天之地。

这一次回返定天都护府，李元霸是带着自己的亲眷妻儿的，长安城的武王府以及芷阳的武王府，全都给了亲卫队在打理，就连管家白福他都给一起带上了。

都说打江山易。守江山难，这一次乃是持久的战斗，所以李元霸干脆拖家带口，并且这一路上还在各种买买买，明摆着补足物资紧缺的架势。

当李元霸的舰队回到定天都护府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多月之后了，定天都护府治下的罗马、波斯、天竺.....大唐新近之地依旧如年前他离开时那般，只不过领地中受战乱波及而损毁的建筑，已经复建了大部分。剩下的也都是工程量巨大的，无法在短时间内复建完成。

定天都护府大都护府。

面对桌案上那几乎堆成山的待处理的卷宗，李元霸感觉到脑袋都要炸开了。

“来人！”

批阅了几个在他看来有些鸡毛算皮的小案子，李元霸挠了挠头。干脆两手一伸，把身前的这些卷宗全都给扫到了地上。

“王爷！”

有伺候的下人走了进来，看着那撒满地的卷宗，顿时吓了一跳。这是怎么了？

“把这些卷宗全都给本王送到王长吏那里去，让他挑出重要的来，而后送到本王这里来。其他的让他们自行处理即可！”

李元霸指了指地上的卷宗，很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因为王浚还有苏定方他们，在定天大都护府都有住所和办事处，每隔个三四天的时间，王浚他们就会回来看看，所以李元霸为了图省事，时常这么

干。

“诺！”

下人低眉顺眼地应了一声，从大殿外头招了几个小太监进来开始收拾起卷宗来。

“王爷……”

就在这个时候，老管家白福走了进来，不过当他看到这大殿里头有几个小太监的时候，顿时停住了话头。

“嗯，你随本王来后殿！”李元霸对白福招了招手，把他引到了后殿，“何事？”

“王爷，几大都督府的官员品行已经考察清楚了，其中符合整肃条件的有一百三十三人，低阶将军、官员有六十三人符合提拔条件，这是名单！”

白福将手中的一本好像文牒一样的东西递给了李元霸。

李元霸接过来先是过了一遍，随后就细细看了起来。

“光是罗马都督府辖下，品行恶劣的官员就有六十多人，还真是令本王触目惊心啊！”

看了多半个时辰，李元霸将文牒整个给捏地皱皱巴巴，最后狠狠地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

“还真是给我们李氏皇族长脸了！”

白福上前两步，从桌子上将那张皱巴巴的文牒重新舒展开，指着上面用蓝笔特殊标注出来的几个人名，道：

“王爷，这几个人的罪行足够连坐三族的，而且他们的族人们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若是您要整肃大军的话，那拿他们开刀最为适合！”

“好，那就拿他们开刀，真以为这定天之地是享乐的好地方了吗？”

李元霸看都不看那卷文牒，直接挥手道：“具体的你让王浚直接去找梁王，就说是本王说的，沉珂重疾，需用重药，切不可一时心软误了大事！”

“奴明白了！”

白福点点头，脚不沾地地出了大殿。

.....

贞观十四年四月初，这是一个碧空如洗，晴朗无比的日子，可就是在这一日，定天都护府整个都护境内，囊括了欧非两块大陆，开始了一场为期半年的整肃运动。

定天都护府治下罗马都督府兵马司，大司马段琪；定天都护府治下罗马都督府，少都督司空摘月；定天都护府治下罗马都督府军管司，大司长杜淳.....

此三人仗着自己为大唐履建功勋，为人嚣张跋扈，欺压良善，强占罗马百姓房产、财帛不计其数，更是强抢民女、随意虐杀百姓.....其罪行累累，当真是罄竹难书！

也因此，这三人连同其三族，被大唐武王殿下下令，尽数诛杀，其财产罚没，尽归罗马都督府。

这是一桩血案，同时也给那些心怀鬼胎的军官和各都督官员们敲响了警钟。

他们拼命地去掩饰自己的所得，拼命地去掩盖自己的罪行，可是哪里逃得过大唐天机卫和影卫的追查？

15点下红包雨了！中午12点开始每小时抢一轮，一大波515红包就看运气了。你们都去抢，抢来的起点币继续来订阅我的章节啊！

第九百一十七章变革中的定天

一大批的各都督府官员被查处，情节轻的或是被判大量罚金，或是降职，情节稍重的被罢官，更有甚者直接就罢官追究其律法责任！

一时间，整个定天都护府，欧非两块大陆上，甭管是军官还是各州道郡县的官员们，全都是人心惶惶，生怕下一个就查到了自己的头上。

当然了，这不过是在说那些做过亏心事的人，至于李恪所管辖的天竺都督府，倒是没有那么多的贪官污吏，恶政军功之人。

但是有一点需要提一下，那就是天竺都督府也没有多少值得提拔的官员，这里的大部分官员都属于那种安分守己，紧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人。

与其让他们去建功，还不如叫他们努力维持好自己辖地的治安。

而让李元霸感到意外的是李贞所辖的大食都督府，那六十三个符合提拔条件的官员，竟然有四十九人出自大食都督府。

倒不是说李贞在治理辖区的手段上有多好，只能说这家伙运气不错，那些有能力而且不贪腐，不娇狂的大唐官员们刚好被分到了这里。

所以说，大批官员的落马也是大批底层官员们的机遇，他们瞅准机会，努力创造政绩，努力去征伐山匪以及几大帝国的残兵败将们。

一时间，定天都护府对于那些恶官们就是地狱，但是对于那些颇有些能力，并且能够做到娇而不狂的官员们而言，定天都护府就是一块香饽饽，是他们未来的机遇。

短短半年的时间，当初李元霸从长安带来的定天都护府军政主官们，就换了三茬儿，下面小地界儿的官员们倒是没有换得那么勤，但是也处理了一大批尸位素餐地家伙们。

整个定天都护府都焕然一新，欧非两座大陆上的百姓们，开始接受大唐的统治，并且潜意识中也把自己当做了唐人。

当然了。这也无可厚非，毕竟他们自己原本的国家已经被大唐给灭了，若是再不接受现实的话，也是于事无补。还不如坦然接受。

如此，贞观十四年十一月初的时候，李元霸颁布律法，定天之地按照大唐的规矩，一切本土民俗节日全部取缔。统一换为大唐所有的民俗节日，像

上元节，除夕……一时间盛行亚欧非三座大陆。

除此之外，大唐的一个个律法，也被李元霸慢慢地尝试，并且搬来了大唐。

虽说亚欧非三大洲的百姓臣民们，因为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生活习惯不同，致使有些地方不能够彻底统一规划。

但是有了大唐律法的同化，想要改变这些话，也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还有一点必须要承认。那就试定天都护府中的所有改革，在初始阶段的时候都是相当困难的，哪怕是由李世民生下圣旨，李元霸这位亲手打下整个定天之地的武王殿下亲手推动，也依然一样。

这欧非两地，即便是经过占领以来的疯狂打压，可依旧有着很多隐藏起来的无形豪强顽固派们，眼看着自己的利益被剥夺了，自然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抗，几乎每一日都会有人上书。某某地律法不易颁布实施，是由于当地豪强某某人的原因……

似这等事情，每日都有发生，可是李元霸一旦做出的决定。就绝对不容改变。

李元霸所采取的措施，一者是武力镇压，二者便是“打豪强，分田地，分财产”的办法。

这样等于是将当地的那些个豪强劣绅们给消灭了，但是却让当地的百姓们变得富裕了起来。

所以。相对于广大的、积极响应大唐各项律法推行的欧非大陆上的百姓们，这些叫嚷着不服从大唐律法的各地豪强劣绅们，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

就在李元霸取得了李世民的支持，在定天都护府内积极推行大唐各项律法的时候，远征探索南北美洲的舰队，也已经有几艘战舰成功回返了大唐。

他们带回来了关于南北美洲以及大洋洲的海量讯息，同时也带回了很多在唐人看来很不可思议的东西。

比方说农作物方面，土豆、玉米、红薯……这些亩产量极其惊人的农作物，刚刚被带回大唐，就被李世民生下令叫人进行种植、培养起来。

原本大唐的臣民们还并不相信，这世间竟然还有如此单株亩产量如此惊人的可食用作物，可是在经过反复尝试之后，这几种农作物的产量，让大唐的臣民们险些将眼珠子惊出了眼眶。

之后，几乎是举国欢腾！

这些农作物，起初的时候只是在那些世家大族的领地之中种植，可是过了没有一年的时间，整个大唐都开始盛行起来，并且开始向着欧亚非三大洲的整个范围扩散了出去。

地震、洪水、大旱，这些大部分都属于天灾，在天灾来临之际，自然会有百姓受难，但是大多数的百姓们并非是死在这些天灾里面，而是死在饥饿当中，是被活活得饿死的。

但是，在大唐第一年尝试种植这些农作物的时候，大唐南方某地发生大旱之时，李世民从那些世家大族的私库当中调集这些新式粮草，其结果竟然是没有一名百姓因此而被饿死的。

这可是让朝堂上的大臣们以及朝廷外的百姓们大跌眼镜！

尽管有些不敢相信，但是事实摆在他们眼前，什么相信不相信的也无所谓了，陈敏百姓们只需要知道大唐越来越强大就足够了。

.....

贞观十七年，也就是三年之后。

大唐律法在整个定天都护府中成功颁布并且实施起来，顽固派们被彻底消灭，同时欧亚非三大洲，也被大唐给牢牢地掌控在了手中。

五年前，因为战争的原因而被损毁的那些建筑物，在短短的这几年的时间中就被修复甚至是扩建了起来。

城中百姓们的木质建筑，在李元霸带来了砖瓦结构甚至是自制混凝土之后，开始统一改建起来。

那些小一些的城池，原本用作防护之用的城高大城墙，被李元霸下令扒掉，只是在各小城池的边缘地界重新树立了界碑，界碑处设军看守和守卫，每一座营寨之中都有两千名兵士在驻守。

第九百一十八章大唐，大唐

当然了，这两千名的兵士中，并非全部都是唐人，毕竟唐人可没有这么多的兵士驻扎在定天都护府内

在这两千名的兵士当中，其中一千七八百人都是从当地的其他城池中征调过来的本土百姓。

而用本土百姓驻守，再由唐人兵士领导，这也是李元霸以夷制夷的手段。

以唐人为军中的中高层人员统管军中一切事务，本土百姓为士卒，负责冲锋陷阵，攻城略地。

总之，就是有什么送死的任务，就让这些本土的兵卒们先冲上去，之后再由大唐的兵士们做出指挥和决策。

不要说李元霸卑鄙、无耻，实在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概念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要想让李世民改变这种想法的话，那估计这辈子都不可能了。

这还仅仅是在城池建设以及军队的设置上，除此之外，李元霸还有一个举措，让大唐在金钱以及冶炼行业中劲头十足。

啥？那就是在定天都护府辖下的南非都督府内，大肆挖掘开采各种矿藏。

众所周知，在南非这片肥沃的土地下，盛产黄金、铜、铁、钻石等各种矿产，若是能够开采完全的话，那就相当于大唐多了一个绵延不绝的大宝库。

所以，对于这块土地，李元霸多以开采矿藏为主。

可是开采矿藏的话，需要大量的矿工，于是李元霸就把主意打到了大洋洲，以及南北美洲的那些土著们的头上。

大洋洲和南北美洲的土地上，并不是没有人类生存，只是在这三块大陆上生存的都是土著，那可是真正的“土著”啊！

他们不仅衣不蔽体，更是像猿人一样采取群居的生活，劳动生产乃是采用的最原始的工具，打猎也是用磨制的石器和木器。

有的土著部落，甚至还处于茹毛饮血的阶段，连火焰都没有接触过。

就是这样的土著。在李元霸将他们定义为“白捡的矿工”之后，就被大唐的战舰，一批又一批地拉到了南非之地。

随着海量的矿藏被挖掘出来送往大唐，这些倒霉的土著矿工们，也死在了各种矿难以及疾病当中。

挖掘先期的时候，或许还有人在计数死了多少的土著矿工，可是随着死的矿工们越来越多。统计部门干脆放弃了统计，因为这就根本没办法数。

.....

在这三年的时间。要说变化最大的，还得说是大唐。

李元霸在定天都护府内积极推行大唐律法，改革定天都护府体系的时候，大唐的李世民也没有闲着。

李世民听从李元霸的建议，力排众议，大力发展工商业。

原本传统的“士农工商”中，虽说因为历史原因，“士农”仍旧占着主导地位，可是随着李世民以及一群皇子们的支持。“工商”倒是后来居上，越发蓬勃发展了起来。

先前曾经提到过，大唐在初建之时，国内世家门阀林立，豪族贵胄更是多不胜数。

虽说李世民这些年来都在有意识地打压这些世家豪族，并且将其中最强悍的“五姓七望”给拿掉了，可是仍旧留下了不少的顽固世家。

这些世家尽管远远不如当年的五姓七望。可是当他们联合起来的时候，却是一股不小的力量。

可是他李世民是什么人？

那可是几可与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并驾齐驱的人，他所作出的决定，岂是这些世家豪族能够阻拦的？

比起“仁慈”的李元霸，国内的李世民可以说是辣手无情，还“打土豪分田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大唐百姓们，这辈子的念头，皇帝就是天！

所以李世民没分给百姓们田地，也没分给百姓们财帛，只是把那些敢于忤逆他的世家豪族给整个灭了，连根拔起，株连九族！

他们所有的田地收归国库。家业收归国库，屋产居所也收归国库！

在清理了几个不长眼的家伙之后，那些世家豪族一下子就老实了下来，连屁都不敢再放一个了。

要不说李世民霸道呢？

这位曾经在刀口上舔血的天子，可不管你是谁，或者你是谁的亲戚，敢招惹他？怎一个杀字了得！

用了半年的时间，肃清了那些世家豪族，李世民开始大力推行工商业改革，并且鼓励百姓们从商，当然那些该种的土地也不能忘了。

两年的时间才刚刚过去，李世民的改革重于见了成效，大唐帝国的工商业在最初期的萎靡之后，重于重新活了过来，并且开始飞速发展。

因为神机府蒸汽机的不断改进，被官家应用到各方面的同时，也开始流向了私有化，开始应用到了各行各业。

起初的时候，因为蒸汽机的造价昂贵，只有大唐的那些世家还有大商巨贾才能够买得起，并且用得起。

可是随着蒸汽机的不断改进，一些小功率的蒸汽机也被生产了出来，一些小商户也能够出得起这个钱了。

于是乎，蒸汽机几乎遍布整个大唐，其中应用最广泛的行业就是钢铁、纺织以及运输！

没错，就是运输！

这里所讲的运输行业，可不单单只是说得水运：蒸汽船，这之中还包括陆路。

神机府在两年前就研制出了蒸汽火车，蒸汽火车的轨道在短短的两年时间中，就已经修通了半个大唐。

而今从长安城到登州城，只不过需要五日的的时间。

这个速度相对于李元霸前世的高铁还有磁悬浮而言，或许是差了不少，可是和传统交通工具马匹相比，却是快了不止十倍。

而且李世民在改进蒸汽机和大力应用蒸汽的时候，也没忘了降低石炭燃

烧的时候所造成的环境污。

他下令让神机府拼尽全力地降低蒸汽机燃烧所造成的污染，并且让他们寻求减少污染的方法。

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些神机府的研究狂人们，所能想到的办法也只不过是加大绿色植物的种植罢了。

若想污染降低或者得到改善，就只能寻求新能源的探索与开发了。

抛开这些不谈，大唐的发展确实进入了飞速增长的阶段，不光国内百姓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大唐的国力与三年前相比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21/21681/

第九百一十九章妙法

大唐定天都护府，大都护府之内。

李元霸坐在书房的书桌后面，右手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敲击着，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

当初李元霸才刚刚苏醒的时候，其样貌不过是十六七岁，这将近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李元霸看起来还是青年二十三四岁的样子。

比起当年的颌下无须，光洁无比的下巴，李元霸也续起了短须，看起来比当年要更加地成熟和稳重。

下面，比起李元霸来要苍老了很多的王浚，坐在一个大的椅子上，半眯着眼睛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这些年的时间里，李元霸充分发挥了甩手掌柜的天赋，自己只不过是个拿主意的，而王浚却是脑力劳动者兼体力执行者，所以在身体方面要远不如李元霸。

“王爷，咱们就真不回去了吗？”。王浚眯着眼睛等了半晌，也不见李元霸说话，便出声问道。

“回去做什么？”李元霸抬起眼皮看了王浚一眼，道：“不过是一座楼子起建而已，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才刚回定天不过两个月的时间，本王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再回长安！”

“可是陛下传下令来，让您务必赶回去参与‘凌烟阁’的起建仪式！”

王浚脸色微变，他可是从来都没打算违抗李世民的旨意。

凌烟阁！

虽然在几年前的时候，李元霸就从阎立本的徒弟周翰处听说，皇帝在着手准备凌烟阁之事。

没想到几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才开始筹建，李世民准备的时间可真是够长的。

“恪儿、愔儿还有贞儿那边有没有通知到？”李元霸没有搭理这个茬儿，而是反问了王浚一句。

王浚点点头，道：“已经通知到了，传令的天使说，他来咱们大都护府的时候。几位殿下已经开始准备回程了！”

“他们几个倒是积极！”李元霸轻笑了一声，道：“这样吧，本王去问问王妃，看看她是什么意见，回头再告诉你，怎么样？”

王浚无奈地点点头，心说：王妃还不是听你的，还去询问王妃，王爷也太不会找理由了！

.....

三日之后，李元霸才刚刚起床。白福就急匆匆地过来禀报，说梁王和汉王已经来了大都护府，眼下已经在正堂之中等候。

“六哥，你说四皇叔会不会跟咱们一起回去？”

窝在大食都护府都有四五年光景了，李贞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毛头小子了。

现在的李贞身高八尺，体型匀称，那剑眉星目的样子，和李恪倒是有几分相像。

“谁知道呢！”三年的时间，让李愔从一个翩翩少年。成长为一位有着成熟气质的青年俊杰，“反正回不回去的，父皇也不会怪四皇叔，咱们不回去就不成了。就算不被敕令呵责，也铁定会被民众们说不懂孝道！”

“是！”李贞点点头，神色间多少有些郁闷。

“你们这两个小家伙在那嘀嘀咕咕做什么呢？”

这个时候，身上穿着一身单薄衣裳的李元霸。晃晃悠悠地走了出来，看那一步三摇的样子，好像还没睡醒一样。

“侄儿见过四皇叔！”

两个小家伙眼瞅着李元霸晃荡了出来。连忙躬身向其行礼。

“起来吧！”李元霸摆摆手，道：“接到你们父皇的旨意了？”

“嗯，接到了，按父皇的意思是想要我们兄弟几个全部都回去！”

李愔点了点头，道：“不过眼下在罗马都督府内正在进行大规模地改建，若是离开的话，还需要做一些安排，所以我就先来您这里，看看您是什么意思

思！”

“我也是！”李贞也赶紧跟上。

“嗯？改建，改建什么？”李元霸没对两人回不回去发表什么意见，反倒是询问道：“我记得，一年前你们才刚刚修建完了王城，怎么现在又整出这么些么蛾子来？”

“四皇叔，我们这不是积极响应您的号召吗？”。

李贞幽幽地说道：“之前您不是曾说过，要想马儿跑不能不给马儿吃草！既然长安方面已经将钢筋混凝土的配方给咱们了，那咱们就不能吝啬，要想治下的百姓们听话，就得给他们一些甜食，以低价为百姓们提供钢筋混凝土，加大他们的积极性！”

“哦，原来你们两个家伙打的是这样的主意！”李元霸恍然，“不过这样的话，你们都督府内的开销就大了，到时候上交给朝廷的税金也就少了，你们就不怕那些御史弹劾？”

“他们？”李愔冷笑了两声，“他们可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们改建治下百姓们的建筑，没有动用都督府库的一分一毫，都是咱们大唐的商贾们自愿捐献出来的！”

“就是，那些无聊的御史们，成天就知道弹劾这、弹劾那的，可真让他们去顶事了，一个个脚底下抹油，跑得比兔子都快！”

李贞也跟着说道：“我们不过是把想要改建各大城池的意思说了出去，咱们大唐的商贾们就像是闻到腥味的猫一样围了上来，还没等咱们和他们提条件呢，他们自己就主动捐钱的捐钱，捐物的捐物了！”

李元霸闻言有些惊异地盯着两个小家伙看了半晌，方才说道：“不对吧，咱们大唐的商人们，一个个精地都跟猴一样，全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儿，他们会平白无故地捐钱捐物？老实交代，你们几个小家伙拿什么勾引地他们上赶着来求你们？”

“你看，我就说瞒不过四皇叔吧！”

李愔无奈地叹了口气，道：“四皇叔，其实我们也没用什么法子，只是告诉那些商贾们，若是能够对定天都护府的百姓们有所贡献的话，不仅日后购买各种定天都护府的特有之物有着优惠，更是会将他们各所属商会的名号，烙印在他们能所捐献的金钱、物品建造出来的建筑上。日后，但凡标有他们标识的建筑，那些商贾都可以获得任何帮助！”

“你们两个臭小子，我就说这钱和物，他们怎么掏地这么痛快，感情是怎么回事啊！”

听到这俩小家伙的话，李元霸顿时有些惊异起来，这法子是谁琢磨出来的？李元霸可不相信这两个臭小子还有这样的头脑！

第九百二十章长安号

“嘿嘿，我们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李愔搓着手嘿嘿笑了起来，那样子瞧着要多奸诈就有多奸诈。

“说说吧，到底是谁琢磨出了这么个法子，不要说是你们俩，你们俩可没这样的脑子！”

李元霸看着两个小家伙，嘴角带着讥诮的笑容。

“四皇叔，您可不能瞧不起人啊！”李贞不干了，他一脸怨念地瞧着李元霸，道：“我们哥俩怎么就想不出这法子……”

“好吧，好吧，废话少说，说实话！”李元霸摆摆手，干脆直接打断了这家伙，道：“不说实话，老子现在就把你们俩扫地出门！”

“别，我说！”李愔赶紧搭茬，“四皇叔，这法子其实是三哥告诉我们的！三哥的天竺早就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改建好了王城以及各大主城百姓们的居所和街道，我们这边才不过刚刚开始而已！”

“恪儿！”李元霸眯缝着眼睛，轻轻敲了敲桌子。

比起这两个做事容易冲动的家伙，李恪的脑子里头，却是要比他们俩多些弯弯绕的。

“四皇叔，您这次回不回长安？”见李元霸沉默了下来，李贞嘟囔着问出了这么一句。

李元霸想了想，道：“我和你们四婢商量了一下，这一次索性就你们一起回去，不过这次回去不能大张旗鼓的，最好是随着大唐来往定天之都护府的商船一起回去！你们几个回去之后也好好准备一下，等安排好了之后，立刻随船远行！”

原本两个小家伙就是打着李元霸不回去，他们俩也不回去的小算盘。

得，这回李元霸说回去，而且还不允许走‘专线’。他们俩的如意算盘算是打错了！

……

七日之后，李元霸就带着李愔还有李贞出发了，至于李恪吗，因为有些事情要办，所以他就先行一步了。

当然了，作为大唐站在最顶尖的几位。李元霸他们出行都是带着护卫的，三人合计带着六十名神武卫中的精锐，携带着某些单兵作战火器，即使是有上千号人前来围攻李元霸他们，怕是也甭想突破这些护卫们的保护。

一行人，在波斯都督府治下的波斯湾买了一张客船的船票，然后登上了一艘名为‘长安号’的蒸汽客轮。

这条客轮之所以敢起这么嚣张的名字，就是因为这艘蒸汽客轮乃是官方客轮，由六部之一的户部统管。整个大唐一共才建造了五艘远洋蒸汽客轮，这‘长安号’就是最早下海远洋的一艘。

这条船经由波斯湾入海，按照时速、里程来算的话，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到达琉球列岛，然后再从琉球列岛改换小型的只能乘坐一两百人的蒸汽船，沿着河道，送往大唐国内各地。

和李元霸前世所知的各种航运相比，远洋航行虽说明显要落后一些。但是有一点还是相当一致的，那就是紧守时间点。而且这个时间点还一般都放到了卯时和辰时之间。

卯时一刻的时候，李元霸伪装成的商队就来到了波斯湾，等了足足了有两刻钟的时间，这艘蒸汽客轮才开放登船，等到李元霸他们这些乘客们全都上了船，已经是辰时了。

上了船。就比较自由了，李元霸撇下了李愔以及李贞，带着几个护卫就开始在长安号上闲逛了起来。

说实话，李元霸还是第一次乘坐除了自己的蒸汽战船以外的船只，毕竟他在大唐的地位乃是一人之下。万万之上，不论走到哪里都是一大帮的护卫亲随们跟着，如果他不同意带着这些家伙的话，这些家伙就开始以死相逼。

面对敌人，李元霸自然能够做到冷酷嗜血，可是面对自己人，李元霸可是耳根子软得很，所以这些家伙们一旦以死相逼，李元霸就没了法子，最后只能是无奈妥协。

这次，之所以他带着三十名护卫出来，也是因为这些家伙们的威逼，按照李元霸的意思，带着两三个护卫跟着搬搬行礼什么的，也就是了。

尽管长安号是属于户部官家的客船，可是对于外部各种部分的制造可不仅仅是出自长安城的官家造船厂，其中有很多的部件，乃是从定天都护府治下的各都督府中运过去的。

比起五年前的大唐，现在的大唐已经允许商贾们自行组建造船厂了，只是比起官办造船厂的免税政策，民办的造船厂，制造下线的蒸汽船需要缴纳高额的税金，而且每一艘下线的船只，甭管你使用不使用，都必须得缴纳税金。

不过就算是这样，卖这么一艘蒸汽船，不管大小，都够让商贾们赚上一大笔的。

这艘长安号上的各方面部件，都是挂靠在定天都护府治下，各都督府名下的造船厂。

而长安号也是前年才刚刚下海的远洋新船，船只的性能十分可靠。

这一点，李元霸早就听白福讲起过了，这也是他为何选择这条船的原因之一。

就在李元霸心情舒畅地逛着长安号，刚刚走到甲板上的手机号哭，忽然不远处传来了一阵小孩子们的尖叫声，紧接着他就感觉到头顶一黑，一个彩色的圆球样的东西，笔直地朝着李元霸的脑瓜顶上落了下来。

始终跟在李元霸身边的一名神武卫兵士，眼神猛然一凝，身子骤然紧绷起来，在那东西从半空中往下落的时候，他的身体猛然拔高。

“啪！”

一道轻响声传来，却是那名神武卫兵士直接用手把那个圆形的东西生生地给捏碎了。

直到这个时候，李元霸才发现在他前面不远的甲板上，有两个半大的孩子，领着三四个五六岁的小孩子们在玩。

而被自己的手下给牢牢‘保护’住的李元霸，下意识的看了看那名神武卫兵士手中的东西，那是一个绑着彩带的小球。

现在那个小球倒好，直接被那名兵士给捏了个粉碎，只剩下了那几条看起来极其艳丽的彩带。

看这样子这帮熊孩子们，刚才应该是一不小心把那个彩球给踢飞了出去，而且还好死不死地飞向了李元霸。

还好护卫的神武卫兵士给他挡了下来，否则的话，另外几名神武卫兵士还不得骂死那名护卫？

第九百二十一章趣事

这些看起来很是有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全都是唐人。

看他们的衣着，大部分应该是出身于大富大贵之家，而且一个个生地粉雕玉琢的，让李元霸一下子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李初一。

说起李初一这小家伙，今年也有八岁了，小家伙活像个小土匪，甭管什么时候身上都会有一身的污泥，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蹭上的。

想起了自家那个调皮捣蛋的儿子，李元霸的脸上不自觉地出现了一丝笑容，看着不远处的那几个孩子，道：“小家伙们，这个球是你们的吗？”

几个小家伙早就已经被李元霸那个凶神恶煞地神武卫手下给吓住了，再加上他们的球也被捏坏了，所以几个小孩子们全都有些呆楞，哪里还敢跟李元霸说话。

过了好一会，站在最前面的那个小家伙，才小心翼翼地上前两步，怯怯地看着李元霸，道：“大哥哥，那个彩球是我们的，对，对不起，刚刚差点把彩球踢到您的身上，请，请……”

说到这里的时候，小家伙眼巴巴地看着那神武卫护卫手中的，只剩下彩带的彩球，那眼泪汪汪的样子，很快就要哭出来了。

李元霸愣了一下，扭头看着那个破烂不堪的小球，不由得有些哭笑不得：“常山，你小子还真是紧张过头了，不过是几个娃娃玩耍用的彩球，这都被你给捏碎了！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现在马上还那几个孩子一个！”

李元霸的话音刚刚落地，其他两个跟在李元霸身边的神武卫汉子，就一脸戏谑之色地看向了手中仍旧抓着彩带的常山。

原本杀气腾腾，一脸凶狠之色的青年汉子，一听到李元霸的话。脸上登时出现了尴尬的神色，他只能低低地应了一声，随后脸上努力挤出了一个笑容。对那几个小孩子们说道：

“小家伙们，真是对不起。你们的彩球被大叔给捏碎了，大叔再送你们一个新的好不好？”

神武卫几乎啥都会做，所以一个彩球而已，对于他来说，还真是没有什么难度。

再说了，这艘蒸汽客船上啥都有，一个小彩球而已，还是能够在船上买

到的。

常山这不说话还好。听到那破锣一样的嗓子，还有那比哭都难看的笑容，两个半大孩子领着的几个相对来说要小一些的孩子们，全都用无比委屈的眼神瞅着常山，最后还是忍不住哇哇地哭了出来。

别看常山在战场上纵横睥睨，杀敌如麻，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可是对于几个被他吓哭了的孩子们，却是一瞬间变得手足无措起来，不知道怎么去哄几个孩子。

“哎，我说几个小家伙们。你们别哭啊，大叔，大叔这里不实说好了要还你们一个新吗？”

常山慌了。看看这个小家伙，瞅瞅那个小家伙，就连不怎么出汗的额头，甚至都溢出了细密的汗珠。

几个孩子委屈的哭闹声，在甲板上传得很远，而且尤为引人注目。

正在不远处欣赏海景的孩子们的父母，都循声而来。

李元霸一见情况不妙，这摆明了是欺负了孩子，自家父母过来找晦气来了吗？

所以他这个做主子的。只能是无奈地上前向几个孩子的父母解释了起来。

好在李元霸临上船的时候，买了很多定天都护府的特产。都是一些大唐没有的东西。

他吩咐一名护卫，去拿来了一盒定天大都护府御用厨师们做的精致点心。分给了那些孩子们，这才总算是让孩子们止住了哭声。

当然了，倒霉的常山也被李元霸丢在了休息用的船舱里，也免得他出来吓坏了孩子们。

李元霸的一番解释连同点心攻略，总算是让孩子们父母们止住了怨责的眼神，倒是也不再说什么了。

而通过方才彼此之间的对话，李元霸也了解到，这些小家伙们的父母，差不多都是大唐的商贾们，只有一两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们。

众人站在甲板上聊了一会天，这才彼此散去，只留下了一两位孩子们的父母，仍然在甲板上看着那些孩子们。

这是一对夫妻，这一对夫妻看起来都不过三十岁上下的年纪，身上的衣着虽说看起来很干净，但是多少有些旧，不似先前那些孩子的父母那样，衣着光鲜，透着股子“我是有钱人”的气息。

看得出来，这两位应该是被分出来照顾孩子们的。

“呵呵，两位，真是对不起，方才因为手下的疏忽，吓到孩子们了！”

李元霸并没有因为这两位孩子的父母出身较贫就瞧不起他们，而是谦逊地道着歉。

因为在李元霸看来，大唐虽说甭管是经济还是政治方面都发展迅猛，可是贫富差距仍就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想要摆脱这种差距，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所以，李元霸并没有因此而看不起她们。

“先生不必自责，都是小孩子们不懂事，如果不是方才那位兄弟的话，怕是孩子们的球就要砸到你的头上了，到时候还不是要找我们的麻烦？”

夫妻当中的男子笑了笑，毫不在意地说道：“孩子们平时也被我们惯得不好，他们也是有错的！”

“孩子们，做出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原谅的！”李元霸脸上带笑地看着孩子们，道：“成人怎么会连这点气量都没有呢？”

“先生说得在理，却是在下太过矫情了！”青年汉子愣了一下，旋即轻笑了起来。

“看仁兄的样子，应该是出自世家大族，敢问仁兄贵姓？”

李元霸从这名青年男子的说话还有身上的气质，看出来他就算不是世家大族，也应该是书香门第，为何看着夫妻俩的样子，过的似乎并不算太如意呢？

难不成两人是私奔出来的，或者被家族驱赶出来的？

“不敢当先生一个贵字！”听到李元霸的话，那名青年男子连连摆手，道：“在下姓王名阍，这是贱内云氏！方才那个长得最高的小家伙，是在下的孩子，名叫王继宗！”

李元霸闻言微微一挑，道：“可是太原王氏？”

王阼的脸色稍黯，摇摇头又点了点头。

李元霸脸上闪过恍然之色，继续说道：“看来在下是猜对了！”

第九百二十二章叙旧

“先生慧眼！”王阍苦笑了一声，道：“我大唐五姓七望，早就随着当年之事烟消云散了，在下虽说出身太原王氏，可是真正算起来也不过是旁枝末系，也正因为如此才没有受到多少波及！”

大唐建国初期，五姓七望权柄太大，李世民一直在找机会削弱世家大族们的力量，直到李元霸醒过来之后，这才总算是逮到了机会，将五姓七望给一网打尽了。

说起来，这五姓七望的事情，李元霸才是始作俑者，王阍从一个世家子，流落到如今这种地步，和李元霸也是有着一定关系的。

是以，李元霸稍稍沉默了一下，这才说道：“在下当年在长安之时，倒是曾经和太原王氏的几位公子有过交集，也曾与其他几大氏族的公子们对饮畅谈，没想到这许多年过去了，却早已经物是人非了！”

“先生曾经与我太原王氏的几位公子相识？”王阍颇有些惊讶地说道：“敢问先生贵姓？”

“鄙姓窦，窦姓在大唐算起来也应该是世家吧！”李元霸想了想，决定还是用化名，免得到时候出什么幺蛾子。

再说了，他用窦姓也没什么不对的，他的生母，也就是李渊的媳妇就是姓窦，所以李元霸也不算骗王阍。

“原来是窦先生！”王阍冲着李元霸拱了拱手，说道。

李元霸还了一礼，道：“在下既然与王氏的几位公子有旧，那王先生便是在下的朋友。正所谓相逢即是有缘，不知两位可否有空，窦某现邀请两位共进午膳！”

眼下已经是日上中空，再有半个时辰的时间就要用午膳了，所以李元霸才有此一说。

王阍看了看自己的夫人，又看了在不远处玩耍的孩子们一眼，这才摇了摇头，道：“谢先生好意，只是在下有事在身。不好离开，所以……”

李元霸顺着王阍的眼神看了一眼，顿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笑着说道：

“若是王先生信得过在下，在下可以让手下人代为看管几个孩子，绝对不

会让他们出什么事情的！”

“这……”王阍还是有些犹豫。

这个时候云氏拉了王阍一把，道：“窦先生都如此说了。你还矫情什么？难不成一会那几位还不把自己的孩子们叫回去用膳？”

王阍一听也是这么一个理儿，便对李元霸点点头。道：“窦先生，请吧！”

……

公平不论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所以长安号的船舱，也不可避免地被划分为三六九等。

像最上面李元霸他们所住的那一层，是整艘蒸汽客轮最好的舱房，至于下面的就有些差了，不仅空间小了很多，就连船舱里面的环境都差了不少。

当然了，相比起上层的船舱。下面的却是要便宜不少，以至于很多平民百姓都能够买得起长安号的船票。

李元霸领着王阍夫妇一路往上层走去，当来到那宽敞、明亮的餐厅的时候，早就等在那里的李愔和李贞立马就迎了上去。

两人刚要说话，却是李元霸率先介绍起两人来：

“王先生，在下来给你介绍，这两位是在下的侄儿。一位名叫窦愔，一位名叫窦贞！愔儿，贞儿，这位是王阍王先生，这位是王先生的夫人，云氏！”

听到李元霸的介绍。王阍和他的妻子连忙向两人行礼：“见过两位公子！”

以王阍以前世家子的眼力，自然能够看出李愔兄弟俩的不俗之处，再加上先前李元霸曾说，窦氏在大唐大小也算个世家，王阍夫妻俩自然是不敢怠慢了。

在看李愔和李贞呢，这两家伙的眼力更毒，尽管不知道自家四皇叔为什么会把这两人给带过来。但是从两人的举手投足中，他们俩都能看得出来，这对夫妻，之前应该是出身某个世家才是。

李愔看了李贞一眼，同时对王阍说道：“见过王先生、王夫人！”

“行了，咱们双方都不要再客气了，坐坐，都坐吧！”李元霸天生的自来

熟，拉着王阉还有李贞坐在了一张大桌子旁。

“你们点了膳了吗？”李元霸很自然地给众人倒了一盏茶，随后叫过了小二，道：“把你们这的拿手菜都端上来！”

“请好吧，您呐！”小二明显知道怎么应付这样的金主，大声吆喝了一声，一边往后厨走，一边道：“天字号桌，红烧铁狮子头，松鼠烧鱼，花开牡丹……”

嘿，这小二还连带着报菜名，和长安城的那些近几年开起来的酒楼，还真是没啥区别！

“窦先生，这么多的膳食，是不是太多了？”

尽管年轻的时候，像这样去酒楼里面点上一大桌膳食的事情，他也经常干，可是在家族没落之后，王阉深知钱财的重要性，所以像这样的事情，他再也没有做过。

当然了，这也和没钱有一定的关系，连饭都吃不饱了，哪里还有闲钱去买这些膳食？

“不多，不多！”李元霸摇摇头，道：“吃不了，我们可以打包带回去！说实话，在下也有好长时间没有这么奢侈过了！”

这话倒是一点都不假，李元霸在大都护府的时候，一般都是御用厨子们在做饭，他哪里用得着像现在这样花钱去吃？

“是啊，王先生，不用给我们省钱的，如果吃不完的话，后面还有一大票的人等着吃呢！”

李贞倒是很配合李元霸，直接一指站在李元霸身后的那两个神武卫的护卫，继续说道：“你看他们，平时一个人吃的比三个人都多，所以这点东西不会浪费的！”

听到李贞的话，那两个神武卫的护卫脸上，顿时出现了苦色，这他娘地算不算躺枪啊？

不过躺枪也没办法，谁叫那俩人是主子，他们俩是下人呢？忍着吧！

上菜的速度还是蛮快的，李元霸他们这边才不过刚刚讲了几句话，这边菜品就已经上了个七七八八。

夹了几筷子菜，李元霸满意地点点头，道：“王先生，常常这几道菜吧，

虽说比不上咱们长安城的几家名楼，但也算得上是难得地佳/波ok/

第九百二十三章讨生活

对于李元霸的话，李愔和李贞多少都有些无奈，自家四皇叔是个什么德性，他们还会不知道？

自家四皇叔在定天大都护府的时候，什么珍馐美味没有吃过，现在倒是开始赞叹起船上的美食来了，明显有些言不由衷，自家四皇叔指不定又憋什么坏主意呢！

“怎么样？”眼瞅着王阍夫妇频频夹菜，李元霸有些期待地说道。

王阍微微颌首，脸上略带着回忆地说道：“当年武王殿下刚刚提出炒菜这种新奇做菜方法的时候，我们王氏还曾经去宫里面请教过御厨，专门学习过，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又尝到了当年的味道。”

李元霸微微颌首，道：“王先生，当年你们王氏也是世家大族，就算是现在的话，也多少有一些底蕴在，你们夫妻又怎么会到定天之地呢？”

好，闲话少说，倒是多少都进入正题了。

听到李元霸这话，王阍不由得叹了口气，道：“窦先生应该也知道，当年陛下为了消没五姓七望的权柄，可以说是毫不留情！到后来王氏的势力每每被削弱，朝堂之中属于我们五姓七望的家族成员们，也全都死得死，发得发……”

说到这里的时候，王阍脸上的表情有些落寞：“对于我们王氏而言，在族长王浩暴毙之后，一切都变了，族内的主脉、支脉开始各自抢夺族内的各种资源，在下所在的支脉，在太原王氏的势力实在是太过弱小了，所以在族内刚刚开始分裂的时候，在下所在的支脉就已经被逐了出去。”

“其他几大家族也都同太原王氏相同吗？”李元霸对于这些倒是有所了解，但是李愔还有李贞那时候还并不在乎这些。听到王阍的话，不由得问道。

王阍点点头，道：“除了清河崔氏之外。其他几大族都差不多，不过现在七族的主脉。早就不是当年的主脉了，一旦世家开始分裂，那么主脉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我们太原王氏同样如此，比当然了，这些都和我们没有丝毫的关系。那时候我们这一支脉早就带着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远离了太原！”

“那你们一直都在哪里生活，总不能直接来到了定天之地吧？那时候可还没有定天大都护府呢！”李贞有些好奇地问道。

王闼苦笑了两声，道：“在下之前就说过了，我们这一支脉。是整个太原往事中势力最小的，也就是说只有在下和在下的父亲，当年我父亲在离开家族之后不久，就因为没有足够的金钱治疗病症而去世了！所以，在大唐生活了有一年半的时间，咱们大唐与天竺等地之间的战争就爆发了，在等待了有一年的时间之后，在下就带着阖家迁来了定天之地！”

“那王先生，平日里你以何为生？”李愔问道。

“在下自小熟读四书五经，虽说够不上资格考个状元。但是教几个学生还是可以的！”王闼说道：“因为定天都护府中有很多唐人，所以想要找几个想要识字的学生还是很容易的！”

“那就怪不得了！”李元霸点了点头，想来那甲板上的孩子们。就都是王闼教的学生们了。

“你们怎么不去找王浚王长史，王长史在定天都护府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让他给你们安排一个小职位，还是能够一辈子衣食无忧的！”李愔眼睛亮了两下，问道。

王闼微微一怔，摇了摇头，道：“王长史早就和太原王氏断了联系，再加上当年确实是王氏对不起王长史，我也没有那个脸面去找王长史。”

“看王先生的样子。这次是打算回返大唐了。不知道王先生回大唐之后有什么打算？”李元霸饮了一盏热茶，问道。

王闼看了自己的妻子一眼。道：“我们打算回登州，投奔在下夫人的表兄！”

“去投亲？”李愔皱了皱眉。道：“之前为何没有去投奔呢？”

“哪里还有脸面啊！”王闼沉默了一会，道：“当年我们太原王氏是如何的意气风发，可是而今早已是物是人非，在下没有脸面去投奔夫人的表兄！”

这也难免，从锦衣玉食、穿着绫罗绸缎的世家子，一下子成了个一无所有的落魄书生，任谁都没有脸面去见亲朋！

“可是，王先生你想过没有！”这个时候，李元霸说话了，“就算是你夫人的表兄愿意收留你们，愿意给你们一个谋生的方式，可那也是寄人篱下！想必你也清楚得很，寄人篱下的生活肯定不好生活，而且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你就不想想自己的孩子吗？”

李元霸这话说地很有道理，寄人篱下，大人或许能够承受得了那种来自外界的白眼甚至是侮辱，可是孩子呢？孩子的年龄还小，就算是孩子再如何

听话，仍旧会出现遭受侮辱甚至是被殴打、虐待的现象，这对孩子的成长，是绝对不利的。

“唉！”王闾叹了一口气，说道：“在下这亦是无奈之举，若是表兄愿收留我们阖家三口当然是最好了，可若是表兄不愿的话，我们也不强求，大不了重新做起先生，或者干脆去某些商贾的工厂去做工也就是了！这样，好歹也能养活他们母女二人。”

王闾这退一步的说法，明显表明了自己的心态，只要能够养活他们一家三口，任何的自尊都可以放下。

李元霸叔侄三人全都沉默了下来，因为他们全都被王闾的话说得感动了。

大人物有大人物的活法，小人物有小人物的活法，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在享受生活，一个是在努力地讨生活。

一向冲动暴虐的李愔，看了看李振和李元霸，见两人不说话了，便幽幽地开口说道：

“王先生，寄人篱下总归不是件长久之事！像你方才说地，重新做回教书先生，可是你想过没有，大唐的书生多了，有很多有功名在身的人，也都选择了教书育人！人家有更多的选择，为什么会选择你呢？”

李愔的话，倒是把王闾说懵了，看他脸上的表情，很明显没有想到这一点。

第九百二十四章大唐图文馆

“这……总不至于连商贾们的工厂，在下都进不去吧？”王阍迟疑了半晌，说道。

这个时候，李元霸笑了起来：“王先生，这工厂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进的！像你方才说得，你在定天都护府中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大唐的变化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而登州作为武王殿下下的领地，登州的工业化以及商业化的程度，要远远超过大唐其他的地界儿。想要在登州商人们的工厂之中讨生活，没有技术的话，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果然，王阍一家三口从来没想过这些问题，在他们看来，在定天都护府都能够生活的他们，没理由在自己的家乡反倒成了无所事事的人。

看到王阍夫妻俩陷入了沉寂，李元霸思索了片刻，终于还是说道：“王先生，这两种生活方式都不适合你们！不过在下倒是有些事情让你来做，就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了！”

毕竟当初五姓七望的覆灭，李元霸都是直接参与者，对于这些受太原王氏连累，本性善良，而且还算是有些能力的各族的族人们，李元霸还是愿意帮一下的。

听到李元霸的话，王阍先是愣了一下，随后颇有些兴奋地说道：“窦，窦先生……”

李元霸摆摆手，道：“先别急着道谢呢，在下只能说是给你一个机会，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就不是在下能够管得了的了！”

王阍一脸喜色地说道：“多谢窦先生施以援手，王阍定然不会辜负窦先生的好意，只要能够收下王阍，王阍愿意做任何事情！”

“王先生，你可算是有福了，我家四皇……四叔，可是很少主动提出来帮助别人的！”李愔哈哈笑了起来，倒是并没有因为王阍出身太原王氏而有什么反感。

李贞也笑了起来：“王先生，你可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哦！”

李元霸瞪了这俩臭小子一眼，道：“王先生。在下可不会给你什么便利条件，只要你自己有能力，并且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话，就能够保证你们一家三口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了！”

“窦先生。那件事情有危险吗？”王阍不再说什么了，倒是云氏颇有些担

忧地问道。

“没有什么危险！”李元霸摇摇头，道：“在下现在只想问你一件事情，不知道贵族的藏书，你看了有多少？”

“藏书？”王阍微微一愣。道：“可是族中地库当中收藏的那些珍品以及孤本？”

“对，就是那些孤品！”李元霸点点头，继续说道，“只要王先生读过那些珍品孤本，并且理解里面的意思的话，在下就有办法，将你安排进‘大唐图文馆’中！”

‘大唐图文馆’是李元霸建议李世民修建起来的，类似李元霸前世国家图书馆一样的地方，里面收录者大唐各方面的书简以及画册……总之，这是一个新建的部门。正是急需人才的地界儿，所以李元霸才想把王阍安排进这里去。

“大唐图文馆？”

听着李元霸的话，王阍的眼睛也陡然亮了起来。

可是紧接着，王阍就颇有些丧气地说道：“可是窦先生，在下是太原王氏之人，按照大唐律令，五姓七望等七大世家之人，不得进入朝廷辖下的任何部门，以在下的出身，怕是图文馆根本就不会收录在下！”

李元霸闻听此言却是笑了起来。道：“王先生，看来你对当年之事了解的并不清楚。当年，陛下是曾经下过圣旨，但凡五姓七望犯罪的主族之人。不得进入朝廷辖下的任何部门。你听清楚，是犯罪的主族，也就是主脉的人！而王先生你不过是个支脉，问切还是最没有势力的那一支，是不被算在其内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继续说道：“现在。只要你出身清白，并且有过硬的品德与文化修养，那么咱们大唐朝廷辖下的任何部门，都能对你敞开大门那！”

李元霸的解释，终于让王阍在心中松了一口气，说实话，对于当年陛下的命令，他还真是没仔细看过！否则的话，说不准他现在都已经熬到五六品了！

“现在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那些藏书王先生看过没有，可曾熟通？”李元霸紧要着这个问题不放。

对于自己的才学，王阍还是有一定信心的，所以李元霸的话刚说完，他

就说道：

“窦先生请放心，虽说族内的藏书有大多数都已经遗失了，但是尚存的那些书籍，在下都曾细细研读过！纵然没有过深的理解，但是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想来应该不成问题！”

“那就成了！”李元霸拍了拍手掌，大包大揽地说道：“只要你这边有真才实学，那进大唐图文馆的事情，就包在在下的身上了！”

“如此，在下真是谢过窦先生了！”王阍应了一声，站起身来恭敬地向李元霸行了一礼。

“父亲，娘亲，原来你们在这里啊！”

就在这时候，一个小孩子的声音响了起来，却是王阍的孩子王继宗。

一名神武卫的兵士跟在王继宗的身边，应该是他把这孩子领过来的。

“继宗！”看到自己的儿子，王阍和云氏的脸上全都出现了笑容，云氏更是一把拉过了王继宗。

“小家伙，饿不饿？”李元霸看着这温馨的一家三口，问道。

王继宗生得虎头虎脑地，看起来似乎有些认生，他看着桌子上一些只不过夹了几筷子的菜肴，没有说话，只是偷偷咽了口唾沫。

“小家伙，喜欢吃什么就吃吧！如果不够的话，咱们再继续点就是了！”李元霸可是人精，小孩子喜欢什么，他还是能够看出来的。

“娘亲？”王继宗没有直接动筷子，而是下意识地看向了云氏。

别看小家伙年纪还小，可是从他现在的表现不难看出，小家伙很懂礼数。

“吃吧！”云氏慈爱地摸了摸王继宗的小脑袋瓜，继而抬头对李元霸说道：“窦先生，这些就够了，继宗吃不了多少东西，不用在继续点了！”

李元霸点点头，只是吩咐长安号膳堂中的小二，把那些菜再端下去重新加热了一下。

第九百二十五章消息错了？

不得不说，长安号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原本李元霸预料地到达琉球列岛的时间，至少需要二十日。

可是随着船速的节节攀升，这个时间竟然被缩短到了十五日。

短短十五日的时间，长安号就从波斯湾赶到了琉球列岛。

因为这次在程的途中偶遇王阍一家三口，所以李元霸在返程当中也不算是太过寂寞。

还别说，尽管因为家族原因，王阍并没有考取到功名、在朝为官，但还是有真才实学的。

起初的时候，李元霸只是在跟王阍说一些平常之事，紧接着却是慢慢扩大了聊天范围，天文地理，历史文学，可以说是无所不谈。

让李元霸感到意外的是，这王阍竟然什么都能跟着说上两句，而且有的时候说出的话，还很有自己的真知灼见。

所以，李元霸这返程的途中还真是充满了趣味。

等长安号停靠在琉球列岛最北端，也就是距离大唐最近的海湾的时候，李元霸带着李贞两兄弟还有自己的那些护卫们下了船。

他们并没有直接转乘船只去往大唐长安的方向，而是打算在这琉球之地好好转转。

自从大唐征服了琉球列岛之后，李世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这边富饶的南洋之地。

于是，争气战舰挥师南洋，花了半年的时间，终于将南洋之地给尽收入囊中。

当吃李元霸野心勃勃地要在琉球之地建立南洋都护府，眼下这个抱负被实现了，南洋都护府已经被大唐派来的文官武将们给直接管理，服从大唐的治理，归于大唐王化了。

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那就是因为琉球是被李元霸给率领大军拿下的，再加上他的大哥。也就是李建成就在这琉球列岛上居住，所以李元霸打

算去看看自己这位大哥，也刚好让自己的这俩侄子，带去问候。

说起来，李建成其实在返长安之前就被生了重病，那病的症状和长孙皇后所得的哮喘差不多，而且远比长孙皇后要严重得多。

在李渊驾崩之时，李建成病发了，好在孙思邈救治地及时，否则的话。这位当初的隐太子殿下也活不成了。

也正是因为知道了这一点，李世民才放下了心中必杀李建成的念头，反倒是嘱咐孙思邈精心照顾李建成，并且还特意在长安城中腾出了一座别院给李建成居住。

在李建成身上的病养得差不多的时候，李建成突然提出要前往琉球列岛居住，李世民还挽留了一下，只是李建成说什么也不肯继续待在长安城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李世民同意了李建成重新返琉球列岛的要求，并且还让孙思邈派出了两名医术高卓的弟子。跟随李建成去琉球列岛，以免李建成再次病发。

至于小思唐，李世民倒是把她给要了过来，倒不是把小思唐当人质。而是在他看来，在长安城中小思唐才能受到更好的教育，接触到更多的人和事。

李建成也明白这个道理，尽管心中很是不舍。但是他还是同意了下来，最后带着一大堆的财帛、太医还有一些护卫、工匠、厨子到了琉球列岛。

李元霸带着自己的两个侄子，在李建成这里停留了有五日的的时间。之后他们就换乘小一些的蒸汽船先去了登州，随后通过渤海进入了黄河河道，等到了郑州的时候就改船上为蒸汽火车，又用了几日的的时间总算是到了长安城。

从琉球列岛到郑州，再从郑州到长安，期间不过用了七日的时间，看来这大唐的交通运输方面，都在逐步健全，相信用不了几年的时间，大唐的亚洲国境之内，就能够畅通无阻了。

因为李元霸刚刚到长安，就直接去了芷阳武王府，也不知道他在武王府中捣鼓了一些什么，一晚上也没有来。

直到第二日清晨的时候，李元霸就带着护卫们赶了皇宫。

刚刚进了宫里，李元霸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喝口热水，李世民那边就火急火燎地把他给招呼了过去。

立政殿，后殿之中。

“皇兄，我可是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上一口呢！”李元霸一脸怨念地看着李世民，那样子就像李世民欠了他十万两黄金一样。

“你小子！”两鬓已经添上了斑白之色的李世民，没好气地瞪了李元霸一眼，道：“你还摆上谱儿了，这要不是朕死七百咧地叫你来，怕是你还不肯来呢！”

“咦，这可不怪我啊！”李元霸顿时开始了叫天屈，“我这不是定天都护府事情多吗，要不然，谁愿意老飘在外面啊！”

“得，你总是有理的那个！”李世民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道：“朕这叫你来看是让你看看凌烟阁的，至于其他的，倒是没有什么！”

“凌烟阁？”李元霸有些奇怪地说道：“不是说，让我来参加凌烟阁的起建仪式吗？怎么，怎么就建起来了呢？”

“谁说是起建仪式？”李世民道：“只不过是一座小楼罢了，起建还用得着你给叫来？”

李元霸愣了一下，心说：好像是这么个理儿啊，这倒霉的传令官，就不能弄清楚了再传令吗？

“好吧，好吧！”李元霸点点头，道：“皇兄，你也真能搞，弄个小楼都把我们全都给叫了来，这日后若是大兴土木地建造一座行宫，还不得把朝廷上下所有的文臣武将们都给招来啊？”

“你不懂！”李世民摇摇头，道：“这可不仅仅只是一座小楼啊！”

“有什么懂不懂的！”李元霸低声嘟囔了一句，忽然想起了什么，道：“对了皇兄，南北美洲还有大洋洲开发地怎么样了？”

“朕还以为你会憋着不问呢！”李世民笑了起来，道：“初期的探索已经差不多了，朕已经派遣远洋大军奔赴这三大洲建设基地了，同时为了保证咱们那些远洋兵士们的安全，朕还让神机府拿出了大量的火器，相信以那些尚处于茹毛饮血阶段土著的手段，伤害不了他们！”

想友一下手机访问.

第九百二十六章皇宫深处

“就神机府的那帮子家伙，肯一下子拿出那么多的火器来？”听到李世民的话，李元霸顿时有些惊异地叫嚷了起来。

他可是知道那些神机府的研究狂人们都是个什么德行！

因为图纸的关系，他们对李世民还有李元霸倒是毕恭毕敬的，但是对于大唐其他的王公大臣们却是不假颜色，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丢给他们一些脸色看。

因为神机府掌控着大唐火器的制作以及流向，所以那些王公大臣们全都得忍着。

而且这种忍耐还是无限期的，因为火器的批驳，全都是由李世民、李元霸两兄弟做主，其他人连询问的资格都没有。

可即便是这样，李元霸和李世民有的时候给神机府下任务，调拨武器的时候，这些家伙们也是老大的不愿意，就差在脸上写下“舍不得”三个字了。

可是没办法，谁叫人家是皇帝，人家是上司呢？

“哈哈，他们不愿意又怎么样？”李世民哈哈大笑了起来，“朕可是皇帝，惹恼了朕，朕就把这些老东西们全都给砍了脑袋！反正图纸和技术都在，也用不着这些老家伙们占着地界儿！”

李世民这话说得就有些卸磨杀驴的意思了，毕竟这些第一批的神机府中的大小官员们，那可都是元老级人物。

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话，大唐的军事化以及工业化水平，绝对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有如此长足的发展。

“皇兄，你也就是过过嘴瘾罢了，真要你把这些老东西们全都给杀了，恐怕你就舍不得动手了！”

李元霸戏谑地瞥了李世民一眼。随后脸色正了正，道：“皇兄，能够确保咱们大唐派往南北每周以及大洋洲的兵士们的安全吗？”

“你放心好了！”李世民摆摆手。道：“这一次派往这三大洲的，全都是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兵士。如果连他们都栽在那些土著们手中的话，那朕也是没话可说了！”

“这就好！”听到这话，李元霸点点头，道：“皇兄，这三大洲可是宝库啊，一些资源，对于咱们大唐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只要守住这些地方。不被土著们给抢了去，那日后这三大洲就是咱们大唐发展的关键所在了！”

“有这么邪乎？”李世民愣了愣，有些不敢相信。

“邪不邪的，等日后皇兄就会知道了！”李元霸神秘地笑了笑，站起身来道：“走了走了，连口热茶都不给我，我先回府了！”

一边这样说着，李元霸一步三摇地出了立政殿。

看着李元霸的背影，李世民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笑骂道：“这小子。还是这般惫懒！”

翌日，初入秋季的长安城中多少有了几分冷意。

‘呜呜’嚎叫的北风，将树上的黄叶吹落。使得长安秋日的清晨多少有些萧瑟。

相比起往日，今天的长安街头显得多少有些冷清，尽管街上的行人并不算少，可是每一个人几乎都是行路匆匆，就好像是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去办一样。

想也是，这才不过清晨十分，甭管长安城的东市还是西市，都没有早市这一说，能够在东西市摆得起摊位的。也不在乎多起那么一会了。

宽阔的朱雀大街上，行人的数量在慢慢地增加。往日里拥挤的朱雀大街看起来有些冷清。

街道两侧的早餐铺子，有近半还没有开门。不过一些人气比较高的铺子却是丝毫不受冬日萧瑟的影响，生意依旧火爆。

一大清早地，李元霸就骑着高头大马，慢悠悠地晃向了宫门，这冷气嗖嗖的，他只不过穿了一件单薄的袍子，倒是让路上的行人们频频侧目。

刚刚走到宫门口，还没来得及进去，十一二顶轿子就跟在李元霸的屁股后面赶到了宫门前。

李元霸扭头一瞅，顿时乐了，还那些轿子的主人们竟然还都是熟人：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海、魏征、李靖、柴绍……这些老家伙们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了消息，竟然全都来了，而且一个个地看起来身体都还很硬实。

原本，按照历史上的记载，早就应该挂掉的杜如海、柴绍还有秦琼，现

在依旧活得生龙活虎地，只是看他们的脸色，绝对看不出来他们曾经差一点就去见了阎王爷。

“哎，秦二哥，你怎么也来了？”李元霸跳下了马，三步并做两步地来到了秦琼身侧，问道。

此刻的秦琼，相比起三年前来虽说精神要好上不少，可是这发间却是添了许多的白发。

秦琼看了看李元霸，笑着说道：“陛下下了旨意，谁敢不从啊？倒是王爷你，何时回到长安城的，怎么也不通知我们一声？”

“是啊，四公子！”程咬金也嘟囔道：“我们这些还活着的老兄弟们，有很长时间没坐在一起吃个饭了吧？”

李靖和李绩也是一脸的笑容，看得出来，能够在今日瞧见这位王爷，他们这心中也是很高兴的。

“行了，有时间的话，咱们私下再聚，眼下离陛下定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去晚了可就不好了！”

长孙无忌永远是那个扰人兴致的，众人还没叙完旧，这老家伙就又蹦了出来。

不过这次众人也懒得去和他计较了，他们相互看了一眼，齐齐下了轿子向着皇宫里面而去。

.....

因为众人全都没去过凌烟阁，所以进了宫里还没走出多远去，就看到了刘三水像是一根树桩似得，等在一座大殿前头。

眼瞅着这些大唐的文臣武将们走了过来，刘三水连忙上前行礼，并且担当起了向导。

在刘三水的指引下，众人向着重重深宫的最深处走去。

过了含光殿，过了西园，那都是李元霸经常去的地方，然后再次往前行了有盍茶的时间，众人就看到了一堵高高的宫墙，以及那墙面上攀爬着的青藤。

这宫墙后面，乃是弘文馆，自从太子开始主政一方之后，东宫就被清了出来，而在弘文馆学习的，因为都是些王孙贵族子弟，所以就重新翻新了一

下，并且还扩建了好几座小楼，一时间，弘文馆倒是被大唐国内的士子们奉为国学圣地。

第九百二十七章楼名凌烟

过了弘文馆，众人跟着刘三水继续往前走，而这个时候，这支文武大臣们的队伍已经越来越壮大了。

而此刻，越往皇宫深处走就越是安静，甚至可以说有些冷清了，先前还偶尔能够看到一些宫女、太监们的身影，可是现在却鲜少有人了。

不知不觉中，刘三水的身形突然停了下来，一座高高的楼出现在了一众文臣武将们身前。

那座高楼，孤伶伶地矗立在这片广阔的场地中，虽说周围有围墙，有花草树木，甚至有假山和水池，可是这座高楼还是显得有些孤零零地。

抬头往上看去，一块大红色的锦缎盖在高楼的最上面一块不过三尺见方的匾额上。

不用猜了，这座高楼，肯定就是凌烟阁了！

“众位大人，众位王爷，陛下下眼下就在这楼里面，还请诸位拾阶而上！”

就在众人仰起脑袋看这座高楼的时候，刘三水的声音在众人的耳畔响了起来。

众人如梦初醒，彼此看了几眼，紧接着却是齐刷刷地看向了李元霸。

原本正打算抬脚上阶梯的李元霸，有那么一瞬间感觉到浑身的汗毛都在战栗，霍然扭头，却发现甭管是文臣武将们，还是自己的那些大侄子们，全都像是狼一样地看着自己，就差眼冒绿光，流口水了。

“你们这么看着本王作甚子？”李元霸歪着脑袋，问道。

“那个，四皇叔啊，您先走，我们就跟在您后面！”

说起来，李承乾今年也有二十来岁了。按理说帮着李世民处理国事，应该成熟稳重了一些，可是看他现在紧张的样子。好像是小时候一样。

“得，那就本王先走！”

李元霸无奈地摇了摇头。迈步而上。

眼前的小楼很高，往上的道路甚至有些直上直下的，它是由无数道石阶组成的。

此刻，初升的太阳，已经隐隐在天边露出了鱼肚白，日光笼罩了长安城，那丝冷肃渐渐变得温暖起来。

星星点点的阳光，洒落在那一层层的石阶上。为石阶镀上了一层淡淡的光晖。

从下面往上看过去，那一层层石阶仿佛没有尽头一样，似乎直达天际一般。

李元霸眯了眯眼睛，顺着石阶向着日辉下笼罩着的高楼走去。

石阶很平而且很宽，上面似乎还雕琢着细密的纹路，那绝对不是图案，只是单纯地为了防滑，毕竟这石阶还是有些高地，而且一层又一层，如果真出个什么意外的话。那可是要死人的。

看着漫无止尽的石阶，终究有走完的那一刻，李元霸拾阶而上。后面的文臣武将以及他的那些侄子们，似乎变得沉默了下来，平静地在石阶上行走着。

高高的石阶，众人走了有半刻钟的时间，那感觉就像是在爬山一样。

石阶走到了尽头，自然便是平地了，而那座初时在他们看起来还有些高高在上的楼阁，也终于清晰地出现在他们身前。

这座楼阁，是由木梁石砖筑成的。而且占地极广，也极其地高大。李元霸细细数了数，竟然有七层楼那么高。

漫步到平台最边上那半人多高的粗壮护栏前。李元霸极目远眺，但见清晨的长安城中，能够被他一眼看到的也只有望月阁了。

望月阁是位于长安城东面的一座楼阁，那里是李元霸亲自动手设计并且出钱建立的。

其目的，一者是为了大唐的文人骚客们有一个聚会雅谈之所；这二者嘛，就是为了自己在长安城中有一个望月思乡的地界儿。

毕竟，说来说去，他李元霸是穿越之人，这时常怀念前世的人和物，也算是人之常情了。

“呼！”

李元霸轻呼了一口气，努力将视线从望月阁的方向收了回来，随后转过身子，眼睛落在了那座仍旧显得孤零零的楼阁之上，再也没有移开过目光。

似乎，来到大唐之后，李元霸从来没有如此感叹过，从来没有对一座建筑产生过这种感觉。

面前的楼阁并没有牌匾，金牌搭在那几尺见方的地方，没有丝毫华丽的装饰，只有天然的梁木喝青石，让这座楼阁充满了庄严的气息。

楼阁一层的正门并没有锁上，那庄严的大门好像伸手就能够推开。

“四皇叔，咱们进不进去？”

“是啊，四皇叔，咱们总不能就这么堵在门口吧？”

眼瞅着李元霸站在这座楼阁前也不进去，只是在环顾四盼，李承乾他们顿时面面相觑，搞不清楚状况。

等到李元霸终于收回眸光之后，李愔和李贞两兄弟，忍不住上前询问了起来。

李元霸撇了李愔一眼，随后稍稍沉默了一下，这才举起双手落在了门上，微微一用力就往前推去。

吱呀！

随着一道轻响，楼阁的大门被推开，随后一道闪亮的光线从推开的门缝中溢了出来，径直落在了众人的身上，同时也把他们脸上的表情映照了个清楚，而凌烟阁里面的东西，众人也一眼看了个清楚。

凌烟阁里面流溢出的光彩是闪亮的，那是因为凌烟阁中早就已经点满了蜡烛，再加上地面上是铺着的汉白玉，这光彩直接透过地面映射到了大厅其他的方向，让这楼阁之内看起来无比的明亮，甚至可以说有些刺眼。

“你们来了！”李世民那无比平淡，同时也是充满威严的声音响了起来。

“微臣见过陛下，儿臣拜见父皇……”

一种文臣武将们以及李承乾他们不敢怠慢，连忙向李世民躬身行礼。

面朝楼阁内部，身着黄袍，背负着双手的李世民转过了身子，面向众人双手虚抬，道：“免礼吧！怎么样，对朕特意建地这座楼阁名叫‘凌烟阁’，你

们有什么看法没有？”

众人听到李世民的话，全都把眸光扫向了这座楼阁的第一层。

四目望去，只见阁内正堂之中空无一物，既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只有最中央的位置摆着一个看起来像是供台一样的桌子，让整个一楼显得有些空旷，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冷清。

第九百二十八章李世民的功过

看得出来，这座楼阁并不是给人来居住用的。... ≤，

事实上，李元霸前世所知的凌烟阁，也并不是给人来居住用的，而是用来供奉对李世民而言，他麾下对大唐有杰出贡献之人的画像的。

说白了，就是一座缅怀故友，回忆过去的地方！

李元霸比李承乾他们观察地要细，他从一楼正堂中，向着墙壁的方向走了过去，因为那些蜡烛并非是贴墙而立，而是在一些烛台架子上，距离墙壁还有好一段距离，所以那灰白色的墙壁上有什么，透过刺目的烛光，看得并不太清晰。

李元霸直接来到了墙壁前头，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足有真人大小的画像，但见那一人多高的画像之中，乃是一个身穿黄金色软铠的少年郎。

少年郎约十七八岁的样子，五官轮廓分明而深邃，尽管他的身子还没有长开，但是却蜂腰猿背，给人一种狂野不羁的感觉。

这是，李元霸！

李元霸有些惊异了，按理说，这凌烟阁中供奉的二十四位开国功臣里面，并没有李元霸才对，可是出现在李元霸神前的，偏偏是他自己，而且看排位的话，好像还是第一位！

继续往前走，这挂在墙上的第二幅画像，是一位中年贵族的模样，三络浓须，眉眼之间满是笑意，但是这眉眼之间的距离稍微有些远了，给人一种淡漠的态度，此人正是长孙皇后的亲哥哥长孙无忌。

再往下走，便是河间郡王李孝恭、蔡国公杜如晦.....这一位位的，除了李元霸之外，一水的开国公，全都是曾经对大唐颇有贡献的文臣武将。

而且最让李元霸惊叹的是。这些画像的大小和真人没有什么分别，就好像是李元霸前世所知的速写一样，惟妙惟肖，身上还很自然地带着一股子威势。

就像刚刚进入这座楼阁的时候，李元霸只感觉到楼阁之中的气氛充满了肃穆，可是这画像当中的人却不尽然。他们各有不同，每一个人的气质各不相同，每一幅画像都代表着一个传奇。

“呼！”吐出一口浊气，李元霸重新回到李世民身前，道：“皇兄，这些画

像是出自阎立本之手？”

“哦？你是从何处看出来的？”

因为这些画像全都是李世民要求阎立本画出来的，作为皇家之物，自然不能署上画家的名姓，甚至连画家的暗记都不能有。

所以。对于李元霸能够一口道出作画之人，李世民感到很惊讶。

李元霸笑了笑，道：“纵观咱们大唐，有如此精湛画意的，除了阎立本之外，臣弟还真是想不出其他人来了！”

“你倒是好眼力！”李世民闻言，顿时笑了起来，“不错。这二十五幅画作正是出自阎立本之手，阎立本为了画出这二十五幅画像。足足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可是比朕建立凌烟阁的时间还要长！”

“皇兄，你倒是念旧！”李元霸摇了摇头，道：“这些画像便是我们二十五人，除去已经作古的几位大人之外，我们这些人全部上榜！今日叫我们前来。总不是来看我们自己的吧？”

李世民原本脸上还带着笑容，听到李元霸的话，脸上的表情顿时一窒，很是有些无奈地瞪了李元霸一眼，才幽幽地说道：

“朕出身于陇西成纪世家。家父高祖皇帝于大业十三年隋大乱之时，以正义之兵起事伐隋，朕随高祖皇帝起兵，亲历浅水原之战定陇西；击败宋金刚、刘武周，收复并、汾失地；虎牢之战，歼灭王世充、窦建德；袭杀刘黑闥、徐圆朗……”

李世民稍稍顿了顿，继续说道：“也正是虎牢之战班师返京之后，高祖皇帝赐封朕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领，位在王公之上！”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世民开始环伺周遭，待见所有的臣子们全都面色肃然地看着他的时候，终于再次开口说道：

“也正是这个该死的天策上将，让朕的大哥、三弟开始猜忌起朕来！朕真的很想享受父子之情，兄弟之谊，奈何，奈何造化弄人，朕若是在当年不下决心起事清君侧的话，那咱们这些兄弟姊妹，必将没一个好活！”

越说到后面，李世民的脸色越加通红，到后免得那半句话，几乎是从嗓子眼儿里面低吼出来的：

“若说后悔，朕只恨当初没有与兄长、亲弟处理好关系，只恨为何只有这么一尊帝位！如果重来一次的话，朕宁愿守在洛阳城中，永不出城！”

“陛下切勿如此言语！”

黑脸的魏征，听到李世民这话，顿时脸色狂变：

“陛下自登基以来，在政治上任用人才、从谏如流、完善各项制度、河清海晏；军事方面，当平了四夷、灭掉了欧亚非三座大陆上的诸国、发现了南北美洲以及大洋洲……可以说我们大唐的疆域已然拓展到了整个世界，几乎太阳照射到的地方，就是我们大唐的土地！说句大不敬的话，如此文治武功，纵然是当年的建成太子，也断断做不到！”

“玄成所言极是！”房玄龄也站了出来，道：“先不说方才玄成所说的政治、军事上的举措，单单是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百姓们安定生产，耕作有时，就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重视农业，减轻百姓们的赋税劳役，更是让百姓们极大地减轻了身上的负担！”

“陛下！”房杜形影不离，房玄龄都站出来了，杜如晦断然没有不出来的道理，他说道：“《荀子·王制篇》中有这么一段话：‘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陛下如此待民如亲子，又为何要说此等丧气之话！”

听着三个大臣们所说的话，李世民的脸上顿时出现了激动的神色，很明显，被人如此拥戴，李世民自己也相当满意。

“皇兄，而今我们这些老兄弟都在这里，我们都是跟着你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其中的艰辛我们比谁都要清楚！”李元霸感觉情绪酝酿地差不多了，便说道：“咱们现在能做的，只有向前看！”

第九百二十九章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陛下，当年您带着我们南征北战，终于打下了这偌大的疆域，虽说初时百姓们的生活并不富裕，可也能解决温饱问题！”

一响沉稳的李靖也绷不住了，“自古以来，能够在文治武功做到如此成都的开国皇帝，可以说是少之又少！更何况方才玄成、玄龄还有克明所言亦是字字珠玑，陛下当可称得上是千古一帝，何必说如此丧气之话”

眼下，这几个人说得话就多少有些说教的味道了，不过李世民与群臣的关系，可不仅仅只是帝王与臣下的关系，他们在征战之时相互扶持，李靖他们甚至还为李世民挡过数不清刀枪剑戟的伤害，所以李世民在成功登上帝位之后，对于这些老兄弟们，并没有卸磨杀驴，而是论功行赏。

要知道，历史上但凡开国之初，能够对开国功勋们论功行赏，而不是担心功高震主地卸磨杀驴的皇帝，可是没有几个，一只手都能够数得过来！

“你们说得都对，朕文治武功，贯古烁今，可是……”李世民一直静静地听着一众臣子们的话，在李靖话音落地之后，李世民终于开口了：“可是单单是朕自己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完成这宏大的伟业！朕的丰功伟绩，全都是在你们的扶持之下，若是没有你们的话，怕是这帝位都不是朕的！”

“臣等惶恐！”

李世民的几句话。把包括李靖在内的所有人都说得心中惶恐不已，你皇帝的位子可不是大臣们帮助他取得地。这话如果说到外面去，怕是他们都难逃谋反的罪名。

“起来吧，起来吧，朕没有别的意思！”

李世民亲自上前扶起了众人，道：“不管你们承认不承认，这面积几乎囊括了整个世界的唐朝帝国。至少有你们九成的功劳。朕只不过是管理者罢了！朕感谢你们为我李氏皇族所做的一切，也感谢你们为大唐所做的一切，为大唐的百姓们所做的一切！”

“臣等惭愧！”

包括李元霸在内，所有的文臣武将们都感觉到内心中升起了一股子羞愧之意，凭心而论，若是李元霸自己的话，怕是很难做到李世民这一点，也断然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好了，你们好好看看这座凌烟阁吧！”

李元霸忽然大手一挥。两只胳膊伸出指向了这偌大的凌烟阁：“诸公都是我大唐的肱骨之臣，朕特意命人建的这座凌烟阁，能够陈列在阁中的，都是我大唐的功臣！”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世民扭头看了刘三水一眼，继续说道：“三水，去把那丝帛拉下来！”

刘三水恭顺地点点头，叫来门外两个随身侍候的小太监进到了阁中。

刘三水指挥着两个小太监来到了阁中一层的两侧墙壁，两侧墙壁正中的位置，各自挂着一层白色的丝帛，如果不贴到跟前去看的话。还真是不容易被发现。

那丝帛长八尺，宽两尺有余，看起来像是牌匾，但是牌匾绝对没有这么薄。

唰！

也不知道两个小太监从什么地方拉了一下，两块丝帛直接被拉了下来。

丝帛掉下来了，后面的东西也露了出来，竟然是两幅字。

那两幅字分别位于阁内的南、北两面，北面写‘功高宰辅’，而南面则是写‘功高侯王’，这两幅字铁画银钩、看起来大气磅礴，很有气势。

由此一来，倒是看得分明了，这阁中的画像公分为三层：最内一层所画为功勋最高的宰辅之臣；中间一层所画为功高王侯之臣；最外一层所画则为其他功臣，而李元霸的地位则是有些高了，位列最内一层之上。

“陛下……”

看着这两条横幅，八个大字，一众文官武将们全都激动不已。

这两句话，分明就是在说他们啊！

“怎么样？”李世民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两幅字是朕命褚遂良特意书写的，朕以为，诸公当得起这八个大字！”

“陛下隆恩，臣等愧领！”

这回就不仅仅是躬身行礼了，一众人在李元霸的率领下，齐齐向李世民跪地叩首。

最后还是李元霸眼珠子一转，脑子里面陡然想起一句话来，脱口而出：“天佑大唐，大唐万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得了，这句话估摸着在李元霸肚子里头憋老长时间了，眼瞅着众臣激动地劲儿，李元霸嘴巴一秃噜，终于吐了出来。

一众朝臣们听到李元霸的话，全都愣了一下，不过紧接着就随声附和了起来：“天佑大唐，大唐万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到底是王爷啊，拽起新词来是一套一套的。

听到李元霸的话，李世民也愣住了，他也没想到自己的亲弟弟竟然这么恭维他。

李世民哈哈大笑了起来：“哈哈……”

……

从凌烟阁出来已经时近午时了，李世民将众臣留了下来，并且在麟德殿中设宴，要大宴群臣，每一位在座的大臣都是凌烟阁中有名之人。

李元霸却没有和这些王公大臣们凑热闹，而是让李承乾换好了便衣，带着他出了行宫。

宽阔的朱雀大街上，行人数量并不算多，马车倒是有不少。

毕竟如今的长安城乃是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每日里往来的各地行商或者富贾们，恨不得天天往长安城跑，这万一和长安城中的文臣武将们，其中哪一位搭上个关系什么的，那连带着家族说不定都跟着一起发达了。

所以，这长安城中的马车有很多，反倒是除了长安城的商人们，本地人倒是少了很多。

长安城朱雀大街上，远远地就能看到有一驾朴实的马车，从皇城的方向缓缓而来，在马车的周围还有几个骑马的仆从。

尽管那几名仆从看上去似乎很是不犯，但是这并不足以引起路上行人的注意。

毕竟啊，这里乃是长安城，王公大臣、达官显贵们更是数不胜数，没准随便碰上一个人就是那个王公大臣的亲戚朋友，所以啊，这出门带几个仆从

充一下门面，还真不是什么值得吸引注意的事。

第九百三十章幽州烤鸭

在仆从的护卫下，马车沿着朱雀大街的方向一路向南行去，随后在临近朱雀大街最边上的一条小街拐了进去。

一路上曲曲折折地来到了池畔时，马车在一名仆从的指引下停了下来。

这池畔旁有一条小街，小街里头全都是小吃商铺，那类型倒是和李元霸前世的京城南罗古巷差不多。

“承乾，我记得之前这里没有这样一条街啊？”李元霸下了马车，瞅着这条似乎还算是挺热闹的小街，有些奇怪地询问李承乾。

李承乾颇有些感慨地说道：“四皇叔，您这是有多长时间没好好在咱们长安城中转转了，这条‘小吃巷’可是按照您的意思，两年前建设而成的。”

“啊？”李元霸倒是愣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了？怎么就按照我的意思建设的了？”

“四皇叔您忘了？”李承乾无奈地说道：“两年前，您从定天都护府返长安守岁，当时正好过了中元节。您说这长安城中热闹是够热闹了，可是咱们长安城作为全世界的政治贸易中心，在其他方面也要跟上世界的步伐，最好是将世界各地的美食都拢到大唐来，不过眼下其他几大洲还并不算彻底纳入咱们掌中，就先从咱们大唐固有的领地美食开始吧！”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承乾还特意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道：“您是不知道，当侄儿将您说的话给父皇听的时候，父皇当时就拍板定了下来，并且安排人前往各州道郡县，寻找那些深入百姓心中，而且百姓们都还吃得起并且爱吃的美食。要看这不，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这条‘小吃巷’总算是建造完成了，也算是完成您的心愿了吧？”

“皇兄也真能弄。我就是那么随口一说，他还真就当真了！”李元霸有些不可思议地摇了摇头，道：“这得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啊？”

李承乾摆摆手，道：“没怎么花钱，那些商贾们一听说父皇要见这么一条街，二话不说，立马就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不过就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把这条街给建了起来！”

“嘿。这些商人们倒是挺会拍皇兄马屁的！”李元霸笑了起来，继续说道：“这条汇集了咱们大唐各地美食的‘小食街’有多少家商铺？”

李承乾歪着脑袋想了好半晌，这才有些犹疑地说道：“应该应该有两百三

十三家吧？”

“那这条‘小吃街’得多长啊？”李元霸脑袋一懵，倒是真得想起了南罗古巷。

“反正是挺长的。”李承乾这些年都在处理各地方的政事，哪里有那闲功夫总记着这个。

“行吧！我说让你找个好吃的地儿，你怎么给我拉来了这里。”李元霸过味来了，说道。

“嘿嘿，您说要请侄儿吃顿好的，可是哪家馆子里头的厨子。有您武王府的厨子们做饭好吃啊？没办法，侄儿就只能带你来这里了！”

李承乾直到现在都还琢磨着，怎么着把李元霸府上的厨子给挖过来呢，所以在听到李元霸的话后。李承乾是一脸的怨念。

“得，都听你的，先找地方吧！”李元霸故意没去看李承乾脸上的表情，直接扭头往前头走去。

“四皇叔。您等等我啊！”李承乾赶紧着追了上来，同时口中还说到：“四皇叔，前面走过去一百多丈。有家铺子叫‘幽州烤鸭’，稚奴他们倒是经常来这里吃，不如咱们就去那里好了！”

李承乾没有李元霸腿快，这蹬蹬地一顿跑，喘气都有些不舒服了，

李元霸也不理他，径直往前走，往前走了有一刻钟的时间，两人带着几个护卫就来到了这里，那个‘幽州烤鸭’的铺子并不算大，但是也分为上下三层，门面外面看着相当地整洁，一露的门楣上挂着一面牌匾，上面写着‘幽州烤鸭’四个大字。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铺子的前头还有两座看门的石兽，那兽是鸭子，两只展翅欲飞的鸭子！

“嘿，这门口摆狮子的我是见地多了，可是跟这门前摆鸭子的，可是相当罕见呐！”瞅着铺子两侧的石鸭子，李元霸呵呵笑了起来。

前世的时候，李元霸也没少吃邺京烤鸭，这到大唐了，还真是有些味呢！

“呼呼”

喘着粗气追上来的李元霸，听到自家四皇叔的话后也笑着说道：“四，四

皇叔！过几次这里。还别说，这，这里的鸭子相当好吃。要不这样好了，今儿侄儿请客，请您在这里好好地吃上一顿！”

李承乾连带着说话喘气，总算是缓过气来了。

“得，那四叔我今儿就吃白食！”李元霸甩了这么一句话，扭头就进了‘幽州烤鸭’小铺。

这铺子还真是挺干净的，整个铺子的地板上都被铺上了汉白玉地板，地板擦洗地干干净净，四周雪白的墙壁上被挂上了很多的人物字画，看起来倒是有些意境。

别看铺子的面积不算大，但是铺子的一层大厅里面，却是摆放着足足十张整齐的小桌子，每一张小桌子周围都坐满了人。

嘿，人还真是多呢！

一个肩膀上搭着长巾，一身小二打扮的人，瞅见李元霸一伙人进来，急忙走了上来，一脸笑容地说道：“几位客官，打尖儿？”

李元霸微微点了点头，那小二肩膀上的长巾一甩，吼了一嗓子：“三楼人字号，八位爷伺候着！”

“得嘞！”

楼上应了一声，随着‘蹬蹬蹬’地一阵小跑声音传来，一个看起来挺精神的小伙子从楼上跑了下来，向李元霸他们行礼道：“几位爷，您楼上请啊？”

“走吧！”

李元霸跟着小二上了三楼，三楼全是一水的包房，每一间都特别地雅致。

随便找了一间靠窗的包房，李元霸他们走了进去。

李元霸和李承乾围着桌子坐了下来，那六名跟过来的护卫则是很有默契地守住了包房的各个安全点，以放有胆大包天的匪徒来谋刺两位王爷。

想友一下手机访问.

第九百三十一章正宗幽州烤鸭（上）

小二原本以为这八个人来，肯定得选一个大屋子进去才是，可是没想到这其中两个看起来比较年轻的人，倒是坐了下来，其他的那些仆从打扮的人，竟然全都没坐下，而是一个个站在了这包房的某些死角位置上。

不过这些都不该是他一个小二操心的，毕竟在铺子里跑堂的，还是有些眼力见的。

大力，也就是那个小二，在这铺子里头待得时间最长，所以也明白这两位年轻人的身份肯定是非富即贵。

于是在两人坐下来之后，大力上前问道：“两位爷，您两位要上一点什么啊？”

李元霸抬头瞟了大力一眼，道：“有没有菜单？”

“哎呦，您瞧我！”大力敲了敲自己个儿的脑袋，恍然道：“这是菜单，您先看看！”

一边说着，大力从背后的一条小布褡裢里头掏出了几张纸。

李元霸从菜单里面撵出来一张，一边低头看着剩下的菜单，一边对李承乾说道：“高明，我可不知道如何点菜，还是你来吧！”

李承乾，姓李名承乾，字高明。

只是这字并没怎么用过，所以平民百姓们也多半不晓得。

李元霸可不想让两人的身份暴露了，所以称呼李承乾就用了他的字。

听到李元霸的话，李承乾倒是不客气，便见他点点头，随后对着那小二大力说道：“这样吧，先来两只烤鸭，荷叶饼、黄瓜条、香葱，‘黄成居’的甜面酱也拿上一些来！对了，空心芝麻烧饼你也拿上十张来，去吧。”

李承乾竹筒倒豆子一般地说出了一大堆东西。随后就摆手打发那大力去后厨下单。

“两只烤鸭，荷叶饼、黄瓜条、香葱，‘黄成居’的甜面酱各五份，空心芝麻烧饼十张！”

大力重复了一遍，末了来了一句：“爷，那两只鸭子的鸭架如何做？是炸鸭

架、是做鸭架汤啊。还是您拿走啊？”

李承乾想了想，道：“一只炸了，一只做汤！”

大力肩膀上的长巾一甩，道：“好嘞，先坐着您呐！”

就大力的这句话，倒是让李元霸瞬间想起了前世的全聚德，全聚德倒是曾经搞过一次活动，里面负责的服务员，那可都是一水的京腔。听着就舒服、心里头敞亮。

大力去下单了，李元霸想了想说道：“承乾，两只烤鸭怕是不够吃啊！”

李承乾愣了一下，看了看自己的肚子，又瞅了瞅李元霸，道：“皇兄，两只鸭子已经够多了，就咱俩人吃。一吃撑了怕是都吃不完方才点的那些东西！要不这样得了，不够吃的话。咱们再叫。您看怎么样？”

李元霸扭头看了看包房中站地四平八稳的几个护卫，道：“谁告诉你只有咱俩吃了？难道他们就活该饿着吗？”

“啊？也是，瞧我这记性！”听到李元霸的话，李承乾这才反应过来，感情他四皇叔是在怪他只要了他们俩人的膳食，倒是把这些护卫们给忘了。

“王爷。你不必要上不饿！”

负责两人安全护卫工作的，是皇宫禁卫中顶尖的存在，一个个不仅武功高卓，更是对李氏皇族忠心耿耿。

在听到两人的对话之后。那几名护卫中的卫队长就站了出来。

“本王可不会自己吃香的喝辣的，让自己的手下兄弟们在一边看着，挨饿！”

李元霸看了那几名护卫一眼，道：“承乾，再去要上八只鸭子，其他的配料也要上一些！总不能让手下的兄弟们饿着吧！”

“是！”李承乾应了一声，随后就蹬蹬蹬地亲自跑下楼，又要了几只烤鸭。

而几名皇城禁卫呢，一个个看向李元霸的眼神中充满了激动之情。

李元霸这老小子别的没有，收买人心倒是一套一套的。

等到李承乾来了，李元霸瞥了他一眼，道：“你小子就是太自私了，不过是

几只鸭子罢了，怎么？难道连这点钱你也出不起？要不然，这一顿让本王来付好了！”

听到自家四皇叔的话，李承乾顿时感觉到脸上无光，那脸都苦了下来：

“四皇叔，您也太看不起侄儿了吧？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今儿我请，侄儿不是忘了给这几位兄弟点膳了吗？区区一顿膳食，难道我还请不起吗？”

“你这话倒是说对了！”李元霸点点头，脸上终于出现了笑容，说道：“吃你一顿还真是应该的，说起来这来我也没带着多少钱，反正就是谁钱多谁付，我可只带了几文，你如果好意思的话，那就只能把我压在这里用来抵账了！”

李承乾听着李元霸越来越不靠谱的话，猛地翻起了白眼，最后干脆不去听他。

几个负责保护两位王爷的护卫则是心里头暗笑，差点憋不住了。

过了有半炷香的时间，几只烤鸭就陆陆续续地端了上来。

李元霸看着那盘上的烤鸭，色泽红艳，肥满圆润，看起来很是诱人至极，这让他忍不住吞了一口口水。

看到李元霸如此不堪的表现，一直在偷偷观察他的李承乾，忍不住翻起了白眼。

“开始片鸭子吧！”

翻了个白眼，李承乾吩咐大力开始片鸭子。

别看大力只是一个服务员，可是这货还真是有些能力的，其实‘幽州烤鸭’的小二都是经过系统培训的，虽说做不出符合铺子要求的烤鸭，可若是论起刀功来，那可都是响当当的。

大力掏出了一把平刀，开始一刀刀地来片鸭肉，这片法可有讲究，讲究的是片片带肉，片片带皮，其片的大小均匀，有如丁香叶一般大小。

李承乾在一边看着自家四皇叔似乎实在是馋了，于是等一盘切好了之后，就拿起切好的那一盘鸭肉放在那有如巴掌大小的荷叶饼中，在涂抹好甜面酱，裹好香葱、黄瓜条之后就递给了李元霸，同时口中说道：“四叔，来尝尝侄儿的手艺，看看侄儿裹地怎么样！”

李元霸可不会和李承乾客气，直接劈手夺过了已经裹好的荷叶饼，一口就咬了下去。

这一口下去，当真是唇齿留香，咀嚼了几下之后，鸭肉那肥嫩的油脂几乎是入口即化。

想友一下手机访问.

第九百三十二章正宗幽州烤鸭（下）

迫不及待地干掉口中的鸭肉，自行裹好了第二个鸭肉，在细细咀嚼、品味的同时，李元霸的嘴里也没有闲着，连连称赞道：

“好吃，好吃啊，这些年来，除了我府上厨子们做得烤鸭，也就是这里的最有味道了！”

听到李元霸的话，几名护卫没什么反应，倒是正在片鸭子肉的大力，嘴角出现了一丝无奈地表情。

在他看来，这位爷明明就是在装嘛，‘幽州烤鸭’在整个长安城中都没有第二家，想要吃烤鸭就只能来这里。

而这位爷呢，虽说看起来定然是出身权贵之家，可是想要找一个能够做出‘幽州烤鸭’的厨子来上门服务服务服务，还真就是不可能！

对于大力脸上的表情，李元霸自然是注意到了，不过他才不会在意，只不过是烤鸭罢了，不值得去和他争辩什么。

“哎，我说你们也吃啊！他这烤鸭确实是不错！”

似乎是看到护卫们与李承乾都在愣神，李元霸指了指桌子上的鸭肉还有荷叶饼什么的，说道。

“哦，是，是！”

听到李元霸的话，那些护卫们顿时反应了过来，肚子也跟着一起咕噜噜地在叫，便纷纷埋头吃了起来。

李元霸永远不知£t道认生两个字怎么写，他把鸭肉，黄瓜条，有如两根手指一般粗细的香葱，一起用芝麻烧饼给包起来，然后竖起来狠狠地咬上一大口，而后喝上一大口地鸭架鲜汤，好不酣畅淋漓。

众人见到李元霸竟然吃地如此尽性，也纷纷放下了拘谨的架势，一个个恢复了本性，一时间大嚼声轰轰响起，真是好不壮观。

分下去一人一只烤鸭。竟然有点不够吃的，真是活见鬼了。

李元霸吃得倒是挺快的，当他吃下第二只烤鸭的最后一片烤鸭肉的时候，摸着圆滚滚的肚子，满意地吐出了一口气，叫道：

“痛快，真是痛快啊！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吃过这么尽兴了！以我的饭量，竟然让我吃下了足足两只，还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呢！”

原来桌面上的那些辅料，至少有三分之一进了李元霸的肚子。看那圆滚滚的肚皮，还真是让人有些忍俊不禁。

包括李承乾在内的其他七人也吃得很饱，尽管李承乾也跟别人来这家铺子吃过多次，但跟那些人相比起来，更加讲究风度，注重形象，每次都是吃得温文尔雅，虽说看起来成了翩翩佳公子，可是吃得一点也不痛快。

这次跟着李元霸出来。跟着自家的四皇叔用不着去在意什么风度不风度的，还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要来得痛快。

当然了，相比起李元霸的狂野样子。李承乾还是多少保持着一点理智的，没有吃得要像李元霸那样，整个肚子都圆了。

一溜八个人，全都坐在椅子上开始消化起来。随后大力送上了酸辣消化汤。

这样，八个人在座位上竟然坐了有足足半个时辰才能挪动身子，由此可见。这回他们吃得是有多夸张了。

.....

虽说这一顿午膳吃了有一个半时辰，可是李元霸在此期间，对于为何要单独请李承乾用膳，并没有说清楚，所以李承乾憋着这个问题一直到李元霸把手中的筷子放下来。

终于，李承乾忍不住问道：“四叔，您这次为何要单独把侄儿拉出来用膳啊，怎么不叫上三郎还有六郎他们呢？”

听到李承乾的问话，李元霸却没有急着回答他，而是向他做了一个稍候的手势，扭头对随身伺候的大力说道：

“小二，请问你家掌柜的可在此？”

李元霸突如其来的问题，把大力给问愣了，不过紧跟着他就反应了过来，对李元霸点点头，道：

“这位爷，我们家掌柜的就在楼下柜上，您是有什么事吗？”

李元霸微微颌首，道：“可否将贵铺掌柜地请上来一叙？”

“爷，您稍后！”大力点点头，转身就往楼下跑。

过了没有盏茶的时间，在众人刚进铺子的时候见到的一名中年人，漫步走了进来。

这中年人大概四十岁上下的年纪，身体微微发福，圆圆的脸上总是流露出一副笑眯眯的表情，让他看起来就充满了喜感。

“鄙姓田，单名一个落字，请问是哪位先生找在下？”微胖的老板一脸的笑容，两只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是我！”李元霸站起身来，对那田老板拱拱手，道：“田掌柜，方才在闲聊的时候，我听你手下的伙计们说，你们这家烤鸭店在幽州就已经是老字号了，不知道开了有多少年了？”

还了李元霸一礼的田落田掌柜，听到李元霸的问话，便回答道：“先生莫要听手下人胡说，我这铺子其实也算不得什么老字号，最开始的时候，是从我家祖父时算起的，算上我父亲，到我这才不过三代，加在一起也就五六十年的光景罢了。”

“五六十年，可也不算短了！”李元霸轻笑了一声，道：“那想必在幽州的地界，应该是家喻户晓吧？”

田落的脸上出现了灿烂笑容，带着一些自得，带着些许的骄傲，他说道：

“这位先生，不是我自夸，在整个幽州地界，没谁不知道我烤鸭田的，光是在咱们大唐的各州道郡县，我们‘幽州烤鸭’就开了十一家铺子，若不是陛下点名让‘幽州烤鸭’进驻长安城，怕是在下现在还在登州准备新铺子呢！”

“呵呵，那还真是要恭喜田掌柜了，能够把自家的产业发展向全国各地，田掌柜也是相当有能力了！”李元霸恭维起了田落。

这被人夸赞，不管是谁，心中都难免喜悦，只是表现地程度各不相同罢了。

至少田落就挺直爽的，甭管是高兴还是失落，全都表现在了脸上。

李承乾一头雾水地看着李元霸在那里和田落聊起了家常，就在他想要打断两人的时候，却听李元霸话风一转，道：

“田掌柜的，不知道你有几个子女？”

田落笑着回道：“早年的时候，家父就已经给在下定了娃娃亲，这些年过去

了，我们夫妻二人生活平顺，内子为在下生下了三个儿子，两个闺女！而今大儿子和二儿子业已成家，还各自有两个儿子，在下这一辈子也算是儿孙满堂了！”

第九百三十三章一个问题

“田掌柜还真是命好呢！”听到田落这话，李元霸的嘴角不由得出现了一丝诡异的笑容，他突然说道：“可是田掌柜，这传承了几十年的老店，你打算在自己百年之后，传给哪一个儿子呢？”

听到李元霸的话，田落倒是愣住了，因为他觉得凭自己的身体，应该还能够再活个几十年的，就算是分家产的话，那也是几十年之后了，所以他根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也没细细考虑过这个问题。

看到表情上多少有些呆楞的田落，李元霸叹了口气，道：

“田掌柜，你可知道这天下间最难测的就是人心，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里的利可不仅仅是名利，而是金钱、财富、地位……是利益！”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特意看了田落一眼，这才继续说道：

“这天下间为了利之一字而反目成仇的兄弟姐妹，多不胜数，田掌柜若不想自己百年之后，这传承了数十年的老店就此毁在子女手中的话，还是早做打算地好，也省了愧对先祖，抱憾终生！”

李元霸的一番话可以说是发自肺腑，而且这语气、态度，让人们很自然地相信李元霸画中的含义，尽管语意偏向人性恶的一面，但是却发人深省。

李元霸说话的声音虽说很轻，但是听到李承乾的耳中，却无异于晴空霹雳一样，甚至让他的脑子，在一时间都没有回过神来。

这倒不是李承乾的反应迟钝，毕竟谁能够想到，李元霸和一个烤鸭铺子的老板聊天，都能够牵扯出财产分割，“利”之一字的继承上面来，这种跨度实在是太大了，就算是李承乾神经大条，也不可能瞬间回过神来。

过了足足盏茶的时间，李元霸才总算是恢复了清醒的状态，但多少还是有些晕乎乎地，他瞥了仍旧处在懵比状态的田落一眼，这才低声对李元霸说道：

“四叔，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您不是常说，父……父亲是英明的父亲，是有史以来最圣明的父亲，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是早就已经想好了才对！这些，这些不应该是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应该考虑的问题。”

听到李承乾说得这些话，李元霸突然扭过头来，盯着李承乾的那双眼睛

就是一阵猛看，而且还一句话都不说。

李元霸的反应，可以说是出乎李承乾预料的，他被李元霸盯地浑身发毛，心中也开始有些发虚起来，总感觉方才自己说的话似乎有些不对劲。

就在李承乾在李元霸的盯视下，感觉到自己快要承受不了那种压力的时候，李元霸这才幽幽地开口说道：

“高明，你说得很对，你的父亲是圣明的父亲，是英明的父亲，更是有史以来的英主！可是你想过没有，清官难断家务事，纵然他让你继承这一切，你确定你可以压下你那几个兄弟吗？”

“这，这……”李承乾突然感觉到有一股子寒风从窗外吹来，刮得他浑身直打颤。

实话说，当初的李承乾孤高、冷傲，除了在面对长孙皇后的时候能够露出笑脸来之外，在面对其他人的时候，一直都是冷冰冰的一张脸，就算是在看到李世民这个父亲的时候，也是一脸的恭谨之色。

对于兄弟姐妹呢，更是摆出了大哥，摆出了太子的架势，严肃、不苟言笑，以至于下面的那些母族势力并没有多庞大的兄弟姐妹们，很怕他。

至于那些背后有人支持的皇子们，更是和李承乾对着干，想要把他从那个距离帝位最近的位子上给拉下来。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越王李泰和他的“越王党”；汉王李恪、梁王李愔和他们的“汉王党”，还有就是一在李承乾他们看来是小鱼小虾的人了。

越王党、汉王党再加上李承乾的*****，三大党各自有着固定的文官武将在支持，虽说都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文官武将们，但若是将他们外放到其他州道郡县的话，那也是执掌一方的权臣了。

原本这三大党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中，李世民并不是不知道这种情况，他只是想要让这三大党的范围扩张地更加广泛一些，好让他把这些朋党之人给一网打尽。

可是这一切在李元霸醒来之后就都变了，朋党之争无意间被李元霸给打破，其中越王党的中坚力量御史台张铎、郑拓；汉王党的中坚力量兵部尚书侯君集，全都被李元霸给废了。

而*****的坚定拥护者司空长孙无忌，因为忌惮李元霸的原因，也暂时放弃了党争之心。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李世民更是直接把自己的儿子和闺女们，一股脑地丢给了李元霸，让李元霸当起了超级奶爸。

在李元霸有意识地教育和引导之下，但凡跟着他的皇子公主们，上到作为老大的太子李承乾，下一直到晋阳公主小儿子，彼此之间相亲相爱，好得跟一个人一样。

而曾经作为两大党核心人物的李承乾、李恪以及李愔，由于李元霸的原因，有意识地远离那些两大党的人，并且还把其中的几个顽固家伙给灭了。

于是，三大党就从名存实亡，变成了彻底消逝、灭亡。

眼下李元霸说出这句话的意思，分明是意在表明，若是李世民在殒天之后将帝位传给李承乾的话，那他下面的几个弟弟，特别是这些年中独自统领一方的李恪、李愔、李恽、李贞，他们说不定就会蹦出来。

虽说不至于明目张胆地去造反篡位，但是定天都护府距离大唐相当遥远，若是阳奉阴违，不服从大唐管制的话，还是很容易做到的。

所以，李元霸短短的几句话，把李承乾说得是脑海中思绪万千，脸上的表情更是瞬息万变，那千万种颜色极速变换的样子，让一直注意着李承乾脸色的李元霸，都不忍心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就在这时候，一直处于懵比状态的田落倒是回过神来了，他看着正在相互对视的这对叔侄俩，开口说道：“先生，依您之间，这财产应该如何分配？”

第九百三十四章上交朝廷

这田落倒是有办法，自己不去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又把这个问题给直接丢了回来，想从李元霸这里得到一个完美的答案。≥✂✂

想想也是，你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那想必就是有答案了，与其他自己在那瞎琢磨也琢磨不出个头绪来，倒不如从提出问题的人那里得到满意的结果。

听到田落的话，李元霸重新回转过头看了田落一眼，缓缓地说道：

“这要看田掌柜心中的那杆秤了，你扣着心口问自己，究竟是偏向大儿子，还是偏向二儿子，还是对小儿子最好！”

李元霸的话让田落再一次呆愣了下来，这分家产，总不能按照自己对儿女的喜恶来分吧？如果真这么分下去的话，怕是那几个儿子绝对会为了这个问题，争吵起来的。

“先生，您的意思是说，按照我自己对儿子们的喜爱程度，愿意分给他们多少就分给他们多少？”

心中纠结万分的田落，总感觉面前这位看起来不过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似乎给自己挖了一个坑，一个不论怎么跳都跳不出来的深坑。

“要不然呢？”李元霸似笑非笑地说道：“若是我叫你成家产分成大、中、小三份，将其中最大的那一一份分给你最不喜欢的儿子，最小的一份分给你最喜欢的儿子，你会这样做吗？”

“当然不会！”田落几乎是脱口而出。

“这不就是了！”李元霸摊摊手，道：“眼下摆在你面前的，可不仅仅只是凭你个人的喜恶来分家产，还有就是你这些子女们对‘幽州烤鸭’的贡献了。两种分法，田掌柜你自己选吧！”

这回轮到田落傻眼了，彻底风中凌乱了，就方才李元霸说的两种分法，都不是最妥当的分法，不论他用哪一种来分，自己的那几个儿女们恐怕都不会满意的。

李承乾倒是从李元霸的话中听出了一点别的意思，眼下田落遇到的情况，不正和李世民现在所处的境遇差不多吗？

所不同的是，田落只不过是开了十多家的‘幽州烤鸭’，涉及到的还仅仅是

财产和亲情问题，而李世民所遇到的问题呢，却是整个大唐，甚至是这广袤的整个世界！

以前他们还小，还涉及不到这个问题，或者说被李元霸有意识地分化了这个问题，可是现在呢？李世民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他们这些皇子们的权利也越来越大。

说句大不敬的话，假若李世民驾崩的话，这皇位可没准落不落到他太子李承乾的怀里呢。！

就在李承乾脸色变幻不定的时候，那边田落再次开口了：“先生，这两种办法我都不打算用！正所谓儿孙自有儿孙福，若是我这些子女们不肖的话，大不了等我死了之后，我将我名下所有的产业，全部上交给朝廷！”

“你舍得？”李元霸有些诧异地看着田落，问道。

“没有什么舍不得不舍得的！”田落摇摇头，道：“反正等我死后，这些我也都看不见了，与其让那些不肖子孙败坏了这些家业，倒不如将‘幽州烤鸭’上交给朝廷，这样至少还能够让‘幽州烤鸭’继续流传下去，不至于断了传承！”

“田掌柜倒是大智慧！”李元霸拍了拍手，笑着说道：“你明知道朝廷不会就这样白白地收下你的‘幽州烤鸭’，你才表现得如此大度，若真叫你散尽家财的话，怕是你自己那一关都过不去吧？”

“先生慧眼！”田落苦笑道：“不到最后一步，我是断断不会这样做的！”

“也罢，眼下距离田掌柜百年，时间还尚早，你还有的是时间来考虑这些问题！”

李元霸摆摆手，像是反应过来什么，道：“唔，对了！田掌柜的，像这样的烤鸭再给我打包上几只，我要带回家里去，让家里人也尝尝鲜！”

能够提出这种引人深思的问题的主儿，田落自然是不敢怠慢了，点头应了一声，转身就出了这间包房，连带着把随身伺候的小二大力也给带了出去。

田落主仆两人的离开，倒是让包房中变得沉寂了下来，李承乾低着脑袋继续思索李元霸所说的话，而李元霸则是慢悠悠地喝着消化茶，也不打扰他。

而那几名护卫，却是在这个时候，很识趣地来到了包房之外，毕竟两位王爷所讨论的问题，已经出他们几人所知的范畴了。

有些东西，不知道远比知道要活得更加长远，活得更加自在！

.....

包房之中，在沉寂了足足一刻钟的时间之后，李承乾总算是抬起了脑袋，他的眼睛里面有些血丝，神色间多了一些沉凝：

“四皇叔，若是您是父皇，让您在我们这些皇子中选一个出来继承皇位的话，您会选谁？”

这话如果传到其他之人的耳中，怕是会引起大骚乱，堂堂的皇太子，竟然有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匪夷所思。

“哦？”

尽管李元霸知道方才他的话，已经让李承乾方寸大乱了，可是没想到这小家伙倒是机智地很，竟然反过来询问李元霸。

“如果是我选皇位继承人的话，你们之中，谁我都不选！”

李元霸看着听到他这话一脸懵逼样的李承乾，欢脱地笑了起来：“怎么，感到很不可思议吗？”

“四皇叔，这天下都是我李氏皇族的，您不从我们这些兄弟们选一个出来，难不成还去从外面找一个回来吗？”李承乾惊异地问道。

“有什么不可以的吗？”李元霸的眼睛中出现了一丝戏谑，他说道：

“我若是选择皇位继承人的话，断断不会只局限在你们这些小家伙的身上，毕竟我李氏皇族可是大族，甭管是嫡系还是旁系，林林总总的孩子们加在一起须有上百号人，若是优中选优的话，你们可不一定及得上旁系的兄弟们呢！”

“这，这.....怎么可以这样？”李承乾被李元霸的话给吓了一跳，“四皇叔，这王朝自古以来就是父传子，子传孙，嫡系传承才能保证皇脉不断，四皇叔这样做，岂不是把整个家族都搞乱了？”⁸

第九百三十五章给太子定心

“屁话！”

李元霸一脸不屑地说道，“上古三皇五帝之时，天皇伏羲氏将这华夏帝皇之位传给了地皇神农氏，而地皇又将皇位传给了人皇轩辕氏……这三位帝皇之间可有着嫡系的血缘关系？不照样将我华夏大地发展地如此繁荣昌盛？”

这李元霸可真是够能扯的，这都整出上古三皇五帝了，再远的话，说不准就出现了什么神仙鬼怪了。

“四皇叔，这三皇五帝只不过是神鬼怪异之说，当不得真！”

李承乾努力组织着语言，道：“再说了，就算您方才说得一切都是真的，可是自从大夏王朝始，这天下就已然成了家天下！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不论是王朝更替，还是世事变化，家天下的概念仍旧是深入人心，若是从旁系之中挑出一个皇位继承人出来的话，就算是我们李氏皇族愿意，那些文武大臣们，乃至是百姓们，都不会认同的！”

对于李承乾的话，李元霸自然是同意的。

他之所以这样说，就是想要看看李承乾是个什么反应，毕竟在他看来，李承乾甭管是个人性格还是个人魅力、能力而言，都是登上皇位的最佳人选。

再加上尽管李元霸是后世穿越之人，可是他的传统理念还是与李世民、李承乾他们相同的，那就是这个国家断断不可离开他们李氏皇族之手。

“如果让你自己想，你继承皇位的最大对手是谁？”李元霸突然话锋转了过来，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李世民在看，不放过他脸上的任何一个表情细节。

“自然是三弟了！”李承乾不假思索地说道：“三弟是和父皇最相像的一个，不仅性格沉稳，给人一种大气魄的感觉。而且也颇为勇武。这些年来管理定天之地，更是管理经验丰富，若是继承皇位的话。除了我之外就只有三弟最为合适了！”

“哦，也说说你其他的几个弟弟吧！嗯。你要说实话！”

李元霸摸了摸下巴，他倒是没想到李承乾对李恪的了解这么深，对他的评价也如此之高。

听到李元霸的话，李承乾知道这是四皇叔在考校他，在稍稍思忖了一下之后，便说道：

“青雀嘛，这小子喜文厌武，尽管才学颇为丰富。但是个性有些过于寡毒了，智谋方面也有些不足。五弟我就说，但愿他能够在琉球之地，好好反省一下。六弟和青雀恰恰相反，喜武厌文，武技高卓，军事作战经验丰富，可为将，作为军中柱石坐镇我大唐军方。”

听到李承乾的这几句话，李元霸的脸上突然出现了一丝笑意。不过很快就掩饰过去了。

李承乾脑子中还在思索着剩下的几个兄弟，所以也没有看到李元霸脸上这一闪即逝的表情，只听他继续说道：

“七弟和八弟性子相近。不管是在管理和军事方面都颇有作为，以这两小家伙的能力，若是为王的话自然能够坐镇一方，可若是为帝，却是要差上一些！稚奴就不说了，这小子虽说有些智慧，但是太过年少，个性也有些单纯了一些，不过若是放权给他。让他参与政事的话，应该也会治理地很好！”

“如果你坐上了皇位。你对自己的兄弟们会如何？”等李承乾话音落地之后，李元霸出声问道。声音很平静，但是却有股子严肃的意味在里面。

“若侄儿能够登上皇位……”李承乾顿了顿，眉头陡然皱了起来，在思忖了半晌以后还是摇了摇头，老老实实地说道：“侄儿不知道！”

“不知道，哈哈……”李元霸突然哈哈笑了起来，那爽朗的笑声，把这包房中严肃的氛围一下子给冲击得一散而空。

李承乾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代李元霸停下来之后方才问道：“四皇叔，您为何发笑啊？”

李元霸看着李承乾，道：“你这个回答，可比敷衍要让我开心得多啊！至少四叔知道你不想骗我！”

李承乾苦笑了一声，道：“四皇叔，就算您借侄儿俩胆儿，侄儿也不敢骗您啊，再说了，让我临时想，登上皇位之后如何对三弟他们，我还真是想不出来！”

“这不就是了！”李元霸耸了耸肩膀，道：“若是侄儿那个没心没肺的家伙回答这个问题，指不定会说出什么话来呢！”

“那……四皇叔，依您之间，父皇会以何标准来衡量继承人？”李承乾犹豫了一下，将这个问题重新抛到了李元霸这里。

李元霸沉思了一下，道：“承乾啊，照现在这个情况来看，你父皇对你的寄望还是很大的……”

李承乾精神一震，却是打断了李元霸，道：“可是三弟……”

“承乾啊，你忘了恪儿的出身了？”李元霸抛出了这么一句话。

李承乾拧着眉头细细想了半晌之后，方才道：“是了，三弟的母亲杨贵妃，乃是前朝隋炀帝杨广的女儿，换句话说，三弟的身上也留着大隋的血，也就是说……”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承乾不再说话了，尽管他知道他的父皇与杨贵妃相当恩爱，对于他们这些儿子们也是一视同仁，但是对于自己的血脉传承，李世民看得还是很重的。

再加上现在李承乾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关系相当和睦，有些话在面对李元霸的时候，他也说不出口。

“想明白了？”李元霸淡淡地看了李承乾一眼，道：“你现在能够做的，就是维持现状，你父皇让你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过有一点，四叔却是要嘱咐你……”

解决了心头最关心的问题，李承乾也明显放松了下来，他说道：“四皇叔请吩咐！”

李元霸扭过头看着李承乾，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道：“我要你保证，不论是现在还是日后，都绝对不会加害自己的兄弟姐妹！你应该知道，你父皇曾经亲自下令，残害手足，其罪可诛！李佑，就是前车之鉴！”

李承乾很是郑重地点点头，道：“四皇叔您放心，侄儿以我李氏皇族的列祖列宗起誓，不管是现在还是日后，绝对不加害自己的兄弟姐妹，若违此誓，人神共诛！”

第九百三十六章五年

“呜呜……”

长安火车北站，一条绿色的，长长的火车在铁轨之上缓缓停了下来，此刻的长安火车北站没有其他的百姓们，因为有一千多身着金庄的护卫，将北站给整个围了起来。✕ > 网

“咔嚓！”

火车头中间靠前的位置，有一节火车突然打开。

随后从火车上下来了一队身着黑色劲装的神武卫兵士，他们一个个神色冷峻，身姿挺拔，一个个眼带警惕地扫向了车站的四周，紧绷的精神告诉众人，他们随时准备出击。

“呼，又一年的时间了吧！”

鼻子下面续了两撇小胡子，看起来已经有三十三四岁的青年男子，从打开的那一节火车中走了下来，看他身上的穿着，应该是出身某个世家大族。

“王爷，这次您可别给陛下甩脸色了！末将听吴王殿下说，当年您回来参加凌烟阁的开阁仪式之后，没和陛下打个招呼就走了，可是把陛下给气地吹胡子瞪眼的。陛下差点下一道圣旨，把您从定天都护府给调回来！”

身材高大，一双鹰目炯炯有神的青年汉子，紧跟在那青年人身后走了出来，同时嘴上也是絮絮叨叨。

“他也就是说说罢了！”

青年男子一脸的好笑，一边往火车站外面走，一边说道：“这些年来我可也没少回长安来，哪一次不是待个一个多月俩月的？都是老兄弟了，还那么斤斤计较的！”

青年汉子还能说啥，只是跟在后面一个劲儿地苦笑。

出了长安火车站，还谈没来得及看看这多半年以来长安城中有何变化，一道道极其嘹亮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下官见过武王殿下，武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这是一群身着大唐制式官袍的家伙们，看他们的样子，应该全都是大唐

的官员们。

等等，方才那些家伙和那青年叫什么？武王？

感情这小伙子青年人，竟然是李元霸！

是了，距离凌烟阁开阁，已经是五年的时间过去了，在这五年的时间中，大唐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先是电力，电源先被神机府的老匠人们提了出来，并且制造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台电机。

说起来李世民也够缺德了，神机府谨守着这个秘密，闷声大财不就行了，等电力展现出新的阶段性胜利的时候，再展现百姓们面前也就是了。

反正也不耽误大唐的展！

可是这老货，偏偏在电机研究出来没有多长时间呢，就将现新能源的消息公之于众了。

新的能源被现了，那些王公大臣以及商贾巨富们，从这里面看到了无限的商机，若是他们能够掌握这种方法的话，那金钱财帛还不是源源不断地跳进他们的兜儿里？

只可惜啊，想法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

虽说新的能源刚刚被研制出来，就在大唐境内掀起了一股狂潮，上到王公大臣，下到商贾巨富，全都疯了一样地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寻找电的方法，研究电的原理……可是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一定物理知识的人，是断断参与不得的。

所以，那些王公大臣们以及商贾巨富们，在损失了大量的财帛之后，不得不放弃这个诱人的想法。

于是，电力在李世民的特意操作下，归朝廷完全管理，甚至连电机的零件设计图都未曾流出神机府来。

短短一年的时间，电机普及大唐上下，就连南北美洲以及大洋洲，都被神机府以及神武卫的人带去了制造设备，自行生产，自产自销。

电力新能源，在大唐各行各业开始应用起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电力被明之后，李元霸第一时间命神机府的人制

造出了电灯，并且将电灯普及向了整个大唐境内。

大唐境内的百姓们，无不在称赞李元霸，至少电灯让他们尝到了实惠。

.....

在电力新能源被现之后，大唐的第二项巨变就是在农业上的变革，大唐收回了各地主、财阀们的土地，甚至就连那些大唐王公贵族们封地，都被朝廷以各种名目收回来一些。

当然了，不可能就这么白白地将这些土地给收回，朝廷方面还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

这些土地被大唐收回来之后，开始了公开租赁，这些租赁并不是针对那些大唐的富商大贾们，而是针对大唐那些固有的，以种植为生的农民们。

还有一点，就是想要对这些土地耕种的话，必须用朝廷提供的种子，农作物生产出来之后，朝廷方面要抽四成，剩下的六成归种植的农民所有，而且这六成的收成，其中的三成还必须卖给朝廷，最后剩下的三成才是农民们的纯利润。

一开始的时候，那些农民们还并不接受朝廷的这种模式，毕竟这些土地的租赁价格并不贵，平均一亩地不过是几文钱的价格，那可真是白菜价了。

而且种地的种子，也并不是农民自己去买，而是从朝廷领取，最后土地的收成落到他们手中的竟然有六成，虽说得卖给朝廷三成，但是谁家不用钱啊？卖给谁不是卖？

也就是说，种植这些土地，农民们付出的都不过是劳动力罢了。

像这样便宜的好事，竟然落到了他们的身上，打死他们都不相信这天下间竟然还有这样的好事！

可是接下来，当有农民开始尝试，并且享受到这种实惠之后，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整个大唐国的农民百姓们都动了起来，毕竟这次大唐开放租赁的土地并不多，先到先得！

这样的租赁整整持续了三年的时间，而就是这三年，大唐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就大唐的粮食储备，足够大唐亚欧非大6上的百姓们，吃上足足一年的时间。

三年之后，这些土地不再开放租赁，而是被施了神机府的什么养料，开始休养生息起来。

之后大唐也开始了第三项变革，第四项变革……

五年的时间说长不长，但是说短也不短，大唐不断向着现代化转变，但是在这转变的过程中，大唐也没有忘记了对环境的保护。

毕竟这么多年，对于煤炭、焦炭的大量应用，环境不可能不遭到污染，李元霸这只是在未雨绸缪罢了。8

第九百三十七章腕表

长安城，李元霸和赵三炮等几名手下的悍将，纵马行走在通往皇宫的路上。

“王爷，我们这才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回来，咱们长安城就有这么大的变化，还真可称得上是日新月异啊！”

几年的时间，原本精瘦的李三多倒是胖了不少，其实也算不上是胖，顶多算壮实。

“那是啊，几乎是一年一个样，您看前面那几栋宅子，原本不过是土木结构，现在都已经换成了混泥土的高楼，我刚才仔细数了数，有五层楼高呢！”

赵三炮站在李元霸的右后方，突然指着一栋虽说雕梁画栋，颇有古韵，但是其材质却是混凝土的高楼，说道。

“知道那是谁的宅子吗？”李元霸随意往那边瞄了一眼，突然出声问道。

在这长安城中生活，对于那些个王公大臣们的居所，必须都记个全乎，要不然的话，没准日后会去到谁家呢！

不过对于这标新立异的一栋宅子，赵三炮和李三多，就算是想破了脑袋也没琢磨出来是谁的。

“哈哈，我就知道你们肯定猜不出来！”李元霸哈哈一笑，道：“告诉你们好了，那里是程老匹夫的宅子，也就只有他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原来是卢国公啊！”

赵三炮和李三多，同时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随后均是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能做出这事的，纵观整个大唐，也就只有他卢国公程咬金了！

.....

“行了，你们几个就都在这里等本王好了！”

众人行至宫门前了，李元霸吩咐李三多他们就在这里等他，他自己却是骑着小白。晃晃悠悠地进了皇宫。

随着长孙皇后年龄越大，这遗传自家族的哮喘也开始复发起来，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

所以。李世民特意命匠人们对长孙皇后所居住的立政殿作了一番改造，原本通在下面的烘烤热气的取暖方式。被匠人们改成了地暖，铺设地暖的管道里面流动的乃是活水，大冬天的也避免了死水流动所带起来的污染性。

此刻，李世民正在立政殿中陪着长孙皇后。

“陛下，您，您真得打算这样做吗？”

岁月似乎并没有在长孙皇后的面容上留下过多的痕迹，此刻的长孙皇后依旧如当年那般温婉大方，“诺大的帝国可不是那些小孩子们能够管地过来的……”

“没有什么管得过来管不过来的！”

李世民的脸上出现了笑容。他抓过长孙皇后的手，轻轻地捏了一下，道：“做了这么多年的皇帝，说实话，朕也做够了！朕到现在才深切地感受到当年父皇的心情。”

尽管当年的玄武门事变之后，李渊就宣布退位了，可那并非是李世民逼得他，而是他自愿退位让贤的。

“可是……”长孙皇后担忧地说道：“尽管承乾这么多年以来，表现不俗，但是恪儿还有愔儿他们这些年也能够独挡一面了。若是陛下您直接将皇位传给承乾的话，是不是对这几个孩子不公平？”

“这一点，朕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李世民眉头微皱。道：“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在元霸的教导下，这些小家伙们彼此之间的兄弟之情已经相当深厚了，就算他们不顾念兄弟之情，也总不能又将这诺大的大唐帝国分裂吧？”

“分裂帝国？”长孙皇后被李世民的话吓得脸都白了，“陛下，他们应该不会这样吧？”

“陛下，武王殿下求见！”

就在李世民还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刘三水走了进来。向李元霸禀报道。

相比起李世民，刘三水倒是要苍老了许多。毕竟这家伙本身就跟李世民的年纪要大，而且这么多年以来。一方面要照顾李世民的生活起居，一方面又要为李世民处理各种事务，所以刘三水苍老是自然的。

“哦，这么快？”李世民惊讶地哦了一声，说道：“嗯，去传他进来吧！”

“诺！”刘三水点点头，转身出了大殿。

过了没有盏茶的时间，李元霸手中拿着两个精致的小盒子走了进来。

“皇兄，我这才不过离开了几个月的时间，你怎么又把我给薅回长安了！”一边往前走，李元霸还一脸的嫌恶，好像这次他是有多不想回来一样。

听到李元霸的话，李世民也郁闷了，他没好气地甩给李元霸一个白眼，道：“你以为朕那么闲，每次有事没事的都会传旨让你回来？”

离着近行了，定天都护府距离大唐这么远，谁愿意老是来回跑啊？

“这次不是一样吗？”李元霸翻了白眼，把手中的小盒子丢在了李世民面前，道：“给，送给你和二嫂的，也省得你们说我是空手来的。”

“什么东西？”

李世民有些好奇地从面前的桌子上拿起了那个精致的小礼盒，打开之后，发现里面是一支带着一金带的金盘。

这金盘圆圆的，只有直径半寸左右，分为内外两层，外层是一层亮莹莹的透明玻璃，里层则是一个白底的盘子，小盘子上有十二个刻度，标着阿拉伯数字1、2、3.....

这阿拉伯数字早在数年前，就已经在大唐普及了，所以李世民也知道着1、2、3、4代表什么。

除此之外，在表盘上面还有三个细细的指针，一长、一中、一短。

令李世民感到惊奇的是，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那三根指针竟然都在运动，而且运动的方向始终遵循着一种特殊的轨迹，连频率都特定。

而从那金盘的两侧，是一条完全由黄金打造的带子，亮莹莹，闪瞎了他的二十四k钛合金眼。

“元霸，这东西究竟是什么？”李世民翻来覆去地看着手中的东西，怎么看怎么喜欢。

虽说之前并没有见过这东西，但是这并不妨碍李世民对这东西的喜欢。

李元霸顿时咧嘴笑了起来，道：“皇兄，这东西叫表，或者叫腕表，是戴在手腕上，用以计时、显示时间的小仪器！”

李世民眼睛一亮，指着手中小巧玲珑的腕表，道：“你是说，这东西是用来计时的？这小小的东西，就能够替代计时香？”

第九百三十八章朕要退位！

在当下的社会形态，大唐最主要的计时工具还是圭表、日晷以及漏刻等。

这圭表是我华夏最古老的一种计时器，在古代典籍《周礼》中就有关于土圭的记载，其实它的计时原理说起来也简单，就是利用太阳射影的长短来判断时间。

而日晷呢，则是通过观测日影计时的一起，主要是根据日影的位置已确定当前的时辰或者刻数。

相比起前面两种来，圭表和日晷都是利用太阳的影子来计算时间的，一旦遇到阴天下雨或者黑夜就立马失去了效用，于是，漏刻就应运而生了。

漏，是指漏壶；刻，是指刻箭；箭，则是标有时间刻度的标尺，漏刻是以壶盛水，利用水均衡滴漏原理，观测壶中刻箭上显示的数据来计算时间。

作为计时器，漏刻的使用远远要比圭表还有日晷要普遍得多。

当然了，还有几种更加普遍的计时工具，如香篆、沙钟、油灯钟、蜡烛钟等等。

这其中最常见的，单纯地用来计算时辰的，还是计时香，也就是香篆。

所以，如此小巧玲珑的东西，最关键地还是能够随身携带，随时随地地看时间，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说皇兄啊，你可别小瞧这东西！”李元霸见李世民和长孙皇后，全都不相信这小巧的东西能够代替香篆，便解释道：

“这东西是以弹簧为基制造出来的。皇兄你想啊，那弹簧你们都见过，能够收紧并储存能量，又能慢慢地将能量给释放出来，也正是这种能量，可以推动腕表内的运行装置和指针。达到显示时间的功能。”

“小小的弹簧，有这么大的能量？”李世民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皇兄，这腕表的工作原理。其实就是利用一个周期恒定的、持续震动的震动系统作为标准的……嗨，给你说这个。你也听不懂啊！要不这样吧，你现在让人去看时间，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去看看。然后再和这块腕表相互比对，看看到底能不能够显示时间！”

跟知道手表原理的人说这些，自然是能够明白的，可若是和一个啥都不懂的人来说这些，完全就是对牛弹琴，所以李元霸干脆放弃了。继而选择了一个相对来说，要简单得多的法子。

其实用不着李元霸说，李世民也想到了这个法子，于是他把刘三水叫了进来，特意点上了一炷香，摆上了一个漏刻。

现在李世民的心思都放在了腕表上，自然就把之前想要退位让给李承乾的事情给抛到了脑后，只是丝丝地盯着腕表，生怕错过了什么。

看到李世民竟然露出了如此小孩子的心性，长孙皇后和李元霸。不由得变得无奈了起来。

“皇兄，皇兄……你还没说为什么要把我给叫回来呢，难不成又有什么大事吗？”李元霸可不会惯着李世民。你不给我说话，我跟你说话总行了吧？

“你小子，回来一次，好容易没有空手回来，还不兴朕好好瞧瞧了？正事一会再说！”

李世民头也没抬地丢给了李元霸这一句话，话里倒是带着埋怨，但是语气里却没有那个意思。

“我可没那个意思。”这可是躺枪了，李元霸颇有些无辜地耸了耸肩膀，继续说道：“二嫂。你怎么不看看另外一个礼盒？”

“那也是一块表吗？”长孙皇后的脸上也写着好奇之色，于是便伸手从桌上将另外一个小盒子打了开来。

“好漂亮啊！”

比起李世民的纯金腕表。长孙皇后这一块虽说在价值上面要差上不少，但是从外观上来看。却是要漂亮不少。

李元霸送给长孙皇后的这块腕表，使用的材质乃是白金，上面的刻度数字则是由蓝宝石镶嵌而成，就连那三根指针都极尽靓丽，看起来漂亮极了。

李元霸哈哈一笑，道：“二嫂，你和二哥那两款腕表是有别意义的，它们是咱们大唐境内的第一块男士腕表、女士腕表，也只有它们，才能够配得上你们的身份！”

“哦？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感到很荣幸呢？”李世民闻言终于抬起了头，脸上带着似笑非笑地表情，看向了李元霸。

李元霸脸上的表情一窒，这才反驳道：“皇兄，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你自己说的！”

李世民不由得摇了摇头，道：“你小子，还是这么不吃亏！”

“皇兄，咱们俩彼此彼此啊！”李元霸眨巴眨巴眼睛，继续说道：“行了，皇兄，那块表都送给你们了，回头我还会让手下人送几个大的立式钟表过来，到时候你们再慢慢研究！”

“好吧！”经过李元霸这么一闹，李世民的兴奋劲儿也过去了，点点头继续说道：“这次准备呆多长时间？”

李元霸耸耸肩，道：“我哪知道？就看皇兄是为什么把我叫回来的呗，如果只是一些闲事的话，说不准过两天我就回去了！”

“那定天之地有什么好的，你小子在那里待就是七八年，能待出花来啊？”

李世民没好气地瞪了李元霸一眼，道：“按照朕的意思，这次你就别回去了，而且接下来的时间里，你也没时间回定天之地了！”

“啊？却是为何，难不成又有什么地方反叛了吗？”

李元霸大为惊讶，这么多年了，除了有一次南洋都护府治下的小倭都督府发生过一次叛乱，并且被大唐给血腥镇压之外，大唐广袤的土地上，还从未发生过如此之事。

李世民摇了摇头，沉声说道：“朕要退位！”

“嗯，你要退……”李元霸下意识地点点头，突然大声说道：“你说啥？”

“这么大声做什么？耳朵都要被你给吼聋了！”李世民瞪了李元霸一眼，道：“朕说，朕要退位！”

李元霸伸手出去摸了摸李世民的额头，嘀咕道：“不发烧啊，怎么竟说胡话呢？”

“你给朕闪一边去！”李世民没好气地把李元霸的手给扒拉到一边，道：“朕这跟你说正经地呢，你小子别给朕打岔！”

第九百三十九章不是闹着玩的？

按照李元霸前世历史上的记载，大唐第二任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生于公元598年，卒于公元649年。≥ ≥

算算时间的话，今年也到了公元598，也就是贞观二十三年，可是因为李元霸的到来，才不过五十二岁的李世民身体可是还硬实得很。

尽管因为多年征战，身上多少有些战后的隐疾，可是在孙思邈的神医妙手之下，早就已经被一一治愈了，可以这样说，现在的李世民身体相当棒，无病无灾地，怎么就想着退位了呢？

“皇兄，你说什么呢？”李世民一脸震惊之色地说道：“你今年才不过五十二岁，就你这身子骨，就算再坐上二十年皇帝都绰绰有余。眼下咱们大唐已经打下了七大洲，可以说整个世界都是咱们的，坐拥如此诺大的江山，你为何要急着退位呢？”

李世民摇摇头，道：“元霸，当年若非是大哥还有元吉他们，有意对秦二哥他们动手，你以为朕会动那场血色的政变，将这皇位从大哥的手中硬生生地夺过来？”

“可是，二哥，这么多年了，百姓们早就已经习惯了你这个皇帝，而且甭管是开疆拓土还是内部的政事处理，民生管理，你哪一项都做得堪比古之圣贤，而今你不过年方半百就急着退位，就不怕造成朝廷上下的动荡吗？”

李元霸的眉头紧紧地拧了起来，继续说道：“而且，眼下的南美都护府、北美都护府以及大洋都护府的土著们刚刚被收拢起来，几大都护府的形势也是初定，这个时候如果你退位的话，怕是会引起民变啊！”

“这个……”

对于这一点李世民倒是没想到，他之前满脑子都是把屁股下面这个皇位交给谁，这么多的皇子，他考虑了足足一年的时间，才把最终的人选定下来。

“皇兄，你说说你的顾虑，我倒是想知道你究竟是怎么想的？怎么想在这个时候退位呢？”李元霸搬过来一把椅子，坐在了李世民身前，说道。

“作为一国之君，文能处理国事，武能开疆拓土。这么多年以来，甭管是灭掉周边的小国，远赴波斯、南北美洲……还是明蒸汽机、现电力新能源，虽说这些都不是朕亲力亲为，可也是在朕在位的时候所生之事！”

李世民的声音多少有些低沉，他陷入了回忆中，脸上的神色充满了缅怀：

“自上古三皇治世，五帝定伦以来，朕的这些功绩，虽然算不上是后无来者，但也绝对是前无古人。一任帝皇，在位期间能够有这样的功绩，够了，也值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世民的右手轻轻地摸着手腕表那透明的蓝宝石玻璃屏，道：

“元霸，这国家大了，需要处理的事务就多了，大到国策的制定，小到各城池的防务。近些年来，在处理各项国事的时候，朕越地感到力不从心了，与其还死死地霸占着皇位，不如交给年轻人来继承，这样也能够让我们大唐更加地繁荣昌盛！”

李世民的话中透着一股子疲累，听得出来，他这是真有退位的打算，要不然的话，语气中也不会带有一种解脱的意味。

听完李世民这话，李元霸脑袋当时就有点懵圈了。

想想前世，历朝历代对李世民的评价，那可是赞赏有加，颂扬备至。

《新唐书》众说得好：“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传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兴之业。汤有天下……传七十余君，其卓然著见于后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呜呼，可谓难得也！”

能够与李世民相比之人寥寥无几，由此可见李世民的雄主之风！

当然了，这还只是在李元霸前世的时候，后人们对于李世民的颂扬。

当今的李世民呢？灭五姓七望、世家大阀；平番邦属国，定南洋海域，占亚欧非大6，荡平南北美洲以及大洋洲；大力应用煤炭资源，展海上资源，现电力新能源；工、农、商全面展，百姓们丰衣足食，生活富足……

如此丰功伟绩，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怕是后人们再在史书上记载的话，会越秦始皇嬴政，成为千古一帝！

“皇兄！”尽管李世民这话说得诚恳，可是李元霸还是从这话中听出了其他的意思，“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想法没说出来？咱们兄弟之间，用不着遮遮掩掩的，有什么你尽管说就是了！”

这也就是李元霸了，换了任何一个人，就算是李元霸的那些个便宜兄弟姐妹们，是断断不敢和李世民这么说话的。

“你呀，还真是什么都瞒不住你！”

李世民定定地看了李元霸好半晌，突然笑了起来，他摇了摇头，继续说道：“元霸，眼下整个世界都已经是咱们大唐的了，不过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虽说现在我大唐强盛无比，四方来朝，可是……你以为咱们大唐还能够传承多久？百年，千年？”

说到后面的时候，李世民自嘲地笑了起来：

“上古时分，我华夏民族尊天皇伏羲氏、帝皇神农氏为皇，那是我华夏民族早就一统，可是等到人黄轩辕氏的时候，我华夏大地却是出了另外一方势力，也就是炎帝烈山氏。两方势力共同争夺我华夏大地的控制权，几番大战下来，我华夏百姓是苦不堪言！”

“皇兄，那都不过是传说罢了，上古之事谁都说不清楚！”李元霸拧着眉头，道：“即便这事是真的，和你退位又有什么关系？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管他传承千年还是万年？”

以李元霸前世对大唐的了解，自李渊于618年建立唐朝之后，至天祐四年（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唐共历经21位皇帝（若含武则天），合计289年。

历经三百年的王朝，怎么算不算是短命的王朝。

而且现在的大唐早就已经今非昔比了，若是不出现什么昏君的话，铁定能够大破三百年的王朝寿命。8

第九百四十章吐露

“元霸，这世上没有永远的皇帝，也没有永远的皇朝！”

李世民的声音恢复了平淡：“而且你也知道，朕的那几个儿子都足够的优秀，这些年来，朕把他们分派到各大都护府，现如今，他们的能力也都大了，翅膀全都硬了。≥ ≥朕选择在这个时候退位，也并非是没有考验他们的意思。”

李世民的声音虽然平淡且轻，但是听到李元霸的耳朵里，却无异于霹雳一般。

没办法，李世民的话实在是太令人感到意外了，退位换皇在李世民的嘴巴里，就像是儿戏一样，看来就算是那几个小子把整个帝国折腾分裂了，李世民也不会在意了。

过了好一阵儿，李元霸才拧着眉头道：“皇兄，眼下我大唐占据了这世界上几乎百分之八十的领土，七大洲咱们占据了六大洲，而且还在向着北方极寒之地展！”

见李世民露出了倾听的表情，便继续说道：“六大洲，五个大都护府，承乾和青雀镇守亚洲关内，恪儿镇守定天都护府，愔儿镇守南美都护府，恁儿镇守北美都护府，贞儿镇守大洋都护府，稚奴这段时间也在慢慢接手南洋都护府。眼下整个世界都已经被我们大唐占据完毕，只要他们小哥几个相互扶持，协同展的话，我大唐自然能够千秋万代、传承不息！”

听到李元霸的话。李世民突然伸手出去，饮了一口热茶，沉吟了许久没有说话。

在再看李元霸呢？却是针锋相对地看着李世民，没有丝毫避让的意思。

说实话，李元霸这话里倒是有些敷衍的意味在，毕竟这些事情都是众所周知之事，而且这些小家伙们在各自的领地中全都有着不小的权利，军政一把抓，统管都护府内的一切。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李世民忽然开口说道：“元霸，你说得确实很对，可是这几个小家伙的心性你比谁都了解，你现在说这些敷衍之言，是想宽朕的心吗？”

听到李世民这么无所顾忌地话，李元霸倒是有些意外了。

不过，既然他想听实话，那李元霸也没有理由不说出来，反正现在是关

起门来说事，这些话也不至于传到外面去。

他稍稍沉默了片刻，终于说道：“皇兄，承乾就不必说了，他就守在你的身边，性格、能力如何，你比谁都清楚。恪儿，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但是对于那个高高在上的位子，谁又没点奢望呢？青雀，一身的书生气，虽说饱读诗书但却谋略不足，城府太浅，容易被人挑拨和利用。几年前的时候你也清楚，青雀和承乾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兄弟之情，他满脑子都是皇位……”

长孙皇后就站在李世民的身边，听到李元霸的话不由得说道：“元霸，青雉这孩子不是这样的。”

“观音婢！”李世民扭头看了长孙皇后一眼，道：“让元霸说，你不要插嘴！”

李世民很少露出这样的表情来，长孙皇后脸上的表情一窒，不再说话。

李元霸看了长孙皇后一眼，继续说道：“这些年间，承乾管理之地倒是越来越好，青雀吗，不说也罢！恪儿、恽儿、贞儿还有稚奴他们倒是没有什么野心，这些年以来在各自的领地之中展得很好，虽说领地之中的那些原住民们偶尔会爆一次，但是却很快就会被平复下去！要说等你退位之后，帝国分裂的话，也就是青雉那了……”

“不错！”

李元霸话音刚落，李世民就面色阴沉地点了点头，道：“恽儿、贞儿还有稚奴都用不着担心，唯一让朕有些忧心的，就是青雀、恪儿还有恪儿。青雀还好说，这小子就是一个心智单纯的家伙，只要把想要利用他的那些门阀、大臣们给提前拔除，青雀也就势力皆无了。”

“那你还隐忍着，一直都不对那些家伙们动手？”李元霸有些奇怪地问道。

“这国家平静了，不找些乐子，岂不是太过无聊了？”李世民笑着看了李元霸一眼，随后继续说道：“至于恪儿还有恪儿，这才是真正让朕头疼的。”

“是啊，恪儿还有恪儿这俩臭小子，恪儿一直都对那个位置存有奢望，恪儿呢？跟个二傻子一样，他三哥说什么是什么！”李元霸对此也没有办法，“这些年以来，虽说我一直都在想办法让这俩小子放弃这个想法，可是收效甚微。”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有言：‘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而今我大唐出无敌国外患，入虽有法家拂士，但是内忧更大。这些小家伙之间，彼此没有任何激烈的矛盾，但是他们所属之地的竞争却是

变得日趋激烈起来，而且这种竞争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朕这一年以来的时间，一直都在想，朕在这个时候退位，恪儿、愔儿还有青雀，会不会在这个时候动手！”

李世民的言语中充满了忧虑，但是更多的却是一种玩味的态度。

嘿，要不说李世民就是李世民呢，都这个时候了，竟然还琢磨着‘玩’。

“元霸啊，当下的这个世界上，能够威胁到我们大唐帝国的东西已经没有了，若是帝国分裂的话，也只有我们大唐内部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世民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朕不希望看到当年玄武门之事再重演，也不希望看到这些小家伙们出现骨肉相残的那一日！”

“没错！”李元霸叹了口气，道：“恪儿、愔儿……他们都护府大都护的身份都是世袭制的，就算恪儿还有愔儿他们在位期间支持大唐的统治，不会分裂帝国。可若是当百年之后、千年之后呢？谁也不敢肯定他们的子孙会不会觊觎那个位子……”

这些话说到后面的时候，李元霸的声音越来越小，毕竟谁都不想看到这一幕的生。

“那你说，你有什么办法？”李世民很是郑重地看着李元霸，道：“实话告诉你吧，朕这次之所以把你给叫回来，一是将朕要退位之事告诉你，这二嘛，就是看看能不能找个一劳永逸的法子，把这个事情给彻底解决掉！”8

第九百四十一章是改制还是分裂

“法子不是没有，就是不知道皇兄舍得不舍得了！”

李元霸低着头沉吟了半晌，方才说道。

“没有什么舍得不舍得的，你应该比谁都了解朕，当年的玄武门之事，朕不欲再让它上演，兄弟刀兵相向、亲族自相残杀，或许能够取得一时的利益，但是留下的却是无尽的悔恨和遗憾！”

李世民的神色有些落寞，这么多年了，虽说他人前是一代明君、英主，可是他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些年来他一直活在悔恨当中，而且这种悔恨还在与日俱增。

只是在后来见到他以为已经死在玄武门之变的李建成时，才重新从那种阴霾中走了出来。

“那好，那我就说了！”李元霸看着李世民，逐字逐句地说道：

“我华夏民族，自大夏建国以来，实行的一直都是皇家一言堂，也就是皇帝总揽一切军政大权，不论是小事、大事全都是由皇帝决定！这种制度的好处就是皇帝的威严高于一切，皇帝的权利不容亵渎。可是它也有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一旦皇帝昏庸或者突然消失、驾崩的话，那么整个帝国就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主心骨，甚至还有可能造成帝国分裂！”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元霸特意顿了顿，他盯着李世民的双眼，继续说道：

“这是我们华夏延续数千年的传承所造成的，若是想要改变这种常态，将这个缺点彻底抹除的话，就只有去改变这种帝国继承的形式！”

“你的意思是……将子承父位的制度改了？”听到李元霸的话，李世民的眉头陡然皱了起来，这不是再让他们李氏皇族丢掉皇族的称号吗？

甭说是实行了。怕是单单决意通过就不可能，至少他李世民不同意！

“皇兄且先听我说完！”李元霸摇摇头，道：“我只是说改变这种制度。可并没有说废黜皇族！”

“说说具体的！”李世民的面色稍缓，语气也降了下来。

李元霸点点头。继续说道：“我们只不过是实行一种之前从来没有实行过的制度。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单单以咱们朝廷最核心的皇位继承来说，这总归

是王朝换代的重中之重吧？”

看到李世民默默点头，李元霸道：“之后的皇位继承人，将不单单只是限定在太子的身上。皇兄你知道，咱们皇族的人，本身就很多，特别是当代的亲族，像咱们这些兄弟就有很多。到了恪儿他们这一代也有十来个人。咱们可以将这些当代的皇子们聚集起来，成立一个皇族议会，让皇族议会的成员们，通过不记名投票的方式，获得票数最多的一个就出任皇帝。”

“一任皇帝可以出任一届，也就是五年，若是这五年中不出什么大的篓子，就可以继续连任下一届，以三届皇帝为最长期限，三届之后不得继续连任。退位之后自动进入咱们皇族的族老会！对了，族老会成员享受太上皇待遇！”

“当然了，所有人都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如果说当代的皇族议会成员。彼此之间关系好，投了某某议员一票，而且某某议员也确实拥有与之对应的能力，那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若是皇族议会成员为了个人能力登上皇位，采取威逼利诱的法子，那对不起……我们皇族之中，会由上一代未曾入选族老会的嫡系皇族，组成监察委员会，对于这种不正当的拉票行为予以最严厉的打击。投送宗人府都算轻的，重的会被送进大理寺诏狱。接受审查和判罚！”

听完李元霸这个有关皇族议会、族老会以及监察委员会的设想，李世民和长孙皇后顿时惊地目瞪口呆。

这样虽说大唐仍旧是他们老李家的帝国。可是这五年一换皇帝，是不是有些太过儿戏了？

所以，李世民对于李元霸提议的这个皇族议会以及什么监察委员会，哪怕是一点的信心都不看。

他持着一种相当怀疑的态度，对接下来有些怀疑的开口问道：

“四弟，就算是有上代皇族所组成的监察委员会，可是这是人都有私心的，别看这个位子你弃之如弊履，可是在有些人的眼里却视之如珍宝！纵然是威逼利诱，这些鬼蜮伎俩若是想隐藏起来的话，也是简单至极！”

“这却是好办，监察委员会可以使用天机卫和影卫，天机卫和影卫可是你一手培植起来的，他们的能力如何，你可是比我还要清楚！”

李元霸摸了摸颌下的短须，意味深长地说道：“至于监察委员会到时候会监守自盗，这个倒是不用担心，到时候神机卫就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由议会人员分别掌控，一部分由族老会来掌控，最后一部分由皇帝控制。这样天机卫和影卫监察皇族议会成员和族老会成员，神机卫监控监察委员会。天机卫和

影卫依旧对皇帝负责，但同时他手中也拥有了军事力量，三面控制，不怕他们会发生政变！”

“这样算起来起，岂不就是有点军政大权分离的意思了？”

李世民不可思议地张大了嘴巴，说道。

“对！”

李元霸理所当然地点点头，道：“我一开始就打算将军政大权分割开来！本来我的打算是将军事大权分配给皇帝与皇族议会、族老会所共有。皇帝若是想有大的军事行动，单单靠他麾下的那点神武卫的力量并不足够，所以他需要动用另外两股军事力量。这样，就必须经过皇族议会以及族老会的同意了。”

“你这只不过是军事独立，还有行政大权呢？”

李世民打断了李元霸，道：“总不能将行政大全也交到这三方势力的麾下吧？你可别忘了，是你说想要将军政大权分离的，若还是交还到他们的手中，这和未曾军政分离有什么区别？”

李世民说得很有道理，单单只是这样的话，还是将帝国分裂了，而且还是被分到了很多人的手上，都算不上是四分五裂了，而是来裂裂的，这可不是李世民想要看到的。

第九百四十二章是时候聊一聊了

“皇兄，这回你是问到点儿上了！”李元霸脸上突然露出了笑容：

“若是想要政权也分离出去的话，咱们可以设立一个新的朝堂职位‘首相’！”

“首相？什么意思？”李世民有些不明白了，新立一个职位就能够解决行政大权分离的问题？

“皇兄，所谓首相其实就是‘首席宰相’的缩写，是朝堂中三省六部首领的通称。按照我的设定，首相只能由三省六部所公推出来的首辅大臣来担任，并经由皇帝亲自任命！”

李元霸端起面前的茶水饮了一口，继续说道：

“首相相比起之前的三省六部的官员，权利要广泛得多，对于帝国内的各项事务都可以全权负责，但是对于某些重大事务却是要经过皇帝的同意才可以施行。”

“按照你的意思，这首相完全是在行使皇帝的权利啊！”李世民不由得有些惊讶地说道：“难道你就不担心首相反叛吗？”

“反叛？”李元霸嗤笑了一声，道：“首相又没有兵权，如何反叛啊？”

“啊？”

李世民这才想起来，除了边关驻守的兵士们之外，大唐最精悍的兵士：神武卫，全都被牢牢地掌控在皇族议会、族老会以及皇帝的手中，首相所统管的不过是行政大权罢了。

其实在听到这里的时候，甭管是李世民还是长孙皇后，都已经明白了李元霸话中的意思。

其实按照李元霸的想法，在彻底改制之后，除了皇帝、皇族议会、族老会之外，其它方面几乎和大唐现在的体制没有任何的差别。

但是呢，这之中最高的皇权却被皇帝、皇族议会所共同把持。族老会和监察委员会不过是类似监察一样的机构。

如此一来，两个不同的机构，再加上皇族议会三个机构。即可以监督皇帝手中的权力，同时也能尽量的让每代皇帝保持着良好的素质。不至于出现

历史上那种昏昧暴戾的帝王。

毕竟皇帝的选择乃是议会投票制，你第一届如果做得不好的话，下一届你就甭想做了。

想到这里的时候，李世民的心不可抑制地跳动了起来，因为李元霸所说地这一切全都有望施行，只是这其中的细节还需要细细琢磨才可以。

李元霸一直都在细心观察着李世民脸上的表情变化，眼下看到李世民脸上的心动，连忙接着说道：

“皇兄。现在整个世界都是我大唐的，我大唐可以说成为了世界人文的发源地。在改制之后，我大唐的国都依旧选在长安城，不过却是应该选择一个陪都，这个陪都最好选在我大唐的沿海边缘城市之中，这样有利于我们对于其他几大洲的管理，你说对不对？”

听到李元霸竟然将陪都的事情说了出来，而且满心都是在为大唐着想，所以李世民心中疑惑尽去，点头道：

“元霸。你说得朕都听明白了！只是，你的这个改制的法子太过匪夷所思了，连朕都对这种制度能否实施持极度怀疑的态度。就更不要说其他人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世民见李元霸似乎想要插话，便说道：

“不过，不得不承认！若是这个改制真得实现了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李氏皇族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至少它可以让我们皇族内部不至于产生分裂，而且还可以使我李氏皇族的皇权地位更加稳固。”

“那是！”李元霸颇有些得意地说道：“琢磨这法子，我可是足足琢磨了三年呢！”

“三年？说你胖。你还喘上了。依朕看，这改制的法子是你小子临时想出来的吧？”

李世民没好气地瞪了李元霸一眼。继续说道：“对了，你还别得意！你的改制法子牵扯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比如皇族的安抚与游说，军队的整合、行政机构的搭建与改组等等，这些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解决的，指不定还要受到多么强烈的阻碍，搞不好还可能出大乱子！你小子现在就这么得意，你有把握吗你？”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世民的脸上还流露出了讥讽之色。

“皇兄，你说这话可不对啊！”李元霸有些不满地说道：“这大唐帝国可是你

的，又不是我的！我只不过是提出一个大体的方案罢了，如果你要不下大力度施行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李元霸想和家户口竟然开始耍无赖了，明明是你小子想要改制，竟然还把这义务推给了别人，还真是有够无耻的！

“你小子少他娘地给我打马虎眼！”李世民话语中带上了一丝愠怒，难得地骂道：

“这天下又他娘地不是朕一个人的！大唐是咱们李氏皇族的大唐，是你我的大唐！你小子想一点力都不出就把这事推给朕，门儿都没有！”

“每门儿，那我就走窗户！”李元霸这张嘴还真是能够气死人了，看着李世民又要瞪眼了，李元霸赶紧说道：

“好了，皇兄！改制嘛，单凭我自己的话当然不行了。不过我们这么多的便宜兄……这么多的兄弟，可都不是吃干饭的啊！按照你方才的说法，这个天下有我的一份，有你的一份，同样也有我们那些兄弟们的！”

李元霸嘴巴一秃噜，差点把便宜兄弟说出来，赶紧收住，继续道：

“我一个人的脑袋可是有限的，肯定会有一些方面有遗漏以及缺失，所以我们需要做在一起，商量这件事情！”

正所谓众人拾才柴火焰高，李元霸可不想因为这件事情把自己彻底拴死在长安城中，他还很多事情要办呢。

“好，你说得很有道理！索性咱们就举行一次皇族晚宴，那咱们的那些兄弟们，还有朕的那些儿子们全都召集起来，将这件事情宣布出去，你看怎么样？”

尽管对自己的那些个兄弟们，除了极个别的几个之外，他全都没怎么正眼瞧过，可说到底也是他的兄弟们所以李世民同意了李元霸的想法。

不过具体该如何改制，一些旁支末节的东西，还需要细细斟酌，是以李世民决定将自己的儿子们也一起叫过来，好好聊一聊！

第九百四十三章小胖子李健

在一夜的秉烛夜谈之后，李世民终究还是同意了李元霸的法子。

第二日清晨，天还没有亮，就已经有一份份的密函，被天机卫的密谍带着送往了大唐全国各地，

这些密函，是李世民让尚书省连夜拟出来的，其内容，无非就是让居住在各自领地上的，李世民的那些同辈嫡系兄弟们，还有他的儿子们，在收到密函之后，即刻回返长安城中。

而李世民的这些兄弟里面，封地在哪的都有，最远的一个甚至都去和李愔做了伴儿，所以他们要回到长安城的话，短的需要两三日的时间，长的话，至少需要十天半个月的时间。

李世民想要将这些兄弟、儿子们聚齐的话，怎么也得二十天之后了，索性他就把聚宴的时间定在了一个月之后，这样各项准备也充裕一些。

之后的时间中，李元霸倒是哪都没去，就一直呆在长安城中，一边等着自己的那些个便宜兄弟们的到来，一边在皇宫里面与房玄龄和杜如晦商讨改制之事。

作为大唐的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自然是有资格知道改制之事的，当从李世民的嘴里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房杜两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劝谏。

可是李世民是铁了心要改制了，所以就算房杜两人磨破了嘴皮子也改变不了李世民的想，索性两人就只能顺着李世民，参与改制了。

真正参与进来了，两人才明白这种改制对于李氏皇族，对于大唐帝国的好处，不仅仅能够让李氏皇族的皇权地位更加稳固，更是能够让大唐的江山在短时期内，出现又一次的飞跃性发展。

如此好事。他们为什么还要阻止？

所以，改制的大体框架以及细节，在众人的努力下。都在不断地完善，相信等到李世民的兄弟以及儿子们全都在长安城中聚齐的话。改制应该就已经被商讨地差不多了，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同意以及不同意了。

李承乾因为之前就已经与李元霸详细商谈过了，所以在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在琢磨了三天之后，很轻易地就接受了这件事情。

当然了，因为这件事情太过重大，就目前为止，所知道的人就只有李世

民、李元霸、李承乾、房玄龄、杜如晦以及长孙皇后。

.....

这些年中。武顺很争气，不仅陆陆续续地为李元霸生了两个儿子，而且还生了一对双胞胎闺女。

这可把李元霸给乐坏了，而今他也可以说是儿女双全了，这次回长安城中，他把武顺还有他的五个孩子全都带了回来。

因为她的两个双胞胎女儿才刚刚出生半年的时间，再加上又是冬天，所以李元霸就命人改造了一下小楼的取暖设备，整个屋子和长孙皇后的立政殿的取暖设备相同，而且因为这小楼远比立政殿的面积要小得多。在取暖方面也比立政殿要严密一些。

长安城武王府，李元霸所居住的中院小楼中。

穿着一件单衣，外面只是披着一件大氅的李元霸。坐在屋子门口的一个摇椅上，看着玻璃窗外那大片飘散的雪花，嘴角挂上了淡淡的笑容。

“下雪了，长安城中又下雪了呢！在定天都护府，哪里见过什么下雪，整个冬季都是大雨倾盆，这些年居住在定天都护府，还真是有些怀念雪天呢！”

李元霸的手中捏着一个小暖炉，飘散的雪花被大风吹到了玻璃窗上。很快就会被屋内的气温给蒸发掉，留下一缕缕淡淡的痕迹。

几乎每次在冬天回到长安城中。李元霸偶会遇到下雪，以内北方的天气可不同于南方。相比起多余的南方，北方的寒冷总是会被人惦记的。

这漫天的雪花，早就已经将长安的街头给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棉絮”，路上没有多少行人，只有穿着军大衣，背着长铗的各卫所兵士们，不畏严寒地在长安城各街道上巡逻着。

“爹爹，这么冷的天，可不比大都护府呢，每次回来我都有些适应不了！”

一个看起来六七岁左右，生得胖胖的小正太，手中端着一个精致的蜜饯盘子，嘴巴一边咀嚼着，一边眨巴着大眼睛看着李元霸。

这小子乳名叫石头，大号李健，是李元霸的二儿子，被李世民封为兰陵郡王。

这小家伙就是一吃货，整天就知道吃，每天还不怎么运动，比起他的哥

哥李初一来，除了胖之外还真是没有什么可比的。

李元霸扭头看了小石头一眼，突然伸出手去捏了捏他那张明显带着婴儿肥的小脸，道：

“我说不带你回来，就把你丢在定天都护府跟着你管家爷爷，是你小子要死要活地要跟着回来，这回来了吧，你又吵着不适应长安的天气，怪谁？”

这次会到长安城之前，李元霸就预感到似乎有事情要发生，所以就把管家白福留在了定天都护府中，管理定天大都护府事务，而其他的主要人力，却是被他给带了回来。

有些不乐意地晃了晃脑袋，躲避开李元霸的大手“蹂躏”，小石头将口中的蜜饯吞了下去，说道：

“爹爹，我不要和管家爷爷待在大都护府，一个人无聊也无聊死了！至少回到长安城中，每次皇伯父都会送给我们很多好吃的……”

李元霸顿时有些无语了，这小胖子还真是吃货啊，到什么时候都忘不了吃。

小石头还想要再说些什么，这个时候一个相貌普通的中年人却是脚不沾地的走了进来，向李元霸躬身禀报道：

“王爷，太子殿下下来了！”

李元霸愣了一下，道：“嗯，你去把他带进来吧。对了，石头你跟着白叔叔出去迎一迎……”

这中年人名叫白明，是白福本家兄弟的儿子，因为白福的原因被带到了吴王府中担任府中副总管。

当然了，武王府副总管的身份，只是摆在明面上的，实际上他还是影卫中的高级密谍，本身颇有武力，最关键的是他不是太监，能够为白福留下子嗣。

这也是李元霸要求的，毕竟白福为他服务了这么多年，自己人说什么也不能亏待不是？

第九百四十四章太子找上门

听到自家老爹的话，小石头的脸色当时就苦了起来，很是不情愿地扭动着身体，同时口中说道：“不去，我才不去呢！”

“嗯？”李元霸拧起了眉头，道：“你刚刚说啥？不去？”

看到李元霸的脸色变了，小石头有些惧怕地往后退了一步，道：“冷呵呵地，谁愿意去啊，都是自己家人，就让大皇兄自己进来吧，干嘛还得去迎一迎他！”

“小兔崽子，找抽呢吧你？”李元霸的语气陡然严厉了起来。

正所谓棍棒底下出孝子，虽说李元霸没有那么暴力，可是打个巴掌赏个甜枣的道理，他还是懂的。

教育孩子吗，那得讲究方式方法。

小家伙年纪不大，但是李元霸一旦摆出严肃脸的时候，立马就蔫了。

“爹爹，你别生气，我去还不行吗？”

比起天不怕地不怕的李初一来，小石头可是怕他爹怕得要死，李元霸这边一皱眉头，小石头就得浑身打哆嗦。

李元霸这一张嘴，小家伙立马吓得浑身直哆嗦，屁颠屁颠地跟着白明出去迎接李承乾了。

过没有多长的时间，李承乾在前，小石头跟在李承乾的屁股后面，就像是受惊的兔子一样，躲在李承乾后面只是探出了个小脑袋瓜。

“四皇叔，您把小石头怎么着了？怎么把他吓成这样了啊？”

经过一番抵足长谈之后，李承乾已经成熟了很多，龙行虎步的样子还真有几分当年李世民的氣勢。

“我可没怎么着他！”李元霸耸了耸肩膀，道：“这小子就是让你四婶惯坏了，整天地就知道吃喝玩，其他的一样都不会。跟他大哥一比，那可差地远了……”

“四皇叔，是您对孩子们的要求太高了！”听到李元霸这话。李承乾顿时苦笑了起来。

要说这李元霸对孩子们的教育啊，还真是抓得挺紧地。除了必学的几样启蒙读物之外，小石头已经能够通读四书五经，甚至就连经学算术都有所涉猎。

要知道，现在的小石头才不过六岁半，还不到七岁，就这样的学识，如果放到李元霸前世的话，那不知道要甩出同龄人多少条街了。

就算是放在当下的大唐。那也可以算是神童了。

想当初，李承乾这么大点的时候，还跟在李世民他们身后甩泥巴玩呢，充其量也就是学了一点四书，跟小石头一比差得海了去了。

就这，李元霸还不满意，不是对孩子们的要求太高是什么？

“要求高？谁让他们是我李元霸的儿子！”李元霸很狂傲地瞥了一眼躲在李承乾身后的小石头，道：“小石头，去找你娘去，爹要和你大皇兄说些事情。”

“哦。”小石头应了一声。转身就要往楼上跑。

这个时候，李元霸突然想起了什么，叫住了小石头。道：“等会，知道你大哥去哪了吗？”

小石头停下了脚步，歪着脑袋想了半晌，道：“好像是被程伯伯家的家丁给叫走了，说是为了什么事情，我也不太清楚。”

“屁的事情，肯定又去找程湘易那混小子了！”李元霸低骂了一声，道：“这样吧，你找人去把你大哥找回来。成天地在外面疯玩，下雪天都不消停。真是皮痒痒了！”

程湘易是程咬金的长房长孙，年纪和李初一年级差不多。小家伙长得颇为雄壮，深据他们老程家发育过早的特点。

“好，我现在就去找白叔叔安排人找大哥去！”小石头应了一声，上楼的脚步变成了向小楼外而去。

“四皇叔，您找初一做什么？”看着小胖子屁颠颠地往外跑，李承乾倒是感到有些奇怪了。

“初一到今年也有十三岁了吧？有些事情应该让他知道了，他也有权利知道了！”李元霸淡淡地丢出了这么一句话，他知道李承乾肯定明白他话里面的意思。

“这样啊！”李承乾应了一声，突然反映了过来，道：“四皇叔，您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

“你小子脱了裤子，我就知道你要撒什么尿！”李元霸白了李承乾一眼，继续说道：“除了改制那点事情之外，我还真想不出你来找我做什么。”

“嘿嘿，还是四皇叔您了解我！”李承乾嘿嘿笑了笑，道：“四皇叔，您前两天提的方案，我感觉有问题啊！”

“嗯，你说说看。”李元霸点点头，说道。

“四皇叔，你看啊，您之前说的族老会成员，全部是由退位的皇帝组成的，可是这些族老会的成员们，能否再次当选成为皇帝呢？”

李承乾拧着眉头，道：“还有就是皇族议会的成员，按照您的说法，所有的皇族议会的成员全都是当代的皇子们，到时候皇帝都一届换一届了，哪里还有当代不当代地这一说？”

李元霸倒是没考虑到这一点，之前他所说的都不过是一个大概的想法，现在听到李承乾的质疑声，他才想起自己之前的法子确实是有欠妥当。

“四皇叔，只要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其他的都好说！”李承乾很认真地说道。

李元霸现在正低着脑袋想法子，听到李承乾的话后不由得抬头看了他一眼，道：“你这次来找我，是不是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李承乾摸了摸后脑，道：“办法嘛，我确实是有，不过就是似乎对其他的皇族亲眷们有些不公平了，我自己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你先说说看，反正现在也不过是个法子，没有具体实施，谁都不会找你的麻烦。”李元霸鼓励地看了看李承乾，说道。

“那……我可就说了！”

李承乾犹豫了半晌，稍稍组织了一下语言，道：“四皇叔，我李氏皇族可是一个大族，还活着的李氏族民，甭管是郡王还是亲王，林林总总的不下百人，这些人虽说都进了族谱，可是他们之中有些和我李氏主族长关系有些太过疏远了，侄儿长这么大，甚至有很多的皇叔、皇伯的，我都还没有见过呢。”

“嗯，你这话确实对，不过这和成立皇族议会还有族老会有什么关系？”

这回轮到李元霸摸不着头脑了，不过是关系远一些的皇室亲戚罢了，现在提他们又有什么用？

第九百四十五章有漏洞

李承乾笑了笑，说道：“四皇叔，我的这个法子就是要用到这些皇叔、皇伯们。当然了，可能对这些皇叔、皇伯们不太公平，可谁让咱们是嫡亲皇族呢？”

“哦？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你说说你的想法！”李元霸的好奇心已经彻底被李承乾给调起来了，他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道。

对于李元霸露出这样的表情，李承乾并不感到奇怪，他说道：“四皇叔，按照您之前的意思，皇族议会的成员是由当代嫡亲皇族来组成，可是当皇帝开始换届轮值之后，皇族嫡亲就没有了当代不当代的问题。我打算，吸收咱们当下的嫡亲皇族中的优秀人材入皇族议会。”

李元霸的眼睛亮了起来，神色也下意识地变得严肃了起来。

似乎没有注意到李元霸的表情变化，李承乾继续说道：“我们要对这些皇族意会的成员加以大力培养，等到皇帝任满或者突然驾崩之时，那么皇族议会就将通过投票进行选举，从咱们皇族议会的成员中，推选出一位新的皇帝来。如此一来，举贤不避亲，下一届的皇帝有可能是上一届皇帝的子嗣，就算不是也有着嫡亲的血缘关系。您看这样行不行？”

“你们舍得？”李元霸没头没脑地问道。

之前，李元霸之所以加上必须是当代嫡亲的限制条件，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下一任的皇帝，从李承乾、李恪等他们这些皇子们之中产生。

可是李承乾的这个想法，却是直接将这个法子给打乱了，按照他的说法，但凡是上一任，也就是李渊的嫡系子孙。都可以进入皇族议会，成为下一任皇帝的候选人。

也就是说，甭管是李承乾的皇叔、皇伯。还是他的那些个堂兄、堂弟们，都有资格竞争皇位了。

这样的话。虽说皇帝依旧是在李氏皇族之中诞生，但是却让李承乾他们这些当代皇子们，失去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

李承乾摇摇头，道：“没有什么舍不得不舍得的，不过这第一次的议会成员，我却是要自私一把！”

“就知道你小子鬼主意多！”李元霸笑了笑，道：“你方才一直说，要对不起那些未曾见过的皇叔和皇伯。我就知道你小子又在憋什么坏主意了！”

“嘿嘿，四皇叔，是这样的！”李承乾奸笑了一声，道：“这第一次的皇族议会成员，必须是皇爷爷的嫡亲三代子嗣。二代子嗣，也就是四皇叔你们这一辈的，就不必参加了！”

听到李承乾的想法，李元霸沉默了下来，倒不是他不同意，毕竟当年李世民就说过把江山分给他一半的话。对那个位置，他可是瞧不上眼的。

李元霸现在之所以沉默，是因为他知道如果这样做的话。怕是他那些便宜兄弟们，会有很多蹦出来不同意。

“四皇叔，您不同意？”李承乾见李元霸不说话，还以为他不同意。

李元霸晃了晃脑袋，道：“我倒没有什么意见，不过你难道就没想过你其他的皇叔、皇伯们会不会同意？”

“他们？”李承乾嗤笑了一声，道：“他们不会不同意的，父皇既然同意了四皇叔的改制，那就意味着他们的子孙也有可能登上那个高不可攀的位子。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会跳出来不同意呢？”

“你呀。对人心的理解还是不够深刻啊！”

李元霸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道：“这样吧。等明日的时候，我会将你这个想法告诉你父皇，看看他是个什么想法！实在不行的话，我这一脉就直接独立出来，成立一个执法殿，对于那些不听话的皇族展开大洗……”

原本听着前面半句话，李承乾还是暗自点头，听到后面那半句冷森森的话语的时候，却是吓得浑身冷汗直冒：

“四皇叔，您这样做，不是让您的后辈子孙永远登不上皇位了吗？而且，而且对皇族展开清洗，是不是，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

“这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的！”李元霸冷漠地说道：“而且，和这广袤的江山相比，你以为你那些叔叔、伯伯们会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吗？”

“可是……”

李承乾的脸色很难看，他还想要再说些什么。这个时候，小石头胖胖的身形却是像球一样地滚了进来，同时口中还叫道：

“爹爹，我把大哥找回来了！大哥，我先去娘亲那里了，一会过来找我玩啊！”

紧跟在小石头身后进来的，是一个看起来十四五岁的少年郎，但见他身穿水墨色衣，头戴一片毡巾，生得和李元霸有六七分的相似，倒是一副翩翩佳公子的模样。

“父王！大皇兄！”

进得小楼，少年郎向李元霸和李承乾拱手行礼。

“初一回来了！”李承乾看着少年郎笑了起来，脸上难得流露出了温情。

“臭小子，你还知道回来！”李元霸摆出了一副严肃脸，道：“程老妖也真是够可以的，他们家的孙子管不好的话，那就叫我来管！”

“父王，湘易只是把我叫过去切磋武艺罢了，怎么就招惹到您了？”

李初一那张俊脸上出现了无奈的神色，他瞥了李元霸一眼，自顾自地寻了一个位子坐了下来，对李承乾道：“大皇兄，今日没有什么事情吧？等晌午的时候可一定要陪我父王喝上几杯啊！”

李承乾和李初一很熟识，当初定天都护府初建，李初一并未跟着一起去定天都护府中居住，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跟在母亲还有长孙皇后身边，所以对于李承乾很是亲近。

“我可没时间跟四皇叔喝酒啊！”李承乾苦笑了一声，道：“这宫里还有一大堆的政务等着我去处理呢，还是你们爷俩儿好好喝两杯吧！”

“我才不和父王喝酒呢！”李初一嘀咕了一声，道：“对了，父王，您着急忙慌地把我拉回来做什么？”

李元霸懒地搭理他，摆摆手，道：“承乾，你和他说话，我先去让白明准备好午膳，你也好长时间没在我府上用膳了，中午就别走了！”

得，被抓了壮丁了。

“是！”李承乾这回没法子了，只能点了点头。

第九百四十六章‘反制派’和‘维制派’

贞观二十四年二月初一，这对于大唐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一天，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准备，大唐皇帝李世民下旨，对皇族进行改制，一系列的措施，就像是雨后春笋一般，接连下达。

刚刚得知这道圣旨的时候，举国震惊，全国上下，所有的百姓臣民们都不敢相信。

从此之后，这天下虽说仍然是家天下，可是皇帝却变成了几年一轮换，这不是乱套了吗？

先不说百姓们如何吧，单单是不同意的皇族子弟以及大臣们，就一个接一个地蹦了出来。

最让人感到意外的，这最先跳出来反对的，竟然是太尉，也就是李世民的大舅子赵国公，长孙无忌！

作为李承乾最坚定的拥护者，长孙无忌几乎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了李承乾的身上，毕竟从之前的种种迹象来看，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就只有太子李承乾、三皇子李恪这两人了。

而以长孙无忌对李世民的了解，李承乾继位成皇的可能性最大。

可是从现在看来，这个希望已经被彻底打破了。

没办法，改制之后，但凡是李渊孙子辈的人都有了登上皇位的希望，他李承乾不一定就是唯二的人选，因为李元霸的儿子李初一，甭管是能力还是个人魅力，都和李承乾不相上下，也有着极高的希望。

所以，这道旨意刚刚下达，长孙无忌就疯了，长孙家这么多以来的努力，就这么被皇帝的一句话给抹除了，长孙无忌怎么可能不疯呢？

于是，长孙无忌直接开始联系属于他那一派系的文官武将们，并且联名上书。直谏李世民，想要他收回圣旨，撤销改制的决定。

有了出头鸟。那些本就对改制存在意见的，皇室血脉比较边缘化的王爷、郡王们。也跟着一起蹦了出来，说李世民这样做有违祖制，是在消弭皇族对大唐帝国的影响力。

当然了，事情都是相对的，有人阻止，自然也有人支持。

从始至终都知道这件事的房玄龄和杜如晦，还有其他几名曾经追随李世民的兄弟们，他们对于李世民的圣旨倒是表示无条件地支持。

反正他们只要知道这皇位还是他们李氏皇族的就可以了。而且皇帝换届选举，远比指定继承要强得多，这样至少就杜绝了出现昏君的情况。

于是，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那些‘反制派’，与房玄龄和杜如晦为首的‘维制派’，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

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还只不过是口水战，可是随着制度向着整个大唐皇族的推广，口水战渐渐升级成了政治斗争，甚至是军事斗争。

各种明争暗斗。乃至刺杀层出不穷。

一直做壁上观的李元霸，在‘维制派’死了一个工部侍郎之后，终于怒了。当初的想法‘执法殿’，终究还是成立了。

执法殿由李元霸亲自执掌，殿中的兵士们全都是从神武卫中挑选出来的精锐，而且他们的装备全都是神机府中特意研制出来的最强力火器。

其他的各卫兵士们，连想都不要想拥有！

执法殿在秘密成立之后，李世民和李元霸还特意对‘反制派’下了最后通牒，可是那些‘反制派’根本就不鸟李世民和李元霸。

虽说名面上表示收敛了，可是私下中仍旧我行我素，暗杀与迫害更是从来都没有断过。

毕竟这些‘反制派’的人。上至王孙贵族、太尉、宰相，下至郡王、侍郎。全都是手握大权之人，在他们看来。即便是皇帝想要对他们动手，也多少会有些顾忌才对。

可惜啊，他们太高估自己了，也把李世民和李元霸的决心低估了。

原本还想要放这些‘反制派’一条活路的李世民，在看到这些人所作所为之后，终于下定决心了。

.....

贞观二十四年三月初一，皇宫深处，执法殿总殿。

一身黑袍的赵三炮快步冲了进去，他一脸的阴沉之色，看起来心情很不好。

在殿中商议的李世民和李元霸被惊醒，两人豁然抬头，看向了大殿的门口。

等定睛一看，见来人是赵三炮的时候，李世民拧着眉头，道：“三炮，你怎么回来了？”

这一个多月以来的朝中混乱情况，已经让李世民和李元霸兄弟俩烦躁不已了，看到赵三炮走了进来，李元霸率先问道：“三炮，怎么了？”

赵三炮看着李世民和李元霸，眼中居然出现了杀机，他说道：“陛下，王爷！天机卫刚刚送来了消息，长孙大人他们已经决定对荆王殿下动手了！”

荆王李元景，是坚定的‘卫制派’，再加上他手中握有一定的兵权，所以对于‘反制派’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威胁。

“什么？”李世民愣住了，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像是傻子一样伫立在原地，嘴唇哆嗦了半晌，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道：“三炮，你再说一遍。”

赵三炮身体绷得笔直，仍旧阴沉地说道：“长孙大人，已经决定对荆王殿下动手了！”

“啪！”

重重地一巴掌拍在了面前的桌子上，李世民怒哼道：“无忌啊，无忌，怎敢如此，你怎敢如此啊！”

从儿时的相识，少年时的相互扶持，成年之后的征战天下，登上皇位之后的君贤臣忠……数十年的兄弟之情、君臣之义，而今竟然如此就化成了一纸空，李世民心是百感焦急！

李世民的怒声呵斥，几乎在瞬间冲出了大殿。

大殿之外守护的兵士们，顿时一个个拔刀冲了进来，有些紧张地看着李世民。

“都出去！”

李元霸站在李世民的身边，他知道李世民的感受，挥手让手下兵士们出了大殿。

“是。”兵士们小心翼翼退出。

“啪！”

李世民又是一巴掌，狠狠地拍在了面前的桌案上，深吸了一口气，道：“无忌啊，你可知道元景是唯一被我们兄弟认可的亲兄弟？这是你们自找的，怨不得朕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李世民抬头看着赵三炮，道：“三炮，命人擂鼓，召集执法殿众将，做好作战准备，朕要清洗‘反制派’！”

第九百四十七章中.华帝国（大结局）

听到李世民的话，李元霸却是摇头道：“皇兄，此事事关重大，不可轻易泄露，咱们应该举止如常，待过了凌晨之时，再做安排。△”

李世民眯着眼，目光深沉起来，过了好一会方才颌首点头：“不错，事关重大，不可大张旗鼓而为！三炮，你现在就去将众将叫来宫里，朕要像平日一样，安排一下防务。”

赵三炮行了一礼，道：“末将这就去安排。”

赵三炮走了，帐中只有剩下了李元霸和李世民兄弟俩人。

李世民呆愣愣的坐在一把椅子上，目光还是有些呆滞，嘴皮子颤抖着，反反复复地低声自语：“无忌啊无忌，你可不要怪朕……”

李元霸看李世民心中难受，尽管知道现在不是提这个时候，不过还是出声问道：“皇兄，你打算如何处置他们？”

李世民直勾勾地盯着外面的虚空，道：“重者夷灭九族，轻者罢官圈禁！”

李元霸犹豫了一下，道：“那长孙无忌呢？”

“长孙无忌！”李世民低声呢喃道：“唉，让他回家养老吧！”

……

子夜，宫门口。

皇宫西门突然洞开，紧接着一队队身上披着黑袍，如潮水一般的执法殿兵士从皇宫里面冲了出来。

早就等候在门口的一名小将，正是被李元霸特意带出来的李初一，某些事情，也应该交给下一辈的孩子们来做了。

看着从皇宫里面‘哗啦啦’冲出来的执法殿兵士们，李初一上前几步，道：“本王乃是昌平郡王李承平，奉命前往刺探各‘反制派’府中虚实，派一队人马跟本王来！”

队中有人出来。竟是当今圣上李世民和武王李元霸。

李世民道：“可是承平吗？”

李初一哪里想到李世民竟然身先士卒，连忙向其行礼：“侄儿李承平，见过皇伯父，见过父王。”

李世民哈哈笑道：“来人，给他备马，承平。你随朕与你父王坐镇军中。”

有名兵士翻身下马，将马交给了李初一。

李初一翻身而上，有兵士道：“陛下，两位王爷，眼下各府中情况不明，若是那些‘贼人’闻风逃了，一但出了长安城，再要抓捕却是难了。”

李初一却是说道：“今日圣上只不过是率兵士们巡夜罢了，我长安城诸位大人都是栋梁之臣。怎么可能有贼人？不过这位将军说地也有道理，就怕贼人藏在诸位大人的府宅，机不可失，还是尽快搜查吧！”

李世民闻言愣了一下，然后扭头看了李元霸一眼，他还以为这些都是李元霸交给他儿子的呢！

结果呢，李元霸也是一脸的懵比样子，所以李世民知道这些都是小家伙自己想出来的。

李世民很是满意地点点头。道：“承平所言不错，让大军开始吧！”

.....

长安城中。一队队的执法殿兵士们四处冲杀，往日里负责巡夜的各卫所兵士们，早就接到了上头的命令，今夜全都窝在大营中，没有命令，谁不得出卫所大营。

所以。当这些兵士们纵马在长安城各条街道中横冲直撞的时候，整个长安城除了那些平民百户之家，全都乱了起来。

“什么情况？”

“难不成有卫所叛变了？叛军攻进城来了？”

“看来，皇帝陛下这是已经开展清洗了！”

长安城中，甭管是王公贵族还是那些大臣们的府宅中。全都传来了嘈杂的声音。

这些文武大臣们各怀心思，‘反制派’人心惶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维制派’倒是没有‘反制派’那么慌张，反倒是对于长安城发生之事多了几分猜测。

就这样，长安城中各文武大臣们的宅院中大乱，各府门洞开，一队队的执法殿兵士们侧马而入。

两派的文武大臣们，几乎全都带着家丁、仆人们等在那里。

所不同的是，‘维制派’的一系并没有遭受到迫害，而是被执法殿的兵士们给请到了大理寺；而‘反制派’的官员们呢？甭管你是王宫大臣还是宰相，全都被执法殿地兵士们，毫不客气地押进了大理寺诏狱。

别看大理寺和大理寺诏狱只是差两个字，可是这两个地方却是两个完全不同境界儿。

如果说一个是天堂的话，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十八层地狱了。

李元霸父子俩跟在李世民身边进了大理寺，李世民目不斜视的坐在大理寺正堂之上，不过李元霸却是能感觉到他的虎躯在止不住地微微颤抖着。

当有人来禀报，说大理寺诏狱之中，那些被判定为有重罪的人已经抓得差不多的时候，李世民直接一拍桌子，大呵道：

“朕推行皇族改制已然月旬，然却有奸贼阻碍，致使朕的改制法令迟迟施行不下去，甚至还有很多的功臣死于‘反制派’之手。朕对此深感痛心，故决定展开一场清洗，诛‘奸贼’！传令下去，封锁城门，抓捕‘反制派’贼人，除长孙无忌之外，其余重罪者，即刻推出午门外斩首，不得有误！”

“诺！”

整齐的声音响起，执法殿的兵士们，一个个深色冷肃地应了一声，直接转身而去。

.....

大唐贞观二十四年四月初一，距离三月初一的‘改制清洗’已经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原本的‘反制派’被彻底肃清，很多的王公大臣，甚至是亲王、郡王都有人落马，被送进了大理寺诏狱。

虽说他们之中有的人，因为各种原因不至于被处死，但是官位和爵位却

是保不住了。这些都是他们自找的，也怨不得谁。

按照之前改制的圣旨，这第一批皇族议会的人选，全都是李氏皇族的第三代，不算那些公主的话，合计三十七人。

不过皇族议会关系到大唐帝国的安全问题，显然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经过一个月的多方面严格考察，将一些年纪小的，还有一些不成器的皇族裁撤掉，最后剩下的只有二十三人。

当然了，皇族第三代的人员还在不断地郑家，这个议会成员的数量还是能够继续增加的。

眼下皇族议会还发升不了效用，毕竟李世民还没有退位，经过李元霸等众臣的一番劝谏之后，李世民终于同意再继续当上几年的皇帝再退位。

这也给了皇族议员们好好表现，做出一些成绩的机会。

.....

贞观三十年五月二十，大唐第二任皇帝，太宗李世民退位，与此同时，大唐第三任皇帝李承乾，通过皇族议会成员投票共同选举登位。

李承乾称皇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更改国号为‘中.华’，并且留下祖训，自此之后，中.华帝国不再更改国号。

中.华历十五年，大唐第三任皇帝，英宗李承乾退位，由吴王李恪接任。

在李承乾在位的十五年中，大唐行各业兴盛发达，整个世界包括南北极洲都被中.华帝国纳入到了统治之中。

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势力敢与中.华帝国作对，中.华帝国皇帝的旨意在全世界都拥有着无上威严，没有任何人胆敢违逆。

中.华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二，太宗皇帝李世民驾崩，享年八十三岁。

一时间，举国悲痛，中.华帝国所有皇族齐聚昭陵，为太宗皇帝守灵三月。

.....

转眼又是两年已过，在中.华境太平洋上，有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岛。

小岛呈现椭圆形，面积大概只有十里方圆，岛内格局错落有致，有苍翠

充满生机的山林，有绿草满布的平原，还有清亮见底的湖泊。

整座小岛，就如同坠落凡尘的仙境一般。

此刻，在灿烂霞光升腾的小湖畔，有几个娇小的身影相互追逐着，他们身上穿着华丽的浸泡，小脸上写满了欢快的笑容。

在距离小湖不远处的空地前，一座面积广大的庄园坐落在那里，几栋极具华夏古典建筑之美的亭台楼阁从庄园之中凸显了出来，很有特色。

庄园正前面，一对白发苍苍的夫妻相互依偎着，满面笑容地看着远处几个相互追逐奔跑的孩子们。

“夫君，再有一段时间，初一也要过来了呢！”满头银发，脸上皱眉却是极少的武顺，一脸温情地摸了摸丈夫的糙手。

李元霸今年也有八十岁了，整个人虽说苍老了许多，但是身杆儿依旧挺拔：“那小子来做什么？就知道给他老子添乱，还不如在外面祸害别人呢！”

武顺轻笑了一声，道：“就是在外面的祸害够了，这才想回来扰咱们清静呢！”

“哼，回来让他带孩子，老子这么大年纪了，还得伺候他孙子，真是气死老子了！”李元霸像个老小孩一样，气哼哼地甩出了这么一句。

武顺伸手抚向了李元霸心口，道：“你呀，刀子嘴豆腐心！”

“唉，我说小六子，你他娘地倒是看着点你弟弟啊？”

就在武顺手刚刚贴到李元霸的胸口，李元霸却是抬脚向着几个小孩子的方向跑了出去，同时口中还在大声叫唤着。

武顺楞了一下，看着李元霸远去的身形不由得轻笑了一声，也追了过去。

清风徐徐，湖边野花飘散着迷醉的香息，夕阳的****，洒在这二老五小的身体上，拉得很长很长！

（全书完！）

更多精彩更多好书，尽在奇书网—<http://Www.qisuu.Com>